永樂大典

第一册

永樂大典

第二册

永樂大典

第三册

永樂大典

第四冊

永樂大典

第五册

永樂大典

第六册

永樂大典

第七册

永樂大典

第八册

永樂大典

第九册

永樂大典

第一册

中華書局

Z224
Z674

0 059391

永樂大典

第二冊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三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四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五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六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七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八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第九册

中華書局

永樂大典

（精裝十册）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輕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633 印張

1986 年 6 月第一版　198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册

統一書號：17018・128　定價：450.00 元

重印說明

永樂大典的殘存本，分散於世界各地，據初步統計，由公家或私人收藏者，所存約近八百卷。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曾就當時徵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分裝二十函，共二百零二册。此後二十餘年間，我們繼續調查，經多方聯繫，現又陸續徵集到六十七卷，這次連同殘本零葉五葉，仍印製紅黑套印綫裝本，以便與先前影印本配套一致。由於綫裝本部頭過大，一般讀者不易置辦，現特影印十六開精裝本，所收卷數與綫裝本相同，均爲七百九十七卷，已佔所估計的殘存本總數八百卷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應當說，是目前搜集最爲齊全的永樂大典影印本了。

新近徵集來的六十七卷中，有三卷（七三二二—七三二四）嘉靖鈔本是上海圖書館在數年前入藏的；本書影印之際，北京圖書館又於山東新發現嘉靖鈔本兩卷（三五一八、三五一九）；其餘絶大部分由北京圖書館與各國收藏家聯繫，用拍攝來的顯微膠卷複製。由於有的卷葉污殘嚴重，有的因攝製時未能將書攤平，以至旁行文字漫漶不清，框格亦不整齊，但終無其他複件，難以配換，現在只能照原樣印出。原書中縫凡模糊難辨者，影印時已重新繕寫。

此六十七卷中亦有殘缺不齊者，如卷一一八八缺第十七葉；卷一三一〇第四葉後幾乎全部殘缺；卷三四〇一缺第十五葉；卷三五一八第一葉前半葉僅存一角，第二葉缺後半葉，第三葉、第六葉、第八葉全缺；卷三五一九第八葉、第九葉、第十三葉全缺，第十五葉缺前半葉，第十六葉前半葉之後全缺；卷七〇七九缺第二葉前半葉，第七葉缺後半葉；卷一三一九〇缺第五葉前半葉；卷二〇五七二缺第十八葉。以上各卷缺葉，在所缺葉處欄外注明。卷三四〇一蘇字、卷二〇五七二積字，在流散過程中，卷號曾經後人妄改，據靈石楊氏連筠簃刻本永樂大典目録，此兩卷應是二四〇〇、二〇三七五，現仍照原樣，未予改動；在本書印製時，又徵集到卷一九八六五、一九八六六兩卷，爲不牽動原編次，今接印零葉後，特予說明。

永樂大典絶大部分已亡佚，但目録六十卷有山西靈石楊氏連筠簃刻本，對瞭解永樂大典全書内容概貌，尚有一定參考價值，今附印於全書之後。連筠簃刻本的缺葉，據清内府抄本配齊，以供讀者參考。

這次影印，得到有關方面的協助；在搜集過程中，又承蒙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大力支持，今一併致以謝意。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四年四月

序

距今五百七十六年前，明永樂元年（公元一四〇三年），明成祖朱棣命翰林學士解縉等纂修一部類書。他在飭諭中，希望類書的規模宏大，要將「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于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爲一書，毋厭浩繁」，這是一個碩偉的企圖。

解縉等接受了這個使命，在第二年便纂集成書進上，曾賜名爲《文獻大成》。這樣短期的急就章，是不够完備的。明成祖認爲該書簡略，未能符合他的原意，因此不久再加派太子少師姚廣孝等爲監修，動員儒臣文士參加編校、繕寫、圖畫工作，凡三千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其中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薈集頗爲宏富。永樂六年（公元一四〇八年）冬，全書告成，共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外加凡例和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定名爲《永樂大典》。

原書在修纂之初，曾訂凡例二十一條。全書體例係以《洪武正韻》爲綱，按韻分列單字。每一單字下詳注音韻訓釋，備錄篆隸楷草各種字體，依次將有關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文異見、詩文詞曲，隨類收載；正如凡例所定，「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繫事」。所輯錄書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朱棣在他的御製序文中曾說「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迄於當世，旁搜博采，彙聚羣分，著爲奧典」云云，確非誇大之辭。

明成祖曾经修《永乐大典》，其用意固在笼络当时士大夫，用以巩固明室统治。然而《大典》之成，不但在我国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类拔萃的。

原书编辑体例，存在着一定的缺点，曾遭受后人不少的訾议。但所收集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自先秦，下迄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赖以保存流传，直到三百六十五年后，清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为书的贡献之大是无可否认的。尤其是照录原著，不加改易，这比起清代《四库全书》，在纂修时任意将古籍窜改删削，更大有上下床之别了。

《永乐大典》编成后，迄今已逾五百五十年。在这期间，我们的国家经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而这部我国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的遭遇，尤足令人感慨与惋惜。

原书编成后，原藏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北京皇宫落成，文渊阁藏书大部分北运。《永乐大典》亦被运往，贮存于文楼。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宫内奉天门、三殿和午门被火，《大典》经抢救免于焚毁。其后五年（公元一五六二年），明世宗朱厚熜恐孤本或遭意外，命阁臣徐阶、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摹写副本一部，经历五年，至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始告完成。从此正本与副本分藏于文渊阁与皇史宬。明亡之际，文渊阁被焚，正本可能即毁于此时。副本传至清代，不被重视，虽已藏

曾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已缺二千餘卷。嗣後清政腐敗，官吏盜竊，又頗散失。光緒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帝國主義侵略軍八國聯軍侵入北京，大肆破壞與掠奪，《永樂大典》亦遭浩劫，一部分被焚毀，而數最多之被劫走，運往英、美、法、日等國，作為古董販賣或入私家庋藏，或入博物院當作戰利品陳列。

清代末年，清廷曾將殘存不足六十四冊移交京師圖書館。清亡後二十餘年中，雖略有收集，但因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華戰爭，有六十冊「移運」于美國，至今尚未收回。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永樂大典》原本已被收集到二百一十五冊，此中蘇聯贈還共六十四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贈還者三冊，國內收藏家捐獻者二十三冊，具藏北京圖書館。

中華書局現據北京圖書館所藏原本和複製本，及最近向國內外公私各方借印者十六卷，合共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此次卷數雖僅及原書全部百分之三強，但據不完全統計，原書現存于世的近八百卷，而此次所影印者已達存世原書百分之九十以上。影印本中仍保存有不少業已散佚的珍貴材

料，可供學術界作科學研究的參考。

《永樂大典》殘存本的影印出版，顯示了我國對古典文獻的重視。這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今天才能辦到。我們可以設想：在明成祖編成此書時，毅然付諸刊印，不因「工費浩繁而罷」，則縱遭庚子之變，損失當不至此浩大。然而這樣的大業，要期待于封建時代的帝王是難以達到的。清代《四庫全書》不

也只是抄写了七部而已。当时帝王们的真实目的并不在发扬文化，而是在粉饰太平。我们今天对于这帝王们不必作过高的要求，也不必作过分的责备，但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则不能不表示切齿痛恨。我国的文化遗产被帝国主义者掠夺盗窃的不仅限于《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的影印出版也正为帝国主义者的滔天罪行，提供了永不磨灭的铁证。

同时，和帝国主义者的罪行相对照，我们借本书的出版，更可以体认到以苏联为首的兄弟国家对于我国的国际主义的深厚友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认真发扬自己先人的文化遗产，并尊重别的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成果。社会主义制度是全人类共同的归趋，我们坚信，在不太长远的将来，剩馀世界的《永乐大典》现存本，一定可以缩印齐全，和全世界的读者见面。这是学术界的殷切期待，我们愿与全世界爱好和平正义、维护人类文化的朋友们共同努力。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郭沫若

影印說明

永樂大典編成之後，在永樂、嘉靖年間先後繕寫了兩部。因爲卷帙過多，工費浩繁，始終沒有刻版。萬曆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南京國子監祭酒陸可教曾經建議命巡方御史分別担任校刻，清朝末年也曾經有人奏請把殘存的幾百冊照圖書集成式樣影印，但是兩次都沒有實行。一九一六年，商務印書館把大典本忠傳印入涵芬樓祕笈，是影印大典零卷的創舉。此後公私藏家也有影印零卷的。總計四十年來國內國外影印的，不滿四十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蘇聯政府分三次贈還我國嘉靖鈔本永樂大典六十四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政府贈還我國嘉靖鈔本三冊，這四批書都撥交北京圖書館收藏。此外北京大學圖書館、商務印書館董事會和周叔弢先生、趙元方先生又贈給北京圖書館嘉靖鈔本共二十七冊。連同北京圖書館舊藏的嘉靖鈔本和歷年徵集到的仿鈔本、攝影本、顯微膠卷、傳鈔本、舊影印本，共有七百十四卷。我們商得北京圖書館的同意，把這七百十四卷影印出版。

我們在付印之前曾經向各方面徵求，從北京圖書館借到仿鈔本兩卷，從北京中國書店借到傳鈔本八卷，從私人借到嘉靖鈔本兩卷，加上我局資料室所藏顯微膠卷四卷，就在北京圖書館原有的七百十四卷之外，又增加了十六卷。各卷中有些有缺葉，我們也儘可能訪求他本配補。嘉靖鈔本第一三〇一九卷原缺第二十四至第四十三葉，用北京圖書館所藏攝影本配補；第八九五卷原缺第一葉，第八九六卷原缺第二十葉，第二二六五卷原缺第二十葉後半葉至第二十三葉，都用北京圖書館所藏仿鈔本的攝影本配補。攝影本第一一九一卷第四葉，改用上海圖書館所藏嘉靖鈔本單葉調換；第一一九二卷原缺第二十葉和第二十三葉，用吳慰祖先生所藏嘉靖鈔本單葉配補。還有我國駐越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向越南政府借到所藏嘉靖鈔本八卷和仿鈔本六卷，攝影寄回。北京圖書館原藏有這十四卷的攝影本，我們已經據以製版，見新攝影本較爲清晰，就抽換了一部分。

嘉靖鈔本分紅黑兩色，引用書名和中縫的卷數葉數用紅筆寫，闌格和中縫的線條、魚尾都用紅筆描畫，圈句圈聲用紅色小圈鈐印。仿鈔本也摹仿嘉靖鈔本的原樣。惟有經過攝影的各本，除傅氏影印的兩卷外，都不辨紅

黑。我們這次用金屬版套色影印，引用書名仍舊用紅色，其餘都用黑色。爲了便利讀者，攝影各本上的引用書名也一律恢復紅色。第八〇七、八〇八、一〇三六、一〇三七等四卷，底本太模糊，改用珂羅版，未用紅色套印。傳鈔本二十九卷本非永樂大典原狀，所以作爲附錄，編在全書的末了，也未用紅色套印。

這次影印，所據底本包括嘉靖鈔本二百九十八卷，仿鈔本十七卷，攝影本二百五十四卷，顯微膠卷一百十五卷，用舊影印本覆製的十七卷，傳鈔本二十九卷，共七百三十卷。各種底本大小不同，有的要從235×360公釐縮小，有的要從14×22公釐放大。有些攝影本歷時過久，變得模糊了，一經覆攝，瘢垢滿紙，字形侵蝕，修版校勘工作的艱難，遠過於一般影印書。凡是底本中可以辨認而覆攝不明顯的字，我們都照底本修清，覆攝片上的瘢垢，我們都把它去掉。惟有底本原來殘損或模糊的字，不再據他書校補，以求保持原狀。還有攝影本和顯微膠卷兩部分，有些因爲當初拍攝時未將原書攤平，以致闌格歪斜，此次影印，酌量加以修整。但是歪斜過甚的，如第五二〇〇、五二〇一、八八四三等卷只能照原樣。

各卷原有缺葉，有缺一葉至十多葉的，有缺半葉的，

我們都在前葉闌外的左下角或後葉闌外的右上角加註說明。缺全葉的，還在目錄中註明。又有中縫殘損，不能辨認卷數葉數的，如攝影本第一〇五六卷存二十三葉，第一一八七卷存兩葉，第一一九一卷存五葉，第一一九二卷存二十九葉，第一二〇〇卷存九葉，這五卷殘缺既多，中縫又模糊，幾乎無法排次。但是攝影本每葉旁側都有人用朱筆標明卷次葉次，我們既沒有他本可校，就依據這些卷次葉次塡補。

嘉靖鈔本還有缺字空格處，上黏黃紙小簽，註明「原缺」或「此處昏一字」等，簽紙稍長的，往往掩蓋正文。我們此次影印，揭開簽紙，保存正文。攝影本和顯微膠卷有已將簽紙攝成墨丁或空白的，我們未加改動。

嘉靖鈔本間或有寫錯卷數的，如第六五八四卷梁字，每葉中縫都誤寫成六七八四；第七三二七卷郎字，首尾兩行和每葉中縫都誤寫成七五二七。這兩卷與前卷字韻銜接，顯然是繕寫錯誤。爲了便利讀者，我們改正了錯字，並按卷次順序排列。仿鈔本第二〇五七三卷積字，據連筠簃刻本永樂大典目錄，這一卷應當是二〇三七三。但是此次影印本中，積字僅此一卷，與前卷後卷都無銜接關係，且二〇三七三和二〇五七三同隸二質韻，對於

讀者影響不大，所以仍照原樣，未加改動。又有原鈔本不誤，爲後人挖改而致誤的，如嘉靖鈔本第一三〇一九卷，原缺第二十四至第四十三葉，後人把尾葉第四十四葉挖改成第二十四葉，與前葉文字不相連貫。此次影印依據攝影本補足了缺葉，所以把尾葉改正爲第四十四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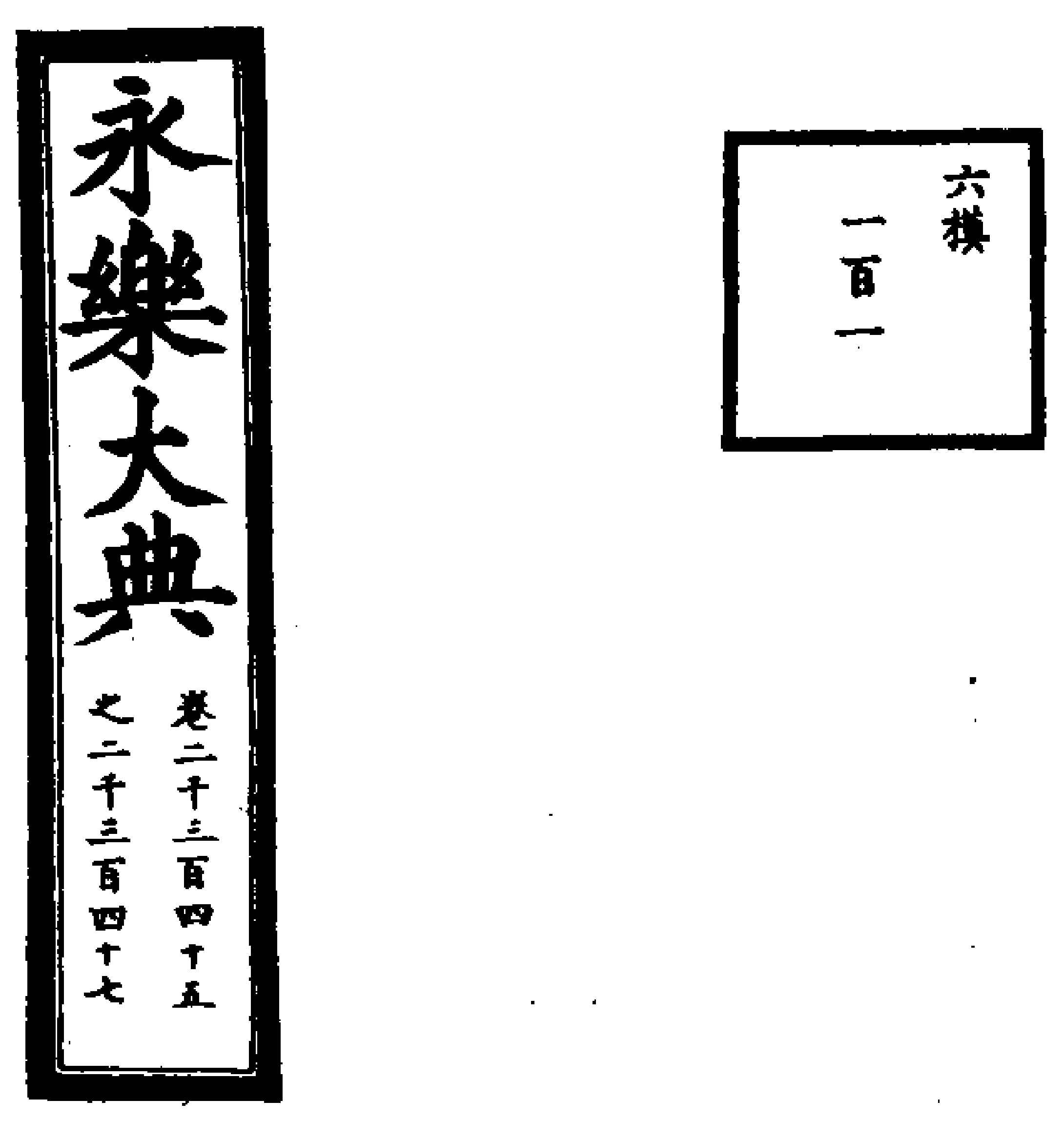
嘉靖鈔本原裝，每冊包括一卷至三卷不等，每冊末葉題總校官、分校官、書寫、圈點等人的銜名。流傳到現在，有殘缺的，有並不殘缺而經後人改裝的，原來的分冊情況已經不能完全辨明，末葉的銜名也偶有缺失。此次影印分裝二百零二冊，並不依照原裝分冊，但是所存銜名葉仍舊附裝在原卷的末了。

這次影印永樂大典的工作，從一九五九年一月議訂規劃，到一九六〇年九月完工，歷時二十個月。在開始提議的時候，得到各方面同志的關心和幫助。郭沫若同志特地爲我們撰寫序文，充分說明永樂大典的價值和這次影印的意義，給我們的鼓勵更大。在徵集和印製的過程中，蒙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北京中國書店和有關同志熱情協助並提寶貴的意見。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廠、虹口印刷廠、上海市印刷工業公司試驗室、北京市印刷四廠、京華膠印廠的同志在技術方面

精勤努力，使這個巨大的印製工作得以順利完成。在這裏，我們向所有這些單位和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謝。

中華書局編輯部一九六〇年九月

書影一



六模

一百一

永樂大典　卷二千三百四十五
之二千三百四十七

書影一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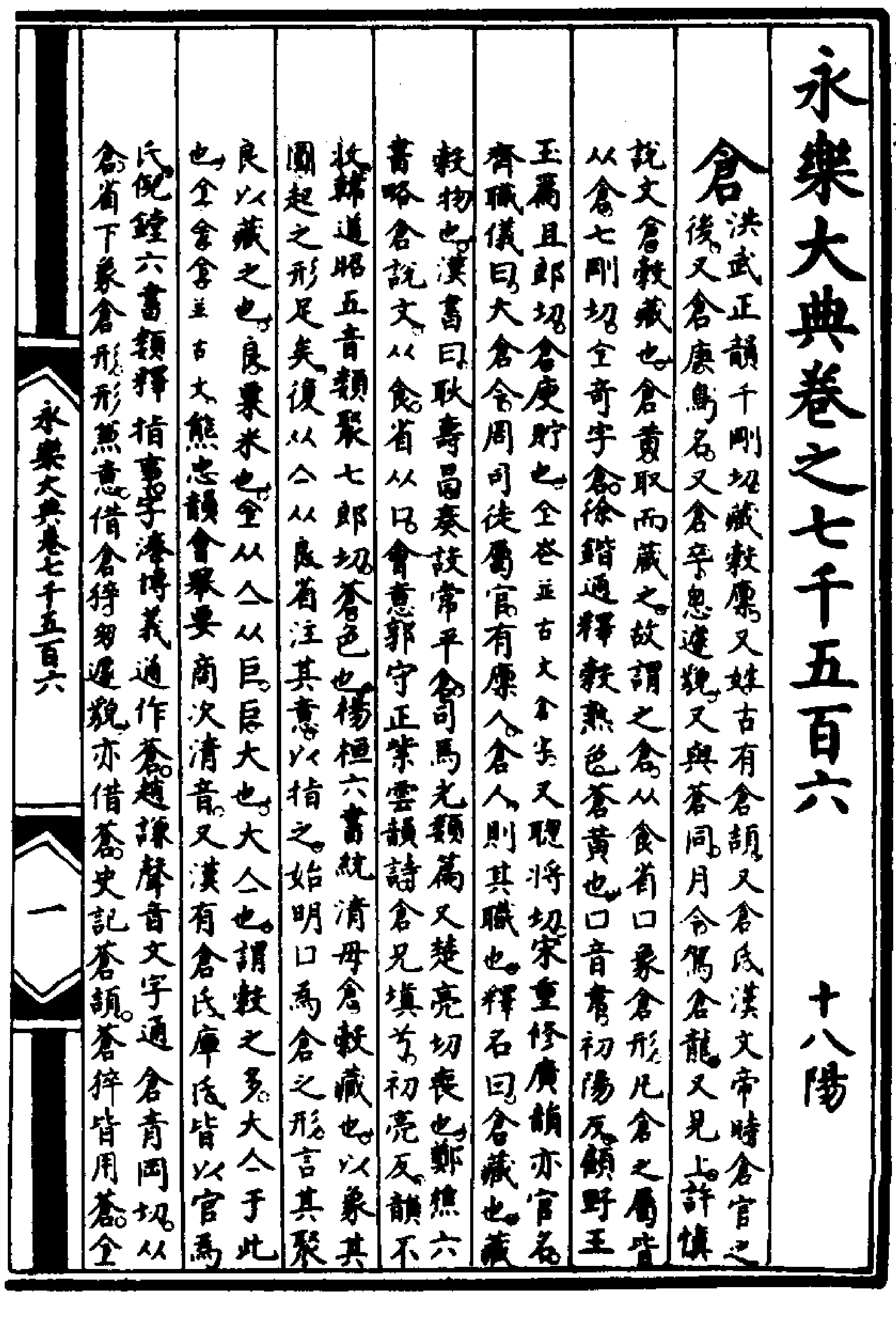
原書高五〇二公厘、寬二九八公厘。書面爲黃絹硬面、包背裝。

左上角貼長條黃絹書簽，題「永樂大典」四大字，下註卷某數。書簽四周印黑色雙線，線外圍再用藍絹鑲邊。

右上角有黃絹鑲邊小方塊，題某韻，次行低一格題韻屬該韻之冊數。

每冊包括一卷至三卷不等。末葉題總校官、分校官及書寫、圈點等人職銜及姓名。

書影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十八陽

倉（洪武正韻千剛切藏穀廩又姓古有倉頡又倉氏漢文帝時倉官之後又倉庚鳥名又倉卒悤遽貌又與蒼同月令駕倉龍又見上許慎）

（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凡倉之屬皆从倉七剛切仐奇字倉徐鍇通釋穀熟色蒼黃也口音韋初陽反顧野王）

（玉篇且郎切倉庾貯也仐古文倉字又聰將切宋重修廣韻亦官名齊職儀曰大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釋名曰倉藏也藏）

（穀物也漢書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喪也鄭樵六書略倉說文从食省从口會意郭守正紫雲韻詩倉兄填兮初亮反韻不）

（收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郎切蒼色也楊桓六書統清毋倉穀藏也以象其圓起之形足矣復从亼从良省注其意以指之始明口爲倉之形言其聚）

（良以藏之也良粟米也仐从亼从㠯㠯大也大亼也謂穀之多大亼于此也仐仺仺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漢有倉氏庫氏皆以官爲）

（氏倪鏜六書類釋指事字溥博義通作蒼趙謙聲音文字通倉青岡切从倉省下象倉形形無意借倉猝匆遽貌亦借蒼史記蒼頡蒼猝皆用蒼仐）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六　一

書影二説明

原書連邊匡高三六〇公厘，寬二三五公厘。每半葉八行，每卷第一行題永樂大典卷之幾，頂格大字，下題某韻，字略小。次行標題，或頂格，或低一格，或低三格，亦大字。餘爲雙行小字，每行二十八字。中縫記永樂大典卷幾及葉數。

邊匡、行線、引用書名、中縫諸字及斷句圈點之小圓圈都是紅色。

總目

第一冊

一東

卷四八〇　忠（忠義十五　遼　金）〔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四八一　忠（忠義十六　元）〔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四八五　忠（忠公　忠傳一）〔攝影本一六葉〕
卷四八六　忠（忠傳二）〔攝影本一七葉〕
卷四八九　終（事韻　文　無終雜　姓氏）〔縮微膠卷二〇葉〕
卷四九〇　終（送終）　螽（事韻）　衆（姓氏）　霥〔縮微膠卷二二葉〕
卷五三八　容（姓氏　慕容）〔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五三九　容（姓氏　慕容）〔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五四〇　頌（事韻）　溶（事韻）　蓉（事韻　芙蓉賦）〔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五四一　庸（事韻　文　姓氏）〔嘉靖鈔本一九葉〕
卷五五一　庸（中庸十）〔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五五二　庸（中庸十一）〔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五五三　庸（中庸十二）〔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五五四　庸（中庸十三）〔攝影本二四葉〕
卷五五五　庸（中庸十四）〔攝影本一八葉〕
卷五五六　庸（中庸十五）〔攝影本二三葉〕
卷六二三　農（事韻）〔嘉靖鈔本一五葉・第一至九葉缺〕
卷六二四　農（詩文）〔嘉靖鈔本一五葉・後缺〕
卷六六一　雝（事韻　詩周頌雝篇）　灉　維〔縮微膠卷一三葉〕
卷六六二　廱（辟廱　詩文）　饔（事韻）　壅　癰（事韻）　甕　罋　𡐓　鏞
硧　䳬　擁　禮　擁　賨　蕹　埇　慵

鷛　鱅　䗤　鄘　㦷　慵　墉　鸊
㐠〔縮微膠卷三〇葉〕

二支

卷七八二　詩（詩話二十四）〔縮微膠卷二一葉・首葉缺〕
卷七八三　詩（詩話二十五　全唐詩話）〔縮微膠卷二〇葉・第五至九葉缺〕
卷七八四　詩（詩話二十六　全唐詩話）〔縮微膠卷一七葉〕
卷八〇七　詩（詩話四十九　南北朝詩話　滄浪詩眼）〔攝影本二〇葉・珂羅版印〕
卷八〇八　詩（詩話五十　二老堂詩話）〔攝影本二〇葉・珂羅版印〕
卷八二一　詩（詩話六十三）〔嘉靖鈔本二〇葉・第一四葉缺〕
卷八二二　詩（詩話六十四）〔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八二三　詩（詩話六十五）〔嘉靖鈔本一二葉〕
卷八四九　詩（詩帖十八　王狀元八詩六帖）〔攝影本一三葉〕
卷八五〇　詩（詩帖十九　王狀元八詩六帖）〔攝影本二六葉〕
卷八五一　詩（詩帖二十　王狀元八詩六帖）〔攝影本二四葉〕
卷八九五　詩（宋詩四）〔嘉靖鈔本一八葉・首葉據攝影本補〕
卷八九六　詩（宋詩五）〔嘉靖鈔本二〇葉・末葉據攝影本補〕
卷八九九　詩（宋詩八　元詩一）〔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九〇〇　詩（元詩二）〔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九〇一　詩（元詩三）〔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九〇二　詩（元詩四）〔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九〇五　詩（諸家詩目一）〔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九〇六　詩（諸家詩目二）〔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九〇七　詩（諸家詩目三）〔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九一七　師（太師二）〔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九一八 師（少師）〔嘉靖鈔本一三葉〕

卷九一九 師（三師 太子太師 太子少師）〔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九二〇 師（太子三師 師氏 國師 宗師 諸侯師 先師）〔嘉靖鈔本八葉〕

卷九二一 師（儒師 事韻）〔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九二二 師（事韻）〔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九七五 兒（小兒證治八）〔攝影本三〇葉〕

卷九七六 兒（小兒證治九）〔攝影本二四葉〕

卷九七八 兒（小兒證治十一）〔嘉靖鈔本五九葉〕

卷九八〇 兒（小兒證治十三）〔嘉靖鈔本五三葉〕

卷一〇三六 兒（小兒證治六十九）〔攝影本二九葉。珂羅版印〕

卷一〇三七 兒（小兒證治七十）〔攝影本三一葉。珂羅版印〕

卷一〇五六 池（池名）〔攝影本二四葉。後缺又第三葉缺〕

卷一一八七 辭（易繫辭）〔攝影本二一葉。第一至一九葉缺〕

卷一一九一 辭（易繫辭）〔攝影本七葉。後缺又第一第六兩葉缺〕

卷一一九二 辭（易繫辭）〔攝影本五四葉。前後均缺又第一九第二四兩葉缺〕

卷一二〇〇 辭（易繫辭）〔攝影本二三葉。後缺又第一至一四葉缺〕

六模

卷二一九〇 圖（帝王經世圖譜一）〔仿鈔本三二葉〕

卷二一九一 圖（帝王經世圖譜二）〔仿鈔本三六葉〕

卷二二一七 瀘（瀘州一）〔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二二一八 瀘（瀘州二）〔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二二三六 奴（東漢書南匈奴 晉書北狄匈奴 南齊書匈奴）〔攝影本一八葉〕

卷二二三七 奴（通鑑紀事本末匈奴和親 武帝伐匈奴）〔攝影本二七葉〕

卷二二五四 壺（壺圖一）〔攝影本一八葉。第五葉缺〕

卷二二五五 壺（壺圖二）〔攝影本一九葉〕

卷二二五六 壺（壺圖三 事韻）〔攝影本二一葉〕

卷二二五七 壺（投壺）〔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二二五八 壺（禮記投壺篇 大戴禮記投壺篇 姓氏）〔顯微膠卷二五葉〕

卷二二五九 鈲（事韻 鏨鈲 詩 姓氏）瑚（事韻）餬（事韻）醐（事韻）弧（事韻）葫
〔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二二六〇 湖（湖名一）〔攝影本一八葉〕

卷二二六一 湖（湖名二）〔攝影本二七葉〕

卷二二六二 湖（湖名三 東湖）〔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二二六三 湖（湖名四 西湖）〔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二二六四 湖（湖名五 西湖）〔嘉靖鈔本三七葉〕

卷二二六五 湖（湖名六 西湖 南湖 北湖）〔嘉靖鈔本二三葉。第二〇葉後半葉至末據攝
影本補〕

卷二二六六 湖（湖名七）〔攝影本二三葉〕

卷二二六七 湖（湖名八）〔攝影本三五葉〕

卷二二七〇 湖（湖名十一）〔嘉靖鈔本五一葉〕

卷二二七一 湖（湖名十二）〔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二二七五 湖（湖州府一）〔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二二七六 湖（湖州府二）〔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二二七七 湖（湖州府三）〔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二二七八 湖（湖州府四）〔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二二七九 湖（湖州府五）〔攝影本一四葉〕

卷二二八〇 湖（湖州府六）〔攝影本一五葉〕

卷二二八一 湖（湖州府七）〔攝影本二二葉〕

卷二二八二　湖（湖州府八）〔攝影本一四葉〕
卷二二八三　湖（湖州府九）〔攝影本一八葉〕
卷二三三七　梧（事韻　詩文　梧州府一）〔攝影本二六葉〕
卷二三三八　梧（梧州府二）〔攝影本一六葉〕
卷二三三九　梧（梧州府三）〔攝影本一七葉〕
卷二三四〇　梧（梧州府四）〔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二三四一　梧（梧州府五）〔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二三四二　梧（梧州府六）〔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三四三　梧（梧州府七）〔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三四四　梧（梧州府八）　牾　郚　鋙　浯（事韻）　齬　菩　峿　䑶　㼜
頶　魁　蜈　菩　蒣　禑　祦　鯃　麌　娪　牾
䮏　俉　洖　痦　闀　閣　𠪸　牾　䮏　鋙　鄌
鏵　麤（事韻）　觕（事韻）　粗（事韻）　麤　䟿　䊭　怚　駔
趄　奊　娛　奊　姦　嫢　蔖　麆　娶　䝋
〔嘉靖鈔本一六葉〕

第二冊

卷二三四五　烏（事韻　詩文）〔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二三四六　烏（詩文　事韻）〔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三四七　烏（袁門縣　武門縣　姓氏）　惡　洿　杇　圬（文）　於　嗚（事韻）
歍　弙　螐　鎢　鴮　鳸　盓　鳥　瑦　槝　鷡
扝　鴮　鄔　剭　鴮　䞝　螐　雩　弧　䃟　穻
鴮　圓　蒠　䭌　㱍　稃　屽　慮　垩　堊　衙
䳇〔嘉靖鈔本一九葉〕
卷二三六七　蘇（蘇州府十九）〔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二三六八　蘇（蘇州府二十）〔嘉靖鈔本一一葉〕
卷二三六九　蘇（蘇州府二十一）〔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三九八　蘇（姓氏　蘇轍）〔攝影本一九葉〕
卷二三九九　蘇（姓氏　蘇伯衡　平水）〔攝影本一九葉〕
卷二四〇一　蘇（姓氏）〔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二四〇四　蘇（姓氏）〔攝影本二二葉〕
卷二四〇五　蘇（姓氏）　穌　麻　酥（事韻　詩）　𪎭　櫯　擨　蘇　穌　䕟
穌　甦　鮋　𧕯　蕧〔攝影本一六葉〕
卷二四〇六　初（事韻　漢初縣　姓氏）　芻（事韻　文　佛說苾芻五法經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犓　嗖　榋　媰　喌　犁　稯　鶵　趍　蒫
蒭　䐢　𥂘　皂〔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四〇七　蔬（事韻　詩文）　梳（事韻　詩）〔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二四〇八　踈（疏　事韻　姓氏）　綀（事韻）　蘇　胥　斯　䟽　疋　紽
𠤏　糈　稰　氀　䟽　梳　䟽　𧽚　䟽　𨇓
褫〔嘉靖鈔本一五葉〕

七皆

卷二五三五　齋（齋名十一）〔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二五三六　齋（齋名十二）〔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二五三七　齋（齋名十三）〔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二五三八　齋（齋名十四）〔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五三九　齋（齋名十五）〔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二五四〇　齋（齋名十六）〔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二六〇三　臺（臺名）〔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六〇四　臺（臺名）〔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二六〇五　臺（事韻一）〔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二六〇六　臺（事韻二　御史臺一）〔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二六〇七　臺（御史臺二）〔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二六〇八　臺（御史臺三　元憲臺通紀）〔日本影印本二五葉〕

卷二六〇九　臺（御史臺四　元憲臺通紀續集）〔日本影印本一八葉〕

卷二六一〇　臺（御史臺五　元南臺備要）〔傅氏影印本二九葉〕

卷二六一一　臺（御史臺六　元南臺備要　烏臺筆補）〔傅氏影印本二三葉〕

八灰

卷二七三九　崔（姓氏）〔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二七四〇　崔（姓氏）〔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二七四一　崔（姓氏）〔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七四二　崔（姓氏）〔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二七四三　崔（姓氏）〔顯微膠卷一四葉〕

卷二七四四　崔（姓氏）〔顯微膠卷二九葉〕

卷二七五四　陂（陂名三）〔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七五五　陂（陂名四　早傾　文詩　黄陂縣　詩澤陂篇）　波　羆（事韻　文詩）　蘢
蘢　詖（事韻）〔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二八〇六　卑（事韻　姓氏　斜卑國　占卑國）　庳　裨（事韻）　錍　椑（事韻）
埤　萆　鞞（事韻）　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啤　鼙　[illegible]
鵯　渒　髀　[illegible]　痺　[illegible]　郫　俾　諀　萆　[illegible]
棓　[illegible]　兂　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捭　綼　鞁　芯　扒　乇　彼　解〔攝影本三一
葉〕

卷二八〇七　丕（事韻　姓氏）　肧　魾　抔（事韻）　醅（事韻）　伾（事韻　姓氏）　秠（事
韻）　駓（事韻）　伾　鉟　鉟　怌　狉　邳（姓邳　邳州　下邳
國　下邳郡　下邳縣　姓氏）　岯（事韻）　披（事韻）　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鈹　[illegible]　[illegible]　錍　魾　[illegible]（姓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苤
[illegible]　[illegible]　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呸　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枚（事韻　姓氏）〔嘉靖鈔本
二七葉〕

卷二八〇八　梅（事韻一）〔顯微膠卷二〇葉〕

卷二八〇九　梅（事韻二）〔顯微膠卷二三葉・後缺〕

卷二八一〇　梅（事韻三）〔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二八一一　梅（事韻四）〔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二八一二　梅（墨梅一）〔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二八一三　梅（墨梅二）〔顯微膠卷一八葉〕

九真

卷二九四八　神（事韻一）〔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二九四九　神（事韻二）〔顯微膠卷二八葉〕

卷二九五〇　神（詩文一）〔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二九五一　神（詩文二）〔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二九五二　神（詩文五　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　靈樞本神篇）〔顯微膠卷三一葉〕

卷二九五三　神（太上飛行九神玉經）〔顯微膠卷四葉・後缺〕

卷二九五四　神（九天生神章經一）〔顯微膠卷二六葉〕

卷二九五五　神（九天生神章經二　上清大洞眞經　文昌寶經　和神國　青神縣　姓氏　荿神
淸神香）　旦　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顯微膠卷二六葉〕

卷二九七二　人（事韻）〔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九七三　人（事韻）〔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二九七八　人（事韻）〔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二九七九　人（事韻）〔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二九八〇　人（事韻）〔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九九九　人（事韻）〔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三〇〇〇　人（事韻）〔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三〇〇一　人（事韻）〔顯微膠卷三三葉〕
卷三〇〇三　人（詩文一）〔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三〇〇四　人（詩文二）〔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三〇〇五　人（詩文三）〔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三〇〇六　人（詩文四）〔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三〇〇七　人（慎子名人篇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篇　呂氏春秋慎人篇　求人篇　世本重明陰陽二十五人篇　地名　姓氏　外夷）〔嘉靖鈔本一九葉〕
卷三〇〇八　人（易同人卦一）〔嘉靖鈔本五〇葉〕
卷三〇〇九　人（易同人卦二）〔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三〇一〇　人（易同人卦三）〔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三一三三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三一三四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三一四一　陳（姓氏）〔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三一四二　陳（姓氏）〔顯微膠卷一九葉〕
卷三一四三　陳（姓氏）〔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三一四四　陳（姓氏）〔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三一四五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三一四六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三一四七　陳（姓氏）〔顯微膠卷一八葉〕
卷三一四八　陳（姓氏）〔顯微膠卷一九葉〕
卷三一四九　陳（姓氏）〔顯微膠卷一四葉〕
卷三一五〇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三一五一　陳（姓氏）〔嘉靖鈔本三六葉〕
卷三一五五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三一五六　陳（姓氏）〔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三五〇七　坤（易坤卦四）〔顯微膠卷三三葉〕
卷三五〇八　坤（易坤卦五）〔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三五二五　門（門名）〔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三五二六　門（門名）〔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三五二七　門（門名）〔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三五二八　門（義門　孝門）〔嘉靖鈔本三三葉〕
卷三五四九　門（普門品經）〔顯微膠卷三二葉〕

第三冊

卷三五七九　村（村名）〔攝影本二四葉〕
卷三五八〇　村（村名）〔攝影本一九葉〕
卷三五八一　村（村詩）　澊　邨　甕〔攝影本一〇葉〕
卷三五八二　尊　罇　樽（尊名一）〔攝影本一八葉〕
卷三五八三　尊（尊名二）〔攝影本二七葉〕
卷三五八四　尊（尊名二　事韻　詩文）〔攝影本二八葉〕
卷三五八五　尊（進尊　事韻　姓氏）　鷷　繜　嶟（事韻）　鐏（姓氏）　蹲　澊〔攝影本

一九葉〕

卷三五八六　遵（事韻　人名）　僎（事韻）　跧　拴　繜　蹲　鐉　噋　啍　焞（事韻）　䝨　吞（事韻）　涒　陪　蜳　膯　黗　燉　憞　暾　炖　𥿫　蓴　諄　屯（屯兵）〔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三五八七　屯（屯田　事韻　屯　官名　姓氏）　純　忳　軘　庉〔顯微膠卷二六葉〕

十寒

卷三六一四　寒（諸寒證治九）〔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三六一五　寒（諸寒證治十）〔顯微膠卷三七葉〕

卷三九四四　槃（大般涅槃經八）〔攝影本二六葉〕

卷三九四五　槃（大般涅槃經九）〔攝影本二七葉〕

十二先

卷五一九九　原（太原府一）〔攝影本三〇葉〕

卷五二〇〇　原（太原府二）〔攝影本二八葉〕

卷五二〇一　原（太原府三）〔攝影本二二葉〕

卷五二〇二　原（太原府四）〔攝影本二〇葉〕

卷五二〇三　原（太原府五）〔攝影本二六葉〕

卷五二〇四　原（太原府六）〔攝影本二一葉〕

卷五二〇五　原（太原府七　鎮原縣　平原縣　三原縣　姓氏）〔攝影本二七葉〕

十三蕭

卷五二四四　遼（事韻　蘇平章征遼事略　遼東　遼西　渡遼關）〔攝影本四八葉〕

卷五二四五　遼（遼州）〔攝影本二四葉〕

卷五二四八　遼（世宗　穆宗　景宗）〔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五二四九　遼（聖宗）〔嘉靖鈔本二四葉・後缺〕

卷五二五一　遼（天祚帝　九主年譜）〔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五二五二　遼（經制諸國　宗室傳　世系）〔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五二六八　祅　祆　枖　夭（事韻　詩周南桃夭篇）　宎　芺　䄏　𡏳　𢀖　䌛　鴢（事韻）　訞（事韻）　呦　透　窅　眑　狕　𩒎　楆　殀　鴁　飫　葽　騕　䙅　婹　橈（事韻）　趬（人名）　蹻（事韻　太上開天龍蹻經）　驕　趫　繑　顤　趬　鄡　獢　嬌　墽　嶠　撬　狢　僑　喬　趫　遶　鄗　趫　蕘　蟯（事韻）　憢　東　巢　鄛　鏒　摻　樔　漅　摷〔攝影本三八葉〕

卷五二九六　昭（昭公十四）〔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五二九七　昭（昭公十五）〔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五三四三　潮（潮州府一）〔嘉靖鈔本五〇葉〕

卷五三四五　潮（潮州府三）〔嘉靖鈔本四七葉〕

十四爻

卷五四五三　郊（郊祀神位）〔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五四五四　郊（郊祀神位）〔嘉靖鈔本一八葉〕

十六麻

卷五七六九　沙（長沙府十八　詩文）〔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五七七〇　沙（長沙府十九　詩文　沙州　沙縣　奇沙州　朱沙州　角沙坡　鳴沙縣　茶佛沙閘　東涼沙閣　豎沙關）〔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五八三八　花（事韻）〔顯微膠卷一二葉・後缺〕

卷五八三九　花（事韻）〔顯微膠卷一九葉〕

卷五八四〇　花（事韻）〔顯微膠卷一三葉〕

十八陽

卷六五〇四　莊　莊公二十三　〔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六五〇五　莊　莊公二十四　〔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六五二三　妝　事韻　裝　事韻　文　〔嘉靖鈔本一二葉〕
卷六五二四　裝　樁　事韻　庵　漴　奘　椎　鬃　音　橦　班　〔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六五五八　梁　梁惠王篇十一　〔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六五五九　梁　梁惠王篇十二　〔嘉靖鈔本三二葉〕
卷六五六四　梁　武帝三　〔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六五六五　梁　武帝四　〔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六五八四　梁　武帝二十三　〔顯微膠卷四三葉・第四一至四二葉缺〕
卷六六四一　鄉　事韻　詩文　〔攝影本二六葉〕
卷六六九七　江　九江府九　〔攝影本二七葉〕
卷六六九八　江　九江府十　〔攝影本二〇葉〕
卷六六九九　江　九江府十一　〔攝影本二一葉〕
卷六七六四　王　宋室封王二十八　全　〔顯微膠卷二八葉〕
卷六七六五　王　宋室封王二十九　全　〔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六七六六　王　宋室封王三十　全　元　〔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六七六七　王　宋室封王三十一　元史宗室世系表　〔顯微膠卷一五葉〕
卷六八二六　王　姓氏　〔攝影本一六葉〕
卷六八二七　王　姓氏　〔攝影本一八葉〕
卷六八二八　王　姓氏　〔攝影本二二葉〕
卷六八二九　王　姓氏　〔攝影本一九葉〕
卷六八三〇　王　姓氏　〔攝影本二四葉〕
卷六八三一　王　姓氏　〔攝影本二二葉〕

卷六八三二　王　姓氏　〔攝影本二二葉〕
卷六八三七　王　姓氏　〔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六八三八　王　姓氏　〔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七一〇四　唐　唐宗一　〔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七一〇五　唐　唐宗二　〔顯微膠卷一三葉〕
卷七一五九　唐　莊宗六　〔嘉靖鈔本三五葉〕
卷七二一三　堂　明堂詩文三　〔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七二一四　堂　明堂詩文四　〔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七二三五　堂　堂名二十一　〔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七二三六　堂　堂名二十二　〔嘉靖鈔本三二葉〕
卷七二三七　堂　堂名二十三　〔傳鈔本二〇葉〕
卷七二三八　堂　堂名二十四　〔傳鈔本三六葉〕
卷七二三九　堂　堂名二十五　〔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七二四〇　堂　堂名二十六　〔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七二四一　堂　堂名二十七　〔顯微膠卷五三葉〕
卷七二四二　堂　堂名二十八　〔顯微膠卷五一葉〕
卷七三〇三　郎　戶部侍郎一　〔攝影本二一葉〕
卷七三〇四　郎　戶部侍郎二　〔攝影本二五葉〕
卷七三二五　郎　官名　〔嘉靖鈔本五二葉〕
卷七三二六　郎　官名　〔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七三二七　郎　官名　〔攝影本一九葉〕
卷七三二八　郎　事韻　〔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七三二九　郎　詩文　地名　夜郎國　姓氏　〔顯微膠卷五〇葉〕

第四冊

卷七三七八　喪　喪禮五十八　宋后　〔顯微膠卷二〇葉〕
卷七三七九　喪　喪禮二十九　宋后　〔顯微膠卷一一葉〕
卷七三八五　喪　喪禮四十五　[illegible]　〔嘉靖抄本一四葉〕
卷七三八六　喪　喪禮四十六　國[illegible]　〔嘉靖抄本二九葉〕
卷七三八七　喪　喪禮四十七　國恤　〔嘉靖抄本二六葉〕
卷七三八八　喪　喪禮四十八　國恤　〔嘉靖抄本二〇葉〕
卷七三九三　喪　公卿大夫喪禮四　〔嘉靖抄本二九葉〕
卷七三九四　喪　公卿大夫喪禮五　〔嘉靖抄本二五葉〕
卷七四四九　喪　喪服小記篇三　〔嘉靖抄本一六葉〕
卷七四五〇　喪　喪服小記篇四　〔嘉靖抄本二四葉〕
卷七四五三　喪　禮記雜記篇一　〔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七四五四　喪　禮記雜記篇二　〔顯微膠卷一一葉〕
卷七四五五　喪　禮記雜記篇三　〔嘉靖抄本三五葉〕
卷七四五六　喪　禮記雜記篇四　〔嘉靖抄本二一葉〕
卷七四五七　喪　禮記雜記篇五　〔嘉靖抄本一九葉〕
卷七四五八　喪　禮記雜記篇六　〔嘉靖抄本三三葉〕
卷七四五九　喪　禮記喪大記篇一　〔嘉靖抄本二六葉〕
卷七四六〇　喪　禮記喪大記篇二　〔嘉靖抄本二二葉〕
卷七四六一　喪　禮記喪大記篇三　〔嘉靖抄本一九葉〕
卷七四六二　喪　禮記喪大記篇四　〔嘉靖抄本二二葉〕
卷七五〇六　倉　神倉　藉田倉　太倉　醴泉倉　常平倉一　〔嘉靖抄本二九葉〕
卷七五〇七　倉　常平倉二　〔嘉靖抄本三七葉〕
卷七五一〇　倉　社倉　〔嘉靖抄本二二葉〕

卷七五一一　倉　古倉名　〔攝影本一六葉〕
卷七五一二　倉　諸州倉　〔攝影本二四葉〕
卷七五一三　倉　倉名　〔嘉靖抄本二二葉〕
卷七五一四　倉　倉名　〔嘉靖抄本三六葉〕
卷七五一五　倉　倉廩　〔攝影本一五葉〕
卷七五一六　倉　倉名　〔攝影本二一葉〕
卷七五一七　倉　倉官　〔嘉靖抄本二七葉〕
卷七五一八　倉　倉官　事韻　詩　陳倉縣　姓氏　蒼　事韻　姓氏　滄　滄州　鶬
匯　嵢　蒼　滄　牄　瑲　搶　鎗　傖　鄶　額
獊　〔嘉靖抄本二六葉〕
卷七五四三　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　〔嘉靖抄本三八葉〕
卷七六〇二　杭　杭州府五十一　大休居士　〔嘉靖抄本一八葉〕

卷七六〇三　杭　杭州府五十二　西湖老人繁勝錄　〔嘉靖抄本二八葉〕
卷七六五〇　黄　姓氏　〔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七六五一　黄　姓氏　〔顯微膠卷一八葉〕

十九庚

卷七六七七　庚　書盤庚篇五　〔攝影本三〇葉〕
卷七七〇一　京　南京　〔顯微膠卷二六葉・第八至一六葉缺〕
卷七七〇二　京　北京　上京　中京　事韻　〔顯微膠卷一四葉〕
卷七八五六　星　太白星　〔顯微膠卷三二葉〕
卷七八五七　星　占太白星　讓金星　〔顯微膠卷一八葉〕
卷七八八九　汀　汀　事韻　汀州府一　〔嘉靖抄本一七葉〕
卷七八九〇　汀　汀州府二　〔嘉靖抄本二〇葉〕
卷七八九一　汀　汀州府三　〔嘉靖抄本一四葉〕

卷七八九二　汀（汀州府四）〔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七八九三　汀（汀州府五）〔嘉靖鈔本一二葉〕
卷七八九四　汀（汀州府六）〔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七八九五　汀（汀州府七）　鞓　朾　桯　艼　訂　汀　虰　⿰豸丁　厅　矴
町　⿱罒丁　頂　打　⿰骨丁　鼮　珽　耵　听　⿰豕丁　□
頲〔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七九六〇　馨　韾（事韻）　興（中興一）〔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七九六一　興（中興二）〔嘉靖鈔本一三葉〕
卷七九六二　興（事韻　詩文　姓氏　吳興郡　永興郡　新興郡　始興郡　隆興郡　義興郡）
〔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七九六三　興（紹興府）〔顯微膠卷三五葉〕
卷八〇二〇　蒸（前代諸治二）〔嘉靖鈔本二三葉〕

目錄　十七

卷八〇二一　蒸（前代諸治三）　烝（事韻）　脀（事韻）　湞　禎　征　怔　眐
蒸　篜　鄭　楨　烝　佂　証　姃　娫　証　帪
眐　媜　貞　諍　栟　整　承　丙　遉　鉦　艇
掟　症〔攝影本二六葉〕
卷八〇二五　成（書大成篇一）〔顯微膠卷一九葉〕
卷八〇二六　成（書大成篇二）〔顯微膠卷三〇葉〕
卷八〇九一　城（城名）〔嘉靖鈔本一二葉〕
卷八〇九二　城（城名）〔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八〇九三　城（城名）〔嘉靖鈔本一九葉〕
卷八一六四　程（姓氏　程顥）〔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八一六五　程（姓氏　程頤）〔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八一九九　陵（大漢原陵秘葬經）〔嘉靖鈔本三三葉〕

卷八二六八　銘（事韻）〔攝影本二六葉〕
卷八二六九　銘（事韻）〔攝影本一八葉〕
卷八二七五　兵（教兵　兵制一）〔攝影本三一葉〕
卷八三三九　兵（兵寧）〔顯微膠卷四五葉〕
卷八四一三　兵（詩文三）〔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八四一四　兵（詩文四）〔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八五〇六　寧（南寧府一）〔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八五〇七　寧（南寧府二）〔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八五二六　精（事韻）〔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八五二七　精（事韻）〔顯微膠卷一五葉〕
卷八五八七　生（莊子養生主篇）〔顯微膠卷一一葉〕
卷八五八八　生（生體）〔顯微膠卷一九葉〕

目錄　十八

卷八六二八　行（事韻）〔攝影本一六葉〕
卷八六二九　行（事韻）〔攝影本二二葉〕
卷八六四七　衡（衡州府九）〔攝影本一二葉〕
卷八六四八　衡（衡州府十）〔攝影本二四葉〕
卷八七〇六　僧（事韻）〔嘉靖鈔本三〇葉〕

二十尤

卷八八四一　油（事韻　詩文　江油縣）　蕕（事韻）　犹　蘇　揄　遒　鮋
魷　游（事韻）
〔攝影本一八葉〕
卷八八四二　游（事韻　龍游縣　姓氏一）〔攝影本一七葉〕
卷八八四三　游（姓氏二）〔攝影本二三葉〕
卷八八四四　遊（事韻一）〔顯微膠卷二〇葉〕

卷八八四五　遊（事韻上）〔顯微膠卷二五葉〕
卷八九〇八　周（原五二）〔顯微膠卷五二葉〕
卷八九〇九　周（原五三）〔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八九一〇　周（姓上）〔顯微膠卷一八葉〕
卷八九七八　周（北周）〔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八九七九　周（北周）〔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八九八〇　周（五代周太祖）〔顯微膠卷二八葉〕
卷八九八一　周（五代周太祖）〔顯微膠卷一五葉〕

第五册

二十二覃

卷九五六一　南（河南府圖）〔攝影本三六葉〕
卷九七六二　諴　醎（事韻）　凾　椷（事韻）　涵（事韻）　鋡　銜（事韻）　嗛　涵　鹹

衘　[illegible]　稴　崡　[illegible]　鬑　譀　溓　[illegible]　戡　嵁
[illegible]　[illegible]　喃　[illegible]　碱〔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九七六三　嵒　碞　巖（巖名一）〔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九七六四　巖（巖名二）〔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九七六五　巖（巖名三）〔攝影本一四葉〕
卷九七六六　巖（巖名四）〔攝影本二二葉〕

二紙

卷一〇一一五　旨（翰林學士承旨）〔攝影本二七葉〕
卷一〇一一六　旨（樞密都副承旨　事韻　甘州六微旨大綱　抱朴子微旨）〔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〇一三五　史（歷代諸史七　南史　北史　後周書　隋書）〔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〇一三六　史（歷代諸史八　唐書）〔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〇二八六　子（道家子書五）〔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一〇二八七　子（道家子書六）〔嘉靖鈔本二三葉・後缺〕
卷一〇三〇九　死（事韻）〔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一〇三一〇　死（事韻）〔嘉靖鈔本二四葉〕

四濟

卷一〇四二一　李（姓氏）〔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〇四二二　李（姓氏）〔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〇四五八　禮（詩文三）〔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〇四五九　禮（詩文四）〔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一〇四六〇　禮（周禮）〔攝影本三六葉〕
卷一〇四八三　禮（曲禮篇十六）〔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〇四八四　禮（曲禮篇十七）〔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〇五三九　啓（謝啓四）〔仿鈔本二三葉〕

卷一〇五四〇　啓（賀啓）〔仿鈔本二〇葉〕

六姥

卷一〇八一二　母（事韻）〔仿鈔本一九葉〕
卷一〇八一三　母（事韻）〔仿鈔本二一葉〕
卷一〇八一四　母（事韻）〔仿鈔本一八葉〕
卷一〇八七六　虜（事韻　詩文一）〔顯微膠卷三六葉〕
卷一〇八七七　虜（詩文二　熙寧使虜圖抄）　鹵（事韻　大鹵　鹵縣）　滷　櫓（事韻　詩）
艣（事韻）　[illegible]　虜　[illegible]　鐪　蓾　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蓾　鸕　穞　[illegible]〔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一〇八八八　古（叙古　太上赤文[illegible]名洞古經）〔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一〇八八九　古（姓氏）〔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一〇九三四　楚（楚國）（攝影本三三葉）
卷一〇九三五　楚（楚國）（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〇九四九　撫（撫州府一）（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〇九五〇　撫（撫州府二）（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〇九九八　府（知府八）（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〇九九九　府（知府九）（攝影本二二葉）
卷一一〇〇〇　府（明府）（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一〇〇一　府（賢府　判府　私府　大府　事韻一）（攝影本二四葉）

八賄

卷一一〇七六　蜼（事韻）　𤢖（事韻）　厽　嵔　灅　鑸　儽　浽　蕾　腲　癗
遺　纍　轠　郝　粡　栢　藟　膘　雷　畾　櫑
瘰　畣　耜　秖　抳　㟴　磈　蘽　犬　礨　腂
店　趡　樏　渟　魁　磈　傀（姓氏）　蘬　蕵　魏
䞨　繢　魁　頠　瓌　塊　螺　蘪　傀　䯣　尯
垝　楨　蛇　怟　郞　頠　芛　㟪　偎　蕞　舵
錗　餧（事韻）　腇　颹　瓾　浽　婑　䅗　鯘　涹
踒　捶（事韻）　箠（事韻）　錘　棰　腄　沝　箃　踹
髯　揣　涹　諈　縋　佳　錘　㮃　隻　菙（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一〇七七　纍　蘂　縈　蕊（事韻）　甤　華　惢　繠　蕋　姽　洍
劃　埵　捶　菙　棰　繠　茈　蕊　髓　鸏　髓
鬌（事韻）　濉　藿　靃　雋（越雋）　鐫　蘶　犩　崔
閩　閣　雋　癸　雎　岠　佂　秝　觜（事韻）　崔　嶉
崔　漼　洒　腪　嗺　璀　皴　股　榷　篗　嗺

朏　拔　雇　嶉　嗺　摧　觜　趡（事韻）　雖　綷
鏊　跬　頃　頍　頯　頯　蹉　燵　跌　娃　枳
崔　嶷
（攝影本三〇葉）
卷一一一二七　水（水經一）（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一一一二八　水（水經二）（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一一一二九　水（水經三）（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一一一三〇　水（水經四）（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一一一三一　水（水經五）（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一一一三二　水（水經六）（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一一一三三　水（水經七）（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一一一三四　水（水經八）（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一一三五　水（水經九）（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一一一三六　水（水經十）（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一一三七　水（水經十一）（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一一一三八　水（水經十二）（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一一一三九　水（水經十三）（嘉靖鈔本一九葉）
卷一一一四〇　水（水經十四）（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一一四一　水（水經十五）（嘉靖鈔本三二葉）

十旱

卷一一三一二　館（事韻　重刊節館伴語錄）（顯微膠卷一〇葉）
卷一一三一三　館（詩文）　痯　斡　悺　脘　輨　逭　稈　蜿　涴　閞
魋　鄲（顯微膠卷二二葉）

十一産

卷一一三六八　簡（書簡十六）〔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一三六九　簡（書簡十七）〔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一四一二　眼（眼目證治十八）〔攝影本三二葉〕
卷一一四一三　眼（眼目證治十九）〔攝影本一九葉〕

十四巧

卷一一五九八　草（草部根莖二）〔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一五九九　草（本草）〔攝影本二二葉〕
卷一一六〇二　藻（事韻一）〔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一六〇三　藻（事韻二）〔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一六一五　老（養老一）〔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一六一六　老（養老二）〔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一六一八　老（壽親養老書二）〔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一六一九　老（壽親養老書三）〔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一六二〇　老（壽親養老書四）〔嘉靖抄本三一葉〕

十八養

卷一一八四八　享（燕享一）〔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一八四九　享（燕享二）〔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一八八七　黨（慶元黨一　慶元黨禁）〔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一八八八　黨（慶元黨二　事韻　文　上黨　黨州　姓氏）〔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一九〇三　廣（事韻　呂氏春秋不廣篇　貴因篇　鹽鐵論地廣篇　姓氏　詩周南漢廣篇　衛風河廣篇）〔攝影本二九葉〕
卷一一九〇四　廣（百丈廣錄　湖廣　廣西　廣東）〔攝影本一七葉〕

十九梗

卷一一九五一　頂（事韻　詩　準頂經一）〔攝影本二二葉〕

卷一一九五二　頂（準頂經二）〔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一九五三　頂（準頂經三）〔攝影本九葉〕
卷一一九五四　頂（準頂經四）　攝影本一〇葉〕
卷一一九五五　頂（準頂經五）〔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一九五六　鼎（鼎名　鼎圖一）〔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一九五七　鼎（鼎圖二）〔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一九五八　鼎（鼎圖三）〔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一九五九　鼎（鼎圖四）〔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一九六〇　鼎（鼎圖五）〔攝影本三三葉〕
卷一一九八〇　嶺（嶺名）〔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一九八一　嶺（嶺名）〔攝影本一六葉〕

第六冊

二十有

卷一二〇一三　有（無所有菩薩經一）〔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二〇一四　有（無所有菩薩經二）　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二〇一五　友（事韻一）〔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二〇一六　友（事韻二）〔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二〇一七　友（事韻三）〔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二〇一八　友（事韻四）〔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二〇四三　酒（事韻）〔攝影本三二葉〕
卷一二〇四四　酒（事韻）〔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二〇七一　酒（鄉飲酒儀）〔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二〇七二　酒（鄉飲酒儀）〔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二一四八　傁　瞍　藪（事韻）　籔　棷　嗾　擻　瞍　廋　膄　櫢

擻謏陖礅瞍嗽數籔褬搜趣

取鞕航逦采娵劉諏趜嗾走（事）

（韻）哫逯覔趹迹

〔攝影本二六葉〕

一送

卷一二二六九　宋（宋文帝四　資治通鑑）〔攝影本三四葉〕

卷一二二七〇　宋（宋文帝五　資治通鑑）〔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二二七一　宋（宋文帝六　資治通鑑）〔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二二七二　宋（宋文帝七　資治通鑑）〔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二二七三　宋（宋文帝八　資治通鑑）〔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二二七四　宋（宋文帝九　資治通鑑）〔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二二七五　宋（宋文帝十　通鑑綱目）〔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二二七六　宋（宋文帝十一　通鑑綱目）〔攝影本二八葉〕

卷一二三〇六　宋（宋太祖九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二三〇七　宋（宋太祖十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二三〇八　宋（宋太祖十一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二三九九　宋（宋仁宗二十二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二七葉〕

卷一二四〇〇　宋（宋仁宗二十三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二七葉〕

卷一二四二八　宋（宋仁宗五十一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二四二九　宋（宋仁宗五十二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二五〇六　宋（宋神宗五十二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五〇葉〕

卷一二五〇七　宋（宋神宗五十三　續通鑑長編）〔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二九六〇　宋（宋寧宗五　兩朝綱目備要）〔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二九六一　宋（宋寧宗六　兩朝綱目備要）〔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二九六二　宋（宋寧宗七　兩朝綱目備要）〔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二九六三　宋（宋寧宗八　兩朝綱目備要）〔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二九六四　宋（宋寧宗九　兩朝綱目備要）〔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二九六五　宋（宋寧宗十　宋史全文）〔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二九六六　宋（宋寧宗十一　通鑑續編）〔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二九六七　宋（宋寧宗十二　通鑑續編）〔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二九六八　宋（宋寧宗十三　通鑑續編）〔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二九六九　宋（宋寧宗十四　宋中興大事記）〔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二九七〇　宋（宋寧宗十五　宋季摘編手錄）〔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二九七一　宋（宋寧宗十六　宋季摘編手錄）〔攝影本一一葉〕

卷一三〇一七　宋（宋宣十八）〔嘉靖鈔本三八葉〕

卷一三〇一八　宋（宋宣十九）〔嘉靖鈔本四〇葉〕

卷一三〇一九　宋（宋宣二十）〔嘉靖鈔本四四葉。第二四至四三葉據攝影本補〕

卷一三〇二〇　宋（宋宣二十一）〔顯微膠卷三〇葉〕

卷一三〇七四　洞（洞名）〔顯微膠卷一七葉。第一四葉缺〕

卷一三〇七五　洞（洞名　事韻　詩文　洪洞縣）〔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一三〇八二　動（事韻　詩文　擒俘吏動爲）〔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三〇八三　慟（事韻　詩）

迵眮駧戙胴䪝哃洞韻

挏侗峒烔霘𧼋䞒鬨憧恫弄（事）

（韻）

哢（事韻）梇滯鞚贚徿蹤悷屏

鄅稀梳婦礲襱蠪攏瀧鑿穽

瀧篭詷梇〔嘉靖鈔本九葉〕

卷一三〇八四　哄（事韻）閧鬨（事韻）洚橫（事韻）蝗潢汞（事韻）蕻

实鴻訌鵼窒且咈烘轟鞫瞔

碚慧祓蕵嗊𠯼嵸䀾碂趥控事
韻　鞚事韻　控空倥誇鵼侀熧葱
鞚腔椌涳涳崆䅝䏧矼䆪（嘉靖
鈔本二四葉）
卷一三一三五　夢事韻（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一三一三六　夢事韻（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三一三九　夢事韻（仿鈔本二六葉）
卷一三一四〇　夢事韻（仿鈔本二六葉）
卷一三一九三　衆百丈清規大衆章（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三一九四　中事韻　衷　種　種事韻　種藝正用　種藝正用補遺　詩　甀　湩　重
偅諥堹霿蝩憧妕艟覩𡾊麷
犛（攝影本二七葉）

二寘

卷一三三四四　示詩二（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三三四五　謚謚法（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三四五〇　士表十二　隱士　詩文（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一三四五三　士事韻（攝影本三二葉）
卷一三四九四　智詩文二　台州　姓氏（嘉靖鈔本一三葉）
卷一三四九五　緻事韻　致事韻　詩文　置事韻（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三四九六　制事韻（顧微閣卷一九葉）
卷一三四九七　制事韻（顧微閣卷一七葉）
卷一三四九八　制除官制一（攝影本二八葉）
卷一三四九九　制除官制二（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三五〇六　制除官制九（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三五〇七　制兼官制（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三五八九　誓書表誓一（攝影本二四葉•第一至三葉缺）
卷一三五九〇　誓書表誓二（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三六二九　世皇極經世書三十（攝影本二一葉）
卷一三八二二　寺僧寺（顧微閣卷一三葉）
卷一三八二三　寺僧寺（顧微閣卷一五葉）
卷一三八二四　寺僧寺（顧微閣卷一七葉）

三未

卷一三八七二　貴事韻　易貴卦一（攝影本二八葉）
卷一三八七三　貴易貴卦二（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三八七四　貴易貴卦三（攝影本二九葉）
卷一三八七五　貴易貴卦四（攝影本三八葉）

卷一三八七六　貴易貴卦五　鄪賘茱（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三八七七　痹諸痹證治一（攝影本二五葉）
卷一三八七八　痹諸痹證治二（攝影本二四葉）
卷一三八七九　痹諸痹證治三（攝影本三三葉）
卷一三八八〇　痹諸痹證治四　䀣妼梐俾䄬庳祕鞞稗
𪏐秘覕戳佖駜箄彃坡痹濞
蚍䩛妣波怭髲蔽粺綼柴畀
𠤕諀肶鄪怶疕畀𢍓𧌑柴泌
噴解閉佖邲髻髲雉
（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三九九一　戲戲文二十七　小孫屠　張協狀元　宦門子弟錯立身（仿鈔本六〇葉）
卷一三九九二　喜嬉歖唏饎事韻　文　餼熂熺熻熹

摡 墍 熂 鬏 唭 屭 屓 𦤺 呬 霼 滊 忥
鎎 餼 𢃇 𩓃 𩑷 𢜩 歟 𠈀 𣱛 㧖 叩
嚱 嚊 檕 嘻噫 氣 譆 㾊 核 棄 𢵌 叩
𧼛 爔 㜎 忚 㑃 䩖 𢗗 䮗 𢲵 𧩱 𦞦
䭕 㾜 眂 戴戴 𦀇 閞 醘 迄（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三九九三　系（事韻 詩文）　繫（事韻）　係 盻 禊（事韻）　妎 䫣 稧
閉 葜 䏿 㤶 揳 𦗎 楔 㛃 禊 郋 闋闋
咪 噪 嚏 𤩰 鴂 欭 誺 穄 棨 閟 劅 娡
慸 惰 傒（攝影本二一葉）
四霽
卷一四〇四六　祭（祭文四）（嘉靖鈔本三七葉）

卷一四〇四九　祭（祭文七）（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一四〇五〇　祭（祭文八）（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一四〇五一　祭（祭文九）（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一四〇五二　祭（祭文十）（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一四〇五三　祭（祭文十一）（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一四〇五四　祭（祭文十二）（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一四〇五五　祭（祭文十三）（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四〇五六　祭（祭文十四）（攝影本一七葉）
第七冊
卷一四一三一　第（及第五）（攝影本三五葉）
卷一四二一七　地（相地九）（劉翰怡藏二八葉）
卷一四二一八　地（相地十）（劉翰怡藏三一葉）
卷一四三八〇　寄（詩十三）（嘉靖鈔本二七葉）
卷一四三八一　寄（詩十四）（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一四三八二　寄（詩十五）（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一四三八三　寄（詩十六）　徛（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一四三八四　冀 冀（事韻 冀州一）（嘉靖鈔本三〇葉）
卷一四三八五　冀（冀州二 冀縣 姓氏）（攝影本二七葉）
五御
卷一四四六一　禦（備禦一）（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四四六二　禦（備禦二）（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一四四六三　禦（備禦三）（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一四四六四　禦（備禦四 事韻 防禦使 姓氏）　圉（事韻 地名）　語 漁 敔（嘉靖
鈔本二二葉）

卷一四五三六　樹（樹名一）（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一四五三七　樹（樹名二 事韻）（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一四五四四　處（事韻 詩 佛說無上處經 佛說處處經）　絮 閦 珬 悇 瘀
楚 儊 憷 敊 硫 芠（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一四五四五　著 箸（事韻 詩 齊風著篇）　翥（事韻）（嘉靖鈔本二二葉）
六暮
卷一四五七四　鋪（急遞鋪一）（嘉靖鈔本五二葉）
卷一四五七五　鋪（急遞鋪二）（嘉靖鈔本三五葉）
卷一四五七六　鋪（鋪名 事韻）　誧 痡 浦 訃 紨 㚴 謚 榑 鼓
（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一四六〇七　簿（主簿一）（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四六〇八　簿（主簿二）（攝影本三四葉）

卷一四六〇九　簿（五簿三）〔攝影本八葉〕

卷一四六二〇　部（吏部七　吏部條法）〔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四六二一　部（吏部八　吏部條法）〔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一四六二二　部（吏部九　吏部條法）〔攝影本三三葉〕

卷一四六二四　部（吏部十一　吏部條法）〔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一四六二五　部（吏部十二　吏部條法）〔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一四六二六　部（吏部十三　吏部條法）〔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一四六二七　部（吏部十四　吏部條法）〔攝影本三七葉〕

卷一四六二八　部（吏部十五　吏部條法）〔吉石盦叢書本二七葉〕

卷一四六二九　部（吏部十六　吏部條法）〔吉石盦叢書本三〇葉〕

卷一四七〇七　度（事韻　韓非子有度篇　呂氏春秋有度篇　韓非子心度篇）〔嘉靖鈔本三四葉〕

卷一四七〇八　度（乾坤鑿度）〔嘉靖鈔本三一葉〕

卷一四八三七　賦（大全賦會三）〔翻照膠卷二七葉〕

卷一四八三八　賦（大全賦會四）〔翻照膠卷三一葉〕

卷一四九一二　鬴（姓氏）　釜（事韻　釜州）　滏　輔（事韻　姓氏）

〔攝影本四五葉〕

卷一四九四七　婦（婦人證治二十三）〔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四九四八　婦（婦人證治二十四）〔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一四九四九　婦（婦人證治二十五）〔仿鈔本一三葉〕

七泰

卷一四九九八　泰（易泰卦）〔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四九九九　泰（易泰卦）〔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五〇七三　誡（事韻　詩文）〔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五〇七四　誡（佛說慕魄誡經　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妙經）〔攝影本一一葉〕

卷一五〇七五　悈　介（事韻　文　介國　姓氏）　价〔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五一三八　帥（詩一）〔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一五一三九　帥（詩二）　率（事韻）〔嘉靖鈔本一九葉〕

八隊

卷一五一四〇　隊（事韻）　兌（事韻　易兌卦一）〔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一五一四一　兌（易兌卦二）〔嘉靖鈔本二六葉〕

卷一五一四二　兌（易兌卦三）〔攝影本四一葉・首葉缺〕

卷一五一四三　兌（易兌卦四）　駾　䨺　蔚　憝（事韻）　錞　鐓（鐓圖）　刘　奪

鞔　銳　碌　墜　騬　颰　嶵　雉　萑　蓷　靉

濧　峗　税　骸　鐩　遂　綐　澻　隧　璲　膭

瞨　蒢　篔　瘄　垸　隶　逮〔攝影本二六葉〕

九震

卷一五八六八　論（大莊嚴經論）〔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五八六九　論（大莊嚴經論）〔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五八七〇　論（大莊嚴經論）〔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五八七三　論（十住毗婆沙論三）〔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五八七四　論（十住毗婆沙論四）〔嘉靖鈔本一二葉〕

卷一五八七五　論（十住毗婆沙論五）〔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五八九七　論（阿毗達磨俱舍論九）〔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五八九八　論（阿毗達磨俱舍論十）〔攝影本一六葉〕

卷一五九四八　運（宋漕運六）〔攝影本二二葉〕

卷一五九四九　運（金漕運　元漕運一　經世大典）〔攝影本二二葉〕

卷一五九五〇　運（元漕運二　經世大典）〔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五九五一　運（五運一）〔攝影本一三葉〕

卷一五九五五　運（莊子天運篇）〔攝影本二三葉〕
卷一五九五六　運（素問五運行大論篇　遺書錄運篇）〔攝影本一二葉〕
十翰
卷一六三四三　算（算法十四　異乘同除）〔攝影本二六葉〕
卷一六三四四　算（算法十五　少廣）〔攝影本二七葉〕
十二霰
卷一六八四一　善（勸善書）〔顯微膠卷三四葉・第一至二葉缺〕
卷一六八四二　善（勸善書）〔顯微膠卷三五葉・後缺〕
十三嘯
卷一七〇八四　廟（國朝家廟）〔攝影本三三葉〕
卷一七〇八五　廟（唐代原廟　賢廟　觀廟）〔攝影本三五葉〕
十八漾
卷一八二〇七　將（事韻）〔顯微膠卷一五葉〕
卷一八二〇八　將（事韻）〔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一八二〇九　將（事韻）〔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一八二二二　像（聖賢圖像）〔嘉靖鈔本一四葉・首葉缺〕
卷一八二二三　像（事韻一）〔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一八二二四　像（事韻二）〔嘉靖鈔本一七葉〕
卷一八二四四　匠（匠氏諸書十三　營造法式圖）〔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八二四五　匠（匠氏諸書十四　梓人遺制）〔攝影本一七葉〕
卷一八四〇二　狀（謝狀三）〔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一八四〇三　狀（謝狀四）〔嘉靖鈔本一六葉〕
第八冊
二十二勘

目錄　三十三

卷一九四一六　蘸　霑　䑛　點　燅　覘　畓　沾　站（站赤一　元史兵志）
（經世大典一）〔日本影印本一四葉〕
卷一九四一七　站（站赤二　經世大典二）〔日本影印本一六葉〕
卷一九四一八　站（站赤三　經世大典三）〔日本影印本一六葉〕
卷一九四一九　站（站赤四　經世大典四）〔日本影印本一八葉〕
卷一九四二〇　站（站赤五　經世大典五）〔日本影印本一七葉〕
卷一九四二一　站（站赤六　經世大典六）〔日本影印本一九葉〕
卷一九四二二　站（站赤七　經世大典七）〔日本影印本二一葉〕
卷一九四二三　站（站赤八　經世大典八）〔日本影印本二六葉〕
卷一九四二四　站（站赤九　元朝典章）〔日本影印本二三葉〕
卷一九四二五　站（驛站一　成憲綱要）〔日本影印本二九葉〕
卷一九四二六　站（驛站二　析津志　詩）　斬　獑　漸　㦨　霯　賺　湛（事韻）

目錄　三十四

（姓氏）　讒　鑱　覝　儳　毚　鶵　饞　詁　艬　巉
纔　磛　巉　嵾　巉　攙　顩　䶨　攙　麄
瀺　囝　斆　鞋　搟　犙　剆　釤　彡　𢒉
數〔日本影印本一八葉〕
一屋
卷一九六三六　沐（事韻　詩文　瀋沐國　謝沐縣　姓氏）　霂　鞪　楘　鶩（事韻）
蚞　目（事韻一）〔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一九六三七　目（事韻二）〔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一九七三五　錄（曹公遺錄八）〔攝影本一〇葉〕
卷一九七三七　錄（沙門羣錄國清百錄一）〔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九七三八　錄（沙門羣錄國清百錄二）〔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九七三九　錄（沙門羣錄國清百錄三）〔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九七四二　錄（篇情緒　篇情情性）〔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九七四三　錄（職福子奇錄篇　歌選錄圖）睩　角（姓氏）㧥　騄　觻　彔

逯（事韻　姓氏）鯥　螔（事韻）鋹　麗　粶　䨏　舭

頟　虒　椂　觩　蹏　穀　睩　蝵　唳　鄜　漉

睆　蓫　詠　錄　褫　睩　騄　鷈　椂　蜿

禄　惊　觻　騼　搋　燒　蜿　蒆　穀　纚　櫨

椂　鞣　麗　麝　麝　藻　橐　稞　唬　緑　斗　騄

趢　濕　麤　騼　綠　蕯　蹏　蔍　槊　麖　麄

渏　穛　淥　嫩　蘡　荊　舟　葬　〔攝影本一四葉〕

卷一九七八一　局（諸局沿革四）〔攝影本二八葉〕

卷一九七八二　局（事韻　詩文　小法局式）跼（事韻）侷　駶　鞫　趜　鉤

輂　挶　碅　犑　侷　駒　拱　焗　髑　菊　粛

目錄　三十五

趜　跼　鶪　鵙　雎　蜎　蝺　瑀　局（音，）粱　鞠

扛　司　朐　胴　哥　趄　絢　棶　屐　麈　〔攝影

本二六葉〕

卷一九七八三　伏（事韻）〔攝影本一五葉〕

卷一九七八四　伏（姓氏）虙　宓（姓氏）〔攝影本二七葉〕

卷一九七八五　服（天子服　皇太子服）〔攝影本一二葉〕

卷一九七八六　服（后妃服）〔攝影本二〇葉〕

卷一九七八九　服（冕服二）〔攝影本一九葉〕

卷一九七九〇　服（朝服）〔攝影本一八葉〕

卷一九七九一　服（祭服　齋服）〔仿鈔本二九葉〕

卷一九七九二　服（公服　常服）〔攝影本二六葉〕

卷一九九三一　籙（正一盟威秘籙四）〔顯微膠卷三一葉〕

二質

卷二〇一二一　日（諸家選日七）〔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二〇一二二　日（諸家選日八）〔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二〇一三九　日（諸家選日二十五）〔攝影本三〇葉〕

卷二〇一九七　日（諸家選日八十五）〔顯微膠卷二九葉〕

卷二〇二〇四　畢（姓氏）〔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二〇二〇五　畢（姓氏）〔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二〇三〇八　一（事韻　詩文　姓氏）〔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二〇三〇九　一（道家秘訣　釋家名號）壹（事韻）乙（事韻　姓氏）鳦（事韻）嬄

乿　軋　䬣　噎　吃　阣　辥

〔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二〇三一〇　疾（事韻）〔顯微膠卷二一葉〕

目錄　三十六

卷二〇三一一　疾（事韻）〔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二〇三五三　疾（詩文二　姓氏）蒺〔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〇三五四　夕（元夕）〔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二〇四二四　稷（郡縣社稷　諸里社稷）〔嘉靖鈔本二九葉〕

卷二〇四二五　稷（社稷詩文　事韻　姓氏）〔嘉靖鈔本二五葉〕

卷二〇四二六　稷（書益稷篇一）〔顯微膠卷二九葉〕

卷二〇四二七　稷（書益稷篇二）〔顯微膠卷一九葉〕

卷二〇四二八　稷（書益稷篇三）〔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二〇四七八　職（事韻一）〔仿鈔本二六葉〕

卷二〇四七九　職（事韻二）〔仿鈔本二〇葉〕

卷二〇五七三　積（大寶積經八）〔仿鈔本一九葉〕

卷二〇六四八　易（易書九十二）〔嘉靖鈔本二四葉〕

卷二〇六四九　易（易書九十三）（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二〇八五〇　檄（事韻　文一）（攝影本二六葉）
卷二〇八五一　檄（文二）（攝影本二四葉）

三街

卷二一〇二五　律（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據微膠卷一五葉・後缺）
卷二一〇二六　律（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二）（據微膠卷二二葉・第一至三又第五葉缺）
卷二一〇二九　律（沙彌尼戒經　舍利弗問經）（嘉靖鈔本八葉）
卷二一〇三〇　律（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一）（嘉靖鈔本一四葉）
卷二一〇三一　律（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二　優婆塞五戒相經）（嘉靖鈔本一〇葉）

七藥

卷二一九八三　學（郡縣學二十九　文）（嘉靖鈔本一二葉・第一至三葉缺）
卷二一九八四　學（郡縣學三十　文）（嘉靖鈔本一二葉・後缺又第二葉缺）

八陌

卷二二一八〇　陌（事韻　詩文）　佰　貊（事韻）　貉　狢（事韻）　貃　莫　䮬
　　貘（貘獸）　驀　百（嘉靖鈔本一二葉）
卷二二一八一　麥（事韻一）（嘉靖鈔本一五葉）
卷二二一八二　麥（事韻二）（嘉靖鈔本一五葉）

九緝

卷二二五三六　集（文集名十三）（嘉靖鈔本二一葉）
卷二二五三七　集（文集名十四）（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二二五七〇　集（大方等大集經四）（嘉靖鈔本一〇葉）
卷二二五七一　集（大方等大集經五）（嘉靖鈔本九葉）
卷二二五七二　集（大方等大集經六）（嘉靖鈔本一一葉）
卷二二五七六　集（大方等大集經十）（嘉靖鈔本一〇葉）

卷二二五七七　集（大方等大集經十一）（嘉靖鈔本一三葉）
卷二二五七八　集（大方等大集經十二）（嘉靖鈔本一五葉）

十合

卷二二七四九　劄（啓劄雲錦裳三）（嘉靖鈔本二〇葉）
卷二二七五〇　劄（啓劄雲錦裳四）（嘉靖鈔本一八葉）
卷二二七六〇　劄（啟劄錦語六）（嘉靖鈔本二二葉）
卷二二七六一　劄（啟劄錦語七）（據微膠卷三〇葉）

十二先

卷四九二三　玄（太玄經一）（傳鈔本四六葉）
卷四九二四　玄（太玄經二）（傳鈔本五一葉）
卷四九二五　玄（太玄經三）（傳鈔本四二葉）
卷四九二六　玄（太玄經四）（傳鈔本四八葉）
卷四九二七　玄（太玄經五）（傳鈔本四二葉）
卷四九二八　玄（太玄經六）（傳鈔本五一葉）
卷四九二九　玄（太玄經七）（傳鈔本四八葉）
卷四九三〇　玄（太玄經八）（傳鈔本四八葉）
卷四九三一　玄（太玄經九）（傳鈔本五一葉）
卷四九三二　玄（太玄經十）（傳鈔本三三葉）
卷四九三三　玄（太玄經十一）（傳鈔本五一葉）

第九册

卷四九三四　玄（太玄經十二）（傳鈔本五〇葉）
卷四九三五　玄（太玄經十三）（傳鈔本三七葉）
卷四九三六　玄（太玄經十四）（傳鈔本二七葉）
卷四九三七　玄（太玄經十五）（傳鈔本三〇葉）

卷四九三八　玄（太玄經十六）〔傳鈔本三九葉〕
卷四九三九　玄（太玄經十七）〔傳鈔本二四葉〕
卷四九四〇　玄（太玄經十八）〔傳鈔本二二葉〕

十八養

卷一一九〇五　廣（廣州府一）〔傳鈔本二四葉圖一〇葉〕
卷一一九〇六　廣（廣州府二）〔傳鈔本五六葉〕
卷一一九〇七　廣（廣州府三）〔傳鈔本九五葉〕

十九敬

卷一八七六四　命（諸家星命一二六）〔傳鈔本二一葉〕
卷一八七六五　命（諸家星命一二七）〔傳鈔本二六葉〕
卷一八七六六　命（諸家星命一二八）〔傳鈔本二五葉・後缺〕
卷一八七六七　命（諸家星命一二九）〔傳鈔本二二葉〕

卷一八七六八　命（諸家星命一三〇）〔傳鈔本二三葉〕
卷一八七六九　命（諸家星命一三一）〔傳鈔本一七葉〕
卷一八七七〇　命（諸家星命一三二）〔傳鈔本二二葉〕
卷一八七七一　命（諸家星命一三三）〔傳鈔本一九葉〕

新近收集的六十七卷

一東

卷六六五　雄（南雄府二）〔顯微膠卷三八葉〕
卷六六六　雄（南雄府三）〔顯微膠卷一四葉〕

二支

卷九〇三　詩（寒山詩　中州集）〔影印本二二葉〕
卷九〇四　詩（詩家故事　閨閣詩）〔影印本三〇葉〕
卷九〇八　詩（諸家詩目四）〔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九〇九　詩（諸家詩目九）〔顯微膠卷一五葉〕
卷九一〇　尸（事韻　姓氏　諸家論尸五）〔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九一一　尸（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經　太帝制魂伐尸法）〔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九一二　尸（三尸中經　治三尸法）〔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九一三　屍（事韻）〔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九一四　屍（驗屍）〔顯微膠卷三五葉〕
卷九八一　兒（小兒證治十四）〔顯微膠卷三二葉〕
卷一〇三三　兒（小兒證治六十六）〔影印本三六葉〕
卷一一八八　辭（繫辭四十二）〔顯微膠卷三〇葉　缺第一七葉〕

三微

卷一三一〇　儀（靈寶鍊磬威儀經　靈寶三元威儀經）〔影印本四葉半・後缺〕

六模

卷三四〇一　蘇（姓氏十一）〔影印本二六葉　缺第十五葉〕

八灰

卷二七三七　崔（姓氏五）〔影印本一九葉〕
卷二七三八　崔（姓氏六）〔影印本二六葉〕

九真

卷三〇〇二　人（漢書古今人表）〔顯微膠卷三九葉〕
卷三五一八　門（門側　周秦宮門）〔嘉靖鈔本二七葉半〕
卷三五一九　門（漢晉隋宮門）〔嘉靖鈔本一一葉〕

十二先

卷四九〇八　煙　烟（事韻　姓氏　詩）　燕（事韻　詩文　燕丹子）〔影印本二一葉〕
卷四九〇九　燕（春秋燕國　南燕國）〔影印本四一葉〕

十四文

卷五四五五　郊（郊祀二十一　配侑）（顯微膠卷二五葉）
卷五四五六　郊（郊祀二十二　配侑）（顯微膠卷一九葉）
十八陽
卷六七〇〇　江（九江府十二）（影印本一七葉）
卷六七〇一　江（九江府十三）（影印本一八葉）
卷六八五〇　王（姓氏）（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六八五一　王（姓氏）（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六九三三　唐（高祖六）（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六九三四　唐（高祖七）（顯微膠卷九葉）
卷七〇七八　唐（憲宗十二）（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七〇七九　唐（憲宗十三）（顯微膠卷一六葉　缺第二葉前半葉、第七葉後半葉）
卷七〇八〇　唐（憲宗十四）（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七三二二　郎（太子司議郎等官）（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七三二三　郎（文林郎等官）（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七三二四　郎（宣德郎等官）（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七三八九　喪（喪禮四十九國恤）（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七三九〇　喪（喪禮五十國恤）（顯微膠卷二二葉）
十九庚
卷七七五六　形（事韻）（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七七五七　形（淮南子墜形篇　詩文　邪氣藏府病形　靈寶無量度人化屍受
形經　元始無量度人化屍受形經　雲笈七籤五嶽真形圖
天地配形章）　侀（顯微膠卷三〇葉）
卷八〇二二　成（事韻一）（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八〇二三　成（事韻二）（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八〇二四　成（詩文　姓氏）（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八〇八九　城（城名二十八）（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八〇九〇　城（城名二十九）（顯微膠卷一四葉）
卷八七八二　僧（雜錄諸僧四）（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八七八三　僧（雜錄諸僧五）（顯微膠卷二二葉）
一送
卷一二九二九　宋（高宗一百七十一）（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一二九三〇　宋（高宗一百七十二）（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一三一八九　衆（事韻三）（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一三一九〇　衆（事韻四）（顯微膠卷二九葉　缺第五葉前半葉）
二寘
卷一三三四〇　侍（近侍）　寺（事韻）　蒔（顯微膠卷一八葉）
卷一三三四一　豉　枝（事韻）　嗜　耆（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一三四五一　士（勇士）（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一三四五二　士（事韻一）（顯微膠卷一九葉）
四霽
卷一四一二四　嚔（事韻）　疐　柢　氐　泜　締（事韻）　蒂（事韻）
螮　揥　趆　遞　偙　奃　怟　軧　觝　腣
鍉　骶　䟡　䣌　蝭　渧　媞　䙗　祇　瘨
遰　阺　榳　媂　詆　惿　厎　邸　遞　鯑
眡　鍦　氕　庡　蔕　蘣　嗞　愐　咀　鶙
鷉　鷈　腂　蝭　跕　蹏　疊　吝　替（事韻）
（顯微膠卷二九葉）
卷一四一二五　鬀　剃（事韻）　揥　涕（事韻）　褅　裼　鬄　薙

殢屜踶緆达嚔笑轍悏袟

樀醍䵶庡鄬鵜𪏱鞅戴蛈

揥鍚撥蹬𨻰瓚襸贊渧晳

熠潸〔顯微膠卷三〇葉〕

十翰

卷一六二一七　冠（諸侯大夫冠禮　士冠禮）〔顯微膠卷二六葉〕

卷一六二一八　冠（庶人冠禮　事韻　詩文　冠縣）〔顯微膠卷一二葉〕

一屋

卷一九七四〇　錄（沙門灌頂國清百錄）〔顯微膠卷一三葉〕

卷一九七四一　錄（南渡錄　南渡錄大略）〔顯微膠卷二二葉〕

二質

卷二〇一八一　日（諸家選日六十七）〔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二〇一八二　日（諸家選日六十八）〔顯微膠卷四三葉〕

卷二〇五七二　積（大寶積經七）〔影印本二五葉　缺第十八葉〕

殘葉

卷七二〇　第十六葉

卷八〇九四　第十一葉

卷一〇七八七　第四、五葉

卷二〇六七五　第十一葉

一屋

卷一九八六五　竹（竹名一）〔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九八六六　竹（竹名二）〔嘉靖鈔本二五葉半　缺第八葉前半葉〕

第十冊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永樂大典序

永樂大典凡例

第一冊目録

一東

卷四八〇　一
卷四八一　一六
卷四八五　二五
卷四八六　三三
卷四八九　四二
卷四九〇　五二
卷五三八　六四
卷五三九　七三
卷五四〇　八一
卷五四一　九六
卷五五一　一〇六
卷五五二　一一六
卷五五三　一二八
卷五五四　一三五
卷五五五　一四七
卷五五六　一五六
卷六二三　一六八
卷六二四　一七一
卷六六一　一七八
卷六六二　一八五

二支

卷七八二　二〇〇
卷七八三　二一〇
卷七八四　二一七
卷八〇七　二二六
卷八〇八　二三六
卷八二一　二四六

卷八二二　二五六
卷八二三　二六七
卷八四九　二七三
卷八五〇　二八〇
卷八五一　二九三
卷八九五　三〇五
卷八九六　三一四
卷八九九　三二五
卷九〇〇　三四〇
卷九〇一　三五三
卷九〇二　三六一
卷九〇五　三七二
卷九〇六　三八一
卷九〇七　三九〇
卷九一七　四〇〇
卷九一八　四〇七
卷九一九　四一四
卷九二〇　四二三
卷九二一　四三六
卷九二二　四四一
卷九七五　四五一
卷九七六　四六六
卷九七八　四七八
卷九八〇　四九七
卷一〇三六　五二四
卷一〇三七　五三九
卷一〇五六　五五五
卷一一八七　五六六
卷一一九一　五六七
卷一一九二　五七〇

卷一二〇〇　五八四

六模

卷二一九〇　五八九
卷二一九一　六〇五
卷二二一七　六二三
卷二二一八　六三七
卷二二三六　六四五
卷二二三七　六五四
卷二二五四　六六八
卷二二五五　六七六
卷二二五六　六八六
卷二二五七　六九七
卷二二五八　七〇五
卷二二五九　七一八
卷二二六〇　七二六
卷二二六一　七三五
卷二二六二　七四九
卷二二六三　七五七
卷二二六四　七七二
卷二二六五　七九〇
卷二二六六　八〇二
卷二二六七　八一四
卷二二七〇　八三一
卷二二七一　八四七
卷二二七五　八五八
卷二二七六　八七一
卷二二七七　八八四
卷二二七八　八九三
卷二二七九　九〇一
卷二二八〇　九〇八

卷二二八一　九一六
卷二二八二　九二七
卷二二八三　九三四
卷二三三七　九四三
卷二三三八　九五六
卷二三三九　九六四
卷二三四〇　九七三
卷二三四一　九八〇
卷二三四二　九八九
卷二三四三　九九九
卷二三四四　一〇一一

第二册目録

六模

卷二三四五　一〇二一
卷二三四六　一〇三六
卷二三四七　一〇四六
卷二三六七　一〇五六
卷二三六八　一〇六四
卷二三六九　一〇六九
卷二三九八　一〇八〇
卷二三九九　一〇八九
卷二四〇一　一〇九九
卷二四〇四　一一〇八
卷二四〇五　一一一九
卷二四〇六　一一三七
卷二四〇七　一一三九
卷二四〇八　一一四六

七皆

卷二五三五　一一五四
卷二五三六　一一六七
卷二五三七　一一八〇
卷二五三八　一一九四
卷二五三九　一二〇四
卷二五四〇　一二一六
卷二六〇三　一二二九
卷二六〇四　一二三九
卷二六〇五　一二五三
卷二六〇六　一二六〇
卷二六〇七　一二六八
卷二六〇八　一二七九

卷二六〇九　一二九二
卷二六一〇　一三〇一
卷二六一一　一三一六

八灰

卷二七三九　一三二八
卷二七四〇　一三三九
卷二七四一　一三五一
卷二七四二　一三六三
卷二七四三　一三七二
卷二七四四　一三七九
卷二七五四　一三九四
卷二七五五　一四〇六
卷二八〇六　一四一七
卷二八〇七　一四三三
卷二八〇八　一四四七
卷二八〇九　一四五七
卷二八一〇　一四六八
卷二八一一　一四七九
卷二八一二　一四九一
卷二八一三　一五〇三

九真

卷二九四八　一五一三
卷二九四九　一五二五
卷二九五〇　一五三九
卷二九五一　一五五〇
卷二九五二　一五六二
卷二九五三　一五七七
卷二九五四　一五七九
卷二九五五　一五九二
卷二九七二　一六〇六

卷二九七三　一六一八
卷二九七八　一六二七
卷二九七九　一六三六
卷二九八〇　一六四三
卷二九九九　一六五四
卷三〇〇〇　一六六六
卷三〇〇一　一六七四
卷三〇〇三　一六九一
卷三〇〇四　一七〇四
卷三〇〇五　一七一八
卷三〇〇六　一七三〇
卷三〇〇七　一七四一
卷三〇〇八　一七五一
卷三〇〇九　一七七六
卷三〇一〇　一七八四
卷三一三三　一七九九
卷三一三四　一八一三
卷三一四一　一八二七
卷三一四二　一八三八
卷三一四三　一八四八
卷三一四四　一八六〇
卷三一四五　一八七三
卷三一四六　一八八五
卷三一四七　一八九八
卷三一四八　一九〇七
卷三一四九　一九一六
卷三一五〇　一九二四
卷三一五一　一九三五
卷三一五五　一九五三
卷三一五六　一九六四

卷三五〇七　一九七七
卷三五〇八　一九九四
卷三五二五　二〇〇六
卷三五二六　二〇一九
卷三五二七　二〇三二
卷三五二八　二〇四二
卷三五四九　二〇五九

第三册目録

九真

卷三五七九　二〇七七
卷三五八〇　二〇八九
卷三五八一　二〇九八
卷三五八二　二一〇三
卷三五八三　二一一二
卷三五八四　二一二六
卷三五八五　二一四〇
卷三五八六　二一五〇
卷三五八七　二一五九

十寒

卷三六一四　二一七三
卷三六一五　二一八五
卷三九四四　二二〇四
卷三九四五　二二一七

十二先

卷五一九九　二二三一
卷五二〇〇　二二四六
卷五二〇一　二二六〇
卷五二〇二　二二七一
卷五二〇三　二二八一
卷五二〇四　二二九四
卷五二〇五　二三〇四

十三蕭

卷五二四四　二三一八
卷五二四五　二三四二
卷五二四八　二三五四
卷五二四九　二三六三

卷五二五一　二三七五
卷五二五二　二三九一
卷五二六八　二四〇二
卷五二九六　二四二一
卷五二九七　二四三二
卷五三四三　二四四五
卷五三四五　二四七〇

十四爻

卷五四五三　二四九五
卷五四五四　二五〇六

十六麻

卷五七六九　二五一六
卷五七七〇　二五二九
卷五八三八　二五四一
卷五八三九　二五四七
卷五八四〇　二五五六

十八陽

卷六五〇四　二五六四
卷六五〇五　二五七五
卷六五二三　二五九〇
卷六五二四　二五九六
卷六五五八　二六〇四
卷六五五九　二六一四
卷六五六四　二六三一
卷六五六五　二六四六
卷六五八四　二六五三
卷六六四一　二六七四
卷六六九七　二六八七
卷六六九八　二七〇〇
卷六六九九　二七一〇

卷六七六四　二七二一
卷六七六五　二七三五
卷六七六六　二七四五
卷六七六七　二七五四
卷六八二六　二七六二
卷六八二七　二七七〇
卷六八二八　二七七九
卷六八二九　二七九〇
卷六八三〇　二七九九
卷六八三一　二八一一
卷六八三二　二八二二
卷六八三七　二八三四
卷六八三八　二八四八
卷七一〇四　二八六一
卷七一〇五　二八六九
卷七一五九　二八七六
卷七二一三　二八九四
卷七二一四　二九〇七
卷七二三五　二九二一
卷七二三六　二九三二
卷七二三七　二九四八
卷七二三八　二九五八
卷七二三九　二九七六
卷七二四〇　二九八六
卷七二四一　三〇〇二
卷七二四二　三〇一四
卷七三〇三　三〇三〇
卷七三〇四　三〇四〇
卷七三二五　三〇五二
卷七三二六　三〇六三

卷七三二七　三〇七四
卷七三二八　三〇八三
卷七三二九　三〇九九

第四册目録

十八陽

卷七三七八　三一一五
卷七三七九　三一二五
卷七三八五　三一三一
卷七三八六　三一三八
卷七三八七　三一五三
卷七三八八　三一六六
卷七三九三　三一七六
卷七三九四　三一九一
卷七四四九　三二〇三
卷七四五〇　三二一一
卷七四五三　三二二三
卷七四五四　三二三五
卷七四五五　三二四一
卷七四五六　三二五九
卷七四五七　三二七〇
卷七四五八　三二八〇
卷七四五九　三二九七
卷七四六〇　三三一〇
卷七四六一　三三二一
卷七四六二　三三三一
卷七五〇六　三三四二
卷七五〇七　三三五七
卷七五一〇　三三七六
卷七五一一　三三九三
卷七五一二　三四〇一
卷七五一三　三四一三
卷七五一四　三四二四

卷七五一五　三四四二
卷七五一六　三四四九
卷七五一七　三四五九
卷七五一八　三四七三
卷七五四三　三四八六
卷七六〇二　三五〇六
卷七六〇三　三五一五
卷七六五〇　三五二九
卷七六五一　三五四〇
卷七六七七　三五五〇

十九庚

卷七七〇一　三五六六
卷七七〇二　三五七四
卷七八五六　三五八二
卷七八五七　三五九八
卷七八八九　三六〇七
卷七八九〇　三六一六
卷七八九一　三六二六
卷七八九二　三六三三
卷七八九三　三六四九
卷七八九四　三六六〇
卷七八九五　三六六七
卷七九六〇　三六七八
卷七九六一　三六八五
卷七九六二　三六九二
卷七九六三　三七〇一
卷八〇二〇　三七一八
卷八〇二一　三七三〇
卷八〇二五　三七四三
卷八〇二六　三七五三

卷八〇九一　三七六八
卷八〇九二　三七七四
卷八〇九三　三七八五
卷八一六四　三七九五
卷八一六五　三八〇七
卷八一九九　三八一六
卷八二六八　三八三三
卷八二六九　三八四六
卷八二七五　三八五六
卷八三三九　三八七二
卷八四一三　三八九五
卷八四一四　三九〇九
卷八五〇六　三九二四
卷八五〇七　三九三四
卷八五二六　三九四六
卷八五二七　三九五七
卷八五八七　三九六四
卷八五八八　三九六九
卷八六二八　三九七九
卷八六二九　三九八七
卷八六四七　三九九八
卷八六四八　四〇〇四
卷八七〇六　四〇一七

二十尤

卷八八四一　四〇三二
卷八八四二　四〇四一
卷八八四三　四〇四九
卷八八四四　四〇六一
卷八八四五　四〇七一
卷八九〇八　四〇八四

卷八九〇九　四一〇一

卷八九一〇　四一〇七

卷八九七八　四一一七

卷八九七九　四一三〇

卷八九八〇　四一四〇

卷八九八一　四一五四

第五冊目録

二十二覃

卷九五六一 四一六三
卷九七六二 四一八一
卷九七六三 四一八九
卷九七六四 四二〇一
卷九七六五 四二一一
卷九七六六 四二一八

二紙

卷一〇一一五 四二三〇
卷一〇一一六 四二四三
卷一〇一三五 四二五六
卷一〇一三六 四二六六
卷一〇二八六 四二七五
卷一〇二八七 四二八八
卷一〇三〇九 四三〇〇
卷一〇三一〇 四三一四

四濟

卷一〇四二一 四三二七
卷一〇四二二 四三三四
卷一〇四五八 四三四四
卷一〇四五九 四三五四
卷一〇四六〇 四三六八
卷一〇四八三 四三八七
卷一〇四八四 四三九九
卷一〇五三九 四四〇七
卷一〇五四〇 四四一八

六姥

卷一〇八一二 四四二九

卷一〇八一三　四四三八
卷一〇八一四　四四四九
卷一〇八七六　四四五八
卷一〇八七七　四四七六
卷一〇八八八　四四八七
卷一〇八八九　四五〇二
卷一〇九三四　四五一〇
卷一〇九三五　四五二六
卷一〇九四九　四五三五
卷一〇九五〇　四五四六
卷一〇九九八　四五五七
卷一〇九九九　四五六七
卷一一〇〇〇　四五七九
卷一一〇〇一　四五九〇

八賄

卷一一〇七六　四六〇三
卷一一〇七七　四六一三
卷一一一二七　四六二八
卷一一一二八　四六四〇
卷一一一二九　四六五四
卷一一一三〇　四六六五
卷一一一三一　四六七五
卷一一一三二　四六八七
卷一一一三三　四六九八
卷一一一三四　四七〇八
卷一一一三五　四七二三
卷一一一三六　四七三八
卷一一一三七　四七四九
卷一一一三八　四七六二
卷一一一三九　四七七四

卷一一一四〇　四七八四
卷一一一四一　四七九四

十罕

卷一一三一二　四八一一
卷一一三一三　四八一六

十一產

卷一一三六八　四八二八
卷一一三六九　四八三八
卷一一四一二　四八五〇
卷一一四一三　四八六六

十四巧

卷一一五九八　四八七六
卷一一五九九　四八八五
卷一一六〇二　四八九六
卷一一六〇三　四九〇九
卷一一六一五　四九一九
卷一一六一六　四九二七
卷一一六一八　四九三七
卷一一六一九　四九四五
卷一一六二〇　四九五六

十八養

卷一一八四八　四九七二
卷一一八四九　四九八四
卷一一八八七　四九九二
卷一一八八八　五〇〇〇
卷一一九〇三　五〇一〇
卷一一九〇四　五〇二五

十九梗

卷一一九五一　五〇三四
卷一一九五二　五〇四五

永樂大典　第五册目録

卷一一九五三　五〇五三
卷一一九五四　五〇五七
卷一一九五五　五〇六二
卷一一九五六　五〇六八
卷一一九五七　五〇七九
卷一一九五八　五〇八七
卷一一九五九　五〇九四
卷一一九六〇　五一〇一
卷一一九八〇　五一一八
卷一一九八一　五一三〇

第六冊目録

二十有

卷一二〇一三　五一三九
卷一二〇一四　五一四七
卷一二〇一五　五一五六
卷一二〇一六　五一六八
卷一二〇一七　五一八一
卷一二〇一八　五一九〇
卷一二〇四三　五二〇〇
卷一二〇四四　五二一六
卷一二〇七一　五二二三
卷一二〇七二　五二二九
卷一二一四八　五二四〇

一送

卷一二二六九　五二五四
卷一二二七〇　五二七一
卷一二二七一　五二七九
卷一二二七二　五二八九
卷一二二七三　五二九八
卷一二二七四　五三〇八
卷一二二七五　五三二〇
卷一二二七六　五三三〇
卷一二三〇六　五三四四
卷一二三〇七　五三五六
卷一二三〇八　五三六四
卷一二三九九　五三七三
卷一二四〇〇　五三八六
卷一二四二八　五四〇〇
卷一二四二九　五四〇七

卷一二五〇六　五四一七
卷一二五〇七　五四三二
卷一二九六〇　五四三九
卷一二九六一　五四四六
卷一二九六二　五四五六
卷一二九六三　五四六七
卷一二九六四　五四七九
卷一二九六五　五四八六
卷一二九六六　五四九三
卷一二九六七　五五〇二
卷一二九六八　五五一一
卷一二九六九　五五一九
卷一二九七〇　五五二七
卷一二九七一　五五三六
卷一三〇一七　五五四二
卷一三〇一八　五五六二
卷一三〇一九　五五八二
卷一三〇二〇　五六〇四
卷一三〇七四　五六二〇
卷一三〇七五　五六二八
卷一三〇八二　五六三七
卷一三〇八三　五六四六
卷一三〇八四　五六五〇
卷一三一三五　五六六三
卷一三一三六　五六七五
卷一三一三九　五六八五
卷一三一四〇　五六九八
卷一三一九三　五七一一
卷一三一九四　五七一八

二寘

卷一三三四四　五七三二
卷一三三四五　五七三九
卷一三四五〇　五七五一
卷一三四五三　五七六七
卷一三四九四　五七八四
卷一三四九五　五七九〇
卷一三四九六　五八〇五
卷一三四九七　五八一四
卷一三四九八　五八二三
卷一三四九九　五八三七
卷一三五〇六　五八四八
卷一三五〇七　五八五七
卷一三五八九　五八六八
卷一三五九〇　五八七九
卷一三六二九　五八九二
卷一三八二二　五九〇七
卷一三八二三　五九一四
卷一三八二四　五九二一

三未

卷一三八七二　五九三一
卷一三八七三　五九四五
卷一三八七四　五九五五
卷一三八七五　五九六九
卷一三八七六　五九八九
卷一三八七七　五九九五
卷一三八七八　六〇〇八
卷一三八七九　六〇二〇
卷一三八八〇　六〇三七
卷一三九九一　六〇四三
卷一三九九二　六〇七三

卷一三九九三　六〇八一

四霽

卷一四〇四六　六〇九二
卷一四〇四九　六一一〇
卷一四〇五〇　六一二一
卷一四〇五一　六一三五
卷一四〇五二　六一四五
卷一四〇五三　六一五六
卷一四〇五四　六一七一
卷一四〇五五　六一八六
卷一四〇五六　六一九五

第七冊目録

四霽

卷一四一三一　六二〇五
卷一四二一七　六二二三
卷一四二一八　六二三七
卷一四三八〇　六二五二
卷一四三八一　六二六六
卷一四三八二　六二八二
卷一四三八三　六二九三
卷一四三八四　六三〇七
卷一四三八五　六三二二

五御

卷一四四六一　六三三七
卷一四四六二　六三五一
卷一四四六三　六三六四
卷一四四六四　六三七五
卷一四五三六　六三八六
卷一四五三七　六三九六
卷一四五四四　六四〇八
卷一四五四五　六四二三

六暮

卷一四五七四　六四三五
卷一四五七五　六四五一
卷一四五七六　六四六七
卷一四六〇七　六四七五
卷一四六〇八　六四八四
卷一四六〇九　六五〇一
卷一四六二〇　六五〇六
卷一四六二一　六五二〇

卷一四六二二　六五三六
卷一四六二四　六五五三
卷一四六二五　六五六三
卷一四六二六　六五七四
卷一四六二七　六五九〇
卷一四六二八　六六〇八
卷一四六二九　六六二二
卷一四七〇七　六六三七
卷一四七〇八　六六五四
卷一四八三七　六六六九
卷一四八三八　六六八三
卷一四九一二　六六九九
卷一四九四七　六七二二
卷一四九四八　六七三二
卷一四九四九　六七四七

七泰

卷一四九九八　六七五四
卷一四九九九　六七六四
卷一五〇七三　六七七九
卷一五〇七四　六七八五
卷一五〇七五　六七九一
卷一五一三八　六八〇一
卷一五一三九　六八一二

八隊

卷一五一四〇　六八二三
卷一五一四一　六八三一
卷一五一四二　六八四五
卷一五一四三　六八六五

九震

卷一五八六八　六八七九

卷一五八六九　六八八六
卷一五八七〇　六八九六
卷一五八七三　六九〇六
卷一五八七四　六九一五
卷一五八七五　六九二一
卷一五八九七　六九三二
卷一五八九八　六九四四
卷一五九四八　六九五二
卷一五九四九　六九六三
卷一五九五〇　六九七四
卷一五九五一　六九八四
卷一五九五五　六九九一
卷一五九五六　七〇〇二

十翰

卷一六三四三　七〇〇九
卷一六三四四　七〇二二

十二霰

卷一六八四一　七〇三六
卷一六八四二　七〇五二

十三嘯

卷一七〇八四　七〇七〇
卷一七〇八五　七〇八六

十八漾

卷一八二〇七　七一〇四
卷一八二〇八　七一一一
卷一八二〇九　七一二〇
卷一八二二二　七一二八
卷一八二二三　七一三五
卷一八二二四　七一四四
卷一八二四四　七一五二

卷一八二四五　七一六一

卷一八四〇二　七一七〇

卷一八四〇三　七一八〇

第八册目録

二十二勘

卷一九四一六　七一八九
卷一九四一七　七一九六
卷一九四一八　七二〇四
卷一九四一九　七二一二
卷一九四二〇　七二二二
卷一九四二一　七二三〇
卷一九四二二　七二四〇
卷一九四二三　七二五一
卷一九四二四　七二六四
卷一九四二五　七二七六
卷一九四二六　七二九〇

一屋

卷一九六三六　七三〇〇
卷一九六三七　七三一三
卷一九七三五　七三二七
卷一九七三七　七三四二
卷一九七三八　七三四八
卷一九七三九　七三五四
卷一九七四二　七三六一
卷一九七四三　七三六八
卷一九七八一　七三七六
卷一九七八二　七三九〇
卷一九七八三　七四〇三
卷一九七八四　七四一一
卷一九七八五　七四二五
卷一九七八六　七四三一
卷一九七八九　七四四一

卷一九七九〇　七四五一
卷一九七九一　七四六〇
卷一九七九二　七四七五
卷一九九三一　七四八九

二質

卷二〇一二一　七五〇五
卷二〇一二二　七五一八
卷二〇一三九　七五二七
卷二〇一九七　七五四二
卷二〇二〇四　七五五七
卷二〇二〇五　七五六六
卷二〇三〇八　七五七五
卷二〇三〇九　七五八三
卷二〇三一〇　七五九七
卷二〇三一一　七六〇七
卷二〇三五三　七六一八
卷二〇三五四　七六三〇
卷二〇四二四　七六四一
卷二〇四二五　七六五六
卷二〇四二六　七六六九
卷二〇四二七　七六八三
卷二〇四二八　七六九三
卷二〇四七八　七七一一
卷二〇四七九　七七二四
卷二〇五七三　七七三九
卷二〇六四八　七七四九
卷二〇六四九　七七六一
卷二〇八五〇　七七六九
卷二〇八五一　七七八二

三術

卷二一〇二五　七七九五
卷二一〇二六　七八〇二
卷二一〇二九　七八一一
卷二一〇三〇　七八一五
卷二一〇三一　七八二三

七藥

卷二一九八三　七八二八
卷二一九八四　七八三七

八陌

卷二二一八〇　七八四八
卷二二一八一　七八五四
卷二二一八二　七八六一

九緝

卷二二五三六　七八七一
卷二二五三七　七八八一
卷二二五七〇　七八九六
卷二二五七一　七九〇一
卷二二五七二　七九〇五
卷二二五七六　七九一一
卷二二五七七　七九一六
卷二二五七八　七九二三

十合

卷二二七四九　七九三〇
卷二二七五〇　七九四〇
卷二二七六〇　七九四九
卷二二七六一　七九六〇

十二先

卷四九二三　七九七六
卷四九二四　七九九九
卷四九二五　八〇二四

卷四九二六　八〇四五
卷四九二七　八〇六九
卷四九二八　八〇九〇
卷四九二九　八一一六
卷四九三〇　八一四〇
卷四九三一　八一六四
卷四九三二　八一八九
卷四九三三　八二〇六

第九冊目録

十二先

卷四九三四　八二三三
卷四九三五　八二五八
卷四九三六　八二七六
卷四九三七　八二八九
卷四九三八　八三〇四
卷四九三九　八三二三
卷四九四〇　八三三五

十八養

卷一一九〇五　八三四七
卷一一九〇六　八三六四
卷一一九〇七　八三九三

十九敬

卷一八七六四　八四四一
卷一八七六五　八四五一
卷一八七六六　八四六四
卷一八七六七　八四七七
卷一八七六八　八四八八
卷一八七六九　八四九九
卷一八七七〇　八五〇八
卷一八七七一　八五一九

新近收集的六十七卷

一東

卷六六五　八五三三
卷六六六　八五四六

二支

卷九〇三　八五五四
卷九〇四　八五七〇

卷九〇八　八五八五
卷九〇九　八五九六
卷九一〇　八六〇九
卷九一一　八六二五
卷九一二　八六三〇
卷九一三　八六三六
卷九一四　八六五〇
卷九八一　八六六八
卷一〇三三　八六八四
卷一一八八　八七〇二

三微

卷一三一〇　八七一七

六模

卷三四〇一　八七二〇

八灰

卷二七三七　八七三三
卷二七三八　八七四二

九真

卷三〇〇二　八七五六
卷三五一八　八七七六
卷三五一九　八七九〇

十二先

卷四九〇八　八七九七
卷四九〇九　八八〇七

十四爻

卷五四五五　八八二八
卷五四五六　八八四〇

十八陽

卷六七〇〇　八八五一
卷六七〇一　八八五九

卷六八五〇　八八六八
卷六八五一　八八七九
卷六九三三　八八九〇
卷六九三四　八九〇二
卷七〇七八　八九〇七
卷七〇七九　八九一五
卷七〇八〇　八九二三
卷七三二二　八九三二
卷七三二三　八九四三
卷七三二四　八九五一
卷七三八九　八九六〇
卷七三九〇　八九七二

十九庚

卷七七五六　八九八四
卷七七五七　八九九五
卷八〇二二　九〇一〇
卷八〇二三　九〇一九
卷八〇二四　九〇二五
卷八〇八九　九〇三七
卷八〇九〇　九〇四五
卷八七八二　九〇五三
卷八七八三　九〇六六

一送

卷一二九二九　九〇七八
卷一二九三〇　九〇八九
卷一三一八九　九一〇一
卷一三一九〇　九一〇七

二寘

卷一三三四〇　九一二二
卷一三三四一　九一三一

卷一三四五一 九一三七
卷一三四五二 九一四八

四霽

卷一四一二四 九一五九
卷一四一二五 九一七三

十翰

卷一六二一七 九一八九
卷一六二一八 九二〇二

一屋

卷一九七四〇 九二〇九
卷一九七四一 九二一五

二質

卷二〇一八一 九二二七
卷二〇一八二 九二四〇
卷二〇五七二 九二六二

卷七二〇 九二七五
卷八〇九四 九二七五
卷一〇七八七 九二七六
卷二〇六七五 九二七七

殘葉

卷七二〇 九二七五
卷八〇九四 九二七五
卷一〇七八七 九二七六
卷二〇六七五 九二七七

一屋

卷一九八六五 九二七八
卷一九八六六 九二九二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一東

忠（忠義十五）

遼史耶律曷魯傳太祖爲于越秉國政欲命曷魯爲迭剌部夷離菫辭曰賊在君側未敢遠去　耶律敵魯字陽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質直多贊力察割作亂敵魯聞之入見壽安王慷慨言曰願得精兵數百破賊黨王嘉其忠　討古字括寧性忠簡應歷初始入侍會冀王敵烈宣徽使海思謀反討古與耶律阿列寄告於上上嘉其忠　耶律海里字留隱令穩拔里得之長子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馬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　蕭撻凜字駝寧幼敦厚有才略通天文統和十二年爲阻卜都詳穩凡軍中號令太妃並委撻凜師還以功加兼侍中封蘭陵郡王十五年敵烈部人殺詳穩而叛遁于西北荒撻凜將輕騎逐因討阻卜之未服者諸蕃歲貢方物充于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上賜詩嘉獎　蕭斡小字璵列字婆典北府宰相敵魯之子性質直初察割之亂其黨胡古只與斡善使人召之斡曰吾豈能從逆臣縛其人送壽王王賊平上嘉其忠　太宗紀天顯十一年

冬十一月自戊戌至戊申候騎兩奏南有兵至復奏西有兵至命惕隱迪輦注拒之唐將張敬達在圍八十餘日內外隔絶軍儲殆盡至濯馬糞屑木以飼馬馬饑至相啖其騣尾死則以充食楊光遠等勸敬達出降敬達曰吾有死而已爾欲降寧斬吾首以降閏月甲子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凡爲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　金史列傳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所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録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聖元詔脩遼金宋史史臣議凡例凡前代之忠於所事者請書之無諱朝廷從之烏虖仁哉聖元之爲政也司馬遷記豫讓對趙襄子之言曰人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成名之義至哉斯言聖元之爲政足爲萬世訓矣作忠義傳　胡沙補完顏部人年三十五從軍頗見任用太祖使僕刮剌往遼國請阿踈實觀其形勢僕刮剌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疑之使胡沙補往還報曰遼方調兵尚未大集及見統軍使其孫被甲立於傍統軍曰人謂汝輩且反故爲備耳及行道中遇渤海軍

渤海軍向胡沙補且笑且言曰聞女直欲爲亂汝輩是邪具以告太祖又曰今舉大事不可後時若俟河凍則遼兵盛集來攻矣乘其未集而蚤代之可以得志太祖深然之及破寧江縣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賜以旗鼓幷御器械高永昌請和胡沙補往招之取胡突古以歸高永昌詐降于斡魯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會高禎降言永昌非貞降者斡魯乃進兵永昌怒遂殺胡沙補撒八皆支解之胡沙補就執神色自若罵永昌曰汝叛君逆天今日殺我明日及汝矣罵不絶口至死年五十九天會中與撒八俱贈遥鎮節度使　特虎雅撻瀾水人軀幹雄偉敢戰鬭達魯古城之役活女陷敵特虎救出之攻照散城遼兵三千來　拒特虎先登敗之攻盧葛營麻吉壘馬特虎獨拔遼兵數輩披而出之賞賚逾渥自睆濱班師至遼河余睹來襲婁室已引去特虎獨殿馬憊乃步鬭婁室與數騎來救特虎止之曰我以一死捍敵公勿來俱斃無益遂没於陣皇統間贈明威將軍　僕忽得宗室子初事國相撒改伐蕭海里有功與酬斡俱招降蜀偎水部族酬斡爲謀克僕忽得領行軍千户從破黄龍府戰于達魯古城皆有功寧江縣渤海乙塞補叛僕忽得追復之天輔五年九月酬斡僕忽得往鱉古阿鞊軍馬蜀偎水部實里古達等七人殺酬斡僕忽得投其尸水中俱

年四十三太祖悼惜遣使弔賻加等六年正月斡魯代實里古達于石里罕河追及於合撻剌山殺四人撫定餘衆詔斡魯求酬斡僕忽得尸以葬天眷中贈酬斡奉國上將軍僕忽得昭義大將軍酬斡亦宗室子也年十五隷軍從太祖伐遼率濤溫路兵招撫三坦石里狠跋若三水鱉古城邑皆降之敗室韋五百于阿良葛城獲其民衆至是死焉　粘割韓奴以護衛從宗弼征伐賜鎧甲弓矢戰馬初太祖入居庸關遼林牙耶律大石自古北口亡去以其衆來襲奉聖州壁于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往取之獲大石并降其衆宗望襲遼主輜重于青塚以大石爲鄉導詔曰遼趙王習泥烈林牙大石北王喝里質節度使訛里剌孛堇赤狗兒招討迪六詳穩六斤同知海里及諸官民並釋其罪復詔斡魯曰林牙大石雖非降附其爲鄉導有勞可明諭之特天輔六年也既而亡去不知所往天會二年遼詳穩撻不野來降言大石稱王於北方署置南北面官僚有戰馬萬匹畜產甚衆詔曰追襲遼主必酌事宜而行攻討大石須俟報下三年都統完顏希尹言聞夏人與耶律大石約曰大金既獲遼主諸軍皆將歸矣宜合兵以取山西諸部詔荅曰夏人或與大石合謀爲釁不可不察其嚴備之七年泰州路都統婆盧火奏大石已得北部二營恐後難制且近群牧宜

列也戊詔答曰以二營之故發兵諸部必擾當謹斥候而已八年遣耶律余睹石家奴拔离速追討大石徵兵諸部諸部不從石家奴至兀納水而還余睹報元帥府曰聞耶律大石在和州之域恐與夏人合當遣使索之夏國報曰小國與和州壤地不相接且不知大石所往也皇統四年回紇遣使入貢言大石與其國相鄰大石已死詔遣韓奴與其使俱往因觀其國風俗加武義將軍奉使大石韓奴去後不復聞問大定中回紇移習覽三人至西南招討司貿易自言本國回紇鄒括番部所居城名骨斯訛魯朶俗無兵器以田為業所獲十分之一輸官耆老相傳先時契丹至不能拒因臣之契丹所居屯營乘馬行自旦至日中始周匝近歲契丹使其女壻阿本斯領兵五萬北攻葉不輦等部族不克而還至今相攻未已詔曰此人非隸朝廷番部不須發遣可於咸平府舊有回紇人中安置毋令失所是歲粘拔恩君長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長孛古及戶三萬餘求內附乞納前大石所降牌印受朝廷牌印詔西南招討司遣人慰問且觀其意先里余睹通事阿魯帶至其國見撒里雅具言願歸朝廷乞降牌印無他意也因曰往年大國嘗遣粘割韓奴自和州往使大石既入其境大石方適野與韓奴相過問韓奴何人敢不下馬韓奴曰我上國使也奉天子之命來招汝降汝當下馬聽詔大石曰汝單使來欲事口舌耶使人捽下使韓奴跪韓奴罵曰反賊天子不忍於爾加兵遣招汝爾縱不能面縛請罪闕下亦當盡敬天子之使乃敢反加辱乎大石怒乃殺之此時大石林牙已死子孫相繼西方諸部仍以大石呼之余睹阿魯帶還奏并奏韓奴事世宗嘉韓奴中節贈昭毅大將軍召其子永和縣商酒都監詳古汝州巡檢妻室諭之曰汝父奉使萬里不辱君命能盡死節朕甚閔之以詳古為尚輦局直長遷武義將軍妻室為武器署直長

曹珪徐州人大定四年州人江志作亂珪子弼在賊黨中珪謀誅志并弼殺之尚書省議當補二官雜班敘詔曰珪赤心為國大義滅親自古罕聞也法雖如是然未足以當其功更進一官正用班之

温迪罕蒲睹為兀者群牧使西北路契丹撒八等反諸群牧皆應之蒲睹聞亂作選家奴材勇者數十人給以兵仗陰為之備賊不得發乃紿諸奴曰官闕兵器願借兵仗以應閱諸奴以為實然遂借與之明旦賊至蒲睹無以禦之賊執蒲睹而問之曰今欲反未蒲睹曰吾家世受國厚恩子姪皆仕宦不能從汝反而累吾族也賊怒臠而殺之子與孫皆與害是時迪斡群牧使徒單賽里副使亦盞胡失荅耶魯兀群牧使鶻壽歐里不群牧完顏朮里骨副使完顏辭不失卜迪不

部副使亦盞胡失賴速木典紇詳穩加古買住胡睹紇詳穩完顏速沒葛轄木紇詳穩髙彭祖等皆遇害鶻壽鄭王昻子本名吾都不五院部人老和尚率衆來招鶻壽與俱反鶻壽曰吾宗室子受國厚恩寧殺我不能與賊俱反遂與二子皆被殺

訛里也契丹人為尚廐局直長大定初招諭契丹窩斡叱令訛里也跪見訛里也不從謂曰我朝廷使也豈可屈節於汝等早降可全性命若大軍至汝輩悔將何及窩斡怒曰汝本契丹人而不我從敢出是言遂害之從行驍騎軍士閻孫史大習馬小底顏荅皆被害三年贈訛里也宣武將軍錄其子阿不沙為外帳小底閻孫史大皆贈修武校尉顏荅贈忠翊校尉

納蘭綽赤咸平路伊改河猛安人契丹括里使人招之綽赤不從括里兵且至綽赤遂團結旁近村寨為兵出家馬百餘匹給之教以戰陣擊刺之法相與拒括里于改渡口由是賊衆月餘不得進既而括里兵四萬人大至綽赤拒戰賊兵十倍遂見執臠而殺之詔贈官兩階二子皆得用廕

魏全壽州人泰和六年宋李奭圍壽州刺史徒單義盡籍城中兵民及部曲廝役得三千餘人隨機拒守堅甚義善撫御得衆情雖婦人皆樂為用同知蒲烈古中流矢卒義益勵不衰募人往斫奭營全在選中為奭兵所執奭謂全曰若為我罵金主免若死全至城下反罵宋主奭乃殺之至死罵不絕口僕散揆遣河南統軍判官乞住及買哥等以騎二十人救壽州去壽州十餘里與奭兵遇乞住分兩翼夾擊奭兵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追奔至城下拔其三柵焚其浮梁義出兵應之奭兵大潰赴淮死者甚衆奭與其副田林僅脫身去餘兵脫者十之四詔遷義防禦使乞住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買哥河南路統軍判官贈蒲烈古昭勇大將軍官其子圖剌贈全宣武將軍蒙城縣令封其妻為鄉君賜在州官舍三間錢百萬俟其子年至十五歲收充八貫石正班局分承應用所贈官廕仍以全死節送史館鏤版頒諭天下

鄯陽宗室子為符寶祗候完顏石古乃為護衛十人長至寧元年八月紇石烈執中作亂入自通玄門是日變起倉猝中外不知所為鄯陽石古乃往天王寺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於東華門外執中揚言曰大漢軍反矣殺一人者賞銀一錠執中兵衆大漢軍少二人不勝而死須臾執中兵殺五百人殆盡執中死詔削官爵詔曰宣武將軍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修武校尉符寶祗候鄯陽忠孝勇果沒于王事石古乃贈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鄯陽贈宣武將軍順天軍節度副使嘗從拒戰猛安賞錢五百貫謀克三百貫蒲輦散軍二百貫各遷兩階戰沒者贈賞付其家石古乃子尚幼以八

貫石倫給之。侯年十五以聞。　夾谷守中。咸平人。本名阿土古。大定二十二年進士。歷清池閻喜主簿。補尚書省令史。除刑部主事。監察御史。修起居注。轉禮部員外郎。大名治中。歷嵩琢北京臨洮路按察副使。以憂去官。起復同知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府事。坐事謫韓州刺史。尋復同知平涼府事。大安二年。爲秦州防禦使。遷通遠軍節度使。至寧末。移彰德軍。未行。夏兵數萬入鞏州。守中乘城備守。兵少不能支。城陷。官吏盡降。守中獨不屈。夏人壯之。且誘且脅。守中益堅。遂載而西至平涼。要以招降府人。守中佯許。至城下。即大呼曰。外兵矢盡且遁矣。慎勿降。夏人交刃殺之。興定元年。監察御史郭著按行秦中。得其事以聞。詔贈資善大夫。本京留守。仍收其子兀安爲筆硯承奉。　石抹元毅本名神思。咸平府路酌赤烈猛安莎果歌仙謀克人也。以廕補吏部令史。再調景州寧津令。有劇盜白晝恣劫。爲民害。元毅以術防捍。賊散去。入爲大理知法。除同知亳州防禦使事。被省檄錄陝右五路刑獄無冤人。復委受宋歲幣故事。有私遺物。元毅一無所受。明昌初。驛召爲大名等路提刑判官。以最遷汾陽軍節度副使。時石嵐間賊黨嘯聚肆行剽掠。朝廷命元毅捕之。賊畏而遁。元毅追襲盡殪之。二境以安。遷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別郡有殺人者屢鞫不伏。元毅訊不數語。即具服。河東北路由多山坂磽瘠。大比特定爲上賦。民力久困。朝廷命相地更賦。元毅以三壤法平之。民賴其利。改彰德府治中。尋以邊警。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芻糧馬牛焚剽殆盡。元毅率吏卒三千餘人出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豐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面目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感其忠。爭爲效死。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事聞。上深驚悼。贈信武將軍。召用其子世勣侍儀司承應。世勣後登進士第。奏名之曰。上謂宰臣曰。此神思子耶。歎賞者久之。元毅性沉厚。武勇過人。每讀書見古人忠義事。未嘗不嗟嘆賞慕。喜動顏色。故臨難能死所事云。　伯德梅和尚。泰州人也。性鯁直。尚氣節。正隆五年。收充護衛。授曷魯椀群牧副使。未幾。復召爲護衛十人長。改尚廐局副使。遷本局使。轉右衛將軍。拱衛使。與尚廐者十餘年。積勞特遷官二階。除復州刺史。明昌初。爲西北路副招討。改泰州防禦使。升武勝軍節度使。六年移鎮崇義軍。時有事北邊。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于臨潢。檄爲副統。會敵入臨潢。梅和尚暨護軍闢合土等領軍逆擊之。敵積陣以待。梅和尚直擣其陣。殺傷甚衆。敵知孤軍無繼。聚兵圍之。度不能免。乃下馬相背射。復殺

百餘人。矢盡。猶以弓提擊。爲流矢所中死。闢合土等皆沒。上聞之震悼。詔贈龍虎衛上將軍。蹤遷十階。特賜錢二十萬。命以禮葬之。物皆官給。以其子都奴爲軍前猛安。中奴護衛。就差權同知臨潢府事。李達可爲勅祭使。同知德昌軍節度使事。石抹和尚爲勅葬使。承安五年。上諭尚書省曰。梅和尚死王事。其子都奴從軍久有功。其議所以酬之。乃命爲典署丞。　烏古孫兀屯。上京路都人。大定末。襲猛安。明昌七年。以本兵充萬戶備邊有功。除歸德軍節度副使。改盤安軍。察廉遷同知。　速頻路節度使事。以憂去官。起復歸德府治中。遷唐州刺史。泰和六年四月。宋皇甫斌步騎萬人侵唐州。兀屯兵甚少。遣泌陽尉白撒不。巡檢蒲閣各以五十人乘城拒守。兀屯見宋兵在城東北者可破。令軍事判官撒虎帶以精兵百人。自西門出。繞出東北。宋兵營後。掩擊之。殺數十百人。宋兵大亂。殆夜乃遁去。五月皇甫斌復以兵數萬來攻。行省遣泌陽副巡檢納合軍勝救唐州。兀屯出兵與軍勝合兵城東北。設伏兵以待之。乃分騎兵爲三。一出一入。以致宋兵。宋兵陷于淖。伏兵發中衝。宋兵爲二。遂大潰。逐奔至湖陽。斬首萬餘級。獲馬三百匹。宋別將以兵三千來襲。遇之竹林寺。殪之。納合軍勝手殺宋將。取其金帶印章以獻。詔遷兀屯同知河南府事。軍勝遷泌縣令。各進兩階。兀屯賞銀三百五十兩。重綵十端。爲右副元帥。完顏匡左右翼都統。匡取棗陽。遣兀屯襲神馬坡。宋兵五萬人夾水陣以強弩拒岸。兀屯分兵奪其三橋。自辰至午。連拔十三柵。遂取神馬坡。從攻襄至漢江。兀屯亂流徑度。復進一階。號平南虎威將軍。宋人請和。遷河南副統軍。大安初。遷昌武軍節度使。副統軍如故。遷西南路招討使。兀屯御下嚴酷。軍士多亡。杖六十除同知上京留守事。大安三年。將兵二萬入衛中都。遷元帥右都監。轉左都監。兼北京留守。有功。賜金吐鶻。重綵十端。遷元帥左監軍。留守如故。貞祐元年閏月。以兵入衛中都。詔以兵萬六千人守定興。軍敗。兀屯戰沒。　高守約字從簡。遼陽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觀州刺史。　大元兵徇地河朔。郭邦獻以歸順。從至城下。呼守約曰。從間當計全家室。守約弗顧。至再三。守約厲聲曰。吾不汝識也。城破。被執。使之跪。守約不屈。遂死。詔贈崇義軍節度使。謚忠敬。　和速嘉安禮字子敬。本名酌。大名路人。穎悟博學。淹貫經史。大定二十八年進士。至寧末。爲泰安州刺史。貞祐初。山東被兵。郡縣望風而遁。或勸安禮去之。安禮曰。我去城誰與守。且避難負國家之恩乎。乃團練犒兵爲禦守記。已而大元兵至。戰旬日不能下。謂之曰。此孤城耳。内無粮儲。外無兵援。不降無遺類矣。安禮不聽。城破被執。初不識

其馬譏。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韓爲使之跽。安禮不屈。遂
以戈撞其胷而殺之。詔贈泰定軍節度使。謚堅貞。　王維翰字之翰。利州
龍山人。父庭遼季率縣人保縣東山。後以衆降。維翰好學不倦。中大定二
十八年進士。調貴德州軍事判官。察廉遷永霸令。縣豪欲嘗試維翰。設事
陳訴。維翰窮竟之。遂伏其詐。杖殺之。健訟衰息。歷弘政獲嘉令。佐胥持國
治河決有勞。遷一階。改北京轉運戶籍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同知保靜
軍節度使事。檢括戶籍。一郡稱平。舊縣有奴殺其主人者。誣主人弟殺之。
刑部疑之。維翰審讞。乃微行物色之。得其狀。奴遂引服。改中都轉運副使。
攝侍御史。奏事殿中。章宗曰。佳御史。就除侍御史。改左司員外郎。轉右司
郎中。僕散揆伐宋。維翰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七年。河南旱蝗。詔維翰體
究田禾分數。以聞。七月雨。復詔維翰曰。雨雖霑足。秋種過時。使多種蔬菜
猶愈於荒萊也。蝗蝻遺子。如何可絕。舊有蝗處。來歲宜菽麥。諭百姓使知
之。八年。宋人受盟。遷爲右司郎中。進官一階。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
維翰對曰。宋主怠于政事。南兵佻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冑
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久之。遷大理卿。
兼潞王傅。同知審官院事。新格教坊樂工。階至四品。換文武正資。服金紫。
維翰奏伶優賤工。衣縉紳之服。非所以尊朝廷也。從之。大安初。權右諫議

大夫。三司欲稅間架。維翰諫不聽。轉御史中丞。無何遷工部尚書。兼大理
卿。改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罷爲定海軍節度使。是時道路不通。
維翰舟行遇盜。呼謂之曰。爾輩本良民。因亂至此。財物不惜。勿恐吾家。盜
感其言而去。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
此州阻山浮海。當有生地。無俱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
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肯屈。與維翰俱
死。詔贈中奉大夫。姚氏莒國夫人。謚貞潔。　移剌古與涅。安化軍節度使。
貞祐初。大元兵取密州。古與涅率兵力戰。流矢中其頸。既拔去。復中其
頰。死焉。貞祐三年。詔贈安遠大將軍。知益都府事。　宋扆。中都宛平人也。
正隆五年進士。歷辰州寧化州軍事。判官曹王府記室。參軍陝西西路轉
運都勾判官。補尚書省令史。除武定軍節度副使。中都右警巡使。時固安
縣丞劉昭與部民裴原爭買鄰田。扆用昭屬郝原使毋爭。御史臺劾奏。奪
一官。解職。降廣寧府推官。改遼東路鹽使。丁父憂。起復吏部員外郎。歷蘇
曹景州刺史。同知中都路轉運使事。遷北京臨潢等路按察使。改安國軍
節度使。河東南路轉運使。御史劾其前任按察侵民舍。不稱職。降沂州防

禦使。移濬州。遷山東西路轉運使。改定海軍節度使。貞祐二年。改泌南軍。
正月。大元兵至懷州。城破死焉。扆天資刻酷。所至不容物。以是蹭蹬於世
云。烏古論榮祖。本名福興。河間人。明昌二年進士。歷官補尚書省令史。除
都轉運司都勾判官。轉弘文校理。升中都總管府判官。察廉除震武軍節
度副使。彰德府司馬。累遷戶部員外郎。寧海州刺史。貞祐二年。城破。榮祖猶
力戰死之。贈安武軍節度使。賜謚毅勇。　烏古論仲溫。本名胡剌。蓋州按
春猛安人。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累官太學助教。應奉翰林文字。河東路提
刑判官。改河北東路轉運副使。御史薦前任提刑稱職。遷同知順天軍節
度使事。簽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事。改提舉肇州漕運。兼同知武興軍節
度使事。東勝州刺史。坐前在上京不稱職。降鎮寧軍節度副使。改滑州刺
史。河東南路按察副使。壽州防禦使。貞祐初。遷鎮西軍節度使。是時中都
被圍。遂至太原。移書安撫使賈益謙。約以鄉兵救中都。因馳驛如平陽。將
與益謙會于絳。不能進。抵平陽而還。仲溫嘗治平陽。吏民爭留之。仲溫曰。
平陽巨鎮。易爲守禦。於私計得矣。如嵐州何。遂還鎮。已而大元兵大至。城
破不屈而死。贈資德大夫。婆速路兵馬都總管。謚忠毅。歲時致祭。　九住。
宗室子。爲武州刺史。唐括字果速。爲軍事判官。貞祐二年十一月。大元兵

取九住子姪。抵城下。謂之曰。山東河北今皆降我。汝之家屬我亦得已。苟
不速降。且殺之也。九住曰。當以死報國。遑恤家爲。無何城破。力戰而死。字
果速亦不屈死焉。詔贈九住臨海軍節度使。加驃騎衛上將軍。字果速建
州刺史。加鎮國上將軍。仍令樹碑。歲時致祭。李演。字巨川。任城人。泰和六
年進士第一。除應奉翰林文字。再丁父母憂。居鄉里。貞祐初。任城被兵。演
墨衰爲濟州刺史畫守禦策。召集州人爲兵。拒戰三日。衆皆市人。不能戰。
逃散。演被執。大將見其冠服非常。且知其名。問之曰。汝非李應奉乎。演荅
曰。我是也。使之跪。不肯。以好語撫之。亦不聽。許之官祿。演曰。我書生也。本
朝何負於我。而利人之官祿哉。大將軍怒。擊折其脛。遂曳出殺之。時年三
十餘。贈濟州刺史。詔有司爲立碑云。　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
進士出身。守官邊邑。夏兵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
焚我。及城破。其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脅使跪降。德基不屈。同僚故人紿
夏人曰。此人素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爲臣子當如此。爾吾豈狂耶。夏人
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已而召問。德基大罵。終不能從。曰。吾豈苟生
者哉。遂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　王毅。大興人。經義進
士。累官東明令。貞祐二年。東明圍急。毅率民兵願戰者數百人拒守。城破

殺猶率衆抗戰。力窮被執。與縣人王八等四人同驅之郭外。先殺二人。王八郎前跪將降。殺以足踣之。厲聲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驅殺者以刃斫其脛。殺不屈而死。贈曹州刺史。　王晦字子明。澤州高平人。少負氣自喜。常慕張詠之爲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中明昌二年進士。調長葛主簿。有能聲。察廉除遼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提刑司舉。其能轉北京轉運戶籍判官。遷安陽令。累除簽陝西西路按察司事。改平涼治中。召爲少府。少監。遷戶部郎中。貞祐初。中都戒嚴。或舉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統之。率所統衛送通州粟。入中都。有功。遷霍王傅。以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通州之圍。賜賚優渥。遷翰林侍讀學士。加勸農使。九月順州受兵。晦有別部在滄景。遣人突圍召之。衆皆踴躍思奮。而主者不肯發。王臻晦之故部曲也。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臻掩泣而去。無何。將士縋城出降。晦執不肯降。遂就死。初晦就執。謂其愛將牛斗曰。君能死乎。曰。斗蒙公見知。安忍獨生。併見殺。詔贈榮祿大夫樞密副使。仍命有司立碑。歲時致祭。錄其子汝霖爲筆硯承奉。　齊鷹揚淄州軍事判官。揚敏中屯留縣尉。致仕張乞驢淄州民。貞祐初。大元兵取淄州。鷹揚等募兵備禦。城破。率衆巷戰。鷹揚等三人創甚。被執欲降之。鷹揚伺守者稍怠。即起奪槊殺數人。敏中乞驢皆不屈以死。詔贈鷹揚嘉議大夫淄州刺史。仍立廟于州。以特致祭。敏中贈昭勇大將軍同知橫海軍節度使事。乞驢特贈宣武將軍同知淄州軍州事。　朮甲法心。薊州猛安人。官至北京副留守。貞祐二年。爲提控。與同知順州軍州事溫迪罕咬查剌。俱守密雲縣。法心家屬在薊州。大元兵得之。以示法心曰。若速降。當以付汝。否則殺之。法心曰。吾事本朝。受厚恩。戰則速戰。終不能降也。豈以家人死生爲計也。城破。死于陣。咬查剌被執。亦不屈而死。盤安軍節度判官蒲察乩舍與雞澤縣令溫迪罕十方奴。同守薊州。衆潰而出。乩舍十方奴死之。詔贈法心開府儀同三司樞密副使。封宿國公。咬查剌鎮國上將軍順州刺史。乩舍金紫光祿大夫。薊州刺史。十方奴鎮國上將軍。薊州刺史。仍命樹碑。以時致祭。　高錫字永之。德基子。以廕補官。積勞調淄州酒使。課最。遷萍鄉令。察廉遷遼東路轉運度支判官。太倉使法物庫使兼尚林署直官。提舉都城所。歷北京遼東轉運副使。同知南京路轉運使事。貞祐初。累遷河北東路按察轉運使。城破。遂自投城下而死。　吳僧哥。西南路唐古乙

剌乩上沙鶻部落人。拳勇善騎射。大安間。選籍山西人爲兵。僧哥充馬軍千戶有功。貞祐初。遷萬戶權順義軍節度使。朔州失守。僧哥復取之。貞授同知節度使事。弟權同知節度使事。迪剌貞授節度副使。權節度副使。燕壽兒貞授節度判官。提控馬壽兒以下遷授有差。衆苦乏食。僧哥乞賜粮十五萬斛。朝廷以爲應州已破。朔州孤城。其勢不可守。乃遷朔之軍民九萬餘口。分屯於嵐石隰吉絳解之間。未行。大元兵至朔州。戰七晝夜有功。加遙授同知太原府事。兼同知節度使事。迪剌石州刺史。壽兒同知岢嵐州防禦使事。四年。始遷其民南行。且戰且行者數十里。僧哥力憊馬躓死焉。時年三十。詔贈鎮國上將軍順義軍節度使。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除吏部主事。降陽軍節度副使。丁父憂。起復太常博士。東平治中。大安初。弘文院改侍御史。論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姦惡。衛紹王不聽。遷肇州防禦使。宣宗遷汴。召赴闕。上言泰州殘破。東北路招討司猛安謀克人皆寓於肇州。凡徵調往復甚難。乞升肇州爲節度使。以招討使兼之。置招討副使二員。分治泰州及宜春。詔從之。進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俄以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預政。宣宗怒。語在盡忠傳。無何。出爲集慶軍節度使。改汾陽軍節度使。河東北路宣撫副使。復改知太原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詔遷官一階。德升上言。皇太子聰明仁孝。保訓之官已備。更宜選德望素著之士。朝夕左右之。日聞正言。見正行。此社稷之洪休。生民之慶也。宣宗嘉納之。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爲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卻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子兀里偉尚幼。詔以奉御俸養之。　張順淄州士伍。淄州被圍。行省侯摯遣總令提控王庭玉將兵救之。庭玉募順等三十人。往覘兵勢。且欲紿城中知援兵之至。乘夜潛至城下。順爲所得。執之使宣言行省軍敗。精庭玉亦死。宜速降。順陽許諾。既乃呼謂城中曰。外兵無多。王節度軍且至。堅守毋降。兵刃交下。順曰。得爲忠孝鬼足矣。遂死。淄人知救兵至。以死守城。賴以完。後贈宣武將軍同知■州防禦使事。詔有司給養其親。且訪其子孫。優加任用。　馬驤商城人也。登進士。歷官有聲。貞祐三年。爲曹州濟陰令。四月。大元克曹州。驤被執。軍卒搒掠求金。驤

曰吾書生何從得是又使跪驟曰吾膝不能屈欲殺即殺得死爲大金鬼足矣遂死贈朝列大夫泰定軍節度副使仍樹碑于州致祭貞祐四年七月詔以其男惟賢于八貴石局分收補 伯德窊哥西南路咩乣奚人壯健沉勇大元兵克西南路鄰郡皆降窊哥獨不屈貞祐五年東勝州已破窊哥與姚里鴉胡姚里鴉兒招集義軍披荊棘復立州事河東北路行元帥府承制除窊哥武義將軍寧遠軍節度副使姚里鴉胡武義將軍節度判官姚里鴉兒武義將軍觀察判官窊哥等以恩不出朝廷頗懷觖望繼兵剽掠興定元年詔窊哥遥授武州刺史權節度使姚里鴉胡權同知節度使事姚里鴉兒權節度副使各遷官兩階興定三年窊哥特遷三官遥授同知晉安府事尋眞授東勝軍節度使東勝被圍城中糧盡援兵絕窊哥率衆潰圍走保長寧寨治各進一官戰沒者贈三官九月復被圍窊哥死之 奥屯醜和尚爲代州經畧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從坦宗室子大安中充尚書省祗候郎君貞祐二年自募兵數千充宣差都提控詔從提舉奉先范陽三都統兵除同知涿州事遷刺史佩金牌經略海州頃之充宣差都提控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

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太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頗罷其業官稅十三則公私皆齊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今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路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産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爲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已而復還濟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惠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驍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河南祿廩不給饑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則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躐等以荅其勞閑河南官吏以疑逐目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下尚書省議惟許放至大陽等渡宣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月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于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軍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覩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此心願隸臣麾下宣宗嘉其忠許之興定元年改輝州刺史權河北平軍節度使孟州經略使初御史大夫權尚書右丞永錫被詔經略陝西宣宗曰敵兵強則謹守潼關毋使得東永錫既行留澠池數月至京兆駐兵不動頃之潼關破大元兵次近郊由是永錫下獄久不決從坦乃上疏救之略曰竊聞周祚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鄆陽石古乃奮身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之於是宗室四百餘人上書論永錫皆不報久之永錫杖一百除名當是時諸路兵皆入城自守百姓耕稼失所從坦上書曰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眞定河間之衆可留扞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于外以爲民防俟稼穡畢功然後移於屯守之地是爲長策從之加遥授同知東平府事權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與參知政事李革俱守平陽興定二年十月從坦上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潞州諸澤州沁水端氏

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斷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壬子大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于城北濠坦被執不屈而死癸丑城破從坦自投贈昌武軍節度使 孛术魯福壽爲唐邑主簿大元兵攻唐邑福壽與戰死之贈官三階賻錢五百貫 吳邦傑登州軍事判官邦傑寓居日照之村墅爲大元兵所得驅令攻城邦傑曰吾荷吾國恩詎忍攻吾君之城與之酒食不顧乃殺之詔贈朝列大夫定海軍節度副使 納合蒲剌都大名路猛安人承安二年進士調大名教授累除北陽令補尚書省令史除彰德軍節度副使以憂去官貞祐二年調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歷同知臨洮平凉府事河州防禦使三年夏人圍定羌蒲剌都擊走之以功加遥授彰化軍節度使四年升河州爲平西軍就以蒲剌都爲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興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武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略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紓民之一端也又請補官贖罪以足用及請許人射佃陝西荒田開採礦冶不報改知平凉府事入爲户部尚書是時伐宋大捷蒲剌都奏宋人屢敗其氣必沮可乘此遣人諭說以尊舊盟若宋人不從然後伐之疾雖怒頑易以成功朝廷不能用蒲剌

都又言諸軍當汰去老弱妙選精銳庶可取勝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者以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凉關中元帥𢹂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華縣以北黄河南岸及金鈎弔橋虎牢關虢州崤嶺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詔下尚書省樞密院議竟不施行未幾改元帥右監軍兼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興定二年潞州破力戰而死贈御史大夫　女奚烈斡出仕至楨州刺史被行省牒徙州人于金勝堡已而大兵至斡出拒戰中流矢病創既花帽軍張提控言兵勢不可當宜速降斡出曰吾曹坐食官禄可忘國家恩乎汝不聞趙坊州乎以金帛子女與敵人終亦不免我輩但當力戰而死耳至夜張提控引數人持兵仗以入脅斡出使出降斡出曰聽汝所爲吾終不屈也遂殺之執其妻子出降初楨州人遷金勝堡多不能至軍事判官王謹收遺散之衆别屯周安堡周安堡不繕完樓堞置戰守之具兵至謹拒戰十餘日内潰被執不屈而死詔斡出謹各贈官六階升職三等　時茂先日照縣沙溝酒監寓居諸城紅襖賊方郭三據密州過其村居民相率迎之賊以元帥自稱茂先怒謂衆曰此賊首耳何元帥之有方郭三聞而執之斷其腕茂先大罵賊不勝忿復剔其目亂刃剉之至死罵不絶詔贈武節將軍同知沂州防禦使

事　温迪罕老兒爲同知上京留守事蒲鮮萬奴攻上京其子鐵哥生獲老兒脅之使招餘人不從鐵哥怒亂斫而死贈龍虎衛上將軍婆速兵馬都總管以其姪黑厮爲後持授四官　梁持勝字經甫本名詢誼避宣宗嫌名改爲保大將軍節度使襄之子多力善射泰和六年進士後中宏詞累官太常博士遷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初宣撫使蒲鮮萬奴有異志欲棄咸平徙曷懶路持勝力止之萬奴杖之八十持勝走上京告行省太平是時太平已與萬奴通謀口稱持勝忠而心實不然署持勝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受萬奴命焚毁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提控咸平治中裴滿賽不萬户韓公恕約殺太平復推承充行省事共伐萬奴事泄俱被害詔贈持勝中順大夫韓州刺史賽不鎮國上將軍顯德軍節度使公恕明威將軍信州刺史　賈邦獻霍州霍邑縣陳村人也舉進士第質直有勇略大元攻河東邦獻集居民爲守禦計既而兵大至居民悉降邦獻棄其家獨與文懿保於松平寨是時權知州事劉珍在寨與之共守竟能成功珍每欲辟之邦獻輒以衰老爲辭興定四年十月兵復大至病不能避與懿俱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且持刃脅之邦獻不屈密遣懿歸松平遂自剄贈奉直大夫本縣令移剌阿里合遂入興定間累遷

霍州刺史興定四年正月移霍州治好義堡大元兵至阿里合力戰不能敵兵敗被執誘使降阿里合曰吾有死無二叱使跪但向闕而立於是叢天射殺之寳昌軍節度副使孔祖湯同時被獲既又令祖湯跪祖湯不從亦死詔贈阿里合龍虎衛上將軍泰定軍節度使祖湯資善大夫同知平陽府事祖湯泰和三年進士　完顔六斤中都路胡土愛割蠻猛安人大安中以蔭補官選充親軍調阜平尉遷兩城令改通州軍事判官以功遷本州刺史頃之元帥右都監蒲察七斤執之以去未幾挈家脱歸除同知臨洮府事徙慶陽遷保大軍節度使興定五年鄜州破六斤自投崖下死馬贈特進知延安府事詔陝西行省訪其子孫以聞　紇石烈鶴壽河北西路山春猛安人性淳質軀幹椎偉初充親軍中泰和三年武舉調褒信縣副巡檢六年宋人圍蔡州鶴壽請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人夜斫宋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人顧塵起以爲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已而宋兵復擄新蔡新息褒信三縣鶴壽皆復取之得馬三百匹充行軍萬户從大軍出壽春敗宋人于渦口奪馬千餘匹攻下真滁二州及盱眙軍還進九官遷同知息州軍州事改萬寧宫同提舉大安三年充西

南路馬軍萬户夏人五萬圍東勝鶴壽救之突圍入城夏兵解去遷兩階賜銀百兩重綵十端遷尚方署令充行軍副統升充行省左翼都統轉武衛都統充馬軍副提控轉鈐轄充都城東面宣差副提控貞祐二年丁父憂起復武寧軍節度副使破紅襖賊于蘭陵石城堌一切掠良人爲生口監察御史陳規奏乞勅有司凡鶴壽所獲俱從放免詔徐州歸德行院拘括放之尋遥授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兼節度副使坐出獵縱火延燒官草杖一百改同知河北平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充馬軍都提控入宋襄陽界遥授同知武勝軍節度使事改遥授睢州刺史二年攻棗陽三敗宋兵改遥授同知歸德府事三年奪宋石渠寨決去棗陽濠水加宣差鄧州路軍馬從宜遥授汝州防禦使四年宋扈太尉步騎十萬圍鄧州鶴壽分兵拒守出府庫金帛賞士許以遷官加爵自將餘衆日出搏戰宋兵焚營去鶴壽被創不能騎馬遣招撫副使术虎移剌荅追及之殺數十人奪其俘而還詔所散金帛勿問將士優給官爵鶴壽遷金紫光禄大夫遥授武勝軍節度使俄丁母憂以本官起復權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于鄜州興定五年十月鄜州破鶴壽與數騎突出城追及之鶴壽據土山力戰而死謚果勇　蒲察婁室東北路按出虎割里罕猛安人泰和三年進士調慶都

年平主簿以廉能遷中都右警巡副使補尚書省令史知管差除貞祐初除吏部主事監察御史丁母憂服闋充行省經歷官改京兆治中遷授定西州刺史充元帥參議官興定二年與元帥承裔攻下西和州自徹由秦州進兵抵捘道宋人悉銳來拒婁室秉高立幟策馬旋走揚塵爲疑兵別遣精騎掩出其後宋兵大潰衆勝遂拔興元進一階除丹州刺史再遷同知河中府事權元帥右都監河東路安撫使復取平陽晉安優詔褒寵進一階賜銀二百兩重幣二十端遷授孟州防禦使權都監如故將兵救鄜州轉戰而至城破死之贈資德大夫定國軍節度使諡襄勇勑行省求其尸以葬　女奚烈資祿本姓張氏咸平府人泰和伐宋從軍有功調易縣尉遷潞縣主簿貞祐初遷授同知德州防禦事改泰州三年遷授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興定元年改西寧州刺史賜今姓父之遷授同知臨洮府事兼定西州刺史從元帥右都監完顏阿鄰破宋兵于梢子嶺三年攻破武林關資祿功最詔比將士遷五官職二等外資祿更加官職一等遷授通遠軍節度刺史如故五年遷授隴安軍節度使俄改金安軍詔曰陝西行省奏軍官關負卿久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將兵救鄜州閏十二月鄜州破被執不肯降遂死贈銀青榮祿大夫中京留守元光元年言事者謂資祿褒贈尚薄詔祿其二子烈山林泉升職一等陝西行省軍中用之　趙益太原人讀書肄業大元兵入覚益鳩合土豪保聚山陝屢戰有功晉陽公郭文振署爲壽陽令駐兵榆次重原寨遂率衆收復太原夜登其城斬馘甚衆所獲馬仗不可計獲老幼二萬餘口以出升太原治中復權同知府事兼招撫使元光元年八月大元兵大至攻城益急知不可支適自焚其府庫殺妻子沉其符印于井遂自殺宣宗聞之嘉歎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北路宣撫使仍諭有司求其子孫錄用　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官權河東南路安撫副使小叔盡護農民入城以家財賞戰士河中圍解遷治中安撫如故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於柱而殺之皷僧祭葬以盡臧黨之禮頃之樞密院遣都監訛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訛論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火照城中天應大驚不知所爲盡棄

輜重牌印馬牛雜畜死于雙市門小叔燒絶浮橋撫定其衆遷昭毅大將軍遷授孟州防禦使同知府事監軍安撫如故二年正月大元軍騎十萬圍河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率兵五千樞密副使完顏賽不遣李仁智率兵三千俱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總帥訛可以河中府權推官籍阿外代小叔權右都監樞密院奏小叔功卓異或疑尚在遷令阿外代之絶歸向之路至是小叔已亡四十餘日中條諸寨無所統領乃詔阿外權領宣宗思小叔功下詔褒贈切責訛可不救河中之罪　王佐字輔之霍州農家子豁略不事產業輕財好施善騎射興定中聚兵數千人權領霍州事平陽胡天作承制加忠勇校尉趙城丞遷霍邑令同知蒲州軍事權招撫副使蒲州經略使詔遷宣武將軍遷授寧昌軍節度副使大元兵取青龍堡佐被獲署霍州守將隸元帥崔環質其妻子招撫使成天祐與環有隙佐與天祐謀殺環天祐曰君妻子爲質柰何佐曰佐豈顧家者邪元光二年七月因環出獵殺之率軍民數萬請命加龍虎上將軍元帥右監軍兼知平陽府事佐與平陽公史詠素不協請徙沁州王女寨詔從之仍令聽上黨公完顏開節制是歲七月救　襄垣中流矢卒贈金吾衞上將軍以其子爲符寶典書　黄摑九住臨海人大定間以廕補部令史轉樞密院令史調安肅州軍事判官明昌四年爲大理執法同知薊州軍事再遷潞王府司馬累官河東北路按察使轉運使改知彰德府事戰沒贈榮祿大夫南京留守仍錄用其子孫　烏林荅乞住大名路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山東提刑判官英王府司馬御史臺舉前在山東稱職改太原府治中簽陝西按察司事歷汝州沁州刺史北京臨潢按察副使遷蒲與路節度使未幾以罪奪三官解職降德昌軍節度副使崇慶初戍邊有功遷一官賞銀百兩重幣十端轉利州刺史貞祐初改同知咸平府事遷歸德軍節度使改興平軍就充東面經略使尋罷經略司改元帥右都監赴援中都戰歿贈榮祿大夫參知政事以參政半俸給其家　陀滿斜烈咸平路猛安人襲父猛安明昌中以所部兵充押軍萬戶戍邊承安中討契丹有功除陳州防禦使遷知平京府事改保大軍節度使從知彰德府事貞祐四年　大元兵復取彰德斜烈死焉　尼厖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

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大元兵取潼關。戍卒皆潰。蒲會虎禦戰。兵敗死焉。

完顏畏可。隆安路猛安人。補親軍。充護衛。除益都總管府判官。中都兵馬副都指揮使。累官會州刺史。貞祐初。爲左衛將軍。拱衛直都指揮使。山東副統軍。安化軍節度使。土賊據九仙山爲巢穴。畏可擁衆不擊。賊愈熾。東平行省蒙古綱劾奏。畏可不任將帥。朝廷不問。改鎮西軍。權經略副使。歷全安武勝軍。興定四年。改泰定軍。是歲五月。兗州破。死焉。

完顏訛出虎。隆安府猛安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除順天軍節度副使。召爲治書侍御史。刑部員外郎。單州刺史。戶部郎中。河東北路按察副使。同知大興府事。秦州防禦使。丁母憂。起復泗州防禦使。遷武寧軍節度使。從河平軍兼都水監。坐前在武寧奏軍功不實。降沂州防禦使。遷汾陽軍節度使。兼經略使。興定二年九月。城破。死焉。

粘割貞。本名抄合。西南路招討司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歷教授。主簿。用薦舉。除河北大名提刑知事。察廉。遷都轉運戶籍判官。累官泰定軍節度副使。丁父憂。服闋。除德興治中。宣德州刺史。貞祐元年十二月。貞以禮部郎中。攝國子祭酒

與恩州刺史。攝武衛軍副都指揮使。粘割合達。河間府判官。攝同知順天軍節度使事。梅只乞奴。保州錄事。攝永定節度副使。伯德張奴。出議和事。二年。和議成。賞銀二百兩。重幣十端。王吐鶻。改戶部侍郎。歷沁南河平鎮南集慶汾陽軍節度使。貞祐四年。改昭義軍。充潞州經略使。興定二年。入爲工部尚書。由壽州伐宋。攻正陽。有功。權元帥左都監。守晉安府。興定三年十一月。城破。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

徒單航。一名張僧。駙馬樞密使某之子也。父號九駙馬。衛王有事北邊。改授都元帥。仍權平章。殊不允人望。張僧時爲吏部侍郎。力勸其父請辭帥職。遂拜平章。至寧元年。胡沙虎弒逆。降航爲安州刺史。會北兵大至城下。聲言都城已失守。汝可速降。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孑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其民曰。太守不屈。我輩亦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軍民皆盡力備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爾。乃先縊其妻孥。謂其家人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不可獨降。死者甚衆。

完顏陳和尚。名彝。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　系出蕭王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軍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爲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和尚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乃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尚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原王渥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議論。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正大二年。斜烈落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陳和尚隨以往。凡兄軍中事。皆預知之。斜烈時在病。軍中。李太和者與方城鎮防軍葛宜翁相歐訐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即量笞之。宜翁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憤憤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忿侵官。故殺其夫。訴於臺省。於近侍積薪龍津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以故陳和尚繫獄。議者疑陳和尚狃於禁近。倚兵閫之重。必橫恣違法。當以大辟奏上。久不能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

西入朝。哀宗怪其瘦甚。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以臺諫復有言不敢赦。未幾。斜烈卒。上聞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我爲不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爲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爲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衆。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世襲謀克。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鷙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常料所給外。秋毫無犯。街曲間不復喧雜。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爲禦侮中郎將。副樞移剌蒲阿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止。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爲剽略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

諸將飲酒行。王陳和尚。蒲阿曰。汝輩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諭無後言也。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詣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是年六月。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塑像褒忠廟。勒石紀其忠烈。

斜烈名鼎。字國器。畢里海世襲猛安。年二十。以善戰知名。自壽泗元帥轉安平都尉。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脩子孫。問而知之。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

楊沃衍。一名斡烈。賜姓兀林荅。朔州靜邊官莊人。本屬唐括迪剌部族。少嘗爲北邊屯田小吏。會大元兵入境。朝命徙唐括族內地。沃衍留不徙。率本部族願從者。入保朔州南山茶杞溝。有衆數千。推沃衍爲招撫使。號其溝曰府。故殘破鎮縣徒黨日集。官軍不能制。又與大兵戰。連

獲小捷。及乏食。遂行剽劫。官軍捕之。拒戰不下。轉走寧陝武朔寧邊諸州。民以爲病。朝廷遣人招之。沃衍即以衆來歸。時宣宗適南遷。次淇門。聞之甚喜。遂以爲武州剌史。武州屢經殘毀。沃衍入州。未幾而大兵來攻。死戰二十七晝夜。不能拔。乃退。時貞祐二年二月也。既而朝廷以武州終不可守。令沃衍遷其軍民駐嵐州。以武州功擢爲本州防禦使。俄升嵐爲節鎮。以沃衍爲節度使。仍詔諭曰。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沃衍自奉詔。即以身許國。曰。爲人不死王事而死於家。非大丈夫也。三年。奉旨屯涇邠隴三州。沃衍分其軍九千人。爲十翼五都統。親統者十之四。是冬。西夏四萬餘騎圍定西州。元帥右都監完顏賽不以沃衍提控軍事。率兵與夏人戰。斬首數千。生擒數十人。獲馬八百餘疋。器械稱是。餘悉遁去。詔陝西行省視功官賞之。興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戰功。賜今姓。未幾。遷授通遠軍節度使。兼鞏州管內觀察使。是冬。詔陝西行省伐宋。沃衍與元帥左都監內族白撒通遠軍節度使溫迪罕婁室。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平西軍節度副使和速嘉兀迪。將兵五千出鞏州鹽井。至故城。逢夏兵三百。擊走之。又入西和州至岐山堡。遇兵六千。凡三隊。遣軍分擊。遂北三十餘里。斬首四百級。生獲十人。馬二百疋。甲仗不勝計。尋復得散關。二年正月。捷報至。上大喜。詔遷沃衍官一階。遷授知臨洮府事。三年。武休關之捷。沃衍功居多。詔特遷一官。元光元年正月。遷授中京留守。六月。進拜元帥右監軍。仍世襲納古胡里愛必剌謀克。二年春。北兵游騎數百。掠延安而南。沃衍率兵追之。戰於野豬嶺。獲四人而還。俄而兵大至。駐德安寨。復擊走之。未幾。大兵攻鳳翔。還道出保安。沃衍遣提控完顏查剌破于石樓臺。前後獲馬二百。符印數十。詔有司論賞。初。聞野豬嶺有兵。沃衍約陀滿胡土門以步軍會戰。胡土門宿將。常輕沃衍。至是失期。沃衍戰還。會諸將。欲斬胡土門。諸將哀請乃釋之。時大兵聲勢益振。陝西行省檄沃衍清野。不從。曰。我若清野。明年民何所得食。遂隔大澗持勢。使民畢麥事。正大二年。進拜元帥左監軍。遷鎮中京留守。八年冬。平章合達。參政蒲阿。由鄧州而西。沃衍自豐陽川遇於五朶山下。問禹山之戰如何。合達曰。我軍雖勝。而大兵已散漫趨京師矣。沃衍憤云。平章參政蒙國厚恩。握兵柄。失事機。不能戰禦。乃縱兵深入。尚何言耶。三峯山之敗。沃衍走鈞州。其部曲白留奴呆劉勝既降。請于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大帥質留奴。令勝入鈞見沃衍。道大帥意。降則當授大官。沃衍善言慰撫之。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

恩。汝欲以此污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沃衍死時年五十二。初。大兵破西夏。長驅而至關輔。千里皆洶洶不安。雖智者亦無如之何。沃衍與其部將劉興哥者。率兵往來邠隴間。屢戰屢勝。故大軍猝不能東下。興哥鳳翔虢縣人。起於羣盜。人呼曰熟劉。後於清化戰死。大兵至。酹酒以弔。西州耆老語之。至爲泣下。

烏古論黑漢。初以親軍入仕。嘗爲唐鄧元帥府把軍官。天興二年。唐州剌史內族斜曾病卒。鄧州總帥府以蒲察都尉權唐州事。宋軍兩來圍唐。又唐之糧多爲鄧州所取。以故乏食。六月。遣萬戶夾谷定住入歸德奏請軍糧。不報。七月。鎮防軍爲總領甄改住爲變。殺蒲察都尉。時朝廷道梗。帥府承制。以黑漢權剌史行帥府事。既而鎮防軍有歸宋之謀。時裕州大成山聶都統一軍五百人在州。獨不欲歸宋。與鎮防軍爲敵。鎮防不能勝。棄老幼奔棗陽。宋人以故知唐之虛實。會鄧帥移瑗以城叛歸于宋。遣書招黑漢。黑漢殺其使者不報。宋王安撫率兵攻唐。鄧司王太尉繼至。攻益急。黑漢聞哀宗遷蔡。遣人求救。上命權參政兀林荅胡土將兵以往。宋人設伏。縱其半入城。邀擊之。胡土大敗。僅存三十騎以還。城中糧盡。人相食。黑漢殺其愛妾啖士。士爭殺其妻子

官屬聚議欲降黑漢與轟都統執議益堅馮總領乃私出城與王安撫會飲約明日宋軍入城馮歸宋軍不得入轟都統請馮議事即坐中斬之及其黨皆死總領趙醜兒者初與馮同謀內不自安開西門納宋軍黑漢率大成山軍巷戰自辰至午宋軍大敗而出殺傷無數宋人城下大呼趙醜兒約併力殺大城山軍大成軍敗宋人獲黑漢脅使降黑漢不屈爲所殺其得脫走者十餘人總領移剌望軍女奚烈軍醜兒走蔡州皆得遷賞後俱死於甲午之難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策論進士也累官翰林待制貞祐二年遷知中山府三年改知臨洮府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叛賊蘭州程陳僧等誘夏人入寇圍臨洮凡半月城中兵數千而衆且不支衆皆危之胡土門日爲開諭逆順禍福皆自奮因捕其黨欲爲內應者二十人斬之鄰首城外賊四面來攻乃夜出襲賊壘夏兵大亂金軍乘之遂大捷夏人遁去四年知河中府事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十月進元帥右監軍兼前職興定二年爲絳陽軍節度使兼絳州管內觀察使十月遷元帥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於是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恍行省胥鼎聞之遺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惠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保完者惟絳而已蓋公坐籌制勝威德素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科徵太重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禍用人有疑則士不盡心況大兵在邇鄰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願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之憂下以爲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懼民不從且或生變乃上言臣本瑣材猥膺重寄方將治隍陴積芻糧爲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以臣政令頗急皆有怨言遂貽行省之憂自聞訓諭措身無所內自悛悔外加寬撫庶幾少慰衆心而近以朝命分軍過河則又譁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革在平陽人不安之而革隱忍不言以至于敗臣實拙繆無以服人敢以鼎書上聞惟朝廷圖之朝廷以鼎言遣吏部尚書完顏閭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怨爲殺戮務失民心故鼎言及之未幾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三年八月改大常卿權簽樞密院事知歸德府事元光二年二月坐上書不實削一官正大三年七月復爲臨洮府總管四年五月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膝脛終不爲屈遂殺之五年詔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錄用其子孫其妻烏古倫氏亦死節有傳　姬汝作字欽之汝陽

人全州節度副使端修之姪孫也父懋以蔭試部掾轉尚書省令史汝作讀書知義理性豪宕不拘細行平日以才量稱正大末避兵崧山保鄉鄰數百家衆以長事之後徙居交牙山砦會近侍局使烏古論四和撫諭西山以便宜授汝作北山招撫使佩銀符遂遷入汝州初汝州殘破之後天興元年正月同知宣徽院事張楷授防禦使自汴率襄郟縣土兵百餘人入青陽垛時呼延實者領青陽砦事實趙城人本揚沃衍曲部以戰功至寶昌軍節度使聞居汝之西山楷自揣不能服衆乃以州事託實尋往鄧州從恒山公武仙後大元兵至城破殺數千人乃許降以張宣差者管州事三月鈞州潰軍掷千户者入州張逃去掷遂據之未幾城復破及汝作至北兵雖去但空城爾汝作招集散亡復立市井北兵屢招之不從數戰互有勝負已而北兵復來攻汝作親督士卒以死拒之兵退間道納奏哀宗宣諭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爲國用命令授以同知汝州防禦使便宜從事是時此州南通鄧州西接洛陽東則汴京使傳所出供億三面傳通音耗然呼延實在青陽爲總帥忌汝作城守之功不能相下州事動爲所制實欲遷州入山謂他日必爲大兵所破汝作以爲倉中粮尚多四面潰軍日至此輩經百死激之皆可用朝廷倚我守此州總帥乃欲棄之何心哉議聞既行有相圖之隙詳議官楊鵬撰之以外難未解而頗私怨語其謀切責乃還山鵬因勸汝作納奏乞死守此州以堅軍民之心其父戰于襄郟得馬百餘士氣頗振遂以汝作爲總帥不復與實相關矣天興二年六月哀宗在蔡州遣使徵兵入援州人爲選騎所擾農事盡廢城中粮亦盡是月中京破部曲私議有存亡之懼謀以城降懼汝作不敢言乃以遷州入山白之汝作怒曰吾家父祖食祿百年今朝廷又以州事帥職委我吾生爲金民死爲金鬼汝輩欲避於山非欲降乎有再言遷者吾必斬之八月塔察將大兵攻蔡經汝州人梁皋作亂與故吏溫澤王和七八人徑入州廨汝作不爲備遂爲所殺時宣使石珪體究洛陽所以破及強伸死節事以路阻留汝州驛皋既殺汝作走告珪曰汝作私積粮斛不卹軍民衆怒殺之矣皋不圖汝作官職惟宣使裁之珪懼乃以皋權汝州防禦使行帥府事脫走入蔡以皋殺汝作事聞哀宗甚嗟惜之遣近侍張天錫贈汝作昌武軍節度使子孫世襲謀克仍詔峴山帥呼延實發封帥危真併力討皋天錫避峴山遠先約范真真以麾下李某者往以撫諭軍民爲名皋率軍士迎於東門知朝廷圖己陰爲之備李猶豫不敢發皋館天錫于望崧樓隱毒於食天錫遂中毒而死皋後爲大元兵所殺楊鵬字

飛卿能詩。愛申。逆其族與名或曰一名忤哥本號縣鎮防軍累功遷軍中總領李文秀據秦州宣宗詔鳳翔軍討之軍圍秦州城時愛申在軍中有罪當死宣宗聞之摧帥有知其名者奏此人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馳赦之以爲德順節度使行元帥府事正大四年春大兵西來擬以德順爲生夏之所德順無軍人甚危之愛申識鳳翔馬肩龍舜卿者可與謀事乃遺書招之肩龍得書欲行鳳翔總管禾速嘉國鑑以大兵方進吾城可恃德順決不可守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我知德順不可守往則必死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爲之死耳乃舉行槖付族父明爲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大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假舜卿鳳翔總管府判官守禦一與共之凡攻百二十晝夜力盡乃破愛申以劒自刎時年五十三軍中募生致肩龍而不知所終臺諫有言當贈德順死事者官以勸中外詔各贈官配食褒忠廟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先世遼大族有知興中府者故人號興中馬氏祖大中金初登科節度全錦兩州父成誼明昌五年登科仕爲京兆府路統軍司判官肩龍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爲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授肩龍東平録事委行省試騐宰相侯摯與語不契留數月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篋中得軍馬粮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爲姦人偵伺者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立救出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深器重之至是同死於難　禹顯鴈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以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師達兒觧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猪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衆追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三百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萬攻之至於數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聞言於朝擢元帥右都監正大六年冬十二月軍內變城破擒帥義之不欲加害初以鐵瓢鈐之既而略與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負釜一兵相失乞飯山寺中僧走報爲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秦州人張邦憲字正叔登正大中進士第爲永固令天興二年避兵徐州卓翼率兵至城邦憲被執將驅之北邦憲罵曰我進士也慎蒙朝廷用爲邑長可從汝曹反耶遂遇害劉全者彭

城民也率鄉隣數百避兵沫溝推爲砦主北兵至徐盡俘其老幼全父亦在其中北兵質之以招全全縛其人送徐州因竊其父以歸徐帥益都喜其忠承制以爲昭信校尉遥領彭城縣尉後遇國用安怒其不附己見殺　馬慶祥字瑞寧本名習禮吉思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以馬爲氏後徙家淨州天山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大安初衛王始通問大元遣使副上曰習禮吉思智辯通六國語往必無辱也使還授開封府判官內城之役充應辨使不擾而事集未幾大元兵出陝右朝廷命完顔仲爲鳳翔元帥舉慶祥爲副上曰此朕志也且築城有勞即拜鳳翔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冬十一月聞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大兵圍數匝欲降之軍擁以行語言往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元帥郭仲元輿其尸以歸葬鳳翔普門寺之東事聞詔贈輔國上將軍恒州刺史謚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謙贈輔國上將軍彰化軍節度使嗣亨贈威遠將軍鳳翔府判官禎州金勝堡提控僕散胡沙亦死贈銀青榮祿大夫正大二年哀宗詔褒死節士若馬習禮吉思王清田榮李貴王斌馮萬奴張德威高行中程濟姬玘張山等十有三人爲立褒忠廟仍録其孤二人者逸其名餘亦無所考　商衡字平叔曹州人至寧元年特恩第一人授鄜州洛郊主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興定三年歲飢民無所以糴衡白行省得開倉賑貸全活者甚衆後因地震城圮夏人乘釁入侵衡率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扶溝縣人爲立生祠尋辟原武令未幾入爲尚書省令史轉户部主事兩月拜監察御史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衡上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內族慶山奴將兵守盱眙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上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慶山奴爲定國軍節度使户部侍郎權尚書曹溫之女在掖庭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委諸司貪墨彰露臺臣無敢言者衡歷數其罪詔罷溫户部改太后府衛尉再上章言溫果可罪當貶逐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理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幾爲右司都事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未赴改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完顔賽不領陝西行省奏衡爲左右司員外

郎、密院表留有旨行省地重急於得人可從丞相奏明年召還行省再奏留之正大八年以母喪還京師十月起復爲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二月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衛未知諸帥存殁招集潰軍以須其至遂爲兵士所得欲降之不爲屈監至長水縣東岳祠前誘之使招洛陽衛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知不可誘欲捽其中衛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刭年四十有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拜章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爲可相者古以衛對則衛之材可知矣

木甲脫魯灰上京人世爲北京路部長其先有開國功授北京路宋阿吝阿猛安脫魯灰自幼襲爵貞祐二年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喜特授御前馬步軍都總領宋人略南鄙命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將大軍南伐脫魯灰率本部屢摧宋兵破城寨以功遷授武昌軍節度使元帥右都監行蔡息等路元帥府事既而宋人有因畜牧越境者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境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釁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哀宗即位授鎮南軍節度使蔡州管內觀察使行户工部尚書時大元兵入陝西乃上章曰宋人與我爲讎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于陣民疲于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表裏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勑壽泗帥臣謹斥候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上是而行之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夫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今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遂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冦諜者又報光州汪大尉將以八月發兵來取真陽議者請籍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大尉恇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姦人聲言來冦欲使吾民廢務也不可信已而果然數人焦風子者沿河南北屢爲反覆朝廷授以提控之職令將三千人戍遂平四年春風子謀率其衆入宋脫魯灰策之以兵數千伏鄢陽道賊果夜出此途伏發殪之七年大元兵攻藍關至八渡倉退舉朝皆賀以爲無事脫魯灰獨言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也大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

北入鄧鄙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諭以輔車之勢脣亡齒寒彼必見從據其險要以備不然必敗是秋改授小關子元帥屯商州大吉口九年春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商山遇雪大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不屈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召補省掾草奏章坐字誤降平京府判官嘗主鄠縣簿事一從簡吏民樂之達夫亦愛其山水之勝因家焉日以詩酒自娛了無宦情會有詔從民東入關達夫與衆游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罵首略無所懼稍侵辱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瞻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字子俊吉州吉鄉人世業璧延登初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調臨眞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元年轉寧邊令大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艱于食延登發粟賑貸全活甚衆貞祐二年補尚書省令史尋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入爲國史院編修官改太常博士元光二年知登聞鼓院兼翰林修撰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於虢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即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爲愈也明日復問汝曾思之不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理汝愛汝須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復以爲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大元兵圍汴京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時累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乞和于大元謁見太師國王木華黎於是安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域進見太祖皇帝致其使事乃還自興定四年七月啓行明年十二月還至朝廷嘉其有奉使勞進官兩階延珍進一階陞裕州刺史正大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奉詔安撫陝西及歸權參知政事正大五年十二月知開封府事完顏麻斤出吏部郎中楊居仁以奉使不職尚書省具獄有旨釋之備弄使仲端言曰麻斤出等辱君命失臣節大不敬宜償禮幣誅之奏上麻斤出等免死除名會議降大單事及諫太

后奉佛涉亡家敗國之語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爲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爲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崔立變仲端爲人樂易寬厚知大體奉公好善獨得士譽一子名愛實嘗爲護衛奉御以誅官奴功授節度世襲千戶思忠名正之本名蒲剌篤亦承安二年進士　烏古孫奴申字道遠由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爲有直氣嘗爲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酷烈聞奴申以事糾罷朝士聳然後爲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哀宗東遷爲諫議大夫近侍局使行省左右司郎中兼知宮省事留汴京居守崔立變之明日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死於臺中是日戶部尚書完顏珠顆亦自縊阿虎帶字仲寧珠顆字仲平皆女直進士時不辱而死者奉御完顏忙哥大睦親府事吾古孫端大理裴滿德輝右副點檢完顏阿撒參政完顏奴申之子麻因可知者數人餘各有傳　蒲察琦本名阿憐字仁卿■州陽信人試補刑部掾兄世襲謀克兄死琦承襲正大六年秦藍總帥府辟琦爲安平都尉粘葛合典下都統兼知事其冬小關破事勢已迫琦常在合典左右合典令避矢石琦不去曰業已從公死生當共之尚安所避耶哀宗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受陳言文字其官則御史大夫納合寧以下十七人皆朝臣之選而琦以有論議預焉時左司都事元好問領講議兼看讀陳言文字與琦甚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琦謂好問曰今日易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公一言亦剩矣因泣涕而別琦既至其家母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琦性沉靜好讀書知古今事其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蔡八兒不知其所始趫捷有勇性純質可任時爲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會大將奔盞遣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曰城中速降當免殺戮不然無噍類矣於是上登城遣八兒率挽強兵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薄城築長壘爲久困計上令分軍防守四城以殿前都點檢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八兒副之已而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群臣入賀班定八兒不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戰死　毛佺者恩州人貞祐中爲盜宣宗南渡率衆歸國署爲義軍招撫哀宗遷蔡以佺爲都尉圍城之戰佺力居多城破自縊其子先佺戰殁時死事者則有聞忠郝乙王阿驢樊喬爲忠滑州人衛王時開州刺史賽哥叛忠單騎入城縛賽哥以出由是漸被擢用乙磁州人同日戰死哀宗贈官阿驢樊喬皆河中人初爲砲軍萬戶鳳翔破北降從軍攻汴司砲如故即紿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使截其木數尺纔十餘擊由是機維起伏所擊無力即日二人皆捐家走城是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餘各有傳　溫敦昌孫皇太后之姪衛尉七十五之子爲人短小精悍性復豈弟累遷諸局分官上幸蔡授权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時尚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單衛乃可昌孫常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千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及城破前御史監察納坦胡失打聞之慟哭投水而死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系出始祖天興二年十月蔡城被圍城中飢民萬餘訴於有司求出有司難之民大呼於道上聞之遣近侍官分監四門門日出千人必老稚羸疾者聽其出絳山時在北門憫人之飢出過其數命杖之四十然出者多泄城中虛實尋止之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科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科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爲兵所執問曰汝爲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死道路者同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山乃掇其餘燼褁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畢資倫縉山人也泰和南征以儒顧從軍軍還例授進義副尉崇慶元年改縉山爲鎮州朮虎高琪爲防禦使行元帥府事

于是州選資倫爲防城軍千户至寧元年秋大元兵至鎮州高琪棄城遁資倫行及昌平收避遷民兵轉戰有功擢授都統軍軍數千與軍中將領沈思忠甯子都董同隸一府屯鄭州及衛州時號沈畢軍積功至都總領思忠爲副都尉僕散阿海南征軍次梅林關不得過阿海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首出應命問須軍士幾何曰止用資倫所統足矣不煩餘軍明日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萬衆崩遂取梅林關阿海軍行南行留提控王禄軍萬人守關不數日宋兵奪關守之阿海以梅林歸途爲敵據計無所出復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軍再奪梅林阿海破蘄黄按軍而還論功資倫第一授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宣差總領都提控既而樞密院以資倫思忠不相能恐敗事以資倫統本軍屯泗州興定五年正月戊戌提控王禄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知失計墮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説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弱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爲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心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降意下盱眙獄時臨淮令李某者亦被執後得歸爲泗州從宜移剌羊哥言其事羊哥以資倫惡語罵時青必被殺即以死不屈節聞于朝時資倫子牛兒年十二居宿州收充皇后位奉閤舍人宋人亦以資倫忠憤不撓欲全活之鈐以鐵繩囚于鎮江府土獄略給衣食使不至寒餓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盱眙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住已下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罵曰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觜鼻耶買住俯首不敢仰視及蔡州破哀宗自縊宋人以告資倫資倫嘆曰吾無所望矣容我以祭吾君乃降耳宋人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乘其不防投江水而死宋人義之宣示四方仍議爲立祠鎮江之囚有方士者親書見之以告元好問及言泗州城陷資倫被執事且曰資倫長身面赤色顴頰微高鬚疏而黃資稟質直重然諾故堅忍守節卓卓如此宣宗實録載資倫爲亂兵所殺當時傳聞不得其實云

郭蝦蟆會州人世爲保甲射生手與兄禄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禄大以功遷遥授同知平凉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顔盞夏人攻會州禄大遥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殪之又射一人

矢貫兩手於樹敵大駭城破禄大蝦蟆俱被禽夏人憐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加優奬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禄大子伴牛官一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兄弟謀奔會自拔其鬚事覺禄大竟爲所殺蝦蟆獨拔歸上思禄大之忠命復遷伴牛官一階遥授會州軍事判官蝦蟆遥授鞏州鈐轄會言者乞奬用禄大弟遂遷蝦蟆官兩階授同知蘭州軍州事興定五年冬夏人萬餘侵定西蝦蟆敗之斬首七百獲馬五十匹以功遷同知臨洮府事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赤盞合喜以蝦蟆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蟆云汝能射此人否蝦蟆測量遠近曰可蝦蟆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兵退升遥授静難軍節度使尋改通遠軍節度使授山東西路斡可必剌謀克仍遣使賞賚徧諭諸郡焉是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蟆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至大初田瑞據鞏州叛詔陝西兩行省併力擊之蝦蟆率衆先登瑞開門突出爲其弟濟所殺斬首五千餘級以功遷遥授知鳳翔府事本路兵馬都總管元帥左都監兼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六年九月蝦蟆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絶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廄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遣郭倫哥等物有差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葛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凶問且嫉完展制己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威望乃遣使約蝦蟆併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於蔡擬遷鞏昌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葛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自爲之何及於我世顯即攻鞏昌破之劫殺完展送款於大元復遣使者二十餘輩諭蝦蟆以禍福不從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蟆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蟆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衆乃命積薪於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

之蝦蟆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士人爲立祠完展字世昌太和三年策論進士初爲行省以蠟丸爲期以天興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饒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既而不果云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忠

忠義十六

元史列傳李伯溫守賢之孫轂之子也長兄惟則懷遠大將軍平陽征行萬戶次伯通歲甲戌錦州張致叛國王木華黎命擊之大戰城北伯通死焉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專任東征知平陽已陷弟守忠被執還驍勇拒守父之金人盡銳來攻守卒夜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登堞樓謂左右曰吾兄弟仗節擁麾受方面之寄今不幸失利當以死報國吾弟已被執我不可再辱汝等宜自逃生士卒皆猶豫不忍去伯溫即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登樓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歎子守正自幼特嘗質於木華黎後爲平陽守活俘虜甚衆以功授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歲庚寅上黨晉陽合兵攻汾州將陷守正以義赴援衆寡不敵別遣老弱百人曳柴揚塵多張旗幟敵懼遂解去汾人持牛酒迎犒者道不絕且泣謝曰幸公完是州德甚大願奉是州以從關中兵屯吉州酋領楊鐵槍以數千人叛守正出兵擒之軒成據隰州守正往擊之中矢傷足及歸瘡甚會金人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裹瘡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守忠官至銀青榮祿大夫河東南路兵馬都元帥兼知平陽府事壬午冬平陽公胡景山以青龍堡降嘗從攻益都北還軍將彭智孫秉聞據義州叛守忠聞之長驅抵城下力戰復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平陽行營招討使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會於高梁師潰入城平陽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至汴誘以高爵使降守忠罵之語悉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世以讀書力田爲業體貌魁偉膂力過人倜儻不羈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滕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於亳陽遂秉勝引兵入盱眙會宋賈涉誘殺漣水忠義軍統轄季先人情不安衆迎珪爲帥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劉順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慰勞順且教珪曰如宋和議不成吾與爾永結一家吾必榮汝順還告珪珪心感服日夜思降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仗劍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率順及李溫國

孛里海歸木華黎木華黎悅之謂曰若得東平南京授汝判之辛巳木華黎承制授珪光祿大夫濟兗單三州兵馬都總管山東路行元帥佩金虎符便宜從事後金棄東平珪與嚴實分據收輯濟兗沂滕單諸州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歸順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秋七月珪領兵破曹州與金將鄭從宜連戰數晝夜糧絕援兵不至軍無叛意珪臨陣馬仆被擒囚至汴金主壯其為人誘以名爵欲使撫珪憤然曰吾身事大朝官至光祿復能受封他國耶假我一朝當礴爾以獻金主大怒烹殺于市珪怡然就死色不變其麾下立社兗州祀焉

攸哈剌拔都渤海人初名興哥世農家善射以武斷鄉井金末避地大寧國兵至出保高州富庶寨射獵以食屢奪大營孳畜又射死其追者國王木華黎率兵攻寨寨破奔高州國兵圍城下令曰能斬攸興哥首以降則城中居民皆獲生守者召謂曰汝奇男子吾寧忍斷汝首以獻汝其往降乎不然吾一城生靈無噍類矣興哥乃折矢出降諸將怒欲殺之木華黎曰壯士也留之為吾用俾隸麾下從木華黎攻通州獻計一夕造砲三十雲梯數十附城州將懼出寶貨以降木華黎命興哥恣取之興哥獨取良馬三以賞兵士木華黎以其功聞太祖賜名哈剌

拔都從木華黎略地燕南為先鋒至大名金將徒單登城督戰哈剌拔都射之中左目其部將開門南奔追殺將盡論功賜金符充隨營監察戊寅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河東北路兵馬都元帥鎮大原時太原新破哈剌剌拔都修城池繕兵甲招降屬邑市肆不改遠近聞之皆相率來歸嘗微服夜出聞民間語曰吾屬父母子女相失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以為贖奈何明日下令軍中凡俘獲有親者聽贖無貲者官為贖之民得完聚者衆庚辰二月金梁知府立西風寨奪居民耕牛民群訴之哈剌拔都領數騎追殺梁知府梟首西門驅耕牛還木華黎由葭州渡河西行哈剌拔都迎之道破隰州及懸窯地洞諸寨辛巳三月金兵攻壽陽縣王胡莊垂破時左右裨將各分兵守險城中見卒不滿百哈剌拔都夜半引甲騎十餘人救之道三交見金兵舉烽東西兩山哈剌拔都趨之大戰天將明金兵遁去擒太原之虜由西門俘獲哈剌拔都家屬哈剌拔都聞之徑趨西山復奪以還五月金趙權府率兵三萬圍太原哈剌拔都將騎三十出西門令騎曳柴揚塵聲言曰國兵三萬至矣金兵懼潰去癸未金馬武京來攻太谷縣桑梓寨哈剌拔都設伏于險將輕騎衝其陣伏發大敗之時太原諸邑皆平唯石家昂及孟州陵井寨忻州清泉寨為唇齒皆未下甲申十月將兵至陵井遣卒叩寨門詐曰納糧芻守者弗悟門啓徑入蹂踐之衆潰其酋長走石家昂遂平陵井寨乙酉二月清泉寨酋長王殷降石家昂亦降丁亥五月姦人夜獻太原東門于武仙仙引兵入哈剌拔都鏖戰仙兵大至諸將自城外呼曰攸哈剌拔都汝當出哈剌拔都曰真定史天倪平陽李守忠隰州田雄皆失守矣我又棄太原將何面目見主上及國王乎家屬任公等所俘哈剌拔都誓與城同存亡遂歿于陣太祖以其子幼命其表弟王七十復立太原乙丑攻鳳翔府中砲死哈剌拔都長子忙兀台嗣鎮太原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殪之木華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國王聞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挈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為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陝州卒

耶律忒末契丹人父丑哥仕遼為都統遼亡不屈節夫婦俱死焉金主憫其忠義授

忒末都統歲甲戌國兵至金徙于汴忒末及子天祐率衆三萬內附授帥府監軍天祐招討使從元帥史天倪略趙州平棘欒城元氏柏鄉贊皇臨城等縣籍其民五千餘置吏安輯焉歲辛巳太師木華黎統領諸道兵馬承制加忒末洺州等路征行元帥與天祐略邢洺磁相懷孟招花馬劉元帥有功木華黎又承制授忒末真定路安撫使洺州元帥進兵臨澤潞降其民六千餘戶以功遷河北西路安撫使兼澤路元帥府事壬午致仕退居真定天祐襲職從天倪攻取益都諸城略滄■得戶七千兼滄■州達魯花赤佩金符時金璽山衛鎮鹽場未下天祐以計克之歲運鹽四千席以佐軍儲甲申攻大名拔之乙酉金降將武仙據真定以叛殺守將史天倪忒末父子夜踰城而出將以聞會天倪弟天澤還自北京遣諸滿城合蒙古諸軍南與賊戰走武仙復真定朝廷以天澤襲兄爵而以天祐鎮趙州明年仙復犯真定天澤潛師出藁城忒末與其妻石抹氏及家寄在真定者皆陷焉仙遣其僕劉攬兒持書誘天祐曰汝能誅趙州官吏以降當活汝父母仍授汝元帥不爾盡烹之忒末密令攬兒語天祐曰仙賊狡猾汝所知也毋以我故墮其機穽以虧忠節且忠孝難兩全汝能固守不失國家大計我視刀鋸甘如蜜矣天祐慟哭承命馳至藁城以賊書示天澤

天澤曰王陵之事照耀史冊汝能遵父命忠誠許國功不在王陵下天祐乃趨還趙壁率眾殊死戰仙怒盡殺忒末家一十八人戰于欒城元氏高邑稍卻仙兵屢挫監軍張林密搆仙黨啓關納戚天祐倉皇巷戰手殺數十人身被十餘瘡斬關出復收散卒圍城丁亥賊棄城走追至槀城會天澤兵夾擊殺林加奉國上將軍洺州征行元帥兼趙州安撫使以傷憊致仕居趙卒孫世柵朝列大夫江西榷茶都轉運使　伯八兒合冊氏祖明里也赤哥嘗隷太祖帳下初怯列王可罕與太祖為鄰國誓相親好既而敗盟與其子先髡潛謀欲襲太祖因遣使通問許以女妻太祖弟合撒兒至期太祖欲往明里也赤哥疑其詐諫止之王可罕知謀泄遂謀入寇後為太祖所滅父脫倫闍里必扈從太祖征西域累立奇功世祖即位以伯八舊臣子孫擢為萬戶命領諸部軍馬屯守欠欠州至元十二年親王昔列吉脫鐵木兒叛奔海都伯八以聞且願提兵往討之未得命為彼所襲死焉脫鐵木兒虜其二子八剌不蘭奚分置佐右居歲餘待之頗厚八剌陰結脫鐵木兒近侍也里伯禿謀報父仇後為也里伯禿家人泄其謀八剌知事不成將家族南奔脫鐵木兒遣騎追之至一河八剌馬驚不能渡回拒之射中數人力窮兄弟就擒脫鐵木兒責之曰我待汝厚甚而汝反

為此耶八剌曰汝背叛君上害我父掠我親屬我誓欲殺汝以報君父之讎今力窮被執從汝所為逼令跪不屈以鐵撾碎其膝終不跪與弟不蘭奚同被害幼子何都兀赤官至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使　合剌普華岳璘帖木爾子也幼侍母與敦氏居益都嘗歎曰幼而不學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華往白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記誦精敏出於天性李璮畔其母攜季子脫烈普華避地登萊間音問隔絕號泣徹晝夜繼從從叔父撒吉思平賊山東卒奉其母以歸撒吉思深加器重自謂其才不及言於世祖召給宿衛嘗以事至益都於四脚山下置廣興商山二冶以勞授金符為商山鐵冶都提舉未及代以職隷其弟時兵南伐餽運繁興被選為行都漕運使帥諸翼兵萬五千人從事飛輓江南平上疏言親肺腑禮大臣以存國家之體興學校獎名節以勵天下之士正名分嚴考課以定百官之法通泉幣卻貢獻以厚生民之本又言江南新附宜招舊族力穡通商弛征薄入以撫馴其民不然恐尚煩宵旰之慮帝多采用其言屬漕米二十萬斛泝淮達于河舟覆損十之七而又每斛視都斛虧三升時阿合馬專政責償舟人合剌普華伏闕抗言量之踦羸出於元降而水道之虞非人力所及且彼錐鑿其家不足以償

苟朝廷必不任虧損臣獨當其辜詔勿治阿合馬憤之乃出合剌普華為寧海路達魯花赤後遷江南宣慰使未至官改廣東都轉運鹽使兼領諸番市舶時盜梗鹽法陳良臣扇東莞香山惠州負販之徒萬人為亂江西行省命與招討使答失蠻討捕之先驅斬渠魁以訊馘告躬抵賊巢招誘餘黨復業仍條言鹽法之不便者悉除其害按察使脫歡大為姦利遂奏罷之群盜歐南喜僭王號偽署丞相招討眾號十萬因圖上其山川形勢及攻取之策三十餘條遂與都元帥課兒伯海牙宣慰都元帥白佐萬戶王守信等分兵搗之未幾右丞唆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屬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二界中遇劇賊歐鐘等橫絕石灣其鋒銳甚合剌普華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竭馬創徒步格鬬殺數十人勇氣益厲以眾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遂遇害于中心岡是夕其妻希召特勤氏夢其來告告曰吾死矣知事張德劉閏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而軍中往往見其乘騅督戰云後贈戶部尚書守忠全節功臣謚忠愍子二人偰文質越倫質偰文質官至吉安路達魯花赤贈宣惠安遠功臣禮部尚書追封雲中郡侯謚忠襄子六人偰玉立偰直堅偰哲篤偰朝吾偰列篪皆第進士偰哲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以文學政事稱于時越倫質子善著偰哲篤子偰百

僚遜善著子正宗阿兒思蘭皆相繼登第一門世科之盛當時所希有君子蓋以為其忠義之報云

劉天孚字裕民大名人由中書譯史為東平總管府判官改都漕運司判官知冠州再知許州所至有治績時檢核屯田臨潁鄢艾口民稻田三百頃有欲害之者指為古屯陳于中書請復築之中書下天孚按實天孚為辨其非章數上乃止襄城與葉縣接壤其南為湛河襄城民食滄鹽葉縣民食解鹽刻石河南岸以為界葉縣令有貪污者妄徙石於北二里誣其民食私鹽繫治百餘家兩縣鬬辨葉縣倚陝漕勢以凌襄城中書遣官覈其實天孚為考其元界移石故處而葉縣令被罷去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天孚令民出捕俄群鳥來啄蝗為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蟲如蠶食麥人無可奈何忽生大華蟲盡嚙之許人立碑頌焉轉萬億寶源庫同提舉遷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母老不赴俄丁母憂服除起知河中府視事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時事起不虞達魯花赤朶兒只趨晉寧告亂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分河東縣達魯花赤脫因都守大慶關津口盡收船舫東岸分判官孫伯帖木兒守汾陰推官程謙守禹門河東縣尹王文義守風陵等渡阿思罕軍列栅河

西岸使來索舟天孚度不能拒乃八遣人至晉寧乞援兵不報居七日阿思罕縛栰河上欲縱火焚城同知府事鐵哥與河東廉訪副使明安荅見事急且患城中人儞乃詣阿思罕軍阿思罕囚之而斂船濟兵兵既入城阿思罕以栰河渡鎖舟揖爲天孚非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衆遏之不得進退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且與其辱於阿思罕之手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爲國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滸乃投水中阿思罕大怒籍其家郡人咸哀痛之事平詔其弟天惠給驛以歸其柩葬于大名贈推誠秉節功臣中奉大夫河東山西道宣慰使護軍彭城郡侯謚忠毅

蕭景茂漳州龍溪人也性剛直孝友家貧力農重改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兄佑集鄉丁拒之據觀音山橋險與賊戰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爲大元民死作隔洲鬼豈從汝爲逆耶隔洲其所居里也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使自啖景茂益憤罵賊遂以刀決其口至耳傍景茂罵不絕聲而死有司上其事朝廷命褒表之仍給錢以葬

張桓字彥威真定藁城人父木知汝寧府因家焉桓以國子生釋褐授滑之白馬丞入補中書掾擢國子典簿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以言事不合去未幾汝寧盜起桓避之確山賊久知桓名襲獲之羅拜請爲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魁前桓直趨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起跪桓仰天大呼詈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剚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謚忠潔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守中性卞急遇諸子極嚴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黼百計承順求寧親心中不可得跪而自訟往往達旦無幾微厭怠之意初補國學生泰定四年遂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明年代祠西嶽省臣謂黼曰敎使每後我今可易耶黼曰王人雖微春秋序於諸侯之上尊君也柰何後乎省臣不敢對改河南行省檢校官遷禮部主事拜監察御史首言禴祠蒸嘗古今大祭今太廟唯二祭而日享佛祠神御非禮也宜據經行之成均敎化之基不當隸集賢宜屬省臣兼領諸侯王歲賜有定額分封易代之際陳請恩例世系底蹟無成書可攷

宜倣先代修正玉牒皆不報轉江西行省郎中入爲國子監丞遷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官數以勸講每以聖賢心法爲帝言之俄中書命黼巡視河渠黼上言曰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今河底填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爲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當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亦不報升祕書太監拜禮部侍郎奉旨詳定中外所上封事已而廷議內外官通調授黼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蘄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共之不報黼嘆曰吾不知死所矣乃獨椎牛饗士激忠義以作士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十二年正月己未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相繼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孛羅帖木兒方軍于江關之遁黼雖孤立辭氣愈奮厲特黃梅縣主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以至境急檄諸鄉落柴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統之出戰黼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也孫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黼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苟失備禦吾屬無噍類矣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剌賊舟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黼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黼功請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荊湖東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孱卒斬馘扶傷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甘棠湖焚西門乃張弩箭射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黼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墜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于東門外黼死踰月參政之命始下年五十五黼兄冕居潁亦死于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贈黼攄忠秉義效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賜額曰崇烈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家甚貧客授江南工辭章元統元年進士第一歷僉河南淮西廉訪司事移知高郵府有政聲至正十年盜突入府驛取十二

馬去齊躬追謝長等殺之十一年州人秦觀保造兵仗將圖刼掠復獲而行誅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爲亂破泰州河南行省遣齊往招降被拘久之賊酋自相殺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蠭聚士誠復鼓變殺參知政事趙璉掠官庫民財走入得勝湖俄陷興化斷行省以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鼉社湖夏五月乙未數賊入城一譟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賊已閉門拒我遂連興化接得勝湖舟艦四塞募延入寶應縣已而有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紿曰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齊益辯說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爲繕飾計耳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爲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冎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隕九江泊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褚不華字君實隰州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補中瑞司譯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遷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陞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録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

智勇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己益恚嫉乃撤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乃掘塹相銜捷水寨以圍我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迓入哈剌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揚村擒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哭其屍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揚遣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沭陽之路又絶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鎖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花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中食且絶元帥吳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竟爲賊所掠德琇僅以身免賊以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鞾皮鞍韂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次子伴哥肖刃護之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謚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郭嘉字元禮濮陽人祖昂父惠俱以戰功顯嘉慷慨有大志始由國子生登泰定三年進士第授彰德路林州判官累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除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未幾入爲京畿漕運使司副使尋拜監察御史會朝廷以海寇起欲於浙東溫台慶元等路立水軍萬戶鎮之衆論紛紜莫定擢嘉禮部員外郎乘驛至慶元與江浙行省會議可否嘉至首詢父老知其弗便請罷之會方擇守令綏靖遼東乃授嘉廣寧路總管兼諸奥魯勸農防禦屬盜起軍旅數興供餉無虛日民苦和糴轉輸而吏胥得因時爲奸嘉設法計其戶口第其甲乙民甚便之有詔團結義兵嘉招集民數千教以坐作進退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錢粮之冨甲兵之精稱嘉爲最十八年寇陷上京嘉聞之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衆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號隊伍百餘人紿言官軍嘉疑其詐俄果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兩隊而夾攻之生擒賊數百死者無筭嘉見賊勢日熾孤城無援乃集同官議攻守之計衆皆失措嘉曰吾計決矣因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義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宗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内事也況身守此土當生死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亘數十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嘉

挽弓射呼者中其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嘉遂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崇化宣力效忠功臣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省左丞上護軍封太原郡公謚忠烈

喜同周姓河西人初爲後宮衛士衆稱其才選充承徽寺經歷再調南陽縣達魯花赤居二歲妖賊起陷鄧州人情洶洶俄而賊鋒抵南陽南陽無城無兵賊入之若虛邑喜同以計獲數賊詰之云賊將大至悉斬之以安衆心晝夜督丁壯巡邏守備時大司農錢木爾以兵駐于諸葛菴爲賊所襲死之賊遂乘銳取南陽喜同守西門望見賊勢盛即以死自許與家人訣曰吾與汝等不能相顧矣但各逃生吾分死此以報國也已而城中皆哭喜同策勵義兵奮力與賊搏賊退去明日復至與戰甚力殺賊凡數百賊知無後援戰愈急南陽遂陷喜同突圍將自拔賊橫刺其馬馬蹶喜同鞭馬躍而起手斬刺馬者俄而爲他賊所追身被數創不能鬬遂見執爲所殺妻邢氏聞喜同力戰死帥家僮數人出走遇賊奮賊刀斫之且罵且前亦見殺一家死者二十餘人贈南陽路判官時襄陽録事司達魯花赤塔不台字彥暉者元統元年進士魏王單汝亳塔不台來供餉王嗜酒輕戰備一夕賊刼王王卧未能起爲所執塔不台馳騎奪王亦爲賊所得比

明見賊首王拜乞活塔不台以足蹴王曰猶欲生乎賊復屈其拜塔不台拒而詬之且與縛者角遂支解

韓因字可宗汴梁人少習舉子業負氣不群盜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即借以官因應命乃借因以唐州判官使馬賊渠恐其黨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詰問再三因答以恩宥寬大禍福所係甚切不聽乃縱因歸報因出乘馬罵賊也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眙相顧或以告賊渠渠追因責其所言因極口肆詈賊怒寸割因

卞琛大名人世爲農夫早游學京師得補國子生既而丁母憂治農于家至正十二年鄆郡盜起求襲來剽掠琛與從子小十府史李仲亨等協謀統丁壯數百人擊賊丁壯皆民兵無弓矢之備直以鉤鉏白梃當賊賊矢雨集琛衆潰散被擒仲亨小十皆死賊素知琛諭之曰汝從我解汝縛不從殺汝琛唾罵曰我國子生也視汝逆賊真狗彘也吾寧義死不從賊生罵不止賊屢脅不聽殺之

喬彝字仲常晉寧人性高介有守一時名稱籍甚至正十八年賊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城中死者十二三彝整冠衣聚妻子家有大井彝坐

井上令妻子婢輩循次投井中而已隨赴之彝既死賊首王士誠使人即彝家邀致之至則彝已死矣賊平朝廷贈彝臨汾縣尹賜謚純潔有張嵓起王佐者皆士人也並以不屈賊而死嵓起字傳霖汾州人累舉不中嘗用薦者徵爲國子助教居一歲免歸盜既去晉寧復陷汾州嵓起與妻赴井死王佐字元輔晉寧人從父居上都教授里巷不與時俯仰會賊至倉卒不能避爲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詬賊不輟因見害又有吳德新者字止善建昌人工醫留京師久之嘗往寧夏會盜至德新見執脅使降德新厲聲曰我生爲皇元人死作皇元鬼誓不從爾賊賊乃縛其兩手加白刃頸上迫其畏屈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偶得寬即自投井中仰罵賊賊下射矢貫其頂罵益力賊怒以長槍剌之然亦壯其志憐其死曰此真丈夫也以土埋井而去

顏瑜字德潤兗州曲阜人兗國復聖公五十七代孫也以行誼用舉者薦鄒及陽曲兩縣教諭至正十八年田豐起山東瑜携家走鄆城道遇賊以刃來脅瑜曰爾何人瑜曰我東魯書生也賊執瑜曰爾書生吾不爾殺可從我見主帥瑜罵曰爾賊何主帥耶賊怒欲殺瑜瑜無懼色復使之爲旗瑜大詬曰爾大元百姓天下亂募爾爲兵而反爲叛逆我脫可斷豈能爲爾寫旗從逆乎賊以槍剌瑜至死罵不絕口其妻子皆爲所害又有曹彥可者亳州人會妖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破亳揭帛于竿皆群趨彥可家劫之使寫旗彥可力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噓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耳豈爲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其家素貧又死於亂藁殯其尸賊既定有司具以事聞中書爲給資以塟賜謚節愍

王士元字堯佐恩州人泰定四年進士由[redacted]州判官累遷知磁州值軍興餽餉需索日繁民不堪命士元心念其民力爲區畫至爲將士陵辱訶責弗避也改知濬州州濱黃河嘗經盜賊城堞不完市井空荒士元邑邑不得志而臨事未嘗易其素至正十七年賊復迫濬州州兵悉潰散士元坐堂上顧其子致徹使避賊曰吾守臣居此職也若可逃生子侍立不忍去賊前問曰爾爲誰士元叱曰我王知州也強賊識我否賊欲縛士元士元奮拳毆賊賊怒并其子殺之

楊樸字文素河南人早以文學得推擇爲吏任至滁州全椒縣尹滁界廬江廬江陷於寇滁人震動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鑰寇入縱火猶張燭揮梃急踰城出走樸度必死乃盡殺其妻女觧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樸指妻女示曰我已戕我屬政欲死官守耳尚

何云云乃連唾之賊縶樸倒懸樹上而剮其肉至盡猶大罵弗絕

趙璉字伯器宏偉之孫也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嵩州判官再調汴梁路祥符縣尹入爲國子助教累遷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除杭州路總管杭於東南爲劇郡地大民夥長吏多不稱其職璉爲人強毅開敏精力絕人吏莫不服其明決而不敢欺浙右病於徭役民充坊里正者皆破其家朝廷令行省召八郡守集議便民之法璉獻議以屬縣坊正爲顧役里正用田賦以均之民咸以爲便有盜誘其同惡持刃出市斫人以索金市民乃户斂以予之人無敢言者璉曰此不可長也遣卒掩捕之盡戮諸市踰年召拜吏部侍郎杭人思之刻其政績于碑歷中書左司郎中除禮部尚書尋遷户部拜參議中書省事出爲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是時河南兵起湖廣荊襄皆陷而兩淮亦騷動朝廷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璉方病水腫即輿疾而行既至分省鎮淮安又移鎮真州會張士誠爲亂突起海濱陷泰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因請降行省授以民職且乞從征討以自効遂移璉鎮泰州璉乃趣士誠治戈船趨濠泗士誠疑懼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賊鬬市衢賊圍璉邀至

其船璉詰之曰汝輩罪在不赦今既宥爾誅戮又錫以名爵朝廷何負於汝乃既降復反邪汝乘信逆天威不旋踵我執政大臣豈為汝戚輩屈乎郎馳騎奮擊賊賊以槊撞璉墜地欲舁登其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其僕揚兒以身蔽璉亦俱死及亂定州民收其屍歸殯于真州事聞賻鈔三百錠仍官其子錡弟琬字仲德仕至台州路總管至正二十七年方國珍以舟挾琬至黃巖琬潛登白龍奧舍於民家絕粒不食人勸之食輒瞋目郤之七日而死

孫撝字自謙曹州人至正二年進士授濟寧路錄事張士誠據高郵叛或謂其有降意朝廷擇烏馬兒為使招諭士誠而用撝為輔行撝家居不知也中書借撝集賢待制給驛就其家起之撝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迓詔使撝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等皆唊然以聽已而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撝撝唯詬斥而已乃令其黨捶撝肆其陵辱撝不卹也及士誠徙平江撝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撝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誠赴鎮南王府約日進兵復高郵謀泄執撝訊問撝罵聲不絕竟為所害後賊中見失節者輒自相嗤曰此豈孫待制耶事聞贈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曹南郡公謚忠烈賜田三頃恤其家

石普字元周徐州人至正五年進士授國史院編修官改經正監經歷淮東西盜起朝廷方用兵普以將略稱同僉樞密院事董鑰嘗薦其材會丞相脫脫討徐州以普從行徐平錄功遷兵部主事尋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時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面陳破賊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平則濠泗易破普請先驅為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而汝中栢者方用事陰沮之藏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次范水砦日未夕普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下令銜枚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城上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由是諸將疾普功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為奇兵虞後一普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縱火燒關門賊悉謀棄城走而援軍望之按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扞蒙古軍恇怯即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為賊所蹂踐率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為國死有不進前者斬奮擊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賊指曰此必頭目不可使逸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即石都事何云頭目左脅為賊槍所中猶手握其槍斫賊死賊衆攢槍以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俱死之

盛昭字克明歸德人由儒學官累遷淮南行省照磨會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而還諜稱賊以迎拜但乞名爵耳行省不虞其欺乃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昭語所從吏曰吾之止此有死而已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昭以兵使出拒官軍昭叱曰吾奉命招諭汝汝拘留詔使罪不容斬又欲吾從汝為賊耶大罵不絕口賊怒先剜其背肉而後磔之

揚乘字文載濱州渤海人至正初為介休縣尹民饑散為盜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棄兵頓首願為良民其後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坐海寇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張士誠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綬言乘于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良弼董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納速剌丁字士瞻其父馬合木從征襄陽以勞擢濬州達魯花赤因家大名納速剌丁起身鄉貢進士補淮東廉訪司書吏丁母憂服闋補兩浙鹽運司掾復辟掾淮東宣慰司至正十年賊發真州納速剌丁以民兵往襲之獲賊四十二人已而泰州賊大起鎮南王府宣慰司請參議軍事納速剌丁建議築四城立外寨捷堤穿河募兵與賊抗行省撤其提戰艦六十海舟十四上下巡捕以固江面且護蒙古軍五百往江寧道遇賊斬擊二百餘級生獲十八人遂抵龍潭而還未幾出邏江上賊突至馳船來鬭納速剌丁手射死三十賊奪其放火小船二百賊因遁走俄復據龍潭口又擊走之追斬三百餘級其子寶童擒首賊陳亞虎等及其號旗捷聞賞賚良渥且召納速剌丁還真州而賊犯蕪湖南行臺撤使來援乃以兵赴及至賊船已薄岸遂三分戰艦縱擊之賊奔潰俘斬甚衆賊不得渡江者多納速剌丁之功也因留守蕪湖江口泰州李二起行省移之捍高郵得勝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而來即前擊之焚其二十餘船賊潰去李二失援遂降其黨張士誠殺李二復為亂戕參政趙璉入擾興化而水陸襲高郵屯兵東門納速剌丁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垛鎮賊衆猝至納速剌丁麾兵挫其鋒捷賊鼓譟而前乃發火箭火鏃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椽船

於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滁萬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速剌丁顧必死謂其三子寶童海魯丁西山驢曰汝輩可脫走寶童等不肯去遂皆死之省憲爲聘其家事聞贈納速剌丁淮西元帥府經歷

伯顏不花的斤字蒼崖畏吾兒氏駙馬都尉中書丞相封高昌王雪雪的斤之孫駙馬都尉江浙行省丞相封荊南王朶爾的斤之子也倜儻好學曉音律初用父廕同知信州路事又移建德路會徽寇犯遂安伯顏不花的斤將義兵平之又擒淳安叛賊方清之以功陞本路總管至正十六年授衢州路達魯花赤明年行樞密院判官阿魯灰引兵經衢州軍無紀律所過輒大剽掠伯顏不花的斤曰阿魯灰以官軍而爲民患此國賊也可縱之乎乃帥兵逐之出境郡賴以寧陞浙東都元帥守禦衢州頃之擢江東道廉訪副使階中大夫十八年二月江西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等號二十萬寇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引兵援焉及至遇奉國城東力戰破走之時鎮南王子大聖奴樞密院判官席閭等屯兵城中聞伯顏不花的斤至爭開門出迎羅拜馬前伯顏不花的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復來攻城伯顏不花的斤大饗士卒約曰今日破賊不用命者斬乃命大都閭將阿速諸軍及民義爲左翼出南門高義范則忠將信陽一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怨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出西門部伍既整因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賊亂幾擒奉國適賊將突至我軍入其營者咸沒其勢將殆怨都不花復勒兵力戰大破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栅攻我益急又遣僞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紿怨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釁可解怨都不花信之率則忠等十人往見奉國因之不遣明日奉國令高義以計來誘伯顏不花的斤時伯顏不花的斤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伯顏不花的斤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斬之由是日夜與賊鏖戰粮竭矢盡而氣不少衰夏四月有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叅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吾元朝臣子可受爾僞詔乎呼者曰我主聞信州久不下知爾忠義故來詔爾徒守空城欲何爲耶海魯丁曰汝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伯顏不花的斤笑曰賊欲我降爾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吾計之熟矣時軍民惟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奉國親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賊皆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的斤登城麾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顧馬兒以城叛城遂陷席閭出降大聖奴海魯丁皆死之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其部將蔡誠盡殺妻子及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死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賊怒磔廣于竿廣大罵而絶有陳受者信小民也伯顏不花的斤知受有膂力募爲義兵尋戰敗爲賊擒痛罵不屈賊焚殺之先是伯顏不花的斤之援信州也嘗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知上報天子下拯生民餘皆無可恤所念者太夫人耳即日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死復何憾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伯顏不花的斤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朝廷賜謚曰桓敏

樊執敬字時中濟寧鄆城人性警敏好學由國子生擢授經郎常見帝師不拜或詆之曰帝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臣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何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爲歷官至侍御史至正七年擢山南道廉訪使俄移湖北道十年授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十二年二月督海運于平江卜日將發官大宴犒于海口俄有客船自外至驗其券信令入而不覈其爲海寇也既入港即縱火鼓譟時變起倉猝軍民擾亂賊竟焚舟劫粮以去執敬既走入崑山自咎於失防心鬱鬱不解及還省而昱嶺關有警平章政事月魯帖木兒引軍拒之賊不得進月魯帖木兒俄以疾卒賊遂犯餘杭執敬時已被命討賊海上至是事急不得舍去與平章政事定定治事省中謂兵出戰皆不利掾史蘇友龍素抗直有爲進言於執敬曰賊且至城內空虛無備柰何執敬曰吾淬礪戈矛當殲賊以報國儻或不克有死而已何畏哉俄報賊已至執敬遽上馬帥衆而出中途與賊遇乃射死賊四人賊又逐之射死三人已而賊來方盛塡咽街巷且縱火衆皆潰去賊知其無援呼執敬降執敬怒叱之曰逆賊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乃奮刀斫賊因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

全普庵撒里字子仁高昌人初爲中書省檢校時大師汪家奴擅權用事臺諫無敢言者普庵撒里獨於衆中歷數其過諤諤無懼色拜監察御史即首劾汪家奴十罪乃見黜然而氣節益自振不以摧衂遂阻歷試權貴朝臣莫不畏憚出爲廣東廉訪使尋除兵部尚書未幾授贛州路達魯花赤至郡發擿奸惡一郡肅然至正十一年潁州盜起即脩築城壘旬月之

間守禦之具畢備於是發公帑募勇士得兵三千人日練習之皆可用屬邑有爲賊所陷者往往遣兵復之境內悉安十六年以功拜江西行省參政分省於贛十八年江西下流諸郡皆爲陳友諒所據乃與總管哈海赤戮力同守友諒遣其將幸文才率兵圍贛使人脅之降普庵撒里斬其使日擐甲登城拒之力戰凡四月兵少食盡義兵萬戶馬合某沙欲舉城降賊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刎事聞朝廷贈謚曰徽哀哈海赤守贛尤有功城陷之日賊將脅之使降哈海赤謂之曰與汝戰者我也爾賊毋殺贛民當速殺我耳遂見殺

周鏜字以聲瀏陽州人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再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爲難治鏜狀若庸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遂爲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爲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郡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鏜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爲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以爲主鏜唯瞠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殺之鏜同時有謝一魯字至道者亦瀏陽人至元乙亥鄉貢進士嘗爲石林書院山長賊陷潭州一魯奉親匿巖谷中官兵復郡邑亡者稍歸乃還理故業俄而賊復至生縛一魯一魯罵賊甚厲舉家咸遇害

聶炳字韞夫江夏人元統元年進士授承事郎同知平昌州事炳蚤孤其母改適自平昌還始知之即迎其母以歸久之轉寶慶路推官會峒猺寇邊湖廣行省右丞禿赤統兵討之屯于武岡以炳攝分省理問官悍卒所至掠民爲俘炳言于禿赤釋其無驗者數千人至正十二年遷知荊門州纔半歲淮漢賊起荊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衆七萬復荊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復江陵其功居多既而蘄黃安陸之賊其勢復振賊將俞君正合兵來攻荊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援絕城陷爲賊所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力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幾賊陷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率勇敢出擊擒其僞將劉萬戶進營蘆洑賊衆奄至出鬭死其家臧馬一子挂山海牙懷印授去得免明安達爾唐兀氏字士元炳同年進士由宿州判官再轉爲潛江云

劉畊孫字存吾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士也今爲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毋自棄以干吾政乃爲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定後增至五十定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讞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衆至正十二年春蘄黃賊攻破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卻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長鎗瑣南班程述謝置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日署府事夜率兵乘城固守江浙行省遣參知政事吉尼哥兒來援至則兵已疲矣城恃有援不爲備瑣南班知之夜四鼓引衆緣堞而上城遂陷畊孫力戰遇害弟燾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常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常寧長吏棄城走民奉印請燾孫爲城守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爲武昌江夏縣魯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俞述祖字紹芳慶元象山人由翰林書寫考滿調廣東元帥府都事入爲國史院編修官已而出爲沔陽府推官至正十二年蘄黃賊迫州境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并力捍禦之兵力不支沔陽城陷民兵悉潰述祖爲賊所執械至其僞主徐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有子方五歲亦死事聞贈奉訓大夫禮部郎中象山縣男

桂完澤者永嘉人嘗從江西左丞李朶兒留京師得爲平江路管軍鎮撫爲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令從征完澤勇于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尋又與賊鬭爲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于樹臨以白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刳二人之腹而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璠
圈點監生臣叢仲揆
臣徐瓚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一東

忠

忠傳一

忠經馬融忠經序曰。忠經者。蓋出於孝經也。仲尼說孝經而敎事君之義。則知孝者俟忠而成。是所以答君親之恩。明臣子之行。忠不可廢於國。孝不可弛於家。孝既有經。忠則猶闕。故述仲尼之意。撰忠經焉。今皇上含庖軒之道。茂勛華之德。循賢俾能。無遠不奉。忠之與孝。天下攸同。臣融巖野之臣。性則愚朴。沐浴德澤。其可默乎。作爲此經。庶少裨補。誠則辭理薄陋。不足以稱爲忠之所存。存於勸善。勸善之大。何以加於忠孝者哉。夫定卑高以章目。引詩書以明義。皆師於古。曷敢徒然。其或異同。從忠孝之宜也。或對之以象其意。或遷之以就其類。或損之以簡其文。或益之以備其事。以忠應孝。亦分爲十有八章。所以弘其至公。勉其誠信。本爲政之大體。陳君事之要道。始於立德。終於成功。此忠經之義也。謹序。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忠之爲道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氣應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履。莫

大乎忠。（覆載之間。人倫之要。履之則吉。違之則凶。無有大於忠者。）忠者中也。至公無私。不正其心。而私於事。則與忠反也。天無私。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四時廣運。天不私德。萬物育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不私諸己。何往不可也。）忠也者。一其心之謂矣。（一則爲忠。二則爲僞。）爲國之本。何莫由忠。（未有舍忠而成於務。）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君臣固其義深也。社稷安其祚長也。天地感其識遠也。神明動其應影也。忠之爲用。其効如此。言人之易從也。）夫忠興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一焉。（身及國家。雖有殊名。其爲忠也。則無異行。）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道行自邇。忠之大焉。）身一。則百祿至。（立身履一。萬貴之來。）家一。則六親和。（御家不惑。自然篤睦。）國一。則萬人理。（天下合心。無不從化。）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精一守中。忠之義也。）

聖君章第二。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聖君在上。垂鑒於下。）萬邦在下。觀行於上。自下至上。各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王者至尊。猶有所尊。況其下乎。）則人化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上行下化。理之自然。文王敬遜。虞芮遜畔。是也。）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日增一日。德益明矣。）祿賢官能。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

（非懷不可以居祿非化不可以懷人任賢除化君之要也）故得皇猷丕丕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君聖臣賢化行名播以光祖考以嚴配社稷於無窮者也）蓋聖君之忠也（忠之爲道無所不通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天以多福與人君也）冢臣章第三　爲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後化成（雖有周孔之才必以忠爲本也）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股肱動於下元首隨於上以其義同其心不異）夫忠者豈惟奉君忘身徇國忘家正色直辭臨難死節已矣（此皆忠之常道固常行未盡冢宰之事）在乎沉謀潛運匡國安人（至無迹誠在沉潛）任賢以爲理端委而自化（官各得人何事之有）尊其君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之如日月調之如陰陽不言而信如四時若是君體用盡矣）聖德洋溢頌聲作焉（聲生於中和之於外）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百工章第四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此乃守常之臣也）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公家之利知無不言）出則行其政（既在其位職思其憂）居則思其道（益國之道）動則有儀（百事之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受己曲從則爲尸素）上下用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政成於下德歸於上）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恭可以成正直可以獻忠）守宰章第五　在官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多欺事不平則怨讟殖身不清則何以教民）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三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清則謹己而已不足於事獨明則躁察於纖奸賄難任獨平則使均於物昧濁無堪夫理人者必三備而後可也）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既才且忠以臨其人政之理也固其必然）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用其情而處之）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因其利而勸之）篤之以仁義以固其心（知仁與義則皆就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君子愛人小人易使）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布德敷君化以行化）明國法以至於無刑（章條中而不犯則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如觀乎子（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民懷其恩有同骨肉）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莫謹焉人誰非子）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設位衆御有君非君泰寧人必跼蹐）君德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氣和順百穀用成是以爲休徵故人之生賴成於君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於其家服勤

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順化供養勤勞奉國是則爲忠）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一人以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德化潛運以心則不知所由而民從善也）施之以政理之中也則人不得不爲善（政教有術昭見於人人勉而行欲罷不可）懲之以刑理之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爲非也（刑服以威知懼無化既劣於政彌蒙於德）刑則在省而中（舜流四凶足清萬國）政則在簡而能（簡則易從能則人服）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及不久則人心復逸）德者爲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殘（兼德則厚加德則寬）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刑不謹則知政不修舉德不務焉人不懷也）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在己修勤修官官修政明而人自理既無不能理之吏與不可理之人）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遒（政其人理祿其宜哉）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武德在寧靜非形於征伐也）淳德布洽戎夷禀命統軍之帥（命不可辱帥不可失國之大寄非易其人）仁以懷之（撫其疾苦使之感懷）義以厲之（示其慷慨使其激勸）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使之有序）信以行之（審其進退使之必行）賞以勸之（懸其爵賞使之慕功）刑以嚴之（威其鈇鉞使之懼罪）行此六者謂之有利（六者並用闕則失之故晉將用師子犯曰未知信之類是也）故得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士卒從教故師得利）是以攻之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道也（武可以備而不用不可以用而不備也）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有其武才堪其扞禦）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目不聰不明不勝其任）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惑其所聞不明則蔽其所見）理辨則忠事審則分（理不辨則其斷偏事不審則其信惑）君子去其私正其色（私去則情滅色正則邪遠）不害理以傷物（求罪爲公則成刻淳）不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不必以勢）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善雖仇必薦惡雖親必去）以之而陟則有成（君子效能也）以之而出則無怨（小人伏罪也）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官務修職人始獲安）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勤勞不息善斯勸矣）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忘忠猶求福而棄天）忠苟不行所率猶非道（忠不居心動皆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自貽伊戚求安可求）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既失於忠又失於孝）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忠則得福祿則榮親也）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人（守忠之道衆吾教

（踈身安親樂得盡其譽）此之謂保孝行也（以忠之故得保於孝）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考叔行孝施於莊公君子善之此之謂也）

廣爲國章第十一　明主之爲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長去邪則小人道消）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正則必忠）有正然後用其能（能而無正則邪正而有能則忠）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周爲保召爲師元爲股凱爲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冀者文威冀者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德之則不可違刑政刑理之要不可破壞）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化行文被威服武偃）人臣和悅邦國平康（禮樂喜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臣在忠於君君在委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成厦非一木之材爲國資庶臣之力）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聞也）天下之心爲心（順物之情不任己欲）端旒而自化居成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默化元運其理如此）王者思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弘之則是）無爲而天下自清（有事則煩）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於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自公（不私於物物亦公焉）賤珍則人去貪（貪由有珍珍去貪息）徹侈則人從儉（儉清於侈侈除儉生）用實則人不僞（見實知僞之惡）崇讓則人不爭（見讓知爭之失）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實（化行心易感服其淳）樂其生保其壽（氣得天和歲無夭折）優游聖德以爲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無違帝德不違其則）

揚聖章第十三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欣已獲奉斷君）君德不足忠臣以辱（恥躬不能爲匡）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播宣之揚揚君之休古之忠臣則皆然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君上行仁虞之道也臣下有賛詠之義也）故君子臣於盛明之時必揚之盛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忠矣夫（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久遠無聞則有缺於忠道矣）

辨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爲用也（用忠以教大莫加焉）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以有間哉）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空竊）故明王爲國必先辨忠（爲國務之忠者臣節不先辨忠國將安寄）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忠言逆志必求諸道佞言順志必求諸非道）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爲君撫衆）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爲君辨忠爲君果敢）故雖有其能必由忠而成也（忠而有能則有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念多而恩私深）知而不忠則文其詐（知念多而詐愈深）勇而不忠則易其亂（勇念多而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

忠而敗也（能而無忠則爲敗）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忒其是謂乎（善惡既別任使不惑）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針過正德惟能諫之）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盡其聽下能言而上不能聽則盡其言言聽俱能則君臣德合則其道光明也）諫於未形者上也（先事而止君遠不聞）諫於已彰者次也（出未及施致之非從）諫於既行者下也（行而能改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從君所命是乃罪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順辭不從犯顏抗議不從則繼之以死其務使君改過爲美社稷之安固也）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直可以正木臣忠可以正主也）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爲善則吉爲惡則凶）善莫大於作忠（百行之善無忠皆虛）惡莫大於不忠（大惡之惡爲逆者殃）忠則福祿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言揚聞未有不祿不忠則不忠彰兆未有不刑）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陷其咎（天意本休君子知而順之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不亦明哉（天監孔明勿謂茫昧）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報國章第十七　爲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官祿君賞錫之）先後光慶皆君之德（光祿祖考優由子孫）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必報不報非忠）君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君臨天下溥不爲臣食土之毛皆銜君德昏衢逆於日月君子知祿事思獻替息山林有能潛國光備君祿位而無聞焉）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進得其才君可端拱）二曰獻猷（納當其善君可依行）三曰立功（功當其庸君可無患）四曰興利（植致其序君可與足）賢者國之幹（幹可以立）猷者國之規（規可以執）功者國之將（將可以衆）利者國之用（用可以給）是皆報國之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報於國道斯廣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況忠臣之於國乎（凡人之間一言一德猶必報况臣之義重恩重焉如何忘也）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忠有所未盡則淳化不行）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君子可以盡謀小人可以劾命）盡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洪於遠（止身則匹夫之事洪遠則萬物之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德廣矣（聖無獨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明無不修德賢臣則無不盡忠忠則爲君闡揚君德由廣大也）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臣下所敎）禮樂以之而興（君上制作臣下所行）刑罰以之而清（君上恤刑臣下所化）仁惠以之而布四海之內有太平音（君德既備人懷如屬樂至而歌自然）

之理也。嘉祥既成。告于上下。（名臣之始於政。能著於群瑞。故其成功。可以）告神明也。是故播於維頌。傳於無窮。（德施於人。勝格於神。而後行於樂。樂行、則何極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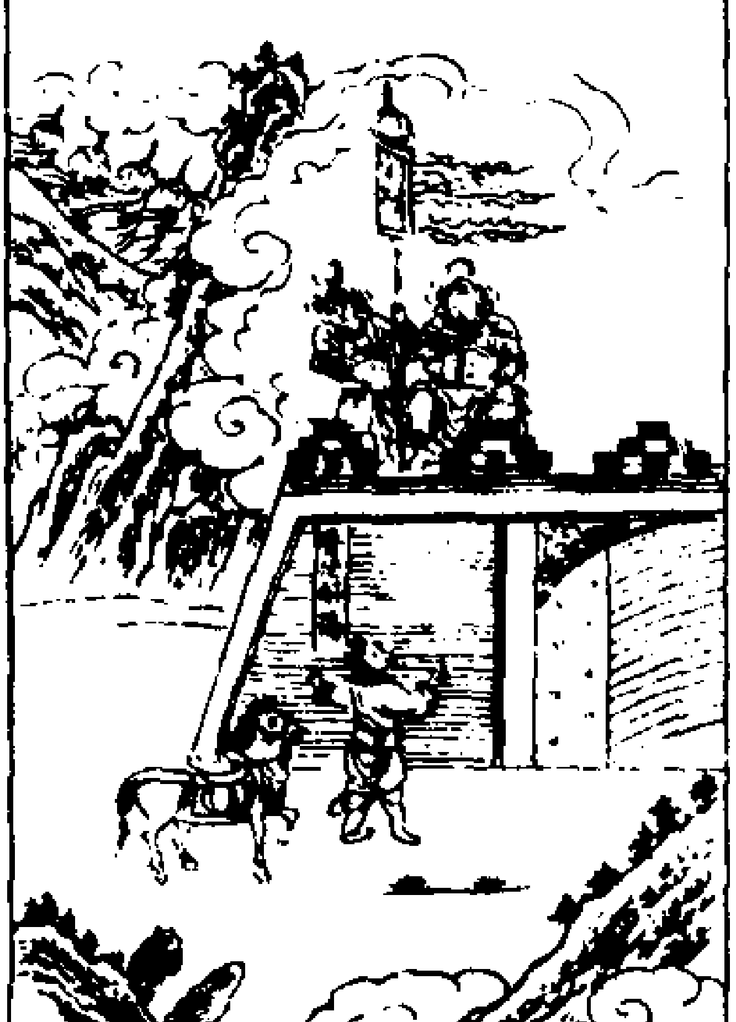
忠傳（國朝忠傳）

文臣

子產姓國名僑是鄭國的大夫鄭簡公時子產做國相專把禮義治國。愛養百姓修明政事做相一年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戲耍老的每都得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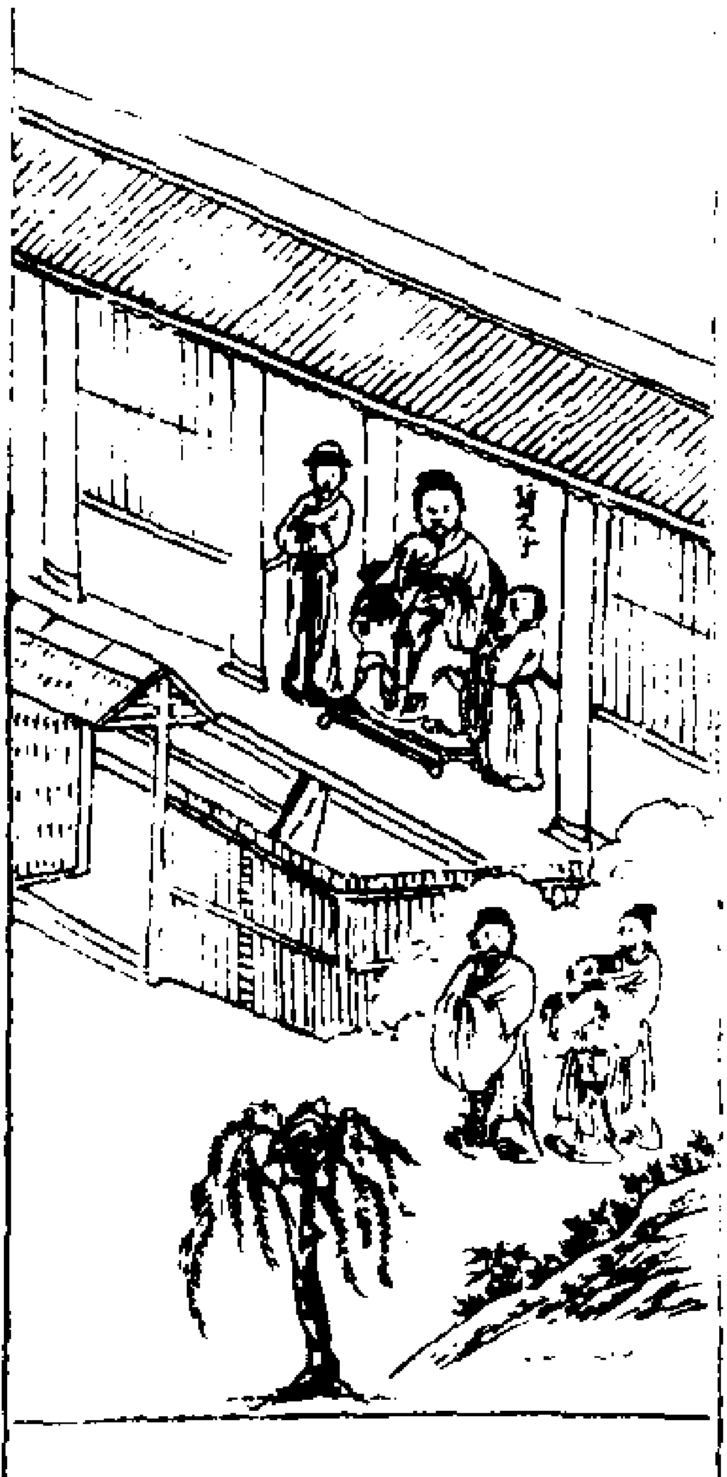
犁地的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貴賤都不講價。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見的都不敢拾。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撇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做國相二十六年。國富兵強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百姓每愛他如父母。

寗武子名俞是衛成公的臣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問衛成公借路。衛成公不肯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卻來伐衛衛成公着人去楚國求救晉文公將楚軍殺敗了衛成公出去在陳國寗武子根着及衛成公歸國寗武子先歸撫安國人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寗武子又根着盡心盡力不怕勞苦親自備衣服飲食進與成公。晉文公着醫人來毒衛成公寗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不曾下毒藥以後周天子着衛成公還國寗武子做上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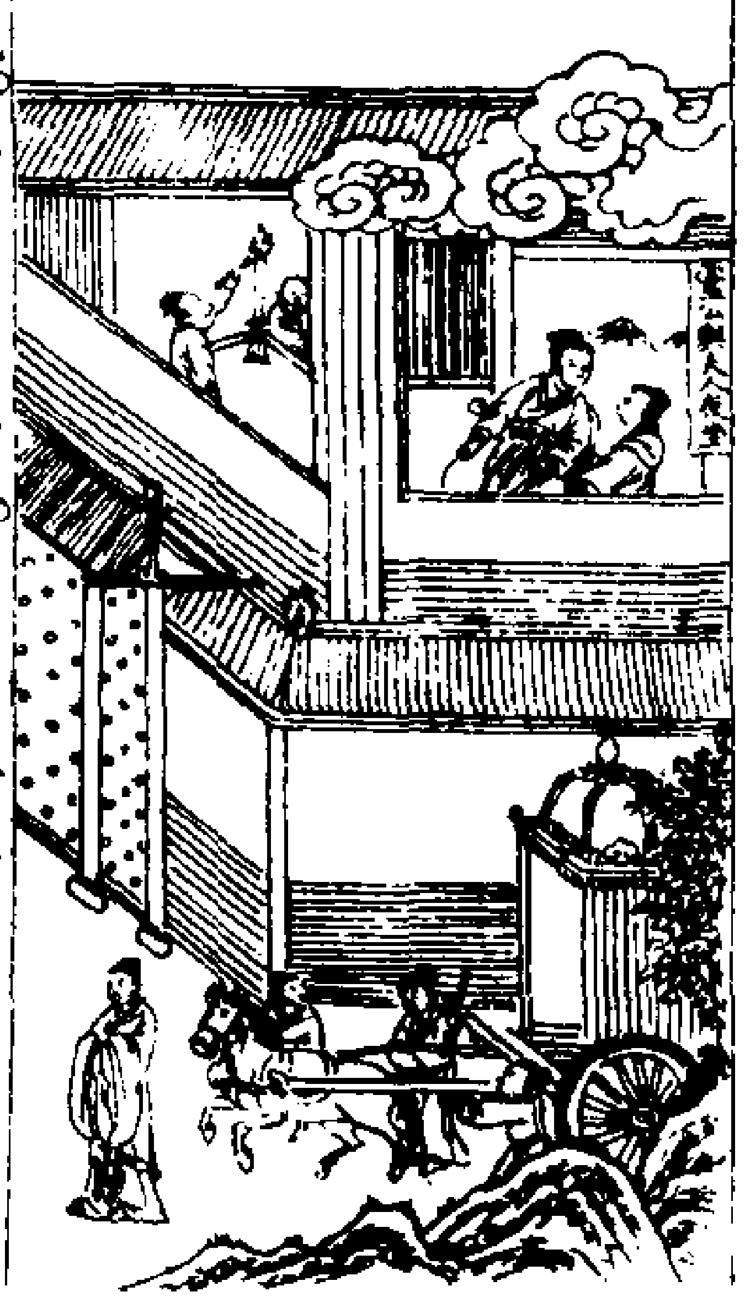
解揚（姓解名揚）是晉景公的臣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宋國教他的臣樂嬰投晉國乞軍來救晉景公欲要救宋先差解揚去宋國說且不要降楚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解揚經過鄭國鄭國拿住解揚送與楚軍中。楚莊王多將財寶買囑解揚教他對宋國說晉不來救你。解揚先不肯從。

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着。及至到宋國城下。卻依舊說與宋人道晉軍都來救你。早晚便到。莊王見他這等說。大怒要殺他着人對他說。你已自許了我如何又失信。解揚對說。人臣能守着人君的命令。死也不改移。這方是信臣奉命出使。有死無二。便有財寶動不得臣的心。臣先怕王殺了臣。傳不得君命。所以許王。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便死也甘心。莊王見他盡忠饒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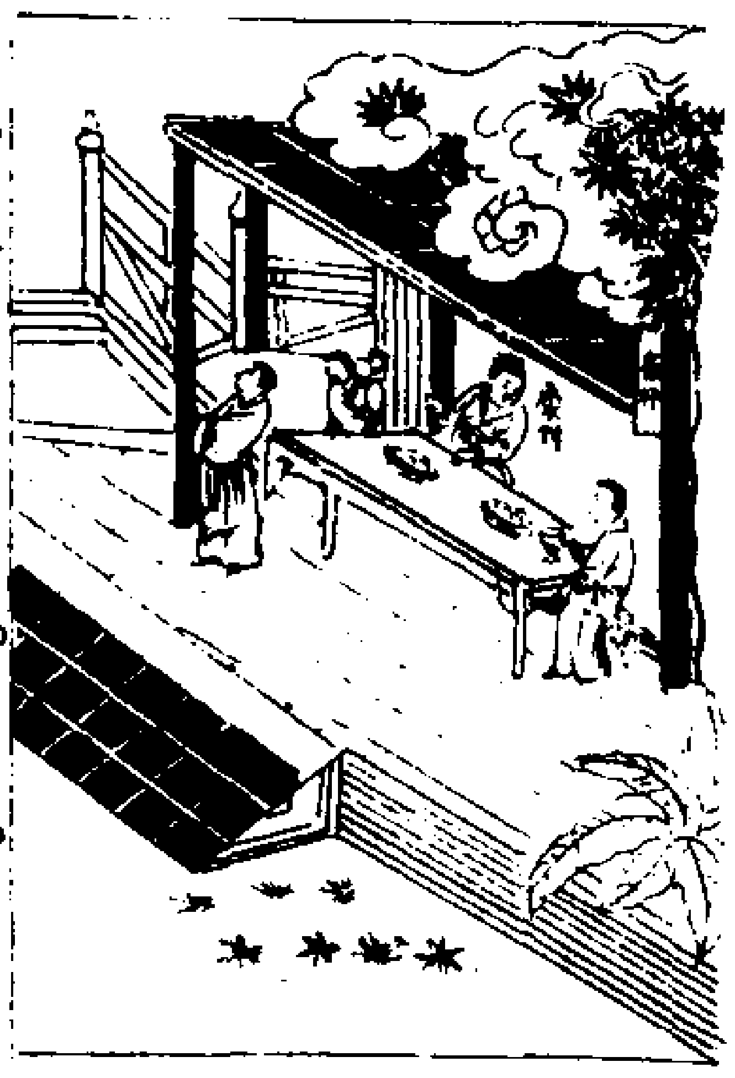


季孫文子名行父是魯國的臣做魯國三朝的卿相。一心只是奉公家裏婢妾不穿絹帛所乘的馬不喫穀粟不收藏金玉。不私置甲兵臨終的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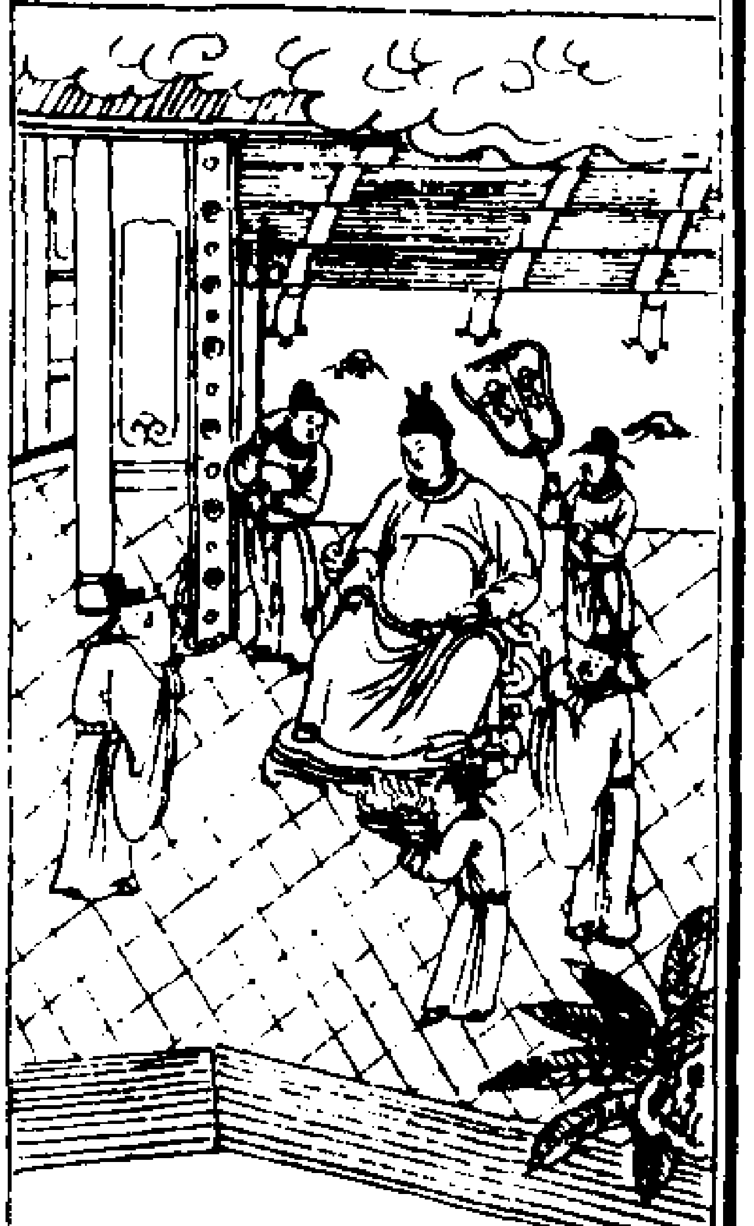
家臣賣什物做葬具。衆大夫入他家裏看。都歎息他忠於魯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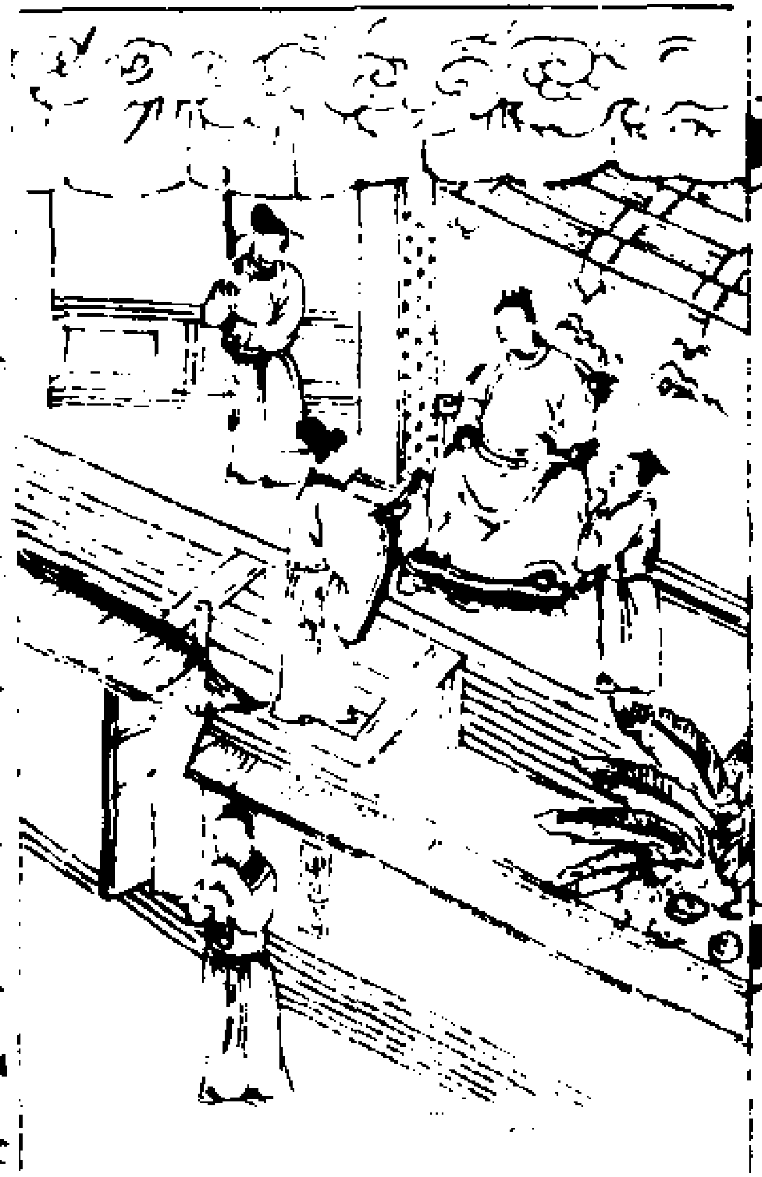
蘧伯玉名瑗（音院）。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坐。聽得闕門外車響。到闕門根前住了。過了闕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著這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蘧伯玉。靈公又問。你怎地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得禮書上說。爲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遇著君的鞍馬。也須起身恭敬。自古來忠臣。不因白日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見時。慢了這禮。蘧伯玉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箇人必然不肯黑夜裏輕棄了禮法。我所以知道是他。靈公著人趕上去看。果然是蘧伯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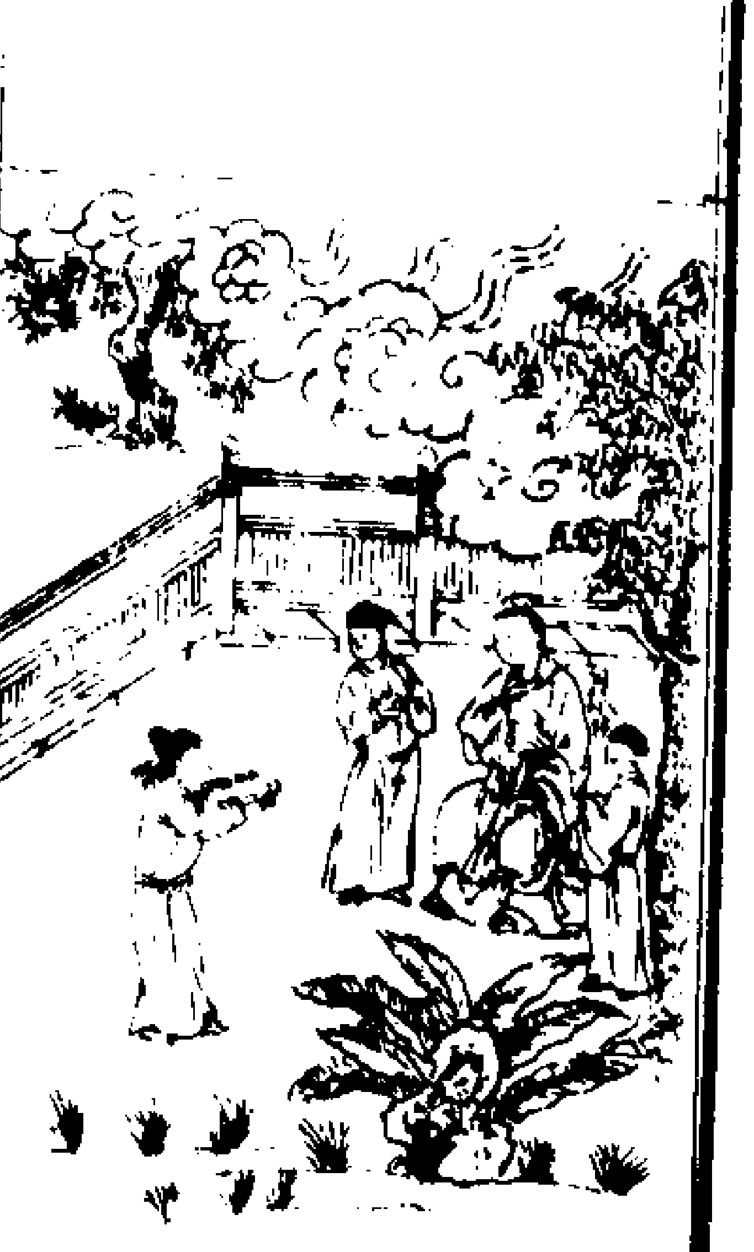
晏嬰表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相。慶封做左相。這兩箇人要專權。怕衆人不從他。殺牲對神道說誓。說恁衆人有不知倚兩家同心的。著他便死。晏嬰聽得。仰望著天說。晏嬰必不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怒要殺晏嬰。崔杼（音宁）說他是忠臣。不曾殺他。在後崔杼慶封都敗了。景公著晏嬰做丞相。齊國大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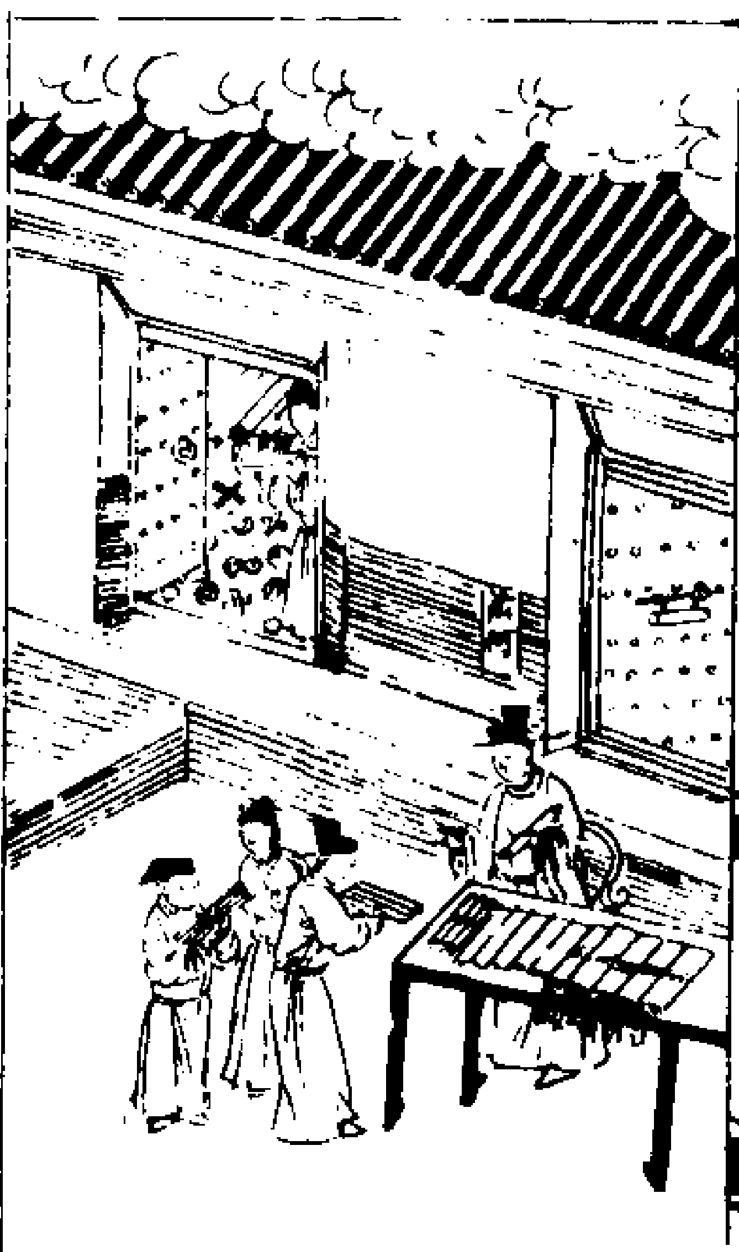
闘辛。是楚昭王。鄖（音云）縣的縣官。在先昭王的父平王。曾殺了闘辛的父。又殺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走去吳國。勸吳王起軍馬入楚國報父兄的讎。昭王走到鄖縣。闘辛的弟闘懷要害昭王。對闘辛說道。已前平王殺了我父。我而今害他的子。有何不可。闘辛回說。人君殺了人臣。誰敢做冤讎。假如一時害了人君。以後滅了宗族。也不是箇孝子。你若敢犯這件罪。我決定殺了你。闘辛又恐怕兄弟真箇無知害了昭王。使著別的兄弟闘巢送昭王再走入隨國去。以後吳軍退了。昭王歸國。闘辛受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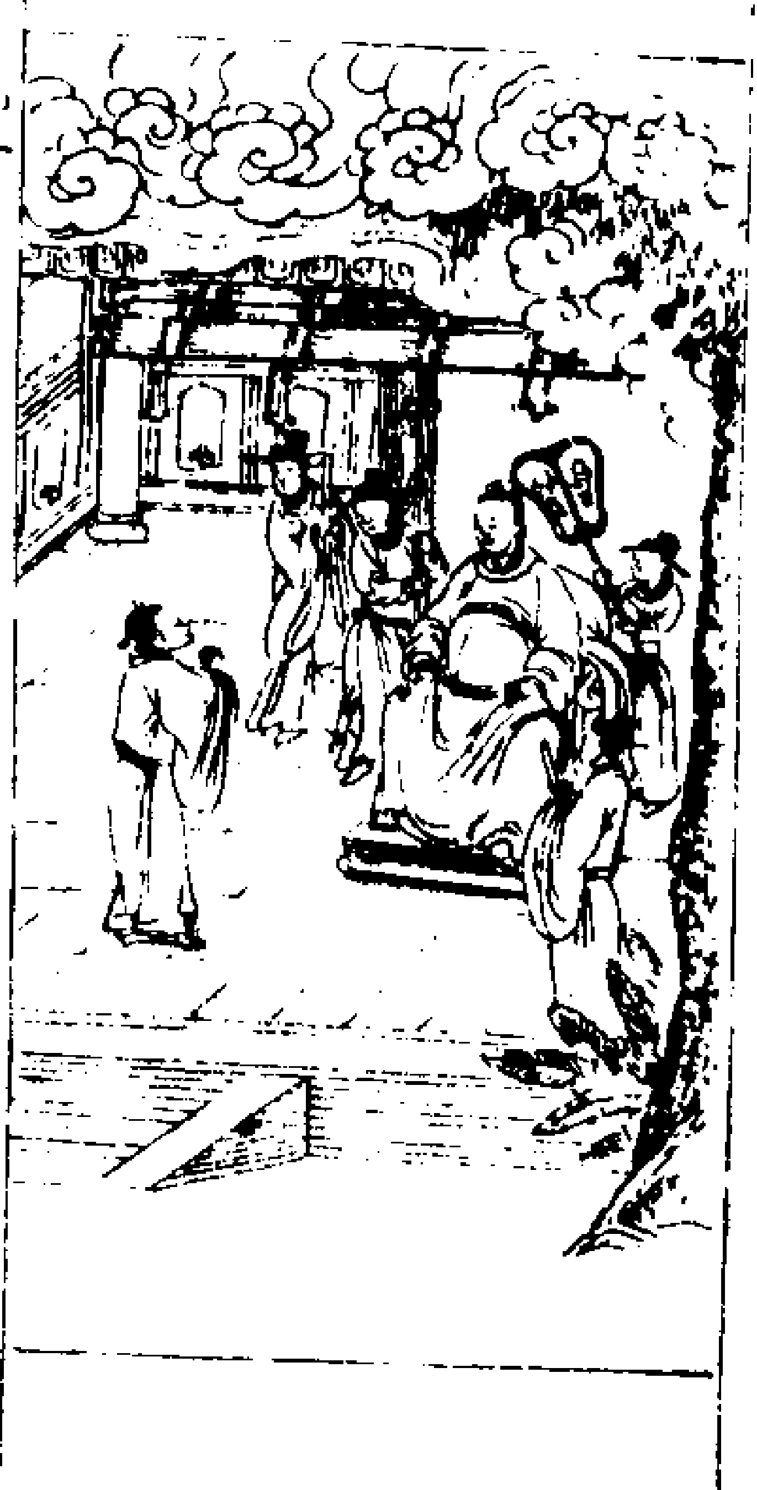
申包胥。是楚昭王的臣。那時伍子胥在吳。引兵伐楚。楚王戰敗出走。吳兵入楚國都。申包胥見本國危急。自走去秦國求救。立著秦的朝門。哭了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國君哀公召見他。申包胥啟說。吳國強大。要併吞各國。纔從楚起。今臣的楚王失國在外。著臣來告急。哀公說。我知道了。你且歇息。待我商議。申包胥又說。臣的君王在野地裏。未歸國。臣如何敢歇息。再立著庭前倚牆大哭。日夜不住聲。水不入口。哀公聞得感動。說楚君雖是無道。有一箇臣這般忠義。如何可不救。因此出兵救楚。敗了吳兵。楚昭王復位。著申包胥做上卿。



公儀休。是魯國的相遵守着法度。依順着道理。教百官每都依着他正道行。但係喫俸祿的人。不許和百姓爭利。那時有一箇舊朋友送魚與公儀休。公儀休不受。那朋友說。我知道丞相愛喫魚。所以來送。怎地不受。公儀休說。我做國相。要魚喫時。自把俸錢買喫。我今不受你的。再誰敢送來與我。到了不肯受。公儀休又曾喫菜。滋味甚好。知道是自家種的。便把菜園裏葵菜都拔了。又見家人織得布細。便趕了織布的婦人。燒了織機。說道您自家種了好菜。又織了好布。着那農民婦女將他的菜和布賣與誰。公儀休做人多似這般清儉有德行。古今稱做賢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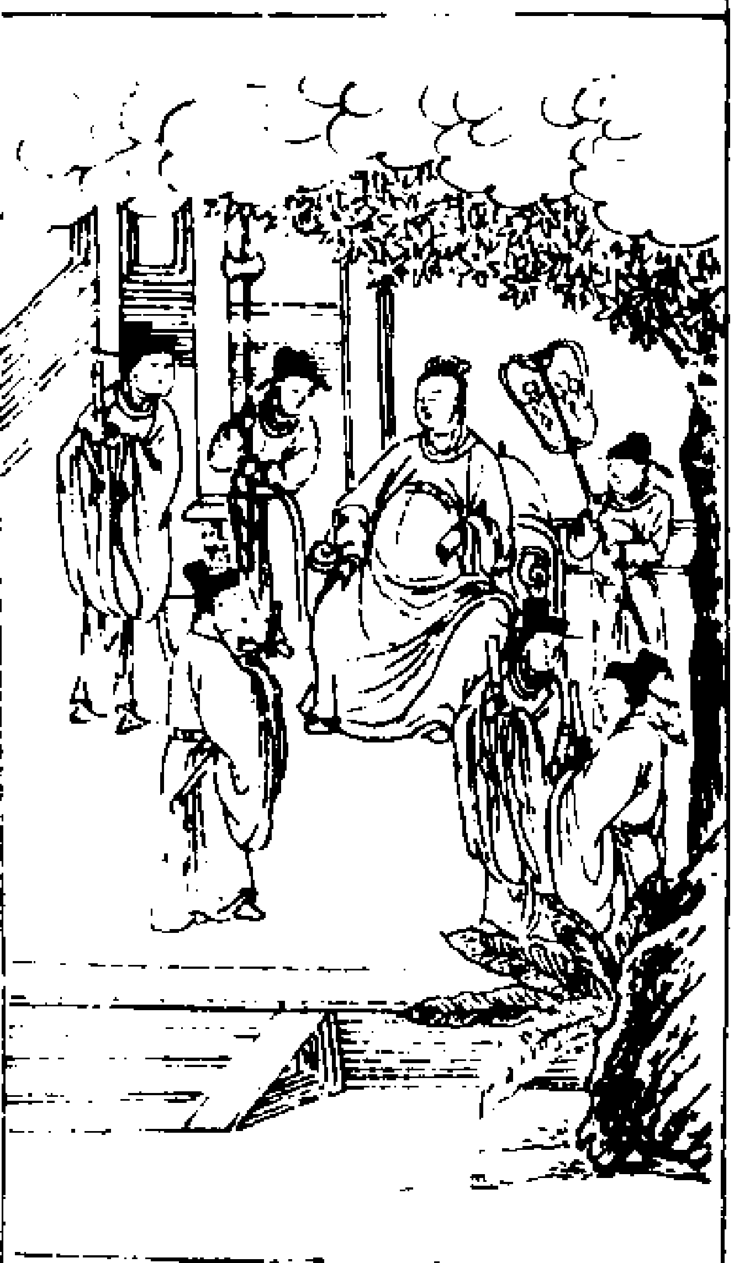
蕭何是沛縣人。在縣裏做吏。漢高祖皇帝初起兵時。用蕭何總管軍馬錢粮的事。及至破了秦咸陽城。諸將官爭去取金銀財物。只有蕭何獨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書圖冊收藏了。後來高祖盡知道天下戶口多少地理險要去處。都因得這秦的圖書。項羽着高祖去漢中做漢王。高祖怒。蕭何啟說。臣願大王且到漢中。撫養百姓。選求賢人。先安定了巴蜀。却出來收三秦的地面。天下可取了。高祖去之國。着蕭何做丞相。保舉韓信做大將軍。助高祖出兵。收了三秦。高祖會合諸侯攻項羽。留蕭何守關中。輔太子。修城池宮殿。立社稷宗廟。置律令。治州縣。轉運糧草。供給軍馬。沒一件欠缺。高祖領的軍多有逃亡的。蕭何在關中便發人來補了。又着他子孫兄弟少壯的都做軍。高祖滅了項羽。即帝位。封蕭何做酇（才何切又音贊）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衆功臣都來爭功。高祖說與衆人道。你諸人獨一身根我。多的不過兩三人。蕭何全家三四十人根着我。他守關中。輔佐我成帝業。功勞又大。務定着蕭何位第一。子孫世世受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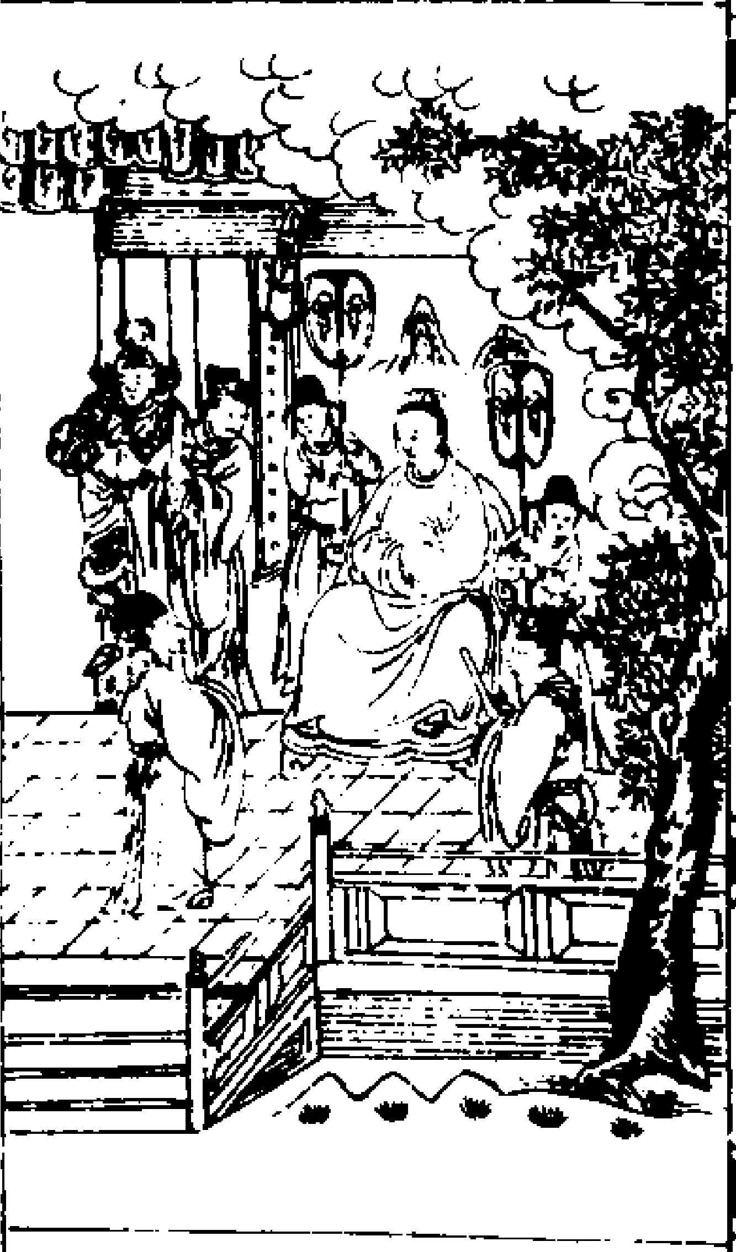
張良表字子房。祖上是韓國的人。漢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時。將數千人到下邳。張良歸從了高祖。常把太公兵法說與高祖。高祖心喜。用他計策。張

良將兵法說與別人。便都不省。張良知高祖有天命。因此上根着不去。及高祖引兵入咸陽。秦王子嬰投拜了。高祖得了秦國。看見宮室帷帳狗馬寶玩婦女甚多。心裏要留在宮裏住。樊噲諫高祖不肯聽。張良諫說。秦朝因爲無道。所以沛公得這裏。與天下的人除了害。正當儉素方好。如今纔到秦國便要快活。又和秦一般了。人說的忠言雖是逆着耳。却成得事。便如苦味的藥雖是苦着口。却醫得病。高祖聽他說了。便領着軍馬還到霸上。劄營。後來項羽怒高祖閉了函谷關門。引兵攻破了關。駐劄在鴻門下要來攻高祖。項羽的叔父項伯。和張良是舊朋友。夜間騎着馬走到高祖營外。悄地裏喚張良。着張良撇了高祖。和他一搭兒走去。張良說。我根了沛公幾年。今有急難。便走去是不義了。便入去說與高祖。與高祖設策。請項伯飲酒結親。着項伯和解項羽。第二日張良根隨高祖到鴻門謝項羽。飲酒中間。范增要害高祖。張良出外。着樊噲入去護衛高祖。高祖因而得脫去。張良後爲高祖計謀。委任韓信彭越黥布三人爲將。滅了項羽。高祖即帝位。着張良自擇齊地三萬戶。封做侯。張良辭不敢受。高祖封他一萬戶。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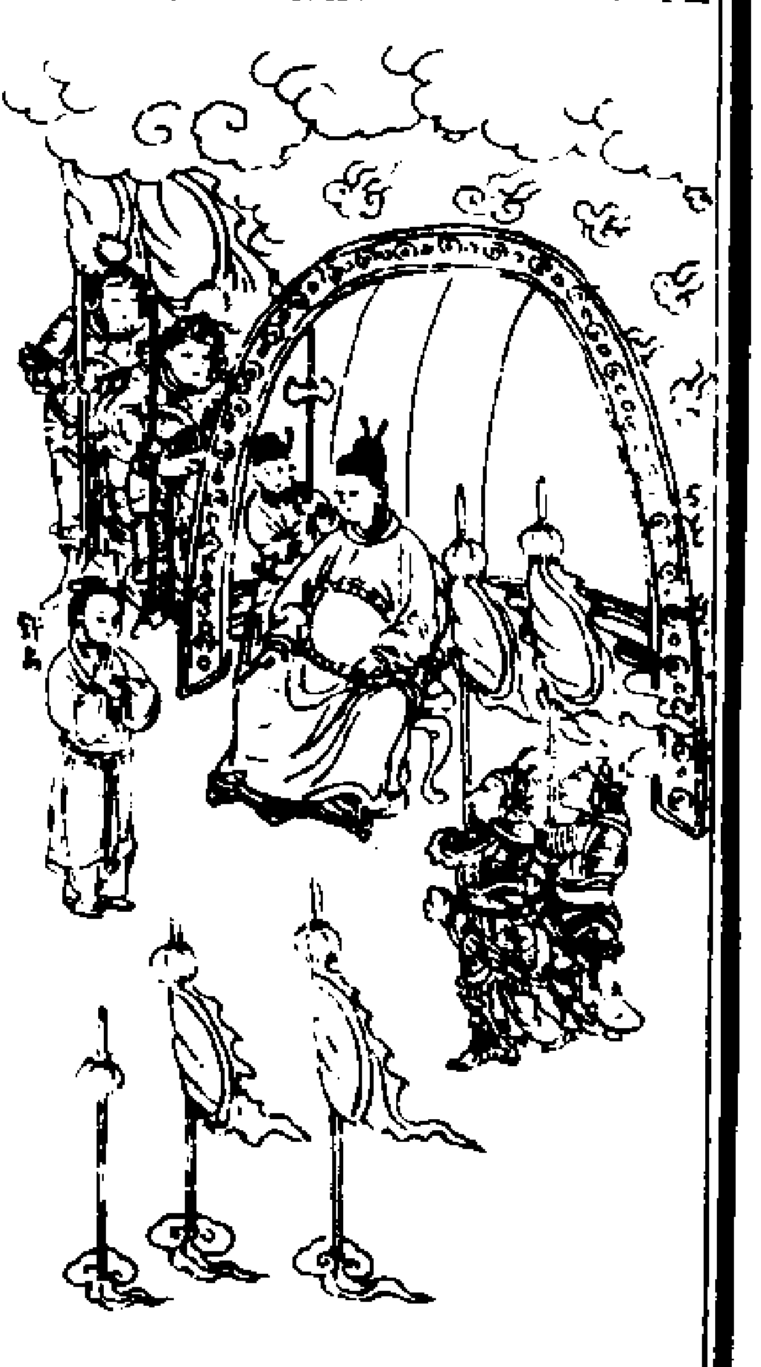
留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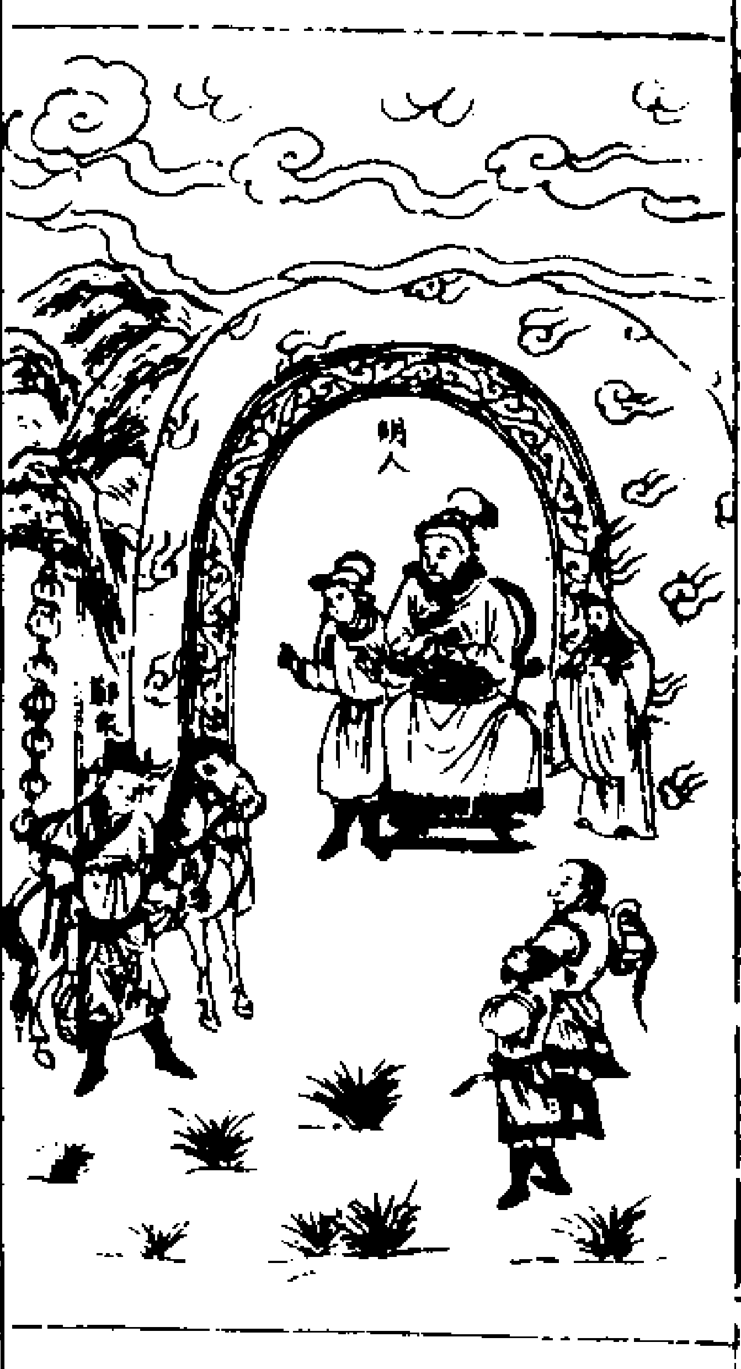
汲黯（乙減切）表字長孺。濮（音卜）陽人。漢孝武皇帝時。做官在朝。他的性忠直。武帝曾對臣宰每説我欲要行仁義。你衆臣宰以爲如何。汲黯奏説。陛下心多私欲。却要外施仁義。怎地學得堯舜治天下。武帝大怒。退朝。對衆臣宰每説。汲黯這般不曉事。衆臣宰都怪責汲黯。汲黯對衆人説。天子置立公卿宰臣。恐怕有不是的事。要衆人匡正。你衆人如何阿諛順承天子的意。將天子陷於不義。縱然愛惜身子不肯正諫。豈不羞辱了朝廷。衆臣宰皆服他説。武帝後来稱他可比古時社稷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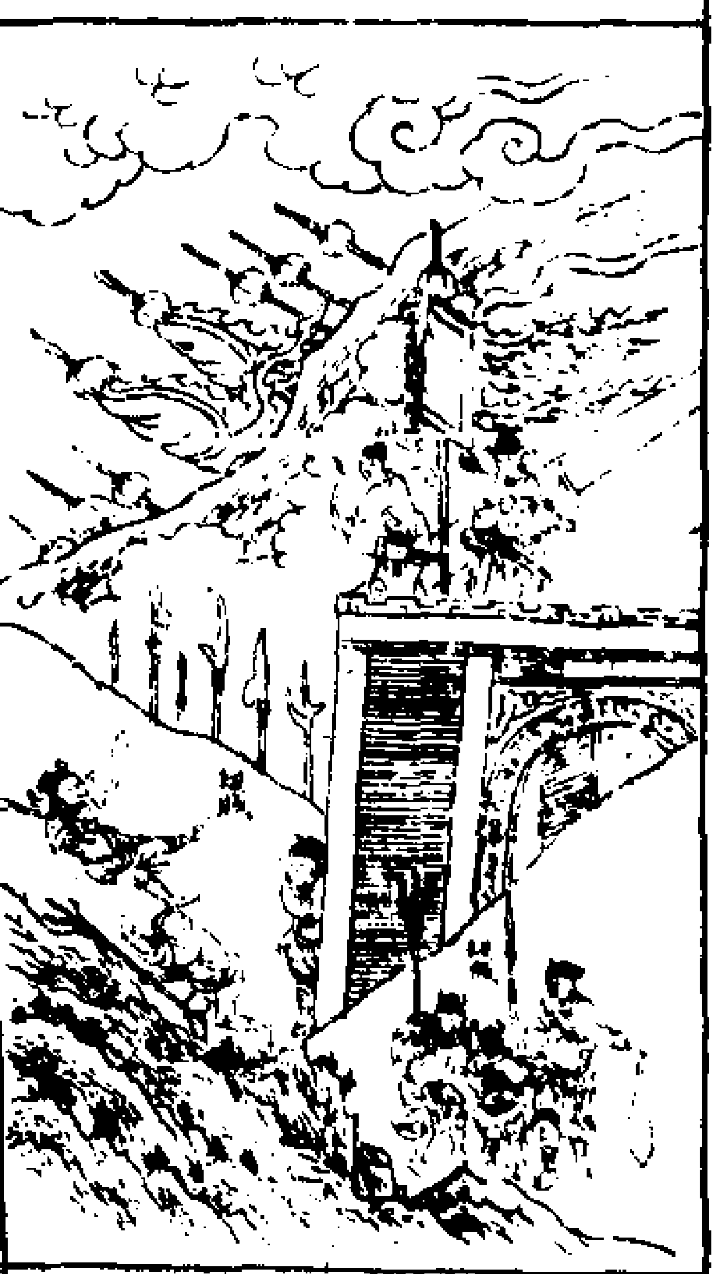
魏相。表字弱翁。濟陰定陶人。漢孝宣皇帝時。除御史大夫。那時大將軍霍光没了。宣帝想他已前功勞。着他兒子霍禹做右將軍。姪兒樂平侯霍山領尚書事。魏相實封奏説。而今霍光没了。又着他兒子做大將軍。又着他姪兒掌朝廷政事。他一家人都有權勢。必是驕縱了。主上若減了他家的權柄。便安了國家。又全了功臣的子孫。宣帝依着他説。陞他做丞相。封高平侯。既做了丞相。和那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佐朝廷政事。天下太平。漢朝好宰相。以前數蕭何曹參。以後只數魏相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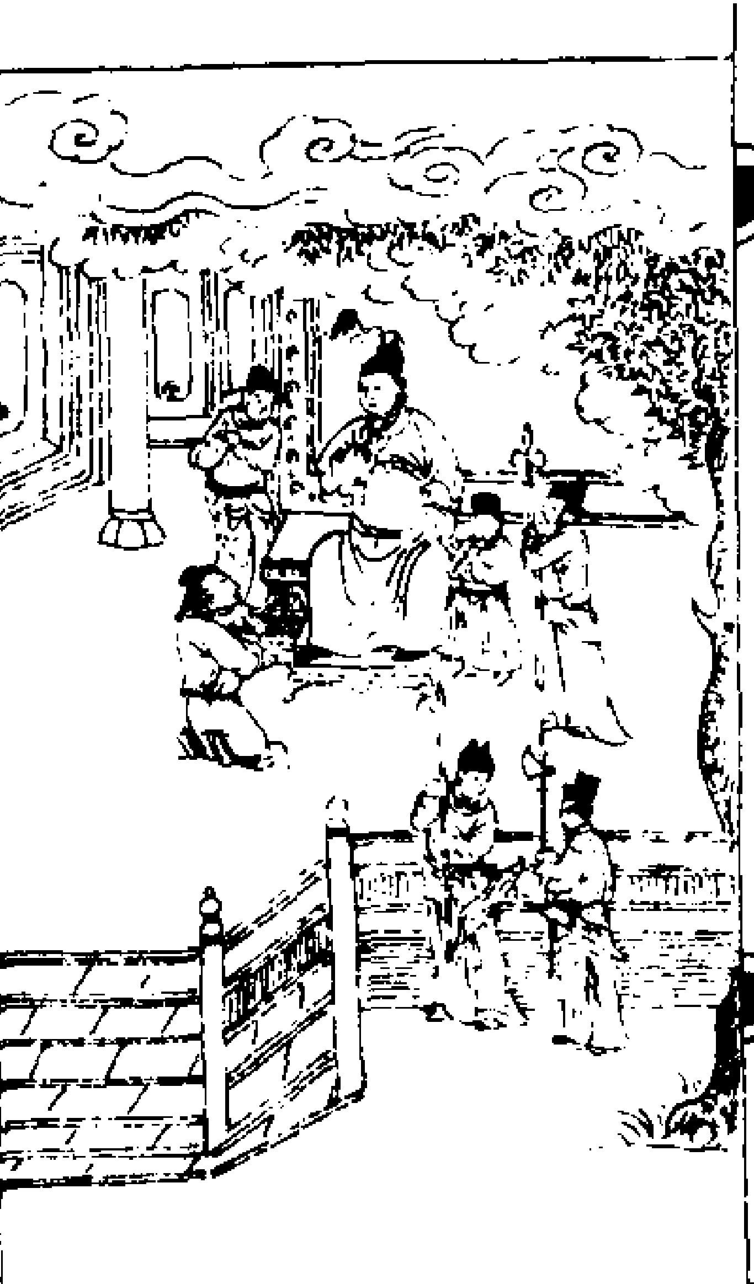
鄧禹。表字仲華。南陽人。小時和後漢光武皇帝。同在長安讀書。光武起兵。鄧禹根尋到河北。勸光武延接賢士。務得人心。立高祖的事業。救萬民的性命。光武大喜。着鄧禹就帳裏歇宿。每事與他商議。任用各將官。都問鄧禹。人人都用得停當。當將數百萬兵。不肯妄殺一箇人。天下已定。便去了甲兵。還修儒業。有兒子十三箇。各教他學一件藝業。修整家法。教訓子孫。遵守國家法度。俸祿外並不營添產業。光武極敬重他。除做太傅。封高密侯。二十八將中是第一箇人。畫像在南宮雲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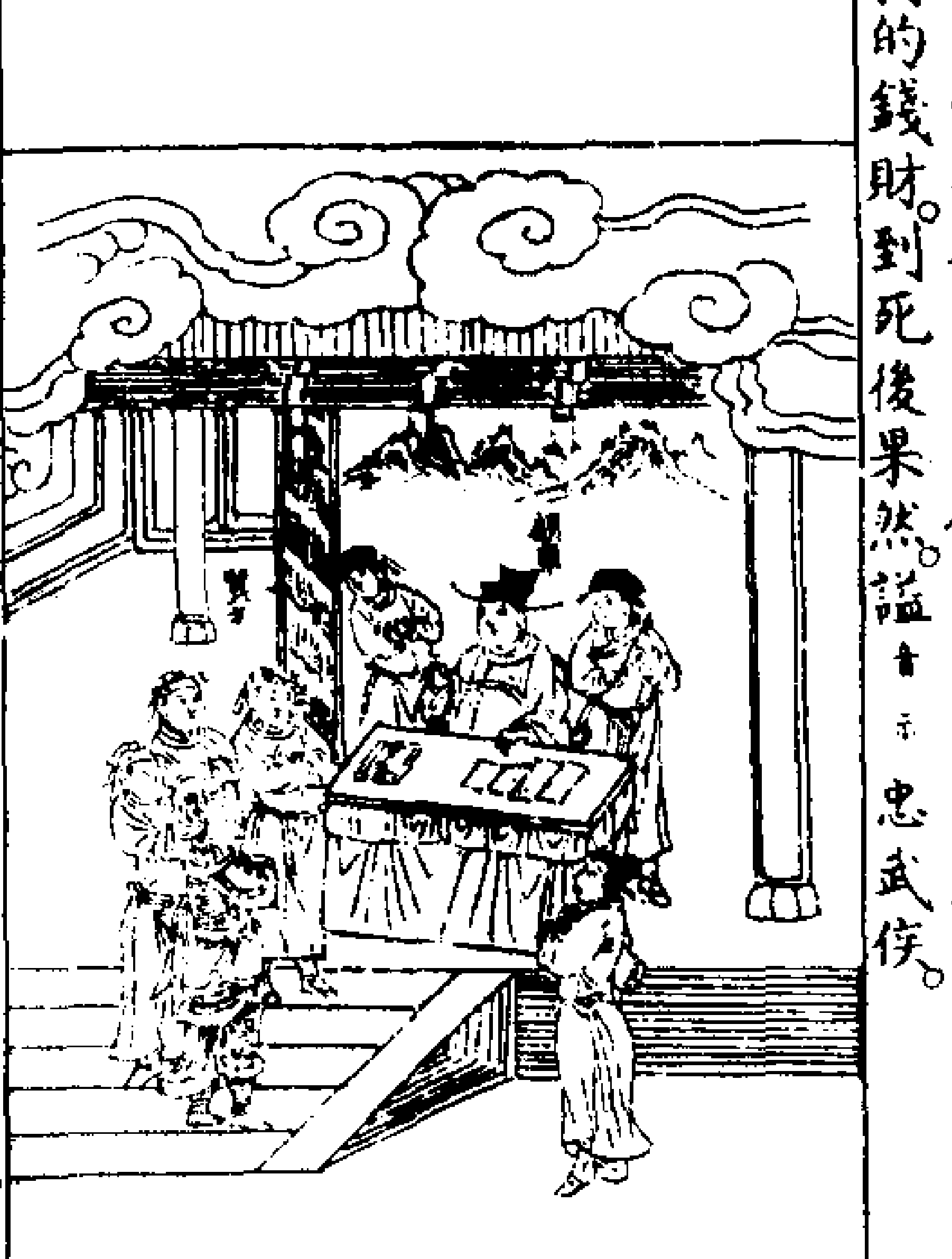
鄭衆。表字仲師。河南開封人。漢明帝時。除做給事中。又做越騎司馬。那時北裏胡人要與漢朝和親。明帝差鄭衆拏着漢家旌節去做使臣。胡人要鄭衆拜。鄭衆不肯拜。胡人的王子惱了。把鄭衆圍守着。不與飯食喫。要他降服。鄭衆不肯服。拔刀在手説誓。胡王害怕放了。着人送鄭衆回還到京城。章帝即位。又要差鄭衆去。鄭衆奏説。臣不忍拿着大漢的旌節去胡人氊帳裏拜。後胡人来漢朝。章帝問胡人。鄭衆不服胡王的緣故。胡人説鄭衆的意氣壯勇。蘇武也不及他。章帝喜悦。除鄭衆做軍司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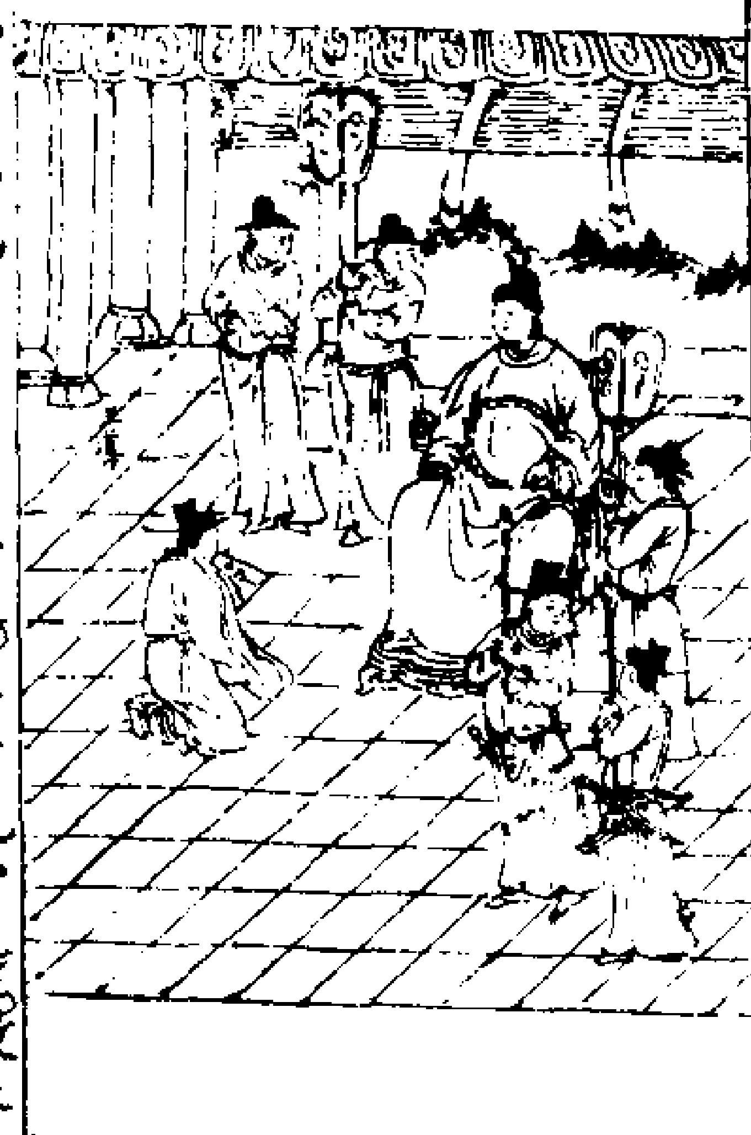
陳球（音求）表字伯真。下邳淮浦人。後漢順帝除他做御史。那時桂陽有賊李研等。群聚劫掠。州縣家拿捕不得。大尉楊秉薦陳球做零陵太守。陳球到了零陵。擺布捉賊的法度。過了一月。賊知他威名。都散走了。又有軍人朱蓋。結交著桂陽賊胡蘭。領著二三萬人来攻零陵城。城中的人害怕。吏人每都来對陳球說。而今賊来攻城。可將家裏老小逃避去。陳球聽得大怒。說道。太守分了國家虎符。管著一郡。怎肯顧戀妻子。阻了國家的威勢。再有說的便斬了。却和城裏人緊守著那城子。和賊相抵十来日。朝廷差中郎將度尚来救。陳球和度尚共破了朱蓋。賜錢五十萬。又著他一箇兒子做官。



諸葛亮表字孔明。瑯邪郡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厮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著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来。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著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曾對後主說。臣成都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食。若臣死時。必不教家中有餘剩的匹帛。庫裏不教有餘剩的錢財。到死後果然。謚（音示）忠武侯。



顧雍表字元歎。蘇州人。吳王孫權時。封顧雍做醴陵侯。代孫劭做丞相。顧雍凡選用文武的將吏官員。務要八人盡他的材能。委用品職。心中無偏曲。又訪問得民間不便的事。及官人每的奸惡。都密地裏著朝廷知道。但有行得好的事。都歸與朝廷。不敢教外人知道。孫權以此重他。常與他議事。



王導表字茂弘。瑯邪郡臨沂（音移）縣人。東晉元帝時做丞相。他的性公忠。行的政事寬大。薦引賢才。撫安百姓。成就元帝中興的功業。元帝曾因喫酒妨廢國事。王導進諫。元帝將酒鍾覆了。終身不喫酒。王導房族的哥哥王敦謀反。王導奏知明帝。先設兵防備。及王敦反了。明帝著王導做大都督。總兵平王敦。王導寫書與王敦的哥哥王含說道。先皇帝中興恩德在民。你兄弟無故反逆。人人憤怒。我一門受國家的厚恩。今日總兵在此。寧可做忠臣死了。不做逆黨求生。以後王敦死。賊黨都平了。王導做三朝丞相。倉裏無積下的米穀。身上無重穿的絹帛。一心只忠君愛國。做到司徒。

封始興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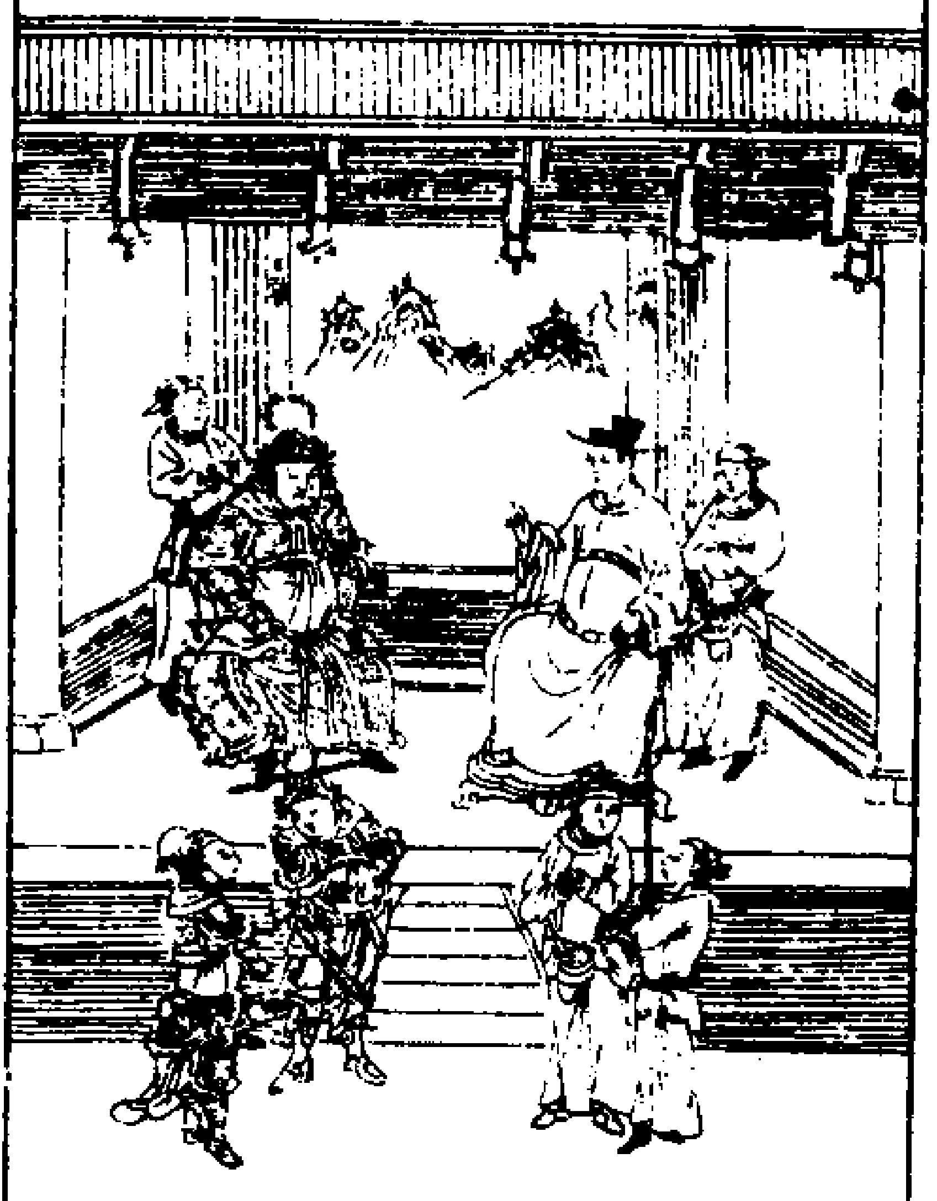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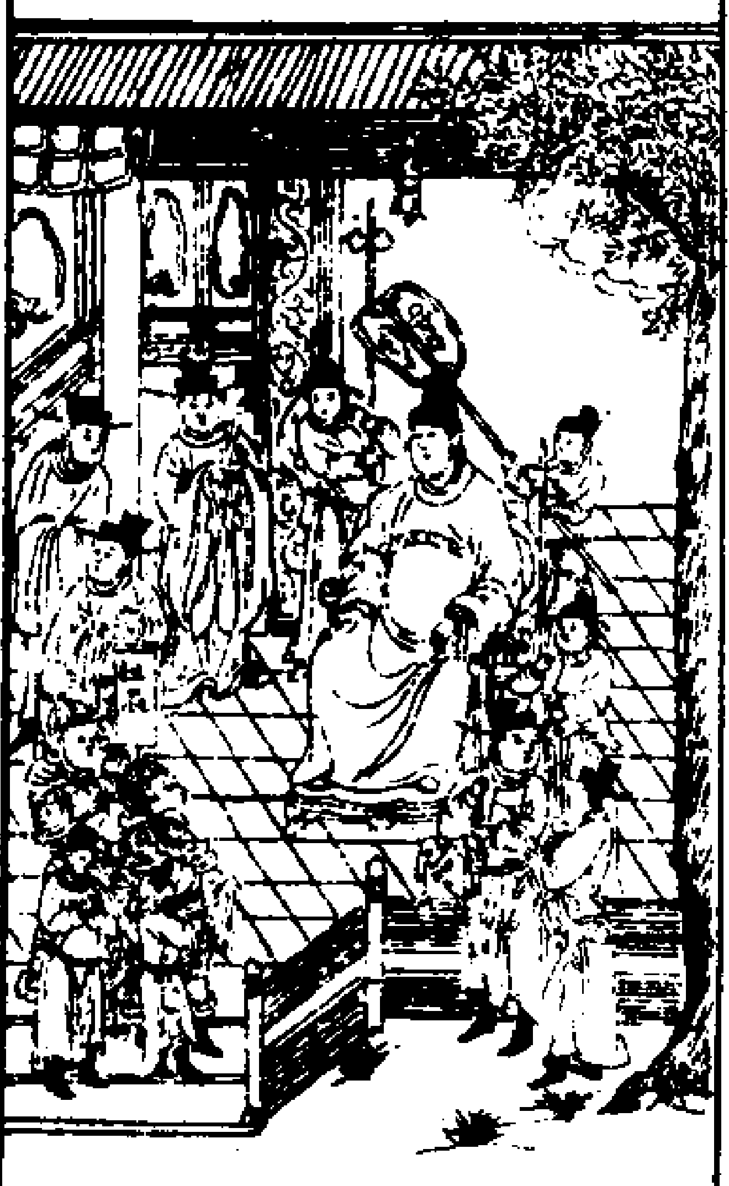
忠

忠傳二

文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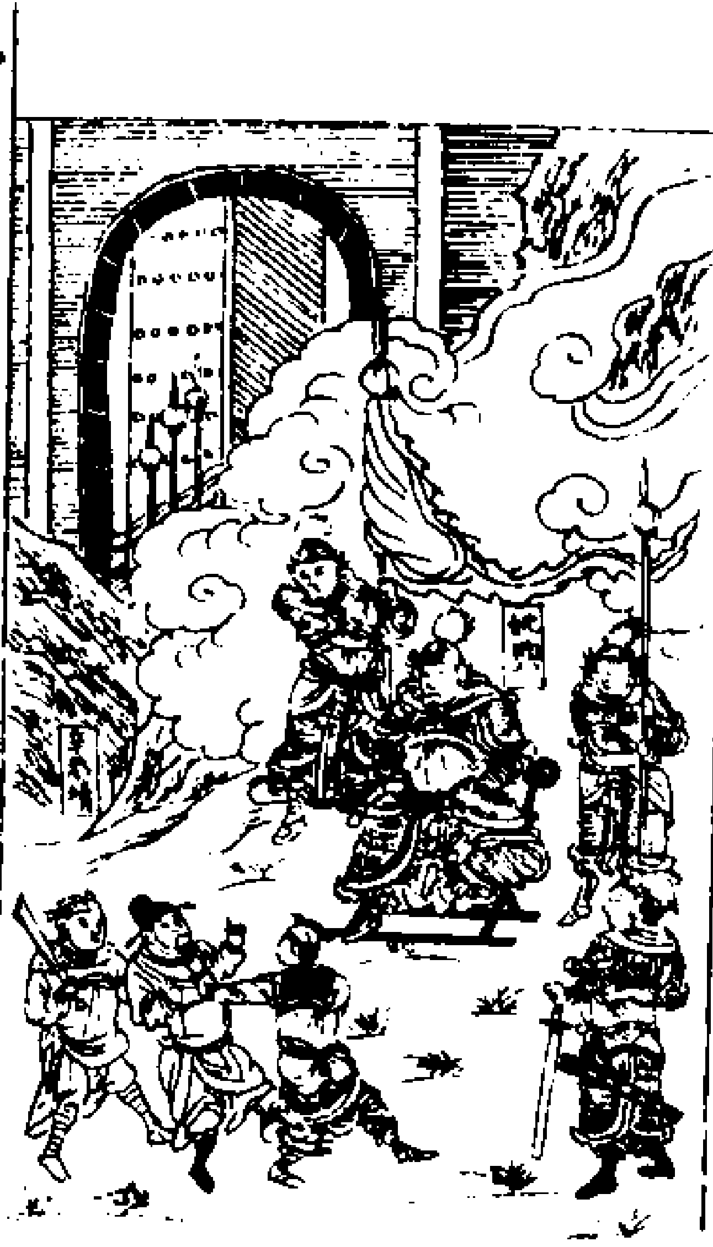


溫嶠（音轎）表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晉明帝時。王敦請溫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蓄兵謀反。溫嶠累次將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溫嶠便歸朝廷奏王敦謀反的意思。着朝廷防備他。後来王敦果然反了。朝廷着溫嶠做中壘將軍。將那王敦平定了。到成帝時。溫嶠做江州都督。遇着蘇峻反。溫嶠又起兵平定了蘇峻。一心忠於國家。成帝升溫嶠做驃騎將軍。封始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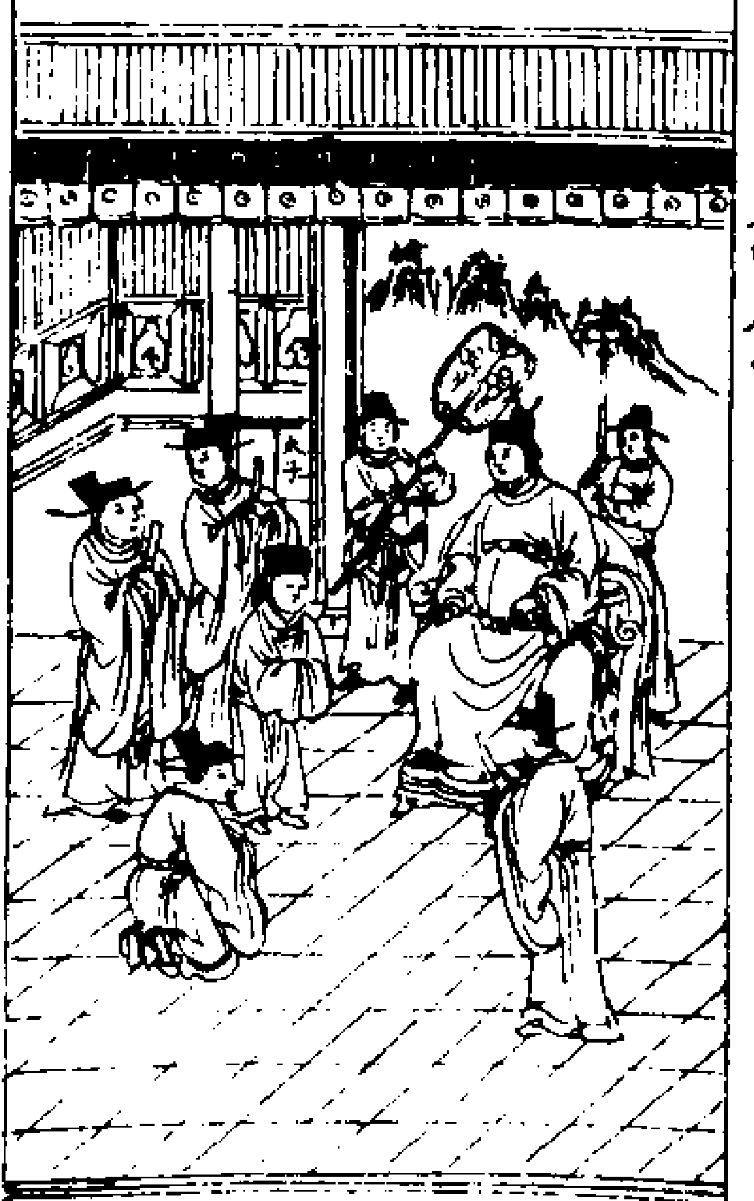
謝安表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東晉孝武帝時。做吏部尚書。那時有大司馬桓溫謀簒位。引着軍馬来朝。百官都懼怕。侍中王坦之流汗透衣。荒急倒拿着笏。只有謝安神色不改。言語從容。盡忠輔衛天子。桓溫不敢說起。只這般去了。以後又使人来問朝廷要加他九錫的禮。謝安見他不忠。不肯

與他。桓溫到了篡位不成。孝武加謝安做中書監錄尚書事。秦王苻堅親自總兵九十萬。要來滅晉國。京城人心震恐。謝安著他的姪兒謝石。謝玄等。統兵八萬。殺敗了苻堅。收復了河南地面。謝安也不誇功。人說他是真宰相。加做太保。封建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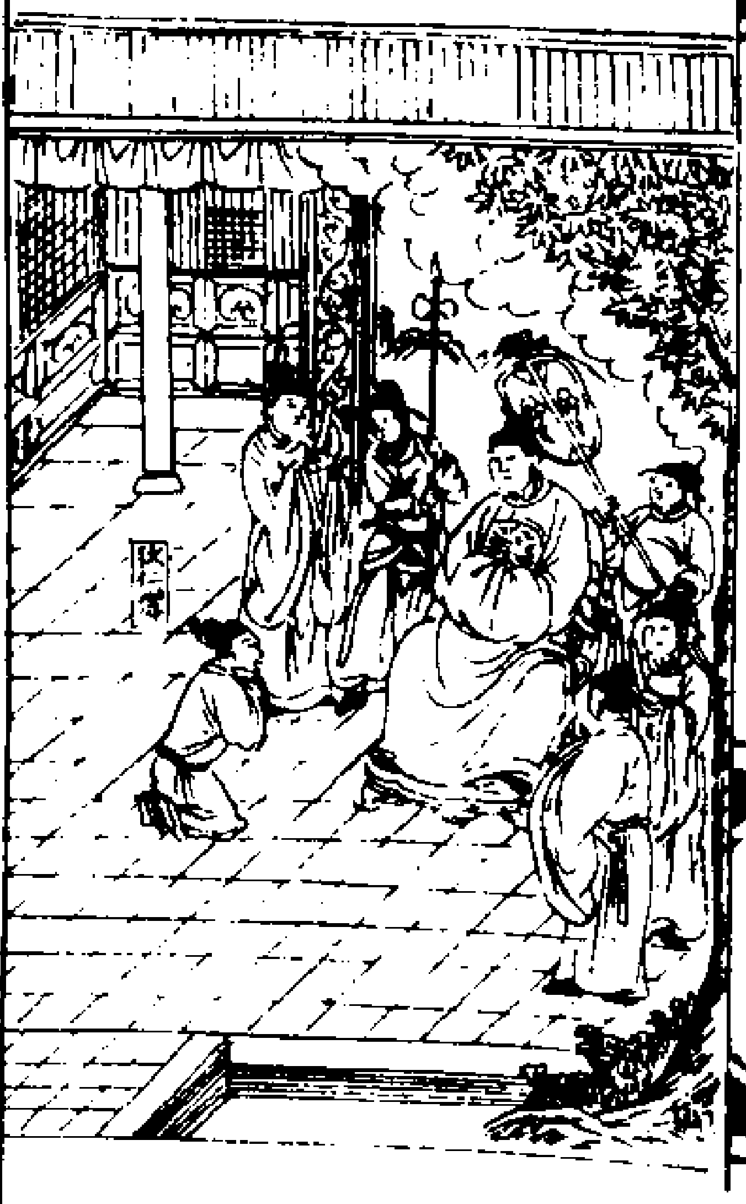


辛恭靖（音淨）隴西狄道縣人。晉安帝時。做河南太守。遇著後秦主姚興領軍來攻河南城子。恭靖緊守著一百餘日。因無救兵。被他攻破了。將恭靖拿到長安。姚興說。我要將東南地面的事委任你。恭靖大聲說。我寧可做晉國的鬼。不做你羌賊的臣。姚興惱了。將恭靖監收在別箇房子裏。監了

三年。以後用計走回晉國來。安帝見他忠節。著做諮（音咨）議參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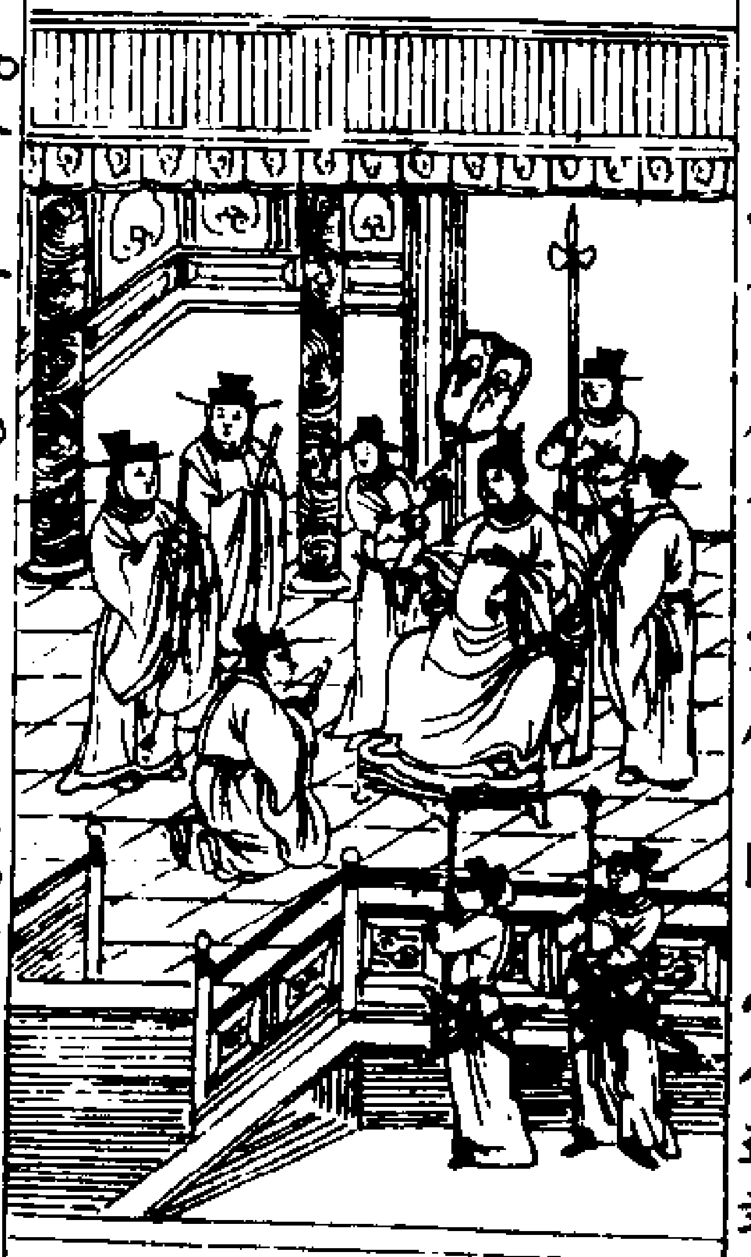


高允表字伯恭。渤海郡蓨（音條）縣人。北魏太武帝時。做著作郎。與司徒崔浩共掌國史。那時有遼東公翟黑子。太武好生愛他。他因差使出外。卻受了人一千匹布。事發露了。來問高允道。主上若問我時。我從實說的是。還隱諱著不說的是。高允回說。只從實說的是。切不要欺罔。那翟黑子又聽著別一箇人說。不曾從實自首。太武惱怒。將翟黑子廢了。後來崔浩因修史的事。被監收了。那時高允正在東宮教皇太子講書。太子說與高允。若入去見主上。我自引你向前。你但依著我說。太子見太武。奏說高允小心謹慎。又職分小。國史都是崔浩主張著做。請赦了高允。太武就問高允。這書都是崔浩做不是。高允對說。臣和崔浩一同做來。崔浩只整理得大綱。正做的書。臣比崔浩做得較多。太武大怒。說高允的罪重似崔浩。怎生饒得他。太子奏說。主上天威嚴重。高允是箇小臣。心裏懼怕。所以言語迷亂了。臣恰纔問他。他說國書都是崔浩做的。太武又問高允。高允對說。臣的罪該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因著臣陪侍講書多日。可憐臣。要乞臣的殘命。實不曾問臣。臣也不曾這般說。不敢迷亂。太武看著太子說。這箇人真是直。臨死不肯改了言語。可見他信。做人臣不欺君。可見他忠。特地赦了他罪。後來太子卻責怪高允說。我要與你脫死。你卻不肯從。是怎生這等。高允啓說。臣與崔浩實一同做史書。死生禍福都合一同。誠蒙殿下再生的恩。違了本心。僥倖免死。不是臣所願。太子好生稱嘆他。後來做到中書令。封咸陽公。壽九十八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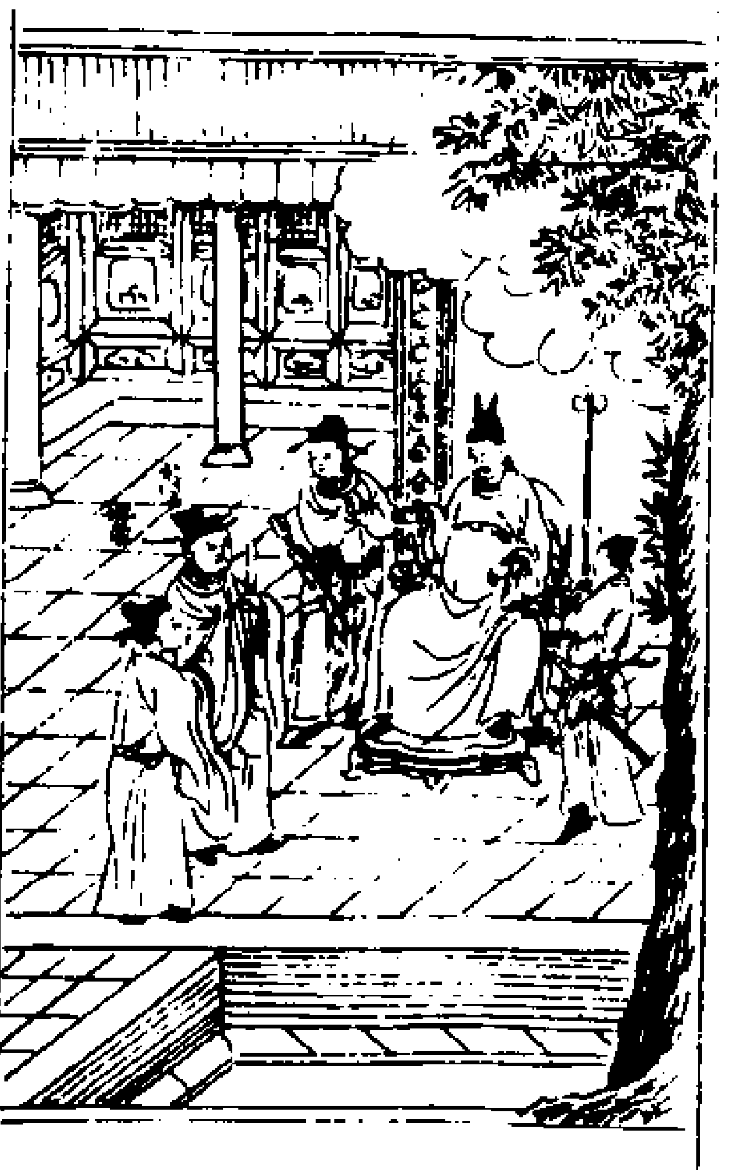


狄仁傑表字懷英。太原人。唐高宗皇帝時。做大理丞一年中。斷決了監禁日久的人一萬七千名。人都稱仁傑斷的平。到中宗立。武后管朝廷政事。將中宗降做廬陵王。著在房州住。卻要立他姪兒武三思做太子。那時仁傑正做鳳閣鸞臺平章事。對武后說。臣看天意未厭唐朝。今若要立太子。不是廬陵王不可。武后惱怒罷了。後來武后召仁傑說。我常常地夢打雙陸不勝。卻是怎地。仁傑對說。雙陸不勝。是無子。必是天要警省主上立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但動。天下便危了。已前文皇帝親自廝殺。取得天下。姓生艱難。正要傳與子孫。高宗皇帝又曾將兩箇兒子託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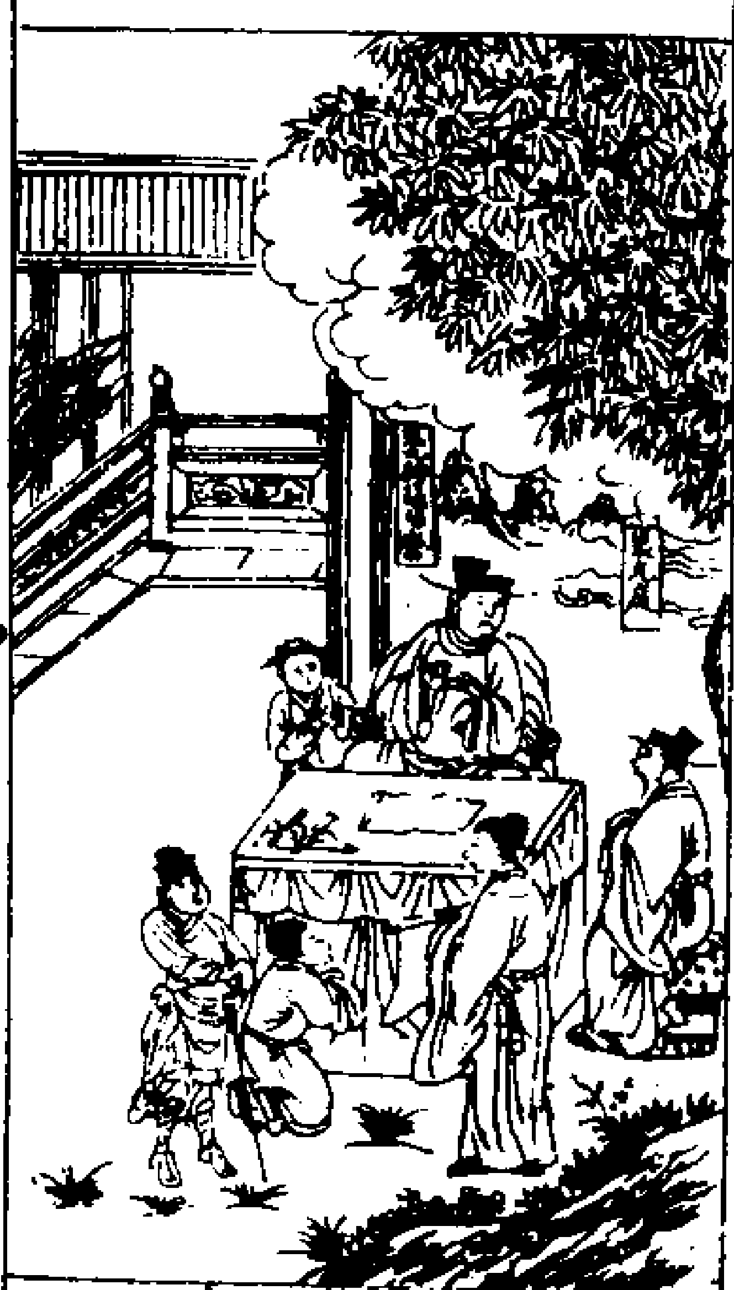
與主上。今主上都自管了天下十餘年。又要著武三思做後嗣。都不想姑姪和母子那箇親。若主上立了廬陵王。千秋萬歲後便常得在宗廟裏受祭祀。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武后省悟。纔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宗。立做太子。中宗再即了帝位。贈仁傑司空。睿宗即了帝位。追封仁傑做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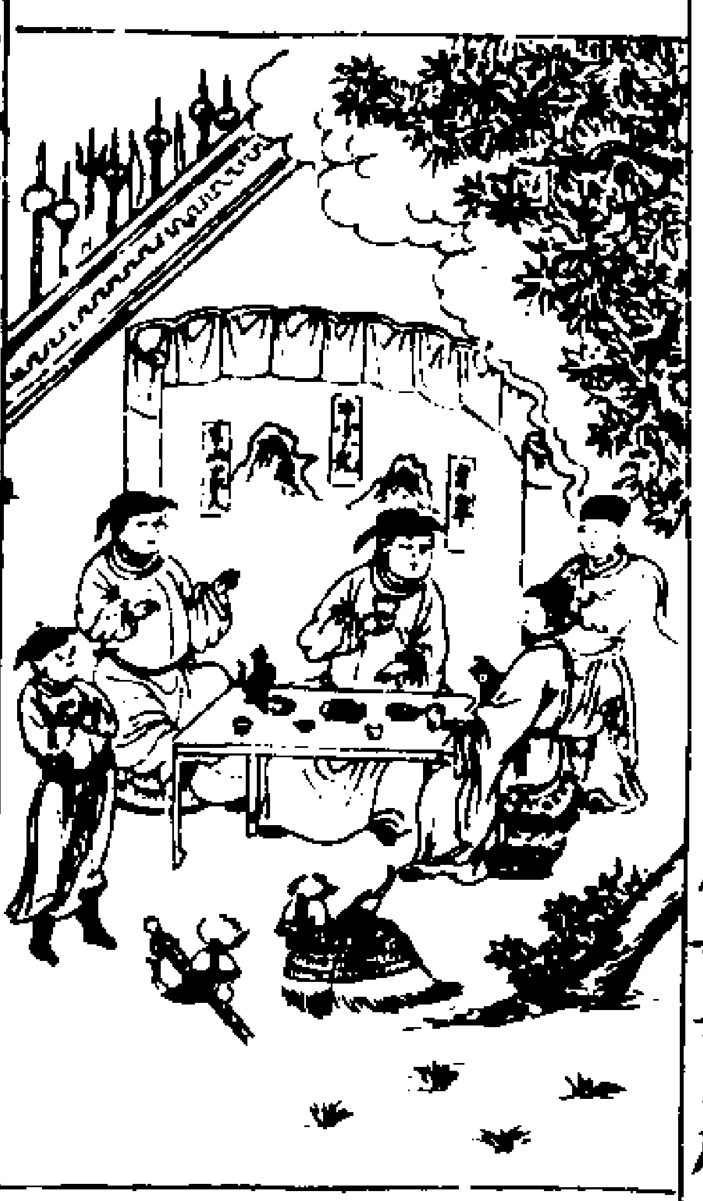
姚崇表字元之。陜州硤石人。唐玄宗皇帝時。做同州刺史。玄宗召到朝廷。問天下的事。姚崇應對如流。玄宗大喜。說與姚崇。你便須做宰相輔佐我。姚崇知帝有大志。量用心要治天下。姚崇因跪奏。臣頗有十件事奏。主上度。量若行不得時。臣不敢做宰相。玄宗說。你試說那十件事。姚崇奏的十件事。都是盡忠的道理。國家合當行的事。玄宗聽得他說。便道我都能行。姚崇叩頭謝了。明日除姚崇做宰相。封梁國公。姚崇自此進用賢人。黜退小人天下太平



宋璟（居永切）邢州南和縣人。中舉做上黨尉。唐玄宗皇帝開元四年。代姚崇做宰相。封廣平公。務揀選好人做官。著天下百官都得其人。當刑的當賞的。都依著公道。不用些小私意。玄宗但有差失。宋璟便直言正諫。姚崇多有智謀。宋璟只是守法度。兩箇人見識不同。却同心盡忠。著天下賦役寬平。刑獄減少。百姓家家富足。唐家中興以後好宰相。只數姚宋。更無別人及得他。後來贈宋璟做太尉。謚號文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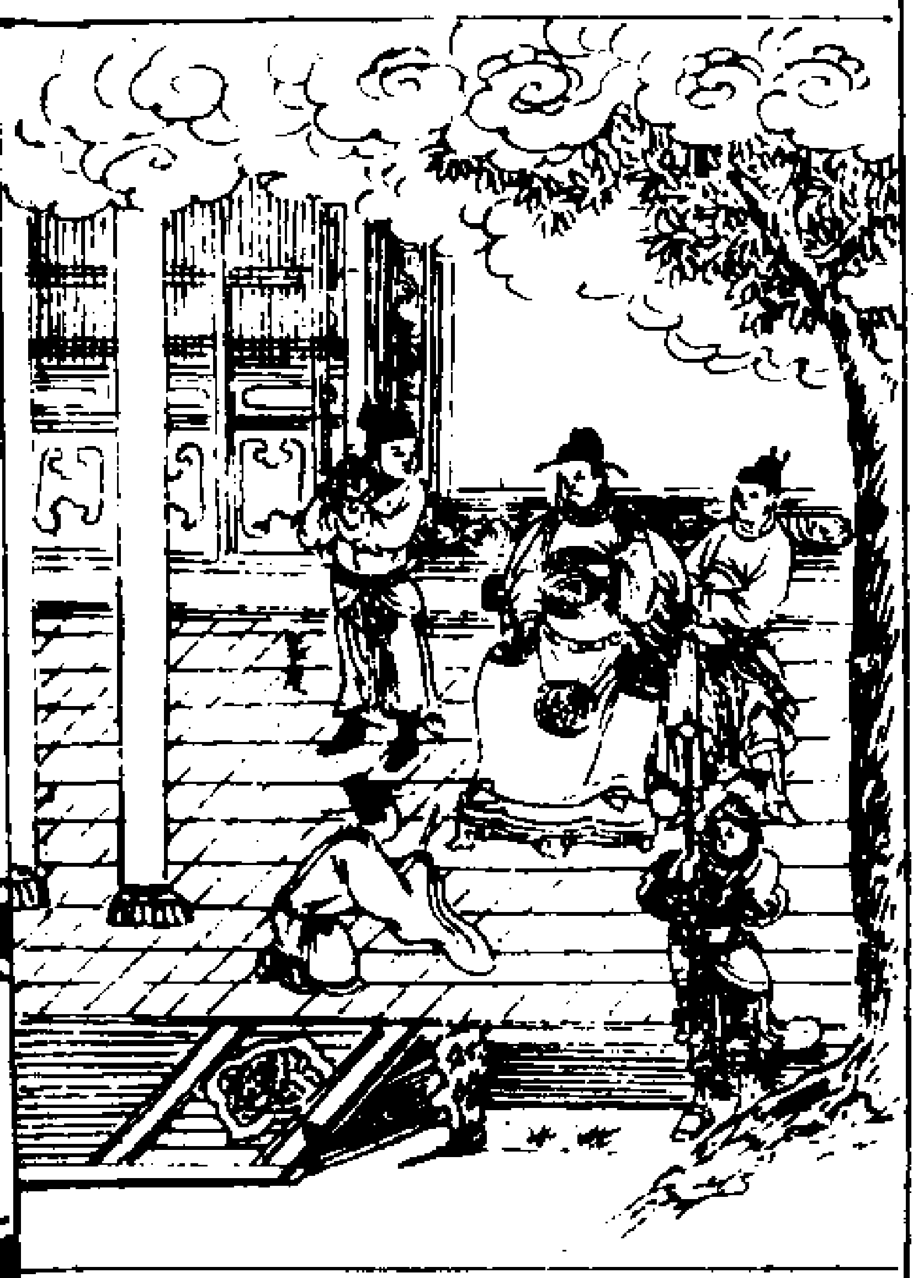


張九齡表字子壽。韶州曲江縣人。中舉做校書郎。唐玄宗皇帝時。除做中書令。有大臣的節義。那時玄宗政事上逐漸怠慢。張九齡事事務要諫正。所舉薦都是正大的人。有武惠妃要謀廢太子瑛。立他的子壽王。張九齡執著法度不肯。武惠妃著大者牛貴兒和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你若肯相助。宰相能勾做得長久。張九齡喝他去。便奏與玄宗知道。因此上太子不曾動。那時安祿山纔做范陽小將。來奏事。氣勢驕傲。張九齡說與裴光庭。他日亂幽州的。必是這箇胡兒。後來征契丹。祿山敗了。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拿祿山到京師。張九齡議他罪該死。玄宗不肯依張九齡說。要把安祿山赦了。張九齡說安祿山狼子野心。又有反的相貌。可因這件事殺了他。絕了後患。玄宗到了不聽。將安祿山赦了。後安祿山果然反了。那時張九齡已殁。玄宗走到四川。思想起張九齡的忠心。淚下。便差使臣去韶州祭祀他。厚賞賜優恤他家裏。謚他做始興文獻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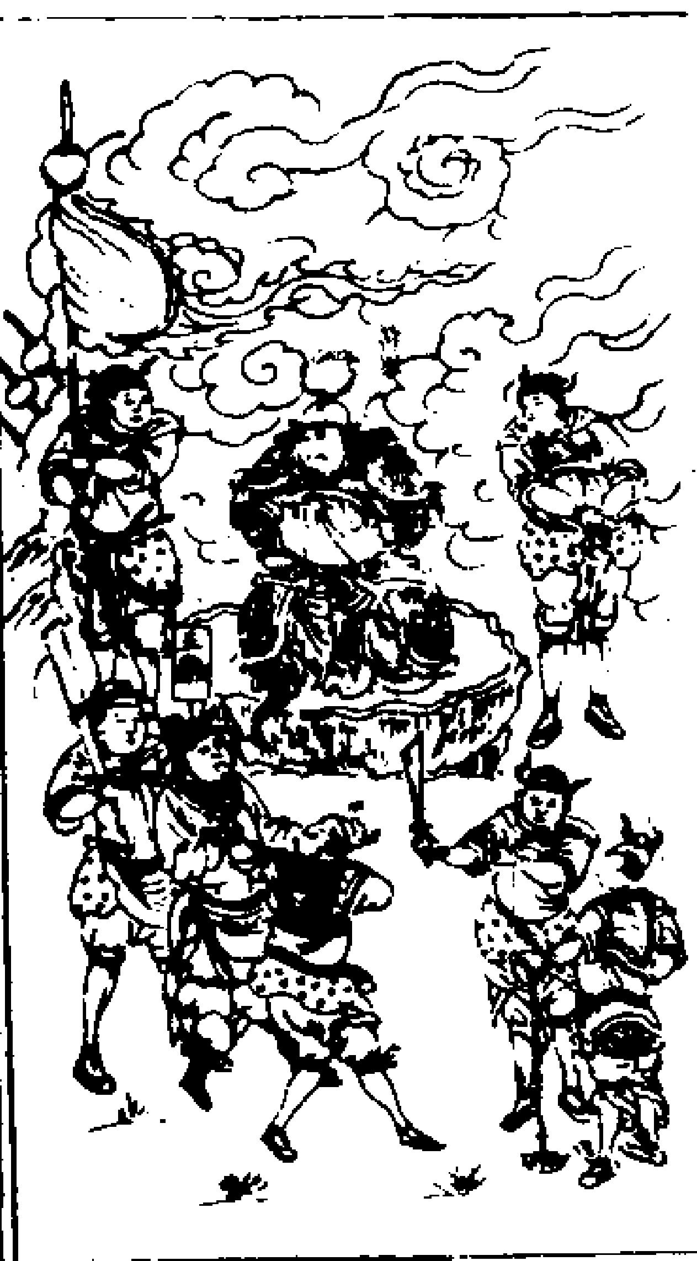


韋皋表字城武。陜西萬年縣人。唐德宗皇帝時。做隴州知州。就領軍守禦。當有太尉朱泚（此上聲）教他部下小將牛雲光領軍五百鎮守隴上。太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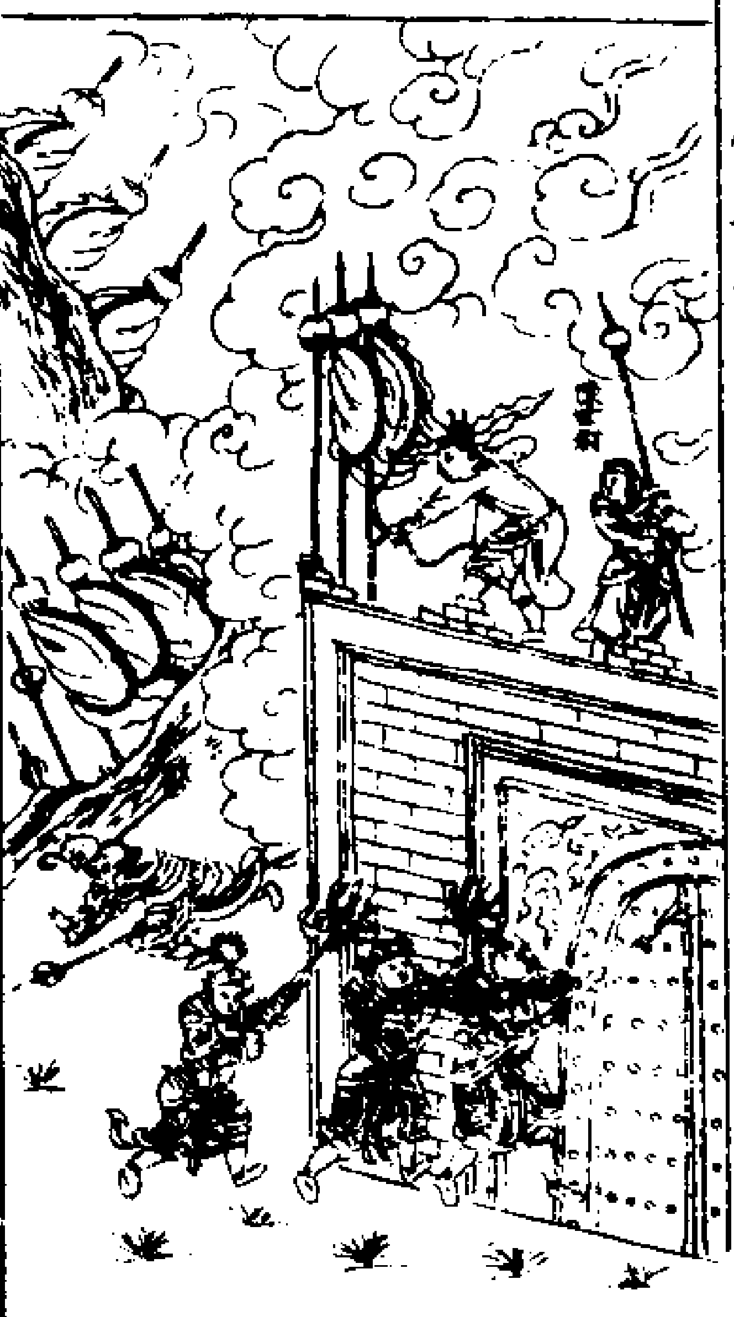
朱泚後来自家稱皇帝。教牛雲光到隴上誘引韋皐做他的將帥。又有朱泚的家人領着軍馬来對韋皐説道。太尉已做了皇帝。而今可做一家。韋皐説與道。既要做一家呵且把衣甲都卸（音瀉去聲）下。免得衆軍心疑。韋皐安排着筵席。待那来的人。與雲光飲酒中間。韋皐喚埋伏的軍人。將牛雲光并那来的人都殺了。却差人去報德宗。除授韋皐做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以後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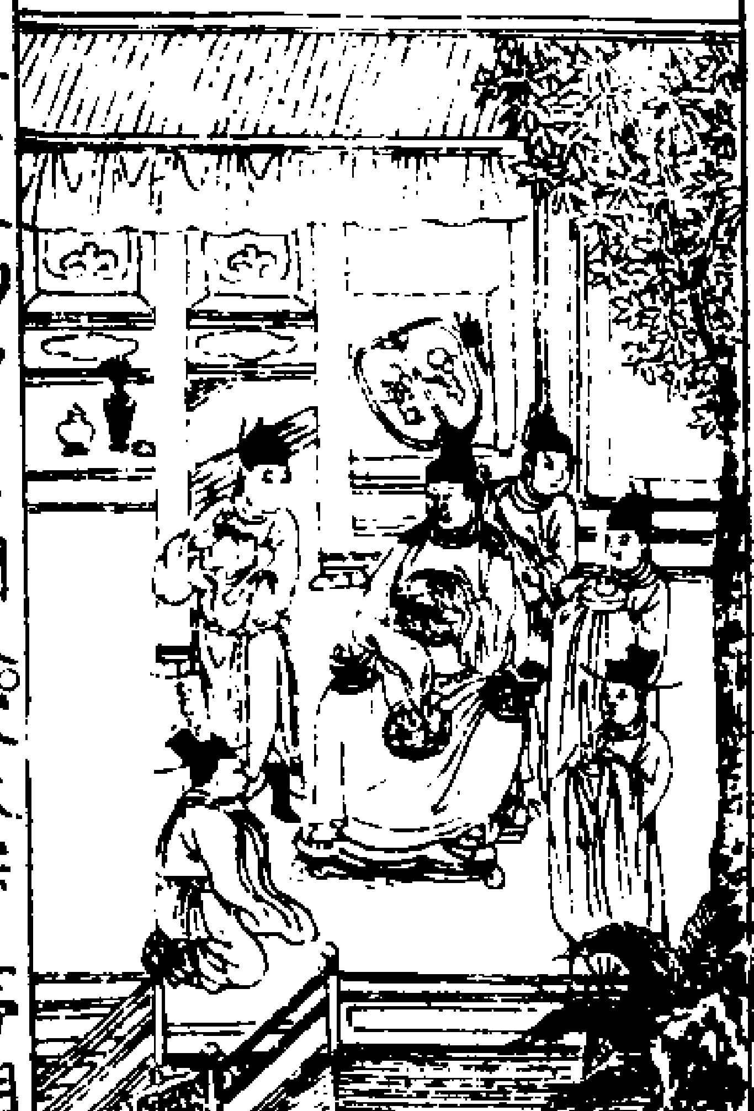
裴度。表字中立。河東聞喜縣人。由進士出身。唐憲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蔡州賊吴元濟反。朝廷發各處軍馬征他。連年平定不得。官軍多敗。粮食將盡。臣宰每都要罷兵。裴度奏説。如今這賊不降。恰似病在心腹裏一般。若不趂時整治了。久後必做大害。臣情願自總兵伐賊。憲宗看着裴度説。你果然肯去不去。裴度就拜在地下流淚説。臣誓願不與這賊同活在世上。憲宗便着裴度總兵去伐賊。裴度臨辭又奏説。臣這一行。必盡死報國。若不斫得賊的頭来。臣也更不回。臨行憲宗賜他通天御帶。後来果平了蔡州賊。回朝論功。封上柱國晉國公。做四朝宰相。扶持唐家天下二十餘年。



王徽。陝西人。唐僖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有反賊黄巢引賊衆打破潼關。徑往京城来。僖宗連夜往四川去。王徽到天明方知道。便根去。荒了跌在山坡下。被賊拿回来。黄巢要他做官。王徽假做啞。不回他言語。賊百般逼他。只是不動。放在下處。伺候監守的人鬆寛。却走脱了。到河中府扯身上衣服絹帛寫表。着人尋小路到四川見僖宗。除做兵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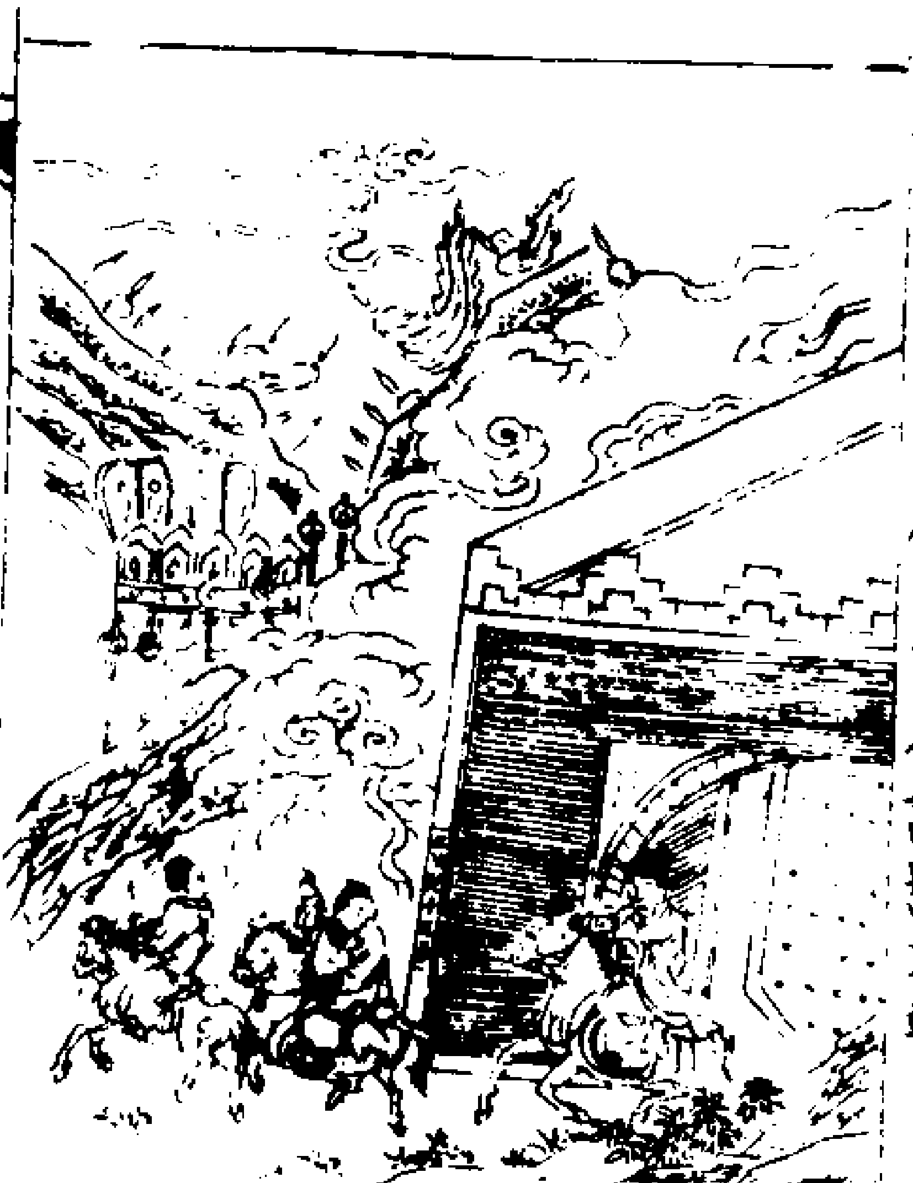


陳世卿。表字光遠。南劒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做東川節度推官。那時賊人李順兵起。知州張雍將州内軍馬分做三四部。差官分領。只有陳世卿會射。自當着一面城子。陳世卿親射中三四百人。賊来得越多了。同伴官都商量要走。陳世卿正着顔色説。喫了皇帝俸禄。當捨身報國家。怎地只要避難。別有他意。後来賊軍退了。陳世卿歸朝。除做太常丞。知新安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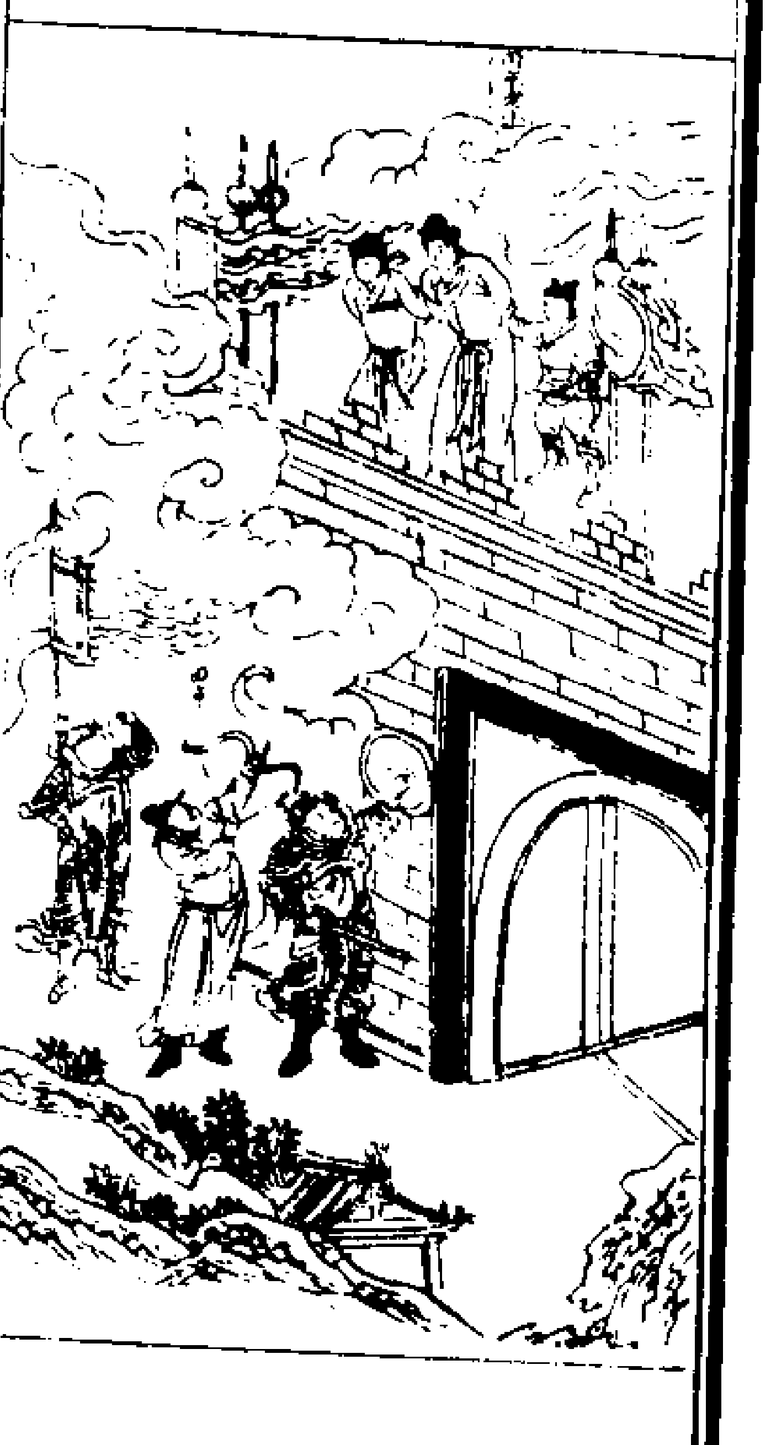


李沆（下黨切）。表字太初。洺（音名）州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宰相。真宗問治天下的道理。那件最先。李沆對説。不用輕薄的人。這件最先。李沆常説我做宰相。別無他能。只是不改朝廷法度。每日將天下水旱盜賊的事。奏與真宗知道。要真宗知民間疾苦。那時有石保吉求做使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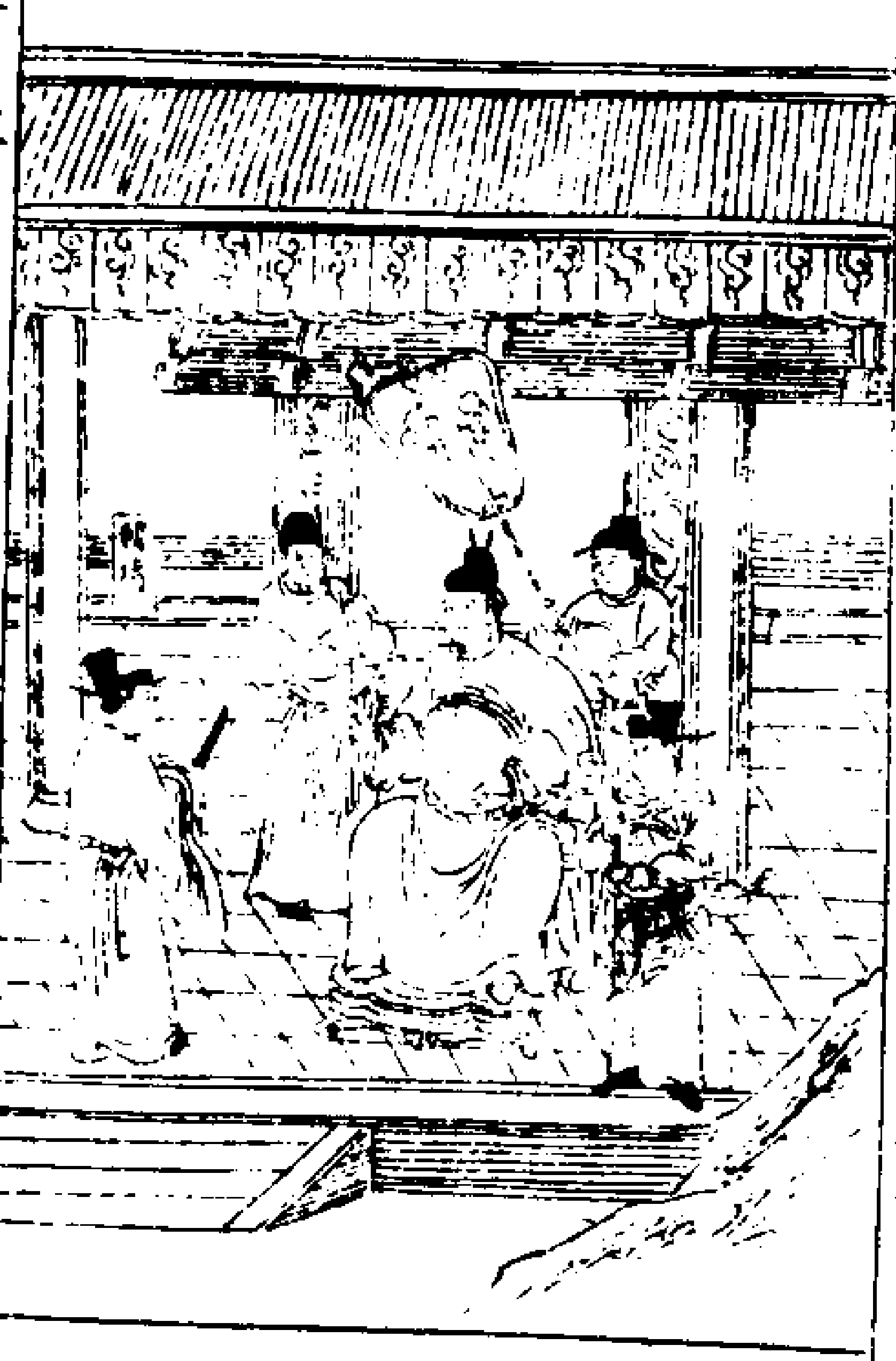
真宗問李沆。李沆奏說保吉只是國親。別無軍功。教他做宰相。天下人議論。真宗兩三遍問他。他依舊這般說。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真宗又嘗問李沆。人都有密奏的事。你怎地獨無。李沆對說臣做宰相。有的公事便當明說。何用密奏。那密奏的不是讒的。便是諂的。臣常嫌他。怎地學他。李沆做人性直。言語謹慎。不肯求名聲。做宰相七年。天下太平。後來贈做太尉中書令諡號文靖。



王旦。表字子明。大名府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的軍馬來犯河北。王旦隨從真宗去澶（音禪）州親征。真宗留雍王元份（音彬）守城。雍王遇著暴病。不能整理事。真宗著王旦廻還京城。權留守。王旦回到東京。便入皇城裏出號令。著人不要傳揚知道。真宗殺退了契丹軍馬回京。王旦的兒子兄弟并家人。都不知王旦回在皇城裏。都出城外去接。王旦却在後頭走著去迎真宗。王旦的兒子兄弟每回頭看見。纔知王旦已回來了。到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著王旦做宰相。王旦做宰相十二年。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任賢才。安百姓。天下太平。王旦做人等閑不與人言語戲笑。國家的事。衆官人每商議。各有不同的。王旦隨後發一句話便定了。有一日回到家不脫朝服。去靜屋裏獨自坐。家人都不敢見他。他的弟却去問同朝官趙安仁。安仁說。方纔議論朝事不曾定奪得。必是因這般憂愁。又一日朝廷除薛奎做江淮發運使。薛奎來辭王旦。王旦並無別言。只說東南百姓貧困了。薛奎辭退說這是真宰相的言語。封魏國公。諡做文正。



田京。表字簡之。亳（音百）州康邑縣人。宋仁宗皇帝朝做河北路提點刑獄官。在恩州那時有宣毅軍小校王則。據著恩州作亂。田京在城裏將印信棄了妻小。將繩墜下城來。守住了恩州南關。占著驍健營。撫恤衆軍。保州振武二處的軍。要去應賊。田京將那軍人殺了。自後但是南關營裏的軍馬二十六指揮。在外頭的百姓。都懼怕不敢謀反。那南關軍民聚得多似城裏的人。又得不失陷在賊裏面。都是田京的功勞。日夜和城裏廝殺。一日賊在城裏將田京的老小綁縛著上城來。叫那田京說道。你休要攻著城子。若打得緊。他要殺我家老小。田京聽得這般說唱。教諸軍盡力攻城。又著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賊見田京不顧戀他老小。依舊將他老小每下城去了。後來衆人從南關鑿地道通入城裏去。一時突出擒拿了王則。平了恩州。朝廷御史都上書說道田京捨了家屬妻子保守南關。爲國家忠義的上頭。他功勞最大。陞他做兗州通判。



韓琦（音奇）表字稚（音治）圭。相州安陽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正唤他姓名時。天上五色雲現。西夏趙元昊反。仁宗用韓琦做將。趙元昊歸服了。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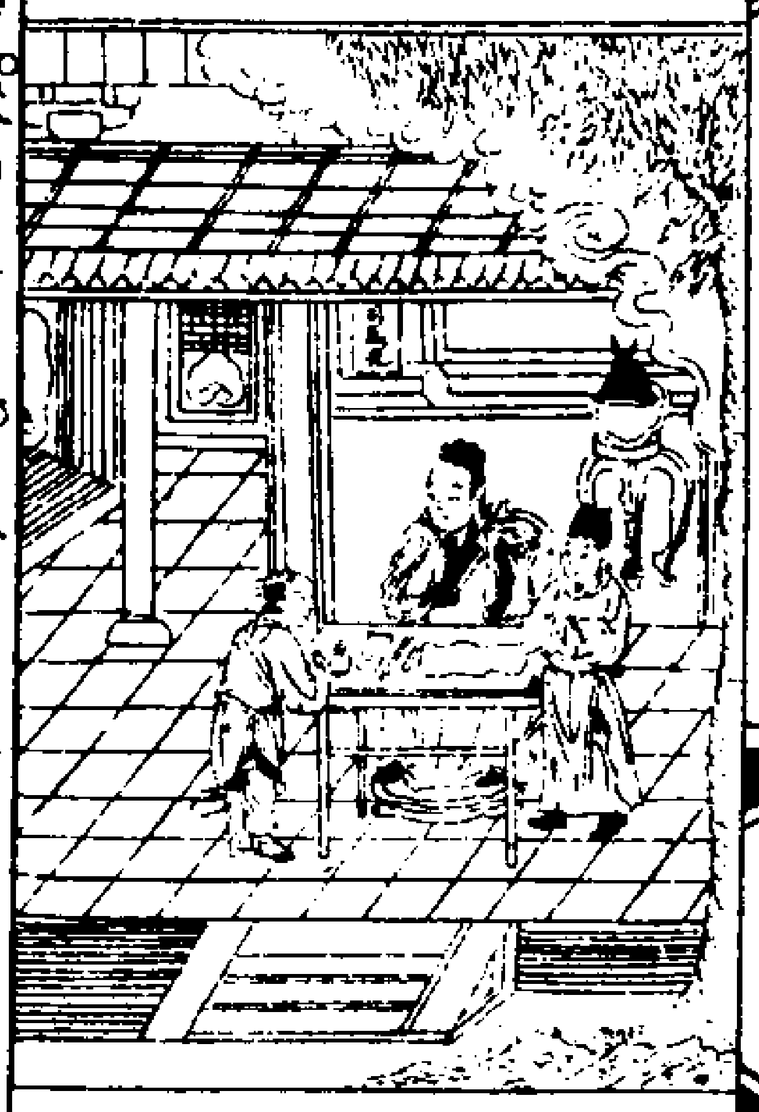
曆年間用韓琦做宰相天下太平。韓琦勸仁宗立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加韓琦門下侍郎封魏國公。韓琦的親戚賓客。說話中但題著立英宗的事。韓琦便正色說這的是仁宗皇帝的聖意。皇太后內助的氣力。我爲臣子怎地得知。後來英宗忽然患病皇太后在殿上垂著簾子發落朝廷政事。英宗病重舉止有些比常時不同。那左右的大者每因著英宗平日間不曾有恩與他都在太后處說毀英宗。因此太后與英宗兩宮不和。韓琦和歐陽脩正在簾前奏事。太后哭著說英宗的不是。韓琦奏說。主上病重。是有差了處。若病好時必不似這等。爲子的有病。爲母的怎生不寬容。歐陽脩也諫勸。太后意漸漸地解了。過了三四日。韓琦獨自見英宗。英宗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對說。只恐主上事奉不到。那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省悟了。到英宗病好。太后還了英宗的朝政。加韓琦做右僕射封魏國公。後又贊英宗立神宗做太子。神宗即了帝位。加韓琦做司空兼侍中。到殁了時。皇帝賜與他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著河南北的軍與他造墳立碑做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公。配享英宗廟廷。以後追封做王。

范仲淹表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仁宗皇帝時除龍圖閣學士。改除陝西都轉運使。那時夏國侵邊塞延州諸塞多沒了守的人。仲淹自請行。又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既到。脩邊塞招還逃散的人。因此百姓都得復業。後來又改仲淹邠（音彬）州觀察使。仲淹上表說。臣守邊數年。羌人略自親愛。喚臣做龍圖老子。辭不受。後又除樞密副使。仁宗每問當世事。仲淹乃上言十件事。都是爲國盡忠的道理。仲淹將天下的事做自己的事一般日夜謀慮。要致天下太平。及病。仁宗嘗遣使賜藥。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公。仁宗親寫碑。題做褒賢之碑。仲淹生性內剛外和。至孝。母在時貧困。復富貴無賓客不喫兩般肉。妻子衣食剛勾。但有財物散與親眷。一時名士多出門下。到死時四方人聞的都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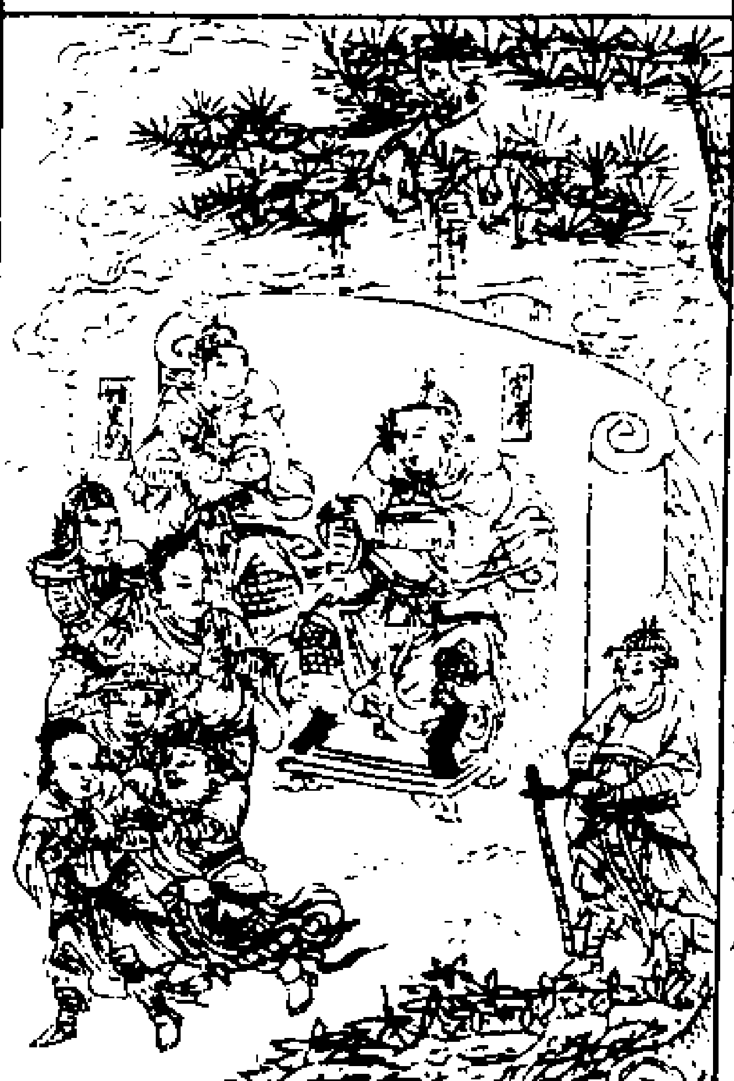
歐陽脩表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知諫院論事切直。仁宗看著眾臣說。似歐陽脩的人。那裏得來。遇著杜衍（音演）等罷官。歐陽脩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賢。不知有可罷的罪。今四人一時都罷去。著眾邪臣在朝相賀。四夷人在外相賀。臣甚爲朝廷痛惜。仁宗除脩做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但知的事無不說。後做樞密副使。同曾公亮考天下的軍數屯戍多少地道遠近屯戍。但有缺少。便都補完了。後又參知政事。和韓琦同心整理政事。商議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因患病與太后有些不和。歐陽脩又和韓琦諫勸的和了。後來贈做太子太師。諡號文忠。

蔡襄表字君謨。興化仙遊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做西京留守推官。那時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言國家政事。抵觸（昌欲切）了宰相呂夷簡。遣貶。祕書

丞余靖（音淨）救仲淹。太子中允尹洙（音殊）請與仲淹同貶。館閣校勘。歐陽脩寫書責諫官高若訥坐看不言。因此上三人也都遭貶。蔡襄知得。作了五首詩。明說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做四賢。將高若訥做一不肖。後來仁宗再用余靖。歐陽脩和王素做諫官。也著蔡襄知諫院。蔡襄又怕正直的人不得長久在朝廷。上言說。任諫官不難。聽諫是難。聽諫又不是難。用諫是難。今歐陽脩等。都忠誠剛正。必能盡言。願主上審察著行。休著邪人巧言遮蔽了直人的言語。又到罷了樞密使夏竦（音聳）。還用范仲淹和韓琦管事。蔡襄奏說。主上今罷了夏竦。用了韓琦范仲淹。天下人都喜歡退一箇邪人。進一箇賢人。雖不便關係著天下的輕重。只是一箇邪人退。一般邪的都退。一箇賢人進。一般賢的都進。眾邪都退。眾賢都進。天下怎不安寧。又天下的勢。比如人病一般。賢人便似箇好醫人一般。主上既得了好醫人。信用不疑他。不只是好了病。又得長壽。若醫人雖有好治法不得盡用。那病越重了。久後便有似那古來會醫的扁鵲一般人。也醫不好。仁宗著蔡襄知制誥。但有除授不當的人。或要罷了無罪的人。官蔡襄便不肯寫制書。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御書君謨兩字賜與他。後來贈做吏部侍郎。孝宗時。賜諡號忠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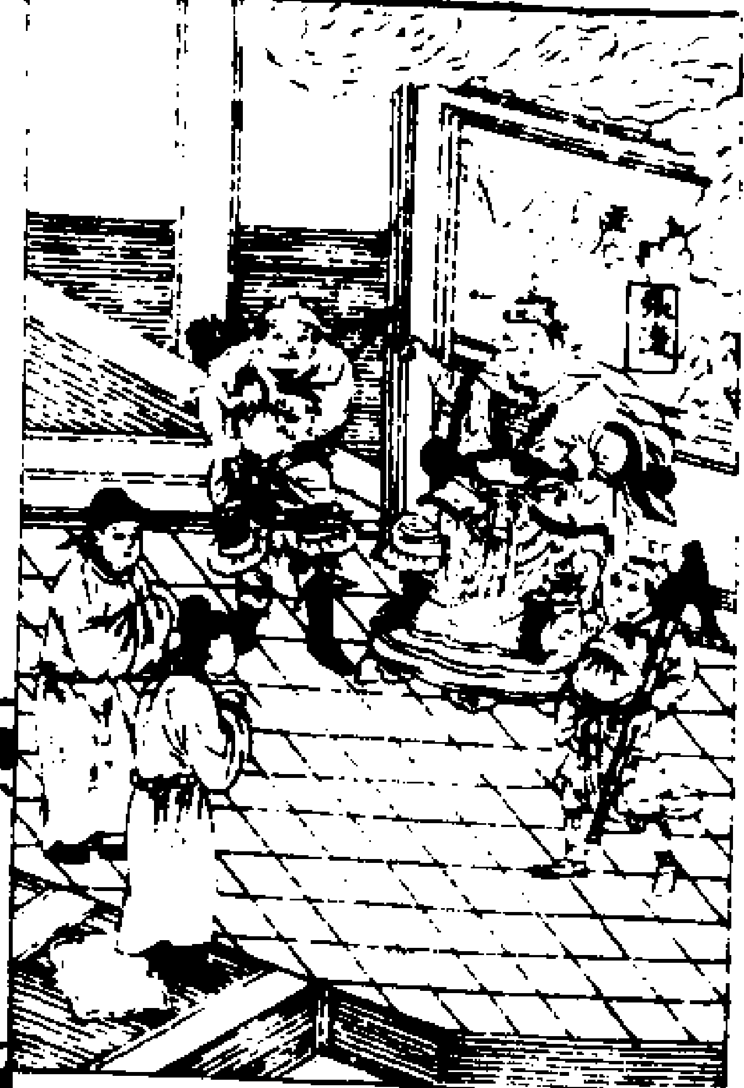


司馬光表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做并州通判。那時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天下人都不敢說。司馬光和諫官范鎮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到神宗皇帝朝王安石做宰相。改變祖宗法度。立新法。百姓愁怨。司馬光和他爭論不從。退閑在家。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哲宗皇帝立。太皇太后用司馬光做宰相。首先進用君子。黜退小人。將王安石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罷。天下人心喜悅。有青苗免役等法。未盡除。司馬光那時患病。嗟嘆說。這幾件不便的事。不曾除得。我死也眼不閉。便寫書與同寮呂公著說。我的身子託付與醫人。家事託付與兒子。只有國事無處託付。今託付與公。就論免役的有五件不便。又立了舉薦士大夫的法度十等進奏朝廷。司馬光在家或時無故穿起朝服正坐。人問他緣故。司馬光說。我心裏正想著朝廷的政事。怎地敢不穿朝服。他雖是有病。一心只在國家整理事務。日夜不歇。有賓客見他身體羸（音雷）瘦。引古人諸葛亮食少事煩的事對他說。要教他歇息。司馬光說我死了是命。整理得越加勤謹。後來病重。神思昏迷。說話恰如夢裏一般。雖是自不覺說甚麼。說的還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司馬光既沒了。朝廷贈做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賜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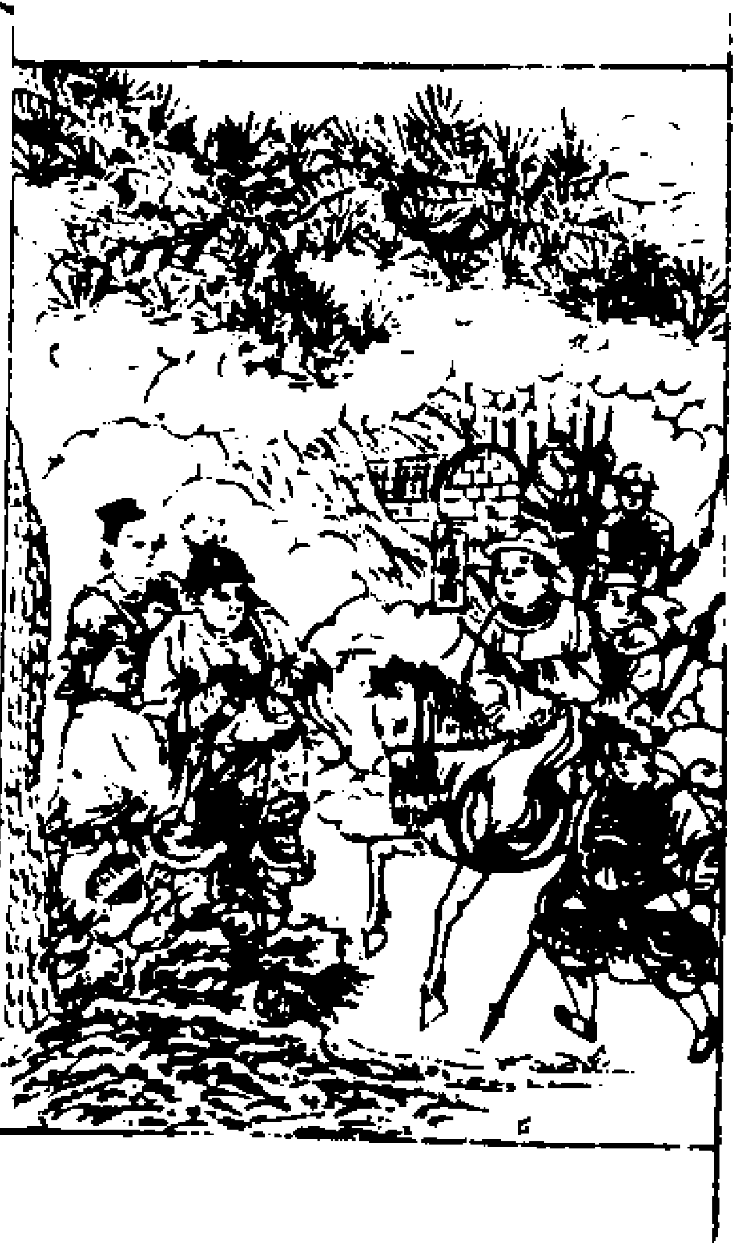
宗澤表字汝霖。婺（音務）州義烏縣人。宋哲宗皇帝朝進士。到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做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與金國講和。宗澤說這一去。必是不得活廻來。有人問為甚這等說。宗澤說。金國若能悔過退了兵便好。若是不肯。我怎肯屈節與他。辱了君命。眾人商議。宗澤若是這般恐怕害了和議的事。欽宗就不著他去。又著他知磁州。那太原失了。但除去做兩河官的。都推托不肯行。宗澤說。喫了國家俸祿。怎地敢避難。當日騎著一疋馬便行。只有羸弱軍十餘人。根著。既到。修城。挑城壕。治軍器。召義勇的人。做堅守不動的計策。又上奏著邢洺（音名）磁趙相五州各要好軍二萬。若金國來攻一州。便著四州都來救。一州便是常有十萬人。欽宗說他說得是。除宗澤做副元帥。後來金人把徽宗欽宗虜將北去。康王做了皇帝。宗澤入見淚下。說興復的大計。時李綱也在。見他說道他說的是。又除他知襄陽府後又除做京城留守。金將粘（與粘同）罕據了西京。和宗澤相對。宗澤著手下將李景良閻立中郭俊民領兵去和他廝殺。閻立中戰死。郭俊民降了。李景良逃走去。宗澤捉住李景良斬了。金人却著郭俊民和一箇姓史的。將書來招宗澤。宗澤說郭俊民。你若戰死了。還做忠義的鬼。今反將書來誘引我。你有甚面目見我。便殺了又說姓史的。我受命守著這里有死志

你做人將跎。不肯死戰。却來引我。也斬了。對衆將官說。你衆人有忠義的心。當盡力和賊厮殺立大功。說罷淚下。諸將官都啼哭聽了。說出去與金人戰。金人大敗。引軍去了。宗澤常要渡河與金人戰。又要勸高宗還汴京。上了二十奏。都被黃潛善沮住了。宗澤成了病。瘡發背。衆將官來問病。宗澤說。我爲二帝去了。憂怒成了病。您衆人若盡力和金人戰。我死也無恨。衆將官都流淚說。怎敢不盡力。明日風雨白日裏黑了。宗澤無一句話罵自家的事。只連呌過河三聲沒了。城裏人都大哭。遺下表章。還是要著高宗還京的話。贈做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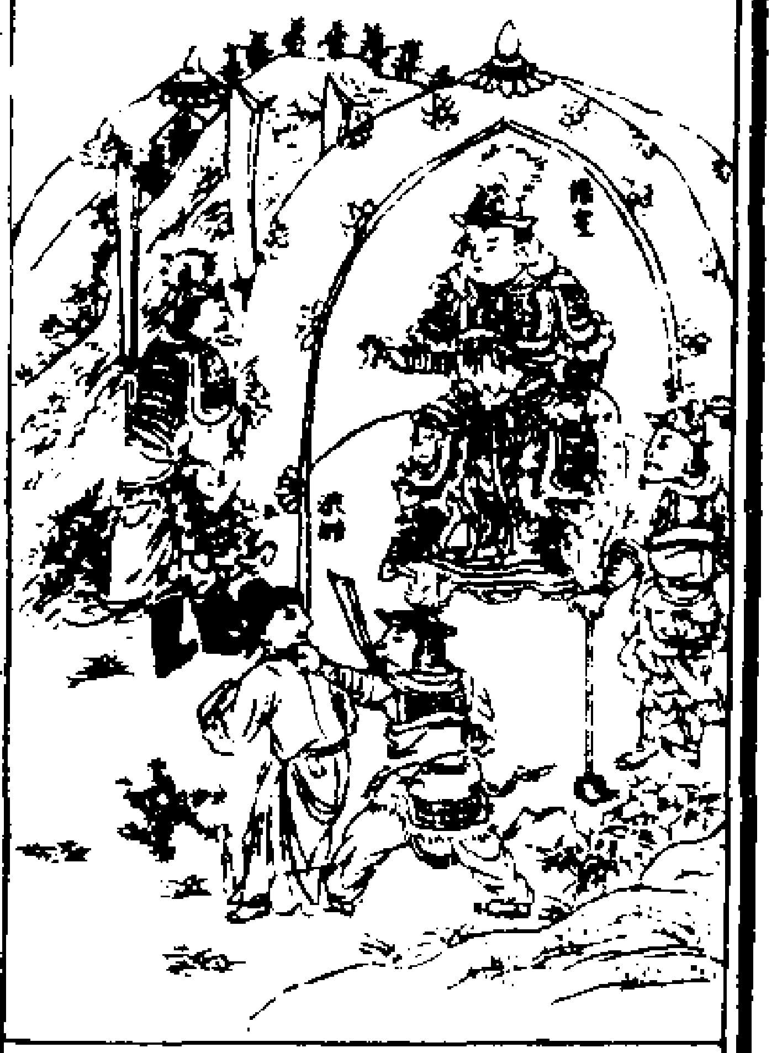


張浚（音峻）表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高宗皇帝時做御營使。守揚州。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高宗去臨安府避他。有管軍的官苗傅。劉正彥在臨安作亂。逼著高宗讓位與太子。張浚在平江節制軍馬。知道他作亂。大哭。便喚守平江的官湯東野。提刑官趙哲。起兵伐賊。張浚又知道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的材能忠義。被苗傅劉正彥去了他兵權。著他做秦鳳路總管。經過平江。便對他說起兵收賊的意思。又著人將書去約守建康的官呂頤（音移）浩。鎮江的劉光世都來伐賊。就著張俊領軍守吳江。自領軍到臨安。遇韓世忠水軍到常熟。張俊與世忠哭道。我兩箇同心當著伐賊的勾當。休要悞了國家。張浚大賞賜了衆軍。就問衆軍道。我伐賊的事理上順也不順。衆人齊應道順。張浚道。你們若有不肯向前拿賊的。我都依軍法處治。你衆人都感憤。不敢違了。先教世忠去占了嘉興。準備戰鬬的軍器。呂頤浩同劉光世後地接應。張浚遍行文書。教守府州的軍馬同時都來。張浚軍到臨平鎮。和賊戰。大破了賊衆。苗傅劉正彥走去衢州去了。張浚著韓世忠追趕上拿住了。獻與朝廷。賊黨都殺盡了。高宗復位。解自繫的玉帶賞賜張浚。除知樞密院。又除陝西四川安撫使。那時金國總兵官兀朮打破陝西。要入四川。張浚用將官吳玠等。把了口子。保全得四川。張浚還朝被人讒言。貶在福州。金人來侵江淮。高宗再用張浚知樞密院。點軍江上。將士見張浚來勇氣添了百倍。敗了金國的兵。除張浚做丞相兼都督。偽齊國劉猊等又來侵淮東。張浚總兵建康。分頭遣將官韓世忠等殺敗了劉猊的軍。有姦臣秦檜主張講和。貶張浚永州。張浚在貶所二十餘年。一心只在朝廷。後來金主亮引兵侵宋。高宗再召張浚。軍人見張浚都把手加在額上。又敗了金人兵。孝宗皇帝即位。除張浚都督。封魏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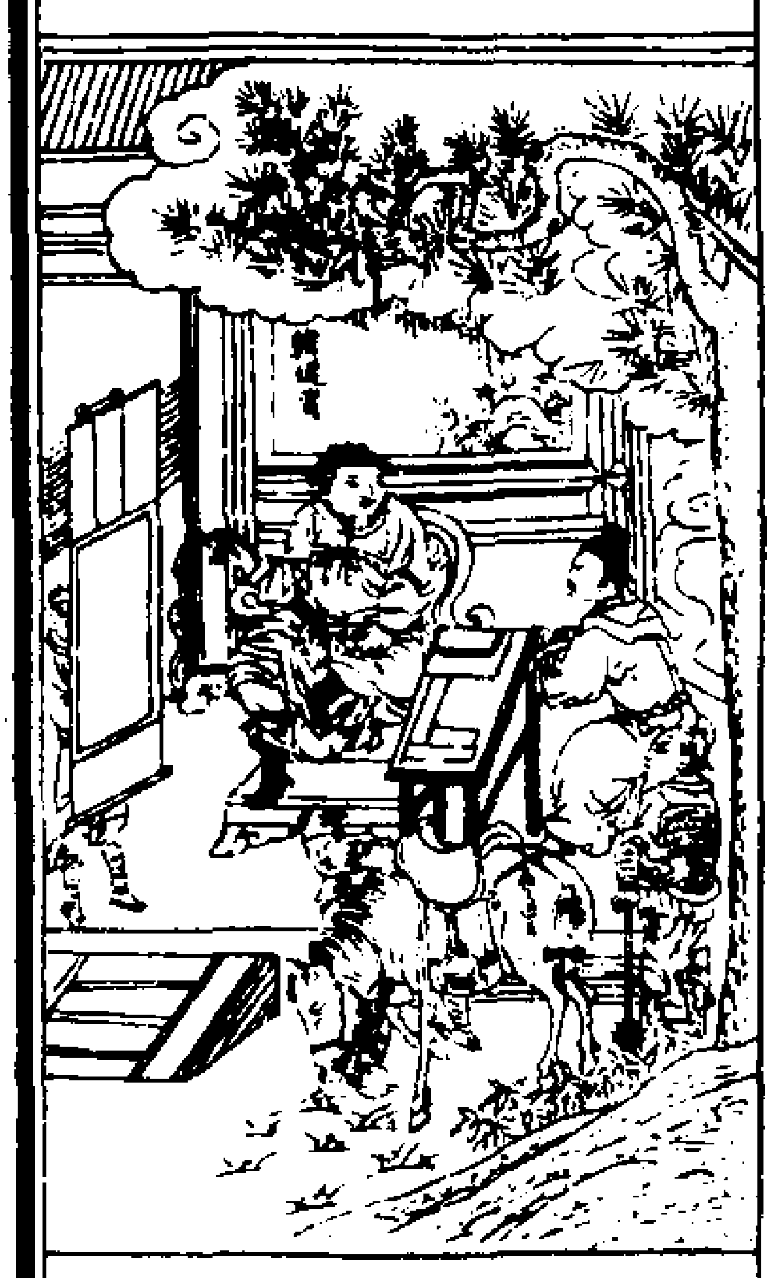
謚做忠獻。



虞彬甫。隆州仁壽縣人。出身是進士。宋高宗皇帝著他做軍中參謀官。那時金主完顏亮自將大軍來伐宋。王權鎮著淮西。棄了廬州。劉錡（音以）鎮著淮東。也回揚州。朝廷著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金主大軍到采石。天子著虞彬甫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割王權的軍馬。就去采石犒賞軍士。彬甫到采石。王權却去了。李顯忠又不曾到。采石的軍被金兵殺得星散。坐在路傍。虞彬甫自尋思。若等待李顯忠來。豈不誤國家的事。便喚諸將來說。而今我將金銀段匹誥勅在這裏。待要賞賜你衆人。衆將見說懽喜。對說。而今既有主將。我每當死戰報國。或有人對彬甫說。公受命來賞軍士。不曾著你管厮殺的事。別人壞了事。公却擔任他的事。朝廷責罪。歸那箇是。彬甫回說。且如危亡了社稷。我去那裏逃避。那時金兵四十萬。宋兵只有一萬八千。彬甫著諸將列成大陣。入陣中撫將軍時俊的背。言說你的名聲傳聞天下。今日不向前出力。好生喫人笑。時俊把雙刀出戰。大敗金人。彬甫後做到丞相。封雍國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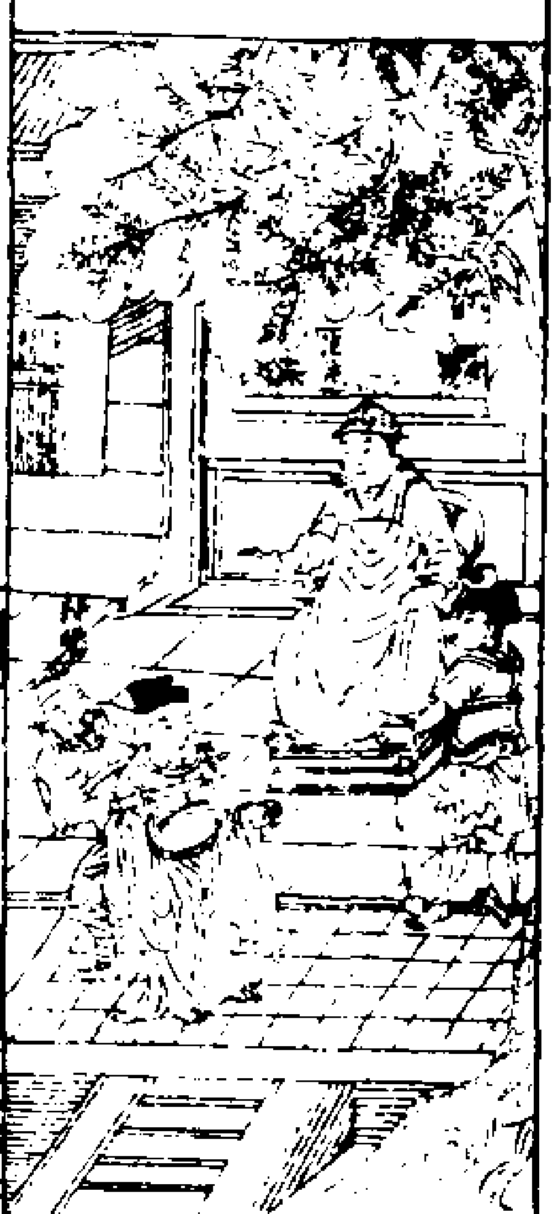


洪皓表字光弼。番（音婆）陽人。自小生得有志氣。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教他做大金通問使。去金國問徽宗欽宗的消息。到雲中地面。有劉豫本是宋家的臣。降了金國。金國立他做大齊皇帝。金家元帥粘罕。逼着他做劉豫的官。洪皓說我恨不得把劉豫那逆賊的屍來分了。怎肯做他的官。粘罕要殺洪皓。傍有箇賊長說這箇人正是忠臣。休殺他。便將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因着洪皓常穿着麄布衣裳。就馬糞裏燒麵食過活。那裏有箇陳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洪皓只是當他悟室惱了。說你做和事的官。這般口硬。要殺洪皓。洪皓說我情願要死。只是無箇殺行人的道理。悟室



不曾殺他。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國城。便暗地裏使人去將着菓子米麵獻與二帝。二帝纔知高宗即了皇帝位。紹興十年。因探事人趙德來。洪皓寫機密事三四萬字。都是要滅金的意思。藏在破絮裏回來。教高宗知道。後又得皇太后的書信。着李微送與高宗。高宗好生歡喜。說着一百箇使臣去。也不如這紙書。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要他做翰林學士。洪皓不肯。後因金主生太子放赦。纔放得回來。見了高宗。高宗說卿盡忠的心。不忘君主的意思。便是蘇武也不及卿。自建炎己酉出使北地到回來時。十五年了。忠義的名聲。天下都知道。除做徽猷（音猶）閣直學士。

楊萬里表字廷秀。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宋高宗朝進士。做贛（音甘去聲）州司戶。到寧宗皇帝朝。陞做寶謨閣學士。那時韓侂（音託）胄弄權。要把天下有名人都收在他身邊。扶同他做的事。韓侂胄曾築南園。要着楊萬里作一篇記。許陞他官職。楊萬里說官可退了。記不可作。韓侂胄怒。別着人作了記。韓侂胄專權的事日日多了。楊萬里憂愁成了病。家人知道他常有憂國的心。吏人來報朝廷的政事。都不肯着他知道。忽有房族的一箇兒子從外來。說韓侂胄用兵的事。楊萬里聽得啼哭。便叫家人取紙來。書寫着道韓侂胄姦臣專權。不遵皇帝。動兵害民。要壞了社稷。我老了。要報國無緣由。又書寫十四字別妻子。放下筆就沒了。朝廷知道他忠。賜謚文節公。



歸暘（音陽）汴梁人。元順帝至元五年。做潁州同知。那時有杞縣人范孟。做河南省掾史。好生不得志。假做朝廷使臣。黑夜裏到省。將省裏大官人并大衙門裏的官人。都殺了。別用人管着各衙門事。那時人都不曾識得破。要着歸暘守黃河。歸暘不從。他賊怒。將歸暘禁在牢獄中。歸暘絕無怕懼的顏色。不多日賊敗了。到朝廷加做監察御史。又受賞賜。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寫書官序班臣戚稽
圈點監生臣陳俊傑
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一東

終洪武正韻陟隆切極也窮也死也畢也春秋無終山戎國名許慎說文絿絲也从糸冬聲職戎切𠔙（古文）爾雅月陽在壬曰終（邢昺疏釋曰此月以日配月之名也九月得壬則曰終故）終牛棘（疏釋曰今一名牛棘郭云即馬棘也其刺麤而長蒲棘之針刺麤長者因名牛棘馬棘也）求酋在卒就終也（郭璞注詩曰嗣先公爾酋矣成就亦終也其餘未詳疏釋曰皆謂終盡也求者大雅下武云世德作求卒者邶風日月云畜我不卒就者凡事物成就亦終也）劉熙釋文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遠氣終盡也顧野王玉篇之戎切𠔙㚇（並古）又陸法言廣韻陟弓切竟也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有濟南終軍又漢複姓二氏東觀漢記有終利恭何氏姓苑云今下邳人也左傳殷人七族有終葵氏丁度集韻古作𣅱㚇𣅱隸作久吳棫韻補叶音諸良切陳琳述迭香賦竭歡慶於夙夜兮雖幽翳而彌彰事周隆而不殺兮亦無始而不終又叶音諸仍切周易坤又書以終叶成蔡邕九疑山碑詞恭階以平人以有終遂葬九疑解體而升戴侗六書故𠔙衣之成也引之為始卒之義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之中切李肩吾字通𠔙畀字从此取其四周帀也釋行均龍龕手鑑𣅱㚇（二古文）㚇（今音終）韓道昭五音類聚𣅱㚇宊（古文終字）楊桓六書統照母𦃇（統聲）𠔙作室畢功也凡盡了之義皆借用之从冂宀也世迷此文而借終用之誤矣交覆深屋也从一閉之營造功畢而閉其扉从一扃其宀作室功成未尻而扃之所以指舟之會也古文終舟（䌛）終（為）能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紩隸作終一曰盡也易乾卦知終終之注知一卦之盡也又猝也禮記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事卒為終又姓陸終之後以名為氏周伯琦六書正譌𠔙衣之成也有始文之義為會意初字从衣義同字漆博義古作㚇趙謙聲音文字通終照弓切借盡也易原始反終又田制成十為終漢志里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又死也作終㚇㚇非又艸名承露也大埜小葉華紫黃色作蔠非爾雅蔠葵蘩露俗字又戎人呼蘆也作蔠非又木名作柊非方言齊人謂椎為柊柊俗字卒裁衣為初衣成為卒象衣成形又絿絲也亦象縷絲在器上之形韻會定正知公切君子死曰終謂脩理終身能終其事也古作㚇𠔙字切知公知真遷終

篆書𠔙𠔙（並古論語）𠔙𠔙（並古孝經）終終（並柳葉篆）終終（疊篆）終終

（並寶帶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終 終（並栾鼎）終（史頊鼎）終 終（並廣敦見楊鈎鍾鼎集韻）終（廣敦）終（麻鼎）終（鬲仲鼎）終（古孝經）終（道德經）終（古文）終（古尚書）終 終（並絳）碧落文 終 終 終 終（並集韻）終（崔希裕纂古並見杜从古集纂古文韻海）終 終（並徐鉉篆韻）終 終（並高勉齋學書韻總）隸書 終（老子銘）終（孔耽碑分）終（石經論語）終（武榮碑分）終（孔宙碑分）終（熊君碑）終（魏臣奏並洪邁漢隸分韻）終（武梁祠漢隸字源）終（夏承碑）

真書 終（智永）終（歐陽詢）終（虞世南）終（顏真卿）行書 終（謝安）終（王羲之）終 終（並王獻之）終（王洽）終（智永）終（顏真卿）終（米芾）終（蔡襄）草書 終（章草）終（皇象）終（智永）終 終（並張旭）終 終（並懷素）終 終（並張錦溪）終（鮮于樞）終（趙子昂）

無成有終（易坤卦六三或從王事無成有終并坤字）

無初有終（易睽卦六三無初有終 程傳謂三不合於二與四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隔是無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

原始反終（易繫辭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傳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見死生之說 學晁說之客語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終以終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

原始要終（易繫辭原始要終以為質也 傳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 魏伯陽參同契原始要終存亡之緒 注始月朔也終月晦也存亡之緒者晦朔之間陰將盡而猶未生陽將生而伏生也）

君子有終（易謙卦亨君子有終 并謙字）

慎初惟終（書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注惟思也爾圖之始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陳氏大猷曰仲率德改行能謹初矣尤當克勤無怠是在於惟厥終也 并命字）

慎始敬終（敬齋泛說太甲厥辟不辟而顧曰太宗太戊有桑穀之祥而顧曰中宗武丁有雊雉之異而顧曰高宗是謂三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召穆公之詩也觀之三宗亦異於茲矣蓋其始之不治暫咈於人而厥於天而一念知悔懷其永圖而令終既足以揜前非又有以大過人者此所以煌煌然與堯舜並列上古之書也故人君之德雖在於慎始而究其成功則尤在敬終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注始交易也君子所恥）

慎終如始（諸子瓊林說苑敬慎篇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察微要終（唐李衛公集奇器賦乃沃水於器察微要終挹彼注茲受之若沖）

嫉始樂終（唐李文公集薦所知書 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

謀始要終（宋蘇東坡大全集上文相公書 謀諸其始而要諸其終天下無遺事）

善始善終（史記樂毅傳 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 宋楊誠齋集海鰌賦 在德不在險善始必善終吾國其勿恃此險而以仁政為甲兵以人材為河山以民心為垣墉也乎）

勞始逸終（宋蘇東坡大全集策 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

有始無終（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帝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多見其有始無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如唐明皇開元之初勵精為治天下晏然及其末也放意荒佚卒至大亂此不可不鑒也帝深然之 記纂淵海 經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書君陳注凡人有初無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詩谷風主見忘將德門）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同上主見同上）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同上）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詩）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詩正月王人有君無賞）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蕩）史 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西漢張耳陳餘傳贊）德宗在危難時聽陸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書逐猶棄梗 集 感平生之遊處若壎篪之相須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福王平賦）靡不春華鮮克歲寒

（潘岳詠秦武公）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孟東野）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因不復召（韓文毛穎傳）員既罷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擒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劉賓客）棄我忽若遺（郭泰機答傅咸）曩者膠漆契邇來雲雨睽（白樂天）初則許之以死徇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張九齡上見頃陰）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攜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唐文粹王見炎濮）

謹始克終

元劉文貞公集人恐不知學知恐不能有有恐不能行行恐不能久致知始條前力行終理後謹始復克終斯人聖賢偶

善始令終

元王惲秋澗集史丞相家傳　其賦當貴權勢欲然若浼於己者其善始令終世擬之者郭汾陽王

慎終

世說新語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軍爲論議更克孔巖誡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當慮其終

宋真集愛吏之始當慮其終事久而益當圖其始故巽言無初有終先庚後庚益言先甲後甲終則有始

政之始終

荀子致仕篇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以之寬爲本輔之中和察斷斷丁亂矣）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爲政之始寬仁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爲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邵子觀物篇始終教化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教化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爲天地終則終爲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數有始終

張行成述衍天地間萬物萬事無不出於數者既以此始必以此終聖人藏諸用不以此顯示於人恐小人託之以爲蠢膚人疑之而致惑耳必先窮理盡性始可致於天命也宋真集自始終而言退藏於密者爲萬動之終自終始而言寂然不動者爲萬動之始一日之早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全德始終

分門故事裴度初詔配享憲宗廟廷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沒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乾坤始終

魏伯陽參同契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幹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

始必終

抱朴子內篇　論仙卷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書林事類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荀）天行也（終則有始天行也易）終始慎厥與（書太甲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注言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在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王明君既言當與賢不與佞治亂在於用臣）始卒（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語）典于學（念終始典于學書說命）惟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言德行終始不衰殺是乃日新之義咸有一德）慎終于始（注於終思始於始慮終太甲）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注作事云爲必慎其初念其終書）法天（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唐劉蕡傳）萬物成終始乎艮（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故曰成乎艮疏東北在寅丑之間丑爲前歲之末寅爲後歲之初則見萬物成終而成始）終始象四時（樂記疏終於羽始於宮終始象之變化終而復始）終始無常主（易）善始美終原始要終（易之質也繫）善始以終（房玄齡）能以功名終始者（[illegible]帥德）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詩文王）無斁（新唐書郭子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羣書足用事實（仲虺之誥）湯　謹厥終惟其始（咸有一德）太甲　今嗣王新服厥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伊訓）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太甲下）謹終于始（上文注）於始慮終於終思始（同上）終始謹厥與惟明明后（說命下）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詩魚麗）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上文疏）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前見錯傳　宋）漢文帝冊曰賢良明於國家之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同上）對曰（云）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董仲舒傳　宋）武帝冊仲舒曰子大夫習俗之變終始之序（選班固東都賦）光武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上文注）躬自儉約同乎孝文帝（秦瓊傳）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證士廉瑞忠元弘基世南叔寶皆終始著名者也（劉蕡策）文宗臣前謂格王之理其則不遠者在陛下謹思之力行之終始不懈而已

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春秋以元加於歲又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雖無

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奉天道以謹終也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以其運行不息也（並同上）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以塞天下之望（名臣奏）（命）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臣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蔡仲之命）謹厥初惟厥終（唐本贊）房玄齡善始以終此其成令名者（本贊）婁師德寬厚其能以功名始終（本傳贊）郭子儀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人臣之道無缺焉　聖賢（孟子萬章下）孔子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人之事也　六經（易蠱卦）終則有始天行也（繫辭）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說卦）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記文王世子）古之君子舉大事必謹其終始（大學）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樂記）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行事（祭義）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音沿）以致天下之和（杜預左序）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左襄二十五年）書曰謹始而敬終（同上）子產曰思其始而成其終（文元年）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諸子（語十九）子夏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上文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孝經一章）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同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荀禮論）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本末相順始終相應使生死終始若一（同上）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也（荀子）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同上）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法論）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王制）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上文王）言以此道為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勸學）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儒効）紛紛兮其有終始（王論）君子敬始而謹終（致仕）人主臨事節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管明法解）聖人者習於人事之始終（淮覽上同）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同上）反覆終始莫知其端緒（老六十四章）謹終如始則無敗事　諸史（史春申君傳）春申君說秦王曰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前郊祀志）終而復始（律曆志）天之數始於一終於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地之數始於二終於三十其義紀之以兩（五行志）聖王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唐劉蕡策）春秋繼故必書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書所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　譬喻（易蠱卦注）因事申令終則有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荀王制）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　反說（唐魏知古奏）人之立事無不

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

終始

宋楊龜山字說論無時也無物也則無終始終則有始天行也時物由是有焉天行非有時物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蓋惟無息故爾又奚時物之有黃光大積善錄人之所為不能終始者無一事可到頭也學而無終始學必不得祿耕而無終始耕必不得穀以至射御書數醫藥卜筮百工技藝苟不能終始用心者皆不足以成事故凡學事無所成者乃無廢疾之棄人也良可惜哉此吾子夏所以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審夫此則人之為人當由是而為聖人之徒切不可反此致使無一事到頭而廢棄終身者也

論始終

敬齋泛說木壯於卯人之所知也生於亥而成於未人之所不知也火壯於午人之所知也生於寅而成於戌人之所不知也金知其壯於酉而不知其生於巳而成於丑水知其壯於子而不知其生於申而成於辰亦與木火無異也吾當吾張王之時據吾張王之地壯之也物莫先焉然而不可以語成功必也既當吾時又據吾地又涉吾所畏歷吾所忌獲歸吾必歸之所而後吾始終之事了矣彼其說春華棄秋實侍一指而喪肩背者寧足以進此道耶

令終

詩大雅既醉篇高朗令終（注令終善終也許解字）

義終

禮記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注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

處常得終

孔子世家補晉昭公二十五年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辭榮善終

晉書魏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

不能有終

金史粘割斡特剌傳世宗謂曰朕於天下事無不用心一如草創時斡特剌曰自古人君始勤終怠者多有始有終惟聖人能之上曰唐太宗至明之主也然魏徵諫以十事謂其不能有終是則有終始者實為難矣聿書足用（太甲上）惟尹躬先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仲虺之誥）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湯誥）謹厥終惟其始（太甲中）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說命）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洛誥）已汝惟冲子惟終（上文注）惟當終其美業（左宣二年）晉靈公不君趙盾士季諫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其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書畢命）畢公惟公克成厥終　六經（易謙卦）勞謙君子有終吉（師小卦）君子以永

終知敝（左文元年）歸餘於終（文十五年）難不能始善終可也（襄二十五年）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襄二十七年）君子之謀也始衰終皆舉之

諸子（孝經一章）終於立身（荀卿子）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謹終如始

諸史（劉貢父）春秋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存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天道以謹終也　譬喻（孟子萬章）孔子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反說（魏徵傳諫帝）切以今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也（太宗贊）唐可稱者三君宗元宗憲宗皆不克終（易未濟）濡其尾無攸利不續終也

體題（正始如初　開端如始　有始執後　有卒）（執先賦偶始卒不變正二微之始而首正大本　後先一如成十漸之從　而必懷永圖賦陽切既無陰母若唐宋之不免　卯乃斯服當如成后之惟終）

必以惡終　分門故事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怙終　書舜典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注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有赦亦不許其赦而必刑之也）記纂淵海　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繫辭）怙終賊刑（書舜典）晝夜頟頟（注此言無休息見書益稷）凶人爲不善亦惟不足（書泰誓）穢德彰聞（同上）狃于姦宄（書君陳）驕淫矜誇將由惡終（書畢命）方茂爾惡相爾矛矣（詩節南山）庶曰式臧覆出爲惡（詩雨無正）多將熇熇不可救藥（詩板）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左隱六年）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左昭二十年）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左僖二十一年）於易一過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揚子）蜂蠆不弃毒於人則不靜（說苑雜言篇）雖九死其猶未悔（楚詞）蜂蠆終懷毒（杜詩）梟音不悛鴟張盍殲（白傳集）

大罪非終　書康誥　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注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

非終惟終　書呂刑　非終惟終（注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宥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刑子）

一終　左傳襄公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注十二年歲星一終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是一星終也）淮南子天

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呂氏春秋）季冬之紀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

行之是謂一終（注一歲十二月也）晉史推五星術　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乘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

間歌三終　儀禮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注間代也謂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堂上人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又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此爲三終也）鄉飲酒義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注工入升歌三終者謂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也笙入三終者謂吹笙之人入堂下於南陔白華華黍每一篇乃一終也間歌三終謂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也合樂三終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孔子家語厄陳蔡子路援戚而舞三終孔子和之曲三終

八終　羅泌路史禪通紀葛天者權天也其爲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及其樂也八士捉扶投足之操尾叩角亂之而歌八終（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上林賦云聽葛天之歌千人唱云三皇時君也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云云八曰總禽獸之極韋昭曰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春秋李善以遂物爲育草木奮穀爲奮五穀達爲徹闋爲曲）

里十爲終　（漢志）里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

天祿永終　書大禹謨　帝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續後漢書吾彥傳彥吳時爲建平太守吳亡彥始歸命武帝以爲金城太守帝常從容問彥孫皓所以亡國者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君明臣賢何爲亡國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所以爲陛下禽此蓋天時非人事也張華時在坐謂彥曰君爲吳將積有歲年蔑而無聞竊所惑矣彥厲聲曰陛下知我卿不聞乎帝甚嘉之

受終　書舜典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伊尹告終　宋詠史詩伊尹精忠死負冤元王輩下竟亡言他特斫脛剖心事說道渠家有本原（注春秋後序紀年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

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立其子伊陟

飾終 經子法語荀子飾終（注送死飾終也）

知終 東漢書許子熟傳子熟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二十人與之葛衣子熟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臨終 晉書隗炤傳炤善於易臨終書版授其妻曰吾亡後當大荒窮雖爾慎莫賣宅也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版往責之勿違言也　許渾詩王可封臨終詩　十世為儒少子孫一生長負信陵恩今朝埋骨寒山下為報慈親休倚門　中州集無事道人董文甫臨終四首　無情養主沒錢僧送上城南無事人撿盡傳燈無盡錄更無公案這番新　生有地死有處萬年不能移一步一輪明月即天心此是渠儂住處住　白髮三千丈紅塵六十年只今無見在虛費草鞋錢今古一輪月分明印碧霄門門爐影到處處桂香飄不起眼中暈何勞指上標真空渾照破歸去杖頭挑　詩海繪章表世弼臨終作　青露千峯暝悲風萬古吁其誰掛寶劒應有莫生芻皎月東方陷長松半欲枯山泉吾所愛聲到夜臺無　王渾秋澗集跋廓懷遠臨終語錄　人當易簀際發言罔不吾昏曚迷本真狂者涉誕幻猗嗟廓懷遠洞徹生死變日氣薄西山

瞰予天理見諄諄忠孝言垂戒漢馬援灑然明月懷身後照鄉縣廣歌諸賢詩清風一家傳　中州集韓玉臨終詩　客自朝那戍東過古鄭原喪年會山運奇禍發流言白骨將為土青蠅且在樊仰呼天外恨沉思地中冤母喪半途鬼兒孤千里魂此心終不滅有路訴天閽　天下無雙士軍中有一韓才名兩相累世道一何艱旅次窮冬暮因孤永夜寒身亡家亦破巢覆卵寧完矍鑠鞍仍在驚呼鋏屢彈丈夫忠義耳無惜感歎還　滕奉使茂實臨終詩并序　某奉使亡狀不復反父母之邦猶當請從主行以全臣節或慭而與之死幸以所杖節幡裹其尸及有篆字九為刊之石埋於臺山寺下不必封樹蓋昔年大病夢遊清涼境界覺而失病所在恐于此有緣如死窮徼則乞骸骨歸悉如前議預作哀詞幾于不達方之淵明則不可亦庶幾少游之遺風也　齏鹽老書生謬列王都官索米了無補從事敢辭難殊鄰脩明好使節來踰關城守久不下川涂望漫漫健革果不惜一往何當還牧羊困蘇武假道拘張騫流離念窮荒坐閱四序遷同來悉言歸我獨留塞垣形影自相吊國破家亦殘呼天竟不聞痛甚傷肺肝相逢老兄弟悼歎安得雙波瀾卷大厦一木難求安就不違我心渠不汗我顏昔燕破齊王蠋臣望風靡王蠋猶守節燕人有甘言經首自絕脰

感慨今昔間未嘗食齊祿徒以世為民況我祿數世一死何足論遠或死江海近或死朝昏欲我不須衣裘尸以黃幡題作宋臣墓篆字當深刋我室尚少艾兒女皆童頑四海無置錐飄流倍悲酸誰當給衣食使不凡飢寒歲時一酹我猶足慰我魂我魂亦悠悠異鄉寄沉冤他時風雨夜草木號空山

無疾而終 五代薛史列傳管迴者武漢球守洛郡日辟為判官及漢球卒於汴迴在洛州未之知一日忽謂所親曰太保遣人召我遂沐浴新衣冠無疾瞑目而終家人不知其故後數日方聞漢球卒

端坐而終 悅生隨抄　謝泌性端而直奉道好服餌及被病沐浴衣道士服端坐而終其身不傾上聞而嗟異遣使臨問恤賜家人即其坐為棺斂之

夢生桑終 王公四六話王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桑字乃四十八果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歿也臨歿用事精當如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告終儀 遼史禮志凶儀高麗夏國告終儀　先期於行宮左右下御帳設使客幕次於東南至日北面臣僚各常服其餘臣僚並朝服入朝使者至幕次有司以嗣子表狀先呈樞密院准

備奏呈先引北面臣僚並矮敦已上近御帳相對立其餘臣僚依班位序立引告終人使右入至丹墀面殿立引右上立揖少前拜跪奏訖宣問若嗣子已立恭身受聖旨奏訖復位嗣子未立不宣問引右下丹墀面北鞠躬通班畢引面殿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復位再拜出班謝遠接優位再拜贊祗候退就幕次再入依前面北鞠躬通辭再拜敘戀闕再拜贊好去禮畢

歲終 書林事類　歲終奏年曆（後漢百官志太常卿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將終奏新年曆）日窮于次（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月令）月窮于紀星迴于天（並上）冢宰制國用（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歲杪（上）賀成（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並王制）官府正其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大宰）羣吏正歲會（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並大宰）平在朔易（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注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堯典）陰陽以交（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周天之數（並後漢志）萬物畢（死歲者遍也三百六十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為一歲白虎）更次受計（新唐書百官志少尹一人從四品下掌二府州之事歲終更次受計）

文

葉水心外集終論上

今天下之害其膠固而不能解攣縮而不能伸宿患積蠹臣已盡言之矣解之伸之豈無其道乎陛下始於出令必有以慰天下之心必罷去經總制錢之半令州縣膠膠不能安息人臣之精力消耗疲竭不可復有所為者盡坐此錢而已罷去其半稍稍蘇息天下然後州縣之月樁板帳罷矣然後民之頭子蠶零勘合才契之類皆寬減矣然後罷和買罷折帛和買折帛罷則民所謂不正之欲皆無有矣三者罷而天下之心慰喜滿足然則國用安所取給臣以為二年之後分畫既定則朝廷之經費比今日必十去其五六所罷者足以當之有餘而二年之前則未也陛下會計二年所罷之費為六十萬緡盡作內帑封樁以補助之夫此內藏封樁者以之罷減三省之苛斂而以代戶部四總領之用度其明德光耀新美觀聽自兩漢以來未有此舉動也然則乘此以革去朝廷百年之宿弊無不可者以之減進士入官可也以之減任子入官可也以之破資格可也以之重銓選可也以之廢吏胥可也百年以來世論所謂動衆而召亂惴惴然不敢舉如臣所言之害者今皆並舉而為之無難也如此則朝廷清矣然後分兩淮江南荊湖四川為四鎮以今駐劄之兵各以委之所謂四鎮者非盡舉此百餘郡以植立之也於中各割屬數州使兵民財賦皆得自用而朝廷之兵寬矣朝廷今既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蜀之折估青章而內出四年之費以供餽四總領矣宜任四人者由郡守擢都統制召舊帥使歸宿衛鈎考其隱冒乾沒請給不盡及軍人之罪贊而治之然後俾四人者一聽其所為而吾無問焉所問者吾欲精其軍使各不過三四萬吾欲用士之銳而不併富其家小夫屬士而養之將用於死地以求勝也乃為之立家是兵為民也古者民為兵今者兵為民宜其消情耎弱而不可制也昔者之論欲一當百又曰欲一當十夫百十何可當也姑得以一當一則精兵也夫一人得一人之用則固已十四五萬人矣用之必死誰敢敵者女真之來南也雜以奚契丹勃海漢兒前繞五六萬後亦不滿十萬而已夫用兵者用其氣也多兵以先困氣先索耳吾之所問者如此又有所問吏其散政行其新令吾欲其無譁無動以惟吾之所命若此者在用其人而已各與之數州地使自食而餘州得寬焉此二年之內所得為而二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朝廷寬矣然則何以治廂禁軍弓手土兵而寬州縣宜先擇一二十州畀之使散雜役之廂軍令之廂軍盡隸官下無在營者併與之以一二年之衣糧使各自為予本以權給之而州無復給又散禁軍夫廂軍可散也禁軍散且為亂柰何曰禁軍之可畏者為有以禁切州縣使不得私役且上教故也今不上教散而雜役如廂軍焉彼欣然自幸耳然則散禁軍如散廂軍弓手之費稍輕土軍差小不急散也久將消盡要以必散而止夫廂禁土兵不加問焉餘則名屬之而已而又專擇其人以各自治其一州所謂兵民財賦皆得自用則朝廷平日所以置四總領餽其軍輸者二年之後皆可無復與彼以數州之財足養之矣如此則彼之任專吾之費輕矣雖然以兵與人以地與人此今日異常之大事也然其為之者不驚世不動衆陛下一日命之則成矣成則久久則安之以為常然若此者內以朞月之內盡去民之所患若外以二年之外兵屬士奮可用之於死地而大功可舉矣陛下不惜財不吝權念吾之所大欲者解膠固伸攣縮易於舉動果於責成以立大功而已則減經總制除和買折帛以先慰天下之心而後朝廷所謂煩密不可變之法度者盡變之以共由於疏通明達之塗矣分江淮川蜀之地與之兵民財賦以重人臣、任而以朝廷所謂專制不可分之紀綱者盡分之以各合於外堅中柔之術矣若此者兼兩漢之長而不襲兩漢之失待之以成功而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治不難進也雖然為此者官非難也而士為難士非難也而民為難民非難也而兵為難誠今世之大事也圖兵之難者定則天下之利盡矣

終論下

致今日之治無他道上寬朝廷下寬州縣而已竭朝廷之力使不得寬者四駐劄之兵也竭州縣之力使不得寬者廂禁軍弓手土兵也然則何以治四駐劄弓手皆散何以守其地自三等以上籍其家一人以為兵蠲其稅役大州二千人而止下州八百人而止州縣各為之所將校率用其人秋冬而教春夏則否有呼召不用常法然其為兵也必在州縣四方三十里之近家者此三四年之內所得為而三四年之外收其效者也若是則州縣寬矣朝廷寬則凡所以取州縣者皆不用而食租稅之正矣州縣寬則凡所以取民者皆不用而飲租稅之正矣且又非特此也朝廷寬則羣臣有歡而人材多矣不若令之乏也州縣寬則民有歡而善良多矣不若今之薄也上多人材下多良民兵省而精費省而富五年之內二年之外合其氣勢用其鋒銳義贊昭布奇業並出不用以滅虜而何所用哉雖然為此者無他也力行而已按其歲月在乎二年之外五年之內今日行此事去此弊某日此弊去此效見不見則易其人加之意而行之以日月計其實效致矣

貞觀政要論慎終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不怠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為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為不逮何

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也然自古帝王初即位者皆欲勵精為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則驕侈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蹤於稷契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貞觀十三年魏徵恐太宗不能克終儉約近歲頗好奢縱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己逆所為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冠大拯横流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則堯舜未為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以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為無欲清淨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晉武焚雉頭之裘今則求駿馬於萬里市珍奇於域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何其無畏故書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為人上者柰何不敬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勞愛之如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為頃年以來意在奢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之哉恐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者縱欲以勞人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有所營慮人致諫乃云若不為此不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諍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則於所染蘭芷鮑魚與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疏斥小人今則不然輕褻小人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輕小人

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間而自踈不見其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踈遠君子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弗育於國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而至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末作滋興而求農人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恐其不及近歲以來由心好惡或衆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信而任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有可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且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為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為之臧否是使守道者日踈干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大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為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畧或外官充使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畧莫能伸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志不可滿四者前王所以致福聖賢以為深誡陛下貞觀之初孜孜理化屈己從人恒若不足頃年以來微自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為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不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踈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九也昔堯舜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為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以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之徒下日悉留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

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歩不絕於道路旣有所幹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㝢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敎聿興比屋踰於可封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孼忽近起於轂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誡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誡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己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禍敗之有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旣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爲而不爲微臣所以鬱結而長歎者也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畧擧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芻蕘之議冀千慮一得袞職有補則死日生年甘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思獻納朕今聞過能改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直遂列爲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識君臣之義乃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疋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爲戒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旣彰德敎復洽恒以此爲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二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能自知卿可爲朕言之當以爲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萬代永賴

分纂類說終說　人　吳漢耿弇各以功名終　趙以趙括代廉頗而敗於白起楚以顏　代李牧而敗於王翦燕以騎劫代樂毅敗於田單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顧愷之食蔗自尾至首曰漸入佳境子嘉聽樂從絲及竹曰漸近自然物固於薄於所始而厚於其所終矣　物　物有始美而終惡者雛黃之子是也有始惡而終美者澤雉之子是也　事　行百里半於九十此言末終之難也

無終

西漢書地理志無終。注縣名屬右北平郡故無終子國浭水西至雍州入海過郡曰行六百五十里（師古曰浭音庚即下所云入庚者同一水也）隋書地理志無終縣後齊置後周又廢徐無縣入焉大業初置漁陽郡有長城有燕山無終山有洵河如河庚水灅水濫水有海

終氏

通志氏族畧　陸終之後以名爲氏望出濟南南陽宋有終慎思又左傳毋終子嘉父獾國君也　王莽曾祖翁孺與東平陵終氏有怨姓氏遙華終利恭下邳人東觀漢記終謹思善學家貧董儲薦之富者不過謹思報云魯前高飛謂聊城之北下秦城不割懷趙壁以空歸明年首薦謝啓三年于北衆人卷指於毛生一軍皆驚大將果推於韓信氏族言行錄姓纂陸終之後以王父字爲氏遼西北燕有終萬以文章知名通鑑商外紀陸終帝嚳之祝融吳回生陸終羅泌路史高辛氏紀無終氏景之孫封陽樊後宅無終爲無終氏　高陽氏紀陸終氏高陽氏之後

終軍

西漢書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中（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博士弟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角而五蹄（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師古曰訪上徵應也）軍上對曰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降也南越竄屛葭葦與鳥魚羣（師古曰葭蘆也或長則曰葦葭音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聚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師古曰犇古奔字）票騎抗旌昆邪右衽（師古曰抗舉也右衽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浹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俟賢縣賞待功（師古曰竢古俟字次下亦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歸農畝也）刑於宇內矣（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曰刑見也）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師古曰言自謙也）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敎有文質者也）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君斯之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受命之君也）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

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色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燔之祭地則瘞之郊宮謂泰畤及后土也）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代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以饋謂充祭俎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苴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苴作藨也張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師古曰苴音租又音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蓋六鶂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鶂退飛象諸侯畔宋襄公伯道退也）白魚登舟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討紂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以舟為木殷為水也謂武王發殷而魚入王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辮要音一遙反）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焉中（師古曰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制（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有似火謂之鼓）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言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

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者謂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前三奏無詔（師古曰不報號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惟思也）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此明聖所必加誅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孟子孟軻也八尺曰尋孟子之書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曰予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云尺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今所紀罪重所就者小（師古曰就成也）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予許也）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幸冀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予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當發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為使於匈奴也）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故云橫草也）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啟前行（師古曰行音下郎切）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亢一方之任（師古曰亢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議大夫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劉後村集武帝有荒志終童無遠謀長纓自繫耳莫繫越王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一東

終

送終

宋真西山集泉州勸學文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於禮貧者則火化而害於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識遺送終不諱世俗殮葬羽毛鱗介諱近之嫌人物溷也按古不然禮記喪禮最備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厚三寸鄭玄注以水牛兕牛革爲棺一重孔氏疏云以次而差上公棺去牛用兕侯伯以下水兕皆式二皮能濕故在裏近尸喪大記大夫裏棺用牛骨鑽説者謂以繒貼棺裏以牛骨或象骨鑽釘之又曰君大夫士蓋棺漆外各施衽束説者謂束以牛皮孔子之殮佩象環蓋古者天子諸侯死含以珠米口貝周禮喪事歛互物蜃物以潤壙鄭玄注以蜯蛤屬爲灰置槨下禦濕左傳邾文公葬用蜃炭禮記熱用魚腊或蚳蜉皆不嫌人物溷也唐韋應物詩奄忽逾時節日月獲其良蕭蕭車馬悲祖載發中堂生平同此居一旦異存亡斯須亦何益終復委山岡行出國南門南望鬱蒼蒼日入乃云造慟哭宿風霜晨遶術玄廬臨訣但遑遑方當永潛翳仰視白日光俯仰遽終畢封樹已荒涼獨留不得還欲去結中腸童稚知所失啼號捉我裳即事猶倉卒歲月始難忘法苑珠林送終篇（此有四部）述意部云惟四大毒器有穢斯充六賊狂主是境皆著無復逆流之期唯有循環之勢至如折一毛以利天下則恡而弗爲徹一飧以續餘糧則惜而不與淪滯生死封執有爲諸佛爲其歛眉菩薩於茲泣血竊見俗徒貴勝父母喪亡多造墓儀廣煞生命聚集親族供待賓客苟求現勝不避業因或畏外識不脩內典所以父亡於斯重苦母終偏增湯炭是以死轉三界綿歷六道四趣易歸萬劫難啓痛慈母之幽靈懸逆子之酬毒但亢陽如久必思甘雨之澤災癘若多翹待良醫之藥惟斯考妣既是凡夫能無惡業罪因不纖若報難排若不憑諸勝福樂果何容得證庶使臨終發願令入屍陀塋具資身並脩功德冀濟飛走之飢得易將來之債也　捨命部云如十二品生死經云佛言人死有十二品何等十二一曰無餘死者謂阿那含不復還也二曰學度死者謂那那含不復還也三曰有餘死者謂斯陀含往而還也四曰學度死者謂須陀洹見道迹也五曰無欺死者謂八等人也六曰歡喜死者謂行一

心也七曰數數死者謂惡戒人也八曰悔死者謂九夫也九曰橫死者謂孤獨苦也十曰縛著死者謂畜生也十一曰燒灼死者謂地獄也十二曰飢渴死者謂餓鬼也比丘當曉知是勿為放逸也　又淨土三昧經云若人造善惡業生天墮獄臨命終時各有迎人病欲死時眼自見來迎應生天上者天神持天衣伎樂來迎應生他方者眼見尊人為說妙言若為惡墮地獄者眼見兵士持刀楯矛戟索圍繞之所見不同口不能言各隨所作得其果報天無枉濫平直無二隨其所作天網治之　又華嚴經云人欲終時見中陰相若行惡業者見三惡受苦或見閻羅持諸兵杖囚執將去或聞苦聲若行善者見諸天宮殿伎女莊嚴遊戲快樂如是勝事　又法句喻經云昔佛在祇桓精舍為天人說法有一長者居在路側財富無數止有一子。其年二十新為娶妻未滿七日夫婦相敬欲至後園上春三月看戲園中有一柰樹高大好花婦欲得花無人取與夫為上樹乃至細枝枝折墮死居家大小奔赴兒所呼天嗥哭斷絕復蘇聞者莫不傷心棺斂送還家啼不止世尊愍傷其愚往問訊之長者室家大小見佛悲感作禮具陳辛苦佛語長者止息聽法萬物無常不可久保生則有死罪福相追此兒三處為其哭泣懊惱斷絕亦復難勝竟為誰子何者為親於是世

尊即說偈言。　命如花果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從初樂愛欲可望入胞影受形命如電晝夜流難止是身為死物精神無形法作命死復生罪福不敗亡終始非一世從癡愛長久自從受苦樂身死神不喪　長者聞偈意解忘憂長跪白佛此兒宿命作何罪豐盛美之壽而使中夭惟願解說本所行罪佛告長者乃往昔時有一小兒持弓箭入神樹中戲遂三人亦在中看樹上有雀小兒欲射三人勸言若能中雀世間健兒小兒意美引弓射之中雀即死三人共笑助之歡喜而各自去經歷生死數劫之中所在相會受罪三人中一人有福今在天上一人生海中為化生龍王一人今日長者身是小兒者前生天上為天作子墮樹命終即生海中為龍王作子即以生日金翅鳥王而取食之今日三處懊惱涕泣。寧可言也以其前世助其喜故此三人受報如此於是世尊即說偈言識神造三界。善不善三處陰行而默至所生如響應色欲不色有一切因宿行如種隨本像自然報如影　佛說偈已長者意解大小歡喜皆得須陀洹道。　又四分律尒時世尊為利益眾生王命終說偈云　一切要歸盡。高者會當墮生者無不死有命皆無常眾生墮有數一切皆有為一切諸世間無有不老死眾生是常法生生皆歸死隨其所造業罪福有果報

惡業墮地獄善業生天上。高行生善道得無漏涅槃　遣送部六述曰生死連環不離俗諦雖復出家志求勝道分段未除仍依三界隨俗遷流至於存亡皆依內外臨終之日安置得所葬送威儀具存下說且論亡屍安置南北魂魄不同今此畧述　禮記禮運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死者北首生者南向　郊特生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魄也者鬼之盛　左傳昭二曰子產對趙景子曰人生死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憑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宵乎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為體魂曰以無有形乎魄曰有形也若也無有何而問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問曰既知魂與魄別今時俗亡何故以衣與魂不云與魄答曰魂是靈魄是屍故禮以初亡之時以己所着之衣將向屍魄之上以魂外出故將衣與魂魂識己衣尋衣歸魄若魂歸於魄則屍口續動若魂不歸於魄則口續不動以理而言故云招魂不言與魄　故蕭喪服要記曰魯哀公葬其父孔子問曰寧設魂衣乎哀公曰魂衣起伯桃伯桃荊山之下道隆寒死友人羊角哀往迎其屍

愍魂神之寒故改作魂衣吾父生服錦綉死于衣袂何用衣為問曰何須幡上書其姓名答曰幡招魂置其乾地以魂識其名尋名入於闇室亦投之於魄或入於重室（直龍反）重者也（重去聲）以重之內具安祭食以存亡各別明闇不同故鬼神闇食生人明食故重用邊除喪其食具以安重內置其神地也　依如西域葬法有四一水漂二火焚三土埋四施林五分律云若火燒時安在石上不得草土上恐傷蟲故四分律云如來輪王二人悉火葬餘人通前四葬者多五分律云屍應埋之（此謂王法不許焚燒恐夏地熱品故云埋之日外無雖水林亦得）又依四分律及五百問事云若見如來塔廟及見五種出家人冢塔大於己者皆須展轉依生時年臘而設禮之若一切白衣見出家人冢塔不簡大小皆須敬禮　述以既知如此諸道俗等若見師僧父母亡柩外來弔人小於亡者至其屍所如常設禮已先執孝子手默慰弔之後至大德所具展哀情弔而拜之亦見愚癡白衣妄行法教展轉教他不聽禮父母叔伯尊親亡靈口云我既受戒彼為鬼神故不合禮恐破戒故此不合教反招無知之罪伏惟師僧等長養我法身父母叔伯等長養我生身依斯乳哺長大成人思此恩德昊天難報歷劫酬恩豈一生能謝不存敬思反起慢惰縱蹤鄙夫何成孝子故

世尊極聖尚自躬扶亡父屍送況下凡愚癡生怠慢故捏槃經云知恩者大悲之本不知恩者甚於畜生　又淨飯王泥洹經云白淨王在舍夷國病篤將終思見世尊及難陀等世尊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父思憶聲即共阿難等乘空而至以手摩王額上慰勞王已為王說摩訶波羅本生經王聞得阿那含果王捉佛手捧置心上佛又說法得阿羅漢果無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至闍維時佛共難陀在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云在喪足後阿難陀長跪白佛言唯願聽我擔伯父棺羅云復言唯願聽我擔祖王棺世尊慰言當來世人皆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擔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一切衆山頗峨涌沒如水上船爾時一切諸天龍神皆來赴喪舉聲啼哭四天王將鬼神億百千衆皆共舉喪白佛言佛為當來諸不孝父母者故以大慈悲親欲自身擔父王棺四王俱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得須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擔父王之棺佛聽四王擔父王棺皆變為人一切人民莫不啼泣世尊躬自手執香爐前行詣於墓所令千羅漢往大海渚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以火焚之佛言苦空無常猶如幻化水月鏡像燒身既竟爾時諸王各持五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竟共收骨藏置金剛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繒幡蓋供養塔廟佛告衆會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居天　又佛泥洹經云大愛道比丘尼即是佛姨母不忍見佛後當滅度欲先滅度與除饉女五百人（即是比丘尼也康僧會法鏡經云凡夫貪求六塵猶飢夫食飯不知厭足今聖人斷貪除六情饑饉故號出家女為除饉女也）以手摩佛足遶佛三匝稽首而去現神足德於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照諸冥上耀諸天五百除饉變化俱然同時泥洹佛勸理家作五百舉牀麻油香花栴檀梓材事各五百真伎正音當以供養一切凡聖覩之莫不哀泣闍維畢捧捨利諸佛所於是四方各二百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至舍利所千比丘俱皆就坐佛告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難如命告諸比丘斯發舍利本是穢身出恚急暴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今母能拔興丈夫行獲應真道還盡卒無何其健哉勅令興廟供養　又增一阿含經云佛告阿難陀羅雲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親自供養爾時釋提桓因四天王等前白佛言唯願勿自勞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所以然者父母生子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餔懷抱要當報恩不得不報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

諸佛皆自供養耶維舍利也時毘沙門天王使諸鬼神往栴檀林取栴檀薪自曠野之間佛躬自舉牀一腳阿難舉一腳飛在虛空往至塚間爾時佛自取栴檀木著大愛道身上佛言有四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三者漏盡阿羅漢四者轉輪聖王皆以十善化物故爾時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依雜阿含經愛道姨母即是難陀親母也　又增阿含經云四部弟子中畧取前後者且列八人比丘中最初得道者如拘隣比丘善能勸化不失威儀最後得道者如須跋陀羅臨得道日入般涅槃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如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如陀羅俱夷國尼優婆塞中最初得道者如商客男最後得道者如俱夷那摩羅優婆夷中最初得道者如難婆女最後得道者如藍優婆夷　受生部云夫生則八識扶持死則四大離散迸矣百齡終歸磨滅迴環三界運轉靡停故經曰有始必終既生則滅聖教不虛目覩交臂所以於此緣中畧述六門　第一門中臨命終時捨身冷熱驗其善惡具知來報故瑜伽論云此有情者非色非心假為命者大小皆同死通漸頓諸師相傳造惡之人從下冷觸至齊以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後盡者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盡者生於畜生從膝已下乃至腳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然瑜伽論云羯羅藍義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釋云依瑜伽論由造善上生故從下漸捨至肉心後方說上捨由造惡生下故先從上捨至肉心後方從下捨也　俱舍論云若人正死於身分中意識斷滅若一時身死根共意識一時俱滅若人次第死此中偈曰次第死腳臍於心意識斷下人生不生中上非惡道　論中釋曰若人必往惡道受生及人道如此等人次第於阿羅漢此人於心意識斷絕有餘部說於頭上何以故身根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故若人正死此身根如熱石水漸漸縮減於腳等處次第而滅釋云俱舍論述小乘義故云身於此等處與意識俱滅若依大乘身根於此等處與本識俱滅也　第二受生方法者依俱舍論云為行至應生道處故起此中陰衆生由宿業勢力所生眼雖住最遠處能見應生處於中見父母變異事若變成男於母即起男人欲心若變成女於父即起女人欲心倒此心起瞋此中有衆生由二起顛倒心故求欲戲往至生處是即樂得偏已是時不淨已至胎處即生歡喜仍託彼生從此剎那是衆生五陰和合堅實中有五陰即滅如此方說受生若胎是男依母左脇而母背蹲坐若胎是女依母右脇向母脇

而住若胎非男非女隨欲類託生住亦皆如此無有中有異於男女皆具根故是故或男或女託生而住後時在胎中增長或作黃門若託胎卵二生道理二此若衆生欲受濕生愛樂香故至生處此香或淨或不淨隨宿業故若是化生受樂處所故至生處若尒地獄衆生云何生樂處所由心顛倒故此衆生見寒風冷雨觸惱身見地獄火猛熾盛可愛欲得煖觸故往入彼復見身爲熱風光及火焰等所炙苦痛難忍見寒地獄清凉愛樂冷觸故往入彼胎卵二生於父母變異事生愛濕化二生不由託亦白爲身故無此變濕生但愛著香故至所生處隨業善惡所愛之香自有淨穢化生但愛所依之處地獄雖是苦處然罪人樂亦得愛處於中受生何以故非愛不受生故論云如往昔造作能感如此生樂見身如此位見彼衆生亦尒是故往彼先舊諸師作如此說若衆生年三十時行殺生業網捕衆生行此事時心有伴類此業能感地獄生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年三十行網捕時故言位又見昔伴類皆不差見地獄時如昔見江湖諸伴類等相牽共入其中緣此起戀即於中受生後解昔造所業雖多必以一業牽地獄生或於年二十時作此業或三十時作此業後於中陰中見自身如昔作業時少老見地獄衆生並如已年時年時既相似於此衆生起戀即往就彼由此愛故受生依經部師作如此釋　又瑜伽論云若居薄福者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若多福者當生尊貴家彼於尒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及自妄見升宮殿等可意相見又俱舍論云若人臨終起耶見心是人以先不善爲緣故墮地獄有論師言一切不善皆是地獄因此不善之餘生畜生餓鬼中又婬業盛故墮畜生中如婬欲盛故生於鴿雀鴛鴦之中瞋恚盛故生於蚖蝮蛇蠍中愚癡盛故生猪羊蚌蛤中憍慢盛故生於師子虎狼中掉戲盛故生獼猴中慳嫉盛故生餓狗中若有少分施善餘福雖生在畜生於中微樂身口二業雖由爲主然其口業受報者多如罵人輕躁喻如獼猴即生猴中若言貪慢如鳥語如狗吠駿如猪羊聲如驢鳴行如駱駝自高如象惡如逐牛婬如鳥雀怯如猫狸諂如野狐如是諸惡隨口受報然由三毒爲本三毒之中貪愛爲重如提布一頭餘則盡隨故智論云若不斷愛愛則潤生是故四生皆由愛起如說多欲生鳥雀中多貪味故廁中受生又愛欲故卵生貪香味故受濕生隨其所愛故起殺重業則受化生若殺重心樂行非業死時妄見地獄受其化生若殺重愛福上界化生故成論云如樹根不拔其樹猶生貪根不拔若樹

常在又瑜伽論云云何生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着戲論因已熏習故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死時如稱兩頭低昂時等而此中必具諸根造惡業者所得中有如黑羺光或陰暗夜作善業者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俱舍論云此中有具足五根金剛等所不能礙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出舉所聞事證曾聞人說燒鐵令熱破之見蟲　第三壽量長短者俱舍論云若不定生處於餘處此道中皆得受生譬如牛於夏時欲事偏多狗於秋時熊於冬時馬於春時野干等欲事無時是時此衆生應生牛中若非夏時則生野干中若應生狗中非時則野干中又俱舍小乘師有四釋不同一說極促時死已即受陰生二說得住七七日滿已處中又不限時節三說得住四十九日生緣未具死已更受亦不限時節四說隨受生緣乃至經劫住不命終第五依瑜伽論云若未得生緣極七日住死而復生乃至七七日受死生自此已後決得生緣此與前四皆不同也　第四通力遲速者俱捨論云此中陰遊空而去而人捨命應至無量世界外受生俄頃即到二乘通力未出一世界中陰已至無量世界外縱佛神力亦不能遮令不往生得住餘道以業力定故論業通勝者據勝凡夫二乘神通婆沙論云神足勝者據佛神通速也　第五互見不同者依俱捨論云若同生道中陰定互相見若人有天眼最清淨是一道悉類此人亦得見彼生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以最細故薩婆多部云若同於人道中受生同是人道中陰互得相見此義爲定不能見餘道中陰若人脩得天眼此天眼則是道類能見中陰色若報得天眼則不能見中陰色中陰色細餘色故依正量部云天道中陰備能見五道中陰色人道中陰能見四道除天道中陰非其所能見如是次第除前乃至地獄道中陰除前四道中陰非其所見唯見地獄道中陰　第六身量大小者俱舍論云身量如六七歲小兒而識解聰利若菩薩在中陰如圓滿少病人具大小相是故雖在中陰正欲入胎而能遍照方俱胝剡浮洲頌曰　高堂信逆旅壞業理常牽玉匣方委觀金臺不復延挽聲隨遲遠輀影帶松懸詎能留十念惟應遂四緣幻工作同異變弄作多身愚俗諍人我誰復非謂眞謬者疑久固達者知幻賓親疎既無定何嘗非蒼天　感應緣漢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有女子田無一孚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生三日有人過聞兒啼聲母掘養之漢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病死棺殮六日出在棺外自

言見死夫乃曰年二十七汝不當死太守諱以聞詭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其後王莽簒位漢建安中李妖死十四日復生其語具作見神獻帝初平中長沙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

漢陳留考城史姁字威明年少嘗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當復生埋我以竹杖柱我瘞上若林拔出我及死埋之柱如其言七日往視之林果拔出即掘屍出活走至井上浴已平復如故復與鄰人乘船至下邳賣鋤不時售思欲歸謂人曰我方暫歸人不信之何有千里暫得歸耶答曰一宿便還即不相信作書得報以爲驗實其一宿便還米得報書具知消息考城令江夏鄭賁和聞之妹病在鄉里欲急知消息請往省之路遙三千再宿報書具知委曲

漢令支縣有孤竹城古孤竹之國也靈帝光和元年遼西人見遼水中有浮棺欲斫破之棺中人語曰我是伯夷之弟孤竹君也海水壞我棺槨是以漂流汝斫我何爲人懼不敢斫因爲立廟祠祀吏民有欲發視者皆無何如死

漢北海營陵有道人能令人與已死人相見其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亡婦死不恨矣道人曰可卿往見之若聞鼓聲疾出勿留乃語其相見之制於是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良久聞鼓音聲恨恨不能得住當出戶時奄問其衣裾戶間掣絕而去後

歲餘此人身亡室家葬之開冢見婦棺蓋下有衣裾

漢武帝幸李夫人夫人後卒帝哀思不已方士少翁言能致其神乃施帷帳明燈燭帝遙望見美人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而不得就視之

漢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埋時年至十五六及開冢後更生十五六年嫁之有子（右此條出搜神記）

漢菩提寺西域人所立也在慕義里沙門達多發墓取塼得一人以送時太后與漢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不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不足爲異也后令紇問其姓名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答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五今乃二十七在地下十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事張攜詣阜財里訪涵父母果有崔暢其妻姓魏攜問暢曰卿有死兒不暢曰有息子洪年十五而亡攜曰爲人所發今日蘇活在華林園主上遣我來相問暢聞驚怖曰實無此兒向者謬言攜還具以實聞啓后后遣攜送涵向家暢聞涵至門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杖拒之汝不須來吾非汝父汝非我子急手速去可得無殃涵遂捨去遊於京師巷內常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通性畏日不仰視天又畏水火及兵刃之屬常走於路疲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大市北有奉終里里內之人多賣送死之具及諸棺槨涵謂曰柏棺勿以桑木爲欀人問其故涵曰吾在地下見發鬼兵有一鬼稱是柏棺應免兵主吏曰你雖柏棺桑木爲欀遂不免兵京師聞此柏木勇貴人擬賣棺者貨涵故發此言（見洛陽寺記）

晉唐遵字保道上虞人也晉太元八年暴病而死經夕得蘇云有人呼將去至一城府未進頃見其從叔自城中出驚問遵汝何故來遵答違離姑姊並歷年載欲往問訊本明當發夜見數人急呼來此即時可得歸去而不知還路從叔云汝姑喪已二年汝大姊兒道文近被錄來既蒙恩放仍留看戲不即還去積日方歸家已殯殮乃入棺中又搖動棺器冀望其家覺悟開棺棺遂至路落糧車下其家或欲開之乃問卜者卜云不吉遂不敢開不復得生今爲把沙之役辛勤極苦汝宜速去勿復住此且汝小姊又已喪亡今與汝姑共在地獄日夕憂苦不知何時可得免脫汝今還去可語其兒勤脩功德庶得免之於此示遵歸路將別又囑遵曰汝得還生良爲殊慶在世無幾倏如風塵天堂地獄苦樂報應吾昔聞其語其觀其實汝宜深勤善業務

爲孝敬受法持戒愼不犯一去人身入此罪地幽窮苦酷自悔何及勤以在心不可忽也我家親屬生時不信罪福今並遭塗炭長受楚毒燋爛傷痛無時暫休欲求一日改悪爲善當何得耶悉我所具故以屬汝勸化家內共加勉勵言已涕泣因此而別遵隨路而歸俄而至家家治棺將竟方營殯殮遵既附屍屍尋氣通移日稍差勸示親識並奉大法初遵姑適南郡徐漢長姊適江夏樂瑜十小姊適吳興嚴晚遂路懸遠久斷音息遵既差遂至三郡尋訪姑及小姊姊子果並喪亡長姊亦說兒道文殮後棺動墮車皆如叔言既聞遵說道文橫死之意姊追加痛恨重爲製服（右此一驗出冥祥記）

晉洛陽有釋訶羅竭者本樊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病甚流祝者皆愈至晉惠帝元康元年延入上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潤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腳躡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拔足已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竭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平生亡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晉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佛圖蜜為師。晉康帝建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輙賫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訪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照曰：汝過去時折一雞脚，其殃尋至。俄而照為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視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為少日而亡。後征西庾稚恭鎮襄陽，既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誡勸眷屬，令勤修福善。恭後二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猶枉刑吾，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外深一丈，恭眷屬居民等並皆沒死。（右此二驗出梁高僧傳也）宋慧遠沙門者，江陵長沙寺僧也。師慧印，善禪法，號曰禪師。遠本印蒼頭，名黃遷，年二十時，印每入定，輙見遷先世乃是其師，故遂度為弟子，常寄江陵市西楊道產家行般舟。勤苦歲餘，因尒遂頗有感變，或一日之內赴十餘處齋，雖復終日，竟夜行道轉經，而家家悉見黃遷在焉，衆稍欽異之，以為得道。孝建二年一日，自言死期，謂道產曰：明夕吾當於君家過世。至日，道產設八關，然燈通夕。初夜中夜，遷猶豫衆行道，休然不異。四更之後，乃稱疲而卧，顏色精變，有頃而盡。闔境為設三七齋，起塔，塔今猶存。死後久之，現形多寶寺，謂曇珣道人云：明年二月二十三日，當以諸天共相迎也。言已而去。曇珣即於長沙禪房設齋九十日，捨身布施。至其日，苦乏氣，自知必終。大延道俗，盛設法會。三更中，呼問衆僧有聞見不。衆自不覺異也。珣曰：空中有奏樂聲，馨煙甚異，黃遷之契，今其至矣。衆僧始還堂就席，而珣已盡。（右此一驗出冥祥記）宋時有一人，忘其姓名，與婦同寢，天曉婦起出後，夫尋出外，婦還，見其夫猶在被中眠，須臾奴子外來，云：郎求鏡。婦以奴詐，乃指牀上以示奴，奴云：適從郎聞來。於是馳白其夫，其夫大愕，便入，夫婦共視被中人，高枕安寢，正是其形，了無一異。慮是其魂神，不敢驚動，乃共以手徐徐撫牀，遂冉冉入席，漸漸消滅。夫婦惋怖，如此少時，夫得病，性理乖錯，於是終卒。（右此一驗出續搜神記也）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雖復顛倒，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主人，見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言。（右此一驗出冥祥記）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也。緣辭玄微，緣滿大乘。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曰：玄景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王人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倫挍。向有人衆欲來邀迎耳。尒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為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云：沉骸水中。及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澄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反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迹，傳迹于今。（右此一驗出唐高僧傳也）唐曹州離狐人裴則男，貞觀末年二十一日死，經三日而蘇，自云初死被一人將至王所，王衣白，非常鮮潔。王遣此人將牛耕地，此人許云兒弟幼小，無人扶侍二親，王即憫之，乃遣使將向南，至第三重門，入見鑊湯及刀山劍樹之具數十，人頭皆被斬，布列地上，此頭並口云大飢。當村有一老母，年向七十，其時猶未死，遂見在鑊湯前然火，觀望訖，還至王前，見同村張成亦未死，有一人訴成云毀破其屋。王遣使檢之，報云是實。成曰：成犂地，不覺犂破其塚，非故然也。王曰：汝雖非故，心終為不謹耳。遂令人杖其腰七下。有頃，王曰：汝更無事，放汝早還。王乃使人送去，遣此出踰牆，及登牆望見其舍，遂聞哭聲，乃跳下牆，忽覺起坐，既蘇之後，具為鄉曲言之。邑人視張成腰上有七下杖迹，迹極青黑。問其鄰里，答云不虛。老母尋病，未幾而死。（右此一驗出冥報拾遺）唐瑯琊王之弘，貞觀年中為沁州和川縣令，有女適博陵崔軌，軌於和川會病而卒，卒經數十日，其家忽於夜中聞軌語聲，初時傾家驚恐，其後乃以為常。聞語云：軌是女壻，雖不合於妻家立靈，然以苦無所依，但為置立也。妻從其請，朝夕置食，不許置肉，雖令下其素食，恒勸禮佛，不聽懈怠。又具說地獄中事，云人一生恒不免殺生及不孝，自餘之罪，蓋亦小耳。又云：軌雖無罪，然大資福助，為軌數設齋供，并寫法華、金剛般若、觀音等經各三兩部，兼舊功德，如獲羅漢。自茲以後，即不復來。王家一依其言，寫經設供。軌忽更來，悲謝因云：今即取別。舉家哭而送之。軌有遺腹之子，已年四五歲，云軌：此子必有仕官，願善養畜。自此已後，不復更來。（右此一驗見王弘自說也）

大藏一覽　送終門

卧病可觀佛相好　終時隨念彼方生

無常經云：人將命終，身心苦痛，應起慈心，拔濟饒益，教使香湯澡浴，着新淨衣，安詳而坐，正念思惟，若病無力，餘人扶坐，人不能坐，右脇而卧，合掌至心，面向西方，當病者前，取一淨處，唯用牛糞香泥塗地，隨心大小，方角為壇，以花布地，燒衆名香，四角燃燈，於其壇內懸一彩像，令彼病人心心相續，觀其相好，使發菩提之心，復為廣說三界難居，三塗苦

難非所生處惟佛菩提是真歸伏以歸依故必生諸佛刹土受微妙樂問病者言汝今樂生何佛土也病者答言我意樂生某佛世界時說法人當隨病者心之所欲而為宣說佛土因緣十六觀等猶如西方無量壽國一一具說令病者心樂生佛土為說法已復教諦觀隨何方國佛身相好觀相好已復教請佛及諸菩薩而作是言稽諸如來應正等覺并諸菩薩願哀愍我拔濟饒益我今奉請為滅衆罪便將弟子隨佛菩薩生佛國土如是三說。既教請已復令病人稱彼佛名十念與成就與受三歸及懺悔畢受菩薩戒若病人因不能言者餘人代受及懺悔等既受戒已扶彼病人首北面西閉目開目諦想於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又為說其四諦因果十二因緣無明老死苦空等觀若臨命終看病餘人但為稱佛聲聲莫絕隨病者心稱其名號彼見化佛及菩薩衆香花來迎便生歡喜身不苦痛心不散亂正見心生如入禪定尋即命終必不退墮三塗之苦即生佛前若在家人於命終後當取亡者受用衣物可分三分為施三寶由斯亡者業消福生不應與其死尸着好衣物何以故無利益故若出家人所有衣物如諸律教若送亡人至其殯所可安下風置令側卧右脇着地面向日光於其上風當數高座種種莊嚴請一苾芻讀無常經孝子止哀餘皆志心燒香散花供養高座經典。及散苾芻然後安坐合掌恭敬一心聽經各觀己身無常不久磨滅。令離世間入三摩地。又請苾芻隨誦何呪呪無蟲水滿三七遍灑亡者上復呪黃土亦三七遍散亡者身然後隨意或安窣堵波中或以火焚或尸陁林乃至土下以此功德令彼亡人百千萬億俱胝那庾多劫十惡四重五無間業一時消滅見佛聞法畢證菩提（學字函第七卷）

又隨願往生經云佛告普廣菩薩衆生臨終願生佛刹者當浴身體着鮮潔衣燒香懸幡歌詠三寶讀誦尊經廣為病者說諸因緣譬喻言辭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尔字函第十二卷）

何謂鬼邪之所惱 蓋無神物以臣持 阿含經云若人初生皆有鬼神隨逐擁護若人欲死鬼收精氣行十惡人若百若千共一神護行十善者猶如國王以百千人而侍衛之（壁字函第三卷） 鬼且不能為殺汝 人衰乘隙作災祥 譬喻經云有人沽酒鬼現來飲告主人曰明日當有一人持華身有金銀於湖中浴卒死不出汝可往取金銀保後無憂明日主人伺候果見一人入水洗浴上岸着衣躃地而死酒師前詣取得金銀後日鬼來主人問言我見此人着衣欲去乃死何不水中殺之鬼

荅我只知人壽命罪福當至未至不能活人不能殺人不能使人富貴貧賤但欲使人作惡犯殺因人衰耗而住亂之語其禍福令人向之設祠祀耳（恭字函第六卷）

壽量盡則二種死 不平等故九因緣 瑜伽論云何死謂由壽量極故此有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云何不避不平等故死如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為九謂食而度量食於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於己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皆字函第一卷） 智度云橫死者謂無罪而死或壽未盡錯投藥故或不順藥法或無看病人或飢渴寒熱等夭命。是名橫死（形字函第六卷） 寶積經云有二種死一者分段死謂相續有情二者變易死謂阿羅漢及辟支佛大力菩薩意生身乃至究竟菩提（字字函第九卷）

生平多惡何無罪 垂終一念大為功 毗婆娑論云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可分別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口意善命終墮獄有人身口意惡命終生天阿難白佛故如是佛言是人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正見邪見善惡心起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對字函第三卷） 諸經要集云彌蘭王問那先羅漢人在世間作惡百歲臨終念佛死後生天實我不信復言殺一生命死入泥犁我亦不信那先問王如人持一小石置在水上浮耶沒耶王言其石沒也那先復言如人持百枚大石置在船上其船沒不王言不沒那先言船中百枚大石因船故不沒人雖有惡一時念佛乘船若弃不入泥犁便生善處何不信耶其小石沒者如人作惡不知佛經無弃之力便入泥犁何不信耶王言善哉那先復言愚人作惡得殃乃大智人作惡得殃乃小譬如燒鐵在地一人知燒一人不知兩人俱取然不知者其手大爛知者小傷作惡亦爾愚者不能自悔其殃乃大智者知不當為能自悔過其殃少耳（極字函第十七卷）

在時為善必上天 臨終因恚墮蛇中 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草間見大蛇言和尚聞阿耆達王否答曰聞蛇曰我是也沙門言阿耆達王立佛塔寺功德巍巍當生天上何緣乃耳蛇言我臨終時遣人持扇墮我面上令我瞋恚受是蛇身沙門即為說經一心樂聽不食七日命過生天卻後數月持花散佛衆人怪之在虛空曰我阿耆達王蒙沙門恩聞法生天今來謝耳臨終侍人不可不護病者心也（多字函第三卷）

經律異相云有清信士持戒精進因疾困甚婦大悲苦我何所依子何所怙夫聞愛戀大命將至魂神即還在婦鼻中化生一蟲婦哭不止時因道人往見其婦蟲從鼻出婦才腳踏道人告曰莫殺是卿夫婿

化作此蟲婦曰我天奉經持戒何緣作此道人曰過起愛戀今生爲蟲道人爲蟲說法卿既持戒福應生天但坐恩愛墮此蟲中蟲聞意解命終生天（修字函第七卷） 斷命一稱鄣譔佛 由斯純善往生天。 正法經云昔有人受人所囑斷命祭天既被持縛無所能避唯念諸佛一稱是言鄣譔没馱耶言已命終生三十三天六十劫中受勝妙樂樂王軍菩薩白佛言此人何緣生彼佛言臨終純善相應發淨信心歸如來一稱鄣譔没馱耶故是人即爲深種善根又復於八十劫中得宿命智在在所生離諸煩惱息一切苦（丁字函第四卷） 末後定力既現前 直使中陰而可轉 大毗婆沙論云室羅筏國昔有二人一人修善未嘗作惡一人作惡未嘗修善修善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惡業力故欻有地獄中有現前使作是念我一身中恒修善行未嘗作惡應生天趣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念言我定應有順後次受惡業令熟此是地獄中有現前即自一念一身以來所修善業深生歡喜由勝善思地獄中有即使隱没天趣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天上作惡行者臨命終時順後次受善業力故欻有天趣中有現前便作是念我一身中常作惡行未嘗修善應生地獄何緣有此中有現前遂起邪見撥無善惡及異熟果若有善惡異熟果者我不應然由諸因果邪見力故天趣中有尋即隱没地獄中有欻爾現前從此命終生於地獄如是中有於趣亦可轉耶（辰字函第一卷） 惡徒聞死便生驚 善者見亡何有畏 毗婆沙云若人不修福德則畏於死自恐後世墮惡道故多集福德死便生於勝處是故不應畏死頌曰待死如愛客去如至大會多集福德故捨命時無畏（資字函第一卷） 下冷上煖乃善終 上冷下煖必惡趣 諸經要集云造善之人從下冷觸至齊已上煖氣後盡即生人中若至頭面熱氣後盡即生天道若造惡者與此相違從上至腰熱氣後盡生於鬼趣從腰至膝熱氣後盡生於畜生從膝以下乃至脚盡生地獄中無學之人入涅槃者或在心煖或在頂也（對字函） 臨終心識趣後身 不可說一與言異 十二因緣論云如人臨命終時心識爲因是故得生後身心識而彼心識不可說一不可說異亦不離彼亦不即彼如是從燈生燈從印生印從鏡有像從聲有響從日從珠出生其火從子生芽如是等法不名異彼（臨字函第三卷） 佛示促壽令追慕 人命無常在吸呼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妙幢菩薩問四化佛說釋迦牟尼壽量無限云何示現短促時化佛言釋迦於五濁世出現之時爲欲利益衆生令生信解若見如來不般涅槃不生難遭之想所說經典亦不受

持所以者何以常見佛不尊重故譬如有人見其父母多有財寶便於財物不生希有難遭想所以者何於父母財物生常想故善男子彼諸衆生亦復如是若見如來不入涅槃不生希有難遭之想所以者何由常見故彼佛世尊不久住世善巧方便成就衆生（傷字函第一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問諸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數日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在飯食間佛言子未能爲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之間佛言善哉子可謂爲道矣（辭字函第七卷） 罪業報應經偈 水流不常滿火盛不久熱日出須臾没月滿已復缺尊榮豪貴者亦復過於是人身既易失不須生貪着摩耶經偈 譬如旃陀羅驅牛就屠所步步近死地人命復過是（已上稷字函第十七卷） 古德頌 一盞孤燈照夜臺上床別了襪和鞋三魂七魄望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 死生既至終難免 天地雖寬豈可逃 四不可得經云有兄弟四人遠家棄業山處閑居得五神通皆號仙人宿對來至自知壽盡各各思議吾等神足飛騰自恣所至無礙今當方便以免斯難於是一踊空中而自藏形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一入市中人鬧之處在中避命無常之對趣得一人何必求吾一入大海三百三十六萬里下不至底上於其中間無常之對何所求耶一舉闚山入藏其中無常之對安知吾處于時四人各各避命竟不得脫藏空中者便自墮地猶菓熟落在山中者於彼喪亡禽獸所噉在海中者爾時天命魚鱉所食入闠市者死于衆佛既觀知謂此四人暗昧不達欲捨宿對三毒未除安脫此患佛說誦曰 雖欲藏在空善處大海中假使入諸山而欲自隱形以求不死地未曾可獲定是故精進學無身乃爲寧（對字函第三卷） 出曜經偈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未曾有一事不被無常吞（殺字函第六卷） 無常殺鬼多寬濫 罪福陰司有秤平 法苑云宋武當寺沙門僧規因赴白衣家請無痾忽死二日而蘇云那夜五更聞門巷間喚喚有聲須臾五人秉炬火執信幡逕來入屋叱咀僧規規遑恍然五人便以赤繩縛將去行至一山都無草木土色堅黑有類石鐵俄至一城外有立木長十丈餘上有鐵梁左右有匱貯土自有品數約十餘斛形如五升有一人衣幘並赤語規曰汝在世時有何罪福規惶怖未答赤衣人如扃吏云可開簿檢其罪福也有頃吏至長木下提一匱土懸鐵梁上稱之如覺低昂吏謂規曰此量罪福之秤也汝福少罪多應先受罰俄有一人衣冠長者謂規曰汝沙門也何不念佛我聞悔過可度八難規於是一心稱佛衣冠人謂吏曰可更爲此人秤之既佛弟子

幸可度脫吏從上廳秤之秤乃正平將視至監官前辨之監官執筆觀簿疑遲久之又有一人朱衣玄冠佩印綬執玉版來曰簿上未有此人名也監官愕然命左右收錄云須臾見反縛向五人來監官曰殺鬼何以濫將人來乃鞭之少頃有使者稱天帝喚道人來既至帝前曰汝是沙門何不勤業而爲小鬼橫收捕也汝命未盡今放還生勿屢遊白衣家殺鬼取人亦多冤濫規曰橫濫之厄以何能免帝曰作福爲善（有字函第三卷）

兒亡父就閻王索父至兒訶此老愚

法句喻經云昔有梵志少年出家學至六十不能得道歸家娶婦生一男兒聰辨可愛七歲偶死梵志痛切我哭無益不如往閻王所乞索兒命於是齋戒齎持香華發舍而去遙遷前問閻王何許行數千里至深山中見諸得道婆羅門復前如問婆羅門愍其愚曰閻王所治之處非是生人所可到也當示卿方西去大川其中有城閻王常以四月四日按行必過此城可往見之梵志奉教而進果見閻王咨言晚生一男欲以備老七歲命終願王布施還我兒命王言卿兒今在東園自往將去梵志即往見兒前抱哭曰晝夜念汝汝寧不念於我兒呵之曰癡騃老公不達道理寄住須臾名人爲子勿妄多言不如早去今我此間自有父母須臾之頃唐自空手梵志泣恨而歸我聞世尊知人魂神變化之道便往白佛具陳兒語反以責我無父子情何緣乃爾佛告梵志汝實愚癡人死神去便更受形然而父子因緣合居譬如寄客起則離散愚迷縛着計爲己有沉溺生死惟有慧者不貪愛勤修經戒滅除識想生死得盡梵志聞已豁然意解得羅漢道（書字函第二卷）

追亡功德七獲一着力修營三七中

灌頂隨願往生經云普廣菩薩白佛父母親族命終或墮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爲其修福得福多不佛告普廣爲此人修福者七分之中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往生佛土復次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竟三七日罪福未定應爲修福代爲懺罪如餉遠人譬如世間犯罪之人望諸親屬救其危厄以福德力緣是解脫　普廣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其人臨終方生是善得解脫不佛告普廣人臨終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便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放赦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恭敬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願往生（本字函第一卷）

塚塔精魂在彼否升沉苦樂盡其中

灌頂經云阿難問佛若人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否佛言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亦在亦不在佛言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云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人間受福及不信真正殺盜造罪墮在畜生餓鬼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本字函第六卷）

祇是箇兒來又去誤教五母起還悲

五母子經云沙彌年七歲出家得道自識夙命而笑曰故我一身五母悲惱爲第一母子時隣家亦生然我短命母見隣子即悲惱也爲第二母子時天命早夭母若見人乳兒即悲惱也爲第三母子時十歲即亡母見我類兒食即悲惱也爲第四母子時少年先死母見同輩娶婦即悲惱也爲第五母子時七歲出家我母憶念即悲惱也五母聚會各説其子咸增哀苦我念生死輪回如此當勤精進求道（書字函）

子孫弘善餓鬼歌兒女爲惡好人哭

譬喻經云佛與阿難到河邊行見五百餓鬼歌吟而行復見數百好人啼哭而過阿難問佛鬼何以歌舞人何以啼哭佛答餓鬼家兒孫爲其作福行得解脫是以歌舞好人家兒孫唯爲殺害無有興作福之者後大火逼之是以啼哭（封字函）

一子遭蛇螫以死五親不顧達無常

五無反復經云梵志因見田夫之兒遭蛇螫死父殊不顧往報其母亦不傷悲説向其姊亦説譬喻言與其婦喻如宿鳥至報其奴喻如積子如是五人俱了生死梵志問佛亦説生死本空（甚字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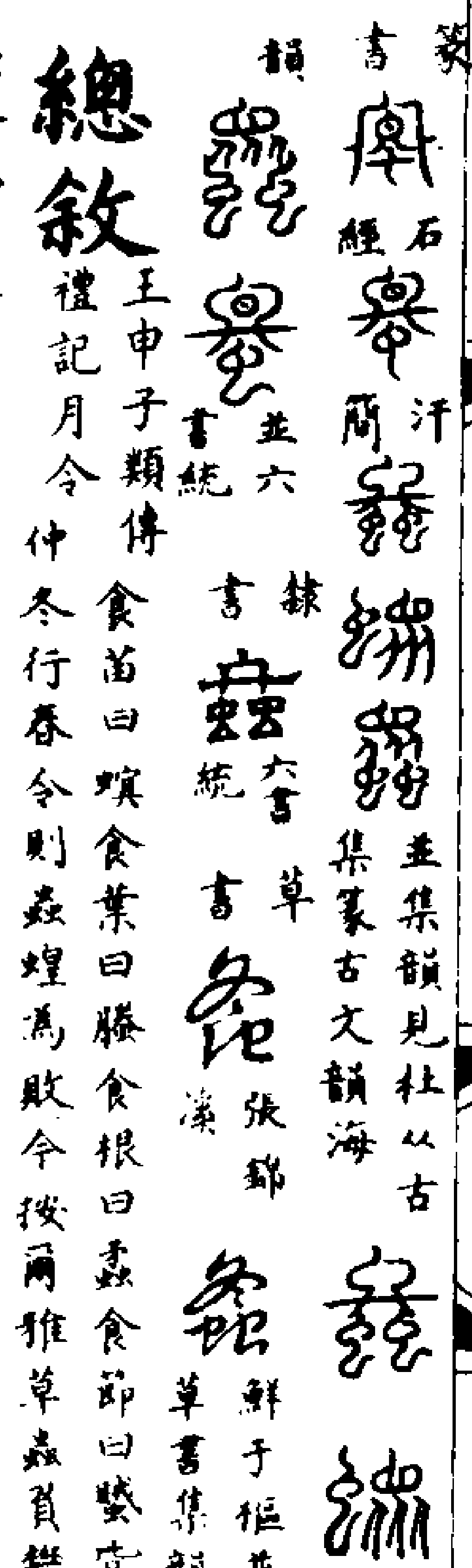
雖具神通那免死若能放下始無生

梵志黑氏經云佛説梵志得四禪定具五神通善能説法閻王來聽不覺啼泣梵志云仁者何悲王曰師善説法爭奈七日後捨命來生我界志曰我得四禪定王曰亦不免惡業志曰如何可免王曰可問佛志即兩手持梧桐花上佛佛云放下着乃放下一手花佛復云放下着又放一手中花佛復云放下着志曰我兩手花俱已放下更放下什麼佛云放下中間底志頓悟無生法忍免業（書字函）

螽

洪武正韻陟隆切詩（注）螽斯蚣蝑也陸璣疏曰蝗類也釋文云一名斯螽蘇轍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或曰九十九子子名阜螽又名蠜許慎説文螽蝗也从䖵夂聲夂古文終字職戎切韻螽或从虫衆聲爾雅阜螽蠜（郭璞注詩云趯趯阜螽）草螽負蠜（注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蜤螽蚣蝑（注蜙𧌒也俗呼蝽𧌒蜤音斯）蟿螽螇蚸（注今俗呼似蚱蜢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爲螇蚸音契）土螽蠰谿（注似蝗而小今謂之土蠓）螽醜奮（邢昺疏釋曰

（蟣類也名蝗之類亦含也作聲而死）顧野王玉篇𧒂（古文）螽之戎切蝗也亦作𧑒郭忠恕佩觿集螽蠢上之容翻螽斯也下古蜂字司馬光類篇螺又之仲切方言蠖蛄謂之螺蛉吳棫韻補叶音皮仁切毒虫王逸九思陸車兮今僕將馳兮四荒不重兮見蠆出門兮觸螽載伺六書故艸蟲飛躍以股鳴者詩云螽斯羽又曰五月斯螽動股疏曰按螽斯斯螽之斯皆辭（助傳舉斯字斯物斯斯蕭斯明酒斯螽有也斯皆之斯也說者以螽斯自為一物至五斷蜂二字誤矣草蟲凡指之也以螽蠢之大者也詩云四牡孔阜說者遠立其事誤矣以周南七月之詩觀之螽乃常有之物決不可謂蝗春秋書螽蓋以多為災也）郭守正紫雲韻之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螽蠢螽（三俗）螽蠓（二正音終虫名也）楊桓六書統照母𧒂（蛇聲𧒂古文从衆）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螽从䖵夂聲夂音終今作螽陸佃云螽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有螽災也阜螽即蝗也一生九十九子信宿即飛錢氏詩詁曰螽斯以喻子孫之多斯乃助語非蟴螽也毛鄭誤以蟴螽解螽斯孔氏因指為蜙蝑非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螽照弓切蟲名蝗類作螽蠢非今詩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十月蟋蟀入我牀下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　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鐘螽



篆書　石經　汗簡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

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張鄭漢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王申子類傳食苗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蠈皆蟲也禮記月令仲冬行春令則蟲蝗為敗今按爾雅草蟲負蠜蜇螽蜙蝑也阜螽即蝗也錢氏曰詩螽斯斯乃助語如鷽斯鹿斯之類非蜇螽也毛鄭誤以蜇為螽斯先儒因指為蜙蝑非也蜙或作蚣字書云省文也

螽斯

詩周南螽斯為終斯羽詵詵兮（傳疏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陸佃埤雅螽斯蟲之不妬忌一母百子也故詩以為子孫眾多之況鵲巢言夫人德如鳲鳩能均養七子而已是詩乃稱后妃之子孫眾多如此者蓋太姒則百斯男文王之所以聖也文王之所以聖者天道也召南則人道而已何足以與此華封人曰祝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華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螽斯一名舂黍亦或謂之舂箕草木疏云蝗類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而小股黑有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步者是也詩曰五月斯螽動股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也爾雅曰螽醜奮蓋於是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故列子以為臣力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蔡邕月令曰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公羊曰螺何以書記災也蜮何以書記異也字蓋從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魯十月而有螽孔子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再失閏也

阜螽

詩召南草蟲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傳興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敬齋先生古今黈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注云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此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蠜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為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慎曰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李巡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即蝗類草蟲喓喓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為蝗又雜以常羊負蠜螣蝗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有疑者政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陸佃埤雅阜螽今謂之蚱蜢亦跳亦飛飛不能遠青色爾雅曰阜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也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言大夫妻求而往疾於聽從如此秋杜之詩亦云者蓋言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故從役之夫婚姻得以及時如召南之詩也夫豈特大夫而已蓋其下者歸亦以時得及婚姻祭祀耕蠶之事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赫赫南仲玁狁于夷也一曰蚯蚓即負螽也亦以類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於下風而風化博物志云蝶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己子

斯螽

詩豳風七月篇五月斯螽動股（傳云也斯螽蚣蝑蜙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動股始躍而以股鳴也）

飛螽

南史梁本紀武帝太清二年益州市有飛螽萬羣螫人死（詳見）

春秋書螽

秋螽　左傳桓公五年秋螽（杜預曰蚣蝑之屬按爾雅蚣蝑乃斯螽俗呼蚱蜢）宣公十三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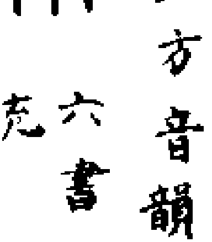
八月螽　僖公十五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五年八月劉向以為先是僖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為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丘比三年在外詳見本文）宣公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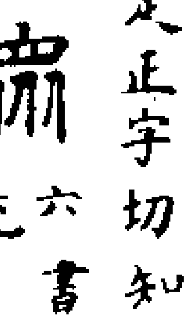
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六年八月劉向以為先是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襄公七年八月螽（西漢書五行志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為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九月螽、哀公十三年九月螽（西漢書五行志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効也劉歆以為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宋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許見本志）十二月螽、哀公十二年冬十二月螽（于家例斷螽蝗屬也名乃螽出於十二月蝝生於冬是皆不為百穀之害者書之何也謹按哀十二年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伏十月也西流七月也周之十二月夏正十月也而大猶西流螽蝝不息蓋曆誤爾西漢書五行志十二年十二月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螽）凡螽螟月、（螽七螟二）唯秋初不月、（螽三螟一後皆無書七月螽者凡秋螽不月皆七月也螽始出則為災不止此一月故不月蝝）生不月（宣十五蝝生螽乃為災災不在此月故不月穀梁傳曰甚則月不甚則時其義未當）凡螽災多書時明累月有之不在一月也其書月者即當月有之不連月也其書時者即連月有之也其記蟲及禽獸以異書者但記其異故不假日月也、石光齋鈞玄書（任氏）螽蝗也（胡氏）食葉曰螣（音特螟也胡氏）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文曾又氏張氏瀛生而特為害是以記也）書螽記災也（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為國之大事故書）賈牖閒評春秋書螽只曰螽詩以螽斯名篇猶是借詩之二字其間往往有如此者豈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辭與菀彼柳斯蓼彼蕭斯之斯同此序詩者之失也遂使後世竟以螽為螽斯而不悟如楊子雲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螽斯者皆詩序有以啓之爾胡安國通例螽於月有之則月志於時有之則時志工事之實見災之大近興異之跡數也玉堂閒話蝗之為孽也蓋沴氣所生其臭腥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三或四每一生其卵盈百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故詩稱螽斯子孫衆多螽斯即蝗屬也羽翼未成跳躍而行其名曰蝻音天福之末天下大蝗連歲不解行則蔽地起則蔽天禾稼草樹赤地無遺其蝻之盛也流引無有不至浮河越嶺踰池塹如履平地入人家舍莫能制禦穿戶入牖井溷填咽牀榻帳損囓書衣積日連宵不勝其苦鄭城縣有一農家豢豕十餘頭時于陂澤間值蝻大至羣豕躍躍噉食之斯須腹飫不能運動其蝻又饑嗟囓羣豕有若堆積豕竟困頓不能禦之皆為所殺至癸卯年其蝗皆抱草樹而枯死所謂天生殺也、雨螽春秋公羊傳文公三年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記異也（何休注墜地也不言如雨言雨螽者本飛從地上而下至地似雨九鮮杜氏曰雨螽于宋自上墜有似於雨來告故書趙氏曰自空而下又多有似於雨歷代有雨毛雨血雨土皆是也愚按左氏謂墜而死公羊謂死而墜皆無可考未知然否）春秋例要隕而有見於下曰雨西漢書五行志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為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為螽為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朐城部（許見本志今按後代史志蝗有遇風而墜者有因大雨而墜者有墜而死者有僾為災者）通志災祥畧春秋魯襄公二年雨螽于江史記曰魯文公三年雨螽劉向以為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

衆

洪武正韻陟隆切多也又姓从目𠂉从三人為㐺㐺音吟衆立貌又送韻

爾雅𧑒貫衆（郭璞注葉圓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衆音終邢昺疏釋曰𧑒草名也一名濼一名貫衆本草云一名貫節一名貫渠一名百頭一名虎卷一名扁苻一名伯萍一名藥藻此謂鴟頭陶注云葉如大蕨形色毛芒全似老鴟頭因名之）衆秫（疏釋曰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說文云稷之黏者也與稷相似米黏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丁度集韻之戎切楊桓六書統知母衆此本之仲切人聚也借為此聲（疑省）衆（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姓左傳有衆仲衆父以字為氏字潔博義衆職戎切蘇（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衆照弓切見去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眞纏衆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衆氏

千家姓商音魯郡古今姓氏辯證衆名世以出自姬姓魯孝公生公子益師字衆父其孫仲以王父字為氏春秋衆氏音中舊姓書皆作去聲誤矣

衆仲

通志春秋列傳衆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衆父以父字為氏隱公之四年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蔡人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

而皆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歲州吁如陳衛石碏使陳人執之而殺之於濮五年公考惠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以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氏族之源興於此焉

𩅧

洪武正韻（陟隆切久陰小雨）許慎說文（雨）（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𩅧雨職戎切）司馬光類篇（之戎切又之仲切）戴侗六書故（通作潨）楊桓六書統（知母𩅧从[illegible]𩅧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引切）韻會定正字切（知公知真理𩅧）

篆書　𩅧（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𩅧（六書統）

隸書　𩅧（六書統）

草書　𩅧（觧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李繼文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一東

容

慕容德

（晉書載記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覽群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符堅將符雙據陝以叛堅將符柳起兵抱罕將應之德勸暐乘釁討堅辭旨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暐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垂奔符堅德坐免職後遇暐敗徙于長安符堅以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暐將護致之德正色謂暐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通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暐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暐曰

昔句踐捷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暐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群臣咸以為疑德進曰昔三祖積德遺訓在耳故陛下龍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扇動華戎致令群豎從橫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議與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為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諄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二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賀賴盧率騎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求母兄之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與太史令高魯遣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紐并圖讖秘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頹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群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於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為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

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己瑞及此潛謀為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繫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

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況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晉南陽太守閭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辯。

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強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慕容護封逞韓諄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強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嶮。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

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危周。光武鳳起於絕漢。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廢也。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逆網。華夏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宰東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桀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掃一隅之寇。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剋。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見擒於後。段龕干紀。取滅於前。覩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敗乎。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王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徙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

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魏書云。渾少子道秀自歸。請與父俱死。德曰。渾雖不忠。而子能孝。其特赦之。）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太學生。後因讌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疋。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卿飾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疋。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不奉太后動止。便

即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禄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爲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禄雖外如要利内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盗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乎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嘆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歴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冶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中黄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宫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宫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摽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逋誅國耻未雪

關西爲豺狼之藪揚越爲鴟鴞之林三京社稷鞠爲丘墟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翦封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矜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貴因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瑕釁深宜審量虚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進爲雪耻討寇之資退爲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戸或千丁共籍依託城社不憚燻燒公避課役擅爲姦宄損風毁憲法所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編貫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若蒙採納兾裨山海雖遇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縁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廵郡縣隱實得蔭戸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乗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劒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爲太上皇兄爲征東將軍弟爲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塵於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之曰正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鐶築之仰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簒逆誅不附己者兾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内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英武之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晋國内難七載于兹桓玄逆簒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積矣可乗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之驅樂舊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戸口未幾公私戎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萬建雷霆之舉卷甲長驅指臨江會必望旗草偃壺漿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强

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邇既寧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江北亦不可兾機過患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之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姦逆亂華舊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兼懷昔少康以一旅之衆復夏配天況朕據三齊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以軍旅訓之以禮讓上下知義人思自奮繕甲待釁爲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逋孽然後宣布淳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坂此志未遂且韜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詳議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乗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絶實在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爲前鋒慕容鍾爲大都督配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爲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大

赦境內子爲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即義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僞謚獻武皇帝魏書女水竭德聞而惡之因而寢疾兄子超請祈女水德曰人君之命豈女水所知超固請終不許立超爲太子德死超僭立

慕容超

晉書載記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

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麴仲爲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嵩爲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爲青州牧段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

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諄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理天下此焉爲本既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刑且虞舜大聖猶命皋陶作士刑之不可已也如是先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脩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墻釁發遂戎馬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脩定尚書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刊之典漢文易之輕重乖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既廣懲肅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上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轘裂之刑烹煑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愍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通以制儀爲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損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群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囚楚高祖不迴令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京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典謨所許韓範智能廻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

屈於一人之下伸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卿至也欽然而附焉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兵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不及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邇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咲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之臣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熈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群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隣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大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兄歸爲冠軍常山公叔父穎爲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爲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侯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爲濟南太守入爲尚書右丞時人爲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群臣于東陽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韶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郭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群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今散卒還者

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且二國連横勢成脣齒今有危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爲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爲藩臣以大峴爲界并獻馬千足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仗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爲散騎常侍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强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强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斯邑而賢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士文武皆有遷授超韋姬觀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銑勸超出降超大怒擊之於獄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板屋蒙

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遥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泛說慕容熙之立也年始十八在位六年年二十三爲湛改所弑時義熙三年也超之立也年始二十在位六年年二十六爲劉裕所執送建康市斬之時義熙六年也當熙淫縱時晉室雖微劉裕甫起如秦元魏氣焰方熾至如僞檀蒙遜李暠及柔然狎丹劉勃勃吐谷渾之屬日夕智力相吞噬而熙實殘折餘燼偃然自得恣爲不道樂其所以亡者其愚騃固不足處而超雖偉有持守累經多難既歸依叔父獲承舊物而用匪其人戮成大亂乃欲釋京爲法慘若申咸而又專固自矜寡謀妄與輕以區區之齊挑撓江左今日陷宿豫明日取濟南大邦爲讎兵連禍結奸皮凝骨首授國戕何不思之甚乎

慕容鍾

晉書載記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累進奇策德用之順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己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稟俶儻之雄姿韞從横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撫劒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吴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己觀其爲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勲戚離先緒俄頹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啓大峴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爲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爲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承僞祚撓其國步廟失良籌庭悲霑露

慕容白曜

魏書慕容白曜慕容元真之玄孫父琚歷官以廉清著稱賜爵高都侯卒於冠軍將軍尚書左丞贈安南將軍并州刺史高都公謚曰簡白曜少爲中書吏以敦直給事東宮高宗即位拜北部下大夫襲爵遷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高宗厚待之高宗崩與乙渾共秉朝政遷尚書右僕射進爵南鄉公加安南將軍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刺史畢衆敬並以城内附詔鎮南大將軍尉元鎮

東將軍孔伯恭率師赴之而彧東平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遏絕王使皇興初加白曜使持節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上黨公屯於碻磝以爲諸軍後繼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其夜纂遁遣兵追執之獲其男女數千口先是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内附既而彧遣招慰復歸於彧白曜既拔無鹽回攻升城肥城戍主聞軍至弃城遁走獲粟三十萬斛既至升城垣苗麋溝二戍拒守不下白曜以千餘騎襲麋溝潰自投濟水死者千餘人擊垣苗又破之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粮充足先是淮陽公皮豹子等再征垣苗不剋白曜以一旬之内頻拔四城威震齊土顯祖嘉焉詔曰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内剋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吉守遠不順危亡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爲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升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陵城殺數百人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劉彧遣其將吳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鎮南大將軍尉元表請濟師顯祖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會崇吉與從弟法

壽盜彧盤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盤陽諸縣悉降平東將軍長孫陵寧東將軍尉春東討青州白曜自瑕丘進攻歷城白曜乃爲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兖州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欵委以南藩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鑒戒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即潰散自爨城以東至于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黄河知十二之虚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諭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光累葉德懷無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况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閫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魚冀拯江海夫蝮蛇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忍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多福道固守不降白曜築長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旣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頗有採掠文秀悔之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兖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城民望於下館朝廷置平齊郡懷寧歸安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諠雜乃進討東陽冬入其西郭三年春剋東陽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冑各三十三百銅五千斤錢十五萬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户三百餘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箠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使持節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將軍如故四年冬見誅初乙渾專權白曜頗所俠附緣此追以爲責及將誅也云謀反叛時論寃之贊見尉元傳後

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將自殺家人止之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有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焉白曜弟如意

亦從白曜平歷下與白曜同誅太和中著作佐郎成淹上表理白曜曰臣聞經緯啓宇實良將之功襃德酬庸乃聖王之務昔姜公仗鉞開隆周之基韓生秉旄興鴻漢之業故能賞超當時名垂前史君閫外功成而流言内作人主猜疑良將懷懼樂毅所以背燕章邯所以奔楚至如鄧艾懷忠矯命寧國赤心皎然幽顯同見而横受屠戮良可悲哀及士治伐吳奮不顧命萬里浮江應機直指使孫晧君臣輿櫬入洛大功亦舉讒書驟至内外唱和貝錦將成微晉武之鑒亦幾於顛沛矣每覽其事常爲痛心聖主明王固宜深察臣伏見故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濟南王慕容白曜祖父相資世酋東裔值皇運廓被委節臣妾白曜生長王國飲服道教爵列上階位登帝伯去天安初江陰夷楚敢拒王命三方阻兵連城岳峙海岱蒼生翹首拯援聖朝乃眷南顧思救荒黎大議廟堂顯舉元將百寮同音僉曰惟允遂推轂委誠授以專征之任擁兵十萬仗鉞一方威陵河濟則淮徐震懼師出無鹽而申纂授首濟北太原同時消潰麋溝垣苗相尋奔走及回麾東掃道固銜璧盤陽梁鄒肉袒請命于時東陽未平人懷去就沈文靜高崇仁擁衆不朝扇擾邊服崔僧祐蓋次陽陳顯達連兵淮海水陸鋒起揚旌而至規援青齊士民恟恟莫不南顧時兵役旣

久咸。有歸心。而白曜外宣皇風。內盡方略。身擐甲胄。與士卒同安。撫初附示以恩厚。三軍懷挾纊之溫。新民欣來蘇之澤。遂使僧祐擁徒。請旃効順軍門。文靜崇仁。棄城竄海。沃陽顯達。望塵南奔。聲震江吳。風偃荊漢。及青州剋平。文秀面縛。海波清靜。三齊克定。遂彼東南。永為國有。使天府納六州之貢。濟泗息烽警之虞。開岱宗封禪之略。闢山川望秩之序。斯誠宗廟之靈。神筭所授。然抑亦白曜與有力矣。及氣懾既靜。爵命亦隆。榮燭當時。聲譽日遠。而民惡其上。妄生尤隙。因其功高。流言惑聽。巧偽亂真。朱紫雜糅。傷吏未察。谷門眷教。淵勳盛德。蔑尒無聞。有識之徒。能不悽愴。臣謂白曜策名王庭。累荷榮授。歷司出內。世載忠美。秉鉞啓藩。折衝獻國。開疆千里。拔城十二。辛勤於戎旅之際。艱關於矢石之間。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既夷。身應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已極。觀其立功。足明機運。豈容俛偉更邀非望者乎。且於時國家士馬屯積。京南跨州連鎮。勢侔雲岳。主將驍雄。控鉀在所。莫不殉忠死難。効節奉時。比之不可生心。白曜足知之矣。況潛逆阻兵。營伍厭亂。加以王師仍舉。州郡屠裂。齊民勞止。神聽俱喪。亡燼之衆。不可與圖存。離敗之民。不可與語勇。哉白曜果毅習戎。體閑兵勢。寧不知士民之不可藉。將士之不同已。據疆兵之勢。因塗炭之民。而欲立非常之事。此愚夫之所弗為也。料此推之。事可知矣。伏惟陛下聖鑒自天。仁孝寧世。威冠宇宙。道超百王。開國以來。諸有罪犯。極刑不得骸骨者。悉聽收葬。大造之恩。振古未有。而白曜人舊功高。罹禍淪覆。名滅國除。爵命無紹。天下衆庶咸共哀憐。方之餘流。應有差異。願陛下揚日月之光明。勳臣之績。垂天地之施。慰僵冤之魂。使合棺定論。殘有餘稱。選其宗近才堪驅策。錫以微爵。繼其絕世。進可以奬勸將來。退可以顯國恩澤。使存者荷莫大之恩。死者受骨肉之惠。豈不美哉。仰惟聖明。需然昭覽。狂瞽之言。伏待刑憲。高祖覽表嘉愍之。　白曜弟子契。輕薄無檢。太和初。以名家子擢為中散。遷宰官。南安王楨有貪暴之響。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文祖受楨金寶之賂。為楨隱而不言。事發。坐之。文明太后引見群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修。文祖時亦在中。後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高祖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遭蒙曲照。虛忝令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恒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高祖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肯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宰官令。微好碎事。頗曉工

作。主司厨宰。稍以見知。及營洛陽基構。征新野南陽。起諸攻具。契皆參典。太和末。以功遷太中大夫。光祿少卿。營州大中正。賜爵定陶男。正始初。除征虜將軍。營州刺史。徙都督沃野薄骨律二鎮諸軍事。沃野鎮將。轉都督禦夷懷荒二鎮諸軍事。平城鎮將。將軍並如故。轉都督朔州。沃野。懷朔。武川三鎮。三道諸軍事。後將軍。朔州刺史。熙平元年卒。贈鎮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克。初慕容破後。種族仍繁。天賜末。頗忌而誅之。時有遺逸。不敢復姓。皆以輿為氏。延昌末。詔復舊姓。而其子女先入掖庭者。猶號慕容。特多於他族。契長子昇。字僧度。建興太守。還鎮遠將軍。沃野鎮將。進號征虜將軍。甚得邊民情和。第二子僧濟。自奉朝請。稍轉至五校。耽淫酒色。不事名行。契弟暉。歷涇州長史。新平太守。有惠政。景明中。大使于忠賞粟二百石。卒。贈幽州刺史。孫

善儀。同開府主簿。

慕容紹宗

北齊列傳。慕容紹宗。慕容晃第四子太原王恪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於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語。深沉有膽略。爾朱榮即其從舅子也。值北邊撓亂。紹宗攜家屬詣晉陽以歸榮。榮深待之。及榮稱兵入洛。私告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長策。深願三思。榮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縣子。尋進爵為侯。從高祖破羊侃。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刺史。紇豆陵步藩逼晉陽。爾朱兆擊之。累為步藩所破。欲以晉州徵高祖共圖步藩。紹宗諫曰。今天下擾擾。人懷覬覦。正是智士用策之秋。高晉州才雄氣猛。英略蓋世。譬諸蛟龍。安可借以雲雨。兆怒曰。我與晉州推誠相待。何忽輒相猜阻。橫生此言。便禁止紹宗。數日方釋。遂割鮮卑隸高祖。高祖共討步藩。滅之。及高祖舉義信都。兆以紹宗為長史。又命為行臺。率軍壺關。以抗高祖。及廣阿韓陵之敗。兆乃撫膺自咎。謂紹宗曰。比用卿言。今豈至此。兆之敗於韓陵也。士卒多奔。兆懼。將欲潛遁。紹宗建旗鳴角。招集義徒。軍容既振。與兆徐而上馬。後高祖從鄴討兆於晉陽。兆窘急走赤洪嶺。自縊而死。紹宗行到馬突城。見高祖追至。遂携榮妻子及兆餘衆自歸高祖。仍加恩禮。所有官爵並如故。軍謀兵略。時參預焉。天平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二年。宜陽民李延孫聚衆反。乃以紹宗為西南道軍司。率都督厙狄安盛等討破之。軍還。行揚州

刺史。尋行豫州刺史。丞相府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於高祖。云慕容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其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蜂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除度支尚書。後爲晉州刺史。西道大行臺。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討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水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州二兗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蕭明及其將帥等。俘虜甚衆。乃迴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別封永樂縣子。初。高祖末命世宗云。侯景若反。以慕容紹宗當之。至是竟立功効。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潁州。又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堰洧水以灌

之。時紹宗頻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一算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仍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九。三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贈使持節二青二兗齊濟光七州軍事。尚書令。太尉。青州刺史。諡曰景惠。除其長子士肅爲散騎常侍。尋以謀反伏誅。朝廷以紹宗之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饗世宗廟庭。士肅弟建中。襲紹宗爵。武平末。儀同三司。隋開皇中。大將軍。疊州總管。（史臣贊見北齊列傳。張瓊傳後。）隋書列傳。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破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爲行軍總管。三藏爲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爲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銳。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究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閒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內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內縣男。大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三藏從子遐爲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皆見趙才傳。）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一東

容

慕容寧

文苑英華庾信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昔在殷書揔賞周禮議勳諸侯計功大夫稱伐惟師尚父是吾載寶鼎之銘王命尸臣栒邑傳瑚戈之賜故知太上立德明試以功存有顯爵之榮歿有大名之貴旻天不弔其惟楚國乎可以旌德景鐘勒勳彝器式昭盛美載揚洪烈者焉公諱寧字永安昌黎徒河（周書作何）人也都尉總六縣之鄉名山稱五岳之佐燕太祖文皇帝慕容皝以當世英雄奄有河朔趙之南境且建王城冀之北土仍爲興國公即皝之苗裔家世燕臨高祖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保錄尚書北地王慕容超之世蕃屏王室詳之燕錄可得稱焉曾祖尚書府君因魏室之難改姓豆盧仍爲官族祖仕魏文成皇帝考早亡朝廷以庸勳攸屬恩深追遠保定三年有詔贈柱國將軍少師涪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公稟氣中和降祥川岳岐嶷表羈貫之年通禮稱綺紈之歲夙著奇節幼有大成兄弟

分巢使知推讓賓客解鈴曾無悋色永安元年太宰元天穆魏室滿（疑）輔握兵淮右抗權江南公時任別將便從征伐自是長城破石必先行陣泰南隴西每當矢石權（疑）降衆勝莫不前驅策勳行賞常居第一永熙元年補子都督并加鼓節軍儀除桑乾太守轉補都督其年以魏皇西幸奉迎大駕賜封河陽縣開國伯增邑三百戶俄遷大中大夫改伯爲侯增邑合九百戶仍授使持節都督顯州諸軍事顯州刺史四年遷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其年秋河橋之役先登破陣遷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五年沙苑之功加封合前二千戶俄授數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外深推轂內侍集書十五年授右衛將軍十六年授大將軍從魏元年重授數州刺史公以先經刺舉固辭不就三年改封武陽郡開國公除尚書僕射職惟貫奏任居封掌分左右之儁兼典舉之選屬以江南阻兵諸宮邊敵軍機警急鋒鏑縱橫公奉命星言元戎啓路總秦人之銳士兼荆尸之廣卒水龍競雙刀之勢步騎陳四分之威夷陵既燒黔中方定旋軍反旆解甲休兵其後鳳州內判成都外絕公又總督衆軍覓乘即道兵不血刃並皆擒獲遂其酋豪納其降附皇朝受終文祖革命神宗選賢與能改絃創制爰降册書授公柱國增邑四千戶二年授同州刺史衿帶關輔脣齒秦晉編戶殷積邸闕儲峙藩籬是任親賢勿居公建隼旟作牧褰帷行部六條斯舉百城咸勸三年授公大司寇又以公勳庸特著册封楚國公食邑一萬戶蓋因破侯方仁等於荆陝即其地而封焉逖糾王慝弛張刑政式遏寇虐於是御之以寬猛柔遠能邇然後平之以和舜任皋陶不仁者遠晉舉隨會群盜皆奔保定四年授岐州諸軍事岐州刺史況涸彌留保定五年三月四日薨于私第春秋六十有二詔贈其官謚某公禮也十月庚申葬于洪瀆之川馳綍毀宗容車東道玄中被屬國之兵介士陳輕車之騎克善令終生榮死感嗚呼哀哉經德秉哲體道居貞獲貴思沖居盈（一作滿）念損澄波千畝不能變其清澗高牆百仞無以測其汙隆立身行己居安如墜亡躬殉義視嶮若夷至於將略應變出奇設伏太一風角之占常從星辰之候艛船戰陣之錄強弩馳射之書莫不動會機神發符雷電梯衝所向地靡百樓之城長戟所臨野闕（疑）三門之陣是以斬將搴旗四十三戰尊官厚祿三十七年武彰七德之義歌誦九功之業迹紀庸器之文行昭易名之典昔臧文既歿穆叔稱其立言鄭僑云亡宣尼泣其遺愛德陽青石之墓千年未平枝江白虎之碑百代無毀敢因斯義乃作銘曰遼水之東冀州之北既曰都尉兼稱屬國歛氣餘勇雄邊遺則孝實天經忠爲令德

冠冕世祿刑儀祚胤俗被燕丹風漸英藺劬勞行役辛苦行陣勇過澌駿氣踰亮震王國克生思皇多士溫溫恭人謙謙君子擁旄伏節出蕃入仕持節五朝建旟千里時逢改作名載策勳淮陰召拜昭陽破軍職司刑政獄慎深文沈羊不飲雀盜無聞巴庸薄代江漢專征軍總四校兵兼七營運長擊短後實先聲增壘威敵減竈潛兵鍾鳴夜漏旆露朝陽邑里蕭索帷幄荒涼豐碑下板題湊遷輿宮臨樗里臺傾孟嘗宅兆戒期遠辰告蓋德遺身後名昭沒世館舍長捐泉扃永閉嬰悼齊柳莊悲衛風秋北原日沒川逝葬田舊頃容土新封淺隴片石劍掛孤松清徽令範千載遺蹤

慕容儼

北齊列傳慕容儼字恃德清都成安人慕容廆之後也父叱頭魏南頓太守身長一丈腰帶九尺武平初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持節都督滄恒二州軍事恒州刺史儼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工騎射正光中魏河間王元琛率衆救壽春辟儼左廂軍主以戰功賞帛五十疋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爲別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朱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

王荀於陽夏平之李昌中爾朱榮入洛援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育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白嘉等累有功除強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真董當門等戰並破之解穰城圍尅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尒朱敗與豫州刺史李恩歸高祖以勳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北史云。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舞而已。太守以下。數羅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爲群下坐取。儼懷快曰。吾狀貌如此。恒望入拜。豈可拜人。俾武聞之入。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爲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爲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爲守人王崇但私放復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禦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西魏荊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進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武定三年率師解襄州圍預使茹茹又從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并衣帽等五年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廣下犀狄昌朝及偽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擒斬百餘級旋軍項

城又擒景偽署刺史辛光并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六年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附七年又除膠州刺史天保初除開府儀同三司三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莅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師師江上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忠勇過人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儼岳以爲然遂遣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葓約復以鐵鎖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葓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無土踈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粮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煑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靴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熟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遣使請和顯祖以城在江表據守非便有詔還之儼望帝悲不自勝帝呼令至前執其手持儼鬚鬢脫帽看髮歎息久之謂儼曰觀卿容貌朕不復相識自古忠烈豈能過此儼對曰臣恃陛下威靈得申愚節不屈豎子重奉聖顏今雖夕死沒而無恨帝嗟稱不已除趙州刺史進伯爲公賜帛一千疋錢十萬九年又討賊有功賜帛一百疋錢十萬十年詔除揚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邪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又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敗歸皇建初別封成陽郡公天統二年除特進四年十月又別封猗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四月進爵爲義安王武平元年出爲光州刺史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洛間及從征討每立功効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卒贈司徒尚書令子子顯給事黃門侍郎（北史云。子子會仕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輸之。子會抑其子付獄。乐敕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

哭。然後奉命。）爾朱將帥義旗建後歸順立功者武威牒舍樂代郡范舍樂亦致通顯牒舍樂少從爾朱榮爲軍主統軍後西河領民都督爾朱兆敗率衆歸高祖拜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都督隸侯景破賀拔勝於穰城又與諸將討平胄兗荊三州拜鎮西將軍營州刺史天保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范舍樂有武藝筋力絕人魏末從崔暹李崇等征討有功授統軍後入爾朱榮軍中頻有戰功授都督後隨爾朱兆破步藩於梁郡高祖義旗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並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役多有尅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尋出爲東雍州刺史世宗嗣事封平舒縣侯拜儀同天保中進位開府又有代人厙狄伏連字仲山少以武幹事爾朱榮至直閤將軍後從高祖建義賜爵蛇丘男世宗輔政遷武衛將軍天保初儀同三司四年除鄭州刺史尋加開府伏連質朴勤於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以此見知鄙吝愚狠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聚斂性又嚴酷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伏連加以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琊王儼殺和士開伏誅伏連家口有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貳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妻爲設豆餅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

食馬豆中分減充用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侍婢一人專掌管籥每庫檢閱必語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輙用至是簿錄並歸天府（責）

（見宋書列傳。張瓊傳後）

慕容諾

（冊府元龜唐高宗乾封元年五月封河源王慕容諾曷鉢為青海王）

慕容彥超

（五代歐史雜傳慕容彥超吐谷渾部人漢高祖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彥超黑色胡髯號閻崑崙少事唐）明宗為軍校累遷刺史唐晉之間歷磁單濮秋四州坐濮州造麴受賕法當死漢高祖自太原上章論救得減死流于房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太原彥超自流所逃歸漢拜鎮寧軍節度使杜重威反于魏高祖以天平軍節度使高行周為都部署以討之以彥超為副彥超與行周謀議多不協行周用兵持重兵至城下久之不進彥超欲速戰而行周不許行周有女嫁重威子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惜賊城而不攻行周大怒高祖聞二人不相得懼有他變由是遽親征彥超數以事凌辱行周行周不能忍見宰相涕泣以屎塞口以自訴高祖知曲在彥超遣人慰勞行周召彥超責之又遣詣行周謝過行周意稍解是時漢兵頓魏城下已久重威守益堅諸將皆知未可圖方伺其隙而彥超獨言可速攻高祖以為然因自督士卒急攻死傷者萬餘人由是不敢復言攻後重威出降高祖以行周為天雄軍節度使行周辭不肯受高祖遣蘇逢吉諭之曰吾當為爾徙彥超行周乃受而彥超徙鎮泰寧隱帝已殺史弘肇等又遣人之魏殺周太祖及王峻等懼事不果召諸將入衛京師使者至兗彥超方食釋匕箸而就道周兵犯京師開封尹侯益謂隱帝曰北兵之來其家屬皆在京師宜閉門以挫其銳遣其妻子登陴以招北兵可使解甲彥超詰益曰益老矣此懦夫之計也隱帝乃遣彥超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隱帝出勞軍太后使人告彥超善衛帝彥超大言報曰北兵何能為當於陣上喝坐使歸營又謂隱帝曰官家宮中無事明日可出觀臣戰明日隱帝復出勞軍彥超戰敗奔兗州隱帝遇弒于北郊周太祖入立彥超不自安數有所獻太祖報以玉帶又賜詔書安慰之呼彥超為弟而不名又遣翰林學士魚崇諒往慰諭之彥超心益疑懼已而劉旻自立于太原出兵攻晉絳太祖遣王峻用兵西方彥超乘間亦謀反遣押衙鄭麟至京師求入朝太祖知其詐手詔許之彥超復稱管內多盜而止又為高

行周所與書以進其辭皆斥指周過失若欲共反者太祖驗其印文偽以書示行周彥超又遣人南結李昪昪出兵攻沭陽為周兵所敗而劉旻攻晉絳不克解去太祖乃遣侍衛步軍指揮使曹英客省使向訓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初彥超之反也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見圍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陜州司馬閻弘魯懼其鞭朴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為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令周度監括弘魯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死生繫才之多少願無隱也弘魯遣家僮與周度斷掘搜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弘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弘魯及周度于獄弘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弘魯彥超怒遣軍校笞弘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于市是歲鎮星犯角亢鄭分兗州當焉彥超即率軍府將吏步出西門三十里致祭迎於開元寺塑像以事之日常一至使民家立黃幡以禳之彥超為人多智詐而好聚斂在鎮常置庫質錢有奸民為偽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其金帛于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牓于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皆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偽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日夜為之皆鐵為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其被圍也勉其城守者曰吾有銀數千挺當悉以賜汝軍士私相謂曰此鐵胎爾復何用哉皆不為之用明年五月太祖親征城破彥超夫妻皆投井死其子繼勳率其徒五百人出奔被擒遂滅其族纂誤周兵犯京師隱帝遣彥超副侯益將兵于北郊周兵至益夜叛降于周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隱帝紀則彥超先戰敗而後益降周紀傳不同必有誤者彥超力戰于七里今按本傳則明日方戰是時未戰安得云力

戰乎

慕容延釗

（宋史列傳慕容延釗太原人父章襄州馬步軍都校領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幹聞漢祖之興也周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隸帳下周廣順初補西頭供奉官歷尚食副使鐵騎都虞候世宗即位為殿前散指揮使都校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督左先鋒以功授虎捷左廂都指揮使領本州團練使遷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從征淮南改龍捷左廂都校松江馬軍都部署歸朝復為殿前都虞候世

爲鎮淮軍都部署顯德五年世宗在迎鑾江口聞吳人舟數百艘泊東汭洲即命延釗與左神武統軍宋延偓討之延釗以驍騎由陸進延偓督舟師沿江繼進大破之淮南平遷殿前副都指揮使領淮南節度恭帝即位改鎮寧軍節度充殿前副都點檢徙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太祖即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諭旨許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按治邊境以鎮靜聞太祖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下二品避其父名故也李筠叛初命與王全斌由東路會兵進討俄爲行營都部署知潞州行府事及平加兼侍中詔還潭州建隆二年長春節來朝賜宅一區表解軍職徙爲山南東道節度西南面兵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賜貂裘百子氊帳四年春命師南征以延釗爲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時延釗被病詔令肩輿即戎事賊將汪端與衆數千擾朗州延釗擒之磔于市荊湘既平加檢校太尉是冬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顯德末太祖任殿前都點檢延釗爲副常兄事延釗及即位每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洎寢疾御封藥以賜聞其卒慟哭久之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錄其子弟授官者四人子德業德豐德鈞德業至衛州刺史德鈞至尚食副使延釗弟延忠歷內殿直供奉西頭官都知至磁州刺史延卿至虎捷軍都指揮使延卿子德琛（宋史論見韓令坤傳下）

慕容德豐

宋史列傳慕容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延釗愛之嘗曰興吾門必此子八歲授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延釗卒授如京使開寶中從征太原領御砦南面巡檢又爲揚州都監征南唐爲洞子都監城既下命爲昇州都監市廛安靜澤國富饒使者多裒聚金帛德豐獨以廉潔聞俄領蔚州刺史太平興國二年知慶州兼邠寧都巡檢嘗破小遇族奪名馬數十疋詔書褒諭居任九年以簡靜爲治邊鎮安之雍熙四年使登萊閱強壯及還拜西上閤門使是冬出爲定遠軍鈐轄命領後陣中隊別將萬騎以禦邊寇淳化二年進秩東上知邢州三年改判四方館事出知延州時侯延廣知靈武或言其得西夏情偽強難制命德豐代之就賜白金三千兩會建使名改爲四方館使未幾以所部不治徙知慶州俄又改靈州兼部署穀價湧貴德豐出私廩振饑民全活者衆轉引進使賊入境德豐率兵擊走獲羊馬甚衆咸平二年還客省使知鎮州召對便坐撫慰甚至是冬遼人南侵德豐繕兵固守餉饋不絕詔獎之三年改滄州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母留京師妻孥寓長安

貧甚真宗聞之特詔給團練使奉踰年進領穎州團練使知貝瀛二州五年卒年五十五家無餘財[illegible]曰殿承制（史論見韓令坤傳下）

慕容

[illegible]補供奉官累遷內殿

[illegible]須衆十萬餘舟千

艘來寇與[illegible]焚其舟

賊劉開州

二副使咸

北漢奪耕牛

刺史復任峽

天禧初改右

之不壽與夫

授室嗣息

慕容[illegible]

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illegible]擬

論令據回申到擬狀謚曰文方[illegible]崇寧紀元之初上方躬親聽斷勵精庶政修邊制揚功之治求賢如弗及輔弼大臣寵簡以副側席之求凡所薦引皆召見便朝天子親訪納焉時公在選中比入對論議有餘胃然動丹扆亟擢儒館上方欲褒顯異才以勸多士於是閱歲未幾不累遷遂持橐近班要途華貫翺翔殆周公感遇持異思竭

底緼以報眷知益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所歷咸有可紀儒學彬彬譽望蔚然爲一時聞人嗚呼亦可尚已既終于官其家狀公行于朝命謚于太常謚法曰德美才脩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以是易名於行不浮請得而論之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彊記固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輒不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蔵書至數萬卷退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群史諸子百家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雄深閎博放爲詞章逢然根柢理致代言西掖播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温厚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爲近古豈不曰德美才脩者乎公天性篤孝事繼母尤極謹順先意承志比終嘗如一日撫先德之遺澤抱弗洎之深悲常慨然曰獨可致力友愛于我諸弟庶慰怵惕之思焉於是撫育訓誨誠意篤備世賞不先其息必徧同氣雖法必任子者亦力請于朝以及之吹嘘汲引唯恐後用能咸被釆擢華等扶踈聯榮一時世之稱友愛者必以公爲言豈唯族姻鄉里慕之縉紳之士莫不推之上至於天子亦聞而嘉奬之盖其因心力行故久而益篤厥聞顯著如此豈不曰能善兄弟者乎考論公行被之以此謚其誰曰不宜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隠然貳銓曹則藉它比後條目以絕吏姦守汝海則能以寬恵得民心長秋官則禁妄擊正叙法頻斷比

以怵讞奏之路寬罪之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告厎績宜不一而已也若夫官師論謚獨綴取行已之善其尤較著者以垂不朽云謹議奉議郎守考功員外郎吳巖夫伏承太常寺謚議如前謹按上公天資警悟學術過人自其少時已能奮勵力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識者固知其遠到矣紹聖間朝廷設宏詞以待文學之士公與同輩試于有司一舉而得之自此名聲上達聖主鋭意圖治網羅英俊用之惟恐不及公於是時首被識拔召對便殿擢眞書林更踐華要皆以才能見稱未數進直西垣一時誥命多出其手文章典雅士夫傳播以爲深得代言之體出入禁闥謀謨議論爲不少矣而公慎密不泄以故罕有聞者方將進用不幸云亡此朝廷之所深惜也嗚呼公之持槖幾二十年出處進退終始之節皆可考考至於内行脩飭孝友純篤出於天性則又有不可掩者世賞必先同氣而不以私其子撫育教誨迄用有成數年之間諸弟繼踵登朝寖以光顯矣然猶分俸禄以給其不足此又人之所難縉紳之論莫不以此多之天子亦聞而稱奬焉身歿之後室無私蔵聖恩矜恤隱終之典於數尤縟太常㕘稽衆論請以文友二字謚公之名名稱其實不爲虛矣當部准例於都省集合省官同㕘詳皆協令式請有司准例施行謹詳定訖逐具狀申都省取裁奉太宰判准謹具申都省伏候指揮勑旨仍付所司宣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勑如右牒到奉行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吏部故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致仕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贈銀青光禄大夫慕容某謚曰文友牒奉勑牒至准勑故牒宣和二年三月日書令史武統給考功員外郎吳岊夫考功員外郎黄叔敖侍郎王鼎侍郎盧法原尚書蔣猷　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蔣瑎撰文友公墓誌　政和七年夏五月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慕容公疾病拜疏上還印綬天子閔以職事勤公詔以通奉大夫刑部尚書致仕是月壬子薨于寢享年五十有一上聞震悼制贈銀青光禄大夫賻賵加等又以御府錢二百萬賜其家宣和元年二月甲申葬于常州宜興縣篠嶺之原公諱某某字其先曹魏時建國爲率義王歷晉隋唐世有顯人五代時閬州刺史贈太保某於公爲四世祖太保二子長曰某國初以功封河南王季曰某爲磁州刺史生右衛將軍諱某家于溧陽隨子官宜興卒葬焉故今爲宜興人右衛生少師諱某於公爲考少師三娶周氏沈氏蔣氏累贈崇榮嘉國太夫人公沈出也幼卓偉不群六歲喪母哀毁如成人默識彊記讀書一再過輒不忘嘗有異人語少師曰是兒手有從理足有二黑子他日必貴視

之信然初未之見也少長鋭志於學痛自砥礪窮經綴文不少懈出與諸儒試常爲魁首弱冠登元祐三年進士第調主池州銅陵簿比少師捐館舍公承訃號絕哀感行路卒喪調主婺州金華簿改瀛州防禦推官知鄂崇陽縣會朝廷初設宏詞科以羅天下文學之士公從試中之還淮南節度推官越州州學教授推所以教諸生孜孜不倦南方士喟然興於學益繕治黌舍刊印三史讎校精審遂爲善書四方士大夫搆求之鬻以養士迨今蒙利焉元符元年改宣德郎擢主國子監簿遷太學博士崇寧初元賜對便殿敷納明辨方秋試進士公建言以爲適來學者程文往往尚浮靡畔經術頒詔有司凡選擇務先理致後文釆詭僻不醇者黜之詔從其請除祕書省校書郎未幾擢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燕見一再上益才之除左正言遷左司諫章數十上大抵以拾遺補闕輔教化愼命令爲先勁挾權近無所回撓後言執政以某事當去上亟爲罷之論議堅正風望隱然除起居舍人踰月召試制誥擢中書舍人預編修哲宗皇帝御集三年春罹嘉國夫人憂初夫人寢疾公憂見顏間扶承左右殆廢寢食及執喪毁瘠踰制三年不居于内芝草產廬次鄉里歌頌之服闋除拜中書舍人大觀元年春權翰林學士歲中除尚書兵部侍郎數月改吏部建請

編次差擬近北爲書以塞欺誕下諸郡審覈圭田有無多寡之實薄正之又爲薦舉都簿其注薦士之章毋得隱漏與選凡三年條教張設銓捉吏奸縉紳大悅便之進兼侍讀又兼議禮武選詳議官前所論執政復登用言官希意誣公以他事朝論不以爲然上亦察其無所他趣令除職而公力請補外遂出知汝州布宣德意加以廉平民有犯法必求所以寬之罪疑者從輕故下德其賜至相約不犯公令既去而思之不忘尋加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復以吏部侍郎召兼侍講并議禮局二年冬擢拜刑部尚書公平日以文學進法律非所習人或難之公曰三尺安出哉顧患不留意爾凡有裁決必本於法令而緣飾以儒雅故平亭論報當於理合人心建請開封府捕盜官與緝事使臣敢捕繫無罪人詣吏者並比附政和法縣以杖笞及無罪人爲徒以上罪送州杖一百自是吏知畏憚不敢妄捕繫人又論命官負罪除名爲重追官爲輕而刑部叙法除名人初犯私坐乃除一官叙公坐盡叙舊官而追官者皆除所追官叙輕重不倫願詔有司詳定復請下大理取熙寧以來四方奏讞情法疑憫決裏比類之天下庶幾遠方知所遵用詔皆從之每決四方疑獄必從輕比多所未有故奏牘之上司寇者屢以鬱絕稱慶于朝兼詳定高麗入貢法六年復知貢舉公自崇寧以來五司文衡一時俊傑多出其門進兼太子賓客上初建儲貳以重國本東宮寮寀極當時之選公以宿德鉅儒與令丞相白公偕被差擇朝野稱得人既職調護五日一見皇太子必力陳父子君臣之道如是而爲孝如是而爲忠惓惓輔道開益居多歲中頻攝翰林學士自居從官凡翰苑缺員輒被旨兼領所草內制自成一集公久服道腴譽望隆洽忠誼謀謨上所深知天下士指日以冀柄任而平時盛氣揚休未嘗有疾七年仲夏侍祠方澤適隆暑禮成而退體中覺疲勩猶力于朝謁告纔數日遂不起病不登三事遠圖弗究豈命也夫將歸葬詔以季弟開封府刑曹掾彥季通判常州典護終事長弟彥許自開封府刑曹仲弟彥傳自太常寺丞亦皆請外同護喪而歸從官舉故事賦斂賻送合數十百萬公子攀棺號慟曰義不傷先人名卒辭不受公孝友蓋天性非彊勉致然事繼母盡禮既歿顯矣致養怡謹如布衣時友愛三弟所以拊育教誨之甚至稍長進之於學講習琢磨以身率之其後群處太學皆彬彬焉名進士延賞不先與子必徧逮同氣吹噓汲引例被除擢當時貴之其論撰集賢也法得任子不許及勞眷時仲弟未命公慨然曰吾子可先吾弟官乎乃以至誠祈懇朝廷多公義特從之自貧約時與諸弟飲食衣服必均絕甘分

少進貴猶然每休沐朝直退必相與論文義或把酒燕衎窮日夜無厭斁暫不見即惘惘若有所失彥許初除天府刑曹公以職事對因辭謝上存慰勤至問及兄弟之數且曰卿之孝友朕固知之聚族千指調贍輯睦中外無間言京城無宅以居僦舍卑陋處之裕如也幼女與孤甥女皆擇命士之賢者歸之奩裝周渥不異已子居家不問有無祿賜所得不給於用妻子衣食纔足而已既歿家無餘貲天子亦知之故其賚賜特厚及葬狀公之行治上太常太常議曰謚法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今其狀應法乃謚曰文友公之節惠可以無愧矣爲人敦大靜重啓處有常不妄笑語雖家人子弟不見其喜慍御下以寬不與物忤人犯之不校也言官誣公者既死其猶子坐殺人州以其獄上刑部人爲危之公平心論決卒傳生議論者伏公能損怨起家單平被遇明主列於侍從十有五年初無左右之助小心競畏以義命自安無所附麗非公事未嘗請對天子思見公至被命乃敢請問自幼嗜學問晚節亦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繙閱不去手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洽通故其所蓄積雄深博發爲詞章雅麗簡古無世俗氣尤長於辭令典嚴溫厚褒大無溢言詔命或叢委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而輕重適當文采粲然每　篇出多士口傳以熟上尤愛公文以爲有古風進見往往摘訓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于家公每階自宣德郎十四遷至通奉大夫開國自河南縣男至伯食邑自三百戶至九百戶娶葛氏故贈少保碁之女封衛國太夫人賢明淑貞治家有法度二男邦佐承議郎行太府寺丞有美才所居官能舉其職邦用承事郎三女長歸余之子寧祖季歸余之子及祖仲適朝散郎尚書戶部侍郎賈安宅孫男九人曰網承事郎曰紹曰絢皆通仕郎曰綸曰約曰繪曰縱曰絳曰純皆將仕郎孫女四人長適文林郎賈巽次適從政郎任仲恕餘尚幼既葬邦佐以門人之狀與太常之議見示泣且言曰先人葬宜有銘願以累公余與公居同鄉進同年仕同寮有游從之好有姻婭之契知公爲詳義不得辭也乃爲之銘曰棘成之裔世惟朔鄙魏征海邦率義始王國初建功亦享王封乃及其貴右衛之崇維祖維考埋光弗耀是生河南盛德之報道隆以膺學博而與逢時之休橫厲遠馳騫于禁密以職華要筆舌之峻調護之尊宜曰不貴公志未伸胡弗壽考俾秉國均惟皇是悼喪我良臣有蘊弗攄亦燾後昆謚以易名萬世是信孫嶺峩峩荊水泫泫既固既安曰公之墳

慕容彥連

（宜興舊志慕容彥連。義興人。崇寧三年中詞學兼茂科。）

慕容暉

（宜興舊志陽羡人。）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于城南。所居有雙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曰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詩曰。坐嘯月華青嶂外。徐吟帆起白雲邊。

段豐妻慕容氏

晉書列女傳。段豐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書史。能鼓琴。德旣僭位。署爲平原公主。年十四。適于豐。豐爲人所譖被殺。慕容氏寡歸。將改適僞壽光公餘熾。慕容氏謂侍婢曰。我聞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段氏旣遭無辜。已不能同死。豈復有心於重行哉。今主上不顧禮義。嫁我若不從。則違嚴君之命矣。於是剋日交禮。慕容氏姿容婉麗。服飾光華。熾覩之甚喜。經再宿。慕容氏僞辭以疾。熾亦不之逼。三日還第。沐浴置酒。言笑自若。至夕密書其裙帶云。死後當埋我於段氏墓側。若魂魄有知。當歸彼矣。遂於浴室自縊而死。及葬。男女觀者數萬人。莫不歎息曰。貞哉公主。路經餘熾宅前。熾聞挽歌之聲。慟絕良久。

太寧郡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韓國公夫人太寧郡君慕容氏墓誌銘。）夫人姓慕容氏。贈太保章之曾孫。贈中書令河南郡王延釗之孫。太子率府率德正之女。河南王有功於國。爲時名臣。夫人以賢女選爲韓國公從藹之配。韓公彰化軍節度使舒公之子。事其親以孝。而夫人承其夫以順。事其舅姑以禮。下其妾媵以仁。撫其子嫡庶以均。故其內外宗姻莫不稱其能。封太寧郡君。至和元年正月戊寅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六。子男十人。長曰世豐。贈右驍衛大將軍。次曰世宣。贈均州防禦使。次曰世準。世雄。世本。世綱。皆諸侯將軍。次曰世岳。世峽。世庸。（家作膺）皆太子率府副率。女三人。長適高允懷。次適張承訓。次適鄭偲。皆右侍禁。餘皆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舉夫人之喪。合葬于韓之墓。銘曰。承夫以順。爲婦以勤。逮下以恩。愛子以均。以成厥家。以播其芬。

永安縣君慕容氏

（宋歐陽公集右屯衛將軍夫人永安縣君慕容氏誌銘。）永安縣君慕容氏者。皇從孫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謇之配也。曾祖隱。贈左千牛衛大將軍。祖興。虢州團練使。父守恩。左班殿直。年十七。選爲屯衛之配。有子二人。長曰士瀠。太子右監門衛率府率。（率千牛）次士麓。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一人。尚幼。夫人以嘉祐三年三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二十有五。嘉祐五年十月乙酉。合葬于仲謇之墓。銘曰。選以賢配。封以夫貴。歿而從之。安于此位。

恭人慕容氏

（宋何澹小山雜著故恭人慕容氏墓誌。）恭人慕容氏。其上世曰延釗。佐太祖定天下。啓王爵。其四世孫曰彥逢。位文昌。門風始振。彥逢之弟彥季。以朝請郎提舉京西坑冶。贈中散大夫。娶安定郡王之姪女。是生恭人。六蜚南巡。提舉挈其族家毗陵之義興。故慕容爲毗陵著姓。恭人諱緼慈。生而莊麗淑惠。天成。長擇所歸。于吳氏。吳氏亡。無嫡子。再歸于轉運朱公正純。朱公性鯁介。仕州縣至擁麾乘軺。咸著聲績。所至以嚴見憚。有古廉能風。恭人以正規助爲多。轉運前娶應氏。生子曰佚郊。思有廢疾。將屬恭人之子。恭人義不可。曰。使吾子當食祿。雖逢何害。毋使人以厚薄窺我。卒先之。朞年而卒。恭人哀傷甚於己出。轉運捐館舍。恭人隻力整治內外。率以勤儉。靡事不中繩墨。小大斬斬。如轉運生存時。每晨興。盥指家務。罷則繙金剛經二卷。日一齋。爲常。性好施。喜作釋家緣事。以爲因果可證。復授道家籙。間茹葷亦不過

一品。性不喜自奉。祔于彭華鄉祿山轉運公之墓。初恭人旣喪諸子。飭二孫以寄門戶。暇日從容置酒。使知舊事。曰。汝祖自倅京口。被薦擢漕廣東。徙湖南。遠宦數千里。予躬指衆。吾經紀細碎。略無遺漏。番禺珠翠窟宂。未嘗治首飾。飲食陳水陸。不敢下筯。湖南供堂什器。悉檢校以歸公帑。行抵中涂。有乳婢私携坐褥。即叱還之。士大夫所至。多以不賢婦喪其廉節。吾每旦夕念懼一毫累汝祖也。今幸見汝等成立。更能讀書。勤儉不墜基緒。吾瞑目亡憾矣。嗚呼。恭人卓識如此。其愚無似。蹶起得同于姓。每嘆恭人之齊家律己。以爲近世所希有。去哉。予舟相過。惓惓惜別。將恭人之康彊。尚能復來。孰謂慶弔相尋于門乎。葬有期。元龜謁銘。乃泣而銘曰。恭人之生。間關百罹。作善有報。八秩維祺。豈惟與年。極樂是歸。夜旦有常。慶弔踵門。宅彼祿山。利其後昆。

夫人慕容氏

（宋葉石林建康集夫人慕容氏墓誌銘。）紹興九年。某被命安慰江東。選諸僚得上元丞趙君公衆。識慮深遠。儒學飾吏。奏辟爲幹辦公事。適值防江回祿。事隨日生。凡興葺悉委之。十一年。柘皐之役。遣詣軍前計事。聞其母謂之曰。汝勿以我

爲念當盡忠公家因與其子偕出門而之長子所某園畝之明年以疾來告纔聞不起其亟走介致賻贈未數二子以周君奚之行狀來請銘夫人之賢非某其誰銘夫人姓慕容氏河南人河南郡王延釗之曾孫祖琛父孝義母王氏夫人幼莊柬謹孝叔父尚書公諱彥逢爲擇配時朝議大夫趙君諱望之負賢德時承平諱言兵君推廣李衛公六花陣法以獻俾試中書尚書公遜以夫人歸之事二姑悉得其歡心閨門肅然朝議君以所生夫人捐館憂毀傷生夫人方三十躬蹈艱苦保養諸孤擇名儒以訓子故二子俱擢第諸女皆適賢士幹辦君初調隨州司儀曹事南道總管扶文忠公叔夜辟置幕下力贊勤王從其行會有旨命回京師再告急文忠公領兵復勤王夫人長子時爲鄧州穰縣丞率民兵以從幹辦君幕夫人復隨道遇劇寇圍之數重皆失色夫人呼其首至與前告之曰京城失守兩宮北狩正忠臣義士取功名之秋況汝等皆國家兒郎何苦作此我長子已率兵勤王此次子也能從吾兒可轉禍爲福衆羅拜曰知吾母來迎候耳非有他也夫人命幹辦君統之誓于衆南下至棗陽聞于州方以乏兵爲憂遂俾幹辦君帶兵知棗陽君朝夕訓練聲譽隱然薛廣王在不敢犯境從他道破隨君提師收復聞于朝道梗不得通明年新知州揚迫來

交事侍夫人避地大洪不獨免於難卒保一城生聚夫人膽畧烈丈夫有所不能晚年康強二子互迎之官諸壻亦顯士林榮之紹興十二年冬十二月十三日以微疾不起享年六十有五以二子陞朝封太宜人明年春二月九日丙申葬于常州宜興縣永豐鄉太一山之原長男公醴左朝奉郎新通判建康軍府事次公泉左承議郎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女適進士沈師舜次適廸功郎褚震次適進士陳元基次適左承議郎直祕閣權發遣襄陽軍府事蔡安強次適從政郎錢露孫男彥衍彥衡孫女適迪功郎靜江府司戶參軍韓恂胄夫人平居寡言笑不見喜慍遇事英發訓其子曰持身以節儉爲先當官以勤恕爲本汝父用是道積以及汝究內典嘗自贊喜神曰冊青得意以爲真一筆掃成身外身不二法中無這箇到頭那箇是真形嗚呼女使所書嘉言善行固多矣未若夫人在父母家爲淑女既嫁爲孝婦相夫爲令妻教子爲賢母忠言可以回強暴之聽高見足以脫危急之難斯可銘已銘曰赫赫勲閥慶源委長奕世載德續懿流芳篤生夫人正靖慈惠承上撫下內行潛備来嬪大家令問肆揚蘋蘩聿修肅恭齋莊爲父刲股禱姑然香旋獲感應孝德彌彰夙擇名師用訓厥子連登桂籍侍迎就仕中原多虞挈家南來遇事英發狂暴亦回深惟懿範宜享百年爰卜新宮永豐之原既固既安克昌厥後刻此銘詩以昭賢母

安人慕容氏

（宋韓駒陵陽集安人慕容氏墓誌銘）宜興蔣季平喪其妻慕容氏踰時而哀不忘余往弔之季平曰非喪吾妻也喪吾賢友生也因謂余稱其賢余蓋聳然異之然後知季平非游於愛其不忘固當及將葬乞銘夫銘墓非古也銘及婦人益非古又無行事可書誠如季平言安人女而孝婦而恭娣姒而和妻而順覲屬見之歸曰使吾婦得如慕容氏可矣爲娣姒者亦然歿而哭之皆悲使其夫懷其義可謂賢已是宜爲銘乃序曰安人父彥逢故刑部尚書太子賓客母曾氏晉康郡太夫人慕容世爲河南著姓國初延釗以功爲河南王而其別子有爲宜興吏者世葬宜興因家焉三世而尚書顯安人少稟庭訓慈詳可觀其儕麗服游嬉心不善之年十九嫁季平調娛上下無閒言誦經文知名教議論纚纚不類閨闥中語至與季平商推進退凜然如老書生疾革氣不亂謂季平曰吾舅姑老矣公　尚自愛無以吾故傷其意乃唄無餘語實宣和四年九月辛丑壽二十八殯于城東佛舍明年歸葬宜興歿贈安人一子未晬季平名寧祖以觀文殿學士之奇之孫大司

樂瑎之子登進士第仕爲校書郎好學而文聲稱籍甚然季平自謂安貧守義視富貴不汲汲蓋安人有助云銘曰猗嗟安人韜其芳中心宏寬外齊莊和協先後嚴尊章天若相之宜壽康始生江陰嬪大梁容土穢薄非其藏舟檝輕利時日良魂兮安虞歸故鄉卜靈之宮閟高岡琢石銘之發幽光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吳可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尹之先
臣李湄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一東

頌（洪武正韻以中切。漢惠帝紀。有罪當盜者皆頌繫。顏師古曰。古者頌與容同。刑法志注。頌謂寬容之。不桎梏也。又晉徐生善爲頌。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又送韻。以公从頁。本頌額字。取其形容盛德。因借爲歌頌字。許慎說文。頌。貌也。从頁公聲。余封切。又似用切。䫨籀文。徐鍇通釋。此容儀字。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頌故通作頌。後人因爾亂之。定以此爲歌頌字。然今世間詩本周頌。亦或作訟。與封反。顧野王玉篇。頌與恭切。形似用切。歌頌。丁度集韻。籀作額。通作容。戴侗六書故。唐主諸生應博士弟子選。拒衣登堂。頌禮甚嚴。又作額。借爲雅頌之頌。借義奪正義。故頌貌反借用容內之容。伯氏曰。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止當讀如字。李肖吾字通。頌今以爲雅頌之頌。形容字乃從容。容乃容受之容。倪鏜六書類釋。作額。借爲雅頌之頌。似用切。借義奪正。故頌與容兩用。周伯琦六書正譌。隸作容。訓容受也。借用別作容。非。篆只當用此字。趙謙聲音文字通論弓切。蘇林曰。漢舊儀有二郎爲頌貌威儀。俗但借容。轉注見頁韻。額籀文。从容聲。傛亦从人。漢婦官有傛華。借傛華宾名。雙音見上聲）

（篆書）頌（古論語。）頌（集韻。）頌（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頌（古文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頌（高勉齋學首韻總。）（隸書）頌（蔡湛頌。）頌（郭君碑並洪邁漢隸分韻。）頌（石門頌。）頌（熊君碑。）誦（靈臺碑並漢隸字源。）（草書）頌（懷素。）頌（張錦溪。）頌（鮮于樞。草書集韻。）

國頌（管子注。頌容也。謂陳爲國之形容。）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所以生成萬物也。）守在倉廩。（倉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闢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也。）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法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爲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爲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則刑簡。不明此

（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書能登封降禪祇祀山川則威令走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劫也君無所尊人亦効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溶

洪武正韻以中切水貌又董韻顧野王玉篇俞種切又音容丁度集韻余封切說文水盛也一曰安流也亦水名司馬光類篇又尹竦切婁機廣干祿字又余隴切戴侗六書故水舒緩貌又上聲淮南子曰動溶無形之域釋行均龍龕手鑑又音勇揚桓六書統喻母顒（紐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溶溶水盛貌趙謙聲音文字通喻弓切方音上聲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寅延溶

（篆書）溶（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溶（徐鉉篆韻）溶（六書統）（草書）溶（鮮于樞草書集韻）

沈溶（揚雄羽獵賦革縱沈溶淋漓禽落沈音蔡流行貌）**貫涏溶**（抱朴子內篇陽玄卷云交六虛貫涏溶詳玄）**二川溶溶**（唐杜牧樊川集阿房宮賦二川溶溶流入宮墻）**恩鴻溶**（李翰林集恩鴻溶兮澤汪濊）**暗溶溶**（宋蘇東坡集殘雪照山光耿耿輕冰籠水暗溶溶）

蓉

洪武正韻以中切芙蓉生於水者即荷華也古詩涉江採芙蓉生於木者亦名拒霜楚辭搴芙蓉兮木末又從容藥名也許慎說文蓉从艸容聲余封切吳棫韻補叶音于方切徐幹七喻慙明珠於長韜燭宵夜而爲陽玄鬢擬於雲霧艷色過乎芙蓉郭守正紫雲韻荷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漢相如傳外發芙蓉菱華楊桓六書統喻母顒（紐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說文芙之言敷也蓉之言動容也楚辭集芙蓉以爲裳又木芙蓉秋花宇潔傳義說文芙蓉本在衡山李詩青天削出金芙蓉趙謙聲音文字通喻弓切此韻收古但借容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寅延容

（篆書）蓉（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蓉（徐鉉篆韻）（行書）蓉（智果）蓉（黃庭堅）

（草書）蓉（並張錦溪）蓉（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木芙蓉（格物叢談芙蓉之名二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出於陸者謂之木芙蓉此花是也此花叢高丈餘葉大盈）

尺枝榦交加冬凋夏茂及秋半始看花花時枝頭蓓蕾不計其數朝開暮謝後陸續頗與牡丹芍藥相類但牡丹芍藥之花不如是之夥且繁也然此花以色取而無香有紅者有黃者有白者有先紅而後白者又有千葉者非一種而已況此花又家耐寒八九月餘天高氣肅春意自如故亦有拒霜之名世俗多於近水栽植而茂因號曰木蓮當然矣古今事通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李白詩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農桑撮要候芙蓉花開帶青揩漚過取皮可代麻蘇鎮江志草木記產於陸者曰木芙蓉據楚辭搴芙蓉兮木末特假物爲喻言芙蓉在水而求之木不可得也二花頗色相類後人借此語以名之爾種藝必用卭州有弄色木芙初日白明日鵝黃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芙蓉隔夜以靛水調紙蘸花蘂上以紙裹來日開成碧色花五色皆可染梁書昭明太子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没溺得出因動股寢疾薨元康文靖公集燕集芙蓉花序　木芙蓉華與菊時往喜嘆恒產南土繁于中州前未聞也友人劉介甫始移自漢中植于咸寧之甫張別業每於其榮輒邀賓朋其樽俎以樂之時天高氣清凌霜未肅聽流水觸絲竹倚方叢當妓麗而嫣然其順妁然其媚姹然其艷絮然其蔚遂客獻態又

非陽春凡卉之所可肩已而耀畫西沈則酣然其蘇足有以象夫道義之士順陽以逆晦於是羽觴縱橫笑歌迭作客斝杯而言曰追歡以發光陰塊然以孤景物俱未適夫中蓋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今日之集豈徒然哉介甫欲述以辭俾余爲引王維詩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李德裕詩玉女襲朱裳重重映皓質晨霞耀丹景片片明秋日蘭澤多衆芳妍姿不相匹韓昌黎詩木芙蓉詩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艷方作路間或作遵皆非是豔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方從杭蜀館本官渡作秋醉祠作辭又云閣本作秋江官渡晚寒木古祠空洪本校從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按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止謂荷花又九歌搴芙蓉兮木末則謂搴之非其地也此以二花對喻謂將採之江則秋節已晚將搴之木則古辭所喻爲無益蓋詩人援彼證此意也今按方說非是蓋此詩言荷花與木芙蓉生不同處而色皆美名又同故以採江搴木二事相對言其生處而九歌者祭神之辭故曰古祠也如此則此詩從頭至此六句意皆灑然嘉祐杭本已如此非洪意定也願得勤來看無令便逐風願得或作須勸柳宗元集湘岸移木芙蓉植龍興精舍木芙蓉拒霜也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

風露繁。麗影別寒水。擷芳委前軒。芙荷踈雜雜。叉此生高原。靈徹詩木芙蓉　本自江湖遠。常閒霜露餘。爭春候濃李。得水憶紅蕖。孤秀曾無偶。當門幸不鋤。唯能政搖落。繁綵照堦除。趙彥朝詩秋朝木芙蓉　秋已衰。繁條倫是著花遲。平明露滴垂紅臉。似有朝開暮落悲。白居易詩　水面芙蓉木芙蓉花下招客飲　晚涼思飲兩三杯。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黃滔詩木芙蓉三首　黃鳥啼煙二月朝。若教閒即壯丹饒。天嫌青帝恩光盛。留與秋風重寂寥。　郎假青腰女剪成。綠羅裘綻彩霞呈。誰怜不及黃花菊。只遇陶潛便得名。　須到露寒方有態。為經霜裹稍無香。移根若在秦宮裏。多少佳人泣曉粧。劉叔詩木芙蓉　素靈失律詐風流。強把芳菲半載偷。是葉葳蕤霜照夜。此花爛熳火燒秋。謝蓮色淡爭甚重。陶菊香濃亦合羞。誰道金風能肅物。因何厚薄不相侔。洪适盤洲集木芙蓉（離騷。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蓋言水中無薜荔可求。木末無芙蓉可搴。猶緣木求魚之意。與古詩涉江采芙蓉。皆指荷花也。韓文公木芙蓉詩云。采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乃誤用耳。）非陸有芙蓉。名同物不同。采江搴木句。作麼誤韓公。朱晦庵集木芙蓉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閒弄影。許綸詩木芙蓉　津陸元珠種。名稱偶爾同。秋光波底見。堤上憶蘇公。　次韻方叔錯川圖亭上觀芙蓉　歸霞孕錦炫晴空。碧玉芙蓉晚更紅。只道商秋為素景。也教春色艷秋風。許棐詩木芙蓉　芙蓉艷金谷。秋色錦機中。霜樹不知醜。葉與花爭紅。宋景文公集木芙蓉　芙蓉本作樹。花葉兩相宜。慎勿迷蓮子。分明立劵辭。（舊時重詠云。千金買藥園。中有芙蓉樹。正指此木芙蓉耳。）一作淮南守。再逢霜艷新。花前今日酒。都是去年人。（予去秋已有木芙蓉四曲。故有是句。）木芙蓉盛開四解　木末芙蓉語。當時不謂真。今來木末見。愁殺擬騷人。（楚辭。搴芙蓉兮木末。蓋指芙蓉假為喻爾。）翹塵輕抱蘂。宮纈巧粧叢。青女由來妬。憑君淺作紅。浩露津緗藕。尖風擸綷芙。繁霜不可拒。慎勿突空名。（俗號名拒霜花。其實遇霜即悴矣。）千繞青叢外。芳腸只自留。晚花兼素髮。同是一悲秋。　江南木芙蓉張子春云。其高如樹。中山地寒。才數尺。花瓣色淡。八月已開。　江南高北樹。塞北僅成叢。向晚誰爭艷。防寒淺作紅。弄條風淅淅。街蘂蝶忽忽。且作黃花伴。無令歎竿空。梅聖俞宛陵集觧後木芙蓉　託根地雖卑。受霜花亦茂。物棄固不違。人情自為陋。辛興時菊開。誰嗟發孤秀。楚人搴木末。已見離騷就。司馬溫公傳家集木間木芙蓉　木末采芙蓉。騷人歌所無。何言霜華艷。不與水芝殊。看

苞蘤勝結茂。葉稠陰敷。豈若蟲巢頻擷秀老五湖。詩海續草木芙蓉花　孤芳託寒木。一晚一番新。春色不為主。天香難動人。丹楓見流落。黃菊伴因循。莫訝偏相愛。衰遲似我身。李石方舟集木芙蓉　榮枯一氣內。造化本自公。春花與秋蒂。孰云有不同。試看木芙蕖。兩露滋芳叢。嫣然生百巧。秀色傾房櫳。婵子有不儇。僅與霜技紅。溪柳踈其西。池荷亞其東。等作一物看。曾是煩春工。開闔寓至理。歲事號秋風。此有桃李場。感嘆無言中。王黃州小畜外集栽木芙蓉　憶在長洲縣。手植芙蓉花。春栽秋成樹。枝葉青婆娑。八月寒露下。朵朵開紅葩。輕團蜀江錦。碎剪赤城霞。香侵賓閣生。豔拂人吏衙。凌霜伴松菊。滿地如桑麻。歲寒萬木脫。斫苛留根查。春雷一聲動。又長新枝柯。良因地脈宜。豈在人力多。今來帝城裏。貧宅如蜂窠。堦前栽數根。換土擁新沙。澆溉汲御溝。蓋覆堆野莎。經春不出土。入夏方有芽。窮秋竟憔悴。花小尤不嘉。地氣移物性。自念良可嗟。還同山野人。强為晉組加。妨賢將致誚。薄俸禾充家。所以多病身。少年變鬢華。繁徽雖云貴。白髮將柰何。會當求山郡。卧理尋烟蘿。奉親莫豐足。委身任蹉跎。終焉太平世。散地恣狂歌。陳古靈集中和堂木芙蓉盛開戲呈子瞻　千林寒葉正蕭黃。占得珍叢第一芳。容易便開三百朵。此心應不畏秋霜。宋景文公集寒圃蕭蕭雨氣收。欲房障葉似凝愁。情知邊地霜風惡。不肯將花剩占秋。王安石臨川集木芙蓉（木芙蓉。今芙蓉也。）水邊無數木芙蓉。露染臙脂色未濃。政似美人初醉着。強擡青鏡欲粧慵。（能詩。記得玉人初病起。道家裝束厭禳時。杜荀鶴詩。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王之道相山集題馬江官舍木芙蓉　挑葉蕭踈柳葉黃。清寒應怯夜來霜。芙蓉雅與秋相好。獨對層臺試晚粧。呂東萊詩木芙蓉　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後霜前着意紅。猶勝無言舊桃李。一生開落任東風。鄭剛中北山集池邊數株木芙蓉裛露拔煙花更濃。地有鮮鮮金菊對。賞時莫惜醉千鍾。胡銓澹菴集十二月二十四日問諱孔昭疾。見庭下兩中花云。木芙蓉也。楚詞云。搴芙蓉兮木末。言芙蓉水花。不在木末也。　幽花卧兩滋。濺淚秀色可人羞治容。郎只楚人非傳物。不知木末有芙蓉。史浩鄮峯漫錄即席賦木芙蓉　盈盈佇立數秋霜。露染臙脂作艷粧。正似瑤池見金母。醉歸未脫綵衣裳。張約齋湖南集蘇提觀木芙蓉。因見淨慈明上人。望日惠詩。輔贈二絶。　來訪秋花本為詩。滿杯傲逐負幽期。山中聖出明書記。還了清遊一段奇。　口邊白醭公家事。生上清狂我輩真。會乞一閒歸故隱。定因能

賦結高人。池上木芙蓉欲開述興二首　芙蓉環望壓波明。無尾舟從綠處撐。待得花成紅香倩。老夫天地錦敝據。　岸巾三酌便酣眠。望地雲殘寫未全。明日滿城人定說。若無詩景是神仙。

題羔羊齋外木芙蓉　牆粧酣酒夕陽濃。洗盡霜根看綺叢。綠地團花紅錦障。不知庭院有西風。

窗前木芙蓉　辛苦孤花破小寒。花心應似客心酸。更憑青女留連得。未作愁紅怨綠看。

趙蕃淳熙藁木芙蓉　三兩芙蓉並水叢。向人能白亦能紅。浩然不在芳華下。如何獨占晚秋風。

劉忠肅公集　誰染輕紅皺萬囊。靚如粧面照寒塘。蜀葵千葉仍陪菊。芍藥重臺更耐霜。

呂南公灌園集晚過城隍街馬上看木芙蓉　秋來風味苦闌珊。偶爲繁紅暫據鞍。何處更期征雁過。祗今聊作故人看。三冬已至休爭氣。九月將殘未覺寒。自有榮華趁時節。免從蘭菊論豐端。

王之道相山集次韻徐伯遠木芙蓉　千林搖落見孤芳。銷得詩人賦拒霜。高壓菊花還獨步。靜窺池水試新粧。自憐衰病追歡懶。忽覩驕吟引興長。何必採江重比並。佳名艷色正相當。

項安世悔菴後編次韻盧漕木芙蓉二首　風波久厭水中央。初日精神入檻光。木末端來就詞客。墻頭應是誤行郎。高花大葉宜圖障。淺綠深紅照豆觴。壯觀秋容惟有此。霜邊倒盡兩邊荒。　吹殘池面渺中央。幻出臺前艷粉光。衣興欲催愁杜老。（越人呼爲催興花言開時寒氣將至也）贊霜誰拒笑潘郎。風來尚恐波生陸。著退猶疑葉可觴。（避著飲以道葉爲盃）擬種閑來三百樹。廣文茅屋未應荒。

次韻高秀才木芙蓉　流落秋江世未知。知心惟有子西詩。（唐子西芙蓉行以孔孟伯夷責主此興）蘇韓司外新相識。孔孟門中許獨窺。不怨碧桃真異命。（見高蟾下第詩）最宜青女好襟期。（見大蘇詩）嬋娟恥向東風嫁。羞殺邯鄲道上姬。

鄧紳伯詩木芙蓉　露冷煙凄草樹荒。木芙蓉好試平章。蒲萄晚葉尤宜日。芍藥秋花正耐霜。蜀錦卷帷粧院落。秦宮開鏡照池塘。寫容安得朗南老。聊復殷勤酹一觴。

騎省徐鉉集題殷舍人宅木芙蓉　憐君庭下木芙蓉。嫋嫋纖枝淡淡紅。曉吐芳心零宿露。晚搖嬌影媚清風。似含情態愁秋雨。暗減馨香借菊叢。默飲數杯應未稱。不知歌管與誰同。

張耒紫微先生集種木芙蓉　去歲經秋百卉空。今年多種木芙蓉。未如蜀國城邊望。疑是秋江渡口逢。定之惟蜂來慰藉。應餘寒菊伴幸容。敢同出水方新句。空自長吟負老松。

姜特立詩木芙蓉　西風颯颯吹紅蘭。千林搖落無容顏。芙蓉花高徑血殷。爍爍對此紅玉盤。水霜駁駁花事殘。坐對此花須痛飲。安得蠻戶千張機。爲我織此明霞錦。　商氣正淒慄。菊花忽紅芳。有如乍貧婦。猶飾盛時妝。悵目驚賞心。所見非所望。此後少朱榮。寂寞橘柚實。　美人嬋娟隔秋江。翠羅纖裳楸葉光。醉香艷粉凋斜陽。更使詩人感杳傷。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木芙蓉歌　吳江十月霜華淺。秋空無雲霜日暖。芭蕉樹暗簾幕垂。木芙蓉開紅婉婉。銀床露重梧葉飛。金錢掃地秋蘭萎。無人自對秋風笑。黃蜀葵花不同調。慣綠妖紅解醉人。涂娘未老秋娘少。少年時節歡樂多。紅蓮影落秋江波。若耶女兒白如玉。夜半採蓮聞棹歌。驚風吹浪鴛鴦起。回頭日月飛梭。衰對花不飲令蹉跎。淚濕秋風當柰何。

楊叔能小亨集木芙蓉　南陽氣候溫。四季花相續。十月木芙蓉。鮮鮮鏤香玉。花如朝槿妍。葉擬文梓綠。惜哉開既晚。桃李占春暖。

袁易靜春堂木芙蓉　少昊秉秋律。白藏振嚴威。凄其庶物靡。颯然群卉腓。兹花性莫羣。於焉抱貞姿。紛披曲榭陰。布濩蒼沼涯。泣蓮混名族。叢菊相因依。衆芳固殊品。相時各有宜。承露愈坐艷。被霜增華滋。雖微後凋操。詎先秋草萎。臨流誰爲容。倚風猶自持。踟躕訖芳態。爲汝發坐翳。

全芳備祖李春伯詩　甚疑牡丹叢。但病皮骨老。不宜入水看。只可隔水眺。

宋景文公集　江南江北樹。秋至便成叢。尚晚誰爭艷。酡顏淺作紅。

歐陽公集溪邊野芙蓉　花水相媚好。半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　湖上野芙蓉。含思秋脈脈。娟娟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詩人杳未來。坐艷冷難宅。　芳菲能幾時。顏色如自惜。鮮鮮弄霜曉。裊裊含風態。蕙蘭須秋香。桃李嬌春醉。時節雖不同。盛衰終一致。莫笑黃菊花。離根容憔悴。　種處雪消春始動。開時霜落雁初過。誰栽金菊叢相近。織出新番蜀錦窠。

文同丹淵集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折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三數。

石學士詩　深淺霜前後。應同舊渚紅。群芳生衰歇。聊自舞秋風。

梅聖俞宛陵集　玉蘂折柔條。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採菊聽陶家。船窗僧詩　霜深曉吐艷。日暮更銑紅。掩映殘荷滿。憑夷敗菊叢。

陳簡齋詩集　拒霜花已吐。吾宇不淒涼。天地雖肅殺。草木有芬芳。道人宴坐處。侍女古時妝。濃露濕丹臉。西風吹綠裳。

孫覿鴻慶居士集　沙際漾淺碧。竹外歆深紅。晨光發穠艷。醉臉酣春融。歎華不滿眼。榮悴一日中。娟娟泣朝露。摵摵隕夕風。顧我非靈仙。丹砂駐君容。舉酒酹其根。明年何處逢。

李流謙澹齋集芙蓉　秋光冷如水。秋花淡無色。偶見此聚者。濃豔照孤寂。天寒翠袖薄。那得在空谷。東風嬖桃李。倚樹三嘆息。

李公明詩　孤芳照寒水。婉婉自幽閑。萬木碧無色。一花紅獨殷。秋蓮多綠子。晚槿亦朱顏。却笑淵明宅。于今五柳殘。

江湖前集陳君正和元耘軒賦木芙蕖來字韻　碧樹籠秋池。錦帳迎風開。水光弄倒影。樓菊粉與臺。春風木芍藥。是花宜當來。淡妝絕

脂粉。獨旁墻之。隈彷彿泰興號。上馬獨徘徊。持以贈美人。科捧爲雲堆。蘇東坡詩芙蓉　清飈已拂林。積水漸收潦。谿邊野芙蓉。花水相媚好。坐看池蓮盡。獨伴霜菊槁。幽姿強一笑。暮景迫摧倒。淒涼似貧女。嫁晚驚衰早。誰寫少年容。樵人劍南老。（次公趙昌自題其畫云。劍南樵叟）千林掃作一番黃。只有芙蓉獨自芳。喚作拒霜知未稱。看來却是最宜霜。王東牟集觀中芙蓉盛開　秋木日動搖。秋容日脩整。況復白林宮。焚香事幽屏。朝爲彼美人。把此清淨境。仙官儼環珮。注目朝倒景。宜容正法眼。泛笑治色靚。得非葉太清。宿念未灰冷。北斗春已兒。三山夢初醒。曰嗟貴女子。俗目未可覬。慣聽步虛詞。主便浮館靜。那知羽衣人。文成偽心猛。記語東方兒。偷桃不可棄。共待月滿除。蕭蕭散疎影。韓淲詩蘇堤芙蓉　西湖八九月。蘇堤賞芙蓉。艷艷風日美。鮮鮮霜露濃。今年開最繁。映水自爲容。十里爛成錦。紅綠花重重。錢塘盛吳會。昭代多靡鍾。遊人醉不歸。車馬如游龍。里巷達廊廟。歌酒日相從。千鍾不憚費。一笑無留蹤。勝賤窮耳目。幾事關心胸。秉遊將百年。兵農要提封。四境復豐穰。物色近初冬。作詩代華黍。皇風正時雍。　爛熳芙蓉發。霜前城北花。因君話書室。使我出山家。風雨三杯後。煙雲一望賒。石丁餘興在。相與醉生涯。　墻外芙蓉初過。其一尚可玩日晚山氣寒。芙蓉表孤花。亭亭萬綠中。紅鮮照姿葩。不與時物遷。肯以顏色誇。立而望之。倚落葉徒泥沙。楊誠齋集首劉寺芙蓉　初約山寺遊。端爲怪奇石。那知雲水鄉。化作錦繡國。入門遙深深。過眼秋寂寂。隔竹小亭明。補紅濕珠碧。山僧引幽踐。絕巘恣佳陟。三步綺爲障。十步霞作壁。爛如屏四圍。搭以帔五色。滿山盡芙蓉。山僧所手植。秋英例臞淡。此花獨腴澤。却憶禰外時。朝士作祖席。是間萬株梅。冷射千崖白。舊遊不可尋。雪枝半樵棘。李處權崧菴集芙蓉　佳哉木芙蓉。秋晚芳意足。偶植華堂下。似續淵明菊。春此好顏色。可玩不可觸。始見開二三。旋已放五六。濯濯晨風吹。鮮鮮宵露浴。非關競時節。庶用慰幽獨。我老百念空。掃迹坐林谷。猶作煙霞想。久絕脂粉欲。三逕阻幽事。吟苦頗毛禿。河洛未休兵。塊買盃中淥北。綱律師集谿痕寒不肥。崖容晚益退。其誰憐婆娑。明霞剪雲碎。爛爛飽冷露。酣酣俯清瀨。宛然古銅碧。嫣然艷粧對。又若翠袖薄。瘦立煙渚外。西風僅如許。晚節尚可待。遂拜拒霜號。不受斷腸況。亦豈無老成。試請推行輩。桂擒小山椒。菊擢東籬米。棠欄芙荷衣。服稱陸離佩。芳芷推相鄉宿莽安敢背花城。隔仙凡。俗說信茫昧。獨有離騷經。右氏得先載。　賞霜榴百卉。拒霜獨開花。寒驅煖消落。秋借春韶華。酣酣羅珍姿。表衣斷翠葩。晴雲

剪新綺。落日明丹砂。灩冷褪宿艷。葉散摘零霞。離騷比君子。城闕藏仙家。二月三月時。紅紫相矜誇。西風一搖落。亂委隨蓬麻。花中陣顏淵。晚節禮有加。芳潔以類從。薰猶分等差。梅追元氣回。菊制暮景斜。弟使四時氣。斷續令人嗟。劉後村詩芙蓉六言四首　寒林百草搖落。老圃數株白紅。楚客空悲歲晏。班姬錯怨秋風。　雪白露初泣曉。酒紅日欲平西。王姬何彼穠矣。美人清揚婉兮。　月地不離人世。花城直必仙家。且容康節向月。不羨曼卿主花。　羞作太真妃帳。寧爲屈大夫裳。帝賞此花高節。別賜一名拒霜。絕句二首　湖上秋風起擢歌。萬株映柳更依荷。老來不作繁華夢。一樹池邊已覺多。　池上秋開一兩叢。未妨冷淡伴詩翁。而今縱有看花意。不愛深紅愛淺紅。　律詩一首　紛紛亭館映池塘。艷冶姿容淡泊粧。醉去仇疑曾被酒。集來未必可爲裳。有懷絕色真如面。誰取新名作斷腸。只合樽前簪老監。石丁之事大微茫。解維南陽集芙蓉五絕呈景仁堂前堂後盡芙蓉。晴日烘開萬朵紅。不把一樽酬勝賞。忍看憔悴落霜風。小蕊清露結。搖風養得新花。次第紅。客至莫教樽酒燥。朝吟夕賞未知窮。　少年曾把作西游。九葉奇葩夾道秋。今日家園開爛熳。恍疑身在蜀江頭。　不辭晨起立秋風。爲愛濃芳露滿叢。若比洛陽花品盛。萬株開遍瑞雲紅。　努腸日日遶叢。未必歡情盡醉中。却怕後時無意思。殺風景似范家翁。劉攽彭城集九月吉月。澗上望芙蓉。因尋菊。今歲持晚。青藥未作。憮然有懷。　百芳不柰秋風急。唯有芙蓉持拒霜。本爲南州稱炎德。一爲名誤客殊方。張文潛詩今年古寺摘芙蓉。憔悴真成澤畔翁。聊把一枝聞照酒。明年何處對霜紅。　清霜屬嚴殺。松柏氣不振。芙蓉乃微末。晚艷獨嬌春。懷鋒覺蘭疲。分教知菊貧。欲攀無所贈。聊復插吾巾。司馬溫公傳家集和東園芙蓉五章　清曉霜華漫自濃。獨憑安日養殘紅。勸君秉燭須勤賞。閒闔難禁一夜風。　北方稀見誠奇物。筆界輕綃指捻紅。楚蜀可憐人不賞。牆根屋角數無窮。　平昔低頭避桃李。英華今發歲云秋。盛時已過渾如我。醉舞狂歌插滿頭。　後時獨立誠難事。猶賴階庭有菊叢。韓約霜前弄態。非如草木萬株紅。　旦見涉江求水際。豈知緣木采霜中。微紅未肯全衰歇。正似酡顏鬢鬚翁。宋晦菴詩次劉正之芙蓉韻三首　淺紅深紅出短籬。望中都是可憐枝。霜前亂颭寒塘水。更待金風滿意吹。　交波直欲波橫塘。却愛無人獨自芳。且倚新妝闘照影。更憑女伴一扶將。　微吟澤畔幾扶節。自笑推頹一老翁。羞見芙蓉好顏色。且憑詩律傲西風。楊誠齋詩芙蓉盛開戲簡子文克信　芙蓉得雨一齊開。開盡秋光客

不來到得客來花已老。晚粧猶可兩三杯。　曉穿芙蓉城　曉粧慵困曉粧新。火怱來首越絕豥。夾徑花枝欺我老。競將紅露洒烏巾。　芙蓉佳處不嬌佳。花不中藏秪外斜。恰似曲江開喜宴。褪衣半醉戴宮花。　拼插江濱芙蓉一株發紅白二首　芙蓉照水弄嬌斜。白白紅紅各一家。近日司花出新巧。一枝能著兩般花。　司花手法我能知。說破當知未大奇。亂剪素羅粧一樹。略將數朵順臙脂。　揚村圃戶栽芙蓉為堑一路凡數萬枝　揚村江上繞江圍。十里霜紅爛欲燃。都種芙蓉作籬落。真將錦繡裹山川。晚粧照水客如積。春色入秋寒更鮮。客舍舫中兩三朵。可憐向客強嬋娟。　紅芳曉露濃。綠樹秋風冷。共喜巧回春。不妨閑弄影。　染露金風裏。宜霜至水濱。莫嫌開最晚。元自不爭春。　曉看芙蓉　兩歲芙蓉無一枝。今年萬朵壓枝低。半紅半白花都鬧。非短非長樹斬齊。臨水臙粧新雨後。出墻背面曉風西。春英笑殺秋英淡。秪恐濃於桃李蹊。　木渠何似水芙渠。同茵名各自都。風露商量借膏沐。臙脂深淺入肌膚。喚回春色秋光裏。曉得紅粧舉蓋無。字曰拒霜深不怨。卻愁霜重要人扶。　陸放翁詩　滿庭黃葉舞西風。天地方收肅殺功。何事獨蒙青女力。墻頭催放數苞紅。　姚成一重坡集芙蓉　水芙蓉了木芙蓉。湖上花無一日空。卷卻水天雲錦段。

又聞步障夾堤紆。　周益公大全集　平園老叟周某敬讀次對兄芙蓉絕句。歎服不已。効顰于後。　秋花少似春花結。眼明見此木芙蓉。斜臨野水作秋鏡。似照曉粧濃未濃。　洪适盤洲集　芙蓉　高標幽艷自宜霜。移草繁葩英中傷。背與紅蓮婿三夏。要同黃菊向重陽。　陳簡齋詩　白髮飄蕭一病翁。暮年身世藥瓢中。芙蓉墻外垂垂發。九月憑欄未怯風。　杜和衆池上　江邊一樹垂垂發。　滕元秀詩題蔣中丞庭下芙蓉三首　西風吹下一庭秋。秋自無聊花更愁。醉臉曉來紅拂拭。未妨蕭瑟卻風流。　莫把秋芳與春比。物生各各以時行。只今獨步西風裏。那得春花與抗衡。　菊與為朋竹與隣。閑門誰見曉粧新。不須多羨蘇堤好。車馬往來塵汚人。　熊見山樫栝集　芙蓉　青鸞度館舉畫畫。雉羽娉婷雍萬結。把似牡丹酣富貴。洛陽今是幾秋風。　達旦同知即席索芙蓉詩　憶昔夢遊芙蓉城。城中儂子千嬌婷。霞封雲卷遲嬌媚。朵朵漢家尹與邢。西風吹醒黃梁夢。帳暖香紅誰與共。別來秋晚過群儂。猶記臙脂騎綵鳳。太液池邊翡翠樓。金屏繡椅何風流。那知鄒衰朱顏改。何監青娥雪滿頭。不必對花長太息。紫華俯仰成塵跡。色空空色無了期。昨是今非又來日。　李公明詩芙蓉　野花能白又能紅。也在天工長育中。長對秋煙類色好。豈知人世有春風。　江湖續集李龔

詩　模樣春紅不受除。一枝枝似一園霞。玉宵露重秋煙冷。唐突西風是九花。　南遊寓興集芙蓉　海天秋闊爲呼霜。離落風淒菊破黃。誰把芙蓉栽近水。分明鸞鏡照紅粧。　李忠定公集　泛露披風浩莫收。嫣然秀色照清秋。佳人日暮來何處。華袖紅粧相對愁。　呂元鈞詩　剪取芳條便種成。只從秋後吐繁英。清霜難拒紅光減。仰視松筠浪得名。　再詠芙蓉　一夕西風一度開。不須人力爲栽培。化工何事存芽蘖。長與炎荒作瘴媒。　嶺外此花尤多。中元後盛開。瘴癘漸作。土俗惡之。目曰瘴媒。　方澄孫綱錦小葉手種芙蓉入秋盛開　天然富貴又風流。荻荻湘妃起聚頭。喚做牡丹何不可。高他一着見深秋。　空山寂寂朋游少。爲愛風姿手自栽。九十日秋猶暖熱。一枝謝了一枝開。　留侯美好婦人然。楚漢功成更得仙。疑與拒霜同品格。主來賀翁鄭高堅。　閩藍政自亦不惡。令局由來未易知。閑又爭他桃李公。何緣同傳並關時。　庚倚詩芙蓉盛開　溪山明處開三徑。松桂叢中擅一坡。天借纏頭千丈錦。紅雲不盡綠雲多。　憶南坡芙蓉　宦遊木末寄音妻芙蓉。秪有埋頭薄領叢。悵望家山天樣遠。萬枝相映落霞紅。　和耘老弟南坡芙蓉　簇簇坡頭錦繡叢。幾番消息問來鴻。素商未遣先驚綠。青女何妨更染紅。向日塑培曾覆蕢。有時灌溉亦連筒。平來薷宦

成離索。卻欠看花一醉同。　夏芙蓉　四月池邊見拒霜。園丁驚問此何祥。花如雲錦翻新樣。葉似宮袍染御香。病不能陪花酒伴。詩猶堪課鼓旗傍。諸君筆力迴元化。努力先春壓眾芳。　和　老子而今兩鬢霜。未應癡絕泥機祥。不能木末搴朝露。爭見籬邊嗅晚香。便合折來書卷畔。詎宜簪向寶釵傍。漫山千樹方芽甲。肯信人間有早芳。　劉圻文詩　曉看如玉暮如霞。濃淡分秋染此花。終日獨醒千底事。晚知爛醉是生涯。　陳龜峯詩　紫茸排萼露微紅。不比春花對日烘。冷落半秋誰是侶。可憐妖艷嫁西風。　胡松窻詩　妖紅弄色絢池臺。不作匆匆一夜開。君遇春時占春榜。牡丹未必作花魁。　劉理詩　舉蠖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憐冷落清秋後。能把柔姿獨拒霜。　任希夷斯庵集　植芙蓉有懷　爲愛秋花霜後紅。故栽千樹待西風。卻思少日梢頭語。淡落花前贊影繁。　客容先生詩業芙蓉于卷　玉肌綠理轉光深。畫得如生不許臨。思憶小池霜後看。一枝斜印碧波心。　共圃以青絹爲地。若扇頭然。故云　芙蓉初開有懷　意外芙蓉三兩枝。被風吹綻不多時。嬌紅適向虛攜見。似送新題遺賦詩。　賦骨豐肌類牡丹。牡丹爭解拒霜寒。花邊有句道不出。思得鐵心人共看。　熊夢祥草堂集　南溪上種芙蓉　夾水芙蓉密密栽。綠溪斜立照溪開。放教十里紅將去。

不盡溪流不要回。趙蕃淳熙稿芙蓉道間二首　芙蓉山上芙蓉光。主人指向人咫尺分毫纖。或如冠纫或鳥獸。令我左右煩窺覘。平生退之南山句。爲渠持騁筆力嚴。那知刻畫果辨此。造物至是無留纖。　芙蓉山下芙蓉渡。壁盡崔嵬何物路。更觀溪水突人來。令我詩情雜欣懼。興來更説松原山。如此積雨應主滿。從來滿漲無根源。水狀石露須臾間。方秋崖巢綠叢丹臉水仙容。不謂佳名偶自同。一朵方酣初日色。千枝應發去年叢。莫驚墜露添新紫。更待微霜暈淺紅。却笑牡丹猶淺俗。但將濃艷醉春風。北磵禪師集憶水芙蓉　木芙蓉寄西湖諸友　竹源池館綠荷風。回首吳宮小隊紅。少却亂紅深處摧。西陵橋北斷橋東。　花滿秋城闊水明。鏡中滴露掌中零。曾將新詠游花下。寫寄城中石與丁。曾丰撙齋集吉之南門外見芙蓉爛開　小春催出傾城色。笑倚墻頭若招客。芬芳猶帶秋風殘婀娜直宜江路側。詩眼驚紅狂欲呼。熟看似細又似捎。花神留爲菊後景。天意遣作梅先驅。眉山唐子西集人間八月初霜嚴。芙蓉溪上春酣酣。二南變盡晉生業。七國破後鄒軻談。人間三月春風好。溪上芙蓉跡如掃。周家盛處伯夷枯。漢室隆時賈生老。小兒造化誰能窮。幾回枯折還芳叢。只應人老不復少。有酒且發衰顔紅。王魯齋甲寅藁和易巖兄芙蓉吟　大尊晚

牝分四氣。曜靈西征駕新霽。人間萬寶吉成時。白帝時功有良貴。后皇嘉惠救一頃。蜿蜒鷩鷟逞晨遊。蜀錦步帳數千里。爛然一抹眼波流。玉容沐露月梳曉。翠袖蹁躚舞微笑。雪計霞卷競芳穠。照水迎風爲誰好。水中木末眩騷人。拒霜宜霜名字新。平生不識春宵暖。甘隨青女嫁花神。易丕胄中五千卷。景物驅歸司中錄。賞花不是少年心。見花依舊少年面。石丁作主事難湣。子高那是夢仙瀛。何如醉鄉自廣大。幕天席地山爲屏。詩寬雕處風光轉。梅花已琹受降城。拔偏拙軒藁園丁報芳野對岸芙蓉盛開　我家分占清漊曲。溪曲新添數椽屋。屋前花竹占清妍。更植芙蓉伴黄菊。植時止是三寸栽。雨打霜埋地氣回。深培淺壅那費力。想見錦繡沿溪開。向來爲渠轉一語。欲絆秋光堅不住。于今秋光雖勝前。花開却恨陽江滿。哇丁知我酷愛花。風吹芳訊到官衙。溪紅深枝足嬌態。高高下下依日斜。人生行樂何須定。蹉見此花頭次盛。蜂脾添蜜採偏多。蝶婢尋香憂來晚。剛根哇丁輕削根。趁時亂插不厭繁。今年闌遶明年繞。要使長家天地恩。主人做官在廣水。亦有芙蓉滿閑地。看花翻憶植花時。寄酒一杯聊寄似。僧丈卿集芙蓉花歌　東鄰牆外芙蓉花。初開粲粲如朝霞。今朝花謝枝空在。繞樹千回只歎嗟。花謝明年還復開。紅顔已去終難回。人生不及花枝耐。況有流光白髮催。遊子對花心盡醉。老翁見之如夢寐。醉把浮生比夢中。肯計榮華與憔悴。中州集党懷英西湖芙蓉詩　林藕根危柯野露委荒蔓。孤芳爲誰妍。一笑聊自獻。明粧炫朝麗。醉態着晚困。脉脉懷春情。悄悄驚秋怨。豈無桃李姝。不嫁惜嬋娟。悠哉清霜暮。共抱蘭菊恨。元廣集道園學古録木芙蓉　九月襄王宴渚宮。霓旌翠羽度雲中。滿汀山雨衣裳濕。宋玉愁多賦未工。　丹霞瘦苑洲。公子夜來遊。終宴風露冷。折花登彩舟。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弱南。扶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水。儆比千花濯錦潭。虞集道園遺藁摘芙蓉　明月丹霞是鏡湖。綠茵隱約錦模糊。西風滿地吳王醉。卧看樓前教戰圖。許有壬至正集調木芙蓉不花　南土風宜陸地蓮。移根培植不能妍。世間久絶司花手。却道殷韓是偶然。劉仁本亦玄集木芙蓉畫　光浮仙掌露華濃。香滴丹砂暈玉紅。太液池邊秋月白。參差霞佩倚西風。王沂伊濱集木芙蓉　露白江清水緑涼。館娃宮裏宴吳王。美人醉起更衣晚。密帳溫帷翡翠牀。抄録雜詩木芙蓉　木芙蓉朝花白暮花紅。世情兩翻覆。正與此花同。木芙蓉主墻東。死墻東。只換色。不換裝。世情翻覆無間斷。君比此花根亦換。舒岳祥閬風藁溪山瀟洒家宜秋。緩步何須百尺樓。亂後見花如故舊。老來得

酒。更風流。虛孫瘖折誰知處。好鳥一啼人舉頭。欲對黄華開口笑。茫然消息也堪愁。平阜木芙蓉千株。爛然雲錦。醉行其中。如游芙蓉城也。作歌紀之。　牡丹一名木芍藥。拒霜也號木芙蓉。好花名盡多重疊。不取枝同取貌同。悲鴻一聲天雨血。落霞萬頃江飲虹。水花已盡岸花出。千朶萬朶能白紅。曾共鴛鴦登綉梅。也隨鷄鶒上屏風。金釵欲插嫌花壓。玉手高攀興面重。異色合歡無限思。九心千葉爲誰容。朝看花開紅偏淺。莫見花欽紅轉濃。朝開夕斂如趁市。明日風光移別藕。平生愛花入骨髓。白頭出没芳叢裏。清曉穿花東觸歸。花捏露墮秋溪水。汲溪入甕琥珀成。疑得朱顔興花似。老我逢花六十秋。花開花落水悠悠。來契太平一杯酒。歲歲花開伴白頭。范德機集芙蓉　芙蓉生石壁。雲錦映青松。那憶南州路。歸船處處逢。程禮部集芙蓉遠碧　女媧採灰土。削作青芙蓉。一笑墮平地。化爲煙外峯。送空秋水積。爛色晨露濃。回之朝玉京。仙人邁高蹤。虞文靖公集芙蓉盛開余方在病姑題數語以答芳時。　芙蓉發高秋。結根近流水。亭亭裊脩莖。鮮鮮益繁蘂。我病絶華觴。徒賞亦成喜。濃露醉未頹。清風翻綠被。閑闌一作翁張隨時明。粲然衆端士。循吟夜景寒。雅歌時振履。　黄粹翁和余芙蓉詩有贈無王音。未肯納履之句。因復用前韻送之。　聞君駕

征軒遲遲渡烟水徘徊未忍去倩盻埃新藥棧唱驪駒歌猶能一笑喜少嗶行素商零霜百草被瀟洒出世姿賦詠有奇士鄭重蘊餘嘽明年聽未履 綿州莽山道傍芙蓉盛開 臺榭壞垣姿初非媚幽山伊誰植老根安過怡芳類堅持隨日心不放秋光闌騘騎困病客況爾生清歡暗言匪違久嗔色埋曾巒郝經陵川集儀真館後園芙蓉 詩人重江花池圃不放嘆芙蓉十數叢下馬開已過霜霽餘秋陽殘花兩三蕭條忍今年春元若孤諧生撥土洗新芽鎮日首長大綠玉生柯條蔓草爲刈芟秋風吹紅苞半吐嬌欲破初如搭紅粉搯嫩烟脂洗日高頻漸酡醉髻驚馬墮輕風一披拂零亂霞飄蕤脉脉吳宮深盈盈楚腰餓露重力不任欲就錦茵臥嬌多韻有餘所恨唱不知祗應寃苦斷爲汝歌楚些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芙蓉 久客未還反鼓憂徒多端對花復舉杯暫得心田安芙蓉如美人盛容耐閑觀愁紅漬粉深醉臉傷春還上日嬌羞蕤依風翠綃寒含淒有深思欲言還羞難露重青沐新低垂淡闌干無情似傷情使我凋朱顏載歌更獻酬物我何相關起來拂花舞不復爲嗟嘆 芙蓉池館無人花正愁仙家城郭楚江頭一幕斜日錦雲晚萬里西風紅露秋深院周圍情脉脉小山側畔思悠悠祗應來歲蓬蒿底埋沒兵塵取次休

霜後芙蓉 憔悴江頭秋杜丹南人棄擲北人看明妃出塞臙脂冷霜滿琵琶淡滿鞍寓庵篆中峯寺見芙蓉 迢迢高澗水下注清冷池池上何所有上有芙蓉枝芙蓉何娟娟綠葉數紅滋不生湘漢間左右隨風披如何在空谷若與幽人期素心果如此孤獨將無辭裎雪樓集至洪王肯堂治書見示芙蓉詩次韻二首 春風歌桃李秋雨深苺苔蕭然公館閒得此奇種栽九天清露零一道紅雲開句牽綠衣隊酣宴瑶池盃穠桩月鑑懸麗服霜刀裁瑞蓮湧平地妙色分五臺雙陪飛仙遊儞稱幽人懷終疑閬苑去嘉會何時諧此日銀燈明臨風首低回長當歌楚騷招得花神來 幽居有佳人顏頰暈紅玉飽承仙掌露晞沐蕙髮曲一望西風塵倚竹翠袖拂闌臨清水照靜對遠山矗向來涉江人見謂江成陸楚楚靈均裳貯麗爲誰觸惟應妙手畫掛壁湧夫肅后皇植衆芳艷艷列金屋誰知漆室憂不在春睡足結言遺吾胡高舉郢書燭朔祇遺荼山集至元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賞崔侯虛錦亭芙蓉 淡白輕紅宮樣妝醉客醒態巧低昂天寒翠袖嬌無賴琢重徽雲護曉霜 芙蓉臨水四圍栽正要佳賓數往來不用名家金步障天教首色畫屏開 露冷霜寒江樹空西風開到錦芙蓉渾如晉武平南後越女吳姬滿六宮 判土藩籬盡此花北人初見入鶯詩貴無賤有真堪惜迴首西風化彩霞王景初蘭軒集芙蓉 夢入神仙海外城醉紅香擁萬娉婷覺來煙雨秋江曉依舊騷人伴獨醒丁復檜亭藁題芙蓉 秋江渺渺百花盡天色漸寒愁夜長春情夢斷西風起一樹燗開紅拒霜王惲秋澗集芙蓉 平生不識舉芭纖真色還欣到爾嬋娟綻芳無兩樣闌粧燈葉更多尖一溪野水明粧鏡滿樹清香拂繡簾闌謝已甘秋色晚碧桃紅杏我何嫌父性夫詩露冷紅酥不帶愁湘蘭楚菊共清愁靈均死去無人問開郤滄江一片秋盧疎齋集賦得秋水芙蓉題丹陽劉氏別業 滿意秋江玉鏡臺清風時爲故人來謝家池畔芙蓉晚惆悵春工去後栽靖傳翁百花詩此花又名拒霜慶曆中有見丁度按轡侍女迎作芙蓉館主俄聞丁卒石曼卿去世後有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欲見者同往不諾騎一素騾而去近詩十里秋紅照馬蹄少陵詩稀隱繡芙蓉 如館如城數艷叢拒霜不覺老西風曼卿人見騎騾去丁度仙遊按轡空惆悵二公皆死識淺深十里尚秋紅且圖席地看花醉肯羡豪家繡褥工薩天錫石林藁三益堂芙蓉 班蘆十二捲輕碧秋水芙蓉隔畫欄綠扇迎風霞透影錦袍弄月酒生寒湘妃翠袖留江浦仙掌紅雲濕露盤祗恐淮南霜信早絳紗籠燭夜深看僧大訢蒲室集

次韻薩天錫臺郎賦三益堂芙蓉 花開未覺早霜殘留伴仙人酒半闌翡翠巢空秋浦淨落霞飛盡異江寒玉真對月啼雙頰楚袖迎風舞七盤持向晁邠聽說法病翁元作色空看劉將孫養吾集芙蓉 芙蓉景景結青苞容葉深慳光垂稍西風天矯索扶倚出牆臨水紛相交凋梧老柳無顏色各自晴光借朝夕游蜂粉蝶最世情已向牆頭水邊覓韓性五雲漫藁山陰堤上芙蓉咸淳中福王所種年深憔悴秋至猶作數花泊舟堤下悵然成詩 黃雲作霜古臺下阿甄斷兎吊鶯尾紅藍一暈落青銅濯月啼痕夢中瀉波心嬋娟抱巠徯欲語不語天爲愁顰山淡黃淡如影蝶使不識邯鄲秋墜髻零妝倚秋陌古錦纈情寄書客君不見侯家女郎爭艷陽水氣吹紅半天色張憲玉笥集芙蓉曲一首三解 芙蓉花大如盃露爲醴主作壽勸客飲客勿推 芙蓉花嬌殺人紅爲袖綠作裙舞回風歌停雲勸客飲客須醺 芙蓉花何娉婷舞嬌梁上燕歌響花間鶯子高未合登曼卿先寄聲人間夜永秋風冷莫按韓娘絲竹亭 國朝僧宗泐詩題木芙蓉 向來桃李媚春風霜下芙蓉醉曉紅東巷自衰西巷盛田家客滿貴家空清江貝廷臣集木芙蓉 萬里名花蜀土分登江渾似錦江濆夜承仙掌三清露春剪巫山一片雲未許王家誇少婦還從卓氏妬文

君所思欲寄知何處鴈斷天南日色慳顉祿詩詠池上芙蓉　翠蓋擁霓
旌掩映仙姝面只疑洛浦神來遊水晶殿周吳泉性情集芙蓉行　天門
初曙帶早鴉西風吹落丹霄霞美人間倚闌干立錦樹傾霜初見花美人
顏色花可比歲晚見之心自喜鸂鶒沙邊雲彩飛珊瑚枝上虹光起密葉
玲瓏亂翠毛繁英爍爛裁文綺宮女焚香別殿中姮娥覽鏡粧臺裏朝來
艤棹驛亭西疑是美人隔秋水紅粧翠袖青霓裳微笑含情發玉齒木末
霞消落日紅相思咫尺雲千里高季迪缶鳴集東池看芙蓉　江天搖落
逢秋杪滿目殘荷與枯蓼東家喜有木芙蓉幾樹繁開依綠沼裊豔低將
流水映寒香遠遶迴風最半愁霜露倚蒹葭老去徐娘猶窈窕天公似厭
秋冷淡故發芳叢媚清曉莫嗟不及見陽春車馬塵埃相污少吳王宮殿
斷行客湘女祠空掩啼爲何如此地獨來尋靜對嬋娟散憂悄蘭舟雖無
美人採日暮孤吟自行繞明朝重到恐銷亮零落紅雲波渺渺宋濂羅山
集芙蓉篇　芙蓉葉上着霜早芙蓉花開秋已老美人栽就芙蓉衣欲寄
相思洪瀟湘劉嵩詩寄題孫子林白描芙蓉　孫郎作縣有高情閑把芙
蓉學寫生玉柱靜含秋露白銀屏低立晚風清洞庭水落愁新浦錦里霜
飛憶故城亦擬放船螺子港幾時呼酒看秋晴宋錢塘韋先生集木芙蓉

詞　木芙蓉牆頭淺淺紅滿林枝葉十九空獨此誰爲當秋風扶風無意
開俗眼俗眼不開須在儂接離斜欹勿嫌晝蒲葵何鄉驚兒童豈必黃金
蘂雖喜白玉鍾歐陽公詞少年遊木芙蓉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
粧雨輕煙重無憀天氣啼破曉來粧　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抛棄向秋光
不會深心爲誰惆悵回面恨斜陽白君瑞詞滿江紅木芙蓉　木落林疎
秋漸冷芙蓉新折傍碧水曉粧初鑑露勻妖色斂向霜前呈艷態想應青
女加憐惜映朝陽翠葉擁紅苞閑庭側　嚴桂香隨飄泊離菊嫩陪幽寂
笑春紅容易被風吹落滿眼燗然宮錦爛一身如寄神仙宅把綠樽莫惜
醉相酬秋工力謝無逸溪堂詞西江月木芙蓉　曉艷最便清露曉紅偏
怯斜陽移根栽近菊花傍蜀錦畫成新樣　主客聯揮玉塵歌詞細琢文
章從今故事記溪堂歲歲芳臺共賞周竹坡老人詞漁家傲夜飲木芙蓉
下　月黑天寒花欲睡移燈影落清樽裏喚醒妖紅明晚翠如有意嫣然
一笑知誰會　露濕柔柯紅壓地羞容似替人垂淚著意西風吹不起空
繞砌明年花共誰同醉　西江月和孫子紹拒霜　天意未教秋老花容
判地宜霜酒肌紅軟玉肌香不與梨花同樣　來伴孫郎小燕臨風舞
霓裳更蹺綠水照紅粧便是採蓮船上惟揚志減字木蘭花詞　舞臺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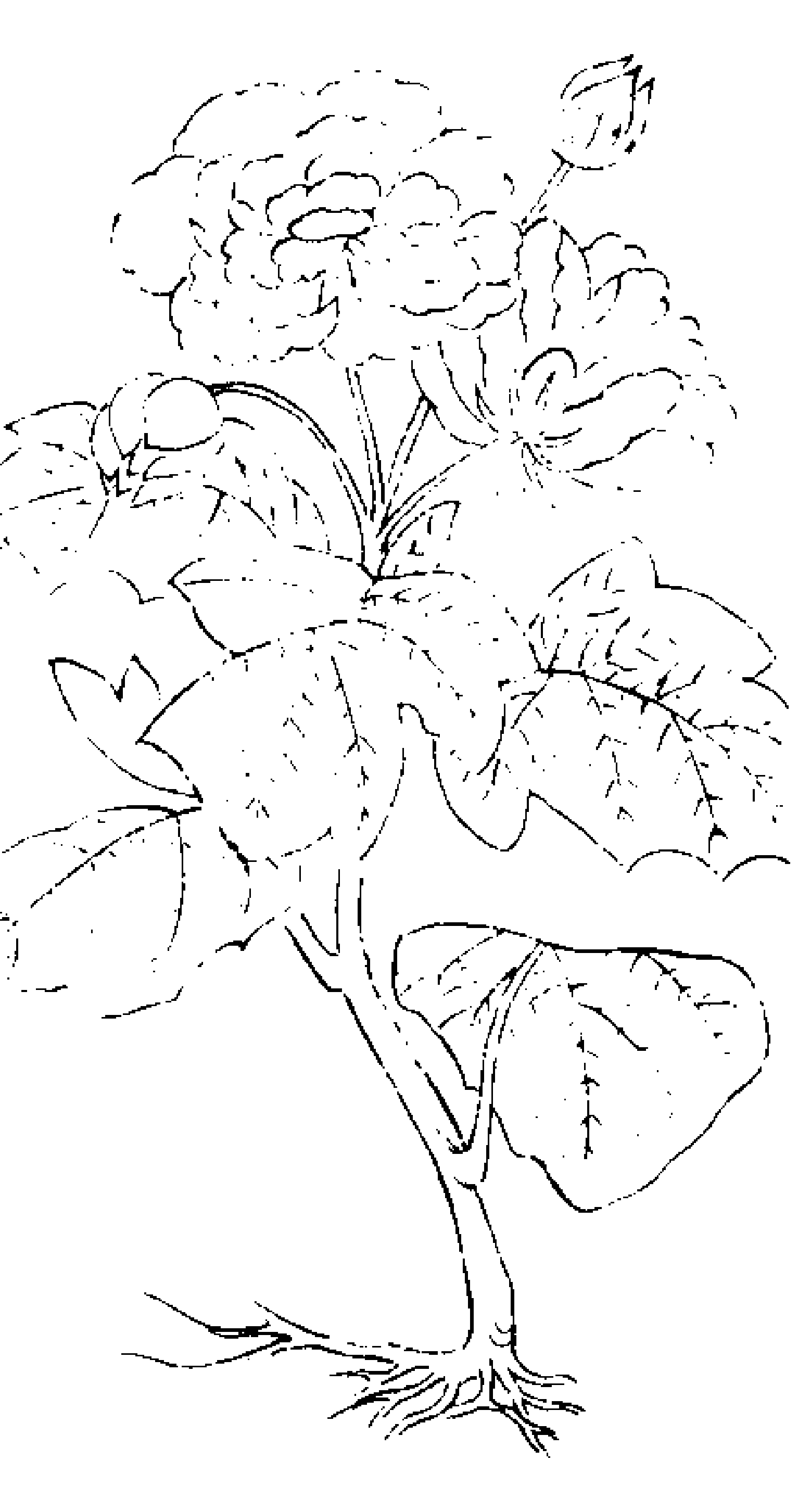
院雨後西風寒翦翦翠掩屏風花與殘霞一樣紅宮裀隱繡香軟巧隨蓮
步緩不怕霜寒日日拚教醉畫欄張翥詞南鄉子秋日湖上賞木芙蓉
秋色照波明夾岸芙蓉似錦城春畫樓臺紅粉面輕盈未許黃徐寫得成
一舸載揚舲共醉花前玉笛聲猶記青鸞和月跨三生我是仙家石曼
卿蘇東坡詞定風波（十月九日孟亨之置酒秋香亭有雙拒霜獨向君猷而開坐客喜笑以爲非使君莫可當此花故作是篇）兩兩輕紅半暈腮
依獨向使君回君道此君無此意何爲雙花不向別人開　但看低昂煙
雨裏不已勸君休訴十分盃更問尊前狂副使來歲花開時節與誰來
看郢貢寓集三臺令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苑裏看花月色赭黃相似不
着紅鶯翁邊　池北池南水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秋萬歲未央明月
清風　毋俟置酒南教場賞芙蓉賦鷓鴣天　莫惜花前池酒壺沙場千
步錦平鋪將軍閑試臨邊手按出吳宮小陣圖　清露裏曉霜餘嬌紅淡
白更憐渠人間落木蕭蕭下獨倚秋江畫不如　再賦　艷朶珍叢間舞
衣蹴毬場外打紅圍小輿穿入花深處且住簪花醉一巵　秋欲盡宸憐
伊江梅未破菊離披情知不與韶華競回首西風恐阿誰盧祖皐集瑞鶴
僊賦芙蓉坡詩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中有一人長眉青

烟如傚月淡疎星故末章及之　江南秋欲徧尊際爐分酒邊饗薦青林
僞霜淺間風流何事試筆偏晚姿波步遠誤池館董風笑寶事回時細剪
荷衣尚倚半酣粧面　深院綺霞低映步障橫陳暮天慵捲無言笑倩搏
前恨伏誰遣似畫來鶴馭錦城依舊無僕僕風究轉金路里溶月長看甚
時再見張元幹歸來集菩薩蠻見芙蓉　天涯客裏秋容晚妖紅脚戲思
鄉眼一朶醉深粧著渠照鬢霜　開時誰斷送不待司花共有脚撩陽春
芳菲屬主人高觀國竹屋癡語菩薩蠻詠芙蓉　紅雲半壓秋波碧艷
粧泣露嬌啼色佳興入仙城風流石曼卿　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
日枕香殘六橋烟水寒范石湖詞菩薩蠻芙蓉　水明玉潤天然色年年
持作西風客不肯嫁東風態恕霜露中　綠窗梳洗晚對飲琉璃盞斜日
上粧臺酒紅和困來將竹山詞高陽臺芙蓉　霞爍簾珠雲蒸篆樓
蜿蜒飛鈴天壤王郎飈輪此地曾傳秋香不斷臺隍遠溢萬瓶錦艷輝明
往事成塵鷺鳳翥中空度詞聲朦朧羽一點清寒髓食英菊興飲露蘭汀遠
屋高紅新替小樣花城霜濃月淡三更夢夢曼仙來倚吟屏共襟期不是
瓊姬不是芳卿葉石林詞卜算子（並湖頃種木芙蓉九月旦盛開）　曉雨
洗新粧艷艷驚衰眼不趁東風取次開待得清霜曉　曲港照回流影亂

微波淺作態低昂好自持。水閣煙村遠。朱晦庵詞（生查子拒霜花）庭戶曉光中。簾幕秋光裏。曲沼綺疏横。裝處新梳洗。　紅臉露輕勻。翠袖風頻倚。鸞鑑不須開。自有牕前水。晏元獻公樂府（少年遊）霜華滿樹。蘭凋蕙慘。秋艷入芙蓉。臙脂嫩臉。黃金輕蘂。猶自怨春風。　前歡往事。當歌對酒。無限到心中。更憑朱檻憶芳容。腸斷一枝紅。吳仲方江湖詩樂府（黃葉舞。碧空臨水處。照眼紅苞齊吐。柔情媚態。竚立西風如訴。遥想仙家城闕。十萬綠衣童女。雲縹緲。玉娉婷。隱隱彩鸞飛舞。　樽前更風度。記天香國色。曾占春暮。依然好在。還伴清霜涼露。一曲欄干敲徧。悄無語。空相顧。殘月澹酒闌時。滿城鐘鼓。永平志虞美人。（極目樓觀芙蓉）　秋浮猶帶秋初熱。未放秋香發。燒他樓下木芙蓉。粧罷三千美女出唐宮。　西湖雖小風光勝。分得錢塘景。這些林木這些山。恰似三賢堂後凭欄干。金王寂拙軒集水調歌頭（戊申秋季月十有九日賞芙蓉於汝南佑德觀酒酣爲賦明月幾時有蓋暮年遊宦之情不能已也）　岸柳飄疎翠。籬菊減幽香。蝶愁蜂懶無賴。冷落過重陽。應爲百花開盡。天公着意留與。尤物殿秋光。霽月娟疎影。晨露浥紅粧。　柰無情風共雨。送新霜。嫁晚還驚衰早。容易度年芳。祗恐韶顏難駐。擬倩丹青寫照。誰喚劒南昌。我亦傷流落。老淚不成行。

元高撝集芙蓉詞　美人夜怨減秋顔。落紅片片臙脂乾。露珠嗟淚損翠盤。菱花壓面秋胖酸。琉璃浸碧晴斑寒。芙蓉柄折青琅玕。杳心碎盡恨未殘。翠綠拖風入碧瀾。盧疎齋集賀新郎賦拒霜　觀物聊賓戲。問花枝。能紅能白。如癡如醉。翠被香銷行雲斷。約略幽閨睡起。甚都有溪娘風致。木末芙蓉都如許。笑人間不解靈均意。歌晚色。賦秋水。　而今老子婆娑地。更何須齊奴步障。謝公攜妓。徙倚西樓澄江遠。日暮霞成綺帳。楚澤荷衣芰製。離菊難忘平生約。共小山叢桂相料理。吾與汝。有知己。梁隆吉集一萼紅（芙蓉和友人韻）　怨西風。把韶華付去。猿李小桃紅。黃落山空。香銷水冷。此際才與君逢。歎秋思柔腸九結。擁翠袖應貫剪裁工。單臉迎霜。幽姿泣露。寂寞誰同。　休笑抵粧淡薄。看浮花浪蘂。眼底俱空。夜悵雲閑。寒城月淺。有人吟遍深叢。自前度王郎去後。舊遊處煙草接吳宮。惟有芳卿寄言。感損眉峯。

地芙蓉（即木芙蓉）



宋嘉祐本圖經地芙蓉。生鄧州。味辛平無毒。花主惡瘡。葉以傅貼腫毒。九月採。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地芙蓉。古詩云。一名拒霜花。俗號寒花。九月採。花曬暴。不曬即浥爛。又葉陰乾亦可曬。

水芙蓉

格物叢談芙蓉之名。出於水者謂之水芙蓉。荷花是也。崔豹古今注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色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潁川語小芙蓉蓮花也。又名芙蕖。其花菡萏。拒霜乃木芙蓉。因其映水而艷。直稱爲芙蓉誤矣。沈元用詞云。湖水秋來蓮蕩空。年華都付木芙蓉。此最分曉。秋圃雜志花之品。春花秋英。莫不時有。歲五六月。芙蓉盛開。雲錦可愛。雙花並蔕。間亦爲瑞。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注。芙蓉蓮花也。言已進不見納。裁芰荷合芙蓉爲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名莖下白蒻在泥中者爲蔤。房爲蓮。邢昺云。今江東人呼荷花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藕。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本草藕實一名水芝。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尺餘。其花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唯苦薏不可食。葉中蔕謂之荷鼻。其的至秋末皮黑。而沉水者爲石蓮。惟鹽鹵能浮之。仁傑按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目。亦名水華。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濂溪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予獨愛蓮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

子者也。漢閔鴻芙蓉賦乃有芙蓉靈草。載育中川。球脩幹以凌波。建綠葉之規圓。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陽之映朝雲。乃有陽文脩嫮傾城之色。楊桂枻而來遊。玩英華于水側。納嘉實兮傾筐。珥紅葩以爲飾。感桃夭而歌詩。申關雎以自勅。嗟留夷與蘭芷。聽鶗鴂而不鳴。嘉芙蓉之殊偉。託皇居以發英。三國曹子建集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結脩根於重壤。泛清流而擢莖。其始榮也。皦若夜光尋扶桑。其揚暉也。晃若九陽出暘谷。芙蓉蹇產。菡萏星屬。絲條垂珠。丹榮吐綠。焜焜韡韡。爛若龍燭。觀者終朝。情猶未足。於是狡童媛女。相與同遊。擢素手於羅袖。接紅葩於中流。晉潘岳芙蓉賦蔭蘭池之綠水。育沃野之上腴。課眾榮而比觀。煥卓犖而獨殊。押獨雲布。寔咤星羅。光擬燭龍。色奪朝霞。丹煇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艴赫。散煥熠爚。流芬賦采。風靡雲旋。布濩磊落。蔓衍天閑。發青陽而增媚。潤白玉而加鮮。太平御覽潘尼芙蓉賦或擢莖以高立。似彫輦之舉蓋。或委波而布體。擬連璧之攢會。夏侯湛賦臨清流以遊覽。覩芙蓉之麗華。潜靈藕於玄泉。排脩莖乎清波。煥然蔭沼。灼爾星羅。若乃回榮外散。菡萏內離。的出監發。葉妖花披。綠房翠蒂。紫飾紅敷。黃螺圓出。垂蕤散舒。纓以金芽。點以素珠。固陂池之麗觀。尊終世之特殊。爾乃採淳葩。摘圓質。析碧皮。食

素實。味甘滋而清美。同嘉異乎橙橘。參嘉果以作珍。長充御乎口實。係故芙蓉賦芬馥揚馨。烟晃星騰。爛如朱霞朝興。炯若流景在天。宋鮑明遠集芙蓉賦　青房芍規接紫的芍圓羅。樹妖遙之弱幹。散菡萏之輕柯。上星光而倒景。下龍鱗而隱波。戲錦鱗而夕映。濯繡羽而晨過。排積霧而揚芬。鏡洞泉而含綠。葉折水而爲珠。條集露而成玉。潤蓬山之瓊膏。耀蔥河之銀燭。冠五華於眾草。超四照之靈木。藝文類聚宋傅亮芙蓉賦　考庶丹之琢麗。寶總名於芙蕖。潛幽泉以育蒻。披翠蓮而挺敷。泛輕荷以冒沼。列紅葩而曜除。徼旭露以滋采。靡朝風而肆芳。表麗觀於中沚。播郁烈於蘭堂。在龍見而葫秀。于火中而結房。豈呈芬於芷蕙。將越味於沙棠。詠三閭之披服。美蘭佩而荷裳。伊玄匠之有瞻。悅嘉卉於中渠。既暉映於丹墀。亦納芳於綺疏。　晉傅玄芙蓉歌　度江南。採蓮花。芙蓉曄。若星羅。綠葉映長波。迴風容與動纖柯。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採之欲遺誰。思之在遠道。　又賦得涉江採芙蓉詩　浮照滿川漲。芙蓉承露光。人來間花影。衣度得荷香。桂舟輕不定。菱歌引更長。採採嗟離別。無暇緝爲裳。　梁簡文帝詩　圓花一蒂卷。交葉半心開。影前光照耀。香裏蝶徘徊。欣隨玉露點。不逐秋風摧。　採蓮詩　晚日照空磯。采蓮承晚暉。風起湖難度。蓮多

摘未稀。棹動芙蓉落。船移白鷺飛。荷絲傍繞腕。菱角遠牽衣。　隋新德源芙蓉詩　洛神挺鬒素。文君拂艷紅。麗質徒相比。鮮綵兩難同。光臨照波日。香隨出岸風。涉江長自遠。託意在無窮。　孝元帝賦得涉江采芙蓉詩　江風當夏清。桂楫逐流縈。初疑京兆劒。復似漢冠名。荷花風送遠。蓮影向根生。葉卷珠難溜。花舒紅易輕。日暮兔舟滿。歸來度錦城。　唐太宗皇帝採芙蓉詩　結伴戲方塘。攜手上彫航。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游鶯無定囀。驚鳧有亂行。蓮稀釧聲斷。水廣棹歌長。棲烏還密樹。泛流歸建章。洪适盤洲集涉江采芙蓉。芳蕤蔭幽沚。相思不相見。於芳欲誰遺。秋容感人心。浪浪曉涇淚。不如膝上琴。哀音入君耳。江湖續集鄧允端詩　涉江采芙蓉。欲采寄所思。所思今何在。望斷天一涯。將花照秋水。秋水清且漪。行樂不得再。日暮空淒悲。楊冠卿客亭類藁採芙蓉詞　采采芙蓉花。集之以爲裳。自彼若耶溪。登于君子堂。馨香壓紉蘭。把玩卑瓊芳。佩服古無斁。懷人思沅湘。方巨山集題葉司理采芙蓉圖　紉之以湘纍。秋蘭之佩。載之以剡溪夜雪之舟。漱之以清水寒露之瀣。洗之以碧玉晴雲之靧。看畫船尾畫船頭。荷花滿溆雙飛鷗。新紅如洗雲錦稠。傍撓玎棹香浮浮。薰風滿袖涼颼颼。醉面欲醒誰相酬。若有人兮渺中洲。把住老月呼不休。花

亦問月愁不愁。何以了此蘼蕪秋。馭宮夜泣悲靈修。麟幢欲濕行雲留。楚騷如水不可作。此意難以筆墨求。蕩予槳兮涯之幽。虞集詩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傾奉君王千歲樂。一盤清露玉淋漓。陸龜蒙集開吟鮑昭賦。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風動。紅衣不耐秋。

碧芙蓉

太平廣記元載造芸輝堂。前有池。中碧芙蓉。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遂剖其花。一無所見。高似孫緯畧顏延之碧芙蓉頌　澤芝芳艷。擅奇水屬。綠蕊紅荷。凡行綠玉。擢麗蒼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躅。水屬全來。見人周齊王融謝紫鮓啓曰。東越水羞。實登來時之美。南荊任土。方揖鮓魚之味。劉孝感謝藕啓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水羞二字亦新

白芙蓉

唐李衛公集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秋後。風景甚清。漾舟潭上。不覺隆暑與嘉客泛觴。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渠。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髣髴焉。　朱明夕霽。佳木疑陰。蘭未歌其秀色。焉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脩渚兮碧雲深。誠有感於逝節。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挂

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蜂捧擁。暫覩其明月。便似處子映松逐靚其氷雪。娛列宿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鷺於葭茨。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楫。入澄瀛。（楚詞曰古人呼池澤為瀛）度杷榔。越蘭衡。製佪容與。放志遺榮。近汀洲而茇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鷁鶴起鵁鶄。揮水珠而濺葉。動波紋而抗莖。傳羽色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陰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靄。又如游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採芝於湍瀨。舒蘊藻以為席。倚立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未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荷米。且未臣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沿沚。曳羅裙於磯岸。且謂降玄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翫。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照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闊兮秋露濃。感華落兮歎芙蓉。菖花榮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相佳人兮邈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黃芙蓉

宋俞良能香山集秀禮提宮寄似芙蓉詩次韻奉酬二絕。紅粉雖云妙。鵝黃亦大奇。欲知堪畫處。絕勝抹江時。幽圃知何處。青山東復東。芙蓉黃玉蘂。還與海榴同。惠山黃芙

蓉錦園黃石搘。風味略相似。梅聖俞宛陵集詠王宗說園黃木芙蓉　水中來木末。相擬有嘉花。玉蘂拆蒸栗。金房落晚霞。涉江從楚女。采菊聽陶家。事與離騷異。吾將賽以誇。

紅芙蓉

元滿道原順齋叢藁九月八日賦二種芙蓉二首。其一紅芙蓉。豐肌弱骨與秋宜。宿酒酣來不自持。豈為嚴霜成搞質。要憑初日發妍姿。燕姬入畫猶慚陋。蜀錦圍寨未足奇。獨對芳叢寄幽興。子高真是遇仙時。

醉芙蓉

漳州府清漳志一名拒霜。有紅者白者。朝白而暮紅者。曰醉芙蓉。姚成一雪坡集醉芙蓉　庭前木芙蓉。姿色變殊異。初開花徹碧。仙子淡雲袂。逡巡改瑩白。玉骨淨無滓。爛熳欲謝時。潮臉暈紅媚。詩人第花品。獨號此為醉。花雖無情物。司者定有意。晨醒聚初發。晚醉颯欲墜。乃知沉湎者。顛沛在造次。可以為酒箴。醉花當飲器。　國朝清江貝廷臣詩醒芙蓉　蜀江芙蓉四十里。花外樓臺夾江水。蜀主龍舟八月來。日照千門錦雲起。一朶依稀武都女。雪色宮衣輕欲舉。已竊玄珠化水仙。不同石鏡埋黃土。朝妍夕態還相從。傅粉塗黃俱草草。春風入髓猶未蘇。丹砂換骨應長好。交波疑簇花亦殘。江上秋深風雨寒。武林城南偶識面。把酒共看頹玉盆。十年流落雲間路。欲尋舊賞知何處。芳心一點對斜陽。脈脈無言歲華暮。

並蒂芙蓉

宋書元嘉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蒂。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元嘉二十年五月。廬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王淵以聞。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蒂。園丞陳襲祖以聞。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臧藝以聞。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聞。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蒂。皇太子以獻。酉陽雜俎衛公庄有同心蒂芙蓉。能改齋漫錄並蒂芙蓉詞　政和癸巳。大晟樂成。嘉瑞既至。蔡元長以兆瑞禮次膺薦于徽宗。詔乘驛赴闕。次膺至都。會禁中嘉蓮生。分苞合跗。夏出天造。人意有不能形容者。次膺効樂府體屬辭以進。名並蒂芙蓉詞。上覽之。稱善。除大晟府協律郎。不克受而卒。其辭云。太液波澄。向鑑中照影。芙蓉同蒂。千柄綠荷深。並丹臉爭媚。天心眷臨聖日。殿宇分明。敞嘉瑞。弄香嗅蘂。願君王壽與南山齊。比池邊屢回翠輦。擁群仙醉賞。憑闌凝思。萼綠攬飛瓊。共波上遊戲。西風又看露下。更結雙新蓮子。鬪妝競美。問鴛鴦向誰留意。　國朝顧祿詩題趙子昂學士所畫並蒂

芙蓉花。春入毫端散綵霞。無邊生意繞瓊華。院鈴不動文書靜。覩得芙蓉並蒂花。

同心芙蓉

隋杜公瞻詩詠同心芙蓉。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一莖孤引綠。雙影共分紅。色奪歌人臉。香飄舞袖風。名蓮自可念。況復兩心同。梁朱超詩詠同心芙蓉　青山麗朝景。玄峯朗夜光。未及清池上。紅蘂並出房。日分雙蒂影。風合兩花香。魚驚畏蓮折。龜上礙荷長。雲雨留輕潤。草木應嘉祥。徒歌涉江曲。誰見緝為裳。

重臺芙蓉

唐李衛公集重臺芙蓉賦（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茲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為此賦。以待美人託意焉。昔柳惲為吳興太守。顧主客而歎曰。遊汀洲以採蘋。憶瀟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欲捨瓊蘂於桂山。折瑤華於蘭畹。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曄曄。翠葉小而田田。此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頗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簫管。鳴鵾鷄於瑟絃。臨漪瀾以遠望。歎華艷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廓。微風不起。溼麗景於碧湍。爛朝霞於清沚。鮮膚秀頳。攢立叢倚。疑西子之頩酡。自館娃而夾止。遠以意之。若珠闕玲瓏。疊映崑峯聚

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若桂裳重樓。飄繞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萋萋之衆色。挺嫋嫋之脩莖。法清露以濯秀。流鮮飇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滌既收。秋光始靜。見涼野之夕陰。悵回塘之餘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翡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特麗。而獨秀於衆天。在靈境而何隆。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實。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此華無實。從根又不三數年。故人問罕有焉。乃歌曰　吳山秀兮煙景媚。園淑女兮感斯瑞。蓮無多兮無厥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此地。裴說詩　重臺芙蓉　衆芳凋落後。特地遇陽和。一一開雖晚。重重得亦多。署無幽鳥語。時有凍蜂過。日暮寒階畔。輕紅拂淺流。

九蘂芙蓉

宋劉攽彭城集九蘂芙蓉　託根不近芙蓉苑。移植猶依瘴癘鄉。並蘂連心九相似。看來還使九回腸。

二色芙蓉

宋文同丹淵集二色芙蓉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畫閒粉筆分粧處。繡引紅針間刺時。落晚自憐窺露沼。忍寒誰念倚霜籬。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酒宜。姜特立梅山續藁二色芙蓉花

拒霜一樹碧叢叢。兩色花開迥不同。疑是酒邊西子在。半醒半醉立西風。態夢祥草堂詩題二色芙蓉便面　曾障西風十一闌。亭亭醒醉碧波寒。月邊青鳥無消息。流落人間作畫看。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紅白芙蓉　木蕖三數株。能白又能朱。曉暮淺深色。醉醒容態姝。流霞斟玉斝。抽汞養丹爐。摸寫終難盡。秋江有畫圖。

轉觀芙蓉

元蒲道源順齋叢藁轉觀芙蓉　露涼風冷見溫柔。誰挽春還九月秋。午醉未醒全帶艷。晨粧初罷尚含羞。未甘白紵居寒素。也着緋衣入品流。若信牡丹南面貴。此花應是合封侯。

添色芙蓉

虞衡志。晨開正白。巳午微紅。夜深紅。歐陽公牡丹譜。有添色紅者。與此意同。此花枝條經冬不枯。有高出屋者。江淅間必宿根重茁。蜀種亦爾。

海面芙蓉

太平廣記　元和初。有郴實者。嘗東升越海。風飄至孤島而止。二公愁悶而陟焉。逡巡有紫雲自海面擁出。蔓衍數百步。中有大芙蓉。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目。時有雙鬟侍女降焉。

金芙蓉

南史　干陀利國傳。其俗與林邑扶南畧同。後傳至毗針耶跋摩。王遣長史毗員跋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等藥。唐李翰林集登盧山五老峯詩　盧山東南五老峯。青天削出金芙蓉。　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峯舊居詩　丹崖夾石柱。菡萏金芙蓉。

玉芙蓉

杜陽雜編　敬宗時。淛東國貢舞女二人。脩眉黟首。蘭氣融冶。衣軒羅之衣。戴輕金之冠。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

石芙蓉

洛陽名園記　董氏西園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建安記大湖山在浦城縣西南一百里。一名聖湖山。湖在山頂。昔有采藥者止此。見滿湖皆芙蓉。涉水采之。乃石也。

錦城芙蓉

蜀檮杌。孟後主羅城上盡種芙蓉。九月盛開。曰自古以蜀爲錦城。今日觀之。真錦城也。又合城上盡以幄幔遮護。成都記。孟後主於成都四十里羅城上種此花。每至秋。四十里皆如錦繡。高下相照。因名錦城。張章江漁莉集。四十里城花發時。錦囊高下照坤維。雖粧蜀國三秋色。難入豳風七月詩。　去年今日到成都。城上芙蓉錦繡舒。今日重來舊遊處。昔花得似去年無。

郴池芙蓉

王子年拾遺記。漢昭帝遊郴池。有芙蓉紫色。大如斗。花葉柔甘可食。芬氣聞十里之內。蓮實如珠。

白石芙蓉

邵氏聞見錄　唐驪山下有溫泉。以白玉石爲芙蓉。出水爲御湯。

步出芙蓉

齊書。涪陵王鑿金蓮花以貼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出芙蓉。

淥水芙蓉

南史列傳　齊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將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儉乃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杲之美容質。善言笑。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初發芙蓉

南史宋顏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文帝嘗各使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須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臉若芙蓉

西京雜記　卓王孫之女。文君眉色如遠山。臉際常若芙蓉。十七而寡。放誕風流。故悅相如之才。而越禮焉。

人鏡芙蓉

酉陽雜俎　李固過老嫗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國果狀元及第。其詩賦中。有人鏡芙蓉之語。嫗乃金天神也。

華芙蓉

太平廣記　梁清家數有異光。仍聞擲雞聲。令婢子。竊見一人。問云。姓華。名芙蓉。爲六甲至尊所使來過舊居。仍留不去。

幕下芙蓉

李曾伯可齋集謝荊帥啓代庖越俎

賓無一日之苦歐諸人。製錦謀刀。故謂十室之邑使爲宰。頗選坑不能脫足。而縣債先已埋頭。幕下芙蓉使緬懷於綠水堂前揚鄉頗猶有於春風。

鴨觸芙蓉 李端詩奉秘書元丞杪秋憶終南舊居。行魚避楊柳。驚鴨觸芙蓉。

口噴芙蓉 常建黃金作身雙飛龍。口銜明月噴芙蓉。古意

秀出芙蓉 李白詩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

褥繡芙蓉 杜工部詩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

芙蓉羮 山家清供雪霞羮 采芙蓉花去心蒂。湯瀹之。同豆腐煮。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羮加胡椒薑亦可也。詳見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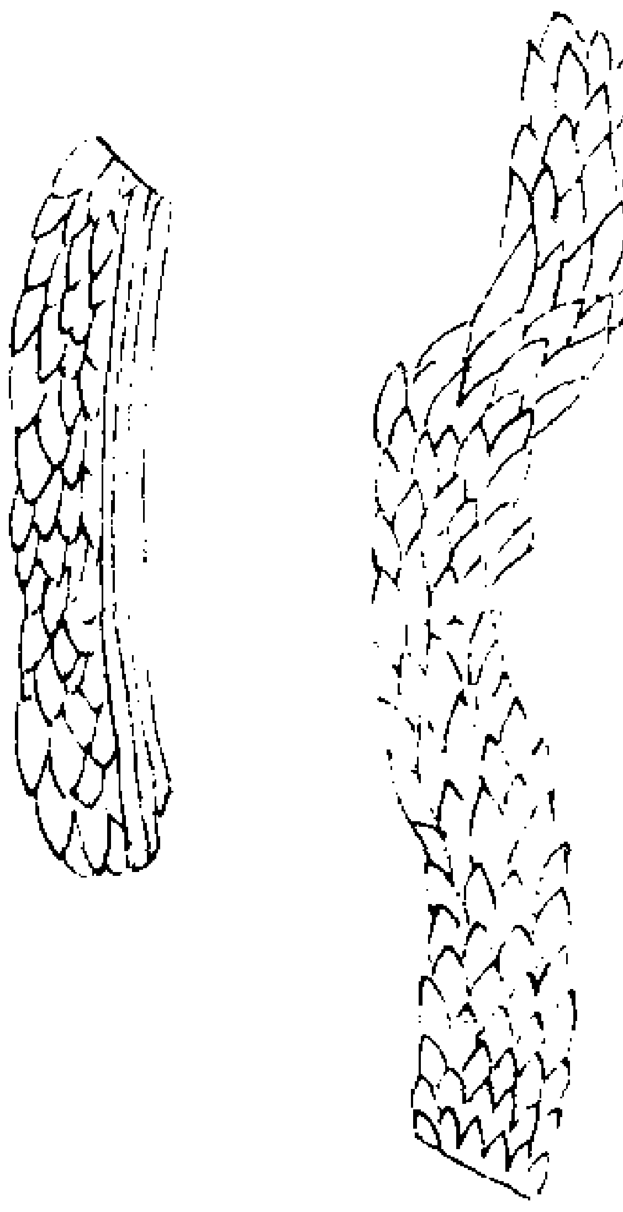
芙蓉城 古今事通晉王迥子高與仙女周瑤英。游芙蓉城。凡百餘日。歐陽公歸田錄石曼卿去世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我今爲仙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共遊不諾。忿然騎一素騾而去。蘇東坡詩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石曼卿也。

芙蓉館 石林燕語慶曆中。有一朝士。將曉赴朝。見美女三十餘人。麗服靚粧。兩兩並馬而行。觀文丁度按轡於其後。朝士驚曰。丁素儉約。何雅之聚邪。有一人最後行。朝士問曰。觀文將宅眷何往。曰非也。諸女御迎芙蓉館主爾。俄聞丁卒。

芙蓉園 事類合璧芙蓉園。魏文帝所開。在長安曲江塘。杜甫樂遊園歌。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芙蓉苑 事類合璧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唐地理志又六典南苑芙蓉苑。十里香飄入夾城。杜牧長安雜題

肉蓯蓉



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肉蓯蓉。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補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精氣。多子。婦人癥瘕。除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五月五日採。陰乾。陶隱居云代郡鴈門屬并州。多馬處便有。言是野馬精落地所生。生時似肉。以作羊肉羹補虛之極佳。亦可生啖。芮河南間至多。今第一出隴西。形扁廣。柔潤多花而味甘。次出北國者。形短而少花。巴東建平間亦有。而不如也。唐本注此注論草蓯蓉。陶未見肉者。今人所用亦草蓯蓉。刮去花用代肉爾。本經有肉蓯蓉功力殊勝。北來醫人時有用者。來嘉梧本穜蜀本圖經云。出肅州福祿縣沙中。三月四月採根。切取中央好者三四寸。繩穿陰乾。八月始好。皮如松子鱗甲。根長尺餘。其草蓯蓉四月中旬採。長五六寸至一尺已來。莖圓紫。採壓令扁。日乾。原州秦州靈州皆有之。吳氏本草肉從容一名肉松容。神黃帝鹹。雷公酸。李氏小溫。生河西山谷陰地。長三四寸。叢生。或代郡。二月至八月採。藥性論云。肉蓯蓉臣。益髓。悅顏色。延年。治女人血崩。壯陽。日御過倍。大補益。主赤白下。補精敗。面黑勞傷。用蓯蓉四兩。水煮令爛。薄切細研精羊肉分爲四度。五味以米煮粥。空心服之。日華子云。治男絕陽不興。女絕陰不產。潤五臟。長肌肉。暖腰膝。男子泄精尿血遺瀝。帶下陰痛。繹本草云。即是

野馬精餘瀝結成。採訪人方知初落樹下。并土壍上。此即非馬交之處。陶說誤耳。又有花蓯蓉。即是春抽苗者。力較微耳。圖經曰。肉蓯蓉。生河西山谷。及代郡鴈門。今陝西州郡多有之。然不及西羌界中來者。肉厚而力緊。舊說是野馬遺瀝落地所生。今西人云。大木間及土壍垣中多生。此非遊牝之所。而乃有者。則知自種類耳。或疑其初生於馬瀝。後乃滋殖。如茜根生於人血之類是也。皮如松子有鱗甲。苗下有一細扁根。長尺餘。三月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本經云。五月五日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三月採之。西人多用作食品。啖之。刮去鱗甲。以酒淨洗。去黑汁薄切。合山芋羊肉作羮。極美好益人。食之勝服補藥。又有一種草蓯蓉極相類。但根短莖圓紫色。比來人多取。刮去花壓令扁。以代肉者。功力殊劣耳。又下品有列當條云。生山南巖石上。如藕根初生。掘取陰乾。亦名草蓯蓉。性溫補男子。疑即是此物。今人鮮用。故少有辨之者。因附見於此。政和本草陳藏器序云。強筋健髓。蓯蓉鮮魚爲末。黃精酒丸。服之力可十倍。此說出乾寧記。雷公云。凡使丸須用清酒浸一宿。至明以棕刷。刷去沙土浮甲盡。劈破中心去白膜一重如竹絲草様。是此偏隔人心前氣不散。令人上氣不出。凡使用丸須酒浸。并刷草了。却蒸。從午至酉出

又用酥炙傳所。寇宗奭衍義肉蓯蓉圖經。以謂皮如松子有鱗。子字當爲鬣。於義爲允。又曰。以酒淨洗去黑汁。作羹。黑汁既去。氣味皆盡。然嫩者方可作羹。老者苦。入藥少。則不效。殆與本草肉蓯蓉乃徠根之藥。主治已載本經。出陝西。其狀有鱗甲。如肉脯。厚者佳。味甘酸鹹。微溫無毒是矣。又有草蓯蓉一種。然形頗相似。止是枯燥。全無肉性。卽不堪入藥矣。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錄。驗方用者。名馬芝。續說云。伯樂論馬交氣於西。又屬於午。故惟躁駛騰驤焉。說馬有遺瀝墜地。從蓉感其氣而生。故又號馬芝。宜其力能補壯也。眞者壯如蛟經甲。皮鱗細薄而肉肥柔。味甘鹹而氣芬。鄭切之則揲而有紋。咀之則化而無滓。不如是則木下或土塹之上所生者。皆無甚力也。薄俗亦以芭蕉根鷄冠花梗等僞之。性寒味惡。施於滋補。豈無害歟。所以先齊方十柔元。本用肉蓯蓉。注云。如無蓯蓉。則鹿茸可代。事類全書肉蓯蓉最難辨。惟咀之卽化都無滓者眞。以刀切肉有細揲沙。而無滓者亦眞也。金劉守眞保命集肉蓯蓉益陽道。命門火衰。王好古湯液本草蓯蓉氣溫。味甘鹹酸。主五勞七傷。補陰中。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陰。絕益精氣。多子孫。婦人癥瘕。膀胱邪氣。腰痛。止痢。久服輕身。命門相火不足。以此補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肉蓯蓉屬土。而有水與火。峻補精血。驟用

反致動大便滑。河南自從混一之後。人方知其眞。云何曾有所謂鱗甲。又云蓯蓉養五臟陰。鎖陽代蓯蓉用。味甘可食。煑粥尤佳。補氣平。大便虛而燥結。晝而大便不閉者。莫用。蓋蓯蓉雖得眞者。多是金蓮根。用鹽煮而爲之。北方有草蓯蓉。名曰列當。稍有補性。味稍有鹹。實難併伏羅太無說。上居備用肉蓯蓉。凡使先須以溫湯洗刮去粗鱗皮。切碎。以酒浸一日夜。瀝出焙乾。使如緩急要用。卽酒浸煑過。研如膏。或焙乾使亦得。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肉蓯蓉爲臣。亦可以主散。味甘酸鹹。微溫無毒。主五勞七傷。除莖中寒熱痛。養五臟強陰。益婦人多主子。補中益精氣。強骨。悅精神。治男子絕陽不興。療女人絕陰不產。除婦室癥瘕帶下陰痛。止丈夫尿血遺瀝泄精。壯陽道。煖腰膝。潤五臟。長肌肉。生於馬瀝。產在鴈門。肉厚力緊。形扁赤潤。長六七寸。莖圓紫色。於五月五日採之。陰乾。圖經云。三月採根。採時掘取中央好者。以繩穿陰乾。至八月乃堪用。若依本經。於五月五採。五月恐已老不堪。故多於三月採之。入丸酒浸日乾爭搗。胡仕可本草歌括肉蓯蓉是馬精生。主療勞傷補益精。女子絕陰今有子。男人陽絕亦壯興。抱朴子內篇至理卷。菟絲蓯蓉之補虛乏。博聞錄最難辨。惟咀之卽化無滓者眞。以刀切肉有細揲沙。而無滓者亦眞也。山居備用煎當歸蓯蓉天麻

桔梗。俱換水三次煑一日取汁。再用漿水浸一日。換三次出控乾。下飛鹽內煒透爲度。如喫切作片子。食經諸品羊腎蓯蓉羹方。治五勞七傷陽氣衰弱。腰腳無力。宜食羊腎一對。去筋膜脂細切。又曰肉蓯蓉一兩。酒浸二宿。刮去皺皮細切。有件藥和作羹。着葱白鹽五味末。一如常法。空腹服之。

太原志。代州。太平寰宇記朔州。　雲州。甘肅志寧夏。靈州。肅州。元一統志崑崙崆峒之間所出。　鞏昌府會州。郡縣志渭州保安軍。冀州保定路。唐縣曲陽縣行唐

以上皆土產

蓇蓉

山海經西山經。嶓冢之山有草焉。其葉如蕙。蕙香艸蘭屬也。或以蕙爲薰葉。失之。音惠。其本如桔梗。本根也。黑華而不實。名曰蓇蓉。爾雅釋艸曰榮而不實。謂之蓇。音骨。食之使人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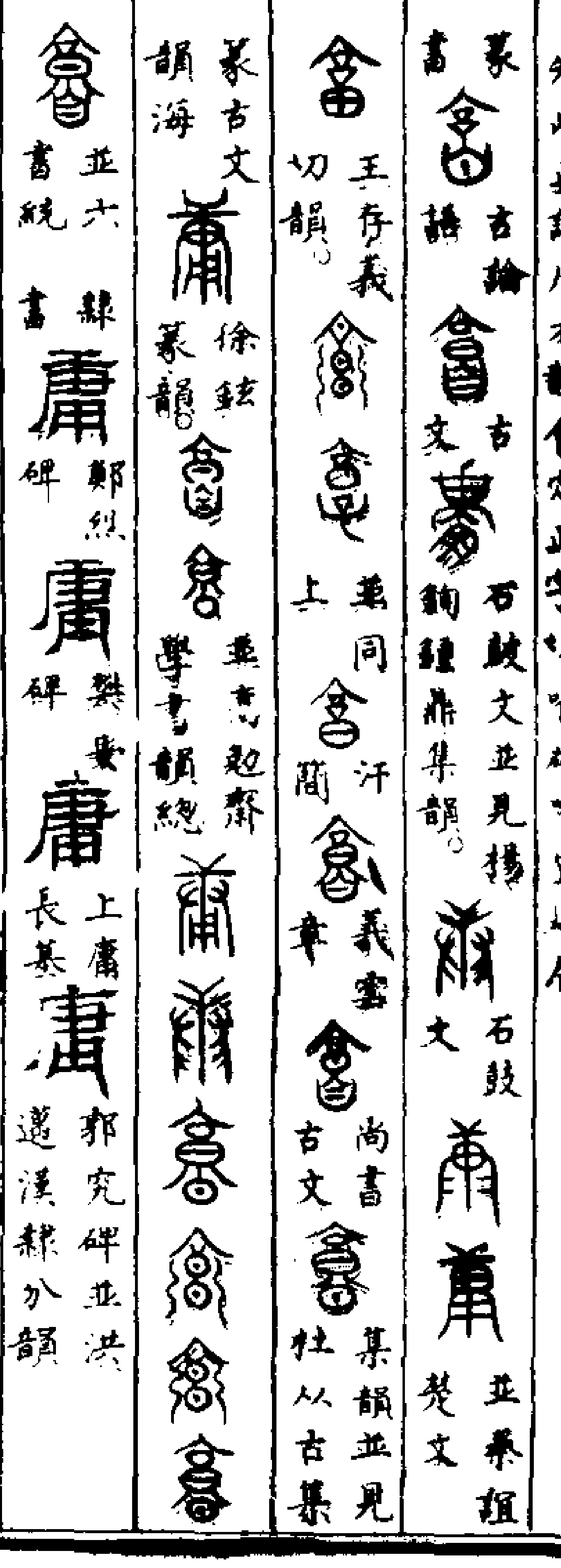
芙蓉縣

舊唐書地理志芙蓉縣。舊屬牢州。貞觀十六年改夷州。二十年又改屬播州。開元二十六年廢。胡刀鄉川兩縣併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一東

庸　洪武正韻以中切。用也。常也。周禮民功曰庸。爾雅庸勞也。又雇也。唐有租庸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月加二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屈原懷沙賦誹疑俊兮固庸態也。王逸注庸厮賤之人也。又城也。詩以作爾庸。許慎說文从用从庚。庚更事也。易曰先庚三日。余封切。𩫖从亯从自。自知臭香所食也。讀若庸。徐鍇通釋𩫖尚書有能奮庸。𩫖庸用也。會意。與封反。亯以鼻歆之。臭香可用食否也。爾雅庸常也。郭璞注見書謂常法。是刑昺疏釋曰。庸者皐陶謨云自我五禮有庸哉。恆久之常也。庸勞也。注[illegible]勞疏謂勞苦也。庸者民功曰庸。小爾雅庸善也。顧野王玉篇庸余恭切。[illegible]余鍾切。今作庸。陸法言廣韻功也。次也。易也。顏元孫干祿字書庸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庸庸以鍾反。上說文下相承隸省。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有庸光。丁度集韻愚也。古作𩫖。司馬光類篇又余頌切。鄭樵六書略庸事兼聲。責按此與𩫖同體。即烹飪調庸之義。或作庸从庚。庚乃烹飪器。書以烹為主。借為庸用之庸。後人不知。但識借義而已。會意。吳棫韻補叶音于方切。陳琳車渠椀賦。廉而不劌。婉而成章。德兼聖哲。行應中庸。戴侗六書故。大鐘也。詩云庸鼓有斁。毛氏曰大鍾曰庸。別作鏞。書云笙鏞以閒。借義有三。書曰疇咨若時登庸。曰汝能庸命。曰弗詢之謀勿庸。曰車服以庸。庸之為言用也。常用之謂庸。故庸有常義焉。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書曰夏王弗克庸德。周官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記曰君子中庸。常用之謂也。周官民功曰庸。績用之謂也。用力於人謂之庸。用其力則與之值直。因亦謂之庸。別作傭。說文曰傭均直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和易也。鄙也。青古文音容。韓道昭五音類聚篇音庸字者也。楊桓六書統[illegible]从庚从用。庚改也。隨改隨用。乃可常也。統注[illegible]籀文从庸从水。改之如水使無壅滯。乃可常也。𩫖从亯从宀省。亯禮尚容。恭敬以實也。先之以物。表之以容。乃可常用也。統注𩫖隸正書。𩫖並承上而譌。𩫖𩫖此二文从重亯省。重亯者盛饌也。𩫖此从重亯。从髙省。𩫖亦從重亯省。𩫖𩫖與庸義同。从二亯省相連。亯而又亯。禮意不衰。可用以為常也。𩫖此亦从二亯省。从鄉省。鄉亯之器也。𩫖𩫖並承上而譌。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廣雅又和也。廣韻平和。善人也。又常也。又中庸晦庵朱氏曰不易之謂庸。又附庸小國。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曰附庸。又國名。書注庸濮在江漢之南。今房州西有上庸城。又禮記祭水庸注所以受水。亦所以泄水。又姓氏族略云以國為氏。古作𩫖。陰時夫韻府群玉崔傳亦作庸。樂布困窮責庸。周伯琦六書正譌。庸象形。古作用。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虛字皆古之實字。別作鏞傭並非。周詩崧高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則古文墉字亦借用。李登存古正字。庸庸从庚从用。俗作庸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庸踰封切。亦从庚。庚亦鐘虡。此為形。兼意。借用也。書若時登庸。又溝也。記祭坊與水庸事也。水名作滽非。山海經宜蘇之山滽水出焉。俗字書从亯从自。自者所臭可亯食用之意。今但借庸用之。而不知此其訓用者。韻會定正字切喻雄喻實是庸。



篆書

古論語

古文

石鼓文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石鼓文

並[illegible]詛楚文

王存義切韻

並同上

汗簡

義雲章

尚書古文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illegible]起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書

鄭烈碑

樊毅碑

上庸長甚

郭究碑並洪遵漢隸分韻

真書　庸（智永）　庸（虞世南）　庸（蘇軾）　庸（趙子昂）　行書　庸（米芾）　庸（趙子昂）

草書　庸（王羲之）　庸（智永）　庸　庸　庸（並張旭）　庸　庸（並鮮于樞）

庸（趙子昂）

總敘

書康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注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德於理而已。無與焉。漢書梅福傳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庸庸微小貌。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焮盛。經學明訓德行之常。久而不易。是之謂庸。經子法語莊子其與庸亦遠矣。與凡庸異也。莊子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石堂字義。庸常也。用也。生民日用之常。天下萬事常用不易之道也。以其體段故謂之中。以其天下日用之常萬世不易。故謂之庸也。明此自見異端之非。求其集中者君子所以循理。庸者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得也。君子而時中。謂其有庸在焉。有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號其書之

義與彼齋古今註。靜言庸違。靜言安靜有理之言也。靜則對亂言之。庸用也。書中庸字皆爲用義。言則甚美。及用之則常自違之。

車服以庸

書舜典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注周禮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者則賜車服以旌異之。益稷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宋李方叔濟南集擬試車服以庸賦。臣有功者錫之車服。君不借賞。臣惟有功。錫車服之邦禮。飾威儀於爾躬。軒冕有煇。允示龍光之著。事言可績。用昭閥閱之隆。臣有膏澤加于生民。勲勞被于天下。賜以弓矢鈇鉞。未足旌其能矣。紀於旂常彝鼎。未足稱其美者。惟命車命服。分寵賚於本朝。可賞善賞功。俾榮懷於諸夏。夫以巾車陳六等之制。司服辨九州之儀。樊纓求就之著飾。黼繡藻繪之彰施。金輅象輅分。功異小大。衮冕鷩冕分。義存等衰。凡所別者。將因衣之。不可假人。固慎持於名器。用以藏禮。寔顯答於猷爲。以爾爲民軌儀。是用錫之車。以爾積民衆帛。是用錫之服。安其體以佚豫。章其身而吉蠲。駕彼玄牡。則儀衛威重。副以赤舃。則禮容敬肅。得與爲美。方將世選爾勞。在笥無譏。時乃自求多福。四岳群后。九官庶臣。言敷納而咸在。效明試而具陳。庸此異數。示於衆人。錫命文侯。爰示東周之烈。褒賞申伯。非惟元舅之親。彼蓋求於佚也。責之則非處於市也。錫之何有。吾既重於拖紳。汝毋輕於投紱。當蹈乘寵。植榮於少傅師道似尊。徹冕拜士會於中軍。君思益卑。若乃以訟而受服。褫齊而得車。負乘致寇者在是。不衷災身者有諸。鶴乘軒而尊祿。鵜在梁而妥居。載驅無禮義之心。以威焉辱。采菽判侮慢之意。雖可猶虛。異哉。聽彼和鸞。觀夫鞶褫。慕崇賢之令典。勉勵王之嘉績。致爵位而安富尊榮。行見尚方之申錫。

登庸

書堯典疇咨若時登庸。注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晉書紀瞻傳瞻謂興隆之政務在得賢。清平之化急於拔才。故二八登庸而百揆序。有亂十人而天下泰。武丁擢傅巖之徒。周文舉渭濱之士。居之上司。委之國政。故能龍奮天衢。業熙百代。唐摭言崔昭矩。大順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庸。　王倜丞相曹公損之子。倜及第。翌日損登庸。王倜遇堂別見太平廣記。李峪字民望。拜相麻出。劉崇魯抱之而哭。改授太子少傅。乃上十表。及納諫五篇。後竟登庸。李蠙與王鐸進士同年。後俱得路。嘗恐鐸之先相而已居其後也。追路嚴出鎮。益失其勢。鐸柔和易制。中官愛焉。洎韋保衡將欲大拜。不能先於恩地。將命鐸爲。蠙陰知之。乃一夕家酒請鐸曰。公將登庸矣。吾恐不可以舉附也。願先事少接左右可乎。即命酒以飲鐸。妻李氏疑其董焉。使女奴傳言於鐸曰。一身可矣。須爲妻兒謀。蠙驚曰。以吾斯酒爲鴆乎。即命一大爵自引滿飲之而去。倦遊雜錄。元稹在私第獨坐。有朱衣吏躍出曰。相公今日登庸。言訖趨出。命左右追之。咸曰無人。入朝果有制命。數月又見朱衣吏云今日罷相。達明。報出中書。文苑英華錢珝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昭宗乾九二年臣偓言。伏奉今月某日制命。授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淹澤自天。怔忪無地。臣某（中謝）臣聞佐天子理陰陽。撫四夷。遂萬物者。宰相之職也。然而能經國。則可以佐天子。達化源。即可以理陰陽。善柔服可以撫四夷。適方圓可以遂萬物。今臣材非經國。智昧化源。不知柔服之謀。未達方圓之道。使之執政。必致曠官。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覆。與日合明。有言必訪於芻蕘。有用必搜於林藪。今者初當出持。且欲興戎。修至德以弭災。動神機而伐叛。復尊宗運。昭告玄穹。是宜慎擇賢良。光輔睿哲。臣志雖苦學。器異混成。但爲章句之徒。莫慮權衡之任。陛下明思委照。聖鑒洞開。拔於駁正之司。置在仰成之地。越諸彝典。授以洪鈞。空驚行潦之流。忽載大川之檝。遭逢獨異。寤寐終疑。顧回非次之榮。且降可行之命。立朝在野。必有其人。省己捫心。莫知所措。臣某無任感恩荷聖。兢懼屏營之至。畢仲游西臺文集代范忠宣謝登庸表　登宄事播。已出遺時之耄。進聯鈞軸。尤非經國之長。知重任之疾顛。戒虛名之暴得。冀誤恩之可緩。嘗昧死以屢陳。及奉訓詞。莫追汗令。天地之無私如是。君臣之相遇至難。亦既超逾。惟知震懼。（中謝）伏念臣行非高世。才止中人。英祖好賢。嘗叨於言責。裕陵薦貸。便遣於刑誅。逮初政之清明。方秉遺而軼掌。不圖白首。謬簡清衷。就假寵名。繼蒙收召。曾無三月。已預柄臣。逮此二年。遂尸相事。仍自二樞之列。超昇端揆之崇。兼右省之隆名。開侯封之新國。陪敷厥賦。明告在廷。近世未聞。迄今猶恐。所以拜章瀝懇。俟命居家。卒不獲辭。衆知非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仰承積累。欲大施爲。悼風化之未淳。思太平之可致。更緣虛位。因使備官。既無見於事功。乃止論其家世。所虞朴學。終累圖恩。行其所知。幸斯民之安堵。如有不稱。敢圖位以妨賢。授受之初。詞情罔盡。

又上太皇太后表　材微易竭。恩重難辭。列遺明盛之朝。而戴崇高之位。榮非己稱。寵實心驚。（中謝）臣聞自古聖賢之君。有意治安之道。考慎其相。允釐厥官。必總制萬微。能成風俗之美。協寅一德。以召陰陽之和。始可以經體贊元。代工理物。苟或無能而當路。則將僨敗於病民。如臣者。學本承家。仕慙干澤。平時幸會。被遇三朝。晚歲間關。竟塵二府。方念煩言之

必至敢懷要地以為安舊職未辭新榮更集爰自中樞之次超居論道之崇啓侯社之故封益爰田之真食需章避命伏省還愚終渙汗之莫回知眷求之虛辱大諭加頒殊極憂兢此蓋太皇太后陛下圖任惟公延登以恕念為國乃治家之道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誤以袁賢家兹注意聖謨在上敢究力於明時光業未加更悉心於大體庶無鞬政以累後人

代辭登庸第一表

聞命震驚省躬殞越敢圖重位輕畀具臣中謝竊以任官之難莫如置相之重必有潛德方能濟時故陰陽事之本也而責之調和賢愚物之情也而委之進退內總百揆外懷四夷苟非學通至治之源則必不勝今日之任況在盛世尤須得人若臣者道匪深知才堪近用自陪機要久乏勞能動達超登之方多失事機之會所以宿兵在外邊境未安鄙俗不和盜賊間發論空陪於帷幄智惟見於簿書方思引分以投閒何意誤恩之躐等忽從右府進備宰司命既出於非常人或驚而不信苟懷冒昧必至顛隮伏望皇帝陛下待以至公考於外議念臣斗筲小器豈堪君子之經綸察臣口耳常談盡出古人之糟粕以坫樞機之近敢超鼎鼐之崇非徒物論之由生可謂民情之未厭持衡成命改付大賢則百辟遵度不失具瞻之體萬方覩德庶幾善化之成言出肺肝期於得請

上太皇太后表

位與恩隆寵隨褒至豈詩人言其不可固當自訟於難安中謝臣聞總天下而制治則要在得賢釐庶官而分職則始於論相蓋量材授任要如衡石之公與化道民必有經綸之具始可以宰制萬類斡回四方繫天下之安危為朝廷之輕重欲副是選嗚呼其難臣外乏聲猷中惟迂拙少而自勉雖聞長者之遺風老欲有為豈識先賢之能事徒荷聖神之眷許陪機政之繁身已涉於再春事蔑聞於一善功名不顯甘貽志士之羞忠義未忘蓋賴先臣之澤尚因循而竊祿以去就之須時故謂旁求更加大用超中臺之峻秩兼右省之隆名任既重而猶增道欲休而更遠敢云辭寵蓋實自驚伏望太皇太后陛下曲軫皇慈少矜危懇念自昔工師之眾尚選任以艱難豈平時輔相之尊容假人於遭次收還時柄更授宗工則傳之將來始號至公之舉因人有作可成不世之勳言欲必行詞非敢飾

代第二表

愚誠切至聰聽未回心欲進而知難詞雖繁而不避中謝切以宰相之望古人所稀蕭曹賢也第聞清淨之風房杜才也猶愧禮樂之任苟匪盛世類皆假人或緣宗室戚里而自私或以錢穀刑名而充位既以幸進未聞至公朝廷之所以無成風俗之所以不振鑒是前載見於後王方今中外晏安賢能華出況屬兩宮之同德可謂千載之一時尤須哲人以重宰事而臣材猷單淺道術空疏徒以先臣之義方得備公朝之官使比更事任屢猜瑕疵晚預政機止因際會常欲逡巡而自抱政懷進越以居前未嘗賜玦之仁更慶持衡之重夙宵內省震悸交興伏望皇帝陛下考慎其人明揚以道巖穴退處或遺先覺之民搢紳在朝宜有興變之國士與之戮力藉以興邦如臣至愚苟然坐之未至於時無補尚假借以為多惆悵之私傍徨以俟

代第三表

重寄難任勝可虞於顛躓恩言未許益不盡於精微敢以淵冰再干旒扆切以眷求碩輔師表百工繫華夏之觀瞻為士民之擬議以所任之賢否卜其世之盛衰可謂非常豈容虛授而臣智能甚短學問尤荒俱自素遭召吟履內幾有九遷之咳仍叨三接之勤身則甚勞事將奚補矧兩宮宵旰以求治而四海飢渴於太平宜得名賢使當時柄願如疵賤難爾使逾魏其論功雖匪治治之易陶青在位定為戲戲之人何假煩言始能辭寵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大啓遠圖借使乏才猶難輕用保佑盛世自應崧嶽之生賢敷求遂民宜有傅巖之肖象還其前命使以故樓則臣雖被遇而無堪有自知而為解頗彈危懇拱俟俞音

代范忠宣登庸回謝兩制以下啓

比膺恩制叨備台司顧幸位以多慙豈經邦而可用雖懇辭之備至終成命之

莫回遂階廊廟之崇如蹈淵冰之懼敢謂某官義存體國心欲濟時方從機事之繁遽沐記曹之問餘敷儀而有絢將孚意以無窮緬惟王室之為心況乃本朝之倚重賴攸藏於不違庶協濟於任公

李商隱集

為湖南座主隴西公賀馬相公登庸啓

伏見某月日恩制相公登庸凡在藩方莫不稱慶相公妖弘廣度踐越正聲君子卷舒不違於仁義丈夫憂樂唯繫於邦家吳漢之不離公門袁安之每念王室今果明臺納諫武帳陳謨寧勞夢卜之賢自契鹽梅之望況聖上儲精垂思保大定功推軒后師臣之規得周成畏相之道三古之英華未遠百王之損益可知伏于九臣佇啓休運以不憖不忘自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仁遠乎哉古猶今也斯固祖宗降意華夏同誠某早忝恩光今當譴負思昔時之叨依媿汗仍流賀今日之登賢歡心莫寄矧便系通屬籍任處藩條至於馳誠實倍常品伏惟鑒察

宋元憲公集

和致政王子融侍郎喜昭文龐相公登庸詩

感會由來屬偶賢誰知出處更相先蒲且卷弋鴻冥日荀令開池鳳浴年佚老蹤金雀共酒濟時高職正橫川高風盛德俱難狀留與名山信史傳

孟庸

詩桑中篇云誰之思美孟（庸矣箋亦貴族也許中）

保庸

周禮天官大宰五曰保庸（注保庸安有功者鄭曰保）

（庸者保安也庸功也有功者上下俱賞之以祿使心安也）**民功曰庸**（周禮夏官司勳民功曰庸注法施於民若后稷疏曰知法施於民者以其言民繼民言之先王之業以農爲本以后稷比之者周之先棄爲堯之稷官農人植嘉穀天下爲利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故以后稷擬之）**太甲思庸**（東漢書孔融傳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尚書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便歸于亳思庸孔注曰念常道也秦穆使孟明白乙等伐鄭蹇叔諫不從晉襄公敗諸崤因孟明等復歸之穆公曰孤之罪也夫子何罪復使爲政遂霸西戎事見左傳）**過庸**（漢書佞幸傳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學也）**嚚嚚自庸**（子華子隨武子之嗣則嚚嚚自庸而巧持其非心毀本塞源甚於他日）**懋昭勳庸**（子華子今主君懋昭其勳庸而允責於趙宗）**韜畧勳庸**（宋沈與求龜溪集郭仲荀辭武泰軍節度使恩命不允口宣御家傳韜畧世載勳庸忠謹自將簡注惟舊優胏節鉞仍侍殿巖往服異恩益圖休烈）**必濟謨庸**（馬明叟實賓錄唐司空圖爲三賢贊曰隋大業間房公魏公李公同師文中子書請其徒曰玄齡也志而密靖也愚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乃必濟謨庸歟後果然宜有贊云三賢志同列尚儒風）**嚇愚欺庸**（唐書傅弈曰佛西域之法以三塗六道嚇愚欺庸）**子美執庸**（宋真集揚墨夫中子美執庸）**六子奮庸**（溫公潛虛六子奮庸萬物以豐天地之功）**元老奮庸**（宋李曾伯可齋集賀太傅鄭右相啓　明庭播告元老奮庸立傅惟其人用事昭於舊德作相置諸右俾兼總於中樞）**紫闥奮庸**（宋胡寅斐然集代人賀劉監啓　指青雲之布武登紫闥以奮庸克瑞聖時用纘祖烈）**就庸**（管子山至數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取庸**（管子治國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注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於貧不能還其倍則計所倍而取庸矣）**流庸**（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四年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注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庸保**（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與庸保雜作注庸即謂賃作者）

（保謂庸可信任者）**丁役收庸**（北史裴俠傳俠除河北郡守郡舊制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積成群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之詳守）**歸米償庸**（新唐書列女傳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廩米量三斛而贏問於吏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敕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乃劾倉官自言狀諸御史聞之有愧色）**折庸**（傳聞錄諸貧債負無以償同家眷折庸其射粮軍於衣粮内剋半准還家眷不在抑折庸之例若良人貿債折庸身死者其債並免徵理若元質數口內有身死者除一分之數輸課亦同元王惲秋澗集爲典雇身良人限滿折庸事狀　切見在都貧難小民或因事故往往於有力之家典身爲隸如長春一宮約三十餘人元約已滿無可償主致有父子夫婦出限數年身執賤役不能出離又有親主男女詭名典嫁其實貨賣此又大傷風化甚不可長其典雇身人如元限已滿無財可贖者今後無照依舊例今限外爲始以日折庸准算元錢使之出離其或典數口內有身故者除其死者一分之價至於顧求衣食者聽外據典嫁不實者已嚴行禁止如此不致已久成俗而雇身者免轉良爲賤混淆無別不然走失門戶就誤差役深爲未便合行舉呈）**輸庸**（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三月有司言舊制朝官六品以下從人輸庸者聽五品以上不許輸庸恐傷禮體其有官職俱至三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人力給半乞不分內外頒令輸庸者聽從之明昌二年十二月勑五品致仕官所得傔從毋令輸庸）**租庸**（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間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胡三省注租庸調之法以人爲本梁陳齊周各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疋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豹反下同　新唐書食貨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好不過精惡不至濫闊者一尺八寸長者四丈十六年乃詔庸調折租所取華好州縣長官勸織中書門下察濫惡以貶官吏精者褒賞之舊唐書壽王瑁傳唐法食封戶雖水旱亦不破損免以正租庸充數通鑑綱目玄宗十四載八月免百姓今載租庸二載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文獻通考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疋而綿二斤餘

皆不得撤典。蔵孫賦稅。晉武帝平吳之後。置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戶一疋。遠者或一丈。後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疋。粟一石。人年十三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產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疋。下至牛。以此爲降。大率十疋中。五疋爲公調。二疋爲調外費。三疋爲內外百官俸。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二疋。絮二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疋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疋。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疋。所謂各隨其土所出。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米。上三品戶入京師。中三品入他州要倉。下三品入本州。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興和三年。各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爲度。天下利焉。齊神武東政。乃命孫騰高崇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并兼戶口益多隱漏。舊制未娶者輸半牀租調。有妻者輸一牀。無妻者輸半牀。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有司劾之。帝以爲生事不許。由是姦欺尤甚。戶口租調。十亡六七。河清三年。令男子率以十八受田輸租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時定令率人一牀。調絹一疋。綿八兩。凡十斤綿中。折一斤作絲。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調二丈。墾租一斗。義米五升。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爲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租入臺者。五百里內輸粟。五百里外輸米。入州鎮者輸粟。人欲輸錢者准上絹收錢。後周制。司賦掌賦均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六十四與輕疾者皆賦之。有室者歲不過絹一疋。綿八兩。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疋。麻十斤。丁者又半之。豐年調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時徵焉。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牀。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徵。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減調絹一疋爲二丈。　馬端臨云。右此租庸調徵科之數。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會要所載。陸宣公奏議。及資治通鑑所言皆同。新唐書食貨志。以爲每丁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疋。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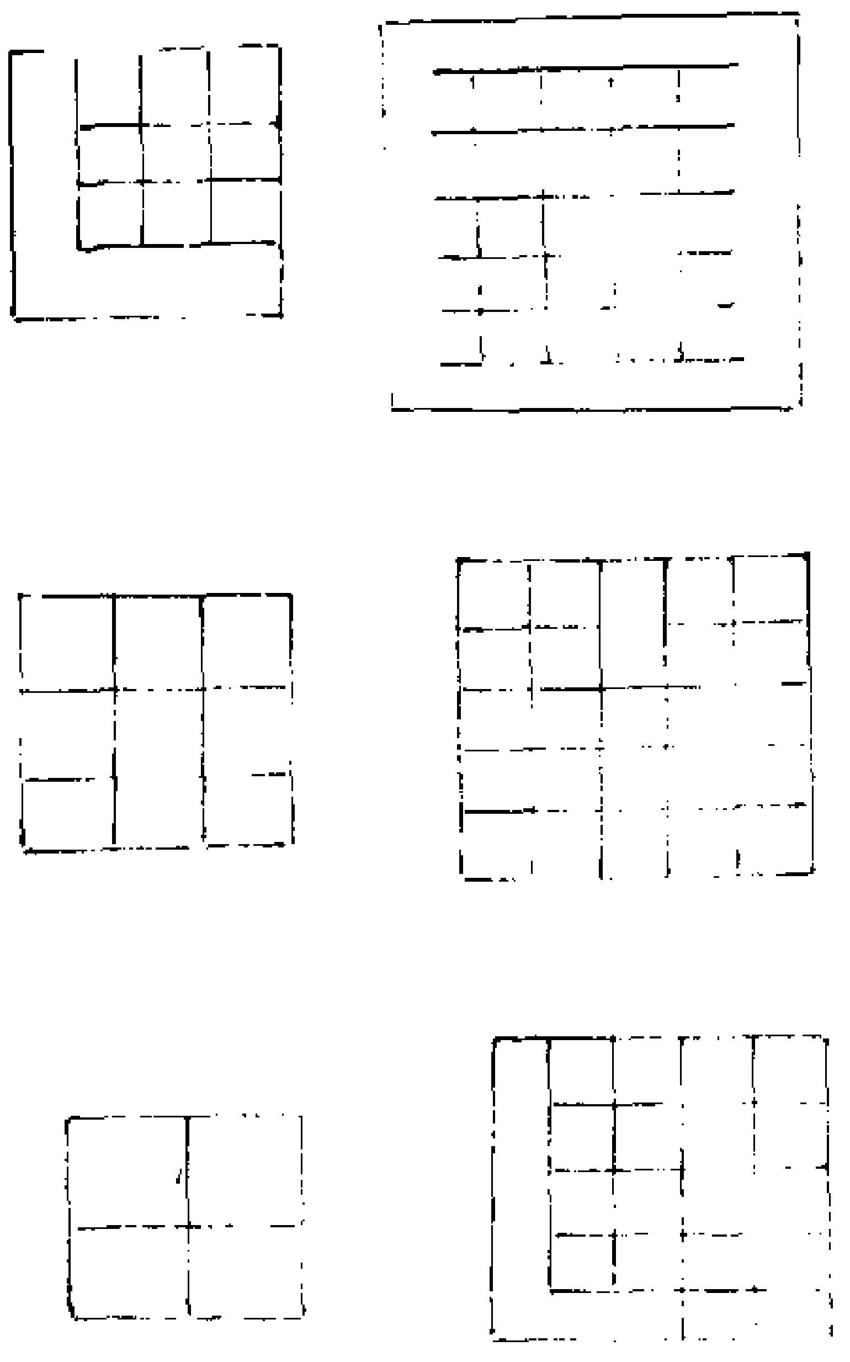
（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疑太重。今不取。）

以作爾庸（詩大雅崧高篇。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注。庸。城也。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也。）

附庸（詩江漢篇。錫山土田。于周受命。注。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　魯頌）閟宮篇。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注。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閟宮疏。諸侯有附庸者。以其土田猶少。未及大國之數。故令有附庸。使之附屬。功德若進。擬以給之。其地方五百里者。土田已極。無復進期。不得更有附庸也。魯爲侯爵。以周公之勳。受上公之地。可爲五百里耳。於法無附庸。夏商之禮。不能五十里爲附庸。則周附庸不滿百里。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土其地。猶言度其地。鄭司農云。土其地。但爲正四方耳。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三之一者亦然。故魯頌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此非七十里所能容。然則方五百里四百里。合於魯頌論語之言。諸男食者四之一。適方五十里。獨此與今五經家說合耳。玄謂其食者半三之一四之一者。土均均邦國地貢輕重之等。其率之也。公之地以一易。侯伯之地以再易。子男之地以三易。必足其國禮俗喪紀祭祀之用。乃貢其餘。若今度支經用餘爲司農穀矣。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爲其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言得兼此一等矣。（疆。居良反。下同。顓之宣反。臾。音俞。率。音律。又音類。後注同。正之音征。字。如字。一音慈。爲。音于僞反。）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以此率備知四海九州邦國多少之數也。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以方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也。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方千里者六。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地皆方百里。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

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公侯伯子男。亦不是過也。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焉。其餘以為附庸。四海之封。黜陟之功亦如之。雖有大國。爵稱子而已。鄭司農云此制亦見大司徒職。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

三禮圖



大司徒職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其祿者當取焉。然則牧正帥長。皆是諸侯有功者。得有附庸為祿。又諸侯有德者。雖不為牧正帥長。亦得取閑田為附庸以為祿也。又注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以天子畿方千里。上公方五百里地極。故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者。謂侯有功進受公地。但公五百里。開方之百里者五五二十五。侯四百里。開方之四四十六。加九同則為二十五同。與公等。故知侯附庸九同也。伯附庸七同者。伯地三百里。三三而九。加七同則為十六。與侯等。子本地四同。有功進受伯地五同。與伯等。男有功。進受子地。男本一同。加三同與子等。進則取閑田為附庸。退則歸之閑田。故云進則取焉。退則歸焉。魯雖侯爵。以其是王子母弟。得如上公。受五百里之地。與上公等。又成王以周公之勲。賜魯以侯伯子男四等附庸。下註附庸二十四。是兼四等附庸之數也。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

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天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為公。及其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群臣。不主為治民。陳浩集說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民功曰庸。其功勞附於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疏 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閒田。則周禮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

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頒賜。故閒田多。 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為附庸。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言同者。謂撰累眾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小國不中星辰者為附庸。是眾星辰大小也。 附庸二十四者。言四等附庸。侯九。伯七。子五。男三。并之得二十四也。上公之地方五伯里。附庸不滿百里。周之法也。夏殷之禮。則不滿五十里為附庸。呂東萊左傳類編 莊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杜預注。言分為附庸始於此。莊三十年。齊人降鄣。杜預注。鄣。紀附庸國。 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入滑。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杜預注。須句雖別國而削弱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顓臾之比。 文十四年。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杜預注。蕭。宋附庸。成三年。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宣十年。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滕。 宣十三年。齊伐莒。恃晉而不事齊。 成十五年。許靈公畏偪於鄭。 襄二年。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杜預注。三國。齊之屬。襄四年。請屬鄫。五年。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 襄二十七年。盟于宋。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昭

三年小邾穆公來朝穆叔曰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叔向曰周邾莒杞鄫之怒以封曹罪　定元年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　哀七年邾茅夷鴻告吳曰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陳祥道禮書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曲阜魯地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論語曰昔者顓臾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　書言舜之受禪曰輯五瑞修五玉便五器言武王之政曰舊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則自唐至周五等之爵一也鄭氏釋王制謂商因夏爵有公侯伯而無子男以微子箕子爲畿內之爵公羊釋春秋謂春秋變周從商合伯子男皆稱子（鄭忠出奔衛公羊曰忠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曰春秋改周之文從商之質合伯子男爲一辭無所貶皆從子）豈其然哉夫列爵惟五所以稱其德分土惟三所以等其功德異而功有所同故公侯之地同於百里子男之地同於五十里地同而附庸有所異故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諸伯之地方三百里諸子之地方二百里諸男之地方百里蓋三等之地正封也

五等之附庸廣封也正封則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其臣尊者嫌於盛而無所屈卑者嫌於削而無所立故公之地必下而從侯男之地必上而從子至於廣封則欲上之政令有所統而不煩下之職貢有所附而不費又非諸侯得以擅之也而尊者不嫌於太多卑者不嫌於太寡故公之地必五百里而異於侯男之地止百里而異於子也民功曰庸（先儒以庸爲城）朝會曰合謂之附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也謂之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以其才不足以當五十里則不足以持達於上也古者天子之地象日月諸侯之地象雷震則周官所謂五百里以至百里爲衆附庸明矣鄭康成以大司徒之所言者爲正封則曰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晉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而附庸二十四此説非也既曰侯附庸九同魯侯爵也不得有附庸何耶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記曰地方七百里此所謂錫之也通鑑外紀桓王二年九月邾鄅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第五子安苗裔挾附庸居邾子克儀父十二世始見於春秋孟子萬章篇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注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鄭氏譁綺小國附於大國謂之附庸 **封秦附庸**（史記秦本紀非子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孝王欲以爲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爲大駱妻生子成爲適申侯乃言孝王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爲駱適者以和西戎）**願爲附庸**（宋史南唐李景世家顯德二年周世宗征淮南破景衆於正陽遂圍壽州太祖時總禁兵破景將何延錫於渦口又擒皇甫暉於滁州景大懼遣其臣鍾謨李德明奉表願爲附庸世宗不許）**制府附庸**（李曾伯可齋集辟襄陽宰謝制帥啓）竊以襄城之爲邑實居制府之附庸兵屯地險維昔要都民淳事簡乃今繁土文苑英華小國附庸判（甲有子男之爵田方四十餘里修附庸之禮於諸侯所司以違禮科之不伏）對列爵惟五肇侯伯而成規分土惟三自夏殷而立制爲之中上次以卿士式序代耕之祿攸均列國之因任土歸餘則閒栢政朝宗會正豈得踰閑惟甲某名廣茲利建未羽入貢（一作來緣入仕）漸飛鴻以成儀白茅數封均錫爲之蕃屏子男爲秩雖居尊爵（一作統）之紫井邑分疆爰在閒田之列里不充於五十國誠在於附庸文

執則同朝覲非及禮不合於天子事將託於諸侯抑惟典章孰爲乖越科之不伏誰謂非宜 **庸國**（春秋文公十有六年秋八月楚（莊）人秦（康）人巴人滅庸左傳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楚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三邑）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杜氏曰庸國名屬楚東夫小國在今襄陽府房縣）**舒庸**（國名春秋成公十有七年冬十有二月楚人滅舒庸左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杜氏曰舒庸東夷國）**上庸**（縣名通鑑綱目赧王十一年秦楚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西漢書地理志上庸屬漢中郡史記甘茂傳茂謂秦武王曰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宋張紫微先生集上庸　天將曾嶂限中原獸狀禽心類百蠻撗木架橋來渡水搴茅茹火去燒山夸巫問事首庵竟帶穗收禾粟歲艱非是技

荒蜻甦侶時清猶頻可東還。

居庸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居庸屬上谷郡歐陽南詩度居庸有懷舊隱七言三十韻）巨靈揮斧劈山石。鐵門關開天府與。陰風蕭蕭出溪澗。嵐氣拂拂侵衣悄。諸峯列嶂如奔馬。錯落虎牙誰敢暴。東西兩門里護垣。左右二翼軍傳號。熊耳雲開盆子甲。馬陵月黑揮師竈。寶髻珠璫翡翠屏。霓旌羽蓋擎森。行人縈紆珠蟻度。卓樹家茸寒髮冒。郵亭民舍半肉依。萬壑千崖爭險傲。時逢巖穴吟招隱。東望蓬萊疑可蹈。一峯橫空走兕藏。飛騰百尺啼猿耗。腸回觸斷疑無路。冀踏鷗存奇石罷。牛鬼蛇神李賀詩。聱牙詰曲周人誥。儲胥肅靜金吾出。浮屠高峙闍黎老。象駕時巡日月明。鳳城天近雲霞嶠。騶騎素馳相似發。旗鼓穹廬連夜到。龍門突氣忽聞雷。琴峽泉聲疑有操。燕然陵趙闕迷烟草。馬邑雁門亭障遠。漢飯猶思記牧頻。秦城誰更怜悟驚。昭君墓遠空蕪沒。李陵臺隔無音耗。胡笳亦念將軍恐。琵琶尚想單于好。浮雲流水今還古。猿鶴沙蟲顛復倒。牧馬繞警塞草春。嘶蘆又見秋鴻報。百年往落幾寒暑。萬事紛紜殊靜躁。往事茫茫閱變遷。登臨一一成悲悼。衛廬地接家山道。憶昔山居禽馬噪。別去經年却憶山。見山喜笑持杯勞。虎敗城西變石立。龍淵亭下飛泉暴。客墅令人豈不懷。漁樵舊侶憑誰告。太行之陽盤谷好。

山勢相連疑可遷。落日千峯思渺然。明朝準擬吾車書。中州集蔡珪出居庸詩　亂石妨車轂。深沙困馬蹄。天分斗南北。人問日東西。側腳柴荊短。平頭土舍低。山花兩三樹。笑殺武陵溪。元郝經陵川集居庸行　驚風吹沙暮天黃。死焰燎日横天狼。嶢嶢鐵穴六十里。塞口一噴來冰霜。導騎局脊銜尾前。蹬車轄轆半側箱。彈筝峽道水復凍。居庸關頭是羊腸。横拉恒岱西太行。倒卷渤海東扶桑。幽都却在南口南。截斷北陸萬古疆。當時金源帝中華。建瓴形勢臨八方。誰知末年亂紀綱。不使崇慶如明昌。陰山火起飛勢龍。背負斗極開洪荒。直將尺箠定天下。疋馬到處皆吾疆。百年一債老虎走。室怒市邑還猖狂。遽令逆血濺玉座。六宮飲泣無天王。清夷門折黑風吼。賊臣一夜挈鎖降。北王淀裏骨成山。官軍城上不敢望。更獻監牧四十萬。舉國南渡尤倉皇。中原無人不足取。高歌曳落歸帝鄉。但留一旅時來往。不過數歲終滅亡。潼關不守國無門。使作龜茲能久長。汴梁無用孫子城。試看昌州三道墻。胡祗遹紫山集再過居庸　滾滾隨行旅。遷遷愧此身。無名重竹帛。有足老風塵。路省青山舊。人傷白髮新。迴頭望南土。人賁故園春。　再過居庸口。悠悠今十年。歲華何迅速。宦業却迍邅。關吏幾經換。山家亦變遷。惟餘嵒下水。隨馬響涓涓。許有壬至正集居庸道中　翠壁懸樛木。蒼松掛女蘿。霜清天宇豁。林瘦月明多。漸覺疑時憫。猶能對酒歌。還疑來列國。休羨漢關河。　岩扉如卷畫。濃翠濕煙蘿。雲影和秋淡。泉聲入夜多。擬賡黃竹賦。還憶紫芝歌。萬騎陪明發。霜飛月滿河。　萬壑清風吹酒醒。居庸關下短長亭。回頭不記來時路。馬上春山四面青。

中庸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厄於羑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三十二篇。續後漢書道術錄。子思傳。子思乃申明家注。作中庸一篇。以明列聖心法。謂未發之中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庸。不乖乎道謂之和。真實無偽謂之誠。本之於天命人性以明道教。終之於無聲無臭以明道體。方之大學又致廣大而盡精微。唐書劉蕡傳。中庸上聖之龜鑑。名臣言行錄。中庸雖爲完篇。而章句渾淪。讀者莫知其條理之粲然也。朱熹晚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傳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又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會其歸於中庸。尺度權衡之既定。由是以窮諸經。訂群史。以及百氏之書。則將無理之不可精。

無事之不可究矣。澗泉日記。論語萬古之書也。孟子七篇。存孔氏之學。荀卿子爲恐王道不見於言。論孔氏之學則間斷矣。中庸大學見於戴記。是時明禮意爾。　中庸二字。禮上形容。大學含禮。將安之乎。　爲我則往而不及。兼愛則反。是君子之中庸。堯舜文王之道也。伊洛精義。無過不及是之謂中。平常不易是之謂庸。求真集。鄉黨一篇。無非聖人之情。中庸一篇。無非聖人之性。緣情以制禮。因性以自知。聖人之意也。學者貴也。荀欲觀禮於謙。其亦觀諸鄉黨。欲觀性於後。其亦觀諸中庸。容齋三筆。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故有中庸傳。互見經。

擇乎中庸

張子正蒙大易篇。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唐書劉蕡傳。文宗策制曰。推此龜鑑。擇乎中庸。濡須續志。馮理贊見賁易書曰。擇乎中庸。以儒道鎮乎浮動。如張芸叟者見之。

依乎中庸

張子正蒙。有德爲避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歉。

名假中庸

（性理字訓。名假中庸。實則倍之。曰反中庸。）

胡公中庸

（兩漢蒙求。胡廣字伯始。靈帝立爲太傅。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

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貴處中庸

魏書和洽傳洽字陽士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儉素自以處身則可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古之大教務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僞矣

心鏤中庸

唐徐彥伯樞密論中庸以鏤其心

賜中庸

宋史張知白爲集賢殿大學士時進士唱第賜中庸篇中庸上其本乃命知白進讀至脩身治家之道必反復陳之

勸讀中庸

伊洛淵源橫渠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事類合璧中庸事對　止德　常道　其至矣乎不可能也（本篇）明德爲則（本篇釋文）體題　不倚弗失　書明庸賦偶　德本於正道行於公　服膺若顏子切切有得鏤心若彥伯拳拳敢忘　擇彼一善執其兩端　根諸心分自得聖人之正行諸己分孰非君子之時　俟焉乾粹自能信以能謹數在皇極本無偏而無陂　勉其行於不足有餘之際執其端於無過不及之時　性何待率而無性抑之戕心不必鏤而去心芽之蹇　賦偶推以化民罔不待蔔卿之政主而在我豈容鏤彥伯之心　盛若姚崇道獨傳於精一純如文后德益顯於祇庸　聲律會元中庸賦偶　德可謂至民皆鮮能　民鮮使由而民鮮久矣人曰予知而人難守也　徐主切切於心肆顏子拳拳於服膺九經并分庶事以本而推嘻學宏綱脩身爲大　尊賢爲親而敬體臣下子民來工而懷柔方外　由一身至群臣親別而五自庶民及諸侯雖張乎四欄江綱中庸體字九經龜鑑　擇善服膺　常道正德　可能不偏賦句主而不倚主與俱主性以有常性其所性　心苗不揠豈待鏤心性鄙不戕焉能率性　粹於心地素存惟一之心涵蓄於性天已具有常之性　喜怒哀樂粹於未發之天仁義禮智原本有常之性　君子依中庸猶持廻独小人反中庸類皆偏倚江湖集趙德行題張也愚草書中庸　學執右軍家數字筆成衆當聖人書驚翔鳳翥三十許鶴髮雖皮七十餘從昔晉碑那爲比近來無說正紛如平生嘗好同羊素長說吟哦又起予李公明集中庸　要識中庸義中庸乃是庸不須求勝解只此是奇功卓卓孤峯上明明百草中若將聲色捨聲色卻盲聾朱晦菴訓蒙絕句中庸　過猶不及總非中離卻平常不是庸二字莫將容易看只斯爲道

用無窮陳唯室先生集書中庸示邊周翰　紙上遺書字究然十年微意有誰傳曾將畫論閑關鍵重成周二老賢（二程夫子也）陳藻樂軒集誦中庸　端托中庸誦一篇眼前神物頓森然塵埃掃盡無他慮僅管高樓自在眠王景初蘭軒集讀中庸有感　人心無內外物我自藩籬試看乾坤運何曾造化私寬平仁義路明白聖賢規曲學方蝸戰捫膺爲爾悲

文

元郝經陵川集庸齋記　昔者聖人之言道也曰中而已兼體用貫本末一理氣而爲言也後世聖人之言道也而益之以庸庸也者平常之用也豈中之未盡而復益之以庸乎不然也後世聖人之意謂天下無無用之道亦無非常之用蓋道以用而見用以常而久所以窮天地亙萬世翕闢而不泯遷錯而不窮化化生生而不已非虛推怳惚詭異之所能也故觀覆載之常而不斁也則知天地之用與天地之道矣觀飛走動植之不易屈信消長之不忒壽焉而殀榮焉而悴而各得其常也則知萬物之用與萬物之道矣觀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立身行己之方處物治人之道亦各有其常也則知人之用與人之道矣至於日月之照臨寒暑之往來晝夜之明晦水流而山峙風撓而雨潤亦各有其用而有其常也則亦各知其所以爲道矣一物一道也故道外無物一道一用也故用外無道一日之常也亦千萬世之常也千萬世之常亦一日之常也故常外無用嗚呼茲其所以爲道而庸之所以爲平常之用後世聖人必益之於中也歟惟此義不明故有非常道之說有反經合道之說有異端之說道之所以不行也王田揚君春卿以庸名其齋可謂知所務矣其欲庸於言庸於行不然豈庸於名而已乎必不翹翹以嘗異不矯矯以徇俗不倀倀以惑衆不爲太高不爲太卑不務誕幻以遺實不索隱行怪以驚世不朝行而夕變俛順而仰遵一謦咳亦庸也一舉武亦庸也一怒一恚一喜一怖亦庸也如是則一於庸而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不負於此齋矣中庸之德三代之末民已鮮久矧今衰亂百折之餘凋弊之俗但於外利欲之誘驅於內喜怒變於須臾而愛憎移於顧指非卓然特立獨行不倚之士其孰能興於此君今如是其有所望矣

庸氏

千家姓庸　官　膠東元和姓纂庸蜀侯時侯國周武王氏時來助伐紂子孫以國爲氏英賢傳楚熊渠生無庸因氏又無庸先生學仙道

庸主（西漢書儒林傳都尉朝授尚書膠東庸主 張禹傳元帝時張禹從琅邪王陽膠東庸主問論語）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秉端

圈點監生臣黃仲楷

臣徐塤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　一東

庸（中庸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子章句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朱子語類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云古人未嘗諱其字明道嘗云予年十四五從周茂叔本朝先輩尚如此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如唐人尚不諱其名杜甫詩云白也詩無敵李白詩云飯顆山前逢杜甫朱晦菴大全集答陳安卿集註中不改仲尼為夫子何也若如中庸第二章所辯則恐在當時為可耳不曾如此理會恐亦不須如此理會也中庸或問乃為近年有以此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程子遺書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過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饒魯石洞紀聞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問朱子既分不偏不倚為未發之中無過不及為已發之中及其釋中庸字義則兼舉二說豈中庸之中亦兼未發言之邪先生曰朱子謂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是該未發已發而言也但以下文釋中庸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問然則程子釋中庸亦曰不偏之謂中何也曰程子單言不偏則未發已發皆可言也章句合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則是一指未發一指已發（答張玉淵）問中庸中和之分先生曰中和是主性情而言中庸是主理而言在性則謂之中在情則謂之和在事物之理則謂之中庸其實一理也又曰中庸是道之準的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又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之作此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答天中守張玉淵）陳櫟發明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提掇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己任之意）胡炳文通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無偏無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史伯璿管窺第二章君子中庸章句曰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饒氏去不偏不倚四字其意蓋謂以下文擇守中庸等語觀之恐不是說未發底子思首章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　按朱子嘗曰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而言詳味此言則朱子兼不偏不倚釋中字之意可見殊不思擇守中庸固皆就用上說然若不從體上說來則天下豈有無體之用哉至謂中和特推其所自來耳然則性情果皆無預於事理耶豈子思虛設天命之性大本之中與夫戒懼致中之工夫於前至於行事之際則皆不原於道體無賴於存養之工耶又豈但空論性情之德存省之功於始至於擇守中庸之時亦皆無所資於彼但就事理上擇而守之耶況後章論費隱尊德性道問學皆合體用言之豈亦子思之自誤耶雙峰於一貫忠恕章則尤朱子欠說曾子有一上工夫於灑掃應對章則病子夏泥事而不說理無以貫通之於此卻又謂未發底無預於擇守意正相反皆是但知求朱子之疵而不自覺其彼此之皆病也多見其不知量耳始述其槩于此其詳於此章之末論費和言庸處及十二章論前面許多說話都是說費處辯之曾貫標式謂首章不言中庸此章始言中庸何也曰此下十章皆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而此章首以君子小人分別學者之趨向也然所謂中庸者首章曷嘗不言之蓋道之不可須臾而離者以其率性而行不離夫日用之常也故其體用自大本而至於達道其工夫自戒懼而至於慎獨其功效又至於天地位而萬物育者孰非庸也饒氏乃謂中和以性情言中庸以事理言則是以中和與中庸判而為二矣夫豈合內外之道哉至謂致中和欲其戒懼慎獨踐中庸欲其擇善固執為內外交養之道此則以成德入德之工夫混而為一乃欲以為交相養其可哉項安世臆說此下言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使修道者知所避就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猶時敏時習也戒懼謹獨之謂也既君子矣又時中焉此聖所以愈聖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無忌憚者戒懼慎獨之反也既小人矣又無忌憚焉此愚所以愈愚使君子而不時中則小人矣使小人而有忌憚則君子矣君子小人之分無他敬與慢之間耳不曰中和者自道言之也致中和者所以脩中庸之道也魏公著句解仲尼曰（子思孔子之孫而稱祖之字著者其為孔子之言也）君子中庸（中庸之理惟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中庸（小人反是）君子

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朱子章句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朱子語類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上君子莫是指人而言。下君子莫是言中。時中莫是言庸否。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　君子時中。與易傳中所謂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則是恰好處。（賀孫）　問或問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如何是君子之德與小人之心。曰。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忌憚者亦有之。惟其反中庸。則方是其無忌憚也。朱子語續錄楊至之。（泉南人）疑先生所解君子而時中。云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得中。曰。當

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　問時中。先生云。自古來聖賢講學。只是要尋討這箇物事。語訖若有所思然。他日又問。先生云。從來也只有六七箇聖人把得定。朱晦菴大全集荅董叔重中庸之中字。本是指時中之中而言。然所以能時中者。以其有是不偏倚者爲本。故中庸之中。實兼二義。非如中和之中。專指性也。致中者。如立乎天地四方之中。未感者無一息之不然。致和者。如處一堂一室之中。隨處得宜。無少乖戾。無時而不然也。或者有疑於中庸中和二中字不同。故妄論如此。不知於章句意無大悖否。　無一息之不然。當改云無一息之少差。　張子曰。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序天秩之類。時中者不謂此。五典五禮。生民日用之常。君子之所力行者。舉不外此。常者固此理也。凡事不出此五者。非五者之外。別有箇時中也。　張子之言。如三代所因及所損益之類。理雖一而事不同也。未可遽以爲不然。程子遺書李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君子而時中。謂即時而中。如禹稷當顏子之時。不爲顏子所爲。非中也。顏子亦然。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使有甚中庸。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　祝洙附錄語錄中庸之中。本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黃直卿云。如仁義二字。若兼義。則仁是體。義是用。若獨說仁。則義禮智皆在其中。自兼體用言之。（集蓋卿）　有君子之德。而不能隨時以處中。則不免爲賢知之過。故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方是到恰好處。又問。然則小人而猶知忌憚。還可以得愚不肖之不及否。先生曰。小人固是愚。所爲固是不肖。然畢竟大抵是不好了。其有忌憚無忌憚。只爭箇大膽小膽耳。他本領不好。猶知忌憚。則爲惡猶較得些。程先生曰。語惡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以此知王肅本作小人反中庸爲是。所以程先生亦取其說。（董銖）　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湯武亦然。又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此便是中。便是平常。隆冬時須用飲湯重裘。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盛寒衣葛。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此章所解二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楊至之）　謝良佐語錄問子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何故有中庸。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也。中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而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曾本云。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又曰。君子之中庸。小人之中庸。不知小人何故有中庸。或曰。小人之反中庸是否。曰。不須著反字。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爲中庸。小人以他安常習故處爲中庸。故無忌憚也。君子而時中。無往而非中也。中無定體。因指所執扇曰。以長短言之。則彼爲中。以輕重言之。則此爲中。須權輕重以取中。（吳本云。指所執扇曰。謂扇頭爲中。則扇柄非中也。須是以輕重之中爲中。）如此卻是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詐爲權。便不壞了權字。張南軒集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近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

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時而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也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王肅說是從上蔡說是 爲字未安蓋當此時則有此時之中此乃天理之當然君子能擇而得之耳陳埴木鍾集伊川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又曰中不可執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此乃時中之中初無定體隨時處中即所謂權也中不中只在毫釐之間非理義精不能到此饒魯石洞紀聞忌謂戒謹憚謂恐懼君子而時中言其有君子中和之德而又能臨事戒懼隨事處宜以取中也小人而無忌憚者言其既無君子之德而臨事又不戒懼也君子言時中小人言無忌憚各舉其一而互相備也（釋義）問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執兩端用其中亦只是時中否先生曰然問此章云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後章又說用中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問唯其隨時取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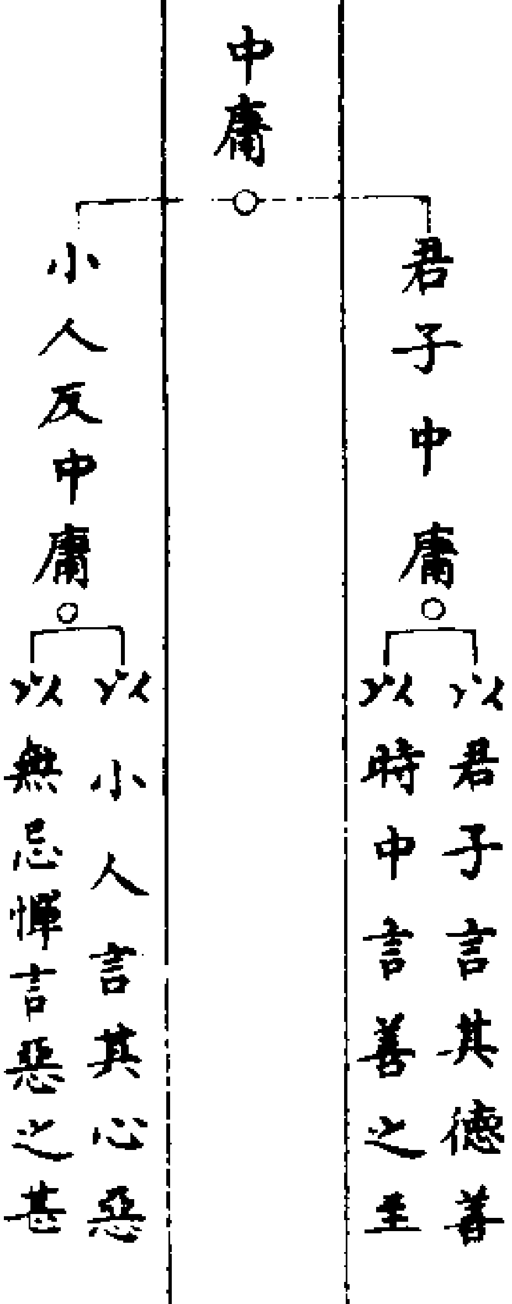
否曰然（答張玉淵） 先生曰戒謹恐懼說得細忌憚說得麤若只是說小人不戒謹恐懼則說輕了小人所以只說小人無忌憚要放重些子（答吳十守）問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還是小人認無忌憚爲中庸還是索性不管先生曰小人只是不管蓋知所忌便是戒謹知所憚便是恐懼小人不知此所以無忌憚無忌憚所以反中庸此兩句君子小人互換說君子說時中便見得小人不時中小人說無忌憚便見得君子有忌憚問胡廣中庸若律以此章頗類無忌憚曰此却不然胡廣中庸只是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是箇鄉原所爲真姦人也莊子亦是此意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便是鄉原之意（答袁次宏饒恩十）先生曰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朱子就而字上看解得好蓋君子既有此中和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本不中和而臨事又無忌憚（答張玉淵） 問程子云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謹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竊嘗疑首章論涵養性情之正其要在戒懼謹獨此下十章論變化氣質之偏其要在擇守強矯不當復引戒懼之說以混之後見先生釋義分忌憚二字配戒謹恐懼

然後前日之疑以釋且嘆先生玩理之精而知聖賢立言之密也然章句引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就靜處說釋義只言戒懼且於臨事言之是就動處說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而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之中上說得未知是否 先生曰章句戒謹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之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取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自是一說與本文之意不同（同上）陳櫟發明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王肅本是矣程朱子從之當矣或謂有小人之中庸如胡廣之中庸者非）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隨時之宜而酌量以處恰好之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文公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此說時中之中中之用也）是乃平常之理也（語錄中庸一書本只是隨時之中然其所以有隨時之中者是緣有那未發之中在裏）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推原所以能時中之由由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故能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

此理爲重如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天理而無時不中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也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蔡氏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陳櫟考異君子之中庸至而又無所忌憚也（祝本無所字）陳櫟詳解君子致戒懼謹獨之功而有中庸之德故能隨時而得中小人之心放肆無忌憚所以與中庸背馳無忌憚者戒懼謹慎之反也 不偏不倚者中之體未發之中是也無過不及者中之用時中是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兼中之體用言中庸之中是也首章言中和此章言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中性和情也以德行言曰中庸語之中庸之爲德是也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胡炳文通通曰章句於首章曰性之德此曰君子之德蓋所以爲君子之德者不過能存其性之德而已君子而時中者未發時戒慎恐懼已是有君子之德及其發也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者終日膠膠擾擾政自不見其有未發時此心已是小人之心而又肆無忌憚戒慎恐懼是君子畏天命無忌憚是小人不

知天命而不畏。章句所謂在我者，即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者。君子知其在我者，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即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觀章句於此兩章無異意，可見子思之意與夫子本無異也。馮椅纘義：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至忌憚也（問小人中庸不自知其為非，乃敢自以為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為無忌憚也。如此則不須增字，而理亦通矣。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所以發明小人之情狀則亦曲盡其妙，而足以警乎鄉原亂德之奸矣。）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不知有此戒謹恐懼之心。）則肆欲妄行（恣肆己欲，猖狂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史伯璿管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輯講問章句云：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竊意時中之中，指已發者言。戒懼不睹不聞，只於未發上說得。饒氏曰：章句戒慎恐懼是兼動靜說，然施於此章，畢竟多了不睹不聞四字。且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要之章句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與本文意不同。　章句前釋中庸之中，兼不偏不倚說，故此處亦從戒懼不睹不聞處說起，雙峰前既去其不偏不倚四字，則於此亦不之從足矣。又何必以戒懼兼動靜為朱子意，以自明耶？無時不中之言，不若隨時處中，似矣。但朱子釋上文君子時中正意，已曰又能隨時以處中也。饒氏既不述其上文正意，又略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三句，但自君子知其在我以下說起，而謂自是一說，可謂以文害辭，以辭害意。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矣。發明亦謂君子知其在我以下，為又推其本而以知為重（云云）蓋亦本饒說而云。輯釋亦引其無時不中，亦非文意，不若只言隨時處中之言，蓋亦因不適看章句全文，而唯就此三句求其意之過也。讀者詳之。　章句隨時處中，又曰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　叢說謂章句上既曰隨時處中，是就應事處言。其下卻曰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則是以存心言也。時中正是慎獨致和之事。而章句之言如此，其偶然有脫畧歟？下面肆欲妄行，卻正就發處言。此是勦雙峯意而小變之，以求章句之疵者也。愚已辨饒則不必辯此矣。但章句前釋中庸之義，既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矣。章末又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矣。中間不如此言，則是戒懼皆無用之虛言，而應事皆不以之為本矣。無時不中，自應上文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言之，正是應事之時，其所以必先言戒懼者，以見非存心無以為應事之本也。案何以此為存心而非應事乎？要之叢說只因誤認章句無時不中之中為在中之中，故如此見爾。讀者詳焉可也。趙德箋義：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箋按：孔疏引唐陸氏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朱子易說云：此非中其惟聖人乎兩語，王肅改一聖人作愚人，如此亂道，如小人之反中庸，此却又改得是。故或問云：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上文之語。諸說皆謂不須增字而理亦通，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愚按東萊呂氏又說小人之中庸，又一反字，亦不消著反字，蓋小人自認無忌憚為中庸，然則東萊亦同諸說，但朱子不明言之。）程復心章圖：按此章中庸只是一箇字，不可析開說。中庸乃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一箇平常底道理。此則天命之本然，而率性之自然底，故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則反是。下文平解上二句。君子之體中庸也，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隨時以處中也。時中之中，是發於事物上論，如允執厥中之中也。中是當然恰好處，當臨時隨事看，不可執一。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一當然恰好處，便是中。一室有一室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以人事論之，父子主恩，則主恩乃父子之中。君臣主敬，則主敬乃君臣之中。以至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乃夫婦長幼朋友之中。以身論之，足容重，手容恭，乃手足之中。坐如尸，則尸乃坐

時之中。立如齊，則齊乃立時之中。又大而言之，在堯舜則以揖遜為中，在湯武則以征伐為中，在禹稷則以救民為中，在顏子則以陋巷為中，曾子以去為中，子思以守為中，在三仁則比干以死為中，箕子以奴為中，微子以去為中。凡事事物物，千條萬緒，大有大之中，小有小之中，莫不皆然。楊氏為我，墨氏兼愛，二者之間執一箇中，是徒執中無權，安得有中？權是時銓量其輕重以取中，如此方是中。此君子而時中也。此句中間一而字須子細看。小人中庸，須依王肅本着一反字。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以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君子之中庸，是平時能戒謹恐懼工夫，方能事事合中。小人之反中庸，是平時不能戒謹恐懼，故肆情妄動，無所顧忌，所以與中庸背馳。



程若庸增廣字訓動靜云爲權之以義各當其可無過不及是曰時中（中庸君子之時中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朱子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義可以總括得經權詳見經權條）朱子曰君子之所以爲中庸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盖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試而中君子之時中不試而中小人之無忌憚北溪曰如中然後能權由權然後得中中者理所當然而無過不及者也權者所以度事理而取其當然無過不及者也）南軒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也無定體者以太極無適而不爲中也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即此物則此爲中於他物則非中矣盖其所以爲中者天理之所存也故論其統體中則一而已分爲萬殊而萬殊之中各有中焉其所以爲萬殊者固統乎一而所以一者未嘗不完具於萬殊之中也故中庸謂中者天下之大本此言夫統體之一也又曰君子而時中此言其散殊之萬也（又曰即其本之一者而言之謂之中有定體可也即其無適而不爲中者言之謂之中無定體可也定則非知權者其能執之而勿失乎今夫權之得名以夫權量輕重而未嘗不得其平也執中之權亦猶是耳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則有以權之故也故堯舜湯武之征遜不同而同於中夷惠之出處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死生不同而同於中顏孟之語默不同而同於中明夫此則可與論聖人之時中矣）李純甫鳴道集說伊川曰小人之中庸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　屏山曰不然君子雖知率性之謂道而修之故無時而不中小人率性而已自以爲中庸之道無復忌憚雖似中庸而實反之不須添此一字其理自通正學者之所謂無礙禪也百川學海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盖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盖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性理會元中庸之道可久　所謂中者言其道則無時而不中言其事則當其可之謂也故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繫辭曰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自離以下十三卦千有餘年更六七聖人至夫而少備若不待時一聖人之事爾何其久且遠也此君子之中庸也若小人則反道敗德滅天理亂人倫何有於中庸哉故曰小人反中庸（侯氏

魏公著句解君子之中庸也（君子所以爲中庸者）君子而時中（能隨時以取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小人而無忌憚也（不知此理故無所忌憚）程子輯畧仲尼（至）憚也　程子曰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無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無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明道）　又曰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然此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伊川）　又曰楊子拔一毛不爲墨子又摩頂放踵爲之此皆是不得中至於子莫執中又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生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着則不中矣（伊川）　又曰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呂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中庸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唯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姦心濟其私欲或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則曰唯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喪而歌人或非之則曰是惡知禮意然實未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欺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又曰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爲愈　游曰道之體無偏而其用則通而不窮無偏中也不窮庸也以性情言之則爲中和以德行言之則爲中庸其實一道也君子者道中庸之實也小人則竊中庸之名而實背之是中庸之賊也故曰反中庸或問有謂中所以立常權所以盡變不知權則不足以應物知權則中有時乎不必用矣是否楊曰知中則知權不知權則是不知中也如一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爲中是無權也盖五寸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唯輕重之知而其中得矣故權以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書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盖所以爲權也　又曰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之

而不爲恭湯放桀武王伐紂取之而不爲貪伊尹放太甲君子不以爲簒周公誅管蔡天下不以爲逆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行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後世聖學不明昧執中之權而不通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之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忍而爲仁皆失是也衛湜集說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建安游氏曰君子之於中庸自幼壯至於老死自朝旦至於暮夜所遇之時所遭之事雖不同其中一也故謂之時中言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小人之於中庸則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居之不疑或詭激以盜名進銳而退速此所謂無忌憚而反中庸也　廣漢張氏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須識得此然後時中之義可得而明不然則幾何而不爲子莫之執也子莫之意以謂楊子不拔一毫爲不及而墨子摩頂放踵爲過之我但執此二者之中耳殊不知中無乎不在有時三過其門而不入有時居陋巷而不顧此所謂時中也其所以能時而中者奈何以其大本立故也大本立則周旋萬變而中之體不亂故曰時中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蓋極精一之妙則是中也湯之執中意亦類此若子莫則於過與不及之間求所謂中者而執之不知既已昧其體矣故曰執中無權權者所以

妙夫中也故學者必先求仁知仁則中體可見應事接物得所以權之者矣若夫聖人則無俟於權而無時不中矣　長樂劉氏曰君子以大中之道爲常久所行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故曰君子中庸也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言動皆反於中庸者也君子而時中者謂夙興夜寐之間時省厥中唯恐其爲外物之所動而失其正也夫性稟於天而中出乎性其本雖靜非自誠而明者未始不爲外物之所動也目司其視耳司其聽聲司其言形司其貌而心也者時省厥中以役五事俾夫聲色之來而不能動吾中則明出乎視而聰出乎聽者非耳目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俾夫言行之出應乎萬變而不失吾中則從出乎言而恭出乎貌者非聲形之所能爲也心省乎中而已矣然則君子所以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心之所職豈不重乎苟非時刻之間不忘警省則性之存者幾希矣故曰君子而時中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小人目悅乎色而不憚傷其明也耳悅乎聲而不憚傷其聽也貌悅舒惰而不憚傷其恭也言悅順情而不憚傷其從也心悅邪僻而不憚傷其睿也由其一心之無忌憚而陷其身於不義刑禍從而加焉無他也須臾之間言行離乎其性則反於中庸矣又不知以爲忌憚時省其失則終於小

人而冒於刑禍也　馬氏曰君子者人之成名而中庸者人道之全者也故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人道者也故曰小人反中庸　晉陵喻氏曰時中之君子以天下譽之而不喜以天下非之而不怒舉天下無以動其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舉天下之事無大小焉無適莫焉無可無不可焉唯時中而已小人唯利之從唯名是徇其於君子之心一切反之聞君子之中庸也乃欲竊取其名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如紫奪朱如鄭亂雅如鄉原之亂德是借以資其無忌憚者爾　四明沈氏曰因天下同然之理行於其所當行而不用意此之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不是倍計較揣度用私意以爲之此之謂反中庸之上更著一箇字不得若著一箇字便是用意君子中庸何其安靜簡明哉　高要譚氏曰中之道出而應物見於時措之宜者謂之時中此即和之義也語其稱量事物輕重適當則謂之權皆發而中節焉爾曰時中云者變通無滯泛應曲當之謂也循常而行之固中矣適變而行之亦中也禮而行之固中矣從俗而行之亦中也師古而行之固中矣度今而行之亦中也天下之事不勝其衆而君子汎應無往非中此君子用權之微意非小人所可得與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不執於一往往竊取其說以肆無窮之

欲縱横顛倒無所不爲亦曰吾之所爲皆時中也然君子小人則有辯矣君子大本先立故見於應物者事事中節小人大本先失其見於行事又安能中節乎此其所以辯也聖人惡其近似故辯之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也言君子有體斯有用故爲中庸小人體不立而用常差故爲反中庸君子發而中節故爲時中小人發不中節但爲無忌憚爾可謂灼見小人之情狀矣使君天下者得是說而通之則辯君子小人若辯白黑又何知人之難矣　錢塘于氏曰全吾心之中和乃所以爲君子之中庸中和二字子思自吾心體之中庸二字乃自吾夫子發之無和不能以爲庸其實一理也蔡淵思問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夫子之言也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釋夫子之言也黃幹年譜人莫不具是性亦莫不有是道然陰陽五行之氣雜揉不齊君子小人之分趨向亦異故中庸之道惟君子能之而小人則反是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蓋其戒懼謹獨居敬集義以能不失乎中庸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爲小人之行而又無所忌憚也蓋既不能戒懼謹獨而徒執己見是以常反中庸也此則子思子言惟君子則可入道而小人則與道背馳此乃理之所不能免然得君子以爲

吾道之宗主則小人雖無忌憚而此道猶未至於不明不行也陳應龍辯語問諸家時中之義唯横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說得之　張子曰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横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令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行處分明（董銖）　許謙叢說語錄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說極好比並體認　小人反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平時既有小人之心而臨事爲惡又無所忌憚縱意而行反字是用力字謂他故意反中庸之道行之蓋此小人非但是愚者而已　章句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是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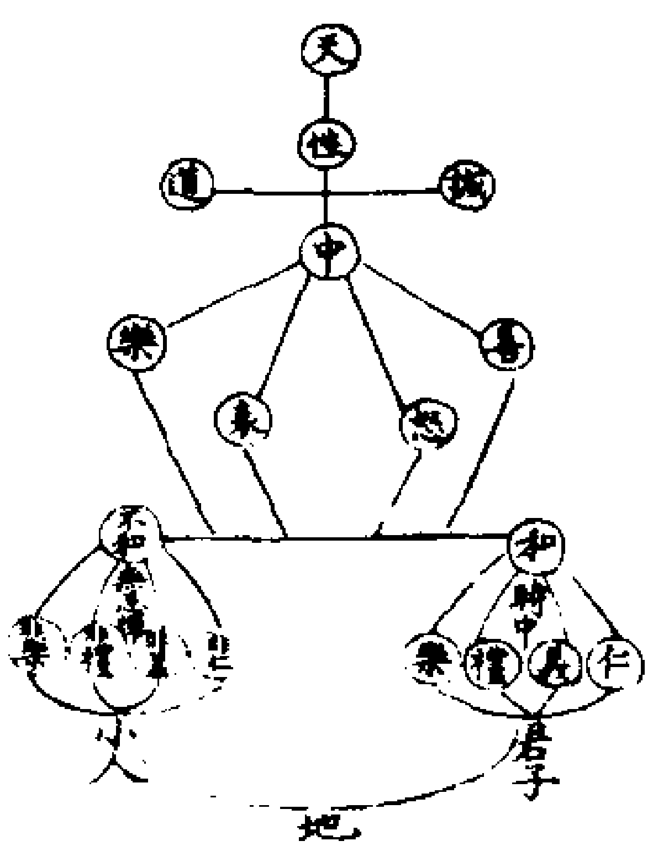
眼目　章句上既言隨時處中矣下却言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時中當是慎獨事而言如此似有可疑今詳朱子意蓋以本文但言君子中庸未見有專指用處意且安有無體之用故復如前解題而全舉曰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是則所謂君子中庸者體用兼全動靜一貫者也故下文先言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以德字貼襯在君子字上其下却云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應上德字而無時不中則發處皆中庸矣君子而時中時字當用力看便見意中庸一篇凡七章有中庸字餘六章皆與此不同故於此章全解次章則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是從用上說以三章爲例則後章從可知八章又曰行之無過不及二十七章曰不使過不及可見與此君子中庸一語不可同論　熊禾標題事義以下五章皆言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未易知未易能　趙次誠考義第二章書中所言之中庸其所謂中者皆無過不及之中也朱子以首章有中和之中故名篇之中不得不兼言未發此章中庸本言時中以其爲仲尼之言而居於一書所言中庸之首故即之以著夫名篇之義而於或問則止以無過不及言之然其以中庸爲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平常之理而謂之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本是理於天命即篇首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也推是理於極致即篇末所謂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也然則此二句朱子舉中庸全體之義以見無過不及之時中始不外於上天之明命終可至於聖人之極功其所以勉體之之君子而戒反之之小人者遠矣然朱子謂之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者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處中與無忌憚皆以行言而德則言夫所守心則言夫所存既能守於己而一定不易又能行於事而萬變有常則表裏如一而足以盡中庸之道存於心者既陰爲不善而行於事者又公然無忌憚則亦表裏如一而反乎君子之中庸至若下文申言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所以明中即庸也君子知中之無定體者雖隨時而在而實則在我而已故能極於不覩不聞之時無往而不敬致此無過不及之中無時而不然然則上言中爲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所以明夫中之一本此言中爲無定體隨時而在所以明夫中之萬殊上言君子爲能體之所以體是中於天命此言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所以體是中於人心陳定宇　謂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事以裁度此中之用許白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意以不覩不聞爲未發之中殊不知中無定體體在時中而體之所在即用之所在矣故或問

謂戒謹恐懼以無失其當然謂之當然則指事理之已發者而言初未嘗以時中爲已發之中而戒懼爲時中之體而在於未發之時也若總此分言體用則下文小人之肆欲妄行即無所忌憚耳亦可應上文而以肆欲妄行爲無所忌憚之體而無所忌憚爲肆欲妄行之用乎陳華祖提綱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思引夫子此言以見此中庸之德唯君子爲能體之而小人則反之陳古靈集人性莫不善故君子小人皆有中庸之性孟子謂惻隱羞惡恭遜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也惟君子爲能明性之善閑邪窒慾擇乎中庸而守之故曰君子中庸小人性以情遷動而違道徇於邪欲是以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所以能守之者以其道爲君子知中庸之不可離離之非道故庸言庸行時不失其中焉小人之中庸無以異乎君子之中庸所以反之而不行者以其道爲小人蔽於情欲之自私而不知戒忌畏難也晁景迂集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霸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然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容而麗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

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儒曰用中爲常道是也。劉說前見於皇氏熊氏也。錢時融堂管見中庸平常。初非奇異。百姓日用匪高匪難。君子者順此者也。小人者反此者也。斯道也。無所不在。無所不適。必達乎權而後無須臾離耳。君子時中。所以中庸。而小人則以無忌憚爲中庸者也。猶言以妄爲常也。嗟夫。小人之爲不義。苟能自知其非。庶幾其或變焉。寔然妄行。自以爲是。是以終身而不悔也。可勝歎哉。異端邪說。是無忌憚之尤者。

方達卷論

中庸君子小人天性圖



合沙漁父曰。君子小人同乎一天。同乎一性。誠與道皆有也。君子歸執中之善。故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合乎仁義禮樂焉。小人反中庸之德。故喜怒哀樂皆不中節。乖乎仁義禮樂焉。小人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雖與君子同。然本根不中。亦胎蛻之蟄特息心而靜慮耳。可不慎獨歟

袁甫蒙齋集。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小人而無忌憚也　中庸者。道貫天人。融會事物。至精至當。毫髮不差。而平常日用之間。舉目皆是。盈耳皆是。本非難知難行。惟君子循之。小人則反之。此塗轍所由判也。君子而時中。當其可之謂時。天有四時。時時皆中。祁寒盛暑。似偏矣。乃中也。何獨不寒不暑爲中哉。時中字。釋中庸字尤明。庸常也。常中者。無時非中也。君子順性凝命。雖萬變交錯。而謹獨常存。此其所以常中也。小人之性。夫豈本與君子異哉。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人欲横流。悖理傷道。此固無忌憚之顯顯者。亦有外似君子。而内非謹獨。反借不執一之名。以蓋其無忌憚之實。是則深可罪耳。故不執一者。在謹獨之君子。行之則爲時中。在不謹獨之小人。行之則爲無忌憚。吁可畏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不知無忌憚即反也。何必贅。　君子即中庸也。小人反之。君子謹獨。上帝臨女。故時時常中。言中節也。小人豈無降衷之性。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故無忌憚。薛季宣浪語集。君子之中庸。中庸也。小人之中庸。反中庸也。時中。時措之宜也。中節者也。反中庸。則安於不善。此小人之中庸也。王與鈞藍積藁講義。中者何。至極不偏之謂也。庸者何。平常不易之謂也。自昔言道者。惟曰中而已。仲尼兼中庸以爲言。蓋中無定體。隨寓而在。然皆日用常行之不可易者。道無不中。庸無不常。或者知中之無定在。而不知其不越乎常也。故聖人不但曰中。而謂之中庸。蓋以明夫不易之常理。初未嘗與中相離也。未有不中而可言庸。未有不庸而可言中。君子惟樂循乎理。故其爲中也。必因時而取中焉。且以時中之大者言之。時當以天下遜。則如唐虞之禪授可也。時當爲天下討。則如湯武之征伐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時之可者。理之常者也。動惟其時。而一循乎理。此其所以爲君子之中庸。至小人則反是。彼其制行。豈不自以爲中庸哉。然德非君子。而資實小人。欲行權而不知反經之爲非。欲蹈乎大方。而不知猖狂妄行之爲失。放浪於規矩準繩之外。而莫酌夫權衡輕重之中。蓋有舉國與人。而自以爲唐虞之禪。亦有稱兵謀叛。而自以爲湯武之師者。其他如漢胡廣唐柳宗元之爲者。又小人中庸之細者。動失其常。而不自知其爲非。則其所謂中庸者。乃其所以爲無忌憚也。嗚呼。小人以無忌憚爲中庸。其實反中庸者也。君子以時中爲中庸。此其所以爲中庸也。故聖人首斷之。以兩言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後言君子之中庸如此。小人之中庸如彼。以見小人之實反乎中庸也。說者謂小人何有乎中庸。經言小人之中庸也。其中必有反字。今闕文耳。以愚觀之。小人中庸之下。言小人而無忌憚。是蓋反之之實矣。

矣。必更加反字於無忌憚之上哉。闕文之說。未敢信。然李好文經訓要義。真德秀曰。按程頤之論時中至矣。楊時因其說而推明。亦有補焉。易之道以時義爲主。如乾之六爻。當潛而潛。中也。當潛而見。則非中矣。當飛而飛。中也。當飛而潛。則非中矣。他卦亦然也。洪範三德。當剛而剛。中也。當剛而柔。則非中矣。當正直而正直。中也。當正直而或剛或柔。皆非中矣。推之事事物物。莫不皆然。此人君撫世應物之大權。然必以致知爲本。惟聖明深體焉。荅祿與權集。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此總論第一章中和中庸之旨。而所以分君子小人者。是引起下章道之不明不行。知愚賢不肖過不及之端。以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義。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是發明無過不及之中。是無時而不中。無事而不中。而皆本之不偏不倚之中。是以道心爲重也。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至此又發明過不及之差。無時無事而得中。而失其不偏不倚之中。是以人心爲重也。因君子小人所爲不同。以見中庸爲至。而民鮮能。引起下章也。性理會元。至誠。足以爲中庸。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謂也。曰此明其所以爲誠也。未發之前。非無物也。而得其所謂中焉。是其本也。枝葉悉備。既發之後。非有物也。而得其所謂和焉。是其道也。幽顯感格。未發而不中。既

發而不和則天地萬物吾見其錯陳而已矣古之人使中和為我用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吾順之者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臣是也夫如是則僞不起矣故中和者所以養其誠也中和足以養誠誠足以為中庸中庸足以濟物之兩而明道之一此孔子之所謂至也中庸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何謂也曰此中庸之失也由周而後天下之賢者智者常過之愚者不肖者常不及也過者以不及為陋不及者以過為迂二者不相合而小人之無忌憚行焉於是知愚並困而賢不肖俱槁嗚呼孰知君子之中庸耶（葉賀良文）無過不及之謂中 夫君子雖能幾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為過之難歟後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後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為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不極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以有小人之中庸焉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為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為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饒士悅集中庸之書言中庸者七章先言中後言和先言和後言中者各一章言中不言庸言庸不言中者各一章合而觀之亦有同乎 中庸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全體中萬殊言者以中和比中庸中和是體中庸是用然中庸之中可該中和之義故名篇不曰中和而曰中庸先言中以性言後言和以情言情出於性也先言和後言中似皆指質言是學問所成不可以先後論也言中則無不庸言庸則無不中鄱靈炎衍義仲尼曰（惟）君子（為能體）中庸（之理）小人（則）反中庸（之理）君子之（所以體）中庸也（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其以）小人（之心不知此理故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

右第二章

朱子章句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趙順孫纂疏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中庸之中本是和然和自中出故兼中和之義陳氏曰中和以性情言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以德行言是兼行事相合說饒魯石洞紀聞此章承上章中和而言中庸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釋義） 章句云變和言庸者（至）實兼中和之義先生曰德行云者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則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游氏以為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愚謂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戒懼謹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嘗見問章句云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竊意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是氣質之偏所以聖賢教人便要擇守矯以反其氣質之偏而歸之中章句以為釋首章之義恐非文意 先生曰此下十章是聖人立箇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非首章意也（不矣）

（中守）陳櫟發明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中性和情）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中庸之為德也）是也然中庸之中（有未發已發二義）實兼中和之義（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中也無過不及已發之中和也此中庸之中所以兼該中和之義也）胡炳文通此說中庸分君子小人首章說中和只歸之君子蓋君子有主敬之功故能因其性情之自然者推而極之小人無主敬之功故德行惟君子為能小人則反是倪士毅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史伯璿管窺章句曰變和言庸者（至）實兼中和之義 輯講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養之道也 中和與中庸存省與擇守雙峯謂其所指各異愚已嘗辯之矣今請因其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之說而申明之庶乎可見如朱子之說則內外有交養之益如雙峯之言則判內外離心跡不得為交養矣蓋以性對理而言則性具於心而理散於事若有內外之分也然性即理也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理而此性足以該

之故曰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性之所以無内外也性無内外故未發之前誠有存養之功則天理之本然者無所虧喪所以達之於用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也以情對事而言則情發於心而事至乎外若有内外之分也然情未嘗無所感而徒發必因有當應之事而後喜怒哀樂之情隨所感而應之事非死灰其心者所可應必因喜怒哀樂之情發皆中節而後事始各得其宜故已發之後誠有省察之功則情無不中其節而事亦無不當於理者矣由是觀之擇中庸而無存養之功則察理必不能精而無以爲力行之本守中庸而無省察之功則人欲必不可遏而所知爲徒知矣謂存省與擇守所指不同可乎朱子以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則存省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擇守皆有以致存省之實此内外所以有交養之益也雙峯既謂性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又析存省與擇守之二者而二之則存省時未暇擇守擇守時妨於存省正如前論生致與戒懼慎獨時有相妨者相似此則不唯内自内外自外而且至於内外之交相爲病矣尚安得其相養乎抑愚又嘗反覆雙峯之説而知其所以致此差失之故有二謂首章未及氣質下章乃言氣質者其一也説中和以爲四無偏倚一無乖戾者其二也未及氣質之説愚已辯之詳矣四無偏倚一無乖戾之説愚亦嘗辯其畧矣今請再申二者未盡之藴以明之蓋子思之意所重在乎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雙峯則限之以但於喜怒哀樂四無偏倚拘之以但於喜怒哀樂一無乖戾是所重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但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也殊不思人之情豈止於此四者子思特舉此四者以爲之凡例耳唯饒氏只以四者發皆中節爲和故謂性之所具情之所發皆無預於擇守之工遂以性情與事理判而爲二而如此差失也且人性之目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別姑以智仁兩端言之智之發爲是非之心仁之發爲惻隱之心是非惻隱之心非情乎非此心之用乎二者之心不能察識擴充以盡其量又可得爲中節之和乎於此可見情之發於性者不止於喜怒哀樂之四者矣及其達之事理之間則智主於知所以擇中庸者實本於是仁主於行所以守中庸者實本於是謂性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存養之功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况擇中庸者在於窮理以致其知苟不擴充其是非之心以分別乎事物之理則善惡邪正莫得而辯則理必不明雖欲擇乎中庸不可得而擇也守中庸者在於固執而力行苟不能擴充其惻隱之心以全其本心之德則心不能以無私事不能以當理雖欲守乎中庸

不可得而守也謂情與事理所指各異可乎謂省察之功與擇守之事所指各異又可乎大抵析而言之則存養所以爲致知之本致知即擇中庸之事省察所以爲力行之助力行即守中庸之功（此意已於首章章下辯楊氏説處詳之此再述）合而言之則未發之性皆所以爲擇守之本故不可無存養之功已發之情皆所以爲擇守之用故不可無省察之力（此意即上文所辯者）朱子謂下章皆釋首章之意殆謂是夫雙峯限於四者之情而不知子思所重在於未發已發中節不中節而不在於喜怒哀樂之四者其差失安得不如是哉若夫聖人設教正爲氣質不齊者設若曰首章未説氣質則性道人人之所同具但只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各有當行之路矣又何以脩道立教爲哉戒懼所以存天理若未説氣質則性即理也本然全具不待存之而自不亡可也又何待戒懼而後存耶慎獨所以遏人欲若方説性而未及氣質則性命純乎義理之正何故有私欲當遏私欲若不從形氣上發則無所自來矣若曰人性上自有私欲當遏則是不知人性之無不善也知性無不善而猶以人欲爲遏則是防之過也唯以氣質爲説則自然旨意貫寔無許多窒礙矣更以發皆中節之意推之尤見其説之不通夫饒氏既曰中和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矣則子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何不但曰既發謂之和而必更以發而皆中節四字爲言耶曰皆中節則見其亦有不能中節者矣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乖戾而不和者不假言矣既以中和爲人心本然純粹之德則宜有中節而無不中節者矣今乃有不能皆中節者焉謂不由乎氣質之不齊則吾不信也假如其説則除非删去經文而皆中節四字乃可通耳饒氏惟如此説故於第十一章之末詳辯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之事其間有曰性者渾然大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爲中已發也則爲和果删經文而皆中節四字爲説蓋欲成就其未説氣質之説則不得不然也但不知情之發還亦有不中節者否又不知中節不中節皆可以爲和乎子思之意正恐未必如此也雙峯又謂首章是聖賢不犯手底工夫但降聖人一等便有氣質之累只恁地平做不得所以下文又有擇守強矯之説信斯言也則唯堯舜性之之事方無氣質之累乃可從事於首章工夫此外自湯武反之之事便不免有氣質之累則於首章工夫亦無預爲是則首章工夫子思專爲生知安行者設學者由教而入者全不可企而及耶然則存養省察之工降聖人一等皆無預耶不知有是理否雙峯識見如此安得不與章句枘鑿姑述其同異于此以俟明者爲折衷云

輯釋士毅按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至）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倪氏此等折衷含糊籠罩之說也蓋以其於朱子饒氏之說互有疑信故不敢決斷取舍之耳饒氏病根全在首章未說氣質後章方說氣質及性情事理所指各異存省擇守用功不同執句上倪氏並無一言斷置其是非則其於朱饒之孰是孰非未能了然於心目之間明矣吁陳定宇胡雲峯猶不免爾倪氏又何責焉錢時融堂管見中庸二字不必獨就中和上牽合說曰道曰教曰中曰和名字雖不同皆所以爲中庸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一東

庸（中庸十一）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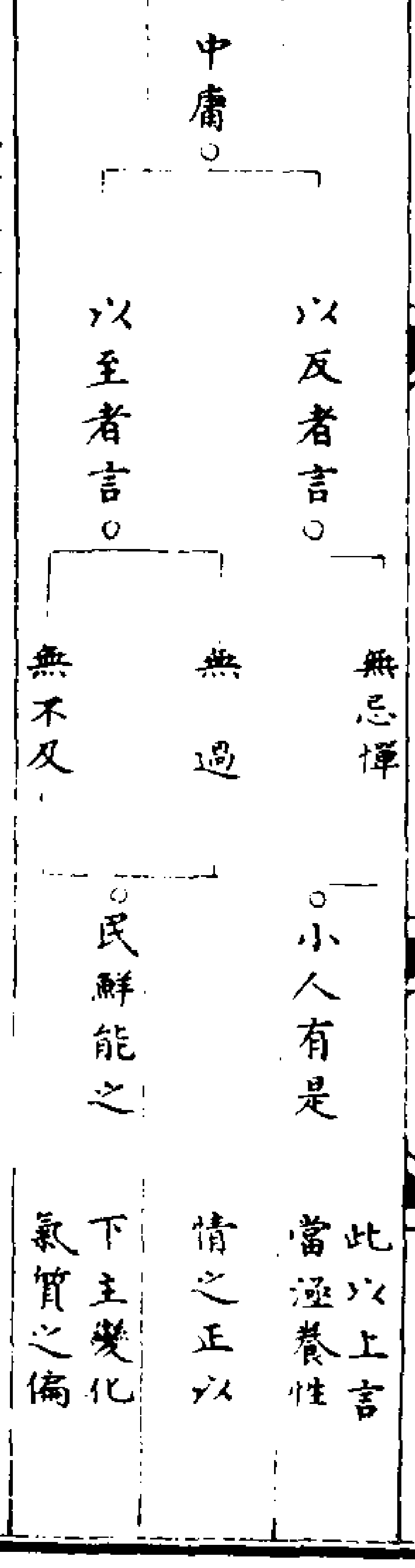
（朱子章句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朱晦菴大全集民鮮能久矣與甚矣吾衰也久矣之久同　久矣之意得之程子輯畧程子曰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一說民鮮能久行其道也）呂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謝曰中不可過是以謂之至德過可爲也中不可爲是以民鮮能久矣　楊曰道止於中而已過之則爲過未至則爲不及故惟中庸爲至祝洙附録語録民鮮久矣緣下文有不能朞月守之說故說者皆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兩章相去甚遠自不相蒙亦只合依論語說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德至於中庸則全之盡之不可以有加矣故曰其至矣乎舜之爲大知則用此道而至也顔淵之爲賢則擇此道而求其至也若舜之爲大孝武王周公之爲達孝則由此道而成名也子路問强則將進此道而已哀公問政則將行此道而已自脩身以至懷諸侯皆出於此道不其至矣乎然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此非自强不息者不能以致此故久於其道者鮮矣　四明沈氏曰至非極至之至甚難言也過非至不及亦非至箭鋒相遭於毫芒眇忽之微用意以爲之至不可無意以爲之亦不可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安能久此哉蔡淵思問中庸之德天下莫加焉世教衰微民鮮能耳趙順孫纂疏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然亦人所同得（至）論語無能字愚謂論語有之爲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故下句無能字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意者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檃括饒魯石洞紀聞中庸

乃事物當然之極不可加亦不可損故謂之至民者衆人之稱氣質之偏自古而然故鮮能者久（釋義） 此章明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同上） 先生曰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不說德民鮮能久矣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子思是就論語中檃括將來說道故上面去了之爲德也四字下面添一能字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吾今次賢）陳櫟發明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已訓在前不再出韻也二十七章集註亦云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 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有周之末先王之迹未遠聖人猶有久矣之嘆况後聖人又千百年者乎雖然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爲則其至與否可見矣 江陵項氏曰民鮮能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下章曰道之不行言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言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 通曰此章比論語去之爲德也四字添一能字章句謂世教衰所以民鮮能饒氏謂民氣質自偏故鮮能愚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世教又衰無以矯其氣質之偏使之能知能行然子思引論語之言添一能字須

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朞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言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章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有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馬豫緝義按章句能當作讀屬上句久矣二字別作句諸說以鮮能久矣作句非是過則失中（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饒氏曰中庸乃事物當然之極（此謂之至）然亦人所同得（至）民不興行（按程子云民不興於行則行當作去聲）故鮮能之（鮮能之者至謂少有能知能行者）今已久耳（語錄曰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今已久矣此當依程子說或問民鮮能久於其道何如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義而泛論之未遑及夫不能久也） 許謙叢說論語言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此章上無德字下有能字此能字即所謂德也但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史伯璿管窺饒氏謂中庸其至矣乎是說道民鮮能是以氣質言非以世教言謂民能此中庸之道從古少矣論語是說德子思是檃括來說道故去了之爲德字添一能字 此已於論語雍也篇之爲德也章辯之此不再述 中庸其至矣乎章句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發明此處釋中字只以無過不及之中言庸字以訓在前不再出論語集註亦只言無過不及二處俱不言不偏不倚 此是暗主饒說而引證以顯章句之不然也饒說之已詳知彼則知此矣庸訓在前不再出是也愚亦曰中字之訓在前本亦不再出但以欲顯至字之義故不得不如此說耳非再釋中而不及庸也論語本不言未發之中故但以無過不及釋之不可引彼以證此也薛季宣浪語集中正性也庸常道也居正有常所謂至德安之爲貴安之悠久之道也擇中庸而不能守非所謂安之者也曾貫標註中庸其至矣乎上章以君子小人對說此章專就君子說以見中庸之爲至然所謂至者非以高遠而不可及也特以民性之蔽而加之以世教之衰則民之鮮能者非道遠人人自遠耳

程復心章圖

此皆不知戒



謹恐懼之弊

趙次誠考義第三章朱子嘗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德言心之所得行言身之所行是中庸兼德與行而言也論語加之爲德也四字而知中庸之道有本於心得之要中庸加能之一字而知中庸之德有待於躬行之功然朱子於論語引程子之言曰自世教衰民不興行少有此德久矣因行之不興而知心之所得者少則民之無是德者由其不能行是行也雖不言能而能之義實在焉其於中庸言惟中庸之德爲至即論語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又言自世教衰民不興行今已久矣即論語所謂程子之言雖無之爲德也之辭而德之義實在焉由此觀之行之所脩雖在於人事之所能而事之所能實本於人心之所得二書之意相爲發明

朱子訓釋初無異義許白雲因論語有德字中庸下文言道之不行不明遂爲論語言中庸之德此言中庸之道蓋失之矣李仁壽以爲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而不知末世之過乎則者亦未嘗不多也下文言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即世教衰民不興行之所致也奚可謂不及者多而過者少乎

蠹集中庸之性至虛以爲體至神以爲用操之則存捨之則亡能操而常存則誠誠則明明則能智矣誠則能聖矣能聖能智則可以盡人物之性成天下之盛德大業而與天地爲一其德可謂至極矣以其德之至極故中人已下其性雖有故曰至矣然則衆人之所不能久者情僞之相感穿窬之心害之耳善端不能誠固利欲誘於外則穿窬之心作是以難久行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是也人知擇乎中庸而固執之終身由之而不失者聖人之徒與孔子之門人自顏回而下日親炙於聖人之教猶且日月至焉而已況其下者乎故曰民鮮能久矣晁景迂集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錢時融堂管見世衰道微以無忌憚爲中庸者皆是是以鮮能能者鮮愈見其爲至耳三復久矣之歎可以想見三代之民衰蒙齋集中庸非動亦非

靜而又非無動靜非虛亦非實而又非無虛實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可謂至也已矣夫子緊切教人欲人於不睹不聞而謹其獨欲人知喜怒哀樂雖發而實未嘗發故曰中庸其至矣且傷世衰教失民之鮮能亦已久矣所以深警其聾瞶也　中庸即中和也大本端的一毫不差達道普乎萬古無異函陰陽該動靜一而非執一無在無不在是所謂常中也此道其至矣哉噫民之鮮能何其久也服膺錄中庸不可能何謂鮮能與不可能先生曰中庸能字此子思子闡孔子之言不審孔子未嘗云能在論語止曰民鮮久矣無能字如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能是用意矣道無所能有能即非道字溪陽先生集民鮮久矣有兩說民少有能之者亦已久矣是一說中庸之德極至民鮮能久於中庸如乍見孺子而怵惕惻隱是中少間便有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便私欲不中民鮮能久文公不取少能久於中庸之說用今已久說則上下章意貫而活道之不行章都說鮮能答棣與權窺豹管此發明時中之中以用言也註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是率性之謂道也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是又推本天命之性也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又言脩道之教不明也蓋中庸之至者是君子中庸民鮮能者是小人反中庸又引

起下章道之不行不明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性理會元伊川云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鮮有久行其道者也腴菴謂此解出於門人之繆記後說見論語解實先生親筆也當以後爲正，或問孔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何也曰至所謂極也極猶屋之極所處則至矣下是爲不及上焉則爲過或者曰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處人如此則是聖賢所以自待者常過而以其所賤者事君親也而可乎然則如之何曰高明則中庸也高明者中庸之體中庸者高明之用爾高明亦猶所謂至也龜山胡祗遹紫山集民鮮能久矣何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雖於五常萬善反身而誠其氣質之偏賢者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於不及或乍作而遽息日月至焉不能恒久而不易是所以民鮮久矣譬如飲食之美惡人皆知之亦有各嗜一味之偏不知酸苦甘辛鹹淡得中之正味況道之中庸乎故子思著中庸一書使人知道之體中而已道之用庸而已庸者平常恒久而不可易和在其中矣中之一字大矣廣矣天地萬物莫不在是一寒一暑中也一陰一陽中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中也五行相生相勝中也一晝一夜中也是所以謂之不偏也不倚也無過也無不及也大本之所以立也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今月今歲如是至於萬萬歲

恒久不改易而如是是所以謂之庸也達道之所以行也所謂不易之定理也非中則不能庸非庸則中不立是謂大道之體用相生而相助也在天下則京師爲中帝王爲中在一人則心爲中在一草木則榦爲中帝王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建中和之極心爲人身之中建立萬事酬酢萬變榦爲一草木之中則下植根本上達枝葉故一中立而萬殊生過者不及者偏者倚者東西南北上下廉隅皆歸極焉皆會極焉是以能無窮而不易朱公遷通旨中庸之爲德也（雍也）中庸其至矣乎（中三）君子中庸（止）小人而無忌憚也（中二）天下國家可均也（止）中庸不可能也（中九）素隱行怪（止）惟聖者能之（中十一）右以德行言而事理之中在其中　趙氏曰有之爲德也四字則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無之爲德也四字則有能也不能之分故下句著一能字饒子曰中庸爲德以德言中庸至矣以道言今按如饒子之說則中庸至矣一章當與下一類相從但比章句之旨小異觀者擇焉可也　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敝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惟）中庸（之德）其（爲極）至矣乎（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而）民鮮（少）能（之）久矣魏公著句解子曰（引夫子）

（言中庸其至矣乎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民鮮能久矣世教既衰民少能之今已久矣）

右第三章

（馮椅緝義承上文而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不行不明之義錢時融堂管見與上章反中庸之意相承）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朱子章句（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朱子語類賢者過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爾（孫）朱子語續錄道之不行由知者惟務求知而不去行道之不明惟賢者惟務力行而不求知問知者過之如何却說不行賢者過之如何却說不明先生云知者緣他見得過高便不肯行故云不行賢者資質既好便不去講學故云不明智如老佛皆是賢知一種天資好人皆是朱晦菴大全集答張敬夫　道之不明不行來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畧遠近不同耳然熹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是要形容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所以行不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紐處恐不可闕但鄙論自覺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遽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踈通簡易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答萬正淳　楊氏解知者過之為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解賢者過之為尊德性而不及道問學恐未安極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是徹上下貫本末工夫皆是一貫無適而非正也如楊氏之說則上下本末可離而為二矣　大槩得之更宜體味　游氏引鄒衍談天公孫龍詭辯為智者之過亦未當若佛老者知之過也談天詭辯不足以為知者之過　知者之過非一端如權謀術數之類亦是龍衍乃是狂妄又不足以及此程子遺書道之不明也（王）不肖者不及也賢者則只過當不肖又却都休程子解畧程子曰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伊川）又曰聖人與理為一故無過無不及而已矣其他皆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三章之旨問道之不明不行意曰今人都說得差了此正分明交互者知者恃其見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過而以道為不足知此道之所以不明如舜之大知則知之不過而道所以行如回之賢則行之不過而道所以明又曰舜其大知矣而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過執兩端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回賢矣而能擇乎中庸則非賢者之過服膺勿失則非不肖之不及（董銖）衛湜集說海陵胡氏曰道之不行以知愚言之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之者知者有知之謂也賢者道藝德行之總稱其道允有知之人皆能之也明其道非大才大德之人則不可也故或言賢或言知者各係其輕重而言也愚與不肖對賢知言之因以別其名肖者似也本有賢人之質但以不能尊履賢人之業故曰不肖以此言之道之不行重於道之不明何哉道之不行尚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之則夫中之道幾乎絕矣　莆陽林氏曰不必分知愚賢不肖之辯但聖人欲發揮其言而作中庸者只欲辭達故并言之不行不明初無差別張南軒集所釋恐未安某嘗為之說知者慕高遠之見而過乎中庸愚者又拘於淺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為高絕之行而過乎中庸不肖者又安於凢下而不及乎中庸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由所見之差道之不明由所行之失此致知力行所以為相須而成者也不識如何黃榦講義道者何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與人交之信根於吾心之本然而形見於事為之當然者皆是也曷嘗有過與不及之偏哉過與不及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然嘗竊有疑焉賢之與智人品之最高者也一有過焉則無異於愚不肖志於道而有不及特未造夫道耳其與違夫道者一間矣而遂指以為愚不肖焉何哉蓋道之在於天下中而已過非中也不及非中也賢且智而失之過則如楊墨佛老而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豈不深可畏哉志於道而不能以合夫當然之理則明有所未通誠有所未立雖謂之愚不肖可也聖賢衛道之嚴所以力勉夫人以大中之道者蓋若此然則學者當如何哉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不惑乎賢且智之過不墮乎愚不肖者之不及則庶乎其可也若曰學可以不講而一蹴可以至乎聖賢之域既未免乎賢且智之過至於用力不篤則悠悠玩日而卒無得則雖謂之愚不肖亦奚不可哉同志其勉之趙順孫纂疏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陳氏曰道即中而已此乃）

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知愚賢不肖（至）失其中也陳氏曰凡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質之不同故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爾既有智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知者知之過（至）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陳氏曰知者說道理太高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不知所以行賢者行之過（至）不明也陳氏曰賢者所行過當其實是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不求所以知陳櫟詳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道即中道所以不行於天下者我知其故矣）知者過之（此者知之過恃其見高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中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也我亦知其故也）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恃其明行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炳文通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通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無偏無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

（至）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北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標行常高其視流俗污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優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污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子路過於勇子貢過於辯子張過於莊至於曾晳牧皮之狂往往皆失之過夫子每每抑之欲其反而就中也通曰道至中而止纔過之便不是中便易流於異端程子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子思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即此意也道不明則學不傳故朱子曰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又為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馮椅輯義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

之愚者不及也知者知之過（或問云能知君子之所不知者是知者過乎中也）既以道為不足行（或問云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或問云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又不知所以行是愚者不及也）賢者行之過（或問云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既以道為不足知（或問云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或問云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又不求所以知是不肖者不及乎中也）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胡氏曰道之不行雖於道之不明道之不行而有能明之者但不能行耳道之不明是世無人能明之則中之道幾乎絕矣）許謙叢說道不行不明非是人不行之不明之是言道自不行於天下不明於天下謂大道窒而晦也知賢者之過當作兩層意看大率道者極乎中而已兩道字便是中所謂過者過乎中也稟氣清而淳者則為聖人知之至行之極自合乎中稟偏於清者則為知知者唯務於知既不以行為事則所知愈至高遠而過中矣稟偏於淳者則為賢賢者唯篤於行既不求知其至則所行必至激切而過中矣此止就正理上看若知者如老釋之空寂賢者如沮溺之遠道又如下索隱行怪之類是又非正道而過於中者須作兩意看方盡得知賢過中

之義愚不肖之不及卻只是一般熊禾標題事義言人之資質不同過與不及皆非中庸曾貫標註上章言民鮮能此章言民鮮能之故蓋道者即率性之謂知愚賢不肖者氣質之偏此聖人所以必脩道以立教也故下文所謂知仁勇者即所以品節防範其過與不及之病則循性而行是即中庸之為德矣四書通乃謂氣之偏故不能知質之偏故不能行則是以氣質二字析而二之外理甚矣項安世聽說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言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也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其不能行非不能行由於不能知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其不能知非不能知由於不能行也吝祿與權窺豹管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行者本乎不能惟精而合於中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言道之不明者本乎不能惟一而合於中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歸重於不能惟精又引起下章道其不行之意性理會元昔吾夫子嘗發中庸至矣之歎而謂民鮮能久矣故原其道之不行則以為智者之過愚者之不及原其道之不明則以為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也且論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於智與愚者何耶蓋智者知之過以

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其所以不行也至論道之不明不曰智之與愚而曰賢不肖者何耶蓋賢者行之過以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斯道之所以不明也　中庸者無過與不及而可常也人之行不為過則為不及惟過與不及是以不可常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明乎中庸之道則人皆可以為堯舜矣饒士悅集問中庸於道之不明不行章以知行交互說先儒於知仁勇章既以生知安行為知學知利行為仁困知勉行為勇又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其言知行各不同何歟　為學之工夫不過知行而知行之要當交互而用其功故先儒於中庸言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知與行交互說者所以辯其不能交互知行此道由以不行不明也知仁勇章言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困知勉行又言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所以明知行之交互如此學者必盡是而後知之而成功也故其立言雖不同而皆所以反覆推明知行之不相離也何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求所以行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可見其不能交互知行也若其知行交互則必無過與不及之失而道之行且明矣至於哀公問政章則盡發知行交互之說以教人欲知知行工夫不容偏廢也故既以生知安行屬於知學知利行屬於仁困知勉行屬於勇而又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三近為勇以見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而知行工夫又當以勇為之不可有彼而遺此所以見知仁勇三者為天下之達德也由是觀之知行二者聖門切緊教人處橫說豎說只在交互用工夫彼不能知行者固墮於愚不肖之不及而偏於知行者又不免失於賢知之過學者可不勉於知行而兼盡之哉若論用功次序則致知為先力行次之蕭鎰待問道之不行宜若賢不肖之過不及而以歸之知愚道之不明宜若知愚之過不及而以歸之賢不肖　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其昏昧蹇淺則必蔽於一曲暗於大理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者知之過既唯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其卑污苟賤則必安於故常溺於物欲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者行之過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賢者過之不

肖者不及論語言師也過商也不及先儒謂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一也然則師其賢知商其愚不肖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人之資稟鮮有不偏賢知者必失之大過愚不肖者必失之不及子張之在聖門每好為過高是固賢知者之流子夏每失於不及是固愚不肖者之類然中庸泛言人品有此二等自未嘗學問者而言君子張子夏得聖人為之依歸抑其過引其不及豈終為賢知愚不肖者哉　中庸言知者過之賢者過之先儒謂知者知之過賢者行之過論語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先儒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然則狂者其知者歟狷者其賢者歟　道以中庸為至而知者過之以其深求隱僻之理務欲知人之所不必知傷於鑿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賢者過之以其過為詭異之行欲行人之不能行淪於怪而非所以為中庸也若狂狷者則異於是狂者志願太高而行不掩是其所行不及乎其所知故以為知之過然非知者之過也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是其所知不及乎其所行故以為行之過然非賢者之過也然聖賢之取狷者亦取其能有所不為蓋能守者耳非過於行者也涂溍生擬疑問中庸言道之不行是操守之虧也宜歸之賢不肖而反歸之智愚言道之不明是識見之空也宜歸之智愚而反歸之賢不肖何也　人之為學知行二者兼致其力而已知之無過不及則道可行行之無過不及則道愈明故先儒謂中庸是章正其交互說所以發明知行不可偏廢也夫中庸道之不行不歸之賢不肖而歸之知愚者是推本行之必由知也蓋知者恃其知而失之過愚者不及知而失之不及夫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行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行則道之不行由於知愚之過不及此不行所以屬之智愚也道之不明不歸之知愚而歸之賢不肖者此發明知之必在乎行也蓋賢者恃其賢而失之過不肖者不及行而失之不及失之過者既以道為不足知失之不及者又不求其所以知則道之不明由於賢不肖之過不及此不明所以屬之賢不肖也試以下章証之大舜章言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知之事而曰執兩端以用中於民則知之中有行此章句所以謂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顏回章言服膺而弗失此行之事而曰擇乎中庸則行之中有知此章句所以謂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以是觀之知行互進缺一不可尚何致疑於其間哉先儒有言博文工夫到則約禮工夫愈密約禮工夫深則博文工夫愈明學者合是而究之則思過半矣魏公著句解子曰道之不行也（道之所以常不行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行）知者

過之（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也（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道之不明也（道之所以常不明者）我知之矣（知其所以不明）賢者過之（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也（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朱子章句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朱晦菴大全集荅江德功　竊謂此兩句大意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程先生牲牢之譬却是不當飲食而不知非日用不知也據程先生所言只譬如道者如人食牲牢須嘗喫了方知非為此章至於呂與叔謂必察於芻豢之牲草木之滋火齊之節調飫之宜恐非本旨然竊謂味即指飲食而言若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即飲食則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者也味與飲食只是作互用文耳不知如何直翁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此說亦似當不知是否　直翁說是趙順孫纂疏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陳櫟發明道不可離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智者稟氣之清而質大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稟質之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然為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之而後道之中庸然其能明且能行也晏氏曰智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反言之何也曰智者專於明道或忽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故云爾不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知安能行乎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朱氏伸曰知者過於知以為不必行賢者過於行以為不必知飲食而知味則不厭不必行則失於仁不必知則失於知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陳櫟詳解人莫不飲食也（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少有能真知其味以喻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耳）馮豫輝義道不可離人自不察（陳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章句譬如飲食是日用之不可闕者但少能知其味耳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其氏曰蓋不能知味喻不能知道道不能知安能行道云）趙德纂要鮮能知味也（疏集異議云張華辨鮓師曠別薪苻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鵝知其黑白此皆書文也）陽字溪先生集物不細嚼何以知其味之美中庸不予細玩味何以知其理之妙魏公著句解人莫不飲食也（譬如人無不飲食者）鮮能知味也（但少真知味耳日用斯道

而不知道之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程子輯畧呂曰諸子百家異端殊技其設心非欲理義之不當然卒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所知有過不及之害也疏明曠達以中為不足守出於天地範圍之中淪於虛無寂寞之境窮高極深要之無所用於世此過之之害也蔽蒙固滯不知所以為中泥於刑名度數之末節徇於耳目聞見之所及不能體天地之化達君子之時中此不及之害也二者所知一過一不及天下欲蹈乎中庸而無所歸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常處其厚不肖者常處其薄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高柴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雖本於厚而滅性傷生無義以節之者也宰予以三年之喪為已久食稻衣錦而自以為安墨子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既本於薄又徇生逐末不勉於恩以厚之也二者所行一過一不及天下欲擇乎中庸而不得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知之不中習矣而不察者也行之不中行之而不著者也是知飲食而不知味者也楊曰極高明而不知中庸之為至則道不行智者過之也尊德性而已不道問學則道不明賢者過之也夫道不為堯桀而存亡雖不行不明於天下常自若也人日用而不知耳猶之莫不飲食而鮮知味也又曰若佛氏之寂滅莊生之荒唐絕類離倫不足以經世道之所以不行也此知者過之也若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過乎仁義者也而卒至于塞路道之所以不明也此賢者過之也自知賢愚不肖言之則賢知宜愈矣至其妨於道則過猶不及也又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疾徐之間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者譬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呂曰此章言失中之害必知所以然然後道行必可常行然後道明知之過無徵而不適用不及則卑陋不足為是取不行之道也行之過不與眾共不及則無以異於眾是不明之因也行之不著習矣不察是皆飲食而不知味者如此而望道之行難矣夫游曰知出於知性然後可與有行知者過之非知性也故知之過而行之不至也已則不行其能行於天下乎若鄒衍之談天公孫龍之詭辯是知之過也愚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行出於循理然後可與有明賢者過之非循理也故行之過而知之不至也已則不知其能明於天下乎若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是行之過也不肖者又不足以與此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不遠物存乎人者日用而不知耳故以飲食況之飲食而知味非自外得也亦反諸身以自得之而已夫行道必自致知始使知道如知味是道其憂不行乎今也鮮能

知味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衛湜集說河東侯氏曰知非仁知之知如白圭治水之知賢非賢哲之賢如博弈猶賢乎已之賢若引佛莊之學為知耶彼內則無父外則無君君臣父子且不能知謂之知可乎若以楊墨為賢彼皆學仁學義而過之者過於仁則為不仁過於義則為不義不及亦如之不仁不義禽獸也謂之賢可乎此皆不可謂之賢知者也子思乃曰過不及云者參差毫髮之間不得中道如師也過由也兼人求也退商也不及如此而已故曰知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是道也若不約之以禮則楊墨佛莊之弊可馴致焉故易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孔門之學聖人者唯顏子能知之然以顏淵之學始則鑽仰高堅之若不可入次則瞻忽前後之若不可及及其進也則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如可力致者竭其才以求之則又見卓爾獨立從容中道神疲力乏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噫顏淵其真知味者乎不然何歎中道之難也如此後之學者或以穿鑿為知或以謬悠為賢終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猶曰人莫不學也鮮能知道云爾若以佛莊之學可亂吾道彼之為道絕類離倫章章然與吾道為戾不待較而知其為非也稍自愛者不由也惡能亂吾道而不行哉孔子之所

謂不明不行云者以其似是而非如世儒之學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孔子同稱為儒其說足以惑人而終不可以入道自期於賢知而人亦賢知之語道則與道為二講說則立說支離其入人也因人之高明使學者醉中生夢中死終不自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蓋謂此也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著則明也蓋知之然後能行行之然後能明知愚言其性知則知道者也愚則不知道者也賢不肖言其行賢則行道者也不肖則不能行道者也故於道之不行而言知與愚者以其知之過而不知之不及也於道之不明而言賢與不肖者以其行之過而不行之不及也人非飲食無以生而非道亦無以生然人莫不資於飲食而鮮能知其味猶莫不資於道而鮮能知其趣故易曰百姓日用不知孟子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嚴陵方氏曰學記雖有嘉殽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此以味況知道宜矣　山陰陸氏曰知愚才也賢不肖行也道之不行以知之不察道之不明以行之不著苟知味矣不應不及亦不應過也　范陽張氏曰知味者當優游涵泳於不睹不聞之時可也　晏氏曰知愚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曰道之不行今乃反言之者何哉　蓋知者專於明道或急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急於明道故尚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為艱蓋不能知味者以喻不能知道也既不能知安能行道乎　高要譚氏曰知者賢者視愚不肖固為有間然不識大本所在而求之或過則與不及均失此中庸所以不明不行也飲食者眾知味者鮮道之精微非言語筆墨之所能形容者其猶味歟此則全在精思默識之功不加此功終不能知味也由其知味者鮮故能久者亦鮮黃幹年譜問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上章言民鮮有能行中庸之道此章則詳言其故蓋賢智君子也愚不肖小人也君子本能隨物以處中今則謂之君子而常過焉是君子而不能時中也小人無忌憚然猶自以為道今則謂之小人而但不及焉是併與無忌憚而不能也此君子小人皆不及乎古之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中庸前面教人做工夫中間又怕人做得不實誠者天之道以後故教之以誠後面說天下之至聖是說其人之地位至誠是說其人之實德到衣錦尚絅以後又歸天命之謂性處此四段最好看蔡淵綱領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言有違德而不能備者也不行者失於仁不明者失於智飲食鮮能知味失於勇蔡淵思問人之所以不能中庸之道者由其德不備也智者賢者既偏於智仁而愚者不肖者又昧於智

仁此所以或過或不及而不行不明也然道之在人如飲食之不可厭苟知其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言違德而及乎道者欲知本非用不行不明所以當推之用也言違道而及乎德者欲知用由本可知可行所以當原乎本也　饒雲石潤紀聞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眾人之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此章專以過不及為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下章倣此　釋義　問夫子以道之不行不明皆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過與不及相對言皆未得為中道也今章句云愚者不及知不肖者不及行則是不言其不及而但言其全然知行如何　先生曰朱子被愚不肖字礙了所以如此下語蓋愚者豈能知不肖者豈能行違道便是中賢知過乎中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問然則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費隱章以夫婦一事言此章以道之全體言（答吳中中）問道之不明不行不知朱子互換注是如何先生曰正得本文之意　又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而夫子卻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正緣天下人都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

天下明不是說人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著了、道之所以不行於天下者、以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此其所以不行也。道之所以不明於天下者、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此其所以不明也。道者中而已矣、不中便不是道。譬如一條大路、人人知得此是大路、則由者必衆。自不到得榛塞。此路既有人由、則其爲大路分明。人自不到得從小路上去。見得知行相因。（答朱汝虛說庸中）問知賢過之。　先生曰、知者過之、如索隱之類、以人言則老莊之虛。釋氏之無是也。賢者過之、如行怪之類、以人言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也。（答江揆）王奎文發明四章道者率性之謂也。中庸其脩道者之德歟。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於中庸均有未盡、此道之所以不行不明。故上章引孔子之言、以嘆民鮮中庸。而此章引孔子之言以及此。陳應龍輯語林子武問道之不行也一章、這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恁地便說得順。今卻恁地跷說、時緣是智者過於明。他只去窮高極遠處、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釋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卻只要苦行。後都不去明。如了老之屬。他便是說不要明、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黄義剛）盧孝孫集畧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此知行分明交互說。智者恃其見之高而不務行、此道之所以不行。賢者恃其行之力而不務知。此道所以不明。若說道之不明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方說得順。今卻恁地跷說、緣是智者只去窮高極遠、只要見得便了、不理會行、然他未見得時是這般人、及見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只去堅苦力踐、只要守得自家底便了、不理會知。然他未行得時是這般人。及行得後也只是這般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許謙叢說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智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不是知不足行。正言知賢者之心。蓋是他心唯通達一路。更不管那一路。史伯璿管窺第四章。鮮能知味也。　叢說道不行、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是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真知耳。若真知理義之極致、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

也。　發明（云云）然爲學之序、知必在先。此結語所以取譬於飲食知味。蓋以知味喻知道、能真知之、則必求以行。而後道之中、庸斯其能明之、且能行之。輯釋引晏氏曰（云云）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諸說皆不爲無理。不知果得子思意否。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者、柰何以譬喻之說爲正說乎、若曰知未是真知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真知之意。則上文飲食亦真指飲食言耶。飲食既爲譬喻之辭、則知味之知。又豈真爲知道之知乎。不過亦譬喻之辭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但指飲食之人耳。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卻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不知識者以爲然否。　發明又引朱仲曰。知者以爲不必行、則失於仁。賢者以爲不必知、則失於知。飲食不知味。則失於勇。愚不肖又不及於知仁勇、所以民鮮能久矣。　發明文自於章下曰。此章言知仁勇之失。　輯釋獨引通（云云）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知者以道爲不足行不仁、賢者以道爲不足知。不知。愚不肖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　三說互相祖述、亦皆因上並言不明不行。下但以不知味承之、故強說從勇上去。其實不知味如何是失於勇。發明前既以爲知必在先。而此又如此說、可見所主不定彼此皆未爲得之也。按此數章何嘗有勇意、勇直至白刃可蹈處方發。以引起下章子路問強之意。正不當於此攙說勇也。程復心章圖按此章道即中而已。此乃天命之本然。率性之當然底。允其具於人者道理都一般、但氣稟不同。故有知愚賢不肖之別。所以有過不及之差。過與不及皆非中也。然知是主於知。賢是能行得底。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明。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不行。今乃以知愚之過不及謂道不行。賢不肖之過不及謂道不明者何也。蓋天下之理。真能知之。而後真能行之。真能行之。方可謂真能知之。知者知之太過、以爲道不足行。如佛老莊列之徒。說道理太過

入玄妙去其實行不得愚者則又懵然無知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賢者以行處為重於知處放輕如割股斷肝以為孝皆所行過當處其實見理未到不肖者不能行道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飲食是日用間不可缺底但人鮮知其味譬如道是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惟是人不自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其為過不及之弊也宜哉

此見民鮮能之之由

道
以不行言
知以為不足行
愚不知所以行
皆由於過不及之故
以不明言
賢以為不足知
不肖不求所知
以不可離言
人日用而不知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趙次誠考義知愚賢不肖以學者之事言非指人言之而以為知者之優於愚賢者之優於不肖也蓋道病於愚不肖者之不能知而行也苟能知之則為知而不愚矣而又不免於知而過之能行之則為賢而非不肖矣而又不免於行而過之過猶不及雖曰知賢之勝於愚不肖而實則知愚

賢不肖之間不能以寸此皆學者之事之所當謹者也若指知愚賢不肖之人言之則所知無過不及然後為知者之人所行無過不及然後為賢者之人況知之必見於行行之必本於知未有知者專於知而不能行亦未有賢者專於行而不能知也要知此所謂知賢之過即後章索隱行怪之事也朱子謂索隱為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此所謂知之過也謂行怪為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此所謂行之過也語錄亦謂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蓋知之過者始雖知而終歸於愚行之過者始雖賢而終歸於不肖其不同至於欺世盜名而為無忌憚之小人者未之有也何者自知愚賢不肖以下皆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語意中來若以知賢為君子而不為小人則知行之過獨非反中庸乎許白雲不察乃謂知賢之過不及止就正理上看若知如老釋之空寂賢如沮溺之遠遁及下索隱行怪之類又非正道而過於中意以知賢之過者為君子而老佛沮溺之知賢為小人然許氏此言本以病北山陳氏之說也陳氏以此之知者為老佛之徒此之賢者為晨門荷蓧之徒故許氏病老佛沮溺之不得為此之知賢呼許氏之說固不可而陳氏分老佛之徒為知晨門荷蓧之徒為賢要亦未為可也夫老佛自高於虛無寂滅之學晨門荷蓧自高於絕世離倫之行皆自知而自賢其所以尊所聞行所知者一也曾謂空寂非老佛之賢而逃遁非沮溺之知乎愚故以為分知愚賢不肖於知行之過不及只可指為學之事言而不可以言知愚賢不肖之人也陳華祖提綱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至愚者不及也以見此中庸之道本行也為知者失於過之愚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見中庸之道本明也為賢者失於過之不肖者失於不及此中庸之道所以常不明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結上文以見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此人字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陳古靈集子曰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道者通也天下由之無所不通故謂之道中庸者道之本也惟聖人能盡之然天下中人之性為多聖人不以己之所能強人之所不能道已隆則愚不肖者有所不能道已殺則智與賢者有所不為故聖人本乎中庸謹是二者之端用其中道於民以為天下之通法使智與賢者俯而就之而不敢過下文云有餘不敢盡是也使愚不肖者企而及之而無不及下文云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是也如此然後道可以行可以明也孔子謂道之不行也我知其然矣夫智者謂其明足以知聖人

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愚者不足以有明也故不及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其然矣夫賢者謂其行足以至聖人而無所不盡故過之過則難繼矣不肖者不足與有行也故不及夫不及則有所不勉矣此道之所以不明也道之不行以愚智云者言乎性之不能明是以不行也道之不明以賢不肖云者言乎行之不能擇是以不明也又以人鮮知道諭飲食之鮮能知味也夫五常之於心人莫不同有也然而天下之心獨以知道期於聖人者是知道者寡矣五味之於口人莫不同嗜也然而天下之口獨以知味期於易牙者是知味者鮮矣孟子曰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同嗜者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以飲食諭道同斯義也錢時融堂管見知者所見則失之過愚者又暗淺而無識其為不知一也道如何行賢者所行則失之過不肖者又暴棄而不為其為不行一也道如何明致知力行未始偏廢愚不肖固不足道若大知則真知矣大賢則中行矣安得有過然則此章所論特世俗之所謂賢知守其偏見拘於俗學自以為是而實亦未嘗知味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蓋言斯道人人共由所謂誰能出不由戶者但日用而不知耳一知字甚重不知後安知道

之不可須臾離哉。此致知在格物。大學所以先務也。袁蒙齋集：道之不行，合曰賢不肖，而乃以知愚言；道之不明，合曰知愚，而乃以賢不肖言，互見也。學者未知而行，謂之冥行；知而不行，謂之徒知。故致知力行，二者並進，知及仁守，得乃不失。此中庸所以兼明與行言之也。且夫賢知者，資其聰敏絕人之識，孤高傑出之行，宜若不易及矣。今聖人折衷以中庸之道，而賢知愚不肖，其失則均。然後知過猶不及，皆非中道。天命之性，自有常中。雖然，中非執一也。有似過而實非過者，有似不及而實非不及者，一順天則而已。吁，素人之鮮知味，何氏之質矣。日用飲食，大羹元酒，遺味存焉。何謂味？曰：非可形容也，亦非不可形容也，知者自知耳。　道之不行，以知愚言；道之不明，以賢不肖言，互見也。賢知高矣，聖人操中庸之權度以折衷焉，而賢知乃與愚不肖等，過猶不及故也。天命之性，自有常中，衆人之不知味。何謂味？知者自知，難以語人。鄒建炎行義：孔子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其）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知之）過（既以為道之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則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孔子又曰）道之不明也，我（亦）知之矣。賢者（行之）過（既以為道之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二者辟如）人莫不飲食也，（但）鮮能知（飲食之）味也。

右第四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仁勇之失。馮豫軒義：此亦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陳氏曰：惟民之鮮於中庸既久，故智賢愚不肖，各隨其氣質之偏而失焉。王栢纂註：批點此章為後面知仁勇三言發端。知之過以為不足行，不仁也。行之過以為不足知，不智也。不肖者不及行，不及知，不勇也。）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鮮能中庸之歎而發鮮能知味之旨，果知味則中庸矣。或曰：道不明故不行，此章先以不行歸咎於知愚，而後以不明歸咎於賢不肖，何也？曰：不然。人之於道，必致其知而後能行，不知不可行也。故知之過，愚之不及，皆不知道者也。必見於行而後大明，不行無由明也。故賢之過，不肖之不及，皆不行道者也。行者行於一時，明可明於萬世，其實則原於知，知則行，行則明矣。鄒建炎行義：言道之（過與不及。）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朱子章句：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趙順孫纂疏：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饒魯石洞紀聞：問：前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此後言道之不行，只是反覆慨歎之意否？先生曰：上章末句說鮮能知味，故此章以道其不行繼之，言其鮮能知，所以鮮能行，以起下章之意。（吝休上渊）問：竊觀此章行字，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之不明所以不行，又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而言道之行由於明也。　先生曰：是。（吝昔仁）陳櫟詳解：（道其不行於天下矣，嘆之也。由人不知道，而道不明，所以道之不行。承上章以起下章也。）許謙叢說：前章主於知，此章主於行，蓋知然後能行，既知之又須能行，故此二章發明次第如此。　金先生曰：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智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道中庸之方，在智仁勇三達德。熊禾標題事義：言道之不行，歎之深也。曾貫標註：學問之道，先知後行。此章則先舉不行之端者，蓋上章以知行交互說，至此章先言行者，非以行為當先也。政以民性之蔽不能知，故不能行也。故下章以大舜之知，矯其知愚過不及之病，所以明擇善所當先也。趙次誠考義：三章言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曰其則見中庸，指上章君子之中庸而言也。此章言道其不行矣夫，曰其則見道，指上章不行不明之道而言也。二章之言矣乎、矣夫，以中歎悼之意者，中庸之鮮能，由於小人反中庸；道之不行，由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故聖人於此，特有感而然。上章知行並舉，此章亦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許白雲乃以上章主知，此章主行，知而又行，次第如此，此非所以論二章之旨也。陳古靈集：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

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教，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群聖人之道，當周之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人之不作，天下無復知宗予者，故曰吾道窮矣。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與？陳華祖提綱章句：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中庸之道，惟鮮有能知之者，故有不能行之者矣。此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行，必如舜之事，知而行，行而明可也。此見起下章。錢時融堂管見：知味者鮮，道之所以不行，夫子感時而歎也。袁蒙齋集：前既言道之不行，皆知愚過不及之弊，此又申言不已，歎之憂憫之深，而救之切也。讀是書者，盍亦深省乎。　玩此一語，令人感動，道非身外之物，不行何為？項安世聽說：此後自知言之，人誰不行，惟其不知，則不能以實行也。陽字溪先生集：言道未嘗不可行，但時人不能行之。夫子謂道真箇不可行了，必有道行之時。夫之一辭，有餘不盡之意。　雖歎道不行，然其夫字亦尚意其必有行時，非決然止絕之辭。答祿與權窺豹管註：曰由不明，故不行，惟其不能惟精，是以不能惟一，故不能允執厥中也。又引起下章舜大知之事，發明能惟精之意。鄒霆炎行義：孔子曰：（由）道（之不明，故）其

不行矣夫魏公著句解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道不明故不行）晁景迂集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楊簡慈湖遺書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斯言見之子思子之書世又謂之孔叢子聖人有如此切至之誨不載之論語致學者求道於心外豈不大害至哉人心之靈乎至神至明至剛至健至廣至大至中至正至純至粹至精而不假外求也人皆有此至靈之心而不自知不自信偶昏偶蔽遂浸而至於恐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大可惜也大可念也心無體質本德昭明如日月照臨如水鑑燭物不必勞神而自能推見自能究知若馳神於彼周悉致察雖聖人不能何則勞動則昏不必逆詐不必億不信而自有先覺之妙也人皆有此靈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人心即道本不假求學者自昏誤求之外愚不肖固然不自知固為不及賢知又加之意故又過之聖人歷觀天

下自古人心不失之不及即失之過故為之屢言再歎而深念之也愚不肖之不及不足多論賢知者之過皆於清明無體無意中而加之意或有動之意或有靜之意或有難之意或有易之意或有異之意或有同之意或有多之意或有寡之意或有實之意或有虛之意或有精之意或有粗之意或有古之意或有今之意或有大之意或有小之意意態萬狀不可勝窮故孔子每每止絕群弟子之意亦不一而足他日記者欲記則不勝其記故總而記之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必如此必不如此固滯而不通行我行坐我坐衣我衣飲食我飲食儼然有我者存凡此皆意中之變態不省吾心虛明牢執氣血堅持意態守焉而不知其非固焉而不省其妄雖賢雖知難逃四者默省寂然不動之妙何思何慮自清自明莫究厥始莫窮厥終變化云為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渾渾融融又如萬象畢見乎水鑑之中可以默識而不可以深思自省自信則終日思為而未嘗或動未省未信則終日靜默而未嘗少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於此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視聽言動聖愚則同一明一昏聖愚斯異此誠非言語之所及也雖以孔子之聖亦末如之何已故良久而後歎曰道其不行矣夫若夫於行言智愚於明言賢不肖者正以明

夫行即明明即行今夫人之所以不行道者以其不明也是明也不以思是行也不以為不思即不為明猶強名而況於行乎此又非言語之所及薛季宣浪語集所貴於知者為其能有擇也所貴於賢者為其能有見也人之望也所賴以先民也愚者固不及矣知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行乎不肖固不及矣賢者又過中道道何從而明乎孔子興道不行之歎蓋歎賢而智者過猶不及君子小人之間不能以寸飲食而知其味之正斯無嗜好之僻也毋偏毋頗則近道矣過物之累所惡其鑿者也

右第五章

朱子章句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嘆道之不行也又曰是引起舜事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胡炳文通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專指知而言故此章承上文而言曰道其不行矣夫又專指行而言馬豫緝義黃氏曰必如舜則知而行矣錢時融堂管見承上章不知味而言王栢纂註批點承鮮能知味之知起舜大知之知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庸（中庸十二）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朱子章句）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語類舜其大知知而不過兼行說仁在其中　回擇乎中庸兼知說索隱行怪不能擇（不知）半塗而廢不能執（不仁）依乎中庸（擇）不見知而不悔（執）　舜固是聰明睿知然又能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併合將來所以謂之大知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賀孫錄同）　問隱惡而揚善曰其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而不宣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復言也若其言不善我又揚之於人說他底不是則其愧恥不復敢以言來告矣此其求善之心廣大如此人安得不盡以其言來告而吾亦安有不盡聞之言乎蓋舜本自知能合天下之智爲一人之智而不自用其智此其智之所以愈大若愚者既愚矣又不能求人之智而自任其愚此其所以愈愚惟其智也所以能因其智以求人之智而智愈大惟其愚也故自用其愚而不復求人之智而愈愚也（僩）　執其兩端之執如俗語謂把其兩頭（節）　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閎祖）　兩端未是不中且如賞一人或謂當重或謂當輕於此執此兩說而求其却好道理而用之若以兩端爲不中則是無商量了何用更說執兩端（義剛）　問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當厚則厚當薄則薄爲中否曰舊見欽夫亦要恁地說某謂此句只是將兩端來量度取一箇恰好處如此人合與之百錢若與二百錢則過與之五十則少只是百錢便恰好若當厚則厚自有恰好處上面更過厚則不中而今這衆便說當厚則厚爲中却是躐等之言或問程伊川曰執謂執持使不得行如何其說此執字只是把此兩端來量度取中曰此執字只是把來量度（至）　問中庸集註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曰兩端是兩端盡處如要賞一人或言萬金或言千金或言百金或言十金自家須從十金審量至萬金酌中看當賞他幾金（賜）　問章句云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當時所以說衆論不同之極致蓋緣上文有好問好察邇言（至）　陳才卿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且如衆論有十分厚者有十分薄者取極厚極薄之二說而中折之則此爲中矣曰不然此乃子莫執中也安得謂之中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自極大以至極小自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折其中間以爲中則其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或極厚者說得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之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者說得是則用厚薄之中者之說至於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棄其兩頭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以用之也且如人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有說合賞百金或又有說合賞十金萬金者其至厚也十金其至薄也則把其兩頭自至厚以至至薄而精權其輕重之中若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十金便賞千金合賞百金便賞百金不是棄萬金十金至厚至薄之說而折取其中以賞之也若但欲去其兩頭而只取中間則或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安得謂之中才卿云或問中却說當衆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爲過孰爲不及而孰爲中也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半折之然後可以見夫上一端之爲過下一端之爲不及而兩者之間之爲中如先生今說則或問半折之說亦當改曰便是某之說未精以此見作文字難意中見得了及至筆下依舊不分明只差些子便意思都錯了合改云故必兼總衆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審度之然後可以識夫中之所在而上一端之爲過下一端之爲不及（云云）如此語方無病或曰孔子所謂我叩其兩端與此同否曰然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舜之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包盡無一善之或遺（僩）　執

其兩端。非是攔轉來取中節。朱子語續錄兩端不專是中間。如輕重。或輕處是中。或重處是中 或問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曰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朱晦菴大全集答潘謙之。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蓋智者之過。常在於鶩高遠。而厭卑近也。舜之智不過。非獨爲此一事。須以全章體之。 舜隱惡而揚善。聽言之道當如此。蓋不隱其惡則人將恥而不言矣。後之當進賢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隱惡揚善。蓋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隱惡揚善之義也。 隱惡揚善。不爲進賢退不肖言。乃爲受言擇善者發也。 答張欽夫 舜好察邇言。邇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答徐居甫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如斷獄。一人以爲當死。一人以爲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 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執也。程子遺書蘇季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爲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爲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程子輯畧張子謂范巽之曰。今人所以不及古人之因。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舜之心未嘗去道。故好察邇言。昧者日用不知。口誦聖言而不知察。況邇言一釋則棄。猶草芥之不足珍也。試更思此說。推舜與昧者之分。寐與醒之所以異。無忽鄙言之邇也。 又曰。只是要博學。學愈博則義愈精微。舜好問好察邇言。皆所以盡精微也。 呂曰。舜之知所以爲大者。樂取諸人以爲善而已。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皆樂取諸人者也。兩端。過與不及也。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猶持權衡而稱物輕重皆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爲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 一本云。好問則無知愚。無賢不肖。無貴賤。無長幼。皆在所問。好察邇言者。流俗之諺。野人之語。皆在所察。廣問合乎衆議者也。邇言出於無心者也。雖未盡合乎理義。而理義存焉。其惡者隱而不取。其善者舉而從之。此

與人同之道也。 楊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也。故以舜大知之事明之。舜好問而好邇言。取諸人以爲善也。隱惡而揚善。與人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人必以善告之。與人爲善。人必以善歸之。皆非小智自私之所能爲也。執其兩端。所以權輕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愚者可及矣。此舜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好問而好察邇言。求之近也。隱惡而揚善。取之易也。此好善優於天下。而爲知大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乂也。以先覺覺後覺。以中養不中。此舜之所以爲舜也。其斯以爲舜。則絕學無爲矣。 河東侯氏曰。舜所以爲大知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也。好問則不蔽。不蔽則明。察邇言則不惑。不惑則聰。既聰且明。所以能執過不及之兩端而不由。用其中於民也。隱惡者。隱其過不及也。揚善者。用其中也。舜大聖人也。何待問察而後能用中乎。如曰。舜聖人也。猶問察以濟其中。小知自私。荀賢自任。其可不學而自蔽乎。唯舜能之。故曰大知。又曰。其斯以爲舜乎。 長樂劉氏曰。夫知出乎性。凡人之所有。而舜則謂之大知者。以其非止於生知。而又聚天下之知。以廣其明。採天下之視。以增其皙。攬天下之聰。以滋其謀。故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能興天下之大利。弭天下之大害。立天下之大法。建天下之大中。此其所以爲大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不同同之之謂大。又曰。江河合水而爲大。舜好問好察邇言。則能合衆知而與人同矣。此所以爲大知也。言有遠近。近者察之。遠者可知矣。言有善惡。惡者不隱。則適足以爲言者之媿。善者不揚。則不足以爲言者之勸。知之大。又見乎此。凡物之立。必有兩端。苟執其一。非過也。則不及矣。唯兩端俱執。故不及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而能用中於民也。舜之所以爲舜者。特此數端而已。故曰。其斯以爲舜乎。 山陰陸氏曰。大孝行也。大知智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然則惟邇言是聽。詩何以刺。均邇言也。而一以爲舜。一以爲幽王者。其在聽察之間歟。不言所以。非所以爲舜也。據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 海陵胡氏曰。舜有大知。樂與人同爲善。故好問於人。又好察邇近之言。有惡不隱。則人懷畏忌之心。邇言不來矣。有善不舉。則人不知勸。故惡則隱之。善則揚之。所以來群言而通下情也。又執過與不及兩端之事。用大中之道於民。使賢知則俯而就。愚不肖則企而及也。 永嘉薛氏曰。所惡於知者。爲其鑿也。舜好

問而好察邇言蓋未始自用而亦不輕信之也邇言猶察況其遠者乎天下之事未有無二端者好問而察邇言遏惡而揚善此執兩端而用其中之道也欲求中而二端之棄吾見其執一而非中也　莆陽鄭氏曰自用則小集衆人之知以爲知則大問也察也皆集衆知也狂夫之言蒭蕘之論皆有至理聖人不以其近而易之善察言者也舜樂取諸人以爲善人之善猶己之善故善則必揚之人之惡猶己之惡故惡則必隱之恕心所發有自然也天下事端勢必兩立有輕必有重有剛必有柔有寬必有猛有親必有疏各欲適當偏於此則過偏於彼則不及手持權衡所以酌輕重之中心持萬事猶手持權衡也然則兩端各有中此舜所以執之而用之於民也　兼山郭氏曰極目力之所視而爲明極耳力之所聽而爲聰其爲聰明也殆矣故聖人兼天下之聰而爲聰用天下之明而爲明此大舜所以爲大智也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蓋言取諸人者如是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蓋言用諸人者如是也好問則不蔽於心好察邇言則不蔽於物隱惡揚善所以興物親而無棄物也執者去之之謂舜所以治人其納民於大中之道莫不皆然　廣安游氏曰學不厭智也好問則所謂學不厭也所以爲大智以此邇言左右親近之言也化自上而下自近而遠遠者之化於善近者之敎也近者之明於善上之人辨之之詳也當舜之時左右所親近者非爲皋陶之徒則共驩之黨也其君臣吁俞都咈之際相與論道有善焉有惡焉此不可以不辨也舜辨其善者行之而日彰日彰則揚所謂揚善也其不善者屛之屛之而日消日消則隱所謂隱惡也又知所以爲過不及之故謹守其中用之於民此所謂致中和之道也　高要譚氏曰道之不行患在知者過之使知者皆如舜之用中則無惡於知矣義理之言不必高遠合於人情而易知切於事宜而易行語無藻飾而意已獨至此舜所以尤好察此也若不加察則往往以爲淺近而棄之矣凡爲惡已熟善心已絶者此真惡人也是無復一善可錄棄之可也誅之可也若爲惡未熟善心未絶者非真惡人也猶有一善可稱聖人不忍誅棄隱其惡而揚其善可也聖人以公恕待天下唯恐人之無善可稱也設有一善可稱雖素常爲惡聖人猶爲之隱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何也此舜時中也是天理也如此亦中如彼亦中是謂時中時乎如此時乎如彼是謂兩端執兩端即允執厥中之謂也此執兩端爾謂之允執厥中何也曰兩端用中之準則也執兩端乃聖人權輕重之微意乃所以用其中於民也執中貴知權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中道之不行患在執一而不知變是以執兩端執兩端則變通不窮泛應曲當亦如仲尼之無可無不可也聖人之行事至於無可無不可則中之爲用博矣故可以損則損可以益則益而禮得其中矣可以剛則剛可以柔則柔而政得其中矣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而爲國之法得其中矣推此類行之將無適而非中中之用豈有旣乎　永康陳氏曰古之知道之味者無如舜故曰大知大知則非智者過之常偏而合中而後民有所賴如好問好察邇言此取諸人以爲善也如隱惡而揚善此與人爲善者也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善與人同者孟子稱大舜有大蓋得諸此執兩端者執而不用所用者惟中耳民協于中豈無自哉　新定顧氏曰或疑舜非生知者歟何其資人如此曰舜誠生知者也何害其爲資人知資人之爲當務斯其所以爲生知也　新定錢氏曰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　吳興沈氏曰大舜之爲大知非徇己也一本於至而已惟舜得夫至以行之故極天下之大全好問則不徇己也察言則不徇人也隱惡則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揚善則人之有善若己有之也凡是二端皆天下所難能也舜以此處己而不敢以此望人故執夫好問察言隱惡揚善之兩端於己而用夫可以問或可以不問可以察或可以不察惡可以隱或不必盡隱善可以揚或不必盡揚就二者之中可以使之常行者用之於民舜之所以爲大端有在乎此　仁壽李氏曰中庸達德知爲先仁次之勇次之舜好問知也回服膺仁也子路問强勇也上章言知者過之愚者不及故此章首言舜之大知以明其無過不及得知之中也帝舜生知之聖宜必有以知夫人之所不能知者中庸獨以好問言之何哉蓋舜之大聖正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耳夫苟自用則一己之知終有所偏不失之過必失之不及其爲知小矣舜則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合天下之知以爲知非大知而何故此章始終專言好問一事以舜之聖而好問於人固爲不可及矣至於邇言則言之淺近人所忽者而舜必察之斯又好問之至焉者也邇言未必盡善也略而不問固不可問而不察又不可必加察焉然後善不善有所分未善者不必顯其失也故隱之善者不可壅而不宣也故揚之夫如是則不善者不吾惑而善者無所棄若是可以已乎未也言之善者不徒揚之而已必執其兩端而見之用焉執持也有人焉將任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任或曰不可任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人之可任與否見矣有事焉將行之未可也必參之衆人之言或曰可行或曰不可行

此兩端也持其兩端而度其中則事之可行與否見矣故執輕重之兩端則見輕重之中執長短之兩端則見長短之中執厚薄之兩端則見厚薄之中凡事莫不然兩端具而中道見於是乎舉而用之於民然則舜於人之言既問之又察之又擇其善者而揚之及執其兩端得其中而用之片言之長盡為已有天下之知孰加於此舜之所以聰明睿知者不在乎他在是而已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四明袁氏曰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為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張南軒集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攸當且用其中於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看　第五章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者凡物之全體皆有兩端如始終本末大小厚薄之類識其全體而執其兩端然後可以量度取中而端的不差也　此說雖巧恐非本旨某謂當其可之謂中天下之理莫不有兩端如當剛而剛則剛為中當柔而柔則柔為中此所謂執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張南軒語錄舜其大知也與知同乎萬物之知也蔡淵思問兩端謂邇言之過與不及者執謂執之使不行執與隱義同用與揚義同但隱惡揚善主已為言執兩端用中主邇言為言耳趙順孫纂疏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愚謂舜之知可謂大矣其所以為大者是不自用而樂取諸人所以常好問而好察邇言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不得謂之大矣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主何以與此　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兩端善惡兩端之謂乃是事已是而不非事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為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興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為十分小人苟且酌中之習乃鄉原賊德之尤也可不辯哉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冀斯道之行饒魯石洞紀聞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主其斯以為舜乎　問執兩端之說章句說得極精密但人多看不出如何　先生曰也是難看舜之不自用每事必要問人如何區處所言雖至淺近亦必仔細詳審那說得十分不是底則為他掩覆不與之揚其惡那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且以大小言之有說得極大底有說得極小底又有說得不大不小底雖如此不齊舜之心亦皆無所適莫自不大不小循而至於極大極小底亦皆執而不舍不大不小底是中間極大極小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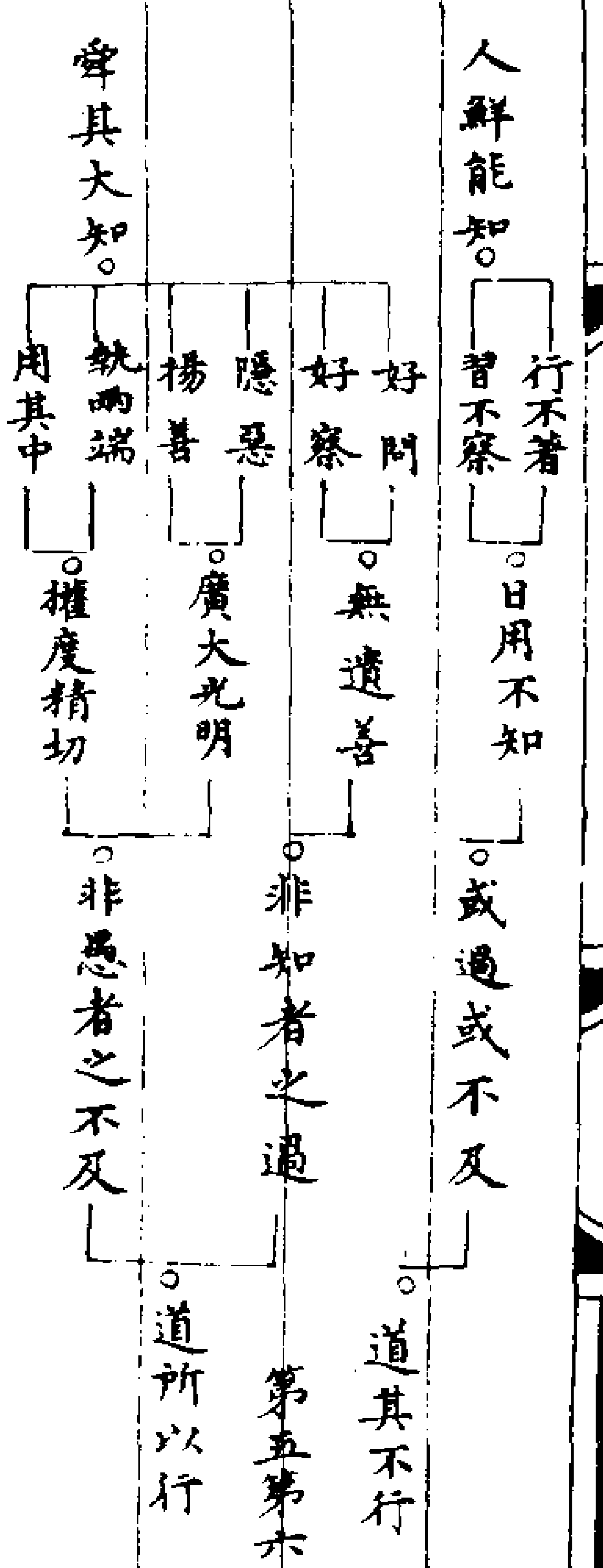
是兩端則大小皆無所適然後於兩端內量度事宜看中在何處若在極大處則極大者為中若在極小處則極小者為中若在不大不小處則不大不小者為中然後以此用之於民若曰於兩端之間折半取中則是子莫執中矣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子莫於為我兼愛二者之間取中故孟子云執中無權權稱錘也以權稱物須是移來移去到平處方是中顏子之世則在陋巷為中禹稷之世則三過其門而不入為中問如此是要止於至善否曰然（答張玉淵）問朱子以小大厚薄釋兩端其義如何先生曰兩端猶言兩頭凡有物皆有兩頭一頭大則一頭小一頭厚則一頭薄執其兩端者左手把住一頭極大處右手把住一頭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取中也問然則只是取其大小厚薄之中間為中否曰不然如此則是子莫執中矣非所謂時中也中無定體隨時而取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其他可以類推（答邵希恕）先生曰執非執而不用之謂言執其兩頭之盡處而於中間度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度在既執之後來喻謂度了方可執非也若已度了則舍其兩端而用其中矣焉用執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也且如欲刑一人有一人說當誅戮有一人說當決配有一人說當從杖此是衆論不同處若他人之偏於寬厚者則必舍了誅戮之說而只於決配從杖之間求其中偏於嚴酷者則必舍了從杖之說而只於誅戮決配之間求其中至於子莫則又必併誅戮從杖之說皆舍了而只執決配之說以為中皆偏狹之見唯舜則不然左手執住從杖之說右手執住誅戮之說却於其間將罪人所犯情節遍參衆說以求其中若中在決配上則誅戮為太過從杖為不及我則舍誅戮從杖之說而用決配之說若中在從杖上則決配誅戮皆為太過只得舍決配誅戮之說而用從杖之說若中在誅戮上則決配從杖又皆不及只得舍決配從杖之說而用誅戮之說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此所以異於他人也（答方）　陳櫟發明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好問好察邇言皆取諸人也集衆智以為己之智此其智所以大若自用己智則便有窮盡安得謂之大智　然於言之未善者主執不樂告以善哉　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至而道之所以行也　陳氏曰舜執兩端量度是知之審用中於民是行之至惟真能知之是以真能行之此舜所以為知而無知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行也

陳櫟詳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言舜其大智之人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所以為大智。集衆智以為己之智也。故每好問於人而又好審察淺近之言。淺近之言。理實寓焉。人所易忽而舜不忽之。其無遺善可知矣。）胡炳文通。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政是學者用力之始。政當以聖人自期。況舜之所謂大知者。不過取諸人以為善爾。方其有取於衆人之言也。不主一人。而惟擇其善者揚之。及其有取於衆言之善也。又不主一說。而惟擇其合乎中者而用之。執兩端是不主於一。用中是卒用其一。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顔淵之語通看此二章。陳應龍輯語。子曰至舜乎。　問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何待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又須執兩端而量度以取中。先生曰。此所以為舜之大知也。以舜之聰明睿知。如此似不用着力。乃能下問。至察邇言。又必執兩端以用中。非大智而何。蓋雖聖人亦合用如此也。（董銖）賀孫問。前日承教辯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便分別得。但不須誦言。遠莫是只說尋常泛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閑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閑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聖人與人為善之意。又云。一件事走過眼前。正似閑也有箇道理。也有箇是非。緣天地之間。上蟠下際。都無別事。都只是這道理。（葉賀孫）問仁義禮智四者皆一理。舉仁則義禮智在其中。舉義與禮則亦然。如中庸言舜其大智也與。其下乃云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謂之仁亦可。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謂之義亦可。然統言之。只是發明智字。故知理只是一理。聖人特於盛處發明之爾。答曰。理固是一理。謂之一理。則又不必疑其多。自一理散為萬事。則燦然有條而不可亂。逐事自有一理。逐物自有一名。各有攸當。但當觀當理與不當理耳。既當理。後又何必就上更生疑。（余大雅）馮豫楫義。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言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語錄曰。尋常言語也。猶必察焉。亦必子細詳審。尋討他道理。）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

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隱匿而不宣揚於人）其善者。則播而不匿。（播揚之而不隱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廣大。謂未善隱而不宣。光明。謂善者播而不匿）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章句）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語錄。問衆論極厚極薄之說。而中指之否。曰。不然。如此則却是半厚半薄。安得謂之中。是子莫之執中也。）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盧氏集義曰。執字只是把來量度。兩端只是於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是乃所謂中也。非謂二說之間。中指以為中。當厚而厚。即說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說薄上是中。厚薄之中。說得是。即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惟其說底善者用之。）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莆陽鄭氏曰。兩端各有中。此舜之所以執之而用中也。）盧孝孫集略。舜聰明睿知。由仁義行。乃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此所以為大知也。（問舜察邇言。所以無智者之過。曰。舜之智不過。非獨此。須以全章體之。言之善者。播而揚之。其不善者。隱而覆之。則善者愈樂言。而不善者亦不惜言。妄得不盡聞天下之善乎。）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只是要求箇恰好底道理。而與民共由之耳。（兩端。是兩頭盡處。）許謙叢說。好問是有疑而問於下。如臣如民。下至芻蕘。無不詢之。察邇言。是於所問而對者。及下人之言。凡達於上者。雖淺近。必詳察其理。古者民俗歌謠。必採之以觀民風。亦察邇言之類。　舜固聰明睿智而不自用。故好問察邇。擇善而用其中。此所以愈成知之大。聖德固是如此。然或有見聞所不及。必須問而知者。民事幽隱。因芻蕘之言而聞者。則亦揚善用中。故必兼此兩意看。　執兩端而用中。謂衆人所言。於此一事雖同於善。然却有處之厚薄不同。却將己之權度在心者。度而取其中。或在厚。或在薄。必合於此事之宜者行之。

章句廣大謂隱惡而不宣。光明謂揚善而不匿。言惡者掩覆涵容。足見其量之廣大。言善者播告發揚。足見其心之光明。　權度精切。舜本然之智也。又好問察邇。欲周天下之細故也。此其所以為智之大也歟。趙德纂要。其斯以為舜乎。（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疏案謚法云。受禪成功曰舜。又曰仁義盛明曰舜。皆是道德充滿之意。故言舜為充也。）熊禾標題。事義以下皆言知仁勇之德。　兩端用中。舜之中庸也。善非未必中也。於善之兩端而取中。則中庸之道也。說得不是底則為他掩覆。說得是底亦有大小輕重厚薄之不同。中無定體。看中在何處。隨其時措之宜。或當輕。或當重。或當薄。或當厚。或在極大。或在極小處。却於二者之間量度以

取中。蓋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厚博大兼總衆善而無所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所以謂之大知。曾貫標註舜之所以爲大知者好問好察即學聚問辨之事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者即寬居仁行之事也然舜以好問爲先者舜之學不待聚而知之博矣故邇言猶好察之則凡遠且大者蓋無不察矣此非學以聚之之實乎但此章主言知而必兼用中而言者蓋仁知互相爲用故舜之知而有仁顔子之仁而有知以見知者不偏於能擇仁者不偏於能守此所以謂之中庸也程復心章圖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看下面好問好察許多處便見舜知之所以大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　至何以與此　程子以過不及爲兩頭恐未然此時方是量度以取中安得有過不及之處既量度以取得中了方有過不及處凡天下事事物物皆然　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所以爲大知而道之所以行也


人鮮能知。
行不著
習不察
日用不知
或過或不及
道其不行
舜其大知。
好問
好察
無遺善
隱惡
揚善
廣大光明
非知者之過
執兩端
用其中
權度精切
非愚者之不及
道所以行
第五第六章

趙次誠考義好問好察則己之善不矜隱惡揚善則人之善不掩執兩端則善之在人者公於己用其中則善之在己者公於人或言執兩端而用其中即所謂執中曰不然執兩端知之事也而在於量度之先執中行之事也而在於精察之後隨事物而執兩端執持之執也執中道而用之於民執守之執也其所謂執之義亦不同矣陳華祖提綱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此見舜之擇之審而非知者之過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言執其兩端論語言叩其兩端而有不同者此謂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以取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執用之云者則無一善之或遺矣論語謂兩端謂聖人所言無二致以教乎人者言也故謂之叩竭之云者則無一毫之不盡矣此見舜之行之至而非愚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是也此知字屬知所謂知所以知此中庸者是也晁景迂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者何舜之所以爲舜者中庸也明誠兩盡而道教行也項安世臆說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至其斯以爲舜乎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大舜是也　舜其大智也大智非強明自用之智也下文所言者是也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其好善也如此知不足以言之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不主一說惟善之從其從善也如此行不足以言之也此舜之所以爲大智也錢時融堂管見舜大知所以能用中安有所謂知者之過哉好問即所聞者廣幽遠無不上達矣而或邇言之不察則未免浸潤膚受之蔽隱惡即所包容含覆者大矣而有善不能揚則未免遺逸阨窮之蔽舜好問又察邇言既隱惡又揚善執其兩端無或偏廢於是乃權衡中道而用之於民焉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故曰其斯以爲舜乎見得知字甚重陸象山集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爲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袁蒙齋集知上加一大字舜心太虛也太虛澄然故聰明舜心太虛故大知人誰肯下問於人誰肯察淺近之言舜則中心篤好略無秋毫有我之私非大知乎大知照臨於上惡固無所逃舜則消伏融化而泯然不見其迹天下之善孰加於舜舜則樂取諸人而惟恐推揚之不至非大知乎大知即中也何以見其爲中上章言知者過之小知故耳大知無過亦無不及舜性之也性即中也問察隱揚順乎天則人已兩盡善惡兩融中可知矣天下萬事皆有兩端且以權衡言之有輕有重則有輕重之間輕重之間固中也輕重兩端亦各有中也舜執兩端用中於民其執衡用權之謂乎聖經互相發揮堯舜言執厥中得夫子執兩端之語而明得孟子執中無權猶執一之語而尤明舜不執一所以爲大知也所以猶太虛也太虛無物而陰陽互用審莫加焉大舜無爲而審度兩端精莫甚焉惟精惟審乃融乃一是爲中庸是謂天命之性故夫子優贊美之曰其斯以爲舜乎　舜心太虛也故大知大知不自知去坐好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必察焉隱泯也融化無迹也不問人我善惡兩融中在其中矣物皆有兩端執兩不執一也不執一故事事有中物物有

中。在在有中。是謂用中。或曰。執兩端之語。與執厥中何爲不同。曰。堯舜以聖授聖。故止言執厥中。而不執一之義已明。性之也。夫子立言以曉未達者。必曰執兩端用其中。則不執一之義始明。此教也。呂喬年麗澤論說。中庸六章言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庸。又十三章言庸而不及中何也。此書從頭至尾。句句是中。句句是庸。不要摘字看。才如此看。自此至此說中。自此至此說庸。是尋行數墨之學。執兩端用其中。（物必有對。仁義。剛柔。寬猛。就兩端用其中。孔子誅少正卯。見陽貨。去齊。去魯。）陽字谿先生集。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不以一己之知爲知。以天下之知爲知。此舜之所以爲大知也。好問者非區區強好之也。乃其本心喜聞樂道。自然之好也。　舜其大智。大與小對。使屬陽屬天。無所不包。無有不善。言有不善。雖是惡而舜能隱之。在舜又是善人。言既不善。舜隱不稱。而揚其言之善。則不善者亦內自知愧。而言必惟其善。此皆與人爲善。神化之妙。不只是揚善爲與人爲善。劉先生道護錄。程曰。中庸誠至矣。公曰。今之學者不知有此中庸。是學者宗主。大率用意又不可偏狂。須由中道。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程曰。何謂兩端。公曰。兩端只是首尾。無兩般事。若由中道則無時不正。釋老之道。皆未免入邪。答祿與權窺豹管。此因上章言道之不行。至此乃發明惟精之義。乃擇善明善之事。故曰大知。好問好察邇言者。即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之意也。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即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之意也。此皆惟精之功也。至於用其中於民。則惟一之意存焉。舜聖人也。知仁勇兼備。此特舉其一端耳。非不能仁且勇也。至若瞽瞍底豫。則其仁也。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則其勇也。此章言惟精以及惟一。引起下章言惟精而不能惟一之事。饒士悅集中庸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則知亦大矣。用中行無事不同也。舜禹同謂之大知。抑有異乎。　舜不自用而取諸人。禹不自用而循諸物。蕭鎰詩問。舜執其兩端。孔子竭其兩端。　竭其兩端。是盡其在己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無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其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總括已盡。無一善之或遺。　舜知也。顏子仁也。章句以舜其大知爲知。回之爲人爲行。然用中於民。似行。擇乎中庸似知。　好問好察。豈不是知。能擇能守。豈不是行。王充耘經疑貫通。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正以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至九章言知

仁勇之事可能。而中庸不可能。然則中庸又在三者之外歟。　中庸之道。非知無以知之。非仁無以守之。非勇無以強之。故舍知仁勇。則不足以行此道焉。非以爲知仁勇即中庸也。使所行合乎知仁勇之事。然非適可而乎常。則亦豈足爲中庸哉。故天下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而中庸不可能。蓋亦姑借三者之難以形容中庸之尤難耳。涂溍生擬疑問。中庸稱大舜用其中於民。又稱顏子擇乎中庸。用中與擇中有深淺歟。　答。愚嘗謂能擇中。而後可以見於用中。能用中未有不先於擇中。大舜之用中。因以能爲顏子之擇中。所以求爲大舜之用中。集註謂大舜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行之至。是則不可謂舜非擇乎中也。特大舜生而行之。差易顏子學而知之。而猶待於用力耳。　問。中庸六章言知。八章言仁。十章言勇。而皆及中庸。是中庸不外乎三者之中。九章乃言知仁勇可能。似中庸又在三者之外何也。　答。中庸二章以下。變和言庸。以德行言。又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自德行而言之。則中庸即三者無過不及處。自人而言之。則資質有近三者而未能無過不及也。大舜顏淵子路三章。自德而論知仁勇。則中庸與三者爲一。舜之大知。又能執其兩端而用中。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則知即中庸也。顏子之擇中。拳拳服膺。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則仁即中庸也。知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云云。則子路之所當強者。即中庸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虞舜聖人也。惟不自用而取諸人。斯其所以爲大知也與。舜好詢問於人。而好審察乎邇近之言。然於言之未善者。則隱其惡而不宣。言之既善者。則揚其善。而不匿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其中於民。則其擇之精。行之至。斯其所以爲舜之知乎。此知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魏公著句解。子曰。舜其大知也與。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爲知之大。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舜好詢問於人。雖淺近之言。尤好審察之。隱惡而揚善。言之未善。則隱而不宣。言之善者。則播而不匿。執其兩端。執事物之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用其中於民。然後用之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必若舜之大知。然後知之無過不及。而道常行也。

右第六章

陳櫟發明。此章言知之事。馬豫緝義。此句亦承上章道之不行而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錢時融堂管見。上章言道之不行。病在不知。於此特引舜事以明知。故能行。鄒霆炎衍義。言舜之用中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林爚
寫書官主簿臣沈漪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尼三顧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一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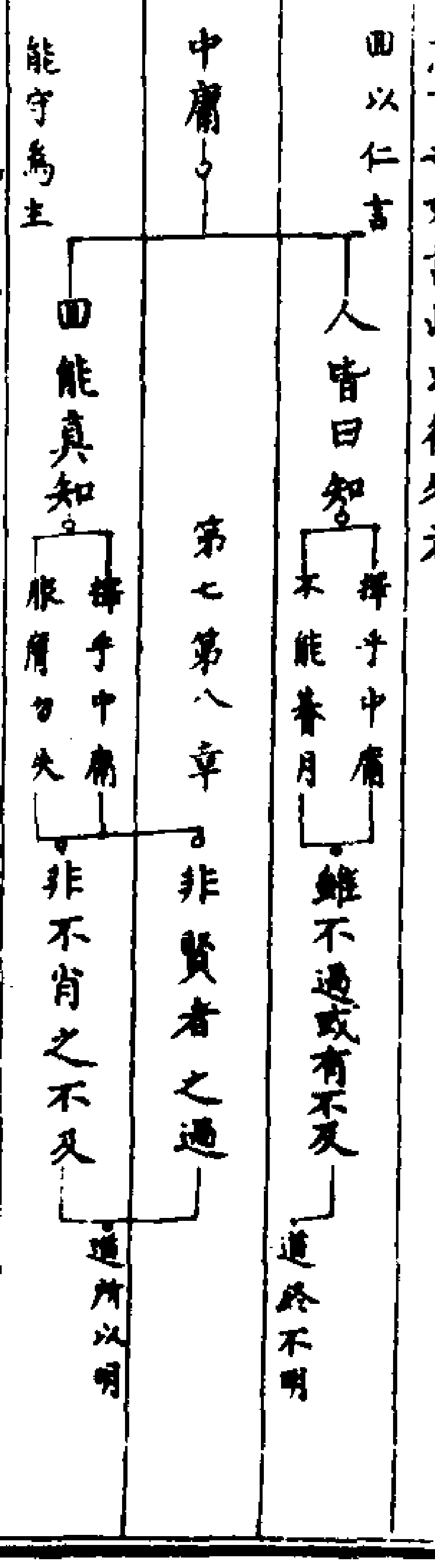
庸（中庸十三）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朱子章句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穽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朞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朱晦菴大全集答楊至之人皆曰予知一條說得是中庸不可能一條亦然三者亦是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知擇乎中庸耳。中立不倚之說當於或問中發之　張無垢中庸解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慎恐懼使移詮品是非之心於戒慎恐懼知孰大焉　愚謂有是有非天下之正理而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為知之端也無焉則非人矣故詮品是非乃窮理之事亦學者之急務也張氏絕之吾見其任私鑿知不得循天理之正矣然斯言也豈釋氏所稱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之遺意耶嗚呼斯言也其儒釋所以分之始與程子輯畧楊曰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非所謂知而不去者則其為知也乃所以為愚者之不及也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則君子所謂知也今也乘時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也此於榮辱之境昧矣其能如探湯乎擇乎中庸則知及之矣而不能以朞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此於內外之分易矣其能如不及乎若是者彼自謂知而愚孰甚焉故繼舜言之以明其非知也　延平楊氏曰用知必至於陷險是自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也射利而甘心於物役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是猶納之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不能以期月守則勢利得以奪之也　長樂劉氏曰擇於中庸以為至德力將行之而弗措也踴躍以為德憤發以自強若將終其身然及夫美色悅於前美音悅於後重利撓其心膴仕奪其志情動乎中守失於

外誘邪說佞阿黨狠愎凡可利其身快其欲者無所不至心知中庸之美行反中庸之道莫能期月守其素志也始則擇之謂之不知不可也終莫能守謂之知也可乎夫知也者性之所自有也爭於前而薄於後非性也物至無窮欲侈乎內以蝕其厚則其自有者不得不薄矣　馬氏曰所惡於知者為其鑿也舜用中於民而順其性命之理所以為知之大也所貴於知者以其見險能辟見善能守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害之所易見中庸者善之所易明害之所易見者而莫之知人於其善之所易明者擇之不能期月守其可謂知乎然而擇乎中庸者擇之在已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者驅之在人其在已者不能擇乎中則有制於彼而為人役也　海陵胡氏曰人至於殺身辱親如禽獸然為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避知此又烏得為知　延平黃氏曰莫之知辟者不知罟擭之為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中庸之為善也不知其為善則不知其為害故不知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兼山郭氏曰道之不明則天下之人蔽於所利而昧於至理是非汨亂吉凶混殽率趨於危亡之途日以泯泯醉生夢死曾不自悟悲觀孔子之所謂中庸者乎子曰吾見蹈水火而死未見蹈仁而死者此之謂也　東萊呂氏曰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辟也蓋不入此必入彼也且知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稍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況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辟者只是見之未明爾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坦塗矣聖賢亦只是從安穩處行而已　范陽張氏曰人皆用知於詮品是非而不知用知於戒謹恐懼人皆用知於機巧術數而不知用知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惟其不留意於戒慎恐懼故雖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嗜欲貪鄙之中而不自知惟其不留意於喜怒哀樂未發已發之間故雖中庸之理暫見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篇直指學者用知處故舉舜顏之事以發明之　晏氏曰罟擭陷阱人之所以獲禽獸者也知其設險而莫知辟其異於禽獸者幾希雖知擇中庸而不能守者其見善雖明措乎用心不剛爾　高要譚氏曰夫利欲之害能危人能敗人能滅人雖罟擭陷阱之害何以過此而無知之人貪得競取奔趨而不止此無異於自投罟擭陷阱之中而不知辟也於是人欲日肆天理日消為惡之心愈深而為善之心愈薄往往得一善而忽忘之其能期月守乎是人也雖自言予知然實非真知也使其果真知也夫豈不知罟擭陷阱之不可入而反趨之又豈不知中庸之不可失而反捨之歟　譬川倪氏曰以罟擭陷阱言欲其避

害也以擇中庸而守言欲其趨善也是以其兩者而對言之　錢塘于氏曰由舜之大知而觀天下之自言知不能資人之善以處己而日墮於不善之域不能推一己之善以與人反喪其所守豈不為中庸之罪人乎　蔡氏曰知即智也守者仁也言智結上言仁起下　仁壽李氏曰此因上章之大知而言衆人之不知也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謂不知擇乎中庸而不能守可謂知乎中庸之擇何也辨析衆理而取其中之謂也聖人雖不可以擇言然如上章所云問之察之隱之揚之執其兩端而取之是亦擇之之事也由學者言則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所以擇乎中庸也　真德秀集編　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天下之所共行猶寒而衣飢而食渴而飲不可以須臾離也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可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於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　趙順孫纂疏　罟網也（至）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愚謂此形容禍機之所伏　擇乎中庸（至）皆不得為知也　葉氏曰罟擭陷阱人皆知其為掩捕而設而不能辟之此殆借此以興起能擇中庸而不能不變於旬月之後　錢晉石洞紀聞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此章知何說得知字恁地重中守向來讀此章疑納諸罟擭陷阱而莫之知辟只說得不能擇不曾說得不能守後來細玩章句方識其意蓋分而言之則知能擇仁能守合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先生曰然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是擇不去便是守知雖知了然不能守仍舊是未知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事便是見之行事以此見此章不特說知并行處一齊包了（答其中守問）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朱子謂其知禍而不知辟其所以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正以其不知禍也今謂其知禍本文似無此意　先生曰以下句推之則上曰予知者即知也譬如猩猩飲酒知而酣之卒殞其身今世人皆知富貴有危機然未勉貪富貴者為利欲蒙蔽其知故也（答東次宋既意中）問此篇所論中庸似多主行言如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皆以行言也未審然否　先生曰德行猶形影有是德必有是行言行則德在其中二者不相

雖陳櫟從明期月匝一月也（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起下一事，蓋承上章舜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引起下章顏回擇中庸而能勿失之意。）陳櫟詳解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避也（常人皆自言明智，然遭人驅納之禍機中，竟陷其中而不知避，此豈可謂之智也。）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以比人皆自言明智，然擇乎中庸之理，而不能周一月之間暑久於持守之，此豈可謂之智也。）許謙叢說其義在於不能期月守中庸以起下章之能守意不在罟擭陷阱以不知意承上章之知以不能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何文淵纂罟網也擭機檻也　韻會罟（音古）說文网也徐曰網之揔名擭（胡化切）機檻也書杜乃擭注捕獸機檻會貫樑註人皆曰予知（至）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或謂此章舉不明之端然謂之能擇而不得為知何也曰擇善所以為知者以其固執而能守也然固執與擇善固有仁知之分但仁知必互相為用蓋擇而能守方為真知守而能擇方為實行苟偏於一則非持不得為知亦不得為仁矣程復心章圖前章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二句當爲子曰道其不行也夫為第五章蓋亦以興起下句之義也如此則是第五章借飲食之說以引下章舜之所謂知第七章借罟擭陷阱之說以引下章回之所謂仁第九章借白刃可蹈之說以引下章子路之所謂勇舉竟都是子思櫽括夫子之意言之姑識此以待來者



趙次誠考義禍患氣之變也中庸理之常也禍自外來智且不能知辟而不足以應變矣况理本內有而智尚足以守常乎然則朱子所謂况字正或問所謂以上句起下句而謂之興者也非比之謂也胡雲峯乃以况為比而以為二章兩人字蓋指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比能擇而不能守之人陳定宇亦以為即上章一事譬喻以起下事許白雲又謂其義在於不能守中庸謂不在罟擭陷阱皆非也然許氏既以為意不在罟擭陷阱矣而又謂以不知辟承上章之智以不能守起下章之能守其說又自相矛盾何耶陳華祖提綱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借此以起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擇乎中庸是能擇矣不能期月守是不能守也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蓋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能擇而不能守此中庸之道所以不明也以見承上章然欲此道之明必如顏子能擇能守可也此見起下章鼂景迂嵩山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為知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泥然失其旨乃以仁為誠知為明其實一也項安世聽說此復自行言之人誰不知惟其不行則不能以真知也錢時融堂書見人孰不自以為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則不知辟尚得謂之知乎顛倒冥迷反道敗德惟氣血是用惟物欲是從所謂不悉不移者皆罟擭陷阱之徒也是故不足道至於擇乎中庸若可喜矣則又不能期月守所謂知者乃知此道之不行有以也袁蒙齋集知譬則水也知者之所樂也亦知者之所懼也何樂乎流而不息明燭鬚眉是誠可樂也故夫子曰知者樂水何懼乎游至習坎險而又險是誠可懼也故易曰入于坎窞凶

嗚呼易之入于坎窞即中庸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阱而不知辟者乎其所以然者惟自以為知而已自以為知者乃天下之大不知也使其果知耶則雖處重險之中未嘗不心亨也心亨者正所謂擇中庸而能守者也彼自以為知而實陷於大不知則失其本心矣失其本心則心不亨矣心不亨則處平安尚難而况處險乎脫罟擭陷阱尚未能而况望其周旋於中庸之坦塗乎甚矣自謂予知之一語實古今天下膏肓不治之疾必去此疾乃可以拔於罟擭陷阱中矣乃可與語中庸矣學者自知讀書孰不曰我能中庸問其所以為中庸者何知也有為混融之說者則曰中即庸庸即中有為精詳之說者則曰中不偏也無過不及也庸不易也日用常行也嗚呼習聞二者之說而實不能擇中庸守中庸是亦未免入於罟擭陷阱之中而莫覺莫悟也良可悲夫吾試問學者二說將安所擇其擇混融之說乎其擇精詳之說乎擇混融之說是中庸無所別也則曰中足矣而何以又曰庸曰庸是矣而何以又曰中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也擇精詳之說是中庸為各立也然庸言庸行無非中道天下大本萬古常行必曰中自中庸自庸吾未敢以為安也未以為安而固守焉是守罟擭陷阱也彼豈以為罟擭陷阱哉蓋自以為庸居

安宅耳何則彼不肯自以為愚而自以為知既自以為知矣終不知中庸之道果何謂而吾之所以擇而守之者果何在也其為不知莫甚焉夫中庸之道未嘗不混融也未嘗不精詳也今之談混融者實何嘗混融今之語精詳者實何嘗精詳彼自謂予知之私見錮於胷中牢不可破又豈識所謂中庸哉善乎子思之論舜曰舜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夫舜大聖人也極天下之知孰能加之而舜未嘗自以為知理之所當問者每好問而不厭言之所當察者雖邇言而必察是其心果如何哉孰為善孰為惡如辨白黑如數奇耦可以為知矣而舜不以是為知惡則泯然融化不見其迹善則顯然推揚使見於世是其心又何如哉惟其無我而已人之本心天地同大自夫人以有我之私間之藩籬植焉矛戟生焉小知自矜本心日蔽其去中庸遠矣大舜之心洞然大空何者為我我尚不立何者為物無我無物物我一貫當問即問當察即察當隱即隱當揚即揚無高妙無奇特中中庸庸如是而已茲其所以為大知也子思之論舜不兼言中庸而獨曰用中中庸之名雖殊而實未嘗不一也中庸之實本一而名不害其為殊也獨言用中兼言中庸無不可者由是言之謂中為不偏常為不易可也不易

者必不偏不偏者必不易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悖也謂中為無過不及庸為日用常行亦可也無過不及者必可日用常行日用常行者必無過不及所謂中即庸庸即中其說亦不相戾也非心通默識實有自得者何足以語中庸哉雖然堯之咨舜曰允執其中舜之命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子思論舜之用中乃曰執其兩端夫兩端則非一一則非兩端子思之言與舜之自言若不相似然何歟噫惟心通默識者則知一之即兩矣知兩之即一矣孟子曰是非之心知之端也有事于此必有一是必有一非是非對觀中在其中矣至於中則歸于一是矣不獨是非也凡天下之兩皆一也一即中也故惟大知則能盡燭兩端兩端在是則一中在是是故子思發明執兩端之理其於執中二字有大功焉何則執中無權之弊不待戰國時有之意春秋之季有此弊矣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固執所見自以為中庸而不知乃中庸之賊也故子思於是斷之曰所謂執中者執兩端而中自在其中非執一以為中也何其言之精微如此哉嗚呼斯道也易道也伏羲之卦始於一畫有一即有兩兩者一之分一者兩之合兩與一不相離也一陰一陽中在此矣中無體也無方也未嘗無體也未嘗無方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心通默識者

其必有得於斯矣雖然易不言中庸而每言中正中正中庸無二道也二五皆中也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是謂中正反是則雖中而非正矣吾嘗謂離之照臨四方晉之自昭明德是天下之大知也而離之六二黃離元吉晉之六二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聖人一則曰得中道也二則曰以中正也至於二卦之五以六居之雖中而非正然皆不失其為吉以是知惟中乃可以言繼明乃可以言昭明不能擇守中庸而自謂予知者可乎哉此猶未也盖至明夷一卦而聖人之旨愈見矣明出地上為晉明入地中為明夷夷傷也有明德者謂之知然而猶有所傷何哉嗚呼天地陰陽消息盈虛之理其妙固如此也天下有常吉而無凶悔吝者乎有常尊富貴而無貧賤夷狄患難者乎有一於陽而無陰一於進而無退一於存而無亡者乎使道而可以獨立則不足為道矣惟其明德之不能無傷也吾於是觀中庸焉惟明德見傷而能用晦而明也吾於是觀擇中庸守中庸焉初爻飛而垂翼用晦也二拯馬而速行亦用晦也未遇其時處明以晦可謂善擇中庸而能守中庸矣六五坤體得中道焉中而非正聖人於是發箕子明夷之義位雖非正而志則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處紂之時居父師之位不死不去居難而不失其正非箕子審擇中庸而固守不移豈足

為明不可息哉非特箕子明不可息也微子比干皆明不可息也何則三子之自靖皆仁也皆中庸也皆善擇善守者也夫以三子之大賢尚且不敢自以為知居危亂之邦而相與答問之辭其懇惻痛切一至于此况然自謂予知者能如是乎四之入于左腹上之後入于地一則巧中不明之君一則自處極闇之域真所謂納于罟擭陷阱而莫知辟也彼豈自以為不知哉其失正在於自謂予知耳一念之差聖狂易位擇中庸者宜於是兢兢焉雖然徒日用晦而明居難而不失其正是知也是善擇善守也至於當可為之時而不能奮大有為之勇聽斯世之淪胥孤生民之徯望焉得為中庸焉得為知故聖人又於九三之爻特著其義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其湯武之事乎三與上正應上極闇而下極明誅其君弔其民此固聰明勇智者所當為也然而猶有戒心焉故曰不可疾貞聖人亦曷嘗敢遽用其明哉遽用其明而自謂予知也非聖人之心也夫以湯武大聖尚不敢自謂予知擇中庸者宜如何耶是故湯武之征伐堯舜之揖遜一中庸也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單瓢陋巷一中庸也曾子之去子思之守一中庸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何往而非中庸哉何往而非善擇善守哉吾試為學者申言之今學者之病非墮於知即墮於不知耳人皆曰予知

此非真知也乃墮於知也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此非真不知也乃墮於不知也使其真知耶中庸我所固有也何罟擭陷阱之能納使其真不知耶瀰宇宙皆中庸也何罟擭陷阱之可辟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知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知亦大矣此真知也非墮於知也非罟擭陷阱之能納也詩之詠文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真不知也非墮於不知也無罟擭陷阱之可辟也故惟真知者可以語真不知矣惟真不知者可以語真知矣嗚呼學者而達於此始可以語中庸矣此非吾言也子思子之言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其有知乎其無知乎其可以知不知論乎毛尚有倫中庸其有倫乎其無倫乎天無聲臭中庸其有聲臭乎其無聲臭乎果可以有無論乎果不可以有無論乎故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至於此不特非論說之所能與亦將不見論說之可與矣不見論說之可與者始可以爲心通默識矣夫是之謂自得之學　入罟擭陷阱而不知辟以喻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中庸安宅捨安入險愚甚矣尚自謂予知耶皆曰予知乃大不知不曰予知即舜大知　人苟自患其愚終有時乎不愚若不自知其愚長無開明之日矣罟擭陷阱當避不避是天下之至愚也而猶不自覺尚且自謂予知耶嗚呼數有轉罟擭陷阱爲安宅坦塗者乎罟擭陷阱非元有而安宅坦塗非元無也天命之性固自有中庸也以此擇之以此守之終吾身可也而乃不能期月守望望焉舍而去之是何爲善不果而爲惡則勇也一性靈明本無不照昏迷之極良可痛悼聖人警悟之者切矣　呂祖謙麗澤論說不能擇乎中庸而守之便是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避也蓋不入此則必入彼也且如行道若知此是坦塗決然自此行去若少有坎軻崎嶇處必不肯行光明知罟擭陷阱之害乎所以莫知避者則是見之未明耳若見之果明不待勸勉而自行此塗矣賢聖亦是從安隱處行而已　字溪陽先生集不知擇中庸而守之則流於物慾亦是罟擭陷阱罟擭陷阱藏伏其機禽獸不知不覺而陷於其中人於物慾亦然　胡祇遹紫山集予曰人皆曰予知（至）而莫之知辟也存心養性接物處事或過或不及或不恒久已悖物忤違錯乖戾內而此心外而庶類不位不育小則起爭訟大則犯義犯刑然則不能中庸者非罟擭陷阱而何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或失或不能盡則反是遂至放辟邪侈無不爲已陷罪而受刑法不可宥此司徒職天序有典所以不得不敎也世教既衰民不興行故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

勿喜菩祿與權寵豹管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不能期月守也註曰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蓋能擇而不能守雖曰不能惟一則性情之功亦不終矣故曰不得爲知惟其不能守也乃引起顏子之仁發明固執則惟一之功也朱公遷通旨人皆曰予知章（十七）回之爲人也章（十八）極高明而道中庸（二十七）右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愚按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鄒霆炎衍義（孔）子曰（凡）人皆（自矜）曰予知（然不知避禍辟如擒取禽獸者）驅（逼）而納諸綱罟（機）擭（坎）陷（坑）阱之中而莫之知辟（就）也（焉得爲知）人（又）皆（自矜）曰予知（然別）擇乎（衆理而求所謂）中庸而不能（[illegible]）期月（之操）守也（亦焉得爲知乎）魏公着句解子曰人皆曰予知（人無不自矜其知者）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擭胡化反）而莫之知辟也（驅民而納之死莫知避焉曾是以爲知乎）人皆曰予知（同上）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期月匝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朱子章句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因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歎道之不明也又曰是引起顏子事胡炳文通曰上章言舜本自大知不自以爲知而卒成其知此章言人本自不知自以爲知而卒成不知此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避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舜聖人下章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下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朱子章句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朱晦菴大全集張無垢中庸解張云顏子戒慎恐懼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於喜怒哀樂處一得天命之性所謂善者則深入其中人欲都忘我心皆喜愚謂超然悟未發已發之機中庸無此意也喜怒哀樂莫非性也中節則無不善矣不知更欲知何得之而又知何深入其中也若此則是前乎此者未得此性而常在性之外也耶且曰我心皆喜尤害於理　張云人第見其拳拳服膺而不知顏子與天理爲一無

一毫私欲横乎其間不識不知我己且無有矣　愚謂此言盖欲極意以諛顔子而無所準則不自知其言之過也程子遺書顔子擇中庸得善拳拳中庸如何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明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智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只是患在不能守不能斷程子觧畧張子曰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牽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　呂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鳥在其為知也歟惟顔子擇中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為顔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顔子弗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　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顔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抑之弥高鑚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

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為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顔子之志乎　游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楊曰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祝泳附録語録論二章之言問顔子擇中與舜用中如何曰舜本領大不大故着力　林夔孫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顔子也夫顔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盖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衛湜集説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横渠張氏曰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建安游氏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

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顔子之服膺可以謂之知矣故又以顔子明之人皆予知駆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顔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顔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故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　嗚呼學者精微非顔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顔回之所以為顔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中於民則必言舜而擇乎中庸則必言顔回者盖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擇之者莫如顔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廬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顔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為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為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一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胷膺之間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吳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

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叛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豈可皆責其知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顔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麗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間不容髮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擇之為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夫善惡是非之機苟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庶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忘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為至矣子思子欲發中庸之精粹於群聖賢事為之際必首證以知之事盖聖道之妙無不自知入也既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顔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善明中庸者霅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顔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為則法也顔子賢而在下率性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為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修道之教也　永康陳氏曰如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肖失之乎茲回始可謂知趙順孫纂疏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黄氏曰因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知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饒魯石洞紀聞問得一善善便是中庸否先生曰然問拳拳服膺而弗失曰不是只管着意去守這一善只是顔

于心不違仁無私欲之雜故所得之善自然常存而不失（荅吳中守張玉淵）問顏子擇乎中庸地位已高又曰得一善而服膺弗失還是只守這一善還是借此句以形容其能守先生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胷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也（荅東次宋趙處中）陳櫟發明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大智而言必如舜之智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必如顏子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也語録問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曰是問擇字舜分上莫使不得否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豈不是擇諸友好論聖賢等級不消得他依舊是這道理聖人生知安行只是行得較容易 陳氏曰惟能擇又能守牢固不失乃爲真能知之此回所以爲仁而無行之或過不及此道之所以明也陳櫟辯解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顏回之爲人能審擇中庸之理）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之矣（苟得一行之善則必拳拳然服著之心胷之間持守而不忘失之此言顏子於中庸之德既能擇之又能守之惟其真知之故能如此此回之賢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此章對第六章論舜之大知而言必知舜之知而不過則能知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行必知顏之賢而不過則能行此道而後可以望道之明也）胡炳文通擇乎中庸一也擇而不能期月守所謂日月至焉者也擇而得之服膺弗失其心三月不違仁矣日有所得則善愈積而愈多得之不失則善愈存而愈熟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馬豫續義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顏氏）夫子言回之爲人也（項氏豫曰人字當作仁字庶與舜之知字對一類）擇中庸得一善（孔氏）奉持之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能守即是解勿失字）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語録曰能擇而能守仁也如顏子可謂能擇能守矣問堯舜生知安行則無事乎擇否曰聖人安得不擇惟精惟一此理會甚事惟精便是擇惟一便是守生知安行只是不似他勉強耳）盧孝孫集畧問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只在性情上着工夫曰學者固當存養然處事接物皆是着工夫處顏子只得孔子說克己復禮四箇字終身受用不違仁也是這箇不遷怒貳過也是這箇專一不改其樂也只是這箇到得人欲盡天理明無些查滓日用之間都是這道理顏子稱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文是克己復禮前一段事須先識得這道理分明方解去克己復禮若不博文則行得是與不

是皆不知如何會克己復禮所以大學先要格物致知方去誠意正心擇中庸是博文事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是約禮事用其中者舜也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者顏子也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 舜大聖人不易及也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云爾者蓋曰學所以求爲聖人耳許謙叢說擇字兼知行惟知之明乃能擇既擇即見之行事所以下面只說守不再說行擇是當應事之時守是事過之後常守在後遇此事又如此應皆合中庸服膺是守也弗失又覆說守之故也 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凡已擇乎中庸者固仁矣而應天下之事猶擇之本全也每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守之者固日新其德則漸可全也三月之不違可見此意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耳知者智也行者仁也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然所謂愚不肖者固易見不足論惟智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賢者之過如柳下惠之和伯夷之清未及孔子之時智者之過如曾晳之言高而行不掩者近之矣故六章言舜之智而謂隱惡揚善執兩端而用中是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矣八章言顏子之仁而曰擇乎中庸是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矣熊禾標題事義顏子之仁克己復禮此顏之擇乎中庸也擇而能守三月不違之事也故以仁言曾貫標註或謂舜之知則曰用中回之仁則曰擇乎中庸或言庸或不言庸何也曰中庸二字有自德行言者如君子中庸統言之也有自事理言者如道中庸擇中庸之類析言之也故舜之用中本不離夫庸而顏子之擇中庸亦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饒氏槃以中庸爲事理則有固而不通之病矣程復心章圖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之不及矣此回之所以賢而道之所以明也趙次誠考義此章與前章皆言擇乎中庸而此章之所謂拳拳服膺而弗失即前章之所謂能守也章句於前章釋擇乎中庸爲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守字則未暇訓釋此章釋拳拳服膺弗失爲著之心胷之間而擇字則不復言合而觀之可也然章句所謂擇爲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而以爲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好問知也用中行也是則求有求所以知所以行之意而擇字實兼知行而言中則守夫所知所行之理而勿替也但擇屬智故重知守屬仁故重行然二章之擇雖同而後章不言守而謂之拳拳服膺而弗失章句以拳拳爲恭敬奉持之貌所以明尊之之心也以服膺爲著之心胷之間所以明親之之心也顏子於中庸之道而尊之親之

若是此其所以為真好學也歟。然或問於回之能擇而謂之無賢者行之過於能守而謂之非不肖者之不及行夫所擇守者中庸之道則中庸之中當自兼無過不及之義擇則擇此無過不及之理而守則守此無過不及之理也。今乃分擇為無過守為無不及意者主中庸言之則無過不及之理無間於擇守。主擇守言之則擇有不敢盡其有餘之意故言無過守有勉其不足之意故言無不及不可以槩論也。至若前章章句以舜之好問好察至於執兩端而擇之審知也以用中為行之至行也而下文則以為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蓋兼知行而重知也此章回之能擇知也能守行也而下文以謂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是亦兼知行而重知也二章之旨本無以異朱子既以舜之權度精切不差而後能用其中者為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乃以回之真知而後能擇守者為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誠若可疑意者上文論本章知行之序而皆重知下文論章外知仁之意而重舜於知之知重顏於仁之行而不必拘上下文意之相蒙則未可知耳許白雲以六章行之意重此舜不專於知而道之所以行八章知之意重此顏子不專於行而道之所以明舜知也而謂之重行顏仁也而謂之重知道所以行本於知之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知而道所以行道所以明本於行之無過不及則謂之不專於行而道所以明其說有不可曉者夫果足以辯章句之疑乎陳華祖提綱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此見顏子之能擇則非賢者之過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見顏子之能守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章句謂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者是也此行字屬仁所謂仁所以體此中庸者是也。晁景迂集子曰回之為人也至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為回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項安世聽說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顏子是也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錢時融堂管見顏子所謂擇乎中庸而能守者擇善而固執之謂也所以不遷怒不貳過而進於三月不違仁與不能期月守者異矣袁絜齋集善惡遼絕擇之易耳以善非善擇之最難顏子善擇而得之得此一善何所不通拳拳服膺仁守之功密矣舜性之也顏子不失性者也　惟明性者乃能擇善已性不明雖滿目皆中庸安能擇而守之顏子屢空此性靈明何所不照既得一善一可該萬常人雖暫得而易失顏子服膺則永永弗失矣非有所係而不失也不係而自不失三月不違仁是也吾謂顏氏子之學幾於舜之大知矣

幾於舜之執中矣前章論舜此章繼論顏子蓋子思子特以二人擬倫而啓發後學之心也學者觀此胡不豁然有省乃知無名位祿壽與享名位祿壽之極者其實則一。此正可以見性命之不相離也若謂舜育大德受天明命則顏子終身匹夫且不幸短命遂謂天命不在顏子可乎顏子雖無貴為天子之名而榮華至今名莫加焉非天定耶嗚呼顏子何以得此於天哉。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顏子惟盡人之所以為人者而已人者何性是也字溪陽先生集舜性中庸顏子身中庸然顏子在聖賢之間只爭得些子而夫子便以擇言之學者可不奮發自勉資善覩書記得一善則拳拳張膺而勿失之矣。　說曰孔子稱顏淵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觀一善之得拳持而著之心惟恐失之此豈日月至焉者能之乎蓋仁而不違則以善而勿失也答祿與權集此承上章發明惟一之意擇乎中庸是擇善之功用力於惟精也拳拳服膺是固執之功用力於惟一也拳拳服膺是執而勿失是固則其用力之至可知也此正顏子三月不違仁之時非若舜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然雖用力是亦生知安行之亞也此發明惟精之意輕惟一之意重以起下章中庸不可能之意蕭鎰待問道中庸依乎中庸擇乎中庸工夫次第　君子之所以中庸者以其能擇也能擇能守則無過不及而中庸矣而非化之者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而不獨能擇矣道中庸則仁之至而不獨能守矣此中庸之成德而道之所以疑也鄒霆炎行義孔子曰（顏）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奉持）服（著於）膺（胷之間）而弗（或忘）失之矣（惟顏子真知故能擇而守如此此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魏公著句解子曰回之為人也（回孔子弟子顏淵名其為人也）擇乎中庸（同上）得一善得一至善之理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胷也言奉持而著之心胷之內也必若回之能擇能守然後行之無過不及而道常明也）薛季宣浪語集子曰人皆曰予知（至）而弗失之矣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二者適反君子小人之辨衆人之知所謂小知也惟知之小陷乎大患而不自覺雖知中庸之擇固無安之之理夫小知而大知自見惟不役於小爾於中庸之德其惟大受者乎顏子擇中庸而得一善所謂識道也拳拳服膺則心服而身守之矣未嘗須臾離也何從而失之乎舜之為舜不過執兩端而用其中顏之為顏不過擇中庸而得一善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在乎知本而已

右第八章

倪士毅輯釋此章言仁之事擇

中庸知之意弗叅勇之意也。馬豫續義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或問）鄒寷夾衍義言顏回之擇中庸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朱子章句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知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朱子語類問天下國家可均此三者莫是智仁勇之事否。曰他雖不曾分看來也是智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智仁勇且如顏子瞻前忽後亦是未到中庸處問卓立處是中庸否曰此方是見到從之處方是行又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賜）公晦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謂資質之近於智仁勇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若中庸則四邊都無所倚著淨淨潔潔不容分毫力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那恰好處便是中庸不然

只可謂之三事（方子廣）徐孟寶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也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不及且如天下國家雖難均捨得便均得（今按捨字恐誤）爵祿雖難辭捨得便辭得蹈白刃亦然只有中庸却便如此不得所以難也徐曰如此也無難只心無一點私則事事物物上各有箇自然道理便是中庸以此公心應之合道理順人情處便是恐亦無難曰若如此特聖人却不必言致知格物格物者便是要窮盡物理到箇是處此箇道理至難揚子雲說得是窮之益遠測之益深分明是徐又曰只以至公之心為大本却將平日學問積累便是格物如此不輟終須自有到處曰這箇如何當得大本若使如此容易天下聖賢煞多只公心不為不善此只做得箇稍稍賢於人之人而已聖賢事業大有事在須是要得此至公之心有歸宿之地事至物來應之不錯方是徐又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止於信但只言止便是心止宿之地此又皆是人當為之事又如何會錯曰此處便是錯要知所以仁所以敬所以孝所以慈所以信仁少差便失於姑息敬少差便失於沽激毫釐之失謬以千里如何不是錯（大雅）程子體畧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明道）呂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為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智者之所能也遜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聖人其孰能之唯其所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祝洙附錄）此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知就其所長處著力做云而不知擇乎中庸耳（蔡模至之）衛湜集說建安游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為惠者能之爵祿之貴可辭為廉者能之白刃可蹈為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之實也。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一時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如中庸之為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則沒身而後已是常久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祿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久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強之不息然後庶乎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十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以行道是爵祿不可辭然而尚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者乃常行之道孔子言其難知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黃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而弗均之斯能義矣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勇矣　馬氏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擅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祿者人之所欲而辭之者難唯廉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惧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人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傷鑿蓋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均之理爵祿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辭而不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

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為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第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爵祿可辭此廉者能之第恐務沽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第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當者中庸之謂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為之耳　高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為之惟中庸天理不可以能為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貲產之比疑不可均以與人然而巢由之徒視天下若將浼己燕子噲舉國以授子之殊無難色則是天下國家雖大在高者處之均以與人可也爵之貴祿之富天下之人所同欲疑不可強為辭辟也然慕為夷齊之潔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駟亦不之顧則是爵祿雖榮在廉者處之辭而不受可也白刃凶器天下之人所同畏疑不可冒死而蹈之然賁育專諸北宮黝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撓是白刃雖凶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人中無一為辭爵祿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為均天下國家以與人雖數千年中亦無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絕倫之行非常人之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為可

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可以與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何也曰聖人於此示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也能之一字最為學者大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心則其所為所行皆近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為善之功缺矣其能常久不息乎故高者之於天下國家能之則可均也廉者之於爵祿能之則可辭也勇者之於白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絕倫之行能之則皆可為也雖然能則能矣此豈常行之道哉今日行之後日不可復繼矣唯中庸每事皆任天理故不可以能為之心為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行也事事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為善所歸皆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旨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丘未能一焉意義不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富以與人辭爵祿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顧揆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志類可為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反掌耳彼猶可為而此不可能可謂捨近而慕遠矣不為疑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說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能非也使其奮然於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為違其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違其所不為於其所可為則其至中庸也孰禦此聖人變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為難而絕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為名義所激血氣所扶直意而行率情而為更不顧天理如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唯一槩之以天理當慶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君子之時中　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祿廉者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能也　江陵項氏曰生知為上力行者次之勉強又次之此知仁勇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強言之強於外者易強於內者難勉強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強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路問強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顏子是矣顏子不易得如子路足矣　寶城吳氏曰事有可強而能者有不可強而能者可以強而能則人皆能之不可強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均也公者能之爵祿可辭也廉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則非可擬議揣想模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顏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自求饜飫自得

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過用其心也　霅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小大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也爵祿當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之非中庸也白刃在前不可輕冒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為人所不能為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為能也　新定顧氏曰此設為之辭以明中庸之為難事耳聳天下之聽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曷為而難能若是蓋私欲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私欲未易息絕也且以七十子之善學僅日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萌挺然傑出者惟顏子而曰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曰亹亹至於不顯亦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而無怠無荒伯益且勤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庸之難能也蔡淵綱領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祿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知仁結上言勇起下趙順孫纂疏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為之文集曰三者只知就其所長處着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語錄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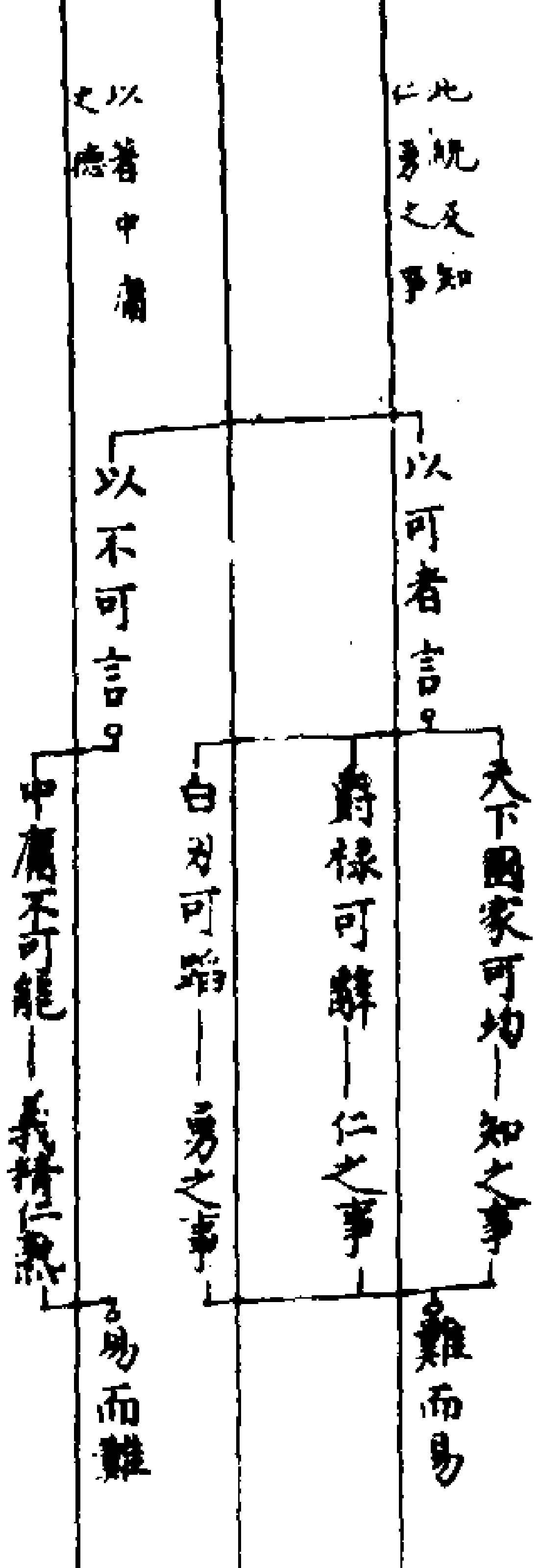
別有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到那恰好處便是中庸陳氏曰天下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之爵祿人之所欲難卻也而資稟高潔者能之白刃人之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之則是三者雖最難而皆可以力爲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至不能及也陳氏曰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而爲之須是學問工夫篤志到了義精仁熟處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則若易而實難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黃氏曰天下至難之事人或能之而中庸則鮮能也饒魯石洞紀聞問均天下國家爲知辭爵祿爲仁蹈白刃爲勇入中庸須要此三德今三德如此卻曰中庸不可能何也先生曰均天下國家曉達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勇敢者能之皆可以氣質爲其均之辭之蹈之未必合中庸若欲合中庸非有以勝其氣質之偏物慾之私而純乎義理者不能及此所以爲難能　問此章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曰然陳櫟考異天下國家可均也下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行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云云祝本如此他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云云胡炳文通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於公子糾之難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中庸雖若不可能亦不過平常之理人自鮮能知味人自不能期月守故曰惟聖者能之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章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覆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章句一本曰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一本曰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蓋曰倚於一偏則就三者之事上說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就人行此三者之事上說後本是改本分曉焉張緝義均平治也

章句　呂氏曰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按語錄說有曰以天下國家均以與人者非是天下之至難也至皆能以力爲之章句語錄曰三者看來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　疑曰可均可辭可蹈是智仁勇否曰不然若便是知仁勇却合中庸更何必用中

庸不可能一句所以章句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曰亦曰事只是說三者亦是知仁勇之事不是直指曰知仁勇之德也下文云不必合於中庸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既曰不必合中庸又曰近似亦可見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方氏曰義精是要物格知至仁熟是心正意誠如此則能擇能守而行事皆合乎中庸矣苟一毫私意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是中庸不能及也盧孝孫集畧程子云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曰克盡己私渾無意必方見得道理恰好處若未能克己則中庸不可得而道矣　中庸不可能程子但云克己最難此言徹上徹下許謙叢說七章能擇中庸而不能守是知其理而行未至此章能爲三者而不能中庸是能行所難而知未至者故此二章處於知仁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知仁皆當勇也　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乎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此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史伯璿管窺饒氏謂此是引起下章說勇處章句義精仁熟似欠勇字之意此通者辨此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此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爲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讀者詳之熊禾標題事義詳言三者亦知仁勇之事陳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此只隨資質所及做去到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曾貫標註或謂三者此皆知仁勇之事而又謂中庸則不可能何也曰均國家難能也然知如臧武仲亦可均之辭爵祿難能也然不欲如孟公綽亦可辭之蹈白刃亦難能也然勇如卞莊子亦可蹈之夫三子之所能雖皆知仁勇之偏然或倚於一偏而其所能又未必合乎中此夫子之教子路亦必文之以禮樂方可以爲成人也玩味事之一字可見或又謂章句既云義精仁熟而又必至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何也曰義精人熟者仁知之無偏也蓋義之精而又無一毫人欲以蔽之者知中之勇也仁之熟而又無一毫人欲以累之者仁中之勇也此蓋自中庸之成德而言故微見勇之意非如初學者全有待於自勝之勇方能擇而能守也

程復心章圖

論德難易



趙次誠考義章句謂三者皆倚於一偏可均者才能之施於人知之偏也。可辭者制行之守於己仁之偏也可蹈者血氣之不守於己而妄施於人勇之偏也章句謂之資之近而力能勉者蓋以其出於天資之所能人力之所致天資指知仁勇之根於賦稟者而言也人力指才能制行血氣之見於施爲者而言也然或問謂之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者即所謂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是則知仁勇之偏其偏於過者乎何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治天下國家而不知反諸身知之過也用舍行藏安於所遇所以全其心之德也絜身亂倫高蹈遠舉而不知反仁之過也死生視義之可否一朝之忿而至於忘身及親勇之過也然此之所謂知仁勇以資稟之性言也中庸之所能由於義精仁熟以知行之學言也義之精則知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明仁之熟則行之無過不及而知仁勇之所以行是則知仁勇與義精仁熟本不可以槩論也饒氏既以義精仁熟欠勇字意胡雲峰又發明之以爲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皆誤矣乃若許白雲以上兩章所言擇乎中庸就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就全體上言固然矣而又謂義精是知之極仁熟是行之裕是就應此事之前說無一毫之私是就應事之時說件件如此則全乎中庸矣其分義精仁熟與無一毫之私於應事之前固不可矣而其言應事則又似以全體之中庸亦就每事上言不知此何說也雖然章句以非義精仁熟與無一毫私欲不能及爲中庸之不可能以理言也若以人事言竊恐亦通蓋天下國家難均爵祿難辭白刃難蹈而人或可均可辭可蹈中庸本無難也而人則不可能庶合前章鮮能之意又以見聖人未嘗言難以沮人而中庸亦未嘗不可能也陳華祖提綱天下國家可均至中庸不可能三者至難事也而資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中庸人心本有之德至易事也然非學問篤至於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回之擇乎中庸蓋真知之者故以是章承之然

欲進乎中庸之域非強者不能故以子路之問強繼之章句所謂亦承上章以起下章是也晁景迂集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至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怵之也錢時融堂管見不偏不倚日用平常自然是道何能之有一起能之之意即支即離去道遠矣故曰中庸不可能自昔固有絕人之才超世之識天下種種難能之事無不能之而欲庶幾於道而不可得其病果安在哉無他能故也凡以聰明運智巧皆道之祟也真知其所以不可能即能矣故又曰唯聖者能之袁蒙齋集善處事者能均天下國家廉者能辭爵祿果者能蹈白刃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能天命之性良能也前章鮮能者鮮有能其不可能者也　均天下國家善處事者能之辭爵祿廉介者能之蹈白刃果敢者能之天下無不可能之事而惟中庸則不可以能也皜皜純白天則自然何所容其能哉究極而言執可均可辭可蹈之見已非中庸之道矣何則不以一律均者中庸之均也辭受各中其節者中庸之辭也死生各當其可者中庸之蹈也而執一者豈中庸哉天命之性自有常中一毫偏倚非天命也呂東萊麗澤論說天下國家可均也謂管晏亦可做恐管晏人物當不得一箇均字去一正天下糾合諸侯正是一切強力均天下國家事字溪陽先生集天下國家三句皆可致力中庸不可爲力聖人便自然學者須要十分克去己私能只在克己到後禮便不用能　來書說知仁勇底人然後可均可蹈可辭算來也是知仁勇底人方且了得只是未必便到中庸蓋知仁勇有偏有全可均可辭可蹈是著力用功或有些偏不與他做知仁勇不得於其中却須有箇中庸方是聖人之事方是不倚不流方是知仁勇之極且無些子過與不及直是難能中庸不可能是著力不得處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脩道謂教命與性天也率與脩人也人生天地間得於天者同脩於人者異答祿與權集夫天下國家之可均有才者能爲之爵祿之可辭廉靜寡欲者能爲之白刃之可蹈輕生者能爲之然或不合中庸之道者多矣故曰資之近似者皆以力爲之至於中庸非明善而能擇之精固執而能守之定者不能允執厥中也此章兼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義言之以起下章勇之事也性理會元晦菴云均平治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蓋天命精微之極不容一毫人欲之私故用意者過之少懈者不及非如他事可以智力而能也　又云中庸則宜若無難知難行之事矣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

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鄭霆炎衍義孔子曰。天下國家可以均平而治。知者能之也。爵祿可以辭而遜。仁者能之也。白刃可以蹈而犯。勇者能之也。三者天下至難。然有志則終易。中庸者天下之至易。然非聖人則不可能。而終難。此氏之所以鮮能也。魏公著句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均平治也。知者能之。爵祿可辭也。辭遜讓也。仁者能之。白刃可蹈也。蹈踐履也。勇者能之。三者益難而易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易而難。故民鮮能也。

右第九章

朱子章句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趙順孫纂疏黃氏曰。引起子路事。馬豫續義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蓋三者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明中庸之尤難。以起下章。章句　或問蔡氏曰。知仁結上。言勇起下章。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一東

庸（中庸十四）

子路問強。朱子章句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程子輯畧游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衛湜集說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淵之問仁。終身所問不過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強之說也。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朱子章句與平聲。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朱子章句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語類問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稍稍輕否。曰然。個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強。僩　程子遺書北方之強血氣也。南方之強乃理強。故聖人責之人。患乎懦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忿懥怒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祝洙附錄語錄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董銖　趙順孫纂疏寬柔以教。至勝人為強。三山陳氏曰。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君子之道也。陳氏曰。此君子只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陳櫟詳解子路問強。子路好勇。故問剛強於孔子。子曰。南方之強與。孔子答言。汝之問強。其南方人之強歟。北方之強與。其北方人之強歟。抑而強與。抑是汝之所當強歟。三等強。下文分别言之。寬柔以教。寬容柔順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橫逆無道之來。直受而不報之。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此南方人之強也。君子居之。君子長者之人。每每以此自處。此君子是平平說。非大賢君子之君子。胡炳文通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衆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馳釋不盡。以強為問

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　通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與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又是泛說。馬豫緝義發明引三山陳氏曰。南方之性既曰寬柔何強之有。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　輯釋亦引之史伯璿管窺此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守其氣質不變似非經注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黄裳演山集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強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宇谿陽先生集南方之強。以柔勝剛。北方之強。以勇馭勇。南方失之不及。北方失之太過。皆非中也。不流不倚者。當不偏於南亦不偏於北。矯當如矯揉之矯。過與不及者。當矯之使歸於中也。魏公著句解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所問者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與（所問者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抑問女之所當強與）。寬柔以教（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不報無道（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之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居之（此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朱子章句衽。席也。（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朱子語類風俗易變。惟是通衢所在。蓋有四方人雜往來於中。自然易得遷轉。若僻在一隅。則只見得這一窟風俗。如此最難變。如西北之強勁正如此。（特因論南方之強而言此義。）程子輯畧程子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強者是義理之強。故君子居之。北方人強悍。所謂強者是血氣之強。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理義勝之。陳櫟詳解衽金革（衽席臥於干戈甲冑間）。死而不厭（視死如歸。輕死而不厭惡）。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有果敢之力勝人為強。此北方人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好強有力者。每每以此自處）。胡炳文通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為強。猶不失為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自有重輕。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能含忍者。亦不過擧風氣之大槩而言爾。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也。馬豫緝義此一節言過乎強者也。（或問方氏曰。南方北方之強。皆未及乎中。）下文不流不倚不變塞不變四事。方是教子路義理之強。是強之中。史伯璿管窺衽金革章句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通引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　輯釋亦引之。以衽為席。即請衽何趾之意。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為衿。固可通。然金革皆為甲。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趙德纂義衽席也。（禮記內則云。奉席請何鄉。將衽請何趾。註謂更臥處。衽臥席也。衽兵甲者。以兵甲為寢臥之具也。）趙德纂要衽金革。（臥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鬬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惟云南北而不及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擧。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魏公著句解衽金革（衽席也。金戈兵。革甲冑之屬）。死而不厭（雖死而不厭悔）。北方之強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而強者居之（此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朱子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語類如和便不流。若是中便不倚。何必更說不倚。後思之。中而不硬健。便難獨立。解倒了。若中而獨立。不有所以。尤見硬健處。（義剛）　當初說中立了。又說而不倚。思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倚。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人硬健處。（義剛）　問中立而不倚。曰。只中立便是不倚了。然中立却易得倚。中立而不倚。此其所以為強。（至）中立久而終不倚。所以為強。（閎祖）　強哉矯。贊歎之辭。古注。矯強貌。（人傑）　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下惠夷齊。正是如此。曰。是。又曰。柳下惠和而不流處甚分曉。但夷齊如何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曰。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不從便却終身不食周粟。此見得他中立不倚處。曰。如此却是倚做一邊去。文蔚曰

他雖如此。又却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盍歸乎來。文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見他中立而不倚處。文蔚　問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注云云。曰。國有道。則有達之理。故不變其未達之所守。若國無道。則有不幸而死之理。故不變其平生之所守。不變其未達之所守易。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難。僩　國有道。不變塞焉。塞未達也。未達時。要行其所學。既達了。却變其所學。當不變未達之所守也。銖　朱子語續錄強哉矯。矯強貌。非矯揉之矯。詞不如此。　中立而不倚。凡或勇或辨。或聲色貨利。執著一邊。便是倚著。立到中間。久而不偏倚。非強者不能。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　呂云。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夫中立不倚者。湛然在中。無所偏倚。而義理全具者也。剛而寡欲。恐不足以言之。引柳下惠之行為和而不流。夫下惠固聖之和矣。然孟子推其有不恭之弊。則與中庸所謂和而不流者亦異矣。又引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為中立而不倚。夫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是乃淸者之德。豈可便謂之中立不倚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固是有中庸之德。而窮困在下者如此。然專以此事解釋中立不倚之義。則名義非所當矣。蓋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以操行言。中立而不倚。以理義言也。

中立不倚。亦只是以行言。所引獨立不懼者近之。不倚是無所阿附之意。答潘謙之。　和而不流。則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則非執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擇之精。有道而不變者。守之固。擇之精。則不患乎道之難明。守之固。則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則無賢智之過矣。章句中謂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豈不流尚易而不倚為難。如富而無驕易。貧而無怨難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須就強字上看。如此說無功夫矣。祝洙附錄當中而立。自是不倚。然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知。皆是偏倚處。若中道而立。無所偏倚。若把捉不定。久后畢竟又靠取一偏處。此所以要強矯工夫硬在中立無所倚也。廖謙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后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后。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董銖　強哉矯。贊美之辭。　詩傳。矯矯武貌。總論三章之旨。問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和而不流以下。是學問做出來。曰。是。林夔孫張栻南軒集強哉矯。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每句言之。所以深歎美之辭。雖煩而不殺也。此說初讀之。似好。已而思之。恐不平穩。疑聖人之辭氣不爾也。然此句終難說。呂楊諸公之說。雖亦費力。然於學者用工。却有益爾。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趙順孫纂疏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陳氏曰。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所當強者。此則所謂中庸。至能擇而守也。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理義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是指成德之人。陳櫟發明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此四者。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塞未達也。至不變平生之所守也。陳氏曰。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氏伸曰。強。勇也。中立。易倚。不倚者。勇也。和。易流。不流者。勇也。矯。勇貌。不變塞。至死不變。勇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不可能者。今能之。夫子以是告子路。至進之以德義之勇也。夫子誠教之至矣。惜子路終不能盡變化其氣質也。　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拈起言之。陳櫟詳解故君子和而不流。此下言君子之強。乃賢人君子之事。中庸之道也。是汝之所當強也。應抑而強一句。故君子雖以和為貴。然未嘗一

於和而無節。其和能有所守。而不至於流也。強哉矯。其強哉。矯矯然武毅也。矯。如矯矯虎臣之矯。以此語贊君子之強。下文三句皆效此。中立而不倚。強哉矯。不強者。皆能中立。久必偏倚。今能當中而立。又能持守常不偏倚。可謂強哉矯然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遇國有道時。雖達而進用。然若固有之。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遇國無道時。則安貧至死。不變平生之所守。可謂強哉矯然也。此四者。純乎義理之強。而非血氣之強。乃君子之大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之也。胡炳文通。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無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汙。惟強者為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強者為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強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強者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亦有弘毅之力。堅決之見。篤信天理。克盡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永康陳氏曰。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乎此。　新安王氏曰。子路為人。初無中和氣象。故夫子以中和言之。通曰。第一章自天命率性說中和二字。說得大

此就人之氣質說中和二字說得小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分明有骨力是之謂自強通曰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而非禮弗履所以為大者之壯也倪士毅輯釋陳氏曰和到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史伯璿管窺強哉矯章句矯強貌詩矯矯虎臣是也　饒氏謂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若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按明倫載饒氏此說而又自曰愚按矯揉之說出於呂與叔或問以為未然今饒氏又拈起言之　輯釋亦引此二說　按此四句是應抑而強與而言雙峰謂聖人不應只說強何也且如章句說則以強為主而矯為贊其強之辭如饒說則以矯為主而強為贊其矯之辭二章雖若皆通然子路則問強非問矯也雙峰但知反章句為高而不知求之經文以審其是不足道矣發明者以饒說為非則不當存存而不辨正愚所謂口雖非之心未嘗不是之者也於此見發明信朱子不如信饒氏之真情矣或問所辨不可不攷何文淵事文引證詩曰矯矯虎臣　詩魯頌思樂之篇此歎於泮宮而特頌之辭也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呂喬年麗澤論說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和與物同何疑於流中立無所依又何疑於倚中立者四邊虛剛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字谿陽先生集塞字文公以未達之所守言之若更以淵塞充塞求之尤善至死不變元只是此實理所以更不必言塞矯字詩訓強貌若以矯正釋亦通矯其偏以適於中也李好文經訓要義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言不變未達之所守蓋不以富貴利達變其守也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言不變平生之所守蓋不以死生貧賤改其平日之操魏公著句解故君子和而不流君子以下謂汝之所當強者雖和而不至於流強哉矯矯強貌中立而不倚中立而無所倚著強哉矯同上國有道國家有道之時不變塞焉塞未達也言不變未達之所守也強哉矯同上國無道國家無道之時至死不變不變平生之所守也強哉矯此四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程子輯畧呂曰此章言強之中也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而強者汝之所當強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強然犯而不校未害為君子北方則過於強尚力用強故止於強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強也柔而立寬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楊曰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強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故君子之強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為至衛湜集說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強不息者惟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強次顏淵所謂強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強為君子強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蓋其為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　延平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強氣俗如此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為強也故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以勝物為強也子路之強若是故曰而強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為強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強哉矯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子路也　河東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強以勉之明君子自強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不可能哉強有二說強悍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強故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尚勇無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為強故曰強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強哉矯乎學者若知自強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強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抑王同義陽為德陰為力南方之強以德而已北方之強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強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乎中庸之道焉若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固無柔之失故曰君

于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強於矯弊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廣安游氏曰強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為中庸待之以強孟子之說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主中國之強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重厚君子因其性以道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稟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強不剛不柔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為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為強所以為壯大也易言剛健中正純粹精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強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強可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強何哉蓋強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強為中庸之強若乃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強故曰而強者居之然則何以為中庸之強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強矯然不撓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強亦矯然不撓故其見於用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際無道之世曾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強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為言剛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啓發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似之北方之強北

宮黝似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晏氏曰仲尼答子路以北方之強乃曰而強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強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聵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強所能與也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強而世之號為強者乃處北方之強則所貴於強不在剛猛矯猶抑也哉疑辭也強哉矯猶言強豈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趨時國無道不變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強非矯抑所能　雪川倪氏曰南北方之強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特恃血氣為強爾非南方北方之強故孔子勸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強者不能以抑為強故孔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為傷勇非中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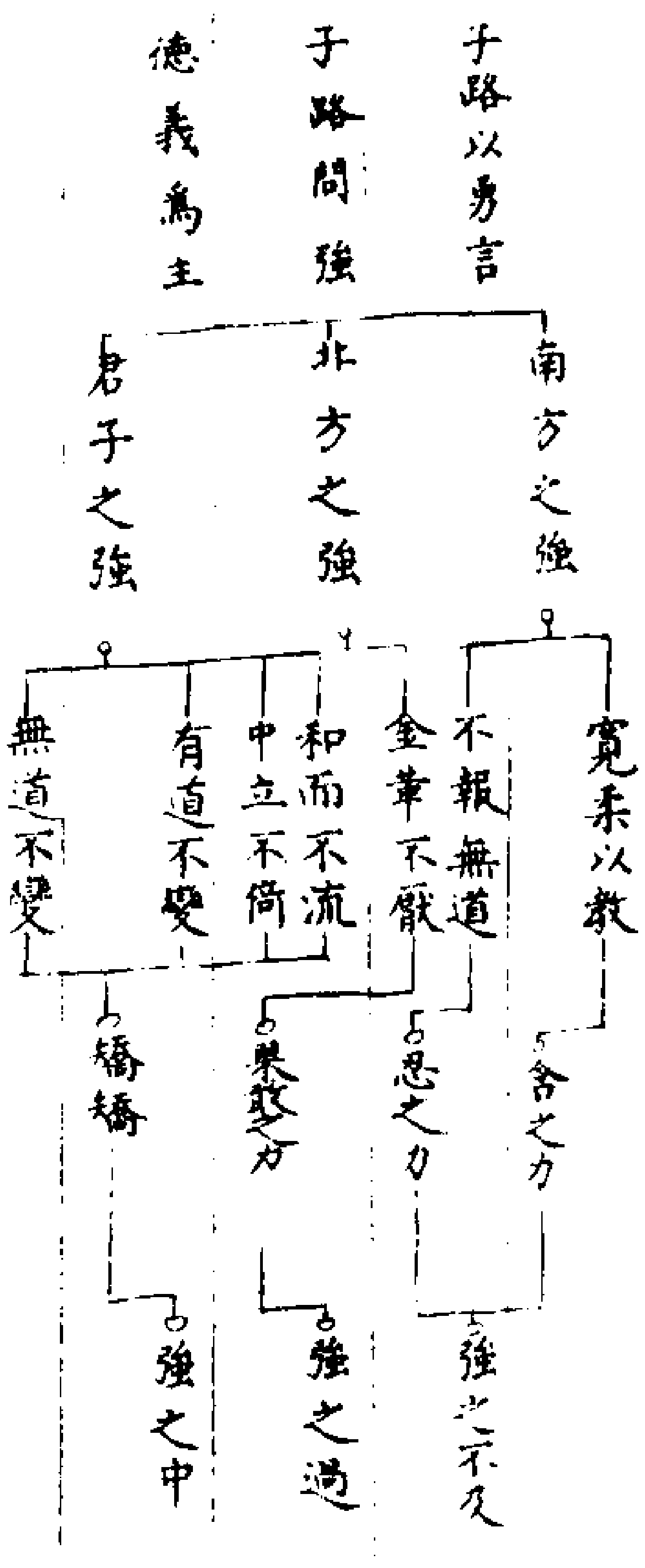
蔡淵綱領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主勇而為言也

饒魯石洞紀聞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問南方之強北方之強只是因其氣質而言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乃是能矯其氣質之偏以就乎中如何先生曰然問然則章句訓矯為強貌而引矯矯虎臣為證何也曰朱子之意謂此四者皆成德事故以矯為強貌然以矯為強貌則當曰矯哉強不當曰強哉矯此矯字當訓作矯揉之義強哉矯者言強哉其為矯揉也蓋此四者非平日矯揉之強者不能有以至此又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而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問章句以不變塞為不變未達之所守似牽強曰魯向來亦疑之但別解不得（答張玉淵）　問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如何先生曰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且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陽亦然才說風氣便是用了蓋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問朱子謂南方不及乎強者也北方過乎強者也看來南北各屬一方皆是氣之偏處所以不中君子之強又不如此曰南方之強強乎柔者也北方之強強乎強者也君子之強強乎中者也問君子居之與下面和而不流之君子何所別曰南方雖不及乎強然亦是君子之事是亦君子之徒矣後面和而

不流等語。却是正說君子。問。陽莫盛於南方。若是一味含忍。恐非陽剛氣象。曰。固是含忍。然却是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是也。此雖可謂君子之事。然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當報處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譬如於天。也有和風甘雨。也有嚴霜烈日。時中道拘不得。又曰。上面南方北方之強。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要自勝其氣質之偏。所以說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和以接物。固是好。然知和而和。則易流而爲不恭。中固不偏。然四面空曠。亦易得倒歸一邊。問。然則偏倚異乎。曰。程子云。中者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亭亭當當。是四面湊來恰好當中。便是中立。直上直下。是上面與下面筆直。無一些邪曲。便是不倚。不倚尤難。故非矯之強者不能。又曰。矯揉是用工處。不應聖人只說強不說用工處。（吾共中字張王淵）陳應龍輯語問。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恐是風氣資稟所致。以比北方之強。曰。凡人中立而無所倚。則必至於倚著。不東則西。惟強壯有力者。乃能中立。不待所依而自無所倚。如有病底人。氣弱不能自持。他若中立。必有一物憑依。乃能不倚。不然則傾倒而偃仆矣。此正說強處。強之爲言。力有以勝人之謂也。（董銖）許謙叢說。子思引夫子告子路當強之目。以合舜知顏淵仁爲三達德之事。非子路之所已能者。

子路好勇。是子路生質本剛。事皆勇爲。至此蓋亦未知勇之所當務者。故以爲問。　南方之強。雖君子之強。然亦未是中庸不及於強者。北方是過於強者。君子則爲後四者之強。上君子字輕。下君子字重。　君子之道中而止。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固皆未至。然上言君子居之。則比強者居之者爲勝之矣。不及者勉強至中頗易。過者矯揉至中尤難。兩君子字雖不同。然言君子。四強哉。終是接著君子說。　南陽方。北陰方。陽舒散而陰收歛。舒散便和柔。收歛便剛勁。此蓋大約言風氣之偏。則風俗隨異。其實南人豈盡柔弱。亦有剛勁者。北人豈盡剛勁。亦有柔弱者。然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言柔之甚而善者。衽金革死而不厭。是言剛之甚而過者。　章內兩而強不同。前是汝之所當強者。後而字是承上句虛字。兩君子亦不同。君子居之輕。如善人長者之類。故君子重。是全德之人。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下兩節雖尤難。然上兩節常貫在其中。國有道。必出而仕。人於未達。其所守者正而堅。既達之後。接物廣應。變多。或有易其守者。國無道。固不可出。能守之至。死畧不易其志。如夷齊餓死而無怨者。方是強之至。君子或出或處。必當合於中庸者如此。　四強哉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有道無道只言國之治亂。有道乃可仕之時。無道無可出之理。君子之出也。固當合乎中庸。然此却只言出以後事。蓋君子平日自修。須有能守之節。上之人合亦爲其有所守故用之。及既仕則必堅守平昔所守者可也。今乃不能守其前志。不爲富貴所淫。則爲事物所汩。不爲所汩者。知未盡。爲所淫者。仁未至。皆是不能勇以全夫知仁者也。故以不變塞爲強。若國無道。不變平生所守。是窮而在下。當不可仕之時。雖困悴窮蹙。不能全其生。亦必死而安於天耳。推而言之。雖已仕者。適逢國變而無道。則必屹立不移。以身殉國。若此豈非至強者歟。　章句含容形容寬之量。巽順體做柔之容。皆不可以爲正訓。　資質既寬柔。其心必受人。所以能誨人之不及。若無道之來。直受之不思報之者。亦以能含容巽順故也。上兩字以質言。下兩字以接物言。衽金革死而不厭。却只是一意。　言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善斡旋說。　中庸之道。知固在前。然行之及方是。曰。非有以自勝人欲之私。仍舊是說仁。重曾冑標註。子路問強。（至）強哉矯。　或謂南方之強。謂之君子。和而不流。亦謂之君子。何也。曰。南方之君子。對北方之強者而言。一則寬容含忍。一則剛勁果敢。俱以資而言也。至於和而不流之君子。又所以對南方北方之強而言。一則風氣

之強。一則德義之強也。　或又謂中立不倚。和而不流。其與首章所謂中和者同與。曰。首章之中和。以性情而言。此章之中和。以德行而言。一則本之於心。而有體用之分。故其所該爲至廣。一則行之於身。而有溫確之異。而其所守爲至剛。一則根於所稟。乃天賦之自然。一則成於學問。乃德性之卓然者也。或又謂君子之強。四者亦有別乎。曰。和而不流。是接人處。中立而不倚。是守己處。國有道不變塞。是富貴不能淫處。國無道至死不能變。是威武不能屈處。四者謂之德義之勇者。既能持志又能無暴其氣之謂也。程復心章圖。子路好勇。故問強。南方之人。寬大而能涵容。柔弱而能巽順。所以能誨人之所不及。非寬大則人之所不及者。已不能包容之。非巽順則不能低心下氣以誨人之所不及。不報無道。是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南方地氣溫軟。人稟得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居之。此君子字只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北方地氣剛勁。人稟得亦勇。多以金革爲衽席。常在兵革間。雖死不厭。故以勇敢之力勝人爲強。而強者居之。南方強失之不及。北方強失之太過。皆非中庸之道。此下說君子有四者之強。乃中庸之道。子路之所當強也。



趙次誠考義強哉矯皆勉學者自強之意和而能自強則不至於流中立能自強則不至於倚國有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平素國無道而自強則能不變其困窮然則所謂不流不倚不變皆言堅強不屈而求以入德之事非指理之無過不及者而言夫德之成也蓋和而不流者言其人之和易而不雷同也中立而不倚者言其人之強立而無所倚靠也國有道無道而所守之不變即所以守此不流不倚之志而不敢變也章句以為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非謂不流不倚不變為中庸之不可能也亦非謂已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能擇能守也蓋謂夫子之所以勉子路以此者正以中庸之不可能而君子之莫大於自強也何者所謂中庸之不可能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能守即上章所謂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故於此既言不可能而下章則言惟聖者能之正謂惟聖人然後能夫中庸之不可能者也章句以聖人之所能者為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曾謂夫子教子路以理勝氣而勉強脩德以致夫不流不倚不變之力者亦可以為成德乎語録以不流不倚不變為能擇後工夫意正以為成德之事録之誤也胡雲峯遂謂君子居之之君子為泛言而不流不倚不變之君子為成德殊不知南方之君子雖不得中而猶不失為君子之道而其所當強者則正在於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初非可以分君子之不同也語録又謂惠為和而不流而夷之歸文王善養老而不從武王伐紂為中立不倚夫和而不流固可以言惠矣以夷之清為中立不倚則惠之不以三公易其介獨非中立不倚乎大抵惠偏於和夷偏於清其制行則有終身不可合者柰何引之而証夫子所教中庸之道耶饒氏又謂四者亦有次弟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

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夫四者之強皆出一致惟和不流故中立不倚惟不流不倚故有道無道而終身不變未聞可以次弟難易言也且至死不變教學者持守之事又豈可以言聖人之所能乎要之舜之好問用中生知安行主於知而為智回之能擇能守學知利行主於行而為仁子路問強而夫子抑其血氣之剛進之德義之勇困知勉行主於強而為勇其學之淺深事之大小固有不可以槩論也

陳華祖提綱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夫子舉三者之強以揭其剛其下遂條釋其為強者之目以告之蓋南方北方之強是以風土言君子強者居之是以氣質言其曰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則矯中立而不倚強則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則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則矯四者固子路之所當強然此正上章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能擇者勇於知能守者勇於行此義理之勇所謂勇所謂強此中庸者是也能禾標題事義子路之為仁南方之強柔也北方之強強也不流不倚不變則君子之強中庸之道也

項安世臆說子路問強至強哉矯猶曰古之人有能之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得如顏子足矣顏子不易得得如子路足矣 子路問強子曰云云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衽金革云云而強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流不倚云者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強於知之也先言和後言中自末而至本亦勉強者之事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為勉強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為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強於行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人者顏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類此

錢時融堂管見子路問強至強哉矯子路仲由也而女也寬柔以教者優游以前教也不報無道者橫逆之來受之而不報也衽衣衾金戈兵也革甲胄之屬也矯強貌塞者窮塞未達之時也子路好勇而問強其意可知矣夫子未遽答也遂一辨難而後條陳之所以委曲成就之意深哉謂今所問是南方之強是北方之強抑汝之所謂強若南方之強則理義以自勝君子之所當強也其事知此北方之強則血氣以為勝強者之所居也其事知彼於斯二

者將安從乎強者非所尚也抑為君子之強而後為強耳於是推明四節以告之和易流也君子則不流中易倚也君子則不倚樂則行之而窮塞之所守者不變憂則違之雖至於死而所守者不變四者之下每以強哉矯稱之猶云如此而後謂之強正汝今日之所當勉者也子路於此傷然深省而求其所以不流不倚不變者安在則知平時行行之氣一無可恃而中庸之不可能者可能矣鼂景迂集　子路問強至強哉矯者何億疑其非中也蓋惟中為能強也強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強既有南北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中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也強也袁蒙齋集　子路好勇故問強夫子叩兩端告之曰抑汝之所謂強與蓋已足以啟發子路矣南北剛柔不同而皆曰強何也南以含忍為強北以果敢為強氣習然也南人稟溫厚之氣以寬柔誨人無道則不報其強也君子然偏於柔矣北人稟嚴凝之氣勇於用兵死且不厭則偏於剛矣偏隨生稟性則無偏孔子謂之相近孟子謂之善中庸言天命之謂性順乎性命意泯欲盡動靜一死生一乾之純剛行健坤之至柔動剛此則聖門之所謂強也其和也不流於人欲其立也不倚於一偏常中而已國有道不變塞焉臯陶曰剛而塞塞實也遭世平治安常履信不必變也不幸世亂固守義命有死而已亦終不可變也觀兩不變字見君子之常中矣矯強貌亦有用力意氣質偏勝矯而復中用力而非助長也剛中柔中本自有中而非必外求也子路之不得其死夫子已豫知之其仕衛也豈不曰蒯聵無母國人不君之矣然輒之拒父亦名教罪人也不足死而子路死之惜哉雖然以喪子之戚喪子路夫子不深貶也結纓一節亦可謂奇男子矣若子路者豈可純謂北方之強哉子思列此章於顏子之後亦欲使學者知處死生之變以不失性命之正子路未足師也師吾夫子不變之言可也　書曰剛而塞國有道素履焉實不必變也國無道盡忠致命不可變也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乾之剛健坤之柔剛中庸也此聖門之所謂強也薛季宣浪語集　子路之問蓋強弱之強也孔子分君子小人之辨記南方北方之強應之南方之強君子居之所謂養其大者犯而不校之類此伯夷叔齊所以廉頑立懦求仁得仁也北方之強豈子路所謂強者此匹夫之勇爾和而不流中立不倚國有道不變不為無道改節自強矯矯惟有道者能之而汝也矯矯持立覬王與均藍縷業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強者君子所以進德

修業者也一息而不強則非天矣洪範論六極而終之以弱蓋弱之為害乃學者受病最深處人惟氣昏志弱故見理不明用心不剛卒至懦而無立此所以不可不強也然強之說有二有氣稟之強有理義之強氣稟之強則自其風氣之所使者言之理義之強則自其涵養之所得者言之子路孔門高弟以強為問而夫子既告之以氣稟之強又告之以理義之強南方北方之強氣稟之強也抑而強與之強理義之強汝之所當強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寬柔以教謂誨人之際雍容而不迫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受之而不校此君子之事而南方之氣稟然也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衽席乎金革甲胄之下冒敵而直前捐軀而不顧死而無厭此強者之事而北方之氣稟然也君子之所謂強者充之以義養之以直持之以勇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此天下之至強也矯者強哉之貌和者君子之達道也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惟和而不流則可謂之強中立者君子之有守也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惟中立而不倚則可謂之強邦有道則仕此君子得志之秋也處富貴之地人之所易驕吾能不變窮塞之所守則可謂之強邦無道則隱此君子退處之時也處貧賤之境人所不能堪吾能死守而不變則可謂之強嘗試觀之張儀蘇秦當戰國之世紆朱懷金從車傳食周游乎列國之郊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豈非大丈夫之事然孟子直以妾婦待之必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而後謂之大丈夫蓋儀秦之所謂強者血氣之強而孟子之所謂強者理義之強也雖然此強之說而中庸之義存焉南方之強不及乎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君子之不流不倚則強之合乎中庸者也子路好勇故先告之以南方北方之強而終以君子之所謂強者啓發之蓋將使之抑其氣稟之強而進於理義之強也使子路涵養之功自此日加則嚋昔暴虎馮河之氣習當消落而無餘矣異日衛人之難何至於輕死哉惜夫嶽麓書院講義　強者德之幹也子路問此宜可與立矣何以謂強者德之幹蓋萬病皆本於弱謂聖可企可望而及弱也謂天地民物之責不可任之以弱也知所向慕而不能往弱也不自奮勵而俯仰沉浮弱也有初無終弱也議論有餘改節易操弱也推此言之弱為萬物之根人而病此無德可言矣故曰強者德之幹幹立而德充如四體既正而膚革充盈也然強當校積學之虛實不當較氣稟之剛柔南方之氣溫厚故其人以容忍勝北方之氣嚴凝故其人以果敢勝雖不盡然孔子舉其大

學論之參較二者南方固優於北方然而亦氣稟之所鍾非得於積學之所養也所貴乎學者變化氣質所稟偏於剛主之以義理而不暴所稟偏於柔主之以義理而不怯是其強也蓋一切不論氣質之何如而自有學力之所謂強矣虛者養之以至於實歉者養之以至於充學愈進則強愈益非一日之積也故強者聖門之所貴也強立不反是謂學成而雖柔必強則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之所致所貴乎強如此人見子路之好勇而問強也故不深思強之為可尚夫強亦猶松栢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不強則弱其人無德之可尚何足有為哉夫和而無節則易流惟弱故流也中立而無依則易倚惟弱故倚也國有道處富貴而變國無道處貧賤患難而變惟弱故變也君子人歟收斂整肅行乎從容舒肆之中正直方嚴出乎寬大樂易之表何流之有既不依東又不依西久之卒不依乎東西既不附彼又不附此久之卒不附乎彼此何倚之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何變之有不流不倚不變見於外者也強立於中者也流倚變者其中無主之驗故夫子以不流不倚不變告子路使知必如此則有以驗其強其實則聖賢所以太過人德成道尊皆自此主也不然彼其初亦夫人也而何以至此孔氏之門問強者惟一子路然由今觀之得強之實者顏子曾子乃其最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蓋亦知其所當強者然終以血氣之剛所稟少偏夫子慎其以所偏者自好也故為辨南北之強使子路知強在此而不在彼子思取而筆之中庸之書後之學者儻賤弱而貴強如此則夫弱者之不足與有為而強者亦自警也切皆妄論強者可敬可畏而未必有為也人之為學其初豈能一一皆強惟其日策勵焉而不使之退日植立焉而不使之儇日振拔焉而不使之衰颯不失言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是非之輕徇乎不失色於人常自省曰吾得無一顰笑之近媚乎不以區區得喪亂吾方寸不以弊弊猥瑣耗吾精神使義理充盈氣力全固而無是餒及其久也卓然有立當重任臨大節居濁世處群邪境變於前而中不動其浩然獨存者乃與天地相終如此者其身成德而世道亦嘉賴之所貴乎學此者也讀中庸至此尤覺有警於予心讀此章矣而忽以弱終其身則如勿讀而已矣故切自疏其說而朝夕省焉不知凡我同志以為然否　或曰梅翁先生謂夫子告子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先生本意蓋謂當強於和而不流當強於中立而不倚當強於不變塞焉當強於至死不變今茲講義泛說強字乃謂強則和而不流強則中立而不倚強則不變塞焉

強則至死而不變與夫四者所當強之語異矣曰然不流不倚不變須於臨事接物對境時見之無緣至此時而後思所以為強也夫強非一日所能不流不倚不變乃強之得力處故予有積學養成之說梅菴先生之說本自明白然或恐讀者不無以文害辭之病今細玩或問中所答以證章句所釋則意亦明矣或問中所答曰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必至於流中立而不依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先生所謂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可謂非一日所能而臨事接物對境之時乃見其得力也然則強其所當強以為此四者之地先生之意恐合如此思之　國朝答祿與權集子路問強承上章中庸不可能也而言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二者雖就風氣而言然人之資稟亦在其中南方之強不及然其能忍亦人之所難也故謂之強而君子居之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以君子貴乎犯而不校也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則勇士輕生者之所為也故曰強者居之南方之強雖不及猶近於君子北方之強雖云過然終於勇士而已未若由擇善固執之功而進於中庸者為尤難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以下四者合乎中庸者也然一節難於一節和而不流凡和者易於流故以不流為強中立而不倚凡中者久則力疲必至於倚故以不倚為強先和而後中者先其用而後其體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凡國有道則野無遺賢君子皆達而在上矣達而在上則素富貴行乎富貴或有忘其窮而在下貧富之節者人能貧賤一心貴賤一致而窮達不易其所守斯亦人所難能也故以不變塞為強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有龍德而隱遯世無悶確乎其不可拔之意而死生窮達夷險一節非聖人不能也此其最難而能之故尤以為強也通上四節皆其勇之中者也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其能若是乎此章言勇而下章亦言勇以終首章之義蕭鎰待問南方之強與強哉矯不同何以皆稱君子　上君子以氣稟言下君子以學力言氣稟者風土之所生學力者義理之所就　氣稟柔弱而能以含忍之力勝人亦君子之道四者之強乃中庸之不可能者所謂君子之強也前君子是平說如君子長者之謂後君子乃是成德之名　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為強中立自是不倚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為強哉　中立固無倚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為能無所倚而獨立弱而無所倚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以不倚為強也　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唯

強有力者乃能不假依倚自然中立。除滑生擬疑問中庸言中而不倚孟子言中天下而立以及言中道而立中立之義有同異歟　答中立不倚以君子之強而言中天下而立以人君之位而言中道而立以聖人教人之法而言　鄱蹇炎衍義（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好勇故問強於夫子夫子答之曰汝之所問）南方之（所謂）強與北方之（所謂）強與抑而（之所以）強與（夫）寬（容）柔（與以）教（誨人所不及）不報（償逆）無道（之來而順受之此）南方（風氣柔弱以容忍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君子（則）居之衽（席也）金（如戈兵之屬）革（如甲冑之屬雖）死而不厭（厭猶悔也此北方風氣剛勁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者也而強者（則）居之故（汝之所強者當如）君子（雖）和而不（至於）流（則）強哉（而）矯（矯貌也）中立而不（偏）倚（則）強哉（而）矯（矯貌也）國（家）有道（之時）不變（易其）塞（而未達之所守）焉（則）強哉（而）矯（矯貌也）國（家）無道（之時忠雖）至死（亦）不變（易其平生之所守則）強哉（而）矯（矯貌也此四者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夫子以告子路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馬豫纘義亦承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陳華祖提綱此十章通為一節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中庸之中兼體用言不偏不倚者中之體也即首章大本之中無過不

及者中之用也即首章達道之和變和言庸先儒所謂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蓋性情天所賦也故初無聖凡之間德行學所至也故人有能與不能者焉然欲務德行而實有是中庸於身者無他在知仁勇三者而已故下引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以明之知者所以知此中庸也仁者所以體此中庸也勇者所以強此中庸也故舍此則無以遵道而成德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一東

庸（中庸十五）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朱子章句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朱子語類問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似亦有理鉤索隱僻之義素索二字相近恐作索不可知曰素隱從來解不分曉作索隱讀亦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德明）　問索隱集註云深求隱僻之理如漢儒災異之類是否曰漢儒災異猶自有說得是處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隱僻（賜）朱晦菴大全集答萬正淳　呂氏解素隱為方鄉乎隱素隱行怪為未當行而行之且舉易之隱而未見與孟子之論狂者為證恐非本

意素隱行怪乃是無德而隱而為怪僻之行者爾意甚分明何必曲為之說乎呂說未安　侯氏以夷齊下惠為素隱行怪恐失之太過若晨門荷蕢沮溺莊列之徒乃可以當此名夷齊下惠雖未為中庸之至然皆大賢事業恐未易以此名加之也亦是　答楊至之　素隱行怪一章大義極分明如何看不破聖人之言固渾然其中自有條理毫髮不可差非如今人鶻圇儱侗無分別也程子遺書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衛湜集說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餐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脩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脩身以逆命謂之行怪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返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為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上古以來作舟車為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為怪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晦而行怪以釣名　霅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

未害也而又行恠以求名則僞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恠恠則非中恠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為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為證謂素為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為聖人之學豈行恠者可言索隱乎張南軒集素隱素空也無德而隱無為而隱皆素　素隱恐只是平日所主專在於隱者也陳埴木鐘集夫子素隱行恠吾弗為之矣又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夫既惡之而復取之何不侔素隱行恠乃賢智之過者不是不好底人但不合聖人之中庸故不為之耳趙順孫纂疏索按漢書（至）行也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苟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陳櫟詳解子曰素隱行恠（者當作索今有人考索隱僻之理是知之過而求知人所不能知過行詭異之事是行之過而求行人之所不能行此不當強而強者也後世有述焉此人欺世盜名後世有稱述之者焉吾弗為之矣孔子自言我必不為之矣）倪士毅輯釋通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顔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許謙叢說索隱是求人之所不必知行怪是行人之所不必行何文淵事文引證漢書當作索　前漢藝文

志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人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恠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師古曰禮記載孔子之言索隱求索隱暗之事而行恠迂之道妄令後人有所祖述非我本意）趙德纂義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按漢元帝時東郡京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爰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後竟以此亡其身成帝時王鳳專政諸王大盛劉向因災異之變以衍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戰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上心知向忠為王氏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秦始皇紀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著終始五德之運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水德之瑞宜從所不勝為水德而正以十月其後孫奭亦用其說見信於當時通鑑論斷云了翁所謂鄒衍一時之談諸儒千載之惑信哉荀子所謂苟難者荀子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註云申徒狄恨道之不行從濱而負石自投于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沉于河崔嘉聞而止之不從申徒狄尾生又見於莊子外物大宗師盜跖等篇　尾生與婦人期于橋下水暴至尾生不去遂溺死戰國策始皇卷註申徒狄紂時抱石自沉于淵魏公著句解子曰素隱行恠素音索謂深求隱僻之理過為詭異之行後世有述焉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之者吾弗為之矣此不當強而強者聖人豈為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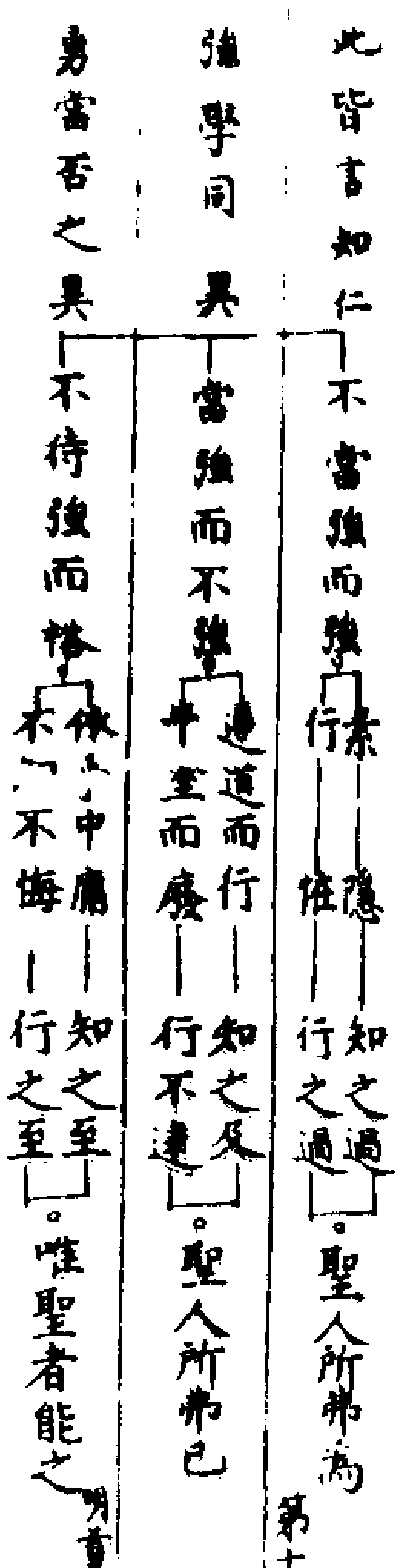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朱子章句）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祝洙附錄語錄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知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董銖趙順孫纂疏遵道而行至行有不逮　陳氏曰遵道而行似乎能知半塗而廢實未能行陳櫟詳解君子遵道而行此君子字亦是泛說君子依（理而行雖能擇善而智足以及之半塗而廢乃力之不足半路而廢而實

不能力行當強而不強者也吾弗能已矣孔子自言我則不能知是而止矣聖人非勉強而不止蓋至誠無息自不能止也）王奎文發明素隱之為索隱當矣或疑夫子傳易未嘗不曰探賾索隱而此之索隱孔子自謂弗為何耶蓋賾隱之隱可索也隱恠之隱不可索也通看一句文義可見大學云正心孟子云勿正心亦猶是也索隱是隱字不同正心是正心不同君子遵道而行君子二字疑衍文胡炳文通曰此章兩君子與上章同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馬豫緝義君子遵道而行至吾弗能已矣　此一節言能擇而不能守也史伯璿管窺第十一章半塗而廢章句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發明引饒氏曰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不足正夫子所謂畫也　按論語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冉求以畫為力不足誤矣故夫子辯其非是夫子非以力不足為畫也今章句以力不足釋半塗而廢之義正是倒用夫子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二句為訓宜若與畫意不同而雙峰乃如此言者蓋自遵道而行半塗而廢者觀之雖是力之不足似未可遂指為畫自夫子吾弗能已之意觀之則力不足又只是畫聖人亦人爾聖人於此不能已而學者乃以力不足中道而廢非畫而何魏公著句解君子遵道而行

（能擇善也。半塗而廢。中道而止。力不足也。吾弗能已矣。此當強而不強者。若聖人。則至誠無息。自不能止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朱子章句不爲索隱行恠。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朱晦菴集唯聖者能之。　張云。子嘗求聖人而不可得。今乃知止在喜怒哀樂未發處爾。

愚謂有道者見理平常。其言雖容閒暇。而理數自遠。似不知此之駭遽而張皇也。祝洙附錄語錄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兩句。結上文兩節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董銖張南軒集既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異。自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蓋其道爲難。真西山讀書記愚按素隱二字。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　或謂以中庸名書而言中者僅止於偏首之十一章。然則貴隱以下。皆非中乎。曰不然。夫所謂中者豈有他哉。天道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不可過不可不及者。即中也。自此以下。或言天道之自然。如鳶魚飛躍之類是也。或言人道之當然。如道不遠人之類是也。何往而非中哉。朱子謂中庸一書。不越乎誠之一字。愚亦謂此書所言。無一非中。中與誠豈二物哉。學者即全書而細味之。自可識矣。不必以正言中處方爲中也。陳櫟發明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陳氏曰。夫子自謙如此。即此亦不已之意。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聖處。）陳櫟詳解君子依乎中庸。（此君子字說得重。君子不爲索隱行恠。則惟依乎中庸而已。依。讀如依於仁之依。謂據依而不違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所以隱遯避世。不見知於人而無所悔。）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待勇而自然無息者。正吾夫子之事。而不以自居。故曰惟聖人能之。若云我無能焉。夫子之自謙每如此。）胡炳文通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恠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爲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爲之說。以今汝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通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惟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弗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夫子自是聖人。故不以聖人之能自居。學者未至於聖人。不可不以聖人之能自期。人不知而不慍。而夫子曰不亦君子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而夫子曰惟聖者能之。於此互看。當有得也。馬豫講義此一節言能擇又能守。以結上文兩節之意。魏公著句解君子依乎中庸。不索隱而行恠。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能半塗而廢。雖隱遯而不見知於人。亦不悔也。）唯聖者能之。（孔子謙不自居。故曰惟聖者能之。）

程復心章圖



朱子語類素隱行恠。不能擇。半塗而廢。不能執。依乎中庸。能擇也。不見知而不悔。能執也。（閒止）程子輯畧呂曰。恠者。君子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衛湜集說子曰。素隱行恠。（止）唯聖者能之。　藍田呂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恠。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隱。素讀如傃鄉之傃。猶素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恠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脩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爲。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悅。行之於己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烏能及是哉。建安游氏曰。吾弗爲之。廢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內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恃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守也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不以成德為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雖有述焉君子不為也以道為高疑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矣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顏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君子居夫貧賤而有悔則為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悔則為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也行道君子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勃然而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之知乎然而仲尼之意不在乎是也樂之與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爲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乎。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此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為事而行恠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畫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山林長往巢棲谷處之謂也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知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禄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在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唯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唯聖人能之此既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山陰陸氏曰此龍德也故唯聖者能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也惟則詭譎詭譎則易以動人耳目藉此為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貲乎止而不進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為行恠鈎名之事故以君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為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間。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為。半塗必弗止。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惟聖者能之非絕人也直以為聖人成能在日用間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詭譎而行恠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所弗為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俄有自怠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以能乎中庸矣蓋有過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唯依乎中庸而遯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　新定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為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群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久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其在人君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迹山林。去人也遠為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為之能知也。半塗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唯弗為故依乎中庸唯弗已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為我則異於是。則知吾弗為之說。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求。則知吾弗能已之說。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終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恠過而反常者也。豈得為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為中。是必依乎中庸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者。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四明袁氏曰遯世與素隱。若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蔡淵綱領曰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言達德之事。君子之學。知而行之。與悠久不息而已。知者智也。行者仁也。悠久不息者勇也。故子思述此三者。以明脩德之要。蔡淵思問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饒魯石洞紀聞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既曰君子。又曰聖。何也。先

生曰。言君子而聖者也。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答張玉淵問）章句於索隱行怪及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皆以知行強釋之。至君子依乎中庸以下。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及觀先生建安講義。似亦專以知仁為主。近觀先生中庸第二圖。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為顯之不足而非勇。而以君子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勇能不變。深得此章之旨。未知是否。　先生曰然。（同上）盧孝孫集畧聖賢言語。固是渾融。然其中條理毫髮不可差。如此章可見。許謙叢說素隱知者之過。行怪賢者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為也。或有雖不索隱行怪而能擇中庸。然行之止於半塗而不力以求至。是不能守者。聖人自不能止。必行至於終也。是以君子常不違乎中庸。則不為隱怪可知。由仁義行。雖終身不見知於世。亦未嘗有所悔艾。不半塗而廢也。豈非聖人之事乎。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故下文謙不肯當。但曰唯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為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雖欲避聖人之名。自有不可得者。　上兩節各有吾字。第三節乃言聖者能之。雖聖人不肯自居。然曰聖者能之。正是為學者標的。　前章言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又言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正見得君子能處困瘁阨窮而裕如者為尤難。故子思連引聖言以為戒。此亦章中一意。

第一節索隱行怪。皆是知之不明。是不知也。第二節行而不能守。是未仁也。第三節知仁俱至。故章句謂一是不當強而強。二是當強而不強。三事不賴勇而裕如者。　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則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史伯璿管窺章句於此二節。皆以知行強釋之。於第三節則云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也。饒氏以索隱為知之過而非知。行怪為行之過而非仁。半塗而廢強之不足而非勇。而依乎中庸為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智為勇能不變。　雙峯豈不以第一節索隱與行怪。可見知與行意。而不見勇意。故但以為知行之過而不言強。殊不思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強意。若是不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況強只就知行上見。知行之外。何處懸空用得強。雙峯亦自以為知行之過。過非不當強而強之意乎。雙峯於第二節自謂會得章句之意。却又病其不得經文之意。故知此段耳。然章句之意實未易會。經文之意實唯章句為得之耳。何則。夫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如章句說。既曰能擇乎善。知足以及。則似乎知之已到了。但曰力之不足。行有不逮。則似乎只是行上欠強者。不應勇只強於行。而知無預焉。此雙峯所以疑也。殊不思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盡於遵字上見。此行固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為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豈非知行未嘗不相因之謂乎。然知行所以有始無終如此者。亦以其力不足而不能強耳。故曰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是能強。則行之自無不力。而所知亦不為徒知矣。又豈非強特成就結果此知行而已之謂乎。雙峯於第三節以依乎中庸為能擇能守。已見知仁之意。則遯世不悔一語無着落處。故只得以為勇能不變。殊不思章句曰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故可為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雙峯蓋不知也。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注之旨可識矣。或疑章句知盡仁至之上。有中庸之成德一句。正是應經文依乎中庸之意言之。則知盡仁至亦是指依乎中庸而言耳。曰章句中庸二字。雖應依乎中庸而言。成德二字。則已指遯世不悔之意言矣。依乎中庸。固不可不謂之知仁。若雖依乎中庸。至於遯世不見知而猶不免於悔。則亦與半塗而廢者何異。謂之成德可乎。謂之知盡仁至又可乎。以此見成德與知盡仁至。皆指遯世不悔而言無疑矣。或又疑上二節章句不當強而強。當強而不強

皆只就本節知行上見勇意則此節不頼勇裕如亦只以為承知盡仁至意說下不必以為因上節吾不能已之意而發豈不免於侵過界分不如此之纏絆乎曰上二節兩結句已豫及此節二句界分此節二句却正是因上二節豫及界分而收拾之但其辭微婉不直致耳章句若不於此節明言之則常人之見又孰知不為索隱行怪之即是依乎中庸不能半塗而廢之即是遯世不悔哉然則不頼勇而裕如章句亦是取上節之餘意以還補此節之正意耳何纏絆之有况亦有自反之身之以造聖域者則其知盡仁至却正是因勉焉不敢廢乃能如此謂其亦不頼勇而裕如不可也唯夫子遯世不悔乃是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初非勉焉不敢廢者故其知盡仁至可以為不頼勇而裕如耳雙峯以為勇能不變不唯與聖人從容自然之意不類亦與夫子吾弗能已之言相悖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發明不為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遵道而行仁之至也弗能半塗而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知也　按遵道而行一句即是依乎中庸之意皆知行之始事但有淺深之不同耳只當搭在半塗而廢一傳上發明乃分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二句配知之盡與不頼勇而裕如

之意却牽上節遵道而行一句配仁之至意然則依乎中庸反淺於遵道而行耶三句皆不勝纏絆而此句尤甚殊不思此章三節章句皆以此字言之如此節此字亦是此節自有此意又何必牽上節一句以挽此節之意耶熊禾標題事義總結上九章之意首言過底人次言不及底人末言中庸曾貫標註子曰素隱行怪至唯聖者能之或問首章以戒懼慎獨言此上十章乃以知仁勇言何也曰戒懼者存養於平時慎獨者臨事而省察二者由内而外由静而動乃成德之自然也知仁勇三者非於戒懼慎獨之外別有工夫也知所以知此即所以明乎理欲之辨也仁所以體此即所謂存天理而遏人欲也勇所以強此即所謂強乎仁知者也三者之序先知後行乃入德之次第也趙次誠考義素隱行怪知行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知行雖有及有不及然行之而至於廢則必其知之不真故朱子曰知雖足以及之亦有以見其知之將及而未能得其閫奥之意均之為不及矣然不及者力不足之謂也饒氏引冉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以為正夫子之所謂畫者夫半塗而廢則冉求之所謂力不足也畫則能進而不欲與力不足者異矣而饒氏不知別焉然力不足而廢者雖不足以語不悔之聖人而猶不失為君子是故言君子於遵道而行所以

明素隱行怪之為小人也言君子於依乎中庸所以別成德之君子於知而不能行之君子也言君子而後曰聖者見君子之成德即聖人之能事而學者有不可忽也饒氏曰謂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惟聖者能之是蓋分依乎中庸者為君子而不見知而不悔方為聖人殊不知依乎中庸與不見知不悔皆聖者之所能而為中庸之成德初未嘗分君子聖人而異稱也許白雲又以聖人之不為索隱行怪為知依乎中庸為知之盡不能半塗而廢為仁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為仁之至而不知不為索隱為知不為行怪為仁而依乎中庸為知而遵道而行為知不能半塗而廢為仁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兼知仁何可以索隱行怪與依乎中庸皆言知而弗能半塗而廢與不見知而不悔皆言仁哉陳華祖提綱第十一章亦承上章索隱者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即知者過之行怪者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即賢者過之此不當強而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為君子遵道而行此知雖足以及之半塗而廢則行有不逮此當強而不強者也故在聖人則有所弗能已惟不為索隱行怪此所以依乎中庸惟不能半塗而廢此所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蓋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頼勇而裕如也非吾夫子不能

猶謙不自居而曰惟聖者能之所謂中庸之成德是也故以是而終前十章之義項安世臆說上章既分智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之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者復言之錢時融堂管見子曰素隱行（下孟切）怪至唯聖者能之（素猶白也素隱言無可恭懷而浚隱也述稱述也依不離也）素隱行怪不能擇乎中庸者也夫子所弗為半塗而廢擇乎中庸而不能守者也夫子所弗能直是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無須臾離然夫子於此則又不敢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袁蒙齋集死生出處人之大節也非特處死生難處出處亦難上章既言至死不變此章言隱遯之事素猶素其位之素言素於隱也素隱不顧則君臣之義發矣是天下之怪行也仕止久速各當其可奚以怪為雖使見述於後世直盜虛聲耳夫子深貶之故曰吾弗為之矣君子其遵道乎既曰道矣而又半塗而廢則何以造此道之極夫子許其遵而咎其廢也故曰若我則弗能已也我惟依乎中庸而已依猶依於仁之依言未嘗離中庸也既非遵道而行怪又非半塗而廢道非中庸而何遯世與素隱者同實異素隱有好名之心遯世無求知之念世不知中庸故不知我我以其不知而遂萌悔心是悔中庸也中庸而可悔乎自知自遯寧顧人

知上不求知。何以悔為。聖者之事。中庸在斯。性命在斯。惟遯世乃可經世。惟經世乃可遯世。實一機也。　素隱不顯。大義廢矣。怪也。吾弗為。其遵道乎。既曰道矣。奈何而廢。吾則弗已。吾惟依乎中庸。不惟不廢。世雖莫我知。泰然無悔。肥遯也。唯窮理盡性至命之聖人能之。薛李宣浪語集。素隱行怪。捨其素行。行其僻左。以欺世盜名者。半塗而廢。自暴自棄者。若之人也。皆為人者也。聖人有所不能為。為之不能已也。君子之道。乾乾而不息者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悶。非惟人之知也。依乎中庸。徒以成身而已。非聖人而能與於此乎。宇豁陽先生集。索隱。漢書作索。若以無德而隱為素隱。如素餐之素。講亦通。索隱行怪。庸而不中。半塗而廢。中而不庸。弗為是能而弗為。弗能是必為而弗能已。惟聖者能之。聖無特自滿。自是至誠無息。天之道也。非謙辭。谷椽與權窺豹。管子曰。索隱行怪。（至）吾弗為之矣。此章承上章。亦言勇之事。索隱則知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行怪則行之過。而不合乎中庸者也。上章言勇。皆以風氣所習為重。此章言勇。皆就學力所至為重。索隱行怪。既非中庸之道。聖人豈為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雖能擇乎善。而不能持久。是豈勇之謂乎。為之不勇。則必至於半塗而廢矣。孔子所以不能已者。是仁勇之兼進也。索隱行怪者。既失之過。半塗而廢者。又失之不及。故下文乃言無過不及之中庸。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依乎中庸。不惟不為索隱行怪而已。又且和不流。中不倚。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皆知仁者之能事。而勇在其中。至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其為勇也。不亦遠且大哉。此蓋潛龍確乎其不可拔之意。即大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之時。孔子飯疏食飲水。樂在其中之際。此所謂正吾夫子之事。乃不自居。而曰唯聖者能之。亦自謙之辭也。國無道至死不變。乃顏子不改其樂之事。非聖者極致也。至此。則知以擇之精。仁以守之固。勇以遂其極焉。則中庸之道畢矣。此十章。雖曰發明首章道不可離之義。然堯舜禹相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至此而亦無餘蘊矣。此所謂孔門傳授心法。而接夫道統者也。性理會元。呂云。此章言行之中。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惟君子依乎中庸。自信不悔。聖人之事。龜山云。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備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饒士悅集。索隱行怪章。朱子曰。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論語子路成人章。程子曰。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然則武仲公綽卞莊子。果舜顏淵子路之比乎。　中庸以德言。論語以質言。鄭寔炎衍義。孔子曰。（深）索（以求）隱（僻之理。）行（詭怪之行。然足以欺世盜名。故）後世有（稱）述焉。（此知之過而不擇善。行之過而不用中。不當強而強者。）吾弗（肯）為之矣。君子（而能）遵道而行。（是知擇善矣。）半塗而廢。（是力不足也。此又知雖足以及之。而行不逮。當強而不強者。）吾則弗能已（止）矣。君子（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隱）遯（於）世。不（得）見知（於人。而亦）不悔也。（此正吾夫子之事。而不自居。但曰）惟聖者能之。（此中庸之成德。仁之至。知之盡。不待勇而裕知者。）

右第十一章

朱子章句。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篇。

朱子家山圖書

第二章圖

第一節明君子小人之中庸本同而時中無忌憚之異
第二節嘆中庸民鮮而道不明不行
第三節大舜執中用中之事
第四節中庸擇而守之道
第五節中庸之難能
第六節謂世人違性而行中道而盡惟君子依乎中庸

此章彙集夫子平日所以論中庸者凡六節係之首章之下以推原中庸所以名與所以作中庸之意

饒雙峯講義。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至）唯聖者能之。中庸一書。子思子明道傳教之書也。自今觀之。首章以中和為言。而先之以戒懼謹獨。次章而下。以中庸為言。而繼之以擇守強矯。夫道（二）也。始曰中和。而繼曰中庸。教一也。於致中和。則欲其戒懼而謹獨。於蹈中庸。則欲其擇守而強矯。名既不同。而所施之功力亦異。其故何哉。蓋人生天地之間。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質。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也。則為中。其已發也。則為和。是中和者。以人心性情本然純粹之德而言也。若夫氣質則有剛柔強弱知愚賢不肖之不齊。故不失之過。則或失之不及。過者亢於高遠。不及者淪於卑陋。唯中者。人心之至德。而天下平常之理也。故必裁

其過勉其不及以求合乎中庸然後無二者之偏焉是中庸者以天下事理當然之極而言以為過不及者之準的也子思中庸之作首章原天命之性以立言而其下專言君子而不及乎小人以性之無不善無不中也次章而下則以君子小人知愚賢不肖南方北方相形言之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惟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謹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戒懼乎不睹不聞因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也謹之於獨睹獨聞因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也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其此之謂也然氣質有善有不善有中有不中也苟非於中庸之道擇之精而守之固則亦何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而使之復其初哉擇之精知也守之固仁也以此而矯其偏勇也有是三者以行乎存養省察之中則氣質之偏不能為之累而一動一靜之間始無過而不得其性情之正矣子思以舜之大知回之服膺子路之問強次第而條列之其以此與由是觀之前言戒懼謹獨者所以使人涵養其本然之性情後言擇守強矯者所以使人變化其未純之氣質二說雖殊用實相參學者誠能以是體之吾身則進道之方無餘蘊矣昔先師勉齋先生嘗謂晉曰中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言括盡千古聖賢教人之指愚常服膺斯言而未深識其所以然之故潛玩既久乃若粗有省焉痛惟先師遠矣九原莫作雖欲奉而質諸巾几之傍而不可得今者恭遇倉使戶部致崇師道建祠繪像以與此邦舊治之士共瞻仰之晉不敏既辱與觀禮之末而又辱俾誦所聞辭不獲命謹試述其一二以求正于同志是否尚幸有以教之

晉近與諸友口講中庸自首章以至第十一章前十章言之已詳獨後一章之義有未竟者今將別去敢取此章為申言之謹嚮衢堅持守是所望於同志之意也

子曰素隱行恠（至）惟聖者能之愚嘗熟復此章之言竊謂學道者當以中庸為準的學中庸者當以聖人為準的何以言之道之在天下過則失之抗不及則失之陋惟中庸為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此人之所當知所當行者也然氣質之稟不齊賢知者常失之過愚不肖者常失之不及而中庸之道每患其不行不明於天下欲學中庸者將於何而取則耶古之聖人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其知生知其行安行故其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當然而自無過與不及凡其氣質之偏者皆當視此以為之準的或俯而就或跂而及以庶幾不失乎其初焉此子思子中庸之作所以自仲尼曰以下十章既引夫子所論中庸之語反覆開示於前而復以

夫子之所自道者繼之於後豈非以中庸者道之準的而聖人者又所以為學中庸者之準的與自今觀之索隱行恠此賢知之過乎中庸者也索隱者深求隱僻之理以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行恠者過為矯激之行以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若老氏不求道於實有而求之虛無佛氏不求性於至善而求之空寂墨氏為仁而兼愛以至於無父楊氏為義而為我以至於無君之類是也是二者以其說足以誣民其行足以詭俗故不惟當時之昧者惑之而後世亦容有稱誦而慕效之者常情於此鮮有不眩於是非者而夫子則曰吾弗為之所以深惡夫邪說詖行之害道而痛絕之也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此知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求之孔門冉求自謂非不悅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故其仕於季氏也於泰山之旅則不能救於顓臾之伐則不能止甚者為之聚歛而附益之是固夫子之所謂畫者至於確實如子夏其於聖人之道可謂能篤信而力行者矣然他日退老於西河之上猶有可議知曾子之所云者豈亦未免半塗而廢者耶常情於此寧不以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容有力之不足而然者而夫子則曰吾弗能已蓋其天理之純自然不息而窮通得喪死生禍福舉不足以為之間也夫不為索隱行恠則其所依者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則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矣此知之盡仁之至至吾夫子之事也而乃曰惟聖者能之而不自居焉又以見聖人德盛禮恭謙卑自牧雖幾既聖之地而未嘗有一毫自聖之心也嗟乎中庸之道人之鮮能久矣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是固不足與有言有行矣幸而有不自暴不自棄者若可與有言有行矣而求知之過者乃至於索隱行之過者乃至於行恠是則非惟不足以進道而適足以為斯道之害其賢於自暴自棄者亦無幾矣所謂過猶不及者也幸而有不索隱不行恠者若可與遵道而行矣而力之不足而不加勉又有半塗而廢者焉是何中庸之道擇之難而守之尤不易耶學者於此盍以聖人為之準的凡聖人之所不為者我則絕之勿使有一毫之近似聖人之所不已者我則勉之勿使有一息之間斷聖人之所不自以為能者我則已知常若未知已能常若未能而汲汲焉益求以進之則於學中庸之道庶乎其得之矣苟為不然舍聖人而師己意以吾之所是者為道以吾之所便者為中庸高者流於隱恠弱者泥於半塗而小有善者又或喪於矜伐欲其依乎中庸而不悔也難矣有志於道者可不謹哉可不謹哉趙次誠考義總論二章以下十章之旨

章句謂此十章為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首

章之義悉鑿推子思之所引者而知其意之不能無在矣蓋十章之中每一章立論必以一章嘆世教之衰以明所論之意焉二章言能中庸爲君子反中庸爲小人而此章則嘆中庸之鮮能者久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則嘆道其不行矣夫六章言舜之大知而下章則嘆人之皆曰予知而禍不知辟中庸不能守八章言回之能擇中庸而下章則嘆夫人於天下國家爵祿白刃或可均可辭可蹈而中庸則不可能十章言所教子路之強而下章則數世之索隱行怪不當強而強半塗而廢當強而不強然十章之首先之以君子小人之邪正次之以知行之過不及邪正所以明心術之不可以不謹過不及所以明學術之不可以不明此二章實十章中之要領也是故重君子小人章言之則中庸之所以有能與不能者由於君子小人心術之邪正而君子小人之所以爲心術之不同者由於道之明不明行不行也知行之過不及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小人之反中庸也舜之知回之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索隱行怪小人之反中庸也依乎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始之以君子中庸終之以君子依乎中庸知君子之所以依中庸則知小人之所以反中庸矣其不以依對反而言於前者前後互見也然則依中庸而遯世不見知不悔所以結前章君子

時中之義而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小人無忌憚之心也至若重知行章言之知者知之過愚者不及知賢者行之過不肖者不及行以舜而擇之審行之至以回而知之真守之固以子路則教之擇南方之強而不至變其所守則皆不爲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於知行矣索隱者知之過遵道者知之及行怪者行之過半塗而廢者行之不及仲尼之依乎中庸則不爲索隱行怪之過於知行矣仲尼之不見知而不悔則不爲半塗而廢之不及於知行矣或舉舜顔淵子路而分言之或舉孔子而該言之無非所以明知行之無過不及而聖學之所以成也然則索隱行怪所以結前章知行之過者而遵道而行半塗而廢所以結前章知行之不及者也雖然凡所以別邪正之心明知行之學則又在於成三達德而已其言舜顔淵子路雖若於三達德各專其一而實未嘗不兼見焉始而舜之好問知也隱惡揚善仁也執兩端知也用中於民仁也不言勇不賴勇也其次如顔子之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守而能拳拳勇也教子路以不爲南方之強而知不至於流中立不至於倚知也未違之所守與平生之所守仁也不變勇也其終也則結以仲尼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然則言知仁勇而始終皆舉聖人以爲言者蓋將全君子之中庸於生知安行之學而信

乎有以終首章之義也哉構立武指歸仲尼曰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是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忌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謂大本之中迨其將發動必由中是謂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莫不致察乎危微之幾權與乎已發未發之際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二節歎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歎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真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歎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知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即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

即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即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昏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顔淵擇乎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顔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蹈白刃爲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乎世不以安榮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索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塗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和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

胡唯致知篇

（此第二章至十一章皆論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事處中也）

君子而時中　然人所同得初無難事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

中庸之圖

第二章

仲尼曰　君子　小人反

君子之　中庸　小人之

中庸也

變和言庸者以情性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也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　至矣　乎民　鮮能　久矣

小人無忌憚　但民不興行故鮮能之

小人而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

中庸以釋首章之義

故惟中庸之德爲至

第四章

子曰道之　不明也　不行也

我知之矣

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

賢者過之　不肖者不及

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　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

知味之正則必嗜而不厭　知道之中則必守之不失

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　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由不明故不行）

承上章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

擇之審而行之至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爲舜乎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則非知者之過矣

又能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

第七章

子曰人皆予知皆不得爲知也

知禍不知避

苦擭陷阱而莫之避

擇乎中庸不能朞月守

能擇不知守

第八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

非賢之過矣

擇乎中庸

得一善服膺弗失

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非不肖之不及矣

能擇　能守

第九章

國家可均也

子曰爵祿可辭仁中庸

白刃可蹈也

下　可能也

三者難而易

中庸易而難

第十章

子路問強子曰

南方之強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　南方

北方之強

衽金革死而不厭　北方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

之強也　君子居之　而強者居之

不及強　過乎強

故君子

有道不變塞　和而不流　中立而不倚　無道至死不變

加子路血氣之剛　君子之強所謂四者　強哉矯　能非自勝人欲　強之極也　不能擇而守之　豈人之所能

第十一章

子曰君子依乎中庸

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也

知之過仁之過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惟聖者能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勇之不及

第十章承上章意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非世俗所謂強也

右第二章君子中庸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朱子謂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饒氏謂此十章聖人立中庸之標的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乃變化氣質之方饒氏發明朱子之意至矣蓋小人之反民之鮮能賢知者之過愚不肖者之不及皆氣質之偏而戾乎中庸者知能擇仁能守勇能強矯皆聖賢立教使人反其氣質之偏以歸乎中庸也故第二章言中庸之道唯君子惟能體之小人反是君子小人所以分者固由於氣質之偏而尤繫乎趣向之異經之而字傳之又字其義可見第三章承上章言中庸之道不唯小人反之而凡民亦鮮能之蓋凡民雖不盡至如小人之無忌憚然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此其所以鮮能也第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賢知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以足上章民鮮能之意朱子

章句中特發生稟之異一語此饒氏變化氣質之說所從來也第五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蓋上章言道之不行由於不明而終之以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曰不明曰鮮能知皆主知而言也此章曰道其不行矣夫惟其不明是以不行則主行而言也要之民鮮能以後諸章皆承上章不明不行而以知行分言之必如第六章舜之知而不過則道明矣蓋好問好察邇言則樂取諸人以為善而非智者之過矣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於三達德為智之事第七章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穽而莫知辟以況能擇中庸而不能朞月守者亦承上章大知而言以起下章能擇能守之意能擇能守必如第八章顏子之賢而不過則道行矣蓋能擇中庸則無賢者之過服膺弗失則無不肖者之弗及此於三達德為仁之事第九章天下國家可均爵祿可辭白刃可蹈三者難而易中庸不可能中庸易而難蓋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強哉矯之意第十章子路問強以明能擇中庸而能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又非世俗之強也此於三達德為勇之事第十一章則兼知仁勇而言之素隱者深求隱僻之理知之過而不擇乎善則非知矣行怪者過為詭異之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則非仁矣是皆不

當勇而勇者過而失中者也遵道而行者智雖能擇半塗而廢則仁不能守是又當勇而不勇者不及乎中者也若夫君子依乎中庸則智能擇仁能守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勇能不變矣正吾夫子之事其曰唯聖者能之蓋謙辭爾大抵人之所以貴於學者求以變化氣質而復性善之初也若昔聖賢指示學者以入道之門惟在知行兩端而已故中庸之書自第二章以下至唯聖者能之凡十章皆示人以變化氣質之方其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此中庸之標的也曰小人曰民曰知愚賢不肖是皆言人有生稟之異也曰無忌憚曰鮮能曰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是皆言人無變化氣質之功也惟其有生稟之異故或過焉或不及焉而均於失其中（無忌憚即過之類鮮能即不及之類）惟其無學問之功故或不明焉或不行焉而不能以復其中欲求是道之明與行則惟在知行兩盡故自此以下列知仁勇三達德之目以為入道之門是乃變化氣質之方也蓋智能擇知也仁能守行也勇能不變則知行兼盡矣故引大舜顏子子路以明之舜知也回仁也子路勇也第十一章隱怪弗為曰吾半塗弗已曰吾依乎中庸遯世不悔曰唯聖者能之則兼知仁勇而言則吾夫子之事也子思子立二聖二賢以為中庸之標的其旨深矣　饒氏分為六大節　第二章至第十一章道以中庸為至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其教在擇守矯強以變化其不純之氣質乃中庸之標的也首章言中和中和者人心性情自然之德道之本也此章言中庸中庸者天下事物當然之理道之的也　第三章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此章明中庸之道非惟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　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之所以反與衆人之所以鮮能皆由氣質有過與不及之偏也然專以過與不及為言似對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　又曰知者過之索隱之類以人言之則老莊之虛無釋氏之空寂是也賢者過之行怪之類以人言之則仲子之廉子噲之遜是也　第五章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章行字是承上章知字而言鮮能知味之知道由不明所以不行而道之不行由於道之不明也徒舉不行之端以起下章大知之事　第六章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能知能擇也　第七章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此章說得知字十分重不但說知并

行處一齊包了擇是知守是行也　第八章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仁能守也　第九章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似知爵祿可辭也似仁白刃可蹈也似勇中庸不可能也三者皆氣質之似而中庸之道必學問之功不可以氣質為也　第十章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子路勇能強也夫南方之強氣質柔弱不及乎強者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夫北方之強風氣剛勁過乎強者也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君子之強中庸之事也是乃變化氣質之方舉四者而不及他欲學者觸類而通之也　第十一章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夫索隱知之過而非知行怪者仁之過而非仁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不能強而非勇君子依乎中庸知能擇仁能守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勇能不變其守趙順孫纂疏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行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

體是道胡炳文通通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即此三章觀之夫子之言自無有不合乎中者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自第二章至此章爲第二大節史伯璿管窺輯釋於此章之末引饒氏說又詳言首章與後章所指各異處大抵只反覆說首章未說氣質後十章方說氣質之意今據其意之尤悖而又易見者辯其一二其餘前所以辯者更不再述其間有曰存養省察一毫矯拂之意不加而體立用行自然各臻其妙所謂必有事而勿正活潑潑地者也　存養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謂之無矯拂猶之可也省察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謂之皆自然則似有不可者矣況體立用行正以其有存省之工乃臻於是便是使然而然如何皆以爲自然得以此見得不說氣質終費回護而罅漏終不可掩竟何益哉且必有事焉而勿正活潑潑地者程子借以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耳蓋洞見道體則自然知道之不可離矣若存省之工則是因道之不可離故存天理遏人欲使不至於離道耳固非但欲爲此以見道也惟存省不至則體認不真體認不真則存省不力固非判然二事然戒懼愼獨則主存省而言程子此論則

主體認而言亦不可不究其所主之異乃混而言之也引彼證此似隔一膜然雙峰却謂朱子或問之說少失程子之意而其所自爲說則曰子思是要人識此道程子是要人體此道又引觀川流而說謹獨之意爲證則是正如孟子本文之意當以集義爲事而不可預期其效不必如朱子所謂借也如此則集義是工夫生氣是功效若以預期其效爲不自然則可若付之自然而不以集義爲事是即忘其所有事矣而可乎若又以集義爲自然下工夫爲正助而不自然則學者兩無所據天下豈有集義而不下工夫者哉亦終歸於忘其所有事而已故恐以此爲自然而可以生氣可以致中和天下無此理也又有曰云云唯性無不善無不中也故但加戒懼愼獨之功則可以致中和云云此已於彼處辨之矣性者渾然太極之全體無所偏駁故其未發則爲中已發則爲和云云此亦已於第二章章下辯之矣右已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仁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熊禾標題事義知士營造七列元皷特融堂嘗見自君子中庸而下節節辨明至此收拾在依

乎中庸一句方結盡上十章之意吞祿與權窺豹管此上十章發明第一章之義而第一章正發明堯舜禹相傳之意即尚書允執厥中之註也而此十章又尚書之疏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百五十六

上缺九頁

田農

晏元獻公類要垣節荀子冨國曰垣節倉廩者財之本也洁垣恭墻四周以也節等也振地藏教也節匠教切固節又衆身曰徐刀布有圍節　耕耘樹藝管子春令耕芸樹藝一農之量壤百畝也管子巨乘馬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何謂也曰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秇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起一人之鋤百畝不舉起十人之鋤千畝不舉起百人之鋤萬畝不舉起千人之鋤十萬畝不舉　田家灌溉馬育王與傅葛父老書云今西城川里車戶無爲野老請扶怡然自樂田不滿灌溉以忘憂　以薅呼毛反放東田覺茶蓼詩周頌良耜篇云其鏄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撓徒了反剃也挃珍栗反注百室也其已治之則百姓家開之納之千耦其耘業作而衆也　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婦子寧止安也婦子則安行役之事　嵗欿薑甘草先生嵗欿儉苦草先生師曠之占驗草而知豐儉師曠占曰黃帝問師曠曰吾欲五嵗吉樂吾惡可知不對曰嵗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嵗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葶藶也嵗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藻也嵗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嵗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　甕泉沃棐曹建子曰市庭有儈妾膾炙而食市脆也甕泉沃棐纖縷之上從兄弟室大仕而不得粗糲焉非愛其儈妾恩其室父也此其饒美之與不足也糲音儷遑迦王其傳曰予之北遽必躬戴葬注音佛所以擊治禾者今之謂連枷務前公稅以遠吏譴頗延之庭詰曰云云無恩傳負以息流擾鬘穩又曰篡穩者就之難難者則物之所鄙　但道桑麻長陶潛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　桑稼後漢明紀詔曰百姓勉務桑稼以備災害祈年于田祖籥章職曰凡國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注祈年農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也豳雅豳風七月也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田畯農夫也　芸夫牧豎後漢陳寔傳論曰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吁之矣注芸除草也　氾勝九穀之書隋書盧思道勞生論曰氾勝九穀之書觀其節制崔寔四人之令奉以周旋　庶人力於農穡左傳十四曰其注種曰農收曰穡　下田滲邪傳教百車說苑曰齊王使淳于髡求救於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曰臣之傍人祠田以一盧飯一斛魚祝曰下田滲邪傳教百車臣笑其所祠者少所求者多王乃益齎黃金白璧車馬一百駟　社閭嘗新漢食貨志曰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　男子畒婦人桑法言曰老人老孤

人祆病苛養祀者弃葬之謂思　臺笠緇撮詩大雅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古明王之明儉且節也　辰馬農祥國語三云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注辰馬謂房心星也所在大辰之次爲天駟天駟曰馬也故曰辰馬言月在房合於辰也祥猶象房心正而農事起故謂之農祥農祥辰正又第一云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注農祥辰星辰正謂立春之日辰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　中農食七人貢禹上疏曰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嵗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　百家共一社荆楚歲時記云社曰民會社鄭玄云百家共一社　以牛疫區種增耕後漢書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而吏不檢括多失其實百姓患之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田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秋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　哇丁杜甫園官送菜詩云嗟丁負籠至又課豎子摘蒼耳云哇丁苦勞苦　神農二十篇漢藝文志農家之流云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劉向別錄云疑李悝及商君所說　野老十七篇六國時在齊楚間年老田野相民耕種故号野老氾音凡又敷劒切勝之十八篇成帝時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爲御史蔡癸一篇宣帝時以言便宜至弘農太守右農九家百十四篇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蟋蟀蚕也在堂九月役車其休庶人乘役車人三休農功畢庶事也　蚩蓑牧艾陟毛詩卒蚩篤馬蚩蓑牧艾陟鄉宗元詩　時天時力地力太玄曰時天時力地力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注奉天之時盡地之力初税畒非正也古者什一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以供五口父母妻子也又受田十畝以爲公田公田在內私田在外此一夫一婦爲耕百一十畝藉而不稅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二十畝家各二畝爲廬舍私田稼不善則非責也吏吏田畯也古史患民使不得營私田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曾宣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爲民已患矣古有公田爲君八家共君竈蔥韭盡取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樹桑以養生送死　冬蝝劉向云蚍蜉子董仲舒云蝝子生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蝝之言緣魯宣稅畝故生災非責也魯稅畝而蝝生一夫一婦佃

音田人音向宇田百畝以供上只受十畝以為公田一夫一婦耕百一十畝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家各二畝為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見上

九扈為九農正（爾雅疏云昭十七年左傳曰九扈為九農正春扈鳻扶云切鶞知倫切賈逵注云春扈分流柙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扈竊玄賈逵注云趣民耕苗者也秋扈竊藍逵云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逵云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逵云為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莊百切逵云晝為民驅鳥者也宵扈嘖嘖莊革切逵云夜為農驅獸者也桑扈竊脂逵云為蠶驅雀也老扈鷃鷃音晏逵云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舍人樊光注爾雅亦與賈同其意皆謂以扈為官名令依此諸扈動作也然則趣民耕耘收斂蓋藏其事何得召使聚而總號令之其為果驅鳥蠶驅雀得多置官方使之就果樹入蠶室為民驅之哉又晝驅鳥夜驅獸不可竟日通宵常在田野溥天之下何以周且其言不經雖可據信也故郭氏及杜預皆不從也郭云諸鶯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為名竊藍青色今爾雅他作扈）臺笠緇撮（毛詩疏曰南山有臺臺笠緇撮舊說莎草也可以為笠故曰臺笠或云臺草有皮堅細滑緻可為蓑笠南土多有）簦笠　願受一廛（居也而為氓孟子曰許行告滕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廛而為氓注云氓野人之稱也）囷鹿（廩也圓曰囷方曰鹿國語幣音覓穮音廷又音瓊并見玉篇）

喻政

如農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譬喻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有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去草之農

左傳隱公六年周任曰見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國語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

農祥

西漢書音義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祠以牛白氏六帖農祥晨正天駟星也立春見於南候以興農故曰農祥也

農忌

吳中舊事異農忌五月甲申乙酉兩則大小麥不收諺云甲申猶自可乙酉怕殺我

農民丁口

書叙指南闢土殖穀曰農（前食貨）會耕田人曰善田者（王粵）勤力本業曰力（子奥呼）農人勤曰晝田夜績（方玄齡）保丁曰白徒之衆（鄙陽村人）曰丁夫（王符）保伍曰比伍（尹翁歸）村保田曰郊保之民（前五行）附名籍中曰占著（漢紀）附託冒歷戶曰附藩（後魏）徭役曰任役（大宗伯）科算丁口曰口率之科（丁鳴長）差役曰惠役之民（郭太）定等第曰案比（後紀江革）又曰比要（小司徒）非理科徵曰特選橫調（左雄）徵發多曰徵發如雨（王壽）剝賦曰治賦（王雄）免其科役曰復（孝武）遷逃之民曰裔民（李傳）謹民曰愿民（前食貨）人丁實曰無所影賴（楊於陵）民窮曰剝屋賣田（狄仁傑）又曰賣舍帖田（李嶠）丁口不實曰瘦藏（蘇壞）漏落戶名曰將戶（張說）人流亡曰彫耗（蘇瓌）流人歸業曰流冗盡復（蘇幹）民墮本業曰遊畝下機（劉陶）農民曰狀兒荒豎（傳林）撻估物力曰增貲就賦（劉平）農所衣曰襏襫（管子）謂農之禮農笠子曰戴茅蒲（上）親保曰保伍姻近也（若盧）稻田分水曰定水令（兒寬）農民曰芸夫豎牧（後漢紀）又曰邑老田父（皆安仁）（籍田賦）漕等部民曰關城思詠之民（蕭坊）民逃之盡曰家為空戶（陸民）流曰棄其業西流（沈下賢）小民曰單產房民（上）農忙時曰趁春東作（何敬）民貧曰春於擾費（下賢）又曰財空戶散（朱猗）小於鄉曰聚（漢光武注）主農之官曰田畯（詩）鄉單身民曰孤介特（左昭四）開狀民販曰登下（周禮九）貢漏丁曰隱口之罰（漢志）民數曰生齒之後（周官男八月女七月）

進農書

唐書李泌傳泌請以中和節百官進農書以示務本帝悅乃著令唐會要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內外官司休假一日先勑百寮以三令節集會今宜以中秋節代晦日其月二十六日中書侍郎李泌奏伏以仲春初吉制嘉節以徵之更晦日於往月之終換明辰於來月之始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作中和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為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府所在頒行呂和叔集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臣等伏惟故事每十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百寮具則天大聖皇后所刪定兆人本業記奉進者（中謝）臣聞不受牲玉祈穀于圜丘可以致誠未足以為勸躬秉耒耜藉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因天地之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變之而不倦動之而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述其日用弘我政本寔惟農書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寶穀菲食而立人考堯典以授時稽禹貢以任土潔粢盛而大事在祀銷劍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繼光於國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晨正之祥經始歲功導揚生德徵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深居穆清親覽異妙匪宗朝而盡更田畝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捽草杯土之艱知寒耕熱耘之苦宸之感念甽畝昭蘇一艱而時雨先飛三復而春雷自起臣等業慙學稼祿過代耕親承務本之風日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王猶於畝甽九扈孔脩賀生靈於富庶謹繕錄前件書凡十二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

門奉表陳獻以聞。柳宗元集進農書狀。農書三卷右伏奉某月日勑宜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者（貞元五年詔）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俶載南畝。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力而豐食自陛下（德宗也）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敎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在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謹奏。文苑英華侯喜中和節百辟獻農書賦（以嘉節初吉修是農政為韻）我后令節中和。孔嘉。求已全鮮桃。仍欲華。慶賞之多。燕樂既均於九有。播植之始。敎化爰貞於四遐。於是心膂周召。股肱稷契。洎彼庶尹。當茲新節。陽和溥暢。言拜賜於生成。稼穡艱難。乃載陳於睿哲。觀其克合天意。咸造皇居。僉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儲。政令不差。則農華知勸。水旱無備。則倉廩其虛。且自古在昔。靡不有初。敬授人時。而堯典垂記。大無禾黍。則魯史頻書。今陛下夔夔慄慄。日慎一日。惟人是憂。惟農是恤。以域中無事。海內殷實。人獻其誠。神降之吉。臣等叨遇昌運。思裨大猷。惟茲南畝。可致崇丘。度考令辰。實當四仲之日。拭作月。敬舉彝典。庶為六府孔脩。豈止合彼九疇。冠夫百氏。高懸象耀。必日就而月將。永播蒸黎。自風行而草靡。帝曰善哉。予之言是

於燮時雍。恭勤是宗。應天地中和之氣。備朝廷中和之容。君告成中和之功。久而作樂。臣獻守中和之術。先吉川耕農。此所謂超羲越軒。臣賢主聖。樹光宅之深本。為經邦之善政。美哉啓沃之義。於斯為盛。賈餗（同前韻）聖上覩萬國之無事。偉三農之可嘉。因月令之初。爰詢播植。俾年豐之慶。無隔幽遐。於是文武畢陳。威儀斯列。爰脩耒耜之務。用廣異同之說。將斯欽作。期國實京坻。人懷禮節。捧書而進。知地利之可分。足食是圖。見天心之載悅。既而啓大宇。儼簪裾。煥夔龍之獻納。掩河洛之圖書。得富國以如此。契生人於厥初。稽重穀之言。徒稱董仲。驗深耕之法何愧朱虛。所以俟驚蟄之辰。應夾鍾之律。昭八政之所用。蓄九年之周夫。是穮是蔉。將致乎千斯倉。爰始爰謀。必因乎四之日。故當載陽之候。以進為邦之術。俾農識不耕之凶。歲獲終畝之吉。且中也者。表天地之交泰。和也者。衆德化之優柔。致中和之令節。展稼穡之允脩。將明肥磽異等。豐歉殊狀。人靡在阿之歎。野傳擊壤之謳。已矣。富庶之規既如此。術指之道必於是佐玄化之風行。勸黎元而草靡。故得祥生地表。慶發天宗。百穀允植臣因慙於后稷。兆人乃粒。常有邁於神農。伊斯事之明盛。掩前代之輝映因獻奇之嘉辰。遂啓心於善政。何必考李悝之地力。覽崔寔之月令。懿此群公之書。永作九州之慶。　胡直鈞（同前韻）農為務本。春則歲華和者取至和之靡忒。中者衆居中之莫邪。吾君將以發敎源於仲序。配節令於孔嘉。知稼穡之道。則無遑之書何遠。觀播植之論。當后稷之訓不逮。至若四海無事。萬方胥悅。野思鐘理之勤。朝有田疇之說。鑄兵器為農器。更舊節為新節。天子方坐承明之廬。端拱清之居。百職事孜孜而奉職。群有司濟濟以進書。書曰。陛下德被淳古。時登太初。念耘耔之勤。每思親勞。佇豐年之應。曾不自虛（一作據）臣所以拙聞見而獻。可庶將獲小大之所。如伏以義徇乎秩。時在元吉。既錢鎛之徒。營國準直而何失。遲西成於遺秉之歲戒東作於寅賓之日。庶居勤之華。咸執其常。情游之人。罔敢不率。皇上諧農議。紀嘉猷。載耒耜而親耕。天下皆勤。率公卿而終事。庶績咸脩。然後劉典章。頒遠迩斯。再耕之自此。佇多稌之于彼。稽氾氏之法。未足方之。考周官之規。諒當改是。豈不以群下執躬。在上務農。故將降玄功於后土。介景福於天宗。況令節適時。良圖合盛。近可法於三務。遠從規於八政。豈將獨播美於茲辰。與終古而輝映。　鄭式方（同前韻）聖人清謐六合。車書一家皇心協于天統。令節徵為國華。思播植以富人。故農書是進。建中和而照物。俾淳風不遐。是以四表即斜。九穀用嘉。當其天廟低臨。詔光發洩。二月

初吉。式協於農祥。三務成功。不爽乎歲節。授其時。用天之道。進其書。知人則哲。一人垂拱以憂勤。百辟獻章而誠竭。於是元老進而言曰。陛下道洽無外。化康有截。猶慮九扈未分。三時尚缺。命陳書而王化可闡。俾知方而農政斯列。既種既戒。粢盛之望有期。弗震弗渝。地利之宜寔設。豈不以寒氣總入。春陽始初。陳乎五種之用。本乎三農之書。王者則千畝是藉。庶人則中田有廬。欣年穀之順不差。物力之功克實。首嘉節而東作方起。符中星而西成乃畢。其殖也。習無不利。其耕也。勤罔不吉。然後邦國知習節之宜。衆耦識勸農之術。于以見君臣克協。于以見土穀惟脩。足食表豐年之慶。多稌興大田之歎。且夫節者。育物於生成。農者。豐功於邇遠。善宣乎時罔不若。化洽乎物無非是。乃疆乃理。歆積庾於京坻。有冀有遐。致殊方之率俾。非我后聖應太昊。德包神農。則不能盡地力。祈天宗。故得貞萬姓。行八政。幸沐化於和平。庶株蘄而謳詠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二十四　一東

農

詩文

議興農　晉書束晳傳石鑒卒王戎乃辟晳兄璆張華召晳為掾又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華為司空復以為賊曹屬時欲廣農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愆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霡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甽於原隰勤藨蔉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尤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為馬之所生實在冀北大賈牂羊

取之清渤牧豕之歌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騶駭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卻馬務田老氏所以稱有道宜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濘水停灣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舃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黃潦臻禁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理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也

文苑英華觀農賦　歲起於丁東壯就功則知富民必資於廩實疆國亦在於年豐是時也杏花疏樹蒲葉抽叢曉出鳳城履道路之攸往廻矚郊野知耕鑿之斯崇見夫原隰底績溝塍列鍾耒耜交橫煙雲輻湊人沮溺而為伴水鄭白以分派一稃二米禾同此里之禾苗盛草穢豆異南山之豆觀夫田畯至饁室家相歡揮鎡去莠築堰澆蘭野餉晚持於斜逕雲鋤暮荷於曾巒憐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葵腰鐮而乍采黍菽秋而時肴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思文后稷濟時數播殖之功惟彼陶唐申命掌嵎夷之事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衆農為二俾彼甫田皆無不利致土宜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貲邕熙無辭艱難服先疇之畎畝皆當儲峙於黎人之阻飢九年殷憂於堯日萬箱發詠於周詩迹忝門人得承規於孔父心將請學恐貽責於樊遲

劉悅文較農　功以教於民賴其功者有遵順德以化於民獲其民者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病痛其道死則俎豆其功集衆功宇聖人然則教懷以禮當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人死痛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罍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衆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一作之劉軻文農夫禱　丙戌歲大飢楚之南江黃間為甚明年予將之許途出東山見老農華攜其族為禱於五君祠其意誠而詞俚因得其文以潤色之亦以儆于百執事者云農夫某謹遣精誠于明神嗟嗟我耕食之人誰非王之人人之有求神得不以聰明正直聽之耶曩者仍歲荐饑人為鰥婺田無耕夫桑無蠶婦癘疫瘴虐一方尤虐瞳以吳蜀弄兵吏呼其門敲荒餘之人挾弓持戟女子生别行啼走哭王師有征群盜繼誅乃歸其居乃復室廬廬壞田蕪亦莫顧其俎今之牧合餘燼人百其力率大成于秋誠慮旱而不雨既雨而潦必不為潦又慮其不苗不秀秀而不實又慮為螟蝗又慮夫廐馬之奪其食賦吏之厚其欲焉嗚呼必馬無厭粟者妻無厭羅紈者吾欲其濟矣亦於何厚其所濟耶伏希神明無有所忽禱曰無齊農人以肥廐馬無寒蠶婦以暖妓妾無銷耒耜以滋兵刃農人不飢而天下肥蠶婦不寒而天下安耒耜不銷而天下饒妾暖而嬌兵滋而殘馬肥而豪不蹐不肥足食足衣皇天皇天胡忽是為苟不此為民其嗟嗟神其怡怡尚饗

宋宋景文公集乞損豪強優力農　其物力如本戶自言不實或隱落歲遠分文以上全戶籍沒入官其官吏作弊為隱藏者並乞監鎖赴御史臺勘奏竊覩朝旨除河北河東陝西四川等七路不行借貸外餘十一路並乞施行臣伏以推豪強惠小民王者政教之美也今天下力農之人國家衣食取辦然歛息未嘗有一言及之豪猾兼并之家

居物逐利多畜緡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滯泉貨使不流通美食高枕坐視朝廷財用之急不肯以一分出佐助公家臣以為此奸猾之民皆國家所宜禁切陛下至仁止令入粟與官然所得至寡不濟國用臣愚以為請自京師及天下應有物力人戶計直及錢一萬以上者官司明諭詔旨許令百姓各指實自言有多少見錢及他物實直若干數目先作簿抄上然後官司普令十分中官借二分助軍錢許於所在送納仍各逐家給付州縣帖關坐敕命候將來邊鄙罷兵日并支還象牙香藥茶鹽許百姓任便於京師外州清筭其所借到錢於逐州縣置彼處所出百貨糧斛入京付榷貨務減市價收錢仍別立庫承貯以備軍須警急如此錢稍有次序已朝廷下詔普減天下租稅三分至一半以來以明國家損豪強優力農稱物平施之義陳舜俞集說農　說曰嗚呼生民之困無甚於農也古之農一夫受田百畝今之農十夫無百畝之田古之耕皆為己今之耕皆為人古者時使薄斂以安之力田以尊之今者力役厚租以困之上不為科以勵之古之民四而農居其一今之民士工商老佛兵游手合為八而農居其一古者士則不稼大夫不為園夫紅女之利今者公卿大夫兼并連阡陌古者工商與農相生養皆有度今日工商之取於農詐偽無厭古之夷狄入于中國則驅之今者老佛詔民以養之古者養生送死皆有常費今者婚嫁喪葬淫祀皆無節古者山澤陂湖之利與民共其水旱皆利之今者障莞而皆有禁搞而不得牧潦而無所泄古者教蓄積又有倉廩以發其廩今者不制不蓄凶年無所賴不免為流亡古之天下今之天下而異於古者十奈何農之不困也古之農常重其君臣相與講謀必先及之今之農常輕為吏者聞有勸農之奉則相與非笑之此古之農雖勞然悅其利而趍之故常多而愈富今之農既勞又無利以悅之故常少而愈困以今天下之口無慮二千萬躐漢軼唐可謂盛矣然籍而為兵戎者常數百萬遁而為老佛者又數萬琱琢之工游靡之商府吏胥徒之類醫巫卜祝聲樂之伎合而言之無慮數百萬此其略也由是觀之天下之民百人而一農農之人一而食穀之人百古以一農養三民猶患其不足故命冢宰制國用視年之上下一有水旱則命鄉師賙之均人恤之今以一而養百其至於窮且盜也宜矣嗚呼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以漢文之時天下富庶衣食蓄滋尚能賜田租寵強力賈誼晁錯或勸上敦本以杜游末然為漢文者不求文王之法治之乃躬耕籍田以衆賞罰其為勸勵之道亦末矣所謂文王之法何也五畝之宅植之以桑五十者可以

衣帛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昔孟軻為齊宣言之詳矣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載師紀之舊矣或曰今可為乎曰未也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而欲為勸勵之道猶無車而教之載無弓矢而教之射惑矣今天下之法必始於名田而終於勸農名田之法必始於公卿大夫而終於黎庶勸農之法必始於法孟子而終於如載師聖君賢相講求太平之策無先乎此矣志不云乎王法本於農臣愚不佞故為農說范太史集上哲宗乞留意農政　臣近蒙賜詔暫至許昌切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潦損臣切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脩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人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惟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脩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惟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家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為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藜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貞宗於內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

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李直講集厚農　先王之馭民也節其所為後王之馭民也極其所為夫惰之志在逸先王節之則不得逸農之業在勞先王節之則不甚勞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閒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誰謂其逸哉什一而税用其力歲不過三日春耕則田畯喜焉秋歛則蜡祭息焉誰謂其勞哉王道消政出苟簡賦乎曰農役乎曰農田有穀而桑有繭非敢愛也五兵之用百工之材皆農無有而必責之是行商蓄家籍農之產廪農之食矣彼惰游未始及於政且附宂食之路以進之逸者極其逸勞者極其勞勞而不貳者慧而已矣嗚呼使天下皆慧則可不幸而有心則群入於惰欲望九年之蓄難矣呂東萊集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朕觀周宣之治還定安集而劬勞矜寡離散之民咸安其居中興之業人到于今稱之朕初承基緒兢兢業業以計安天下深惟兩淮之間瘡痍未平民力大屈流移交跡轉為怨隷延眷北顧用寒悼于厥心間者太上皇帝軫中飭守令懷輯疲瘵督勸農桑蠲賦省徭以佐百姓之急臨遣左右侍從之臣分行疆埸復調旁近郡耕牛振業新附所以加惠元元者視周宣有光焉朕臨政願治仰遵慈訓夙夜不敢忘而邊雜鄉貫生齒益落自占版籍者裁什二三僑居浮寄無所係心勸之勤而

應之急其咎安在豈下吏未能奉稱而盡地力之教不先歟將豪奪暴役與夫作爭而害農者蕃歟夫兩淮吾所重也異日沃壤上腴為天下最今乃僻於荒遠彫獘之區幾不為郡長民者獨安取此繼自今其悉乃心銷沮游末力穡悖本以稱朕安集之意有能帥先墾闢為諸郡倡者部使者上其名以差受寵若縱弛怠傲不如吾詔者亦糾劾以聞時則有顯罰不可逭朕言維服尚聽毋忽眞九華先生集訓農亭記　廣漢山水甲天下有湖以房名者由唐相國之重故以云也湖直郡齋西南凡起居遊從之所臧郡月榭竹蹊棠塢清泉茂樹陰森之蔭無適而非景無景而非勝太守達官每念集處於此欲寓一時環奇晴麗香渺之觀俯仰百變必於是焉發之然則亭宇蓋陣誠不當庳其式陋其名淳淳之意昭視其後也紹興壬午任侯攝州事間來客與周覽以足日因顧湖亭有所謂超然者退謂吏曰悲夫太守何為者太守父母斯民今亭首以超曠自命乃其所以自為也實之不應名將安施是殆不可不易也且天下遂逐物戰於外志革於內物以名敗故物易廢志以俗移故志易流君子帯正乎名帯歎乎俗則是耳目之賊乎外者也皆惑也嘗試與二三子登斯亭念物化之無日顧外景之不常慈往忽來遊治者之無定也而亭與名可久恃以存全乎而若同解外緣深稽政本唯能低昂氣象萬千目焉其耕耳焉其壟悠然而深思注默而繫望吾心無須而不在農也如此坐堂皇人必唱曰太守慮不在小太守無忝矣使四民之利日不外吾心吾耳目之利亦不外吾民建一亭而政體具焉後世必有不待景而存因俗而亡者矣吾謂斯以寄意可乎不可也吏曰大善請敬易之明日或有以房始名來告者其大合侯笑曰琯乃清望相耳作郡便能領此可異也即標用不疑嗚呼廣漢古良州吾不知先士為其州者凡幾其宴適能先民後已者何人亦有寄意斯亭畢畢救本如房與侯爾為者乎無也脫或有之使當今日戰伐鬪怨其斂耗盧之際必非辭寄與遠雍容厚下如侯此意無疑也是則可書已矣公名某潼川人以儒學導古始名聞當世某後進通書者敢繫以詞曰湖竹環環兮湖光洋洋吏且出游兮惟容之將任公來廣兮政則為良嗟農之訓兮理順以祥名者若簡兮慮者長亭乎亭乎歲流千萬兮民勸樂之未央也李大隱先生集農隱記　東萊稆衣從襖勤勞畎畝之中者是農非隱處山林樂聞曠逍遙塵垢之外者是隱非農農皆民也勞力者也食人者也隱則有士君子焉孔子所謂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者是也其智愚賢不肖勞逸高下固不相侔則農與隱異久矣劍川共伯承世

為大族崇寧以來始徙家于湖秀之境仕宦之餘父子戮力治生于今三十年田疇益廣乃築堂于場圃之上榜以農隱開闢窻牖栽蒔松菊南榮治耕稼之務北池有魚釣之適蕭然真隱者居也一日余造其堂試持前說而問之伯承答曰三代之時人有常產故仕者不出其鄉里居者不害於衣食以顏子之貧猶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内之田十畝足以供絲麻又得聞夫子之道故雖不願仕而有終身之樂陵夷至於孟子則暴君汙吏慢其經界而井地不均矣於是有為貧而仕之說秦漢以還士大夫汲汲於利祿喪其所守者十常七八如陶元亮之徒憤世嫉邪棄官而去又菽粟不足以自給至凍餒以死若是則雖隱亦何聊耶今僕幸饒於田東皐南畝盡在吾堂之左右四顧芒芒無復弁樣闤闠之擾又得意於酒邀飲輒醉春到則耕者効其力秋成則穫者獻其功余方獨酌引滿閑然自得安知農之非隱隱之非農耶予曰子之言是也然方承世賞調官選部而輕財重義賙恤宗族惟恐不及則志氣倜儻宜有以自立於世簿領之役徒勞人爾又宜可安於田里而為陳元龍所羞哉顧余不材濫被榮寵坐糜稍廪而肩有積報田園蕪沒茫茫然而曷歸乃自放於寂寞之濱攻苦食淡以其餘力買田數十畝于苕霅之間而將老焉若夫

做之年，使其不待疲病衰死，而後納祿，尚能扁舟載酒，相從笑語於斯堂之上，其必有日矣。紹興丁巳中秋日，大隱居士李某記。豐稷大上張庚部書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惡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辜耶。近世猶可矜傷悼痛者，莫如農。力耕而食不足，力蠶而衣不足。凡上之人，少不如意，爲損不細，竊求其端，而嘗纂著治民者，既師仰之而又稱誦之，恨不得親見之。向守官於臺，則城父士民論議縣大夫吏歷多矣，能究民情，恤民隱，無如吾張公也。聞閣下之名，想閣下之風，恨莫之見，不圖天幸獲爲屬吏。今既過闕，皇下惻農之語，深切丁寧，求其策於天下，又過閣下，能究極民弊之淺深，謹先托書以導志。如閣下賜一覽，得論其大方，亦可以盡心焉。元胡祇遹紫山集一論人無餘力而貪歎畝之多　詩曰：無田甫田，惟莠驕驕。古者一夫受田百畝，步百爲畝，比之二百四十步爲畝，不及其半耳。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抵一夫之力，終歲勤動，無斁無怠，百畝之田猶不能辦，後世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勞，加以公私事故，廢奪其時，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順天時，不盡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種而九不收，良以此也。　二論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勞。地以深耕熟耰及時則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畝，牛之芻豆飽足，不妄服勞，壯實肥腯，地所以熟。今以不芻不豆，羸老困乏之牛，而犂地二百餘畝，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宜能深，而耰宜能熟歟。時過而耕，犂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除去根本。如是而望畝收及於古人，不亦難哉。　三論有司奪農時，而使不得在南畝。農以時爲先，過時而耕植，力雖能辦，亦必不獲，況力不足耶。今日府州司縣官吏奸弊，無訟而起訟，片言尺紙入官，一言可決者，逗遛遷延，半年數月，以至累年而不決。兩人爭訟，牽連不干礙人，四鄰親戚，鄉老主首，大戶見知人數十家，廢業隨衙，時當耕田而不得耕，當種植而不得種植，當耘耨而不得耘耨，當收穫而不得收穫，揭錢舉債，以供奸貪之已取，已取無厭，不得寧家。所以田畝荒蕪，歲無所入，良可哀痛。雖設廵按察司，略不究問，縱恣虎狼，白晝食人，誰其憐之。　四論種植以鹵莽滅裂而望豐穰。土不加糞，耕不以時，耰不破塊，種無後期，麥種子不精粹成熟，不鋤不耘，雖地力膏腴，畝可收兩石者，亦不得四之一，儻不幸雨澤不時，所得不償所費。　五論不遵古法，怠惰不敏。嘆地社種麥，皆園科種，一粒可生五莖。地不秡，嘆天寒下種子，一粒止得一莖，所獲懸絕。如此麥宜早種，二月尤佳，麥

生兩葉如馬耳，便鋤，既徧即再鋤，鋤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農家人力弱，貪多種穀，苗高三四寸，才根苗苗爲野草荒蕪，不能滋旺叢茂，每科獨莖小穗，勤者再鋤，怠惰者遂廢，所收畝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爲糠秕。　六論勸民務農而不使民知爲農之樂。古人之勸農，春省耕則補不足，秋省斂則助不給，問民之所疾苦而哀憫，子育之恩不能者，則款曲細密，教道之以法，非不量其力之所不及，而督迫鞭朴之，一夫之力，而責以當數人之任，聚集期而反廢時日，官吏雜沓，使民供給酒食之不暇，水旱風霜蟲蝗之災，不恤不憐，歲不登，家闕食，而賦稅如故，庸下欺上，徒取大其官，不得富實之利，秋不能免凍餒之苦，業本遂衰，賣田賣牛，流離奔竄，皇皇然無定居，產業丁口衆多，不能移徙者，代當逃戶差役，日就困苦，貧乏窮苦，失職不可枚數，此其略也。　七論農家隨俗，亦皆奢侈過度，而妄費穀帛，匹夫匹婦，終歲勤動，歲終所獲，除納官奉公之外，不能供半歲之口體。今日男婚女嫁，吉凶慶弔，不稱各家之有無，不問門第之貴賤，例以奢侈華麗相尚，飲食衣服，擬於王侯，賤貴有用之穀帛，貴買無用之洋溢，破家壞產，負債終身，不復致業，不償稱貸，農室既空，轉徙逃避，農業亦廢，有司略不禁治。　策問農桑水利。方德麟集問：天生斯民，口體有累，衣食之源，固有在矣。農桑所以爲天下之大本歟。寒耕暑耘，服勞之不易，旱乾水溢，均節之有待，水利又農事之不可緩者。故夏后卑宮而盡力溝洫，周官建遂人而均水有宜，降及後世，若李冰之於蜀，鄭國之於秦，它如白渠芍陂之類，相因而起。且溉且糞之謠，飯豆羹芋之怨，史不絕書。其或興或革，孰得孰失，班班可考矣。欽惟聖朝務農重本，詔下郡國，必首及之。於是都水庸田，專主水利，以時廵行，用廣其澤，勤於農事，可謂至矣。今夫磧高港斷，限於舟楫，若可鑿而通也；蹄涔汙池，淤葑所壅，若可濬而深也。然而四下之地，未霜先涸，潰港雖在，已不勝舟，則何賴焉。無源之水，旱乾易淺，桔槔方施，旋已告竭，則何益也。力役驟興，人情勞怨，疏鑿雖勤，成效茫然，又況瓜皮搖本，有未免乎。今將憚難而不爲耶，則水有遺利；將不顧而決爲之耶，所成可見矣。所以度地勢之所宜，究水源之攸自，舟楫通而無泮涸之分，儲蓄廣而有旱乾之備，役興而人力不困，備豫而歲功常登，物阜民安，公私便之，必有其道也。且洪範八政，食貨爲先，湖學之制，實言水利，是亦吾黨所當講也。諸公出而應時之需，有問及此，必有以應之矣。顧豫所蘊，陸子方集問農桑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內末，則財不

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以農桑爲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飢寒迫於人肌膚欲其亡爲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尊其衣食之源絕其飢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於虞周禹貢豳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銍秸粟米供於司服之內桑土既蠶而織文絲枲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趾饁婦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蘩猗桑萑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狀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爲主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征用其三而民有殍爲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郡國一叟惓惓爲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飢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爲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婢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國折入於秦秦爲無道虐用其民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織不足於帷幔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創百姓思樂息肩文帝恭儉寬仁愛人節用帝親耕籍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數下一則曰爲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害女工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奚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爲后飾奚止害女工而已漢之爲漢五六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摭拾孟子餘論復屢屢陳之誼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天下財產安得不蹷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并天下一家煙火萬里農桑滿野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寔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加之大官竊祿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奇贏緇黃使國之經費困窮失職貪情成風長此安窮狀之無術設使晁賈

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世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葉東作方興戴勝鳴鳩桑柘可採茲惟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之人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聶夷中之詩者熊晁山瞿梧集主用民賦農功如何論（咸淳己巳京學類申論魁）　主文劉省加辰翁批筆力如千歲虬松偃蹇傲倨乎嵯崖峭壁之上雪霜之操凜如也

近古而不勉之復古君子惜其言之不知本井田農之古也古者上之取乎下下之供乎上美然有餘裕者井田而已矣自夫良法決壞民之務農者寡供焉者既竭取焉者亦匱而上下始交病漢去古最近井田猶可古也晁錯知勸農而不知所以爲農功之本奚農爲哉不農奚其賦不賦奚其用云云請先古漢之農農自肇禽關以來爲生民一日不可闕之事井田又爲吾農千萬世不可易之古古孟軻氏日以王道行李戰國口刲刲談農不輟山之東魏企以飧飯齊梁迂之滕稍可語古雖豚植桑之樂萬目於布縷絲粟之征能古否乎阡陌而秦訪三晉願耕之氓以實地于山西瞠然以富強囊六合走黔首於頭會箕斂之下而不歆喘息秦不師古天地之大變也嗚呼秦變古齊梁迂古滕亦不能古君子安得不於近古之漢望焉漢後元迺周之古文帝又有復古之資吾讀漢書至籍田詔如呼豳原老叟游葵棗春風中太史公書高惠紀而詔皆不書獨帝之詔以上曰書之蓋其言言淳實自肺腑流出無非歸本之論一篇之不華爲農而朴素之一木之不斲爲農而嗇縮之當是時用未嘗不足噫此意古矣今日爲農出一書曰減今年租明日復爲農出一書曰減明年租當是時賦未嘗患少噫此意古矣粒我烝民莫匪爾極古聖人以之順帝則也錯扶囊底智乃欲柄賞罰而禍福之毋乃朝暮其三四若狙公之芋乎錯之智在於貴粟爵爲議古井田之制哉貢也助也徹也皆什一也而皆微也賓師給焉札荒仰焉匪頒寵祿需焉帝非害於用者也非苛於賦者也渠渠躬耕方與芸夫荛子浩然出作入息之天錯壽三便而厥乎農本之則無如之何異日煙火萬里之盛贊史者獨於農反覆致意錯立下風矣長沙傅治安一策慨慷言當世事且于封建而不于井田於錯也何容喙不井而限宜少近古竹林清明之識卓矣惜乎志有餘者道不足征和之令已不能復後元之古况三代乎柳常楸觀往古禹等九州之賦以作貢密於帝嚳以前其後周公之治周視禹尤詳然王畿千里之內法不盡取未聞以財少爲患漢文景時天下之財不入於關中人主不狃税天下諸侯若其人者亦不狃税其田噫今非古矣漢之

臣寓僅存吳壤後不忘江南大耕水耨之賢終夜撫卷為之傷今思古

國朝清江貝廷臣大集横塘農詩序　姑蘇控江引湖地美而宜稻由是業者恒足焉其屬邑嘉定之横塘有秦君文則隱於農者也自號横塘農而農之言曰服天下之至勞莫如農矣然古之人莫不業農也不業於農則為游民不容於三王之世後世游民多而為農之大蠹矣吾生長田間自吾祖至於吾六世未嘗一日而去農事農祥司春父子畢出耕之欲勤播之欲時催根芽之害也芟夷之罹蟊賊之食也扞除之時至而熟則其入必倍苟力之不齊而責其報之豐治之不早而冀其成之速豈可得邪故吾之知農為深而人之不為農者亦莫知吾之知農也又曰吾視三吳巨姓享農之利而不親其勞數年之中既盈而覆或死或徙無一存者吾以業農獨全歲給貢賦外則擊鮮釀酒合族人鄉黨酌而相勞榮辱得喪舉不得撓吾中矣或勸之曰伊摯為有莘之農起而開商六百之業諸葛孔明為南陽之農出而匡漢於三分之時今農治田之暇臥牛背讀古人書嘗慕其為人且將刑儀天朝以治田之事推之治國又可卒於横塘也麼歟浮以太白瞪而視曰吾寧以彼之憂易吾之樂也頹然而臥聞者高農之所為賦詩以美之而余書其言為序

唐杜工部集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呂氏童蒙訓曰潘邠老云七言詩第五字要響如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翻字失字是響字也五言詩第三字要響如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浮字落字是響字也所謂響者致力處也予竊以為字字當活活則字字自響　朱曰晉葛洪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為勾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　皮日休詩農父謠　農父寃辛苦向我述其情難將一人農可備十人征如何江淮粟輓漕輸咸京黃河水如電一半沉與傾均輸利其事職司安敢評三川豈不農三輔豈不耕奚不車其粟用以供天兵美哉農父言何計達王程　陸龜蒙詩彼農詩四言　世路巇嶮澤風蕩除慨彼農流猶存厥初業焉而靡矣然而居首亂如條形乾若臘大耋既鮐童子未齔（音[illegible]）以負以載悉旃悉組我慕聖道我眺古書少倦為學時由爾廬有飯一盛莫塩莫蔬有襦一提不襟不褐所謂飢寒爾何道歟爲貢厥田上下各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西成野有遺穗今憂南畝旱氣赤地遣其豐出槩陰無二退輸弗進供訴弗視號于旻天以血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娛稗史　于濆詩富農詩并序　濆寓居兗山南六十里有富農

得氏琅琊人指其號此多藏者也積粟萬庾馬牛無算血屬星居於里土主不遺死不贖琢頑妻孥意與天地等故作是詩用廣知者　長閑鄉人謂此家勝良賈骨肉化飢魂倉中有飽鼠青春滿桑柘旦夕鳴機杼秋風一夜來累累閒砧杵西鄰有原憲蓬蒿遶環堵自樂固窮心天意在何處當門見稚子已作桑田　四海中盡為虞芮土　孟郊詩贈農人　勸爾勤耕田盈爾倉中粟勸爾伐桑株減爾身上服清霜一委地萬草色不綠狂飆一入林萬葉不着木青春如不耕何以自結束　張碧詩農父　運鋤耕斸侵星起隴畝豐盈滿家當到頭禾黍屬他人不知何處拋妻子　施有吾詩代農叟吟　且將一笑悅豐年漸老那能日日眠引客持來山地上坐看秋水落紅蓮　宋范文正公集農詩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載襄陵禍比戶猶安輯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襲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田桑人常悲大絃急一夫耕幾壠游惰如雲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入太平不自存凶荒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靈應為泣　張詠詩本農　奔競若不息一民只有宅誰復元化窟鑿斷巖華根使絕僕奪苦著為明聖恩何煩重師古即此是羲軒　孔平仲詩十畫農謠一首　春雨津泱洽秋苗香苾芬市紙看便是完圃促脩圍　借別一首呈陸亨孺十畫　恬和劾春律芳茂若秋松盃畢花扶疏吳枰徘笑空　九畫一首　坦直吾所知良彥君長者村邦柱材美丞府依爐冶弗忘念夙昔吟奕同茭舍　八畫一首　牧守有民社佳言多吉余金芝先出谷奔召戒征車　七畫一首　予分仲尼后老作外州行丹穴也我係朱衣走吏兵　十畫四言　亨倅沉俗沉虬卧虹星君促面省座班封脩治平充茂果見昌宗恥於使倖宜劾孤忠　劉原父詩農父二首四言　入水作田上山伐薪人世幾何終歲苦貧安有靈藥化為羽人呼吸光景為君外臣焉飛不遠暮還其宅我獨匪人去從兵藉釋棄耒耜顧貪朝名轉徙異方終世為客　農衰（前人）　陰陽失常度水旱互為災歲暮不成耕閭里自相哀相哀竟何奈田畝棄汙萊欲行開祖急欲居兵賦催同知羅憂患誰復念哭殘往往遺渠溝顧之淚如頽國度須積粟國帑須羨財大臣職當國爾命自宜哉　梅聖俞農難（時無良農則未勞一歎歎曰難）　根勞非所植嘉禾共一田老農實急之豈并時稂拔肯蔡與盜跖同氣詎能遠周公不妨聖柳惠不妨賢賢哉彼薅矣取舍得其然　晏元獻公詩春野觀農事　土膏經宿雨農耒服春疇舊隴鳴驚雉初陽未喘牛桑壇薰野聚萬葉蔽原溝惰惰耕徒盛終年少敵侯　宋景文公詩春野觀農事

茂氣回鮮野。寒姿換故林。敗防淒響急。新甽未痕深。乳雉嬉原隰。歌牛下浦陰。吾廬堪學稼。將老有初心。 出野觀農二首 前人 杏藥萌芽各報春。風煙萬頃綠陂勻。果然症腹三飡飽。悒悒深耕不顧人。 炊縷中林煙大遶。勸農官吏駐春旗。蓬蒿意盛陽青動。正是陳根可拔時。 彭汝礪都陽集和君時語農者二絕 兒女莫啼翁莫愁。十分栽插十分收。酒篘白曉須盈面。花插黃金聽滿頭。 大田既戒歲無憂。零雨其濛夜積收。私稻可惟麻馬鬣。（君叶云。顏已麻馬鬣。）聖禾亦自秀千頭。（君時於千首種聖禾。） 晨起祠先農道中 前人 更闌燭花低。呼僕起視夜。問夜如何其。露落月未晞。皇帝共神明。朝燕戒為蘇。多儀禮有敬。少息刑無赦。今茲先農饗。上意在耕稼。篤言役明起。不敢私安暇。馬蹄踏冰雪。霧露濕鞍馬。寒林月中影。千里開圖畫。燈火望壇場。冠裳出次舍。鏘洋響金石。馨香紛昇掌。百年禮樂中。萬事無雜霸。昏宵久塵土。今日聞韶夏。心知至誠通。自可膏澤下。清風有雅穢。菽麥蠶桑柘。人家實倉廩。得以時婚嫁。四夷共安富。兵偃祭類禡。山川百神寧。天子樂二假。敢後秋冬報。還見擊鼓御。願于真鈇然。何以禱滿篝。尚堪逐農扶。擊壤歌聖化。章簡公詩戊戌清明在吳。去春閱武于河朔。今被召參貳大農。悅然有感。 前歡賞花鄉國中。三行粉面綺羅紅。去年持斧邊城下。十萬軍聲鼓吹雄。每歲春耕長忽忽。此時朝騎又忩忩。卻將牛嗜塵沙眼。去看東都御柳風。李忠愍公集農夫嘆 傷哉野老村下居。瘠田幾畝聊自娛。卒歲辛勤輸稅外。倒囷試量無斗儲。韋衣索飯兒啼苦。婦姑相將挑菜煮。家趁食奔西方。拚卻餓死官路旁。吳芾湖山集虞兵張宥康永年未六十。一日相繼力求歸農。余嘉其志。作小絕以紀之。仕官老不休。虞兵乃知止。低頭愧斯人。三嘆不能已。陸放翁續稾稽山農。予作遊世行。以為不可常也。復作此篇。 華胥氏之國。可以卜吾居。無懷氏之民。可以為吾友。眼如麋鹿不看人。肢似鷗鳧惟貯酒。周公禮樂寂不傳。司馬兵法亡亦久。頼有神農之學存。至今扶犁近可師。野叟龐贈大布以禦冬。黃粱黑黍身自舂。園畦剪韭勝肉美。社瓮撥醅如粥醲。安得天下常年豐。老死不見傳邊烽。利名畫斷莫掛口。子孫世作稽山農。 農舍絕句四首 前人 三農雖陳亦忽忙。播事何曾一夕忘。欲曬胡麻愁屢雨。未收蕎麥怯新霜。 神農之學未為非。日夜勤勞備歲饑。雨畏禾頭蒸耳出。潤憂麥粒化蛾飛。 萬錢近縣買黃犢。襏襫行當東作時。堪笑江東王謝輩。空臺麈尾事兒嬉。 杜門雖與世相違。未許人嘲作計非。長鑱雲邊牽犢過。小舟月下載犁歸。 農桑絕句四首 前人 農事初興未苦忙。且

支漏屋補頹墻。山歌高下皆成調。野水縱橫自入塘。 水長人家淤稻秧。蠶生女手摘桑黃。差科未起身無事。鄰曲相過日正長。 采桑蠶婦念蠶飢。陌上忽忽負籠歸。卻羨鄰家下湖早。畫船青繖去如飛。 蠶如黑蟻稻青針。大婦耕桑各苦心。但得老親供養足。不羞布袂與蒿簪。 農家六首 前人 大布縫袍穩。乾薪起火紅。薄才施畎畝。朴學教兒童。羊要高為棧。雞當細織籠。農家自堪樂。不是傲王公。 盜息無排甲。兵消不取丁。頻過關鷄舍。閑學相牛經。江浦漁歌遠。人家績火青。遨遊無定處。隨意宿丘亭。 東舍女乘龍。西家婦夢熊。翁誇酒重碧。孫愛果初紅。栗熟三冬近。團宗一笑同。營生無拙巧。百事仰天公。 租積耕蕎地。呼船取荻薪。蒼頭供井臼。赤脚解縫紉。僧乞銘師塔。巫邀賽土神。心常厭多事。謝病又經旬。 新作地爐成。蓬窗亦自明。油香麵餌脆。人靜布機鳴。縣吏催科簡。豪家督債輕。小康何敢望。生計且支撐。 諸孫晚下學。髻脫繞園行。互笑藏鉤拙。爭言鬭草贏。爺嚴責程課。翁愛哺飴餳。富貴寧期汝。它年且力耕。 晚秋農家八首 前人 老來萬事嬾。不獨廢應酬。門前即湖山。亦復罕出遊。吾廬有真樂。一榻眠高秋。回看世上事。得喪良悠悠。 秋雨無時休。令我雙鬢縞。庭荒何由鉏。木落不得掃。遣奴入城市。十步困泥潦。獄首幸可烹。蜀黍置勿道。 豢犬使警夜。畜雞用司旦。徹警盜所窺。失旦固吾患。豈無據梧貴。施振不可緩。家居亦為政。發我中夜嘆。 東鄰稻上場。勞之以一壺。西鄰女受聘。賀之以一襦。誠知物寡薄。且用交里閭。勢力畢農功。租賦勿後輸。 我年近七十。與世長相忘。筋力幸可勉。扶衰業耕桑。身雜老農間。何能避風霜。夜半起飯牛。北斗垂大荒。 踈溝筑略彴。拾瓦疊浮屠。既畫菘韭畦。遂營瓜芋區。豉香吳鹽白。飽計已有餘。捫腹笑自賀。無手敗吾蔬。 苦寒牛亦耕。甚雨雞亦鳴。物物各有職。怠心其敢萌。我老返農圃。學業付後生。語兒續膏油。勿輟讀書聲。 吾里賢良者。蓋有萬石封。少年以利遷。但可哀其窮。仁義亦何常。聖賢與人同。我言不足取。汝豈忘乃翁。 農家前人 吳農耕澤澤。吳牛耳濕濕。農功何崇崇。農事常汲汲。冬休築陂防。丁壯皆雲集。春耕人在野。農具已山立。房櫳鳴機杼。煙雨暗蓑笠。尺薪仰有取。斷虆俛有拾。洪水西滔天。俾禹民乃粒。食不知所從。汝悔何將及。殘提同一初。勤惰在所習。周公有遺訓。請視七月什。 農家歎 前人 有山皆種麥。有水皆種秔。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徵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榜。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儻得食。妻子鴻毛輕。 農家歌 前人

村東買牛犢舍北作牛屋飯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茫茫陂水白纖纖稻秧綠二月鳴搏黍三月號布穀爲農但力作瘠鹵變衍沃腰鎌卷黃雲踏碓舂白玉八月租稅畢社瓮釀如粥老穉相扶携閭里送迎逐坐令百世後復覩可封俗君不見朱門玉食烹萬羊不如農家小甑吳粳香　農家

前人　低垣矮屋俯江流渾舍相娛到白頭累世不知名宦樂百年那識別離愁饑餘常貯新陳粟農隙閑眠子母牛聞道少年俱孝謹未應家法媿恬侯　前人　寂寂江村數掩籬吾廬又及素秋時横林未脫色已盡孤鳥欲栖鳴更悲小釜尊羮初下豉矮瓶豆粉正然萁爲農幸有家風在百世相傳更勿移　前人　南畝勤菑穫西城謹蓋藏種蕎乘霽日斫荻待微霜踏碓新舂白山廚野蔌香何須北窓卧始得傲羲皇　農事稍閒有作前人　架犂架犂喚春農布穀布穀督歲功黃雲壓簷風日美綠針挿水霧雨濛年豐遠近笑語樂消漲縱横舟楫通東家築室窓戶綠西舍迎婦花扇紅我方祭竈徹豚酒盤著亦復呼隣翁客歸我起何所作孝經論語教兒童教兒童莫忽忽願汝日夜勤磨礱烏巾白紵待至公　農圃歎前人　我不如老農占地畝一鍾東作雖有時力耕在茲東張燈觀夜織高枕聽晨舂時時喚隣里旨蓄亦可供我不如老圃父子日相從一鉏萬事足不求定遠封春泥剪綠韭秋雨畦青菘放筯有餘味豈不烹豢嘿乃者半年病清鏡滿疵容塵生一輛殘壁倚一枝筇惟有呻吟聲和吞林下瑩青燈照兀兀布衲聊自縫唐仲友説齋集送錢守歸剡除大農二首

北海康平守曾爲漢大農此邦高治行令日繼前風飢饉難於政循良茂厥功好將清靜對推與四方同　賤迹歸田里高懷不世情細傾憂國酒頻話及時耕紫索恩將近茅茨計未成攀轅無好語所願達時英項安世詩山農　江上見山農畬田用火攻皷聲爲號令竹撥當鐵封生理猿猱似年華豆粟供無功隨薄祿愧汝若爲容方秋崖叢農謠　春雨初晴水柏堤村南村北鵓鴣啼含風宿麥青相接刺水柔秧綠未齊問舍求田計未成一蓑鉏月每含情香山樹暖鶯相覓曉壟雨晴人獨耕小麥青青大麥黃護田沙逕遶羊腸秧畦岸岸水初飽塵甑家家飯已香雨過一村桑柘煙林梢日暮鳥聲妍青裙老姥遥相語今歲春寒蠶未眠漠漠餘香著草花森森柔綠長桑麻池塘水暖蛙成市門巷春深燕作家陳杰詩爲農　去國已爲農憂時但願豐日光牛背上世事草廬中絶異炮羔懼聊如藝黍通新來詩亦變稍稍近豳風李俊民鶴鳴集賣劒田園計溫家種樹書新年無罪歲事事有來除　童蒙詩訓前人　農圃小人事民生獨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一東

雝

洪武正韻於容切詩雝雝喈喈又和也詩雝雝在宮有來雝雝周頌雝包咸注論語作雍又渾也詩于彼西雝又雝渠鳥名又董送二韻許慎說文雝雝𪆫也从隹邕聲爾雅鶺鴒雝渠邢昺疏釋曰鶺鴒一名雝渠水鳥也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詩小雅云脊令在原陸機疏云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陸法言廣韻雝上同徐鍇通釋宛封反張有復古編雝从隹邕別作雍雝噰竝非戴侗六書故鶅鳥也相如賦曰煩鶩鷛渠郭璞曰鷛渠似鳧灰色而鷄足一名章渠顏師古曰即今水雞也按郭氏所謂章渠今人謂之章雞雝廣聲相近實一物爾雅之說非也雝又作雍借爲和鳴雝雝之雝別作噰嗈又爲廱雝雝䧹雝容之雝詩云雝雝在宮廱廱敬也雝雝和也詩人云鎬京辟雝毛萇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雝雝嘐駒曰按雝周曰成王作哰一宮周器之銘多有曰王在雝上宮者辟雝蓋二宮名也古鼎銘又曰惟一初吉壬寅王在和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章雝和也一曰始雝宮之異名與黃儒本因習水而主璧嵩之說後之沿襲者遂加广爲廱其失滋甚矣李肩吾字通雝从隹邕聲釋行均龍龕手鑑雝於容反楊桓六書統影母雝（从隹）雝或从畓聲鸜或从鳥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雝借爲鳴聲之和也別作雝維雝嗈廱並非李璺存古正字雝雝本鳥名借爲雝咊字俗作雍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雝鷄鳥名作雝非俗譌作雍亦非凡从之者皆然詩雝雝喈喈亦借邕廱晉書閟門邕穆爾雅廱廱優優和也九辯鴈廱廱而南游作嗈嗈喈非爾雅噰噰音聲和也俗字借專訓咊書於變時雍又雝奴寔轉注見去聲　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雝

篆書

並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肅雝　詩何彼襛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注肅敬雝和也）周頌清廟肅肅雝顯相　有瞽肅雝和鳴禮記少儀鸞和之美肅肅雝雝正義曰肅肅雝雝者鸞和聲之形狀肅肅然雝雝然肅肅是敬貌雝雝是和貌元王惲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隆孝敬於先朝軫憂勤於內助宮

壹仰其規範。宗族化其肅雝。和鸞雝雝（詩蓼蕭篇。和鸞雝雝。注。和鸞皆鈴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雝雝在宮（詩思齊篇。雝雝在宮。注。雝雝和之至也。）雝雝喈喈（詩卷阿篇。雝雝喈喈。注。鳳凰鳴之和也。）于彼西雝（詩周頌振鷺篇。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注。雝澤也。孔氏曰。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客出以雝（禮記仲尼燕居。客出以雝。孔穎達曰。雝詩樂章名也。言客出之時歌雝詩以送之。）歌雝（周禮春官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雝。注。有司徹而歌雝。）

雝（詩周頌篇名）有來雝雝（與公叶。篇內同。）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壁）公。天子穆穆。（朱子集傳。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天子之容也。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以助我之祭事。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於（音烏）薦廣牡。相（同上）予肆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哉皇考（叶音口）綏予孝子。（叶獎履反。於歎辭也。廣牡大牡也。肆陳。假大也。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牡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叶鐵因反）克昌厥後。（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後嗣也。蘇氏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綏我眉壽（叶殖酉反）介以繁祉。既右（音又）烈考（叶音口）亦右文母。（叶滿彼反。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大姒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輔廣童子問。諸侯之來也雝雝然而和。其至也肅肅然而敬。此言於形容者也。來而不和。則有勉強不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

有怠慢不敬事之意。助祭之人則有諸侯之尊。與天子者則有穆穆之容。此又形容其一時在廟助祭氣象如此。於薦廣牡而下四句。則言諸侯薦廣牡以助祭事。庶予文王來享。以安我孝子之心。稱孝子者。覲親之辭也。假哉皇考。總宣哲維人以下四句。綏予孝子。總綏我眉壽以下四句。宣哲維人以下四句。則言文王之德。安于人而格于天。所以能昌厥後嗣之人也。人為萬物之靈。惟通與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謂者善處。故曰備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武乃文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於天也。天之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綏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章而言所以綏我之實。如此。故我所以得享右乎烈考與文母也。　胡一桂附錄纂疏。愚按謂以文母據之。則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亦無疑矣。　李氏曰。見集解。曹氏見詩說。　許謙名物鈔。　武王祭文王　傳　周禮大祝。注。右讀為侑。謂祭祀侑勸尸食而拜。大音泰。下同。　題下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樂師文。云大師。諍說者則康成之意。徹祭下詳禮疏。恐當有箋字。　劉瑾通釋。愚按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肅言其敬。又按先儒於介字皆訓助。朱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朱子語錄。王介甫曰。並見讀詩記。輔氏曰。並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曹氏曰。見詩說。李迂仲曰。見集解。春官見名物鈔。胡庭芳曰。見纂疏。　梁益旁通。周人以諱事神。　左氏莊公六年。昔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君父之名。自子雖不敢斥言。然禮卒哭之後。舍故諱。所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云以諱事神。名者生者之名。終則諱之者。人死曰終。名終曰諱。自高祖至父皆不敢斥言。故云名終將諱之。周人諱。殷人不諱。　享右祭祀　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　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也。𢷎與拜同。九拜者。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二曰頓首。拜頭叩地。三曰空首。拜頭至手。今謂之拜手。四曰振動。動音董。謂以兩手相擊。五曰吉拜。謂拜而後稽顙。六曰凶拜。謂稽顙而後拜。七曰奇拜。謂先屈一膝。奇音基。八曰褒拜。褒音報。即今之再拜。九曰肅拜。但俯下手。如今之揖也。

毛萇傳鄭玄箋　有來雝雝至相予肆祀　傳云。相助。廣大也。箋云。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　假哉皇考至文武維后　傳云。假嘉也。箋云。宣徧也。嘉哉君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

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燕及皇天至介以繁祉　傳云燕安也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傳云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姒也箋云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孔穎達正義有來雝雝　毛以爲有是從彼本國而來其顏色雝雝然而柔和既至止於此則容貌肅肅然而恭敬助祭事者維爲國君之諸公於是時天子之容則穆穆然而美言助祭者敬和祭者又美賓主各得其宜又指言助祭之事於我天子薦進大牡之牲其時辟公助祭陳其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由太祖德及使之然可嘉美哉君考文王其德被於後世能安定我之孝子故令爲天下所歸是可嘉也皇考徧使之有才智者維天下之人謂皇考行化教之令之有智所以然者由以文德武功維爲之君故也由皇考能徧使民智故孝子得安皇考之德又能安及皇天使無三辰之災而有徵祥之瑞以此爲天所祐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令長有天下以今禘祭則皇考又安祐我之孝子得年有秀眉之壽光大孝子以繁多之福也我孝子非徒爲皇考所福既見祐助於光明之考亦見祐助於文德之母言武王大姒以皇考之故亦祐助孝子也　鄭唯辟爲卿士公謂諸侯又以介爲助爲異餘同　傳相助廣大　正義曰釋詁云相助勴也俱訓爲勴是相得爲助廣是寬博亦大之義傳於烈文辟公皆斥諸侯無卿士之義則此辟亦非卿士當謂國君諸公也故王肅云來助祭者維國君諸公天子穆穆然以美德爲之王　箋雝雝至歡心　正義曰雝雝和肅肅敬樂記文也和在色敬在心和敬賢者之常因來至異文而分之耳其實常雝肅也以序言禘故云助王禘祭孝子當愨而趨言穆穆者以孝子於祖父則爲子孫之容若非對神前則可爲穆穆也言於薦大牡之牲舉其祭時所用楚茨所謂潔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烹之類是助王陳祭祀之饌言其得天下之歡心此言肆祀箋以爲陳祭祀之饌牧誓云商王受昏棄厥肆祀注云肆祀祭名者以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其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　傳假嘉　正義曰釋詁文　箋宣徧至君故　正義曰宣徧釋言文釋詁云皇君也此太祖宜爲一代始王故知嘉哉君考斥文王也閔予小子皇考與皇祖相對故知皇考爲武王此則下有烈考爲武王故知皇考爲文王考者成德之名可以通其父祖故也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此

與閔予小子非曾祖亦云皇考者以其散文取尊君之義故父祖皆得稱之安我孝子言其身有天下故知謂受命定其基業述皇考一人之德而言文武故知謂文德武功即文王有聲所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是文王有文有武也並舉文武者文以教化武以除暴暴止敎興故人皆有才智也　箋繁多至福祿　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是繁爲衆之義故爲多也天之監下作爲徵祥今言皇考之德能安及皇天故知謂降瑞應也以此福慶流及後昆故言又能昌大其子孫子孫既蒙其福今祭而得禮故文王之神安我孝子以壽考予之以福祿上言綏予孝子是皇考綏之今言綏我眉壽亦是皇考綏之以覆成上意也　傳烈考至大姒　正義曰以太祖爲文王皇考當之矣而別言烈考故知爲武王即洛誥所云烈考武王弘朕恭一也彼注以烈爲威此箋以烈爲光者義得兩通故也文母繼文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此非頌所主而言之者明時得祐之多故歸美焉陸德明釋文相維（息亮反助也注也）辟公（音璧君也注同）於薦（鄭如字王音箋）假哉（音暇君也徐古雅反）宣悊（音哲本亦作哲同）宣徧（音遍下同）才知（音智）克昌（如字或云文王昌此禘於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反）瑞應（應對之應）既右（音祐下同助也）大姒（音泰下同姒文王妃）毛居正六經正誤注助之以考壽作助誤助从且不从旦也要義父祖皆得稱皇考（見正義）蘇潁濱集傳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者公侯其薦者天子也故於其薦大牡也皆助陳其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也大哉我皇文考文王之安我也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天天地神人莫不蒙享其利故能昌其後嗣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然非獨文王之致也文母大姒之德亦有以右我矣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焉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雝雝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然而欽爲此詩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予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廟累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諸侯則肅雝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薦進大牡之牲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海之歡心如此大哉大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

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皇天無有變異焉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以壽考則其福之降也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后謂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爲其君臣明哲文武然以爲其君臣明哲文武蘇氏又以爲大禘之禮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大祖降福于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所不備不必以先王之臣與祭爲說然其所以降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大母亦不必以爲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太姒文母乃文德之母也先儒則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皆非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之之辭也言烈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爲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不爲廟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亦不爲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也自三代已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名也而史之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知矣自周已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大王則不斥曰大

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若不專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爲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有衛侯鄭曹武名款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款觀此則知此詩言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嘗書晉侯夷吾皆未嘗爲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黄曰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爲配然則周人所謂禘太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黄門皆以太祖爲文王此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爲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肅馬融則謂祫小於禘予以爲馬融王肅之說爲當而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於太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周公其衰矣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祫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祫豈不明哉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以爲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特及

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爲祀文王其說固非李迂仲以爲父謂之考祖亦謂之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姒此皆求爲之說而不可得故曲之辭也予以爲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者試思之放齋曹粹中詩說雝雝則四方皆以和來而非出於勉強肅肅則承事于廟者盡敬而無墮容辟君也諸侯有君人之道而其爵莫尊於公故謂之辟公猶天子謂之辟王也諸侯來相祀事而天子以穆穆之容臨之是以諸侯皆肅雝而無有失禮者凡牲不用牝廣牡則博碩之謂也肆陳也皇考謂武王猶閔予小子之稱皇考也烈考謂文王蓋武王之烈考也文母謂太姒武王之母也烈考文母皆繫武王言之也宣則披露而無私哲則知人而不惑文則能附衆武則能威敵皇考所以安予孝子者厚矣遺以宣哲之人使承事于朝廷又遺以文武之君使蕃屏于侯服是以能内外和樂安及皇天也天之安否視民而已苟民不得其所天亦不安其居今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靜無錯行妄動之變矣如是乃能昌大其後福祿無窮綏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也今成王

賴武王之德澤遺皇天之況施所能舉此大禮升右文王以及文母也蓋由尊尊以及親親此所謂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稱者也故禘太祖之詩如此東萊呂氏讀詩記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又曰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　王氏曰皇考武王也　陳氏曰孝子自謂也　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太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尊遺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應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鄭氏曰[illegible]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雖序詩者以爲禘太祖然考其詩詞始言皇考繼言烈考殊不及太祖恐於義未然記論語皆言以雍徹則雍者徹祭之歌也與詩意始

合自相予肆祀以上言助祭之臣與天子之主祭雍穆若此也自假哉皇考以下由近而推之至於其祖也烈考不止言文王文母不止言大姒蓋總言祖妣也假哉皇考綏我孝子使臣有明哲君有文武故上天安之既昌其後而身享壽祉不惟皇考使然也烈考右之文母右之則祖妣皆然矣慈湖楊簡詩傳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大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兆跡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古者之亦然雝雝和幾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牸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爲輔又文王之爲后有文德足以深入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冡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然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安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實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皇天故能昌其後來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孜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太姒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嚴氏詩解陳少南太祖安我孝子之道使世世在位者皆有明哲之才爲君者皆有文德武功烈考指父文母指母不必言太姒也（本文同詩緝毛曰見毛傳鄭曰見鄭箋孔曰見正義朱曰見朱傳東萊曰王氏曰並見讀詩記迂仲實夫並見其解放齋見詩說）華谷嚴粲詩緝辟公解見烈文　穆穆解見文王　有從彼國而來雝雝然和既至於此肅肅然敬者是助祭之君公諸侯也是時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於我薦進大牡牡之時其辟公助我肆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也此由先王之德使然於是贊美大哉皇考文王綏安予孝子以已成之業其臣宣通明哲其君有文武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昌大其子孫而安祐於我使得

秀眉之壽助以繁多之福也此又見右助於光烈之考武王及見右助於有文德之母大姒故也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朱氏從之王氏以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詩記從之李氏則以皇考烈考皆稱其祖三說不同今考祭法父曰考祖曰皇考曾祖曰皇考高祖曰顯考此說天子諸侯大夫廟制其實考者祖父之通稱也康誥云丕顯考文王酒誥云穆考文王顯考穆考皆稱文王也洛誥既明稱烈考武王載見始見乎武王廟而言率見昭考則烈考昭考皆稱武王也武王無競維烈故稱烈考猶商稱湯爲烈祖文王當穆故武王當昭也雖皇考通稱文王武王此詩後稱烈考爲武王則皇考稱文王矣閔予小子言皇考能念皇祖訪落言皇考能紹文王之直道則皇考又皆稱武王矣（箋曰並見鄭箋傳曰並見毛傳王氏曰見詩記朱曰見朱傳蘇曰並見衛湜傳朱氏曰蘇氏曰並見朱傳李氏曰見集解洛誥云見正義）黃震日抄序以爲禘太祖於詩文無之於禮於論語則徹祭之樂歌詩中烈考皇考或以爲文王或以爲武王華谷考以祭法考乃祖父之通稱右烈考之右脩庵亦以爲左右之右云尊也按古注亦以爲右助之右未知孰是若雪山則曰右非尊也蓋先也左靜右動動者於用爲先故漢右丞相先左丞相然非古義也林岊講義言有來雝雝而和至止肅肅而敬者諸侯之助祭也天子主祭而穆穆可見王中心無爲守至正之意於乎美哉薦此大牡以相予之陳祀大牡碩大肥腯之謂相祀而薦此所謂得四海之歡心也大哉皇考武王乎綏我孝子之心其臣明哲其君文武燕安格于皇天克昌其後綏我以眉壽助我以繁祉昌字陸音倡處亮反故我得享王業居王位而行禘禮然推其所自來既得右助於烈考文王亦得右助於文母太姒也禮不王不禘成王於禘之時推其所自於武王以爲武王實得天下故詳於歸功而本之文王太姒焉　詩傳纂註謝氏曰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雝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宗廟承大宗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雝雝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　周人以諱事神春秋襄公四年陳侯午卒胡氏傳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在哀公之世襄公哀公之皇考也曷不諱乎古者死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孟子曰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夫子兼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稱遜之類所以救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中而

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愚者遵禮以爲孝諂者獻佞以爲忠已諱繫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嚴氏曰且見詩緝李氏曰見其祚徂六年月日等處）

朱善詩經解頤　來而雝雝至而肅肅此諸侯助祭之容也薦其廣牡相其肆祀此諸侯助祭之職也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謂諸侯助祭而天子得遂其深遠之容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謂諸侯助祭而皇考有以安我孝子之心也莫強於人也而文王之宣道哲知則有以盡人之道莫顯於德也而文王之允文允武則有以備君之德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及乎天遠有以昌厥後則文王之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壽介我以繁祉使我得以享右乎烈考文母愈久而不替用節綏乎孝子之情也即克昌厥後之實也

劉玉汝詩纘緒　有起辭也下有所指如有替有容本句即見有此次句見此至第三句方見文法也其稱天子烹以先祖既享祭俎將徹爲徹者之言歟又豈武王始有天下故爲諸侯助祭者而言歟竊謂上言辟公則下言天子措辭當然又前段未祭以前則稱天子後段既祭乃稱孝子與又此詩先述諸侯次說天子先說助祭次言已祭然後稱頌祖德既以錫福終之而又言奉祭大抵此詩皆倒說又是一體豈以徹自下始而義亦有取於此歟此篇見爲武王祭文王者以言天子言皇考文母也見其爲徹者以周禮論語証之而甚明也詳詩之意所言爲助祭受釐以後事其爲徹時所歌亦可見然祭將畢矣俎將徹矣而君臣猶同其敬既受福矣而猶有親愛不已奉承無窮之意焉當此之時安有既灌以往不足觀之患哉

李公凱句解　有來雝雝（成王舉禘祖之禮而諸侯之以職來祭者雝雝乎其和）至止肅肅（至止於廟也肅肅乎其敬）相維辟公（助其祭者辟公諸侯也）天子穆穆（主其祭者穆穆天子也）於薦廣牡（其所進是碩肥犧之牡牛也）相予肆祀（辟公贊助我以肆陳其禮）假哉皇考（成王於是推原得禘之所稱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孝子（安我孝子以興我之業）宣哲維人（又用宣道智哲之人以輔之於內）文武維后（文德武功之諸侯以輔之於外）燕及皇天（其燕安之故上及于天）克昌厥後（故能昌大其後代代令保以居王位付神理）綏我眉壽（上天壽之而安我以眉壽之福）介以繁祉（介我以繁多之祉）既右烈考（非惟使我獲右於文王）亦右文母（亦又獲右於文母是皆武王之力主于小子所能致哉）

謝升孫詩義斷法　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諸侯之助祭者其來雝雝其至肅肅其助我祀事者咸備如此則天子得以泰然無事惟見其有穆穆深遠之容如此天子粹然於其上其下能盡助祭之禮故也　助祭者無間於和敬之美而主祭者得遂其深遠之容蓋祀事有資於諸侯之助祭也然助祭者不能以皆敬且和則主祭者亦豈能以自安而遂其容哉　有來雝雝（止）綏予孝子　此言祭祀之時上下一於和敬而後前聖降監乎此若上下無和敬之意諸侯雖薦牡以助祀而大哉皇考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大抵前聖之降監本未易致後王所用致其享者亦惟君臣同一和敬之意豈徒在於物耶君臣奉祭而和敬之意同有以達於外故諸侯助祭而感通之效庶有以安乎君尸人之於祭祀未有不勉強於始而怠情於終者周人之祀文王也廢徹不遲之時而肅雝穆穆之意猶且形於歌詠焉則其上下協一者又將始終如一矣自是而祭祀之禮每用以徹所以示訓也後世乃用於三家之堂亦可嘆也此意結尾要發得出　諸侯盡和敬之美而人君有深遠之容故其奉禮以祭也前王有以安乎後嗣矣

彭士奇詩義主意　有來雝雝（止）天子穆穆　古者君臣之盡善蓋於奉祭之際見之何也祭所以一人心也故觀人之道莫大於祭助祭者惟諸侯既有和敬之心主祭者惟天子又有深遠之象君盡君道臣盡臣道豈不足以見古者祭祀之盛哉　相維辟公（止）相予肆祀　祭者國之大事一人主敬於其上則群臣效職於其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諸侯之助祭要當盡和敬之心也爲人臣者固患乎有矯亢之跡又患乎有怠忽之萌故來而雝雝和可知也至而肅肅敬可知也和而且敬斯其爲助祭之諸侯乎　於薦廣牡（止）綏予孝子　諸侯有以助吾祀先之心則前人有以安吾後人之心矣　宣哲維人（止）克昌厥後　聖人道大而德備則天與後人皆被其福矣天之高也後人之遠也豈能外於聖人之道德哉惟能宣哲以盡人道文武以備君德則安人以及皇天又且克昌於其後道德之功大矣哉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聖人之所以爲聖者要非一端之所能盡也有人之道焉有君之德焉所謂人道者要必有以建彝倫之常所謂君德者要必有以得統臨之要故人道非明智不能盡而君道非文武不足盡文王者人道君道之兼盡其斯所以爲聖乎　綏我眉壽（止）亦右文母　前王能久其錫福之功後王能盡其奉先之孝要亦各盡其道而已矣先王之愛其子則以眉壽繁祉而錫予之後王之念其前則合烈祖父母而尊禮之一代有道之長豈非先聖後聖各盡其道於錫福奉祭之間乎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聖人之所以安其

後嗣者不特安之以壽之長而且助之以福之盛林泉生詩義矜式有來雝雝上綏乎孝子　諸侯盡誠以助祭而人君著其容儀之美故諸侯舉物而助祭而前人慰乎感慕之情夫君臣之德容並著則父子之孝感潛孚矣是知助祭惟在乎誠而非徒在於物也中間就天子與孝子上照擬意以君臣之分言之則曰天子以父子之分言之則曰孝子武王尊爲天子而有以得諸侯助祭之誠親爲孝子而有以致先王享祭之應　有來雝雝止充昌厥後　君臣之德容並著故祀禮感乎前王者其孝深前王之道德兼全故治效格乎上天者其慶遠　聖人道陰德厥既有以統和天人而垂裕後昆矣是宜後王能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王而無愧乎爲子之責也　諸侯盡其和敬以助祭而天子有儐揚之容則君臣之禮著矣知敬之諸侯奉牲以薦而文王享之有以安孝子之心則父子之感深矣二時之盛何如哉要知皆文王昌厥後之致也文王之道德敷於人而通乎天後嗣之昌大王何容心焉　一詩之中獨此一節美文王之德祭祀之由興正在於此　宣哲維人止亦右文母　前王道德全而治效足以啓裕後之休故後王福壽全而祀事足以嚴尊親之禮夫後王尊親之嚴由於前王錫福之盛要知前王道德格天之效乃啟佑我後人之本也。綏我眉壽以下。即昌厥後之實。

雝一章十六句

朱子集傳周禮大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爲即此詩。論語亦曰以雍徹。然則此蓋徹祭所歌而亦名爲徹也。輔廣童子問先生據周禮論語定此詩爲徹祭所歌徹詩雖定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審矣又以論語三家以雍徹例之。則知後世通用於他廟者可知也。劉瑾通釋鄭氏曰。學士國子也。徹者。歌雍。朱子曰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

灉

洪武正韻於容切水名爾雅水自河出爲灉亦作澭灉周禮作雝又送韻許慎說文灉河灉水在宋从水雝聲徐鍇通釋據尚書雷夏既澤灉入于同言灉入于雷澤也又按漢書雷澤在今濟陰城陽西北宛封反爾雅郭璞注書云灉沮會同邢昺疏釋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澤灉沮會同孔安國云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引之證水自河出別名爲灉也灉反入注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疏釋曰。反。復也。謂河水決出而復入河者名灉。即下云水自河出爲灉是也。顧野王玉篇灉紆用切水自河出又音癰澭灉並同上。張參五經文字澤名。丁度集韻或作澭司馬光類篇澭又委勇切水縣名婁機廣干祿字音癰又於用切皆水名。揚桓六書統影母灉。說聲。灉。隸省澭。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趙謙聲音文字通河灉水在宋出曹州古通借灉俗譌用維。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注當讀作雷雝不敢改也。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呂爲維字有雝音則非也。作灉非雙。音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灉。篆書灉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灉徐鉉篆韻　灉六書統　隸書灉沈于瑀碑見漢隸字源　灉澭並六書統

草字灉鮮于樞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於容切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釋文盧音雷維於恭切又徵送二韻

維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一東

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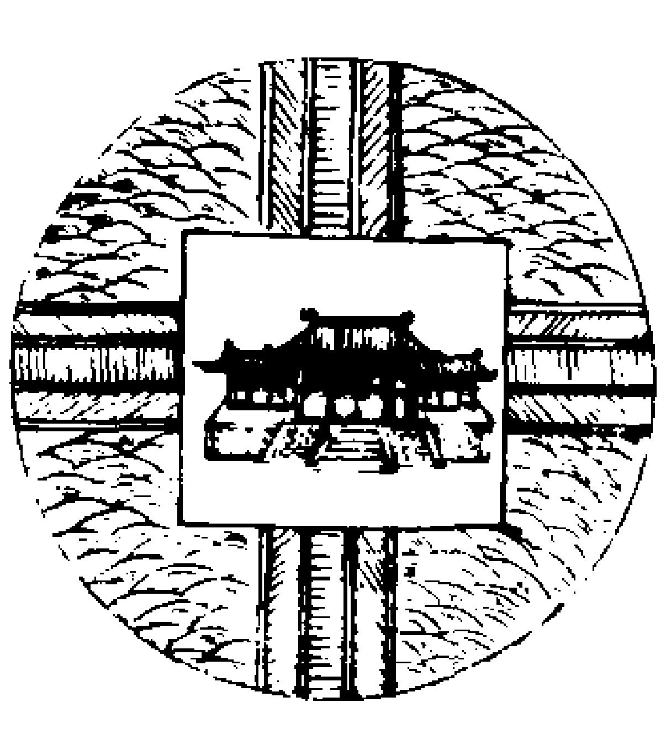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於容切辟廱學名說文作辟廱爾雅廱廱和也通作雝雍天子曰辟廱詩箋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辟雍與廱邕穆與雍類雖雙押如蔡邕詩雍辟廱之類不妨分押許慎說文廱天子饗飲辟廱从广雝聲爾雅（邢昺疏釋曰大雅思齊云雝雝在宮凡人君遊飲和樂也）顧野王玉篇雍同上陸法言廣韻辟廱天子教宮唐玄度九經字樣廱雍上正下俗今經典相承辟廱用上字雍州名用下宋徐鍇通釋宛封反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揭塞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靈臺於樂辟廱又文王有聲鎬京辟廱記王制天子曰辟廱漢平帝紀詔劉歆治辟廱皆此廱字然文選班固東都賦云乃臨辟雝又三雍之盛儀注應劭曰三雍辟雍明堂靈臺也又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平子東京賦云左制辟雍唐歸崇敬傳天子學曰辟雍止是此雍字又如近年太學補試辟雍水環如璧賦此李端三韻押官韻云會搢紳之肅雍亦是此雍字然則有所引援押韻須詳細依出處本文寫若押時雍可再押辟廱如已押此辟雍字韻則不可雙押矣釋行均龍龕手鑑廱又廱奴縣名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廱音廱義同　楊桓六書統影母廱或从广从敎省宮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白虎通四面如璧水雝之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蓋以茅草取絜清也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圜壁則曰辟廱集韻通作雝詩振鷺于彼西雝倪鏜六書類釋廱本作雝。趙謙聲音文字通廱天子饗飲辟廱詩於樂辟廱築土邕水外圓如璧以節觀者亦取咊義故亦借雝東都賦乃臨辟雝記天子曰辟雍合正韻會定正影弓切辟廱天子講學行禮之地以水環丘如璧以節觀者故名，（字切影弓，影困煙廱，）

（篆書）廱（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廱（徐鉉篆韻）廱（六書統）

（隸書）廱（李夫人）廱（孔龢碑並洪适漢隸分韻）廱（卒史碑）廱（孔宙碑）廱（高頤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廱（鮮于樞草書集韻）

辟廱圖



周辟廱

詩傳辟廱辟璧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朱子初解云振子曰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大雅靈臺篇於論鼓鍾於樂辟廱又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武王作邑於鎬京毛云自西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詩正義辟廱周天子太學也靈臺辟廱皆在郊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周立二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禮記月令論曰取其宗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圜壁則曰辟廱又清廟太廟明堂太學辟廱異名而同事　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廱陳澔集說辟明也廱和也君則尊明廱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又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尊卑學異名辟明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也泮之言班也政教也）禮統所以制辟廱何教化天下也辟廱何制柰何王制曰辟廱圓如璧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諸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諸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何夏天子曰重屋諸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諸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是其制也禮記外傳學者覺也人之生也皆稟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覺不失其性也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不從教則凶人也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小學在東少陽之地公宮之左大學在西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藏躬耕之穀於學中以供祭祀虞舜尚孝夏曰序殷曰瞽宗（皆無目者樂正古之學者）周曰辟廱（辟明也廱和也亦為大學東膠緯略云其）

四代之學也明今詩有辟廱之詩又有泮宮之詩而周禮獨不載辟廱之禮但曰成均之法成均之法雖周禮有之他書亦不載也　禮器疏天子以小學爲辟廱五經通義天子立辟廱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道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史記封禪書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廱之地正義曰周文武豐鎬皆置辟廱故秦立祠戰國策序周自文武設辟廱頖宮庠序之教三輔黄圖周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灃河岸上亦曰辟廱如璧之圓廱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說文辟廱天子饗飲處也流轉王道周而復始

西漢辟廱

武帝封泰山還兒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廱兒寬傳師古曰祖始也通鑑綱目成帝綏和元年詔立辟廱未作而罷　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　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弦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　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識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人心非已有視聽舉履皆逆其常而何以爲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養老特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救八紘盜變之於虛僞之域不若不爲之愈也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爲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之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事則甚矣已哉張禹孔光輩則亂經義諛佞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故肆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爲哉　集覽興辟廱設庠序雍與廱通記王制天子曰辟廱鄭玄曰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云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廱則辟廱最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辟廱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出師受成事就焉書天子入太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廱胡致堂曰獨辟廱未

有明其義者以對考之其義曰明王制以天子曰辟廱不知何所本始而二然也雍起遺曰鎬京辟廱非學也辟君廱和也詩靈臺篇言辟廱而其中述鳥獸之盛各得其所及鼓鍾樂天不乃謂皆非學校中事又文王有聲篇謀采辟廱其序曰武王奉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丕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劉向下言一一未嘗作不何備德輔擬丞相大司空辟廱奏　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　王者治要在化民法設而弗犯令行而弗違上下歡欣無乖離之咎者具素存也昔者帝王地不過千里外列爲諸侯政教咸自出不專在京師或因巡狩朝覲始黜陟之其化非甚便也然猶用是以爲國天子辟廱諸侯泮宮自上逮下也成康之隆雅頌興作刑錯不式四十餘年故孔子稱曰郁郁乎文哉春秋大優古變則譏焉魯僖公秉國諸侯能脩泮宮復伯禽之法詩頌載之今漢地數萬里車書所該皆爲郡縣群臣百姓待上施令口所欲言迅如雷風甚便易爲非古比也高皇帝受命天下日有事常親御軍旅群臣多功臣不聞禮博士叔孫通行君臣於杯酌之間厥雖萬里至今賴之他議雖泰有過差然燔書之後爲此甚難故孝武皇帝元朔之詔曰禮壞樂崩朕甚愍焉誠思爲漢家建大業亡極也於是大儒公孫弘兒寬董仲舒太史令司馬遷承聖意議禮樂咸有發明董仲舒首推孔氏抑百家立學校之官弘請置博士弟子廣學者遷定正朔服色寬議封禪事此先帝至聖至明垂之萬世者也陛下丕承前烈曲盡施化憫念愚民無知秪辟遁軫聖慮自貶損以爲教化不先章下臣向章詔臣等愚弗建事不足以興制作竊伏見國家八聖相承大議已定其經傳有文皆次第修立不專一世今陛下欲增未至行所宜誠盛德謹按周詩武王作鎬京行辟廱禮四方來觀得廣文聲燕翼子之道故其詩曰鎬京辟廱自西東南北無不服臣向言合經意便當世宜施行臣請立辟廱長安城南外圓內方如古制度興千載之廢新萬民之瞻蔚然化行天下幸甚會要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廱因以篡位世祖中興遵營立明堂辟廱顯宗即位躬行其禮養三老五更於辟廱威儀既盛美矣西漢書平帝紀元始四年夏安漢公奏立明堂辟廱應劭曰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座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

（十六兩七十二銖法七十二風本經曰示化天下於明堂以觀天中上中價五年時大夫之費黃帝曰合宮有虞曰總章殷曰陽館周曰明堂辟雍者象璧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令漢興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師古曰文王築靈臺周公成洛邑言興之符合）王莽傳莽奏建辟雍立明堂班天法流聖化朝群后昭文德宗室諸侯咸益土地天下喁喁引領而嘆頌聲洋洋滿耳而入（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顒）蕭由傳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徵由為大鴻臚會要平帝元始五年劉歆孔永孫遷平晏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得萬國懽心侯各千戶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漢書河間獻王來朝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即此

東漢辟雍

續後漢書禮樂錄辟雍天子學宮也水如璧圜外以節觀者通中而有四門雍壅也壅水為澤也故又為之澤宮其制如明堂明堂五室辟雍五學太學居中如明堂之太室東西南北之四學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初文王作邑于豐考古學制引豐水立辟雍武王作邑鎬京引鎬水為辟雍故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雍武王之學也周公制禮樂而辟雍為天子學宮諸侯半之曰泮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如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制凡直寬剛簡中和祇

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舞蹈之節風賦比興雅頌之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干戚羽籥鐘鼓管絃之技燕射食饗升降揖遜之儀極其至則天道性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理教之習之性之身之蓄刑法治軍旅獻俘授馘莫不造焉以為王政之本風化之原故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辟雍者天子設教之宮也三代太平之本蓋在是矣周衰道學廢缺天下始亂最所先務皆以不急而捐之以趨功利至於鄭然明欲毀鄉校蹶本植末卒皆僨斃折入于秦漢興至孝武董仲舒對策請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明而習俗成故天下常無一人之獄請更化立學校上不能用其後公孫弘為學官奏請立太學首善自京師為博士置弟子員著為功令宣帝時王吉上疏謂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非太平之基也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上不納其言乃謂漢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帝崩王莽專國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鄉曰庠衛曰序遂立辟雍京師光武反正大興學校立辟雍于洛去明堂三百步明帝臨雍拜老横經問道冠帶縉紳之士圜橋門而觀望者億萬計可謂盛矣然而德化未洽終不舉三代之隆者國家誘士以利祿師生誦習者章句幼不習於禮樂長不熟於踐履不明大學之道不能窮理盡性索其心法而達乎教本天子不為帝王之學不躬化而力治故雖有辟雍之名而無辟雍之實也東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兩漢家求云二十三年八杜林貞為大司空）時南單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兵革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辟雍所以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乃案七經讖明堂圖（讖驗也謂凡說七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河間古辟雍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又武帝封太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也）及平帝時議（平帝時起明堂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於公車也）欲具奏之未及上會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而純議同榮帝許之　光武中

元元年初起辟雍（注漢官儀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中從北門入）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閒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朕固薄德何以克當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臨辟雍東漢會要順帝陽嘉元年臨辟雍饗射二年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靈帝熹平六年十月帝臨辟雍東漢書楊賜傳靈帝幸辟雍引楊賜為三老　蔡邕傳養老辟雍示人禮化蔡邕獨斷天子之學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文選班固東都賦御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注辟雍壅德化之所擁水環之以象德教流行也）兩都賦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張平子東京賦春日載陽合射辟雍桓譚新論王者作圓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壅之故曰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順教令流轉王道終而復始白虎通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禮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王之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爲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其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壁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禮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禮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爾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爲右師教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如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之證驗爲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

魏辟雍

魏志文帝正始二年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五年五月講尚書七年十月講禮記亦如之　甘露二年五月辛未幸辟雍會命羣

臣賦詩　崔林傳曹植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褒成侯歲時奉祀辟雍行禮必祭先師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有平昌門道東辟雍去靈臺三里俱是魏武帝所立高七丈　文選注引陸機洛陽記云辟雍在靈臺東相去一里皆魏武所徙

晉辟雍

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　晉書武帝紀太始六年冬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學生帛各有差牛酒亦各有差　宋書禮志曰晉武帝太始六年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疋丞博士及學錄祭酒咸寧三年惠帝復臨辟雍行其禮　通鑑綱目晉成帝咸康五年張駿立辟雍　晉書應詹傳詹陳便宜曰今儒宮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材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宗明禮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其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　天文志辟雍禮得則太微明諸侯星明　潘岳閒居賦靈臺傑其高峙其東則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縈映圓海迴淵祗聖敬以明順養老更以崇年（注云明堂辟雍其實一）也　長安志苻堅行禮于辟雍祀先師孔子　三輔決錄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唐辟雍

唐會要永徽二年七月詔議立明堂令詳定辟雍制度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有司奏辟雍崇大戴禮無水廣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　唐繪歸崇敬字正禮代宗授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齒胄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壅水環繞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池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魏三雍宮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明之盛辟雍獨闕請以國子監爲辟雍以祭酒爲大師氏司業爲左師右師教授法學生謁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略然後就室朝晡請益師二時上堂訓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孝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歲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檟楚之有詔集百官議皆以習俗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唐書張齊賢傳圜水爲辟雍古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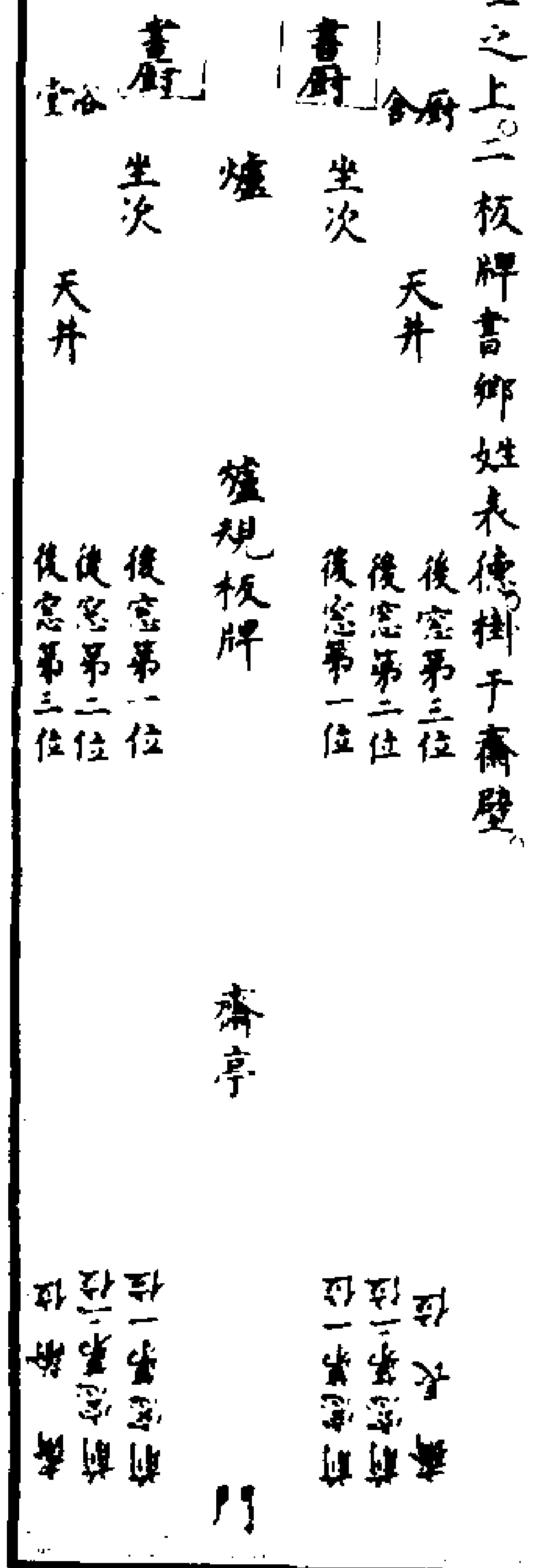
宋辟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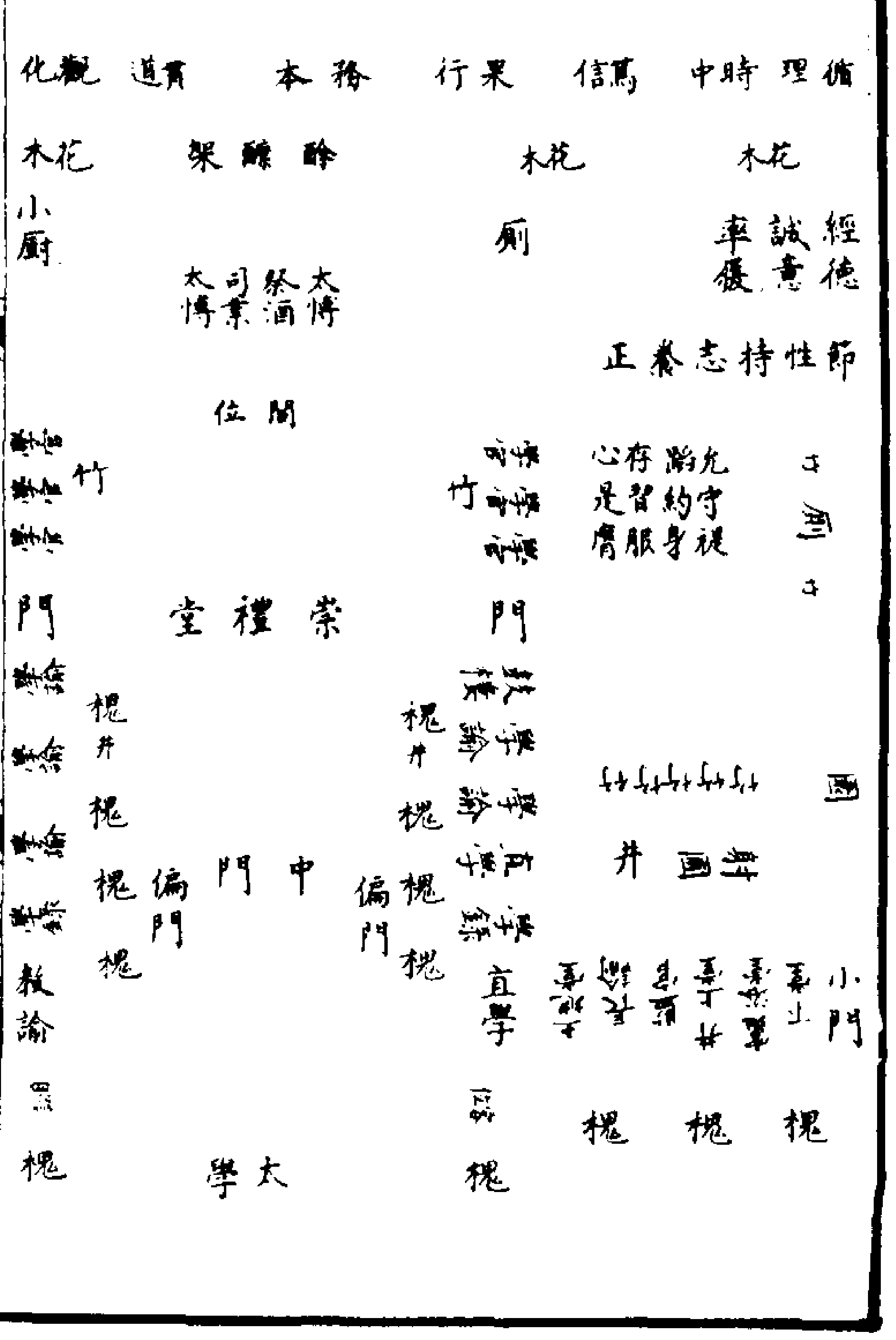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崇寧元年徽宗詔立辟雍增生共三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太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訟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移之辟雍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及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元一統志在開封府宋徽宗崇寧元年八月建外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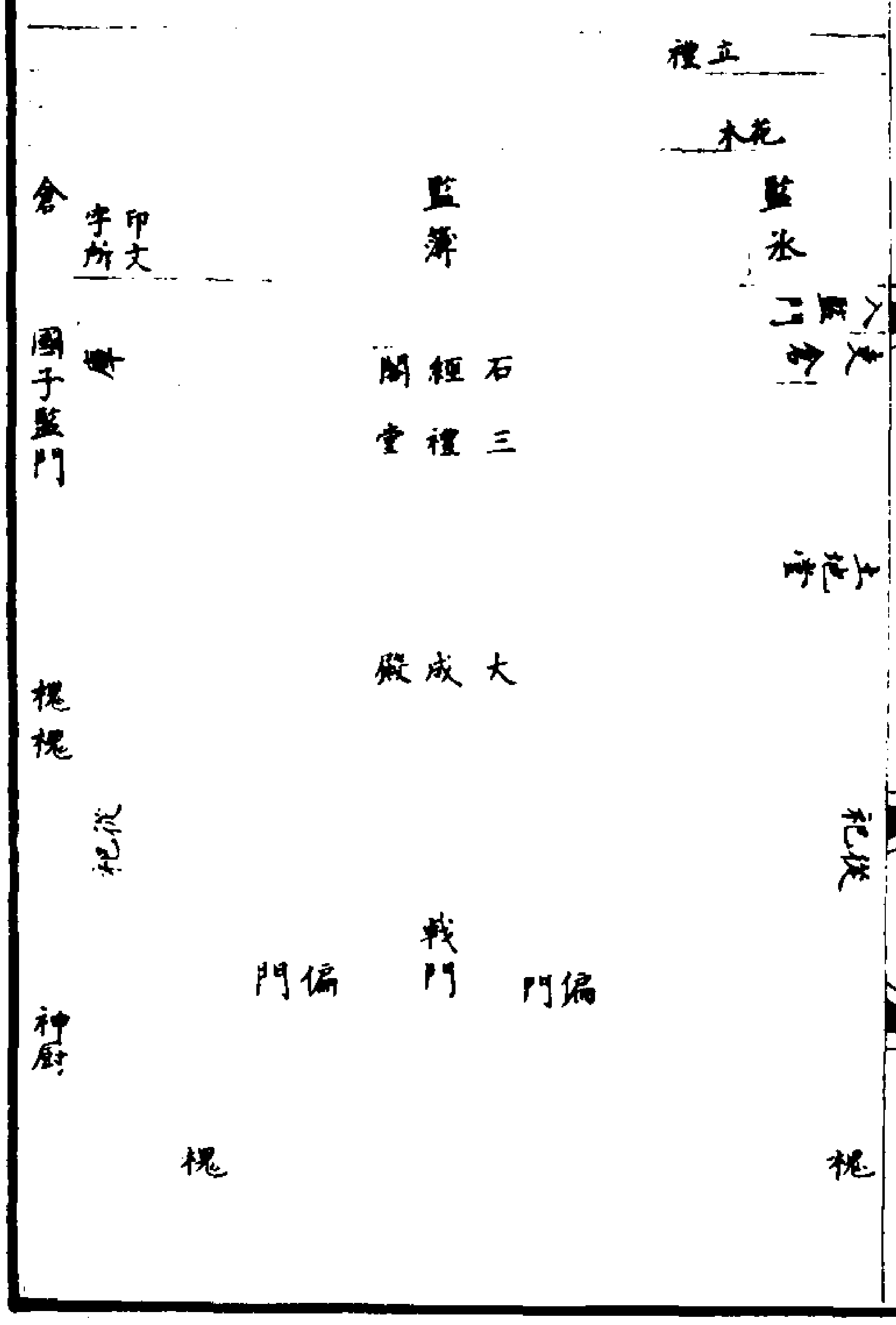
十月即沛都之南度地立學舍固先王禮以制之樂以和之廱名曰辟廱外圓內方爲一千八百七十二楹以居天下貢士推三舍法于天下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內外升于州由州之上升于辟廱由辟廱以登于太學司成率屬稽籍考成升其尤者命以官三年大比策以時務別等差唱第釋褐而官使之今其地則廢矣玉海崇寧三年十一月四日甲戌幸太學辟廱先是十月六日定儀注書手詔賜司業吳絪等學官遷秩賜章服兩學授官免舉賜帛宣和四年三月辛酉幸太學命祭酒韋壽隆講書無逸司業權邦彥講詩下武學官遷秩賜詔并御製宣聖贊并詩敘之士二齋興化府志徽宗御書辟廱詔刻石興化府學三禮堂中奉議郎教授莊棨正敬立宣政雜錄辟廱興於崇寧而廢於宣和中吏輔相數欲廢而未暇張無盡在朝曰我有大鎖一量終欲鎖辟廱而後已聞者笑曰既鎖則有開時未見其廢也果不能鎖後王將明爲相遂與醫學俱廢朱子續錄問管子中說辟廱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先生云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這物不必論如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折且如辟廱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其當初解詩亦疑敎那裏但令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廱爲天子之書院大學又別。

辟廱舊規

事類全書周學士上庠錄曰初建太學只有十齋曰服膺禔身習是守約存心允蹈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續置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果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學官以太學尚有隙地後申請于朝得旨增置三齋曰節性經德立禮共二十齋每齋有爐亭大率可坐二十四位逐會題名板牌掛于東西二壁之上既第者以朱誌其上而下批云某年登科或甲科或釋褐各以貫書爐亭東西二壁適身窓署月即開北面實壁以光齋板牌掛于此壁之上。二板牌書鄉姓表德掛于齋壁。


爐亭之圖
書廚
廚舍
坐次
天井
後窗第三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一位
爐
爐規板牌
書廚
谷堂
坐次
天井
後窗第一位
後窗第二位
後窗第三位
齋亭
門


循理
時中
篤信
果行
務本
貫道
觀化
花木
花木
酴醾架
花木
小廚
廁
經德
誠意
率履
太傅
祭酒
司業
太博
節性
持志
養正
閣位
允蹈
守約
禔身
存心
習是
服膺
竹
竹
門
門
崇禮堂
槐
井
槐
井
井
中門
偏門
偏門
槐
槐
槐
槐
小門
直學
教諭
槐
槐
槐
槐
槐
太學


立禮
花木
監丞
監簿
倉
印文字所
國子監門
石經閣
三禮堂
大成殿
槐
槐
戟門
偏門
偏門
神廚
槐
槐

學官　國子祭酒　國子司業　國子博士　太學博士　國子監丞　國子監簿　太學正　太學錄　國子正　國子錄　監書庫　監廚官　前廊　學錄一員　學諭八員　直學二員　教諭一員　逐齋齋長一員　齋諭一員　集正一員　生員　太學生一千員　國子生二百員　內舍生一百員　武學　學正一員　掌儀一員　直學一員　職掌　學錄掌規矩及給假凡學校之事分東西廊各任一人掌之直學主學生出入門簿及治齋僕之不職者學諭輪講小經輪月出題目教諭在中門外教小學生長諭點檢本齋供課更革會議擇其不遵規矩者集正掌本齋一月出入之費凡齋衆納用置器皿書籍及會食延會之事兼掌官書假借登帶簿書月內有引驀試者代長諭引新參者至崇化堂而反凡節序會食及公私試中先齋者參假者皆掌其事偶合用而乏錢則集正自措置應用俟有錢則支還　參齋　初參齋例具襴襆齋僕備名刺每齋二枚引至齋廳相見納齋用錢十七千方引驀試次日行食行食日別具刺參前廊未行食前雖出不書門簿及不請假出入以襴襆行食後以衫帽每本齋候新參名數畢方以當題名於爐亭　供課　逐旬一課上旬賦義中旬論下旬策前廊具課題中學官學官判示貼于大門諸齋僕

各錄貼于爐亭凡催課在學官嚴續大率依前課即催後課不登即決齋僕並先經齋長諭及前廊書名方呈學官課簿係齋僕就集正請錢置　私試　逐月一試以孟仲季月分試三場惟二月內事冗不試以後月追引還公試月則先一日鎖院前廊出宿于外次日引試會于東西南三序內舍別限于東序之北以幕匝之試日禁懷挾學官惟司業不與考校鎖院五日後司業入學開榜例闕第一等每十名取一人不及數亦取一人　公試　以二三月晦朔為率引試二日初日詩賦義五道次日論策各一道差外官主文以學官一二人參考察懷挾甚嚴試日士子各具襴襆獨大廳驀向拜考官具公裳答拜訖方出題目奏號後御史下貢院監開卷每十人取一人第一等多闕第二等視就試人數四百人取十人逐等倚之　解試　試與舍法不相干經義六七人取一人詩賦四人取一人　外舍　凡在學三季謂之滿年者有分數而後當校定新參未滿年雖公私試粘亦無分數且如今年雖是滿今春公試高占亦只得分數惟在學久而未校定者尤只公試第二等即限本年私試三中便得升補更不待來年公試　內舍　外舍生第一年滿年分數及等扣之校定次年公試中第一等則升補當日行內舍食自後亦赴私試為內舍校定三點

則退降外舍凡一年中內舍平等校定六七人優等校定三人設有一人與第三人事體同亦就中校其優劣　上舍　上舍率再歲一試例不出季秋之月主文係奉聖旨差外官亦點差學官一二員其法重於他試每試只分優等平等雖中優而前試無分不得為優校何者一年內只有優校三人皆以是年公私試分數校定雖不得為優校亦不失為平校凡優校人試中優即釋褐若有三四人則取分多者一人為狀元中平即免省赴殿不中謂之下等上舍後三年方免省赴殿平校人中優即免省赴殿　國子　係父兄叔伯在朝而子弟來入學者解試六人取一人補試者人數多少臨時取旨幾人取一人多不過五人少不過三人凡國子入學而父兄伯叔去任者則移入國子生類凡國子只許試外舍校定如合升舍則不該升名曰寄理內舍候無人在朝方許升補凡國子不得充齋長諭　迎駕　駕出前一日於貢院前西畔設學官起居幕次二十齋各設次於東畔空地每齋各幄幕雖初也諸齋士各具襴幞聞堂上鳴鼓而行從循理齋前門出詣起居所除官廚辦饅頭三枚早點心外每齋各備酒殽迎駕畢於貢院前兩廊各備牀椅鍋竈任意烹飪下酒之物大率五盞飯畢從容候聖駕回乃反次日如初禮　釋奠　祭酒司業太博國

正國錄監察御史太常廊官等行禮初獻及中終獻各一人東西從祀各三人十哲二人讀祝薦帛各一人御史官一人不服祭服惟絳襌不敢者凡導獻官進退跪拜獻奠皆太常之人先奏大成樂而後藏事奏樂之式樂工數人歌御製文宣王贊于上編鍾磬笙簫琵次奏祀合歌每齋五人助享襴幞序立于大門之內皆北向其拜視獻官卒事而退　節序　昧爽生員各具冠帶或襴幞於本齋團拜先一日買香紙錢馬等雞初鳴時具業于大門逐人拜禱團拜訖齋僕導齋衆秉燭遍謁諸齋賀節每齋各名紙一具某齋長某與齋衆拜賀如正旦則未會食前拜謁大成殿訖各以鄉里會合團拜于崇化堂凡節假冬至正旦寒食各三日餘假一日凡遇節官廚不舉火即打米出食錢其日聽生員入亦無門簿凡會食即飫羹惟正旦寒食早膳三盃其餘即晚會五盃七杯以上隨齋豐儉　監廚　除監廚官逐日淮事外每二十齋各監廚十日長諭逐推一人齋衆每日二人早上冠帶詣前廊學錄位前拜揖訖至廚監視隨意烹飪凡羊雞鵝頭數及肚肉歸掌之類各察其數照二十齋當日行食人數之簿二膳之米必躬視其所出之數篩簸淅淘必謹嗇之一日之食鹹辛鮮腐稍不適節則無以調衆口　齋用　每月人納一千長諭內舍免貧乏者亦免

一半長假先短假就館歸來納積久及先齋訖方許行食久在齋請假須納齋用足方給假

泮水辟廱（識遺）

泮水一詩八章五章爲伐淮夷發首二章述魯侯泊泮之儀第二章內匪怒伊教一語似學校中事泮水果爲學校作則當鋪張黌宇之制頌說教養之美推明仁義道德之原與人材興盛之效今皆不然而釋者例以學校明之其說實肇於漢儒王制曰天子辟廱諸侯頖宮蓋謂環水爲天子之學則半水爲諸侯之學又以詩言獻囚獻馘獻功遂於天子出征之下繫以受成於學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等語其實漢儒以學釋泮水辟廱本匪怒伊教一語後儒援以釋詩自唐陸德明始不知漢儒泥於一語非通索諸章之旨也孟子言古之學惟曰校庠序而詩本旨及小序俱不以泮名學故鄭玄禮記注曰頖者班也所以班政教竊謂釋爲班政之所則小大從公飲酒錫老假祖事帝獻囚獻功獻俘獻琛所繫甚宏不然何必事事自學出也玄又謂先賢指辟廱爲廟亦非蓋廟爲致敬鬼神之所而學爲饗爲射爲因俘馘耳瘡痍流血穢慢甚矣此皆非祭之道理者也白虎通曰辟廱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堂論曰辟廱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泮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

不當廣乎其釋辟廱雖明而於泮水則缺皆禮記之說拘之也胡致堂嘗疑泮爲廟類詩八章戎事居三非學明矣廟則飲酒誓師俘囚琛馘施教皆質之祖宗理或宜然但不能無鄭注黷慢之弊且謂辟廱亦非學辟君也廱和也詩靈臺言辟廱而其中述爲獸昆蟲各得其所鼖鼓鐘鏞莫不均調皆非學校中事（余按虞書命夔典樂教胄子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學曰辟宮古之學者敎誦夏絃凡經皆學事多與樂相關漢初太學士與計偕者命隸太常乃知古樂學爲一致堂似未詳）文王有聲言鎬京辟廱詩序曰武王卒文王之伐功詩中述文王築城作豐事亦於學無預又十章曰皇天維辟辟爲君無疑釋者例以辟廱爲學皆誤於漢儒王制也（按先儒釋辟廱爲環水謂璧體外圓內方水繞正如璧然故辟以璧得義因振鷺于飛于彼西廱例指廱爲水澤不知君名辟義如何）鄉先達曹賓渾士能嘗言泮水非頌僖公詩其中多言伐淮夷稽之書伯禽嘗征淮夷徐戎小序曰僖公亦誤矣又參閟宮詩其曰魯侯者指伯禽曰魯公者指僖公泮水曰魯侯只當爲頌伯禽詩

詩文

李尤辟廱賦　辟廱岩岩規矩圓方階序牖闥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匡王公群后卿士具集攢羅鱗次差池雜遝延忠信之純一兮列左右之貂璫三后八蕃師尹群卿加休慶德稱壽上觴戴甫垂畢其儀蹌蹌是以乾坤所周八極所要夷戎蠻羌儋耳哀牢重譯響應抱珍來朝南金大路玉象犀龜又曰卓矣煌煌永元之隆含弘該要周建大中蓄純和之優渥兮化盛溢而茲豐　晉傅玄辟廱鄉飲酒賦　時皇帝親任萬乘之尊號以章乎辟廱爾乃籌齋列官正其容乃延鄉士乃命王公定小會之常儀兮饗殊俗而見遠邦揖讓而升有主有賓禮雖舊制其教維新若其俎豆有數威儀翼翼賓主百拜貴賤修勑酒清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及至嚶嚶笙磬喤喤鐘鼓琴瑟安歌德音有叙樂而不淫好樸尚古四坐先迷而後暗然後知禮教之弘普也　文苑英華王績貞辟廱賦（以王者風教之本爲韻）　辟廱之裁教化之方辟者象旋圓而不極廱者以流轉而有常行於歷代創自前王崇此乃理發之斯亡革鼓剗淺何莫由之而先著化人成俗廱不因茲而允臧公宮之南靈臺之下赫巍巍以層構規制度於衆寡區別遠采於虞庠經始不差於周雅闡揚學校旁求儒者溫良恭敬之士資於父以事師俊造茂異之倫必自朝而逮野尊卑有秩禮教是崇取乎年均式叙不以地高爲雄隨其局貴賤之義自別尚乎齒少長之儀有融然可以闡皇化彰國風允協扣鐘之教克

成琢玉之功寧止夫闖天者比於鳴鶴居陸者喻夫漸鴻而已爾其學習以時詩書興教惟司成是典惟古則是効詔夏絃春誦俾民不僭養三老五更俾民知孝惟胄也太子齒矣惟學也元后視之合語於此釋菜有時以崇其道以尊其師俾百工允釐庶績咸熙抑前古之是賴伊茲禮之是持德貞行方建其名以取譽泉流波注立其義而在茲由是金華可偃淳朴斯返所謂深其流者濬其源茂其末者固其本至矣哉辟廱之旨也大辟廱之教也遠可同乎不騫不崩宜俾夫損之又損　三場文選歐陽玄辟廱賦　皇風清寧人文褱闢京師崇天下之本國學萃天下之才粤若稽古爰自蒼姬始號辟廱昉歷代聲名之盛本大射行禮之宮其規制於文武其度講於周公節觀者於四面壅流水以環中若乃道闡邃嚴義闢軒朗瀠源止而不泥文瀾溢而不蕩內好適半如璧之象茲乃辟廱之初所以名狀也或在靈臺或在鎬京靈臺者爲文王所建鎬京者爲武王所營茲乃辟廱之初非一地而同一名也或習射兮觀德或養老兮興孝雖九有之俊髦軌萬方之則效茲乃辟廱之初非一事而同一教也迹其建侯設誥矩袷　襄尺講事君之歡剗注視立己之端斯則辟雍之習射天下之盛觀紿背鶴髮尊傅隆師視噎以膳授几以咨斯則辟雍之養老天下之盛儀闐闐秩秩泮奐

爽獨覽上國之光華蹤賢關之雋游斯則辟廱之養士天下之名流有客聞之曰予於成周之制講之詳矣於異代亦有所徵于漢觀炎劉治盛中世臨廱再　四裔要荒萬里就學遣質皷篋圜橋以億萬計于斯時也辟廱亦可謂盛矣愚曰未然予徒慕先漢之遺風若未覩今日之文治我國家聲教之所暨也東踰若木之日津西探崦嵫之月窟南窮火維之陬北際氷天之溟文軌之治既同弦誦之風四被視寰海為一辟廱陶同宇為一庠序於是在天則應璧府圖書之祥在地則產孔廟金芝之瑞藏興草之特柯實飛龍之首歲乃擇成均之師申胄監之制三年而科詔頒文治蝟日星乎瞻拱之係風雷乎多士之衆將見自今以始從漢之億萬尚歉與今日同年而語哉大抵惟聖人能盡君師之職惟吾道能並天地而存惟養賢為願後尊帝之大務惟建學為化民成俗之大原勝此辟廱屹乎本根固願為今之賦者續古之頌被之和聲協之永言前以光八百年之成周後以開萬億載之皇元

楊宗瑞辟廱賦聖元誕膺天命德洽仁浹三岳晏然萬國臣妾神聖代作武功赫然天啓聖皇乘龍御天登三邁五繼後光前斂五福以錫庶民播仁風而肥八埏厭吏治而樂士賤遠物而寶賢乃尚文德韜武功一制度作辟廱聲教被乎遐邇隆運軼乎時雍其為制也璧月印海洄風舞瀾方壺屹然中峙長虹爛乎四垂賁序秩兮奐輪蹇甍翔乎翬飛產三秀兮殿極羅石鼓兮庭開八戶闔闢兮乾坤九擡儼雅兮璧奎鼓鍾頌其於鑾振鐸宣其教辭甑芹藻兮潛碧綺菁莪兮中坻滄文魚兮遊戲齋安鳳兮來儀乃有髦士碩儒咸集于蘇馴良瑜兮德驥明來況乎總龜筆冠蓋兮后先翡裾佩兮陸離建嘉猷兮一興擬鴻休兮六詩並追芳兮伊周齊接武兮咎夔含咀緇天之範欽晞明月之珠是宜參丘園之貢而來賓上國之輝者也至若萬來戾止六龍馳馭日表淵穆天顔沖邃百王駿奔千官肅懿以祀其饗禮嚴物備飲食三老釋奠素王洞洞屬屬濟濟蹌蹌耄倪仰聽而洽澤德化翳風而樂衆在泮宮而寔衆陋魯侯而不齒闢橋門而觀聽視漢世其孰罰乃延諸生論經史研治否推今古色笑以教匪押匪怒聖敬日躋恩涯時對頌聲媲矣韶是慚德濟夫湯武於是益窮至治爰發德音誕告多方蘭摧士林思臻霖雨之佐以協宵旰之心集天下之英才軌行藝於京國鵬鶚奮兮南溟驊騮空兮冀北捫膺語心揮雲吐虹來游來歌載歌辟廱歌曰閟璧水兮作辟廱建聖治兮啓淳風進多士兮表至公繫令德兮垂無窮恢弘帝宇之制作兮準酌成均之遺蹤固非後世之所可擬倫亦宜與唐虞成周而等隆不然何

以表皇元萬億年太平之成功

王沂辟廱賦伊辟廱之權輿兮遐哉邈乎歌鎬京之雅詩兮記王制之遺書靈臺併乎共峙兮明堂兮同符據坤靈之體勢兮豐層覆之渠渠高基屹其龐鴻兮棟宇嫖姚而離蹤斥丹雘而不御兮惟儉質焉是圖規矩應乎天地兮包元氣之絪如圓海縈流兮湯湯蔭環林兮扶踈洋洋兮玄魚唯唯兮白鳥戲廣兮浮深樂我兮皇道鶴鶴兮多士纓弁兮森森咸絃兮成歌講古兮述今瞻明光兮君異君會不乎章臨於是召禮官以具儀協吉日兮辰良建翠華兮旖旎駟飛龍兮騰驤大常表兮排排和鸞鳴兮鉠鉠髦士兮雲集乃幸乎泮宮伯夷兮相儀后夔兮爲工虡業兮維樅賁鼓兮維鏞磬磁隱以砰磕咸合雅而投頌乃養三老事五更張大侯布五正繽熙以之而宣揚皇風由是而流行同文王之有聲陋漢明之橫經蓋崇儒而尚德宜飾治而樂成原首善之所自宜六合之咸育也乃有光齒鮐背之叟相與歌曰於樂辟廱天子之宮文教誕敷四方攸同文教伊何穆如清風邇來厥寧遹觀厥成臣拜稽首天子之功翹質翁鶩昔太上元氣渾淪巢居穴處茹飲汙尊聯民風之大簡尚脩道之無聞迨夫聖人作天秩分闡王化宣人文於是天子有教學之宮辟廱取仁和之義乃若米廩申規瞽宗定制庠闕上下之別膠立東西之異偉四代之從宜遠宗周之大備雖襲禮之靡同莫不以化民而致治乃闢旋丘乃疏辟流宮翼翼以眈眈水汩汩而滺滺帶以蒼藻之維渠以文鷁之舟天子乃輟萬機之清燕乘六龍而下游建翠華之旌驂赤玉之虬宗伯導儀冢宰告猷蕩埃壒於祥飈扶靈雨於華軿擁橋門之觀聽馳老艾於道周隆國老之錫養陳[illegible]膳與遐脩就經訪道載惟載謀飭胄子以育才勤朝夕之藏脩虎闈齒序崇畢是儔故將示天下以長長亦以戒扶貴於諸侯於斯時也咸英振緩兆具四術崇六藝舉人稷禼家伊呂搴秀連茹揚翹接武豈惟移風俗而厚人倫蓋藹藹乎庇民而尊士者矣嗟王澤其沓眇倏蒼蘇之不辰方群雄之角逐宜泯道於嬴秦炎祚龍興斯文蠖伸藏祠魯之令儀垂遠謨於遠人既而諸儒董禮晁伏東觀延著石渠啓績駸駸乎永平之風亦庶幾乎靡穆或乃擿咸綰之微疵詆韋匡之靡濊曾不思開四百祺之丕基不猶愈於一瞬而夫廉者乎當塗靡典午微世變降而孰徵嚮余心之怛怩章關館於天策攬英髦而濟時國本遺之詞華寧解組於四維叱詩生而正色猶足以扶六代之衰慨元龜之如彼撫既往而太息嘗竊於玄造欽世皇之御極膺同文之休運聘校道之闕德伊洛沂源泗沂泚澤體成始以成終圖象魏之東北位素王於

清廟敉六舘之嚴翼既嗣世以告成蹇貽謀之典則我聖皇之有天下也跨商涉周超虞軼唐以揚耿光以風四方材有造而必倫德無遠而弗彰方能簡廉能登雋良潤皇猷明憲章弘祖烈于萬古廷文治於百王顧辟廱之涵育宜愈久而彌芳小臣拜手稽首而獻歌曰辟廱峩峩兮辟水泫泫聖功之崇兮聖德之醇食我教我兮惟師惟君萬世無斁兮以壽斯文

楊晉孫辟廱賦惟聖明之世有聖明之制作會文武於京師有聖明天子之學是為辟廱水流圜璧環而實通汪汪乎如四海之會同天下禮樂皆在其中洋洋乎如萬折之必東國南七里天造地設異泮水之為宫其氣象則明堂之明重屋之重其制朴而度詳又何論乎廣狹與卑崇要之皆為政治之本教化之宗于茲饗射于茲養老稱有周彌無窮據德依仁坦坦蕩蕩而為公禮其門義其路偉進退之雝容萬姓之所瞻仰多士之所遵達於是三歌辟廱宇宙同風吾不知為雅頌之隆也樂吾樂兮不敢鐘之鼓鐘也猗歟盛哉帝之德乎王之功乎學制不講於書論甚故周室而已東制學不備於鄉書宜乎周衰而秦雖自是幾千百年竟古治於湮叢脞漢唐之文飾孰能知夫辟廱合萬古而觀之無今日之車書際海隅而皆學校一士不顧於庸愚國子監揭範模興章六籍八物洪儒雖無辟廱之名而辟廱之實則有餘科舉詔行益闡皇圖於是英才龍變而雲起皆德以觀光上國見聖明制作之規模靈芝獻瑞理氣相符又萬古之所無書生何幸雲漢當天太平天子德萬斯年千文傳辟廱賦聖天子成武功開文運於今日隆禮典於辟廱勝此都城之左巍乎素王之宫金鋪嚴乎初日飛棱浮乎半空處連廡接軌壯爭雄擴大庭之正道來朱戶之清風儼至聖之尊居蕩群賢之景從秩秩籩豆鏘鏘鼓鐘冀饗以時黍稷雖豐苟不得其門而入則莫能睹其垣牆也於是天子念道學之相傳自濂洛而考亭及我朝之魯翁躋從祀以跡榮命儒臣而秉筆勒堅珉而告成有弟子六舘下而問曰辟廱之制何居國子先生呼使前而告之曰鎬京辟廱見之於詩蓋築土壅水之外殿其圜如璧而中規自南自北自東自西四方來觀莫不均齊弟子曰敢問辟廱之義先生曰天子諸侯之學不同辟廱頖宮之名亦異辟者明也所以明其教於四海廱者和也所以和斯民於一世弟子曰唯將揖而退先生曰未也古者建學夫豈徒然崇脩庠以養老重鄉校以興賢於樂辟廱進退周旋循名責實義有取焉盼於璧或不免諸瑕玷觀於水或未達於淵源若乃隨明時而旅進苟歲月而例遷則非吾所望於諸生者矧今一種天頌多士雲集周藝詠詞場觀

光於上國京師乃首善之地豈無卓然之翹楚挺然之英特是宜渠其身浴其德席珍衡門之下鳴珂清廟之側庶不虛辟廱之名而能盡師友之責也

李尤辟廱銘惟王所建方中圓外清流四匝蕩滌濁穢藝文類聚陳徐陵皇太子臨辟廱頌曰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文象之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生焉咸由此道制為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擢彼重黎光茲已也儀天以行三善儼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準的惟善為樂造次必儒學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大人開闢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副德爰文動音鋒起問難泉涌辯論輪之異定倫理之疑王振鏘鏘雲浮雨布介王奉紫聖躒馳辭秀出信令張禹慚其師法何晏怛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魯頌聿興史克宜其懿晉雍大啓王廙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啓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旗南映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肄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藏洙泗興業闕里增崇

元魏源子恭上明堂辟廱書正光元年為起居郎明堂辟廱並未建就子恭上書曰臣聞層臺望氣軌物之德既高方堂布政範世之道斯遠是以書契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生民至如郊天饗帝並以對越上靈宗祀配天是用酬答下土大孝莫之能加嚴父以茲為大乃皇王之休業有國之盛典竊惟皇魏居震統極總宙馭宇革制土中垂式無外自北徂南同卜廱於洛食定鼎遷民均氣候於寒暑高祖所以始基世祖於是恢構授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訪遺文修廢興建明堂立學校興一代之茂矩標千載之英規永平之中始創雉構基址草昧迄無成功故尚書令任城王臣澄按故司空臣沖所造明堂樣并連表詔答兩京模式奏求營起緣期發旨即加葺繕侍中領軍臣義總勒作官宣贊授令自茲厥後方配兵人或給一千或與數百進退接縮曾無定準欲望速了理在難克若使專役此功長得營造委實責辦容有就期但所給之夫本自寡少諸處競借動即千計雖有繕作之名終無就功之實爽塏荒茫淹積年載結架崇構指就無兆仍令鮮胄之禮掩抑而不進養老之儀寂寥而不返構厦止於尺土為山頓為一簣良可惜歟愚謂召民經始必有子來之歌

興造勿亟將致不日之美況本兵不多兼之牽役廢此興彼循環無極使是報剎禮之重貲不急之費廢經國之功供寺館之役求之遠圖不亦闕矣今諸寺大作稍以粗舉並可徹減專事經綜嚴勅工匠務令克成使祖宗有薦配其期蒼生覩禮樂之富書奏從之宋李復潏水集賀幸太學辟廱表　玉蹕和鸞肅舉六龍之御璧流黌舍親紆萬乘之尊輿誦載傳群情均慶（中賀）竊以晉武視學惟行飲酒之儀漢明臨廱但講拜老之禮豈如聖世翕變道真發秘化以開人之天敘彝倫以建民之極膠庠奕奕美論奐於綿區絃誦洋洋揭聲明於寰海恭惟皇帝陛下道致廣大性熙光明放異路之淫辭興千年之絕學海涵地產生共慶於時升雷動風行物咸新於聖作顯嚴法駕賁煥儒宮示淵衷勸奬之心昭熙朝華縟之典臣適分符竹阻詣闕庭臣無任東漢書班固傳辟廱詩曰迺流辟廱辟廱湯湯聖皇涖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惟神永觀厥成李跨鼇先生集送元景宗辟廱　老年鶴髮玉蒼蒼送汝難收淚兩行短褐尚存慈母線義居初割紫蜂房項苑元自青聲價鴻鴈而今羽翼長別業未寧收蔽果一家溫飽待文章王初寮先生集同郡李達之貢辟廱偶試不利還鄉及河不得濟作二詩寄狀讀之殆難為懷因為次韻極其悲苦卒少紓之當頌劉元忠彭少逸同賦

客行天雨霜饑寒敢留跡欲濟河冰澌蛟龍情不測去住兩更難淒寒斷消息

朔風無安巢墮翼思故林誰回太陽惠昭此窮谷陰扶持孔鸞輩翻翩翔千尋

張孝祥詩上辟廱　金銅隱花古龍涎未干大羽紛紜立寶鍾玉磬無丁東和鸞雍雍八音翕鯨吞虎嘯二十年至尊戎衣不解鞍里中小兒事刀劍管籥鏘鏘去塵漫漫真儒條興明典禮周庠連雲新荊杞銀袍如雲拱翠華師儒便坐講經旨

群書足用事對（泮宮橋門　圜水疏流教化流通之富）體題（於樂明和　璧水學省　左制辟沼）賦偶（濟濟冠帶洋洋鼓鐘　黌宇中峙清池外旋　橋門中峙為黌靈集外泮外繞　清流日旋　制度嘉新於璧水衣冠輻湊於舟梁　環水外布被池內素　鼓鍾鍧元賁齋斯與冠帶橋門湯湯漢儀）賦偶（象取其周蓋攻黌闕之說　圜周以法辟形白虎之辭）聲律元會體題（左制建上　儒宮橋門）賦偶（禮備集鏘樂諧鼓鍾　禮樂明和地在左建德化流洽流周水繞　環璧垂水圜丘法天　道德積乎中宮冠帶延乎外環　橋門翔達外屹而壯澤宮縈紆參用以圓　橋京於衆而有赫周制橋門顧觀而載新漢廱　漢盛橋門濟濟冠帶聊衆瞻京洋洋鼓鍾）

三廱

（明堂　辟廱　靈臺各辟本字之下）西漢博聞河間獻王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對三廱宮應劭曰辟廱明堂靈臺也廱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又漢書音義曰皆協天人廱和之氣為之故謂三廱西漢書終軍傳武帝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注服虔曰三宮明堂辟廱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金樓子說蕃篇昔蕃屏之盛者則劉德字君道遊於儒服卓爾不群好古文武帝在位來朝對辟廱明堂靈臺故世謂之三廱對也東漢會要建武五年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廱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廱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東漢書光武建武三十年二月注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宜祭封岱宗正三廱之禮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二月上始率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廱行大射之禮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於是七郊禮樂三廱之義備矣是年三廱初成拜桓榮為五更（三廱宮也謂明堂靈臺辟廱也皆叶天人廱和之氣為之故謂三廱）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　祭祀志皇帝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廱起靈臺設庠序　章帝紀有司奏孝明皇帝威靈廣被無思不服備三廱之教躬養老之禮　張子平東都賦逮至顯宗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廱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簡賢良馮相觀祲祈褫禳灾　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廱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注三廱講禮之處有覩明堂辟廱及靈臺揚績熙宣皇風考休徵）靈臺明堂統和天人辟廱海流道德之富江陵項氏曰天子之學謂之辟廱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為靈臺元魏鄭道昭文乞修三廱表　高祖時為國子祭酒上表曰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今國子學堂房粗置絃誦闕爾城南太學漢魏石經丘墟殘毀藜藿蕪穢遊兒牧豎為之嘆息有情之輩實亦悼心況臣親司而不言露伏願天慈回神紆眄垂鑒察若臣微意萬一企允求重敕尚書門下考論營制之模則三廱可翹立而興毀銘可不日而就樹舊經於帝京播茂範於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業也

不從唐仲友說齋集漢三廱記　光武皇帝握符闡珍身濟大業天下既定戢弓矢散馬牛示不復用乃始博延儒雅斟酌典憲以興太平之治博士臣榮建言宜立三廱之禮章下三公太常議太尉臣熹司空臣純旅進在列咸謂當如榮請帝俞其奏粵中元東封之歲遂建明堂立辟廱起靈臺恢張聖業以垂裕來世明帝丕承增光前烈以永平二年正月辛未祇奉宗祀卒事升靈臺以望雲物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親養老更神人之和允洽帝王之典斯備宜有文字登載本末而傳史闕焉是故紬繹舊聞追為之記曰聖人位兩儀之中君四海之廣上之欲統和神靈昭報先功下之欲欽授人時流行德教雖其精神心術之運固足以事神保民和同無間然必有徽章懿典以鋪鴻藻伸景鑠則三廱之禮是也三代盛王共由斯道而庶事於周為備當時所以嚴父配天順時布政考休徵而育人材者載在簡冊炳著可述其詩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又曰經始靈臺於樂辟廱郁郁之文斯為盛矣中更暴嬴姍笑盡滅古法莫存炎正隆興歷十有二君嗣世鉅典迄不具舉方世宗稽古禮文而河間獻樂於三廱雖嘗被詔討論然三篇之說但藏祕府而已維光武以聖德中興顯宗以文明繼統前遺後承乃克大備于時議郎博士該洽通若曹充梁

松之徒相繼考古刺經討裁訂正於是度地國南合宮是營環林豪其左崇臺立其右而三廱之制定矣上圓下方九房八達以法天地是為明堂璧水外旋橋門四闢以宣道化是為辟廱崇基三大門通斗建以協時氣是為靈臺冠通天衣日月備禮和樂詠祉舞功則宗祀之禮也望元氣正儀度吹律觀變可曆考祥則登臺之禮也射虎侯奏騶虞親袒割牲正坐自講則臨廱之禮也禮行於明堂而鬼神饗祖考寧焉行於靈臺而陰陽調萬物育焉禮行於辟廱而孝友明道德富焉一舉而眾善皆得者其三廱之謂矣厥後元和陽嘉之君或乘汶上之祠以章先勳或作十二門之詩以歌月祀或奏應鍾作樂器以正時律皆能恢洪大道光紹祖武三廱之禮益大而光顧不偉歟初建武末邊境無事歲仍有年司空張純以明習故事致位台相以為聖王之建辟廱所以尊崇禮義既富而教者也乃按七經讖明堂圖河間古辟廱記孝武泰山明堂制度及平帝時議欲具奏之未及上而桓榮育言純遂總諸儒以定其制則三廱之成賴純之力為多故并得而紀之辟書足用三廱事對（布政備數　是安賓可代敘）體

題文賓政敎賦偶俟此大政盛大上儀（建自光武盛於孝明　配五帝）

而田靈於寶永華三世而益隆於禮樂　一新文物之建兩情唐明之契

（或協律以章和或承天而布政賦陽史述府　宋盛特嘉於行禮賦成平于美史述於學宮）

饔

洪武正韻於容切熟食詩作饔又送韻許慎說文饔从食雝聲徐鍇通釋詩曰有母之尸饔宛封反顧野王玉篇於恭切張參五經文字饔饔（上說文下隸變）丁度集韻饔或从雍作饔婁機廣干祿字饔饔（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割烹煎和之謂饔周官內外饔掌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古通作雝饋食禮雝爨以烹牲魚獸膳羹呂為恭稷釋行均龍龕手鑑饔（籀文饔）正饔（今）韓道昭五音類聚饔食也饔（或作饔）宋楊桓六書統影母饔（从饗）饔（隸正）饔（省）饔以熟食共人也从共即古饔字饔（省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饔影弓切亦借雝記雍人出鼎合正方音去聲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困姻饔

篆書　饔（王存乂切韻）　饔（汗簡）　饔（集韻並杜从古）　饔（集篆古文韻海）

饔（徐鉉篆韻）　隸書　饔（六書統）　草書　饔（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內饔

周禮天官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注饔割烹煎和之稱內饔所主在內疏曰其職云掌王及

后世子之割烹又云所主在內者以其掌王及后世子及宗廟皆是在內之事也　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辨體名肉物辨百品味之物（割亨解肉也亨煮也煎和以五味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胾燔之屬百品味庶羞之屬言百舉成數）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取於鑊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實鼎曰脀實俎曰載）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饋進食之時恒選擇其中御者）共后及世子之膳羞（膳夫掌之是乃共之）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犬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貍豕盲眡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腥臊羶香可食者是別其不可食者則所謂者皆臭味也泠毛毛長總結也皫色不澤臭也沙澌也交睫腥腥當為星聲之誤也肉有如米者似星般臂臂毛有文鄭司農云庮朽木臭也螻螻蛄臭也杜子春云盲眡當為望視）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凡燕飲食亦如之凡掌共羞脩刑膴胖骨鱅以待共膳（事共掌其羞庶羞也脩鍛脯也胖如脯而腥者鄭司農云刑鉶羹也於肉故曰胥肉也骨鱅謂骨有肉者玄謂刑鉶羹也膴牒肉大臠所以祭者胥牲體也鱅乾魚）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王所好而賜也）

外饔

周禮天官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

胥十人徒百人注外饔所主在外疏曰案其職云掌外祭祀及邦饗孤子耆老割亨皆是在外之事　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莫盛於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也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之饗衛士矣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之事（獻謂酌其長帥）凡小祭祀陳其鼎俎而實之（謂夫事之奠祭）又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內外饔之事

飱饔　周禮司儀（注飱食也）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掌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注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事宰主具史主書皆有飱饔餼尊其君以及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飱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飱少牢饔餼大牢也此降小禮豊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夫人致禮助君養賓也）牛人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注牢禮飱饔也）

尸饔　詩傳祈父篇有母之尸饔注云尸主也饔熟食也言子勞役不得奉母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

餕饔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餕饔

未就註云餕饔熟食也

膳宰致饔　（儀禮聘禮膳宰致饔注熟食曰饔）

為治自饔　孟子許行曰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飱而治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無治民之事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說

佐饔　顏氏家訓王子晉云佐饔得嘗佐鬭得傷此言為善則豫為惡則去不欲黨人非義之事也

壅

洪武正韻於容切塞也障也堨也鷄壅茨也又董韻顧野王玉篇亦作⿱雍田⿱雍田頭也陸法言廣韻又音勇丁度集韻壅或从雍作壅司馬光類篇又渠用切婁機廣干祿字音雍又音擁皆塞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壅韓道昭五音類聚於恭於勇二切隔也周禮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鄭玄曰雍謂隄防止水者今從土也又於隴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壅（凡發）⿱雝田或从田與壅同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韻會定正字切影去影同烟壅

篆書　⿱雝田⿱雝土（並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雝土⿱雝田（並六書統）

隸書　⿱雝土⿱雝田（並六書統）

草書　壅（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癰

洪武正韻於容切癰瘍俗作癕（許慎說文癰腫也从疒雝聲）劉熙釋名癰壅也氣壅否結裹而潰也又癰喉氣著喉中不通稸成癰也顧野王玉篇於恭切疽瘡也徐鍇通釋乙顒反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癰腫肉起張有復古編从疒雝別作𦟛非戴侗六書癰於容切疽于余切（又七余切）瘍之邕聚為膿腫者曰癰癰邕也深者曰疽古疽單作且（人又以瘍之小者為節氣節而為瘍也俗作癤）釋行均龍龕手鑑癰𤸯臃膗𤻅（並俗）癰（正）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癕于兮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癰（从疒从）雝雝與邕古通用邕壅也血邕而不散故也（統篆癰隸上癰謂）臃或（从）肉臃（隸上）臃（統）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前亦作癕鄭崇傳發頸癰注與癕同集韻亦作臃又書作癕史唐公傳癕腫趙謙聲音文字通癰影兮切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作[illegible]臃癕非韻會定正字切影弓影因煙癰

篆書　癰臃（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癰（徐鉉篆韻）　癰臃（並六書統）

隸書　癰臃（並六書統）

行書　癰（王羲之）　癕（王獻之）

草書　癰（章草）

草書　癰（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廣雅曰痤疽癰也釋名曰癰壅也氣壅不通結裹而潰也說文曰癰腫也痤小腫也幼幼新書癰第一篇曰巢氏病源小兒癰瘡候六府不和寒氣客於皮膚寒搏於血則壅遏不通稽留於經絡之間結腫而成癰其　腫上皮薄而澤者是也熱氣剩之熱勝於寒則肉血腐敗化為膿膿潰之後其瘡不差故曰癰瘡也

頸癰　漢書僕射鄭崇數以職事見責發頸癰而死一云癰作廱內經素問人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

胃脘癰　內經素問皇帝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注云沉細為寒寒氣格陽故人迎脈盛人迎者陽明之脈故盛則熱也人迎謂結喉傍動脈應手者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發背癰　（西漢書吳王濞傳周）

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宋書劉瑀與何偃亦發背癰瑀病篤聞偃亡懽甚呼呼於是亦卒

腸癰（東漢）書方術傳華陀明醫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陀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血二升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復分藥與之後會里人如成先病請藥愍而與之及自病發無藥而死王明清餘話泗州有儒生李氏子乃醫者楊介之婿盡傳其術一日有靈壁縣富家婦有疾遣人邀李生往初視脈云腸胃中有所苦耶婦曰腸中痛不可忍而大便從小便中出李生乃下小丸子數十粒煎黃耆湯吞之遂下膿血數升而愈富家大喜贈錢五十萬置酒以問之生曰此癰生腸內所以致然所服者乃雲母膏為丸耳切脈至此亦可以言醫矣（詳醫字）

口中生癰（王隱晉書徐苗字叔胄弟亡臨殯口中大潰膿溢苗含去之）

食魚不癰（山海經半石之山合水出焉多）騰魚蒼文赤尾食之不生癰誰明之山譙水注焉多阿羅魚一首十身食之不癰

食魚生癰（辛氏三秦記大魚如）羊在長池中世人食之生癰

氣聚為癰（論衡幸偶篇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關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遇不通也

結癰（類說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利留結為癰）

病癰（左傳）襄公十九年晉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注癉疽）濟河及著癰病目出

用術病癰（黃門龍川畧志子瞻常從事扶風於）開元寺得傳化金方後遇見陳卿語及此僧還應之曰近得其方矣陳卿驚曰君何由得之子瞻與道僧不欲輕傳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陳固請不已不得已與之陳試之良驗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負此僧耳公慎為之陳姑應之曰諾未幾生受鄜郡公使酒以贓敗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後謫居黃州陳公子慥在黃子瞻問曰少卿昔竟嘗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癰而沒乃知僧言誠不妄也（詳見術字下）

患癰（舊唐書劉洎傳貞觀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舍人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之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輔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憲司不與紙筆怒之並令屬吏

破癰（莊子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徙癰（南史齊薛伯宗善徙）癰公孫泰患發背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日而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潰出黃赤汁數升余此樹為之痿損

噀水潰癰（太平廣記王堂閑話熊皎補闕自言六七歲時猶記識伊風子或著道服稱伊業尊師能嘗頂上患）一癰瘡疼痛不可忍伊含三口水噀其癰使潰並不為患至今尚有痕在（詳仙）

為卒吮癰（史記卒有病癰者吳起吮）之卒母哭曰吳公吮其父遂戰死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所死矣

鄧通唶癰（西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為帝唶吮之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為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唶音笮）

吮母癰（東觀漢記樊儵事母至孝母常病癰樊吮嗽唐書文叔才母病癰叔才吮瘡注々元史孝義傳孫瑾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

為弟吮癰（晉書徐苗傳苗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為吮之）

為父吮癰（北魏孝文幼有至性年四歲時獻文患癰帝親自為吮膿言行龜鑑真宗命為元誤易元為查道李虛已三人者與為奏曰李行簡父患）癰極痛楚以口吮其敗膚不唾于地父疾遂平真宗立召之曰俾陪侍喜曰朕得朋矣

太子吮癰（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親征高麗還十一月壬辰車駕發定州十二月辛丑上病癰御步輦而行戊申至并州太子為上吮癰扶輦步從者數日辛亥疾瘳百官皆賀

吮姑癰（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永寧縣君李氏姑老癰發胸間殆夫人吮癰出血信宿愈）

吮祖

母癰（杭州府志梁范元琰錢唐人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值母患癰嘗自含吮）哭捧母癰孝友同風南史康詐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藥不愈康詐乃跪兩手捧癰大哭悲泣母即寬因此漸瘥時人以其有冥感位至屯騎校尉

不吮父癰（唐皮日休集孝誑篇樂正子傷足不下堂漢景不吮父癰二賢卒成大孝）擊佛致癰（宋槐庭濟美集柴世宗銷天下銅像以為錢真定像高大不可施工有司請免既而北伐命以砲擊之中佛乳竟不能毀未幾世宗癰發乳間而殂）

徐摛體癰（事類全書梁侍中東海徐摛博學多才好為體語嘗體一人病癰曰未血夜流黃膿晝寫枓肴紫肺正視紅肝　云户上懸簾明知是箔魚遊畏網判是見罾）

潰癰（戰國策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罷疲同）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拜秦昭襄王）西漢書韓安國傳王恢曰今之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一作）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莊子太宗師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事焉或編曲或鼓

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注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續後漢書董卓傳卓上書曰臣聞潰癰雖痛勝於食肉

養癰（東漢書馮）衍字敬通娶北地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臼衍與婦弟任武達書曰自恨根華盛時不早去此婦至垂白家貧身賤之時養癰長疽自生禍殃

如脅下癰（東漢書段熲為護羌校尉桓帝詔問討東羌術略熲言先零東羌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疾滯於脅中如不加誅轉就滋大矣）

射癰（隋書高祖討突厥沙鉢略詔曰今選將治兵嬴糧聚甲願取名王之首攄單于之背東極滄海西盡流沙縱百勝之兵極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蹤望天崖而一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癰何敢能當何遠不服）

兵患猶癰（唐書獨孤及代宗時為拾遺上疏曰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漸戢之其害滋大）

心香妙語為男患癰許願疏　禍福無門所召當思患以預防父母惟疾之憂庶有神之可託用披丹悃仰叩洪恩茲以兒曹莫明疾擊養癰護疽而難施砭劑自頂及首而益甚拘攣荏苒數旬煎熬萬狀莫伸控愬徒切戰兢爰就家庭許陳章醮期即詣於清吉冀默召於洪休伏願鑒茲一念之誠申以再生之賜庶良手良治纏今可紹於箕裘而如山如川自此永增於福祉願言圖報永矢弗諼

癰疽（詳瘡）

甕　洪武正韻於容切汲水缾古作甕前漢西域傳烏弋國有大鳥卵如甕顏師古音平聲又送韻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陶器廣韻汲器又烏貢切

罋　洪武正韻於容切見廣韻又送韻陸法言廣韻汲器丁度集韻亦作罋甕陶器司馬光類篇又並烏貢切說文汲缾也揚桓六書統影母罋（從缶雝聲）

罋（隸正罋省文甕或从瓦甕隸正甕省）篆書罋甕（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罋甕（並六書統）隸書甕（婁先生碑見漢隸字源）罋甕（並六書統）草書甕（章草）

壅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龍切玉器也丁度集韻亦作壅癰石次玉或从雍揚桓六書統影母壅从玉雝聲壅（隸正壅省）篆書壅（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壅（六書統）隸書壅（六書統）

𧲡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音邕似猴八子也丁度集韻隸屬釋行均龍龕手鑑亦作[illegible]揚桓六書統影母𧲡从豸雝聲𧲡（隸正𧲡省字濂博義新同上）篆書𧲡　隸書𧲡（六書統）

硧　於容切顧野王玉篇於宮切又音癰丁度集韻石名揚桓六書統影母硧从石甬聲　篆書硧（六書統）

𨘱　於容切陸法言廣韻𨘱𨘱多貌丁度集韻或作𨘱司馬光類篇又鄔孔切方言南楚凡大而多謂之𨘱又鄔項切釋行均龍龕手鑑𨘱或作𨘱正揚

桓六書統。影母。𩀇从多邕。𩀇或从雝聲。雍隸。（篆書）𩀇（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𩀇（六書統）（隸書）𩀇（六書統）

⿰革雍

於容切。丁度集韻：⿰革雍⿰革雝𩌉。或从邕作⿰革邕，亦作⿰革雍。司馬光類篇又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革雍。楊桓六書統：影母。⿰革雝从革雝聲。⿰革邕與⿰革邕同，从韋邕聲。⿰革雍隸正。⿰革雍隸省。（篆書）⿰革雝⿰革邕（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革雝⿰革邕⿰韋邕（並六書統）（隸書）⿰革雍（六書統）

⿰衤雍

於容切。丁度集韻：⿰衤雍袂袖，吳俗語。或从邕作⿰衤邕。司馬光類篇：於用切。楊桓六書統：⿰衤雝从衣雝聲。⿰衤邕或从邕聲。⿰衤雍隸正。⿰衤雍隸省。（篆書）⿰衤雝⿰衤邕（並六書統）（隸書）⿰衤雍（六書統）

擁

於容切。丁度集韻：擁𢸍，遮也。或作𢸍。楊桓六書統：影母。𢸍統聲。擁或从杜奇。（篆書）𢸍（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雝䖵（六書統）

⿱雍䖵

於容切。丁度集韻：蟲名，蛘也。司馬光類篇又委勇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雝䖵从䖵雝聲。⿱雍䖵隸。（篆書）⿱雝䖵（六書統）（隸書）⿱雍䖵（六書統）

蕹

於容切。丁度集韻：苹也。楊桓六書統：影母。⿱艸邕从艸从邕。邕，水城也。艸之所萃，必壅遏不通，亦若水統之也。⿱艹邕隸正。蕹俗。（篆書）⿱艸邕（六書統）（隸書）⿱艹邕（六書統）

⿰女雍

於容切。丁度集韻：女貌。楊桓六書統：影母。⿰女邕从女邕聲。⿰女邕隸。（篆書）⿰女邕（六書統）（隸書）⿰女邕（六書統）

⿰忄雍

於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憂也。又上聲。

⿱雍廾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雝，義同。

⿱吅邕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於恭切。

⿰糸邕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邕。

⿰糸雍

於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雍。

悺

於容切。字漆博義：於宮切。憂也。⿰忄⿱宀亏　⿰忄亏（同上）

⿱龷瓦

於容切。字漆博義：於恭切。長頸瓶也。出類聚。

男

於容切。字漆博義：正作之甄。出類聚。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二

上缺一頁

過光後 仪
忄化空 蝉仏陽幽
斷記 以遣悲慨為丿 其村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樽莊生
門枯 道邑與其事遂具奏聞準勅令致祭道邑為其文曰
嗚呼 陵化無再出君若何人能闕詩筆何代而亡誰人于姪曾作
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乎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深草
垂楊黃鸝百囀徠聲斷腸不題姓字寔辯賢良嗚呼哀哉嘆昔先賢空傳
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正業已記詩言痛後痛兮何處
實悲莫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悲悲兮淚落巾感我皇兮列清酌
頳當生兮事明君是時祭後經數日再有詩一絕于石云幽冥雖異路平
昔忝攻文欲知潛昧處山北兩孤墳後於寺山之北果有二墳極高大荊
蓁蓁茂詢諸耆老竟不知姓氏至今猶存皮日休和云念爾風雅魂幽咽
能攻文空令傷魂烏啼破山邊墳陸龜蒙和云靈氣猶不死尚能成綺文
如何孫空裹猶自讀三墳　陸暢　暢字達夫吳郡人常舉雅所重禮天
寶時李白為蜀道難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皐　又經崔氏林
亭云蟬噪入雲樹風開無主花初為江西王仲舒從事拂衣去 進雲陽

公主下降百僚舉暢為儐相詩皆頃刻而成詠簾曰勞將素手捲霞額瓊
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躕詠行帳曰碧玉為竿
丁字成鴛鴦繡帶短長鬟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詔作催
粧五言曰雲陽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兒憐賜花催鋪百子
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東方欲曉霞內人以其吳音捷才以詩嘲之
云十二層樓倚翠空鳳鸞相對立梧桐雙成走報監門衛莫使吳歈入漢
宮（或曰宋若蘭姊妹作）陸酬曰粉面仙郎選尚朝偶逢秦女學吹簫須教
翡翠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六宮大咍別賜宮錦楞伽拼噪盃各一
暢謁常衆作蜀道易詩云蜀道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厚覺朝廷欲繩其
既往之事復閱先進兵器上皆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造成罪名暢上
疏理之曰臣在蜀日見所造兵器定秦者匠名也由此得釋貶成式曰暢
江東人語多差誤人以為劇語初娶董溪女每旦婢進澡豆暢輒沃水服
之或　女壻幾多樂事陸暢曰貴門苦禮法俾予食辣麪殆不
可昔　在漂州席上有聲柘枝者顏色憂悴殷堯藩侍御當筵
丁乙以流落長 淺 識可憐紅臉
病臺常

承部取
史其 相見人人
清楚宛有冠蓋與貨遂於賈緺中選士而嫁之舒元輿
詩曰湘江舜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
魏公謙舊嫁文姬　李翔薦孟郊於張建封云茲有平昌孟郊正士
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
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蕭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有高
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退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然咸池音
彼二子皆知言也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懽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
矣凡聖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
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
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才而已矣
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郊下第詩曰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曰一夕九
起嗟夢短不到家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而後及第有詩曰昔日齷齪

不足嗟今朝曠蕩恩無涯青春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日之間
花即看盡何其速也果不達　劉乂　劉乂節士也少放肆為俠行因酒
殺人亡命會赦書更折節讀書能為歌詩然恃故時所負不能俛仰貴人
聞韓愈接天下士步謁之作冰柱雪車二詩書盧孟右樊宗師見為獨拜
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
君為壽愈不能止歸齊魯不知所終　楊巨源　巨源以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
城得名故樂天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雖深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
敵白鬚四海半為兄貧家薙草時時入瘦馬尋花處處行不用更教詩過
好折君官職是虛名巨源後拜省郎樂天復以詩賀云文昌新入有光輝
紫界宮墻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
鶴拂雲霄老慣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巨源字景山大中
可中少尹何事慰朝夕不踰詩酒情山河空道路蕃漢共刀兵禮樂
向風一點淚寒晚暮江平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
於常衮 見知於 之元賓終於四門助教李貽孫序
千刀 情故書 風壯一命
死孫瀣 軒

[illegible]史東北
義不[illegible]　晚期相親或曰
[illegible]　將別約至[illegible]迎故有早晚期相親之句姣思之不已
得疾且[illegible]　髻藏之謂女弟曰歐陽生至可以為信自從別後減容
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識舊來雲髻樣為奴開取縷金箱絕筆而逝及詹
至如其言示之詹啓函一慟而卒孟簡賦詩哭之序云穆玄道訪予常嘆
其事玄道頗惜之　袁高　為貢通遠俗所圖在安人石王夫其本職吏
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身動生千金費日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
得與茶事親眡綴耕農來採採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
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
嶺芽未吐使者牒已頻心爭造化力先走銀臺鈞選納無晝夜搗聲昏繼
晨衆工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尚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遶天涯所獻
愈艱勤況值兵革困重茲固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
又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伸右高所賦茶山詩也案唐制湖州
造貢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萬八千四百斤大曆後始有進奉建
中二年高刺郡進三千六百串并詩此一章刻石在貢焙故杜鴻漸與楊
祭酒書云顧渚中山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嘆息一片上
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歡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官　閻濟
美　濟美大曆九年春下第將出關獻座主張謂詩六韻曰謇諤王臣直
文明雅量全望爐金自耀應物鏡何偏南國幽沉盡東堂禮樂宣轉令遊
藝士更惜至公年芳樹歡新景青雲泣暮天唯愁鳳池拜孤賤更誰憐謂
覽之問失第之因具以實告謂深有遺才之嘆乃曰所投六韻必展後效
明年濟美自江東繼薦就試東都謂復主文雜文已過繼欲帖經濟美辭
以不能謂曰禮闈故事亦許作詩續帖遂命天津橋望洛城殘雪題濟美
曰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陽殘既而日勢已晚詩
未就謂云據見在將來一覽猶賞遂唱過蘆景莊謂曰前足下試蜡日祈
天宗賦以魯丘對衛賜則子貢也乃作駟字誤矣方悔之明日謂曰天寒
急景諸君文卷不成未可以呈宰相請重錄送納既而索舊卷則駟字上
朱點在焉易卷之意蓋有在也到闕謂揖濟美曰前日春闈遺才所投六
[illegible]　幸副素懷矣濟美紀其事曰前朝公相許與定分一面不忘
[illegible]門　[illegible]種蛾

[illegible]溪處[illegible]　劉七
[illegible]悲[illegible]滴長門[illegible]　[illegible]不學君
思削[illegible]由萬行　元稹　稹聞西蜀薛濤有辭辯及為監察使蜀
以御史推鞫難得見焉嚴司空潛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登翰林以詩寄曰
錦江滑膩蛾眉秀生得文君與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
紛紛辭客多停筆箇箇君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後廉問浙東乃有劉採春自淮甸而來容華莫比元贈詩曰新粧巧樣畫
雙蛾慢裹常州透額羅正面偷輪光滑笏緩行輕踏皺紋波言辭雅措風
流足舉止低回秀媚多更有惱人腸斷處選詞能唱望夫歌即羅嗊之曲
也元云在淛河七年因醉題東武亭詩曰役役行人事紛紛碎簿書功夫
兩衙盡留滯七年餘病痛梅天發親情海岸疎因循未歸得不是憶鱸魚
盧侍郎簡求戲曰丞相雖不為鱸魚為好鏡湖春色耳謂採春也　公先
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常逝為詩悼之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
雲[illegible]　樂天在洛大和中稹拜左丞相自越過洛以二詩別樂天
云君應怪我流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
歡又云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鬚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回相
見無未幾死于鄂樂天哭之曰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
屈指正元舊朝士幾人同見大和春[illegible]句兒歌楊柳葉妾拂石榴花
句遠路事無限相逢惟一言月色照榮辱長安千萬門（遣白公句）白居
易　張為以居易為廣大教化主取其讀史詩云含沙射人影雖病人不
知巧言誣人罪至死人不疑擬蜂殺愛子掩鼻戮寵姬弘恭陷蕭望趙高
誅李斯陰德既必報陽禍豈虛施人事雖可罔天道終難欺明即有刑辟
幽即有神祇茍免勿私喜鬼得而誅之又取得意減別恨半酣還遠程之
句又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之句又長生不似無生理休向青山學煉
丹之句又白髮鑷不盡根在愁腸中之句又與薛濤云峨眉山勢接雲霓
欲逐劉郎此路迷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樂天不為贊皇
公所喜每寄文章李緘之一篋未嘗開劉夢得或請之曰見詞則迴吾心
矣樂天未冠以文謁顧況況覩姓名熟視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乃披卷
讀其芳草詩[illegible]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嘆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
矣前[illegible]之耳　樂天賦性曠達其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此曠
[illegible]上[illegible]稱哭者其詩[illegible]卽[illegible]　[illegible]偏俠之
[illegible]嶽郊郊[illegible]　天賦詩

[illegible]腰[illegible]半[illegible]秋
[illegible]許意云一樹春[illegible]萬萬[illegible]秋於綠永豐東
[illegible]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
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自感上知又為詩云一樹衰
殘委泥土雙枝移耀植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見兩星洛下文
士無不繼作韓常侍琮時為留守亦有詩和云折柳歌中得翠條遠移金
殿種青霄上陽宮女吞聲送不分先歸舞細腰盧貞和一樹依依在永豐
兩枝飛去杳無蹤玉皇曾采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示意也　牛僧孺
樂天夢得有除夜詩僧孺和云惜歲歲今盡少年應不知凄涼數流輩
歎喜見孫兒暗減一身力潛添滿鬢絲莫愁花笑老花自幾多時　元和
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一十八人登科其後僧孺李宗閔
王起賈餗四人皆相次拜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校官後僧孺罷相
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云北闕至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
入廣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髮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閫外君彌
重鐏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將相是門生　公始至京致琴書灞滻間先
以所業謁韓文公皇甫員外二公披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遽曰
且以柏板為什麼對曰樂句二公相顧大喜曰斯高文必矣公因謀所居
二公良久曰可與客戶坊税一廟院公如所教二公復誨之曰某日可遊
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其日聯鑣至彼因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謁
幾官先輩不遇翌日輦轂名士咸往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或云僧
孺登第與同輩登政事堂宰相曰掃廳奉候　樂天求筝於維揚僧孺先
有詩曰但愁封寄去魔物或驚禪樂天云會教魔女弄不動是禪心　樂天
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思
黯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妬他心似火欺我鬢如霜慰老資歌笑
銷愁仰酒漿眼看狂不得狂得且須狂寄章又有詩云不是道公狂不得
恨公逢我不教狂　李紳　紳初以古風求知於呂温温見齊煦誦憫農
詩曰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鋤禾日當午汗
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為卿相果如其言　紳
字公垂中書令敬玄孫號短李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
號三俊武宗時為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卒　憶夜直金鑾奉詔承旨詩
二[illegible]殘深聽簫韶碧落[illegible]門壓紫垣[illegible]閣連青瑣近丹
[illegible]月前[illegible]沉[illegible]新恩[illegible]人世隔雲

[illegible]伐[illegible]台
[illegible]益[illegible]王氣黯
[illegible]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
[illegible]今四海[illegible]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白公覽詩曰四人探驪龍子先
獲珠所餘鱗爪何用耶於是罷唱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戲贈看花
君子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迴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
去後栽　再遊元都觀絕句并序云余正元二十一年為屯田郎時此觀
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
手植仙桃滿觀如紅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
復為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無復一樹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再
題二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也詩云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
落盡菜花開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禹錫嘗對賓友每吟
張博士籍詩云新酒欲開期好客衣冠暫脫見閑身對花木則吟王右丞
詩云興闌啼鳥換坐久落花多白二十二好余秋水詠云東屯滄海闊南
瀼洞庭寬余自知不及常蘇州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嘗過
洞庭雖為一篇思杜員外落句云年去年來洞庭上白蘋愁殺白頭人鄙
夫之言有愧於杜公也楊茂卿校書過華山詩曰河勢崑崙遠山形菡萏
秋此實為佳句　白樂天任杭州刺史携數妓還洛後却還錢塘故禹
錫戲答云其那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榴裙沉存中曰禹錫霓裳羽衣
曲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又王建詩云聽風聽雨作霓裳
樂天詩注云開元中西涼府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云葉法
善嘗引上入月宮聞仙樂及上歸但記其半遂於笛中寫之會西涼府都
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聲調相符遂以月中所聞為散序用敬述所
進為其腔而名霓裳羽衣曲諸說各不同今蒲州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
類梵字同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是非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
其遺聲然其霓裳本謂之道調法曲今獻仙音乃小石調耳未知孰是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墻來
樂天掉頭苦吟歎賞良久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後之詩人
[illegible]金陵五題自序云禹錫字夢得附叔文擢度李員外郎
王[illegible]劉[illegible]憲宗立禹錫貶連州未至斥朗州司馬作竹
[illegible]宗元所書[illegible]坳久落
[illegible]識又[illegible]

[illegible]看花　　出播州易連州徙夔為主客郎中復遊玄都觀詩有兔葵燕麥之誚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東都裴度薦為集賢學士度罷出刺蘇州徙汝同二州會昌時檢校禮部尚書卒　故國思如此若為天外心（寄白公句）湖上收宿雨（句）故人日已遠窗下塵滿琴坐對一樽酒恨多無力斟（句）幕疎螢色迥露重月華深萬境與群籟此時情豈任（無題）禪思何妨在玉琴真僧不見聽時心秋堂境寂夜方半雲去蒼梧湘水深（聽琴）夢得曰柳八駮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為之便說用兵伐叛矣夢得曰韓碑柳雅余為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中鼓角聲和平美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無覺者又落句云始於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以見平淮之年　陳潤　送駱徵君云野人膺辟命漢上掩柴扉黃卷猶將去青山豈更歸馬留苔蘚迹人脫薜蘿衣他日相思處天邊望少微　潤大曆間人終坊州鄜城縣令樂天之外祖也丈夫不感恩感恩寧有淚心頭感恩血一滴染天地　賈島　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為浮屠名無本能詩獨變格入僻以矯艷於元白來洛陽韓愈教為文去浮屠舉進士終普州司戶島久不第吟病蟬之句以刺公卿貳奏島與平曾等為十惡逐之詩曰病蟬飛不得向我掌中行折翼猶能薄蛻吟尚極清露華凝在腹塵點誤侵睛黃雀并鳶鳥俱懷害爾情大中末授遂州長江簿初之任留東川守者季禮之島獻感恩詩曰匏革奏終非獨樂軍城未曉啟重門何時却入三台貴此日空知八座尊羅綺舞間收雨點貔貅閫外卷雲根逐遷蜀吏隨賓列撥棹扁舟不忘恩自長江遷晉州司倉方干自鏡湖寄詩曰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閒曹猶得醉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苦年年芳草平島至老無子因啖牛肉得疾終于傳舍島詩有警句總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詩曰客舍并州三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如今便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又赴長江道中詩曰策杖馳山驛逢人問梓州長江那日到行客替生愁晉公度初立第於街西興化里鑿池種竹起臺榭島方下第或以為執政惡之故不在選怨憤題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皆惡其不遜島為僧時洛陽令不許僧午後出寺云不與羊猶得日暮歸韓愈惜其才俾反俗應舉貽其絕山日月星辰頓覺閒天恐文中斷絕再生賈島在送之詩　頭枕是溪中石井底

本　過夜半　子數幽居云閒居少私鳥池邊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貫言　哭孟郊云身死聲名在多應萬古傳寡妻無子息破宅帶林泉近登山道詩隨過海船故人相弔處斜日下寒天夜半長安雨燈前越客吟（贈吳處士句）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句）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句）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句）　李正封　唐文皇好詩大和中賞牡丹上謂程脩己曰今京邑人傳牡丹詩誰為首出對曰中書舍人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上曰粧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退之正封從軍有晚秋郾城聯句詩正封云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燈明夜觀棊月暗秋城柝遂為警策正封字仲護終監察御史　崔護　護字殷功正元十二年登第終嶺南節度使沈存中云唐人以詩主人物故雖小詩莫不埏揉極工而後已所謂旬鍛月鍊者信非虛言小說護題城南詩其始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應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後以其意未全語未工改第三句曰人面祇今何處去至今所傳有此兩本惟本事詩作祇今何處在唐人作詩大率如此雖有兩今字不恤也取語意為主耳後人以其有兩今字故多行前篇（筆談）　張又新　又新字孔昭薦之子附逢吉罷貶汀州刺史又附李訓訓死復坐貶終左司郎中時號又新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勑頭京兆解頭又新嘗作廣陵從事有酒妓每致情焉後二十年罷江南郡州道廣陵適李紳鎮淮南又新方懼其讎己而又遇風溧沒二子紳憫然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辭愚罔懷怨荊浦沉淪之事鄙實憫然宴遇殊厚前所謂酒妓者猶在席又新以指染酒題盤上為辭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頭白重相見還上襄陽玳瑁筵李即命妓歌以送酒　柳公權　公權武宗朝在內庭上嘗怒一宮嬪久之既而復召謂公權曰朕怪此人若得學士一篇當釋然矣目御前蜀牋數十幅授之公權略不佇思而成一絕不分前時忤主恩已甘寂寞守長門今朝却得君王顧重入椒房拭淚痕上大悅令宮人上前拜謝之　文宗時充翰林學士從幸未央宮苑中駐蹕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賀我以詩宮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賞之　文宗嘗與諸學士聯句日長（公集）　氏　殿閣生微涼五學士

清意　權題於壁字方圓五鍾王復生無以加矣公權字誠懸卒於太子太保　陸鴻漸　學陸鴻漸名羽其先不知何許人竟陵龍蓋寺僧姓陸於堤上得初生兒收育之遂以陸爲氏及長聰俊多聞學贍辭逸詼諧辯捷性嗜茶始創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爲其像置於煬器之間云宜茶足利至大和中復州有一老僧云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唯羨西江水長向金陵城下來鴻漸又撰茶經三卷行於代今爲鴻漸形因目爲茶神有售則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　章孝標　孝標元和十三年下第時輩多爲詩以刺主司獨孝標爲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得詩展轉吟諷更累重典禮曹孝標來年登第詩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户飛孝標及第除正字東歸題杭州樟亭驛云樟亭驛上題詩客一半尋爲山下塵世事日隨流水去紅花還似白頭人初成落句云紅花真笑白頭人改爲還似且曰我將老成名似我芳艷詎能久乎及還鄉而逝或曰前有八元後有孝標皆桐廬人復同姓而皆不達矣　李紳鎮揚州請孝標賦春雪詩命題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

粘窗拂砌上寒條未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　長安秋日云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村村自送迎（右二詩當在又玄集取之）　施肩吾　肩吾洪州人元和十年登第以洪州西山羽化之地慕其真風高蹈於此爲詩奇麗著百韻山居詩才情富贍如荷翻紫蓋搖波面蒲瑩青刀插水湄又煙粘薜荔龍鬚軟雨壓芭蕉鳳翅垂　隋曲有踈勒鹽唐曲有突厥鹽阿鵲鹽或云關中人謂好爲鹽故肩吾詩云顛狂楚客歌成雪媚賴吴娘笑是鹽蓋當時語也今杖鼓譜中尚有鹽杖聲　孟簡　元和中簡將試詣日者卜之曰近東門坐即得之矣既入即坐西廊迫晚忽得疾隣坐請與終篇見其姓耶東門也乃擢上第　簡字幾道德州人元和中爲户部侍郎以贓貶後以太子賓客分司卒尤工詩尚節義　張蕭遠　觀燈云十萬人家火燭光門門開處見紅妝歌鐘喧夜更漏暗𨂻綺滿街塵土香星宿別從天畔出蓮花不向水中芳寶釵騾馬多遺落依舊明朝在路傍蕭登第與舒元輿聲價俱美（出唐摭言）秦雲寂寂僧還定盡日春風又官渡柳白鴉飛出石墻頭（錢域句）雙雙白燕入許康[illegible]佐詩云猿啼三峽雨

[illegible]新[illegible]九年間狂　須淘老[illegible]　康佐書[illegible]人爲翰林侍講學士與王起皆爲文宗寵[illegible]帝讀春秋至閽弑祭問閽何人耶康佐以中官方強不敢對帝嬉笑後問李訓訓曰閽君不近刑人以爲輕死之道帝曰朕近刑人多矣得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惡而不能去陛下念之宗廟福也於是内謀翦除矣康佐終於禮部尚書　張南史　陸勝宅秋雨中探韻云同人永日自相將深竹閑園偶辟疆已被秋風交憶鱠更聞寒雨勸飛觴歸心莫問三江水旅服徒沾九月霜醉裏欲尋騎馬路蕭條幾處有垂楊南史字季直幽州人以試衆軍避亂居揚州揚子再召未赴而卒　徐凝　范攄言樂天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會凝自富春來未識白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閑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惟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歸時張祜傍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白曰二君論文若廉藺之鬬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詩試訖解送凝爲元祜次耳祜曰祜詩有地勢遥尊岳河流側讓關又題金山寺詩曰

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青漢鍾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凝曰美則美矣爭如老夫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遂擅場祜嘆曰榮辱紏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邁凝亦鼓枻而歸自是二生不隨鄉賦矣白又以祜宮詞四句皆數對未足奇也後杜牧守秋浦與祜爲詩酒友酷吟祜宮詞以白有非祜之論常不平之乃爲詩以高之曰睫在眼前人不見道於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户侯又云如何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詞滿六宮杜盛言其美者欲以苟異於白而曲成於張也故牧又著論言近有元者喜爲淫言媟語鼓扇浮囂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數佐於祜耳潘若冲郡閣雅談云凝官至侍郎多吟絶句嘗吟廬山瀑布膾炙人口又題處州縉雲山黃帝上昇之所鼎湖蓋黃帝鑄鼎處也有池在山頂詩云黃帝旌旗去不回空餘片石碧崔嵬有時風捲鼎湖浪散作晴天雨點來自後無敢題者凝送馬向遊蜀云遊子去咸京巴山萬里程白雲連鳥道青壁遆猿聲雨露經泥坂煙花[illegible]工文人共許應記蜀中行　青山舊路在白首醉還鄉（別白公句）[illegible]橋吏[illegible]項花[illegible]宿列上[illegible]房云浮生不定若蓬飄林下真[illegible]閒寒[illegible]楚　楚[illegible]翰林學

翰林爲學士　南尉趙嘏獻詩曰鷄去矣在臺代天才業奉訏謨榮同　朱少秀比王商入畫圖昨星六回翻覆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張仲素　桂魄初生秋露微輕羅已薄未更衣銀箏夜久殷勤弄心怯空房不忍歸　送春辭云日日人空老年年春更歸相歡在樽酒不用惜花飛　閨人思云愁見遊空百丈絲春風兿斷更傷離閑花落遍蒼苔地盡日無人誰得知　仲素字繪之建封之子憲宗以仲素段文昌爲翰林學士常貴之曰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罷之後終中書舍人　郎士元　送張南史云雨餘深巷靜獨酌送殘春車馬雖嫌僻鶯花不棄貧蟲聲粘戶網鼠跡印床塵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寶應中選畿縣官詔試中書補渭南尉歷拾遺郢州刺史高仲武云士元員外河岳英奇人倫秀異自家刑國遂擁大名右丞已後與錢郎更張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兩公詞體大約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閑雅近於康樂如荒城背流水遠鴈入寒雲又去鳥不知倦遠帆生暮愁又蕭條夜靜邊風吹獨倚營門望秋月可齊衡古人掩映時輩又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古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沮矣　送彭將軍云雙旌漢飛將萬里徙橫戈春色臨關盡黃雲出塞多鼓鼙悲絕漢烽火隔長河莫斷陰山路天驕已請和　于良史　春山夜月云春來多勝事賞翫夜忘歸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興來無遠近欲去惜芳菲南望鍾鳴處樓臺深翠微　冬日寄李贊府云地險朝陽滿天邊宿霧收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北闕馳心極南圖尚旅遊登臨思不已何處得銷憂　閑居寄薛據云隱几讀黃老閑齋耳目清避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雨洗山林濕鴉鳴池館晴晚來因廢卷行樂至西城　高仲武云良史工於清雅工於形似如風兼殘雪起河帶斷水流吟文未終較然在目　舒元輿　大和九年誅王涯等仇士良愈專恣文宗惡之雖登臨遊幸未嘗爲樂或瞠目獨語左右莫敢進問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一日看牡丹或吟曰折者如語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悅吟罷方省元輿詞不覺歎息泣下霑衣　李賀　杜牧之序其文集云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　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　爲其格也　檣陣馬不足爲其　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　梗莽　恨怨悲愁也鯨呿

足爲　不及辭或過之騷　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　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柳宗元　雪詩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之句不作矣求於吾士云　子厚死三年愚溪無復曩時矣劉夢得聞之賦三絕云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迴隔簾惟見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隣家惟見里門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邵真　尋人偶題云日昃不復午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何莫厭相逢遇　真爲李寶臣成德軍掌書記寶臣死其子惟岳與田悅李正己拒命真諫之惟岳寤使真作奏復爲將吏所沮德宗詔張孝忠朱滔合兵討惟岳大敗其衆惟岳召真議歸順悅遣扈岌來責惟岳且欲斬真惟岳懼斬真以謝焉其後王武俊表其忠贈戶部尚書　李宣遠　宣遠正元進士登第并州路作云秋日并州路黃榆落照間孤城吹角罷數騎射鵰還帳幕遥臨水牛羊自下山征人正垂淚烽火起雲間　王建　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邊立起居每日請來金鳳紙殿頭無事不教書

延英引對碧衣郎江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考試宮人手裏過茶湯

少年天子愛邊功親到凌煙畫閣中爲見勳臣寫圖本長教殿裏作屏風　新調白馬怕鞭聲供奉騎來繞殿行爲報諸王侵早起隔門催進打毬名　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　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射生宮女宿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宮人早起笑相呼不識階前掃地夫乞與金錢爭借問外頭還似此間無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乞洗兒錢　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　樹頭樹底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　淚盡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　斜倚薰籠坐到明　鴛鴦瓦上忽然聲晝寢宮娥夢裏驚元是吾　打　鶯　官王樞密者盡宗人　信任中　起黨鋼

誦於口禁掖深邃能對後爲詩　詩卜先朝行坐總相隨脫下御衣得着進水龍馬每教騎常承家旨還家少不是當家頻向説九重爭道外人知　朱灣　高仲武云朱灣率履正素放情江湖郡國交辟潛耀不起有唐高人也詩體幽遠興用洪深因詞寫意窮理盡性於詠物尤工如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所謂哀而不傷國風之深者也　灣爲李勉永平從事灣秋夜燕王郎中宅賦得露中菊云衆芳春競發寒菊露偏滋受氣何曾異開花獨自遲成猶有分欲採未過時悲棄東籬下看隨秋草衰　長安喜雪云千門萬戶雪花浮點點無聲落瓦溝全似玉塵消更積半成冰片結還流光含曉色清天苑輕逐微風遶御樓平地已霑盈尺潤年豐須荷富人侯　蘇郁鸚鵡詞云莫把金籠閉鸚鵡箇箇分明解人語忽然更向君前語三十六宮愁幾許　和戎詩云關月夜懸青塚鏡寒雲秋薄漢宮羅君王莫信和親策生得胡雛轉更多　郁正元元和間詩人十二樓藏玉堞中鳳凰雙宿碧芙蓉流霞淺酌誰同醉今夜笙歌第幾重（古屋詞）吟倚雨殘樹月收山下村　常丹　丹字公明京兆人幼孫從外祖顔真卿元和中帥江西有政績與東林靈澈上人爲忘形之契丹嘗爲思歸絶句以寄澈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爲平子歸休計五老巖前必共聞澈奉酬詩曰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王播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照寺木蘭院隨僧齋飡僧厭怠乃齋罷而後擊鐘後二紀播自重位出鎮是邦因訪舊遊向之題者皆以碧紗幕其詩播繼以二絶句三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如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三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出摭言周匡物）　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濟乃題詩公館云萬里茫茫天塹遥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見之乃罪津吏　劉言史　皮日休劉棗強碑文云歌詩之風蕩來久矣大抵喪於南朝壞於陳叔寶不能求古於建安即江左矣苟不能求麗於江左即南麗病者耶南朝之罪人也吾唐有是業者言出天地外之則神馳八磊磊落落真非世間語有是兩字千小成句雖

有劉棗強爲先生姓劉氏吁其鄉里所有歌詩千首其之妙自賀外世莫得比王武俊之帥鎮冀也先生造之武俊雅好詞藝一見先生遂加異敬將署之賓位先生辭免武俊善騎射載先生以貳乘逞其藝如野武俊先騎驚雙鴨起於蒲稗間武俊控弦不再發雙鴨聯斃於地武俊歡甚命先生曰某之伎如是先生之詞如是可謂文武之會矣何不一言以讚邪先生由是馬上草射鴨歌以示武俊議者以爲禰正平鸚鵡之類也武俊益重先生由是奏請官先生詔授棗強令先生辭疾不就世重之曰劉棗強亦如范來蕪之類焉故相國隴西公夷簡之節度漢南也少與先生遊且思相見命列將以襄之髹器千事賂武俊以請先生武俊許之先生由是爲漢南相府賓冠隴西公日與之爲筆宴其獻酬之歌詩大播于當時隴西公從事或曰以某下走之才識不足汚公重地劉棗強至重必以公賓劉於幕吏之上何抑之如是公曰愚非惜幕間一尺地不容劉也然視其狀有不足稱者諸公視某與劉分豈有間然哉反爲之惜其壽蔽後不得已聞先生所欲爲先生曰司功掾甚閑或可小閑相國由是掾之雖居官曹實見與從事儀等後從事又曰劉棗強纖不容在賓署承乏於掾曹誠矣不疏整其秩相國不得已而表奏焉詔下之日先生不悲而卒相國哀之慟曰果然止掾曹然吾愛客葬之有加等墳去襄陽郭五里曰柳子關後先生數十歲日休始以鄙文稱于襄陽邑人劉求高士也嘗述先生之道業嘗詠先生之歌詩且嘆曰襄之人只知有浩然墓不知有先生墓恐百歲之後湮滅而不聞與荊棘凡骨瀾吾子之文吾當刊焉日休幸存既撫實錄之何慨嗚呼先生之官卑不稱其德宜加私謚然棗強之號世已美矣故不加焉是爲劉棗強碑　劉猛　月生十五前日望光彩圓月滿十五後日畏光彩瘦不見夜光色一蹲成暗酒匣中苔背銅光殘不照空不惜補明月慙無此良工（月生句）自念數年間兩手中藏鈎於心且無恨他日爲我羞古老傳童歌連溢亦兵象夜夢戈甲鳴苦不願年長（古雨句）朝梳一把白夜淚千滴雨可恥垂拱時老作在家女（曉日）　元微之酬劉猛見送詩如云神劍土不蝕異布火不燒其推重如此　李餘　長安東門別立馬生白髮（句）霽後軒蓋繁南山瑞煙發（句）當婁車馬繁土薄閒水聲　登長慶三年進士第蜀人也張籍送餘歸蜀詩云十年人詠好成名出舉場　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蕪（島句）堂　人賈島送

[illegible]代辞命　代變涔陽岳石樹[illegible]堆淀播若尋岳祖[illegible]　題鶴林寺僧室云終日昏昏醉夢間忽聞春盡彊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閑[illegible]泊潤州聞角云孤城吹角水茫茫曲引邊聲怨思長驚起暮天沙上鴈海門斜去兩三行　但將鍾鼓悅私愛肯以犬羊爲國羞　句尼父未適魯婁婁倦迷津徒懷教化心紆鬱不能伸一遇知己言萬方始喧喧至今百王則孰不挹其源　句　劉昭禹　昭禹字休朗婺州人也少師林寬爲詩刻苦風雲詩云句向夜深得心從天外歸嘗與人論詩曰五言如十箇賢人著一字如屠沽不得覔句者若掘得玉合子底必有蓋但精心求之必獲其寶在湖南累爲宰字後署天策府學士嚴州刺史卒于桂州幕中有詩三百首　孫昌胤　和司空曙劉慎虛九日送人云京邑歎離羣江樓喜過君開筵當九日泛菊外浮雲朗詠山川霽酣歌物色曛君看酒中意未肯喪斯文　柳子厚與韋中立書云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

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昌胤登天寶進士第　嚴休復　揚州唐昌觀玉蘂花折有仙人遊悵然成二絕云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目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世何由覩𤇫顔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元和中見一女子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直造花所佇立良久命小童折花數枝謂黄冠者曰曩有玉峯之期自此可以行矣行百許步遂不復見休復有詩元微之和云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　樂天詩云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歎弄花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朱慶餘　慶餘遇水部郎中張籍知音索慶餘新舊篇什留二十六章置之懷袖而推贊之時人以籍重名皆繕錄諷詠遂登科慶餘作閨意一篇以獻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壻畫眉深淺入時無籍酬之曰越女新粧出鏡心自知明豔更沉吟齊紈未足門人貴一曲菱歌敵萬金由是朱之詩名流於海內矣　又題王侯廢宅云古巷戰門誰舊宅早曾聞說屬官家更無新燕來巢屋惟有閑人去看[illegible]從淮壘滿櫃小池初凋草峻沙[illegible]皆如比立馬踟躕到日[illegible]歸嶓云[illegible]到鄉中[illegible]山皆遍無家水

[illegible]英英墓云蕭晨騎馬出[illegible]北郭阡別我已爲泉下土思君猶似掌中珠四絃品柱聲初絕三尺孤墳草已枯蘭質蕙心何所在焉[illegible]者是任夫樂天夢得皆有和章　樂天云人間有夢何曾入泉下無家豈是歸墳上少啼留取淚明年寒食更霑衣　夢得云但見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鸞臺夜直衣衾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楊虞卿　過　虞卿字師皐虢州人佞柔善諂擬宗閔僧孺相繆宗引爲右司郎中宗閔倚之時號黨魁爲京兆尹以罪貶虔州司戶參軍死　楊汝士　唐名族重京官而輕外任汝士建節後詩云拋却弓力上砌臺上方樓殿窄雲開山僧見我衣裳窄知道新從戰地來又云而今老大騎官馬羞向關西道姓楊寶曆中楊於陵僕射入覲其子嗣復率兩榜門生迎於潼關宴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正寢嗣復領諸生翼兩序元白俱在賦詩席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坐應須賜御屛盡將仙翰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吏盡傳聲當時疏廣雖云盛詎有兹筵醉醁醽其日大醉歸謂其子弟曰吾今日壓倒元白（時爲刑侍）　裴令公居守東落夜宴半酣公索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汝士曰

昔日蘭亭無豔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知不能加邊裂之曰笙歌鼎沸勿作冷澹生活元稹曰樂天所謂能全其名者也　張志和　漁父詞云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又云釣臺漁父褐爲裘兩兩三三舴艋舟能縱棹慣乘流長江白浪不曾憂又云霅溪灣裏釣魚翁舴艋爲家西復東江上雪浦邊風笑著荷衣不歎窮又云松江蟹舍主人歡菰飯蓴羹亦共飡楓葉落荻花乾醉宿漁舟不覺寒又云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用仙　嚴維　維字正文越州人與劉長卿善長卿對酒寄維云陋巷喜陽和衰顔對酒歌懶從華髮亂閑住白雲多郡簡容垂釣家貧學弄梭門前七里瀨早晚子陵過維荅云蘇耽佐郡時近出白雲司樂補清羸疾窻吟絕妙詞鄉壚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欲識懷君意朝朝訪戴師（時劉爲睦州司馬）　李播　播以郎中典蘄州有李生攜詩謁之播曰此吾未第時老也李曰頃於京師書肆百錢得此遊江淮間二十餘年欲幸見惠播[illegible]之固問何往曰江陵謁盧尚書播曰公又錯也盧是某親表李慚悚[illegible]郎中之言[illegible]再拜而出　李德裕元詩曰元和天子

皆　青天德裕顧爲
出及試官南去　寒齊下淚一時回首望崖州出

鄭還古　還古閑居東都將入京赴選柳當將軍者餞之酒酣以詩贈柳氏之妓曰冶艷出神仙清聲勝管絃詞輕白紵曲歌遏碧雲天未擬生裴秀何如乞鄭玄不堪金谷水橫過墜樓前柳喜甚曰專俟榮命以此爲賀未幾還古除國子博士柳見除目即還入京及嘉祥驛而還古物故乃放妓他適逸史載還古初娶柳氏女嘉會之初夢娶房氏後柳卒再娶東都李氏舅房直溫爲東洛少尹李之舅也禮宴皆房主之始知舊夢之前定也還古登元和進士第　裴休　贈黃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江濵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去付何人休會昌中官于鍾陵請運至郡以所解一篇示之師不顧曰若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問其故曰上乘之印唯是一心更無別法心體一空萬緣俱寂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其中照耀靜無纖埃證之者無新舊無淺深說之者不立義解不開戶牖直下便是動念即乖其後休錄之爲傳心法要云休字公美孟州人大中六年爲相能文章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曰休真儒者　薛宜僚　宜僚以左庶子充新羅冊贈使至青州悅一妓䟦東美賦詩曰阿母桃花方似錦王孫草色正如煙不須更向滄溟望惆悵歡情又一年到外國謂判官苗甲曰東美何故頻見夢中數日而卒櫬至青䟦奠之一慟而卒　九老會胡杲　九老會賦詩云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群霜鬢不嫌盃酒興白頭仍愛玉爐薰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却勤鑿落滿斟判酩酊香囊高掛任氤氳搜神得句題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杲年八十九懷州司馬）吉皎　休官罷任已閑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寗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詠詩成不住書借問商山賢四皓不知此去更何如（皎衛尉卿致仕年八十八）　劉真　垂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尚知心未退吟詩猶覺力完全閑庭飲酒當三月在席揮豪賢山茗煑時秋霧碧玉杯斟處彩霞鮮臨堦花笑如歌妓傍竹松聲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是神仙（真前磁州刺史年八十七）

洛淄閑日暮　官班未紫多相似年幾高低
空有清虛

與迎勸　惜情重同作明時
（前龍武軍長史年八十五）　盧貞　三春已盡洛陽宮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逞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亦共同對酒歌聲猶覺妙玩花詩思豈能窮先時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醁醽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貞前侍御史內供奉官年八十三）　張渾　幽亭春盡昔爲懽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跡豈勞登遠岫垂綸何必坐溪端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況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渾前永州刺史年七十七）　白居易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主飲到三盃氣尚麤嵬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䟽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居易刑部尚書致仕年七十四）　樂天退居洛中作尚齒九老之會其序曰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壽餘亦次焉於東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六韻詩一章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時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樂天云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與前七老題爲九老圖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稀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歲）又云時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以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列　項斯　斯字子遷江東人始未爲聞人因以卷謁楊敬之楊苦愛之贈詩云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未幾詩達長安明年擢上第蒼梧雲氣詩云何年畫作愁漢漢使難收數點山能遠平鋪水不流灘連湘竹暮濃蓋舜墳秋亦有思鄉客看來盡白頭　滕邁　湖州崔芻言郎中初爲越副戎宴席中有周德華者劉採春女善歌楊柳枝詞所唱七八篇皆名流之詠滕邁郎中一首云三條陌上拂金羈萬里橋邊映酒旗此日令人腸欲斷不堪將入笛中吹　雲溪子曰杜牧舍人云巫娥廟裏低含雨宋玉門前斜帶風滕郎中閻令門前貯樓蕭亞夫營裏拂朱旗但不言楊柳二字最爲妙也是以姚合郎中吟道傍亭子詩云南陌遊人迴首去東林道者杖藜歸不稱

矣邁登元和　裴思謙　思謙及第後作紅牋名紙十
解　璫小語偷聲賀玉

貧夜　二年上第　廖有方

方元和十年失意遊蜀　雞西　寶旅逝者書版記之曰余元和

乙未歲落第西征適此聞呻吟之聲潛聽而微惙也問其疾苦住止對曰

數舉未偶知音將眯叩頭久而復語唯以殘骸相託餘不能言俄而

逝余乃鬻所乘馬於村豪備棺瘞之恨不知其姓字臨歧悽斷復爲銘曰

嗟君沒世委空囊幾度勞心翰墨場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

明年李逢吉擢有方及第改名游鄉唐之義士也有方交州人柳子厚以

序送之　姚合　拜籍寄合詩云病來辭亦縣校上有丹經爲客燒茶竈

教兒掃竹亭詩成添舊卷酒盡臥空瓶闕下今遺逸誰占隱士星　武功

縣閑居云縣去京城遠爲官與隱齊馬隨山鹿放雞雜野禽棲連舍惟藤

架侵階是藥畦更師嵇叔夜不擬作書題　又云簿書多不會薄俸亦難

銷醉臥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兼蝶至買石得雲饒且自心中樂從他

笑寂寥　方干哭姚監云入室幾人成弟子爲儒是處哭先生　朱雍

范攄云朱雍初無令譽及嬰瞽疾其詩名始彰盧員外綸作擬僧之詩僧

清江作七夕之詠劉隨州有眼作無眼之句朱雍無眼作有眼之詩詩流

以爲四背或云四倒然辭意悲爲佳致盧公詩云頻得遠公知姓字焚香

洗鉢過餘生清江詩曰唯愁更漏促離別在明朝劉隨州曰細雨濕衣看

不見閑花落地聽無聲雍詩曰黃鳥不堪愁裏聽綠楊宜向雨中看　段

文昌　文昌父鍔爲江陵紏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爲

賓從後劉闢逆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不足與君

坐文昌遂請歸闕至興元西鶴鳴驛有僧倚巴山之隈有前識謂文昌曰

去日既逢梅藥綻來時應見杏花開至京屢升擢自相位拜劍南節度西

至鶴鳴僧已物故杏花方盛　文昌鎮蜀有題武儋寺西臺詩云秋天如

鏡空樓閣盡玲瓏水暗餘霞外山明落照中鳥行看漸遠松韻聽難窮今

日登臨意多歡語笑同　劉郇伯　郇伯與范鄭郎中爲詩友范曾待一

句云歲盡天涯雨久而莫屬郇伯曰何不曰人生分外愁范甚賞之（出北

夢瑣言）　陳彥博　忠肅魏文正公諸孫舊第以尊直臣云阿衡隨逝水

池館主他人天意能酬德雲孫喜庇身生前由直道殁後振芳塵雨露新

芝蘭故里春勳庸流十代光彩映諸鄰共喜升平際從茲得諫臣

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奏云今日奉宣令撰李師道請收贖魏徵宅還其子

[illegible]孫合民心允依來奏臣伏以魏徵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其

[illegible]甫瀾激　[illegible]京[illegible]天伏願明勅有司

聖德憲宗深然之

[illegible]有司以爲詩題試進士　郭良驥　自蘇州至望亭驛有作云南浦

林浦遠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岫

如逢客平田渺渺獨傷春准中廻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觀詩

所載疑李錡叛時事也　崔嘏　施肩吾與之同年不睦嘏舊失一目以

珠代之施嘲之曰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元和十五年也　唐球

球有詩名如臨池洗硯云恰似有龍深處臥被人驚起黑雲生又有漸

寒沙上路欲暖水邊村亦佳句也球居蜀之味江山方外之士也爲詩撚

稾爲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沒得者方知吾苦

心瓢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十纔二三其題鄭處士隱居

云不信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水泉雨一溪霜葉風業在有山處道成

無事中酌盡一樽酒老夫顏亦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

峨衲補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憐客道心多日日齋鍾罷高懸

濾水羅題青城范賢觀云數里緣山不厭難爲尋真訣問黃冠苔鋪翠點

山橋滑松織香梢古道寒晝傍綠畦薅嫩玉夜開

紅竈撚新丹孫鍾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二

永[illegible]大卷之[illegible]　支

詩　詩話二十五

全堂詩話曰敏中　敏中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閑河水九盤收數曲天山十里鎖諸關西邊北塞今無事為報東南夷與蠻魏扶詩云蕭關新復舊山川古戍秦原景象鮮戎虜乞降歸惠化皇威漸被懾腥羶穹廬遠戍煙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衽盡知詞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群芳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煙塵永息三秋戍瑞歲遥清九折河共遇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王起長慶中再主文柄意欲以第一人處敏中恨其與賀拔惎為友惎有文而落魄因密令親知述意俾與惎絕敏中欣然曰如所教既而惎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敏中躍出見惎於是悉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柰輕負至交相與歡醉或語於起起曰我比只得敏中今當更取惎矣遂以第一人處惎而敏中居三焉　魏扶　扶登太和四年進士第大中初

禮闈入貢院題詩云梧桐葉落滿庭陰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初心牓出無名字削五言詩以譏之　馬植　同華解最利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牓云特加試五場莫有至者唯盧洪正請試已試兩場而植不解植將家子從事竊笑曰此未可知已而試登山採玉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疎矣白石又殊於武蚌剖莫得之公大伏其精遂奪解元後洪正自丞郎將判鹺俄為植所據後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已遭毒手今來鹺務又中老拳植罷安南都護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有長堤夜月明甚見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勞君更向黔南去即是陶鎔萬類時邀問則失之矣後自黔南召入為大理遷刑判鹽鐵拜相植字存之為李德裕所抑頗怨望宣宗立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遂相　崔鉉　魏公鉉元略之子也為兒時隨父訪韓晉公滉滉指架上鷹[illegible]詠焉吟曰天邊心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寶曆三年登第久居廊廟三[illegible]駐節[illegible]宣宗嘗謂侍臣[illegible]崔鉉[illegible]人裴[illegible]真措大[illegible]李石鎮江陵辟為戎[illegible]荆渚崔既東到衛

言幸曾學於季思

[illegible]不契[illegible]　[illegible]節西秦思賢方詠於嘉魚樓止實愁於威鳳賓筵初啓[illegible]鐏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鎔之下光生牌部喜溢[illegible]豈惟九土獲安斯亦一方多幸乃掌記李騭之詞也鉉字台碩相武宗與李德裕不叶罷復相宣宗除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封魏國公宣宗於大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識者榮之　裴夷直　夷直字禮卿文宗時為右拾遺張克勤以五品官推與其甥夷直時為禮部外郎劾曰是開後日賣鬻之端詔聽遂著于令為中書舍人武宗立視冊牒不肯書出刺杭州斥驩州司戶參軍宣宗初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夷直戲唐仁烈詩云自知年紀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儻更數年逢此日遂應惆悵羨他人　楊敬之　敬之字茂孝文宗命為祭酒兼太常少卿是日二子戎載登科時號楊家三喜敬之華山賦最為韓愈李德裕所稱士林一時傳布霜樹鳥棲夜空街雀報明（句）碧山相倚暮歸鴈一行斜（句）　喻鳧　鳧毗陵人開成進士也卒於烏程令　頫淍明鏡覺思苦白雲知（句）滄洲迷釣隱紫閣負僧期（句）酬難塵鬢皓坐久壁燈青（句）滄洲未歸跡華髮受恩心　楊衡　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

亦登第見其人盜詩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　隨雲步入青牛谷青牛道士留我宿可憐夜久月明中惟有壇邊一枝竹（宿青牛谷）　郡無看花意偶到樹邊來可憐枝上色一一為愁開（題花樹）哭李象云白鷄黃犬不將去寂寞空餘葬時路草死花開更幾年後人知是何人墓憶君思君獨不眠夜寒月照青楓樹　王彥威　長安舊俗以不歷臺省出領廉車節鎮者率呼為麤官大率重內而輕外今東京皇城乾元門舊宣武軍鼓角樓也節度使王彥威有詩刻石在其上曰天兵十萬勇如貔正是酬恩報國時汴水波瀾喧鼓角隨堤楊柳拂旌旗前驅紅旆關西將坐間青娥趙國姬寄語長安舊冠蓋麤官到底是男兒彥威自大常博士出辟使府至茲鎮故有是句後梁氏建國其石不知所在薛能亦有謝寄茶詩云麤官寄與真抛却賴有詩情合得嘗洪文館舊不置學士文宗特置一員以待彥威為戶部侍郎邊兵訴所時繇皆散惡敗衛尉卿俄為忠武節度徙宣武卒　繁知一　樂天[illegible]蘇州刺史自[illegible]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聞居易將過巫山先於神[illegible]大書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唐神女劉郎中禹錫三年

章而已　沈佺期
巫山高不極　閣谷疑風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峽曙潮
江春為問陽臺客應如入夢人王無競詩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
烟作行雨婉孌夢荆王電影江前落雷聲峽外長朝雲無處所臺館
曉蒼蒼皇甫冉詩曰巫峽見巴東迢迢出半空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
朝暮泉聲落寒暄樹色同清猿不可聽偏在九秋中李端詩曰巫山十二
重皆在碧空中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猿聲寒度水樹色暮連空悲向
高唐去千愁見楚宮居易吟四篇與綮生同濟辛不賦詩　雍裕之　野
酌亂無廵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春晦送客）　裕之正元後
詩人也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
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　入潼關
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遥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
昔龍顔何處梟先輩干戈自不閑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
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
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為哉指
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惻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
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尚温而腸已絶帝崩
柩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至乃舉祜為孟才人嘆序曰
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頻傳
唱宮中二十春却為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寧歌來云日映宮
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黄翻綽指向西樹不信寧歌迴馬來　感王
將軍柘枝妓殁云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抛何處
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肢今來坐上偏惆悵
曾是堂前教徹時　祜長慶中深為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自草薦表令
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祜至京屬元稹在内庭上問之稹曰祜雕蟲小巧
壯夫不為或奬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由是失意東歸有孟浩身更
不疑之句　李商隱　楊大年云義山詩陳恕酷愛一絶云珠箔輕明覆
玉墀披香新殿鬭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嘆曰古人措
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大年又曰鄧師錢若水舉賈誼兩句云
憐夜半虛前席[illegible]問蒼生問鬼神錢云措意如此後人何以企及鹿門
[illegible]兼為守　[illegible]青有戈合蓋具一豈止然警絶之句亦
義山也酒酣席

帆送遠人幾度木
容覽之大驚詢之乃義山也　劉得仁
事門多掩陰階竹掃苔勁風吹雪聚渴鳥啄冰開樹向
得人從瀑布來終期天目老擎錫逐雲回　悲老宮人云白髮宮娃
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愛准擬人看似舊時　得仁貴
主之子自開成大中三朝昆弟皆歷貴仕而得仁苦於詩出入舉場三十
年卒無成常自述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又云外族帝王是中朝親
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既終詩人競為詩弔之　吟苦曉燈暗露
深秋草踈舊山多夢到流水送愁餘（句）宿宣義里池亭云暮色遶祠亭南
山幽竹青夜深斜舫月風定一池星島嶼無人跡菰蒲有鶴翎此中休便
得何必泛滄溟　長信宮云簟涼秋氣初長信恨何如拂黛月生指解鬟
雲滿梳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魚坐聽南宮樂清風摇翠裾　王智興
智興為徐州節度一日從事於使院會飲賦詩智興召護軍俱至從事屏
去翰墨智興曰適聞作詩何獨見某而罷復以牋陳席上小吏亦置牋於
智興前於是引毫立成曰三十年前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
從君詠塞北煙塵獨我知四座驚嗟監軍謂張祜曰覩兹盛事宜得無言
祜乃獻詩曰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壇嘉政外李陵
章句右軍書左右曰書生諂辭耳智興叱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
生海内名士篇什豈易得天下人聞且以為王智興樂善矣　馬戴　送
客南遊云儼卜何山隱高秋指岳陽帯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跡兩殘虹
影回雲背鳥行靈均如可問一為哭清湘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戴佐
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
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
遣一介邮其家矣戴與姚合善合有詩云天府鹿鳴客幽山秋未歸我知
方甚善衆說以為非陽石闇泉細和風見鶴飛新詩此處得清峭比應稀
又有送戴下第客遊詩云昨夜送君處亦是九衢中此日慇懃別前時寂
寞同鶯啼寒食雨花落暮春風向晚離人別遲收鐏未空戴酬姚合中字
韻詩云岐路非人見尚得起心中日憶瀟湘渚春生蘭桂叢鳥啼花半落
時方空所贈誠難答冷然一掬風　鄭顥　顥宰相絪之孫登甲科
[illegible]武宣宗時恩寵無比常夢中得句云石門霧露白玉
[illegible]集中[illegible]大中[illegible]　顥放牓後謁假覲
吹塵來時不鎖杏

下缺五頁

刊壁纔足續

穿盡然　大興善寺[illegible]和尚院庭有紫桐

珠素之　元和中卿相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粿脂不可浣

東門鄭相嘗與張相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木

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木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

若復有汗我必薪汝自是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六年無汗矣素公

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烏鵲就掌取食長

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三萬蓮經三十春半

生不踏院門塵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

塔院院門西北廊五壁吳道子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

典刑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

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

畫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觀寶池尤妙絕

視之覺水入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詞粉

驗之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

竊眸欲語吳畫連句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神鬼如脫壁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雲夜窸窣焉知不霹靂（繼）此際忽仙子獵

衣舄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夢）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蒼峭束

泉角脉發欺側（柯）真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刹那沈火宅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

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

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

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師子尤入神又有

舊鐵石及齊公畏一歲子添之如雞踆羅每盛[illegible]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

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跡不工　平康坊菩薩

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

移入大佛殿內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

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佛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

[illegible]壁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

詔擇畫[illegible]寫進佛殿內槽壁維摩變舍利佛角膝而轉元和末俗講僧

文淑裝[illegible]筆[illegible]公尚[illegible]白但慮綵色汙無

會覺上人以利

引吳道玄觀

之吳[illegible]酒且秋[illegible]許[illegible]以蹤跡似不及

[illegible]口三尸內東門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手也　翊善

[illegible]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

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創危巧二塔火珠受十

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

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縣圖三

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

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

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

[illegible]院寺見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

[illegible]况雙流縣百姓劉乙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與室

[illegible]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

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

[illegible]之以近十稔工方後素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首首如塔勢分

[illegible]六勝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

[illegible]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

[illegible]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崇仁坊資

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

常學吳勢吳亦從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

[illegible]不得心訣用思大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間吳畫高僧常

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

隅楊恒畫迎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長三丈餘觀音院

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贊東廊北頭散馬不群見者如將嘶蹀

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藥菩

薩頂上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蓮華經　成式字柯古文昌之子博學

強記多奇篇秘籍常於私第鑿池得片鐵命尺周量之笑而不言眞之密

室時窺之則有金書小字報十二時也其博物類此終太常少卿　酉陽雜

[illegible]夕予坐客爭送連句為煩乃命工取細班竹以白金錯首如茶挾

[illegible]戊侍常與客連句初無虛日小酌求押或篇韻相角或

[illegible]胃之[illegible]太球穩韻無所

[illegible]成

[illegible]故[illegible]賞
[illegible]蝴蝶夢中[illegible]予因請坐客各吟
[illegible]句有吟賈島舊國別多日。故人無少年。馬戴猿啼洞庭樹
[illegible]木蘭舟又賞鎖金鐵在有吟僧無可河來當寒斷。一日晝山一日岸
遠與沙平。又聞門落葉深。有吟張祜河流側讓關一日山又泉聲到池盡
有吟僧靈準詩晴看漢水廣秋覺峴山高。有吟朱景玄塞鴻先秋去。邊草
入夏生。予吟上都僧元從寺陽殘潮去又採藥過泉聲又林　　宿風
雨夜深來。予識蜀中客罷李子每云寒雲生易滿秋草長難高。　常蟾
嘗廉問鄂州罷賓僚祖餞。蟾曾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別離。登山臨水
送將歸。以殘毫授賓從請續其句。逡巡有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
欲口占兩句。常大驚異。今隨念云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坐
客無不嘉歎。常令唱作楊柳枝詞。　蟾字隱桂下杜人。大中七年進士登
第。初爲徐商掌書記。終尚書左丞。　贈商山僧云商嶺東西路欲分兩間
茅屋一溪雲。師言耳重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　李敬方天台閑望云
天台十二旬一片雨中春林果秋盡山苗半夏新。暘烏曉展翅陰魄夜
飛輪坐冀無雲物分明見北辰。勸酒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憂連

夜雨又過一年春。　汴河直進船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爲害亦相和
東南四十三州地取盡脂膏是此河。敬方字中虔。登長慶進士第。大和中
爲歙州刺史。大中時顧陶集唐詩類選云李歙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
獨與前輩相近。家集三百首簡擇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夐絕或畏多言
而與刑具存非敢避棄。　李郢　奉陪裴相公重陽日游安樂池亭云絳
霄輕霧明三台。毬阮情懷管樂才。蓮沼昔爲王儉府。菊籬今作孟嘉盃。寵
知北闕元勳在（廣嶋蕭何早北闕大第）郤引東山舊客來。自笑吐茵還酩
酊。日斜空從衆衣廻。　贈羽林將軍云虬髯顖頷羽林郎。曾入甘泉侍王
皇。鵰沒夜雲知御苑。馬隨仙仗識天香。五湖歸去孤舟月。六國平來兩鬢
霜。惟有桓伊江上笛。卧吹三弄送殘陽。郢字楚望。大中進士。終於御史。
杜牧之湖南正初招郢云行樂及時時已晚。對酒當歌歌不成。千里暮雲
重疊翠。一溪寒水淺深清。高人以飲爲忙事。浮世除詩盡強名。看着白蘋
以吐雪舟相訪勝閑行。　李洞　上崇賢曹郎中云閑坊宅枕穿宮水
[illegible]曾藥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刑曹樹蔭千年井
[illegible]斬鬢[illegible]　洞唐諸王孫也
頭

[illegible]馬飢[illegible]陵[illegible]卷茗清鉻
爲
[illegible]送僧云越講迎騎象蕃齋戲射鵰。上高僕射曰征南破
[illegible]功臣提劒歸來萬里身。閑倚交煙金柱看。形容消瘦老於真。復曰樂
杵聲中搗殘夢。茶鐺影裏煑孤燈。送人歸東南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
天。時人但誚其僻澀而不能貴其奇峭。唯吳子華深知之。子華才力浩大
八面受敵。以韻著稱。遊刃頗攻騷雅。嘗以百篇示洞。洞曰大兄所示百篇
中有一聯絕唱。西昌新亭曰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子華不悅。所鄙而
喜所許。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前獻詩。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
一生休。尋卒蜀中。裴公無子。人謂屈洞所致。裴公贄也。洞慕賈島。鑄其像
頂戴。常念賈島佛。　送僧遊南海云春往海南邊秋聞半路蟬。鯨吞洗鉢
水。犀觸點燈船。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長空卻歸日。松偃舊房前。　長
孫翺　長孫翺朱慶餘各有宮詞。翺詞曰一道甘泉接御溝。上皇行處不
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宮前咽不流。朱曰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
對泣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崔櫓　華清宮詩云銀
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

門横金鎖悄無人。落日秋聲渭水濱。紅葉下山寒寂寂。濕雲如夢雨如塵
　岸梅云含情含怨一枝枝。斜壓漁家短短籬。惹袖尚餘香半日。向人如
訴雨多時。初開偏稱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行客見來無去意。解帆煙
浦爲題詩。　高蟾　鄭谷贈詩云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
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玄暉。蓋蟾有宮詞云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
疎。　蟾初落第詩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
上。莫向春風怨未開。胡曾亦有下第詩云翰苑何時休嫁女。文昌早晚罷
生兒。上林新桂年年發。不許平人折一枝。時謂蟾無躁競心。後登第。乾符
中爲中丞。　于武陵　孤雲詩云南北各萬里。有雲心更閑。因風離海上
伴月到人間。洛浦少高樹。長安無舊山。徘徊不可住。漠漠又東還。　客中
云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爲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返。千樹
葉皆飛。南度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李頻　過四皓廟云東西南北人。高
[illegible]相親。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獨有千年
　劉魯風　魯風江西投謁所知。頗爲典客所阻。因賦一
[illegible]里謁[illegible]知客名紙毛生不
[illegible]家

義[illegible][illegible]主諸侯門牆皆不足取余 [illegible][illegible]大當時諸侯爭月譽於文士此蓋外重内輕之[illegible]如李益者一時文宗猶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其後如李山甫輩以一名第之失至挾方鎮劫宰輔則又有甚焉者矣一篇一韻初若虛文而治亂之萌係焉余以是知其不可忽也 褚載 雲詩云盡日看雲首不回無心都大似無才可憐光彩一片玉萬里青天何處來賀趙觀文重試及第云一枝仙桂兩回春始覺文章可致身已把色絲要上第又將綵筆冠羣倫龍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燒轉更新今日街頭看御榜大能榮耀苦心人 陸戚為郎官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其家諱戚因毀然載忝以賤致謝曰曾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載字厚之登乾寧進士第 汪遵 遵幼為吏許棠應二十餘舉遵猶在胥徒善為絕句詩而深晦密一旦辭役就貢會棠送客至灞滻間遇遵於途訊曰何事至京遵曰就貢棠怒曰小吏無禮後遵成名五年棠始登第春祭長城比鐵牢蕃戎不敢過臨洮雖然萬里連雲際爭及堯階三尺高遵長城詩也得名於時 遵宣城人登咸通七年進士第許棠其鄉人也平泉花木好高樹嵩少縱橫萬木前惆悵人間不平事今朝身在海南邊遵題李太尉平泉莊詩也 盧渥 渥字子章軒冕之盛近代無比伯仲四人咸居顯列乾符初母憂服闋渥自前中書舍人拜陜府觀察使弟紹前長安令除給事中弟沆自前集賢校理除左拾遺弟沼自識尉遷監察御史詔書疊至士族榮之及赴任陜郊自居守分司朝臣已下才設祖筵洛城為之一空都人聳觀亘數十里渥題嘉祥驛詩曰交親榮餞洛城空秉鉞戎裝上將同星使自天丹詔下雕鞍照地數程中馬嘶靜谷聲偏響旆映晴山色更紅到後定知人易化滿街棠樹有遺風 渥在舉場甚有時稱嘗於滻水逆旅遇宣宗微行意其貴人歛身避之帝呼與相見乃自稱進士盧渥帝請詩卷袖之而去他日對宰臣語及渥令主司擢第宰臣問渥與主上有何階緣渥具陳其由時亦不以為忝 滕倪 滕倪苦心為新詩嘉聲早播遠之吉州謁宗人太守郎中邁邁每吟其句云白髮不能容相國也同閑客滿頭生又題鷺鷥障子云映水有深意見人無懼心邁曰魏文情陳思之學潘岳褒正叔之文貫集一家之盛如此倪適秋試特笈告遊留詩為別悵然曰是必不祥倪至秋逝於商於館舍聞者莫不傷焉倪詩曰 上別程旗致國無家淚欲垂千里未知投足處前程便是聽猿時 誤攻文[illegible] [illegible]已逐羽翼凋零飛不得丹霄

無路接差池 費冠[illegible] 〻〻州人父居京師感懷詩云螢燭不為苦求名〻〻臥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到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愁聲登元和二年第母卒既葬而歸嘆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為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乖其身丘園絕跡仕進守其志性十有五年峻節無用清飇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儆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冠卿竟不應命杜荀鶴有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却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閑當時君徵起未必得身還冠卿以拾遺召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不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李鄘 鄘李程之子也登元和進士第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軍亂果逐鄘按舊史鄘有詩名大中末累官至潁州刺史再為觀察使子晝亦登進士第 鄘落第詩云榜前潛制淚眾裏自嫌身氣味如中酒情懷似別人暖風張樂席晴日看花塵盡是添愁客深居已過春 薛能 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進士大中八年平判入等補盩厔尉辟太原陜虢河陽從事李福鎮滑州表觀察判官歷侍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川取為節度副使咸通中攝嘉州刺史歸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判同州京兆尹温璋貶命權知尹事出領感化節度入拜工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元年徐兵赴溵水經許能以前帥徐軍吏懷恩館之州內許軍懼徐人見襲大將周岌因衆怒逐能自稱留後能全家遇害 獻僕射相公云清如冰玉重如山百辟嚴趨禮絕攀強虜外聞應破膽平人長見盡開顏朝廷有道青春好門館無私白日閑致却垂衣更何事幾多詩句詠關關 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催人故故生此能詩也然無子美大雅之度 秋夜旅舍寓懷云夜鎖荒齋獨夜吟西風吹動故人心三秋木落半年客滿地月明何處砧漁唱亂沿汀鷺合鴈聲寒咽隴雲深平生只有松堪對露浥霜欺不受侵 曹鄴 鄴字業之大中進士也唐末以祠部郎中知洋州老圃堂詩云 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手自鋤昨日春風欺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 聶夷中 夷中有公子〻〻 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道花下一禾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〻 〻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二

月賣新絲五月糶新[illegible]眼前[illegible]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正也咸通十二年高湜知舉榜內孤平者夷中公乘億許棠夷中字坦之尤貧苦精古詩咸通中為華陰尉　張林　林擢進士第官至御史為詩小巧名採景於園林亭沼云菱葉下攏人採後芰荷初没舸行時亦佳句也林言毀佛寺時御史有蘇監察者檢天下廢寺見銀佛一尺以下者多袖而歸時號蘇捏佛溫庭筠遂曰好對密陀僧　崔塗　春夕旅懷云水流花謝兩無情送盡東風過楚城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故園書動經年絕華髮春惟兩鬢生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蜀城春云天涯憔悴身一望一霑巾在處有芳草滿城無故人懷才皆得路失計自傷春清鏡不堪照鬢毛愁更新塗字禮山光啓進士也　章碣　焚書坑詩云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元來不讀書碣孝標之子登乾符進士第　方干　越州使院竹云莫見凌雲飄粉籜須知礙石作盤根細看枝上蟬吟處猶是笋時蟲食痕月送綠陰斜上砌露凝寒色濕遮門列仙終日逍遙地鳥雀潛來不敢喧　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粳倩水舂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在能無事

頭宜白此峯　干為詩如鶴盤遠勢投孤嶼蟬曳殘聲過別枝齊梁以來未有之句也又貽天目中峯客有枯井夜聞鄰果落廢巢寒見別禽來之句　衛準　莫言閑話是閑語往往事從閑話來（句）何必剃頭為弟子無家便是出家人準大曆五年登進士第　司空圖　愚幼嘗自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春早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着雨消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又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得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凉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密鳥衘人得於江南則戍鼓和潮暗船燈照島幽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又夜短猿悲減風和鵲喜靈得於塞下則有馬色經寒慘鵰聲帶晚飢得於喪亂則有驊騮思故第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宮則有棊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靜肅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遠坡春早滲猶有水禽飛得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過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初又[illegible]歸未有涯小欄高檻別人家五更惆悵迴孤枕猶自[illegible]照落花[illegible]重數生涯只自憐殷勤元昨日旁午又明　不拘一槩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及儻復以全美為上即知味外旨矣　王禹稱五代史闕文云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有俊才咸通中登進士第雅好為文躁于進取頗矜伐端士鄙之從事使府泊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召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己當為宰輔時人惡之稍抑其鋭圖憤憤謝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位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在禎貽谿之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為亭記云云（已上梁史舊文）謹按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采未為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為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為凝知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為宣州觀察使辟圖為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己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為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召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中有文曰戀恩稽命黜繫洛師于今十年方忝綸閣此

豈躁于進取者耶舊史不詳一至于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即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召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下圖以密邇乘輿即時奔問復歸還山故其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趁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匹圖致于虞鄉市中恣鄉人所取一日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免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為柳璨所沮一謝而退梁祖從禪以禮部尚書召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又案梁室大臣乃至有如敬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身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者贊成殺逆唯圖以清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矣題休休亭之檻曰咄咄休休休莫莫莫伎倆雖多性靈惡賴是長教閒處着休休休莫莫莫一局棊一爐藥天意時情可料度白日偏催快活人黃金難買堪騎鶴若曰爾何能答云耐辱莫。柳璨為相臣僚多被放逐圖為監察御史尤加畏慎昭宗郊禮畢上章懇乞致仕曰察臣本意非為官榮可驗衷」　全名節上寺鶴歸」其詔畧曰既養高以傲世類移山以釣名心惟樂於沖[illegible]貞[illegible]大匪惠持忘反正之朝載省載

思當徇遯𨗳之志宜　梁之文也時多以四皓二踈譽之惟僧塵中或道[illegible]酬對　扶言其操履檢身非傲世者也又云有時看御札特地掛朝衣言其尊戴存誠非要君也　華下云日炙旱雲裂道爲千道血天地沸一鑊竟自烹妖孽尭湯遇災數災數還中輟何事奸與邪古來難撲滅　僧合貽友人云笑破人間事吾徒莫自欺解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竹上題幽夢溪邊約敵棊舊山歸有阻不是故遲遲　下方云昏旦松軒下怡然對一瓶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憀細事當棊遣衰容喜鏡饒溪僧有深趣書至又相邀　秦韜玉　貧女云蓬門未識綺羅香擬托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每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　韜玉字仲明京兆人父爲左軍將韜玉出入田令孜之門又與劉曄李嵩士姜垍參鎰之徒交遊中貴各將兩軍書尺僥求巍科時謂對軍解頭僖宗幸蜀韜玉以工部侍郎爲令孜神策判官小歸公主文韜玉准勅及第仍編入牓中韜玉以書謝新人呼同年曰三條燭下雖阻門闌數仞墻邊幸同恩地　高駢　駢鎮蜀日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朝廷雖加恩賞亦疑其固護或一日聞奏樂聲響知有改移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

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移將別調中句曰報到移鎮渚宮　又二妃廟云帝舜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　步虛詞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　間河中王鐸加都統云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其驕傲不平如此）　翁承贊　承贊乾寧進士也唐語云槐花黃舉子忙承贊有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得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爲君忙　皮日休　日休賦龜詩嘲歸氏子曰硬骨殘形知幾秋屍骸終是不風流頑皮死後鑽須遍都爲平生不出頭歸氏子以姓嘲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燖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　盧延遜　延遜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語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氊帽騎馬佳人卷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裳送上驢然於數篇見境尤妙有松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床上扇茶香時撥澗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窗一覺眠又苦吟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illegible]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　裴

訖　唐舉子先投所[illegible]行卷說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年秋賦復行舊卷[illegible]者說曰此十九首苦吟尚未有人見知何假別行卷哉識者以爲知言天復六年登甲科其詩以苦吟難得爲工且拘格律嘗有詩曰苦吟僧入定得句將成功又贈僧貫休云總無方是法難得始爲詩又云是事精皆易唯詩會卻難遭亂故宦不達　洛中作云莫怪苦吟遲詩成鬢亦絲鬢絲猶可染詩病卻難醫山暝雲橫處星沉月側時冥搜不易得一句至公知　棊云十九條平路言平又嶮巇人心無算處國手有輸時勢迥流星遠聲乾下雹遲臨軒纔一局寒日又西垂　張爲　爲唐末江南詩人與周朴齊名如到處即閉戶逢君方展眉最有詩稱　杜光庭載毛仙翁事云仙翁名干字鴻漸元和間劉禹錫李紳白樂天輩皆贈詩至大中戊寅五十餘年矣是歲張爲薄遊長沙不汲汲隨計獲女奴於岳麓下感之歲餘成羸疾仙翁一見曰子妖氣邪光浹遍肌骨苟不相值殞於旦夕也以一粒授爲於香爐焚之郁烈之氣聞百步魅妾一號而斃乃木偶人也又吞以丹砂如黍者三疾遂瘳爲作詩別之曰羸形感神藥削骨生豐肌蘭炷飄靈煙妖怪立誅夷重覩日月光何報父母慈黃河濁袞袞別淚流澌澌黃河清有時別淚無收期爲後入釣臺山訪

道而去　韓偓　苑中云上苑離宮處處迷相風高與露盤齊金階鑄出狻猊立玉柱雕成翡翠啼外使調鷹初得按（五方外案使以鷹隼初調習始能禽獲之得案）中官過馬不教嘶（上乘馬必中官駿以進謂之過馬）笙歌錦繡雲霄裏獨許詞臣醉似泥　醉著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　即日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須信閑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　香奩集和魯公之詞也惟其艷麗故貴後嫁其名於偓凝平生著述分爲演綸遊藝孝悌疑獄香奩籯金六集自爲遊藝集不行於世凝在政府避議論諱其名又欲後人知故遊藝集序實之此凝之意也沈存中云　曹松　李肇國史補云曲江大會此爲下第舉人適來漸侈靡皆爲上列所占向之下第舉人不復預矣所以逼大會則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樓簾觀焉時或擬作樂則爲之移日故曹松詩云追遊若遇三清樂行從應妨一日春勑下後人置皮袋例以圖障酒器錢絹實其中逢花即飲故張籍詩云無人不借花園宿到處皆攜酒器行其皮袋狀元錄事同點檢闕一則罰金曲江之[illegible]空公卿家率以是日揀選東床車馬闐塞莫可彈[illegible]座主[illegible]侍郎詩云得名丘墻

淚卻頻若無公道也　八席上帽垂碧落人半夜笙歌教泥月平明桃[illegible]春[illegible]争那酬恩未殺身　春日長安書事云浩浩看花晨六街楊逺塵城中一丈日誰是晏眠人御柳舞着水野鶯啼破春徒云還楚客猶自惜離秦　晨起云曉色教不聽卷簾清氣中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並馬聞鍾語歌荷隔霧空莫徒營白日道路本無窮　松有詩云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可謂諳世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百八十四　二支

詩

詩話二十六

全唐詩話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為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篷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鄭棨　古今詩話曰相國棨善詩有題老僧詩云日照西山雪老僧門未開凍瓶粘柱礎宿火陷爐灰童子病歸去鹿麑寒入來常云此詩屬對可以衡秤言輕重不偏也或曰相國近為新詩否對曰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此何以得之蓋言平生苦心也　棨刺廬江將去別郡人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其滑稽類此　錢珝　珝字瑞文吏部尚書徽之子善文辭宰相王摶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摶得罪珝貶撫州司馬　永巷頻聞小苑遊舊恩如淚亦難收君前願報新顏色團扇須防白露秋　嚴惲　皮日休傷嚴子重序云余為童在鄉校時簡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見有與進士嚴惲詩後至吳一日有客曰嚴某余志其名久矣遽懷文見造於是樂甚歔其所為文工於七字往往有清便柔媚時可軼駿於常軌其佳者曰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杯盡日問花花不語為誰零落為誰開余美之諷而未嘗怠生舉進士亦十餘計偕余方寬之謂終有得於時也未幾歸吳興後兩月咸通十年也雲人至云生以疾卒於所居矣噫生徒以詞聞於士大夫竟不名而逝豈止此而埋沒耶江湖間多美材士君子苟樂退而有文者死無不為時惜可勝言耶於是哭而為詩曾望生之友也嘗為我作詩云十哭都門榜上塵蓋棺終是五湖人生前有敵唯丹桂沒後無家祇白蘋若下斬新醒處月江南依舊詠來春知君精爽應無盡必在鄷都頌帝晨（項界成鄷都宮頌曰紂絕標帝晨）　王渙　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衮拜小儀王極自小版拜小勲渙首唱長句感恩[illegible]公曰[illegible]冷七十榜三年建禮含香次第遷珠彩下連星錯落[illegible]花曹[illegible]磨琢多成器[illegible]拔沉埋更待天

應念嘀思最深者春來為壽也[illegible]云裴公答曰謀持文柄得時賢紛署青華次第還昔歲策名皆健筆今朝稱[illegible]並同年各懷器業寧推讓俱上青霄肯後先何事老夫猶賦詠欲將酬和永流傳渙字群吉大順二年侍郎裴贄下登第德鄰極光胤皆同年也　七夕瓊筵往事陳裴花蓮帶共傷神蜀王殿裏三更月不見驪山私語人　夢裏分明入漢宮覺來燈背錦屏空紫臺月落關山曉腸斷君恩信畫工　張曙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曙時自負才名藉甚以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日者殊不顧曙第向崔曰將來萬全高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不終場昭緯首冠曙以篇什刺之云千里江山陪驥尾五更風水失龍鱗昨夜浣花溪上雨綠楊芳草為何人後七年昭緯為相曙方登第果於昭緯下過堂杜荀鶴同年生也酬曙詩云天上書名天下傳引來齊到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至藥成來竈絕煙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為船九華山叟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翁綬　詠酒云逃暑迎春復送秋無非綠蟻滿盃浮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盞能消萬古愁幾為芳菲眠細草曾因雨雪上高樓平生名利關身者不識狂歌到白頭綬登咸通進士第　袁皓　皓宜春人咸通進士紀集賢殿圖書使自稱碧池處士初登第過岳陽悅妓藥珠以詩寄嚴使君曰得意東歸過岳陽桂枝香惹藥珠香也知暮雨生巫峽爭奈朝雲屬楚王萬恨只憑期尅手寸心惟繫別離腸南亭宴罷笙歌散回首煙波路渺茫嚴君以妓贈之　李濤　李濤長沙人也篇詠甚著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又掃地樹留影拂床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道秋槐滿地花皆膾炙人口溫飛卿任太學博士主秋試濤與衛丹張郃等　賦皆牓於都堂　王祝　會昌時有題三鄉者曰余本若耶溪東與同志者二三紛蘭佩蕙每貪幽閑之境翫花光於松月之亭竟晝綿宵往往忘倦洎乎初笄至于五換星霜矣自後不得已從良人西入函關寓居晉昌里第其居迥絕囂塵花木叢翠東西鄰二佛宮皆上國勝遊之寂伺其閑寂因遊覽焉亦不辜一時之風月也不意良人已矣邈然無依帝里芳春光景東邁涉滻水歷渭川背終南陟太華經虢略抵陝郊橫嘉祥之清流面女几之蒼翠凡經過之所皆曩昔謔笑之地衛寬加嘆舉目魂銷雖殘骸尚存而精爽都失假使潘岳復生無所悼其幽思也遂命筆聊題終不能攄其懷抱絕筆慟哭而東時會昌壬戌歲仲春十九日也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歿妾空還謝娘衛女不[illegible]雨為雲歸舊山和者十人祝和三

鄉詩云女几山前嵐氣低佳人[illegible]此中棲不知雲雨歸何處空使王孫見即迷祝字不耀名家子唐末為給事中　韋莊　長安清明云早是傷春夢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閑分白打錢紫陌亂嘶紅叱撥綠楊高映畫鞦韆遊人記得承平事暗喜風光似昔年　感懷詩云長年方悟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畝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松棊花間醉任黃鶯語亭上吟從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有心重築太平基或謂此詩包括生成果為台輔　莊字端己杜陵人見素之後曾祖少微宣宗中書舍人莊踈曠不拘小節李詢為西川宣諭和協使辟為判官以中原多故潛欲依王建建辟為掌書記尋召為起居舍人建表留之後相建為偽平章事　吳融　漁陽烽火照函關玉輦匆匆下此山一曲羽衣聽不盡至今遺恨水潺潺融字子華越州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　公乘億　億字壽仙魏人與李山甫皆為魏博樂彥禎幕府億以詞賦著名咸通十三年別家十餘年矣嘗大病鄉人傳以死其妻自河北迎喪會億送客為上見婦人縗絰類其妻也睇睨不已妻亦如之詰之則是也相持而哭路人異之後旬日登第億嘗有詩云十上十年皆落第一家一半已成塵可知其屈矣　羅鄴　牡丹云落盡春紅始見花花時比屋事豪奢買栽池館恐無地看到子孫能幾家門倚長衢攢繡轂幄籠輕日護香霞歌鍾到此爭權貴豈信流年鬢有華　賞春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唯有春風不世情鄴餘杭人父則為鹽鐵小吏有二子俱以文學干進鄴尤長七言詩　羅隱　隱字昭諫餘杭人隱池之梅根浦自號江東生為唐相鄭畋李蔚所知畋女覽隱詩諷誦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寢陋女一日簾窺之自此絕不詠其詩廣明中池守竇潏營墅居之光啟中錢鏐辟為從事節度判官副使梁祖以諫議召不行開平中魏博羅紹威推為叔父表授給事中年八十餘終餘杭（有子塞翁）　鍾陵妓雲英隱舊見之一日識隱猶未第隱嘲之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牡丹云似共東君別有因絳羅高卷不勝春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芍藥與君為近侍芙蓉何處避芳塵可憐韓令功成後辜負穠華過此身　蜂云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春光盡被沾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　許棠　洞庭詩有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之句人以題扇過洞庭云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illegible]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墜帆遠却如閑漁父時相[illegible]歌浩渺間　張讀　[illegible]汴友[illegible]赴涇州幕云杏園沉

飲散榮別就佳招日月相朋盡（句）[illegible]殘去追府樓明蜀雪關績轉胡鵬繼有煙塵動慮隨上策銜　蠙字象文唐末登第尉櫟陽避亂入蜀王蜀時爲金堂令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題云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問寺僧僧以蠙對乃賜霞光牋令寫詩以進蠙進二百首衍喜之召爲知制誥米光嗣以蠙輕忽傲物遂上卒於官蠙生穎秀幼有單于臺詩曰白日地中出黃河天外來爲世所稱

鄭谷　谷字若愚袁州人故永州刺史之子幼年司空圖與刺史同院見奇之曰當吟得丈夫詩否曰吟得莫有病否曰丈夫曲江晚望斷爲云村旬斜日閑圃首一對鷺鷥落渡頭即深意矣司空嘆惜撫背曰當爲一代風騷主乾寧中爲都官郎中卒于家谷自叙云故許昌薛尚書能爲都官郎中後數年建州李貞外頻自憲府內彈拜都官貞外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感於此余早受知今忝此官優是正秩何以相繼前賢邪　蠶叢方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流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谷蜀中海棠詩也相看臨遠水獨自上孤舟（句）潮平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句）情多最恨花無語愁破方知酒有權（句）闕東多事日天末未歸心（句）捲卷斜陽裏看山落木中（句）兩浙尋山徧孤舟帶鶴歸（句）長安一夜殘春雨右省三年老拾遺（句）班趨黃道急

數擲紫宸深（句）　題杭州樟亭云故國江天外登臨返照間潮平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閑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　感興云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十日菊云節去蜂愁蝶不知曉庭還繞折殘枝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　偶題云一卷疎蕪一百篇名成未敢便忘筌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

溫憲　溫憲員外庭筠子也僖昭之間就試於有司值鄭相延昌掌邦貢以其父文多刺時從傲毀朝士抑而不錄既不第遂題一絕於崇慶寺壁後榮陽公登大用因國忌行香見之憫然動容暮歸宅已除趙崇知舉即召之謂曰某頃主文衡以溫憲庭筠之子深怒嫉之今日見一絕令人惻然幸勿遺也於是成名詩曰十口溝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絕音塵鬢毛如雪心如死猶作長安下第人

李昌符　秋晚歸故居云馬省曾行處連嘶渡晚河忽驚鄉樹出漸識路人多細徑穿禾黍頹垣壓薛蘿[illegible]歸猶似客鄰叟亦相過　傷春云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中鳥思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倦西東昌符字岩夢登咸通四年進士第歷尚書郎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前進士李昌符有詩名久不登[illegible]常歲卷軸[illegible]袁修因出一奇乃作婢僕詩五十首於公卿間行之其間有詩云春[illegible]酒家樓不怕歸遲總不憂推道那家娘子卧且留教住待梳頭又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噇空肚茶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物要些些諸篇皆中婢僕之諱浹旬京城盛傳是年登第與夫挑杖虛靴事雖不同用奇即無異也

李山甫　咸通中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府樂彥禎幕府因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彥禎子從訓伏兵殺王鐸劫其家嘗有詩云勸君莫用誇頭角夢裏輸贏總未真識執政也巢寇之亂翰林待詔王邀者北遊在鄴山甫遇於道觀謂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邀應命奏之曲終潸然曰憶在咸通王亭秋夜供奉至尊不意流離至此也山甫賦詩曰幽蘭綠水耿清音嘆惜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獨霑襟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不遇也一本云情知此事少知音自是先生枉用心世上幾時曾好古人前何必更霑襟致身不似笙簧巧悅耳寧如鄭衛淫三尺絲桐七條線子期師曠兩沉沉　貧女云平生不識綺羅裳閑把荊釵益自傷鏡裏祇應諳素貌人間多是重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即道狂兩意定知無處說暗垂珠淚滴蠶筐國初高英秀者與贊寧爲詩友辯捷滑稽嘗譏古人詩病云山甫覽漢史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是破船詩李群玉詠鷓鴣方

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是梵語詩羅隱曰雲中鷄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是見鬼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

鍾離權　邢州開元寺有唐鍾離權處士二詩其一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願相從自言住處連滄海別是蓬萊第一峰其二云莫厭追懽笑語頻尋思離亂好傷神閑來屈指從頭數得見清平有幾人

張道古　昭宗時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出居于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還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悲歸二亂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巡鳳府非爲固東播鑾輿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尚在誰能更與讀來看道古臨淄人景福中進士釋褐爲著作郎遷右拾遺播遷之後方鎮阻兵道古上危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已生於世矣貴施州司户參軍後入蜀王氏間而嫉之乃變姓名賣卜導江青城市中建開國召爲武部郎中至玉壘關謂所親曰吾唐室諫臣終不能拳跽與雞犬同食雖召必再貶於死之日葬我於關東不毛之地題曰唐佐輔補闕張道古墓後遇害妻亦繼亡蜀主惆之俾祔葬焉鄭雲叟在華聞之有詩哭之曰當陳章疏忤昭皇撲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忠良生

前貫卜居三蜀死後馳名過大〻海是後來修史者言君刀死正頹綱明曾　王衍五年宴飲無度衍自唱韓琮柳枝詞曰梁苑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何如思想千年事唯見楊花入漢宮內侍宋光溥詠曾詩曰吳王恃霸棄雄才貪向姑蘇醉淥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衍怒罷宴曾有詠史詩百篇行于世　伍唐珪　寒食日獻郡守云入門堪笑復堪憐三逕苔荒一釣船慙愧四鄰教斷火不知廚裏久無煙唐珪唐末進士也　韓定辭　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嵯峨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彧詩清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辯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靡不欽訝然亦疑銀筆之僻也他日或持燕帥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彧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以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為管忠孝全者金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自

何處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於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耳定辭復問彧嵯峨山當在何處彧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同谷子　昭宗播岐何后用事有同谷者詠五子之歌何后潛令秦王誅之事未行而奔去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遊不返禍胎從此召殷兵酒色聲奢號四荒那堪峻宇又雕墻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首為盤遊亂紀綱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子孫惆悵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仇讎萬姓遂無依顏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事悔難追　沈彬　彬字子文高安人也天才狂逸好神仙之事少孤西遊以三舉為約常夢着錦衣貽月而飛識者言雖有虛名不入月矣洪州解至長安初舉納省卷夢仙謠云玉殿大開從容入金桃爛熟沒人偷鳳驚寶扇頻翻翅龍悟金鞭忽轉頭第二舉憶仙謠云白榆風颯九天秋王母朝回宴玉樓日月漸長雙鳳睡桑田欲變六鼇愁雲翻蕭管相隨去星觸旌幢各自流詩〻未狂不得騎龍卻憶上清遊第三舉納省卷贈劉象為首云曾應大〻〻子舉四朝風月鬢蕭疎不隨世祖重攜劍都為文皇再讀書十載戰塵銷舊業滿城春雨壞貧居一枝何事於君惜仙桂年年幸有餘時劉象孫寒三十舉無成主司覽彬詩其年特放象及第彬乾符中值駕遷三峯四方多事南遊嶺表二十餘年回吳中江南偽命吏部郎中致仕彬詩有九衢冠蓋暗爭路四海干戈多異心之句

周朴　朴唐末時人寓於閩中僧寺假丈室以居不飲酒茹葷塊然獨處諸僧晨粥卯食朴亦攜巾盂厠諸僧下畢餕而退率以為常郡中豪貴設供率施僧錢朴即巡行拱手各丐一錢有以三數錢與者朴止受其一了得千錢以備茶藥之費將盡復然僧徒亦未嘗厭也性喜吟詩尤尚苦澀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聯一句則忻然自快嘗野逢一負薪者忽持之且厲聲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驚駭掣臂棄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為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耳卒乃釋之其句云子孫何處閑為客松柏被人伐作薪彼有一士人以朴僻於詩句欲戲之一日騎驢於路遇朴在傍士人乃欹帽掩頭吟朴詩云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之忽遽隨其後且行上但促驢而去略不回首行數里追及朴告之曰僕詩河聲流向西何得言流東士人頷之而已閩中

傳以為笑或曰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亦朴詩也古陵寒雨絕高鳥夕陽明〻高情千里外長嘯一聲初〻黃巢至福州求得朴問曰能從我乎答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怒斬之　孫魴　潤州金山寺張祜孫魴留詩為第一篇山居大江中迴然孤秀詩意難盡羅隱云老僧齋罷關門睡不管波濤四面生孫句云結宇孤峯上安禪巨浪間又曰萬古波心寺金山各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妨僧定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魴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沈彬曰此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南昌人唐末鄭谷避亂歸宜春魴往依之頗為誘掖後有能詩聲終於南唐魴父畫工也王徽為中書舍人草魴誥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物魴終恨之　王易簡　易簡唐末進士梁乾化中及第名居榜尾不看榜卻歸華山乘就山釋褐授華州幕職後召入拜左拾遺及辭官歸隱留詩一絕曰汨沒朝班愧不才誰能低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及升召為郎遷諫垣臺閣三十年歸華山十年而終　范摠之子　吳人范摠處士之子也七歲能詩贈隱者云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方干曰此子他年必成名又吟夏日云閑雲生不雨病〻落非秋千曰惜哉必不享壽果十歲卒

鄭雲叟　鄭徵君高詩皆格高　迥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岸蠶織卻數鄉税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帆力劈開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於酒醉得人心死不醒又題霍山秦尊師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嘆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劍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鶴如雲一箇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富貴人又思山詠肉食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悉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作云閃見戈鋋匝四濱恨無奇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云難把長繩繫日烏芳時偷取醉工夫任堆金璧磨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又山居云聞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落花流澗水明月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閑敎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塵侵又詩云寘心栖木室散髮浸流泉採栢時逢麝看雲忽見仙晏狂衝雨戲春醉戴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鄰一點煙又詩不求朝野知卧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句上嵩碁祭朝人來說中原正亂離　僧子蘭　太平里尋兵部裴郎中云不語淒涼無限情荒堦行盡又重行昔年住此人何在空見槐花秋草生　僧靈澈　生於會稽本湯氏字澄源與吳興詩僧皎然遊然薦之包吉李紓以是上人之名由二公而颺正元中遊京師緇流嫉之造飛語激動中貴人侵誣得罪徙汀州後歸會稽元和十一年終于宣州劉夢得曰詩僧多出江右靈一導其源護國襲之清江揚其波法振沿之如么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音之樂獨吳興晝公能備衆體澈公承之至如芙蓉劇新寺詩曰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獨雄於詩僧間耶九日和于使君思上京親故云清晨有高會賓從出東方楚俗風煙古汀洲草木涼山情來遠思菊意在重陽心憶華池上從容鷺鷺行　僧靈一　新泉詩云泉源新湧出洞澈映纖雲稍落芙蓉沼初淹苔蘚文了將空色淨素與衆流分苦對清宵月冷然夢裏聞　劉長卿和云東林一泉出復與遠公期石淺寒流處山空夜落時夢閑聞細響慮澹向清漪動靜皆無意唯應道者知　高仲武云自齊梁以來道人爲文者多矣少有入其流一公乃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遞和不其偉歟泉湧堦前地雲生户外峯則道猷寶月曾何及此靈一大曆正元間僧也酬皇甫冉西陵見寄云西陵潮信滿島嶼沒中流越客依風水相思南渡頭寒光生極浦落日映滄洲何事揚帆去空驚海上鷗　溪行即事云近夜

山更碧入林溪轉清不知伏牛地還有洞何纖橫曲岸煙初合平潮月未生孤舟釁失道但聽秋泉聲　重還宜豐寺云載過招隱寺重會息心期樵客問歸日山僧記別時野雲陰遠甸秋水漲前陂勿謂頻來此吾今不好奇（酬皇甫冉以下三章姚合取爲極玄集）　酬皇甫冉將赴無錫雲門寄別云湖南通古寺來往意無涯欲識雲門路千峯向若耶春山子建宅古木謝敷家自是長俱隱那云想去賒宿天柱觀詩云石室初投宿仙翁幸見容花源隨水遠洞府過山逢泉湧堦前地雲生户外峯中宵自入定非是欲降龍　僧清江　病起云身世足堪悲空房卧病時捲簾飛雨滴掃室竹陰移已覺生如夢那堪寄不知未能通法性詎可見支離　僧廣宣　王起於會昌中放第二榜宣以詩寄賀曰從辭鳳閣掌絲綸便向青雲領貢賓再闢文場無枉路兩開金榜絕冤人眼看龍化門前水手放鶯飛谷口春明日定歸台席去鶺鴒原上共陶鈞起和云延英面奉入春闈亦選工夫一選奇在冶只求金不耗用心空學稱無私龍門變化人皆望鶯谷飛鳴自有時獨喜向公誰是證彌天上士與新詩時劉夢得元微之皆和之宣與夢得最善　退之有廣宣上人頻見過詩云三百六旬常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久慙朝士無裨補空愧高僧數往來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迴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窻前有幾堆　僧法振　趙使君生子晬日詩云毛骨貴天生肌膚片玉明見人空解笑弄物不知名國器嗟猶小風姿望益清抱來芳樹下時聽鳳凰聲　僧皎然　僧皎然一日嘗於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求合韋蘇州韋大不喜明日獻其舊製乃極稱賞云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晝大服其鑒裁之精同裴錄事樓上望云退食高樓上湖山向晚晴桐花落萬井月影出重城水竹涼風起簾帷爽氣清蕭蕭獨無事因見莊人情　皎然詩式著偷語詩例云如陳后主詩日月光天德取傅長虞日月光太清上三字語同下二字義同偷意詩例云如沈佺期詩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取柳惲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偷勢詩例云如王昌齡詩手攜雙鯉魚目送千里鴈悟彼飛有適嗟此罹憂患取嵇康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詩式云詩有跌宕格二品一曰越俗其道如黃鶴臨風貌逸神王杳不可羇郭景純遊仙詩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鮑明遠詩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尊尊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魄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啄蟲蟻豈知往日天子尊念茲變化非常理中間惻愴不能言二曰駭俗其道如楚

有樓與曾有原懷外求驚俗之我內藏達人之度郭景純遊仙詩嫦娥揚妙音洪崖頷其頤王梵志道情詩我昔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飢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賀知章放達詩云落花真好些一醉一回顛盧照鄰漫作云城狐尾獨速山鬼面參覃澀沒格一品曰澹俗此道如夏姬當爐似蕩而貞米吳楚之風雖俗而正古歌曰華陰山頭百尺井下有流泉徹骨冷可憐女子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調笑格一品曰戲俗漢書云匡鼎來解人頤蓋說詩也此一品非雅作只以為談笑之資矣李白狂詠女媧弄黃土摶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埃塵　賦得啼猿送客三峽云萬里巴江外三聲月峽深何年有此路幾客共霑襟斷臂分重影流泉入苦吟淒涼離別後聞此更傷心　僧文秀　端午詩云節分端午向誰言萬古傳名為屈原堪笑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秀唐末時僧也鄭谷喜秀上人相訪詩他夜松堂宿論詩更入微之句又次韻秀上人長安寺居言懷云舊齋松老別多年香社人稀喪亂間出寺只知趨內殿閉門長似在涼山又重訪秀上人云晨晝長懷吳寺殿宜茶偏賞霅溪泉又寄題詩僧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惟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

無暇日舊山歸老有東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携筇數訪尋秀南僧也而居長安以文章應制故谷送遊五臺詩云內殿評詩切身迴心未迴　僧棲白　中秋夜月云尋常三五夕不是不嬋娟及到中秋滿還勝別夜圓清光凝有露皓色爽無煙自古人皆說年來更一年　哭劉得仁云為愛詩名吟到此風魂雪魄去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冬日寄僧友云歛履入寒竹安禪過漏聲高杉殘葉落深井凍痕生罷磬風枝動懸燈雪屋明何當招我友乘月上方行　秋夜宿西林寄賈島云暗蟲喧暮色默思坐西林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昔因京邑病併起洞庭心亦是吾兄弟蹉迴共至今　秋日寄厲元云楊柳起秋色故人猶未還別離何自苦少壯豈能閑連雨吟殘燭秋城憶遠山何當同一見語默此林間　廬山寺云千峯盤磴盡林寺昔年名步步入山影房房聞水聲多年人跡絕殘月石陰清便可求居止安閑過此生　金州別姚合云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殘言之離別易兒以道途難山出一千里溪行三百灘松間樓月裏秋入五陵寒　姚合送無可往越州云清晨相訪門前立麻履方袍一少年懶讀經文求作佛唯攻詩句覓成仙芳春山影花連寺獨夜潮聲月滿船今日送行偏惜別十師文字有因緣　僧懷濬　秭歸郡僧懷濬不知何所人乾[illegible]皆有神驗刺史于公以其惑衆繫而詰之乃以詩代通狀云家在闕[illegible]西復西其中歲歲有鶯啼如今不在鶯啼處鶯在舊時啼處啼又詰之復有詩云家在閩山東復東其中歲歲有花紅而今不在花紅處花在舊時紅處紅乎異而釋之詳其詩意似在海中得非杯渡之流乎（出北夢瑣言）　僧可朋　可朋丹稜人少與盧延讓為風雅之友有詩千餘篇號玉壘集嘗題洞庭詩曰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贈友人曰來多不似客坐久却垂簾歐陽炯以此比孟郊賈島言其好飲酒貧無以償酒債故時賙之可朋自號醉髡贈方干詩云月裏豈無攀桂分湖中空賞釣魚休杜甫舊居云傷心盡日有啼鳥獨步殘春空落花齊己云雖隔此楚三千客多話東林十八賢劉公詩話云有詩僧讀洪州滕王閣詩謂守者詩總不佳何不除却守曰僧能佳乎即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滿窗蒼萬古無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然南方浮屠能詩者多矣予嘗見可朋詩云虹收千嶂雨潮弄半江天又云詩因賦客分題僻碁為饒人下著低不減古人　僧雲表　寒食詩云寒食悲看郭外春野田無處不傷神平原纍纍添新冢半是去年來哭人　僧貫休　姓姜氏字德隱婺州蘭溪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之曰貴逼身

來不自由幾年勤苦踏林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煙閣豈羨當時萬戶侯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然閒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入蜀以詩投王建曰河北河南處處災惟聞全蜀少塵埃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秦苑幽棲多勝景巴歈陳貢愧非才自慙林藪龍鍾者亦得親登郭隗臺建遇之甚厚建二年召令誦近詩時貴戚皆坐休欲諷之乃稱公子行云錦衣鮮花手擎鶻閒行氣貌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建稱善貴倖皆怨之休與齊己齊名有西岳集十卷吳融為之序卒死于蜀　赤獅檀塔六七級白菡萏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石霜問云如何是此心休不能答石霜云汝問我答休即問之霜云能者幾人知　春山行云重疊太古色濛濛花雨時好山行恐盡流水語相隨黑壤生紅木黃猨領白兒因思石橋月曾與道人期　晚泊湘江懷古云煙浪漾秋色高吟似得鄰一輪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岸濕穿花遠風香禱廟頻只應諫佞者到此不傷神　天台老僧云獨住無人處松龕嶽雪[illegible]中九十臘雲外一生心白髮垂不剃青眸笑更深猶能指孤月為我朾　寒思廬山貫生云山凡詩癖甚寒夜

更何爲覓句如頑坐嚴霜打日結木覆崖果落水池近見禪僧說生涯勝往時 題釋詞律師云律中麟角者高舉出塵埃芳草不曾觸幾生如此來整風吹磬斷杉露滴花開如結林中杜伊余頗一陪 言詩云經天緯地物動必是仙才幾處覓不得有時還自來真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吟向霜螿下終須神鬼哀 休糧僧云不食更何求自由中自由身輕嫌衲重天旱爲民愁供器誰將去生臺蟻不進會須傳此術歸去老林丘 誰是言休即便休清吟抝坐碧溪頭三間茅屋無人到十里松門獨自進明月清風宗炳社夕陽秋色庾公樓修心未到無心地萬物千般逐水流 心心心不住希夷石室巉嵓白髮垂惜竹不除當路筍愛松留得礙人枝焚香開卷雲生砌卷箔宾心月在池無限故人頭盡白不知頭白又何之 自古浮華能幾何逝波今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知物外金仙子甘露天香滴毳袍 古意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聖賢遺清風不在惡木枝十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憶在東溪日花開葉落時幾擬似黃金鑄作鍾子期 僧齊己 戊辰歲湖中寄鄭谷郎中云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閑想似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筍深不堪思翠華雨望獨沾襟 山寺喜道士至云閏年春過後山寺始花開還有無心者閑尋此境來鳥幽聲忽斷茶好味重廻知在南嵓久寘心生綠苔 登祝融峯云猨鳥共不到我來身欲浮四邊空碧落絕頂正清秋宇宙知何極華夷見細流壇西獨立久白日轉神州 宿簡寂觀云萬壑雲霞影千峯松桂聲如何教下士容易信長生月共虛無白香和沆瀣清閑尋古廟畫認得列仙名 僧栖蟾 短歌行云蟾光堪自笑浮世懶思量身得幾時活眼開終日忙千金無壽藥一鏡有愁霜早向塵埃外光陰任短長 僧清塞 贈王道士云藥力資蒼鬢應非舊日身一爲嵩岳客幾葬洛陽人水縫瓢探水雲根斧斲新閑西往來熟誰得水銀銀 贈幼摯法師云北京從別後南越幾聽砧住久白髮出講長黃粟深香連鄴舍像熱徹遠巢禽寂寞應關道何人見此心 送耿遠人南歸云南行隨越僧舊業一池菱雨鬢已如雪五湖歸掛罾夜清鳴櫓鎖寒蕭露船燈此處應無事却來期未能 早秋過鄭勤書齋云暑消嵐含清閑坐有餘情石水生茶味林風咸翁聲遠雲收海雨靜角捲山城此地秋吟苦時來遠菊行 送康沼歸建業云南朝秋色滿歸去思[illegible]常貴[illegible]城在民耕壞塚多月明臺獨上粟繞寺頻過華下西江闊相思 贈百嵓禪師云野寺絕依念空山

曾過行老來披衲重病起讀[illegible]嬾林遠尋溪愛路平多年百嵓主不記百嵓名 贈胡僧云瘦形無血色草履著從穿閑語似持呪不眠同坐禪背經來漢地袒膊過冬天情性人難會遊方應信緣 贈絕粒僧云一齋難過日況復更休糧養力時行道聞鐘不上堂唯留煨藥火不竊化金方舊有山廚在從僧請作房 晚秋江館云病寄西州居帶城傍門高柳一蟬鳴澄江月上見魚躑荒徑葉乾聞犬行越嶠夜無侵閣色寺鍾涼有隔原聲故園貧盡休歸去湖水秋來空自平 贈李道士云布褐高眠石竇春迸泉多濺黑紗巾昂頭說易多閑客落手圍棊對俗人自算天年窮甲子誰同丙夜守庚申擬歸大華何時去他日相逢乞藥銀 秋日同朱夢餘懷少室舊隱云曾居少室黃河畔秋夢長懸未得廻扶病十年離水石思歸一夜隔風雷荒齋幾度僧眠起晚菊頻經塵路來燈下此心誰共說傍松幽徑已多苔 師樂洛人姓周氏少從浮圖法遇姚合而返乃易名賀初與賈長江無可齊名賀哭百嵓師云林逕西風急松枝講抄餘求贛亡夜剃遺偈疾時書地燥焚身後堂空卧影初此時頻淚下曾省到吾廬時島亦有詩云苔覆石床新師曾過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關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時謂相伴云兩鬢已垂霜五湖歸釣魚（送八句）夜濤鳴櫓鎖寒蕭露船燈（句）石水生茶味林風減翁聲（句）磬徹遠巢禽（句）伊流背行客岳響答清猨（句） 唐有周賀詩即清塞也秋宿洞庭云洞庭秋葉下旅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只被浮名繫寧無愧海鷗 巴陵秋思雲楊柳已寒色楚田方刈禾歸心病起切敗葉夜來多細雨城蟬噪殘陽嶠客過故鄉餘業在杳隔洞庭波 岳陽樓云平楚起寒色抄秋猶未還世情何處淡湘水向人閑空翠隱高鳥夕陽歸遠山孤舟萬里外惆悵洞庭間（三詩作周賀） 僧文益看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色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僧修睦秋日閑居云是事不相關誰人似此閑卷簾當白晝移榻對青山野鶴眠松上秋苔長兩間嶽僧頻有信昨日得書還 睡起作云長空秋雨歇睡起覺精神看水看山坐無名無利身偈吟諸祖意茶碾去年春此外誰相識孤雲到砌頻 題東林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遠廊水光秋瀲灧僧好語尋常碑古苔文疊山情鍾韻長謙思南嶽上久此白蓮香 僧景雲畫松云畫松一似真松樹且待尋思記得無曾在天台山上見石橋南畔第三株 僧可止 哭賈島 松雪地蜀死葬山根詩偈傳今古官

早悞子孫塚欄寒月色人哭　白〻滿碑古年年亦蘇痕　僧卿雲長安言懷寄沈彬侍郎〻　圖繋〻下歸路接天涯生作長安草勝爲邊地花鴈南飛不到書北寄來除壋美神仙客青雲早致家　舊山里云舊居梨嶺下風景近炎方地煖生春早家貧覺歲長石房雲過濕松徑雨餘香日久竟無事詩書聊自強　僧處默　題聖果寺云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薛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遥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鍾磬接笙歌　螢云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如拽火成聚却無煙微雨灑不滅輕風吹欲燃昔時書案上頻把作囊懸　遠煙云靄靄前山上凝光滿薛蘿高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日木間意如何　織婦云蓬鬢蓬門積恨多夜闌燈下不停梭成縑猶自陪錢納未直青樓一曲歌　僧潛交　病後作云未得身亡法此身終未安病腸猶可洗瘦骨不禁寒藥少心神餌經無氣力看悠悠片雲質獨坐夕陽殘　寫真云圖形期自見自見却傷神已是夢中夢更逢身外身水花凝幻質墨彩聚空塵堪笑余兼爾俱爲未了人　僧若虛　古鏡云軒后洪爐獨鑄成蘇痕磨落月輪呈萬般物像皆能瑩一箇人心不可明匣内乍開鸞鳳活臺前高掛鬼神驚百年肝膽堪將比祇怕看頻素髮生　僧曇域　贈島雲禪師云遠庵枯葉滿羣鹿亦相隨頂骨生新髮庭松長舊枝禪高太白月行出祖師碑亂後潛來此南人總不知　僧懷浦　初冬旅舍早懷云枕上角聲微離情未息機夢回三楚寺寒入五更衣月沒栖禽動霜晴凍葉飛自慙役役早深與道相違　僧慕幽　螢云鍾斷危樓鳥不飛螢螢何處最相宜杳然水寺僧開卷筆寫春闈客著詩忍爾思多穿壁處偶然心盡斷纓時孫康勤苦誰留念少減餘光借與伊　僧尚顏　寄陳陶處士云鍾陵城外住喻似玉沉泥道直貧嫌殺神清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題記得曾遊宿山茶又更携　開元宮人　開元中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兵士以詩白帥帥進呈玄宗以詩遍示宮中曰作者勿隱不汝罪也有一宮人自言萬死上深憫之遂以嫁得詩者謂曰吾與汝結今生緣邊人感泣　崔氏　盧校書年暮娶崔氏結褵之後爲詩曰不怨盧郎年紀大不怨盧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及盧郎年少時　劉氏　杜羔不第將至家　〻〻〻寄羔云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迴如今妾面羞君〻　〻　夜〻羔即回尋登〻又寄詩云

長安此處無多地鬱鬱　上年少今夜百〻何處樓〻云趙氏　薛媛　濠　〻遊陳〻愛頡牧之眷無返舊意其妻薛媛寫真寄之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夫婦遂偕老焉時人嘲之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還丹青空房應獨守（書濠友誠）　李季蘭　寄韓校書云無事烏程縣蹉跎歲月餘不知芸閣吏寂寞意何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因過大雷岸莫忘八分書　李蘭五六歲其父抱於庭蘭作詩詠薔薇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縱橫父恚曰此必爲失行婦也後竟如其言　高仲武云士有百行女有一德季蘭則不然形器既雌詩意亦蕩自鮑昭以下罕有其倫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五言之嘉境也上方班婕妤則不足下比韓英則有餘不以遲暮亦一俊異劉長卿謂季蘭爲女中詩豪　如意中女子年九歲能吟詩則天試之皆應聲而就其兄辭去則天令作詩送兄遂賦云別路雲愁起離亭葉正稀所嗟人異鴈不作一行歸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道士也字幼微善屬文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後以笞殺女童綠翹事下獄獄中有詩云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夫又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　僖宗宮人　唐僖宗自内出袍千領賜塞外吏士神策軍馬真於袍中得金鎖一枚詩二首云玉燭製袍夜金刀呵手裁鎖寄千里客鎖心終不開真就市貨鎖爲人所告主將得其詩奏聞僖宗令赴闕以宮人妻真後僖宗幸蜀真晝夜不解衣前後捍禦　張建封妓　樂天有和燕子樓詩其序云徐州張尚書有愛妓盻盻善歌舞雅多風態爲校書郎時遊淮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盻盻以佐歡予因贈詩落句云醉嬌勝不得風嫋牡丹花一歡而去耳後絕不復知茲一紀矣昨日司勳員外郎張仲素繢之訪余因吟詩有燕子樓詩三首辭甚婉麗詰其由乃盻盻所作也繢之從事武寧軍累年頗知盻盻始末云張尚書既歿彭城有張氏舊第中有小樓名燕子盻盻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于今尚在盻盻詩云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又云北邙松柏鎖愁煙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一十年〻　適看鴻鴈岳陽迴又覩玄禽逼社來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　其　〻〻和之云滿窗明月滿簾霜被冷燈〻〻卧床燕　〻〻長細〻〻彩色似

煙幾回欲　潸然自　　有客洛陽翅曾到尚書墓上來　教紅粉不成灰又贈之絕句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　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後仲素以余詩示盼盼乃反覆讀之泣曰自公薨背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是玷我公清範也所以偷生耳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斂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訝道泉臺不去隨盼盼得詩後怏怏旬日不食而卒但吟云兒童不識冲天物謾把青泥汙雪毫出長慶集

女郎宋若照　若照貝州人父廷芬生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照若倫若憲若荀若照文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正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試文章并問經史大義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又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自正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元和末卒後穆宗拜若照尚宮嗣其秩歷敬文三朝皆呼先生若憲文宗時以讒死倫荀早卒廷芬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女郎張窈窕　寄故人云淒淒春風花落時不堪愁望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女郎劉媛　學畫蛾眉獨出群當時人道便承恩經年不見君王面花落黃昏空掩門

鶯鶯　鶯鶯姓崔氏有張生者託其婢紅娘以春詞二篇誘之崔答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故人來張喜其意既遇而別崔命琵鼓霓裳羽衣之曲張文戰不利崔貽書以廣其意又有竹茶碾亂絲之贈曰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楊巨源元稹善張生見其意歎賞之巨源賦崔娘一篇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張後以為妖於身也絕之既而詣其所居崔潛寄一詩云自從消瘦減容光萬種千回懶下床不為傍人羞不起因郎憔悴却羞郎張將行賦一章以絕之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遂絕

不知名　江陵有士子遊交廣五年未還愛姬為太守所取納於高騣坊底及歸寄詩曰陰雲暮暮下陽臺惹著襄王更不回五度看花空有淚一心如結不曾開織蘿自合依芳樹覆水寧思返舊杯惆悵高騣坊底宅春光無復下山來守遂還有為御史分務　者　愛姬為李逢吉一閱遂不復出明日以詩投之云三山不　尚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　紗窗暗　　上月只

偏照兩　李停詩　人　題名處郎加前字故詩曰曾　鬱城人乙舊時（姚合及第後詩）（云新街衢一字舊友漸前途）安木大院有進士房曾題名處有人題詩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說正調穿羽箭莫教穿破寺家墻丹陽焦山瘞鶴銘小碣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風引歸後題云丹陽掾王瓚作後復得小石云縱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不知誰為之思聞天子訪沉淪萬里懷書西入秦早知不用無媒客恨別江南楊柳春

奇鯤　南詔大酋之心膂也傳宗時來朝高駢自淮海飛章曰蠻酋用事唯奇鯤等數人請止而鴆之帝用其策奇鯤有詞藻途中詩云風裏浪花吹又白雨中峯影洗還青沙鷗聚處窻前見林狖啼時枕上聽（出北夢瑣言）

雜調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有花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空腸雖衣不勝恩一爐香後一銷魂雖然舞袖何曾舞長對春風裏淚痕　眼想心思夢裏驚無人知我此時情不如池上鴛鴦鳥雙宿雙飛過一生　鶯啼露冷酒初醒繡畫樓西曉角鳴翠羽帳中人夢覺寶釵斜墜枕函聲　兩心不語暗知情燈下裁縫月下行行到堦前知未睡夜深聞放剪刀聲　乾符末有客訪僧僧却之題門而去云龕龍去東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忽一僧曰大罵我曹乃合寺苟卒四字

權龍褒　景龍中為左武衛將軍好賦詩而不知聲律中宗與學士賦詩輒自預焉帝戲呼為權學士初以親累遠貶泊歸獻詩云龍褒有何罪天恩放嶺南勅知無罪過追來與將軍上大笑常吟夏日詩嚴霜白皓皓明月赤團團或曰豈是夏景答曰趁韻而已通天中刺滄洲初到呈同官曰遙看滄州城楊柳鬱青青中央一羣漢聚坐打杯角諸公謝曰公有逸才曰不敢趁韻而已常作秋日詠懷詩曰簷前飛七百雪白後園億飽食房裏側家真積野粮參軍不曉問之權曰鷂子簷前飛直七百洗衫掛後園白如雪飽食房中側卧家裏便轉集得野澤燒螂聞者笑之始賦夏日嚴霜明月之句乃皇太子宴獻詩太子援筆讖之龍褒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晝耀嚴霜夏起如此詩章趁韻而已　龍褒為瀛州刺史歲暮京中人附書云改年多感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司改　為多感元年一日謂府吏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　僦偶房中　入大怒曰衛破我忌吏牒改到明　忌日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二支

詩

詩話四十九

南北朝詩話謝玄暉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長史王秀之以玄暉年少乃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嘉賞之云每警思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工非吾語也　陳後主作臨春結綺望僊三閣與張貴妃麗華等游居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爲女學士使江總孔範等預宴號曰狎客先令美人襞彩牋製五言詩十客相繼和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選宮女以千數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宋[illegible]熙王昶起兵既敗棄妻自隨奔[illegible]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日把離手南望慟哭聞者爲之墮淚　梁元帝自序云七[illegible]子[illegible]陳[illegible]

月光天塵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　梁武集名士置酒賦詩賦韻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畫顏色不變言笑自若蕭介染翰便成文不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宋武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謝晦恐帝有失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卻清河洛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　宋武閒咸陽淪沒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群僚諷詩謝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帝流涕不自勝　謝晦以廢立擅命誅兄子世基從坐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　謝靈運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於會稽山水間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何長瑜爲記室嘗以韻語序義慶僚佐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輕薄子遂演之凡士人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帝貶增城令　謝靈運尋山陟嶺嵓障數十重必造幽隱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反之嘗自始寧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仍要琇同遊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謝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　謝混嘗因酣宴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隽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摽獨解弱冠棊華亂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參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蘭勿輕一簣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惟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　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別離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　王籍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處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中宦會稽因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　宋武大會彭城戲馬臺賦詩王曇首文先成帝何嘗帝大笑問王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　武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同用五十韻王規援筆立奏帝善之即日擢[illegible]　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的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賞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耳筠又能用強韻辭必妍靡約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爲後來獨步　沈約常云見謝朓詩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比見近製方知此言爲實　王晏與齊明帝輔有佐命之功而晏性浮動志欲無厭自謂旦夕開府故其詩云猶序傾方調　王准之爲御史中丞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嘲之卿唯解彈事耳准之正色答曰猶差卿世載雄狐泰閨門無廉稱也故云　任昉爲御史中丞時劉孝綽及到溉到洽等相從宴遊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有蘭臺聚萬古信爲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儁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爲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劉則孝綽也　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因求彩段

云纖纖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爲患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曰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到溉之孫藎早聰慧從武帝幸京口登北固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後溉每和御詩上輒手詔戲溉曰得無貽厥之力乎

袁淑爲彭城王義康司徒祭酒義康不好文學劉湛後爲其不附己而淑不爲改意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袁粲負才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嘗作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

袁粲死於齊難褚彥回屈節從齊世以名節譏之時人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

張率十二能爲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一旦焚藁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慚而退

張率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

張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illegible]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沈約嘗謂何遜曰吾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王僧孺詩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知者

顏延之文章冠絕當時然跅弛不能取容於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爲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彩齊名而遲速縣絕文帝嘗敕各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延之每薄湯休詩謂人曰惠休製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誤後生耳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沈璞文爲臺邸王二妃詩見稱於世有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江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璞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坐

江總尤工五七言溺於浮靡後主時爲尚書令游宴後庭多爲豔詩好事者相傳爲狎客

宋武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沈慶之雖元勳大臣而手不知書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顏師伯上即令師伯執筆慶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愧張子房

柳惲少工詩有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嘗和武帝登景陽樓詩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嘉賞

武帝宴華光殿與群臣賦詩劉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

蕭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者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天監中預九日朝宴獨受旨云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成降旨曰可謂才子。非望之恩未易當也子吾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謝徵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

梁初郊廟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蕭子雲啓宜改之帝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

齊武陵王曄嘗與諸王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高帝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

齊江夏王鋒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被徵置酒告別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情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史素緣也鋒嘗忽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挻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威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蟬蛻懷於當年庶後凋之可詠時爲業潛移也

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宜都王鏗知將及嘗馮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

武帝令群臣賦詩王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怪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王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亦內相疑備其子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歎息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齊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命筆詠之曰八風儛遙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

齊高帝在矣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寶緯紊宗神經淚序德晦河晉曆宣江楚雪雷

北壯天山鎮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鵰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清蟬吟暮葉波凝庭金葩夜屬羽轉晨征幹精漳而悵泗拙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越之聲歇園琴之孫弄想庭雀之餘響青閨望斷白月西斜恬源睨審壁首輝霞戒抱鶴瓘遠泳情綿綿而方遠思裛裛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為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飈兮瀨汩淮流兮潺湲胡峽兮雲聚蕯拂兮星懸愁壇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影陵之逸泉悟樊籠之截累悵遐心以栖玄　齊梁間盛為文章沈約謝脁王融以氣類相推轂用顏書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陸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通輕重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謝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吳[illegible][illegible]又善為但觀歷代眾賢似不[illegible]此[illegible]而云此[illegible][illegible]近於誣乎文多不載　陸從典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　明山賓梁室未就昭明太子贈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　庾易志性恬靜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硯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齊永明中王融謝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而靡麗復踰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賓嘉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摸酒誥之作遑遑卷日諷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則亦未之敢許　侯景以蕭正德為帝將使劉之遴撰璽之遴預知之乃剃髮披僧服以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為詩嘲之傳聞伏不閑化為支遁林及之遴遇亂遂披緇衣　梁西豐侯蕭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項之奔魏先為竹火籠詩一絕內籠中曰楨幹屈曲盡蘭肩象蠶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霜朝　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武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武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詞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　吉士瞻少有志氣不事生業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昭詩云埶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　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荊山為上格浮山為下格潼沱為激溝併灌鉅野澤梁武以為然用作堰浮山　世稱任筆沈詩昉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　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蕭文琰曰燒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洪等共擊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孫瑒辛江總為之銘隋後主又題銘後四十餘字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丘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坐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丘遲辭彩麗逸鍾嶸著詩評曰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殊文通而秀於任昉　[illegible]觀為延陵縣高奏請之了會[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有八尺圍腰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　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大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為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為吳均體　鍾嶸嘗求譽於沈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固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　何思澄為游廬山詩沈約稱賞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書此詩於壁　紀少瑜初為京華樂爲王僧孺賞之其才藻新拔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此筆猶可用其文因此遒進　謝貞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王均奇之謂所親曰主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孫緬為尋陽太守落日逍遙渚際見一漁父神韻蕭然垂綸長嘯緬異之問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方今王道文明胡不匡贊緝熙之美何晦用若是漁父曰僕山海狂士不達世務何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瀰瀰相忘為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悠然鼓棹而去　陶弘景遂知梁祚覆沒乃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中化後門人方出之　鍾嶸詩品論云大車屬詞比事乃為通談吟詠情性何

貴用事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事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非出經史顏延之謝莊尤為繁密當時化之故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後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自然英旨罕遇其人　檀道濟威名甚重朝廷疑之彭城王義康因文帝有疾矯詔收之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　江革為晉安王長史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諮之王壹聽代為行事南州士庶為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　卞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自稱為卞田居婦為傅蠶室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指斥事見南北國語　齊高帝輔政劉彥節知運祚將遷起兵圖之兵敗與袁粲俱被禍先是彥節子侯為詩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人皆以為妖語也　高齊後主淑妃馮氏小憐有才色後王惑之願得生死同處周滅齊以妃賜代王達因彈琵琶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　魏節閔帝既為高歡所[illegible]詩曰朱門久可患紫極非情翫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惟有修真觀　魏孝武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帝內宴令諸婦人詠詩或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　孝靜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乃殺高氏　高齊閭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　高齊時訛言上黨出聖人文宣帝聞之將徙一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即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云一束藁兩頭然河邊羖䍽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為高河邊羖䍽為水邊羊皆指帝姓名也　宇文偉有清才陷齊自鄴還庾信贈詩曰梁亡[illegible]棘及齊平寶鼎歸　元暉業當魏末賦詩曰昔居王道泰濟濟富群英今逢世路阻狐兔鬱縱橫　魏南安王楨為相州刺史孝文餞於華林都亭詔並賦詩不能者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士下筆　咸陽王元禧有反狀事露出奔禧憂迫謂防閤尹龍武曰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武欲憶舊謎云眠則同眠起則同起貪如豺狼贓不及己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不以為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武謂之著既誅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王奈何作事誤金床玉几不能眠夜蹋霜與露洛水湛湛彌岸長行人那得渡其歌遂流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絃管奏之莫不洒泣　魏孝文宴群臣於流化池芳林下令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彭城王元勰詩帝為改一字曰雎曜咏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詩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賜刊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孝文幸代都次上黨之銅鞮進樹賦詩令示彭城王元勰曰古稱七步汝可賦之時勰去帝十步未至帝所而詩就曰問松林松林今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笑曰汝此語乃責吾以平一宇內之意也　于仲文擊高麗每戰破賊高麗降將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崔悛以籍地自矜常與蕭祗明少遊等高宴終日獨無一言少遊晚謂悛曰鵾鳳飄白日忽然落西山悛亦無言　魏孝靜帝人日宴雲龍門崔瞻與其父悛俱侍宴為詩詔問邢邵等曰今瞻此詩何如其父咸曰悛博雅弘麗瞻氣調清新並詩人之冠竟宴罷咸共嗟賞之云今日之宴併為崔瞻父子　王晞性閑澹寡欲雖王事鞅掌而雅操不移在并州雖戎馬填閭未嘗以世務為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臨山水以談讌為事人士謂之方外司馬常詣晉祠賦詩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忽有相王[illegible]不時至[illegible]參相西閣終爾盧思道聞晞曰一作得無以魚鳥致恠晞笑曰卿輩亦是留連之一物豈直在魚鳥而已　王晞為司徒掾在府聽午鼓蹀躞待去群僚嘲之曰王七思歸何太疾李高曰大鵬始欲舉燕雀何啾唧嘲者曰誰家屋當頭鋪首浪游逸　盧詢祖天寶末為築長城子使自負其才內懷鬱怏遂竦容服如賤役者至役所築長城賦以寄其意其畧曰板則紫栢杵則木蘭何斯材而斯用也華則雕雕靡靡緣綺而殖但使十步而有一芳余亦何辭間於荊棘　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為道逃藪公私成患百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　胡叟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為詩示所知曰群犬吠新客佞情非辟實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情人　魏孝文饗侍臣於縣瓠方丈竹堂鄭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賓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宇

如大化光四表孝文違命邢臧總集敍記　普泰二年元日中書舍人元覲獻酒肴節閔帝因與元暉及薛孝通等宴因使元暉等聯詠以酒字爲韻孝通曰既逢堯舜君願上萬歲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慰爲萬國責孝通又立忠字爲韻暉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惟被草木方亦及昆蟲臺曰朝賢既濟濟野苗又芃芃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　裴寔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遜等嘆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幼不光圖可以言歸矣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敘心焉　裴敬憲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時名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　裴伯茂文藻富贍其終也魏收以詩弔之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　齊長廣常山王之亂揚情過害先是童謠曰白羊頭尾禿羖羊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我道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愔也角文爲用刀道人爲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愔子嘗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　楊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薛道衡詞氣穎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　邢邵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嘗與友人宴飲賦詩凡數十首嘗在主人奴處主曰奴行觴人未詩不得飲嘗爲觴之者不能持者奴還得奉不誤一字諸人方之王粲　太和中崔光依宮商角徵羽本音而爲五韻詩以贈李彪彪爲十二次詩以報之光又爲百三郡國詩以答焉彪念爲真定公子直國中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詩曰崋山爲天掛驊驥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欲其善終故以諷之　賀拔岳擒讒議董紹於高平牧馬歸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　馮元興爲元乂所用被廢爲浮萍詩以自諭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蒲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　陽固免官不得志闔門自守因著演賾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蠆毒何厚兮文多不載　陽俊之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楊五伴侶寫而賣之於市後之嘗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楊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　尚書令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欲使肅更誦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肅云何意呼

平城爲彭城也勰有慙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爲誦之瑩應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清汴裏肅甚嗟賞之勰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武成將殺濟南也時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中興寺也鳧翁謂雄雞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鐘言將被擊也既而太史奏言北城有天子氣昭帝以爲濟南之應乃害之　[illegible]彥深以奏遠猛武將之中頗疾奸惡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珽奏言有私於是出猛與彥深爲刺史先是童謠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啖糠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祖珽在內有術士遂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律於我不實也　周將韋孝寬忌斛律光之威名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爲己盲老公[illegible]斛律明月[illegible]賦詩魏收詩末云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　魏收以子姪年少中以職屬著撰中爲其文多不載　史祥少有文武才幹隋煬帝賜祥詩曰伯醫朝寄重夏侯親遇深貴耳唯聞古賤目詎知今早摽勳華負文有背淮心神遂黎山外振旅河之陰功已書王府留情太僕箴　韋夐志尚夷簡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玩琴書蕭然自逸明帝徵敬甚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世三辰光少微頴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遙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　陳尚書周弘正聘于周弘正素聞韋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讌終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不時赴弘正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當時所欽挹如此　柳弘少聰穎博涉群書辭采雅贍其終也楊素誄之曰山陽王衍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周孝閔帝武成二年高琳討平文州氐賊還帝宴群公卿士仍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悅曰獯獫陸梁未時欵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楊素嘗於朝堂見柳調因獨言曰柳條通體弱獨撼不須風調正色曰

謂信無取公不當見用信有可取不應有此言公當其壯之地據地何可輕發　隋文帝陰有平江南志訪可任者高熲薦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事弼忻然以為己任與源雄並為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中徵為襄州刺史舊俗皆通餉遺徵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百里徵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相謂曰此中使君詩也一時傳誦焉　劉璠有才畧以冠蓋業興未有所定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云隨會平王室夷吾匡霸功虛薄無時用徒然慕昔風　來整驍勇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怕榮公第六郎榮公來護也　周羅睺為太子左衛率時泰安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孔範曰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人陣不在人後　李諤以時文體尚輕薄流宕忘反隋文帝時上書曰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正俗調風莫大於此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illegible]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illegible]牘不出月[illegible]盈積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云云文多不載　王褒嘗作燕歌妙盡塞北苦寒之言梁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悽切之辭及魏征江陵其言方驗　侯白好滑稽嘗見楊素與牛弘退朝謂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李行之素理夷男子盧思道贈詩云水衡稱逸人潘楊有世親形骸預冠蓋心思出囂塵時人以為實錄　李僧伽不應辟命及卒袁淑德為傷舊詩曰平生寡俗累終身無世言其見重如此　庾信留長安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思　王羆鎮華州齊神武遣司馬子如襲其城羆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因出擊破之　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帝嘗為燕歌行文士鮮能和著作佐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見害帝誦其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胄復能作此語耶　初魏世謠言云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頭金雞鳴至齊武成時祖珽欲傾河間王孝琬因以為說曰河南河北即河間也金雞鳴孝琬將大赦也帝疑而害之　盧思道工詩所賦蟬鳴篇為庾信稱賞隋文時為武陽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賦以寄情事見南北國語　高允作塞上公詩有混欣戚遺得喪之志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考露寢命羣臣賦古詩　李壽文康富膽為尚書左丞坐事見論者以為非罪寢帝贈親友詩云監河愛升米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友懇是衍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　煬帝賜牛弘詩曰晉家山吏部魏代盧尚書學行敦時俗道素舍中庸納言雲閣上禮儀皇運初蕭倫欣有敘垂拱但端居　諸葛穎為著作郎煬帝賜詩略云參翰長洲苑詩論蕭成門名理窮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導後昆　煬帝自東都還京師為五言詩詔羣臣畢和。王胄虞世基虞自直詩成帝覽而善之曰氣高致遠歸之於胄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自直也過此未可與言詩矣　齊後主高緯雖亡道而好詠詩嘗曰我終有解作此理否命蕭放集錄近世輕艷詩充屏風圖畫　煬帝以當世詩人詞多靡麗即位後一變其體所作冬至受朝及擬飲馬長城窟等詩並存雅正歸於典則雖聽淫失德而詞無浮蕩　蕭慤頗弃[illegible]狂飄不得志作愁[illegible]鳴悲落葉以自傷

潛溪詩眼　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illegible]道微與見素相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又[illegible]此而復頌其高雅也又有意用事有語用事李義山海外徒聞更九州其意則用楊妃在蓬萊山語則又用鄒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意如此而[illegible]深穩健嚴也　或問余東坡有言詩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畢矣老杜之前人固未知有老杜後世安知無過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飛減却春詠落花則語意皆盡所以古人既未到亦知後人更無好語如畫馬詩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則曹將軍能事與造化之工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他吟詠性情摸寫景物皆如是也　老杜謝嚴武詩云雨映行宮辱贈詩山谷云只此雨映兩字寫出一時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後曉句中當無虛字後誦淮海小詞云杜鵑聲裏斜陽暮公曰此詞高絕但既云斜陽又曰暮則重出也欲改斜陽為簾櫳余曰既言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公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有亦無害余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曰簾櫳恐損初意先生曰極難得好字當徐思之然余因此曉句法不當重疊山谷常言少時曾誦薛能詩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孫莘老問曰此何人詩公對曰老杜莘老云杜詩不如此後公語傳師云庭堅因莘老之言遂曉老杜詩高雅大體傳師云若薛能詩正俗所謂

歎世爾　友人嘗稱一士人詩云西出潼關客路迷一葫蘆酒一篇詩葫蘆酒盡興未盡坐有春山春盡時余曰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敘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爾敘必有可書之事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敘行者爲可悲而勸酒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則潼關之東亦可矣且潼關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曲折所謂迷者果何謂耶沈存中言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必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太史公淳于髡傳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夫敘事猶爾所謂一葫蘆酒一篇詩自有七言氣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復一杯余曰古者豪佚之言高情逸意一寓之酒有所感發雖無意於飲而飲不能自已則又飲至於三杯五斗醉倒而後已是不云爾則不能形容酒客妙處矣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語勢益健積之不覺其長此句才疊用一字已覺其萎弱重複若不勝其長矣韋第三句差有意而語亦不工陶淵明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夫既見南山矣於是模寫景物則曰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末詠情性則曰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於是成篇古詩猶爾若春山春盡有何意味而遽成詩乎聞[illegible]一士人[illegible]詩相示[illegible]一日[illegible]月[illegible]

老杜詩觀其用月乎其曰二月已風濤則記風濤之蚤也曰因驚四月雨聲寒五月江深草閣寒蓋不當寒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月風日冷蓋不當冷今朝臘月春意動蓋未當有春意雖不盡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風怒號閏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穩此類皆不繫月則不足以實錄一時之事若十月之寒既無所發明又不足記錄退之謂惟陳言之務去者非必塵俗之言止謂無益之語爾然吾輩文字如十月寒者亦多矣方當共以爲戒也　晏叔源見蒲傳正云先公平日小詞雖甚多然未嘗作婦人語也傳正云綠楊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豈非婦人語乎晏曰公謂年少爲何語傳正曰豈不謂其所歡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曉樂天詩兩句蓋欲留所歡待富貴富貴不來所歡去傳正笑而悟然如此語意自高雅爾　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論遂定時曾子固曰司馬遷學莊子班固學左氏班馬之優劣即莊子多寓言架空爲文章左氏書實事而文詞亦不減莊子則左氏爲難子固亦以爲然　老杜詩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類如此皆拙固無取

使其皆工則峭急而無古氣如李賀之流是也然後世學者當先學其工者精神氣骨皆在於此如望岳詩云齊魯青未了洞庭詩云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語既高妙有力而言東岳與洞庭之大無過於此後來文士極力道之終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岳第二句如此先云岱宗夫如何洞庭詩先如此故後云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詩無前兩句而皆如後兩句語雖健終不工望岳詩無第二句而云岱宗夫如何雖曰亂道可也今人學詩多得杜平慢處乃鄰女效顰者余舊日嘗愛劉夢得先主廟詩山谷使余讀李義山漢宣帝詩然後知夢得之淺近又嘗愛崔塗孤鴈詩云幾行歸塞盡者八句公又使余讀老杜鴈不飲啄者然後知崔塗之無奇　王偶定觀好論書畫常誦山谷之言曰書畫以韻爲主予謂之曰夫書畫文章蓋一理也然而巧吾知其爲巧奇吾知其爲奇布置關闔皆有法度高妙古澹亦可指陳獨韻者果何形貌耶定觀曰不俗之謂韻余曰夫俗者惡之先韻者美之極書畫之不俗譬如人之不爲惡自不爲惡至於聖賢其間等級固多則不俗之去韻也遠矣定觀曰瀟洒之謂韻予曰夫瀟洒者清也清乃一長安得爲盡美之韻乎定觀曰古人謂氣韻生動若吳生筆勢飛動可以爲韻乎予曰夫生動者是得其神曰神則

盡之不必謂之韻也定觀曰如陸探微數筆作狻猊可以爲韻乎予曰夫數筆作狻猊是簡而窮其理曰理則盡之亦不必謂之韻也定觀請余發其端乃告之曰有餘意之謂韻定觀曰余得之矣蓋嘗聞之撞鐘大聲已去餘音復來悠揚宛轉聲外之音其是之謂矣余曰子得其梗槩而未得其詳且韻惡從生定觀又不能答予曰蓋生於有餘請爲子畢其說自三代秦漢非聲不言韻捨聲言韻自晉人始唐人言韻者亦不多見惟論書畫者頗及之至近代先達始推尊之以爲極致凡事既盡其美必有其韻韻苟不勝亦亡其美夫立一言於千載之下考諸載籍而不繆出於百善而不愧發明古人鬱塞之長度越世間聞見之陋其爲有包括衆妙經緯萬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麗有雄偉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穩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則可以立於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備焉不足以爲韻衆善皆備而露才用長亦不足以爲韻必也備衆善而自韜晦行於簡易閑澹之中而有深遠無窮之味觀於世俗若出尋常至於識者遇之則暗然心服油然神會測之而益深究之而益來其是之謂矣其次一長有餘亦足以爲韻故巧麗者發之於平澹奇偉有餘者行之於簡易如此之類是也自論語六經可以曉其辭不可以名其美皆自然有韻左丘明司

馬遷班固之書意多而語簡行於平夷不自矜衒故韻自勝自曹劉沈謝徐庾諸人割據一奇臻於極致盡發其美無復餘蘊皆難以韻與之惟陶彭澤體兼衆妙不露鋒鋩故曰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初若散緩不收反覆觀之乃得其奇處夫綺而腴與其奇處韻之所從生行乎質與癯而又若散緩不收者韻於是乎成飲酒詩云榮衰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云此是西漢人文章他人多少語言盡得此理歸田園居詩超然有塵外之趣贈周祖謝詩皎然明出處之節三良詩慨然致忠臣之願荊軻詩毅然彰烈士之憤一時之意必反覆形容所見之景皆親切摸寫如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乃更豐濃華美然人無得而稱其長是以古今詩人惟淵明最高所謂出於有餘者如此至于書之韻二王獨尊唐以來頗揚馬勝故曰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不下大令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又曰觀顏魯公書回視歐虞褚薛諸爲法度所拘觀楊少師書覺徐沈有塵埃氣夫惟曲盡法度而妙在法度之外其韻自遠近時學高韻勝者惟老坡諸公尊前輩故推蔡君謨爲本朝第一其實山谷以謂不及坡也坡之言曰蘇子美兄弟大俊非有餘乃不足使果有餘則將收藏于內必不如是盡發于外也又曰美而病韻如某人勁而病韻如某人米元章書如李北海遒勁則勁足以名世然猶未免於作爲故自蘇子美以及數子皆於韻爲未優也至於山谷書氣骨法度皆有可議惟偏得蘭亭之韻或曰子前所論韻皆生於有餘今不足而韻又有說乎曰古人之學各有所得如禪宗之悟入也山谷之悟入在韻故開闢此妙成一家之學宜于取捷逕而徑造也如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者考其戒定神通容有未至而知見高妙自有超然神會冥然脗合者矣是以識有餘者無往而不韻也然所謂有餘之韻豈獨文章哉自聖賢出處古人功業皆如是矣孔子德至矣然無可無不可其行事往往俯同乎衆人則聖有餘之韻也。抑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偏矣聖人未嘗有過其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聖有餘之韻也視孟子反覆論辯自處於無過之地者狹矣回也不違如愚學有餘之韻也視賜辯由勇淺矣漢高祖作大風歌悲思泣下念無壯士功業有餘之韻也視戰勝攻取者小矣張子房出萬全之策以安太子其言曰此亦一助也若不深經意而發未必中者智策有餘之韻也視面折廷爭者拙矣謝東山圍碁畢曰小兒已復破賊器度有餘之韻也視喜怒變色者陋矣然則所謂韻者豈古今治前賢秘惜不傳而留以遺後之君子歟

古人律詩亦是一片文章語或似無倫次而意若貫珠。老杜十二月一日詩云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此詩立意念歲月之遷易感異鄉之飄泊其曰一聲何處送書雁百丈誰家上水船則羈愁旅思皆在目前末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楸花媚遠天梅望春而花楸將夏乃繁。言留滯之勢當自冬過春終始見梅楸則百花之開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園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也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云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夫人感極則悲悲定而後喜忽聞大盜之平喜唐室復見太平顧視妻子知免流離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卷詩書喜欲狂從此有樂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須縱酒於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歸以青春和暖之時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還鄉言其道塗則曰欲從巴峽穿巫峽言其所歸則曰便下襄陽到洛陽此蓋曲盡一時之意惟當人之情道情而有條理如辨士之語言也游子詩云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巴蜀既無可與語故欲適之吳會九江春草外則想像將來吳門之景物三峽暮帆前則去路先涉三峽之風波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養高畢卓之酒所以忘世今不能如意則犯三峽之險適九江之遠豈得已也哉奔走萬里無所稅駕傷人世險隘不能容己故曰遠果如可到我白鬭寒傳終焉騷人亦多此意題桃樹詩云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此詩意在第一句舊字小徑從來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畫圖矣中間四句皆舊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給食足有桃食則餧貧人故曰高秋總餧貧人實和氣應期而主人意閑而樂之故曰來歲還舒滿眼花家家有志序之風處處有嘗恭之化故曰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及題此詩時所向皆寒要寧眞何暇如此故曰非今日乃往年天下車書正一家時也然所謂意若貫珠非惟文章書亦如是歐陽文忠言用筆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方其運也左右前後不免敧側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繩此之謂筆正山谷稱公主擔夫爭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齊而輿未嘗不正指與臂則如遣詞腕與興則如命意故唐文皇稱右軍書云煙霏雲斂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與文章眞一理也今人不求立意處關鍵但以相似語言爲貫穿以停穩筆畫爲端直豈不淺近也哉

世俗喜綺麗知文者能輕之後生好風花老大即厭之然文章論當理不當理耳苟當於理則綺麗風花同入于妙苟不當理則一切皆爲長語上自齊梁諸公下至劉夢得溫飛卿輩往往以綺麗風花累其正氣其過在於理不勝而詞

有餘也老杜云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亦極綺麗其摸寫景物意自親切所以妙絕古今至於言春容閑適則有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壯則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其富貴之詞則有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動爐煙轉孔雀徐開扇影還其弔古則有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竹送青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於風花然窮盡性理移奪造化又云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自古詩人巧即不壯壯即不巧巧而能壯乃如是也　柳子厚詩尤深難識前賢亦未推重自老坡發明其妙學者方漸知之余嘗問人柳詩何好荅云大體皆好又問君愛何處荅以無不愛者便知其不曉矣識文章者當如禪家有悟門夫法門百千差別要須至一轉語入如古人文章直須悟得一處乃可通其他妙處句因讀子厚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一段至誠潔清之意參然在前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真妄以盡佛理言行以盡薰脩此外亦無詞矣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蓋遠過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illegible]松如膏沐予家舊有大[illegible]見[illegible]洗而[illegible]如洗沐未親余以單色紙復知此語能傳造化之妙瀟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蓋言因指而見月遺經而得道於是終焉其本末關鍵在意遣詞可謂曲盡其妙毫髮無遺恨者也　柳子厚哭呂衡州詩足以發明呂溫之俊偉哭文有外詩書盡要爭平生掩從夫張進散既盡從夫之事又反覆自明其意此一篇筆力規摸不減莊周左丘明也劉夢得傷愚溪三篇有草堂無主燕飛回幾陷寂寞出樵車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謂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語於子厚了無益殆折楊黃花之雉易售於流俗耳　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如李太白云風吹柳花滿店香若人復能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吳姬壓酒喚客嘗壓酒字他人亦難及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益不同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至此乃真太白妙處當潛心焉故學者先以識為主如禪者所謂擇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世俗所傳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云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如吳姬壓酒喚客嘗見新酒初熟江南風物之美工在壓字老杜畫馬詩戲拈禿筆掃驊騮歘見意於畫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詩汲井漱寒齒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喜

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兩三人吹面受和風輕燕受風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愛輕燕受風斜以謂燕迎風低飛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於能事不受相促迫真受二毛侵雖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穩愜爾

句法之學自是一家工夫昔嘗問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山谷荅云不如千巖無人萬壑靜十步回頭五步坐此專論句法不論義理蓋七言詩四字三字作兩節也此句法出黃庭經自上有黃庭下有關元已下多此體張平子四愁詩句句如此雄健穩愜至五言詩亦有三字二字作兩節者老杜云不知兩閣意肯別定留人肯別耶定留人耶山谷尤愛其深遠閑雅句法蓋與上七言同　古人學問必有師友淵源漢楊惲一書迥出當時流輩則司馬遷外甥故也自杜審言已自工詩當時沈佺期宋之問等同在儒館為交游故老杜律詩布置法度全學沈佺期更推廣集大成耳沈云雲白山青千萬里幾時重謁聖明君杜云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是皆不免蹈襲前輩然前後傑句亦未易優劣　歐陽文忠公以夜半鐘聲到客船為語病南史載齊武陽景陽樓有三更五更鐘丘仲孚讀書以中宵鐘為限阮景仲為吳興守禁半夜鐘至唐詩人尤多言之如于鵠送宮人入道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緱山夜半鐘白樂天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云悠然旅榜頻回首無復松窻半夜鐘今佛宮乙夜鳴鐘俗謂之定夜鐘不知唐人所謂半夜鐘者景陽三更鐘耶今之定夜鐘耶然於義皆無害文忠偶不攷爾　東坡和淵明貧士詩云夷齊耻周粟高歌誦虞軒產祿彼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避世士死灰或餘煙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逕歸視世蓋獨賢此詩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進雖產祿聘亦為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舉天下萬世之是非不能回奪然伯夷之非武王綺園之從產祿自合為世所笑不害有名偶然聖賢辯論之於後乃信於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傳於死灰之餘煙也後世君子既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明其出處如荅客難解嘲之類是也故朱墨手自研韓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宋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逕歸合於夷齊之去其事雖小其不為功名累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　老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然獨立於衆人之上如昔人稱淵明以退

為高耳故又發明如此又如趙清獻碑世間稱治人曰寬立朝者曰直蓋已大矣則進於二者又有說焉故曰其於治郡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朝廷不專於直為國愛人掩其疵疾如吾家蜀公堅卧不起人知其高而不稱其用則為碑銘曰世皆謂公貴身賤名輕如其功聖人之清然後知其有功於世也又曰君實之用出而特挽如救水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然後知其相為表裏慶一不可也此皆非世人所能到者平日到意處多如此其源蓋出莊子故其論對偶莊子洸千里闊立各皆於世人意外別出眼目其平日取捨文章亦多以此為法晚年乃言之曰詞達而已詞至於達則疑於不文是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了然於心者千萬人而不一遇也況能了然於手與口乎是之謂詞達詞至於達則文不可勝用矣其作莊子祠堂記去盜跖漁父說劍讓王四篇若盜跖漁父之詆訿孔子說劍之從橫可以無疑獨讓王亦曰淺陋不入於道者何哉予聞學者多不能道蓋自巢由務光諸人其清節衆人之所共曉讓王篇無所發明直作好語以緣飾之耳故老蘇稱揚子問所不足問蓋亦與此同余嘗以此語友人友人不以為然後因讀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復仕三千鍾不洎吾心悲余曰若讓王篇於此則稱讚之耳於是又為弟子發問而復曰既已縣矣無所縣者且得有哀乎彼視三釜與三千鍾如燕雀蚊虻之過乎前從曾子而足以明道又曰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者何也若揚子雲至此則詬焉之耳於是太史言其惡伯常騫言其善而狶韋又以為皆出於自然二人以世間是非論之皆非是然後因靈公而足以見理其布置開闔如咸韶之樂干戚羽毛皆有位置鐘磬笙皆有節奏文章之本在此自言語之工皆其末也如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率弟子而蹲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語簡而意遠讓王曰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其他好語雖多意皆類此因流俗之所貫貫然衆人所知何必莊子著書而後明也於是讓王之淺近可以無疑故善學莊子無如老坡若淺學之士節取其字而用之往往承襲塵俗變為惡語如釋氏之論水以為於神像為環璃於餓鬼為膿血蓋不善學之過也

建安詩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風調高雅格力遒壯其言直致而少對偶指事情而無綺纈得風雅騷人之氣骨最為近古者也一變而為晉宋再變而為齊

梁唐諸詩人高者學陶謝下者學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韓退之早年皆學建安晚乃各自變成一家耳如老杜哇咽小吏熟人生不相見新安石壕潼關吏新婚無家別夏日夏夜歎皆全體作建安語今所行集第一第二卷中頗多韓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雲贈李觀江漢答孟郊醉贈張秘書送靈惠師亦皆此體但頗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雜以鮑明遠體老坡擬蔡琰詩筆勢似建安諸子前輩皆留意於此近來學者遂不講爾

老杜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此詩如禪家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直書目前所見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艱難不能發耳至於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箸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其感興皆出於自然故終篇遒麗韓退之有賜櫻桃詩云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書本草經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隨翠籠擎偏重色照銀盤寫未停食罷自知無補報空然慚汗仰皇扃蓋學老杜前詩然搜求事迹排比對偶其言出於勉強所以相去甚遠若非老杜在前人亦安敢輕議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八

二支

詩

詩話五十

周必大二老堂詩話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烟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船頭大銅鐶摩挲光陣陣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趂檣竿宿食長相見隔浦望行船頭昂尾憁憁無柰脫菜時清淮春浪軟黃魯直云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爲之皆不入此律也惟無柰脫菜時不可解當待博物洽聞者說也予嘗見古本作挑菜時東坡惠州新年詩云水生挑菜渚恐用此字

杜工部詩屢及銀章歐陽文忠公詩數言金帶此亦常事後來士大夫多以不仕爲嫌遂又因前輩偶謂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爲未是富貴小說遂云這條金帶幾次道着予謂近世邁往陵雲視官職如韁鏁誰如東坡然送陳睦詩云君亦老嬾金帶重望闌操詞云不堪金帶垂腰豈害其爲達耶

政和中廬陵太守程祁學有淵源尤工詩在郡六年郡人段子中字縉叔學問過人自號潛叟

郡以逍遥八篇行焉力辭與程唱酬梅花絕句長韓千首識者已歎其傳近有同年陳從古字希顏裒古今梅花詩八百一次韻其自序云梅在漢晉未之或聞自宋鮑照以下僅得十七人共二十一首唐詩人最盛杜少陵纔二首白樂天四首元微之韓退之柳子厚劉夢得杜牧之各一首自餘不過一二如李翰林韋蘇州孟東野皮日休諸人則又寂無一篇至本朝方盛行

昔人應急謂唐之酒價每斗三百引杜詩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爲證然白樂天爲河南尹自勸絕句云憶昔羈貧應舉年脫衣典酒曲江邊十千一斗猶賒飲何況官供不著錢又古詩亦有金尊美酒斗十千之句大抵詩人一時用事未必實價也

白樂天集第二十五卷宴散詩云小宴追涼散平橋步月迴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殘暑蟬催盡新秋鴈戴來將何迎睡興臨卧舉殘盃此詩殊未覩富貴氣象第二聯偶經晏元獻公拈出乃迥然不同框錢塘陳益字仲理進士入官淳熙間嘗爲奉使金國屬官過滹沱光武廟見塑像左袵有詩云早知爲左袵悔不聽藏宮意亦可取慶元丙辰重九風雨中七兄約登高於神岡內臺因記康與之在高宗時讌詞云重陽日四面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路上水平臍淹浸倒東籬茱萸胖黃菊濕蹙蹙落帽孟嘉尋篛笠漉巾陶令買蓑衣都道不如歸爲之一笑與之自語人云末句或傳兩箇一身泥非也

杜詩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蓋此七日之間須有三兩日陰不必皆晴疑子美紀實耳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謂歲後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生物育陰則災天寶之亂人物俱災故子美云爾信如此說殺乃一歲之本何略之也

唐人衆劉禹錫嘉話云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予常謂葵花多因取輕於人何憎嫌之有因論木芙蓉全似芍藥但患無兩平字易牡丹字欲改此句作得人輕處只緣多衆以爲善且謂移芍藥二字在句首則可矣予以失全句爲疑或云芍藥一名餘容因縱一絕云花如人面映秋波拒傲清霜色更和能共餘容爭幾許得人輕處只緣多白樂天和錢學士白牡丹詩云唐昌玉蘂花攀翫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因知輕字爲勝

紫芝又云兩京作斤賣五谿無人採此高力士詩也魯直作食筍詩云尚想高將軍五谿無人採是也張文潛作薺羹詩乃云斤上國何曾飽旅食江城日至前嘗薺羹最清好固應加糁佩香盡則是高將軍所作乃薺詩耳非薺詩也二公同時而用事不同如此不如其孰乎按二詩各因有薺而借用作斤賣之句初非用事不同紫芝何其拘也紫芝多篇人云今日校讎國集適此兩卷皆公在宣城時詩其爲兒時先人以公真蹟指示其差時已能成誦今日讀之如見數十年前故人終是面熟但句中時有雖昔時所見不同者必是盧曹俗人改易爾如病起一詩云病來久不上層臺（消宣城豐中史渙也）牕有蜘蛛徑有苔多少山茶梅子樹未開齊待主人來此篇最爲奇絕今乃改云爲報園花莫惆悵故教太守及春來非特意脉不倫然亦是何等語又如擺桃欲破紅改作綻紅梅粉初墮素改作梅葩終不知綻葩二字是世間第一等惡字豈可令人詩未又善雨晴詩云豐穰未可期疲瘵何日起乃易疲瘵爲瘦飢若當時果用瘦飢二字則此老大段害也予謂紫芝論俗子改易張文潛詩是也至引擺桃欲破紅謂不應改破作綻梅粉不應作葩云是惡字豈可入詩然則紅綻雨肥梅不應見杜子美詩詩正而葩不應見韓退之進學解天葩無根長在目不應見歐陽永叔長篇況今詩人亦多用之豈可如此論詩耶

江州陶靖節集末載宣和六年臨漢曾紘謂靖節讀山海經詩其一篇云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疑上下文義不貫遂按山海經有云形天獸名口銜干戚而舞以此句爲形天舞干戚因筆畫相近五字皆訛岑穰晁詠之撫掌稱善

予謂紘說固美然靖節此題三篇大槩篇指一事如前篇終始記夸父則此篇恐專說精衛銜木填海無千歲之壽而猛志常在化去不悔若併指形天似不相續又況末句云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何預干戚之猛耶後見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卷後襲紘意以為己說皆誤矣　白樂天為忠州刺史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畧相似謫居黃州如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也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或疑其不然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及在朝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閤門持牙牌刻班齊二字俟班齊小黃門接入。上先坐後徑黃門復出揚聲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出方轉照壁衛士即鳴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唐李義山霜月絕句云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鬭嬋娟本朝石曼卿云素娥青女元無匹霜月亭亭各自愁意相反而句皆工陶淵明詩酒能消百慮杜子美云一酌散千憂皆得趣之句也　子美詩自比稷與契逆之詩云事業[illegible]子美[illegible]大言逆之實欲[illegible]也予[illegible]中

數字異同用不足怪予蘇[illegible]畧同首句嘉會宜長日[illegible]歲時雜詠作[illegible]兩餘燕雜詠作秋物兩來燕[illegible]吹花。御詞雜詠作膚詞後一聯云[illegible]臣使何幸長得奉恩私竊意雜詠[illegible]改定文苑因從之耳杜甫云新詩改罷自長吟[illegible]也　蘇文忠公詩初若豪邁天成其實關鍵甚密再來杭州作壽星院寒碧軒詩句句切題而未嘗拘其云清風肅肅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簟冉冉綠霧霑人衣其碧各在其中第五句日高山蟬抱葉響頗似無意而杜詩云抱葉寒蟬靜併葉言之寒碧亦在中矣人靜鳥鳴林扉閑不待言末句卻說破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緣何肥其妙如此　周紫芝竹坡詩話第一段云杜少陵遊何將軍山林詩有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沉鎗之句言甲拋於雨爲金所鎖鎗臥於苔爲綠所沉有將軍不好武之意余讀薛氏補遺乃以綠沉爲精鐵謂隋文帝賜張奫以綠沉之甲是也不知金鎖當是何物後又讀趙德麟侯鯖錄謂綠沉爲竹乃引陸龜蒙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此尤可笑已上皆紫芝之語予按傳記使能拋

造金銀細鏤金鳥錢以螺之蔡琰詩云金甲耀日光至今謂甲之精細者爲鎖子甲言其相銜之密也紫芝工詩而詩話首篇疎失如此何耶綠沉爲精鐵則不待辨矣　唐薛能詩云莫欺翻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記新進士時事也王禹偁賀人及第詩云利市襴衫拋白紵風流名紙寫紅牋予嘗以二事爲一聯云襴衫拋白紵餅餤契紅綾似是的對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載綾餅餤爲盧延讓詩　顏延年詩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後人誤用一麾出守事以爲起於杜牧之然牧之自云獨把一麾江海去實用旌麾之麾未見本之顏詩後人因此二字自誤用顏詩耳　湯岐公思退在相位作顯仁皇后挽詩云虞妃從梧野啓母柎稽山無一字閑蓋顯仁初以賢妃從徽宗北狩其後柎徽宗葬會稽之永祐陵虞妃爲徽宗也啓母爲高宗也用事可謂的切高宗山陵予進挽詩實取法焉其云生年同藝祖謂創業中興之主皆丁亥生也慶壽似慈寧謂母子皆嘗慶八十也然不若岐公之工　司空在山舒州太湖縣界初經重報寺過爲王河至金輪院有僧本淨肉身塔及不受葉進池邊理山巷自塔院乃上[illegible]至本淨坐禪巖精巧天成。中進斷崖絕壑傍臨萬仞觀牛背石宗室善湘[illegible]書石[illegible]中起閣是覆身而過[illegible]之[illegible]上有

一韋。及李太白書堂。一峯玉立。有太白瀑布詩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按赤丈字落落不可攬攝衣凌青霄松風吹我足予見子中守舒日得此於宗室公霞今胡仔漁隱叢話載蔡條西清詩話不言此山但云太白仙去後人有見其詩略云斷巖如削瓜嵐光破崖綠天河從中來白雲漲川谷玉案勑文字世眼不可讀攝身凌青霄松風吹我足又云舉袖露條脫招我飯胡麻既誤以斷巖爲斷崖與第二句相重赤文作勑文落落作世眼攝衣作攝身皆淺近與前句大相違當塗太白集本元無此詩因子中錄寄郡守遂刻于後然皆從蔡條誤本子中爭之不從僅能改勑爲赤而已　世言杜子美詩兩押閑字不避家諱故留夜宴詩臨懽卜夜閑七言詩曾閃朱旗北斗閑雖俗傳孫覿杜詩押韻亦用二字其實非也卞圜杜詩本云留歡上夜關蓋有投轄之意卜字似上字關字似閑字而不知者或改作夜闌又不在韻卞氏本妙不可言北斗閑者蓋漢書有朱旗絳天今杜詩既云曾閃朱旗則是用朱旗絳天斗色亦亦本是殷字於斤切盛也殷字於顏切紅色也故音雖不同而字則一體是時宣祖正諱殷字故改作閑全無義理今既祧廟不諱所謂曾閃朱旗北斗殷又何疑焉　歐陽文忠公外集有早赴府學釋奠詩蓋任

留守推官倍錢惟演行禮時也諸處本皆如此寫江達云省題詩集只云釋奠却注作國子監試題蓋推演止是使相詩中了應云行祠漢丞相且俎豆兼三代及首善自西京語皆有嫌疑專指專事非惟演也當從省題予答云省題所印如秋獮之類乃當中試題至於釋奠似太平易說諸本元有早赴府學二字書坊傳會勦之耳其云昔齒公卿胄嘗閑絳灌聲豈舉業當用乎所謂漢丞相乃詩句偶然如唐御周士之類何必拘泥且漢時釋奠豈預丞相耶今公外集第二卷書懷感事寄稱聖俞云丞相息南還送之伊水頭此惟演落平章事移鄧州時亦呼丞相外集十四卷送河南戶曹楊子聰序云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薨之彭城惟演所封郡是又呼為相國按唐白樂天集第五十八卷論節度使王鍔除平章事云伏以宰相者人臣極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輕授鍔非清望又無大功淳為不可此是唐使相亦謂之宰相故有繫銜大勑之後者蓋乃丞相相闕宰相三者在使相皆可稱呼之明證遂號博洽故著此以示後學　廣西有趙夢得處于海上東坡謫儋耳時每為致中州家問故書題其澄邁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舒嘯仍錄陶淵明杜子美詩及舊作數十紙與之[illegible]以[illegible]東[illegible]本天[illegible]不豚書而以書[illegible]中所藏文[illegible]

峰諸本共書蓋敘非其人今有館閣小錄數一有標其姓句也復趙戶師時虔夢有題閣國男來謁者生子名之曰荆石字夢授紹興末登科豐厚夫雅所主持書室曰見坡乾道中以左奉議郎知吉州龍泉縣予同僚畫觀坡之翰墨荆去調欽倅未上而卒夢閣國男者殆謂縣宰耶徐師錄論文云古樂府命題皆有主意後之人用樂府為題者直代其人而措辭如公無渡河須作妻止其夫之辭太白輩或失之　惟退之琴操得體　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作文當學司馬遷作詩當學杜子美二書亦須常讀所謂不可一日無此君也　三謝詩靈運為勝當就選中寫出熟讀自見優劣也　唐人有詩云山僧不解數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及觀陶元亮詩云雖無紀歷志四時自成歲便覺唐人費力如陶源紀言尚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可見造語之簡妙蓋晉人工造語而元亮其尤也　杜子美秦中紀行詩如江閣鐃奇石未為極勝到瞑色帶遠客則不可及已　子美詩云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蓋絕唱也予惠州詩亦云雨在時時黑春歸處處青又云片雲明外暗斜日雨邊晴山轉秋光曲川長暝色橫皆閑中所得句也　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脛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

東坡徐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既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韓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　東坡詩敘事言簡而意盡惠州有潭潭有潛蛟人未之信也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東坡以十字道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則知虎以飲水而召災言飢則蛟食其肉矣　謝固為綿州推官推官之廨歐陽文忠公生焉謂作六一堂求余賦詩余雅喜東坡以鈞辭紀事實搜覓夕僅得句云郎彼生處所謂之與周蔑然深有愧於東坡矣　韓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　王荆公五字詩得子美句法其詩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文選解題須熟讀大有詩材余詩云時難將進酒家遠莫登樓用古樂府名作對也　過岳陽樓觀杜子美詩不過四十字爾氣象閎放涵蓄深遠殆與洞庭爭雄所謂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輩率為大篇極其筆力終不逮也杜詩雖小而大餘詩雖大而小　凡作詩平居須收拾詩材以備用退之作范陽盧殷墓銘云於書無所不讀然止用資以為詩是也　詩暇不可不閱詩材最多其載[illegible]如蜂蝶[illegible]之類尤宜入詩用　[illegible]一以[illegible]

便覺意[illegible]味[illegible]五月之隨類若此　古之作者敘事書才遣辭所謂用事以陳辭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書三謝詩後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宣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為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窮殆不可以形迹摘語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於言外滕王亭子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言凡事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閒肆出於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狹陋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為之異禮席間賦詩明允有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時傍醉中來之句其意氣尤不少衰明允詩不多見然精深

有味語不徒發主類其文如讀易詩云誰爲吾相應嫌瘦後有知音可廢彈姚而不追奏而不傷所作自不必多也　辭古叱沈存中謂梵語薩嚩訶三合之音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過荊楚之間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考大抵古文多有卒語之辭如斯羽號謡兮宜爾子孫繩繩兮以兮爲終老子文亦多然安也天只不諒人只以只爲終狂童之狂也且椒聊且遠條且以且爲終唐[illegible]之華偏其反而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以而爲終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以止爲終無不皆然風俗所習齊不可移之宋鄭不可移之許後世文體變不復論其終爲辭者類仍用此語已誤更欲窮其義失之遠矣　鮑明遠松柏篇悲哀曲折其末不以道自釋慎觸恨之　老杜作曹將軍丹青引詩一洗萬古凡馬空東坡觀吳道子畫壁引云筆所未到氣已吞吾不得見其畫矣此兩句二公之詩各可以當之　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落第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余生右而書紳也　東坡在海外方[illegible]人得[illegible]

無恃力排奡豈能敍時事實與意義最難能如其難則可以論詩矣此所以稱王東野也　楊華既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蹋之聲甚淒斷柳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大渡江水生令宮樹無顏色搖動春心幾千里回看落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鳥起言婉而情深古人純唱也　明遠行路難壯麗豪放若决江河詩中不可比擬大似賈誼過秦論　錢希白內翰作擬唐詩百篇備諸家之體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蓋有事跡斯亦見之本傳故其擬張籍上裴晉公詩曰午橋莊上千竿竹綠野堂中白日春富貴極來惟畫老功名高後轉輕身嚴更未报皇城裏勝賞時游洛水濱作日庭趍三節度淮西曾是執戈人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　元稹微之樂府古題序云詩之爲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項安世家說唐人絕句有不可及者余嘗謂杜牧之雲夢絕句可作三賢論其辭云日旗雲旆想悠揚一索功高縛楚王直是扁舟五湖客未如終始郭汾陽詩意謂天接不若肥遯之高肥遯不若君臣相保之懿使文士評之當作數百字而牧之直以末聯十四字盡之真奇作也李商隱詠江都事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用事命意皆爲精切然溫庭筠用之愈工庭筠云後主宮中有晚鶯飛來只隔西江水誦其語但若吟詠景物玩其意則目睫之讖前車之戒皆在其中矣　息嬀廟在今漢陽軍城中俗呼桃花夫人廟杜牧之嘗作此詩但以末句七字斷此一段公案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畢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前三句可及後一句不可及也以綠珠撥息嬀是非判然不待下語此正與賈詡對曹公云思劉景升袁本初父子相類可謂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矣　余嘗見黃太史訂正李太白詩字如送紀秀才遊越詩云送爾遊華頂令余發會吟太史云會當作越華頂越中山名爲吟謂思越事可謂精切矣然文選中自有會吟行一篇專言會稽山川風物之美則尤於送人遊越爲宜而爲吟乃越人思鄉之事反更不切也李義山錦瑟詩云藍田日暖玉生烟正如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辭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其光潤之態可愛而想也義山此詩本詠婦人而後人穿鑿使以中間四句爲琴之四曲此詩本自明白不須注釋注詩者之[illegible]多　朱呂二先生[illegible]次河[illegible]子之言[illegible]以詩事[illegible]

判然也　又見任子淵注黃太史涪溪行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云甫有杜鵑行結有春陵行春秋當作春陵後呂秘書作皇宋文鑑亦用任氏之說獨張左司先生栻云涪溪石本上是春秋字任說非也紹熙壬子歲余以澧州教授考試永州過涪溪捫崖石讀太史親蹟如先生之言則又知山谷既改李太白詩任子淵安得不改山谷詩耶二事皆為博學所誤故出奇至此　杜詩有遣行官張望補稻詩又答嚴武云雨映行官傳贈詩蓋唐人例呼官力爲行官若今散從官衙官之類韓退之與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得吾兄書者是也如杜詩有爲軍送酒盧仝詩有軍將送茶皆當時送書之人後人不知遂以雨映行官爲雨映行宮其去本事遠矣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此詩與人之失所依託也藕花可依而依蒲豈不謬然此楊秘監萬里說　同年游寺簿仲鴻言觀至參積山野寺山園至今恍然始覺杜詩之妙滿山皆櫻桃方熟時山鵲與鸚鵡群食之人皆知隴山是鸚鵡所聚特未知金桃之爲櫻桃爾安世嘗讀許慎注淮南子云含桃鸎所含食故名含桃意櫻桃字當爲鸎今觀游兄之言則許氏所謂鸎者當爲鸚鵡而含桃又當名爲金桃也今西邊人用野櫻桃皮飾刀靶謂之金桃

皮則櫻桃之為金桃無疑矣　蜀人皆言滄溪縣宜梓秋時黄實無缺山谷舟中望之極可愛杜詩所謂青惜峯巒過黄知橘柚來者蓋得之也此物不產橘柚特過客適見似是橘柚爾如蘇子瞻詩中適印紫氣門之關人乃是適應江所出傳聞之誤如此非一後世謂古人當時所得為真者未必然也張侃拙軒初藁光堯宴玉津園武臣趙伯驌奏曰棣洌求赤李易撇光光曰漁人將仙非漁也愚也使其不惑其實及持而圖伯驌進詩云當時漫說有桃源都信漁人不得仙何似玉皇親到處一時和氣滿山川遂擢首即日換通奉大夫　光堯嘗於晚春問劉妃云而中今有何草木妃以萱文初結子萱草正宜男對詩有兩鵲巢名一而義殊者南美其德陳國憂其讒　子美北征詩云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可謂窮矣及賦韋偃畫古松詩則云我有一疋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君放筆為直幹子美乃有餘贍作畫材何也余嘗戲作小詩示少陵云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畫掃[illegible]精曾取天吳紫鳳圖使少陵尚無恙當為我一揮肢也以上周紫芝讀子固次公箋月過韋偃雙松夜來[illegible]長安曉北征夜解[illegible]危疑遲古時主為知[illegible]寄九月猶絺綌[illegible]衰[illegible]少陵于日出[illegible]天寶東都長安之後多在流離顛沛中其所得豈如畫松時耶上元時成都生草堂竟種木於何十一少府覔松樹子於韋少府覔果栽於徐卿求栽移樹茅屋為風雨所破長歌自嘆至有力不得救之語則少陵困苦又不止於九月猶絺綌也越四年張舍人遺織段少陵辭之且云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觀此數語少陵之心可見紫芝特未致歲月先後耳　子美退之句律非他人可及杜云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韓云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備儷嚴易直之體　四時詩許彥周云顧愷之情詩中語非淵明詩山谷在忠州時摘樂天詩成十小絶彥周特未知耳　杜子美詩云朱紱負平生又云扶病垂朱紱又云學帶看朱紱銀章付老翁白樂天詩云金帶縋腰衫委地又云紫綬相輝亦不惡又云赤紱金章盡到身韋應物詩云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山林鍾鼎各天性也　少陵詩有苔卧綠沉槍周紫芝聚趙德麟以綠沉為竹引陸龜蒙一宗三百竿綠沉森杳冥又引廣志古弓名又引劉邵趙郡賦其器用則六弓四弩綠沉黄門重鈴魚腸了令角瑞雖有依據既云弓少陵詩何必下槍字弓與鎗是兩物趙次公云以綠色之物沈漆其柄沈與沉同元嘉十六年廣州所作銀塗漆屏風二十三床綠沈屏風一床又石季龍出

乘輿用桃枝簟或綠沉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鬱金色當以次公之説為正　廣南風俗無市有虛其俗擇虛曠可容衆之地先數日出榜云某日於某處做虛是日貴賤咸集百貨悉備雞豚靚田產之類亦於其地主昏閙然而散其地依虛曠故曰虛柳子厚詩云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虛人是也予始至上陌村其地屬湖之武康依山產竹木牙儈門前各有虛地至晨山民荷竹木畢集交擠其中售者紛然不售則牙儈代還直山民得錢買鹽糧米而歸地則虛曠終日無一人跡亦廣南虛之類也　東坡志林載晉辭客云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熟是以低昂此雖戲語然古人造酒理蓋如此黍稻之出穗也必直而仰其熟也必曲而俯麥則反是此陰陽之物也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一以麴麥陰氣也又思如海南無麥而用米作麴耶吾嘗自京載麥百斛至錢塘以踏[illegible]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常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船上麵作麴則酒亦絶佳以此知其驗龍臺先生潘建雨中步行路過歸正官驗如書吐語皆直有理遂竟見州有本問曰北人飯麥何如曰[illegible]皇象之[illegible]余[illegible]其言之詩披曰生於[illegible]水不消[illegible]云小兩賓真歌作[illegible]雲頭上正關請皇皇客路有何好[illegible]燈如許[illegible]兄生竹輿渾似醉徐行蒙袂頗相宜路遠北客亦不急野店濁醪時共持木落天晴山萆閙雙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是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詩人多以柴桑令為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柴桑令樂天宿西林作曾襄而親見凌季文尚書言千里蓴羹末下鹽豉末當作未千里末下是兩地名予嘗取陸機傳考之因侍中王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機以是對吳中不聞有千里末下地名說恐未確又考之世說但末下鹽豉則燒然不是未字亦不是地名故老杜詩云豉化蓴絲熟近又見雲間志引寰宇志華亭谷出佳魚蓴菜陸平原所謂千里蓴羹者不獨指太湖也孔毅父珩璜論云千里蓴羹但末下鹽豉謂蓴生水中後人誤以千里末下為地名可刪去但字劉長卿歷陽詩一鍾蓴菜來千里水發吳亦機之意今人食蓴無鹽則化成水少陵毅父之言驗矣陸三山云蓴菜最宜鹽豉所謂末下鹽豉者言下鹽豉即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蓴菜之美

北苑茶甲天下歲貢龍團不得鳳凰山味潭水不成潭中石黑堅如玉為研與筆墨宜熙寧中王顧始發其妙東坡因而名之有龍尾研歌云況真蘇子鳳味鍚戲語相嘲作牛後頗瀆用此傳易　歐陽文忠重交游送

詩數見於劉原父云。別君今幾時。歲月如抛羽。悠悠寢與食。忽忽朝復暮。又云。鷸足無厭納。倉廩徒耗蠹。於孔生云。志士惜白日。高車無停輪。孔生東魯儒。年少勇且仁。又云。丈夫志不遇。豈恚長賤貧。於白秀才云。白子來自西。訪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吉氣溫且舒。又云。子其從我游。有志知何如。於韓子華云。貴我大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大歡喜。笑語忘不共一尊。於孔秀才云。吾始未識子。但聞楊公賢。及子來叩門。手持贈子篇。於吳生云。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今又得吳生。晚得喜且嘆。於姜秀才云。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髮。於章生云。子年方少力可勉。德性與夫子。為顏回。於焦千之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待九鼎重。於蘇子美云。眾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於梅聖俞云。人皆喜詩翁。有酒誰肯一醉之。嗟我獨無酒。徒能就翁何所爲。又云。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及哭之則云。黃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鳳凰不再鳴。自從蘇梅二子死。天地寂默無佳聲。又云。昔遊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最後題書安集云。蘇梅久作黃泉客。我亦今爲白髮翁。[illegible]讀[illegible]一千首[illegible]渠秋月與[illegible]公聲名。國文忠和[illegible]聲梅定著云　蘇文忠平日出處[illegible]天。黃州來坡恐亦效樂天東坡也。爲忠州刺史時有東坡種花二詩。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西省對花憶忠州東坡詩云。每看闌下丹青樹。不忘天邊錦繡林。西掖垣中今日眼。南賓樓上去年心。花含春意無分別。物感人情有淺深。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小林櫳。又詩云。二年留滯在江城。草木禽魚盡有情。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文忠不輕許可。獨致愛樂天。侔形詩篇。豈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實起於樂天忠州之作

后山云。歐陽文忠不喜杜詩。蘇文忠不喜史記。予謂二公文章度越諸子。已有餘力。其不取此。方史記子美者。蓋尊之也

范文正京口郡事云。突兀立孤城。詩中別有情。地深江底過。日大海心生。甘露樓臺古。金山氣象清。六朝人薄命。不見此昇平。其規劉長卿金陵五詠。氣象夐不同矣

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言三星直戶。焦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星俱出。謂之牽牛。東坡元日次張子野七夕云。待句牛女夕。轉頭參尾中。用事精切

太白詩。剗卻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子美詩。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陸務觀摘作一聯。剗卻君山湘水平。斫卻桂樹月更明。蓋太白子美平日以詩自適。淋漓筆墨。故有此耳近世如危逢吉白沙舟中月夜詩云。萬丈碧琉璃。孤舟夜推破。誰知老蓬腹下有謫仙生。和月吸玻瓈。詩清神欲舞。此月能冰酒。此酒能玉浚。亦是佳句。

張安國題秦城云。壁山堙谷北防胡。高壘壁城吏遠闕。控海水天塵不動。邪知龍上兩耕夫。倪巨濟題昆陽光武祠云。空村煙樹鎖叢祠。悄影吹風過客知。寒鐶不來寒雨瀑。却如當日渡河時。真詩史也。叢祠陳勝侍註。草木參對說

太祖即位四年。郊日至。亦在晦。至其實儼始上聞。不得已。用十六日甲子非日至。郊惟此一舉。范鎮太報賦云。用日之至。吾道之長。就國之南。吾君之饗。與前說同。又吳曾漫錄云。熙寧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據其御敕令謂侍臣曰。若當郊祀。歲未何哉。言景祐三年十一月晦冬至。帝疑其不經。宋敏求奏。堂時以月晦祀天爲非。宜移用十五日甲子。詔曰。月既肇於黃鍾。日且臨於甲子。杜甫有晦日過崔戢詩。陳與義有休日詩。則知晦日。不惟不可用於郊。雖他事亦不可用。後世用爲休澣日。

前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少陵取爲遣興詩句。淮南子[illegible]也。不可[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可以追速。[illegible]王[illegible]何文[illegible]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韓文公[illegible]秦云。秦田可耕時已催王師討北。何當鑄戟。罷戰罷農事。潰戰馬飢苦。推念我。秦州納節舊時兒。起舍諫議聯翩來。朝廷未有遺暑。肯不無意耕與蠶。蓋未嘗一日不以家國爲念也

飲馬長城窟。說者謂秦築長城。飲馬水窟。婦人思夫。故作此曲。文選載一篇正用是說。唐詩僧子蘭一篇。當以賈誼過秦論之。蓋唐征戰之多。故借是以寓言。其詩云。洗盡骨上土。不洗骨中冤。其言哀以怨

元次山舂陵行及賊退示官吏詩。少陵有同作。一篇韓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及觀杜牧之詩云。太守政如水。長官貪似狼。征輸一云單任爲自存。又陸魯望敎小雞山樵人語。欲移以貴乾符間郡守。則其比興體製。蓋與少陵過元次山詩意同也

明皇雜錄曰。上御勤政樓。大張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仍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而舞不輟。又有公孫大娘者。善劍舞。能爲隣里曲。曹衰雨以渾脫西河劍器。是曲名。謂室有婦人而能舞劍者。予致少陵詩曰。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群帝驂龍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又日妙舞此曲神揚揚。則以劍而舞也。明矣。如項伯請以劍舞。漢元帝九劍之戲。亦此類也

毛澤民九

日煎茶代酒嘗有吟句釋皎然九日同陸處士嘗茶詩云九日山僧院東籬菊也黃俗人泛新酒誰解助茶香因思前輩做事雖曰自我作古俱有來歷　李太白陳履常有妾薄命詩陸務觀反之末句云命薄却令天下樂　少陵詩春歸待一金東坡註引王逸少春歸待一金事予攷孟子註古者一鎰爲一金一鎰二十兩則知百金二千兩千金二萬兩此戰國時也漢賜諸侯王及功臣以下金凡言黃金者眞金不言黃金者一金與萬錢又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漢賜陳平金二十鎰則是戰國時四百兩沈存中云古之一斤今四兩有餘其直二千五百漢之四金方及黃金乙斤價例唐太宗賜功臣黃金各乙斤者以一金論之則唐之一金視漢之一金其價已同於黃金耶少陵之詩一金可[illegible]蓋與鎰同　蔡聖老望夫石詩云千古流傳未是真爲誰[illegible]付又年[illegible]時仰望終身者何事冷留竟不歸前輩以顏況詩能形容妙處許不若聖老盡情而歸於義云詩人詠秋多是感傷李方叔秋十日[illegible]造化以安天命[illegible]灰詩云[illegible]不[illegible]傳之[illegible]長[illegible]士曾肩[illegible]之[illegible]衣之[illegible]

常患一握中詩云平升檀欒淵明酒二寸遠家子夏冠此冠中之羽也歐陽在穎曾詩禁用瓊玉梅月等字號白戰體坡公權守穎過雪次歐公韻又作長篇皆倣其體格律一新聳動當時其後如山谷詠雪家貧無酒望隣家官冷有田知歲豐之句亦可企二公矣　張子韶罪意山林有淵明歸田園詩今觀春晴詩云閒門玩秋色愛此佳山林此眞得山林趣也　韋應物判滁日有吊僧詩云破衣掛樹老僧亡情無姓氏惠勤從歐公游醉翁事記得以名書何其幸耶　張正見詠梅云紙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楊誠齋以爲警句韓子蒼用春不雪三字語意尤新　詩中用三嬋娟字嬋娟去作誰家妾人嬋娟也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月嬋娟也雨洗嬋娟淨竹嬋娟也又有山嬋娟嬋娟美貌也　吳淑謝送別詩婦人雖服飲淚不等閒流只因苦離別揮盡三江秋用陸龜蒙丈夫非無淚不洒離別間之句　李義山禮花詩云風露凄凄秋景繁可憐榮落在朝昏未央宮裏三千女但保紅顏莫保恩引類深遠哀而不怨末句與樂天行路難之作頗相類也　詩非能窮人詩工故謂之窮窮盡也歐公敘梅聖俞亦云東坡次秦少游梅花詩人因長貧日午飢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朝弄亦非謂因詩而後窮韓文公贈島詩云竹實鳳所食德馨神所歆贈郊詩

云賓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豈非以詩至郊島而窮其妙耶近代如陳去非以墨梅五詠見知于君上葛魯卿序之遂有窮人達人之說此則備襲詩能窮人之語然失之矣　曾吉甫喜雨詩無田似我猶懽喜何況人間望歲心眞所謂樂民之樂者也　蔡天啓七歲見王荊公公時在蔣山三門上坐天啓父云小子能詩乞丞相出一題適三門有榜云人不得於三門池上取魚荊公云此乃題也天啓應聲云門前秋水碧鱗鱗赤鯉躍出如有神汝要取魚須遠去切勿近前丞相嗔天啓實集古人句而成章耳許彥周作葉致遠戲書惟第三句不同葉云君欲釣魚須遠去　徐東湖送張仲宗詩云詩如雲態度人似柳風流全用張姓事王彥章爾李大漢文詩云詩成白也無毫敵落筆潮于李動何全用李姓事前輩作詩精切如此　水仙花外白中黃莖幹虛通見如本生武當山谷間土人謂之天蔥　楊誠齋水仙詩盛稱千葉爲眞水仙而單葉當用舊名不知東越園丁種此花能出新意正夏取根碎剝裝之則日中遂爲千葉蠟梅湖南謂之狗蠅花賦[illegible]吉豬枝楊狗蠅者山谷則云京洛謂之蠟梅本身與葉類蒴藋又有色淡黃檀霜之句自註云嶺南黃檀霜凍終[illegible]黃僧持水仙詩云[illegible]風清玉臺小[illegible]黃[illegible]重金盃寒羊年尸作瑤池客不許春風正眼看蠟梅詩云蜜脾新出東坪奇奴隸春風萬玉枝清客同名盡尊隸黃姑換骨與西施凄涼鼓角非吾事月到池臺亦汝時桃李望中無此實眞成清德長人知善於詠二花也　魏信陵詩云鶯舞瞻轉鏡歌射風裊花枝學舞腰柳耆卿詞云魚市孤煙裊寒碧水村殘葉舞愁紅乎謂魏之詩似詞柳之詞似詩唐詩近纖靡後世止稱開元元和者此也令狐文公有進張祜詩表云凡製五言包含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機甚苦搜象頗深筆流所推風格罕及故祜之名比諸人積著信陵即樂天立碑詩所謂我聞望江縣麴令撫惸嫠在官有仁政名不聞京師者此則又不專以詩爲名也　紅梅詩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曾裘甫云徐東湖得意句東坡一見極稱賞春日詩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僧仲南作朱梅翁親書後見方惟深和周楚望紅梅王純道和傳墨卿寒食詩聯一同若非東坡稱賞梅翁親書則東湖仲南不得專美矣于頃跋海昌利蘇才翁行草世以詩爲才翁作不知乃樂天詩也　杜少陵詩云遠愁勾漏令不必問丹砂容州勾漏縣白砂洞多白石石中有白丸狀似丹砂梅聖俞詩云鼓添萬茶紫福州閩縣王埔傍水有地三畝上有兩石鼓俗傳舊日潮入鼓振今鼓不復振而茶品最

佳漫書補兩郡圖經之闕　選載古詩十九首李善注枚乘作疑不能明也近得徐度王臺新詠有古詩八首又有枚乘雜詩九首則知昭明未編入選時不知何人精擇十九詩及取他詩續之往往不及遠以古詩為名此正昭明得編類之例也選注又云行行重行行相去日已遠作兩篇尤為穿鑿　俗謂之酒膓寬似海色膽大如天本盧玉川詩色膽作詩膽

林君復詩云雲木叫鉤輈爾雅云鉤輈格磔為鷓鴣聲詩話多以為鷓鴣嘗見士友自湖湘來云鷓鴣全似竹雞而形模稍大其色則類深家鹿胎斑其聲則行不得也哥哥與鉤輈不類此詩當是吳浙士夫作浙無鷓鴣予嘗春行湖上及臨安溪山間有禽如拖白練而尾深褐色其聲分明叫鉤輈打人以管笋鳥呼之取聲之清越則鉤輈乃此禽非鷓鴣明矣倪巨濟詩云晚風起晴江殘日滿叢竹鷓鴣不耐寒相與催歸熟未家吹玉甗甬中西家無術聲更悲又自題云以格磔為鞠熟復讀許渾集有夜聽詩云鷓鴣先聽美人歌又有過陝州夜聽[illegible]妓人吾聞鷓鴣者謂猶得往往在耳則如歎其聲也　太白詩[illegible]國子[illegible]選[illegible]直詩[illegible]仙[illegible]

古人句[illegible]殘[illegible]雲無時[illegible]過松門[illegible]光[illegible]例用字殊　前人事陳寶已勝如王[illegible]詩過嚴子陵祠詩壁主已[illegible]哉[illegible]復戶當遣子陵高　五方風俗不同言語不通中國謂之譯西羌謂之傳倪巨濟選金光經詩不押韻用偈格也　顏太初詠藕結句云自温其如玉胡為乎泥中韓子蒼六言云藕割江妃玉臂蓮分水府珠胎不若太初之詩婉　韓文公贈張籍詩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籍詠苗用苗秋字詠竹用竹杳字用心甚苦文公亦善誘後輩者也　山谷水仙詩云凌波仙子生塵襪近人見詠襪直謂凌波足襪李義山詩云嘗聞宓妃襪渡水欲生塵好借嫦娥著清霄踏月輪則以凌波為襪非是　竇滔妻蘇氏織回紋詩今所傳本乃文理不斷非順讀倒讀謂之回紋也倒讀回文未知起於何代　近見朱彝子大題閻立本畫蘇李河梁執別圖詩末句前身想是胡婦子親見兩公相別時狀一時之景極佳因記坡公答劉沔云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儇陋正齊梁小兒所擬作決非兩漢文及取武傳觀焉則陵置酒舞歌言已登矣詩與書誠贋坡公之言王所以斥陵之不忠於漢而統之精識不戒於無理會耶　陸三山和宋都曹詩云古詩三千篇刪取財十一每讀先再拜若聽清廟瑟

詩降為楚騷猶足中六律天未喪斯文杜老乃獨出陵遲至元白固已可憤疾及觀晚唐作令人欲焚筆此風近復熾隙穴始難窒淫哇解移人往往長妙質君言告學者切勿為所怵杭川必至海為道當擇術三山此詩當矣葉水心序王木叔詩卷云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破天爭研鬬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長也及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也此又與之分辨　吳興俞汝尚退翁題三角亭警句云春無四面花夜欠一簷雨人多稱誦括蒼陳汝錫師予題八角亭云最好蕭蕭春夜雨一簷分作兩簷聲小宋公云退之進學文等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大意相類蓋古人作文皆有祖述然攻之愈深句法尤奇此學者所當致　詩三百五篇率是閭兒巷婦之言有關風教近見書肆圖像人物其事則詳於左中有一絕拾得半文錢上有閭元字想見團圓時貴盡不干事書雖鄙而理到又有一絕夜雨滴空堦滴滴空堦裏空堦滴不入滴入愁人耳可謂善於形詠者每見詩人窮日夜以苦思求高而反下欲平而反[illegible]而反[illegible]有愧於前二詩者多矣[illegible]三山[illegible]作。[illegible]云事作[illegible]

山題石氏畫苑詩云春行無好事事作不草書大文士以作事近從者適謂之悽悷陸士衡文賦曰悽悷瀏漫已稱失嗟老草一作悽悷　虞水丞廳事西壁一間篇以日戒摘韓文公藍田壁記中語攻媿樓公為汪作德書佀後作德三十五年以推當之貲未嘗執硯公餘吟句續讀未已因以日戒名其廳壁石鉞載公所記載公謂文公記語特一時有為而言而丞不負于意為虛設佀曰官無小大各行其志丞豈負于哉恐子之不能守其職爾故為之言曰做官休妄想遇事莫妄辦識者必有取焉先是四月二十六日離滕下凡耳目所接雜然有觸於中者見諸歌詠輒擇數解川之卷首老學庵筆記吳幾先嘗言參寥詩云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五月非荷花盛時不當云無數滿汀洲廉宣仲云此但取句美若云六月臨平山下路則不佳矣幾先云只是君記得熟故以五月為勝不然止云六月亦豈不佳哉　蜀人石耆公言蘇黃門嘗語其姪孫在庭少卿曰哀江頭即長恨歌也長恨冗而凡哀江頭簡而高在庭曰當武與桓二詩守言用兵而繁簡不同蓋此意乎黃門摑手曰不然　世言荊公四家詩後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說酒及婦人恐非荊公之言白詩樂府外及婦人者實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淵明輩亦未為過此乃讀白詩不熟者妄立此論耳

四家詩未必有次序使誠不喜白當自有故蓋白識度甚淺觀其詩中如中宵出飲三百盃明朝歸揖二千石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金鎖賢王公大人借顏色金章紫綬來相趨一別蹉跎朝市間青雲之交不可攀歸來入咸陽談笑皆王公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之類淺陋有索客之風集中此等語至多世俱以其詞豪俊動人故不深考耳又如以布衣得一翰林供奉此何足道遂云當時笑我微賤者却來請謁為交歡宜其終身坎壈也　杜子美梅雨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蓋成都所賦也今成都乃未嘗有梅雨惟秋半積陰氣令蒸溽與吳中梅雨時相類耳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　山谷水仙花二絕淡掃蛾眉簪一枝及只比江梅無好枝者見於李端叔集中然非端叔所及也賀方回作王子開挽詞和璧終歸趙干將不葬吳者見於秦少游集中子開大觀己丑卒於江陰而道葬臨城故方回此句為工時少游已沒十年矣水仙花則不可考然氣格似山谷晚作不類端叔也　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回捉我臂閣書奇篆端丹砂精之不可識[illegible]身凌紫雲天天曰此人不識字大曰不惡當乃爾太白[illegible]也公大笑曰自青城來[illegible]況念步[illegible]擣石城秋亡兄仲高及陳季卿皆喜誦之端節亦仕宦[illegible]得[illegible]表一郡而卒其詩不甚傳　夜凉疑有雨院靜似無僧潘逍遙詩也　國史補記李端宴郭曖駙馬宅賦詩有荀令何郎之句衆稱絕妙而其詩乃不傳山谷作酴醾詩用之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遂為古今絕唱不知端詩能及之否　紹興中有貴人好為俳諧體詩及箋啓詩云綠樹帶雲山罨畫斜陽入竹地鋪金上汪內相啓云長撤脫却青羅帔綠蓋千層俊鷹解下綠絲絛青雲萬里後生遂有以為工者頗是時前輩猶在雅正未衰不然與五代文體何異此事繫時治忽非細事也　宋文安公自禁庭謫鄜時詩云九月一日奉急宣連忙趨至閤門前忽為典午知何罪謫向鄜州更惆悵蓋當時謫黜者召至閤門受命乃行也　晁子止云曾見東坡手書四州環一島詩其間茫茫太倉中一句乃區區魏中粟不知果否　蘇季真云寄張文潛挽鄉狀詩初本云酒半消其下云江邊獨弔挽鄉狀林下聞尋華攜筍盛李章又誤為李條已而悟故盡易之雖異家所傳然去今所行亦字韻殊遠恐傳之誤也　杜詩夜闌更秉燭意謂夜已深矣宜睡而復秉燭以見久客喜歸之意僧德洪妄云更當平聲讀為有是哉　先夫人幼多在外家晁氏言諸晁讀杜詩稱子也能晚來幽獨恐傷神也字恐字皆作去聲讀　韓退之詩云夕貶潮陽路八千歐公云夷陵此去更三千謂八十里三千里也或以為歐後非也書猶成五服至于五千注云五千里論語冉有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注亦云六七十里五六十里也　老杜哀江頭云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方皇惑避死之際欲往城南乃不能記孰為南北也然荊公集句兩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為舛誤或以為改定皆非也蓋所傳本偶不同而意則一也北人謂向為望謂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皇惑避死不能記南北之意　湯岐公自行宮留守出為會稽朝士以詩送行甚衆周子充在館中亦有詩而亡之岐公以書再求曰頃蒙贈言乃為散者藏去子充極愛其遣辭之婉　張繼楓橋夜泊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歐陽公嘲之云句則佳矣其如夜半不是打鐘時後人又謂惟蘇州有半夜鐘皆非也按于鄴褒中即事詩云遠鐘來半夜明月入千家皇甫冉秋夜宿會稽嚴維宅詩云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此豈亦蘇州詩耶恐唐時僧寺自有夜半鐘也京都街鼓今尚廢後生讀唐詩文及街鼓者往往茫然不能知況僧寺夜半鐘乎　宋白尚書詩云[illegible]宮入[illegible]才本似[illegible]為常人衆好詩夫救宋詩鄙多疵纇而[illegible]意絕有警拔者故其自言如此　杜少陵月詩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前輩以為譏肅宗恐未必然若初到成都詩云烏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此則感時事發然憂愛忠敬之意斷然見於言外非譏刺也　鄭介夫喜作詩多至數十篇謫英州遇赦得歸有句云未言路上舟車費尚欠城中酒樂錢絕似王元之也　會稽法雲長老重喜為童子時初不識字因掃寺廊忽若有省遂能詩其警句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縫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程公闢修撰守會稽聞喜名一日召之與遊蕺山上方院索詩喜即吟云行到寺中寺出觀山外山蓋戲用公闢體也　竹谷叢書詩人諷詠自有主意觀者不可泥其區區之詞聞見錄曰樂天長恨歌夕殿螢飛思悄然孤燈挑盡未能眠豈有興慶宮中夜不點燭明皇自挑燈之理步里客談曰陳無己古墨行謂靡思殿裏春將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國風煙入長算燈火闌殘歌舞散乃村鎮夜深景致靡思殿不應如是二說甚相類僕謂二詩正所以狀宮中向夜蕭索之意非以形容盛麗之為固雖天上非人間比使言高燒畫燭貴則貴矣豈復有長恨等意耶觀者味其情旨斯可矣杜子美進李龜年詩曰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韓退之井詩曰賈誼宅中今始見葛洪山下昔曾窺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時杜詩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韓詩已呼孺人戞鳴瑟更遣稚子傳清盃因知韓詩亦自杜詩中來儲光羲詩孺人善逢迎稚子解趨走孺人對稚子又出於江淹恨賦　魯直詩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人謂此體自魯直創見僕謂不然唐詩此體甚多張祜曰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饒李益曰鄉吳興近無消息張袁公貧苦寂寞書休曰郭尚父休誇塞北裴中令莫說淮西杜荀鶴曰卷一箔絲供釣線種千竿竹作漁竿皆此句法也謂之似覺齟齬其實協律

張華謾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雲霏劉禹錫曰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卻迴權德輿曰去時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憐春盡未歸客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張文潛書陳文惠公題松江詩落句云西風斜日鱸魚香昔松江有鱸魚年書用此鄉字而數本見皆作香字魚來爲蓴鱸魚真廉甚貴得香我松江詩好以鱸魚不貴作吳筆以蓴羹而往[illegible]思小船使鱸鄉香羹爭吳伯詩曰香羹何處羨鱸魚亦作香字未謂非當謂作者正不如是之說劉參得詩曰湖魚香勝肉孰謂不當言香耶　但此鱸魚香云者謂當八九月鱸魚肥美之時節氣味耳非見指魚之馨香也張右史之說既已失之而周知和乃復強牽引蘇黃二詩以證鱸魚香之說且說蓴以蓴羹往往馨香遠聞其見殊甚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鱸魚香字比鱸魚鄉甚覺氣味長更與識者參之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飇墮鄰果暴雨落江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　唐人詩句中用俗語者惟杜荀鶴羅昭諫爲多荀鶴詩如曰祗恐爲僧僧不了爲僧得了盡輸僧曰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曰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曰世間多少能言客誰是無愁得睡人曰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曰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羅昭諫詩如曰西施若解亡人國越國亡來又是誰曰今宵有酒今宵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曰能消造化幾多力不受陽和一點塵曰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上來曰時來天地皆同力命去英雄不自由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曰明年更有新條在撓亂春風卒未休今人多引此語往往不知誰作

誤用衛霍事不獨王維爲然試觀高適詩亦曰銀鞍玉勒繡蝥弧每逐嫖姚破骨都李廣從來先將士衛青未肯學孫吳按漢書不學孫吳兵法乃霍去病非衛青也此詩亦與王維同是亦以去病事爲衛青用蓋衛霍同時爲將而二傳相近故多誤引用之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八

永樂大典

卷八二一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吳可行
書寫儒士臣章表
圈點監生臣尹之光
臣李湄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二支

詩

詩話六十三

敬齋古今黈文出升平世。禾生大有年。四充今日月。六合古山川。反朴次三五。古文丁一千。王功因各定。代作不相沿。主化布于下。人心孚自天。上方求士切。公亦立仁先。才行荀并至。位名尤兩全。末由弓冶手。安比父兄肩。章及布衣仕。冝希守令先。尺刀元亙用。丹白且同研。去吏多甘老。休兵坐力田。干戈包已久。永卜本支延。歐陽永叔戲爲也。小兒初作字。點畫稍多。即難措筆。必簡易則易爲力。故小學有上士由山水。中人坐竹林之語。歐公此詩。當亦爲兒筆設也。　小說中載宫人詩云。朝來自覺承恩寂。笑倩傍人認繍毬。一本云。承恩醉。殊害義理。又杜荀鶴春宫怨落句云。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一本云。相伴。則上下文離。不成語矣。　東坡詩。口業向詩猶小小。眼花因酒尚紛紛。又云。口業不停詩有債。眼花亂墜酒生風。若眼花則或然或否。若口業則信有之。　東坡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而有欲浮大白追餘賞。幸有迴風驚落屑之句。或以謂落屑亦體物語。或者

之言非也。此蓋用陶侃竹頭木屑事耳。　納紙投名媿已深。更教門外久沈吟。事窮計急燒牛尾。不是田單素有心。此詩不知何人所作。索謁固可恥。然士當窮困。搖尾乞憐於人。亦可愍也。前輩又有云。門前久立處。庳上欲言時。此真所謂不經此境。不能道此語者。　李華寄趙七詩云。丹丘忽聚散。素壁相奔衝。出於老杜。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李白瀑布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而陸蟾詠瀑布云。嶽色染不得。神工裁亦難。可謂天冠地屨矣。樂天詠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狄煥詠柳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蓋皆摸寫李白體。而蜀妓贈陳希夷則云。帝王師不得。日月老應難。是又其變也。　杜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以意對耳。故前人謂之十四字句。或者說子美詩無一字浪發者。人止知以意對。不知尋常與七十。正爲切對也。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尋常亦數也。故得對七十。或者之言非是。如秦州雜詩云。近按西南境。長懷十九泉。西南非數也。此詩西南字。雖非其數。而預四方之名。與數相近。準或者之言猶得借用。如杜位宅守歲云。四十明朝過。飛騰暮景斜。豈飛騰亦爲四方之名耶。或者之言不可信。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摇落對云。疎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閑。其優劣大不相侔。覧者自

當見之。詠棣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棣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為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寧。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舍。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為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為此皆假對。意謂下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為春夏之夏。子為朱紫之紫。塵俗哉。　李益鸛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魯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歐詩歡時雖索寞。得酒便豪橫。老蘇詩佳節屢從愁裏過。壯心還傍酒中來。二老詩意正同。　老杜寄高適岑參詩云。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休文明遠。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揚駱。富嘉謩近代惜盧王。似爾官仍貴。前賢命可傷。以此詩證戲為等篇。則此老未嘗鄙四傑也。　老杜送高三十五書記。師字韻詩。言意娓娓不盡。予嘗欲學作一篇。自顧淺鄙。不敢措手。人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予謂此詩百尺竿頭更進百尺。　許渾灞上逢元處士東歸詩云。何人更結王生韤。此客空彈貢禹冠。薛逢上崔相公云。公車未結王生韈。客路空彈貢禹冠。二人所對皆同。然許語似暢於薛。　東坡贈王子直詩首云。萬里雲山一破裘。杖端閑掛百錢游。其第三聯云。水底笙歌蛙兩部。山中奴婢橘千頭。晉阮脩字宣子。常步行。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而飲。今改云。杖端蓋避下句橘千頭之頭。孔稚圭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圭曰。我以此當兩部皷吹。何必效蕃邪。皷吹者。所謂鹵簿之皷吹也。稚圭自以蛙鳴為皷吹。今以蛙鳴為笙歌。亦似與本事不類。　鄰韻而叶者。詩家間用之。謂之轆轤格。又謂之出入格。或以謂自宋人始。非也。此自有詩以來有之。蓋古人文體寬簡。不專以聲病為工拙也。然為律詩則其格有二。有前後相錯者。有前後兩疊者。如李賀詠竹云。入水文光動。抽空綠影春。露花生笋徑。苔色拂霜根。織可承香汗。裁堪釣錦鱗。三梁曾入用。一節奉王孫。則其相錯者也。如示弟云。別弟三年後。還家十日餘。醁醽今日醉。緗帙去時書。病骨獨能在。人間底事無。何須問牛馬。拋擲任梟盧。則其兩疊者也。　孟郊失志夜坐思歸楚江詩云。死辱片時痛。生辱長年羞。青桂無直枝。碧江思舊遊。又失意歸吳寄劉侍郎云。至寶非眼別。至音非耳通。因緘俗外辭。遠寄高天鴻。式窮通得失固自有命。郊一躓跲便爾忿懟欲死。又自以至寶至音非人耳目所能及。因之緘縛語言。布露當世。則郊之為丈夫也何其淺邪。人言郊及第後有一日看盡長安花之句。知其必不遠到何待已第時語。但觀此未第時語。已足以見其人矣。　予寓趙在攝府事。李君坐上客談詩。或曰。必經此境。則始能道此語。余曰不然。此自其中下言之。彼其能者。則異於是。不一舉武。六合之外無不至。到不一拔眼。秋毫之末無不照。了是以謂之才也。才也者。猶之三才之才。蓋人所以與天地並也。使必經此境。能道此語。則其為才也陋矣。子美詠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子美未必曾跨此馬也。長吉狀李憑箜篌則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長吉豈果親造其處乎。以其不經此境能道此語。故子美所以為子美。長吉所以為長吉。一坐為之嘿然。　太白寄遠云。三鳥別王母。銜書來相過。又云。念此送短書。願同雙飛鴻。又云。本作一行書。殷勤坐相憶。一行復一行。滿紙情何極。瑤臺有黃鶴。為報青樓人。朱顏凋落盡。白髮一何新。又云。寄書白鸚鵡。西海慰離居。大內云。安得秦吉了。為人道寸心。寄內云。北鴈春歸看欲盡。南來不得豫章書。代別云。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臺音。答元丹丘云。青鳥海上來。今朝發何處。口銜雲錦箋。為我忽飛去。酬岑勛云。黃鶴東南來。寄書寫心曲。倚松開其緘。憶我腸斷續。此皆以禽鳥寄書見意。其原出於蘇子卿上林鴈及漢武帝故事。蓋以為相思契闊。無由寄聲。而行空度遠。莫若飛鳥之疾。顧託勁翮。猶或可以致我萬一之心焉。是固詩人陶寫性情。言嘆不足之餘旨也。　司馬溫公詩。太白大如李。東方三丈高。又兩不成遊布路歸逢花值柳倍依依。於李字路字下。俱注云恐誤。此實不誤而云誤者。本自裝板之時。無人校讎。偶不知所出。而便自以為誤也。　老杜詩自高古。後人求之過當。往往反為所累。如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乃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謂為藩鎮跋扈。朝多小人。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鈎。謂為縱橫由婦人。曲直在小兒。如此等類。又豈足與言詩邪。　國風方秉蕑兮。贈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為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既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歡。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疏麻神麻也。袁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餘滋。握春蘭兮遺芳。謝靈運詩越嶺溪行云。想見山河人。薜蘿若在眼。握蘭勤徒結。折麻勞莫展。又南樓遲客云。瑤華未堪折。蘭苕亦屢持。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凡此一本於詩人之意。乃如後世折柳寄梅。未必真有事實也。　海外逢寒食。春秋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沈佺期詩也。黃魯直極愛此詩。以為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而石林乃云。今曆家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三日

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石林此說得矣沈詩止述南北風俗之異及夫遠客思歸之意今以爲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一何所見僻邪　李白詩玳瑁筵中懷裏醉芙蓉帳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綺食暮宿鴛鴦之錦衾已極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飛相思愁落暉何由一相見滅燭解羅衣若此等類又可謂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孫　陶弼詩冬日喜許陟見過云為舟興盡且休去五嶺以南皆洞庭案五嶺橫列於虔林桂道之間北望洞庭甚遠弼謂五嶺以南皆洞庭何邪大抵詩家立意貴縱奪遣語貴激昂弼之此意亦以見其一時相慕戀云耳　李陵詩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李周翰曰我心相思如日月當有弦望無極時也翰說非是弦則月半之明望則月滿之明朔則日月相合也李陵意謂今雖相別各出相思之言安知人生之離合非若日月之有離合乎日月之弦望有時人生之聚散亦自有時也但當期遠久耳故下云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曹子建公讌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應瑒德璉傳五官中郎將建章臺燕集詩云公子愛敬客樂飲不知疲左太仲詠史詩云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謝靈運述祖德詩云段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臨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案魏志云文帝為五官中郎將瑒為文學瑒為丕文學則必非碌碌者而靈運之文章沈約稱美以為江左莫及二君製作必不剽掠前人然瑒則全用子建語靈運則全用太冲語何也當時愛賞之極時時諷詠不覺誤為己有耳謝詩復云惠初辭所賞厲志故絶人篇之中押兩人字在古雖有此體終不免為此類此豈率爾而為邪陳述祖德固無率爾之理是又何哉　又代君子有所思云蟻壞漏山阿絲泪毀金骨蓋謂事有可憂者雖小可以喪生故下云器忌含滿欹物忌厚生沒而李善指說邪之人似不類也按家語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此詩當云含滿覆而謂含滿欹者文明遠之誤也　陸士衡別士龍詩云分塗長林側揮袂萬始亭佇眄要遐景傾耳玩餘聲謝靈運別從弟惠連詩云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東坡既別子由復寄詩云登高回首坡壠隔惟見烏帽出復沒文章氣焰天機所到雖云今古一轍至其寫手足之愛道違離之苦千載而下讀其詩則猶能使人酸鼻此其真有物以觸之特詩人能道人情之所同然人易為之感動耳甕牖閑評杜子美詩云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世多

疑詩字是時字而蘇東坡詩云颯颯催詩白雨來又詩云急雨豈無意催詩走羣龍蓋與子美意同則知子美詩是用詩字無疑　遯齋閑覽嘗稱羅可雪詩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誠佳句也不知如何是佳句而遯齋稱之若此每笑青衿詩其詠席云孔堂曾子避漢殿戴憑重殆與羅可雪詩無異　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然前輩多以比白物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踏作瓊瑤跡為有詩從鳳沼來又雪詩云屑瓊瑰瓊本是赤玉今以比雪則誤矣故晏元獻公拒霜花云江城嘉號木芙蓉金蘂瓊芳綻曉風又紅梅詩云巧綴瑚瓊蘂色絲三千宮女宿燕脂又紅梨詩云粹英瓊粒傲霜前今落池臺亦自妍其意蓋欲證退之之誤耳余觀元微之石榴花詩云寥落山榴深映葉紅霞淺帶碧霄雲趨塵枝下年年見別似衣裳不似裙謂榴花不可以比裙也至歐陽公榴花詩云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又榴花詩云榴花寂晚令又折紅綠點綴如裙腰乃特以比裙者豈亦證微之之誤邪　余先父作詩至少每得句須不凡其和倪彥達雪詩云猛穿窗紙寒無獻亂積簷茅曉未知此一聯絕佳嘗謂前輩作詩正不欲區區比類惟善形容者自能體帖使人一見便知詠某物如此方為奇特老父之作正有合前人之意矣又嘗作絶句朝雪云六出匀如剪無根散亂閑倚風輕薄甚佯困貼梅腮其句清絕如此足見其胸中灑落而非俗者也　蘇東坡詩云水面風生人未知低昂巨葉先零亂巨葉荷也此二句殊有佳致非才藻過人者未易及此此恰如鄭毅夫詩也毅夫詩云料得涼風消息近蕭蕭已在柳梢頭比之東坡詩句語雖別而意極同此是知前人錦繡肝腸凡吐出者皆新奇初非蹈習者也　蘇東坡壺中九華詩板本首句云我家岷蜀最高峯然余家收得東坡親書此詩石本首句乃云清溪電轉失雲峯此首句以不若板本之奇疑後來經改也　王介甫不作纖豔等語余嘗疑濃綠萬枝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非介甫之詞後觀方勺泊宅編云陳正敏謂此唐人詩介甫常題於扇上爾是余之所見為不妄也　洪覺範詩云麗句妙於天下白高才俊似海東青此一聯甚佳天下白者越女天下白也海東青者海上一鳥名能一日渡海者也　杜子美詩云白白江魚入饌來余深愛其用入饌二字後觀黃太史家書云筍四時入饌又洪駒父詩云溪毛入饌光浮莢亦愛其用入饌二字與余所見同也　秦少游贈解于子駿詩云擊強雕鶚健治劇鸊鵜銛藝苑雌黃病其句中不見餘刃之意遂云鸊鵜銛不可彼蓋不知少游用杜子美之詩耳子美詩云銛鋒瑩鸊鵜所謂鸊鵜銛者蓋比爾非少游

之誤也。

孏真子録載杜子美獨酌詩云：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徐步詩云：整履步青蕪，荒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須。且獨酌則無獻酬也，徐步則非奔之也，以故蜂蟻之類微細之物，皆能見之。若夫與客對談，急趨而過，則何暇詳視至於如此哉。余以是知蘇東坡在惠州，其子過赴州會未歸，而東坡有詩云：卧看月窻盤蠨蛸，静聞風幔落蜘蛛者，亦是意也。

入多病蘇東坡詩：不向如皋閑射雉，歸來何以得卿卿。謂左氏傳如訓往，御以如皋者，蓋爲妻之御而往皋也。今曰不向如皋，則是便指如皋爲地名，非是。彼乃不知後人誤寫向字在不字下爾，非東坡之誤也。余嘗親見東坡一紙書此詩，乃向不，誠是也，與如皋地名略不相妨。見前輩文字不能詳究，輙妄自譏誚，豈不重可笑歟。

洪覺範有文彩，作詩殊可喜，黄太史諸公皆愛之，嘗與唱和，但不讀儒書，故用事時有錯誤，爲可恨也。其作冷齋夜話，竊笑杜子美彭衙行押兩餐字。夫子美彭衙行云：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是押餐字無疑。若乃衆雛爛熳睡，喚起霑盤飧，此盤飧字蓋用左氏傳乃饋盤飧寘璧者，飧字音蘇昆切，或印本誤寫作餐字，然豈得謂之盤餐也。盤飧有何據依，惟覺範不知所出，故以謂子美押兩餐字，豈不重可笑耶。非獨此也，又嘗作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遍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杯。此一杯字，乃前漢張釋之傳所謂取長陵一抔土者，抔字音步侯切，豈可作杯字用也。此無他，皆是不讀儒書，故錯誤至此。然則學爲文者，其可不本書之所出乎。

蘇東坡送江公著詩押兩耳字，一云忽憶釣臺歸洗耳，一云亦念人生行樂耳。其題林逋詩後，謂押兩曲字，一云吳人生長湖山曲，一云更肯悲吟白頭曲。然東坡於耳字詩則注云其義不同，雖重壓無害，於曲字詩又却不註，何也。

歐陽文忠公讀徂徠集詩云：子生誠多難，憂患靡不罹。罹字乃與魔字同押，作羅字音。余按楊雄方言云：罹謂之羅，羅謂之罹。是罹字可音羅字也。

呈似亦如送似、指似。送似出韓退之詩云：寫吾此詩特送似。指似出元微之詩云：指似傍人因慟哭。未知呈似所出，閑讖之，俟知者。

蘇東坡嘗記韓定辭爲鎮州書記，聘燕帥劉仁恭，仁恭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云：別後嚧嵇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然嚧嵇二字，緗素雜記自音作權務，用此二字則平側不順，不可讀，恐是故作務權用之，顛倒其二字，亦如蘇東坡龍井作井龍，黄太史西巳作巳西也耶。不然，何謬誤如此也。

黄太史西江月詞云：斷送一生惟有酒，破除萬事無過。此皆韓退之之詩也。太史集之，乃天成一聯，陳無己以爲切對而語益峻，蓋其服膺如此。太史又嘗謂人云：杜荀鶴詩舉世盡從愁裏老，可對韓退之詩何人肯向死前休，此一聯尤更奇絶。雖尚未成全篇，則知太史真能集句矣。第恨所見者不多爾。然其譬集句爲百家衣，又喜王荆公莫言常爲此詩，而謂正堪一笑者，亦其所優爲之故也。

黄太史詩云：莫作秋蟲促機杼，貧家能有幾絇絲。絇者，屨絇也，蓋言屨絇之上用絲無幾爾。絇音渠，非王荆公用一絇絲之比也。荆公之詩：只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乃用隋唐嘉話一絇絲得幾時絡者。

宋景文公作仲簡晦日集晏相國西園詩末句云：三入功名始白頭。始下音試。以是知杜工部詩鬼鵰寒始急，白樂天詩千呼萬渙始出來，如此等始字，當皆音試可也。

石林詩話記黄太史詩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以謂止此二句，乃晚年冣得意者，每舉以教人，而終不能成篇，蓋不欲以常語雜之。然太史集中載王厚頌二絶，後一絶云：夕陽盡處望清閑，想見千岩細菊班。其下二句即前面一聯，石林何不細考如此。

白樂天詩云：而今格在頸成雪。元微之詩云：隅是身如夢。格隅二字殊不曉其義，二公用之又不同。容齋隨筆云：猶言已是也。余謂只是已是，不須作猶言，第未知出處耳。且如差池二字，前漢中自作柴池，注云柴音差；委蛇二字，横塘詩中自作委羽，注云羽音俱依切。以是知隅格二字，二公用之雖别，皆只是已是，更詳攷之。

余冣愛前輩詩中用夢思二字。蘇子美詩云：請甚無夢思。陳無己詩云：歲晚山河無夢思。

蘇東坡詩云：有意孚獨明，長頸高結喉。若據韓文出處，乃長頸高結下，方云喉中更作楚聲。今東坡乃借下句一喉字押韻，却與誤讀莊子三緘其口破句而點者相類。然東坡高材，豈不知此而故云耳者，以文爲戲也耶。

余酷愛杜工部詩中用受字，如脩竹不受暑，雙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是也。而秦少游詩中學用受字亦可愛，如蜂房受晚香，亂帆天際受風忙是也。然此受字乃出於左氏傳云而受室以歸，受字蓋出於此。

煙紅霞綠曉風香，此蘇東坡披錦亭詩也。煙焉得紅，霞焉得綠，詩家故作此語，亦枕流漱石之意耳。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乾，此名倡王切玉之詩也，非渠無能道此者。

程縯解蘇東坡詩白日爲君愁，引韓滉詩白日自爲人間長。然此句乃歐陽文忠公青州即事詩，非韓滉也。

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文選載曹丕之詩也。蘇東坡作前赤壁賦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豈非曹孟德之詩乎。孟德乃丕之父，亦錯記焉耳。

或云蘇東坡詩云：豈知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柰何獨看織紗。找陳無己譏失於粗者，余謂不然，此自是一格，正如杜牧詩云：珊瑚破高齋。

作婢春黃糜夫李絢得珊瑚其毋令衣青衣而舂初無糜字也　穿雲透石不辭勞遠地方知出處高溪洞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此唐宣宗瀑布詩也其命意如此豈非天子氣象耶　唐韓文公蘇東坡皆誤用莊子中子桑裹飯事作子來文公詩云昔者一日雨子來寒且飢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涉泥水裹飯往從之東坡詩云殺雞未肯邀季路裹飯應須問子來余原此字之失蓋來字與桑字頗相類文公已為誤用東坡又承其誤爾　釣艇歸時菖葉雨并寺官官小未朝叅此二絕首句也蘇東坡集云僕作此詩時年二十九歲至春渚紀聞乃云此聞子容詩誤載在東坡集中未知其孰是也　朱希真避地廣中作小盡行云滕州三月作小盡梧州三月作大盡哀哉官曆今不頒憶昔昇平淚成陣云云此詩前押兩盡字殆類杜子美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與夫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也　蘇東坡和楄禮公水官詩云長安三月火至寶隨飛煙尚有脫身者漂流東出關未出東關三字出前漢終軍傳東坡用古人句語押韻精切如此而舊本乃作出東關且長安之地初無東關可見舊本之誤也學者其可不知　青齋類藁嘗病蘇東坡和陶詩押游字陶詩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遠遊而東坡和

之乃言一飽忘故山不思馬少游謂遊游二字不同不可押余按廣韻遊字下注云與游同如此雖用游字然亦無害　杜工部題岳陽樓詩其間二句云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至矣哉詩之極也而汪彥章陪諸公遊惠山詩乃云巍基首梁宋輿氣接吳楚亦佳作但不免蹈工部之塵也　蘇東坡春來幽谷水潺潺詩題目只作梅花少年時讀甚疑之此蓋謫黃州時路中作詩偶及之初不專為梅花東坡續帖中載之甚詳黃太史詩云清談落筆一萬字白眼舉觴三百盃後洪景盧罷贛守送者一十六人亦用三百盃事其詩云嘉賓自是十六相痛飲須拚三伯盃余愛其用事親切未嘗不擊節稱賞也　蘇東坡在揚州作詩云此生已覺都無事今歲仍逢大有年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忻然其年神宗上仙當時譖者遂謂東坡以遷謫之故忻幸神宗上仙而作是詩故東坡有辨謗劄子云是三月六日臣在南京聞先帝遺詔舉哀掛服了至五月間往揚州竹西寺見百姓父老十數人相與道旁語笑其間一人以手加額云纔見好一箇少年官家又是時淮浙間所在豐熟因作是詩其時去神宗上仙已兩月決非山間始聞之語事理甚明及觀其弟子由作東坡墓誌乃云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而南揚州常人與公買

田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諱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其說又如此　秦少游虛飄飄詩云雨中漚點沒流水風裏絲雲鋪遠霄余謂沒字恐誤欲改作泛字若漚點既已沒矣自不足云也惟其尚在泛水之間故有虛飄飄之意焉　芥隱筆記謝靈運有雲中辨烟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静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猶湧雲中辨烟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鏗有中川聞棹謳杜有中流聞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効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凌晨春草長謂順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防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殷璠謂皎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庾肩吾詩頸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說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官官呂太一為廣南市舶使反（注呂太一代宗時為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

句故下云收兵南海千餘日復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宮開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者又呂寧為太一宮使尤謬　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中盡春風柳上歸意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可作畫本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孝得望賦亦云城依斗而闕千春亦無義亦不可對郢樹也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　東坡詩嘶人乃德星遺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云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仝月蝕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

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為柳詞耳 樂天有

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牧之詩塵土驚劻勷樂天妾命不劻勷 詩中用闘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盡（上聲）汝人間闘在不如吾（樂天用株是字）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勑賜印筆法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群清新庾開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話斯文九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為君歡笑倩傍人為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芹泥隨燕觜蘂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華已近苦寒夜長貧悴婦愁雨映行宮辱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通姓字麁疎甚思待江山麗之類不可槩舉也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詩中用而今匹如皆聳耳冷話他欺我生憎勿留贏乖溫噉皆樂天語相欺有底也自也知差底新新遍莫皆老杜語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美昭陵詩云讖歸龍鳳質威定

虎狼都各易一字最為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鴈輕輕不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出處下字之法（莊子外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從漚鳥遊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遊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劒白猿翁蓋出庾信宇文盛墓誌云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劒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舌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為百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契蓋本之於其詩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意特有所指余以為見此老容民畜眾之度莫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依歸水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北寺五柞固未憖東挽三楊仍有樛輿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馬山之最高峰有五願樹柞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輒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白下亭（西京賦掩長楊而聯五柞又集乎長楊之宮儀仲乎五柞之館此荊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思容衰老護松楸復得一壟隨我遊謝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由北寺五柞故未憖東挽三楊仍有樛陟巘降原從此始但無琢玉與君升 又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嚙古根）荊公晴日晚風生麥氣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別詩麥氣始清和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林茂鳥依歸水深魚知聚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文選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唐元稹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蓋用此（東坡過李公擇故居詩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文選古詩有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況憂令人老其本出唯憂用老耳（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 謝上蔡語錄問學詩之法曰詩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魯本云問學詩以何為先 云先識取六義體面又問莫須於小序中求否 云小序亦不盡更有詩中以下句證上句不可泥訓詁須諷味以得之發乎情性止乎禮義便是法 國史不特作詩序凡詩皆經其手刪定明道初見謝語人曰此秀才

展拓得開將來可望 詩文發源老杜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此寂着意深遠鶴林玉露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轂耕扶日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勢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云如許雲影度江來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忘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言也

杜陵病柟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之承金露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曰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數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蓋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

韓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柟種揄之嘆舟師妙手之嘆意益婉而詞哀嗚呼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宋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卅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己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觀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觀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觀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觀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慦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凋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

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幾日晴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斂淚弔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盃自是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墮廢放之意而汲汲於取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裴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李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色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戀嫪之意其平生所善者元稹劉禹錫輩亦皆是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豈非究觀未忘心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荊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冷冷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冊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雖簡古而發穠纖値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宮南木老鴈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歧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輸胡鋒作爭臣龍沙此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士和云呼兒爲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揷金英滿頭揷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盃譏武帝求仙言青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來而君王未悟猶徘徊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眞妄乎金盤盛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消渴何不以一盃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意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

李能白春深何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鈎黨甲乙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爲猿鶴小人化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吾郡羅椿字永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誠齋於毗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萼香邊蹋雪來杏花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章大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費麝煤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

下缺一頁

月佛前燈塔在孤峰最上層犬吠一聲秋意盡敲門紙有獨歸僧誦單舍去竹硐甚異之亟追逐出門不復見問群僧皆不之識意者其仙鬼之流歟今夏解后竹硐於京口偶及此竹硐謂僕曰由予詩而成一段公案不可使之無傳也　香山居士大林寺桃花絕句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可謂巧於形容卉木爲造物分疏憤觀唯室步里客談載蘇丞相子容使虜適北曆官失日虜問立春與中國先後子容曰本朝在南氣先到一日北朝在北氣後到一日虜主大喜乃知此意非特可資詩人談諧亦可擅專對機捷所謂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所用之異也詎不信然（言行錄所載與此稍異而客談之辭爲婉）爾雅茢薽豕首郭璞注曰本草彘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煬蠶蛹陸左丞農師爾雅新義訓茢薽豕首云豕俯其首積精在腦以此見服此草者可以上達泥丸考之本草上藥有天名精亞於五芝黃精人參之列非惟今人不識諸方亦不曾用中下藥乃有地菘豨薟（或又謂之火杴）鶴蝨（即其子也）分布諸條陶隱居陳藏器之徒各爲異說莫能歸一近世沈存中良方始以一言蔽之曰地菘豨薟鶴蝨即天名精也舊傳張忠定公進豨薟元方其効甚著神農所見之正經

爾雅又列於釋草則其知名也久矣僕舊苦脚膝之疾嘗合服十餘年甚得其力但久服覺氣微壅至於活血駐顏誠爲妙藥山谷外集有詩云紅藥山丹逐曉風春叢分到豨薟叢朱顏頩欲辭鏡去賣葉掘根償見功以此知山谷亦嘗留意於此但其根元不中用氣味只在葉爾四五月內採酒浸九蒸九曝味甚苦不可爲湯劑以酒或蜜爲元百無所忌小便白濁者三五服便見効間向來親王貫人亦有加鹿茸之屬而爲餌者自見別錄　洪野處夷堅乙志載劉又死後文有云余數世爲人直信奔己濟衆設教化人報不平之事行無極之道以是故用達仙僕得其集觀之有修養詩曰損神終日談虛空不如歸命於胎中我神不西亦不東煙收雲散何濛濛常使體如微微風綿綿不斷道自沖世人達一不達一一回存想一回出只知一切望一切不覺一日損一日勸君修真須識真世上道人多誤人披圖醮籙益亂神此法那能堅此身心田自有靈地珍惜我自有不自覩明真汨沒隨埃塵真仙者之言也學道者苟能參之去真境不遠矣世但知又有氷柱雪車二詩在韓門與郊島同科不知其所造如此故爲表出之修真者或有取焉　僕己巳歲倚負江東帳計與運管晉陵胡季玉望運幹洮湖陳德制（仲與）同幕二君皆名家子能詩春時同遊蔣山

遂至報寧寺登謝公墩季玉因舉荊公詩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尚隨公且及前輩謂荊公不獨與時賢爭新法又與謝公爭可見其爲人僕戲問曰萬一爭至漕司諸丈何以處之二君無荅僕曰使送本廳當斷曰在法二主亡殁契要不明過二十年不在陳理之限合沒官時皆大笑今二君墓木拱矣追記一時戲笑之言爲之悵然　陸仲高（升之）放翁族兄也紹興間宮學秩滿（時恩平郡王判大宗正事置司於會稽有主管材用官秩等官）赴行在時放翁年尚少作詩送之云兄去游東閣材堪直北扉莫憂持橐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仲高頗銜之放翁不知也後仲高坐累久閒乾道中放翁以史越王薦召試除刪定官仲高臨別銜袖亦出詩送行封題甚謹發一時不暇拆既登舟觀之但頭句改兄字爲弟字爾放翁先祖少列政和八年辟廱上舍賜第起家習詩訓子孫他日不可忘新經義訓後李父著作以書伯氏太史以詩決科獨景迂愚鈍不能繼經學自別爲詞賦嘗記伯氏言舒王詩解真有過前人處且如解氏之質矣日用飲食神之弔矣詒爾多福其辭曰至治之世神無所出其靈響吏無所用其聰明此言要非秦漢以後學者所能道古今事適安成劉信夫

登第授宣州教官寓杭州渡江值太學數人同行信夫征衫布履衆鄙之問能詩否曰略曉泊岸索詩指西湖即云長樂鐘聲下九天萬家春色柳搖煙山迎山送利名客潮落潮生來去船衆大喜挽其筆曰只消此四句不必足後因此定交（青苑半東）疊山謝枋得至元己丑方歸五峯魏參政聘之入燕至崇真寺十五日不食死付子詩曰西漢有臣龔勝卒閉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飢渴求死不死更無術精神常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若非功行積未成便是業債償未畢太清神仙多宴會鳳簫龍笛鳴瑶瑟豈無道兄相提携騎鯨直上寥天一　元稹與白居易爲友爲詩善狀當時風態物色當時言者稱元白自衣冠士子閭閻下俚悉傳誦之號元和體宮中呼元才子居易晚與劉禹錫善集其詩序之曰彭城劉夢得詩豪也其鋒森然少敢當者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詩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止兩家子弟祕藏而已　王禹錫弟十六子與子瞻姻連作賀雨詩打葉雨拳隨手重吹涼風口逐人來瞻曰十六郎作詩乍得如此不入規矩曰蓋是醉中所作他日持大軸來曰爾復醉耶　唐學士院在右銀臺內含元殿宴罷歸院多從翰武樓過故鄭畋酬通義劉相贈曰劉綱暗借飛輪使翰武樓中似去年嘗同爲學士侍宴也故事內中宴設則

學士院備食以延從官宋宣獻詩因宴日再至寄同院云雲間乍閱仙韶曲禁裏還過獻武樓蓋用唐事　坡云巴人楊朴能詩真宗召對自言不能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貪盃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放還山子在湖州赴詔獄妻子送出皆哭無以語之顧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作詩送我乎坡自云　司空圖論詩謂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之豪估耳郊島非附於寒瘦無所置才皆中其病自評己作乃以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為假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殆不可曉如樂天所謂斷石破山先觀鏡跡發矢中的兼聽弦聲使不見其詩而聞此語當以為何如哉南朝作詩多先賦韻如競病二字是也陳後主文集十卷載王師獻捷賀樂文思預席群僚各賦一字仍成韻上得盛病柄令橫映覓併鏡慶十字宴宣猷堂得迮格白赫易夕擲斥拆啞十字幸舍人省得日諡一瑟畢訖橘質帙賓十字今人無此格也　議者杜牧華清宮詩明皇十月驪山至春還宮非荔支時按禮樂志帝幸驪山貴妃生日命小部樂長生殿奏新曲未立名會進荔支因名荔支香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驪山乃貴妃生日甘澤謠同又言十五載妃侍輦避暑驪山宮感牛女事不可議牧之之失也　劉勲少宣雲中人專於詩萬里風沙憐病客幾年刀斗厭寒更人憐直道還時好自喜閒身與世疎擊筑漫流燕客淚佩蘭誰識楚臣心濟南云好風襟袖知秋早甲夜闌干得月多船行著色屏風裏人在回文錦字中百和香董風過處萬盤珠落雨來時尤可喜也　唐詩有一句中自成對者謂之當句對蓋起於楚詞桂棹蘭枻斲冰積雪蕙烝蘭藉桂酒將自後皆然如襟三江帶五湖鍾鳴鼎食于公異臥鼓偃旗養威蓄銳左武右文銷鋒鑄鏑杜詩尤多　揚徽之詩太宗寫其警句屏上僧文瑩云必以天地浩露滌筆於冰甌雪盤中方與此詩相副　寒山詩涉獵廣博非但釋子語楚辭尤超出曰有人兮山陘雲卷兮霞纓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怊悵兮狐疑蹇獨立兮忠貞若青蠅白鶴黃籍白丁青蚨黃絹黃口白頭七札五行綠熊席青鳳裘甚工閒津耦耕各其適後人未可輕雌黃兩翁之心秋月白　孫燭湖讀通鑑詩簿書流汗走君房那得狂奴故意降努力諸公了臺閣不煩魚鴈到桐江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救漢諸公末流不料見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二絕甚佳　朱文公曰栗里題咏獨顏平原一篇云張良思報韓龔勝恥事新狙擊苦不就舍生悲抱紳鳴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分相後每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經頭戴漉酒巾興與孫雲遠辨隨還鳥泯見廬山記公集不載　白傅分司東都詩上李留守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蓋與李絳者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崔群裴垍王涯杜元穎及絳也考舊續聞呂伯恭先生嘗言往日見蘇仁仲提舉坐語移時因論及詩蘇言南渡之初朱新仲寓居嚴陵時汪彥章南還便道過新仲適值清明朱送行詩云天氣未佳宜且住風波如此欲安之蓋用顏魯公帖及謝安事語意渾成全不覺用事二十年欲效此體用意不到比作陸仲高挽章偶然得之云殘年但願長相見今雨那知更不來蓋用杜子美詩句但願殘年飽喫飯但願無事常相見及秋述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亦不覺用事也恐可厭幾馬乃知時人僞注贈王中允維末句云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舊注廣卿著白頭吟以人情樂新而厭舊義自明白僞注乃云張跣欲娶妾其妻曰子試誦白頭吟妾當聽之跣慙而止此婦人女子善警戒者也是以白頭吟為文君事有何干涉往往時引史傳所有之事乃東坡已載於筆錄者飾僞亂真其言又皆鄙褻近日有刊東萊家塾詩武庫如引僞注苦吟詩瘦翠屏晚對眼前無俗物短髮不勝簪日月不相饒獨立萬端憂等僞作東坡注不知此何傳記耶世俗淺識輩又引其注為故事用豈不誤後學哉所謂詩武庫者又僞指為東萊之書也余後觀周少隱竹溪錄云東坡煮猪肉詩有火候足之句乃引雲仙錄火候足之語以為證然此亦常語何必用事乃知少隱亦誤以此書為真後來引用者亦不足怪　唐人以格律自拘唯白居易敢易其音於語中如照地騏驎袍雪擺胡欄干三百六十橋晏殊嘗評之曰詩人衆後語當如此用字故宴公與鄭俠詩云春風不是長來客主張繁華能幾時然杜詩如此用字亦多將軍只數漢嫖姚漢書音漂鷂而杜作平聲之類李嘉祐詩門臨蒼茫經年閉身逐嫖姚幾日歸又張祐詩洛水暮天橫蒼莽邙山落日露崔嵬東坡詩崢嶸依絕壁蒼茫瞰奔流蒼茫二字古人用之皆是平聲而此作仄聲又石鼻城詩獨穿暗月朦朧裏愁度關河蒼茫間亦作側聲魯直亦多如此用字　夏文莊舉制科對策罷方出殿門遇楊徽之見其年少邀與語曰老夫他則不知唯喜吟詠願丐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公欣然援筆曰殿上袞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楊公歎服曰真宰相器也此青箱記所載又東軒筆錄與此少異云公舉科制對策廷下有老宦者前揖曰吾閱人多矣視

賢良他日必貴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因以吳綾手巾展前公秉興題曰

藤內衮衣明黼黻殿中旗旆雜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然不若前詩用字之工所謂官者以吳綾手巾求詩想必有此至今殿試唱名官者例求三名詩但句語少有工者詩亦不足重矣祖宗朝一詩翰苑諸公唱和有上李舍人詩西掖深沉大帝居紫微西省掌泥書天闕啓鑰趨時後侍史焚香起草初又黃扉陪漢相彩筆代堯言又和人見賀分班曉入翔鸞閣直閤旁聯浴鳳池彩筆閑批五色詔好風時動萬年枝又太液西入鳳池邊西閣凌雲為起烟彩筆時批天一詔直廬深在九重天又內直詩紫泥初熟詔書成紅藥翻階晝影清屋瓦生烟宮漏永詩聞幽鳥自呼名李訪識會詩衣惹御香拖瑞錦筆宣皇澤洒春霖黃中云青綸輝映輕前古丹地深嚴隔世塵錢若水云日上花梢簷捲後柳遮鈴索雨晴初楊徽之云詔出紫泥封去潤朝回蓮燭賜來香皆鬱然有貴氣

東坡論柳子厚詩在淵明下韋蘇州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麗靖深則不及也所貴於枯淡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類是也若中邊皆枯淡亦何足道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周少隱云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非不

多但使淵明媿其雄麗耳韋蘇州詩云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掇英泛濁醪日夕會田家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非惟語似而意亦大似故東坡論柳子厚詩晚年極似陶淵明知詩病者也詩之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子厚南遷詩後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清深紆餘大率類此故謂子厚詩在淵明下蘇州上山谷書柳子厚詩數篇與王觀復欲知子厚如此學淵明乃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又云詩有律子美云晚節漸於詩律細余少學詩鄉先生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此細律也唐之詩人及本朝名公未有不用此洪龜父詩云琅玕嚴佛屋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上句云琅璫鳴佛屋亦謂於律不合也余謂陸務觀嘗學詩於曾文清公有贈趙教授詩云憶昔茶山聽説詩新從夜半得玄機律令合時方帖妥工夫深處却平夷每愁老死無人付不謂窮荒有此奇世間有恨知多少不得從君謁老師亦以合律為工窮荒有此奇見東坡帖窮荒有此奇觀用字皆有來處

黃魯直少有詩名未入館時在葉縣大名吉州太和德平詩已卓絶後以史事待罪陳留偶自編退聽堂詩初無意盡去少作胡直孺少汲建炎初帥洪州首為魯直類詩文為豫章集命洛陽朱敦儒山房李彤編集而洪炎玉父專其事遂以退聽為斷以前好詩皆不收而不用呂汲老杜編年為法前後參錯殊牴牾也反不如姑胥居世英刊東坡全集殊有叙又絶少舛謬極可賞也廬陵守陳城虛中刊歐陽公居士集亦無論次蓋不知編摩之體耳

又云作詩用經語尤難得峭健杜子美端午賜衣詩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輕自天當暑皆經語而用之不覺其弱此可為省題詩法至落句云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其語又妙余謂近日辛幼安作長短句有用經語者水調歌云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相猜亦為新奇

梅聖俞嘗云古人造語有純用平聲琢句天然渾成者如枯桑知天風是也有純用側聲作詩云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大觀初上元賜詩曰午夜笙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湟中群臣應制皆莫及獨有府尹宋喬年詩云風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乃趙虎之子雍代作也雍少學于陳無己有句法

趙龍圖師民名重當世而文章之外詩思尤精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又曉鶯林外千聲囀芳草階前一尺長前輩名流所未到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二　二支

詩　詩話六十四

維揚志李紳鎮廣陵有少年甚踈簡來謁晤對間言曰尚書先寄元相公詩云悶勸迓幸酒閑吟短李詩且曰幸大性迓嗜酒李二十短而能詩少年即丘慶子也謂李公曰短李每憶白二十二丈詩曰悶勸平昔酒閑吟世上詩李白辛大有此狂見吾猷不存舊矣　李相國紳鎮淮南李嵘獻詩云雜樹煙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澄國人久寄東閣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後果入相　杜邠公守揚州晚於游宴宣宗除崔鉉爲代以詩送之曰一方獄市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希閣御詩即教習來蘇隊舞以迎崔公杜顛街之致政歸洛每遇維揚人必問曰來蘇健否謂傳希也　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善畫鞍馬老杜詩云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　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倡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嘲曰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箇月生下崑崙兒又曰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更着一雙皮屐子紇蹄紇蹋出門前又嘲李端端

曰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窻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祈哀乃重贈曰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着一朶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均　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座中有屬意處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商賈如織故諺稱揚一益二謂天下之盛揚爲一而蜀次之也杜牧之有春風十里珠簾之句張祜詩云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詩云夜市千燈照碧雲高樓紅袖客紛紛如今不似時平日猶自笙歌徹曉聞徐凝詩云蕭娘臉下難勝淚桃葉眉頭易得愁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其盛可知矣自畢師鐸孫儒之亂蕩爲丘墟楊行密復葺之稍成壯藩又燬於顯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之什一今日真可酸鼻也　章孝標及第後作詩寄淮南李相國紳云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爲報時人洗眼看紳亟以一絕箴之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李相國紳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孝標曰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窻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曉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銷紳覽詩擊節稱賞　越水李主簿遊廣陵追春未返其姬寄詩曰去時盟約與心違秋日離家春不歸應是維揚風景好恣情歡笑到芳菲答曰偶到揚州悔別家親知留滯不因花塵侵寶鏡雖相待長短歸時不及瓜　崔涯妻雍氏揚州總校之女雍族以崔有詩名資贍甚厚崔略無恭敬但呼妻父雍老而已雍杖劒呼女謂崔曰某河朔之人唯習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不可別離便令剝髮爲尼涯悲悔慟別留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宮中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王公爲僞言事出知揚州以詩送人云君見鸕頭如借問爲言振也減剛腸　唐世五月五日揚州於江心鑄鏡以進國朝翰苑撰端午貼子詞多用其事然遺詞命意工拙不同王禹玉云紫閣曈曨隱曉霞瑤墀九御薦菖華何時又進江心鑑試與君王卻衆邪李邦直云艾葉成人後榴花結子初江心新得鏡龍瑞護仙居趙彥若云楊子江中方鑄鏡未央宮裏更飛符菱花欲共朱靈合驅盡神姦又得無又楊子江中百鍊金寶奩疑是月華沈爭如聖后無私鑑明照人間善惡心又江心百鍊青銅燒架上雙鈿翠縷衣李士美

云何須百鍊鑑目勝五兵符傳墨卿云百鍊鑑從江上鑄五時花向帳前施許沖元云江中今日成龍鑑苑外多年廢鷺陂合照乾坤共作鏡放生河海盡爲池蘇子由云楊子江中寫鏡龍波如細縠不摇風宮中驚捧秋天月長照人間助至公大槩如此唯東坡不然曰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楊子江心空百鍊只將無逸監興亡其輝光氣焰可畏而仰也若白樂天諷諫鏡篇云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午時鏡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又云太宗常以人爲鏡監古監今不監容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用意正與坡合予嘗有一聯云願儲醫國三年艾不博江心百鍊銅然去之遠矣端午故事莫如楚人競渡之的蓋以其非吉祥不可施諸祝頌故必用鏡事云（見洪邁隨筆）韓魏公知揚州王荊公爲僉判以魏公非知我者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云壯我非熊亦非貙目光夾鏡當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顧盼欲去仍躊躇卒然一見心爲動熟視稍稍摩其鬚固知畫者巧爲此此物安肯來庭除想當盤礴欲畫時睥睨衆史如庸奴神閑意定始一掃功與造化論錙銖悲風颯颯吹黃蘆上有寒雀驚相呼槎牙死樹鳴老烏向之俛噣如哺雛山墻野壁黃昏後馮婦遥看亦下車　王逢原集中佳句頗多如本

洲渡云風力引雲行玉馬水光連日動金蛇最爲膾炙人口

歐公自揚州移汝州作西湖詩云菉芰紅蓮畫舸浮使君那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後東坡復自汝移揚作詩云二十四橋亦何有換此十頃玻璃風用歐公詩也

馬仲甫居揚州於九曲池買地築亭名曰借山有詩聯云平野緑陰蔽亂山晴黛浮

陳亞幼孤育於舅家舅爲醫工人呼作衙推亞登第人皆賀其舅亞有詩云張公喫酒李公醉自古人言信有之陳亞今年新及第滿城人賀李衙推

諫議大夫鮮于子駿守揚州嘗至隋煬帝九曲池等處郡人秦少游和詩云司花人遠木陰陰蓋用煬帝司花女事也

東坡通判杭州道過維揚劉貢父劉莘老孫巨源適相會東坡以三人字賦詩之貢父時通判泰州也莘老以言事謫湖南故詩中云莫落江湖上遂與屈子隣始坡與巨源同朝坡不報巨源之謁頗有纖介之嫌至是講解詩云人情貴往返不報生禍根遂令平生友終歲不及門蓋以此

東坡廣陵詩用鳳釵事蓋用劉言史詩云空闌隋苑耕人說拾得蒼苔古鳳釵

田承君云王居卿在揚州同孫巨源蘇子瞻適相會居卿置酒曰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林和靖梅花詩然而詠杏與桃李皆可東坡曰可則可但恐杏與桃李不敢承當一座大笑

東坡守維揚於石塔寺試茶詩云禪窻麗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潔正謂諸云三不點也

戴良詞罷洪府監兵過廣陵爲東坡公出所獲西夏刀劍東坡命晁無咎作詩贈之三郎少日如乳虎代父搏賊驚山東硬弓長箭取官職自說九戰皆先鋒將軍奮勇饋不繼痛惜靈武奇謀空城頭揶揄不俛走壯士志屈羞填胷平生山西踏霜雪洪府下濕號兒童聞名未識二十載初見長揖東坡公銳頭短後凜八尺氣似飲井垂蒼虹只今不語當陣立望見已是千夫雄往年身奪五刀劍名玉所環犀兕同晨朝攜來一府看竊指私語驚庭中紅粧擁坐花照酒青萍拔鞘堂生風螺旋鋩鍔波起脊白蛟雙挾三蒼龍試人一縷立褫魄戲客三招森動容東坡喜爲出好礪泚鴨緑石如堅鋼收藏入匣入意定蛾眉稍進琉璃鍾太平君子尚少壯必戒邾小毋莽蜂舞干兩階庶可覲跳空七劍今何庸我爲蘇公起揚觶雅歌緩帶聊堪同從公請礪歸作硯聞公嘗諫求邊功

東坡至揚州獲二石其一緑色岡巒迤邐有穴達于背其一正白可鑒漬以盆置几案間忽憶在潁州日夢人請住一官府榜曰仇池覺而誦杜子美時云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乃戲作小詩爲僚友一笑夢時良是覺時非汲水埋盆故自癡但見玉峯橫太白便從鳥

道絕峨眉秋風與作煙雪意曉日令涵草木姿一點空明是何處老人真欲住仇池又云僕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寶也王晉卿以小詩借觀意在於奪不敢不借然以此詩先之海石來珠宮秀色如蛾緑坡陀尺寸間宛轉陵巒足連娟二華頂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殷勤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得之喜無寐與汝交不瀆盛以高麗盆藉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氣壓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風流貴公子竄謫武當谷見山應已厭何事奪所欲欲留嗟趙弱寧許負秦曲傳觀慎勿許間道歸應速

東坡自揚州召還郊禮後有次韻蔣頴叔錢穆甫從駕景靈宮二詩一云歸來病鶴記城闉舊踏松枝雨露新半白不羞垂領雪軟紅猶戀屬車塵雨收九陌豐登後日麗三元下降辰粗識君王爲民意不才何以助精禋王仲至和之末云誰知第七車中客天遣歸來助慶禋坡稱歎久之蓋漢兒寬嘗出爲揚州刺史後自揚州召還陪武帝郊祀乘車在駕前帝回至渭橋上見一婦人洗乳于渭水上帝遣問之婦人曰第七車中客知我也上使使問是兒寬寬奏曰天上長乳星祭祀不潔即見帝悅然城時爲尚書亦乘車在駕前

劉季孫能詩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揚州詩云詩書魯國真男子歌吹揚州作貴人人多稱其精當

呂申公守維揚秦觀以舉子謁見時適中秋雲山閣新成宴客其上公素聞秦才名即預撰樂語云云公得之大喜即召同席禮爲上客是夕却微陰秦復別作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却回春色作秋陰

參寥云舊有一詩寄少游少游和云樓閣過朝雨參差動霽光衣冠分禁路雲氣繞宮墻亂絮迷春闊嫣花困日長平康何處是十里帶垂楊孫莘老讀此詩至末句云這小子又賤相發也少游後編淮海集遂改云經旬牽酒伴猶未厭長楊

清老者金華俞子忠也黃庭堅與共學於淮南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荊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

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逕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違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好也

高宗爲康王日登平山幸大明寺見寺中白菖蒲一盆高三尺許甚異之遂留題曰惟不識泥土堆根抱玉泉今寺僧智嵩聯句云雖離巖谷伴也則舉千年帝顧智嵩曰若亦能詩耶未幾空中虹霓現再令僧賦之云水染青紅帶一條和雲和雨繫天腰玉皇爲厭皇宮窄故築空中萬丈橋帝大稱賞

高英秀者吳越國人好罵滑稽嘗譏羅隱揚州詩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蕭煬帝歸定是兒童詩也

右司郎中廉公師旦慶元乙卯歲將命餞客以十一月既望回次揚州因遊平山堂恍如疇昔所嘗到獨歎惜壁間字畫堂前楊柳之不存耳翌日艤江適其兄倅京口即移柳數十本屬揚帥趙子固為補植且寄詩云壁上龍蛇飛去久堂前楊柳補來新一生企慕歐陽子重到平山省後身是夕舟行昆弟對語至戊夜方寢晨起視之則公已逝矣先是公登第時過婦家于姑蘇之黃渡飲于圃夜半忽屏間有大書太師字秉燭聚觀墨影隨滅人謂公它日必遠到至是始悟歐陽公官止於太子太師益驗後身之句云新安志中都一士大夫家收江南李後主書一詩云銅壺漏滴初盡高閣鷄鳴半空催起五門金鎖猶垂三殿珠籠階前御柳搖綠仗下宮花散紅鴛瓦數行曉日鸞旗百尺春風侍臣蹈舞重拜聖壽南山永同下有馮延巳三字

石敏若學士橘林文汪彥章內翰龍溪集並行於世二集之詩相犯甚多如鳥聲應為故林好梨雪欲將春事空山色總兼溪色好松聲長作竹聲寒貢郭生涯千畝竹長年心事四愁詩千里江山漁笛晚十年燈火客氈寒日邊人去鴈行斷江上秋高楓葉寒天闊鳥雙下山寒人獨歸及阻風餘干渡詠水晶數珠次蘇養直韻寄黃元功阻風雨辟邪渡寄王仲誠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詩皆全篇見於兩集未知果誰作設皆內翰所為則橘林中詩本自無多去此遂空冀北之群矣（出漁隱叢話漁隱者績溪胡待制長子名仔寓居吳興自號苕溪漁隱）

郡西北黃山有三十六峯與宣池接境巖岫秀麗可愛仙翁釋子多隱其中山有湯泉色紅可以澡瀹劉宜翁嘗遊焉題詩寺壁有曰山有靈砂泉色紅滌除身垢信成功不除身上無明業只與山間衆水同宜翁名誼元豐間自廣東移江西皆持使節上疏議新法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東坡紹聖所與書可見矣誼疏云自唐朝庸調法壞五代至皇朝稅賦凡五增其數矣今又大更張不更其本斂愈重民愈困為害凡十又言變祖宗法者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討論潤色之者惠卿曾布章惇之徒也其語激切深至內批云誼張皇上書公肆詆謾上惑朝廷外搖衆聽可特勒停（事類）

天禧二年尚書員外郎舒雄序職方曹公詩云近世詩人之作多陷輕巧雕刻大喪風雅惟君之詩立意措辭以平澹雅正為本渾金璞玉得於自然其體致高遠有王右丞孟處士之風骨如贈漁父云逍遙五湖上活計一竿頭覽金員外岳詩集云却為吟新句不成彈古琴喜友人過隱居云旋收松上雪來煑雨前茶山居書事云雲生枕上藤床冷火迸爐中藥鼎香此深到古人之趣也政和間葛勝仲來宰休寧得其詩而讀之謂

句法雋逸又謂屬辭精深且知公以經術德義高蹈州里與潘魏二徵君和靖林居士篇什嘗相往來每慨嘆之而恨不及見也公名汝弼字夢得自號松蘿山人云

愛日齋叢抄杜詩結語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馬云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石筍云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蓋全法大風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豈小力量敢道哉不惟此爾遣興云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喜雨云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大麥行云安得如鳥有羽翼託身白雲還故鄉光祿坂行云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只今多擁隔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安得大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王兵馬使二角鷹云安得爾輩開其群驅出六合梟鸞分晚登瀼上堂云安得隨鳥翮迫此懼將恐晝夢云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橫索錢早秋苦熱云安得赤脚踏層冰後苦寒云安得春泥補地裂同谷縣歌云安得送我置汝傍多壯語也

曾見詩話稱陳無已詩寒巷聞驚犬隣家有夜歸較之劉長卿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本非蹈襲

鄭毅夫草富相制有詩云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才燒一寸花近趙汝談詩宮井城鴉欲動時春猿夢斷北山移攬衣擬草歸田賦猶是金蓮燭半枝鄭矜敏捷趙乃思退辭致各清麗

候鯖錄記鄭俠上書事作悉治平時往還厚善者俠家搜得晏叔原與俠詩云春風自是人間客主張繁華得幾時裕陵稱之即令釋出余聞劉潛夫端明少年落梅詩云東風謬掌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遂得罪比興似不相遠所遭乃自兩途也

陶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少陵東樓詩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就古語一轉正使事之法如莊子外篇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東坡九日云要適忘帶足適忘屨却乍讀似與莊子意別亦是不為古事所使也

荊公詩多舉正觀蓋追懷盛時託興前代使後來讀之如少陵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可悲矣歎息行云官驅群囚入市門妻子慟哭白日昏市人相與說因事破家刼錢何處村朝廷法令亦寬大汝罪當死誰為寃路傍年少歎惜汝正觀元元之子孫河北民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戎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少相携來售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傍過者無顏色汝生不及正觀中斗粟數歲無兵戎傷今思古之義具焉又其詩曰歡樂欲與少年期人生百歲常苦遲白頭富貴何所用氣力但為憂勤衰願為五陵輕薄兒生在正觀開元時鬭雞走馬過一生天地安危兩不知此意雖寓辭若少過矣使生太平盛世得為謹厚君子顧不

可樂哉比見石九成文詩云忽思往事三代前今有罪者亦可憐與歎息行意近荊溪集中有云嗟汝建隆元元之子孫爲紹定己丑秋天台水災而作亦用荊公語其聲愈悲矣　李伯玉繽漢老參政之子號萬如居士有梅花百咏後莆田林子真同子常合賦梅十絶句劉潛夫端明書其有志爲和韻至十疊或以伯玉詩呈劉公公擬異日當效李體別課百首不果作二林遂成百梅卷劉公題其後有云和篇亹亹逼袁陳肯把齋梁一點塵一時騷人名士相踵用韻劉公亦云或縉紳先生或江湖社友體製各異出而用世者其言瀏麗處而求志者其言高雅余中襲至今集中可見者蓋以賦詩荅之及題識之語略存姓名抑揚間亦寓焉如建陽魏司理定清仙溪陳邁高則皆稱其鑄詞押韻用事黃戶曹祖潤和在諸人後無一句一字相犯特記其警策終云小哉荀令香三日甚矣桓公臭萬年之句雖老夫亦避三舍戶曹之族父珩亦繼作則以其首首不相犯句句皆自鍛若粹衆長倩他手而成亦摘奇記之清漳江濬龍東隴徐用虎晚和者謂篇篇有新意若自倡首且別爲義跋劉公復有荅以詩者併舉其槩於林知錄仲嘉云直須著意描香影和靖宗人合詠梅於吳堯云即今同社餘千首當日孤山止一聯於趙志仁監簿時顧仲白之子云詩至山

中不可加郎君吟筆又名家山中仲白別號於何謙云字字追還水部公篇篇壓倒後村翁於方司法元吉云處士骨寒誰得髓老夫鼻塞尚聞香請君摘出驚人句玉笛橫吹入樂章於方監鎮楷云百首初成六十餘朝塗莫改費居諸於王教景長云盤屈高才入短章卷中字字挾冰霜直探寶藏珠盈掬倒瀉金莖露浣腸於三山林天麒云不敢袖歸防電取殷勤反璧錦奚囊於方至貢元云貧兒籬下看花窠曾見千枝玉雪麼畫得逃禪三昧少詩如無住一聯多於方蒙卿幹云出香影外別商量畫擷精英發秘藏難把微酸諧衆口只消一白賽宮妝於陳瑛判官云抹黛村眉嫌醜恠約黃宮額費妝塗於袁卿柏子云百篇端可補詩亡於總管陳汝一云和者肩摩似堵墻君侯殿後獨軒昂集中不著酬荅而嘗和韻者當復幾人矣梅絶句以十計維揚公濟蟠通守錢塘賦此東坡和之再劍南詩亦兩賦十十而百李氏之後莆田唱詶爲盛　讀東坡詩天形倚一笠地勢轉兩輪五霸之所連毫端棲一塵功名半幅紙兒女浪苦辛所見者真超然萬有之表較韓詩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已億萬年問有季季子萬墳厭其巔此更壯偉矣又如我行西北隅如渡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見積水空又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間無異

虵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此老眼目如許廣大收拾句語中決非小力量也少陵登慈恩寺塔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亦此類歐陽公玩月云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收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澄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映乃於其兩間皎皎掛寒鏡却是先得東坡鑒空閣詩意處　張季長縯賦梅自序云余往歲和任子淵梅花詩有云夢隨影瘦溪橫月詩與香深竹擁門子淵喜曰新語也又和張惠之詩云有月嬋娟來伴住無人寂寞爲誰香薛元發屢相歎曰清語也後在雙峯戲和陳齊正詩云醉餘釵擁橫枝睡夢破香隨淺笑來查元章偶見之笑曰韻語也舉酒相飲今十數年矣子淵元發元章皆下世念之悵然久不復爲梅賦詩徘徊月庭雙樹盛開幽香襲人偶成一章刻琢之詞不能復爲子淵元發所稱而綺靡之習亦不能復爲元章所笑老懷真如止水也詩曰向來懶不賦梅詩禪榻忘機鬢已絲月戶忽逢雙玉立春風又嘆一年期樓高縹緲明霜影竹冷橫斜浸雪枝尚笑閒塵除未盡暗香猶著夢魂知今翻南集有次韻張季長梅詩倚橋臨水似催詩戲伴鵝黃上柳絲萬里西湖驚日斷二年東閣憶幽期插瓶直欲連全樹簪帽憑誰揀好枝一味凄涼君勿嘆平生初不願春知務觀在蜀與張厚善暮年猶懷之不已間寓於篇什起脩

史時且欲引類不果或云李季章參政其壻也　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坡詩也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魯直詩也古今描寫月物影有此入神之筆　陸務觀詩鴨綠桑乾盡漢天傳烽自合過祁連功名在子何殊我惟恨無人快着鞭用此視世間事稍恢廓矣文公荅陳同父達時報主之說有云就其不遇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爲而撫世哉佛者之言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今觀陸詩用意不大相遠書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推此心庶幾焉功名在子何異我躬東坡詩話　林齋翁序樂軒詩荃末云師學之傳豈直以詩詩又不傳學則誰知後千年無人已而已而後千年有人留以待之柰何噫是模議舒元輿之作耶蓋元輿玉箸銘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義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洪景盧所謂有不可名言之妙者感今懷古此意多矣東方朔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嚴忌云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王文公歷山賦云云曷時亡乎我之思今孰見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不

若柳子厚詩誰謂後來者當與此心期猶有以啓來世無窮之思否則夫子何以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昌黎詠筍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欒城凌霜自得良朋友過雨時添好子孫亦謂筍也周禮大司樂孫竹之管注云竹枝根之末生者蹶言君子孫然荊公籬落生孫竹正用此東坡檳榔生子竹生孫自註海南勤竹每節生枝如竹竿大蓋竹孫也則別一種竹題竹閣蒼然猶是種時孫是以竹之後出者爲孫又謂兒子森森如立竹此因子孫之盛比竹也　退之猛虎行猛虎雖云惡亦皆有匹儔群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黃熊父子食赤豹麏獐肉於熊豹肯視狐與狸此言虎恃儔類之盛百獸畏服因得逞其大毒微細不足充吞噬正晝皆谷眠眠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匹儔四散走猛虎還孤棲此言虎恃其威力以毒儔類至於孤危先食熊豹之父子而終自食其妃與子此禍之應也孤鳴門四旁烏鵲從噪之出逐猴入居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啣其尾熊來攫其顋此言虎已失儔類孤鳴鵲噪而猴入穴可食之熊豹亦得搏噬之但能悲啼而已向之暴惡安在哉以猛虎雖云惡起至此云誰云猛虎惡威力不是恃如是猛虎死不辭但慚前所爲虎坐無助死況如汝細微此終言

虎之惡極矣失其儔類取死宜也當其縱暴何有於物一旦索然求免無所彼惡之不及虎也可以孤立自肆哉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此又言人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實致禍之道虎坐失其儔類遂以殺身人苟棄其親故焉能自存始云亦皆有匹儔中云匹儔四散走末云虎坐無助死一篇照映處義主風刺謂爲李宗閔作或辨其非是胡邦衡有詩云夜讀文公猛虎詩云何虎死忽悲啼人生未省向來事虎死方羞前所爲昨日猶能食熊豹今朝無計柰狐狸我曾道汝不了事唤作癡兒果是癡必有爲而述此如少陵詩猛虎憑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韓詩詳著寡助之禍杜詩直寫失勢之戒當互觀以爲世勸　夢溪筆談記商洛間兵官賦詩云人生必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投檄去頗類坡詞不如歸去二頃良田無覓處歸去來兮待有良田是幾時近如徐囦子詩乃云俸餘宜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塼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　荊公兼并一詩人議設青苗法欲富民之利實本於此其詩云三代子百姓公和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之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爲材俗儒不知變兼

并可無推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我是其意雖主抑兼并而又不欲官爭民利如寓言詩昏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後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此正公所主新法而乃以挫兼并爲非二篇首尾已似異又發廩詩云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兼主并非民獨如此爲國賴以成築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願見井地平要其立法豈樂於病民特欲自上制其貧富使之稍均豪强無以擅威福耳古制甚難復而易弊徒爲感世變者深咎也又如酬王詹叔奉使江南訪茶法利害詩豈嘗推其子而爲民父母收鹽詩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與爭秋毫意尤測然者或謂張景温推解鹽之類公卒主之顧不計民情何如哉前輩論之悉矣公詩云讀書謂已多撫事知不足坡詩亦云書生苦信書世事仍臆度當時一快意事過有餘怍吁書何罪也柳子厚云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更嘗之餘能發此意即善矣　昌黎題楚昭王廟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木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感慨深矣蘇泠然洞金陵詩龍光寺裏只孤僧去武湖如掌横平更上雞籠山上望一間茅屋晉諸陵末語悽然類韓公　少陵除架廢畦詩各存興寄除架有功

成者退之意而秋蟲莫雀則不悟盛衰者也廢畦有物窮則剝之意而悲君白玉槃謂　時則賤可貴盛一夫爲足惜注詩有又別取義　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誠齋楊庭秀詩也一關殆言一膜之隔未盡透徹者又有送彭元忠詩學者初學陳後山霜皮晚盡山谷寒近來別具一隻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此殆楊庭秀學詩法故數以爲喻文公報鞏仲至帖云來喻所云漱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極至之論然恐亦須先識得古今體製雅俗鄉背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主芳潤入不得也近世詩人正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此之云關當異乎楊之說正爲學詩者設如半山之視唐人直論向上一關爾　宛陵集中賦石昌言白鶻圖詩雙睛射空眼角聳筋爪入節鱗條垂翅排霜刀毛綴甲雪色愁突秋雲披當時始得不知價朝發海東夕九嶷世爲奇俊玩不足奪質移神歸畫師而今推尚深堂上燕雀屏絕穿來窺畫師黃筌出西蜀成都范尹能具知范云筌筆不敢次自養鷹鶻觀所宜毰毛植立各有態刻奇劃怵乃肯爲尋常飼鷹多捕鼠捕鼠往往驅其兒其兒長大好飛走其孫貴鼠迭又衰范君語此亦有味欲戒近習無他務此即事垂戒異夫品

藻丹青之作題下自注得黃筌事於景仁按東齋記事黃筌黃居寀居寶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為毛翎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模寫之故得其真俊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為業者其所置習不可不慎人家置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慎哉予嘗為梅聖俞言聖俞作詩以紀其事蓋即前詩也蜀公晚年得謝始追述館閣如來故事遂亦且載當以為宛陵詩箋　詩之六言古今獨少洪氏云編唐人絕句七言七千五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後村劉氏選唐宋以來絕句至續選始入六言其敘云六言尤難工柳子厚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予始不亦可乎又云六言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又云野處編六言於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予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今後村集中多六言事偶尤精近代詩家所難也蕭氏文選敘有云自炎漢中葉厥途漸異退之傳有在鄴之作降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矣又少則三字多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並驅又云三言八字之文注者謂韋孟傳楚元王孫代作四言詩諷王自此始李陵降匈奴蘇武別河梁上作五言詩自此始三字起夏侯湛九言出高貴鄉公三言謂漢武秋風辭八字謂魏文帝樂府詩獨不著古有六言七言者項平父說詩句二言至八言以我姑酌彼金罍為六言按文章緣起又始於漢大司農谷永予觀嵇叔夜有六言詩十首視唐人體製固異矣　東坡賦柱杖必以聲言之如柳真齡鐵柱杖云忽聞鏗然爪甲聲又絕句莫嫌犖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和文與可洋川園林橋下窺魚無數在鐵君柱杖過橋聲昔少陵桃枝竹杖引固已云出入爪甲鏗有聲於鐵杖尤佳　少陵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退之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解得空字明白序云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矣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得空其群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便如少陵天育驃騎歌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在退之襍說云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是非少陵句中着得字魯直還家詩繫船三百里去夢無一寸當用范史揚倫語倫為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催發倫曰有留死一尺無

此行一寸三國志司馬法將軍死綏注王沉魏書云綏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梁馬仙琕曰有留死一尺無卻生一寸今蜀本黃詩外集註於此句略之昔賢著作非必有意於古事自爾語合箋釋者揣度不流於鑿則簡矣故難　陳去非云忽有好詩生眼底安排句法已難尋呂居仁云忽見雲天有新語不知風雨對殘書靜中置心真與見聞無毫膜隔殆始得此妙　呂文靖題天花寺云賀家湖上天花寺一一軒窗向水開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曾文清題其意大師房云頭白高僧心已灰石菖蒲長水蕉閑莊嚴若事罏煙起不用關防俗子來兩詩韻同意亦合視荊公我亦暮年專一壑每逢車馬便驚猜氣象廣窄可之　潁川集吳沖卿大夫秦國挽詩有云見夫成相業聽子得忠臣自注夫人長子起居昔將論事以南遷之憂況於夫人夫人以當官許焉呂紫微詩話以為孔毅甫學士建中靖國間作以見夫為贊夫亦云其子傳正安詩紹聖初以左史權中書舍人欲論事懼親老未敢夫人聞之促其子論列由此遂貶夫人不以為恨復註詩乃蘇子由作蓋誤指為毅夫矣按紹聖初子由必某題引喻失當罷政吳權中書舍人命詞有文學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終是愛君之語罷起居郎又以為給舍附呂汲公與子由謫監光州鹽酒稅再竄連州初章惇復官將召用吳不書黃惇既相必追仇也然去國本生行子由責詞蘇公註將論事戒槃言立朝時詩話遂證其由此遷謫也昔梅聖俞挽齊國長公主云每念夫結友不為子求郎論使事之工則此勝　李商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足以戒盛滿而意似迫促程子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悠然無盡之味詩家未能及　陳無己放歌行魯直以為顧影排徊衒燿太甚予謂不惜捲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誠太衒燿既與旁人須早計隨時梳洗莫傾城亦既感悔矣老桂不嫁惜娉婷五字無已衒其詞也後村詩話云世稱朱慶餘粧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之句却不入選豈嫌其自鬻耶無已措意偶類此用魯直法許唐人故亦通皇甫冉云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長語獨含蓄　誰能更學孩童戲尋逐春風捉柳花樂天放柳枝答劉夢得詩也誠齋楊氏乃有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之句得非默闔世變中有感觸此靜中見動意　王直方詩話東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為人故有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又我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花又云時要指洛陽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塘與樂天所留歲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洪氏

三筆論蘇公責黃州始稱東坡居士其意蓋尊慕白樂天白公有東坡種花詩步東坡詩別東坡花樹詩皆爲忠州刺史時作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贈寫真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似樂天君記取送程懿叔云我甚似樂天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而跋云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閑適之樂焉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則坡之名非偶爾暗合也蓋公雜誌亦稱蘇公不輕許何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於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於樂天忠州之作予因諸說之作而攷之東坡之慕樂天似不盡始黃州弔海月辨師云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時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詩註盧子逸史會昌元年有南客飄至大山有人引至一處見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萊山也宮內院宇數十而一院扃鎖曰此白樂天宮樂天在中國未來耳樂天聞之遂作答客說詩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應歸兜率天又與果上人詩不須惆悵從師去先請西方作主人觀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膠西和張子野竹閣見憶云柏堂南畔竹如雲此閣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鶴氅不須更畫樂天真或謂此自屬之子野元祐經筵賜御書樂天紫薇花絕句又不獨公以此自擬也記韓魏公醉白堂以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較勳名富樂之不同而以忠言嘉謨效於當時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道德高於古人爲同迨其自處則謂才名相遠不敢自比而以由謫籍起爲守登侍從豈出處老少晚節閑適安分寡求爲同若樂天聲伎之奉園觀公所無坡後賦朝雲不似楊支別樂天豈誠過之戲言也況已云但無素與蠻矣子由暮年賦詩亦謂時人莫作樂天看蓋望端能畢此身自注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携酒尋花游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爾也或當日又以樂天稱子由香山一老而兩蘇公共之子由讀白集五絕句極論所處同異今盡抄其詩云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共誰同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艫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

橋映綠楊渠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筇杖看湖光樂天種竹自成園我亦墻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鬬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徐師川題雙廟云向使不死賊未必世能容撐大防評不惟自巡遠以來未有此論蓋亦憾永樂之痛黃魯直亟稱之師川乃德占禧之子德占以給事中計議邊事沒於兵呂居仁亦有雙廟詩云念公不量勢力微本自不參國士知大廈又非一木支何必如此感槩爲往昔開元全盛時公胡不念魴魚歸亦不往弔湘江纍死後聲名何足奇其論稍異識者當別會意　陳唐肩治園池爲栢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有抱膝齋詩二首其一云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懲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删譏訶致囚纍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栢有後艱內窺深深息仰視冥冥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其二云音駭則難聽聞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嗤訾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攷離合手挾二千年桑條起衰颯念烈倘天回意大須事匝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寧爲楚人弓亡矢任挽踏莫作隋侯珠彈射墜埃墻陳君舉有寄題抱膝亭詩稻梁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爲抱膝翁惻惻復惻惻秋風墮碧梧鴻鳥去無跡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忽然一長嘯孤響起空寂令人識雅頌一唱三歎息室廬在路傍耕鑿在民藉行人聽笑語雅子共眠食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太勞勞此身長抑抑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闚門外蓬蒿若千尺同甫復因書求題詠於文公有云正則爲作抱膝吟二首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盡暢抱膝之意也同床各作夢周公且不能學得何必一一論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祕書高情傑句橫出一世爲亮作兩吟其一爲和平之音其一爲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也去僕已別貴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萬便爲一作文公辭之曰抱膝詩以數日修整破屋扶傾補敗蔡冗細碎不勝其勞無長者池臺之勝而有其擾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數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伺旦夕有意思卻爲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摹寫尤工卒莫致意尤篤今人歎息所惜不曾向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又因書促之云詩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又辭之云抱膝吟亦未進致思兼是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

此不疑則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韻。無音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蓋是時問答義利王伯之論已寖異。故云前論未定。他日求之不已。其書有云。連書求作抱膝吟。非求秘書輕撰而排連也。只欲眼前寫景物。道今昔之變。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娛其索居野處耳。信手直寫。便自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留特幾日儘不妨。願試作意而為之。則又解之曰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卻。教人無下手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意中事耶。其後猶徵促甚力。而文公答語有云。抱膝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語。須伺他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个消息。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自淳熙乙巳有請。迨紹熙癸丑。幾十年訖不許。如晚諾陸務觀老學菴銘。亦不復肯作。先儒語默閒各有劑量也。　淵明五子儼俟份佚佟。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黃魯直云。觀淵明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愁歎見於詩爾。又云。杜子美詩生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

子美困頓於三川。蓋為不知者詬病。又往往譏議宗文宗武失學。故聊解嘲。其詩名曰遣興可解也。俗人便為譏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按東坡詩云。我笑陶淵明種秫二頃半。婦言既不用。還有責子歎。蘇公肯亦效癡人說夢耶。予謂淵明和郭主簿詩。弱子戲我前。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時當初有儼也。又詩命子嗟予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生。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蓋所謂阿舒者先長而名之。末語正近責子意。非不教子。其成否則天也。此所以為淵明之達。在彭澤送一力助其子薪水之勞。與儼等疏有云。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汝等稚小家貧。每役薪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則如儼等固能服勞家事。特學業未可知爾。觀遣力給其子則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戒儼等同居同財。則云。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豈任其自為賢愚者。責子

詩。聊洗人間嬖子癖。少陵東坡亦戲言之。非不知淵明也。　元稹過華清宮詩。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退之過連昌宮詩。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各有意味。劍南詩中亦云。舍北老人同甲子。相逢揮淚說高皇。　雉帶箭詩。原頭火燒靜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相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先儒云。此寫物之妙令讀者如當時周旋其間以為快。或評汴泗交流詩。鋪叙擊毬之狀。同。楊廷秀木犀詩。系從犀首名千木。派別黃金字子金。後鶴山集亦賦此花云。虎頭點點開金粟。犀首纍纍佩印章。明月上時疑白傅。清風度處越黃香。集古人姓字為對偶。又自註顧虎頭善畫金粟用之正佳。犀首配虎頭愈工。而誠齋詩句。殆為花稱傳也。　近時江湖詩選有可山林洪詩。湖邊楊柳色如金。幾日不來成綠陰。人多傳誦。卻似梅宛陵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劍南藁中聞蛙詩。雖成兩部樂。恨失一編書。與魯直幾兩屐五車書。咏物之工。略同機杼。識者但評其高下爾。　少陵羌村第三詩。群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

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又贈衛八處士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艱難之時。道情離合莫詳於二詩。一為客至而作。一為訪舊而作。論步驟有相合處。乃其次也。羌村詩或以之比淵明飲酒詩中語。然如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其為閑暇非少陵所能得者。　玉川子月蝕詩。四方五星以及蚩尤枉矢。解而責之。不若詩大東後二章。歷舉牛女天畢東啓明西長庚南箕北斗。以寫歎恨之情。古人遺作各存法度。孜索具見。今但評其恢放而已。退之三星行。卻正用大東語。　東坡初在杭。賦吉祥寺。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休上老人頭。後在膠西荅陳述古絕句。乃城西亦有紅千葉。人老簪花卻自羞。距在杭時五六年。意態遂不同。遂及前詩言之。未必不感吉祥舊遊也。　退之自云。今日無端讀書史。智惠只足勞精神。判公遂謂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

無補費精神不知先已悔之矣又直用退之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黄金擲虛牝之句退之此語爲崔立之作蓋譏其投贈之多非若前感春詩中十四字乃欺已也劉彥冲亦云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　西清詩話記二詩其一方澤阻風絶句云江上春風留客舟無窮歸思滿東流與君盡日閑臨水貪看飛花忘卻愁謂其人不以文藝名世而詩語驚人如此予記劍南集採蓮絶句云雲散青天掛玉鉤石城艇子近新秋霧鬟風鬢歸來晚忘卻荷花記得愁方詩先出末句一轉偶同各以意勝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見唐絶句　老杜古栢行劉平國嘗評之云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歸造化功我踞得其地烈風雖多亦何畏藉曰天之扒我神明固亦扶持之然所以可扶持者則亦以元來根本有此正直爾今此古栢稟於天者既異凡物又踞得其地其視鸞鳳也鷗鶵也螻蟻蛟龍也等是巢穴中一物其去其來於我何擇亦於我何有子美末章若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之句似未免小小計較切恐不足以見古栢之大予詳其義若謂其心堅苦未免受小人之侵凌雖不遇而流芳餘蔭猶爲善類之所依歸也據是言之何病乎樹之大而疑其計較苟以鸞鳳鷗鶵螻蟻蛟龍皆巢中

一物任其去來爲大則一無揀擇寧不失斷制之義而有類乎兼愛趙注以螻蟻諭小人是矣又以公自況終接鴛鸞之侶釋下句理未通且分此又爲三節自孔明廟前有老栢指夔州孔明廟之栢自憶昨路繞錦亭東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自大廈如傾要梁棟總言兩處之栢起意以嗟大材之人且自況其身今就其說則此因夔州之栢而思成都之廟前云君臣已與時際會故應之先主武侯同閟宮古祠喬木視其存也想孔明之遇合見其大也興大才之不用以彼遇合而重不用之恨由其不用而後知如蜀君臣際會之盛難得也志士幽人莫怨嗟不哀不怨尤古詩法

李方叔云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衆體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亦所以自況而又以閔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　東坡秋懷詩苦熱念秋風常恐來無時及兹遂凜凜又作徂年悲即禱洞仙歌結語荆公有云少年不知秋喜聞西風生老大多感傷畏此蟋蟀鳴又少陵老去悲秋之意而又一詩云少年見青春萬物皆嫵媚一從鬢上白百不見可喜述壯老異情處猶前詩也　俗言宰相容位可納涼以炎暑有所不避也余義夫帥蜀題客次春帖云老子也曾來伺候諸公聊復忍須臾上句因米盤谷序語下句晉人事又本東坡容位假寐詩揭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傴僂見繫須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謝太傅與王坦之共詣郗超日晏未得前坦之欲去太傅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坡又略轉其意用之時方通守錢塘是嚴事上官賢達不廢逶迤伯論候氣曰如侍所貴不知日暮自古人情不相遠考古質疑藝苑雌黄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於論交其投贈哥舒翰開府詩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謹勿學哥舒何先後相戾若是槩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大夔）謂君子論人戰喻不相掩詩人所作美刺難槩言左傳隱公十一年存許之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詛射潁考叔之事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失政刑二事同年而聯書是非得失不相掩也周之宣王當時詩人雖或美之而或刺之豈故無定論哉雲漢崧高諸篇乃美其所當美祈父白駒等作亦刺其所可刺爾當子美投贈哥舒也時方立功青海吐蕃奔北當時寵幸莫比固宜極褒美之辭異時潼關吏詩乃哥舒失守之後故有勿學之語揆之於理其先後美刺言各有攸當也況乎詩人頌美類多誇辭觀子美上太常張均則曰相門清議衆儒術大名齊軒冕羅天闕琳琅識介圭上翰林張垍則曰天上張公

子宮中漢客星紫誥仍兼綰黄麻似六經所以推美其兄弟者至矣蓋二子以族望才名聯居華貫是時皆未有汙僞命之事（二人張說子）雖言之溢美未害也知此則投贈哥舒豈得不推美之乎李陵善騎射謙遜下士甚得名譽及僨軍降虜隴西士夫深爲愧恥蓋才名鼎盛固難預占其晚節而末路一蝕未免有負於初心則譽於前而恥於後亦公論之不可磨滅者杜公之詩要亦美其所當美刺其所可刺藝苑雌黄遂以其先後相戾爲疵豈其然乎　藝苑雌黄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居諸以子姓爲貽厥以新昏爲宴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皆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貽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絶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此類尤多吳氏謾錄謂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韓杜未能去俗何耶予以爲不然南史劉湛友于素篤北史李謐事兄篤友于之情故淵明詩一欣侍溫顔再喜見友于子美蓋有所本爾（大夔）謂古人多使友于未容論曰東海稱蕃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又晉書齊王攸傳曹無友于之情則以友于爲兄弟其來久矣梁簡文菩覺寺碑居諸不息杜詩童丱聯

居諸（荆依十三建封）則居諸非獨韓用之也又按晉書五行志中何曾云無貽厥之謀又劉隗傳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齊謝朓賜左傳啓籯金遺其貽厥藝（文類聚經典門）然則退之所謂貽厥亦相承用之爾苕溪漁隱曰杜詩曠摶扶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䟽云扶搖旋風搏鬬也今云摶扶亦是歇後語然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工後山以爲姸而反嗜之不以爲病也（大慶）觀枚乘七發云山梁之飡豢豹之胎楊子法言云山雌之肥不曰雉而枚乘止曰山梁楊子止曰山雌則東坡所謂山梁雌者亦本於此然史傳所謂歇後語何可勝數梁武帝立內職詔刑于蚕訓周文所以表德宋書衡陽王義季傳令陽和翕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民失其時刑于即友于之類播厥即貽厥之比古人類多用之矣又觀任昉進梁王牋曰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又簡文帝長沙宣武王碑微管之風餘芳無絕宋傅亮宋公修張良廟教曰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又傅亮侍中王公碑曰體亞黃中道微管又梁任昉武帝追封長沙王詔道被如仁功深微管並見藝文類聚）晉齊王攸箴曰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微管疑申非歇後語乎杜篤曰擊十有二又曰朔南暨聲傅亮曰道亞黃中照隣殆庶王元長作策秀才文允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晉應詹傳陛下宜奮赫斯之威王融曲水詩序谷陝流勿翦之歎來仕允克施之譽劉昭後漢曆志注云亦深盍各之致異苟詩遠迤搖白團近觀洪丞相隸釋博陵太守孔彪碑曰仁必有勇可以託六皆所謂歇後語也讀錄又云唐相鄭綮爲詩好歇後句時人呼爲歇後鄭五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覆落倒受三班借職賦詩云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已（大慶）觀近時稼軒居士有卜算子詞一闋其詞雖不雅正然既作歇後體又且押韻亦不易也藝苑又云須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者稀年得無是類乎（大慶）謂此非歇後語當謂之擷頭語可也陸機愍思賦屢抱孔懷之痛歎逝賦悲其爾之多喪王融曲水詩序定爾固其洪業魏文帝令曰耳未聞康哉之歌安帝貶樂成侯萇詔曰朕無則哲之明任昉求薦士詔亦曰庶同則哲之明此皆一律非擷頭語而何　直方詩話荆公始爲集句者多至數十韻往往對偶親於本詩蓋以誦古今人詩多或坐中卒然而成始爲貴也其後多有効之者孔毅父嘗集句贈東坡次韻云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鴈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

云云遯齋閑覽謂荆公集句詩雖數十韻頃刻而就詞意相屬若出諸己如云翻手爲雲覆手雨當面論心背面笑（皆杜詩上貧交行下莫相疑行）合兩句爲一聯而對偶精切如此西清詩話乃謂集句自國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以文爲戲於後大著嘗見其下第偶成詩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常娥何惜一枝春云云蔡寬夫詩話云世言集句自荆公始予家　有至和中成都人胡歸仁詩已有此作自號安定八體不知公嘗見與否也（大慶）觀舒王詩集其集句凡四十餘首如題金山一韻乃四十句信乎詞意相屬如出一己又胡笳十八拍凡十八首亦皆集句爲之餘多絕句如懷元度云秋水纔深八九尺扁舟陡轉疾於飛可怜物色阻携手正是歸時君不歸贈長贊善云潮打空城寂寞回百年衰病獨登臺誰能得似張公子有底忙時不肯來戲僧湛源云恰有三百青銅錢憑君爲看小行年坐中亦有江南客自斷此生休問天即事云漸老逢春能幾回柴門今始爲君開莫嫌野外無供給更向花前把一盃送張明甫云就船一棹百分空五十年前此會同南去北來人自老桃花依舊笑春風莫不詞烘而意聯但對偶者少爾近見梅花集句其中警聯若出一手姑以數絕附見於此冬至陽生春又來園林風幾凍痕開化工清氣誰先得若說高標獨有梅（杜甫羅隱王復道邵康節）殘雪猶封宿草芳南枝何遽得春來東君定與花相厚故遣凌寒特地開（晁無咎）（李希聲玉溪張文潛）漏洩春光此一枝水況爲骨玉爲肌從教臘雪埋藏得自有清香處處知（康明略山谷荆公毛澤民）簾幙蕭蕭竹院深吹香獨與我追尋何人會得東風意要試平生鐵石心（張中崖竹軒東坡山谷）薄薄仙衣淡淡粧幾時塗額籍蜂黃偏恰雪裏無雙艷更占人間第一香（謝無逸張籍周問祖韓魏公）江南歲晚雪漫漫堪笑臞仙也耐寒鬚撚黃金危欲墮蒂凝紅蠟綴初乾（韓子蒼陳去非荆公林逋）郎官湖上探春回相與揮毫賦早梅莫笑吟詩淡生活爲君吟罷一銜盃（李白范文正公東坡林逋）冷冷疎疎雪裏春氣清偏覺爽精神世間無恨丹青手玉骨冰肌畫不真（李希聲何明高蟾劉厚）竹裏橫斜一兩枝惱人風味可誰知願君採擷細幽佩始見清香無盡時（毛達可陳去非東坡楊元素）竹陰松影翠相連耿耿幽姿伴歲寒慣負曉霜甘寂寞結爲三友冷相看（陳去非張文潛韓忠獻東坡）落梅云正是春容爛熳時不堪愁笛一聲吹香銷色盡花零落只待青青子滿枝（東坡陳參香知己羅鄴）臘梅云香蜜染成宮樣黃鬢金叢裏見新粧精神不比籬邊菊風格孤標又國香（謝無逸呂居仁張文

（潛）紅梅二首云玉頰何勞獺髓醫猶嫌太白傳燕脂一枝帶雨墻頭出似畫楊妃出浴時（東坡、徐師川、謝無逸、杜祁公）又云枝頭灼灼爛生光獨占新春第一芳故作小紅桃杏色頮姿照水似臨粧（參寥、張文潛、東坡、趙德麟）墨梅云杖藜點撿故園梅雪壓林寒春未回紙上今朝見顏色不論時節遣花開（曾宏父、周少隱、張會川、東坡凡）若此類前輩所謂意與言會言隨意遣不見有牽率排比處豈不謂佳也哉　大慶丁卯年抵豫章因見林介翁虞葛司成（次仲）皆有集句詩觀其所集襟衿真若己出但其混然天成初無牽强之態往往有勝如本詩者誠足使人擊節也試舉其警聯附見於此林公所集如樽前詩莫將年少輕時節老去還能痛飲無（上許渾、下居易）約李少卿卜鄰詩見欲移居相近住子孫長作隔墻人（上張籍、下居易）鄉飲明日貢士携長牋見訪書以為謝云方趍上國期干祿先惠高文謝起予（上牧、下愈）元日有感云愁知酒盞終難捨病看椒花祇自怜（上羅隱、下劉長卿）其實穿切於事情如此又有四句一意如三月晦日詩蕭蕭光景去何頻三月惟殘一日春古往今來祇如此可憐多少惜花人（鹿嶠、令狐楚、杜牧、王安石）元日朝回云地上晴煙掃不開傳呼仙仗九天來小臣拜獻南山壽萬歲長傾萬歲盃（上二句安石、下二句李白）皆如一

人所作雖然此絕句爾猶未足見其工至於八句全篇中有對尤為不易如集英春宴罷赴太常寺點宿云孔雀徐開扇尾還玉階朝罷卷晨班蹀隨花艷留星弁日繞龍鱗識聖顏畫漏未移天正午朱衣只在殿中間斜陽醉出宮城去獨宿水廳夢帝關（子美、永叔、趙嘏、子美、王珪、子美、陳克、永叔）其他警句意貫而對偶者尤多如云勸君更盡一盃酒與爾同消萬古愁（王維、李白）幸得詩書消白日能將富貴比浮雲（王克臣、永叔）將何政術稱循吏未有涓埃荅聖朝（禹偁、子美）也知世路名堪貴其柰田園老合歸（張祜、居易）壯恨忽從中夜起衰顏不似舊時紅（王珪、光臣）豈有文章驚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上杜甫、下荀鶴）風情已被愁將去懶性還從病後多（上鄭文寶、下王令）去國一身輕似葉憂民兩鬢欲成霜（李郢中、杜衍）病嫌樽酒都無味貧覺家山不易歸（元絳、羅隱）道直任從流俗怪病多能使壯心摧（种放、永叔）至於觸景詠物其屬對輕重尤更均等如云滿砌荊花鋪紫毯點溪荷葉疊青錢（白、杜）烟含嫩柳交加碧溪映山花細碎紅（李山甫、鄭文寶）日暮數峯青似染春來雙巷滑如飛（王建、張伯玉）清風明月本無價近水遠山皆有情（歐陽公、蘇舜欽）樹影不隨流水去水光長共夕陽來（方干、宗泉）苦吟風月惟添病愁對鶯花枉過春（荀鶴、高僧）門通小徑連芳草池引幽泉漲白蘋（邢士元、鄭文寶）愁腸聽滿渾無事病眼先春已見花（上文寶、下安石）百年莫惜千回醉一笑相看萬慮閒（月牓、王存）鬢已每將天作鏡嫁愁惟仗酒為媒（荀鶴、王貴）已上皆林集之警聯也　葛公所集如生涯詩歸山何不早緣欠買山錢（樂天、高錫）夏日詩清風北窗下猶足傲羲皇（李白、高適）中秋月詩無日駐清景歎年又明年（武元衡、司空圖）亦皆意貫略無綴緝之迹其絕句詩亦可佳如惜花云落花飛絮正紛紛慢綠妖紅半不存可惜風和夜來雨卻將春色寄苔痕（鄭谷、崔之、居易、長孫）九日詩高秋寫目更徘徊多少鄉心入酒盃正被遠籬黃菊笑望中難得白衣來（吳融、趙嘏、趙蕃、趙嘏）還人詩句云把君詩卷燈前讀字字清新句句奇坐到天明吟未足翻將唱作步虛詞（白、書莊、白、白）窮巷云不嫌窮巷似漁樵自古園林遠市朝鵬背負天龜曳尾飛沈隨分各逍遙（韓偓、杜牧、白、白）至如八句有對偶者數篇尤佳如幽居客至詩無事焚香坐逍遙一卷經雨萬深院菊風約半池萍有客過茅宇呼兒掃竹亭廚人具雞黍復設甕頭清（張籍、賽己、杜愈、杜愈、潘然、司）三月晦日詩花片亂飛愁殺人風吹雨洒旋成塵百年莫惜千回醉三月惟殘一日春生去死來都是幻酒酣騎足最關身西樓悵望芳菲節添得臨岐淚滿巾（沈彬、禹錫、翁綬、令狐楚）

（居易、鄭谷、韓偓、羅隱）故人春遊詩東郊立馬望城池旋把金鞭約柳絲歌酒家家花處處春風日日雨時時剔來同說經過事醉後齊吟唱和詩得失任渠但取樂不應窮巷久低眉（應物、張祐、居易、齊己、張籍、司馬紫、韓翃）其他警聯切對五言者云山歌猿獨叫水宿鳥相呼（白、杜）病久歡情薄年加記性銷（群玉、鄭谷）盡日看山立有時尋竹行（居易、張籍）強飲沽來酒重看讀了書（耿緯、姚倫）孤烟生暮景疎竹漏斜暉（韓、白）七言者云船衝水鳥飛還住掉拂荷珠碎卻圓（韓偓、子美）山色好當晴後見歌聲長向月中聞（白、牧）其他佳句未易枚舉然集句之工至此極矣姑筆大槩於此使觀者嘗鼎一臠則知其味云爾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三　二支

詩

詩話六十五

編類詩三百篇一變而為離騷再變而為秦漢之歌三變而為五言七言樂府辭雖不同音節亦異而風雅之氣猶存東晉以後漸有琢句之風以巧麗對律相誇尚於是古意失而律詩興於梁沈約永明八法至唐杜子美律詩之體成而大行于世樂府自漢至唐變而為詞至宋金而浸治之風盛但知發乎情而能止乎禮義者鮮矣此詩之沿革而歷代相尚之所以不同也然離騷為詞賦之祖而尚有六義之體絶句出於律詩金元之曲出於詞而古意失之益遠蓋由世道日益降古風日益泯時俗日益薄人心日益蕩以日降之道日泯之風日薄之俗日蕩之心而欲復古不亦難哉然今之作者苟能以三百篇存諸心而以為之師以兩漢盛唐為之友正心立志措意遣辭雖不及古必能遠過時人矣　古詩無題以詩中首句二字為題至樂府而始有題自謝眺沈約席上各詠一物始有分題至唐而又有分韻用韻次韻之法而盛行于宋金元之世是不述己志而

牽合從人漢魏猶有贈答倡和之法猶是各言己志後世倡和究如捐本臨帖與人罵真果何關於自己哉此詩之所以愈不若古也　杜子美詩云蜀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觀自字空字未字先字多少感慨然深味之則先主之敬禮武侯武侯之事先主以及後主終始如一而各盡其道非子美其孰能知之是雖律詩古意存焉他人又曰伯仲之間見伊呂以其人品與其心而言也指揮君定失蕭曹以才能事功而言也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天命已去漢矣武侯雖有人品之高過人之才亦不能善其後宜乎食少事多而終不能久於世也百世之下知武侯之心者其惟子美乎　凡文章之有音韻者如銘箴頌贊辭賦皆古詩之流體制雖不同而理則一也唐虞之際有賡載歌夏有五子之歌殷之亡周之興也有麥秀采薇之歌賡載之歌著于經麥秀采薇見於史孔悝之鼎銘正考父之鼎銘三緘其口銅人銘亦皆紀錄于方策學詩者苟能觸類而推一以貫之則古今之詩道畢矣　李太白才氣高邁故其詩多是乘興而成清麗痛快灑落有餘而沉鬱頓挫處却不足杜子美工夫縝密故其詩多是苦思鍛鍊而成窮

達悲歡各盡其趣莊重典雅山野富麗豐厚纖巧隨其所遇各造其極後之人學杜不成猶在法度之內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學李不成出外規矩之外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　韋應物詩得淵明之沖淡而情思自然柳子厚詩得淵明之句法而志趣抑鬱蓋其心憂愁實多而獨排遣之也惟其所遇有不同故其詩亦有不同也陶韋柳雖是三家其實只是一體學之者舍其異而會其同則可以得三子之妙處　凡作長律如作大文字之法句雖排比意實圓轉雖要先立冒頭排盡一篇之意中間抑揚開合節節有序後而結尾超出意外須要盛水不漏方是好詩若句排意亦排如畫甲乙帳正成何等模樣耶　陶淵明詩云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此詩是擬曹子建詩也感時運之易失歎青春之不再其自悼之意為何如哉子建詩云南國有佳人榮華若桃李朝浮江北岸夕宿瀟湘沚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難久恃詞語無一字蹈襲其意度絶相似善於擬古者也　郭泰機雜詩云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蓋心有所思而不得見故不能成章而悲也此與采采卷

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之意同其孤臣懷君之心乎又曰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夫河漢清淺而易涉可以興之語矣乃脈脈不得語焉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此又與河廣之旨相似此則比也河廣則興爾　古詩傷歌行云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颻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穹蒼而不著作者姓名自今觀之性情柔弱音節悽惻感春鳥之命儔悼中宵之獨寐似是班倢伃之詩也班倢伃怨歌行云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以美材而成美器既得御于君所矣復恐過時而棄捐也蓋婕好有寵于成帝時又有趙飛燕及昭儀姊妹二人新幸婕伃恐其失寵故作是詩也其後果以衰供養長信宮則知怨歌行作于未失寵之前傷歌行作于既失寵之後二詩實相表裏非婕伃之詩而何怨歌行得六義之比體傷歌行則賦也姑存是說以俟識者監之　李太白擬古詩云涉江玩秋水愛此紅蕖鮮攀荷弄其珠蕩漾不成圓佳人綵雲裏欲贈南

遠天相思無由見悵望涼風前此詩是擬古詩十九首也古詩云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故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然古詩沉著而意味深遠太白痛快而俊氣煥然又如謝玄暉玉階怨云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太白玉階怨云玉階生白露夜久浸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玄暉何嘗如是俊巧來然玄暉雖質而意却深遠太白雖巧而意却淺近矣今之學詩者徒尚其華而不求其實此所以愈不若古也　詩本音律之文古樂府音律世遠莫傳學者按解題而擬其意至於音律則非矣然余有一說焉昔荊軻歌易水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然則可以為徵亦可以為羽豈有一定之律哉顧歌之者如何耳論其大要不失乎浮聲切響而已唐詩人擬古名家者陳子昂李太白為稱首子昂之感寓太白之古風皆自文選中來往往有逼真處惟杜子美熟精文選理鎔會變化自成一家雖出文選然無一字蹈襲此子美所以為高歟是知不以摸擬為難而以變化為難如蜂之釀蜜百花無不采焉者及其蜜之成也人但知味之為甘而不知何花之所為也虞伯生學士論作文以煮肉為喻取汁而棄肉亦是此意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程以文嘗評余文琢句已到但意義短促不敢放闊恐久則局束而不得伸也楊大中曰汝文患氣不擴充宜熟讀孟子揭伯防曰汝文氣充意足但琢句欠精耳余以三說質之於危太樸太樸曰三子之說皆非也作文特患入門路頭不正汝入門處路頭已正但有生熟之分耳久久成熟自然知變不拘拘於規矩而自不外於規矩矣凡為文博學而約取之正本之於經史傍參之於子集慎言其所當言勿言其所不當言也學之至則可以追迹於聖賢未至亦不失為君子儒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誠以此語為主則其立言不朽而必可以傳于世不然誇多而鬬靡亦何益於世道哉　學詩之體有六一曰命意二曰體制三曰氣魄四曰情思五曰字句六曰音節命意要有理合乎風雅之旨趣體制要成一家之言如學古詩十九首一篇首尾不雜別様句法氣魄要渾厚而不至於浮漓淺露情思要七情所發出於至誠婉轉含畜有餘不盡字句要鍛鍊精切渾然天成音節要轉換鏗鏘如浮聲切響雙聲疊韻之類六法一有不備則非作者之詩矣學詩要得三百篇六義體制漢魏西晉宛然有此意度東晉以後漸趣於巧如三謝詩造語益工而古意益失矣學詩之法有七字真情實景生成句也漢魏西晉之詩如空山道人草衣木食

而服氣導引外面無可觀者而其中神氣極盛江左以後之詩如病婦艷粧外面可以悅人其中之氣則餒然矣漢高祖楚霸王皆不文之主然亦能作大風鴻鵠垓下帳中之歌蘇武李陵皆將家子然亦能作五言之詩其在當時孰稱其為詩人乎但後世學之而不能及遂宗之以為法也古人之詩事切情真出於至誠如喜而笑怒而叫哀而哭泣痛而呻吟皆非勉強為之故其詩自好蘇武李陵之詩是也後人為詩者往往為人題卷事情不切於己旋立意思旋琢語句如不喜而強笑不痛而呻吟皆非至誠皆非自然神氣皆不渾全所以不好古詩意遠每恨其句之不工律詩句工每恨其意之不遠意遠甚宜潛玩句工止可詠歌學詩者其才各有偏長故亦各有一偏之好焉苟能兼取而並用之不亦彬彬之君子乎昔人有言曰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以用功所至而言也　又曰學詩如學禪要自悟其理以識見所得而言也用功所至或可必識見所得不可必也待其神會而心得之然後可與言詩矣故學之非難悟之為難也凡作詩叙情則真情叙景則真景觸於目而感於心則景與情合神與事會自然有趣有態有氣有神流動充滿隨遇而得無拘無閡渾然天成自然得到古人佳處其視區區鬬飣牽合而成者天淵不侔矣凡作詩先將情景涵泳於胷中使其興趣神氣充足有餘然後發之於詩自然一氣渾成而非思索鍛鍊之所可及也誠如是則神會心得之妙有非淺近之所能知者矣吾於四時最喜秋尤喜秋之夜每風清月明星稀河淡秋聲在樹蛩吟在室莫不神氣冷然毛骨竦豎攬衣徘徊達旦無寐至為歌詩累月不能措一辭者一夕盡得之如是者蓋有年矣至正九年春吾在燕京北城得倪仲愷之舊館于教忠里乃卜居焉其中門之外一室尤清架曲簷以承塵而四壁飾以素楮瑩然可愛也遂因之而不葺朝則與賓友周旋揖讓暮則偃息其中一窗南出尤明至秋之夜纖雲不興天宇空碧明月在庭流光滿室四壁盡白詩興清發吾乃抱膝長吟神遊意適恍如乘雲御風翱翔乎白玉之京而周覽乎八極之外蓋無異於昔之所得者焉嗚呼人之精神與天地通故其神交氣感妙合至道而況於詩乎昔人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信不虛矣是用紀其所得於天者以與一二同志共樂焉武曰宋人詩雖不及唐尚與唐人為賓主今人詩句句學唐何異唐人之臣僕吾應之曰以唐人之詩法形容自己之性情譬猶使之將命耳吾但見以唐人為儐未見臣僕于唐人也今人作詩有三病才高者好生新意往往琢奇句押險韻而不可讀學博者好用隱僻故事往往艱深晦澁而

不可曉甚至不祖古人規矩而欲自成一家往往撰爲不經之語以眩惑後生而與古人吟詠性情之旨於是乎失之遠矣凡作詩須慎寫題古詩題不可吟律詩律詩題不可吟古詩押韻須平易不可艱險愈艱險愈不自然而反傷其意趣矣凡作詩不可多用故事多用故事則客意勝主意矣用故事須要隱然不可顯然須要我去使他不可教他使我知此則無拘滯牽合之病矣 古詩青青河畔草以興綿綿思遠道乃興體也蓋曰河畔之草則青青矣遠道之思則綿綿矣然遠道之人不可得而思徒有夙昔夢見而已適夢見在我之傍忽然夢覺時則在他鄉矣他鄉又各異縣焉是以展轉不可見也此句此意多少曲折又曰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矣今入門之人乃各自取媚於其君而征人之苦誰肯相爲言哉感物興懷其責同朝之人也深矣蓋物本無情人自有心言無情之物尚知時而有情之人反不我顧不如枯桑海水之有知也唐書新語蘇味道使嶺南聞崔馬二侍御入省因寄詩曰振鷺齊飛日遷鶯遠聽聞明光共待漏清鑒各披雲喜得廊廟舉嗟爲臺閣分故林懷柏悅新幄阻蘭薰冠去神羊影車連瑞雉羣獨憐南斗外空仰列星文味道富才華代以文章著稱累遷鳳閣侍郎知政事與張錫俱坐法繫于司刑寺所司以二相之貴所坐事輕供待甚備味道終不敢當不乘馬步至繫所席地而臥蔬食而已錫乘馬至寺舍三品院氣色自若帷屏飲膳無忝平居則天聞之原味道而放錫于嶺南 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因詠院中叢竹以寄意焉其詩曰濯濯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同列張沈和之曰聞君庭竹詠幽意歲寒多歎息爲冠小良工將奈何後遷戶部員外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拔 陸餘慶孫海工於五言甚爲時人所重性恢不附權要出牧湖州但以詩酒自適不以遠謫介意題奉國寺詩曰新秋夜何爽露下風轉淒一磬竹林裏千燈花塔西題龍門寺詩曰憁燈林霧裏闇磬水聲中更籌中有會爐烟滿夕風時人推其警策 鄭繇少工五言開元初岐山獻鷹岐州刺史錄爲長史獻失白鷹深所愛惜因爲失白鷹詩以致意焉其詩曰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雞不知遼郭外何處別依棲甚爲時所諷詠于審亦以文章知名 張宣明有膽氣富詞翰嘗山行見孤松賞翫久之及賦詩曰孤松鬱山椒肅爽凌平霄既挺千丈幹亦生百尺條青青恒一色落落非一朝大廈今已構惜哉無人招寒霜十二月枝葉獨不凋鳳閣舍人梁載言賞之曰文之氣質不減於長松也宣明爲郭振判官使至三姓咽麪國賦詩曰昔聞班家子筆硯忽然投一朝撫長劒萬里入荒陬豈不厭艱險只思清國讎山川去何歲霜露幾逢秋玉塞已遐廓鐵關方阻脩東都日窅窅西海此悠悠卒使功名建長封萬里侯時人稱爲絕唱 玄宗朝張說爲麗正殿學士常獻詩曰東壁圖書府西垣翰墨林諷詩聞國體講易見天心玄宗深佳賞之優詔荅曰得所進詩甚爲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略爲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玄宗自於彩箋上八分書說贊曰德重和鼎功逾濟川詞林秀發翰苑光鮮其徐堅已下並有贊述文多不盡載 神龍之際京城正月望日盛飾燈影之會金吾弛禁特許夜行貴臣戚屬及下俚工賈無不夜遊車馬駢闐人不得顧王主之家馬上作樂以相誇競文士皆賦詩一章以紀其事作者數百人唯中書侍郎蘇味道吏部員外郭利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爲絕唱味道詩曰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鏁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遊騎皆穠李行歌盡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利貞曰 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漫唯愁曉周旋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勝常年此夜風光正可憐鳷鵲樓前新月滿鳳凰臺上寶燈燃多不盡載

姑蘇筆記 唐人閨怨絕句二首王昌齡云閨中少婦不曾愁春日凝粧上翠樓爲見陌頭楊柳綠悔教夫婿覓封侯李頻云紅粧女兒窻下羞畫眉夫婿隴西頭自怨愁容長照鏡悔教征戍覓封侯頻梨山集五十七言有佳句此詩視昌齡不無鈍賊之愧 余客滸有蒲城人申子寧誦絕句云寒食清明憶去年典衣沽酒醉花前今年花酒渾如舊憔悴春衫不直錢以爲徐明之者所賦頗似唐人庚子歲九月無錫同虛觀壁間見一道題絕句云萬壑千岩歸去路七閩二浙倦游身朝來點檢行裝看除卻烏藤剩得貧予方倦游憮然有感於吾心 常文公題楚昭王廟云丘園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羅澗谷作漢廟詩可謂善用退之者秋到咸陽天亦愁五陵無葉寄寒颼人心畢竟江南好夜夜篝燈入漢祠 嘗愛陸放翁一聯云正欲清言聞客至忽逢美酒報花開偶見司空表聖客來當意愜花發遇歌成之句方知古今詩人妙趣一也但琢句不同耳 薛昂賦蔡京君臣慶會閣詩云逢時可謂真千載拜賜應須更萬回時人謂之薛萬回 柳子厚覺衰一首起語云久知老會至不謂便見侵陳簡齋房州避難起語云久謂事當爾豈意身

及之事不同而情同有脗合如此　劉方平賦銅雀臺妓前四句云遣令奉君王顰蛾強一粧歲移陵樹色恩在舞衣香劉後村絶句云先帝宮人總道粧遥瞻陵柏淚成行君恩恰似薔薇水滴在羅衣到死香後村南岳集詩全學唐此可謂青於藍矣朝野遺事工部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經秀上人房詩云花時懶看花來訪野僧家勞師擊新火勸我雨前茶其詩篆書刻石在縣多寶寺中甘棠魏野亦有詩曰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辛勤旋覓新鑽火為我親烹嶽麓茶蓋詩人寓興多同仁宗嘉祐末宴群臣賦賞花釣魚詩群臣奉和丞相韓魏公詩曰輕陰閣雨迎天仗寒色留春送壽盃唐羅鄴詩曰春排北極迎仙馭日捧南山入壽杯　鄭武仲侍郎嘗從劉賓學賓有父尤善於詩嘗云人從别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儘眼低鄭詩有江横塞外悠悠去天落秋邊處處低語句驚人蓋出於藍矣　慶曆間宋景文諸公在館嘗評唐人之詩云太白仙才長吉鬼才其餘不盡記也然長吉才力奔放不驚衆絶俗不下筆有鴈門太守詩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王安石曰是兒言不相副也方黑雲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王安石作桃源行云望夷宮中鹿為馬秦人半死長城下避世不獨商山翁亦有桃源種桃者詞意清拔高出古人議

者謂二世致齋望夷宮在鹿馬之後又長城之役在始皇時似未盡善或曰槩言秦亂而已不以辭害意也　王安石集四家詩不取韓公符讀書城南何也予曰是詩教子以取富貴宜荆公之不取也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猶不免于美之譏況示以取富貴哉樂道以為然　閩中鮮食最珍者所謂子魚者也長七八寸闊二三寸許剖之子滿腹冬月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予按部過之驛左有祠謂之通應祠下有水曰通應溪潮汐上下土人以鹹淡水不相入處魚最美比見士人詩多曰通印安石送元厚之知福州詩曰長魚俎上通三印新茗齋中試一旗閩人謂茶芽未展為槍展則為旗至二旗則老矣　王銍性之嘗為予言曰王荆公嘗集四家詩蔡天啓嘗問何為下太白安石曰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鼎州武陵縣北二十里有甘泉寺行人多謁焉寇萊公往雷州留題三十字曰庚申年秋九月平仲南行至甘泉院僧以詩板視予征途不暇吟詠代記年月後丁晉公謫朱崖過寺題云翠影踈踈渡波光瑟瑟凝帝家金掌露仙府玉壺冰曉鉢侵星汲霄廚向月澄豈惟覊肺渴濯頂助三乘因而至寺者多所賦詠如殿中丞范諷詩云平仲酌泉曾頓轡謂之禮佛向南行山堂下瞰炎蒸路轉使高僧薄寵榮又刑部郎中崔嶧詩云二相南行至道初記名留詠在精廬甘泉不洗天涯恨留與行人鑒覆車可謂言婉而意遠　慈聖光獻皇后以元豐庚申十月二十日上仙是夕永裕召執政近臣入視聖容其年春上幸西池慈聖以珠盤覆馬鞍遺上上自池乘以歸慈聖好植花多乘小輦遊苑上常扶侍之所居殿曰慶壽在福寧之東是夜毁香閣垣為門百官入聽遺告庭中有二小亭金書牌曰賞蟠桃賞大椿明年三月將奉山陵詔百官各進挽詞二首故相王珪曰誰知老臣淚曾泣見珠襦王存時為從官曰珠韉錫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予亦例進曰春風三月暮寂寞大椿庭百官有云東朝蓋斥慶壽也　永叔早朝詩曰月在蒼龍闕角西甚美然予按漢之四闕南曰朱雀北曰玄武東曰蒼龍西曰白虎今永叔詩意蓋以當前門闕狀蒼龍故云月在西也蓋不用漢闕耳　南豐曾阜子山嘗宰蘄之黄梅數十里有烏牙山甚高而上有僧舍堂宇宏壯渠間見小詩曰李太白也夜宿烏牙寺舉手捫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布衣李白但不知其字太白所書耶取其牌歸于丞相吳正憲公李集中無之如安陸石巖寺詩亦不載　權文公多用州縣日辰之類為詩近見人亦為藥名詩者如訶子縮紗等語不唯真致蕭是假借太不工耳里人史思遠善詩用藥

名則析而用之如夜坐句曰坐來夜半天河轉挑盡寒燈心自知此乃曾望離合格也思遠幼孤從先生學詩有唐人風格贈惠秀云坐禪猿鳥看談易鬼神聽又題朱氏園云花分先後留春久地帶東南見月多故壽陽朱炎節判嘗贈詩曰古人不到處吾子獨留心　吾友頓隆師嘗言顏延年五君詠至阮始平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麾去也咸為山濤麾出杜牧之首把一麾江上去即旌也蓋誤矣余以為麾即毛也子美亦曰持旌麾之句杜牧不合用一麾耳　朱元瑜長官好為詩予少時聞人誦嘶梅香襲齒攀柳綠藏巾予欲纂鄉人詩恨無朱詩廖獻卿大夫謂予曰其少嘗同筆硯得其詩二百餘篇當錄以奉寄獻卿别未幾不幸且卒自予還里屢訪諸廖所謂朱令詩者莫得之　世言七言詩肇於栢梁而盛於建安考之豈獨栢梁哉鄘風曰送我乎淇之上矣王風曰知我者謂我心憂鄭風曰還予授子之粲兮齊風曰遺我乎狃之間兮又曰尚之以瓊華乎而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幽風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小雅曰　王升之善詩極精緻喜賓客醖法高妙劉跂斯立字曰玉友且書小寫幾日愁圍未解紛一盃聊以鼓吾軍酒壇久設無人將玉友于今始策勳又作悲愁引有昔時攜手兩少年君死我哀俱可憐及波間羅

檝今無有。夢裏行雲果是非之句。余赴甘陵。升之以長詩見送。聞余作鑑堂。又作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十章尤奇。升揚遇冠失之可惜。劉斯立哀其不逮。爲誄哭之妙甚。其略云。偉君高門。一世楷模。遺烈言言。休聲吳吳。逢辰清明。建旆禮輿。嶹或祀旟。周所適徂。名列士版。身佚里閭。瓴草藭木。哇晥躊躇。良朋萃止。殺設醴斛。退察其私。盎不宿儲。又云。休文華帶。計日有餘。如安絜巾。當暑不除。乳石斷下。糜粥充虛。長爲散人。庶以全軀。云何遠行。旅舍侷拘。東野後事。孝權遺書。豈無他人。頎以屬予。嗚呼哀哉。文多不能盡憶。槪斯立之言。可以知其人也。升之年四十。終奉議郎。汝陰丞客死京師。二子孟博孟公。皆淪落彥祖之後。遂微可念哉。　黃魯直元祐間。與宣城院諸公往來甚歡。一日雪中過七叔祖靜之題詩酒庫云。北風吹雪滿都城。曉踏驊騮訪玉京。相引糟頭看春酒。正流三峽夜泉聲。宣和間其書壁猶存。老杜詩天棘蔓青絲。說者不一。余在靖康見李衛州舍人珍言。往任陳州敎授。文潛出東坡雜書。內一帖云。天棘。胡梵語。柳也。又古詞湖上春風舞天棘。信知柳無疑矣。獨不曉蔓字。疑是弄字。而或以謂蔓字也。更當博求之。　李少師端愿嘉祐丁酉暮春作新堂。會翰林趙叔平。歐陽永叔。王禹玉。侍讀王原叔。舍人韓子華。永叔命名來燕堂。原叔八分題榜。因聯句賦之。刻于石。賢侯謝邸歸。從遊樂吾堂。林泉當餘地。下築踈林蔘。是時春正中。來燕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縈）得名因笑談。揮墨紮題榜。所誇賢豪盛。豈止池謝廣。人心樂且閒。自意頡而頏。吟尊敵花軒。醉桃捲風幌。（情）輕雲薄藻揀。初日照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汎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槳。波光欄檻明。竹氣衣巾爽。（小）虛容涼樾入。影與文連鴻晨。飈轉綠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朋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傲。（沐）得以爲勝。持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成。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佯）可以想見文物之盛。太平無象。端在於此。宰相今復癡聾。陸游務觀云。王性之謂蘇子瞻作王莽詩。譏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詠董卓云。公業平時勸用儒。諸公何事起相圖。只言世上無健者。豈信車中有布乎。蓋譏介甫黨爭市易事。自相叛也。車有布。借呂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親切如此。又云。曾吉甫侍郎藏子瞻和錢穆父詩眞本。所謂大筆推君西漢手。一言眞我二劉間者。其自注云。穆父嘗草某答詔。以歆向見喻。故有此句。而廣川董彥遠侍制乃識子瞻不當用高光事。過矣。　與務觀同作劉信叔大尉挽詞。予誦曾亙哭宗室公壽詩云。昔在熙寧日。葭莩接貴遊。題詩奉先寺。橫笛寶津樓。天

惆悵中夏。賓筵禁列侯。但聞劉子政。頭白更清脩。意深語到。可想見宗室前肆後拘氣象。務觀云。韓子蒼嘗見魯直眞蹟。第三聯改云。屬舉左官律。不通宗室侯。以此爲勝。而曾吉甫獨取前作。　劉貢父詩話錄云。皇甫湜詩無聞。韓退之有讀公安詩。譏其掎摭糞壤間。又韓集雖有次韻湜陸渾山火之篇。而湜詩俱不傳。予嘗得湜永州祁陽元次山唐亭詩碑。題云。侍御史內供奉皇甫湜。其詩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長於指敍。約潔多餘態。心語適相應。出句多分外。於諸作者間。拔戟成一隊。中行蘇預雖富劇。粹美君可蓋。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與千年對。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槩。文於一氣間。爲物莫與大。先王路不荒。豈不仰吾輩。石屛立衙衙。溪口啼素瀨。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賴。（後見洪邁容齋隨筆亦載此詩謂風格無可采非也）蘇文忠公詩。文少重複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數處用。雖和陶詩亦及之。蓋有感於斯言。此句本起魏文帝樂府。厭後高僧傳載王羲之與支道林書。祖其語爾。朱翌新仲猗覺寮雜志。乃引高僧傳及南齊劉善明。似未記魏樂府。予爲大和蕭入傑秀才作如寄齋說。引文忠公詩甚詳。　四方聲音不同。形於詩歌。往往多礙。其來久矣。如北方以行爲刑。故列子直以太行山爲太形。又如居姬與以高紙等音。古今文士皆作協韻。雖釋文亦然。禮記何居注云。居音姬。列子何姬郡注云音居。其它詩文與以呂累之類尤多。近世士大夫頗笑閩人作賦協韻云。天道如何。仰之彌高。殊不知蘇子由蜀人也。文集第一卷嚴顏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河戈。亦相間而用。云諸儒鳴道集。古人作詩。所以吟詠性情。如三百篇是也。後之作者。往往務爲艱深之辭。若出於不得已而爲之者。非古人吟詠之意也。　文選謝宣遠戲馬臺詩。造語雖工。然已不及建安七子有正氣矣。如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穹。豈曰不工。何如子建云。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　宣遠詠張子房詩。有息肩纏民思。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又曰。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又曰。鑒狹歷頹寢。飭象篤嘉嘗。又曰。愉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此等詩句。皆刻畫。殊無三百篇風致。　顏延年詩最平易。至應詔詩。乃作梗澁語。略無風雅。豈以謂應詔當如此耶。如北湖田收詩云。帝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廛。又云。開冬眷徂物。殘粹盈化先。又云。自饗報嘉歲。遇急戒無年。此何等語也。迄至于今。此體猶在。　謝元暉遊東田詩曰。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情辭閑暇。佳句也。　王仲宣贈蔡篤。有瞻望遐路。允企伊佇。又有雖則追慕。予思罔宣。瞻望東路。慘愴增歎之語。又有中心孔悼。涕泗漣洏。嗟爾君子。如何勿思之

語大有變風之思雖之衛詩中何有不可　劉公幹贈從弟二詩興寄幽雅有國風餘法　嵇叔夜送秀才入軍詩閑雅俊逸有古詩人之風如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又如習習谷風吹我素琴咬咬黃鳥顧疇弄音又如思我良朋如渴如飢願言不獲愴矣其悲之句想見其風致　沈休文詠湖中鴈云唼流牽弱藻斂翮帶餘霜群動浮輕浪單泛逐孤光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其形容物態如此亦巧妙矣　文字雕琢則傷正氣作詩亦然如陶靖節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真得三百篇之遺意

予友施彥執讀杜詩至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而有得予請毛詩至絺兮綌兮淒其以風而有得廣川書跋鄭都宮陰真人祠刻詩三章唐貞元中刺史李貽孫書元豐四年轉運判官許安世即其祠下盡闢其石謂此三詩真陰氏作如還丹等皆後人記之乃屬知夔州吳師孟書既成送觀中於是盡破礴其餘石故今世不得傳余嘗得舊本然獨存此也真人名長生新野陰氏本儒生有才思善著書其學類左元放嘗授太清神丹故世傳其丹經贊文甚古雅異亦東漢時人不知嘗爲此詩也此詩雖然與漢人異不知安世何据而知余益知前所毀棄未必皆非長生

所述葛洪曰長生服金液半齊其止世間幾千年然後仙去殆古强所謂洪亦不省也　李衛公武昌詩其間謂牛羊具特俎則指牛僧孺羊嗣復歎夫朋黨之怨至於如此雖一話言間且不能忘必求其詆訾以逞其憾安得公平天下而無私好憎之心哉德裕學優而材勝其操術近正但悄忿少容以及於禍昔牛崇爲隴西主簿羊善而郡功曹馬文淵爲大守凉州云三特備具德裕嘗編牛羊日曆皆取於此　李邦彥出會稽寶林寺詩黃庭堅書其後曰法士多壞能乃是僧爲蠶爾孤岫龜形在謂山有穴而特不可謂山余評曰此詩未有工處特以書貴李海書名唐世而此石乃公平生書不得不尚如高閣無恢臭乃詩人會意誤處黃子扶而譬之是一快事謂壞能抵岫不害於詩黃子求人已細張子曰困進拒襄表背選能馮相觀祲禳禳攘灾古人已如此音况能有所合謂之能自有据耶爾雅曰山有穴岫不必謂如神瀵凡山有竅可穿者皆是故謝康樂言竇間列遠岫玄暉言雲表吳岫徹杜甫言自多窮岫雨歸愈言默默露數岫豈盡失也若白居易言岫合雲初吐則不可謂山聳而出者世人多託人見聞以爲已是黃子說嘗勝人亦未深考余不得不辨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二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張文祥
圈點監生臣祝廷呂
臣曹忭書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十九

二支

詩

詩帖十八

（王狀元八詩六帖）（寶貨文事附）寶貝　桂。連城。（連城爲寶重。）韓。百寶。（求散百寶入士林。）柳。坤珍。（挽惟潛坤珍）嗜姦利。（眾情者姦利居貨損千金。）駱。精好。（富貯百物盡精好。往往遺棄淪蒿萊。）中藏。（大貝渚海何茫茫。天地百寶皆中藏。）光錯。（牙貝甲角爭光錯。）瓊風怪雨洒幽荒。煌煌。（珊瑚玲瓏巧緻製。珠宮貝闕燦煌煌。）風雲愁。（至寶欲出風雲愁。）至寶。（君慷后何有至寶。世俗不辨珉與砆。）蘇。寶釵。（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揚州煬帝葬處。）不貪寶。（守子不充我。貪寶無厭者。）

金　李。尺新。（黃金貫尺新。）陸賈。（君無陸賈金。）罄槖。（遷家罄槖金。）韓。貯儲。（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金瓊。（紫價流金瓊。）羣金。（堅如攫羣金。）柳。雙金。（移奏雙金重。）千金。（敗棄十金者。）駱。滿篋。（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簸偶得運中州。）金玉。（溫如金玉粹而純。）爲誰慳。（黃金爲誰慳。）蘇。黃金。（白日鐵生時。黃金投似丘。）散盡。（傾家取樂不論命。散盡黃金如轉燭。）金多。（塢裏金多退足憑。董卓郿塢藏金。）散行舉。（黃金散行舉。）屋堆。（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簡呼。）散貨賤。（珠金散貨賤。）布路。（布路金珠誰不慕。）遺金。（藏書萬卷可教子。遺金滿籯常驕人。）

玉　李。璵璠。（雖日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趙氏璧。（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荊山。（本是楚家玉。還來荊山中。）凌白虹。（待緣照滄溟。清輝凌白虹。）青蠅點。（青蠅一落此。相點流時同。）白玉換。（白玉換斗粟。）奇璞。（楚地由來賤奇璞。）珉玉分。（竭來家誰爲。荊山珉玉分。）三獻君。（良寶絕見棄。虛持三獻君。）桂。爲環。（汝貴玉爲環。）煖老。（煖老須燕玉。）青熒。（琳琅愈青熒。）寒水。（已爲寒水玉。）琳琅。（琳琅識介珪。）入懷。（入懷本倚崑山玉。）食玉法。（未識食玉法。兩師服冰玉。）藍田。（明朝且入藍田山。藍田山美玉。在長安市上。）韓。卞和。（卞和識三獻。）淨尺璧。（璞凝潔玉璞。皓若價上璞。）珪璋。（幸當擇珉玉。幸有圭璋璞。）瑚璉。（問汝把瑚璉。）駱。瑛琚。（君家獨種玉。種玉生瑛琚。）蘭裂。（玉石焚蘭裂。）天質。（良玉有天與質。少加君觀。）時玷。（白玉有時玷。）蘇。貴璠璵。（將不作六器。誰知貴璠璵。）抱璞。（哀哉楚狂士。抱璞號空山。）睨柱。（相如起睨柱。頭璧與俱還。）辭環。（何如鄭子產。有禮國自閑。微韓宣子。辭夫亦辭環。主公不貪寶。）纍賦照屋寓。璨璘。（未散寵環璘。以雪花比玉也。）環佩。（環佩鏘鏘鳴。）辟邪香。（玉中

還有辟邪香。荆山玉。（獨抱荆山玉。）懷璧。（貢琮白虎天下惜。願恐貪夫死懷璧。）燕石。（却將燕石報瓊華。判于宋人得燕石以爲寶。經三火。吳君吳玉經三火。）夜光。（兒童驚夜光。）取珊瑚。（肯教況網取珊瑚。）試玉。（欲試良玉須猛火。）黃。不琢。（天球不琢中粹溫。）按劍。（白璧按劍起。）連城重。（許田連城重。用鄭伯以璧假許田。）懷玉。（國士懷珠玉。）積藏。（積藏必有待。猶短義難降。）晴虹。（晴虹貫夜窗。君子比德於玉。）買一雙。（連城買一雙。白璧一雙也。）明月。（明月弄寒江。日月如璧也。）發石韞。（二生對曲肱。圭玉發石韞。言韞於石。）尺璧。（和氏有尺璧。楚國無人知。）遭逢。（但使玉非石。果有遭逢時。）抱璞。（老來抱璞向滄翁。東坡元是知音者。言山谷論滄州亦稱滄翁。）陳。堆玉。（可與堆玉十量珠。）雙璧。（可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遊。昭君事。）

銅　蘇。廣陵。（廣陵銅器越溪羅。開元遺事指明皇。）銅山。（天公胡爲不自憐。結玉融石爲銅山。）採斷。（萬人採斷富媼泣。抵有金帛遺豪姦。）錢湧。（坑流窟發錢湧地。）出寶。（此山出寶以自賊。地脉已斷天應惜。）化南畝。（我願銅山化南畝。爛熳禾麥蘇燋。）銅駝。（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荆棘埋銅駝。）

珠　李。出海底。（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明月兩特達。餘輝照傍人。）去砂礫。（揀珠去砂礫。但有珠相隨。）異有報。（投珠異有報。）月珠。（中有不死者採得明月珠。）

高價。（高價傾宇宙。餘輝照江湖。）識此寶。（誰人識此寶。竊笑有狂夫。）暗投。（遠客持明珠。謝主難暗投。）驚龍。（採珠莫驚龍。）罔象。（玄珠寄罔象。赤水非寥廓。）魚目。（魚目亦笑我。謂與明月同。）驪龍。（海若不隱珠。驪龍吐明月。）杜。報恩。（浩蕩報恩珠。）有隱字。（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久寂寥。（南海明珠久寂寥。）暗藏。（珠明得暗藏。）掌中新。（掌中貪見一珠新。）脫玷驕照濁水。（唯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盈把。（郡須珠盈滄海把。）夜明。（自得隋珠覺夜明。）驪龍吐。（此時驪龍亦吐珠。）韓。海水南。（婺海水南。藏弄明月珠。）寒光。（遺我明月珠。寒光。）蘇。視故積。（請歸視故積。靜夜珠當還。）合浦。（合浦貫珠無復有。常年笑我泣牛衣。）徑寸珠。（炯然徑寸珠。）斗量。（屋堆黃金斗量珠。）散貧賤。（珠金散貧賤。）瓊瑰。（倒傾蛟室瀉瓊瑰。）老蛟泣。（晚來泉上東風急。須上冰珠老蛟泣。）明珠。（明珠如彈丸。）虛彈。（但想千仞雀。忽忽發虛彈。）穿蟻。（寶珠穿蟻鬧連朝。）夜光。（夜光一已多。明獲衆亦自還。聞道特江空把玩。年來合浦自還珠。）黃。覺杜。（覺杜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輝。）筆談。（嘉祐中。揚州一珠入覺杜湖甚大。）剖蚌。（故應剖蚌登王府。不若行沙弄久霏。日氣也。比孫莘老也。）彈雀。（彈雀輕千仞隋珠。）明月。（明月弄寒江。明月之珠。藏珠於淵也。）的皪。（剖蚌珠的皪。）盈掬。（明珠得盈掬。）還珠。（百粵海還珠。玉害合浦言。）摩尼。（濁水得摩尼。）陳。斗量。（可無堆玉斗量珠。）

鐵　柳。百鍊剛。（精鬧百鍊剛。）

錢　李。三十萬。（蘋公三十萬。盡付酒家錢。）每取之。（興發每取之。聊向醉中仙。）貴相知。（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杜。青錢。（已備青錢防顛直。川人謂見錢而無準折者爲青錢。）囊空。（囊空恐羞澁。留得一錢看。）無滯客。（無錢從滯客。）青銅。（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則死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容。）罄一貪。（罄錢罄一貪。）携過。（携錢過野橋。）三百。（恰有三百青銅錢。）韓。縱空。（錢帛縱空衣可準。）蘇。千金。（重義忘千金。）橐金。（高懷猶大言一見指橐金。）無一錢。（東坡先生無一錢。）轉手空。（過眼青錢轉手空。）孔方兄。（不識孔方兄。）黃。莫鑄。（有鐵無多莫鑄錢。河東大通監西冶。河東傳上黨潞州歲課青錢十萬。事見韓魏公家。）絕交。（孔方兄有絕交書。）孔方。（孔方定非金石交。）陳。券錢。（貰酒家券。病得里胥錢。）

布　杜。峨山葛。（十暑岷山葛。）含風軟。（細葛含風軟。）白葛輕。（韶州白葛輕。）南隣客。（爲和南隣客。九月猶絺綌。）纖絺。（冬暖更纖絺。）炎蒸。（煩君炎蒸厭絺綌。）成縕袍。（纖絺成縕袍。）韓。已襦。（單絺厭已襦。）蘇。贈別。（贈別留匹布。今歲天旱霜。）

麤麤布。（麤麤布勝無裘。麤麤布着兩重。）燠同。（吳留雖異醉燠同。）

絹　杜。直萬錢。（憶昔開元全盛日。云云。豈聞一絹直萬錢。）囊中帛。（豈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彤庭分。（彤庭所分帛。）寒女出。（本自寒女出。）色相射。（裂下明機色相射。）蘇。布繒。（嗟我卑爲老侍從。骨寒只愛布與繒。）絁溪。（爲愛絁溪白質光。在梓州出絹甚佳。）黃。好東。（我有好東絹。言直絹也。）

羅　杜。越羅。（越羅蜀錦金粟尺。）疊雪。（香羅疊雪輕。）封蛺蝶。（花羅封蛺蝶。）車班班。（齊紈魯縞車班班。）羅紈。（無麻難羅紈。）蘇。越溪羅。（廣陵銅器越溪羅。開元遺事明皇。）羅紈。（不種天機與綠機。使君應欲作衣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簟風來餅餌香。）越羅新。（舞衣初試越羅新。）

練　杜。素如泥。（雞練素如泥。）楚練。（楚練照耀與金鈚。）擣練。（天清山城擣練急。）風霜起。（素練風霜起。）隨時染。（素帛隨時染。）

錦　杜。翠織成。（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送麒麟。（瑞錦送麒麟。漢武日本國貢麒麟錦。）錦模糊。（駝背錦模糊。以錦帕蒙之謂模糊。）金粟尺。（越羅蜀錦金粟尺。）鮫人獻。（鮫人獻微綃。）煙霧霏。（綃綺煙霧霏。）綃幕。（綃通綃幕霏輕霧飛。綃綺輕霧飛。）韓。不酬價。（剪錦不酬價。）蘇。千字錦。（紅女索綵千字錦。故人新曲九回腸。）回文錦。（看一首回文錦。錦似文君別恨深。）楚越。（一人

休笑沐猴冠。項籍。越俗使誇公子賢。朱買臣朝言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笑之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買臣爲會稽太守。亦有不歸故鄉。衣錦夜行之說。裹山川。五百年間異人出。盡將錦綉裹山川。臨安有錢溪錢王府此運出。

文事　文章　李獻納。文章獻納麒麟殿。炳爍吐辭又炳煥。五色羅華星。扶天庭。秀句滿江國。高才扶天庭。相如。聖主遲聽子虛賦。相如却欲論文章。繼前列。夫子儒攻文。遲個繼前列。凌雲。中四聖明顧揮翰凌雲煙。四海聲。如非萬人敵。文寫四海聲。起予。曾無好事來相訪賴爾高文一起予。梁苑。文招梁苑客。灑落。飛文何灑落萬象爲之摧。　詩語絕妙。來書語絶妙名律。兀然想揚馬。繼起名律兀。崔魏徒。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翰墨出遊翰墨場。屈賈曹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墻。詞伯。許予必詞伯。壯藻思。兩公壯藻思。敢自誣。文章敢自誣。繼騷雅。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中律。遣辭必中律。涉風騷。文涉風雅騷。哲匠。詞華哲匠能。子建。子建文筆壯。枚皋。文章老枚皋。辭源。浩蕩閑辭源。綴文。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少年能綴文。辭華。辭華傾後輩。才調。青春動才調。詞源。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筆陣獨掃千人軍。波瀾闊。文章曹植波瀾闊。新語。本生多新語。文采。文采珊

瑚鈎。能文。稚子總能文。文章伯。海內文章伯。屈宋。先生有才過屈宋。文彩。文彩承殊渥。秀句。最傳秀句寰區滿。致身。文章實致身。穿溟渤。精微穿溟渤。飛動摧霹靂。墨客。墨客詞云屯。高價。高價越疏墻。有神。下筆如有神。千古事。文章千古事。一小伎。文章一小伎。未爲尊。於道未爲尊。殊列。作者皆殊列。綺麗。餘波綺麗爲。清文。清文動哀玉。蘭苕。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清詞麗句。清詞麗句必爲隣。繼國風。詞場繼國風。詞源。江上憶詞源。驚海內。負有文章驚海內。文章士。開卷得佳句。時見文章士。貴文。本貴文爲活。使今室倒懸。落上台。文章落上台。注云謂相國製文。開窔奧。文章開窔奧。落筆。落筆四座驚。有根柢。詞林有根柢。健筆。群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窮造化。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兩如神。詞翰兩如神。若有神。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九皋嘹。風騷九皋嘹。以文章徹天聽也。崔蘇。論文到崔蘇。注云。崔信明蘇源明皆以文章擅世上。傳天下。文傳天下口。中書堂。落筆中書堂。動人主。文彩動人主。詞氣。詞氣浩縱橫。　韓煥皇猷。清文煥皇猷。能文。爲此座上客。及余各能文。綴緝。先遺文章槩。王所貴在于。觀天巧。文字觀天巧。時利。獲模皆時利。娛戲。文章自娛戲。筆力。龍門百斛鼎。筆力可獨扛。潛龍。扛詞碑潛龍低昂見佇俛。造平淡。豈窮惟變得往往造平淡。鈆槧。老懶無鬭心。久不事鈆槧。照灼。文星相照灼。豪横。文章傳豪横。相如後。爲文無出相如後。豈不貴。文章豈不貴。編劃。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劃。銳氣。文章銳氣在。輝輝見旌旄。傳道。文章自傳道。真伏史筆無。高文。光患高文謝起予。清文。兼金安足比清文。無本。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騰。不散。吾嘗亦之雖。男仕無不散。李杜。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柳高文。天庭接高文。高字若波馳。後生詩。文許後生詩。雅頌。撫欽張仲儒頌祝昔族昆。翰墨場。錯注翰墨場。詞林。麗藻鍵詞林。　歐弄筆。始吾向如學弄筆。群兒爭猶公初文。驚衆。去年東書來上國。欲以文字驚衆人。間出。文章自古世不乏。間出安知無後來。發春葩。文章發春葩。豈能磨。精魄已埋沒。文章豈能磨。舊業。舊業偶自録。滄溟之一粟。散失。其餘誰付與。散失存無何。驚後世。存之驚後世。古鑑照妖魔。貴子文。我欲貴子文。刻以金玉聯。實府。寶府富文章。崔蔡。詞章盡崔蔡。不作。局章久不作。意思如群粘。無敵。羨君年少才無敵。復古初。文章復古初。無雙。文章天下無雙譽。吏部。吏部文章二百年。海內傳。餘事文章海內傳。筆力。西漢文章筆力豪。天下知。落筆文章天下知。精神。文章損精神何用競天巧。秀絕。文章秀絕得家法。高一世。文章高一世論議伏群公。發天葩。詩翁文字發天葩。豈比青紅凡草木。

長在目。凡章開花數日間。天葩無限長在目。驚世。文章驚世知名早。日星。惟有文章爛日星。筆硯。平生事筆硯。自可娛。文章。不足論。顧我文章不足論。妙天下。高文落筆妙天下。百怪。廬公韓愈不在世。彈壓百怪無雄。各根源。爭奇鬬異各取勝。遂至荒誕無根源。飄流。憂患飄流誠已甚。文辭表落固其宜。自一家。青史文章自一家。飄飄思。揮翰飄飄思懷奇。落落胷千箱文章當千箱。畫虎。文章無用等畫虎。傅群經。張子廑而秀文章博群經。射星辰。惟能吐文氣白虹射星辰。落筆。不知歲月成淹留。文章落筆動九州。天馬。子筆筆力天馬。多驚。駘千日誰與群。　蘇論仙泉。與起論仙泉洒面。倒傾蛟室寫瓊瑰。頭風皆瘳。頭風已倩儆手愈。肯痒恰得仙掌爬。不喜儒莫向驪山去。君王不喜儒。言始皇也。詞源。詞源瀾瀾波頭傾。遊戲。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偉奇。訣實出偉奇。鼓舞南海神廟記也。下筆不休。吾家有二許。下筆兩不休。言蘇瓌蘇。　勉強。文詞雖少作。勉強非天稟。厭忘。既待殺厭忘。懶惰今十稔。嘉祐初。緬懷嘉祐初。文格變已甚。碎璧寸錦。十金碎全璧。百衲收寸錦。椒桂砂礫。調和椒桂釅。且屏沙礫除。言文格雕鐫磔裂之甚。學步廣眉。學步歸蹉跎。廣眉成半額。言時尚。老宗伯。雖時老宗伯言猷猶未厭。群兒漂龍魚。蛟龍不世出。魚鯖驚淰淰。最親。至音知味。主

（晉久乃信。知味猶食棋。）徹實（至今天下士。徹實無在者。）祠高腠（謂當千載後。石室祠高腠。漢末人興學蜀郡。）又一變（爾來又一變。此學幾誰論。）權衡易參（權衡破舊法。易參究凡祖。）追衛樂（高言追衛樂。衛玠樂廣尚虛無。）鄙曹沈（篆刻鄙曹沈。曹植。沈約。言以詩賦爲篆刻而不用也。）周化（先生周化出。弟子因驚寤。）欺盲聾（文章自足欺盲聾。）草玄（豈似草玄人。漯漯老儒館。）薄技（文章薄技安足呈。）收降旗（論文作詩俱不敵。有君焚笑收降旗。）詩筆（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曹植（文章曹植今堪笑。卻嘆波瀾入小詩。曹植波瀾闊杜詩。）簡牘（簡牘儀刑在。兒童篆刻勞。）主文字（今誰主文字。公台杞梓施。）開卷（開卷追相憶。知音兩不遺。）封禪詞（胡不學長卿。賦作封禪詞。）真小技（晚覺文章真小技。）見君文（故人坐上見君文。謂是古人吁莫測。）二宋文（吾觀二宋文。字字照縑素。）微言（人物一衰謝。微言雖重尋。）正始音（懸想永嘉末。復聞正始音。）憑虛（秦郎文字固超然。漢武憑虛意欲仙。）一技（一技文章何足道。杜詩文章一小技。）獻頌（何似秦郎妙天下。指少游明年獻頌請東巡。）一瑕（携文過我治平間。囊豹當時始一瑕。）工語言（誦仙窟夜郎。子美耕東屯。造物豈不惜。要令工語言。）如餅水（王郎年少日。文如餅水翻。）爭鋒（爭鋒雖剽甚。）聞鼓（聞鼓或驚奔。）執技（文章何足云。執技等醫卜。）

帳下兒（莫示孫郎帳下兒。言軍書孫策也。）著書（著書已絕筆。一漯含千詩。）如葦蕭（貴將如葦蕭。天節非人物。將自娛戲。豈爲俗子陳。）羅趙（羅趙前頭且罷書。晉羅叔景。趙元嗣。下方羅趙。）文采（君爲淮南秀。文采照金殿。）香耕（先王本舌耕。文字浩千頃。）發舊顏（空令付公子。坐待發舊顏。）作表忠碑（當年我作表忠碑。尚覺江山氣未衰。）千金（千金漢殿長門。漢陳皇后廢長門。奉百金于司馬相如。欲作賦以悟主上。千金買賦此也。）文人（文人不妄語。未效此何疑。）凌雲賦（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彷彿離騷經。）五季文章（五季文章似翻風。升平格力未全回。欲知前輩宗徐庾。數首風流似玉臺。）文圃（文章恨不見文圃。相如也。禮樂方將訪石渠。）筆如椽（何事庵中着光稜。杜默開庵筆如椽。）爾雅（文章爾雅漢家風。）少得譽（文章少得譽。）喻正始（文章喻正始。風節貫華皓。）事文章（結髮事文章。）斷郢（忽斷郢人堊。言妙於文也。）窈眇（功眇文章宜如窽。峥嵘肝肺亦交難。）爲文（爲文不在多。一頃了伯倫。）虛名（文章固虛名。）賦雲夢（門門憐我老太玄。賒把看君賦雲夢。）餘事（文章乃餘事。）文字見知（我窮真有數。文字乃見知。）文字爲累（文字爲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曹照今古（誰知文章照今古。野老爭席漁爭眠。詠賦公也。）落明珠（文章似揚馬。咳唾落明珠。揚雄相如。）傷手（試斷郢人鼻。未免傷手。詹言未極其妙者。）如虎豹（謝公文章如虎豹。至今斑斑在兒孫。謝公定。）不減二班（文章不減二班。）近楚詞（文章近楚詞。）有功翰墨（有功翰墨乃如此。）貴工巧（鏤水文章貴工巧。）功用（文章功用不經世。何異絲窠綴露珠。）不發（道惜部曲風沙裏。不發平生翰墨場。）賞嗟（後回家賞嗟。相尋當牡贖。）有體（試問求志君。陳無已齋名。文章自有體。）翰墨場（空餘小朱翰墨場。）翰墨林（少年有功翰墨林。）經術文章（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言時人。）老伏波（翰墨場中老伏波。言馬援老將軍據鞍示可用。）韓杜（文章韓杜無遺恨。言子美退之也。）江河（形摸備勒一布袋。文字江河萬古流。言張文潛。）知音稀（胸中凌雲賦。自責知音稀。）文字（四郎紀蔔荒三徑。文字時追二更遊。）佺期近（行布佺期近。行布字。山谷多用。）子建親（飛揚子建親。沈佺期。曹子建。文士。）陳餘篇翰（遺文餘篇翰。人亡史典刑。）典謨雅頌（典謨雅頌用所長。度越周漢登虞唐。千載之下有素王。平陵鄭元祀荒荒。言坡。）文體（文體變化未可量。後生不作諸老亡。萬口一律如乞私。）龍虎章（妖狐幼犬入陸梁。虎豹卻走逢牛羊。上帝惠顧被不祥。天門夜下龍虎章。言坡文。）前驅（前驅槊兵四夜炎皇。拳旗冉冉殺蒙冠裳。從以甲胄萬鬼行。言坡文。）日月光（乘風徹濠無留藏。天高地厚日月光。坡文。）扶病傷（欲公以楫扶病傷。）

（上如稻苗待公秋。臨流不度公爲槩。言坡。）治膏肓（如大醫王治膏肓。外證已解中尚縛。探囊一試黃昏陽。一洗十年新學腸。）囊中方（老生吞口不敢嘗。向來狂狡今尚狂。請君剔試囊中方。言坡文。皆學者。）筆下胃中（筆下倒傾三峽水。胃中別作一家春。）珠璣（無限珠璣咳唾中。）語妙（語妙何妨石作勝。）末技（文章末技將自效。語不驚人神可嘆。）不同時（文章從古不同時。詩語驚人筆益奇。）翰墨（翰墨功名裏。）能文（成西兩謝俱能文。）不朽（有情共窮與不朽。我亦牽聯書玉海。南史張融。）縮手（復使兩獻陽。縮手不分付。言不肯作詩。）鳴蟬賦（兩生文章家。威記鳴蟬兩獻陽小兒。）妨要務（豈有文章妨要務。）血指汗顏（血指汗顏真縮手。此懷端復向誰傾。）不群（英詞世不群。）情生（情生文自長。）英詞（英詞真蓋世。）文墨（明窗弄文墨。妙語含英姿。）無新功（舊好無新功。終年此交綏。）降旗（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成書（成書著名定。猶有後人來。）意氣（四大海水一口吞。丈夫意氣抗將害。）入章篇（猶四切譽入章篇。）著聞（少日書林頗著聞。）平日事（文章平日事。）雄深（雄深次子長。司馬遷。）論奇字（青衫出論指奇字。）詞場（詞場兩向榮。）三長（馬處漫三長。）揮翰手（平生揮翰手。）文墨（妙手文墨秀儒林。）論文（積欺論文不足多。）敏健（敏健爲文筆不休。）高文（高文要學亦多聞。）奏牘（千篇奏牘浸多知。）識字

（學詩臨傳度。識字卽空搏。言無人載酒來。）三千。（三千奏牘諸儒上。）九萬牋。（從今更上中和頌。少貴將軍九萬牋。王右軍事。）詞華。（詞華風世能）奇字秘文。（燃欲論奇字。載酒終能諱秘文。草真訣也。）補天手。（筆上仙子補天手。）（逢妙詩清萬世功。）辛苦。（辛苦著書如作吏。世間杜是最關人。）蹈襲。（落筆如流寧蹈襲。）讓一先。（君今意在翰墨間。它日人爭讓一先。）情至。（執知文有忌情至自主表。）未工。（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一座傾。（足知落筆千言療內想揮毫一座傾。）

博學　杜。滿腹中。（經書滿腹中。）見道。（見道發新研。）破萬卷。（讀書破萬卷。）博涉。（群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載考。（載考墳典書。）夜字。（夜字照薪。注疏理家貧。燒柴薪讀書。）暗誦。（群書萬卷常暗誦。）閱萬卷。（年少今閱萬卷餘。）韓。讀古書。（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衆丘。（求觀衆丘小。必上泰山岑。）衆瀆。（求觀衆流細。必泛滄海深。）群聖文。（偉哉群聖文。磊落載其腹。）誇舊知。（詩書誇舊知。）較幽玄。（研文較幽玄。）所得。（學道窮年何所得。）柳。一貫。（六學誠一貫。精義窮發揮。）詩書圃。（足逃詩書圃。）歐。日掛層。（偶開梯式局。呆覺日掛層。）專心。（專心仁義丘與軻。）豈知它。（揚雄韓愈氏。此外豈知它。）刻苦。（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自廢。（貧薪章自廢。舊學頗思述。）閱今古。（興亡閱今古。圖籍羅甲乙。）開卷。（豁爾一開卷。慨然時俯仰。）沉浮。（沉浮恣其間。適者遂靜取。）無厭。（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此樂。（而幸知此樂。久常深討探。）開懿。（介官得閑散。含此欲奚睹。）耆學。（惟茲二三子。嗜學甚同類。）口傳。（故事衆朝能口傳。）多識。（多識由博學。）談孔孟。（顧我賓狐生。飢寒談孔孟。）舊學廢。（別離幾時舊學廢百日。）鉛槧。（嗟予學苦晚。白首困鉛槧。）奚所質。（危疑奚所質。孔孟久已窒。）自私。（群儒堂自私。惟予適且睽。）饑歎。（幸時多贏餘。倖使飽飢歎。）春秋。（嚴嚴春秋經。大法誰敢惺。）綱紀。（三才夫綱紀。五代掀分攀。）胠篋。（盜竊恣胠篋。英雄爭奮興。）遺文。（興亡兩書在。事述多遺文。）殘敗。（才能紀成敗。）孤寡。（閒見忠孤寡。是非誰證驗。）好惡。（嘗欣同好惡。遂已指瑕玷。）華衮。（反掌華衮褒。如譽嫫毋艷。）在昔。（較非當在昔。已矣何由飲。）針砭。（苟能表廢痼。其可惜針砭。）蘇。新聞。（新聞妙無多。舊學閑可求。）萬卷。（讀書萬卷始通神。）滿腹。（古書雖滿腹。苟有用我亦隨世鼎。）讀書。（吳子久不出。讀書最生塵。）廢學。（我今廢學如寒芋。人不吹之灑。欲無）博收。（學如富賈在博收。仰取俯拾無遺筭。）道大。（道大如天不可求。循其可見致其幽。）篤實。（領于篤實慎勿浮。發憤食樂以忘憂。）大道。（失途已雖遠。大道恨不早。）詩書。（詩書青吻燭。）笑杖杜。（當時苟既可。謹勿笑杖杜。）新學。（新學已皆從許子。荊公言。）新書。（縱橫所值無不可

知君不怕新書新。）苦學。（苦學憐太瘦。）清淨業。（尚有讀書清淨業。未容春睡敵千鍾。）棄舊學。（竭來東遊慕入府。棄去舊學從兒嬉。）破萬卷。（別來十年學不厭。讀破萬卷詩愈美。）好學。（好學去益堅。表衆漸融明。言予由）因新說。（十年因新說。兒女爭捕鬁。）蓬蒿。（壁垣種蓬蒿。教誰復有言。種子不足）腹有詩書。（麁繒大布裹生涯。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山人讀書夜達旦。）想前輩。（讀書想前輩。每恨生不早。）看書。（看書眼如月。罅隙靡不照。）多遺忘。（我老多遺忘。得君如再少。）甚博。（縱橫通雜藝。甚博且知要。）少學。（少學不爲者。）黃。知味。（紙美自知味。如此是道。不言冷暖自知。）新功。（讀書得新功。）用意苦。（讀書用意苦。）日新。（但田此光還照已。平生倦學皆日新。）著勳多。（四會有黃令。學古著勳多。）窺一斑。（往學窺一斑。）史新。（舊學史光新。）文字性。（惟有文字性萬古抱根柢。）銳本學。（秦君銳本學。駭子已血汗。秦觀也。）曲學。（聖言押曲學。割衆綴邪幅。考試。）吾儒。（南意讀書聲吾伊。）卧看雲。（讀書卧看三峯雲。）筆耕。（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三餘。（皇文閱萬卷。家學傳三餘。）強學。（人生強學問。萬古一東流。）宜讀書。（燕子日長宜讀書。）古學。（爲君試講古學。此事可愛天公。）今古。（陳君今古爲不學。陳無已。）因源。（因源學未深。）萬卷書。（雖無季子六國印。要讀田郎萬卷書。田子方。）能文。（劉郎好詩又能文。大）經笥詞源。（經笥辭瀚風。詞源事沒深。）八米句千年書。（尊前八米句。意下千年書。八米盧郎。）瑞世。（文章瑞世驚人。）學行。（學行刳心潤身。）學書。（學書但學漢。老艷。言不必作功名想。）可觀。（讀書可觀。蕉父歛。言有新談玉。）詞林。（年來恩宗覆三臺。詞林根柢頗推蕩。書坡公。少游范淳夫三人皆死。故山谷歎息也。）陳正學。（正學元非世。用公孫事。）鄭侯書。（盡讀鄭侯書。）所得。（所得乎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着千年。（胃中歷歷着千年。筆下源源赴百川。）勤苦。（勤苦讀書終不輟。未須牆角弃長檠。）三冬學。（聰能過我三冬學。）聰明。（經史三年學。聰明一旦開。）世學。（世學違從衆。）絕韋編。（幾見絕韋編。）寧用遠。（月日寧用遠。言不讀書承家。承家舊學諸儒間。）作祟。（只信詩書端作祟。書直有錫餅祟吾枕。祟守）殘書。（信有神仙是官府。我寧辛苦守殘書。）快意。（書當快意讀易盡。）學苦。（早年學苦斷過從。）增氣。（解卷初增氣。）

經史　韓。禮易。（禮與綱禮隨易貫。不違復。）束高閣。（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書老。（古書散左右。詩史置後前。）書王法。（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名國史。（國史弁橫廢。）留會。（經訓乃留會。）經籍。（究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說詩。（匡鼎惟說詩。杜。掉不讀讖。）讖讀。（聖經空迷讖。）經書。（清墨窺舊經。磨丹注前史。）建鈍。（細味搦嗽。屢遭遍新建鈍。）　柳。觀象陳經。（觀象占素履。陳經

謝干疏有遺音商頌有遺音歐周會周耕耘會罷當公承出言蕪寬烏
遶班固泊歆向下筆蕪穢皆朔曾研磨官學三十年六經老研磨馳騁解
明左丘明馳騁文遶筆焚香讀易焚香過殘讀易春優雅泰辭不俍雅孔
子修春秋貶吳楚扶王貶吳楚大法嘉諸侯黜周妄儒泥於書甚者云黜
周源流大旨既已失安能討源流交鈎遶令學者遶異說相交鈎三傳自
云書三傳乃欲探微幽河圖宓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皐陁暨唐虞古奧亘
不古與萬世模獲麟世已無孔子獲麟意誰知未免非我嘗爲之說開者
未免非如墳麓而子獨曰然有如墳麓可推惟麟不爲瑞其意乃可推
春秋春秋二百年文約義甚光學者一從聖人沒學者自爲師衆家說呻
喋衆家說平地土簽纖闢新奇相訟益迂惟各出闢新奇舉世爾來千餘
歲舉世不知迷聖人經焯哉聖人經照耀萬世疑蔽虧自從衆家說日月
遭蔽虧浮雲常患無氛翳埽除浮雲復還光還其自然光萬物皆見之好
古子昔已好古此經手常持衆見超然出衆見不爲俗常早蘇安厓塵
六經既已安厓塵書秦人石欽賂計功計功當畢春秋餘今乃始及相莊
枕易三絕自視汝與丘孰賢易常三絕丘猶然如我當以年華編讀易東
窻遺知讀易東窻下束馬敲門定不虞守章句愚儒無知守章句九師三

畫聞來九師新得皆易也學名三畫舊通寫遺編寒窻孤坐東生耕雨把
遺編無露螢斷絃揮塵斷絃掛壁知音喪揮塵空山亂石聽洗心書罷何
須史臨水背中自有洗心經忘憂易可忘憂家有郎子由方笑春秋學治
經方笑春秋學荊公自斷爛朝報一經一經通明傳節候常賢盜節侯春
秋古史春秋古史乃家法論史惟有夢魂長綠繞共論唐史更繆綱詩易
廢興古郡詩無數寂寞寒窻易數通富經術之子富經術尉如井大春魯
史魯史復光景荊公以爲斷爛朝報始復　黃書肆泉流去本遠遠有作
書肆言不流空文空文誤來世聖達欲無言無說誤經用無說來弃諸儒
傳無說言非書意濫觴濫觴雖有雅來派綱九疇言荊公國可罷諸儒人
穿鑿口舌爭雖以口舌爭水清石自見妙處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抒鑿
戶牖諸公用其短頗復鑿戶牖言穿鑿不聽水聞此不聽水縱多疑河水
合須聽而行言欲疑草玄草玄不妨疑易日聞月學經義叅六籍經義叅
多難自古非一叅六籍蓋多難發冢詩書或發冢無念令人悅守典墳寒
儒守典墳共書詩書共書詩史由肱蠹書冊開尋書冊應多味　陳太玄
經飯已才一足白首太玄經三年學經史三年學三年通一經滿腹詩書
滿腹不及口言不救飢也白首一經從白首功名薄詩書發冢功名薄工

發冢詩書工發冢堪發冢詩從向來堪發冢常平相門經術有常平挿架
五千挿架來爲貧五千卷平生五千卷還含不問貪然也黃卷好合須黃
卷貯腹貯腹平生萬卷餘
文籍李問讀問讀山海經散帙卧遲惟標帙故園恣閱遠來古散帙帙
觀寶書生月觀寶書禹穴禹穴藏書地丹壁丹壁閒藏書　桂壁魚乾散
帙壁魚乾傍架傍架齊書帙載典籍欲使幽棲載典籍精典籍山居精典
籍書籤書籤映隔牕竹書縹背竹書光誰能帙書亂誰能帙散亂散亂一
牀曩展書卷風牀展書卷散帙散帙有餘清書連屋牀上書連屋書籍閒
閒書籍滿幽時牓腹中書籍幽時牓三軍載三軍青載書故國樓書歸故
國樓注陳博放歸故國載書二十卷歸家起樓青囊青囊仍隱遁　轉已
遠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披猖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長老後生長
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純粹少知誠難行純粹古已亡遺辭古人雖已死
書上有遺辭開卷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百家前有百家書虫魚爾雅
注虫魚定非磊落人三萬軸鄴侯家多書挿架三萬軸懸牙籤一一懸牙
籤新若手未觸過眼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古人書述古人書復來
前日瀫五六卷荒學五六卷古藏四三筐商榷聖賢統商攉浪馳騁文字

良馳騁點勘不如覷文字甘鉛事點勘有文史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
歐遺文忽閱子遺文使我心已寬紙傳不若書以紙六經皆紙傳百卷
但富書百卷傳百以爲屯藏落或藏于四夷或落在深山羅左右圖籍羅
左右盈一室退食圖書盈一室千金產教書自是千金產追思拯溺發陳
編追思二十年萬卷藏書萬卷復強記遺逸前編記遺逸懶架盡書懶架
抛擲擲文字歷盡文字細縹緗自覺誠未聰收愚老縹緗負嗜負嗜馬圖出河
龜負時自古惟說何悠悠把卷嗟我今衰不復昔空能把卷閒且閒蘇
舊書惟餘舊書一百車方舟載入荊江幽黃卷相逢黃卷中何似一杯酒
卷藏君家四壁如相如卷藏天祿吞石渠鄴侯世南豈惟鄴侯三萬軸家
有世南行秘書誤經兒童拍手笑何事笑人空腹誤經義異書奇字未許
中郎得異書且與揚雄說奇字五車一編漆梁空腹五車多惠子地上從
大一編是張良遮眼遮眼文書元不讀一篇書截作一篇書千古發爭端
本無言儒墨起相殺予初本無言書繞經栗書事君四十年仕不顧留書
繞經藏書處云是昔人藏書處磊落萬卷今土塵牙籤風動牙籤亂葉聲
書帶草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家書誰信家書藏九世李氏
山房廢書眠聊欲廢書眠秋濤吞千帆萬軸家書空萬軸涼眠困舒卷蠹

簡。故人歸天祿，古漆窺蠹簡。五車。五車書已留兒讀。蠹魚。蠹魚自饑門箱笈。科斗長收古鼎鍾。五千卷。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飢。文書。引編文書信手翻。四庫書。堂上四庫書。堆胷。萬卷堆胷兀相撐。小字。萬卷明窻小字眼花只有欄杆。誦亡書。留子非爲十日飲，要令安世誦亡書。信書。無死方聞道，平生誤信書。得異書。知君得異書。百回讀。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收散亡。百金購書收散亡。載行書。恨無負郭田二頃，空有載行書五車。雜說。床頭雜說爲紀帆。三萬軸。諸邁才氣三萬軸，却來小邑試牛刀。九子讀。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相撐柱。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柱。一字不堪煮。飢來援空案，一字不堪煮。黃勘舛差。要公共文字，來聖勘舛差。區別。玉石恐俱焚，公爲區別否。討論。竟陵主簿極多聞，萬事不理專討論。生瞧。丈書滿案堆，主瞧如黃嬌。寒殖。寒菹書萬卷，零亂剛直覺言疏飯及竟。十年讀。十年讀書厭藜莧。眼明。把筆已頭白，見書猶眼明。編簡殘。學古編簡殘。想白。想得讀書頭已白。求是正。行當快書傳載酒求是正。味永。端如嘗橄欖苦過味方永，永長也。開萬卷。請書開萬卷。校經。校經同者並門屋無日不開公讀書。藏書。住人贊潤大字工，藏書萬卷胃次中。藏整。蠹簡要藏整。胃蠹。胃蠹萬卷夜光寒。詩書林。自公及歸休，要頌詩書林。故人賦。故人昔有凌雲賦。汗簡。汗簡文書山疊重。五車棚。書載五車棚，棚，載也。群經。六千蠹群經，山谷言書籍損。繞四壁。有書萬卷繞四壁。吉貧。多未見。萬卷藏書多未見。陳一千卷。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群雄。歐公作集古錄。一萬軸。插架一萬軸，遺子以固窮。汗牛書。何賴汗牛書。述作。李楊馬。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建安。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文質。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刪述。我志在刪述，輝映千古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彫蟲。一曲斐然子，彫蟲喪天真。費精神。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奇作。屯聖時洒落探元有奇作。窮天人。著論窮天人，千春秘麟閣。落筆。落筆建風霜。草檄。君草陳琳檄。草玄。曉節覺此殊，一精草太玄。著書。麒麟閣上春遲早。著書却憶伊陽好。茂陵書。懷有茂陵書。工夫。夫子工文絕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搜索萬象。既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樊子。異哉樊子誰可呼。心欲獨出無古初。一語。窮荒搜幽入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剝鬟。觀云已出不剝襞，句斷欲學盤庚書。記錄。胡蘭虎穆室足道，紀錄細碎何足𦒍。嫉世。嫉世妒巧習卑汙，以奇矯濤駭群愚。追韓傳。用此猶得追韓徒。杜一家。有作成一家。閉俗。閉俗九州嚴。河清頌。河清詞入解操河清頌擬。頌擬添

颯珠。周處信正旦詩，撒花逆頌春。摘頌。向來吟摘頌。賦頌。名國賦頌碣韓嘲。同異。往年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跨綠騏。近來自說尋坦途，猶上虛空跨綠騏。鉛槧。以余經推據日請，發鉛槧。瑕疵。續紛指瑕疵。天隨。居然妄推讓，見謂藝天隨。不敢占。比味語使析，惊息不敢占。搜奇。搜奇日有富。柳逾十年。著書逾十年，幽顯靡不推。歐忘早窮。著老忘早窮。文章成緝緝。草草。成章興斷藁，草草各收拾。蘇著書。著書自要且窮愁。多念慮。著書多念慮。餘思。空腸吐餘思，靜似蠶繅繭。賦雲夢。朝來賦雲夢。落筆風雨疾。注蟲魚。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給札。給札賦雲夢，真良計。著書多暇真良計。聲王褒。述作聲王褒。清篇妙語。清篇帶月來，霜夜妙語光春發痛願。珠玉。詩成珠玉看朝還。米厭窮愁。火急著書千古事，虞卿應未厭窮愁。非窮愁不能著書。出秀句。空腸出秀句，吟對五味足。不窺園。我昔家居斷還往，著書不復窺園葵。三都賦千首詩。十年且就三都賦，萬戶終輕千首詩。草凌雲。歸家但草凌雲賦。董獨扛。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括班馬手。晁張班馬手，崔蔡不足云。璝建國殘邑。橫筆陣。當令橫筆陣，一戰靜楚氛。挾風雨。綠蟲禁草然，筆力挾風雨。落筆。落筆塵沙百馬驚。揮毫。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回萬牛。張子筆端可以回萬牛。筆瑞世。張侯筆端世。硯滴乾。筆倒三江硯滴乾。曹劉。聖功典學形歌頌，見覺曹劉不足吞。洒風雨。著書洒風雨。去驂遠。去驂甚遠文氣老。聲摩空。殿前作賦聲摩空。斯文。習之實錄葬皇祖，斯文如女有正色。言李翱之文。懶著。湯餅一齋春。曲肱懶著書。寶嗉。寶嗉歸青簡，咳唾成珠玉也。汗青簡也。晴虹。晴虹貫夜窻，比德於玉氣也。草玄。草玄非近準，言準易。萬人敵。筆皆萬人敵。筆力。但有筆力回萬牛。文學。文學縱橫乃如此。霧豹。文如霧豹容窺管見一班也。善著書。家侯口吃善著書。吐白虹。男兒生世間，筆端吐白虹。言文章光焰。王仲壬。著書王仲壬。王充。文章伯。竹林文章伯，國士無與雙。制作。比來少制作，非以弱故降。機中錦。景陽機中錦，猶衣被丘江。用江淹夢一四錦。波瀾闊。秦范波瀾闊，笑陸海潘江。秦少游范祖禹，陸機潘岳。筆墨深關鍵。筆墨深關鍵，開闢見日星。評斯文。陳友評斯文，如鐘鐸鼓笙。陳無已言八音克諧，無相奪倫。陳托著書。中年托著書文字。人生如此，月文字已共閱。黃卷。進知丹地閱黃卷。一言契。早年著眼觀文字，萬卷初無一言契。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　二支

詩

詩帖十九

王狀元八詩六帖詩篇　李。大雅。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正聲。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白雪。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此曲。使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巴唱。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大雅。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斧斤。安得郢中質。一揮成斧斤。落筆。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嘯傲凌滄洲。郢歌。寄君郢中歌曲罷心斷絕。牛腰。詩卷兩牛腰。夢春草。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共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空吟。明發新林浦空吟謝朓詩。詩勝。詩勝頗謝名。作行吟。朝作猛虎行。暮作猛虎吟。江鮑。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芙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河梁詞。愧無海嶠作。敢缺河梁詞。揮清詞。紛紛揮清詞。振雄藻。蓬山振雄筆。謝朓。詩傳謝朓情。神祇。記誠令神祇。新詩。因得窮歡情。贈我以新詩。白雲。屢忝白雲唱。恭聞黃竹篇。不直一杯水。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直一杯水。掉頭。世人聞此皆掉頭。有如東風射馬耳。陽春。巴人誰肯和陽春。字字。贈

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長謠。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四愁。張衡殊不慶有四愁詩。慰相思。憑君錦繡段。贈我慰相思。相和。陽春歌寒誰相和。自詠。選頌四五酌。自詠猛虎詞。鼓吹。詩因鼓吹發。復情。吟翫空復情。相思團佳作。詩人。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寡兆。不滅。賦詩留巖屏。千載庶不滅。採菱曲。子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梁園。平臺爲客憂思多。對酒遂作梁園歌。阮公詠。卻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東武吟。閑作東武吟。曲盡情未終。知己。書此謝知己。吾尋黃綺翁。群英。揮梁園之群英振大雅之東洛。杜。解嘆嗟。吟詩解嘆嗟。謾興。老去詩篇渾謾興。信杖扶。吟詩信杖扶。動江關。暮年詩賦動江關。潼關。憶在潼關詩興多。七哀。未許七哀詩。晚節。晚節漸於詩律細。歌句穩。賦詩歌句穩。不免自長吟。珠玉。詩成珠玉在揮毫。著篇。觀其著詩篇。頗亦恨枯槁。凌鮑謝。孟浩然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聲業。尚憐詩警策。吾家事。詩是吾家事。近道要。清詩近道要。何水曹。能詩何水曹。注渠書何遜。八歲能賦詩。神助。詩應有神助。茅屋賦。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遣興。遣詩莫如詩。諷興。諷與詩家流。詩瘦。知君苦思緣詩瘦。吟詠。詩成吟詠轉淒涼。覓紙題。呼兒覓紙一題詩。落筆。賦詩搖落筆。求友篇。歎我淒涼求友篇。能詩。已知元祿最能詩。錦字。誰家挑錦字。江月上。即事。

即事會賦詩。蠟炬紅。題詩蠟炬紅。謝宣城。詩接謝宣城。人間興。詩盡人間興。立意新。詩清立意新。滿青竹。更欲題詩滿青竹。排悶。排悶強裁詩。獨詠。獨立滄茫自詠詩。桐葉。桐葉坐題詩。待物華。將詩待物華。分氣象。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長句。近來海內爲長句。力未工。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得繡袍。詩成得繡袍。自吟。自吟詩送老。詩罷。詩罷聞吳詠。覺有神。詩成覺有神。陶謝。風騷共推激。陶謝不枝梧。謫仙人。號爾謫仙人。泣鬼神。詩成泣鬼神。子建親。詩看子建親。鬼神驚。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老成。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庾信。庾信文章老更成。古人詩。數篇今見古人詩。句句傳。清詩句句盡堪傳。不無神。詩興不無神。陶冶。陶冶賴詩篇。才力。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標準。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佳句。佳句染華牋。說詩。說詩能累夜。健筆。凌雲健筆意縱橫。龍文虎脊。龍文虎脊皆君馭。注龍文虎脊馬也。言得逸才屈宋。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秀發。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細論。題詩好細論。拾翠殿。賦詩拾翠殿。可老。數篇吟可老。句句好。新詩句句好。堪諷誦。謝朓每篇堪諷誦。佳句法。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傷心處。詩憶傷心處。詩態。詩態憶吾曹。惟我共。詩名惟我共。詩伯。才大今詩伯。敏捷。敏捷詩千

首。清新俊逸。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錦不如。新詩錦不如。春興。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頗能高。句還成。樂衆關心詩懶發。花枝照眼句還成。秀句。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詩卷。詩卷長留天地間。流傳。新詩海內流傳困。獨步。大名詩獨步。賦詩。行酒賦詩殊未央。古體。衆工古體詩。詩律。詩律群公問。注王仲宣流落荊南。名士日聞詩律。潘陸。潘陸惡同調。莫浪傳。將詩莫浪傳。萬人傳。不必萬人傳。李杜。李杜齊名真忝竊。把過日。把君詩過日。篇什。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詩家秀。詩家秀句傳。詩筆。詩家筆勢高。韓。讀數篇。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篇。作者。作者非今古。相去時已千。悽酸。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朝戲。初宜武恣鄙中靜杜朝戲。春空雲。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天葩。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古淡。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群。書八分。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張吾軍。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鬼膽。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鋤耘。星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商聲謳。寄書同心子。爲我商聲謳。一章。望秋一章已驚絕。猶言低抑避詩挽。雄怪。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送似。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能詩。采米江南子。名以能詩聞。新篇。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逍遙。感我景。爲我改容把筆能不摛。唱和。唱來和

相思悵嘆俾我疾。**咸池音**。作詩三百首。異默咸池音。**憶盧老**。吾無壯士建屬想遠憶盧老詩頗狂。**送歸作**。閒緘忽觀送歸作。字在紙上皆軒昂。**歎詩**。勉率吐歌詩。慰汝別後覺。**鋒筆勁**。題詩尚倚鋒筆勁。**詩翁**。詩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三四幅**。勉為新詩章。月寄三四幅。**詩讔**。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齋六經**。詩文齋六經。**礔礰**。畢景任詩趣。為能守礔礰。**鳴嚶**。惟有集嘉詠。吐芳類鳴嚶。**天鯨**。寇奇摘海異。恣韻激天鯨。**駈五丘**。腸胃繞萬象。精神駈五兵。**雷車**。獨雄李杜矜。戮力富車轟。**軋霄崢**。大句斡元造。高言軋霄崢。**神助**。老端轉寒燠。神助溫蚕融。**雛鶯**。綉語洗晴雪。嬌辭咔雛鶯。**孤鶯**。詩思猶孤鶯。**何心**。詩老獨何心。**詩情**。尤被詩情攪。**逸韻**。逸韻何嘈嗷。**糟粕**。為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埙篪**。南宮清深禁闈寄。唱和有類吹埙篪。**不可繼**。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鵬鶚**。寄詩雜詼俳。有類說鵬鶚。**共賦**。詩成有共賦。**推引**。頻蒙怨句刺弃遺。豈有閑官敢推引。**如束筍**。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已多如束筍。**費精神**。可憐無補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有風神**。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荆璞**。如黃金盤。照耀荆璞真。**究竟**。為詩告友生。負愧終究竟。**歌康哉**。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哉。聽新詩。**老郎**。軟眠聽新詩。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意能多**。四句意能多。**驚魂**。侯生來慰我。詩句讀驚魂。**屬和**。屬和才將堪。呻吟至欲殘。**雕鐫**。雕鐫出小詩。**吟佳句**。被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吏有詩**。何處如今吏有詩。**長吟**。頻寄新珠玉。長吟慰我思。**訓詁**。周詩三百篇。雅麗理訓詁。**經聖人手**。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川導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變風操**。建安能者七。卓犖變風操。**凋耗**。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數鮑謝**。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蟬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沿襲**。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高蹈**。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凌暴**。勃興得李杜。萬類困凌暴。**閫隩**。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隩。**雄驁**。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幽好**。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妥帖**。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柔猛**。敷柔肆紆餘。奮猛捲海潦。**響報**。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詩人**。餘事作詩人。**能廻**。吟詩竟日未能廻。**柳協律**。惜無協律者。窈眇弦吾詩。**遠遊**。賒愛遠遊傷。**新和**。郡樓有遺唱。新和敵南金。**吟遺句**。頻把瓊書出袖中。獨吟遺句立秋風。**歐千首**。臥讀楊蟠一千首。乞渠秋月與春風。**詩老**。昔逢詩老伊水頭。青衫白馬渡伊流。**戈矛**。詩成希深擁鼻謳。師魯卷舌藏戈矛。**啗角**。更吟君句如啗角。**天骨**。詩工鐫刻露天骨。將論縱橫輕玉鈐。**亦好**。吳興太守詩亦好。往奏玉琯和英咸。**頭白早**。不見宛陵翁。作詩頭

白早。**詩壇將**。大賢本予盟詩壇。排予將。**宛陵詩翁**。宛陵詩翁勿誚嘲。人生自足乃謂嬉。**能吟**。杜默東土秀。能吟鳳凰。**歌行**。作詩幾百篇。長歌并短句。**傾耳**。子詩何時作。我耳傾已久。**所存**。旋弃不復惜。所存今幾餘。**落人間**。往往落人間。藏之比明珠。**飢欲死**。宣州詩翁飢欲死。黃鵠折翼鳴聲哀。梅聖俞。**好言語**。有時得飽好言語。似聽高唱傾金罍。**離情**。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不平**。退之張百物。其鳴由不平。**數寄**。因風幸數寄。篤我羈與育。**閑放**。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閑放莫可攀。**絕景**。高篇絕景而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寫情**。散帙復歸臥。詠言聊寫情。**吟嘲**。安得事吟嘲。**新句**。君才綽有餘。新句亦飄飄。**慰寂寥**。出君桑乾詩。寄我慰寂寥。**朔風句**。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送春**。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清苦**。清篇追曹劉。苦語侔島可。**懶作詩**。老去無悰懶作詩。**罇俎間**。談笑詩成罇俎間。**綠牋**。吟就綠牋寶已醒。**淡泊**。世味惟存詩淡泊。**彫蟲**。新篇述彫蟲。**衆作**。唱酬爛衆作。**自覺**。詩篇自覺隨年老。**筆力**。興來筆力千鈞重。**蘇梅**。一自蘇梅閉九泉。始聞東頗播詩篇。**詩敵**。每恨年老才已盡。怕逢詩敵力難當。**投木李**。聊效詩人投木李。最期佳句報瓊琚。**謫仙**。醉墨長吟二謫仙。**郎官**。華髮郎官才調美。更將新句續遺篇。**八詠才**。自嗟空有東陽瘦。覽物悲無八詠才。**樽前客**。不須投簡樽前客。好學平津自有文。**餘暇**。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入評**。詩精格入評。**詩翁**。毒棋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詩翁。**風月**。翰林風月三千首。**侍臣篇**。自憐臺笠寒來擬侍臣篇。**珮環**。詩清叩珮環。**郢曲**。郢曲幾人翻。**詩社**。唱高誰敢投詩社。**江淹**。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短篇**。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強猶須託短篇。**新篇**。已將二美交相勝。乃杜新篇麗彩霞。**篇詩**。三十篇詩三十年。**江湖**。十年江湖千首詩。**學問**。東城有詩翁。學問同少小。**文章**。東州太守詩尤美。組織文章爛如綺。**傳百紙**。長篇大句琢方石。一日都城傳百紙。**邂逅**。一詩留賞雖邂逅。後世傳詩固不朽。**瓊琚**。慰我以新篇。琅琅比瓊琚。**寄我**。新詩醉墨時一揮。別後寄我無辭遠。**君詩**。惟思得君詩。古健寫奇秀。**憶山吟**。徒為憶山吟。耳熱助朝詠。**送子**。歸乎能來否。送子以短章。**思其人**。我思其人為躊躇。作詩聊慮為悲娛。**孤吟**。患世愈不出。孤吟夜號霜。**和其音**。引吭和其音。力盡猶勉強。**非所敵**。情知非所敵。但欲繼其苦。**蟠桃詩**。近者蟠桃詩。有傳來北方。**如春陽**。發我衰病思。稍如得春陽。**欲和**。欣然便欲和。洗硯坐中堂。**君有亡**。筆墨不能下。恍恍若有亡。**把其場**。老雞當風硬。不易把其場。**堪降**。不戰即自卻。雖奔未堪降。**第一**。詩豪第一流。**餘思**。江山餘思入新篇。醉

題。因佛畔題詩句在**准備**。仍約多爲詩准備共防梅老敵難當。**對隴雲**。詩就高樓對隴雲**客思**。山川仍客思盡入隱侯爲**君交**。經年都洛與君交共計詩中思最豪**擁鼻**。舊社史詞能揮毫**工剪裁**。二子雖死此翁在。老手尚能工剪裁**示我**。余何不寄反示我如弁正論求誹謗**滄浪**。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東望**。滄浪有景不可到。使我東望心悠然。**佳句**。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豈長年**。丈夫身在豈長年。新詩美酒聊窮年。**詩老**。覺羲想詩老瘦骨寒愈聳。**荒冢**。拔霜擻孤卷泣古弔荒冢。**叩金石**。琅琅叩金石。清響聽生悚。**文章**。細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衣裳**。又如古本裳組繡爛成文**家服**。拾其我剪餘未識裳服尋**成篇**。欲吁偶成篇。聊用緘君作**卷軸**。歸來錄君詩卷軸多緘緘**篇章**。酒酣弄篇章。四坐幽供給。**此時**而我於此時。翛然發孤詠**自衒**。敢向公前自衒詩。**已意**。非高信比已意下。少味還同魯酒漓。**嘉篇**。兩篇嘉篇永爲寶。豈惟榮耀詫當時。**新集**。南都已見成新集。東魯休嗟未作詩。**降詩敵**。平生未肯降詩敵**服膺**。章上篇章此服膺。**四夷**。將載公詩播人品。去思從此四夷聞。**唱和**。聞說優游多唱和。析篇何惜盡傳看。**俗韻**。言無俗韻精而騷。**將薄物**。敢問微誠將薄物。少資清興入新詩。**吟紅藥**。紅牋猶嘗吟紅藥。**酬唱**。平生喜接君酬唱。不得尊前詠落霞**可涯**。屢獲詩篇喜可涯。**吐虹**。昔時叨入武成官。曾看揮毫氣吐虹。**吟哦**。唯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樂無窮。**酒壺**。莫嫌來往傳詩句。不爾須當泥酒壺。**莫作**。我謂莫作詩**亂我思**。花開木落蟲鳥悲。四時百物亂我思。**雕肝**。朝吟搖頭暮蹙眉。雕肝琢腎閒退之。**吟嘲**。我老倦鞍馬安能事吟嘲。才**有餘**。君才綽有餘。新句益飄飄。**嘲詠**。笑語雜嘲詠。**勉強**。嗟吾老矣不能休。勉強作詩勉效尤。**一囊**。握手未知期。寄詩聊一囊。**作者**。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賤妾**。竊比與賤妾。乘濮乃淮泗。**可取**。其言或可取。龐雜不純全。**錦組**。作詩幾百篇。錦組織瓊琚。**險語**。時時出險語。意外研精麤。**奇怪**。窮奇變雲煙。搜怪蟠蛟魚。**蘇難好**。過客詩難好。**詩律**。高談付渠儂。詩律到阿虎。坡諸子小名。**得句**。得句不妨清。**新詩**。憐君省好史。過聞得我新詩喜折屐。**六篇**。斷送一生消底物。三年見景六篇詩。**和詩**。敢因逃酒去。端爲和詩留。**新語**。舊篋藏新語。清風自滿舟。**留句**。山翁勸留句。雖爲寫搖牙。**前詩**。前詩尚遺稾。不錄久恐忘。**連珠**。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之飛鳥失驚蛇。**詩孫**。夢中時見作詩孫。**妙句**。妙句辭金和八篇。**長篇**。長篇小字遠相寄。一唱三嘆神淒楚。**入牙頰**。江風海雨入牙頰。似聽石室胡琴語。**閉戶吟**。紛紛無補竟何事。愁殺高人閉戶吟。**韓老作詩**。又令韓老作新詩。**無價手**。唯有此詩非昔

今君史仕求無價手。**小字親書**。如今君去苦思歸。小字親書寄我詩。**五字詩**。獨作五字詩清絕。如韋郎蘇州之**詩成**。詩成月漸側。皎皎兩相望。**得句**得句幽夢餘。**清篇**。清篇留峽洞。**悲饑聲**。吟詩我作悲飢聲。**超然**。詩成卻超然。老疾不成滴。**如洗出**。新詩如洗出。不受外垢汙。**清風**。清風入齒頰出語如風松。**詩工**。非詩能窮人。窮者詩乃工。此語信不妄。吾聞諸醉翁。**詩酒**。會與江山成故事。不妨詩酒樂新年。**彈丸語**。知我彈丸語。首後亦百尺。**雄豪**。雄豪而妙苦而腴。**帶煙霞**。語帶煙霞從古少。**詩奴**。從今島可是詩奴。**句法新**。遇物無情句法新。**搜句**。我除搜句百無功。**繼韻**。欲繼江湖韻。何人爲起予。**留情詩**。窈然留情詩。讀者爲悲吁。**狂語**。數詩狂語不須刪。**知我**。知是何人舊詩句。已應知我此時情。**獨吟**。清詩獨吟還自和。**千篇**。竟無五畝繼沮溺。空有千篇凌鮑謝。**有新詩**。驚聞尺書到。喜有新詩傳。**詩壇**。詩壇子有功**偏題**。編題詩句不須編。**尋醫**。避謗將尋醫言。不作詩。**輸百籌**。詩律輸君一百籌。**出窮愁**。清詩出窮愁。**太白豪**。**東野窮**。坐令太白豪。化爲東野窮。**題詩**。南都從事莫嗟貧。對月題詩有幾人。**瀟灑**。江上同舟詩瀟灑。**苦吟**。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秀句**。詩人例窮蹇。秀句出寒餓。**躡郊賀**。河南暮霜雪。無以躡郊賀。**詩翁**。詩翁愛酒長如渴。瓶盡欲沽囊已竭。**撚鬚**。燈青火冷不成眠。一夜撚鬚吟喜雪。**詩窮**。詩成就我覺憔瘦。我窮正與君勢敵。**邀詩老**。強邀詩老出。**詩力退**。老病自嗟詩力退。空吟冰柱憶劉叉。**詩律**。敢將詩力鬪深嚴。**悲凍吟**。書生事業真堪笑。悲凍孤吟筆退尖。**吾所畏**。先生筆律吾所畏。**長嚴**。踏鮑謝跨徐庾。**恐流傳**。偶然談笑得佳篇。便恐流傳成樂府。**剩和**。剩作新詩與吾和。莫因風雨廢鳴長。**豪句**。顧君發豪句。朝談破天慳。**妙語**。看草中和樂職頌。新聲妙語慰華顛。**險韻**。惟詞欲適龍飛起。險韻不畏吾所長。禱雨也。**餘力**。此詩遲復借君詩。餘力汰鞴仍貫並。**揮毫**。揮毫落紙勿言疲。驚龍再起寒夫乞禱雨。**雄篇**。俾我賢友鳥爾篇鬪新語。**清詩**。清詩似庭堅。雖美未忘藏。**鬪好句**。夢覺酒醒鬪好句。**入詩律**。笑君五字入詩律。欲與六出爭天花。雪詩。**錦繡端**。江南佳公子。遺我錦繡端。**郊島**。定非郊與島。筆勢江河寬。**悲吟**。悲吟古寺中。**詩話**。汝南先賢有故事。醉翁詩話誰續說。**搜雪句**。東齋夜坐搜雪句。兩手龜拆霜指折。**小詩**。顧我小詩如黥爛。**悲寒吟**。悲寒吟咏君堪笑。**如病驥**。我詩如病驥。悲鳴向衰草。**吟哦**。養氣勿吟哦。聲名忌太早。**押彊韻**。君看押彊韻。已勝郊與島。**小草**。新詩小草落玄象。**詩句**。獨將詩句擬鮑謝。**淚下**。詩成不覺雙淚下。悲吟相對推手何。**嘲吟**。朝吟草木凋虫猿。欲與侏鳥爭啾寫于曲。**清吟**。清吟雖夢寐。得句旋已忘。**壁間**

詩頡我壁間詩。清流泥頻煎。**詩無敵**。山西若將詩無敵。洛下書生語更奶。**百篇**。百篇我俯仰。二老相追逐。**只新詩**。樽前有酒只新詩。何異書魚蠹。簡。**落筆**。有怯二三子。落筆先飛霙雪也。**秀語**。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奇絶句**。已將湯沐奇絶句。始知鹽絮是陳言。**詩客**。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菊。**珠玉**。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紀異**。求詩紀其異。本未得細剖。**予所佟**。故人詩相戒。妙語予所佟。**異論**。一篇獨異論。三占從兩七。**詩病**。但恨無友生。異論莫呵詰。**吟咏**。君來試吟咏。定作鶴頭側。**跋罷**。伐罷心愈疑。滿紙蛟螭黑。**能詩**。能詩愜忘和。**詩酒社**。得意詩酒社。終身立柏然。**千首**。千首放懷風月東。**供詩本**。人憐詩人窮。已與供詩本。**荒游**。我詩久不作。荒游旋痂盤。**覓句**。從君覓佳句。咀嚼廢朝飯。**廢吟哦**。我先廢吟哦。賴君時擊髓。**氣壓**。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如清風**。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得佳句**。登臨得佳句。江白照湖綠。**默慕**。袖手雖不言。默慕已在腹。**讀君詩**。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入詩卷**。牽牛與蔡蔑。採摘入詩卷。**奪山綠**。採休出新書。秀語奪山綠。**苦吟人**。不見苦吟人。清樽為誰滿。**搏磨**。小詩未忍看埒君。**嘲希逸病子雲**。蜂腰鶴膝嘲希逸。言聲韻春翔秋蛉病子雲言字畫。**百首**。百首新詩間八珍。**儷對**。安排詩律追儷對。**氣雄**。詩翁氣雄拔。如彈

丸。新詩如彈丸。脫手不容點。**苦語**。我亦老賓客。苦語落紈綺。**不能詩**。君言不能詩。此語人信否。**坐詩窮**。平生坐詩窮。得句忍不吐。**自賦**。成言如皎日。援筆當自賦。定平五君詠。山王一時數。竹林七賢以貴顯。故不及山濤王戎也。**可驚**。時時一篇出。投擲四坐驚。清詩得可驚。信美詞多奇。**行吟**。行吟老無代。**難出手**。詩句對君難出手。**霽雪風**。曲吟新詩霽雪風。**君能詩**。盡知君能詩。寄聲求妙語。**有句**。此間有句無人識。送與襄陽孟浩然。**擬湯休**。雅篇直欲擬湯休。江淹有擬湯休詩三十首。**一笑**。作詩一笑君應聞。**驚人**。不落驚人已愁秋。不堪平遠發詩愁。**詩瘦**。那更陪君作詩瘦。**勿縱筆**。新詩勿縱筆。群吠驚邑犬。**李長吉**。能詩李長吉。唐李賀。**窮坐詩**。吾窮本坐詩。久服朋友戒。**閉口**。五年江湖上。閉口洗殘債。**如脫疥**。今年復稍稍。快癢如脫疥。**詩械**。先生不識呵。又復寄詩械。**苦思**。幽光出奇思。默默出荒怪。**故疾**。詩成自一笑。故疾逢蝦蟹。**月脅**。大范忍長謡。語出月脅令人驚。**星心**。小范當般之說。破星心如鷄鳴。**掛名**。掛名君家詩集裏。**驚讒**。史將驚語壓詩窮。只恐自是重無餉。**近窺**。覓句近窺詩一班。**新句**。且將新句調二子。湖上秋高風月會。**長貧**。詩人困長貧。日午饑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奇花受雪**。奇花不論命。受雪長思凍。天公非不憐。得飽即空閑。**豪縱**。君為三郡守。所

主滿賓從。江湖常在眼。詩酒事豪縱。**愈頭痛**。詩成獨寄我。字字愈頭痛。**寄多情**。殷將妙句寄多情。橫機欲試東坡老。**長篇**。未妨昔氣除未盡。時復長篇書小草。**微吟**。故復此微吟。聊和陶翁詩。**作詩苦**。爾來子美瘦。正坐作詩苦。**焚筆硯**。袖手焚筆硯。清篇真謾與。**孟東野**。小詩擬試孟東野。**磨折**。惟有詩人被磨折。金釵零落不成行。**憔悴**。詩翁憔悴老一官。**吟詩**。骨我嘗陪醉翁醉。令君但吟詩老詩。**咀嚼**。清詩咀嚼那得飽。瘦竹蕭洒令人飢。**瀾翻**。知君思飢空誦詩。日頻瀾翻如布穀。**出新意**。吟哦出新意。**驚人愁**。莫使驚人愁。東遊不到吳。**工織紋**。或勸莫作詩。兒輩工織紋。言以詩招譏。**雄拔**。公詩擬南山。雄拔千丈峭。**逼天真**。形容逼天真。邂逅識其要。**藩籬**。藩籬吾未窺。敢議窮閫奧。**詩來**。詩來苦相覓。千意遠可射。**咫尺**。依依見其面。就子在咫尺。**詩力弱**。但恐詩力弱。闘健未免識。**詩到**。詩成十五到。誰謂千里隔。**一篇**。一月寄一篇。愛愁何足擲。**効兒童**。覓句效兒童。**嚴詩**。君無廢此篇。杜甫嚴詩編。杜集嚴武。**往和**。請公作詩寄人老。往和萬壑松風哀。**寒光開**。數詩枉復想感發。洩新除舊寒光開。**有父風**。清詩不敢私囊篋。人道黃門有父風。**捲波瀾**。文章曹植今堪笑。却捲波瀾入小詩。杜詩云小詩。**破悶**。作詩聊未遣藩閫。破悶豈不賢。樗蒲。**敏贍**。君才敏贍兼百夫。朝作千篇日未晡。**得

佳句**。歸來湖上得佳句。從此不看營丘畫。**錦綉**。君盡情富有餘。莫惜錦綉償肯遺。**闘險**。窮多闘險誰先遣。賭取名畫不用摸。**驚搖落**。莫將詩句驚搖落秋也。**大雅**。大雅初微缺。流風困暴豪。**變騷**。悵為詞客騷。尖作楚臣騷。**闘俊髦**。長轉更崩壞。綠綸闘俊髦。**笑癡**。許時笑我癡。謝勝兩屋相詠嘆。吾顏憶之。**清圓句**。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百篇**。百篇聊寄我。呻吟鄙人縱。**鳴佩環**。清詩鳴佩環。**無此客**。只恐樽前無此客。清詩達有士龍能。**詩愈好**。愁衣愁食詩愈好。恰似霜松轉春鳥。**帳下看**。詩成送與劉大子。莫遣孫郎帳下看。**錦囊**。錦囊詩草勤收拾。莫遣雞林得夜光。**戰七言**。夢中戰七言。王丹已入懷。一語遺戲謔。夫身豐蓬萊。**寫天日**。作詩不可擬。如寫天日容。**詩自放**。心閑詩自放。筆老語翻疏。**彊韻**。肯我肯彊韻。知君得異書。**絶倫**。新詩五百言。句句皆絶倫。**璀璨**。詩詞各璀璨。老語徒周詩。**清絶**。清絶閑詩語。**五字律**。何如五字律。相與一樽留。**要淘煉**。清詩要淘煉。乃得鉛中銀。**好句**。初聞好句驚人側。梅遇東庭識面遲。**詩腴**。詩腴因遣發。**帶酸**。作詩頗作六一酒。往往亦帶梅公酸。梅聖俞也。**健筆**。清詩健筆何足數。**賴君詩**。遣春無恨賴君詩。**窮事業**。不用更貪窮事業。風騷分付與沅湘。**難知**。詩新妙難知。**倩清樽**。新詩倩清樽。**窮**。合窮人未信詩能窮。**黃樓詩**。有黃樓詩。千古配淇

湧成集到郡詩成集如玉雪新詩如玉雪出語使新驚詩傳發春容惜君妙語發春容頗我風琴不成弄謫仙句我無謫仙句狎詔沉香亭得嘉句定向秋山得嘉句球吾西風吹好句珠玉本無脛言無足而走得句得句會應綠竹韻五字五字古原春草白居易古原草春風吹又生琢句新從來勢利關心淡此去溪山琢句新脫兎落鶻好詩如脫兎下筆先落鶻出奇句坐看士衡執別手言陸雲與之別更遣夢得出奇句言劉有送行詩寫肝肺篇向人寫肝肺四海知我霜鬢鬚中郎詩竭來清類上次淵中郎詩如蔡阿春郎恩過我賦詩如蔡阿句法句法本黃子二豪與楷魔出談笑新詩出談笑傳友因掀髯傑句傑句尤覺清詩羸饒病騷人未要逃饒病催詩雨賦催詩白雨來吐氣要將百篇詩一吐千丈氣絕塵清的仍絕塵紀遊不將新句紀茲遊忍負山中清淨債侍黃精詩人空腹侍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老手窮交老手王摩詰王維自能詩甚窮交孟浩然論詩論詩曾伴直話舊已忘年堪唱公詩使堪唱為付小婢娟妙絕詩成輒寄我妙絕陶謝并懶作懶不作詩君錯料舊遞題許過時陰詩社詩社何妨載酒從建安初夫路今為著等伍作時猶似建安初如清風于詩如清風嘐嘐發將呈綺語胡為久閑匿綺語直自意言不作詩作產狂濤地

徧番惟產源失亂狂濤紛黛紛黛逞真色魚蝦魚蝦易拳牢杜陵謫仙雖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爭標拂地收千艷爭標看兩艘例窮昔詩人例窮苦天意遣奔逃無佳句恨我無佳句情味詩人情味真嘗過試問於君底事戲言窮也喜折屐新詩到中路令我喜折屐敢論詩對子敢論詩酬句清酬更句雪裏鴻杜詩句今朝杜詩句絮如風來儀詩名吾蓋雖沒是詩名似嶺雲謂謂君詩似嶺雲詩壇詩壇欲歃鶴總罷洛生詠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詩律嚴明朝三子至詩律嚴號翁輕千乘蓋與置紙筆得句輕千乘投名入社投名入社有新詩和詩怯非才猶覺和詩忙詩病詩病逢春轉深痼雲雨雲雨休排神女車忠州老病長人除詩豪詩豪正值安仁在空有洛陽滿院花侍歸謝女侍秀句留侍中郎歸淡生活莫笑吟詩淡生活當令阿買為君書貪讀袖中出于詩貪讀酒慶殘無風雅狂吟跌宕無風雅掃黃泥應為詩人一面傾山借木忽掃黃泥起我知我久憚倦起我以新詩如醇酒詩詞如醇酒登結熏四肢欲和經飲不知醉欲和先昏疲無好語歲晏詩人無好語醒眼莒無百篇詩何以醒眼兀專斬伐愛君有逸氣詩壇專斬伐如潑水翹子吟詩如潑水一揮三百六十字奈何教我欲參鸞恰如西施藏白地要清詩遣子窮愁天有意吳中山水要清

詩看花詩十載飄然未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悲語傳門前悲語誰傳吾唱酬佳復唱酬佳復字應淺憑君路此詩更欲憑君路留與江南子布看綴瓊琚醉中忽思我詩清綴瓊琚詩鳴將罕艴病自詩鳴懸河詩似懸河供不辦欵欵張籍朧頭瀧相呼簿書繁欵不知春佳句相呼頻欵令督役夫死也追靈運侍君筆力追靈運莫負南臺九日期秋虫聲吟詩莫作秋虫聲天工作汝鈞物情酬瓊玉空虛豈敢酬瓊玉物情新詩說盡萬物情難句因源皆有考奇險或難句允注昔年疑陳詩無人聊允注絕唱于今賡絕唱外重中已慣附家集何當附家集擊壤追咸漢如得書寄得君詩如得書宣心寫妙畫不如驅除眼前百種無不有知君一以詩驅除蘇司業何人更似蘇司業和過新詩滿洛城唐蘇源明黃樓詩我在黃樓占欲作黃樓詩黃樓詞忽得故人書中有黃樓詞傑句我詩無傑句萬景驕莫遁獨妙夫子獨何妙雨雹散雷推雄詞雄詞雜今古中有屈宋姿脫手新詩如彈丸脫手不覺停擬蘇州五言今復擬蘇州咳唾成何妨卻伴衆累苦無數新詩咳唾成咸韶獨喜誦君詩咸韶音節雞豚社雞豚異日同為社恩有千篇唱和詩借車詩人借車無可載留得一錢何足賴獻話盡有移居詩云餘波餘波滿涓滴乞與居易類風流近來誰優見前輩風流盡

兩詩人寂寞兩詩人唐三月牽相伐紅對櫻筍厨甚盛傳不濡飢腸待一醉妙語傳不濡相牽引君來恨不與更復相牽引悲句故人猶故目悲句寫餘恨變風感槩清哀似變風老於詩句耳偏聰冷淡迓妹自哭成何事冷淡誰能用許功忘三伏吟哦相對忘三伏擬泛清溪入雪宮湖州名水晶宮也山上集百首共成山上集難酬預愛詩筆老難酬衝口好詩衝口誰能擇俗子疑人未遣聞俊逸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將輕比鮑參軍奇字奇字難賡變風五噫三復五噫已出東洛三復傾北南客似連珠小詩有味似連珠工雜擬好學憐君工雜擬換新詩且將墨竹換新詩潤色何須待東里集古羨君戲集古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鴻鵠家雞天邊鴻鵠不易得生今作對隨家雞久假退之驚哭子美落何公久假何時歸明月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城學杜甫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驚巉峰劉如太華當我前跛跗欲上驚巉峰名章俊語名章俊語紛交衢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雕刻詩人雕劃鬧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千萬首不如渠頭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夜吟石鼎聲悲秋可憐好事復與劉劉師服復賡章句十首萬句卒非我息走捉君應已遠先有識流落天涯先有識詩格老二公詩

拾老猶新。醉後狂吟許野人。氣吐虹。知君不向窮愁老。尚作清新氣吐虹。清激。歸來詩思轉清激。百丈空潭數動鯤。句句。公詩句句有生聲。繼永和。流觴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忌韻。好詩忌韻那容和。刻燭。刻燭應須便置觥。如秋菊。小詩如秋菊。艷艷霜中明。長篇。過此威我言。長篇發春鶯。傾瀉。歸來十首詩。傾瀉五石瓠。彭澤蘇州。却疑彭澤在。頗覺蘇州煩。陶堯還靖節。五言當還靖節。險韻。險韻清詩苦鬭新。擣殘椒桂。最後數篇君莫敵。擣殘椒桂有餘辛。味也。詩新。筆老詩新獨有物。畫詩人。此去若容陪塵躅。故應容畫詩人。借君句。我老詩壇仆鼓旗。借君詩句發良時。催詩。夜燭催詩金燼落。只自知。故應好語如紀餐。有味難名只自知。詩將。載酒邀詩將。臞儒不是仙。工識病。詩人工識病。此欲恣挑抉。有聲。南國梅仙詩有聲。不語。吟詩忘鞭轡。不語頭自挑。聲韻和。我詩雖云拙。心平聲韻和。狂詞。小圃香霧曉篆龍。醉守狂詞未必工。曾史錄詩應有取。曲收彤管御爾雅。五字詩。乘天長短三千首。却定帝郎五字詩。詩清。題詩誰似峽公清。詩酒相汙。平生詩酒真相汙。此去文章恐獨賢。清篇。老衍清篇墨未枯。小兒新作語尤姝。賡歌。野兒淨洗涵星硯。爲子賡歌望月湖。壁詩。壞壁題詩已五年。故人風物兩依然。記孤吟。更邀明月說明年。要記孤吟孟浩然。萬口傳。湖聲半夜千巖響。詩句明朝萬口傳。曹植句。每見便聞曹植句。清語詩語尤清麗。千金。吟公五字詩。美重千金買。勿出。收藏慎勿出。免使群兒驚。五君詠八哀詩。淒涼五君詠。沉痛八哀詩。嚴詩律。舊學嚴詩律。餘威靖塞氣。補詩亡。直惟知禮意。遂欲補詩亡。少味。老夫作詩殊少味。愛此三篇如酒美。緣詩窮。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氣吐長虹。如東野。詩如東野不言寒。林和靖。清詩洗。置之江淮交清詩洗江流。消永夜。暫借好詩消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一時編。寄與君家小兒子。它時此句一時編。築詩壇。君家文律冠西京。旋築詩壇按酒兵。袖手。袖手莫輕真將種。致師須得老門生。鄭伯降條侯壁。明朝鄭伯降誰受。昨夜條侯壁已驚。妙寄。古語多妙寄。可識不可擬。巧笑在頫頰。哀音餘慘悽。不堪煮。飢來傍空案。一字不堪煮。島可句。吟爲蜩螿聲。時有島可句。如神。試拈詩句已如神。詩律細。傳家詩律細。已自過宗武。短詩。短詩膝上成。聊以慰宗武。武少陵子。懷祖。王懷祖常置其子坦之膝上。詩囊。入室亦詩囊。少遊常酒樽。讀孟郊詩。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佳處。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餘騷。孤芳擢荒穢。苦語餘詩騷。湍激。水清白石鑿。湍激不受篙。不償勞。初如食小魚。所得不償勞。對空螯。又如煮彭蜞。竟日對空螯。償清韓家。要當鬪僧清。未足當韓家。寒蟲號。

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置之。不如且置之。飲我玉色醪。孟郊語。我憎孟郊詩。復作孟郊語。飢腸。飢腸自鳴喚。空壁轉飢鼠。肺肝出。詩從肺肝出。出輒愁肺府。自賁。有如黃河魚。出膏以自賁。近古。尚愛銅斗歌。鄙俚頗近古。短蓑舞。扶引射鴨罷。獨速短蓑舞。踏浪。不憂踏船翻。踏浪不踏土。吳姬。吳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紵。踏浪兒。嫁與踏浪兒。不識離別苦。歌君曲。歌君江湖曲。感我長羈旅。一秋悲。驟人長負一秋悲。翻水。詩仍翻水成。黃自嘉。諸阮有二妙。能詩定自嘉。語工。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淺陋。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吞江。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一律。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吐佳句。時蒙吐佳句。鮑照。謝公縱風流。詩作鮑照語。入詩律。秋來入詩律。陶謝不枝梧。淵明靈運。知句法。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言謝靈運。窺杜。窺杜見牖窗。言倚杜甫法。論詩。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受降。世方尊兩耳。未敢築受降。言世俗共耳賤目。未敢定論。指南。論詩時要指南。繭絲。王子吐佳句。如繭絲出盆。傾城。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有聲。五言空有聲。近周南。論詩終近周南。灑新句。尚憐貴諫紙。呈灑新句。寫心。夫詩寫于心。莊語不嘉綺。言不文。貽句。翰林貽我東南句。窗間默坐得玄珠。坡公詩也。琢磨。琢磨佳句問潜郎。哦詩。想見哦詩煮春茗。得意。新詩得意快雷風。無句。我貧無句當二物。盛推賞。作詩盛推賞。明珠計斛量。妙語難忘。掃花坐觥吹。妙語益難忘。凌雲。詩翁香雨句凌雲。韻寒。依依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清風起。我詩清風起空谷。秋月澄江。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英氣。感君詩句英豪氣。挾風霜。今我詩句挾風霜。隨詩翁。但思着鞭隨詩翁。詩瘦。定是沈郎作詩瘦。不應春能生許愁。雕句。欲雕好句乞春色。日暦如山不到詩。言無工夫作詩。有新功。但欲題詩嫌浪許。杜郎覓句有新功。杜家父。知學進。詩工知學進。詞苦見意追。蘇子由。更老成。詩到隨州更老成。言邢惇夫侍父隨州。江山爲助。江山爲助筆縱橫。劉夢。前身郡下劉公幹。今日江南庾子山。劉楨庾信各有詩名。袖詩。少低袖詩來。刲斗珠的皪。前鋒真。乃能持一鋒。與我前鋒直。言少章詩。卧向壁。吾自得此詩。三日卧向壁。題奉先。題詩奉先寺。東京老宋宣。可消愁。如今詩句可消愁。古錦囊。收拾從來古錦囊。今如老將敵難當。囊中。囊中尚有七雛子。花底將前作戰場。望風降。傳聞佳句望風降。碑金。五十清詩是碑金。試教擲地有餘音。江山吟。古今奎閣稱多士。且傍江山好處吟。一段冰。五十清詩一段冰。持來恰得對黯生。張壁。自張壁間行坐看。更教兒誦醉時聽。回文錦。千詩織就回文錦。亦有英靈蘇蕙才。只無悔過竇連波。晉竇滔

（妄。蘇蕙。蘇若蘭）言詩。（言詩起老大）壓倒。（言詩放壓倒。物固不兩大。山谷言詩。爲文與可竹勝也）排悶。（排悶有新詩。忘嗔得免想）唾珠玉。（使君忽來唾珠玉）一變足。（不須客賦千首詩。若是償音一變足）起予。（還有新詩來起予）清吹。（詩來清吹拂衣巾。吹風也）覺有神。（法詞鋒覺有神）嚴且清。（李侯詩律嚴且清。諸生賡載筆縱横）句中。（句中稍覺道戰勝。言以道戰勝）隨人詩鳴。（隨人愛樂以詩鳴。與世浮沉唯酒可）閉門覓句。（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對客揮毫秦少游）貽五字。（邂逅終日鏡貽我五字詩）句如秋雨晴。（句如秋雨晴。蓬萊林循風）君起予。（非君一起予。衰病豈能詩）不吟詩。（無有一日不吟詩）詩狂兒念。（詩狂兒念作酒聖）又詩成。（一燈明滅又詩成）下筆。（言詩今有數。下筆無不成）詩客。（筆由詩客把）寒爐。（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言二人用心苦）傲王公。（驚人得佳句。或以傲王公）半勝。（定作半勝來。傳抄聽小胥。言抄詩）見撓。（新詩若見撓）長句。（張侯海内長句。文潛）雅歌。（兒子廟中雅歌無咎也）少嘉筆力。（高郎少嘉筆力定知三傑同科。言高子勉與張晁）句中有眼。（拾遺句中有眼。老杜詩眼在中句也）付公。（在我今六十。付公二百年。言二百年無此詩。以一代之詩付之也）可絃歌。（詩須皆絃歌）俊逸。（句法俊逸清新）精神。（詞源廣大精神）建安開元。（建安才六七。開元數兩

三）安排。（覆却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言不爲物役。詩思乃凝於神也）識病。（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真小技。（覓句真成小技）靈府清寒。（靈府清寒要作詩。言喫茶）明珠。（行遣紫楸寬明珠得盈掬。江州道士示太白詩。故以比也）洗腸胃。（佳句洗腸胃。腸胃傷皆也）新句法。（傳得黄州新句法。老夫端欲把降幡。山谷指坡公）五字賞。（空餘五字賞）文似兩京。然俱清。（晁君詩與字俱流）難巧。（酬報矜難巧。深愁皮日休陸龜蒙二人能詩。陸與皮日休唱和詩。非以作難得巧爲工。退之從難得巧）衛說詩。（思聞衛說詩。匡衡說詩解人頤）四愁。（萬事不掛眼。四愁猶有詩）似愁詩。（秋掌滅莊語。賢勞似愁詩）且然得也。（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言且詩不必求工。遣興而已）獨笑。（真成憂蔡確。有睡起莞然成獨笑之句。以諷訕得罪）雄豪。（論詩喜雄豪。言得詩之豪快）詩罷。（平生有詩罷。如瘡不可痊）千手不供寫。（詩成千手不供寫）能多。（實公好詩又能多）横戈。（老夫何有史横戈。余此予思百戰何言大戰無敵。予思多類就）陳舊論詩。（闕里舊論詩。言出南豐門）新有聲。（能詩新有聲）秋蟲。（江公孤憤不置秋吟作秋蟲到白頭）詩興。（詩興南能多）不須工。（倚檻聊自遣。吟篇不須工）已嚴。（論詩筆有已嚴）筆益奇。（詩語驚人筆益奇）幾人知。（遇與阿平處絕倒。世間能有幾人知）得人意。（每讀吾詩得人意）驥歷塊。（詩成落筆驥歷塊）未肯吟。（得句未肯吟。嗟齡見眉）人自窮。（須公晚一子。人自窮非詩。言二歐不肯作詩也）周曾後。（公詩周曾後。史兒要天窶）詩許。（五十三不同。須公以詩許）哦七字。（金華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復千金模。杜）天所借。（青蓮居士亦其亞。斗酒百篇天所借。言李）有新句。（正恐朝來有新句）長吟。（江西勝士與長吟）錦不如。（未有新詩錦不如）陪強韻。（進陪強韻愧難過）應接。（前聞覺未多）滌煩。（風雨入懷泥滿眼。時須好語滌煩蒸）更清新。（了知句畫更清新）詩興動。（梅柳作新詩興動。可令千里不同風）囊匣滿。（平生秀句囊匣滿）句苦。（句苦不緣愁）多和。（絕唱猶多和。兒衣卻後酬）餘霞。（脫塵新句散餘霞）索近詩。（才隨斗畫不重奇。每愧諸郎索近詩）供一笑。（從作七言供一笑。自疑那得使人獻）有心期。（得失寸心只自知。略容千載有心期。言無知音。真與古人相期耳）更有詩。（恨君不見金華伯。何處如今更有詩。謂曾魯）哦五字。（三年哦五字。草木借輝光）未工。（少好老未工。持此授子柄）起衰年。（得句起衰年）近功。（論詩軼近功）未須衰。（少年爲句未須衰）作魔。（先生斷百好。尚以詩作魔）七字哦。（諸子爲言七字。聽來七字哦）詩力。（既知詩力解窮）萬口傳。（脫手新詩萬口傳）驚老醜。（庾直送詩驚老醜。坐曾得句自清新）興來。（興來不假江山助。目過渾如草木春）智囊。（

馬智專吾不讓。衡陽紙貴。子能頻）着語。（花間着語老猶能）近風騷。（侯有新詩高處近風騷）聆五字。（隱几聆五字。未覺歷日）驚雷鳴。（頗爲吳雷鳴。莫作飢鳥號）微吟。（微吟子壯哉）句裏。（句裏江山隨指顧）得瘦。（學詩端得瘦。飽參句裏宗風卻飽參）盆甕。（黄生多新詩。如盆甕抽緒）唱高。（唱高難欲乃爲水得吹噓）意合。（意合無古今。投腊有近拒）名成價重。（名成弟子韓價重先生豬）太瘦生。（已知名世使爲耳。可復緣渠太瘦生）出眉宇。（得句未肯吐。秀氣出眉宇）隨筆。（賦詩隨筆落）可憐生。（端復可憐生）催新句。（絕須一愁催新句。言風反用兩催詩之意也）詩筆。（魏詩黄筆今來有。庭我獨得神所鍾）無好語。（夢中無好語。池草爲誰生）誰知。（得句有誰知我在）有新功。（學詩有新功。黄魏共推激）聲生吻。（詩如聲生吻）懷抱稱。（衰年得佳句。懷抱頗能稱）闕里論詩。（當年闕里與論詩）光華。（每日光華開秀句）得窮。（先生秀句滿天東。二子緣渠再得窮。渠謂詩）雅頌才。（詩清雅頌才）君知。（妙語君所知）小吟。（呵筆小吟撩我老）吟邊。（只今剩作驚人句。頗覺吟邊意未平）學詩。（黄生學詩用力新。意手疾口如翻盆）送七言。（衝風踏凍送七言。要令寒屋生春溫）驚四鄰。（是時積陰人黄昏。叫門索大驚四鄰）結字。（雪中走來結字穩且急。宜不見我參家君）赤手縛麒麟。（嗟吾老矣心尚存。徑須赤手縛麒麟）兩

手分。道逢其人兩手分。姑姊擀磨工右軍。古詩學鈔詩。剩欲鈔詩寄來使。
未多陪。倡酬于此未多陪。近風騷。趙侯詩作近風騷。險韻瘦辭。險韻瘦辭
貴討論。雷門。真持布鼓過雷門。敏捷。敏從才無盡。錯張意有闕。不奈闕續。
續題詩不奈闕。驚人句。獨無錦里驚人句。才盡。老來才盡無新語。只欲煩
君急手揮。着句。登高着句記山川。元祐腳。肯學黃家元祐腳。信知人厄匪
天窮。言書直也。客兒語。詩成已作客兒語。謝靈運小名。善世。昔人三百篇。
善世已有餘。自娛。近事更漢唐。稍以詩自娛。英詞。贈有英詞囊不空。那能
繼。句妙那能繼。徐庾。錦囊佳麗隣徐庾。騰欲同君賦隘公。領畧。領畧章句
于割據英雄志。壁間。零落壁間詩豈特彼所然。候虫。吟聲正可候虫鳴。言
如候虫之吟。前生。孰知詩律自前生。愁難和。句妙方愁予難和。步兵語。早
作步兵語。晚參雲門禪。藉詩不修。山中篇。酌我岩下水。煮予山中篇。虛隨。
五字虛隨萬里船。言空有詩聲。須好句。紺水向來須好句。聞七字。聞七
字心已識。鉤章棘句天與力。叔季詩。季世亦有詩百篇。叔季擬度驊騮前。
一詩。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愁。未及和。未工。官聚詩未工。猛棄毋小新。臭
腐。是身非臭腐。寧作青紫槁。精力盡。此生精力盡於詩。晚歲心存力已疲。
爭出手。不共盧王爭出手。却思陶謝與同時。江山助。詩豈江山助。句新清。

家法句新清。到陰何。新詩平處到陰何。萬戶。寧須萬戶權輕重。不待千篇
一已定。千首詩輕萬戶侯也。擬說詩。曰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
明朝有新句。預恐何水曹。明朝有新句。何遜為水部。淺短。我詩淺短子貴
嬌。東日俯視無留藏。有眼。句中有眼黃別駕。洗滌煩熱生清涼。勝黃語。人
言我語勝黃語。伏堅夜燎齊朝光。氣索。我衰氣索不自振。正賴好語能快
張。詩家新有聲。詩家小魏新有聲。舊傳秀句西里黃。韋杜。韋杜諸人得細
詩。千詩。一窮無四壁。百代有千詩。驚人。莫年功力師詩律。不是驚人敢獨
醒。先得句。已度城陰先得句。尋詩社。且尋詩社著詩魚。拆補。拆補新詩擬
獻酬。詩有驗。孰知詩有驗。莫恠路無艱。詩能窮人。爭着語。欲共元劉爭着
語。不堪姚魏已隨風。暗投。詩清得暗投。擊鉢催。登高能賦屬吾儕。不用傳
杯擊鉢催。留句待。二謝風流今復見。千年留句待君來。吳吟。吳吟未至攜
楚語。楚語不毀吟。伯仲。新有詩聲伯仲間。登臨得句。作意登臨遲得句。此
生寧復要長閑。細細看。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尚堪哦七字。
老子尚堪哦七字。七字語。遺興寬為七字語。尋人斯代一行書。窮五字。未
信哲人窮五字。一雞還復以詩鳴。增紙價。不使近詩增紙價。得知春入鳳
凰城。推敲。出手推敲寧避君。

文事　碑刻　莓苔侵。欲覓碑上文。苔侵豈堪讀。剝落。晉朝羊公一片石。
龜頭剝落生莓苔。墮淚。淚亦不能為之墮。心亦不能為之哀。韓形模奇。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虎螭。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舞拏
虎螭。偶見之。事嚴迹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涕漣洏。我來咨嗟涕漣
洏。搜索。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塵泥涴。願書嚴上石。勿使塵
泥涴。鐫銘。垂誡仍鐫銘。略書石。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顛。石篆。寒岩飛
溜落青苔字斷石篆。何奇哉。不滅。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石
泐。山中老僧異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留傳。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
比瓊瑰。非筆畫。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崔嵬。從天地胚渾
判。元氣結此高崔嵬。遺迹。當時野鳥蹈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深埋。山祗
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欲下讀。群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日清光
來。識字法。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封寄。辭慳語鄙不足記。封
題遠寄蘇與梅。刻其左。因歸謝岩石。為我刻其左。遺文。岩谷遺文已緣苔。
埋路傍。斷碑埋路傍。沉碑。沉碑身後念陵谷。把酒泣下悲山川。憂岸。可哭
沉碑憂岸。刻金玉。我欲青子文。刻以金玉聯。金可鑠而消。玉可碎非堅。
蘇鐫堅頑。起然置酒尋舊迹。尚有詩賦鐫堅頑。石鼓。舊聞石鼓今見之。文

字體律蛟蛇走。指畫籀。口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籀在口。好古。韓公
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偏旁點畫。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
八九。車攻。我車既攻馬既同。其魚維鱮貫之柳。所辨之字。識鼎名斗。古器
縱橫猶識鼎。衆星錯落僅名斗。模糊詰曲。模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
跟肘。缺月嘉禾。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稂莠。偶存。漂流百戰偶然
存。獨立千載誰與友。軒頡冰斯。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挹冰斯同鷇鷇。籀史
變。憶昔周宣歇鴻鴈。當時籀史變蝌蚪。古文蝌蚪。齊岣嶁。何人作頌比嵩
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尋年歲。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文字記誰某。刻石。登
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擊掊。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隨擊
掊。鬼守。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物閱。興亡百變物自閑。汝壽。
細思物理坐歎息。人生安得如汝壽。不爛。古碑埋不爛。久換。詛書雖可讀
字法嗟久換。詛楚文。刻山石。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洟。湘東碑。誰能為我
訪遺蹤。草中應有湘東碑。刻詩。願君不用刻此詩。東海桑田真旦暮。殘碑。
都城更幾姓。到處有殘碑。蝌蚪伏龜。古隨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安排收拾。
安排壯事觸。收拾貴金貲。岣嶁。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古碣。門前古碣
卧斜陽。閱世如流事可傷。斷碑。蘼草得斷碑。寫蒼崖。強寫蒼崖留歲月。他

年誰識此時心。三碑。絶頂有三碑。詰曲古篆字。下山。那解讀。老人那解讀。偶見不能記。不留碑。唐初待有此。亂後不留碑。留山腰。留山腰。爾來古定誰復嗣。公有妙語留山腰。野火燒。至今好事除草棘。常恐野火燒蒼苔。元結誌銘。磬石。南山多磬石。清滑如流脂。摹刻。未礦為摹刻。細妙分毫髮。佳處。佳處未易識。當有來者知。黃銀鈎。鄧公勒銘留刻畫。判剔銀鈎洗綠苔。鄧聖求銘。摸索。琢磨十年煙雨晦。摸索一讀心眼開。蔡邕曹娥碑。峴碑。峴國碑首千年石。他日已人懷叔子。時時解看手摩挲。零落。斷碑零落卧秋風。言什溫公之碑後再復。它山。兩蘇翰墨相為重。未到它山世已傳君子表。判日月。泰山刊日月。頌畋漁。周鼓頌畋漁。簡棲碑。唯有簡棲碑。文章辭然立。中興碑。春風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永州。摩挲。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瓊琚詞。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文士。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秦音秦雨。鐫翠珉。惜哉次山世未顯。不得雄文鐫翠珉。言元結次山。朝陽巖。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文不辨。蘚石破篆文不辨。嘗李來永州朝陽巖。嘗令李陽冰書也。陳當寓。陳當寓樓上當當徹夜聲。與人何事有枯榮。黃樓記打碑聲也。後世名。已傳紙貴咸陽市。更恐書留後世名。大蘇碑。

屏亡老草篆。市稅大蘇碑。章仲淘也。覽古。只應千載後。坡公黃樓記。覽古勝當時。人情貴耳賤目。一片石。乃我一片石。併刻雖摩蕩。後山自比。字畫　李。秃千兒。書秃千兒字。起龍虎。筆蹤起龍虎。篆文。落筆爲篆去崩雲使人。驚鳥跡。開有鳥跡書。相招琴溪飲。尺素。手跡尺素中。如天落雲錦。讀罷。讀罷向空笑。疑君在我前。不滅。長吟字不滅。懷袖且三年。鳥跡。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岩間。上古。其字乃上古。讀之了不閑。歎息。感此三歎息。從師方未還。獨步。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山中兔。天氣涼。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辭客滿高堂。石硯。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掃盡數千張。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颯颯。飄風驟雨驚颯颯。疾雲飛雪何茫茫。不停手。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龍蛇。怳怳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龍蛇走。驚電。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書題偏。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偏。浪得名。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老死。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天生。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桂絕倫。褚公書絕倫。九齡。九齡書大字。銀鈎連。濃翰銀鈎連。染翰。朝朝染翰侍君王。筆飛。筆飛鸞聳立。章罷。章罷鳳騫騰。並美其書翰。神速。總角草書又

神速。古色。萬里起古色。謂草書也。空雄壯。草書非古空雄壯。破餘地。筆力破餘地。八分字也。直百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蛟龍盤拏肉屈強。八分字也。揮毫。揮毫落紙如雲煙。張旭也。雄筆。雄筆動千古。墨客。墨客興無邊。蒼頡。蒼頡鳥跡既茫昧。銀鈎。蛟龍動盤擧銀鈎。龍蛇銀鈎皆字體也。尺牘。尺牘倒陳遵。變化。字體變化如浮雲。通神。書貴瘦硬方通神。快劒。快劒長戟交相向。謂篆也。文翰。文翰飛省舌。草聖。草聖祕難傳。溟漲。滄溟漲筆力。逸氣。逸氣感清識。實堪貪。一字實堪貪。筆書。筆書何太古。垂露。仰看垂露姿。相纏。蛟龍反相纏。褚薛。書借褚薛能。神翰。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張兩法。鍾繇鍾會父子善隸書。　鋒筆下。顛倒筆下字。聲形。疏來問奇字。為我講聲形。八分。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張吾軍。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柳衛夫人。聞道鄭能摘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記姓名。昔日儒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臨池。近來漸有臨池興。為報元常欲抗行。墨沼。小學新翻墨沼波。羨君瓊樹散枝柯。弄吾。在家弄玉唯嬌女。空覺庭前鳥跡多。自題。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厭家雞。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官奴。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論寫付官奴。元和腳。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薑芽斂手徒。書窓。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窓且當勤。起草事業

無成恥藝成。南宮起草舊連名。二妙。勸君火急添功用。趁取當時二妙聲。墨池。聞說將雛向墨池。劉家還有異同詞。那得知。如今誠建隈墻間。已道世人那得知。薑芽。世上悠悠不識真。薑芽盡是捧心人。西賓。若道柳家無子弟。往年何事乞西賓。　醉題壁。又好題屋壁。虹霓隨卷舒。餘墨。遺跡度處在。餘墨潤不枯。醉題。曼卿醉題紅粉壁。壁粉已剝生煙煤。傾壓。河傾崑崙勢曲折。雪壓太華高崔嵬。下筆。君家雖有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信手。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莊惰。端莊雜醜惰。牽星見僥倖。尤精。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溢紙幅。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倚形。蝌篆鳥跡。朽壁蟲蛛篆。遺文摹鳥跡。點綴。筆畫點綴多餘妍。骨已朽。欲知所書人。其身骨已朽。更奇。筆有神鋒老更奇。傳百世。二宮收藏傳百世。嵩惟榮耀詫當時。頹廢。詩成多日寫。筆法頗興廢。蘇。飛鳥驚蛇。已亡飛鳥失驚蛇。言詩雖在而真蹟亡。識字。人生識字憂患始。姓名粗記可以休。草書。何用草書誇神速。開卷慌恍令人愁。好之。我嘗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年瘳。適意。自言其中有至樂。適意無異逍遙遊。醉墨。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飲美酒銷百憂。病嗜。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敗筆。君於此藝亦云至。堆墻敗筆如山丘。一揮。興來一揮百紙盡。駿馬倏忽踏九州。點畫。我書意造本無法。

爲畫信手煩推求。隻字片紙。胡爲議論獨見假。隻字片紙皆藏收。不減鍾張。不減鍾張君自足。下方羅趙我亦優。臨池。不須臨池更苦學。完取絹素充衾裯。醉墨。醉墨寫邦國。歐公題夷陵圖。勢聲淒涼雨露三年後。勢聲塵埃數字餘。題壁有感。摺皮。全用摺皮椽底書。中書君立不中書。呂先生壁摺皮題詩。書小字。淨几明窗書小字。便同爾雅注蟲魚。草聖。舞劒有神通草聖。似伯英。墨頻遠欵龍因水。燕便臨池似伯英。張伯英學書水墨。蘭亭。蘭亭舊紙入昭陵。世間遺跡猶龍騰。顏公。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徐家父子亦秀絕。字外出力中藏稜。徐浩父子也。吾草隸。李陽冰。嗟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冰斯青。貴瘦硬。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平。肥瘦。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好古。吳興太守眞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龜趺入坐螭隱壁。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說誇友朋。書溪藤。書來乞詩要自寫。爲把栗尾書溪藤。春蚓秋蛇。蜂腰鶴膝嘲希逸。春蚓秋蛇病子雲。蕭子雲也。謝希逸賦。豈言詩與字非二絕。二絕。醉裏自書醒自笑。如今二絕更逢君。玉筋工。醉後空驚玉筋工。篆書也。出銀鉤。羲之生五之。總角出銀鉤。驚蛇。前身或草聖。習氣餘驚蛇。墨戲。和詩仍醉墨。戲海亂群鴻。適意。吾雖不善書。曉

書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見推。子詩亦見推。語重不敢荷。子由。剛健婀娜。貌妍容有矉。璧美何妨橢。端莊雜流麗。剛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譏。不謂子亦頗。言字體。書體。書成輒棄去。繆被旁人裹。皆云本闕落。結束入細麽。古書法。吾聞古書法。守駿莫如跛。世俗筆苦驕。衆中強嵬騀。鍾張已遠。鍾張忽已遠。此語與時左。退筆。退筆如山未足珍。鐵門限。都人踏破鐵門限。唐僧智永工筆札。求書者多故也。隨意畫。春蚓秋蛇隨意畫。覓來禽。好事雖力取。王城少知音。豈無換鵝手。但知覓來禽。小楷。小楷清絕規撫歐。元和腳。君家自有元和腳。柳公權。柳宗元。新樣元和腳。厭家雞。吳厭家雞。史聞人。言學王右軍書法。一紙。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須鬢已成絲。褚遂良帖云。傳家法。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作行草。爲君紙尾作行草。炯如嵩洛浮秋光。潞公爲郭熙畫跋尾。來禽青李。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青李。蛇蚓驚雞。春蛇秋蚓久相雜。野鶩家雞定誰美。玉函金鑰。玉函金鑰上天來。紫衣敕使親臨啓。雲委。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掛壁空雲委。寒具油。誰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寒具。饊餅也。油涴書畫。巧偷豪奪。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痴虎頭。顧愷之畫爲桓玄所竊。破垣。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唐王涯藏書畫。後爲人破垣取

去。元章。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爲餅。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誚。言名不可食。來無趾。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眞疑聖智。文選。孔文舉事珠玉。無趾而走。乞米。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家雞。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氣壓。君家兩行十二字。氣壓鄴侯三萬籤。誤點。誤點故教同子敬。王羲之筆誤點作牛妙。周越奴。草書非學聊自娛。落筆已唾周越奴。羞澀。遊龍天矯萬人嗟。莫作羞澀羊氏婢。王會稽。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膻腥汙刀几。庾安西。莫平却得庾安西。自厭家雞題六紙。風流。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爭怪詭。王述兒。庾翼。二人也。秦王。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蚓比。工此。我生百事不挂眼。時人謬說云工此。有癖。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尤堪鄙。但覓。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帖也。飛白。全勝飛白瑞霧縈長虹。醉常侍。遂橫醉常侍。一笑開天容。龍蛇綰。嗟嗟雲霧出。夭夭龍蛇綰。滿眼。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書柿葉。尤池研竈煤。葦管書柿葉。唐鄭虔好書。蛇蚓。晴窗洗硯坐。蛇蚓稍蟠結。醉帖。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張旭。學書人。只有來禽青李帖。它年留與學書人。張伯英。大草閑臨張伯英。張芝草書。醉墨痕。孤山寺下水侵門。每到先看醉墨痕。草書眞書。草書妙絕吾所見。眞書小

字猶抗行。識字。識字楊子雲。筆法。一妙形容筆法空。忽驚雲海戲群鴻。蠅頭。蠅頭寫字眼能明。書裙。掩關醉卧客書裙。羊欣長隸書。王獻之愛之。擲簡搖毫。擲簡搖毫無忤色。醉墨淋浪。狂吟跌宕無風雅。醉墨淋浪不整齊。題壁。掃黃泥。處處爲詩人一回顧。山僧未忍掃黃泥。題壁。眞行。細書千紙出眞行。硬黃。硬黃小子臨黃庭。王羲之蹟。笑扶杖。當時苟悅可謹勿笑扶杖。李林甫不識字。滿銀鉤。閑檢夾夾滿銀鉤。書尾題詩語更遒。八法。八法誰聞宋長史。張旭。張長史草書。筆蹤。筆蹤好在留臺寺。似楊。草書猶似楊風擬式也。鵶棲壁。平生痛飲處。遺墨鵶棲壁。醉墨在。遙知忠我處。醉墨在頹垣。欹行。欹行誰似高閑草。落墨。細看落墨皆松瘦。字瘦。字瘦還可憐。忽忽。草書本無緣忽忽入妙。清詩草聖俱入妙。論草書。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妙迹。西臺妙迹繼楊風。無限龍蛇洛寺中。一紙清詩弔興廢。塵埃零落梵王宮。楊凝式有心疾。號楊風。善草書。魏華書。至今傳寶魏華書。唐人。眞相通。咄咄眞相通。王羲之學衛夫人書。衛言有一弟子王逸少。咄咄逼人。諸生欲爲行。至王羲之自擅。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猶當雁行也。龍蛇。已聞龜筴通神語。更看龍蛇落筆顛。張醉素。顛張醉素兩禿翁。張旭草書追逸思。好于書上借懷素。王與鍾。何

曹參見王與鍾。妾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謝家夫人。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書勢如龍跳天門。蕩蕩驚跳龍。出林飛鳥一掃空。飛鳥出林。評書法。不匆匆。為君草書續其終。待我它日不匆匆。事忙不及草書。似西臺。書似西臺差少肉。木朝西臺御史李建中。善真行字。指林逋。和靖。古今帖。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不堪煮。飢來據空案。二字不堪煮。黃勤翰墨妙。年勤墨翰銀鉤爛。縱橫如沙畫錐。自有筆如沙畫錐。評書。翰林評書乃如此。賤肥貴瘦渠未知。書貴瘦硬妙墨通人。蘇公歎妙墨通人。太駁駁樂毅論。小楷多傳樂毅論。墨汁。偶隨兒戲洒墨汁。衆人許在崔杜行。小三昧。晚學長沙小三昧。古出萬物真成狂。長沙僧懷素。得草聖三昧。龍蛇起陸。龍蛇起陸當破柱。繞繩床。自喜奇觀繞繩床。言歎書。家人罵。家人罵笑寧有道。汗染黃素敗粉墻。蝸書。識不如蚓郁席明府林綱鎖硯蝸書渠席醫也。顏揚。析衛儒墨陣堂堂書入顏揚鴻鴈行。言與顏魯公。楊凝式可為兒卷昬鴉。洪福僧園拂絣紗。舊題塵壁似昬鴉。汴京古落葉。盤栢木落葉。落筆必中宜。捧心學。今代捧心學取笑如東施。諸暨有東施西施家。教子。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子元暉繼阿章。阿章猶云元章。看篆。怡亭看篆蛟龍眠。武昌怡亭。李陽冰篆。蒼史。瞿令能蒼史。

言翁頗所作科斗篆。古書。歸公好古書。歸登庵。陳撢壁。撢壁帶塵埃閑門書。不妨紅葉閉門書。第一手。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言公諭也。廟器寶樽。廟器刻科斗寶樽楷筆森。真字。真字飄揚今有種。言城子真書。又飄揚也。題紙背。不用安西題紙背。更安西題右軍筆。細書。白髮挑燈寫細書。憐野鶩。未須憐野鶩。更其古王羲之字。黃筆。龍詩黃筆今未有。顧我獨得神所鍾。書工。書工手看將筆無前。龍蛇起伏筆無前。江漢困明語更妍好事。好事一貴足。萬人傳。藏家不必萬人傳。此字。此詩此字有誰知。玉筋。玉筋凝湖從李陽凝李潮。王右軍。道逢其人兩手分。姑婦樹膚王右軍。題歲月。洗壁留名題歲月。登高着句記山川。筆下。筆下還為書直書。書八分。阿買頗能書八分。衛夫人。未許二泉今角立。要知當有衛夫人。善書書厭家雞。不解征西諸子弟。卻憐野鶩厭家雞。更征西翼書王逸少。秦書瘦。冒似秦書瘦。

學校。李鄴書。地偏鄴書學。韓游息。儒庠逃游息。儒宮。儒宮煙火濕。儒門。儒門雖大恐。森首不歆。開國子師。三年國子師。腸肚集藜莧。文宣。義先手秘寶。文堂耳驚覓。誨螟蛉。入學誨螟蛉。歐令為盛。鬱學今為盛。鬱盟詩老鬱盟太學愁。辛雖會合謂無由。絃誦。絃誦睹鄰里。唐虞庠林歌崇儒。

盛際崇儒學。皇家盛。興隆學校皇家盛。猶豁。庠序制猶豁。鄉閭教不行。樂育。樂育推仁亦主哉。勵賢。今欲勵賢修古學。學政。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虔石。沂風。春晝沂風勝芹生泮水清。泉丘形。諸生拜王容。欣識泉丘形。有經斷金壁有經。廣庠。漢詔崇儒學。廣庠請帝賦。寶構。叢搆新宮構萬桷逈歡謳。壁水。照爛雲光麗四環壁水清。盛囊。冠童儀盛費萬杠德同周。文郁。舞雩循文郁橫經盛禮修。昕皷。微生聽昕皷頗幽弦游。從學宮。大雅彼君子。獨來從學宮。諸生。憶從太學諸生列。我尚弱齡君秀發。儒學盛。欲知儒學盛。首善本三雍。盈門。生徒日盈門飢坐列屬饑。蘇絃誦。覺然已可喜況聞絃誦音。青衿。青衿見贊自團美誰家兩青衿。讀書。引書與相抄置酒仍獨斟。如玉琴。可以衛我醉。恨然如玉琴。益齋。張子作齋名以益為名。吾聞之夫子。求益非速成。為學。為學務日益。此言當自程。為道。為道貴日損。此理在既益。益銘。頗君書此詩以為益齋銘。問道。我欲贏粮往問道。未應舉贊雖膚欽。自牧。後生不自牧。呻吟空挾策。擢苗貴蓄。擢苗不待長。青菜苦求益。弟子。弟子讀書覓兩廡。書縱橫。推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口瀾翻。誦書口瀾翻市教雜杜宇。郢質。般斤思郢質。鯤化。鯤化隨鱗濤。畏何蕃。諸生猶自畏何蕃。槐市。但見中年隱槐市。諸生。代此諸生漸狂簡。床

頭雜說為駭撫。黃升堂。將升聖人堂。道固有藩陛。儒闢。張侯大雅嘗結髮闢儒闢。從學。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陛厄。陳學舍。學舍論交二十年。白頭相對困休然。三千。三千著籍今為盛。相顧。豈特相顧言方為不朽計。識子。我昔識子自武功寒廳夜話鑄酒間。誰識之。無媒自進誰識之。有才不用今老矣。君獨厚。衆人供棄君獨厚。豈敢自愛恐子傷。獨憐。人皆笑其狂。予獨憐其愚。得其為人。已得其為人不待風馬牛。其賢愚。浮實無根帶。潰潦能須臾。知經幾成敗。得見其賢愚。多學寡言。仲君豈弟多學。王子清修寡言。宜易識。無華宜易識。既得不自隨。默識。識否不出口。默識如有龜。昔傾蓋。都城昔傾蓋。駛馬矜服轡。再見江湖間。秋鷹已離韝。子今三會合。每逢不少留。可識。據事既可識。瑚璉誰當收。識英傑。轉人醉賤賢。異類識英傑。郡鑒。人郡識郡鑒。未識君。我初未識君。人以君為史。難輕料。卻觀元孀婦士固難輕料。涉其淵。徐徐涉其淵。極望不得微。龍困。龍困當魚服。羊僕戴虎皮。憤憤。憤憤到天公。無足白也。黃識察。但懷相識察。水鑑。曾中水鏡共人才。清鏡。閒人清鏡空。九流。胃次九流清似鏡。水鑑。兩家水鑑共寒光。安敢比。予乃安敢比。東坡。有如玉璧金巨羅。相千萬。但相千萬不當通。陳誰識。奇寶横道驢服箱。誰其識者有歐陽。言坡公。暗中摸索。暗中

摸索不難知。輪囷。眼東輪囷却見梅塔。得何耶。黃虛投老得何耶。精悍。抹歎精悍吾所聞可人。後不能文已可人。八俊。後先張子諸公少貢士。俱第一。泰郎百好俱第一。第一人。綠紗金華伯。人間第一人。伯仲間。兩公論詩伯仲間。識黃裳。綠衣猶記識黃裳。潘孟陽妻劉晏女識杜黃裳於綠衣時知為貴人。誤君。平生師友張章公死死誤君曰不空。半面。半面相看吾已了。得斯今。尚未得斯人。孰謂予亂龍卜可不請而吾未識因于卜可不。懸日月。識高懸日月。短檠。短檠使槌巧。終然莫汲深。識短難知。

師儒　老齋英。坐令奈淮間禮樂秀群英。白首。黃金散盡交不成白首為儒身被輕。衣鶉。衣鶉本薄古文章多佳麗。談五經。魯叟談五經白髮死章句。經濟策。問以經濟策茫如墮煙霧。巾履。足著違遊履首戴方顛巾。綴瑰。綴步從直道求行先起屢。褒衣。人秦家歿相府冠重褒衣人。叔孫通。君非叔孫通與我本殊倫。歸耕。時事且未達歸耕汶水濱。杜儒雅。風流儒雅亦吾師。宋玉。是汝師。轉益多師是汝師。是吾師。李陵蘇武是吾師。識未達。師資識未達。五車書。留賁五代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文選。熟精文選理。飽經術。思須飽經術。勤六經。不是無貴人勤郎勤六經。樽酒。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不愧。論文或不愧。論文。孟子論文更不疑。皆聚糧。論文皆聚糧。笑自知。吾文笑自知。蹈文場。世氣蹈文場。文字。文字魯本留。多誤身。儒冠多誤身。儒術。儒術愚難起。轉傳經。傳經儒金庸。敎化。儒生怯敎化。松竹林。讀書松竹林。浩千萬。歸來閱書史。文字浩千萬。賤嗜。虛跡竟誰尋。賤嗜非貴。戲汲古。歸儒識未塗汲古得修綆。讀書史。閉門讀書史。風清窗戶涼。詩書。詩書漸欲拋。勞精神。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於是勞精神。綴語言。夜書細字綴語言。兩目眵昏頭雪白。夜諷。夜諷常在卯。蠹書蟲。豈殊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古道。古道自愚蠢古言自包纏。殊古。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歡娛。不掛眼。吾老嗜讀書餘事不掛眼。凭書案。孜孜凭書案。譬彼鳥粘黐。聞之師。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慎。拳足拜。里儒拳足拜。經史。館儒養經史。樂名教。始知樂名教何用苦拘俘。　柳為貴。知命儒為貴。窺唐虞。幽沉謝世事。俛默窺唐虞。古今。上下觀古今。起伏千萬途。自笑。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舒散。縱換各舒散。前後互相逾。靈府。靡痾攖靈府。日與往昔殊。了了。臨文乍了了。徹卷兀若無。竹素。皓夕誰與言。但與竹素俱。熟寐。倦極更倒臥。熟寐乃一蘇。支體。欠伸展支體。吟詠心自愉。其適。得意適其適。蕭散。道盡即閉口。蕭散捐囚拘。愚拙。巧者為我愚智者為我拙。自悅。書史足自悅。安用勤與劬。六尺軀。貴爾六尺軀。勿為名所驅。篩學者師。豈止學者師。謂宜國之瞻。好古。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伏生。傳經伏生老。臨席。函丈師臨席。盈庭。博古儼盈庭。勤苦。一生勤苦書千卷。得曾子。自我得曾子。於茲二十年。得吳生。今又得吳生。既得喜且歎。百年。古士不曲出。百年插比。屆材賢。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自騁。吳生初自騁。所歎豈其倫。見

曾子。我始見曾子。文章初亦然。無倦。吾誨常無倦。餘誅亦可騙。登門。生徒日盈門。高第。常預最高第。晉游各名科。年男。從學方年男。偷暇。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莫及。仰高雖莫及。師驥豈非賢。　蘇相從卒業。去年相從殊未足。問道已許詵其耕。逝將棄官往卒業。俗緣未盡那得。從我遊。異哉梁子清而修。不遠千里從我遊。正色。睟然正色畫雙眸。世之所馳我獨否。問事。我生厥學懶且偷。甚見問事實長頭。曾芹。沂上乙成曾點服。泮宮初采曾侯芹。從文舉。正平獨肯從文舉。禰衡孔融。斬孝尼。中散何曾斬孝尼。嵇康衣孝尼。腐儒。腐儒不是仙。會諸儒。先生會諸儒。飲食清不濁。書生習氣。書生習氣未能無。書蠹。師閔顏。吾聞二三子。結髮師閔顏。非它師。詩文非它師。家法乃富有。非俗儒。泮宮先生非俗儒。諸生。代北諸生斷狂簡。橫經。一落我馬閒。五見霜葉零。夜談空說劍。春夢猶橫經。編簡香。初聞編簡香。稍覺鋒鏑腥。初舉進士不第家安國為咸都教授後隨韓存寶征。老儒。欲作老儒衣紙裳。強隨舉子踏槐花。師皇墳。君今與我師皇墳。當資老興陪逆文。函丈。先生巖函文敎授席開函丈。絳帳清風。絳帳清風聳搢紳。廣文寒。才名誰似廣文寒。月斧雲斤琢肺肝。　黃萬千里。從師學道魚千里。養魚法。言不悍遠。魚遠行則肥。訪道。勸子來訪道。將然我何有。理窟。張侯真理窟。堅壁勿與戰。鳳羽虎章。丹穴鳳凰羽。風林虎豹章。古文有種。家法。小謝有家法。師承。我學少師承。坎井可窺底。儒衣。儒衣相詬病。文字共娛玩。真儒。使民皆農桑。乃是真儒耳。青衿。青衿廢詩書。單席。諸儒單席異臨軒。程藝文。諸生程藝文。辟廱老。瞿公辟廱老。新穗。新穗茂械樸。並世。師儒並世難。日月過前疾。于由。從師。從師學道也不惡。勝敗年。但使新年勝敗年。即如常在郎罷前。言從學有新功。如在父眼慰意。被諸生。文采風流被諸生。問道。相將問道城南隅。陳無己。洪駒父。師山谷。菁莪。向使賦菁莪何敎當不類。望山谷教育。無棄。它日可教之。玉音向無棄。為儒生。二十始肯為儒生。行尋丈人來巾屨。　陳。會諸生。丈人會諸生。問何害。多士問何生。何害事。會儒。三年待會儒。從師樂。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師法。師法時難得。艱年富有餘。從此翁。生世何用早。我已從此翁。言生早則不見。門下士。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一瓣香。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如宗門中得法所自也。嫡孫行。世稱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後山師南豐猶子。視歐猶孫。輩一遷。斯人日已遠。千載輩一遷。異聞。晚進遣前輩。平生嗣異聞。識此老。吾猶識此老。天且喪斯文。三千子。從弟三千子。聲名四十屬。腐儒。乾坤有腐儒。闕師友。後生學行闕師友。臨路不進空回遑。膏肓。聽渠填膏肓。主

青肯言賦其良心也。**師友問**。平生師友問，四海參家師。**誦賦**。青衿曾誦賦。**登門**。皆首始登門。**三千**。三千著籍今為盛，九萬論程不作遲。**秀士林**。三英風流秀士林。英詞從昔動脩門。**師門**。老去斯文不再論，卻因夫子話師門。**秀儒林**。冥冥超世網，矜矜秀儒林。**守章句**。後生守章句，不足供譏嘲。**筆硯**。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拚除。**着儒冠**。四着儒冠甘送老。言四為學官也。**伏老**。愧非伏老成，和伯歐陽生。字和伯，師伏生。**字子雲**。吾有侯芭守子雲。**定能勤**。意氣有餘功用少，相逢千里定能勤。欲其來學。**郡文學**。平生郡文學，郡爲侍三為。**老先生**。平生魯國老先生，晚見諸郎濫老成。**三為**。三為郡文學。大勝鄭元侯。**空虛**。空虛仍歷忘，何以慰諸生。**一長**。一長未可聚人師。**考試**　**韓舉進士**。州家舉進士，選試幹所當。**煒煌**。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歐有司恥**。朝廷大士有司恥。**侍從**。自慙知子不能薦，白首胡為侍從官。**求士**。求士有司公。**紫案**。紫案焚香暖吹輕，廣庭清曉席群英。**春蠶食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蠶食葉聲。**德行**。鄉里獻賢先德行，朝廷列爵待公卿。**鑒裁精**。自慙衰病心神耗，賴有群公鑒裁精。**懷詔**。相隨懷詔下天闕，一鎖南宮閑歲月。**衡鑑**。衡鑑慙叨選，英豪此所鍾。**可畏**。披衣驚可畏，奏下始聞封。**真才**。但嗇真才得，寧憂橫議攻。**慶得才**。文章紙貴看馳譽，朝野人言慶得才。

蘇鏁醉翁。當年踏月走東風，坐看春闈鏁醉翁。六一也。**門生**。白髮門生幾人在，卻將新句調兒童。坡言六一。**墨水**。麻衣如再着，墨水真可飲。舉試進士不中程者，飲以墨水。**題品**。此邦東南會，多士敢題品。**芻蕘**。芻蕘盡蘭蓀，香不數葵荏。**眩晃**。貧家見珠貝，眩晃自難審。**容我**。諸君況才傑，容我懶且寢。**白袍立鵠**。願君聞此添蠟燭，門外白袍如立鵠。催考校。**紙落**。樓上煙雲怪不來，樓前飛紙落成堆。**重看**。非關文字須重看，卻被江山未放回。**考閱**。眼昏燭暗細行斜，考閱精強外已誇。**玉石不衡**。親程三郡士，玉石不能衡。**得人**。欲知君得人，夫者亦稱善。**橫碧縷**。玉笙哀怨不逢人，但見香煙橫碧縷。坡公在試院。**出無計**。謳吟思歸出無計，坐想蟋蟀空房語。**閑鎖**。明朝閑鎖放觀潮，豪氣正與潮爭怒。**疑可識**。與君相從非一日，筆勢翩翩疑可識。**日五色**。平生謾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我慙不出**。我慙不出子大笑，行止皆天何可責。**無怨無德**。青袍白紵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謝玉川**。買羊沽酒謝玉川，為我醉倒春風前。**凌雲賦**。歸家但草凌雲賦，我相夫子非臞仙。並送李廌方叔下第。**賞藻鑑**。愧無藻鑑能推轂，當**贈錢**。歐卷囊書當贈錢。**送輸墨**。少年送輸墨，無異出靈杏。**品目**。承詔當品目。臥也。**賦納忽數來**。昧數沒稍蔭。賦納忽數來。**變名**。變名混甲乙。**謄寫**。謄寫。夫何挑**畫窻夜几**。畫窻過白髹，夜几跂紅燭。**思嘉魚**。釣深思嘉魚。**顧良玉**。攻璞顧良玉。**一律**。談天用一律，佔畢厭重復。**難縫**。脈布溢難縫。**快意**。快意或吹竹。**中鵠**。注全無全巧，觸發或中鵠。**行私**。御史威降霜，行私不容粟。**英鑒**。吏部從英鑒，片善家參錄。**刈楚**。待士刈其楚，鈐量顧三復。**因人**。人自人專我事，賤子具咏。**供帳**。儀鸞供帳饔飧行。**濕薪**。粉林濕薪爆竹聲。**官燭**。風簾官燭淚縱橫。**坐窻**。木穿石槃未渠透，坐窻不遨令人廢。試院不能行出。如木錯石槃。**驥子墮地**。驥子墮地追風日，未隨千里誰能識。**難塞責**。今年持秉佐春官，遂笑此八難塞責。**權衡**。文章藻鑑隨時去，人物權衡逐勢移。

陳得士。傳士於今執我無。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一　二支

詩

詩帖二十

（王狀元八詩六帖）科舉　杜　舜舉（舜舉十六相）觀國賓（早見觀國賓）要路津（立登要路津）鵬鶚（騑騮閒道路，鵬鶚離風塵）鄉賦（鄉賦念嘉賓）榮華（榮華貴少壯）舉最先（中總舉最先）宗匠（宗匠集精選）韓　舉選（中世遵選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豈不見（入門事勢豈不見，徒困卑苦終何為）究根源（傳本求進士，願當究根源）進士（奈何從進士，此路轉嶇嶔）鄉曲薦（詔下諸郡國，歲貢鄉曲英）尹東京（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登名（功曹上言公，是日當登名）得鴻生（乃選二十縣，試官得鴻生）簡擇（群儒負已材，相賀簡擇精）鏗轟（怒起歛列翻，引吭吐鏗轟）名聲（此都自周公，文章繼名聲）耳目（自非絕殊尤，難使耳目驚）聲鳴（今者遺衰薄，不能出聲鳴）為情（鄙夫忝縣尹，愧悚難為情）與爭（惟求文章焉，不敢妬與爭）摧俯（省選建役足，鄉官尚摧俯）鳴鹿（羊甘謝鳴鹿）工席（相公朝服立，工席歌鹿鳴）相拜（禮終樂亦作，相拜送於庭）歐　取才（朝家意在取遺才）鹿鳴（曾陪鹿鳴宴，偏識洛陽生）並薦（同時並薦無存亡）蘇　爭場屋（却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賦（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千金弊帚（千金弊帚人誰買，自重而人不買也）半額蛾眉（半額蛾眉世所憐。時之所尚，亦以為妬）眊矂（頗哉自為都眊矂，言不獨公失解）嬋娟（憐君欲鬭小嬋娟，當是說人）青雲（青雲豈易量它日）誰得喪（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槐忙（槐花還似昔年忙，唐進士）逢年（夜光明月非所投，逢年遇合百無憂）百戰（將軍百戰竟不侯，伯郎一斗得涼州）一鳴（江湖放蕩久全真，忽然一鳴驚倒人）新書（縱橫所值無不可，知君不怕新書新。王荊公新學）不得解（底事秋來不得解，定中試與問諸天）得失（得失秋毫久已冥，不須聞此氣崢嶸）新科（新科復舊貫，童子方乞靈）踏槐花（厭伴老儒烹瓠葉，強隨舉子踏槐花）黃　舉子（槐催舉子著黃花）棘闈（棘闈深鎖武成宮。誤天進士肆虛空。國朝試進士多在武成廟）官社（園鳴鳩欲雨喚雌雄，南嶺北嶺官社同）律呂（言程文聲調一律耳）博投（蟬然一聞有奇偶，博塞於投不在德。言勝負偶然）巨浸（君看巨浸朝百川，此豈有意潰漆前。言水到渠成不可必）霧豹（願為霧豹懷文隱，莫愛風蟬蛻骨仙。言無以逮化為事爾）陳　大科（大科異等固其常，小卻成之白玉堂。坡中賢良）科舉外（聖作詩書端有意，猶須用心科舉外）我輩先（才難孰為吾君惜，不滿寧容我輩先。累功也）熟路（熟路長驅斷後步）百全（百全一發不虛弦）一日長（學又三年積功收一日長）擅場（擅場推老手）附尾（附尾得諸郎）失手（妙年失手未須恨，白璧深藏可自研）千金（千金市帚寧論價）萬戶（萬戶分封信有之）九萬（九萬論程不作遲）致青霄（不讀世書疏世事，卧看君自致青霄）應敵（落筆如流寧踏襲，行前應敵却紛紜。失解）

赴省　杜　鳳詔（鳳詔接身冊）致身（文章實致身）春官（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龍門（隨水到龍門）禮闈（禮闈曾擢桂）韓　詞賦（仕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省門（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試席（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翻水成（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低面（四座各低面，不敢捩眼窺）升階（升階揖侍郎，歸舍日未欹）喧眾（口。佳句喧眾口，試官敢瑕疵）歐　貢士（六十猶隨貢士西）後功（一敗不足嗟，後功掩前羞）西南秀（黎土西南秀，挾策來東遊）歸輈（有司不覺採，春宿滑歸輈）蘇　豪英（龍飛甲子盡豪英，常苦吾猶及老成）上林躍馬（洗眼上林看躍馬，賀詩先到古宣城）

及第　杜　乙科（射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客又新（鳳允雖皆好，龍門客又新）亨衢（亨衢照紫泥）鳳池（鳳池日澄碧）榮華（榮華貴少壯）乘槎（乘槎動要津）脫略（脫略磻溪釣）韓　留盛名（之子去須臾，赫赫留盛名）竊歎（竊歎復竊歎，諒知有所成）高第（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飛）吉語（喪情聞吉語，歡愧雜為雙）取第（一來取高第，官佐東宮軍）丞相（迎歸丞相府，詩映秀士群）射策（大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祝身（童稚見稱譽，祝身得如斯）如簡（倚筆如且熟，喘如竹簡吹）入婦婿門（老入願嫁女，不納論財貨）笞兒（老翁不量分，累月笞其兒）角雄雌（攙捝無人爭，附托角雄雌）科名（科名掄眾後，州考居吏前）少年（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氣壯（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歐　擒雲（曈曈日暖轉黃金，鶯鵲職事擒青雲）青衫（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桂籍（桂籍青衫憶共遊）登科（憶昔進士初登科，始事相公治吏勝）臨選（共向丹墀侍臨選，莫驚鱗鬣化風雷）龍門（名高場屋已得雋，世有龍門今復登）高第（尚書禮部奏高第，歛衣襆硯趨嚴卷）蘇　落第（落第汝為中酒味）士執雉（君看三代士執雉，本以殺身為小補，不失節也）專尸得官（專尸得官真古語）五行（五行勝己斯為官，官如草木吾必土。賦）未祿（士而未祿猶賓客，待以純臣蓋非古）餽稱（餽稱日獻，稱奉君，豈比公卿相爾汝）得喪（世衰道微士失己，得喪悲歡反其故）草袍（草袍蘆箬相嫵媚，飲食嬉遊事事聚）曲江（曲江船舫月燈毬，是謂群纘而散羣）看花（看花走馬到東野，餘子紛紛何足數）將仕（致令將仕參發榜，勸子莫為官所

屬軒冕。（二十年少兩袁逸。詩酒不知軒冕苦。）一飛鳴。（時來斯復一飛鳴。）衣鉢傳。（公子宣我佚。衣鉢傳一第。）開桂籍。（爲君栽春衫。高會開桂籍。）繼華蹋。（秋風起鴻鵠。我亦繼華蹋。）敝袍。（與君登科如隔歲。敝袍霜葉空殘綠。）科第（科第無心摘頷鬚。）飛騰桂籍（飛騰桂籍它年事。莫忘山中採藥時。）同攀桂（攀桂不獨同攀桂。同年也。）憂時策。（猶記憂時策萬言。）題名。（十二東秦北漢京。去年古寺共題名。）同甲。（同甲惟君尚黑頭。）心方壯。（與軍同甲心方壯。）觀國賓。（君看崔負外。晚就觀國賓。）新郎歸。（一色杏花三十里。新郎歸去馬如飛。徐州赴京之路。）拾紫青。（當時功名意豈止拾紫青。）射策。（聞君射策日。妙語發時咨。）喧萬口。（一日喧萬口。）驚倒。（同舍兒。）尋春馬。擇婿車。（囊空不辦尋春馬。眼亂行看擇婿車。）詔黃新。（得意猶堪誇世俗。詔黃新濕字如鴉。）黃戰勝。（斯文已戰勝。凱歌催旌旆。）三級。（三級定如魚尾進。一鳴已作鴈行連。兒光。）誰誇。（歸去誰誇向兒姪。舍中猶子勝狂顛。）陳中文字。（猶須教兒子。早要中文字。）

恩澤　李雨露恩。（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雲雨恩。（幸遇聖明主。俱承雲雨恩。）德澤。（天作雲雨富。沛然德澤開。）杜雨露展。（恩傾雨露展。）承雨露。（恩承雨露低。）錦帛舒。（恩波錦帛舒。）紱冕。（紱冕已殊恩。）爲侯王。（天下盡化爲侯王。）下玉墀。（皇恩下玉墀。）嘉四海。（恩嘉四海深。）若神。（皇恩斷若神。）韓恩封。（恩封高平君。子孫從朝裾。）弓旌。（食家行鼎鼐。寵族鈇弓旌。）逾程。（弃制盡從腸。殊私得逾程。）

筆　李蛟龍。（蛟龍筆翰先光輝。）千兔毫。（書頻千兔毫。）杜雙腸。（合分雙腸筆。）千氣象。（銀筆背背千氣象。）不停。（吹侯筆不停。）沾窻雨。（筆架沾窻雨。）驚聳立。（筆飛鸞聳立。）石欄。（石欄斜點筆。）閒丘筆。（世傳閒丘筆。）驚風雨。（筆落驚風雨。）赤管。（赤管隨王命。）嬰詞。（頃從嬰詞筆。）凌雲。（凌雲健筆意縱橫。）凌鸚鵡。（健筆凌鸚鵡。）五色。（彫章五色筆。）如有神。（下筆如有神。）映千古。（雄筆映千古。）過飛泉。（壯筆過飛泉。）彤管。（登王彤管筆。）四座驚。（落筆四座驚。）呼兒。（呼兒具紙筆。）中書堂。（集賢學士如堵墻。觀我落筆中書堂。）韓月毫。（摛文揮月毫。）臨池。（題自臨池後。）著書。（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頻染。（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柳染毫。（染毫東國素。）歐把矛槊。（翰雖隨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揮翰。（妙思喜揮翰。）贈鼠鬚。（贈君以宣城鼠鬚之管筆。若駿馬馳平坂。）蘇如情不淺。（鼠鬚管爲物雖微情不淺。）操筆。（小人妄希盲論議爭操筆。）丘山。（堆墻敗筆如丘山。）弄筆。（弄筆寫明窻。）入毫端。（好遣春郎供貼子。盡驅春色入毫端。）欲折。（凍冷書生筆欲折雪也。）爲賦。（馬上操筆爲賦之雪也。）借筆力。（風濤借筆力。妙逐孤雲棲。）落筆。（落筆風雨疾。）閣筆。（坐我大閒。筆不書紙尾。習王帖。）管城穎。（一沐管城穎。）束尾。（爲把束尾書溪藤。）千兔禿。（先生莫妙年。一掃千兔禿。）鼠鬚。（君家書鬚秋松賤鼠鬚筆也。）鍾王。（筆落鍾王硯不知。）管城沐。（閒汝不稱管城沐。）弄筆。（前年弄筆衫袖烏。古人有之我願如。）巨筆。（巨筆屠龍手。）筆陣。（筆陣空來夜所營。）寄鼠須。（欲寄鼠須并貫紙。請君草草賦黃樓。）風雨快。（莫放筆端風雨快。）有神。（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風生。（落筆風生戰堵墻。）大筆。（大筆推君西漢手。）筆老。（筆老詩新疑有物。）書益放。（我老書益放。落筆生爭鬭。）蛟蛇走。（醉筆蛟蛇走。）投筆。（胡爲事弃走。投筆腰羽箭。）縱橫。（落筆縱橫盤走珠。）供點筆。（憶昔江湖一釣舟。無數雲山供點筆。）翻濤。（曾子本儒俠。筆勢翻濤瀾。）賈餘勇。（醉鄉追舊遊。筆陣賈餘勇。）千鈞。（筆端猶自斡千鈞。）匣中筆。（回思十年事。無愧匣中筆。杜詩匣中有舊筆。情生時復援。）筆勢。（近者戲作凌雲賦。筆勢紡彿離騷經。）誰能弄。（如今各漂泊。筆研誰能弄。）筆耕。（筆硯耕學苑。）醉筆。（醉筆得天全。宛宛天投蜺。）中書君。（多謝中書君。伴我此幽棲。）黃勳勞。（勳勞在石渠。）蒙茸。（明窻脫帽見蒙茸。）束縛。（束縛歸來倘無辱。）黑頭公。（達時猶作黑頭公。榆坡公摘籍也。）管城公。（夫子來作管城公。）管城子。（管城子無食肉相。）霜毫。（要試飽霜秋兔毫。）

利如錐。（龍泮筆鋒利如錐。請書元祐開皇極。第入思齋訪落詩。）如沙畫錐。（自有筆如沙畫錐。謂藏鋒也。）倒三江。（筆倒三江硯滴乾。）束如椽。（枯草束如椽。）毛錐子。（囊中尚有毛錐子。花底持荷作戰場。）霜兔。（松煤淺染飽霜兔。筆墨）能傳。（公家周彥筆如椽。此君語意當能傳。竹也。）毫健。（霜兔束毫健。）筆硯。（何日晴軒觀筆硯。）毛物。（毛物宜管城公。）有神。（酒有全功筆有神。）龍蛇筆。（不見龍蛇筆。）陳筆頭。（筆頭細字真堪恨。眼裏長槊不解愁。）筆下。（筆下源源赴百川。）脫帽。（徑須脫帽管城公。少試玉堂揮翰手。）簪雙筆。（論文且可簪雙筆。備顧問持橐。）如椽。（頗恨語未工。安得筆如椽。）

墨　李松煙。（上黨碧松煙。夷陵丹砂末。）蘭麝。（蘭麝疑珍墨。精光乃堪掇。）懷袖間。（黃頭奴子雙鴉鬟。錦囊養之懷袖間。）灑毫。（今日贈余蘭亭去。興來灑筆會稽山。）杜羲之墨。（絕當羲之墨。）字欹傾。（墨淡字欹傾。）柳截玉。（截玉銛錐作妙形。貯雲含霧到南溟。）天詔。（尚書前用載天詔。內史新將寫道經。）播芳馨。（曲藝豈能裨損益。微馨只欲播芳馨。）顧兔室。（桂陽輝月光輝偏。毫末應傳顧兔室。）蘇墨翻。（墨翻衫袖吾方醉趁臺草書。）飲松腴。（吞鼠膏貧飲松腴。）足支三十年。（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墨磨人。（非墨磨人人墨磨。餅應未盡墨先耻。）一螺。（一螺點漆使有餘。萬竈燒松何處使。）龍

巖君不見永寧第中掛龍巖列屋閒居清且美李駙馬家墨潘何以墨潘穿破褐浪浪畢餅敲玄菊比潘岳漆墨布衫漆墨手如龜未害水壺貯秋月張李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強妍張遇李廷珪墨仙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真墨仙易水但休無老松易水無良工潘翁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犀角魚肥熟萬杵犀角嫱雙龍進入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飛白金賦還飛白瑞露紫衣虹開天容道慎辭嘗侍一笑開天容揄麋揄麋給尚方老手攪編刻分餘分餘幸見及流落一歎龍龍煤龍池研龍煤筆管書柿葉烏玉玦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圭壁先生人樂之圭壁爛箱匳輕煤書窗拾輕煤佛帳掃餘馥寸玉辛勤破千夜拔此一寸玉東山松欲將東山松注盡南山竹墨堅墨堅人若脆未用歎不足注蟲魚且當注蟲魚莫草三千牘寸金耶將一寸金令足三冬學老松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從來北李家翠冷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真鬢墮寒鴉玄雲紫潭出玄雲言硯與墨也翰墨唯將翰墨留染濤絕勝醉倒蛾眉扶遠煙遠煙真削禁入手入我病目手玄雲滃淒淒黃縣漆贈君以黔川點漆之墨傳印墨以傳萬古文章之印松煙兔影松煙兔影傍明窗筆墨松煤松煤浅非飽霜兔筆也墨池楊子墨池春草遍嘆無復有此人也飲

墨可飲三斗墨出通典北齊策士劣者飲墨水一斗泛硯肥松煙泛硯肥巖煤鼠尾巖煤鼠尾過年年東鼠尾作書 陳烏君秦郎百好俱第一方烏丸如漆姿如石松身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摩老眼潘翁昇跳摩老眼一生再見三嘆息舊物了知主鑒無適彤王家舊物秦家得所有君今所有亦其孤伯仲小低猶子姪錦囊黃金白壁孰不有古錦句囊聊可敵自書唐忍殿東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邊臣萬里風煙入長算玉盌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盌人間見夜光夜光炎炎衝斗牛會有大史占星變光物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眼磨研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臾圖不朽小試明窗淨几風日暖有才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法傳其李風流盡法傳外諸孫李廷珪本姓奚陳潘常山陳贍子懷抱自高標孰云勝潘翁惟眉山翁言墁題陳贍墨潘谷不逮未盡識四海未盡識一變師九原胡郎胡郎少年子外家典刑存胡德墨一點一點落紫漆玄圭解囊贈玄圭孰知師白樣不解書我貧不解書下筆輒自嘆愁也

硯李琉璃琉璃硯水長枯槁杜金井水硯寒金井水玉蟾蜍宮硯玉蟾蜍巨璞巨璞爲鑿餘光滑其光或雷電其滑乃波濤 柳盡日封硯匣

留塵盡日封歐裂冰澌破硯裂冰澌方尺瓦我有銅臺方尺瓦愁非玉案欲酬君 蘇破硯我生無田食破硯近來硯枯磨不出冰硯童子愁冰硯雪也寒雲雨昏石硯寒雲色馬肝駱石琢馬肝洗硯坐晴窗洗硯坐蛇蚓猶蟠結龍尾君看龍尾豈石材玉德金聲寓於石作硯與天作石未執時與人作硯初不辭詩成詩成鮑謝石何與筆落鍾王硯不知塵垢錯菌玉匣供塵垢椅綠文床亦何有鳳咮況讀蘇子鳳咮銘戲語相嘲作牛後照水碧天照水風吹雲明窗大几清無塵虀虫蝕我得君硯亦奚門雪壺窗下虀虫蝕蒼壁君家石硯蒼壁隋而窪草玄硯草硯草草玄無奈羞換硯故將換硯豈無意恐君彫琢傷天和求餘波報章苦恨無好語試向君硯求餘波懸河詩成絢往硯應笑耶將屋漏供懸河眉子硯祿山之亂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雲卻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明皇事長卿之衣又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渴愁天公適來夜亂愁天公識向君家書硯中紫潭紫潭出玄雲縈我潭中星涵星硯雲月特特一開眼見此雲月眼日明陶泓陶泓不稱管城沐滋液但令滋液到枯槁勿遣光景生晦冥青青出皎皎穿雲月青青出水前研磨文章工點黯忠義老研磨一格舉世

爭稱鄴瓦堅一枚不換百金堅好事豈知好事王夫子自採臨潼繡嶺出經太經火尚含泉脈發于春應有淚痕潛學班封題寄去吾無用近日從戎擬學班班超投棄筆硯欲立功異域也凡硯凡硯寒生露欲書冷硯欲書先自凍硯石虢州出床頭硯石閒雲月涵星硯呼兒淨洗涵星硯為子磨歌憶月湖子石子石如琢玉端硯何好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速既似蠟屐既又如鍛柳松石硯耐寒石硯欲生冰乾欲裂欲求東齋銘要飲西湖雪長餅分來到小研乾欲裂求酒潤筆洗硯玩取義之洗硯處碧瑠璃下黑蛟蟠冷硯寒窗冷硯冰生水 黃宜墨探囊贈硯頗宜墨流出黃山汝州非遠求才美乃知此山自才美物欲致用當窮搜成器迷邦故今成器既不琢元非此石羞鴨頭綠久聞岷山鴨頭綠洮河綠石硯試霜毫妄試飽霜秋兔毫濂石含風漪贈君洮州濂石含風漪蛛網鎖蛛網鎖硯蝸書媒石泓晴窗影落石泓凡硯為弘農陶石硯為石泓題詩題詩一研墉凍硯烏烏窺凍硯言冗 陳生塵寒窗冷硯欲生塵舊物王家舊物群偷後石出鬱溪百丈深古人心揮翰吾非玉堂手斷金君有古人心嘗材音工嘗材充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贄斷壞書生活計亦敗實斷埤半尺寧未備端溪端溪四山下龍岡藏精中州清淑氣石為容金聲玉骨石為容河

（江屋流雲作膠）滑色。（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聖人出。（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徽宗封歙州為端王。）沒人。（沒人深投索千丈。探頷適遭龍伯睡。）挽出。（蛟螭挽出萬人驚。千歲之藏一朝致。）時樣。（琢為時樣供翰墨。十襲已藏百金貴。）不計費。（此行萬里更來日。玉卿好事不計費。）豐悴。（南鄰居士卿之孫。豐悴相從不為異。）報贈。（似憐閒凡磨寵媒。報贈不滅前人志。）鬼奪。（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還客。（龜玉韞匱與無同。錦衾還客來佳意。杜詩。錦衾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欲得。（眾所欲得當有緣。天獨於予可無意。）注蟲魚。（散書細字注蟲魚。安傳華嚴八十偈。）

硯屏　蘇紫翠屏。（獨有潭上月。倒掛紫翠屏。）珠璧。（故將硯屏送兩范。要使珠璧棲窻櫺。）風林橫。（床頭復一月。下有風林橫。）涵星泓。（忽送小范家。設此涵星泓。）畫山水。（頗從少杜得一句。山水盡與洪濤傾。杜畫山水歌。）影落。（影落蘇子硯與屏。）石屏。（霏霏點輕素。渺渺開重陰。）紫翠。（風花亂紫翠。）煙林。（雪外有煙林。）意深。（雪近勢方壯。林遠意殊深。）黃滄江。（石似蒼江落日明。鶴鵁鳥鷗落沙汀。）乞與班班。（小兒骨相能文字。乞與班班作硯屏。）

紙　杜巴牋。（巴牋染翰光。）染華牋。（佳句染華牋。）價高。（衡陽紙價高。）綵牋。（高文擲綵牋。）韓魚箭。（書破壁魚箭。）起草。（紛從起草餘。）雪難如。（箭淨雪難如。）歐堅滑。（君從何處得此紙。純堅滑膩卷百枚。）蘇百紙盡。（興來一掃百紙盡。）落雲煙。（紙落雲煙子患多。）溪藤。（為把栗尾溪藤。）麥光。（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剡藤。（從此剡藤真可弔。半紆春蚓綰秋蛇。）玉板。（剡藤玉板開雪膚。）開玉板。（剡藤開玉板。）春擣紙。（敲冰春擣紙。）供醉後。（落筆雲煙供醉後。）百番。（詩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雕肝腎。（知君也要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江南李後主。制澄心堂。紙百金一幅。）給札。（古紙無多日分我。自應給札奏新書。）記流觴。（蘭紙記流觴。）黃繭紙。（銀鉤玉唾明繭紙。蠶繭紙蘭亭記。）魚網。（狸毛束筆魚網紙。魚網造紙。）小紙。（古田小紙惠我百。信知溪翁能解玉。）染鵝青。（極知鵝白非新得。謾染鵝青襲舊書。用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青紙。）如女髮。似山光。（深如女髮蘭膏罷。明似山光夜月餘。言青。）染溪藤。（為染溪藤三百箇。待渠湔拂一床書。與剪拂同。）陳衡陽。（衡陽紙貴子能頻。）價重。（價重光生猶言紙貴。）高價。（春與無多高紙價。）女兒膚。（南朝宮紙女兒膚。）玉版雲英。（玉版雲英比不如。）不稱。（已與此翁元不稱。他年留待大蘇書。）肌理滑。（破卵剡膜肌理滑。）光氣熏。（削玉作版光氣熏。）哦七字。（老子尚堪哦七字。）書八分。（阿買頗能書八分。）

水滴　蘇研滴。（愁侵研滴初含凍。）黃三江。（筆倒三江硯滴乾。）滴蜍。（不見

龍蛇走。新乾硯滴蜍。挽詩。）

印章　杜虎豹符。（兵張虎豹符。）黃金印。（紫極出入黃金印。）銀印青。（若肯餘印青。）銀章游霧。（印銀章游。）六印。（斌斌蘇季子。六印佩何遲。）蟠螭。（通籍蟠螭印。）解金印。（誰能解金印。）銀章。（銀章付老翁。）服青春。（金章紫綬照青春。）破在腰。（銀章破在腰。）拖玉。（拖玉腰金報主身。）負平生。（朱紱負平生。）拏帶。（拏帶看朱綬。）扶病垂。（扶病垂朱紱。）柳濡印。（濡印錦溪沙。）印文。（印文生綠經旬合。）蘇黃金印。（何人貪佩黃金印。十杜耽耽瑣北門。）金印。（西來故父客。金印雜鳴鏑。）印綬。（莫教印綬繫餘年。）黃不琢。（印章不琢色蒼蒼。印材。）印此心。（唐璇璣頑鈍印此心。）如斗。（付與山河印如斗。鬼章。）粟粟。（但願主人印粟粟。）家世。（家世印粟粟。）季子。（羈無季子六國印。蘇秦字季子。）古印章。（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諸郎。）

燈　李青凝。（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明滅啼轉多。）不明。（孤燈不明思欲絕。）月復寒。（病飲龍節子。燈青月復寒。）杜啓重門。（張燈啓重門。）風起。（風起春燈亂。）雪灑。（舟雪灑寒燈。）飛蛾客。（君有燈燭張。轉使飛蛾密。）山鬼吹。（山鬼吹燈滅。）鬼偶宿。（鬼偶宿。張燈。）花。燈繁。（頻白燈明裏。河須花燈繁。）委半眠。（燈花委半眠。）自照。（孤燈自照孤帆落。）光散。（燈光散遠近。）共此光。（今夕知何夕。共此燈燭光。無盡燈照破。十方昏闇鎖。）成花。（孤燈何事獨成花。）蘭膏。（蘭膏不動長明燈。）未寢。（道人亦未寢。孤燈同夜禪。）樂青春。（燈火樂青春。）照昏花。（夜讀孟郊詩。細字如牛毛。寒燈照昏花。佳處時一遭。）喜人。（喜人燈花欲鬭妍。）眼亂。（病眼亂燈火。細書數塵沙。）黃留夜語。（燒燈留夜語。）坐寒冷。（何當歸閉門。燈火生寒冷。）十年燈。（江湖夜雨十年燈。憶舊事向。）燈光。（使欲掃床懸塵尾。正愁端月似燈光。言夜談暑月。畏見燈光如見月而喘也。）共燈冷。（秋堂一笑共燈火。與君草木臭味同。）一燈。（一燈明滅又詩成。）燈窻。（今年二三子。事業在燈窻。）陳成市。（燈火魚成市。）挑不明。（冷屋風燈挑不明。）挑燈。（白髮挑燈寫細書。）共不眠。（默坐元如在。孤燈共不眠。）作喜。（燈花頻作喜。）曉史繁。（燈花曉史繁。）奪目。（擂燈拔擇星奪目爍不數。）張燈。（小市張燈歸意動。）忽見。（燈昏忽見燈遊山。）星火。（星火遠相亂。寒夜。）深明。（深明隔水燈。）不燼。（寒燈挑不滅。）娟娟。（殘火胭脂生。青燈已娟娟。）

燈籠　蘇晃雲母。（排門入室書縱橫。蠟紙燈籠晃雲母。）黃小燈籠。（夜堂朱墨小燈籠。）

燭　李短炬。（煩輝速短炬。）把歸。（日落把燈歸。凌晨向燕京。）杜夜闌。（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三歲。（三歲如轉燭。）細火。（野船明細火。）朝天。（銀燭朝天

紫陌長蠟炬殘（獨宿江城蠟炬殘）更長（更長燭明不可掇）萬事（萬事隨轉燭）炎宵（炎宵急明燭）寒房（寒房燭影微）題詩（題詩蠟炬紅）宮燭（何須把官燭）更深（更深愛燭紅）虛燒（虛燒夜燭花）蠟長煙（華燭蠟長烟）夜久（夜久燭花偏）夜字（夜字照燕新）光吐（光吐日）銅盤（銅盤燒蠟光吐日）花炬銷（花排蠟炬銷）撿書（撿書燒燭短）韓爛爛（終宵庭幽室華燭光爛爛）夜中歸（夜中歸猶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達旦（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銷桀（桂燭已銷桀）宮燭（宮燭驪山醒）未銷（銀燭未銷窓送曙）歐行炬（漢明望行炬）燒殘（遠燭燒殘愁夢斷）紅蠟（病眼自憎燭紅蠟）龍紗（紅燭龍紗照玉顏）蘇青熒（照拂青熒有殘燭）勤秉燭（使當勤秉燭為樂戒暮遲）殘燭（書窓有殘燭）爇天焰（使四爇天焰未作照澤燭）繼燭（相逢繼燭何須問蝙蝠飛時日正辰）過我秉燭（過我勤秉燭）畫燭（銀紅畫燭照湖明）勸秉燭（自不勸公勤秉燭老來光景似奔輪）紅燭（紅燭照庭嘶騎歸）掾燭（豈知白首同夜直卧看掾燭高花摧）樺燭香（送客林間樺燭香）燭爐（燭爐已殘終夜刻）松炬（更燃松炬照幽深）絳蠟（人生如寄何不樂任使絳蠟燒黃昏）金蓮燭（豈知垂老眼對此金蓮燭）燭滅（不似淳于髡一石要燭滅）蠟煙（碌砂松香染蠟煙近制以掾燭松明易邪蚤）秉燭（秉燭真如夢）蠟炬（起攜蠟炬遶空屋欲事烹煎無一句）燭盡（酒闌燭盡語不盡倦僕立寐僮屏風）一寸燭（酒闌不忍去共佳一寸燭）共此燈燭光（吾有賢主人共此燈燭光）樺燭煙（空庭樺燭煙）爨蠟（齊奴朝爨蠟石崇以蠟代薪）萊公（萊公夜長歎寇萊公不點油燈所至燭淚成堆）黃官燭（官燭論詩本）淚縱橫（風簾官燭淚縱橫試院晴）燒燭（燒燭飲至跋跋本也燭盡也）陳燈燭光（竹裏高亭燈燭光）兩炬（續明然兩炬）大城（車輿過大城元日冬至軍相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燭脂（燭脂入物敷）

燭籠　蘇紗籠（紗籠染燭迎門入）黃臘嬋娟（仍聞載後乘龍燭照嬋娟）

釋奠　歐東序（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學禮（行祠漢丞相學禮書諸生）三代（俎豆集三代尊罍兼兩楹）槐市杏壇（豪中槐市諸日出杏壇明）公卿胄（昔由公卿胄嘗聞紋誦聲）闕里（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詞賦　李詞賦（屈原詞賦懸日月）作賦（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長揚（西遊因獻長揚賦）校馬（誇以詞賦重而将校馬同）子虛（詞賦凌子虛）綠雲（綠雲思作賦）新賦（誇胡新賦作）美物（雖困多美物罷賦謝相如）容賦（雖困有客賦）賦格（近又脫賦格飛黃擺銜轡）大道（里門開大道更路肆騰媒）說（使可動衆說書通塞多峽）簡易（正途趨簡易慎勿事崎嶇）杜初有作（登樓初有作王粲在荊州思歸作登樓賦）入光明（奏賦入光明）四賦良（馬卿四賦良）動江關（暮年詩賦動江關）神交（神交作賦客）投簡（白頭投簡馬能賦媿似相如為大夫）工無益（詞賦工無益）揚雄敵（賦料揚雄敵）健筆（健筆凌鸚鵡禰衡當為此賦）三賦（謀稱三賦在）問長卿（君王問長卿）河東賦（揚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似相如（賦或似相如）獻賦（獻賦蓬萊宮）柳離騷（詞賦已復殊離騷）愁單閼（賈賦愁單閼）

書簡　李綺綉文（桃竹書簡綺綉文良工巧妙稱絕倫）雲月（靈心圓應三江月彩質疊成五色雲）歐不絕（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還）來往（緣約詩筒屢來往兩州雞犬接封疆）雅思（著政已成多暇思寄詩冝遞驛筒來）

勸勉　歐可嘉（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強）髖筋（磋于學雖勤徒自苦髖筋）卷軸（勸勉抽卷軸一歲三反門）一言（惟求一言榮歸以耀其倫）啟源（啟其禁其實不若啟其源）加冠巾（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美材（子誠懷美材但未遭良工）堅好（養育既堅好英華充厥中）孟韓（於詩以成之孟韓前嘗饑）

歌詠　李東武吟（閑來東武吟曲盡情未終）白雲歌（載酒五松山頹然白雲歌）石潭歌（既過石門隱還唱石潭歌）長嘯（長嘯出原野凜然寒風生）歌淥水（興發歌淥水秦客為之蹶）盡落日（長歌盡落日）吟松風（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吟鵜鶘（客自桂陽至能吟山鵜鶘）足樂（特此足為樂河須生興子）酣歌（清夜方歸來酣歌出平原）醉芳菲（對此石上月長歌醉芳菲）浩歌（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吳會吟（昨夜誰為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松間吟（我宿黃山碧溪月聽之却罷松間吟）歌苦寒（哀哀歌苦寒鬱鬱獨惆悵）梁父吟（去去淚滿襟舉聲梁父吟）閑歌（閑歌面芳林）莊舄吟（愁為莊舄吟）吟白雪（長吟白雪望星河）洛生詠（間為洛生詠醉發吳越調）振林木（高歌振林木）空復情（齊歌空復情）繞行雲（清風吹歌入空去歌曲自繞行雲飛）長歌（居亦不得意長歌是浩然）歌鐘（歌鐘不盡意白日落昆明）綠水動（備起白雲飛七澤歌吟綠水動三湘）悲吟（悲吟雨雪動林木）楚歌（吾為我楚歌）楚謠（楚謠對金樽）行歌（行歌明月宮）聞早鴻（歌疑聞早鴻）棹歌（滄浪吾有曲寄入棹歌聲）採薇（採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雲月（空歌望雲月曲盡長松聲）強歌（白髮對綠酒強歌心已摧）路艱（日酣歌叙日暫相從）白雲（事歌白雲曲）留連（觴詠共留連高懷逸奇韻）陶情（四愁窮最微高詠且陶情）吟詠（聊以助吟詠亦可賞酣暢）獨哦（幽懷生獨哦）獨吟（初寒悄悄

吟。滌煩襟。（清歌自可滌煩襟。）尋得。（雨中尋得越江吟。）當邦。（我欲君當邦。）洛生吟。（能作洛生吟。）多暇。（吟詠日多暇。）自歌。（俟河之清不可得聊自歌此譏悉頑。）

勉學　杜勸郎。（不是無青紫勸郎勤六經。）飽經術。（患須飽經術。）須讀（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熟精。（熟精文選理。）載考墳典書。　韓有詩書。（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腹空虛。（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同一初。（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異閭。（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不學。（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有餘。（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可親。（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過前。（所聞昔已多所得今過前。）患不多。（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不行。（患足以不學既學患不行。）四美具。（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夜誦。（夜誦常至夕。）㝡最靈。（人稟天地氣萬物中最靈。）五常。（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中繩。（綸曲揉而就木植在中繩。）金弄。（金石堅金鐵所利玉琢器乃成。）遠躬。（仁義不遠躬。）勤勤。（人生誠敎勞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敎榮。）堅好。（根本既堅好蔚然其根堅。）勉勉。（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寒儒。（吾生本寒儒老尚把書卷。）未倦。（眼力雖已疲心意殊未倦。）唐虞。（正經首唐虞偽說起秦漢。）箋傳。（章異句讀解詁及箋傳。）相攻。（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斷。）兩軍。（初如兩軍方乘勝力酣戰。）人為。（當其旗鼓備不覺人爲汗。）几案。（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希仕宦。（念昔始從師乃學希仕宦。）聚聲名。（豈取聚聲名惟期脫貧賤。）日夜。（忘食日已晡然薪夜及旦。）焚筆硯。（謂吉得志後便可焚筆硯。）辛苦。（少憤辛苦時惟事發興亦。）一生。（歲月不我留一生今過半。）文翰。（中間常恭痛內外職文翰。）清近。（官榮日清近廪給亦豊羨。）安晏。（人情慣所習鴆毒比安晏。）俗流。（漸追時俗流稍稍學營辦。）水陸。（杯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中年。（自從中年來人事攻百箭。）老可歎。（非惟職有憂亦自老可歎。）退懷。（形骸苦衰病心志亦退懷。）不欲見。（前時可喜事閉眼不欲見。）朽斷。（惟存舊讀書簡編多朽斷。）溫故。（古人重溫故官事幸有間。）樂無限。（乃知讀書勤其樂固無限。）忘憂患。（少而干祿利老用忘憂患。）貴文。（人知物貴存至寶見百鍊。）暫時好。（紛華暫時好俯仰浮雲散。）味愈長。（淡泊味愈長始終殊不變。）萬一。（何時乞骸骨萬一免罪譴。）載舟。（買書載舟歸築室瀕水岸。）論述。（平生頗論述詮次加點竄。）垂後世。（庶幾垂後世不默死無歎。）蠹書魚。（信哉蠹書魚韓子語非訕。）患不強。（凡學患不強苟至將焉廢。）簡直。（聖言簡且直慎勿迂其求。）下筆。（經通道自明下筆如戈矛。）學在少。（乃知學在少老大不可強。）興譏。（廢書雖興譏歎息自悲傷。）傾耳。（子行其勉旃吾黨方傾耳。）勉旃。（疲駑自勉旃）待老。（著

述鄙侍老積勤宜少時。）思後世。（苟思無後世大禹尚胼胝。）老矣。（顧我今老矣兩瞳蝕昏眵。）久矚。（大書難久矚心在力已衰。）自棄。（思念少自棄今轍悔可追。）勉子。（戒我以勉子臨文但吁嗟。）

武備　將帥　李飛將。（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李牧。（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亞夫。（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咍爾為徒勞。）將軍。（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姚。）白羽。（流星白羽腰間插寶劍秋蓮光出匣。）猛將。（見洛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如雷電。）倚天劍。（手中電曳倚天劍直斬長鯨海水開。）樓船。（我見樓船壯心目頗似龍驤下三蜀。）虎旗。（揚兵習戰張虎旗江中白浪如銀屋。）玉帳。（身居玉帳臨河魁紫髯若戟冠崔嵬。）細柳。（細柳開營揖天子始知灞上爲嬰兒。）舞劍。（將軍自起舞長劍壯士呼聲動九垓。）軍聲。（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專征。（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組練。（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選將。（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敵國。（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衛國。（張子勇且英少輕衛國儔。）紫髯。（拔劍紫髯將千里望風顏。）杖旄鉞。（太尉杖旄鉞雲旗繞彭城。）號令。（三軍受號令千里肅雷霆。）斬巨鰲。（意在斬巨鰲何論膾長鯨。）推轂。（推轂出猛將。）白起。（西羌延國討白起佐軍威。）寒風。（梲子凜相顧寒風生鐵衣。）樓煩羽林。（結交樓煩將侍從羽林兒。）吳越。（兵拜吳越將虎不敢羈。）壯士。（酣歌激壯士可以摧妖氛。）論兵。（墨翟恥論兵。）鐵衣。（百戰沙場碎鐵衣城南已合數重圍。）呼延將。（突營射殺呼延將獨領殘兵千騎歸。）白玉鞍。（驅馬新跨白玉鞍戰罷沙場月色寒。）鉞鼓。（城頭鐵鼓聲猶震匣內金刀血未乾。）靜妖氣。（猜行負勇氣一戰靜妖氛。）分虎竹。（將軍分虎竹戰士臥龍沙。）風驟。（駿馬如風驟鳴鞭出渭橋。）破天驕。（彎弓辭漢月插羽破天驕。）杜存大體。（總戎存大體。）推轂。（四門推少轂將從四門出李衛公兵法。）失律。（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南闕。（南闕卷雲水北拱戴霄漢。）伏鉞。（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收西域。（猛將收西域。）如父兄。（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節制。（赫赫非王都節制）霍嫖姚。（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握豹韜。（司空握豹韜。）總戎機。（即從總戎機。）妙略。（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決勝威。（元戎決勝威。）廉恥。（安得廉恥將三軍同晏眠。）英雄。（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開府兩相蔡。）邁古風。（論兵邁古風。）有前賢風。（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膽氣雄。（將軍膽氣雄。）先鋒。（先鋒百勝在。）銳頭。（銳頭將軍來何遲。）將軍。（將軍思汗馬。）金節羽衣。（金節羽衣飄婀娜。）玉帳。（玉帳分旄射虜營。）飛將。（更惟飛將遠驕虜。）議築壇。（此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鎮靜。（推轂幾年唯鎮靜。）廉頗。（廉頗出將。）授鉞。（授鉞築壇聞意旨。）望三台。（將軍望三台。）

訓練（訓練猛兵勳思枕。）開幕府（衛青開幕府。）元戎小隊（元戎小隊出郊坰。）調新律（元帥調新律。將軍壓舊京。）玉帳術（空留玉帳術。）專策略（將軍專策略。）精悍（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濟時（濟時將略上將。）盈邊鄙（上將盈邊鄙。）壯山河（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馳駿馬（朔風馳駿馬。）蘇。解飛入（千金購得解飛入。王莽募攻匈奴奇藝者。）老將（朔方老將風流在。不取西番石堡城。王忠嗣累石堡之得不當所失也。）將軍（將軍竟何事。蟣虱生刀劍。）儒將（聯翩出儒將。）靴刀（未要靴刀抹絳巾。紅抹額以戎服見也。）自草檄（將軍破賊自草檄。論詩䛩劒俱第一。）識字（彭城老守本虛名。識字多能欺項籍。）燧鋒鏑（兵亂別駕貴公子。欲把呈歡燧鋒鏑。）猛士　佳人（紅拂朝開猛士業。翠簾暮見佳人出。）英氣（咸寧英氣似汾陽。夜飲軍容出紅旆。渾令公名瑊。封咸寧王。鄜汾陽。）坐帷幄（書生只肯坐帷幄。）詼笑（毛端弄生殺。）賢將（紀明本賢將。汨沒事堆案。段紀明。）聯翩（聯翩三十七將軍。）走馬（西來各開府。）將帥缺（西方正苦戰。誰補將帥缺。）闕老將（霸陵關老將栢直口尚乳。）思李牧（魏危思李牧。）紫髯郎（受降城下紫髯郎。）孫權也。）魁閫負重（魁閫負重君無乃。武后時唐置武舉有此科。）真將家（美君真將家。浮雨氣可掬。）孫郎（莫亦孫郎帳下兒。言軍書也。）威名（老李威名八十年。壁討猜悍見遺領。）敗兩甄（老將何妨敗兩甄。）鄙衛霍（予亦鄙衛霍。）玉帳（玉帳人間合有詩。）兵部選（欲參兵部選。有力誰如鸞雀。寔為吏部侍郎。）矍鑠（伏波論兵矍鑠。馬援。）談笑（直如千騎平時來。談笑聲刺生風雷。）葛巾羽扇（葛巾羽扇紅塵靜。投壺雅詠清賓閒。）廉耻將（東方健兒總虎貅。淚泣懷恐廉耻將。）髯將軍（史被髯將軍豪爲來戰。）戎馬間（一落戎馬間五見霜葉零。）邊風（往來戎馬間邊風裂儒冠。儒將也。）從軍樂（爲問從軍真樂否。書來粗遺故人知。）論將（西方猶宿帥論將不及我。）緩帶（莂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喜論兵（正坐喜論兵。臨老付邊鎮。世將廟堂選世將范氏真多賢。）威聲（威聲入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得真將（閒道名城得真將。自應驚羽落空弦。）可小試（與邊將軍在近邑。手來颯颯從矛戈。我兵久閑可小試戰。鍼雖東猶堪勉。）雄心　陣勢（雄心欲將南關虎陣勢。頗學常山蛇。）說三明（山西從古說三明。誰信儒冠也捍城。）白羽一揮（聖朝若用涼州薄白羽。猶能効一揮。）爲將（黑頭已爲將。百戰竟未了。）黃軍旅　耐戰（劉郎才力耐戰。軍旅。）驚雷霆（敵人開戶玩處女。擲斗不及驚雷霆。兵機。）擒敵（斬關擒敵。不違咫尺。）軍容（軍容百萬轉風雷。）着戰袍（六年謀武儒冠在。不踏金門着戰袍。貴爲教民兵。）振臂（振臂猶思起病瘡。士瘡病皆起也。）百戰（老夫何肯史擯戈。奈此于思百戰何。于思多鬚貌也。）陳堅城壘（請公堅城壘。兵來後無敵。）收功（百戰收功本出奇。）勇功（逆勝鬪勇功。）

偏將　杜。終日侍（堂怪偏裨終日侍。）漢樓船（楊僕漢樓船。）

威名將　杜。憶廉頗（中原將帥憶廉頗。）漢嫖姚（將軍只數漢嫖姚。）舊家聲（嫖姚舊家聲。）

儒將　杜。國寶（將前夫持流塞上得國寶。）三軍勢（十書三軍勢。）兵法（兵法五十家。蹋腹爲莫肯。應對如轉圜。殊通略文字。）安邊（安邊敵何有。）韓。兵又動（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攙搶（武勝屠攙搶。）青油幕（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幕。）購首惡（百牢搞與師。千戶購首惡。）禁鹵掠（天子惻瘡痍。將軍禁鹵掠。）鼓鼙（中堅排鼓鼙。）刺斫（武士猛刺斫。）登壇（門爲登壇豪。）戎裝（慷慨戎裝義。）謀帥（謀帥難爲郤穀先。）選特（選壯軍興不爲用。）北討（王師北討何當廻。）驕騰（行事結束。人馬何驕騰。）膽勇（感激生膽勇。從軍豈當曾。）軍伶（及云事戎輶。相逢實軍伶。）柳。方虎（杆架威方虎。）陣雲（漢家三十六將軍。東方雷動橫陣雲。）

武功　李。斬樓蘭（僵月斬樓蘭。彎弓射賢王。）平蕩（單于一平蕩。種落自奔亡。）收功（收功報天子。行歌歸咸陽。）畫像（功成獻凱見明主。丹青畫像麒麟臺。）獻凱（旋應獻凱。見麟閣何深功。）大勳（大勳竟莫叙。已過秋風吹。）取遼城（我以一箭書。能取遼城。）功畫麟閣（功成畫麟閣。獨有霍嫖姚。）杜。贏得（贏得何足埃。）係頸（係頸授轅門。虜其名王歸。）韓。策勳（策勳封龍額。）勳爵（從軍感恩義。誰復論勳爵。）賞元功（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用元功（南伐旋師太華東。天書夜到冊元功。）五等崇（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禁營中（鵷鷺欲歸仙仗裏。熊羆還入禁營中。）至公（長想與千非材識得就閑官即至公。）歐。封侯（試取封侯印。如何筆硯功。）蘇。戰國（戰國論秋草。）先登（先登待戰事斬級。）馬革裹尸（馬革裹尸真細事。馬援。）虎頭食肉（虎頭食肉吏何人。班超燕頷虎頭。）苦戰（苦戰知君便白羽。）解仇（西羌解仇陳猛士。憂塞端。）廟算（廟算雖不戰。虜意久欺天。）良家子（山西良家子。錦緣貂裘騎。）馬刀（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環。）虜周旋（何時逐汝去。與虜試周旋。）誅驕虜（君王有意誅驕虜。推倒鋼山鑄銅柱。）取契丹首（恨君不取契丹首。金甲牙旗歸故鄉。）一戰（何時請長纓。一戰淨河隴。）馬蹶（若人如馬亦如班。父復受頭出玉關。馬援班超。）入西羌（已入西羌流沙磧。又來東海看濤山。）黃金得勝（好帶黃金雙得勝。戰從之人所戴。）取可汗（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降於菟（當年老伏君。未必降於菟。虎也。范文正公。）折

簪（君郎吏何事折簪苦其辦）勒燕然（當會勒燕然麟閣登劍履）百戰（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歌杕杜（我欲歌杕杜揚搉方婀娜言方去）事首虜（邊風事首虜所得蓋公居）三衛（追鋒歸去碑三衛拔鉞重來定十連）忌驕（危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奇功（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鯨鯢（筆上鯨鯢猶未掩草中狐兆不須驚）穿虜陣（胡騎入回中急烽連夜過短刀穿虜陣濺血貂裘浣）誅元惡（南荒尚紀誅元惡東越誰能事細兒）對姦將（前面對姦將）從軍（憶從軍年少時輕裘細馬百不知臂弓腰箭南山下追逐長楊射獵兒）故將軍（老去問君兩標悍把夜醉歸人不追明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結髮戰（將軍結髮戰蠻溪）戰天驕（筆研耕學先戈矛戰天驕）黃生縛（生縛真宜不動塵生縛鬼章也）稱觴（者即稱觴都護來班超事）復讎（復我臣夫臣婦讎）擒胡（真人折簪擒胡月）鼓吹還（待得西征鼓吹還）名不朽（董侯從軍來意望名不朽）

刀

李明月（刀開明月摧行環）横行（君不能學哥舒横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韓霜㓮（貴勇發霜㓮）蘇白刃（白月餓生肘）持寸鐵（白戰不許持寸鐵）寶刀（寶刀匣不見但見龍雀鋒）切琅玕（何曾斬蛟蛇亦未切琅玕）要領寒（胡為穿窬輩見之要領寒）有愧（吾刀不汝開有愧在其肝）

自藏（念此刀自藏包之虎皮斑）用者難（不憂無所用憂在用者難）長歎（佩之非其人匣中自長歎）非意干（我老衆所易屢遭非意干）擇所傳（知子後必大故擇刀所便）屠狗（屠狗非不用一歲六七刓）泥蟠（欲試百鍊剛要須更泥蟠）銘其背（作詩銘其背以待知者看）大刀（禿襟小袖鵰鶻盤大刀長劍龍蛇拂）莫耶（莫耶當自躍豈復煩爐炭）出素虯（破匣哀鳴出素虯指刀劍也）百寶裝（百寶裝刀環）磨刀（磨刀山谷追窮寇）帶刀劍（少年帶刀劍但只從軍樂）吏刀（神屠不月全吏刀乃疾庖）凜凜寒（君才有如切玉刀見之凜凜生寒毛）斬蛟（願逢武士斬蛟鬐不顧腰間纏錦絛）短刀（短刀穿虜陣濺血貉裘浣）百鍊刀（為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為萬段）

劍

李神物（張公兩龍劍神物合有時）挂壁（雄劍挂壁時時龍鳴）犀象（不斷犀象蓋滋苔生）彈劍（安知慕群客彈劍拂秋蓮）按劍（按劍恐相拒）挂空壁（長劍挂空壁）寶劍（不待金門召空待寶劍遊）難託（寶劍終難託）巨劍（腰間玉巨劍意許無遺諾）琉璃匣（開劍琉璃匣）倚天（拂拭倚天劍）思高堂（放書輟劍思高堂）托知音（西來何所為孤劍托知音）龍泉（龍泉解錦帶為爾傾千觴）青萍（吾家青萍劍操割有餘閒）横腰（直無横腰劍屈彼淮陰人）服嚴霜（拂劍服嚴霜）錦帶（錦帶横龍泉）雄劍（雄劍挂壁時時龍鳴）自哂（學劍翻自哂劍非萬人敵）心飛揚（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起舞（起舞蓮花劍）浮雲氣（劍決浮雲氣）湛盧（空餘湛盧劍贈爾託交親）延陵（我有延陵劍）玉宇（贈劍刺玉宇延平兩蛟龍）學劍（頗亦不及仕學劍來山東）匕首（神有匕首劍）頹陽（劍舞轉頹陽當時日停曛）浩歎（倚劍增浩歎）莊周（莊周空說劍）蛟龍（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射天地（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金匣（一去別金匣飛沉失相從）潛鋒（風胡歿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楚山（吳水深萬丈楚山邈千里）不隔（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遇）斬樓蘭（願將腰下劍直為斬樓蘭）匣中鳴（青萍匣中鳴）舞秋月（三盃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

杜湛盧（君王按湛盧劍名）豐城氣（夜有豐城氣）氣衝（氣衝有劍匣頻脫撫鋒囊）吹毛（騎突劍吹毛）肝膽露（酒闌神劍肝膽露）防身（防身一長劍將欲倚崆峒）三尺劍（風塵三尺劍）短亭（倚劍短亭中）雄劍（獨坐親雄劍）衝星（佩劍衝星聊暫拔）斬蛟（徒聞斬蛟劍）引盃長（看劍引盃長）鳴開匣（雄劍鳴開匣）星辰飲（斷斷星辰飲）須天倚（不似長劍須天倚）蛟龍爭（扶劍武與蛟龍爭）吐光芒（每夜吐光芒）虎氣（虎氣必騰上）龍身（龍身寧久藏）三尺（三尺獻龍泉）酆劍（經過卞酆劍注晉雷煥曰寶氣之精上徹于天在豐城匣）裏雌雄（匣裏雌雄劍）蛟龍匣（零落蛟龍匣）芙蓉劍（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割注云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劍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華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子淵頌巧冶鑄干將之璞水斷蛟龍陸剸犀兕）覓徐君（把劍覓徐君注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云云上）斡銷斗牛（雷煥握寶劍光衆銷斗牛）倚太行（是時新晴天井溢誰把長劍倚太行）鋒摧（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未謝（劍心知未謝）鑄鉅鋌（何當鑄鉅鋌）無邪心（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知音（故人念我無伴侶持此贈我比知音）鋒折（我心如水劍如雪不能刺讒夫使我心腐劍鋒折）決雲（決雲中斷開青天噫劍與我俱變化歸黃泉）鄧磨（古劍新鄧磨塵埃）柳皴匣（龍劍破匣霜月明）長鋏（長鋏子忘貧）歐匣中（寶劍匣中藏暗室夜常明）有聲（欲知天將雨鏗爾劍有聲）一物（神龍本一物氣類感則鳴）開鎗（常恐霹匣去有時暫開鎗）七星文（煌煌七星文烱燿三尺水）在人間（此劍在人間首妖夜收形）佞媚膽破（奸兇與佞媚膽破骨亦驚）光射（試開向星月飛光射攙搶）藏武庫（藏之武庫中可息天下兵）狂胡（柰何狂胡兒上歎還金繒）蘇湛盧（湛盧誰復見秋水光耿耿湛盧神劍名歐冶鑄）劍翁（佳人劍翁孫遊戲暫入閭越王問劍於處女化為白猿也）劍氣（劍氣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熾射黃灣）李白（使隨李白遊滄溟李白節士歌安得倚天劍跨海斬長鯨

秋水光。雙銅劍秋水光。兩首新詩爭劍鋩。蛟龍吼。劍在床頭詩在手。不知誰作蛟龍吼。如赤蛇。我家銅劍如赤蛇。玉佩。君持我劍向何許。大明宮裏玉佩鳴衝牙。蒯緱。蒯緱玉具皆外物。言以繩與玉爲把。長鋏。贈君長鋏君當歌。每食無魚歎妾蛇。櫑具。一朝得見暴公子。櫑具欲與冠爭我。斬蛟刺虎。斬蛟刺虎老無老。帶牛佩犢吏所呵。步光。屢把鉛刀齒步光。長劍。它年長劍拄君頤。斫姦邪。楚山鐵炭皆奇物。知君欲斫姦邪處。斬無極。膽氣無眼不識人。楚國何曾斬無極。一寸鐵。玉川狂直古遺民。救月裁詩語誠真。千里妖蟇一寸鐵。地上空愁蟲食日。從軍樂。少年帶刀劍。粗識從軍樂。秋水。玉章銅花蝕秋水。要須悍石相磨砥。看不疑。櫑具爭先看不疑。看劍。引杯看劍坐生光。尚方。願子傳家法。它年請尚方。朱雲事。龍泉。茂先方議斷龍泉寶劍之精。張華字茂先。豫章雷煥登樓觀天文。孤劍。霜氣滿孤劍。捕黃蛇。雨餘江清風捲沙。雷公躡雲捕黃蛇。燒尾。蛇行空中如枉矢。雷公提埋燒蛇尾。挃有聲。或投以熄鐙有聲。雷飛上天蛇入水。如削鐵。水上青山如削鐵。神物欲出山自裂。老蛟血。細看兩脅生碧花。元是江中老蛟血。彈鋏。蘇子得之何所爲。蒯緱彈鋏詠新詩。玉具。君不見凌煙功臣長九尺。腰間玉具高拄頤。武昌銅劍歌。　黃劍氣在牛斗。揷獄無張雷。劍氣在牛斗。雙劍用雷煥張華事豫章　陳太阿。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切。善藏。王柔挽指剛則折。善而藏之光奪月。斫水。斫水水不斷。劍名斷水。持刃。持刃授于柄。

弓　李鴈落。弓若轉月。白鴈落雲端。綠絃開。弓綠絃開滿月不憚堅。白猿啼。彎弧拂箭白猿啼。明月輝。弓彎明月輝。　杜落鵰鶚。弓落鵰鶚。各在腰。行人弓箭各在腰。向秋毫。弓矢向秋毫。挽彊。挽弓當挽彊。暗江海。弧矢暗江海。玉帳分。玉帳分弓射虜營。不虛發。胡馬挾彫弓鳴絃不虛發。才人帶。箏前才人帶弓箭。兩斛力。三尺角弓兩斛力。注弓短而勁。　韓大弨。腦脂遮眼卧壯士。大弨挂壁無由彎。　歐秋風。弓勁秋風鳴白角。　蘇大弨。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　黃挽彊。上黨良家子。挽彊如屈肘。三十學春秋。豈爲莎車首。馮奉世。挽弓。挽弓八石不如武。空拳。空拳不易當堅敵。　陳一發。百全一發不虛弦。

矢　李不可干。矢拂兩隻箭。萬人不可干。射鳥獸。飛射鳥獸。花月醉雕鞍。曾連。我書曾連箭。射金甲。虜箭如沙射金甲。天狼。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落旄頭。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一隻。仍留一隻箭。未射魯連書。杜用長。用箭當用長。鐵綠。憶爾腰下鐵綠箭。聽鳴鏑。清心聽鳴鏑。彫弓。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帶弓箭。箏前才人帶弓箭。當滿月。突羽當滿月。箭鏃。金絲鏤箭鏃。大羽箭。猛將腰間大羽箭。　韓逐天狼。兩矢逐天狼。赫赫。赫赫火箭著。射曾縞。強箭射曾縞。　柳鞬櫜。列壤分鞬櫜。　蘇白羽。遙知重陽酒。白羽落黃菊。三箭。天山自可三箭取。腰羽箭。胡爲事奔走。投筆腰羽箭。疲兵少休。服義疲兵得少休。唐服義步兵盍澤路弓箭手。雙箭。一雙鐵綠箭。未發手先搖。射殺雪毛狐。腰間餘一个。　黃一矢。將軍一矢萬人呑。射鴈也。箭有神。漢得洮州箭有神。箭鋒直。乃能持一簇與我箭鋒直。言箭鋒相直。

弩　蘇蹶張。蠢材怒蹶張。前漢蹶蹋強弩也。

槍　蘇半段。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入手。用之如何在我爾。入手當令君長覘。橫槊。橫槊何人解賦詩。唐元稹言曹氏父子。鐵槊。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槊大如椽。

戈　李兵戈。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亂浮雲。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雕戈。雕戈鬘胡纓。若羅星。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　杜送老儒。干戈送老儒。憶勾踐。杖戈憶勾踐。興王未息。興王未息戈。開雲色。戈鋋開雲色。客愁破。干戈滿地客愁破。雕戈。夜出擁雕戈。曾陽戈。魏桑曾陽戈。戚林戈。戚林戈未息。塵漠漠。兵戈塵漠漠。今代橫戈矛。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路戈殳。我材不足置廝廁。力弱又不堪戈殳。主塞。主塞久已乏。　蘇提戈。提戈入市果絕殊。干戈。干戈萬槊擁藩籬。障也。戈矛。戈矛戰天驕。胡者天之驕子也。　黃荷戈。荷戈去防秋。面皺鬚欲跡。防犬羊。千里荷戈防犬羊。執戈。常願執戈王前驅。橫戈。老大何有更橫戈。

甲　李熊耳。積甲應將熊耳齊。　杜散金甲。未出細柳散金甲。作農器。安得鑄甲作農器。血埋。血埋諸將甲。鳴鏑。甲外控鳴鏑。　韓脫明介。戰服脫明介。　路夜帳。組甲光寒圍夜帳。　蘇甲厚。水中甲厚行何懼。被甲。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襯甲。青綾衲衫暖襯甲。紅綠勒巾光遶胷。箭洒甲。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

戟　李羅江煙。金戟羅江煙。殺氣。殺氣毒劍戟。嚴風裂衣裳。蛇矛。丈八蛇矛出隴西。　杜破林胡。長戟破林胡。鳥休飛。長戟鳥休飛。艱難奮。艱難奮長戟。家列。五年起家列雙戟。如林。世亂戟如林。　韓冰槊。爭前嘈冰槊。駈海若。戟千駈海若。　蘇矛戟。路旁拾得半段槍。何必開爐鑄矛戟。

旗　李繽紛。旌旗繽紛兩河道。卷海雪。雲旗卷海雪。夾兩山。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尋陽滿。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旃。登戰場。建旗登戰場。凋傷

（旌旗颭周偃。）彩虹（征虜拂彩虹。）曙霜（旌卷曙霜飛。）討鯨鯢（令應討鯨鯢。旌旆何繽紛。）杜暮慘愴（旌竿暮慘愴。）曉明滅（旌旗曉明滅。）少海（少海旌旗黃。）入旌旄（漢兒入旌旄。）雲旓（翠蕤雲旓相蕩摩。）十年厭見（十年厭見旌旗紅。）駛駭（駛駭揭旌旗。）落日照（落日照大旗。）虹蜺（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飛揚（旌旆盡飛揚。）翠華（翠華想像空山裏。注云：翠華天子之旗也。）赤羽旗（春殿晴曛赤羽旗。）龍蛇動（旌旗日暖龍蛇動。）簇仗齊（春旗簇仗齊。）回首見（回首見旌旗。）金支翠旗（金支翠旗光有無。）雷旌（憶昔雷旌下南苑。）漢旌旗（恐濕漢旌旗。）蛟龍會（旗尾蛟龍會。）擁霓旌（千騎擁霓旌。）拂千旗（恐濕拂千旗。）火旗（參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火旗還錦纜。）旆旗（高風卷旆旗。）朱旗塵不翻（霓栢中允兼子侄制詞。）動若一（旌旗動若一。）皂尾（皂尾掣旗若金錯。）金錯旗竿（金錯旗竿滿雲直。）蒼山（蒼山旗旆愁。）韓失空杠（解旆失空杠。）流日月（旗旆流日月。）歎揚（旗分戰歎揚。）穿曉日（旗穿曉日雲霞雜。）壓南荒（紅旗照海壓南荒。）將壇（旌旗別將壇。）拂晴天（西來旌旆拂晴天。）清雨卷（清雨卷歸旗。）柳搖蕩（離花傍搖蕩。）歐長嘤（旌旗下長嘤。）誰從（春郊誰從綵旗行。）風暖（紅晴風暖旌旗暖。）悠悠（旌旆晚悠悠。）向日（春郊向日綵旗開。）兩旗（船頭初轉兩旗開。）歸旆（朔吹歸旆。）照路（雙旌榮照路。）春耕（綵旗春暖有春耕。）蘇晝旆（西風攙晝旆。）紅旗（紅旗朝閃猛士咪。）旗隊（旗隊遙知到石漈。）旌纛（兩郊旌纛光相照。）卷旆旗（開門郊神卷旆旗。）羽旌（羽旌照城閉旗笑安邊隅。）看纓旗（雲間路白看纓旗。莫忘西湖把酒時。）黃卷旗（驚沙卷旗旆。）擁萬夫（春風旗旆擁萬夫。）風旆（車騎東來風旆斜。）陳來旗（來旗一縣來雲弁。）親渡交綏（終年此交綏。）降旗（未須堅百戰，當即建降旗。）

鼓　李驚山（戰鼓驚山欲傾倒。）悲鳴（鼓角使悲鳴，樓船習征戰。）悲海月（畫角悲海月。）相聞（戰鼓遙相聞。）隴底聞（兵氣天上合，鼓聲隴底聞。）杜壘鼓鞞（嚴城壘鼓鞞。）秦川多（北歸秦川多鼓鞞。）分旗鼓鼓鞞（春風入分旗。他鄉亦鼓鞞。）柳報衙（龍銅鼓報衙。）歐茄鼓（茄鼓下層臺。）無驚（將鼓晝無驚。）疊鼓催（清曉津亭戰，頻城疊鼓催。）蘇思將帥（遙聞鼓聲思將帥，豈為考擊頻騰騰。）漫戰鼓（南山伐木作車軸，東海取蓬漫戰鼓。）旗鼓（聞說官軍取乙間，將軍旗鼓動如神，鼓如無定江邊柳，待共中原雪賀春。）堪檑（戍兵久閑可小試，戰鼓雖凍猶堪檑。）黃賽鼓（不用擒胡賽鼓旗。）

兵法　李兵符劒術（白髮慚兵符，黃石借劒術。）杜五十家（兵法五十家。爾後為落萌是對如轉圜，琢通收文字。）玉帳術（空留玉帳術。）授豹韜（司空授豹韜。）韓宣一令（軍門宣一令。）兵轉肅（玉營兵轉肅。）歐蘇武遺編（最晚蘇武訓，任土豈杜豐吏之一。）蘇晤一擲（萬人晤一擲，殺盡如沃雪。）草草（不可久，甚討草草常無大。）節制（吟嘯節制隱忍久不決。孔明）八陣圖（作餘八陣制，千古壯變峽。）未整（三陣紛紛未整，只英氣折。）披圖（披圖見八陣合散更王客。）教君集（不煩親戎，為收陣教君集。）黃玩處女驚雷霆（敵人開戶。處女掩耳不及，觸雷霆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石轉（千仞溪中石轉雷。）擣虛（漢家萬騎擣虛回。）

號令　杜節制（精精雍王部節制。）前賢風（以令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訓練（訓練強兵動鬼神。）柳無擾（令肅軍無擾。）歐大號（風雷大號馳。）馬不嘶（萬馬不嘶聽號令。）蘇號令（當時號令君聽取，白戰不許持寸鐵。）肝膽裂（中有李臨淮，號令肝膽裂。李光弼嚴肅。）聳毛羽（號令聳毛羽。光弼落虛位。）令嚴（令嚴鍾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

攻　李苦戰（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桑乾源（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支海（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征戰（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築城（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格鬭（野戰格鬭死，敗馬號鳴向天悲。）銜飛（烏鳶啄人腸，銜飛上枯枝。）將軍（士卒塗草莽，將軍空爾為。）凶器（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旄頭（旄頭四光芒，爭戰無已時。）白刃（白刃灑赤血，流沙為之丹。）名將（名將古誰是，疲兵良可歎。）天狼滅（何時天狼滅，父子得安閑。）旄頭滅（敵可摧，旄頭滅，履胡之腸涉胡血。）照雪（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太白（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懸胡（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橫千里（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誅剪（戎虜行當剪，鯨鯢立可誅。）似雪山（連兵似雪山，破敵誰能料。）虎争（秦趙虎爭血中原，當去抱關救公子。）幾度改（炎涼幾度改，九土中橫潰。）胡兵（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星無光（草木摧殺氣，星辰無光彩。）丘山（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隨金鼓（曉戰隨金鼓，宵眠抱玉鞍。）杜亘長雲（出師亘長雲。）銜枚（銜枚有荷戈。）西征（軍旅西征僻。）長戰（安路何日罷長戰，戰自青羌連百蠻。）軍麾（天地軍麾滿。）雪外城（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煙塵（煙塵多戰鼓。）龍武軍（龍武新軍深駐輦。）格鬭（東郊尚格鬭。）耐苦戰（秦兵耐苦戰。）未解圍（關城未解圍。）風塵（風塵戰伐多。）戰伐（野哭千家聞戰伐。）血戰（血戰乾坤赤。）宇宙（宇宙一羶腥。）不在衆（奇兵不在衆。）韓兼弱（是凶血未弱。）誰敢却（當誅固無縱，力戰誰敢却。）焚城郭（連空鼕鼕，照夜焚城郭。）除積聚（陂除積聚，灌壘失依據。）探兵（月暗探兵錯。）雲梯（蹴蹴雲梯翔。）揭千鎗（雷鼓揭千鎗。）原野（猋對馬雲暎原旗火

歐戰血（百年干戈流戰血。二國歌舞今荒臺。）蘇戰西羌（君隨幕府戰西羌。夜渡河兵斫雲壘。）前洒甲（飛塵漲天箭洒甲。歸對妻孥真夢耳。）

守　李蟣蝨生（蟣蝨生虎鶡。心憂迹拄撐。）杜關城險（設關城險。）防虞（防虞此何及。）防邊（防邊不敢驚。）韓管鑰（未足煩刀俎。祇應輪管鑰。）險猶恃（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黃思草枯（幕下諸將思草枯。言草枯非用兵時。）

和　杜息戰（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兵猶火（願戒兵猶火。）同晏眠（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銷金甲（肯銷金甲事春農。）無傳箭（青海無傳箭。天山早挂弓。）脩文偃武（脩文偃武不無人。）戰武威（丕承戰武威。）人憶（人憶止戈銷偃甲兵。）請先偃甲兵。見息兵（何時見息兵。）韓解兜鍪（澤髮解兜鍪。）歐方睦（講信鄰方睦。）干戈（廟堂今不用干戈。）包并（仰賴天子聖。乾坤量包并。）異類（謂此雖異類。有生亦含情。）觸突（滿蘿被觸突。譬君稀與豁。）芻豢（馴擾以芻豢。可呼隨指令。）臣職（稱藩効臣職。死帶復人形。）休息（四海兵休息。瘡痍肉新生。）蘇升平（亦解觀形勝。升平不敢論。）解仇（西羌已解仇。烽火連朝報。西邊地名。）落攙搶（西極落攙搶。言西邊寧靜。攙搶妖星名。出則兵見。）黃和戎（西定已和戎。）無征（有道四夷守。無征萬邦休。）欵塞（前朝夏州守。來欵塞門西。言夏人入貢。）降書（聖主敷文德。降書付狄鞮。言西方曰狄鞮。）氊裘（氊裘來贍日月。言戎狄朝。）剺面（剺面帶金犀。剺面祈東請。）今閑干羽（殿陛閑干羽。）自皷鼙（邊停自皷鼙。言外皷邊停。）量谷馬（永輸量谷馬。用谷量牛馬。言西夏入貢。）觸藩羝（不作觸藩羝。言不犯塞。）定五溪（拳勢常相犄。今聞定五溪。上武陵五溪蠻。）解弓刀（晉地無戎卧賊曹。民兵勝務解弓刀。廉教民兵爲河東提刑也。）思草枯（幕下諸兵思草枯。言草枯非用兵時也。）

降　李舞干（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桂星散營（歸軍星散營。）欵聖朝（河隴降王欵聖朝。）韓高陽（努伴高陽酈生約。齊橫降。）納節（蔡州納節舊將死。）歐率德（苗頑不率德。舞羽舞于庭。）蘇受降城（受降城下紫髯郎。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窮呂布（捕勝白門窮呂布。欲將鞍馬事曹瞞。）鄭伯降（明朝鄭伯降。誰受。）

勝　李破敵（月食西方破敵時。）杜飛勝（飛勝戰伐名。）捷書（日報捷書日報。清晝同。）胡危命（胡危命在破竹中。）獻凱（獻凱日繼踵。）卷塞雲（青海黃河卷塞雲。）破的（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滅蜂蠆（衆威滅蜂蠆。一戰將乾坤一戰收。）韓廻軍（廻軍與用捷。斫樹收窮虺。）鳴先（鬭場再鳴先。遮路一飛角。）獻俘囚（且衎獻俘囚。）陳鈇鉞（景衛陳鈇鉞。批塞與錢鎛。）掃穹廬（地理畫封疆。天文掃穹廬。）洗雲（何安慷恐慨。洗雲不論作。）賀書（敢判賀書飛。實路歸鞍踏。）呈勝氣（城上亦雲呈勝氣。）歐豪傑（并見自古事豪傑。征戰五代幾百年。）真主（天開地闢真主出。猶須再駕方凱旋。）蘇捷烽（犬羊散盡沙漠空。捷烽夜到甘泉宮。）振旅（振旅歸來還行燕。十分宣勸苦難勝。）替戾岡（背城借一吾何敢。慎莫搏前替戾岡。晉佛圖澄傳。）獻捷（雖無獻捷功。奏捷擒姦從寇宄。）奏捷（奏捷上雲霄。）懽娛（說異人間懽娛。路截誰。）告廟（取道從陵寢前期告廟祧。）面縛（西戎聞戰日。面縛見今朝。）臨陛（二聖臨雲陛。千官溢海潮。鬼章敗。）強弱（常道有強弱。天時或衰消。）忌驕（羌情防報復。軍勝忌矜驕。鬼章。）奇功（慎重開西將。奇功勿再要。並鬼章。）

敗　李白骨横（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滿長平（邯鄲四十萬。同日滿長平。）渡瀘（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殺馬奪旗（每草殺漢馬。張兵奪秦旗。）僵屍（皇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七擒（將無七擒略。胥女惜園葵。）名家子（魁魁名家子。自少能炼戰。）幕府辟（嘗從幕府辟。躍馬臨窮塞。）奔潰（是時西邊兵屬戰。輒奔潰。）化黃土（英雄白骨化黃土。）杜血洗箭（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血洗箭。）逐北（胡人愁逐北。）韓前敗（未來脩已桃。始鼓敵前敗。）蘇亡魂（吁嗟蜀先主。兵敗此亡魂。）遺燼（只應法正死。使公去遺燼。）拾棄骸（撣汾廻城拾棄骸。）堅壘連航（堅壘千兵萬。連航一炬燒。）千姝（千姝非一所。伐叛自先朝。）載囚（載囚車蛔鯨。夫主爲蕭條。）横拜（横拜如蹲大胡。裝尚衣貂。獲鬼章。二十二卷。）辭具服（理卿辭具服。擇長古初謝。）緩死（緩死恩殊厚。求生尾屢搖。）慈仁寛宥（慈仁達大母。寛宥戴唐堯。）賜梟（赤手真擒虎。和羹未賜梟。）藁街東市（藁街虛投首。東市偶全腰。）困獸（困獸何須殺。遺雛或可招。）

威信　李絶漠（兵威衛絶漠。殺氣凌穹蒼。）然諾（威激一然諾。縱横兩無疑。）杜憶廉頗（中原將帥憶廉頗。）漢嫖姚（將軍只數漢嫖姚。）舊家聲（燁赫舊家聲。）蘇威聲（威聲西振。嘆武節北通遼。）靖塞氛（餘威靖塞氛。）黃潭卧虎（潭人大度如卧虎。）

謀筭　李知五兵（胡虜三歎息。衆知五兵權。）失計（無風難破浪。失計長江邊。）良圖（良圖掃沙漠。）成功（報國有長策。成功羞執珪。）才略（兼爾傲才略。功成衣錦還。）左車略（恨無左車略。多愧書生。）龍韜（破胡必用龍韜。）長策（長策掃河洛。）奇絶（英謀信奇絶。天子揚清氛。）杜高難測（廟算高難測。）籌策長（扶顛始知籌策長。）擢豹韜（司空擢豹韜。）擁兵機（妙略擁兵機。）安邊策（將士安邊策。）七廟略（依然七廟略。）復漢（復漢留長策。）紆籌策（三分割據紆

筭策筭正。（脩文廟筭正。）世策。（欲謀濟世策。）畫長策。（廟謀畫長策。）功操。（筭運神功操。）如神。（卻略動如神。）安危。（安危在運籌。）從容。（從容仰廟謀。）策略。（將軍東策略。）韓。三略。（廟算建三略。）林藪。（伏斷津梁潛軍索林藪。）沙囊。（大水沙囊涸。）歐。六奇。（六奇還自秘。海宇正休兵。）繫單于。（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不獻。（當衝理檢四面勝。有策不獻空踟蹰。）蘇。遠略。（遠略効吞漢。雄心豈是變。三白帝廟。）不戰。（廟謨雖不戰。虜意久欺吞。）坐籌。（坐籌付公等。吾將寄潛沱。水名。）召虎班超。（廟謀周召虎。邊帥漢班超。）不留訣。（神名非學到。自古不留訣。）黃。懷六韜。（賈佚懷六韜。）孫吳。（初不學孫吳。廟謀漢家飛廟謀。）料戰。（軍容百萬轉風雷。獨料王師不戰回。兼給事。）

忠勇

李。戰鬬。（豈惜戰鬬死。為君掃鬼顏。）沒羽。（精感石沒羽。豈云憚塗艱。）樓船。（樓船若鯨飛。波蕩落星灣。）崆峒。（世傳崆峒勇。）杜。四方服。（四方服勇決。）猛士守未央。（直留猛士守未央。）鷹揚箭疾。（所用皆鷹揚。破敵過箭疾。）精銳。（漁陽突騎獨精銳。）回飛鳥。（兵氣回飛鳥。驚聲沒巨魚。）衣染血。（錦冗本染血。）皆絕倫。（四鎮富精銳。摧鋒皆絕倫。）猛士。（猛士思滅胡。）雷霆。（雷霆走精銳。）萬人呼。（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搶急萬人呼。）馬頭金匼匝。（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糊。）韓。猱玃。（摧鋒若貔兕。起乘如猱玃。）歐。射虎斬蛟。（彎弓欲斷射南虎。人欲醉斬荊江蛟。）蘇。朱公子。（昔日朱公子。雄豪不可退。未喪殺晉鄙。）勇且英。（其人勇且英。）氣如雲。（帳下佳人拭淚痕。門前壯士氣如雲。項羽虞姬。）不負。（倉皇不負君王意。獨有虞姬與鄭君。）劉璹。（劉璹固爲主。誰爲死一二。）嚴子。（嚴子獨何賢。談笑傲碪几。）死誰爲。（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爲。）嚴顏。（巴郡太守不降張飛。）斷頭將。（吁嗟斷頭將。千古爲病悸。）被甲。（借問主人今何在。被甲遠戍長苦辛。）搏戰。（先登搏戰事斬級區區何者爲三增書也。）揮三軍。（書生古亦有戰陣。葛巾羽扇揮三軍。）皷譟。（兩軍鼓譟屋瓦墜。紅塵白羽紛相亂。）身輕。（將軍恩重此身輕。笑裹鋒鋩如一陣。）小兒累。（叫呼擊鼓催上竿。猛士應憐小兒累。）輕妄庸。（平生輕妄庸。熟視笑魏勃。）烈士。（烈士家風安用此。劉荼文本名還好書。）魏勃勇。（人言魏勃勇。股栗向小兒。）曹連子。（何如曹連子。談笑卻秦師。）㺚虎様。（東方健兒㺚虎様。）貔貅。（野宿貔貅萬竈煙。）猛士。（河西猛士無人識。日暮津亭閱過船。）鐵騎。（路人但覺驄馬瘦。不知鐵騎大如條。）截髮。（因言西方又不戰。截髮願作萬奇兵。）黃。横八區。（忠勇横八區。）智勇。（智名勇功不入眼。）屍裹。（屍裹萬里歸。）陳。英雄。（英雄餘戰伐。澧州東公卻戰。）

行陣

李。横北荒。（虜陳横北荒。胡星耀精芒。）天地陣。（將飛天地陣。星芒盡。陣解星芒盡。）杜。堂堂。（天威已息陣堂堂。）八陣圖。（名成八陣圖。謂孔明也。）雲鳥陣。（六識總成雲鳥陣。）蘇。常山蛇。（雄心欲搏南澗虎。陣勢頗學常山蛇。）

營壘

李。峴巖。（峴巖注公偶。）紫塞。（開營紫塞傍。）海霧銷。（營空海霧銷。）杜。亞夫營。（馳入亞夫營。）棘門。（飛鳥避棘門。）右兵。（秋屯隴右兵。）帳殿。（帳殿羅玄冕。棘門照白袍。）星散營。（歸軍星散營。）歐。柳間。（日落柳間營。）盡遷。（頑民盡遷高壘削。）夜驚。（尹呼夜驚營。）蘇。堅壘。（堅壘千兵破。）條候壁。（昨夜條候壁已驚。）

軍儲

李。關輔。（漕引救關輔。疲人免塗泥。）杜。軍儲。（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日給。（同上）供給。（萬里煩供給。）米貴闕軍食。（去年米貴闕軍食。）供給家無粟。（欲煩供給家無粟。）轉粟。（轉粟上青天。言難也。）軍儲不自供。（天下軍儲不自供。）算緡。（軍須還算緡。）韓。戰卒飢。（食空戰卒飢。）蘇。惡之軍興。（汗流奔走誰敢後。恐乏軍興污質斧。）保甲。（保甲連村團未遍。方田訟牒紛如雨。）窮脉縷。（爾來手實降新書。抉剔根株窮脉縷。）積穀。（城中積穀三百萬。猛士如雲驕不戰。）

軍書

李。如流星。（羽檄如流星。）速驚雷。（羽書速驚雷。）如飄風。（飛書走檄如飄風。）杜。飛檄。（飄颻出飛檄。）傳檄。（正壘唯傳檄。）羽書。（西征軍馬羽書遲。）屢飛。（傳聞檄屢飛。）羽毛書。（軍急羽毛書。）還似急。（羽書還似急。）韓。羽書。（紅旌羽書猜。）何怍。（揮羽余何怍。）蘇。一蹴。（朅來城下作飛石。一蹴驚落天驕皃。）僵卧。（木牛百年烽燧冷。此物僵卧枯榆根。）帳下兒。（笑示孫郎帳下兒。孫策。）横槊楯墨。（詩成横槊裏。何曾乾楯墨。）曹連書。（願爲曹連書。一射聊城。史記燕將守聊城。齊攻之不下。齊田單遺書以矢射城中。與燕將。自殺。聊乃下

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楠
圈點監生臣徐見拙
臣傅拱章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二支

詩（宋詩四）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讀李建詩卷次泗州南山詩韻　跳波亂清淮一葉寄真實南山如高人標格自矜爽胡塵暗楚甸絕境空渺莽空城草木春戶外屨誰雨悵望壺公龍來雲自來往小詩若圖畫彷彿見飛鞚從今淮上山不落夢中想　誦鄉次親詩有讀山谷文一篇特奇絕詩云追繼杜翁蹤近追蘇玉局此寶鉢也　歌終白玉燭夢覺黃粱熟斯人已寂寞故畝在空谷誰令然首惡覺坐城旦讀光芒壁城缺惻哭荊山玉鄭郎乃其徒閱世何燭句高風渺不闕句法此遺燭大攻真下策吊古悼秦俗蹀山一炬燼鶚林萬金贖張守毗陵集次韵張輝忠詩三首詩都可卜擬詠茅好句人間見一毫吟就缽聲應未絕流傳紙價頓能高詡成燕雀追黃鵠已作蜻蜓避百勞清夜月膽收警句霜梧風竹助蕭騷投老須營一把茅晚覩珠玉看揮毫賦牛絕敵驚曹植刻鵠無成愧伯高已放閑身栖寂寞時憑佳句洗塵勞喜逢載酒經過客老去無心作反騷　老依背郭廬堂

茅寒夜微吟自制毫某子筆迴霜氣勁驚人句與月魂高極知要足追隨苦使覺長須走送勞因識盧郎是佳處定能痛飲誦離騷　張子華作詩誤用事有詩訟其過因次元韵　咳唾成詩未許勞腹中應着綺千端晝蛇思巧因饒足倚馬才高肯駐鞍割肉固非方朔禍蒸壺曾入老盧盤小瑕不掩千金璧能事寧容俗眼看（子美以來方朔割肉為杜詩米坡以鄭餘慶燕壺為盧懷慎）　劉屏山集雜韻四首　積雨生秋意浮雲斂晚鍛聲寒野迴橋影小溪清　殘霞鋪暝色新月長圓輝黃落樹滋本夜眠人息機　蒼溜倚清淵林聲息怒號水浮秋色遠山帶夕陽高　雷雁鶴鶯渚昏鴉已看林野平雲散亂江動月浮沉　絕句五首　目送孤鴻獨倚樓晚風吹淚更橫流蕉花落處螢烟岩六十三程是白州　雙魚來自庠江濱一讀家書一愴神見說夷荒風土惡可無神物護忠臣　十丈樓枝恨何窮南北東西任轉蓬世事不堪長齟齬胸中頗有氣如虹　喜聞歸騎已揚鑣載酒相迎不憚遙我是武夷來道主便同爛醉上岩峣　竹邊茅屋水邊階東風漸欲放春回丁寧紅紫休爭發待取山南刺史來　讀曾吉甫橫碧齋詩　携鉏引泉泉偶步松崗北冷然毛骨清楚尾見秋色稻氣散初涼松陰遶微日細懷小齋居極擅岑寂頗度識知閑微吟數

峯碧若人端好。修玠篤動無迹。深窮伊水源。峻陟衡山極。終焉想孔林。所樂惟自得。延和數酌酵。脩靜一編易。向來辱傾輸。洞見胷中白。思親道匪伴。既遠情不懌。矧余質寔頑。固未易刻畫。尊生有遐心。克己無全力。以茲畏所知。負負常夕陽。餘波懷時漸。王汝天其或。　偶書　風急胡塵暗九州。岸巾長嘯一登樓。故園卻憶桐孫在。薄宦端爲荔子留。湖海以南兵尚關。犬戎不死禍難休。似門推轂皆飛將。盍有清談謝傳流。　讀韓子蒼呂舍人近詩。　詩人零落嘆才難。二妙風流壓建安。已見詞鋒推晉楚。定應臭味等芝蘭。鴻軒意氣慚交呂。鳳躍聲華敢望韓。咫尺烟塵不相見。它時惆悵偶金鑾。陸放翁謂南集讀王摩詰詩愛其散髮晚未簪道書行尚把之句。因用爲韻賦古風十首。亦皆物外事也。我生本江湖。歲月不可算。採藥遊名山。所歷頗蕭散。一逢巢居翁。見謂於我館。酌泉咲松柏。每得造膝疑。行道不自力。殘髮日已短。海上故不遠。請限何時滿。　仕宦五十年。所至不黔突。耽魚困拾熊。扶兎那恨鶻。退歸息耿耿。誰敢書咄咄。屋穿每炎暑。驢瘦可數骨。秋風忽已厲。落葉覩殘月。脫巾坐中庭。清冷入毛髮。　我愛古竹枝。每歌必三反。孤舟上荆巫。天末未覺遠。最奇扇子峽。恨不遂高遠。棟蜀故宮煙水楚廢苑。至今清夜夢。百丈困牽挽。人生如寄爾。勿歎流年晚。　往歲著朝衫。晨起事如囊。吾歸卧孤村。枯淡有餘味。閉門絕外慕。自謂真富貴。蕭然畢吾生。地下一增氣。里翁戀兒女。小疾輙憂畏。惟窮可賒死。我在君亦未。　萬金築華堂。千金教新音。不知憂患腸。著脚日愈深。令人喜議古。後亦將議今。使汝有子孫。聞之亦何心。鄧通擅銅山。死日無一簪。未死汝勿喜。吾溪多毒淫。　往者遊青城。猶及二三老。稽首出世師。數語窮至道。要予真幹稚。棄去恨不早。俯仰能幾時。殘骸日衰槁。吾兒有奇骨。亦復至幽討。金丹儻可成。白髮何足掃。　稚川師鄭君。繞及一卷書。書大僅如箸。度世蓋有餘。想其所論說。妙極軒昊初。內篇今雖存。亦復飽蠹魚。我欲探其原。蹇步空趑趄。安得挿兩翅。從公遊太虛。　隱書有三景。字字當力行。寸地與尺宅。可以久汝生。泝流歸崑虛。堅守臨長城。一旦吉成功。河塞黃金城。笙鶴適緱山。貂蟬朝玉京。即今脩行地。千古名還嬰。（子道至以還嬰名之。）行年過八十。形悴神則旺。往來江湖間。垂老猶踈放。滄波浩無津。天遣遂微尚。剡溪掛風帆。漁浦理煙槳。奇雲出深谷。新月生疊嶂。興懷晉諸賢。誰能續遺唱。　二十遊名場。最號才智下。蹭蹬六十年。亦有茆一把。典衣租黃犢。乘雨耕綠野。西成得一飽。敢計泥沒踝。住久鄰好深。百事通乞假。秋高小瓮香。相喚注老瓦。　絕句　惰遊不能耕。心媿新春。白厭傲茅三間。主人終勝客。　朝士腰下黃。山僧鼻端白。放翁俱笑汝飽飯作閑客。　溫溫地爐紅。皎皎紙窗白。忽聞啄木聲。疑是敲門客。　雪晴麥甲紅。雨足韭頭白。雖無萬錢具。野飯可留客。　小兒勿大勤。使汝髮早白。長爲南畝民。殊勝東閒客。　四日夜雞未鳴起作　放翁病過秋。忽起作醉墨。正如久蟄龍。青天飛霹靂。雖云墮怪奇。要勝常憫默。一朝此翁死。千金求不得。　讀蘇叔黨汝州北山雜詩次其韻十首　暑耘日炙背。寒耕泥沒脚。眾人占膏腴。我獨治磽确。力盡功未見。厥土但如昨。豈惟窘糠籺。直恐轉溝壑。今年雨暘時。天如相耕穫。屋傾未暇扶。且復補籬落。　舊架補破襦。生薪續微火。惸孤有凍死。自視亦已過。鄰翁冒風雪。斗酒持飲我。尖圓擘霜蟹。丹漆釘山果。欣然共笑語。何止寬寒餓。布被擁吏閑。括瑰不須此。　三山鏡湖上。出郭無十里。結廬非所擇。但取便薪水。間亦出從宦。安能慕園綺。地主卜林塘。亦復異予美。蘧篨方丈室。僅足容卧起。吾意本扁舟。陸居聊爾耳。　祠官粟一囊。不贍軀七尺。前年蒙寬恩。例許乞骸骨。縣斛三兒子。俱作鶴雀碧。賦祿雖上遠。亦足慰衰白。幅巾茆簷下。秫病謝來客。從今門前路。永掃車馬迹。　舍北有漁磯。下臨清溪流。柳陰出朱橋。蓮浦橫蘭舟。尊緣二三畝。米擬供晨羞。魚蝦雖瑣細。亦足贍吾州。人生常如此。安用萬戶侯。綠蓑幸可買。金印非所求。　寓形百年中。如臂屈伸頃。少壯幾何時。已復墮衰境。老人喜自潔。臨澗漱綠淨。佛龕香事已。僧鉢供炊餅。山茶試芳嫩。野果薦甘冷。不學萬錢廚。長漁取淮鯖。　巖石著幼輿。風月思玄度。老子放浪心。常恐迫遲暮。安得世外人。握手相與語。吾宗甫里公。奇辭賦漁具。高風邈不嗣。徒有吟諷苦。霜風吹短衣。何山不堪住。　久病卧江村。髮白面黧黑。艱難念溫飽。日夜積涓滴。聚壞囊園蔬。荷鋤耘壠麥。旬失一日勤。農事深可惜。小兒念乃翁。卒歲共欣戚。跂望明年春。社雨泥一尺。　德孫秀眉宇。慨然脩初服。枯腸貯詩書。十飯九不肉。成童將冕寒。想見抱立鵠。先澤倘未衰。豈無五束粟。汝能記吾言。併以告阿福。閉門勿雜交。一經萬事足。　吾幼從父師。所患經不明。何嘗効侯喜。欲負能詩聲。亦豈劉隨州。五字矜長城。秋雨短檠夜。掉頭費經營。區區宇宙間。捨重取所輕。此身儻未死。仁義尚力行。　讀杜詩偶成　一念寧容事物侵。天魔元自是知音。拾遺大父脩行力。小吏相輕尚動心。　千載詩亡不復刪。少陵談笑即追還。常憎晚輩言詩史。清廟生民伯仲間。　城南杜五少不覊。意輕造物呼作兒。一門酣法到孫子。熟視嚴武名挺之。看渠胷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槩入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閒

太宗業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几空嗟咨。　讀李杜詩　濯錦滄浪客，青蓮澹蕩人。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風塵。士固難推挽，人誰不賤貧。明窻數編在，長與物華新。　讀樂天詩　放姬鬻駱初何有，常笑香山恨不攄。輸與此翁容易死，一身之外更無餘。　讀許渾詩　裴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　讀王季夷舊所寄詩　燈前忽見季夷詩，淚灑行間不自知。醉別西津如昨日，露晞瀘戲已多時。（予在京口，與季夷別，遂不復相見。）　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先眞隱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况市朝名利人。　讀宛陵先生詩　李杜不復作，梅公眞壯哉。豈惟凡骨換，要是頂門開。鍛鍊無遺力，淵源有自來。平生解牛手，餘刃獨恢恢。　歐尹追還六籍醇，先生詩律擅雄渾。導河積石源流正，維嶽崧高氣象尊。玉磬鏗鏘非俗好，霜松欝欝有春温。向来不道無評議，敢保諸人未及門。　讀陳秀才詩　程子晩相得，居然一坐傾。心詩欲飛動，病眼爲開明。英妙非凡質，衰遲畏後生。吾徒可相賀，吾字有長成。　夜讀華仲至閑中詩有懷其人　詩思尋常有，偏於客路新。能追無盡景，始見不凡人。細讀公奇作，都忘我病身。蘭亭盡名士，逸少獨清真。　讀豳詩　我讀豳風七月篇，聖賢

事事在陳篇。豈惟王業方興日，要是淳風未散前。屈宋遺音今尚絶，咸韶古奏更誰傳。吾曹所學非章句，白髮青燈一泫然。　讀後漢詩二首　賃舂老子吾所慕，垂世文章寧在多。詩不刪來二千載，世間惟有五憶歌。　季英行年七十八，猶灌園蔬授六經。我欲圖之置齋壁，世無顧陸善丹青。　讀唐人愁詩戲作五絶句　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和身忘却始應休。　清愁自是詩中料，向使無愁可得詩。不屬僧窻孤宿夜，即還山驛旅遊時。　天恐文人未盡才，常教零落在蒿萊。不爲千載離騷計，屈子何由澤畔來。　我輩情鍾不自由，等閑白却九分頭。此懷豈獨騷人事，三百篇中半是愁。　飛雪安能住酒中，閑愁見酒亦消融。山家有力參天地，不放清樽一日空。　讀近人詩　琢琱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君看大羹元酒味，蟹螯蛤柱豈同科。　雜題絶句六首　少談王霸謀身拙，晚好詩騷學道疎。還有一籌差自慰，閉門不作公子書。　莫笑花前白髮新，宣和人醉慶元春。何時道路平如砥，却就清伊整幅巾。　三生元是出家人，一念差來墮薦紳。二寸楮冠雙草屩，天公還我水雲身。　黄庭兩卷伴身閑，蠻篆香殘日未殘。泛泛孤身似萍葉，始知天地不勝寬。　年華偃蹇留不住，鬢雪縱横耘更多。樂天不生夢得死，恨

無人續竹枝歌。　年來世念掃除盡，猶有閑吟頗自奇。安得涉筆九萬篇，爲君盡寫暮春詩。　雜題　松肪釀酒石根醉，槲葉作衣雲外行。指點人間獨長歎，秋風又到洛陽城。　山家貧甚亦支撐，時撫桐孫一再行。朝餓米空烹芋粥，夜缸油盡點松明。　羊裘老人只念歸，安用星辰動紫微。洛陽城中市兒眼，情知不識釣魚磯。　黍醅新壓野雞肥，茅店酣歌送落暉。人道山僧最無事，憐渠猶趁暮鍾歸。　釣魚吹笛本閑身，正坐微官白髮新。著屐此生猶幾緉，可令復踏九衢塵。　山光染黛朝如濕，川氣鎔銀暮不收。詩料滿前誰領略，時時來倚水邊樓。　雜詩絶句　世味漸闌如嚼蠟，惟詩直恐死方休。四時風月元無盡，萬里江山更擬遊。　一身頂踵無非病，兩鉢虀鹽亦闕供。正可清言學夷甫，不須豪氣似元龍。　枳籬莎徑入荆扉，中有村翁百結衣。誰識新年歡喜事，一鷄一犬伴東歸。（鷄犬皆實事。）身似匡廬老病僧，閉門一衲坐騰騰。雨聲驚覺長安夢，惆悵西窻夜半燈。　戲題　莫輕凡骨未飛騰，要勝人間粥飯僧。山路近行猶百里，酒杯一舉必三升。　戲書觸目　貍奴閑占熏籠臥，燕子橫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憑欄小立試單衣。　古風　犧象薦清廟，餘才棄溝中。二者雖甚遠，殘生其實同。人當貴其身，豈復論窮通。寧爲原上草，一寸搖春風。

木生雖拱把，鮮不困斧斤。枯朽或可全，又以鄉故焚。嘉木終銍艾，豈獨草見耘。此理講已熟，要當尊所聞。　擬古　牛跡可使圜，羊角可使直。惟使剛者柔，造物不可得。世方貴輭熟，剛實不可爲。爲剛死道傍，已矣何所悲。　君看一鈞絲，能得幾日絡。君思幾州鐵，打此一大錯。目前豈不快，後悔將柰何。我非通神明，比汝更事多。　寧忍十日飢，野蒿不可烹。寧枉百里途，捷徑不可行。自古風俗壞，善士亦淪胥。橘柚禹包貢，後世稱木奴。　坐卧北窻下，百事廢不治。脫粟與大布，衣食栽自支。温飽豈不欲，違道子心悲。地不見先人，所冀向有辭。　古意　千金募戰士，萬里築長城。何時青冢月，却照漢家營。　夜泊武昌城　江流千丈清，寧爲鴈奴遠，不作鶴謀生。　戲作絶句以唐人句終之　雨細穿梅塢，風和上柳橋。山居無曆日，今日是何朝。　回頭問童子，今夕是何年。靜對煎茶竈，閑踈洗藥泉。　客從城中來　客從城中來，相視慘不悅。引杯撫長劍，慨歎故未滅。我亦爲悲憤，共論到明發。向來酣鬭時，人情頗少歇。及今數十秋，復謂須歲月。諸將爾何心，安坐望花節。　謝徐志父帳幹惠詩編　平生聞若人，筆墨極奇峭。相望二千里，安得接談笑。一朝獲其詩，驚喜踰素料。夜窻取吟諷，寒灯耿相照。春容清廟歌，縹緲蘇門嘯。蹴天浙江濤，照野楚山燒。每篇十

過讀玩味頭屢掉正如啜名酒雖愛不忍醻着君亦華髮氣壓萬年少予昔從茶山辱賞三語妙文章老不進憔悴今可弔誰知牛車鐸黃鍾乃同調頗君時來過勿恤俗子誚 謝王子林判院惠詩編 文章有定價議論有至公我不如誠齋此評天下同王子江西秀詩有誠齋風今年入脩門軒軒若飛鴻人言誠齋詩浩然與俱東字字若長城梯衝何由攻我望已畏之謹避不欲逢一日來叩門錦囊出幾空我欲與馳逐未交力已窮太息謂王子諸人無此功騎驢上灞橋買酒醉新豐知子定有人詎必老鈍翁 觀渡江諸人詩 中朝文有漢唐風南渡詩人尚數公正使詞源有深淺病懷羇思亦相同 雜詩 半年不讀書頗影疑非我乃知百年中如此過亦可書能作汝崇識字果非福明年倘未死樂哉駕黃犢 伐性無蛾眉腐腸無旨酒齋居亦得疾果無第一手才不如嵇康疎懶則過之雖有絕交書不作幽憤詩 偶觀舊詩書歎 吾道運無積何至墳畦吟璧雖舜堯天乃復自拘窘外物豈移人予顏不少悲鶴井與狐妖正可付一哂繁華夢境閙寒亂空花實可憐憨書生尚學居易稹我昔亦未免吟哦喙肝腎落筆過白雨聚槀森東荀幸能悟差早念念常自憫安得從碩儒稽首謝不敏 四月二十八日作 四月欲盡五月初九十未及八

十餘開口何曾談世事收身且復愛吾廬 行遍人間病不禁鬢毛飽受雪霜侵茅簷一夜蕭蕭雨洗盡平生幻妄心 出遊歸臥得雜詩 江天缺月西南落村路寒雞一再鳴自笑此身羇旅慣野橋孤店每關情 江村何處小茅茨紅杏青蒲雨過時半幅生綃大年畫一聯新句少遊詩 眼明未了觀山債力在猶能涉水行莫笑軒然誇老健身存終勝得浮名 壯歲經春在醉鄉老來數酌不禁當正須獨倚蒲團坐領略明窻半篆香 兒扶行飯出柴扉傴僂方嗟氣力微道側偶逢耘麥叟倚鋤閑話兩忘歸 久讀僊經學養形未容便應少微星一枝新鍛金鴉觜更向名山斸茯苓 薝花如雪滿中庭乍出芭蕉一寸青老子掩關常謝客短篆鋤菜伴園丁 晚交數子多才傑誰肯頻來寂寞鄉但寄好詩三四幅絕勝共笑億千場 醉吟絕句 少日沉迷汗簡青如今毀譽兩冥冥書生弄筆如何信只合花前醉不醒 驅使雖憑赤丁子傳呼底用蒼頭兒世間如夢身如寄春去花空欲沉誰 牽經司禮人誰聽是古非今世共憎何似對花傾綠酒自歌一曲醉騰騰 山遶水隔重重堠雨練風柔處處花一病半年能不死又將此恨醉天涯 雜賦絕句 地爐夜爇麻熱殘无餔晨烹豆粥香不是有心輕富貴從來吾亦愛吾鄉 病起胃中一物無夢

遊信脚到華胥覺來忽見天窻白短髮蕭蕭起自梳 終日幾堪來一老生涯畧似草菴僧溼薪不嘗晨炊晚留得松肪代夜燈 出門信步作閑遊野廟村坊到處留每伴樵夫嘗半舍更隨牧豎采松溝（半舍松溝皆野采名）体不佳時看周易酒痛飲後讀離騷騎驢太華三峯雪鼓棹錢塘八月濤 昔人莽莽荒丘裏陳迹紛紛朽簡中畢竟是非誰辨得舉杯吾欲問虛空 百億須彌理固有八九雲夢何足吞天下廣居君識否一間茅屋寄孤村 夢裏曾作南柯守少時元是東陵侯今朝半醉歸草市指點青帘上酒樓 七十八十古來稀行年九十固應衰已與工部耳聾歎更和文公齒落詩 中年畏病杯行淺晚歲脩真食禁多謝客杜門殊省事一盂香飯養天和 齋民讓畔不爭桑和氣橫流歲自穰君看三山百家聚更無一壠有遺蝗（今年蝗孳獨三山過而不下遂不爲害）得雨郊原已徧耕東家西舍多逢迎前山雲起樹無影別浦潮生船有聲 一身只付難栖上萬卷真藏椰子中嘉定三年正月後不知更醉幾春風 謝張廷老司理錄示山居詩 頗頴經年客瘴鄉把君詩卷意差強古人三語猶嗟賞況是珠璣滿錦囊 老覺人間萬事非但思茅屋映疎籬秋衾已是鏡歸夢更讀山居二十詩 夢海山壁間詩不能盡記以其意追補 岩海

無風鏡面平潮來忽作雪山傾金橋化出三千丈閑把松枝引鶴行 海上乘雲滿袖風醉捫星斗躡虛空要知壯觀非塵世半夜鯨波浴日紅 一劒能清萬里塵讒波深處偶全身那知九轉丹成後却挿金貂侍帝宸 春殘枕藉落花眠正是周家定鼎年睡起不知秦漢事一樽閑醉華陽川 曾仲躬見過適遇予出留小詩云次韻 地僻元無俗客來蓬門只欲爲君開山横翠黛供詩本麥卷黃雲足酒材 數樹山花草舍東想公繫馬落殘紅那知老子耶溪上正泛朝南暮北風 雜題絕句 賀公在朝雅吳語莊舄仕楚猶越吟我幸歸休在閭巷燈前感槩不須深 茅屋三間已太奢乾柴白米喜無涯非賢敢竊優賢祿頗訴尊緣與蔽芽（半俸自春初不復秋請）野花紅碧自爭春村酒酸甜也醉人解放缸頭便千里不愁無處著閑身 湖堤疎瘦水楊柳村舍殷紅山石榴推戶本來隨意入乞將因得片時留 癸丑正月二日絕句 朱顏不老畫中人綠酒追歡夢裏身堪笑三山衰病叟閉門寂寂過新春 菊叢抽綠滿枯荄繞舍梅花已過開須信今春春事早江鄉閑歲有奔雷 太息 太息貧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春憂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過年 禱廟祈神望歲穰今年中熟更堪傷百錢斗米無人要貫朽何時發積藏 北陌東

阡有故壚辛勤見汝昔營居蠹吞暗蝕皆迸去閒戶無人草滿廬 無題 碧玉當年未破瓜學成歌舞入侯家如今顦顇蓬窗裏飛上青天妬落花。 半醉凌風過月旁水精宮殿桂花香素娥定赴瑶池宴侍女皆騎白鳳凰 出繭脩眉淺薄粧丁東環珮立西廂人間浪作新秋感銀闕瓊樓夜夜涼 數日不作詩 吾詩欝不發孤寂奈愁何偶爾得一語快如跌九河黃流舞浩蕩白雨助滂沲門外無來客花前自浩歌 得趙昌府寄予及予遺詩 去國雙蓬鬢還山一病軀壯懷稽古淺老悔養生疎俗態慵開眼高吟獨起予青燈對徐子併爲問何如 閒詠 身似地行僊心非欲界天與竿聲軋軋巾角影翩翩買菊穿苔種懷茶就井煎歸來書遶坐隨處一欣然 久入春農衫新腰老衲包帬裁微放袴硯斷正須顰薄能爲崇芳兄任絶交吾詩無好句聊復當詼嘲 病中雜詩 久病身猶困閒遊性已成未停湯熨事即理水雲程扶宿忘衢陌論交失姓名最憐花塢好恐是牡丹坪 自我居湖曲漁樵日往來只知年屢改不覺老相催小浦潮痕長長堤草色回逢春心事在莫道已成灰 天遠不可問將如此老何老驚詩思退貧欠藥錢多剡縣尋僧宿桐江買酒歌市橋新柳色又是一年過 七月二十四日作 閒拂青銅一惆然此生應老海

雲邊涼颸入秋詩初就幽鳥呼人夢不全天上鵲歸星渚冷月中桂長露華鮮射胡羽箭凋零盡坐負心期四十年 先少師宣和初有贈晁公以道詩云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晁公大愛賞今逸全篇偶讀晁公文集泣而足之 仕不逢時勇退耕閉門自號景迂生遠聞佳士輒心許老見異書猶眼明奴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早孤遇事偏多感欲續殘章涕已傾 無題 晝閤無人晝漏稀離愁病思兩依依釵梁雙燕春光到筝柱斜鴻暖不歸迎得紫姑占近信裁成白紵寄征衣曉來更就隣姬問夢到遼陽果是非 珠襦玉指學箜篌誰記山南東蜀遊結綺詩成江令醉素泉夢斷沈郎愁天涯落日孤鴻沒鏡裏流年兩鬢秋不用更求驅豆術人生離合判悠悠 轣轆氈車赴密期進歡最數牡丹時新春欲近猶貪喜鵲愛潛移不自知寶鏡塵生驚悵望鈿筝絃絶厭參差玉壺莫貯胭脂淚從濕泥金帶上詩 金鞭未擇憶春遊萬里橋東巷畫樓夢情曉風吹不去書憑春鴈寄無由鏡中頹鬢今如此幙下朋儕好在不篋有吳牋三萬箇擬將細字寫新愁 筍中偶得去年二月都下數詩有作 昨佩魚符出鳳城春風處處聽鶯聲欲尋舊友半爲鬼重到西湖疑隔生浮世正如扶大薄野人何意慕三椏嚴州戍滿真當老猶幸爲

民死太平 蜀僧宗傑來乞詩三日不去作長句送之 看遍東南數十州寄船却泝蜀江秋孤雲兩角山己悉斗米三錢路不憂（今年所在皆大稔）萬里得詩長揖去它年翠笠再來不放翁爛醉尋常事莫笑黃花插滿頭 舊識姜邦傑於亡友韓无咎許近屢寄詩來且以无咎平日倡和見示讀之悵然作此詩附卷末 故人王骨已生苔邂逅逢君亦樂哉湖寺繫舟無夢去京塵馳騎有詩來醉中不敢教兒誦看處常須盥手開父矣世間無健筆相期力斡萬鈞回 檢舊詩偶見在蜀日江瀆池醉歸之篇悵然有感 江瀆池頭爛醉歸青旗日晚插城扉正馳玉勒衝紅雨又挾金丸伺翠衣老境漸侵歡意盡舊遊欲說故人稀憑高三歎君知否倦鵲無風亦退飛 呂氏子蕺郎求詩 乃祖身兼將相崇諸孫玉立有家風此郎已復塵埃外他日相期氣類中行己勤勤須自省讀書亹亹要新功果能哮吼如獅子一瓣香應嗣放翁 六言絶句 滿帽秋風入剡半帆寒日遊吳閶予行裝何在帶間笑指葫蘆 不慕生爲柱國何須死向揚州但願此身無病天台剡縣閑遊 愛馬能成一癖結髦可忘百憂我亦時時自笑閒編萬事俱休 遇合生封萬戶阨窮不直一錢此是由來事爾正須到處欣然 豪士以妾換馬耕農賣劍買牛我看浮名似夢却貪山

水閑遊 風細飛花相逐林深啼鳥移時客至旋開新茗僧歸未拾殘棋覓飽如籌大事擁書似墮重圍誤喜敲門客至出看啄木驚飛 香煙觸簾不散燈焰無風自搖獨倚蒲團寂寂忽聞山雨蕭蕭 歐陽徹飄然集 和韻戲索建中和詩 功名未許冠凌煙琢句投囊學閬僊韞玉要令神物護探珠豈待老龍眠賓王頗欠新詩債子美回償舊酒錢自古逸才多滌罷醉來宜灑奪袍篇 世謝讀白樂天放言詩放其体依前韻作數首見寄因和答之亦放樂天之体 如簧巧語何須聽似海侯門豈足遊太華崇高無棄土滄浪合并納纖流未要季子榮親印已買陶朱伏老舟藏罷待時須大用耻爭蝸角與蠅頭 駟馬華軒終得志簞瓢捽茹且潛身隋珠莫彈排空雀和璧休投按劍人晝史解衣須遇鑑齊門鼓瑟信難親索瘢洗垢從教謗滌雪襟懷與道鄰 搏鵬休笑蓬蒿適燕雀豈知鴻鵠遊頡跖賢愚終異域渭涇清濁自殊流綆長方可探深井水淺安能泛大舟獨愛樂天吟著句輸羸終待局終頭 言行樞機宜慎發利名韁鎖苦縈身無非入市攫金客誰似臨畦抱甕人鴻鴈弟兄猶列序虎狼父子尚相親刀錐不用爭蝸角請學當時闕黨鄰 古詩寄游良臣兼簡陳國鎮 鼇壁興淺知無策謝絶歸來事清白亂緣心緒尚紛如時對風塵獨拊

亂。會須稽古補前愆。赤水遺珠不難索。仰公學問又日新。磨礱幸偶謫仙人。遙知議論到佳處。眉間喜氣常津津。我慙蹤跡浪萍梗。欲親桑几嗟困循。飛奴寒落絕問候。渴心依約生埃塵。以膠投漆貴耐久。回光借燭期知貧。情均骨肉非有素。白玉琢成心始圓。美學紛紛輕薄兒。世情翻覆成雲雨。登雲依舊高崖峩。指掌江山勝槩多。佳眠風物未入毫。疑泛靈槎游絳河。蹋來乘興須一往。飛觴爛醉橫秋波。膺門況有金閨彥。筆驅麗景森吟哦。悠悠此志遂何日。欵段相期踏雪過。洪文安公小隱集王世英秀才出示曾卿詩求和。　投筆文章壯志休。鳥經鶴訓漫心留。若爲一見開青眼。解使三公出黑頭。望隴自應知可否。折潮須信妙源流。夜光明月無虛售。可恐庸人按劍求。萬勝仲舟陽集同子充遊先祠。見交代李行正詩。追用李太白舊韻。因亦次韻呈子充。　俗物敗人意。作吏七不堪。朅來東蒙遇歡友。角立傑出推江南。英材百汰揮利刃。夷量萬頃澄寒潭。弱齡文采照金殿。崔莽立。境衣猶藍。銅章來路瑕丘鼓邑。屋歡康無疾苦。春風郊外正酣。酣笑指叢祠雨膝舞。猛拋薄領亂回回。戲看油碧聲如雷。不遣韶光浪湮滅。挑已蒸霞柳飛雪。超然危立俯河干。抱城清泗鳴驚湍。謫仙秀句但碑板。無復真跡龍蛇蟠。君不見聰明文思撫寰海。四表上下騰光彩。破椽欺。魄爐無煙。蒙氣英風亦何在。荒郊遺趾望中來。遐想千古令人哀。祖龍巡幸亦瑣瑣。從臣徒向蒼珉開。豪華豈復靈光殿。峻峗誰知李武臺。耿耿星河挂窗牖。未跨歸鞍猶捧手。同門早歲氣橫秋。年大飢寒依扶酒。俗儒醒醉尚不分。金馬玉麟名遠聞。小縣鳴弦煩卓令。冷閣問字疲子雲。五斗不歸俱委瑣。邂逅爲像天賛我。金蘭縞紵未足誇。嵇吕命駕何其夥。官寺相望無百步。洋林正對河陽花。坐令莊舄吟忘越。亦復無心存魏闕。蒲酒相從未有涯。祭竈請鄰幾一月。　山谷以寒巖子詩十二首作藁書詞筆俱絕。裴維之出示求跋。因題絕句。　百篇詩已露玄關。欲免驚愚理亦難。招得使君來帳下。不應饒舌坐豐干。　曾夢良傳惠然見存出閣字詩十有七篇。偶撫所遣成三篇紀謝。　未有歸資可買山。一封程奏便求閑。雖雖去後容爭席。碌碌羞來肯抱關。幻界已知都是夢。真心自要識無還。尊前衮衮聽名理。坐遣窮愁一破顏。　清明時節訪溪山。消盡機心大智閑。元亮孤舟聊自棹。尚平家事不相關。叩門雖幸千金顧。戀德翻嗟半日還。並水幽亭同歷覽。應憐黔飲效蹄顰。　居然埋照向窮山。誰識龍媒伏帝閑。意氣雖吞雲夢澤。功名未羨玉門關。身常靜退緣知止。心不傾邪是好還。但恐縉紳公論在。招延行見覲威顏。　萬立方歸愚集衛卿叔自青陽寄

詩一卷。以飲酒果核殽味烹茶齋戒清脩傷時等爲題。皆紀一時之事。凡十七首爲報。　自歎杖頭無孔方。頭上貂蟬乏金黃。醉鄉遙遙道路長。傲惚新醸汲新涼。指點銀瓶難索嘗。空教金縷唱秋娘。遙想玳席行觴忙。綉䟢紫纂節妙香。夢熟有時歸故鄉。賜我屈卮澆客腸。　不堪蒭寓天一方。無心佩紫懸懷黃。侍酒無田道路長。如意至今貲西涼。碧溪竹葉儻許嘗。藝色何須留窈娘。緬懷星郎拋令忙。席上微聞雞舌香。丈夫順勝勝之醉鄉。惟有麴生可娛腸。　席中珍核來異方。烏椑正綠金棖黃。大谷消梨紫蒂長。蒲萄馬乳堆西涼。深秋楊梅有何嘗。羅浮定逢何二娘。洞庭霜橘芭苴忙。吳姬手擘三日香。可憐猶子留他鄉。終日忍飢如龜腸。　闢展食前一丈方。蒸兒釀酒鵝兒黃。千里蓴羹紫綠長。乳肥豈貯琉璃涼。并蠻豆粥得並嘗。尊前何用綠珠娘。貊炙羔羮庖廚忙。盤面濃封龍腦香。魯衛句吳莫誇鄉。南北兩烹慰中腸。　客居貧病醫無方。忍飢面作瞿曇黃。楓葉蕭蕭風陣長。東廂曝背貧滄涼。隣家有酒難偷嘗。草書正藉公孫娘。家家刈熟哇丁忙。有口不識雲子香。令我馳神青暘鄉。杯栗有特來實腸。　金杯製宅初莫方。夏木陰陰囀鸝黃。紫絲步障百里長。魚軒象服池閣涼。笙歌嘈雜聞未嘗。何止一曲杜韋娘。珠履玳簪迎送忙。羅幃綉幕團風香。須臾料理龍陽鄉。木奴千頭可充腸。　靈芽誇底碁局方。茗椀斑斑金粟黃。食罷煮香消日長。莫遣薑鹽資胃涼。麋君所嫉裴不嘗。誰是纖纖捧盌娘。識取真腴那得忙。不是沙溪不入嘗。可須更醉無何鄉。甘脆肥濃能腐腸。　紙窓蒲團竹几方。清曉聊翻經卷黃。禪心無累鬢眉長。坐回熱惱生清涼。月六腥羶口不嘗。眼靜不覷登伽娘。名利從渠朝市忙。豢口輕飄栢子香。拔尊大齋精意鄉。不教藜莧徒集腸。　淮南空說枕中方。鬼物豈解爲金黃。虎龍自衛宋寂長。身閱寒暑無炎涼。王母蟠桃端可嘗。何必更值王屋娘。日月跳丸郡覺忙。口中自有芝木香。雲裝羽帔入仙鄉。爲公洗髓兼洗腸。　玉軑華芝今省方。西風索索吹纖黃。汳京宮闕秋草長。望風屑涕心淒涼。襲槩用命嗟何嘗。義軍誰是竹園娘。黯羞何事追奔忙。大似濃薰返魂香。清蹕何時還都鄉。中興慰我九回腸。　王漢賓先生集雜詩四首。　有憂烏啼門。有喜鵲噪廬。主人聞啼噪。喜鵲喚老烏。吉凶實由人。烏鵲何與乎。但知預相報。其智各有餘。人智不如鳥。貪喜忌憂虞。遂於烏鵲間。憎愛乃爾殊。福至自福至。禍來實先圖。二鳥孰有益。嗟哉主人愚。　春蠶口吐絲。生人皆仰供。蜘蛛綠滿腹。秖能打飛蟲。衣服與網羅。利害豈可同。蠶生旬月老。蜘蛛無春冬。蠶食惟草木。蜘蛛肉食豐。蠶以繭自縛。蜘蛛掛青空。蜘蛛

有餘毒春蚕有餘功受報乃如此天理不可窮　龜肉不可食蟹螯不中上龜以殺自戕蟹以味見戮所養殊穀豹所亡等臧穀一足致患害內外皆鴆毒稽康坐才死霍禹以勢族樂哉蟹螯中貯此老龜肉　江發岷山陽河出崑崙趾淵源既洪深浩浩并衆水東流至渤澥曲折萬餘里經山無重數過郡不知幾海邊有小溪近出海山裏未能數里間已接潮波起到海雖則同難與江河比董霜傑先生集　書伯脩兄詩尾　覓句尤長五字中只今惟有富清翁解言泉擣空山練不減澄江謝朓工　戲書簡逸詩後　君詩頗似天韶女淡抹濃粧總入時謝笑岷峨老詞伯西湖信口比西施　偶成　滿酌東坡桂醑更嘗張翰蓴羹誰羡封侯蟻穴醉鄉中寄餘生　隨龍了忘萬事枝節聊伴閑身乞取五湖風月搜歸吟句清新

偶書再用江字韻　莫厭簡編舒卷借君棐几明窗世路休休着脚溺賢平地濤江　戲書　容鬢先於蒲柳衰秋風吹夢到茅茨難之情話團欒慶坐怕權門導沓時知馬問牛類相準棄人用犬猛何爲紛紛傳舍曾非秦況覓檳榔欲諱飢　借東湖先生寄覆直韻書淵明蘇公詩後　元亮東坡百世師人間夢事付癡兒閒風遂酌一樽酒擊節頻歌五字詩清夫斂衆彰澤夜悠然飽飯惠州時誰言出處非同道丘壑胷中兩崛奇

書少鼎林陵詩卷　勝處由來富林陵眼中領略句中新孤桐朗玉有天律明月清風無俗塵今代主盟真戲我平生作語豈驚人碧雲暮合關心事儻後飛然寂寞濱鄧拼櫚先生集無題　風行水上偶成文暖入園林自在春換國雖工非我有嘔心得句爲誰珍三生戒老詩堪畫千古長庚筆有神不可臨風嘆奔逸簞瓢一笑舜何人曹勛松隱集雜詩　方塘倒影青天淨幽徑苔生綠蔭濃春去得閑觀物化吹涼醒睡喜支筇　孤山不復訪林逋杖策東風踏碧蕪九里蒼雲行曉徑四圍碧玉照晴湖　雲際翻風斷鴈斜城陰日暮噪棲鵶春容落景寒猶嫩望盡遙天數縷霞

遠水兼天冷暮雲驚風脫葉靜逾聞蒲團宴坐都無事只有山爐供夕熏

幽棲真在赤城隈挂月蘿雲冷斗臺猿鶴定能知我意移文未怨晚歸來

景陽未下水雲鄉梅影侵寒月一窓歌枕夢能歸故隱滿帆煙雨渡濤江　春事忽忽秪可驚暄和喜試曉衣輕梅花爛熳渾如雪只恐風未墮玉英　欣欣花木遞香紅雲散天容靜碧空恰是韶華濃似酒挪綠澹蕩杏花風　從來甚愛水雲居投老安閑且自如瀹茗焚香方外友白灰紅火養丹爐　臘後暄和若夏初梅花催暖不容疎從來准擬連旬賞數月能忙雪不如　曉天梅潤喜追涼湖上爽悠興自長清耳要聞蒲稗雨竽

舟深入水雲鄉　清暑堂深日景遲床頭書案夢回時小欄閒倚薰風晚一點紅榴綠萬枝　連旬梅雨暗人家甚阻支筇一徑斜待得晴明陰新綠追涼風帽倒烏紗　此生擾擾事無窮脫得閑身石火中聊種柴桑三徑菊未輸嚴瀨一絲風　危亭欄檻倚江干飯了登臨得暫閑林木巧隨高下路山容都在有無間　西牕忽見弄微明甚喜江湖作晚晴不彈雲霄遺暑濕且無聒耳瀉坐聲　綠暗紅稀建處所梅黃雨細半陰晴小軒坐夕無餘事喜聽黃鸝一兩聲　飛去驚兒黃一點壓低梅子綠園枝鈎牕捲箔涼生坐但覺新陰轉影遲　柳浪收時水拍天湖邊宮殿影相連悠揚笛韻惟秋徹欸乃漁歌何處船　柑花開蕊玉蜂珣香轉薰風滿坐間摘得一枝來鼻觀不妨終日醒餘醺　佛頭山下雨隨風倒海飜江一餉中徙倚欄干便晴霽湖光渺渺夕陽紅　一山孤秀隱溪雲溪影涵光隔世紛松竹徑深涼意透衣巾不覺午風薰　道人身在水雲鄉誦罷楞伽日正長滿坐好風驅熱惱一庭濃綠作清涼　輕雷隱隱初驚夢小雨疎疎巧潤花正是暄和好春色常將詩酒賞年華　款段揚鞭過雨村沙平步穩轉山根好花一簇牆頭見深院誰家尚掩門　漸漸西風入小樓樓中聽徹玉笙秋不妨青竹搖殘夢甚怯新涼攪客愁　澹煙疎雨耿寒

林一水涓涓淨不深照影自憐遍挂落歸涂未就更關心　呂忠穆公集

偶成　金風蕭瑟動疎簾細雨霏微拂畫簷籬菊半開家釀熟自慚生理勝陶潛（古詩云山僧煩不缺沽酒引陶潛）　謝劉仲恍寵惠詩編　久欽文采動簪紳晚見佳篇妙入神金自雞林酬去貴珠從驪領探來珍越羅蜀錦工誰擬陣馬風檣勇莫倫四十年來無此作（日罷詞賦近今四十年）睢陽令繼少陵人李壁鴈湖集　六月十八日作　三伏已過二九夏欲賓秋月林疎梧響露圃幽花稠故人有冕子高誼今前脩勝地能館我衰疾於馬麥山寂便午憩并列共晨飧墳素共偃蹇几杖亦夷猶嗟哉作田苦斛水車輪抽綦歌究如笑達旦不肯休新穀幸稍登懼貽晚禾憂安得盡塵墟倒卷天河流生意浹萬物仁風扇九州老餘亦蘇醒翛然脫籠囚春言南山曲僊袂追浮丘　六月十四日　山色朝尤爽溪聲夏亦寒褰予濆園陋所得是平寬庭日荒苔蘚林風老蕙蘭石牀聊可借白月在松端

爲問徽園綺何如奐孔賓好山時步屧幽澗或垂綸塵遠知仙近人疎覺道親晚來微雨過翠色媚松筠　嚴恭伯出示誠齋五詩屬予繼聲奉呈一首　爲愛此隣好誅茅試結廬地臨平楚廻堂枕一峯孤乞予青霞珮斟吾白玉腴行行對金馬謹莫戲侏儒　戲題　深院鎖蛾眉黃花一

兩枝晚來天氣好渾似早春時　又口占小詩五首　歸傳怱怱一過家驛亭回首見梅花絕知天漢朝宗近去去方來犯斗槎　蟬連夜語不勝清歎枕借憁燭炬明早是宋公懷抱惡更禁庭樹作離聲　歲月翩翩比擲梭從公能幾別離多梁州此去千山阻病鶴無因借一柯　四海同心關貳卿兩公相對眼長青從今太史靈臺夜定奏梁州聚德星　少年繆許憂時策萬里空懷報主心畢竟窮通吾有命鷗盟未冷且重尋　朱晦庵集古意　兎絲附樸樕佳木生高岡翦伐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爲同車在夢想怱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遒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兹時盛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劉得明孝集祝弟以夏雲多奇峯爲韻賦詩戲成五絕　出山幾何時歸來使長夏端居心不怡散策長林下　爲客厭城市還家辭世紛朝昏何所見但有四山雲　閉門事幽討歲月怱已多客來無可問與君共絃歌　干時本已懶胷次況亡奇若問中林趣婆娑秪自知　炎蒸不可柰雲氣滿前峯向夕風吹盡微聞遠寺鐘　偶題三首　門外青山翠紫堆幅巾終日面崔嵬只看雲斷成飛雨不道雲從底處來　擘開蒼峽吼奔雷萬斛飛泉湧出來斷梗枯槎無泊處一川寒碧自縈回　步隨流水覓

溪源行到源頭却惘然始悟眞源行不到倚筇隨處弄潺湲　過高臺携信老詩集夜讀上封方丈次敬夫韻　十年聞說信無言草草相逢又黯然借得新詩連夜讀要從苦淡識清姸　伯諫和詩云邪色哇聲方漫漫是中正氣愈駸駸予謂此乃聖人從心之妙三歎成詩重以問彼二首任從耳畔姸聲過特地胷中順氣萌箇裏詎容思勉得羡君一躍了平生闕里當年語從心至今蹤跡尚難尋況君直至無心處肯向人前話淺深　公濟和詩見閔晚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雲教外傳直的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只向韋編絕處尋　福巖讀張湖南舊詩　樓上低回摻别袖山中磊落見英姿白雲未屬分符客已有經行到處詩　抄二南寄平父因題此詩　闕里言詩得賜商（子貢子夏）千秋誰復與相望鄁汾（王子文中子）斷簡光前載關洛（張子程子）新書襲舊芳析句分章功自小吟風弄月興何長從容咏嘆無今古此樂從兹樂未央　讀機仲景仁别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韻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規蠹蝕似向追蠡看蠡旋始之古人有妙處未遽奏谷隨飛煙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

鵲至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兩年節詩止酒故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偉几日回鞭解順累値得水井（酒詩僧）鑒古亦會朝宗川（涓網日）兩公知我不罪我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春容篇　呂居仁集雜詩　熹癸去王畿剸棗在海角歲序忽已周月亦頻告朔向來手中扇今此已倦捉尚嫌薄領繁不厭朋友數塵埃向奔走文字費彫琢途人有前知予乃獨未覺出門見大路夫子爲不學　結髮在簡編俗事方剌促往來三十年未見可捿宿微官不能去尚恐遺逼逐歸捿則在念所望一枝足頻蒙故人娛豈有鄰可卜出門難無車徑自騎黃鵠童尋置錐地青燈一盂粥　飢蚊青而化怒目虬兩鬢黃昏於我遇且復少跳躑肌膚恣咲嚙熱視不可毆中宵盛徒黨意氣若有餘傷哉陷穽虎有時被囚拘求食至搖尾曾此蚊不如雲龍困螻蟻此語不可誣　京師新鄭與諸晁兄弟往還前後數詩　夜雨不隊久凛然天欲秋客燈吹屢滅細雨落還休未許金張並虛爲鄠杜遊江湖少歸夢知爲故人留　我髮白已短公愁安得長牆根春薺老豼水臘梅香侍立無天女相隨有漫郎平生湖海興今夜宿連床　髮短各已白眼昏誰復明殘春斷花柳晚日閑柴荊潦倒書常廢驅馳夢或驚尚於圖聚嚻雖老

未忘情　令弟窮顏蠋書生老仲舒相招得共處何往更安居歲月塵埃外桑麻雨露餘送行無别物圯上一編書　苦語相留極盡床會宿頻山東今出相海內不無人婦女能尊客兒童不厭貧長途有如遇今日倍情親　無題　德盛不狎侮玄談多類俳居然少壯語無乃近齊諧恨此達者趣猶乖壯士懷故當先復禮方得盡捺階　聖學遡難繼斯文當望誰還能養志氣且務攝威儀曾子但三省子長徒愛奇從來要公處本不在多知　心廣體故胖意肅氣自屛頹然萬物表樂此一室靜念君久安坐轉覺此味勝蹤跡離過野馬破牖行日景但令此意真不必費譏評想當溪山橫更有松竹映隱几得晝眠此困可補病　我病無能到處窮子才安得尚漂蓬如何共飲重陽酒相對無聊似乃翁　重陽共采東籬菊却似乃翁年少時顧我無能甘老病相尋唯有向來詩　聞鍾即起待天明客舍無聊坐五更何日長風破巨浪看渠萬里出門行　平生隨我飯脫粟靜夜不眠尋細書可見烏衣諸子弟從來志業不如渠　學詩漸老轉銷聲末路蒙公此日情尚有文章能起疾豈惟田里解嗤吡近郊秔稻成秋熟遠郭溪山入晚晴剩繞長廊和新句不知庭下薄寒生　一任衙門可雀羅時容歌枕聽懸河因君小試屠龍手要與午窓降睡魔　衾裯尚冷

知春深意緒無聊覺病侵夜半改詩緣底事向來餘習立闗心 胡虜安知鼎重輕禍胎元是漢公卿襄陽耆舊唯龐老受禪碑中無姓名（偏招作指）柴門羅雀懶頻開喜有新詩到眼來聞道繫舟城腳底莫乘溪漲便輕回 入秋多病渾無酒學道無成却讀書莫謂窮居便寂寞天涼猶枉故人車 疾病侵凌我亦衰後王誰復更相知可憐日落長安路不見驊騮整轡時 夜凉早起尋李貽李陸慶長所患詩有作 夜長忘陰晴忽聽簷雨滴空房閉重門凉氣通扰席欣然欲攪被如覓舊相識那知庚伏內得此驟過兄起尋兩君詩令我生氣力成蹊長桃李已自除荊棘遠遊得數士舍此百無益挑燈視皮膚不顧蚊齩亦因之不復寐爲子增歎息追成舊作 滿江風月一船霜無計留君只自狂燈火隔簾香隔坐無人知是竹枝娘 絕句 雲海冥冥日向西春風着意力猶微無端一棹歸舟疾驚起鴛鴦相背飛 過盡層城渡石梁亂山千疊轉羊腸草堂居士風流在與種寒香滿古堂 江城春色漲晴空櫻杏漫山潑眼紅溪轉路回人不見藍輿十里度松風 雨濕平林松桂香斷雲荏苒拂踈篁江山故自可人意從此歸休策最長 佛日縱步相尋索歸甚苦戲成絕句 相逢不可苦相催只（一作直）到更深月上回莫怪室空無侍者夜窻相對有寒梅 戲成二絕句 老讀文書兩不前亦無餘地可逃禪閉門省事羣置遠唯有貍奴附日眠 病犬但慣唯附日懶貓藏縮尚逃寒寧知雨馬霜風下更有長途不道難 口占二首 城北城南柳絮飛街東街西鵓鴣啼海陵三月與春別一夜雨成三尺泥 風雨偏連春事休十日九日轉城頭雖無俗物敗人意可使澄江消客愁 偶作 去年芳草又萋萋休數王孫猶未歸更見春深送春鴈三三兩兩傍雲飛 偶作二絕 不嫌羸病守繩床世念紛紛久已降一夜月明如白日驟聞急雨打天牕膏火從來只自焚何曾野鶴駐雞籠如何死亦無公論地下猶存衛府勳鄙夫養病苦不足諸公覓官常有餘自是閑人不更事可隨雲鳥更深居

擬古 寒雞不能晨苦雨自朝夕上爲雲雷集下乃龍窟宅坐看陰外天缺月挂殘魄少來可喜人牖戶陳玉帛平生千萬年畧有二三策千山所種木日在斤斧厄念君十年心使我雙鬢白 擬古 西鄰有佳人開戶納明月月照衣上纓同心爲誰結此結令幾時未解心已折隔林聞鵓練起坐更嗚噎情人在萬里我獨音問缺不聞行路難但見思歸切年來契闊久煩士或喪節如何空牀居初未見短闕胡馬與越鳥本自無離別草摧新霜白秋送池水竭君心有斷絕妾恨無盈歇 題焦寺丞詩冊三絕 一世奔波在別離君家孝友獨天知已令好夢傳消息更有賓鴻効羽儀 路旁來報定何人物理潛通自有神想得三衢相見地至今草木亦長春 河朔家人墮渺茫江南風日正舒長已知原上鶺領處更入雲間鴻鴈行 丁未二月上旬四首 丞相憂宗及編氓恐禍延乾坤正翻覆河洛倍腥膻報主悲無術傷時秖自憐遙知漢社稷別有中興年 厄運難云極羣公莫自疑民心空有望天道本無知野恨留黃屋青城捧宅旗燕雲舊耆老寧識漢官儀 羽檄從天下于今久未回如何半年內不見一人來周室仍遺孌宣王且遇災猶存九廟在咫尺得祈哀 主辱臣當死時危命亦輕誰吞豫讓炭肯結仲由纓灑血瞻行殿傷心望虜營尚留儀衛否早晚復神京 喜才仲兄弟至偶成四十字 落日下喬木好風來暮船徑思投轄飲復作對床眠寂寂驅愁外紛紛着酒邊平生五經笥不直一囊錢 中端應時 避亂久去國遠遊將抱孫氛埃到湖嶠愁難滿乾坤氣力吾先老風流子獨存相逢能少駐重爲倒餘尊 謝人送詩 堅坐少愉樂欲行還滯淫時蒙七字句可慰十年心歲晚日愁短天寒霜雪侵主人不猒客敢辭酒盃深 讀東坡詩 命代風騷第一功斯文到底爲誰雄太山北斗攀韓愈覗王秋霜敵孔融不見陸機歸洛下只

聞張翰過江東廣陵雅操無人繼六十餘年一夢中樓攻媿先生集戲作二子爲丞分越邑女兒隨壻過江南莫言屋裏成岑寂匹似當初只住庵 經筵講詩徽章進詩 聖主承丕祚于今歲幾遷昭回光飾物剛健位乘乾善治新更化當陽獨攬權誅鉏及共鯀擢任列閎顛莫日方謀始宸心最急先未遑親政理首務闢經筵恭儉甘卑室尊嚴拱細旃晝居勤已甚坐侍禮無前講徹詩三百時逢運半千諸儒深誦說六義極摩研俯閱毛公傳旁參鄭氏牋慨尋中古意重是素王編舊本三千首終存十二篇雖遭煨燼厄所賴詠歌全開迹因農事安民在井田成功時邁酌興業大明緜東國思平賦南山樂得賢艱難由后稷勞來美周宣起自紹熙載迨茲嘉定年關雎從肇被殷武遂終焉寵數傳中旨恩光被爾聯神文期繼踵元祐信齊肩內廐頒雲騎雕鞍絢錦韉茗分龍焙品香拂御爐煙衆俊咸宣力孤生亦倫貢少時曾學仕老去未忘筌納祿誠休矣歸耕久晏然鋒車俄促召梓里謂登僊詞禁容揮翰天官命典銓豈知佞莫竟重得侍甘泉朽質何能報孱軀殆欲捐尚思求讜諫海嶽效塵涓 謝剡中沈元龍惠詩 東陽何事到東州百語曾無一語酬深羨松筠無改葉自言蒲柳已先秋千金既覺成虛擲雙璧還驚又暗投別後未知何日見但將

吾道付滄洲。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六　二支

詩（宋詩五）

衰起岩東唐集臨安邸中即事且謝誠齋惠詩　猶得十篇慰族思。坐吟行詠只相隨。豈無一箇閑賓客。便有誰來得似詩。　東風一夜轉西南。分外羈愁分外寒。秋裏酒腸渾不放。一盃全似十盃寬。　老來無復夢清都。到得清都卻守株。此子行期猶自拙。箇中能巧定應無。　一去重來髮已星。八年歸老卧漳濱。似曾相識滿天下。不信憐渠未有人。　問殺樓居隘似囚。一樓四壁障雙眸。越睛下得樓來看。又被西風趕上樓。　有愁無睡眠青青蕪齧虫吟到五更。不分小蹤同作祟。呼牌也作百般聲。　世事全無只恁閑。光陰閑裏故相關。欲將睡去消磨日。睡得醒時日未闌。　只作離家一月程。如今一月正飄零。定非官祿星臨命。想見流年是客星。　急雨斜風一夜狂。客余愁枕五更長。問君箇裏情懷惡。不聽鵑啼也斷腸。　挑燈拭眼聚詩材。撚斷髭時句欲裁。判卻三更猶不寐。待渠明月過樓來。　萬花叢中客裏身。可憐虛度一番春。日長尋得寬心術。喚取門前賣卜人。　男兒弧矢四方居。何以家為莫念渠。打撲精神希一遇。書來不必問何如。

范石湖大全集程助教求詩　殘山剩水帶離亭。送客煩君遠作程。真欲明年攀吳楫。白沙翠竹是柴荊。　藻姪比課五言詩。已有意趣。老懷甚喜。因吟病中十二首示之。可率昆季賡和。勝終日飽閑也。　舊歲連新歲。涼床又暖床。山川屏裏畫。時刻篆中香。畏壘安吾土。支離飽太倉。右數身便健。鶴背入纏腰。　捌鹿紛紜夢。亡羊散亂心。形昏遮眼讀。愁苦撚髭吟。幸覺行迷遠。其如卧病深。通身都放下。何用覓砭鍼。　日暖衣猶襲。宵長被有稜。朝晡三楪飯。昏曉一釭燈。伴坐跧如几。扶行瘦比藤。生緣堪入畫。寂寞憩松僧。　繩倚扶枵骨。蒲團閣倦膚。事疑償業債。形類著囚拘。空劫真常体。浮生幻化軀。箇中元不二。無語對文殊。　秋熟羞盤饌。芳辛賣枕幃。候晴先曬席。占濕預烘衣。易聚雞皮皺。難培鶴骨肥。頭顱雖若此。虛白自生輝。　數息憎晨清。伸眉愜晚晴。隙塵浮日影。窓穴嘯風聲。捫蝨天機動。驅蚊我相生。偶然成一笑。栩栩夢身輕。　貴仕龜鑽兆。閑居馬脫羈。冠塵昏舊製。帶眼剩新圍。堆案書郵少。登門刺字稀。掩關灰木坐。体示季咸機。　日青浮珠珮。聲塵穎玉簫。秋懷潘鬢禿。午夢楚魂銷。注水餅花醒。听薪鼎藥潮。南柯何處是。斜日上廊腰。　靜裏秋先到。閑中晝自長。門閑

疑泄柳尸祝湯庚桑腹已枵經笥身猶試藥方技名今日愈勃窣負東墻
汙漬節枝赤苔封屐齒青有醫延上坐無客伉分庭霽月鑽牕罅鳴禽
側枕聽萸嗔猿鶴怨岫幌兩年扃　偶然　偶然寸木壓岑樓且放渠伊
出一頭鯨浸横江無柰螳螂雖運海不如鳩躬當自厚人何責世已相違
我莫求石火光中爭底事賓親收拾付東流　再題白傳詩　香山歲晚
惜芳辰索酒尋花一笑欣列子御風猶有待那生吹律强回春若將外物
闢舒慘直恐中塗混主賓此老故應深解此逢場駒戲眼前人周孚鈆刀
編崔仲才問詩於予作此贈之　曰吾未此居時已聞予名墮地驥騄絛
破殻陵伽鳴過我不憚勞琳琅照棐荆圖史佩蘭權辭章嘆縱横實綠託
毀來歲月令崢嶸相望百里遠尚記十載情袖中河梁句規摹漢西京賞
子主壁姿愧我蜩蛩聲城麋及見迫欲語還自驚斯文煨燼餘作者夷跖
並苦苣不柰秀淫流自滿清差池百年內望子為長城已知蓄積富更在
淘汰精君看上歲田寧可鹵莽耕石渠久則穿誓勿塞此盟床頭有濁酒
會與子同傾　讀呂居仁詩有味其言因錄致德裕隱軒中且次其韻余
貴蒼煙窮谷之約於德裕故末章及之　紛落不解羈鞿無緣官米郎
抱此恨終歲常鮮懽家書破萬卷生計才一簞積憂苦薰心獨以詩自寬
清於虫鳴秋淡若雲出山老眼久無人一見為解顔菰蒲葭葦中英才得
任安向來三日疑共此一室閒人事喜乖悟此後會面難駸駸爭奪徐臨
淵穀黃間日月老鬚鬢白挽不一還那知冀頴波可以濯肺肝我形已支
離乃學仍泙漫會營南山廬與子同歲寒　次韻朱德裕讀豫章詩　黔
安老居士平日漫為官渠壞衰何補詒亡續更難真為漢玄嘆寧知楚纍
看會買旱比去斬無負此冠（事見集中）泰七史慶臣好詩而喜使飲之酒
而贈以是詩　踏遍荆吳鬢欲華夢中煙雨暗三巴白鹽赤米猶能飯碧
澈清流便當家子黨昔誰怜范叔吾門今始識劉乂鷓斯賊食雖堪笑捐
祝無勞置齒牙　偶成六言　筍蕈歌眠露夜蒲團趺坐花時莫嘆老驥
千里且喜鴟鵂一枝　葉水心集讀葉子元詩題其後　心閑誤比游絲轉
境勝空疑渴駿流我已輸君聞早覺醉吟都與日中收　薛景石兄弟問
詩於徐道暉請使行質以予錢界之　揮先書是吟邊物珠走錢流義自
通認得徐家生活句新來攔與諱詩窮　題孫季蕃詩　子美太白常住
世佳人栩栩夢魂通瀉落天河洗汝舌移來不周盪汝胸千家錦機一手
織萬古戰場兩峯直孰南孰推與莫前虚蕭浪管吹寒煙龍驤攜白蘋集
古詩　庚身乾坤中適意乃其常貧賤亦天然尤怨徒自傷平生賦命薄

守已豈不良量分猶過差神理翻百狹苟無濟世具希進未免狂鄙哉綵
上人達跡空潜藏市朝車馬喧不疑松菊荒何妨著衣冠用捨姑逢場儻
無傀倬心世亦不見戕　十旬五旬病三日兩日餓閉門本求安歲月不
可過秋成尚百日急迫如星火西風吹楸林木葉朝來墮夕陽下城頭蟋
蟀鳴戶左褰裳臨溪水照影非昔我悲歌動鄰里慘慘風滿座懷深聲愈
淒辭絕意難和人生一世間太半逢坎坷為樂須及時候忽傷老大　西
風正浩蕩出門無所尋强起理菊花聊以慰我心傍籬見南山經句阻秋
霖豈不欲傲遊處此泥淖深涼颸帶寒煙暝色著高林歸鳥未遑棲撼撼
風葉吟遊子悲故鄉感嘆歲月深一室敝蓬蒿空壺絕孤斟排徊東墻下
仰視林端參耿耿夜何長白露濕衣襟　初日照池底游魚戲漣漪落日
延西林蜻蜓弄斜暉忘情體自適不但禽鳥微以兹慰心胷富貴如何違
捨策者清溪步屧臨荆扉青天委長流孤雲無所依居然忘物我身世忽
若遺　凡人種園花但取紅紫麗今我種園花所樂在生意侵晨草露濕
園林有清氣寢興不裹首散策遶花次次第除叢枝分明去浪蘂客至旋
結襟捨柯惜餘味新梢繞過屋猗榦漸拂地是中有深趣欣然心自慰
送客出河門返手閉籬關歸來懸午牕坐看屋上山衆雛困未覺擣藥聲
已殘倦鳥止不飛鷄犬亦在欄高林靜白日時覺鳥聲閑寂寂窮巷中翳
翳桑柘間不妨麻稻香無時來鼻端　古詩四首呈劉行簡給事丈　人
生寄寒暑銷鑠如然薪但見烈火炎倏忽燎灰塵不過數十改即已無此
身豈不甚哀哉言之為酸辛達士易與足一飽即自伸過者運多途貪婪
喪其真如此不飲酒徒為世上人　一室守丘壑四海無遐想樂此鄰里
歡坐閱草木長燕寢北牕下桃几遂俯仰清風動柴荆白日照窮巷接目
有佳色到耳無驚響樂哉心迹安庶保神氣養百年茅簷下邈矣千載上
少年負豪氣乃心在有為天下非我能胡為久棲棲聖賢既在上治具
皆設施一廛為天氓豈不樂在兹但願禾黍肥富貴從此辭雨露被東皋
草木含華滋一物遂生成仰荷皇天私努力且加餐已矣復何期　人無
百年期乃為千歲根蓄積為眾鶵此意古所歎憫余貧賤士窘束未易論
今歲夏潦至信宿水浸門舊粟已告竭新稼無一存朝分糠籺飡暮撥藜
藿吞一身未保活況敢念子孫雖云傷我懷賦命不可奔未死尚為氓一
息猶天恩　絕句　小雨收溪北微雲沒舍西地暄鷄鵝鬧日暖鵓鳩啼
無題二首　春風桃李容能得幾時好誰憐澗底花自對春風老　可
惜花無主分明狂過春誰擣桃李蹊却屬路行人　絕句三首　楚天落

日暮雲浮痛飲狂歌不覺愁醉眼山光似鄉曲怎知身在漢江頭 漢口風光惱殺人綠楊無數遶江津草堂日日來新燕釣艇時時得錦鱗 大別寺前春草深風棲山下漢江清空村野壠誰爲主賴有流移旅客耕 表姪趙文鼎監稅傳老拙所定九品杜詩說正宗作詩告之 平生竭力參詩句久矣窮搜見機杼豈惟蘊蓄儆遮攔要使幽深盡呈露君今學詩叩妙理頗已具眼識精粗他年陶冶融心神好與造化開門戶讀之便感誰使然若見其事在其處會須體物奪天機便可分庭抗李杜風騷樂府久寂寞但見坡谷正馳鶩君才妙齡中科選第恐此道非先務詩分九品吾所創妄與正宗開行路君今持此欲誰論勿使羣言生謗怒 唐仲友說齋集代家君答聞老詩三首（已下參相侍挽歸鄉伏作） 流水高山舉似誰我慚善聽匪鍾期三詩歷歷皆可語彷彿當時病可師 附熱衒泥不足言爾來秋錫亦紛然不趍鑪炭趁寒谷青白於中覺汝賢 江山天借使詩昌太守風流似沈郎莫作推敲衝導其好攜佳句過黃堂 讀章嘉甫詩 句法亡來久詩壇忽有人看君戰字若勝我食芝新國史空遺恨竿門未識真尚須樽酒細非效捧心顰 次李撥索楊繼甫詩 詩未得得巧搜尋清似壺水洗我心白雪陽春皆絕唱高山流水欠知音秦淮森森涵秋影楚岸迢迢起夕陰此際須君速相就寒鴉越侶欲投林 再用韻 愛山欲作抄秋吞濤宜進回倦壯心排遣牢愁須魯酒激揚逸氣和春音歸與物色荒山裡晚矣功名惜寸陰寂寞孤芳聊自守不殊蘭芷在深林 張南軒集張子困求予詩爲賦此 窮冬泝荊江風急波濤怒張君一葉舟追逐任掀舞時從古岸傍頗得班荊語君家岷山下鬢眉挾風雨萬里垂橐歸問君何自苦兩兒繞過膝秀色隱眉宇昨者試省中旁觀正如堵誦書聲琅琅亦復記訓詁呼前與酬答進止良應矩我爲三咨嗟每見必摩拊撫君須愛惜事業貴有序美質在陶冶如繭無苦窳道遠方愁予速成戒自古可使利欲風居然熏肺腑良心人所同愛敬發端緒岷江本一勺東流貫吳楚但當養其源日進自莫禦君歸閉門思予言或可取 馬上口占 向來一雪壓霾昏曉跨征鞍傍水村七十二峯俱玉立巍然更覺祝融尊 偶作 世情易變如雲葉官事無窮類海潮退食北窗涼意滿卧聽急雨打芭蕉 偶成 公庭過午無餘事退食歸來默坐時晴日半窗香一縷陽來消息只心知 謝用椽惠詩 一見知心事挑觀慰目評慈祥漢循吏儒雅魯諸生莫作周南漢終期冀北程新詩連夜讀梅影伴孤清 楊誠齋集讀淵明詩 少年喜讀書晚悔昔草草迨今得書味又恨身已老淵明非生面揮嚴識已早極知人更賢未契詩獨好塵中訣久睽暇處日偶到故交了無改乃似未見寶貌同覺神異舊戢出新妙蜩空那有痕贓跡不須掃腹腴入珠粉天得萬象表向來心獨苦膚見破幽討寄謝潁濱翁何謂淡且槁 讀唐人于濆劉駕詩 劉駕及于濆死愛作愁語未必真許愁說得乃爾苦一字入人目蜚出兩睫雨莫教雨入心一滴一痛楚坐令無事人吞刃割肺腑我不識二子偶覽二子句兒曹勸莫讀讀著生愁去我云寧有是試讀亦未遽一篇讀未竟永慨聲已屢思覺二子愁併來遮不住何物與解圍伯雅煩盡護 偶成 珍禽飲盆池將扇撲窗戶一聲驚得飛再聲驚不去 絕句 楓老頰方少山晴氣反昏舊貧今更甚已冷幸猶暄 書王右丞詩後 晚因子厚識淵明早學蘇州得右丞忽夢少陵談句法勸參庾信謁陰鏗 詩情 只要蜩詩不要名老來也復減詩情虛名滿世真何用更把虛名賺後生 讀唐人及半山詩 不分唐人與半山無端橫欲割詩壇半山便遣能參透猶有唐人是一關 跋黃文若詩卷 五字長城壁不如鼠肝蟲臂得關渠竹坡集裏曾相識驚見蘭亭繭紙書 無題 坐看胡孫上樹頭旁人只恐墮深溝渠儂狡獪何須教說與旁人莫浪愁 和韓子雲惠詩 李自同袁好誰令異巷居忝承五箇字不但百車渠句法端何樣先生肯乞（去聲）餘只容揮翅鈌敢道出無車 和濟翁弟惠詩 竟歲不得回移書馬用頻我方得吾弟今豈有斯人海內友非少談間子獨親醉餘無浪語尤見醉中真 相思何所似饑者食人頻此客非常客詩人太逼人黃初那足過子建巧能親臺閣俱知己誰爲薦子真 語妙渾忘夜杯行未厭頻平生憎俗子勝處要吾人已結詩中社仍居族裏親酒邊不著句何許見天真 跋張功父通判直閣所惠約齋詩乙藁 句裏勤分似燈前得細嘗孤芳後山中一瓣放翁香若處霜爭潔曜來鶴校強不應窮活計公子也奔忙 擬汲古得脩綆詩 學子研終古難將短淺求汲深欣得得探綆要脩脩遠酌源千載長繅思萬周初如眾眼隔忽若井花浮意到言前達詞於筆下流昌黎感秋句聖處極宜搜 擬玉水記方流詩 觀水那無術曹於往記求是間還韞玉其外必方流縝栗淵潛久英華氣上浮清波皆中矩寶祲直橫秋金海芒相貫璿源折以幽瑞如君子德不病暗中投 擬歸院柳邊迷詩 玉殿朝初退金門馬不嘶院深歸有處柳暗迹都迷紫陌春無際青絲舞正齊風烟忘近遠樓閣問高低殘雪鶯聲外斜陽鳳掖西小陵花底路物物獻詩題 擬上舍寒江動碧虛詩 江遠澄無底秋

深分外寒。太虛元碧淨。倒影動清漪。浪雪翻空碎。天藍落鏡看。光搖楓葉
冷。聲戰蓼花乾。盡手琱心苦。詩脾覓句難。人間那有許。我欲把漁竿。　題
徐衡仲西牕詩編　江東詩老有徐郎。語帶江西句子香。秋月春花入牙
頰。松風澗水出肝腸。居仁衣鉢親分似。吉甫波瀾併取將。嶺表舊遊君記
否。荔枝林裏折枇杷。　為王監簿先生求近詩　林下詩中第一仙。西風
吹到日輪邊。杜陵野客還驚市。圃子先生小着鞭。拈出老謀開宇宙。本来
清向只雲泉。新篇未許兒童誦。但得真傳敢浪傳。　張功父索余近詩。余
以南海朝天二集示之。蒙題七言。　作者于今星樣稀。凄其望古駟難追。
空桑孤竹陶元亮。玉佩瓊琚杜拾遺。肯笑吟秋如嬾婦。（蟋蟀也見古今注）
可能擊鼓和馮夷。報章不作南金直。慙愧君家丙藁詩。　讀樊川詩　江
妃瑟裏芰荷風。淨掃癡雲展碧空。嫩熱便嗔疎小扇。斜陽酷愛弄飛蟲。九
千刻裏春長雨。萬點江邊花又空。不是樊川珠玉句。日長淡殺箇衰翁。
與長孺子共讀東坡詩。前用唐律。後用進退格。　急性平生不少徐。讀書
不喜喜觀書。十行俱下心未醒。兩日俱昏還月餘。偶與兒曹繙故簡。共看
詩句羨春蔬。問来却是東坡集。久別相逢咲勝初。　狂看平生多少書。分
明便是蠹書魚。萬籤過眼還體去。一字經心却似無。急讀何如徐讀妙。共

看更勝獨看渠。翹生冷笑仍相勸。惜取殘零覓句鬚。　與長孺共讀杜詩
病身兀兀腦岑岑。偶到兒曹文字林。一卷杜詩揉欲爛。兩人齊讀味初
深。斷肝杜却期千載。漏眼誰曾更再尋。筆底姦雄死猶毒。莫將饒舌泄渠
心。　謝邵德稱示淳熙聖孝詩　古人浪語筆如椽。何人解把筆題天。崑
崙為筆點海水。青天借作一張紙。作商猗那周皇矣。廷尉簿正邵夫子。淳
熙聖孝貫三光。題大如天誰敢當。夫子一洒金玉章。銀河吹笙聞琳琅。吉
甫奚斯鴻鴈行。彼何人哉唐漫郎。夜来玉蟲雜金粟。老夫春寒眠不足。起
来拾得聖孝詩。燈花阿那聖得知。　跋吳子真秀才諸卷　君家子華翰
林老。醉吟芳草夕陽愁。閒紅落翠天為泣。覆手作春翻作秋。晚唐異味今誰嗜。耳
孫下筆參差是。一徑芙蓉十萬枝。喚作春風二月時。旁人笑渠眼花恐落
井。渠方掉頭得句呼不醒。老夫向来守荊溪。郡有詩人无不知。贈我連城
雜照乘。一夜空齋横白（芙蓉春風之句。乃其之警句也。唐吳融云。不勝
芳草元更惹夕陽愁）　周益公大全集劉仙才仲俊示其父醉庵詩集索鄙
句　蹇步蹩躠到作溪。病眸眩瞀刮金篦。清風滿座無塵事。遺墨盈編有
舊題。父美山人居水北。今知詩社續江西。醉吟跌　誰能寫髣髴琳琅識
介珪。洮硯祖拋林集次韻答李孟達通判索鄙詩　剛後無詩亦可憂。人

言賦者古詩流。欲聞正始今安在。須向先秦以上求。元酒大羹存至味。子
虛亡是謾相酬。萬人叢裏誰人曉。獨有夫君猎點頭。項安世丙辰悔藁陳
信民求詩　予合陳平甫。吾當項信民。食兵吾不愧。門轍子方貧。老眼觀
斯世。多情尚若人。相過無遠近。元不計冬春。　次韻鄭撿法與胡教授論
詩　古詩亡狗曲。新樣入桑間。論稍經坡谷。人方敬杜顏。（詩至子美。字至
魯公。皆集大成。坡谷亦然。）天機傳抒軸。僧衲忌攔班。妙處無多洩。從来造
物慳。　謝張先臣秀才惠詩（詩人張武子之孫子以達）　古不
要世人憐。碧瓷千尋綆。朱絃五十絃。鼎来三影句。印脫一燈傳。依約雲門
路。寒驢兀瘦肩。（予與張武子游當門今十年矣）　偶得二首　水邊楊柳
禿髏沙。路上寒梅喋未花。欲識乾坤生物意。桑根麥子已含芽。　雪中春
到梅花覺。冰底水行人未知。珍重天公好消息。通今通古更何疑。　絶句
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覓。偏愛在長沙。　次韻黔陽王令
論詩五絶句。　洞庭五百里巨浸。衡岳七十二高峯。不是公家椽筆。个
中拖手若為容。　舊日輞川圖上翁。而今孫子尚家風。如何寂寞黔陽去。
五兩青綸一畝宮。　驪珠一百二十六。落紙句圓字字同。怪得春来全少
雨。煙雲都在錦囊中。　見說吟哦三十載。從来此字一生功。勸君莫用彫

鎸得。只恐令人晚更窮。　我亦童年學露螢。老来留眼送歸鴻。自從謝絶
曹劉後。浩蕩春光滿太空。　得句　平生為斯文。思極心欲破。得句如得
官。歡喜不能寐。走牀行百匝。如覺此身大。昔我得官時。悠然但高卧。　次
韻謝姜自明秀才示卷詩　高人貴寡和。不顧世俗非。君歌陽春曲。調與
衆耳違。朱絃古時瑟。素積前朝衣。尊我秦羨鍱。枯腸飲晨飢。贈我和氏璧。
茆欄發宵暉。平生織流黃。忽受苦錦機。愧非鍾子鑿。空枉伯牙徽。　謝姜
夔秀才示詩卷從千巖蕭東甫學詩　千巖一派落都城。承露金盤爾許
清。古體黃陳家格律。短章温李氏才情。等閑又得詩人處。咫尺相過故將
營。想見紅塵烏帽底。幾多懷玉未知名。　監利許知縣見示詩卷（錫）戩君
五十四篇詩。燃盡青藜杖一枝。長韻屈平經裏思。短章介甫集中辭。只因
雲夢曾遊耳。便把江山盡得之。割我錦機君已甚。不須更遣世人知。　謝
王草場示詩卷說　王郎老句合超羣。曾是東萊語夜分。多向斷崖生絶
景。或於晴野度輕雲。舊吟古意無人解。新住荒園免世紛。特地藍輿穿北
郭。已聞藜杖過前村。（借韻）　陳櫻寧既刊周左司太倉稊米集於集陽趙
使君復刊櫻寧詩於荊門。詩家皆美其師徒傳授之懿。余亦次韻美之。
鄉人長幼班以年。戚姻遠近合以建。未知骨肉金石堅。祖孫父子其屬天。

詩人一炷倉梯煙玉州拜後攫穿前如念爾祖思厥先非真有間胡得焉漢餘師法忌襲沿譜系散落觀者眩玉州搖首吾不然持此薄命將誰妍向來得法及膝穿老矣重任猶承肩有能一鏃直我絃兩手付汝君不見大書深刻開重玄偏四大海求其傳章甫自鳴集張德恭以詩當謁次韻

新詩俄拜辱半醉未全醒如入圖書府宜游著作庭文章先體製耆舊有儀刑愧我空遲莫窮居晝掩扃 故里猶牽夢他鄉且定居老於經卷熟病與酒杯疎耕稼少豐歲交朋多素書飄零常自笑潦倒更如誰 無題 碁局機心在詩篇習氣餘去來旋磨蟻生死蠹書魚閱世雙蓬鬢還山一草廬苦無食衣計不是故蹰躇 謾成 時事何年定吾生半時休僧居才解夏遲壘又防秋遠水朝滄海斜陽傍小樓西風吹畫角歸思滿扁舟 六言 刺繡何如倚市力耕須要逢年留醉堂中老子日長沽酒無錢 飢腸有句欲吐隨巷無人肯來薄晚飄風驟雨終年枯木寒灰從來鍾鼎無夢是處林泉可家料事頗知風雨逢人且說桑麻 一丘一壑粗足老圃老農可師鷄唱不踰風雨蛙鳴何擇官私 舊書終日懶讀小斧有時獨携取醉旋篘白酒護生不殺黃鷄 兒女逼人咄咄交朋笑我悠悠幸逢邊塞無事但願山田有秋 陳造江湖長翁集偶題 霧紅煙

白忽橫陳雨後風光聖得新說似遊人須著便陰寒已破一分春 無題多譽庸非躅念草一謙良是辟兵符先生謦欬忘鷄口俗子過逢動虎鬚 酒鵂車後無何飲易卷床頭脫復看豈謂浮生須此具世紛方解不相干 才不時宜嬾治生學專信已一官輕只今尚友須千載獨惜時無尚子平 居爲耕叟出爲官出處人將二致看朝市山林俱一道却須神武掛衣冠 薄宦受風捷還家歸岫雲行人與喬木老色竟平分末路愁周札窮交有墨君看渠縱若若千騎詫鄉枌 浪出嗟何補歸來樂有餘山川付不借天地託蘧廬酒熟聊呼客鈎垂不在漁平生接避意政用蓋逕蹤 卧病十四五秋來身自輕已拌不籍在寧復可憐生每笑隱者傳尚存身後名灌園聊日夕分藥且交情 題五柳先生詩編年後二首

淵明英傑氣不減運甓翁漫仕徑拂衣高枕北牕風平生經世意蕭然詩卷中卯金納大麓正自竊鈇雄妖雛自取死遽敢貪天功斯文未斷喪吾道聊汙隆把菊得沉醉真氣欽長虹區區記隱德史筆殊未公 郎報議麟經下書日義易曲學暫寒曀日月豈終蝕陶翁詩百篇優造雅頌域九原不容作妙意渠能測今君語折衷指示了皂白定知泚筆人斜川舊仙伯壹甕無餘蘊領覽飽新得言下悟永師吟邊識圓澤 送詩陳惠伯惠伯求所居三詩既爲賦作此以送 危樓深室桂爲堂題品端宜虎豹韋歷數諸公皆大手尚須此老索枯腸馳神幾夜層虛上血指如今妙斷傍聊復送君供覆甑未須傳到鄭公鄉 閒題 自笑冠裳裳沐猴只今江海信虛舟斷無具闕珠宮臺信有黃鷄紫蟹秋詩外盡爲閒日月人間分占素公侯政須鷗鷺供青眼未厭山林映白頭 再次韻謝惠詩仍叙不敏 百鎰黃金數仞堂何如盥手頌佳章奪胎信自非凡劑獻佛當知便放光斤運向來車合轍影斜還惜鴈分行衰年離緒誰禁得鏡裏新絲莫計長 小家茨竹即爲堂暇訪深林索豫章平日林頭但周易看人筆落便靈光庳隆賦質嗟多樣良捨論材要當行莫向黔婁問奇貨長沙舞袖可能長 淨居主人索詩急筆賦 淨君棟宇庳辟塵山居不乏塵外人我來肯作厭客想老語一一刊翠珉頻年愧煩香積供醉後狂言亦安用詩成每傳覆瓿譏更向叢林繫輕重咬公啓公後進師好事繼今誰似之他年落事須妙質政自兩公勞夢思 韓守松卿索近詩（錄數紙寄以弁詩道意）昔人技成歎屠龍似我五字勞雕蟲鑴肝搯腎探懷忱半世不辭詩得窮詩成頗訝神與力疇昔夢中分五色援毫動作萬鈞幹應俗何曾一錢直豪韓有句當千年取世所遺政自賢數篇斐向青眼還可復把玩

盤中圓君家十頃園翠谿近榭遠亭如畫出時須喚我一尊同笑對風煙揮此筆 戲作（飲食少進不佳韻師招飲湯食止病因成古詩） 書生禀賦紙樣薄平日扶衰惟粥藥一日飲濕小嚙肥河魚數日煩醫治佳辰府公約把酒嚴斥廚丁預節口借問主賓醻酢餘還許公榮袖手無厚味臘毒古不予如作病何仍古語生世倒非金石堅支離如我更可憐鏡嗔動使諸病入冷生亦復百憂集彭殤瘠肥李自齊此理祇許蒙莊知筯下萬錢無足取廚薦三韭徒自苦法士語飲應且憎何如卧客懷中醉不饜婪酣任人嗤殺伯何如辟殺髙人師黃石陳遵張竦納鑿夫何爲彼此未可相是非七十老翁誰能促戚縛此戒辭死病但吾命在張挹拙軒集先公守汝陰嘗以詩送都曹路君挂冠東歸載乖崖公留其錄語今傳播世間三十年矣適寓居潁昌一日有都曹公之季子字文老者來自京師出其家所藏二帖紙墨如新因道存沒之舊感慨于懷方追繼先公詩韻以遺文老時方就試春官待報也 誰聞騣蕞言執手爲改容此道久寂寥世態日方濃昔翁守潁尾軒裳心已慵感懷督郵老獨蹈二疎蹤脫屣太倉粟歸謀田舍春浮雲悟此理可必祿萬鍾亡矣衛門下哀哉馬鬣封其表付諸子介胄輕邊峯坐看一戰覇此言天心從翁詩墨猶新我涕交頤霣

重尋筆硯盟愧乏好語供子非終窮者時節會自逢　客有誦唐詩者又有誦江西詩者因再用斜川九日韻　泛觀今人詩機巧由心生鏤氷與鑄木未免求虛名豈知製作妙渾然同水清塵埃數張紙亦足傳佳聲趨不知守辛勤到莫齡奈何口耳間一見意已傾投身入詩社被褐生光榮黨同代異說初非出本情我願剖藩籬學力隨所成　戲題　雨路路華白生風嵐氣清秋心愁不展垂月曉難成　偶得　容舍墻根草木生市橋官柳已欣榮洪鈞造物元無意只是東風有世情　偶成　竹奴角簟頗相宜正是書齋寂靜時白鳥忽穿林影去自携紈扇細題詩　又前朝晴暖昨朝寒細雨催花聲不聞處處閑門掃蚕蟻家家垂柳隱鞦韆東灣泛艇看人渡北埭扶筇向晚還惟有葦山怕陳迹輕烟冉冉薄螺鬟

偶書二絶　靜觀萬物各隨緣天亦何心付自然鸜鵒不村鷓鴣貴豈知鸜鵒得天年　又知鳧短鶴長語誰賦花榮竹脆詩物理無窮難測識且傾美酒樂天時　偶題　夜深水冷無香餌若箇黃鱗肯上鉤我欲釣鼇安爾用一竿風月好廻舟　題司馬才叔詩後　司馬才名世所賢銀鉤珠唾尚依然塵埃試看蛛絲壁倒指於今六十年　六言　梅長官深有味（越八以揚梅為梅長官）木居士喜清游未用三熏三沐且占一壑一

丘　色惟有用文子草亦堪餐此君未須歌南浦雨終是望渭北雲馮太師集　有作　名塵塊屢拂世垢思一滌急索脛已腫虛驚背獨汗窘步裁免跌高談卒成謾辰去將奈何磨頭鬌如墠　偶成　長歌詠考槃酒落似休官愛竹臨溪倚携書坐石看足頰猶着屐髮禿自忘冠頗爲無多欲持身到處安　新稼軒集　書淵明詩後　淵明避俗未聞道此是東坡居士云身似枯株心似水此非聞道更誰聞　讀邵堯夫詩　飲酒已輸陶靖節作詩猶愛邵堯夫若論老子胸中事除却溪山一事無　再用韻　欲把身心入太虛要須勤着淨工夫古人有句須參取窮到今年錐也無　偶題　逢花眼倦開見酒手頻推不恨吾年老恨他將病來　人生憂患始於名且喜無聞過此生却得少年耽酒力讀書學劒兩無成　人言大道本強名畢竟名從有處生昭氏鼓瑟誰解聽亦無虧處亦無成閑花浪蘂不知名又是一番春草生病起小園無一事扶藜看得綠陰成

偶作　至性由來稟太和善人何少惡人多君看瀉水着平地正作方圓有幾何　又　兒曹談笑覓封侯自喜婆娑老此丘棋鬪機關嫌狡獪鶴貪吞啖損風流強留客飲渾忘倦已辦官租百不憂我識箪瓢眞樂處詩書執禮易春秋　一氣同生天地人不知何者是吾身欲依佛老心難

住却對漁樵語益眞靜處時呼酒賢聖病來稍識藥君臣由來不樂金朱事且喜長同壠畝民　老去都無寵辱驚靜中時見古今情大凡物必有終始豈有人能脫死生日月相催飛似箭陰陽爲寇慘於兵此身果欲參天地且讀中庸盡至誠　姚成一雪坡集　杜甫吟詩　平生忠義心一飯不少忘臣甫寧餓死願君堯舜唐　題梅谷詩藁　不與春風落世間萬山明月雪漫漫谷中更有人如玉招隱不來清夢寒　魏鶴山大全集　建士拖霆　自奏以詩相送　三峽雲連白帝城風波九死得餘生虎頭狼尾亂流濟猶向馬肝緣壁行中行何妨需在險心亨但見坎常平況逢詩友慇懃問寧復窮途哭步兵　口占　秋風已颯梧猶碧宿雨纔收稗亦花天着工夫供醉眼東鄰有酒不堪賒　偶成　有口即飲酒有眼只看書看書知古今治亂能愁予不如一味飲醉眼皆蘧蘧　沂水春風弄夕暉舞雩意得詠而歸爲何與點狂曾晳箇裏須參最上機　劉漫塘集　讀韓詩和其韻（詩有二句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　韓子文同孟氏醇陳言去盡只天眞君詩費却彫鐫力筆下應誇自有神　和王克家所寄草堂詩二首　絃歌流化記琴堂雅會難言愧互鄉正對薇花揮翰墨猶能春草夢池塘　身在金華與玉堂寄聲時到祝鷄鄉爲言舊訪廬處

士柳壓平堤水滿塘　偶成　日下浮舟去雲還曳杖行物華隨節換人意與秋清小圃疏逾潤荒叢菊向榮幽尋元自好底用絆浮名地曠晚逾靜山空月倍明銀河横瀨急石澗伴吟聲颼颼迎風葉飛飛濕露螢歲華行晚矣爲爾一凝情　木落山呈骨泉空水反源知時秋燕去負日午風喧玉粒炊晨饌金英卧晚園歲華今已暮身世兩忘言　樂歲饒嘉澤荒山徧有秋斷雲猶過雨平陸自交流香飯炊紅粒嘉蔬薦綠葵蠅營竟何事老我即菟裘　曾彥約昌谷集　水北民家窓間有題夜深短檠燈功名平生心者戲成平側詩二首　詩書窮年燈功名平生心辛勤驚遷喬衰寫猿伐林蘭青誰爲容木絃無知音安能如蜉蝣隨時安其陰　竹水兩縣境水北一草舍鄙屋日見斗糧匱玉待價禍福自倚伏得失忽晝夜子盍去墨守我亦入遠社　知縣次韻來復寄二詩　亭亭青琅玕水霜崔嵬心雖無桃梅姿知非荼荆林涼風西南來清圓彈空音其誰喬彭殤相從山之陰　得志鳥擇木失喜鵬入舍但恤孔氏悸忍索少室價小草有遠志積李欲縞衣所覩匠伯顧不復棄櫟社　知縣再次韻不作平側體復次韻二首　步出山前坡還望徒驚心下無百尺濡上無千歲林至人有遺言三歎金玉音莫飲盗泉水莫息惡木陰　和氏得荆璞載走數百舍

謂足奉至尊過眼不售價有時置篋笥光彩忽驚夜持歸弄兒女足以照里社 伯量同二弟欲見訪湖莊以詩告至褒拂過情輙次其韻 清江一曲分鬭倚作琴書上下灘（琴曲清江引有上瀨下瀨聲） 鵲報主人知有喜悳然金玉總稱難笑殺商山綺與園幾年煩使護風寒只今勲業繞如此孤負衰顏鏡裏看 年來奪錦馬韋空而況君家有八龍傳與鄉人經濟策問焉何惜少春容 子敬作詩已久不以見示忽出一卷其中有四十字乃相陪避暑三峽橋之作戲次其韻 乃有詩如此清新思湧泉寅緣塵外景發露性中天萬事驚陳迹新功喜盛年常流歌枕處醒得困時眠 章泉言語妙天下知僕無詩能且未識面乃時以佳篇見餉何也不敢再戲盛意勉次韻二篇以謝 珍重章泉辱寄書應疑不復夢康廬本無學術安時論誤入班行拱帝居老失應招寧為祿時乎歸釣亦非漁宦情山色常如此欲去遲行娩二跡 吟罷新詩卻看書先生必自愛吾廬天開上壽供椽筆地出佳泉相廣居自古莘耕懷道義只今聲德起陶漁直須大老歸來好莫道高情與世跡 況子沿檄來歸舟過淮右繡衣左國録贈行以詩因及袁矜輙韻奉訓三首 況也來從班馬儀泛舟千里尚醲香庭雖過鯉元無立楞偶乘由得問旋親見治民如治眼歸談

擒賊定擒王驥思父子寒如此孤負珠璣富墨莊 金石為心錦作腸業前合侍玉皇香只因淮蔡須裴度不為并州戲葛強繡斧適來新遣使纏衣從此盡輸王功成遠勒燕然石關部江西左氏莊 憶作相逢疑豫章笑談親接蔗牙香如今但有心期在不似當物腳力強投老頗能安晚境祝鑾聊以報明王藺編未了平生債冷淡猶能讀老莊 史君見示鹿鳴詩走筆奉和 眼明及見犬科文發策當書第一勳八句催行歌白雪一言合意定青雲君今去亦朝天上主聖還須對夜分遙想朱華傳勑處九重春色醉朝曛 四明趙添監連日惠詩不能盡繼匠手次唐律韻以謝

焉口為銜不自寬轍環唯筆可深耕門迎滄海襟期闊地逼天潢句法清吾道本無青白眼世情休歎短長檠珠璣肯袖來邑谷不道陳人畏後生 陳倅寄惠四詩用昌黎和裴相韻愧不能當也走筆賦二章以謝 兩歲驅馳馬首東曾微一戰可論功因人偶爾成擒蔡無計降之媿伐崇萬竈炊煙歸塞下十分農事到湟中酸寒使倆繞如此孤負新詩託至公

近來人物盼江東況也書生責勇功痛定卻思三策謬歸來猶想萬山崇誰從荀伯官察東賦入昌黎句法中我事尚多心事少若無佳語可酬公 偶成 春入園林種種奇化工施巧太精微山禽說我胸中事煙柳藏他物外機既遣杏桃呈似了又令蜂蝶近前飛如何有眼無人見只解四郊看落暉 腳踏和風步步春石魚樓上等閒人興來衝口都成句眼去遊山不動塵李白誰知他意思挑紅漏洩我精神忽逢借問難酬對只恐流鶯說得真 桃紅柳綠蘇春華燕語鶯啼盡日佳誰信聲聲沂水詠又知處處杏壇家 可惜有生都衮衮如何終日只紛紛滿前妙景無人識到處清音獨我聞 我吟詩處鶯啼處我起行時蝶舞時路著此機何所似陶然如醉又如癡 偶作 此道元來即是心人人拋卻去求深不知求卻翻成外若是吾心底用尋 誰省吾心即是仁荷他先哲為人深分明說了猶疑在更問如何是本心 若問如何是此心能思能索又能尋汝心底用他人說只是尋常用底心 此心用處沒蹤由擬待思量是討愁但只事親兼事長只如此去莫回頭 可笑禪流錯用心或思或罷兩追尋窮年費煞精神後陷入泥塗轉轉深 心裏虛明著太空乾坤日月總包籠從來箇片閒田地難定西南與北東 莫將愛敬復彫鐫一片真純得自全待得將心去鈎索旋栽荊棘向芝田 忽認胸中一團氣一團氣裏空無地既空無地更何義此無廣狹無一二 惡習起時能自訟誰知此是天然勇多少禪流長詆訶不知此勇不元動 回心三月不違

仁已後元曾小失真一片雲花輕着水寘寘不復省漓醇 有心切勿去鈎玄鈎得玄來在外邊何似罷休依本分孝慈忠信乃天然 此天然處不亦妙費盡思量卻不到有時父召急趨前不覺不知造淵奧此時合勒承認狀從古癡頑何不曉 羲疑先賢嗇於言何不明明細細傳令醒從前都錯認更加詳後即紛然 夫子文章不用為從心口到沒參差咄哉韓子休汙我卻道詩葩與易奇 雪月風花總不知雕奇鏤巧學支離四時多少閒光景無箇閒人領略伊 勿學唐人李杜癡作詩須作古人詩世傳李杜文章伯問着關雎恐不知 詩癡正自不須攻只為英才輙墮中今日已成風俗後後生箇箇入樊籠 儒風一變至於道此是堯夫未識儒除卻儒風如更有將軀騎了復騎驢 道心非動靜學者何難易癡雲欲掃除迅霆無擬議無妄而微疾勿藥斯有喜一輪秋月明云為豈思慮 太極奚河圖河圖非太極別復贊無極哀哉何太息何不觀古聖一一已默識（狀）湖為作圖爻擾而曲屈是孰知五行五行皆妙質不可離合論渾渾體自一安得孔子生邪說俱蕩滌哀哉復哀哉太息復太息 當敬不敬謂之悖當正不正謂之諛是中適莫俱難着意態微生已覺踈劉後村集 古意二十韻 自從混沌死萬象困穿鑿淳風誰挽還古意日

濁薄。余幼聽輪囷泛濫通流畧短篇堪製鯨片文可驅鰐吾嘗觀敍妙渠敢識雜駁北未涉菘岱南僅覧衡霍莉破評三隽（有公以決抑揚分予君又分爲之三隽。）竹隱表一鶚（余文傳公十科目代有能才減之爲）雖萬世流傳未經聖刪削歲晚歷九州導從惟一鶴飄然乘剛風騰而上廖廓金色大千界水渴幾萬落荒哉漢陵闕叢爾邃城郭逶窺予宗廟盡見佛樓閣吽開閶闔雲耳聞鈞天樂吾持此安歸喜極還驚愕恍疑緣崖墜又恐行路錯詩魔暫辭去来如隔日瘧易展隨天莫難踏實地脚萬病皆有方惟狂不可藥拙吟示兒曹聊記武公譚　古意　吾夫子喜攜遺逸太史公曾傳滑稽堯帝拯曾避巢許（柳云唐虞揖遜三朴内。）武王栗不飽夷齊拾来穗即萬鍾禄採下薇堪百甕虀不是狂言大無當聞之齧鈌與王倪。　無題　死以子托友病將身付醫友今多市道醫或似屠兒　怒漢唾師德酒徒拳伯倫吾評此二士頗子後無人　季世雖相復先賢量有餘潞還子方詞彼答致平書　主聖如天忍棄遺臣愚何地着孤危白虹貫日殆虛語中野復霜無怨辭寶玦已隨屍血浸鐵鞭未必鬼臂知莫年一寸丹心在卻怪湘纍有許悲　江北塵高戰鼓酣惜無赤壁順風帆城池險固爲樓百郡邑蕭條有户三明主依然勞聖慮諸君豈得尚清談爲乎頗牧不復作誰與兒郎共苦甘　夕烽　一夕徹甘泉鑄印分弓王座前天狗如雷防急變佛貍死卯意謫傳漢家豈可無三策胡運何曾有百年漸覺風寒逼堂奧寄聲諸老急籌邊　一揮萬字思如泉曾映金蓮讀奏篇黎扶方燃芸閣上葉舟忽傍釣臺邊詩成渭北空相憶謀寢淮南恐未然君去吾當從此逝未知握手定何年　鯨海外多仙境界蟻窠中有小乾坤不愁北谷愚公老自覺南柯太守尊　郭郎線斷事都休缺了衣冠返沐猴棚上傀儡師何處去誤他棚下幾人愁　棚空衆散足淒涼昨日人趨似堵墻兒女不知時事變相呼入市看新場　游公念舊繞三月鄭傳俳才恰半年老去獨當千箭鏃向来不踏兩船舷　項垂翅短立攤攤孤咲誰聽秖自悲寧爲焦山山下土不將身托上林枝　放言　丹劓乾谿衣紅塵拂粃糠只消一隻鶴安用萬頭羊　戀闕子牟遠還鄉賀鑑狂老人忘節序有菊即重陽　鏡悲鸞獨舞射感雉双飛早認色空是晚知婚宦非　萬里先行脚三家晚閉關留求詩入海又作史藏山有酒聊排悶無書可訂頑君看鷩鎩羽似若早知還　雜記五言九首　洞達開堂奧荒唐說刹塵儒醇明吉子釋點熱瞞人不必括捲性安能拄梏身誰知千載下有箇葛天民　青牛先已去白鶴久方歸若欲分優劣老儋賢令威

東行值伯倫西去逢無功不知何國土疑是醉鄉中　履霜行于野絕粮厄於陳伯奇父逐子仲尼天戮民逐日忍渴走唱月使倒行今人骨已朽秦皇冢亦平　先傳傳後學自覺覺天民曾儒述甚者何以捄迷人荒哉務天子轍迹徧九垓已爲偃師弄更引化人来　愚愁皆根性巫豎各有傳參禪纔一宿學幻費三年　題拔公贈鄭介夫詩　玉座見圖數粟粟莱色民如何崔白筆只寫蔡奴真　向来與相國投分自鍾山不入趙村館甘爲老抱關　下吏語尤硬投荒身轉輕不然王局老肯喚作先生　雜詩　幅裂常巴割地羞掃平忍雪載天讎穹廬已蹀元顔血露布新函守緒頭　聞說關河唾掌收擬爲跋子看花遊可憐逸少興公輩說者中原得許愁　由北圖南有混并自南收北費經營從今東起書生論啾飫者人致太平　不及生前見虜亡放翁易簀憤堂堂遂知小陸羞時薦定告王師入洛陽（放翁絶筆詩云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少年意氣慕橫行不覺蹉跎過一生便脫深衣籠窄袖去參留守看東京　鞏洛山川幾過兵漢家初遣使修陵可無神物呵對虎直讓香煙到柏城　長亢祟點於堅者勒固姦雄桀虎何剩製赭袍添曲蓋中原假帝不勝多　鞠躬解作華人語辮髮来持虜帳書秖合索綯牽畜狗不煩伐鼓享鷄鴇　侍傳將軍約早回楚村相國更頻催江東將相真如虎去執胡雛莫過来　全衆回軍未可非反旗鳴鼓亦兵機不知三帥揚鞭際誰爲君王殿後歸　勢窮斯變變斯通向面初更便不同西北怕他小老子東南有箇太平翁（紹興間宮中呼秦太師爲太平翁。）　一番旗鼓建行臺勇者投軀富華財遣將不消攅草戰國王秖要撒花回不妨割肉餧豺狼和約依然墮渺茫未必與吾盟夾谷且須防彼劫平涼　蠲除一倍臺符下摧借三分暫撤傳賴已奪麾耕壟上不然伏鑕徇軍前　說向丁男與小姑各勤耕織了軍需莫教塞北同文軌卻爲江南減賦輸　胡来如鬼去如風哨騎何曾待素紅峴首一春無使至興元六月在圍中　擁旄佩印各榮華已貴無官可復加若不掃門來相府必曾養馬侍中家　蘇衛滅胡同拜爵裴韓平蔡亦聯鑣秖今光範門前客太半河陽幕下賓元子寘人防壁後穰侯搜客到車中鶴杯定不疑半傳匕首何曾害魏公　貂侯世世襲蟬冠厮氐人人築將壇但見門中俱貴盛誰憐階下最孤寒　口占　陌上鞦韆索漸收金鞭懶逐少年遊晚風細落梨花瓣飛上春山總是愁　時有吟哦撚鬢髮別無主掌繫氷銜寧歸南畝稱三老怕守東華趁六參趺蕩已將經束閣跏趺聊與佛同龕向来塵柄高懸起舊

事何人可共談。絶句　定本蘭亭傳廣父，荒公蓋字發蒙初，兒童若問何人寫，向道樗翁八十餘。　愁腸一飲輙無筭，病眼四時常有花，舊日讀書垂釣處，重尋如到別人家。　潘郎鬢豈春能綠，東野肩非雪亦寒，世上那無仙可學，人間惟有老難瞞。雜韻七言　元老墟墓中得貶諸賢煙瘴裏招魂無盡自誇佛口眼子厚光掩鬼骨髓。黨碑　雪蕭大傳幾罹禍訟石中書又納忠豈可朝無宗室老不知家有國師公（劉向傳）　回仙輕擧乘黃鶴太白大醉騎鯨魚絶湖飛過人不識入海問信今何如。寧草兩都卿雲賦不作六朝徐庾詩賸馥沾李翺張籍殘錦分江淹丘遲。

文公左目晩羞明猶抱遺經細考評令汝畏書如畏虎天公折罰使偏盲。

聰明不及前時久惟鼻猶能嗅臭香老去無端都塞了不分鮑肆與蘭房。　造物將如此老何懸車以後藁尤多晉劉伶醉戲爲頌楚接輿狂偶作歌。　周旋王庾二公際傳授弁汾諸子間歲晩更無人共語牛欄西畔荷鋤還。　老憐幾箇小孫兒不减添丁與阿宜漸有墨鴉掃總興絶勝竹馬走廊嬉。　讀書十行目俱下上樹百迴心尚孩君看大年與文叔當日皆從童子來。　拔茂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性天莫求鄰媼誦姑付後儒箋至賢翻如俚尤癯始似僊吾非肝肺異老得子同然。　讀竹溪詩一首。　不敢匆匆看情總幾絶編參他少休髓饒得弁秋先有頷低頭拜師曾枕膝傳已將牌印子牒過竹溪邊。　次韻王元度二詩（表侄之子）　留落而今兩鬢秋暮年出處愧前修敢云余補韓公處極喜君來謝客州。奇甚實鐘騰紫氣清於玉瓚薦黃流後生不作先賢遠便合相推出一頭。

向來綺語禍機深幾劫靈均欲自沉周廟人曾銘在背管城子已禿無心今惟伯樂能訓慣後有鍾期必賞音老矣尚須君警策昔人一字答千金。　宮教惠詩次韻　忘機鷗鳥日相親算祖曾言畏四鄰幸有山林容此老不將籬落寄他人誰能交結令韓呂猶記周旋昔鄭陳睎髮中庭蹻足卧絶勝稚拜望車塵。　又用前韻　既生未老各情親誰道先生不覿鄰莫嘗揮兎驚鳴者豈無罦網與魚人何曾膝上推文度亦許車中載小陳（陳太丘訪荀淑長文尚小載著車中）。賜第京師即山鑄得如跳出軟紅塵。　即令身在水雲間不著斯人王荀班。子美步歸猶戀闕浩然肩聳徑還山。人情薄似平原酒世路危於灧澦灘。華棟把茅皆幻假祝君黃髮映朱顔。　讀太白詩一首　翰林萬里出峨嵋曾受開元帝異知只道高耆能毁禹無端璨子亦嗔癡空傳飛燕當時句難覓騎鯨以後詩的是長庚星現世秖穅伯友與王師（李華爲白墓誌云下爲伯友。上爲王師）　覧西

齋弟手抄諸家詩一首　小總幾載共吟披重見殘編掛事悲早日才高鸚鵡賦暮年淚盡鶺鴒詩神交夢尚通康樂手擇書堪付阿宜若是孔懷因未斷安知來世不吹箎。　偶賦　自己深藏畏俗知客來鄰曲善爲辭。偶彈冠起成何事徑拂衣歸自一奇村飲婦常留燭待山行童亦挾書隨。明時性學尤通顯却悔從初業小詩。　自題長短句詩後　春端帖子謀渠儂別有詩餘纔變風壓盡晩唐人以下託諸小石調之中蜀公喜柳歌人廟洛叟譏秦媟上穹可惜今無同好者撙前憶殺老花翁　唐詩　瀛州學士風流遠中葉君懟貞觀唐靈武拾遺晩霸旝開元供奉老佯狂戲苕翡翠非倫擬撼樹蚍蜉不揣量賴有元和韓十八騎麟被髮共翱翔。　題林文之詩卷二首　叔李詞人雅稚哇喜君詩卷美無瑕朋儕卻走避三舍句律斬新成一家。背學小兒烹亂腔要看大手拔鯨牙。村翁豈敢持衡尺直爲癡年兩倍加。　君豪自盍相推巽吾老猶堪共切磋。有許奇奇并怪怪直將少少勝多多。風人所作範而正治世之音樂以和。他日薰絃要賡載勿爲騷士五噫歌。　黃源嶺客舍題黃瀛父近詩　不但行吟又卧披掩編因有感於斯競爲蛙蚓號鳴態爲觀龍鸞天矯姿楨挹孄人偁大好琢磨容我指微疵自慙學識非康鼎安敢陪君共說詩。　題黃景文詩

晤叟懶親燈久矣得君贄卷閤還開專心致意刻成鵠有膽通身占斷梅中的孟云非爾力鑽堅顏歎竭吾才舊時奇字今忘却不是無人載酒來。　蚕穿草履行求友晩閉柴荊病絶交古德皆曾經捧喝今人不肯事推敲吟千萬首等蛩響續三百篇無鳳膠霍地鬢毛如雪色少年歲月莫輕拋。　六言二首答林天驥長短句　天孫機上刀尺雪兒口裏宮商愧我元非郢客恨君不識秦郎。　書郡曾累逐客墜釵能謗醉翁寧作經學博士勿爲曲子相公。　六言三首　表賀赤烏白兎韋布披襟巨題定價堪提鰲嶺逢辰不讓龍溪。　錦機組織尤巧紙田收獲甚微即令東閣藏起多時掃閤載歸。　南塘登極數衮平園掛石尾驄已矣諸老絶筆勉哉吾子着鞭。　三先生文集讀李翰林詩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惟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　雲庵覓詩　百級危階上翠巒四邊山色自低環海鄉無限蕭條景收到樓前是美觀。　鬱孤臺上唱和詩成示成季諸子輩　落日寒江斲句詩千吹萬斲竟何爲不知老去還成癖到了封題更一吹。　書生誨所寄詩後　揺膝支頤體漸康入門已作白家香從今休傍官人俗但向林泉呼二郎。　謝王爾贍爾中惠詩　兄弟初年事網山髭鬚未出正童顔我方盛壯今瀛老多謝新詩敘舊懽。

誦少陵詩集　麻鞋奔走杜陵翁。卧盡風帆雨驛中。人已不愁窮餓殺。年年催促要詩工。　謝余子京驟惠詩　晝同學曆夜觀星。壯日情親忽老成。莫恨異鄉相見少。一來人物一番更。　逐來無物示拳拳。到老生涯尚闕然。坐久但貪情話好。又勤鷄黍費囊錢。　謝丘子中惠詩　高叟生來五十年。方知弄筆學詩篇。此郎甲子才奇一。吟詠看看到適邊。　聽吳畢聞講杜詩今夕行因効擇子偈體成一絕　春秋皆貶事無褒。莊子思之意若何。下筆便為齊物論。大家命酒且高歌。　同行歸急困倦不能詩行李致遲遲。周遣好拾詩。歸程催我急。脚力與神疲。來往成虛費。料名未有期。流傳堪膾炙。造物不相虧。　陳叔盟兩惠詩以一首謝　休要逢人誦六經。紅泉仕事已彫零。向來未壞共王壁。到處閑搖普化鈴。幾歲寒牕頭也白。兩篇新什眼空青。還鄉旧識多農賈。那得柴門自掩扃。　予畏惠詩用韻酬之　老慵秖合在雞羣。變化那能慕海鷗。壯歲親朋多死別。窮途造化與生存。欲尋衣食愁無路。却被妻孥怨少恩。健筆期君今落第。相期未得剩空論。　謝余薦鴞聰易惠詩一首　向得追隨父祖間。此來重結子孫懽。自嗟三世須臾見。不有餘生會遇難。詩杜已收風月美。舉場秖用粃糠殘。百錢聊買時文看。容易如君直換官。　次韻林君則惠詩湖水當門四面山。旁羅書史坐中間。他人共我何曾有。造物於君本不慳。况是早教緣累少。便知晚與歲時閑。餘糧換得鮮魚羹。大勝草藜陋巷顏。

方秋崖集　讀白詩　我貧良亦鑄。未老生白鬚。業名奉常第。年已三十餘。半生苦無幾。寧不欲疾驅。山麋野而僻。所至皆崎嶇。一登督是府。兩駕太守車。意見有不合。棄去不待終。所以二十載。同一優侏儒。豈如雲水身。自適瓜芋區。夕吾酒一斟。朝吾飯一盂。貧賤與富貴。本自無差殊。寄語劉伯龍。毋煩鬼揶揄。　人生有窮達。不係才不才。造物所付與。聖賢不能回。君看孔孟氏。遇世何如哉。豈其有不如。王驩與桓魋。以茲自忖度。所遭已踰涯。前塗固不反。後顧又可咍。同時第進士。或未離蒿萊。歸來亦云幸。蕭散目不杯。山池芰荷過。野岸芙蓉開。幅巾一節竹。適可眠秋厓。　左耳聽北鄰。哀哀哭其夫。家破肉未寒。欲與死者俱。右耳聽隣婦。呱呱哭其雛。夫亡僅一女。不自禁妻痛。攬衣夜向晨。銳歎何喧呼。誰何過喪車。送骨荒山隅。中年自多感。人世何所娛。聞見又如此。生歎歲月徂。明朝計安出。痛飲真良圖。　以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為韻作十小詩　居千卿者三。至九卿者四。不傳牛背眠。醎酸信殊嗜。　玉虹橫吾腰。金貂直吾首。寧知千載名。不如一杯酒。　事有僥倖間。遺臭及百代。吾觀於斯人。不過一字愛。

東坡真天人。落筆蓬萊宮。何如亦壁笛。一鶴横秋風。　周有說愛蓮。陶有詩愛菊。吾居則誰與。其諸子猷竹。　朝吾一苓膏。夕吾一殺醁。詩腸其殷雷。此事底須卜。　秋雲七尺藤。夜雨一卷書。寂寞空山人。微此誰與居。吾心如鐵石。命則薄於紙。藉口見古人。則亦賴有此。　彭殤同此軀。顏跖同此心。哀哉宇宙間。群生政林林。　吾猶金在冶。惟冶者所甄。謹毋出光怪。夜半號龍泉。　三絕句　掀篷仰看玉崢嶸。借得漁船一日晴。九曲水窮山雨急。老仙於我得無情。　鶴怨空山久勒文。買舟重訪武夷君。一聲鐵笛不知處。但覺滿身生白雲。　莫問神仙定有無。地靈端不着凡夫。我來局促渾輕健。飛上前山不用扶。　尋詩　蹇驢路雪灞橋春。畫出郊茨野水濱。纔見梅花詩便好。梅花前世定詩人。　胡得唯索寫近詩　生涯未辦闕疎酒。書册相携撿點梅。過眼事真如墮甑。向人口合且銜杯。昨窺古鏡十分瘦。病起情懷一硯埃。舉世好竽吾鼓瑟。故人猶索寫詩來。次韻張録携詩見過　家在屏山東復東。高軒肯過白雲中。石橋自是神仙處。竹屋相傳句律工。日暮春江愁李白。山寒秋菊老龜蒙。時平莫神揮毫手。此論於予却未公。

蔡定齋集　讀龔實之參政詩　耆舊頻凋喪。懷人念里閭。哦詩三歎息。廢卷一嗟噓。造膝言猶在。謀身計亦疎。功名今已矣。英爽竟何如。　偶作　老僧真是百無能。有口何嘗話葛藤。入定參禪良自苦。超凡入聖又誰曾。東西路別徒勞泣。南北宗分自取憎。箇裏無禪亦無佛。常行粥飯在家僧。

歐陽守道巽齋集　索胡學聖詩　為侯君詩十日留。無詩何以別交遊。自緣白雪難於和。莫把明珠暗處投。往施固慙三不報。此鳴儻許兩相酬。令番但挈空囊去。湘水湘山跂跂愁。

陳杰集　和彭教諭論詩　平生於二南。百過在芣苢。不知孰舞蹈。但覺烏可已。煌煌古人心。豈與不傳死。天和本發中。世味或食耳。全明凋靡後。末造放蕩始。折揚紛皇荂。敗素正堪紫。斯文吾衰久。安得力任鄙。天河儻可挽。舉俗快一洗。不且尊杜黃。卿言尚予起。　誦詩　盛氣劘騷雅。長歌歷杜藩。二南四字始。萬古一辭難。　無題　大地生靈惜瞙乾。紙田不飽腐儒餐。閑將博士虀鹽味。試上先生苜蓿盤。口語甘時心猶異。中邊甜處味方宜。詩情合屬東坡老。慙愧當年荔枝。　聞說江邊起柁樓。欲將吾道付滄洲。三年惡巇盧仝屋。一日輕裝范蠡舟。蹈海高懷欣獨往。濟川好手蹇難留。檣陰䑪下能容我。兩笠烟蓑傲白鷗。　至日拜賜詩　千官萬歲講朝儀。黃繖高張簇仗齊。清曉山牕頻扣首。九蹟隆準伴宸奎。（上堂研細書有二條。）　程簿能靜袖詩來訪次韻　高吟鼎鼐壓經奮。草㗖紛紛子貢牆。

雪曲我應慙郢下、笛聲公自感山陽、堪嗟絳老呢塗役、
孤負春宮桃李場、斗大康山盛儒者、憑誰推此叩循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湯應龍
圈點監生臣秋河
臣李繼文

永樂大典卷之八百九十九　二支

詩　宋詩八　元詩一

滕元秀詩集上鄭廣文詩　无注非眞巧昌歌非衆嗜我詩本不工好之弗肯置胡能欽温飽頗復作災祟無益不自知刻畫要研娟先生六藝學已得聖賢秘三絶笑鄭虔詩律乃遊戲伊予亦何幸茲獲巾幘侍豈惟怯大巫正自漸小技却嗟賈長江哦詩尹不避文公倘見容願教推敲字　先君和云吾儕不解事剛欲羊棗嗜居然藜莧腸厚味非天畀此腐儒餐庶幾不爲祟蝎來釣瀨濱溪山相娬媚況復有詩人深悟作者秘諸公競推挽其奈造物戲青衫晚從事着以供燕侍文章可華國誰云秖小技堂堂陳無敵敢不三舍避載酒跋前跽時當問奇字　鼓腹無所思朝起暮歸眠淵明詩也以詩定韻爲十詩　郊墟遠人煙棲迹在衡宇年齡迫衰謝漸覺有病苦眠如隔離穀耳僅聞鍾鼓手中一枝筇藉以扶傴僂少習舉子業不能中科目暮竟爲尉丞州縣甘碌碌四任奉眞祠一家仰寸祿勿云腹負予予亦負此腹　居閑閱往史掩卷忽長吁兒聞翁吁聲取酒滿注盂悠然盡三酌雜慮散如驅乃知此神物不可一日無　我居西山下距城半里所門前有雀羅户内無阿堵小圃桃李空數枝獨苦苣同心相過時小摘爲烹煑　我前有萬古非夢那無追我後有萬世未夢安可期欲知今現在正似昨夢時夢中無實事徒自勞心思　立夏少半月穀雨是今朝梅子酸着齒麥穗長半腰天運不暫停又將轉斗杓無復冬裘御重取夏扇搖　芳菲去無迹人家綠陰裏有園屋西偏足以縱步履酴醾香絶奇橘花香更美日烘香自發不待微風起　萬籟止不作寂寂山居夜鼓聲起神祠磬聲來佛舍幽人啓樓窻户月光相射此景不可孤呼兒具杯筆　神龍困難豢天馬豈易縶淵明肯折腰爲此五斗微我本田野人初不慕輕肥食未從人乞隱不待賦歸　我讀淵明詩或至忘食眠人物葛天民度越羲黃前胷中抱眞淳筆下雜言詮妄識閑情賦詎識其超然　三月十二日晚雨因取淵明詩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之句定韻賦十詩翌日雨未已姪坦師來相招時方賦六首暮雨晴還舍遂足十韻（元本闕第十首）　中年知學道所得不遠微老來衰拙甚動與世俗違詩書束高閣蓬藋擁環扉自應車馬絶不待門墻揮　蠶婦正望晴耕夫又須雨蠶既惡濕葉牛惟便濁土我不事農桑薄祿仰官府衣食有

不足何敢怨貧窶　自得林下趣窮處甘如薺白雲爲朋友青山是昆弟幽池萍未生開來弄清泚照影不能悟徒自塵纓洗　風吹飛絮亂日照遊絲高情景方可愛暮雨忽瀟瀟老人蚤睡眠夢覺鷄戒朝簷聲鳴堦除雲氣冒山椒　去歲所種竹今歲望成林竹萌猶未見時節春已深遠茲一雨潤犢角庶可尋切勿輕剪截長養今蕭森　久雨愛晴色久晴欣雨聲下人自分別上天了無情人喜春色麗又悲秋氣清是皆妄心耳四序奚虧成　遠寺有緇徒殷勤久見招是日籃輿出輕雨颯晨飈稽首謁佛像焚香坐僧寮豈惟飯滿鉢兼有酒盈瓢　靜觀一世人忙多閑者少贊髮已剝除應接亦紛擾何術生羽翼物外得輕矯難求九轉丹且盡一尊醥　老人見桃花悟者有靈雲我見亦有悟花前飲玉醥可憐南北家諭說事紛紜禍問叅老禪何如叅麴君　閑題　漏雲殘日淒欲陰占巢歸鷩紛投林風吹曠野暮色白山近小窻秋意深已將夢事了得喪更憑杯酒寄浮沉書生習氣難料理有底苦吟勞此心　李彭日涉園集擬古　彼美如花人如花復如玉嫁作征人妻別長歡日促拂拭可憐妝翠袖抱幽獨飛狐驛使斷交河無寸牘春著鞏梅繁風吹秦樹綠草生森茸蕤誰能辨資萊啼裏花成子愁聞笋爲竹雨滴翡翠帷月上寒蛩蟀稍知秋邪遊能忘窈窕淑新人工參差故人勤杼軸淊埋爲病媒經緯有邊幅君言銅夫君夫君當熟復吉君君不知我自藝蘭蘅　題洪駒父徐師川詩後　籍甚洪崖縣高寒欲無敵徐郎聘君後挺挺百夫特堂堂無雙公户外滿屨迹虎豹雄牙須儕流甘辟易徐詩到平澹反自窮艱極周鼎無欵識賞音略岑寂險何不支梧少陵頗前席洪語自奇崛餘子傷剽賊大似焚絡述文字各識職二子辦飣餖鄙夫與下客采食薦鍘羹能蹯雜象白殿最付公議吾言可以默　醉書　春風吹草木本蕣換萊杇亦復吹我頹袛解成老醜速呼醒酒水來祛掃愁帚遣客我欲眠深憐柴桑叟　酴醾奪日來春餘閑雅雍容亦甚都脾脫園林衆芳歇持觴耐久作歡娛　稚子滿林春笋生殘花老境尚多情瀟洒封侯眞有自奇姿未讓感陽城　湛湛胃中萬頃波翻疑沒器是中豈從來未許愁知處頑首因愁福（一作猶）面皮　以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爲韻賦十詩　孟夏樹扶疎繞屋鬱青青了無俗事駕歡歌頗忘形洩雲閟前峰寫雨自神屏蘇孟有妙理未減五侯鯖　清晨澹無營披衍瓜芋區二難能幷起嬰兒千里駒抗顏将髭鬚酤酒挑胡盧幸非李元禮何勞爲楷模　潛玙穿屋頭幽草圖合使手攜東皋書竟熟俱上口詩無擬澀江文不誇幼婦婆娑丘壑底藏此十

馬走　丈夫志四海摶風類鵬舉方其未遇時案身閩中女晝伏夜動者
貪胃如倉鼠炯炯抱名誼所慎在出處　我有百衲琴巴渝不同調三疊
太古音邪免世驚笑彼哉遇嵗徒睥睨追風驃幼輿雖折齒初不妨岑歗
謝公東山時傲侯等塵霧一朝長桓溫攝衣忘雅素忽着進賢冠頓失
滄州趣勇退真難忘天末橫雲度　昔者溫簡與王屋頗清曠建封禮為
羅非復無度量落膽劾權臣龍街連宦謗戀嫪胡不歸猿鶴儼惆悵　少
室拾遺公許身稷與契韓侯為作牙俯交軒冕兒獻策盡淮夷把類之丹
犀未免謗松桂應遭北山移　尋壑逐飛鳥持觴送歸鴻不解世俗書揩
古何所家久矣川效殊列茲山不重應容闥隱居佳眠聽松風　舉世市
道交誰能保榮名譬之多財賈怨囂安得贏一身拱璧重萬事秋毫輕向
來冥寂士飄然遂遐征　豫章董瞿老求詩　珍重膠西相風流後葉孫
退藏善射策曠遠頗窺園韻絕五峯秀句奇三峽喧羞山多勝蹟周禮魯
俱存　讀書　歐峯秋色外一上一回高踐華誰云險捫參未覺勞雲扉
留野客霧臚卧方袍往類非吾事何須似馬曹　錢盱眙赴上因乞詩
君自金張侶從子嵇遠遊祇園分客秩呈渚繫歸舟楚國煙霞晚隋河榆
柳林中州多汲引行矣亦封侯　演上人以權詩示余歸其卷演氏系以
長句　花縣潘郎未白頭下從王喬仙翁遊平生四海饒次守脫冠壞衲
藏深幽死生俱在天一角句法不復陰梁州眼明得此道人演更遣權詩
遮世眼喚起靳春十年夢恍如神明還舊觀黑柏蒼鷹飽欲飛天馬嘶弱
方來漢演翁自是塵外客筆端秀句應無敵禪餘軋軋弄鴻機紫鳳天吳
亂紅碧會當戴月漾舟來盡出公家金粟尺　觀呂居仁詩　西風塵着
功夫深老火由來欺稚金鑾花缺月午夢短伐翳正關開遂岑忽看僧珍
五字句妙想冥與神明聚清如明月東澗泉壯如玄豹南山霧柳楊頗挫
百態隨鷙鳥欲舉風迫之莫言持此黃初詩直恐竟亦不能奇老懷凜凜
受霜氣想見此郎氷霰姿鄙夫好詩如好色嫣然一笑可傾國擊節歎之
俯歎俱括中安得着此客此客不肯繼塵爵況復世往如蛛絲秋空橫河
鵰鶚上不許蜂蝶同所歸漢家太尉死宗社大鳥泣墳天所借謝傳未吐
活國謀賚恨懷奇赴泉下僧珍向來期此人頹波砥柱妙入神要當疊些
湘水濱喚起猶兒張吾軍　王子張數以詩見過　午夢螢花濕晚涼衣
帶秋愁來倚柱嘯詩到擘鬣踞律熟無誰敵詞慳不礙酬蘇州語猶在五
字為君休　戲書　虐雪饕風春事晚輕紅未放入天桃即看倚杖花經
眼便許堆盤泰雪毛　晴簷已復聽提壺濁酒聊堪釋荷鋤短短長長愛

園柳三三兩兩數鯈魚　渫井寒泉徹底清不容私地有蛙鳴偷除何獨
充庖易要看捧龍將雨行　止酒廢詩春晝長劇知戒復難忘戲於意
下還詩債便欲花前喚索郎　用師川韻酬甫詩卷後韻　夢中逐谷幻
中歸荆棘飄閱好賦詩誰謂涪翁呼不起細看宅相力能扛太中文價經
皇甫籍也辭源怯退之立壑同盟從已定莫令丛業作愁眉　二絕　過
畫柳花無復綿幾畦麥浪漲晴川幽禽喚起醉鄉夢疑在故園茅屋邊
生綃他日寫荒寒咫尺渾如萬里寬我緣箇與煙霧裏有人應作畫圖看
蘇泂冷然齋集　口占　士生弊於文其實乃無用今年州縣間朋友多不
貢枯槔旱雨工已得輕拋棄大舜與皐陶乃曰選於衆　寓言二首　精
神徧八方一散或為風堂堂世之人柰何總虛空我無騰化術正爾不能
忘面視恍兮惚老子其猶龍　幽關度青牛生在空桑中藁砧未刀頭妾
身變山峯三年化為碧是血本來紅古來埋直氣曾見吐長虹　夜讀杜
詩四十韻　夜讀老杜詩如對老杜面此翁歷艱險往往詩中見曩吾游
川蜀所恨年數淺草堂閒無人正在成都縣斷碑蝕苔蘚捫讀知幾過尋
思隱其下終日弄書卷庶幾平生心所得未應緬親庭宦行在歸計牟初
願言瞻浣花里瓠水乃欽獻人間畫圖樣皮骨惟豐腴京華四十載褐短
更驢蹇至今彼堂上唇綻齒微現獨餘雙眸子利若秋江剪因何太瘦生
貧賤恐不免耒陽一欝炙飲食知味鮮後人美肴膳出語織蝦蜆那知獨
角龍妙用天行健至其得意處刀斡造物轉神雷破潛穴霹靂飛雨虎武
夫荷戈戰颯沓旂鼓偃蛟鼉呿波浪宗廟羅獻冕鞭車再平陸捧璧忍絕
巘又如虛空內一氣互游衍有足恣馳驅不行渠自遠蒼忙鬼神會慘慘
頹狀變春榮與秋悴時節隨晦顯鳳鳴朝陽桐諸鳥從巧囀關雎樂不淫
小弁親不怨此身付天地寧作青紫楦低頭向嚴武陵辱非所便百年稟
忠孝句法老益練君看夔州作大冶金百鍊麟經示褒貶此物足懲勸蜀
山上摩天蜀水下如線山川蘊精異翁句麗而典荒郊夜徂半隔巷聞驚
犬分明夢見翁握手一笑倩殷勤得軟語意若深予眷文章致隆貴嗟黠
到牽考何當同宗文相與携筆硯　擬古　曾城上岧嶢樓觀切辰星其
下視九州我行屢秋春道逢兮美人遺我芳蘭蓀蘭蓀不可佩飲水代朝
餐仰看雙飛燕起勢何翩翩顏淵稱賢者樂在簞瓢間美人捨我去此去
何時還怞怞思徒抽惻惻聲熟聞　夜讀杜老星月詩二十首　肺胃清
如洗脩然二十詩月星連北斗冰雪繞南枝貴堅充茶攪烹龍送酒卮杜
陵天上語舉世幾人知　偶題　少壯憂藜藿堆盤齒齶蹊平生空布褐

垂老膺金珠世有伯勞燕人詎熊掌魚癡年將半百撫事已嗟吁　偶作盤薄意無窮藏脩一畝宮竹鳴知過雨花動覺微風閒作詩如畫長思色是空人言類摩詰雖病有神通　重憶舊句　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白鷗没浩蕩天馬謝羈維矯矯眞無敵飄飄信所之百年能變化萬事燕蓋池　予頃時有一聯云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葛天民極愛之偶再續成　太飽傷清氣微寒最好詩輕鷗儔野性垂柳讓風恣智巧從天賦疏狂聽我爲極知貧者病未許藥能醫　無題　愛酒陶彭澤能詩陳後山浮沉將底用長大若爲頹鏡面冉一葉梅邊屋數間饒君雙鬢白還我半生閒　綠雲無據玉樓空回首悲歡一夢中爲憶當時裙樣色闌墻嫌見石榴紅　月樣梳横鬢脚傾弄簫騎鶴上青冥歸來自滴金莖露手寫黄庭一卷經　夢到巫山起較遲花梢日在不多時關心自對空梁語一箇飛來燕子知　樹端浮綠漲連雲青草池亭不見人猶有薔薇數枝在雖然是夏亦如春　張鎡湖南集戲傚樂天體　去日不可再來日焉豈虛直待百事足謾把四大拘黄河幾曾清白髮莫旋烏全福貴安然眞樂難強圖朴直自許我才能不如渠已盟方寸心免苦六尺軀登臺值明時擊壤容匹夫輕車歷野寺小船泛晴湖金鯽池内觀白猿洞前呼孤山未

學林長堤且懷蘇珍實不滿器醇醪只携壺更帶兩耳鐺旋買四腮魚意均飽煖適迹或升沉殊達人曠大觀萬象歸一途丹鼎鷄變化佛性狗有無快吝此話頭擬議計即疎　集古今山林閒適詩以林泉嘯咏名之夜窻涉塵編山林詩輙取悠然忘世故正味若醇酒渠能道我言不必出吾口抄成長自隨眞爲歲寒友　偶成　出門苦喧閙歸舍喜清逸新篁解重籜尚帶溪粉濕投鑷坐無語風來動書帙留客不須歸今夕月方出　樂天閒適文章累陶令歸來兒子憂兩事吾今渾放下看山臨水更何愁　茆舍絲瓜翳蔓堆漫陂鵝鴨去仍回開簾正恨詩情少風捲野香迎面來　覓句　覓句先須莫苦心從來死注勝如金見成若不拈來使前已離弦作麼尋　吟詩　一日吟成九首詩旁人都愛少瑕疵直須作到無人愛始是吾詩長進時　詩本　詩本無心作君看蝕本蟲旁人無鼻孔我輩豈神通風雅難齊駕心胷未發蒙吾雖知此理恐墮見聞中　讀樂天詩　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學博才兼裕心平氣自温隨人稱白俗眞是小兒言　負放翁劒南詩集　見說詩并賦嚴陵已盡刊未能親去覓猶喜借來看紙上春雲潑灯前夜雨闌莫光朝路送政好遺閒官　戲題　人前一語撞翻墻直氣西秦本故鄉雪

野射麋輕隊馬苦圍移象棲交床詩忙渴硯酒磨墨腫足趄廊花奪香橋揉盡歸官樣去有時閒咲錯商量　改舊詩戲成　不作新詩只改詩當家功用亦幾稀全牛迎刃未能解六鷁遇風先退飛欲脱規模還似舊柱教軀幹不曾肥何如盡付紅爐火免使群公說是非　叔祖閣學座間請觀詩編因賦　出門何許會初心家有師儒是學林畫古更因金印偉書叢方稱錦堂深朱橙薦酒隨冬蟹翠蔓披墻引暮禽每幸酸醎得同嗜可令傾耳聞韶音　王逢原廣陵集雜詩　方春不種蘭然歲無自佩良田弗加芟徒種亦無歲空令雨露恩日夕被蒿艾安坐飢怨天此理果誰在一日不爲田百草已有根況復閒三時其穢何待論豈不有錢鎛徒羞備借勤歲晚憂不耕何獨議耡耘　毬毬晚春樹上下聚百蟲不有口似蠆則生尾似蜂設不二者然亦徒生無慮清陰不可居晚歲還秋風　關雎后之淑棫樸君之明兎罝尚好德況乃公與卿所以彼（一本作被）行葦敦然遂其生誰能弦此歌爲我發古聲　召公方伯尊材亦聖人亞農時憚煩民聽訟小棠下嗟今千室長已恥向耕稼彈琴高堂上欲以無爲化　魚鰕無所能動輙困人得蛟鯨能則乎覆舟取人食黿鼉雖謂殊劉剝同一劌龍不入網羅亦不爲人識　犬羊養於人壯則人食之猛虎嗜人肉

（一本作能食人）終（一本作亦）昧獵者機豺狼與狗同爲害豈必咸封（一本作豈）狐能爲人還作行子妻　古人重非道飢不苟豆羹有爲非其心或不脫晃行如何後世人以官業其生鄙哉樂欺人猶以學自名　還東野詩　吾於古人少所同惟識韓家十八翁其辭浩大無涯岸有似碧海吞浸秋晴空此老頗自負把人常常看平時未嘗有誇詫只說東野口不乾我生最遲暮不識東野身能得韓老低頭拜料得亦是無量文章人前日杜子長借我孟子詩三日三夜讀不倦坐得脊折臂生胝傍人笑我苦若是何爲竟此故字紙童子請我顧去燒此詩苦澁讀不喜吾聞傍人笑嘆之殊不已又畏童子言藏之不敢示柰何天下俱若然吾與東野安得不泯焉　朱翌潛山集　讀杜詩至滅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舟人偶來告飢似詩識也　老翁起布衣詩史天下選眼中無全牛萬象轉榮瘁曹劉如幾華波瀾付一卷凄其憂世心妙若醫國扁惜哉無孔子不得並墳典豹窺管中斑吾猶及淺淺歲月走江淮冷淡空盤盂諸子不見味咀嚼必楚齏遺編過三復奥義見百遍長言起清風竦立侍冠冕滅米散同舟讀已事在眼吾豈監河侯不救在陳患生塵甑屢空憂釜斧不免遲遲千里程與汝共艱嶮雖無百丈牽頗有衆力挽願學平原公試草之米簡更閒借來

今恐有蔡明遠　輒歸自五羊得承可舊詩一編書其後　君不見會山居士居洛陽遠借五寺收文章又不見巢父詩卷何所藏留之天地同久長鑄金琢石非不強金流石泐不可防以人傳人業甚良世人顧未知其方我昔宦游凌大江年少從君壁一雙勝時一詠同一觴頗亦自愧搶榆枋劫火不肯留青囊日住月來心不忘大兒南歸自五羊袖中乃有萬丈光伏而讀之喜莫量重到虎踞龍盤鄉今年貢舶早放洋明珠大貝光溢箱荅賜不敢煩吾皇願得君詩歸獻王蔡九峯集讀江西詩呈游光化料院　江西多秀士卓躒相後先其中最翹楚無出黃陳前森然捍天幹琢削草舍掾羲童扣金石越女調管絃非無要妙音難與韶濩傳王風惜云遠盛宋美獨專沉濃元暉詩典雅淵明篤少陵備衆體太白真謫仙微情寄風月肺腑皆天然自從句中眼一字千金錢于今百餘載誦說如河懸人惟屋下屋何以千萬間正聲日微茫寂感空無邊　古意　古人不可見未習徒紛然精微固難知論議胡爾偏郢曲聽者誰巴唱和乃千世道既若茲淳風何當還矯矯且自強天運終來旋　種木必培根清流必澄源根源得其理流末迺可言聖賢本始務條達盡自然時俗枝葉求持操空爾煩存存此成性道義斯其門　偶題　作書與蜀客止爲求知音不

料緣素絲卻與多黃金今情既已異古意何由尋一笑陶靖節雅趣無絃琴　偶題　暮年無雜慮何事更關情入市非求利居山豈爲名誠存心自逸足健步常輕卻是行遊處春風日日生　寂寞園林迥樓邊念慮寬雨聲連砌響風色入簾寒義理無新得交遊少舊懽梅花自嗜昔歲晚獨相看　日日門前路春風與物期早梅紛白雪垂柳散青絲把酒懷情久吟詩遣興遲閑來復閑往攜策謾逶迤　夜讀蘇州詩　夜讀蘇州詩襟懷盡氷雪飄飄關塞雲微微河漢月秋蘭南窗前清香靜中發懷我千載心歲晚更幽絕　歸自城中承介卿龍頓惠詩次韻　幽雅從君志驅馳愧我人無忘歲時舊因得笑言親心賞知非故詩成語自新一川風景會樽酒且頻頻　絕句　積雨添泉脉寒來送兩山南風北窗下午夢聽潺湲　和伯氏用介卿韻惠詩　信筆題詩學行餘功名聊且付樵漁心閑獨玩三秋翰足健時看數畝蔬渺渺橋園聯草閣疎疎竹徑傍田廬是間日有無窮趣月淡風清靜讀書　悄悄園林世味長碧雲疎散暮天光且寬禮樂興江左厭聽干戈暗洛陽梨葉盡時無伏暑竹陰深處有餘涼從容領會精微旨何用區區底事忙　次劉子駛言詩之韻　試將風月共君哦識處應須出舊科吟咏性情當自得數張華藻第差訛入神致用何

思慮昔往知來謾切磋欲達古詩三百義一言而蔽不須多　劉子野携諸名公詩軸見過爲書其後　長者懶出戶息心聊罷詩諸公舊有作其意已無遺嶺表經行處賢關扣見時悠然皆往事勉務日新期　謝人惠詩　歲事已無幾相過常少賓扣門來剝啄握手見情親月窟文章客花巖老病身從茲襟義合有約待新春　雙林壁間有人寫董仲達希孚韻詩和者紛紛因用韻　寺古蒼松老僧高俗客希我來遊竟日不用筍輿歸　曾景山猶子覓詩　勿謂參也魯孔門最少年能於一唯間頓悟冠三千薛季宣浪語集讀東坡和靖節詩　我讀淵明詩頗識詩外意坡公繼逸響箇中有佳思取友百世上古來獨二士陶固泉石人蘇則廊廟器出處了無同聲名都自異往者不可作刦復通姓字神交定忘形飲食尚知味蕤賓中聲律片鉄猶應類茲文在尼父爲復昌旦事今時道古語莫作今世視以我思惟心充彼剛大氣芥子納須彌誰信畧相似　又讀陶靖節詩命次前韻効其體　濁酒自傾盡陶然忘古今橫琴既逸響聊以寫我心矯矯兩白鵠盤旋下曾林此情誰與傳無絃有遺音萬籟夕已息寧知身是今浮雲翳青空油然起無心寄傲北窗下驟雨落疎林遊子爲三歎寥寥希大音　讀靖節詩　淵明鳴素琴無絃有餘音善聽非子期

寥然賞知心聲滿天地間清越窮幽深遊魚漾澄瀾宿鳥投故林忘肉爲聞韶羲皇到于今　讀兜詩擬作二首　坐對悲風嘯晚山征鴻不記幾回還青銅蝕破菱花面慵掠烏雲綰髻鬟　王樂紛華苦未真至游無朕亦無身細看浮世多塵坌如我得歸能幾人　公叔次聞窻詩漫荅　不談玄肯坐談空爛醉兜鷲澱沒中聞說詩豪君是否好唐長劒倚崆峒　無題　朦朧夜色暗浮雲咫尺氛埃怯戰塵深夜鳴榔到庭戶江湖知有釣魚人趙忠正德文集泊舟盤橋兒子沭輒於市買曆尾題云客裏其如日費多因取筆足成一詩　蹭蹬生涯一釣蓑東西淮海信濤波亂來益覺人情薄客裏其如日費多麟閣壯圖今老矣菟裘歸計奈貧何越吟楚奏那能已時倚泉聲拍棹歌　彥文攜玉友見過出示致道小詩因次其韻　一壺春色玉生光最愛霏霏遠鼻香沒醉不禁衣袖冷幽林風露夜蒼涼　仙官新拜舊詞臣林下相逢又一人勿謂滄浪清可濯此心元自絕纖塵　於世無功懶據鞍誅茅種竹老空山不應天與靜中趣自是人容拙者閑　無題　膠膠身世竟何窮急電飛花過眼空惟有離愁推不去五更孤枕角聲中　再書一絕　吳九何如黃四娘能令詩老醉顛狂可憐去歲花前客戎馬塵埃兩鬢霜郭祥正青山集　謝涇川宋宰惠近詩

不到涅上邑候忽二十載環山敞樓閣金碧想未改長溪札翠玉洗月
發光彩秋聲咽松杉夜氣馥蘭茝白鳥自成群黃猿行作隊仙人控鯉去
岩下遺蹤在猶疑深雲中彈琴尚相待唐儒工翰墨石壁露璀璨意有神
明怜塵薜不得逸地勝來俊哲宋子今出宰公餘綴吟筆爛熳排珠琲又
如崆峒兵自萬森甲鎧寄我數十篇脩然起沉痗胄中強摟扶舊學久荒
餒行追天馬蹤騫蹶竟難逮撫卷懷遠遊魂魄飛䮂駊何當裂雲箋看君
吐江海　和姜伯輝見贈醉吟畫詩　蒼崖一萬丈中瀉白玉泉飛鳥度
不得而我長攀緣洗盡心地垢吟成元化篇更復有何物一拳當我前忽
逢姜伯輝爽量涵水淵開談了無迹所得全於天便欲脫青衫泛我江東
船結交要終始相忘復頹然俓呼妙手畫秋江霜景全氷輪正卓午照影
無頗偏誰能騎蹇驢世路空留連咄哉可以往揮手泛飛仙　覽進醇老
詩卷　羇栖海上州歲晚得師遊句瀉碧潭月篇成清夜秋雲根龍洞鍊
花氣蜜房收此理何人達營營枉白頭　元與近詩加妙用奇四韻　誰
識子昂孫新詩靄暮雲体兼諸謝備名與少陵分今去知無敵從來自出
群南山能射虎只許李將軍　與元興論詩　一作城頭敗重論別後詩
倏然雲雨至應有鬼神悲敘事公偏富求聲我最知賡酬三百首餘韻付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

九

咸池　四月一日作　有瘴從今始斯須雨復晴草蒸蛇肆毒椽峪鵩嘗
鳴晚食宜防飽村醪可強傾何時擊歸鐙高眺嘆浮生（俗傳晚食不可令
飽飽即中瘴數飲以禦之）　全師惠詩　十里湖山紫翠秋師今獨占一
巖幽談經已許分吾座更有新詩索獻酬　荅省師詩卷　手携詩卷屢
相過要把青銅垢盡磨言說從來無實效更尋佳句欲如何　鄭紳伯集六
言四首（次韻月湖挫巳屢落成）三峽上遊煙水四川極險關山滿市笙歌
晝永漫山桃李春閑　處處賞心宜主公來詩眼偏明掃千軍有筆陣可
一日無酒兵　百千年陣積在六七月雪流來文筆手中南向白鹽赤甲
東回　嗟此地得何晚見孤芳陋群妍小試鳳樓工巧終圖麟閣風煙
絕句（次韻運幹庚文詩卷）兀坐長吟五十詩怪來几案夜生輝胄中錦段
明如許羞得吳娃懶上機　桑里相聞路一程無從款接笑談清那知邂
逅論詩處秋滿瀟湘鴈送聲　絕句（月湖在朝惠筆二十枝墨二笏筆達
墨不至）毛穎諸孫二十輩千里相看誰與同有兩客卿變名姓烏有先生
亡是公　漫成　飲罷浮蛆聊隱几醒來捫虱謾看書風清襟袖涼無限
雲曉溪山畫不如　關美成清真集讀成　擧頭萬類號彈指萬籟寂欲尋
所歸方變滅了無迹古今何足云浩劫同一息曾聞不遷義貞定非木石

至樂諒難名所恨羅縠隔　河聲連底卷黃沙回首方驚去國賒唯有客
情無盡處暗隨春水漲桃花　無題　石瀨光沺沺沙步平促促楓林名
一社春汲共寒影藩籬曲相通窈窕花竹靜茲焉自足樂未覺丘園迥令
尹雖無恩黠吏幸先屏唯當謹時候田廬日三省騎兒休馬足高廩付牛
領無人橫催租烹鮮會同井　護書　窗影蠅飛見簾花日照成汗餘胡
粉薄香度越羅輕書葉蠶頭密調笙鳳咮鳴情來愁不語極目鴈南征
舊識回文譜新諧遠調謳望歸朝對鏡合飲夜藏鉤融蠟粘花帶燒檀燼
麝油双眉誰與畫張敞自風流　麗日烘簾慢影斜酒餘春思托韶華高
樓不隔東南望苦霧游雲莫謾遮　偶成　窗風獵獵舉綃衣睡美唯應
枕簟知忽有黃鸝深樹語宛如春盡綠陰時　徐恢月臺集　登舟客有誦杜
詩春水船如天上坐之句因成一絕　暖風收拾乍晴煙春水西湖並半
船若使杜陵輕着眼應言直下是青天　讀劉賓客詩再賦　山泉何地
發輕雷直使煙雲對面開可惜隱侯無妙語却教詩自雍州來　余夜坐
必看東湖詩心悟神會非它人所與知也比來老態併見殊覺少味感而
成詩　清絕東湖舊看詩夜窗風味許誰知眼花頭白今憔悴不似向來
灯下時　蒙劉元中（詩）數示東坡詩　無邪公文天所贊汨汨詞源倒河

永樂大典卷八百九十九

十

漢一篇新出紙爲貴萬國爭傳金可換晚節投荒無芥蔕畢景著書自娛
玩天之所寶雷電取渠不愛惜風雨散兩河漕僚真好事五羌遺文盡堆
案似聞傾蓋劇推許親以削牘定真贗分傳餉我枉銀鉤貧室驟驚滿珠
貫無玷共推玉界尺爭求當置鐵門限世人不識蔡伯喈欲問圖書覔王
粲宛陵群英集首夏讀謝康樂詩　首夏屬佳月景靜澹無營獨此焚香
坐何以寫我情慕謝方婉孌臨文乃縱橫甘如酌玉醴馥若佩蘭英山水
信可賞符竹亦非輕無悶未云悟惜哉稱達生　古詩　晨婁期門士大
獵南山陽白日照旌旗咫尺臨清光之子才且武結髮在戎行控拳拉熊
虎餘勇殊未央回車宴五柞舉烽令行觴禾黍被中野松柏生高岡借問
何所思所思在冀方彼美冀方士安得同翺翔　峩峩切雲冠奕奕夫容
劍揚揚徒旅繁濟濟駕紫燕行行向雙闕去上未央殿君明臣亦良四海
皆清晏齋房多靈芝郊藪鳳凰集群臣亦何爲稱功勸封禪　中夜整冠
帶覽彼明月光屛營不能寐憂心獨怦怦危坐待明發牽牛直南榮盈庭
樹蘭蕙芬馨日凋零客行隨所適感物懷故鄉朝發鴈門道夕入蘭臺宮
佳賓會若雲列鼎吹笙簧終歲極燕樂係已有餘慶　仙人降瑞序風露
清壇場郎詠玉書文遙上綠雲章閶闔啓中夜五色垂景光霓旌導絳節

掞以長生方。湛然守中扃。不迎亦不將。瓊漿酌天和。玉芝茹春青。手種蟠桃花。坐待三千霜。相從廣成子。鸞鵠參翺翔。　六朝宮闕鎖黃埃。王謝諸賢喚不回。半世江湖成老去。滿天風雨挾愁來。倚門夢蘇家千里。逆旅情懷酒一杯。終有林塘歸舊隱。寄言鷗鷺莫相猜。周文璞方泉詩集偶題。海氣江聲相與浮。今時帝里舊杭州。西湖寺東多金碧。自厭樓華不肯遊。絕句。　巾車初扣槿花籬。物物來前總要詩。一句坐來模寫了。兩鳩飛下老梅枝。　紗籠解散坐門戲。生怕逢人索役離。朝雨洒來山更靜。春鋤恰好到方池。　解呼威羽歸丹穴。可縛單于獻漢宮。四面八方龍不住。許來分坐此山中。　隔林八十尾眉叟。理竹疏泉過一生。見說石林身健日。把書只在石中行。　皁伯通家瑣夕暉。八年寒食數歸期。江鄉橘柚花如雪。不許離人戴一枝。　入春便與僧為友。紫萼黃英見坐禪。昨日鄭翁催入社。謝他只是說無錢。　吳可藏海居士集題馬上元所藏趙墨隱淵明四詩。　我不識趙子。見此便得之。談笑出丘壑。粲然備四時。似聞月旦評。氣壓淵明詩。馬卿寧白下。慣作煙雲嬉。歸來九衢塵。舊好不少移。慇懃著懷袖。亦足慰夢思。我本家北阜。一官老京師。頗懷月下松。披圖覓幽姿。正恐林間鶴。怨我歸無期。那知此心在。衡宇終棲遲。誰憐阿堵中。幾有一斛泥。

顧分溪上山。供我筇拄順。　吳秀才。出示孫尚書詩求鄙作。　往時家分寧風俗喜追隨。挽留杯酒間。往往醉如泥。比年舍臨汝。閉關無相知。牢落三週星。淹泊一水湄。人事即漸熟。鄰曲不復疑。聞有長者客。清談頗忘疲。宗盟晚相遇。佳此野鶴姿。過我忽長鳴。傾倒胷中奇。借問所從來。半世游京師。群賢共文字。聲名冠當時。自得國有餘。足能攀桂枝。上以榮北堂。下以光衰遲。故山未暇往。舊游不足思。墻東或可隱。便擬營茆茨。寄懷傲南牕。幽花擷東籬。是亦差可樂。去此將何為。恨未識胥鄉。論交尚羞池。不妨氣類求。相與慰渴飢。同姓紛在眼。邈然棄如遺。此道已澆薄。君乃敦篤之。何當美盛德。老矣徒嗟咨。黃妳厄兵火。荒唐廢文辭。毛子素偃蹇。豈復能發揮。誰為國士重。自有尚書詩。趙周臣滏水集古詩雜擬。　朱明變氣候。大火回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閶闔來悲風。霜枝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羨門子高。步登崑丘。千秋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朔風厲嚴氣。玄雲結層陰。霜雪被原野。行李寒駸駸。躑躅獸狂顧。驚鳥辭故林。路滑蹋峻坂。緣雲上嶔崟。挽藤斷人迹。反長蛩然音。藜藿不充腸。況乃飢饑侵。開門望晴霽。白日肯照臨。不憂凍餒逼。所懷四海心。聊與漆室歎。不待雍門琴。　白日淪西汜。洛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素此遲暮何。我欲制頹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晴晉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獷野彌桂羅。西望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喟然發長歎。撫劍徒悲歌。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別蕭艾中。我欲食鵷鶵。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作嶰谷筒。一變為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漑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為難容。不如歸去來。一竿釣清灃。　猗猗竹與桐。並生江之滸。朝日照孫枝。夕風振瑤林。鳳凰天外來。飛下玉山峯。棲枝食其實。氣類無幽深。夔倫不世出。斤斧倘見尋。一截嶰谷管。一製薰風琴。偶蒙識者賞。無窮出清音。九齡起韶州。姜子家海南。又如帝室寶。海底珊瑚金。人生有南北。此道無古今。迢迢龍江上。鴻鴈萬里心。　晚菊有正性。託根寒水津。不隨黃葉秋。況爭紫蘭春。依依抱晚節。冷艷排霜晨。日暮碧雲滋。折花思遠人。鴻鴈不我待。霜落日夜新。願言垂採摘。歲晏委荊榛。　空齋日無事。起坐橫鳴琴。明月入我牖。照見萬古心。古風不復還。中有太古音。置琴掛壁上。吾道無古今。　戚戚去故里。辛苦從軍行。黃沙翳白骨。麟閣誰功名。西北秋風至。日暮愁雲生。火燒白草岡。冰斷黃河聲。天寒馬毛縮。仰天為悲鳴。男兒貴死難。義重鴻毛輕。南登彫陰坡。北望驛騎營。汪馬千丈坡。

射鵰萬里城。　西北有高城。來往交河道。古來征戰地。白骨埋秋草。人壽非金石。生男不待老。不敢上雜樓。恐恐愁絕倒。王滹南先生集山谷於詩每與東坡相抗。門人親黨。遂謂過之。而今之作者。亦多以為然。予嘗戲作四絕云。　駿步由來不可追。汗流餘子費奔馳。誰言直待南遷後。始是江西不幸時。　信手拈來世已驚。三江滾滾筆頭傾。莫將險語誇勍敵。公自無勞與若爭。　戲論誰知是至公。蝤蛑信美恐生風。奪胎換骨何多樣。都在先生一笑中。　文章自得方為貴。衣鉢相傳豈是真。已覺祖師低一着。紛紛法嗣復何人。　王子端云。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其小樂天甚矣。予亦嘗和為四絕。　功夫費盡謾窮年。病入膏肓不可鐫。寄語雪溪王處士。恐君猶是管窺天。　東塗西抹鬭新妍。時世梳粧亦可憐。人物世衰如鼠尾。後生未可議前賢。　妙理宜人入肺肝。麻姑搔手豈勝便。世間筆墨成何事。此老胷中具一天。　百斛明珠一一圓。絲毫無恨徹中天。從渠屢受群兒謗。不害三光萬古懸。　崔德符詩絕句。　我如秋蝶未忘情。對此寒花歎此生。常愧老來親拄杖。看花不似蝶身輕。　芙蓉堂下水濱濱。老去難禁此段清。喚取王郎吹玉笛。愁來要聽水龍聲。　荒蒲亂葦簇人煙。指點江州一望間。惜取看人開目力。琵琶亭上看廬山。　屯雲塞

望蔚青林刻雪停空立皓禽南渡長淮纔一水令人便起五湖心　殘月迷新曉桃花隕夜寒何人未粧洗光傍玉闌干李公明詩偶作　石火光中寄此身誰論北冨與南貧眼前正愛溪梅瘦求雪亭亭笑伴人　天涯地角古來傳今在天涯地角邊日日江頭望江水蠻風瘴雨又淒然　漫作　測測日西去去來無盡時百年無半在一事更何為草堂倚寒木踈梅橫短籬直能捐世慮何處不忘歸　煙冷風寒處芙蓉三兩枝愁懷方換酒秋意更催詩不過元白友寧存沈宋師誰知苦吟處髮落一絲絲蒙隱詩集讀少陵詩　建安七子文騷雅生贅疣除苛起膏肓公為第一流滿朝競飛翔惟公獨淹留平生一嚴武幾成鞭虎頭定知詩窮人到骨未肯休孰友自青雲蹭蹬老滄洲破除世萬事麴生聊可謀危言竟何補軟語祇自羞成此一段奇政坐多牢愁妆拾萬丈光千古射斗牛閉巷想清標凜如對霜秋閉戶味膏馥妄言希驊騮　偶成　直面溪山照眼明息肩簿領暫身輕蝸巢得失真餘事燕羽差池已半生老境到門頻有甲愁城堅壁酒無兵何時蛻迹囂塵外莫問人間無用名　無題　斥鷃蓬蒿足鯤鵬謾北溟餘生薰白業内景練黃庭大白蟻浮綠短檠燈閃青欲知陶令趣應向醉中醒韓維南陽集覽楊樂道洛下諸詩　昔驅羸馬望嵩

雲正值嵩陽躑躅春千古廢興都邑地百年勞苦宦游身曾眺勝事留連久忽見新詩歎息頻君欲買山能遂否它時願作社中人　讀杜子美詩　寒燈熠熠宵漏長顛倒圖史形勞傷取觀杜詩盡累紙坐覺神氣來洋洋高言大議輕九重往往變化安能常壯哉起我不暇寐滿座歎息喧中堂唐之詩人以百數羅列衆制何煌煌太陽垂光燭萬物星宿安得舒其芒讀之踴躍精膽張徑欲追躡忘愚狂徘徊覽筆不得下元氣混浩神無方　文天祥集題毛霆甫詩集雲澗美毛霆甫詩也英英白雲在澗之濱彼美人兮其德孔純英英白雲在澗之阿彼美人兮其思孔多白雲英英澗水泱泱彼美人兮碩大且昌　陶潛避俗翁（遣興）龐公竟獨往（雨）明明君臣契（牽牛織女）牢落吾安放（鄭公虔）吳楚東南坼（登岳陽樓）風雲地一隅（地隅）蹉跎暮容色（重過何氏）不敢恨危途（北風）　風煙渺吳蜀（柴門）雲帆轉遼海（後出塞）喪亂紛嗷嗷（遣興）尚愧微軀在（嚴二春檀判）　驚風翻河漢（有懷）鷁首麗泥塗（將適江陵）吾衰將焉託（遣懷）愁絕付摧枯（北征）　陰風千里來（奉寄鄭江上宅）驚浪滿吳楚（耐）世事兩茫茫（贈衛八處士）飄泊欲誰訴（又雨）平生方寸心（舟中苦熱）誓開玄冥北（後出塞）歲暮日月疾（寫懷）我歎黑頭白（贈薛判官）今吾抱何恨（贈別）恨無匡復姿（送樊侍御）含

笑看吳鉤（後出塞）回首蛟龍池（詠懷）天長眺東南（鄭公虔）衰謝多酸辛（汝陽王璡）丈夫誓許國（前出塞）直筆在史臣（李公光弼）天衢陰崢嶸（赴奉先縣）歲寒心匪他（送嚴使君）平生獨往願（立秋後題）零落首陽阿（過宋之問舊莊）濟時肯殺身（寄唐使君）慘澹苦士志（送李大夫）百年能幾何（別唐誡）終古立忠義（陳拾遺故宅）絕域三冬暮（送十七舅）垂老見飄零（送李大夫）林氣森噴薄（過郭代公故宅）意鍾老柏青（送程錄事還鄉）仰看八尺軀（別張建封）不要懸黃金（蘇公源明）青青歲寒柏（枯椶）乃知君子心（張九齡）小人困馳驟（九日）後生血氣豪（遣懷）世事固堪論（園官送菜）我何隨曏曹（飛仙閣）天地日蛙黽（張九齡）勞生苦奈何（餞嘉州崔都督）聊欲從此逝（送樊侍御）人少豺虎多（別唐誡）男兒生世間（後出塞）居然成濩落（赴奉先縣）驚鳳有鍛翮（寄唐使君）虹蜺就掌握（揚旗）鸞皇不相待（暇日小園）白魚困密網（過津口）但訝鹿皮翁（遣興）冥冥任所往（薛少保）　威鳳高其翔（奉崔戴）老鶴萬里心（遣興）脫略誰能馴（薛少保）兀兀遂至今（赴奉先縣）　天寒霜雪繁（赤谷）蕭蕭北風勁（羌村）高鳥黃雲暮（送殿參軍）斗上捩孤影（義鶻）　乾坤沸嗷嗷（送王砅）名繫朱鳥影（張九齡）寥落寸心違（送何侍御）斯文亦吾病（早發）　儒冠多誤身（贈韋左丞）識字用心苦（阮隱居）斯文憂患餘（當璧石濟）苒苒流年度（雨）　名賢慎出處（自秦州赴）

讀書破萬卷（贈韋左丞）許身亦何愚（赴奉先縣）赤驥頓長纓（述古）健兒勝腐儒（草堂）　蕭條四海內（別唐誡）慷慨有餘悲（水檻）路逢相識人（前出塞）關懷無愧辭（詠懷）　高歌激宇宙（衡山縣）歲晚寸心違（贈韋贊善）忠貞負冤恨（李公邕）姦雄多是非（詠懷）　丈夫四方志（前出塞）喪亂飽經過（寓目）清心聽鳴鏑（聽許十一誦詩）衰老強高歌（別唐誡）　茫然阮籍途（早發射洪）益歎身世拙（北征）零落蛟龍匣（李公光弼）開視化為血（客從）　天地有逆順（崔少府）惆然難久留（發秦州）當歌欲一放（奉崔戴）河漢聲西流（登慈恩寺塔）萬古一死生（詠懷）誰是長年者（玉華宮）我何良歎嗟（鹽井）短褐即長夜（遣興）　高官何足論（佳人）寂寞身後事（夢李白）物理固自然（鹽井）願聞第一義（謁文公上方）　清江河漢英再見於空同讀歐陽先生詩感慨為賦

采芝雲滿山采蘗瀑垂澗當年有清微為寄來南來鴈鴈去人已逝歲月劃云晏流水失聲音西河老憂患往日志士悲窮途行子貫（吉憤）君為梁宋遊我復江漢宦十年耿相逢千里欠一盼玄酒寄糟粕美疢愧剡藥贈子歸東方聊為吳興覓李洪芸庵類稾偶成律句十四韻　白雪人誰和

朱絃世所輕薄才慙吐鳳豪氣欲騎鯨豈有江山助應無風雨驚雕龍尋
可學刻鵠歎無成韻險元非繁詞新敢効顰何如一盃水難比五言城七
步才空敏千言敵必剋固羞鶴膝病莫繼鳳鵷清徒溢牛腰軸誰題鴈塔
名清新希庾信巧律漫陰鏗鳥過言難補魚勞尾自赬只憂生白髮有志
撫青萍伯樂方知駿鍾期善聽聲敢將嘔心作試就胥談評　偶作　不
種松陵二頃田却來江浦按戈船乘風破浪非吾事暫借僧窻永日眠
十日王程未許歸登山臨水此心違夜闌佛屋龕燈暗時有飛螢點客衣
小雨纖纖未肯晴歸程猶起欲宵征潮來江浦綠如染雲抹山腰練許
横　漫成　能安寂寞興何長自覺無機稱坐忘一溉成功心尚在五畝
爲戲學無方病來乍愜衣裳裌秋至新嘗橘柚香欲識道人真靜處南華
一卷是醫王　許綸涉齋集讀王文公詩　文章與世爲師範經術於時起
世仇少讀公詩頭已白只應無奈句風流　用山谷韻題洪子恂所藏山
谷六言詩　逢原妙處何如水到自然成渠信手拈來都是禪圓頌印泥
書胡文恭公集讀僧長吉詩　生民類能言茲文特淵懿精醖在希微幽
通資寫託狀物無遺形舒情有至樂自非妙解機誰抽神與籥大士棲綠
巖門前即台嶽羣屏何峩峩千仞拂寥廓芝朮被諸峯煙霞與衆壑中安

仁智居旁研華竺學觀法識非空了心無少着人境既相於神明信超若
作詩三百篇平淡猶古樂於言雖未忘在理已能覺天質自然美亦如和
氏璞貯之古錦囊訪我杼山郭杼山空崔嵬然公久寂寞中間三百年寂
寞無人作何意正始音緒餘在清角山旁夏欲休林英春稍落吟登蒼下
餘歸夢華頂數鴉言整巾瓶仍前侶猿鶴誰言雲無心還依故山泊（王居
玉送歸有春風吹孤雲之句）頓予禽鹿姿繆此麋人爵居常眩韶音幾駭
頓金絡此將親椒蘭媚欲并藜藿緬懷淨名庵終尋香火約　子莊見求
近詩以一闋爲介　半綸祇役謝英遊牒訴裝懷思若抽銅鉢任敲何所得
鐵盂雖缺豈銷憂楚囚操樂寧忘本蜀客攜辭秖傍愁強扶巴音還首鼠
知君詩戶敵千侯　謾成　日醉風酣百卉開錦鱗爭躍大隄來城東有
客歌盆久不敢將春上老臺　謝惠詩　君詩來貺我難當語帶誠齋句
妙香鮫室垂垂新下泣蠙珠顆顆爛生光龜飛錦里花爭巧夢到池塘草
又芳早晚交遊逢大手急將名姓爲傳揚　謝叔子陽丈惠詩　老子詩
名久發聞喜君步驟少陵壇句敲金玉聲名遠韻險車斜心膽寒傾出囊
中和月露皎如盤底走珠丸苦藏難沒詩家事會看塵冠早一彈　又和
前人　作者傍邊好見聞遠來就汝作比鄰詩中活法無多子眼裏知音

有幾人爾許精奇花槧筆豈容塵俗海翻銀老夫幸有千機錦尚欠江頭
一浣新　曾丰樽齋集贈豫章來子儀言詩　少年氣宇要自恢見人賦詩
詡爲才出入常將筆裝懷中年心地要自息見人哦詩謂爲癖起居常把
口掛壁子儀昌誦得意詩句中勾我已嬾機多年抱渴滿意沃半世稱雄
望風雌詩源始自葛天氏三人投足歌牛尾萬象包羅八曲間國風雅頌
其流爾八曲不幸世不傳傳世僅餘三百篇漢唐代者代角立庶幾老杜
氣渾全本朝詩數江西派黃公太史爲之最大成未集夷惠行具體猶微
顏孟華派流到今嗣者誰青出於藍吾子儀拄杖初携教門出便敢唱佛
罵祖師我當拗折君拄杖大家俱以背爲向能出二十四人前更起三百
五篇上　徐漢英學詩二十年餘矣挾近作來示賞歎次俾吏印可諸公
間　三厄五窮能養詩養之成熟氣渾融不知胃次是三代可與筆端爲
四時收拾性情歸大朴發揮風月出多儀勘符容有一未合更把大通相
轉移　郡齋與龔濟叔劉薰卿談詩　其素魚虫草木何詩之機械也無
多氣猶動志平心養聲可成文氾口哦元酒大羹君子淡蕢桴土鼓聖人
和鬼神天地與吾一相感扣適豈在他文潞公集還使兵部見米拙詩四
沐繼和唱者已竭而荅者無窮內省小巫敢當大敵既難枚合餘燼願爲

城下之盟　引玉纔三唱投珠已四吟（出荒拙者三篆爲和者四）一鈞皆
協律（正叟次韻見和）六義盡同心巨浸傾無竭洪鍾扣有音鼓行單正衆
怯者顧聞金　無題　西陵何限栢一一勝瑶華幾縱青絲騎多逢油壁
車香囊猶未致春帶已成賒莫作雲間月願親梁上霞　子山朝奉倅汝
陰過洛訪别求詩（陳安壽）鄴下才名同七子六年開幕得嘉賓（子山前佐
大名使幕六年老拙所賴）屈從潁水投餘刃合去甘泉作從臣素以瀟陽
敦信睦仍於洛盍卜仁鄰士元驥足難羈絆即見康衢勢絕塵　初泛舟
新池觀子弟輩作詩因爲此亦之　舊池疏引透新池便覺澄瀾勢渺瀰
得志魚蝦爭跳躍無根萍梗任推移船頭欲過衡橋脚柳眼初開映水湄
借問阿連春草句何人先把紫毫攜陳元平詩集無題　鮫綃簾捲錦屏
開弱柳絲絲拂吹臺閑品琵琶不成調落花飛越曉風來　千樹琅玕碧
玉稍秋聲半夜浙江潮小庭寂寞無人到誰與同吹月下簫林亦之網山
集荅推春所寄詩卷　不見幾多日詩篇句句新沈吟堪膾炙塗抹更精
神世俗難知己文章却解貧竹窻休苦思思苦轉愁人陳藻樂軒集同行
歸急困倦不能詩　行李放遲遲周遭好拾詩歸程催我急脚力與神疲
來往成虛費拚名未有期流傳堪膾炙造物不相虧　雲庵覓詩　百級

危階上翠巒。四邊山色自低環。海鄉無限蕭條景。收到樓前是美觀。　讀李翰林詩。　杜陵樽酒罕相逢。舉世誰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婦女。別無人物與形容。蜀毛承集總題。　車馬不來山意樸。市塵都遠土風淳。又無僧寺聞鍾鼓。流水聲中自有春。　塘曲椒和桑共老。山頭松與麥齊青。人家歲計村南北。似識幽風舊典刑。槐庭濟美集五言二首　一雨日夜零。堦前草更青。西風忽蕭颯。殘月照空庭。　鍾鼎山林事。都盧一夢中。觀音門裏去。葉葉響悲風。江端本詩次韻子我兄。和沈侍御吳興酬唱詩三首。茗雲憶初泛。星霜今幾周。芳蓮霞比色。晚水月同游。未盡煙波賞。先驚歲月遒。風塵今滿眼。遙想芰荷秋。　宇宙煙塵日。誰何風馬牛。掀天怒翼倦。卷地駭奔流。黷武非天意。窮凶與鬼謀。風波方浩渺。何處可維舟。　四野傳烽急。中原殺氣浮。游魚驚過艇。風葉亂鳴鶩。宿霧藏文豹。寒浮露遠洲。無心謀出處。知命復何憂。洞霄詩集有何不可四首。　園林桃李爭妍。我有蘭花數朶。盃盤笋蕨鮮肥。恁地有何不可。　炎炎火傘張空。避暑林亭趺坐。有時解帶披襟。恁地有何不可。　桂花香滿脩廊。皓月當空照我。徐徐三弄瑤琴。恁地有何不可。　竹塢雪封雲鎖。地爐溫酒添火。醉來擁被高眠。恁地有何不可。　途間偶成。　拂曉挑藤去路忙。倦投野店午炊香。閑看昔日題詩處。依舊榴花出短牆。王君實曜軒集讀林去華居厚主薄省題。　病夫夜不眠。五鼓始交睫。懶起比吳蚕。情夢飛莊蝶。恭承高軒過。不及倒屣接。惠我百篇詩。珠璣何煒燁。五言比長城。一望皆危堞。壯如廣陵散。悲似陽關疊。音韻最清圓。格律尤妥帖。登壇裨將降。咒水小巫怯。永嘉富人物。往躅足追躡。經術止齋陳。文章水心葉。林君游其門。早負賢關蔭。鄉校設皐比。戶外紛屨屧。科目苦無憑。取捨如漁獵。入網多弱鰭。上釣希巨鬣。西廊上奏篇。甲第僅書捷。低頭矮屋中。壯氣不萎薾。研求點周易。修此清淨業。焚香讀楚詞。時作真行帖。臺府歲舉員。求者例有挾。孤士乏梯媒。剛腸羞婦妾。諸公縱憐才。或被權勢劫。誰能推轂之。士論得欣愜。　二月朔日。得詩二十六韻。　二月方書朔。新晴景物饒。今春添一閏。是月始元朝。一枕初回夢。千官想正朝。橫魚金繫帶。鳴騎玉為鑣。歸第無餘事。流風競貴驕。歌翻羯羊鼓。舞襯鳳凰簫。懶醉東西玉。爭妍大小喬。湖山行處樂。日月暗中消。軒冕吾何羨。巾車隱者招。林泉供嘯傲。杖屨足逍遙。砌笋和泥掘。盆花引水澆。酒壚衣可準。茶竈火頻燒。冷眼蛾投燭。灰心鹿覆蕉。慣分田父席。懶折督郵腰。牖閱書連架。賡酬詩滿瓢。只知貧亦好。未覺興無聊。所恨黃巾熾。能為鄰境妖。四郊群嘯聚。十室九焚燒。舊臈月虧

蝕。新年地震搖。臺占頻告異。塗說海興妖。帶甲多淪沒。抽丁困役徭。備防家買劍。巡邏境鳴刁。忍少鋒尤烈。渠魁首未梟。豺狼行逐逐。鴻鴈羽翛翛。欲訴閶闔苦。其如魏闕遼。太平何日見。讀報惱綠樵。　題王雙巖詩集後　自是先生標致高。誦詩恍見萬人豪。清如金掌雙莖露。壯似錢塘八月濤。胷次無塵春拍拍。道腴有味樂陶陶。輶軒刻稾傳衡岳。留得芬芳伴楚騷。　白首憂時意更長。明言六籍藥皆良。先生不竟身前用。有子親傳肘後方。時論無人傳藥石。上醫着眼識膏肓。歸歟活國工夫辦。要續雙巖百世香。　山中讀誠齋詩　四海誠齋老。千年百卷詩。不親門下炙。卻恨我生遲。嚼句有何味。斑荊坐許時。大羹元淡泊。妙處少人知。　萬首七言千絕句。九州四海一誠齋。肝腸定不餐煙火。翰墨何曾着點埃。錦瑟月中彈不徹。雲濤天上瀉將來。巴西社裏陳黃遠。直下推渠作社魁。　和林養正龜符惠詩。殿階程文被十行。要使鯁論獻朝堂。點頭只欠饒三好。強項須教受一章。耿耿古心增骯髒。茫茫俗眼咲荒唐。太官羊肉非吾羨。一筯蒓羹劣可嘗。　夜讀杜詩契心喜成。　夜永如年眠較遲。寒聲蕭蕭薄書幃。靜看香篆縈茶椀。細嚼檳榔當酒卮。詩卷一開明病眼。驗人千載契心期。偶逢會處點頭笑。早被灯花聖得知。　讀坡詩。　先生詩筆觀天巧。國中往往無曹鮑。一讀快如癢愈頭。抓癢底用麻姑爪。千古詞林有若人。誰復庸中誇佼佼。當年流落見丹心。懸知世道終難拗。王室豈不顧公留。群吠其如尨也狡。出入風波千萬重。葛巾野服混蠻獠。飢來隻字不堪煑。豆粥一盂粗可飽。跋前疐後竟何成。嬴得苦名占箕昴。與公同時富貴人。名字磨滅隨蟣蝨。丈夫當為不朽計。方寸莫被飢寒擾。李易安集偶成。　十五年前花月底。相從曾賦賞花詩。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往時。　高僧詩集子瞻席上令歌舞者求詩戲以此贈。　底事東山窈窕娘。不將幽夢屬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肯逐東風上下狂。　偶成。　去歲春風上國行。爛窺紅紫厭平生。而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程伯淳詩偶成。　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曾橋林集漫成。　學書須學顏真卿。作詩須作陶淵明。其它沈筆半歡戲。使有風骨非天成。林子仁詩無題。　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舊客情。撩亂邊愁彈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胡少汲詩絕句。　風園吹雪柳飛花。睡起鈎簾日未斜。四海知心雙燕子。相逢處處作生涯。曾景淳詩絕句。　後夜客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事立。草際一螢飛。曾正平詩絕句。　琴到無絃聽者稀。古今唯有一鍾期。幾回欲鼓陽春曲。月滿虛堂下指遲。　僧

敬之詩絶句。黃鶴樓前月滿川。一聲橫笛鴈排天。史君遣吏來相報。風起蘆花落釣船。僧顧忠詩絶句　竹東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清風爲掃門。宋子京詩讀巷伯詩　孤節區區是愛君。危言未逢已危身。豹牙虎爪銛於劒。不爲詩人食譖人。劉因詩無題　贈好詩千首。臨岐淚一襟。寄書書不盡。憑夢夢難尋。去事有時既。此情何日忘。朝雲寧復見。江月永相望。雜詩　堯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力。開田享素封。採收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聞昔蜚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諱說戰生初。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岳全。斯文若程邵。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關嶺通山後。風謠采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糧。西風如有約。乘興即吾鄉。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映帽。竹溜細通厨。霜葉千封戶。雲屏四畫圖。冠巾如用我。白鹿舊規模。巖居訪高道。少日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冠盜。畎畝化荆榛。領取天倫重。無君愁殺人。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香有陣。漸入翠成行。豚穽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劃茅庵有畫。可惜是逃亡。進詩一首

十年陪頑閙。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慚見事遲。長城何自壞。狐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明百世師。談長眞水雲集七言絶句　心涼腎熱得修持。悟此方知達妙機。十二時辰無作用。馬猿放蕩損靈芝。　毛吞大海誰人解。芥納須彌幾箇知。日用居常知損益。功圓行滿見菩提。　酒色財氣一大關。意情滅盡出塵寰。絲毫莫向靈淵掛。如掛靈源不結丹。　六年練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礙。已知跳出死生關。　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蓬頭火滅時。五言絶。　學道假除假。修眞空練空。本源歸一處。明月與清風。　酒色氣財盡。憂愁思慮忘。攀緣愛念絶。五葉玉蓮芳。　大道常清淨。無爲守自然。自心不回轉。何處覓言傳。　獨坐若環庵。孤清味最甘。翛然無一事。默默守三三。　採得波羅蘗。製成般若茶。湯澆清淨水。戰罷見黃芽。　常觀愁爲苦。瓦礫變黃金。觀身如糞土。明月照瑤岑。　心生清爽少。語默氣神和。清靜消諸孽。無爲解衆魔。　無題　如今識破戀灯蛾。愛餌迷魚戲黑波。本是一團腥穢物。塗搽模樣巧成魔。　絶句二首　斷橋橫落淺沙邊。沙岸踈梅臥曉煙。新雨漲溪三尺水。漁翁來覓渡船錢。　柳着輕黃欲染衣。汀沙漠漠草菲菲。晚風吹斷寒煙碧。無數鴛鴦溪上飛。　偶成　越羅與蜀錦。被體何其華。豹胎與猩脣。適口良自佳。佳美未必得。飽暖不可除。明通紙勝雪。樂昌墨如鴉。更招南浦石。四友相寵加。謾薰新學香。時烹固陵茶。蕭然文字間。亦足爲生涯。　橫笛佳人用意深。數聲高起海湖陰。梅花落盡還堪惜。留取殘英伴醉吟。　睢陽道中　竹溪嗟絶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柳花風。　向來松檜喜無恙。坐久復聞南澗鍾。隱隱脩廊人語絶。四山滴瀝雪鳴風。　兩絶　志念平生早着鞭。不知江海付推遷。眼看歲月消磨盡。盛買黃牛學種田。　此意誰成一笑休。園林眞樂可消憂。蕭蕭白髮秋風裏。曳杖閑看水牯牛。　與勝翱貞外評詩　騷雅因君話。於余敢庶幾。易教添髮白。難是掩人非。趣極堪無味。理深還有機。眞風今已矣。誰復若知微。　顒庵口占　健即觀書困即眠。飯餘香炷濕茶煙。客來莫說人間話。我是清貧無事仙。　陽信祖集無題　置居城西陰。斸翠行短垣。藝木老風雨。妻懷謝卑喧。情隨雲岫遠。色與松菊溫。所託雖云幽。亦足當華軒。門外車馬塵。蹴踏白日昏。誰能赤吾族。且以朱其門。尚捐千金軀。肯傾五畝園。所以向荆柴。殷勤理墻藩。我初念此老。君已行其言。俗士苦難了。相與聊心存。　春風距曉催林莽。裂石如雷上如雨。長年飛舸白浪中。慣見羊獛當虎怒。吾衰去國今幾時。絶險

未省風濤危。獨倚柂樓聊一嘯。借問如許將何之。錢塘韋驤集謝吳令惠詩　聞君宰縣山水中。獄訟衰止門庭空。沛然才智收餘鋒。日以文史爲從容。新詩貺我手自封。昏鄙得之猶見攻。險語突兀森戈鋋。婉辭詰曲盤蛟龍。書之堂上輝光濃。來者仰讀頭顒顒。日緣局事拘踈慵。咫尺會合嗟無從。安得六翮乘大颷。與君慷慨論心胷。六月暑氣烈。若鎔溪谷正好尋幽蹤。紗巾短髮垂鬔鬆。旋撥佳句相撞舂。一飲須百琉璃鍾。薄視貴富猶飄蓬。古今詩説贈彭丙翁胡復初來詩　山中五色芝。正爲何人飢。朱門酒肉厭。樵者實得之。携持易千粟。乃以毒見疑。轉而得一售。汗以肉與脂。堂堂仙上藥。爲此臭腐遺。藏深有不遇。遇亦未可知。不如取自食。何以其求爲。　藁本爲蘪蕪。昌陽即昌蒲。黃精與鈎吻。本是根種殊。向來家生葛。棄野不可茹。採之有不辨。不如堇與荼。蒙茸適相似。一誤非所圖。世人不識察。以我爲儲胥。老農八十死。何如且樵蔬。　已無千載事。乃且長短吟。長吟塞天地。短吟係人心。人心有不察。千載衰歌沈。士家得無用。無用奄且瘠。何如高山高。謂在流水深。棄去復棄去。何必揚雲今。吾言本不藏。而亦不可尋。　小絶　一夜睡不着。小窗天忽明。林塘寒鳥聚。聽得最初聲。　絶句　我如秋蝶未忘情。對此寒花嘆此生。常媿老來親拄杖。看花不

似蝶身輕 讀坡公次子由詩有感 每聽他鄉風雨聲絕如老子在彭
城當年猶是人間別况此茫茫別死生縱使重來更我心形容未必識
如今周南留滯年年遠并怕難存舊語音張子野詩酬周開祖示長調見
索詩集 辯玉當看破石詩泥沙有實即山輝都壓往往無真璞慎使人
評鼠腊歸陳長方集書楊舜韶詩後 吳城磊落見長身屈指文章第幾
人歲月消磨百年後音容間絕九泉新懸無健筆作佳傳空對遺編獨慘
神符也克家端的否會須收拾寄蒼珉鄭獬鄖溪集偶題 寸心不着一
塵飛坐見孤雲冉冉歸萬境去來無不可白鷗爭得見忘機許棐梅屋詩
謝施雲溪寄詩 折得桂花三數枝雲溪又寄幾篇詩詩香入在花香裏
韻似龍涎火暖時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詩社得神字 今宵文會友作句
擅清新始也詩言志終焉筆有神既無折角者寧有面墻人只待逢真主
艱難七月陳王之道相山集國清化人示寒山詩 師從天台來示我一
集詩開編未及讀涕淚已交頤紛紛世間人迷妄覺者誰浮沉苦海中欲
出無端涯寒山與拾得旁觀爲興悲作詩三百篇勸戒仍嘲嗤覺此未覺
者當下成牟尼此意亦良厚柰何人罕知師持國清鉢欲效雲堂飢贈言
亦安用聊以報所貽 讀韋蘇州詩因用陪王郎中尋孔徵君韻 我才

傷僕嫩吾道屬艱難未遂三豪遇那知一笑歡湖山晨益翠風雨夜霑寒
歸棹秋無幾游吳意未闌 燈下讀魏彥成諸公詩次韻呈曾子脩 距
春尚旬月春信已回柳時來芝與菌往往出糞朽流俗不自重困窮變操
守貴賤等人耳未易遽薄厚桃李何敢輕所報必瑤玖一笑置勿論旨有
君子酒趙叔靈南陽集自題 獨居類于巷還自種忘憂偶病閑尋月因
吟瘦過秋泣多曾憶阮貧極尚師丘散拙兼成癖如何稱俗流晁沖之具
茨集戲成 長夏軒窻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春風力顏色
何如桃杏深袁燮絜齋詩讀朱氏之詩有作（三首） 孔孟宗師心中的回由
評品手持衡至剛大勇本來有由義居仁熟處行說到孤忠推自孝輒拚
一死肯偷生此篇此語分人醒夜半青灯看到明 浮雲擘破月華明怎
得浮雲不再生幾度月明雲幾擘全無雲翳月全清後生欲解憑誰問光
覺雖知肯盡鳴苦硬工夫須徹底秋雲漠漠一輪橫 多言外好中何有
有德之言春意融惟一性天真洞徹許多事理盡流通句新悅耳源先涸
思苦雕肝味易窮自古才人皆患此就中倔強是楊雄林敏脩無思居士
集金陵馮仲宣詩語極妙而未之識也因張牧之以詩寄子仁僕亦用韻
遠遊平日嘆推輈老矣仙廬有舊丘對酒獨吟心尚壯揮毫那復興如

流寄詩千里已相識傾蓋他年敢自謀夢想秦淮江口路一篙春水進船
頭趙時韶集 予出留遠曾先生門墻因侍留耕先生座間出示有懷樓居
倉使救荒之詩僭越用韻 乾坤秀氣孕三奇勳業人間有口碑臺近棠
陰遺澤在樓輝秋夢起人思後先王李金昆政多少丹山碧水詩世事蕩
來尚膠轄賴君一手理紛絲李覯皇祐續藁韓偓集有自撫州往南城縣
舟行見拂水薔薇之詩南城吾鄉也因題八句 韓偓當年越七閩舟行
過此倍凝神江邊石上知誰處綠戰紅酣別是春往事幾多書不記仙源
依舊地無塵花光柳色今何恨更有才人勝古人李恕齋扣缶初藁鹿湖
袖詩見訪次韻 併星照我有光華閭巷群觀笑語譁聞發幾年分月色
江湖今日不天涯襟無俗韻真前輩幟立詩壇老作家別乘重來慰蕭索
李生何憚手煎茶（坡茶歌李生好客手煎茶）洪朋清非集雜詩 陸沉翰
墨場春事忽云莫文字森在眼回首不長顧并置在北門以寫憂思慮春
水決莽洋上有桃李樹安得酒如江畢竟醉煙霧 五絕 支徑雨濃草
色短墻風動䓢梢黃鸝猶囀夏木紫燕纔出春巢 千里煙波渺渺四時
啼鳥忽忽堤柳日濃舊色庭花月換新紅 江柳風吹嫋嫋池荷雨洗田
田吟鳥千聲夏轉薰爐萬字晨煙 南牕棐几淨隱北園藤杖閒携在野

秋風蟋蟀界天暮雨虹蜺 寧堵坡臨南戶給孤園映北牕未能掌擊千
界會須口吸西江西昆酬唱集（身茲者伏蒙判府宣機中大先生頒示勸）
士文詩風厲五邑一鄉士子銘心家齎感激思奮（身）晚進不才備數學職
仰承獎勵之意詎敢自默輒忘膚淺輳成古詩五十韻繕寫拜獻以謝萬
分之一 儀蒙台覽仍賜斤削不勝幸甚 三楚蘊秀異郢城雄上流衣冠
世不乏文物多中州人材亘古推無雙稱漢劉郝許擅李唐忠孝摩千秋
真人造皇宋開國魁龍頭宋鄭繼高躅聲華振遐陬父子兄弟聯名英
俊遊杞梓茂長林蘭蓀藝芳洲三歲科詔下功名等閒收漢運厄陽九六
飛偶南浮翠鳳翔淮海郡成壽邊樓儒流短衣後吾道嗟彫愁子衿詠成
闕學校廢不修鄉黨罷里選它郡副旁求中閒得良牧津水延枚鄒丐請
侵秩閒縫掖皆來遊命鄉治論秀取穎仍拔尤侯邦興勸駕鹿鳴詠呦呦
薦士僅纔半舊額未云周天地忽開泰喜色傾朋儔斯文其在茲真儒領
邦侯教化爲己任甘棠無訟留領齋富吟詠文彩珊瑚鉤手筆大燕許道
統傳旦丘朝廷撫西師元老將貔貅幾幕賴關決玉帳談兵籌歸來上方
略片言悟宸旒天子勞小試分符覓頒憂下車未云幾五袴宜歌謳曰暘
而曰雨誠感通靈湫視民若瘝于疾奸甚仇讎利器易盤錯鑄鎮成仁恭

政成甫一載作爲慕前修士曰得賢守夜光非暗投功業在此舉誓當焚泰舟公曰諮爾士山川今昔作自古有若茲在今寧爾休大書訓此邦父兄無謬悠勅爾子弟單泙勵胥其捷毋使師帥賢徒貽古人差刺史秩滿去留貴爾其謀青紫可俯拾胡寧甘惰媮士皆感斯語再拜謝綢繆此德何以報斯言無以酬我有難老頌旨酒觥其觩燕喜多壽祉五福歌是道明廷遣鵷鷺夷路騰驊騮願公歸朝去玉珮鳴清球論思獻納地雍容展嘉猷坐令天下士廣厦皆庇庥李忠愍公集雜詩六首　風流李東山磊落孔北海身逐煙雲飛名與日月在彼哉世上兒平生抱慙悔雖云官爵高當以羊豕待　門前誰剝啄云有故人至殷勤具鷄黍莫辭今日醉人生若飆馳世事等鱗次區區百無益杯酒差可貴故人首肯之嘆吾言有味。　一飽百念休挈席坐朝陽陶然四肢春興與飲酒長夢蝶鼻聲小捫風衣縫光雖非北牖下亦足傲羲皇　相如貧立壁淵明老經丘文字照千祀何人與之儔我生造化間一萍寄洪流收心短檠底要陪古人游明月如幽人邈有出世姿吾欲從之游閉門曳藤枝得酒袖自攜賞此一昳奇人生要行樂戚戚竟何爲君看李太白高風謝塵鞅　樂戎如樂放愛民如愛子豈不有公卿脆㢮非所倚吾君僅擇賢何病不可理。藝文類聚雜詩　世俗有險易時運有盛衰老氏和其光蘧瑗貴可懷　細微可不慎隄潰曰蟻隙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爲上客思顧獻良覲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鷄跖鷄跖食不已齊王爲肥澤　偶成　人不識春風競看枝上紅春風有妙理都在綠陰中　古意　莫結蕩子心思情信難保楊花縱可愛柔是浮萍草濂溪集乙巳歲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惠書知已赴官零陵丙午正月內成十詩奉寄閬中蒲宗孟　歲除三十日收得武昌書一紙方寄遠（下二月中，皆附書入永州）數篇來起予（武昌遞中得新詩一軸）瀟湘流水闊巫峽暮雲踈不得相從去春風正月初　想到零陵日高歌足解頤鄉閭接譽道風物近廬山萬石今興廢三亭誰住還不知零與永二郡孰安閑　三月春才過君當始到官朱袍爛紅日白髮未盈冠善靜心長在聽詩性最懽應從下車始便起作題端　始被南康貢誰知睿澤寬還爲半刺史不失古虞官別乘今誰厚朱幡舊最懽遥怜春色好並蓋縱游鞍（茂叔書言與永守陳郎中有舊）地與江淮近鄉人慰久睽重看班竹淚還聽鷓鴣啼湘水精波遠蒼梧霽色低不知春日靜何似在濂溪二子君家寶知渠神骨清初生俱嶷嶷學語便鏗鏗鳳老鶵方秀珠圓蚌

轉明吾甥眞宅相可得不翹英　山水平生好嘗來說退居無家歸紱冕有子侍藍輿溢浦方營業濂溪旋結廬零陵官俸剩應得更添書（茂叔濂溪有書堂）　八郡湖南使稜稜盡有名刑臺本鄉舊（提刑程公鄉丈人也）漕府吞門生（運使薛丈嘗出門下）吾感饒風刀伊人最直清預知相見日傾蓋便投城　宗邑祆災併無如舊歲多（乙巳歲）霖淫宮闕薄水注江河（秋大雨）鬼盛天爲疫（夏大疫）陰強雪薦瘥（冬大雪）知君憂國甚搔首只吟哦（茂叔寄示詩中有刺雪寄從之之作）　詩社久零落所傳毛鄭餘先生守章句後輩老蟲魚犬義誰窺覦微言尚闊踈煩君來就索但恨未成書　永嘉薛師董同兄笙從友劉仁愿同來（丙寅孟春）　縛屋匡廬老不歸晨雲夜月手能揮兩山夾值春風布一水消回鼓瑟希翠柏偶成庭下蔭游禽何有夕陽暉洗空天地銷餘滴獨惟門前多售衣　懷古四首爲知己魏辛元長賦兼呈王永叔宗丞戴少望　言理不可求吾將訊蒼蒼草木被春華隨風散芳香才高未爲福名大或不祥煌煌太史公遂罹橫八方瑞麟出非時巷伯終見戕晏嬰不可作鮑叔遂相望發憤著春秋擒奪日月光文章誠可傳毀辱庸何傷　高高黃金臺燕趙爭趨風後來得荊卿思禮盡鞠躬丈夫易感激況在窮厄中縞衣登素車函谷眼已空呂政當野死燕丹無奇功俠骨化爲鐵血變海水紅英憤氣不磨今爲亘天虹　天地有大經聖賢實先覺一身萬世則激厲爲忠樸周勃眞少文汲黯信無學歸然社稷臣漢脉終有托微臣有楊雄百拜美新作男兒無英標馬用讀書傳　嗣宗薰司馬徒爾鋪其糟叔夜屹玉山落落崑崙高神仙之可求此人不可招湯武非聖人況識卿與昭一死繼結纓孤竹爭清標蕩陰一杯血綠鳳無凡毛鷗鷺嗜腐鼠竟絕終身交　東陽呂英父詩爲思劉改之作也　襄陽劉子謫仙儔揮斥塵寰却寓游醉眼芒羊天地窄吟邊淒蕩鬼神愁生來不帶封侯骨老去徒深活國謀旦暮風塵起河朔未容埋沒委山丘　竹隱先生徐侍郎詩五首即爲劉改之作也　江西詩社久淪落晚得一人劉改之不向嶺頭拈取去此衣此鉢付他誰謫仙昔者號無敵候喜中間還有聲後五百年無繼者得渠一句便堪聽一生能着幾兩屐萬戶何如千首詩竹隱在傍須徑造醉鄉有路莫他之　風吹客袂遊甘露雪打人頭入半山無故被他林鳥覺鏡傳新句落人間　閉門長安十日雨車馬不來蛙黽多若往濯然應子是作商聲者必君歌　古詩　涼生几硯聰未糊秋風射入如相呼牀頭吳鈎作龍吼便欲乘此等穹廬丈夫詩膽如斗大摩娑莫與歌楚些平生柔腸作鐵堅

挑盡寒燈擁襟坐撞鍾打鼓天欲明㸦木知曉鷄先驚夜來有雨不須問聽取窻前蕉葉聲老僧慣閑定較可山色朦朧半煙鎖玉簪委地怕棊持消息雨中彈指過前回十日得一晴遠山松檜如潑青癡雲冉冉自辟易半江滚滚金龍生桂花畢竟終躁薄強出嬋娟懶梳掠正緣久不見雲生事半功倍掃蕭索人言快意難得時世間樂事須生悲轉頭潑墨天地黑依然雨脚如絲垂山翁豈識神龍志特地霖霪阻遊意不知金鴨香篆長擁鼻猶可看文戲重重疊疊添青蒼誰謂濃翠遮叢篁草木過濕有香意衣龍駕褥篝龍湯峻嶽萬丈苔斑駁日固甚佳雨不惡晴明晦冥俱可觀鍚蔘有時薦蔾藿愛山之癡如愛詩或日或雨皆是奇君不見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西興（小胡程正同作堂西人以挹奥氣眼目約予同登木蓮所請寄以五十六字）客子東南不着家主人北里恣豪奢夜深常倩月移竹春老不煩風掃花暮雨送涼歸枕簟夕陽留客賦煙霞何時執手闌干外同把功名誓鏌鋣。和　剖破藩籬作大家一區非儉亦非奢小園翠拂竿竿竹別館香傳徑徑花獨酌滿船撐皓月歸樵半嶺拾殘霞英雄不是耽憂戚時利錐刀鈍鏌鋣。偶成　一別京華近十年此心無日不悠然嗅梅得句天然巧把酒開懷地自偏鐵硯不須兵十萬

銅盤何用客三千功名自有風雲會不遇風雲母自煎。和　已覺清懽減少年詩狂酒興獨依然榮華有夢應難到粟皮知吾儘得偏莫羨春三朝得四休論人百已能千枕肱飲水隨吾分不管飢寒兒女煎　劉慶壽會于齊安歸索詩　放目族閭間八歲多滿百爭光遠遊賦一語省未得翻迁二十年惴惴帶城壘爾時淮西酒只應連舉白所視得氣槩況復臨赤壁相繆故在捷長公此遺蹟試窺磯石上猶帶秋月色獨行州西路空有泪頻滴鳴然不入耳子政來為客不特月憐子我貿愧尤劇大江日南風吹笋盡成荻極思穿六鱗更羡師五策如何萬里驅將舞宮亭汐縣知要如願抵掌歸故國賴手稷下老若此麻中直相輝未兩眉欲跋已孤踪長亭撫短柳唯重三大息懷心何處安遇有飛南北。小絶　解貂換美酒半與美人醉留半伴山翁夜深談世事陸象山語錄陸子壽詩　提孩之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至樂在于今　陸子靜和云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僞先須辨只今　趙賡可山臺吟槀偶題　鶴骨難銷負郭田移家飛鶩落霞邊

黃陳六手庖無肉白墮三杯杖有錢夢裏好山元歷歷徼邊流水自涓涓來時曾共黃花約客路相逢又一年　徐安國西窻集偶成　啼號交口事紛紜撲耳含羞不忍聞自笑年來情況惡任渠般作癩將軍　絶句　舜于湯孫萃一門萬家和氣擁祥雲却煩北使歸時說此事光泰所不聞鄉關杳隔萬重山水路何如陸路難卧聽舟師報平善目今已過十三灘觀呂氏外孫祖謙詩　昔別溪南寺奇尾總角兒傳聞不好弄勝書更能詩經術真吾道彰行是汝師援垣家法在何以徧系為　王仲信仲言昆季袖詩見過不可無語仲信性之子曾宏父甥也　吳宗擇皆得義之令子傳家又絶奇甥舅從來多酷似弟兄如此信難爲誤蒙錦繡重重贈靜聽塤篪一一吹勿以窮寒便憔悴寒如東野始工詩　無題　王屏　無復護歌雲散作東風陌上塵酒冷篆空香信遠一簾花月夢殘春江湖詩集吟詩難　從昔吟詩第一難詩成莫做等閑看因哦一箇敲爻字倚徧春風十二欄　任希夷斯庵集讀壬子以前詩　壬子以前詩大抵皆少作一覽欲銷憂萬感紛如昨蘭萱新去叢棠■無留夢來哉誰與言淚雨九河落　謝和崇陽舊詩　若效飛鳧客多慙擊劍仙閑吟五字句近得故人編方媿雷門鼓俄揮草聖煙侍郎詩思敏百斛似泉淵　遊陶仙觀林

公辨詩　偶來殊恨酒尊空只有青山對禿翁細把故人詩卷讀却疑談笑在閩中　木落風高八月天山荒屋老意蕭然道人香火但灰冷何處如今更有仙　毛詩　三百詩刪麟筆前周家積累映綿綿須知正始基王化只在關雎第一篇　觀連江林宰詩卷有懷趙紫芝　小小吟哦不足云更憐蛙蚓漫紛紛紫芝一去齋房後誰憶青山空白雲　能改齋漫錄南園柳色野塘春水　南園柳色動野塘春水生屢遊煩將吏獨此守山城　孫妙仲絶句　林亭長夏變濃陰未引茶甌一散襟忽去却來蜂箇箇自啼還住鳥深深　山家一尺瀟湘石掃盡雲腴齒頰清驚破千崖其韻夢轉爲風外小松聲　諫議宋文淵（香奩）宮詞云　禁城春水碧溶溶洗出桃花萬片紅葉上細看無一字始知無女怨春風　李西臺詩　龍門雙闕湧雲煙雪未飛花雁下前徹底清流照車馬分臺御史過伊川　郭祥正青山葉鄰壁詩至惡而終夜甚苦　醜女不知醜終朝事塗抹惡鳥不知惡徹夜鳴聒聒有客示我詩一讀冠纓絶不知夜吟苦肝肺亦轇轕嘔心良可憐妨睡未忍喝慎勿輕惡詩惡詩非易得　廖剛高峯集偶書射獲元非虎圖看未識龍古來除夢卜真得幾英雄　汪藻浮溪集偶成幽卧一禪榻無人共白雲山泉與溪水偏遶夜深聞　雜詩　古屋清寒

雪未消小牕晴日展芭蕉酸甘荔子嘗春酒更展青芽䕶菊苗　碧牕涼草唯便睡露井無塵蔭綠槐夢入醉鄉猶病渴轆轤聲到枕邊來　相士如相馬減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驪人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邵語受之不復疑知人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嬉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爲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弩入若材官然衆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船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鎡基諭智慧要必有待焉嘆息狂馳子嘗爲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速於售再獻甘減趾在玉膚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滴柳同扶厦良亦難我衣敝緼袍我飯首蓿盤天公方試我鋤鈇勿妄彈元遺山集雜詩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傖父却來河朔作炎兒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澆塵土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飛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速不曾赤脚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近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涸蔽不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

還舊觀髑髏端合羨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首不愁錦綉裹山川　應接紛紛又浹旬杜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閑日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州原經雨更無塵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濈濈猩紅鬧曉晴攢頭真侶與春爭舒鬧楊柳聊相映瘦殺寒梅枉自清　粉艷低回工作態絳脣寂寞獨含情畫圖只愛殘粧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密霧輕塵細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歡席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百年喬木欝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爲向榆關使君道郡中合有二賢堂（楊吏部之美秦汾人閑閑曾守此郡）　神仙官府在瀛州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閑閑所建）　一溝流水幾橋橫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樹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週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徘徊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春色野夫乘興欲東來　論詩三十首　漢謠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

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柰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牕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晉之謝靈運陶淵明唐之白樂天柳子厚）　縱橫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磊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橫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爲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謠絕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橫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準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縠瀾翻可是難（陸蕪而潘靜語見世說）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柰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顛頓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枉着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

浮聲發巧深研磨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欸乃曲云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春草輸贏校幾多（天隨子詩無多藥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鬬輸贏）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却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淩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詩百態新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

留得詩千首。卻被何人校短長。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已靈。不信驪珠不難得。試看金翅擘滄溟。　量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　雜著二十首　槖籥寘所諧。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鉏歸。衆田丘隴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衡茅下。庶無異患干。遙謝荷篠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自傾。遙遙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屨。邈哉此前脩。久而道彌着。人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足顧。棲遲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茲。冬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秀姿。願留就君住。終身與世辭。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柏下人。泫然沾我衣。運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柰何。一觴聊可揮。酒中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昆墟。靈人侍丹池。我無騰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燒殘芻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可笛路傍官堠子。經年端坐看行人。　萬期流轉不須臾。物物觀來定有無。王席紙衣公一盡。柱將白骨計榮枯。　鳧短何如鵠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鷯看。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藏獲古來多鼎食。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荊棘千年後。愁絕銅駝陌上人。　六國孱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雲亭石。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下河源地下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着重泉底。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圍碁局上猪奴戲。可是乾坤鬭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裏。笑殺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冢卧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說。辛苦凌煙閣上人。　白髮劉郎老更癡。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對。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鮮道詩。殷勤仍爲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回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轉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花柳無情各自春。　老優慣著沐猴冠。卻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雠。井蛙奚足論。譚臥良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曾是萬戶封。不博一掉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京中多貴遊。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跛鱉不量力。強欲緣青雲。四十有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寞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寒饑幾何人。誰留章甫冠。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膩膩爭春風。春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夸兒童。昨朝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繁華東。楩楠千歲姿。骯髒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復難爲功。本無兒女心。安用尤天公。　存殁　行間揚趙提衡早。老去辛劉入夢頻。案上酒杯聊自慰。袖中詩卷欲誰親。兩都秋色皆喬木。一代名家不數人。汲冢遺編要完補。可能虛負百年身。　追錄舊詩二首　短褐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呻吟。狐居無著竟安往。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自甘齊客瘦。食魚誰顧庾郎貧。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悞身。　潦倒聊爲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天地無心維我貧。頭

上雲煙隨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悠悠世事休相問。卒歲今年晚得辛。　苔俊書記學詩。　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百篇吾不惜眉毛。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只許蘇娘獨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藜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口。後世何須揚子雲。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人間何戀卻歸來。　阮戶部詩謾成（三首）　蓬池舊草緣茸茸。愛酒清談隱者風。縱似步兵成底事。嘯臺依舊夕陽中。　心若金蘭過耳餘。春來還共客東都。幾時卻泛清河水。巳約荊谿共卜居。　太白仙人白玉篇。逸才清思兩難全。如今貂尾容相續。只恐巴吟不足傳。　國朝非空上人詩集　雜詩　楚和寶荊石。自信終不疑。三獻兩刖足。千載爲之悲。淮陰垂釣時。一飯不救飢。帶劍過都市。見笑屠中兒。不遇蕭相國。漢家幾失之。　宋人資章甫。適越以求售。斷髮文其身。適國無與貿。以直尚齟齬。枉道猶難就。紛紛世之人。轍覆方馳驟。　絕句　吉州城頭畫角鳴。吹轉南斗六大星。將軍營門上歸馬。折柳青青長短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　二支

詩　（元詩二）

元王景初蘭軒集李公敏吾觀李公詩。骨氣何老蒼。如有渥洼龍。千里思騰驤。又如南山松。獨立凌風霜。不架屋下屋。不疊牀上牀。言志與紀實。句句出肺腸。用事無牽側。吐詞多鏗鏘。發源自崑崙。可見東流長。六經傳其趣。諸子發其光。他時再相見。吾敢輕論量。　絶句　逍遥天地内。本是一閑人。却笑周婺婦。懷憂浪苦辛。　我有東山約。歸歟定幾時。流年不相待。添滿鏡中絲。　夢覺聞風雨。寒聲隔紙窗。關心無限事。起坐對殘釭。　老廢觀書眼。空開永夜燈。蒲團依壁坐。何異一禪僧。　天理全真實。人心去客驕。要知顏子樂。元不在簞瓢。　移得黃花菊。開時已過秋。一雙何處蝶。來為晚香留。　遺糧戰群蟻。腐鼠落飛鳶。佇目秋風外。孤鴻入暮煙。　雨露青宵遠。風霜白屋深。有心圖富貴。應不到而今。　有客談金馬。無心羨石渠。他年攜野史。深入白雲書。　懶廢交游禮。貧疎骨肉恩。流年過半百。行止任乾坤。　位重憂方大。財多怨亦歸。人生要無累。貧賤一麻衣。　錦衣思尚絅。君子亦何心。胡不觀謙卦。山藏九地深。　天地雖云大。猶將形器拘。誰能超物表。獨與道為徒。　希聖與希賢。功夫不偶然。掃除心上地。開廣性中天。　炎炎燎原火。始自一星然。須信情當節。誰云怒可遷。　天地元無蔽。人心本至靈。奈何將物欲。遮塞自頑冥。　山溜能穿石。元非一日功。學無堅久力。安得聖門通。　萬丈滄溟底。神珠尚可求。讀書不知道。安可等閑休。　寶鑑塵昏却。重磨復舊明。人心何異此。改過善還生。　寡欲可延年。存心即事天。神丹何日就。香鼎亦虛然。　釋子談空寂。神仙竟渺茫。古今天地裏。唯有一綱常。　男女無親授。當知嫂溺援。世無鄒孟氏。誰與辨經權。　木恠翻基壽。龜靈返速刳。世情機械外。吾亦愛吾愚。　嗜利和心醉。爭名至死忙。誰能超此累。莊子在魚梁。　有定乾坤理。無私造化心。當時鑪冶內。枉作不祥金。　有說皆非道。無言乃是天。當知六經外。別自有真傳。　世儒箋注學。愈說愈支離。道妙忘言處。幾人真得知。　久視能傷目。多思亦損心。焉知心目外。有道自玄深。　博學資詳說。當知反約功。聖傳精一處。只在片言中。　乾坤唯一理。無古亦無今。不有天忠恕。於何觀聖心。　澹泊忘塵慮。逍遥養道心。頗為無用瓠。羞作不祥金。　白髮滿青鏡。功名心已休。春風吹夢覺。周易在牀頭。　雜詩。　青青南山樹

託根一何高雨露雖早承風霜亦先遭修幹拂雲漢涓陰蔽猿猱嵗寒枝
葉盡樵斧將焉逃　煌煌珊瑚樹託根萬仞淵陽光照群物海底無青天
絕寶世所稀幽沈多棄捐誰能理鐵網採獻君王前　扶桑出火日助此
三伏威水沸魚不游林焚鳥安歸更堪晝夜閒擾擾蚊蠅飛風霜一朝至
豈恤身無衣　平生雅志在山林世事縈人未遂心早晚隨他猿鶴去杖
藜不厭白雲深　長身索米侏儒飽飛將無功妄尉侯世事紛紛本難料
雲山招隱去來休　貧賤身安富貴憂生涯粗足更何求他年杖屨紅塵
外只要青山伴白頭　問津入海厭風濤歸卧雲山一布袍人爵得如天
爵貴權門爭似聖門高　世事無邊白髮催坐消心火到寒灰相知只有
南窻月肯送清光夜夜來　永夜披衣起離懷酒半醒衆星何歷歷孤月
自亭亭露氣三更白天容萬古青何當上銀漢濯髮謝塵腥　家貧甘淒
薄地僻寡經過日暮佳人遠春深碧草多山川留笑傲湖海入蹉跎明月
一樽酒無人聽浩歌　尊酒何人在青山落日昏商歌聊寄意楚些未招
魂世事頻欹枕愁懷獨倚門鷓鴣心不斷千里共啼痕　清風生槁杳明
月照空尊彝彝歌聲斷茫茫夜氣昏流年翻故紙生理憶前村擬買雲山
住黃塵謝遠奔　骨肉三年別雲山一夢餘乾坤兩神物今古幾張華嶺
嶷橫秋鶴林啼返哺鴉帝鄉難可戀爭似早歸家　萬慮散還集孤懷行
轉幽劒歌心事晚燈火鬢華秋嵗月水東注關山人北游幾時霄漢路黃
鵠謝籠囚　滄浪亭下水濯足有高人聲價乾坤大光容日月新騎鯨今
不返覓句欲誰親怨憶論文夕傷心淚滿巾　滄浪亭下水回首未忘情
無復塵纓濯何勞波浪清山川元氣在風雨暮愁生得句無人和天空孤
月明　碧澗寒松樹庭除未易栽根盤元氣在花抱白雲開匠石無消息
幽人自往來冰霜千嵗節桃李莫相猜　睡起南窻下吟詩兩鬢風惜無
尊酒綠聊發醉顏紅世事何時了浮名到底空故園歸去晚蘭菊半蒿蓬
帝里三年客麻衣兩鬢塵運斤思郢質度曲困巴人薏苡寧辭苦芙蓉
不嫁春歸來當世事已矣勿重陳　藜杖晚風前衡門落木邊傷時成短
詠引鏡惜流年寶劍曾衝斗靈槎可上天誰能甘碌碌塵土沒華顛　不
買酒澆愁唯吟詩送秋黃花開易了青鬢去難留道業知誰重儒冠浪自
囚會當鞭彩鳳八表恣狂遊　長歌續短歌歌罷意蹉跎白屋况風雅青
雲出揣摩數龍寒不起山鬼暮還過莫憶遠遊賦途窮霜露多　入海易
風波吾行知奈何乘槎天漢遠泣玉淚痕多故苑荒蘭菊空山老薜蘿青
霞千古意白石一聲歌　王佩石蘭衣手把明月輝驂人不相待薄俗竟

安歸閬苑迷蒼海瓊宮隔紫微世塵三萬丈黃鵠要高飛　回首東山望
白雲幾時歸去謝紅塵三生有債窮書客萬事無心老道人火候周時丹
欲就金精飛後氣方神從今一蹴虛空破何必區區問大鈞　無題　西
北青樓倚絳霄漢宮春色映芳袍佳人獨織紫紋綺寒女漫持金翦刀欲
採蘋蘩供祭祀還思歌舞事遊遨五雲牢落秋風暮夢斷瑤臺璧月高
讀杜詩　風雅誰堪繼後塵少陵詩筆妙通神岱宗獨立群山小元氣無
私萬物春一代興衰兼國史百年忠義激人臣鸞膠不續朱弦絕北里黃
花日日新　偶成　一世匆匆萬世長中間儘有事商量初聞寃鳥憤滄
海又見愚公從太行天上美人無夢到山中瑤草爲誰香兩盂薄粥三間
屋了卻浮生不用忙　陳子康集雜詩　薄言采幽蘭江上秋風生煙開林
光淨露餘花氣清美人如芙蓉贈我秋菊英爲君酌玉醴馨香貯瑤觥佳
會難久留遠望空月明風吹陽雲斷悵然以傷情　薄遊溪林暮時聞倉
鳥和裴回擬孤詠佇目清雲多煙光浮蘭渚香氣泛綠荷佳人將白苧浣
此芙蓉波涼月爲誰好薰風時我過幽懷耿無寐良夜其如何　古詩
遊子日暮歸勞勞涉長道涼風淒以寒庭樹日枯槁昔爲春芳花今爲暮
衰草不見桃李顏榮華豈長好惟有青青松相看以終老　世道良悠悠
天月仍皎皎時序日以遷秋至一何早寒蛩鳴壁間白露下庭草故人遠
行役好在萬里道相憶懷德音惟仁以爲寶　孤鴈長逸群高高在雲間
遊子悲故鄉行路良復難草不有榮落松柏知嵗寒川水日夜流嵗月不
復還願隨黃鵠飛安得雙羽翰　與君重別離相攜至河陽悠悠復何之
驅車上太行浮雲日以暮秋風鴈南翔瞻彼河漢流仰見明月光行役良
可還并州下嚴霜　絡緯何唧唧孤妾終夜織起視河漢明遙遙見雙星
星月仍皎皎懷人在長道漢殿秋風涼婕妤居未央玉食常有餘被服羅
衣裳　空房生幽蘭英英含光輝良人行西遊西遊何時歸秋風吹行雲
飄飄如征衣何當從君懷相思長依依寧如雙賓鴻翩翩凌風飛　明明
秋月光照我嘉樹林林北多悲風憂來鳴素琴躊躇巫山長悠悠湘水深
美人隔千里瞻望勞我心願言託孤鴻寄以贈遠音　漢濱有游女容色
荷花鮮鬢髮如青雲環佩凌紫煙蘭舟采芙蓉明月何娟娟秋風吹芳草
所憶在遠道不見雙鴛鴦皋蘭日枯槁　鳳凰離丹山去去何所依孤鴻
世無侶況乃梧桐希琅玕竟不實終嵗常苦飢浮雲蔽朝陽隨風自南飛
高翔周四海下以覽德輝　北荒有龍庭飛雪何漫漫漢使持節行一去
十九年黃雲落紫塞白日廻青天茂陵哭秋風忠義難與宣懷人不可見

嘆息空茫然。　衡陽歲云莫。翩翩鴈南征。落日下湘渚。秋風生洞庭。九疑鬱綿綿。蒼梧雲氣清。不見鸞鳳翔。但見魚龍驚。引領希黃虞。悠悠傷我情。　別客如流光。并州非故鄉。草木日零落。憂心以彷徨。塞上多浮雲。途路宛且長。涼風從北來。塞鴈復南翔。中宵不能寐。使我懷感傷。　明月在遠道。天星向晨稀。客行一何早。鷄鳴一何遲。上有百丈峰。下有千仞谿。此道亦以險。皇皇欲何之。況復霜露零。願言早還歸。　暮登河陽道。北望蕩陰里。河內餘流氏。山東復大水。不見中土人。去作異鄉鬼。薄命非關天。窮途亦云已。　永夕秋風至。寥落千里鴈。清霜凝塞原。明月在雲漢。遲遲遠行客。忽忽驚歲晏。世道有反復。鷄鳴夜將旦。　客子從北征。野宿在草間。夜聞覊旅人。戚戚相與言。戚戚何所言。爲言征役煩。去年戍平城。今年度桑乾。風雪沾人衣。列列天色寒。天寒鴈南飛。回頭望長安。　從軍鴈門塞。日日風色寒。將軍遠征去。何時破樓蘭。征人半不返。獨取天馬還。悲笳隴阪下。壯士摧心肝。白鴈度寒暑。悠悠行路難。何如黃鵠飛。飛去終南山。　永夜何寂寂。征鴈長役役。起視河漢流。懷人在南州。秋風碧雲暮。芙蓉發江浦。我有明月珠。可以照千古。持此欲贈君。將歸道無因。玩之以爲寶。終當寄遠人。　長雲鴻鴈鳴。落日秋風寒。客子常遠遊。自古行路難。劍北見明

月。故人在長安。一夕遙相望。清嘯氣若蘭。宛然丹鳳雛。棲彼青琅玕。欲往從之遊。安得雙羽翰。　韓性五雲漫藁　偶成　年來游興殊常懶。春後吟情故自超。燕子未修花外壘。牡丹初活雨中苗。　林樾蕭疎曲逕深。小庭秋色淨無塵。一杯苦茗強留客。滿地碧花殊可人。　種就蔓菁半着花。猶殘枸杞未抽芽。絕憐肉食妨精進。猶掬琴高下夜茶。　偶書　綠陰庭院燕交飛。隱几拋書思欲迷。拂面微風吹夢斷。半窻斜日杜鵑啼。　十二月五日。　寬幟韉妝雨意闌。朔風吹面不成寒。園林莫問春來未。且把梅花當雪看。　偶題　苔逕荒荒薏苡愁。西風初上木綿裘。池亭入晚尤奇絕。丹桂花西月一鉤。　擬古　邯鄲繁華地。闌道凌雲端。玲瓏開户牖。綺疏繫以繁。皎皎樓上女。慘慘發清彈。得非愁芳景。促柱懷辛酸。借問彈者誰。不言再三歎。昔爲雙飛鵠。今爲孤棲鸞。豈無登臺客。羅敷非所歡。　朔風一以勁。桃李無餘陰。柔荃次第萎。王鮪日夜沉。端居念時節。萬感集曾襟。丹棘豈無花。之子獨苦心。駿馬戀長阪。鳳鳥思故林。願抱荊山璞。往宿清渭濱。　雜詩　飄飄學僊侶。保鍊長生姿。遺榮等芻狗。養氣如木雞。猗歟不死機。動靜無盛衰。胡爲受形役。流宕日坐馳。琴心妙三疊。至音諒誰揮。矯首三山雲。悠然望安期。　商飇振原野。勁風入我裯。還夜起悟歎。慨然念徂秋。北辰麗中天。河漢西南流。陰陽無停機。感此四運周。佳人天一方。何以慰我愁。豈無百尺樓。登臨以銷憂。　亭亭山中木。華實分蚩妍。短長各自用。誰能保貞堅。犧尊耀青黃。斧斤失其天。有如溝中斷。聊以散自全。人生若膏火。銷鑠因世緣。陶然起長嘯。從彼蘇門僊。　榮榮清秋菊。含章發荒園。鮮裳耀佳色。象在六五坤。凝霜織累草。始列幽芳尊。擷英泛清觴。南山清一痕。自非靖節翁。素抱孰與論。願言保貞質。斂華固靈根。　衛門十日雨。裹飯食子桑。永懷水玉人。衛生失其方。玉函夙所親。金匕亦屢嘗。詩聲出户外。泰定神不傷。昔賢秉元化。此身本安康。聊示衛氣機。何能測其鄉。　昭文不鼓琴。至道無虧成。意而出黥劓。刻彫傷衆形。吾聞養生主。靈芝發初榮。一爲外物嬰。杞梓成薪荊。世人亂名實。羽重千鈞輕。珎重漆園吏。自樂心太平。　空山被褐翁。寥寂似龐龔。巍然新宮銘。奇文日星熒。何人躡少霞。取闢逐玄鄉。飛翰擊琬琰。微言參窈冥。塵劫久淪胥。啓運不暫停。樂哉清寧劫。一念三千齡。　放勳寄玄化。著此聖人篇。恭惟宇宙中。大哉精一傳。仰瞻復俯察。鳶魚在天淵。寧知進道姿。孰砭況痼瘥。康莊馳聖軌。欲往無由緣。如何季毗子。偷生幸長年。　古詩　時運有代謝。至理無推遷。壁間三墳書。不載鴻荒前。元氣一呼吸。潮汐星迴旋。至人測其機。玄

關守綿綿。長昏遲一息。流轉天齊年。歸來訪舊鄉。山川故依然。云何塚纍纍。愁此白鶴僊。　鳴鏑發宋臺。飛鏃逾西霜。石梁猶飲羽。逸勁不可當。奇工積九載。弦括一何良。俛仰待成器。末路徒悲傷。宛陵群英集古詩　美人青雲端。望之不得親。贈我一端綺。珎重同南金。上有連理枝。間以雙飛禽。裁衣以被服。報之綠綺琴。衣以結綢繆。琴以荅知音。文采豈不貴。尚絅思自珎。雖弊不忍棄。感子同一心。　南山何崔嵬。丁丁伐嘉木。伐木將安施。歸此輪與轂。良材莫能致。棄置河水曲。黨人偷且陋。不獲有餘粟。況無獵較功。大庖有餘肉。彼美蓬廬士。薇藿弗滿腹。飢渴豈不懷。徒食乃所恧。　絕句　依稀殘夢水聲中。落月餘輝入短篷。似聽隣舟催喚起。今朝趁得上江風。　首夏讀謝康樂詩有感　攺序忻幽景。夏綠蔭閑軒。慕謝閱篇翰。清心絕囂煩。中有帆海作。采真遂孤騫。既感晉連志。亦著任公言。明哲古所尚。用舍道俱存。臨川乃逃逸。惻愴不可論。　敬叔謂其詩得之夜半衾寒。平窻謂得之酒後耳熱。不識詩之趣者。歧未知二說爲孰優孰劣也。戲用一笑。　對壘曹劉氣益增。兩家相異不相仍。春坊麗思狂呼酒。秋被寒吟清斷冰。每恨獨醒空酌蟻。更憐多睡悞聽蠅。箇中妙趣吾何有。一笑西風看機鷹。　偶作　等閑携竹杖。隨意立蒼苔。山上雨初過。庭前花

又聞丹經尋舊學白酒潑新醅莫訖功名事天邊使者來。偶成　故國百餘里新寒遠薄衣青山招客隱黃葉送秋歸沙岸鷗偏狎霜天蟹正肥。道人清似水閑憶首陽薇。錦囊久不佩奚奴華貫花前醉一壺酒為病魔慚量窄詩因韻險覺腸枯我將公幹常居鄴汝望阿蒙非在吳剪燭苦吟吟不就誰家鼓角聽烏烏。無題　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暖弄雲和春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弦鳴曙早水亭簾幕受寒多少年易動傷春感喚取佳人對酒歌僧雪窻詩集至治癸亥寓京師雜詩九首　秋天風日莫山河尚微光小蟲鳴樹根秋聲繞屋梁豈無行路難所苦非崇岡良言不可及悵望雲蒼茫蒼茫龍沙遠惜去不得將卒莫不歸來秋華連徑黃。送客臨清流好踏江上船歸來雨足倦隱几就熟眠晴原散夕暉秋色均林田安知白馬去消息應難傳。客子早旋歸時行異往年衰笳動星渚明月夜臨邊。橐駞鳴長風龍馬在沙地父老出都門從官何日至八月風騷騷九月出兵士十萬過漁陽足以衛神器皇華使者來嚴詔請論事寶劒匣中鳴提攜者無媿。熒星出手標大旗揚中閾占古徵有云王乃事征伐于茲肘腋禍斷樞復壞軛念昔漢室開倉惶殆今夕羣夫既梟首夷僇及僮髮所相天之河吁嗟賴周勃。鄙夫懷百

慮嫠婦泣難虞國家有法令兩華何嗟吁虎士守禁闕宗臣舉鼎湖龍沙雨坱莽日月麗天衢哀詔慘招魂茄鼓動皇都丞相沙堤在萇弘血未枯。　高車戴冠巾顧我長松下夕陽慘風烈鋭手雪橫野慨彼衆文英忠義莫暫舍況此燕趙間足有悲歌者欲歌未敢言相顧衆知寡他日東觀書箴規託風雅　會稽多隱人豹霧南山居衣古染苔色松堂禪自如崇岡長薇蕨春雨自荷鋤夫何久隔越一悵形跡疎天高味飛鴻川迴足游魚。世事如浮雲細作行人書。　騏驥伏櫪間志在千萬里服車苦所阨力盡垂兩耳幸逢伯樂知金絡傷朝市未遂瑤池歡竟復中途止長鳴向朔風戀戀含悽恃遥瞻閶闔門欽哉務天子。　開門倚杖立螢光草上浮非無感物情舉世孰同謀月明天宇靜殿影如山丘風晴一鴈過霜落飛九州砌下黃金花樽前當酒籌秋霜莫凋隕聊以慰我憂范德機集次韻古體　偶為淳朴語即有熙爽風在世能勿忤聊以古為同大巧三代人所拙辨偽工曲哉末學士妄擬述作功至性苟能盡焉得推盛隆光師予狂狷益憤失所中於時得依歸敢嘆吾道窮。　聖道缺已久文不光其資自從夏殷來因革當從誰中更嗚烏聞載嘆德之衰寥寥大師樂復得存那將大音苟有託不必稽其辭設有盈樽酒日夕斟酌之樂杯當在手自今不

復疑胡為不復疑賢者當明知　絶句　障灘芙蓉競豔隨驛柳扶繫星臨迴野蹊雨過高池。　江上打魚船有頭那無尾與卿相見時不望如魚水。　卿路西州晃延年那向東片帆儂會使祇是怕隨風。　水清灘自急蕩槳直須人勸卿休恨水多為不知津。　水如青銅鏡山色綠芙蓉中天明月上此處好相逢。　幽人不出戶長閑看盡春風長綠苔多謝有情雙燕子雙時飛去又飛來。　贈答楊顯民四方來詩。　今人論學古人詩事皆天者非人為文章由來貴爾雅但顧有法何妨奇六經固以殊緩急業子飛騰自茲入國賈寧懷大寶疑宮工育效微綃流志至言從意自足何必王風繫流俗觀變時時到黍離宗周思近西郊哭十道使者明如水閭閻盡在氷壺裏觀風本是使之職太息幽人為之起昨雨綠苔生晚閣黃菊花前共秋酌采采芳英不盈掬月落樹聲連萬壑去去牛馬汗如泉。既別無計歸來年治平之音斷可傳無膚使我心煩悄楊弘道小亨集偶作　碧草含秋意黃雲起暮容歸鴉昏且噪去鴈遠無蹤杯酒因循醉明人邂逅逢身名猶碌碌正望日蹉慵　謾題　都門幾度見秋風颯拓連山樹樹紅。江海此時回首望黃花滿地酒尊空。偶題　藏名匿迹黃塵中日抱書案心冥濛墻頭花變兩三色又是一年看春風。　巨木埋根數百

年蔚然蒼翠上參天不歸宮闕充梁棟也作龍舟濟大川。　海上雲來徧地陰波聞漏日瀉黃金水車倦踏傷淫潦無柰連天雨正深。蔡夢祥集張京叔僉事惠詩次韻。　青驄緩轡入甌城春滿窮閻暗有情山嶽動搖銀筆重日星輝耀繡衣明滿腔報國丹心露雙鬢憂民白髮生神政肅然詞訟簡公餘時聽讀書聲。　邑薄林雨江惠詩次韻。　東風無情哭杜鵑白楊蕭蕭古道邊思親思親心蒼然荒郊寒食空年年嗟失怙恃何大早氣號呱呱苦憂悽靈椿彫謝摧萱草落花滿地無心掃酸風苦雨暗銷魂煙沙漠面日色昏時思亭前酹一尊痛心泉湧血淚痕哀獨立松楸下。迷目茫茫飛野馬蜓首顧天恨莫舍為我心憂知我者我心之憂終此身。先生佳章慰我真口澤手澤痛愈深那敢遠繼考叔純孝中多是莪草客不為賞心遊紫陌看君吟對青青柏蓼莪可廢詩三百林希元長林集浦江鄭義門詩。　浦陽江頭鄭家川兄第幾院同一煙人傳九世如一日問之渾以禮數纓鐘聲日日齊人起恐府房房當面懸共飯早教兒輩後分衣先到老人邊映門碧峯皆舊山遶舍綠疇無客田溪民換姓溪水改宅前喬木長蒼然遶莫豪家滿墟郭儒素獨許君家賢生子多為越人秀學成致之天子前中山情性愛官少主組亦復相蟬聯有詔旌門照人世江鄉

慕之中國傳聞道縣中風俗好長官只坐理琴絃　黃文獻公集雜詩　日月東西行舉動亦不息寄身萬物中寧獨謝茲役所以曾中叟逍遥走南北聖哲諒已然旅人能久安　晨起步南園旭日朗以清葵花衆草中皪皪數丹榮流光非汝私獨爾心自傾覽物有深懷竚立方含情　璞玉與寶劒淪落初未偶君看被湔祓各在千年後將身比金石誰當獨長久悠悠百代下相知復何有　孤雲澹無心出山偶爲雨長風忽吹散渺渺歸無處唯餘向來山突兀青如故慷哉曾仲連功成身已去　春風着萬物欣欣皆自私可憐兒女花榮悴更相持獨有澗底松偃蹇如不知何疑揚執戟草玄贊若絲　絕句　閉門索句苦無悰掃地焚香靜有功世事不消多快意半開窻扇受松風　夜合紅茸滿意開凌霄赬玉委蒼苔亭亭賴有墻陰竹留得煙梢待鳳來　讀罷南華睡思濃自移一榻近薰風綠陰開巷深如海時有幽花露晚紅　一片閒雲隨野塘好風吹浪濕菰蔣沙漚不受人間暑長與荷華共雨涼　薩天錫石林集偶成　踈簾日午花陰直高樹風清燕語閑獨坐焚香看周易軟塵不到小屏山　還大都度灣川詩次韻一首寄吳宗師并簡舜咨先生一咲　扈蹕千官取次行道人先踏雪泥晴朔南日暖龍顏近嶺北風高鶴背輕丞相早行霜滑馬將單夜宿火連營一年兩度經過處惟有青山管送迎　許有壬至正集雄飛和詩未至以二口號速之　騷壇紀律素嚴明一幟搖風到處轟何事兩令苦堅閉有人乘夜欲登城　兩廳形迹馬牛風盡日相望杳靄中恰似蓬山三萬里懷人何處覓詩筒　無題　去年曾約牡丹開同向花前把一杯今日花開人不見對花無語却歸來　天臨索録事出伯庸詩求和伯庸薨三年矣　當年筆陣掃千軍要繼先秦兩漢文孤塚此時多宿草九原何處覓停雲紀功力疾猶能賦種德詒謀不待耘底事房精遭淪化世間凡馬未空群　雄飛喜作詩而倒禁不得相見作此調之　張子能詩擅士林無時無地輟搜尋文場咫尺不相見春興幾多應自吟　錬守直敷成白首知音豈待鑄黃金何時尊酒論真訣要自康謠試到今　雄飛有詩次其韻　句句珊瑚間木難君才不愧鄭都官月中有桂天河近春半無花曉尚寒多士文章雲五色野人心事日三竿松廳飛興知多少只恐毫端墨易乾　少年六戰不知難老矣常憂負縣官詩筆亂搖松月碎席房清透柏霜寒人間跋鼇從千里海上連鼇待一竿無奈春風笑吾輩滿堂佳客酒杯乾　曹伯啓漢泉集集句　綠鍼浮水稻抽秧麥穗粟粟鵝眼黃一枕黑甜誰喚覺賣瓜棚下午風涼　謾成　舉世紛紛日夜忙閒中無

意閑興亡千梳理髮驅煩熱百偏攻書備後忘屋角禾麻晴浪晚門前榆柳午風涼人生未達須行樂不待區區總郡章　續滄江傳君平和善樂國王詩　五十六字盤中珠誦之如觀麒與麟巨魚有時迷大壑丹鳳無恙棲高梧憶昔替盍漢陽樹至今夢繞郎官湖雄章遠寄洗俗耳慰懷絕勝談虛無何太虛知非堂集絕句　芝谷山前日荷鋤柴門生事轉蕭疎放翁老去真堪笑猶向人前說讀書　無題　喜有佳期未有期曾陽又見下春時春風好長江南樹長與閒人惜子規　王雪容華翡翠衣帽茸貼領髮雲飛共郎急趁斜陽渡不惜黃沙走馬歸　偶成　初啼山鳥蒙香斜荏苒明時玩歲華三日雨深春在水一林煙濕暖生花尋盟舊卷鈎簾展閒棊新醅偶竹餘却憶去年歸漸近半蓬殘雪上寒沙　盧疎齋集濟南張氏昆仲年踰九十其孫養浩求詩　桂蘂秋月照孫枝華萼春風吹鬢絲看取老萊堂上舞不須重賦脊令詩　紫陽文學吳掾頫燕室野舟自敍走書宣城丐予詩　雨暗中天傳說星韋郎幽草澗邊生無人說與雷州客萬古春潮儘未平　紫陽何限舞雩春底事扁舟說典新試寫扣舷歌此曲晚風吹恨滿煙津　許魯齋集絕句　閑論胸中本要安親疎眼底更須看若教此處無深秘只恐當幾有至難　謾得　克己功夫未肯加責人機見益增多百年擾擾荊棘裏存得初心有幾何　偶得　紛紛身事百千般只要教君睹是看此外更無容力處柱將機巧自生難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病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煙嵐紛紛世態都休論老作山家亦分甘　藍靜之藍山集絕句　風雨孤村似禁煙束柴然桂未虛傳良材巨木他山盡樗櫟如今正值錢　山村面面網羅高千里長空絕羽毛獸美簷頭飛燕子不隨椒蘗入君庖　移根岩壑帶風煙千丈干霄野老傳莫向長安城下種王孫只擲貫花錢　龍檻先判鼎俎危江湖休恨稻粱微沙鷗寂是知機早纔近漁舟又遠飛　顧世名梅山集詩債　詩債未能償得盡白頭猶自費吟肩如何黑髮人先死地下脩文變少年　題吳僧閑白雲註范石湖田園雜興詩　一卷田園雜興詩世人傳誦已多時其中字字有來處不是箋來不得知　黃叔美詩送來詩者　俊士雄文決大科滿家傳誦積來多老夫得句誰相憶月落空山獨嘯歌　陳深源片雲山人藁閑題　道人何處攀高絕松下斫枝如斫鐵千崖萬壑無人行獨自空湫踏寒雪　一瓢傾罷酒空時掛在岩前老樹枝却笑許由終未悟夢回歷歷任風吹　偶書　金掌雲中竟若何離離秋草夕陽多錢塘門外衣

江水今日淒涼似汴河馬清泉需庵集偶題 小兒尾語尚可忍世事多端可若何幸得一屢容膝坐敢將月旦起橫戈 偶得 坐守渾如結夏僧兒童相對可憐生東還西去都無計白髮新添四五莖同恕榘庵集讀姚錄事送行詩 閭閻不識催科擾犴獄無聲捶楚寬萬户春風有今日鄉賢端的是知言 偶書 兩脚矣門實畏登一人誤愛十人憎何如堅坐林間石樵牧時時接話能 偶成 天意人情不兩岐禍淫福善更何疑眼前事事須量力身外悠悠枉費思靜對詩書探道要閑過朋友話心期百年憂患居多半即恐光陰得幾時 連百正詩無題 學書學劍兩茫然空過浮生五十年擬向煙波深處住王祖已及釣魚船 偶作 春風躍馬看花時肯信秋風鬢易衰富貴百年皆長物老來方悔讀書遲 少年場屋苦奔波每對書棊讀不多三十年來書好讀可憐老眼費摩挲偶題 來到深山處士家山前山後響繅車老夫不曉人間事行遍西園看橘花 元明善清河集偶書 薄宦歸來心已降兀然枯坐對書缸寶刀土食閑雕室錦瑟塵生自繡窻 蓮艇斜陽風度水石樓清夜月沉江一尊老我寬閑地今日重盟白鳥雙 委世離羣已地靈西山端合爲人青殘春幾點正愁絕落月半簾初酒醒海闊有津迷遠道天低無路怯餘齡長

歌慢斷知誰解風起楊花雪滿庭 郭昂集偶作 群犬安然本一家偶因技骨便相牙白頭野叟俱無悶醉眼留教看落花 詩海繪章評詩 詩情亘萬年今日是評看古道歸唇舌清風入肺肝乾坤機軸動神鬼骨毛攢雄跨相如室高登杜甫壇詞源傾渤澥智刃擊琅玕裁翦文章易根求造化難七言宜磊落五字要攢完龍虎生才力風雷起筆端門庭張雅樂堂奧奏清歡價震雞林國名傳狗監官道長耽沈謝功不下蕭韓手底千靈伏胷頭萬象寬莫投皮海笑當出錦囊觀晚水浮煙媚春花帶雨寒雲中芳草閙鳥外夕陽殘思極心源竭吟多病雪乾不須邀駟馬何用薦金鑾願頌皇王德羅圖萬世安 劉氏稚子索詩 之子二三歲天然骨目奇纔生松有操未琢玉無玼見客羞騎竹逢人喜念詩方知慶門內須出寧馨兒 南京遇朝美丈出詩因次韻 浮雲久與故山違茅棟如存尚可依行客相逢初似夢舊遊重到復疑非滄江萬里悔南渡白髮幾人能北歸二十年前河上月臨樽還共惜清輝 無題 大車駟馬不回首強項老翁來見尋向人忠信去表襮可喜政在無機心輕談禍福邀重賂所在多於竹葦林翁言此輩無足聽見葉知根論材性飛騰九天沉九泉自種自收皆在行先期出語駭傳聞事至十九中時病輸困雜奇惜老大成器本

可千萬乘自歎輕霜白髮新又去驚動都城人都城達官老於事嫌翁出言不拭媢有手莫炙權門火有口莫辯荆山玉吳官大起燕巢當時下和刖兩足千里辭家却入門三春榮木會歸根我有江南黄茂舫與翁長入白鷗群 青學教授史子愚賢之惠詩一卷 青丘多勝事一一屬君詩遇物胷懷寫揮毫氣象隨溪山千古待風月幾人知別後珠璣在高哦慰所思 讀法芝上人詩卷 道人信脚入鍾山却爲林泉筆不閑狀得明珠盈四百未知高價有誰還 言詩裴說 因慕曹名司精吟五字閒功夫貧費日年幾半拋山盡説將詩去皆云得句還春官正公道回首淚潸潸 諸公寄題林子山南華詩 舍人詩待送南華曉筆纔終宰相底吟處瑞煙生禁柳寫時紅日上宫花喜看鸞鶴翔天際敢望鷗鵬化海涯子美右軍風格在閩州光耀幾千家 讀學易先生劉斯立詩 最知學易妙通經今喜能詩得我驚宇宙瞻山椎岱華廟朝編樂貴英莖曹劉難鼠然窮枚郊島秋蠅便絕聲他日北山尋馬鬣一尊紅酒酹先生 飲酒賦詩 翹生風味誰能貶毛穎篇章此最奇到處淋浪翻醉袖有時搜索撚吟髭香浮玉蟾人爭殢句比銅光世罕知文舉一尊邀座客翰林十幅寫宫詞 奉訓宣教携詩見訪 句稽試吏本無長斂袂初焚拜闕香五

斗可憐羞靖節二毛空歎老潘郎窮愁衮衮知何柰俗務紛紛爾許忙類有高人慰岑寂袖携詩句過茅堂 絕句 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花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 花落花開人世夢衰榮閑事且持盃春風若是輕搖落何似從來不要開 三分光景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楷磨貧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 京師素號酒色海溺者常多濟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須換錦衣歸 麥龍風來羣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終日捲簾坐清樾對啼黄栗留 漫郎無處覓歸田江北江南水柏天手撥十年塵土夢秋風吹上釣魚船 戴表元剡源集瑞上人求詩 寶葉山中源悟師布衲百結面如癡十年相憶忽在眼談笑甚似仍耽詩 源公作詩可憐生亦有謏謏山林聲見説丰姿妾縢素霜頰黛頂照人明 陳秀才問詩於余次韻贈之叔豈 秋半説詩秋又闌覓從忘處更哦看不妨味熟心自恰祇恐業成身轉寒敷木野風天唱和崩溪帷石鬼鐫刊拔君更上最高頂莫羨千金游子鞍雲麓大業無題 世路多岐更嶮巇秉拵浮海欲何之從龍未遇攀鱗快跨虎先驚覆尾危隔岸有山堪避世隨身無物可干時陸沉草野吾何憾蠖屈求伸讓爾爲清道源順齋叢稾 偶賦 坎井荒叢變態殊奔奔相逐更相呼應憐寒

叟懸衣結不似明窻看畫圖　讀近體詩有感　東塗西抹眩妖妍欲趁
春風事少年安得謝家氷玉質不將脂粉汙天然　八十怡愉鶴髮親子
能承順一家春班衣堂上歡頻舞華屋門前表額新通國此時稱孝行清
朝他日方忠臣我知是舉誠先務薄俗從今復變淳　與德衡弟論詩書
以贈之　松姿鶴相兩臞仙閲世都過七十年得意江山元有助放懷風
月自無邊古今青簡奚從句伯仲塤篪兢使然天與吾宗真樂在大家心
會口難傳　賀秋谷公贈崇德應奉詩韻　趙子能詩雪滿簪知言秋谷
最為深便教價重連城壁更覺聲如擲地金味向靜中時自得境逢佳處
獨幽尋晴窻展讀興三歎不意還聞正始音　漫題　花下提壺勸酒桑
間布穀催耕甚欲晴天行樂却因春雨關情丁復檜亭藁于昂篤薛能詩
前年挂席水晶宮不見玉堂松雪翁今日把詩雙檜下北風寒思在隆
中　偶題　一事不能方近古六經何用更知新唐虞時世君臣會李杜
文章宰相嗔　絶句　南日西流近若華倒光還映赤城霞閑窻好客髙
相對爛熳黄金生酒花　江上東華仙府春青蜺旗挾翠車輪好風持地
從西入吹落碧桃育趣人　好山故愛髙鈎驪置閣不遣作窻低五色錦
花杯影落斷雲含雨掛秋蜺　海氣上天扶燭龍茅君曉色動芙蓉樹間

好鳥清相語不著野人春睡濃　沙遠晴波淺漾金魚苗初上小如針將
船載酒江頭飲水柳千株滿岸陰　自愛江頭著雨蒹山光倒染鴨頭波
蠻商即似天上下打皷向人帆側過　江離初長杜若新紫蕙紅蘭洲渚
春楚天正遠欲有遺江上獨行逢故人　柳下杯盤野老過柳間歌吹水
禽和綠波南浦傷心別黄犬東門柰爾何　楊柳風輕欲午涼蘼蕪沙暖
足春香水鄉父老茅堂酒不信王孫道路長　北闕青雲車馬多南山白
石飯牛歌霜清水屋醸春酒雨足野田收晚禾　兩岸東風吹柳花小江
新水帶春霞長林日出烏自乳買酒上船人到家　茅屋雞聲接近鄰短
裳巾幗莫歸頻江鄉禮俗淳風在煙樹深深數拜人　熟麥妝空雲旆旆
新秋蒔遍雨沉沉誰言卑賤閑無事老願太平渾有心　僧盤谷遊山詩擬
古　林茂衆鳥集鳥集木易摧水清孤月皎月皎波不頼飛鳥忽驚散步
月空徘徊　古意　世情若暴流傷嗟易盈涸適與良景逢百念灰酬酢
兀坐幽興長正味深淡泊朱顔日彫頹四時蛇赴壑月明無古今梅花自
開落　白鳥歸青山幽然意自閑鳥飛忽不見山在浮雲間　絶句　春
鳥巧調舌兢不生愛心九臯有鳴鶴舉世無知音　折柳送行程交情見
斷金長條無別用只要繫人心傳與礪集雜詩　皎皎素月明娟娟含令

姿浮雲遽起蔽貞景遂參差山川莽回互天地亦相㩧馬知寘昧中明絜
終不移弦望有恒運消光寧久虧　寸隙塵所投片言害所蔵行徒悉黝
馬豈復惜其良榮辱俱自致末適亦靡常脩正未蒙福爲邪欲何望天道
豈遠人撫心徒自傷　温温匣中玉什襲慎自持荆和始見賞舉國競慕
之青蠅遽言集魚目亦相嗤昔爲人所寶今爲人所疵保終諒庶幾逝者
已如斯　白璧易爲毀常懼世所捐憂心日悄悄自好反成愆君子遠嫌
疑胡爲偷自安始知丘山累乃在半辭間盜金信不疑攫塵或子淵故心
苟不易既往復何言　夭夭園中桃鬱鬱松上枝春陽發新榮貞脆誰能
知一朝繁霜墜百卉各已萎青青乃自保不爲時所移向非厄歲寒何以
別奇姿　植蘭彌九畹種蕙被三徑幽芳固殊姿馨德良可並搴蘭以爲
美餐菊以資命䏻言理蕪穢恒使枝葉淨蕪穢苦易侵枝葉苦不盛豈無
桃與李貴此諧野性窮巷有畸人夙夜勤古道敝衣適至骭蔬食恒不飽
歌聲苦金石顔色終歲好豈無當世念所趨惡他巧美玉不足珍懷義以
爲寶　閒夜坐中庭素月流我懐鳴琴發玄思俗音難與諧微飂經前楹
餘響正爽回欲歌南風曲聽者良已希顧言屬清廟復感鳳來儀　異人
言種石可以致雙璧千金受玄秘辛苦乃有獲温其彼君子韞櫝良愛情

青蠅易爲汙恒恐傷厥德連城不須售思以置君側終歲無與言持之將
安適　古意　人言道路遠直傍天涯去頭上忽見天近於江南路牽牛
一水隔織女經年會咫尺缺相聞何况千山外林清源集雜言　太樸本
淳默結繩已多端書契起百偽千載不復還大道日已降支離競客言安
得萬喙寂俗厚如古先仍當廢簡牒置我六籍前　禮樂設空器詩書無
全經仲尼已久矣沮溺不偶耕誰能咲庖羲今亦無負芩我欲觀馬圖黄
河清未清　東家陶苦窳適市日十千西家琢瑚璉待賈三十年材輕信
易售器重良自憐世事每如此古今無不然　吾嘗觀四旹亦復悲草木
秋風落人間萬卉不敢綠豈無岩穴英縶縶若松菊但得根本堅自然耐
幽獨　雜詩　高高九天雲深深九淵水龍行天淵間升降若咫尺沉潛
通高明神化有其理吾嘗靜觀之萬動根於址　黄鶴飛高天飲啄同衆
鳥靈龜困沼沚神出萬物表鶴斷不如龜潛潛勝擾擾養生貴全神不必
蹈高渺　人有一寸心萬物交攻之操持少不堅一日九轉移吾身不自
愛物欲安有涯存養寂無勞天理可自怡輪扁不讀書心與萬物忘屠忱
視楚國不如肆中羊正夫悟至理遂能輕侯王子雲空傳古投閣何荒唐
人生苦經營役物無已時達士順所遇用舍俱坦夷所以百里子終身

五羊皮。為國而國治。飯牛而牛肥 媖母飾珠瓀。西施被惡衣。姿質不可改。外掩安能欺。衆世棄中衆。汩汩事分馳。有目不可信。有心安能知 吾嘗登太行。杯勺視滄海。後來海上觀。太行一纖芥。人生信耳目。但見近者大。達士貴內觀。至理可融岩。 義交不苟同。一語可斷金。利交信易合。對面江海深。所以子期死。伯牙焚其琴。知音不可得。況復能其心。蕭勤齋集偶成 古鏡徹肝膽。媖母難為顏。桂枝苦樛結。直士不可攀。小草有遠志。結根在深山。寄謝荷篠翁。聊放斤斵閑。 四月二十五日作。 一熟經冬望眼穿。民生乃爾太奇偏。烈風雷雨關何事。不分來麰作有年。 可齋為張東甫賦。 治生往往迷知足。福可為心信善圖。秪有治心初不爾。直須聖處着工夫。 五月十七日作。 片段殘雲魚尾赬。夕陽持向竹間明。數嗷盡歎甘霖少。得似尋常變晚晴。 讀李卿諸君詩用叔經君侯韻佳製 美君取足不求餘。神守安閑疾自除。道可濟時何必去。利如生怨秪宜疎。水能隨遇知行止。雲自無心計疾徐。人處乾坤最靈貴。一皆實跡豈空虛。 二十四日得。 四月已降何多蠅。驅去復來捷如鷹。撲緣眉目無可柰。浮沉粥藥還相仍。族繁黨夥困病客。尊神靜慮無由能。安得霜風一快掃。九原瓢巴呼不應。周此山集 信題 種粳屋東頭。種麻屋西趾。輕肥鄉里兒。勉我植桃李。粳可療我飢。麻可緝我衣。雖無眼前榮。吾樂吾自知 已識浮雲似世情。歲寒老硯是心朋。平生不貸監河粟。自掬晉斧煮澗冰 虎頭食肉渾無分。閑隱白雲幽桂叢。歲月催人空老大。江山遺恨幾英雄。平生心事琴三疊。未路人情酒一中。枉煩西山成久坐。更無塵可污西風 五言 大道昔凋喪。皇風日陵夷。簡冊飛秦灰。綱常復奚施。四海怨痡毒。民命懸一綠。所以賢達人。矯矯冥鴻飛。或種青門瓜。或茹商山芝。是皆保明哲。安能復危機。我生亦何幸。仰際熙明時。文風何藹藹。治象何巍巍。空谷無遯駒。賁然已來思。朝陽有威鳳。亦復覽德輝 偶題 東風吹綠偏天涯。野路晴煙漾柳花。鶴髮老人茅店下。一尊相對話桑麻。宋本至治集 作詩如蟬鳴 作詩如蟬鳴。强聒徒勞耳。不飽餐風腸。無關世憂喜。固將守靜嘿。天機不容已。丹山靈鳳音。聞者為興起。豹蟹或有意。引吭輒顏泚。身無五色毛。聲出千人指。 絕句 倣劉义體 西北天無柱。東南地折軸。安得宿瘤心。生在西施腹。 絕句 文明街上千株樹。盡是都人手種成。最好暮霞迎馬首。參差樓閣綠分明 絕句 （至順四年閏二月二十九日賊是日大兵至晚始去退作）樓頭紅粉哭千場。樓下倉頭醉百觴。卻恠滿城春相杵。歌聲更比夜來長。 顏回盜跖自彭殤。舉世無人問

彼蒼。為國橫身終遇賊。千年同是靖恭坊。 十年甲第合汙潴。又作元勳上相居。玉椀金杯同一死。吞舟剛漏網中魚。 彎弓射日是心期。槌碎天東若木枝。空盡朝堂亡國老。五龍行可灌咸池。 不畏中天九廟神。倒懸誰解萬方民。陳平不是安劉者。憑道真成妄語人。 薰風避暑借明光。絲絡傳餐出上方。列第房帷半妃主。門闌部曲亦郊郎。 刑部鞭笞困鳳鸞。宣徽離肋獻尊拳。廟堂木偶韓忠獻。正笏垂紳只儼然。 南城北城千官謁。十日九日大燕閑。六詔干戈非我事。四方水旱是天災。 積金至斗不然臍。一旦星辰動紫微。日午酒爐瓶盡倒。家家扶得醉人歸。 道途相目兩眉攢。帶劍垂紳漢百官。從此長宵背貼席。夜來思錄載曹瞞。 明年多稼滿王畿。壯士耕耘婦子嬉。更有餘波霑動植。鴛鴦春浣飽鳧鷖。 半歲無君四海忙。尚談功業叙旂常。圖書未下桓溫死。孤負中朝一守王。 五年相業自多多。擢髮其如未了何。欲使文章少遺憾。南山增竹海增波。 雲臺勳業絕郡倫。就第封侯老此身。政事樞機付臺閣。向來光武愛功臣。王沂伊濱集與劉志善談詩。 風氣關時習俗移。文章千變亦如之。當時不是毛韓輩。雅頌寥寥說向誰。陳景仁集偶作 蒲柳秋易彫。松柏冬常茂。要見歲寒心。不勞而實秀。舒岳祥閬風集古意 客從南方來。遺我薰風琴。薰風來易致。且奏易水吟。高浪忽起立。四顧變愁陰。征馬立踟躕。旁人淚沾襟。壯士不憂死。怒髮豎森森。長揖辭四坐。秦關無阻深。燕客視秦王。已若宜中禽。一朝事不成。易水有悲音。請君且勿彈。此曲傷人心 五月二十八日 四絕。 鳥獨況啼意。螢低照去蹤。艱危吾輩老。寂寞此心同 蜂影過窗急。雛聲出樹繁。經時不吐句。此日獨窺園 雨來元有路。風過本無痕。小立清溪曲。歌眠白石根 院靜泉聲合。夜深蟲語多。近聦移素揭。歌枕見星河 口號 斂求善釀能好客。喜與老潘相往還。今日斂求泉下卧。老潘無酒客萱山。 無題 墮馬烏雲懶畫眉。博山宿火翠煙微。綠窗不掃香塵護。暖日青蟲化蝶飛。 江山有恨非吾土。花鳥相逢故惱翁。百歲唯餘二十五。一春強半又成空 宇宙千年更帝霸。春秋萬世正乾坤。陰陽定位綱常立。於此推尋見本原。 谿草鴨頭相間綠。山榴雉頰一時紅。白鷗飛起無尋處。衮入梨花柳絮中 綠樹陰中春雨過。乳鴉聲裏曉寒生。紙衾木枕清如水。暗想山城又鼓更 清江似酒能迷客。綠酒如江不醉人。似酒似江俱莫問。傷心最是艷陽春 尋花不問村遠近。愛酒能論巷淺深。江上幾家官釀戶。如今南北忘追尋 竈戶炊秔香似乳。山童切餅細如絲。黃鸝嚼得春愁句。玉管吹成楊柳枝 白鷗滄海尋

盟主黃鳥喬林命友生燕子不來人獨自東風扶我趂花行　春風萬里虞姬草夜月千村蜀帝花巳矣莫論如許事菜畦黃蝶逸田家　杏花寒氣退三舍柳絮春光減二分簾外遊絲飛冉冉窻間野馬走紛紛　欲問醉鄉過睡鄉兩鄉相接兩相忘海棠應是此鄉物醉暈深如午睡長　老鴈移也百萬田黃埃極目噴沙飛春風萬里梅花路淼淼江南人未歸

清絶　道人清絶在中宵清絶因何生寂寥最愛讀書窻外雨數聲殘剩過芭蕉

十二月初七日補綴舊詩寄正仲　歲闌思飲酒人老且捐書春日將輝負陰風為掃除花前看燈盤雪後坐庵魚有約君無負牆根摘露蔬

初四日作　雀飲梅心雪魚吞水面雲山居差有味世事不堪聞野燒窮狸穴晴霄轉鴈群溪寒春未著閏月壓餘分

三月之朔邑庠請僕升講席說詩泮水正仲前韻以紀之遂四次韻　春服初成冠與童聚觀王式一裹翁圓冠方屨還吾道續社鈎邊見古風投戈猶待漢符赤藏壁不隨秦火紅寧可短不充博士莫令城旦屬司空

題潘少白詩　海颶既過天沉寥尨粲弄焰靜自搖特山唫㮚適在案讀罷不知山月高早從唐體入圍安更向派家事掀簸盡衆六卷要我刪子自得之何必我燕騎紛紛塵暗天少陵詩史在眼前我才衰退空茫然君能於此更着力唐體派家俱可捐

仇遠金淵集　偶作　元亮真止酒昭文不鼓琴文章成小伎道德負初心故友凋零盡中年感慨深從來麋鹿性只是愛山林

無題　粉圍香陣畫梁塵殺夢梨花漠漠雲一夜春風忽吹醒鏡中白髮不須耘

趙孟頫松雪齋集　襍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茲嚴風動高林百草俱已萎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置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喬松術邈與世相違

絶句　庭槐風靜午陰多睡起西牕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閑看行蟻上南柯　古墨輕磨滿几香研池新浴照人光北牕時有涼風至閑寫黃庭一兩章　繞屋扶踈竹樹清飛飛燕雀共生成貧家自笑無金彈數樹枇杷總不生　草長前庭不用鋤自然生意滿吾廬何須直待生書帶始信康成解著書　橘子花香滿四鄰綠陰如染靜無塵幽齋獨坐鳥聲樂萬慮不干心地春　自有天地有此溪泓澄自析淨無泥我家溪上無人到只疑身在青玻瓈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着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蕭索山川樹影稀朧雲時逐鴈南飛苦無淥酒酬佳節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總多情　川源一片綠交加滿樹冥冥不見花風月有情無處着粉廻光景到桑麻　雲林齋後鳴禽散秖有提壺繞屋啼苦勸道人沽美酒不應無意引陶潛　畫船南北水逶迤日莫幅巾篁竹中行到月臺逢翠碧背人飛過子城東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悠揚夢隔水山供宛轉愁

任仕林集　偶題　屠龍空巳費千金盍向東風理故琴萬事總憑天對副一身笑與俗浮沉傍春栽菊圖秋晚帶雨移松擬夏陰世運已然誰易汝白雲蒼狗等無心　野泉出壑江湖意山雨收雲天地心我亦卷舒有奇事千金不逐世情深

張仲舉蛻菴集　雜詩　先人有夙訓聞在幼壯時豈意衰莫日乃復親驗之茫茫上天理詎可私臆知百年大化中流浪從推移信彼杞憂者徒為衆所嗤　叔子隣家兒探環記前身次律求師後一悟了宿因我亦清源洞蛻骨岩下人誤墮聲利區馳逐喪其真所以付樽酒都忘賤與貧惜無還丹術高舉遺世塵悠悠笙鶴期曠望三山津　寒日迫懸車寸陰老逾惜晨趨理公務莫逐親墳籍究往發孤憤思來抱深惕理愜復相忘神㓜聊一息湛然擁襟坐栩栩鼻端白千齡與化終不朽在方策聖哲有明訓學道庶有益　寒夜何晶晶中庭積繁霜天風下河漢萬里流玉光羽衣四三人各乘白鳳皇笙響發空際游雲高駝翔無緣執霞佩摯結雙明璫顧托月中桂終古有餘芳　隴阪何崎嶇行人且復止直上望秦川逶遞愴鄉里流離肝腸斷悲歌不能已一身已遐征永念同室子何殊轉蓬科隨風四散起雖得同根生不得同根死吾恐古今泪多於隴頭水　春江採芳草將以伸繾綣初期拾翠洲復道滋蘭畹美人隔花深歌竟瑶瑟偃臨流不可見忽怳心未穩佳時難驟得鷤鴂鳴已晚秖有千古思緜緜楚波遠　黎丘之丈人歸路逢奇鬼既為鬼所惑又復鬼其子夏南消蜀梁俯影明月裏背走謂伏鬼而又鬼諸已此皆非鬼者特以疑故死憧憧姦佞徒情狀真鬼爾匿跡不自懟胡為滿朝市　河淮厭兵禍城邑多荒榛百里無幾家但見風起塵燕雀歸巢樹豺虎飢食人鄉來脂膏地死骨今如銀流亡使復業半種當及春安得百龔召錯落為州循征討尚未息黍何爾遺民

陸厚幼壯俚語　可人期不來未霜菊已開湖山無改容坐對青崔嵬秋高景物奇倒指重陽催橙香蟹螯肥堪薦登高杯兩山佳處多在昔曾徘徊雖今白髮生此興那能灰準擬瘦竹筇日日相追陪可人期不來遠望越王臺

又和　可人期不來懷抱何由開東郭路迢遞西湖山崔嵬秋風又乏便不得詩重催多應了盡債不為耽酒盃勝游真可樂何事久徘徊曼倩昔饒舌今知有劫灰公

當東獨遊與衣願相陪可人期不來雲遮煉藥臺 滕仲禮東庵集欽題乾坤古今一中齋魚躍鳶飛觸處逢不假高明發人事黃冠聊隱郭林宗 偶得 滔天勢屈元無事烈地灰寒自有經獨倚枯藤一長嘯亂雲收盡萬峯青 學道無所得年來萬慮降病身便煖炕衰目喜晴窻課生童戲拳書稚子雙人來問奇字載酒渺春江 血氣雖衰志愈真年來温故覺知新父貧多謝鄉閭敬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優游三樂事乾坤俯仰一閑人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免民五畝春 南遊寫興偶成 海天春雨正霏霏半逐東風半作泥明日晴溪舟楫便看花直過畫橋西 讀葛邏祿氏馬易之詩 鳳咮噉梭織錦雲世間組繡漫紛紛馮誰幽致青霄上五色文章達聖君 中原星鳳集絕句 屋頭叢竹撼蒼煙風卷飛花到枕前南寺有僧來問俗打門驚覺午窻眠 高彥敬房山集偶得 春色無多子人生有底忙青山雲葉白綠野菜花黃笋蕨期方并溪橋愛古塘牀頭枯拄杖易得辦行裝 貢泰父閩南集無題 隔樓理絲竹切切動人情飲酒且莫散坐待新月生 石抹良輔抱膝吟絕句 飲罷瓢高歇空齋意如洗世既無知音徇俗聊爾耳 溪邊楊柳樹故故解逢迎桃李頗何厚春風無限情 衣錦髯亂臂俊鷹輕舟客與載花行勝遊可是當年夢今向原頭學耦耕 當年八詠經行地零落交游似曙星為向金華仙子道幸民無復鬢青青 軒岐功德巍千古餘教民猶病獲寧自笑腐儒無補世窮途空自抱遺經 東陽來往吳中路行色蕭蕭僅數程歸到家山閒明月流年暗度若為情 無言春思歸桃李說與東皇未必知莫道山人為計左敢將光隱累明時 謾題 雪深鴈字斷冰合鯉書遲江左梅花發遼陽驛使稀 董嗣杲英溪集擬古 海上采珠人惟視夜光吐攜持以為珍美價重合浦異哉足照乘殺動獻明主遠物素不實棄之猶糞土河漢金氣老海月光陸離蟋蟀鬬我床蕃華有餘悲美人天之涯言旋杳無期西風吹脫葉撫時傷所思 陳石泉送詩走筆次韻 依劉琳之仲宣才方重相逢笑口開惡況敗人佳思盡寫公貽我好詩來夜寒歸夢迷松菊灰冷塵蹤混草萊別後莫栽馳戀意寄梅須帶雪枝苔 漫遊集偶成 雪深埋屐齒雲密壓山腰自載一壺酒微吟過斷橋 吟了唐詩看句難倚樓吹起五龍寒夜來幾陣霜風惡一樹梅花不忍看 擬古九首猛虎銜其子食盡豺牧兒獵人瞰高岡盡族取其皮獸惡終惡斃患生非所擬濯濯林中鹿三驅猶放麛 佳人無古今命薄同見忌醜妻不自憐生憎妍者異漢宮惡畫圖楚殿宛掩鼻悽涼照蛾眉算因素捐棄 寒星

炯徹燁偷兒見如月龐犬終夜鳴廻風響枯葉物情忤疑似世論惑所聚出門復入門陌上無古轍 獼猴山野姿謬傳可馴馬跳踉竊菽粟雖盱拈土苴終憐性消潔觸撒輙嗔哆他日圖騂騮此物豈共寫 越禾歲兩稔地煖冬更毛野人營衣食日夕常勞勞僑客何所事顧瞻首一搔豈無歸歟興江海不容舠 鴉栖投暝煙雀噪起晴曙鄉來歲寒心白髮今無數逍遙學引年淪落恐衰暮朝來梨栗兒頗解誦佳句 登高望落日四山煙霧生須臾暮色合天地皆沉冥少待衆星出隱映寒江明感歎下石徑村巷無人聲 日高尚酣眠紅光明户牖家人怪起遲問有疾痛否南行海波長北上關塞阻我行將何之夢中遊太古 沽酒上山巔獨酌不成醉遥呼山下人謂我狂不對但對樵牧兒訶我平生詩詩罷悲風起江波動妾蛇 述古 士生聞道義異彼農工商動惟禮自繩故以貧為常春葩豈不妍冬柏寒蒼蒼獨行衆所嗤壯懷常慨慷阿衡有聖德鼎俎豈干湯百里賢且智焉用五羖羊達人慎所託出處唯自強緬懷賦梅翁真有鐵石腸當朝折佞倖毅然鄉六郎斯人已云歿生氣凌千霜 題孛朮魯公贈葉子肅詩後 風雷未起涯涘龍題品曾經相馬翁從此不須人識賞驪黃牝牡世方工 口號 霜月入窻窺夢破籌量事已更裁詩明朝觸處遣人意不似三更枕上時 黃塵無日不馳驅冬暖號寒年捻飢還有洞庭千樹橘先生何待北山移 黃仲寶詩古意 憶昔君去時手種桃李花花開令人喜花落令人嗟早知歸期阻胡不種桑麻米桑供蠶蛾一月絲上車麻熟得紡績兼旬白成紗製為裳與衣寄君滄海涯 元山翁詩讀東坡 簷霤滴殘夢匈颷颯煩襟起讀眉山詩妙奇含幽深橫江蛟鰐怒列陣戈矛森寒泉漱石瀨白日爛錦衾飛仙九霄上環珮時琳琳萬里無定居一生多苦心遂令蠻獠耳得聞韶濩音回首呼閶闔衆喙駭且瘖名高陸忠州氣壓李翰林如何棄不收白髮空滿簪至今三百載義士空歔欷我生恨不早遺編敢重尋長歌為按抑寫入薰風琴 大雅集賴善卿來詩 陳詩昔在周盛日刪詩已是衰周餘祖述孰能加四始研窮我已後諸儒嗟予用意亦勤厚聽音知政非迂疏願排閶闔獻采錄坐變四海如唐虞 無題 灤河開國世還淳職貢梯航罔不賓珠樹木難炎土物紫駝黃鼠朔方珍雕題火老鍾金珥漆齒茜王冠玉鱗荒服年來朝覲絕包茅責入竟何人 百年功業自天開化洽周南陋漢才未厭每從東海獲白禽還自越裳來繡衣玉斧嚴丹陛袞冕桓圭列上台政典有餘戒備晷秋風滿地獨興衰長流天地間集讀文山詩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

罡飛塵九寰竭誰欲扶之兩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庭戈鋋耀如雪孤臣生死早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蘇武節全蓋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絕句　春光如佳人紅紫為衣裳脉脉甚無情少年猶斷腸王沂伊濱集

題張仲舉贈桑文鏡詩後　桑也有仙骨潛名醫藥中飢吟十日雨客夢幾秋風賴有酒堪飲初無文送窮好將青白眼留着送飛鴻　賣藥韓康伯能詩張景陽世紛空落木句法抉秋霜杖屨飛煙下聲名翰墨場往來成二老休負菊花黃　青燈同兩夜貂帽共霜寒旅思寧無恙歸書但說安瓊林勞遠夢仙鶴養脩翰聖代求才急終期拭目觀

白石化群羊仙家自有鄉草玄甘寂寂作賦門蒼蒼江路梅堪折山橋酒可嘗雙溪今夜月千里定相忘　人生遂群動何路脫塵氛鸚鵡新題賦麒麟舊獻文頹垣猶擁雪怪石自生雲鳴鳥將春信殷勤報客聞　世態浮雲變心源水鏡空時時書咄咄往往視夢夢磊落千年上汪洋萬折東梅花知我意的皪露椒紅

雜詩　寂歷疎花晚盤紆小逕連寒村明白水野寺起青煙三北非余恥一癡終自憐歸期何日是山月幾回圓

歲晚難為客地偏宜放慵城鴉驚戍鼓隣婦鬧村舂木落山排闥蘺荒竹附庸不材甘懶散何去復何從　曲曲高都路茫茫伊滸田雲低明去鴈野闊退飛鷁故國思千里君門隔九天窮途莫回首一望一悽然

古詩（一以送先烈景元入梁其二以謝張子文應戰訪余伊上兼簡汴中諸名勝）山童照伊白日瘦埋雲黃雍容車騎都長卿薄遊梁文綵麗宮錦鄒枚飲其光我飄山林牢三見天雨霜公如左右手易親復難忘交深出苦語愜於冬飲湯夷門二三友問我行與藏長吟歸田賦亂以囚山章　桴槎在江湖行止非所期誰云山澤間見此鸞鳳姿人生會面難肯憚鞍馬疲逍迎長伊湄枯榆媚寒曦親友話存沒學問訪闕遺醉語雜嘲謔曾不我瑕疵君憐我疎懶我愛君坦夷而能致斯人孰謂余數奇傾蓋即分襟歸馬三振轡仰看孤雲飛搔搔心南馳山寒梅未破何以寄相思　寒月侵山軒朔吹鳴竹牖夢中逢故人談笑共杯酒悵我趨塵埃短褐幾露肘相望曉天星相思令人瘦丈夫屬有念虛名等箕斗曾聞子公書出此鈞竿手平生張平子矯矯文章叟懸知月旦評應憶忘年友

寶雞縣壁見張雄飛杜德常二御史詩　嘉陵江水淨無泥江上青山是寶雞古驛荒涼誰與語故人詩向壁間題澹游集

見心禪師過余武林寓舍出示翰林虞歐二先生詩文讀之嚮慕無已因成口號四絕　江城春盡柳吹花來問東園野老家掃石焚香坐清晝抄羅樹底論三車　青城學士老江南采上楞伽每共談來往况聞華蓋近龍門深處結雲龕　白頭承旨發歸田健筆凌雲動百篇今日臨風數開卷虹光千丈斗牛邊　漂轉東南厭亂離錦囊驚見玉堂詩相期只合匡山住酒榼藍輿訪遠師

古詩　青山欲赴海臨流輒躊躕潮水不上灘毋乃畏崎嶇勞生圖富貴勇往寧趦趄高深不可即顧乃忘其軀懸鴈仰飛鳥重淵羨遊魚寄語世上人安分其勿踰艾性夫剩語

雜言　蒼梧閟弓劍阿閣無祥禽曾叟已長喟胡敢求之今區區蓮勺人氣伯方浸淫紀年侈嘉瑞作物誠何心隱顯殆偶然豈必聞韶音黃河千丈渾歲月亦已深矯首不可俟甪里芝山陰　鮑華不並世揖遜無餘傳緬彼巢與津佳兵豈其天覆霜一何微冲冰一何堅誰謂知幾人尚候觀伊川斧哀了不公正閏雜紀年豈擬王仲淹而愧曾仲連　燕趙多佳人珠華衒天衢鄭曾有游女折楊弄青梅春風起姿媚諧笑爭徘徊幽閨有貧醜脩絜不自媒縫布以為裙斷荆以為釵鰭沙事機杼蓬沓蒙煙埃誰將好德心為爾停漸臺　枯桐斲山骨絃以冰蠶絲信指發孤調悠然造希夷揚以寄吾歡抑以寫吾悲悲歡生我心無庸他人知我若有黃金不鑄鍾子期寄語伯牙翁絕絃良可嗤

答釋子問詩法　汝家有子蘭詩禮能入選爾后島可革往往以律變選律固無擇語意忌庸淺大音尚和平至味貴悠遠歸歟事斯語妙理千萬變歐稱九僧今不見退之擬過紅樓院

謝吳子與惠詩　解后西風野菊黃別來冉冉歷三霜未償詩債如山重曾結交盟引夢長老病終年親藥裹清談何日到書囊聞君讀罷多娛樂萱草春深■萼芳

冬夜抄詩作　筆債窮年老髮僧硯寒還復夜敲冰西堂夢後無靈運夔府歸來有少陵諸老文章凡幾變千年風雅欠中興篝窓燭暗成惆悵忽見梅花月一稜

經語詩戲効唐子西　山徑之蹊去去賒華門圭竇是誰家其生色也草交翠彼美人兮蓮正花　源泉混混出虛岩桑者閑閑人已蠶剪韭不妨千取百種瓜且善二生三

偶題　窓涵山影月初斜門傍溪橋柳半遮獨客不眠春起早一簾香雪嗅梨花風雅補遺

古體二十四首　殘蹤結成花枯木化為菌凋零如此物秀氣終未盡人心寂靈智自棄獨何忍聖門本弘大梯磴多接引曾高愚魯姿直欲配顏閔流年急如箭髮白難再顯及時不努力老大徒蠢蠢　樹木生有枝子弟教有時七年異男女八歲分尊卑二五事書記逢人多禮儀三五學射御四五加冠綫今人謾不省古

道當如茲欲成高高臺爲爾寬作基欲求深深井爲爾遠爲期不聞鄒曾學還自俎豆嬉人才日衰替皁爲卑下兒　兒童聚嬉戲不離父母傍父母顧盼之百憂爲爾忘維此慈愛心允同春日光陽和透地脉草木俱芬芳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堂嗟哉刀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籩祀我祖與宗死者魂魄安生者恩意濃一門無二志謦欬生春容豈唯薫里閭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露滋我庭下松軑云唐虞遠不得身遭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特雍　蕩蕩桑梓樹遲遲杖屨音未聽父母容已起恭敬心樹木手所植杖屨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父愛我忘父不聞獸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親　莫打屋上烏烏有反哺情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和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顧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且並蔕蕩蕩共生成　妻賢損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室家兩和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歡花木羅春陰雖云一尊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家睽在婦聽豕繫有遺音　內則紀孝養檀弓著哀思衆衆三代英於此猶見之我欲繪作圖豈無丹青師丹青狀形貌情性那可爲冬夏適溫凊芬鮮在盤匜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素何報本心限以百歲期飛禽失其曹尚且鳴聲悲劌巨痛必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譙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傷滅節義終持操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勢已埋黃蒿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精金不畏火見此兒女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百鍊古士麟五色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中險不可測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與螣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蜮　人心天機在利慾日夜深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斧斤一時縱惡木何由斷不畏根株深須憂筋力短　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易反覆訥默終無他明明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誡天有辯誇懸河心源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施朱或白如縈素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栢青如金石固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須過何表表莫非公與卿旗旐出廣路百步無人行前驅與後擁不絕如雷聲人生處困厄輒不思龍榮此途良足艱此任苦不輕丈夫既許國身作萬里城永懷鼎足戒無使公餗傾

五方各異氣百物無全才聲當配匏竹味即調塩梅何器不適用有根盡須培山中多松栢城中高第宅盖皆千金裘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群心効死鬬燕士不敢支一朝寵祿盛惜身思有持攻敵竟不下大冠空若箕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虞寵爾將何爲進懷首鼠計退與栽禍期向非曾連子身死節亦虧　鸞鳳寡儔匹玉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高居駕細馬妙舞隨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梭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至親隔只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弟兄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梁肉爲爾不能餐群生本一源有此惻隱端無爲自汩沒功利日相殘譬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箄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白草水面亦生波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絕地脉乃是傷人和不見豐水上靈臺爵崖峩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氏歌鍤深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丘經行非一山田薄半九州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莫知幾春秋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數顛倒苦無休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菽粟味充飢常人昧識察舉世好珍奇貪奇不顧璉刻玉當無卮大鈞播萬彙瑣細各有宜得時易長養失序徒施爲哀哉揚朱泪滴向他路岐正途甚坦坦捨此將何之　蜘蛛解布網蛣蜣能轉圜萬物各有技何人得安然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絕編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惰勇往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葉繪薄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閟皎皎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繙閱何容易曾參一唯諾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杯酒君行莫匆匆君心自欲速道路久乃通東能窺大壑西能越崆峒不憂歲年晚但畏筋力窮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艱爲藝則已工小事可喻大願君置胷中

偶題　蚤脩隱居服獨表外史冠無用固應爾豈唯能自寬樹蔭曲延坐鳥語密相喧墨卿悅性情麴生知肺肝求志一以遂吹萬何足論　絕句　一徑繞將泉上過新鋪石子待閒行絕憐數箇琅玕子偏向闌干缺處生　蒼玉林中石一株綠煙浮動似香爐濃須應下襄陽拜狂客來時也著袂　白足過橋三峽雪蒼頭吹笛滿林風狂花也有凌霄意飛上松顛爛熳紅　偶作　黃筏樓中枕書卧雙鶴長鳴驚夢破青天墮下白雲來捲簾一隊楊花過　汪復心遺姪彥雝自歙來詩　汪淪自愛桃花水

張翰秖思蓴菜湖九十山翁莫相惱題詩元没得工夫張仲實詩雜詩西州有美人被服綺與紈一朝失所託短褐常不完朝陽如有知流光照心肝去貧豈無策此道非所安　黄鵠横天翔萬里諒非遠大聲鳴向人稻粱不滿眼豈無高舉意欲去羽毛短雲飛不我顧悵恨秋風晚　東風吹衆芳浩蕩川原春游子莫不樂我獨回車輪常恐明月珠翻受凡目嗔一時勢亦屈萬世斯爲伸　旭日耀清流魴鯉游其涯徘徊不忍去滔滔信如斯青蘋一何多鼓枻將采之濯纓適我願洗耳真吾師　驊騮困鹽車仰首時悲鳴可以喻我懷變變不得行昔爲空中雲今作水上萍苟哉秉高節舍此焉求榮　美女處空山容華若爲比馨香隨風發蘭蕙爲之死時當青春闌沉憂淚如水聘者豈不多所顧配君子　雲興自東方上下何所之終朝不成雨悵望心依依驚鳥鎩六翮翻爲群雀欺有懷不得展生我將何爲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曹嘉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尼三顧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一

二支

詩　元詩三

元程雪樓集李氏八十詩　憶昔申公八十餘故人曾爲撫安車太平天子思文治會向山中訪禮書　又題許仲仁詩卷　殘雪詞林退食時小牕閑卷鬢如絲音傳正始誰同調氣逼元和稍自持文字不隨前輩盡風流却許後人知霜清日冷梅花瘦獨對爐熏看欲癡　胡祗遹紫山集無題　此心本虛明百欲日昏蔽譬如鏡積塵不復加磨礪逾遠逾忘反與馬牛無異旣無賢父兄學校久亦廢耳目所見聞伎兒雜嬉戲習熟爲當然寧復知慙愧天道如循環亂極應還治英哉賈長沙太息更流涕可憐漢孝文尙且承秦弊茲時去古近三代良可繼失時而不爲令人增歎喟　氣質苟不高百爲皆瑣屑趨向日汙下逐逐聲利轍年來省前非改圖當勇決堯舜至周孔八聖吾慕悅立德與立言汲汲追前烈求心即師友自語自磋切必待文王興庸儒非英傑松柏一出土便與蓬蒿別已見千尺姿從渠歲寒雪　五十無所聞固爲聖人棄矧余已六旬耳目漸昏瞶雖達庸鄙人謂我不足畏壯年不可追知悔當自勵倒行而逆施斯言何自棄莊敬日可強憤悱通必達壽考吾不知力進王良轡　夜行圖云差失道若不遠天明得正途歡喜忘吁喘我車頗堅完我馬亦強健白日雖過年僕御皆再飯周道直如矢良辰未晡晚聖域望九關觀光得吾願　拘以形氣微與天不相似我心即天心人天本無二凡天之所有我無一不備充去形氣私量包天地外知化且窮神述事而繼志彌綸復裁成了却大人事　衛青霍去病起身自淫奴所知勤足隸何者爲孫吳一朝當帝意總節持兵符出塞三十萬入塞三萬餘無人問二子方略果何如李廣飛將軍受制於庸愚敗死不封侯數奇良悲夫　賈誼眞英才王道乃素學孝文好無事欲爲還齷齪公卿盡庸愚厭已忌超卓鵬鳥亦知天飛飛入帷幄不遇庸何傷王道惜其湮　朝誦論孟辭暮誦六經言臨事毛髮比一一皆差忒此病果何在不識我之天我天殊不遠性理即眞源眞源一泓靜動止合自然泓澄百鍊鏡流行泳萬川　去月呼使君今月呼參卿而我竟爲誰側耳隨呼麾貴賤不自持昔爲世枯榮譬如畫家筆汗漫幾紅青又如渠夫幹從人恣沈升人生豈物耳終老無定稱夢寐驚寵辱俯仰徇虛名　稟受作猛虎一飽肉百斤骯殼爲秋蟬餐飫風露晨二蟲

各有適不知天地仁人出萬物表反自喪其眞旣羨晉楚富復傷顏氏貧物生本不齊安能同一均奪彼以與此恐尤徒非幸　顏淵問爲邦樊須請學稼同在聖門中人品自高下執一不知人玉石俱同價所以三閭翁寧死不迴駕　胷中富義理肆口能成文區區旣問學漫費織緝勤余生過中年讀書頗有聞物外不勝惑少覺德性尊聖域固云遠循序亦能臻瞑坐恨眼力絕慮靜靈源四十無所聞安用瞻空言毋貪文字名正坐蠹塵昏呫呫誰汝聞何異蚊雷喧書生太癡絕甘受古語謾坐看青雲士龍馬乘高轅秋風墮木葉蕭蕭走前軒歲序與流水冉冉相馳奔　好事得入手急行能幾多況復墮閑散萬慮成蹉跎惟餘誰作祟搜扶傷天和擾擾靈府間起落如醽波以茲銷年光寬哉雙鬢皤　佐命惟勳舊忠清三十年赤心思報國白髮要寧邊夢破烏江月神遊瘴海煙忠宣拜嘉謚未讓伏波賢　得死公無恨思賢民自哀方期當柱石奚想便泉臺廟貌祭如在銘旌哭遠來從今調鼎手誰繼作鹽梅　七十衰翁與世疏閑心永日共安舒却緣當路憐愚直時有人求絕介書　昏衰敢不慎許可疎散竟能誰重輕周道從來直於矢並驅九軌儘寬平　高下洪纖無棄物兼收並蓄廟堂權固知滄海能容物耆耄胡爲敢薦賢　書判身言已失人況將末法委沙塵只憑胷次懸明鏡黑白妍蚩總識眞　神游八表麒麟姿造物無私卻有私鍾秀千年猶旦暮何妨異代不同時　龍眠高趣惜英才誰問先賢與後來霽月光風同一處寫留人世洗塵埃　每愛高風蓮社圖當時果有此容無龍眠何處曾相遇夢破三生向日吾　黃塵擾擾萬蚍蜉仙人幾何同一漚琢重畫圖聯杖屨免勞神夢覓從游　雪壓茅廬風滿林野鴉寒鴈共昏陰畫師暗隱無窮意何處漁舟不可尋　萬里清江一葉舟月華西去水東流傷心不見曹連子何物人間萬户侯應命趙畫粟詩　丹青雖細藝能者皆高人請看宣和譜品分能妙神風雲湖海士廟堂名節臣胷次同造化慘淡人經營天地生萬物我筆能奪眞凜凜冰雪冬熙熙花柳春嘗觀蓮社圖眞宰差凡塵世無王黃華清論不復聞鋼臺趙濟之索言期世珎筆跡我未見詩卷何輪囷許與多名士定如詩什新古人家數中當與誰等倫鄙俚敢靳惜酬報當殷勤寄我數十幅黃華我比鄰　王仲晷之子持卷求詩　仲希能尙友遺山善忘年華聖新樂章子孫宜世傳邇來風俗薄情以勢利遷漢然見父執手澤隨棄損仲晷吾世契有子乃爾賢迨命四十年昆光猶烱然秋澗題訓辭廣文贈佳篇不鄙賤衰朽千里來乞言乃伯辭理盡援筆還自憐頗言通家

好世世金石堅　偶成　人材應時須用舍實在己所以掩鼻笑正恐不免耳生與噲等伍背汗增愧恥螻蟻既隨地未免寒餓死可憐奔競徒賤辱無不至蹴爾而與之乞人且不視　愧磊胸中十萬兵故從阜櫪默無聲驚四九合諸侯夢一曲高歌獲上州　舉逞科亡業實才紛紛詭咎起萬衆誰知牛口寒微隸一論齊疆萬里開　小白椎開五霸原一時賢相炫來軒只知國富兵強術不向尊周掛一言　退食委蛇百慮新漫誇事業在經綸來時偶作登龍客無術慙爲入幕賓莫喜肥甘潤枯質曾無思澤到斯民馬前走卒休嗔咤八議潛歸市井人　每恨平居不我知問渠今日竟何施因人碌碌漫成事舉世庸庸與易誰　委順漸如隨侶雁剛稜自笑脫囊錐一杯飽食黃粱飯睡足槐庭畏日遲　命安齋主寄詩來把翫歌吟卷復開似厭羲皇開日月要同俗吏走塵埃只知芻豆塡牲腹不識青黃是木災試向碧天清夜望惡雲妖霧鎖三台　牟巘陵陽集　戚子雲袖詩見過且爲叙先祭酒與先人同朝之雅意甚古用韻爲謝　白髮祭酒公儀形古君子多士所共敬豈獨桑與梓吾翁幸同朝簪路時並轡治風日以邈追慨徒倚徙子雲篤世誼揭來自攜李念我一破廬落落荒城址遺以五朶雲置之五雲裏我是老祠官未忘鏡湖水握手更細論書味淵以旨嘉聞有青衿十載詩千紙　失題　篇章餘事等嬉游尚想揮毫剪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只今醉墨可能求忽傳鷺立沙頭句又見鴻歸天外州獲研去來須猛省不由自己更誰由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堪笑衰翁作計狂又隨苓蒼到魚梁未秋早覺凋蒲柳已老安能種豫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時贊易自焚香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愧年來久覆觴　趙石心詩　試問吳兒歌小海何如廣平賦梅花一片心石無不死平生不落徐庾家趙子陳陳有骨肩雲根半夜生槎牙有時盤空吐硬語更覺世上浮且夸誰能爲爇青藜杖苔莓荒盡天祿與辟邪　予與會孟同游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闊今見其十年前與仲實詩帥初既追和予亦繼焉　擾擾人間萬事塵舊交無柰白頭新此翁固是同門友今日真成曠代人千里賞音知絕識九秋落木見橫陳也休頻把遺篇看說到銅人更愴神劉靜修集佳木交清陰欣然動人意況聞翁之風能不有生氣此翁少有兄干戈鄉縣異哀鳴念羈孤相思勞夢寐自誓畢此生復爾歡聚遂千里三往還竟扶籃輿至夜雨一方床春風滿天地家無十歲僮百役一身寄放兒浣廁腧代婢理中饋生忘悍獨憂死免道路棄關河隔故丘走送徇歸志大義今已全初心始無愧翁本不識書所知惟藝事作

詩美翁賢亦以警士類　擬古　孤蟾皓素色寂寂虛堂深傷彼蘭蕙花薱薱芳幽林美人天一方佳會誓遠音我有一卷經洞徹天地心我有一寸鐵蕩滌妖氛沉心定有天游淵乎秘中襟所得不可說此理神其歆浮雲翳陽景靈飈肩我衣男兒志萬里誰復傷別離我生十五年世事猶未知慨然慕意氣遠與千古期高風不易攀俗紛亦已覊所智必我拒所期必我違哀歌仰天問生我亦何爲撫劍一太息晝夜中情馳人生天地間太倉梯米微苟無金石姿耐此日月飛當翹玄髮歡勿取塵世嗤一笑群憂失三盃萬事非豈不志功名功名來未遲萬物各有時時兮不再遣　憶昨初讀書人曰飢寒基今日追斯言誠哉不我欺屠龍無所用不如學屨豨鏤鄉非所技不如橐中錐多少白面郎屈節慕身肥奴顏與婢膝附勢同奔馳吮癰與舐痔百媚無不爲丈夫寧餓死豈與需膴期鴻鵠凌雲志燕雀焉能知二禽登寮廓斥鷃笑藩籬世能盡依兒吾將誰與歸凡物能振厲即見生意融慢氣或少施衰颯不自充志至有定位敬勝多奇功強哉復強哉德業將日隆　雜著　人生豈不勞終古謂之然孰是都不營早起暮歸眠過足非所欲躬耕非所難但使頭無進甘以辭華軒正爾不可得在已何怨天自古有黔婁被服常不完榮叟老帶索飢寒況當年何以稱我情賴古多此賢善惡苟不應鬼神昧茫然是非苟相形行止千萬端世路廓悠悠聊且憑化遷居常待其盡任真無所先詩書塞坐外弱子戲我前親戚共一處餘粮宿中田促席延故老斗酒散襟顏聊以永今朝百世誰當傳　絕句　溪童出門望鷗鷺蒲空下江水淡無情盡是忘機者　今朝客萬求文至昨日隣嫌借米移木枕質錢多舊帖看囊不必要新詩　出門已坐十年遲擇地寧容一物棲弊帚萬金空自許青雲平地欲誰梯長庚只合陪殘月衆楚安能立一齊醉裏商歌動寥廓飛鴻淡淡夕陽低　雜詩　聞昔飛狐口奇兵入擣虛人才九州外天道百年餘草木皆成騎衣冠盡化魚遺民心膽破韓說戰爭初　關嶺通山後風謠採路傍地寒人好壽草淺畜宜羊用水如奴婢從川貯米粮西風如有約來興即吾鄉　先山唐故國淳朴帶遺蹤種果收奴刀闢田享素封來牧多上藥景仰近神峯夢寐驅黃犢巖居一老農　冀北高寒境英靈海嶽全期文若程郡家世亦幽燕祀典今誰舉遺經會有傳吾鄉此盛事瞻仰在他年　何事招提好山深馬可驅松巢低映帽竹溜細通廚霜果千封戶雲屏四畫圖冠巾如我用白鹿起規模　巖居訪高道少曰在風塵回首話前事低眉厭此身江山資冠盜田畝化荊榛領將天倫重無君

愁殺人　水繞千山合雲藏數畝荒初尋杳有陣漸入翠成行脉脊依危石牛蹊帶小塘圍茅奄如畫可惜是逃亡　一語喚醒瑞巖老千言不昧草庵歌閑人爲向忙人說佛法元來本不多　老兔雛雞自有春壺冰徹底照來真驢鳴畢竟渠皆聽解識天機得幾人　水華庭草思悠然風月濂溪有正傳二十四年程主簿已知隨柳過前川　天教觀物作閑人不是偷閑故隱淪要識邵家風月興一般花鳥華山春　寒氣書侵一半春詩家道體說來真不教曉入雄雞口誰與南窻打睡人　湯鼎石壇老眼親陰陽誰見屈中伸年來併識顏家樂十月天教薺愛春　漫記　天幕高懸兩部蛙水光山色照黃家忘情未使真忘得憶竹栽蘆強自誇　我自無行即是藏更將何物要韜光東澤幸有牛溪在却向長安說醉鄉　百錢破釜發長嘆一局嬴棋爲鮮顏擾擾自無安腳處幾人打透利名關　應物何嘗累我真禪家怖死強忘身昨朝一讀雍行錄卻笑當年墮甑人　漫題　乾坤未覺化機停世態難逃醉裏醒共見白雲人蒼狗豈知蜾蠃即螟蛉　偶作　爲貪風月重登臨感慨幽懷不易禁靜裏形神君與我眼中興廢古猶今區區此世真何物落落平生只寸心聞道江湖好煙水飛鴻滅沒有遺音　偶得　血氣雖衰志愈真近來温故覺知新久

貧多得鄉閭敬漸老惟於道義親日月消磨三樂事乾坤俯仰一閑人幾時卜築唐溪上分得堯民五畝春　自覺筋骸老漸頹曾經堅眘度危關清霜烈日留身後秀氣春風拂坐間自有頹波如底柱莫教秋色避南山雲鵬猶駕今無地幾點江鷗盡日閑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　敏之學士遠寄新詩七十韻捧讀之餘績貂以尾聊資一笑　壯年多轗軻晚節歎行藏故國頹綱墜新朝明德香雄材能預算大量固難量迭出神兵速無敵我武揚本圖服叛逆何止窮擣張西討窮于闐東征過樂浪慧使天壘塵光動太白鉎整整車徒盛鱗鱗旗鼓望天皇深責重賢帥廟謀臧江右將禽楚河陽已滅商英雄皆入轂強禦敢跳梁採訪軒車鬧司農官吏忙輕徭常力足薄賦不財傷勳業超秦漢規模邁帝王流言無管蔡奇計有平良增葺新文物耕耘古戰場蛟龍方奮迅鵰鶚得翱翔偶遇風雲會爭休日月光永酬千古恥一怒四夷攘虎帳十年夢龍庭幾度霜迎風初請命出郭遠相將父獻真宜死寬恩何敢當赦書民有幸歌詠壽無疆扶杖聽黃詔稱觴進白狼散財竭庫藏拔將出戎行殷絕仁猶在周傾道不亡來招燕郡內入覲大倉傍戎服貂裘紫星軺戰馬蒼中春辭北望初夏過西涼瀚海涵而湧陰山仿且徨閑雲迷去路疎雨潤行裝出處空興嘆風光

自斷腸與刑陳故事利病上封章天下援深溺中州冀小康風俗承衰亂壽萊要優長痼疾如神附遊魂笑鬼伏仁術能肯肉靈藥起膏肓避禍宜緘口當年肯括囊遺讒心欲刲涉苦膽先嘗北漢絕窮域西隅抵大洋詩書猶不廢忠信未能忘觀補連腮帳繩穿朽腳床郊行長野興人靜若禪房四鶴交遊熟崑崙事跡詳風煙多黯黯雲水兩茫茫災變垂乾象妖氣翳太陽鼇龍三島去奕棗一枝芳明主初登極愚臣敢達狂九疇從帝錫五事合天常大樂陳金石朝服具冕裳降升分上下進退有低昂拓境時方急郊天且未遑應兵無血刃降虜自壺漿案堵無更肆困敵不饑糧衷心尊德義聖政濟柔剛恩澤涵諸夏威稜震八荒勢連西域重天助北方強舉我陪三省求賢守四方錦衣捐毳褐肉食棄糟糠隱逸求新仕流亡集故鄉百官欣戴舜萬國願歸唐耕釣咸生遂工商樂未央會將封泰岳行看建明堂每嘆才雕篆長慙學面墻君恩予久負賢路我深妨覆餗恒憂懼持盈是恐惶故山松徑碧舊隱菊花黃大守方遺馬初平政牧羊厚顏居此位若已納於隍吟嘯須歸去香山老侍郎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先文符大一天相丞文昌泛海難追蠡封留欲學良織形伴珠玉朽木厠松樟直節心雖赤衰年鬢已蒼伴食居相府無德報君

王草甲濡春雨葵心傾太陽大權歸禁闥成算出巖廊自北王師發平南上策長皇朝將華命亡國自頹綱漢水偏師渡長河一葦航股肱無款隋元首戴歌康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大勳雖已集遺命未嘗忘萬國來馳幣諸侯敬奉璋兆民涵舜德百郡仰天光大有威如吉重乾體自強碩賢起編戶良將出戎行太廟陳籩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寖滅皇嫡久咸戕政亂人思變君愚自底亡右師潛入劍元子直臨襄殺氣侵南斗長庚壯王堂弓猶藏寶玉劍未識干將皇業超千古天威聳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鷹揚武繼元封跡文聯貞觀芳宮庭敢諫鯁帷幄集書囊佇待卿雲見行觀丹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是相當多士思登用遺賢肯退藏詩書搜鳥篆功業仰龍驤國用恒無闕民財苦不傷八音歌頌雅百戲屏優倡聖澤傳朝露明刑肅暮霜永垂塵劫祚一混九州疆重任司鈞石微材匪棟梁思歸心似醉感愧淚如湯厥予終辭漢黃公合隱商窮通真有數憂樂寔難量雖受千鍾祿何如歸故鄉　與貫仲論詩　論詩夜夜費青燈與奪玄機似衲僧示我鵬南圖覺海欲來梓去未之能　和彥長老絕句　生死與涅槃都如昨夢耳覺後笑呵呵無彼亦無此　只識瓶盤不識金瓶盤釵釧本真金一從打破疑團後物物頭頭總是心　高庭英棠

詩強爲一艳　一川秋色滿東籬鴈字行行自寫悲試問省菴何所省黃花紅葉總堪詩　錄寄新詩呈冲霄　冲霄酷愛王泉詩娩我年來無好辭錄寄新詩三十首莫教俗子等閑知　松月老人寄詩因用元韻　訣禪講教不知家芳草漫漫去路差杓卜虛鑿木老皷盤星錯認洞山麻全無去就論空色誰有心情訛照遮松月野僧須薦取釣魚人是老玄沙　劉文貞公集古詩泛言一百二十一首　天地合二五蒼蒼皆所生人爲最靈物秉彝初混成嗜欲既閑鑿昏雜難自明聖人設教化同復純粹精乾坤六合中道義皎如日人心動靜間應對二而一爲善有高明爲惡無暗室小人悖之凶君子修之吉　聖人所定正易書詩春秋如天有四時不息長周流集義充浩氣賢哲知當修拳拳畧無怠歲久同交游　是穀得土生農夫柰勞苦時或偏雨暘功須旋添補不耘苗不與助長大莽鹵隣翁慶有年心休生蠧蠹　天地有晝夜日月或升沉聖賢平道義體古還明今窮通無損益一貫存中心貧賤既不溢富貴胡能淫　放心宜早收無令恣馳逐安宅寬有餘正路直無曲雨露晝夜間滋息牛山木血氣易致衰嗜欲何時足　人生天地衷心腹居人中萬事貴中立中立無不適偏倚過不及其道非由公公心普明明白日懸蒼穹　有身須有心有

心須有事有事須有誠有誠須有至至者無不通通者無不遂遂者存於公公者合乎義　聖人立人極法象師乾坤乾坤周四德萬物生春溫生生復化化至善榮心根文藝屬游泳道義長推尊　天地運四時四時行萬事人居天地間一理貫無二用事體其時上下自合志合志義在中中在正可示　至道體無朕一理長分明廣大備天地二五合生成惟人號靈物乃有純粹精立極定中正乾元亨利貞　人欲蔽天理不明同暴棄復來還復來復至無復地乾坤動靜間浩然充集義存神過化時昭然見誠意　人生一百歲世事千萬端今日有明日取次凋朱顏詩書同造化移物勝還丹少壯當努力寸晷休虛閑　遇惡改所同見善遷未及三人必有師存心莫偏執寡過體時中性成如素習聖門永不閑肯來皆得入　道義畧無間時命或有窮無間必當敬有窮莫僥通在此不謀彼行庭惟宜從雲雷遂經濟枯草生華風　富貴非永持人皆有天爵可求不可求趣舍無交錯幸得啓私懷才術展穿鑿須知君子心義外都無託　爲教首孝弟爲治先農桑大綱若能舉衆目還自張天下本無事庸人何太忙春風動黃閣萬物生輝光　三獻兩遭刖克誠終不惡良玉苟蔽藏是在將何若紛紜薄子心盡道古人錯願學古人錯莫學今人薄　針月挂

樓角秋色夜還多閑雲自巖壑林鳥思舊柯青山豈遙遠白日空蹉跎春風幾時來二一吹菁莪　梧高鳳不來一葉凋金井幽人想鳳儀依梧疊延頸鴈宿蘆花灘鳥飛明月影白雲不覺秋西風江水冷　南山有佳氣北嶺遥相望歸禽栖高樹煙水明夕陽雲霞淡無色草木翻青黃淵明不飲酒離菊爲誰香　閑雲不肯飛戀着西山住長風不惜情吹散無尋處山下有幽人携節日成趣向晚獨歸來茅齋樂貧素　大賢守易簡一物曾不差庸人騁私智展轉事如麻千慮苟一得後世爭相誇源遠流不遠何處尋歸棧　清泉日夜流如爾有憑據盈科還又行一息不停住碧雲出山來不想還山去佳人望眼花鵲亂天將暮　高明若有畏下愚安敢欺凡生在穹壤有性寧無知悖出必悖入相還如刻期蓋予既不妄反身奚復疑　絜矩譬良匠忠恕道不遠横逆忽來加平心宜自反既直徑可前積函使當抗君子之德風何草不能偃　三十至四十又覺十年非後事不能慮今日當知歸春風吹好夢蹀躞明朝暉北山存蕙帳猿鶴久忘機　一水東北流悠悠入滄海一山西南横青青色不改中有讀書人書中見真宰如狀明月珠暗室生光彩　李白決蕩士高明四海聞爲愛一杯酒辭却萬乘君還山酌明月明月埋陰氛長風爾有力爲我披浮雲

可愛王右丞幽情因畫託寫出無聲詩胸中幾丘壑巖樹綠婆娑秋風也吹着日月曾幾何忝葉不凋落　三老煙霞病沈郎風月愁各自有佳趣未肯同追遊黃塵滿行路路遠生白頭長江皷高浪廻舟不自由　峩峩太行山清清磐谷水山色共見佳水味誰知美去問李先生萬事果如此先生一點頭無言有微旨　南風差有力吹散浮雲陰佳人慕君子策杖同幽尋豈無一尊酒慰此方寸心明月來相照歸鴉集暮林　群水鳥誰流狐山能自立寵辱不驚心到此要熟習玉井有清泉百熱除一吸渴着莫號呼綆短苦難汲　駟馬相如貴六印蘇秦還漁父不識字長伴鳧鷗閑汨没是非裏奔走塵埃間十年不改舊青眼望青山　風雲慘淡中干戈撗五季希夷隱華山昭昭見天意百川自東流狐蟾亦西墜扶桑日出來鞠鞠猶軒輊　紈袴仕宦内布衣稠人中不謁萬金富甘受十年窮詩吐清明氣酒澆硯磊胷百尺高樓上幾箇陳元龍　海東有蓬萊神仙居絳闕閑人一草廬無才罷干謁萬類寂不聞孤雲亦如歇盧室生清光高山吐明月　木落不愁秋花開那謝春榮瑚自然道誰是道中人道人不可識滿目飛黃塵荆山雖有玉水淺石磷磷　落花不着枝啼鶯不緘口東風未肯閑漢邊弄楊柳幽士一茅廬塵路厭奔走枕上看青山薰風入

南牖　小池流水細。皓月秋風清。風水一琴響。月池雙鏡明。天晴夜寥廓。斗轉參斜橫。吾家樹枝穩。烏鵲緣何驚。　孤心應有憤。萬事但無索。歸雲入好山。砥柱謝頹瀨。清泉灌稻畦。生涯非分外。冥鴻任往來。天宇自寬大。孔子有美玉。韞匵而藏諸。善賈是貪利。有求無不沽。中年亦云往。九夷皆可居。我不孤天下。天下寧我孤。　寡言養精神。多慮困心力。忘情不及情。鮮有中庸德。守六知地貞。用九見天則。自反既能縮。所向無寬窄。　獻書自可爲。選士果誰賢。宰相調九鼎。將軍安四邊。北溟有鵬化。南山無豹眠。子孫千千世。乾坤萬萬年。　地庫藏寶刀。天機織雲錦。錦成刀所截。段段稱絕品。製爲天子服。用人要詳審。萬一得其人。九重可安枕　聖人揭日月。小子囊螢光。照照不能遠。飛飛空自忙。誰啓聖人道。能止小子狂。來此日月下。置彼妝螢囊。　鳳凰食琅玕。烏鵲啄糠粃。試與琅玕食。掉頭終不唯。欲問何所爲。只知糠粃美。儻有食之者。必是鳳凰子。　賢人輔九五。天下歌升平。一朝開正道。萬古垂鴻名。名爲世所尚。道乃人當行。道行名自行。苟取失天成。　名器慎所守。非人覆公餗。有功然可封。無德豈宜祿。勿矜才有餘。當憂道不足。能用心休休。天下皆受福。　爲愛山中境。長見山中人。山人解服鍊。體健心無塵。流泉既清耳。孤雲還伴身。相邀坐孤石。

語默而情真。　瀑瀑何處來。潺潺清人耳。尋聲到山腰。有泉漱石齒。兀坐聽不休。天地皆同水。日暮下山來。山上白雲起。　間關林中鳥。優游波上魚。不知有弋釣。緣近道人居。道人日蕭散。魚鳥長自如。飛花飄戶來。亂點讀殘書。　枝頭載好音。黃鸝初弄舌。春工物色華。處士生謀拙。囊空無一錢。吟嘯當佳節。楊花不肯飛。堆作堦前雪。　江海繞關塞。車馬衛塵埃。功名果何處。萬里勞英才。梅逐雪飛去。柳傳春到來。若無一樽酒。懷抱頓誰開。　白石不可喰。青山未能逐。富貴吾有天。寶龜豈當媢。秋風自西來。木黍摧黃穗。東家酒熟時。爲我留一醉。　幽林通一徑。中有野人家。不知堯舜道。耕墾爲生涯。父祖有遺訓。農事勤桑麻。爲問何時節。桃李始開花。車去馬還來。充塞長安道。一自鬢生華。五湖歸豈早。行客雨晴時。共愛青山好。却恐住山人。不肯山間老。　草舍清溪上。車馬少經過。江山麗春日。鳧鷗戲晴波。東風弄楊柳。好鳥來吟哦。歸舟沒煙靄。隔岸聽漁歌。　何物比君子。牕前幾竿竹。夢斷落雪聲。清風滿茅屋。草甿生有涯。頗子自知足。春來桃李花。紛紛動人欲。　曉月當牕白。薰風到枕清。鶯破幽人夢。樹頭聞鳥聲。起來僅盥漱。案上書縱橫。閑卷得餘意。惟自知幽情。　氷津百川流。春來萬花發。清風動黃閣。懸日明丹闕。不飲貪泉水。誰憐首陽蕨。遠客

幾時歸。子規啼曉月　秋霜徹夜飛。背恤山前草。孤松倚北巖。千年不枯槁。至誠久自通。天地有常道。悠悠世上兒。只見眼前好。　宿鳥落高樹。夕陽下蔣廬。亂來雲覆盡。道者靜看書。得意首頻點。無言心亦虛。世情難混雜。不是與人疎。　葉落林自疎。林中見來往。豈知林外人。天地更高廣。最和行四時。萬物有消長。青雲照碧溪。古今同俯仰。　眉頭但舒展。生涯順有些。十年何所積。文書載五車。富貴眼前花。開卷自能遮。出門見新月。一曲玉橫斜。　天地設如機。日月忙於織。白髮換青絲。生謀太相逼。蝸牛兩角間。抗敵觸蠻國。紅白桃李花。隨分有春色。　青女侍白帝。夜作秋霜飛。草木盡黃落。松柏獨何依。地白江山老。月明星斗稀。憑誰把鄒管。爲我喚春歸。　東園勝可游。長携一壺酒。天地豈無情。春風盡花柳。將尋桃李蹊。幽禽喚回首。午醉乍醒來。城樓橫北斗　氈帳靠林水。清勝讀書堂。白雲自來往。六合包混茫。人皆惜春色。我亦憐時光。千金買不住。老却富家郎。　曾遇終年飢。栽粟亦知貴。若受三冬寒。細絮肯輕費。淺淺聖賢言。省來真有味。臨事能不差。天地入經緯。　行雲不行雨。長繞陽臺飛。高唐夢已斷。巫山空翠微。宋玉謾爲賦。仙娥何處歸。此事果非誕。流風禮所譏。　織女連夜忙。衣裳未適赤。田夫帶月耕。朝夕無米喫。私家亦云贍。官中輸歛

急。都城買笑即。千金不愛惜　君子有佳會。由禮相追陪。時當置肴核。要與春風期。酒歡不在醉。莫許盃行遲。桃李侍明月。人生多別離。　事兄貴閑人。心孫慕良友。松泉著夜涼。寬襟一盃酒。薰風擁薄陰。明月入我牖。誰似陶淵明。彭澤謝官守。　羲和挽六轡。舒此夏日長。薰風何處來。惠我南牕涼。詩書在前几。開卷心生光。富貴是何物。世路爭奔忙。　策杖過前村。黃雲看禾稼。行行重行行。行到西山下。都城人事多。飲食曾不暇。念此百年身。合得幾時假。　程一分有殊。尊卑蓋天命。萬世錯亂門。立名皆自正。治國如養生。飲食要溫清。元氣若能調。五臟安得病。　寬猛政事和。賞罰善人進。蒼生際海隅。十室有忠信。知可使當行。見弊豈宜順。萬事不剛生。到頭無悔吝　開國賴王師。經邦在良弼。君擇將相二。民歸法令一。車陶格有苗。周公戒無逸。茫茫天壤間。得人諸事畢。　井田既不分。雖貧各安分。一無儋石儲。一有萬斛運。冗蛾已知歸。冥鴻更求遠。一日利源開。千年塞不盡。　先行言後從。言行本無二。富用忽若池。却是兩件事。海棠花無香。玫瑰條有刺。君子慎樞機。下流多謗議。　服順自勞謙。擾身生不遠。長峽傾瀑流。滄海有容量。百司蓮豆間。三公廟堂上。巖巖南山石。赫赫萬夫望。　陽春足舒暢。嚴冬苦慘悽。東風懷有翅。萬物有深感。天君子自爲日

月代周覽高明既聽卑誰非露肝膽　禮義不自持機防為誰險善小尚人稱惡大更難掩言行君子標顛沛要拘檢一出難再追所生安可忝語默非不誠寸心惟自得人情利害間萬牛空費力昨日園中花今朝路傍棘四海皆兄弟誰是真相識　金石亦要穿忠義果如此忘身遵道行虛名半張紙誰云生可輕事蓋有當死嫂溺不為援斯豈人情耳　籍地用白茅君子過於厚疾惡矜不能仁心人固有浮生都百年損益在三友客從遠方來木李報瓊玖　天地總生成義和調四運邪正忽交差陰陽有逆順著氣千春溫牛喘恐行近蒼生喘更多邴公胡不問　赤子將入井游絲命懸死客從何處來趙叔如有使餘情豈戚生惻隱自及此乃知人心仁不獨子其子　老黃拜後將闗公馭同列使以親舊論能要愁為怳一語聞人心萬事自明徹千里未同風連床無話說　令人有聲詩古者無瑕璧詩傳璧可憐兩物俱當惜東西十五年只作塵中客詩不堪璧論路人多眼白　青女行雲秋蘿菊開金餅姮娥在月宮益比人間冷詩客未忘情得句忽如省驚鳥不肯眠庭梧轉踈影　以殺若止殺雖御愈難雲四海鬬兵威草木沾腥血頑天生獲獸食盡人間鐵無以鑄兵器戰爭應自絶　游魚樂水深歸鳥忘林迥飛潛固不同所適情無著違人無已

事山林在鐘鼎紛紛嗜欲間恬淡定誰肯　太山膚寸雲須臾徧天下中有行雨龍祈祈濟枯稼如何根芳姿越壠畝相跨孔明荷鋤歸茅廬自閑暇　虎狼亦有仁同類不相食人生天地間往來幾能息大路偶遭逢何暇栽荆棘行程大家忙轉首各南北　乾坤處處寬萬物自從偪蝸牛兩角間戈戟未曾息古往今又來到底誰為得青山爾何能來手推群力本是山中人長作山外客幾年不還山頭髮半斑白鴻去又鴻來寒暑太相迫鵬飛不到邊誰謂乾坤窄　白璧本無瑕相如元妄作連城既不還奪與有何錯後世少窮源沿流漫穿鑿私智得縱横丹心總難託　春從何處來楊柳黃金色堂前燕子飛恰似曾相識碧雲望眼中佳人没消息青山一片石自斷情無極　明河天上流還向地中落地神不能收放出一杯杓源源成江湖漫漫通海漢蒸氣化雲騰結為雷雨作　忠義萬世推豪放不足法晉人跌禮度謙恭為福狹如意擊珊瑚稜稜氣相壓迷途不知反社稷動戈甲　秋霜着菊枝夜雨打梧葉幽士一燈文書苦涉獵青雲惜蹉跎白髮歎熟業隣兒不識字蓍斷雙飛蝶　明月不可攀去地八萬里姮娥住月宮孤清更誰比幽人步閑庭夜色涼似水足下玉塵生叢風吹不起　閑情與時適野興臨溪多斜陽在高樹鶯鷺浮清波春

光輝花柳好風來自和孤舟泛煙靄隔岸聞漁歌　為善益本分成功皆偶然腳下自有地頭上誰無天萬事莫勉強一誠須精專盡其在我者鷄蟲非所偏　天地兩儀間君子有容德誠厚揆中情詩人辭不適干將與莫邪鋼物豈常克上善非善爭袖手推鋒刃　侵晨一杯酒暖氣如還丹霜風飄沙漠不覺衣裳單皴皺面上熱絆絆心頭寬若得海為酌應迴天下寒　今古混沌中誰能窮鄙美孤憤與獨醒入我寬懷裏一日醉一場百年都有幾秋霜上鬢來春風吹不起　既往莫能挽將來運許思只除打見在一日十二時還酒醉於酒得詩聯作詩物情各自適天意元無私神畫容宇宙槐蟻夢公侯說破不為惟一笑長江流高峯有明月桂寒風露秋帶節步庭際聽遠啼猿幽　騏驥困駑駘蘭蕙蔽蒿草懷才避世者豈愛林間老善道不容行浩養樂天保儻有來時為佩玉心如槁　山澤先龍蛇窟穴聚鼪鼠不肖與仁賢豈可同時語寒鴉集暮林孤雲去無侶德輶一鴻毛鮮有人能舉　尺蠖屈求信龍蛇蟄存身胡為不前進賢者恐傷仁顏淵惟樂道原憲不憂貧優游任時運未見德無隣　百年駒影過一衲野情幽順友開三徑從塵飛九州有山横眼外無事寄心頭勿道閑人貴閑人只自由　朝陽山色麗秋吹水聲清欲上雲峯去還登石

路行攜節林下想聽鳥樹頭鳴無人知此意一笑自為情　煙霞織畫叢一覺睡何甘忽被風吹破清入月滿庵出戶看天色斗柄已迴南舊見松搖影只疑龍出澤　高望四無樹虛虛心地寬無聲風裏鳥飛上白雲端孤山枕林水細路之盤桓夕陽添暮景更與好生看　山蹊雲更覆岩堂雲猶封不是樵夫慣幾人能得通焚香坐白晝飛鳥盤高空細聞無韻曲澗下有松風　欲道却不道歷癡常似癡儘教人話笑自是我心知補袖既遮體饔飧又解飢固能貧且樂安敢強施為　元劉秉忠讀李杜詩集因作適時歌以呈諸友　讀杜詩增人愁誦李詩銷我憂李杜文章一元氣回旋萬古開寘搜文經武緯紫天地輔贊化育猶公侯愁復愁何有愁憂不憂何無憂主上蒙塵盜賊横父子隔絶烽煙稠壯士空家苦戰役老猶十九生難求杜老當此際意遠身悠悠雲翻綿骨絆風蹄局滄島致君不能到堯舜為臣未得同伊周名列朝官事難濟誰能一笑伸眉頭翰林本是騎鯨客謫仙下落塵寰因醉中斜岸見天子援筆揮洒江河流白璧不受青蠅點脫羈嘯傲吳山秋玄霜清夜洗餘滓世俗擾擾真蟁啾瑤池玉府舊行處安期為友盧鴻儔黃塵際海飛不到十二闌干明月樓鳳凰麒麟類鷄犬豈有豺狼當路遊贏得半生開口笑葡萄酒酌玻璃醆人間

遺早禾欲槁未願生視沉良壽直鞭赤龍棄上帝倒吸天潢噴神州歲寒松栢轉青翠又看新月横銀鈎時乎時乎各有適且須落魄崑崙丘　讀杜老上韋文詩　六合風雲慘淡間丈夫多笑誤儒冠戲排趙壁韓爲易笑却秦軍曹豈難軒鏡上天昏霧破蠙珠投地夜光寒死酬知己方無憾寧惜千金報一餐　讀工部詩　工部文章萬彙全煥如星斗羅青天差居三百五篇後傑出數千餘句前良金美玉有定價殘膏賸馥無窮年當時驅駕誰能並只除太白騎鯨僊　少日曾師杜審言青逾藍處得非難清雄雅健隨情賦遠近洪纖着意看但諷數篇真可老几七一字莫能安漫漫一似滄溟水無限鯤鯨吸不乾　再讀杜詩　規矩方圓稱物施運斤風度見工師干霄氣象動高興際海波瀾生遠思三月聞韶忘肉味幾年疑郢和巴詞騷人盡在清光裏恰似中秋月滿時　再録杜詩　深造入龍頷初觀見海波闊遺前輩少沾溉後人多地藏琳琅窟天機錦綉梭元非譽舍彩文思自懸河　詩律嚴單律縱横出没齊包裹一天大望嶽衆山低句驟無淹韻才闊盡着題數篇真可老白璧滿幽棲　賊盗起如草戈矛森似林窮身常迫難感物不忘吟關塞思君淚乾坤許國心敬傳金石語萬古比廣箴　讀百一詩　家中陳穀換新絲肥馬輕裘富貴時寒女何曾東機杼飢夫元不輟耕耔田文開養三千客應璩徒吟百一詩欲數帝閽閽者怒茫茫下土是誰司　讀招隱詩　山谷委蛇絶世塵風來蘭蕙發清芬垂緌舞柳啼幽鳥漱玉鳴泉躍細鱗巘頂卧觀滄海日蘇門嘯遏太行雲巖前松栢長青翠不覺人間秋復春　讀東坡詩　翰林工部俱云没天上詩仙更有誰無滯胸懷長灑落多才言語自新奇南遊大得江山助北望逾驚牛斗卑萬斛冷泉隨地有決來應手作陂池　又讀東坡詩　言有條章動有儀風流人物古今稀自傳蘇氏文星耀使覺眉山秀氣微春樹滿園堆錦繡冷泉萬斛瀉珠璣眼看鴻鵠摩霄去鵬鷟無田共奮飛　讀山谷詩　清奇淡雅總功夫句句冰霜字字珠並舉鴻方上霄漢相忘魚已得江湖筆端應有神靈助言外全無翰墨拘酒醒夢回秋氣爽似看明月在蓬壺　讀遺山詩　情發聲調節作文溫柔敦厚見詩真離騷九變能增尚風宋前頭更有人　兩岸桃花夾醉鄉春江渺渺月茫茫謫仙詩思難籠罩仰羨雲霄孤鳳凰　秋風夜雨布衣單破屋猶憂天下寒不料世人多莽鹵久教吾道屬艱難　雲霞閃爍動霓旌轟磕征鞞震地聲千里折衝歸指畫將壇孫子獨論兵　朝氣從教把斗牛百川横放海難收九天直上無凝滯更看銀河一派流　鵬搏清唳過華

亭銀漢無聲轉玉繩夢斷一軒明月在令人心似玉壺冰　編排一字有高卑執衆功夫作者知自古文章貴辭達蘇黄意不在新奇　公論元無擅否臧過情聲聞可承當杜詩韓筆顏書字不待人言自發揚　北里笙歌勸酒盃南隣門巷冷如灰秋風萬里方搖落叫殺孤鴻春不廻　再讀遺山詩　人没詩存重與看芳馨不死比芝蘭生前富貴雖平淡身後文章已渺漫蜀錦綵頭從此細（王遺山見其杜作青詩世呂日他日日細文紀示叫行絳枝此及之也）已歌韻脚自來寬未言雪曲無人和傳者幾希作者難　細讀遺山詩　句法縱横得自由清新俊逸出常流天機雲錦三千段月字星名四百州未得深源傳正派誤將鄙語入冥搜何時五彩生肝肺轉問江淹乞筆頭　一集新詩動九州宮中才子謝冥搜文章皆曰有司命江漢自來無斷流錦綉堆前難措手琳琅窟裏懶廻眸方管草含遮風雨誰敢添修五鳳樓　集諸家詩　好詩不在眼俗語難留心璞内可分玉鑛中還得金山尊春嶽大水會滄溟深妙曲含琴瑟發揚期賞音　讀唐人詩　風雲飄逸意何違金玉鏗鏘聲自清蜀錦正驚裁剪碎温針還解貫穿成苦吟應有秋蟲和好句定隨春草生六義班班風雅變頼斯陶寫古今情　爲覺大中言詩　李杜蘇黄韓與柳六家詩體混中殊篇篇得在功夫外字字成於鍛鍊餘便許後人翻格律須將前輩作規模擬心要到縱横地下手先開萬卷書　烈火爐中匠手横真金百錬益精明如君好事有幾箇似我爲人空半生語不貴奇惟在當事休渉誕只宜情春花秋草蹤條罷造化無窮看混成　舜典後爲三代接關雎首向二南開變風自衛漸如此大雅至秦安在哉蓋世雄文韓子學驚人佳句杜陵才詩家體面儒家法豈曰無師討論來　愚有真誠告覺庵詩家論句類禪參粧塗必賴青黄赤畫採元從一二三獨立未能竿莫上空行不解板須攙佗筆若契環虛處别爲逢人作指南　近詩　詩如雜劇要鋪陳遠自生疎近自親本欲出場無好譯等閑章句笑翻人　聽魏仲平論詩　五雲宫闕隔三韓塵世何人得往還勁鶴豈辭天路遠長鯨曾吸海濤乾盡期王子登山頂誰想麻姑在坐間細嚼一言堪換骨仙家壺内有靈丹　口號　眼大心雄志有餘功名富貴不勞圖痴痴休學小兒女挺挺須爲烈丈夫天地五常元一理廟堂三老豈多誤閒來試把詩書看道義分明見也無　自得共有詩　詩書味美淡功名血氣方剛愛慎輕知所當然惟自得勇於不欺復誰爭海棠月上傾壺飲楊柳風還策杖行春色無私人共有閑吟閑醉遣閒情　吟詩　七情荒泆難追雅六義淪

紛始變騷句穩先須辯長短字工端要定推敲言非精當功患少意不包含氣謾高腕手若能圓似彈千迴萬轉任吟哦　惟裹吟情含蓄厚胷中造物混茫閒拈時輕快功夫到得處平常磨鍊來騷雅清雄隨事賦縱橫長短可題裁舞成未有驚人句馬上愈前愧不才　雜詠詩　漫興東風作主人栽培花草伴閒身不辭接竹成高架收拾薔薇一片春　洛川春色幾時歸漾漾清流照翠微日暖雪消沙岸軟鴛鴦相對不驚飛　樓上鳴鐘報五更濛濛深殿佛燈明更無幽夢隨寒枕聽徹松風到曉聲　雜詠　五更殘夢一聲鐘盡在膠膠擾擾中世事倒流三峽水人心橫膈九疑峯一時富貴求何晚幾冊文書讀未終盡日掩關塵垢裹儘教奔走笑踈慵　寄友空勞尺素書投人多駭夜光珠巫山摧落難藏鹿渭水澄清易見魚未卧煙霞歸海島欲栽桃李傍江湖年來生計如何耳留得床頭幾冊書　氊帳蕭條靜看書萬機那識此心虛無才把事相料理有酒將愁總破除　巖下優游踰四皓江邊憔悴笑三閭從來渭水清如鏡無殺直鈎得幾魚　山崦孤城背夕陽戍樓寒角送悲涼嚴陵不預風雲會李白那為翰墨場投樹棲鴉千萬點書空征雁兩三行與來賴有床頭酒一曲高歌入醉鄉　秋水澄澄照影孤百年遊旅轉蘧廬聊生莫問鳩為計憶

遠須憑鴈寄書北海鯨魚鈎已重中州麟鳳網猶踈清愁萬丈千雲月着酒澆來自破除　萬家砧杵動長安應念征人塞上寒映月蘆花堆作雪經霜梨葉煉成丹五株色敗門前柳九畹香存院後蘭秋思偏來攪胷次醒時長牢醉時寬　玉京爭上最高樓佳節重逢九日秋一別龍山風落帽幾逢鴈塞雪飛來今朝白酒入宜醉明日黃花蝶也愁獨對一壺酬飲後餘杯留着弄扶頭　地雄西北帝王州一月登高那未休紅葉黃花空應節蒼山白草不勝秋寒風無謂頻吹面破帽多情却戀頭恰遇鄉人來送酒淵明不醉復何愁　織錦文章掌不成更堪斷句覔詩名黃華陡覺泣秋思白酒良能解宿醒月底關河家正遠樓頭鼓角夢初驚尺書寫下還憐寄初動風前鴈一聲　山前滿目聚成圍浴水悠悠鴈北飛一枕黃粱新夢斷十年華衮昔人非煙霞有路迷芳草桃李無言笑落暉明日征鞍定何處春光正好不思歸　郝經陵川集雜詩　縱橫十萬里悠悠總世塵勞生為物役往往失此身對面皆九疑惟有酒相親花開社甕熟春風滿比鄰痛飲有高嚼春夜達旦晨君看雞窠中豈有百年人　種豆南山歸杖日陟高嶺雜田似蘇畦編錯成野景日夕卧柴荊破屋風露冷床頭有餘醁渴飲興味永月出流清輝起舞動孤影呼兒讀離騷載酌幽懷騁

醉眠踏曉日獨樂靜中靜　天命端可樂物情孰能量閑軒受西風明月照我房悠然中聖人載酌夜未央哀鴻忽遺音感事昔隨陽遂令不飲人反側斷中腸　三代秪周孔漢末有佛老汨真復翔偽棄性遂不保涇渭混濁清原隰易濕燥世多喪心人死病不辨早消滴成江河毫末遂合抱六合一條荒浪失無正道　丹山九米鳳有道即遊豫阿閣與岐山和鳴復高翥一從休徵衰轉翩遠揚去高賢亦遠亂好遯有深慮罔出把難行宵人肯爾恕幼安遼海居龐公鹿門住翛然遠世塵豈復有憂懼展會點不去子文無慍喜爭如卧雲窓遠棄人間事淵明偶來帚初無仕宦意酒熟遠告歸　佳期恐難值散髮山月清濯足溪流駛把菊見南山物我有廢置　大道初坦平奈此世路迫劫灰到重泉兵塵滿阡陌乾坤一戰場血盡骨更白何處著此身重覺天宇窄獨立萬物表秪有雲門客弋人忘冥鴻此中是安宅　道人守化根靜境深苞桑罩永不掩對一食恒精穬何心到文繡更不顧膏粱真風出樊籠太和蘊元陽中襟既忘幾外物奚能傷矯矯離群倫宛在天一方尊中有奇樂一詠復一觴　西北有佳人飄飄碧雲端悠悠與神俱冉冉從化遷偶來佳人境結廬青山顛更不煙火食秪把晨露餐我欲從之遊路遠縈塵緣逌然歌紫芝重寄歸來篇

聖作尚簡易古道皆若揩叔季私煩苛平地生巖崖生民入罟擭慘慘傷于懷孰能與蠲除變亂益盈徧神農設教並庖犧初取離靡不漏吞舟豈能強胃羈謀利困營商遂使天質虧　爽則弛灸律廓廓高天涼我作清夜遊步月上河梁螢吟煙露根鴈翔風水鄉商聲激孤衷銀漢零飛霜向不酌酒樽奈此秋興長　溪風吹竹花石壁墜松子山氣清入骨雲嶠時猶倚奕奕靜中趣超超物外理　趙孟頫松雪齋集雜詩　四時更代謝物化常隨之春華曾幾何歲月忽如茲巖風動高樹百草俱已衰人生況有役憂患乃其宜棄捐勿復念出入由化機安得松喬術邈焉世相違　絕句　春寒惻惻掩重門金鴨香殘火尚溫燕子不來花又落一庭風雨自黃昏　湘簾細織浪紋稀白苧新裁暑氣微庭院日長賓客退滿池芳草燕交飛　搖落山川草樹稀白雲時逐鴈南飛苦無緑酒酬佳日猶有黃花媚夕暉　梅花半落雪飄零楊柳青青江水生一夜東風吹鴈過江南江北總多情　陳旅安雅堂集題楊顯民米詩卷後　夢游洞庭野鈴月映踈星軒后來張樂伶倫吹鳳笙夢回憶其音幽眇有餘清截竹學作聲向人皆不聽東南有高士洗耳卧巖扃涼風鳴松林石澗響琤琮何日即與語曠為千古情　向余在京師有得奇楊州陳新甫云東華塵土滿貂裘

芍藥闌邊繫綵舟二十四橋春似海令人腸斷憶揚州比新甫來錢塘索余更作三首　天下英賢皆願仕山中隱者盡登朝淮南春草無端綠公子歸來不可招　別來春夢繞東城華屋銀尊對雪晴坐客風流誰得似啼鶯新曲度聞情　去年病客卧淮船故人不來心惘然今年過我卽復去夕陽離外馬翩翩　白南恩詩　白侯忠信多才畧故遣分符到海涯西漢幾人循吏傳南恩十載去思碑閭閻安輯科徭省城野高深盜賊衰人望次公今柄用公名寧損泣民時　許左丞游衡湘泛琅琊江至東岡書院鳳山山長何明初求詞公爲詩與之時公被召還朝而明初携所得詩來京師居數月南還公屬余次韻於卷末　鄭侯護受衡湘好出處那能愜願私詔使已辭龍尾道相君方寫鳳山詩堂依翠篠川如玉坐列華簪室有芝東閣只今文物盛幽人何事嘆歸遲　題白玉蟾贈劉丹晨著月詩後　玉蟾先生列仙儒風昔夢見冰雪如丹晨不比劉師服彌明本解人間書紫清午攜松陰冷俯視塵寰真大井銀河夜靜浴明月水風吹落玄雲影玄雲盤屈龍虎章百神守之不敢持　友人記余少作因録之

溪村積水生寒煙書廬睡起清明天隔溪暮哭人飯鬼膝間燒錢野風起酒旗山前雨踈踈來禽花低飛鵁鶄荒墳纍纍出新草草長如人人又老東門大道青楊間可憐車馬無時閒　藏六詩爲林括齋作　禹爆中野蠵欸洛流水青黃背疇錯五舍九六中筭約舉六藏之九斯作人言天地猶橐籥陽氣流行皂旁薄蛇甘即且蝟辱鵲予能深弢有真樂陽精純凝乃脫郭掉頭不肯丈床脚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　二支

詩

元詩四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無題　夏簟琅玕冷於水綵觿烹魚手操匕西風歸燕杏梁深恨不身先貴人死　月闕珠宮夜不眠露華浩浩月娟娟不應又作人間夢窈窕吹簫度碧烟　賦范德機詩後　玉堂妙筆文游盡投老江南隔死生最憶崖州相憶處華星孤月海波清　題文丞相詩後　大廈明非一木支區區未忍聽傾危故人邂逅聊相問矢死終天更不疑　偶成　野田閑水浸秋天隨意行吟到水邊樵牧各歸魚鳥散微風吹面鬢蕭然　半畝秋天近石床金罏自炷水沉香新涼透骨清如水幾箇蒼筤共夜長　鶴骨新來怯曉寒東牕睡覺日三竿蒲團深坐香如縷塵几殘經亦倦看　絕句　城南尺五野人居六月清陰八月如一色琅玕三百箇猶堪栽作殺青書　與趙伯高論詩　莫道幽人有意吟緣情生變苦推尋奇雲映日書成字靈響盤空譜作音春鳳雖雛天廣大秋蛩唧唧雨陰沉性情平澹隨時見禮樂何曾繫古今　陳立夫求詩法　拙跡

生理歎衰翁食粥何妨甑屢空驚見殺雞供季路喜看載酒問楊雄畫圖乞與千山雪詩法傳來滿袖風今子讀書誰得侶高間甘旨不憂窮陸子方集次善卿雜詩　貞女不自媒蛾眉爲誰掃春風吹年華閉戶綠芳草靈脩不我顧覽鏡紅顏槁焉得北堂萱聊用寛憂抱又懼青蠅譏善使黑白倒遂令親者踈我欲畀有昊　東坡譏舉子有類候蟲鳴退之譏詩人謂作蒼蠅聲制藁直而核聯句新且清自作復自譏持論終未平無人解此意起我懷古情　蛙從井底語豹在管中見若遇大方家一笑真自獻饋漿意已驚拖甕力殊倦固知巧若拙頗覺狂次狷玉以德保瑕珉以多故賤　火雲吐赤日旱勢千里闊古人教荒術貨食知本末家家筭口賦殆類僧持鉢潄水活肆枯植木蔭道暍諸公善勢力赤子正飢渴　棄兒啼草間瘦妻卧路傍公廪已告匱私戶猶多藏嗟哉守錢奴盜竊勢且昌莫保千金軀汝富安得長鍊炭不及炊實玦空自將獨有黃巾寇不入鄭公鄉高賢古所貴薄俗今可傷　雜書五首　田叟不知書指望升平年一生把鉏犁忽聞鑄戈鋋早晚征徭起驚訛走相傳腐儒寒牕下風雨正鞫眠　夜半更相呼巷南連巷北人語何喧喧陰風何窣窣猛虎下山來妥尾逐不得村中鷄犬盡行擇小兒食　何處人夜歸一犬穿籬吠狺狺

聲四起似各應其類月寒人影空帖耳循墻去家家防穿窬披衣不得睡秋聲何颼颼乃在枯柳邊嗜昔韻鸜鵒歲晚積窮蟬張緒少年時春風正可憐流光不相待白首決潸然 定遠未封侯發憤投其筆老儒七十餘毫禿手不釋才器有長短志趣各自適遙思玉關外萬里風沙隔 絕句 車薪勝盃水輿羽重鈞金物理元無定權衡只在心 買絲繡平原擬金鑄子期君子病無能不病人不知 杜欲誅雲師韓將訟風伯水旱不由天那是詩人責 偶作 奸雄往往墮危機成敗安能論是非空笑狂生投益智絕憐老母遺當歸 次伯機絕句 梅天風雨一江寒漁却灘頭舊釣竿自着漁蓑沽酒去路逢賈客問長安 偶書 憂時耿耿丹心在無事悠悠白日過萬里山河音信少一春風雨悶懷多 舊題 賤得清明一半春蜂銜蝶使往來頻東風自動鞦韆索不見海棠花下人偶題 少年不更事新學多誤人桓冲成謬語張禹豈純臣 旋沽臘醅供園菜小簇春盤擷土蔬老子興來猶不淺故人病後肯相踈遠書每勸加餐食新學多承問起居大息吾年餘幾耳閒愁不樂復何如 王文忠公集讀唐百家詩選 風雅變漢魏近古猶可取六朝傷綺靡道喪亦已久子昂振高風感寓傳不朽李杜俄繼興英名擅星斗夫容照初日亦有韋與柳衆賢復炳燿升堂窺戶牖森然群玉府燠若春花圃嗟嗟大曆還制作半好醜端爲垂世規區別豈容後荆公選詩眼政如經國手自用一何愚美惡頗雜揉驪珠時見遺魚目久爲寶唐詩觀此足誣人何大厚誣人寧此詩感嘆重搔首 病中偶和韋蘇州詩 黃鵠戢短翮爰集江之涘海鷗憎相忘翛然亦戾止抱瘵呻吟餘擊缶歌下里忽聞陽春曲南薰從綠綺龍門華髮彥楚材稱杞梓迭奏正始音窈眇諧宮徵皇風鬱清穆大路平如砥言觀麗澤象偲偲勗多士堅貞瑩圭璧芳馨襲蘭芷勠力芸我田前脩蹈遐軌 作古詩一篇奉呈庶齋盛翁暨諸士友繼友作韻再作未及錄呈蒙庶齋泊諸友示予和章而容川劉君所作與余再和第二篇梓字韻一聯合若符契廼重次前韻用以贈劉仍不改前句以表志同道合之意云 廬阜抗靈嶽磅礴奠江涘豈伊宅列僊多士亦爰止士林擢孤秀峩峩冠仙里貽我英瓊瑾藉以雙鸞綺愧此樗櫟姿跂彼橋與梓壤荒唱斯和合宮復諧徵奇君如莫邪鋒鍔幾淬礪積蘊諒已久賞音豈無士老我歌遠遊佩茝危芬並方駕遵脩途騑騑勿停軌 復次前韻呈庶齋先生 伊昔汗漫遊弭節江之涘娥英阻靈覲九疑徒仰止超忽歲云邁駕言返田里被我夫容裳含章聚如綺亭亭南山桐嶷嶷九山梓爰伐

清廟瑟朱弦於宮徵頗惟推飢質永言資礪砥豈無青雲彥恭茲莊敬士贈我荆山玉報以沅江芷軼駕諒絕塵遙驅尚同軌 病中偶讀韋蘇州歲日寄京師諸李端武等詩因次其韻 臥病逾休告偶遂清淨緣幽懷復坦坦謝彼塵慮牽憶昨擁朱幡守邦江北壖異效鉛刀用切位強仕年上將布德澤下以惠顛連拙疾負宿心孤節差可全緬懷千載人聊用善自詮故山足棲遲解纓濯清泉縹紗造物游閱此歲序遷孤鶴忽騰翥軒軒返芝田 無題 駑馬非龍媒形如渥洼駒眷懸棧豆思低首駕鼓車逸足思蘭雲羈靮有所拘豈無九方歎相視空嗟吁天廐十二閑飽秣玉山芻立仗殊不鳴矯矯真良圖造物等嬉戲孰賢復孰愚浩歌撫秦筝繞屋聲嗚嗚 猗猗彼芳蘭托根華池邊婉孌結新婚期若金石堅金石信不渝婚嫁當及年遙遙遠寄音迢遞阻山川望君君未來芳歲究徂遷感彼夫容華灼灼艷且鮮 黃河出崑崙九曲赴東海知歷幾險艱朝宗意斯在桓桓南山松特立閱千載枝柯欝且茂不爲歲寒改世故饒變更倚伏難豫待但秉金石心茲生尚無悔 西州有寒士結屋山之麓鋤治五畝園但植梧與竹汲井滋芳根列援護真木綠竹漸有實梧桐陰始綠鳳兮渺何許遲爾一來辱雅意在千年君心何太速 肅肅張兔罝依依守雉卑超然龍與鳳世外保優逸離群豈不若自顧寡儔匹白駒爲場苗俯首就維縶所以嚴子陵不爲漢光屈 太公混漁釣伊尹隱耕耨一朝遇真賞欻起佐元后世無九方皐相馬失之瘦昂昂千里駒安肯戀棧豆吾慕鄭子真躬耕老巖岫 行行復行行出門恣遊衍溪邊散餘步溪水清且淺魚鳥各從容閑雲任舒卷秋風柳嶺屹歲寒松偃蹇喜茲秋郊淨樂我襟懷展襟懷日以展我心日以遠安得同志人共陟青雲巘 民彝物則自天全泰大炎空詎可燃妙理生生誰會得鳶飛魚躍塞坤乾 聖心原委寓遺經先達重陳炳日星暇食安居了無事明窓棐几靜儀刑 道匪虛無大路然周程授受有心傳可憐弄筆操觚者抵死區區幾百年山靜泉清全道體草生木長驗人心導消護藥競競意何日清江睽茂林琳宮盆沼貯清泠七澤三湘照眼明並蔕芙蕖藏艷冶露盤雙玉共金莖 露盤雙玉共金莖吸露仙人上碧宾手把雙荷一揮灑群生醉夢豁然醒 絲絲寒雨霏空碧一片清愁宛如織候蟲抱恨復啾唧萬里羈人嘆行役雌蜺千丈橫晴秋湏臾倒影吞江流葛衫無柰風颼颼坐見旗色來高樓北平飛將老不侯一言悟主田千秋明發往問滄江鷗咄哉向計良悠悠 公擇藏書五老峯貽謀燕翼無窮眉山仙伯絕盛事至今千

載流清風雲孫磊落殊逸群文雅彷彿如前人牙籤神架三萬軸天祿石渠不足吞我生粗有劬學志歲華荏苒嗟無似有願須讀未見書慚非海內無雙士知君好事絶等倫交朋就假寧俾勤異篇隱帙倘垂示微辭妙理當同閱

偶成　自笑山林麋鹿姿世緣驅迫到京師金張有籍通青瑣嚴鄭無階上赤墀擾擾紛紛亦良苦熙熙攘攘竟何之野鷗未是樊籠物夜夜江湖入夢思　青雲冠蓋滿皇州黃閣烏臺換上游時事料紛空嘆息賞音寒閣愧淹留公車辟掾求三語逆旅哦詩擬四愁翁媪倚門心政切春風荻水去來休

古詩　幽人捐筋力自斸十畝荒手持蟠桃核種之南山陽一年萌糵生百年枝幹長迢遞三千年美實期見寄客從都邑來衣馬多輝光蕣華欲分贈朝露含幽香笑我大遠計悠悠何所望

律詩　崑崙積石導洪河銀漢曾通萬里槎自厭簪裳汙臺閣政宜樵牧傍陵阿鳳麟呈瑞吾何與珠璧聯輝世豈多玉署薇垣奏風雅空拳深愧獻操戈

絶句　來時梅蕚衝寒破歸去葵向日開千古江山儼如畫不堪荒草沒燕臺

王惲秋澗集冬日與呂丈讀毛詩二十二首　婦道防閑貴有初文姜失御從雲如何殊苟敝梁空在秋水誠多得計魚（敝笱）　服御鮮明擬大君轔轔轂擊汶陽春載驅既匪勤王事隱惡能無播萬民（載驅）　濟濟威儀美且都詩人流詠入嗟吁齊家爲失防閑禮禦亂無多金僕姑（猗嗟）　爲國規模以德將恬然風俗入安疆新婚服楙既非禮葛屨凌霜尤失常（葛屨）　汾水悠悠究一方條桑采蕢僕夫當誰知粲粲乾車子終日傾筐沮洳傍（汾沮洳）　侍民方可固邦基此道幽深莫我知卻憶實庭陳百旅棘桃猶足備多儀（園有桃）　地狹民稠十畝間來歸來逝共閑閑何當一復周家制各守封疆絶往還（十畝之間）　邦畿蹙近四隣侵行役無時怨抑深陟岵遐瞻私自慰倚門應甚望雲心（陟岵）　不畋安得獸懸門匪稼胡爲禾積囷但恃鄙貪居祿位不能無愧伐檀人（伐檀）　碩鼠歛詩怨已成三年貫汝未卿生熙熙彼土雖云樂猶抱遑遑去國情（碩鼠）　皂綈示約人從化玉樹歌淫國旋空蟋蟀戒深垂萬世由來奢儉貴乎中（蟋蟀）　隰原尚賴樞榆蔭人主憂勤貴一身堪鄙晉昭徒自苦只將鐘鼓樂他人（山有樞）　鄰鄰白石水揚揚宗國由來日盛強本末僭從師服諫爭交窺國似田常（揚之水）　沃土分封自晉昭子孫蕃衍喻園椒大夫休起盈升數宗本顛披扁遠條（椒聊）　束楚綢繆仰見星時危婚嫁禮難成卻思王季興岐日內外俱無怨曠情（綢繆）　骨肉凋零失所親徒行踽踽一身存不如杕杜春前樹枝葉猶能庇本根（杕杜）　服御羔裘豹

飾袪國人不恤反居居豈無它所携持去思好猶懷未忍疏（羔裘）　孝養庭闈士乃常反教執役事戎行悠悠仰面蒼天渺失所何殊鴇在桑（鴇羽）　晉國流風屬變移武公反正思依依誰知問鼎傷肩際肯獨尊王請命衣（無衣）　道左團團杕杜春清陰猶自庇行人國疆須賴群賢輔孤特何爲任一身（有杕之杜）　蘞生蔓野蔦蒙枝女子從人得所依衾枕未溫征役遠庶幾百歲願全歸（葛生）　晉獻聽讒似采苓竟從微隱殺申生後王采察能明遠譖想雖多事不行（采苓）

偶書　唐到開元極盛年見人說侶即欣然時時夢寐長安道驪背詩成雪滿肩　郝卿持節使江皋子魁翔翔主部曹我幸閑門無一事醉餐秋菊讀離騷　人無定志何從好事到難量尚口行一理縱能消百妄物情其奈正違迎

總題　無窮山轉青龍峽不盡溪蟠碧玉深西自鎮江南抵福三千里路略相同

題遺山先生手書雜詩後　文鍵親承謦欬餘又從珠璧見遺書常疑落落江山筆下放奎光到玉除

雜詩　野人家具取宮中適用都輸庇乏功君是荆（劫）璉璞得來饒待貴磨礲　軟量暮四與朝三初不多爭讓愧慚懸不成丹闕夢劍南才了又湖南　夢歸故園蒼茫外春老風沙慘淡中辛苦西臺臺下柏不成還作柳花空　昨日清明塵障面今朝上巳卻晴明老天氣候初無定敢倚虛名作實行　人家構室要材樸小木枝撑易作功深是連雲棟隆物得來才梓人工　同榦臣讀津濱唱和詩軸草堂舊雨記相尋細嚼津濱唱了吟白雪調高雖寡和朱絃聲眇有遺音犀寒蒼渚奇逾出氣奪元胎理更深一洗向來箏笛耳坐聽三峽瀉瑤琴　高山仰止爲千尋更對佳人與細吟藝絶六鈞供破的調高千古得知音靜藏航兌無窮變法比滄溟不自深客去灑然心境寂滿軒秋氣入絲琴

題王內翰與木菴唱酬詩軸　木菴詩筆唐大暢心印多從吏部傳釣管一窺連璧句月臆爐展碧雲篇風流豈落明昌後真率當隨靖節肩留取人間作遺像黃絲襌襴話它年

程端禮畏齋集　夜讀友人詩效歐公贈沈博士體　陰風颯颯玄夜長呼童秉燭坐中堂手開韓子五月五日書慄章始言日月一去如箭忙覽茲節物對酒不能嘗終嘆負才蘊志不得展坐及顏衰鬢蒼蒼詞深意氣兀碑讀之使我心惻惶嗟乎韓夫子爾材誠高勿悲傷是非由來兩茫茫鳳凰在藪雞雉翔玉石同移一槩量曾門九泰享爰居西狩獲麟爲不祥黔婁手足不自覆閭閻金玉盈其藏伎術得志稱丈夫孔孟奔走終皇皇嗟乎韓夫子生得時道可行生俾君民躋虞唐不然飯蹠飲水枕曲肱死爲善人稱其鄉嗟乎韓夫子古言貧乃

士之常盗泉之水不止渴惡木之陰寧爲凉雪霜不大摯松栢無由彰爾不見静清先生胃蟠萬卷富穰穰志高太華狹土方吐辭驚俗笑且僵夏無完葛秋無粮先生之操終魏昂嗟乎辭夫子爾胡爲使我百感集中腸孤燈照壁耿夜光出門朝旭升扶桑　無題　不爲巢許不伊周老向江湖萬事休舩下緑蓑伸脚卧青山明月滿孤舟　劉仁本亦玄集漫成六首　涇水泥一斛混流難清漪碔砆非美璞瑚琢將安施莊嶽置齊語衆楚爭咻之獨醒不可活何不啜糟醨柄鑿忤方圓展轉禍所罹出門涉遠道乘此足力罷仰天一長歎我生胡不時　唐虞事揖讓登庸八元凱商周德代虐戰國干戈殆項籍氣拔山漢高力不逮築城萬里長亡秦乃胡亥適來問鼎沸四郊多伏鎧天運尚有恒人心殊未改中夜起悲酸冥號問真宰　城頭烏夜啼鄰鷄號嘖嘖起坐不能寐仰觀長太息衆星何煌煌四繞環中極銀河浪不生旄頭泯無迹天道垂耿光象緯森羅織云胡海宇間干戈尚狼籍真人坐法宮明當驅鬼蜮　崑崙起西北滄海亘東南洪纖有萬類化育皆春涵王霸迭興後厥德胡乃懸漢以龍翔起秦爲虎視耽英雄横割裂民命已不堪混一未百年亂後如焚鈇文運苟恢拓武德何時戢　十載風塵起四海亂縱横或圖私爵號或叛據連城或指敵王愾因之禍亂生昨聞大兵馬中原已削平江南挈壺漿日望王師迎又聞到淮甸會合出襄荆應知稍足食高秋氣肅清渥洼產騏驥溟渤生龍魚豈是池中物諒非轅下駒風雷一鼓舞天漢出雲衢匪同枯涸鮒垂頭服鹽車蹄涔鄙蛙黽皁櫪陋駘駑況逢伯樂顧復值公子漁天閑擇玉駑玄極扶鰲樞　漫成　絶憐海上覓神仙童女童男采藥船白日人間愁短景未顏腊裏換流年蓬萊已見成清淺陵谷何知又變遷却笑五雲香案吏陳辭再拜玉皇前　無題　學仙羸得維摩病凡骨慚非大藥姿玉檢每從天上下瑶笙誰向月中吹陰陽煆煉成丹鼎沆瀣光明洗肉芝會見此身先羽翼飛車有約赴安期　胡惟仁詩讀羽庭詩因成六十韻　妥羽丹霞宅弄珠明月宮瑰文當瑞世高步遂鑿空政佐東藩治情輸北闕忠及覩憂國詠深識贊皇風吳越干戈際乾坤翰墨中舂陵哀困悴梁甫惜英雄隄海歌良吏田湖謹在公體應追雅什律可協臣工城役傍周道河防念禹功厲能今尚梗懷古意何窮美刺麗以則編摩初有終詎云王迹熄猶見政音通次第開群作英華萃厥躬思深淪幻妙氣合動冲融惺耿夫容綵階翻芍藥紅想移清晝日吟送碧霄鴻鄉夢歸還託天倫愛益隆下言輝杖舄上德茂萱叢唯諾尋常語慈祥豈弟充誦其文藹藹聽者識颯颯綺繡紛相錯波瀾迥不同片言居警策一字愼褒崇閶闔分江漢低昂眇華嵩蔵挺九苞鳳俊逸五花驄關鍵環連鏁鋒鋩劍在礱寒歎水井玉清泣露盤銅月映秋河桂霜凝曉岸楓驚鈴鏘藻軾鯨錦結雕櫳姿媚何飄忽標期必混融倬神殊變化任物賦纖洪間竊窺賢製伊誰槪鄙衷頌聲荒蔓草詞學擅雕蟲徐庾波流靡王楊燎焰烘柏松羞晚節桃李競春穠秉筆歸豪傑揚拎發瞶聾嗟溢方襟奏寥廓竟孤桐黼黻宜王度蕭韶合帝聰一麾鄉久外五馬又從東川瑩金浮景山輝璧吐虹薦章交館閣舩藁播兒童鳳沼才名重鷄林紙價穹内人傳樂府使者致吟筒化日行宣朗卿雲覆彝蕙詔歸清禁直木染御香龍仙苑喇飛鸞天開詠雪驂賜袍題獸錦銘器表彤弓合是詞林虎寧淹幙府戎鋒車佇敕追璜珮聽瑽瓏小子惟狂簡生涯任轉蓬東書遊上國沽酒醉新豐荆棘長途暗塵埃短褐蒙投竿思老渭彈鋏擬歸馮杳杳遠方術依依賴瞽矇八能慚賦詠一物昧倥侗頗劬鉛朱抹雖名繪畫攻苦吟三逕菊清捻半窗蓬歎爾看千首令人啓兩瞳學鳩徒羨鶚吻鹿敢當熊鳴感車中鐸材憐爨下桐甄陶知有在蜀郡賴文翁　李廷寓庵詩藁偶成　時往草木幽事寂門巷閑飛鳥來親人故作可憐意　風雨蕭然一室虛牀頭惟有舊時書官閑不理西曹事自取芸香辟蠹魚　春色堂堂不必疑浮雲流水任東西曉來一陣催花雨村北村南布穀啼　春色年年自往來偶然行上妙高臺可憐荆棘參天棗一朶桃花獨自開　五言四首　顏色不如前舞袖無心著寄語撾鼓人莫撾紅芍藥　自舞不知羞欲罷更無才今日看他人乃知前日醜　對酒莫舞劍生上客欲起爲有傷心人如何要人喜　梨園人散後處處霓裳舞惟有李龜年逢人淚如雨　絶句　夢覺西齋鶴影孤最憐殘月掛高梧一窗涼氣如清露起看菖蒲葉上珠　漫題　日暮山光合雨餘漢水清可憐桃李樹猶有故鄉情　漢水東流去春愁可柰何美人今不見門外落花多　無題　世事真難托微宗只自憐文章登第日淮楚用兵年薄宦春雲外歸心夕照邊長安無近使回首意茫然　幽居無客至倚杖問韶華滿地生芳草閑窗見落花衰年常畏酒多病復思家獨立無聊賴空墻散夕鴉　劉彥朴東月旦評詩　亂後人才久混并誰能着眼向高明汝南莫詑先賢傳陝右重新月旦評　妍醜固難逃水鑑重輕終不離權衡却防脂裏曹瞞至世上姦雄要指名　讀樂天詩　寒齋坐無事閑觀樂天詩一篇復一篇終帙不知疲撫卷想其人百慮春冰澌使如飲醇酎心體俱融怡夫君古達者聞道超希夷胷中浩然氣不

爲富貴移立朝著直節終始無磷緇窮通等一致未見喜與悲放浪林野
間自比榮落期杳出月明夜洛水花開時沉酣溺杯杓諷詠多詩辭傑懷
既爽曠文字無嶔崎雖言未嘗言真是忘言師人生能幾時飄若風中絲
巧拙全一死虛名亦奚爲得酒且開顔萬事姑置之作詩不必工醉墨徒
淋漓機翻我自穩任使俗人嗤　古詩　涉渚采春蘭蘭生不盈握我欲
持贈君路遠安可托昔者來君恩良厚不爲薄今君在萬里音書兩寘寞
我憂君不知我意君不察蘭葉何青青馨香隨風發安得入君懷爲君解
煩結悠悠終莫致脉脉心不絕　髮衰日已白形衰日已槁誰於形髮間
不隨形髮老浮雲日夕變青山依舊好此理非智求不在讀書早欲看杜
陵花須上長安道　娟娟圓月明照見我心懷明月豈不美我懷自不佳
黃河決金堤東南流入淮誰令州與縣化爲狼與豺人命賤如土委棄不
得埋憂來望中霄北斗當空排攙搶不可視默默下西堦　農家初闢地
日夕把犁鋤荊棘㧾芟刈新苗漸成區勤勞不自息瘠土爲膏腴憎彼後
來人不念前人劬耕耘付童稚倉廩隨時虛遂令禾黍場化爲榛與蕪昔
以一人耕成此百畝居如何有百畝不能養其軀牛犢鬻故舍華屋爲丘
墟牧豎不忍視落日空躊躇　蘆葉何挺挺稻葉何垂垂至寶不外貽高
才恒自早鄙生白首狂寗子扣角悲齊中有所負何必常人知念彼輕薄
兒衣冠空陸離氣隨黃金盡皇皇竟何之古來觀人者不輕微賤時　早
起坐東軒晨風吹我衣初日出海上蒼涼無赫輝翳翳新木榮交交群鳥
飛禾黍蔽原野秋實已離離雖非己所植私欣雨暘時亂離得安處貧賤
何足悲　上山行採薪下山行採蘭採薪易衆歸採蘭棄草間雖有君子
心不如桃李顔方知出山賤不如長在山我欲遣所思路遠風雨寒嗟哉
不能顧傭之淚汍瀾　道傍華表柱下有百年墓不知何代孫伐賣墳前
樹伐樹尚可忍畏官留禁步棄地與他人遺骸一朝露薄葬古所敎雖貧
反能固　堂前兩株樹未夏枯層陰相看坐終日愛此歲寒心故人離亂
間寄我孤桐琴不辭涉遠道以我爲知音登山覺山高汲井知井深不經
洪爐燃不識真黃金丈夫同患難方知尺與尋傷彼市屋人渝渝安足諶
荷花未出水荷葉已田田何不飄流去中有藕絲牽荷葉牽藕絲欲去
不得去客子萬里行棲遲在中路豈無田與廬豈無親與故丈夫既出門
雖親弗能顧去鳥人所憐歸鳥人所慕安能隨燕雀低飛度朝暮　嫋嫋
秋風起摵摵庭樹鳴浮雲有涼意白日東西行路有羇旅人自言久徂征
去年役交河今年戍彭城上功在幕府官職未分明長鎗不得用黃金有

餘荊棘被原野流水不復清無官亦歸去天下何時平　遊子念故里
日夕心懸懸微軀下自保遠道何當旋援琴欲撫之一撫兩絕絃蒼天一
何高海水一何深山高與水深不如游子心安得雙羽翰歸飛投故林
婉婉良家子娟娟好顔色芳年不自愛誤爲鄰里識一朝入漢宮引過長
秋側雖然不得憐名在宮人籍已矣復何言芳菲從此畢　蘼蕪生水濱
綠葉何委蛇間以蘭與芷被彼清江湄清江起洪流化爲濁水泥憔悴勿
復道飄零渺難期所願蘼蕪草微根當自持　浩浩天地間二氣相推移
流行不暫息生物適其宜天地不生物用此將安施斯人七尺軀不與衆
物齊聰明百骸具豈但食與衣晨興暨夕息凜然當自持　被髮晞朝陽
棲遲陟行路春風吹百草歲月忽已暮客從海上來潔白如秋露吹笙駕
玄鶴縹渺雲中度敎我服華池令我顔色固　童子十二三汲水西澗阿
水深不可汲白石生清波俯首濯雙足既行亦既歌上山采紫芝下山韋
綠蘿手持一尺箠捷若猿猱過恐是黃初平驅羊下前坡我欲往詢之奈
此積勞何　幽幽山中寺釋子二三人晨興擊鐘皷讙讙誦靈文齋罷各
分散寂然無所聞或坐長松間或行清澗濱采花獻佛前不喜亦不嗔山
頭日未出有客來扣門自云西州士牧牛三十春問之無可言長歌下青
雲　晨起坐西齋群峯淨如寫初暘上其巔白雲在其下復有丹碧林闌
班綴原野微風披拂之庭戶亦瀟洒優游得清歡顧我何如者夢幻既非
真榮枯諒成假諸緣隨所遇悠然坐蘭若　亭亭長松樹白雲護其巔飛
鳥不敢下伏苓已千年蒼鼠從何來便捷不可言倏忽在其後倏忽在其
前雖時利指爪枝葉無由全念彼歲寒姿受此微物牽驅之不得去撫之
徒自憐　兆相出午門大夫已來迎兄弟同一家無相猜以爭豈曰無他
人雖賢不如親晨出與暮歸以保我弟兄　劉文簡公集口號　竹外花連
屋溪邊柳映門看山無俗客邀月有芳樽　雜書十首　雷兼電擊威何
壯雨挾風來氣更豪坐待紅雲晚晴後靜聽蛙吹起城壕　雨後蟬聲特
地鬧自諧宮徵和南薰千門萬戶垂楊裏無限清陰總屬君　階下茂葵
開已過稀稀枝葉不成叢晚花三兩看時見也自芳心向日紅　樹頭蛛
網車輪大遮得蚊蠅已數圍可笑無心蝴蝶子邊傍飛去復飛來　洛洛
野水淡雙鷗鬧熱夕陽影外秋忽見沙邊有人立貼雲飛去不回頭　兩
燕累泥居屋底群雀穿穴巢屋顛昨宵雨自雀巢入燕室墮床人不眠
雨勢未知幾日止不計屋漏怕欹傾當門巨蚓長一尺時與井蛇相亂行
今晨好晴氣不濕家家箱帙滿庭中當天赤日照如火群蠹蟫滅須臾

紅。北堂玉晉關未開客贊昨夜涼風來佇日東南一千里白雲終日只裴回。有感仝前月　貧家男長憂娶婦富家女長不出户貧富相傾理或然男女失時吏可怜。六言二首　經營郭外二頃棲息城中一菴莊叟能知魚樂宋宗嘗與鷄談細看尭典舜典熟誦周南召南嘗甚東塗西抹從渠婁四朝三。天上人間華屋水邊物外茅菴須知豪客歌吹不侶儒生笑談好是拈紅拾綠爭教看北成南黄塵萬事紛擾青眼吾儕二三

外兄魏鵬寄以大銀詩一篇見示仍令僕亦賦之又云仰龜新題亦宜致思輙成古風一章以荅之　魏公卓犖真好奇英才落落惟耽詩偏觀物象動佳興行吟坐詠還如癡揮毫一賦不容改自然如匪用意爲連篇累題出新險燦然相映金玉輝辭明理當愜人意傳寫相告誰敢非近來變例賦大銀全篇語意新尤新恰如驪珠出滄海照耀世目無纖塵少陵謫仙所未有欲誦直恐驚倒人寒齋書生苦多病杜門不出聊養性朝吟才思還廢井硯池生塵筆常凍有時開卷能自娛却得終朝對賢聖偶看君詩心茫然搔首徒能發孤詠作意欲效西施顰跛足莫逐霜騮勁新題故賜安敢爲更待宗工示龜鏡。醉中聽智仲敬。詩喜而有作。　眉尾齒白歡頰紅足盤脅聳肩角隆兩手捉膝氣吐虹目睨屋梁頂摩空攫如

寒鶻望四野突若驚鷹超絶峰須臾間口水湧風瀾翻欲與長河東誰知乾坤萬古惟特氣泄此方寸飢寒貴初爲漢祖大風起次擬荆卿別易水邈然古意動悲壯慘淡風雲酒罇裏思吟結客少年場吳鈎錦帶照塵光恩讎生死一語頃凜髮直上鬚髯張復爲廊廟賡歌曲上有明明下穆穆民無夭札物無疵四海一家均五福歛情却作行路難長鯨翻海虎滿山李白悲歌阮生哭弊車羸馬愁長安酒闌日落風色黑寒燈耿耿月掛壁微吟轉入楚騷域切切門前山鬼泣客飲不醉慘不歡我獨起舞吁且謳文章大是寫心具如君氣象硉杌誰能攀古人已矣不可望一笑逢君千載上劉將孫養吾集約畧雜詩　楚水浩浩白楚山悠悠青人生自失路山水初何情重華入愁雲閑闔環戟纓快然各千載笑汝空一生長風渺湘波汝屈何由乎　興衰晝夜事反覆今昔同可憐仁人心思死不忍從明知力不及誰遣身適逢販鬻有奇利守方無駿功一餓西山西一霸東海東　人生無智愚用舍隨其向儒能采藥非往往見所長當其未必意百計無一望因依豈非命遇合如有相張良本爲韓陳平亦事項　才難聖所嘆千百不一全能言未易得況復可繼傳大官老於事肉食偷目前方當竊光寵肯顧擇俊賢絳灌第一語老死貫少年　事主敢不忠忠乃特未易指軀欲奚爲中道咄非意是非或有局忠邪亦易位一時咨異見千古尚倒置嗚呼東市車此豈晁家事　大廈亦既顛一木何能扶況乃非棟梁曾不比桔槔彼皆無責備此獨有遺誅公卿置何地文字累老儒寂寞楊子雲見稱莽大夫　小兒必解事老父何足託頃時床下拜終古眼中媿新交陰郭家平視壽張氏風生臺閣上寵列諸王次固宜伏波翁歲晚困帝婿　人或恃故素安可知乎時誓忠益一語成嗔癡布衣忽遠青雲友舊意更先疑子陵作故態鼎足無益辭狂奴固當爾君房殊可兒

任俠世共喜事敗有餘德咄哉皆惡少生致人死力風塵豈純臣飢虎傳健翼君看刲昏者此豈嘗失職時平一偷兒世亂兩漢賊　俗下未易居浮沉不可諧謔之爲見玩嘿謂我不儕但平或可刲好語猶亂階不能皆達人誰當恕中懷德操尚可事逢人好復佳　百年未易料何往非失身功名固震世亦復多誤人中道失知己小兒共經綸千年出師表磊磊悲如新一咲孝正語此豈高光倫　勲業各有天才智竟無與伯符志不遂公瑾年怨暮高臺銅雀春黄屋臺城路赤壁固依然江東兩抔土二橋幸遇君君亦二橋誤　英雄有感志百鍊居然柔驅馳一世倦歷落身後愁遺言教賣履想見訣涕流美人内隱笑世子外回眸何待伏晚時已忘

西陵丘　大緩人所有小斷非人情乘危作險語何能不疑嗔君心人豈知君語非所陳造然豈友道餘悔不蔽身暮年王茂弘流涕周伯仁　遂非何不王中媿鮮自道誰能當末路未肯忘始好初心盛德事日暮行願倒古人有風致語竟見懷抱處中慟伯仁桓公念阿浩　名輩不可高同流何濁清名猶天所忌況乃自立名邂逅有相逢恩怨不自明虛哉了何益實患安可嬰平生庾元規晚拜陶士行　士貧患無主事主欲親已親猶恨不容容獲全者幾奸雄志負國疑忌及妻子此猶凜不保爾乃何足恃吐茵岌殆哉窺牘憶死矣　少年輕前輩新貴喜失序虛名隨位起流俗浪交許英賢意寥落鼠子成亂虎歲寒何足較人事亦多故向來王逸少坐愧小懷祖　山河向寂寂喬木嗟久衰雲間昔已監洛下相娛嬉朝遊王和同異宿劉樂隨身猶先一革事已被一時低佪渡江來乃識蔡充兒　人生有邂逅所托非所願物論極無情心迹誰與辨噫嘻落帽狂豈有入幕戀鬚参與短薄談笑入文獻盖嘉盛德人老讀桓晚傳　六合方内外意實各一尚未門玩海鷗故覺神氣王高復遊塵間談辨雄坐上或云古無有彼道焉得放不見元嘉間嘗有黑衣相　六姓更遞鹿南北沸問鼎娥然驢九錫紛若夢一頃何者非奕棋乃有愧未泯娃朝斗廬墓吏

誚士不遜如何千年齒獨笑彥回冷　晉陽家化國首事甘推父擒充入殺竇平杲遂誅武東宮漫長嫡統業誰基緒縱無玄武門可但天策府順笑親鄭公歡取萬餘虜　數緯聖不道機讖吁何祥所徵鄉亂萌發覺幽豫防如何比造命拱手待成帙奘明有時昏袵席養戈斨但疑女君美里識武媚娘　古今有大笑枯楊晩華出婦娥齒髮落未肯沮擇匹墮身奉君愛身亦竟狼藉彼溪固自取渠命豈不惜蓮花張六郎老武八十一語言誰不美肝肺鮮如流貫高對滕公令伯念母劉千年真寥寥情語罕共儔靈武黃氏辭蓬萊家事謀吾評唐名相三數李鄴侯　知士明觀火仁人心持衡宦闈禍東都以權不以兵大歷衮失馭神策監專征伾文固姦朋易置亦忠君崛彊昌黎公曷賦永貞行　論勢不論理盜或非所惜苟安不慮遠事有顧因循消消旣成河滔滔愈無津固知多判棘長此待何人不曉白樂天風諫平蕃鎮　官海古風波高位危竿伎況復問亂離安所盡命義一朝姓七八忽起年三四富貴不掩身瞬息無噍類漫令馮瀛王得證佛地位　淵明節高世甲子書徵茫于羨窮念君同谷歌悲傷可憐天復末竊號圍困場故宦署庚子事苦無名章得非韓致光坐累香奩香　杜平開日與青山賭詩各得數解　蒼陰綫轉厭呼茶手倦圍綃坐半斜忽聽一哇鳴草際呼童着屐探荷花　綠陰啼鳥不知名午睡醒來獨自行山下行人應羨我誰知愁是此中生　飛鳥帶將梅子落癡蟲打得紙窻聲莫嫌獨坐愁如海滿眼新詩拾得成　竹林風定日流金人似遊魚抱釜鬻道是無情如有意時時一霎故輕雲　日長談倦厭枯棊怕惹閑愁嬾賦詩忽憶故人天外去綠陰濃處立多時　莫將幽夢攪天涯珎簟涼廚鎖碧紗自愛竹床趺坐久起來薝蔔已開花　謾題　力屈塗窮定某州如今草莽是何丘已傷無哭田橫處乃有追評葛亮謀餓氣閑寥孤拜斗龍光變滅蜃成樓達人不忍重相問時倚空庭淚洒楸　穹穹厚厚此含人零落棗魂托斷雲萬里忠精託高廟一函枯腊從先君越吟已復江南些僕土終無海外墳欲舊盡衮知有處西州觀語不堪聞　豫章熊朋來集奉還皮曹贈北遊詩　桃花入賦長孫枝虎豹傳斑繼子皮衮朽無因出門去感君示我北遊詩　紫極道士葆藏蕭氷厓親寫送伊祖師住浮雲詩因次韻　寫韻簷楹瀕水村西南其戶正臨坤莫談李洞浮雲觀愁見桃花今日門屢客何期詩閱世羽人已有子傳孫此山恨欠浩翁句讓與尋陽滬般軒　趙閑閑醉寫陶詩三首卷末云元光元年冬寫詩髯雷在傍大笑雷蓋潭源公希顏也按元光癸未當宋嘉定十六年

九月庚午朔食旣明年宋寧金宣俱登遐又十二年而金亡　閑閑醉寫淵明詩髯雷大笑成歔欷是年戈鈹李秋朔明年元光無光輝（公未三月邢德自金奔宋言金改元光漢人皆笑曰非元光乃無光矣）一星未周世運去酹酒匆匆風景非（義帝死圍城中酹奠未畢而城陷）伐有興亡何處避呼精金虎御天機（道藏經周宣王時閣空中歌云金虎入門呼長精吸赤泉柱下史曰言太白入昴年戌將有此乃棄官隱去）可憐士生遇此際不有淵明吾誰歸結廬豈免在人境閒世從知與我遠安得梅源通平地不惜草露長沾衣陶詩趙墨那忍讀倚瑟再疊西山薇馬虛中霞外集奉酬泰軒蔣明府惠詩集　六義陳國風篇章著三百薪渠變浮靡雅道日崩迫大曆拯頹波雄鳴破昏惑有如赤水珠妙在心自得泰軒儒門老赤手採月窟折得芳桂枝月妙不敢惜吞香入肺腑出語固超特夜久虛室靜淡淡月光白一讀四古心再讀動精魄乃知天地間元氣運不息高松挺節操衆卉失顏色小子愧學詩應當取其則　偶成　松風寄一龕蕭瑟我相諳雲海鷗盟冷名場蟻戰酣覆須經實地道豈事虛談世態從欺老欣欣雪滿簪　昔嫌上界多官府不道人間足是非四十年來悲喜夢倚闌閒看柳花飛　黼黻青黃入眼迷升沉人事理還齊曾看知北嘗論蛾不是巴西錯放覺百種時情雲擾擾一場春夢草萋萋此心肯與南風競已向蒙莊悟木鷄　雨奇晴好慣相諳欲寫天然下筆難畫舫人歸歌舞散老夫獨自倚樓看　善政猶如草上風聖賢法則豈無同失時謾使嗟陽虎述古誰能祖鬻熊治亂班班方冊裏江山歷歷畫圖中百年多少浮沉事不及槎頭把釣翁　穀雨聲連四月初閉門饑石久無儲貧怜杜甫常賒酒老愛邊韶懶讀書鄉里小兒相爾汝簷楹乳雀自親疎生生化化趣春意誰羨華飄樂有餘　讀石田詩有感　吟看三數過不覺爐寒燈意趣無非道交游半是僧課書貪自樂婚竈夢何曾自後言詩筆苦心終未能　雕搜還不到姚賈是宗風勢立典刑上句存規矩中片雲孤嶼遠寒水夕陽紅此理言難會冥心感化工　悟門難槃入轉讀轉堪傷天地因經緯風騷張紀綱高秋明素髮老菊傲繁霜物化精神在心中何亡　無題　華轂高軒傲世塵一枝節竹喜相親精神我愧鴻都客甲子誰同絳縣人悠遠山川終古在鮮妍花草逐時新故文霜葉凋零盡欲詰當年記不真　戲衫碌碌戀癡人傀儡棚前錯認真事去謾勞添註腳愁來悔不早抽身濠魚未解莊生樂社鼠寧知晏子嗔桃李無心自開謝可堪春色太逡巡　輕肥乘馬我無能糲食麤衣寄此生游泳每懷黃叔度

巧言休恥左丘明 經天日月分遲速 行地江河自縮盈 大道甚夷民好徑 等閑貧富不須驚 堪憐堪咲苦耽吟 吟苦何堪造物嗔 容陋影慚窺井母 時來功立販繒人 長鑱短褐秋云晚 白髮青燈迹已陳 只有西山無限好 暮雲歸鳥自情親 讀唐僧詩 高僧吟興苦 吹萬各秋聲 着物鬼難測 爲容人盡驚 力回千古意 氣逼五言城 輸與無心者 輕輕道得成 詩思 本與名言絶 乾坤鍾氣清 静中收拾得 閒裏琢磨成 美刺明時化 幽微索至精 不曾親悟入 似隔萬重城 毛詩 六義關風教 吟須字字安 苦心雕琢易 出口渾成難 道合天心動 篇終鬼膽寒 極玄言不得 休作等閒看 護成 暖催花雨濕行塵 脉脉憑軒欲損神 閒憶少年如昨日 只疑樂事是前身 黄鸝紫燕春仍好 剩水殘山物自新 可惜白鷗波浩蕩 偏舟老却釣魚人 林間把酒 山鷄舞竹外 支節野鶴隨醉卧 落花春不管 醒來惟有白雲知 松風滿屋散輕濤 老闊無心事桔槔 膝背簷前趁斜日 愁爭梨栗哭兒曹 徑曲交加鎖竹陰 不教寵辱到林扃 心閒莫道渾無事 粉落松花汙鶴翎 參天楊柳手親栽 一院西風户牖開 暮日尚餘三四尺 山平水遠看秋來 區區得失付酣歌 誰信箪瓢得意多 荒逕久無桃李樹 不知春事已如何 遶籬緑橘間黄橙 籬外青山取火横一陣

晚風寒霧斂 堦前待得月明生 九日 籬根菊未黄 無詩無酒惱秋光 偶思巢燕歸飛盡 自理枯蒲葺草堂 溪蟹初肥蜀酒香 村南村北稻登場 白頭羮殺田翁樂 醉向茅簷卧夕陽 小春天氣未生寒 緑樹朱欄正入看 昨夜海棠開數朶 一雙蝴蝶上闌干 新霜尚薄樹聲乾 寒水無痕倒浸山 知是釣船歸較晚 鵁鶄嘎嘎起蘆灣 絶霜紫芋細凝酥 旋撥寒灰出地爐 慚愧鄰家新酒熟 客來沽得滿葫蘆 野花芳草三春夢 楚水吳山兩地愁 心緒晚來禁不得 半身斜日倚江樓 曾向山中静結廬 雲邊黄犢自樵蘇 不知白鶴巢松樹 占得門前第幾株 世態爭趨向背機 眼看朱碧旋成非 山桃野杏春猶淺 早有青蟲化蝶飛 蕭蕭野老鬢垂肩 家住胡西杜若烟 戴得芰根入城賣 西風落日滿歸舡 草木凄涼露未晞 秋蟲瑟瑟漸聲底 竹窗夢覺湖光白 月在鄰家釣艇西 風琴流響韻虚堂 湘簟歌眠水一方 静裏數聲棊剥琢 乳鶯深向緑陰藏 眼底紛紛五色迷 楚人元不重山雞 老夫驚覺槐陰夢 悟得南華物理齊 槐柳交陰日正長 荷花荷葉滿回塘 人間未必渾無暑 心地清涼暑自忘 老圃秋光亦可佳 淡煙涼日自生涯 儘容詩酒酬清事 丹桂幾間第二花 珠絡植橙滿閣垂 欣欣節物賤爐時 膽瓶小巧偏堪愛 插得檀梅一兩枝

長憶成人總角年 學吟終夜不成眠 精神消盡今頭白 贏得詩名不用錢 夜雨膏濃曉又晴 熙熙景物象升平 啼鶯只在花開處 誰識桑中布穀情 槐陰滿院喧巢鵲 蜜房香老蜂趁衙 鄰家艇子釣魚去 水光搖動金蓮花 移榻松陰避月明 天河萬里度流星 仙遊夢覺蒼華冷 猶聽鶴聲來杳冥 西風吹雨十分涼 店舍新芻拍甕香 浄洗瓦盆剛菊本 老夫作意傲重陽 老我何堪樂自全 不將造物強栖棲 貪眠又過希夷子 一夢人間七十年 枯蒲風急駭栖禽 紙帳燈昏坐擁衾 門外霜華如練白 不知何處尚鳴砧 飯罷廻廊轉數遭 不知積雪重林梢 自憐迂僻人多咲 洗竹交加助鶴巢 勝景園西石路平 瘦筇扶我過南屏 希夷名在庵何在 應是先生睡不醒 北風小雨戒新寒 隔水楓林葉已丹 莫道閑門知已少 白鷗飛去又飛還 隱隱寒燈竹院深 暗風吹雪打窗聲 利名不入蒲團夢 一衲蒙頭坐到明 斜陽日日過山坳 鍾磬相聞隔水敲 生事一盂饘粥外 静看林下鵲爭巢 燕山楚水曾爲客 慣聽霜砧搗月明 不似新愁怕新雁 秋風吹落兩三聲 晴日穿花暖似烘 風簷微動玉丁東 山童睡起心無事 斫得筇枝補鶴籠 岸柳禁風葉漸疎 乍涼還試夾衣初 雨添秋水入籬落 閑看鷺鷥行捕魚 酒能醉客心難醉 詩解窮人思不

窮 千古湖山百年事 倚闌分付落花風 芙蓉露濕天宇清 星河淡淡蟾蜍明 西村知有夜船過 撩亂一群鸂鶒鳴 雲歸雨歇湖水平 五色螮蝀山邊明 唱歌舟子採菱去 十里柳堤蟬亂鳴 煙水微茫没釣磯 物情人事兩依依 楊花自逐東風去 空見漁舟日暮歸 送客河橋愴别懷 露花煙草見船開 傷心不及梁間燕 又逐春風冒雨來 西鄰張樂通宵飲 野老耽吟盡日詩 總在天機流轉裏 可憐樂處不相知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回題詩卷 下字工夫大 協音格律深 不唯穿月脇 當合出天心 莫衒編苦疾 尚知織錦遲 篇篇何警策 字字更清奇 倣古 猗猗無粒粟 西成妝不得 供盡天地間千年萬年食 彈彈無影樹 無人得攀折 障盡天地間千年萬年熱 戲題近日所作詩卷末 誰擅風騷上將壇 頓還書觀據吟鞍 自然倚伏行藏在 未要閑人作話端 擬古 水涵春色柳涵煙 半是人間半是仙 簾底東風吹夢斷 一牕花影月明天 門外西風斷續歌 曉闌行李過滹沱 得封侯也知何日 人道仙郎鬢已皤 沈沈雁影落雲邊 雲邊雁影橫秋天 秋天一望萬里没 行人猶聽鳴悲笳 悲笳一聲悲欲絶 雪紛紛兮風烈烈 玉泉溪上多舊遊 舊遊别後經幾秋 和林城西看春柳 何如挾笑傾杯酒 百年身世一夢中 夕陽相對空回首 和廷年

所誦小詩　月滿風簾醉夢殘松陰涼碎玉欄干如何又是沈沈夜特比
尋常分外寒　載賡趙虎巖詩韻　羅列征鴻字不如天涯牢落正幽居
故人何處秋光老愁把蠻牋草草書　人生能得幾清明得亦爲榮失亦
榮爭後便誇饒勝事五湖煙景有誰爭　偶得　鴈時遊子不禁愁把酒
悲歌醉即休旅枕夢迴情味惡滿天風雨五更秋　舟中讀仙伯詩歌
金門羽客傳仙伯雕章繼賀登瀛客錦囊滿積驪龍珠冥搜得自蛟龍宅
豈無神物爲護持未許塵凡探幽賾金山萬丈安可升玉海千尋不可測
遂被聲歌歌一曲四望煙霞皆改色浪花遠遠清風來客與舟（客舟舟名）
也橫玉溪側凌波揖水仙府獨上蘭洲登醉白馳情何許望成連水與
青天等寬窄張西岩集劉靜逸索詩　靜則不動體逸乃不勞理何以見
不動月墮寒潭底何以見不勞雲歸故山裏欲求二者功且且反諸己
讀陳節齋詩刻　心遠亭高樹拂雲編衣一去幾經春壁間好護題詩石
再見如公有幾人　不見當年老節齋傷心遺蹟半蒼苔讀餘風起庭前
樹猶似英靈到此來　方塘頗倦以此壯之　纔渡清溪懶着鞭白雲嶺
上莫留連與君馳下坡陀去一簇人家是玉泉　三月晦日　雪帽風來
出帝京與春同到濟南城明朝春又堂堂去剩約飛花與送行　日長人
寂寞書稀擬賦春歸第二詩可是東風尚纖巧亂飄飛絮罥游絲　選杜
緱山詩　緱山人去已多時獨對遺編動所思墳上不澆千日酒世間空
愛七言詩　追隨工部仍多感摸擬樊川更好奇昨夜燈前選佳句疾風應
報九原知　曹杜聲名已並馳楊王蹤跡久相隨千篇雖富少青眼一字
未安空白髭得法初從緱嶺學命題多是相州詩可憐十五年前死不見
中原混一時　和張秋山壽詩韻　今年此夕倍光輝新得秋山七字詩
濟水傳來仍有派寓齋仙去更無師清如映月梅花朶老似經霜檜樹枝
忙著錦囊收拾起他時不獨詫吾儕　安仁簿兵帥以詩求跋燕都諸
公送行詩既題其後復用來韻　都城桂玉不關心日日長吟復短吟冷
地誰憐人薦譽清朝半是子知音一封黃紙中書牒八品青衫主簿箴五
老峯頭舊遊處停舟爲我一登臨張子淵集　上京紀行詩　世祖龍飛莫
兩圻歲時廷蹕重依違千官扈從趨黃屋三千騶鑣總白衣眼底關山生
藻思馬頭楮穎發光輝詩成京國爭傳誦太史遙瞻動少微　晚成　久
旱坊農祿雲霓瞋不開強風秋愈壯好雨夜深來元帥嘉猷闊官軍荷鎧
回已虞儲偫匱川陸轉悠哉元朝風雅擬古四首　涉江采芙蓉江水何
澄鮮采華映朝旭窈窕薰風前相望不盈咫風波良獨艱攬之置懷袖撫

玩空長歎春榮衆所慕泯默無復言　孟冬寒氣至眄彼庭中樹忽得故
人書中有相思句故人隔異縣相望良獨苦候蟲鳴廣除落葉被衢路溪
其對摧落登高詎能賦白髮生鏡中荏苒流年度故人歲寒姿亦有濟勝
具相期佩飛霞共飲金莖露　青青河畔草春至不復腓延緣被陂坂飽
彼牛羊飢荏苒時序遷王孫終未歸西風一蕭瑟楚客空傷悲安知壯士
心金石乃不移陰陽無停運垂柳生金絲鳥鳴百花開迴首乃爾爲丈夫
貴自勗千載以爲期　明月皎夜光出自河漢東衆星爛以繁牽牛正當
中永懷乘槎人上與河源通遡遊往從之杳杳將安窮至人凌倒影千載
幸一逢願言攬其袪一洗塵埃空乘風遊汗漫歷歷天九重有志未能就
憂心徒忡忡　絶句　磯頭繫漁艇林下訪樵牧炯然一白鷗獨有滿潭
綠　獨酌玩溪水溪水清且漪山月忽飛來皎然誰與期　酒醒恍山桂
流泉夜彈箏獨上青峯去中天見月明　坦坦黃金道蛾眉七珵車莫隨
雙燕子容易落人家　無爲人所憐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年寓形此
穹壤百歲指一彈古來多少人湮沒已不聞草木與同腐可憐生世間獨
有聖與賢明名長久存聖賢在世時小心常畏天終始履周道沒身無過
言所居至廣大靡物可與權萬衆不爲泰一私亦自尊我當師聖賢無爲
人所憐　古意　美人折新花恨不逐時好花亦解自憐紅顏易成老
偶題　修竹千竿萬卷書水明沙淨稱幽居春風架上吹殘簡時復晴窗
落蠹魚　永夜觀兒課舊編小窗燈火憶當年曲肱自笑不成寐月上瑤
琴第五絃　雪夜題書玉署深思山便欲寄瑤琴征鴻若問平安信河漢
東流是此心　絶句　繡簾鈎月夜生涼花霧霏霏入畫堂吹徹玉簫人
未寢更添新火試沉香　金吾列侍擁旌旗五色雲深雉尾高視草詞臣
方退食內官傳勑賜櫻桃　出門何路覓亡羊日日紅塵枉了忙笑殺東
齊趙夫子不來看菊過重陽　無題　自古功名孰盡酬平時閭巷詫封
侯萬言未試人皆惜一士難招國可羞豈必後來供齷齪若爲諸老獨風
流黃塵衮衮將年待往事悠悠與酒謀　聽兒讀衛詩　羔羊同時趙素
綠抑抑有老筆其儀如何多善臣子國猶有北門懷仕詩人生仕進亦偶
爾出門入室同一軌書聲聽處千年心霜月殘紅夜如水　吳禮部集五言
絶句客有挾獻玉絶絃事因賦二詩　荆璞寧非遇卞和猶識真識真不
自保翻恨世無人　識趣全琴在賞音千載期未弦何用絶自貴不求知
　題謝竟君琬兄弟詩卷　謝氏家聲舊今猶好弟兄依依對床語側
側在原情露萼花雖減春池草自生殷勤同姓老望爾早來京　題李天

台戴氏詩後　大監能全節傳家在一經寧爲重席講不作鼓琴伶霞映層城赤春留紋樹青聞猻偶相識三嘆想儀刑（戴希尹者爲單名大監內附○按戴爲之不起有子氏戴官與戾子同微亦辭○後子仕王集賢直學士）

讀陳後山詩有感　我名異世偶然同身迹沉微轉更窮寄食尚憐從鄴縣賞音未易見蘇公

病假自秋徂冬因讀詩及楚辭後語集成雅言　秋風草木黃落日夕羊牛下來征夫心亦憂止曷月予還歸哉昔往楊柳依依行邁柰稷離離懷歸長此謹怒靜思不能奮飛結幽蘭而延佇攀桂枝兮淹留望美人兮未來思公子兮離憂日宵宵兮下山風飄飄而吹衣臨清流而長嘆望青山兮不歸歲忽忽而遒盡老冉冉其將至心鬱鬱之憂思夜耿耿而不寐鴈雝雝而南游猿啾啾兮夜鳴天慘慘其無色荒亭亭而復明

吳舜舉吾吾類藁擬古　羲畫闢人文立德繼玄首斯道古攸敦辛乃濫末技詞華鄙瑚璉何況靡工繳既貽俗眼嗤還爲知音棄魚目殆非珎燕石渾瑾珥綺麗炫頹波澹泊格高致焉知大雅音詮諷含六義　神龍蟄重淵豈偶介與鱗變化入冥漠倏忽致屈伸藏深茍無欲此性安可馴　清晨滌塵慮拂拭龍唇琴冰絲映玉軫宮徵發徽音一鼓別鶴起再鼓紫鳳吟自非山水工曷契鍾子心貞士失知己何自免陸沉嘉遇良難必聊且慰沖衿　褰衣涉湘渚崇蘭泛幽香折以遺所思柰此道路長采芳須及時過時萎且黃不念桃李年離別隔兩鄉何當早還歸慰此飢渴腸　寶氣吐光芒夜燭霄漢上孰云久淪晦精采動星象由來至神物變化非可狀離合迹靡同顯隱何由仗冥思掘獄初博識啓浮奘　先正邈云邁名流若晨星餘光安足仰竟莫資典刑羲農殆黃虞去余幾千齡淳源就湮塞徒玆守群經茍非述作功群麻何由醒炳炳垂懿則顒側昧與冥　四壁但蕭然蓬蒿蔽幽居豈復計貧餒志在古人書我來慕高誼仰止將焉如清風百代上遺言良起予　在昔夫運熄餘燼起良國君臣及際遇魚水相與俱乃知長嘯時興懷佐廟謨賢輔著伊呂茲士領不殊衆未南陽者孰識爲鳳雛出師戒兩立懇懇忘勤劬功名照前代千載揖八區

擬古祿詩　抱美不自獻孰識費下才乃知荆山珎終以石見猜鳳雛未高謦衆未南陽限何以答三顧起獻山亦摧八陣布權略出師真壯哉　淳澆無異源靡靡逐時變柰何逐末運公庶伺其便長揖來芝叟不作市城戀忻與木石俱何意謀自見邊隅尚傳警風塵瞎寓縣萷脩邈高節豈爲來者勸食薇可終身深期狙龍戰　哀哀我征夫遠役在邊戍雨雪忽載塗淒其歲年莫從戎始雖壯容鬢已非故甘心許徇國勛業昔

難樹枕戈憤已盈狝征尚誰許　比日折中路眷思情所私浩浩燕與越驅車欲焉之別近恒惻惻別遠寧不思寄語室中人遠游非所悕　昔聞詩與禮憶在過庭趍耳熟嚴訓及姚我昧反隅中道逢蕩析念此氣不蘇深惟彙復顧竊比達彼符咄嗟歲月馳莫遂砭厥愚窮生貴殉義時流重進謏彌伶虎口脫敢異螭涂濡屢空中豈作寧爲末俗驅　曹達踏東海却秦適權宜戰國固多士卓然一見之余本寒鄉氏族居河之湄尚友萬嗜古深衷切自私一獲展良悟如求渴與飢邂躅灑千載遺矩誠足追因之激忠憤姚之熊虎姿　濫吹誠竊祿哂此齊庭竽定從殞一言忝與硃硃俱古稱賢達人高誼耿不謹魚目固非珎竊混明月珠貴耳恒賤目把玩復自娛窮達有恒理敢昧待賈沽兵塵昧邂曯歲深復潛濡　荏苒春又夏芳序不我延所思邈山海迢遞隔遠天寄書雲中鴈曠絕貽厥箸紫櫂有褒歇寸心終莫遷如何結髮親負此桃李年米唇揚妙音豈計終厥憐當年紈扇謹安得今尚然嬿婉懷衰瘍顧比金石堅蹀躞下閨閫何由已悄悄　高牖照初日水木湯清輝拂拭朱絲弦山水調更微鍾子不我遇自與聾俗違無弦寄高興此意良未非折腰畢已辱豈是昧事幾駿奔計已得遐迹非可幾　古道就蕪穢末流滋誑譎遡求竟何稽誰作復誰擬知愚雖兩致寧與軟縣絕汙隆逐時變彼凉與熱朔風吹大漠夜作千里雪陰晴苦難恃舒慘一何別默悟元化工喧啾息譁說　惟昔事遠游發軔自茲始辛勤三十載倏忽一瞬耳未明轍環蹤竊完懷居耻運厄陽九歷稔未云已鄭重携孥心千祿爲親喜出身忝達扳殘燉諒非美多難亦屢遭破陷輒中止自省幾寡譽所幸免毀訾遠別同氣親昕夕竟何恃於焉限陽朔曠闊非所擬相思只長慟一生數頻起寒門要變故延禍及先妣腸裂五內傷憔悴復何似永抱終天痛不得返鄉里蕙帷擁虛位徒見穿盈紙旅魂不可招痛絕眞欲死忍聞屬纊言離亂念諸子　層雲起遙空陽曦黯淪沒倏焉光采歛變化何倉卒窮居念離索終朝恒兀兀杪冬寒氣慘凜凜傷肌骨殘律諒可回推遷任飄忽

襍詩　河宿斕宵分嚴霜歇芳物嗌嗌南飛鴈聲逐浮雲沒征夫懷遠役弋船連暝發孰違嚴程緩柰此苦寒月大寒不禦冬況值霜斷骨命微難自保去去曷馳突親知慘別離割痛永相卹歸來良有期會見早寧謐　晨起淒風厲霜氣欲斷肌喧涼謹代謝推遷理無違念我蓬藋居懸罄心自怡寂絪食列鼎違卹凍與飢富貴何足羨賤士安坦夷　嚴城喧夜柝鳴咽鳴笳管清輝鑒櫓隙桂魄光復滿秋聲動寥廓遠鴻起撩亂縈茂就衰歇關河音信

斷客寂不逢安執遣愁心緩　陳敢已成辭杜門養愚蒙矯屬非素冒甘
此退與窮由來方鑒資不與關柄過孜孜為利者秪自取勞躬廉立啓貪
懦將謝夷惠功餘生苟可畢何須問汙隆　擬古十首次劉閩建韻　逆
節圯崇綱橫潰肆任佯宗主炳麟史昧此謀寧緩民彝詎宜泯四維遂云
斷疇能靖群兇未覺事功罕豈不念無辜憂來氣恒短卓彼一正功其人
獨稱啻　騎射息芳辰餘閒端可卜戲玩足娛心轅門拋蹴踘蹴高齊浮
雲式駭衆觀目將軍誇巧捷接踼寂稱速噫彼暴殄餘窮欲未云足快恢
忱弗私惡捻禍胥促　自從喪亂來東西安所之山谷弗可居浮海弗可
期餘黎摩孑遺中還悉如茲瀋維弛臣節不醜死獨遁遁辭尚可托徒勞
搖聲詩姚爾恭章甫哀號奚用悲　夷叔卓傑識時議駭且驚始也議形
色終焉心靡乎登山迹既邁薇蕨豈可生去余已千代昭然無隱情後賢
昧厥旨較若失萬程何須重此文脩辭費將迎　子房閔韓亡捷足騁高
志脩名列三傑式侈運籌事圯橋期屢失詎謂偶相值鍾姿良粹美神降
會元氣明哲既保身聲名照天地漢楚茲遼哉邈矣隔淮四飛鴻墮遺音
云有帛書字　光黨著高節明王禮不賓藏深靡求衛高蹈豈無因商嶺
芝可茹楚澤蘭堪紉買斧事樵采菇爲畢晨昏伊人不守汚胡爲乃栖鵄

俯仰終媿作信雅遑與遑　負國授南冠從昔著苗民虞廷一振旅舞干
義常陳秪緣類莫殄國此弗順身肅聚仍續武徒勞邏與巡網羅遂云斷
那能一朝伸玄端襲儒服亦復岸此巾徒守子雲學謾誇首陽仁投畀息
群憤毋令浼斯人　世無柳下惠疇覓此夫薄全生已虧行奚用洛滀落
擒詞縱工麗未足俾述作邊廷馳羽檄擾擾夜喧柝流血川谷殷瘡痍易
清廓忠臣炳休光鼠輩尚安托經德貴不回吾否悔寧晚老去莫知非瞑
行亦亡逸堂堂壽陽守重義知所本捐軀著忠節欲救天步蹇脩名光簡
冊不媿巡與遠爾獨懸鄉井歸心入私忖安成不可即何計遂畊墾　謾
補登山屐徒懷浮海舟孰抱樂毅才誰即元龍樓往事成悒悒來今悵悠
悠戈舸禖游辛川塗不可游疇能念塗炭積此已十秋人命亦可憐欲人
水上涯皇風被九宇謳吟良不休　絕句　飛來雙粉蝶還為落紅遂不
惜餘香在隨風過檻西　幽居偏寂寞樹午綠陰圍更有雙飛燕新巢次
第完　閑門花落盡稍稍覺春歸只憶山中好雲深筍蕨肥　織情聊寄
遠一望去程賒杳杳飛孤鶩微茫近落霞　樹色偏宜晚涵煙接古城傷
心遥駐目荆杞亂來生　昔時謌舞地處處長蒿萊共說茅檐底今朝有
燕來　楚山不可極楚水欲千重兩遂飛雲度相從認去蹤　長飆中夕

起空閨幽思多忽聞啼杜宇棄此草居何　飛花隨雨急歆樹向風斜不
識春歸路愁來倍憶家　惟得春多雨農家未力畊雲濤生近渚駕得海
舟輕　謾成　官柳搖青淺學眉舞腰纖瘦似鸎兒多情只解牽離思剪
盡煙中數尺絲　楊叔能小亨集李太白詩　長庚昔入夢名與少陵齊陳
隋諸作者稍覺氣焰低軒昂傲權貴反為嬖幸擠璘也一青蠅安能玷白
圭採芝謝家莢白骨埋黃泥　效孟東野　聞昔有廉士井飲投青錢嗟
余七尺身眠食須人憐夜歸借卧榻朝起尋炊煙喟然長太息俯仰羞前
賢曲肱一榻上夢與汗漫期或登高山顛或步清溪湄形開日已昊身世
文相悲願言長不瘠夢棗心怡怡我願如蚯蚓食土能充腸我願如鷦鷯
自然羽而翔人生豈不貴歲暮天雨霜不知冬日短但覺冬宵長縕袍不
息恥恐汙君衣裳糲食不自難恐辱君膏粱青蠅點白石白璧亦無光一
人向隅泣一室皆感傷　讀徐漢臣詠雪詩　頡守多賓客玄冬燕賞時
聚星成故事刻梓播妍辭吾子追遐躅儒官下絳帷高吟三十韻擬學二
賢詩　前朝閥閱有光輝南國衣冠欽奮飛兩地因緣春夢斷百年事業
壯心違四民失職士為最數口無依誰與
歸鬢髮蒼浪五十一天教去采故山薇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

永樂大典

卷九〇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官儒士臣吳[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illegible]
臣[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　二支

詩

諸家詩目

李陵詩蘇東坡集跋李陵詩後　余本不識陳君式。謫官黃州。傾蓋如故。會君式罷去。而余久廢作詩。念無以道離別之懷。歷觀古人之作。誦約而意盡者。莫如李少卿贈蘇子卿三篇。故書以贈之。春秋之世。三百五篇。皆以見意。不必已作也。　王粲詩文獻通考王粲集八卷　晁氏曰。後漢王粲仲宣也。高平人。爲魏侍中。粲博物多識強記。善算。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製。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今集有八十一首。按唐藝文志。粲集十卷。今亡兩卷。其詩文反多於史所記。二十餘篇。與曹植集同。　張司空詩文獻通考張司空集三卷　晁氏曰。晉張華茂先也。范陽人。惠帝時爲司空。爲趙王倫所害。華學業優贍。詞藻溫麗。圖緯方伎等書。莫不詳覽。家有書三十乘。天下奇秘。悉在。博物洽聞。世無與比。集有詩一百二十。哀詞冊文二十一。賦三。　陳氏曰。前二卷爲四言五言詩。後一卷爲冊祝哀誄等文。

陶潛詩文獻通考陶靖節集十卷。詩注四卷。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周紫芝書陶淵明歸田園詩後。　陶淵明閒居。則負耒而躬耕。年飢則叩門而乞食。蓋不可不謂貧矣。至於棄官而歸。則易若脫屣。非其胸中自有立。堅安能擺落世故如此。頃時杜祁公在政府。客有新第者。以所業獻公。請學爲政。公無一言。唯問生事厚薄。人有問公者。公曰。人有田園。則進退輕。乃可行吾志。祁公可謂知言矣。近時士大夫多喜學淵明詩。皆故爲靜退遠引之詞。以文其歆羨躁進之失。譬猶効西子之顰。而忘其語意高遠。不能窺此老之藩籬也。黃庭堅豫章集書淵明詩後。　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如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飢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書陶淵明責子詩。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吳可藏海居士集五峯翁書淵明詩。　陶淵明詩。如向上祖師所受用處。無復餘事。有欲學之。非飽於參尋莫能到也。思道平生刻意於詩。晚所造詣乃如此。當有明眼人。以予言爲信。五峯翁挺士特書。靜棐書靖節之詩。人不可學。然有不斷同而同者。其妙至於不可言。當於此詩求之。說審爲甜。與無舌人自不相領。陽羨

將樂宣卿書蘇東坡集書淵明義農去我久詩。余聞江州東林寺。有陶淵明詩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遺予。字大紙厚。甚可喜也。每體中不佳。輒取讀。不過一篇。惟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　又書顏生稱為仁詩。此陶淵明飲酒詩也。此飲酒中。不知何緣記得許事。元豐五年三月三日。子瞻與客飲酒。客令書此詩。因題其後。　又書淵明乞食詩後。陶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主人。哀哉哀哉。此大類丐者口頰也。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飢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又書淵明東方有一士詩尾。　此東方一士。正淵明也。不知從之遊者誰乎。若了翁得此一段。我即淵明。淵明即我也。紹聖二年十二月。東坡居士飲醉食飽。黙坐思無邪齋。兀然如睡。既覺。寫淵明詩一首示兒子過。晁無咎雞肋集題陶淵明詩後　詩以一事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易較也。如曹直之言。猶碔砆之於美玉是矣。然此猶在工拙精觕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云。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采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閑而累遠。此未可於文字精觕間求之。以比碔砆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馬碧梧玩芳集題註陶詩後。　陶公書甲子之事。後人蓋爲隱者之一節耳。不於其詩數數然附著斯意也。鄉先生東澗湯公。始從而一二箋釋之。謂其有感於興亡之際。爲之增欷而累歎焉。當澗爲此論時。蓋淳祐初元。國步小康時也。去之三十餘年。余乃真践此境。山中慟哭之餘。因取陶詩湯註誦之。痛國事之已非。悼前賢之不作。因澗於彼時預表斯指。豈亦陳了翁書杜陵哀江頭之意耶。嗚呼。豈不重可悲哉。是編每於世運變遷之語。數致志焉。至於二卷中贈羊長史之篇。既欲考千載典墳之存。以求古人之心。復欲因九州輿圖之一。以驗聖賢之跡。而終之以經商山謝綺角之意。澗之言曰。南北雖合。而世代將易。但當與綺角游耳。嗚呼。世代之易。猶可言也。夷夏之易。不可言也。豈不又重可悲哉。本心齋書。　阮籍詩文獻通考阮步兵集。　陳氏曰。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嗣宗撰。其題皆曰永懷。首卷四言十三篇。餘皆五言八十篇。通爲九十三篇。文選所收十七篇而已。　謝惠連詩文獻通考謝惠連集一卷。　陳氏曰。宋司徒參軍謝惠連撰。本集五卷。今惟詩三十四首。惠連得名早。輕薄多尤累。故仕不顯。死時才三十七歲。

鮑叅詩文獻通考鮑叅軍集十卷。　梁元帝詩文獻通考梁元帝詩一卷。　陳氏曰。即湘東王繹。　文帝詩文獻通考梁簡文集五卷。　陳氏曰。

簡文帝綱也。按隋志八十五卷。唐已缺五卷。中興書目只存一卷。詩百篇。又缺其三首。今五卷皆詩。總為二百四十四篇。　柳文暢詩文獻通考柳吳興集一卷。　陳氏曰。梁吳興太守河東柳惲文暢撰。僅有十八首。　江總詩文獻通考江總集一卷。　陳氏曰。陳尚書令考城江總總持撰。總在陳爲太子詹事。以宮端爲長夜之飲。及後主即位。當權任。日爲艷詩。君臣昏亂。以至亡國。入隋爲上開府。唐志集三十卷。中興書目七卷。今惟存詩僅百首云。　徐孝穆詩文獻通考徐孝穆集一卷。　陳氏曰。陳太子太傅東海徐陵孝穆撰。本傳稱其文喪亂散失。存者二十卷。今惟詩五十餘篇。

陰鏗詩文獻通考陰鏗集一卷。　陳氏曰。陳散騎常侍南平陰鏗子堅撰。才三十餘篇。杜子美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考之未見鏗之所以似太白者。太白固未易似也。子美云爾。殆必有說。　晁氏曰。陳陰鏗子堅也。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工五言詩。徐陵言之於世祖。使賦安樂宮。援筆立成。累遷散騎常侍。有集三卷。隋已亡其二。今所存十數詩而已。杜少陵賞贈李太白詩首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今觀此集。白蓋過之遠矣。甫之慎許可乃如此。韓駒陵陽集題陰鏗詩。

右陰鏗詩。鏗與何遜齊名。世號陰何。今何遜集五卷。其詩清麗簡遠。正稱其名。鏗詩至少。又淺易無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間人所爲。疑非出於鏗。雖然自隋唐以來。謂鏗詩矣。故錄之。　吳均詩文獻通考吳均集二卷。

晁氏曰。梁吳均叔庠也。史稱均博學才俊。体清拔。有古氣。好事効之。謂之吳均体。有集二十卷。唐世搜求。止得十卷。今又亡其七矣。舊題誤曰吳均。均乃唐人。此詩殊不類。而其中有贈柳真陽周興嗣筆詩。固已知其非均。又有蕭子雲贈吳朝請入東詩。蓋在武帝時爲奉朝請。則知爲均也。無疑矣。蕭子雲詩八。蕭子顯朱异平筠王僧孺詩各一。附。頗予推讖均集中有破鏡賦。今已亡之。　江淹詩文獻通考江淹詩集十卷。　何遜詩文獻通考何遜集二卷。　晁氏曰。梁何遜仲言也。東海人。終水部員外郎。遜少能詩。州舉秀才。范雲見其文。嗟賞曰。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能清濁古今。見之何生矣。沈約謂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與劉孝綽俱以文章見重於世。謂之何劉。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今亡逸不全。　陳氏曰。本傳集八卷。館閣書目。今所傳止此。　庾開府詩文獻通考庾開府集二十卷。　晁氏曰。周庾信子山也。南陽人。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聘西魏。遂留長安。孝閔時。終司憲大夫。信在梁與徐陵文並綺艷。世號徐庾体。有滕王逌序。　陳氏曰。信肩吾之子。仕梁及周。其在揚都有集四十卷。及江陵

又有三卷皆兵火不存今集止自入魏以來所作而哀江南賦實爲首冠

薛道衡詩文獻通考薛道衡集一卷。陳氏曰隋内史侍郎河東薛道衡元卿撰詩凡十九篇本集三十卷所存止此大抵隋以前文集存全者古幾多好事者於類書中抄出以備家數也。史言道衡每至構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戶外人聲便怒其沉思如此。宋之問詩文獻通考宋之問考功集十卷。晁氏曰唐宋之問延清也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烱分直習藝館諂事太平公主爲考功員外郎睿宗初貶欽州賜死自魏建安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綉成文學者宗之號沈宋徐堅常論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其爲當時所重如此。沈佺期詩文獻通考沈佺期集五卷。晁氏曰唐沈佺期雲卿也相州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遷弘文館直學士常侍中宗宴舞回波爲弄辭以悅帝還賜牙緋陳氏曰自沈約以來始以音韻對偶爲詩至佺期之問益加靡麗學者號沈宋唐律蓋始於此二人皆以附二張進之問尤無行。石林葉氏曰黃大臨云魯直晚喜佺期宋之問詩以爲與杜審言同時老杜五言不惟出其家法參得二人之妙也貴宜州並不以書同行篋中惟有佺期集一部

然魯直文字中未嘗及當是不示人以朴也吾嘗問大臨詩中所甚愛者舉海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餳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一篇以爲二十字中婉而有味如人序百許言者然今歷論節氣有清明無寒食流俗但以清明前爲寒食既不知清明安能知寒食此不可解也。杜審言詩文獻通考杜審言集十卷。晁氏曰杜審言必簡也襄陽人預之後爲擢進士博才傲世嘗對武后賦歡喜詩后歎重其文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友集有詩四十餘篇而已。又杜必簡集一卷。陳氏曰唐著作郎襄陽杜審言必簡撰工部之祖也唐初沈宋以來律詩始盛行然未以平仄失眼爲忌審言詩雖不多句律極嚴無一失粘者甫之家傳有自來矣然遂欲衙官屈送則不可也。楊誠齋序略曰必簡嘗爲吉州司戶今戶曹趙君彥清旁搜遠摭得其詩四十二首將刻棗以傳好詩且以爲戶廳之寶玉大弓屬予集之余觀必簡之詩若牽絲紫蔓長即水荇牽風翠帶長之句也若鶴子曳童衣即儒衣山鳥怪之句也若雲陰送晚雷即雷聲忽送千峯雨之句也若風光新柳報宴賞落花催即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之句也予不知祖宗之相似其有意乎抑亦偶然乎至如往來花不發新舊雪仍殘如日氣抱殘虹如愁思看春不當春明年春色倍還人如飛

花攪獨愁皆佳句也三世之後莫之與京宜哉。王維詩文獻通考王右丞集十卷。晁氏曰唐王維摩詰也太原人開元九年進士終尚書右丞維幼能屬文工草隸善畫名盛安祿山反陷賊中賊大宴凝碧池賦詩痛悼詩聞行在後得免死代宗訪維文章於弟縉裒集十卷上之李肇記維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以爲竊李嘉祐者今嘉祐集無之豈肇厚誣乎。陳氏曰建昌本與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異於他處本而此集編次尤無倫維詩清逸追逼陶謝輞川別墅圖畫摹傳至今常與裴迪同賦各二十絕句集中又有與迪書圖略曰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每思曩昔攜手賦詩當待春中卉木蔓發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雉朝雊儻能從我遊乎余每讀之使人有飄然獨往之興迪詩亦佳然他無聞於世蓋亦高人也輞川在藍田縣西南二十里本宋之問別圖維後表爲清源寺終墓其西。王昌齡詩文獻通考王昌齡詩六卷。江寧集一卷。晁氏曰唐王昌齡少伯也江寧人開元十五年進士爲秘書郎又中宏詞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歸鄉里爲刺史閭丘曉所殺昌齡工詩縝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

云。孟浩然詩文獻通考孟浩然詩一卷。襄陽集三卷。晁氏曰唐孟浩然也襄陽人工五言詩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一日諸名士集秘省聯句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衆皆欽伏張九齡王維推稱道之維私邀入禁林遇玄宗臨幸浩然匿牀下維以聞上曰素聞其人因召見命自誦所爲詩至不才明主棄之句上曰不求進而誣朕棄人命放歸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次爲三卷今併爲一又有天寶中韋縚序。陳氏曰唐進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爲七類太常卿韋縚爲之重序。東坡謂浩然詩韻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無材料耶。張燕公詩文獻通考張燕公集三十卷。晁氏曰唐張說道濟也洛陽人永昌元年賢良方正策第一累遷鳳閣舍人睿宗時兵部侍郎平章事開元十八年終左丞相燕國公說爲文精壯長於碑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常典集賢圖書之任論撰國史晚謫岳州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陳氏曰說與蘇頲號燕許大手筆家未有蘇許公集。崔顥詩文獻通考崔顥集一卷。陳氏曰唐司勳員外郎崔顥撰開元十年進士才俊無行黃鶴樓詩盛傳于世。崔國輔詩文獻通考崔國輔集一卷。陳氏曰唐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崔國輔撰開元十三

年進士。應縣令。舉爲許昌令。天寶中加學士。後以王鉷近親坐貶。詩凡二十八首。臨海李氏本。後又得石林葉氏本多六首。　綦毋潛詩文獻通考綦毋潛集一卷。　陳氏曰。唐待制集賢院南康綦毋潛孝通撰。南康今贛州。　儲光羲詩文獻通考儲光羲詩集五卷。　陳氏曰。唐監察御史魯國儲光羲撰。與崔國輔綦毋潛皆同年進士。天寶末。仍僞官貶死。顧況爲集序。　常建詩文獻通考常建詩一卷　晁氏曰。唐常建也。開元十五年進士。歐陽永叔。嘗愛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乃建詩也。　杜牧之詩黃庭堅豫章集跋杜牧之冬至日寄阿宜詩。　眉人史彥栢。飽經史而能文。然有秦漢間俠氣。平居矯矯。常欲立於萬夫之表。求余書杜牧之詩以教其子。牧之語雖徑庭。要爲有益於小學諸生。至其論崔李。積錢百屋。無補於子孫。此救世之藥石也。故欣然爲之書。　袁起岩東塘集跋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　右唐池州刺史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吟詠嗟嘆之意。殆與風雅同也。後世騷人逸士。誦其詩者悟真趣而銷忿慾。豈特爲是邦故事而已哉。後三百四十年。而某來爲郡。請學而拜遺像。訪左史洞而觀留題。慨然思古。爲之三嘆。因得李王所書公詩。刻置山寺。庶幾夢想高躅。希萬一焉。　李太白詩文獻通考李翰林集二十卷。　晁氏曰。唐李太白所作也。白集舊十卷。唐李陽冰序。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凡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纂雜著爲別集十卷。宋次道治平中。得王文獻及唐魏方所纂白詩。又裒唐類詩。洎石刻所傳者。通李陽冰樂史集。共一千一篇。雜著六十五篇。曾子固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云白蜀人。天寶初至長安。明皇召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安祿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迫致之。璘敗坐繫潯陽獄。崔渙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釋白因使謀其軍。乾元元年終以汚璘事。長流夜郎。以赦得釋。過當塗。以卒。始終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爲翰林待詔。又稱白在宣城謁見永王璘。遂辟爲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潯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序。蓋史誤也。予按杜甫詩亦以白爲山東人。而蘇子瞻嘗恨白集爲庸俗所亂。則白之自序亦未可盡信。而遂以爲史誤。近蜀本又附入左綿邑人所裒白隱處少年所作詩六十篇。尤爲淺俗。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儁偉。飄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讀者自可別其真僞也。　陳氏曰。唐志有草堂集二十卷。李陽冰所錄也。今按陽冰序文。但言十喪其九。而無卷數。又樂史序文稱李翰林集十卷。別收歌詩十卷。校勘爲二十卷。又於館中。得賦序書表贊頌等。亦爲十卷。號爲別集。然則三十卷者。樂史所定也。家藏本不知何處本。前二十卷爲詩。後十卷爲雜著。首載陽冰史及魏顥曾鞏四序。李華劉全白范傳正裴敬碑志。卷末又載新史本傳。而姑孰十詠。笑矣悲來。草書三歌行。亦附焉。復著東坡辯證之語。其本最爲完善。別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數亦同。而首尾專載碑序。餘二十三卷。歌詩。而雜著止六卷。有宋敏求後序。言舊集歌詩七百七十六篇。又得王溥及唐魏萬本。同裒唐類詩諸編。洎石刻所傳廣之。無慮千篇。以別集雜著附其後。曾鞏蓋因宋本而次第之者也。以校舊藏本篇數如其言。然則蜀本即宋本也耶。末又有元豐中毛漸題云。以宋公編類之勤。曾公考次之詳。而晏公又能鏤板以傳於世。乃晏知止刻於蘇州者。然則蜀本蓋傳蘇本。而蘇今不復有矣。　李陽冰撰太白詩集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群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頹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蓄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詞。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殛。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爲序。論關雎之義。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　又樂史後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爲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爲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爲十卷。號曰李翰林別

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秘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步輦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也。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責。而奬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窗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嘆乎有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霑。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柰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咸平元年三月三日序。　又宋敏後序。　唐李陽冰序李白草堂集十卷。云當時著述。十喪其九。咸平中樂史別得白歌詩十卷。合為李翰林集二十卷。凡七百七十六篇。史又纂雜著為別集十卷。治平元年。得王文獻公溥家藏白詩集上中二秩。凡廣一百四篇。惜遺其下秩。熙寧元年。得唐魏萬所纂詩集二卷。凡廣四十四篇。

因裒唐類詩諸編。洎刻石所傳。別集所載者。又得七十七篇。無慮千篇。沿舊目而釐正其彙次。使各相從。以別集附於後。凡賦表書序碑頌記銘讚文六十五篇。合為三十卷。同舍呂縉叔出漢東紫陽先生碑。而殘缺間莫能辨。不復收云。夏五月晦。常山宋敏求題。　又曾鞏後序。　李白集三十二卷。舊歌詩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五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來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涉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游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尋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敘可考者也。劉全白為白墓誌。稱白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永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遂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閎麗儁偉。殆騷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錄之。使覽者得詳焉。南豐曾鞏序。　又毛漸後序。　臨川晏公知止。字處善。守蘇之明年。政成暇日。出李翰林詩以授於漸。曰。白之詩歷世浸久。所傳之集。率多訛缺。予得此本。最為完善。將欲鏤板以廣其傳。漸切謂李詩為人所尚。以宋公編類之勤。而曾公考次之詳。世雖甚好不可得而悉見。今晏公又能鏤板以傳。使李詩復顯於世。實王公相與成始而成終也。元豐三年夏四月。信安毛漸校正謹題。　又蕭士贇撰李白詩序。　唐詩大家數李杜。為稱首。古今注杜詩者號千家。註李詩者曾不一二見。非詩家一欠事歟。僕自弱冠知誦太白詩。時習舉子業。雖好之未暇

究也。厥後乃得專意於此。間趨庭以求聞所未聞。或從師以蘄解所未能。眞思遐想。章究其意之所寓。旁搜遠引。句考其字之所原。若夫義之顯者。槩不贅演。或疑其贋作。則移置卷末。以俟其眼者自擇焉。此其例也。一日得巴陵李粹甫家藏左綿所刊舂陵楊君齊賢子見註本。讀之。惜其博而不能約。至取唐廣德以後事。及宋儒記錄詩詞爲祖。甚而併杜註內僞作蘇東坡箋事。已經益守郭知達刪去者。亦引用焉。因取其本類此者爲之節文。擇其善者存之。註所未盡者。以予所知附其後。混爲一註。全集有賦八篇。子見本無註。此則併註之。標其目曰。分類補註李太白集。吁。晦菴朱子曰。太白詩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則其意之所寓。字之所原。又豈予寡陋之見所能知。乃欲以意逆志於數百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矣。註成。不忍棄置。又從而刻諸梓者。所望於四方之賢師友。是正之。發明之。增而益之。俾箋註者由是而十百千焉。與杜註等。顧不美歟。其毋誚以註蟲魚幸甚。至元辛卯中秋日。章貢金精山北。冰厓後人。粹齋蕭士贇粹可。

蘇東坡集。書李太白詩。　今太白集中有歸去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學貫休齊己輩詩也。余舊在富陽。見國清院太白詩絶凡近。過彭澤唐興院。又見太白詩。亦非是。良由太白豪

俊。語不甚擇。集中往往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妄庸敢爾。若杜子美豈復有僞撰者耶。黄裳演山集。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聲。始求其言猶生於不足使然而然者也。及俄而舞乃出於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天德而爲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嘗不繼以舞。世俗之見以爲太白豪於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小者也。故明於詩後。黄庭堅豫章文集。題太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黄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黄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及觀其槀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自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元吳澂支言集。題李太白二詩後。　太白詩中之聖。其語有似乎天仙。此二詩尤超逸。然其指歸。不過藉醉以遣累耳。太白嘗見司馬子微。亦聞所謂坐忘者乎。儻得聞之。雖不飲一滴而百慮俱消。豈必如劉伯倫阮嗣宗哉。惜乎其有仙才而未聞道也。　陸游跋李太白詩。　此本頗精。今當塗本雖宇大可喜。然極謬誤。不可不知也。周益公大全集。書太白廬山詩記。　廬山之南。有尋眞冲虛觀。古名詠眞。道書眞誥。述三十六洞天。而詠眞爲第八。七十二福地。廬山爲元辰福地。是觀即詠眞洞天。五老峯正在其後。唐正元間。女冠蔡尋眞居之。因以名觀。後有白龍潭飛瀑注焉。舊史云。漢武帝過九江。築羽章館於屏風疊下。臨相思澗。今五老一峯。疊石如屏障。蓋其故地。潭上有緑淨亭。右見熙寧中陳令舉賢良廬山記。乾道丁亥十月己未。予來游宿焉。明日登採訪使者閣。望疊石峯僅在百步間。相連即師子峯。石山無草木。曉日下照。宛如赤城。奇姿巧勢。不可名狀。乃取李太白屏風九疊雲錦張之句。題其牓曰雲錦閣。龍潭在觀後里許。水作琉璃色。其中數尺正黑。知觀湯善翔云。深數十丈。相傳爲洞天之門。未知然否。潭上有靈澤龍祠。殆緑淨亭基耶。淳熙己酉秋。艤舟南康。略來山南。不暇再往。惟一至折桂。登黄雲觀而歸。回首舊游。垂二紀矣。明年道錄皇甫居中。以事來廬陵。求予書太白詩。將刻之觀中。欣然許之。黄雲正倚五老。雖晚出。然登覽最遠。前守朱元晦所創。其名亦出此詩云。

杜甫詩文獻通考。杜工部詩集註三十六卷。　校定集二十二卷。　陳氏曰。蜀人郭知達所集九家注。世有稱東坡杜詩故事者。隨事造文。一一牽合。而皆不言其所自出。且其辭氣首末出一口。蓋妄人依托以欺亂流俗者。書坊輙勸入集註中。殊敗人意。此本獨削去之。福清曾噩子肅刻板五羊漕司。字大宜老。最爲善本。宋子京贊唐興詩人。承陳隋

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杜工部集。王洙撰杜工部詩史舊集序。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天寶中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棄官之秦州。又居成都同谷。自負薪採梠。餔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荊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永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肝殺英乂。楊子琳柏貞節舉兵攻肝。蜀大亂。甫

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年五十九。觀甫詩與唐實錄。猶槩見事迹。比新書列傳。彼爲踳駁。（傳云召試京兆兵曹。而集有官定後戲贈詩。注云初受河西尉。辭。改右衛率府胄曹。傳云適赴河西。詣肅宗於彭原。而集有喜達行在詩。註云自京竄至鳳翔。傳云嚴武卒。乃遊東蜀。依高適。既至而適卒。按適自東川入朝。拜省散騎常侍。乃卒。又集有忠州聞高常侍亡詩。傳云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遊襄衡。而集有居江陵及公安詩至多。傳云甫永泰二年卒。而集有大曆五年正月追酬高蜀州寄詩及別題大曆年者數篇。須溪先生云。甫詩最可考。而舊史顛闕至此。他不可考。余何。）甫集初六十卷。今秘府舊藏。通人家所有稱大小集者。皆亡逸之餘。人自編摭。非當時第叙矣。蒐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古本二卷。蜀本二十卷。集略十五卷。樊晃序小集六卷。孫光憲序二十卷。鄭文寶序少陵集二十卷。別題小集二卷。孫僅一卷。雜編三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躰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爲先後。分十八卷。又別錄賦

筆雜著二十九篇爲二卷。合二十卷。意兹未可謂盡。它日有得。尚副益諸。寶元二年十月。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王洙原叔記。　又王安石序。　序曰。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辭所從出。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其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乎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皇祐壬辰五月日。臨川王安石序。（須溪先生云。辭極節制。頗以老史判讀。）　劉將孫養吾集新刊杜詩序。有杜詩來五百年。註者以二三百數。然無善本。至或僞蘇註謬妄。鉗劫可咲。自或者謂少陵詩史。謂少陵一飯不忘君。於是註者深求而僅附。句句字字必傳會時事曲折。不知其所謂史。所謂不忘者。公之於天下。寓意深婉。初不在此。詩有風有隱。工部大雅與三百篇相望。詎有此心胃哉。此豈所以爲少陵。第知膚引以爲忠愛。而不知陷於險薄。凡註詩尚意者。又蹈此弊。而杜集爲甚。諸後來忌詩。妬詩。疑詩。開詩禍。皆起此。而莫之悟。此不

得不爲少陵辨者也。先君子須溪先生。每浩歎學詩者各自爲宗。無能讀杜詩者。類尊丘垤而忽睹昆侖。平生喜看杜集。既選爲興觀。他評泊尚多。批點皆各有意。非但謂其佳而已。高楚芳類粹刻之。復刪舊註無稽者。泛濫者。特存精確必不可無者。求爲序以傳。彼公謂杜詩似史記。今聞者特以彼語大。不敢異。竟無能知其所以似史記者。予欲著之。此又似評杜詩爲僭。獨爲註本言之。注杜詩如注莊子。蓋謂衆人事。眼前語。一出盡變事外意。意外事。一語而破無盡之書。一字而含無涯之味。或可評不可註。或不必註。或不當註。舉之不可偏。執之不可著。常辭不極於情。故事不給於弗也。然詎能爾。是本淨其繁蕪。可以使讀者得於神。而批評標撥。足以靈悟。固草堂集之郭象本矣。楚芳於是注。用力勤。去取當。校正審。覽他本草草。藉吾家名以欺者甚遠。惜之者吾門劉郁云。杜工部集。王琪增修王原叔編次杜詩後記。　近世學者爭言杜詩。愛之深者。至剽括句語。迨所用險字而模畫之。沛然自以絕洪流而窮深源矣。又人人購其亡逸。多或百餘篇。少或數十句。藏去矜大。復自以爲有得。翰林王君原叔。尤嗜其詩。家素畜先唐舊集。及採秘府名公之室。天下士人所有得者。悉編次之。事具于記。於是杜詩無遺矣。子美博聞稽古。其用事非老儒博士罕知其自出。

然缺久矣。後人妄改而補之者衆。莫之遏也。非原叔多得其真。爲害大矣。子美之詩詞。有近質者。所謂轉石於千仞之山勢也。學者尤效之。而過甚。豈遠大者難窺乎。然夫子之刪詩也。至於檜曹小國。寺人女子之詩。苟中法度。或取而弦歌。善言詩者豈拘於人哉。原叔雖自編次。余病其卷帙之多而未甚布。暇日與蘇州進士何君瑑。丁君脩。得原叔家藏及今古諸集。聚于郡齋而參考之。三月而後已。義有兼通者。亦存而不敢削。閱之者固有淺深也。而又吳江邑宰河東裴君煜。取以覆視。乃益精密。遂鏤于板。庶廣其傳。或俾余序于篇者。曰。如原叔之能文。稱于世。止作記于後。余竊慕之。且余安知子美哉。但本末不可闕。書故槩舉以附于卷。終原叔之文。今遷于卷首云。嘉祐四年四月望日。姑蘇郡守太原王琪後記。華鎮雲溪居士集題杜工部詩後　余喜讀杜工部詩。漸老目力不逮。大書一部。以便觀覽。舊集雖五言七言。古詩近体。各以類聚。然編次隨歲月先後。長篇短闋參錯不倫。今因韻數由少及多以爲叙。亦自便之一端。元豐間王文公在江寧。嘗刪工部翰林韓文公歐陽文忠詩。以杜李歐韓相次。通爲一集。目曰四選。此中用丹筆其題首者。皆四選之所錄。或一詩數章止取一二。則筆其首句。以志王公之去取。大觀戊子七月八日。會稽華鎮題方丘先

生集題杜甫詩本。　子美詩兩帙吾褚中舊藏兩容東南往返四萬里此書無一日不在几桉官蜀洋之一年。即失其一。求天彭復得之。巳壞數板矣。竹緝而新之。其既失而復得者。抑自有數耶。此細字過目。宛如十餘年前不改。此書之未忍棄我。而復歸耶。黃長睿集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濬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於濬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錄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推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予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繙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睿父題草堂集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跋。　少陵先生博極群書。馳騁今古。周行萬里。觀覽謳謠。發爲歌詩。奮乎國風雅頌不作之後。比興相侔。哀樂交貫。揄揚叙述。妙達乎眞機。美刺箴規。該其乎衆躰。自唐迄今。餘五百年。爲詩學之宗師。家傳而人誦之。故元微之誌其墓曰。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信斯言矣。况我國家祖宗肇造以來。設科取士。詞賦之餘。繼之以詩。詩之命題。主司多取是詩。惜乎世本訛舛。訓釋紕繆。有識恨焉。夢弼因博求唐宋諸本杜詩十門聚

而閱之。主復參校。仍用嘉興魯氏編次先生用捨之行藏。作詩歲月之先後。以爲定本。每於逐句本文之下。先正其字之異同。次審其音之反切。方作詩之義以釋之。復引經子史傳記。以證其用事之所從出。離爲五十卷。目曰草堂詩箋。凡校讎之例。題曰樊者。唐潤州刺史樊晃小集本也。題曰晉者。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也。曰歐者。歐陽永叔本也。曰宋者。宋子京本也。王者。乃介甫也。蘇者。乃子瞻也。陳者。乃無已也。黃者。乃魯直也。刋云一作某字者。係王原叔。張文潛。蔡君謨。晁以道。及唐之顧陶本也。又如宋次道。崔德符。鮑欽止。暨太原王禹玉。王深父。薛夢符。薛蒼舒。蔡天啓。蔡致遠。蔡伯世。皆爲義說。其次如徐居仁。謝任伯。呂祖謙。高元之。暨天水趙子櫟。趙次翁。杜修可。杜立之。師古。師民瞻。亦爲訓解。復參以蜀石碑。諸儒之定本。各因其實。以條紀之。至於舊德碩儒。間有一二說者。亦兩存之。以俟博識之決擇。是集之行。俾得之者。手披目覽。口誦心惟。不勞思索。而昭然義見。更無纖毫疑滯。如親聆少陵之謦欬。而熟覩其眉宇。豈不快哉。大宋嘉泰天開甲子正月穀旦。建安三峯東塾蔡夢弼傅卿謹識。　又胡宗愈草堂詩碑序。　序曰。草堂先生謂子美也。草堂子美之故居。因其所居而號之曰草堂先生。先生自同谷入蜀。遂卜成都浣花江上萬里橋之西爲草堂以居焉。唐之史記前後抵捂。先生至成都之年月不可考。其後先生寄題草堂云。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然則先生之來成都。殆上元之初乎。嚴武入朝。先生送武至巴西。遂如梓州。蜀亂乃之閬州。將遊荊楚。會武再鎮兩川。先生乃自閬州挈妻子歸草堂。武辟先生爲參謀。武卒。蜀又亂。先生去之東川。移居夔州。遂下荊湖。泝沅湘。上衡山。卒於耒陽。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其所遊歷。好事者隨處刻其詩於石。及至成都則闕然。先生之故居。松竹荒凉。略不可記。今丞相呂公鎮成都。復作草堂於先生之舊址。繪先生之像於其上。宗愈假符於此。乃錄先生之詩刻石置於草堂之壁間。先生雖去此。而其詩之意有在於是者。亦附其後。庶幾好事者。於以考先生去來之迹云。元祐庚午。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成都軍府事胡宗愈序東觀餘論杜子美詩箋次序辯。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大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賔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

老何知哉。及其銘曰。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益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甫葬時所作也。益董君不攷立碑年。但攷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游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黃庭堅豫章集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欲屬一奇士。而有力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見。錄錄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口。丹稜楊素翁挈扁舟。蹴犍爲。略陵雲。下郁鄢。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石。募善工。約以丹稜之麦。三食新而畢。作堂以

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書遺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來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清江三孔集書杜子美哀江頭詩後。　昔唐文宗嘗誦杜甫詩。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於是曲江四面為行宮臺殿。以壯之。其篤信子美詩至於如此。嘗竊評之。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弊。而風雅幾絕。至唐之諸公。磨濯光耀。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振于開元天寶之間。既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苦。而其詩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褒善貶惡。尊君卑臣。不琢不雕。暗與經會。蓋亦騷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自甫之沒。其詩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為改易。不見之於政事。惟嬉遊是廣。臺榭是增。是豈子美之意哉。吾於斯見子美之窮。已死而猶不遇也。余固喜詩。願以子美為詩者。又嘗誦其哀江頭之作。故感而書其後焉。亦以見觀詩如文宗者。不為知子美也。　注杜詩文獻通考晁氏曰。唐杜甫子美也。審言之孫。玄宗朝。獻太清宮享廟及郊奏賦三篇。使待制集賢院。宰相試文。再遷右衛率府胄曹。然於劍南參謀檢校工部員外。曠放不自撿。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當寇亂。挺節無汙。為歌詩傷時橈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集有王洙原叔。王琪君玉序。本朝自原叔以後學者

喜觀甫詩。世有為之註者數家。率皆鄙淺可笑。有托原叔名者。其實非也。呂微仲在成都。時嘗譜其年月。近時有蔡興宗者。再用年月編次之。而趙次公者。又以古律詩雜次第之。且為之註。兩人頗以意改定其誤字云。陳氏曰。按唐志六十卷。小集六卷。王洙原叔蒐裒中外書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取千四百五篇。古詩三百九十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終湖南所作。視居行之次。若歲時為先後。別錄雜著為二卷。合二十卷。寶元二年記。遂為定本。王琪君玉嘉祐中刻之姑蘇。且為後記。元稹墓銘亦附第二十卷之末。又有遺文九篇。治平中太守裴集刊附集外。蜀本大略同。而以遺文入正集中。則非其舊也。世言子美詩集大成而無韻者幾不可讀。然開元以前文體大略如此。若三大禮賦。辭氣壯偉。又非唐初餘子所能及也。王滹南先生集跋注杜詩。　世所傳十註杜詩。其間有曰新添者四十餘篇。吾舅周君德卿嘗辨之云。唯瞿唐懷古呀鶻行送劉僕射惜別行為杜無疑。自餘皆非本真。蓋後人依倣而作。欲竊盜以欺世者。或又妄撰其所從得。誣引名士以為助。皆不足信也。東坡嘗謂太白集中。往往雜入他人詩。蓋其雄放不擇。故得容偽。於少陵則決不能。豈意小人無忌憚如此。其詩大抵鄙俗狂瞽。殊不可讀。蓋學步邯鄲。失其故態。求居中下且不得。

而欲以為少陵。真可憫笑。王直方詩話既有所取。而鮑文虎杜時可閒為註說。徐居仁復加編次。甚矣世之識真者少也。其中一二雖稍平易亦不免蹉跌。至於逃難解憂送崔都水。聞惠子過東溪。巴西觀漲及呈竇使君等。尤為無狀。洎餘篇大似出于一手。其不可亂真也。如糞丸之在隋珠。不待選擇而後知。然猶不能辨焉。世間似是而相奪者。又何可勝數哉。予所以發憤而極論者。不獨為此詩也。吾舅自幼為詩。便祖工部。其教人亦必先此。嘗與予語及新添之詩。則顰蹙曰。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鼻口相去亦無幾矣。然諦視之。未有不差殊者。詩至少陵。他人豈得而亂之哉。公之持論如此。其中必有所深得者。顧我輩未之見耳。表而出之。以俟明眼君子云。　王季友詩文獻通考王季友集一卷。　陳氏曰。唐王季友撰。元結篋中集有季友詩二首。今此集有七篇。而篋中二首不在焉。杜詩所謂鄴城客子王季友者。意即其人也耶。　岑嘉州詩文獻通考岑嘉州集八卷。　陳氏曰。唐嘉州刺史南陽岑參撰。文本之曾孫。天寶三載進士。為補闕左史郎官。與杜甫唱和。　李嘉祐詩文獻通考李嘉祐詩二卷。　又集一卷。　陳氏曰。唐台州刺史李嘉祐從一撰。天寶七載進士。亦號臺閣集。李肇稱其水田飛白鷺。夏木囀黃鸝之句。王維取之以為七言。今按此

集無之。　晁氏曰。唐李嘉祐別名從一。趙州人。天寶七年進士。為秘書正字。袁台二州刺史。善為詩。綺靡婉麗。有齊梁之風。時以比吳均何遜云。郎士元詩文獻通考郎士元詩一卷。　晁氏曰。唐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十五載進士。為郢州刺史。與錢起俱有詩名。而士元尤更清雅。時朝廷公卿出牧奉使。若兩人無詩祖行。人以為愧。　包佶詩文獻通考包佶集一卷。　唐史藝文志。何。佶皆包融之子。兄弟齊名。世稱二包。融與儲光義皆延陵人。曲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緱氏主簿蔡隱丘。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處士張彥惟。張湘。校書郎張彙。吏部常選周瑀。長洲尉談戭。句容有王府參軍殷遙。硤石主簿樊光。橫陽主簿沈如筠。江寧有右拾遺孫處玄。處士徐延壽。丹徒有江都主簿馬挺。武尉申堂構。十八人皆有詩名。殷璠彙次其詩。為丹陽集者。陳氏曰。唐秘書監包佶。選天寶六載進士。先何後一年。　錢考功詩文獻通考錢考功集二卷。　晁氏曰。唐錢起徵之。父吳郡人。天寶中舉進士。初從鄉薦。客舍月夜。聞人哦於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攝衣從之。無所見矣。及就試。詩題乃湘靈鼓瑟也。起即以鬼謠十字為落句。主文李暐深嘉之。擢至高第。釋褐授校書郎。終考功。與郎士元齊名。時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　韓翃詩文獻通考韓翃集

五卷。晁氏曰。唐韓翃君平。南陽人。天寶十三載進士。淄青侯希逸。宣城李勉。繼辟幕府。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終於中書舍人。翃詩興致繁富。朝野重之。陳氏曰。翃以春城飛花之句。受知德宗。李璧鴈湖集跋唐韓翃詩後。嘗觀唐德宗擢韓翃事。唐於是失政矣。天官之重而輕以用之如此。好事者顧以為美譚何哉。翃此詩未為甚佳。又以為坡所書。吾疑之。

顧況詩文獻通考顧況集二十卷。晁氏曰。唐顧況字逋翁。蘇州人。至德二年江東進士。善為歌詩。性詼諧。德宗時柳渾輔政。以秘書郎召。況善李泌。及泌相。自謂當得達官。久遷著作郎。及泌卒。有調笑語。貶饒州司戶卒。集有皇甫湜序。陳氏曰。湜嘗言吾自為顧況作序。未嘗許他人。況在唐蓋為人推重也。集本十五卷。今止五卷不全。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六　二支

詩　諸家詩目二

韋應物詩文獻通考韋蘇州集十卷。陳氏曰。唐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三衛。後作洛陽丞。京兆府功曹。知滁江二州。召還或娼其進媒孽之。出為蘇州刺史。詩律自沈宋以後。日益靡嫚。鎪章刻句。揣合浮切。雖音韻諧婉。屬對麗密。而閑雅平淡之氣不存矣。獨應物之詩馳驟建安以還。得其風格。云韓子蒼曰。蘇州少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故其逢揚開府詩曰。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云云）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以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徐師川云。韋蘇州詩人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自李杜以後。古人詩法盡廢。惟蘇州有六朝風致。最為流麗。劉須溪集韋蘇州詩序。詩難評。觀詩亦復未易。憶與陳俞舜卿誦韋蘇州一二語。高處有山泉極品之味。共恨未見全集。偶郡有京遞。舜卿附急足半月得之。報予共讀。中讀數首。輒意倦。再看復然。復取前選語視。上下殊不逮。因不敢復論。予後得此本。臥起與俱。久而形神相入。欲就舜卿語。而故人不可得矣。今人嘗誦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政爾無謂。惟未嘗舉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乃能令人意消。頗有悟入。然全集若此。無數詩經評泊。別是眉目。如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正似不著一字。坐見魂銷。逍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此起此結。復在比興之外。豈可以心力為之。蘇州五字已多。即他鄉到是歸。是他人幾許。造次能道及其春容若佳人亦攜手。再往今不同。其含情欲訴。乃在數字之後。風澹意傷春。池寒花斂夕。褋懷眼景。黯折如此。又豈更道哉。後來非無富健如古文。痛快如口語者。亦猶唐書瘦硬。宋帖跌宕。望而可愛。然去八法愈遠。王濛在諸作中寂跌拙然簡淡。別有風韻者。以其未失八法也。蘇州佳致。不數二謝。獨不知有學韋詩如濛帖者。否皎然空學其外。未得其內。陵陽文集題韋蘇州詩。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似晚節把筆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

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學詩。亦遂名家。非其才本絕人。莫能爾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豪氣未除。就令見之。未必能愛。乃知學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　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爲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哉。　李端詩文獻通考李端司馬集三卷。　晁氏曰。唐李端趙州人。大曆五年進士。爲校書郎。卒官杭州司馬。郭曖尚昇平公主。賢明招納士類。故端等皆客之。嘗坐上賦詩。奇甚。主大加稱歎。錢起曰。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篇云。新開金埒看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起乃服。主喜。厚賜之。　盧綸詩文獻通考盧綸詩一卷。　晁氏曰。唐盧綸與韋應物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綸字允言。累舉進士不第。　李益詩文獻通考李益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益君虞姑臧人。大曆四年進士。調鄭縣尉。幽州劉濟辟從事。憲宗雅聞其名。召爲集賢殿學士。負才凌籍。士衆不能堪。暴其獻濟詩。不上望京樓之句。以涉怨望。詔降秩。俄復舊。益少負詞藻。長於歌詩。與宗人賀齊名。每作一篇。樂工以賂求取。被聲歌。供奉天子。征

人早行詩。天下皆施之圖畫。今集有從軍詩五十首。而無此詩。惜其放逸多矣。　陳氏曰。益宰相揆之族子。舊史本傳。指其少有癡疾。防閑妻妾過於苛酷。有散灰扃門之談。聞於時。故時謂之妬癡爲李益疾。按世傳霍小玉傳。所謂李十郎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者。即益也。舊史所載如此。豈小玉將死訣絕之言果驗耶。抑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爲此說。以實之也。　韓愈詩文獻通考韓昌黎集四十卷黃庭堅豫章集書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後。　紹聖五年五月戊午。上荔枝灘極熱。又舟中教兒無以爲娛。聊以筆硯忘暑。因書此詩贈陳德之。此字極似蔡君謨簡札。所恨未能與顏楊比肩耳。　又書。　眉山石信道請余書符讀書城南。將鏡諸家學以爲後生擊蒙之器。其意甚美。故爲之書。或謂韓公當開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涪翁曰。此熙寧元豐間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韓公之言。其於勸奬之功。異趣而同歸也。黃口小兒得食未知飢飽。而使之談天人之際。此何異孺子學步。遂責之佩玉中和鸞采茨哉。信道歸。刻之。勿疑空腹讓食之論可也。　又書贈孟東野詩後。　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夭。故書孟東野詩遣之。時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

竟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退之救世弊。故并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中佛語爾。退之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成大儒者。其佛能信矣乎。唐仲友說齋集辨元和聖德詩。　韓公元和聖德詩序曰。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按新書本紀。貞元十六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自稱知軍事。建封傳。愔元和初以疾求代。召爲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謂定其叛可也。淄青李師古以元和元年閏月壬戌卒。其弟師道自稱留後。憲宗以方討劉闢。含垢授之。其後擅遣卒抵壽春。欲援蔡。遣客燒河陰漕院。賊宰相武元衡。傷中丞裴度。遣訾嘉珍門察。反東都。盜斬建陵戟。及聞李光顏拔凌雲柵。始懼。遣使歸命。蔡平。猶逗撓不朝。卒用大師。一年而後平之。乃元和十四年也。詩作在平劉闢後。謂定積年之叛。殊不可曉。豈以師道上書。奉兩税。守鹽法。請吏朝廷。亦足爲小定耶。公書法謹嚴。未誅師道。意不應遽以爲定。識者當能辨之。　孟郊詩文獻通考孟東野詩集十卷。　晁氏曰。唐孟郊東野湖州人。貞元十二年進士。調溧陽尉。辟爲興元參謀。卒。郊少隱嵩山。性介寡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爲詩有理致。然思苦澁。李觀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張籍謚爲貞曜先生。集宋次道重編。先時世傳汴吳鏤本五卷。一百二十四篇。周安惠

本十卷。三百三十一篇。別本五卷。三百四十篇。蜀人蹇濬用退之贈郊句。纂咸池集二卷。一百八十篇。自餘不爲編秩。雜錄之。家家自異。次道總拾遺逸。擿去重複。若舛繆不類者。得五百十一篇。四十聯句不與焉。一贊二書附于後。郊集於是始有完書。　潁濱蘇氏曰。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憂。是以卒窮以死。而李觀盛稱之。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與郊異矣。　朱倣詩文獻通考朱倣詩一卷。　晁氏曰。唐朱倣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嗣曹王皐鎮江西。辟節度參謀。貞元初召爲拾遺。不就。　長孫佐輔詩文獻通考長孫佐輔集一卷。　陳氏曰。唐長孫佐輔撰。按百家詩選云。德宗時人。其弟公輔爲吉州刺史。往依焉。當必有所據也。其詩號古調集。　柳子厚詩文獻通考柳宗元詩一卷。　陳氏曰。唐柳宗元撰。子厚詩在唐與王摩詰韋應物相上下。頗有陶謝風氣。古律絕句。總一百四十五篇。在全集中。不便於觀覽。因抄出別行。黃庭堅豫章集跋書柳子厚詩贈王觀復。　子友先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

規矩爾意者讀書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覽龍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爲能近之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元遺山集跋龍喦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龍喦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未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蘇東坡集記書柳子厚詩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士姜君來儋耳日與予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遺且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張籍詩集五卷　晁氏曰唐張籍文昌和州人貞元十五年登進士第終國子司業籍姓狷急爲詩長於樂府多警句元和中與白樂天孟東野歌詞天下宗之謂之元和体一本纔三卷　陳氏曰張洎所編錢公輔名木鐸集與他本相出入亦有他本所無者凡一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且考訂其爲吳郡人魏峻叔高刻之平江續又得木鐸集凡他本所無者皆附其末　王建詩文獻通考王建集十卷　陳氏曰唐陝州司馬王建仲和撰建長於樂府與張籍相上下大曆十年進士歷官昭應縣丞太和中爲陝州司馬尤

長宮詞在集中第十卷錄出別行　漁隱叢話余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膾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蔕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並杜牧之詩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將紈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又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於其間余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却無之或者之言誤矣舊跋王建大和中爲陝州司馬與韓愈張籍同時而籍相友善工爲樂府歌行思遠格幽初爲渭南尉與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過飲相譏戲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宮詞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將奏劾建因以詩解之曰先朝行坐鎮相隨今上春宮見長時脫下御衣偏得着進來龍馬每教騎嘗承密旨還家少獨奏邊情出殿遲不是當家頻向說九重爭遣外人知事遂寢宮詞凡百絕天下傳播傚此体者雖有數家而建爲之祖也

李賀詩文獻通考李長吉集四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李賀長吉鄭王之孫七歲能詞章韓愈皇甫湜聞之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年二十七終協律郎賀詞尚奇詭爲詩未始先立題所得皆驚邁遠去筆墨畦逕當時無能傚者樂府十數篇雲韶工合之絃管云或說賀卒後不相悅者盡取其所著投圊中以故世傳者不多外集予得之梁子美家姚鉉頗選載文粹中唐杜牧樊川集太常寺奉禮郎李賀歌詩集序　太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時舍外有疾呼傳緘書者某曰必有異亟取火來及發之果集賢學士沈公子明書一通曰我亡友李賀元和中義愛甚厚日夕相與起居飲食賀且死嘗授我平生所著歌詩離爲四編凡若干首數年來東西南北良爲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復得寐即閱理篋帙忽得賀詩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與賀話言嬉遊一處所一物候一日一夕一觴一飯顯顯焉無有忘棄者不覺出涕賀復無家室子弟得以給養卹問常恨想其人詠其言止矣子厚於我與我爲賀集序盡道其所來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書道其不可明日就公謝且曰世謂賀才絕出於前讓居數日某深惟公曰公於詩爲深妙奇博且復盡知賀之得失短長今實叙賀不讓必不能當君意如何復就謝極道所不敢叙賀公曰子固若是是當慢我某因不敢辭勉爲賀叙然其甚慚恚諸孫賀字長吉元和中韓吏部亦頗道其歌詩雲煙綿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

不足爲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爲無得有是賀復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賀死後凡十五年京兆杜某爲其序

盧仝詩文獻通考盧仝集一卷　晁氏曰唐盧仝范陽人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徵諫議不起唐史稱韓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嘗作月蝕詩以譏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按其詩云元和庚寅蓋五年也憲宗遇弑在十五年後十歲也豈追托庚寅歲事爲詩乎不然則史誣也後死於甘露之禍　陳氏曰凡三卷其詩古怪而女兒曲小婦吟有所思諸篇輒嫵媚豔冶其第三卷號集外詩凡十首慶曆中有韓盈者爲之序川本止前二卷

胡如塤月蝕詩書　唐盧仝居洛城之玉川自號玉川子舊史無傳新史不載其事韓愈作詩寄之謂其宰相未許終不仕則其人可知矣有王

川集行於世月蝕詩蓋憲宗元和五年所作也新史謂其詩譏切元和逆黨洪興祖作韓愈年譜及胡仔漁隱叢話皆謂新史之誤蓋元和十五年憲宗方遇弒此詩不容先時而作也然五臣註韓文年譜載江子我之說曰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垍李藩權德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大重又往往出於閹竪玉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蓋專譏宦官也玉川詩固不爲無意史臣只合以譏刺宦者言之必預指之爲元和逆黨是以不免後人之議也今攷玉川之詩其始雜陰陽老子之說而專指蟆精之罪其中極言蟆精之罪而深詰衆星不救之姦其終則不以衆星之原赦爲幸而以一蟆之獨誅磔爲喜也蓋蝦蟆以微物托於月而爲月之害正猶宦官以微類托於君而爲君之害東坡云玉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之蝦蟆梅聖俞日蝕詩謂蝕日者三足之烏比因俚說以寓意然戰國策曰日月彫輝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高矣子我之言正此意也况憲宗即位之初宦官吐突承璀最爲得志至封國公而詩中所謂鄭定進之死亦承璀之罪承璀固閹人而傳中又載當時諸道歲進閹兒閩嶺最多後皆任事時人謂閩爲宦官區藪則子我之言信得之矣新史謂其譏切元和逆黨蓋亦表玉川之先見而傷其禍之卒至於此耳不然篇首明年新天子即位五年宋景文公豈至誤指爲末年事邪玉川集中別有一月蝕詩云東海出明月清輝照毫髮朱弦初罷彈金兎至奇絕三五與二八此時光滿抒頗奈蝦蟆兒吞我芳桂枝頓我明鏡潔爾乃痕蹟之爾且無六翮焉得升天涯方寸有白刃無由揚清輝如何萬里光遭爾小物欺卻吐天漢中良久素魄微日月尚如此人情良可知辭意尤簡嚴因并錄於此

又序　詩何爲而作乎其有美刺乎無與乎美刺而言詩君子所以嘆後世之不古也以盛德成功而有頌以異政殊俗而有變風變雅大序言之詳矣然功之成德之盛寫之聲歌播之金石時君世主何慙焉政之異俗之殊則下之人嗟嘆之諷誦之而上之人往往不樂聞之詩之作始有不難於美而難於刺者矣故詩之言六義以比興賦與風雅頌兼言之蓋托物以寓意有隱然之規而無扞格不可堪之辭古詩之流惟離騷庶幾乎風雅之變也唐文章起八代之衰若中興誦聖德詩平淮雅可謂善於美者茅屋歌杜鵑行冰柱雪車詩則亦善於刺者也惟玉川子月蝕詩卓然獨見於當時而百世之下讀之者爲之興起豈特其哇遷之絕聲韻之豪足以聳觀聽哉慟天眼之翳而憤蟆精之孽詰海窟之姦而干天皇之誅其風刺之忠誠蓋有真得於古者矣宋景文公修新史獨能以意逆志而謂其譏切元和逆黨蓋傷其志之不獲伸使其禍兆於元和之初而熾於元和之末也余嘗紬繹其詩愛其殖風雅之根換離騷之骨因銖較而寸量之其感傷變異則十月之交同一宏規其排擊星宿則維天有漢同一微意閔黔婁而斥董秦猶所謂西人之子粲粲衣服也留北斗以相北極猶所謂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也屈反顧以流涕而玉川涕泗下焉屈長跪以敷衽而玉川心禱再拜焉寄小心風之詞非後飛廉使奔屬之詞乎越排閶闔之句非倚閶闔而望予之句乎與皋陶一問之說又非指蒼天以爲正命皋陶使聽直之說乎昌黎予之而東坡復予之二公非妄許可者也余猶病其貫穿之不易窮而句讀之猝難理暇日因考訂之以玉川本集及文粹爲祖不得已則以韓集所附及觀瀾文所錄參定之間亦以己意正其所未然者三復以還僅得其十之七八因編以授之童孫且序其說圖其象而冠之篇首其間闕疑以俟君子吁有唐宦寺之禍基於元宗之賞力士識者憂之蓋久涓涓不息將成江河憲宗始初之清明玉川蓋有望焉使此詩而獲用則元和末年之事不復見矣至甘露之禍而玉川亦爲之不免君子未嘗不歎息於斯嘉定庚午盧陵福塘胡如塤伯和序

又孫士彪題　讀胡伯和所注玉川子月蝕詩一句一字必詳其所自出杜子美所謂更覺良工心獨苦豈伯和之謂耶前輩但能誦此詩已見賞異况章分指別鉤玄探祕用力如許哉余聞伯和之父至文好修篤學著書滿家鄉人尊之曰孝友先生艮齋謝公嘗銘其墓比之以河汾王氏余竊以爲伯和可謂於至文爲孝子於玉川子爲忠臣嘉定癸酉臘臨川李氏書于長沙帥治之廣洛軒先大父冰壺先生耆書不停披多所訓釋月蝕詩蓋晚年所註也家君在義椰嘗廣其傳矣尚恨家無刊本敬鋟梓以壽其後嘉熙丁酉冬至後五日孫鄉貢進士彪題

劉乂詩　文獻通考劉乂詩一卷　晁氏曰唐劉乂少嘗任俠殺人後更折節讀書善歌詩客韓愈門作冰柱雪車二詩出盧仝李賀右歸齊魯不知所終今集二十餘篇不載二詩　陳氏曰凡二卷又附見新史韓愈傳不知何處人其冰柱雪車二詩狂怪誠出盧仝右然豈風人之謂哉

楊巨源詩　文獻通考楊巨源詩一卷　晁氏曰唐楊巨源字景山河中人貞元五年第進士爲張弘靖從事自祕書郎擢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出爲鳳翔少尹復召除國子司業巨源在元和中詩韻不造新語體律務實用功頗深旦暮搖首微詠不輟年老成疾嘗贈弘靖詩叙其世家云伊陟無聞祖葦賢不到孫時人稱之年滿七十丐歸時宰惜其去以爲其鄉

少尹不絶其祿。太和以官壽卒。 陳氏曰。九五卷按韓退之有送楊少尹序。蓋自司業爲少尹。稱其都少尹者。乃其鄉里也。藝文志乃云。太和河中少尹誤。第三卷末二十餘篇。有目無詩。 武元衡詩文獻通考武元衡臨淮集兩卷。 晁氏曰。唐武元衡伯蒼。河南人。建中四年進士。元和二年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劒南節度。八年復秉政。明年早朝遇盜害之。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被於管絃。嘗夏夜作詩曰。夜久喧暫息。池臺唯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日遇害。舊有臨淮集七卷。此其二也。議者謂唐世工詩宦達者。唯高適。宦達詩工者。唯元衡。陳氏曰。初用莆田李氏本傳録後。以石林氏本校益六首。及李吉甫唱酬六首。川本作二卷。 張碧詩文獻通考張碧歌詩集一卷。 陳氏曰。唐張碧太碧撰。藝文志云。貞元時人。集中有覽貫休上人詩。或勸入之也。 羊士諤詩文獻通考羊士諤詩一卷。 晁氏曰。唐羊士諤貞元元年進士第。順宗時爲宣歙廵官。王叔文所惡。貶汀洲寧化尉。元和初李吉甫知奬擢監察御史。掌制誥。嘗出爲資州刺史。 陳氏曰。竇群引士諤爲御史。共傾李吉甫。 鮑溶詩文獻通考鮑溶詩五卷。 晁氏曰。唐鮑溶字德源。元和四年進士。集中有別韓博士愈詩云。不知無聲淚。中感一顧厚。蓋退之所嘗推激也。張薦謂溶詩氣力宏贍。博識清度。雅正高古。衆才無不備具。曾子固亦愛其詩。以史館本及歐公所藏互校。得二百三十三篇。今本有一百九十二篇。餘逸。 南豐曾氏曰。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舊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敘別集亦然。知制誥宋敏求爲臣言此集詩見文粹唐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爲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總二百篇。歐陽氏書無卷第。纔百餘篇。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爲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熄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文辭抒情思而已。然亦往往有可采者。溶詩尤清約謹嚴。而違理者少。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謬。且著其大旨以傳焉。 賈島詩文獻通考賈長江集十卷。 晁氏曰。唐賈島浪仙詩。共三百七十九首。唐書稱島。范陽人。初爲浮屠。名無本。後從韓愈遂去浮屠。舉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謫長江主簿。會昌初終普州司倉參軍。今長江祠堂中有石刻。大中九年墨制。大中。宣宗年號。與傳不合。據言又載武帝時謫去。尤差誤。 陳氏曰。韓退之有送無本詩。即其人也。後返初舉進士不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會昌初以普州參軍卒

本傳所載如此。今遂寧刊本。首載大中墨制云。比者禮部奏卿風狂。遂且養疾關外。今卻攜卷軸。潛至京城。遇朕微行。聞卿諷詠。觀其志業。可謂屈人。是用顯我特恩。賜卿墨制。宜從短簿。別俟殊科。與傳所稱飛謗不同。蓋宣宗好微行。小說載島應對忤旨。好事者撰此制。以實之。安有微行而顯著訓詞。首稱奏卿風狂。尤爲好笑。當以本傳亦據其墓誌也。唐貢進士科故誌言責授長江。如温飛卿亦謫方城尉。當時謂鄉貢進士。不博上州刺史。則薄尉固宜謂之責授。欲使今世進士得罪而責授簿尉。則惟恐責之不早耳。 姚合詩文獻通考姚少監集十卷。 晁氏曰。唐姚合也。崇曹孫。以詩聞。元和十一年李逢吉知舉進士。歷武功主簿。富平萬年尉。寶應中監察殿中御史。戶部員外。歷金杭二州刺史。爲刑戶二部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陝虢觀察使。開成末終秘書監。世號姚武功云。 陳氏曰。川本卷數同編次異。 李涉詩文獻通考李涉歌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涉。渤之弟也。早從陳許辟。一再謫官夷陵。大和中爲太學博士。自號清溪子。渤三詩附。 雍陶詩文獻通考雍陶詩五卷。 晁氏曰。唐雍陶國鈞。大和八年進士。大中六年自國子毛詩博士出刺簡州。唐志集十卷。今亡其半。 李紳詩文獻通考李紳追遊昔集三卷。 晁氏曰。唐李紳公垂也。亳州人。元和元年進士。補國子助教。穆宗召爲翰林學士。累進中書舍人。武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紳爲人短小精悍。於詩冣有名。號短李。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追遊昔者。蓋賦詩紀其平生所遊歷。謂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及播越荆楚。踰嶺嶠上高安。移九江。過鍾陵守滁陽。轉壽春。留洛陽。廉會稽。分務東周。守蜀鎮梁也。開成戊午八月自爲之序。 陳氏曰。皆平生歷官及遷謫所至。述懷紀遊之作也。余嘗書其後云。讀此篇見其飾志矜能。夸榮徇勢。益知子陵元亮爲千古高人。 温庭筠詩文獻通考温庭筠金荃集七卷。外集一卷。 晁氏曰。唐温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宰相彥博之裔。詩賦清麗。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艷之辭。爲行塵雜。由是累年不第。終國子助教。宣宗嘗作詩。賜宮人。句有金步搖。遣場中對之。庭筠對以玉跳脫。上喜其敏。欲用之。而嘗作詩忤時相令狐綯。終廢斥云。 張祐詩文獻通考張祐詩一卷。 晁氏曰。唐張祐字承吉。清河人。樂高尚。客淮南。杜牧爲度支使。善其詩。嘗贈之詩曰。何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戶侯。嘗作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之句。大中中卒。終丹陽隱舍。人以爲讖云。 許渾詩文獻通考許渾丁卯集二卷。 晁氏曰。唐許渾字用晦。圉師之後。大和六年進士。爲當塗太平二

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爲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爲名賀鑄本跋云按渾自序集三卷五百篇世傳本兩卷三百餘篇求訪二十年得沈氏曾氏本并取擬玄天竺集校正之共得五百四十四篇予近得渾集完本五百篇皆在然止兩卷唐藝文志亦言渾集兩卷鑄稱三卷者誤也　陳氏曰丁卯者其所居地有丁卯橋蜀本又有拾遺二卷　薛瑩詩文獻通考薛瑩集一卷　陳氏曰唐薛瑩撰號洞庭集文宗時人集中多蜀詩其曰壬寅歲者在前則爲長慶四年後則爲中和二年未知定何年也　薛逢詩文獻通考薛逢歌詩二卷　晁氏曰唐薛逢陶臣河東人會昌元年進士終秘書監持論鯁切以謀略高自標顯與楊收王鐸同年登第而逢文藝最優收作相逢有詩云誰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鐸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毫輕二人皆怒故不見齒　趙嘏詩文獻通考趙嘏渭南詩三卷　晁氏曰唐趙嘏承祐也會昌四年進士終渭南尉杜紫微讀其早秋詩云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謂之趙倚樓云　薛許昌詩文獻通考薛許昌集十卷　晁氏曰唐薛能字大拙汾州人會昌六年登進士第大中末書判中選補盩厔尉辟太原陝虢河陽

從事李福鎮滑表署觀察判官歷御史都官刑部員外郎福徙西蜀奏以自副咸通中攝嘉州刺史造朝遷主客度支刑部郎中俄刺同州京兆尹温璋貶命權知尹事出帥咸化入授工部尚書復節度徐州徙忠武廣明元年徐軍戍溵水經許能以軍懷舊恩館之城中許軍懼見襲大將周岌乘衆疑怒逐能據城自稱留後因屠其家能政嚴察絕私謁癖於詩日賦一章晚節惑浮屠法奉之唯謹然資驁倨放佻輕以忤物及爲藩鎮尤易武吏嘗命其子屬櫜鞬拜新進士或問其故曰與渠銷災咎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能晚唐人詩格調不甚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詩荔枝詩折楊柳十詩序可見而所作皆無過人又別有柳枝詞五首最後一章曰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初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自註云劉白二尚書繼爲蘇州刺史皆賦楊柳枝詞世多傳唱雖有才語但文字太僻宮商不高耳其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視劉白以下蔑如也今讀其詩正堪一笑劉之詞云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白之詞云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其風流氣槩豈能所可髣髴哉後村劉氏曰能自稱擧太過五言云空餘氣長在天子用平人不但自譽

其詩又自譽其材然位歷節鎮不爲不用矣卒以驕恣凌忽僨軍殺身其材安在妄庸如此乃敢妄議諸昔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　李群玉詩文獻通考李群玉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群玉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詠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遒健好吹笙美筆札親友强赴擧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延郡中大中八年來京師進詩三百篇休復論薦授弘文館校書郎集後附其進詩表并除官制太平廣記所載黃陵廟事甚異其絕句在焉　陳氏曰裴休以處士薦集後有乞假歸別業及朝士送行詩　鄭嵎詩文獻通考鄭嵎津陽門詩一卷　晁氏曰唐鄭嵎字賓光大中五年進士津陽即華清宮之外闕嵎開成中過之聞逆旅主人道承平故實明日馬上裁刻成長句一千四百言自有序云　陳氏曰或作愚者非也愚嘗爲嶺南節度好着錦半臂非此鄭嵎　李郢詩文獻通考李郢端公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郢楚望也大中十年進士詩調清麗居餘杭疎於馳競爲藩鎮從事兼侍御史　陳蛻詩文獻通考陳蛻詩一卷　晁氏曰唐陳蛻未詳其行事集有長安十五詠自序云蛻生長江淮間以詩句從賦僅十餘年矣今我后撫運澤及四海蛻復得爲太平人云云蓋僖代間人也　柳郯詩文獻通考柳郯詩一卷　晁氏曰唐柳郯集有與李

端盧綸輩相酬贈詩大曆間進士也　斷金詩集文獻通考斷金集一卷　晁氏曰唐李逢吉令狐楚自未第至貴顯所唱和詩也後逢吉卒楚編次之得六十餘篇裴夷直名曰斷金集爲之序　孟遲詩文獻通考孟遲詩一卷　晁氏曰唐孟遲字叔之平昌人會昌五年陳商下及第　司空圖詩文獻通考司空表聖集十卷　陳氏曰唐兵部侍郎司空圖表聖撰咸通十年進士別有全集此集皆詩也其子永州刺史荷爲後記　林寬詩文獻通考林寬集一卷　陳氏曰唐林寬撰與李頻許棠皆同時集有送二人詩　鄭谷詩文獻通考雲臺編三卷宜陽外編一卷　晁氏曰唐鄭谷字守愚宜陽人光啓三年擢高第遷右拾遺歷都官郎中乾寧四年歸宜春卒于別墅其集號雲臺編者以其居從華山下觀居所編次云谷詩屬思頗切於理而格韻凡猥語句浮俚不競不爲議者所多然一時傳諷號鄭都官而弗名也　歐陽氏詩話曰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　周朴詩文獻通考周朴詩二卷　唐處士周朴撰歐公詩話曰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

必極其雕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文苑英華林嵩撰周朴詩集序。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海而共存嗚呼先貧俱足亦頹然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金馬門躑躅宣尼戶乾符七年闖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字見素生於釣壟而長於甌閩與李建州頻方處士干爲詩友一篇一詠膾炙人口鸑鷟屈軼祥瑞皇家迁避而貧聲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蔑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戶不庇風雨稔不抗歉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處只閉戶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寮憐才而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累耳亦接輿於陵未能加也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于天地先生爲詩思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求假全篇已布人口有僧棲浩亭人也與先生善據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文與方干齋集畢遂爲之序小子以詞賦傳桂投（疑作枝）文非所業但直舉其美文覗作者

韓偓詩文獻通考韓偓詩二卷香奩集一卷　晁氏曰唐韓偓致光京兆人龍紀元年進士累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昭宗幸鳳翔進兵部侍郎承旨朱全忠怒貶濮州司馬榮懿尉天祐初挈族依王審知而卒香奩集沈括筆談以爲和凝所作凝既貴惡其側艷故託稱偓者或謂括之言妄許彥周詩話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　石林葉氏曰偓在閩所爲詩皆手自寫成卷嘉祐間裔孫奕出其數卷示人龐頴公爲漕取奏之因得官時文氣格不甚高吾家僅有其詩百餘篇世傳別本有名香奩集唐書藝文志亦載其辭皆閨房不雅馴或謂江南韓熙載所爲誤以爲偓若然何爲錄於唐志乎熙載固當有之然吾所藏偓詩中亦有一二篇絕相類豈其流落亡聊中姑以爲戲然不可以爲訓矣又曰韓偓傳自貶濮州司馬後載其事即不甚詳其再召爲學士在天祐二年吾家所藏偓詩雖不多然自貶後皆以甲子歷歷自記其所在有乙丑年在袁州得人賀復除戎漕依舊承旨詩即天祐二年也昭宗前一年已弒盖哀帝之命也末句云若爲將朽質猶擬杖於朝國不往矣其後又有丁卯年正月聞再

除戎漕依前充職詩末句云豈獨鴟夷解歸去五湖魚艇且餔糟天祐四年也是書兩召皆辭唐史止書其一是歲四月全忠篡其召命自哀帝之世自後復召則癸酉也南安縣之作即梁之乾化二年時全忠亦已被弒明年梁亡其兩召不行非特避禍盖終身不食梁祿其大節與司空表聖略相等惜乎唐史不能少發明之也

張蠙詩文獻通考張蠙詩一卷　晁氏曰偽蜀張蠙字象文清河人唐乾寧中進士爲校書郎櫟陽尉犀浦令建開國拜膳部員外郎後爲金堂令王衍與徐后遊大慈寺見壁間書墻頭細雨垂纖草水面回風聚落花愛之問知蠙句給札令以詩進蠙以二百首獻衍頗重之將召爲知制誥宋光嗣以其輕傲止賜白金而已蠙生而頴秀幼能爲詩作登單于臺有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來之句爲世所稱

王貞白詩文獻通考靈溪集七卷　陳氏曰唐校書郎上饒王貞白有道撰乾寧二年進士其集有自序永豊人有藏之者洪景盧得而刻之詩雖多在一時儕輩未爲工也

盧延讓詩文獻通考盧延讓詩一卷　晁氏曰偽蜀盧延讓子善也范陽人唐光化九年進士朗陵雷滿辟滿敗歸王建及僭號授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卒官終刑部侍郎延讓師薛能詩不尚奇巧人多誚其淺俗獨吳融以其不蹈襲大奇之

牛嶠詩文獻通考牛嶠歌詩三卷　晁氏曰偽蜀牛嶠字延峰隴西人唐相僧孺之後博學有文以歌詩著名乾符五年進士歷拾遺補闕尚書郎王建鎮西川辟判官及開國拜給事中卒集本三十卷自序云竊慕李長吉所爲歌詩輙効之

周賀詩文獻通考周賀集一卷　陳氏曰唐周賀撰嘗爲僧名清塞後反初故別本又號清塞集　晁氏曰清塞字南鄉詩格清雅與賈島無可齊名寶曆中姚合爲杭因携書投謁合聞其誦哭僧詩云凍須亡夜剃遺偈病中書大愛之因加以冠巾爲周賀云

李洞詩文獻通考李洞詩一卷　晁氏曰唐李洞字才江諸王之孫慕賈島爲詩銅鑄其像事之如神時人多誚其僻澁不貴其奇峭唯吳融稱之昭宗時不第遊蜀卒　陳氏曰與張喬同時稱餘杭明經潘熙載編

曹唐詩文獻通考曹唐詩一卷　晁氏曰唐曹唐字堯賓桂州人初爲道士咸通中爲府從事卒作游仙詩百編或靳之曰堯賓嘗作鬼詩唐曰何也曰井底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非鬼詩而何唐乃大哂今集中不見然他詩及神仙者尚多　陳氏曰唐有大小游仙詩

任藩詩文獻通考任藩集一卷　陳氏曰唐任藩撰或作翻客居天台有宿帢幘山絶句爲人所稱今城中巾子山也　後村劉氏曰唐任藩詩存者五言十首而已然多佳句衆鳥

已歸樹於人猶過山贈僧云半頂髮根白。一生心地清。居然可愛。令人動千百首而無一可傳者。　方千詩文獻通考方千詩集一卷。　晁氏曰。唐方千字雄飛。欲人。唐末舉進士不第。隱鏡湖上。徐凝有詩名。一見于器之。授以詩律。其貌寢陋。又兔闕而喜凌侮。嘗謁廉帥。誤三拜。人號方三拜。將薦于朝而卒。門人謚玄英先生。其甥楊弇與孫郃編次遺詩。王贊爲序。郃又爲玄英先生傳附。　王德輿詩文獻通考王德輿詩一卷。　晁氏曰。唐王德輿。集有次韻和鄭畋詩。知其懿僖間人也。　沈彬詩文獻通考沈彬集一卷。　晁氏曰。南唐沈彬。保大中以尚書郎致仕。居高安。集中有與韋莊杜光庭貫休詩。唐末三人皆在蜀。疑其同時避亂。嘗入蜀云。上李昇山水圖詩在焉。　熊皦詩文獻通考熊皦屠龍集五卷。　晁氏曰。晉熊皦。後唐清泰二年進士。爲延安劉景岩從事。天福中說景岩歸朝。擢右司諫。坐累黜上津令。集有陶穀序。陳沆賞皦早梅云。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曰太妃容德於是乎在。　陳氏曰。集中多下第詩。蓋老於場屋者。　杜荀鶴詩文獻通考杜荀鶴唐風集十卷。　晁氏曰。唐杜荀鶴。池州人。大順二年進士。善爲詞句。切理。宣州田頵重之。嘗以牋間至梁祖。薦爲翰林學士。主客員外。恃勢侮易搢紳。衆怒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病卒。有顧雲序荀鶴

自號九華山人。　陳錄作三卷。　幕府燕談杜荀鶴詩鄙俚近俗。惟宮詞爲唐第一。云早被嬋娟誤。欲粧臨鏡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故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暖日高之句。（此句歐公詩話以爲周朴詩。）詠史詩楊龜山集謝君詠史詩序。　君子種學績文。稽諸前言往行。參以古今之變。非徒侈聞見而已。將以畜德而廣業也。昔在堯舜之爲君。禹稷皐陶之爲臣。相與都俞廟堂之上。共熙帝載。亦惟稽古耳。況其下者乎。然自漢魏而來。更五代之季。述史者皆有善善惡惡之意。然而論不詭於聖人者無幾矣。士之欲稽古者。將安取正乎。楊子曰。好書而不要之仲尼。書肆也。信哉是言。古之人。度在身操之以驗物。則審矣。鏡在心。故物來而明之。妍媸無逃焉。夫不知明善以誠身。而欲以一言訂古人之是非。未有能者也。冀川居士謝君。一日走僕致書踵吾門。以其書著詠史詩合二編。屬予爲序。予聞謝君積十年之勤。窮探博取。而成此詩。其用力多矣。夫自闔於閭閻阡陌之中。與編户齊民爲伍。乃獨超然遠覽。究知前世興衰治亂。賢人哲士之終始。與世之老師宿儒並驅爭先。豈易得哉。既予喜其爲人。而樂爲之道也。其詩詞道絜可觀。與夫是非褒貶。覽者當自有得也。黄文獻公集徐氏詠史

詩後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古昔盛時之爲詩。薦於郊廟。則有以見其盛德。於朝廷則有以知其政之廢興。施於邦國鄉人。則出於上而被於下者。又有以爲教。及其衰也。先王之政教號令雖不行。而流風遺俗有未盡泯。是以風雅之變。往往陳古以刺今。至於王澤竭盡而無餘。其詩始不足以使人創艾而興起。故曰詩亡。聖人不得已。因魯史作春秋。寓善貶惡以示勸戒。是則詩已亡而其可使人創艾興起者賴春秋而猶存也。後之君子有作。其文則史。其義則於春秋無取焉。仁人志士。覽其事而有槩於心。莫不爲之發憤。壹鬱嗟嘆而詠歌之。然或因一人。或因一事以爲言。若王仲宣曹子建之於三良。張景陽之於二疏。謝宣遠之於張子房。虞子陽之於霍將軍是已。惟左太冲所賦。頗及戰國秦漢事。未有窮搜極討。上下古今。備究其得失而無遺者。唐之詩人間有興懷陳迹。章聯句續。至於累百而止。顧其言多卑近。徒以資兒童之口耳。於名教何預乎。蘭溪徐公夙有聞家庭所傳。先儒道德性命之說。而尤精於史學。凡司馬氏資治通鑑所紀君臣事實。可以寓褒貶而存勸戒者。人爲一詩。總若干首。大義炳然。一本乎聖經之旨。誠有功於名教者也。春秋作於詩之既亡。而詩之能使人創艾興起者。乃復見於春秋絕筆千百年之

後。豈非先民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詩與春秋。固可迭相爲用乎。公歿已久。仲子津始出其詩來。許先生謙。張君樞爲序。以傳不鄙。謂其盡爲後序。其竊觀先師朱子感興之作。絜提前史之要領。爲言至約而有關於名教甚大。朱子嘗謂學不可徒博。亦不可徑約。今也學者不由公之博。何以入朱子之約乎。是用志諸末簡。以諗于同志。其亦以爲然否。公諱塈。字東國。其父兄師友源流之懿見於前序者。此不具。衛宗武秋聲集題柯提幹詠史詩。　詩自蘇李而降。爲曹劉。爲顏謝。顏謝已失之纖麗矣。嗣是已下。淩不古若。孔聖删詩存者三百五篇。豈特以其辭章之美而爲聲歌之飾哉。禮義所止。風化所關。誦之者有所感發。則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生。溪然鄙悖之氣釋。錄其美刺。審其得失。則爲國者知所以恐懼修省。故曰可以興。可以觀。後之爲詩者。研一韻以爲工。衒一語以爲巧。華靡相先。浮誇取勝。徒務竊區區之名。而無補於世教。前代論者以深心主齊。木遠致極風雲譏之。而謂之淫辭破典。可以其說爲非歟。若夫即前史紀述古人出處云爲。而覈其邪正是非臧否。或因已著之詳。或究未發之蘊。而歛之章句。嚴筆削於隻字。翦繁蕪於片辭。表善伐惡。而情靡隱遁。言足勸懲。則豈不愈於雕鏤物象。娛弄光景者哉。金愚柯君出示詠史百絕。其間去取固雖有

嚚否而言議。要不乖乎正。毫端爭奪。清風激揚。可使德人節士益自奮厲。而頑懦之夫以廉以立。是豈泥泥之吟。可同日語耶。竊聞續筆四倍其加多。胡曾當辟易下風矣。恨未及雋永焉。此編披玩已久。歎尚之餘。爰書此以復歸之。　葛勝仲丹陽集跋胡待制（舜陟）詠史詩。　閱史者病文字閑闊。不能博記。閎爽之士則能記矣。又未必能習復品藻以稗。史闕而示勸戒。故士以史學著稱者幾希。新安胡公汝明。自其先君子以淹貫衆史聞搢紳。故公目濡耳染。有繹見洽聞之譽。所論著甚富。閒以餘意爲詠史三百篇。而所存者什四。數千載閒臣主行事。出新意以涇渭之。迥超衆儒議論之表。信一代之佳筆也。昔之風人固多詠史。若謝宣遠之賦子房。左太冲之述荆軻。曹子建之賦三良。盧諶之賦藺相如。皆辭費而意窮。至若立已意以稱貶。鶩若傾五河而不出二十八字。非老於文學者能之乎。公自御史府南楇出帥方面。推移數道。諳練兵法。遭時艱危。懔然有班超傳介子之志。而閫外之寄。未顯其用。故小詩中。每致意焉。紹興甲寅。偶同寓寶溪。裒示詩編。俾題其末。既熟觀而歸其書胡氏。　羅隱詩文獻通考羅江東集十卷。　陳氏曰。唐羅隱昭諫撰。　劉滄詩文獻通考劉滄詩一卷。晁氏曰。唐劉滄字蘊靈。大中八年進士。詩頗清麗。句法絕類趙嘏。　曹松詩文獻通考曹松集一卷。　晁氏曰。唐曹松夢徵也。舒州人。學賈島爲詩。天復元年。與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顏同登第。年皆七十餘。號五老牓。時以新平内難。聞放進士喜。特勑授校書郎而卒。　陳氏曰。別本與印本互有詳畧。但別本大遠仙十三首。乃曹唐詩也。　羅虬詩文獻通考羅虬比紅兒詩一卷。　晁氏曰。唐羅虬撰。皇朝方性夫註。虬詞藻富贍。與其族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從鄜州李孝恭籍中有杜紅兒者善歌。常爲副使者屬意。副使聘鄰道。虬請紅兒歌贈之以綵。孝恭不令受。虬怒。拂衣起。詰旦手刃之。既而追其冤。作絕句詩百篇。借古人以比其艷。盛行於世。　唐彥謙詩文獻通考唐彥謙鹿門詩一卷。　晁氏曰。唐唐彥謙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進士。中和王仲榮表河中從事。歷節度副使。晉絳二州刺史。仲榮遇害。貶漢中掾。興元楊守亮留署判官。遷副使閬壁刺史。卒。彥謙才高負氣。無所推屈。博學多藝。尤能七言詩。師溫庭筠。故格体類之。世稱耳聞明主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杯。蓋彥謙句也。自號鹿門先生。有薛廷珪序。後村劉氏曰。揚劉諸人師李義山可也。又師唐彥謙。唐詩雖雕斲對偶。然求如一杯三尺之聯。惜不多見。五言敘亂離云。不見泥函谷。俄驚火建章。剪茅行殿濕。伐柏舊陵香。語猶渾成未甚破碎。若西崑酬唱集對偶字面雖工。而佳句可録者殊少。宜爲歐公所厭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

詩　諸家詩目三

唐詩文獻通考唐詩三卷。　陳氏曰。崔道融撰。皆四言詩。述唐中世以前事實。囊為一篇。篇各有小序。凡六十九篇。王景初蘭軒集唐詩序。　詩緣情而作。情感物而動。其淺深高下。則係於王澤之厚薄。風俗之淳漓矣。故三百篇。怨而不怒。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敦柔潤澤。雍容紆餘。極於忠厚而後止。有以見王澤之厚。風俗之醇。而人心之天理全焉。自王澤一斬於東遷之季。詩亡而出於人情之所不能自已者。則不以古今而存亡也。楚之騷。漢之謠。魏晉六代之篇章。其皆詩之變已。惟其世道愈下。是以正音愈衰。故韓昌黎譏之曰。其聲清以淫。其節數以急。有由然矣。唐興三百年用文治。雄才大筆。其氣高接乎三代。而其詩律精切。尤非他文之比。是以後世宗之而無改焉。今所選近四百篇。專取七言四韻。若夫星日之相輝。雷霆之相薄。江河之相盪。造化之相推。吁至矣哉。雖然本盛而末茂。源深而流長。推而正者詩人之實。才而辯者詞人之華。去古益遠。余姑無望其王

澤之厚。風俗之醇。至於仁義以養其心。忠孝以作其氣。國風雅頌以正其情。離騷九歌以深其思。要當先此而後彼。有志之士。試相與求之。收萊脽語唐詩序　唐以詩取士。士亦以詩名家。韻人才士。露穎挾奇。或瞬若氷霰。或膩若瑚璉。或蒼古若巖栢。或眩惟若海濤。或綺麗縝密若蔚帳流蘇千載而下。噏嚌涵泳。竟莫闚其藩。世人觀盛唐詩云。是一種言語。晚唐又別是一種。一代制作。果異乎哉。家以詩名。詩以家異。李豪。韓贍。韋澹。柳道白。通俗。杜渾成。果果行世。户刻人誦。它有長篇短聯。擅長吟圃。浩如煙海編緝類刊。人自為集。俾得與諸老並行宇宙間。飲水知冷暖。當知各為一大家數。劉將孫叅吾集唐詩亡慮數百家。往往特中唐以後所傳。荊公因宋次道家本選之。稱百家。固未備。世謂三司吏人亂標貼。非初本。先君子須溪先生點校熟復。疑荊公別有選者。然唐詩浩繁。雜襲得此本讀之者亦勝如盡讀諸集也。嘗見荊公集句。凡唐詩中閑篇剩語。用之如裝。想見此老胷次。諸家美惡。爛然。何不畢具。亦何待篇章反復去取。如吾等今所觀哉。古人賦詩。猶斷章見志。無不可以取節。况大宗師之所識鑒。雖未免失真。然豈無什四五存者。選文章難。詩尤難。評得選意。選得作意。愈難。選者各自有意。衆共稱好者。作者或不謂然。人見之無味。而中有可感者。乃

倍覺深長。固有本語本意。若不及此。而觸景動懷。別有激發。予嘗以此通於古今之評論。如有感也。何獨唐詩然哉。三百篇經聖筆。然謂無所遺。不可謂尚有可刪。亦可論。未有定也。此本經先子論訂提撥。特欲以啓後學亹亹之機。古雲譚見心詩稱能品。先子深賞愛之。已而名士刻淮南者多選其作。取吾家荊公選詩本刻之。寄聲為序。予懼夫覽者徒能疑於是編乃上下論之。非曰辯其不然。聊以廣或者之意。雖不必如荊公所謂觀此而足。抑以此選此評而觀唐詩。不亦可哉。趙子昂文集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書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韋布之學研文字。出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奧。人為之傳。句為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細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宮商。鏗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

意也耶。公命為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　裴說詩文獻通考裴說集一卷。　陳氏曰。唐裴說撰。天祐三年進士狀頭。唐蓋將亡矣。說後為禮部員外郎。世傳其寄邊衣古詩甚麗。此集無之。僅有短律而已。非全集也。其詩有避亂一身多之句。　劉德仁詩文獻通考劉德仁詩集一卷。　晁氏曰。唐劉德仁公主之子。長慶中以詩名。五言清瑩。獨步文場者。開成後。昆弟皆居顯仕。獨自苦於詩。舉進士二十年。竟無所成。嘗有寄所知詩云。外族帝王恩。中朝親故稀。翻令浮議者。不許九霄飛。及卒。詩僧棲白以絕句弔之。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氷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銷。　邵謁詩文獻通考邵謁集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生曲江邵謁撰集後有胡賓王者為之序。言其没後。降巫賦詩。自稱邵先輩。殆若今世請大仙之類耶。溫庭筠牓國子監右前件進士所納詩篇等。識略精微。堪裨教化。聲詞激切。曲備風謠。標題命篇。時所難著。灯燭之下。雄詞卓然。誠宜牓示衆人。不敢獨專華藻。並仰牓出。以明無私。仍請申堂并牓禮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試官溫庭筠牓。　胡賓王序　邵謁。韶州翁源縣人。少傳聞為縣廳吏。客至。令怒不揹床。遂去。遂截髻著縣門。發憤讀書。書堂距縣十餘里。隱起水心。謁平居如里中兒。未冠者髮。苦吟躲。是工古調。專抵京

師隸國子時溫庭筠主試憫擢寒苦乃牓前三十餘篇以振公道已而釋褐後赴官不知所終他日縣民祠神者持幘自拜鈴怨自稱邵先輩降卽曰邵先輩異時號工歌詠者能强爲我賦詩乎以爲巫偶妄言意欲苦之耳巫略不經思卽成二十八字詞韻淒苦雖老筆不逮鄉老中曉聲病者至爲感泣咨嗟噫昔鍾儀操土風激生前之戀今邵子託巫語啓歿後之思異時同契有足悲者今録其詞附之卷末安定胡賓王序　李仁用詩文獻通考李推官披沙集六卷　陳氏曰唐李仁用撰其八世孫兼孟達居宛陵亦能詩嘗爲台州出其家集求楊誠齋作序誠齋序略曰推官公詩如見後卻無語別来長獨愁如危城三面水古樹一邊春如明月千嶠雪灘急五更風如煙殘偏有焰雪甚卻無聲如春雨有五色灑来花旋成如雲藏山色晴還媚風約溪聲靜又回如未醉已知醒後憶欲開先爲落聲愁蓋征人凄苦之情孤愁窈眇之聲騷客婉約之靈風物榮悴之英所謂周禮盡在魯矣讀之使人發融冶之歎於荒寒無聊之中動慘戚之感於笑談方懽之後國風之遺音江左之異曲孰謂其果弦絕歟　黄御史詩文獻通考黄御史集　誠齋序略曰詩至唐而盛至晚唐而工御史黄公之詩尤奇如聞鴈一聲初觸夢半白已侵頭餘燈依古壁片月下滄洲如遊東林寺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如退居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此與韓致光吳融輩並遊未知何人徐行後長也永豐君自言其集久逸其父考功公始得之僅數卷而已其後永豐又得詩文五卷於呂夏卿之家又得逸詩於翁承贊之家又得銘碣於浮屠老子之宮而後御史公之文復傳於二百年之後按唐藝文志御史諱滔字文江光啓中爲四門博士其集舊曰黄滔集云　劉商詩文獻通考劉商胡笳十八拍一卷　晁氏曰唐劉商撰漢蔡邕女琰爲胡騎所掠因胡人吹蘆葉以爲歌遂翻爲琴曲其辭古淡商因擬之以叙琰事盛行一時商彭城人擢進士第歷臺省爲郎好道術隱義興胡父渚世傳其仙去　李雄詩文獻通考李雄鼎國詩三卷　晁氏曰後唐李雄撰雄洛筆人莊宗同光甲申歲遊金陵成都鄴下各爲詠古詩三十章以三國鼎峙故曰鼎國　李有中詩文獻通考李有中詩二卷　晁氏曰南唐李有中嘗爲新淦令與水部郎中孟賓于善賓于稱其詩如方干賈島之徒賓于晉天福中進士也有中集中有贈韓張徐三舍人詩韓乃熙載張乃洎徐乃鉉也春月詩云乾坤一夕雨草木萬方春頗佳他皆稱是　劉一詩文獻通考劉一集一卷　陳氏曰似唐末五代人藝文志不載其詩怪而不僻亦不工　釋皎然詩文獻通

考皎然杼山集十卷　晁氏曰唐僧皎然字清晝吳興人謝靈運十世孫攻篇什德宗詔録本納集賢院集前有于頔序并贈晝上人詩　陳氏曰顔魯公爲刺史與之酬倡其後刺史爲作集序所居龍興寺之西院今天寧寺是也又嘗居杼山寺在妙喜　唐史藝文志顔真卿爲刺史集文士撰韻海鏡原預其論著貞元中集賢御書院取其集藏之　石林葉氏曰唐詩僧皎然居湖妙喜今寶積寺是其故廬自言謝靈運後詩祖其家法自許甚高顔魯公爲守時與張志和陸鴻漸皆爲客意其人品亦必不凡吾嘗至妙喜訪其遺跡無復有但山顛墳存耳其詩十卷尚行於世無甚令人喜者以爲優於唐詩僧可也觀其詩評亦貶駁老杜如論送高三十五書記詩云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君問主將安用窮荒爲以爲四句已前不見題則其所知可見矣　靈徹詩文獻通考僧靈徹詩集一卷澈姓湯字源澄越州人劉夢得序曰如芙蓉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云青蠅爲弔客黄耳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豈特雄於詩僧間耶雪浪齋日記靈徹詩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殘夜江春入暮年窻風枯硯水山雨慢琴弦（前輩評此詩云轉石下千仞活）　寶月詩文獻通考寶月詩一卷　晁氏曰唐僧貫休撰字德隱姓姜氏婺州人後入蜀號禪月大師初吳融爲之序其弟子曇域削去別爲序引偽蜀乾德中獻之　碧雲詩文獻通考碧雲詩一卷　晁氏曰唐僧虛中詩也司空圖嘗以詩贈之云十年太華無知己只得虛中一首詩　薛洪度詩文獻通考薛洪度詩一卷　晁氏曰唐薛濤字洪度西川樂妓工爲詩當時人多與酬贈武元衡奏校書郎太和中卒李肇云樂妓而工詩者濤亦文妖也陳氏曰號薛校書世傳奏授恐無是理殆一時州鎮褒借爲戲如今世白帖借補之類耶濤得年最長至近八十　花蘂夫人詩文獻通考花蘂夫人詩一卷　晁氏曰偽蜀孟昶愛姬青城費氏女幼能屬文長於詩宮詞尤有思致蜀平以俘輸織室後有罪賜死　續古文詩文獻通考續古文詩文苑英華集十卷　晁氏曰唐僧惠淨撰輯梁武帝大同中會三教篇至唐劉孝孫成皐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詩五百四十八篇孝孫爲之序　珠英學士詩文獻通考珠英學士集五卷　晁氏曰唐武后朝嘗詔武三思等修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預修書者凡四十七人崔融編集其所賦詩各題爵里以官班爲次融爲之序　纂則詩文獻通考纂則集五卷　晁氏曰唐李氏撰不著名集文選以後至唐開元詞人詩凡三百二十首分門編類貞元中鄭餘慶爲序　李商隱詩文獻通考梁詞

人麗句一卷。陳氏曰。唐李商隱集。梁明帝而下十五人詩。并鬼詩童謡。

玉臺詩集文獻通考玉臺後集十卷。陳氏曰。唐李康成撰。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選。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等。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天寶間大詩人如李杜高適岑參輩迭出。康成同時。乃不爲世所稱。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則許多佳句失傳矣。中間自載其詩八首。如自君之出矣。絃吹絶無聲。思君如百草。撩亂逐春生。似六朝人語。如河陽店家女長編一首。押五十二韻。若欲與木蘭及孔雀東南飛之作方駕者。末云。因緣苟會合。萬里猶同鄉。運命倘不諧。隔壁無津梁。亦佳。

篋中詩集文獻通考篋中集一卷。陳氏曰。唐元結次山錄。沈千運趙微明孟雲卿張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詩二十四首。盡篋中所有。次之荆公詩選。盡取不遺。唐中世詩高古如此。今人乃專尚季末。亦異矣。館閣書目。以爲作自入別集。門非是。

國秀詩集文獻通考國秀集三卷。陳氏曰。唐國子進士芮挺章集。李嶠至祖詠九十人。詩二百二十首。天寶三載國子進士樓穎爲序。

搜玉詩集文獻通考搜玉小集一卷。陳氏曰。自崔湜至崔融三十七人。詩六十一首。

聯珠詩集文獻通考竇氏聯珠集五卷。陳氏曰。唐褚藏言所存竇氏兄弟五人詩。各有小序。曰國子祭酒常中行。國子司業牟貽周。容管經略群州列。婺州刺史庠胄卿。武昌節度使鞏友封。皆拾遺叔向子也。五人惟群以處士薦入諫省。庠以辟舉。餘皆進士科。容齋洪氏隨筆曰。竇氏聯珠序云。五竇之父叔向。當代宗朝善五言詩。名冠流輩。時屬正懿皇后山陵。上注意哀挽。即時進三章。內考首出。傳諸人口。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揷奈花。禁兵環素帝。宮女哭寒雲之句。可謂佳唱。而略無一首存於今。荆公百家詩選亦無之。是可惜也。予嘗得故吳良嗣家所抄唐詩。僅有叔向六篇。皆奇作。念其不傳於世。今悉錄。（詩見四筆第六卷）叔向字遺直。仕至左拾遺。出爲溧水令。唐書亦稱其以詩自名云。

御覽詩集文獻通考唐御覽詩一卷。陳氏曰。唐翰林學士令狐楚纂。劉方平而下迄于梁鍠。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詩。又名曰選進集。又名元和御覽。

河嶽英靈詩集文獻通考河嶽英靈集二卷。陳氏曰。唐進士殷璠集。常建等詩二百三十四首。

極玄詩集文獻通考極玄集一卷。陳氏曰。唐姚合集。王維至戴叔倫二十一人。詩一百首。曰。此詩家射鵰手也。

中興間氣詩集文獻通考中興間氣集三卷。晁氏曰。唐高仲武輯。至德迄大曆中錢起以下二十六人詩。自爲序。以天寶叛渙。述作中廢。至德中興。風雅復振。故以名。仍品藻衆作著之於首云。或又題孟彥深纂。陳氏曰。所選詩一百三十二首。各有小傳。敘其大略。且拈題其警句。而議論文辭皆凡鄙。

南薰詩集文獻通考南薰集三卷。晁氏曰。唐竇常撰集。韓翃至皎然三十人。約三百六十篇。凡三卷。其序云。欲勤上中下。則近於褒貶。題一二三。則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宮外臺爲目。人各係名係贊。

本事詩集文獻通考本事詩一卷。晁氏曰。唐孟棨撰。纂歷代詞人緣情感事之詩。敘其本事。凡七類。

唐詩類選文獻通考唐詩類選二十卷。陳氏曰。唐太子校書郎顧陶集。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自爲序。大中丙子歲也。陶會昌四年進士。文苑英華。顧陶唐詩類選序。在昔樂官采詩。而陳於國者。以察風俗之邪正。以審王化之興廢。得芻蕘而上達。萌治亂而先覺。詩之義也大矣遠矣。肇自宗周。降及漢魏。莫不由政治以諷諭。繫國家之盛衰。作之者有犯而無諱。聞之者傷懼而鑒誡。寧同嘲戲風月。取懽流俗而已哉。晉宋詩人不失雅正。直言無避。頗遵漢魏之風。逮齊梁陳隋。德祚淺薄。無能激切於事。皆以浮艶相誇。風雅大變。不隨流俗者無幾。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王澤竭而詩不作。吳公子聽五音知國之興廢。匪虛謬也。國朝以來

人多反古。德澤廣被。詩之作者繼出。則有李杜迴生於時。群才莫得而問（欤）其亞則昌齡伯玉雲卿千運應物益適建況鵠當光羲郊愈籍合十數家。（李白。杜甫。王昌齡。陳伯玉。王雲卿。沈千運。韋應物。李益。高適。常建。顧況。于鵠。儲光羲。孟郊。韓愈。張籍。姚合。）挺然頽波間。得蘇李劉謝之風骨。多爲清德之所諷覽。乃能抑退浮僞流艶之辭。宜矣。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語對爲工。以絶聲病爲能。則有沈宋燕公九齡嚴劉錢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實繫其數。（沈佺期。宋之問。張說。張九齡。嚴維。劉長卿。錢起。孟浩然。司空曙。李端。皇甫曾。皇甫冉。）皆妙於新韻。播於當時。亦可謂守章句之範。不失其正者矣。然物無全工。而欲篇詠盈千。盡爲絶唱。其可得乎。雖前賢纂錄不少。殊途同歸。如英靈間氣正聲南薰之類。朗照之下。罕有孑遺。而取捨之時。能無小誤。未有游諸門而英菁畢萃。然成卷而貼類全無。詩家之流。語多及此。豈識者寡。擇者多。貫以体詞不一。憎愛有殊。苟非通而鑒之。焉可盡其善者。由是諸集悉閱。且無情勢相託。以雅直尤異成章而已。或聲流樂府。或句在人口。雖靡所紀錄。而闕（缺作闕）切時病者。此乃究其姓家無所失之。或風韻標特。譏興深遠。雖已在他集。而汨沒於未至者。亦復擬而取焉。或詞多鄭衛。或音涉巴歈。苟不虧六義之要。安能間

之也既歷稔盈簏搜奇略盡終恨見之不偏無慮選之不公始自有唐迄于近歿凡一千二百三十二首分爲二十卷命曰唐詩類選篇題屬興類之爲伍而條貫不以名位卑崇年代遠近爲意驗雅綺麗區別有可觀寧辭披揀之勞貴及文明之代時大中景子之歲也　又後序　余爲類選三十年神思耗竭不覺老之將至今大綱已定勒成一家庶及生存免負平昔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爲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詩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所不足於此者以刪定之初如相國令狐楚李凉公逢吉李淮海紳劉賓客禹錫楊茂卿盧仝沈亞之劉猛李涉李璆陸暢章孝標陳罕等十數公詩猶在世及稍淪謝卽文集未行縱有一篇一詠得於人者亦未稱所録僻遠孤儒有志難就粗隨所見不可殫論忠愧力不及心庶非耳目之過也近則杜舍人牧許鄂州渾泊張祐趙嘏顧非熊數公並有詩句播在人口身沒纔二三年亦正集未得絕筆之文若有所得別爲卷軸附于二十卷之外冀無見恨君須待見全本則撰集必無成功若但泛取傳聞則篇章不得其美已上並無採摭蓋前序所謂終恨見之不偏者矣唯歙州敬方才力周備興比之間獨與前輩相近亡歿雖近家集已成三百首中間録律韻八篇而已雖前後夏接或畏多言而典刑具存非敢遐棄又前所謂無類選之不公者矣嗟乎行年七十有四一名已成一官已棄不懼勢逼不爲利遷知我以類選起序者天也取舍之法二十通在故題之于後云耳　古詩選唐

國朝蘇平仲太史集古詩選唐序　詩之有風雅頌賦比興也猶樂之有八音六律六吕也八音六律六吕樂之具也風雅頌賦比興詩之具也是故樂工之作樂也以六律六吕而定八音詩人之作詩也以賦比興而該風雅頌但詩人作詩之初因事而發於言不若樂工作樂之初先事而爲之制焉耳於戲韶簫也大夏也大武也以至于秦魏齊諸國其樂之作也陳之以八音和之以律吕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商也周也魯也以至于邶鄘衛諸國其詩之作也經之以風雅頌緯之以賦比興未嘗不同也而其音則未嘗同也樂音之有治有忽不係八音六律六吕而係世變詩音之有正有變係風雅頌賦比興而不係世變哉夫惟詩之音係乎世變也是以大小雅十三國風出於文武成康之時者則謂之正雅正風出於夷王以下者則謂之變雅變風風雅變而爲騷些騷些變而爲樂府爲選爲律愈變而愈下不論其世而論其体裁可乎李唐有天下三百餘年其世蓋屢變矣有盛唐焉有中唐焉有晚唐焉晚唐之詩其体裁非

不猶中唐之詩也中唐之詩其体裁非不猶盛唐之詩也然盛唐之詩其音豈中唐之詩可同日語哉中唐之詩其音豈晚唐之詩可同日語哉昔襄城楊伯謙選唐詩爲唐音録蜀郡虞文靖公序之慨夫聲文之成係於世道之升降而終之以一言曰吾於伯謙之録安得不歎夫知言之難也蓋不能無憾焉無他文之日降譬如水之日下有莫之能禦者故唐不漢漢不秦秦不戰國戰國不春秋春秋不三代三代不唐虞自李唐一代之時觀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伯謙以盛唐中唐晚唐別之其豈不以此乎然而盛時之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之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体裁論而不以世變論也其亦異乎大小雅十三國風之所以爲正爲變者矣詩與樂固一道也不審音不足以知樂不知樂則何以知詩伯謙之於音如此則其於詩也可見矣此文靖之所以不能無憾也歟平陽林敬伯蚤歲誦文靖之序深有槩乎其衷及遊國學質諸博士貝廷琚劉子憲而知唐音去取其嗜好也其主蒙陰縣簿暇日乃更選焉非有風雅騷些之遺韻者不取也得七百六首隨其世次釐爲六卷以所選皆五七言古詩故目爲古詩選唐敬伯之言曰竊聞詩緣情而作者也其部則有風雅頌其義則有賦比興其言或三或四或五或六或七其篇或長或短初曷嘗拘拘於其間哉又曷嘗曰我爲風爲雅爲頌也因事而作出於國人者則曰風出於朝廷者則曰雅用之宗廟郊社者則曰頌又曷嘗曰我爲賦爲比爲興也成章之後直陳其事則曰賦取彼譬此則曰比托物起意則曰興如斯而已矣柰何律詩出而聲律對偶章句拘拘之甚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盡廢矣故後世之詩不失古意惟有古詩而今於唐詩亦惟選古律以下則置之而況唐之詩近古而尤渾噩莫若李太白杜子美至於韓退之雖材高欲自成家然其吐辭暗與古合者可勝道哉而唐音乃皆不之録今則不敢不録焉余俾其論之確識之夐而選之精也是以備著之於戲此詩選盛於唐音遠甚使文靖復生而見之寧不快於其意必有以發揮敬伯之用心者矣惜乎九原莫作顧使余序其篇端也　題襟詩集文獻通考　漢上題襟集三卷　陳氏曰唐段成式温庭筠崔皎余知古韋蟾徐商等唱和詩什往來簡牘蓋在襄陽時也　松陵詩集文獻通考　松陵集十卷　晁氏曰唐皮日休與陸龜蒙酬唱詩凡六百五十八首龜蒙編次之日休爲序松陵者平江地名也　奇章詩集文獻通考　奇章集四卷　中興藝文志集唐李林父至崔湜百餘家詩奇警者集者不知名　續本事詩文獻通考　續

本事詩二卷。　晁氏曰。僞吳處常子撰。未詳其人。自有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箧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皆唐人詩也。　寇準詩文獻通考寇忠愍詩三卷。　晁氏曰。寇準字平叔。華州人。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科。淳化五年參知政事。定策立真宗爲皇太子。景德元年拜平章事。契丹入寇。決親征之策。凡三入相。真宗不豫。皇后預政。準白上請太子監國。因令楊億草制。且進億以代丁謂。詔朝準被酒漏言。累貶雷州司戶。徙衡州司馬。卒。仁宗時。贈中書令。謚忠愍。嘗封萊國公。初篤學。喜屬文。尤長詩什。多得警句。在相位。論議忠直。不顧身。謀從邪媒孽。既以論死。或又謗之云。在相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未能爲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子固明其不然。曰。當如是丁謂拂鬚。固足以悅之。司馬溫公訓儉文。亦言其奢侈子孫丐於海上。然以史考之。萊公蓋無子也。集有范雍叙。共二百四十首。野水無人渡。及江南春二首。皆在。獨到海只十里之詩。已亡。其全篇矣。陳氏曰。巴東集三卷。公初以將作監丞知巴東縣。自擇其詩百餘篇。且爲之序。今刻於巴東。忠愍公集三卷。乃河陽守范雍得公詩二百首。爲三卷。今刻板道州。　張刑部詩。臨川先生集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若干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籍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汙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汙者邪。子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汙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曆三年八月序。

魏野詩文獻通考魏仲先草堂集二卷。　鉅鹿東觀集二卷。　晁氏曰。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志清逸。以吟詠自娛。忘懷榮利。隱于陝之東郊。手植竹木。繞以流泉。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立草堂。爲詩清苦。句多警策。與寇準王旦善。每往來酬唱。祀汾陰歲。召不起。卒。贈著作郎。集有薛田序。鉅鹿東觀集。乃野之子閑集其父詩四百篇。以贈著作。故以東觀名集。　潘逍遙詩文獻通考潘逍遙詩三卷。　晁氏曰。皇朝潘閬字逍遙。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詩知名。太宗嘗召對。賜進士第。將官使之不就。王繼恩與之善。繼恩下獄。捕閬甚急。久之弗得。咸平初。來京師。尹收繫之。真宗釋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後卒于泗上。與王禹偁孫何柳開魏野交好最密。集有祖無擇序。錢易張逵皆碣其墓。附于集後。蘇子瞻少年時。過一山院。見壁上有句云。夜涼知有雨。院靜若無僧。而不知何人詩。今集有此聯。乃閬夏日宿

西禪院詩也。小說中謂閬坐盧多遜黨。嘗追捕。非也。陳氏曰。閬嘗賜及第後坐追奪。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卒於泗州。又有嚴陵刻本。同。但少卷末三首。　滕白詩文獻通考滕工部集一卷。　陳氏曰。滕白撰。篇首寄陳摶。知爲國初人。又有右省懷山中。及臺中寄朱從事詩。則其楊歷清要亦多矣。史傳亡所見。未有考也。　王嵒詩文獻通考王嵒集一卷。　陳氏曰。王嵒撰。集中有春日感懷上滕白郎中。蓋亦國初人。又有聖駕親征河東。及有甲午避寇。全家欲下荊南之語。則是李順亂蜀之歲。嵒蓋蜀人也耶。王初詩文獻通考王初歌詩集一卷。　陳氏曰。王初撰。未詳何人。有延平天慶觀詩。當是祥符後人也。　甘棠詩集文獻通考甘棠集一卷。　陳氏曰。知制誥上蔡孫僅鄰幾。咸平元年進士第一人。後其兄何一牓。嘗從何通判陝府。以所賦詩集而序之。首篇曰甘棠思循吏。故以名集。僅兄弟皆不壽。故不大顯。　錢易詩文獻通考錢氏曰歌詩二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廢王倧之子。咸平二年進士第二人。景德二年制科初。錢氏歸國。群從皆補官。獨易與兄昆不見録。遂刻志讀書。皆第進士。昆至諫議大夫。易子彥遠明逸。又皆以賢良方正入等。宋興。父子兄弟制舉登科者。惟錢氏一門。易有集百五十卷。未見。家止有此。及滑稽集四卷而已。　林和靖詩文獻通考林和靖詩三卷。　晁氏曰。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刻志爲學。結廬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詔郡縣常存遇之。善行書。喜爲詩。其語孤峭澄淡。臨終作一絶曰。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或刻石置之其墓中。賜謚曰和靖先生。豫章文集書林和靖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靖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李之儀書林逋處士詩後。　西湖風物固不遷。但無和靖輩人物。俯覽之悵然。姑溪老農黃文獻公集跋林和靖詩。　予嘗見先生手書詩一卷。多集中所載。此三詩則皆有之。而亦不盡同。竊意集中是後來所改定也。　石曼卿詩文獻通考石曼卿集一卷。　晁氏曰。石延年字曼卿。南京宋城人。舉進士不中。爲三班奉職。改太常寺太祝。遷秘閣校理。氣貌雄偉。喜論事。善書札。縱酒不羈。世多傳其仙去。其詩如春陰紅梅及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常隨日脚流之句。至今諷詠焉。　陳氏曰。其詩自爲序。石介復爲作序。其仕以三舉進士爲三班奉職。出處詳見歐公所作墓誌。　歐公詩話曰。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貌

偉然詩格奇峭又工於書筆畫遒勁体兼顏柳爲世所珍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爲余以此紙書其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爲三絶眞余家寳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如夢中言我今爲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遊不得忿然騎一素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亳州一舉子家又呼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神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舉子不能道也蘇東坡集書曼卿詩葉後 范文正公祭曼卿文其略曰曼卿之才大而無媒不登公卿善人是哀曼卿之詩氣豪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曼卿之筆顏筋柳骨散落人間寳爲神物曼卿之心浩然無機天地一醉萬物同歸不見曼卿憶兮如生希世之人死爲神明方此時世未有言曼卿爲神仙事後十餘年乃有芙蓉之説不知文公偶然言之乎抑有以知之也黄文獻公集書石曼卿館直詩後 曼卿仕凡再入館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秘閣校理卒於官距作此卷時廑四浹旬耳安知非曼卿絶筆耶嗚呼曼卿之卓然不可朽固不必在是歐陽子所謂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覽卷猶可槩見也李端叔姑溪集跋石曼卿二跡墓詩 曼卿跌蕩不羈劇飲尚氣節視天下無復難事不爲小廉曲謹以投合非獨不爲而已一有相値貌然不少降意若此等輩終身不敢瞰窺藩籬也方時天下無事嘗感槩論列引物連類一切取律古人君相心奇之而適以多事爲戒故不果用雖在秘書不肯夜遊浮沉里巷間見者如遇於煙雲中與所善飲酒家其命至無筭竟席不交一語引去至今指其地爲神仙所降方大醉開肴西門卧大慶殿廡下衛士前呵問已而知爲曼卿也率辟易以手加額上嗟惻而去年纔五十餘竟死於小官大鵬尺鷃九萬里而圖南與夫自抉於槍榆枋者固不可同日語横海之鱣睍睍於蹄涔盃杓之間欲求合於一轍蓋難矣安得不叢驚烝駭或譏且罵邪要亦如吾所素而無媿焉可也文詞翰墨乃其餘事既不得用聊復剪剪所好姑玩勝日而流傳相參覽之亦足以彷彿其平生爾崇寧三年八月一日晁無咎雞肋集跋曼卿詩刻 右石公曼卿詩自書曼卿與蘇公子美齊名兩人皆歐陽文忠公所畏澄心堂詩所謂曼卿子美皆奇才者也又曼卿墓表其略曰曼卿先世幽州人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酒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云文忠公一代儒宗曼卿於補之輩行闊四五詩工字妙不當從補之議當如文忠公語也曼卿以天聖四年來令金山故詩爲此邑

人作者多劉君一也如題張氏園亭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尤爲佳句其地在邑東郭近秦城古寺蓋太宗時御史張公穆之别業園諸子之所營也逮補之寓此蓋七十年而荒墟廢址狐鼠之所跳嘷獨兩大檜蒼然猶在其枝半死半生蟠驚奇怪想見山陰品彙之盛微詠奇句爲之大息歸御史曾孫大方曰嘗試復之崎立兩亭當爲子名之以其語一曰樂意一曰空香以記曼卿嘗醉此亦知子先世與曼卿厚今不可得也大方曰唯歳再春大方率清曉出郭門或問之曰東園壅培事恐後會大方猶子朔與同里郭方又以曼卿此詩刻石欲補之書數字石上乃摭文忠公詩文并附題園亭詩事其末爲夫後來益遠前輩奇偉有如石公至不知其名字志行終始何如人故詳出之大方字廷賢朔字克詢方字進道皆里良士而克詢自云藏曼卿書詩猶十數大觀二年三月己巳穎川晁補之無咎題李昭玘樂靜集跋石曼卿詩後 右石曼卿詩三篇爲侍御史高公作也高公初自御史以言事忤丁晉公出守淄川天聖三年擢户部判官坐試進士擅不如格左廷監兗州酒三年復官知單州時曼卿爲濟州金鄉宰馳此詩寄之高公志大氣剛學貫今古論天下事有理勇于自任雖屢謫逐志愈不屈文章雅重有法度作詩務高古語健而志深一時望人也曼卿以豪偉自許獨深知其爲人執弟子禮敬事之其詩引賈誼韓愈杜甫以見不得其志才不下古人區區冀復用以發于事業以此觀之士君子氣節相與又不可苟合必欲致身於功名之會惟恐汨汨以死非特言辭取悦而已未幾高公再入爲塩鐵判官屬大河決澶淵乃蹶利害議者不喜罷去知陜府卒于官後十年曼卿自海州通判遷秘閣校理上書陳西夏十事不報既而元昊犯吾圉邊邑騷動天子稍思其言方試一事不幸病且死嗚呼高公終身力行而三躓曼卿纔一進武而遂殞厥身竊讀此詩良可歎云大觀戊子仲秋朔樂靜堂題 呂夷簡詩文獻通考呂文靖集五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文靖不以文鳴而其詩清潤和雅未易及也 陳亞詩文獻通考陳亞之集一卷 晁氏曰陳亞字亞之性滑稽喜賦藥名詩仕至司封郎中藥名詩始於唐人張籍有江臯歳暮相逢地黄葉霜前半下枝之詩人謂起於亞實不然也 陳氏曰咸平五年進士有集三卷藥名詩特其一体耳如馬𨻶曾到寺犬吠乍行村吏辭如賀日民送似迎時皆佳句不在此集也蘇東坡集書陳亞之詩後 故三司副使陳公某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爾後前輩彫喪略盡能稱頌公者漸

不復見得其緒言遺事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其三復大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元符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眉陽蘇某書豫章文集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岳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金陵覽古詩文獻通考金陵覽古詩三卷 陳氏曰虞部員外郎楊備撰億之弟也 蘇才翁詩集文獻通考蘇才翁集一卷 晁氏曰蘇舜元字才翁子美兄也工草隸詩章豪麗 晁君成詩集文獻通考晁君成集十卷別集一卷 陳氏曰新城令晁端友君成撰東坡爲作序補之其子也 東坡序略曰晁君成君子人也吾與之游三年知其爲君子而不知其能文與詩而君亦未嘗一語及此者其後君既沒其子補之出君之詩三百六十篇讀之而驚曰嗟乎詩之指雖微然其美惡高下猶有可以言傳而指見者至於人之賢不肖其深遠茫昧難知蓋甚於詩今吾尚不能知君之能詩則其所謂知君之爲君子者果能盡知之乎君以進士得官所至民安樂之惟恐其去然未嘗以一言求於他人凡從事二十三年而後改官以沒由此觀之非獨吾不知舉世莫知之也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爲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爲人所共愛其勢非君深自覆匿人必知之而其子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辯俊偉絕人遠甚將必顯於世吾是以知有其實而辭其名者之必有後也 杜師雄詩文獻通考杜師雄詩一卷 晁氏曰宋朝杜默字師雄徂徠人石介作三豪篇所謂歌之豪者蘇子瞻頗陋之 邵堯夫詩文獻通考擊壤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邵雍堯夫隱居洛陽熙寧中與常秩同召力辭不起邃於易數始爲學至二十年不施枕榻睡其精思如此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盛行于時卒謚康節集自爲序 朱子語錄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書其花草便是詩劉靜修集書康節詩後 物齊也齊之則不齊矣猶之東西也東自東而西自西固不齊也然東人之西則西人之東也是曰東亦可曰西亦可則是未始不齊也然東西之形既立指其西而謂之曰東則爲東者必將起而爭之而不齊者出矣不齊之則物將自齊而平矣東也西也吾立於中而制其東西焉如是則謂之無所著可也一有所著則不西而東矣謂之無所著可乎彼空將無所著也一倚於空獨非著乎此程子深有取于邵子之言也然彼爲其說者曰是不足以破吾說也吾曰齊固未嘗齊夫物也吾曰空固未嘗著夫空也噫悠謬輾轉愈遁而愈無實

也魏鶴山大全集跋康節詩 理明義精則肆筆脫口之餘文從字順不煩繩削而合彼月煅季煉於詞章而不知進焉者特秋虫之吟朝菌之媚爾 又跋康節遂春詩 先生妙極道數從容於義理之會雖形諸餘事無問精粗莫非實理秦漢以來諸儒鮮能及之此所謂豪傑之士也陵陽牟君鉉得其所書遂春詩嘗以遺臨邛魏某辭不敢有仍書而歸諸 又跋康節與韓康公唱和詩 惟古於文必己出而先生此詩全用韓文公送李愿序意豈人心之所同固不嫌於相襲耶先生雖不爲公卿得時行道而發明先後天之奧約之於事心踐於形所以淑時賢而啓来哲爲斯世治理之助其爲公卿不既多乎 韓持國詩文獻通考韓持國詩三卷 晁氏曰韓維字持國億之子也與其兄子華王汝俱位宰相持國最能詩世傳其餘釀絕句他多稱是 王荊公詩文獻通考臨川詩選一卷註荊公詩十五卷 陳氏曰汪藻彥章得半山別集皆罷相山居時老筆過江失之遂於臨川集錄出又言有表啓十餘篇不存一字 又曰參政眉山李壁季章撰謫居臨川時所作助之者曾極景建魏鶴山作序劉將孫養吾集王荊公詩序洛學盛行而歐蘇文如不必作江西派接而半山詩幾不復傳諸老心相服各有在而世俗剽耳附聲者往往可嘆也慶元參政鴈湖李氏獨箋臨川詩於共懲荊舒之後與象山記祠堂磊磊恨意相似文章行義固各有必不可槩揜者然東南僅刻兩本眉久廢撫亦落士大夫或白首不及見以是藏本極少亦牽聯沒沒至此李箋比注家異者間及詩意不能盡脫窠臼者尚襲常眩博每句字附會膚引常言常語亦跋涉經史先君子須溪先生於詩喜荊公嘗點評李注本欲刪其繁以付門生兒子未暇也安成王士吉往以少從及門有聞日以書來汀清白刻荊公詩以評點附句下以鴈湖注意與事確者類篇次顧序之於是荊公詩當槩然行世矣公詩爲宋大家非文人詩而其用文法抑光耀以樸意融制作爲裁体陶冶古今而呼吸如令精變壓秋而形神俱妙其最也如老吏之約三尺其槩也又如一笑之可千金歷選百年亦東京之子美也獨其不得如子美之稱於唐者相業累之耳嗚呼使公老翰林學士題然一代詞宗亦何必執政耶論詩文與論人物異論行事竟見又異鴈湖箋此詩尚以明君恣置議論蓋共正之然彼詠明君耳何與大節而刺劉玭之因士吉刻本記先君子所嘗爲荊公感歎者於此而非敢評公詩也 葉水心集題荊公詩後 或言蘇公書荊公高下數家村詩武陵句爲不工且云也是則無好韻當是則欲宿娼柔門當又疑矣陸游渭南集跋荊

公詩。右荆公手書詩一卷。前六首贈黄慶基。後七首贈鄧鑄。石刻皆在臨川。淳熙七年七月十七日。陸某謹題。汪藻浮溪集跋半山詩。 半山别集有詩百餘首。表啓十餘篇。乃荆公罷相居半山時老筆也。視邦直作淮南學事司屬官時。筆力甚精。德興建節鄉人周彦直。舊從荆公學。亦用此集印行。余皆寶之。過江以来二十年。求之莫獲。頃見徐師川云。黄魯直讀此詩。句句擊節。公器之不可揜也如此。近觀臨川前後集。猶識其在集中者數十首。因擇出録之。而表啓不存一字。可惜也。然録者極多舛誤。非不知其非真。但不敢擅下雌黄耳。今人謂荆公詩皆其少作。而此老筆無人辨之。尤悵然也。魏鶴山大全集臨川詩註序。 國朝列局修書。至崇觀政宣而後尤爲詳備。而其書則經史圖牒樂書禮制科條詔令記注故實道史内經臣下之文。鮮得列焉。時惟臨川王公遺文。獲與編定。薛肇明諸人寔董其事。雖曰出於一時之好尚。然其鍛鍊精粹。誠文人之巨擘。以元祐諸賢與公異論者。至其爲文則未嘗不推許之。然肇明諸人所編。卒以靖康多難。散落不存。今世俗傳抄。已非當時善本。故其後先舛差。簡帙間脱。亦有他人之文淆亂其間。雖然。未足多辨者。而公博極群書。蓋自經子百史以及於凡將急就之文。旁行敷落之教。稗官虞初之説。莫不牢籠搜覽。消釋貫融。故其爲文。使人習其讀而不知其所由來。殆詩家所謂秘密藏者。今石林李公。襄居臨川。嗜公之詩。息游之餘。遇與意會。往往隨筆疏於其下。涉日既久。命史纂輯。閱已粲然盈編。會其來守眉山。得與寓目。見其闡奇摘異。抉隱發藏。蓋不可以一二數。則爲之舍然。嘆曰。是豈世所謂訓故者乎。訓故之病。黨枯護朽。守闕保殘。有不非鄭服之陋。無是正左班之忠。今石林之於公。則有不然。其手容有餘之詞。簡婉不迫之趣。既各隨義發明。若博見彊志。廋詞險韻。則又爲之證辨鉤析。俾覽者皆得以開卷瞭然。公之學亦時有專己之癖焉。石林於此。蓋未始隨聲是非也。明妃曲之二章曰。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引范元長之語。以致其譏。日出堂上飲之詩。其辭曰。爲客當酌酒。何預主人謀。則引鄭氏考槃之誤以寓其貶。君難託之詩曰。世事反覆那得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則明君臣始終之義理。以迄諸正。自餘類此者尚衆。姑摘其一二以明之。則詩注之作。雖出於肆筆脱口。若不經意之餘。而發揮義理之正。將以迪民彝厚世教。夫豈訓故云乎哉。石林常參預大政。今以洞霄之禄里居。其門人李西極醇儒。必欲以是書板行。而屬某叙所以作。乃書以授之。 東坡詩文獻通考註東坡詩四十二卷。 司諫吴興施元之德初與吴郡顧景蕃共爲

之。元之子宿。從而推廣。且爲年譜。以傳於世。陸放翁作序。頗言註之難。蓋其一時事實。既非親見。又無故老傳聞。有不能盡知者。噫。豈獨坡詩哉。註杜詩者非不多。往往穿鑿附會。皆臆決之過也。陸游渭南集東坡詩序。唐詩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槩不爲識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黄魯直陳無己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閎博。指趣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説。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余。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學者。某謝不能。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吴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篇屬某作序。司諫公以絶識博學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王灼頤堂集跋蘇子送宋使君詩。 元祐丁卯。宋使君爲尚書郎。以便親丐鄉郡。得彭州。二蘇先生爲作送行詩。非榮其歸也。喜其獲奉親之樂耳。然竟以内艱不之官。而二詩已爲好事者刻石於守居之西湖。後六十年。使君之孫泰發將母通守益昌。出先生筆蹟相示。灼讀數過。竊嘆曰。使君之孝。傳子若孫。宋氏家聲不墜矣。 又跋送顧子敦使河朔詩。 顧子敦軀幹豐偉。當時有顧屠之號。先生兩詩。前輩雅戲也。今世士大夫喜治邊幅事文傑面相詬悦之。不暇一語。稍涉忌諱。兩家之難不解。求見前輩誠實風流。豈復得耶。李莊簡公文集跋東坡雙泉詩。 東坡先生紹聖庚辰六月十七日。北歸過瓊。作雙泉詩。蓋有識焉。先生度嶺海。雖黎童蠻婦。亦如愛敬。而士大夫或致厚薄愛憎於去来之間。故其詩曰。一瓶之中有澠淄。又曰。豈弟君子江海是儀。雖先生曠懷雅量。亦未能忘情於此時也。今四十有六年矣。先生親筆。以爲好事者取去。紹興乙丑。予謫海南。兒子孟博孟堅史来視。予雙泉舊有亭宇。因葺居之暇日。偶書先生詩。復揭之亭上。庶幾先生雄詞英氣。千古不泯。抑使後来者有攷焉。紹興丙寅八月五日。上虞李某題。 李端叔姑溪集跋東坡玉盤盂詩後。 東坡守東武。得異花於芍藥品中。既已名之。又即席賦二詩。以志其事。異時聞其語。并得其詩。花則未之見也。崇寧四年冬至後七日。陽翟人傳君仲訓偶出花圖相示。而東坡小楷二詩於其下。蓋當日本也。予得此花。又見其字。泫然流涕。因次其韻。元遺山集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秪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别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爲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余謙一文安家集跋蘇東坡松江風字韻詩。 吴松。天下之

絕景也。前之歲。公與子野公擇六人飲馬。自杭守密時也。今之歲。與太虛參寥四客又飲馬。由徐移雪時也。垂虹亭上。落日酒酣。分韻賦詩。立如雙壁。人與境俱勝矣。蜀牋厚如皮。頗指大如掌。想見揮毫落筆時。所謂吞五湖三江者。山谷不得爲虛語。豫章文集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舄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寔聞所未聞也。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又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笋也。朱晦庵集跋東坡書李杜諸公詩。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嘆。但其所寫李白行路難。闕其中間八句。道子胥屈原陸機李斯事者。此老不應有所遺忘。意其刪去。必當有說。老翁井詩。在老蘇送蜀僧去塵之前。必非它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說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顏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遽有嫌瘦厭擇之歎。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獨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慶元丁巳十月丁丑新安朱熹觀玉山汪季路所藏。而識其後如此云。晁景迂集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爲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嵩山晁說之題。周益公大全集題東坡潁州詩。　東坡以元祐六年秋到潁州。明年春赴維揚。作此詩。題曰。西湖月夜泛舟。今集序以趙德麟餞飲湖上舟中對月爲題。是也。案公在潁僅半年。集中自放魚長韻而下。凡六十餘詩。歷考坡所至歲月。惟潁爲少。而留詩反多。蓋陳傳道履常趙德麟歐陽叔弼季默適聚于潁。故臨別詩云。五君從我遊。傾瀉出怪珍。又中間劉景文特來送行。詩云。歐陽趙陳皆我有。豈謂夫子駕復迂。遄來又見三黠柳。共此煖熱餐饘蘇自注云。郡中日與叔弼景貺履常相從。而景文復至。不數日。柳戚之亦見過。賓客之盛。頃所未有。乃知攄發妙思。羅列于此。抑有由也。堂名聚星。今古相望。使有俗物敗人意。如坡所云。其能爾乎。馮吳江軫遠示真蹟。敬題其後。嘉泰癸亥孟夏九日。黃庭堅豫章集書東坡與蔡子華詩後。　余來青衣。當東坡詩後十一年。三老人悉已下世。或見其兒孫甥姪耳。此邦士人恂恂猶有忠厚之氣。蓋以前輩多老成耶。子華之孫汝礪持此詩來。時東坡猶在零陵。使人撫卷太息。元符三年九月庚辰。天少晴。又欲雨。涪翁書。呂祖儉大愚叟集書東坡訪子由倡酬詩送子長弟行題其後。　欒城謫居此邦。東坡自黃移汝。由興國迂道來訪欒城。爲十日留。兄弟叔姪倡和之詩。其旨可玩。今相距百餘年。父老猶相傳以爲盛事。固以人爲重。亦以至情所感。自有所不能忘也。予自廬陵蒙恩徙筠。子長弟南康秩滿。尺馬相過。適會予遷居大愚。相與周覽二蘇墨刻。顧予之兄弟。雖未能仰企前修。然當中和佳時。無官事以相縈。得以携手近郊。而其所留之日。復踰兩旬。則其卒會視昔人。益有過焉。其近也。既不能作爲詩章。以追前作。姑手書東坡來途。自興國歸途至奉新。及子由所賦以送之。子由送東坡詩有云。此行千里隔江河。何人更問維摩疾。自念衰病。寄迹江鄉。生還之期。未敢有覬。弟歸先廬。洒掃松楸。扶持門戶。時以尺書訪予死生。庶篤一時相見之情。且慰別後相思之意云。慶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東萊呂子約父書于大愚僧舍。　黃山谷詩文獻通考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　陳氏曰。黃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黃汝嘉增刻。　又曰。山谷詩文。其甥洪氏兄弟所編。斷自進德堂以後。今外集所載數卷。有晚年刪去者。故任子淵所註。亦惟取前集而已。監丞黃㽦子耕者。其諸孫也。即會粹別集。復盡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錄。且爲之譜。今刊板括蒼黃文獻公集跋

山谷贈元大師詩。　元符二年。公在戎州。有寄題祖元大師此君軒詩。明年公自戎州放還。以十二月抵江安。又明年是爲建中靖國元年。公以正月發江安。元師自滎州來送之。故有是作。其詩今載別集中。而蜀刻小本以爲祖無大師。蓋傳錄者以元爲無。故又譌而爲無。幸真迹尚在。可證其誤也。韓元吉南澗集跋山谷送徐隱父二詩草。　羅長樂藏山谷二詩。雖屬草筆力遒健不苟。前篇用邑令事。後用徐姓事爾。淳熙甲辰二月既望潁川韓某觀。朱晦庵集跋黃山谷詩。　杜子美詩小序有言。虎搪突夔人藩籬者。夔人正謂夔州人耳。而山谷詩乃有虎夔藩之語。今此頌又用躨觸字。按躨跜見靈光殿賦。自爲虯龍動貌。元無觸義。不知山谷何所據也。此卷詞筆精麗。而指意所屬。未免如李太白所以見譏於王荊公者。覽者亦可以發深省矣。　國朝宋濂集跋黃山谷贈祖元師詩後。　黔安居士書自紹聖乙亥謫黔中之後。得藏真自序於石揚休家。落筆頓覺超異。此卷乃召還時所書。居士年已五十七矣。其爲妙絕。有不容言者。至若其詩則爲祖元大師而賦。師和義人。族王氏。能用五行書察人休祥。性尤嗜琴。學之二十年。弗厭。構霜鐘堂。蓄推琴十餘。遇嘉賓至。輒欣然鼓一二曲。或坐此君軒。對竹嘯詠。居士嘗寄詩題軒中。及聞東還。師自三榮追至瀘川

餞之居士嘉其勤因疊前韻贈焉夫居士之在中朝憚卞蔡平日以士大夫自居反不相容至於擯斥五溪蠻蜑之鄉而師以一浮屠氏乃能不遠七百里而送之則其尊賢尚德爲何如要不止精於琴學而已也詩中第五句有孤臣蒙恩已三命之言案居士辭免吏部員外郎狀元符庚辰自戎州起發五月復宣德郎監鄂州鹽稅十月改奉議郎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十二月發僰道建中靖國辛巳三月出峽州始改朝奉郎知舒州或疑居士之賦是詩在於辛巳之正月九日辛未當時僅授二階不應前而月遽云三命殊不知僰道初發之時已聞有守舒之推第未嘗被詔命爾不然其和丹稜楊皓詩亦未出峽所作何以有老作同安守之句耶此蓋不難知者也詩序云并簡周彥公周彥名庠皇祐進士夢易之子師之羣從弟程遵誨之門人七歲能文後舉八行大司成考定爲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授潼川府教授辭歿謚賢節先生東坡潁濱及范忠宣公皆稱其人所著有冰壺集二十卷亦一知名之士護附及之非惟見居士擇友之精而師之昆季清標雅望足以承居士崇獎之重庶幾覽之者有所發哉揚子雲之楊文宜從手今改而從木者其偶誤耶抑或別是一人耶釋大訢

蒲室集釋大訢題黃山谷詩後 蘇子瞻薦魯直有曰瓌偉之文妙絕當

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平生盡之其詩與字畫特餘事爾後魯直叅禪老晦堂聞桂香悟道故超然於患難死生之表而視子瞻之論又大有徑庭矣因觀荅任道教授詩評之如此使魯直復生必以予言爲然李壁鴈湖集書山谷秋懷八詩後 山谷此書遒勁而婉秀與詩皆得意之作也獨未知呂虢州指何人屢攷而莫得云眉山李某書 陳後山詩文獻通考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 注後山詩六卷 陳氏曰陳師道無己撰亦於正集中錄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後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實豫章之所闕也 又曰新津任淵子淵註鄱陽許尹爲序大抵不獨註事而兼註意用工爲深二集皆取前集陳詩以魏衍集記冠焉 盧載詩文獻通考盧載雜歌詩一卷 陳氏曰盧載厚元撰集中有與胡則錢惟演往來詩 李有慶詩文獻通考琴軒集一卷 陳氏曰題南榮浪翁李有慶撰與石昌言任師中同時卷末贈荅十二絕闕其六其曰癸巳歲者始皇祐中耶 元章簡詩文獻通考元章簡詩集十卷 陳氏曰叅政元絳厚之撰 劉景文詩文獻通考劉景文集十卷 陳氏曰左藏庫使知隰州劉季孫景文撰環慶死事將平之子也東坡嘗薦之坡在杭季孫寄詩有四海共知霜鬢滿重陽曾插菊花無之句其詩慷慨有氣如其爲人豫章文集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威文肅公之壻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胷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來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惟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鬢髮盡白今對此詩令人氣塞蘇東坡集題劉景文詩後 景文有英偉氣如三國時陳元龍之流讀此詩可以想見其人以中壽沒於中州哀哉雲秀學道離愛人也然出詩與余相對泣下丁丑

正月六日謹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

永樂大典

卷九一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嘉祥
圈點監生臣叢仲耕
臣徐顒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七　二支

師（太師二）

宋眉山唐子西集代謝蔡太師啓　始緣力請得返弊廬終賴仁私盡還舊物宜惟銘佩亦復兢惶其屏迹累年無識面者闔門度日將終身焉自收老大之心遂絕進陞之望未甘扶杖起居雖健於膂寧父已飾巾志意自同於陳寔忽奉昭回之蹟大推霧霈之恩舊愆宿僭一時蕩滌前侯故將以次數收顧惟朽鈍之軀屢費陶鎔之手終家記錄不忍棄捐謂其嘗任宰司故優其班序謂其父安田里仍處以虛閒就使自為之謀想亦不過如此靜循其本殺不知歸此蓋伏遇某官以王佐之才值聖人之運將令四海盡家比屋之封肯使一夫獨掩向隅之泣致茲衰迹亦極寵榮食既愈浮寧有小言之稱位非所稱得無大耋之憂辭受之間莫知所措李曾伯可齋集代蜀總賀史丞相拜太師魏國公啓　大庭播告上衮登庸定鼎相成師禮重周公之德分圭啓魏國名嘉畢萬之封昭宗臣佐業之勲示明主報功之寵古今盛事中外歡心竊以六典作雉首三公而始置百官表漢非一職以爲稱自尚父得於磻溪而予房喬於黃石寥寥千載落落幾人逮我皇朝尤爲曠典惟淳化眞人之紹述禮趙普以勲勞至元祐天子之幼沖拜路公以年德中興而後未見如斯考國史之所聞獨參稽之先烈然在孝廟十年庚戌之旦始蹄魏社之封迨于光皇三月甲寅之辰初演師垣之命非以欽崇於舊學則由推佑於重光方蔚爲寶訓之首稱況繼金甌之全美超前越後僅有絕無恭惟某官社稷重臣國家元老正維綱於聖化更張之日運籌策於王室規恢之時事能應物能名持蓍龜之先見剛不吐柔不茹存金石之誠心坐扶茂陵三十載之治功益衍炎祚萬億年之休命亦賜獨隆於左右黃旗浸盛於東南屬開曆數之紹堯方卜謳歌之歸啓天肇龍柱金滕藏代發之書日洗虞淵王凡任保剗之寄遂定一代延長之計光彰兩宮仁孝之悅以至長鬼神息四海鴟鴞之難信行蠻貊格五胡狼虎之姦國勢無山岳之動搖人心有松栢之茂悅列登鴻碩叶贊燕詒奉廣以之徽音佐繼聞之烈屹然於從容寂勿之頃隱若有憑藉維持之基斯光事於天心宜其隆於人爵竊聆綸綍發玉音道慈訓之丁寧示元勲之尊顯謂光朝眷倚之意當示衆崇而今日擁翊之功宜容謙抑所以彰兩朝不世之績慰二祖在天之靈異

數肆敓僉言惟允山川世胙方益增茅土之封嚴石民瞻當愈重綸庭之位然且秉樞機之周密運鼎軸之奧安被之詩歌宜在烝民崧高之雅編之史冊無愧伊訓說命之書身親見之民生幸甚某謁司井絡久屬泰階列竊聽於黃麻喜欲賡於綠竹丹心報國耿志雨露之深恩白首逢時未分江湖之終老　賀鄭左相除太師魏國公啓辭免太師　制麻誕播寵納載持不必備官惟其人謙屢維垣之責爰立作相置諸左晉封大國之崇九鼎尊安八埏閒憚晚本朝之上宰圖共政以萬人命路國於至和之二年則及首台之重陟復吠公於隆興之初祼亦由次輔以後升大冊資聞前修丕邁恭遇某官器閎而用博識立而明通有王佐才務引其君於當道曰大人者將以先知而覺民公論侍之以統盟善類倚之爲宗主自運公爰叶輔宸旒持勁節之冰霜締隆知於金石慨念治功之邅邈圖回世運之艱屯酬酢幾微堅凝力量統百官而撫夷夏遂萬物以理陰陽咨爾股肱比三年而爲國隆吾體貌職一德以事心上方待之以不名公遂退然而毋伐謙領九命式副群情然且陳善責難俯陋姚崇十事之說辭榮就列逮逾鄧彪三遜之高對揚帝訓之丁寧容勿阿衡之倚賴寵榮拒斗衍賦公袞蓋將畢大儒熙載之工于以副明主仰成之意第惟事會尚

貴謨猷治善化吏雖類解以方調之瑟師老財匱給如張而未弛之弓抑猶關尺脈之證深未易方匕劑之效逢旁觀之論雖非賈誼陸贄以能言畢智盡忠孰識如梅元齡之不易竊窺偉奏歎嘆盛心譬彼中流駕萬斛之航而必届憂乎行道審六馬之馭以何難天其開平治之期時則類扶持之力器舊人求舊無疆惟休德新日又新求膺多福其翊闕屏跡大廈圖者風慕化治之生成今觀明綸而鼓舞謹名未洗竊敢希人才與于之牧慶頌喧傳猶頎幼儒士歌詩之作胡寅斐然集代張于期上秦太師啓　不度寒微敢緣恩紀輒伸懇款況冒威尊頎惟螻蟻之誠雖覩蜒塔之造再三以瀆誅譴是宜伏念某駑蹇下材粗壁小器志惟守分仕則爲賓奉香火之明祠寸能莫効謹風宵之常職五斗是資荐歷歲華遂終考積永惟熙旦大闢夷逵人懷布武之心士切覲辰之志乃顧卑飛之羽翼已踰細滿之光陰代者它方杳然來耗滯留興嘆痿人不忘於起行玦丸無垠頑礦實恩於鈞鑄況異代居夷之難有本家先祖之忠早被賞音下延族從草隆私於門戶銘深感於肺肝念此僥求非無階級雖降才不腆如梧鼠五技而易窮然所欲甚微在鷦鷯一枝而已足危誠迫切公聽旁通某官命世大賢興邦元佐蹈危履險確然金石之不移守信資忠炳若星

辰之有度一登揆路大振邦榮橫舟楫於風濤巨川攸濟置鹽梅於鼎鼐衆口稱和秦漢已還數庸莫二蓋以伊周之術業賡陪堯舜之都俞百揆惟公蓋自任以天下一夫不獲如己推諸溝中自恰樽散之無屬未辱匠師之所弃一施斤削即損稱揆某誓當勤瘁當官靖共守位思糜身而報德方屏息以祈恩王紫徽先生某代張師謝太師除教學啓　假行都捍壓之權漸無謀最寓廷閫高華之直誤被寵遷命拜自天恩歸有地竊以京兆重守符之任甘衆嚴從秦之臣出則濟治於劇繁入則備承於顧問昔兩都求治責三府之攷聲令六閤相輝識累朝之寶典故輩數雖剸裁之地或筆囊陪侍從之班如其未拜鼓之稀鳴安得預瀛洲之妙選伏念某材蓋樗散質愧豪脅有家漂流逢世坎復業名委質徒堅父教之忠趨事赴功無益公家之利頃自湖湘之跡遠誤蒙廊廟之召收旋將漕於日畿纔承流於天邑眷年已耄業十駕以不前衆病居多無一毫而仰報屢有奉祠之請庶銷曠職之憂未聞洪造之矜從反見清班之驟擢仰知全度終欲曲成寵至若驚固當力疾感深而泣徒自戴恩兹蓋伏遇某官一德享天三主施事致主復雍熙之治躋時題晏聚之期道本密屬運極樞而變化人無求備采葑非以用才遂俾庸虛亦叨甄奬某敢不益思不逮

永稱所蒙若泥在鈞已荷甄陶之賜我心匪石實懷篆刻之私感愧所存敷繹蜀既沈文通西漢集上留守太師傅中啓　伏念某竊伏東藩藐然萬里之遠仰占台象俾兩三階之崇禮殊等威紀中外故不敢以翰墨之屑瀆自通於屏業之前維是瞻慕緣企之無窮不知夙夜啓居而有間宣謂某官詰六公之責志相國之畢命記室以占辭固行人而傳制寵踰冢體光熙海濱內視其愚實無以稱於題品尚期有立庶幾不辱於門闌下情無任感激之至　上并州判府太師相公啓　伏審某官易節成德撫封太原丹書班閫士論和附恭以某官自天生德與世會亨歷試朝廷之難式孚華夏之望越參大政再踐冢司有靖亂之功銘如彝鼎有致乎之業格于皇天雖外均乎逸勞實內倚乎藩屏上惟全晉之舊大河之東總萬兵之符制二虜之患必用元臣之重以張連帥之威蓋以師長百僚故特尊於端揆且將節度諸將故專畀於中權富貴歸於故鄉弩矢驅於縣令人臣之極行路以榮然海隅之民尚有款望政事之君實期須臾宣伊一方獨被大賜某守藩于遠拜慶無階瞻望欣愉倍百常品紀纂淵海方雲翼賀徐太師啓　祗奉白麻進登黃閣勳高不世歎先柱石之元臣品望非常彌應台階之上象神明交贊朝野同休竊以六飛南幸者十有

七年兵氣蓋嘗勞於百戰兩宮北狩者數踰萬里驛壓初不到於避荒念天步之多艱痛神州之未復人雖願治討靡圖全中更貪功喜事之臣誘張而幾於失措繼遺誤國謀身之士餒棄而背嘗有爲和戰分爲兩途是非同於二變更用九蹈迄無成功惟公一人獨贊英斷迨使輅之再隔絕盟墨之未寒盡返龍轎親迎驂馭九重天笑披長信之春風萬歲山聲動未央之曉箭偉矣君臣之相悅欣然華夏之交歡在昔所無於今爲盛共惟某官心常體國德善稱兵稟重厚之資惟忠足以結主養中和之氣惟誠爲能動天排群議於風波萬項之中破異黨於盤錯千尋之外人當困敗已獨奚疑用能動不失時直使應無遺策控縱彰於掌握三令而十軍盡分遣勝陸如笑談一言而兩國交定有臣如此其報云何商鼎阿衡欲有謀而必就唐尊德裕恨無官之可酬是宜襃綉龍盤廳橫螭尾圉將坐而論道豈特均於佐王天子與之臨軒朝臣爲之下拜擇賢而授舍公而誰封加魏國之宗位在周公之上黑頭元晃足觀鼎盛之榮玉帶金魚更覺官高之貴而況受千齡之間氣符當代之中興九合諸侯却兵車而不用成等萬國資保大以爲和宜列屏之三槐真擎天之一柱功名富貴身同四海之安宗廟朝廷勢增九鼎之重某遊開但制攝淑儒衷惟素號於登龍偶尚同於退鷁年齡浸晚歲月徒嗟礪帶山河誓等無窮之勳業鑄爐造化願同未就之坯埏　陳元裕上太師啓　明堂一柱精忠直貫於三靈廣廈萬間庇蔭遍周於九野自古大有爲之主欲躋夫至治必有不可召之臣共濟其康功措天下之危亂於已治已安表賢人之德業於可大可久綱維再整竹帛難殫但見夫君明臣良四海仰皋陶賡載歌之詠更加之禮制樂作一時歸姬旦致獻樂之風能此道吾誰與歸非盛德曷以臻此恭惟某官稟天間氣作世真儒勳業躋於伊周忠嘉合於稷禹几几赤舄之孫碩巖巖維石之具瞻奮忠而攄以大謀況幾有吉之先見始國步丁多艱之際奮義據馳不測之淵正直質諸鬼神忠信行乎蠻貊天欲平治使我公歸時方艱虞爲蒼生起正三軍之鼓勇偶一介之尋盟執翊者如燕雀蚊蝱之過前君子以獨立不懼異議者若肝膽楚越之相視大人以合并爲公片言定約於樽俎之間兩國罷兵於衽席之上天廻地轉霧散雲收介胄變而爲衣冠劍戟銷而爲鋤耒論已往之芳烈奴隸皆知要無象之太平丹青莫狀且以溥天之下迄今十載于茲兵歸府而將歸朝農處野而士處校疆場之師千不試（場音亦）南北活幾百萬之生靈僧道之度牒不行版籍增數百千之戶口熟歲豐屠德事天心豈徒弄刀筆依日月之末光誠以吐經綸勸仁義之既致抑又秉鈞當軸以總三銓之柄縻戳麾德量材而期百職之修如某者闒茸鄙生武夷冷族迹遠齊魯詩書之國世非東西將相之家鄰陳分光獨對聖賢之典冊窮閭曹兄慚無師友之淵源早嘗累薦於鄉評晚乃叨麼於末幕衆笑讀豐鑒之書未熟自嘆傳施手之術不靈粗強銓衡而法律之士方求精於案牘適遭類試幸縉紳先生重稽古於禮文俾茲蠹紙之魚首玷蟫堂之雀金爐造化藻泮清優況領風教於四明實倍等倫於二浙人材岐嶷非力又從古有聲歲月困循自慚無補坐縻廩給濫逍階資既逃曠職之誅敢後超庭之禮藥充參桂雖不足助調元之手於千金筆補乾坤亦或能寓化工之巧於一點與其進也請試甲之儒狂狷或不足以剪裁則進退當自安於愚分　趙彥端籍田賀太師啓　允輔聖躬肇開帝籍雖九功叙爲皆導民務本之心而庶事備周緊論道經邦之力迄成盛典允賴宗臣竊稽千畝之上儀罕偶一時之亨會文帝舉於蕭曹既遠之後太宗行於房杜未相之前禮粗講而少經綸論或循而無折衷斯由多故寢遠舊章上有務農重穀之誠靡達於畎給下有力穡服田之意每害於流亡寂寥載籍之詩曠絕旬師之職五谷熟而民人育昔莫保於小康元首明而股肱良今乃覩於能事增光累聖貽訓四方共惟某官福被生靈功存社稷享天心以一德之有輔明主以三代之隆爰當文治之期肆奉親耕之詔齋宮御事謹太史之先時龐卜吉謀叶孟春之元日對威顏於南面導法駕於東郊駿假無言既奉承於明薦霸雖顯相式雍映於群工而況總攝使名追共御未嘗西在史追加禮於乾元勞酒班朝首殊勳於太極君臣盡道今古絕倫某久託陶鈞屬還表著獻安仁之賦敢妄意於昔人述子淵之辭但馳情於善頌　周紫芝賀太師啓　通爟火以親祠爰重配天之義載太常而紀績首跳作土之恩既申錫於隆名乃對揚於休命衣冠歆艷宗社安榮共惟某官盛德體仁陰功及物休兵解甲知黷武之無威繼好息民款交鄰而有道遂烽燧盡滅使幣相望俾狂瀾既倒而復回本善師不陳而能勝雖盡忠竭節在皋夔稷契而不遇至扶顛持危豈房杜姚宋之可及禮樂因斯而大備君臣俱欲於無爲乃即南郊以扶元祀神倉積而粢盛必潔景鍾奏而律呂遂諧蒼璧藏儀八陛合圜丘之制清臺占象五星呈同色之祥大禮既成淵衷載喜謂告太平乃文祖之德而祀明堂則周公其人獨一德之名本取精忠之意錫益都之號又歸輔弼之功皆出聖神之自知考諸書傳而未有某論才雖陋感德則深草木至微亦繁造化

生成之數。蠢焉遂性，宜無游泳鼓舞之情。

翟忠惠先生集

賀拜太師啓

伏覩制詔，正月一日，大慶殿朝賀受傳國八寶，太尉僕射相公冊拜太師者。仰止三朝之老，蔚爲萬衆之師。製以山川世胙之封，崇以鈇鉞專征之器。貴窮人爵，允享天心。古者天子有七人之爭臣，太師首三公而論道，所以儀刑海內，輔導帝躬。嚴朝廷則爵爲達尊，事德義則貴有所屈。成湯先學於伊尹，必有所不召之臣；穆公無人乎子思，不能安長者之側。有來命世之哲，以起非常之元。恭惟太師僕射相公，道濟彌綸，才能經緯。非予覺之誰也？豈曰友之云乎！王曰嗚呼父師，作祇命周公之冊；余惟克邁乃訓，繼舊學甘盤之賢。極名器則禮敬益隆，咨典刑則老成爲重。就訪大事，必先太史之乞言；俾乘安車，參用黃門之設几。辰於五典，論厥九疇。以鎮定如巖石之瞻，以傳學若阿衡之倚。一國之巨室所慕，爲政不難；天下之大老來歸，其子焉往。周能制作，禮樂頒度量於明堂；寅亮聖明，受恭元之神策。肇稱寶玉於赫祓容，然而無競維人，惟德其物。昔者倚相能道訓典，晉大夫聞於白珩；子反善理兵戈，秦使者致觀於和璧。不有君子，將爲取斯。洪惟熙洽盛治之聖朝，相以瑰瑋光明之人傑。光于史冊，配君陳畢命之書；載之聲詩，詠崧高烝民之雅。

賀大師收燕山啓

伏審吉廷大號，正位上公，遠冐山河，擁百靈之交衛；延游廊廟，膺多福之鼎來。凡建有生，孰不同慶。恭惟某官，三朝元老，四輔宗臣。忠誠動乎冕旒，威信行乎華夏。謀深辟國，無如召公；道懋格天，有若伊尹。由是致二帝三王之治，用能專五侯九伯之征。奇功屢書，已在鼎彝之上；勝算迭用，不出帷幄之中。乃眷燕雲，久湮沙漠。累聖未皇於問罪，窮酋自致於渝盟。當宁請行，秉機撫定；貔貅萬旅，正十六州疆場之初；烟火一家，復二百年版圖之舊。廟略已定，凱旋而歸。勒名重崖，舍爵清廟。固宜備非常之典冊，然後稱不世之勲勞。錫盾彤弌，並上元戎之節；袞衣赤舄，首登真相之班。益峻臣鄰，永熙帝載。某方馳驂騑，莫造鈞庭。闕社援之殊休，增搢紳之慶氣。輒陳固陋，敢冒近嚴。云云 詞語潰煩，欲盡芻蕘之議。位貌閒絕，顧覔鈇鉞之誅。

劉屏山集

代賀秦太師啓

伏審顯膺冊命，進陟帝師。惟大勲偉業，常出於艱難；非絕品殊階，則無以報稱。既內崇於毗倚，亦外聳於觀瞻。出自上除，無心不悅。恭惟太師僕射相公，氣鍾英偉，德蹈中庸。忠亮貫於神明，聲名播乎夷夏。高仲連之節，嘗恥帝秦；善李子之歸，果聞昌晉。薦膺圖任，益聳謀謨。先審定於國權，爰更張於戎政。宣公遠慮，明國家臂指之權；德裕一言，解藩鎮輔車之勢。人情不駭，王室益尊。當敵國之尋盟，察天心之悔禍。綏之以德，斷以不疑。建誠意之既孚，凡指求而必獲。同軌畢至，想周陵反葬之思；跬步不忘，遂長信承顏之樂。事非衆料，功異前聞。嘉猷允契於宸衷，流慶大敷於寰海。繡裳璜帶，已承特異之恩；紫蓋黃旗，允佐方興之運。如天所授，何謀不成。某猥辱甄陶，喜聞播告。恧趨莫獲，敢道削牘之誠；蝶夢徒勤，企想維垣之峻。

葛勝仲丹陽集

賀秦太師啓

伏審祇膺冊命，擢拜帝師。慶浹人天，恩流華裔。竊以爲三公而論道，尤重師臣；宅百揆而惠疇，仍都相職。粤惟周室，大倚師垣。雖武用太公，嘗著鷹揚之效；而成尊姬旦，猶存狼跋之疑。孰若某，不貲之元勲，正久虛之重任。君臣有魚藻之合，社稷致磐石之安。民言大同，國是坐定。恭惟某官，博大而持正，高明而守中。格于皇天，夙負耕莘之蘊；保茲天子，共推降嶽之英。繇次輔之協忠，正冢司而專任。操持一節，調燮萬微。仰惟東朝，久淹朔野。望慈闈於萬里之外，阻大養於一紀之餘。雖睿主焦心以待其還，然群臣卷舌而不敢議。獨公決策，與神爲謀。既馳使馹以輸誠，果見鑾輿之返國。事光陸賈，功百侯公。兩宮之鑾紼繼還，中壼之龍輴亦至。慈寧顯啟，獲伸愛日之孝誠；永固崇成，復慰在天之靈。鑒惟此非常之盛事，併歸夾輔之祕謀。肝鼓纛弓，已見升平之象；苴茅胙土，更期慶賜之行。伏念某備官遐陬，尸祿道館，十年留落，自安麋鹿之群；一德明揚，敢忘燕雀之賀。

張守毗陵集

賀秦左相除太師啓

伏審崎膺元衡，正位師臣。寵疏兩國之封，巍冠群公之表。四方瞻聳，萬口驩呼。恭惟某官，忱誠足以格天，敦厚足以鎮物。立奇節於多難之始，結異眷於中興之辰。早激孤忠，固捨生而取義；曉然大政，復遭變而知權。謀猷入告，而聖主仰成；精神折衝，而敵國退聽。可屬大事，陋周勃之少文；坐止訛言，本王商之多質。既復和戎之利，遂臻偃革之期。固陵復土，而燕在天之靈；長樂還宮，而酬陟屺之望。敷煥鼎鍾之勳，榮紓衮繡之褒。默銷黃口之浮言，率歸輿誦；復見黑頭之盛事，夐掩前聞。史冊帶礪之盟，永作巖廊之鎮。某久叨契好，不替初終。得請真祠，俛況痾於垂死；偷安故里，瞻盛典於餘年。永懷埏埴之私，莫綴搢紳之賀。喜而不寐，言之無文。

張紫微先生集

賀秦太師車駕幸賜第啓

伏覩邸報，六月初三日，車駕幸太師僕射相公賜第者。里旅勸功，帝賚已居於輪奐；宅章既定，天臨更駐於和鑾。事絕前聞，歡騰無外。伏惟慶慰。竊以漢賜令其近我，蓋嘉面稚之功；務莽列於康莊，實侈致賢之盛。然事或乖於宜稱，禮未極於優隆，豈若聖時獨超振古，非但爲尊儒之懿，繄實增汗簡之光。伏惟太師僕射相公，道雖伊皐，功踰周呂，澤被兩朝之赤子，威歸異域之安。德符上聖之好生，宜有廣

居之賜某感蒙恩遇久荷帡幪望丞相之門豈絶拂塵之念瓣候奄之意初無善頌之辭史達峯先生家集

代張丞相德遠賀秦丞相除太師啓　伏審顯膺命冊之隆首冠泰階之重伏惟歡慶恭惟太師僕射相公器涵精粹學茂經綸出入險夷躬履危而可疚把張文武才任大以優爲贊限遠之威懷輔格天之孝治式旋魏御歸正保茲功尤軼於前聞事有光於振古彝章仗舉典論僉諧暢達上之邈然聳宏休之卓爾莫展造前之慶徒勤抃躍之私（周紫芝太倉稊米集）

進書賀秦太師啓　詒孫謀以燕翼子既纂成書漢大號以揚明庭爰頒龍綍布在文武之方冊恭諸堯舜之典謨夷夏交孚神人具喜共惟某官周邦元老商后聖臣羽翼六經襄孔子刪詩定書之志陶成萬化當周公制禮作樂之勳偃兵革於邊方混車書於區夏實隣修好上帝降康適國家閑暇之時乃文物修明之旦聖謨具存宜增唐帝之煥章武烈既昭當天周宣之文德載之巨牘實賴宗工聿追河洛之圖書俻述帝王之儀憲登騰曜粲若雲漢之昭回金匱寶儲永作邦家之軌範繁此聖神之作允爲論次之功宜極褒嘉以旌殊烈允在陶鈞之內敢忘抃蹈之情某久沐恩波尚塵康栗琅函蘂笈頼鍾山秘典之藏羽蓋霓旌想漢殿皇儀之盛莫慶還展徒切望風史浩鄮峯真隱漫録

除太師謝留右丞相啓　允負帝傅已懷非據之羞進位師垣更冒曲成之遇固辭弗可承命知榮伏念某少也迍邅晚焉遇合秉鈞拔席茂攄經濟之才摛句清廟何補緝熙之學深虞憫月旋即引年久卧病於漳濱徒馳神於魏闕屬大明之繼照鑒萬物以皆新豈料陳人首霑霈渥嘗歷覩於舊弼竊有感於孤衷文潞公温章蔡之不知呂申國喜范韓之得志遭時各異享福斯殊矧某至愚豈回敦望章宗工之當軸冀宏度以優聯膺寵自天既荷兩宮之眷佑歸恩有地實繁一相之甄鎔茲蓋伏遇某官德厚無垠勲高不伐伊尹以天下自任風聞上心留侯爲帝者之師克繩祖武當論道經邦之暇有好賢樂善之誠遂使孱微亦叨光潤面愧始慚揚觶之在前結草類同顧捐軀之敢後其爲感幸罔既敷宣金正叔集

賀北京賞太師啓　伏以正吉始和適班常於都鄙仁賢胥慶宜獲祐於神明恭以某官著效真儒助宣元化協恭一德時方倚重於阿衡營致太平議者比才於公旦外嚴宮鑰安輯都城雖兩京舉被於仁風而四海望深於霖雨光齊台極坐擁春祺佇促璽書重調鼎餗某棲庠在遠獻壽無階瞻望鈞嚴無任依頌之至林希逸竹溪集

賀丞相除太師劉　國重元勛階崇極品茲惟后矢宅牧宅準以式四方曰吾師予爲仁爲義而澤萬世維垣之邇必陟岩廷之命又新喜動埏垓輝流簡冊竊以宗社之重所寄一賢古今之難莫如二事詰今王以敬德時惟升陑之伊保沖子以居師是亦征東之旦自漢唐以來鮮此惟赦周之老兼之乃若皇家非無名哲灃淵之冠遺恨於天禧好水之韓始稱於嘉祐呂相有不名之寵於平世何爲紫巖任中興之功而未揚不與蓋嘗觀田父吳起之問答誦采薇天保之聲詩我思古人式至今日恭惟某官盛德元老耆儒宗工聲猷遠單於典謨勲烈徧銘於彝鼎力俾再造在長江飲馬之初忠濟兩朝實大寶遺恩之際搢笏垂紳而聲色不動斂經訂禮而典號具嚴快話新條皆述行於先志登延衆正即詒翼之初謀此成磐石之安丕了困山之役爾乃攀鳥號而如慕奉龍輴以請行兩宮迭勉諭以莫留四海誦奏篇而味立導恭八蔓歸秩九虞清廟之對在天必質祖宗而無愧感泄之浴出日功於社稷以愈隆爰即上垣榮璐絶席殊咈撝謙之志實無可酬之官雖韓以勛路以平未有如公之全美使河如帶山如礪所宜與國以長存衛予一人期之千載某叨居化治喜際明時早棲莫望於鳩巖勇躍敢鳴於燕賀第愧拙陋曷究形容加正治之席而啓黄扉公何樂此迎先帝之遇以光遺德世所望焉瀛耆雲先生集

上太師詩文劄子　某具申稟目恭想已徹鈞几華年災厄瀕於死所遇病悸少定間能用意翰墨事典其藉予以見古人豈知獻之師席亦足以知名人雖廢而學不敢廢庶幾無負平生教載奬興之恩有詩文各一通謹致帳下某干冒鈞嚴無任震懼之至唐繪

唐元稹徽之以憲宗時王叔文王伾纂章太子宮而撓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道因獻書曰賈誼有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況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閱淫艶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爲固使庸還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辯爲人之情莫不權所能黨所近苟得志必快其所蘊物性亦然故魚得水而游鳥乘風而翔火得薪而熾夫成王所蘊道德也所近聖賢也快其蘊則興禮樂朝諸侯措刑罰教之至也太宗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游即位後雖宴閒飲食十八人者皆在上之失無不言下之情無不達不四三年而名高盛古斯游習之致也宋景文公集

安撫太師相公書　某惶恐今茲淫雨溢河相輔爲患無慮千里人將其魚安撫太師相公身暨吏下鄣塞濟護一面堵安人不

流指發倉廩壅道備存止皆濟此畢閭益撥所以樹明德也德之在人也深則所報長宜乎享萬鍾壽期頤常冠四輔爲國元老決不疑已北來百體若何固太和馮厚而純祉咸荷也某部中有秋什八以上但地狹裁數百里林麓間之不能及它自濟而已乃餘波所及也州等備直己辦民無横調吏如律令遑候寂然已紓深慮狀晏爲邦國受重晉嵇康文集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爰初冥昧不慮不營慾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華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大樸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降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茲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而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攘臂立仁名利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馳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鷇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強肆於驕淫棄彼佞幸納此遌顏讜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聞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獻歐陽公集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家貧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爲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恩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祫（家作洽誤）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敬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尉嗣立

以告尚饗晁無咎集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而言曰自昔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爲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賓笈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徼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翻其原用改斯卜襚以龍章西山之麓曰予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誄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捐事一官所懷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尚饗　石介徂徠集顏魯公太師　唐家六世樹威恩外建藩翰樂不賓二十三州同陷賊平原猶有一忠臣聖賢道在惟顏子忠烈名存獨杲卿甘向賊庭守節死不羞吾祖與吾兄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酬太師相公　相國推心本至平欲揚蕭艾作蘭馨孤根易變終微賤美澤難霑漫晦冥楚客嘗聞紉若若王孫誰復顧青青東風已與生成足不敢希冀在帝庭王珪華陽集和致政太師潞國文公以賜燕王津園感恩述懷　玉符初解自逍遙暫駕安車近九霄無限高名齊少室不言休績在三朝婷披雲氅呼遼鶴忽把仙巾換漢貂御苑清明開特燕莫辭倦體勸金蕉　瓊林苑御筵奉送致政太師潞國文公歸西洛　祖燕催移玉殿班都人齊向苑傍看古來少有三師退天下曾將大器安綠野春深花更好石樓夜午月應寒塵埃抖擻無餘事却憶磻溪舊釣竿劉忠肅公集送致政太師歸洛　元豐天子賜安車黃髮翩翩翊聖初坐省故勞靈壽扶會朝仍駕虎賁輿平泉花木春常在遼水城池鶴自如身是赤松無一事乳桐孫竹看扶疏王魏公集謹賦五言一章贈別致政太師封國營丘近行臚洛水渾位齊師尚父名重相公孫勲業歸宗祏威聲寄塞垣安居今日老魏闕此心存祖燕臨華省賡歌屈至尊里門多喜色雲漢在瑤琨蘇魏公集次韻開府太師留別諸公　經濟才謨沛有餘憯然高謝意何如青雲路盡尋歸鞅綠野堂成憶舊廬漢苑宴游聯魏丙鄴都賓客記應徐（某頃年奉使過北都伏蒙留連累日早來請見亦嘗沿及也）時若到城南地入副宸衷對綺疏　開府潞公太師得謝西歸謹賦七言四韻詩五首拜送　幾夕華星動紫躔少微光入太微垣帝臨便座延公袞人喜安車到國門懸叙官儀還漢節親承寵宴酌堯樽朝家貴老超三代博史行看記善言　聖代登庸年獨少清時得謝齒尤高（國朝以來惟公四十三入相呂宮師雖同而拜不在正月近年張太傅陳宮師致仕年

（歲高亦未及七十九）官如中令躬無疾文似司空思不勞（短中令雖以大傳歸第時已卧疾李司空素病心作發狐痫衰自謂久任文字職勞役思慮而致是耳皆不及公之壽康）玉歷寨經淵對日金臺加禮賜春醑（公初至都門諸生踰外別陽御酒佐宴諭從揮開日與公相見）視公倍享靈椿算長副吾君序燕毛　官崇真是帝王師八十歸休亦未遲不似孔光辭位日早於姜望出封時儀形昔已圖麟閣業草今應集鳳池（鄭吹集說周池集草閣多是措置軍國大事）政府諸僚終有愧甘陵猶欠紀功碑　君臣一德千齡際柱石三朝四紀中天下重輕常繫望勝前謀議不言功位高少有名無美體健方知福更隆談道汾陽貴且壽若論勳考亦慙公久持邦柄擅斯文却掃丘園脫世紛已用三爲作霖雨回看萬事似浮雲何須祭戟榮歸路自有指常載舊勳欲別廷英猶進膝老臣雖去不忘君

宋景文公集將道洛先奇太師文相公　兩鬢蓬飛歲月侵狀還秘殿上恩深馬毛落盡那勝彈（古善彈者毛盡禽不死）桐屋燒焦欺望琴前日化工依大冶（守蜀政官相用啓擬）今茲舊物待遺簪壓容喜接熒煌坐未恩公然動越吟

司馬溫公傳家集效趙學士體成口號十章獻開府太師

都人共喜太師回（頓必切）戶爭迎不得催正直土積灘水淺大家出手攏船來　東郊車馬走紅塵城外多於城裏人誰信今朝還政後過如前歲下車新　歸來壽可及春殘丞相頻邀賞牡丹遠覓名園多不到樽前日獻百餘盤　洛陽風俗重繁華荷擔樵夫亦戴花貧看二公同宴會遊八脊黑恩還家　公尉勑許釀芳樽屢喚賓朋醉後園誰浪略無名位間誰人知道太師尊　過春稀復到諸園厭苦終朝鼓吹喧招得古僧江外至啜茶揮麈話松軒　東田小籍選新聲歌吹胡琴色色精容少有時全不用天然水竹湛餘清　首夏清和新雨晴綠莎細軟不妨行園夫遍道白何事掘予花開斑笋生　矮帽長條紫鼓衫朱門深靜似重巖莫言永日渾無事種藥移花一一監　八十聰明強健身况從壯歲秉鴻鈞功名富貴古亦有無事歸來能幾人

范文正公集贈廣宣太師　憶昔同遊紫閣雲別來三十二迴春白頭相見雙林下猶是清朝未退人

范忠宣公集效宮詞體上文太師十絶　三紀中書更有誰致君堯舜似皐夔頓年力請方歸第天子臨軒冊太師　太師還政異尋常前殿鋪張典禮忙入對誰知年八十身輕拜舞謝吾皇　吾皇重喜見儀刑對御排場結綵棚纔見龍時先賜宴御前親勸一一金觥　上前一飲釂金觥侍宴群公喜且驚吕尚衛熊今復見神仙不必在蓬瀛　蓬瀛聞說有仙居甲第園林想亦如遠圖琅玕抽翠竹平流琴瑟走清渠　清渠灘水灌東田十頃方塘不種蓮白馬往來明鏡裏畫舡安穩坐青天　天上雖傳周伯星應期爲瑞有常經不如全享康寧福訪水尋山到處行　行樂心清日日添詩豪酒健獨能兼從容對客忘威重自是天真不是謙　謙虛久已得民心三尸西都惠愛深一自安居朝闕去萬人側耳聽歸音　歸日天恩賜畫船傾城士女盡迎觀園家連夜擎鞍轡爲趁明朝獻牡丹

華鎮雲溪居集宮使蔡太師　天胎真宰贊重熙何日來符命世期五夜燕遊元夕後三陽交泰上春時維師事業前無呂先覺心靈世有伊首斡化機熙帝載暫休祠館動民思扣羹終付鹽梅手伏節難搘柱石姿華屋早聞丞相第衮衣新賦我公詩緗排蔵悅光風轉壽李成蹊淑景遲鼎席具瞻何所頌祝公眉壽等蓬瀛

詩海繪章投蔡太師　昔年譚酒每逡巡此日逢膺百辟尊零落羽毛迷鳳穴退藏鱗甲謝龍門求非東閣天上客歸愛武陵花下源肯學袁絲事游說區區來往謾高軒

朱奉使詩次韻劉太師苦吟之什　長城五字屹蓬廸可笑偏師敢出奇句稱推敲亦安處韻叟療蔡益難時癡迷覓作禽填海辛苦真成蟻度溪却羨擿明攻其違劉侯漫說也能詩

王均順堂集投蔡太師　雙龍闕下五雲新喜見天元第一春鄰使來輸朝會玉儒宮望拜爲車塵裹空赤白閒邊將兩足公私快野人渾是昇平好時節誰將盛事勒蒼珉　今代堂堂有魏公十方三際指揮中勳名已恨古人隘歌詠端知寸筆窮　還第文跡槐敲日睹泰安石馬嘶風此時誰作登門客看吐經綸氣似虹　相府潭潭接斗魁門排戟帶絶纖埃小山叢桂何由識東閣長裾許暫陪　繞木驚烏棲未定悲軒疲馬望重來酬恩有膽大如斗造化爐中肯鑄回　三徑荒蕪釣艇閒中興冠蓋擬躋攀有文數過金閨彥無籍堪聯玉笋班斷遣鄉愁歸會酒安排客服上吳山揖門賓帝多珠履自笑風埃蹭蹬閒

董霜傑先生集上太師相公　奕奕三山間氣儲真儒崛起應時須千年肅慎來膚使萬里慈寧復舊都介胄一新周禮樂廟堂遠過漢規摹無窮基業無窮聞尚父神明更力扶撐紫微

先生集三月二日奉詔赴西園曲宴席上賦呈致政開府太師　幅巾私第已歸休當宁虛懷更欵留避寵雖辭持節冊送行猶用濟川舟城南舊圃扃花洞洛下新莊引御溝詔諭兩京居蓉適不妨來興往還遊　邦人欵佇見儀刑詔使相望對寵靈位雅三公師尚父（劉向云師之尚之父之故謂之師尚父）躬全五福壽康寧父留行色春過半別天顔涕欲零誰識上心優老意從行仍許鯉趨庭　昔美都門祖二疏太沖爲詠貴良圖不

閒府主供公鼎來丹篇章出寶軸河岳英靈添賦詠都人士女競歡娛皆言元老歸休盛恩禮便蕃自古無張鎡湖南集寄呈史太師二首　昔爲金闕相曾是玉皇師近郎維垣拜還從彭祖期傳聞風景勝多賦洞天詩肯示漁樵否林間要勒碑　自憐水氏子父祖已登門屏跡千官外馳書一品尊華或心處話（壽皇雖兵火全南北之民公實主議）經傳語前論（公開居屢有經綸）欲理西風棹因瞻祇樹園（公昔捨里第爲寺名）高駐堂存葉太師百僚長歷代皆有之所用有賢否邦以分安危惟彼太公望桓桓定周基至於尹氏徒寧逃小雅譏漢唐姑勿論我朝有元魏潞公四朝老德望鎮華夷咄哉京檜作言之可歔欷近者揚王庭衆朝莫言非太洛不可作吾其誰與歸元貢泰父閩南集代祀還呈太師　丞相傳宣出紫宸鶯花萬里浙江春捷書近已擒豺虎瑞紀還先慶鳳麟宇宙經綸歸聖主山河帶礪屬元臣幾回凝睇雲霄上夜夜三台拱北辰　年來供奉慶遣官聖主恩同宇宙寬左部正斷跡史積西曹仍許進儒冠清時有道遭逢易白髮無才補報難却上船頭望江月天風吹露不勝寒張思廉玉笥集韓太師　黃袍飛着嘉王體閤門知事隨龍起經筵侍講戲倡優定策宗臣永州死諫司臺憲鷹犬多摯搏忠正收讒阿何劉胡沈翁牙爪五十九

賢投網羅北珠冠子高一尺十四夫人分龍席行燈千夜閣元宵京尹明朝轉恩澤地衣紅錦齋中堂真珠搭當生明光大臣排列賀生旦進奏文移行四方太師權重專天眷邊鄙胡兒啟征戰威行宮省勢如山一日恩盈翻局面玉津園裏悲風生日色慘慘天冥冥中軍統制擁車軾密旨一語加天刑天殺權奸天假手何事斲棺遠函首君王不復三世讎地下權奸堪藉口元僧盤谷遊山詩訪西巖國公太師　屈指灤江杖德星寒砧九度搗秋聲風清雲斂碧天闊重倚吟欄光倍明　歷衆弊除業精勤胡外春深覺樹榮道慕人天誇聞世教談華梵壓群英乾坤聲價連城重閶闔恩光照乘明動地香風滿樓閣不妨禪楫快飄程記纂淵海大師　賦偶（首鶡某之司閫龍樓之錄　紙司訓諭德建九扆　周丹太公偏重紀魚之戒唐登魏氏天路典監之存）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二支

師

少師

大戴禮天子宴瞻廢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之辭應對群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習不傳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書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註少師孤卿比干）也宋史吳玠知勇忠實戮力協心據險抗敵卒保全蜀以功名終盛哉及卒贈少師洪文安公小隱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吳璘授少師制　門下蜀大事而當一面既茂著於膚公詔八柄以馭群臣顧可稽於褒律惟時宿將實我元勳誕颺綸綍之華用諗縉紳之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成國公食邑八千四百戶食實封三千五伯戶吳璘謙恭而不伐沉鷙而善謀忠烈天資挺山西之猛槩韜鈐世濟得圯下之異書屹然爲國之長城久矣護屯於莫府會戎菑之干紀奮王旅以來遏漢前有神暢天聲而深入胡行如鬼狃醜類以相持氣蓋一時身更百戰拔

二陝土疆之半措四川堡障之安歙稅訖清金湯益固是用兼隆徽數特表殊庸鏞獻在家秩亞維師之貴瑚戈導節地仍舊鎮之雄加畀爰田申陪真戶以壯折衝之載以增閥閱之光於戲爵以甄德而賞以酬功朕敢忘於大受文能附衆而武能威敵爾勿替於前勞祇對孚休毋煩多訓可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領御前諸軍都統制職事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判興州充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成國公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周麟之海陵集除楊存中少師制　門下總千廬而爲衛式隆上將之元班九棘以在朝尤重孤卿之寵矧時宿望祗危巖除爰稽整旅之勞用畀疇庸之典誕敭褒典孚告治廷少傅楊存中義槩傳家忠謀許國自遭逢風雲之會嘗秉毅帶礪之盟晉臣華美於一門蓋本戎昭之緒漢將聯華於三組亦惟世載之承夙擁徽道之師內壯宸居之衛紀綱七萃不違李法之嚴錯綜五營自得金技之秘頻握兵而復乂嘉積閥以累深念當偃革之期思謀勸功之式惟邊陲儆警閶閭無萬戶之封攷歲月序勞將帥有十年之賞矧重臣之兼領冝徽數之申頒夏纂建牙旌進陟雄師之亞肆推尊節益彰制閫之雄增采戶以倍榮疊恩章而寵拜於戲修和有夏文王資禦侮之臣肇敏

我公居虎佐興衰之略能助迪於彝教斯對揚於王休彌勵壯猶永綏多社可高著齋類藁萬定于　故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臨邛郡開國侯魏了翁贈少師制　此道覺此民其誰也所望數賢斯人有斯疾其命夫又弱一箇顧在馳驅之後忽聞殄瘁之音肆舉優恩再加追命具官某身兼數器言貫九流天津窮問學之源暘谷發功名之輔仕惟事道更三紀之勤勞志在康時慶兩朝之除會危言忤世而不懼正色立朝而不阿嗟去國之十年而扶開者七載碩人籍蘇永天弗謨永天弗遺皇極敷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學更善治之新化慨念先君之舊臣式遄其歸以康乃辟官以尚書之喉舌位諸執政之股肱盡護江淮東甸荆楚開爾父勞于外使之趨走於朝屢以疾辭疑而難進用錫殿藩之命忽聞易簀之言天不慭遺人皆悅憤雖卿之所守不待生而存弗隨死而亡然政所不逮於何考而問奚所咨而取費然遺蹤纔以亞師噫賢焉然後用之悵未遂猶詢之中悔死者如可作也尚庶幾淑艾於後生劉後村集陳韡贈少師制

朕加惠臣鄰興懷勳舊慭遺一老忽聞無絕之言兹曰三孤特厚飾終之典衣榮鮮儷眷注未忘具官某知剛知柔有仁有勇家傳正學蓋自紫陽翁而來天與素書不假黃石公之授七聚遺黎脫虎狼之厄三邵畔卒伏鯨鯢之誅絕口不言其然鞠躬盡力而已出藩宣於四國入唯諾於一室爾方慕洛下之耆英拂衣去矣朕欲起海濱之大老側席久之遍台衮而退急流厭畫繡而返初服頗適澗槃之趣奚異地行之僊曷不期頤遐茲奄忽既輟朝而給賻且節惠以易名以勸於國有勞之人以識用才不盡之愧噫圖功臣像嘗居麟閣之中爲帝者師斯亦鷹揚之亞凜然精爽歆此寵光可宋李彌遜竹谿集劉子羽贈少師朕稽三代之禮文法九筵之遺制大饗上帝並侑祖宗用荅神明之休均錫中外之福某官材高濟世望重蓋時歷嚴近於兩朝蹈險夷而一節功存寄閫有奮不顧身之忠義在乎我見誓不俱生之志是多賢嗣爲時俊良念風木懷陟岵之悲而詩禮本過庭之訓宜昭異數進位公師以旌追遠之恩以示顯親之意尚其精爽不昧欽承蘇穎濱集祖少師誥詞勅天之於人無德不報凡今卿士大夫有立於朝尊寵於世者皆其先人積累之厚茲朕既奉神考以配上帝尊親之極誠禮兼盡思與群公推廣斯義以致其孝具官某祖某脩身正家而聲被於鄉黨居約履順而福流於子孫世有英才興聞大政寵列三師之貴祚隆十世之餘錫之閒章以賁幽隧可王初寮先生集宋王履道辭免檢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御筆手詔已降指揮除臣檢

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劄子辭免伏蒙聖慈特降御筆金花牋詔書不允者冒貢忱辭冀回渙號申紛親詔尚闕俞音終難誤寵之叨敢避天威之瀆中謝伏念臣蚤緣情學受東異知再歲秉遂茅守平平之業一身扶病迄無赫赫之名茲滿戍以言旋分扶閑而自逸遽承訓指超進班聯侍瓊籙之殊庭備金華之舊列蓋前此優賢能之禮乃舉以休疆埸之榮僕昧利以偷安臣之罪也知罔功而懇避天必從之伏望皇帝陛下智燭兼明道心博愛俯監由衷之請曲垂遂令之私恩此微生許畢桑榆之景自今餘日誓殫畎畝之忠臣無任　謝除檢校少師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尋具陳免奉御筆批荅依已降親札手詔不許辭免仍不得再有陳請者撫新疆而滿戍方遂收召之音渙大號以疏恩更厚來歸之禮每竭忱辭之貢祗勤親翰之紓亟拜寵光弟懷震越中謝伏念臣瑣踪孤進受爵異知牽課文詞猶曰平生之學贊襄政事果無已試之能會謀帥於封圻遂受成於帷幄諸儒扞虜不勝誤國之憂四馬渡瀘敢作全軀之計殊俗認勿疑之信懦夫規無事之安賴聖澤之滂流格邊虞之耆定包虎皮而橐弓矢種落一家挽天河以洗甲兵農桑千里常武既歌於就緒出車爰賦於勤歸分君予年心常居於魏闕誰期定遠身復到於酒泉幸休一障之乘仍趨九霄之覲陛聯班於左棘留碩節於中都進讀邇英曾是論思之地侍祠寶籙乃嘗受廛之廷比奉昕朝載康王邑實畝實籍具昭經始之艱難扉室扉家尚軫向來之落莫惟時茂渥疇克欽承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道無方沈幾不測福威惟辟獨操厲世之權鼓舞盡神深得馭臣之術憐此軒墀之舊弛於塞漠之衛惠以餘生錫之多祉臣敢不術堅晚節仰報隆私誦述詩書歸美一人之德精勤香火祝延萬壽之祺臣無任　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除少師謝太上皇帝表　指鄉枌而退處幸遂素懷覬孤棘以進遷遠紛宸渙辭弗獲命凜莫措躬中謝伏念臣本乏長材偶逢休運當紹興更化之日首被召除逮學省賜對之初亟膺知獎爰從冉府俾預宮僚曾無一得之愚可效萬分之補屬上聖躬行於揖遜實微臣適契於依乘甫閱期年躐登次輔出臨帥閫入侍經帷頃復預於鼎司顧曷勝於柄任力控歸田之懇俄爲錫第之留寵光偏及於族姻眷遇迥加於儕等載惟瑣質夙冒隆私疾疢交攻鄉關是念已幸抃闕而遂志敢期增秩以疏榮佩恩典之過優覺歸途之增耀凡今除遇自昔推與戴德至深隕身莫報茲蓋伏遇尊號太上皇帝德昭文德

大播堯仁俯念蓋帷曲示始終之眷肆加綸綍荷爲出處之光臣敢不退即便安少休疲曳適山林之眞性自樂餘年修香火之勝因仰祈萬壽儻未塡於溝壑願復望於軒墀　謝除少師表　辭榮未獲姑容枌社之歸錫命過優蓋亞槐庭之峻感深淪骨愧溢汗顏（中謝）臣聞一心之臣有三千爲治固資於同德百里之行半九十盡忠惟在於晚途稟進退之難全實古今之共歎悻悻或乖於大體栖栖多休於煩言惟臣晝繡之榮靡有秋毫之隙遣腠力祈於休退溫顏每示於眷留許解政機猶寘西廂之帷幄已還鄉邑更陞左林之班聯假歷歲不除之官舉累朝甚盛之典獲雍容而至此繄覆護之使然一時綸綍之傳薦紳太息千載風雲之遇簡册屢書顧臣何人幸甚過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睿謨廣大聖學淵微備其又侍於清光人惟念舊賜以即安於眞館相亦堯終肆推明恩昭示殊獎及末嬰於沈疾使歸養以殘骸而臣自惟執經誦說於潛藩以至當軸將明於初政凡同遭際悉已凋零蔑爾餘生巋然獨在睽遠軒墀之奉不知涕泗之流横草無功曷報乾坤之施食芹欲獻尚懷畎畝之忠　辭少師表　咸有一德靡效格天之勳茲惟三孤遂極二公之任既許言旋於故里豈當復冒於殊私輒犯大威瀝輸微悃（中謝）伏念臣稟資孱陋承緒單

平逢太上於更化之初濫陪鸞序事聖主於利見之日獲際龍飛揆路再塵露門三入至於輪奐賜休於甲第從容召見於內朝東壁之光數臨蓬華總章之訪每逮芻蕘恩榮申貴於私庭錫勞殆無於虛月眇然薄技難欲勉奏以何施蕞爾孤忠惟以不欺而報上迨於垂老敢此乞身辜負君親靦然面目顧無勞之可紀乃席寵之有加匪惟忝竊之難勝實亦顛隮之是懼伏望皇帝陛下傳詢公議俯察危衷念其行世之遭寧忍貪榮而累國憐其秉心戇直不於臨去而隱情狀新命於有司仍故官而即路名既遂而身退幸粗守於前聞福或過則災生冀曲全於晚節　第二表　狐首丘而遂願已載生成鶴巢林以自安敢圖陞進輒伸前懇仰冒至仁中謝臣聞明主法天理無私於近列老臣持己義敢累於公朝儻知非據以必危其可畏威而但已伏念臣崦嵫遲暮蒲柳凋殘告歸於不能勉彊之時辭官於積有叨塵之後雖曰粗遵古人止足之訓亦豈能蓋累歲貪戀之羞儻侍舊恩復承新渥一念既忘於戒得百骸盡廢於前功仰瞻搒搒之清光敢竭拳拳之素悃伏望皇帝陛下皇明委鑒聖德垂慈念厥寵榮皆出於乘風雲依日月之久當令廉退少見於先狗馬塡溝壑之前蘭册有光桑榆多幸願輸誠之甚切必得請以爲期　學士院奏師垂除開

府儀同三司未當乞除檢校少師狀　宋衞涇　今月十日晚承御藥羅舜元齎御筆一封付院批成肅皇后喪事橋道頓遞使師垂可除開府儀同三司依舊依大宗正事臣檢照實錄恭覩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庚辰孝宗皇帝初政清明綜核名實因臣寮建言謂漢武帝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做周置勳官開府儀同三司凡十有一號以賞勳勞國朝檢校官蓋循唐舊本十有九而自司空至太師爲六等乞下有司討論立爲定式欲自節度使而上歷檢校三少三太至太尉儀同取其中制而爲降授之序品格之次以待賞功加恩之律使官制不至駢躐人才咸得序遷行之千萬世永永無斁已而檢準紹興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給事中黃祖舜等討論典故稱祖宗之朝無有自節使而徑除太尉開府儀同三司者它未暇悉數姑以建炎紹興言之宗室士㒟自光山軍節度使爲檢校少保又自是爲檢校少師而後爲儀同一時諸將如劉光世韓世忠吳璘皆以戰多協濟中興亦莫不循次而授乃知高宗孝宗杜絕徼幸恪守家法如此比年冒濫超越公論實不謂然恭惟陛下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克繩祖武矧今邊虞未靖磨厲人材之日正當愛惜名器以待有功師垂身居近屬夙有賢稱班著已高義存國體使假以歲月莫患不馴致此官何必一旦得之然後爲榮哉且陛下所以

予之者恩也有司之所當守者法也臣職守所在既有上件典故不敢隱默欲望陛下斟酌時宜遵行舊制將師垂除授且依士㒟例超轉檢校少師庶幾上以全陛下睦族之恩下以成師垂執謙之美予之既當受之亦安其於激勸事功之際不爲小補如蒙聖慈以爲允當伏乞速賜處分以憑遵守撰述施行啓劉淵海李郎賀少師呂相公啓　儀圖舊德董正庶官斡魁柄之崇非賢不乂兼孤保之重其命維新共惟某官命世英奇格天偉業其道周流六虛而不匱其才宰制萬物而有餘五龍夾日而飛首安社稷八柱承天而列亟正台衡拱揖而誅賊臣談笑而安國步方蹻虜驚之虜（虜酋名）逆乘竟發之機事聳衆言入爲遺恨付之分陝（文舟反周召事）倚以長城激義烈以先登戮銷髀肉卻寇攘而遠去若聽風聲遺俗獲佇於傷殘宿將已爲之愧汗屬虛元輔孰契淵衷吉甫爲憲萬邦既觀文武之任周公東征四國果遄袞繡之功方奮激於英猷已掃清於大祲神人是賴宗社永安某登仰下風嘗陪末議臺章交至尚許乞身家禍積流更蒙屈法茲大施於沛澤復還綴於近聯武王同德三千僅與微塵之列漢家中天二百願陪寇鄧之流恩已厚於噓枯情不勝於賀慶鄭剛中北山集　賀吳少師啓　入覲龍庭親承天勝功酬萬畝禮視三孤伏惟某官勁節有常奇謀多算英豪特立豈惟地

氣之所生忠義不移蓋是家風之馴致破敵如破竹摧堅若摧枯惟此殊勳宜家異寵尤天賜遣香隨輿馬之蕑萬里還營光動旌旗之色某叨承命綍獲在師壇獲覩覲對之歸遂有參承之幸其爲欣快罔既敉陳播芳大全集毛伯穎賀吳少師節啓　王者之兵本仁義方恢闢國之功天下之將通神明允賴扞城之略折遐衝於萬里注睿想於九重治兵方靖於朔庭求士每聞於東閣雖脩侯之得劉蓋已坐制於敵情而許歷之謀趙奢猶顧言於軍事爰自胡星之彗孛荐經冢海之沸騰率邊衆挽弓之民肯潢池弄兵之子荐爲虺豕既污秦地於神皋來取鯨鯢欲睨蜀都之沃壤仇讎寇邊疆場多虞長戟勁弓雖保山河之固靡衣媮食但期朝夕之安遠貽當宁之憂每重登壇之舉聽鼓鞞而思將帥之任賜弓矢以專征伐之威爰得偉人以付全蜀岷漾境土坐收奠枕之安衛霍功名僅陪扶轂之役究觀古昔孰與等夷恭惟某官天挺況雄神資果毅隱若敵國典刑藹著於家聲賢於長城方略力扶於帝室任既隆於分閫志尤切於請纓綸巾允謂上之師繡帽識山西之將采詩書禮樂而成其利有智信嚴勇而兼以仁仰遵神武不殺之威盡得上兵伐謀之道橐兜戰纛霜中擢俊勁之儀鼓鐸鐲鐃致布令陳辭之用光渠震慴羣醜追奔細柳營屯

但聽亞夫之令曲謀行陳孰干魏絳之刑思屬風雲威加草木廓清氛祲何止勒燕然之銘宣暢威靈罔將繼營平之頌申信賞於山河之誓參休聲於金石之和不日而成惟天所授某忝遷末路允歡下僚雖從齊魯之師儒頗慕秦梁之節義金閨通籍遂懷鉛槧之流油幙充員兼走章馳檄之役久積依劉之願遂諧御李之榮實獲我心云胡不喜洗心滌慮傃陪鈴下之聲据頌德歌功願備橐中之翰墨張守毗陵集回賀樞使張少師啓　伏審光膺鳳檢進秉鴻樞擇宣威疆場之勞茂洪化經綸之業中權增氣外境傾心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洞古今望高夷夏忠然貫于金石勳業煥乎旂常上眷素隆志濶吾猷於左右外虞既記理難循次以殺升用正樞衡誕敷綸綍庶盡攄於遠略遂協濟於中興川陸非遥冀須遣門之列山林待盡尚須奠枕之期慙廢積之未馳辱榮緘之先貺感銘之至歎叙奚殫翟忠惠先生集賀除少師啓　伏審盟府第功路朝奉策備孤棘威容之盛吏師才節制之雄凡遠聰明孰不忻慶竊以君臣相遇古今所難來伊呂於遠方乃成嘉績歎蕭曹於異代或爲美談況夫間世之偉人生於一國之巨室典刑所屬體貌自崇恭以某官盛德庇民深忠衛上柱石邦家之用蓍龜帷幄之謀躬致勳勞是謂周公之元子志存詩禮

蓋承魯國之真儒聿追三代之風嘗定一王之法規摹遠矣文物煥然爰開公府之華以席相門之慶屬時柏寢追貴椒房更煩典護之勤茲被寵光之渥袞衣赤舄即登三事之聯駙馬朱號宣侯九重之眷顧惟鉛割風荷陶成自乘下瀨之舟坐漏翔材之館曳文二之組方圖力報於殊恩聞尺一之書允覺心傾於美蔭縉紳淵源楊少師見訪啓　某共審麻制渙敷棘班晉寵屬有嚴於謁禁致阻賀於賓榮致意隆謙持垂臨貴又以集議不免覊迎傒企之私考陳莫究亟憑某詞少控謝忱佇華匪儀融鑒章甚劉忠肅公集賀胡少師啓　伏審懇還公紱得謝帝庭升拜宮師之崇榮尊國老之重清風迪古賢人究出處之歸全德鎮浮天下兼始終之議仰大臣之遠觀均四海以載驩某官兢槃蹈中靈襟秉哲誠窮人物之盡學富古今之儲當天聖之開符覽德輝而薦祉泰紫闥步虹蜺飛光正議鴻詞倡斯文於禁掖嘉猷亮節運大政於天樞勳烈被于三朝忠勞篤乎四紀懶馬鄉歸仕孰樂於過家確乎囊封禮弗容於賜几沖和天爵鎮拂世風固將安車駟馬以游乎親賓清泉嘉木以適乎嘯詠逍遥賢者之樂拱揖聖人之清憲而不煩方典刑之所在浩然善養宜壽祉之無窮某材棄下中世親幸會昔者光予識寶氣於星津其後諸孤聯榮名於慶閥

迨茲勉強以就仕屢辱薦延之大恩賢哉嘆嗟固已倍都人之慶形于歌頌又將酬國士之知周益公大全集賀楊少師啓　班集搢紳廷揚綸綍寵孤棘外朝之位旌鈞陳上將之功注意加隆折衝彌遠竊以周尊祈父俾專督於爪牙楚命太師實兼司於環列蓋事權之所寄宜爵秩之俱高矧在熙朝愈光舊典恭惟某官精忠貫日勁氣凝霜敦郤穀之詩書備尹徇之文武蚤逢興運親結睿知昔將壇旌動之秋屢出奇於邊隙暨瀚海波平之際遂入扈於殿巖肅萬旅以無譁衛一人而有恪勳庸久著資望至優將梁三組以垂腰雖隆異數奉世十年之居位宜有殊遷爰稽貳公洪化之勞併想經武整軍之實錫亞師之新命仍徽道之舊擢戰纛逞驕增貴普寧之鎮土田申衍益闊渝水之封閒光帶礪之盟式表旂常之績某威瞻戚範適總軍儲望騶騎於章溝莫陪賀客賴黃麻於奏邸徒極歡悰劉後村集賀鄭少師啓　登庭貳公褒崇元老孤擅羣轟恨無官之可酬甲第殊庭欲有謀焉則就帝學精緝熙之益身章煥佩服之珍載籍罕聞搢紳相慶竊稽列聖侍勛舊之典非急於公須使衛之榮然踰國貴極維垣不過河陽之鈇鉞紫巖位尊弘化亦惟長樂之麾幢乃如致身爲帝王之師賜復於父母之國度越先朝之故實眷留昭代之耆英則自生民

以來未有我公之懿恭惟某官道隆而德駿業廣而功崇早從扶龍而飛天忠勞鮮儷不待審象而永野望實已孚勳相端平挽回元祐至今廟堂經濟之老皆昔翹館招延之餘十年羡衣錦之歸一旦就安車之聘爾則告后方欲咨君陳之猷乎其明農未可遂周公之志乃起三少之秩乃擁元戎之旌腰方玉以垂紳下新圖而考室問所招於子華靡所不知設醴酒於穆生久而愈敬雖熙寧遇師臣之厚阜陵眷舊學之深以昔準今有隆無替錫公千歲重賡純嘏之詩以王萬年光輔太平之業某屬馳軺傳聳聽制麻方千贊之滿前顧一箋之獨後老文學爲歌頌愧非僕之所堪

辭將相作神仙領於公而有獻方秋崖集代回鄭少師啓　進陟師垣誕分使鉞錫帶御府身垂追琢之章開第神皋天縣相攸之樂伏惟某官伊尹先覺周公多材日就月將緝熙聖學於無極乾旋坤轉運動化工而不知凛吾道之在三宜思徽之莫二某欣聞播告與被光華國有師臣是爲治道之元氣君無過舉將躋斯世於太平李恕齋扣舌初藁賀秋壑歸衮陞少師啓　伏審晉顯鼎軸峻陟師垣四國于蕃一正華夷之限域貳公弘化再扶天地之綱常朝野懽然宗社幸甚恭惟某官三光全氣幾世一人裴晉公以相而董師僅平淮蔡葛武侯見危而受命纔保蜀關惟我公之肩乃心舉天下而身其任西陵江都五千七百里徧歷藩宣太白戎眉四萬八千年再頒閫拓封內外兼種蠡之任陝東西無周召之分澶淵之鼻雷鳴群疑自息鄭國之膚霜剥萬變不搖挽世變於長江大河之趨遏虜勢於疾風暴雨之至豐功盛烈上恨無官之可酬衮衣繡裳人謂歸功之已晚聳維師之重望侈壽母之隮儀時來則爲年不可及積巨川霖旱歲洪濟時艱礪泰山帶黃河於昭封誓某登龍最早賀燕惟勤聽黃麻之六經可勝距踊轉洪鈞之一氣願覩昇平播芳大全集何子應賀韓少師致仕啓　伏審顯膺帝制峻陟師臣雖力辭於繁機宜益隆於異數周眷四朝之舊永爲百辟之宗恭以某官蹈溫恭之和躬父大之業識代天理物之體懷尊主庇民之心皆當二聖之倚毗遽以累章而勇退禮不容於賜几樂莫過於還家惟圜丘之吉成書安車之送召遜避侍祠之禮遂虛前席之恩故宜品數之寵加以慰縉紳之系望某限拘官守邈遠門墻竊欣新命之亟聞實倍常情而稱慶劉漫塘集秘閣奉祠謝史丞相兼賀除少師啓　播一德格天之業誕吉多方建貳公洪化之職丕昭異數雷風鼓舞夷夏懽呼某官鍾天地之泰和紹聖賢之絕學以古之道爲帝者師中原故疆指撝而無不服天下大器談笑而寘諸安甫心休休然有容故

事綽綽然餘裕盛矣一千載而明良相會信哉十九年而芑月若新昔位峻維垣慨莫遑於遂遺茲禮成清廟宜首渙於明綸猶鬱具瞻佇申成命其山林下士場屋陳人厥初出身頗亦有志義之與比衆雖笑其踽踽涼涼居之而安人亦諒其悃悃款款數汙薦墨亦忝碑書不幸而有采薪之憂既久而無勿藥之喜形容變改意氣衰殘如陶彭澤之辭歸而非爲督郵如孟襄陽之自棄而非關明主從容田里荏苒歲時所願全生比不才之樗櫟豈期得月同近水之樓臺籍令清班郡丞高選老所選調既叨脫選之榮久矣逃居更冐均逸之寵允兹誤渥揚若填言判惟退安遂戶之居其可遽寓木天之直一恍控免葥冀矜從上光範門之書不敢雖懃於韓愈作晝錦堂之記欲言尚擬於歐公抃蹈惟深敷陳罔既李梅亭集代董侍郎賀丞相除少師啓　巽避公槐升烓孤棘奮庸而宅百揆輔茂陵十八載之隆平寅亮而衛一人開寶慶億萬年之晏粲明良交際動植均雕恭惟某官德鉅材全器閎用博累世躬行於忠孝四朝身佩於安危河決平原力挽百川而注海風搖夏屋獨高一柱之撐天盡返齊疆全歸趙璧金甌閒暇從容作商野之霖玉几導揚談笑取虞淵之日與生民而立極爲天下以得人九夷八蠻服整頓乾坤之手兩宮二聖知扶持社稷之心肆峙巖石之瞻亟出維垣之命甫揚成渙遽執撝謙重違再命三命之共甫轉父師少師之拜元圭衮冕上猶恨無官以酬公夏篆通觚公宜以辭榮而遜上惟楓陛比隆於皇祖則茅封御紹於先王而平有子我有臣垂光簡冊媲公拜前曾拜後濟美鼎彝某自分泥塗風蒙甄治毫釐千里既自投丹筆之書首尾八年未易復白圭之玷敍復坦明之制但增踴躍之私黃麻之似六經自此尚觀於藩錫洪鈞之轉一氣更祈俯振於餘生

賀丞相除少師啓　巽避公槐升烓師棘萬世畫定盍徑躋萬石之班三台色齊乃退位三孤之長寸心如此千載無之恭惟某官厚大而裕和端凝而洪毅周拜乎前曹拜乎後邁韋平父子之榮陟格于帝尹格于天績充舜君民之業自開禧之末一塵九日相嘉定之治十有七年於我如浮雲心本游於淡泊周汝作霖雨身晏佩於安危既難挽鼎湖之龍乃力洗咸池之日周勃之誅呂迎代尚觀望於軍情霍光之擁昭立宣猶動搖於庭議未有獨運於掌上不煩執事之頭行爲天下得人與生民立極導憑几之命而晏然仍几輔垂廉之政而逌乙徹廉三邊絕赤白之囊萬國布黃麻之乘風雷屛息日月重光宜神聖建道德之師見輔弼爲社稷之寶比播維垣之命允孚巖石之瞻乃執撝謙力回成渙弗欽基命定命正

倚掛諧若曰父師少師何拘等級姑冠班於洪化即顓面以經邦坤載物而承天蓋得下衆之吉鼎以木而巽火實存上鉉之虛尤重尊李泌以先生四海戴予儀爲尚父黃河如帶山如礪豈惟難拒於公垣青撝有洞石有窺恐合紹聞於王社甚感勤坏冶自抵簡書泥塗久隔於朝紳夢寐尚隨於賀聽瞅憑魚藻之素恭布燕雀之私亮天地而衎一人諒益基無窮之聞理陰陽而遂萬物尚祈澤不獲之夫啓劉淵海唐仲友賀史丞相加綠野之遊身名俱高中外胥慶切以事君不難於進而難於退論德毋取

少師啓　需章得請漢號跡榮位亞維師益峻南山之節扶仍真諦脩從其偏而取其全錫爲而畫接者固多衣錦而夜行者豈光執謂甘盤之舊學已同伊尹之告歸誕得七年既擅作恭作予之美咸有一德寧忘爲上爲下之心優游出處之間終始明良之遇恭惟某官直方道大忠孝天全夙由羽翼之功深契風雲之會裴中令之神觀曾莫狀於丹青衛武公之文章又能聽其規諫屢登經帷之啓沃再秉鼎鉉之燮調非道不陳於王坐底隆平之治有猷則告兩后初無遠近之殊上崇休貌之恩朝倚儀刑之重願念功成而名遂將使懦立而貪廉明詔挽留攜屬伯夷之操故鄉遄返游散蹤廣之金冠孤棘以通班燕祠庭而佚老黔首愈瞻於巖石清

夙更激於頹波萃英俊於翹才奉從容於引對中書校考已幾星紀之再周九十猶箴佇見袞衣之三入某猥緣乘障阻預掃門人物衣冠徒想洛中之事金錫圭璧顧屢淇澳之詩衛後樂先生集宋衛涇賀史丞相除少

師啓　伏審顧膺鴻冊祗對龍光崇列使端晉檄武公之咳衍封邑賦益昭異數之隆慶溢昕庭驩騰率土恭惟某官識翁合古身佩安危獨運廟堂得蚤正素定之策再扶社稷增重熙累洽之休國無危疑人用靜一遄若茂陵隮祔藏清廟之多儀悉錄盛德感通輯洪文之秘寶所宜褒表以揚聽聞然昔拜師垣嘗控免情詞之懇切而今長孤特詎足爲位望之重輕蓋上慈於前甞亦下存於舊典不可辭者其以是乎功更精於祗歡踰汾陽二十四考之盛道愈光於寅亮恢周家八百餘年之基某隱約自晏尊瞻不替屬聆明制借激忻悰和兒民擊壤之歌實均舞蹈勤唐士齊天之頌尚獲形容王初寮先生集辭免檢校少師劄子　臣今月十八日準入內內侍省發來金字牌遞伏蒙聖恩賜臣御筆金花牋詔書已降指揮除臣檢校少師依前慶遠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侍讀者聞命競兢不知所措伏念臣奮自書生誤膺寄任二年塞外莫補毫分既無赫赫疆理之勞獨謀容容柔附之策雖欲捐軀天石圖報恩私而天威下臨遣

陸自蕭閶功弗績尤愧空殯已荷矜憐許其罷戍方投誠君父祈即使安百口排佪一身羸病所期退伏詎敢僥踰恩拜雲章具形龍獎刓鉉視務實首三孤經幄邃嚴祠庭祕近皆非臣愚所可叨冒伏望睿慈追寢成命特降處分檢會臣前奏換授階官除臣一員在外宮觀不特偷安於私分庶幾旁協於公言臣無任考古質疑論史記所載父師少師非箕子比干

尚書微子篇曰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孔安國注父師太師二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及史記殷紀乃云紂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剖比干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至周紀又云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疪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又宋世家微子數諫紂不聽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箕子被髮佯狂爲奴比干諫紂剖其心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注家但云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似誤　攷史記三處皆以太師少師即非箕子比干獨周紀明言太師名疪少師名強漢古今人表亦何有太師疪少師強之名殊與安國不合切爲二子同武帝時人何以所見異而言不同歟又本朝蘇子由作古史乃從安國說劉道原作通鑑外紀又從馬遷說

二公乃我宋巨儒各主一說未知孰爲是當燃韓魏公安陽集寄致政歐陽少師　獨步文章世孰先直聲孤節亦無前欲知退足高千古請視經猶疾五年在我光陰長更樂扶天功業去如指西湖風月誰爲伴笑許當時處士賢　次韻答致政趙少師感懷　羨君朝夕挹浮丘應笑吾曹窘若囚塵外有誰攀逸駕壺中何處着閑愁心休已得天真樂身退猶存國事憂積善由來神所勞坐膺全福不須求　寄致政趙少師　兩當擎日上高天遠脫浮榮請退堅龍殿大邦方異禮碑中前懇甫踰年三師共仰青宮貴四海皆稱白傅賢自顧衰殘歸未得幾時平地接神仙　又寄二閑　月榭風亭勝雅名主公閑適愈多情芳樽屢酌瀛州上誰聽霓裳散序聲　到處園亭列畫屏四時如只在仙扃歸來便是無爲樂不必重變道德經　趙清獻公集聞致政趙少師築入境寄獻　我公優暇若神仙八十高齡衆所賢政府昔同依一紀留封今別又三年及時和氣來吳國度曲薰風入舜絃昨日清臺應密奏老人星照浙西天　次韻程給事寄獻趙少師　暮春船艤浙西川且喜樽前兩白頭蓬閣屢傳賓揖解濤江深阻故人遊疑眸蘇集踰天遠壓指光陰若箭流賴有詩筒并驛使往還全王共賡酬　寄酬致政趙少師五首　風荷公知獨久要政堂平日幸爲

像新篇屢拜金璞賜千里同風不爲遠明月驚人駡暗投珍函開發曉光浮五章麗句真高唱所得過於萬戶侯雲濤朝暮湖山勝當伴仙翁爛熳遊別後瞻思開屈指歲華如箭已三秋短書臨發意徘徊寒夜霜晴上月臺灘水激江天共遠舉頭唯見鴈南來天台鴈蕩去尋真往復秋冬過七旬不是君恩山岳重肯教歸作自由身次林希喜趙少師槩遊杭維嶽生台輔於時正典刑我嘗同政府公早謝明庭官貴躋三少身閑越八齡所難唯壽耆豈易是康寧求舊心猶壯尋幽足更停宋都儀暫別吳語喜重聽宗契今逾厚交情久可銘摛辭工詠物吐屑妙談經嵗色迎紅旆湖光動綵船游名多溯壁燕席旋張屏忽過瀛洲客新辭使者星承恩來玉陛莅事傍沙汀厭賞塵中景思登野外亭愛忘嘉意重溢美雅章形叙遠才超絶搜奇思杳冥道中寧久去歸路入雲青上趙少師詩義高德厚賢在躬進榮退美光初終越有神明相元功疾憂之外康寧中乃眷乃顧爰徂東徙御雖寡人望雄其高可仰厚可宗蒞行光美江淮風父老相呼告兒童三朝無事繄厥忠公謀公惠世所蒙肆安於貫田安農温衣飫體食飽肯小擇大鵷消姦凶州牢縣獄因多空歡心和氣成年豐汝曹雖殁念所從汝心汝貌加愛恭新蒸勿米米勿春盈歌屢舞馳

省公有人昔與公車達汝陰潁尾洛陽嵩山有述兮水有澂水之鶴兮山之松一朝賜號逍遥翁馬賓僕費官與供汝曹努力吾老癃公若再來勤築宮蘇潁濱集趙少師自南都訪歐陽少師於潁州留西湖久之作詩獻歐陽公公居潁水上德與潁水清身閑道轉勝內足無復營平昔富交遊閑門生常盈退居萬事樂獨恨無友生汝潁亦多士後來非老成趙公平生舊情好均弟兄少年結意氣晚歲齊功名携手踐廊廟躡足辭鈞衡徜徉里閭間脫略世俗縈興來忽命駕一往千里輕白髮儼相映元勲各峥嵘人生會面難此會有餘情遨遊西湖中仲夏草木榮壺觴列四坐歌舞羅前楹畫舫極沿泝肩輿並逢迎棹進鳧鴨亂樂作魚鱉驚近寺騎復迹高臺吹笑聲往事語京洛餘歡發吟賡拳拳主人厚款款來客誠此樂有時盡此好何由傾蘇東坡文集和南都趙少師富貴功名已兩忘望高嵩華量已湘還家傲似蒙莊子定策忠於漢霍光遠訪交親情益重共論詩酒興偏長園亭艤日休車馬却悔多年滯廟堂寄汝陰少師得時行道善知終猛退如公世罕逢擲棄浮名同敝屣保全高節似寒松文章千古進謨誥勲業三朝鏤鼎鍾見說新堂頻燕會故時賓客定相容（公書見約其時潁上相手集亦有意也是以依舊約）和歐陽少師寄趙少師次韻朱門有遺啄千里來燕雀公家冷如冰百呼無一諾平生親友半遠逝公雖不怪旁人悍世事如今臘酒醲交情自古春雲薄二公凜凜和非同時昔心親豈貌從（次耕詩心親知貌狀）白髮相映松間鶴清句更（平）酬雪裏鴻何日揚雄一廛足（雄曰昨居岷山之陽有宅一區有田一廛）卻追范蠡五湖中（據史記范蠡泛扁舟遊五湖）曾肇元豐類藁寄致政觀文歐陽少師固辭寵祿歸就休閑進退之宜四方所望四海文章傑（一作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此道推先覺諸儒出後塵忘機心皎皎樂善意循循大器才超古昌言勇絶人抗懷輕紱冕遯跡謝陶鈞耕稼歸華野吹漁返渭濱五年清興屬一日壯圖伸北闕思知舊東宮命數新驚鳳聞羽翼驥騄放精神曠達林中趣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句留潁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感獲麟激昂蹤受晚沖淡赤松親龍卧傾時望鴻冥聳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筴畫咨詢急儀刑瞩想頻應須協龜筮更起為生民章數王堂集次韻和君貺會趙叔平少師黃髮逍遥並舊臣燕閑加意占先春成龍天外惟三友（宮師翰林先生先已往來）和雪筵中止數人昔日薦才聞最課當年誦賦得魁倫（予昔使河北嘗薦靜之于朝某枯中積）

（禮部考官得某仁祖文爲天下第一）會須共作遊河侶五老星飛事更新（予遊吾老未得湖宣叔亦有宮觀之請）沈氏三先生集沈遼七言奉寄三衢趙少師浮石山前十里松逍遥誰在白雲中孔光黍上三公印衛武終爲百歲翁禪客方談無上道史官空記太平功昔年翹館青衫客非佛非心江水東張舜民畫墁集上潁昌韓少師丞相兄弟五福猶來萃一門歲寒方始見松筠白頭再喜逢知己青眼重開爲故人當日八龍同孝友于今二阮卜比鄰冀年不作三湘客猶欲生還一吐茵啟劉淵海少師賦偶（元齡居於有唐要道任於我家王起為文元齡求避席士邪人見聞之道）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九

二支

師

三師

有官龜鑑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事物紀原尚書周官曰乃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晉以爲上公後魏始號三師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應劭曰師訓也傅覆也保養也師古曰傅相也）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后充之（師古曰不必備員有德者乃處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晉書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爲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爲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渡江以後其名不替而居之者甚寡南齊書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舊官漢末董卓爲太師晉惠帝初衛瓘爲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爲贈齋唯置太傅宋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訓護人主導以德義天子加拜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號曰上公自後常然北史後魏　朱世隆爲太保前廢帝特制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隋書百官志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又曰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禮儀志隋臨軒冊命三師諸王三公並陳車輅餘則否百司定列內史令讀冊訖受冊者拜受出又引次受冊者如上儀若冊開國郊社令奉茅土立於仗南西面每受冊訖授茅土焉貞觀政要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明王聖帝曷嘗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祿圖堯學尹壽舜學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學虢叔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則不明古道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唐書百官志三師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非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隋廢三師貞觀十一年復置共三公皆不設官屬）唐六典太師一人正一品太傅一人正一品太保一人正一品尚書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歸豐作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禮記云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言使能也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師傅之官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然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爲三公隋氏又爲三師皇朝因之漢書云太師太傅太保皆古官金印紫綬漢官儀云俸月三百五十斛齊職儀云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山玄玉周武王以太公爲大師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成王以周召爲之書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漢高后元年置太傅以右丞相王陵爲之後省八年復置尋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師太保孔光以太傅遷太師王舜以車騎將軍爲太保王莽以大司馬領太傅又置少傅爲四輔莽篡位以太傅太保國師國將爲四輔漢光武唯置太傅有府僚拜故密令卓茂爲之明帝以鄧禹爲之章安已下初即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其人亡因罷之迄于漢末獻帝初平二年又置太師以相國董卓爲之魏氏以鍾繇司爲宣王爲太傅鄭沖爲太保太師不見其人晉以景王名師乃依周官名置太宰以代之武帝以安平　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江左太師並因晉爲太宰梁封十八班班多者爲貴上公班第十八秩萬石陳以爲贈官後魏三師正一品非勳德崇重不居焉北齊因之後周依周官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不置府僚隋氏依後魏爲三師因後周不置府僚初拜於尚書省上煬帝二年廢三師官皇朝復置儀制依隋氏三師訓導之官也其名即周之三公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其後或廢或置大抵無所統職至後魏特稱三師以正其名然非道德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故近代多以爲贈官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耳唐書宰相年表三公三師七十一人　秦王世民　齊王元吉　荊王元景　吳王恪　徐王元禮

韓王元嘉　霍王元軌　舒王元名　相王旦　宋王憲　申王撝

邠王守禮　忠王浚　薛王業　慶王悰　廣平王俶　福王綰　撫王

紘　榮王憤　建王震　已上二十人宗室親王　裴寂　房玄齡　長孫無忌　李勣　武三思　楊國忠　杜佑　裴度　王涯　李德裕　李讓夷　杜悰　白敏中　令狐綯　夏侯孜　韋保衡　王鐸　鄭畋　鄭從讜　蕭遘　韋昭度　孔緯　杜讓能　徐彥若　崔胤　王摶　柳粲　已上二十七人宰相及前執政遷者　李光弼　郭子儀　王思禮　李抱玉　僕固懷恩　田承嗣　李正己　朱泚　李寶臣　侯希逸　馬燧　李晟　李光顏　烏重胤　王智興　李載義　李克用　王建　韓建　朱全忠　已上二十八人以軍功進者　武攸暨　李輔國　于頔　韓弘　已上四人以恩澤進者　江少虞類苑國朝歷三公三師者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王彥卿自守太尉爲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守太傅爲太尉荊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爲太傅　宋書職官志三師三公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皆赴上於尚書省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保自太傅遷太尉檢校官亦如之太尉舊在三師下由唐至宋加重遂以太尉居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爲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平章事辭司空侍中三年曾公亮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兩朝定策之功辭相位六年文彥博除守司徒兼侍中九年彥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辭太保元豐三年以曹佾檢校太師守司徒兼中書令九月詔檢校官除三公三師外並罷又以文彥博落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錄定策之功也六年彥博守太師致仕八年王安石守司空曹佾守太保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崇寧三年蔡京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大觀元年京爲太尉二年爲太師政和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師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爲三公爲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真相三公自國初以來未嘗備官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太師三人蔡京童貫鄭紳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俁越王偲鄆王楷太保十一人蔡攸肅王樞至儀王樸渡江後秦檜爲太師張俊韓世忠爲太傅劉光世

爲太保乾道初楊沂中吳璘並爲太傅紹熙初史浩爲太師嗣秀王爲太保自紹熙後三公未嘗備官其後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專政皆至太師焉　賈黯傳　黯爲中書舍人權知審刑院爲群牧使時封拜皇子並除檢校太傅黯言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師天子之所師法子爲父師於義不可蓋前世因循不思之過請自今皇子及宗室屬卑者皆無兼師傅官隨其遷叙改授三公下兩制議請如黯奏而中書亦謂自唐以來親王無兼師傅者國朝以三師三公皆虛名故因而授之宜正其失詔可遷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百川學海師傅保輔佐人主其名甚重非道尊德重不可以居也師導之教訓傅傅其德義保保其身體如周召畢公之於成王可以當是名矣漢之張禹孔光辱莫甚焉鄧禹其庶幾乎後世以爲階官而序進之失其本旨矣若皇子加官而冠以師傅保之稱此何義也予雖賢而可爲父之師傅保乎況有年方孩幼即加是官者尤悖理矣故英宗治平二年御史中丞賈黯力陳其非四月丙午詔止加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是也自此名正言順人無得而議宣政以後至以師傅保加之官豎其悖理尤甚矣　金史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皆正一品師範一人儀刑四海　元史百官志三公太師太傅太保各一員正一品銀印以道燮陰陽經邦國有元襲其名號特示尊崇太祖十二年以國王置太師一員太宗即位建三公其拜罷歲月皆不可考世祖之世其職常缺而僅置太保一員至成宗武宗而後三公並建而無虛位矣又有所謂大司徒司徒太尉之屬或置或不置其置者或開府或不開府而東宮嘗置三師三少蓋亦不恒有也　文獻通考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殷建官有六大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大則無）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因設所以不更各具本屬姑從時代都言之其大將軍自具本篇）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爲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爲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其半相爲）其太尉後改爲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加中丞（其御史大夫爲）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曹）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爲也而不見官屬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illegible]執禮法也）（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史遷除遷民戶祠祀農桑奏議辭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貨幣鹽鐵倉穀事）黃閣主簿（省錄衆事）

（掌閣下威儀）記室令史（掌上章表報優賞表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御屬（掌為公御閣下威儀）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屬史陳寵辟司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獨勤心物務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書舊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其大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晉有太宰太傅太保惟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曹（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泰初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長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遣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又溫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玄沖）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署同後漢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倅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為司空以盧諶為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事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餘官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荊為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屬東西閤祭

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惟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即置無則省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僚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亮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又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朏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有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時未有前例）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革弟觀又為參軍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卿兄弟故代皆為文士之華矣云）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左長史詔台佐加綬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史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史兼行參軍督護（其太尉司徒無二大屬官階同惟司空府官每降一階）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

長史（主吏）司馬（主將）舍人（主閤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與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參漏所主亦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爲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驃將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二大佐史則同大將府也）後周以太師、大傅、大保爲三公，而不見僚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後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宋亦如之。

太子太師

大戴禮：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大公爲大師。史記外戚世家云：漢高祖以商山四皓爲太子太師也。晉公卿禮秩：太子太師秩與卿同。晉官品令：太子太師品第三，舊規尚書令位在卿下，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後魏書官志：太子太師右從第一品上。薛綜讓少傅表：先生之建太子，必擇九德之師、六行之傅。晉書何劭傳：劭字敬祖，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待。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親萬機，選六傅，以劭爲太子太師，通省尚書事。職官分紀：唐貞觀十六年，太子太師魏玄成兢常進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玄成殂逝，遂亡一鏡矣。又曰：玄成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草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馮定爲太子詹事時，宰臣鄭覃兼太子太師，欲於尚書省上，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事文類聚：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唐職林：晉東宮故事，皇子詣崇賢門迎師傅。顏真卿改太子太師，李希烈陷汝州，盧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府，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容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唐本傳）盧鈞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舊唐書文宗紀：大和八年十月辛卯，以中使田全操充皇太子太師。甲午，皇太子見太師路隨於崇明門。茅亭客話：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繞軍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携莊宗諸子爲僧入蜀，投孟主，即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爲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爲名額，蜀人號爲太子太師。暨聖朝平伐，入見闕庭。有小師宗瑩，酷好爲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廢殘殆盡。宗瑩與院主元亮設謀，聞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裔，不合住川，由是爲所奏發遣赴闕。太師憂恚，卒于劒門。元亮與太師同日暴亡。宗瑩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寄食諸寺，中風恚，二三年間患瘡疥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文昌雜錄：太子太師張公昇，大中祥符八年歲在乙卯登科，熙寧九年丙辰終于許州陽翟縣里第。公起布衣致使相，自初仕至薨謝，歷一甲子，近世所無也。文苑英華：授宋王成器太子太師制（蘇頲）門下：孟侯之禮，雖歸於家；撫大伯之風，實尚於高節。左衛大將軍宋王成器，幼而聰惠，長則溫仁，禮樂同歸，質文相半，孝以爲政，每用因親，忠而立誠，所期尊主，故能樂於爲善，好在服儒，古義究以探微，登省臺而成賦，自奄有梁宋，作藩邦家，其儀孔臧，其德可大。朕之元子，當踐副君，以隆基有社稷大功，神祇（唐書作人神）僉屬，由是朕前懇讓，言在必行，天下公議（唐書作王公）誠不可奪，爰符立季之典，庶叶從人之願。況別爲九州，必資於牧伯；貞夫萬國，允佇於師傅。式副僉諧之求，仍光不拜之寵。可雍州牧、揚州大都督、太子太師，別加實封二千戶，賜物五千段，細馬二十疋，奴婢十房，金銀器皿二百事，甲第一區，良田三十頃，餘如故。主者施行。授信安王禕太子太師制（孫逖）門下：傳導元子，師長庶寮，必在正人，無非舊德。太子少師、上柱國信安王禕，宗室良翰，朝廷碩老，踐忠公而体立，節明肅而成用，頃膺大任，頻總中權，掌夏司春，是爲六官之長；戎兵禁暴，何止萬人之敵。睦親尚齒，念舊錄功，宜俟天秩之榮，俾極宮臣之位。可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勳封如故。唐陸宣公翰苑集：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傚？吾是以擬台階之老，選宗室

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敎諭撿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大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汧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敎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敘親則屬尊師範國勲無易其選可撿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勲如故李衛公集賜新授太子太師杜佑制　卿道崇德茂體方行正業成廊廟心存丘壑往以時事求還宰柄秉此難進確然莫奪雖遂乂辟之望實有鎮浮之益深惟元老想見高風師範之尊東宮莫二舉茲崇秩明昭有德公器斯在雅道有光宜略常謙即膺成制宋洪文安公集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父贈太子少師詠贈太子太師制　朕奉壇瘞於崇丘裒神祇之大報誕考貺祉交被幽明興言輔臣追念先德宜布褒榮之律少紓怵惕之懷具官某履信自持潛光不售揚名後世但知連屋以藏書教子義方果見肯堂之底法服在樞機之邃相予禋祀之成念餘慶之所蒙舉懋章而亟下儲宮極品師位最高尚其如存綏我異渥洪适盤洲集虞允文父祺太子太師制　蜀道文儒之林也在西漢時厥馬淵雲稟靈江漢擅聲四海後來仰之如慶雲景星當未聞父子繼美及致身鼎輔者我宋勃興異材間出高視前古世載其英具官某包括群書洋溢嘉聞登名月窟仕不隆振儲休子舍大其門閭光

踐鴻樞兼握政柄聚精會神景行變高宮師褒襚制墨未乾茲講神釐徧申郵冊以彰教忠之訓以慰顯親之心汝有知也尚歆享之洪浩鄱陽集贈太子太師制　勑惟天無私積德必報于公篤高門之慶臧孫聞有後之祥封爵義貫於一時勲名垂於萬世宜修傳家之福啓于同德之良苟非厚慭冊之褒何以示忠臣之勸左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洪遵故父任徽猷閣直學士左朝散大夫贈左光祿大夫謚忠宣晧德望儀於列辟問學肩於先儒十九年牧海上之羊風高蘇武之節八千里感朝陽之鳳咸推韓愈之忠方頑促召之音遽起云亡之歎獨有遺經之滿篋遂詒嗣子以承家躋于廟堂貳我樞筦肆厥延登之始爰加追賁之恩雖西清學士之班未究平生之蘊而東宮維師之秩允為窀穸之光歆我殊榮服之無斁可特贈太子太師餘如故鄭起潛立齋集端明殿學士別之傑故父宣義郎致仕已贈太子少師湜贈太子太師制　樞副之登章哉有子慭飾之命加乎其身具官某父某行著鄉評學推儒望瑾瑜內抱躬金韞玉之藏弓治親傳家有贏金之訓維予政地嘉爾義方爰陞扶於宮師用增光于家廟非特廣朕漏泉之澤抑亦表爾教忠之功靈其允歆禮則爲稱加贈王藺故父太子太師制　勑朕圖惟厥初莫先孝治二三執政爵位

既崇進顯其親累封疊寵茲其時矣太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爲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王藺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少師之道學識醇深氣節剛正儒術師之史事詞章繼於古人載馳華使之車任非不達適班文石之陛志乃克遂收其蘊蓄之餘貽爾賢哲之嗣參和公鼎益大德門茲正位於宮師庸增光於禰廟恩典彌渥尚其歆承可特贈太子太師陳靖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劄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祗臨方內游雷成象正位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惟賓寮之具爾獨師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群籍冀有確論上贊昌朝竊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之典則曰建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袞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未若就道德教孝恭此可以發智理於內也伏願陛下隆邦家之本考沿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允屬亦共貫於守成又惟陛下頒列藩房咸昭聖範歷試京邑之繁重備嘗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潜已重暉而合照故太宗皇帝英心專斷大略制權謂六傳而可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

位方在妙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俠七教已興之德業廣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弼率永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慄慄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者是知保傅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覩唐正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傅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識寡陋固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君秉鈞之元輔計之久長庶使左右周備輔旦奭之耆德羽翼漢室躋園綺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願臣適當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業禮經而偎曉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儻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太子少師

（六典太子三少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而教諭焉晉書惠帝以衛尉裴楷爲太子少師宋書太子）少師少保並晉置後魏書百官志太子少師右第二品上職官分紀後魏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瓜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諺祚者號爲桃弓僕射黃瓜少師　唐李綱拜太子少師時綱有脚疾不

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舁至閤下勅引入禁中問以政道又令輿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綱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必敎竭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古人以爲難綱以爲易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貞觀十三年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拜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避位優詔不許玄齡固讓乃下詔曰夫選賢之義無私爲本奉上之道當仁是貴列代所以引風通賢所以叶力卿忠肅恭懿明允篤誠草昧霸圖綢繆帝道儀形禮閣庶政惟和輔翼春宮望實斯在而忘彼大體徇茲小節雖恭教諭之職乃辭機衡之務豈所謂弼余一人共安四海者也宜聽此懷無煩固讓玄齡固不奉詔又詔曰玄齡德爲時秀位隆朝右業履恭儉志懷冲退頻表陳誠固辭執法朕旰食思治虛己欽賢方資啓沃共康兆庶豈得由其推尚用虧彝典便可斷表即令攝職太宗因謂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若成王幼小周公爲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使爲聖君秦之胡亥趙高傅之後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慘酷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習近又曰房玄齡拜太子少師時皇太子將行拜禮備儀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脩謁遂歸于家有識者莫不重於崇讓 唐休璟年力雖衰進趨猶銳時尚宮賀婁氏用事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養女以爲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爲太子少師爲時所譏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乾封初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 王起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如故以其家貧詔每月割仙韶院料錢三百千添給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唐書長慶中以兼太常卿趙宗儒爲太子少師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享不作爲至是中人掌教坊之樂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以爲事在有司執守不合關白而宗儒憂恐不已宰相責以懦怯不任事故換此散秩 舊唐書禮儀志總章元年二月皇太子弘幸國學釋奠贈顏回太子少師事文類聚元和以來宰相有兩李少師故以所居別之一曰靖安少師一曰永寧少師（職林）太宗議選舊德保護東宮乃以太子少師召蕭俛宋史職官志國初師傅不常設仁宗升儲置三少各一人參政李昉兼掌賓客及升首相遂進少傅此宰相兼官僚之始也丁謂兼少師馮拯兼少傅曹利用兼少保是時實爲東宮官餘多以前宰執爲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

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亦隨本官高下除授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以待前執政惟少師非經顧命不除若因遷轉則遞進一官至太師即遷司空天禧末皇太子同聽政乃以首相兼少師自後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開禧三年史彌遠自詹事入樞府乃進兼賓客已而太子侍立遂以丞相錢象祖兼太子少傅明年景憲太子立象祖兼少師彌遠以右相兼少傅未幾彌遠丁內艱象祖亦去位又明年彌遠起復遂兼進少師景定元年度宗升儲以賈似道爲少師文苑英華授唐休璟太子少師制 蘇頲門下君臣之道欽若從乂師保之寄人具爾瞻必在耆德共康庶政特進前行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上柱國宋國公致仕唐休璟自天錫夢維岳降精心竭忠公器包文武廟堂隆棟委以弼丞帷幄運籌推其決勝爰當宰任固辭揆職私第懸車耆年益壯公門軾爲朔見適聞求舊所期懷賢是切諭於三善況待正人營於百工執過元老宜紆几杖俾作鹽梅可行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散官勳如故 授岐王範太子少師等制 黃門贊翼皇儲允歸師保宗欽叔公諒屬親賢虢州刺史上柱國岐王範秘書監兼幽州刺史上柱國薛王業等明允篤誠溫良恭儉忠孝光於令典文儒偉於成業自爲我藩翰擁其干旌推閒邸伯之詩尤美魯公之政雖頒條是務而導揚無資因入拜於承明傳來儀於博望範可太子少師虢州刺史業可太子少保兼幽州刺史勳封等各如故主者施行 元豐懷遇集敕資政殿學士太子少保致仕元絳可特贈太子少師 勅進退之禮始終不愆存殁之恩褒榮宜稱肆頒明命閔錫故臣具官某和厚溫恭文采自飭政司密勿宿有將明知止已身厥惟嘉尚遺茲奄忽彌用盡傷厚往飭終加隆寵數尚其冥漠識我徽章可故太子少保充資政殿學士致仕趙抃可特贈太子少師 勅朕有爵祿以程天下之士惟賢才者得以備其尊崇生而都榮名殁而被餘寵非眞以稱公義維以盡于朕心具官某厚德足以鎮浮清名足以激濁行已事上始終潔完弱時老成寔朕良弼不復強起令其云亡錫茲襃嘉申我傷惻維爾有聞貴于無窮可 王之道相山大集追贈太子少師 勅于公以仁恕治獄老於尺曹而定國相漢栖筠以忠正事主終于御史而吉甫相唐未報不在其身則祉必施于後積善之慶神理不誣中大夫參知政事無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王簡故父任朝奉大夫贈通奉大夫之道以明練有爲之才抱剛毅不回之節服勤州縣有志事功曩在按撫保全鄉社寇不臨於一境活何止於千人嗟顏駟之不逢嘉臧孫之

有後令其次嗣翊我化鈞是以似之允典刑之猶在所憑厚矣知世德之靈長肆因授任之初申錫追榮之命升宮師之亞秩賁慈冊於幽扃尚其英靈歆此優渥可特贈太子少師　加贈少師　勅士有抱負器業砥名勵行自見于世而用之未盡者乃以訓其子今登元樞重我本兵之地則褒崇之典追報其親蓋亦理之宜而事之稱也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廬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王蘭故父任朝奉大夫贈太子太師之道學博而文贍材全而識明蚤收儒科洊階膴仕兩持使節風采猶存孰遇長塗位不配德克生賢佐始大爾門進亞公師爰頒命綍官品增峻用詔無窮可特賜少師洪文安公集賀允中父任承議郎贈左中散大夫璵贈太子少師制　人倫之孝莫大於揚名王者之恩允高於錫命睠弼臣之鼎貴即考廟以追榮其官某爲世聞人不躋膴仕種德百年之計非此其身遺子一經之傳克昌厥後方延登於政地亟加賁於泉扃儲位之孤師位爲冠尚營魂之未泯對茂渥以靈承　知樞密院事陳誠之父任右宣教郎致仕贈太子太師宏贈少師制　昊天有成命載賡郊祀之詩聖主得賢臣實賴精神之助肆裒嘉貺追寵禰庭具官某爾括節躬高明養氣見謂一鄉之善士不躋三接之康侯非此其身自信藏金之訓章哉有子立登樞筦之華屬茲豐禋可綏襃典即春宮之峻品冠夏冢之蘢班尚期如存歆我休渥李壁雁湖集姜特立父綬贈太子少師　爲人臣者以忠義殺身雖千載之遠聞其風而敬之矧先帝藩邸之臣義方所自耳目相接凜然如生因其子貴加之卹典尚何靳哉具官某故父某位不盡才忠能效節遺物之報在其後人依乘風雲事我聖考方掛冠於神武爰正位於泰宦視其恩數之當行孰若追榮之最急錫之新命畀以宮師豈特慈人子顯親之思亦以彰人臣死事之報英靈不泯光寵其承鄭起潛立庵集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金淵以新除封贈父已贈奉直大夫祖文贈太子少師制　共政登庸進兩府樞機之貳教忠崇報躋東宮輔翼之師孝莫大於顯親恩聿隆於錫命具官某父某含章獨善迪行素純踐履足配於先民寬厚自孚於仁里傳家有慶高駟馬於門閭知子甚明植三槐於門戶由爾義方之訓嚮吾肩寀之謀因嘗疊被於徽章茲用峻加於慈飾慶風雲之會渙寵渥以方新感雨露之濡發幽光而奚憾光綏厥後益永其承趙槩集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張化生墓誌　樂全先生男張方平銘　睢陽有隱君子清河公世家宋人自唐五季代藩帥擅勢豪傑多見縻用公曾祖堯以材略仕歸德軍

顯名東諸侯節度使皆倚以自重領亳州刺史行州事祖文概通經從使府辟爲軍事推官考嶠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擢第風表秀偉長民有政太宗皇帝臨軒召對嘉其器望選知鄆州賜之緋優以金佩搢紳以爲寵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今贈太子少傅少傅篤厚長者夫婦奉佛中身未有子相與精禱父之夫人夢天人乘空而降捧一嬰兒授之曰以是爲而子因娠生公幼而莊介不戲弄不嬉笑人莫敢狎侮稍長就學記誦強敏他日少傅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在六經也曰諾即習通諸經然非其好也他日又問盍婚宦乎曰諾婚而未宦少傅即世遂不復仕曰向者從父之命今姑從吾志賀業素厚悉屬之弟十餘年間廢蕩無餘一不爲問父之其子方平通顯于朝起至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天澤下逮自業流根公自大理評事太子中允太常丞歷尚書工部刑部兵部員外郎郎中至秘書少監以及今贈于領益部賜公階朝散大夫觧三司使賜公金紫皆特恩也家人奉章綬服以拜賜然不再服矣從子之官所至官舍入府門吏罷乃出僚吏無識者金陵錢塘春亭有林園樓墀可以眺望山川之勝未嘗至其所也其在京國鄉里亦爾獨處一室四十餘年世緣人事不以自累貪愛巧偽之爲平生不接于心術菲飲食衣至于不任補紉而後易蓋有常物不得輒有加者居處器用不易其舊夫人先公歿十七年夫人既歿不復見婦人之面孫娶婦入門隔簾一參竟不之識早歲猶有山僧野客問相見者晚歲悉不復接家有吉凶之事悉不復知其節孤峻如此尚書自錢塘丁太夫人憂侯朝京口錢塘淨慈寺老宿僧惟清待甚高聞公常日宴坐語其徒曰是公豈所謂得一切清淨功德莊嚴三昧者耶我爲善知識應爲發起宿世善根乃至丹陽請見公欣然接納清問數相見公竟別無叩問清告其徒曰是不可思議當知公已久植衆德本公住無所住耶公曰我住正住清曰公亦憶念耶公曰如是我正憶念從已得諸根清淨得大善寂力住無生法忍入甚深智慧往者雖子孫常所親近亦不知公所存由是乃知公遊方之外遠矣尚書早晏定省燕居侍坐語寒溫外未嘗及他因事警策必有深旨尚書自南京遷秦州慮公縈鄉里且迎侍道遠請于朝求假新除詔書三下公謂其子吾猶可行君命豈得取必也哉吾聞先人話前朝事要官重寄莫敢以便私辭命者吾從君在滑州官舍所居東壁見題名記曹侍中除滑州節度自降麻到官中間不浹日有如是促裝者耶既行左右舁輿公曰此何爲者尚書前白道人實多數易不足爲勞公曰吾從先人屢領郡矣見郡遣逆者白直不過

二十人。無兵卒也。自雇車乘。家人橐裝共載。令官長自奉乃爾。天下安得不困。吾平生未嘗用人力。今以老身使人肩輿往還五千里。竟不就輿。奉馬度隴阪。西人見聞莫不歎息。其義方大體如此。公自少無疾。不服藥。未嘗令醫胗脈。治平四年。歲在丁未。九月示疾。十月三日昧爽。寢適興居。曰東方明乎。吾其逝矣。言終而絕。彌日頂溫至手眉宇間。七日而斂。手足不殭。上聞嗟惻。使近璫弔。內司賻臨奠。以太子少師告第。享年八十有三。配仁壽郡夫人嵇氏。靜溫有賢德。公諱其字化生。化生云者。光少傅以是識其所生之夢也。王父贈太子少保。王母蘇氏。武功郡太夫人。妣劉氏。彭城郡太夫人。一子尚書公也。二女。長適士人蓋襄。次適比部員外郎蔡修。孫曰慶基。大理評事。熙寧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五日甲申。葬于宋城縣仁孝曲。孤子方平泣血銘。曰世報生身本如幻。如幻起滅非實相。智者明知起滅空。故離諸緣還自性。公植善根非一劫。宿集衆德妙莊嚴。現有眷屬常遠離。雖在家居已明脫。癡愛所生諸煩惱。不可汙染如蓮華。不修觀行常寂然。是則名爲真宴坐。常正定中無依慧。萬行非功自成就。是則名爲真功德。河沙無量空無邊。淨智妙明非識想。豈與色聲共生滅。來如月影水中圓。去若浮漚歸海性。金剛堅固無有壞。須彌盧山不動搖。離一切相清淨身。超越假名出三界。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汪會元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屈三顧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　二支

師

太子三師

禮記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又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數類太子三師三少是為六傅（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也又曰六師）晉史曰愍懷建宮乃置六傅三太三少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五隋書百官志太子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翼皇太子唐書百官志東宮官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從一品掌輔導皇太子每見迎拜殿門三師荅拜每門必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

恐後名惶恐再拜太子出則乘輅備鹵簿以從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從二品掌曉三師德行以諭皇太子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自太師以下唯其人不必備（光天元年開府置令丞各一人隸詹事府尋廢）唐六典太子太師一人太傅一人太保一人並從一品下史記秦孝公使商鞅設法而黥太子師傅則秦有其職也漢氏唯置太傅秩二千石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員後漢太子太傅秩中二千石掌輔導太子禮如師不領官屬至魏太子太傅為第三品漢魏故事皇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皆為書不曰令太傅於太子不稱臣晉初東宮不置詹事事由二傅少傅立草太傅書真以為儲副體尊遂命諸公居之而本司位重或行或領也咸寧中備六傅之職朗陵公何邵為太子太師避景帝諱改為師安豐侯王戎為太傅武陵侯揚濟為太保其後或置或省懷帝為太弟又備六傅東晉明帝在儲宮置保傅之位而無二師晉令太子太保品第三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銀章青綬宋齊梁並不置後魏北齊置之正第二品號東宮三太後周不置隋氏置之正第三品皇朝因之而加其秩太子出則乘輅備儀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至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焉冊府元龜長孫無忌為司徒定策立晉王為太子太宗以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蕭瑀為傅保制曰明兩之重寔固宗祧輔導之職莫先師保是以呂望召奭騰芳於有周叔孫玄成繼美於隆漢司徒趙國公無忌器範宏邈風鑒夷遠材稱棟幹地兼姻戚佐命之功勒乎鍾鼎論道之譽穆乎台槐股肱是屬邦國攸賴教諭少陽僉望斯在司空梁國公玄齡體業忠肅識具弘通誠著霸圖功宣鼎業奉上之節所懷必盡益國之事知無不為必能厲茲六行審喻三善特進宋國公瑀操行清約識局貞正夙受先遇早升朝右立身之操必在於直道體國之心無忘於忠義輔翼儲貳望實攸歸無忌可太子太師玄齡可太子太傅瑀可太子太保又以黃門侍郎褚遂良為太子賓客鄭氏譚綺稱太師太傅太保曰春宮三師唐會要皇太子見三師禮貞觀十二年七月禮部尚書王珪兼魏王師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泰昨與珪相見若為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荅如儀說王問珪忠孝珪荅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荅曰漢東平王蒼云為善最樂上曰我嘗語泰汝之事師如事我也泰每先拜珪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謂房玄齡蕭瑀曰太子三師以德導人者也若師禮卑則

太子無所取則於是詔令撰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其年皇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有奪嫡之漸內外疑議上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謇無踰魏徵我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及草詔曰徵其辭乎皆曰徵已拜侍中必不受師傅上曰徵識吾此意當不固辭及詔為太子太師徵自陳有疾詔荅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卿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即拜而奉詔其年四月英公勣為特進太子詹事仍同中書門下三品上謂勣曰我兒新登儲兩卿舊長史今以官事相委故有此授屈資勿怪也以孤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詞以謝是月詔宰臣劉洎岑文本褚遂良往東宮與皇太子遊處為賓客初洎上疏以皇太子初立宜尊師重學與正人遊故上嘉歎其行焉大和八年十月太常禮院奏今月十七日皇太子與太師相見請前一日開崇明門內外門所司陳設依奏開成三年四月勑宜令師保賓客詹事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每至朔望日仗下後與前件官詣崇明門謁見皇太子其一官兩員已上者任分番如遇陰雨休假及輟放並權停其年八月勑太子太師鄭覃每月與賓詹左右春坊五品已上官謁見皇太子宜令每月更

添一日。以二十六日。二十二日。詣崇明門謁見。若遇陰雨休假。及輟朝放朝。即取以次雙日。餘准今年四月勅處分。九月勅太子太師及東宮官。每月二十六日。詣崇明門謁皇太子宜停。

師氏

書顧命篇師氏。（註師氏。大夫官。）周禮地官司徒。師氏。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元豫章熊朋來集師氏之官。諸儒或以為周召之職。公孤之副。愚按武王之在牧野。固以亞旅師氏。敘於司徒司馬司空之下。則公孤之外。別有師氏之官。故其秩為中大夫。為上士。會同軍旅。王舉則從。使虎賁兵服之士屬焉。皆不忘牧野時。宋呂東萊集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煩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斷章片辭。邈不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為箴曰。若昔忠臣。格君之非。啓心沃心。日化月移。雖有嘉猷。情或未信。勢疎地遠。千說一聽。蒼周之興。稽古建官。左右賢俊。治格多盤。時惟師氏。詔王以媺。巽以入之。曰義曰理。原念媺惡。水火背馳。火盛水竭。媺勝惡微。燕閒穆清。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性復其源。善迎其端。輔翼聖學。功不可刊。侈麗之欲。將發復止。暴慢之虞。將萌復已。師師之諫。惟一惟精。君失無迹。我諫無形。於惟辟王。獨制萬衆。必求唉賢。舉以自近。旦承暮撕。前賛後襄。義體默移。其道大光。苟不鑑此。正直屏弃。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堂下日遠。堂上日高。雖復虛宁。烏知民勞。聖人復作。斯理不易。小臣司規。敢告執戟。

國師

馬明叟實賓錄。漢王莽以劉歆為國師。歆後自殺。更以訢為國師。（莽傳又號國師云。）後魏劉延明。隱居酒泉。教授為業。蒙遜禮待。月致羊酒。牧犍尊為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本傳。）梁書王承傳。承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後為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為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之有也。宋史本傳。宇文虛中。建炎中。資政殿大學士。為祈請使。使金國。為金人所拘留。虛中有才。金人加以官爵。後累官進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為國師。元史鐵歌傳。憲宗尊鐵歌叔那摩為國師。　張立道傳。立道奉使安南。傳上命。曉之。日煿曰。公。大國之卿。小國之師也。

龜茲國師

晉書鳩摩羅什傳。羅什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

三帝國師

唐張說集。大通禪師碑。詔請西來。趺坐覲君。肩輿上殿。屈萬乘而稽首。灑九重而宴居。傳聖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無臣禮。遂推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

天使國師

岳珂桯史。宋施宜生。福人也。後為虜中禮部尚書。方顯時。有龜山僧至其國。言于亮。而尊顯之。俾乘驛至京。東視海舟。號天使國師。

三藏國師

元史本紀。至順二年。特命沙津愛護持必剌忒納失里。為三藏國師。賜玉印。又釋老傳。其年。又賜必蘭納識理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三藏國師。

灌頂國師

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十二月。西域僧加剌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玉印。

高麗國師

高麗圖經。國師之稱。蓋如中國之有僧職綱維也。其上一等。謂之王師。王見則拜之。皆服山水衲袈裟。長袖偏衫。金跋遮。下有紫裳烏革鈴履。人物衣服雖略與中華同。但高麗人大抵首無枕骨。以僧視髮乃見之。頗可駭訝。晉史謂三韓之人初生子。使以石壓其頭。令扁。非

也。蓋由種類資稟而然，未必因石而偏。

詔爲國師

佛祖統紀云北齊文宣詔高僧法常爲國師又勑要廷法師爲大統尊爲國師。武后勑神秀禪師入京行道歷三朝皆禮爲國師。肅宗詔南陽惠忠禪師入見號稱國師。代宗詔南岳法照爲國師。憲宗賜沙門知玄悟達國師封澄觀大統清涼國師。吳越王錢俶奉沙門德韶爲國師。

宗師

王海漢平紀元始五年正月祫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召助祭禮畢封孝宣曾孫信等三十六人爲列侯餘益戶賜爵金帛補吏各有差詔曰惟宗室子皆大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莫能相糾或陷入刑罪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盖聞帝王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堯睦九族舜惇敘之朕以皇帝幼年且統國政惟宗室子皆太祖高皇帝子孫及兄弟吳頃楚元之後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雖有王侯之屬莫能相糾陷入刑罪教訓不至之咎也傳不云乎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其爲宗室自太上皇以來族親各以世氏郡國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二千石選有德義者以爲宗師考察不從教令有冤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書言宗伯請以聞常以歲正月賜宗師帛各十匹。東漢書李通傳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九尺容貌絕異爲人嚴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劉歆好星歷讖記爲王莽宗卿師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李守爲莽宗卿師） 盧植獻書竇武曰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召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崇訓導之義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强幹弱枝之道也。晉武帝紀咸寧三年春正月丙子朔詔曰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常 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汝南王亮傳晉宗室盛無以統攝以亮爲宗師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梁王彤亦爲宗師彭城王紘領大宗師東晉有） 魏書官氏志初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辨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自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儀。職官志宗正統皇族宗人圖牒哀帝省并太常。元魏天賜元年十一月命宗室置宗師（八國州郡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太和二十二年以彭城王勰爲宗師有不遵教典隨事以聞西魏廣陵王欣爲大宗師。後周有宗師中大夫。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總攝別爲團伍。會要詔宗緒之情義越常品宜有旌異以明等級天下諸宗姓任官者宜在同列之上無職任者不在徭役之限每州置宗師一人以相統攝。文苑英華庾信杞公讓宗師表。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臣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伏奉綸音心䰟震讋臣聞光分四岳是以望秩山川舜命九官是以光華日月必須易（一作儀）刑以德明試以功乃可協和萬邦咸熙庶績臣幼無學植長闕才成鴻都之門不能定其章句雞鹿之塞無以名其碑碣憑天漢之派水附弱木之分枝東岳則朝宿有名南宮則門闌有籍在臣庸劣久知滿盈武陽以功臣之重特拜宗卿東平以母弟之尊超登上將臣有何德能兼此榮臣早傾庭蔭曾未扶墻母氏慈訓哀矜劬勞苦甫及成人復無捐棄凡筵如在忽離鞠育之恩終天無報叩地難任欲草土丘陵終身塋域霜露申履時之感鶯雀展迴翔之心不悟天澤沛然謬垂提拔當今玉燭調和既非金革之世璿璣齊政豈忘松檟之餘況復一枝踐曲終危九層之臺一服岑蹄必傷千里之駕。皇帝欽明文思光宅區宇禮格四方無容奪臣此志孝治天下自當哀臣此情太宗爲師更求同姓之國元戎參乘別選賢能之臣伏願覽青蒲之奏曲允微誠詔鳳凰之池特收嚴召則天慈無濫私願獲從臣之容身便當有地不任荒悚戰懼之誠謹詣朝堂奉表以聞。

諸侯師

東漢書劉般傳般少時篤志修行講誦不怠建武八年東至洛陽脩經學是年光武下詔封般爲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徙封杼秋侯十九年行幸沛詔問郡中諸侯行能太守薦言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帝聞而嘉之乃賜般綬錢百萬繒帛二百匹。唐柳宗元集送班孝廉覲省序。 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爲諸侯師。

先師

禮記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亦可以爲之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注謂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 有國故則否（注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 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注告先

（聖先師以器成）天子視學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注興舉秩常職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不親祭者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東漢書孔僖傳章帝過魯幸闕里祠孔子帝謂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儒學傳序太宗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為先聖顏氏為先師孔氏釋錄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建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于學以夫子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尊孔子為先聖以顏子為配高宗顯慶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又准貞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為先聖更以左氏等二十一人與顏子俱配尼父太學並為先師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為先聖遂出孔子為先師顏子左氏為從據漢魏以來取舍各異顏子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求其節文遞有得失所以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康成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紕繆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至教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自漢以降奕葉封侯崇奉其聖迄於今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

令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開元八年李元瓘奏稱先聖孔宣父廟先師顏子配坐十哲列象七十子圖形于壁唐摭言開元五年九月詔曰古有賓獻之禮登于天府揚于王庭重學尊師興賢進士能美風俗成教化蓋先王之繇焉朕以寡德欽若前政思與子大夫復臻于理故他日訪道有時忘飡乙夜觀書分宵不寐睎專經之義篤學史之文永懷覃思有足尚者不示褒崇孰云獎勸其諸州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宜令引就國子監謁先師學官為之開講質問其義宜令所司優厚設食兩館及監內得解舉人亦准此其日請資官五品已上及朝集使往觀禮即為常式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朕所望於習才也事物紀原唐書劉伯芻傳伯芻子允章咸通中為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則茲禮起於唐懿宗之世劉允章請也又選舉志曰開元五年使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師是則開元之禮第施於貢士而咸通時允章所請緣開元貢士之禮而為之制也唐會要云開元五年五月八日也摭言又以為九月誤樂府詩集

脩先聖先師歌　無名氏　誠夏　經國立訓學重教先三墳肇册五典留篇關鑿理著陶鑄功宣東膠西序春誦夏弦芳塵載仰祀典無騫周子

遺文告先師文　敢昭告于先師兗國公顏子爰以遷脩廟學成恭脩釋菜于先聖至聖文宣王惟子睿性通微實幾於聖明誠道確夫子稱賢謹以禮幣藻蘋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饗宋楊誠齋集謁先師鄒國公文言聖師者必曰孔孟言亞聖者必曰顏孟其諸生也初學為邑視事之三日而首謁於先師禮也

筭學先師

（宋史本紀大觀三年詔筭學以黃帝為先師風后等八人配饗巫咸等七十人從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二支

師

儒師性理字訓覺其後覺傳道授業為人模範是之謂師韓詩外傳智如源泉行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禮記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博習不能安禮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游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壞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

為人師也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　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師無當於五服五服不得不親　禮運曰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論語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温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集成云曰故者昔之所已得者也新者今之所始得者也昔之所得雖曰既為吾有然不時加反復尋繹之功則亦未免廢忘荒落之患而無所據以知新矣然徒能温故而不能有以得夫前日之未得者則見聞雖富誦説雖勤亦若無源之水而已其積雖多終有窮盡亦將何以授業解惑而傳學者無已之求哉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者正謂此耳惟能尋繹其所已得昔而每有得於其所未得者焉則譬如觀人昨日識其面而今日識其心矣於以為師其庶矣乎夫子之言所謂可云者正所以明夫至此者不足以為師非以為能如是而為師有餘也且昔程子晚年自言吾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其意味則今之視昔為不同矣此温故知新之大者學者以是為的而深求之則足以見夫義理之無窮矣　南軒曰程子有云如此處極要理會若只認温故知新可以為人師則氣象窄狹矣學者非此一端庶幾可以味聖賢之辭意）孟子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註王勉曰學問有餘人資於己不得已而應之可也若好為人師則自足而不復有進矣　南軒曰學莫病於自足古之所謂師者學明行脩人從而師之而非有欲人師己之心也人師乎己從而以己之善善之其答問論辨之際亦有互相發者故教學相長也若有好為人師之意則是乃矜己自大之私萌乎其中欲以益於人而不知其先損於己此其所以可懼也）荀子脩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庸衆驚散則刦之以師友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無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盲辯色以聾辯聲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　禁

辱篇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爾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耻隅積亦呥呥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儒效篇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云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云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情矣有師法則隆性矣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　致仕篇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説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樹落則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　解蔽篇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市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者兼物物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

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非其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故學者以聖王為師案　性惡篇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檃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礱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　大畧篇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　正論篇曰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　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云開者蓋漢景帝諱啓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責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不正此云紂臣當是說苑誤又戰國策趙有左師觸龍說太后請長安君質秦豈須與古人同官名乎）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蹷顛蹷猶言周回也新序作竭走而趨之）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　楊子問明篇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學行篇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又反）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蹶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　淵騫篇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穀梁傳昭公曰子既生不免於水火者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為飾成童八歲已上者也）就師問方而心不通師之罪也子家子既為人師凡不可示訓之事切不得妄為　周子通書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矣（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朱子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者之中去卻兩件剛惡柔惡卻入剛柔二善之中擇中而主焉　自暴者便是剛惡之所為自棄者便是柔惡之所為）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莫不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卽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卽易之四象易又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為火水金木而卽其中以為土蓋道體則一而人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朱子曰或疑善惡二字是虛字如易之吉凶今以善惡配為四象不知如何曰是物皆有兩端自人心言之則有善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子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只消如此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邵子卻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細推至於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縱橫變動無所不可漢儒衍十二辟卦分十二月邵子推又別）東漢書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張光論律準蓋數術家語也豈惟數術而道何不然心悟獨見與庸衆異耳目既得者無傳未得者無教古人所以歎絕學之難繼微言之難識也然而精不極不為思物不驗不為理三代以前用力於是道者多矣觀周孔所以教不可言無傳顏曾所以學不可言無師秦漢雖殘滅士猶欲思而不得欲求而不至也其後益下急而不思棄而不求其道廢絕故有此論自是以後偶然得者誇而無傳汎達者傲而無師則此論乃為障道之面墻而心悟獨見者至理之蠹賊也學者可以懼矣　唐繪張籍字文昌與韓愈書愈答曰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

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前書謂吾與人論不能下奪若婞勝雖誠有之抑非婞已勝也婞已之道勝也非婞已之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之道傳者若不勝則無所爲道忘筌書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之師也夫師無他以其道導之是以非我而當然則師者師其是而已矣以爲是而謹守之所以肖之而小天地肖易則已小人肖天地則又小如珠之肖月則又小是不能用其師而爲師之所用乃墮於形數之內所以上達者用其師而不用於其師孟子故未得爲孔子徒以其私淑諸人孔子當仁不避於師所以賢於堯舜師徒能使人向已既向則忘反何以能中行獨復是則獨有之學超乎象帝之先非肖其師而墮乎形數之內者可至也孔子學易莊子雕刻衆形者是皆師造化也至役造化而不役於造化則亦何常師之有役造化則當先歷試於能移我者而因以觀其機焉機既洞然不匿厥旨然後役造化如金也天地清氣之所生其所自來本清氣也至取師則不師清氣而師於火以火能克我而勝之動爲所移而鑠也若經百鍊而火自消金不消是真金也其剛可以役造化矣剝極而碩果乃出是剝者聖人之師也夫嗜慾爲德性命之尤是必有至機焉蹈其機而不悟者乃所以取德者其機而無隱者皆所以致養能使德性命之情者乃若貫魚而在宮又承寵焉而無不利則能德人於機已發矣非獲碩果不能與於此果結實之名陽精之成實者碩之爲大如大中大正之稱所以別異於常果常果俟種植栽培乃成碩果則獨成於天矣剝極而無我則見也然通子之學在磨不磷涅不緇非遠於磨且涅也何則磨涅乃吾師磨涅而尚緇磷則可乘是而觀其機至不緇磷則獨運造化矣然則有繫者皆蹈緇磷之機見熄則無取無取則無繫斯不若匏瓜有區區之小已則孰爲緇磷哉剖造化之機者如斯而已如是乃能用太易而不爲易之所用貫魚又之五陰蓋色臭味之品其數皆五而宮人則其所大態自后以下其品亦五皆嗜慾之能德性命之情者如是者皆薦天地之和以養吾性命之情斯爲碩果之効非能用造化者未可以與於此碩果復能生乾豈非至大者我宋陳默堂集陳淵曰昔者孟軻著書七篇其末章歷叙堯舜至於孔子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而其終繼之以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意以謂道之在天下自古自今無適不然必有人焉發明而推行之然後傳之萬世而無弊是數聖人者道之所賴以傳者也道固不窮傳亦無盡由孔子而來至于軻猶可以耳目接也得其傳者非軻而誰故自

漢迄唐知道之士如揚雄韓愈莫不推尊孟氏而世之言道者亦必曰孔孟孔孟云者明其無二致也豈諸子百家之所可擬歟近者陛下詔天下學者當以孔孟爲師無所偏執此誠萬世不可易之論也然孔孟之言載在方冊昭如日星有目者之所共睹有心者之所共知其要焉在豈非所謂大中至正之道乎大中至正之道則孔孟之所以爲孔孟也若夫諸子百家之學或蔽於人而不知天或蔽於天而不知人或蔽於爲我而不足以及物或蔽於兼愛而不足以成己幽明殊歸內外不合於是詖詭譎怪之論興詖邪淫遁之辭勝而大中至正之道始不行矣今欲學者以孔孟爲師則必使之知大中至正之道自更科以來天下學士無所適從若朝廷尚不免以文章取人謂宜明詔有司審所去取毋溺於諸子百家之說唯大中至正之道是從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志復行於今豈唯今日學者之幸將天下後世實幸張橫浦心傳錄孔孟爲學者師宗其於門弟子最能善誘觀孔子於子貢子路曾子及孟子於公孫丑公都子告子其語言答問處皆有曲折深意警悟人處甚多學者當体認之真自有益程氏遺書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脩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爲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楊龜山語錄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何以爲準太平御覽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僻之道塞焉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劉公是先生弟子記畏之斯師之矣樂之斯友之矣是故師之者雖死不倍其道誠以爲是也友之者終身不貳其義誠以爲當也隻而言道必得輕焉强而言道必得爭焉輕爭之人不可以爲師師無輕者也師無爭者也李延平語錄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深淺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也孟子之後道失所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

徒成群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耳謂之熄焉可也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賤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變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為之大哀耶性理會元伊川云温故則不廢知新則日益斯言可師也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也 范云温故而知新者進德脩業而不已也師者人之所取以為益也未有不自益而能益人者也温故者月無忘其所能知新者日知其所亡也揚雄曰其動也日達其所先而好其所新若此則可以為師矣朱子語續錄去聖既遠天下無師學者必因書記語言以知理義之精微知之固道也不然則為溺心志之大穽矣晦翁漫說皇朝師道始於泰山孫先生石守道尹師魯諸人近世若呂伯恭朱晦庵亦可謂盛矣伯恭以殘膏賸馥寓於左氏一書活句後人每三歲大比取秋薦登春科多其遊從晚而講明經學將貽不泯惜乎不假之年其書未成而伯恭遽下世矣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今猶賴有晦庵嘉惠多士或云伯恭之致疾蓋自文海云師友雜志陳瑩中諫議嘗言凡為學者師弟子之間如善財之參善知識可也善財初見文殊文殊令見德雲吉以鮮脫門且云惟我知此又使別見一知識焉當是時也德雲不自以我為盡善善財

亦不以德雲為非亦不疑德雲之言而復見一知識如是展轉至五十三人故能師不以為私惠弟子不以為私恩今則不然教者惟以我說為然學者惟以師說為是故皆卒至於敝溺不通而遂至於大壞也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尚書漢定伏生求書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漢書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倪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倪寬為之褚大笑乃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也 龔勝既歸鄉里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睦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漢書 申公魯人以詩經為訓以教王臧既受詩趙綰亦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類說漢翼奉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傳學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焉明史實賓錄漢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王通曰九師興而易道微冊府元龜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也（鄢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除謂脩飾拂除也）設除侍（謂豫備器侍也侍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固者謂再三留之）心內不平（恨其去也）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也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文禮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慚 許商從周堪受尚書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為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為言語重泉王吉少音為政事齊炔欽幼卿為文學（依孔子弟子顏回以下為四科也炔音桂）王莽時林吉為九卿自表上師家大夫博士郎吏為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為博士徒眾尤盛 孔奮字君魚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言魚之道已過於己也位至武都太守 杜林扶風茂陵人初為郡吏光武徵拜侍御史林少好學時稱

通儒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常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又曰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 歐陽歙字王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徒坐贓千萬下獄 鍾興汝南人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光武詔定春秋章句以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為無功不敢受爵光武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功大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 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為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士而已造從之 姜肱字伯淮博通

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再徵不就及終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張霸字伯饒蜀郡人就長水校尉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學焉。　孫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壠畔以追之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謝夷吾為會稽督郵太守第五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侍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武游戲不肯讀書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　廖扶汝南平輿人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數百人公府辟召皆不應太守謁煥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然因號為北郭先生。　劉祐字伯祖中山人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為主簿郡將小子嘗出錢付之令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書具與之因白郡將言郎君年幼可入小學而但傲狠遠近謂明府無過庭之教請出授書郡將為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　羊弼為博士何休師之先是博士李育作難左氏四十事又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育卒休與弼追述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又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曰休講辭受於師乃宣此義不出於己此

言為允。　包咸會稽人習魯詩論語太守黃讜署户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　樓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為左中郎將諸生著錄九十餘人及卒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鄭玄字康成北海人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傭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黨錮解時玄年六十弟子何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及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其門人山陽郗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並著名於世玄位至大司徒。　孔翀會稽人為豫章太守東陽人許孜年二十師事翀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翀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　祁嘉酒泉人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　張重華徵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

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十餘人張天錫謂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嚴植之為騎兵參軍事高祖天監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得成喪焉。　後魏劉獻之博陵饒陽人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云義例已了細不復須解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孝文詔以典內校書徵之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海內皆曰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經通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　常爽字仕明河內人宣武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厲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爽不仕時人號為儒林先生。　徐遵明字子判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庭經六年又撰春秋義章是後教授門徒蓋寡久之為盛每臨講座

必持經執疏然後敷陳其學徒至今寖以成俗遵明講學於外二十餘年海內莫不宗仰孝莊永安中遵明為亂兵所害出帝永熙二年遵明弟子通直散騎常侍李興表曰臣聞行道樹德非求利於當年服義復仁豈邀恩於沒世但天爵所存果致式閭之禮民望攸屬終有祠墓之榮伏見故處士兗州徐遵明生在衡泌弗因世族之基長於原野匪乘雕鏤之地而託心淵曠置情恬雅處靜無悶居約無憂故能垂簾自精下帷獨得鑽經緯之微言研聖賢之妙旨莫不入其門戶踐其堂奧信以稱大儒於海內擅明師於日下矣是故眇眇四方知音之類延首慕德跂踵依風每精廬暫闢杖策不遠千里束脩受業編錄將踰萬人固已企盛烈於西河擬高蹤於北海若慕奇好古愛客尊賢龍吏游梁紛而成列遵明以碩德重名首蒙禮命曳裾雅步眷同置醴黃門李郁具所知明方申薦奏之恩遽全守堅之志潛居樂道遂往不歸故北王入洛之初率土風靡遵明確然守志忠潔不渝遂與太守李湛將誅叛逆時有邂逅受斃凶險至誠高節湮沒無聞朝野之士相與嗟悼伏惟陛下遠應龍序俯執天衷每端聽而忘昃常坐思而候曉雖微功小善片言一行莫不衣裳加寶玉帛在門況遵明冠蓋一時師表當世溘焉冥沒旌紀寂寥逝者長辭無論榮價文明叙

物致屬斯在臣託迹諸生親承顧眄惟服膺之義感在三之重是以越分陳愚上諠幄座特乞加以顯謚追以好爵仰申朝廷尚德之風下示學徒稽古之利若袞監昭回曲垂矜採則荒墳千載式賁生平卒無贈

李謚涿郡人博通諸經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門生為之語曰青成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書稱璩發摘功方之壺遂後舉秀才不就

隋蕭該蘭陵人尤精漢書撰漢書音義包愷東海人兄愉明五經愷傳其業又從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于時漢書學者以蕭包二人為宗匠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愷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

唐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博通五經為侍御史坐彈中書侍郎李義府左遷華州司戶秩滿家于昌樂聚徒教授母終遂不復求仕

唐鄶柳并字伯存與劉太真尹正闗士和授業於蕭穎士而并好黃老穎士嘗曰太真入吾室者也斯文不墜寄是子云正傳聞強識士和鈎深致遠吾弗逮已并不受命而尚黃老予亦何誅

柳宗元字子厚肅宗時南方為進士者走數百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為文辭皆有法世號柳柳州

韓愈字退之憲宗時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受皆稱韓門弟子

六帖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醫樂賤工能尊其師著九經師授譜詆其違

尹和靜言行錄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詳見易書詩秋禮并字　諸儒傳授）

言行龜鑑胡安定明道景祐間先生與孫明復石守道三人以師道自任而先生之徒獨盛在湖州學弟子往來嘗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間建太學于京師有司下湖州學取先生學法行之太學皇祐至和間以先生判國子監執經座下生徒千餘人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教育諸生皆有法

呂榮公（希哲）字原明從胡先生於太學與伊川俱事先生居並舍公少伊川一二歲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又與同舍黃公履邢公恕相友善一時之士不遠萬里皆來師之學者相與必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弟子也

劉執中（彝）福州人先生在湖學時從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熙寧二年彝召對上問從學何人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數千人上曰門人今在朝為誰彝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

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殆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學遂厭科舉之業卓然有求道之志先生嘗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又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以斯道自任其教人之法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自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接人溫然無賢不肖皆使之欵曲自盡聞一人善咨嗟奬勞惟恐其不篤人有不及開導誘掖惟恐其不至望其容色聽其言教則放心邪氣自不容于胷中

劉質夫（絢）自髫亂即事明道先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為異端所惑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不離學每瞀悶時正坐端襟意氣即下既卒明道以文哭之曰遊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君子者幾希使師聖稱之曰明道平和簡易惟劉絢近之

尹彥明（焞）年二十師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元祐黨人彥明曰此尚可以干祿邪不對徑出

朱光庭（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

游定夫酢伊川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弟子教之召公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伊川謂公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

楊中立（時）調官京師往潁昌從學于明道南方高弟惟游定夫謝顯道與公三人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異學獨楊謝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夷狄惟楊謝二君長進中立歸明道送之出門因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定夫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外之雪深一尺

晦庵先生年十四而孤受學于胡原仲劉致中劉彥冲三君子之門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登第後同安主簿秩滿歸不遠數百里徒步從學於延平李先生時年二十四矣先生初亦學於李先生只說不是從游累年精思實體而後學之所造益深專精致誠晝夜不懈至忘寢食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

南軒先生張（栻）字敬夫穎悟夙成既長往從胡公仁仲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益自奮厲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早夜觀省性理會元或曰濂溪先生傳太極於穆脩脩傳

於种放放傳於陳摶此殆其一師也非其至者也（五峯通書序）師道不立學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明道撰墓志）程公珦見濂溪氣貌非常人知其為學知道使其子顥頤往受學焉程公二子卒唱鳴道學以繼孔孟不傳之緒世所謂二程先生者而其原蓋自先生發之也（濂溪行錄）呂希哲始與程顥俱事安定胡先生希哲察先生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而明道程先生皆與希哲遊（行狀）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明氏傳家錄）蘇昞字季明從橫渠甚久以其文彙為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朝廷事自有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所不宜言者唉（明氏傳家錄）伊川自涪陵歸學者凋落多從佛事獨龜山與謝顯道不變因歎曰學者皆荒於夷狄矣時呂原明游定夫皆重佛教（語錄）孟原來從伊川又為王氏學舉業然伊川之葬門人畏黨禍莫至獨厚與尹張邵傳送焉（邵見記尹公語）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唱天下而升堂覩奧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楊中立）三人公年七十餘時天下多故或說當世貴人（指蔡卞）以為事至於此必敗宜大引耆德老成置上左右遂以秘書郎召到闕下遷著作郎（龜山行狀）張繹字思叔伊川歸自涪陵思叔始見先生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呂氏雜志）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有學禁伸毅然為親承之計伊川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執贄凡十反愈恭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先生嘆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進士狀）南軒先生見五峯五峯辭以疾他日見孫正孺而告之正孺道五峯之言曰渠家好佛某見他說甚先生方悟前此不見之因於是再謁之語甚相契遂授業焉先生曰某若非正孺幾乎迷路（語錄）胡叔器問象山師承晦庵曰他每天資也高不知師誰然也不問師傳人學多是就氣稟上做便偏了（語錄）劉彝諸賢之從安定也水利等學悉施之政以淵篤簡諒稱者終始操履無一瑕玷所守為何如邪明道兄弟之從濂溪也躬行踐履不愧屋漏雖罹貶竄大節凜然正大之學賴以壽其傳焉所守為何如邪呂與叔橫渠之門人其所以復從程氏於橫渠已亡之後非師死而遂背之也橫渠二程其道一揆始學於關中卒業於伊洛矣克己一銘足以見與叔之所守者焉劉質夫輩二程之門人伊川以質夫為信篤守固以未公挾為志不渝於金石亦可見矣張思叔祭伊川一文亦足以見不背師之意焉東坡之於廬陵門下士也六一文集一序豈負廬陵語耶上皇帝一書歷詆新法則守道之所由見矣少游之於子瞻門下客也為劉氏左袒之唱從東坡者寬少游焉坐黨貶逐大節不渝則守道之所自見矣徂徠泰山之門人也慶曆一詩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徂徠者猶徂徠之於泰山也元城涑水之門人也語錄一書所守可知其門人之所以事元城者猶元城之於涑水也龜山之於二程了翁之於龜山師友淵源粹然可觀皆不至於上負天子而下負其所學則士之所以儀刑二公者抑可知矣自安定濂溪以來其門人弟子學識優劣雖有輕重而士君子一切取之不欲為區區優劣之論者以其皆有所守耳獨介夫之於金陵力詆新法若背師學然天下大義之所在君子不以罪介夫而罪金陵金陵當國時託儒文姦聲譽譪然雖司馬歐陽諸公亦尊敬之豈特一介夫耶新法一行公論凜然易逆一圖適足以見介夫守道之篤未可以呂步舒事為比而訾之也惟我本朝天涵地育愛惜人才作成善類營創黌宇妙選師儒真億萬年之閎規也師道明於上師教修於下蓋自天子之學至於一郡之學彬彬然文風大盛異材秀出胡安定主國子監而師儒得人不惟見推美於一時至朱光庭上擇名師主太學之請於元祐間猶據此以為誇美胡安定之在湖學以治道名齋條舉兵民水利之目而當年品藻後日悉為名臣它如二程橫渠之在伊洛朱熹張栻之在東南人皆取人才之在下者收拾之相望百年而道學賴以講明人才賴以宗主迹其所以大抵明道以立師儒之本用情以洽師友之交自今觀之為种穆之學者曰周子之圖出於种穆為伊川之學者曰周子之圖不出於种穆為橫渠之學者曰橫渠之學不出於二程為伊川之學者曰橫渠之學實出於二程夫程子之學得之周子周子之學得之孟子而橫渠則自程子發之此蓋伊川門人所以尊其師之意也然學無常師謂太極一圖出种穆而發揮於周子亦何不可而必曰非出於种穆乎道一而已謂橫渠之學出范文正而合於二程亦何不可而必曰實出於二程乎紛紛多言徒相為警甚者以康節為數學以司馬文正公為未至至今讀之使人以妄自尊大議伊川誰實累之善乎邵先生之言曰張巡許遠同為忠義兩家子弟更相毀故併為退之所貶凡託伊川之說以議吾家學者子孫可勿辨噫其真忠厚者之言哉其可為褊薄者之戒哉或者乃曰周恭叔輩從程氏遊而又學蘇公文詞以文之蘇公與程匹敵也孟厚從程氏遊而為王氏舉業王氏與程異道也著作之命失身匪人楊中立非全節也夷狄之法屈已

從之游。定夫非正道也。又其極也。黨事一起。莫不叛去。如郭忠孝輩。至老死不相往來。何其無持操也。關中學者躬行之多。雖橫渠之力。而越職上書自陷邪黨。蘇季明亦思出其位矣。嗚呼。棄所學而背其師。若忠孝輩誠可責也。獨不曰涪陵之歸。慨然有得。甘心溝壑。有如張思叔乎。學業之嚴銳然親承。雖死不憾。有如馬時中乎。中立之遷者。作不拒佛盼之召也。定夫之參佛法。不攻異端之意也。而況有謝顯道之不變也。周恭叔之從蘇公。餘力而學文者也。孟厚之從王氏。可以仕則仕也。而況有尹和靖之不應進士也。若夫蘇季明之上書。此正所謂得為黨人足矣。各於其黨觀過。其仁可知也。而君子則曰關洛之人。叛其師者不必責。而尊其師者大可責。蓋叛其師者未足以累其師。而尊其師者乃所以累其師也。集言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禮記學記）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同上）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論語）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家語）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孟子）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同上）先知覺後知。先覺

覺後覺。（同上）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同上）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同上）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同上）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同上）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前漢書元帝紀）尊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魏志時博士執經。故高柔上書云）師臣者王。友臣者霸。（晉書漢陳元達答劉元海）古者設太學教冑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唐書選舉志楊綰云）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傳相之禮。（通鑑綱目。裴子野言。古者人君養子。楚莊王云）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文選）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四書注）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四書注）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宋史　程頤為崇政殿說書上疏云）羣書足用。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論語）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荀子脩身）鄉立之師以遂其學。（管子君臣下）每鄉必立之師以遂之也。（上注）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文中子王道）范平等學府儒宗。或質疑是屬。或師範攸歸。（後漢范平等論）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學儒術而知權變。是今宗師。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孔叢子答問）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聖賢。是以閎夭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前漢董仲舒策）申呂肖矣。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范曄敘傳）成王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周禮地官）師儒鄉里教以道藝者。（上文注）漢文帝十二年詔。三老衆民之師也。（前漢本紀）武帝崇信聖道。師則先王。（後漢孔僖傳）詔博士諭三老孝弟以為民師。（本紀）三人並行。必有我師。（同上）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董仲舒策）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大師衆至千餘人。（後漢儒林傳）宣帝廣厦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在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前漢王吉疏）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文中子錄唐事）順宗禮重師傅。見輒先拜。（本紀）憲宗。太子以匹夫之愛其子。猶求明哲慈惠之師。豈天下元良而反不及乎。（元稹論輔導太子書）司馬相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蜀志秦宓傳）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前漢本傳）如揚子雲潛心著述。行參聖師。（同上）鄭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學者皆師之。（本傳）施讐結髮事師數十年。（前漢本傳）賈捐之薦楊興奏曰。事師有顏閔之才。（賈捐之傳）云敞師事同郡吳章。章治

尚書。為博士。（本傳）楊倫少師事丁鴻。習古文尚書。（本傳）蔡邕少博學。師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本傳）崇書講業。研幾通理。尊師重道。釋奠崇記。（晉潘尼釋奠頌）李紓言。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尊師重道也。（唐禮樂志）尊尚師儒。審昇銓總。各程所能。（唐盧懷謹傳）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傅。先王之道也。（白虎通）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同上）分聲類說人。不可以無學。學者所以疏神而達思也。學者不可以無師。師者所以傳道而解惑也。　聞道而不傳不祥。傳之非其人亦不祥。　前漢朱雲亦擇諸生以為弟子。包咸孫寶之為師也。皆恥往教。太守黃讜御史大夫張忠欲召以授其子。而不能屈焉。　邴原之求師也。舍鄭君而從孫崧。亦各有志焉耳。　欲為人師者孔子之所不與。好為人師者孟子以為患。　原憲曰。學以為人。教以為己。吾不忍為人也。　楊政之於師也。貫耳以免其罪。王褒之於門生也。攢飲以免其徭。　紀昌之學射也。以三年而見其妙。析子厚之學琴也。以十年而覺其非有師與無師故也。　召師者不化。往教者不聽。處不化不聽之勢。而欲令名之顯。是猶懷腐而求香。處汙而求潔。記纂淵海。古者士見於師以菜為贄。（大晉注）孔子退而脩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文世

（家）師友必於天下英俊。（雋不疑傳）都授。（翟方進傳。注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師事之。（本傳）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後漢儒林傳）馨名塞於天淵眞吾徒之師表也。（班固賓戲）德無常師道在則是。（選閑居賦）師氏之選。允歸人範。（行狀）弘洙泗之風。（同上）以其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爲師矣。（柳文）仰執事坐師氏之筵。（唐田弘正與李渤書）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時猶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東閣本朝）聚徒從妙齡所至變鄒魯。（借參寥子詩）海錄碎事尤著弟子高業門人。（余知古書）不俟宿舂無難重璽。（同上）鄭玄學於馬融業成辭歸融有禮樂皆東之嘆。　漢武帝時太學生徒動至數萬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爲列肆焉。（儒林傳序）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魏帝詔崔誕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　北史李謐字永和事孔璠數年之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在三之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桓溫表）書叔指南師徒傳授。　呼師席曰絳帳。（馬融）又曰董帷。（仲舒）同師學曰同門。（儒林）聚徒曰開門受徒。（儒林論）門徒名籍曰錄牒。（李膺）又曰編牒。（儒林論）師徒少曰朋徒怠散（同上）又曰生徒衰少。（劉禹錫）不講書曰倚席不講。（儒林）自

小爲學曰結髮事師。（同上）久授業曰久次。（董仲舒）終其所學曰卒業。（楚元王）學生請假曰學徒取告。（伏仁傑）出就學曰行學不在。（姜詩妻）學課曰東脩之饋。（第五倫）學徒多曰著錄至萬人。（後魏應恭若干）往請教曰攝齋受教。（家語）又曰興承請誨。（趙壹）又曰攝齋函丈。（王僧儒徐君集序）又曰貽我高矩。（張華勵志詩）集講時曰大都授時。（翟方進）功課不逮曰不滿程限。（劉祐注）求教謙辭曰闇於自見。（選二十六）相師傳曰遞相師祖。（靈運）教子曰教勸子孫。（馬廖）尚家學曰以家法教授。（後儒林）候教曰敬滌耳以聽玉音。（七啓）又曰敬聽嘉話。（七命）學書東脩曰謝章。（北史冀雋）能講服制曰善說喪服。（夏侯勝）問義狀曰橫經捧手。（謝承書董春）舊學廢曰宿素衰落。（鄭玄）稱師學曰儒宗學府。（後主授江總冊文）晏元獻公類要先生之洗我以善十九年與夫子遊。（申屠嘉兀者也。則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恥之。嘉曰。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亡形故也。）宣尼一日之長。（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老商解顏。（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醫門多疾。（莊子曰。顏回將之衛。曰。回聞衛國亂。回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朋徒受習從貫逵質正大義。（崔瑗。子玉。銳志好學。至京師從侍中賈逵質正大義。）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孟子淳于髡曰）南學聚徒西河之風不墜。（何尚之字彥德爲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等。並慕道來游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隨武納諫不忘其師。（隨會。武子也。）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見後漢書不勝編牒。）擔囊負笈以事吳商。（吳興雜錄云。吳商。故鄣人也。學通五經百氏。徵爲東宮校書郎。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入以比揚馬。歷官至侍中。左光祿大夫。見吳書。）遷詣明師。（師有妙法遺經議疏。）碩師。（莊子曰。嬰兒生。無碩師而能言。注曰。碩。匠名也。言無師匠也。一本作石師。）操篲璧門掬溜蘭室。（柳宗元啓曰。常願操篲璧門。掬溜室。良辰不與。風志多違。）仲尼家語既著弟子之錄。（表進廣頌。直取豬作之詩。然公與禪衆書。）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於三席。（禮記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曰。謂講問客也。）大君子之門。（董仲舒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孫卿子）坐師氏之筵。（田弘正與李渤海書曰。仰執事坐師氏之筵。扶鄭夫脩摳塾之禮。）宓不齊（巳不才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劉軻上崔相公書）就師學問而心志不通身之罪也。（穀梁）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荀子。南郭惠子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云云。是以雜也。）儒以道得民。（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啓劄青錢　師友門　古今事實

師道

模範（揚子學行篇。師者人之模範。）廣文（鄭虔號廣文先生）

表儀（韓詩。可爲表儀。人之師也。）講授（翟方進大講授）

孔堂（書序。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

鄒館（孟子。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受業。）

門弟

諸生（韓進學解。招諸生立館下）摳衣（記。摳衣而趨隅）

同學（漢儒林傳。同門。同師學）負笈（蘇章負笈追師）

鯉趨庭（語。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

曾避席（孝經。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

束脩

束脩（論語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脡脯（朱文公云。脩。脯也。脡。脯爲束。見論語解。）

謝章（北史冀雋傳云。謝章者。學書之束脩也。）

始禮（狄南針先生解論語曰。束脩者。始相見之禮也。）

朋友

會友（論語子路篇。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剖心（交友剖心相知。）

交朋（子夏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同志（易繫辭。同志為友。）

金石交（孟郊詩。惟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芝蘭化（家語。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與之俱化。）

學習

詩禮（語。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學禮乎。）

箕裘（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溫故知新（語。溫故而知新。）進德脩業（易。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長善救失（記。教者長善而救失也。）博文約禮（語。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

文章

含英（韓。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詞源筆陣（見杜工部詩。）

摛藻（潘正詩贈河陽詩云。摛藻艷春華。）醬篆藥楮（自謙之辭也。）

煥皇猷（詩。清文煥皇猷。）

緯國躰（班彪王命論。敷文章以緯國躰。）

吟和

強韻（李義山傳。叫唱首為強韻。）繼聲（禹錫傳。消和詩也。）

絕唱（元稹工和詩絕。蘭亭絕唱。）嗣音（曹靈運詩。嗣音。謂和詩也。）

寫詠（謝眺作詩。靈運寫之。謝混詠之。）

酬復（劉禹錫答詩。晚與居易相酬復。）

詞賦

凌雲（司馬相如奏大人賦。飄飄有凌雲之氣。）甘泉（揚雄奏甘泉賦云云。）

擲地（孫綽天台賦曰。擲地當作金石聲。）明水（韓退之試明水賦。）

入光明（杜甫奏賦入光明。）

奏長楊（揚雄奏長楊宮賦。）

明經

明經（唐制。取士之科。其目有秀才。有明經。）四術（記。樂正崇四術立四教。）

通藝（孔宗狄求天下士。令通藝皆來。）六藝（孔子之徒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韋賢經（韋賢傳。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戴馮席（戴馮講經。奪四十餘席。）

曲詞

樂府（文選。樂府有陽春之曲。）紫芝（注。隱士休歌紫芝曲。）

陽關（詩。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陽關曲。）白雪（琴操有陽春白雪。）

採蓮（唐李太白作採蓮曲。）

停櫂（坡詞。歌停櫂板舞停鸞。）

學料新式　料舉也。事出於一。不料可也。事出於衆。不料不可也。今歲某處書院結會。而請某人教授。出於一乎。出於衆乎。如出於衆。敢以此料遂

一關具某人位學生幾人束脩若干　年　月　日　料

學關新式。　關請　某人教授廣文先生。團集某年文會訓導子弟。講習詩書。所有束脩節儀。隨生員大小名下高低品題。自入學之後。更無廢弛。從游學士。請留芳染。

右伏以古者求師必有擇師之理。今之愛子當明教子之方。雖文章可得而閒行。束脩未嘗無誨。願留琴劍。可就範模。賓主東南。彼此守歲寒之約。師生朝夕。講明求日益之功。謹關

年　月　日　文會料首姓　某　關　逐一開具學生姓某束脩若干

師友往復簡劄　換易新式

某昨奉　圭璋。復聆　某不獲　披霧賓贍又　某奉　違數日。忽拜

金玉。睽離未久。引詠　春正切仰　尊茲勤　五雲三。復以還。一慌甚慰。

如初即辰（時令）恭惟　瑩輸善審（時令）　就審（時令）

尊候動止萬福。某少禀（入事）　台候起居多福。某（入事）　台候神相萬福。某（入事）

託請先生嗣歲兒輩未有　荅從館官見委某人學問　不從寵喻延置某人即違其

師範。聞某人稍稍善誘。望　為後進式。即叩之。已蒙　門。尊以雅意據稱以為它人

賜顧言以示肯來之報也。　允諾。乞示學關當為傳達。　所先矣。惜不早也。

邀請先生里閭令歲請某　荅從小兒未歲從遊得蒙　不從學生深願親炙茲辱見

人。兒輩俱在講下。欲拉令　函疑切磋講習進益之　邀至感偶。已聖某人之約有

踏同來。庶幾親傳約之誨。　切皆君所賜。天之幸也。　卑美意。望恕無地。

託求館地。家貧累重。捨筆　荅從館地之諭。可推門下　不從託喻館事。敢不奉命。第此

耕無以自給。嗣歲館地茫然。　學問淵源。人所欽慕。豈待　聞嗣歲師席各已仍舊。尚須

足下多親。舊幸薦之。　甲言。既承約束。敢不効力。　廣圖。即容馳報。

薦人館地。友人某丈才學　荅從承館賓之諭。稔聞此　不從嗣歲子弟師席已拉某

甚深。且勤教導。敢以為嗣　丈才能。第束脩微薄。恐難　人茲承寵諭。恨聞命之晚。掃

歲賓館。薦倘蒙招置。幸甚。　屈致。倘蒙肯就。當納學關。　捐無由。秪增悵快。

就。今求詩頃於舍側築室。穿　荅從蒙賜教詩軸。無非哲　不從寵示珠玉。爛然溢目。開

池。諸丈昇以珠玉。尚祈電矚　匠。豈敢持布鼓以過雷門。　發多矣。所喻續貂無眷敗鼓

求教。佳章為泉石之壯。　嚴命下逮。敢勉強遵承。　豈敢持過雷門哉。

請人作館執事。材學淵深。脩　荅從材如襪線。初無寸長。　不從鉛槧之報。執事何過聽

脩善誘之道。嗣歲敢願留琴　執事過聽。乃有延置之寵。　即學淺才低。豈能勝任。是以

劍。庶幾頑鈍獲出鎔爐。　秪恐負山之蚊。無所補益。　不敢拜台命之辱。

請人開講。比者屈致乃蒙特　荅從伏蒙台翰示及入學之　不從伏蒙消吉入齋。自合即

違。極感某日稍佳。已汛掃　日。即當治疊書笥以承約　遵約來。偶有冗絆。尚稽數日。

齋館。拜屈琴劍。幸望命駕　束侍教。有期預切欣躍。　即當恭侍。

請人論文書冊理題性質蒙倆因閱某書甚多疑難足下精研奧妙能賜性教否。

請人結課踏規伊迎吾儕釐戰可無新刃擬就其處結課第未審肯許吾單否。

預借束脩家信促歸偶寒舍為事頓費支遣未免就借束脩（若干）應用幸乞擲付

送還束脩學生復侍師誨。啓發良多某節爾臨束脩節儀共（若干）少寓謝悰寡此控告尚存脩謝不宣。

某　拜覆

某人稱呼

吾從坐井無聞正思博約。伏蒙寵命雅合卑悰敢謁高齋願將所懷以求開發。

吾從來約結課甚副所願惟是性資魯鈍正有積於開明盍賽有期豈勝爵躍。

吾從事仰需及束脩敢不如命謹供（若干）惟是未能盡數得蒙目今幸甚。

吾從某幸甚獲與令嗣同筆硯恨無寸補乃辱台慈賜以盛禮祇領皇恐。敬此稟報伏千炤亮不宣。

某　上覆

某人稱呼

不從俗務縈絆學問之中荒唐久矣忝辱論文之招安有此能可否也。

不從結課之命固願承教第惟數時俗務牽掣畧不得休尚稽後會。

不從蒙需束脩自合遵承偶數時用度正闕恨不副來戒姑遲數日拜納。

不從某飽食終日方以為愧忽承束脩盛禮之貺何必講此不敢受無功之祿。拜報師甚等祈冰炤不宣。

某　拜覆

某人稱呼

群書足用賦偶（傳道。授業。趨庭。避席。受教。請業。傳道授業。溫故知新。求以事之。所以尊也。教所由興。道之所在。領袖群彥。範模一時。容與馬帳。優游鱣堂。凡小成小大成大。豈模不模範不範。）

聲律會元（模範。教導。其知大也。何止於知小。其功倍也。豈惟於半功。凡曰擇其善者。無非歸而求之。擇而從之。寧慮於不善歸而求之。自然而有餘。）

無金合璧如先生相與言矣。則國人皆有矜式。領袖群彥。可以傳道而授業。範模一時。可以辨惑而解疑。取彼法則。為予表儀。就有道而正也。擇其善者從之。絳帳高懸。青衿滿前。列之君父。則致力一也。正其衣冠。則望之儼然。堪矜式於國人。能制命於童子。對撞鐘之問則無數。當摳衣之請則無恥。就而正焉。猶受繩之正。問以辨之。如撞鐘之和。惟人不可無學。務學不如求師。變其鼓的。則射者無所從。廢其繩墨。則匠者無所守。一卷之書猶且立之。三人之行必有善者。模不模範不範。蓋亦多矣。步一步趨一趨。咸宜監諸。學許行者陳相之小見。師鬼谷者。蘇秦之拙謀。蒙將求我。我匪求蒙。道非弘人。人能弘道。先知覺後知。無道求有道。將期成小以成大。詎可不模而不範。仇璋拾職而就王通之學。康成入關而慕馬融之教。何辭戴聖之三年。史甚揚雄之一卷。教本無像。善皆可師。嚴於守善也。常加主善之念。展於又新也。益審知新之理。黜諸子百家之蠹。必三王四代之惟。就而正兮。靡有它適。主于一兮。本書皆馳。求之有餘也。無蹈不求之病。善之無常也。當明主善之為。去累塞違兮。深得擇從之意。循行救趨兮。動虞往背之私。說以文約。問而近思。就而正焉。猶受繩之直。問以辨之。如攻木之堅。窮論生吾前而生吾後。必求以先知而以先覺。在擇從之。惟取三人之善。必立之也。敢輕一卷之書。見於孟子。美睢館之曹交。從乃田何。嘉歸東之丁氏。嚴而後尊。目擊仰門墻之峻。循然善誘。器成皆瑚璉之珍。唐宗名以為官。徒侈講經之盛。武帝詔嘉有我。焉求郡國之人。令後學之宗子。吾無隱爾。俾童家之類我。久則肖之。假館曹交。願師醇乎孟子。擧麟顏氏。常若卓乎宣尼。

攔江網範。儀。領袖。博習。主善。教導。講誦。馬帳。鱣堂。正禮。端儀。罔不祇。無不敎。經行。言行。宜尊。不純。模範。標準。無犯。有道。有道。有才。通書。鮮經。讀易。受書。擇善。為學。重道。崇禮。重學。貴道。皆就。當為。若大匠之規我。甚良工之正法。考淵源之慚。而求以信道。謹言動之非。而以之律身。湯檢何所主。惟懋湯教。武範何所請。但遵武彝。五篇述帝治之源流。一理本心傳之規矩。業有可宗。道必先王之法。執為是遵。學為君子之師。因其守一。則抱以為式。法彼盡善。則主之曰師。非承而問道。道靡外於下帶。非擇而從善。善不離於服膺。成小成大。領袖摩彥。教詩敎禮。範模一時。雖不下帶。而常若摳衣之敎。雖敀虛往。而有如函丈之親。耳提面命。一謹授受。心會神悟。六藝祇敎。使成后再生。作弗外於常典。使高宗復起。盤莫遑於成憲。執為一中。乃為立訓。銘湯九字。即湯檢身。禮異預於賓。而貴以禮寓義。何關於朋。而朋由義焉。是彝是訓。道行箕範之疇。日祇日嚴。佩服卑謨之敎。使規之循者。孰離繩準之內。使教之成者。盡出甄陶之力。後韓凡戰戰。猶有仰韓之願。去簡數百年。尚用慕簡之思。

擇師

禮記內則。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注。子師教示以善道者。）孫卿子。千將莫耶。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騏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造父之御。然後一日而致千里。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東萊雜說。從師問學。當知輕重。既知輕重。然後慎擇而謹守之可也。所謂知輕重者。如七十子之徒從孔子。則當事事模範。不當少異。然有不安於心者。亦當詳問以釋其疑。疑釋心安。而後從之。如子路之

問孔子反覆問難亦可見矣自孔子以降性各有偏見或未至則有當從有不當從若就其所偏及所未至事事學之安得不為大害此聖人之後所以多流而入於異端皆由不知輕重也然學者從師使有私心以己所傳為是私心既生百敝俱出此固未足以語學矣清波雜志或謂童稚發蒙之師不必妙選然先入者為之主亦豈宜闊略世謂幼學記為終身記蓋亦此意宋釋契嵩鐔津集君子不以非師而師人不以非師而師於人故君子教尊而道正也師者標道也標者表方也標不正則使人失其嚮師不正則使人失其志堯師於君疇舜師於務成昭禹師於西王國湯師於成子伯文王師於時子思武王師於郭叔而孔子師七十二子子夏師諸侯子思師孟軻孟子荀卿皆師其徒堯舜禹湯文武善師於人而後世嗣帝王者稽之也孔子子夏子思諸子善師人而後世踐聖賢者稽之也天下者教為其本也教者道為其主也道者師為其端也正其端所以為道也正其主所以為教也正其本所以為天下也故古之君子不苟尊而師人不苟從而師於人其存心於天下乎今天下其教未至不亦苟為人師者之罪乎不亦不擇師於人者之罪乎漢書竇皇后兄弟長君少君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命乃懸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行者與居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困學紀聞上蔡先生初造程子程子以客肅之辭曰為求師而來願執弟子禮程子受之館于門側上漏旁穿天大風雪宵無燭晝無炭市飯不得溫程子弗問謝處安焉如是踰月豁然有省然後程子與之語百川學海王荆公對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予以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呂東萊辨志錄呂進伯為河北運判黃魯直為北京教官託魯直請門客數日謝去之召魯直謂曰此人豈可為人師某至學院却見與小子對坐如此豈可為人師請魯直別請一門客魯直為之遴選且嚴戒之曰呂運判行古禮賢且加慎既數日又謝去魯直問所以進伯云此人尤甚却閙呼小子字豈可為人師耶元王結雜著顧命內外之臣各舉經明行脩之人擇其尤者以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以官民子弟之俊秀者以為生徒專治經術屏棄隋唐以來科舉之業約周漢養士取士之制教之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格物致知脩己治人之道待其有成獻其賢者能者于朝

事師

禮記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宦仕也熊安曰宦謂學仕官之事學謂習學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檀弓曰事師無犯而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畢相訣而去則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學記五年視博習親師正義曰言五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博習謂廣博學習也親師謂親愛其師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死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國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天鬻子無隅篇中山無隅先生揩順而坐睥睨天地若自得焉弟子申榮伯請曰弟子事先生三年畸矣先生未嘗有言而未嘗有誨學不加益將恐愚塞心靈迨死而不照焉將去先生求有道者就而師學以成其身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汝不亟言語亦終身不汝告仰而視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天也日月星辰麗于上俯而察之汝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地也山川丘陵附于下自汝而觀之有見乎曰見見者孰謂邪曰身也耳目鼻口形具焉天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覆廣地果有物乎曰無物不足以動息吾置天地問汝身果汝物乎榮伯啞然笑曰此非吾物孰為吾物金傷吾指則痛結吾中事怵吾心則憂蕩吾氣五味嗜之而厲奧五音聽之而愉懌吾是以信吾身之真吾物也無隅闔目擁鼻而不言榮伯三叩而三不和且曰技窮而不我應吾何有異哉吾將從此逝矣結束東遊逢東山丈人釋杖而避逡曲拳而前跪丈人曰汝奚適曰吾昔以中山無隅先生為有道而師事三年畸矣一問而肯窮吾是以逃而東遊丈人曰汝所問者敢聆其粗曰吾以身為吾物先生不能應丈人曰吾知中山真有道之士也宜不子應雖然吾非子師且非子友敢為子辭榮伯屏氣側足以聞焉天地設位妙歷不能質其始有自其始有而有我靈氣循環去來等日月之久不隕滅消散而長存人之主也氣會氣會而物偹物偹而有彼此彼此相形而是非滋焉技之

相偶也力斷於勝名分少虧則中爲搖搖而欲其相擠及其同也又思越溢爲好惡之情溷亂昏渫闘蝕本真而莫能有見也我實我乎我與物同是乎我非我乎實名乎妄名乎可有乎不必有乎知有不有也理之萬殊可以智窮性之原本可以仁盡命之微妙可以道至倏然參天地之化順萬物之情遊變化之途矣榮伯瞲然而氣喪怳不知其所如曰非丈人不能開其緒然復有請焉寘乎彼此一乎是非無是所事矣天下孰與爲治曰吾前所語汝者易也方將語汝以所難而汝及之吾其寄乎聖人不自有已一是非而混同乎道方立萬物起而適與我相賓主則開闔運動酬酢給足而不窮括伏欽畜寘乎耳目而不與物對則天地之理隕熄而不可以測其有際矣聖人何益於庸吾視堯舜孔子爲備矣榮伯退環中子止於途而告之曰東山丈人不及中山先生遠矣風俗道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爲師大常張文明制杖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群居則否今人乃爲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戚之門至有家遺齋衰同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云耳黃光大積善録爲父而不能盡父之道則家無忠孝之子爲師而不能盡師之道則門無行藝之士爲子而不能盡事父之道則爲不孝爲弟子而不能盡事師之道則爲無知斯四者天下之大經誠不可違也苟欲盡夫爲父師之道者無他惟嚴與正而已制之以嚴教之以正罔不盡善雖文王爲父仲尼爲師不過如是也苟欲盡夫事父師之道者無他惟敬與順而已敬之以禮順其教命則罔有不合雖曾參之爲子顏回之爲弟子不過如是也蓋父猶天也師猶父也其勢雖殊其道一也爲人而不能盡父師之道者逆天者也是人也若無人禍必有天刑或曰如彼之頑嚚而嚴不足以制之正不足以教之則嚴正何所措諸予對曰誠有是事也然果有人之道焉庸有治之以嚴正而不率者苟嚴正不足以治之則任之可也當觀夫堯舜不化朱象之道蓋凡此徒者不可盡謂之人也人之類而已此韓愈所謂夷狄禽獸皆人者是也予欲天下之爲父子師弟子者各盡其道故發斯言　人之請師儒者蓋爲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士之爲師範者蓋爲傳先師之道業爲後學之模範二者利害俱重俱不可忽請師儒而不盡禮無所知者也亦未有子孫有所成者誨人而不盡誠無前程者也亦未有成

名而遠大者然彼盡禮而此不盡誠罪在於此此盡誠而彼不盡禮罪在於彼斯二者之失皆所以敗事也且人所以請師儒者本爲教子孫以義方取功名以光門戶所望者如是奚可待士不以禮乎苟屑屑然較其小者必失其大者故不能盡待士之禮而妄意延師儒者無知俗輩也適所以爲厲階莫若不爲也士之爲師範者所以傳授道業爲人模範成就後進道理如此奚可不盡誠乎凡居師席願遊其門者與之進可也誨不倦可也儻或禮貌衰則去之絕之可也不可懷私憾而隱乎所聞使人冥行驕路此刻薄無前程者所爲也予嘗觀世之請師儒者多以較小節而害大事遂誤其子孫終身無所成爲師範者多以懷私憾而誨人不盡誠遂致損德而潦倒一生夫蹈二者之失者十常八九矣嗚呼彼所以誤其子孫與夫自誤其身者皆以較錙銖而廢萬億養稂莠而害良苗真愚無知者也而其間猶有不知其過者方且怨天尤人其愚如是固不足道然此等事人不可以不知知之不可不戒庶幾不蹈其覆轍也予發斯言蓋以告天下之達理者儻以爲然不言所利揚龜山語録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劉公是先生弟子記事師者北面言臣之也就養無方死則爲三年之服言子之也故受道焉不敢倍倍之者君不以爲臣士不以爲友故善事其師者必善事其親善事其親者必善事其君故人君莫不欲其臣之善師也故立師保之官人父莫不欲其子之善師也故易子而教古之君子爲義於其學爲功於其業義非其學雖刑不避爲政者有以徇之則勸事師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爲政者有以置之則勸事君也事師貴一事君貴一一之外毋敢動其心人人一以事師人人一以事君天下治矣義非其學雖刑不避者誰歟曰若齊景公虞人魏絳欒氏之臣是也功非其業雖賞不就誰歟曰若董安于屠詳說是也朱子語續録問人倫言朋友而不及師何也先生云師之義即朋友而分別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又問服中乃不及師何也先生云正是難處若論其服則當與君父等故禮謂若喪父而無服又曰平居則絰西漢書夏侯勝傳褒師傅恩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詳本傳）冊府元龜夫師嚴道尊民乃貴學束修受業人知向方是故傳先聖之訓有在三之重焉若乃列徒著籍而傳喻不倦升堂窺奧而請益彌堅心

志既通行業增廣道之所在義亦至焉故有廬墓盡哀去官行服武詠歎其至德武撰集其緒言武罔避嚴刑上章以訟其枉武不敢受爵讓封以歸其功武貌是孤遺窮身以全受武罹于刑辟冒禁以收瘞是皆誠發於衷義形於外足以報師資之德敦風教之本誠士大夫之懿行哉　漢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　侯芭鉅鹿人常從揚雄居受其玄法焉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　云敞平陸人師事同縣吳章治尚書為博士章坐王莽子宇腰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京師稱焉車騎將軍王舜高其志節比之欒布表奏以為掾薦為中郎諫大夫　桓榮少習歐陽尚書事博士朱普至王莽篡位乃歸會朱普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為高弟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為虎賁郎中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為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桓榮門徒何湯字仲弓以明經當授太子推薦榮拜五更封關內侯榮常言曰此何仲弓之力也）歐陽歙字王思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在郡教數百人徵為司徒坐贓千萬下獄汝南人高獲字敬公與光武有素舊師事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又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髠剔者平原震禮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從博士范升受易光武時升嘗為出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范升三娶惟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請有感帝心詔曰乞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出升政由是顯名　鄭弘會稽人為郡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引貺（疏書也）被收捕疾病於道亡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姓名以逃其禍弘獨髠頭負鈇鑕詣闕上章為貺訟罪明帝覺悟即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弘由是顯名拜為騶令　樂恢字伯奇京兆人為尚書僕射數上疏言竇憲兄弟稱疾乞骸骨歸鄉里憲風厲州郡迫脅恢飲藥死弟子縗絰輓者數百人衆庶痛傷之　趙康字叔盛南陽人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同郡朱穆為侍御史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及康沒喪之如師穆尊德重道為當

時所服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為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赴五府並辟不就　廉范京兆人受業事博士薛漢後辟公府會漢坐楚王英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歛之吏以聞明帝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歛罪人何也范叩頭曰臣無狀愚戇以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當萬坐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丹臣之祖也帝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貰之由是顯名　李郃字孟節為司空卒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孔昱字元世魯國人為議郎補洛陽令以師喪棄官卒於家　李固字子堅官至太尉為梁冀所誅露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亮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跼地厚不敢不蹐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梁太后聞而不誅董班南陽人少游太學宗事固聞固死乃星行奔赴哭泣盡哀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梁太后桓帝憐其義赦聽許送喪到漢中赴葬畢而還二人由此顯名三公並辟班遂隱身莫知所歸又弟子趙承等悲歎不已乃共論固言迹以為德行一篇（固所授弟子潁川杜訪汝南鄭遂河內趙承等七十二人相與哀歎悲憤以為眼不復瞻固形容耳不復聞固嘉訓乃共論集德行一篇）王成為李固門生固誅下郡收固二子皆受害少子燮年十三其姊文姬乃告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常人以女妻燮燮專精經學十餘年閒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上書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赦天下并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追服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感傷舊恩每四節為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淑卒李膺時為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為立祠（又云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劉焉江夏竟陵人魯恭王後也少仕州郡以宗室拜郎中以師祝公喪去官（司徒祝恬也）魏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以通經

拜郎中除畄丘長師大尉楊賜賜薨棄官行服　夏侯惇沛國人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後終大將軍　王肅字子雍為中領軍散騎常侍薨門生縗絰者以百數　晉霍原字休明燕國人以賢良徵不到山居積年門徒百數後為王浚所害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駭愕莫不寃痛之　郭瑀字元瑜燉煌人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縗廬墓三年瑀隱于臨松薤谷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南齊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少篤學聚徒教授除步兵校尉不拜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不以高明自居常詣故人惟一門生持胡牀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為青谿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表武帝為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為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廚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並弔服臨送　梁張充武帝時為國子祭酒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

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　陽城為國子司業有辟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竄連州客無根蔕吏蹤跡求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與約飲食訣別涕泣送上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賞等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經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　唐書員半千本名餘慶與彦先同師事學士王義方甚嘉重之嘗謂曰五百年生一賢足下當之矣因改名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彦先皆制師服喪畢而去　吕原明襍記吳坦求在太學時常謁姜先生先生時方閉門謝客坦求從牖間窺之見其儼然危坐如對大賓知其不為無人而輟也遂師事之　師友雜志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兄弟富公外孫皆師事伊川先生大觀間被省檄至真州時東萊公迎侍滎陽公在真州船場官舍文甫日來見公頗盡事師之禮故諫大夫陳次升坐元符言官遠謫歸真州次升嘗論滎陽公自外召還為秘書少監文甫欲謁次升聞其嘗論滎陽公遂拆去刺字曰此人嘗論吕公吾豈可見耶申甫尤篤厚學問有淵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此論最善以言學者不主一門不私一人善則從之滎陽公初以師禮事伊川後從諸老先生甚衆後来程門弟子如謝顯道楊中立亦皆以師事滎陽公　吕行甫龜鑑彭公汝礪少師

事桐廬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於學執弟子禮事之天隱歿無子公為葬其母及妻又割俸嫁其女經理其後不啻如家人蓋其篤行如此　晦菴先生晚年偽學有禁門人蔡季通編置道州郡縣逮捕季通甚急季通色不動既行先生與嘗所游從百餘人會別蕭寺至感嘆有泣下者先生微視季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　陳后山（師道）字無己師事南豐先生終身其門誓不易師嘗言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其没也作妾薄命二詩以見志詩略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盡年忍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　王公存與人交久而益親視孤窮流落者恩意尤篤少時師事潁川陳洎洎死無子公貴求得其弟之子官之且䘏其家終身　名臣言行錄和靖先生尹焞伊川門人也有言者攻毀程氏先生復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二十年今又二十年矣請就斥上召益急至上前又辭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侯卿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乃就職又嘗曰學問須是有師承如楊中立初謂西銘不及用使時無伊川怎不有差　孫泰山復字明復隱居泰山以春秋教授道德高邁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曰石介介首執弟子禮師事之　石徂徠（介）字守道居徂徠山每嘆後世師道不立為

師說以諭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師後世乃以求師為恥學者之大蔽也師事明復行則從升降拜則執杖屨以侍孔給事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交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侍左右魯人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　韻語陽秋王逢原以書上介甫且以南山之詩求學於荆公師資之禮已定故逢原未死以前荆公贈之詩曰捶拼豫章槩白日只要匠石聊穿栽逢原既死之後荆公思之曰便恐世間無妙質鼻端從此罷揮斤皆以師道自任也然觀逢原寄介甫詩云高門黨陛益巍巍勢利寧無浅薄譏豈與跖徒爭有道盡思吾黨自言歸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終見衆桴去滄海好留餘地許相依則識度之遠又過荆公矣又作荆公書皆稱介甫作詩皆稱君所謂行藏願與君同道祗恐蹉跎我獨羞又云想今愈有江湖興亦欲同君一釣綸所謂師資者果如何耶　山谷嘗避暑李氏園題詩于壁云題詩未有驚人句喚取謫仙蘇二来秦少游言於東坡曰以先生為二大似相薄則又甚於逢原稱介甫矣　李之彦東谷所見捨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先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畀納好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鮮首飾

則甚易子弟買書冊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寔之不閒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摟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闇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韓滉澗泉日記

鄭康成事馬融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後因集諸生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漢之師道尊嚴如此周益公雜誌陳無已作平甫文集後序以字稱歐陽文忠公至曾子固則曰南豐先生又曰先生之後陳師道嗚呼無已學於南豐尊之宜矣尊其師而輕其祖何也唐立夫曰四海歐永叔也無已何尊焉至於得道之師則不可以不別戴埴鼠璞湘山野録載故旦乞入見王沂公奏旦髻廢乞送中書問求見之因至堂沂公與諸相具諸生禮列拜旦長揖而坐中書堂宰相治事之地表儀百辟者在是外臣乞對送中書引問自有公禮何暇講師生之私敬旦於都堂巍然受諸宰之拜而不辭決無此理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二 二支

師

童子師

唐韓昌黎集師說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愛日齋叢鈔眉山劉微之巨教授郡城之西壽昌院從游至百人蘇明允命東坡兄弟師之時尚幼微之賦鷺鷥詩末云漁人忽驚起雪片逐風斜坡從旁曰先生詩佳矣竊疑斷章無歸宿曷若雪片落蒹葭乎微之曰吾非若師也坡兄弟應制科微之贈詩有曰驚人事業傳三館動地文章震九州老夫欲別無它祝只願雙封萬戶侯自是三蘇名著天下而微之竟不第郡三公以遺逸舉不服鄉人但呼為孝廉其卒也范蜀公吊以詩曰案前曾立二賢良今頴濱集中送家安國詩城西杜下老劉君春服舞雩今幾人自注微之先生門人惟僕與子瞻兄復禮與退翁兄皆仕耳正謂此東坡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予歎劉孝廉張道士為童子師有二蘇者出焉雖若沒世隱約氏名訖不泯坡晚在海南作衆妙堂記謂夢見張道士如平昔而直云眉山道士張易簡教小學常百人予幼時亦與焉以其師也則名之似過或欲傳其人故名宋史韓侂冑傳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冑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群小阿附勢焰薰灼 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自以嘗為韓侂冑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言於侂冑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揖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皆薦其才置

五經師

東漢書明帝紀永平九年夏四月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

一字師

陳纂葆光録李建州頻與方處士干為吟友頻有題四皓廟詩自言奇絕云東西南北人高蹤此相覩天下已歸漢山中猶避秦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獨有千年後青青廟木春示於干笑而言善則善矣然內有二字未穩作字太麤而難換為字甚不當干間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請改作稱字頻降伏而且慙悔

前言之失乃曰聖人以一字褒貶此其明矣遂拜為一字之師是以羅夕拜題于卷後云中間李建州夏汭偶同遊顧我論佳句推君寂上游九霄無鶴馭雙鬢老漁舟世難方如此何當浣旅愁唐摭言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勅畧呼為勅略有小吏曰其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為揣方悟之耳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勅略反公大慚號小吏為一字師戴埴鼠璞南堂野史載張迥寄遠詩蟬鬢凋將盡虬髭白也無齊己改為虬髭黑在無迥拜為一字師陶岳五代史補齊己携詩詣鄭谷詠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己拜谷為一字師一謂張迥禮齊己一謂齊己禮鄭谷豈一事訛為兩人將齊己以其師人者還為人師耶然改白也為黑在則是兩字師也建康志禮部尚書張詠知昇州台溧陽宰蕭楚材食楚材見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閑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望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弟一字之師也隨隱漫錄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泰伯易德為風日斜奏罷長楊賦半山易為奏賦長楊罷白玉堂中曾草詔水晶宮裏近題詩韓子蒼易為堂深宮冷晁無咎試交趾進象表云

備法駕之前陳周益公易陳為驅古詞云春歸也只消戴一朵荼蘼字文元質易戴為更皆一字師也鶴林玉露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千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千字下注云晉有千寶誠齋大喜曰汝乃一字之師密齋筆記祭丞相魯公文讀書破萬卷而歆然猶欲求一字之師。

一世師

太平御覽李元冲一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宋王安石臨川集祭范潁州文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

百世師

孟子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公孫丑篇集註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東漢書法真傳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宋蘇東坡集韓文公廟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趙善璙自警編書濂溪書堂上繼去聖下開來哲昭然如日月之明亦足以見百世之師楊誠齋集賀張丞相再相啓巍然三代之佐僕也百世之師元程雪樓集陳先生基碑嗚呼公之制行如此豈惟當世之師百世之師也謝上蔡語錄子路百世之師揀難割捨底要不做便不做孟子將來與舜禹作一處舉揚

萬世師

宋綦崇禮北海集宋祭舜帝廟文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元史加封孔子碑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

千里師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回通判啓循良千里之師磊落萬人之傑代柯取則幸同聲氣之求傾蓋相從盡棄形骸之外

孔子師

史記甘羅咨嚚不韋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傳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呂原明雜記老子曰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報怨以德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淮南鴻烈解脩務訓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註閭里叟丈人長老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

孟子師

趙岐孟子序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韓昌黎文集

送王塤秀才序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於曾子。

穆公師

孔叢子子思居魯穆公師而尊之。

文侯師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夏為魏文侯師。

范蠡師

太史公素王妙論計然者蔡丘濮上人其先晉國公子也姓辛氏字文當南游越范蠡師事之。

列子師

列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又居南郭從之處者數百。

遺三師

金楊弘道小亨集叔能題黃魯直書其父母安康大君行狀墨跡後曰以為子者尚其孝以業文者尚其辭以學書者尚其法傳之子孫為三師。

更三師

元史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強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渴後果大顯於世。

置四師

東漢書王莽為太子置師友四人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故少府宗伯鳳為傅丞博士袁聖為阿輔京兆尹王嘉為保拂是為四師。

置博聞師

史記趙世家武靈王少未能聽政置博聞師三人。

建學

立師 小學惟聖斯惻建學立師宋史范純祐傳純祐父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為師瑗立學規良密諸生隨之不敢犯自是蘇學為諸郡倡元史竇默傳默又言三代所以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建學立師所致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俗之本帝嘉納之

講學必立師 劉炎邇言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邪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講學必立師尊師尊其道也不尊其道非賢師何如焉

立有若為師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共質常談夫子殁群弟子以有若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他日有問而不能荅卒之避席退之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豈有為而言歟不然則非所以為訓也

舍蓋公為師 史記曹參為齊相乃避正堂舍蓋公而師之齊果大治

求宿士為師 職官分紀陳虞寄善屬文性冲靜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陳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出閤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矣乃以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居卿游藩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

拜韋母為師 裴景仁前秦記符堅幸太學問博士經典博士盧壺對曰周官禮注未有其師韋逞母宋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自非此母無可授後堅於是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為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

拜學官為師 唐檜李栖筠字正一為浙西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趨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迩趍慕至徒數百人

以刺史為師 唐韓昌黎集柳子厚墓誌銘　唐柳子厚為柳州刺史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

以聖賢為師 宋史孫固傳固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名臣言行錄蔡沆年僅三十即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父求諸躬衆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

以心為師 關尹子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魏書徐遵明傳遵明曰吾今始知真師所在猛咯曰何在遵明乃指心曰正在於此元程雪樓集悲敏公神道碑上問汝何所習對曰臣以心為師里仁子父母篇或問師曰或師人或師古師心則為下矣堯師君疇舜師務成昭禹師西王國湯師成子伯文王師駮時子思武王師虢叔太公孔子師老聃郯子師萇弘是師人也讀論語而師孔子讀孟子而師孟子讀大學中庸而師曾子子思是師古也若夫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是師心也

以苦為師 晏子內雜篇景公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苦為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

萬物為師 太平御覽符子曰玄寘子謂由有子曰子有師乎由有子曰吾將以萬物為師矣

主善為師 書咸有一德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朱子語畧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之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之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從四句極好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語外惟此四句但舜大聖人之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宜達說得也好）

終善為師 晏子春秋內篇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止者其人也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

道德為師 文選揚雄羽獵賦歷五帝之廖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以為朋

抗顏為師 儒學警悟韓退之抗顏為人師嘗曰湜籍輩雖屢指教未知其果不叛去否湜之諭業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漲千里一道衝飆激浪紆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推此言也是殆未純北面也又翱之祭愈曰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是嘗肯就弟子之列

坎壈為師 黃庭堅豫章集宋喬年真師贊士之坎壈以其智多因坎壈以為師用智多以見己

教授為人師 王充論衡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數暢璽閑審定文義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

可為人師 東漢書荀爽傳爽字慈明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文為人師 南史梁徐勉字脩仁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宗人孝嗣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

經為人師 唐杜工部詩薦伏湛跡宋經為人師伊為人表宋

歐陽公集孫明復墓誌銘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直講

儉為人師 宋齊丘子化書儉化篇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棨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欄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學為明師 韓非子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

才為文師 宋蘇頲濵集賀歐陽副樞密啟位在樞府才為文師兼古人之所未全盡天力之所難致文人之美夫復何加

心為嚴師 宋史列傳黃裳進言於嘉王曰為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為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

正己為嚴師 許魯齋語錄正心之始當以正己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訓人如嚴師 後周書蘇綽為文帝行臺尚書常言為國之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善惡皆我師 論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則是二人者皆我之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左傳襄六年鄭人游於鄉校鄉人之學校以論執政論政得失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

文王我師 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

天賜我師 新唐書則天傳高宗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砭血頭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吾眩不可堪聽為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后簾中再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

䟽廣吾師 晉書羊祜傳祜與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䟽廣是吾師也詳本傳

叔度吾師 續後漢書高士傳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穎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杜陵吾師 宋吳坰總志黃儀字濟川山谷老人猶子也年十九歲會山谷自涪歸寓荊州教以詩律濟川曰為學當師古吾叔源流實自杜陵即吾師也余時尚幼方叅老人侍立在傍會有乞草堂詩者山谷即試之濟川援筆立成曰徑入小庭迂登登豈按圖主人綠雅趣有客愛規模鷗與鄰翁狎船從稚子呼何當迎接汝有夢隔江湖山谷大奇之即別以所用研并手校注釋杜詩以遺之且銘研曰其重也可以壓嶮者之累卵其堅也可以當謗者之鑠金其圓也可以消非意之横逆其方也可以行立心之直方夫如是則研為子師亦為子友善友在前良規在後後三年余與濟川別乃舉以相贈蓋傳衣也嗚呼濟川肉爛久矣而二物恙罹於兵火念之令人鼻酸

步兵吾師 北齊書齊李元忠為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每言寧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如我哉

痛飲真吾師 唐杜工部集戲贈鄭廣文虔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對爾汝痛飲真吾師

足為汝師 南史梁到溉傳湘東王繹為會稽太守以溉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溉非直為汝行事足為汝師

衛交願師 韓詩外傳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卹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否臧立規摹脩匹夫之行之時也

外國願師 新唐書藝文列傳蕭穎士授河南府叅軍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求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不可而止

父子資師 唐書肅宗即位靈武李泌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帝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

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思伯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兄弟同師**北史。賈思伯字士休。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成。無資酬之。鳳質其衣。時人語曰。北海陰生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遣鳳。因具車馬迎鳳。鳳慙不往。**爲子求師**後魏書。魏宗室欽爲右僕射。託高僧壽爲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讓僧壽。僧壽曰。凡人絕粒七日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去。去食就信。實有所闕。欽失慙。侍客稍厚。**爲子延師**言行龜鑑。呂原明正獻公之長子也。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詞色。**敎子從師**世說。太傅東海王越鎮許昌。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刑。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白首從師**文中子。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捨職從師**文中子。魏相爲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頎頎如也。重而不亢。目爍爍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闢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俯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負笈從師**邴原別傳。原舊能飲酒。自行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行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躬。涿郡則盧子幹。汝南則交范孟博。適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師黃公度。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以一飲。讌於是每坐飲。終日不醉。**負帙從師**魏書。李業興少耿介。志學精力。負帙從師。不憚勤苦。

負卷從師馬明史實賓錄。北齊張彫武好學精力。絕人。負卷從師。不遠千里。後爲侍中加開府。**躡屩從師**宋史。陸佃傳。佃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躡屩從師。不遠千里。過金陵。受經於王安石。**折節從師**南史。朱异傳。异年十餘。好群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辭親從師**宋史。王存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十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爲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自以爲不及。**辭母求師**北史。雷紹傳。紹九歲而孤。十八給事鎮府。使洛陽。見京都禮義之美。還謂同儕曰。徒知還備。尚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步擔求師**漢書。杜喬少好學。常步擔求師。**齎金求師**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夏寶松工詩。晚進儒生求爲師事者。多齎金帛。不遠數百里。輻輳其門。**千里尋師**東漢書。李固傳。固。司徒郃之子也。貌狀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復爲李公矣。宋史。王庠穎悟。七歲能屬文。年十三。與其弟序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推以讓。宋朝傑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爲首選。**千里追師**晉書。董景道傳。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唯晝夜讀誦。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千里迎師**儀眞志。孫錫字昌齡。世爲廣陵巨室。父再榮悉推田宅與諸兄弟。獨攜錫居建安軍揚子縣。遂爲眞州人。千里迎師。立學舍。市書至六七千卷。錫刻意誦習。年十九。舉開封進士第二。**孟嘗迎師**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袪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殽。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

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畫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將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郡守不迎師 文選揚雄解嘲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

天子不召師 孟子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多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

敕朝臣舉師 北齊書孫靈暉傳後主時爲瀍郡太守天統中敕令朝臣推舉可爲南陽王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靈暉徵爲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綽雖不好文學亦甚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爲倡屨靈暉唯默默憂顇不能諫正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爲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爲王師以子結爲諮議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敕南陽書並依所請儒者甚以爲榮

築宮親師 史記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往親師之

聚徒往師 宋史安燾傳燾字厚卿開封人幼警悟年十一從學里中羞與群兒伍聞有老先生聚徒往師之

捧手問師 管子弟子職篇君有所疑捧手而問之師出皆起謝承後漢書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少好學師事侍中祭酒王君仲受古文尚書後詣京房受易究極經旨條列科義後還爲師立精舍遠方門徒學者常數百人諸生每升講堂鳴鼓三通下橫經捧手請問者百人

下床拜師 海內先賢傳仇覽字季智郭泰賓刺從之曰暮來留宿明旦下床拜之曰君非泰友乃泰師也

省疾拜師 崔鴻後集初姚泓之爲太子受經於太學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師者人之表範傳先聖之訓加在三之義不可以不重親詣省疾拜於床下

無錢資師 後漢書邴原年十一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之必泣其師問之曰何泣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學者必有父兄羨其不孤而得學師感之曰欲學何書原曰無錢資師師曰苟有志徒相教不求資遂從學也

半俸奉師 元一統志令狐峘再謫三衢遇田敦爲牧乃門生也方相見敦曰吾今日方見生主乃分半俸奉之

金紫加師 宋書武帝登祚加顏延之金章紫綬領湘東王師

重教尊師 顏先生百衲錦凡人之性未有不善亦未有不資於教也自古迄今無聖愚賢否皆知師之可尊者重教法也

尊禮儒師 元王惲秋澗集總管王公碑所至興脩廟學尊禮師儒崇禮讓而抑豪強務致差賦辦集尊禮儒師民安俗阜

盡禮敬師 續後漢書荀攸字公達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當盡禮敬之

庾公不害師 孟子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云云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趙希循會心錄庾公之斯不欲以其師之道害其師則當明告衛君辭此行可也今用兵於敵而以私恩廢君命於子濯孺子則爲端矣於國事非端也

致尸於師 後漢書任末蜀郡繁人少習齊詩爲郡功曹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觸刃殯師 續後漢書韋招傳招年十餘歲詣同縣樂隱受學後隱爲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刃共殯斂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路等皆悉散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去由此顯名

弟子稱師 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臣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所譽得無夫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直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豈其然冊府元龜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爲郎久次轉爲大夫雄少從嚴君平游學既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隋王通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

（有也）

弟子不稱師（儒學警語禮記載曾子數子夏之罪云吾昔與汝從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汝罪一也注云言其不稱師也蓋古之君子言必稱師示有所授且不忘本也故子張一篇載群弟子之語而子夏之言十而未嘗稱師曾子之言五而三稱曰吾聞諸夫子則子夏為曾子所罪固其宜矣禮記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蓋曾子稱師故子春亦稱師也又知古人注解各有所本不若後人妄意穿鑿也方仁聲泊宅編王通隋末隱白牛溪教授學者常數百人唐將相如王魏輩皆其門人也既顯絕口不道其師此何理哉）

弟子倍師（孟子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又曰今也南蠻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趙善璙自警編或問無垢先生曰蘇伯益從來氣直學問不在諸門弟子後先生亦素喜之今以小不至而怒之甚何也先生曰直固可喜不遜亦可惡弟子於師豈可恃慢皆學問不進故耳如汪聖錫自幼登上第急忙來就我學遂磨礱涵養更不少露圭角便見他不凡不知蘇子在門牆幾年而狠氣猶未退吾所以怒之者亦是與一服良藥耳孔子待子路其理亦可推子路每每來犯夫子南子之見既為之不說佛肸之召又欲其不往將正名也則鄙之以為迂將之弗擾也則疑其或非禮故夫子每每怒之既譏之以無所取材又惡之以不得其死以門人為臣則謂其欺天因率爾而對則謂其不遜或言其知德之鮮或退其在於兼人其所以怒之者蓋亦甚矣故子路以此遂日加提省卒為高弟但恐蘇子資質勝這藥力不得耳）

弟子嘲師（漢書儒林傳邊韶字孝先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

弟子刺師（類說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及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位先生猶灌園）

懷怨殺師（太平廣記會稽孔基有學族人孔敞使二子禮基為師而敞子並兇狠基因言於敞敞二兒常有忿志敞尋亡服制既除基以宿舊乃齎羊酒往看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路側殺基奴還未至乃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平生有何怨惡候道見害反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日見刑孔氏兄弟相繼而夭）

法行於師（史記秦紀孝公用商鞅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由於貴戚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師）

不勞於師（唐李文公集司空楊公墓誌服習文學不勞於師爰始有名既于永歸）

勤過父師（廣州府南海志簡克己本州人少習科舉業已而厭之遠遊湖湘師事南軒先生數年講性理學既得其傳退歸杜門不妄與人交嘗燕坐門塾里巷子弟肄業過其門者必呼其前歷問所業間舉語孟要語為之講解有通習者撫而獎之不通者輒加警誨其勤過於父師士無長少咸稱簡先生）

恩猶父師（曾文忠公行狀公之於肇屬則兄弟恩猶父師）

為世父師（范忠宣公集祭司馬溫公文天胙有邦俾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

立為世師（鶡冠子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作革百里官奴海內荒亂立為世師）

著作世師（續後漢書秦宓傳昭烈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第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具廚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爾至於著作為世師不負於餘州也）

文章世師（曾鞏元豐類藁哀詞麟鳳出而旁午兮猶氤氳而扶輿篤生我公兮以文章為世師）

世以為師（宋陳舜俞集謝越州知府大卿啓多聞博識世以為師清談雅言聞者成誦）

為宗族師（宋晁無咎鷄肋集崔君墓誌銘道不遠人出孝入弟可以為宗族師）

為士宗師（晁補之上李中書啓贊天化育為士宗師）

一國宗師（金樓子雜記下篇　諸葛司馬二相誠一國之宗師伯王之賢佐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省任刑法整齊軍伍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河洛飲馬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處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若此人不已則雍梁敗矣方之司馬理大優乎）

鄉邑宗師（東漢書謝弼傳弼方直中正為鄉邑所宗師也）

儒教宗師（元史列傳張德輝與元裕

（北觀。請世祖爲儒教太宗師。世祖悅而受之。）

人文宗師（唐顏魯公集贈孫逖序。夫然。公信可謂人文之宗師。國風之哲匠者矣。）

儒宗文師（唐韓昌黎集進平淮西碑文表。儒宗文師。磊落相望。）

度德而師（揚子脩身篇。度德而師。易子而教。文中子。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夫。）

至德可師（世說新語。李元禮嘗歎荀淑鍾晧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學皆可師（晉書范粲傳。粲高亮貞正。有丹風。博涉彊記。學皆可師。遠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

德學可師（前燕錄。劉讚字彥貞。平原人也。經學博通。爲世純儒。約己貞清。非禮不動。慕容廆重其德學。使太子晃師事之。）

學行可師（唐書賀德仁。越州山陰人。少與從兄德基俱事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學見稱。時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德仁仕陳至吳興王友。入隋。授豫章王府記室參軍。王以師資禮之。恩遇甚厚。）

宿儒老師（程子。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

老成良師（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帝曰。朕昔在東宮。崔遵度。張士遜。馮元爲師友。此三人者皆老成人。至於遵度。尤良師也。）

君子良師（曹彥約。呂谷集上封事。法家拂士。君子之良師也。危言激論。朝家之惡石也。）

真學者師（名臣言行錄。程顥誌范祖禹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於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真學者之師也。）

學者當師（聞見善善錄。治平中。李公擇數爲朋友言。呂正獻未嘗聞其疾聲。見其遽動。亦未嘗草書。學者當師慕之。）

事是當師（程子訓象新書。彼之事是。則吾當師之。彼之事非。則吾又何校焉。是以君子未嘗校也。）

自謂得師（伊洛淵源。馬涓巨濟狀元及第。爲秦州簽判。初呼狀元。呂進伯爲師。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也。既爲判官。不可曰狀元也。巨濟媿謝。進伯又謂巨濟曰。科舉之學既無用。脩身爲己之學。其勉之。時謝顯道爲伊川程氏之學。進伯每屈車騎同巨濟至之。則顯道爲講論語。進伯正襟肅容聽之。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又數以公事案牘委巨濟詳覆。且曰。脩身爲己之學不可後。爲政治民。其可不知。巨濟自以爲得師。後在朝爲臺官。有聲。每歎曰。呂公教戒之恩也。）

歸如得師（張文潛宛丘集祭劉貢父文。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

事無常師（鬼谷子捂合篇。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無常與。無不與。無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爲主。）

我有師師（書梓材。注。師師。以官師爲師也。）

經各有師（宋蘇頴濱集。河南府進士策問。法立於上。則俗成於下。故兩漢之間。經各有師。師各有說。異師俗說。相攻如仇讎。）

百僚師師（書皐陶謨。俊乂在官。百僚師師。注。師師。相師法也。）

典常作之師（書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注。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從官者。謹師之而已。）

天地之師（鶡冠子。景則隨形。響則從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

無爲之師（唐獨孤及毘陵集慶鴻名銘。恭己南面。無爲之師。）

後事之師（戰國策張孟謂趙襄子曰。臣觀往古之美。臣主之權均之。前事後事之師。君若政圖。則臣力不足。賈誼新書過秦論。鄙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王安石臨川文集周革轉官制語曰。前事者。後事之師也。）

求之盲師（上陽子序。根器劣而鈍者。求之盲師。一知半見。自喜自幸。）

恥於相師（上陽子。嗟夫。時之高人勝士。負不世之才。而執一方之見。往往不足以語大道者。非恥於相師。則過於聰明。況其下此者乎。）

當仁不讓師（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注。當仁。以仁爲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爲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爲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得不遜。子家子或曰。當仁不讓於師。師所從受道也。何爲而不讓。答曰。爲善。欲其致也。嘗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又何讓焉。儒學警悟。右軍書本學衛夫人。其後遂妙天下。所謂風斯在下也。東坡字本出顏魯公。其後遂自名家。所謂青出於藍也。黃魯直詩本是規模老杜。至今遂別立宗派。所謂當仁不讓也。若乃學退之而不至者。爲孫樵學）

淵明而不至者為白樂天。則文所謂減師半德也耶。**吏師**韓非子五蠹篇。明主之國。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史記李斯傳。斯上書曰。今陛下幷有天下。辯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率群下以造謗。如此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兩漢蒙求。薛宣朱博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宋張方平樂全集呂公神道碑云。呂文靖公以龍圖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才難。擊斷者雜中善良。循恕者并容姦蠹。公之為理。雅得其術。機芒不施。區宇自破。治政清靜。府庭肅然。逮今言尹京之政。公為吏師。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淮東漕魏郎中啓。凜然一代之名士。備吏險夷。信矣中興之吏師。所至辦治。

法令師西漢書薛宣傳。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

章句師唐柳宗元集答嚴厚輿論師道書。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

義利師晳偶子生學篇。或曰。古之師也師乎為義。今之師也師乎為利。何也。曰。異乎吾子之間也。古之所謂義者。義乎其心。利者利乎其人。孰云義利之異哉。

絳縣師左傳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而廢其輿尉。

師汝昌言書益稷。皐陶曰。俞。師汝昌言。（註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祇師言書畢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

仗師臣職官分紀。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圖。

賴卿師矩唐繪劉禕之字希美。高宗時拜相王府司馬。謂曰。卿家忠孝。朕子賴卿以師矩。與蓬在麻中。不扶而挺也。

張昭有師法吳志。張休字叔嗣。太帝以子登為太子。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休弱冠。與諸葛恪顧譚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

斛斯有師法北史斛斯徵傳。大和三年。周武帝以徵有師法。詔令授諸皇子。宣帝時為魯公。與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並呼徵為夫子。儒者榮之。

君師賢聖古三墳書。君陽師君。師賢聖以詢道也。

承師問道抱朴子袪惑篇。凡探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攻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遲遲冀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洲而伐木。獨以力劣為患。豈以物少為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

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潭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者。彼所知素狹短。流促倒裝與人。則靳靳不息。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縕褐。必無太牢之膳。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

尊嚴師道名臣言行錄。程顥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

師道自居晉書王祥傳。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聖賢言行故事。虞韶以成纂集。宋哲宗即位幼冲（少童也時方童幼）。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伊川先生也名頤字正叔說書勸講之官）。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講（凡侍奉哲宗在講筵時）甚莊（正叔極其莊敬）。繼以諷諫（諷曰言感以感動之）。上畏之（上哲宗也）。時潞公為平章軍國重事（潞公姓文名彥博平章軍國重事以上之官重臣也）。年九十矣。對上恭甚。進士唱名（其時曾宋皇御殿放舉人及第傳唱進士姓名）。侍立終日（潞公侍立殿上）。上屢曰（哲宗頻顧潞公云）。太師少休（少如字太師潞公官名不呼）

（其名而以言稱之。尊敬之也。休，止息也。謂潞公年高，大立忠勞，今暫止息。）公頓首謝。（頓首，首至地。恭之至也。）立不去。（潞公雖已高年，居尊位，執守臣禮，不敢使安。）武謂正叔曰：（武人以潞公之事告正叔。）君之倨（呼正叔為君。倨，傲也。）視潞公之恭，（謂以正叔之倨傲，比之潞公之恭謹。）議者以為未盡。（或者疑謂正叔未能盡事君之禮。）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事君盡禮，臣職當然。潞公世受國恩，雖為重臣，不可以尊貴廢禮。）吾以布衣為上師傅，敢不自重。（上，謂哲宗也。布衣，微賤時所服。正叔自言起身微賤，為師傅之職，以德義訓導人主，天子所尊敬之臣，固當以尊嚴自居。）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大臣與師臣各有其體，二者不同。）

高選師友　職官分紀：晉劉寔傳：寔通古今，清身潔己，行無瑕玷。為國子祭酒。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高選師友，以寔為師。

八師不可為　楚辭七諫曰：誰使正其直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為。（註：八師，舜、禝、契、皐陶、伯夷、垂、益、夔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九百二十二　大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王九臯
圈點監生臣陳伸傢
臣林[illegible]拉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五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八

小兒驚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形證論五藏驚傳候　一肝藏驚風令小兒非時竄上眼睛手脚冷　二腎藏驚風令兒夜啼白日多睡　四心藏驚風令兒發心熱四肢逆冷　五肺藏驚風令兒口內熱喘出氣細微　三脾藏驚風　五藏驚邪皆因驚風傳受緣初驚有涎涎在鬲上不發或即涎潮藏腑入驚邪也日久不醫致傳邪氣入於心肺或傳肝脾腎等也卻被巫師皆言有祟妖禍求神漸加深重即令小兒枉喪性命雖有名方千道須曉病源今具傳入五藏于左

一驚邪入脾鄭沖虛云令兒非時噴乳嘔逆翻吐不思飲乳故成慢驚也　二驚邪入心周奇云令兒非時面上赤紅惡叫四肢緩慢故成慢驚也　三驚邪入肝鄭沖虛云令兒眼目上翻眼多白睛上竄引飲故驚癇也　四驚邪入腎趙氏云令兒忽然面上黑色惡叫咬人故驚啼也　五驚邪入肺崔氏云令兒夜多虛汗狂言亂叫或傳下利是虛驚也

張杲醫說驚風妙藥趙周士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痰聲如反張弓不納乳食四肢盡冷眾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云邑主簿李膚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治藥才合就便以擦兒齒少頃作嚏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旦灌兩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救人名蝎梢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蝎梢乳香白花蛇肉朱砂天南星白殭蠶各半兩麝香三錢凡八味砂乳麝別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熱殭蠶生用與蜈蝎五者為末別研三者和均酒糊丸捏作餅徑四分煎人參或薄荷金銀湯磨化一粒周晬以下者半之全活小兒不可計（癸志）

惠眼觀證論小兒驚候急驚者本內有風熱面色紅赤又因乳母不自調攝酒食過度或湯乳飲兒或涎停隔中或風感身內故中此疾遍身壯熱吊上眼睛四肢搐搦牙關不開胎驚者在母胎內八九月時母曾中驚胎納邪氣傳之心藏發時亦壯熱吐涎眼帶昏張此候生一月日或半月後發慢驚者榮衛皆受邪氣面無血色臟腑久冷或瀉或吐或自驚撲因而成之又論小兒原有驚候白日多睡遍身虛汗是驚氣納脾喘氣微細是驚氣傳肺無故咬妳是驚氣傳腎非時忽然眼青吊上是驚氣在肝夢裏多咬牙是驚氣在骨夜啼至曉是驚氣傳心面色非時紅赤是驚氣在心上喘喫水是驚氣在肝惡聲啼叫是驚氣在腎前後心及四肢熱是驚氣傳脾欲吐瀉凡小兒驚風切忌爪甲青黑及吐出白虫有血瀉下啼叫無淚與夫眼直半開半閉兼亦咬人時復鴉聲皆不可用藥（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論驚搐握拳　夫驚搐握拳者有陰陽兩證陰者拇指在內陽者拇指在外陽拳者順陰拳者逆也　論驚氣哽噎　夫因驚則氣亂氣亂則上下不通併於中焦氣壅則痰聚痰聚則不散故氣結噎哽仰而噓歎此驚之先兆也有久患癇疾者必須哽氣實者天霜散吐風散吐涎或真珠圓利驚圓下涎或奪命散吹鼻令關陽通利更與安神膏補之琥珀散除驚氣虛者對證用藥　驗驚搐先證　目鮮目眨目白目青目斜目閉目轉目瞪聲焦聲嗄聲顫聲輕啞口弄舌捲舌露筋噓氣哽氣噎氣撮唇噎乳噎食忽然定睛吐涎吐沫拗頸仰身搖頭擦面藏頭畏明手攣手顫脚攣不伸忽撩忽亂恍惚精神失張失志眠睡不寧睡中喜哭困憂齒齦心煩躁熱啼哭咬人面臉弄色或紅或青伸舒用力微微作聲有前證候是欲發驚已上證候不久必發驚癇預防之驅風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頻頻哯乳日日便青吐痰吐食瀉酸瀉腥吐嫌多困瀉怕脫形晝眠默夜起頻動瘈瘲無度涎喘作聲虛腫藏冷盜汗骨蒸諸竅失血諸渴已津諸病進退必成慢驚已上證候久則必發陰癇預防之安神膏琥珀散更擇對證藥治之凡小兒有疾須宜速治失治則變大患至道御書云小惡不誅則大罪盈小病不除則大患至所謂停因長智養病喪身可信之矣

仙人水鑑小兒驚候歌地上坐時睡驚風本在肝夜啼並面白肺臟與詳觀類色時時變心形日日觀喘微脾臟乏咬齒骨家看（夢裏咬齒骨家驚風）又歌面白腫虛多吹乳四肢煩熱汗頻生雙腮五色時時見惡叫元來盡屬驚（幼幼新書）

漢東王先生方小兒驚風可醫者　非時竄眼驚入肝（何以知之肝主筋肝受邪故搐於眼若眼赤是肝之外應故非時竄眼必真青也）夢裏咬牙驚入腎（何以知之腎主骨骨當也其齒癢及夜屬陰乃咬牙故知驚入腎也）夜啼至曉驚入腸（何以知之小腸是心之府心屬南方丙丁火陰陽相魁故入小腸主曉乃歇日屬陽夜屬陰乃相魁故啼矣）面青下白驚入膽（何以知之在膽肝屬木其色青膽是肝之府故面青下白而知在膽必須吐妳也）氣喘喫水驚入肺（何以知入肺肺主氣被驚所折其氣即喘要喫水者則是肺虛熱故知在肺要喫水也）面臉紅赤驚入心（何以知入心其心屬火又主血外應臉故令面赤是知入心也）喘

氣微細驚入肝（何以知入肝。其喘即是肺也。肝畏金。故知陰入陽也。其人當其青瞼時。手脚搐俱不定。如治驚宜下瀉肝丸散矣。）前後五心熱驚入脾（何以知入脾。胃與脾俱象土。胃主四肢。故主脾。肝入脾也。胃者是脾之府。其人必當吐後發熱不時是也。）喉內如鋸驚入大腸（何以知入大腸。其大腸是肺之府。肺爲諸藏之上。蓋又主於氣。入大腸則上衝咽喉作聲而響。如無痰。故知入大腸。宜下取驚積藥。）無時乾嘔驚入脾胃（何以知入胃。其胃在咽喉下。主化穀食。被驚風入其中則痒。而時時乾嘔。故知在胃也。宜瀉胃氣。後下驚風藥耳。）睡中驚哭渴在三焦（何以知入三焦。其三焦無形狀。只是脂膜。睡有時。三焦被驚邪所干。即乃驚起而哭。故知此患於三焦。發後日久自差。只宜下驚藥也。）小兒驚風不可醫者。驚風爪黑不醫（其爪黑主肝。肝絕則不蔭其爪甲。黑不醫也。亦爲血絕。血絕血不蔭則爪黑。十無一存也。）驚風瀉黑血不醫（此爲心絕。心主血。心絕則不能禁於血。此人不得一周時也。何以知之。心是五藏之主。主若絕。故只得一日而死也。）驚風日多盜汗不醫（何以不治。其汗者主於氣。氣是衛之所係。衛絕則不管於氣。故令汗出不止。數日而死。）驚風忽作鵶聲不醫（此爲肺絕。聲只有出而不廻。肺亦主聲。肺絕則聲一去而無廻。其人三日必死也。）驚風咬人不醫（其咬人者是骨絕。主在齒。其骨若絕。故令齒痒則便咬人。約七日死。爲從裏損出則還。故在七日矣。）驚風眼半開半合不醫（此謂之腎絕。腎是五臟之根本外應。其眼黑瞳。其腎絕則無光無力。不能開閉其眼。只候四日而死。何以知之。其腎屬北方而守末。其病從下上。故知只四日而必死。）驚風口鼻乾黑不醫（此謂脾絕。何以知其脾絕。主津腋俱無。乃知是脾絕。兩日而死。死時須寅卯時。木尅土也。）凡是驚風者則是壯熱。卧則驚叫不時。脾風多因吐而得。必有風痰。急驚風者只是中外邪也。慢驚風者是虛積生。胎驚胎熱之所爲也。栖眞子嬰童寶鑑論小兒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睡眠不靜。手足微微瘈瘲。不食乳。或如傷寒候也。翰林待詔楊大鄴論小兒生下百日內難者。爲胃腸未整。神氣微怯。舉動多驚。此蓋由在胎之時。母多喫動風及粘滑肥膩之物。炙煿諸般肉等。兼嗔怒不常。言語高聲。交合陰陽之時。搖頭百脈。或生時坐婆踈拙。使口中不淨。或帶風入四肢。或浴當風。包裹失度。被浮熱引惡物於脾胃之間。漸流散於五臟六腑。毒氣既傳。榮衛差互。初即頻頻吐哯。腹脹異常。時時呵來噴去。往往睡裏虛驚。或即手足緩急。目常上翻。尋究病源。豈是帝然。保生論小兒驚候（其脉急數。）驚者乃腎受驚也。驚熱之氣流灌於心。心爲帝王不受觸。觸既受觸搦便生風候（素問云。腎主恐。小兒纔受觸。搦便有面青呵欠候。）孩兒面青色是驚。若一次受驚。看太陽左側青脉朝眼是也。（男左女右）第二次受驚山根上青脉是也。第三次受驚。眼下瞼連金匱有青見是也。三處皆有青者皆是受驚極候。主小兒睡中驚擲。見人恐怖。咬齒。無時喉內有涎。渾身抽掣。手足瘈瘲。吐食非時。吐舌將手拏人。多哭不住。凡有此者皆是驚候。若小兒風熱盛。乃驚痰流灌肝心二藏。令小兒忽然眼目上視。手足急搐。惡叫暴悶死。此名急風疾候。宜與壓涎乳香散二服。（方見本門）次與生銀圓三服。（方與吉氏家傳方同。見急慢驚風門中下驚涎）若小兒臟腑虛薄。驚涎灌心胞絡。令兒眼目緩慢。手足微動。喉內涎響。渾身不熱。此是慢驚風候。宜與生銀圓。次與鎮心圓。（鎮心圓方與鳳髓經同。見本門中）若驚風死候。則其脉絃大。魚口開。氣麤。喉中如牽鋸。項軟無力。脚面直。顖腫顖陷。目似開不開。瀉如痢血。身體軟無力。已上並是死候。不可用醫救。飛仙論

小兒病候　小兒非時弔上眼是肝驚　小兒非時夢裏咬牙是骨驚　小兒夜啼至曉是肝驚　小兒非時要咬妳是驚帶邪氣　小兒面上青白色是驚風　小兒前後心熱及四肢熱是驚　小兒非時面紅赤是驚入心　小兒上氣喘喫水是驚帶邪氣入肝　小兒面上黑色要叫是驚風　小兒口內微喘細是驚　小兒夜卧有盜汗是驚風　小兒白日多睡是驚風（已上三論。並載切切新書）楊仁齋直指方急風慢風。慢脾風。小兒急慢驚風。古所謂陰陽癎是也。急者屬陽。陽盛而陰虧。慢者屬陰。陽虧而陰盛。陽動而燥疾。陰靜而遲緩。其始也皆因臟腑虛而得之。虛能發熱。熱則生風。是以風生於肝。痰生於脾。驚出於心。熱出於肺。而心亦主熱。（天官疾醫注云。肺氣熱。心氣次之。）驚風痰熱合爲四證。四證已具。八候生焉。（搐搦掣顫反引竄視曰八候。）凡搭眼搖頭。張口出舌。唇紅臉赤。面青眼青。唇青瀉青。太陽髮際印堂青筋。三關虎口紋紅紫或青者。皆驚風狀也。大抵熱論虛實。證別逆順。治有後先。蓋實熱爲急驚。虛熱爲慢驚。慢驚本無熱。所以發熱者虛使然爾。急驚屬陽。用藥以寒。慢驚屬陰。用藥以溫。甚不可以陰陽無別。故曰熱論虛實者此也。男搐左視左。女搐右視右。男眼上竄。女眼下竄。男握拇指出外。女握拇指入裏。男引手挽左直右曲。女引手挽右直左曲。凡此皆順。反之則逆。亦有先搐左而後雙搐者。但搐順則無聲。搐逆則有聲。其指紋形勢彎弓入裏者順。出外者逆。出入相半者難痊。（目屬肝。肝受風熱。則目直視或上竄。或兩目頻搭。若無瞼赤。五心煩熱之證。卻不發搐。必挾心熱。則肝風心火二者交爭而發搐也。但竄視直視者。）

（與瀉青圓更加發搐者以導赤散暴之大抵肝風心火乃急驚受病之處瀉青圓去肝風導赤散降心火切切新書以為要藥）故曰證別逆順者此也（陽病陰脉陰病陽脉亦反）熱盛生痰痰盛生驚驚盛生風風盛發搐治搐先於截風治風先於利驚治驚先於豁痰治痰先於解熱其若四證俱有又當兼施並理一或有遺必生他證故曰治有先後者此也綱領如此若析急慢脾風而言之則暴烈者為急驚沉重者為慢驚而慢脾則重而深矣按錢氏方小兒發搐身熱喘急目斜露睛四肢逆冷李醫槩以定驚搐一劑與之殊無主對錢遂別之曰發搐為肝實身熱喘急為肺虛目斜露睛為肝肺相勝四肢冷為脾虛治法先用益脾補肺胃氣稍復然後瀉肝涼驚而安　一證直視而不能食或謂神祟使然錢知其為肝旺勝脾與之瀉肺而愈　一證吐瀉或利小便過多以致脾虛不食錢用益黃散作效已經數日忽爾不語衆醫類以失音湯劑主之竟無寸效錢氏用地黃圓數劑補腎於是能言所以然者前乎清利小便太過遂使脾腎俱虛雖已補脾而腎尚虛故爾　至論肺虛痰實治法當下故下之必先益脾然後瀉肺（經云欲瀉其子先補其母此錢氏要訣錢氏方瀉青圓瀉白散導赤散瀉黃散宣風散乃瀉五臟藥益黃散白木散阿膠散地黃圓皆補五臟藥）心中驚熱清心而熱不退則與之助胃胃不虛則熱不生或胃虛不食又且大小便難則不為之跐利蓋利之則胃愈虛而身必冷　其有傷風寒而吐瀉者欲止吐瀉不特溫脾須以發散之劑先之風寒散而吐瀉自止矣不特此耳小兒平常服藥過多積玩臟腑調和之劑不愈則易之以攻擊固守之劑太過則時乎而跐利主治在我不可不問源流不可徧狥病家所欲圓機達變消息輕重而應之是通變之不可無法也大槩小兒臟腑柔嫩易實易虛易冷易熱兒有大小壯弱病有輕重淺深所責乎目視指切意度心惟醫權藥衡斟酌對治用之得中為上矣

驚風方論　驚者虛惕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肝則面目俱青眼睛竄視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㝹咬牙驚邪入肺則面色淡白喘息氣之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膽面色淡黃攄脉觀之虛則散而濡實則數而駃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某臟受病之處而調理之然有所謂利驚有所謂涼驚虛者溫之實者利之熱者涼之是為活法（睡中驚悸悸者易治驚況不寤者難痊）至若眼陷無光白睛灌人爪甲青黑四體垂嚲（一歲長蛇不可鬼非下藥）面赤如緋面青背冷頭目仰後足冷目青膜

脹胃高手掌胷膈脣舌鼻黑魚口氣麤顖腫顖坑啼哭無淚冷汗不止汗出如珠如油眼青瀉黑血悶涎入心肺噓舌出口咬人五硬五軟五冷五乾皆惡證也雖然小兒有病問之則幼不能言望之則易驚易喜診之則或惕或動自六歲以下黃帝不載其說者以其難也又況驚風一科古無全書則尤為難如前所云固足以知三證之詳矣至於辨析體認通變之際有言而不能盡其蘊者可不深加之意乎驚風一也痓痙發癎卒中天瘹撮口亦風之種類焉　又論腦麝銀粉巴硝等不可輕用　小兒急驚風古人以其內外熱熾風氣暴烈而無所泄故用腦麝麻黃以通其關竅銀粉巴硝以下其痰熱蓋不得已而用之其熱為風熱盛實者設也世俗無見不權輕重每見發熱發搐輒用腦麝蟾酥鉛霜水銀輕粉巴豆芒硝等劑視之以為常惟其不當用而輕用或當用而過用之是以急驚轉為慢驚吐瀉胃虛荏苒時月驚風之所為難療者正坐此也萬一發熱驚搐本為傷風傷寒傷食瘡豆而作誤藥至此其為害豈淺淺哉以理觀之能用細辛羌活青皮乾薑荊芥之類以為發散勝如腦麝能用獨活柴胡山梔枳殼大黃之類以為通利勝如銀粉巴硝設或當用而不可無之亦須酌量勿使過劑此幼幼書所謂瀉青圓導赤散乃醫功之上藥者良以是數故論此以為輕用藥者勸　又論蜈蚣有毒　蜈蚣有毒惟風氣暴烈者可以當之然其風氣暴烈非蜈蚣能截能擒亦不自止但用之貴乎藥病相當弗容固執或半字或壹字或桐子半圓或桐子壹圓尤在酌量而作劑也設或過焉當以蚯蚓桑皮為解凡幼兒欲發驚風先神志不定怳惚懼人搭眼上視左顧右盼伸手握拳悶鬱努氣情態不若尋常如此者有驚即散驚有熱即退熱壅實即去壅實熱退則不生痰驚散則不生風壅滯通則氣得其平病無由作是固當以小劑治之若未患在痰熱全未有風癇搐搦顫引之狀則只與退熱化痰如參蘇飲之類可也謹勿妄投通關利膝等劑恐或遺其熱流入經絡反成風痰此又小兒無病不可服藥之戒　世俗玩習以為小兒體熱或遇澡浴即與久坐湯水之中風冷外傷水濕內滲頃刻間遽成風搐或惡叫頻吐或昏迷失音或洞泄不已勢如暴風疾雨難以支吾不可不戒　黎民壽簡易方驚者七情中之一也古人於小兒論中不言喜怒悲憂思恐而獨言驚者小兒初生氣脉未定精神未全天之所稟者混然一真七情雖具而未有覺着但念乳食餘無所知喜怒悲憂思恐皆動於中惟驚從外來神氣無雜一有所觸悸動不安啼叫搐搦嘗原喜怒悲憂思恐字皆從心驚之為字從馬古人因字命名

亦寓意深蓋氣者善惡之馬也。適於善則爲善，適於惡則爲惡，其機甚可畏也。驚之爲病，有急有慢，留於陽則爲急，伏於陰則爲慢，亦猶馬之有善惡也。馬以喻氣，非銜轡則不能制；驚之爲病，非藥石則不能調。信知馬之不可以不善，猶驚之不可以或有也。是以驚風有急慢二證，而古方止曰陰陽二癇。所謂陰陽者，急慢之異名耳。況嬰孩十歲以下曰癇，十歲以上曰癲。陽癇屬腑，爲陽證，俗曰急驚，其證身熱面赤，驚發則搐搦，兩目上視，牙關緊硬，宜用涼藥。陰癇屬臟，俗曰慢驚，其證因吐與瀉，或吐不瀉，積日漸困，面白脾虛，不甚搐搦，目微上視，手足振動，宜用溫藥，不可一槩施治也。常見後人不明乎此，但知急驚用涼藥，不知太過則反成慢驚；至於慢驚，但知用溫劑，不知太過則反成急驚。迭無定見，用藥舛逆，縱能取效於目前，而不知釀成癲癇，爲終身之痼疾。欲全嬰者，幸加意焉。　療驚發風

議曰：有痰者必有熱隨之，有驚者必有風繼之。利其驚其風，豈有散其熱，即痰不生。此醫家者流所得其宜，調理證候，截風定搐，以明其要也。如此常見豪貴家，纔見孩童有熱，不問元因，便投驚藥，日輙數粒，月既積多，雖則驚悸不作，忪恐無妨，其兒所服寒涼藥多，脾胃虛弱，不吐即瀉，遂成慢風，更與驚藥，愈加其疾。調理醫工，當究其後，免致其禍害生焉。　李東垣

試效方治驚各有所因用藥不同論　錢仲陽治急驚，以涼瀉之。肝風木也，主驚；心熱火也，主動。火來木中，子能令母實，實則瀉其子，故立瀉青丸、導赤散之類，瀉其肝實，驚自愈矣。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涼者是也。夫慢驚者，皆因妄用快利食藥，損其脾胃，久瀉不止，或因乳食不調而成吐瀉，亦令脾胃虛損。內經云：不足而往，有餘隨之。又云：不及則兼其所不勝，故風木來乘土位，慢驚之病作矣。治當詳其溫涼寒熱，先實其脾胃，後散風，散則愈矣。又如外物驚者，宜鎮平之，以黃連安神丸；若氣動所驚者，宜寒水石安神丸，不可便以辛熱之藥散之，防風丸之類是也。因驚而泄青色者，先鎮平以朱砂之類，治以風邪下陷也，不可便用苦寒之劑瀉其土也。　栖眞子嬰童寶鑑驚癇死候　項軟無力。　魚口開氣麤。　喉中如拽鋸。　不頭直。　面紅如粧。　目陷無光。　嚙衣并咬人。　目似開不開。　驚風瀉下如瘀血。　身體若無筋骨。　茅先生方小兒初受驚風候歌。　驚風之候有多般，說出根源見易難。夢裏咬牙驚入骨，非時眼上病歸肝。夜啼到曉聲無息，面黑兼青候一般。前後心煩四肢熱，面紅如血向心間。夜啼盜汗日多困，氣麤吹水肺邪干。惡聲頻叫形多黑，非時咬妳腎邪端。口中氣喘眼直視，此是驚風仔細觀。　又小兒驚風死歌候　小兒如得驚風候，指甲青兼黑似煙。口吐白蟲便黑血，眼開不閉半撞肩。咬人白日多驚汗，忽作鵶聲不可看。　又小兒驚風死候　項軟都無力。　喉中似鋸枋。　面紅粧色兒。　目睛杳無光。　魚口開麄氣。　脚脛直偏長。　嚙衣胡亂咬。　瘀血瀉於床。　睛開還又閉。　渾身硬似僵。　十般驚候病。　休用更思量。　惠濟小兒驚風日久肝藏絕候歌　壯熱頭旋不擧頭，目黃眼澀也堪憂。有時嘅妳兼翻食，四體如冰痛入喉。須信本因驚患得，連綿日久更何求。只因命盡歸泉壤，脉亂浮洪却似鉤。（或幼幼新書）湯氏望嬰孩妙訣總要小兒積成驚八首歌　腹中有塊面如朱，痞積如油體亦虛。診脉看醫須着意，精神恍惚命須臾。　第二變成浮腫患，形容土色是脾虛。爲嫌乳食不忺喫，醫持秋後命徐徐。　第三眼下胃積虛，胎中受疾實難除。更加骨熱三焦渴，腹脹生蟲臟腑虛。　第四身熱火相兼，膈熱風痰口有涎。多是所傷諸毒物，致令病苦有根源。　第五七歲至三秋，遲行體軟亦難留。病狀只因不足月，自然修短命須休。　第六青筋有數行，肝家受病自難當。若加嘔吐驚風作，空有良醫少妙方。　第七脾痞鼻下赤，變驚心熱口生瘡。日中啼叫風癇作，眼反喉乾不久亡。　第八赤脉亦然浮，渾身冷汗陰中處。忽即高聲驚候起，乍進乍退必難除。　溫大明隱居方小兒

驚風多有等殊，或急或慢，或虛或實，或吐或瀉，以至生驚者，但用花蛇頭一枚，燒作灰用，如無花蛇，以烏蛇代之。全蝎二錢，麝香一錢，辰砂一大錢，防風、乳香各半錢，赤脚蜈蚣一條，用火炙，南星一錢，灰火炮，川烏尖半錢，生用。右件幷爲細末，水煑棗肉爲丸，如鷄頭大，陰乾，每服一丸，薄荷湯下。詩曰：急慢驚風有等殊，蛇頭蝎麝及辰砂。防風乳香兼赤脚，星烏和劑使令魅。　鄭端友全嬰方滋煎生驚歌　滋煎無休歇，風生五臟中。面青因腹痛，不爾變驚風。　呵欠生驚　呵欠若頻頻，睛斜撮口唇。雖然驚未發，啼哭動心神。　搓頭生驚　搓頭頻擦面，拗頸亦因風。目眨青鮮定，牽身勢若弓。　掩面驚哭歌　掩面藏頭哭，心虛怕見人。驚潮肝腎作，憂齒及牽唇。　驚喘痰噎　驚喘痰潮噎，風驚又食傷。蓋因三種作，發熱體如湯。　驚痰壅滯歌　痰涎壅乳滯胃中，膈節令兒氣不通。欬吐自然生喘急，精神恍惚變驚風。　驚風不語　驚風得病不能言，只被風邪五臟綿。涎滯肺心關氣道，致令聲語不相連。　孩子發驚　孩子發驚時，唇紅汗濕肌。瞪睛雙直視，軀體四肢垂。腹脹頻頻喘，精神漸漸衰。吐涎非易治，爪甲黑難醫。　驚風指黑歌　驚風指黑爪如煙，手足多垂軟似綿。咬妳多啼無淚下，暫時停息又牽纏。　再發驚風　或發驚潮搐，涎流瞼目斜。烏青連

口鼻啼哭類如鵶。經濟小兒保命方書驚證歌。目白沉沉碧。瞳人散黑睛。乳時頻齘齒。髮際印堂青。見物多憂怕。饒啼少悅情。卧時常不穩。此候累因驚。多因驚撲未發熱候歌。面青呵欠累遭驚。痰壅饒啼睡不寧。竄眼面紅頰壯熱。忽然至後是驚人。小兒若頻遭驚撲未發熱已前。可常服前項鎮心丸散。養生必用說諸蛇骨牙皆有大毒。取之特慎。傷人多損性命。殭蠶去絲嘴剉赤色。蛇蛻炙黃。蟬蛻洗去土。去頭翅足焙。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乾。蜣螂去頭翅足炙令焦。蛇黃燒令赤。醋淬五七次。蜣螂勿用傷水者。驚藥內多用之。故載其說於此。（戴幼切新書）

方

本草治小兒夜驚大人因驚失心方

右取震肉作脯與食之。此畜爲天雷所霹靂者是

仙人水鑑牛黃散壓驚鎮心治風退一切病

鬱金（二箇炮）　甘草（二錢）　巴豆（三七粒出油盡）

半夏（七箇薑汁煮乾）　白附子（去皮生用）

雄黃　朱砂（各細研）　犀角（末）　乾蝎（炙各一錢）

右爲末研勻。入麝香少許。每服一字。薄荷湯下

水銀膏治驚風

水銀（半兩用石腦油研如泥）　白天南星（去末）　白附子（去末各炒一錢）

白龍腦（去）　膩粉（各一錢）　蝎梢（二十一箇研）

右爲末研如泥。候次日於乳鉢內取出。丸如菉豆大。一丸至兩丸。薄荷湯下

斗門方治小兒未滿月驚着似中風欲死者

右用朱砂。以新汲水濃磨汁塗五心上立差。最有神驗

日華子治驚邪癲癇。小兒客忤消食及冷氣方

右並煎鐵屑汁服之

陶隱居作小兒浴湯主驚忤

右以升麻取葉挼汁作湯浴之

治小兒驚邪方（已上七方並戴幼切新書）

右用驚窠與驚尿同多少以作湯浴兒。療驚邪也

王袞博濟方青黛丸治小兒驚食嗄氣

青黛（一分）　木香　豆蔻　檳榔（各一分）

麝香（一分）　續隨子（一兩去皮）　蝦蟆（三箇燒存性）

右七味同爲細末。煉蜜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薄荷湯下

靈苑方雄朱丹治小兒驚風方

雄黃　朱砂　麝香（各研）　膩粉（各半兩）

白附子　半夏（湯洗七遍）　天南星（炮）　川烏頭

附子（各去土去皮臍）　乾蝎　羌活

天麻　川芎　肉桂（去麄皮）　白殭蠶

木香　白鮮皮　烏蛇　花蛇（並酒浸去皮骨取肉炙用。已上各一兩）　巴豆（半兩去心膜。薄荷汁煑伍七十沸淨洗紙裹壓出油用）

右二十味爲末。令勻。粟米粥爲丸如菉豆大。常服茶酒下三丸。冷氣生薑湯下。宿食不消。橘皮湯下。大小便不通。甘草豆淋酒下。急風。薄荷酒下。癱瘓豆淋酒下。酒食傷。生薑湯下。元氣動。茴香湯下。血氣。荊芥酒下。或醋湯下。大腸祕澀。生薑湯下。白痢。椒湯下。風眼。淡竹葉湯下。頭風。槐枝湯下。風疹。蜜酒下。赤白痢。二宜湯下。頭痛傷寒。鹽湯下。赤痢。甘草湯下。小兒瘡米飲下。治風眼古井水下。小兒風眼。古井水

煎淡竹葉湯下。小兒驚風。薄荷乳汁下

牛黃散。化風涎。治積年心恙。諸癇風癲。謬忘昏亂。及小兒驚風。益精神。開心志。鎮驚消痰

牛黃　犀角（屑）　羚羊角（屑）　雄黃

人參　鵬砂　鐵粉　鉛霜

鬱金　膩粉　辰砂（已上各一分）

白礬（一兩半）　片腦　麝香（各半分）　金薄（五十片）

天南星（去皮心。剉如骰子大。入黃牛膽內懸東北方上百日。令乾。取三兩末。就用膽令乾。如急要用。擣天南星末。將十和爲餅子。曝乾用）

右爲末。常服一字。小兒半字。薄荷湯調下。中風涎甚及心疾。每服一錢。小兒一字。薄荷自然汁調下。如中風吐涎臨時加膩粉半錢同服

透關散治卒中痰厥諸癇。小兒驚風。涎滿口噤立效

朱砂　水銀（同朱砂研如鐵色。無星爲度）

龍腦　膩粉（已上各半錢）　牛黃（少許）

右五味同研爲細末。分作三服。用煎薄荷湯調下。取出惡物。五七日

後更一服。一月更一服。小兒每服一字。薄荷湯下。口噤者拗開灌之甚妙

朱砂散。壓驚安魂定魄。鎮心藏退風熱。一切驚風

朱砂（揀去石研）　白附子（各二錢）　附子（一箇去皮臍）
天南星（去臍）　天麻　乾蝎（全者）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為度各一錢）

右件藥七味各細剉碎。日曬乾杵羅為極細散。次入朱砂末再研合令勻。以甆罐收之。二歲已下每服半字。四五歲已下每服一字。強六七歲半錢。十三五歲加至一錢。如是退一切驚熱風熱欬嗽喉中壅隘並宜食後用蜜和熱水調下。一切風不問急慢。咬齒拗項飄眼氣麁。手足搐搦並用冷茶清調下。服良久膈上有風涎則吐之。不爾汗出立差。亦有尋時並定也。有猛發一上者。良久再進一服。疾定後更加牛黃少許。和前藥用薄荷蜜水調下。日進三服。若要為丸子。用薄荷生薑汁蜜酒煑麵糊杵合。丸如菉豆大。每服用薄荷湯下五丸。更量兒歲數大小臨時加減。忌動風毒物

太醫局方潤體丸。治諸風手足不隨。神志昏憒。語言謇澀。口眼喎僻。筋攣拘急。骨節煩疼。頭旋眩暈。恍惚不寧。健忘怔忪。痰涎壅滯。及皮膚頑厚。麻痺不仁。小兒驚風諸癇

雄黃　辰砂（各水飛）　牛黃　乳香
生犀（末）　羚羊角（末）　麝香（七味各別研如粉）
白龍腦（別研極細）　沉香　木香
丁香　藿香葉　檳榔　肉豆蔻仁
白殭蠶（微炒）　蒺藜子（微炒）　蔓荆子（去白皮）　防風（去蘆頭叉枝）
黑附子（炮裂去皮剉火）　麻黃（去根節已上各一兩）
人參　羌活（各去蘆頭）　白茯苓（去黑皮）　白附子
桂（去麁皮）　晚蠶蛾（微炒）　芎藭（已上各一兩半）
乾蝎（微炒）　半夏（水煑三十沸薄切焙乾入生薑汁炒）
川烏頭（炮裂去皮臍尖擣碎炒黃已上各貳兩）　白花蛇（酒浸炙去皮骨取肉）
天麻（去苗各三兩）　白豆蔻仁
南番琥珀（別研如粉）　膩粉（研合半兩）　真珠末（別研如粉）
獨活（去蘆頭各三分）　金薄（六十片為衣）

右為細末。入研藥令勻。煉蜜搜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細嚼。溫酒下。荆芥茶下亦得。加至二丸。如破傷心風。昏強手搐。口噤發癇。即以熱豆淋酒化破三丸。斡口開灌下。少時再服。汗出乃愈。若小兒驚風諸癇。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天麻防風丸。治一切驚風。身體壯熱。多睡驚悸。手足抽掣。精神昏憒。痰涎不利。及風溫邪熱。並宜服之

白殭蠶（去絲觜炒）　乾蝎（炒各半兩）　天麻（去苗）
防風（去苗）　人參（各一兩）　朱砂（研飛）　雄黃（研）
麝香（研）　甘草（炙一分）　牛黃（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至二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八珍丹。治小兒驚風壯熱。精神昏憒。嘔吐痰涎。驚悸恍惚。或發瘈瘲。目睛上視

天麻（去蘆頭）　甘草（剉炒）　朱砂（研飛）　牛膽
天南星（已上各五兩）　牛黃（研一分）　銀薄（七十片為衣）
天漿子（微炒三伯五十箇）　雄黃（飛研）　膩粉（研二味各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入研藥勻。煉蜜為丸。如豌豆大。以銀薄為衣。每服一歲兒服一丸。薄荷湯化下。疾證未退。可再服之。更量兒大小加減。乳食後服

太一銀朱丹。治小兒驚風壯熱。涎盛發癇。手足搐搦。目睛上視。及風壅痰實。心膈滿悶。嘔吐痰涎。大便秘澀

黑鉛（煉十遍。秤三兩。與水銀三兩。結砂子分為小塊。同甘草十兩。水煑半日候冷取出研）　鐵粉（三兩）　朱砂（飛研半兩）
膩粉（研一兩）　天南星（炮為末三分）

右研勻。麵糊丸。麻子大。一歲兒一丸。薄荷蜜水下。微利為度。未利再服。乳後食

軟金丹。治小兒驚風壯熱。多睡驚掣。精神昏憒。痰涎壅塞。手足搐搦。目睛上視。項背強硬。牙關緊急

青黛　麝香（各細研）　兗墨（燒淬研）　膩粉
胡黃連（末）　使君子（末各一分）　寒食麵（七錢半）
天漿子（七箇炒為末）

右合研勻。以白麵糊為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下。五歲已上可服二丸。更量大小虛實加減。不計時候服

一方金聖丹。專治一切驚風天弔。目睛上視。手足搐搦。狀候多端。用藥一丸。用溫水化滴鼻中。令噴嚏三五次。更用薄荷湯下二丸即愈。如久患五疳。腹脹頭大。四肢瘦小。好喫泥土。可思妳食。愛咬指甲。時摘眉毛。頭髮稀疎。肚上青筋。及久患瀉痢。並用米飲下二丸。如久患疳蛔咬心。發歇疼痛。並以苦楝子煎湯下二丸。如鼻下赤爛。口齒疳蟲。并口瘡等。用兒孩子妳汁研二丸。塗在患處。疳眼雀目。用白羊子肝一枚。以竹刀子批開。入藥二丸在內。以麻縷纏定。用淘米泔煑熟。空心食之。仍令乳母常忌毒魚大蒜雞鴨猪肉等

熊膽（用溫水化入藥）　蘆薈（研）　膩粉（用水銀研）

朱砂（研飛各一兩）　麝香（研半分）　龍腦（研）

蟾酥（乾者酒浸一宿）　鉛霜（研各一字）　雄黃（研飛）

青黛（研）　胡黃連（各半兩）　白附子（炮二錢）　水銀（一錢與膩粉同研不見星）

右爲末入研藥勻。用熱過獖猪膽汁浸蒸餅爲丸。如黃米大。湯使如前。此藥退驚治風。化蟲殺疳。除百病。進乳食。若隔三兩日進一服。永無百病。不染橫夭之疾。凡有患與服必功効

譚氏殊聖方辰砂膏。治小兒驚風。手足動搖。精神不爽。一切驚邪狂叫不寧

辰砂（通明有牆壁者研極細一兩）　酸棗仁（微炒爲末）

乳香（光瑩者細研各半兩）

右同研成膏。每服兩大豆許。煎人參湯化下。不以時候

青黛丸。治小兒驚風化痰

青黛（一錢）　巴豆（五粒去皮心膜內去盡油）　龍腦（三錢）

水銀（一豆大）　黑鉛（少許同結砂子）　朱砂

膩粉（合一分）　硫黃（半錢細研）

右研爲末。用粟米飯爲丸。如黍米大。三歲已上五丸。三歲已下三丸。金銀薄荷湯下

茅先生鎮心丸。治小兒諸驚

朱砂（別研）　白附子　白殭蠶（酒洗）　蟬蛻（去翅足淨洗秤）

伏神（去皮各半兩）　全蝎（一分去尾丁）　片腦

麝香（各隨意所入）

右件爲末。拌合薄荷自然汁爲丸。●大。用銀朱拌腦麝爲衣。每服一丸。用金銀薄荷湯磨下

嬰孺方龍角丸。治小兒五驚及身熱

龍角（聖惠方用龍骨）　遠志　牡蠣（燉赤）

大黃（各二分）　黃芩（四分）

右爲末蜜丸。二歲兒小豆大五丸。日再。一歲麻子大。成癇者入牛黃一分

生金湯。治小兒生七日後。忽患口鼻青微驚。胃中冷。視物高

生金（黑豆大十粒無生用熟）　茯神　乾薑（各一分）

甘草（二分炙）

右四味。水一升。煑五合。一服一棗大。日五夜三

十二味人參湯。治少小驚。手足動搖。每物驚。周身及面目皆青。已如故。休作往來

人參　當歸　甘草（炙）　桂心（各二分）

黃芩　龍骨（各四分）　蛇蛻皮（一寸炙）　雌黃（六銖）

蜣蜋（七箇炙自死者）　桑螵蛸　雀甕（各五箇炙）

露蜂房（一箇炙）

右水五升。煑取一升。去滓服。若擣下篩。服半方寸匕。不吐下。內牛黃。

兒不能服。以乳汁和丸。日四五服

黃耆湯。治少小七日以後。患驚吐哯眼中突

黃耆　芍藥　芎　黃芩

當歸（各一分）　細辛（半分）

右六味。水八合。煑取三合。用牛黃一小豆大。分爲四服。若生二七日已上。熱多者。加一分。生三七日兩胃上惡聚唾。口青熱甚者。加黃芩黃耆各三分。益水二合。煑四合。一歲已上。恣意增水藥服之

治少小生下便喜驚方

右剪父母指甲燒作灰。井花水調一麻子大。日進三服。夜一。亦治客忤

黃芩湯。治小兒溫壯。服細辛湯得下後。熱不差。口中瘡兼驚（已上十九方並載幼幼新書）

黃芩（五錢）　鈎藤（三分）　蛇蛻皮（一寸炙）　甘草（二分炙）

芒消（一分）　大黃（四兩）　牛黃（大豆大三粒湯成內之）

右以水二升二合。煑一升二合。去滓下硝。分爲三服

錢乙小兒方涼驚丸

鵬砂（各一錢研）粉霜（一錢研）輕粉（一錢）鐵粉（三錢研）
郁李仁（去皮焙研爲末）白牽牛末（各一錢）好臘茶（三錢）

右同爲細末。裝梨汁爲膏。丸菉豆大。龍腦水化下。一丸至三丸。亦名梨汁餅子。及治大人風涎並食後（一本無白牽牛末）

辰砂丸。治驚風涎盛潮作。及胃熱吐逆不止

辰砂（別研）水銀砂子（各一分）牛黄
龍腦　麝香（各半錢別研）生犀末
天麻　白殭蠶（酒炒）蟬殼（去土頭足）乾蝎（去毒炒）
麻黄（去節）天南星（湯浸七次切焙乾各一分）

右同爲末。再研勻。熟蜜丸菉豆大。朱砂爲衣。每服一二丸。或五七丸。食後服之。煎薄荷湯送下

剪刀股丸。治小兒一切驚風。久經宣利。虚而生驚者

朱砂（一分）牛黄　腦子（各一字）麝香（半錢）
天竺黄（一分研）地黄（半兩焙赤醋淬三五遍水研飛）
白殭蠶（去頭足一分炒）蝎（去毒炒一分）乾蟾（去四足并腳洗去黒黄爲末）蟬殼（去頭足一分一作去翅）
五靈脂（一分去黄者爲末用）

右爲末共二兩四錢。東流水煑白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剪刀鐶頭研破。食後薄荷湯下。如慢驚即去龍腦

張渙醫方妙選琥珀丹。安心神。鎮一切驚邪

琥珀　南星（臘月牛膽釀者）天麻
朱砂（細研水飛各一兩）白殭蠶　白附子
白芷（各半兩爲細末）龍腦（一錢研）

右件同拌勻研細。煉蜜和丸如鷄頭大。每服一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

鳳髓經鎮心丸。治小兒驚風。心神恍惚。精神不定。渾身掣搐。手足瘈瘲。喉内涎響

木猪苓　人參　茯苓　朱砂
真珠（末各一錢）石菖蒲（末二錢）金銀薄（各三片）水銀砂（一錢半）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湯浸蒸餅心爲丸如此○大。每服七丸十丸。至十五丸。遠志薄荷湯下

惠眼觀證大驚丸。治驚氣狂躁。及涎章響一切驚疾

白附子（二錢）朱砂（一錢研）片腦　麝香（各半字）
白殭蠶（半兩與附子並用麩炒麩黄赤去麩不用）
金銀薄（各五片）

右分出一半朱砂。入前二味。同金銀薄研勻。入麪糊爲丸如此○大。將所留出來朱砂爲衣。一丸分作兩服。蜂糖薄荷熱水磨下。如大段驚疾發作。一丸只作一服

虎眼丸。鎮心化涎。夜卧不穩。夢中驚叫。或多虚汗。並宜服之

朱砂　白殭蠶　天南星（生各一分）

右爲末麪糊爲丸如此○大。每服五丸至七丸。薄荷湯吞下

大黄散。治驚風貼顖

大黄　芍藥（各等分）

右爲末。猪膽汁調貼之

保生論乳香散。治小兒驚風涎溢。悶絶暴死。宜用。亦不吐出涎。只此壓

甘遂　乳香（各末一錢七）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童子小便下妙

弄舌散。治小兒驚弄舌。瀉黄散亦治

蛇皮（一分炙）牛黄　朱砂（各一錢）麝香（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劉氏家傳睡驚丸。治小兒一切驚

使君子（五箇燈上燒成灰）金薄（五片一方十片）
銀薄（三片一方十片）片腦　麝香（各少許一方各半錢）膩粉（約用抄半錢一方抄二錢）香京墨（似粟米大）

右研如粉。生麪糊丸豌豆大。每服一丸。温熱水化破下。一方薄荷水下。或膈上有涎即吐出。腹中有積滯即瀉出。如蝦蟆青苔之類。大段驚風一切不須三服必效。如小兒有疾即灌。良久便睡。如驚常服。一丸分兩服。小兒則間日可服半丸極妙

朱砂散。治小兒驚熱。和氣

朱砂　白茯苓　人參　山藥（各等分）
甘草（減半半生半熟）

右末之。驚金銀薄荷湯下。和氣米飲下。熱竹茹煎湯下。量大小下一字或半錢或三字

治驚和氣止瀉痢

龍膽（末） 防風（末） 青黛（研三錢匕） 釣藤（末二錢匕）
牛黃 麝香（各一字匕） 黃連（末五分匕） 龍腦（一錢匕研）
右同研麵糊為丸，粟米大。每服三五丸，至一二十丸，煎金銀湯送下
温服

粉紅丸（又名温驚丸）
天南星（為末入臘月黃牛膽中百日陰乾取末四兩別研如無臘者只取生者炮炒熱用） 朱砂（一錢半研） 天竺黃（一兩研）
坯子胭脂（一錢研乃紫胭脂） 龍腦（五錢別研一本作半字）
右用牛膽汁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小者半丸，沙糖温水化下

塗顖法
麝香（一字匕） 蝎尾（去毒為末半錢匕一作半字匕）
薄荷葉（半字匕） 蜈蚣末 牛黃末 青黛末（各一字匕）
右同研，白熟棗肉劑為膏，新綿上塗勻，貼顖上四方可出一指許，火上炙手頻熨。百日裏外兒可用此塗浴法

浴體法
天麻末（二錢） 蝎尾（去毒為末） 朱砂（各半錢匕） 烏蛇肉（酒浸焙為末）

白礬（各三錢匕） 麝香（一字匕） 青黛（三錢匕）
右同研勻。每用三錢，水三椀，桃枝一握，并葉五七枝，同煎至十沸，温熱浴之，勿浴背

利驚丸
輕粉（一錢） 天竺黃（二錢） 青黛（一錢） 黑牽牛末（半兩生）
右同研勻，蜜為丸，豌豆大。一歲一丸，温薄荷水下，食後服

栝蔞湯
栝蔞根末（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黃，研勻。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

宣風散
檳榔（二箇） 橘皮 甘草（各半兩）
牽牛（四兩半生半炒）
右為末。三二歲蜜湯調下半錢，巳上一錢，食前服。海藏云：與通膈散相上下，通氣血也

銀砂丸，治涎盛膈熱，實痰嗽，驚風積潮熱
水銀（結砂子三皂子大） 辰砂（二錢研） 蝎尾（去毒為末）

白朮（一錢切薄片子裹貼金紙襯銚慢火炒） 甘草（半錢半生半熟）
蝎（兩箇全用龍腦薄荷葉裹繫定竹夾炙候薄荷焦去之只用蝎）
（如無薄荷用乾者同炒令焦用）
右末之，驚金銀薄荷湯下，和氣止瀉痢，米湯飲下

睡驚丸，治小兒驚渾身壯熱，但涤着驚便與服
粉霜 京墨（燒過） 蘆會（各半錢） 巴豆（二粒去油）
天南星（一錢湯浸去皮臍） 使君子（四箇去殼麩炒黃）
右入腦麝少許，滴水丸梧子大。一歲半丸，量兒大小，金銀薄荷湯化下，三歲已上一丸

吐痰涎方，治驚風上吐下瀉
朱砂（二錢） 麝香（少許） 蝎（一箇）
右先硏蝎為末，後研朱麝極細。每服半字，茶下，或奶下亦得

小兒童子一百二十般雜驚
天南星 青黛（並為末各挑三大錢） 麝香（少許）
水銀（一粒赤豆大） 輕粉（挑一大錢） 巴豆（七粒去油）
右為末，一處用麥麵糊為丸，如此○大。十歲以下至一歲以上，每服

十丸，用生葱湯吞下，早晨日午至晚，連宵空心各進一服。子母皆忌生冷莧菜、炙煿、淹藏、花色、酒肉。又云：十五以下至七歲十五丸，七歲以下至周歲十丸，周歲以下至百晬七丸，皆葱白湯下，乳母依前。百晬以下至滿月五丸，用荊芥湯下；滿月至三朝三丸，用蜜薑汁調下。以上各空心，日進三服。但是不安，看輕重加減與服

十寶丹，治睡驚
朱砂 輕粉 蘆會 青黛
京墨 寒食麵 片腦 麝香（各等分）
使君子（比等分者一倍限） 金薄（十片）
右為末，以寒食麵煑糊為丸，如虎睛丸大，薄荷湯化下，臨臥後量大小與之，金薄只為衣

瑞應丹，調理諸般驚
京墨 天南星 白附子 朱砂
雄黃（各末炒一錢） 金薄（二片） 片腦
麝香（各少許） 青黛（末炒半錢） 全蝎（一箇） 輕粉（炒三錢）
右為末，麥糊為丸，如此○許大。小兒皆小壯熱，金銀薄荷湯化下。微

撒吐逆手足冷喫食進退睡中忽呌兩三聲此乃心藏驚氣不散金薄湯下三五丸臥時更煎人參湯下一服或時時渴青物煎木瓜湯下五七丸

起死輕骨丹主中風癱瘓四肢不隨風痺等疾及小兒驚風

麻黃（去根節秤五斤剉以河水二石熬之去滓成膏）　蒼朮（去皮）

桑根白皮（須土下者自採剉）　白芷

甘松（只用腿子）　川芎（各二兩）　苦參

右末之衮研極細以前麻黃膏和丸如彈大每服一丸溫酒一盞研化頓服之臨臥取汗五七日間再服手足當即輕快小兒驚風量與之斉中涎潮分利涎後用之其效不可具述

紅散子治小兒壯熱發驚痰壅腳手心熱煩躁夜啼常服壓驚如是天瘹風亦可常服

川天南星（二兩以麵裹炮麵熟為度）　桔梗

大防風　白芷　乾蝎（使糯米炒焦為度各半兩）

麝香（半銖）　靈沙（一分）　腦子（一銖）　甘草（一兩生熟各半）

右件擣為細末次入麝香腦子靈砂乳鉢內細研拌勻每服一錢食後臨臥銀湯點喫

白附丸治小兒因驚或風涎盛手足欲動之疾（張大家傳治驚風天瘹眼睛搐掣手腳名真珠膏又治涎潮心舍呌喚不息并夾驚傷寒驚癇又名人參丸）

白附子（兩箇大者生用）　天南星（半兩炮）　全蝎（三七箇）

白殭蠶（二七箇直者麩炒赤色去麩）　人參（二錢）

朱砂（一錢）　片腦　麝香　乳香（各少許）

右件為末煉蜜作丸如此○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臨臥服

金薄鎮心丸治小兒一切驚氣夜睡不穩喉中涎聲夢中狂呌精神躁悶並宜服之此藥不凉兼醒脾過一百日後四五日間服半丸甚妙如睡不穩便宜服之

白附子（一分）　白殭蠶（直者半兩用麩炒赤色去麩）

朱砂（一錢研）　片腦　麝香（各少許）　金銀薄（各十片）

牛黃（半錢）

右件為細末水麵糊為丸如此○大將所留朱砂一半為衣服一丸或半丸煎薄荷湯化下臨臥服

張氏家傳睡驚丸孩子驚風服藥後須睡一向然後耳驚涎立差

龍腦　朱砂　香墨　青黛

蘆會（各一錢重）　膩粉（一錢）　史君子（兩箇麵裹煨為末）

右件同研令細以寒食麵作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歲半丸二歲已上一丸五歲已上兩丸薄荷水化下

琥珀丸治驚風溫壯欬嗽涎壅一切驚熱（孔氏亦治邪熱多睡驚悸）

天麻　人參　防風　甘草（半兩夫孔氏用一兩）

朱砂　麝香　雄黃（各二錢半二味孔氏各用一兩）

右為細末蜜丸桐子大二三歲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治小兒注脣膏常服永不生風疾正心無驚面多紅潤脣臉如丹常服無瘖積諸癖疾患

白殭蠶（一兩去頭足直者生為末以薑汁和為餅子於火上炙乾又再為末復以汁為餅子乾為度）　朱砂（二錢細研用水一椀浸淘三遍去黃色傾紙上候乾研子如粉細）

右同合和研勻煉蜜為膏入甕合子內貯每用如雞頭大三歲只可一丸如三歲已上更分用之飲湯熱水化下

朱砂丸治小兒鎮心壓驚墜涎

朱砂（細研急水飛過候灰池滲乾尤佳）　白殭蠶（揀去絲取直者洗過焙乾）

新羅白附子（以濕紙裹煨候令紙乾取出細切成片子焙乾）　天南星（炮裂去皮臍切成片子各半兩）

麝香（半錢研入和勻）　乾蝎（一兩鈚子內慢火炒令極熱不可太過）

右六味各為末煮白麵糊為丸如粟米大每服十丸用煎金銀薄荷湯吞下如過驚取下後且以此藥服無不效或有虛汗用麻黃根煎湯

黑神丸治一切左癱右瘓小兒驚風婦人產後中風心神恍惚頭目昏眩常服活血駐顏及治傷風鼻塞頭痛菩治山嵐瘴氣其效如神

桔梗　麻黃（去節）　川芎　防風

香白芷　木賊　桂枝（去皮）　紅豆

縮砂仁　釜墨（已上各四兩）　大川烏頭（湯洗去皮臍一斤）

天南星（灰炒黃裂為度半斤）　天台烏藥　沉香

麝香（一錢）

右件為末。煉蜜為丸如龍眼大。每服半丸。葱白一寸同嚼。茶酒任下。不計時候

莊氏家傳七寶散。治小兒退驚化涎

朱砂　牛犀（一錢）　牛黃　真珠（末）
片腦　麝香（各一錢）　金薄（五片）

右件藥研如粉。每服半錢。薄荷水調下

孔氏家傳神麴餅子。治小兒諸疾。丙日作麴。丁日治藥。亦名丙丁膏

天南星　烏蛇（各三錢）　天麻　麻黃（去節各半兩）
蝎（一分半）　白附子（三錢半）　白殭蠶（四錢）　大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

右為末。水一升浸三日。布裂去滓。寒食麵一斗和勻。踏作片子。用楮葉卷七日。取出用紙袋吊起十四日。可用。治小兒吐瀉過後。精神困頓。多睡不喫乳食。四肢逆冷。欲變驚。以神麴四兩。龍麝少許。每服量多少。以温水調。若已變癇。天聲如鵶。面青黃。手足瘛瘲。咽中不利。朱砂龍麝并麴服之。變癇滑利。即以蜜丸麴末。雞頭大。温水化下。又麴末一兩。研入雄黃末砂少許。琥珀甘草二錢。乙蜜丸雞頭大。即名太一丹。治小兒百疾

王氏手集主勝丸。治小兒一切驚

蜈蚣（三條）　飯甑兒蟲　全蝎（各七箇）　粉霜
朱砂　硫黃　水銀（各一錢）　白麵（三錢）

右件研細。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看虛實加減服

睡驚丸。治大人小兒一切驚

牛黃　犀角　龍腦　鉛白霜
白附子　蝎梢　人參　茯苓
真珠（末）　膩粉（已上各半兩）　朱砂（一錢）
金薄　銀薄（各五片）　麝香（一字）

右件為細末。湯浸蒸餅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二丸。小兒每服一丸。以人參茯苓煎湯吞下

遠志茯神丸。治小兒驚悑大啼。及見非常之物。干動神志。恍惚不寧。狂妄驚悸。眠睡不穩。多汗心忪。精神闇鈍。寒熱咽乾。手足煩熱

人參　茯神（各三兩）　遠志　菖蒲（各二兩）

右件為末二兩。加桂二錢半。為遠志茯神丸。以白麵糊為丸菉豆大。每服十五丸。食後煎荊芥湯下。日三服

瑞紅散。治小兒諸驚

朱砂（一錢）　蝎梢（三十條）　殭蠶（二十箇直者）

右為末每服一字半錢。薄荷金銀湯調下。逐日可常服之

吳氏家傳蛇頭丸。鎮心安神治驚退風癇定搐搦化痰

花蛇頭（連身長一尺酒浸一宿去骨）　鉛白霜
朱砂　鐵焰粉　乳香（各一分研）　天麻
白附子（各一分末）　片腦　麝香（各半錢）
蛇含石（二兩火煆通赤。淬於醋中。令細研搗羅為末。水淘去黑汁上取一兩再研令極細）

右件為末。端正陳年小半夏糊為丸如雞頭大。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

天麻神砂丸。治驚風

天麻　殭蠶（各酒浸一宿）　蝎（炒）
輕粉　白附子（米泔浸一宿已上各等分）

右為末煉蜜丸如菉豆大。入朱砂麝為衣。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吉氏家傳治驚風

人參　芍藥　甘草（炙各一錢）　大黃（二錢蒸）

右為末煉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一丸。米飲下

鉛白霜丸。鎮心驚

鉛白霜　人參　茯苓（各半錢）　麝香（少許）

右為末煉蜜如青豆大。薄荷湯下五丸

鎮心真珠丸。治驚風

北寒水石（煆。夫者細研如粉。以雪水浸三宿。又研。以水澄下脚為度。再研取五錢）

右為細末。傾出紙上攤一宿。收入甆合內收。每服一字。以雞子清為丸。仍以雞子清磨下。大熱方可服

聖餅子治驚

天南星（去皮生）　白附子　五靈脂　全蝎（並生各半兩）
蟬退（土）　青黛（各一錢）　麝香（半錢）

右為末。用好醋一大盞煮煎成膏。入藥末拌和丸如梧桐子大。成餅子。如未滿月一餅。二歲已下二餅。看大小加減。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被蓋鼻上汗出方效

桃紅丸治諸驚

石驚（一分）　驚白糞　白附子　朱砂（各一錢）

輕粉（半錢）　黃連（半兩）　巴豆（八粒油煎）

右爲末粟米飯爲丸如此○大一歲一丸驚風薄荷湯下驚積膩粉湯下鞦鞈密陀僧酒煎下

朱砂丸治驚

朱砂　馬牙硝　甜硝　甘草（炙各一錢）

鵬砂（半錢）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看大小薄荷湯化下一二丸半丸

鎮心散治驚鎮心墜涎

半夏（十箇大者）　鵬砂　朱砂（各一錢爲末）

右件半夏以刀切開中心却將鵬砂等末納在內用好瓦一片安半夏却將好醋滴在鵬砂等內久炙取乾碾爛用粟米糊和丸如此○大每服五七丸金銀薄荷湯下

鎮心丸治驚

朱砂（各半兩）　犀角（末）　升麻　大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蜜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薄荷水下

分金散治四足驚風大效

鵬砂　馬牙硝（各三錢）　片腦　麝香（各一字）

人參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四足驚風發動如羊眼喉內無涎添用腦麝冷水下一字

紫霜丸治驚風

紫粉　天竺黃　甘草（炙）　茯苓

朱砂（等分）　龍腦（少許）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皂子大一歲半丸用薄荷湯化下

牛黃膏治驚風

雄黃　天竺黃　甘草（炙）　白茯苓

龍腦　鬱金　朱砂（各等分）

右爲末生蜜丸如皂子大一歲一丸看大小薄荷湯化下

又方

牛黃　雄黃　銀粉　朱砂（各一錢）

全蝎（一箇）　巴豆（三粒）

右爲細末用蒸餅心圓如此○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驚吽夜啼煎燈心石蓮心湯下

太一歸蒐散治驚萬病

五靈脂（生）　木鱉肉　粉霜　朱砂（已上各一分）

膩粉（一錢）　巴豆（二十五箇生）　川烏（取心一小塊如棗大）

右細末每服一字蛤粉冷水調下但是久積驚癇諸疾皆治

朱砂膏治一切驚風諸癇暗風破傷驚涎心氣不足或久伏驚氣尸厥發即昏昧涎壅及因驚亡魂失魄攣動驚怕夢魘或歌哭不避新疎狂走不寧中風緩弱頑痺等疾小兒急慢驚風悉主之

附子（重五錢半生止緊實一箇生去皮臍取半兩淨不須用大大者）

天南星（去皮臍取淨一箇不得用小者）　半夏（取中形圓正好者湯洗七次去滑焙乾生用）　天麻（明淨好者去兩頭取十心切）

琥珀（研各二錢半）　全蝎（一分生）　赤足蜈蚣（去頭尾足炙取二寸）

白殭蠶　朱砂（水明者各半兩研如粉）

麝香（一錢淨研）

右爲細末入研者朱砂琥珀麝香同研勻煉蜜放冷爲膏瓷器收每患用少許生薑自然汁化藥一皂大次用溫酒調下小兒生薑薄荷湯化下豆大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麻丸治小兒諸驚

天麻　全蝎（炒）　天南星（炮去皮）　白殭蠶（直者炒各等分）

右爲末酒糊丸如大麻子大每服一歲十丸加至十五丸荊芥湯下藥性溫可以常服永除諸風

醉驚丸治小兒驚

青黛　腦子　香墨（燒過各半錢）

蘆薈　輕粉　麝　麵（各一錢）

麻糖（三箇或二箇）　使君子（二枚麵裹煨去皮切焙）

右件爲末水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破或吞下良久臙着取下惡毒物

桃花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般驚五心熱

朱砂（一錢）　蝎稍（四十九箇）　膩粉（一錢）　天竺黃

馬牙硝（各一兩）　片腦　麝香（各少許）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聖棗丸治小兒驚風癇疾
木香　丁香　硇砂　粉霜
輕粉　乾漆　芫花　青橘皮
朱砂　巴豆霜（各二錢）
右爲末棗肉爲丸薄荷湯下
茯神膏治小兒驚風
蝎梢　茯神（各半兩）　白殭蠶（一兩）　朱砂（一兩）
右四味爲末用蜜爲膏每服一皂子大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神聖當歸散治驚風癇病咽喉有涎四肢壯熱大小便祕澀衆心神亂者
當歸　甘草　滑石　通草（各一分）
大黃　芍藥（各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薄荷五葉燈心少許同煎至五分小兒分數服大人作一服

蝎梢丸治小兒驚風生涎時發壯熱手足搐動夜臥不安牙關緊急
蝎梢　朱砂（飛過留一半爲衣）　白殭蠶（各一分）
天麻　芎藭　羌活　當歸（洗）
半夏（湯洗七次切作片子薑汁製）　牛膽（製）
天南星　麝香（已上各半兩）
右爲末糯米粥和丸雞頭大朱砂爲衣荆芥湯化下一丸如口已噤先用藥擦牙
珍珠丸治小兒驚風又名白丸子
麝香（二字）　粉霜　膩粉（各一錢）
右研爲細末用糯米汁爲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糯米湯下
琥珀散治小兒驚風瘛瘲搐搦等病
琥珀　真珠（末）
黑附子　酸棗仁　藿香（葉）　天麻
（生薑汁和餅子炙黃色）　蝎（十四箇）　天南星（各一分用）
右件爲末每服一字至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
撫驚丸治小兒一切驚

青黛　茯神（各二兩）　天麻（四兩）　蝎（半兩）
右爲末蜜丸雞頭大薄荷湯化下
廻命散治小兒驚風弔眼
蜈蚣（一條赤者中分爲兩處）　蝎（一箇中分爲兩處各記左右）
右二味左者與左右者與右各作兩處爲末左右弔眼各將藥吹入左右鼻中立效
神僊奪命散（已上五十七方並載幼幼新書）
人中白（一兩）　麝香（一錢）　蜈蚣（全者一條）　盆硝（二兩）
右件爲細末每用少許鼻內搐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小兒驚風
茯苓　甘草　朱砂　青黛
膩粉
右各等分入麝少許每服一錢蜜水調下
治小兒驚風積熱
全蝎（七箇去毒）　蟬退（二十一箇）　甘草（半兩炙）　天南星（大者一枚）
（炮令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水中盞薄荷七小葉煎至七分溫服

陳敏濟急捷用單方治被驚
雄鷄冠血
右件藥一二歲兒每服用少許滴在口中三四歲兒每服取一小象斟子許滴在口中一日二服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聖蠶丸治小兒諸般驚風壯熱精神恍惚痰涎壅塞目睛上眎睡臥不安頭痛頰赤多驚恐肢體倦不喜乳食惡家世用方
白殭蠶（直者微炒）　天南星（漿水煑五七沸）
防風（去蘆）　半夏（先洗淨用漿水煑五七沸）　白附子（漿水煑五七沸）
人參（各一兩）　藿香葉（去塵半兩）
右三味煑者並各令煑切焙乾同爲極細末寒食麵爲薄糊丸如麻子大周歲兒每服五七丸十丸生薑薄荷湯下不拘時兩三歲兒可服十五丸餘當以意加減
夏德衛生十全方治未滿月小兒驚着似中風欲死者
以好辰朱爲末新汲水調塗五心上立效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風蘊邪熱驚風搐搦

赤脚蜈蚣一（條酒炙）　僵蠶（七條炒）　蝎（七箇炒）
辰砂（別研）　麝香　腦子（各少許）
青州白丸子（二十粒再研細）
右末水化蒸餅丸。煎金銀薄荷湯調化。重午日合尤佳。（此方已錄在前不作丸子備已用也。若欲留可依此）

王璆百一選方辰砂蝎蛸膏
辰砂（一錢研）　全蝎（五枚）　白附子（一錢半生用）
天麻（一分）　青黛（一錢研）　麝香（一字研）　龍腦（半錢研）
天竺黄（一錢研）　金薄（二十葉）
右研勻。以生薑蜜和成膏。每服一皂子。或兩皂子大。量兒大小加減。用生薑或薄荷湯研化下

抱龍丸。盧州陳法師家方。小兒驚藥
人參（一兩）　雄黄（飛一兩）　鬱金　白茯苓
藿香葉　甘草（各二兩）　山藥（四兩）　朱砂（二兩半爲衣）
全蝎（半兩）　麝香　腦子（各一錢）
右爲細末。煉蜜和成劑。每一兩分作六丸。朱砂爲衣。十丸用金薄一

片。小兒一丸分作四服。薄荷湯化下

治嬰兒生下。多被惡氣息衝着成忌方
右急取麝香一豆顆。冷水調搽之灌之

治小兒猫鼠驚風
雄鼠糞（七箇）
右用火煆出於地上出火毒。研爲末薄荷湯調服。加麝香少許尤佳

治小兒牙關不開
天南星一（箇煨熟）
右用紙裹斜角末。要透氣。於細處剪鷄頭大一竅子。透氣於鼻孔中。牙關立開

魏氏家藏方真珠丸。治小兒諸驚疾
真珠（末）　生附尖　川烏尖　蝎梢
蛇含石（煆）　半夏麵
右等分爲細末。粟米糊爲丸如黍米大。半歲小兒每服五丸。周歲七丸。三歲十丸。加至十五丸。昏困冬瓜子煎湯下。驚搐金銀薄荷湯下。夜臥不安。薄荷湯下。夜啼乳香湯下。腸急五皮湯下

龍腦丸。治小兒驚風墜痰
鉛白霜（一錢）　絳礬（一錢半生）　朱砂（別研）
天南星（薑汁浸二日各半錢）
右爲細末。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一月小兒服半丸

鎮驚丸。治小兒驚風
天麻　天南星（炮）　蟬殼　防風（去蘆）
朱砂（別研）　殭蠶（直者炒去絲各一分）　全蝎（十四箇去毒）
雄黄（別研）　白附子（炮）　麝香（別研各一分）
金薄　銀薄（各二十片）
右爲細末。乳汁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二丸。薄荷湯下

朱砂丸。治傷寒及小兒熱。鎮心壓驚
黄牛膽一枚看大小。入天麻南星末在內。懸在透風處四十九日。取合時用朱砂三錢。麝香一錢。同南星末研細。以牛膽皮子煎湯爲丸如鷄頭大。每服五丸。用新汲水嚼下。薄荷湯亦得

辰砂膏。壓驚化涎。理嗽利膈。退風熱
天南星（炮熟）　辰砂（各一分別研）　殭蠶（直者少去絲）
乳香（半錢別研）　蝎梢　麝香（各半錢別研）
右六味。並須製訖。秤再研和。煉蜜少許和劑。蜜不欲多。每服量多少。煎金銀湯或熱水化下。乳後服之

把搐膏。治小兒一切驚風
藿香葉（三錢去土）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麻黄（去節）　天麻　白殭蠶（一錢半直者炒去絲）
蝎梢（十箇去毒）　片腦　麝香（各少許）　蜈蚣（一條）
右件爲末。煉蜜爲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葱白湯化下

烏犀膏。治小兒傷風寒邪。諸癎驚。壯熱。手足瘛瘲。漸成慢驚風候。痰涎壅滯。眼目上視。及胃冷渾身壯熱。並皆治之
川烏頭　天南星（各極大者三箇並燒存性內却皂子白星爲度用）
玄參末　薄荷末（各五錢）
右研細。用煉蜜爲丸如鷄頭子大。每服一丸。小兒半丸。薄荷湯下。筋力緩急。乳香葱白湯下

羌活膏　散風熱化痰安驚
羌活　荊芥穗　甘草（各半兩炙）　白术（炒）
白附子（炮）　白茯苓（去皮）　川芎　防風（去蘆）
朱砂（一半入藥一半為衣各二錢）　桔梗（去蘆頭洗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至兩丸同薄荷荊芥煎湯化下

注唇膏　小兒常服永不生風痰證心無驚面多紅潤唇臉如丹常服無疳積諸癖疾患
白殭蠶一兩（去頭足揀直者生為末以薑汁和為餅子於火上炙乾又再為末復以汁為餅子乾為度）　朱砂二錢（細研用水一碗浸淘三遍去黃色傾紙上候乾研如粉細）
右同合和研煉蜜為膏入甆合子內貯每用如雞頭大三歲只可一丸如三歲已上更分用之飲湯熱水化下

烏蛇散　專治一切驚風癇角弓反張潮搐甚者及心肺中風宜煎服之
烏蛇梢一兩（生用）　白附子（炮）　半夏（湯炮七次各
一分）　天麻　白殭蠶（直者炒去絲）

人參（去蘆）　石菖蒲一寸九節　川附子一枚（重半
兩炮去皮臍）　全蝎（去毒）　羌活（各半兩）
右件擣羅為末每服二錢水兩盞入生薑十片薄荷五葉同煎至一盞濾去滓放温時時滴入口者

郭彌明方便集至聖保命丹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目睛上視手足抽掣角弓反張但是涎疾壅盛一切急慢驚風悉皆治之初生兒每服半丸用乳汁化下周歲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十歲已上有急候者每服二丸薄荷湯化下予謂此和劑古方若全急驚重者可加牛黃凉藥若方傳慢驚不為甚冷者正好服此若全慢驚脾冷者當減朱砂麝香添入參白术山藥以温其脾也
全蝎（十箇）　白附子一錢（新羅者）　天麻二錢
朱砂一錢（研）　天南星一錢（炮）　麝香一錢　蟬退一錢（去土）
白殭蠶一錢（直青者不用又者）　金薄十片　防風二錢（重去蘆）
右為細末入研藥和勻以粳米食飯取心中軟者杵和為丸每兩分作四十丸常服鎮心安神化痰涎除一切驚風證候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二支

兒（小兒證治九）

小兒驚候

方

陳自明管見良方鎮心至寶丹。治小兒一切驚風搐搦。壯熱涎多魚口鴉聲。眼睛直視

天南星 雄黃（研） 白附子（炮） 乾蝎（各半錢）
神砂（研） 川蔚金 白殭蠶（各一錢） 滑石
膩粉（各二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皂子大。金銀薄爲衣。每服一丸食後臨臥薄荷湯下。常服鎮心神涼咽膈

大驚丸治驚風諸癇壯熱昏憒。神志恍惚。痰涎壅塞。或發搐搦目睛直視。並皆治之

青礞石（研一錢） 雄黃（研飛一錢半） 鐵粉（二錢半） 朱砂（研飛三分）

蝦蟆灰（一錢半） 蛇黃（醋淬九次飛研二錢）

右研勻。以水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水磨剪刀股化下。日二三服。此藥治驚化涎不用銀粉。小兒臟腑。口齒腸胃柔弱。凡用銀粉藥。切須慎之。則無他苦

楊仁齋直指方驚風證全蝎散。治小兒驚風不語。通竅豁痰。大人通用

全蝎（七枚各用紫蘇葉包塗蜜炙重包又塗蜜炙）

右細末每服一字。薑汁入蜜攪和含化

羌活膏。治小兒驚風痰涎

天麻 赤茯苓（各半兩） 羌活 防風（各二錢半）
人參 全蝎 朱砂（研） 明研黃
水銀（各一錢）

右研黃水銀同研如泥。次以七味末。夾和煉蜜丸皂子大。每一粒薄荷湯調下

來復丹。治小兒驚風（方見暑門）

至寶丸。治小兒驚風痰熱

螺青（半兩） 京墨（四錢） 巴豆（去油一錢） 輕粉

北五靈脂（二錢半） 麝（一字） 腦（少半錢）
飛白麵（三錢） 使君子（十四箇連殼煨取肉）

右末并水搜丸桐子大每一丸水研下

消驚丸治諸驚

人參 天麻 茯苓 朱砂
全蝎（焙） 直僵蠶（炒） 羚羊角 犀角（各一錢）
牛膽釀南星（四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煎湯調下

壓驚丸治諸驚虛惕定心鎮痰所謂重可去怯之劑

紫石英 代赭石 蛇黃（各燒紅米醋淬九煅石藥以製爲度不拘遍次研十分細） 鐵粉（篩過淨者各二錢）
朱砂 龍齒 白附（焙） 遠志肉（薑汁浸炒）
各一錢

右爲末研極細稀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金銀煎湯調下

安驚丸治諸驚風癇或犬聲異物驚忤打墜不省人事並主之

遠志肉（薑汁浸焙） 淨鐵粉 朱砂

人參 茯神（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焙） 白附子（略炮二錢半）
南星（中者一箇薑汁浸一宿切細焙）
花蛇頭（酒浸肉焙） 麝（半錢）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燈心煎湯調下。建陽劉忝議方

參砂膏。通心氣。除膈熱。去痰壅

朱砂 人參 南星（炮） 茯神
遠志肉（薑汁浸焙） 天麻 白附子
僵蠶（炒等分） 鵬砂（半焙）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爲膏桐子大。金薄衣。每一丸麥門冬湯調下

定心丸溫驚用此

茯神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三錢） 人參
遠志肉（薑製炒） 蝎梢（各一錢半） 乳香（三字） 直僵蠶（十四箇炒）

右爲末牛膽汁丸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調下

神聖丸治驚風痰盛搐搦口眼牽引

烏蛇肉（米醋浸炙） 直僵蠶（炒） 防風 天麻
南星（半生製各半兩） 五靈脂 代赭石（煅醋淬各）

（貳錢半） 全蝎（焙）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荊芥調下慢驚用生薑湯

南星醒神散治驚風痰熱

天南星（不去皮切片） 生薑（切片）

右用竹篳一條以南星并薑相間揷定次用輕粉些子摻入南星生薑片間風乾爲末每服一字薄荷紫蘇泡湯調下大人服半錢或吐或汗或下即病氣出也

乳麝丸治驚風掣瘲反折

赤蜈蚣（全者一條去頭足酒浸焙） 花蛇肉（酒浸炙）

直僵蠶（生各貳錢） 南星（炮三錢） 朱砂

蝎梢（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爲末飛白麪糊丸桐子大每一丸金銀煎湯泡薄荷調下 莆陽趙公挽此多所全活

太一萬金丹治驚風痰熱

代赭石（煅醋淬） 全蝎（焙） 朱砂 琥珀（各一錢）

南星（濕紙煨） 白附子（生） 防風 烏蛇肉（酒浸炙）

天麻（各一錢） 麝（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急驚薄荷湯調下初傳慢驚尚有陽證用人參湯

通關定驚證治開關散

赤蜈蚣（一條炙） 直僵蠶 南星（炮各一錢） 麝香（一字）

猪牙皂角（二鋌各燒存性）

右爲末以手蘸薑汁蘸藥少許擦牙或用物引滴入藥兩三點涎出自開

開牙散

華陰細辛 南星 朴消（各一錢） 麝（半錢）

蝎梢（五條）

右爲末以少許用烏梅肉揉和擦牙兼用細辛皂角荊芥末吹入鼻中

嚏驚散

半夏（生一錢） 皂角（半錢）

開關聖散

右爲末每一豆許用管子吹入鼻立惺

赤蜈蚣（一條中分爲兩片各用葱汁浸一宿焙乾）

全蝎（一箇亦中分爲兩片各記左右以二味記左右作兩處）

右各爲末左眼翻左手搐以左藥末搐入左鼻孔右眼翻右手搐以右藥末搐入右鼻孔雙眼翻雙手搐兼用之

截風定搐治法

人參羌活散散風邪除風熱初作急風每服三字輕者紫蘇薄荷湯調下搐掣緊急者去節麻黃煎湯調下或惺惺散加荊芥防風亦可常用兒得遍施腦麝（方見參苓門）

截風丸治驚風痰搐

天麻 直僵蠶（炒） 南星（炮各二錢） 麝（少許）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白附子（炮） 防風

朱砂 全蝎（焙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

一字散截風定搐

全蝎（褐色者是一箇） 赤蜈蚣（一條並折足焙）

朱砂（半錢） 腦 麝（少許）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先以些少用管子吹入鼻中自然通竅

陽癇散治驚風搐痰熱

朱砂 蘆會 白附子（生各一錢）

麝（少許） 輕粉（一字） 胡黃連（二錢） 蝎尾（十四箇）

直僵蠶（十箇） 赤蜈蚣（一條炙） 金薄（十片）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荊芥泡湯調下如口不開先吹入鼻中

擒風湯治急風定搐

白附 僵蠶 全蝎（各焙一錢） 川薑黃

赤蜈蚣（一箇去足酒研生葱生薄荷浸一宿焙乾）

南星（炮） 麻黃（去節） 羌活（各一錢） 牙消（半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定搐散治急風定搐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麻黃（去節） 南星（炮）

白附子 直僵蠶（炒） 羌活 代赭石（煅醋淬七次）

蝎梢 川薑黃（各二錢） 麝（半錢） 朱砂（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荊芥紫蘇煎湯調下如搐不止加烏蛇肉

瀉青丸治竄視發搐痰熱
龍膽草（焙）　梔子仁　大黃（濕紙煨）　羌活
防風（各一錢）　川芎（一錢半）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調下
治驚輕下法　定命丹治急驚天瘹撮口通利痰熱
全蝎（七箇）　天麻　南星（炮）　白附（各二錢半）
朱砂　青黛（各一錢半）　輕粉　麝（各半錢）
腦（一字）
右爲末粟米糊丸菉豆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調下先研半丸吹
入鼻中
利驚丸利驚下痰消熱
龍膽草　防風　青黛　蘆會
南星（炮）　釣藤（各二錢）　牙硝　鐵粉（各一錢）
腦　麝（少許）
右爲末麪糊圓麻子大每服二圓煎金銀湯下
防風湯治風熱痰壅大便不通

羌活　防風　枳實（各半兩）　川芎
甘草（炒）　大黃（濕紙煨各二錢半）
右剉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
宣風散踈導風熱
鷄心檳榔（二箇）　甘草　橘紅（各半兩）
牽牛（二兩半生用半炒熟）
右爲末每服半錢蜜湯調下
枳殼散小兒虛中壅實以此導之
小柴胡湯加枳殼防風最能利風熱解血熱竟得用銀粉巴硝輩（已
上治驚輕下法通五方）
治驚稍重下法　揭風湯利下痰熱
青黛　蘆會　全蝎（各一分）　南星（半兩爲末水
調作餅包裹前項全蝎煨令赤色）
牙硝　輕粉（各三字）　朱砂（一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朱砂膏治驚風痰盛

朱砂　馬牙硝（二錢）　川靈脂　蘆會（各一錢半）
麝香（半錢）　龍腦（一字）
右研細甘草膏爲丸菉豆大金薄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踈風散治驚風痰熱俱盛
檳榔　陳皮（各二錢）　牽牛　大黃（各三錢濕紙裹煨）
右爲末每服半錢生蜜調下
小柴胡湯最利熱實（方見發痓門）加大黃少許（已上治驚稍重下法通四方）
治驚重下法　青金丸治風痰壅盛
巴霜（巴豆去油淨盡如霜者一字）　青黛　南星（炮各一錢）
輕粉（半分）　滑石（二錢）　全蝎（一錢焙）
右爲末稀麪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點茶清送下
天麻丸利驚下痰凡釣腸鎖肚撮口可通用
南星（炮二錢）　白附子（炮）　牙硝　天麻
川靈脂　全蝎（焙各一錢）　輕粉（半錢）　巴霜（一字）
右爲末稀麪糊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薑錢泡湯送下
蘆會散治驚風痰盛發搐

全蝎（五箇焙）　巴霜（一字）　輕粉（半錢）　蘆會
南星（炮）　朱砂（各一錢）　川鬱金（一分皂角水煑焙乾）
龍腦　麝香（各一字）
右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
牛黃京膈丸治熱盛涎潮
馬牙硝　寒水石（煅）　硬石膏　甘草（各半兩）
牛膽南星（二錢半）　紫石英（一錢）　牛黃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爲末甘草膏爲丸菉豆大每服一丸橘皮湯調下
青金丹踈風利痰
蘆會　牙硝　青黛（各一錢）　使君子（三箇）
南鵬砂　輕粉（半錢）　蝎梢（十四箇）
右爲末用香墨水丸麻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泡湯下
王監京墨丸治痰熱驚積
青黛　使君子（焙熱）　蘆會　牛膽南星
川墨（各二錢）　膩粉　麝香（半錢）　龍腦（一字）

右爲末飛白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楚州王監貢此藥著名大利痰熱驚積疳積（已上治驚重下法通六方）

和胃助氣治法　生氣散諸風跡利後以此調氣

丁香（三字）　白术　青皮（各二錢）　甘草（微炙）

木香　人參（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沸湯點服或用和劑方調氣散亦得

銀白散助胃袪風嘔吐作慢驚者通用

石蓮肉　白扁豆（製）　茯苓（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炮）　全蝎（炒）　木香

甘草（炒）　霍香（半分）　陳米（炒香三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薑錢一片入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

茯苓二陳湯和胃助氣加蓮子肉石菖蒲用薑棗煎

異功散温中正氣吐瀉不食用此

人參　茯苓　白术　甘草（炒）

橘紅　木香（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

天麻蘇合香丸　天麻防風丸蘇合香丸等分薑棗煎湯調下

參苓白术散用酸棗仁石菖蒲煎湯調下

和中散和胃氣止吐瀉

茯苓　石蓮肉（各一分）　霍香　人參

天麻　白扁豆（製）　木香　白术

甘草（炒各半分）

右剉散每服三字煎服

醒脾散二方并王氏惺惺散見初傳慢驚門皆和胃助氣（已上驚風後和胃助氣治法通七方）

定志凝神治法　定志丸驚風已退神志未定以此調之

琥珀　茯神　遠志（薑製焙）　人參

白附子（炮）　天麻　天門冬　酸棗仁

甘草（炙等分）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朱砂爲衣每服一丸燈心薄荷湯調下

百枝膏安心寧神

人參　防風　天麻　茯神（各秤一錢半）

白附子　酸棗仁　琥珀　石菖蒲（各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麥門冬湯調下一丸（已上驚風後定志凝神治法通二方）

黎民壽簡易方錢氏抱龍丸理一切驚風潮搐傷風温疫身熱昏睡氣粗風熱痰實壅嗽中暑沐浴後並宜進此　壯實小兒宜時服

南星（四兩臘月酸米醋浸陰乾百日如無只以生者去皮臍剉炒熟用）　辰砂（別研）　麝香（別研各半兩）

雄黃（水飛一分）　天竺黃（一兩）

右末煮甘草水和丸指頭大每服一丸温水化下百晬内者作三四服或用臘雪水煮甘草和藥尤佳

衛生家寶保壽膏治小兒心神不安多驚夜啼常服鎮心截風

獨活（二錢）　人參（二錢）　羌活（一分）　藿香葉（半兩）

全蝎（一分去毒）　防風（一分）　天麻（一分）　川芎（二錢）

硃砂（二錢別研）

右爲末入朱砂和勻煉蜜丸皂子大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化下更自量兒大小增減

牛黃膏常服鎮心化驚涎

鬱金（一錢）　天南星（一錢）　粉霜（一錢）　巴豆（七粒連殼）

右四味一處爲末麪糊丸如芥子大每服周歲四粒薄荷湯下日二服食後臨卧服凡小兒驚涎未可輿巴豆粉霜等藥恐虛却脾轉不好治且宜服惺惺散涎積不退却進此藥

防附湯治小兒驚風及一切頭風

防風（一分）　僵蠶（一分炒）　白附子（一分炮）　川芎（一分）

荆芥（一分）　雄黃（一錢）　全蝎（七箇炙上焙乾）

朱砂（一錢）　麝香（少許）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用茶清調下小兒驚風用冬瓜子湯下一日兩服

育嬰丸治小兒驚風

京墨末不以多少入鷄冠血拌和爲丸如菉豆大用生薑薄荷湯吞下每服二三丸不計時候

牛黃保勝丸治小兒驚癇眾疾身熱急驚不可服

天麻（一兩明亮者）　白附子（一兩米泔浸一宿）

丁香（一分）　南木香（半兩）　牛黃（半兩）　黃耆（一兩）
地榆（半兩洗淨）　麝香（一兩）　犀角末（一分）　大附子（一兩生薑
半兩不蛀棗子二箇水一大椀慢火用煮附子水盡去皮切）
右件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粒用薄荷湯化下

蜈蚣蝎梢散治小兒驚風
蜈蚣（一條炙去頭足）　全蝎（七箇）　朱砂（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

烏蛇散治小兒驚癇并急慢
烏蛇三寸（炙去皮骨）　鼠糞（新者五十粒）　皂角一錠（不蚛者）
右用新瓦上煅存性入麝香少許為末金銀湯調服少許

睡紅散治小兒一切風癇急驚潮搐上視涎盛並宜服如吐瀉後成驚手
足冷者不可服
烏蛇（項下七寸用酒浸一宿去皮骨炙黃色一錢）
青黛（二錢）　蝎梢（一十箇炒）　牛黃（半錢）　麝香（一字）
鵬砂（半錢）　水銀砂子（半錢）　金薄（十片）　烏蛇尾（酒浸一宿
去皮骨炙黃色用一分）　真珠末（半錢）
蛇黃（火內燒令紅醋淬如此三度）
右件牛黃麝香鵬砂金薄先研極勻次入水銀砂子再研將餘藥擣
羅為末作一處研勻每服小兒三歲半錢以意加減金銀薄荷湯下
如一服搐定即便用調胃氣藥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驚風
天竺黃（二錢）　蛇肉（一分酒浸折肉如有花蛇肉更妙）
全蝎（一分略炒）　金薄（十片）　人參（一分）　鐵粉（一分）
朱砂（二錢）　牛黃（一錢最要真正者）　蜈蚣（二條赤足者
略炙）　腦子（半字）　麝香（一字）　天麻（一分）
右為末用酒煮天麻糊為丸如蘿蔔子大臨臥用薄荷湯下或十粒
或十五粒神效如涎盛不能吞丸子即用薄荷湯化開服之

蓋半散治驚風涎潮搐搦（大人亦可服去涎去風）
半夏（二兩）　厚朴（二兩）
右二味用漿水一斗煮一伏時去厚朴只用半夏為細末入真生腦
子少許和藥周歲半錢服茶清調下日二服久服不妨（不是風候不

入腦）

羌活膏治驚
羌活（一錢）　五靈脂（一錢）　荊芥穗末（一錢）　青黛（一錢）
蟬殼（一錢）　龍腦薄荷（一錢）　白僵蠶（一錢）　茯苓（一錢）
輕粉（半錢）　天南星（半錢灰炒赤色）
右一處為末煉蜜為膏每周歲一楊梅核大薄荷湯化下日三服與
牛黃散相間服

牛黃散治驚風搐搦心經伏涎不作聲悶絕身體強直
雄黃（一錢研極細）　地龍（半錢布裹捷去土新瓦上焙乾）
右二味一處為末每服周歲半錢已下薄荷酒調下服一捻金再作
可進此藥日二服不可多服（要快用細赤地龍一條和酒研如糊）

惺惺散醒脾主胃氣退驚涎潮熱并傷風咳嗽或傷物吐逆多困及驚風
曾經吐利再發者
天南星（一兩半兩生半兩用灰炒黃赤）　冬瓜子（半兩或與
天南星等分亦得）　人參（半兩）
右三味一處為末周歲兒每藥一大錢水一大盞生薑二片棗一箇
同煎只存二分許却分作三次與服看兒大小加減食前服之

聖蠶丸治小兒胃虛生風壯熱精神恍惚痰涎壅塞目睛上視瞻臥不安
頭痛頰赤多驚恐肢體倦不思乳食
白僵蠶（微炒）　防風（去蘆）　天南星（漿水煮五七沸）
半夏（先洗淨用漿水煮五七沸）　白附子（漿水煮五七次）
人參（各一兩）　藿香（半兩去塵土）
右為細末用麪打薄糊為丸如麻子大周歲兒每服五七丸用生薑
薄荷湯下不拘時候兩三歲兒可服十五丸餘當以意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驚風諸癇
天南星（一箇重一兩為末用薄荷擣汁作餅子陰乾）
遠志（一兩去心）　全蝎（一錢）　天麻（三錢半）　石蓮心（一錢）
甘草（二錢生用）　茯神（一錢）　朱砂（一錢）　麝香（半錢）
右件為末入猪心內血七箇研在眾藥內以山藥打糊為丸如雞頭
大朱砂麝香為衣每服一粒金銀薄荷湯化下

全蝎散治小兒驚風
全蝎（七箇用生薄荷麻黃不拘多少外以線纏縛定再用半夏末

（少許生薑自然汁同浸少時向火上炙如乾又入薑汁內浸再炙以薑汁盡為度焙乾為末却入後藥）附子尖（三箇）
麝香（一字）　真腦子（一字）
右為細末同前藥拌勻煎金銀薄荷調服小兒半錢量歲數虛實增
減服之

銀白散治小兒驚風
白朮（一兩細剉以一合菉豆炒香去豆）　乾山藥（一兩）
白附子（半錢文武火上炮令黃地上去火毒）　人參（一兩）
直僵蠶（一分洗去灰微炒勿令焦）　白茯苓（一兩半）
木香（一分濕紙裹煨）　黃耆（一兩）　白稨豆（一兩微炒黃）
川升麻（一分洗過曬乾）　糯粟米（半兩炒黃）
天麻（半兩剉如豆子大麩炒黃）　甘草（一分剉炒令焦）
藿香（半兩去土生用）
右為末以好甆罐盛遇有患依湯使用之常服米飲調下小兒半錢
歲數以上加減用慢驚搐搦用麝香飯飲調下日進六服急驚定後
用陳米飲調下驚吐不止陳米飲調下天柱倒行步脚軟濃米飲下
夾驚傷寒發搐者薄荷葱白湯調下痞氣腹急多渴者百合湯調下
赤白痢不思乳食者生薑三片棗五箇陳米一合煎飲調下喫食不
知飢飽不長肌肉麥蘗一把炒薑湯調下暴瀉紫蘇木瓜湯調下形
神脫改言不正及大人吐瀉藿香湯下二錢

寶慶方鷄舌香散治嬰孩小兒驚風搐搦用藥却退再被驚着仍要發搐
鷄舌香（一錢焙）　黃耆（一分用蜜炙）　辰砂（二錢）
五靈脂（半錢）
右為末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三五歲一錢糯米飲調下不拘
時候

治小兒驚風不省用藥無効者
蝎梢　朱砂
右並為細末地龍水浸取涎和作丸子放地龍於舊穴煎金銀薄荷
湯下

又方
蜈蚣　蝎梢　白附子（各一錢）　腦子（少許）
右並為細末每用一字薄荷水調勻吹兩鼻內得嚏便安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利驚丸治小兒五臟蘊積作熱暴發驚證手足搐動
目睛上視腹肚壯熱大便秘澀乃陽之證也
天南星（炮裂取一錢末）　巴豆（去油盡取粉半分）
全蝎（二枚）　白附子（炮半錢）　滑石（半錢）
右為細末以水滴麪為丸如麻子大以辰砂為衣每服量大小加減
用薄荷湯吞下挨下惡物痰積用黃金散調理

黃金散方治驚後餘熱未退間能驚躍緊搐潮疾氣促煩躁啼哭等證
人參（一錢）　防風（一錢）　辰砂（一錢）　川鬱金（一錢）
鵬砂（半錢）　酸棗仁（一錢）　白附子（半錢炮）　雄黃（半錢）
右逐一修製研為細末每服一錢匕薄荷湯調下

治小兒一切驚疾不問陰陽火近危急證候並宜服此大驚散常服壓驚
鎮心永無諸驚
人參（半兩）　白茯苓（二錢）　白僵蠶（二錢炒）　青礞石（二錢火煅）
全蝎（五枚）　天南星（二錢炮）　白附子（二錢炮）　粉草（二錢炙）
辰砂（二錢）　麝香（一錢）　金薄（十片）　銀薄（十片）
右逐一研為細末却入金銀薄麝香和勻每服一錢以薄荷湯調下

金薄丹砂散治一切驚候
人參（一錢）　白朮　甘草　茯苓（各一錢）
犀角　南鵬砂（各一錢）　白藥子　牙硝
甜硝（各半錢）　龍腦　麝香（任意使）
右件十三味為末以合收之每服半錢一字用金銀麥門冬湯調下
或薄荷湯亦得無病小兒三五日一服永無諸疾

肘後方救小兒一切驚歌
一分朱砂蝎一枚此方偏療小兒哭耶堪更用生人血（急於手指用針刺一兩滴血如無以鷄冠血代之）甚麼驚風敢到來
右件以蔢荷生薑汁化下

劉守真宣明論方碧雲散治小兒驚風有涎
膽礬（半兩研）　銅青（一分研）　粉霜　輕粉（各一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下中風漿水下如吐多不定煎葱白湯
投之立止効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青金丸治小兒驚風體熱喘大涎嗽心忪頰赤大
小便不利夜臥不寧

膩粉　滑石（各一兩）　天南星（八錢炮）　巴豆（五十箇取霜）
青黛（二錢半）
右為細末白麪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五丸。薄荷湯下。至十丸。桃心
湯下。微宣取効。惡證水下十五丸。兒大小以意加減
韓義和烟霞聖效方銀白丹治小兒一切驚風（出妙選方中）
白僵蠶　天南星（一半生一半炒各半兩）　全蝎
白附子（各一分）　牛黃　麝香　粉霜
朱砂（各半分）　大棗（二三枚蒸）
右件為細末。與棗泥同和成丸如黍米大。每服五丸至十丸。薄荷湯
下。此藥不可多服。多服者。恐小兒後却生瘡腫
田氏保嬰集急取豬乳細研辰砂牛黃各少許。調抹口中。神効。乳母服防
風通聖散三劑。其驚自銷
御藥院方引風湯。治大人厥顛。口有涎沫。牽引口眼手足。少小驚風瘛瘲。日
數十發。醫所不治
大黃（生）　乾薑（生）　龍骨（各四錢）　桂（三錢）
甘草（炙）　牡蠣（炒各一錢）　凝水石（生）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石膏　紫石英（各六錢）
右為麤末。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煎取七分清汁。食後臨臥溫服。小
兒以意斟酌與服
聚寶散治小兒一切驚風壯熱。涎多。精神昏憒。目睛上視。手足搐搦。飲嬭
多驚
朱砂（二兩）　犀角屑　西琥珀　玳瑁
茯神　珎珠（各一分）　南鵬砂　龍腦（各一錢）
牛黃　麝香（各半錢）　人參　茯苓（各三分）
紫河車（二兩）　甘草（生一兩）　銀薄（五片研）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大。每兩作三十丸。每服半丸。煎薄荷葉
湯化下。乳後常服。安魂定魄。治驚寧神。響音聲。利咽嗌。辟諸毒。涼上
焦。療驚搐
烏犀丸治小兒驚風癎病。及諸風手足搐搦不定
天南星（炮製）　白附子（炮製）　乾蝎（微炒）　烏犀角（屑）
天麻（各一分）　白花蛇（半兩酒浸去皮骨焙乾秤）
已上六味為細末。以無灰酒一小盞。同入銀器內煎。令稠。則入後七

味同和為丸
牛黃　麝香　膩粉　龍腦（各一分）
朱砂（半兩水飛）　水銀（以棗少許研至盡一分）
虎睛（一對酒浸微炙為末）
右七味都研令勻。入前膏子為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用竹瀝下。不
拘時候。量大小以意加減
大水銀珠丹治小兒驚風壯熱。涎多發癎。手足搐搦。目睛上視。及風蘊痰
實。心膈滿悶。嘔吐痰涎
黑鉛（味十遍秤三兩與水銀結沙子分為小塊。同甘草十兩。水煮半日。候冷取甘草細研）
水銀　鐵粉（各三兩）
朱砂（飛半兩）　天南星（炮為末三分）　膩粉（研一兩）
右同研細。以麪糊為丸如麻子大。每一歲兒服一丸。用薄荷蜜湯。利
為度。未利再服。乳食後服
水銀褊丸子。治小兒驚風壯熱。涎甚喘急。或發搐搦。或目睛上視。及因乳
哺不節。胃滿嘔逆。精神迷悶。發癎瘛瘲。並宜服之
水銀　黑鉛（各一兩與水銀結沙子）　乾蝎（全者）

膩粉　鉛白霜（研）　青黛（研）　百草霜（研）
牛黃（研各一分）　香墨（燒碎）　黃明膠（炙令黃燥一錢）
巴豆（一兩去皮心膜醋煮令黃）
右為細末。入研藥末勻。以陳粟米飯和丸如菉豆大。捏褊。每一歲兒
服一丸。二歲服二丸。三歲服三丸。四歲已上服四丸。用乾柿湯下。薄
荷湯亦得。更審虛實加減服。利下青粘滑涎為度。乳食後服。不得化
破
大惺惺丸治驚癎百病。及諸壞病。不可具述
辰砂（研為末）　青礞石　金牙石（各一錢半）　雄黃（一錢）
蟾灰（二錢）　牛黃（二分半另研）　麝香（半錢另研）
龍腦（二分半另研）　蛇黃（醋淬五次三錢）
右研勻細。水浸蒸餅為丸。朱砂為衣。如菉豆大。百日兒每服一丸。一
歲兒每服二丸。薄荷湯溫化下。食後
雄黃丸治小兒諸般驚顛癎。初降誕下便與。乳母帶辟諸驚忤之氣
雄黃（一兩）　虎頭骨（炙）　獼猴頭骨（各三分炙）
麝香　白龍腦　乳香（各一分）　降真香（末）

蘇香　白膠香　鬼臼（去毛各一兩爲末）
大蛇頭（一枚炙）
右件都研勻細用熟棗肉和丸如彈子大初降誕兒煎熱一丸次用綠絹袋子帶一丸於身辟一切驚忤之氣

旋圓端劾方大青膏治小兒驚風體熱表中風寒面赤喘麤身熱且當發散皆可服之（錢仲陽方）
明天麻（一兩）　白附子（六錢）　蝎尾（二錢）　朱砂（二錢）
烏蛇（酒浸一分）　天竺黃　麝香（各一錢）　青黛（四錢爲衣）
右爲細末生蜜爲丸如櫻桃大青黛爲衣每服半丸至一丸與牛黃膏同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牛黃膏治驚化熱涼膈鎮心除咳嗽止煩熱（董濟方）
甘草（生）　明雄黃　牙硝（各半兩）　寒水石（生二兩）
鬱金（二錢）　菉豆粉（一兩）　片腦（二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櫻桃大金薄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水化下

一字散主驚風感風
麻黃　白芷　天南星（炮熱）　白附子

又爲末荊芥湯下

續刋經驗良方治小兒驚疾皆因積風熱成痰涎驚藥多用生硃蝎附性烈力大嬰兒腸胃脆弱多不能堪往往致害近得一方用遠志去心煎湯隨時飲之遠志性平和益心去涎設誤投之正自無害況有奇效

又欲投藥不問何證先以薄荷湯磨木香烏藥麝香少許灌之使關節通透然後投藥則藥力無不到不然藥則不及多致偏廢此最利害不可不知

又方寒水石散小兒之病多因驚則心氣不行鬱而生涎遂成大疾宜常服利小腸去心熱自少驚涎亦不成疾
寒水石　滑石（各二兩）　甘草（半兩）
右以水研如泔漿細研至無聲量兒大小暑月冷水調下寒月溫湯調下被驚及心熱坐臥不安者服之即安

油珠膏補脾腎潤心肺治氣逆嘔吐風痰作搐
石亭脂（即生硫黃退如臙已者）　滑石（各半兩）　附子（炮去皮臍）
半夏（湯泡去皮臍）　南星（湯泡去皮臍各一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錢以清虀水半盞滴清油一點如錢大抄藥在油珠上須臾墜下却去其虀水止服油珠藥再服清虀水三五口並空心下候一時方與乳如痰涎壅塞眼精斜視速宜服之此二方救兒無數

嚏驚散治驚
半夏（生用一錢）　皂角（半錢）
右爲末每服少許用管子吹入鼻中立惺

截風丸治驚風痰搐
天麻　白僵蠶（炒）　南星（炮各二錢）　麝香（少許）
白附子（炮）　防風　赤蜈蚣（大者一條酒浸炙）
朱砂　全蝎（焙各一錢）
右爲末煉蜜爲丸梧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牛黃膏治小兒驚風欬嗽痰涎壅塞咽膈不利精神昏憒並宜服之
人參（去蘆五錢）　甘草（炙五錢）　蛤粉（水飛七錢）　龍腦（另研半錢）
雄黃（水飛七錢半）　寒水石（煆五錢）　牙硝（枯一錢）
硃砂（水飛五錢）

右將人參甘草爲細末入飛研藥令勻煉蜜爲丸每兩作三十丸每一歲兒服半丸煎薄荷湯化不拘時候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小黑膏治傷風發搐及慢驚脾風鼻流清涕
南星（三箇燒存性）　川烏（三箇燒存性）
玄參（四錢）　大薄荷葉（四錢）
右爲末煉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湯化下蘇沈良方與此同但星烏各一箇薄荷玄參各五錢

烏犀膏治驚風發搐化痰退熱
薄荷葉（一兩）　烏藥（一兩燒存性）　京墨（三錢）
鵬砂（三錢）　麝香（一錢）　朱砂（一錢）　玄精石（一錢）
猪牙皂角（一兩燒存性）
右爲末煉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箇薄荷湯化下入梨汁一滴尤好

九龍控心散治驚風發熱涎盛喉內鳴
蜈蚣（一條酥炙）　鵬砂（一錢）　鉛白霜（一錢）　雄黃（一錢）
乳香（一錢）　臘茶末（一錢）　天竺黃（一錢）　全蝎（一錢）
麝香（一錢）

右為末研合和勻用甆合盛坑地上五日每服一字至半錢柿汁調下急慢驚研薄荷自然汁調下

又方控心丸治證如前

天南星（一箇炮為末） 乾薄荷末（一錢）

大活地龍（九條入南星末合條涎出盡取星末用）

右用白麪少許為丸如麻子大每服五丸薄荷湯下

辰砂膏治驚風痰搐傷風咳嗽

半夏（一兩） 南星（一兩二味用白礬水浸二十一日一日一換曬乾又換浸焙乾） 全蝎（十二箇炒） 天麻（半兩）

朱砂（二錢）

右為末蜜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一字散治驚風神困不醒

南星（半兩炮） 蟬殼（一分淨） 蝎（去毒一分） 僵蠶（去嘴炒一分）

右為末入大麥麪一分入在酸石榴皮內鹽泥固濟燒存性去榴皮不用取藥研細每服一錢湯調下入紅酒數滴和勻服

小黑膏治驚風發搐慢肺風及鼻流清涕（方在傷風類）

防風丹治驚風神困不睡

全蝎 白附子

右為末蜜丸如龍眼大每一丸用麝香荊芥湯下

清心散

牛黃（半兩） 朱砂（一錢） 麝香（一錢） 天竺黃

蝎梢 鈎藤（三味各半兩）

右為末新汲水調下半錢不以時候

真珠散治驚風發搐化痰退熱

朱砂（一分） 真珠末（二錢） 雄黃（一分） 全蝎（一錢）

蟬退（七箇）

右為末每服一字至半錢煎金銀薄荷湯下竹瀝調尤好

紅丸子治一切驚癇化痰

白礬（一兩枯出火毒） 半夏（一分炮） 雄黃（一錢二分半）

朱砂（一錢二分半）

右將半夏末作生薑自然汁煑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以痰不作為度以一半朱砂為衣

大驚丸治驚風諸癇壯熱昏憒神志恍惚痰涎壅塞或發搐搦目睛直視

青礞石（研一錢） 雄黃（研飛一錢半） 鐵粉（一錢半）

朱砂（研飛三錢） 蝦蟆灰（一錢半） 蛇黃（醋淬九次飛研二錢）

右研勻以水浸蒸餅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煎薄荷水磨剪刀股水化下日二三服此藥治驚化痰涎不用銀粉小兒臟腑口齒腸胃柔弱凡用銀粉藥切須慎之

奪命散治一切風痰潮搐

青礞石（一兩） 焰消（一兩）

右同入甘鍋內用炭火煆紅為度令如金色取去研為細末治驚痰壅上有熱如火者薄荷自然汁入蜜些小調微溫服之良久其藥自裹痰墜下隨大便過痰涎與藥夾和稠粘如膠乃藥之效却用退熱祛風截驚之藥慢驚慢脾亦以痰涎潮上塞閉咽喉藥食俱不可下醫者伎窮勢逼以待盡而已殊不知世有此僊方但用此藥以青州白圓子再研為末煎如稀糊入蜜調服其涎則墜下入腹次服治慢驚藥其痰過時一如前說不動臟腑不傷真氣但見藥雜其稠涎亦無冀始知此藥之功此藥乃治小兒驚風一要藥然亦可治大人風痰真僊藥也

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脚後手可治陰陽諸癇病（曾用起死妙甚妙甚北人方）

曾世榮活幼心書順搐散解男右女左搐不順者

枳殼（如前製） 鈎藤（去鈎） 荊芥 羌活

防風 甘草（六味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順切薑二片煎七分無時溫服或入薄荷同煎

琥珀抱龍丸　抱龍之義抱者保也龍者肝也肝應東方青龍木木生火所謂生我者父母也肝為母心為子母安則子安況心臟神肝藏魂神魂既定驚從何生故曰抱龍丸理小兒諸驚四時感冒風寒溫疫邪熱致煩躁不安痰嗽氣急及瘡疹欲出發搐並宜可投其藥性溫平不僭不燥常服祛風化痰鎮心解熱和脾胃益精神

真琥珀 天竺黃 檀香 人參（去蘆）

白茯苓（去皮五味各一兩半） 粉草（炙兩去節） 枳殼（如前製）
枳實（如前製二味各一兩） 水飛砆砂（五兩先以磁石引去鐵
看次用水乳鉢內納杵取浮者飛過淨器中澄清去上餘水如此
法一般精製見砆砂燥乾用） 山藥（去黑皮一斤剉作小塊慢火
炒令熱透候冷用） 南星（一兩剉碎用臘月牯的黃牛
膽汁釀經一夏） 金薄（五片去浸紙取見成藥一兩同在乳鉢內極
細杵仍和勻前藥末用）

右前十二味除砆砂金薄不入碾內餘十味擣香不過火外九味或曬或焙同研為末仍和勻砆砂金薄每一兩重取新汲水一兩重入乳鉢內略杵勻隨手丸此樣○大一粒陰乾晴霽略曬日色燥甚則折裂宜頻放當風處取其自乾治法並用葱湯無時化服或薄荷湯痰壅嗽甚淡薑湯下豆瘡見形有驚温淨湯下心悸不安燈草湯下暑天迷悶麥門冬熟水下百日內嬰孩每丸作三次投二歲以上者止一丸或二丸其品劑修合之時但缺一味不依製度必無效矣常用瓷瓶入麝香同收毋使散泄氣味入珍珠末一兩合和名金珠散蓋珍珠能鎮心寧肝墜痰尤效治法湯使同煎此藥乃家傳秘方嘗

自精製出賸人多信用取者甚衆今推誠刊行願與天下共之非敢自矜特以全嬰為念耳

截驚丸治驚風搐掣煩燥有熱兩目上視口噤牙關

龍膽草（去蘆） 防風（去蘆） 青黛 鈎藤（和鈎）
淨黃連 牛黃 甘草 朱砂（水飛者八味
各五錢） 薄荷葉（二錢半） 麝香（半錢）

右除牛黃麝香外餘八味剉曬或焙為末仍同前二味乳鉢內杵勻煉蜜丸如芡實大每用一丸至二丸温湯化服或茶清

不驚丹治因驚氣而吐逆作搐痰涎壅塞手足掣縮目睛邪視常服疎風順氣自不作驚和脾胃進飲食

枳殼（同上製一兩） 淡豆豉（焙乾） 茯神（去皮木根）
南星（同上製三味各半兩） 蝎梢（五十尾去火毒）
淨蕪荑（二錢半先入乳鉢內極細研爛）

右除蕪荑外餘五味焙為末再同蕪荑乳鉢內杵勻醋煑糯米粉糊為丸周歲內嬰孩粟米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乳汁下三歲以上者麻仁大每服五十丸及七十丸温米清湯下候一時得喫乳食

遇諸塗救治驚風　大德戊戌夏因幹出郭至五里外見有夫婦二人抱子而哭於道旁問之答曰入城探親三歲孩兒忽得驚風不省人事觀其面青黯色目閉神昏診之六脉全無按太衝脉沉而微有余頗曰毋慮此子可救且左右竟無人家遂於路側拾得破盌半邊有薑小塊細嚼捻汁盌中用五苓散蘇合香丸寬氣散澆水調和灌下十數次漸覺氣回聲出目開自此蘇矣謾附卷末同志鑒之

危亦林得效方利驚蟬退散治驚風天瘹心熱夜啼驚癇

蟬退（六十箇去土足） 荊芥穗（一兩） 甘草（半兩蜜炙）
大黃（半兩紙裹煨） 黃芩（半兩生用） 蝎梢（五十箇去毒）

右剉散每二二錢水一盞白茅根煎温服夜啼蟬退疹瘡紫草得利止驚風形證不明言其陰證渾身又温若作陽證又不大搐乃陰陽不和宜防風温膽湯同下大驚丸小驚丸均可用（方並見前後）

涼驚小驚丸

欝金（皂角水浸煑二箇） 黃連 牙硝
木香（不見火） 藿香 龍膽草（各五錢） 全蝎（去毒六箇）

右為末糊丸用雄黃朱砂麝香金銀薄為衣　風癉是驚熱重麻仁

蟬退防風　白痢白薑罌粟殼　赤痢甘草烏梅　潮熱桃柳枝
鎮驚薄荷燈心　吐藿香　瀉木瓜陳米　夜啼燈心薄荷竈心土
精神不爽冬瓜子仁　大便不通枳殼大黃朴硝　盤腸瘹氣鈎
藤天瘹亦用　欬烏梅桑白皮　吐不止丁香未效黃荊葉　常服
金銀薄荷並酌量用

鈎藤飲治一切驚風潮搐眼視昏迷但是驚風變易皆可服之

麻黃（去節） 粉草（各三錢） 蟬退（五箇去土足）
升麻（三錢） 龍膽草（二錢） 川芎 天竺黃
鈎藤 羌活 獨活 防風（各三錢）

右剉散每服二錢竹葉三片薄荷三葉煎不拘時温服

塗顖法不但初生但有風證即用

右以麝香蝎梢薄荷葉蜈蚣牛黃青黛共為末研勻用棗肉膏調新綿上塗勻貼火炙煖手頻熨之百日外兒更可用浴體法

浴體法驚風及傷風不醒漸傳風證僵仆昏可用

右用天麻蝎尾朱砂烏蛇肉酒浸白礬麝香青黛為末每三錢水三椀桃枝一握并葉煎十沸温熱浴勿浴背

蛇頭丸。若見搐搦不已。驚狂迷悶。角弓反張。或昏沉嚙齒。雙目直視。頻喚不省。變爲癎證。亟宜服此藥以除之。却不可多進。更須以疏風藥相間調理。凡服此藥。亦須先以木香。烏藥。枳殼。檳榔磨少許灌之。却服。庶使關節通透。藥力無不到

花蛇頭（酒浸去皮骨五錢）　全蝎（十五箇去毒）
紫粉（五錢）　生麝香（半錢）　五靈脂（五錢）　朱砂（三錢）
真鬱金　沉香　白附子（各五錢）　金薄
銀薄（各五片）　蛇含石（二兩。沙鍋煅令赤。濃煎甘草湯淬。以手撚淨蘇爲度。方可用）

右爲末。煉蜜丸。小指頭大。每服大者一丸。小者半丸。隨證依後大風膏湯引下。　一方加防風。僵蠶。南星。天麻各五錢。片腦子半分

大風膏。定諸般風搐

花蛇（酒浸去皮骨）　蜈蚣（酒浸去頭一條）
全蝎（五箇去毒）　蛇含石（二兩燒紅醋淬七遍）　天竺黃（五錢）
大赭石（一兩燒醋淬七遍）　天麻（三錢）　防風（一兩）
青黛　紫粉（各三錢）　僵蠶（炒去絲五錢）
白附子　辰砂（各五錢）　麝香（半錢）
天南星（三兩薑汁浸焙乾）

右爲末。煉蜜丸。又留用麪糊丸。如小指頭大。每服大者一丸。小者半丸。慢驚。冬瓜子仁煎湯下。搐搦。雞冠血薄荷。惡驚。斑竹葉薄荷化涎。桑白皮湯。退潮熱。薄荷磨刀水。止嗽。北五味子杏仁。夜啼。燈心竈心土。蟬退煎湯漉磨灌下

防風溫膽湯。消痰順氣疏風

半夏　枳殼（去瓤麸炒）　茯苓（各半兩）　陳皮
防風（各二錢半）　甘草（一錢半）　人參（二錢）

右剉散。每服一錢。入生薑紫蘇葉同煎。服效

人參羌活散。治壯熱涎潮。牙關緊急

柴胡（去苗半兩）　地骨皮（去土）　前胡（去苗各二錢半）
天麻（酒浸炙二錢半）　人參（去蘆）　芎藭
獨活（去蘆）　羌活（去苗）　枳殼（麸炒去瓤）　茯苓（去皮）
甘草（各半兩）　桔梗（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薄荷少許。煎溫服。不拘時候

銀白散。治或吐或瀉。涎鳴微喘。露睛驚跳

石蓮肉　白扁豆（炒）　茯苓（各一分）　人參
天麻　白附子（炮）　全蝎（炒）　木香
甘草（炒）　藿香（各半分）　陳米（炒香三錢）

右爲末。每服一錢。薑一片。冬瓜子仁七粒。同煎。或用陳米飲調下。此藥助胃祛風。作慢驚通用

李憲德生堂經驗方。虛陽怔忪。氣怯神散。痰涎來去。其瀉必青。漸生風。而未至於風也。驚邪入心。則面紅臉赤。惕惕夜啼。驚邪入腎。則面黑惡叫。嚙妳咬牙。驚邪入脾。則嘔吐不食。虛汗多睡。治法鎮驚化痰。安神定志。亦須究竟其藏受病之處。而調理之。有所謂溫驚則當利之。先用艾灸是爲活法。驗中驚啼。聲浮者易治。聲沉不響者難治。凡有急慢風證。先用擦牙藥。驚風首用此一方

治小兒急慢驚風。迷以男左女右之手第二指屈勾拳。取其第一節縫頭。用麻子大艾炷一丸灸之。即愈。危者二三壯。此法本堂試用。萬無一失。其應效如響

治驚神應散

雄黃（二錢）　朱砂（一錢）　全蝎（七箇去毒）　蜈蚣（一條炙）
僵蠶（十箇直者炒）

右爲細末。每用半錢。薄荷湯調服

青金丹。治小兒諸風諸疳諸痢。出東坡家藏方。神效

青黛（七錢半）　雄黃　胡黃連（各五錢）　朱砂
膩粉　熊膽（溫水化）　白附子　蘆薈（各二錢半）
水銀　蟾酥（各皂子大）　麝香（一錢半）　鉛霜
龍腦（各一字）

右同入乳鉢內再研。令勻。用豬膽一箇取汁。熬過。浸蒸餅少許爲丸。如黃米大。曬乾。一歲可服二丸。量小兒大小加三丸。驚風諸癎。先以一丸溫水化。滴鼻中。令嚔。戴目者當自下。瘈瘲亦定。更用薄荷湯下。諸痢。粥飲下。變蒸寒熱。薄荷湯化下。諸瀉痢。米飲湯化下。疳蚘蟲咬心。苦楝子煎化下。鼻赤爛。口齒疳蟲。口瘡等。乳汁研塗。疳眼雀目。白羊子肝一枚。竹刀兒批開。入藥。麻縷纏定。米泔煑。令熟。空腹服。乳母忌毒魚大蒜雞鴨豬肉。此丸療小兒諸疳至良。予目見小兒病疳瘠盡。但粗有氣者。或下蟲數合。無不即瘥。而肥壯無疾。幾能再生小兒

也用之有益

衛生至寶黃白丹治小兒驚風

雄黃　白礬（生等分）

右研細以黃蠟鎔化入藥丸如菉豆或黍米大以麝香朱砂養之量大小服取青綠物自大便出愈

星香散治小兒驚風

南星（七錢半）　木香　防風　甘草（各二錢半）

僵蠶（去絲嘴炒）　蝎梢（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重薑五片水一大盞煎服

袁當時大方全蝎散治小兒驚風中風口眼喎斜語言不正手足偏廢不舉趙閑閑先生方

全蝎（去毒）　白僵蠶（炒去絲）　川芎　黃芩

天南星（炮）　甘草（炒）　赤芍藥　麻黃（去根節）

天麻（各三錢）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七片煎至六分不以時服

朱砂丸治驚風搐搦目睛上視涎盛不省人事

臘月牛膽南星末（二兩）　朱砂（二錢水飛）　麝香（一錢）

甘草（炒半兩）

右為細末水和丸如粟米大二歲兒一丸熱湯磨化下

雞清散治驚三服見効

赤足蜈蚣（一條薑汁浸一夕炙黃）　馬牙消（別研一錢）

僵蠶（直者一錢炒去絲）　白附（別末一錢）　定粉（別研）

石膏（一錢半煨為末）　蝎尾（一十四箇去毒）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大兒半錢雞子清調下連進三服人參茯苓湯下

小兒灸法孫思邈千金翼方曲澤主心下澹澹喜驚陰交氣海大巨主驚不得臥陰蹻主臥驚視如見星大鍾郄門主驚恐畏人神氣不足然谷陽陵泉主心中怵惕恐人將捕之解谿主瘈瘲而驚少衝主太息煩滿少氣悲驚行間主心痛數驚心痛不樂陽谷主風眩驚手捲屬兌主多臥好驚腋門主喜驚妄言面赤神門主數噫恐悸少氣間使主喜驚瘖不能言三間合谷主喜驚陽谿主驚瘈通里主心下悸大陵主心中澹澹驚恐手少陰陰郄主氣驚心痛天井主驚瘈後谿主淚出而驚腕骨主煩滿驚

太平聖惠方小兒睡中驚目不合灸屈肘橫文中上三分各一壯炷如小麥小兒睡中驚掣灸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各一炷如小麥大名厲兌穴

楊子建萬全護命方灸小兒身強角弓反張灸鼻上入髮際三分三壯次灸大椎下節間三壯炷如小麥大小兒但是風病諸般醫治不差灸耳上入髮際一寸五分嚼而取之蟀谷穴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八　二支

兒（小兒證治十一）

小兒急慢驚

論

張子和儒門事親書發驚潮搐證夫小兒三五歲時或七八歲至十餘歲發驚潮搐涎如拽鋸不省人事目瞪喘急將欲死者內經曰此皆得於母胎中所受悸惕怕怖驚駭恐懼之氣故令小兒輕者為驚弔重者為癇病風搐為腹中積熱為臍風已上證候可用吐涎及吐之藥如吐訖宜用朱犀腦麝清涼墜涎之藥若食乳之子母亦宜服安魂定魄之劑定志丸之類如婦人懷孕之日大忌驚憂悲泣縱得子必有諸疾　小兒手足搐搦證李氏一小兒病手足搐搦以示戴人戴人曰心火勝也勿持捉其手當從搐搦此由乳母保抱太極所致乃令掃淨地以水洒之乾令復洒之令極濕俛臥兒于地上良久渾身轉側泥涴皆滿仍以水洗之少頃而差養生必用論急慢驚風小兒驚癇古醫經方論但云陰陽癇而今人乃云急慢驚今立方一准古聖賢為治陽癇屬腑於治癇方中去溫藥陰癇屬臟於治癇方中用溫藥寒溫等藥皆於治癇方中增損之則無失又小兒蟲證與癇相類學者審別之（載幼幼新書）閻孝忠附方論小兒急慢驚古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者後世名之耳正如赤白痢之類是也陽動而速故陽病曰急驚陰靜而緩故陰病曰慢驚此陰陽虛實寒熱之別治之不可悞也急驚由有熱熱即生風又或因驚而發則目上目劄涎潮搐搦身體與口中氣皆熱及其發定或睡起即了了如故此急驚證也當其搐勢漸減時與鎮心治熱藥一二服（直訣中麝香丸鎮心丸抱龍丸辰砂丸及至寶丹紫雪之類）候驚勢已定須臾以藥下其痰熱（直訣中射驚丸軟金丹桃枝丸之類或用大黃朴硝等藥）利下痰熱心神安寧即愈治急慢驚世人多用一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又治慢驚藥宜去龍腦縱須合用必以溫藥為佐或少用之萬全方小兒諸風并天瘹客忤方論小兒有急驚候有慢驚候又有天瘹候又有客忤候此數者大同而小異夫身體壯熱忽然之間四肢抽掣痰壅口噤謂之急驚身體壯熱心神不安嘔吐痰涎睡中多驚乍發乍靜往往經日謂之慢驚皆由內有積熱外感風邪候有遲速因而為名其曰天瘹者蓋出於驚風之候也以其手足搐搦眼目上戴如魚之着鉤遂以為名大抵因驚而生熱因熱而生風指病而謂之驚風指候而謂之天瘹治法亦同其所謂客忤者取其觸忤之意小兒未有所識外人適至因而驚忤故曰客忤古人論說謂人從外來衣服經履鬼氣或牛馬之氣皆為忤也其狀吐下青黃赤白腹痛夭矯面色變易狀貌似癇眼不戴上其脉弦急數者是其候也故治法有用粉丸并法術者（載幼幼新書）張杲醫說急慢驚風小兒發癇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上視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成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視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涼藥陰證用溫藥不可一槩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鄭端友全嬰方分陰陽癇證吐虛者曰慢驚風瀉虛者曰慢脾風吐瀉虛者曰陰癇吐熱驚搐曰陽癇慢驚風眼偏喜開慢脾風眼偏喜閉陰癇眼半開半閉陽癇眼半鮮半青急驚風十生一死慢驚風十死一生　論陰陽癇證閻氏云急慢驚古人書無之惟曰陰陽癇所謂急慢驚風者後世名之大抵治法須判陰陽陽癇急驚陽動而速身熱脉浮口中氣熱大便實而小便赤或食或不食其病在腑而易治也陰癇慢驚陰靜而緩身涼脉沉口中氣冷大便瀉而小便青或吐或不吐其病在臟故難治也　論半陰半陽身熱脉浮精神恍惚或吐或瀉不思乳食發搐即是半陰半陽合病身涼脉沉精神倦怠不吐不瀉又能乳食發搐者亦是半陰半陽合病正如傷寒半是表半是裏之義也　論急慢驚互變閻氏云治急慢驚風古人多用一藥有性溫性涼不可泛用宜審別之錢氏云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此是定法也其間有急驚涼瀉而不愈變為慢驚有慢驚溫補而不愈變為急驚互相更變者多矣所以古人撰一方一藥治急慢驚觀互變之證其意有理惜乎當時有失詳注如兩證交互者宜用通治急慢驚藥　論急驚變為慢驚之因急驚變為慢驚者因壯熱精神恍惚忽發驚搐醫以吐下藥太過多以涼驚藥不愈往往經日脾虛不實昏睡露睛涎鳴氣粗肢冷肚疼時作瘛瘲此急驚變成慢驚也（張氏云急驚不除進退不定往往經日乍靜乍發嘔吐痰涎鳴氣潮搐為慢驚）　論慢驚變為急驚之因慢驚變為急驚者因傷乳食或吐或瀉時作瘛瘲醫以溫熱藥太過以暖驚藥不愈體熱涎盛面紅目赤大便不通小便赤澁舌白唇紅忽發驚搐此慢驚變成急驚也（錢氏云慢驚多因性太溫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者有病愈而致熱證者有反為急驚者甚多）已上二證互相更變者

蓋小兒易虛易實也。李梴小兒保生要方論急慢驚風乃陰陽癎證候。小兒發癎、聖人首說陰陽癎、俗能分耶、俗云驚風有陰陽證、因身熱面赤而發搐搦、目上眡、牙關緊硬者。陽證也、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日漸面色白。脾虛或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目上眡、手足微動者陰證也、陽證用涼藥。陰證用温藥。不可一槩作驚風治也。又有一證欲發瘡疹、先身熱驚跳。或發搐搦。此非驚風。當服發散藥。施廣續易簡方小兒驚例、兒醫之難尚矣。愚嘗深攷之。驚風急慢之候、皆可畏。俗惟慢驚愁殺我為說。且如小兒或因吐瀉。或只吐不瀉。或久瀉不吐。脾土既虧。日漸困悴。面青神慢。冷而發驚。不甚搐搦、微微上視。手足輕動。此慢風候也。局方出藥固多。兼治急慢兩證。皆失手涼。近世明醫。以白丸子末。與金液丹末等分。蒸餅為丸如小菉豆大。米飲送下。如未能嚥。清飲調徐徐飲之。痰多加白丸子。瀉未止加金液丹。風定即當調脾。惟四君子湯。加稨豆山藥。各炒為末。每半錢。薑棗煎服。若欲生風。四君子湯。加半夏麴炒。沒食子等分。入冬瓜子數粒同煎。若虛甚作慢驚。脉來微緩。研震靈丹二三粒。十分極細。米飲調下。若困而不醒。只以附子半錢。切碎。水一盞。薑三片。丁香五粒。煎四分。温灌之。醒即住藥。皆量兒之大小加減與之。或已作風候。雖有既濟丹。來復丹。二藥品味相類。可用。莫若八神來復丹為佳。蓋以來復丹。加南星半夏二麴為巧。若四肢厥冷。黑附子尖二箇。生去皮、蝎梢七箇、熟硫黃末一錢匕。十分細末。薑汁和丸小菉豆大。一歲兒十丸。為率。米飲下。治慢急諸驚。大槩如此。若急驚候。其證身熱面赤。或唇紅脉數。或搐搦上視。或牙關緊急。咬齒有聲。或身腰反折。宜進少蘇合香丸。次以白丸子末。加全蝎殭蠶末。淡生薑湯。人參湯。任意調服。此順氣下痰。解熱散風之劑。或關格未利。宜以麝香當門子研細。薄荷湯調下。有項刻十發者。以生地龍一條。去土。入五福化毒丹一丸。同研如泥爛。薄荷湯少許調灌。治急驚諸證。大槩如此。其他不敢專其治。詳見和劑類例中。僧本琳醫學證類小兒患急驚發熱證。蘇合香和青州白丸。薑湯調下為妙。熱盛者。下痰去熱即愈。一味麝香當門子。薄荷湯磨下。無不定者。倉卒只以生薑薄荷研。取自然汁灌之。自佳。若吐瀉後為慢驚慢脾最難治。其法惟當温中補氣。踈風化痰。但當漸止其本藥。亦忌於大過。蓋脾虛不能勝。則證益變亂。不可不知。小兒以胃氣為主。四君子湯乃其聖藥。錢氏惺惺散。雖感冒發熱。亦必以參苓白术為主。若吐瀉癎驚之類。謂胃氣藥。尤不可闕。其稟性中寒者。理中湯當時時服之。怯甚者可术附湯。若脾虛作慢驚慢脾。四君子湯加附子。或以震靈丹兩三粒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加減最妙。小兒虛實。惟以面色察之。若面赤。唇腫燥。眼腫。氣喘促。為脾有熱。面青白眼。神慢。長噓氣。即中寒。脾胃虛也。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急慢驚風等證。驚者總名也。嬰孩小兒心氣不足。智志率伏。恍惚無定。神不守舍。怯人怕物。漸作怖畏。怖畏之盛。已作恐懼。恐懼之多。乃抱怔忪。怔忪之久。則自惕愕。惕愕既有。癔癡已為。斯乃心氣不足。而生之漸。但分輕重耳。又有心氣虛弱。暴觸作驚。更不由漸。即便面青唇白。視之定睛。目無所覩。聽之閉聵。耳無所聞。精神頓忘。心智全失。及至良久收斂。且五臟六腑。虛處所受驚風而作疾。已述前議。然幼幼多因吻母不意之乳。耗其心氣。作驚以漸。凡小兒因水火所加者悸也。自跌撲所致者恐也。人物之所觸者愕也。惕惕不散。鬱鬱悶於胷堂者怔忪也。是知積驚難散。由其不能自化。如恐恐悸悸者。蓋自能知之矣。不為積聚。且怖畏之誠常在其中。無以自遣。偶因觸鬧心神。其肝主風。其脾生痰。其肺作熱。其心發驚。四證相臨。重者先發。假如雷聲霹靂。至響不為咎者何。蓋聲相應。情無所加矣。惟有小兒在僻靜處。或神廟中。心存怖畏之時。忽被無知小人。戲叫鬼來鬼來。且兒奔走無門。驚氣入心。若不速利其驚氣。少頃則指甲黑。唇口青。所受重害。不可得療理。自古及今。調理嬰孩最為難事。悉皆憑藥取愈。且驚風至難也。慢驚又難也。慢脾候尤難也。今摘述調理小兒至難者證候。前後有所不堪療理。或古人未備其意。或已著于集。後人未明者。今與詳悉本末。開陳利害。指於迷塗。直徑可進。庶有益於學者胷次。務家治產之夫。及仕宦子弟。易曉其理。幼幼陰陽。稍有偏側。遵而扶之。不至夭橫。暇日熟研。可補緩急。良士一覩。足知野老肺腑。意不藏機。亦無緣飾巧偽。更無妄諂隱情。直欲普濟。使嬰孩初生。自幼至長。有患無踈。受疾不害。懽忻鼓腹。歌笑嬉娛。父母即無顰眉蹙頞憂苦之歎。怡然順事。不勞再三。快哉妙哉。至誠感獲休焉。

急驚風證

逆證似順。議曰。順逆有別。陰陽不均。證候相加。色脉數亂。惟是驚風發作。按脉察證以較之。陽候證脉俱得其陽陽者順也陰候證候俱得其陰陰者逆也陽候有陰脉者其證欲傳陰候得陽脉者其證反是也謂如急驚風乃是陽癎得脉浮數洪絃陽中之陽又有得脉沉緩陽中有陰慢驚風乃是陰癎得脉沉細遲弱陰中之陰又有得脉浮大陰中有陽所言逆證似順乃謂陰中有陽助陽不醒回陽不生其候偏虧雖則陰中有陽其陽非真脉使疑貳不可攻理詳而知之察其可否而後已衛生寶鑑潔古老人辨急慢驚風急驚陽證小兒咳痰熱於胃中是少陽膽府受病謂熱則生風因聞大驚而作所

謂東方震卦。得大氣而發搐。大本動焰。須風而動。當用利驚丸。導赤散。瀉青丸。地黃丸。搐止。服安神丸。慢驚陰證　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不聚。當去脾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其利則止。若不早治。即成慢驚。名曰瘈瘲。以搐不甚搐。脾土虛損。致被肝木所乘。屬諸臟受病也。用溫補羌活膏主之　玉訣方小兒驚風候歌。面青呵欠即因驚。吼啞繞啼睡不寧。上竄喘麤頻發熱。哯乳腸虛瀉痢青。此患先除驚氣。後退驚風。次下驚涎。後調胃氣。乃安矣（載幼幼新書）　袁當時大方論曰。小兒之疾。驚癇最甚。古所謂陰陽癇者。即今所謂急慢驚風也。陰癇本於胎稟怯弱。或因大病吐利後。或熱極生風。或大驚恐而成。面青白色。體冷。口中風冷。反拗多啼。夜不得寐。手足瘈瘲。目睛上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或嘔逆涎潮汗出。口眼相引。時發時止。心神恍惚。或加昏塞。此陰癇慢驚也。面色赤熱。元稟素盛。或因痰酸鹹滑膩生硬油麪之物。以致胃膈不利。心氣不通。痰熱相盛。暴然發作。或因大叫大聲。恐悸震懾。以致膈有頑痰。肝動風熱。發則揚眉瞬目。抽手擲足。反張強直。此陽癇急驚也。大率治陰癇以溫藥。治陽癇以涼藥。大槩如此。然用溫藥者附子硃雄。不容不謹。否則寒疾未已。熱疾復起。傷生。用涼藥者輕粉大黃。不容不謹。否則熱未退。冷

傷虛人。治法細察盈虛。明知無損。則小兒之疾。無枉已。醫者之德無罪戾

方

玉訣方治驚風候云。此因驚積涎實。加胃膈。宜用生銀丸。烏犀膏。行風下涎（方並見本門）

仙人水鑑治小兒睡驚丸

天南星一箇（大者酒浸杵為末）　乳香　水銀（結成沙子）

琥珀末（各一錢）　牛黃　白龍骨（各半錢）　青黛（三錢）

右細研。入石腦油和。如有小兒患急慢驚風。丸如紅豆大。用薄荷湯化破一丸。令小兒服。後睡覺頓安。如大人傷風。亦用薄荷湯。茶嚼下一丸頓安

古方。治小兒急慢驚風歌曰。一雙朱砂一雙雪。一箇大蟲一箇蝎。四味勻研化作塵。和時更用生人血（已上三方載幼幼新書）

右以雀兒飯甕兒空者一箇。量飛過細朱砂一雙兒。膩粉一雙兒。雀兒飯甕兒內取出者。蟲子一箇。全蝎微炒一箇。四味研勻。用乳汁調一字。令兒服之

王家傳濟方褊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不定。常服解心肺痰壅不利

水銀（一兩黑鉛一分結砂子）　膩粉（一分研）　乾蝎（一分全蠆者）

黃明膠（一片慢火炙令黃）　鉛白霜（一兩研）　青黛（一分研）

香墨（一寸研）　百草霜（二兩研）　牛黃（一分研）　川巴豆（一兩去皮心醋煮令黃色研）

右一味。除合研藥外。細杵羅為末。再一處細研千百下。用粟飯為丸如菉豆大。捻褊。每服五七丸。乾柿湯下。薄荷湯亦得。更酌兒大小肥瘦虛實。加減與服之。唯利下青粘滑涎為効

鎮心丸。治小兒急慢風驚。搐搦不定。中焦壅熱。化痰理驚

金銀箔（各三十片）　牛黃（一錢研）　茯神（半兩去皮木）

人參（半兩）　龍腦（一錢研）　防葵（半兩）　鐵粉（半兩研）

雄黃（一分研）　朱砂（半兩研）　犀角（一分錯）　龍齒（一錢）

大黃（一分蒸）

右十二味。都研勻細。煉蜜為丸。如小鷄頭大。每服看兒大小。薄荷湯化下。如大人心神不定。及多怔忪。亦宜服之

乳香散。治急慢風驚發搐

乳香（半兩研）　甘遂（半兩）

右二味同研細。每服半錢。用乳湯調下。用小便調。尤妙

和劑局方定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撮口。潮發搐搦。奶癇壯熱。昏塞不省

青黛（研半錢）　蟾酥（乾者酒浸一宿一錢）　麝香（研一字）

乾蝎（全者七箇微炒）　白附子（炮為末半分）

天南星（炮為末一分）

右件細研合勻。以粟米粥和丸。如菉豆大。別以青黛為衣。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後因睡無疑。但有患者。先化半丸。滴入鼻中。嚏噴者必差。一本不用天南星

大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目睛上視。口眼相引。牙關緊急。背脊強直。精神昏塞。連日不省

龍腦（研）　牛黃（研）　乳香（研各一錢）　天南星（牛膽製者半兩）

人參　天麻（去蘆）　防風（去蘆各一分）

朱砂（研三錢）　乾蝎（十四箇。湯浸潤去土。微炒為末）

麝香（研一錢半）

右件研杵合勻。煉蜜和丸如大雞頭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不計時候

至聖保命丹。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目睛上視。手足抽掣。角弓反張但是涎痰壅盛。一切急慢驚風。悉皆治之

全蝎（十四箇）　白附子　天南星（炮）　白殭蠶（直青者炒）

朱砂（研）　麝香（研各一錢）　防風（去蘆叉）　天麻（各二錢）

金箔（十片）　蟬蛻（去泥一錢）

右為細末。入研藥和勻。以粳米餋飯。取中心軟者搜為丸。每兩作四十丸。初生兒半丸。乳汁化下。周歲兒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十歲巳上有急候者二丸。薄荷湯化下。常服鎮心安神化痰。除一切驚風證候。

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抽掣。眼睛直視。角弓反張。證候危急者

蛇含石（十箇煆三度醋淬。却用甘草湯煑出酸氣。研飛為細末）

鐵臙粉　神砂（研）　蝎梢　五靈脂（酒浸去砂）

白附子（炮）　鬱金（炮各二兩）　龍腦（別研半兩）　麝香（研一兩）

花蛇頭（十箇酒浸用盞并肉）

右為細末。麪糊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自然汁磨。以井花水

化開。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辰砂茯神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涎搐搦。手足抽掣。心膈煩躁。及癇驚啼。睡不寧。帖腹中疞痛

酸棗仁　代赭石（燒醋淬研）　乳香（炙別研各一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朱砂（研飛半兩）　麝香（研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用金銀薄荷湯研下。更量歲數加減與服。常服鎮心。安神定志。此藥比他驚藥大不同。溫平不冷。

譚氏殊聖方治小兒急慢驚風。牙關緊急。眼睛上視。腹中脹時發氣。衆藥不可治

乾蝎（一箇足尾頭甲全用少壯不方）

右用大薄荷葉包定。上用麻線縛之。用炭火炙薄荷連蝎香熟。為末。入麝香一字。再合研為末。每服一字。臘茶清調下。如病大喫半錢。更看兒女歲數多少加減。經驗方。不用麝香。用湯調下。莊氏家傳方。不用麝香。入生龍腦少許。如兒虛減腦子。去茶清。用薄荷湯下。趙氏家傳方。用竹瀝水下。元和紀用經名至聖散。治小兒陰陽癇。手足抽掣。病後虛風百種。積生惡證。悉主之。仍用緊小乾蝎四十九枚。每一蝎以四葉薄荷包合。綿線繫之。火炙焦。去綿末之。金銀湯調之亘許大。三歲倍之。量大小加至半匕。以麝香牛黃少許。調服益佳

麝朱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麝香（一字）　朱砂（二錢研細）　赤頭蜈蚣（一條）　蝎梢（七箇）

棘岡子（七箇。須是棘枝上者。炒焙乾用肉。不用殼）

右為末。每服半錢。煎金銀薄荷湯下。如常服一字

治小兒急慢驚風

真金箔　銀箔（各十片）　辰砂（半兩）　麝香（半錢）

白殭蠶（三十箇炒）　赤石脂（醋煑）　防風

遠志（去心各一兩）

右件四味。擣羅為細末。次入先四味一處細研。拌和合勻。煉蜜為丸如雞頭子大。朱砂為衣。用蛀竹水吞下。每服一丸。忌死物之肉

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金頭蜈蚣（不以多少）　全蝎（不以多少）

右件三味為末。每服半字。鼻內嗃之

又方

白丁香（一錢）　膩粉（一字。用生薑自然汁。和作餅子。慢火炙熟。每五歲已下至三歲重者氣實用一字。已上三歲已下一字已下）

已上各作一貼。臨時旋合和一貼。入後藥一錢。或半錢

木鱉仁（三錢）　蜜陀僧（二錢）　水磨雄黃（一錢）

右三味同為細末。五歲已下。至三歲一錢。三歲已下半錢已來。蜜水米泔調下。臨睡

茅先生方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大人急中用此妙

銅青　朱砂（各二錢）　膩粉（半錢）　麝香（少許）

蝎尾（一十四箇去鍼）

右件為末。每服一字半錢。用薄荷臘茶清調下。此藥治天瘹臍風。客忤卒死。撮口鵝口。木舌喉痺。胙顋風壅。並皆要此藥。吐下風涎。然後依形證調理

良方黑丸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膩粉（一錢半）　墨　白麪　蘆薈（各一錢）

麝香　龍腦　使君子（去殼麪裹炮熟）

牛黃　青黛（各半錢）

右麪糊丸梧桐子大。每服半丸。薄荷湯研下。要利即服一丸。楚州小兒醫王鑑以此藥致厚產。鑑神之。未嘗傳人。予得之。乃常人家。睦驚丸。小不同耳。治驚風極效。前後用之。無死兒。一服即差

保生信效方治小兒驚風

芭蕉自然汁。時時呷一兩口。甚者服及五升必愈

董汲旅舍備要定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臍風撮口搐搦。嫁癇壯熱方。

天麻　青黛（各一分半）　天南星（炮末）　膩粉（各一兩半）

朱砂（研）　白附子（炮各半兩）　麝香（二字）　蝎尾（十四箇炮）

右擣研勻。用燒粟米飯為丸。如菉豆大。薄荷湯化下一丸。急驚者水化滴入鼻中。啼即搐定

又方。通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日數十發。搖頭弄舌。百治不效垂困

（已上十方並載幼幼新書）

蛇蛻皮（一分）　牛黃（研一錢）

右以水一盞。先煎蛇皮至五分。去滓。調牛黃頓服。五歲已上倍服

聖濟總錄蠍梢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蠍梢（七枚）　烏頭尖（七枚）　半夏（一枚漿水煑過）

丹砂（研半字）　附子（生去皮臍一分）

右五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一字。已煎柳枝湯調下

栖真子嬰童寶鑑滾涎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慢脾風

白龍腦（一字）　朱砂末（一錢半）　朋砂（末三錢）　馬牙硝（末五錢）

鉛霜（二錢）　牛黃（一百文）　麝香（三十文）　水銀（二錢結沙子）

右件都研自然為膏。丸如楊梅大。用梨湯水下一丸

萬全方白龍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并諸般風疾

石膏（半斤。火煆過如麪。分為三停。留一停為衣）　川烏頭（去皮）

天南星　甘草（各四兩生用）　肉桂

甘菊花（各二兩）　防風　白殭蠶　京芎（各一兩半）

牛膝　海桐皮（去皮水浸）　麻黃（去節用）

甘松（洗）　川白芷　藁本（洗各一兩）

右件擣羅為散。研和令勻。用糯米揀擇淨。煑粥研爛。旋旋入藥和勻杵為劑。丸如大雞頭大。微乾上衣。每服一丸。空心夜卧。用煨葱酒嚼下。如中急風。用兩丸。薄荷自然汁半盞。酒半盞。磨化灌下。衣被蓋出汗。婦人血風。當歸酒下。傷寒頭痛。葱酒下。常服茶酒任下。小兒急慢驚風。量大小金銀磨下

七寶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化痰鎮心

牛黃（研入）　眞珠（末）　鉛霜（各一錢）　膩粉

朱砂（研入留一半為衣。各二錢）　白附子　天麻

蝎尾（炒三味各一錢）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裹壓出油）

水銀（三錢入黑鉛少許。火上鎔結砂入）

右為末研勻。煑棗肉研和丸如粟米大。以朱砂為衣。荊芥湯下三丸。量兒大小服之

聚寶方定命丹

生龍腦　真麝香（各二錢半）　桃柳心（各七箇）

蟾酥（一皂大）

右五味。端午日合。不得雞犬孝子婦人僧尼見。細研丸如黃粟米大。小兒急驚天瘹。用中指點水四滴。研一丸。注在二鼻竅中。三嚏已上。即效。如三嚏以下。不在醫限。慢驚用濃煎桃柳枝湯。渾頭洗浴。不得揩乾。生衣裹之。用藥如前。三嚏已下。亦不在醫限

金箔膏。治小兒急慢驚風

金箔（二十二片）　赤足蜈蚣（全者一條）　鐵粉

白花蛇（各三兩醋浸一宿取肉焙）　水銀（錫結砂子）

朱砂（研）　白附子　輕粉　白殭蠶（直者）

乳香（研各一分）　半夏（生薑汁浸一宿焙乾半兩）　瓜蔕（四十九枚）

麝香（一錢研）

右一十三味為末。石腦油為膏。每服菉豆大一粒。煎金銀薄荷湯化下。牙關不開。增一粒揩之自開

虎睛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定。弔上睛

虎睛（一隻酒炙取人）　青黛（三分）　棘岡子肉（二十箇）

朱砂（研）　粉霜　輕粉（各一錢）　牛黃（一字）

香好墨（燒一錢）　麝香　熊膽（各半錢）

半夏（七枚湯七度為末）

右一十一味。為末。湯浸蟾酥為丸如桐子大。三歲已下一粒。十歲已下至五歲二粒。用金銀薄荷湯剪刀鐶左右各研七下灌之。常驚者半粒

生薑丸。治小兒虛風急慢驚搐搦。項筋緊強。手足逆冷。腰背拘急

蜈蚣（一條酒浸一宿）　乾蝎（全者七箇）　蠶蛾（十箇）
白殭蠶（直者）　朱砂（各一分研）　天南星　白附子
麝香（當門子各一箇）　薄荷心（七箇）　龍腦（研）
水銀（錫結沙子各一錢）　棘岡子（二十箇炒）

右一十二味為細末。研合勻。以石腦子油和為膏。罩子裹。每服一粒。如黍米大。冷水調下。須發前服。一二服必效

醒脾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桑螵蛸（四箇）　乾薄荷葉　乾蝎（全者）　人參
乾山藥　天南星（炮）　半夏（生薑汁浸焙各一分）

右七味為細末。每服半錢。麝香粟米飲下

玉藥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去皮臍）　半夏（去臍）　白殭蠶（直者各半兩。）
定粉（一錢）　膩粉　水銀（同膩粉各半錢研勻）

右六味為末研勻。糯米粥丸如桐子大。頭風夾腦風。頭旋目暈涎溢。用薄荷臘茶嚼下二丸。如要利。加至五丸。急風。薄荷酒嚼下十丸。以利為度。婦人血風。荊芥酒下二丸。小兒急慢驚風。金銀薄荷糯米煎

湯化下一丸。至二丸效

青金丹。定小兒急慢驚風。神效

使君子（二枚。白麪一匙。和作餅子。通裹燒麪熟。去麪取之）
蘆會（一分研）　青黛　麝香（各一錢）　膩粉
白麪（各二錢）　蝎梢（十四箇）

右七味為末。香墨水和為丸作三十丸。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又方

生銀（半兩如無以水銀半兩結砂子）　辰砂
鐵粉（飛過各半兩）　全蝎　蟬蛻（各十四箇）
粉霜　巴豆霜（各二錢）

以上末之。煑棗肉丸梧子大。每一丸薑棗湯化下。三二歲一二服。如要小丸。黍米大三五丸

又烏犀膏。行風下涎

棗子（三箇去核。每箇入巴豆三粒。鐵刺上燒過存性）
硇砂（三錢）　輕粉（一錢匕）　朱砂（飛）　香墨（燒各一錢）
粉霜（半錢匕）　甘遂（半錢煨）　水銀砂（二錢）

以上末之。煉蜜為膏豆大。加減薄荷水化下。看虛實。非時勿服

大青丸

天麻　水銀（只研）　朱砂　天南星（炮）
鐵粉　白附子　硇砂　好墨
殭蠶（已上各一錢）　金箔（五片）　銀箔（七片）
輕粉（半錢）　黑附子　全蝎（麩炒）　粉霜（各二錢）
半夏（十八箇薑浸）　腦子　麝香
雄黃（酒煑各三錢）　蜈蚣（一條鹽湯洗去土）

右件末。酒糊丸如桐子大。一服一丸。薄荷蜜水磨下。急慢驚癇等疾。量大小用。如尋常潮熱驚熱。風熱溫壯。或變蒸。一丸可作兩服。傷寒不得用。如驚風搐搦上視。以鶴頂丹

惠眼觀證。鮓湯丸。下涎治急慢風。傷寒嘔逆。壯熱。大小便閉塞。腹脹虛膨。瀉水。疳蟲攢心。赤白滯痢。驚膈。霍亂吐瀉。脾風等疾

龍腦　麝香（各一字）　青黛（炒末抄三錢半）
白丁香（炒末抄三錢）　水銀　輕粉
天南星　滑石（炒末各抄二錢）　巴豆（三十六粒浸

去皮爛研用紙裹去油再研）

右藥合和令勻。入巴豆霜內。一向研三四百下。又傾出研腦麝香。方入前藥都研。復傾出研飯少許。如硬入水數滴。令勻爛。方卻用藥為丸如此○大。一歲下十五丸。二歲二十丸。三歲四歲下二十五丸。五六歲下三十二丸。餘更隨大小虛實加減。下疳蟲攢心。用皂子二十一箇。炮過搥損。煎湯下。赤白瀉痢。小魚鮓煎湯下。其餘候。並以葱白煎湯下。一更時喫。至天明通下青白黏涎。候衆人食時。先以淡粥補之。次進勻氣散。忌生硬食。兩日仍進此藥。涎未下。次不得喫水。如患急驚。只以此藥搥碎下。亦吐涎來。或慢驚至第二日。第三日。補實脾氣。下此藥壓涎。亦得。不拘時候

劉氏家傳朱砂膏。治小兒急慢驚風。大人風狂躁熱。風癇。傷寒中舌強風涎

桃仁（湯浸二遍去皮尖。麩炒乾一兩研爛）　朱砂（研）
滴乳（研各三錢）　真紅花頭（半兩焙末之）

右同研至細。入麝香一錢又研。煉蜜丸。每服一丸雞頭大。煎薄荷湯半盞化破和滓服。人參湯或茶調。或含化

葱湯丸。治急慢驚風

滑石（末一錢半）白附子（一錢半生半熟） 輕粉（挑一錢）
巴豆（七粒去油。研爛在紙上。安於石片上用煿乾）
天南星（一錢半生半熟用） 蝎（半錢）
右末之。蒸餅和丸青麻子大。每服三丸。對歲已上七丸。未出月一丸。
熱積。金銀薄荷湯化下。驚積葱湯化下。自然取下驚積
軟青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發病。并一切驚積墜涎
青黛（二錢） 輕粉（挑二大錢匕） 天南星（炮末一錢）
麝香（一大錢匕）水銀（用銀結砂子二皂子大） 乳香（三皂角子大）
蝎梢（十四箇全）
右同研勻。用石腦子油和爲膏。以油單紙裹。有患一丸如菉豆大。薄
荷水化下。重者不過再服。與薏苡散間服

薏苡散。治小兒驚癇等疾
薏苡仁 桑寄生 白殭蠶 蝎梢
人參（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
右末之。每服一字。煎荊芥湯調下
保生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其效如神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朱砂（别研） 麝香（别研各半兩）
蛇黄（四箇。辰地上鍛鐵色者。用猪膽研自然汁塗。却大煆令赤。用
生甘草水洒出火毒。研令極細）
右件可用端午三家粽子尖。爲丸如梧桐子。用淡竹瀝磨下一丸。此
方神聖不可慢易。一粒可救一人。兼能治丈夫婦人一切疾。薄荷酒
嚼下三丸。張氏家傳竹瀝磨下二丸。又張氏家傳方。兼治丈夫婦人。
卒中涎潮不語。兩眼戴上。手足顫拽。及癱瘓手足不隨。頭旋眼暈。口
眼喎斜。瘖風五癇。惟天南星用燒石灰内炮裂。去石灰不用。於水酒
地上。盞蓋出火毒一伏時。服藥後。忌一切動風物。王璆百一選方云。
保生丸。治小兒胎中驚積。盤腸内弔。傴身返視。啼哭不止。或潮熱風
痰。驟成急驚。吐瀉日久。變成慢驚。手脚搐搦。哭如鵶聲。脾胃虛極。不
進乳食。如能常服。令小兒永無驚風之疾。眠睡安穩。乳食增進。雖是
傷風瘡疹之候。服之亦能解利寒邪。透肌消毒。大人手足頑麻。運動
疼痛。睡中驚悸。心神不寧。以兩粒依方。於臨睡時化下。若肚疼用弔
藤湯磨下。未周晬兒。只服半丸。合時勿令婦人猫犬見之
紅丸。治小兒急慢驚風驚癇。涎潮搐搦直視。牙關緊。項背强。喘欬。多睡。發

熱不時。可服此方
朱砂（飛研） 龍腦（别研各一分）半夏（修製如前）黃蠟（各一錢）
粉霜（二錢） 水銀（一錢。入金箔三片。結砂子）牛黃
膩粉（各半錢） 蝎梢（四十九箇微炒）
右件杵研極細。先煉蠟去滓。入油三五點。離火内諸藥和攪令勻成
劑。有病旋旋丸黍粒大。半歲兒可服兩丸至三丸。荊芥薄荷湯下。大
小量力加减。病愈爲度
張氏家傳奪命丹（又名通天再造丹）。治小兒急慢驚風。不可細說
真牛黃 蟾酥 辰砂 天麻
麝香（真者） 烏蛇（真者已上各一分） 青黛
甜葶藶（微炒各半兩） 獨角仙（一箇去足羽翼）
桑螵蛸 夜行將軍（蝎也各十箇） 真腦子（少許）
右爲末。細研乳鉢内。用豶猪膽汁。丸如黃米粒大。急慢驚風天瘹風。
用新水煎薄荷金銀湯化下一粒。如小兒病極藥下不以。些些少滴向
鼻中。噴嚏立瘥。萬不失一。神妙
治頭風黑神丸。兼治小兒驚風

烏頭 草烏（並炮去皮） 芎 香白芷
白殭蠶 羌活 甘草（炙） 五靈脂（淨洗。已上
各一兩。修事洗淨一處焙碾爲末） 麝香（一字）
好墨（一寸同藥爲末）
右同爲新末。用糯米二兩碾爲末。煑糊爲丸如此大。○。陰乾藥使如
後頭風。茶湯嚼下一丸。傷寒。生薑葱茶嚼下一丸。身上生瘡。審酒嚼
下一丸。腸風痔疾。煎胡桃酒嚼下一丸。婦人血氣血風。當歸湯嚼下
一丸。小兒驚風。薄荷水磨下。每一丸爲兩服。頭痛。菊花酒嚼下一丸。
老人常服。以好酒嚼下一丸
治小兒急慢驚風。兼治一百六十種風。身自搖動。半身不遂。積痰昏眩。瘡
癬瘙痒
天南星（炮去皮）膩粉（用一半拌藥末。留一半丸藥時過度爲衣）
半夏（去心皮） 南粉（各半兩） 白殭蠶 乾蝎
麝香（各一分） 龍腦（一錢）
右件八味並生用。無風處擣羅爲末。煑糯米粥放冷。和藥丸如梧桐
子大。每服兩丸嚼破。温酒下。如急風口不開。及口面喎斜。研藥三丸。

以薄荷酒調。用葱青筒子灌入鼻內。須臾汗出口自開。如傷寒薄荷熱酒下二丸。逡巡再服。差婦人血氣産前産後癱瘓風氣並用當歸酒下二丸。小兒急慢驚風。用牛黃湯化下一丸。入口立差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牛黃　蘆會　熊膽（各三皂皂大）

生蟾酥（眉間取有可用十箇）　朱砂（兩皂皂大）　龍腦

麝香（各用半皂皂大）　雄黃（五錢）　全蝎（半兩輕炒）

白礬（枯過）　防風（焙）　荊芥穗（各一兩）

右除腦麝外。一處細研勻。然後別研腦麝細。入前藥內再研。用蟾酥少添數粒粳米飯和勻。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用倒流水化藥。如小兒手足牽搐。灌鼻內。良久打嚏即愈。如未定再灌之。三次不嚏。惡候也。別用藥治之。如瘡疥倒靨。及瘡子黑色班出。急用雞子殼盛酒半殼。生猪血半殼。合盛一殼。用藥三兩丸化在內。火灰內煨熱溫。時時服之。重午日取酥。合藥靈驗也

礬皂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及去風痰。利胷次。常服永無痰疾妙方

北礬（一兩半。如無北礬。只南礬亦可。使大飛過）　半夏（薑汁浸一宿焙）

天南星（切作片。漿皂角水浸一宿。慢火熬令乾焙）

白僵蠶（揀直者。方可用一半。醋浸一宿一半生用。各半兩）

右件藥並用碾羅為末。薑汁煮糊為丸桐子大。每十粒至二十粒。淡薑湯吞下。如喉痺熱痛。含化嚥嚼。薄荷新汲水衝下。甚者及纏喉風。皂角水一茶脚。研一二十粒灌下。小兒急慢風涎。皂角水研碎。揩齒上。常服。食後臨卧。薑湯下。不損津液。化痰為水

走馬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及破傷風

白附子　黑附子　天南星　半夏

右等分為末並生使。大人每服半錢。小兒半字。葱茶調下。大人中風不語。小兒急慢驚風。皆可服

朱砂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炮）　白附子　白僵蠶（洗各一錢）

白花蛇（三錢去皮骨）

右件為末。用天麻末。白麪少許。煮糊為丸如此大。○。每服一餅子。朱砂為衣。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計時候

神效貼囟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服藥未效。宜用服之

石驚（二箇醋一盞燒紅淬乾為度細研）　艾心葉（七箇）

生朱砂（一皂子大細研）　萆麻子（七粒去殼細研）

右一處和合極勻。每用一錢匕。用薄荷自然汁調成膏子。貼在鼻山根囟中。少時臟着。候鼻尖頭汗出。即便好安

又方

朱砂（六錢用五錢以一錢為衣）　人參　沉香

全蝎（微炒）　白僵蠶（微炒）　天麻（炙各半兩）　川芎（一兩）

天南星（一箇半兩者炮）　附子（一箇六錢者炮）

五靈脂（一兩只用八錢）　乳香（一錢半）　白花蛇頭

烏蛇頭（各一箇連皮頭酒浸三四宿）　花蛇項後肉（七寸。以後一二兩。和皮骨取七錢淨肉連蛇頭一處浸）

牛黃　麝香　腦子　沒藥

血竭　硇砂　雄雀（一箇去腸胃內硇砂。用鹽泥固濟。文武火煅）

右各事持淨為末。絕好酒為丸如彈子大。早晨用酒磨下。治中風癱瘓。大人每服半丸。小兒急慢驚風。一丸分四服。薄荷湯磨下

莊氏家傳軟金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胡黃連　香墨　麝（各一錢）　使君子（三箇）

天漿子（一箇炒）　青黛　膩粉（各一分）　寒食麪（一匙七者是一百五十日好）

右為末。用上件麪為丸小豆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虎睛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實壯熱

朱砂（一分別研）　鉛白霜　白僵蠶（末）　真珠（末各抄一錢）

輕粉　牛黃　犀角（末）　青黛

乳香　胡黃連　白附子　香墨（燒各一錢秤）

龍腦　麝香（各秤半錢）

右件搗羅為末。研令極細。以糯米飯為丸如梧桐子大。若急驚。以薄荷湯寒水化下。若慢驚。用乳香薄荷湯化下。心神煩躁。膈實喘麤。用輕粉腦水化下。若癇。用薄荷自然汁金銀湯化下。天瘹驚。水煎荊芥薄荷湯化下。若有上件患。每服一丸。若常服。一丸分作四丸。薄荷湯化下

四味散驚丸。治急慢驚風

膩粉　滑石　青黛　乳香（各等分）
右為細末。滴水丸如麻子大。一歲一丸。金銀薄荷湯下。親見潁昌治
曾元矩之子慢驚。立效

治小兒急慢驚
紅心灰藋（音鈍所在有之燒煉家謂之鶴頂草）
右取自然汁一茶脚許灌下。取下青黃涎立效。兩時辰已上未動。可
再服

金箔丸。治小兒急慢驚。鎮心臟
金箔　銀箔　蠐（各十片）　龍腦
川消　鉛霜　膩粉　粉霜
晚蠶蛾　天竺黃　白附子（末）　朱砂
胡黃連（各一分）
右件一十三味。並擣羅為末。粳米飯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至四丸。
如有急驚風。化破三丸至五丸。薄荷湯下

睡驚丸。治小兒急慢驚
水銀（砂子）　朱砂（水飛）　牛黃（研）　雄黃（研）
麝香（研）　腦子（研）　蘆會（研）　輕粉（研）
天麻（末）　螺青（各一錢）　天南星（末半錢）　川大黃（末三錢）
石腦油（少許）
右件一十四味。為末研勻。煉蜜和丸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睡是應

王氏手集鈎藤散。治小兒虛風化涎。牙關緊急。慢驚風
鈎藤　人參　白茯苓　川芎
蝎（尖）　白僵蠶（炒）　甘草（炙各二錢）　羌活
黃芩　天南星（薑製）　半夏（薑製）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金銀薄荷湯調下

立效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藿香　蝎（略炒各二兩）　麻黃（去節一兩）　細辛（半兩）
右為末。每一字半錢至一錢。藿香調下。或先服至聖丸。次服此藥

治急慢驚風天癇似癇者。並皆神效。黑虎子驚藥
天麻　蝎尾　京墨　白附子
龍腦　麝香（已上各一錢）　眞珠（末半兩）

金銀箔（各十片）
右件十味。碾細。以白麪十錢。滴井花水。調作薄生糊。為丸如雞頭大。
或櫻桃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吳氏家傳神妙丸。治小兒急慢驚風
蛇退皮（頭尾全要紋細者新瓦上燒成灰研為細末用半錢）
人參（實者一錢）　麝香（半錢）　天南星（去皮臍生用五錢）
右麪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麝香米飲下。日午夜卧

趙氏家傳赤龍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牛黃　龍腦（各一錢）　犀角（末）　臘茶
大黃（錦文者切作片子濕紙煨熟焙乾）　五靈脂（水飛研細
焙乾秤各半兩）　麝香（一錢半）　朱砂（一兩細研一半入藥一半為衣）
右為末。滴水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磨刀水化下。量兒大小加
減與服

防風丸。治小兒急慢驚風。退風溫邪熱。療驚悸。筋脉跳掣。精神昏悶。涎不利
大天麻　防風　人參（各半兩）　乾蝎（全者炮）
白僵蠶（各二錢半）　甘草（微炙）　朱砂（研）
雄黃　麝香（各一錢一字）　牛黃（研）
天南星（切作片子酒浸三日各半錢）　白附子（一錢炮裂）
右件研擣為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不計時。薄荷湯
化下

吉氏家傳通頂散。治急慢驚風。眼目上視。手足搐搦。牙關不開
藜蘆（不拘多少）
右為細末。用竹管吹少許。入左右鼻。候嚏。服三黃散。并和氣

三黃散。治急慢驚。喉中有涎
鬱金大者三箇。以一箇破作二邊。用巴豆一粒去殼。入在鬱金內
用線繫定。用水一盞。皂角七條截斷。同鬱金煑乾為度。去皂角。又
用一箇。如前入巴豆一粒。只以濕紙裹入火炮。候紙乾取出。又以
一箇生用。并巴豆一箇亦生。通前共三箇。先以鬱金焙乾為末。
後以巴豆三箇。入鉢內研。入鬱金令勻。每服一字。小兒半字。用冷
茶調下

一字散。治急慢驚風
雄黃（研）　朱砂（研各一錢）　川烏（生）　藜蘆（各一錢）

右末後入朱砂。急慢驚風。磨刀水下一字
生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渾身掣搐。目睛上視。喉內涎響。手足瘛瘲。見人
怕怖。宜服此方
生銀鑛（半兩火煅七遍醋淬七遍）　京墨（煅）
全蝎（十四箇薄荷葉裹炙）　水銀（砂）　生犀（屑）
真珠（末）　麝香　板青（青黛洗下者）
輕粉　朱砂（各半錢）　龍腦（一錢）　粉霜（半錢）
大天南星（一箇取臍為末一錢）
右為末。杵生薄荷自然汁。煮糊丸如此〇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
陶善罷搐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
黑附子　白茯苓　蝎　天南星
僵蠶（各一兩）　人參（二錢）　花蛇（一錢）　天麻（七錢）
烏蛇（四錢）　朱砂　青黛（四兩）　龍腦
麝香（各少許）　水銀　黑鉛（二物等分一處火上鎔結成
砂子一料約用一分。急入水銀砂子。慢不入水銀砂子。更不
用龍腦）

右用石腦油。為丸如雞頭大。每用一丸。金銀薄荷湯下。此急驚風。如
慢驚。燒青竹瀝油湯化下
長沙醫者胡氏家傳鐵粉散。治小兒急慢風搐搦。目視上。不省人事。大小
腸不通利
鐵粉（二錢）　荊芥穗　薄荷　天南星（常法製）
全蝎（各一錢）　腦子　麝香（各半錢）
右為末同研。每服一字。用鵝梨汁調下
安師傳治小兒急慢驚風藥方
用大天南星一箇。剜空中。入乾蝎一箇。朱砂一豆許在內。却傾上剜
下者天南星末在上。以厚麪裹煨黃熟。未得開。留至來日去麪不用。
取南星等。并刮下麪上南星末同研細。兒小用冬瓜子二十四箇煎
湯調下半錢。兒大即用水一盞半。藥二錢。同煎放溫。兩次服盡。小兒
不入食。每半錢。冬瓜子湯調進食。人家常服此藥進食。若專治慢驚
風。即以乳香代朱砂。二方皆妙
長沙醫者相馮傳鐵刷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上視。不省人事
用好者黃丹末下。不以多少。用花葉紙三重包。以線繫。又用生絹兩

重裹了緊。劄定。長江水浸七日。一日一換。數足漉控稍乾。於重五日
用炭火三斤一煅。藥上有珠子為度。去火吹去灰。研為末。每服一字。
或半錢。濃煎薄荷湯化下。其藥須是頻用手指研濯方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荊芥丹。治小兒一切驚風。夜臥多啼。急慢風。並宜服
水銀　青黛（炒各二錢）　鉛（一錢同水銀結砂子）
天南星（炮）　荊芥（各三錢）　蝎（一錢半）　朱砂
乳香（炒研各半錢）
右為末細研。白冷水再研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一丸。大小加減。熟水
化下
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眼搐。頑涎壅。耳聾耳鳴
膽礬（煎白湯浸一宿眼乾細研）　石碌（細研水淘泥去及石碌下面
者收乾末）　白僵蠶　雄黃　蝎（末各半錢）
右並細如粉。每用一字。或半錢。薄荷湯下。大小加減
紅綿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癇疾吐瀉不定
天麻（炮）　麻黃（去節）　全蝎　破故紙（各一錢）
右為末。每用半錢。水六分。紅綿少許。煎四分溫服

長沙醫者丁安中傳搐鼻散。定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醒。用此搐鼻
赤脚蜈蚣一條。用溫湯浸軟。竹刀切分於兩邊。各分左右。次用螗螂
一箇亦分左右。各分螗螂蜈蚣左右。其焙乾碾為細末。男發搐用左
邊藥末搐於左鼻內。女發搐用右邊藥搐於右鼻內。如兩手搐用左
右藥搐左右鼻內
垂柳散治小兒驚風搐搦涎潮及風熱上壅。咽喉腫痛
大黃（炮熟）　鬱金（皂角水煮五七沸焙乾）　甘草（炙）
黃芩（洗）　全蝎（去土）　白附子（炮）　防風（洗）
桔梗（洗）　白僵蠶（直者）　雄黃（研各一分）　胡黃連（一錢）
右件依法製為細末。每服一少半錢。用垂楊柳煎湯。入蜜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一字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涎盛。目睛直視。越時取
效救生
乾蝎（四十九箇脚手頭全不用肚為末）　龍腦
麝香（各少許研為細末）　蜈蚣（一條全者不用中節為細末）
雄黃（半錢細研為末）
右五味為細末。每服一字。用濕生蟲七箇研汁。薄荷少許。同調匀與

服不計時候。忌一切毒物。紹興己巳春。長沙排岸王忠翊幼子忽患慢驚。手足時搐。身冷汗出。四肢皆若綿帶。許其脉極微細。其家以謂必死矣。但胸前微暖。口中微有氣。爲不忍棄耳。其鄰愈忽授此藥。至午間已少醒。至夜精神漸出。不三日而平矣

勻氣散。治小兒中急慢驚風。取轉了用補藥。詩曰。丁香白术除瘤痢。荳蔻青皮定粉珠。甘草用和添藥力。不消三服命重甦

丁香（七七箇）　白术　青皮　甘草（炙各一分）
荳蔻一箇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白湯點服

牛黃散。治小兒急慢驚一切風。下藥不得用。詩曰。炙巴半分切須真。一分燒礬三鬱金。偏治小兒驚急病。憂心須却喜惺惺

右三味爲末。每服一字。薄荷荊芥湯調下

聚寶方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睛上視。齘齒弄舌。面青口噤。背强啼叫。咽腸涎聲。神昏不語。及內瘹諸癎。腹泄瀉時驚。潮熱氣喘。並宜服之

蜈蚣（薑汁炙乾）　花蛇頭（酒浸一宿焙乾碎各二十箇）
全蝎（一十兩淨）　天南星（十箇薑汁煑一宿焙）　鐵粉（三十兩）

鉛白霜（揀淨四十兩）　蛇黃（八十兩醋煑七次飛研）
膩粉（二兩研）　腦子（細研）　真珠（末研水飛各五兩）
麝香（研）　百草霜（研各三兩）　朱砂（研飛）
血竭（細研）　蘆薈（研各一十兩）　白附子（五十兩炮裂）
雄黃（一兩半醋煑水飛焙乾）

右一十七味爲末。三家粽子爲丸。如雞頭大。初生嬰孩。可服半丸。周歲以上。可服一粒。不以時候。並用薄荷湯化下

班防禦治小兒急慢驚風。天瘹搐搦癎病。應係風證。悉皆療之

用鴟鴞一隻。不去皮毛。於肚下小割破。取盡腸胃。却以白礬一斤許。填於腹內。以滿爲度。却以麻線縫合。鹽泥渾固濟了。用炭火一秤燒通赤。烟盡撥去火。候冷。取去泥。細研成末。凡有前件證候。以溫酒調下二錢。兒小量多少服

長沙醫者易忠信傳奪命丹。治小兒急慢驚癎。手足掣搐。上視昏睡不省。角弓偏喎。手足拘攣。不時語澀。行步不能。一切風證

乳香（研）　琥珀（研）　天南星　防風
白僵蠶（洗炒）　麝香肉（別研）　茯神（各一分）　酸棗仁（去皮炒秤）

遠志（去心秤各一兩）　芸薹子（炒半錢）　蟬殼（洗淨四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酒浸八錢）　白附子（三錢）　天漿子（二十一箇）
蜈蚣（二條炙）　木鱉子肉（二錢研）

右件爲細末。水煑白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量大小加減一兩丸。金銀薄荷湯磨化下。如急驚感。加龍腦少許同磨。如慢驚。即加附子少許。同磨化下

王氏手集灸小兒急慢驚風。於兩足大指甲肉閒。灸三五壯。須是立灸。即效。（已上五十九方。並載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問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神昏惡候。宜服此方

躑躅花（半兩）　蝎尾（一分）　麝香（半字一方加腦子半字尤佳）

右爲末。少許吹鼻。嚏噴可治。亦理腦熱頭疼

探生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者。吹鼻定死生

沒藥　雄黃（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少許吹入鼻。眼淚鼻涕俱出者可治

壽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往莽經日。諸般癎病。累易醫者無效。但是惡候不問陰陽。灌藥一服。得睡即效

蛇含石（一分）　石燕（並火煆酒淬三五次）　代赭石
朱砂　鐵粉　雄黃（各一錢）　五靈脂
乳香　川烏（去皮炮）　天漿子（二十七箇炒）
烏蛇肉（酒浸炙去骨一錢）　蛇皮（炙）　蛇頭（一箇酒浸炙）
僵蠶（皂角水浸一夕焙微炒）　蟬蛻　天麻
蜂房（炒）　蜈蚣（大赤足者）　全蝎（二味。各二錢。新薄荷自然汁浸一宿。焙微炒）　白附子　南星（薑汁浸一夕。微炒牛膽拌炒）
羌活　川芎　麝香（各一錢）　腦子（半錢）

右爲末。糊丸雞頭大。金箔爲衣。三歲一丸。薄荷入酒少許磨。或作散亦得。如吐瀉之後。加附子（炮去皮。隨輕重入藥。一方入酸棗仁。炒去皮二錢）

神應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及卒中。并五種癎疾。或髮直目視。面如桃花。口眼俱開。或即俱閉。喉中作聲。汗出如油。驚風下洩時。瀉黑色。已上惡候。但救服之。灌藥一粒。立效

真牛黃　麝香　輕粉（各半兩）　金銀箔（各百片）
磁石　蛇含石（火煆醋淬七次）　石碌

朱砂（淬七次）　粉霜　雄黃（各一兩）　石燕（兩箇火煅醋）

右為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一歲一丸。薄荷湯化。入酒少許尤妙。癇病薄荷自然汁。和酒化下

妙香丸。治小兒急慢驚風。及傷風壯熱。或結胷五七日已上。面赤大躁。腹脹喘粗。面易五色者。以龍腦水吞下一丸。下惡物并藥丸即差

朱砂（一兩）　牛黃　腦子　麝香

輕粉（各三錢）　金箔（十片）　巴豆（三十五粒去油）

黃蠟（六錢三字）

右為末。熱蠟為丸如小豆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或以腦子水下。如驚癇年深。不過五服。更不復作也。如驚熱驚風。小可芥子大三兩丸。驚涎積熱。頰赤口乾。恚經五七日已上。但是驚疳食病。小方脉不能曉者。十歲菉豆大七丸。虛中有積。吐瀉諸痢不止。臟腑疞痛者。服之立效。食前

虎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昏冒。目瞪搐搦。驚弔腹疼。及和順瘡豆。小可驚哭。眠卧不安。入口立效。驚癇時復發作。常服永除病根

辰砂（錢半）　虎珀　牛黃　僵蠶（炒去絲嘴）

南星（水浸夏三日。春秋五日。冬七日。牛膽中製尤佳）

全蝎（去毒）　白附子　代赭石　天麻

乳香　蟬蛻（各一錢）　麝香（半錢）　腦子（一字）

右為末。三歲半字。薄荷湯調下。慢驚加附子

麝香餅。治小兒急慢驚風。進退不定。荏苒經月。乍靜乍動。嘔吐痰涎。潮搐甚者。宜之

麝香　蝎尾（去毒）　蜈蚣（兩條赤足者酒浸酥炙）

南星（炮）　川烏（炮去皮尖）　白花蛇（酒浸一夕去骨皮焙已上各半兩）　乳香　鐵粉　朱砂

牛黃（各一錢）

右為末。酒煮丸如雞頭大。拍作片子。三歲一餅。用人參薄荷湯化下。

保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不定。涎盛氣急。精神不爽。病退常服永除根。

牛黃　辰砂（各二錢）　麝香（半錢）　腦子

乳香　五靈脂　鐵粉　代赭石（各一錢）

全蝎（錢半）　蜈蚣（一條）　附子（炮）　僵蠶（炒）

蛇含石（煅醋淬三次各半兩）

右為末。白糊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磨下

烏龍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潮發不時。神昏涎盛

烏龍尾（酒浸去皮骨焙）　天漿子（二十七箇炒）

白附子　人參　南星（炮）　半夏（炮洗七次）

天麻　全蝎（去毒）　防風　附子（炮各一兩）

右作一處。酒浸三宿。取出焙為末。次用水磨雄黃一兩。辰砂一兩。並飛同和拌。入麝香二錢。生龍腦一錢。糯米飯為丸如黍米大。三歲十丸。薄荷湯下。大有效。亦作散子調下尤妙

睡安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不定。不得安睡

辰砂　乳香　血竭（各一錢）　麝香（半錢）

人參　酸棗仁（炒）　南星（炮）　白附子（各半兩）

全蝎（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酥炙黃酒浸一宿）

右為末。一歲一字。薄荷汁好酒煎令沸調下。得睡是效

一醉散。治一切小兒急慢驚風。潮發進退。并十歲風狂胡走。揮颺手足

辰砂　乳香（各半兩）　酸棗仁（炒去皮半兩）

右為末。三歲半錢。好酒調下。盡醉服之。睡着忌勿驚動。自覺即安。亦治大人風狂甚妙。又一方。加蝎三錢

青龍膏。治小兒急慢驚風。身體強直。涎潮昏塞

烏蛇尾（酒浸一夕焙）　蝎尾　天麻

白附子　青黛（各一分）　附子（一箇炮去皮臍）

麝香　天竺黃（各一錢）

右為末。煉蜜為丸皂角子大。一丸薄荷湯化下

黑龍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頻并。胎癇發渴不定

烏蛇尾（水浸去皮骨酒浸一宿）　蠶紙（一張燒灰）　蟬蛻

全蝎（各半兩）　朱砂（半兩）　腦子　麝（各半兩）

金箔（二十片）

右為末。煉蜜丸如皂角子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香金丸。治小兒急慢驚風。來去不定。涎鳴昏瞀

天麻　雄黃　蝎（各半兩）　白附子

大川烏（炮去皮）　鐵粉　青黛　南星（炮各一分）

麝（半錢）　石燕（醋煆一分）　朱砂（一分）

右為末。糊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磨下

太乙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發搐不定。并胎癎差後。亦宜服

天漿子（二十一箇炒）　蝎（二十一箇）　防風

天麻　朱砂（各半兩）

右入麝香一錢。為末。三歲一字。乳汁調下

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不定。心肺中風

蛇頭（一箇酒浸）　蜈蚣（一條酥炙）　蝎（一錢）

草烏（一箇去皮尖）　麻黃（去節一錢）　朱砂（錢半）

龍腦　麝香（各一字）

右為末。一歲一字。薄荷湯酒調下

臉紅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目瞪神昏。口眼相引

牛黃　鵬砂　腦子　真珠

水銀（砂子各半錢）　麝香（一字）　青黛

蝎尾（炒）　京墨（燒煙盡）　南星　半夏（并南星薑汁

浸一夕）　蛇含石（醋淬。已上六味。各一錢。）金箔

銀箔（各十片）　烏蛇尾（并項下七寸並酒浸一宿。取出去皮骨。炙一錢）

右為末。三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保安丸。治小兒急慢驚風。諸癎涎盛。頭頸强直如弓

蝎尾（一錢半炒）　蜈蚣（一條炙）　輕粉　麝香

龍腦（各一字）　川烏尖（七箇生）　南星（半錢薑汁浸一夕）

花蛇肉（一錢酒浸炙）

右為末。一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蛇頭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盛痰塞。搐搦來去。不問陰陽。但是驚候。服之

立效

蛇頭（一箇炙）　蜈蚣（三條赤足者）　朱砂（三錢）

鉛白霜　輕粉（各二錢）　龍腦　麝香（各一錢）

鐵液粉　百草霜（各半兩）　蛇含石（一兩醋淬）

一方加蝎（一分）

右為末。糯米糊丸雞頭大。三歲半丸。薄荷湯磨下。又一方。加附子半

兩去皮尖。血竭一分

紅霞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作涎盛。進退不定

天漿子（二十箇一錢半）　僵蠶（半兩）　蝎（三錢）

麝香（一字）　朱砂（一錢）

右為末。二歲一字。煎麻黃湯調。日三服。汗出是效

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諸藥無效者。一服見效

白附子　黑附（炮去皮）　南星（炮）　天麻

防風　半夏（炮七次）　麻黃（去節）　朱砂

蝎（新薄荷葉裹。生薑汁蘸炙。三兩度黃色。各一錢）

右入麝香半錢為末。三歲半錢。薄荷薑汁更同酒泡湯調下。急驚加

朱砂。輕粉

龍骨散。治小兒驚風。諸藥不效者。可用

天漿子（二十一粒炒）　蜈蚣（一條炙）　蝎尾（去鈎子）

烏蛇（酒浸焙）　朱砂（各一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為末。三歲一字。薄荷湯調下

麝朱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服上涎鳴。發搐來去

朱砂（二錢）　輕粉（一錢）　麝香（一字）　地龍（一條安磁合

內。朱砂摻在身上。令遍。合一宿。取出。刮身上珠用）

右為末。一歲一字。生薄荷自然汁調下。良久取下黑黃涎。如慢驚與

少許神保丹。補助

蝎霜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喉中有聲

全蝎（薄荷葉果綿扎炙。薄荷焦為度）　粉霜

輕粉

右等分為末。一歲一字。薄荷汁調下。良久吐利為瘥。如慢驚。首尾先

以少許神寶丹。急驚不用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扁銀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積

青黛（三大錢）　水銀（一皂角子大。同黑鉛結沙子）

寒食麪　黃明膠（炒令焦為末各二錢）　輕粉（炒五錢）

雄黃　粉霜　朱砂（各一兩）　巴豆（一十一箇出油）

龍腦　麝香（各少許）

右都研細勻。滴水為丸如麻子大。捏令褊。曝乾。甕合盛。一歲一丸。隨

意加減。煎皂子湯送下。不得化破

保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四肢逆冷。眼張口噤。涎口不止

虎睛（一對。瓦上安之。又以瓦蓋定。慢火逼乾）　箭頭朱砂（半兩）

蜈蚣（二條去頭足赤脚者）　全蝎（半錢）　天麻（一分）

麝（半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此○大。丸罐貯之。又入腦麝。審定急驚風。薄荷蜜湯化下。慢驚風。薄荷湯化下。各三丸。更量兒大小。加減與之。壯少驚悸。亦可服之

又方

赤脚蜈蚣（一條去頭尾）　蝎梢（半錢）　草烏尖（七箇）
半夏（三箇）

右焙乾爲末。入麝香三十文。輕粉半錢匕。用生薑自然汁丸如此。○大。每服三丸。金銀薄荷湯化下。次用生朱砂調塗。病兒脚中心妙

陳敏濟急捷用單方治小兒急慢驚風。幷慢脾風

右用青州白丸子。幷金液丹等分爲末。飯飲調。量度實大小與服

黑子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猪牙皂角不拘多少

右用燒爲炭爲末。入麝少許。金銀薄荷湯調下一字。量大小與服。燒時令滯性不得過

李𣚍小兒保生要方奇特六神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氣壅。安神養䰟。去風邪。定嗽喘。利膈正氣

辰砂（一錢研）　蝎梢（去尖一錢）　白僵蠶（直者一錢。洗淨薑汁浸微炙）
蜈蚣（大者一條去頭足。刮去腹中物。酒浸炙香）　真麝（一字）
甘草　半夏（陳者一錢。刮去臍。滾湯洗七次）
人參（去蘆洗切焙一錢）　藿香（去塵土一錢）

右碾羅令極細。煉蜜丸如雞頭大實。及周歲兒。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或三二周未及周者。可以意加減。若疾勢已危者。不可守此例也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急慢驚風。累藥無效者

天南星大者一二枚。竹刀刮去黑皮。成片切。風頭掛乾。大地龍三四十條。淨入瓦椀內。用去皮了。大草烏三四箇。每箇作四片。在椀中。却以微火逼衮出涎滿椀內了。放去地龍。再以慢火逼椀乾。刻下。如鑊突成片起收之。每遇患人。以地龍涎三許多。星烏末各一許。多入蝎梢腦射辰朱。各如星烏之半。共研極細。煎薄荷湯調下一字。或至小半錢。量大小加減灌下。半食久。或吐出瀉下。後大困睡。不可驚動。候覺則以調胃鎮心藥與之。及治吥口臍風。不喫乳者。將上件藥末少許。釵頭以蜜點入。口便開動。喫乳少頃。即吐涎而愈

洪氏集驗方大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發搐。目睛上視。口眼相引。牙關緊急。背脊強直。精神昏塞。連日不省。（張米助教傳）

滴乳香（研）　龍腦（研）　牛黃（研各半錢）　朱砂（研三錢）
麝香（研一錢半）　天麻　人參　防風（各一分去蘆頭）
天南星（黃牛膽汁製半兩）　乾蝎（十四箇浸軟。去腹內土微炒）

右細末。煉蜜爲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荊芥薄荷湯化下

楊倓家藏方靈砂救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身熱涎盛。目睛上視。牙關緊急。頻發搐搦。或吐利生風。手足瘈瘲。哽氣神昏

五靈脂（一兩。米醋浸化去砂石。慢火熬成膏）　羌活（去蘆頭半兩）
漫陀羅花（四枚）　天麻（酒浸焙乾）　烏蛇尾（酒浸取肉焙乾）
滑石（別研）　鈎藤　白附子（炮）　防風（去蘆頭）
零陵香　天南星（炮八味各二錢）　白僵蠶（炒去絲嘴）
全蝎（去毒微炒）　棘剛子（去殼取虫微炒）　蟬蛻（四味各十枚）
麝香（一錢別研）　朱砂（別研）　血竭（別研）　乳香（別研三味各半錢）

右件爲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用前五靈脂膏子和丸。每一兩作四十粒。每服一粒。急驚。加龍腦少許。煎薄荷湯磨化下。慢驚。加麝香少許。煎荊芥湯磨化。入酒三兩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神聖丸治小兒急慢驚風。胷膈涎盛。口眼牽引。手足搐搦

烏蛇頭（醋浸一宿炙黃）　蛇黃（火煆醋淬三遍）
白僵蠶（炒去絲嘴）　防風（去蘆頭）　天麻（已上五味各一兩）
五靈脂（半兩）　代赭石（半兩火煆醋淬三遍）
全蝎（一錢去毒微炒）　麝香（一分別研）　朱砂（一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糯米煑糊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金箔爲衣。一歲兒一丸分三服。薄荷湯磨下。急驚用磨刀水磨下。慢驚煎荊芥湯磨下。不拘時候

至聖保命丸治小兒胎驚內弔。腹肚堅硬。眠睡不安。夜多啼哭。及治急慢驚風。目睛上視。手足抽掣。不省人事。悉皆主之

全蝎（十四枚去毒炒）　朱砂（別研）　天麻
白附子（炮）　蟬蛻（已上四味各二錢）　麝香（半錢別研）
防風（去蘆頭）　白僵蠶（炒去絲嘴二味各一錢）　金箔（十片臨時研入）

右件爲細末。用粳米飯和丸。每一兩作四十丸。別用朱砂爲衣。初生

兒每服半丸乳汁化下周歲兒服一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辰砂膏治小兒急慢驚風乍靜乍發嘔吐涎盛手足抽掣口眼潮搐昏困甚者

附子（一枚重七錢以上者去皮臍上開一竅子入粉霜硇砂各半錢在內却用取下附子末填滿濕紙裹二重於慢火內炮合黃色）　天南星（一兩炮裂）　蝎梢（去毒微炒一分）　羌活（去蘆頭一分）　辰砂（半兩細研水飛）　麝香（一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同朱砂麝香研勻煉蜜為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至二丸薄荷湯入酒兩三滴化下不拘時候

虎睛丸治胎風潮搐急慢驚風目睛上視手足搐搦

虎睛（一對酒浸炙黃）　天麻　全蝎（去毒微炒）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焙乾）　羌活（去蘆頭）　白僵蠶（炒去絲觜）　獨活（去蘆頭）　麝香（別研七味各一分）

右件為細末煮麪糊和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薄荷湯磨化下不拘時候

天南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盛搐搦嘔吐涎沫神昏貪睡

全蝎（去毒微炒）　白附子（炮）　五靈脂（去砂石）　蟬蛻（去土）　天南星（炮各等分）

右件為細末煮米醋旋滴為丸每一兩作四十丸陰乾每服半丸至一丸煎生薑荊芥湯磨下不拘時候

琥珀真珠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留心經上逆下吐目睛直視手足搐搦及治風癇瘈瘲潮昏塞嚼舌搖頭作聲狂叫

巴豆（七枚取霜）　附子尖（一十四枚半生半炮）　半夏（十枚半生半炮）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白僵蠶（十四枚一半生一半用薄荷葉裹炙焦去薄荷不用）　白附子（二枚半生半炮）　全蝎（十四枚一半生一半用薄荷葉裹炙令黃去薄荷）　天南星（二錢半生半炮）　羌活（去蘆頭）　白鮮皮　琥珀（別研）　天麻　真珠末（別研）　朱砂（別研）　龍齒（火煅七味各一錢）　雄黃（半錢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以猪心血同薄荷自然汁煮麪糊和丸如雞葡子大每服十丸煎人參湯送下不拘時候

白附子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生涎上氣喘急

白附子（微炮）　天麻　半夏（湯洗七遍）　朱砂（研細水飛四味各半兩）　白僵蠶（一兩炒去絲觜）　膩粉（一分別研）　全蝎（二十一枚去毒微炒）　麝香（一錢別研）　金箔（十片別研）

右件將白附子等五味研為細末次入研者藥一處拌勻煮棗肉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一十丸煎荊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蛇黃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壅驚悸或作癇疾

人參（去蘆頭）　朱砂（別研）　蛇黃（火煅令赤醋淬七次別研）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天南星（炮）　茯神（去木六味各半兩）　鐵粉（二錢半別研）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煮麪糊為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丸生薑湯送下乳食後

利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壅吐嚥不下神志昏憒目瞪搐搦

朱砂（別研）　阿魏（濕紙裹湯上熏令軟）　乳香（研三味各一錢）　蝎梢（七枚去毒微炒）　巴豆（六枚去皮水浸三日）　蜈蚣（一條炙黃）

右件為細末次入阿魏巴豆同研成膏如未成即用重湯煮之旋丸如黍米大一歲兒每服三丸濃煎雞葡子湯送下利下涎即效不拘時候

蔥涎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涎潮搐搦項背反折

蚰蜒（大者一條）　天南星（一分生為細末摻在蚰蜒身上用竹篦子刮下不用蚰蜒）　蜈蚣（一條塗酥炙黃）　巴豆（五枚取霜）　全蝎（七枚去毒用薄荷葉裹慢火炙了去薄荷）

右件為細末生蔥涎為丸如黍米大用朱砂為衣每服五丸壁上塵湯送下不拘時候

長生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睛邪視項背強直牙關緊急

蜈蚣（二條）　全蝎（一十枚去毒）　天南星（三錢已上三味用生薑自然汁半盞入磁器中慢火熬盡取出焙乾）　棘剛子（一十枚去殼只取蟲生用前藥末研勻如收下乾者碾為末用）

右件為細末湯浸雪糕為丸如芥子大周晬兒每服十丸兩歲兒服十五丸用千金散作湯使送下

千金散作湯使送下前藥

白花蛇頭（一枚焙乾）　麻黃（二十四莖去節新水上焙黄色）

右件為細末。如急驚。入研細腦子少許。温湯調藥一字送下。長生丸。如慢驚。用温湯調藥一字送下。不拘時候

蛜蝌散。治小兒急慢驚風。身熱涎盛。頻發搐搦。神志昏憒

白附子（一枚炮裂）　天麻（去苗蜜炙）　全蝎（去毒炒焦）

白僵蠶（炒去絲觜）　天南星（炮）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尖。已上六味各二錢）　甘草（微炙）

釣藤　朱砂（別研。三味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為細末。次入腦麝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用薄荷荊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醉紅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潮搐涎盛。口眼偏邪。精神昏悶

蜈蚣（一條炙）　白僵蠶（炒去絲觜）　全蝎（去毒。二味各七枚）

香白芷　朱砂（別研。二味各一錢）　天仙子（一字）

蔓陀羅花（七枚）　天南星（七枚。大者作合子。入全蝎在內。將天南星碎末塞之。用無灰酒浸一宿。濕紙裹入地坑內。蓋合坑口。用炭火

二斤煅。時時取酒澆之。候火盡取出焙乾）

右件為細末。每服一字。病甚者服半錢。急驚。薄荷自然汁調下。慢驚。荊芥湯入酒三五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嚏驚丸。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不定。頭項反折。神志昏塞

螳螂（一枚。大者去足翅。入朱砂一錢半同研）　蜣蜋（三枚去頭足翅入雄黃一錢半同研）

蜈蚣（一條大者。入朱砂一錢半同研）

石龍子（一枚。入朱砂一錢半同研。如無以活蝎代。更無以蝎梢四十九枚不去毒。已上四味。逐旋收用。油紙裹窨乾入後藥）

真珠末（半錢）　麝香（一錢別研）　龍腦（一錢別研）　瓜蔕（七枚取末）

白花蛇頭（酒浸焙乾取末半錢）　細辛末（半錢）　蟾酥（一分）

右件同研為細末。取兒孩兒乳汁。和為丸如蘿蔔子大。每用一丸。以妳汁磨化。滴鼻中嚏立差。次用薄荷湯化下五七丸。不拘時候

水仙散。治小兒急慢驚風。神昏不省

水仙子（蝦蟆子是也）　瓜蔕（各半錢）　躑躅花

鵞不食草（各三錢）　蝎梢（去毒半兩微炒）

蜈蚣（一條炙焦）　麝香（一字別研）　腦子（半字別研）

右件研為細末。每用半米粒大。吹入鼻中。得嚏為度

通關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搦潮作

蜈蚣（一條乾者。葱汁浸一日一夜。焙乾用）　麝香（一字別研）

草烏頭尖（一十四枚。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日一夜。焙乾用）

右件研為細末。每潮搐時。男左女右。用一米粒大。吹入鼻中

王璆百一選方萬全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輕粉（一小盏）　全蝎（一箇微去梢）

雀兒飯甕（三箇。其狀如雀卵。樹刺上有之。去殼取肉生用。候前三味研細方入同研）

右為細末。以男兒乳汁丸如雞頭大。半周半丸。一周一丸。一歲加一丸至三丸。止用金銀薄荷湯化下。服藥後必昏睡。雖終日亦不可驚覺。自醒即無事。其驚涎隨大便出。然藥性微冷。若慢驚宜少服

又方

蜣蜋（一箇全者炙黃碾為細末）　朱砂（半錢）　麝香（半錢）

右為細末。如一兩歲兒。分作四服。四五歲兒。分作兩服。六七歲作一服。以金銀薄荷煎湯調下。慢驚加生硫黃一豆大。同為末。急慢則不用

硫黃前二方世所未有。醫者所不知。乃貴家珎秘不傳之甚妙

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丁頭大赭石　蛇含石（醋淬七遍）　鐵孕粉（各一兩）

全蝎（二十七箇）

右為細末。薄荷湯調下。如身熱入朱砂末少許

治小兒急慢驚風

白礬（生用）　雄黃（等分）

右研細。蠟擅丸如菉豆或粟米大。以麝香朱砂養之。量兒大小。取青綠物自大便出即愈

魏氏家藏朱砂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白僵蠶（洗各一分）

白花蛇（三錢去皮骨）

右為細末。用天麻末。白麪少許。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餅。朱砂為衣。用金銀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史載之方治小兒急慢驚風

人參（半兩好者）　天麻（炮）　天南星（炮）　黄耆

芎（各二錢）　薏苡仁　獨活　伏神
蔓荊子（各一分）　鱉甲（酥炙黑）　木香（各一錢半）　甘草（一分）
半夏（薑製一錢半）　朱砂（令研臨服旋入少許）
乾蝎（四箇全者用糯米同炒米熟為度）　麝香（同朱砂研）

右為細末。如飛塵。入朱砂麝香少許。每服二錢。同煎三四沸。與三匙頭。如更發搐。即添麻黃一味并煎服。不入麻黃。如大府冷。即添白朮末一二豆粒許同煎。小兒藥宜服細末。取其氣液之全。唯是止瀉。痢乃作丸耳

楊仁齋直指方星香散。治小兒急慢風搐搦。竄視涎潮
南星丸（白者一錢半）　木香　橘紅（各半錢）
全蝎（一枚）

右剉細。入薑錢四片。慢煎熟。灌下。大便出涎即愈

奪命金丹。治急慢驚風。無藥可理者。一服見效（黃膺傳秘方）
天南星（為末。用臘月黃牛膽汁。拌和入於膽內。掛當風處陰乾。百日可用）　天竺黃　天麻　防風（去蘆）
白附子　白僵蠶（炒去絲觜）　朱砂（別研各一兩）
蠷螋（去土半兩）　麝香（二錢別研）　天漿子（炒二十一箇）
赤足蜈蚣（一條。脊上開路。入麝香一錢於內。却用紙裹候乾用）
牛黃（半字）　蝎梢（四十九枚炒）　乾蟾（一枚炙黃去足）

右十四味。同為細末。用東流水煮白麪糊為丸。如雞頭子大。金箔為衣。每服先下白末子。（即和劑方。青州白丸子。研為末）每服半錢。薄荷湯下。後用生薑自然汁磨化下一粒。立見功效。量兒大小增減不拘時

衛生家寶蝎梢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熱極生風
全蜈蚣（一條赤腳者）　蝎梢（半兩）　麝香（三錢別研）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骨淨稱）　乳香（半兩別研）
朱砂（半兩別研）　天南星（半兩煨熟）　白僵蠶（半兩生用）

右為細末。入三味和勻。酒糊為丸。捏作餅如此○大。每服一餅子。煎人參。或薄荷。或金銀湯化下。不計時候。此藥神效

定生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弔。臍風撮口搐搦。婡癇壯熱
蝎尾（十四箇炒）　天麻（一分半）　天南星（炮末）　膩粉（各一分半）
青黛（一分半）　朱砂（研）　白附子（炮各半分）
麝香（二字）

右再研勻。用爛粟米飯為丸。如菉豆大。薄荷湯化下一丸。急驚者水化滴入鼻中。嚏即搐定

保生湯。治小兒急慢驚風。手足搐搦。日數十發。搖頭弄舌。百治不效。垂困
蛇蛻皮（一分）　牛黃（一分研）

右以水一盞。先煎蛇皮至五分。去滓。調牛黃頓服。五歲已上倍服

朱砂膏。治急慢驚形候一般皆治
朱砂（一錢）　蝎牛（五箇）　輕粉（一錢）

右一處為末。煉蜜為膏。每服周歲一黑豆大。生薄荷汁調下。日三服與蚕半散相間。或間惺惺散亦得。不退。服羌活膏。與蚕半散（蝎牛連殼用。先用瓦糝黃丹。將蝎牛在上。連瓦將在火上焙乾）

朱麝丹。治小兒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全蝎（一錢）　蜈蚣（一條全者）　麝香當門子（半錢）

右為末。棗肉為丸。捏如錢眼大。每服半餅。或一餅。麝香酒化下。尋常小兒驚風。只研麝香當門子一味。用薄荷湯調下。只一二服亦效

劉守真宣明論龍腦地黃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涎痰上潮。心胃。天弔驚纏喉風。小兒胃腸不利。一切熱毒。大有神驗。如病不已。與分肢散一二服。吐利得快。常服此藥
川大黃（別擣）　甘草（各一錢）　雄黃（水窟者一分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生腦子（一錢別研）

右五味。各修製了。再入乳鉢內同研細。煉蜜為膏。油單裹。如有前病。煎薄荷湯下。旋丸如皂子大。化下。如小兒大人睡驚。及心神恍惚。煎金銀湯下一丸。常服。新汲水下。大解暑毒。如孕婦人常服。新生男女永無疾病。如有大人陽毒傷寒。加輕粉二匣子。龍腦少許。水化下一丸杏核大。小兒看年紀大小。加減服立效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護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天弔搐搦。痰涎喘促。五疳腹脹。精神昏憒。恍惚不寧。嘔噦吐逆。頭髮稀踈。腳上青筋。臟腑不和。痢下不穩。乳食難進
天南星　白礬（枯三錢）　乾蝎（三錢）　輕粉（一錢）
朱砂（一錢研）　雄黃（一錢研）　巴豆霜（一錢）

右七味為細末。水浸蒸餅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丸。金銀薄荷湯下。或吐瀉汗。效臨時以意加減

段奇野夫多效方奪命丹。治小兒急慢驚風。涎喘壯熱。手足搐搦

朱砂　蝎稍（去毒用各一錢）　牛黃

輕粉　水銀（錫少許結砂子。各半錢）　麝香

梅花龍腦（各一字）　青黛（二錢）　天南星（慢火炮裂）

（中心取二塊。如皂角子大）

右件先將南星淨乳鉢內研如粉。次入蝎稍又研細。後入前藥一處研極細。用石腦油和丸如櫻桃大。三歲已上兒服一丸。煎薄荷湯化磨開與服。只一丸。逐下驚涎見効。三歲已下服半丸。更詳病加減服

韓義和烟霞聖効方玉柱杖散。治急慢驚風。發時不省

全蝎（七箇）　薄荷（十四葉）　麻黃（七條）

右三味溫湯浴潤軟。以兩葉裹蝎一箇。用麻黃一條縛定。炒至焦黑。次入白朮半兩。生薑自然汁浸透。焙乾。同為末。每服半錢。煎丁香柿蒂湯調下。不拘時候

麝香青餅子。治小兒急慢驚風

青黛（水飛一兩）　天麻（半兩）　全蝎（四錢）　麝香（半錢）

白附子（四錢）

右為細末。水和如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二餅。薄荷湯化下

御藥院方五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漿子　龍腦（各一錢）　蜈蚣（十條炙）　朱砂末（一錢半）

乾蝎（十箇炒）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煎薄荷湯調下。不拘時候

七味羌活膏。治急慢驚風。壯熱發搐

羌活　獨活　烏蛇肉（酒浸一宿焙各一兩）

天麻　全蝎　人參　白僵蠶（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皂子大。每兩作五十丸。每服一丸。煎荊芥湯化下

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搐掣瘈瘲。痰實壅塞。胷膈不利

全蝎（十一箇）　朱砂（研）　乾胭脂（各一錢）　薄荷（四錢）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乳汁調下

玄門內照鎮肝丸。治小兒急慢驚風。目直上視。潮搐昏亂。不省人事。是肝經風熱也

天竺黃（研）　生地黃　竹葉　當歸

草龍膽（去蘆）　川芎　山梔子　川大黃（火煨）

川羌活　防風（去叉）　蘆（各二錢半）

右為末。煉蜜和丸如雞頭大。每服二丸。沙糖水化開服之。無時。大人三五丸。先服鎮肝丸。次服天麻散

又方天麻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其効如神。及大人中風涎盛。半身不隨。語言難。不省人事

半夏（半錢）　天麻（二錢半）　甘草（炙）　白茯苓（去皮）

白朮　老生薑（各二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入磁器內。煮令水乾。將數味藥焙乾為細末。每服一錢半。煎生薑棗兒湯半盞調下。無時。大人三錢

施丸端効方至聖保命丹。治小兒一切急慢驚風。潮搐反張。涎痰壅塞。鎮心安神。除一切風寒傷表證（淮南方）

防風（一兩）　白附子　天南星（炮）　白僵蠶

朱砂　雄黃　甘草（炒各半兩）　麝香（一字）

金箔（一片）　全蝎（十四箇去毒）

右為細末。糯米粥為丸。一兩作四十丸。或煉蜜為丸如櫻桃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小兒急慢驚風

右以蟬蛻為末。正發時。水調開攤紙上。貼心上自甦

蝎梢餅子。治急慢驚風瘈瘲。弓角反張。危者亦効

赤腳蜈蚣（全者一條炙）　蝎梢（去毒）　乳香（别研）

白花蛇（酒浸淨去皮骨）　朱砂（别研）　天南星（煨熟去皮）

白僵蠶（洗淨炒各一兩）　麝香（三錢别研）

右為細末和勻。酒糊為丸。捻作餅子。徑四寸大。煎人參。或煎薄荷。或金銀湯磨化。三周歲以下小兒一餅。周歲以下半之（詳見夷堅志周士子事）

續刊經驗方湯氏奪命散。大控風涎。不問慢驚急驚。風痰壅塞。咽間其響如大潮。百藥不能過咽。命在須臾。醫者技窮。以待其盡。殊不知世有妙方。服此藥良久。藥裹涎隨大便過。如稠涕膠粘。乃藥之神效。然後隨證用藥調理。如無此證不須服

青礞石（一兩）　焰硝（一兩）

右二件入沙窩子。用鹽泥固濟。炭火煆通紅。須待硝盡為度。藥冷如金色。取出研為極細末。　如急驚風痰壅上。身熱如火。濃煎薄荷湯。

入蜜少許調勻微温服之　如慢驚慢脾風加青州白丸子三粒研為細末用生薑自然汁調若稀糊入熟蜜調勻微温服

延壽睡驚丹治小兒急慢驚邪風熱痰壅咽膈不利癇癲潮發手足搐搦口眼相引背項強直精神昏憒睡中啼哭此藥大能安神鎮心定驚控痰每用一丸濃煎薄荷湯磨下五歲以下兒分二服三歲以下兒分四服

蛇含石（南廣者良每四兩用穀樹葉下貼上蓋却用炭七日取出將沙窩煆令赤濃煎甘草湯淬須二次煆二次淬手可撚碎為度如手撚不碎再煆再淬）　白附子（一兩沸湯泡洗五七次切片以生薑自然汁淹一宿慢火炒令焦黃色休燒焦黑不可用）

南星（一兩淨）　生朱砂（一錢火飛過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旋入）

右為細末五月五日糯米糊為丸如許大前二方已宋吉州東廳通判衛常合此二藥施人甚驗

劉世榮保嬰集驗方全蝎散治小兒急慢驚風一切諸般發搐服之神效急慢驚風加減方法在内

全蝎（二十四箇新薄荷葉包裹線縛定用竹片夾住於慢火上炙數次如無新薄荷用乾荷葉酒浸用包炙亦可）　僵蠶（半兩先炒去

絲嘴用薄荷葉依前法製之）　天南星（一兩取末用生薑一兩切作片子新薄荷葉二兩無新者用薄荷葉一兩一同擣捏作餅子曬乾用如急驚風不用南星加大黃）　大黃（煨一兩若慢驚風不用大黃加製天南星）　白附子（炮三錢）　防風（去蘆叉）

天麻　甘草（炙）　朱砂（水飛）　川芎（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一歲兒服一字二歲兒服半錢三歲服一錢煎薄荷湯調下量小兒歲數大小加減服之安鎮心神煎金銀薄荷湯調下身熱發搐煎火府散調下　慢驚吐瀉後發搐煎生薑湯調下　急驚風發搐火府散加大黃煎湯調下

眞方五色丸治小兒一切急慢驚風發搐痰涎壅塞服之神效法在癖積條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霹靂散解急慢驚風不省人事

猪牙皂角（三錢）　細辛（去葉）　川芎　白芷（三味各二錢）

躑躅花（一錢半）

右件剉曬為末每以少許用大燈心三寸長蘸點鼻內得噴嚏為驗前藥不可焙焙則不應

鎮驚丸主急慢二驚風痰上壅手足抽掣口眼喎斜煩躁生嗔精神昏悶常服寧心鎮驚疎風順氣

人參（去蘆三錢）　粉草（半生半炙）　茯神（去皮木根）　僵蠶（去絲）

枳殼（如前製四味各五錢）　白附子　南星（如前製）

白茯苓（去皮）　鵬砂　牙消　朱砂（水飛六味各二錢半）　全蝎（十五尾去尖毒）　麝香（一字）

右除牙消鵬砂麝香朱砂四味用乳鉢細研餘九味焙為末入乳鉢内和勻前四味用糯米粉水煮清糊為丸梧桐子大就帶潤以銀硃為衣每服三丸至五丸或七丸急驚用温茶清磨化投服慢驚以生薑熟附子煎湯研化温服常服薄荷湯化下或麥門冬湯

却風膏治急慢驚搐臍風撮口牙關緊閉痰涎壅盛咽喉腫痛

葳靈仙（去蘆一兩半細剉焙研為末）

右用皂莢三兩去皮弦搥損挪温水一盏絹濾過慢火熬若稀糊入醇醋半兩再熬三五沸去火候冷用前藥末亭分乳鉢内杵勻丸芡實大先用鹽梅肉擦牙根次以此膏一丸或二丸温白湯濃調抹入右右牙關內即開續進劑藥熬時得瓦器為上銀器尤佳及解風痰

壅盛淡薑湯調化無時少許含嚥咽喉腫痛温茶清調下或薄荷湯

二神散治小兒急慢驚風

天漿子（二箇）　朱砂　輕粉（各三錢半）　蝎梢（五箇去毒）

巴豆（二箇去殼膜心油）

右為細末研妳汁為丸如麻子大一歲兒一丸薄荷水化下

茶花散治急慢驚風及十五般天吊風

天麻為細末每服半錢水一小盞薑七片煎一茶脚許服

省風奪命散治小兒急慢驚風如神

赤足蜈蚣（四條全而大者）　蝎梢（去毒）　白僵蠶（炒去絲）

天麻　防風（去叉）　麻黃（去節）　荊芥

羌活　白芷　川烏（炮去皮臍）　白附

南星（各一錢半炮）　朱砂（水飛）　地龍（去土各一錢）

麝香（一字）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大小加減荊芥薄荷湯下入生薑自然汁少許調切灌下訖令於靜室中睡不許驚動出汗立差急慢三服慢驚二十服

又方　活蜈蚣（一條）　朱砂（末一錢水飛）

右爲磁盞五隻安朱砂在內將蜈蚣放盞中用一錢覆之以紙筋濕了固口縫慢火焚蜈蚣死取出候盞冷以竹刀刮去丸如菉豆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下

朱蝎散治急慢驚風

朱砂（一錢）　全蝎（一枚去毒）　片腦　麝香（各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生人乳調下

鶴頂丸治急慢驚風

麝香　朱砂（各二錢水飛）　全蝎（六箇去毒）

巴豆（去油心膜一十四箇）

右爲細末用豉丸十八粒冷水泡去皮肥好者與前藥同研丸如芥子大每服一丸熟水下若非時發搐目睛上視腰背反折者三丸

急救仙方治小兒急慢驚風

震靈丹（二十粒）　來復丹（十粒）　白丸子（十粒）

三味研勻糯米糊丸菉豆大大者五丸小者三丸　慢驚用北棗陳皮煎湯吞下　急驚用生薑自然汁百沸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　二支

兒（小兒證治十三）

小兒慢驚

論

錢乙小兒方慢驚因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口鼻氣出亦冷手足時瘈瘲昏睡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　凡急慢驚陰陽異證切宜辨而治之急驚合凉瀉慢驚合溫補世間俗方多不分別誤小兒甚多又小兒傷於風冷病吐瀉醫謂脾虛以溫補之不已復以凉藥治之又不能已謂之本傷風醫亂攻之因脾氣即虛內不能散外不能解至十餘日其證多睡露睛身溫風在脾胃故大便不聚而爲瀉當去脾間風風退則利止宣風散主之後用使君子丸補其胃亦有諸吐利久不差者脾虛生風而成慢驚

陰稠壞病東都王氏子吐瀉諸醫用藥下之至虛變慢驚其候睡露睛手足瘈瘲而身冷錢曰此慢驚也與栝蔞湯其子胃氣實即開目而身溫王疑其子不大小便令諸醫以藥利之醫留八正散等數服不利而身復冷令錢氏利小便錢曰不當利小便利之必身冷王曰已身冷矣因抱出錢曰不能食而胃中虛若利大小便即死久即脾腎俱虛當身冷而閉目幸胎氣實而難衰也錢用益黃散使君子丸四服令微飲至日午果能飲食所以然者謂利大小便脾胃虛寒當補脾不可攻也後又不語諸醫作失音治之錢曰既失音何開目而能飲食又牙不噤而口不緊也諸醫不能曉錢以地黃丸補腎所以然者用凉藥利小便致脾腎俱虛今脾已實腎尚虛故補腎必安治之半月而能言一月而痊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慢驚風者由乳哺不調臟腑壅滯內有積熱爲風邪所傷入舍於心之所致也其候乍靜乍發心神不安嘔吐痰涎身體壯熱筋脉不利睡卧多驚風熱不除變化非一進退不定荏苒經時故名慢驚風也宜速療之和劑局方論小兒慢驚證慢驚者皆因乳哺不調或食粘膩臟腑壅滯及積熱爲風邪所傳入於臟腑乍冷乍熱心神不定脾胃感冷或時嘔逆身體溫壯手足不定睡中搐亂頭目乍赤乍黃此乃慢驚或吐瀉俱作忽然發驚而手足不甚抽搐瘈瘲及睡中露睛唇白手足冷口中氣亦冷切不可與急驚藥誤人多矣但可與金液丹四粒青州白丸三粒同研以粥飲灌之如稍惺惺減金液丹加白丸子更與粥飲服理中湯益黃散

參苓白朮散乳食後可與鎮心至寶丹或與金箔丸無服令乳母忌生冷動風毒物亦令乳母服理中丸嘉禾散之類陳自明嘗見良方然此二藥大寒既是前面云切不可與急驚藥誤人多矣若是要服退驚搐之藥但可與聖堅保命丹茅先生論曰小兒生下有中慢驚風者雙目上視雙手搐搦上喘喉中涎響乍靜乍發心神恍惚不記人事此候因驚積心而成有因吐瀉而成有大患痢而成有久瀉痢後脾虛風邪所干乘虛致此者如見此候急用小便和酒調睡驚膏一服須臾搐定即吐兩盞以來青沫粘涎或三五盞已來方得小蘇急進勻氣散兩服喉中由有一二分餘涎即下朱砂膏次日下醒脾散三服鎮心丸兩服若伏熱不退即下大附散三日內即安如見背母搖頭噓舌出口咬奶眼障淚出偏搐死候也不治閻孝忠附方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服轉致脾胃虛損風邪乘之（凡小兒吐瀉不止轉成慢驚宜速治之）似搐而不甚搐此名瘛瘲似睡而精神慢四肢與口中氣皆冷睡露睛或胃痛而啼哭如鴉聲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秘要指迷論凡小兒初生下不問日數或忽患慢驚醒後四肢厥冷不知人事但心中微暖即用側子湯服五關貫珍珠囊小兒慢驚風候凡慢驚風身體不大熱似困而不睡聞驚哭不止不肯食乳

此為慢驚風之候因風盛而生也（茅先生起至秘要指迷論止載幼幼新書）聖濟總録論曰小兒慢驚者癇病發於陰也由在胎時稟受不足心氣虛弱外中風邪入於腑臟其發則手足瘛瘲頭目搖動牙關噤緊神情如醉休作有時潮搐不定者謂之陰癇其治療也外以灸法內以藥餌臨機制變可謂止工若證見息高氣口泄汗遺尿者在所不治栖真子嬰童寶鑑小兒慢驚風但身熱驚哭不止睡眠不靜手足微微瘛瘲不食乳或見如傷寒之候也長沙醫者李剛中說云陰靜而緩陰慢而遲錢述慢驚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或誤服冷藥取轉而腸胃虛弱風邪乘之似搐而不甚搐似睡而露睛手足瘛瘲或作鴉聲者此證已危蓋脾胃虛損故也是足太陰脾足陽明胃表裏俱虛相合受病風淫所勝也人皆以胃氣為本胃者水穀之海脾之大淵乘納水穀清者為榮濁者為衛脾氣像土而居中州氣血循環以灌四旁今小兒氣血未定五藏方成從因乳哺不調冷熱相搏而致吐瀉久而不差脾胃俱虛風邪內乘故面青昏睡口鼻氣冷手足瘛瘲醫或以鐵粉水銀龍腦朱砂之類是抱薪而投火也故錢用青州白丸子末金液丹末量以輕重參以分數二物和合米飲調之以主脾胃候手足溫即漸減之後投以醒脾驅風之藥此錢之垂教龜鏡也又有

慢脾風亦與慢驚相似但分別輕重耳亦由小兒脾胃俱虛風邪內乘也（載幼幼新書）鄭端友全嬰方錢氏論慢驚是非錢氏論慢驚因病後或吐瀉脾胃虛損遍身冷鼻氣出亦冷手足瘛瘲昏睡露睛此無陽也栝蔞湯主之錢氏云（無陽何用栝蔞根湯內用栝蔞根白甘遂按本草栝蔞根味苦寒無毒主心渴身熱甘遂味苦甘大寒有毒主腹滿面目浮腫留飲宿食）又云急驚合涼瀉慢驚合溫補（錢氏既急驚涼瀉慢驚溫補何用栝蔞湯寒毒之藥又無溫補為佐首尾亦無補助無主對不親如此治之悞也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也慢驚虛病寒毒之藥甚虛人正合難經虛虛之論乃錢氏之非也愚嘗治此病以神寶丹寬筋湯治之多愈）錢氏方訣議論優長甚為可取其間如治慢驚法用栝蔞湯除癇壞病篇內亦用此方錢豈不知栝蔞反為害也觀其智識必不如是儻或有此說但取其所長略其所短庶幾不誤後人也譬之權衡雖正不能無毫釐之差鈞石雖平不能無抄撮之過是以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論慢驚曰陰癇夫慢驚雖曰陰癇實陰三種而得三種者或只吐或只瀉或吐瀉俱發亦因風驚食所作是也

論慢驚之因慢驚者因久吐而胃氣先虛胃與肺母子也母虛亦令子衰二經虛則生黏痰（黏痰者肺胃所出也）痰

則凝滯在於咽喉如牽鋸之聲時復瘛瘲是也所以慢驚風眼偏喜開者胃虛生風通真子云風能動能開慢脾者因久瀉而脾氣先虛脾與肺子母也母虛亦令子衰二經俱虛則生積涎積涎者脾肺所出也涎則溢流在於咽喉如水雞之聲時復瘛瘲是也所謂慢脾之風眼偏喜閉者驚氣入脾通真子云氣能靜能閉

論陰癇之因陰癇者吐瀉之久脾胃俱虛脾與胃表裏也二經俱虛則生痰積涎相纏如膠塞於咽喉故聲鳴而喘時復手足顫搖或如角弓之張是也所以陰癇半開半閉者是風氣併行脾胃飛仙論云陰癇眼似睡不睡王氏云驚風眼半開半合已上三證似同而異並屬陰也各目睛昏暈背脊強直或作鴉聲發頻難差皆十死一生也凡慢驚有汗多死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蓋陰證無汗有汗者亡陽古人說慢驚瘛瘲是似搐不搐其間亦有慢驚如急搐者是死期之速也有嗽變驚者第十二卷有治法

慢驚決生徐中秀子三歲七月中因傷乳食嘔吐數次而後作瀉召一醫視之三日不退加之眼露多困顖陷氣麤面白形青虛煩腹痛忽發驚風進退不定召愚視曰此子雖是慢驚法當斷乳三日頻與稀粥服藥可安主人曰小兒以乳奶為本豈可遽然捨乳也答曰舟非水不行然波濤沸溢則有覆舟之患兒非乳不養然吐瀉過傷則

有傾人之患波濤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鼓不平之勢作之也吐瀉非自生其所以生者風冷不便乳引之也風息則水勢平乳少則吐瀉寧善行舟者不懼波濤而懼舟之不固善爲醫者不懼吐瀉而懼乳之不節蓋乳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此之謂也始因傷乳爲病若以所傷之乳乳之如以酒解酲轉加昏憒固能節乳使藥之速驗也主人曰聽用神寶丹續命湯安神膏日各三服頻與稀粥至夜驚不再瀨翌日噯哺尚困是中脘有食脾胃有風主人曰何知也答曰噯者有食困者有風當用宣風散汁送下紫丸子令微利再用神寶丹安神膏琥珀散日各三服調治三日時與少妳至五日全安主人曰慢驚風何敢决生答曰病雖至困形青而不昏肚疼而手足常溫驚搐無痰喘氣微熱是胃氣未脫經曰胃者水穀之海主稟四時故皆以胃氣爲本此子病雖至危胃氣尚未脫可以復生也陳文中養子直訣小兒誤服涼藥鎮心宣導或用帛蘸湯水繳撅啓口因此傷動脾胃或泄瀉或腹脹或腹中氣響　小兒面少紅色常無喜笑不看上而視下　小兒顋顱高急頭縫青筋時硬青糞　小兒肌體肥壯糞如青涕或如凍汁　小兒時時眨（音札）眼糞便青白沫有時乾啘　已上五證忽然嘔吐者必成陰癇俗謂之慢驚風搐醫患之家不究病之源因不分陰陽表裏又不察血脉虛實妄爲熱即生風便餌牛黄朱砂腦麝鎮心宣導等藥因此敗傷真氣搐而不救者多矣蓋真氣者元陽也其藥性溫則固養元陽冷則敗傷真氣故宜用溫中下氣藥治之緣小兒腑臟嫩嬌皮骨軟弱血氣未平精神未全言語未正經絡如絲脉色如毫不可妄投藥餌亦不可湯繳口舌無病者在乎補養正氣有疾者先看外證而爲多矣（載幼幼新書）楊仁齋直指方慢驚之候或吐或瀉涎鳴微喘眼開神緩睡則露睛驚跳搐搦乍發乍靜或身熱或身冷或四肢熱或口鼻冷氣面色淡白淡青眉間唇閒或青或黯其脉沉遲散緩蓋由急驚過用寒涼或轉下太驟傳變成之又有吐利不止而成者有氣虛暴吐瀉而成者（錢云夏月脾胃伏熱大吐瀉者當解着熱不可半日困陽）有臟腑虛洞泄成者（風邪入於腸胃故大便不聚而瀉）有久痢氣脫成者有下積取瀉成者有吐血瀉血成者有感風不解誤藥成者有傷寒傳變陰證成者有得之久嗽作癇者有得之發癇不已者有得之蟲積衝心者有得之卵腫疝氣腹痛者其或日夜汗出脾困多睡煩燥引飲四肢浮腫大小便閉并瘤腫毒龍帶纏腰走馬急疳並傳慢候惟吐瀉積痢成虛致之則證變甚速（經云吐瀉便是慢驚須用溫中扶裏或搐未緊急乃慢驚初傳尚有陽證

不可誤作急驚用藥世言搐慢爲慢驚非也若泥此往往指慢脾爲慢驚矣凡慢驚男子以瀉得之爲重女子以吐得之爲重）治法大要須當審問源流不可槩曰慢證如吐瀉得之則理中湯加木香以溫其中五苓散以導其水臟寒洞泄得之則先與术附湯下積取轉得之則先與調氣散外感寒邪得之則先與桂枝湯解肌湯輩其他可以類推矣然慢驚雖屬陰亦須準較陰陽虧盛淺深如何不可純用溫藥及燥烈太熱之劑惟於生胃氣中加以截風定搐如全蠍花蛇殭蠶白附天麻南星輩爲良　方傳慢候而尚有陽證者（八候尚在）不必回陽但與截風調胃可冷可熱均平陰陽而已太一保生丹聚寶丹蟬蠍散神保既濟丹來復丹王氏惺惺散醒脾散太醒脾散溫白丸可選用之　若陽虧陰盛病已傳過純屬慢驚無搐掣反引竄視之證而但昏沉者與星香全蠍散定命飲四聖散烏蠍四君子湯天南星散烏沉湯沉香散之屬若手足冰冷者方可回陽用硫黄附子慢驚下痰身煖者天南星丸蘇合香白丸子痰盛者神保既濟丹礞石散虛甚而不可下痰者靈脂丸七珍丸如腦麝銀粉巴霜寒涼通關利腸輩一切禁止（麝雖溫然性屬陰能化通腸）其有陽已傳陰或者不知但見引搐誤用腦麝銀粉及寒涼輩必爲慢脾陰逆若慢驚之候其眼半開半合則當預作慢脾風調理之於斯時也陰氣易盛陽氣易微時刻少延則藥力不及頻併投藥則勢又不可纔進一二劑須審有無傳變稍定則和平爲愈勢篤則以剛劑投之此治慢驚之大要然也　或者慢驚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麤大脉來浮數是爲陰盛強陽錯認以陽氣已復直與峻藥下痰痰隨藥下氣隨痰絕人以醫殺咎之此則不識覆燈將絕之證雖不下藥亦無生意矣又有喉中痰涎聲如拽鋸一兩日間但閉目不開者此爲虛候之極虛痰飽養其氣然也淺遽下痰亦未可保姑以蘇合香白丸子輩與之　若慢驚之候藥脉已瘥尚虛乏數日未省者或妄攻之則前功俱廢是體認之不可不精也（其或傷風傷寒傷暑傷濕傷食傷積瘧勞煩渴盤腸吐瀉諸瘡疸證皆因之而發風須當體認）隨其證療其病（正病去則風自去矣）慢驚四肢厥冷吐瀉加嗽面黯唇慘胃痛鵶聲兩脇動氣口生白瘡胃閉損也髮直搖頭眼睛不轉涎鳴喘噎口眼手足一邊牽引者難痊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慢驚風候醫云陰癇也良由急驚用寒涼之藥太過轉動深重乃傳作慢驚或因吐利不止而成慢驚或因澡浴感風不解而作慢驚或因風食二癇不治而變成慢驚或因咳嗽下痰轉虛而成慢驚因由甚衆槩而舉之病家怕驚不泊瀉良醫

怕瀉不怕驚其瀉不止則驚風愈盛若與治驚更用寒涼之藥且瀉轉多病加進重矣　議曰小兒脾胃虛怯方作吐瀉其證有熱吐冷吐痰吐食吐所言熱吐者謂母飲酒喫肥炙煿醃醎或胃風傷暑致熱兒吮乳入胃遂成熱吐冷吐者謂兒胃冷加以宿冷之物與食即吐虛吐者其兒肌弱神困宿積未消胃堂久虛即痰吐者其兒胃氣本虛使感寒邪生痰作熱留滯胃膈故吐食吐者其兒胃弱飲食不節強食傷脾作熱神困吐後即逆病家但知其吐不明其所以吐且吐兼瀉共作名曰霍亂其吐候又推輕重有五初則乳自流出謂之哯哯之不已即謂之吐吐之不已即嘔嘔之不已即傳噠噠之不已即作噦（於月切）自嘔噠噦皆有出聲動氣嘔者口開而作噠者心胃上下氣逆鬱築噦者無物可出即膈虛胃寒引氣噦嗽作聲此等候惡須臾證變即慢脾風熱吐者先去風痰冷吐虛吐與生胃氣痰吐下却其痰次與正氣食吐宜與塌氣豈可一槩理之吐瀉不止脾虛風生眼開慢驚眼合慢脾治之不當更下驚藥死不旋踵豈可得而救療兒分長幼病察虛實有吐瀉三五日發風者有一日半日而發者大抵女孩以吐為急男以瀉為速若氣虛暴瀉暴吐纔作便得之惟有痢瀉不成風候久則患無辜證終於虛乏矣但滯腸止瀉為良吐即生胃為正

截風之藥加而用之凡驚藥及寒涼之藥切不可用亦不可用大熱藥其候乃屬陰證醫者裁之勿倭為幸慢驚風傳變凡慢驚風候若是急驚傳來而尚陽證其陽即虧不必回陽又不待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若直便與服附子硫黃之類使陽歸陽又是急驚學者理宜知之既知陽證傳作陰證即與服保命丹三二服兼前牛黃清心丸子其有四證且八候稍緩痰成陰癎者即與服之若已傳過八候不作四證尚在只實實者與服定命飲子若脚手冰冷者乃四逆候方可回陽次第服合者即傳作慢脾風候其兒驚風痰涎壅盛搐搦不止不可下者宜與靈脂丸其痰壅熱盛口角自垂者白薑丸功效驚風搐搦身體雖焌風痰不化宜服天南星丸　議嬰孩所受此等證候別無他疑者只依下項用藥無不尟者切不可延久其陽易化陰氣漸盛藥力不及使人難治又不可一向連併投藥每次一二服了須審察證候緩緊有無傳變稍覺寬定其藥放慢或勢漸緊宜以次第緊急藥與服不可執滯一藥又不可便換湯飼連併與之所謂察其輕重審其進止而後已今著妙方不勞檢閱修合如法對證投治尅效萬一　議慢驚若是急驚傳來是知前人不曾截風定搐陽脫而傳陰陰重陽虧其風與熱隨流縱入經絡又有曾服太寒涼之藥過多又有下積取瀉致作又有臟腑虛寒洞泄而為其所受多端已載前篇　議理慢驚當知陰癎之說其證屬陰臟寒氣虛或尚泄瀉不止且驚正作多因無識之人一向治驚更不理瀉藥用寒涼投之令氣愈虛泄瀉不止陰證愈重驚搐愈增若用止瀉藥稍熱八候復加四證不退慢驚雖曰難活蓋醫亦不曾究竟病作加進深為重害　議慢驚當察之所視為要眼睛昏定為重竄視為重四肢厥冷為重睛定不眨為重雖眨不左右顧亦重汗出如流亦重口面忽作黧黯色至重感風搐搦慢驚眼在半開半合之間乃知陰氣所盛傳入臟間陽氣已虧脾經屬陰次第入脾故言慢脾風候　議醫慢驚與急驚風候自是不同未可一向下議搐藥急驚謂關竅不通故以腦子麝香等藥通利定其搐搦慢風陰重陽虧諸經已虛不宜通關又涼其臟易作慢脾風　議醫慢驚不可急攻急驚陽癎稍易理慢驚陰證最難治服藥已愈而尚虛之未省三五日之間者有之俗謂過街候發無定論不可輕易妄劑投之攻擊則前功俱喪議慢驚所治之理須究問元因所發若是急驚傳陰為慢驚者乃陽癎所作陰癎也當察陽證未絕其陰證用藥斟酌如因洩瀉而作慢驚者男兒為重如因吐逆而作慢驚者女子為重即陽脫而陰盛小兒有長幼

之別臟腑有虛實之分有瀉三五次便成風候乃由虛之盛也或有二三日泄方成風候或有五七日瀉不止而成風候暴瀉成風由可速治蓋回陽調中補氣之為易若久瀉漸傳成風候者為虛為之故難療理議嬰孩小兒洞泄成風以補藥治之宜用附子藥臟寒洞泄當服取瀉成風因藥下積宜以溫脾壯氣藥調之宜服觀音全蠍散愈之有服寒涼藥成風下藥太涼致令臟腑先寒過涼藥吐瀉即傳成風候以助氣醒脾藥溫之王氏大惺惺大喝起散與服之即效若手足冷回陽湯朮附湯救陽癎傳作陰癎者急驚傳作慢驚風候以截風藥治之服前方截風定搐藥若在前三者慢驚候使以截風往往未為當蓋由病自虛之傳之所以云調補之理議慢驚證候所以用藥不一治療不等由發作不同故述在前雖則四者之議猶為大縣智者得之開發詳其輕重可否之意而施設之議醫理慢驚之候其意在慢治急驚之候其意在急何也且急無過因熱生風作驚跌撲作驚他物觸之作驚驚熱傳極即變生風搐搦等候皆熱所乘若也順證依法下之諸候自息然慢驚所作不常當宜省察用意于細所以故宜消息為之慢也不可倉皇恐懼有乎得失非失治躊躇疑惑之為慢也又曰慢驚無急攻蓋所療至為難事無妄當何　議醫慢驚不可與議

無妨球脫有之無誠不謹亦有之無見不明亦有之又不可言難悉於人事但存妙理究竟深得法度者投藥必愈不曉於理裁度未良者千萬無順人情投餌既無可否之說若或所見不到即與善術者調治庶不枉究若也壞證傷候必敗其德實有勉強倉皇者恥陰證反陽議曰小兒傷寒惟察表裏而理之不以陰陽證候竟竟者蓋無關前關後之脉所謂純陽之孩合而言之此說陰候者慢驚是也凡兒吐瀉疾作慢驚其候無反證良由急驚傳來已成陰癇藥用寒涼證入慢脾藥用燥熱其候反陽者反從陽也其脉愈盛其證愈逆故云反也陰陽俱壞實謂難治醫工不知其所以但見其搐搦肆意退熱截風良久却不引搐但只合眼聚痰冥冥如瞌證候有如此何藥理之請試較之陰盛強上聲陽議曰慢驚風候謂之陰盛及其欲絕之時虛痰上攻咽喉引氣呼吸麤大其脉浮數其證強陽得之醫工將謂陽回以得其所宜與下痰藥用大迅痰涎即時隨藥而下兒命即時隨藥而死衆言醫殺之愚曰非也謂渠無智不識證絕而用之雖不下藥亦死之矣衛生家寶或因久吐瀉不止或累月咳嗽不止或大重病後脾胃虛損或胎中有驚頻下青沫糞或疳證候臟腑虛損並成慢驚瞌卧不靜卧露白睛手足微動頻多呵欠乳妳時吐顋顱或腫或陷頻多驚跳好睡吼唾或作潮熱已上並是慢驚不可服冷毒藥吐瀉只宜惺惺散人參膏睡紅散大段有虛涎暈服牛黃膏少許或進或退並是陰證候大凡小兒不可令吐吐使有驚風欲發之意也宜急治驚止吐醒脾調胃如發搐搦上視撮口搖頭上竄如角弓反張或四肢軟弱弄色或青或黃黑白弄舌吐出鼻無涕魚口鴉聲腹脹並不可服陽證藥慢驚六（內載青州白丸子蘇合香圓金液丹市鋪有青金丹即白丸子金液丹合和用）張潔古錢氏補遺慢驚陰證也俱藏受病爾蓋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若不早治則成慢驚名曰瘈瘲似搐而不甚搐也因脾胃虛損故大便不聚當去脾間風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則其利自止既已失治則脾肺俱虛致被肝木所乘是為慢驚也當用溫補羌活膏曾世榮治幼心書論慢驚者考之古書亦無所據惟載陰癇而已蓋慢驚屬陰陰主靜而搐緩故曰慢其候皆因外感風寒內作吐瀉或得於大病之餘或轉於誤轉之後目慢神昏手足偏動口角流涎身微溫眼上視或斜轉及兩手握拳而搐或兼兩足動掣各辨男左女右搐者為順反此為逆口氣冷緩或顖門陷此虛極也脉沉無力睡則揚睛謂兩目半開半合此真陽衰耗而陰邪獨盛陰盛生寒寒為水化水生肝木木為風化木剋脾土胃

為脾之腑故胃中有風瘈（音熾）瘲（音縱）漸生其瘈瘲證狀兩肩微聳兩手垂下時復動搖不已名為慢驚宜以青州白丸子蘇合香丸入薑汁杵勻米飲調下虛極者加金液丹次用沖和飲同七寶散火煨薑服使氣順風散少解吐瀉間以胃苓湯救其表裏若吐不止可投定吐飲瀉不減宜服六柱散或曰生陽去胃風定瘈瘲清神氣五苓散導其逆調榮衛和陰陽若痰多唇白四肢如冰不省人事此虛慢之極用固真湯速灌之以生胃氣胃氣既回投醒脾散沉香飲調理有慢脾風者自慢驚傳變始因吐瀉經久不治故胃弱脾虛生風風入經絡則手足無時搖動昏沉不省面帶痿色風勢太甚乃虛之極急用青金丹天麻飲灌服或六柱散固真湯帶悶有熱有痰皆風入脾經亦是危證若痰如牽鋸之聲面無潤澤之色唇縮氣麤項軟搐其不可治也鄭氏議古人醫書不能無失如錢氏治慢驚用栝蔞湯與病不相主對是謂之失以愚觀之所恃藥性醫者之通曉縱有前證未必肯用但不容不講明耳殊不知錢氏既沒之後其書成於仕路入閻孝忠偏集刊行屢經異代況錢氏儒醫名聞朝野施治之法如珠在貫未甞少差鄭氏所指慢驚誤用栝蔞湯然本方下明載治肺熱涎盛非為慢驚之設閻孝忠豈不知此其或居官鋟梓之日失於參考訛傳此劑致有前議奈歷年已遠卒難校正若論五臟補瀉之妙却無瑕可指及諸雜方有功于世不為不多直訣一書信不誣矣韓義和煙霞聖效方慢驚風因小兒吐瀉病久脾胃虛損大便不聚當補脾先以宣風散導之後用使君子丸益黃散其利即止後用本事方中醒脾丸若不早治即成慢驚名曰瘈瘲似搐而甚因脾脉虛損故被肝木所居諸臟受陰證也患眼覷證云慢驚形候乍靜乍發或吐瀉或因著撲或以患痢脾胃來虛而作若見肉暈啼聲有淚手足微微掣動（下）下慢脾湯藥及以鮓湯丸利之至次日調氣兼進醒脾平胃化涎湯藥調理若先潮熱後口相牽一邊手足只搐一邊喉中作拽鋸之聲不啼無淚此候不可治三日中死死後眼生障膜而五藏絕矣　歌訣茅先生小兒慢驚風死候歌慢驚風候實難醫遍體昏沉壯熱時睡卧多驚心不穩手牽脚搐喘相隨往苒時多為此候速令下藥莫遲疑玉訣小兒慢驚虛風候歌長嘘齧齒面青黃哯乳涎高胃氣傷風盛涎高生搐搦瀉痢頻頻色不常此患先調其氣後退驚風次下涎調臟腑即無誤也石壁經三十六種慢驚將發候歌未發驚時先好睡（四十八候云大發慢驚先重睡）睡中吐舌又搖頭面青靚髮如針立（鳳髓經云鬢髮立）壯熱遍身脚似鉤（鳳髓經云四十八候云更加

（手足一如鈎。）此候多因傷寒失治，或妳母動作不定，是致發熱，或作吐瀉，又復被寒邪苦楚，漸漸多睡，少汗，不食乳，手足軟弱，或即曲硬，此當出汗醒脾去風，即愈。

吐乳作腥生氣息，額中千顆汗珠流，通膓表汗兒當差，若臥之時瀉不休。（仍須先汗下，其下挨挨下之，不可太猛，并與少溫藥生胃氣。）此病冷氣傷，腠理不通，蘊結為大患，未發先困，及發面青，頭額有汗，吐乳腥臭。若有此疾，先解表，後用蝍蝍丸一二服，肥大者微與下，次調氣即安。如此不退，成慢脾風也。（鳳髓經與此歌亦同，有注云：先與坏煎散表，次烏犀膏粉。）

三十六種慢驚正發候歌：惡心纔作便生驚，吐瀉頻頻氣上浸，舌赤唇紅雙眼閉，（鳳髓經此三句云：吐瀉纔生便惡心，霍乳吐乳汗相浸，舌出唇緋雙目閉。）搖頭髮直一如針。（此候亦主。因傷寒氣已表，發毒氣內淫蕩於胃經，內熱初感，所以多吐，或瀉瀉不止。失治則主多睡，困重則發搐，不致大跌緊，只是或時發，手足微動，朶半月十日不愈，亦不能絕。多無汗，通身乾燥，當醒脾發汗去驚。）悶生氣急搐雙膓，口白生瘡命不任。此候未生宜早治，涎潮肺腑更難禁。（鳳髓經此一句乃云：有瘡胃閉命沉沉。若氣急則兩膈微動，動則氣而喘也，更一向用冷藥太甚，逼毒氣傷脾胃損，致令口中有瘡出，若赤猶可治，白瘡滿口如珠子者，目直視，睛不轉，

滿面黑色無光，必死。　鳳髓經此一篇云：小兒吐瀉後，成慢驚風、慢脾風，仍注云：如口未生瘡不妨，先與白鶴丹，次白神散。）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吐瀉傳慢驚歌：後說云：此候發時先吐逆，醫人不識，却將調榮衛藥與服，致令口生瘡，成惡候，先將蝍蝍丸下胷膈風涎，不吐後調氣。已（上惠眼觀證起至石壁經止。）載幼幼新書。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慢驚證歌：喉中痰微響，眉腮垂紫筋，乳時常哯吐，寒熱額浮青，目碧多啼叫，風邪膈胃停，慢驚觀此證，可與鎮心安。小兒欲作慢驚，則咽喉涎響，眉腮間紫，緩乳哺，嗞哯，目碧多啼，辨虛實，檢方對藥調理。

慢驚死證歌：弄舌搖頭數，魚睛并口禁，一身全不管，百節似癱垂，臉鼻唇青紫，無時瘈瘲煩，慢驚如有此，何必更看醫。小兒慢驚若見此證，百不治一，皆為死候。

曾世榮活幼心書慢驚歌：陰盛陽虛病已深，吐餘瀉後睡揚睛，神昏搐緩涎流甚，此證分明是慢驚。

方

太平聖惠方白僵蠶散：治小兒慢驚風，壯熱，四肢拘急，痰涎壅滯，發歇不定。

白僵蠶（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微炒）　蘆會（一分，細研）
蠍尾（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五靈脂（一分）
蜣頭（一枚，塗酥炙令焦黃）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辟宮子（二枚，塗酥炙令黃）

右件藥擣羅為散，入研了藥令勻。不計時候，以薄荷湯調下半錢，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龍腦散：治小兒慢驚風，心膈痰涎上攻，咽喉如呀，身體壯熱，筋脉拘急，或時發歇抽掣。

龍腦（半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蘆會（一分，細研）
胡黃連（一分）　青黛（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木香（一分）
丁香（一分）　天竺黃（一分，細研）　熊膽（一分）
犀角屑（一分）　乾蠍（一分，生用）　膩粉（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同研令勻。不計時候，薄荷湯調二錢，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散：治小兒慢驚風，壯熱，心煩，發歇搐搦。

牛黃（一分）　麝香（一分）　雄黃（一分）　熊膽（半分）
蘆會（一分）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夜明沙（一分，微炒）
乾蠍（一分，半末）　天竺黃（一分）　犀角末（一分）　胡黃連末（一分）

白殭蠶（一分，末）

右都細末為散。不計時候，以薄荷湯調半錢，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兼用少許吹入鼻中良。

犀角散：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熱，多驚，體瘦，四肢抽掣。

犀角屑（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一分，炮裂）　乾蠍（一分，微炒）
膩粉（半分）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麝香（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晚蠶蛾（半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煎龍膽湯放溫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丸：治小兒慢驚風，發不止。

牛黃（半兩，細研）　天竺黃（半兩，細研）　犀角屑（半兩）
芎藭（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白茯苓（一分）
麝香（一錢）　鈎藤（一分）　胡黃連（半兩）　丁香（一分）
龍腦（半錢，細研）　龍齒（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水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烏犀散治小兒慢驚風或發即戴眼向上手足搐搦
烏犀角屑（一分） 獨角仙（三枚微炙去翅足） 驢胎耳（一分燒灰）
雀兒飯甕（五枚） 乾蟾（一分燒灰） 白殭蠶（一分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丁香（一分） 蠶紙（一張出子者
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羌活（半兩）
青黛（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都研令勻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
小加減服之

麝香散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
麝香（一分細研） 膩粉（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薄荷汁調下一字量兒大小加減
服之

天竺黃散治小兒慢驚風體熱搐搦
天竺黃（半兩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天麻（半兩） 栢枝（半兩微炙） 蟬殼（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鬱金（半兩） 乾蠍（一分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乳汁調下一字量兒大小加減服
之

朱砂散治小兒一臘後月內忽中慢驚風及無辜之候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乾蠍（十四枚微炒）
雀兒飯甕（二七枚麩炒令黃去麩）
右件藥細研為散不計時候以乳汁調下半錢薄荷湯調下亦得更
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真珠丸治小兒慢驚風墜涎
真珠（一分） 牛黃（一分） 朱砂（一分） 雄黃（一分）
膩粉（一分）
右件藥都細研用粳米飯和丸如黃米大三歲兒每服以薄荷湯下
三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比金丸治小兒慢驚風胃膈多涎迷悶口噤發歇搐搦縱撲多驚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烏犀角屑（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烏蛇肉（一分炙令黃） 乾蠍（一分微炒） 雄黃（一錢細研）

水銀（一分） 金薄（二十一片） 銀薄（二十一片已上三味同研為
砂子） 雀兒飯甕（三十枚內有物者微炒）
天南星（一分炮裂）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了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
荷汁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
天竺黃（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龍腦（半分細研） 木香（半分） 丁香（半分） 雄蠶蛾（十四枚）
雄黃（半分細研） 胡黃連（半分） 朱砂（一分細研） 金薄（十四片細研）
膩粉（半分） 熊膽（半分） 蘆會（半分細研） 犀角屑（半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了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粥
飲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麻丸治小兒慢驚風熱筋脉跳掣精神昏悶風涎不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生用） 白殭蠶（一兩生用）
防風（一兩去蘆頭）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白附子（一兩生用）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

牛黃（一分） 麝香（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研入朱砂等四味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不計
時候以薄荷湯化破三丸服之看兒大小臨時加減服之

青黛丸治小兒慢驚風體熱多涎發歇搐搦
青黛（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蝸牛（一分炒令黃） 烏蛇（一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乾蠍（二七枚微炒） 胡黃連（一分） 白殭蠶（一分微炒）
白附子（一分炮裂） 麝香（一錢細研） 蟾酥（三片如柳葉
大鐵上焙焦） 狗膽（二枚取汁）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狗膽汁與糯米飯和丸如黃米粒大三歲兒以
薄荷湯下三丸日三服三四歲兒服五丸

牛黃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取風涎積聚
牛黃（一分細研）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陳橘皮（一分湯浸
去白瓤焙） 黃連（一分去鬚） 天南星（一分炮裂）
白附子（一分炮裂） 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半夏（一分湯洗七遍去滑） 乾蠍（一分微炒） 犀角屑（一分）

水銀（半兩燒棗瓤一處别研星盡）　金薄（二十片細研）
硫黃（半兩細研）　硇砂（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十枚去心皮紙别研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麪糊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甘草薄荷湯下三丸。至五丸

丁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兼有疳氣壯熱。及乳哺減少
母丁香（半錢）　胡黃連（半分）　蘆薈（半分細研）　雄黃（半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蠍梢（一分微炒）
青黛（一分細研）　膩粉（半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天竺黃（一分細研）　鉛霜（半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取五月五日粽子尖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拘急。心胷痰滯。身體壯熱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天麻（半兩）　天南星（半兩炮裂）　乾蠍（半兩微炒）
白附子（半兩炮裂）　乾薑（半兩炮裂剉）

巴豆（半兩去心皮研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錬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妳汁下一丸。荆芥湯下亦得。量大小以意加減

保命丸。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驚熱
牛黃（一分細研）　乾蠍（一分微炒）　白殭蠶（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微炒）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炮裂）
蟾酥（半分研入）　犀角屑（一分）　天南星（一分炮裂）
青黛（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天漿子（一分麩炒令黃去殼）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豶猪膽汁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用薄荷湯下三丸。又以水化二丸。滴入鼻中。令連連嚏。後再服。更在臨時量兒大小增減

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發歇不定。喉中涎聚。時作聲。漸覺虗羸。不下乳食。眼澀多睡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雄黃（半兩細研）　乾蠍（半兩微炒）
牛黃（一分細研）　龍腦（一分細研）　膩粉（一分）　水銀（半兩以鉛一分結為砂子）
硇砂（一分細研）
右件藥先研水銀砂子令細。即與諸藥同研。入棗肉和丸如菉豆大。百日已上兒。以薄荷湯下一丸。一歲兒兩丸。二三歲兒三丸。取下粘涎惡物為效。此藥慢善不瀉。但是虗困瘦瘁。宜與服之。神驗

如聖丸。治小兒慢驚風。精神昏迷。痰涎逆上。咽喉中作聲。有時口噤。發歇搐搦
牛黃（二錢細研）　犀角屑（一分）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人參（一分去蘆頭）　白茯苓（一分）
龍齒（一分細研）　釣藤（一分）　羌活（一分）　蟬殼（二十枚微炒）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同研令勻。以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煎犀角湯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七聖丹。治小兒慢驚風。面青口噤。四肢拘急
朱砂（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蠍尾（七枚微炒）
白殭蠶（七枚微炒）　羌活（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裂）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薄荷湯下三丸。

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水銀丸。治小兒慢驚風。面青口噤。吐涎。脚冷身熱。頻頻搐搦
水銀（半兩入黑鉛半兩結為砂子細研）　天南星（一分炮裂）
鉛霜（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犀角屑（一分）　麝香（半分細研）　牛黃（半分細研）　龍腦（半分細研）
馬牙消（一分細研）　金箔（三十片細研）
白附子（一分炮裂）　乾蠍（一分微炒）　膩粉（半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諸藥同研令勻。用雀兒飯甕內蟲十枚。錬蜜同研和丸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薄荷湯化破三丸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保生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昏悶。或口噤搐搦。發歇作時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天麻（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白殭蠶（半兩微炒）　乾薑（一分炮裂剉）
乾蠍（半兩頭尾全者微炒）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朱砂等同研令勻。錬蜜和丸如麻子大。不計時候。以金銀湯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烏犀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吐涎
烏犀角屑（一分）羚羊角屑（一分）麝香（一分細研）胡黃連（一分）
蘆薈（一分細研）雄黃（一分細研）朱砂（一分細研）丁香（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龍腦（一錢細研）天南星（一兩用酒一升煑盡爲度
切破曝乾）半夏（一分漿水一升煑盡爲度切破曝乾）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銚子內火上化石腦油和丸
如菉豆大不計時候以溫酒化下一丸金銀薄荷湯下亦得
延生丹治小兒慢驚風發歇搐搦喉內多涎
朱砂（一分細研）天南星（半兩炮裂）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半分細研）蠍梢（二七枚微炒）白殭蠶（七枚微炒）
羌活（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以薄荷湯化破兩丸服之
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五靈脂丸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搐搦（那端反全嬰方有麝香）
五靈脂（一兩）附子（一兩生用去皮臍）天南星（一兩生用）
乾蠍（一兩生用）蟬殼（半兩生用）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釅醋二大盞以藥末一兩同煎成膏入餘藥末
和丸如菉豆大未滿月兒以奶汁化破一丸服二歲以下二丸漸大
以意加之鼻上汗出爲効
龍齒丸治小兒慢驚風壯熱手足拘急
龍齒（一分）麝香（一錢細研）朱砂（一分細研）白芥子（一分微炒）
阿魏（一錢麪裹煨麪熟爲度）水銀（一分）金薄（二十片）
銀薄（二十片已上三味細研爲砂子）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以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酒下
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萬靈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腹脹發歇搐搦
牛黃（一錢細研）麝香（半錢細研）熊膽（半錢研入）膩粉（半錢研入）
乾蠍（五枚微炒）朱砂（一分細研）巴豆（二枚去皮心細研）
木香（半錢）白附子（三枚炮裂）蟬殼（七枚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黍粒大每服以薄荷荊芥
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廻生丹治小兒慢驚風痰涎壅悶發歇搐搦

天麻（一分）白附子（一分炮裂）白殭蠶（一分微炒）
桃膠（一分）天南星（一分炮裂）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爛飯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薄荷酒下三丸
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返魂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夜啼
蝙蝠（一枚去翼腸肚炙令焦黃）人中白（一合細研）
乾蠍（一分微炙）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入人中白等同研令均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
服以乳汁研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黃連丸治小兒慢驚風心胷痰涎腹內壅悶或搐搦
黃連（一分末）青黛（一分）麝香（一分）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霜（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細用猪膽汁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
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龍腦丸治小兒慢驚風及疳熱
龍腦（一分細研）丁香（一分末）朱砂（一分細研）麝香（一分細研）
蟾酥（半分研入）牛黃（一分細研）犀角末（一分）雄黃（一分細研）
天竺黃（一分細研）
右件藥都研令勻用猪膽一枚別入黃連末一分入在猪膽內繫却
以漿水一椀入銚子內煑盡取出與藥末和丸如黍米大一二歲兒
以溫水下一丸欲喫先用一丸子研破吹入鼻內得嚏爲効
玉液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熱痞心驚悸等
白附子（一分生用）赤箭（一分）白僵蠶（一分生用）
膩粉（一分）
右件藥以三味搗羅爲末入膩粉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一
二歲兒每服以熟水下三丸三四歲每服五丸日二三服量兒大小
以意加減
天漿子丸治小兒慢驚風發歇不定
天漿子（二七枚麩炒令黃去麩）蟬殼（二七枚微炙）
棘剌（三七枚微炒）蠶紙（二張燒灰）防風（一兩去蘆頭）
朱砂（一分細研）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搗羅爲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五

丸連夜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煩熱

犀角屑（一分） 蟬殼（二七枚微炙） 烏蛇（半兩酒浸去
皮骨炙令黃） 牛黃（一分細研） 青黛（一分細研） 天漿子（二七麸炒
去殼） 地龍（一分微炒） 蟾酥（半錢鐵器上焙過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防風（半兩去蘆頭）
蠶紙（一張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研了藥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黍米大每服以溫荊芥湯下兩丸先研一丸著新汲水化滴在鼻中得嚏為効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麝香丸治小兒慢驚風上膈多涎精神昏悶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半兩細研） 白附子（半兩炮裂）
犀角屑（三分） 半夏（一分湯洗七徧去滑） 蟾酥（如柳葉大兩
片於鐵器上焙） 猪膽（一枚乾者） 天漿子（十枚麸炒令黃去殼）

右件藥搗羅為末用麵糊和丸如黍米大一二歲兒每服五丸米泔頻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天南星煎丸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兩細剉以水二盞微火煎至半盞去滓重煎以膏丸諸
藥末） 白附子（半兩炮裂） 天麻（一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天南星煎和丸如菉豆大三五歲兒每服以薄荷湯下二丸五六歲兒每服三丸日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雀兒飯甕（二枚有蟲者） 白僵蠶（三枚微炒）
乾蠍（三枚微炒）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以麻黃湯調下一字日三服汗出為効三歲已上即加之

王袞博濟方桃紅丸治小兒慢驚墜涎安蟲其狀多因久患脾胃虛弱風邪中入而作此疾

綠礬（一兩半） 赤脚烏（半兩）

右二味同為細末作稠麵糊為丸如菉豆大每服用溫米飲下三丸

補虛丸

次喫補虛丸

新羅白附子（一兩湯洗去皮） 大半夏（一兩）

右二味各用白湯浸三日每日換水三度取出焙乾為末以生薑自然汁着兩錢薑末煮糊和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溫粟米飲下

牛黃朱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似癇者

蠍梢（二七箇） 牛黃（半錢） 麝香（半兩） 黑附子尖（三箇）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一粒好者燈上燒令皮焦剝
去皮用肉）

右七味一處研令勻如粉以食蒸餅和為丸如蘿蔔子大濃煎荊芥湯下一丸以衣被蓋少時汗出如天瘹搐搦開口不得者使用苦柳草蒜入鹽同杵塗藥一丸在兒後心上以前蒜蒸下餅子蓋之用手帛子繫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以煎湯下之覺口內蒜氣渾身汗出立差用端午日合忌雞犬婦人見

如聖青金丸治小兒體熱忽發吐逆夜驚啼荏苒不解或泄或秘變成慢驚或為疳疾等狀定搐搦療疳病墜痰涎鎮心神

龍腦（一錢） 麝香（一分） 香墨（一錢半） 膩粉（一錢）
白麵（三錢） 使君子（兩箇以白麵裹熳火煨令熟）

青黛（二錢） 金箔 銀箔（各一十片如無少用）

右九味同研令細滴井水和丸如雞頭大患慢驚用冷薄荷水化下一丸服訖須臾便睡睡立愈後更服三兩服如此些小驚者及急驚只服半丸以下慢驚隨大便取下涎一合已來神効

養生必用鈎藤飲子治小兒陰癇多睡手足冷時瘛瘲直視乳食不進

鈎藤鈎子（三分） 白僵蠶（去絲觜炒） 川芎
蟬蛻（去頭翅足炙） 蛇蛻（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去頭翅足炙三枚）

右為末藥二錢水一盞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量與服一服作三四次灌若審是陰癇即以藥二錢炮過去皮臍附子指面大依前煎溫服日三夜二

治小兒陰癇體熱虛瘠多睡方

烏蛇（酒浸軟去皮骨取肉焙） 蠍梢 白僵蠶（去絲觜剉）
（微炒） 白附子 青黛（已上各一分）
蜣蜋（五枚去頭翅足炙令黃） 蟾酥（二皂子大）

右為細末蜜丸桐子大湯浸大葉薄荷水化半丸灌兒鼻中候嚏方

可暨用金銀湯化一丸温服日二三

古方至聖來復丹治小兒慢驚云此藥二氣配類陰陽均平非獨陰獨陽有天地中和之氣可熱可冷可緩可急治人陰陽不調冷熱相制榮衛差錯心腎不升降水火不交養丈夫女人老壽稚嬰危急證候並可救治但一點胃氣在無不獲安邪熱炎上煩躁一服定冷氣攻注痛一服定患腸瘡寒熱不可忍腎邪攻腸注痛不可轉動者一服定諸霍亂吐瀉水穀湯藥不住一服定大段吐逆手足逆冷脚轉筋兩服定暖氣復生着熱煩躁昏塞旋倒不省人事一服定甦已上病證並不踰時見効若瀉痢不問赤白冷熱量患淺深與服非時吐逆氣痞食不下已上病每服二十粒並早晨粥飲下甚者三十粒輕者十五粒童稚十粒嬰兒三五粒新生一兩粒化破小兒因驚成癇發瀉多日變成虛風作慢驚者三粒五粒併喫兩服定慢驚本非氣衰也若已絶者亦一時暫生終不救胃氣在雖困無不救者大人亦然但是臟腑病一切危急不識證候者此藥非與常藥一同乃靈聖救人之寶其色隨四時變動深宜寶秘勿輕妄傳甚妙不可述具列方于後

硝石（一兩同硫黄為細末定標內以微火慢炒用柳篦子不住手攪令陰陽二氣相入）　太陰玄精石（一兩研飛）

五靈脂（二兩去砂石）　舶上硫黄（一兩無砂石者）

青皮　陳皮（各二兩去白）

右用五靈脂二橘皮為細末次入玄精石末及前二氣末拌匀以好滴醋打糊為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粒空心粥飲吞下甚者五十粒小兒三五粒新生嬰兒一粒小兒慢驚風或吐痢不止變成虛風搐搦者非風也胃氣欲絶故也用五粒研碎米飲送下老人伏着迷悶紫蘇湯下婦人産後血逆上搶悶絶并惡露不止及赤白帶下並用醋湯下常服和陰陽益精神散腰腎陰濕止腹腸冷疼立見神効應諸疾不辨陰陽證者並宜服之靈異不可具紀

茅先生治小兒慢驚風睡驚膏

青黛（末好者半錢次一錢已）　全蝎（二七箇）　川巴豆（七箇湯浸去皮心膜又用冷水浸一宿紙攤乾）　輕粉（重半錢）

水銀（重一錢）

右以棗肉四箇研殺水銀星盡可入前藥都為末研成膏用單裹用周歲用丸半米粒大兒大小加減用之用童子小便和酒磨此藥灌下如兒牙禁口不開却將藥三二滴滴入鼻中其口自開便灌下藥不乂通下涎来使依形候次看病用藥

回陽大附散治小兒慢驚風下痰後伏熱不退

大附子（炮）　人參　前胡　桔梗（去蘆頭各半兩）

木香（一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用薑湯調下（已上五方載幼幼新書）

錢乙小兒方鈎藤飲子治吐痢脾胃氣弱虛風慢驚

鈎藤（三分）　蟬殼　防風（去蘆頭切焙）　人參（切去鬚焙）

麻黄（去節）　白僵蠶（炒黄色）　天麻　蝎尾（各半兩去毒炒）

甘草（炙）　川芎（各一分）　麝香（一錢別研）

右同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温服量多少與之寒多者加附子末半錢無時

豆卷散治小兒慢驚多用性太温及熱藥治之有驚未退而別生熱證有病愈而致熱證者有反為急驚者甚多當問病者幾日因何得之曾以何藥療之可用解毒之藥無不效宜此方

大豆黄卷（水浸黑豆生芽是也日乾）　貫衆

板藍根　甘草（各一兩炙）

右四味同為細末每服半錢水煎去滓服甚者三錢漿水內入油數點煎又治吐蟲服無時

又方龍腦散

大黄（蒸）　半夏（湯洗薄切用薑汁浸一日焙乾炒）

甘草（炙）　金星石　寒水石　禹餘粮

不灰木　青蛤粉（各半兩）　銀星石

右同為細末研入龍腦一字再研匀新水調一字至半錢量兒小與之通解諸毒本舊方也仲陽添甘松三兩枚藿香葉末一錢金牙石一分

迴生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虛生風成慢驚

大天南星（重八九錢已上者良）

右用地坑子一箇深三寸許用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在內然後入天南星却用炭火三兩條蓋却坑子候天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匀熟不可稍生放冷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量兒大小濃煎生薑防風湯調下無時

又方名梓朴散

梓州厚朴一兩（細剉）　半夏（一錢湯洗七次薑汁炙半日熬乾）

右用米泔三升同浸一百刻水盡為度如百刻水未盡少加火熬乾

去厚朴只將半夏碾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字。薄荷湯調下。無時

羌活膏。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或吐瀉後。為慢驚者。亦治傷寒。無不效

羌活（去蘆頭）　川芎　人參（切去頭）　白附子（炮）

赤茯苓（去皮各半兩）　天麻一兩　白僵蠶（酒浸炒黃）

乾蠍（炒去毒）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各一兩）　川附子（炮去皮臍）

防風（去蘆頭切焙）　麻黃（去節秤各二錢一本作各三錢）

肉豆蔻　雞頭香（母丁香也）　藿香葉　沉香

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一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七一本作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一分已上七味各研別入）

右為細末。熟蜜丸劑。旋丸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或麥門冬湯化下。實熱急驚。勿服。性溫故也。服無時

古今論雞舌香者。同異紛紛。或以為番棗核。或以為母丁香。互相排抵。竟無定說。蓋忠以謂最為易辨。所以久無定說者。惑於其名耳。古人命藥。多以其形似者名之。如烏頭狗脊鶴虱之類是也。番棗核母丁香。本二物。以其皆似雞舌。故名適同。凡藥物名同實異。如金櫻地錦之類。不足怪也。如雞舌二種。各有主療。番棗核者。得於乳香中。今治傷折藥多用之。母丁香。即丁香之老者。極芳烈。古人含雞舌香。乃此類也。今治氣溫中藥多用之。所謂最為易辨者。如此

溫白丸。治小兒脾氣虛困。泄瀉瘦弱。冷疳洞利。及因吐瀉。或久病成慢驚。身冷瘈瘲

天麻（生半兩）　白僵蠶（炮）　白附子（生）　乾蝎（去毒）

天南星（剉湯浸七次焙各一分）

右同為末。湯浸寒食麵為丸如菉豆大。丸了。仍於寒食麵養七日取出。未及養七日。合成便服之。每服五七丸。至三二十丸。空心煎生薑米飲下。漸加丸數。多與服之

訴蘇湯。治慢驚

訴蘇根（本二錢）　白甘遂（末一錢）

右同於慢火上炒焦黃。研勻。每服一字。煎麝香薄荷湯調下。無時

聖濟總録羌活丸。治小兒慢驚虛困痰涎不利

羌活（去蘆頭一兩）　白僵蠶（炒半兩二味搗末）

硃黃　水銀（各一分二味結沙子研）

右四味合研勻細。鍊蜜和丸如豌豆大。四五歲。每服二丸。三歲以下。一丸。煎金銀荊芥薄荷湯化下

琥珀丸。治慢驚風

琥珀（研）　犀角末（各一錢）　真珠末　天南星（酒浸麴炒）

（各二錢）　牛黃（研）　龍腦（研）　麝香（研各一字）

丹砂（研一分）　乾蠍（七枚全者炒）

右九味擣細為細末。鍊蜜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煎菊花湯化下。

回魂煎。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枚。重三錢者。燒地坑子令赤。用醋潑下。天南星以坑子合定。勿透氣。去皮臍取二錢　烏蛇（四寸用酒浸去皮骨炙）

白附子（三枚生用）　蜈蚣（一條酒浸）　棘剛子（三十枚）

乾蠍（全者七枚炒）　水銀沙子（兩皂子大）

丹砂　膩粉（各一分）　麝香　犀角末

乳香（各一錢）　金薄（三片共沙子一處研）　牛黃

龍腦（各半錢研）

右一十五味擣研勻細。用石腦油為膏。旋丸如豌豆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天南星煎丸。治小兒慢驚風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微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

白附子（半兩炮）　天麻一兩　乾蠍（一分炒）

右四味。擣羅三味為末。入天南星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五歲兒。每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兒三丸。日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

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蠍（炒各三枚）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一字匕。煎麻黃湯調下。日三服。汗出為效。更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

紫霜散。治小兒慢驚風。潮發搐搦項筋緊強

白花蛇（酒浸一宿去皮骨炙一兩）　鐵粉（半兩研）

丹砂（研）　白附子（炮）　蠍梢（各一分）　麝香（一錢研）

右六味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薄荷湯調下。不拘時

乾蠍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蠍（五枚全者炒）　細辛（去苗葉）　乳香（研各一分）
青黛（研）　白附子（炮各半兩）

右五味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煎冬瓜子湯調下。不拘時

羌活煎。治小兒慢驚風。兼內外俱虛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桂（去麤皮）　獨活（去蘆頭）
人參（各一分）　白附子（半兩）　乾蠍（全者炒）　白僵蠶（炒各一錢）
水銀　硫黃（研各二錢）

右一十味。擣羅八味爲末。次鎔硫黃成汁。次入水銀爲沙子。放冷細研入衆藥末。用棗肉蜜和成煎。每服一大豆許。煎防風湯化下。紫參人參湯亦得。一方去白僵蠶。加茯苓一分

歸魂丸。治小兒慢驚風。搖頭閉目

金薄（十五片研）　丹砂（研）　膩粉（研）　牛黃（研）
青黛（研）　白僵蠶（炒）　蟬殻（去土）　白附子（炮）
乾蠍（全者炒）　防風（去叉）　犀角（鎊）　天南星（炮各一分）

天麻（半兩）　棘剛子（十二枚）

右一十四味爲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丁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吐逆不定。胃虛生涎。多驚。饒睡

妳食後臨睡服

丁香（一分爲末）　半夏（三枚湯洗十徧焙乾爲末）　水銀
鉛（各一分二味結沙子）　蝎梢（四十九枚炒爲末）

右五味合研勻細。用熟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丸至七丸。量兒大小加減。並用荊芥薄荷湯下。大人虛風痰涎。丸如梧桐子大。一服七丸至十丸

乳香丸。治小兒慢驚風。心神悶亂。煩懆不安。筋脉拘急。胃虛蟲動。反折啼叫

乳香（盞子內鎔過研半錢）　胡粉（一錢）

右二味合研勻細。用白頸蚯蚓。生捏去土。爛研和就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七丸至十丸。煎葱白湯下。更量兒大小加減

乾蠍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蠍（全者十枚炒）　曼陀羅（七朶）　天麻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薄荷湯調下。不拘時

麻黃散。治小兒慢驚風。因轉瀉虛極。多睡。善欠。醫所不能療

麻黃（七節以兒中指節比）　薄荷（全者七葉）　乾蠍（全者一枚）

右三味各炒黃色。合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溫薄荷水調下。更量兒大小加減服。後略以衣被蓋之。汗出立差

治慢驚風。罷搐煎方

丹砂（研）　水銀　天南星（炮）　膩粉（研）
薄荷　白附子（炮）　乾蠍（全者炒各一分）

右七味爲細末。用石腦油和成煎。每服一大豆許。薄荷湯化下

萬靈丹。治小兒慢驚風。多涎。腹脹。潮熱。發渴。搐搦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半錢細研）　熊膽（半錢細研）　膩粉（半錢細研）
乾蠍（五枚微炒）　朱砂（一分細研）　巴豆（三枚去皮心生研）
木香（半錢）　白附子（三枚炮裂）　蟬殻（七枚微炒）

右一十味。先擣羅四味爲細末。次入六味。都研令勻。鍊蜜爲丸如黍米大。每服三丸。煎薄荷荊芥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犀角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煩熱

犀角屑（一分）　蟬殻（二七枚微炙）　天漿子（二七枚麩炒去殻）
牛黃（一分細研）　青黛（一分細研）　烏蛇（半兩酒浸去去骨炙令黃）
地龍（一分微炒）　蟾酥（半錢鐵器上焙過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防風（半兩去蘆頭）
蠶紙（一張燒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一十二味。先擣七味爲細末。次入五味。都研令勻。鍊蜜爲丸如黍米大。每服兩丸。煎荊芥湯下。大人風癇。服活蠼螋蟲不拘多少。研入泥。生麪和丸如雞頭實大。捏作餅子。塘灰火煨熟。每嚼一餅子。煎荊芥湯下。前藥十丸。更量大小虛實加減

磨化龍腦丸。治小兒慢驚風潮發

龍腦　麝香　蘆會　熊膽
膩粉（各半錢研）　胡黃連　使君子　青黛（研各一錢）
香墨（半兩研）

右九味擣羅胡黃連使君子爲末。餘研極細。滴水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丸。煎金銀薄荷磨下。經宿取惡物便安

蘆薈散。治小兒慢驚風。胃膈痰涎。咽喉壅塞。身體壯熱。筋脉拘急。時或發渴

蘆薈（研）　龍骨　雄黃（研）　麝香（研各半分）
胡黃連　青黛（研）　木香　丁香
牛黃（研）　天竺黃　熊膽（研）　蠍（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膩粉（研）　丹砂（研）
犀角（鎊）　人參　沉香（各一分）

右一十八味。擣研為散。半錢匕。薄荷湯調下

再生丸。治小兒虛風。慢驚搐搦。項筋緊強。手足逆冷。腰背拘急

蜈蚣（一條酒浸一宿炙）　乾蠍（全者七枚炒）
蠶蛾（十枚炒）　白僵蠶（直者炒）　丹砂（研各一分）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　麝香　當門子（各一枚）　薄荷心（七枚）
龍腦（研）　水銀（錫結沙子各一錢）　棘剛子（三十枚炒）

右一十二味。搗研為細末。研[illegible]以石腦油和劑。油單裹。每服旋作一丸如黍米大。冷水化下。須發前服三服必効。後服睡脾散

睡脾散。治小兒慢驚風

桑螵蛸（四枚）　乾薄荷葉　乾蠍（全者炒）　人參
乾山芋　天南星（炮）　半夏（生薑汁浸透切焙各一分）

右七味。搗羅為細散。每服半錢匕。麝香粟米飲調下

釣藤煎。治小兒虛風

釣藤　防風（去叉）　芎藭　天麻（酒浸切焙）
麻黃（去根節各一分）　荊芥穗　蟬殼（去土）
蠍梢（炒各半兩）　白僵蠶（十四枚炒）　薄荷心（二十六枚）
（酒浸焙）　龍腦　麝香（各一字研）

右一十二味。搗研為細末。鍊蜜和成煎。每服皂子大。荊芥紫參湯化下

麝香餅子。治小兒慢驚風。涎塞咽喉。服利藥過度者

麝香（研）　膩粉（各三錢匕）　定粉（二錢匕）

右三味。令勻細。以香墨研濃汁和丸。捏如稨豆大。每服一餅。薄荷湯化下

天麻丸。治小兒慢驚。神識昏塞。時發時省。手足搐搦。目睛直視

天麻　白僵蠶　乾蠍（去土炒）　白附子（各二分）

牛黃（研）　丹砂（研）　麝香（研各半錢）　雄黃（研一錢）

右八味。擣研為末。鍊蜜和丸如雞頭實大。每服一丸。薄荷湯下。量兒大小加減服

桃紅散。治小兒慢驚風。手足瘛瘲。神情如醉

天南星（炮）　烏頭（炮裂去皮臍）　白附子（炮）
天麻（各半兩）　乾蠍（微炒二十一枚）　丹砂（研一分）

右六味。擣研為細散。每服一字。或半錢匕。旋入牛黃龍腦各少許。煎麻黃湯調下。日三

天竺黃散。治小兒慢驚風。久不瘥

天竺黃　人參　胡黃連　使君子（炮各一分）
半夏（三枚生薑汁浸炒）　藿香（半分）　丹砂（研）
麝香（研各半錢）　蠍梢（炒）　甘草（炙各一分）

右一十味。將八味擣為細散。入丹砂麝香研勻。每服一字匕。冷蜜湯調下。熟水亦得。量大小加減服之

張渙醫方妙選麝香餅子。因吐利生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川烏頭（半箇炮去皮臍）　天南星（半兩炮）　白花蛇（半兩酒浸一宿去皮骨焙乾）
乾蠍梢（半兩）　乾赤頭蜈蚣（二條酒浸酥炙黃）

已上擣羅為細末。次用

好真麝香（半兩另研）　乳香（一分別研）　鐵粉（一分別研）
朱砂（一分細研水飛）　牛黃（一分別研）

右件都一處研細拌勻。酒打白麵糊和為餅子。如雞實大。每服一粒至二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量兒大小加減

烏梢丹。因吐利後生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烏蛇梢（二兩水浸去皮骨）　天漿子（二十一箇微炒）
天麻（一兩）　白附子（一兩）　天南星（一兩微炒）
乾全蠍（一兩）　川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防風（一兩剉）
半夏（一兩湯洗七遍）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十味。一處用好酒浸三宿。取出焙乾。擣羅為細末。次用水磨雄黃一兩。辰州朱砂一兩。同細研水飛。焙乾。同上件藥十味。一處拌勻。入麝香二錢。生龍腦一錢。研勻細。糯米飯和如黍米大。每服七粒至十五粒。煎金銀薄荷湯下。神驗。量兒大小加減

螵蛸膏。慢驚久不差尤宜服之

真桑螵蛸（七箇微炒黃）　天麻（半兩）　麻黃（一兩去節）

蠍梢（一分）　白僵蠶（一分揀直者微炒）

已上搗羅爲細末。次用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乳香（一分研）　鵬砂（一錢研）

麝香（一錢研）　龍腦（半錢研）

右件都一處拌勻。煉蜜和成膏。如雞實大。用金箔裹之。每服一粒。煎荆芥薄荷湯化下

青金膏。吐利生風。變成慢驚。尤宜服之

烏蛇梢肉（一分酒浸一宿焙乾）　乾蠍梢（一分）　天麻（一分）

白附子（一分）　青黛（一分研）　川附子（一枚炮去皮臍）

麝香（一錢研）　天竺黃（一錢研）

右件先將烏蛇梢肉等五味。先搗羅爲細末。次入青黛等三味拌勻。煉蜜成膏。如皂子大。煎人參湯薄荷湯化下

大青丹。治潮熱。荏苒不差

蠍梢（一分）　白附子（一分）　白僵蠶（一分炒黃）

乾蝦蟆（二箇燒灰）　木香（一分）　檳榔（一分）

已上搗羅爲細末。次入

青黛（一分研）　續隨子（一分研）

右件同諸藥一處拌勻。用糯米飯和如黍米大。每服十粒。點麝香薄荷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寧眠散。治潮搐不得安卧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白附子（已上各半兩）

乾蠍（二十一箇）　乾赤頭蜈蚣（一條酒浸酥炙微黃）

已上搗羅爲細末。次用

乳香（一分研細）　血竭（一分研細）

右件同諸藥拌勻。每服一字至半錢。用好酒少許。浸薄荷煎湯調下。每兒潮搐服之。得眠睡是驗。次用辰砂膏方。相兼服之

辰砂膏。潮搐昏困甚者

大附子（一箇六七錢以上者炮去皮臍去頂頭剜一孔竅子入粉霜硇砂各半錢。入孔竅中。卻用取下附子末填滿竅子。用木炭火燒存性。次用）

天南星（半兩炮裂）　蠍梢（一分）　羌活（一分）

右件同搗羅爲細末。次用好朱砂半兩。細研水飛。入諸藥內同拌勻。煉蜜如雞實大。每服一粒至二粒。點麝香薄荷湯。入酒三兩點同化下

寸金散。吐利後生驚風。及心肺中風。尤宜服之

蛇頭（一箇酒浸焙乾）　赤頭蜈蚣（一條酥炙）

乾全蠍（一錢）　草烏頭（一枚炮剉去皮）　麻黃（一錢去根節）

右件搗羅爲細末。每服一字。抄龍腦一字。同溫酒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妙聖散。治小兒慢驚風。久不差。兩手搐搦不定

乾赤頭蜈蚣（一箇。蔥汁浸一日一夜。焙乾）　草烏頭尖（一十四箇。薄荷生薑自然汁浸一日一夜。焙乾。同搗羅爲細末）

麝香（一錢）　龍腦（半錢。已上二味各研細。入前藥拌勻）

右件都爲末拌勻。每用半字。以筆管吹在兒鼻中。候兩手定。兼服諸驚風藥

漢東王先生家寶玉珍散。治嬰孩小兒。腮腫舌腫。驚躁渴瀉。驚熱驚汗

石膏（半兩煅）　甘草（一分炙）　滑石（半兩白者佳）

白附子（一分）　蚌粉（水淘去沙石。卻連盞在火上煅通紅。剉下。用水飛過。細研秤一分）　白僵蠶（直者去絲炒一分）

右爲細末。入腦麝各少許。每服嬰孩一字。二三歲半錢。五七歲一錢。麥門冬熟調下。如渴瀉不止。驚汗。燈心湯調下。小兒氣壯者腦麝極少用

栖真子嬰童寶鑑治小兒慢驚風。身體壯熱。手足微瘈。睡驚丸

白龍腦　朱砂末（各一錢）　香墨末　青黛末

蘆薈末（各一錢）　膩粉（一錢）　使君子（二箇）

右件以寒食麪爲糊丸。如桐子大。用薄荷水化一丸

九籥衛生黃陸香圓。療小兒虛風慢驚潮搐瘛瘲。安神寬益心氣

血竭（半兩）　乳香

右件同研細。火上炙爲丸。乾時滴水圓如酸棗大。每服一丸。薄荷酒化下。兼理婦人產後血暈不省人事。（載幼幼新書）御藥院方如夏月。嬰兒患上件病證。爲細末。薄荷人參湯調下。不拘時候

董汲旅舍備要鈎藤飲。治小兒吐利後。臟虛慢驚。手足瘈瘲。多睡眼上視。

乳食不進

釣藤鈎子（三分） 芎藭 白僵蠶（去嘴炒） 蟬蛻（去足各半兩）
蛇皮 甘草（各炙一分） 蜣蜋（五枚炙去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臍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分三服急驚有熱證去
附子不用

萬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及天瘹驚熱保命丸
牛黄 腦麝 青黛 朱砂（各研）
乾蠍 白僵蠶 蟬殼（各微炒） 天麻
白附子（炮） 犀角屑 天南星（炮裂） 天漿子（麩炒令黄）
用各一分
右件擣羅爲末用豮猪膽汁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又
以水化二丸滴入鼻中令連連嚏後再服更臨時量兒大小以意加
減

治小兒慢驚風四肢搐搦熊膽丸
熊膽 五靈脂（别杵爲末飛過） 附子（去皮）

天南星 乾蠍（三味生用已上各半兩） 蟬殼（去頭足生用
一分）
右件擣羅爲末以百沸湯化熊膽五靈脂二味入銀器中熬成膏和
入餘藥末丸如菉豆大未滿月兒以乳汁化破一丸二歲已下二丸
漸大以意加之汗出爲効

石壁經三十六種治慢驚先宜用解表散
荆芥 杏仁（去皮尖或炒黄色别研各半兩）
川芎（二錢） 麻黄（去節） 防風 甘草（炙各半兩）
赤茯苓（半兩或三錢半）
右爲末每服一錢葱白三寸薑三片水一盞煎三五沸連進二服汗
出避風或煎此湯調下如常服葱湯下半錢慢驚用平涼藥便宜

三十六種慢驚將發用白术麻黄散
白米（炒） 乾葛（各一分） 麻黄（半兩去節）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荆芥湯下服後忌衝風須有汗如水出再進一
二服如困睡不省即宜下琥珀散

又琥珀散

上色朱砂 真珠（末） 芍藥 鉛白霜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薄荷湯調下

又方三十六種慢驚風正發用治心煩燥惡方
人參 甘草（炙） 木香 沉香
藿香葉 白术（各一分）
右件爲末每服一錢飲調下

風髓經白鶴丹治小兒慢脾風不醒四肢冷不食嘔逆漸生風疾
白花蛇肉（半兩酒浸去皮炙黄焦） 白附子（生用兩箇）
僵蠶（去絲） 天南星（去皮紅酒煮） 天麻
輕粉
右爲末法酒煮麵糊爲丸如黍米大薄荷湯入酒一滴化下慢驚用
銀粉藥宜審用之

患眼觀證甘乳散定慢風搐搦先用乳香甘遂壓涎定搐凡慢驚風末散
下涎宜用此二藥相兼服待涎不聲不搐方通利（其方在搐搦門中）
白附子 川烏頭（並燒存性各一錢先各以一兩可燒得二
錢） 朱砂 鵬砂（各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爲末薄荷湯調下一錢至二錢

國醫李安仁傳酒煎附子四神丹治小兒慢驚又治一切虛冷之疾升降
陰陽順正祛邪消風冷痰涎散結伏滯氣通利關節破癖敗凝澀奔衝大
經之血接助真氣生續脉息補腎經不足利膀胱小腸秘精固氣定喘止
逆壓煩燥養胃氣療五臟虧損下虛上壅胃中痰飲臍腹冷積奔豚氣衝
上下循環攻刺疼痛脾寒冷汗中風癱瘓精神昏亂霍亂吐瀉手足逆冷
陰毒傷寒四肢厥逆形寒惡風向暗睡卧乍寒乍熱婦人產後諸疾血氣
逆潮迷悶欲絶赤白帶下崩漏不止應久新諸病未能辨别虛實冷熱證
候用藥未效悉宜此藥分匀陰陽氣正使逐安和（至不得已詳證乃服）
水窟雄黄 雌黄 辰砂 透明硫黄
右四物各半斤並别研水飛過滲乾再同研匀用燒藥合子一箇看
大小用臨時先以牡丹根皮燒烟熏合子令黲烟氣黑黄色入前四
物在内約留藥合子口下及一指以醋調臘茶作餅子蓋定與合子
口縫毛用赤石脂泥固濟合子用合蓋子蓋之令密却用紙筋鹽泥
通裹合子固濟約厚一指放令極乾初用炭火燒熱次加少火燒合
通赤常約令火五斤以來漸漸添火氣小却添至五斤以來照顧勿

令炭厚薄不匀。可添至三秤得濟。去火漸令冷。入在地坑内。深一尺已上。用好黃土蓋之。候三日取出。打破合子取藥細研。約三十兩。別入

胡椒末　蓽撥（末各七兩）　真赤石脂（末三兩）

好官桂心（末六兩）　附子（及六錢已上者。炮去皮臍。取末十二兩。以好法酒一斗。熬至三升。然後入附子末為糊。和前藥）

右丸如雞頭肉大。留少酒膏。恐藥乾。候乾輕病每服一粒。重病二粒至三粒。米飲湯下。空心食前溫酒鹽湯亦得。小兒吐瀉慢驚研一粒米飲灌下。如有固冷陳寒。宜常久服餌。如病安愈。不得多服。如覺熱渴。即加木香桂末一錢。同和服之。趙丞相云。此方得之國醫李安仁。安仁云。此藥比之四神丹。尤為有造化也

張氏家傳治小兒慢驚方

活大馬閘一條。（明底蛭三伏者中使）　蜈蚣（直者一條。只用上截半條。活死者皆可）

右二味。用藏餅一箇。盛在内。泥固濟。火燒存性。放研細。用麝香薄荷米泔水。只作一服立效。小兒量多少加減

治中風。及脚氣痺弱。不能轉側。兼治小兒慢驚。小續命湯

麻黃（湯泡三次焙乾）　桂枝　甘草（炙各半兩）

防風（一分半）　赤芍藥　白朮　人參

川芎　附子（炮裂去皮臍）　防已

黃芩（各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取八分清汁。入生薑汁再煎兩沸。溫服。日二服。夜二服。若柔痓自汗者。去麻黃。夏間。及病有熱者減桂枝一半。冬及始春。去黃芩

治小兒慢驚虛風。羌活膏方

羌活　獨活　人參　茯苓

防風　官桂　乾蠍（全）　硫黃

水銀（已上各半兩）　麝香（少許）

右件八味為末。後將硫黃於銚子内鎔汁。入水銀拌和勻。研為細末。再研細。鍊蜜為膏。每服皂子大。荊芥湯化下

莊氏家傳治小兒驚風。有虛積。蟆金丹

胡黃連（末）　青黛　蘆薈　香墨（並研各一錢）

膩粉（半錢）　使君子（末五箇）　天漿子（末三箇）　麝香（一字）

右件為末同研如粉。鍊蜜為丸如雞頭大。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

孔氏家傳睡驚丸。治慢驚風。中有睡驚丸甚多。此所犯之藥

白附子（末）　蟬殼（末各抄一錢匕）　天麻（末）

朱砂（末）　大附子（炮裂去皮臍為末）　青黛

天南星（以白礬湯浸一宿焙乾為末）　雄黃（末）

全蠍（去尖毒為末各抄半錢匕）　麝香（別研半字匕）

腦子（一字匕別研入藥）

右一十一味同研令勻。入飛羅麪少許。滴冷水為丸如米粒大。每服一丸。以薄荷湯磨破化下

硫黃丸。治陰癇有二等。小兒小便澀。則硫黃丸入一分茯苓。若小便不澀只一味硫黃也

解小兒一切傷風。及慢驚脾風膏方

天麻（酒浸一宿切焙為末）　人參（末）　川芎（末各一分）

乾蠍梢（炒為末）　白僵蠶（直者炒為末各三七箇）　龍腦（各別研一字）

麝香（別研半錢）

右件九味一處又勻。煉蜜為膏。每服半皂子大。荊芥葱湯化下。神妙

小兒慢驚脾風。取涎

右用天南星不拘多少為末。用竹瀝油調下。喉涎自出

羌活膏。治小兒胃虛生風。變成陰癇。憂齒肉蠕目澁饒睡。又療傷風壯熱。寒壅風熱。鼻塞呵欠。精神不爽

羌活　獨活　天麻（炙）　川芎

人參　茯苓（各一分）　乾家薄荷　直僵蠶（炒各半兩）

全蠍（一分）　防風（一兩半）

右為細末。煉蜜和成膏。每服一皂子大。用荊芥乳香煎湯化下。荊南太醫錢祐方

溫驚丸。治小兒陰癇諸證方

天南星（一箇炮）　香白芷（如天南星多）　京墨（天南星三分之一燒過）　麝（少許）

右為末。糊丸作小餅如豆大。薄荷湯化下。丸了外以銀箔或金箔裹之

吉氏家傳治慢驚風。半黃膏

牛黃（半字）　棘岡子（七十箇去殼）　生朱砂（半錢）
輕粉（一錢匕）
右末用棘岡子肉。研為膏丸如芥子大。每服三丸。芥菜湯下
治小兒慢驚鈍睡。眼不開方
釣藤　防風（去蘆各一錢）　蟬殼（半兩）
蠍梢　朱砂（各半錢）　麻黃（一分去節）　麝（少許）
右件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薄荷湯調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風。喉內有涎。辰砂散
蛇黃（一箇火內煅醋淬用一錢為末）　白雞糞
鼠屎　白丁香（各一錢燒為末）
右都入乳鉢內研勻。每服半錢。麝香湯調下。三歲已上。麝香酒調下。不過三服。涎必下。若涎不下。難治
治慢驚風。化涎。牛黃散
牛黃（二錢）　朱砂　雄黃（各一錢）　天南星（一箇水二盞生薑一塊搥碎同煮去薑）　金銀箔（各五片）　輕粉（炒一錢匕）
麝香（半字）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調下
治吐瀉傳成慢驚。醒脾散
厚朴（一兩細剉。用水一盞。硇砂一豆許。同煮取出焙乾。秤一錢）
草果子（一箇。麪裹煨。去皮及麪）　人參　茯苓（各一錢）
甘草（炙）　陳皮（去白各半錢）　白豆蔻（一箇）
右末。每服半錢。冬瓜子煎湯調下。棗湯亦得
陶善化傳治小兒慢驚方
右件用貓糞少許。燒為末。以麝少許。米飲下
趙氏家傳治小兒慢驚。萬安散方（亦治慢脾方）
全蠍（七箇以水。薑自然汁浸）　好朱砂（半錢別研）
麻黃（一錢揀細頁者生薑自然汁浸）　薄荷（無生者。以生薑自然汁浸開。每蠍一箇。以薄荷七葉裹過。以麻黃纏繫。竹筋夾炙令黃色）　厚朴（二錢。去盡麤皮。生薑自然汁製）
白朮（一錢。用水七分一盞。銀石器熬盡水。片開焙乾）
右各將製了為細末。再入朱砂研細。新生兒半錢。周晬已上一錢。量兒大小加減。日三服。並用金銀薄荷湯下

安師治小兒慢驚風藥方
右先研臘茶一錢。入生腦子半錢。以湯點八分一盞。用鐵杓一枚盛定。將蛇黃一箇。於火邊煆放。候炙極熱。入杓內茶中淬再三。至茶盡。碾為細末。金銀薄荷湯調下。一歲以下半字。一歲以上一字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治脾風方。并歌
孩兒驚久積涎生。傳入脾家事不輕。忽發如雷風雨勢。去涎方可得安寧
粉霜丸（慢驚用銀粉須審用）
粉霜　真珠（末各半）　朱砂　半夏（薑汁浸各一分）
白附子（一箇炒）　蠍（十四箇全者）　水銀（一分結砂）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蒸餅心為丸如菊子大。每服三丸。淡薑湯吞下。大小加減
治慢驚方
夜啼多熱無精彩。口沫涎生病不消。除病莫過靈藥治。睡驚丸子鎮三焦
睡驚丸
青黛（三錢）　僵蠶　乳香　天南星（各半錢）

蠍（十四箇）　鵬砂　蘆會（各一錢半）　使君子（七箇）
輕粉　朱砂（各一錢）　龍腦薄荷（一分）　京墨（少許）
巴豆（三箇）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蜜丸○看大小。金銀煎湯化下
長沙醫者丘松年傳醒脾散。治小兒慢驚脾困。及大患後。全不進乳食
大天南星一兩。（每一箇劈作五六塊。用生薑一兩切作片。厚朴一兩剉碎。去生薑只用南星薄切焙乾）　白茯苓（半兩）　冬瓜子（一百二十粒鄭愈方用三十粒）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一片。煎三分。溫服。或用蟬殼煎湯調下亦得
長沙醫者李剛中傳治小兒因虛。陰證慢驚。或慢脾風藥方
附子（一箇。重六錢已上或六分者方可用。頂心剜一竅。入硇砂半錢在竅中。復以附子末填竅合著。不去皮臍。於淨地上取一竅。如附子大。入附子在地竅中。以土築實。上以灰火一撮許蓋之。次以炭火三五莖。於灰火上盤旋。周圍量附子得熟為度。候地冷。方取出附子去皮。同硇砂一處為細末）　防風（二錢半。為末）

全蠍（為末）　白僵蠶（直者。去絲土。微炒為末。各四十九箇）

明淨乳香（一錢半。別研為末）

右六味細末。和合作一處。入乳鉢中。細細研極勻。周歲已下服半平錢。半歲已下嬰孩服一字。周歲已上者服半平錢已上。或一小平錢量輕重加減與服。並用乳香湯調下

長沙醫者鄭愈傳安心丸。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全蠍（半兩。炒）

右件為末。麵糊為丸如黃米大。朱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治小兒慢驚方

附子（炮去皮臍）　白附子（生）　全蠍（炙熟。各一箇）

蜈蚣（一條。炙熟）

右件為末。用麻黃不計多少。去節為末。酒煑麻黃成膏。和藥為丸如雞頭大。一歲一丸。二歲二丸。用溫酒化下

治小兒慢驚風睡紅散方

赤脚蜈蚣（一條。去足）　蔓陀羅子（一箇）　天南星（二箇。只取心。如指頭大。兩塊）　乳香（一塊。如指頭大）

土狗子（去頭足）　全蠍（各七箇）　朱砂（一錢）　腦麝（各少許）

右件為末。每服一大錢。分二百服。用金銀薄荷湯調下

救生散。治小兒吐瀉。或慢驚風方

全蠍（七箇。用薄荷七葉。逐箇裹了。以生薑自然汁浸麻黃七條。候稍軟。縛葉上。火上炙令黃色）　白朮（塗蜜。炙黃一錢）

厚朴（一片。用薑三寸。水一盞。煑七沸。取厚朴一錢）

人參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錢）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至一錢。煎青木茄湯調下。或蜜丸如黃米大。飲湯下

治小兒慢驚風虛風湯方

黑附子（炮去皮臍）　天南星（大者。生去皮。各一箇）

白附子（七箇）

右件為末。每服半錢。水一盞。入蠍梢一箇。同煎至六分。微熱服。已上三十六方。載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神寶丹。治小兒或先吐後瀉。或先瀉後吐。或只吐不瀉。或吐瀉俱發之後變成慢驚者

附子（米泔水一盞。薑半兩。研。浸三日。次同蛤粉炒裂。去皮臍。半兩）

羌活　朱砂　蠍尾　麝香

乳香（各一分）　南星（兩箇。各重半兩。去皮臍。剉碁子片。酸漿一椀。薑一分。切片子。煑酸漿盡。去薑。焙乾半兩。牛膽中南星尤妙）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者半丸。薄荷湯化下。小可驚瀉。便青腹疼。與少許立效。如小兒只吐不瀉。發驚。急以紫丸重瀉五七行。後與此藥。並食前。或以珍珠丸下之亦得

辰砂丸。治小兒慢驚風搐搦及天瘹癎病

蠍尾（二十一箇）　牛黃　麝香（各半兩）　附子（三箇。尖）

雄黃（少許）　朱砂（一錢）　巴豆（七箇。好者。燈上燒皮焦黃。去皮用肉）

右為末。寒食日蒸餅為丸如小豆大。一歲一丸。荊芥湯下。衣被蓋少時汗出。如天瘹搐搦。閉口不得者。便用蒜入鹽同擣。塗藥一丸。在兒後心上。以前蒜作餅蓋之。以帛係定。後更服一丸。化破。入麝香少許。以前湯下。覺口內蒜氣。渾身汗出者立效。須是端午日合。忌雞犬婦人見

交泰丹。治小兒因吐瀉之後。變成慢驚。累服熱藥。上熱下冷。涎鳴氣麤。服藥雖多。止在膈上。不入中下。此藥治虛陽潮上。發搐來去

黑鉛（一兩）　硫黃　水銀（各二錢）　天漿子（二十一箇）

蜈蚣（一條）　朱砂　附子（炮去皮臍）　鐵艷粉（各二錢）

全蠍　蛇肉（酒浸去骨。各一錢）　麝香

槐柳枝（各二寸。細剉。同鉛入銚子。炭火上煅。別將槐柳枝各一莖。不住手打。旋入硫黃。次入水銀。煎為沙子。傾地上出火氣）

右為末。薑汁煑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丸。米飲湯送下。食前。如病勢速。煉蜜為丸如雞頭大。一丸。薄荷湯化下。本法作丸子。鎮墜

安神膏。治小兒心虛多驚。恍惚不寧。腹痛便青。并吐瀉之後欲生慢驚

朱砂（二錢）　全蠍　人參　白茯苓

天麻　附子（炮）　川芎　乳香（各一錢）

麝香（一字）　坯子（半錢）　又一方加琥珀

右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下

丙丁膏。治小兒吐瀉之後。精神倦怠。多睡不省。不思乳食。四肢逆冷。啼如鴉聲。咽喉不利。丙日作麪。丁日合藥

南星　烏蛇（酒浸取肉焙各三分）　天麻
麻黃（去節）　附子（炮各半兩）　白附子（三錢半）　蠍（一分）
僵蠶（四錢）

右為末。水一升。浸三日。寒食日麵一升。和拌踏作麴。楮葉罨七日。取出紙袋高掛半月日可用。每麴一兩。朱砂一錢。麝香一字。並為末煉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竹瀝膏。治小兒久患脾虛發搐。慢驚潮歇
附子（炮一錢）　厚朴（薑汁浸一夕焙乾）　白朮（蜜炒各一分）
麻黃（去節炒半錢）　全蠍（二十七箇薄荷汁浸一夕焙炒）
犀角屑（一錢焙乾）

右為末。竹瀝為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薄荷湯化下。無時

清脾飲。治小兒因吐瀉。多困不醒。欲生風候
人參　白附子　南星（炮）　半夏（炮七次）
全蠍　僵蠶　白木　川芎
羌活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為飲子。三歲一錢水半盞薑三片。冬瓜子仁三七粒。煎三分去滓

無時

一醉膏。治小兒慢驚潮搐。神昏不得睡。亦治大病後。及搐搦。風涎流滯。手足不隨
乳香（二錢）　天麻（二錢）　麝香（一字）　安息香
全蠍　蜈蚣（各二錢）　附子（炮）　麻黃（去節）
酸棗仁（炒去皮各四錢）

右為末。法酒同蜜熬熟為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酒化下。盡醉灌之得睡是驚效

天王散。治小兒吐瀉。或誤服冷藥。脾虛生風。成慢驚
南星（一箇重八九錢已上）

右取地坑子深三寸。炭火五斤燒通赤。入好酒半盞。然後以入南星。却用炭三兩條蓋却坑子。候南星微裂取出剉碎。再炒熟為末用半兩天麻末一錢。麝香一字和拌。三歲半錢。生薑防風湯調下。亦治久嗽惡心可食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治小兒發癇屬陰證方
黑附子（一箇六錢已上者去皮臍）　生天南星（二錢）
半夏（二錢冷水浸洗七遍）　白附子（一錢半）　朱砂（二錢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右六味同研勻。每服一字。薄荷煎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又治陰癇方
大附子。生去皮臍為細末。每用二錢。以水一盞半。生薑三片。同煎至半盞。分為三兩服。量兒大小加減。吐者。入丁香五粒同煎。乳空時服。

楊侯家藏方加減定命丹。治小兒慢驚瘈瘲。目睛斜視。身體強硬。昏塞如醉。及治胎風成癇。發歇不定。荏苒經時
蟾酥（酒浸一宿）　牛黃（別研）　朱砂（別研）　甘草（炙黃）
胡黃連　麝香（別研）　使君子肉　犀角屑
當歸（洗焙）　天麻　細松烟墨（燒灰烟盡地上出火毒）
羌活（去蘆頭已上十二味各一字）　全蠍（二枚去毒微炒）
棘剛子（五枚去殼取蟲微炒）　半夏（湯浸洗七遍）
天南星（牛膽製者）　附子（炮去皮臍）　虎骨（離酒醋炙）
烏蛇（酒浸一宿取肉炙乾）　乾薑（炮）　丁香
沉香　肉桂（去麤皮）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肉豆蔻（麵裹煨熟）　白朮（已上十三味各一錢）

右件為細末。煮粟米粥和丸如黍米大。青黛為衣。每服一十丸。荊芥湯送下。不拘時候

麝香六神膏。治小兒慢驚潮作。口噤不語。手足瘈瘲。發歇無時
麝香（一字細研）　白花蛇頭（一枚酒浸一宿）　烏蛇尾（五寸酒浸一宿）　全蠍（七枚去毒炒焦）　蜈蚣（一條塗酥炙焦）
棘剛子（七枚去殼取蟲微炒）

右件為細末。煉蜜為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煎人參麻黃湯化下。不拘時候

麝香餅子。治小兒吐瀉之後。內虛生風。已成慢驚涎潮搐搦。頭項反折。神情昏困
全蠍（二十一枚。每一枚用薄荷二葉裹定。先以生薑汁浸軟黃麻逐枚以黃麻纏定。却蘸薑汁。於慢火上炙令麻黃色。又蘸薑汁各如此三遍。焙乾用）　乳香（別研）　朱砂（別研）
雄黃（別研）　白花蛇（酒浸取肉焙乾）　天南星（炮裂。入生薑汁內浸一宿。切焙乾）　烏蛇尾（酒浸取肉焙乾）

白僵蠶（炒去絲嘴）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尖取末已上）
（八味各三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次入研者藥和勻別用天南星末一兩調生薑汁煮糊與前藥和丸如梧桐子捏作餅子略見日色陰乾每服一餅子煎荆芥湯化下不拘時候

五銖散治小兒慢驚風口噤不語乍靜乍發昏塞如醉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青黛（別研）　地龍（去土炒）
白附子（炮）　全蠍（去毒炒已上六味各半兩）　天南星（一兩炮裂）
附子（炮去皮臍二兩）　蜈蚣（一條炙黃）　麝香（別研）
乳香（別研各半錢）　古文錢（一錢大炙醋淬直候破碎）
（研細）
右件爲細末每服半錢用蜜和成膏子以生薑汁幷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香蠶散治小兒慢驚涎盛口噤昏塞頂背強直手足搐搦進退不定睡卧多驚
白附子（一兩炮）　天麻　全蠍（去毒微炒）　白僵蠶（炒去絲嘴）

天南星（炮裂）　人參（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各二錢）
甘草（炙黃）　朱砂（別研）　釣藤（各一錢）　腦子（一字別研）
麝香（一字別研）
右件爲細末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雀甕散治小兒慢驚潮搐口眼相引目睛上視頭項偃折痰涎壅悶神志昏憒
棘剛子（十枚取蟲微炒）　全蠍（三十枚去毒炒）
萞麻子（二十枚去皮研）　石榴（一枚大者去却尖盛前三味藥在內用黃泥裹作毬慢火炙乾燒赤候氣透出紅熟候冷取出去泥細研次入後藥）
天南星（炮）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白僵蠶（炒去絲嘴）　白附子（炮四味各一分）　乳香（一錢別研）
右件後四味爲細末次入乳香幷燒者藥同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一歲兒服半錢煎荆芥湯入酒兩三點同調下不拘時候

截驚散治小兒慢驚潮搐目睛斜視口眼牽引牙關緊急胎風胎癇悉皆治之
烏蛇頭（一枚酒浸焙乾）　蜈蚣（一條塗酥炙焦）
全蠍（一錢去毒微炒）　川烏頭（一分炮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秤一錢）　麝香（半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次入麝香研勻半歲兒每服一字周晬兒服半錢煎荆芥湯調下不拘時候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日久或大病後生風時發搐搦目睛斜視手足瘈瘲胃悶昏塞身體強硬角弓反張
天南星（一枚重二兩者搥碎）　附子（一枚重七錢者搥破）
已上二味用生薑四兩取汁入好酒一盞於銀石器中同煮令汁盡焙乾爲末
白附子（七枚炮裂）　全蠍（去毒七枚微炒）
辰砂（半兩別研）　代赭石（二兩火煅研細）
右件爲細末入腦子麝香各一錢研勻每服一字用酸漿水半盞入麻油兩滴冬瓜子三粒同煎三五沸放冷約一茶脚許調服候少時再服一服如無漿水幷冬瓜子只用薄荷湯調亦得不拘時候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慢驚風心神煩燥多驚多痰
白附子（炮）　天麻（炮）　乾蠍（炒）　人參（已上各一分）
（爲末）　牛黃　膩粉　真麝
右爲末煎棗湯調下半錢

湯民望嬰孩妙訣治慢驚
真川烏（一枚生去皮臍）　全蠍（等分）
右二件㕮咀分二服水二盞生薑四十片煎至半盞旋滴口中
（又方用驗）
赤脚蜈蚣一條頭尾全者（酒塗炙）　白僵蠶（七枚炒）
辰砂一字（別研）　全蠍七箇頭尾全者（各用生薄荷葉包裹外以麻縷繫定火上炙）　青州白丸子（三十粒研細）　麝香（少許別研）
右末煎人參麥門冬湯調急驚加腦子牛黃各少許煎金銀薄荷湯調

續經驗治法前件藥如俱用不効危困可憂須診太衝脉未絕（在兩足面間）當灸百會取前後髮際兩耳尖折中乃是穴也方書所載但云頂上旋毛中殊不審有雙頂者又有毛旋不正者庸庸之輩只循習舊本誤人多

矣。灸後即當控涎青州白丸子末。再煎如稀糊。入蜜令熱調奪命散。良久涎下。細研靈砂米飲調旋抹口中。如漸有退證風盛服八仙散。昏困服醒脾散。常令減乳。奶子服釀乳藥。如此調理。無不更生。間有禀受不堅。本氣衰弱。五行修短。雖有神聖工巧。靈丹妙劑。不能奪其造化。此乃曉然之理。學者不可不審。若涎已離膈。但在喉中如鋸。藥不能入。又不可控。當別法搽之。然搐鼻噴嚏得出。次服奪命散。庶危再潮

奪命散

川烏尖　附子尖（各七箇生去皮用）　蠍梢（七枚）

石綠（少許）

右末一處和勻。用輭雞翅上藥入喉中。逐旋惹出。頻用帕子拭之

王璆百一選方韶州醫者劉從周論小兒吐瀉發搐。覺有痰者。但服五苓散。入生薑半夏煎服吐了痰。瀉亦止。驚自退。林謙之祭酒云

治小兒慢驚。青金丸

用青州白丸子。金液丹等分同研為細末。麪糊丸如黍米大。量兒大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薑湯下

又方

正坐大附子去皮臍。生為細末。以白項蚯蚓。令於藥末內衮候定。刮蚯蚓上附子為丸。如黄豆大。每服十丸。温米飲下

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曾用極妙

右白术二分。蜜炙至焦。須木灰火。取出水淨洗。切片焙之。入蠍梢三七箇。天麻白附子各一分。共為末。米飲湯調下

治小兒慢驚。百藥不効者。葛丞相方

大川烏頭（去皮臍生用）　全蠍（等分）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兩大盞。生薑五十片。煎至三四分。去滓。逐旋以藥注灌之

十便良方小天南星丸。治小兒慢驚風（江陽方）

天南星（一兩細剉。水二盞。微火熬至半盞。去滓。重熬成膏。和藥）

白附子（半兩）　天麻（一兩）　乾蠍（一兩）

右為散。入膏內和丸如菉豆大。三四歲兒服二丸。薄荷湯下。五六歲三丸。日二。量兒大小。加減與服

魏氏家藏方安心丸。治小兒慢驚。（長沙醫者鄭愈傳）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全蠍（半兩炒去毒）

右件為末。麪糊丸如黄米大。朱砂為衣。每服二十丸。米飲下

截風生胃湯。治小兒禀受氣弱。臟腑泄瀉。乳奶不化。或瀉清水。此乃驚證之漸也。宜急服神妙

大天南星（一箇酒半兩已上重者。慢火炮熟細剉）

好人參（不拘多少。焙乾細剉）

右二味各一錢半。水一盞。生薑二小片。大棗一枚。冬瓜子仁十四粒。慢火同煎取濃汁。注小兒灌下。每服作三兩次喫。仍先嘗過。恐生麻兒口

麪香散。治小兒慢驚。皆因吐瀉所致。若大吐數日不止。便作驚候。急服此藥。即可止吐

赤麪　藿香（各半兩去土）　丁香（不見火）

肉豆蔻（麪裹煨各二錢）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一歲嬰孩半錢。煎香楠木湯調下。香楠木定驚止吐。神妙不可言

星香散。治小兒吐。或兼瀉。或獨瀉。服前藥未効。急服此藥。既止吐瀉。又能截驚

大天南星。藿香葉。同生薑等分。約半兩。用水一大椀煎乾取出。獨取天南星為末。去藿香葉生薑不用。量小兒大小。每服一錢。入冬瓜子少許同煎一盞至半盞。天南星須是極大半兩已上者尤佳

蠍附散。治小兒吐瀉既久。用前二藥不効。已成驚證。手足搐搦。口眼牽邪。急服此藥。十止八九。一日之間。須數服為妙

全蠍（七箇。用龍腦薄荷裹。黄麻縛之。酒浸炙乾。去黄麻薄荷不用。）

人參（去蘆一錢蒸過）　白术（一錢蜜炙黄）

附子（六錢重者去皮臍取一錢用）　梓朴（五錢甘草水煑焙乾取一錢甘草不用）

右為末。竹茹煎湯調下半錢立効。如急驚切不可服。須審證可也

安全散。專治慢驚後。餘證未退。精神不爽。與第三第四藥相間。日一服。凡此五藥。隨證用之。病者無不全安

人參（去蘆一錢焙）　白术（炒）　白附子（炮）

南星（薑汁一椀煑乾切片炒）　天麻（炮）　辰砂（細研）

當歸（焙去蘆）　乳香（別研）　没藥（別研）　弔藤鈎（子者焙）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全蠍（去毒）　白茯苓（去皮焙）

羌活（焙）　防風（去蘆焙）　川芎（焙）　甘草（炙各一兩）

麝香（半錢）

右並秤淨藥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薄荷生薑棗子煎至六分。或只用薄荷湯調下

蝎附散。醒脾去虛風。張氏家傳

大附子（一錢炮去皮臍）　天麻（二錢）　大全蝎（七箇）　大白附子（三箇炮）

右件爲末。每服半錢。濃煎冬瓜子湯調下

楊仁齋直指方太一保生丹。治慢驚。尚有陽證

全蝎（青者十四箇）　白附子（生）　直僵蠶

牛膽南星　蟬殼　琥珀（各二錢）　麝（半錢）

防風　朱砂（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如桐子。金薄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聚寶丹方。傳慢驚可用

人參　茯神　琥珀　天麻

直僵蠶（炒）　防風　南星（炮）　白附（生）

蝎（炙）　烏蛇肉（酒浸焙各一錢）　朱砂（半錢）

麝（少許）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菖蒲湯調下

蟬蝎散治方。傳慢驚

全蝎（七箇去尾尖）　蟬殼（二十一箇）　甘草（二錢半炙）

大天南星（一箇炮香）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

來復丹。升降陰陽。疎風利痰。方見前

王氏惺惺散。治吐瀉脾困內虛

人參　茯苓　木香　天麻

白匾豆（製）　陳米（炒）　全蝎

右等分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畧煎服

醒脾散。治吐瀉脾困不食

全蝎（焙半錢）　白附子（炮）　天麻（焙）　甘草（炙）

人參　白茯苓　石菖蒲（細節者）　木香

石蓮肉　白术（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有熱者去木香

大醒脾散

南星　白茯苓　橘紅（各一分）　全蝎（焙）

甘草（炒）　白附子（炮）　石蓮子　人參

木香（各半分）　陳倉米（二百粒）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棗煎服。驅風醒脾。兩方通用。亦可釀乳。小兒胃虛不消乳食。尤須節約

溫白丸。驅風豁痰

人參　防風　白附子（生）　直僵蠶

全蝎（各焙並一錢）　南星（湯七次焙乾）

天麻（各二錢）

右爲末。飛白麪糊丸桐子大。每服一丸。薑湯調下

星香全蝎散。治慢驚風。昏迷痰搐

南星（濕紙煨二錢）　木香　人參

橘紅（各一錢）　全蝎（炙三箇）　甘草（炙半錢）

右剉細。每服一錢。入紫蘇薑棗濃煎。旋以匙送下。有熱加防風

定命飲。治慢驚吐瀉困重。欲傳慢脾通用

圓白半夏（生）　茯苓　木香　老生薑（切各一分）

白术　甘草（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湯調下

四聖散。治慢驚痰滯虛熱。若有竄視。搐搦證狀。以少許用管吹入鼻中

全蝎（七箇）　直僵蠶（十四箇）　大南星（七錢半）　真川烏（三錢三字並生用）

右將南星爲末。水調作餅。裹蠶蝎川烏。外用濕紙重包。慢火灰中煨令赤色。傾地上一伏時。爲末。每服一字。煎金銀湯點好茶清少許調下

烏蝎四君子湯

四君子湯加川烏（生）。全蝎焙爲末。各少許。每服半錢。薑棗煎服。如再服即去川烏

南星散。驅風豁痰

南星（重八九錢以上者用一箇。就地上作小坑深七八寸。用大炭五斤燒通紅。以好米醋半盞灑入坑中。即納南星於內。次以火炭條密蓋之。又用盆蓋其上一伏時。取出洗淨切焙）

右爲末。入琥珀全蝎末各一錢。每服半錢。煎生薑防風湯調下

烏沉湯。慢驚。驅風助胃

天麻（二錢）　人參　眞川烏（生）　全蝎（焙）

南星（炮）　木香　沉香（各一錢）　甘草（炒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字。薑三片。慢火煎取其半與之

沉香散。生胃氣。止吐瀉

茯苓（二錢）　沉香　丁香　木香

藿香　川厚朴（製）　甘草（炙一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米飲調下

天南星丸。治慢驚痰壅。惟身熱者可服

南星（一斤。每重一兩上下者。用温湯浸洗。刮去裏外浮皮。并虚軟處令淨。用法酒浸一宿。用桑柴蒸不住添熱湯。令釜滿甑內氣猶。更不住灑酒。常令藥潤七伏時。滿取出用銅刀子切開一箇大者。嚼少許不麻舌爲熟。未即再炊。候熟用銅刀切細焙乾）

麝香（研）　丁香（各一兩）　龍腦（研一兩半）　辰砂（別研水飛二兩用一半爲衣）

右爲細末。入研藥勻。煉蜜杵酒圓。朱砂爲衣。每服一豆許。生薑煎湯調下

蘇合香丸一倍（方見諸氣類）　白丸子二倍（方見痰飲類）　夾和每服半錢。薑湯調下

礞石散。最能利痰。急慢脾風通用

青礞石（搥碎一兩）　焰硝（半兩。同礞石入甘鍋內。用炭火煅令通紅候冷）

右爲末。雪糕薄糊丸綠豆大。每服二丸。急風薄荷荊芥泡湯調下。慢風慢脾風用南木香煎湯調下。礞石焰硝古文錢輩雖能利痰。然其性非胃家所好。須以木香佐之

靈脂丸。治慢驚痰盛搐搦

五靈脂（香潤者）　白附子（略炮）　木香　直僵蠶（炒各一分）

全蝎（焙半分）　朱砂（一錢）　大南星（濕紙炮半兩）

右爲末。米醋煑生半夏糊爲丸麻子大。每服三丸。薑湯送下

香餅子。治慢驚初傳。涎潮昏搐

全蝎（十四箇重十文）　麻黃（纏匝後入火炙乾又蘸黃汁入炙凡三次）　花蛇肉　烏蛇肉（並酒浸焙）

直僵蠶（炒各一分）　白附子（焙）　人參

天麻　防風（各一錢）　乳香（半錢）　麝（一字）

右爲末。用南星末煑糊丸桐子大。捏作餅日乾。每服一餅。薄薑湯調下

蟾蝎散。治慢驚。身熱痰滯

大乾蟾（一箇酥塗炙黃）　直僵蠶　蟬殼

蝎尾（各焙）　白附子（微炮）　五靈脂　蘆薈

琥珀（各一分）　朱砂（一錢）　麝（半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防風煎湯調下

快脾湯。治慢驚脾困不食。和胃驅風

大南星（一箇。剉如棊子塊。用生薑一兩切、川厚朴一兩剉碎。水三升同煑。令南星透。去薑朴。只用南星切焙）

木香　人參　天麻（各二錢半）　全蝎（七箇焙）

右爲末。每服半錢。甘草生薑煎湯調下

衛生家寶蟬蛻飲。治小兒吐利後。臟虚慢驚。手足時瘈瘲。多睡眼上視。乳食不進

釣藤鈎子（三分）　川芎　白僵蠶（去嘴炒）　蟬蛻（去足各半兩）

蛇皮（炙）　甘草（炙各一分）　蜣蜋（五枚炙頭翅足）

附子（炮去皮尖）

右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温分三服。急驚有熱證去附子不用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保命丹。治嬰孩小兒。急驚風候。傳慢驚。宜服保命丹良方

白茯苓　朱砂（令研）　白附子（炮）　牛黃（如無以製者加用之）

天南星（炮各一錢）　全蝎（炒半兩）

天麻（炒一錢半）　甘草（炙一錢）　鵬砂（一錢）　腦子

麝（各半字）

右爲末和勻。薄糊爲丸雞頭大。每服一丸。金銀薄荷湯化下　議曰此一方已述靈秘所治急傳慢候。用之極良。其藥純和。却驚安神化痰定搐。功効非常。然急驚傳來。初入慢候。須較陰陽虧盈乃爲法則。陰盛陽虧。方謂陰癎。榮虚衛弱。方傳陰癎。心驚神散。方傳熱。熱經柔

絡於方傳熱熱癇之為病四體不收精神失守百病干邪五臟受虛但隨四證而作八候醫工當察標本理之若也證傳候變即入慢脾十死一生至為難事請究所受療理越於古意或太過不及總為虛說

觀音全蠍散治嬰孩小兒因吐而傳慢驚風候

黃耆一分　人參一分　木香一錢　炙甘草

石蓮肉（炒）　稨豆（炒）　白茯苓（各一錢）　白芷

全蠍　防風　羌活（各一錢）　天麻（二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一錢棗子半箇水一小盞煎至半與服不拘時候慢脾尤宜服之　議曰觀音散東漢王氏所著調理嬰孩清神固氣補虛益脉開胃止吐醇乎醇善之善者耶所緣用藥截風者何正於危急之際却作兩餌投之先與生其胃氣次服截風定癇如此療理不惟迂曲致緩又且未能藥入脾胃之間悟其至理兩劑一行或加白丸子末以半和之乃盡其妙

犀角散治嬰孩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傳作慢驚風候

犀角（鎊一錢）　白朮（二錢水煑過）　甘草（半錢炙）

陳皮（舊者良去白一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水小中盞金銀薄荷同煎三五沸通口無時　議曰此方治小兒因吐瀉神困力乏欲發慢脾風候正謂救急不可令緩若已傳受即風即熱即痰即驚交相致作神散不定上竄搐搦悉由脾虛之所致也脾經既虛次第胃虛其藥白朮陳皮預理脾胃犀角退熱去風熱既不作痰無發生醒脾壯胃風何得有漸見甦省兼與醒脾散及既濟丹相間服一向取愈為良其方全不用逐風化痰之藥者蓋是證候欲作慢驚所以未宜先投緊藥故用此方謂之和劑一正其脾氣得無傳變不勞療理簡徑微妙稽首智者作之施功利益而已

醒脾散治嬰孩小兒吐瀉不止痰作驚風脾困昏沉默默不食

人參（一分）　木香（炮一錢）　白茯苓（一錢）　白朮（炒一錢）

全蝎（炒半錢）　甘草（炙一分）　白僵蠶（炒一錢）　白附子（炮一錢）

天麻（炒一錢）

右為末每服半錢大者加服水少許棗子同煎至五七沸通口無時服　議曰此良方最為勝善小兒吐瀉脾虛作痰驚風神困氣移沉沉默默皆脾經虛之已盛風痰併聚故爾不醒宜多與服仍加既濟丹及觀音全蝎散併良其疾復有引掣搐搦無與驚風丸救及腦麝寒涼等藥其證愈惡其候愈盛不惟驚風未退且痰熱助之令兒疾作傳變傳即慢脾變即陰逆慢脾猶載方藥尚可理之陰逆之候何可醫治陰逆者陰謂陽氣欲絕逆謂受證不順不順欲絕但增吁嗟使人無所措手醒脾良方豈可隱匿其所謂活人飲子

神保既濟丹治嬰孩小兒吐瀉或已作風候服之功効

硫黃　焰消　陳橘皮　青橘皮（並去白）

五靈脂（川者良）　半夏麴（炙炒皆可）

以上等分硫消二味和研令勻一處用磁器鎔汁傾出候冷細研旋入諸藥和勻

右為末秫米粉水煑糊為丸如○大每二歲兒服三十丸大者加之並溫飯飲下空心食前此方均分陰陽二氣多服有益　議曰陰陽二氣不均冷熱相剋驚風已作搐搦已定或陽虧陰盛或陰虧陽盛或驚風未散吐瀉不止或嘔逆或發喘或脚手漸冷或眼目欲合或服涼藥太多或虛煩不定或沉沉默默不省或恍恍惚惚主驚但胃

氣未脫逆與服之若是危急不待作丸子只以末溫飯飲調與服以愈為度若脚手水冷者服之立溫未止者服之立止雖慢驚慢脾風候並宜與服仍加薄荷湯使尤良智者明理必加欽重愚者蒙昧必懷猶預此方至良少有知用請欽而行之

定命飲子治嬰孩小兒吐瀉脾胃虛弱發作慢驚風候搐搦不已醫工截風不止取痰不下散熱不退即驚不去其證欲傳慢脾風候宜服定命飲子

半夏（洗半服者半分）　天麻（一分）　甘草（炙）

白茯苓　白朮　老生薑（各一錢）

右件一處用水一盞於磁器內煑令水乾將半夏天麻白朮茯苓切焙為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生薑棗子湯調與服無時　議曰此方建脾化痰去風散熱功効如神醫工少有知用初學之士只知有腦麝香靈者方用之俗夫使言好藥殊不知腦麝醫家出不得已用之其物通利關竅開閉塞疎腠理利骨節其藥屬陰能化於陽只有急驚宜用慢驚慢脾傷寒等患悉宜禁止其或瘡痢藥用之虛者亦禁唯有痓痙癲癇宜用定命飲子屢經效驗野老處定此方其功造化

深智高明。往往欽羨。痰搐連併。脉息虛怯。不敢頻下者。宜與靈芝丸
若手足差冷。兼進回陽。行醫用藥。至於此等證候。乃主治活法之權
也

段齊野夫多效方神效方。治小兒慢驚風。手足搐搦。諸藥不效
大天南星（一箇）
右用好酒一大盞。椀內浸四十九日取出。後用活蝎四十九箇。用竹
笑子夾定。教蝎獨螫天南星。令蝎無力動。便換一箇蝎。又螫。用四十
九箇蝎都螫遍天南星。不用蝎。將南星別乾。椀內放定。上用紙數重
封定椀口。用綿緊定紙。放椀在屋梁上陰多時。約自然乾取下。不得
見日氣。研爲細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煎荊芥湯調下。一日三服。不拘
時候必効

御藥院方三味天漿子散。治小兒慢驚風
天漿子　白僵蠶（炒）　乾蝎（各二十箇炒）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煎麻黃湯調下。或薄荷湯下無時

通聖餅子。治小兒慢驚風癎。涎多。咽喉不利。手足搐搦
天麻　使君子（去皮）　白僵蠶（炒）　白附子（炮）

南星（炮各一分）　乳香　青黛　蝎梢（炒）
膩粉　水銀（各一錢）　黑鉛（半錢與水銀結沙子）
無食子（一對去皮）　麝香　腦子（各半錢）
右爲細末。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捏作餅子。每服一餅子。用薄荷湯
化下。食前臨睡服。量兒大小加減

乾蝎天麻散。治小兒慢驚風
乾蝎（全者十枚炒）　蔓陀羅花（七朶重一字）
天麻（二錢半）　乳香（研）　天南星（炮）　丹砂（研各一分）
右六味搗研爲細末。每服半錢匕。薄荷湯下。不拘時

釋繼洪澹寮方慢驚。小兒吐瀉後成慢驚。或昏睡。手足似搐而不甚。用金
液丹半兩。青州白丸子三錢重。同研極細。生薑米飲湯調下三錢。多服乃
效。服至一二兩無害。候胃氣生。手足漸溫。漸減金液丹。加白丸子。以意度
之

續刊經驗良方芎蝎散。治小兒腦髓風。顖顱開解。皮肉筋脉急脹。胃縫青
筋起。面少血色。或腹中氣響。時大便青白沫。或嘔吐痰涎。欲成慢驚。風搐
足脛冷者。或大人氣上衝胷。頭面腫痒。亦宜服之
川芎　華撥（各一兩）　細辛（去蘆苗淨一兩）
蝎梢（一錢）　半夏（湯泡去皮臍二錢半淨生薑自然汁製一宿）
右研爲細末。每用一字。沸湯調。熱服。量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治吐瀉痢後。將傳慢驚。慢脾神昏。脉弱。飲食不進。睡露
揚睛。晝輕夜重。急宜投服
北南星（一兩剉破。先器盛東壁土同醋煑少時。濾乾切片焙）
人參（去蘆）　冬瓜子仁（略碎二味各二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慢火煎七分。候溫無時。少與
緩服。投之急必吐。此後應諸湯散丸劑所述服餌次序。不過言其大
畧。然煎煑調化。分數湯使下法。尤在臨機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或多
或少。隨病輕重用之。餘皆倣此。再不繁引

危亦林得效方慢驚風證。得於大病之餘。吐瀉之後。及過服寒涼之藥。其
證眼慢騰騰。或露睛。手足瘈瘲。面色青白。渾身四肢冷。默默不聲。其脉沉
遲。用白术散。益黃散。防風冬瓜仁煎服。安神丸。冬瓜仁湯磨化。方並見後
南星飲。宣利過多。脾困服。慢涎盛。四肢不舉。不思飲食
大南星（三箇炒赤令熟）　冬瓜子仁　白褊豆（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生薑二片。防風少許煎湯調服

防風丸。治慢驚不省。手足微動。眼上視昏睡
天麻　防風　人參（各一兩）　全蝎（去毒七箇）
僵蠶（炒斷絲）　粉草（各五錢）　朱砂　雄黃（各三錢半）
麝香（半錢）
右煉蜜丸小指頭大。人參湯化一丸。不以時候。冬瓜仁湯尤妙

觀音散。治胃氣不和。脾困下瀉過多。不思飲食。乳食不化。精神昏悶。四肢
困冷
人參　白术（泔浸煨）　褊豆（炒各二錢半）
白茯苓　冬瓜子仁　酸棗仁（去皮蚌粉炒）
甘草（炙各半兩）　藿香　枳殼（去瓤各二錢半）
紫蘇葉（少許）　木香（不見火）　石蓮肉（去心）　嫩黃耆（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烏梅湯。冬瓜子仁陳米湯調皆可

五苓散。止吐瀉。每服一錢。紫蘇梗陳米湯調下（方見大方科傷暑類）

小鈎藤飲。治吐利。脾胃虛風慢驚
鈎藤（三錢）　蟬退（十箇）　人參（二錢）　麻黃（二錢）

防風（二錢） 僵蠶 天麻 全蠍（去毒）
甘草 川芎（各三錢） 麝香（少許）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煎。寒加附子少許。乳食前服

南附湯。治洩瀉虛脱生風。名慢驚風。及因服冷藥多者
南星 生附子（二錢） 全蝎（五箇去毒）
右剉散。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五分。量大小旋服

蘇合香丸。治風搐搦。必須理氣。蓋氣下則痰下。關竅自通。（方見諸氣門）

灸法。治急慢驚風。危極不可救者
先當兩乳頭上。男左女右。灸三壯。次灸髮際眉心顖會三壯。手足大指當甲角。以物縛兩手作一處。以艾騎縫灸。男近左邊。女近右邊。半甲半肉之間。灸三壯。先腳後手。亦可治陰陽諸癇病。艾炷如麥子大

衛生至寶神朮散。治小兒因吐瀉。胃虛生風。作驚癇狀
白朮（五錢。蜜炙至焦。須木炭火取出洗淨。切片焙）
天麻 白附子（各二錢半） 蝎梢（三七箇）
右為末。米飲調下。量大小服

表當時大方羌活丸。治脾胃虛。肝氣熱盛生風。或取轉過多。或病吐利後為慢驚。兼治傷寒初感
羌活 川芎 人參 白附子
赤茯苓（各半兩去皮） 天麻 白僵蠶（炒去絲）
乾蝎（去毒） 白花蛇（各二錢半） 大附子（炮去皮）
防風（去叉） 麻黃（去節） 肉豆蔻（煨） 雞舌香
藿香 沉香 南木香（各二錢） 輕粉（一字）
真珠末 牛黃（各二錢半） 龍腦（半字） 麝香（一錢半）
雄黃 辰砂（各二錢半）
右為細末。煉蜜旋丸如大豆大。每服一二丸。食前薄荷湯化下

黃鋌子。治小兒慢驚
天麻 防風（去叉） 人參（各一兩） 乾蝎（全者去毒）
白僵蠶（半兩炒去絲） 甘草（炒） 朱砂
雄黃 麝香（各二錢半） 牛黃（一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作鋌子。量兒大小加減丸數。未過百晬只與小豆大一丸作一服。人參湯化下

佛茄花散。治慢驚風神効
全頭蜈蚣 蝎梢 佛茄花（蔓陀羅花是也）
白附（各等分） 片腦（少許）
右研極細。三歲兒半字。三歲已上一字。薄荷水調。手捻左鼻搐右。捻右搐左。立少頃汗如雨。因睡勿驚。永不發

蚯蚓丸。治慢驚風立効
蚯蚓一條洗者去泥盡。入膩粉少許。焙乾研細。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薄荷湯下

硫黃散。治慢驚大效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 全蝎（七箇去毒） 硫黃（棗子大一塊）
右為細末。薑汁糊丸如菉豆大。每服一歲兒一丸。米飲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

卷一〇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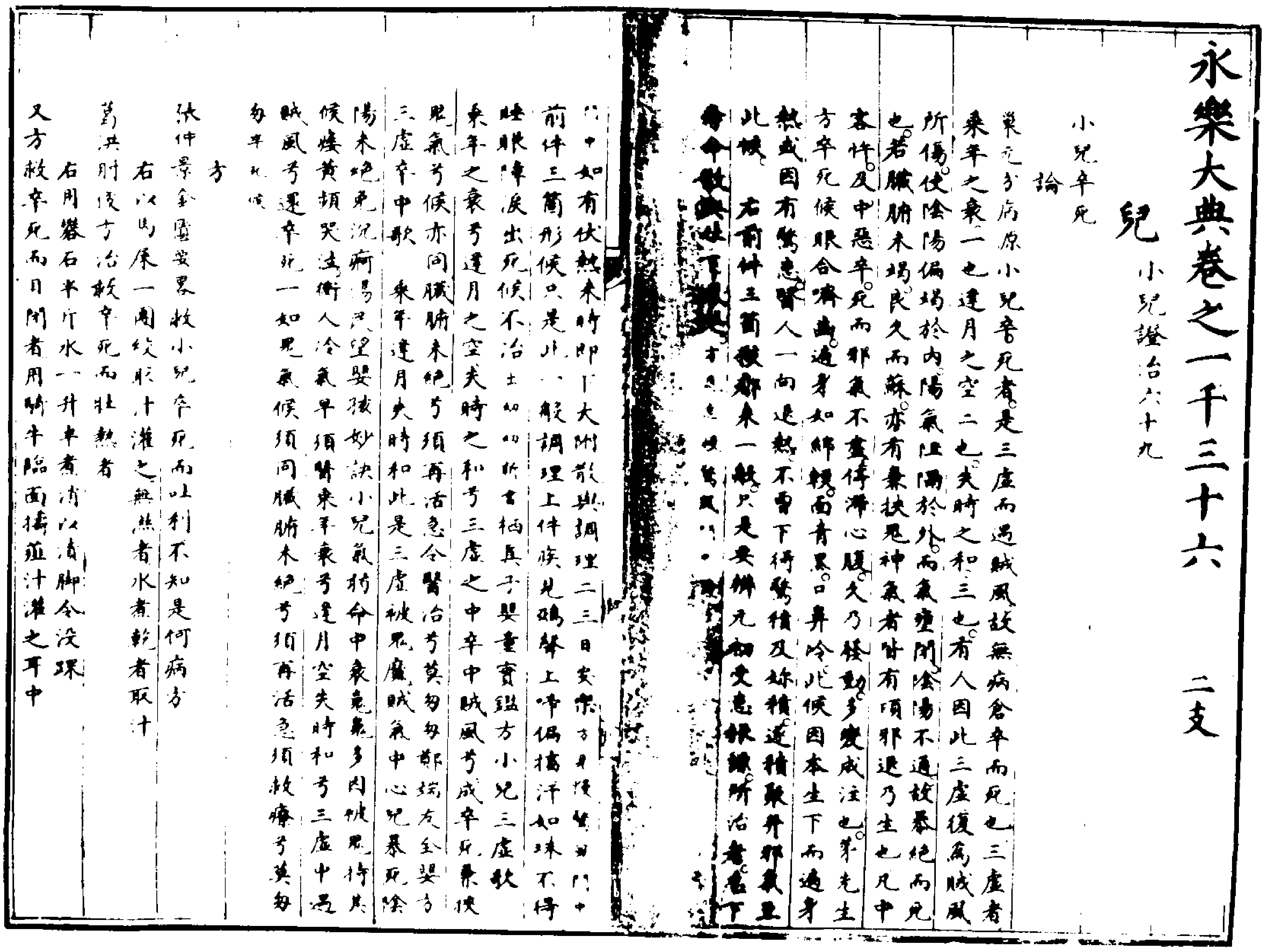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紹

圈點監生臣馬承先

臣尼三顧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六　二支

兒（小兒證治六十九）

小兒卒死

論

巢元方病原小兒卒死者是三虛而遇賊風故無病倉卒而死也三虛者乘年之衰一也逢月之空二也失時之和三也有人因此三虛復爲賊風所傷使陰陽偏竭於內陽氣阻隔於外而氣壅閉陰陽不通故暴絶而死也若臟腑未竭良久而蘇亦有兼挾鬼神氣者皆有頃邪退乃生也凡中客忤及中惡卒死而邪氣不盡停滯心腹久乃發動多變成注也茅先生方卒死候眼合嚼齒遍身如綿軟面青黑口鼻冷此候因本生下而遍身熱或因有驚患醫人一向退熱不曾下得驚積及疾積逆積聚并邪氣呈此候　右前件三箇證都來一般只是要辨丸如文意根源所治者在下奪命散[illegible]（方見急慢驚風門中）如有伏熱未時即下大附散與調理二三日安樂（方見慢驚門中）前件三箇形候只是此一般調理上件疾兒鴉聲上啼偏搐汗如珠不得睡眼睛戾出死候不治（士如四所）書栖真子嬰童寶鑑方小兒三虛歌乘年之衰兮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兮三虛之中卒中賊風兮成卒死暴候兒氣兮候亦同臟腑未絶兮須再活急令醫治兮莫匆匆鄭端友全嬰方三虛卒中歌　乘年逢月失時和此是三虛被邪魔賊氣中心兒暴死陰陽未絶免沉痾易尺望嬰孩妙訣小兒氣將命中衰急氣多因被邪持其候嘍黃頻哭泣衛人冷氣早須醫乘年衰兮逢月空失時和兮三虛中遇賊風兮還卒死一如兒氣候須同臟腑未絶兮須再活急須救療兮莫匆匆[illegible]

方

張仲景金匱要略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右以馬屎一團絞取汁灌之無濕者水煮乾者取汁

葛洪肘後方治救卒死而壯熱者

右用礬石半斤水一斗半煮消以漬脚令沒踝

又方救卒死而目閉者用騎牛臨面搗薤汁灌之耳中

又方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屎使者
右取牛洞一升。溫酒灌口中。洞者稀糞也
孫思邈千金要方卒死無脉。無他形候。陰陽俱竭故也。治之方
右用牽牛臨鼻上二百息。牛舐必差。牛不肯舐。着鹽汁塗面上。即牛
肯舐
又方。灸熨斗熨兩脇下（備急方云又治尸厥）
治魘死不自覺者方
右用慎燈火。勿令人手動。牽牛臨其上即覺。若卒不能語。取東門上
雞頭末之。以酒服
治卒魘死方擣韭汁灌鼻孔中。劇者灌兩耳（張仲景云灌口中）
治死魘不寤方。以末伏龍肝吹鼻中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許吹鼻中。嚏則氣通。起死人（集驗方云治中惡）
（已上十方俱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卒死。宜取女青末半錢。用牛乳汁調服之
又方以牛糞絞取汁。灌少許口中蓋
[illegible]擣取汁服
又方　以苦參醋煮。取汁少許內口中即蘇。水者亦得
又方　以櫚柞木板酒煮。取汁服少許效
又方　煎鹽湯令極鹹。以物拗口開。灌之令入腹即活
又方　以熱湯和灰。厚擁身上。逡巡即蘇
嬰孺方治小兒不知所病便死絕方（出幼幼新書）
右取雄雞冠臨兒口上。割血滴入口下即活
葛洪肘後方灸法卒死而四肢不收屎使者。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
四寸。各一百壯。兒小者隨年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死。鍼間使各百餘息
又法　灸鼻下[illegible]名鬼客忤（肘後方云又治尸厥）

一　小兒卒中惡候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中惡者。是鬼邪之氣卒中於人也。無問大小。若陰陽順
理。榮衛平和。神守則強。邪不干正。若精氣衰弱。則鬼毒惡氣中之。其狀先
無他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死是也。凡中惡腹大而滿。脉緊大而浮者
死。緊細而微者生。餘勢不盡。停滯臟腑之間。更發後變爲注也。聖濟總錄
論曰小兒無故卒然心腹刺痛。悶亂欲絕者。中惡之由。兒陰陽氣血不調。
神守不强。故鬼毒惡氣得以中之

方

葛洪肘後方救卒死。或先病痛。或常居寢臥。奄忽而絕。皆是中惡。救之方
右取葱黃心刺其鼻。男左女右。入七八寸。小兒度量之。若使目中血
出佳。扁鵲法同。是後吹耳條中。葛言此云刺鼻。故別爲一法
又方
右令二人以衣壅口。吹其兩耳。極則易人。可以筒吹之。並捧其肩上
側身遠之。莫臨死人上
又方
右以葱葉刺耳。耳中鼻中血出者莫怪。無血難治。有血是候。時當捧
兩手忽放之。須臾死人自當舉手撈人。言痛乃止。又男刺左鼻。女刺
右鼻中。令入七八寸餘。大效。小兒量度之。亦治自縊死。此與扁鵲方同
又方　以綿漬好酒中。須臾置死人鼻中。手按令入鼻中。并持其手足。莫
令驚
又方　視其上唇裏弦。有[illegible]如黍米大。以針決去之
又方　以小便灌其面。數回即能語。此扁鵲法
又方　以末皂莢如大豆。吹其兩鼻中。嚏則氣通矣
又方　割雄雞頸取血。以塗其面。乾復塗。并以灰營死人一周
又方　以管吹下部。令數人互吹之。氣通則活
又方　破白犬以搶心上。無白犬。小雞亦佳
又方　右取雄鴨就死人口斷其頭。以熱血瀝口中。并以竹筒吹其下部。極
則易人。氣通下則活
又方　右取牛馬糞尚濕者絞取汁。灌其口中。令入喉。若口已噤者。以物强
發之。若不可強者。乃扣齒下。若無新者。以人溺解乾者。絞取汁。此扁
鵲法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卒忤方。此病即今人所謂中惡者。與卒死鬼擊亦相
類。爲治皆參取而用之
右鹽八合。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二服。得吐即愈。備急方云治鬼擊
若小便不通。筆頭七枚。燒作灰末。和服之即通

千金外臺古今錄驗黃帝護命千金丸療蠱疫歷年胷滿結痰飲食變吐宿食不下中風鬼疰疾疫方

野葛（七寸炙）　班猫（二十枚去足翅熬）　雄黃
雌黃　丹砂（各研）　瓜丁　鬼臼
礬石（火燒汁盡）　沙參　莽草（炙）
椒（去目汗各一兩）　地膽（十五枚去足翅熬）

右十二味擣下篩蜜和擣三千杵爲丸如梧子服五丸日二卒中惡氣絕不知人服如小豆二丸老小半之牛馬所舐踐癰腫若蠱毒所嚙取一丸着掌中唾和塗瘡中毒上立愈正月旦以酒平家中大小各一丸一歲不病若傷寒身熱服一丸若欲視病服一丸病者共卧不恐忌生血物

太平聖惠方桃奴散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疼痛顏色青黑大便不通

桃奴（五枚）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麝香（一錢細研）
杏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桔梗（去蘆頭）
赤茯苓　黃芩　柴胡（去苗）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鬼臼（去毛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以利爲度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鬼箭羽散治小兒中惡心堅强卒痛欲困

鬼箭羽（一分）　真珠末（一分）　桃仁（十枚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羚羊角屑
桔梗（去蘆頭）　川朴消　川升麻　赤芍藥
柴胡（去苗）　黃芩（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雄黃丸治小兒中惡心痛辟除邪氣

雄黃（十兩細研）　真珠末（十兩）　麝香（一錢細研）　牛黃（一錢細研）
巴豆（一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入棗瓤及鍊蜜和丸如粟米大每服以薄荷湯下三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嬰孺方鬼箭羽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强卒痛欲困（已上一十八方俱出幼幼新書）

鬼箭羽（三分）　朱砂（一分）　羚羊角屑　桔梗
鬼臼　朴消（後下各四分）　升麻
芍藥　柴胡（各五分）　黃芩（六分）　大黃（八分）
桃仁（四十九箇研去皮尖）

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二歲兒爲四分更量兒大小與服之

聖濟總錄芍藥湯治小兒中惡心腹堅脹痛顏色青黑大便不通

芍藥　桔梗（炒）　桃仁（七枚去皮尖雙仁炒）
黃芩（去黑心）　柴胡（去苗）　升麻（各一兩）　大黃（剉炒一兩）
鬼臼（一兩）　甘草（炙半兩）　杏仁（四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麝香（半錢研）

右一十一味內十味麁擣篩入麝香和勻一二歲兒每一錢匕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空心午後各一服以利爲度隨兒大小加減

湯氏嬰孩妙訣即服蘇合香丸未醒搐鼻次服藥沉香降氣湯加人參茯苓又宜服辟邪膏方無不作效（本草并可服之）

降真香　白膠香　沉香（各半兩）　虎頭骨（炙）
鬼臼　龍膽草　人參　茯苓（各半兩）

右末次入雄黃半兩麝香一錢鍊蜜丸乳香湯化及令兒帶及燒卧內尤妙

危亦林得效方卒暴治卒然腹皮青黑而死灸臍上下左右去臍各半寸并鳩尾骨下一寸凡五處各灸三壯仍用酒和胡粉塗其腹

又中惡暴死葱白納下部及鼻中立活或用菖蒲末着舌底及吹入兩鼻兩耳中效

又中蠱欲死甘草濃煎湯服立驗

葛洪肘後方灸法以繩圍其死人肘腕男左女右畢伸繩從背上大椎度以下又從此灸橫行各半繩此法三灸各三即起又令爪其病人人中取醒不起者捲其手灸下文頭隨年壯又灸鼻中三壯丸又灸顖下宛宛中名承漿穴十壯大效又灸兩足大指爪甲聚毛中七壯此華陀法一云三七壯又灸臍中百壯也（出幼幼新書）

小兒鬼持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神氣軟弱精爽微羸而神魂被鬼所持錄其狀不覺有

除疾直爾痿黃多大啼喚口氣常臭是也栖真子嬰童寶鑑歌小兒氣疰命中衰魂魄多因被鬼持其候痿黃多哭泣不須用藥可求師　又小兒鬼氣歌鬼氣皮膚裹相傳臟腑間腫虛如水病癥瘕似驚癇熱發渾身澁痛連心腹攪小兒還有此服藥急醫看

方

圖經治鬼持　用虎睛爪并指骨毛以繫小兒臂上辟惡鬼

外臺深師五邪丸療邪狂鬼魅妄言狂走恍惚不識人此為鬼忤當得殺鬼丸方

丹砂　雄黃（各別研）　龍骨　馬目毒公

鬼箭羽（各五兩）　鬼臼（二兩）　赤小豆（三兩）　芫青（一枚）

桃仁（百枚去皮尖熬別研）

右九味擣下細絹篩合諸藥拌令和調後內蠟和之大如彈丸絳囊盛之繫臂男左女右小兒繫頭合藥勿令婦人鷄犬見之所服蜜和丸如梧子一服三丸日三忌五辛生血物（已上二方俱出幼幼新書）

小兒疰

論

巢元方病源注之言住也謂其風邪鬼氣留人身內也人無問大小若血氣虛衰則陰陽失守風邪鬼氣因而客之留在肌肉之間連滯腑臟之內或皮膚掣動遊易無常或心腹刺痛或體熱皮腫沉滯至死死又注易傍人故為疰也小兒不能觸冒風邪多因乳母解脫之時不避溫涼暑濕或抱持出入早晚其神魂輕弱而為鬼氣所傷故病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疰方　用竈中灰鹽等分相和熬熨之

太一備急散主卒中惡客忤五尸入腹鬼刺鬼排及中蠱疰吐血下血及心腹卒痛腹滿傷寒熱毒病六七日方

雄黃　芫花　桂心（各二兩）　丹砂

蜀椒（各一兩）　藜蘆　巴豆（各一分）　附子（五分炮裂去皮臍）

野葛（三分）

右九味巴豆別研如脂餘合治下篩以巴豆合和更擣之合和調以銅器中密貯之勿泄有急疾水服一字已可加至半錢匕老小半之病在頭當鼻衄在膈上吐在膈下利在四肢當汗出此之所為如湯沃雪手下皆愈秘之非賢不傳

治疰病相染易及霍亂中惡小兒客忤長病方

獺肝（一具）　雄黃　莽草　丹砂

鬼臼　犀角　巴豆（各一兩）　麝香（二分）

大黃　牛黃　蜈蚣（一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丸空腹服如麻子大二丸加至三丸以知為度

小兒尸注

論

巢元方病源尸疰候尸注者是五尸之中一尸注也人無問大小腹內皆有尸蟲尸蟲為性最惡多接引外邪共為患害小兒血氣衰弱者精神亦羸故尸注因而為病其狀沉默不的知病之處或寒熱淋瀝涉引歲月遂至於死死又注易傍人故名之為尸疰也聖濟總錄論曰人有三尸能為人患無問老幼但精神衰弱血氣不足者率多被害小兒血氣未具精神未全因有尸注之病其狀沉沉默默不的知病之所苦或寒或熱擲引歲月遂至於死死復注易傍人故名之為尸注也張渙[illegible]小兒亦有注病與大人所病無異久後疰易傍人傳染骨肉如尸注蠱毒之類是也尸注者是三尸之中一尸疰兒無問大小心腹內皆有尸蟲為性最惡多接引外邪而共為患小兒有此即血氣衰損精神亦羸沉沉嘿嘿不的知病之處至夭注易傍人凡驗蠱蟲者以器皿盛聚蟲蛇雜類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名為蠱涉歷歲月心悶至夭疰易傍人宜深念矣經濟小兒保命集尸注狀或因胎受或相傳有似驚風項仰者驚癇後搐急生紅赤腫疾潮面臉已如藍時時目上加乾嘔旋旋風搐蟲染閉偏搐頭青唇脹顛徒勞用藥保生全　小兒尸注者狀若驚癇而後搐紅赤腫黑矣如大人傳尸注之患或胎中而受或相傳而得檢方對藥主之若見偏搐唇脹俱顫滿頭赤腫死候不治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走馬湯治大人小兒飛尸

巴豆（去心皮熬）　杏仁（去皮尖各二枚）

右二味取綿纏搥令極碎投熱湯二合捻取白汁服之須臾瘥未瘥更一服老小量之通療鬼擊有尸注者常蓄此藥用驗忌野豬肉蘆筍備急同

太平聖惠方木香散治小兒尸注心腹滿脹疼痛不可忍

木香（半兩）　鬼箭羽（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當歸（半兩剉微炒） 紫蘇莖葉（半兩） 檳榔（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生薑少許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尸注及中惡諸病皆主之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木香（半兩） 檳榔（半兩）
桃仁（三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黃） 桑根白皮（半兩剉）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以溫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散治小兒尸注鬼痱心腹往來疼痛或加寒熱恍惚形色多般

桃仁（三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木香（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虎頭骨（一分塗酥炙令黃）
檳榔（一分） 京三稜（一分微煨剉） 白芥子（一分微炒）
款冬花（半兩）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乾桃柳葉（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臨時加減

保童丸治小兒尸注鬼痱驚癇魍魎三十六種無辜天行急黃並宜服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光明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真珠末（一分） 虎睛（一對酒浸炙令微黃） 甘遂（半分煨令微黃）
赤芍藥（半兩） 赤茯苓（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巴豆（五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出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三四歲兒每服以荊芥湯下二丸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丸治小兒尸注及諸蠱魅精氣入心腹使兒刺痛黃瘦

雌黃（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川大黃（一分剉碎微炒）
麝香（半分細研） 白頭翁（一分） 徐長卿（一分） 羚羊角屑（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青羊脂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三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

治小兒尸注邪氣入腹疞痛立効方

雄黃（一分細研） 梔子仁（十枚） 赤芍藥（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研入雄黃令勻每以溫水調下半錢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鬼臼丸治小兒尸注勞瘦或時寒熱

鬼臼（半兩去毛） 川升麻（三分） 麝香（一錢細研）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煖酒下十丸日三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仁湯治小兒尸疰勞瘦或時寒熱

桃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生研用）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與服當吐為效如不吐即非是疰也

鸛頭散治小兒尸疰

鸛頭（一枚燒為灰）

右細研為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

又方　取雞子一枚打破生吞之已困者內入喉中搖頭令下即差

聖濟總錄太一神精丹治小兒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尸疰惡風顛狂鬼語蠱妖魅溫瘧無所不治

丹砂（研） 曾青（研） 雄黃（研） 雌黃（研）
磁石（煅醋中[illegible]） 金牙（研一兩半）

凡六味各研羅為末先將丹砂等五味用釅醋漬之唯曾青用好酒銅器中漬以紙密封頭日中暴經夏急待用亦須五日無日以火煖之其丹砂等五味日數亦然各研如粉以釅醋拌令乾濕得所內土釜中以六一泥固濟令密候泥乾然後安鐵環施腳高一尺五寸置釜於環上初取熟炭火兩枝各長四寸置於釜下待三分消盡二分更加熟火兩枝如此三度然後用生炭燒增之漸多乃至一伏時火近釜底即使滿其釜下炭經兩度即罷待火盡極冷然後出之其藥精飛化凝著上釜光明皎如月潔如雪者最佳若飛上不盡更合與火如前以雄雞翼掃取多少不定和以棗肉丸如黍米大平旦空腹服一丸人常以絳囊帶之男左女右小兒繫頭上辟瘴毒惡氣射工小兒患可以苦酒和之塗方寸紙貼兒心腹上亦有已死者冬二日夏一日與藥得下便活若服藥悶亂可煮防己湯飲之則定兼治大風惡癩偏風風癲歷節鬼擊瘀瘧小兒驚忤不能乳哺癰疽痔瘻腹內積冷婦人產死未埋宿狂狗所嚙丁腫蟯蟲寸白惡腫邪鬼精妖并去一切惡

竈煤散治小兒尸注

竈突中煤（二指撮）　鹽少許

右二味同研爲散一二歲兒每服半錢匕熱水調下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張渙醫方妙選雄黃丹方治尸疰病

雄黃一兩　雌黃一兩（細研）　川大黃一兩（慢火炮裂）

鬼臼一兩（去毛）　桃仁三十箇（湯浸去皮尖）　白頭翁半兩

已上各擣羅爲細末次用

巴豆十粒（去皮心膜紙裹出油）　麝香一分（研）

右件都研勻以羊脂五兩鎔和諸藥成膏如黍米大每服三粒至五粒荊芥湯冷下量兒大小加減

立效湯

川大黃一兩（炮）　乾桃柳葉各一兩（洗焙乾）

梔子仁半兩　赤芍藥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次用

朱砂一兩（研細水飛）　麝香一分（細研）　雄黃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用蜜湯調下量兒大小加減也

小兒蠱疰

論

巢氏方病源蠱疰候人聚蟲蛇雜類以器皿盛之令相啖食餘一存者即名爲蠱能變化或隨飲食入腹食人五臟小兒有中者病狀與大人老子無異則心腹刺痛懊悶急者即死緩者涉歷歲月漸深羸困食心臟盡利血心臟爛乃至死死又疰易傍人故爲蠱疰也

方

千金外臺秘要方范汪吏土十七物紫參丸療大人小兒蠱疰百病癥瘕積聚酸削骨肉大小便不利卒忤遇惡風臚脹腹滿淋水轉相注殫門盡戶延及男女外孫醫所不能療

紫參　人參　半夏（洗）　藜蘆

代赭　桔梗　白薇　肉蓯蓉（各三分）

石膏　大黃　牡蠣（熬）　丹參（各一分）

蝦蟆（炙）　烏頭（炮各四分）　狼毒（七分）　附子（炮五分）

巴豆七十枚（去心皮熬）

右件藥擣篩蜜和爲丸以飲下如小豆一丸日三服老小以意減之蜂蔓所螫以塗其上神良忌猪羊肉冷水一方無蝦蟆有乾薑四分

太平聖惠方羖羊角散治小兒中蠱毒腹內堅如石面目青黃小便淋瀝變易無常

羖羊角屑一兩　蘘荷一兩　梔子仁七枚　赤芍藥一分

牡丹皮一分　犀角屑半兩　黃連一分（去鬚）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聖濟總錄名鼓皮散治小兒中蠱腹內堅痛）

敗鼓皮（三分炙令黃剉）　苦參一兩（剉）　蘘荷根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三四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初中蠱毒宜服

川升麻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菝葜根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日四五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雄黃散治小兒飛蠱狀如鬼氣者宜服

雄黃半兩（細研）　麝香半兩（細研）　犀角末半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每服以溫水調下半錢日四五服更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五種蠱毒悉主之方（[illegible]）

馬兜鈴根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空腹頓服當時隨吐蠱　未吐即再服

又方

敗鼓皮（[illegible]）

右細研如粉空心以粥飲調服一錢病人須臾當呼蠱主姓名病便愈

又方

薺苨一兩

右擣羅爲末以粥飲調下一錢甚効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illegible]中蠱欲死方（[illegible]）

甘草半兩（[illegible]）

右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分爲二服當吐蠱出若平生預防蠱者宜熟炙甘草煮汁服之即內消不吐神效

治小兒中蠱毒令腹內堅痛面目青黃淋露骨立病變無常方（出[illegible]）

桃樹寄生（二兩）

右搗細羅為散如茶點服之日四五服

又方

麝香（半錢細研）

右於空腹以溫水調服即吐出蠱毒未效再服

治小兒中蠱下血欲死方

右取生赤雌雞翅下血服之立效

又方

搗青藍汁頻頻與半合服

嬰孺方雄黃丸治小兒疰病諸蠱魅精氣入心入腹刺痛黃瘦骨立（出幼幼新書）

雄黃　雌黃（各四分）　丹砂　野丈人

徐長卿（各三分）　大黃（五分）　麝香（五棗大）　羚羊角（五分屑）

右為末以青羊脂和丸百日兒酒服黍米大三丸日進二服或丸大亦可

張渙醫方妙選雄黃麝香丹治蠱毒病

雄黃（一兩水磨者細研）　麝香（一兩細研）　羖羊角（一兩屑）

赤芍藥（一兩）　敗鼓皮（一兩炙令黃）　馬兜零根（半兩）

蘘荷（半兩）　鬼臼（半兩去毛）

已上除雄黃麝香外搗羅為細末

右件同二味一處拌勻研細每服半錢濃煎甘草湯調下食前

又方麝犀湯

犀角屑（一兩）　鬼箭（一兩）　安息香（一兩）　苦參（半兩）

牡丹皮（半兩）

已上搗羅為細末次用

水磨雄黃（一兩研細）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一錢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時時服之

小兒攧撲損瘀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落牀損瘀候血之在身隨氣而行常無停積若因墮落損傷即血行失度隨傷損之處即停積若流入腹內亦積聚不散皆成瘀血凡瘀血在內顏色痿黃氣脉微喘嗇嗇小寒噏噏微熱或時刺痛也曾世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曰常論十歲已上兒飲酒喫熱肉熱動血醉飽掛攧胃脘吐血甚至鼻口俱出此非內因外因之使然乃自取爾耳法未用百解散去桂加黃芩水煎燈心煎服疎利熱毒次以小柴胡湯加生地黃或藕節水磨煎下定吐止血其證自除　有長成小兒偶因他物自傷或戲走失足觸損兩目血脈腫痛晝輕夜重投速效飲即快仍忌雞酒羊麪三五日庶易痊也　有狡兒貪劣因弄刀錐或乘高墮地致傷皮破血出輕者先用桃花散傅之仍服活血散以勻其血毋使作膿潰爛肌肉　有僅十五歲者恃其血氣方剛惟務馳騁多致落馬墮車或鬬很跌折肢體一切損證及毒蟲惡獸所傷此又世醫各有專科茲不繁引　不內外因歟人身一或纔傷損重則宜其血亦多不內外因然有自各分證治在專科　破血傷風歟跌撲皮膚因破損外風侵襲在傷痕隨時發腫微加痛活血疎風是要言

方

葛洪肘後方若墮落有血旺熱不食乳哺者方

大黃　黃連　蒲黃（各二分）　芒硝（一分半）

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二服大小便血即愈

孫思邈千金要方蒲黃湯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中陰陰寒熱不肯乳哺但啼哭叫喚方

蒲黃　大黃　黃芩

甘草（六銖）　芒硝（七銖）　黃連（十銖）　麥門冬（各十銖）

右七味㕮咀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分三服消息視兒羸瘦半之大小便血即愈忌冷食

當歸散主落馬墮車諸傷腕折臂腳痛不止

當歸　桂心　蜀椒　附子（炮去皮臍各二分）

芎藭（六分）　甘草（五分炙）　澤蘭（一[illegible]）

右七味並熬令香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凡是傷損皆服之十日愈小兒亦同（救急方云治墮馬落車被打傷腕折臂叫喚痛聲不絕服此散呼吸之間不復大痛十三日筋骨[illegible]也）

孫思邈千金翼方馬蹄散主被打腹中瘀血方

右白馬蹄燒令煙盡搗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亦主女人病血消之為水

蒲黃散主被打腹中有瘀血方

蒲黃（一升）　當歸　桂心（各二兩）
右三味擣篩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一
太平聖惠方蒲黃散治小兒落牀墮地如有瘀血腹中痛
蒲黃　川大黃（剉微炒）　當歸（微炒）　琥珀
生乾地黃　赤芍藥（各半兩）　桂心（一分）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地黃散治小兒落牀傷於肢節青瘀疼痛
生乾地黃（半兩）　川大黃　當歸（二味各剉微炒）
桂心　赤芍藥　蒲黃　甜瓜子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各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用酒半合生地黃汁半合相和
暖令溫調下半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犀角散治小兒落牀體熱疼痛
犀角屑　赤芍藥　芎藭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茯神散治小兒落牀體熱驚悸
茯神（半兩）　龍膽　人參（各半）黃明子芩
犀角屑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加減溫服
嬰孺方治小兒墮地有瘀血在腹中天陰則翕翕寒熱不肯乳哺但呼啼方
蒲黃　大黃　甘草（各十銖）　麥門冬（十五銖）
黃連（十二銖）
右以水二升煮一升爲三服量兒大小與之忌生冷菘菜冷水
張渙醫方妙選蒲黃湯方治打撲或落牀墮地至損血氣羸瘦瘀黃或時
刺痛遊走不定
蒲黃　生乾地黃　當歸（洗焙各一兩）
赤芍藥　琥珀　桂心（各半兩）
右件擣羅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

小加減
又方茯神丹
茯神　麥門冬（湯浸去心）　當歸（洗焙乾各一兩）
人參（去蘆頭）　黃芩　龍膽草（各半兩）
已上爲細末次用　桃仁（湯浸去皮尖炒香熟半兩）
右件同再細研拌勻鍊蜜和丸黍米大每服十粒用生地黃汁少許
同酒下量兒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珠風散治小兒落床跌觸頭腦或弄刀錐因而破血感
風致面目傷痕浮腫
荊芥穗（一兩）　防風（去蘆二錢半）　甘草（半生半炙二錢）
右剉焙爲末每服一錢用無灰溫酒調服或葱湯亦好
活血散解破血傷風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黃（淨洗）　川芎　紅花
赤芍藥　蘇木（六味各半兩）　甘草（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illegible]一[illegible]跌損肢體血出作痛
好石灰（用砂淨篩十兩）　清油（小半盞）
大黃（五錢剉碎水浸透出汁大半盞）
右石灰先用鐵鍋炒令帶熱次入大黃汁清油和勻仍以慢火炒如
桃花色烏盆盛水傾出在內浮而不沉鵝翎掃聚紙上別着瓷器收
藏但是破損傷痕用塗立效仍服珠風散活血散
速效飲治長成小兒因他物或跌着觸損兩目血脹腫痛
荊芥穗　薄荷葉（二味各半兩）　草決明（一兩微炒）
甘草（三錢生用）
右爲麄末和半生半炒芝麻等分抄二錢在掌中盛以乾喫咀嚼味
盡吐去查如此法投三五次即效
小兒骨鯁
論
曾世榮活幼心書論不內外因有因飲食中誤吞骨鯁吐不出嚥不下氣
鬱生痰痰裹其骨內則作痛外則浮腫啼聲似啞亦爲可慮投備急散取效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鯁　以鸕鷀屎服方寸匕

又方　口稱鸕鷀鸕鷀則下
又方　服橘皮湯即下
又方　服沙糖水即下
又方　燒魚網灰服方寸匕（以漁人所取魚網有則立下）
治骨鯁在喉中衆治不出方
　右取飴糖丸如鷄子黃吞之不去更吞漸大作丸可至十丸止
又方　燒虎狼屎服之
又方　吞豬膏如鷄子不差更吞差止
治食中吞髮嗽不去繞喉方
　右取亂髮燒灰酒服一錢匕
許叔微本事方治骨鯁
　白茯苓
　右一味臨時細切為末以所鯁骨煎湯調下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一切物鯁喉中玉屑無憂散方
　玄參　貫衆　白茯苓（炒黃）　縮砂
　滑石　川黃連　荊芥　[illegible]
　甘草（紅煨土中出火毒七日）　硼砂（十味各半兩）　寒水石（各兩火煅）
　右件十一味同為細末大解百藥毒治一切咽喉塞滯口內瘡心腹脹滿脾積癥塊喉閉纏喉風涎生不止小兒奶癖誤嚥叫子魚骨錢囊核哥只用藥末半錢抄於口內次用新汲水一口嚥之任是毒藥硬物皆可除化如喫巴豆杏仁石頭鐵札麥糠麩針碯丸諸般殺人之藥并蛇蝎諸蟲咬氣入腹但是心腹有疾諸藥不能治者只服此藥立見效驗偏間三其消五穀除丸蟲趕瘟疫及瀕瘵風閉皆能治之
治小兒魚骨鯁危甚者（大者亦治）
　黃犬繫其頭并足撐開口使涎出以瓷刮取之將少蜜和勻服
郭備明方佚集磁石丸治骨鯁針鐵等
　磁石（二錢細研水飛）　龍骨（一錢煅三五火醋中淬細研之）
　右為末和勻熔黃蠟丸如小指大煎豬膏湯下
寶慶方治大人小兒魚骨鯁痛方
　楮桃為末新水調下一錢
曾世榮活幼心書備急散治小兒諸般骨鯁致咽喉腫痛

　五倍子末（半兩）　先春茶末（半兩）
　右二味和勻抄一錢溫湯半盞調化無時少與嚥下依此法服餌不過三五次即效如骨出或刺破處血未多者硼砂末一大錢水煎消毒飲調服血止痛住腫消食進
小兒食土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小兒食土
　右取肉一斤繩繫曳地行數里勿洗火炙與喫之姚和衆候市人合時買市中羊肉一斤一法以水洗炙依料與喫未喫食者即煮汁餵之
續刊經驗良方治小兒喫泥
　右以膩粉一分用砂糖搜和丸如麻子大空心米飲下一丸良久瀉出泥土差
姚和衆治小兒食土方（[illegible]）
[illegible]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落水死
　右以竈中灰布地令厚五寸以甑側着灰上令死人伏於甑上使頭小垂下抄鹽方寸匕內竹管中吹下孔中即當吐水水下因去甑下死人着灰中壅身使出口鼻即活
又方　竈中灰二石埋死人從頭至足出七孔即活
又方　屈兩腳着生人兩肩上死人背向生人背即負持走行吐出水便活
又方　熬沙覆死人面上下但出鼻口耳沙冷濕即易
又方　倒懸解去衣去臍中垢極吹兩耳起乃止
又方　裹石灰內下部中水出盡則活
又方　綿裹皂莢內下部中須臾水出
又方　解死人衣灸臍中凡落水經一宿尤可活
治冬月落水凍四肢直口噤尚有微氣者方
　右以大器中熬灰使暖盛以囊薄其心上冷即易心暖氣通目得轉口乃開可溫米粥稍稍吞之即活若不先溫其心使持火炙身冷氣與火爭即死

又方　掘地作坑熱數斛灰內坑中下死人覆灰濕徹即易之勿令大熱煿人灰冷更易半日即活

又方　但埋死人暖灰中頭足俱沒惟開七孔

又方　倒懸死人以好酒灌鼻中又灌下部又酢灌鼻亦得（已上十二方俱出幼幼新書）

小兒狐臭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狐臭候人有血氣不和腋下有如野狐之氣謂之狐臭而此氣能染易着於人小兒乃是乳養之人先有此病染着小兒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有天生狐臭有為人所染臭者天生臭者難治為人所染者易治然須三年酷傅礬石為散勿止并服五香丸乃可得瘥勿言一度傅即瘥止可傅藥時暫得一瘥耳忌食蕪荑五辛治之終身不瘥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五香丸治口及耳臭令香止煩散氣方

白豆蔻　丁香　藿香　零陵香

青木香　白芷　桂心各一兩　香附子二兩

當歸半兩　檳榔二枚

右十一味末之蜜和丸常含一丸如大豆嚥汁日三夜一亦可常含咽汁五日口香十日體香二七日衣被香三七日下風人聞香四七日洗手水落地香五七日把他人手亦香慎五辛下氣去臭

治狐臭方

辛夷　芎藭　細辛　杜衡

藁本各二分

右五味㕮咀以淳苦酒漬之一宿煎取汁傅之欲傅取臨卧時以差為度

石灰散主狐臭方

石灰一兩半　青木香

丁香各一兩　橘皮

右八味治下篩以綿作袋子麄如指長四寸展取藥使著袋上以絹縫著腋下先以布揩令痛然後夾之

又方

青木香　附子　石灰各二兩　礬石半兩

右四味為散着粉中常粉之（肘後無礬石）

又方　赤銅屑以酢和銀器中炒極熱以布裹熨腋下冷復易（千金翼用銅屑炒）

又方　槲葉切三升水五升煮取一升洗腋下即以白苦瓠燒令煙出熏之數數作

又方

辛夷　細辛　芎藭　青木香各四兩

右四味治下篩熏訖粉之

又方　用馬齒莧一束擣碎以蜜和作團以絹袋盛之以泥紙裹厚半寸曝乾以火燒熱破取更以少許蜜和使熱勿令冷先以生布揩之夾藥腋下藥痛久忍之不能然後以手巾勒兩臂

又方（肘後方云合椒塗之）

牛脂　胡粉各等分

右二味煎令可丸塗腋下一宿即愈

又方　以伏龍肝作泥傅之

又方　以三年醋和石灰傅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諸腋臭

石灰五合　馬齒草五兩　礬石三兩燒　甘松香二兩

右四味合擣篩先以生布揩病上令黃汁出拭乾以散傅之滿三日瘥永除

又方（已上千金翼一十三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二月社日盜取社家糜饋一團猥地摩腋下三七遍擲着五道頭勿令人知永瘥人知不效

小兒諸蟲咬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蛇蝎螫

右服小蒜汁滓傅上（肘後方云治蝮蛇螫）

又方　熟擣葵取汁服之

治蛇毒方消蠟注瘡上不瘥更消注之

治蛇蟲方人屎厚塗帛裹即消

又方　以母豬耳中垢傅之（肘後方云牛耳中垢亦可）

治蝎毒方

右凡蝎有雌雄雄者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若是雄者用井底泥塗之溫則易雌者用當瓦屋溝下泥傅之若值無雨可用新汲水從屋上淋下取泥

又方　取齒中殘飯傅之又豬脂封之又射罔封之又硇砂和水塗立愈

治蝎螫方若着手足以冷水漬之水微暖則易之着餘處者冷水浸故布搨之小暖則易

又方　用生烏頭末唾和傅之

治蜂螫毒方取瓦子摩其上唾二七遍置瓦子故處

治蜂螫方

蜜　豬脂（各五合）　蠟（二兩）

右三味和煎如膏候冷以塗之

又方　燒牛屎灰苦酒和塗之

又方　以豬脂塗之立愈

又方　燒蜂房末膏和塗之（肘後方云先煮蜂房洗之又燒塗之）

又方　[illegible]塗之

又方　[illegible]鹽塗之

又方　以尿泥塗之

又方　以人尿新者洗之

又方　以反手捻地上土傅之

蜘蛛咬人方以人尿傅又油淀傅又炮薑貼之又[illegible]屎傅之

又方　以烏麻油和胡粉如泥塗上乾則易之

治凡犬齧人方熬杏仁五合令黑碎研成膏傅之

又方　取竈中熱灰以粉瘡中帛裹繫之

又方　以沸湯和灰擁瘡上

又方　燒犬尾末傅之日三

又方　燒自死蛇一枚令焦末內瘡孔中

又方　以頭垢少少內瘡中

又方　用鼠屎臘月豬膏和傅之（[illegible]）

又方　飲生薑汁一升（[illegible]）汁亦佳（[illegible]）

又方　（[illegible]）

又方　以熱牛屎塗之佳

又方　以苦酒和灰塗瘡中

又方　以水洗瘡任血出勿止之水盡不住取血自止以綿裹之差

又方　以火灸蠟以灌瘡中

治小兒狗齧方

右於月一日以水一升噀之勿入狗王打狗若月盡日三升水噀之

治豬齧方　用松脂煉作餅子貼上

又方　以屋溜中泥塗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主狂犬傷人方（[illegible]幼幼新書）

右以葛根末或飲其汁或燒葛灰水服方寸匕

譚氏小兒方治蜘蛛咬遍身瘡子方（出幼幼新書）

右以蔥一枝去尖頭作孔將蚯蚓入蔥葉中緊捏兩頭勿泄氣頻搖動即化為水點咬處差

太平聖惠方小兒蛇咬

白礬　甘草（等分）

右件藥[illegible]為末[illegible]及水調下半[illegible]

[illegible]

消如大陸蛇咬着未及修合藥用耳塞少許入在咬着處瘡口內以釅醋一兩滴在瘡內上即止

又方

台口椒　蒼耳苗（各三兩）

右件藥和搗傅之

又方

生椒（[illegible]）　豆豉（[illegible]）

右件藥搗羅為末以醋調看多少傅之立定

又方　[illegible]爛傅之并內瘡孔中

治小兒蝎螫方　以[illegible]水研塗之[illegible]定上

又方　以桂心末塗之

又方　乾薑嚼傅之

又方　大蒜研令爛塗之

治小兒蜈蚣咬方

頭垢　苦參（[illegible]）

右件藥研令勻以酒和塗之

又方　以[illegible]汁塗之

又方　以蝸牛活者生研厚塗之

又方　以生薑自然汁煎作膏入白礬末少許調厚塗之

治小兒蜘蛛咬方

棗葉　柏葉（五月五日收）　生鐵衣（各等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以生油和如膏先火炙瘡然後塗咬處神效

又方　雄黃（一分）　麝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以藍汁一大盞調令勻點咬處立效

又方　五加皮（壹兩）　半夏（肆兩）

右件藥燒灰細研以醋和塗之

又方　生鐵上衣醋研濃汁塗之

又方　以荻英苗一握擣如泥封之

又方　白僵蠶末以津和塗之若有絲出盡差矣

又方　[illegible]以葱汁調厚塗之

又方　生白礬末一兩以醋熬成膏厚塗

治小兒卒被諸蜂螫方

露蜂房　白礬（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水煎如膏厚塗螫處效

治小兒卒被狗咬方　乾薑擣羅為末傅瘡上

又方　以地龍糞封之毛出即差

治小兒卒被猫兒爪損及咬損痛方

右取剪刀草擣取汁塗之

經驗方治蜘蛛咬着（出幼幼新書）

右生油調豉末塗摻之差

張渙雞子方治蜘蛛咬（出幼幼新書）

右雞白嚼爛傅之

劉世榮保嬰集驗名方南星散治蝎螫蜈蚣所傷痛不可忍

草烏（錢半）　半夏（一錢半）　南星（一錢）　白礬（一錢）

雄黃（一錢）

右為細末捻一捻就痛處擦之釅醋調貼之立効

靈聖散治大人小兒風狗咬破瘡犬咬所傷瘡其效如神

天南星（生剉）　防風（去蘆剉）

右二味碾為細末先用漿水葱白槐枝熬湯洗淨乾貼瘡口上日用二度上用青藥蓋之

雄黃散治蛇蝎蜈蚣所傷痛不可忍貼之立効

雄黃（另研）　生半夏　川烏尖　乾薑（各等分）

右為細末乾摻痛處如痛不止用釅醋調摻其痛立止

曾世榮活幼心書拔毒散治顛犬惡犬所傷不拘老幼並宜可投

斑猫（七枚去翅足用厚瓦盛入糯米同一處炒候米黃為度以乳鉢細杵羅過不用米）　黑牽牛末（貳錢半生覓研取末）

右二味和勻無灰溫酒調作一服空心投其毒自小便中出或從大腑過似蒲萄肉或如犬形見毒出盡尚覺腹中有痛即用青黛入乳鉢杵勻仍羅為末每服三錢井花水調下二服或三服不拘時

小兒滅瘢痕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滅瘢痕

右以豬脂三斤飼烏雞一隻令三日使盡後取白屎內白芷當歸各一兩煎白芷色黃去滓內以鷹屎白半兩攪令勻調傅之日三

又方　禹餘糧半夏等分以雞子黃和末以新布拭瘢令赤塗之勿見風日二十日差十年者亦滅

又方　鷹屎白（壹分）　辛夷（壹兩）　白附子　杜若　細辛（各半兩）

右五味㕮咀以酒五合浸一宿以羊髓五兩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於傷瘢上傅之日三

滅瘢痕無問新舊必除方　以人精和鷹屎白傅之日二白蜜亦得

治瘢痕凸出方　春夏以大麥麩秋冬以小麥麩好細絹下篩以酥油封之

又方　以熱瓦熨之

又方　以凍凌熨之

又方　鷹屎白（貳兩）　白僵蠶（壹兩半）

右二味末之以白蜜和傅上日三慎五辛生菜

又方（已上二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以臘月豬脂四斤煎大鼠一枚令消盡以生布拭上皮令塗之不過四五上

譚氏殊聖方療豆瘡瘢痕面黶（出幼幼新書）

右以蜜陀僧細研夜塗之明旦洗之平復矣

小兒中水毒

論

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凡山水有毒蟲人涉水中覺似射工而無物其診法初得之惡寒微似頭痛目疼心中煩懊四肢振焮腰背百節皆强兩膝痛或翕翕而熱但欲睡旦醒暮劇手足逆冷至肘膝二三日腹中生蟲食人下部肛中有瘡不痛不痒令人不覺不急治過六七日下部出膿潰蟲上食人五臟熱盛毒煩下利不禁八九日良醫不能治矣覺得之急早視其下部若有瘡正赤如截肉者陽毒最急若瘡如鯉魚齒者爲陰毒猶小緩要皆殺人不過二十日也欲知是中水毒與非者當作五六升湯以小蒜五升㕮咀投湯中消息勿令大熱去滓以浴之若水毒身體當發赤斑無異者非也當以他病治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中水毒

右取梅若桃葉擣絞取汁三升許或乾以少水絞取汁飲之小兒不能飲以汁傅乳頭與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水毒

右擣蒼耳取汁服一升以綿沾汁滓導下部中日三

又方　取蓼一把擣取汁服一升不過三服

又方　取藍一把擣水解以洗面目身令遍

又方（已上五方俱出幼幼新書）

右取大莓根末飲之并導下部生蟲者用汁夏月常多將此藥屑入水浴用方寸匕投水上流無所畏又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復毒也

小兒中食毒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飲食中毒煩滿

右苦參三兩㕮咀以酒二升半煮取一升頓服之取吐愈

治食六畜肉中毒方

右各取六畜乾屎末水服之佳若是自死六畜肉毒水服黃蘗末方寸匕須臾復與佳

又方　燒小豆一升末服三方寸匕神良

又方　水服竈底黃土方寸匕

治食生肉中毒方

右掘地深三尺取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煮土五六沸取上清飲一升立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右取狼牙灰水服方寸匕良（一作豬牙）

又方　以溫湯服豬脂良

又方　以水煮甘草汁飲之

治食豬肉中毒方

右燒豬屎末服方寸匕犬屎亦佳

治食百獸肝中毒方

右頓服豬脂一斤佳亦治[illegible]肉毒

治食野味馬肝肉諸脯肉毒方

右取頭垢如棗核大吞之起死人

又方　燒狗屎灰水和絞取汁飲之立愈

又方　燒豬骨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治漏脯毒方（張文仲云茅室漏水沾脯爲漏脯）

右擣韭汁服之良大豆汁亦得

治鬱肉濕脯毒方（張文仲云肉閉在密器中經宿者爲鬱肉）

右燒狗屎末水服方寸匕凡生肉熟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皆殺人又肉汁在器中密蓋氣不泄者亦殺人

治脯在黍米中毒方

右麴一兩以水一升鹽兩撮煮服之良

人以雉肉作餅臛因食皆吐下治之方

右服犀角末方寸匕得静甚良

凡食鵝鴨肉成病胸滿面赤不下食者治之方

右服秫米泔良

治食魚中毒方

右煑橘皮停極冷飲之主驗（肘後方云治食魚中毒面腫煩亂者）

食魚中毒面腫煩亂及食鱸魚中毒欲死者方

右剉蘆根舂取汁多飲良并治蟹毒亦可取蘆葦茸汁飲之愈

治食魚鱠不消方

大黃（叁兩切）　朴消（貳兩）

右二味以酒二升煑取一升頓服之（仲景方有橘皮壹兩肘後方云治食豬肉遇冷不消必成癥下之方亦無橘皮）

又方　舂馬鞭草飲汁一升即消去也生薑亦良（肘後方云亦宜服諸吐藥）

又方　燒魚皮灰水服方寸匕

又方　燒魚鱗水服方寸匕食諸鮑魚中毒亦用之

治食蟹中毒方

右取冬瓜汁服二升亦可食冬瓜

治食諸菜中毒方

甘草　貝齒　胡粉

右三味各等分治下篩以水和服方寸匕小兒尿乳汁服二升亦（佳）

治食山中木上菌毒方

右取人屎汁服一升良

治食百物中毒方

右掘廁傍地深一尺以水滿坑中取廁籌七枚燒令煙以投坑中乃取水汁飲四五升即愈急者不可得但掘地着水即取飲之

又方　含貝子一枚須臾吐食物差

黃帝云服大豆屑忌食豬肉炒豆不得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食食竟噉豬肉必擁氣死

孫思邈千金翼方凡六畜五臟着草自動搖得諸醋醎不變色又墮地不污又與犬不食皆有毒殺人

凡食飲有毒者澆地地墳起者殺人

凡脯肉熟肉皆不用深藏密蓋不泄氣殺人若中此毒者皆大糞灰水服方寸匕良

本草注棗實飼猴兒令齒不生

蕨小兒食之脚弱不行

越瓜白瓜也不益小兒天行病後不可食又不得與牛乳酪及鮓同餐及空心食令人心痛

同[illegible]心傳言食蕺不利人脚恐由閉氣故也小兒[illegible]食之便覺脚痛

小兒食雞肉好生蚘蟲

[illegible]食蝦無鬚主五野雞病又煑熟色正赤小兒及雞狗食之脚屈不行又以熱飯盛密器中作鮓食之毒人至死

[illegible]疾小兒夏月不可與越瓜（良）又發諸瘡令人虛弱令中常令人臍下癥痛不止

雞兔同食成泄痢小兒五歲以下未斷乳者勿與雞肉食

楊氏產乳方凡子不得與桑椹子食令兒心寒

孟詵蕺（音戢）菜小兒食之三歲不行久食之發虛弱損陽氣消精髓不可食（小物葉似蕎麥肥莖亦蔓生濕地山谷江左人好生食關中謂之菹）

（[illegible]上十全等四十二方俱出幼幼新書）

栖真子嬰童寶鑑凡小兒慎忌

不可多食棗令腎氣弱而行遲　不可食黍米飯主無力

不可食蕨菜立無力　不可食鵝肉腹中有蟲

不可食越瓜發動致疾　不可食胡瓜（黃瓜也）滑中生蟲

不可食芡令不能行　不可食蕎麥令髮落

不可食鳧茈令臍下痛　不可食鮓魚令腹有癥癖

小兒中藥毒

論

巢氏方病源小兒服湯藥中毒候小兒有疹患服湯藥其腸胃脆嫩不勝藥氣使致煩毒也故謂之中毒[illegible]千金翼方論曰甘草解百毒此實如湯沃雪有同神妙有人中烏頭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中藜蘆毒葱湯下咽便愈中野葛毒土漿飲訖即止如此之事其驗如反掌要使人皆知之然人皆不肯學誠可歎息方稱大豆汁解百藥毒余每試之大懸絕不及甘草又能加之為甘豆湯其驗尤奇有人服玉壺丸治嘔不能已百藥與之不止藍汁入口即定如此之事皆須知之此則成規更不須試練也解毒方中條例極多若不指出一二學者不可卒知餘方例爾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解一切毒藥發不問草石始覺惡即服此方

生麥門冬　葱白（各八兩）　豉（二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分三服

解諸毒雞腸草散方

鷄腸草（三分） 蘇芝 升麻（各四分） 芍藥

當歸 甘草（炙各二分） 藍子（一合） 釜上土（一分）

右八味治下篩。水服方寸匕。多飲水爲佳。若爲蜂蛇等衆毒蟲所螫。以針刺螫上血出。著藥如小豆許於瘡中。令濕。若爲射罔箭所中。削竹如釵股。長一尺五寸。以綿纏繞。水沾令濕。取藥內瘡中。隨瘡深淺令至底。止。有好血出即休。若服藥有毒。水服方寸匕。毒解痛止愈

治腹中有鐵方 取白折炭。刮取末。井華水服三錢。不過再服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惡毒藥方

右狗舌草一把。去兩頭。以水五升。銅器中煮取汁。搜麪作粥食之

釣吻衆毒困欲死。面青口噤。逆冷身痺方

右煮藍汁飲之

養生必用方金虎碧霞丹挺之小兒爲害猶大。蓋小兒臟腑氣血柔弱。不能支。當有毒藥尤宜慎重（已上併載幼幼新書）

解諸藥毒方（併見毒字）

小兒多困

譚氏殊聖方歌曰。小兒多睡患心中。漸困沉沉轉疾攻。乳食每每全不思。四時無力改形容。莫恐神竈并家鬼。秘訣分明內印風。求取珍珠琥珀散。靈方指授患寬通

方

譚氏殊聖方琥珀散

琥珀末 真珠末（各一分） 朱砂 鉛白霜（各半分）

紅芍藥（一分半）

右爲末。每服一字。金銀薄荷湯下

保生信效方蘭臺散治小兒胃蒸勞熱。骨肉五心煩躁。又大病後或大下後多睡。或全不睡

烏梅肉（一兩焙乾） 蛇黃（一兩醋淬一十遍）

右同爲末。每服二錢。以薑汁調下。若小兒睡起不了了者。此爲神不聚。此能收斂之

鳳髓經神白散治小兒脾困冷瀉。多睡不醒。嘔逆心悶亂。喉內生涎

神麯（炙） 人參 茯苓 藿香葉

甘草（炒） 黃耆（蜜炙各一分） 白附子（一錢炮）

大附子（一兩炮去皮尖）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紫蘇湯調下

趙氏家傳六神湯治小兒因病氣弱。或因吐瀉胃虛生風。精神沉困。不思乳食。時時欲吐。養氣補虛進食

人參 白朮 白茯苓 乾山藥

綿黃耆（炙剉去皮細剉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白湯點服

吉氏家傳治瀉後脾胃虛。四肢逆冷。眼慢多困。心躁欲水。惺脾散

冬瓜子（去殼一兩） 桑白皮 硫黃（生各半兩）

膩粉（一錢）

右四味同研勻和。每服半錢至一錢。煎冬瓜皮湯調下。日進四服。服後體熱可困。良久瀉蹤止住。卻服蘆薈丸（方見痢瀉門中）

朱氏家傳醒脾散治脾積冷多困

天南星（一兩） 大參藥 白附子 良薑（用水煮天南）

（上件八月南星去皮薑以水一盞煮乾焙各半）

草果子（去皮用麪裹煨香熟一兩）

右爲末。每服半錢。用冬瓜子煎湯調下。去瓜子服

長沙醫者鄭愈傳睡驚丸治驚風恍睡。然後取下驚涎（已上併載幼幼新書）

龍腦（半錢） 朱砂（一兩） 牛黃（一分） 麝香（半字）

乾蝎（一兩） 京墨 青黛 蘆薈（各一分）

使君子（七箇） 膩粉（抄） 金銀箔（各五十片）

右爲末。以寒食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金銀箔爲衣。二歲五歲已上二丸。薄荷湯化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二支

兒　小兒證治七十

小兒諸丹

論

巢元方病原丹候　風熱毒氣客於腠理熱毒搏於血氣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之塗故謂之丹也若久不瘥即肌肉爛傷　赤黑丹候　丹病本是毒熱折於血氣蘊蒸色赤而復有冷氣乘之冷熱互交更相積瘀令色赤黑　屬火丹候　丹發初從髂下起皆赤能移走謂之屬火丹也　飛火丹候　丹著兩臂及背膝謂之飛火丹也　遊火丹候　丹發兩臂及背如火炙者謂之遊火丹也　風火丹候　丹初發肉黑忽腫起謂之風火丹也　暴火丹候　暴火丹之狀帶黑肥色謂之暴火丹也　留火丹之狀發一日一夜便成瘡如棗大正赤色謂之[illegible]　[illegible]火丹候　丹[illegible]從背起謂之[illegible]火丹也　石火丹候　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久不瘥[illegible]問岐伯曰後生少壯多被飛疾丹毒二品者何分之岐伯曰陽解百晬一十已上為毒一十已下為丹丹毒一也隨其大小分別之治之有毒主依方萬無一差喻人間男女皆遭丹毒主依此枉死者復何限哉良由信邪師之語仍被遲之愚昧之人勿與下手請依方用之今出此圖形狀如後　伊火丹從兩脇起　神竈丹從肚起　尿竈丹從踝起　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天雷丹從頭項起　殃火丹從背甲起　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屋竈丹從曲臂起　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土竈丹從陰踝起　朱黃丹赤豆色遍身上起　黃火丹從耳起　野竈丹從背脊起　鬼火丹從面上起（出幼幼新書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十種丹毒變易非輕治之或緩能終不救余不惜是言能逐一仔細辨認依此方法治之萬不失一如經三日不治攻入臟腑則終不可救不可緩也（太平聖惠方）

夫小兒諸丹者由風熱毒氣在於腠理熱毒搏於血蒸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也若久不歇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今以一方同療之故號一切丹也丹瘤熱毒氣客於腠理搏於血氣發於外皮上赤如丹當以白玉散塗之（聖濟總錄）論曰風熱發丹古方謂

小兒得之最忌以其氣血未定肌膚柔脆無以勝悍毒故也是以諸丹不同其發無定處俗又謂之溜流走經絡散發肌表如塗丹之赤有法可療瀉去毒氣不爾則丹毒入腹近心即死但初發於心頭者不可療爾（李檉）小兒保生要方小兒丹者風熱積毒所成冬間火烘衣霧不候冷便以衣兒或夜間蓋覆太暖日間抱火或妳母喜食炙煿飲酒之類皆致兒病丹也或發於手足或發於頭面胸背其熱如火[illegible]纏著手即痛不可忍急與砭出血為上策（千金）有服食丹損湯皆可用也湯氏嬰孩妙訣大抵丹毒雖有多種病源一也皆風熱毒氣與血相搏有赤丹遍身痒者或女年十五六而經脈未通多要發丹疹皆由血盛而有風毒乘之張三太尉女十五歲病此諸醫百藥俱試而不能偶中張憂之甚切凡數次查廣候來召而不往第二三日告急不已遂以故書不可得而卻在兒之再三以女久[illegible]欲一視余遂看之乃血熱而夾冷風諸醫不原其本[illegible]服以生料四[illegible]一日而愈[illegible]之法又[illegible]補[illegible]知[illegible]不獲此之理也　[illegible]毒[illegible]毒而風乘之所以[illegible]兒不候冷而[illegible]火

[illegible]殺之皆之謬使不可救　（[illegible]小兒方）[illegible]厲毒赤遊引遂[illegible]飛[illegible]之毒在內恐以砭片撤出紫血其病立愈如不愈者後用涼膈散加大黃芒硝利三五行為妙次用拔毒散掃三五度必愈矣經曰丹熛赤瘡火之色也相火主之　凡小兒有赤瘤暴腫可先用牛黃通膈丸瀉之後用陽起石散傅之則腫毒自消如不消可用鈹鍼砭刺血出而愈矣張子和儒門事親書黃氏小兒面赤腫兩目不開戴人以鈹鍼刺輕砭之除兩目尖外亂刺數十鍼出血三次乃愈此法人多不肯從必欲治病不可謾曾世榮活幼心書經云赤紫丹瘤皆心火內鬱而發赤如丹砂故名丹毒心主血而火性熱血熱相搏陰滯於陽即發丹毒心虛寒則痒心實熱則痛自腹生出四肢者易治自四肢生於腹者難療先用百解散表之次以當歸散加連翹荊芥水煎服及牛蒡湯加炒麻仁研碎同煎與宣熱拔毒其次赤葛散或初用化丹湯亦好　有身上發時亦如前證不甚燥痒但見出浮於遍體神昏不悅名陰源毒證先以冲和飲加南木香水薑煎服次用當歸散雄黃散然此二證不問赤白若入腹入腎多致為害不可輕視如常自取困爾楊真子嬰童寶鑑小兒諸般丹毒歌　丹火初成似火燒天火（丹也）渾身赤轉饒伊火（丹）傍邊青黑色厲丹額上起根

茵臂丹鼓道煉丹毒。如帶黛紅基火丹調猶火（丹）發時（一日）甚改變無時
五色（水丹）標家（火丹）火頰連雙腋乳天竈內腫封陰房背并膝赤瘀丹病
股內臍陰承竈招　風疹火丹（五內煩飲）熱盛生風疹餓然發過身火丹
並赤腫斑毒亦驚人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赤瘤丹毒證歌　（毛）發風邪觸
皮膚痲疹手臟中加熱毒亦腫轉難消肚肤臍青出通身黑點焦心膨加
喘氣定兒在昏朝　小兒赤瘤丹毒者排兜患之始觀虛實檢方對藥調
理若見臍青凸出肚肤如鼓通身黑斑心膨加喘為死候也丹毒　小兒
氣搐肌膚薄熱毒乘來便發作急須化毒與消風毒散內消始安樂　驚
（丹）兒在胎時母受驚驚傳邪熱子憑神恩賦赤片微微起京解肌膚始
（丹）審

方

（東垣）治小兒諸熱丹毒　並以水銀服生銀少許切勝神丹（無如切救）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丹毒大赤腫身壯熱百治不折
寒水石（十二）銖　[illegible]（十三銖）　[illegible]（各八銖）　[illegible]（各月炙）　[illegible]（十兩）
右十五味㕮咀以水五升[illegible]升并竹瀝煮取二升[illegible]二升一合去滓內杏[illegible]脂膏
汁[illegible]微大廠取二升一二歲兒服二合大者量加之

麻黃湯治小兒丹腫及風毒風疹
麻黃（一兩）　獨活　射干　甘草
桂（心）　青木香　石膏　黃芩（各一兩）
右八味㕮咀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為四服日再
又方治小兒惡毒丹及風疹
麻黃　升麻　葛根（各一兩）　射干
雞舌香　甘草（各半兩）　石膏（半合）
右七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三歲兒分三服日三
搨湯治小兒數十種丹
大黃　甘草　當歸　芎藭
白芷　獨活　黃芩　芍藥
升麻　沉香　青木香　木蘭皮（各一兩）
芒消（三兩）

右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去滓內芒消以綿搵湯中
適寒溫搨之乾則易之取瘥止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小兒丹毒
右搗慎火草絞取汁塗之良日十過夜三四
治小兒丹腫方
棗根　升麻　白歛　黃蘗
黃連　大黃　梔子　甘草（生用各一兩）
生地黃汁（一升）
右九味切以水一斗四升煮取七升去滓內地黃汁煎三沸以故帛
兩重內湯中以搨丹上小煖即易之常令溫
澤蘭湯主丹疹入腹殺兒
澤蘭　芎藭　附子（炮去皮）　莽草
[illegible]　細辛　藺芋（各半兩）
[illegible]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分四服[illegible]此湯然後作餘湯洗之
右二味細剉春得五升以水二斗煮取三五沸去滓和竈下黃土塗之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油丹赤腫
右用蕎麪三大兩以釅醋搗桑以傳之佳
又方　取蕎麥麪以醋和塗之差
救急療小兒赤丹一名丹瘤方
右取小豆搗末以雞子白和塗之以差為度先以鍼決丹上然後傳之
古今錄驗療月內兒發丹方
升麻（二分聖惠用一分）　黃芩（二分聖惠用一分）
犀角（二分聖惠用一分）　甘草（一分炙聖惠用半分）
柴胡（二分聖惠用一分）　大黃（別浸二分聖惠用一分）
蘭葉（切三合聖惠用一分）　梔子仁（八分聖惠用一分）
石膏（三分聖惠用一分半）
右九味切以水一升二合煮取八合下竹瀝四合更煎取一半去滓
分二服甚妙
又方　搗藍汁塗之
廣濟療小兒丹毒方

青藍汁（五合）　竹瀝（一[illegible]）

右二味相和分爲二三服大小量之（一合至二合）

簡要濟衆治小兒丹毒從臍中起方

伏龍肝（是竈下黄土研爲末）

右以屋漏水和如糊傅患處乾即再傅以差爲度新汲水調亦得

修眞秘旨治小兒丹瘡方

右用萞麻子五箇去皮研入麪一匙水調塗之甚効

陳藏器治小兒丹毒方

右以淬鐵水一合飲之此打鐵器時堅鐵槽中水

治小兒丹毒寒熱腹内熱結方

右以積雪草擣絞汁服之（[illegible]一名[illegible]錢草葉圓如錢[illegible]生[illegible]又陰處地）

治小兒丹毒方　用栝蔞花根苗擣絞汁服之（俗呼鼓子花是也）

子母秘錄治小兒丹瘤方

右用[illegible]葉一斤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illegible]七八度

治[illegible]小兒丹方　用[illegible]傅

治[illegible]小兒丹方　末[illegible]傅上

治小兒丹方　用鯽魚肉細切五合。小豆擣屑三合。和更杵如泥和水傅上

食療治小兒丹方　以鯉魚血塗之即差

姚和衆治小兒丹毒破作瘡黄水出方

右焦炒豉令煙絶爲細末油調傅之（以上十八方並載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藍青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大赤腫身體壯熱如火已服諸藥不損宜服

藍青（半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一兩）　犀角屑（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知母（半兩）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黄芩（一兩）　梔子仁（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入竹瀝蜜生葛等汁共一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藍葉散治小兒月内發一切丹

藍葉（一兩）　黄芩　犀角屑　川大黄（剉碎微炒）

柴胡（去苗）　梔子仁（各二分）　川升麻（一分半）　石膏（一分半）

甘草（半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下竹瀝半合更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升麻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壯熱煩渴

川升麻（一分）　黄芩（一分）　麥門冬（三分去心）　葛根（三分剉）

川大黄（一分剉碎微炒）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黄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赤痛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川升麻（一分）　黄芩（一分）　麻黄（一分去根節）

秦艽（一分去苗）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illegible]小兒一[illegible]熱如火燒

[illegible]　川大黄　景天草　[illegible]

梔子仁　寒水石　川芒消　藍葉

生地黄　芭蕉根　羚羊角屑　梧桐皮（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竹瀝浸一宿明日漉出却入鐺中用臘月豬脂一斤於慢火上熬一食久。承熱以綿濾去滓候冷成膏以甆合盛旋取摩之。兼以膏如棗核大。以竹瀝調服之

愼火草散。治小兒一切丹毒

愼火草（半兩）　紫葛（半兩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用冷水調塗之乾即再塗以差爲度

消石散。治小兒一切丹。徧身體熱

消石（一兩）　乳香（一分）　滑石（半兩）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太陰玄精石（一兩）　白礬（一分）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水調塗之

又方　以浮萍草。研如泥傅之

又方　以藍澱塗之熱即更塗

又方　取韭畦中土以水調塗之

又方　取粟米以水煮濃汁塗之

又方　取地龍煮以水研如泥塗之

治小兒一切丹及諸毒腫方

　鼠粘草根（洗去苗）

右擣絞取汁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分減服

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馬齒莧

右擣絞取汁塗之効

治小兒一切丹方

　芭蕉根

右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蒴藋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illegible]擣[illegible]傅之

又方　[illegible]天[illegible]之

又方　[illegible]用[illegible]清以水[illegible]之

嬰孺方凡小兒病丹此病發起暴卒急者不治凡人養小之家當先察審病源初起端倪尋方觀圖視病形象隨用别藥余少來之救差者甚衆故復記之曰治丹毒天下極驗無及水中藻但有患熱毒丹腫百藥不差者

右以水藻不拘多少切爛擣熟傅丹上厚三分許乾則易之至差則止

又治小兒丹方

　升麻　柴胡　石膏　梔子仁（各七分）

　大黄　生葛（各八分）　子芩（六分）　犀角屑

　杏仁　芍藥（各四分）　甘草（一分炙）　竹瀝（八合）

右切以水三升并瀝煮一升為三服此是一歲兒服量之

又治小兒丹毒搨方

　升麻　犀角屑　白歛　黄芩

　梔子（各三兩）　藍葉（切一升）　石膏（四分碎）　生地黄（四兩）

右以五升水竹瀝二升煮一升半去滓沾帛搨之乾即易

又方

　菘菜（切一升）　豉（五分）　芒消（五分）

右杵以水和如泥封之

又方　以豬槽下泥傅之立已

又方　黄龍湯服三合并塗之

又方　取生麻油塗之

又治小兒惡毒丹赤及風疹方

右取甘草杵傅之

又方　以小豆屑五合生麻油和如泥塗之

又方　杵蔓菁根傅之

又方　取婦人月水衣洗傅毒處不洗中央散廣去

又方　以白鵝血傅之乾即易之（已上十方載幼幼新書）

錢乙小兒方白玉散

　白土（一分）　寒水石（半兩）

右末之用米醋或新水調塗

聖濟總録藍青湯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治不差者

　乾藍青（二兩）　凝水石（碎）　石膏（研）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柴胡（去苗）　犀角（鎊）　黄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赤芍藥　羚羊角（鎊）

　葛根（剉各半兩）　知母（[illegible]兩）

右一十三味麤擣篩每一錢匕水半盞煎至四分去滓下蜜半錢竹瀝少許再煎至三分去滓空心日晚分溫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黄芩湯治小兒丹毒遍身

　黄芩（去黑心）　麻黄（去根節）　秦艽（去苗土）　升麻（各一分）

　大黄（剉炒）　防風（去叉各半兩）

右六味麤擣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空心分溫二服晡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黄耆湯治小兒丹毒

　黄耆（剉）　蒺藜子（炒去角）　黄芩（去黑心）　大黄（剉炒）

　甘草（炙剉各壹分）

右五味麤擣篩每一錢匕水七分煎至四分下朴消末半錢匕去滓食前分溫二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麻黄散治小兒丹若入腹及下部陰卵百藥不差

　麻黄（去根節）　升麻（各半兩）　消石（研一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半錢匕井華水調下空心日晚各一

甘草散治小兒丹毒方入腹

甘草（半生）　（分為二）　（[illegible]）

右二味先取油麻（去皮）研細絞取（汁）一（合）調甘草末半錢匕服日再

治小兒丹數十種大黃搨湯方

大黃　甘草（各）　當歸（各）　芎藭

白芷　獨活（各）　黃芩（各）　芍藥

升麻　沉香（一）　木香　木蘭皮（各）

芒消（三兩）

右一十二味麤擣篩拌勻每用（一兩）以水（六）升煎至四升去滓以綿二片蘸之更互溫搨丹上令即易日五七度即差

吳藍湯搨治小兒發丹毒熱痛

吳藍　大黃　梔白皮　商陸

榆皮（各一兩）

右五味細剉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四升去滓入朴消半兩攪勻[illegible]片浸藥湯中更互搨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illegible]治小兒發丹

子麻杵剉五合　小豆二合

右二味都用水七升煎至四升去滓溫洗丹上令即再換日三五度即差

鯽魚塗方治丹毒徧身緋

生鯽魚（四兩）　麻油（二兩）

右二味擣魚令細入油研勻塗丹上日三五度即差

蟾蜍散治丹走行皮中文廣者名丹火也入腹殺人

乾蟾蜍

右一味擣末油調塗之以差為度

藍青煎方治小兒丹毒赤腫壯熱百醫不差者

藍青（汁）　竹瀝（各一升）　生葛根汁（一合）

蜜（一升）　寒水石（研四兩）　石膏（研四兩）　山梔子仁（一兩一分）

知母（二兩半）　柴胡（去苗）　犀角（屑）　黃芩（去黑心）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　赤芍藥　羚羊角（屑）

甘草（炙剉各一兩一分）

右一十五味除研藥并汁外㕮咀以水五升并竹瀝先煎去滓取三升次內杏仁葛汁及蜜微火煎成煎每服半合至一合米飲化下日三

升麻黃芩湯治小兒月內發丹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犀角（鎊）　大黃（剉炒）

柴胡（去苗）　山梔子仁（各半兩）　藍葉（切二合）

石膏（三分）　甘草（炙剉一分）

右九味麤擣篩每二錢匕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滓食後分溫二服更量大小加減

張紅雜本方治丹瘤　擣細豆豉水和傅之

又方　梔子去皮為末水調塗之

又方　生地黃擣爛取汁塗之

又方

大黃（末）　芒消（等分）

右合研令勻水調塗之

劉氏家傳小兒發丹方

當歸（[illegible]）　戎葉（兒多擣爛細者）　沙苑（等分）

右擣爛敷患處立效

張氏家傳治丹方

右木鱉子去皮細研醋調以雞翎傅隨手消（[illegible]）

孔氏家傳治小兒丹瘤方

赤小豆　蛤粉

右等分為末用園荽汁調塗

吉氏家傳治小兒丹瘡遍赤方

右末浮炭打鐵者細羅蜜調之隨手差

又方　發丹遍身熱服前聖惠六味升麻散後更宜塗此

滑石　乳頭香（一分）

右以雞子清調塗之

又方治小兒丹毒瘾疹方

右天麻末每服半錢或丈夫婦人每服二錢紅酒調下（[illegible]）

鄭端友全嬰方獨效散治小兒諸瘴毒赤流腫

（細細）研書

右以楊枝研細塗立效又調白礬汁頻頻拭之即消

又方　以芒硝泡湯拭之亦效

黄皮散治小兒遍身大瘡并赤遊

右以黄皮山梔子等分爲末以水調塗即瘥又方菉豆大黄爲末薄荷蜜水調塗又馬齒莧研塗人瘡又藍澱塗之并藍青汁飲之又方鐵水少許飲之并抹身上又黄芩水調亦效

薑礬散治小兒大瘡并一切風疹赤遊腫

生薑（五兩切片子）　白礬（二兩半同上調少時日乾不用火）

右爲末生薑自然汁調鵝毛拂之又方牽牛末薄荷蜜水調下食後大便利是效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黄　朴消

右各等分爲細末醋調塗之（載幼幼新書）

丹腫　方湯氏嬰孩妙訣丹毒候乃熱毒之氣極與血相搏而風乘之故赤腫及遊走遍體者又名赤遊風入腹腎則殺人也宜服防已散

漢防已（半兩）　朴消（一分）　犀角（一分）　黄芩（一分）

黄耆（一分）　川升麻（一分）

右件㕮咀加竹葉煎大小以意加減

牛黄散退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去蘆）　天花粉

葛粉

右件等分爲末每服一錢薄荷湯入蜜調下

淋洗方

防風　桑白皮　黄菊花　丹參

莽草

右等分加荊芥煎湯浴患處

又浴方

棗木根（四兩）　丹參（二兩）　乾菊花（一兩）

右件細剉煎湯避風浴處浴之次傅貼

白玉散治赤遊丹腫

白玉（一兩）　寒水石（二兩）

右末米醋調傅上患處或痛至外腎有破處只用水調

又方

行在濟御幹傅尤妙於前方只一晝夜消盡又用花蘂石散去毒

生薄荷自然汁鵝毛刷上患處

又方生料四物湯治血熱生瘡遍身腫痒及脾胃常弱不禁大黄等冷藥故宜服之

生乾地黄　赤芍藥　川芎　當歸（去蘆酒洗）

本方加　防風（各等分）　黄芩（減半）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忌酒麪猪羊肉豆腐

火灼瘡一名火赤瘡此候乃血熱肌熱而又傷熱其狀似火先起疱而火醫成瘡宜服前方牛黄散仍用此傅

黄連　苦參（等分）

右末加輕粉和糝患處

洗方

棗葉（無葉用根）　菊花

右二件煎湯用猪膽水入湯和浴次用前藥乾糝之仍服牛黄散無不瘥者

十便良方治小兒諸般丹毒（大竹方）

右用赤小豆綠豆擣細末以新汲井水調鵝毛掃上大妙

清[illegible]散治小兒一切丹瘡身體熱

滑石（一兩）　乳香（一分）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取地龍糞以水研如泥塗之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熱如火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右以馬齒莧擣絞取汁塗之效

又方治小兒一切丹　以芭蕉根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取蒴藋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以水苔爛擣頻頻傅之

治小兒火丹（極師方）杵黄芩末水調傅之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　甘草（半兩生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大黄（一兩生用）　赤小豆（半合炒令紫色）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即易之

又方

以醬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煑冷煖得所洗之

張杲醫說治小兒熱毒遊腫

右破草鞋人亂髮燒灰醋和傅

楊仁齋直指方治熱毒遊腫

北梗　天花粉　乾葛　川升麻

川芎　赤芍藥　獨活　柴胡

甘草（等分）

右剉散每一錢薑二片井水煎服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丹毒至效散治小兒一切丹毒及龍帶發作（先服丹毒飲次用傅之）

黃丹（一錢重）　朴消（一錢重）　赤小豆（兩頭齊者為末半合）

右研令勻井水調以雞羽刷立效

陳自明外科精義治小兒丹瘤方

右將木鱉子新者去殼研如泥淡醋調傅之。一日三五次便効

寶慶方治小兒丹毒腫痛如火

大黃　朴消

右等分為末。水調敷腫處

又方　土蜂窠為末。入麝香少許。蜜調塗之。水調與喫尤妙

田氏保嬰集月裏生赤遊腫膚赤如丹塗者。先用牛黃散托裏噴後用藍葉散塗外乳母服清涼飲子三大劑

劉世榮保嬰集經驗名方白玉散治小兒丹毒赤腫

白玉（五錢）　寒水石（一兩）

右為細末米醋或新水調塗搽赤腫處即消如乾上用水雞翎潤之

拔毒膏治小兒丹毒赤腫及治頰腫痛

黃蘗（一兩）　寒水石（一兩）　石膏（半兩）　甘草（一錢半）

黃芩（半兩）

右為細末醋調成膏貼赤腫處。或新水調塗亦可

陸氏經驗良方治小兒風丹疹塊調赤土末入酒一二滴服之又研搽疹上

治小兒丹瘤服裏托散消毒飲外用白芨白歛研為細末搽無病肉上兩截之令不得過卻用紫浮萍爛研傅瘤上萬不失一

小兒丹瘤骨疾項腰陰腫等雜方　論曰凡患諸丹瘤腫毒必須先服升麻飲之類導氣藥以散其毒方可用藥調塗不然恐毒氣入腹則殺人也

升麻飲。治一切丹遍身壯熱煩渴

升麻　黃芩　大黃（各一錢）　麥門冬（去心）

葛根（各一錢）　朴消（一錢研）

右為細末和勻熱水調下半錢

治急救丹毒者白扁豆末水調塗若入腹心者宜以慎火草取汁一盞服乾即末之水調服

藍青散。治一切丹毒赤腫身熱如火。已服諸藥不退。由風熱毒氣在於腠理。熱毒傳於血。蘊發於外。其皮上熱而赤。如丹塗之狀。故謂之丹。若久不治。則肌肉壞爛。若毒氣入腹則殺人也。令以一方同療之

藍青　知母　甘草　梔子

杏仁（去皮尖各半兩）　黃芩　升麻

柴胡　寒水石

右等分為麤散水煎服

又方　青苔焙乾為末[illegible]處清

治大人小兒經蛇丹初發時使用蚯蚓糞連皮土薑研爛塗（即愈）

又方　大黃為末搗爛馬齒莧取汁調塗。已成丹者亦治

又方　蓼葉燒灰雞子清和敷敷塗之

又方　桃仁湯浸去皮爛擣塗之清油調白礬末亦妙

治小兒大人丹毒入腹即殺人纔發使用則可

右水苔生地黃菘菜蒴藋葉浮萍慎火草大黃梔子但得一味研末水調傅之皆效取便救之

治丹瘤方

右大黃朴硝伏土蜂窠三味為末用蓖麻子搥定與赤處將外刺破令出惡血然後用井水調塗

又方

白礬乾葛等分為末用半兩水三椀煎逐日洗

[illegible]竹堂方治小兒大人熱丹瘡成片可服綠茅草藥將丹瘡刺破即愈

治小兒丹瘤

綿羊腦子（生用）　朴消

右二味調勻貼於瘤上主効

曾世榮治幼心書黃芩四物湯理諸瘡丹毒赤瘤燥痒

黃芩（一兩）　當歸（酒洗）　生乾地黃　赤芍藥（各）
川芎（四味各半兩）　何首烏（去麄皮）　草烏（炮去皮）
玄參（三味各二錢半）　甘草（六錢）　薄荷葉（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溫服

化丹湯解利丹毒遍身燥痒發熱煩啼

川獨活　射（去皮）干　麻黃（去根節）　青木香
甘草　黃芩　石膏末　薄桂（去麄皮剉味）
（各五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赤葛散治因血熱與風熱相搏遍身丹毒燥痒日久不消

赤葛（二兩）　甘草（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無灰酒一盞煎至七分無時溫服不飲酒者止用水一盞入酒一大匙同煎

[illegible]不[illegible]

凡遇有血毒種及遍身瘡疹

牛蒡子（六兩微炒篩研碎）　荊芥穗（二兩）　甘草（一兩）

右為麄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危亦林得効方平血飲治風熱積毒聚成發於頭面手足熱者如胭脂色其熱如火輕輕者手痛不可忍加紫草煎與犀角消毒飲相間服赤癉火癉紫萍癉並治壯熱煩渴甚加黃芩麥門冬去心朴消各半錢（方見諸瘡門）

內托散

紅內消　當歸　茄片　甘草節
羌活　黃芩　麝香（少許）

右為末每服二錢茄蒂煎湯調或生地黃亦可

敗毒散治癉毒初發如白梅㮶遊走遍體燥悶腹脹焦啼

前胡（去蘆）　柴胡（去蘆）　羌活　獨活
桔梗　枳殼　茯苓　人參
川芎　甘草（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二片紫草少許煎溫服

通治平血飲與敗毒散合和生薑薄荷蟬退去足翼防風去蘆細切煎湯

加天花粉少許

又方用癉遊走不定㮶然赤腫疼痛用柴角鄖手足上為炒後取碎

寒水石　石膏　黃連　黃柏（各一兩）

右為末水調刷

又方　青黛土末為末井水調入蜜敷角亦可

又方　黃丹不拘多少磨刀水調刷

又方　癉毒腫痛如火用大黃朴消為末調塗腫處立効

洗方　用防風酸車草赤豆蓋心土煎水洗

又方洗角後用小驚兒壓邪大驚兒鎮驚（方見前）

烘針法取腫用水烘數條以青苔蓋覆或濕紙亦可去血即去未消再用

癉毒滿身偏黑入腹入陰難治

衛生寶鑑牛黃散治五種丹毒

鬱金　甘草（炙）　桔梗　天花粉
葛粉（各等分）

右為末每服一錢薄荷湯下入蜜少許

袁當時大方藍豆散治小兒赤腫丹毒急疾不可辨

硝石　大黃　綠豆（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用雞子清調傅淨處如惡物所傷更有熱于加入腦麝硇砂少許同貼

黃丹散

白礬　龍骨　黃丹（各[illegible]）　麝香（少許）

右為細末先以綿杖子拭耳內令淨後用紙撚子蘸藥入耳內

塗去治諸丹藍靛塗上即消

十法治丹毒纏腰即殺人為氣箄擣細絞汁傅之

土蝕丹　方見十[illegible]用方治土蝕丹發兩手指作紅絲急斷下行至關節便殺人恐瘡及蟲子咬並治之

大赤足蜈蚣（條）　白礬　膽礬（各[illegible]）
麝香（少許）

右為細末每用少許掃耳許並以針撥破瘡口安藥在內以醋煮糊紙花子貼定日一換好肉生膿血盡肉生自即好消藥

眼丹　方出[illegible]方治小兒眼中壯赤腫上錦熱有十數鬚者名眼丹方遲救之必能損目

右令患人仰卧以紅線埋直向刀刃却安在患人眼上以三姓老婦人各指艾炷一枚在刃上灸之仍一人咒云不灸病人只灸眼丹如此三遍候煙斷將此剪刀安之宅後或無人行處路上隔宿收之神效

五色丹　論巢元方病源五色丹發而變改無常或青黃白黑赤此由風毒之熱有盛有衰或冷或熱故發爲五色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方治小兒五色丹

右擣蒴藋葉傅之

又方　以猪槽下爛泥傅之乾則易集驗治卒赤黑丹

又方　服黃龍湯二合并傅患上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五色丹

川大黃　黃芩　川芒消　梔子仁

乾藍葉　商陸（各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以水調塗之立効

治小兒五色丹偏身宜用洗浴棗根湯

棗根（四兩）　丹參（三兩）　蒴藋（一兩半）

[illegible]剉和勻每用二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illegible]

又方

苧根葉（一斤細剉）　赤小豆（二合）

右件藥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看冷熱避風洗浴

治小兒丹發惡毒五色無常宜用此方

青栗毬（剉者）

右擣碎以水煮洗之

又方　用赤小豆末以雞子白和如泥拈塗

治小兒五色丹偏身熱如火燒遶腰即損人宜用此方

蔓菁子（一兩細研）

右以酒一小盞研取汁塗之

孔氏家傳治小兒五色丹方

右用小柴胡湯如法煎飲清汁滓傅丹上良效（氏如切切者）

伊火丹　論巢元方病原伊火丹候丹發於髂骨青黑色謂之伊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伊火丹從兩脅下起青黑色羊脂塗方

煅鐵下槽中鐵屎（擣研爲末半兩）　羊脂（二兩）

猪糞（燒灰一兩）

右三味研勻如糊塗之以瘥爲度

顱顖經伊火丹從兩脇起

右用猪糞燒灰并鐵槽中泥拌調塗之日三（戟如切析者）

熛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熛火丹候丹發於髆背較道者謂之熛火丹也

方嬰孺方治熛火丹發從背起或走兩足赤如火

景天草（十兩）　真珠（一分）

右和杵爲泥封丹上

又方治丹入腹及下至卵者不治

麻黃（炒）　升麻（各二分）　硝石（四分）

右爲末以井華水服方寸匕日三一方用大黃半分（一下方戟如切析者）

茱萸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丹發初從背起偏身如細纈謂之茱萸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茱萸丹初從背起偏身如纈一宿成瘡者雞子塗

雞子白　赤小豆（末）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瘥爲度一方云治水丹

赤丹　論巢元方病源赤丹候此謂丹之純赤色者則是熱毒搏血氣所爲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赤丹者由風毒之重故使赤也初發疹起大如連錢小者如麻豆肉上生粟色如雞冠故謂之赤丹亦名茱萸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方治小兒赤丹

右用蔓菁菜汁服三合滓傅上良（千金翼方末蔓菁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治小兒赤丹斑駁

右唾和胡粉從外向內傅之

又方　煅鐵屎以猪脂傅之

又方　屋塵和臘月猪脂傅之

兵部手集治孩子赤丹不止

右以上畨黃米粉雞子白和傅之（黃米粉黃粟米粉也）

又方　以蕎麥麫醋和傅之差

又方　以胡荽汁傅之瘥譚氏方同

又方　研粟米傅之（以上四方戟如切析者）

太平聖惠方升麻膏治小兒赤丹毒腫

川升麻　白歛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黃芩　枳殼　連翹　蛇銜（各一兩半）

梔子仁（二兩）　蒴藋（一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一斤半入於鐺中以慢火煎諸藥（候赤色）去滓
放冷以瓷合盛旋取塗之
治小兒面身卒得赤丹或痒或腫起不速療之即殺人宜用此方
羖羊角屑（八兩）
右以水五升煎至一升綿濾去滓入鍊了猪脂五兩和令勻塗之
又方　以葛勒蔓輕磨破以醋研訶梨勒塗之妙
嬰孺方治小兒赤丹斑駮
右以蓼子鹽湯洗了挼蓼塗之
又方　車前子爲末粉之
又方　蠶沙以水二升煮汁洗之（已上三方載幼幼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升麻膏治赤丹初發肉色如朱色如雞冠又名茱萸丹
川升麻　白歛　漏蘆　川芒消（各一兩）
連翹　梔子仁（各半兩）
右件藥細剉以猪脂半斤入鐺中用慢火煎候藥令赤色去滓放冷
以瓷合盛收每用少許塗患處
聖濟總錄治小兒赤丹色純赤爲熱毒搏於氣血馬齒莧汁方
馬齒莧
右一味爛擣絞取汁三合空心溫服一合午時再服即差
莊氏家傳水粉散治小兒丹毒如火焰紅赤（赤山山者）
右赤腳蜈蚣焙上慢火焙乾爲末入（石脂末少許新汲水調細細掃）
塗即止
朱氏傳大力奪命散治小兒身上發赤白丹
右擣羅爲細末蜜調傅之隨手消
白丹　論巢元方病源白丹候丹發初是熱毒挾風熱搏於血積蒸發赤
也熱輕而挾風多者則其色微白也太平聖惠方論曰夫小兒白丹者由
挾風冷之氣故使色白也初發痛痒微虛腫如吹脉起不痛不赤而白色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白丹
右燒猪屎灰雞子白和傅之效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白丹
酸母草　五葉草（各五兩）
右件藥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擣川大黃末以馬齒莧擣絞取汁塗之
又方　香豉（一合炒令焦）　伏龍肝（二兩）
右件藥擣爲末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以蘭香葉擣爛塗之
又方　以蓼葉擣爛塗之
又方　以梁上塵以醋和塗之
又方　取鹿角燒灰細研以猪脂和塗之
又方　取猪糞燒灰細研以雞子白調塗之
嬰孺方五香湯治小兒風熱毒腫色白或乃惡核瘰癧附骨癰疽節解下
丹白色遊走遍身白癮疹（方載幼幼新書）
木香　薰陸香　海藻（各一分）　麝香（半兩）
沉香　枳實（麩炒）　升麻　射干（各二分）
大黃（八分）　竹瀝（三分）
右以水四升下瀝煮一升二合溫服之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黑丹者[illegible]於肌[illegible]令色黑之初
[illegible]色也
太平聖惠方[illegible]小兒黑丹
川升麻（一兩）　漏蘆（一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二兩）
梔子仁（一兩）　蒴藋（半兩）
右件藥細剉和勻每用三兩以水五升煎至三升去滓微溫以軟帛
旋蘸搨病上以消爲度
又方　風化石灰（二兩）　屋四角茅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爲散以雞子白調塗之日三五度效
又方　茺蔚子　蛇銜草　護火草（各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以雞子白調塗之
又方　以青羊脂熱摩日三五度用之
又方　以猪槽下泥塗之
又方　以餧猪杓子炙令熱熨之
張渙醫方妙選祛毒散治丹黑色痒痛腫起
川升麻（二兩）　漏蘆（二兩）　川芒消（二兩）　黃芩（二兩）
梔子仁（一兩）
右件擣爲麤末每用兩匙頭以水三盞煎至兩盞去滓微熱以軟帛

挖療搨瘡上以消爲度

天雷丹　方顱顖經天雷丹從頭項起

右用陰乾蔥赤木梓脂塗又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戴切切行書）

天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火丹候丹發竟身體斑赤如火之燒故謂之天火丹也太平聖惠方夫小兒丹發肉中有赤如丹赤色大者如手劇者偏身赤痒故號天火丹也

方顱顖經天火丹從腹背遍身起

右用櫸皮白木和生油調塗之亦用赤石脂羊脂調塗之（戴切切祈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火丹肉中有赤如丹色大者如手甚者遍身或痛或痒或腫

右用赤小豆二升末之雞子白和如薄泥傅之乾則易一切丹並用此方皆使差

又方　用[illegible]塗之

太平聖惠方[illegible]兒[illegible]色[illegible]此方

又方　虎脂二兩　黄丹二兩

右件藥研爲青塗之即差

又方　桑根白皮二兩　丹參一兩　甘菊花一兩半　莽草

右件藥細剉和匀每用二兩以水三升煎至二升去滓看冷暖避風浴兒

又方　以鬼臼擣絞取汁赤處塗之

又方　擣荏子汁塗之

又方　取小兒埋胞衣瓶子中水一二合時時與兒服及塗身上有效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天火丹從背起赤點用桑白皮末羊脂調塗

㾞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㾞火丹候發兩脅及腋下髀上謂之㾞火丹也

右聖濟總錄治小兒㾞火丹每著兩脅及腋下者

伏龍肝爲末油和傅之乾則易若入腹及陰以慎火草取汁服之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㾞火丹生於脅腋下

川朴消

右細研爲散每服以竹瀝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浮萍草擣絞取汁時時與兒服之

張渙醫方妙選抵毒散治丹發生於兩脇及腋下及名㾞火丹

川朴消一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擣羅爲細末每用半錢好醋調塗患處次用

山梔子膏

梔子仁四兩

右件用生鯽魚半斤同藥擣如泥每用少許看丹發處以醋化塗患處

神氣丹　方顱顖經神氣丹從頭背上起

右用牯牛骨燒灰羊脂調塗之（戴切切祈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神氣丹從項起犬骨灰塗方

犬枯骨

右一味爲末以青羊脂調如糊塗之日三五次

神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神火丹候丹發兩髀不過一日便赤黑謂之神火丹也

方太平聖惠方治小兒神火丹

景天花

右擣絞取汁先微揩丹上後塗之以差爲度

又方　以鯽魚半斤擣如泥塗丹上唯數塗爲良

又方　以梔子仁擣末用醋和塗之

神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神竈丹起兩頰傍不出一日變爲赤黑色

慎火草汁塗方

慎火草

右一味絞汁先以刀子微鑱丹上令血出塗藥以差爲度

顱顖經神竈丹從肚起

右用土蜂窠杏仁膩粉生油調塗立差（戴切切祈書）

鬼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鬼火丹候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謂之鬼火丹也

方顱顖經鬼火丹從面上起

右用竈下土雞子白調塗之立差（戴切切祈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鬼火丹發兩臂赤起如李子及從面上起戎鹽塗傅方

戎鹽一分　附子一枚

右二味燒過研細用雄雞血調塗丹上日五偏以差爲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鬼火丹

景天草五兩　蛇銜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以雞血調塗之

嬰孺方鬼火丹初發兩臂起赤如小豆及大豆治之方

右用苦桃皮煮汁浴之

又方　用虎脂隨病塗之（缺如如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戎鹽散治發兩臂赤起如李子乃名鬼火丹

戎鹽一兩　附子一枚　雄黃半兩（細研水飛）

右件同研細每用少許以雄雞血調塗患處

野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野火丹候丹發赤斑斑如梅子竟背腹謂之野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野火丹病遍身皆赤者

右用油塗之（嬰孺方云麻油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火丹發遍身斑如梅李狀雌黃塗方

雌黃研　戎鹽研各一兩

右二味以雞子白調塗丹上日三五次以差為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野火丹

雄黃半兩　戎鹽半兩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調數數塗之以差為度

又方　竈中黃土一兩　青竹葉二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為散以雞子白和塗之

又方　白僵蠶二七枚　慎火草一兩

右件藥擣令爛塗之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野火丹從兩腳赤腫用乳香末羊脂調塗

骨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骨火丹候丹發初在臂起正赤若黑謂之骨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骨火丹其瘡見骨

右擣大小蒜厚封之着足踝者是

嬰孺方治小兒骨火丹刺腫上入三分（缺如如新書）

右以大黃末牛膽汁和塗之

家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家火丹候丹初發着兩腋下兩髀上名之曰家火丹也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家火丹發如大指日長一寸偏着兩脅傍兩頰上梓木灰塗方

梓木白皮　麥葉（各一分）

右二味燒灰研末以雞子白調如糊塗之以差為度

嬰孺方治小兒家火丹攻膝入腹大便不利

消石　凝水石（各一兩）

右研入銅器中熬令乾取研服方寸匕未差加之

又方　烏頭（一分）　赤石脂（三分）

右爲末雞子白塗丹上日進三服神良（上二方缺如如新書）

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火丹候火丹之狀往往如傷赤著身而日漸大者謂之火丹也丹火候丹火之狀發赤如火之燒須臾熛漿起是也嬰孺方六火丹者往往如傷赤着身體不從傷火而得名赤如日出時以從其處又名日丹宜同用千金漏蘆湯治小兒熱毒癰疽赤白米丹瘡瘑（方見癰疽門）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火丹赤如朱走皮中

右以醋和豉研傅之

又方　以鯉魚血傅之良

又方　擣荏子傅之良

又方　以豬屎水和絞取汁服少許良

仙人水鑑治火丹瘡方

蕎麵　黃連（各少許）

右同研令細塗之即差切不得入油及鹽（缺如如新書）

又方　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繞腰即損人

右杵馬齒菜傅之日二

聖濟總錄治小兒火丹熱如火繞腰須急救之蕓薹塗方

蕓薹葉

右一味爛擣和汁塗傅之以差為度

又治火丹鍼挑方

右於兒男左女右大拇指兩螺文上鍼挑有筋斷之即差

嬰孺方小兒火丹走皮中赤者

右梔子末以醋和傅之

又治小兒火丹方

右取不犯水羊脂向火上炙傅丹上以白粉粉之大良無忌（方缺如如新書）

衣當行大方小豆散治火丹遶腰大人亦可
赤小豆爲細末雞卵清傅之乾即易

螢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螢火丹候丹發如灼在脅下正赤初從髂起而
長上痛是螢火丹也

方顱顖經治螢火丹方
右用愼火草擣汁塗之（聖惠以醋研塗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螢火丹
赤小豆一合　消石（半兩）　寒水石（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減
服之

又方　竈中黃土（一分）　生油（二合）
右件藥研和如泥時用塗之以差爲度若痛上陰不治即殺人

嬰孺方澤蘭湯治螢火丹走竄疹入腹殺人
澤蘭　芎（各五分）　附子（炮）　莽草
藁本　細辛　黃芩（各二分）
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爲四服此湯外並用粉粉痛上（出幼幼新書）

朱田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朱田火丹候丹先發背起徧身一日一夜而
成瘡謂之朱田火丹也

方顱顖經朱田火丹赤豆色徧身上起
右用愼火草擣汁和酒調塗之（出幼幼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朱田火丹病一日一夜即成瘡先從背起漸至
徧身如棗大正赤色者
右濃煮棗根汁洗之已成瘡者赤小豆末傅之凡方中用雞子者皆
取先破者用之未破者無力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朱田火丹
右以藍澱塗之

又方　以雞子白塗之

胡吹竈丹　方顱顖經胡吹竈丹從陰囊上起
右用水茄窠下泥和苦酒塗之（出幼幼新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吹丹從臍上起黃腫用檳榔爲末米醋調塗

聖濟總錄治小兒胡吹竈丹從陰下起泥醋塗方
右用磨刀水攔下泥和醋調青塗之乾即更塗以瘥爲度

胡漏竈丹　方顱顖經胡漏竈丹從臍中起
右用屋漏水調竈中土塗之（出幼幼新書）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胡漏丹從陰上起黃腫用屋漏處土羊脂調塗

土竈丹　方顱顖經土竈丹從陰踝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竈橫麻及雞子白調塗之（出幼幼新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地竈丹從陰下起入踝背上麻搏塗方
甑帶（灰）　屋四角茅（燒灰各一兩）
右二味和研勻細以新汲水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瘥爲度

天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天竈火丹候發兩髀裏尻間正赤流陰頭赤
腫血出謂之天竈火丹也

方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天竈火丹病從髀間起小兒未滿百日犯行
路竈君若熱下流令陰頭赤腫血出
右伏龍肝擣末雞子白和傅之日三度

又方　鯽魚肉（剉五合）　赤小豆末（三合）
右二味和擣少水和傅之良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天竈火丹
蘇葉（三兩）　赤小豆（一合）　鐵鎖門上灰（一兩）
青羊脂（三兩）　葱白（二莖切）
右件藥相和擣如膏摩之燥再摩之

又方　細辛（一兩）　糯米（一合）　景天草（三兩）
右件藥擣如泥塗丹上差

又方　伏龍肝　赤小豆末
右件藥等分細研爲末以雞子白調塗

又方　以車前子末水調塗之

又方　以蠶沙一升水煮去滓洗之

又方　以鐵落末用餳和如膏塗之

聖濟總錄治小兒天竈火丹發尻間正赤流陰頭赤腫血出葱薺苨塗方
葱（五莖和鬚切研）　薺苨（五莖去苗和根切研）
赤小豆（末）　竈門上灰（研各一合）
右四味合研勻細以青羊脂三兩調勻塗之以差爲度

嬰孺方治天竈丹初發者腳脛間
細辛（二兩）　白生米（二合）　景天（五兩）

右同杵如泥傅之

又方　桑根切一升以水一升煑（一沸去滓以之日三不差更作）

又方　取生浮萍杵爲泥傅之或取汁塗惟多爲良（以上方並幼幼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赤豆散治丹發兩胯裏居間不赤不量陰處乃名天竈大

丹（與大平聖惠方同）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五天竈丹從兩臂赤腫黄色用柳木燒灰水調塗

廢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廢竈火丹候發從足趺起正赤者謂之廢竈

火丹也

方顱顖經廢竈火丹從曲背起

右用屋四角茅草灰雞子白調塗之（幼幼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廢竈火丹初從足趺起正赤色者

右以棗根煑汁沐浴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治小兒廢火丹

寒水石（半兩）　蒜甲（兩）　消石（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加

減服之

又方　赤小豆末（一兩）牛角（一兩燒灰）

右件藥細研爲散用雞子白調如泥塗

又方　五加葉根（五兩燒灰）

右細研以鍛鐵槽中水和塗之

嬰孺方治廢竈丹初起足趺正赤

右桑根煑汁浴五過（並幼幼新書）

尿竈火丹　論（巢元方病源）尿竈火丹候丹發膝上從兩股起及臍間走

入陰頭謂之尿竈火丹也

方顱顖經尿竈丹從踝起

右用屋四角頭茅草燒灰伏雞子白調塗之（並幼幼新書）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竈火丹初從兩股起及臍間走入陰頭皆赤

色者

右以水二升桑皮切二升煑取汁浴之良（千金翼方用桑根皮）

又方　燒李根爲灰以田中流水傅之良

張渙醫方妙選二根湯治丹發膝上從兩股至臍間走入陰處乃名尿竈

火丹

桑根白皮（四兩）　李子根（四兩）

右件細剉每用三匙頭以水兩椀煎至一椀去滓看冷熱避風處淋

患處

野竈丹　方顱顖經野竈丹從背脊起

右用柔香茸蒴藋赤小豆末塗之立差（並幼幼新書）

聖濟總錄治小兒野竈丹從膝起蕎葉塗方

乾蕎葉末　香薷末　赤小豆末（各半兩）

生蒴藋葉莖（一握細剉）

右四味細研蒴藋入諸藥末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之以差爲度

大孕丹　方長沙醫者鄭愈傳治小兒大孕丹諸般腫毒聖塗散

凌霄花　萬州花（各一兩）　苧根（半兩切焙乾用）

右一處爛研以酒和蜜同調服少許塗於丹上立消（並幼幼新書）

爾朱丹　方嬰孺方治小兒爾朱丹及一切丹粉散

杜蠣（煅赤）　烏頭（炮）　麻黄根（各三分）　吳茱（二分）

石膏（一分）　麝香（半分）

右以六味爲末以粟米粉二升合和爲散火中少炒須冷絹袋盛以

粉粉遍身大佳丈丹治爛珠有瘡汁以粉粉之無不立愈以麻油塗

病上然後以粉粉之大驗（並幼幼新書）

私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私竈丹從背上起竈土塗

竈中黄土（研）

右一味取打鐵磨刀槽中水和調如糊塗丹乾即易以差爲度

煙火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煙火丹從身起豬槽泥塗

豬槽下泥（一分）　生麻油（一兩）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又方治小兒煙火丹從背上起或走兩臂足赤如火吳茱塗

吳茱（細研如粉一兩）　慎火草（研絞汁量大是也）

右二味和調如糊塗之以差爲度

飛竈丹　方聖濟總錄治小兒飛竈丹從項起鐵槽水洗

右取淬鐵槽中水日洗三五度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飛竈丹從項頭起腫光用葱白研取自然汁塗

吉竈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吉竈丹從頭上紅腫痛

用赤小豆末雞子清調塗

水丹　方（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水丹從兩脇虛腫

用生鐵爲末豬糞調塗

驚丹　論（曾世榮活幼心書）嬰兒生後百日之內半歲以上忽然眼胞紅暈微起面帶青黯色向夜煩啼或臉如胭脂此伏熱在內亦有臉不紅者始因居胎之時母受重驚驚邪傷胎遞相傳襲降生之後復受熱毒或再有驚有驚則有熱熱氣內縕形之於外初發之時散生滿面狀如水豆脚微紅而不壯出沒休息無定次到頸項赤如朱砂名爲驚丹用四聖散先洗其目次百解散加五和湯同煎與驚熱丹毒牛蒡湯當歸散三解散黃芩四物湯皆可爲治如驚丹發至胷乳間微有痰喘作搐急宜當熱狀毒免致內流爲害不淺五和湯加升麻生薑地黃水薑燈心煎服則自消除仍用前散藥調治不生他症或投萬安飲

赤流　論太平聖惠方夫小兒身上或一片片赤色如胭脂染及熱斷引此名丹毒俗謂之流若因熱而得者色赤或因風而得者色白皆腫而壯熱也可用一小鈹刀散鐮去惡血毒未入腹者可療也張渙醫方妙選謹按小兒諸丹毒病由風邪熱毒之氣搏於腠理其皮膚色赤如丹毒之狀遍身壯熱煩渴悶亂

方圖經治小兒遊瘤丹毒

右以冷水調剪刀草化如糊以雞翎掃上腫使消退其效殊佳

又方　以老鴉眼睛草葉入醋細研治小兒火焰丹消赤腫即天茄子也（或細細研含）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心熱身上赤流色如胭脂皮膚壯熱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川朴消（各半兩）

生犀屑　黃芩　梔子仁　木通（各分）

玄參（半兩）　甘草（一兩炙令微赤）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大黃散治小兒赤流熱如火

川大黃（一兩）　鬱金　黃藥

豬牙皂莢（去皮子炒已上各半兩）　膩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以生油調塗之

又方　護火草汁（三合）　赤地利（末）　膩粉（各一錢）

右件藥相和量兒大小分減服之良久瀉下血片爲效其半傅赤處

亦佳

治小兒赤流半身色紅漸漸展引不止方

牛膝（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生用）

右件藥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調伏龍肝末塗之效

又方　川大黃（一兩生用）　赤小豆（半合炒）　川朴消（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雞子清調塗之乾則易之

又方　李子油（一兩）　朱砂（一分末）

右件藥調如膏塗之

又方　以腎汁塗之

又方　以蘿摩汁塗處隨手便瘥

又方　蕎麥麪以醋調塗之不過三兩上差

又方　以胡荽汁塗之

又方　用白礬一兩以水煑令煖得所洗之

又方　取[illegible]粉[illegible]水和之

又方　取紅藍花末以醋調塗之

又方　以蕓薹葉爛擣塗之

硝（細研）

右於研中著水入硝以墨濃研用筆點塗之良久以冷水洗後更塗以差爲度

又方　蘇蘇根擣末以醋調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糯米水研如粥塗之乾即再塗

又方　粟粉炒令黑以唾調塗之

譚氏殊聖方消腫散詩曰五疑兒侵遍身形恐怵令人怕佛驚作腫利卵生滿體莫寧神鬼錯看承甘泉甘石蒼龍骨應攝消磨去痛疼更取豬槽連底水調和頻掃使身輕

甘泉　消石　白龍骨（各一兩）

右研細淨器內盛若有患赤瘤丹及毒瘡者以豬槽水調一錢掃塗立瘥（良細切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消毒散治諸丹赤流初發甚者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川升麻（半兩）　黃芩（半兩）

麥門冬（一分）　川朴消（一分）

右件擣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

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棗根浴湯治發赤流變改無常

棗木根（四兩）　丹參（三兩）　菊花（二兩）

右件藥細剉拌勻每用兩匙頭以水二椀煎三五沸看冷熱避風處浴兒極佳

木通散治身體赤流片片赤色如胭脂染毒氣漸引

木通（一兩）　川升麻（半兩）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川朴消（半兩）　梔子仁（一分）　甘草（一分炙令微赤）

右件藥擣羅為麄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放溫服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

又方截毒散治赤流熱如火者

川大黃（半兩）　鬱金（半兩）　黃芍藥（半兩）　膩粉（半兩）

豬牙皂角（半兩去皮子用）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用少許看赤處以生油調塗患處

田氏保嬰集赤流治法宜服犀角散一法先鎌去惡血服上藥一法用牛膝一兩去苗甘草半兩生剉碎水煎一大盞去滓調伏龍肝塗之（截細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孫丙揚
書寫儒士臣張[illegible]陳
圈點監生臣畢三曾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五十六　二支

池

城池

羅泌路史神農氏國土相望鷄狗之聲相聞以大用小由中下外循蓮指建統而王者以室以家焉乃課工定地爲之城池以守之宋會要東京雜録乾德三年四月募諸軍子弟導五丈河水通皇城爲池岳州志大城池在州北六十里修復城池記（宋姚[illegible]撰管勸農公事兼義勇民兵軍正盧仲雋記從事郎岳陽軍節度判官[illegible]復）書岳之爲郡背山並湖據四達之衝北援荊州西控鼎澧南鬧湘潭東蔽沔鄂三國時爲重鎮曹肅嘗以兵屯巴丘其城因山爲基北繞州治昕格東南獨西恃江爲固三隅之外因谿爲壕險若天造舊圖經謂悉經其於曹公之手侯景之亂王僧辯守巴陵以扼之景兵百道攻城力疲而敗乃知前賢所規度保險捍要至今賴之以安國朝莫因湖寇震擾也十指揮於內列九砦於外承平日久十指揮廢其六城壁亦就墮壞而外之隍池又爲有力者泄而墾之入簿少於公帑昔之所恃以爲險者皆蕩然不

存嘉定丁丑十二月三山陳侯被命守茲土肅葺灌垢修飾百度起視墻垣毛澤鶯喚艮久顧僚屬曰曾肅之所經畫王僧辯之所屯守歲久因循荒圮若是乃今邊遽日至則守禦之備詎宜以置廢於是損廚傳節宴遊錙累銖積越明年九月始命都監狎景仁監押柳祖昌畫督芟萊採土築基百堵皆興新作重門譙屏屹立節鎮爲之增壯又命録參趙崇蔵斅外壕之田償民直而復有之木泰旣定乃鋤去畦畛疏浚溝域增築長堤補綴垠堮內固襟抱外捍寇偷一郡之水潴而爲淵汪洋衍溢於兩山之間自南湖下北至閘口袤廣五百餘丈衡廣二十六丈渺如上湖城高水深始盡復乎欲之舊侯念復古之難且懼無以爲持久之託也則又從放生池榜之壕上去湫底而就深曠爲亭山椒亭成適遇瑞慶節晝致魚鱉龜之清波之中是日也邦人聚觀登亭而望風濤決漭雉堞岌嶪相與咨嗟歎息且曰吾父兄子弟自今得固志而奠居徼而鱗介亦且涵泳聖澤者物而自適侯之用心可志也哉已而衆肩咸喜且贊謂仲雋曰侯當內修外攘之時而能興復曾公城池於千餘年之下一宜書又能受城池以爲魚鱉且推廣君上好生之德於無窮二宜書是役也力出於兵財出入費之外而民不知三宜書于[illegible]已寧今[illegible]見凡侯經畫之詳可不伐石大書以傳于無窮者乎仲雋義不當辭謹書其實侯名士成廷對爲天下第一知樞密之孫淳熙庚子爲給事中之季子其子君體國固自有家法云嘉定十二年十一月記

濠池

建安志濠池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城池言之也建安爲郡南北帶谿東西地勢延袤故濠有東西之分今二濠廣處五丈周圍約四里紺碧澄澈以易窺測或云下有泉源遇旱不竭唯府治之北豐樂門之東地多頑石鑿不入以故不能循環流注或云此爲雞山之石骨也或云（府山卽壹大王廟地中所謂兩鼻山也）其傍地潤而沃宜於芰芡蘋蘩往往爲居民所佃湮塞浸多賴有諸溝洩其汎溢耳

園池

東漢書王翦傳始皇欲攻取荊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晉史揮麈張天錫爲涼州刺史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禮難將軍索商上疏極諫天錫答曰吾非好行有得也觀數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暴之吏逢飄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

矣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譙國人也魏宣武時封濮陽縣侯好遊宴務口實京師珍羞莫不畢至於京城西水次市地大起園池植列蔬果延致秀彥時往遊適妓妾十餘常自娛樂國秩歲入三千餘疋專供酒饌不營家產每誦孔融語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餘非吾事也識者多之舊唐書楊恭仁傳恭仁少弟師道代魏徵爲侍中性周慎謹密未嘗漏泄內事退朝後必引當時英俊宴集園池而文會之盛當時莫比平陽府絳州志園池在州治北引鼓堆渠爲大池中爲洄漣亭竹木花柳旁植洒然清致唐樊宗師刺史于是州刻石以記之蘇州府志張氏園池亦無園故地也紹興間侍郎張㦸仲得之今山亭猶扁惹雲池塘猶扁清漣存故實也堂側有凌霞閣奉其父循王塑像四時節以真服又有水竹道院等處滄浪亭在府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曲折與水相縈帶少蘊詩話以爲廣陵王錢元璙池館或云其近戚中吳軍節度使孫承佑所作旣積土爲山因以潴水慶曆間蘇子美得之傍水作滄浪亭歐陽永叔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由此亭名始著子美死屢易主後爲章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爲大閣又爲堂山上亭北跨水有名洞山併得之旣除地發其下　[illegible]爲廣陵王時所藏益以

下缺一頁

四方之宇渚亭據勝、奇外異方　引以似道之罪遮于天王者猶多切齒理宗昧於知今而極其尊寵之賜以園池之富窮其游觀之樂不至于敗不已也彼似道者亦懵不知其後來之禍而斯地遂爲荒田野草之區也悲哉燕語考異宋太祖初取僭偽諸國召李煜入朝以煜江南嘉山川令大作園池導惠民河水注之會煜稱疾錢俶先請覲即以賜俶桓寬鹽鐵論園池　大夫曰諸侯以國爲家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爲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致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太僕水衡少府大農歲課諸入田牧之利池藥之假及北邊置任田官以贍諸用而猶未足今欲罷之絕其原杜其流上下俱殫困乏之應也雖好省事節用如之何其可也文學曰古者制地足以養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國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贍其欲秦并萬國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贍非宇小而用菲者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語曰廚有腐肉國有飢民廐有肥馬路有餒人今狗馬之養蟲獸之食豈特腐肉肥馬之費哉無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變無功而衣食縣官者衆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減除其本而欲贍其末設機利造田畜與百姓爭薦草與商賈爭市利非所以明主

後半頁缺

入於其東南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傳魏氷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棧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柏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歡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旌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義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鄴郭之中民閻官寺伽藍靡麗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爍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興此爲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逸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　之宋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蘇東坡集作洛陽李氏園池詩記曰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爲歲時游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山廣衍東西數百里嵩山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川之勝泉流之際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矚青山下聽流水奇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圃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有也李侯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爲布衣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威加隣國顯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四年李侯以將家子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木山谷之樂士大夫家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熙寧甲寅侯年八十有三而視聽不衰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昭叙官於濟南實從余遊以侯命求余文余不得辭焉唐韓昌黎集諸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許劣切又音血小聲也莊子惠子吹劍首吷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諸纂始皆人名渠之賢者）區區自其下顧肯挂牙舌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汙

誠豈有誠（古本只如此一本不自聞上有其聞字豈壞下有閒字方云蜀本聞字下有步壞多字豈字下有必字有字下有否字又一本無必字否字。而誠字下有不誠字。謝本竊筆作生聞而注云。近本增足八字。不知所校之自語淺俗非韓文明元任云。我有一池已下當爲別篇。恐或然也。今按此詩多不可曉。當闕。或云世有石本與今本同。知舊本脫誤明矣。謂有所增八字與然諸公校本皆不言。不知果然否也。）誠不如兩忘。但以一槩量。我有一池水。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日夜不得閑。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顏。百年詎幾時。君子不可閑。韋應物詩。滁州園池宴元氏親屬　日暮遊清池。疎林羅（一作北）高天。餘綠飄霜露。夕氣變風煙。水門架危閣。竹亭列廣筵。一展私姻穆。屢歡芳樽前。感往在茲會。離觴屬頹年。明晨復云去。且願此留連。蘇東坡大全集題銅陵陳公園雙池詩。　南北巻極照。綠漲灌纓洗耳不須名。天空月滿盆。登眺看取青銅兩處磨。（銅陵縣治東陳隱園池。東坡題此詩。又曰。聞陵來暫遶。幽處更依山。一片湖景內。千家市井間。下四句。石闕不全。少悉來之。三蘇文集。又）落帆重到古銅官。長是江風阻往還。要似謫僊回舞袖。千年醉拂五松山。（山谷娃亦題云。潘翁埋九州。留名等春藍考淳錯舊碑。今我淡如灑。淳熙間。知縣林通跋曰。鄉先生於毛公見壁間披拂翰墨尚新。以此知二先生集中。所遺極多。）林和靖詩。園池。　一逕衡門數畝池。平湖分漲草含滋。微風幾入扁舟意。新霽難忘獨鶴期。島上鶴毛遺野跡。岸傍花影動春枝。東嘉層構名今在。獨愧凴欄負碧漪。文潞公集曾孝寬清明後同泰師端明會飲於李氏園池偶作。　洛浦林塘春暮時。變同游賞莫相違。風光不要人傳語。一任花前盡醉歸。　余於洛城建春門內。循城得池數百畝。其池乃唐之藥園。因學徐勉作東田。引水一支灌其中。歲月漸爲景物。已老喬木修竹。森然四合。菱蓮蒲茅于沼沚結茅構宇。務實去華。野意山情。頗以自適。故作是詩。　引得清伊一派通。三灣相接勢無窮。便成渺渺江湖趣。更有蕭蕭蘆葦風。西洛故年爲勝地。東田今日屬衰翁。藥園事跡分明在。盡見雲卿舊記中。（唐沈佺期雲卿集園池東西乃其故地。）小園池上偶作詩　微吟岸幘思悠然。近樹方池遠見山。思與洛陽均逸境。莫言此地是偷閑。　依詠園池上即事詩。　莫問竹風來不來。竹間已自絕塵埃。會看池上能言鴨。小立橋邊稱意苔。宋元憲公集同吳侍郎小園池上送楊端明歸馬上口占詩。　偶作河梁餞。翻爲池上賓。歸驂不忍驚。新月共留人。黃庭堅豫章集題銅陵陳公園池詩。

春池水暖魚自樂。翠嶺竹靜鳥知還。莫嫌疊石小風景。捲簾看盡銅官山。李處權崧庵集陪德儒遊徐氏園池詩。　禽西花竹靜相參。溪上融春青出藍。月下醉歸休秉燭。要將清夢過江南。　黃裳演山集次禹錫同遊滕王園池之韻四首。　當時歌舞競韶華。銀燭燒殘始上車。堂上舊歡何處覓。春風無計鬧桃花。　徘徊池上昔人非。不爲勞生覓自迷。花下百年緣分滿。月明誰聽杜鵑啼。　標的接宗兩鬢華。不令身後到牛車。武陵溪上人何在。流水聲中看落花。　洪都山水北宮西。不似元嬰未解迷。客去春春人已待。鶯猿空有曉來啼。　僧文珦詩。黃家園池夏夜。　楊柳蔭華館高藥生回塘。薰風散芡菱。積水生夜涼。長歌滄浪曲。可洗水炭腸。主人不知愛。白頭猶異方。　平齋先生遊雲城葉氏園池有作。俾次元韻詩。　名園無俗情。漁子往來盡。凭闌古城近。屏翳秀石出。弁衡山獻青。著雲水七碧。好景吟不窮。煙霏又將夕。劉公是先生集同貢甫詠丁晉公園池詩。　一死復一生。一盧復一盈。猶悲門易軌。況乃谷爲陵。曲池久蕪沒。高屋尚崢嶸。自古若傳舍。毋爲方歎驚。　又和陳度支杜城園池長韻詩。（丞相文忠公兄弟諸孫）三輔衣冠多俊賢。爾來風物故依然。君家復在城南杜。時望從知尺五天。韋氏訓經門益大。鄭侯治第世相傳。雪殘太一虛無裏。塵重城蒼莽邊。修竹萬竿迷暗谷。清渠百道散鳴泉。欣欣樹色知春近。寂寂禽聲覺地偏。使節歸來同晝錦。扁舟浮去似登仙。裨諶適野非無興。更把逍遙池上篇。劉攽彭城集黃知録園池詩。　劫火無遺者。靈光獨巋然。寒池清照日。古木碧參天。細雨來幽鷺。涼風急亂蟬。頗知魚樂意。仍得離鉤荃。　游李氏園池賦詩二首　從人問喬木。繫馬得名園。柳帶晴已綠。禽聲暖更喧。臨池照清水。拂石置芳樽。不畏歸侵夜。嚴城未掩門。　樹成鴉花深更有蹊。來游春尚淺。重到客應迷。已近無人境。深憐快馬蹄。風光不負約。樽酒會長攜。　張方平樂全集李太尉園池詩（趙國獻穆大長公主子）驃騎子侯第。長門大主園。煙波二宮賜（仁宗初。章獻皇太后稱二宮賜主也。東池有池榭）寢翰四朝恩（四朝所賜御書。刻石在第）禪客常揮（光都什妙匠揮僧）名流必解軒（明之名勝。必集君第）春風與秋月。好景不空樽。　趙蕃淳熙稾。鄒氏園池上作。　可意於茲久。乃能來此風。稻畦初吠蛤。草岸已鳴蟲。三徑思茅屋。歸艎憶釣筒。淵明寧隱者。晉望豈漁翁。李復潏水集和人遊千金公主園池詩　溪流古堞帶林高。林下行通小水橋。但有春風催載酒。更無仙鳳伴吹簫。花間鳥散驚藜杖。潞際波回轉桂棹。塵迹尋餘思一吊。楚魂飛盡不能招。　後園小池二首。鑿地開方斛

榮辱安寺猶竹栢。行藏以道豈匏瓜。獨醒正渴盃中物。薄薄茅柴亦（李詩云未暇攜壺賞清晝明朝同試一甌茶故末句及之）沈氏三弟次韻辛著作興化園池詩二首。　能文騎省辛臞翁。多病中散自蕭〻播。鳥啼深竹裏。晴渚夢遶楊花邊。難分桃杏春滿目。不斷水月波如烟。須移居遠相就。已有的的新生蓮。　東來重見郭誰船。目極滄洲但渺〻浪。信小桅穿竹去。不知佳景向誰邊。白頭趨將心仍在。多病萊蕪甑不惟有王家風月地。時時客看滿池蓮。（興化寺故山陽王宅）范石湖大全青城縣何子方使君同年園池詩。　檻滕芋攏意中行。浩蕩薰風不計〻兩脚背入歸玉隶。江聲隨馬入青城。五橋今日新知路。千佛當年舊蹤〻水竹光中同一笑。丐君荷露灑塵纓。劉景文詩同公域曹子方會王都尉園池。　清風三伏有秦樓。樓下銀河一派流。幽事周旋閑可畫。故人書袋老相求。雨來柳暗蟬知怨。春去花稀蝶慣愁。且自論懷終此日。晚歸不用主人留。蔡端明集寄題張景山大卿園池詩。　入卿公才世吏師使十〻老舊林池門閑清。似當官處心力強於少壯時。物理自寅非寄酒兵深〻王郎同棋。豪邊風月如招隱。嶺拂塵襟從所之。　甲辰寒食遊公瑾園一〻二月石園翁爵青高葬生 [illegible]

陌暖原靜落花深一　[illegible] 作須道芳物於八有情。張偘拙軒集遊西湖李氏園池詩　湖水平春色。名園接杳微。輕〻生翠影細。兩醒香霏意足。休嫌野步閑。不受羈閒舟。多妓女歌透行雲辰。宋孔武仲集遊城北李氏園池詩。　池塘春色歸。波水已極目。見鴈稍下來。畫楊舞新綠。登臨不憚遠。柱徑入重複。已見數種花。參差隔修竹。非特野興長。彩翠動華屋。沁園天下名。晉館當年築。百年猶盛麗。風景誰筆録。當時手種植。仰視皆喬木。主人況仁賢。客至初不速。躋攀脚力盡。更酌以醽醁。左右列圖書。南北置樽斛。夕陽整歸驂。尚謂夜可卜。明日償勝遊。長歌寄金谷。鄧紳伯詩遊仲文園池　曲岸呼舟疾。幽園躡屐徐。軒窻數椽屋。雨露四時蔬。補塹新移竹。穿池待種魚。花間留客晚。數酌酒何如。中興江湖集姜夔題華亭錢參園池詩　花裏藏仙宅。簾邊駐客舟。浦涵滄海潤。雲接洞庭秋。草木山山秀。闌干處處幽。機雲黏世業。暇日此夷猶。　方惟深過無為吳氏園池詩　傍水尋幽徑。青林盡掩扉。楊花入竹靜。鳥影度塘稀。石好頻移坐。波清任濯衣。沙鷗如有意。一一近人飛。長留天地間集春日謝家園池詩　鶯聲樂清曉。風日淘民意。行無逆浮杯酒。觥任真綿綿。遠郊綠冉冉。流水新園池。雖非我興適。同主人古時。誰此居欲問適已傀能來。且樂飲安得長青春。李處權崧庵集陪德孺遊徐氏園池

十載吾廬信不通。偶來仁里一尊同。心驚人物如江左。眼淨林塘似洛中。着日晶明松下雪。弄波蕭瑟竹間風。澆花釀酒勤料理。作記東園有醉翁。鏤鑱公安陽集會故集賢崔侍郎園池詩　崔園高絶五門西。塵外風光是處宜。唐室舊池因地得。漢宮遺址上樓知。青螺萬嶺前為障。碧玉千竿近作籬。我住鄴臺殊草創。一來尤覺懶歸遲。　門徑縈紆洞府閒。了無塵外累幽閑。長楊十丈亂風雨。流水數丈鳴珮環。入戶好峰誰可畫。礙人新竹不容刪。池亭面面圖荷滿。薄暮飛香送客還。強祠部集會故集崔侍郎園池詩。　貳卿園沼壓闉西。上相篇章絶景宜。舊日宮墻流水過。至今苑地畫圖知。孤花春去猶臨岸。野蔓晴來欲占籬。蒲令鳳凰池吏好。不須遊飾此遲遲。李覯草堂集有懷吳中蘇滄浪園池詩。　蘇公昔在宋盛時。文采才名動天地。暮年築居向滄浪。草聖相傳世尤貴。積書為林墨為池。長歌散髮鬢如絲。風流百歲不泯滅。及此士論無磷緇。憶昔當為吳下客。判船携酒訪陳迹。却思重遊不可得。臨風悽然念疇昔。元仇遠金淵集蕭園野池詩。　欲和滄浪孺子歌。東風吹皺皺紋波。幽禽哺子櫻桃少。浮草小苗蚪蚪多。天與一官 [illegible]

茅亭倂芰荷吳文英詞題錢得閑園池　慶宮春　春屋圍花秋池沿水舊家錦藉川原蓮尾分津桃邊迷路片紅不到人間亂葦蒼晴料惜把行題共刪小晴簾捲獨占西牆一鏡清寒　風光未老吟潘嘶騎征塵秋付憑闌鳴悲傳桮碎那鬟爐擊船香斗春寬晚林青外亂鴉着斜陽幾山粉銷莫染猶是秦宮綠擾雲鬟色相肖年光浣大白海煙沉處倒殘霞一抹蛟綃和淚織張炎詞題周靜景園池　壺中天　萬塵自遠徑松存彷彿斜川深意鳥石周遭猶記得竹裏吟安一字暗葉禽幽虛闌荷近暑薄遲花氣行行且止枯瓢枝上閑寄　不恨老卻流光可憐歸未得翻恨煙水落落嶺頭雲尚在一笑生涯如此樹古梅荒山孤人共隔浦船開未劃然長嘯海風吹下空翠洪光弼鄱陽集遊汪德邵園池在饒州作　憶仙姿詞　試問春歸何處蜂懶蝶忙來去婉娩倦尋芳偶遂涉園成趣鶯語鶯語喚起小魚吹絮　乍到園亭清處面面此君忘去把酒挹幽人仰止七賢高趣異語異語常見滿城風絮　小憩書齋胡處閑取響泉調去是事不關心自得曲中深趣無語無語回首暮雲飛絮　燕歇華堂深處夜艾不知歸去忍醉作歌詞要引過雲奇趣嬌語嬌語似勸老人休絮　國朝高季迪金鳴集晚步園池詩　髮隨秋葉落忘共曉雲舒稍改新題句渾

忘舊讀書林爭移樹鳥池響食萍魚無限悠然意長天獨步餘劉崇詩雲亭蕭氏園池次韻　竹底雛鶯盡日啼水風涼動小池西蘼香眠處殘花落蛺蝶飛來碧草齊二水風鳴湘珮合三山雲壓楚鬟低水盤宴客清陰裏歛次詩成石上題○絳守居園池樊宗師絳守居園池記絳即東雍為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蓄兩河潤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人令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蕞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人因得附為奢儉將為守說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紹孤顛跗俀玄武踞守居劊有北自甲辛包大池泓橫硤豪渾中癸次木腔三丈餘涎玉沫珠子午梁貫亭曰洄漣虹蜺雄雌穹鞠覷蠡蹴恨島塔淹淹委委莎靡縵藋蓄筝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踴曰香承守寢睟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畫虎搏立萬力千氣底曉鼠壓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電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胡人鬅黃弁紫珠冊碧錦襖身刀囊韡鞮縮白豹玄斑趺距掌胛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負護鬱蔭後頫渠決綠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可衙又東騖渠曰望月又東騖窮角池研雲曰栢有栢蒼官青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來刈及迴西遡眄眄黃原玦

汾水鈎帶白言謂行旦長閒遠豈青縈迂樓臺井閭點畫察可四時合奔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為發生收歛賦歌詩正東曰蒼塘蹲瀕西漭望瑤鱗碧瀲光文切鑲黎擊撓撓收窮正北曰風漢承摶左右北迴朕努擸抴跳墉衡渠歛池南橋櫺景傕蜀蚊龍鈎牽寶龜靈鼉文文章章陰欽墊歛煙漬霧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雅治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鼇嫁原闕哈儲虛明茫茫荒眼須耳可大客旅鐘鼓樂提鵬挈鶩倡池豪渠憎奉備園正西曰白濱曾深贊梨棗女雪舞人脩水翠披耶耶千幅迎西引東土長崖挾橫埒日卯酉樵途塌徑幽委虫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刻詭娩綢化大小亭餖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陴乘墉如連山翠峰擁地高下如原隰堤谿壑水引古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實墉為池溝沼渠潨潨瀑終出汩汩街巷畦町阡陌間人汾巨樹木資土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綿綿交果枝香啖麗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乃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為拒誅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熱病井滷生物癘引古沃瀚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為附於河渠則可為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右絳守居園池

記前本集古清玩石刻也歐云宗師自書者後本今以趙仁舉所注者定也予先見趙本後求得碑本字畫間有缺壞處以趙本校之多異蓋錄者固未得真也趙本之誤既附見於後注其碑本所缺則補以趙本其趙本義亦通意其亦有所傳則姑存之以伺考擇云吳師道識　濮陽趙仁舉注絳守居園池記金華吳師道正誤補遺絳守居園池記（補曰不曰絳州園池又不曰絳州刺史園池而曰絳守居園池亦放異其題引也）絳即東雍（注按春秋時為故絳寰宇記至後魏始改為東雍州雍去聲）為守理所（注為太守治所守去聲補曰唐諱治字故曰理）所稟參實沈分（注左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參所金切分去聲）氣蓄兩河潤（注鄭道元水經澮出絳縣西入汾漢書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山至汾陰入河說者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言東有蒲北兩河之潤澤土曰氣蓄風氣含蓄也補曰左傳韓獻子曰新田之汾澮以流其惡）有陶唐冀遺風餘思（注尚書注堯都平陽為冀州詩國風唐乃有堯之遺風焉思去聲上曰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冀州書作陶唐有此冀方詩唐風蟋蟀序風憂深思遠乃有堯之遺風焉）晉韓魏之相剝剖（注史記三家分晉而

（趙者。蓋韓魏分平陽字晉大夫分晉陽故也。）世說總其土田士人。（注。括其土田經界。又士民之名數。正曰。不必以俗代世。補曰。碑陣下試一一義不可知。其字漫滅。唐諱世爲代。民爲人。此諱民而不諱世。不知何謂。）無磽雜擾。（注。孟子曰。地有肥磽。磽。瘠薄也。今無用山石田土。與民不得耕擾。磽。口交切。正曰。今土田無磽。亦民無雜擾。）寘。（注。所以皆得其寘。正曰。句非。宜當下文。）得地形勝。瀉水施灖。（注。言既得地之形勝。所以能瀉水施灖。後有豎高墻絕寶墉是也。灖。音吉法字。補曰。考工記。瀉水施注。又以澮瀉水。今用其護瀉。洗野四夜二笳。）豈新田又叢猥不可居。（注。左傳。晉遷新一今絳耕是。言豈新田一都。不可居耶。猥。才外反。正曰。本文明白注少又字。）州地或自有興廢。（注。言此絳州之地。或自有興廢之時。州字或屬上句。正曰。本文明白。州屬上句。不通。中讀則可。）人因得附爲奢儉。（注。人亦因之得爲奢儉。正曰。本文明白。注不必用亦。）若將爲守說致平理與。（注。漢宣帝云。庶民所以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平聲。下同。）益侈心耗物害時與。（注。增益其淫侈之心。耗盡其物。傷精耗之剝。剝以害時與。文中子。秦漢之侈心乎。二句不定之詞。故下可斷之。斷。去聲。正曰。本文明白。不必迮引。）自將夫敦窮華。（注。若爲太守者。自夫敦奢將窮奢華。正曰。自將夫●

其敦奢。窮陋其華麗也。注。以自將二字分屬非。）終披夷不可知。（注。果君子數窮華。故披。拔外反。哀。愛滅其身。亦不可測。正曰。言夫平治終執。吉時言奢也。夫奢其敦奢窮陋其華麗。言儉也。此兩節。因上文州地興廢。人附爲奢儉而云。故拔散夷滅。注事不可知也。結此上文。）陴緬孤巔。（注。陴。城上埤俔也。左傳。守陴者皆哭。緬。儉峻也。言絳城女牆。峻險孤高。埤。俔。音睥睨。緬。殺而女如字。下同。）跱倨。（注。唐韻。不向前貌。言絳城形勢如此。跱。丈下切。倨。渠勿切。正曰。跱。跂行貌。倨。屈強也。言城牆之勢。其狀孤高。蹄距跱跪。跱。紀居。經無行不利也。注。司北。）玄武踞。（注。本名玄武。宋時諱玄。故曰真武。俗說。此州不利。大字。故以其武而厭之。至今此城謂之玄武。尚。正曰。漢已下。）守居割有北。（注。割太守之居此地。正曰。明言此城名玄武閘。則是地之北。形爲玄武之居。守居割其地。若如注說。則踞作據。乃通。曲禮。前朱雀。後玄武。地理家有玄武之說。據。曰有北字。本誤。）自甲辛苑大池泓。（注。正東西北。皆池大而深也。泓。烏弘切。正曰。甲。東。辛。西。中包含大池也。苞。包通。）橫碶豪。（注。說文。補闌木也。）碶石（也。言以木石覺其池之四旁。）潭中癸溶。（注。罩中北地。補曰。史當也。傍仲反。）木腔瀑三丈。（注。腔。說文。內空也。言木槽內瀑出水高三丈。補曰。或是古長）餘。（或二丈之高有餘。水激在池中。或屬上句。）涎玉沫珠。（注。迸

如玉。沫如珠。補曰。涎含故言玉。沫言珠。）子午梁貫亭曰細漣。（注。子。北地。午。南地。爲二橋貫細漣亭。北者。謂之過仙橋。南者。謂之眾蓮橋。正曰。爲梁南北。中有亭曰細漣。樓成平中。孫沖序云。亭也。渠陽守成處多使修諸亭。異於與文互多。皆非當時所名。今通仙。眾蓮。又孫叙所無。或亦後來名之者。）虹蜺雄雌。（注。爾雅。雄曰虹。雌曰蜺。蜺。兮。楚辭。建雄虹之采旄。西都賦。抗應龍之虹梁。中都賦。亦雄虹之長梁。言二橋如虹蜺然。正曰。注引洿。）穹鞫覷蜃。（注。穹鞫。曲而高貌。晉天文志。凡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言水中見橋影如虹蜺。曲奇而修。鞫。居六切。蜃。時忍切。正曰。不必言影。亦不必晉志。）磯很島坻。（注。磯。止也。很。鬭也。禮記。很無求勝。孟子言。好勇鬭很。說文。水中有山可依止曰島。水渚曰坻。言二橋如虹蜺鬭于島坻之上。很。胡懇切。坻。音池。正曰。唐韻。很。戾。行難也。詩小雅。止戾。很字但言止而不行之意。恐非言鬭。）淹淹委委。（注。淹。奄。清也。委委。美也。狀水循之貌。詩國風。委委佗佗。委。平聲。）莎靡縵。（注。莎靡。皆草名。禮記。靡草死。縵。說文。繒無文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言莎靡二草。似繒帛鋪地。縵。莫半切。正曰。記靡草。注。薺葶藶之屬。莎靡不得言二草。靡縵當是靡叢也。正言莎之色美爾。）蘿薔翠蔓紅刺相拂綴。（注。言藤蘿之翠蔓。薔薇之紅刺。相亂連綴。正曰。說文。莪蘼蒿屬。爾雅。唐蒙也。蘿。菟絲女蘿。陸佃云。在木爲女蘿。在山爲菟絲。今文與蔦正言。蔦蘿述。蔓而生。又非木類。與二物不合。當是正言蔦。蔦有草蔓。故曰蘿蔦也。）

南連軒井。（注。言池南連香亭之北軒。軒下有井。正曰。其連接有軒有井處。）陣中躋曰香。（注。香亭名也。言薔薇花陣中躋出此亭。）承守寢睟思。（注。寢。臥也。睟。視貌。思。念事也。言香亭可承奉太守如此。睟。雖遂切。）西南有門曰虎豹。（注。謂左畫虎。右畫豹。故曰虎豹。）左畫虎搏。（注。韋承述釋虎豹說云。韓王充嘗始創之者。乃以五行相克。勝其災而滅其禍。以寅主方。故畫虎。呾。搏。手擊也。言左壁畫虎。立。若有所擊搏。搏。補各切。正曰。作搏畛而起立狀。）萬力千氣。（注。言虎之力。有千萬斤之多也。正曰。言虎氣力之多。）底發。（注。底。致也。發。警懼然也。底。音止。正曰。底。典禮切。下也。髮本誤作發。以致釋之。此言虎之氣力。從下而發也。當連上一句。）亂匿地。（注。亂。豕也。匿。藏也。隱也。若藏隱入地。虎屬木。以木臨亥位。故以豕承之。匿。女力切。正曰。虎起搏。立。亂匿在下也。亥位之說無理。）努肩腦口牙快抗。（注。說文。快。不服也。抗。拒也。努肩。腦向前。露口牙以抗拒而不服。）雹火雷風黑山震將合。（注。此形容虎與豹關氣。）右胡入鬅。（注。鬅。亂髮也。又亂貌。）黃斧纍珠。（注。說文。纍。幡也。禮記。纍纍乎端如貫珠。注。言卬何纍。纍。嘗有。乙皆。於元切。纍。力

（六四引漢書　泲引尹考吾）

（注。言胡人著青紅二色錦衣。正曰。丹赤。碧深青。禖。袒也。）身刀褏韡犢綃（人頸環也。佩尺餘。言胡人身有刀。脂皮作韡。似囊。綃與條同。或屬下句。曰。言韡皮似刀囊文綃以繫。城或是言胡人身有五者之物。從上讀則身當屬上句。似下讀。義長。注屬下句不通。）白豹玄斑。（注。釋虎豹記云。豹立西方。故注西壁。言豹白質黑章。在胡人旁。）鈇距（言豹自以舌舐其距。鈇通鉅也。疑非此字。）掌胛。（注。言胡人以手撫豹胛。正曰。不必以手代掌字。）意相得（注。言豹與胡人兩意相得。正曰。自鈇距下作一句。）東南有亭曰新。（注。忠豹門之東南。有亭名曰新。正曰。與西南有門對文。非謂虎豹門之東南。）前名曰槐。（注。言新亭門口。有一亭名曰槐。命音頭。）有槐負護。（負。作力也。西京賦巨靈贔屓。言有槐若施力遮護槐亭。贔。虛氣切。正曰。有槐句。與下文有木大磐。磐屬護為下文。）藹藹陰後蹞。（注。藝虞槐賦曰。豐融甚藹。藹藹扶疏。言若黑雲氣蔭亭之後落也。補曰。蹞。銅也。蹞音頂。如順頊也。後頊與前頊字相顛。）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注。西都賦。決是滌而。決決。未行貌。廡。堂下廊也。言渠水緣大池西來。到南折回赴廊內去。補曰。於韓子水流貌。補除鳴句法。注引西京賦不切。）可宴可衙。（注。言此處可以宴集。又可決事。亦）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十四

（宇居之後廳也。正曰。此非後廳。）又東騫渠曰望月。（注。騫疑音軒。說文通貌。西京賦。騫騫者於雲標。言堂東通渠有亭曰望月。今為四望亭。上四正是騫字。韻本誤。此形容亭騫如鳥騫飛也。楚辭。騫翥楊修書。騫杜卿用此字不一。非特西京賦也。俗多與騫字混。諸見韓文考異。此東騫是承上文之渠言之。注言堂東通渠非。補曰。碑缺渠字。）又東騫窮角池。（言又逼池之東南角。正又東騫者。承上望月言之。本文明白。又不必南字。窮角池者。極角之池。當下云補字句。）研雲曰栢。（注。研。磨也。有亭名栢。言亭之高。故曰磨雲。）有栢蒼官青士。（注。蒼官。松也。青士。竹也。言亭栢有松有竹也。正曰。有栢句。補曰。蒼言青士指松竹。殘注云爾。不敢如此看。後來王介甫之用蒼官。楊廷秀之用青士。皆出於此。劉曰。蒼官青士列侍堂下云。）擁列與槐朋友。（注。言松竹栢與槐相親為朋友。正曰。當以列字屬上文句。）嘵陰洽色。（注。言槐栢陰高。而松栢之相和合也。嘵。鄉衛切。正曰。陰色不必分屬。）北俯渠。（注。俯。低也。言北向俯池也。渠。正曰。北俯下至西字。是一句。）憧憧來。（注。易曰。憧憧往來。就文不也。言池渠之水。憧憧而來。憧。尺容切。）剖板迴西。（注。言近折槐一亭之階而去。剖。普后切。[illegible]）

（之階殺。非剖唉二亭也。言。緣池西直。北俯渠下渡迴西。其說西來。望南東北而復西。故以池[illegible]南也。之東南也。）間。曦曦陽。（正曰。字書有曦字。曰在巳曰曦中。又左傳六五年。注。有曦中。）黃原玦天。（注。黃原。絳南原也。其土赤色。故曰黃原。白虎通云。珮如玦。玦曰玦。言南原雖隔。掩映見天如珮玦。正曰。黃原斷如玦見天。郴子厚小蒙之君。玦。蘇子由山斷為玦。語韻此。）汾水鉤帶。（注。言汾州汾水遠縈東南者。鉤帶縣。正曰。東南見汾水。如鉤曲帶。）白言謁。（言此可以白事告言請謁也。正曰。句誤見下。）行旦昆閒。（注。言平旦日初出時行於園池內。望東北昆地。正曰。當以白言謂行句。旦昆閒。連言東北也。昆地。以旦言寅。如上言巽隅。維誤。）遠豈青縈。（注。遠則有豈青蔥縈繞。所以縈秀繞。正曰。本文明白。不必注。）近樓臺井閭點畫察。（注。近則樓臺井邑。如畫之間。皆可察見。補曰。按字書有畫無畫。畫。界也。胡卦切。畫。表識。增作書作畫。上文有畫字。此誤樓臺井閭。所點畫而察見也。疑。可於明察義世。趙本作點畫。語意）可四時合奇士。（注。言於此亭之上。四時可會奇異之士。正曰。本文明白。不必釋。下句同。）觀雲風霜露雨雪。（注。言合奇異之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正曰。去再言奇士。皆以雪字句。不通。）所為發生收斂

永樂大典卷一千五十六　十五

賦歌詩。（注。為助也。言春夏宜露雨。則萬物發生之時。秋冬風霜雪。則萬收斂之時。皆可助奇士四時賦歌詩也。劉去發正曰。自可自至此作士欲申請書自見。注以為字為助字。失句意。去發非。雲風雨露霜雪春夏秋冬。有不通者。）正東曰蒼塘。（注。亭名也。以其近水。池之蒼蒼也塘。）蹲瀨西漭望。（注。漭。大水貌。言池邊蹲踞西望。瀨。在昆切。）理翻碧潋。（注。瀰漭之翻翻。碧色之潋灩。正曰。本文自佳。注來字無謂。）光文切鏤。（言水文。雕文刻鏤。西都賦。溝塍刻鏤。言水之光。瑩。淩文似雕刻。然。補曰。碑缺字。正曰。文當與上句同。二字一義。注失之。）黎樹撓撓狀窮。（注。撓。擾亂也。黎樹深遠錯亂。掩映邊畫。撓。奴巧切。正曰。翌趙謂作深黎字如黎坑也。合也。言黎樹深而超下。撓撓亂動。收斂以至于盡也。）正北曰風隈。（注。亭居正北。有隈。有風。亭。故曰風隈。正曰。風。亭名。下文可會賦赤熱。可見。設為下句。）衆携左右。（注。言隈高峻。顧左右可以衆携。二說。皆此隈必用左右扶策則可上。正曰。隈之勢如衆如携在左右。）北迴股努。（注。股。髀股也。言隈上北去往來。兩股甚費力也。北疑此。正曰。隈之形勢如股之努。）壩撲蹴墉。（注。一撲。虜。鎖渠。蔽也。蹴。踏也。言隈上樹木。隈蔽若蹴踏於北墉。壩。決計切。撲。一計切。蹴。子六切。正曰。壩。隱蔽也。撲。關也。言隈男其關。撲。若蹴踏城墉）

陂勢向言。**衢渠歆池。**（注：衢，舍也。歆，聚也。言陂勢高池平可分聚也。正曰：汁於容陂勢見渠若衢受池水若歆聚也。）**南楯檻**（注：言廣亭中俯瞰見大池。闌檻與伺連亭之楯檻。正曰：南闌楯檻。楯指欄亭也。本文明大池細連伺。）**景怪燭。**（注：與燭同。西京賦光焰燭天，庭言檐楯雕刻奇怪相照燭。下有蛟龍龜鼉文章欽爾。）**蛟龍鈎牽。**（注：若蛟龍之相鈎鎖連。正曰：本文明白。注若字誤。）**寶龜靈鼉。**（注：鼉，說文蜥屬，長爲鼉，圓爲嬀。若神龜大鼉，皆池中照見。鼉，薄經切，一音脾。正曰：本文明白。注非。）**文文章章。**（注：亢倉子云：萬物章章。言昭見似蛟龍龜鼉之文章也。正曰：注似照見三字誤。與上同。自南楯檻以下，言臨池之亭，蛟龍龜鼉，言池中之物。注[illegible]楯檻雕刻言。歆或言似，若全不成文理。下句誤用。）**陰欽墊畝。**（注：陰，闇也。飲瞰也。墊，下也。欽，貪欲也。求都瞰野畝山。言似蛟龍之屬，或闇喝者有之，或下貪戲者有之。欽，呼合切。墊，都念切。畝，呼南切。正曰：陰，闇也。墊，下。欽歆，聲欠貌。陰墊言水中飲畝。言蛟龍龜鼉之狀。補曰：柳子厚晉問呀呷欲歙。白樂天詩：欽雲飲雪。）**煙漬露聚桃李蘭蕙。**（注：說文：蕤，即聚也。果中有麻屬。詩云：衣錦褧衣。言桃李蘭蕙加之以煙露，似錦上著禪縠。衣也。褧，蕤，皆口迥切。補曰：漬，散也。）**神君仙人衣裳雅冶。**（注：詩注：上曰衣，下曰裳。又言煙露當桃李蘭蕙之上，似神君仙人衣裳閑雅艷冶也。）**可會朧赤熱。**（注：滿夏日之象，昭河朔之飲。日可朧去赤日暑氣。正曰：不必引河朔飲。）**西北曰鶖**（諸亦亭名也。其基址如鶖背而隆高，故名曰鶖。正曰：見下。）**蠑原。**（注：原戲，承握地曰蠑。言字居西北，有原形勢如此。蠑音戚。正曰：蠑，題作蠑蠑，音隆埋子也。字見春秋。鶖蠑亭名。原字屬下句。鶖蠑或同原名也。此文甲辛以下言近，邏竭以下言遠，自分兩節。其言近者曰甲辛，曰子午，曰西南，曰東南，而不言東北西北。其言遠者曰巽隅，曰東南，曰艮東北，曰正東，曰正北，曰西北，曰正西，而不言正南西南，豈不但據所見乎。注者不察。）**闕咍儲。**（注：闕，闕懷也。咍，笑也。楚辭：哀兆所咍。儲，積蓄。言此蠑原之上，闕儲一莽蓄積蔓然皆無有也。咍，呼來切。儲，音除。正曰：此句或是言原之形勢，如闕口咍笑散儲蓄也。原闕咍儲與侵家揚左右句同。）**靈明茫茫。**（注：虛，空也。天地之間也。明，昭也。茫茫，遠大也。言原止見天地之間，昭明遠大也。正曰：言空明廣大而已，不必言天地之間。補曰：嘽，鈍一茫茫。）**嵬眼須耳。**（注：嵬，山貌。須，大水聲。言原上眼中見山，耳內聞水也。須，胡孔切。正曰：嵬，動見；聞，也。注下二語可削。）**可大客豚鍾鼓樂。**（注：詩國風：鍾鼓樂之。言可延貴客，以大鍾鼓之樂樂之也。樂音洛。正曰：可大會賓豚，作鍾鼓之樂。）**提鵬挐鶩。**（注：二鳥名也。在鶖亭南。方書以提。西都賦白鳥見提挐爲鶖。白鵬大鳥，言可登高覽，可以提挐單飛之鵬鶩也。故用此以名亭。正曰：文凡亭名上必有曰字。二亭說非。提挐單飛義甚餘，音不必泥引。）

偈池渠。（注：偈，五音，爲音劇。威儀也。言池渠威儀雄大也。正曰：趙本作字誤。偈二音，上良切者訓樂，尺亮切者訓導。又發歌也。今按偈豪與提挐皆對是類，他訓似難通。當從發歌訓。號亦作謔。今有昬言偈歌呼嘯於池渠之間，承六會作樂而言其下。憎章儀圍，形容鵬鶩提挐之狀，言皆相會合也。）**憎魯嶙圍。**（注：章，鄉也，背也。圍，字也，圍也。言圍池內透水土之形勢者，憎而別之。圍者偏而存之。正曰：憎鵬鶩之章散出其圍合，餘見上。）**正西曰白瀆。**（注：亭名也。大池之正西，以其近於歆，曰白瀆。正曰：不必引大池。）**薈深**（注：薈，說文：艸多貌。言草多而深遠也。薈，烏外切。備見碑缺深字。正曰：注遠著。）**薈棃。**（注：書有棃園在白瀆亭北，與蠑原橫埒相近。正曰：當連下文而作讀。數指木言。注皆非。）**素女雪舞八佾。**（注：左傳：八佾舞者，天子之禮樂也。佾者，舞之行列也。淮南子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史記：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思玄賦。句遺音芳。月賦：集素娥於後庭。言棃花以數百素女雪中。皆以棃花之白言也。注引素女大泛。數字可刪。）

水華披。（注：此說稻田也。言渠水流稻畦如分翠也。正曰：此水稻草披開也。）**哪哪千幅。**（注：哪哪，驚視貌。言稻畦若箱帛之幅數千也。哪，虛郭切。正曰：千言其多。注亦不必加數矣。）**迎西引東土長崖。**（注：言祁州城西有長土崖，自西東至城下。正曰：注大迎引二字未備。曰：不曰長土崖而曰土長崖，奇。）**挾橫埒。**（注：挾，挾也。埒，卑垣也。左太沖蜀都賦：峻阻塍埒。言土崖兩來，備視橫埒。以有鶖挐書。埒音劣。塍音繩。正曰：注引蜀都賦無謂。）**日卯酉。**（注：日卯酉之時。正曰：卯，日初出時；酉，日沒時。）**樵途塢邃幽委。**（注：言樵徑之途，行塢之邃，皆深闇委曲也。正曰：注多爲字，亦不必言皆。）**蟲鳥聲無人。**（注：言無人，唯聞蟲鳥聲。正曰：聲字當讀。補曰：黃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句。又贈從善詩云：鳥聲無人。可移。友來即此句。）**風日燈火之。**（注：謂卯酉時雖有風日，亦必用燈火。言陰暗也。一說有風日燈火之時。正曰：風日爲燈火句。此句妙。注者不察。補曰：巽隅以下與正北曰以下，文勢似相對。巽爲白言謂行句上無可字。且艮閒四時令奇士句上有可字。正東眷塢首亦謂可後言水與棃。終之句不言可以何爲。正北曾氏亦繫。西北大客豚鐘鼓舉句上俱有可字。上兩者皆與水而各言土崖塢途幽委，故亦不言可以多。）**晝夜漏刻流花絢。**（[illegible]）

前半頁缺

補曰卅，蘇合切，說文三十并也。鑿高（注有高處水不得上則鑿之）槽絕（注有槽處以槽閘之）實墉（注左傳篳門圭竇，竇穴也。墉城也。言鼓水穿城而入。正曰左傳有之，引墉見前）爲池溝沼渠瀐潨潫潒終出（注潨水會也。詩大雅鳧鷖在潨。潨水聚也。言鼓水入城爲池瀆沼渠，潨卻皆一，潨是水之終也。至無所用則出矣。潨音叢。正曰當以渠字句，謂引水爲池瀆沼渠，猶有餘瀐潨潫潒以而溢出）汩汩街巷畦町阡陌間（注汩汩疾流貌。左太沖吳都賦瀐潨汩出。言水流園中無用，流至街巷畦町之間。汩于筆切，一音骨，非。正曰此但言餘水之多，注不必云園中無用，吳都賦不必引）入汾（注則入汾水矣。正曰連上一句，間字讀，注無謂）巨樹木（注園池中所以大樹木者。正曰下至且字句，木中橫木可削）資土俾（注俾勇也，使也。言樹木之大，據土之力也。俾明且切。正曰見下）水沮（注詩國風汾沮洳是也。沮，漸濕也。言樹木藉土之潤，加之以漸濕，所以大也。沮將豫切。正曰資訓不一，助也，取也，賴也，藉也，給也。據此當從藉訓爲長。俾有力也。言資土之俾水之正也。沮又子余切）宗族盛茂（注莊子枝葉盛茂。宗族樹之枝葉也。言大樹木所以枝葉蕃盛豐茂也。正曰宗族言衆木也。補曰碑作茂盛，通）旁陰遠映（注吳都賦宇立高闕，族茂幽華，擢木千尋，垂蔭萬畝。言樹葉大，進者

蔭而遠者接映也）錦繡交果枝香（注魏都賦錦繡多，石曼卿詩土會斷樹交花。言樹木若錦繡之文加而香也。正曰當以果字句，謂果也。錦繡之交，注引魏都賦不切，石曼卿詩乃出於此）晼麗（注晼者說也。晼紋晼，言綺兩之美麗若晼，上下可通作一句。正曰晼難訓，因故不妨滋蘭九畹，枝香晼麗當作一句，承錦繡交果而言，謂晼晚之華麗也）絕他郡（注言此園池勝絕之地，爲之郡也。正曰趙以他爲地，誤。此謂他郡之絕也）考其臺亭沼池之增（注稽考沼池增創之言。正曰本文明白，注字餘）蓋豪王才侯襲以奇意相勝（注言園池之增修，蓋因豪王才侯名，以奇意相爭勝負之所致也。正曰本文明白，注餘。襲，重也）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處（注言過客行往往指點尚有可增修之處。正曰本文明白，注行八字贅，修字非）余退常吁（注余，紹述自謂也。退歸常嗟吁。正曰不必注）後其能無（言增修之今今後或無。正曰後主者字一句）果有以（注又言增修之今，今後果有不。不，說文音否。一讀上下通作一句。正曰見上注讀不爲否，非）補建者（注言補建之者。正曰若以不字句，則此三字何謂。其能無疑辭，果有不決辭，連用六字爲疑辭，亦文之好奇也）池由於場（注言園池修建始於隋場帝時。正曰此言池之所始，注非。當下根字句，池字安字中）諸及者雅文安（注及當作反。雅，薛雅也。釋入文安者姓累閥。虞漢王諒反，因據此城，隋文雅爲粹字，蓋書之誤）發土築臺爲拒（注言築臺以拒王師）誅（注雅文安既誅，或爲上句）蓋附於汚宮（禮記誅其人，壞其屋，汚其宮而瀦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說文瀦，水所停也。瀦平聲。洿音烏。瀦陟魚切）水本於正平軌（注言正平縣令梁軌始引鼓水入城。補曰按孫沖序云，隋開皇十六年，內軍將軍梁軌爲臨汾令，十八年改臨汾爲正平。軌字世纂材令也。軌遂作軌字。書又致切。軌非軌切。揮者並謂車轍。音其義同。雅文安軌三人皆非。顛者不著其姓，亦好奇之過也。正曰連下至使字句，水軌亦三字中讀）病井滷生物瘠（注憂井水鹹，生物不豐茂。滷音魯。瘠同瘠，瘦也。唐志太原井苦不可飲，李勣引晉水以甘民食，皆地近斥滷故）引古（注所以列鼓水）沃浣入使（注既鼓水入城，流灌浣濯，入以爲使）幾附於河渠（注緣絳人爲使，幾至流入官河，附於河渠之書。正曰注入官河四字非）嗚呼（注紹述歎辭）爲附於河渠則可（注言爲河渠猶可。正曰以不必）爲附於汚宮其可（注若爲汚宮作瀦地，更不若爲河渠也。余建本言守州者當師梁軌，不可以雅文安爲法。補曰其可字用左傳襄二十六年子產語）書以薦後君子（注故書此以進後之君子）長慶三年

月十七日（注唐穆宗年號也補曰觀記中所書景物皆深秋至中冬日蓋紹述特詳於此也見者乎杭本木有記字攄紹語云書以寓使君于已具記貴碑本長慶以下別作行無記字是亦變体也）

吳師道跋云樊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文體奇澀讀者不能句前代注解者數家趙氏舉出近時宜益詳且精予視之尤疎陋因爲正數十條并補其缺遺者于石方按紹述文甚多鮮有傳是篇獨爲好事者蓄示詭異折傈淺以溢笑甚矣人情之好奇也當有唐元和長慶間昌黎公以文雄一世從之游者若李翺之紀皇甫湜之律張籍之覆郊島之寒若巨細無不有而號稱險怪奇澀者詩則盧仝文則紹述惟韓子足以兼之故月蝕詩效盧銘樊墓用其體若將約其横鶩屬其殘斷而矯其甚者夫韓子之奇奇之正也二子之奇奇之偏也文章不用意溢於正而奇出焉蓋非能奇之爲奇而不能不奇之爲奇也是作也其出於自然邪其有意而爲之邪識者其知之矣然昌黎盛推紹述謂其辭必已出不煩繩削而自合文從字順則其他文殆不盡若此矣或曰子譏時人好奇復從而辨釋之不幾同浴而笑裸程乎曰非也周誥殷盤有奥義缺文焉是誠不可以意通也而此也飾奇以艱蔽昭以幽易常以異徐而察之可見矣彼解者疲精畢力而猶

焉則樊子豈非過人者哉

廣川書跋絳守居園池記 文章之奇至者既衆人爭務以工自見時出所長暴耀震發則其執必至怪詭譎後已金玉犀象人之所寶楩楠豫章人之所材至於大宇之下常珍溢故非奇玩怪産不足以發異觀於是海中腐石以出珊瑚叢中斷木以義尊唐之文弊極矣而後有韓退之振起衰陋故皇甫湜李翺張籍輩附而出蓋亦求海中之石溝中之木者也嗚呼能不隨人後以自樹立宜昌黎公之文獨臻其至耶

別本園池記 文既怪險人甚難知蓋紹述亦釋於後自昔不知故世不得考崇寧三年余至絳州乃刖刻礲洗以其後刊回漣（亭名）香（亭名）薪（亭名）槐（亭名）望月（亭名）柏（亭名）鸕（白鷺）（白鶴亭）白濱（亭名）雅（堂）（姚休入）文安（堂）（姚鵬亭人出祖鳥上鳥天）動（梁姚鵝上十）蒼塘（亭名）風（亭名）鷺（亭名）如此而後可以識也嘗爲八代文弊至唐極矣以文皇之英叡房杜之才賢不能革此豈習俗已久非時心易慮盡去舊染不能扶而正也其留於今者碑刻書疏猶之今人爲浮淺如俳優詼語鄙俗如鄙野牒訟無所校也當時如韓退之說然以學爲諸儒倡然其得意而入非笑之者不勝衆也蓋流俗所移非能有者其能終 發耶紹述知不顧世俗者其言雖怪要不失文[illegible]

稱若者也

元盧疎齋集 了與絳守居園池記辭習都周慶晁劉才以弊近唐順宗振昌黎矯唯紹述辭衆責艱述著見未傳見獨是矯不甚哉文雄暢于然甫鍾奇珍古櫺樊記刻久跋以柳城姚燧端父涿郡盧子摯

宋歐陽公詩絳守居園池（一本上有絳州字） 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覽登（一作登覽）周四偶異我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出無古初窮荒僻幽入有無（一作有無）一語詰曲百盤紆孰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一本有方言爾雅不訓詩書欲古辭從衆音而句）荒煙古木蔚遺墟我來嗟秖（一作止）得其餘栢槐（一作修）端莊偉丈夫蒼顏鬱鬱老不枯靚容新麗一何姝清池翠蓋擁紅蕖胡八虎搏（一作博）豈足（一作知）道記錄細碎何區區虞氏八卦畫河圖禹湯皐陶（一作周）暨唐虞豈不古奥萬世傳雖世妙巧（一作好）習卑汙以奇矯薄駭群愚用此猶得追韓徒我思其人爲躊躇作詩聊謔爲坐娛

梅聖俞宛陵集寄題絳守園池 老栢癖不食古色侵青冥淺沼龍不入秋水生浮萍屋廢圬墍幾太守壁上彪蔚遺丹青黑石鍋辭澁如棘今昔往來人不識酸晴欲扶無聲形既不可問不可聽縣泉灣實書未傳飛玉貯藍光入屏苞潭詠島甲癸丁蔓判交綴垂組綏蒼官扉槐朋在庭風蟲日鳥聲嬰喧卉苑木巢粘枝葉集臺朊熱昏病醒斯文韓許怪若是徑取一二傳優伶仍寄河東薛太守更然斟酌無閑倘

范文正公集絳州園池詩 絳臺史君府亭閣參園圃一泉西北來群峯高下觀池魚戲躍金水藻長布兩怪柏鎖蛟虬醜石鬭貔虎群花相倚笑垂楊自由舞靜境合通仙清陰不知暑每與風月期可無詩酒助登臨問民俗依舊陶唐古

西園池

三山志西園池在福州府之西左高而右卑忠義堂前池恒通潮凡府右諸賓之水皆歸焉已上嘉祐二年蔡密學襄開河有記立于左院之碑亭自清水堰西至兼濟門橋南岸百五丈九尺五寸北岸百五丈七尺泥面三丈六尺底二丈四尺深三尺兼濟至利涉門橋南岸百七十六丈北岸加一丈六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四尺利涉至清遠門橋南岸百四丈一尺北岸加八尺泥面三丈三尺底二丈二尺深三尺清遠門至髮苗橋南岸四百八十一丈六尺北岸四百六十八丈三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六尺髮苗橋至清泰門橋南岸四十八丈五尺五寸北岸四十二丈六尺泥面二丈底一丈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後河口開元寺前小石橋南岸九十二丈九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九丈二尺泥面二丈底減六尺深五尺小石橋至經院前橋十八丈八尺泥面三丈底二丈深五尺經院橋至南禪寺斗門南岸百七十六

丈二尺五寸北岸百八十七丈七尺泥面三丈深四尺髮茵橋至樂輸門橋百六丈五尺五寸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樂輸門至鹿項門墻九十八丈四尺泥面二丈底丈有四尺深六尺清泰門至宜興門橋東岸九十五丈八尺西岸加五寸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宜興門至州衙墻七十八丈泥面丈有五尺底丈深六尺小石橋至定安門六十三丈六尺泥面八尺底六尺深六尺定安門至東康門橋百九丈六尺泥面丈有五尺底減三尺深六尺延平志西圍池在沙縣縣宇之西屢產瑞蓮

東池

元一統志東池在漢中府界陽縣東三里鄭國有詩輿地紀勝東池在潼川永川縣東周圍二里四時不涸舂陵圖經東池在永州府道州宅堂之後方輿勝覽東池在重慶府開元寺白樂天有東池春草詩記纂淵海東池在漢中府洋州長舉縣東最為佳處柳宗元集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弘農公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坻島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為堂而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艦縻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被之菱芡芙蕖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

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帥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茂人相賛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刺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文苑英華特載作長沙東池記　諸侯之封茅受脤奇天子心膂之寄者有旌旗車服之盛有生殺賞罰之重宜有以鼓鍾池榭而張大之況長沙大郡也江山亘千古道塗控百越有王人焉有大賓焉渾渾四來擊轍摩軒主人苟不以享讌觀遊而禮之者即詩人以為褊故我有東池之製焉壬午歲皇帝命御史中丞楊公鎮湖南七郡之地公方厚簡重氣岸恢大以文章禮樂藻績德義踐右史歷文昌登少常伯朝廷之休聲茂跡沛然也以素望膺盛拜欽捧詔之日公卿賀登車之日道路嘉下車之日童老慶朞月而苛細去周歲而兵食足三年而風俗清即觀池沼

之作出於餘力矣先是佛廟之隸有泉沚焉陰洳沮（洳作有目木方）加以陂田數百畝磽瘠滲漏不產嘉穀荒沙（一作岸沙）蒲稗狼藉組織之以重價償僧而求之僧滿志也於是相地形鑿水路掘卑壤築高岸盡東其勢渟深注淺公以美利衛民而營之民悅隨也居是累月池成大水既豬長江（一作瓜）平澄無邊天空鏡明一來寓臨百骸以清江湖思遠（一作遠思）著人襟靈右有青蓮梵宇巖巖萬構朱甍寶刹錯落清晝左有灌木叢林陰藹芊眠不究幽深（作深源）四時蒼然柯葉吟風聲若衆絃自北徂南覓邂悠悠鶴（一作鵠）鷺鳧鷖蓋池海流大陽晨曦金波映浮氣象詭梳恍惚瀛洲湘西有山黛色沉沉或時無風影墮池心中間乃背城闉之局東追風物之遐曠盛觴賓客泛舟而遊駐彩旌動蘭橈逍遙遠屯興隨趣佳縈涯達嶼不記沿泝暗言如歡間以金觴絲桐緣雲以淒切羅綺從風而華粲（作綷縩）有美一人娥眉蟬娟綺袖自障清歌採蓮艷波中宛宛神仙當是時憂者泰禍者曠勞者逸憔者奕銷七情之底滌蕩百齡之痾羨豈比夫高湯習家之醉同年而語哉何長沙之卑隰昭揞神君子之樂一（作慮）也夫賢達之蘊才智也不得其時即騰陵宇宙鼓鑄萬物且茲地也朝為蹄涔夕為蓬壺茫茫乎（一作平）是地波瀾在我識者覩公之

後半頁缺

炎氣環流濶復深蝶飛逢草住魚戲見人沉宣城總集孫錫東池詩一片滄洲景寒光湛碧流有時雙鯉躍盡日宿鴛浮綠荇千絲密紅蕖萬朵稠琴尊約佳客乘月泛歸舟。葉清臣東池詩 園林日將暮緩棹池上泊輕煙隱孤嶼綠水推虛閣入閑山鳥靜風餘岸花落稚子晚鐘歸扁舟自飄泊。蘇爲東池詩。謝塘疏鑿時滄洲聊可擬高有智者情淡如君子旨秋光夜初永漁唱幽且起白鷺閑不驚圓荷翠相倚宛然江上色既爲覽塵表待月泛潺湲觀魚戲清泚樓陰仰窗坤閣影明霞綺預想及从時悠悠誠無已。宋韓維南陽集宿西京府署晚遊東池詩（時吳元獻留守）牢落悲春盡蕭條作晚遊清光溢平沼涼思近高樓碧樹森將合朱欄渺若浮公來慰羈寓華月許賡酬張文潛詩東池 東池暮春風景媚漪漪淺浮鳴細泉舊蒲遶堤青似剪荷葉出水大如錢薔薇著水方未已楊柳飛絮狂飄然鄰翁芍藥正足雨預計開時須醉眠。張耒（文潛）東池詩。東池秋水清歷歷見沙石枯荷半倒折風起鳴摵摵悠悠岸邊菊灼灼好顏色芬芳人不知寂寞聊自得寒怨白日啼曉葉霜餘赤無人野竹繫積雨平播側嘔嘔雲邊鴻歲晚雪霰迫乘閑輒獨遊官閑幸無責詩酒繪章武典東池入蜀之勝趙南正曾典是郡往來熟遊詩。東池風物往來親

興在那能計酒巡塵外留心曾待月壺中滿眼只知春。小詩前後題青竹幽夢尋常訪白蘋鷗鳥亦知今日恨主人别得兩朱輪李忠愍公集次韻馬循道遊長安東池詩。詩老逢人細細誇一溪春色定能佳東風無迹秀芳草野鳥不言街落花拍拍濃愁渾似酒悠悠短夢不禁茶接䍦倒著歸來晚千古風流繼習家。蘇頌濬詩興州新開古東池詩。山連興州萬疊青池開近郭百泉并昔年種柳人安在累歲花開藕自生波暖跳魚闌樂春入來野鴨望船鳴西還過此須終日爲問使君行未行。初春遊李太尉宅東池詩。蓬島靈仙宅星河帝女家波光泛金翠樓影動雲霞清淺遊魚過參差垂柳斜移舟更尋勝遠見小桃花。胡銓詩東池即事。小圃聊日涉鷗鳥共忘機笋長哇丁香春餘萊甲稀幽花甚霧雨華蘙遶風漪步屧横塘路游魚覺昨非。泛舟東池坐客賦詩次其韻。逐客生涯一釣蓬野塘幽絕小樓東柳邊新過清塵雨水面徐來送月風遠興似窮千里遠勝遊還復五人同子度已結煙波社白酒何妨日日中。復用前韻。放逐歸來戶已蓬夢魂時到浙江東心如止水偏閒月身似虛舟但逐風雲路自饒飛鳥倦山盟誰與白鷗同管城本乏封侯骨入道中書却不中。翁靈舒詩題東池 一池寒水綠粼粼池上初梅白未勻誰念酒旗

下缺

上缺十九頁

卦也庸非畫卦爲作易之本原書契爲人文之一初歟。上古鴻荒之世風氣未開民淳事簡故止以結繩治之隨其事之小大而大小其繩事有條理民无紛爭天下固无不治也迨及後世風氣日開民事日繁當是之時尤欲以結繩治之不幾於膠柱而調瑟者乎。聖人於此思所以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則不容不以書契易之矣。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於是言有易忘者則造書以記之事有可疑者則造契以信之。書可以記久而傳遠契可以止姦而息訟。書契既用則天下之事无不決事无不決則天下之治可立致是以朝廷百官之衆尊卑上下之異位輕重大小之殊職本末易治也庶事咸理而一无所遺者以書契而治耳。天下萬民之衆公私好惡之殊見愛憎取舍之異欲本末易察也今也衆情洞達而一无所隱者以書契而察耳。書契之用大矣。抑聖人何所取而然歟亦曰取諸易中之夬也。夬者決也卦以五陽決一陰剛決柔也君子決小人也而聖人用之於書契者但取明決之意焉。書足以記天下之言書所以爲明決也契足以合天下之信契所以爲明決也百官非書契則庶事不決將何以治萬民非書契則衆情不決將何以察是以聖人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而於書契一事獨有取於夬者此也始也聖人以夬決之意寓

於書契之間終者因書契之明決又足以見其合於易故曰蓋取諸夬者亦以見其尚象之意云爾後世聖人造書契之功其有關於世道生民者豈曰小補之哉雖然世愈降而文愈滋文愈滋而弊愈甚伏羲之時已爲上古之後世矣伏羲而降其又後世之後世矣自後世觀之伏羲造書契之時其又上古結繩之時乎簿書之繁多符券之精密未有若此之甚者然虛僞以相尚文飾以爲巧適有啓百官之疑致萬民之爭於是易象明決之意泯然矣吁此世道爲之也此習俗成之也易窮則變變則通神化宜民之道唯在聖人一轉移間爾。吳說之疑問十三卦制器前輩多疑易成於周而包羲神農黄帝堯舜皆有制器則是易成於上古其辨如何。逍遥公曰。自周以前未有六十四卦聖人制器非取其卦取其象也故包羲氏之制器蓋取諸離神農之制器蓋取諸益與噬嗑黄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也曰制器之象偶合卦之象歟抑卦之象自然與制器之象合也曰蓋取之而已曰制器尚象豈謂是歟曰何疑之有涂滔生易疑撰題十三卦之制作皆所以利天下也然於佃漁交易門柝宮室棺槨書契並不言利獨於耒耜衣裳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言利何歟豈不言利者其利小言利者其利大而然耶 十三卦之制作尚象皆以制天下之道然

有言利而不言利者豈无其故哉蓋先儒以爲網罟之不如耒耜杵臼裕萬民之食門柝能保其內而不如弧矢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无所不通棺槨書契亦不過送死明决而已故六者不言利而七者言利也其以此歟　十三卦之制作皆制器尚象之事也耒耜舟楫服牛乘馬杵臼弧矢皆以利言網罟爲市擊柝衣裳宮室棺槨書契獨不以利言何歟或取其器或取其意弧矢取諸睽抑以象歟抑以意歟　十三卦之制作舟楫獨取諸渙攷之於經卦言利涉者凡七爻言利涉者凡二則不獨取於渙矣其取象之意果有異歟且諸卦皆言利涉而謙獨言用涉何歟或曰不利涉大川或曰不可涉大川又何歟十三卦之制作尚象之事也然而重門擊柝惟取其豫備之意上棟下宇惟取其壯固之意書契以代結繩惟取其明决之意至於衣裳弧矢則又惟取其乾坤无爲之妙睽乖之時安在其能尚象耶鼎之象曰鼎象也蓋謂卦之爲鼎法鼎之象豈有制器既取夫易而作易又反有取於器耶　十三卦之制作皆取夫易之象也然取其義而不取其象者此書契門柝宮室衣裳之類但取其義也於鼎則易反有取於器者制器而取於象象已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之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人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知此則其疑可辨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七

上缺一頁

下。乾坤相包以正。故不可忘也。　陸績曰。自此以上。皆謂否陰滅陽之非五在否家。雖得中正。常自懼以危亡之事者也。張横渠説。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明君子之見幾。司馬溫公説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桑之爲物。深根而難拔。叢生曰苞。張紫巖傳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大人休否。在泰否之前。惟其以天爲心而不以一己爲心。是以能不忘也。慮亡之誠。念念不置。是寧有過舉者。非苞桑義見文辭。郭雍解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無危亡之患。李衡長源撮要。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集　九五當否塞之時。能休去天下之否。常自思慮戒慎。是猶繫其社稷于苞桑之上。其根深固。不可拔也。桑根深固。苞叢生也。明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據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深根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止可保也。（所引張氏曰。見前張横渠説。）楊萬里傳此否九五之文辭也。仲尼釋之。謂前三人者以驕敗。後三人者以憂昌。能一再憂其亡則其固如繫于桑本矣。桑本物之至固而不可拔者。況又繫之于其本乎。由乎前者明皇晚年是也。由乎後者。光宵之儆戒。三宗之寅畏。宣王之懼是也。張南軒説。否之九五。休天下之否。而天下已向於泰通之時也。然古之人君在險則必思凡。言在既濟則必思豫防。故人皆樂於安也。乃安而不忘危。人皆知其存也。乃存而不忘亡。人皆習於治也。乃治而不忘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保。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夫當其亡之戒而繫之苞桑。則根本固而不可動搖矣。李謙齋詳解。此否九五之義也。否之九五。反否爲泰之時也。反否爲泰。宜若可以少安矣。而君子於此凛凛然有其亡其亡之戒焉。其亡其亡再言之者。憂之深而謹之至者也。聖人爲天下後世保治之戒深矣。蔡節齋訓解釋否九五義。馮椅輯註否九五安危存亡治亂相爲倚伏。猶陰陽之相爲消長也。故安其位則危。保其存則亡。有其治則亂。有如有其善。喪厥善之有。以九居五當位。故安。二陽夫輔。故保其存。以剛臨下。故有其治。然三陰浸長而上偪。則危亡亂可立而至也。身謂九五。國家謂上三陽也。田疇學易蹊徑否九五。　否之晉。

䷋ 坤下乾上（坎爲險危亡與亂之象巽爲柔巽有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象）

䷢ 坤下離上（變離之明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之象）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夫身者國家之本治亂存亡之所繫尤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以己言也保其存者亡以位言也有其治者亂以時言也三者皆不越乎身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然用不利則身不安者常人之所慣用也利而以危亡爲心者君子之所獨也故繼之以否之九五易彼總義此釋否九五爻義否至上九有啟泰之理惟九五陽剛中正恐懼于中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懔乎不能以一朝居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與泰之安於泰而反於否者異矣徐相直說言今日所以傾危者由前日安樂於位也所以今日滅亡者由前日不保其存也所以今日禍亂者由前日自恃其治也唯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心常畏謹其將滅亡猶繫于苞桑之固也（苞桑叢生之桑其固尤甚也）張應珍解此否卦九五爻辭演義蘇起翁詩易記此猶乾坤文言之餘今摘出否附本文之下而爲之解安不忘危則常安存不忘亡則常存治不忘亂則常治今苟安其位而不慮危粗守其存而不慮亡妄有其治而不慮亂則危亡與亂隨之矣故易有先事之慮而曰其亡其亡安得如繫于苞桑之固乎未亡而曰其亡憂之深也憂深則思遠而無危亡與亂之患矣非休否之大人安能及此桑乃枝條堅韌之木言繫之不易拔也陳易編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以其位之可安而不知戒故危　亡者保其存者也亡者以其存可常保故亡　亂者有其治者也亂者自有其治如有否之有故亂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止）繫于苞桑此引否九五爻辭而釋之也否至于五將休息而致于泰其亡其亡戒不敢忘亡也繫于苞桑雖繫于叢生之桑而堅固也懼否之復來而爲戒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止）繫于苞桑　論否九五之義其亡其亡憂懼常如將亡臨深履薄之意繫于苞桑深戒固守之謂也吳澄纂言此節釋否九五爻辭自處於危者乃自安其位之道也懔乎若將亡將亂者乃所以常保其存常有其治也九五否將休矣而不忘戒懼如此蓋於安存治之時而能不忘危亡亂之禍是以身之位得以安而國家可保其久存長治也爻辭亡字失物之亡傳所謂亡亡國亡家之亡按繫辭傳明中古聖人憂患之意而斷以一言曰其辭危此傳於乾坤二卦外釋諸爻之辭而首及危之一字夫子之意亦文王周公之意與俞琰集說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爲位可恒安也所以滅亡者自以爲存可恒保也所以禍亂者自以爲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　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李恕易訓否之九五以剛中居尊位故能體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然猶未離於否也故爲之戒曰能慮其危乃所以安其位能慮其亡乃所以保其存能憂其亂乃所以有其治故古之人君居安思危居存思亡居治思亂如此則身安而國家可長保故否之九五常慮否之復來而曰其亡矣其亡矣則其固如繫于叢生之桑趙烓解夫子言人之危者因自安其位以爲常安而弗思所以危也亡者因自保其存以爲常存而弗慮所以亡也亂者因自有其治以爲常治而弗圖所以亂也故君子居安思危處存慮亡至治圖亂是以其身安而國家可保有也易否之九五辭有曰其亡乎其亡乎固繫之于苞桑言能思患而豫防則可免危亡也解蒙精蘊大義蒙謂惟其防患之意深固其保治之本固聖人於否之九五深明之郭雍解此否九五之爻辭也此聖人嚴其辭於知識而不誘之數也朱祖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否卦爻辭云　危者安其位者也心中憂其危險則能安居其位　亡者保其存者也心中慮其滅亡則能保守其安存　亂者有其治者也心中戒其禍亂則能有其平治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雖安而不忘其危險　存而不忘亡雖存而不忘其滅亡　治而不忘亂雖治而不忘其禍亂　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所以身得安居而國家可以永保　易曰易書云　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否卦九五爻辭謂心中慮其滅亡必欲維繫于苞桑深固之地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程子傳見鼎九四爻朱子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韓康伯註重言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出鼎卦陸德明音義折足之設切覆公方六切餗音速馬作粥形渥於角切不勝音升孔穎達正義此第六節言不能安其身知小謀大而遇禍故引易鼎卦九四以證之鼎折足覆公餗其

形渥凶者處上體之下而又應初既承且施非己所堪故有折足之凶既覆敗其美道災及其形以致渥凶也言不勝其任者此夫子之言引易後以此結之其文少故不云子曰也李鼎祚集解子曰德薄而位尊。虞翻曰鼎四也則離九四凶惡小人故德薄四在乾位故位尊知小而謀大。虞翻曰兊為少知乾為大謀四在乾體故謀大力小而任重。虞翻曰五至初體大過本末弱故力小也乾為仁故任重以為己任亦重乎。鮮不及矣虞翻曰鮮少也及於刑矣（所引孔穎達曰以前正義）張橫渠說子曰德薄而位尊鮮不及矣不知利用以安身者司馬溫公說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承輔非才覆敗美實其形沾漬費國亡家張紫巖傳子曰德薄而位尊言不勝其任也自昔居台鼎之任德知力三者一有闕則弗能勝其事而況俱不足者乎宰相以德為主有德而無智則不足以應變有智而無力則不足以鎮浮者夫德之不立雖有智力亦無以感格天人而措天下於治矣德其貴乎鼎九四以陽承陰位不中正而又下應於陰德薄也位離明下知小也互兌兌毀力少也邪蔽解道之用無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無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李衍義溥攝要鼎之九四不能利用者矣此五卦之六爻申利用也（所引孔穎達正義及前呂祖謙精義）程氏易傳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而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事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止任也蔽於所私德薄智小也（所引程氏曰[illegible]楊萬里傳）此鼎九四之爻辭也德之薄者尚可積而學知之小者不可強而大力之少者不可勉而多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任爾量力而負其人不跌量鼎而實其足不折今也鼎足之弱而鼎實之豐有不折己之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者乎足之折身之敗自取之也餗之覆使何辜焉此仲尼釋之之意也張南軒說古之人方其人君任用之隆必自揣其才力可以勝其任乎然後膺人君顧託庶幾上不負其社稷下不負其生靈鼎之九四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如鼎之折足其形流汗而凶也蓋不能自揣以勝其所任

下缺一頁

矣陳深讀易編子曰德薄而位尊（止）鮮不及矣言少有不及於禍者易曰鼎折足（止）言不勝其任也此釋鼎九四爻義也四以陽居陰所立之地猶鼎折足之象陳普解子曰德薄而位尊（止）言不勝其任也論鼎九四之義吳澄纂言此一節釋鼎九四爻辭九四陽畫離體而與初正應陽剛有德者也而居柔則其德薄矣上體而近君則其位尊也離明有知者也而未中則其知小矣三柱而大烹則其謀大也德知在己力資於人者也初六正應而柔弱則其力小矣鼎重器而有公餗實之則其任重也有大德者職位可以尊德薄則不足以稱其位矣有大知者國謀可以大知小則不足以周其謀矣有大力者負任可以重力小則不足以勝其任矣德不稱其位知不周其謀力不勝其任則鮮有不及禍者程子曰四下應於初陰柔不勝任猶鼎之折足覆公上之餗也澄按釋文離取力小而任重之義因及前二句爾俞琰集說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位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豈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可謂不勝其任矣（所引楊氏張子[illegible]）李恕易訓古人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必求天下之賢知與之協力則上不負君下不負民若位踰其德謀踰其智任踰其力則少不及禍矣鼎九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也而四用之故不勝任而至於折足以覆公之餗食大臣之任人如此可愧之甚至於形渥而赧汗其凶可知趙桂解夫子言德薄而在上位知識小而謀大事氣力小而任重負鮮有不及敗事者矣易鼎之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謂九四信初六而重任之故不勝其任乃有鼎折足而傾覆公上所食之餗其形渥然而濡濕所以凶此言小人非才貪居祿位自取敗也董真卿會通錢氏曰古之人君必量力度德而後授之官古之人臣亦必度力度德而後居其任雖百工胥史且猶不苟況三公乎為君不明於所擇為臣不審於自擇以至亡身危主誤國亂天下皆由不勝任之故可不戒哉　楊氏萬里曰聖人亦豈責天下之人皆德厚而不薄皆知大而不小皆力多而不少哉亦責其貪位而不量己過分而不勝以至覆人之餗敗己之身爾蒙精極大義先儒曰否之九五著其亡之戒使後之為君子者常存其不忘於危不忘亂之心而後常存常安而常治矣鼎之九四亦覆餗之戒使後之為臣者知德薄而不敢居尊位知小而不敢謀大為力小而不敢當重任則無致敗人家國事矣大傳舉此二卦以示萬世為君臣者各知其長則知為君盡君道知為臣盡臣道不亦善乎　蒙猶取柔弱之才以勝重大之寄其不至

下缺

上缺

卦不累之於離坎以離坎而上男女自然而生咸卦而下男女偶合而生曰男女曰化生者言有兩則有一也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致一則殊塗而同歸一致百慮矣老氏論天地王侯得一又曰天地相合而降甘露老氏之所謂得一相合即夫子所謂致一也其在卦則六爻相應合而致用是也所謂全者合我與人而爲一也動而與之者安其身而後動也語之而應者平其心而後慮也求而與之者定其交而後求也三者得致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故曰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離而爲二物物成敵異或與之擊之者至矣故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不一之謂也張軾曰下文當云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孝之義哉然也順乎天者天助之應乎人者人助之一之效乎此章以咸困解噬嗑否鼎復損恒九卦十爻盡其意蓋言有不能盡也曾種易粹言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興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所引伊川先生曰白雲郭氏曰見前恒損卦解）李衡義海撮要益之上九不能致一者也此四卦者中精義也（其書……時頃……人）益下損

以上殘存半頁

知之未嘗復行之其即能改過而速遷善也易復之初九爻辭曰不遠復者初有過即改而復无祗至于悔則无善而言言此以見遷善之速也董真卿會通程子語祗與底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　大學之道在明其明德明德乃止於至善也知既至自然意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並先庶）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才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只這便有分別若无則便是聖人曾子三省只是緊約身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達些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以上伊遺所引李氏曰丘氏曰張子曰見前將樸輯註張子集註張橫渠說）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有不善未嘗不知即上文先見者也知之未嘗復行上文豈用終日斷可識矣之意或曰既謂之未復行則是嘗已嘗行而今不復耳非謂遁惟在心而不復發于言行之間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若是則幾之已形而悔之已著矣又得謂之无祗悔乎　蒙謂明察其幾而健足以致決顏子之於未達一間耳故夫子即復初九發明之郭禹解此復初九之爻辭也朱植義句解子曰孔子釋復卦爻辭云　顏氏之子謂顏淵　其殆庶幾

乎其必近於知幾者　有不善未嘗不知有所不善之處未嘗不自知覺知之未嘗復行也幾知覺即改之未嘗復見於所行此謂不貳過　易曰易書云　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復卦初九爻辭謂所失不遠而知復故不適於悔恨而全其大善之吉何慶瑋經義君子知微知彰（止）其殆庶幾乎　道至賢人而後覺驗其希賢者不止於一人論至聖人而後定名其希聖者僅止於一人夫覺斯道以感希賢之衆希造斯道以種希聖之名者不能也是故泛而觀之世有悟道之君子而動夫希賢者固同出於一心定而論之世有得道之君子而謂之希聖者特未達於一間由其所造者以覺其所覺者聖人爲傳而不深爭之哉且道固有微有彰也若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焉知其微矣又知其彰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道固有柔有剛也亦未易以覺也而有人焉知其柔矣又知其剛矣雖不謂之君子可乎果覺也果君子也故合彼萬夫同心望道而曾不見一人之自外者然則其希賢之功何如也雖然此豈淺於所傳者可以揣摩臆度爲哉聖人則曰斯人也我知之矣其唯顏氏之子乎抑顏氏之子何以能當乎此也蓋其所詣雖曰未極而去道也已不遠其所造者雖曰未全而去道幾一間是顏氏之子其殆庶幾於斯道者也然則其希聖之至又何如也自

其覺斯道者觀之。則合萬夫而同蠢是衆人之希賢也。其具遺斯道者言之則惟賴乎而獨能是賢人之希聖也。吾知我不違乎道則人不違乎我而未造於希聖之地者亦何以動斯人希賢之志哉。吁吾夫子豈難予之耶。且吾道有自得道有原。未明夫希聖之事業者真不足與語斯人希賢之功用也。夫道廣矣大矣。言其微者微者此道也。又有所謂彰者爲彰者非此道乎。自微而彰微彰一道也。言其柔者柔者此道也。人有所謂剛者爲剛者非此道乎。自柔而剛柔剛一道也。一覺其所以然之故。則道在我矣。舉凡萬夫之在天下接於其目觸於其心感動於聲氣音容之間何莫非此道者。而知之者幾何人歟。於是繫於聞見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梏於料想之知者則不足以知此。固於揣摩臆度之知者則愈不足以知此。必有君子者精探力索覃扣静觀恬之以終日之思則聖人之階可級也。養之以童子之蒙則聖人之域可入也。合之以清夜之氣則聖人之堂可升也。雖未可與言生知之妙抑亦有得於學知之真。雖未可與言先知之境抑亦有得於樂知之懿。雖未可與言化而不可知之感抑亦有待於先所不知之精以此而知其知也。明以此而覺其覺也。道安有味味於斯道之鄉而微彰剛柔之潛知也。如使味味於斯道之鄉雖彰者且不知之也。而莫有於微者雖剛者且不知也。而莫有於柔者是其與道且判矣。其不相入矣。又莫足與論造道之淺深也。嗚呼。微者愈賾矣。而彰者愈不可見矣。柔者愈隱矣。而剛者愈不可聞矣。何以感人何以動物何以起萬夫希賢之志而希聖之名抑何敢以輕許而妄予之哉。吁此聖人所以獨拳拳於庶幾之顔子也。且夫道不可以一端求也。執一端以求道者道始晦。道不可以一偏求也。執一偏以求道者道始虧。道不可以一二淺淺者求也。執一二淺淺者以求道則道始卑離而不全。所貴乎君子者不惟知微也而抑知彰也。不惟知柔也而抑知剛也。夫何以謂之微也。其兆朕之未萌而端倪之莫窺者非微乎。惟君子於微則知之。所謂一陽來復於七日之漸者莫不洞然於吾心矣。又何以謂之彰也。其形著之可見而流行之莫禦者非彰乎。惟君子於彰則知之。所謂長大於臨壯之際者莫不昭然於吾心矣。蓋所知以此則所覺者亦以此。微彰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此則所望者亦以此。微彰之外人何望焉。抑何以謂之柔也。其可柔可撊而不可忍者非柔乎。惟君子於柔則知之。所謂一陰始生於遇之時莫不瞭然於吾心矣。又何以謂之剛也。其可畏可服而不可折者非剛乎。惟君子於剛則知之。所謂長盛於遯剝之餘者莫不瞭然於吾心矣。蓋所知以

是。則所覺者亦以是。柔剛之外我何覺焉。所覺以是。則所望者亦以是。柔剛之外人何望焉。吾益信所知在我。我固不離道以爲知也。所望在人。人豈捨道而有望哉。所知者道。則我爲有道之賢。所望者亦道。則彼爲慕道之徒。雖千萬人而一心也。何彼此之間。雖千萬人而一意也。何進道之殊。雖則其希賢之衆。含吾道之君子。其將誰歸耶。雖然覺斯道者固可以爲賢也。而能覺斯道者誰歟。覺斯道而爲賢固可以感希賢之衆也。而能遵斯賢以感斯人者誰歟。不有希聖之顔子乎。可以覺斯道遵斯賢。而且足以感此希賢之衆者。聖人於是有定論矣。惟彼顔子。其殆庶幾。庶幾之辭。一發於聖人。則顔氏子之所造者可以潛觀而黙會也。高吾仰夫。堅吾鑽矣。其與先入而不自得之聖人相去一蹴間耳。非庶幾而何。禮吾復矣。仁吾歸矣。其與動容周旋有中之聖人相去一轉移耳。非庶幾如何。中吾擇矣。善吾以矣。其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相去一投足之地耳。非庶幾如何。心吾齊矣。坐吾忘矣。其與不識不知惟天莫違之聖人相去一跬步之隔耳。非庶幾而何。此時此際謂其於聖道果不得其門而入乎。則顔氏子已優入之矣。謂其於聖道果竭厥蘊而无間然乎。則顔氏子猶未達一間耳。故謂之庶可也。謂之全不可也。謂之幾可也。謂之齊不可也。謂之庶幾可也。謂之直謂不可也。吾益知顔氏子之庶幾云者。其守之者歟。而非其化也。其具體之微者歟。而非其大成也。其欲爲復焉者歟。而非其性焉安焉者也。由此之庶幾爲徒之知覺則曰微曰彰曰柔曰剛森然具在。源源自見矣。然則其希聖之賢。非得道之顔子。其孰能與於此哉。嗟夫道一而已。特以其未形而難見者則謂之微。以其已形而易見者則謂之彰。以其體之爲陰者則謂之柔。以其體之爲陽者則謂之剛。故知者所以覺此道之實者。而庶幾者又所以造斯道之近似者也。融而會之庶幾一知覺也。知覺一微彰柔剛也。微彰柔剛一道也。吁精矣。非達天德者不足與語此。昔者觀之夫子繫易矣。其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者所以釋豫六二之爻也。其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云者。所以釋復初九之爻也。抑豫之六二者果何如也。其上交不諂者歟。其下交不瀆者歟。吾夫子嘗許之以幾矣。又嘗予之以神矣。宜乎所知者溥而爲大之所由以共望者也。復之初九者果何如也。其不遠復者歟。其无祇悔者歟。吾夫子嘗自顔子之不善未嘗不知者求之矣。又嘗自其知之未嘗復行者求之矣。宜乎其殆庶幾之論。所由以定也。雖然六二。則達而在上之君子也。顔子則窮而在下之君子也。窮達之分雖殊。而所以爲道則一。上下之位雖異。而所以爲道則同。使顔

子一旦得時行道。是亦六二而已矣。吁。此聖人進人之美意。其亦深有勉於後學之君子歟。嗚呼。顏子其庶幾矣。由此庶幾而充。則知之之神可造也。奚止於庶幾而已哉。顏子其知覺矣。由此知覺而化。則先知之天可造也。奚止於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而已哉。顏子為萬夫望矣。克此幾而神化此知而天。則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將先感而不應也。又奚止於萬夫之望而已哉。吁。顏氏子其聖矣。而未化也。蓋雖篤而年不假。志雖勤而道未全。始條理之事雖僅可觀。而終條理之事則以莫之克就也。此顏子所以止於賢而已。然則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賢人斯可矣。賢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睎顏之徒斯可矣。鄒天巖經義萬夫之望。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論其學之高。所仰非一人。觀其人之能。所造惟一間。夫所仰者衆。雖一間未達者亦能之。苟有人焉。其可取歟。且以知幾之學莫尚於斯。仰而望之。實出乎萬夫之表者。是人之難能也。然難能之學。豈无可能之人。夫子於是舉庶幾之學而歸諸顏子。顏子好學者也。雖一間未達。亦知幾其神之境歟。云云　夫擬人不倫。聖人之所甚病也。絕无僅有。聖人之所甚幸也。夫人之生也。均此性也。有一人焉獨出乎其類。固可喜也。然是人豈多見於世哉。於斯世之不常見。而幸其時之僅可見。聖人美之有不容已者焉。蓋聖人擬人以倫。嘆其時之絕无而僅有耶。且萬者。天下之盈數也。號萬夫之望。必其明足以有察也。智足以有臨也。有絕類之才。有離倫之德。天下事之如嚴父。敬之如鬼神。自十百之倍。以至于千萬之衆。望之而不可企及者耶。是人也。吾將求之何而可求之。天下。未見其人也。求之國人。未見其人也。求之卿大夫。亦未見其人也。吾將求之門人。為三月不違。視日月至焉者。其庶幾乎。終日如愚。視聞斯行之者。其庶幾乎。庶幾之學惟一顏子而已。庶幾之辭。涵不盡之意。深許之而又勉之者也。嗟夫。望而至於為夫。聖人之事也。顏氏之子。其聖人之具體而微者歟。有聖人者作。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顏子固仰而望之也。況於萬夫乎。雖然。顏氏之子去聖人上一間耳。聖人與人之善。未嘗有所靳也。今也於一間未達。而有所靳。則庶幾之說。夫子固非深取之歟。蓋不然。顏子之學已至於聖人也。一間未達。則顏子之未化也。庶幾則不日而化矣。化則不止於庶幾矣。此庶幾之說。所以取顏子好學之意。而示人以學无所止也。豫必有隨所以為萬夫之望。而復之不遠。不至於悔。則无言矣。復之初九。動之端也。豫順以動同此一夫也。在下為庶幾。在上為萬夫之望。此聖人發經之妙旨。學者不容於不致。鍾大得經義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君子既有以盡其造道之

實聖人斯有以予其近道之名。夫聖道之妙。非常人所可得而致及也。惟君子者其見內融。自省其過。則悟夫道者為甚近。欲表其先見之實。安得不致其深美之辭哉。且顏氏之在孔門。有不善也。未嘗不先知之。既知之也。亦未嘗俟其遠而後復之。人皆見其理於顯然。而此則見其理於未然。是有以悟夫道之實矣。則聖人美君子之言。豈容於少吝乎。由是因其有識微之見。所以予之以其殆庶幾之辭。故不予諸他而特予諸顏者。信知非顏子不足以語近道之名也。然不觀君子所見之明。无以見聖人所予之確。此聖人論知幾之君子所以歸之於獨復之顏子歟。下繫曰云云以此。蓋嘗於一念之明微而得是知之適塞矣。何也。人存此良心。即有此良知。是知不為聖賢而加多。不為愚不肖而不足。故知其善者此知也。知其不善者亦此知也。是皆稟於有生之初。賦於降衷之始。人能清其天君。湛其神舍。存其夜氣。而旦晝不足以奪之。保其清明。而嗜慾不得以汨之。作烱於妙綿之先。致察於兆朕之始。則事未能應。物未能名。將見智識之超卓。可以為萬夫之表矣。苟其以偏奪而不能改過於未形。性以情遷而不能遷善於不及。則一旦出與物接。其不汨於物者幾希。今見顏子於衆人所未能之中而獨能見其道之所未見。則聖人喜之深而愛之切。焉得不與之以近道之名耶。雖然一字之褒。榮如華衮。一語之錫。炳若丹青。聖人揄揚之美意初非苟然也。有一事之可稱者。必盡其深嘉樂與之言。有一行之可取者。必寓其諄復綢繆之意。是則聖人之所予。豈輕於予諸人哉。惟君子有深造之功。故聖人有稱賛之語。聖人予之以庶幾之名。其顏子得之而可以无愧心矣。今夫孔門之群弟。乃獨取顏子之一人者。何哉。蓋稱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且顏氏簞瓢自樂而不知家藜之淡泊。陋巷自如而不知逢簞之半。隨知其善之可進而進。必遠見其不善之可退而退不反。故庶幾之稱。誠謂勉而後中。未至於不勉而中也。思而後得。未至於不思而得也。聞一知十。與聖而不可知者相為距步也。鑽堅仰高。與先入而不自得者相為睽怪也。心齋之妙。幾達乎性天文章之境。坐忘之趣。幾及乎忠恕一貫之道。此其所以為其殆庶幾之君子歟。是以求之七十子之科。而七十子之徒未可與之而同科。求之三千之列。而三千之衆。未可與之而同列。聖人以一言之寵。一辭之褒。有所不容自隱者。則知顏子相去聖道於一間矣。然則謂顏子得聖道之全。則未可。謂顏子未近聖人之道。亦未可也。庶幾之語。聖人豈得不以是而表顏子有先見之明耶。謂之曰有君子有以盡其悟道之實。聖人斯予之以近道之名

良有在也鄉嘗論君子之悟易所以悟此理也聖人之明易所以明此也此理者何曰幾而已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苟違其幾則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人偽絕而天理明而吾心先一而非善苟失其幾則違利而就害捨本而逐末天理蔽而人偽熾而吾心先一而不流於過矣聖人喜顏子有獨復之見豈不勉之於明善誠身之域哉雖然顏子之學蓋有可考也觀其視聽而察其非禮則視聽先非善言動而謹其非禮則言動先非善頻先伐善而善先不知庶乎屢空而善先不違此其不遷怒不貳過者所以有庶幾之稱歟不特此也賢哉之名不惡之譽服膺勿失具體而微信乎幾及聖人之道而先愧矣使天假之年純亦不已悲人先積等而上之安知不集於大成之域惜其僅冠四科之首而天喪予之嘆有以動聖人之傑抱也若夫冀土之墻不可汙登天之難不可及固不足以知復之幾捨爾靈龜觀我朵頤拔其良心甚猶雖犬亦不足以知復之幾有能體初九之爻辭使小而辨於物則尊其所聞而高明行其所知而光大將見優入聖域而達夫神矣豈特庶幾而已哉喻顏之徒盍亦勉之黃友龍經義其殆庶幾乎　惟君子能悟道之微故聖人有近道之稱幾者動之微咏者所不能察也顏氏之子乃能於善之未形知其將形之漸於悳之未著知其必著之由賁易聖人不以見幾許而以庶於學者其之何居耶庶之一辭其僅可之謂歟其甚矣達幾學之妙者不多見也隱而不露者謂之幾藏於先象者謂之幾目醉生夢死之徒心鏡翳於物而先超物之明天君雖於事而先先事之智於挑恭之微而知揆飛雄烏者幾何人於履霜之初而知堅冰之必至者又幾何人有人於昧作炳於妙綿燭理於怳惚謂之知幾可也謂其僅足以識幾則小人之矣謂之見幾君子可也謂其僅可以語幾學則貴人太深矣況夫洙泗之間可與幾者尤難其人一唯之參敏與乎知悳之回知二之賜執與乎知十之回自盡之徒與庶乎屢空者天壤也發住天道不可聞之嘆與心齋坐忘者遼庭也得幾學之妙者信顏子一人耳聖人遂乎之將何疑顏子遼受之亦何愧今也不曰知幾其神乎而曰庶於幾謂之庶云者蓋以此尺入聖之門克之則化之於聖以此為入神之階等而上之則不可知之神一字之褒誠曲而中者歟今觀子之在孔門也其可以與語知幾之學非禮而言若未甚害招憂之幾又得於意會凡不合於禮者勿言也非禮而動若未甚害招憂之幾又得於心領凡不合於禮者勿動也非禮視而非禮可以昏吾明而悳色亦視也非禮聽而非禮可以敝吾聰而悳聲亦聽也一

可貳而不貳謂其有復善之手足然可遷而不遷謂其賦性之幾耳也其孔門亞聖者歟借乎好學之志不竟逐終身為未達一間之質於為於具體而微之侍也今聖人於繫辭而以庶稱之雖未深許之亦深惜之觀殆庶幾之辭者乃謂聖人吝而顏子許特為顏子不滿也令有人研物慾之雜以全吾清明之天杜好樂之私以湛吾淵泉之性則　定而先發室虛而白生始見智超物表獨見幾先一理徹萬理融人而天地推移之幾小而事物往來之幾近而一身吉凶之幾遠而萬代更揮之幾舉不逃於方寸中庶於幾之離豈顏子所獨耳噫後何人予何人希之則是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程子傳見損六三爻朱子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朱子語類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个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陰四五二陰同功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學長）董楷集說朱氏附錄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何甚發揮未氏附錄天地絪縕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韓康伯註致一而後化成也絪本又作氤同音因縕本又作氳紆云反醇音淳　重言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損卦陰德明音義（見前損卦作伯江）孔穎達正義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絪縕至勿恒凶此第九節也以前章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安身之道在於得一若已能得一則可以安身故此節明得一之事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者絪縕相附著之義言天地无心自然得一唯二氣絪縕共相和會萬物感之變化而精醇也天地若有心為二則不能使萬物化醇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構合也言男陰陽相感任其自然得一之性故合其精則萬物化生也若男女无自然之性而各懷差二則萬物不化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得其友言致一也此損卦六三辭也言六三若更與二人同行承上則

所不納者三人俱行并六三不相納者則損一人也右六三獨行則上所容受故云一人行則得其友此言衆不如寡三不及一也言致一也者此夫子釋此爻之意謂此爻所論致其醇一也故一人獨行乃得其友也鼎祚集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　虞翻曰謂泰上也先說否否反成泰不說泰天地交萬物通故化醇　男女搆精萬物化生　虞翻曰謂泰初之上成損艮爲男兌爲女故男女搆精乾爲精損反成益萬物出震故萬物化生也　干寶曰男女猶陰陽也故萬物化生不言陰陽而言男女者以指釋損卦六三之辭主於人事也　易曰三人行止言致一也　侯果曰損六三爻辭也象云一人行三則疑是衆不如寡三不及一此明物情相感當上法絪縕化醇致一之道則无患累者也　張渠說天地絪縕止萬物化生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一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下无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爲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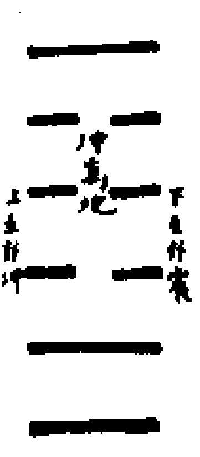
溫公說天地絪縕止萬物化生皆一陰一陽相匹敵也　三人行止言致一也三人並進或皆或愚莫知適從无以致治雖志在於益而不免於損故聖賢相遇一人足矣張紫巖傳天地絪縕止言致一也一之用大矣天地萬物所以成化育之功起諸此也一之本在心心苟通一格化之功其孰能禦夫三人行而損一人豈非道義之感所遭不同容有二三其心者邪此周公所以輔相成王茂建大治畢召之徒皆不足以擬其專也周公損下上受其益郭雍解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爲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曾穜易粹言伊川先生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搆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易傳）　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生意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　道无无對有陰必有陽有善必有惡有是必有非无一亦无一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止可以治坊）　絪縕陰陽之感（人閒治縕）　黃渠先生曰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大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正蒙）　燕山郭氏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然後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凡以此也（中庸解　所引橫渠先生曰始陳上下交以下又自豈郭氏曰无前後損渠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要）　損之時損下以益於君若三四二以三陰上進其志不一必損上九之陽若六三獨往則得正應之道得其友也（要）（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　呂祖謙精義程氏遺書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　又易傳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爾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

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張氏曰虛則受盈則虛三陽之義也故陰得陽則爲益以其虛也陽得陰則爲損以其盈也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以成也故三之與上有天地絪縕男女搆精之義比也　又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絪縕搆精之義夫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搆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以不能諭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女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於此尹氏曰先生一日舉橫渠書中論无无即氣令正蒙第十七章中謂无氣者是也在釋氏一章前先生曰謂之无无便不是只是氣感而有如天地絪縕過二氣交感萬彙生焉皆是陰陽氣爾只說无氣即得謂无无即非（所引始陳上下交以下見前張橫渠說）　楊萬里傳此損六三之爻辭也天下之事一則精二則粗天地人物皆然而況於萬事乎故舜曰惟精惟一而仲尼亦曰言致一也致者力至之之謂也羿致力而一於射故精於射王良致力而一於御故精於御使羿而欲爲良使良而欲爲羿則兩喪其國泯矣況齊身易大者乎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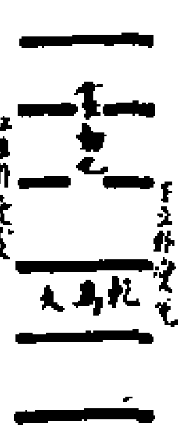
之治仁義。黃老之治清靜。孫吳之治兵。其道不同。其致一則同也。王華叟音訓。絪縕。鼂氏曰。說文作壹壹。不得泄也。說之按。壹壹篆文。絪縕古文。氤氳隸文。項安世玩辭。化醇化生。　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生其類。故曰化生。李謙齋詳解。天地絪縕。止言致一也。此損六三之義也。絪縕。密結之狀。天地致一。故化醇。男女致一。故化生。是以以三而行。則有所損。以一而行。則有所得。一之為用。雖天地造化。猶將賴之。而況於人乎。蔡節齋訓解。絪縕。交密之狀。醇。厚而凝也。絪縕。謂氣生也。構精。謂形生也。曰天地絪縕者。二氣也。曰男女構精者。二體也。曰致一者。道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二者交。則道在其中矣。故萬物之化。皆由二而致一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友者。蓋言致一之道。唯二而已。釋損六三義。馮椅輯注。天地絪縕。上於真反。下於溫反。篆壹壺。隸氤氳。　萬物化醇。程正叔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朱子曰。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也。　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言萬物則雌雄牝牡。皆有男女之道。程正叔曰。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朱子曰。形生也。　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損六三）言致一也。楊廷秀曰。致者。力至之之謂。榮曰。天地男女。皆二而一者也。龔曰。中言精義。則足以致一也。郭子和曰。損

自泰來。由乾坤而為艮兌。故有天地男女之象。張子厚曰。陰虛陽實。虛則受。實則施。受則益。施則損。

田疇學易蹊徑　損六三　損之大畜



兌下　艮上



乾下　艮上

乾天坤地。震東兌西。震動兌說。天地絪縕之象。震為長男。兌為少女。男女構精之象。萬物出乎震。說言乎兌。故有萬物化醇萬物化生之象。

天地絪縕。止言致一也。上文言知幾。則聖人之事。知之庶人同於幾而已。非二致也。故以損之六三明之。夫天地絪縕而合紀陰陽之致一也。萬物化之而成氣。故謂之醇。男女以精相遇融結。六子之致一也。萬物化之而成形。故謂之生。三人而損一人。一人行而得友。正應交感。既已專一。非致一而何。易複總義。此釋損六三爻義。其詳已見本卦。王此僕詳言之。天地之交。合萬物而同生。故曰化醇。萬物之交。各以其類生焉。故曰化生。致一者何。一陰一陽。坎然升降。即三人損一而得其友之義也。徐相直說。天地以一氣絪縕交感。故萬物變化而精醇。男女以一氣和合構精。故萬物資之而化生。損六三若與二陰同往承上。則上反受其疑。若六三獨行。則得其正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三不如一也。張應琛解。此損卦六三爻辭。損自泰變。有天下既治象。故云萬物化醇。少男少女止而說。有男女構精象。故云萬物化生。故二人行則同心。一人行則可友。三人行則異志。此理也。是以損一人。而使歸于一。則得其友。天地致一而氤氳。則萬物化醇。男女致一而構精。則萬物化生矣。損卦之義。乾損九三而為兌。坤益上六而為艮。上九乃一人行也。有六三之應。衆柔之歸。是得其友。然六三之行亦如是也。蘇起翁讀易記。三人行則損一人。存者二也。一人行。則得其友。得者一也。以一而致一也。故夫子曰。一人行。三則疑也。亦以六三之一陰致上九之一陽乎。又因而推廣之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天地之氣絪縕相交。則萬物之化自然醇粹。男女之精構合相交。則萬物之化自然生成。男女不必曰人之男女。凡牝牡雌雄皆是。人為萬物之靈。不得不以人之男女為首也。曰萬物醇。言氣化。萬物生。言形化。皆出於二。二則以一致一也。此西銘言乾坤吾父母。而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絪縕。天地合氣。此老子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太極也。二。一陰一陽也。絪縕。氣之和也。達陰陽為三。三生萬物。一物而受一絪縕之合氣。則萬物悉受絪縕而為萬。三不然

何故越四五以下之數。越百千而遠言萬哉。陳深讀易編。絪縕。交密之狀。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此釋損六三爻義。乾三陽損一陽而上。則上六一陰下三。剛柔偶合。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天地男女。二而一者也。夫子即此論之。以明致一之道。陳普解論損六三之義。絪縕。交密之狀。絪縕構精。兩相得而各致其誠一也。化醇。天地沖和之氣。物各得之以成其形性而不雜也。本義。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化生。形化者也。吳澄纂言。此一節釋損六三爻辭。凡物之相合。可二而不可三。蓋以一合一。則其情專。以一合二。則其情分。故三人行則有餘而當損其一。一人行則无對而當益其一。然後二人相與。其情專致乎一。而不貳乎他也。夫子因以天地之陰陽。男女之牝牡言之。絪縕者。氣之交也。構精者。形之交也。天地之二氣交。故物之以氣化者。其氣醲厚而能醇。男女之二形交。故物之以形化者。其精凝聚而能生。此氣形之相交。以二與三人損一。一人得友之相合。以二者其理同。皆言其以一合一。故能致一而不二也。俞琰集說。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也。萬物化醇。謂氣化者也。萬物化生。謂形化者也。醇以氣言。生以形言。天地也。男女也。皆二而一者也。如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

言致一也。男女即是六子，非真謂人之男女。若以爲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止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括蒼龔氏曰：精氣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李恕易訓：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交密而萬物氣化者皆凝而孕。男女之精氣結構而萬物形化者皆萌而生。天地男女皆以精醇專一而能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必損去一人而爲二，二乃專一。一人行而得一友則亦成二。此言天下之理二乃專一也。張清子集註：柴氏曰：天男地女，皆二而一者也。丘行可曰：損自泰來，以泰成卦言之，下乾爲天，上坤爲地，以乾上三爻交坤下三爻而爲損，有天地絪縕之象。以既成卦言之，上坤變艮，艮爲少男，下乾變兌，兌爲少女，有男女構精之象。胡一桂附錄纂云：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兩相與。學衷趙瑾解：天地陰陽之氣絪縕交密，萬物化育而醇，濃男女交構精氣，萬物化生而蕃庶。易損之六三爻辭曰：三人行則損一人，謂乾三陽，則損九三之陽爲六三之陰。一人行則得其友，六三之陰一人行則得上九之陽爲友。二與一則專致而无疑，三則疑矣。言致其一也。損者惟損得其

道，不期益而自益矣。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損下體本乾，上體本坤，緣三與上交而後爲損。故有天地絪縕之象。蓋意不專則交不密，則象不疑。此言萬物之氣化者也。蓋天地之合以氣，故以絪縕言，精合于氣者也。序卦所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是也。損上卦艮，下卦兌，少男與少女交，故有男女構精之象。構精亦是相與專固之意，惟相與專固然後能成孕育之功。萬物化生，形化者也。蓋男女之始以形，固以構精言，形生於精者也。序卦有男女然後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是也。蓋陰陽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致一之道也。此釋六三爻義，言人之相與不可不專也。蒙謂陰陽妙合而氣化，男女交感而形生，蓋對待乃物之常理。損有餘而益不足，則兩相與而專矣。鄭禺解此損六三之爻辭也。此一截引夫子之言而先子曰：二莫其間之妙。朱祖義句解：天地絪縕，此下釋損卦爻辭，謂天地陰陽之氣絪縕會合，絪因縕故，萬物化醇。萬類之物皆變化以生，而所稟醇醲。男女構精。男女構合精氣，萬物化生。人與動物皆稟氣於父，受形於母，變化而生。易曰：易書云：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損卦六三爻辭。謂皆以兩而相配合，過多而至於三，則損一而成偶，過少而止於一，則得友而成偶。此言致一也。推其極致，則二氣但一氣。鄭元序經

萬物化醇。在物固有至妙之理，在易必有至妙之辭。夫善觀造化者，其惟化生之際乎。不于其際而觀之，殆非深識造化者也。何者？物盈天地間，其入則爲化，其出則爲生。既化之後，生何有焉？惟天地之氣交相爲感於物化之幾，而又有乎生意，舉萬物中和之氣皆將於是而胚胎，於是而縕藉，斯時也，其氣醇厚，其理精一，謂之化固不可，謂之生則未然。作易聖人安得不以化醇而爲言？此大傳曰云云之意。世之論造者莫不曰萬物資始，造化之始也，成言乎艮，造化之終也。噫，亦安知聖人作易，有不敢以終始論造化精微之理者耶？蓋資始而不必以終始而爲言，成終而後亦以成始而相繼，然則僅底乎終，又更其始，此正造化出入之神機，萬物化生之妙理，有不可以小智窺、私意測者，其爲旨頗未易達。其立論庸可輕耶？且自物觀之，化之爲言，謂其新者故，出者入也。然既化之後，其義如何？生之爲言，謂其故者新，入者出也。然未生之先，其義如何？以庸常識見而言，則由化而生，特一轉移之間耳，而易之聖人則於是而重其形容焉。何者？物化之後，其生理固不泯也。物生之先，其見象則未形也。絪縕停蓄，易故從新，蓋有天地二氣爲之造始焉。物遇斯時，其醞釀則醲厚，其包涵則沉深，舉品類之物，雖萬有之不齊，若賦形，若稟氣，固將胥此焉出。苟以化而爲

言，則生意爲已停；苟以生而爲言，則去化爲未久。不名以化生，而名以化醇者，意其絕中天地之始，此實爲中之原，受正陰陽之會，此實爲正之始。推此義也，則爲大和，爲嘉會，爲萬物之相見，爲品物之咸章，元功美利，源源不已。向非有此，果孰從而胚胖之耶？聖人道參元化，識見精微，洞究萬物終始之際，而特謂之化醇，其論精矣。以易卦有豫而爲和，和者醇也；有豐而爲厚，厚者亦醇也。自化醇之美一發露於乾道之變化，則化醇之用，充序宇宙，彌滿六合，隨所寓而皆可見，隨所指而皆可言。然則化醇之義，其大矣哉。自聖人不作，此義不明，間有幸生於天地間，不知造化終始循環之機，萬物生死出入之意者，秖見其與草木俱腐耳，焉足有所謂化醇之妙耶？又焉識有謂作易憂患之聖人耶？趙與澂經義：言致一也。　知論至聖人而後定，則知理因論定而後明。蓋理之所在，多則損，寡則益，惟不至於獨立而已矣。不獨立之理，自迹而觀，似若二而非一，究極而論，則有一必有二，而二者乃所以爲一也。損六三之陰捨群類而爲上九剛陽之應，或者疑焉。此聖人所以不得不定爲致一之論以發明之歟？釋損六三之爻曰云云，以此見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一陰一陽斯之謂道，而陰陽合一之妙蓋可以要終而論，不可以徇迹而求者也。或者乃曰：凡天下之所謂

一者立乎其立獨立者君子自異者也今苟有所繁應則其志分矣何一爲哉不思夫一不生於一而生於二使知純而不雜疑而不分者謂一而不知彼此之相配奇耦之相得者乃一之所由繼會焉則至理不日而世之以迹求理者將惑於紛紜異同之見而无所底止是焉可以无恥人要終反本之論哉聖人謂損之爲卦陰陽雖各以敵而相應而六三之與上九則陰陽以義而相從者也人惟不明乎此但見夫六三一爻捨一陰之同類而上應夫上九之陽剛則謂以陰而從陽是未免乎奇耦之卽匹類之求者焉豈其所以爲一者哉不知天下之理二則獨立兩則並仁違乎兩則爲贅不及乎兩則爲偏今也以一陰而配一陽正所謂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議而徇其迹則分乎二要其極則會乎一者也聖人因文辭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之說遂於大傳而發爲致一之論誠以三人行則損一人是損其多以爲一者也一人行則得其友是補其不足以反乎一者也或損或益要皆爲致一之歸而已苟能因聖人之一之言而深求夫致一之義則知獨陽不生獨陰不成而六三上九果以獨立而不相資乎其相資者果非所以爲一乎愚故曰論至聖人而什定理因論定而後明者此也世之不深於易者猶曰損之六三皆以陰陽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十八

相配者也而莫獨以六三上九二爻言之蓋聖人之於卦不論其全體而要其所成損之爲卦由於六三上九二爻之相易而後成此聖人所以於二爻而尤深致意也不然則均之爲爻也聖人獨何心於詳略之間雖然以六三上九二爻而論固足以見二爻之一以合體而論則自初而至於四五亦皆所以爲一而一之爲義何往不然周應虎經義言致一也

徇其始則迹雖異究其極則理實同天下之理不自其終而究之則其初未易以定論決也故夫其始爲者有似益而實損似得而實失者々方惑焉苟非聖人究極而言之則理之至一者將雜然於人情之間而所謂損益得失之判誰其語後世耶々々所以論損之六三人之言曰一不能以獨立兩者可以有成是殆未由其始以觀其終也始焉泥於兩必有苟合之患終焉疑於一反有相合之理往往昧者於此皆知同之爲同而不知異之乃所以爲同皆知得之爲得而不知失之乃所以爲得誠知夫致一之理不必徇人情而求之則知夫天下之動所以必正夫一者耶[illegible]一也夫亦要其極於終而已矣今夫損之六三與上九之爻是陰陽之從者也方其偕三以並進其朋盛矣君可以爲得也而聖人乃以爲損一人々以其舍々之而[illegible]矣君了以爲失也而聖人乃以爲得其

下缺一頁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用捨相推也往者不用也來者用也以不用而保其用守其貞一也故明爲寒來則暑往寒暑相代故能成其歲本於止而後動也故時之往則不用也止也故爲之屈時之來則用也動也故爲之伸屈而伸之乃利生也故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皆本其止也以是聖人窮理而盡性止於无方行於无形者所以致神之用也致其利用能安其身者將廣其德用之而不殆也道極乎是矣故能窮神之所自知變之所化此德之盛也易之大歸也聖人之至矣是以君子保其貞一得其所安然後名可達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非所據而據也不量其力危辱及矣死期至雖至親而叛也妻其可見乎此不能安其身而慎其求也夫保其身者動而无失也脩德者利其用也是以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德之備時之動故能獲其位也得位而位於民者不可以不察於小人爲人之上者本乎人也愛而遇之夫其仁也故小懲而大誡乃小人之福也御之以道仁在其中矣是以屨校滅趾无咎至乎惡積而罪大而誅之无及之矣則小人滅其身而君子失其刑也是以荷校滅耳凶害其位而不失御其下之道則可矣安而盈之自棄之矣慮身慮危乃可全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

永樂大典卷一千一百九十二　二十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然後能保其位也慎在於進大任重乎不可以不審也過斯敗之矣故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是以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不勝其任者也未能知其事之微者可以從其大也履其大任其重雖萬變而得其神也夫知幾則禍福之源明矣幾者事之來也介然如石不可以利變也觀吉而動何不利焉故上交不諂不苟容也下交不黷不輕怡也知則吉矣豈待於終日乎故知微知彰者知其終始也知柔知剛者識變化之爲也君子能知此者萬夫之所望可則而象也此聖人之道至也无以加矣靜而无思而得其神焉見機而後動顏子者也動而後知知非而復近尚於幾也近而復之不適於悔好學者也故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以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知天之幾有能通天下之志也雖遠也學而可以至之也學以求之其至者非一以求之不可得也故天地絪緼相繼男女感應相與相資一而通之乃能化醇也學而二三則其志惑矣何以應哉積一以求之乃得其友易曰蒙童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求而應然後能自達也是以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其一也君子學以致其道者身得

其安也。則動而不失其節矣。心得其易也。則語而得其當也。辨而得其交則應而供其求也。君子修此三者。故能全也。故危以動則民莫與。懼以語則民不應。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莫與之。則傷者之至矣。是以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心无主矣。於物不辨矣。何以爲恒哉。惟是而可以周矣。韓康伯註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夫虛己存誠。則衆之所不違也。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易以豉反。逆五路反。字亦作仵。　重言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出益卦。陸德明音義（見前附中旧註）孔穎達正義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則傷之者至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者此明致一之道。致一者在身之謂。若己之爲得。則萬事得。若己之爲失。則萬事失也。欲行於天下。先在其身之一。故先須安靜其身而後動。和易其心而後語。先以心選定其交而後求。若其不然。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此益之上九爻辭。在无位高亢。獨唱无和。是莫益之也。衆怒難犯。是或擊之也。兇凶也。由己建立其心无能。故凶危也。易之此言。若虛己存誠。則衆之所與。躁以有求。則物之所不與也。子曰。乾坤其易至失得之報。此第五章也。前章明安身崇德之道。在於知幾得一也。此明易之體用。辭理遠大。可以濟民之行。以明失得之報也。

李鼎祚集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虞翻曰。謂反損成益。君子益初一坤爲安身。震爲後動。崔憬曰。君子將動有所爲。必自揣安危之理在於己身。然後動也。易其心而後語。虞翻曰。乾爲易。益初體復心。震爲後語。崔憬曰。君子恕己及物。若於事心難。不可出語。必和易其心而後言。定其交而後求。虞翻曰。震專爲定。爲後。交謂剛柔始交。艮爲求也。崔憬曰。先定其交。知其才行。若好施與者。然後可以事求之。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虞翻曰。謂否上之初。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自上下下。民說无疆。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虞翻曰。謂否上九。高而无位。故危。坤民否閉。故弗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虞翻曰。否上窮災。故懼。來下之初成益。故民不應。坤爲民。震爲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虞翻曰。上來之初。故交。坤民否閉。故不與。震爲交。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虞翻曰。上不之初。否消滅乾。則體剝。傷臣弒君。子弒父。故傷之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侯果曰。益上九爻辭也。此明先安身易心。則群善自應。若危動懼語。則物所不與。故凶也。張橫渠說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司馬溫公說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衆附身安。乃能撫人。易其心而後語。彼不我疑。言則

信。定其交而後求。先施恩德。无求不獲。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无失危以動則民不與也。身不能自安。他人其誰附之。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當其所以適人。知人之所以求我。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交者恩相往來之謂也。己无施於人。而欲望人之施。人誰與之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忿其貪妄。立心勿恒。凶。戒其立心。勿以貪得爲常。張紫巖傳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君子之動將以有爲也。身之不安。則必有悖道之事。動能有功乎。君子之言將以出令也。心之不易。則必有拂理之言。語能有格乎。君子之求人將以濟治也。无交而求則心之不同矣。求能有得乎。是三者發於心。作於身。而其事之從違。則繫諸天下。百姓如影之從。如響之隨。斷然有不可易者。夫天下一心心法所在。不約而感。民雖至愚。神則不昧。此无他。一心之所通也。益上九立心勿恒。致或擊之凶。夫子以是繫之辭。蓋曰天下之禍。常起於動作語言用捨之間。有國有邦者。不可不慎也。郭雍解君子謹於持滿之戒。備此三者。以保其常全。蓋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固損益常理。況立心无常之人。宜凶乎。朱漢上傳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止）立心勿恒。凶。凡得乎乾者爲陽卦。震坎艮是也。凡得乎坤者爲陰卦。巽離兌是也。陽卦以奇爲本。故多陰。陰卦以耦爲本。故多陽。本不可二也。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爲小人之道。陽貴陰賤。晝人多稱夜人多禍。故君子貴夫一也。咸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者勞神明以爲一也。夫思之所及明則從之。思之所不及。其誰從乎。雖憧憧於往來之間。其從亦狹矣。不知天下何思何慮。萬物即一。一即萬物。同歸而有殊塗。一致而具百慮。其一既通。萬物自應。豈思慮營營之所至哉。且日月寒暑。一往一來。自異者觀之。兩也。相推而生明。相推而成歲。自同者觀之。一也。自往自來。其誰使之。往者屈也。來者信也。一屈一信。然然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不屈。則不能信。龍蛇不蟄。則不能存。消息循環。相待而爲用。夫致用在於精義。義則无決擇。无取舍。唯其宜而已。精一於義。則進而入於不可知之神。故感而後動。其動也天。其用利矣。游乎人間。物莫之傷。其身安矣。利用安者。日進无疆。德不期於崇而自崇矣。此吾之所知也。過此以往則化矣。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寒暑相代。萬物自生。日月寒暑。所不能知也。故曰。知人有所不知焉。聖人有所不能焉。然則所謂化者。終不可知歟。曰。窮神

所爲則知化矣德盛者自至焉道至於此萬物與我一也故曰一則神而則化窮神則知變化之道人孰不欲安其身哉困于石而不知依據于蒺藜而不知避名既汚辱身既危殆日近於死亡雖欲安得乎哉夫且不得見也況朋從乎藏可用之器待可爲之時動无結閡出則有獲唯來屈信之理而其用利者能之小人不耻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身耻孰大焉雖也而耽利避害與人同故見利而後勸威之而後懲小懲大誡猶爲小人之福況真知義乎精於義者豈一日積哉彼積不善以滅其身者不知小善者大善之積也夫身者國家之本存亡治亂之所繫身雖安矣猶不可恃也故安其位者危保其存者亡有其治者亂君子兢兢業業不恃其有故身安而國家可保國家保而德崇矣位欲當德謀欲量知任欲稱力三者各當其實則用利而身安小人之志在於得而已以人之國僥倖萬一鮮不及禍自古一敗塗地殺身不足以塞其責者本於不知義而已神雖言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其唯知幾乎知幾其神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譬如陽主而升濕雨降而雲出衆人不識而君子見之其於行義也不亦有餘裕乎夫安危存亡之幾在於始交之際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義之與比无悔吝藏於其中知幾故也是以君子見微已去小人遇禍不知見與不見相去遠矣進此道者存乎介而已確然守正不轉如石者乃能見之其心定其智明默識而善斷故不俟終日也守身如此免一朝之患矣知彰易知微難知剛易知柔難君子見幾故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一龍一蛇或弛或張唯義是適則萬夫望之而取法焉所從者豈特其朋從之役勞思慮者亦末矣夫智周萬物者或暗於自知雖入九軍者或憚於改過先己爲難也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曰顔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孰謂小善爲无益而可以弗爲小惡爲无傷而可以弗去乎復者剛反動之卦也善者天地之性而人得之性之本也不善非性也習也不遠而復者脩爲之功也故曰不善未嘗弗知知之未嘗復行知之者覺也自性也或曰脩撤之患豈習乎曰知脩爲之功則復其本矣由其習之不已迷而不復矣人之生有氣之質有性之本剛柔不齊者氣也性之本則一而已矣故曰天地貞觀也日月貞明也氣豈能變哉天地萬物其本一也天地升降其氣絪緼萬物化矣醇而未雜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剛牧曰乾道自然而成男坤道自然而成女序卦言萬物則男女在其中矣曰萬物化醇者言其一未始離也天地既生萬物萬物各有陰陽精氣相交化生無窮序卦曰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對牧曰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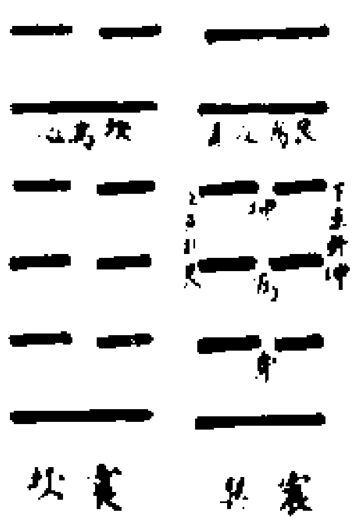
下缺一頁

惟一致者能得其要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苟挾二三之心狐疑之志人安能盡誠而進於德乎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能致一者益之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不能致一者也稱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此二氣所以致一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六子所以致一也身不安則存諸己未定孰能爲人乎故安其身而後動可也心不易則是非毀譽懷於胷中而與之交戰能先懼乎故易其心而後語可也交不定則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故定其交而後求可也益之上九立心勿恆不能盡此所以致凶耶氏曰絪氣之相因縕氣之相温相因以爲合相温以爲和此萬物之化也醇而已醇者其氣也所謂精神生於道者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則生者精也道散而有一以至萬則萬物皆出於一人之所以致一者順性命之理而不以妄易真以復其本而已此損之六三言致一也林栗集解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上立心勿恆凶前章既言十三卦之象此章遂言十卦之爻所謂天下之至動觀其會通而不可亂者也陽以一爲君而二爲民陰以二爲君而一爲民此陽卦之所以多陰陰卦之所以多陽民多而君少其故然也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此陽卦之所以奇陰卦之所以耦奇尊而耦卑奇貴而耦賤其德使然也陽出於乾君之象也陰出乎坤民之象也震坎艮一陽而二陰是乾爲君而坤爲民也巽離兌一陰而二陽是坤爲君而乾爲民也此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之道歟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之辭也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所以爲咸也其在六爻三陰三陽各有其配五應在二比於上而志乎本三應在上比於二而執乎下故三與五兩失其民而二與四皆畔其居何也三五皆以剛居剛而體乎乾二四皆以柔居柔而體乎巽漠然无相與之意欲其感應難矣惟初六以陰居剛九四以陽居柔而又艮下兌上得乎相與之義其應既專其情且速故其往來相求中心憧憧然如恐弗獲也感應之道固如是矣故曰貞吉悔亡或曰九五六二陰陽并吠剛上柔下固无相與之義也九三上六雖曰并眺而柔上剛下二氣感應謂之相與不亦可乎初六九四雖陰陽亦居而剛上柔下於咸之道亦有未至然其得失臧否若是不同何也曰三乾震也而上爲巽是二君而一民也四上下兌也而初爲艮是二民而一君也震巽爲長艮兌爲少此其所以辨之與思者心也朋者衆也四於六爻之位也下兌上兌朋之象也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朋從爾思不亦宜乎然以位則未光以

時則未大。故猶有往來憧憧之辭也。夫子言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以心觀心。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夫又別有何思別有何慮哉。又曰。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往者爲屈。男下女也。來者爲信。婦從夫也。我往則彼來。我不肯往彼曷爲來哉。有屈則有信。身不肯屈。道何自信哉。詩云。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則異乎憧憧朋從之義矣。故以日月寒暑明往來之義。又以尺蠖龍蛇辨屈信之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信也。其往來之義。日月寒暑所不能免。而況於人乎。屈信之理。尺蠖龍蛇且猶知之。而況於人乎。天地之運。人物之情。莫不皆然。可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矣。故又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精乎屈信往來之義而入於神。非特退藏於密也。亦將以致其用也。利用屈信往來之用而安其身。非特與民同患也。亦將以崇其德也。或曰。精義入神何謂也。曰。窮理而至於命也。利用安身何謂也。曰。利物者所以自安也。龍蛇之蟄。但言存身者。身存則道起而變化矣。故雖聖人猶以安身爲本。身安而後德可崇也。出而致用。入而崇德。亦往來屈信之理。過此以往。則外化內神之事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又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傳曰。一則神。兩則化。由

是言之。亦往來屈信之理也。夫子以其難言。而當世之人。不足與有明也故曰。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惟盛德者爲能窮而知之矣。或曰咸之九四。足以充窮神知化之事乎。曰不然。詩之駉曰。思无邪。本言牧馬之事。非言詩也。而夫子取其一言。言詩之大旨。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毋邪。今咸之九四。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本言上下感應之事。非言易也。而夫子取其一言。言易之大旨。自日月寒暑之章章至於窮神知化之微妙。皆以一貫之。所謂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也。古人斷章取義多如是矣。故自困以下。錯舉諸卦之爻。以明著其刑或在初上。或在二三四。而各主一卦之義。獨不舉五爻者。志可知矣。凡此十爻。其五爲君子。其五爲小人。獨噬嗑舉其二者。初上爲小人。終始故也。苟不求其故致其德行。何從而見之哉。逐爻之義。各釋於本卦。項安世玩辭。民不與也。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易以語。懼以語。　以易對懼。則義可見矣。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亂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李謙齋詳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此益上九之義也。損益之象。皆吾所自取也。在我有以交之。在物有以與之故安其身而後動。則動无不從。易其心而後語。則語无不應。定其交而後

求則求无不得。皆吾有以致之也。苟惟不然。在我无以受天下之益。而徒有求益之心。則物莫之與。而或有傷之者矣。上九立心无恒。而求益太過是以莫益之。或擊之。聖人以爲自取之咎也。此章釋卦爻之義與上繫同蔡節齋訓解。釋益上九義爲椅蛸桂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易平易之易。語去聲　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益極則損。至君子脩此三者。故全其益而无損。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其身危而欲動。則人驚而去之矣。　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應去聲。二曰以言恐人人孰諾之。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所交未定而泛然有求。則誰其予之民人也。　莫之與。則莫益之也。　則傷之者至矣。或擊之也。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脩此三者則常益也。反此三者則是立心勿常。其凶必矣。蓋无自全也。李氏曰。居其所安而人不我危。故動則民傳處其所易而人不我懼。故語則民信。固其所交而人不我離。故求則民親此立心之恒之人也。上九反是。身心不能自寧。交不能自必。況於民乎。是以有傷而无益。張子厚曰。終以昧於致用之戒。龔曰。此四卦者中精義也李仲水曰。始終舉此諸爻。所以申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田疇學易蹊徑　益上九　益之也



坤爲身。艮爲反身。震動也。巽順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之象。坎爲心。艮爲言。巽順也。易其心而後語之象。止悔爲交。艮手爲求坤爲靜。定其交而後求之象。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上爻言損之九三。以明致一之有益。此言益之上九。以明不一之有損。君子小人之道。无他。致一與不致一而已。故君子之動也。安寧其身而後動。小人則危亡以動。爲君子之語也。平易其心而後語。小人則恐懼以語。爲君子之交也。先定其交而後求小人則无交而求。爲君子脩此三者。故全其在己與其在人者。而小人无一焉。宜其莫之與也。吁莫之與。固无害也。而傷之者至。則豈特莫之與也。故益之上九有莫益之或擊之之辭。以立心勿恒之故也。由是觀之。則此章所謂君子小人之道。判然矣。易祓總義。此釋益上九爻義。上非行益於人也。曰動曰語曰求。君子脩之。貴乎能全。今陽過乎剛。求益不已。危以動而民不與。懼以語而民不應。无交而求。民亦不與。其求故象以爲偏辭。偏而不全。已與人爲二。不特人莫肯益。又有自外而擊之者。立心勿恒之所以凶也。徐相直說。安其身而後動。則動惟厥時。易其心而後語。則語必有

法定其交而後求，則求必有道。君子修此三者，則處己應物之道全矣。動所以赴感，危以動，則民不與；語所以達志，懼以語，則民不應；交所以資人，无交而泛求，則民不與。非唯不與，而或擊之，則傷之者至矣。益之上九，以剛來剛，危而動者也；立心勿恒，懼以語者也；莫益之，或擊之，无交而求者也。皆不能致一，故如此。張應珍解：安而後動，動則有隨；恐而後語，語則有應；交而後求，求則有得。言動非禮，民罔從而害至，故益卦上九若曰：无有益之者，或有擊之也。汝之立心，勿以求益為常，此致凶之道也。蘇起翁讀易記：上九處高而必危之地，不知其危，乃妄動求益，民豈與耶？居益之極而猶以為未益，一偏之辭，未嘗不自知懼，而以此語人，民豈應耶？動則求益，泛然初非定交，則求雖勤而與者邈，益不可得，怨而攻之者衆矣。立心不常，遂致有所傷，豈所謂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哉。陳深讀易編：此釋益上九爻義。上九益之極，求益而至於極，則人皆惡之，而莫之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至矣，此立心勿恒者也。夫子舉此，謂君子言動與求，必以其道也。陳普解論：益上九之義，安其身，內省不疚；易其心，順理无險阻也；定其交，定其可交而交之也。全名、全節、全身也。危懼皆行險也。无交，无相得之道也。丁易東象義：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上立心勿恒，凶。此下蓋因首章貞夫一之言，以明一致之理。陽卦謂震坎艮也，陰卦謂巽離兌也。然陽卦則一陽爻而二陰爻，陰卦則一陰爻而二陽爻，所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也。其故何也？蓋陽卦以奇為主，陰卦以耦為主故也。然而陽為君，陰為民，陽卦以一君而統二民，則君子之道也；陰卦以一民而奉二君，則小人之道也。陽為君，蓋陽卦自乾來，乾為君故也；陰為民，蓋陰卦自坤來，坤為民故也。因是以明致一之義，故首舉咸卦之而言之。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咸九四之爻辭也。夫子謂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何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後從，則其所從者亦狹矣。道本同歸而一致，天下自殊塗而百慮。殊塗因憧憧往來而言，百慮因朋從爾思而言也。又因憧憧往來而明往來之理，日月往來而明以之生，日月无思也；寒暑往來而歲以之成，寒暑无思也。往者為屈，來者為信，屈信相感而利以之生，何以思慮為哉？此謂往來之理同歸也。尺蠖之屈，將以求信；龍蛇之蟄，將以存身。當其信，則尺蠖之微亦屈以求信；當其屈，則龍蛇之大亦蟄以存身。此謂屈信之理一致也。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又言人之於往來屈信之理，同歸一致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凡所以精於義理而入於神妙者，非忘勿也，將以致用也。凡所以利於致用

而安其身者，非徇物也，所以崇我之德也。而致用入，而崇德，皆屈信往來之理也。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先儒謂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往，亦无所用其力矣。至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也。然未之或知者，往而屈也；自致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所謂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是也。若以咸卦象論之，九四動則成坎離，坎為月而離為日，日月相推之象也。坎為寒，離為暑，寒暑相繼之象也。互乾為龍，互巽為蛇，蟄龍蛇屈信之象也。此一節所以同歸一致之理也。然其要在精義入神、利用安身兩語，下引數爻，皆申此一段之餘意也。困之六三，解之上六，噬嗑之初九、上九，否之九五，皆自安身言也。鼎之九四，因安身而轉歸精義也。豫六二、復初九，自精義言也。蓋精義則知其致之一，故舉損之六三以繼之。知其致之一，而後能安其身，故又舉益之上九以繼之也。今以諸爻分釋之。困之六三，不能安其身者也。困于石，則非所困而困焉者也，名必辱矣；據于蒺藜，則非所據而據焉者也，身必危矣。既辱且危，死期將至，故入其宮不見其妻，凶。解之上六，則以己身之安而治其不安者也。隼在高墉之上，則不安者。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則能安其身久矣，故其動无不利也。括謂括而无滯礙也。動而不括，則所向无滯，是以出而有獲也。噬嗑之初九、九，皆不能安其身者也。小人不以不仁為恥，不以不義為畏，其安為不仁不義之蹟。不見利則不勸，不威則不懲。君子小懲而大戒，正欲使之安其身，故屨校滅趾，在君子觀之，亦不安矣。而使小人之知戒，則乃所以安小人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善為无益而弗為，故无一毫之善；以小惡為无傷而不去，故至於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向使因懲而能戒於初九，則不至於何校滅耳之凶矣。否之九五，因其不安以圖其安者也。能知危者，所以安其位；能知亡者，所以保其存；能知亂者，所以有其治。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所以危而能安也。鼎之九四，折足而覆公餗，不安亦甚矣。蓋以其德薄位尊，力小任重故也。然必曰知小而謀大者，則以其无研精於義之功也。故此又因其身之不安，而責其義之不精，所以引入精義處也。若夫豫之六二，則君子之精義入神者也，故曰知幾其神乎。六二君子上交於三而不諂，下交於初而不瀆，其知幾者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非精義入神，其孰能知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者，萬夫之望者也。故曰不終日，吉。此戒德事也。若夫

以用功言之復之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如顏子者蓋近之矣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亦見幾而作者乎此不遠之復所以爲元吉也然利用安身固本於精義入神而精義入神者蓋由能知天下一致之理也如損之六三所謂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者正所以言致之一也致一者以我之一致彼之一者也兩者相交致而合爲一者誠之至也天地之合其致則以氣之一也男女之合其致則以情之一也萬物化醇而本於天地之致一萬物化生而本於男女之致一研義之精而至於此則有入神之妙矣然恐學易者一向好高而不知實踐諸身也又以安身之事結之益者損之對也損之六三精義事也益之上九安身事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脩此三者故能全也易謂和易也不能安其身而危以動焉則民不之應矣不能易其心而懼以語焉則民不之與矣不能定其交而欲求焉則民亦莫之與矣莫之與則傷之者至故莫或益之而或擊之凡所以然者以其立心勿恒而致凶也大抵天下之理貞夫一者也此章首則以陽一君而二民以明所主之不可不一繼以咸之朋從者言之以明此心之不可不一繼又以損之致一者言之以明天地男女之未嘗不一而中間則以安身精義兩端迭明之

蓋安身者力行之事也精義者致知之事也致知力行皆不可不主乎一此聖人所謂貞夫一者也學者其可不用心焉張文饒曰上繫自中孚九二同人九五通十七卦一百　爻自同人九五至大過初六通十六卦八十七爻自大過初六至謙九三通五十二卦三百九爻自謙九三至乾上九通五十一卦三百四爻自乾上九至節初九通六十卦三百五十爻自節初九至解六三通四十五卦二百六十七爻自解六三至中孚九二通二十二卦一百二十六爻總二百六十三卦除疊者七卦則二百五十六卦總一千五百四十三爻除疊者七爻則一千五伯三十六爻者邵經世卦氣圖二百五十六卦之爻也下繫自咸九四至困六三通十七卦九十六爻自困六三至解上六通五十八卦三百四十六爻自解上六至噬嗑初九通四十六卦二百六十六爻自噬嗑初九至上九共六爻自噬嗑上九至否九五通五十六卦三百三十爻自否九五至鼎九四通三十九卦二百二十八爻自鼎九四至豫六二通三十一卦一百七十九爻自豫六二至復初九通九卦四十八爻自復初九至損六三通十八卦一百五爻自損六三至益上九通二卦十爻自益上九至咸九四通五十四卦三百一十七爻總三百三十卦除疊者十卦實三百二十卦也總一千九百三十一爻除疊者十一爻實千九百二十爻得三百二十卦之爻也先[illegible]卦數一三五七陽數也若一十六則四四也總八卦而二百五十六與上四卦乾兌巽坎之數同二四六八者陰數也若二十則五四也總八卦而三百二十與下四卦離震艮坤之數同故知繫辭暗具先天數也又曰上繫敘七爻者明天用七也七者天變之藏其實爲二百五十六卦得六十四卦之四則天用四象也下繫敘十一爻者明地用十一也十一者五六天地之合也其變爲三百二十卦得六十四卦之五則地用五行也故先天圖左四卦乾兌離震變三十二卦得數二百二十四約之每卦而七左者陽也陽之用升爲天之體則上四卦得數二百五十六也右四卦巽坎艮坤變三十二卦得數三百五十二約之每卦而十一右者陰也陰之用降爲地之體則下四卦得數三百二十也其說甚長不能盡載今姑擇其明白者載之於此若以此說推之則大有上九正當補上繫中乾上九一爻蓋謙九三至乾上九通五十一卦三百四爻乾上九至節初九通六十卦三百五十爻共通得一百一十一卦六百五十四爻今以大有補之則謙九三至大有上九通六十四卦三百八十二爻大有上九至節初九通四十七卦二百七十二爻亦共通得一百一十一卦六百五十四爻以大有上

九補乾之上九亦與文饒之數合則文饒之說似不可廢

此章因上文貞夫一而反復推明夫一致之理上繫引諸爻以明言動下繫引諸爻以明知行學者莫急於此也黃氏日抄是故易者象也止立心勿恒凶此章言爻象之動而舉爻以明之吳澄纂言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此一節釋益上九爻辭安其身謂循理則身康安動謂由己及物以變動其民也易其心謂持志則心和易語謂由中達外以告語其民也定者前定交者下交於民謂先施於民以固結之求猶責也謂責其愛戴歸嚮也脩謂安身易心定交三者皆先致全謂民與應而與之也欲勝理則身多危而不足以率人故動之而民不與善氣勝志則心多懼而不足以感人故語之而民不應合先交而求則民弗與者先以固結其民於先而求其報於後則民不助之也益者以上益下上九之君當益六三之民今不能利益其民乃或有時而擊害其民是上之先施者先以交結其民而求民之報上則民之所報亦如君之所施者矣君莫益其民而民亦莫與其君君或擊其民而民亦或傷其君民莫之與而傷之者至此曾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孟子所謂民今而後得反之者也上九无益民之心而或有害民之心當速改變此心不可恒也故爻辭戒之曰立心勿恒莫益之或

學之之義。凡是示訓戒者。故夫子發明君民被報之理如此。蓋因爻文字而生出此意也。釋文雖但取定其交一句。因汎及安其身易其心二句爾。俞琰集說君子位止身安而後動則動无不興。心平氣和而後語則聽无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則求无不與。君子脩此三者故處世得全身而遠害也。乃若危以動則无黨與。懼以語則无應援。无交而求則[illegible]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立心勿恒凶。蓋上九之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人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烏得不凶。

右第五章所舉十卦。皆言君子學易之事。（所引損渠泰于口十有順風日九前張機渠說順要世凡非）李簡學易記知道之人所居而安動則人與之。故曰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此大學身脩而後家齊國治之意。（引淇上日見前本章上傳）李杞易訓身不安則存諸己者未定。何以為手。故安其身而後動可也。心不平易則是非毀譽交戰於胸中。能无懼（乎）。故易其心而後語可也。交不定則好惡異尚而情不通。孰肯應乎。故定其（交）交而後求可也。若行險徼幸。夫子解屯從恒而求深。益之上九求益於人至於甚極。是以先益之者而反有攻擊之者。蓋其立心不恒。不能盡上（二）

者之道也。胡震衍義是故易者象也（上）立心勿恒凶。上章言尚象之事。故又言易象以起此章也。故象者見天下之賾而象之也。象者取一卦之才而斷之也。爻者見天下之動而效之也。觀象彖而明六爻之動。則知吉凶之生而悔吝之微者著矣。陽卦宜多陽而震坎艮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巽離兌反多陽。聖人於是自問其故而答之曰。陽卦一奇爲二陰之主。而其數五。故奇。陰卦一耦而爲二陽之主。而其數四。故耦。又自問其德行何答之曰。陽爲君。陰爲民。陽卦一君而統二民。則上下分正。陰陽理順。君子之道也。陰卦二君而共一民。則上下分亂。陰陽理逆。小人之道也。此下上一爻之說。皆所以雜君子小人之吉凶也。其釋咸之九四。蓋謂理一分殊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往來屈伸皆感應之常理。不容雜之以憧憧之思想也。推而言學。則內外感發亦有自然之理。精研其義入於神妙。靜之機也。乃所以感發其動而致用之端。利於施用。无適不安。動之機也。乃所以感發其靜而崇德之功。此交養互發之機。不可雜之以憧憧之機也。由下學而上達。則知識亦无所容矣。於靜而窮天地神明之德。於動而知天地變化之功。盛德聰明聖智之極。非思勉所能容者。所謂正者不越乎是。又可雜之以憧憧之思乎。此明君子之德之事也。其釋困之六三也。謂四

之六三。復非其位。欲上承四而四自應初而不附己。是困于九四之非所困也。欲下乘乎二。二爲剛陽非柔可乘。是據于九二之蒺藜而據（非）所據也。是名辱身危而不見其妻也。此明小人負德之事也。其釋解之上六也。謂小人之驚害。无異於鷙害之隼。君子之去害。猶以弓矢之器而射高墉之隼也。其藏器待時。既素能蓄去害之具。其用器以時。故能收除害之功。以弓矢之成器而動。其獲之无不利者。以此明君子去小人之事也。其釋噬嗑之初九也。謂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懲之於初。戒其大不義也。不見利不勸。懲之於初。戒其趨功利而大恃仁義也。是屨校滅趾之小刑。所以小懲大戒。而成小人无咎之福也。此明君子戒小人之事也。其釋噬嗑之上九也。謂善惡以積累而成。不爲小善不去小惡。是以惡積罪大。而受滅耳之刑。此明小人受刑之凶也。其釋否之九五也。謂危亂以待治安。而成不忘危。不忘亂。而常存其亡之戒。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如繫于包桑之固。此明君子否之吉也。其釋鼎九四也。謂其德不足以稱位。知不能以立謀。是以力小而不能任重。所以如鼎之傾覆。而有不勝任之愧。此明小人敗事之凶也。其釋豫之六二也。謂知幾之神。雖驗於交際之時。而幾微之理實萌於交際之先。君子能豫見此理於交際之時。其豫見之明。固爲天下之望。此明君子先物之吉也。其釋復之初九也。謂顏氏之近道。而不善未嘗不知。至明足以察其幾也。知之未嘗復行。至健足以賛其決也。此即其失不遠而復善也。此明君子反善之吉也。其釋損之三也。謂天地絪縕而萬物以氣化。以陰陽之一也。男女構精而萬物以形生。以陰陽之一也。此三人行則損其一。而必欲以一人而友一人爲。此明君子致一之吉也。其釋益之上九也。謂君子內而言行外而求友。必立心有常。然後為之。是以全善而民皆益之。反是而立心不恒。則其善不全。而民不益之。而或傷擊之矣。此明小人不常之凶也。觀十一爻之辭。則所謂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存乎六爻之動矣。趙坊解子曰。君子安其身（上）立心勿恒凶。夫子言君子安身而動。則所爲必固。易心而語。則所言得正。定交而求。則所圖必遂。此三者君子能脩之。故得全也。乘危以動則民不從之。恢懼以語則民不和之。无交而求則民不益之。民莫有益之者。以其不自理脩。言動而求益於人。故人不與而絕之。則傷害之者至矣。易益之上九爻辭曰。莫益之者。謂非道求益不已。莫有益之。而或有擊之者。立心勿恒者。恒如是則凶也。易之辭約而義博。聖人取數爻之辭於繫辭衍言之。以明其義之該博也。學易者觸類而致思焉。則天下之理一

備矣。　右第五章。胡炳文通上繫七爻下繫十一爻，皆夫子之言，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董真卿會通郭氏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輔也，按字誤作與字，輔輔助之義，况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二字義甚明。　錢氏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種種周密，缺一便不謂全。　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者，不黨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者，取與之與也。　柴氏曰，身順道則安，悖道則危，心無險陂則易，有險陂則懼，以義相與為交，定以利相與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反是，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九專利自益故也。　雙湖先生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舉七卦爻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第五章又復舉九卦十爻之辭以誨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逐爻各自有意義，皆足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或盡合配上精義致用說，切恐未然也。解蒙精蘊大義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其三者故全也。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也。然立心有恒者，須事事周密，缺一便不謂全。　蒙謂人於言行交際，始而終，其无所失矣。　危以動，則民不與也，立心勿恒凶。　先儒曰，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則其律諸身者，可以无憾矣。既不苟合，又不妄求，則其所以接待物者，又極其至焉。君子苟能如此，則其所以內外人己之間者，无不各盡其道，故謂之全也。上三句正言之也，此三句反言之也，而要其應以戒其人言貪利而反害也。上與字是當與之與，下與字是取與之與。　蒙謂不務誠身而求動乎物，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也。　右第五章。先儒曰，此章亦人以擬議之方也。夫子於上繫釋七卦，下繫釋一十一卦，共十八之爻義，示人行事，自精至粗，深切著明。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特取此十八者，蓋發其端耳。他卦可觸類而求之也。郭禺解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止立心勿恒凶，此益上九之爻辭也。朱祖義句解子曰，孔子釋易卦爻辭云，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君子先安處其身體，然後可以動而有為。　易其心而後語，先平易其心，而後可以出言。　定其交而後求，先與人定其交友，而後可以求望於人。　君子脩此三者，君子脩此上三者之事故全也。所以全而无傷。　危以動，不能安身，冒危險以動作。　則民不與也，則民俾其危而不肯與之。　懼以語，不能易其心，而恐懼以出言。　則民不應也，則民見其懼而不肯應之。　无交而求，不定其交而有求望則民不與也，則民相疎外而不肯與之。　莫之與處[illegible]也

下缺

上缺十四頁

至矣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朱子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此第十一章。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要，作去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從地；要，平聲，是遠求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卜子夏傳：易之興也，當末殷周之盛德也。殷紂反正，文王受幽憂於危亡，故積其行事，極其象類，窮其變化，作為易之書，以遠其凶悔，而明其道也。使憂者謹慎而得其平，民所助也；易之六戒者，自致其傾，眾所棄也。所以推其亡而固其存也。其道甚大，而百事得舉也，懼其凶害，開其進退，則始終會其无咎，此易之道也。韓康伯註：易之興也，止文王與紂之事邪，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明易之道也。其當，如字，下當文王同。紂，直又反。難，乃旦反。亨，許庚反。　是故其辭危，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慢易也，易以豉反，注同。　其道甚大，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夫文不當而吉凶生，則保其存者亡，不忘亡者存，有其治者亂，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歸於无咎，安危之所由，文象之大體也。治，直吏反。陸德明音義見前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易之興也，止故其辭危，此一節明易之興起在紂之末世，故其辭者憂其傾危也。以當紂世，憂畏滅亡，故作易辭，多述憂危之事，亦以垂法於後，使保身危懼，避其患難也。周氏云，謂當紂時，不敢指斥紂惡，故其辭微危而不正也。今案康伯之註云，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則似周釋為得也。案下傳云，危者使平，則似危謂憂危，是非既未可明，所以兩存其釋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危者使平者，既有傾危，以象大難，文王有天下，是危者使平也，易者使傾者，若其慢易不循易道者，則使之傾覆，若紂凶惡以至誅滅也。　其道甚大，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言易道功用甚大，百種之物，賴之不有休廢也，懼以終始者，言恒能憂懼於終始，能於始思終，於終思始也，其要无咎者，若能始終皆懼，要會歸於无咎也。比之

謂易之道者言易之爲道若能終始之懼則无凶咎此謂易之所用之道其大體如此也要義其辭危周謂危而不正韓謂憂危（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耶　虞翻曰謂文王書易六爻之辭也末世乾上盛德乾三也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殷周德其可謂至德矣故周之盛德紂窮否上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終以焚死故殷之末世也而馬荀鄭君從俗以文王爲中古失之遠矣　是故其辭危　虞翻曰危謂乾三夕惕若厲故辭危也　危者使平　陸績曰文王在紂世有危亡之患故於易辭多趨危亡本自免濟建成王業故易爻辭危者使平以象其事否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包桑之屬是　易者使傾　陸績曰易平易也紂安其位自謂平易而本傾覆故易爻辭易者使傾以象其事明夷上六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屬是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虞翻曰大謂乾道乾三爻三十六物故百物不廢略其奇八與大衍之五十同義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虞翻曰乾稱易道終日乾乾故无咎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惡盈福謙故易之道者也張橫渠說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剛柔雜錯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　是故其辭危止此之謂易之道也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百物

不廢細无不察也司馬溫公說　其辭危惡直醜正實繁有徒　易者使狃韓曰易慢易也　其要无咎福莫長於無禍蘇軾傳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得其大者縱橫逆順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廢物矣得其小者懼以終始猶可以无咎張紫巖傳嗚呼讀易而聖人之心可見矣聖人憂天下後世之爲君臣與夫凡有生於天地間不知欽畏修己以自蹈安平矣事之域是故辭不得不危知危而危之則平於危而易之則傾乎故言備故凶其道甚大心法之一與天地並蓋周流於太虛之間而莫知其紀極者也而象之所示百物不遺因象求意道可得焉若夫爻之終始吉凶悔著悉具其中　夫厥理凶吝隨生考象玩爻以危爲懼易道之大得之在我斯可與天下同其憂患吉凶矣用傾不大悖徐總幹傳燈百物　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凡易爻言魚豕牛之類如黃牛童牛豶豕羸豕孔牛豚魚喪牛包有魚包无魚貫魚孔馬豕負塗月幾望之類者皆象陰柔物類也凡易爻言羊馬之類羝羊喪羊牽羊乘馬喪馬馳逐者皆象陽剛物類也其他以物爲象介于石困于石繫于包桑據于蒺藜困于葛藟皆以物之剛柔爲象也故始初六繫于金柅者言繫身於剛得所依也解九二得黃矢者言九二田得中直之道也噬嗑九四得金矢者噬者剛直之道也噬嗑六五得黃金者噬得中剛之理也易道廣大近身遠物皆取爲象直乾明君人之道也而言龍之變化有田淵與天之辨漸明君子之道也而言鴻之漸進有磐木陸陵之別易之稱名取類言曲事隱自非化而裁之神而明之宜能觸類而長旁通其情也哉今說卦之後有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章未必夫子所黙之八索也其言物理各從卦類君子烏可不以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研窮其旨哉郭雍解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於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夫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謹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爲述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爲傲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朱漢上傳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此章再明六爻雜物之義易之爲書廣大而无外語天地之間則无乎不備矣有天道焉陰與陽也有人道焉仁與義也有地道焉柔與剛也此三者一物而兩體陰陽也而謂之天仁義也而謂之人剛柔也而謂之地故曰三材兼三材而兩之故六爻之者天之道兼陰與陽也人之道兼仁與義也地之道兼柔

與剛也六者非它也即三材之道也是故三畫而有重卦六即三也三即一也道有變易有流動爻則倣之故曰爻天地相函精氣所聚其等有六故曰物八物相錯而成文故曰文文當其位則吉文不當其位則凶故吉凶生焉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何繫之辭而告其吉凶者如是乎又紂與文王之事邪何君子處小人之間而其辭危乎是故危懼者使知可平慢易者使知必傾所以長君子消小人也其道甚大君子小人无所不容不容則不足以準天地百物不廢者所以形容其道所謂悉備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使知善不善之積成名滅身非一朝夕之漸故原始要終而懼焉其大要歸之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易之道立人道以貫天地而爲一者也曾穜易粹言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　橫渠先生曰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正義）（所引橫渠先生曰剛柔錯雜以下及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者近之於身遠之於物微之於无知蟲之於无形皆在所取也懼以終始則有平而无傾其要无咎則雖大而有要也集（所引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朱漢上傳並見前呂祖謙集傳）楊氏易叢曰明夷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以總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其明夷之謂乎（[illegible]曰剛柔雜錯雖以下見前張橫渠說）

楊萬里傳前章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仲尼之意已露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章又明言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无復秋毫隱情矣嗟乎千載之屈有幸逢一朝之伸一家之私有不沒天下之公文王无過於紂而有遇於仲尼其千載之屈一朝之伸歟紂殷王也仲尼殷後也而仲尼貶殷爲末世襃周爲盛德指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歟大哉文王之聖歟大哉仲尼之公歟大抵无寇言備寇者不若遺寇言備寇者之爲周无虎言防虎者不若遇虎言防虎者之爲工何者意之者不若得之者也文王遭紂羑里之禍而演易不以己之憂患忘天下後世之憂患乃推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其於憂患可謂親履而備嘗之矣其心危故其辭亦危此无他以吾身之危欲使後世之危者平以吾心之不慢易恐後世之易者傾其慮患之道甚大故其取喻於物也甚詳日昃月望蓋取諸天山泉水風蓋取諸地若肱左股蓋取諸身金夫玉鉉蓋取諸器莧陸瓜隕蓋取諸草棘陸林辨蓋取諸木鶴鳴鴻漸蓋取諸禽牿牛獲狐蓋取諸獸天下之物苟可爲得失吉凶之象者有一物之廢者必復之觀吾易者以百物求大道以危辭求安平懼之於始懼之於終則其要歸於吉而无咎矣然則文王以易之道免一己之憂患未聖也以易之道免天下後世之憂患斯聖矣故仲尼贊之曰此之謂易之道也

張南軒說道消則從而消此商之末世也道隆則從而隆此周之盛德也觀諸文王與紂則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蓋可知矣文王因于羑里望道未見以其小心翼翼而避其易故危者使平也紂貴爲天子以其殺戮無辜而悖於易故易者使傾也其道甚大世之百物所以不廢者易有以行乎天地之中故无廢墜也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其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

林栗集解前三章言易之爲書備矣此章遂申明是書作於文王而成於周公夫周公既已作禮樂以維持當世措之於泰和之域而是書蓋衰世憂患之意辭旨淵奧非中材小智所可窺測故存其書而不著其人將有待於後聖而世或未之知也歟夫子是以三歎而言之也然則夫子何以知之以其辭危而知之也夫殷之未亡賢聖之君六七作周自后稷公劉積德累仁至于古公季歷肇基王業而傳之文王紂爲天子令行禁止臨諸侯莫敢不聽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北面爲臣脫於囚窘當此之時一

謂危矣文王身當其事而周公目觀其時夫安得不危文王危之故雖險而卒平紂唯易之故雖強之而卒傾其在易蹇而受之以解危者使平也豐而受之以旅易者使傾也皆文王與紂之事也其餘卦爻亦莫不然茲固消息盈虛之理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以爲易實使之也夫極於大者小或有所遺精於小者大或有所局唯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是以其道甚大而百物不廢也然苟能戒懼以終始者其要歸於无咎此則易之道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其於是書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項安世玩辭末世盛德章第十　此章專論辭而以危懼爲主慢易爲戒即易不可遠章之意也彖辭爻辭皆成於周故論彖辭則言衰世言中古論爻辭則言殷周皆指文王周公言之

李謙齋詳解易之興也當殷之末世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此文王之所以爲明夷者也當紂之衰滅天理而窮人欲以文王之盛德猶不免有羑里之拘則易之興也豈非有憂患而然哉惟其有憂患故其辭危危懼者則使之平安慢易者則使之傾側則其道甚大无所不有雖百物之微亦在所不廢懼之以終始之戒使之安不忘危以歸於无咎此易之道所以爲憂世而作也此章論文王作易之意

蔡節齋訓解文王憂患紂慢易故文王繫易其辭多述憂危之事危者使平文王也易者使傾紂也易之道大百物皆不能廢也懼即憂危之謂苟能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矣

馮椅輯註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與紂之事邪紂當殷之末世文王當周之盛德故其事爲紂因文王於羑里而易乃興於此時也柴曰非盛德則易无自而興楊廷秀曰仲尼殷後也貶殷末世而不諱不以私沒公也　是故其辭危憂患斯世故其辭危懼耿曰危始操心危之危林黃中曰以其辭危而知其爲殷之末世文王與紂之事也毛曰文王身履其危文王以其身試者演之爲書易之教自此始行於天下　危者使平危險也平則无險故其心危懼者易之辭使之平夷而无憂　易者使傾易險易之易其心平夷自以爲安者易之辭使之傾危而知懼柴曰通有禮慢者暴天道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之於物也耿曰亦主於文王與紂之事而已理可久曰必於德而不必於數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物象也亦事也百物不廢則无事之不該矣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終始即原始要終也自始至終使人知戒懼其要在於欲人之无咎而已此易之所以爲道也始言辭而繼言道則知辭以載道者也　右第十二章前三章言易之書此章明易之道

鄭少梅曰文王之所以興紂之所以亡一

則小心知危一則慢易自肆此言凶之最明白者也易之道无一而不存其中此物理之學學者見物之消息盈虛有盛衰興廢有死生禍福寧无懼心哉危懼之心學易者之初心也朱曰夫子於此蓋發文王興易之意馮椅輯注說卦曰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又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漢志曰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 聖人作經皆其道之不行而明道以詔後世文王遭世之變故衍卦生爻以明世道之變易也然作經以重世而立教自文王始孔子特述之耳彼尚書一經蓋左右史之記錄非立言也田疇學易蹊徑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天下之事不有所長則亦不有所興惟殷德之不競既是殷末之世故周德之日新所以為易興之兆於殷言世以示天時於周言德以示人事既曰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而又曰文王與紂之事者殷周則言其國文王紂則言其人殷世之所以衰周德之所以盛存乎人故也以時為主宜先殷而後周以德為主宜先言文王而後言紂前文亦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惟文王為紂幽於羑里其於易也為憂患而作故其辭不得不危危懼斯道之不

得興聞於天下後世也危者使平謂危懼者必得平安有誠也若文王也易者使傾謂慢易者必致傾覆无所畏也若紂也然平危傾易者有所操則其道疑若不大殊不知文王作易則彌綸兩間无正名於百物者矣孔曲取皆易之所不廢所以然者蓋文王警懼紂之君臣以有終有始其大要則使之得以補過始雖失之東隅終能收之桑榆則紂之過亦庶幾可以免矣此之謂易之道也非文王之德之盛其能與於此乎易後總義上文言易興於中古作於憂患其旨微矣至此方明言文王及殷紂之事殷紂之世文王不以吾所遭之憂患而忘天下後世之憂患於是演易六爻其辭多危而天下後世之人危其危則至於平易其危則至於傾以至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大槩懼以終始歸於无咎此夫子申其說所以明演易之意也徐相直說易之興也止當文王興紂之事邪易雖始於伏羲文王畫之而後有辭則易自文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邪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周之盛德事邪文王為紂囚於羑里而演易則易興於文王明矣其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是故其辭危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以當紂之時人心皆冥行罔覺苟不危其辭於易以為之戒則人不知懼枉陷於紂之刑戮矣危者使平則可遠害耗易者[illegible]

此文王興易之意也是故其道甚大百物不廢其辭必終始警戒使之懼要在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立於无過之地所以為易之道也（張應珍解）易之興也止是故其辭危文王作卦辭之時居羑里之囚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危畏也易慢也言易之戒辭畏之可使平安慢之必致傾覆其道甚大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易道廣大百物不棄使人戒懼以善其終始其要得歸於无咎此易道之濟利天下如是也陳深（讀易編）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豪紂之難以畫易其易興之時也是故其辭危以覲復其憂患也是以己之憂患慮天下後世之憂患而繫之辭故述危之事憂危者使知可安平慢易者使知其必傾覆其慮患之道甚大直取喻於百物不廢所謂患備也懼以終而猶始焉則要其終而无咎此亦謂易之道也陳普解本義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傾覆易之道也愚謂聖人作易教人一言以蔽之曰懼而已矣百物不廢亦不遺微小苟有一物發則其大體亦非矣丁易東象義易之興在文王羑里之時蓋殷之末而周之盛德也而其辭危夫子啟後雖美文王之盛德亦不能不感傷殷之末世也以其辭危知其為文王與紂之事也其辭危如所謂操心

後半頁缺

者爾无異旨也爻統于彖言彖辭而爻辭在其中矣下文則皆彖爻之義而言也俞琰集說易之興也（止）是故其辭危紂未无道文王未因易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耳未有辭也殷德既衰周德既盛易道遂興故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以世言故先殷而後周以德言故先文王而後紂文王遭羑里之難其心危而不安故其辭亦危而不安辭謂彖辭爻辭彖辭凡六十四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皆文王之辭也或謂文王止作彖辭不作爻辭謬矣今以彖辭而觀之未見其所謂危辭也其危辭則於爻辭見之謂爻辭非文王之辭可乎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爻辭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爾李隆山李西溪辨之甚明茲不復贅危者使平（止）此之謂易之道也乾之九三重剛而不中而以篤易自處則曰厲无咎者危懼而使之平安也如豫之初六陰柔處下而以逸豫自鳴則曰鳴豫凶者慢易而使之傾覆也易道雖甚大取喻則甚詳而百物不廢其要不過使人知懼欲其慎終如始而无咎焉耳此之謂易之道而聖人作易之本意也百物不廢如否之苞桑坎之叢棘大過之枯楊困之蒺藜葛藟蓋取諸草木井之鮒漸之鴻中孚之豚魚晉之鼫鼠坤之牝馬離之牝牛蓋取諸蟲魚鳥獸艮之背咸之頰舌噬嗑之耳鼻明夷之心腹蓋取諸身坤之囊訟之帶鼎之鉉震之匕鬯坎之樽簋井之瓶甕旅之斧解之矢巽之牀渙之机大有之大車既濟之紼蓋取諸車服器用它如泥沙麁具膏血酒食丘園陵廟之類若可以為吉凶得失之象者即取以言之是為百物不廢也　右第十一章言文王所以作彖辭爻辭之本意李簡學易記易之興也（止）此之謂易之道也文王當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多危懼也後世得其辭危者方困于險使知處之之道坦然而和平易者方紐于安使危懼知戒而不敢肆其道甚大天地之間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其大要使人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止）取白雲李恕易訓易之興也其當有商衰末之世周德方盛之時邪其當紂方昏亂而文王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之事邪是故易辭多以危懼示人使人知所畏避危懼者能使安平慢易者能使傾覆易道甚大萬物之理无所不具皆包括其中而不廢墜以危懼之意戒其始以危懼之意謹其終其要欲人歸於无咎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胡震衍義文王坐於羑里而演易以其有憂患也是故多危懼之辭以其辭觀之危懼者使得平安慢易者使之傾覆此一辭之所以重勿戒也其道甚大則語大而

天下莫能載焉百物不廢則語小而天下莫能破焉此易辭之兼小大也而

以終始之而歸於无失道之咎此則易辭之關要也易之為道如此而

聖人於此多言危懼之意非謂使人畏縮警惕也欲天下持敬以為一

之主宰以為萬事之本根也中庸所謂戒謹其不睹恐懼其不聞與夫

獨者此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知易之道而有所恐懼可使安平也不

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然非有使之

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趙琟

夫子謂易之興也當殷末世周盛德之時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易之辭

危言危而憂懼者則使知有平安之理易而怠慢者則使知有傾覆之

其道甚廣大百事物皆不廢道恐懼以事之終始其要在知來補過期

无咎此謂易之道不過如此也胡炳文通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故其

危危懼故安平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悉備不過使人懼以終始

已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猶始者難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

若厲无咎此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夫

原易之作明指伏犧原易之興明指文王自畫卦因畫辭危可謂萬世之

日月獨少一言以及周公之爻卒不免後世紛紛之疑難惜哉（所引徐）

後半頁起至末頁全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一百九十　六模

圖

帝王經世圖譜周必大題辭　漢司馬談父子貫穿經傳馳騁古今謂當時六藝已千萬數故有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之言唐韓愈文不絶吟編不停披然亦記事提其要纂言鉤其深蓋去古逾遠家說日繁才學未逮於前賢宜其用力勞而見功微此圖譜所繇作也雖然分門類事者困多其能旁搜遠紹合異爲同則鮮矣金華唐仲友字與政於書無不觀於理無不究凡天文地志禮樂刑政陰陽度數兵農王霸皆本之經典兼採傳註類聚羣分旁通午貫使事時相參形聲相配或推消長之象或列休咎之證而於郊廟學校畿疆井野尤致詳焉各爲總說附其後始終條理如指諸掌每一篇成門人金式輒繕寫藏去積百二十有二篇又得與政猶子烨別本相與校讐釐爲十卷以類相從會分教廬陵將鋟板校官而郡守趙侯善鐻助成之屬予題辭夫水之流東惟海是歸車之指南其塗不迷今是書折衷於聖人示適治之路故名曰帝王經世圖譜非其他類

書比也昔漢儒專通一經仍守師說居家用以修身涖官取以決事況乎六經旨趣百世軌範皆聚于此學者能因廣記備言精思博考守以卑約則它日見諸行事豈不要而有功也歟與政名臣子少登兩科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出知信台二州擢江西提點刑獄孝宗深知其才不幸得年僅五十三凡所蘊蓄百未究一予每與士大夫共惜之因序其書併告来者嘉泰元年七月庚戌前進士周必大書

圖書卦章經緯表裏圖

河圖

本數

四巽	九離	二坤
三震	五（戊巳皇極蔵十）	七兌
八艮	一坎	六乾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　縱橫四隅數之皆十五　以二卦合五數爲參伍不變而參之者數不同

洪範　初一　次二　次三　次四　次五　次六　次七　次八　次九

太一　左三右七　二四爲肩　戴九履一　六八爲足　五居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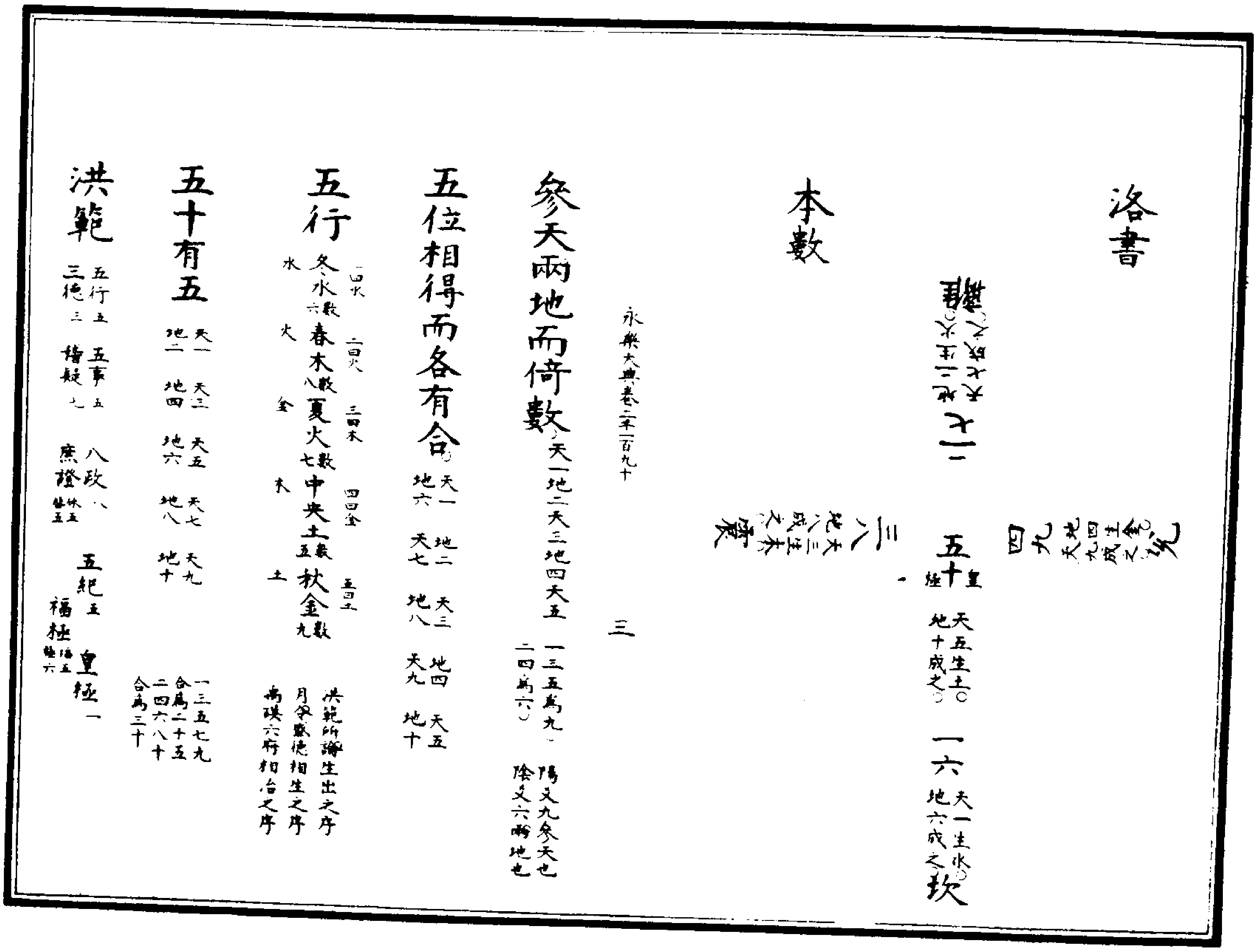
井法　八家皆私百畝公田居中　三三爲九以一統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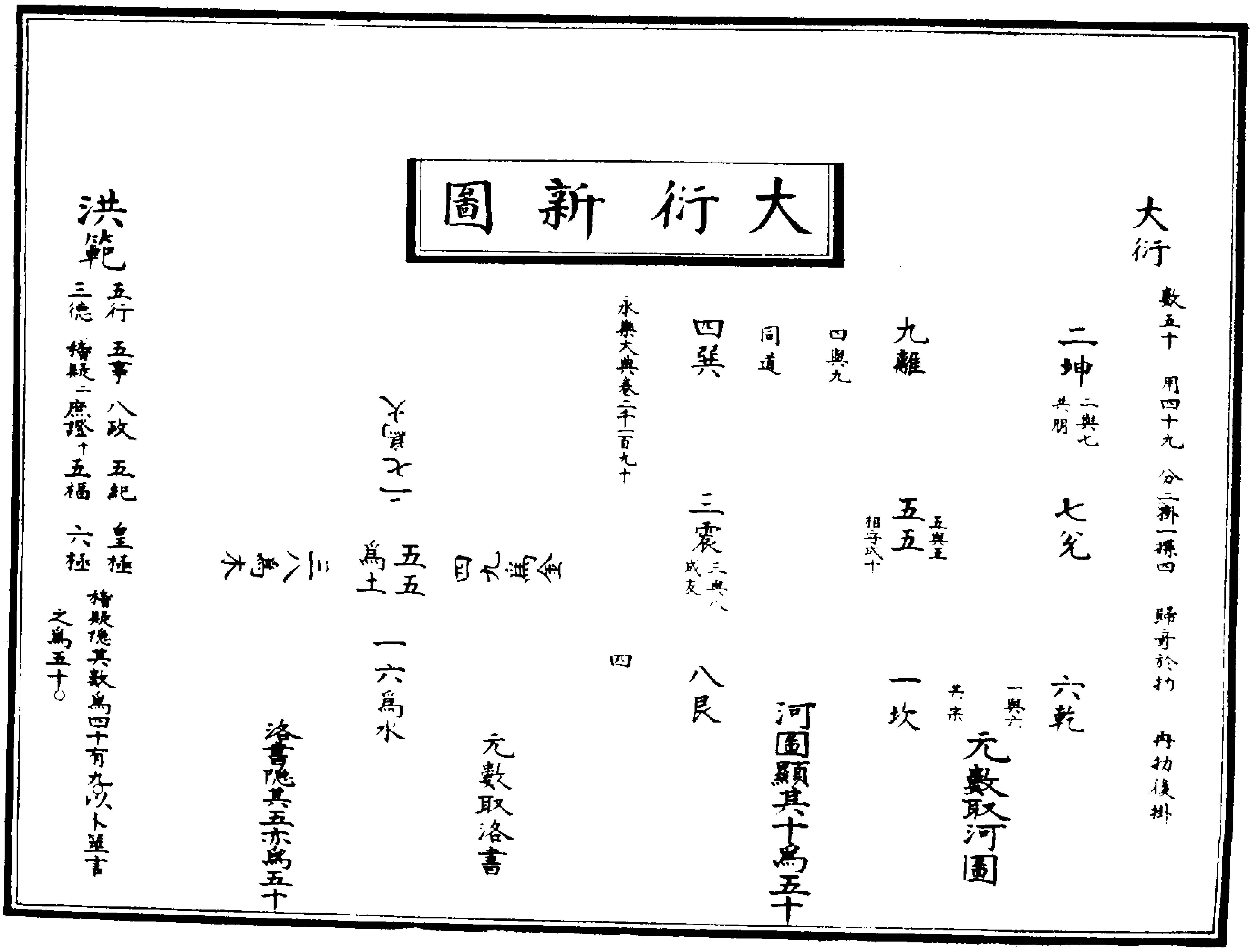
陳法　四頭八尾中爲握奇

月令　春八（木德）夏七（火德）中央五（土德）秋九（金德）冬六（水德）合五十五（舉成有生　舉生有成）　四時中央合三十五取五方正位之數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一　天三　天五　合爲九　地二　地四　合爲六

四象　八木　少陰　七火　少陽　九金　老陽　六水　老陰


洛書
二七（天七地二）離（火生成之）
四九（金生成之）（地四天九）兌
五十（皇極）（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一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
三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震
本數
參天兩地而倚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陽爻九參天也陰爻六兩地也）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
三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一地六）（地二天七）（天三地八）（地四天九）（天五地十）
五行（冬水六數　春木八數　夏火七數　中央土五數　秋金九數）（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水　火　金　木　土）
洪範所論生出之序
月令數德相生之序
禹謨六府相合之序
五十有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一三五七九合為二十五
二四六八十合為三十
洪範（五行五　五事五　八政八　五紀五　皇極一）（三德三　稽疑七　庶徵休五咎五　福極福五極六）


大衍新圖

大衍
數五十　用四十九　分二掛一揲四　歸奇於扐　再扐後掛
二坤（二與七共朋）
七兌
六乾（一與六共宗）
九離（四與九同道）
五五（五與五相守成十）
一坎
四巽
三震（三與八成友）
八艮
元數取河圖
河圖顯其十為五十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
四
二七為火
四九為金
五五為土
一六為水
三八為木
元數取洛書
洛書隱其五亦為五十
洪範（五行　五事　八政　五紀　皇極）（三德　稽疑二　庶徵十　五福　六極）
稽疑隱其數為四十有九以卜筮言之為五十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漢儒謂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凡九疇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以爲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經緯表裏之言則然謂羲獨則河圖禹獨法雒書則偏矣偏取圖書以分卦範則所謂經緯表裏者歉或未盡知也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事不經見然圖書皆出作易之前是說未可據信也今以易範考之則河圖雒書易範兼取之矣河圖之數四十五四象也四象與方八卦成列而居中以貫之者五也洛書之數五十五五行也以奇生者以耦成以耦生者以奇成而得位以合之者亦五也三五以變錯綜其數者易之取河圖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易之取洛書也抱其凡則自一至九其數四十五範之取河圖也抱其目則自行至極其數五十有五範之取洛書也易之中爻範之皇極則貫象數而通之者中而已河圖象也天五錯綜而地十之數隱於錯綜之間洛書數也天五有合而地十之數顯於有合之際隱顯不同而土之爲十五者常自若也然則大衍之數五十者何也會隱顯而通象數者也圖顯其十書隱其五參天兩地隱於衍數之外而顯於生爻之中聖人所以則圖書而妙象數也圖顯其十聖人顯之乎書隱其五聖人隱之乎聖人而隱顯是數也聖人鑿矣五數之中也五行備矣十數之合五之行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皆五十而衍數立矣聖人安能隱顯之能知之能用之而已大衍通於範乎五行隱而皇極虛斯大衍之數明矣五事而八皆曰用初一曰五行不言用大衍之義著矣月令河圖之數也故土藏十主盛德言故四象舉成以見生土之盛德也不以成數言者十非土之盛而分寄於四象者也聖人之則圖書也以畫卦以陳範妙極天人之蘊而其緒餘則畫井田制軍法奉時令咸出於此然則聖人之觀象極數意可知矣况禹其神智於蓍卦吉凶與民同患者大衍之數也其可以私意鑿哉

揚雄最知大衍數者故玄數曰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二七爲火一六爲水五五爲土玄圖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不言五十爲土五與十相守者知藏五之爲大衍也然則圖顯其十書隱其五豈聖人之鑿吾之私言哉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康節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西山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皆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右朱文公易本義易學啓蒙所載古今諸家之說皆以證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河圖授羲洛書錫禹之分也劉牧之說考之經傳既無左驗託言出於希夷則康節之學非出於希夷乎何爲而不同邪今悅齋此書獨主劉說豈考亭之書是時方成而悅齋偶未見之邪抑以好惡不同而偏有所主邪其自爲說則又謂圖顯其十書隱其五既曰圖顯其十則十之爲圖固矣今其成書不敢輕改姑附考亭之說如右讀者苟能參而考之易而觀之則亦可得而通矣

大衍揲蓍之圖

數五十（河圖顯十 洛書隱五）　前圖備矣

用四十有九（虛一者易之元範之極）

分而爲二以象兩（用蓍四十九 分之左右手）　以象兩儀之分

掛一以象三（既分左右手 於左手取一掛之）　三者三才也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既挂一 以四分揲左右手之蓍）

歸奇於扐以象閏（奇所挂之一扐所揲左右手之餘 既得餘數以所揲歸之）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挂既歸扐 後三揲惟扐 三揲畢一爻成再合蓍而復揲）

古法云（三年一閏 三扐一掛）（五歲再閏 六扐再掛）

閏法（閏者歲月日之餘分 積分而成月）　二十八宿惟斗占餘分故曆家謂之斗分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餘五日四分日之一 月餘六日 合之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

五歲再閏（一歲餘十一日四分日之一 五歲餘五十五日半）　五歲再閏不及一日半（取象舉天數 作曆推餘分）

四營而成易

分二一營　儀　老陰

掛一二營　才　少陰

揲四三營　時　少陽

歸奇四營　閏　老陽

十有八變而成卦（一揲爲一變 一爻凡三變）　三變而成爻　十八變而成卦

八卦而小成　四象生八卦（九六乾坤 七八六子）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小成六爻而易象備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八八六十四而易悉備　遞相之變皆爲觸類

陰陽老少　陽數奇奇爲少（爲君）　陰數耦耦爲多（爲民）　凡扐數得四爲奇（爲少）數得八爲耦（爲多）

存者爲策數　扐者爲卦數（第一揲歸奇四爲五八爲九 第二第三揲惟扐不四則八）

倍之則兩六爻之數

乾爲老陽 ☰（三畫爲奇 四之爲十二）

坤爲老陰 ☷（六畫爲耦 四之爲二十四）

震坎艮皆少陽

震 ☳（三卦四之皆二十）

坎 ☵

艮 ☶（五畫爲奇）　陽卦多陰　一君二民

巽離兌皆少陰

巽 ☴（三卦四之皆十六）

離 ☲

兌 ☱（四畫爲耦）　陰卦多陽　二君一民

著四十九掛一揲四十八

三揲皆少（亦四營奇）　扐數十二（得乾）　存數三十六（九得）　故九爲老陽

三揲一多兩少（亦四營奇一偶）　扐數十六（得巽離兌）　存數三十二（八得）　故八爲少陰

三揲一少兩多（亦四一奇兩偶）　扐數二十（得震坎艮）　存數二十八（七得）　故七爲少陽

三揲皆多（亦四營偶）　扐數二十四（得坤）　存數二十四（六得）　故六爲老陰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

六爻皆三十六

共得二百一十有六　合三百六十當期之日　期日不足天度五日四分日之一

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六爻皆二十四

共得百四十有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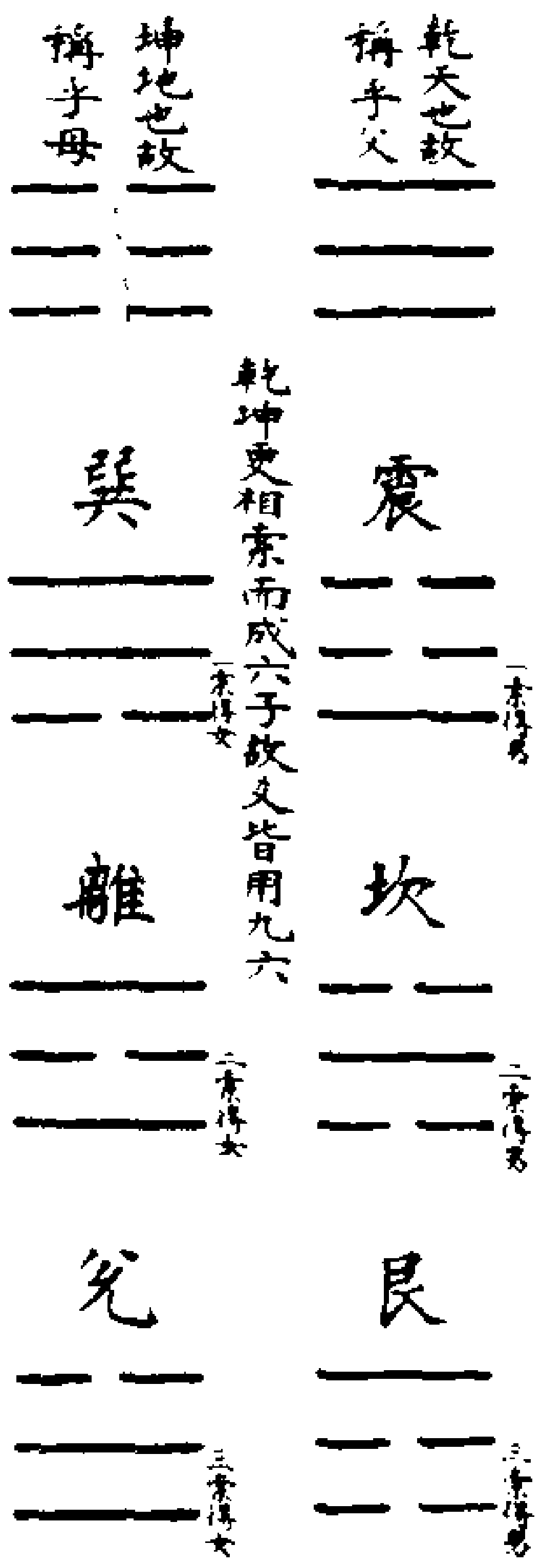
六十四卦六六爻　陽爻一百九十二（乾爲爻策）　共得六千九百十二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三百八十四陰陽皆半　陰爻一百九十二（坤爲之策）　共得四千六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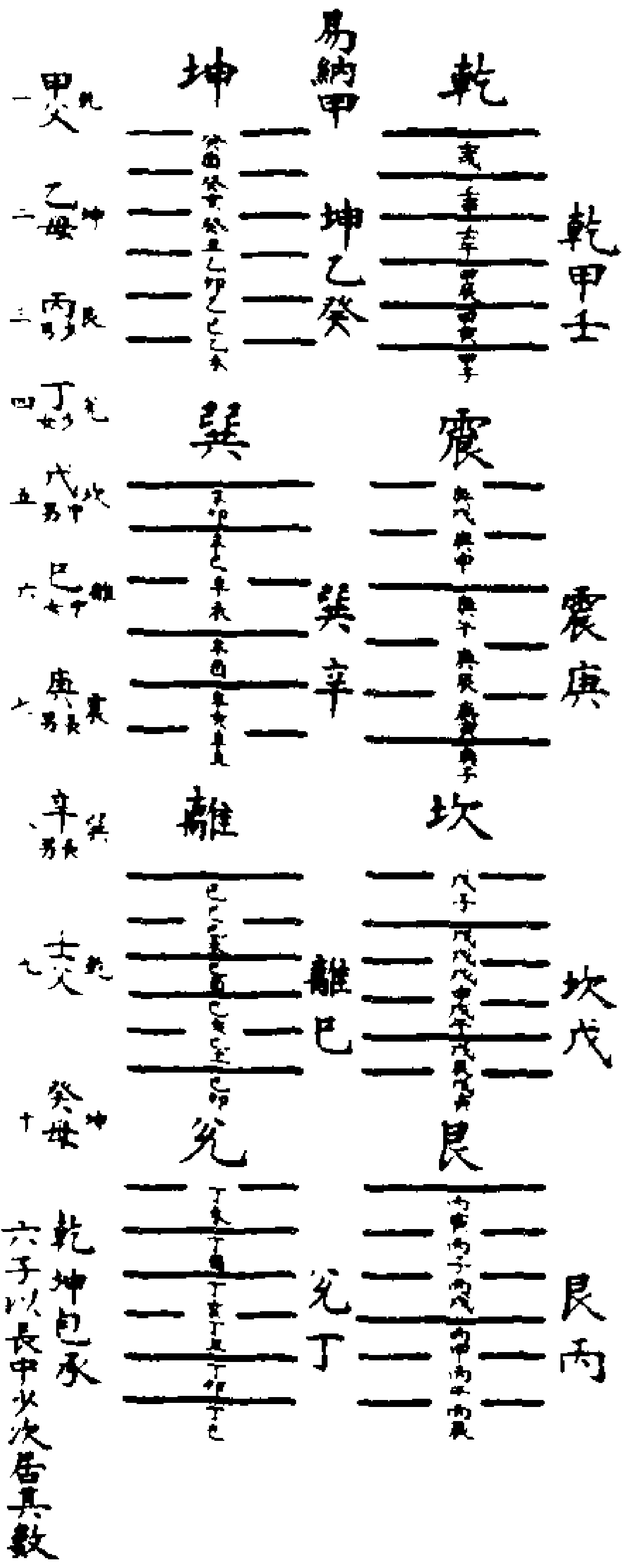
易有四象而爻用六九　爻皆自乾坤出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　九


乾天也故稱乎父
震
一索得男
坎
二索得男
艮
三索得男
坤地也故稱乎母
巽
一索得女
離
二索得女
兌
三索得女

乾坤更相索而成六子故爻皆用九六

易納甲


乾
乾甲壬
坤
坤乙癸
震
震庚
巽
巽辛
坎
坎戊
離
離巳
艮
艮丙
兌
兌丁
一 甲父 乾
二 乙母 坤
三 丙少男 艮
四 丁少女 兌
五 戊中男 坎
六 巳中女 離
七 庚長男 震
八 辛長女 巽
九 壬父 乾
十 癸母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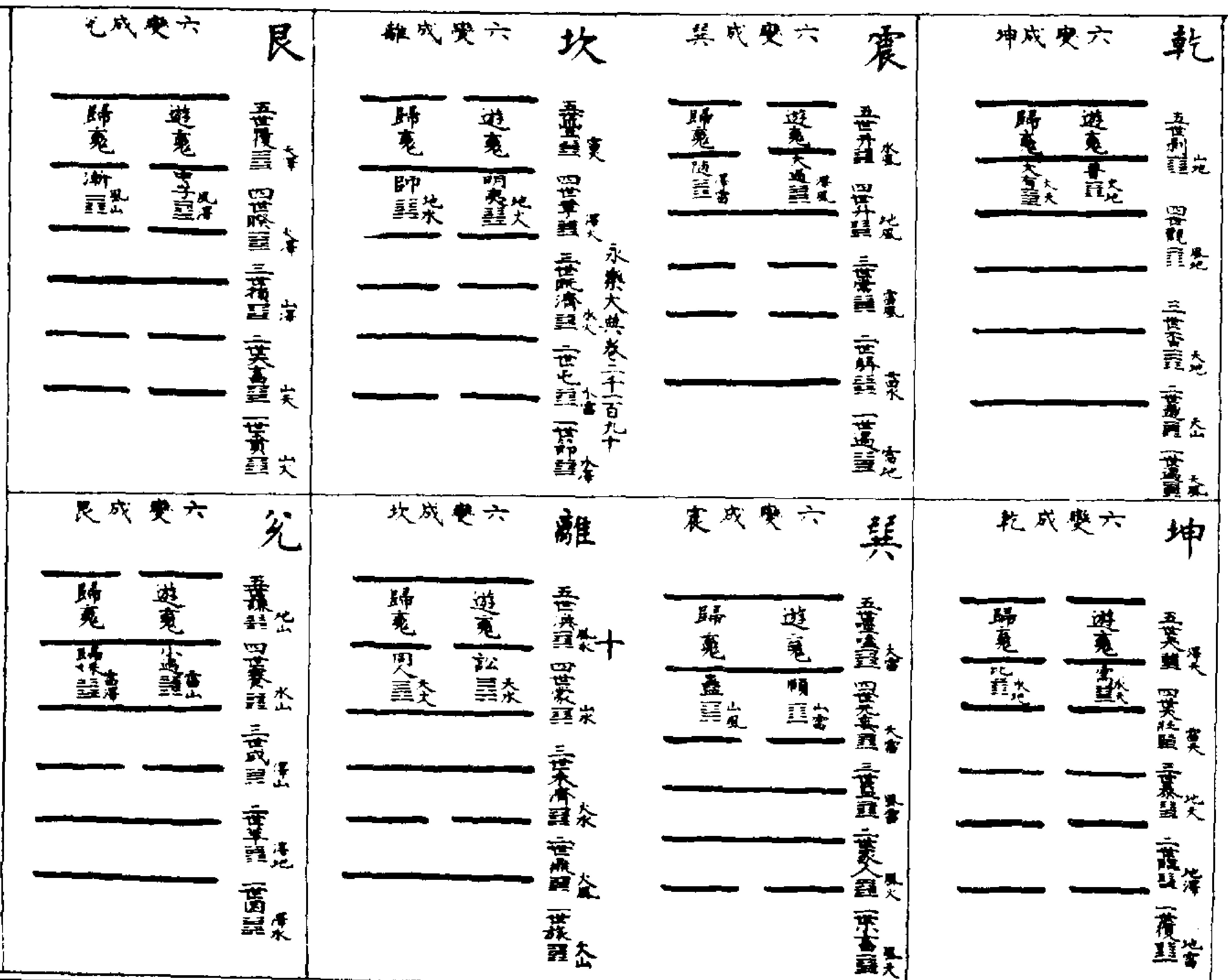
乾坤包承六子以長中少次居其數

易變卦

變至五而復四又變而爲遊魂遊魂復其宮爲歸魂

遊魂世在四歸魂卦在三故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乾
六變成坤
遊魂
歸魂
晉
大有
坤
六變成乾
遊魂
歸魂
需
比
震
六變成巽
遊魂
歸魂
大過
隨
巽
六變成震
遊魂
歸魂
頤
蠱
坎
六變成離
遊魂
歸魂
明夷
師
離
六變成坎
遊魂
歸魂
訟
同人
艮
六變成兌
遊魂
歸魂
中孚
漸
兌
六變成艮
遊魂
歸魂
小過
歸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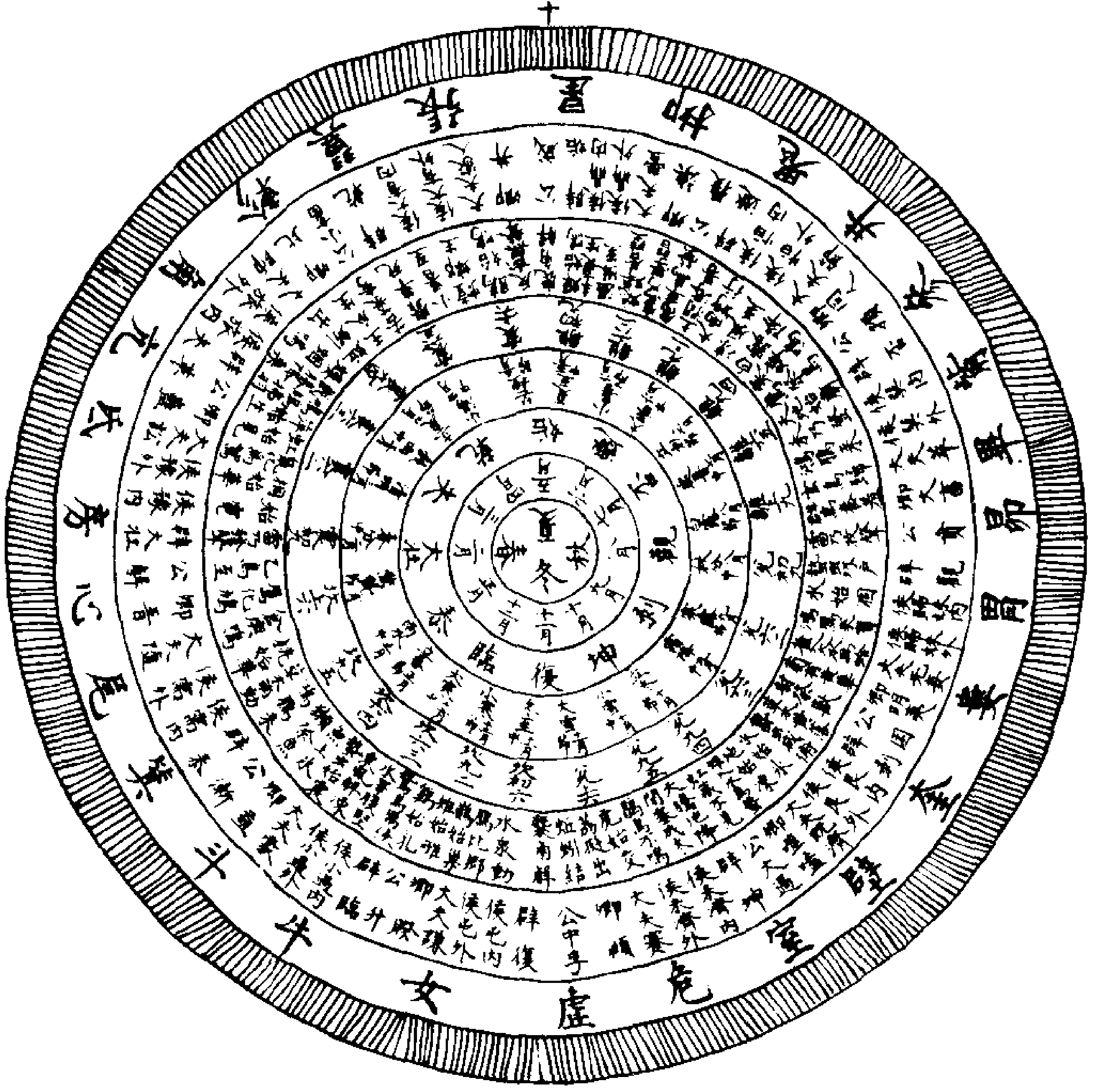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二千一百九十　十

卦候之圖

六七八九

坎離震兌每爻直一氣餘卦一卦直六日七分六十卦而一周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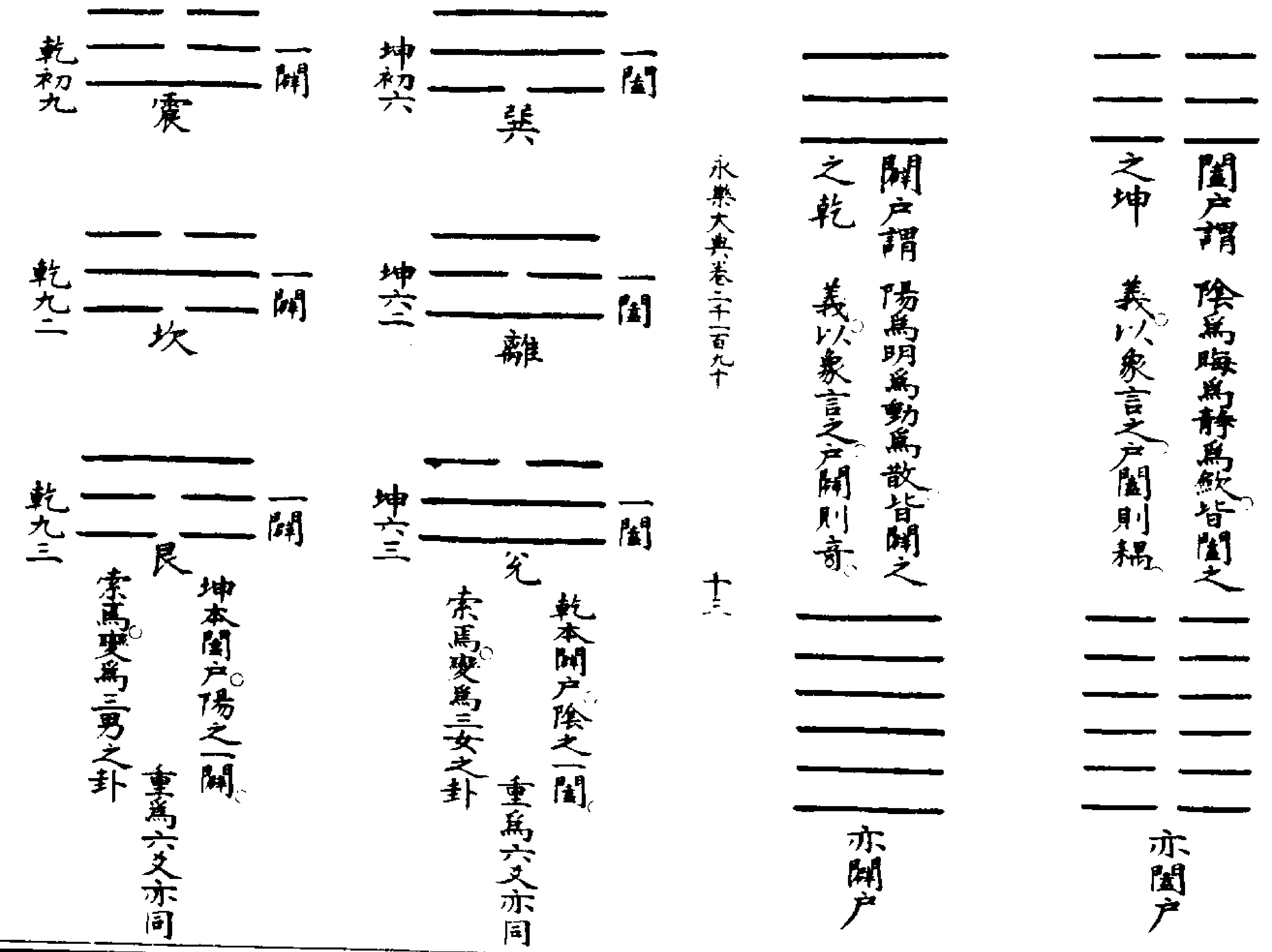
七分者八十分日之七



四時十二月月卦二十四氣氣卦七十二候候卦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圖九重

洛書五十五天地之定數也河圖四十五天地之變數也易具之矣大衍生蓍之數也五十圖書之參合十五之顯藏也天地之數隱其五參天兩地五行之本始也大衍之用虛其一元氣皇極之摠統也象兩象三象時象閏揲法之取象也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策數之配合也四營十有八變小成引伸觸類而長大衍之法數也七八九六四象也九六爲乾坤七八爲六子陰陽老少之所以異也爻用九六乾坤之策也父母三索而得男女納甲之數也遊魂爲變變卦之微旨也七日來復卦候之微數也廣大悉備縱橫皆合聖人未嘗容心也天授之聖人推之諸儒究之白首而後能言猶未得其要也拘者謂聖人用力焉穿鑿以求象如北辰不動陰不兼陽之類是也蕩者謂聖人無力焉汗漫以爲說衍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之類是也過猶不及皆非易之本旨易不云乎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此天人相資之說也曰神明曰天地曰陰陽曰剛柔天地之自然也曰幽贊曰參兩曰觀變曰發揮聖人之妙用也曰生蓍倚數立卦生爻聖人因天地而作易還以測之而天地不能外者也然聖人之作易非獨以推天地之數乃所以爲人事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聖人之極數其意在是吾病拘者之鑿蕩者之汗漫故取諸家及考以自然之數悉圖之如右

大易闔闢往来之圖


亦闔户
亦闢户
一闔
巽
坤初六
一闔
離
坤六二
一闔
兊
坤六三
一闢
震
乾初九
一闢
坎
乾九二
一闢
艮
乾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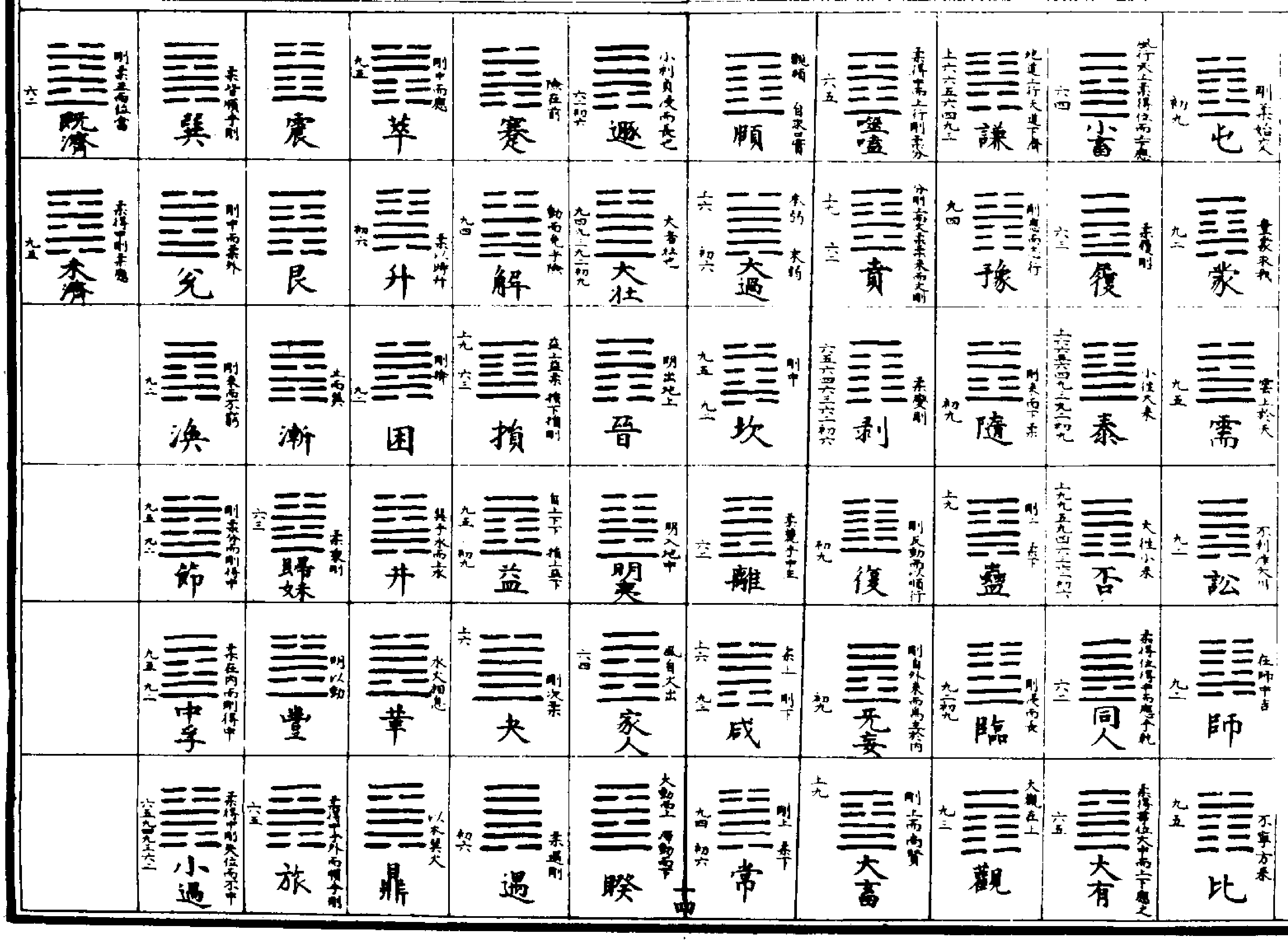
闔户謂之坤　陰爲晦爲静爲斂皆闔之義以象言之户闔則耦

闢户謂之乾　陽爲明爲動爲散皆闢之義以象言之户闢則竒

乾本闢户陰之一闔索焉變爲三女之卦　重爲六爻亦同

坤本闔户陽之一闢索焉變爲三男之卦　重爲六爻亦同

六十四卦陰陽交錯無非闔闢之往来


屯　剛柔始交　初九
蒙　童蒙求我　九二
需　雲上於天　九五
訟　不利涉大川　九二
師　在師中吉　九二
比　不寧方來　九五
小畜　風行天上柔得位而上下應　六四
履　柔履剛　六三
泰　小往大來　上六六五六四九三九二初九
否　大往小來　上九九五九四六三六二初六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六二
大有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　六五
謙　地道上行天道下濟　上六六五六四九三
豫　剛應而志行　九四
隨　剛來而下柔　初九
蠱　剛上而柔下　上九
臨　剛浸而長　九二初九
觀　大觀在上　九三
噬嗑　柔得中而上行剛柔分　六五
賁　分剛上而文柔柔來而文剛　上九　六二
剝　柔變剛　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初六
復　剛反動而以順行　初九
无妄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初九
大畜　剛上而尚賢　上九
頤　觀頤　自求口實
大過　本弱　末弱　上六　初六
坎　剛中　九五　九二
離　柔麗乎中正　六二
咸　柔上　剛下　上六　九三
恒　剛上　柔下　九四　初六
遯　小利貞浸而長也　六二初六
大壯　大者壯也　九四九三九二初九
晉　明出地上
明夷　明入地中
家人　風自火出　六四
睽　火動而上　澤動而下
蹇　險在前
解　動而免乎險　九四
損　益上益柔　損下損剛　上九　六三
益　自上下下　損上益下　九五　初九
夬　剛決柔　上六
遘　柔遇剛　初六
萃　剛中而應　九五
升　柔以時升　初六
困　剛揜　九二
井　巽乎水而上水
革　水火相息
鼎　以木巽火
震
艮
漸　止而巽
歸妹　柔乘剛　六三
豐　明以動
旅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　六五
巽　柔皆順乎剛
兊　剛中而柔外
渙　剛來而不窮　九二
節　剛柔分而剛得中　九五　九二
中孚　柔在內而剛得中　九五　九二
小過　柔得中剛失位而不中　六五九四九三六二
既濟　剛柔正而位當　六二
未濟　柔得中剛柔應　九五

占法得七八不變。得九六即變。九六。乾坤也。變則闔者闢。闢者闔。

一卦之變爲六十四。不可槩舉。以乾一卦明之

䷀ 乾	䷠ 遯（九二初九變）	䷱ 鼎（九五初九變）	䷄ 需（上九九四變）	䷶ 豐（上九九五九二變）	䷔ 噬嗑（九五九三九二變）	䷓ 觀（上九九五不變）	䷽ 小過（九四九三不變）	䷜ 坎（九五九二不變）	䷁ 坤
䷫ 遘（初九變）	䷘ 无妄（九三九二變）	䷛ 大過（上九初九變）	䷋ 否（九三九二初九變）	䷨ 損（九五九四九三變）	䷯ 井（上九九四初九變）	䷃ 蒙（上九九二不變）	䷲ 震（九四初九不變）	䷖ 剝（上九不變）	
䷌ 同人（九二變）	䷼ 中孚（九四九三變）	䷤ 家人（九四九二變）	䷺ 渙（九四九三初九變）	䷵ 歸妹（上九九五九三變）	䷷ 旅（九五九二初九變）	䷭ 升（九三九二不變）	䷢ 晉（上九九四不變）	䷇ 比（九五不變）	
䷉ 履（九三變）	䷙ 大畜（九五九四變）	䷝ 離（九五九二變）	䷑ 蠱（九五九四初九變）	䷊ 泰（上九九五九四變）	䷮ 困（上九九三初九變）	䷚ 頤（上九初九不變）	䷂ 屯（九五初九不變）	䷏ 豫（九四不變）	
䷈ 小畜（九四變）	䷡ 大壯（上九九五變）	䷰ 革（上九九二變）	䷟ 常（上九九五初九變）	䷻ 節（上九九四九三變）	䷴ 漸（九四九二初九變）	䷣ 明夷（九三初九不變）	䷦ 蹇（九五九三不變）	䷎ 謙（九三不變）	
䷍ 大有（九五變）	䷅ 訟（九三初九變）	䷥ 睽（九五九三變）	䷩ 益（九四九三九二變）	䷐ 隨（上九九三九二變）	䷾ 既濟（上九九四九二變）	䷒ 臨（九二初九不變）	䷬ 萃（九五九四不變）	䷆ 師（九二不變）	
䷪ 夬（上九變）	䷸ 巽（九四初九變）	䷹ 兌（上九九三變）	䷕ 賁（九五九四九二變）	䷞ 咸（上九九二初九變）	䷿ 未濟（九五九三初九變）	䷳ 艮（上九九三不變）	䷧ 解（九四九二不變）	䷗ 復（初九不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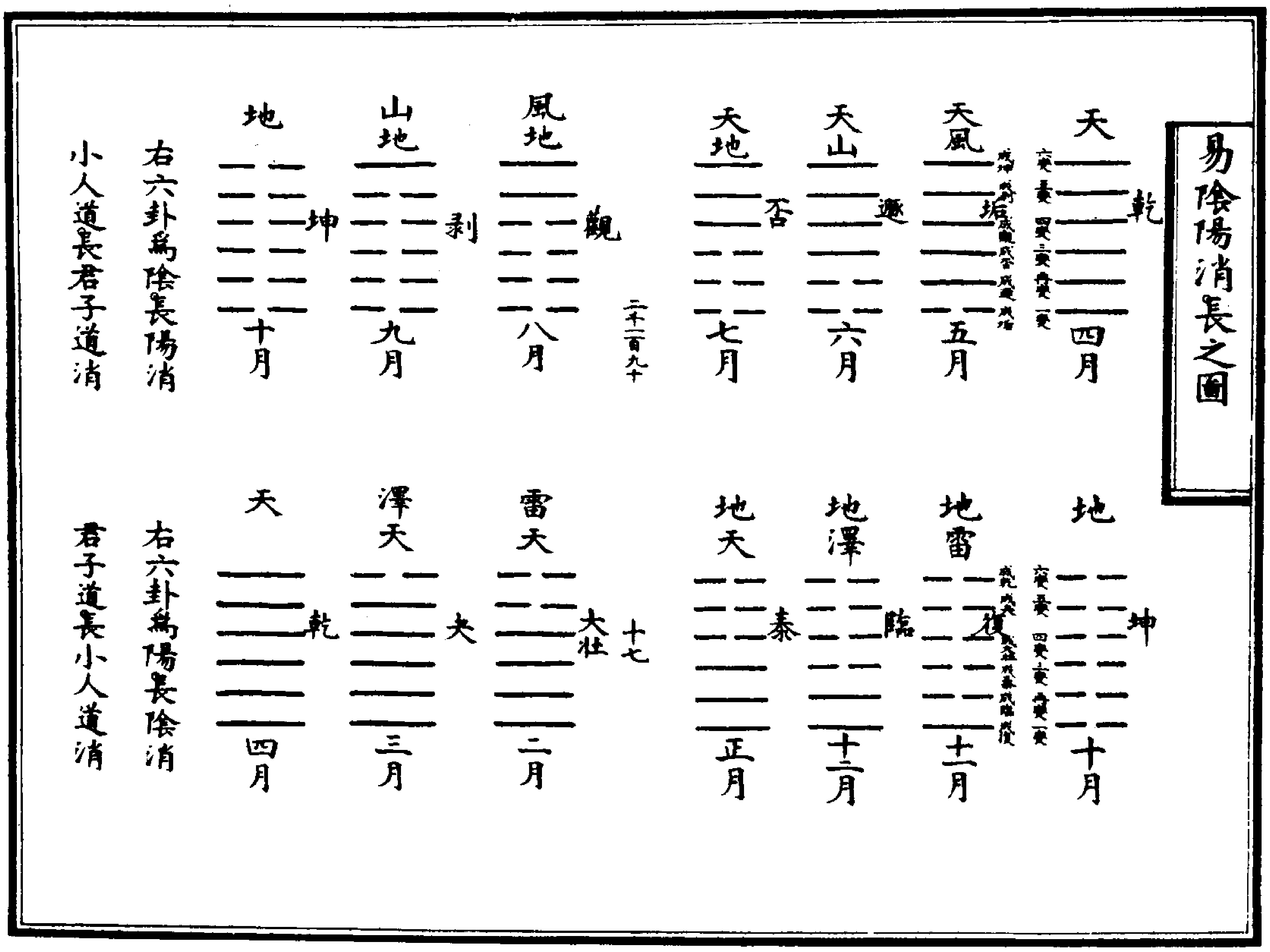
一爻變六卦（遘　同人　履　小畜　大有　夬）二爻變十五卦（遯　无妄　中孚　大畜　大壯　訟　巽　鼎　大過　家人　離　革　睽　兌　需）

三爻變二十卦（否　泰　損　益　賁　旅　既濟　未濟　漸　歸妹　咸　常　渙　節　噬嗑　豐　井　困　蠱　隨）六爻變一卦（坤）

四爻變十五卦（臨　觀　屯　蒙　蹇　解　晉　明夷　升　萃　小過　坎　震　艮　頤）五爻變六卦（剝　復　師　比　謙　豫）

乾坤易之門。不知乾坤。無以知易。而乾坤之妙用。闔闢而已。闔闢更相用。而乾坤之妙無所不通。茲其所以爲易也。故闔闢爲乾坤。一闔一闢。爲六子之變。往來爲六十四卦之通。互相之變。爲四十九十有六。又配以歲月日時。五行之休旺。而吉凶之變。雖巧歷不能計。信乎其變通之不窮哉。六十四卦彖象之中。發明往來最爲明白。故易不可以例推。而可以變觀也。象之發明。惟取二體。一字之中。往來意見。彖之取義。不一而足。有以六爻明往來者。泰否之屬是也。有以五爻明往來者。剝之屬是也。有以四爻明往來者。大壯之屬是也。有以三爻明往來者。屯之屬是也。有以二爻明往來者。臨之屬是也。有以一爻明往來者。復之屬是也。有以物我明往來者。蒙頤之屬是也。有以二象明往來者。晉明夷之屬是也。易之本體。天尊地卑。故剛上柔下爲常。小過爲剛柔正而位當。然此乃乾坤之位之分。而道之與氣常相往來。而天地不交。卦乃爲否。聖人即天澤以明其定位。即天地以成其不交。茲所以爲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也。以六爻言之。上下分焉。以三材言之。上下中見焉。以六位言之。則有中不在人者焉。以二卦言之。下爲內。上爲外。自內適外爲往。自外適內爲來。三四爲上下。二五爲中。以六位言之。三四爲中亦爲內。觸類言之。而往來之義見。此易所以無體

易陰陽消長之圖


天
乾
六爻
五爻
四爻
三爻
二爻
一爻
四月
成坤
成剝
成觀
成否
成遯
成姤
天風
姤
五月
天山
遯
六月
天地
否
七月
二千一百九十
風地
觀
八月
山地
剝
九月
地
坤
十月
地
坤
六爻
五爻
四爻
三爻
二爻
一爻
十月
成乾
成夬
成大壯
成泰
成臨
成復
地雷
復
十一月
地澤
臨
十二月
地天
泰
正月
十七
雷天
大壯
二月
澤天
夬
三月
天
乾
四月

右六卦爲陰長陽消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右六卦爲陽長陰消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復當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即乾之初九潛龍勿用之時當靜養以待其道長乃可用也）

復如大病之初愈一君子之初進乃陽氣潛萌於黃宮當在地中復之時當靜養以俟其明來若遽欲用之則如大病初愈而勞之君子初進而與小人爭未有不死傷者也若當在窮冬遽出於地微陽發洩則涸陰沍寒必有甚於前日者矣

臨至于八月有凶　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遯尾厲　肥遯無不利

臨則長矣然猶二陽也遯陰長矣然猶二陰也於二陽之卦已著八月有凶之戒知臨之必有遯也於二陰之卦已著君子遠小人之象知遯之必至於剝也戒遯尾之厲於初明肥遯之利於上言遠小人者不可不速且遠如此陽奇而陰耦君子少而小人多故君子常難進而易退小人常易進而難退是以聖人切於戒君子而急於遠小人於二卦見之揚雄覃思太玄而自蹈遯尾之厲投閣符命危身取辱其法言稱蜀莊沈冥鄭子真名振范蠡肥遯者皆悔辭也然肥遯君子事蠡未見與此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不拔茅則君子无繼无以保泰否不拔茅則君子將盡於小人无以傾否拔茅於初九引其類而有爲故曰志在外也君子類進則外卦陽進而泰可保矣拔茅於初六覺其身以有待故曰志在君也君子全身則否終能進而否可傾矣詩小雅南有嘉魚樂與賢南山有臺樂得賢菁菁者莪樂育才皆拔茅之義也與已用之賢則泰矣必得未用之賢育可成之才以繼之而後泰可保此所以立太平之基而天下喜樂之也東漢戚宦之際剝之時也李膺陳蕃之徒方將拔茅以爲泰揚庭以爲夬其可得乎所以小人害君子幾盡其類人才不競天下爲之分裂者數百年雖禍極時否亦由不知拔茅於否之初云耳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泰之大臣也其道當以大公處之稍有偏私則非泰矣包荒以容之用馮河以才之不遐遺朋亡以合幷之以是而得尚乎中行不亦光大乎庶頑讒說欲並生哉舜所以命禹遷殷頑民式化厥訓周公所以師保萬民與

臨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夬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君體剛而用柔臣體柔而用剛以六五之柔而納九二之剛在臨爲知臨之吉在泰爲歸妹之元吉以九五之剛資四陽之助以決上六之小人猶深致其戒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然則人君之剛柔亦何常之有柔以納君子則吉於臨而元吉於泰剛以決小人中行者无咎而已決小人之難與用剛之難如此然則專任君子而折小人於未進之萌者聖人之本心資君子之助以決小人於已用之後者其不得已耳

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　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小人之害君子雖其本心欲然亦必伺君子之間隙而乘之數有窮則變生容保有疆則助寡壯而非禮則衆怒祿不及下則怨望居德不忌則過失多此皆小人乘君子之幾也故聖人深爲之戒戒教思容保於臨戒非禮於壯戒施祿居德於夬卦之才事之叙也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無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天地交爲泰天地之際九三是也於泰之盛而察消息之理極持守之戒者其惟艱貞乎戲樂之否章艱貞之道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者攸往健而說決而和

小人之難去甚矣五陽決一陰揚于王庭可以直道而行矣繼之以孚號有厲則尚當致其懼焉告自邑不利即戎尚力則窮故也決柔君子之不得已以爲喜則小人之黨懼矣陳蕃事女主非夬之時露章以誅宦官欲揚于王庭也不亦難乎

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在夬而施祿及下則人心安在否而不榮以祿則小人不得以厚祿縻君子人心安則小人无間以求復君子不縻於小人則能遠害以待其敝夫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已利也否而榮以祿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卽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欲其早辨故勿用取女）

姤乃一陰之萌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之時何謂女壯陽始往而陰始來來者壯而往者衰不辨於早則遯否與剝皆馴致者也故辨堅冰當於初六履霜而辨之則无及矣姤之勿用取女辨早之道也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保泰非柔納剛不能得臣非九二包荒不能安衆休否非君臣同德無以救天下之亂以剛居近奉命而行乃可以无咎而疇離祉也泰六四復否之端故曰翩翩不富以其鄰否九四復泰之端有命而後无咎君子之難小人之易如此陳蕃竇武欲誅宦寺於女主之手其無命有咎而疇離禍者乎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否非大人不能休也休否遂以爲无否其否也不旋踵夫子贊易詳矣小陡之求助其亡之辭也

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十二卦反復聖人皆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惟觀不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童觀闚觀皆著小人之情而卦意主爲設教蓋觀在剝否之間事亦可知易道變通取象不一不可以典要求也坤之六四卽觀也著括囊之義焉天地變化泰也雖草木猶蕃行葦是也天地閉否也賢人猶隱君子陽陽是也否已當隱則四之括囊尚可疑哉賢人而括囊則人物失其性者多矣非大觀之聖人神道設教以服之何以慰斯民哉

剝上以厚下安宅

君子常欲損上以益下旅獒無逸是也小人常欲剝下以媚上榮夷公好利是也剝下乃所以剝上自足而辨自辨而膚小人之剝勢必至此君子知厚下安宅則不至於剝矣小人何以自進其說以剝君子哉

剝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閹宦自古有之以宮人寵何不利之有周官閽寺止士屬於內宰供門戶掃除之役而无與政事其貫魚以宮人寵之意與漢光武唐太宗得之宣帝明皇失之遠矣

剝上九碩果不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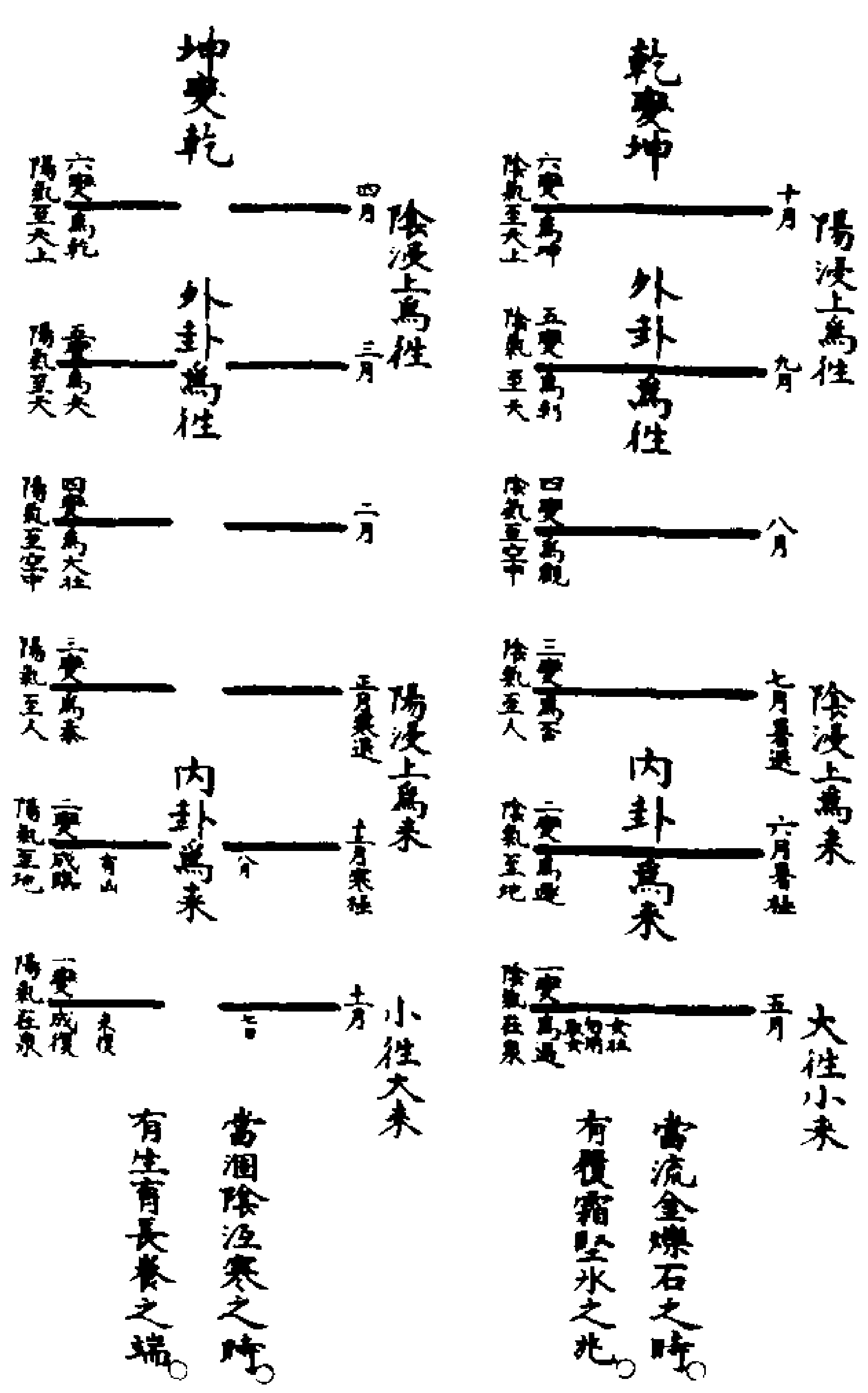
倘非肥遯於遯拔茅於否則君子盡於小人尚安有不食之碩果哉肥遯拔茅所以爲碩果碩果所以爲來復也

復朋來无咎泰朋亡　坤得朋喪朋（意亦會通）

復欲朋來慮其无助也泰欲朋亡慮其絶物也朋來所以爲泰朋亡所以保泰

荀卿作成相言文武之道同伏羲蓋有深意作易固該三才之道不止爲君子小人然爲天下治亂之本者君子小人而已六十四卦言陰陽消長君子小人之進退最著明者在此十二卦故摠而論之周公得文王之道以告成王者立政之書是也與此卦合而觀之則憂小人而危君子伏羲文武無異道也荀卿爲楚作成相故其言及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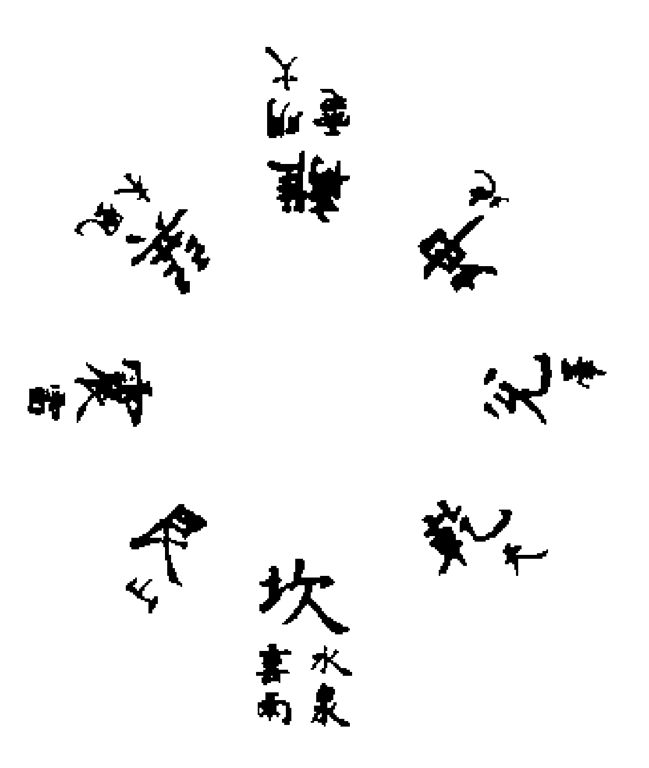
乾坤寒暑消長之圖


乾變坤
陽浸上爲往
陰浸上爲來
大往小來
外卦爲往
內卦爲來
十月
六變爲坤 陰氣至天上
九月
五變爲剝 陰氣至天
八月
四變爲觀 陰氣至空中
七月暑退
三變爲否 陰氣至人
六月暑極
二變爲遯 陰氣至地
五月
一變爲遘 陰氣在泉
女壯 勿用取女
坤變乾
陰浸上爲往
陽浸上爲來
小往大來
外卦爲往
內卦爲來
四月
六變爲乾 陽氣至天上
三月
五變爲夬 陽氣至天
二月
四變爲大壯 陽氣至空中
正月寒退
三變爲泰 陽氣至人
十二月寒極
二變爲臨 陽氣至地
八月有凶
十一月
一變爲復 陽氣在泉
七日來復

當流金爍石之時。有履霜堅氷之兆。

當涸陰沍寒之時。有生育長養之端。

八卦配象之圖


坎
水象
雲雨
乾
天
兌
澤
坤
地
離
火
電明
巽
木
風
震
雷
艮
山

乾坤父母之卦。非天地不足以配之。故無取乎金土

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體。精神魂爲變而無方。體龜子一而不變。

坎四　離三　巽二　精神魂之遞降也。如此即吾身足以知之

六十四卦配象譜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兌
純卦一 乾	純卦一 坤	純卦一 震	純卦一 巽 取風	純卦一 坎 取水	純卦一 離 取明	純卦一 艮	純卦一 兌
上卦七 訟 履 否 同人 无妄 遯 遇	上卦七 師 泰 豫 臨 復 明夷 升	上卦七 豫 常 大壯 解 歸妹 豐 小過	上卦七 小畜 觀 家人 益 漸 渙 中孚	上卦七 屯 需 比 蹇 井 節 既濟	上卦七 大有 噬嗑 晉 睽 鼎 旅 未濟	上卦七 蒙 蠱 賁 剝 大畜 頤 損	上卦七 隨 大過 咸 夬 萃 困 革
			六卦取風 一卦取水	二卦取雲 五卦取水	五卦取大 一卦取電 一卦取明		
下卦七 需 小畜 泰 大有 大畜 大壯 夬	下卦七 比 否 豫 觀 剝 晉 萃	下卦七 屯 隨 噬嗑 復 无妄 頤 益	下卦七 蠱 大過 常 遇 升 井 鼎	下卦七 蒙 訟 師 解 困 渙 未濟	下卦七 同人 賁 明夷 家人 革 豐 既濟	下卦七 謙 咸 遯 蹇 漸 旅 小過	下卦七 履 臨 睽 損 歸妹 節 中孚
十五卦皆取天	十五卦皆取地	十五卦皆取雷	三卦取風 四卦取水	一卦取泉 五卦取水 一卦取雨	五卦取大 一卦取明 一卦取電	十五卦皆取山	十五卦皆取澤

易八卦而配象者十有四。聖人無容心焉。惟其象而已。乾之象無假於金。故獨取於天。巽之象有取於木。故不獨取於風。其爲五行一也。一取一否。在象故也。水在雷天之上則爲雲。雲者水之氣也。出乎山之下則爲泉。泉者水之萌也。在雷之下則爲雨。雨者水之施也。無非水者。故正卦曰水。以言其體。火之合乎雷者爲電。其出入乎地而照臨萬物者爲明。無非明者。而日爲明之大。故正卦曰明。以言其用。經之互相發明也。如此。說卦之於離坎。言水火。言雨。言電。而獨不言雲。非缺文也。發之於象。略之於說。以明八卦之所爲。非止於說卦之所舉者。故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易乾卦四德之圖

元	亨	利	貞
善之長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之會 嘉會足以合禮	義之和 利物足以和義	事之幹 貞固足以幹事
仁	禮	義	智
春	夏	秋	冬
羲仲 羲叔 天地之仁氣		和仲 和叔 天地之義氣	

在乾爲四德。在它卦變易不同。雖具四者。與乾異意。觀其彖辭可知矣。

元在乾爲始。在它卦爲大。元亨利貞雖並列爲四德。然元以統天資始。必至於流形。利以御天。變化乃正其性命。元亨利貞相因之理如此。故曰立人之道。曰仁曰義

乾不言所利。以其大也。坤者乾之配。猶有所指言也。隨臨无妄革。雖具四者。然彖或釋之曰大亨正。或曰大亨以正。則異乎乾之不言矣。古說以貞爲信。非也。幹事必以智。智而鑿。則物有失其性命之情者矣。智者行其所無事。知斯二者弗去是也。言智而正。其惟孟子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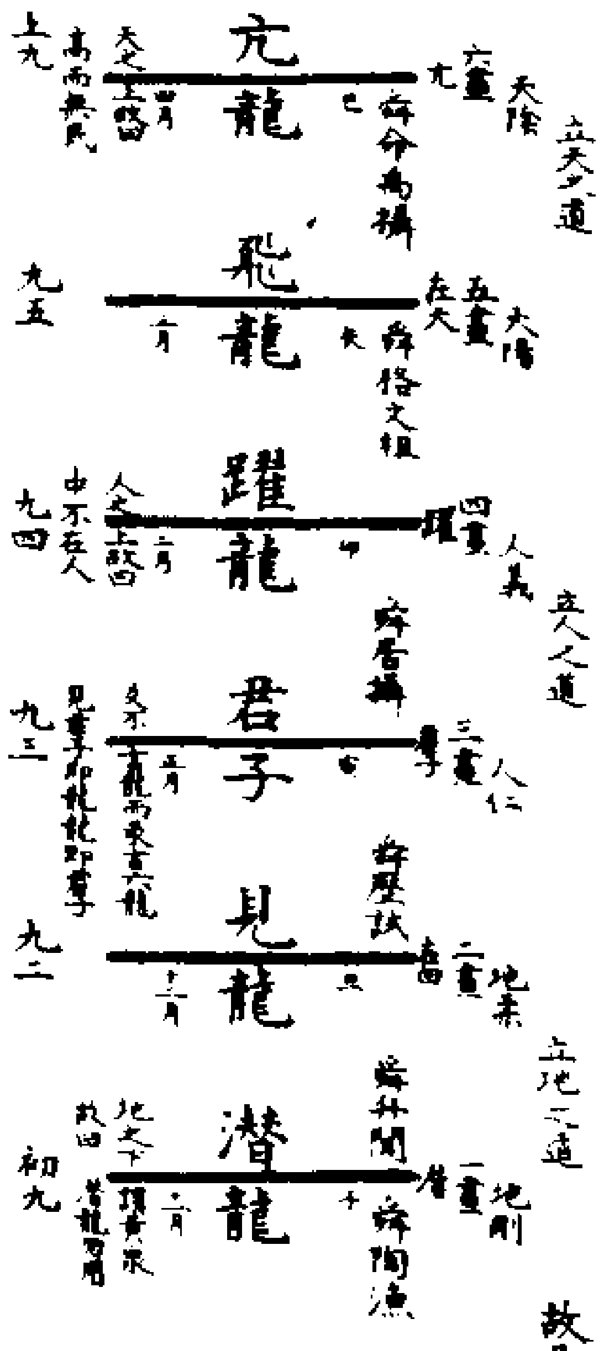
四德旁通之譜

四德七卦	乾（元亨利貞）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後得主利安貞吉） 屯（元亨利貞利建侯） 隨（元亨利貞） 臨（元亨利貞） 无妄（元亨利貞。不利有攸往。） 革（元亨利貞）
三德十三卦	蠱（元亨利涉大川） 蒙（亨利貞） 需（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利貞亨） 咸（亨利貞） 恒（亨无咎利貞） 遯（亨小利貞） 萃（亨。利見大人。亨利貞。利有攸往。） 兌（亨利貞） 渙（亨。利涉大川。利貞） 小過（亨利貞） 既濟（亨小利貞）
二德二十二卦	大有（元亨） 升（元亨） 鼎（元吉亨） 比（元永貞） 噬嗑（亨利用獄） 賁（亨小利有攸往） 復（亨利有攸往） 大過（利有攸往亨）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未濟（亨无攸利） 困（亨貞大人吉） 旅（小亨旅貞吉） 節（亨苦節不可貞） 否（不利君子貞） 大畜（利貞利涉大川） 大壯（利貞） 明夷（利艱貞） 家人（利女貞）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損（可貞利有攸往） 漸（利貞） 中孚（利涉大川利貞）
一德十六卦	小畜（亨） 履（虎尾不咥人亨） 豐（亨） 震（亨） 泰（小往大來吉亨） 謙（亨） 坎（維心亨） 訟（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豫（利建侯行師） 剝（不利有攸往） 解（利西南）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夬（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歸妹（征凶无攸往） 師（貞） 頤（貞吉）
不言德卦	觀 晉 睽 姤 井 艮

易六畫六位六龍之圖

時乘六龍以御天惟潛亢可也其六體者其惟聖乎

陰陽剛柔仁義奇耦之數可見也


立天之道
天陰
六畫
九
亢龍
爲命爲構
四月
天之上故曰
高而無民
上九
大陽
五畫
在天
飛龍
爲格之祖
三月
九五
立人之道
人義
四畫
躍龍
二月
人之上故曰
中不在人
九四
爲唐構
人仁
三畫
君子
正月
上言天而下言人
見乎龍故龍夢
九三
地柔
二畫
見龍
爲歷試
十二月
九二
立地之道
地剛
一畫
潛龍
爲升聞
爲陶漁
十一月
地之下
故曰
確乎其不可拔
潛龍勿用
初九

故易六畫而成卦

乾自子至巳而六位成時乘六龍亦無變而適之無乎不在

乾皆陽爻故著用九

坤皆陰爻故著用六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一爲庶人上爲宗廟謂之位可也故曰六位時成謂之无位可也故曰高而無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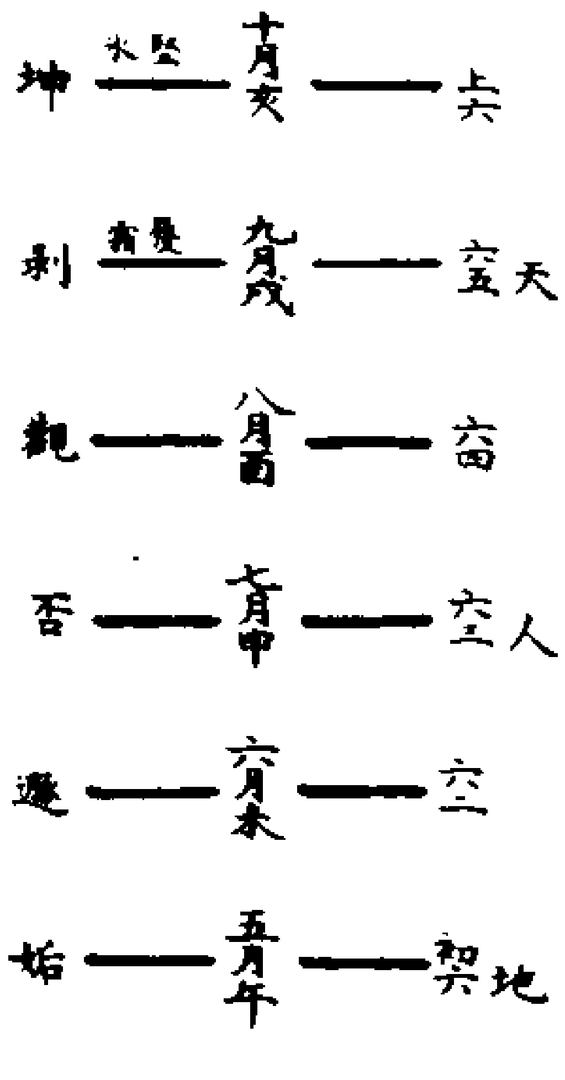
二千一百九十

二十五

坤卦履霜之圖

造理而悟則无平不陂已當艱於泰之六三

造形而悟則履霜堅冰猶當謹於坤之初六


天
人
地
上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初六
十月亥
九月戌
八月酉
七月申
六月未
五月午
堅冰
履霜
坤
剝
觀
否
遯
始

坤初六方一陰積四變而後履霜五變而後堅冰五月

一陰始萌而履霜堅冰之理已兆於此不能折姦銷萌

待其履霜而後救雖欲堅冰之不至不可得也

稽疑卜筮之圖

二十二頁九十

卜五（鄭注周禮謂之五也）

曰雨	曰霽	曰蒙	曰驛	曰克

占用二

衛孫文子卜追鄭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

征者忒則禦者衍也

衍　晉趙鞅卜救鄭○鄭遇水適火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史墨曰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此卜以衍忒爲占也

忒

筮二

貞爲主悔爲客入歸魂世在三應在六故貞風爲秦悔山爲晉

貞（内卦）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此六爻不動故專以貞悔言吉凶

悔（外卦）　歲秋而風落山是風行而山忒也

占用二

衍　晉趙鞅卜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此筮以衍忒爲占也

忒

趙鞅卜救鄭使史龜史趙史墨占之亦三人占也

三人占則　兆易皆有三故占必以三人然天不止於此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

從二人之言　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筮[illegible]者占卦

金縢乃卜三龜一習吉士喪禮卜筮占者三人

一曰玉兆（古者貴賤通用三龜如卜筮並用三代法）　三　二曰瓦兆（兆）　三曰原兆

允左傳論筮不言周易者蒙三易

一曰連山（卜必三龜筮或止以周易者事有小大且筮短龜長古人重卜然占之亦不止一人）　三　二曰歸藏（易）　三曰周易

二十六

汝則有大疑

（大卜國大師則貞龜）一曰詢國危	（大卜國大遷則貞龜）二曰詢國遷		（大卜凡國大正卜立君卜大封）三曰詢立君
謀及乃心	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	謀及卜筮
（舜薦禹於天）朕志先定（周禮所謂詢立君）	詢謀僉同	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是之謂大同）
（盤庚遷亳）若射之有志（周禮所謂詢國遷）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	王命衆悉至于庭	各非敢違卜（卿士庶民雖皆逆以汝則從龜從筮從）
（周公將黜殷）肆予沖人永思艱（所謂詢國危）	爽邦由哲	民獻有十夫予翼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從逆與盤庚同）
（幽王不能謀乃心）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幽王卿士不能謀）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非無能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謀者幽王不能用謀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卜不襲吉）
（武王伐殷曷敢有越厥志）汝則從（周公作洛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卿士從	（百工播民和）（孟津不期而會）（百姓厥角稽首）庶民從（四方民大和會）	（朕夢協朕卜惟洛食）龜從筮從（是之謂大同）
汝則從	卿士逆	庶民逆	龜從筮從（吉）
汝則逆	卿士從	庶民逆	龜從筮從（吉）
汝則逆	卿士逆	庶民從	龜從筮從（吉）
汝則從	卿士逆	庶民逆	龜從筮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 二十七 （用靜吉用作凶）

左傳（爲例）易筮占法（無著缺之）

世動取世。	陳敬仲之生。筮遇觀之否。 觀䷓ 否䷋ 觀四世卦六四動。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比其代陳有國乎。	晉侯欲納王。筮遇大有之睽。 大有䷍ 睽䷥ 大有三世卦九三動。故曰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知吉也。		
世不動取應。	晉獻公嫁伯姬于秦。筮之。遇歸妹之睽。 歸妹䷵ 睽䷥ 歸妹世在三。上六動。女承筐無實。知不吉也。	叔孫穆子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 明夷䷣ 謙䷎ 明夷世在四。初九動。取明夷于飛一爻。其言吉而不終。詳矣。		
（兩爻俱動。世應斷之。世應不動。先後斷之。）				
（六爻俱靜。用世斷之。或只以貞悔。）	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 蠱䷑ 蠱不變。世在三。故貞爲秦。悔爲晉。風落山。秦克晉也。	晉楚戰于鄢陵。筮之。其卦遇復。 復䷗ 復不變。世在初一陽。復於子。陽長則陰消。故南國蹙。知晉勝楚。		
（六爻俱動。用應斷之。兼論貞悔。）				
五爻俱靜。動者斷之。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 屯䷂ 比䷇ 屯二世卦。初九動之比。初九盤桓。利居貞。故吉。	季友生。桓公筮之。遇大有之乾。 大有䷍ 乾䷀ 大有三世卦。六五動。爲乾。乾爲君。爲父。故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崔杼欲取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 困䷮ 大過䷛ 困一世卦。六三動。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趙鞅欲救鄭。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 泰䷊ 需䷄ 泰三世卦。六五動。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故知宋不可敵。
五爻俱動。靜者斷之。（兼以卦象。）	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 艮䷳ 隨䷐ 隨之八乃六二。故史曰是謂艮之隨。知其爲六二也。五爻皆九六。而二獨八。少陰之數也。卦乃澤中有雷之象。二十八 二乃係小子。失丈夫。穆姜之謂矣。史與姜之說。皆說辭也。			

卜筮旁通諸譜

三兆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十有二百頌即繇辭

一曰玉兆　鄭氏以五色重以墨折爲十二百未可據

二曰瓦兆　龜筴傳龜兆分十二月或者參之日數

三曰原兆　四兆（方功義弓）每兆皆四部　四兆之義未聞注謂如易之上下篇是也

八命　一曰征（大指是）　二曰象（災變而占）又卜衆卜祓之類　三曰與（卜宰卜右之屬）　四曰謀（有所謀議）　五曰果（果謂事決司馬子魚公龜之類）　六曰至（卜世卜年之類）　七曰雨（占雨暘）　八曰瘳（全瘳是）

不疑何卜　楚鬬廉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　晉荀瑤伐齊長武子請卜知伯曰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亦是卜不襲吉　古有常事之卜冠昏祭祀喪葬時日之類軍旅卜御右冢卜宰當卜戒社卜稼之類皆卜之常也非常之卜建都行師立君封國之類所謂大疑謀及卜筮無疑何卜之有

卜不襲吉（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　四卜郊五卜郊皆非禮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而況五乎此常事之不襲吉　哀二年鐵之戰晉趙鞅卜戰龜焦樂丁曰謀協以故兆詢可也　趙鞅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卜不襲吉　楚右司馬子國之卜觀瞻曰如志巴師至將卜師王曰如寧志何卜焉君子曰惠王知志志曰君子不煩卜筮　衛孔成子筮公子元遇屯筮立縶遇屯之比不立縶者已有定志亦不習吉之義

違卜（卜非所宜）　晉卜右慶鄭吉弗使敗于韓　施氏卜宰匡句須吉以讓鮑國　後陳文違卜之橋推賢違卜猶吉　晉獻公崔杼皆違卜而凶以驪姬爲夫人取棠公妻不待卜而知其必凶　衛侯行陰德偉郤子行法俟命　靈王卜得大下不吉抵龜南蒯將叛枚筮遇坤之比吉凶之兆不闕卜非所宜則一

筮短龜長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龜天產故長著地產故短古人先筮後卜者取決於卜　洪範但言龜從筮從不言龜逆筮從亦以短長之異　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公違卜告亂晉

三易　其經卦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一曰連山　八筮即八卦所遇八頌其繇八　二曰歸藏　取其義　三曰周易

九筮　一曰巫更（遷改之事）　二曰巫咸（人情知否）　三曰巫式（法制之事）　四曰巫目（事衆九目）　五曰巫易（變易之事）　六曰巫比（田役之事）　七曰巫祠（祭祀之事）　八曰巫參（筮御與右）　九曰巫環（筮致師者）

總卜筮官

擇　建　立　卜　筮　人

卜官　三兆三易三夢之占皆掌於大卜　大卜下大夫二人　卜師上士四人　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王者之尊天如此大卜　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以下大夫爲之不亦宜乎　龜人中士二人　占人下士八人　菙氏下士二人

筮官　記謂天子無筮非無筮官大事先筮而後卜天子之所親卜而已天子道以筮則巡守有用筮諸侯則非其國不筮　簭人中士二人

卜筮人阿黨　晉侯有疾曹伯獳侯獳貨筮史曰以曹爲解　魯穆姜欲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穆姜曰亡　崔杼欲娶棠姜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　月令孟冬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占夢眡祲（卜筮之助）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古人以夢協卜亦占之助　占夢中士二人　夢帝賚予良弼夢帝與我九齡（皆夢之經見者）　斯干熊羆虺蛇無羊旐旟衆魚（皆詩占夢之法）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卜官之職故老咨大政可）也　夢有三夢則亦用三人之占其經運十其別九十運作煇未然　眡祲中士二人　十煇之法不屬史而屬卜者八命二曰象然則天文之可以數推者屬於史而十煇之吉凶必卜之而後決與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天地大矣有所不能而聖人實成之聖人之聰明固高於天下而不敢自用其聰明明則有人謀幽則有鬼謀謀無不盡斷而行之則固在聖人故百姓之與能捨聖人亦無所歸也洪範之有稽疑其以此哉夫五事修於己八政施於民五紀協於天皇極建而三德乂人事可謂盡矣理有未易窮變有未易應明而人謀不能無疑將遂行之乎疑謀之成其害實大將遂不行乎勢有不可不行者聖人於此乃始決之鬼謀人心之與鬼神本無以異知覺有先後則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大人而已故人心之不同不若鬼神之德於吉凶爲審也鬼神猶不可數矧可度乎而吾何以通之天地之生神物固將以通神明之德也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故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而非聖人莫之能用也聖人以蓍龜以爲卜筮立之官守爲之法數然後吉凶可得而審矣苟不擇其人而建立之則有如曹人之貨晉史齊史之阿崔子甚而若漢之丘子明者疑可得而稽乎既立其人則法數在所謹矣龜不離乎五行故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卜五也蓍不離乎四象故曰貞曰悔至於占則皆以衍忒故曰占用二也龜有體有色有墨有圻畢者之占愈詳稽疑所言則其氣色而已易

有卦有爻有象稽疑之所言則卦而已舉其一而可以類推也得時得數得方得位得姓莫非衍者失則忒矣秦遇蠱得時也晉遇復得方也文公遇大有得位也趙鞅得水適火得姓也穆叔之繇莊叔得數也觸類推之得皆衍而失皆忒也然而象數之變無窮非一智之能盡聖人之法吾皆不可廢也傳之各有其人則立時人作卜筮可徧乎哉兆有三兆易有三易故卜以三龜而筮以三易則占者固三人矣三龜而習吉如周公之金縢不然而皆不吉其從何疑三者有所未同則從衆可也故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古之用卜筮有常事焉有非常之事焉祀牲之日昏冠之日賓生之宅死之葬居之鄙家之宰師之御右致師者之卜莫獨之卜戒社之卜稼若此之類皆筮之常者故龜有八命筮有九筮官司之守在周禮詳矣於左氏備矣其大者君或臨之要皆常事而已稽疑言王者大法豈言其常者哉所謂大疑則周禮之大詢所謂國危國遷立君者是矣王者之於大疑豈據捨人謀而從鬼謀哉先之乃心次之卿士次之庶民然後及於卜筮禹謀之所謂官占可攷矣使立君而皆如禹國遷而皆如作洛行危事而皆如伐商則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斷可必矣詢國遷如盤庚之治亳詢國危如周公之東征吾得無權哉故五占從其多而以龜筮爲主則雖如商周之卿士庶民小有不同終亦可以獲吉而鄭文公之遷繹雖不利於君尚不失爲知命也龜筮之爲神物一也龜天產而屬乎陽蓍地產而屬乎陰故古人有短長之辨而周官有後先之用故龜從筮逆猶可以作內龜筮共違于人則靜吉而作凶稽疑主乎卜筮卜筮主乎龜蓍故也然聖人之爲卜筮以稽疑也不疑何卜晉立驪姬崔娶棠姜雖不卜知其凶矣然卜而皆驗以是知受命如響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仁天下至矣卜不可違故違卜不祥卜不可瀆故卜不習吉卜筮不相襲卜不可以非所宜故易不可以占險春秋之際猶可驗也然春秋之際卜筮之法數猶存而稽疑之意乖故違者瀆者卜非所宜者以卜爲市假卜爲詐者靡不有之洪範之道晦周官之職廢矣然當時賢者尚多祿仕於卜史之中其占驗皆若符契自秦滅學而疇人子弟分散三兆之書遂亡周易僅存而術數淺駁後世莫能明古人之法遇艮之八坦然著明而學如杜預尚不能知遂使范甯謂左氏失也誣而柳宗元非國語肆爲無忌憚之論夫以卜筮者尚其占乃聖人之道而稽疑九疇之一也其庸可廢乎至於占夢視祲亦卜筮之助也特職之有官大人占之可也召故老訊之則非矣雖然稽疑者盡幽明之謀而斷之在聖人若乃發言盈

庭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則非所以爲稽疑矣然豈有它哉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故藏者違而不藏者依矣盤庚大誥之書則程於先民而經以大猷者也然則王者之稽疑可不監盤庚周公而戒幽王哉吾以近世之談易者畧卜筮言書者昧昧於稽疑故以易範周官參攷之而摭左氏之遺法講而載之以存其梗槩云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一百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一百九十一

六模

圖

帝王經世圖譜

皇極建用之圖

建極作極敷言之異。而總謂之建用皇極者。建不足以化而後作。作不足以章而後言。作與言輔建之不及。而同歸乎建者也

建極（觀民爲教）

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作極（賁文爲政）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毋虐煢獨而畏高明。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敷言（咸光爲言）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三者兼備。然後可以作民父母。能作民父母。然後可以爲天下王。

合而言之

建極

作極

敷言

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分而言之

建極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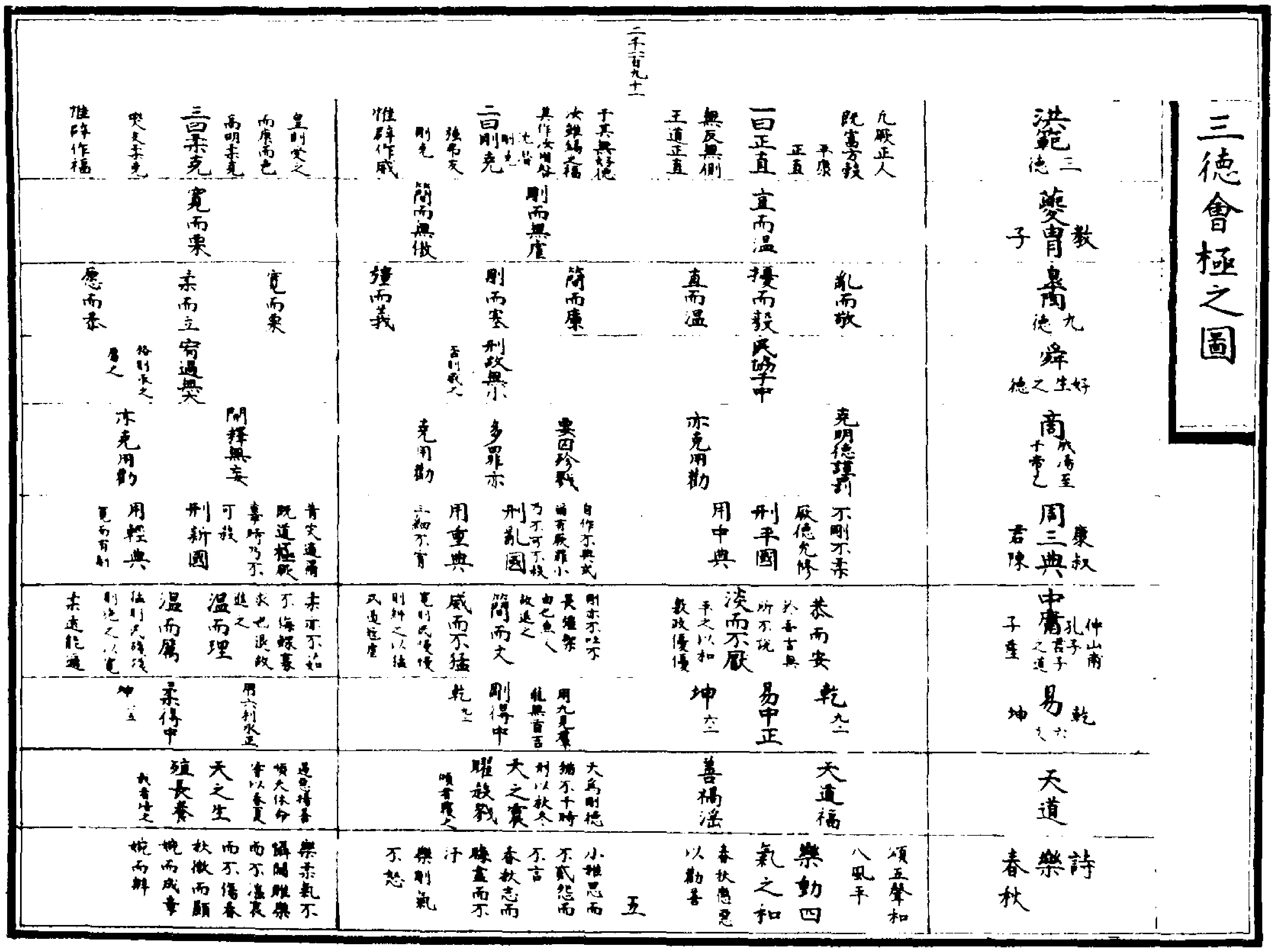
作極　賁

敷言　咸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均有是極而建用皇極其責在君均有是中性不得爲異習有先後性不得爲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而不同性之所無不可強也盡性者聖復性者賢建用皇極者善民之習而復其性也復能使之近不能使之同故皇極一而建用之道三也三者何建吾之極而五福萃於吾身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雖不家至戶曉而有是極者咸得於觀感故曰用敷錫厥庶民民之性明而易覺者咸復其性以保其極雖不待親接於都俞而其錫君多矣故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是之謂建極此易之觀也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皇建其有極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錫汝保極也然民之性明而易覺者鮮有中人焉非建極之所能感表善救失有待於好惡榮辱之際則作極不可已也極不作則失其常心以爲淫朋比德者中人所不免也故必待於作極而後無有天下莫多於中人而其可上可下特未定也故因材而篤其事至詳未爲而有猷已謀而有爲已爲而有守其是否之際不可不念也雖未協于極亦不罹於咎是可教也受而誘進之可也雖未見其能行而有好德之言福而勸之彼固樂於行其言矣然煢獨之言易畢而難達高明反是虐畏之不審則非所以作極有以言取人以人廢言之失矣至於有能有爲則能行之異於言之者矣勉之使進不獨其人協於極國所賴以興也若乃正人則非止於能爲也進乎于汝極矣富之使益勸可也不能使願立於朝則棄賢之罪有所歸矣受之錫之進之富之皆所以待君子至於小人之無好德則不可錫之福過而錫之其咎大矣五者作極之目也在易之賁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又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作極之謂也建極者正心誠意之事也外物不干天理自見私心何自而萌作極則交物矣吾心之不式偏陂好惡偏黨反側從而生矣戒而絕之以遵道於始由而忘之以體道於終則合天下之有極而復之無不可者作極之功至則進乎建極矣然天下不能皆中人也顓蒙之難開建之不能于汝極也作之不能歸其極也如之何使之悟則有敷言而已道至於言末也不得已也性順天理以廸之使知所趨向則雖未能使歸其極亦可使復其相近之性矣近天子之光相近之謂也建極而上性保焉作極而中人歸焉敷言而後覺近焉無一民之不極而建用皇極之道至矣如此則德可以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如

是而受人之歸往以爲天下王庶無媿哉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文王之克宅厥心建極也舜之敷奏明庶湯之德官功賞文王之遐不作人作極也舜之出納朕命湯之播告之修文王之發號施令敷言也古之聖人未有偏廢於此者而夫子亦然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顏淵知之由求不與焉兼人故退退故進由求知之樊遲不與焉無違之告未諭而何謂之問繼發夫子誨之亦諄諄焉故唐虞之民比屋可封三代之民直道而行夫子之門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皆建用皇極之功也或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何以作極爲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何以敷言爲此執一廢百子莫之論也觀而無賁也作極可已也賁而無咸也敷言可止也咸者兌上之卦聖人之感人心亦必以言惟其出於誠則言發而天下和平庶民而以近天子之光不謂和平可乎而何惡於敷言哉故聖人惡夫不建而作不作而言者不惡夫建而後作作而後言者咸其輔頰舌不信而言滕口說而已豈得謂之皇極哉予欲無言建極聖人之本心也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敷言聖人之不免也既曰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又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並行而不相悖本末精粗該貫而兩得者其惟皇極中庸之書乎吾厭說書者混并紛擾而無所發明故詳釋之云爾

三德會極之圖


洪範三德
夔數胄子
皋陶九德
舜好生之德
商成湯至于帝乙
周三典康叔君陳
中庸仲山甫孔子君子之道子思
易乾六坤六
天道
詩樂春秋
九厥正人
既富方穀
平康
正直
一曰正直
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直而溫
擾而毅
亂而敬
民協于中
直而溫
克明德謹罰
亦克用勸
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
刑平國
用中典
恭而安
於吾言無所不說
淡而不厭
平之以和
敷政優優
乾九二
易中正
坤六二
天道福
善禍淫
頌五聲和
八風平
樂動四
氣之和
春秋惡惡以勸善
二千一百九十一
于其無好德
汝雖錫之福
其作汝用咎
沈潛
剛克
彊弗友
二曰剛克
剛而無虐
惟辟作威
簡而無傲
簡而廉
剛而塞
彊而義
刑故無小
告則威之
要囚殄戮
多罪亦
克用勸
自作不典式爾
有厥罪小
乃不可不殺
刑亂國
用重典
小細不宥
剛亦不吐
長彊禦
由己焉人
故退之
簡而文
威而不猛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
又適莊虐
用九見群
龍無首吉
剛得中
乾九二
大爲刑德
抽不干時
刑以秋冬
天之實
曜敎戮
順嘗攬之
小雅忌而
不貳怨而
不言
春秋志而
晦畫而不
汙
樂剛氣
不怒
五
皇則受之
而康而色
高明柔克
三曰柔克
燮友柔克
惟辟作福
寬而栗
寬而栗
柔而立
愿而恭
宥過無
格則承之
庸之
開釋無辜
亦克用勸
眚災適爾
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
可殺
刑新國
用輕典
寬而有制
柔而不茹
不侮鰥寡
求也退故
進之
溫而理
溫而厲
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柔遠能邇
用六利永貞
柔得中
坤六五
天之生
殖長養
是以賞當
順天休命
賞以春夏
執當以之
樂柔氣不
偏關雎樂
而不淫哀
而不傷春
秋微而顯
婉而成章
婉而辨

聖人之道皇極而已皇極之德正直而已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使人皆秉彝則無往而非平康者何以三德爲哉然而人不能以皆中故德必有權彊弗友則剛克爕友柔克此因人而爲德之權也德不可以反中故權必有道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比依乎中而行權之道也有正直而剛柔輔焉有剛柔而正直成焉聖人之用剛柔豈得已哉其思之必審其用之必當故有一世之剛柔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一事之剛柔殲決渠魁脅從罔治是也又有施之於一人者格則承之否則威之是也詎可執一而偏勝哉不執一故有剛柔不偏勝故剛柔會於極天之所以爲天聖人之所以爲聖中庸之所以爲中庸君之所以治民所以知人所以用刑所以教人與夫六經之所以載道孔門之所以表善而救失未有能捨此者也徂征之衆方合而干羽已舞于兩階血流之戰方勝而散財發粟式閭表墓已見於未及下車之際由之瑟方見斥於丘門而遽雖以升堂之許不忮不求方以稱由之緼袍而何足以臧又以進其所未至聖人之於剛柔如天之爲天其晦明之變在於頃刻豈可常哉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中爻百二十有八以陰居二以陽居五謂之中正以陰居五以陽居二謂之得中而三德之理著矣卦以爲時爻以爲人其爲變無方要以中而爲主

則會於極之義也後之爲治者曰吾以剛或曰吾以柔言治者曰今世當以剛或曰當以柔是故知德之不可執一而不知偏勝之失無異於執一者故論爲治之德而至於箕子之三德而無餘蘊矣剛柔之德不必至於福威維嚬咲抑揚之間而剛柔著矣至於福威則剛柔之實也故必君而後可以專之周禮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可以詔而已作之則惟辟而已曰威福足矣而又曰惟辟玉食何也蓋人主之失權皆自失禮始權者人主之所共愛而禮之所寓常若不足愛曾不知禮一失而權從之矣故繁纓之曲縣若不足較而夫子深惜之於于奚者慮夫禮一失而權從之也二執戈者前則楚公子圍之爲君人皆知之矣孜玉孜行玉食可以假人我齊之將爲田氏也晏子謂惟禮可以已之亦是意也故玉食不以假人則福威惟辟矣福威惟辟則剛可得而沈潛柔可得而高明矣剛而沈潛柔而高明則彊弗友爕友皆歸於平康而剛柔會於極矣會於極則爲觀所謂剛柔者哉故商頌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舉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非無剛柔者也善用剛柔而會於極者也夔之典樂皋陶之言知人無其失而有其濟皆會於極而已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商之所以亦克用勸也歟

五行五事庶徵配合之譜

五行	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	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三曰木（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五曰土（土爰稼穡稼穡作甘）
五事	四曰聽（聽曰聰聰作謀）	三曰視（視曰明明作晢）	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	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	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
庶徵	曰寒	曰燠	曰雨	曰暘	曰風
休徵	謀時寒若	晢時燠若	肅時雨若	乂時暘若	聖時風若
咎徵	急恒寒若	豫恒燠若	狂恒雨若	僭恒暘若	蒙恒風若

皇極　三德

一曰正直　平康正直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無反　無側

二曰剛克
（彊弗友剛克）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惟辟作威）
（沈潛剛克）　（無有作惡　無偏無黨　無陂）　無畏高明

三曰柔克
（燮友柔克）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高明柔克）　（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有作好　無偏無黨　無偏）　無虐煢獨　（惟辟作福）

皇極　五事

一曰貌	二曰言	三曰視	四曰聽	五曰思
貌之極曰恭作肅　時雨若　五福	言之極曰從作乂　時暘若　五福	視之極曰明作晢　時燠若　五福	聽之極曰聰作謀　時寒若　五福	思之極曰睿作聖　時風若　五福
貌之不極曰狂　恒雨若　六極	言之不極曰僭　恒暘若　六極	視之不極曰豫　恒燠若　六極	聽之不極曰急　恒寒若　六極	思之不極曰蒙　恒風若　六極

五行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藏	腎	心	肝	肺	脾
神	精	神	魂	魄	意
官	耳	舌	目	鼻	四肢
常	智	禮	仁	義	信
事	聽	視	貌	言	思
色	黑	赤	青	白	黃
聲	羽	徵	角	商	宮
味	鹹	苦	酸	辛	甘
臭	朽	焦	羶	腥	香
形	曲	銳	直	方	圜
蟲	介	羽	鱗	毛	蠃
牲	豕	馬羊	雞	犬	牛
器	權	衡	規	矩	繩
時	冬	夏	春	秋	長夏
方	北	南	東	西	中
星	辰	熒惑	歲	太白	鎮
日	壬癸	丙丁	甲乙	庚辛	戊己
辰	亥子	巳午	寅卯	申酉	辰戌丑未
祀	行	竈	戶	門	中霤

五行

	一曰水（天一地六）	二曰火（地二天七）	三曰木（天三地八）	四曰金（地四天九）	五曰土（天五地十）
性	潤	熯	敷	斂	溽
氣	冽	炎	溫	清	烝
位	下	上	左	右	中央
方	北	南	東	西	中央
形	曲	銳	直	方	圜
材	因	革	變	從革	化
事	飲溉	亨治	械器	械器	稼穡
味	鹹（耎）	苦（堅）	酸（收）	辛（散）	甘（冲和緩）
養	脉	氣	骨	筋	肉
和	冬	夏	春	秋	（調以滑甘）
膏	羶（火羊）	臊（金犬）	香（土牛）	腥（木雞）	（各用休廢之膏。長夏不言可知）

五行

一曰水（傷氣）	二曰火（傷氣）	三曰木（傷氣）	四曰金（傷氣）	五曰土（傷氣）
智（彰）	禮（彰）	仁（彰）	義（彰）	信（彰）（四端以信爲主）
聽（失）	視（失）	貌（失）	言（失）	思（失）（四事以思爲主）
冬（逆令）	夏（逆令）	春（逆令）	秋（逆令）	中央（逆令）（分王四時）
辰星（罰見）	熒惑（罰見）	歲星（罰見）	太白（罰見）	鎮星（罰見）（四星皆失鎮乃爲動）
不潤下	不炎上	不曲直	不從革	稼穡不成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淫雨傷禾稼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自上而降。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	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水旱不時。草木百穀不熟

五事

草物之類謂之妖（猶夭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旤（言其著也）。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	二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	三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	四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	五曰思（思之不睿。是謂不聖）
咎	狂	僭	豫	急	蒙
罰	常雨	常暘	常燠	常寒	常風
妖	服	詩	草	鼓	脂夜
孽	鱗蟲	毛蟲	羽蟲	介蟲	蠃蟲
旤	雞	犬	馬羊	豕	牛
痾	體	口舌	目	耳	心腹
眚	青	白	赤	黑	黃
祥	青	白	赤	黑	黃
沴	金沴木	火沴金	水沴火	土沴水	金木水火沴土

及人謂之痾（痾病貌。言寖深）。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氣相傷謂之沴。

五行

洪範

（生出之序）

一曰水　二曰火　三曰木　四曰金　五曰土

六府

（相治之序）

水	火	金	木	土	穀
治火	治金	治木	治土	治水	生五穀 五行循環。周而復始 土爰稼穡

盛德

（相生之序）

木	火	土	金	水
生火。春王	生土。夏王	生金。正王長夏。中央土分王四季。數王戊己	生水。秋王	生木。冬王

五行備環。周而復始。

五事

（亦用洪範生出之序）

庶徵應五事。故從五事之序。然不可以序言也。故曰事而已。

一曰貌（人生而有形）　二曰言（形而後有聲）　三曰視（聲而後能視）　四曰聽（視而後能聽）　五曰思（四者具而後有思）

天人分條之說聖人之訓甚明諸儒汨之使洪範五行五事庶證感通之理黯而不彰甚可歎也天地之與人其勢遼絶而不通其所以相爲感召者惟一氣耳一氣播而爲五行降而在人爲五事五行之氣流行上下而爲庶證然則人之感動乎天天之以行與事示人者其能舍是三者乎天非屑屑以是應人人非區區以是感天同稟乎一氣機緘之相關此動而彼隨桴鼓未足喻其速也三與八合而成木在人爲貌曲直之象也木之化爲雨故貌之休咎雨實應之四與九合而成金在人爲言聲音之象也金之化爲燥故言之休咎暘實應之二與七合而成火在人爲視大明外景離之目也火之化爲燠故視之休咎燠實應之一與六合而成水在人爲聽水明內景坎之耳也水之化爲寒故聽之休咎寒實應之天五生土在人爲思土之化爲風土者金木水火之所生也思者視聽言動之所資也風者雨暘寒燠之所待也故思之休咎風實應之别而言之曰行曰事曰證合而言之同出乎一機其能不相通相應若合符節哉箕子言之著明易直若此奈何其漢儒汨之而後世諸儒欲舉而去之也然則漢儒汨之如何曰皇極者九疇之主統三德五事以協於五行而休咎福極特其敘也漢儒之病以皇極列於五事以爲六其於六極則偶合矣於五行庶證既闕其一則增益而離析之益霧於咎益陰於罰析魚於龍蛇至於款向父子而有異同之說宜乎後儒厭之欲舉而棄之也近世諸儒以皇極統五事庶證合福極以應休咎固不易之說也至謂皇極建則五事皆得休證五福應之皇極不建則五事皆失咎證六極應之則未可也自堯舜以來雖六聖人之世或未能使皆休而無咎皆福而無極至於三代中才之主與後世之賢君其於建用皇極殆未盡也而於五事固未至於皆失也故離之而拘牽合之而混并者皆非箕子之本意也然則皇極之統五事奈何曰觀之書可知也正直固皇極之道也既曰剛柔矣而復統於皇極者何也用剛於弗友而沈潛之用柔於燮友而高明之故三德無非極者而於五事亦然肅乂晳謀聖極也狂僭豫急蒙不極也極于一事則休于一證福隨之矣不極于一事則咎于一證極隨之矣事證之相感各緣其類福極之應則不可強合視其德之厚薄失之大小以爲所得之量數焉耳極之在五事猶冲氣之播於四時豈曰和於春而逆知三時之皆和乎於冬而逆知三時之不可以復和都顧其所用何如耳然則漢儒言如是則五行失其性亦盡矣乎推庶證而至於妖孽禍痾眚祥相沴之說經所無有亦可信乎曰五行之理廣大悉備漢儒未舉其一隅而況盡之乎

且五行萬物之本也其寓於人者爲藏爲官爲神爲竅爲事爲常而後一身得以生其寓於天地者爲時爲氣爲日爲星爲方爲辰而後百化得以興其寓於物者爲形爲材爲聲爲色爲臭爲味而後萬類得以成至於蟲之爲蟲牲之爲牲器之爲器靈之爲靈皆此氣之寓焉者是故五行有性有氣有位有形有材有事有味箕子之疇互見而兼該焉獨詳之於味者味所以養人者周禮備之矣人五行之秀氣參天地而用萬物者人君又其聰明而人所賴以爲父母則夫一服食器用嚬笑動靜之間已足干天地之和召五行之變而豈止若漢儒所言數條而已哉畧舉其凡則以五常五事協之四時五氣如漢天文志五星之說庶幾得之而五行志之條目亦其舉偶不可廢也至於妖孽禍痾眚祥相沴之屬皆咎證之類人君所賴以警戒而正厥事者祥桑鳴雉拔木偃禾皆爲商周之師保何可忽哉吾慮君子厭漢儒之拘牽故依經訂傳譜而明之庶不因噎廢食視天人爲適相值以啓小人無忌憚之說使箕疇庶證繫於無用亦惓惓不忘之義云爾至於洪範言五行五事之序以其生出之次而庶證特繫諸人事而不可以次言亦箕子微意所當知者故併列之

五紀庶證貫通之圖

五紀	庶證	太宰施灋于官府	宰夫八職	宰夫	司會
一曰歲	王省惟歲	王	王（六官之長受歲會貳贊之冢宰總聽六官詔王廢置故王省惟歲）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	以歲會致歲成
二曰月	卿士惟月	建正卿 立貳中大夫	正掌官灋以治要（六官之長貳皆治要所治所謂月也故卿士所省惟月）	月終則令正月要	以月會致月成
三曰日	師尹惟日	設攷下大夫 陳殷士 置輔府史胥徒	師掌官成以治凡（宰夫卿師肆師士師之屬）司掌官法以治目 旅掌官常以治數（司旅所治所謂日也故師尹所省惟日）	旬終則令正日成	以參互致日成
四曰星辰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五曰曆數	日月歲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風

箕星好風東北之星也

巽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

箕軫好風

雨

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

畢星好雨

鄭氏以大從妻論箕好風畢好雨於軫不通今不取

日短星昴（分則上而大寒故小剝有收性）

黃道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

立冬冬至

冬至日至牽牛南遠極故晷長

黑道二出黃道北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

北從黑道

日行北陸謂之冬（日在北陸而藏冰）

日行西陸謂之春（西陸朝覿而出之）

立春春分

春分日在婁日中星鳥

青道二出黃道東

東從青道

黃道　黃道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去北極九十一度正當赤道大中）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有中道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月有九行（日之所行爲中道月五星皆道之）當交則兩道相合（謂之朔亦謂之交）

一曰光道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

立秋秋分

秋分日在角宵中星虛

白道二出黃道西

西從白道

日行東陸謂之秋

日永星火（赤果而文明故著）

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去北極六十七度）

立夏夏至

夏至日至東井北近極故晷短

赤道二出黃道南

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

南從赤道

日行南陸謂之夏

（月爲風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日爲寒温

庶證

曰雨（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日晷過而長爲潦。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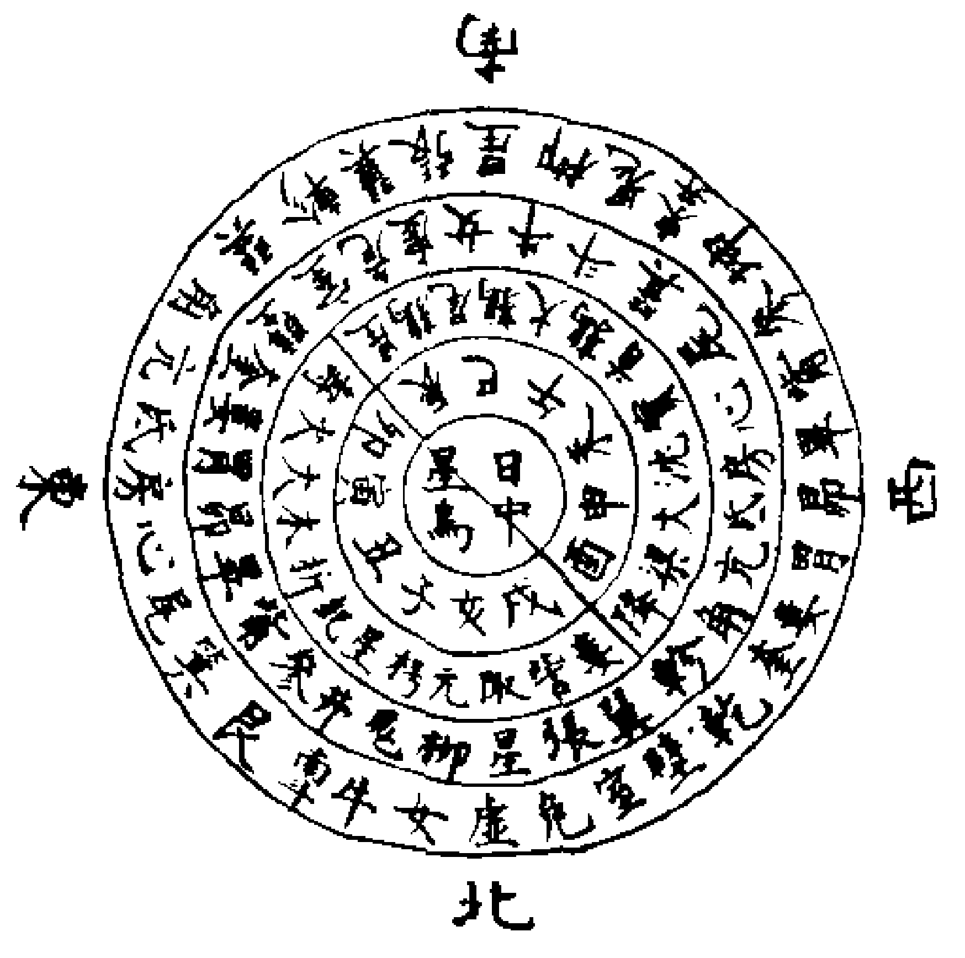
曰暘（日晷退而短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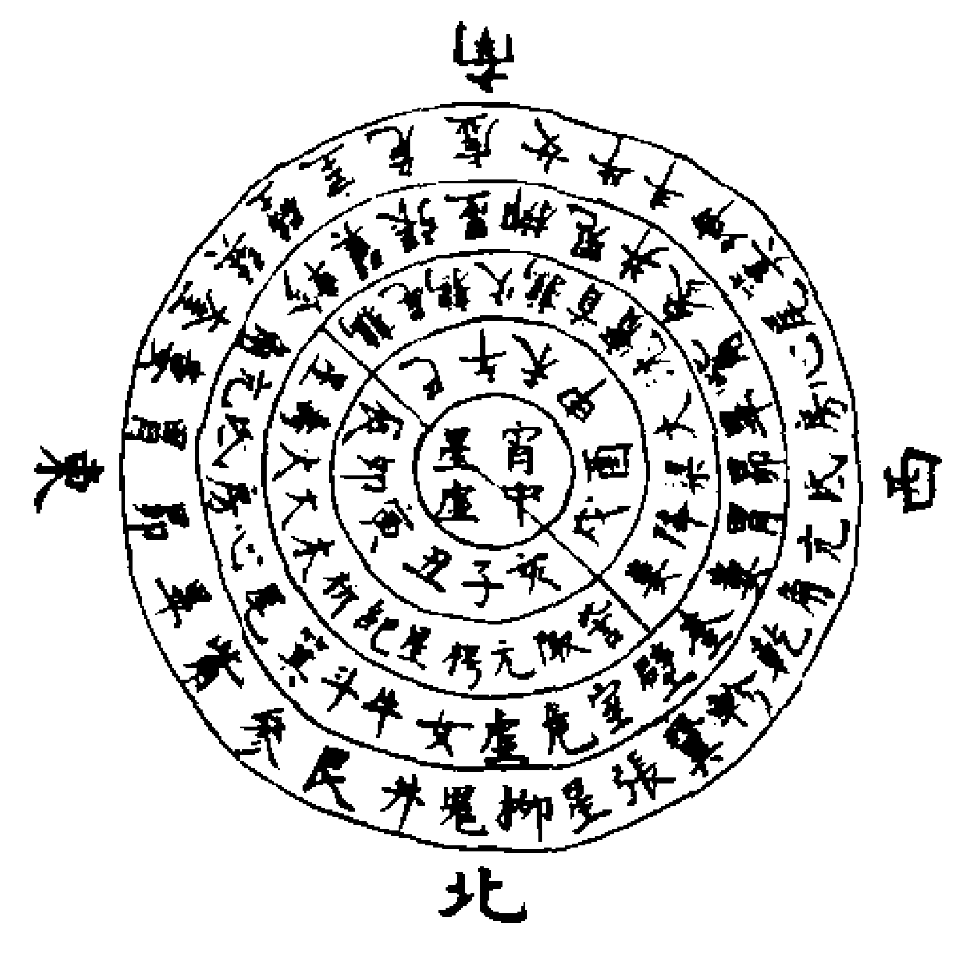
曰燠（日之南北失節。晷退而短。爲常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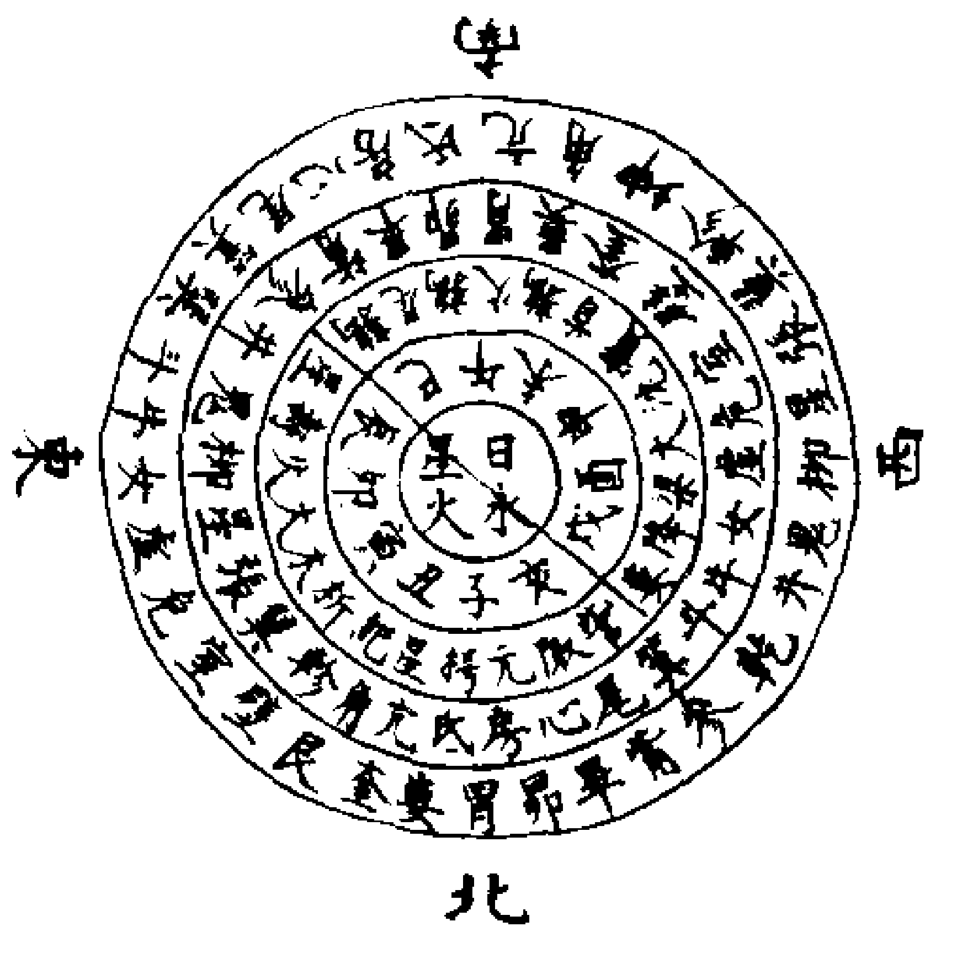
曰寒（日之南北失節。晷過而長。爲常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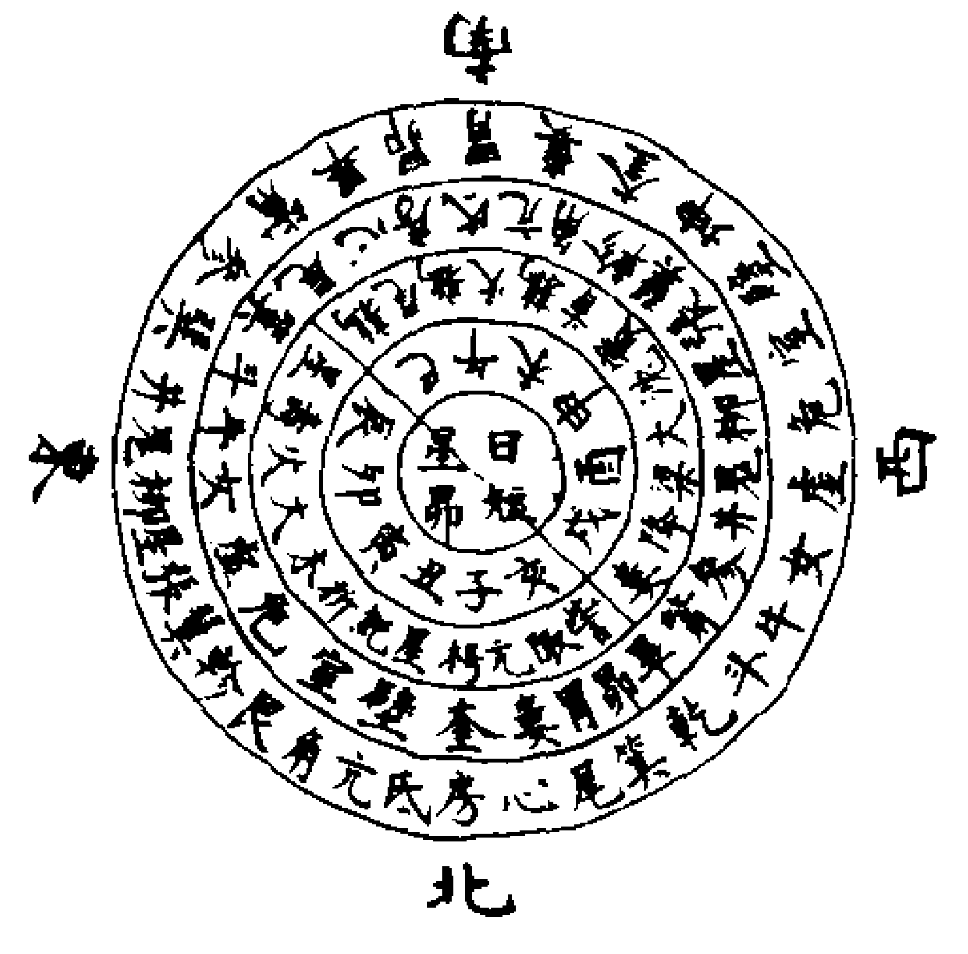
曰風（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

堯典中星









三曆日星不同皆歲差所致

堯典日星	月令日星（秦曆斷取近距以乙卯歲正月己巳合朔立春爲上元蓋顓頊曆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日中星鳥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日永星火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宵中星虛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日短星昴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漢曆　日星	日所在	黃道去極	晷景	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立春	危七度二十一分進二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晝四十八六分 夜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進三	尾七半弱進二
雨水	室八度二十八分進三	百一強	七尺九寸五分	晝五十八分 夜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進四	箕六大弱進三
驚蟄	壁八度三分強一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	晝五十三三分 夜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進三	斗少進三
春分	奎十四度十分	八十九少強	五尺二寸五分	晝五十五八分 夜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強進二
清明	胃二度十七分進二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晝五十八三分 夜四十一七分	星四大進	斗二十一半進二
穀雨	昴二度半十五分進二	七十七大強	三尺二寸	晝六十五分 夜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進一	牛六半
立夏	畢六度半十分進五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晝六十二四分 夜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大進二	女十少弱二
小滿	參四度六分進四	六十九大弱	一尺九寸八分	晝六十三九分 夜三十六一分	角六弱	虛大弱進二
芒種	井十度十五分進三	六十七少弱	一尺六寸八分	晝六十四九分 夜三十五一分	亢五大進一	危十四強進二
夏至	井二十五度二十分進二	六十七強	一尺五寸	晝六十五 夜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進二	室十二少弱進二
小暑	柳三度二十七分	六十七大強	一尺七寸	晝六十四七分 夜三十五三分	尾一大強進三	奎二大強
大暑	星四度三分進二	七十	二尺	晝六十三八分 夜三十六二分	尾十一半弱進二	婁三大進二
立秋	張十二度九分進一	七十三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晝六十二三分 夜三十七七分	箕九大強進三	胃九大弱進二
處暑	翼九度十六分進二	七十八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晝六十二分 夜三十九八分	斗十少進	畢三大進二
白露	軫六度二十三分進一	八十四少強	四尺三寸五分	晝五十七八分 夜四十二二分	斗二十一強進一	參五半強進四
秋分	角四度三十分	九十半強	五尺五寸	晝五十五二分 夜四十四八分	牛五少	井十六少強進三
寒露	亢八度五分進三	九十六少強	六尺八寸五分	晝五十二六分 夜四十七四分	女七大進一	鬼三少強
霜降	氐十四度三分進二	百二少強	八尺四寸	晝五十三分 夜四十九七分	虛六大進一	星三大強進一
立冬	尾四度十九分進三	百七少強	一丈四寸二分	晝四十八二分 夜五十一八分	危八強進二	張十五大強進二
小雪	箕一度二十六分進三	百十一弱	一丈一尺四寸	晝四十六七分 夜五十三三分	室二半強進三	翼十五大強進二
大雪	斗六度一分進三	百十三大弱	一丈二尺五寸六分	晝四十五五分 夜五十四五分	壁半強進一	軫十五少強進一
冬至	斗二十一度八分進二	百十五	一丈三尺	晝四十五 夜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進一
小寒	女二度七分進一	百十三強	一丈二尺三寸	晝四十五八分 夜五十四二分	婁六半強進一	氐七少弱進二
大寒	虛五度十四分進二	百十一大弱	一丈一尺	晝四十六八分 夜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半強進一	心半進五

庶證既通乎五事又通乎五紀何也曰王者之五事修諸身者也本諸五行而庶證者五行之流散也王者之政事見於職者也應乎五紀而五紀者庶證之所由出入也職存乎人時協乎天情在於下法在於上以人而合天治之所以興也捨法而徇情亂之所以致也通乎五事者修吾人以感乎天通乎五紀者取諸天以驗乎人其爲證則一也位有尊卑事有詳要職有勞逸所位彌尊所事彌要尊者事其逸卑者代其勞在天在人無二理也王所省者歲會王歲之象也卿士所省者月要卿士月之象也師尹所省者日成師尹日之象也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王卿士師尹無易則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所謂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也反是則天之時失其常而物從之人之治失其序而人從之所謂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情之偏乎民之證也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法之存乎臣之證也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卿士捨法守以徇民情而致亂之證也故曰取諸天以驗乎人也天者人之驗則人是以感天矣庶證以時爲休咎時以職爲得失月之從星卿士實感之也歲月日時之無易日月歲時之既易亦修諸人而關乎天者

也堯以曆象授時舜以璣衡齊政凡以察此而已然則洪範傳言日爲寒溫月爲風雨信乎日行有冬夏既言日月則失行而爲災異獨月哉然則日月之爲咎證何以異曰吾聞之矣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歸尹卿士之得失係民之休戚關天之和否如此故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然則如之何曰明乎王之道而辨乎臣之職謹乎曆數以協歲月日時之紀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而人職修焉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而天功成焉如是而休證之不應猶有極備極無之凶吾不信也曰日月之行可得聞乎曰堯典著之矣月令詳之矣漢志備之矣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稱四時之序不曰有四時而獨曰有冬夏何也二分陰陽之中也二至陰陽之極也寒燠之表於是乎取之其極猶不可違所行以從民好而況於其中乎舉冬夏則春秋可知矣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則日之爲寒燠暘可觸類而推矣穆王之命君牙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言民之欲惡何常徇其無常則艱守吾之有常則易是故謨烈之所啓佑則日月冬夏之行也

捨之而從星則亂矣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民惟卿士之從可也月而從星不可也此以庶徵告卿士之說也然則堯典月令漢曆之日星咸不同何也曰是歲差之所爲也何承天知之明矣唐一行論之詳矣逆考乎千歲之上下推乎千載之後其精微不可悉合大較可睹矣周之盛也以八法治官府大宰之施灋于官府也建其政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又有宰夫以辨其八職正師司旅秩然其有敘也歲會月要日成并乎其有條也攷之於司會聽之於冢宰而後詔王而斟酌焉此周公之用庶徵之成法也吾病釋經者之未詳五行傳獨詳詳乎五事之休咎故圖列之且究其說如此

五紀旁通之圖

晉士文伯曰六物不同晉侯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五紀不及時者時統於 洪範四五紀 歲星辰日月正則時定而歲成矣	周天之度爲一歲所以紀四時也周天三百六十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也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 一曰歲 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蔀蔀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 歲有星有陰有陽有名		月從晦至朔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與日會日月十二會不盡周天度十一度有奇故置閏月以定四時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 二曰月 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離合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 月有陽有名斗建隨月而指常與日合閏則指兩辰間	
庶徵	王者	惟歲	卿士	惟月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馮相之常也 堯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保章之變也	朞三百六旬有六日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敬仲春仲秋正仲夏仲冬	月
宰夫 周禮 司會	宰夫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	司會以歲會攷歲成	月終則令正月要	以月要考月成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變動以十有二歲 馮相氏 之相以觀天下之妖祥馮相掌常保章志其變	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十二歲一小周	十有二歲 千百二十八年一大周太歲爲陰左行於地	春秋	十有二月（自子至于亥） 致月
周禮太史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 禮記（月令） 都鄙頒告朔于邦國舉正月十二月爲例	季冬 歲且更始天子乃與公卿大夫	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孟春之月	月窮于紀
禮運	以天地爲本	以陰陽爲端 以四時爲柄	月以爲量	
爾雅	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陽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 歲名	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陽	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皋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 月名

晷景中星分野躔次閏法悉已見它圖稽更不重出

周十二辰為日日行天一度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檔於十四七以甲乙終于六旬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

三曰日

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極建其中道譬于外暾衛道日以縣發斂光道生焉日有九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郎於所交虧薄生焉

二十八星為經星迭見以紀氣節日月所會為十二辰以紀交會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孔甚為繩舒為制下為數制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東方七宿赤道七十五度曰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辰曰壽星大火析木北方之宿赤道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曰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辰曰星紀玄枵娵訾西方七宿赤道八十度曰白虎奎婁胃昴畢觜參辰曰降婁大梁實沈南方七宿

四曰星辰

赤道一百十二度曰朱鳥井鬼柳星張翼軫辰曰鶉首鶉火鶉尾五星爲緯星歷數之紀也迭錯合離則五紀之星辰木有經而不雜者也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illegible]生焉金水內陽先後而下遠則先日遲而後留留而後逆與日遠遠而後速速與日競先日近近而逆最夕生焉四月五緯各有終始而七政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曾於生焉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

歲有章蔀紀元有分差

月有弦望晦朔有閏餘

五曰曆數

日有分至交食

經星有昏旦氣節辰次

緯星有合見留行遲速逆順

斗有建

歲星有躔度超次

師尹

寅賓出日敬致寅餞納日

旬終則令正日成

冬夏

其日甲乙

惟日

日

日中日永宵中日短

以參互考日成

十日（自甲至癸）

致日

日在營室

季冬之日窮于次

以日為紀

庶民

星鳥星火星虛星昴

星辰

十有二辰（自子至亥）

自壽星至鶉尾

昏參中

旦尾中

以星為紀

惟星

二十有八宿（自角至軫）

星回于天

壽星角亢也大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顓頊之虛虛也北陸虛也營室謂之定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昴也西陸昴也蠋謂之畢咮謂之柳柳鶉火也北極謂之北辰

二十一

歲月日

時無易

曆象

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敘日月以辨四時之敘

正月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無失經紀以初為常

季冬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曆象授時之圖

分命羲仲

數天地之仁氣仲數之中也

皆言所治之方

宅嵎夷曰暘谷

迎之致日寅

寅賓出日

所謂曆日月而迎送之

日夜分春陽中以日言

日中

南方七宿皆昏見以南方

星鳥

鳥則夏龍秋虎玄武冬可知

殷中也春秋為陰陽之中故言殷

以殷仲春

時氣寒而農事方作故厥民析

厥民析

老幼在室壯者在田

鳥獸孳尾

申命羲叔

叔數之末中因而重之也

宅南交

冬夏致日

敬致

短長之極故言致

日長極景短極

日永

東方七宿皆昏見南方

星火

火則春鶉秋枵大梁可知

冬夏為陰陽之正故言正

以正仲夏

時氣燠而農事急故厥民因

厥民因

老幼因就壯者畢出在田

鳥獸希革

平秩東作

平秩南訛

平秩平在所以言於日星之上者有二義作訛成易天地人之所同義和之所平秩平在者蓋止人事有輔相之宜焉所謂欽若昊天敬授人時者蓋兼之矣又所平秩者來二月之事不止為仲月仲月以分至紀曆象亦平者以其有餘不足也秩者以其先後緩急也三時言秩則功之方興也辨易言在則功之已成也方興者秩之已成則允在天之和否在物之豐耗在人之勤惰皆可得而知矣故東秩秩言在察之審則為之備者至矣分至啟閉必書雲物於三時未嘗不在月令七月自十月至二之日所行有序於

正月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illegible]伐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眾毋置城郭[illegible]不可以稱兵[illegible]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二月

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耕者少舍乃修闔扇祀不用犧牲

三月

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布德行惠命[illegible]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illegible]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命野虞毋伐桑柘[illegible]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二十二

四月

繼長增高毋有壞墮毋起土功毋發大眾毋伐大樹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五月

養壯佼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illegible]縶騰駒班馬政[illegible]

六月

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分命和仲　申命和叔（和天地之義氣分別於義猶義叔之義）

宅西曰昧谷　宅朔方曰幽都（變北言朔○終則有始也）

（送之致曰餞）寅餞納日（二分致曰寅餞）　（不言致）蟄與（仲夏同）

（日夜分○秋陰中○以宵言○）宵中　日短（日短極景長極）

（北方七宿昏見南方○）星虛（舉虛昴○則春星夏房可知○）　（西方七宿見於南方）星昴

以殷仲秋　以正仲冬

（時氣清而農事急未可以休○）厥民夷（民之在田者與夏均○）　（時氣寒而農事休○）厥民隩（民皆入室而處○）

鳥獸毛毨　鳥獸氄毛

平秩西成　平在朔易

朔易未審不秩○特舉其詳者言之云爾○凡月令十二月事無非平秩平在著令○畢舉其切著明之○則凡時書周禮春秋所載上欽天道者○皆可觸類而長之○平秩天之作訛成易者所以左右民也○平秩人之作訛成易者人所以輔相天地也○至於析因夷隩○特舉居民之一事○以明授時之端○至於書及鳥獸○則又授時之極功也○

七月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坏墻垣○補城郭○

八月　養衰老○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乃勸種麥○雷始收聲○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凡舉大事○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九月　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蟄蟲咸俯之始）天子乃教於獵○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二十二

十月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以休息之○命將帥講武○

十一月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

十二月　出土牛○以送寒氣○命漁師始漁○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春秋左傳五紀旁通之譜

歲

歲星災祥

襄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元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三十年○鄭人殺良霄於子蟜之卒也○（十九年○）公孫揮與裨竈晨過伯有氏○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此以人事推天數○）

昭八年○晉侯問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

十一年○景王問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弒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弒立之歲○歲在大梁○此亦以人事推○）

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月

閏月差失

文元年○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襄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也○再失閏矣○

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當言正月己丑○時史失閏）

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一失閏）

十三年○冬十有二月○螽○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曆○失閏至此○

閏月失禮

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二十四

日

日食災祥

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也○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昭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

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趙簡子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占日災變

僖五年○春王正月○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

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

星辰

日食失禮

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
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天
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
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
制也　昭十有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
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
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
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
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星辰躔分

襄九年宋災晉侯問於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
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
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襄二十八年梓慎曰
龍宋鄭之星也（詳見歲星災祥）　神竈曰歲棄其次而旅
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昭元年晉侯有疾卜人
曰實沈為祟史莫之知子產曰昔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為晉星
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　三年鄭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
此其極也能無退乎　七年晉侯問士文伯六物對曰歲時
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
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八年晉侯問史趙（詳見歲星災祥）
九年陳災（詳見星占災變）　十年星出婺女　十七年有星孛
于大辰（詳見妖星占驗）　三十一年日食（詳見日食）
災祥

妖星占驗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傳夜明也）　夜中星隕如雨（傳與
雨偕也）　僖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周內史叔興曰是陰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　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
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昭十年春王
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
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
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
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
申須曰彗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在
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
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為大水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
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
之晏子曰無益也　哀十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十四年冬有星孛

曆數

曆數差失

文公元年閏三月（詳見閏月差失）　襄公二
十七年日有食之（詳見閏月差失）　昭公二十年
二月己丑日南至（書春王二月己丑日時史失閏）　哀公十二年
冬十二月螽　十三年冬十二月螽

占日布政

莊二十九年冬凡土功日至而畢
昭四年魯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莊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
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星占災變

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
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
如象之不火何為　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鄭
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
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
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
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詳見妖星占驗）　十八年
火始昏見丙子風壬午宋衛鄭陳皆火

占星布政

桓五年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龍見而雩
莊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
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而栽日至而畢
昭四年魯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
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公始用之火出
而畢賦

日官失職

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
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
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僖公十五年夏五
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五事八政修人事以本天道者也故繼之以協用五紀所以欽天道而治人事也人不天不成歲月日時星辰天之所為而人所不能違也天不人不因歷數人之所推而天所不能違也天與人合而五紀可得而用矣故曰協用五紀一寒一暑以為歲春秋冬夏之四時統乎歲者也一盈一虧以為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統乎月者也一晝一夜以為日朝夕晝夜之四時統乎日者也一經一緯以為星辰寒暑之所由推遷日月之所由交會也合是四者而推步其數以為歷則聖人之所以治人事也蓋聖人之協用五紀有三義焉步其數以授時觀其文以察變法其序以分職三者備則協用五紀之道盡矣堯典之曆象授時之事也周官之馮相實掌之舜典之璣衡察變之事也周官之保章實掌之洪範之庶證分職之事也周官之司會實掌之故曰聖人作則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五紀之謂也乾坤之策所當卦氣之所直五紀之數該於易矣賁觀天文以察時變革以治歷明時五紀之義易備之矣堯典一篇最詳者授時成歲之事舜之受終最急者在璿璣齊政之法考績之典叢脞之戒則於分職亦云謹矣禹受堯舜之傳箕子發

圖書之經緯其能不謹於五紀之協用耶周官之列職深切著明矣周衰官廢而天人之道晦授時之不謹至於再失閏不告朔察變之不詳至於官失其日用牲伐鼓之非禮春秋既皆譏之矣當時君子尚能占象推驗若符節之合則先王之遺法尚有存者至秦滅學而先王之道掃地後世曆家僅能立法倚數以成一家凡先王授時之政一切無有而作訛成易析因夷隩之事一聽民之自趨而已至於象數變見視為偶然而視左氏所記為淫巫瞽史之說而不加省亦可悲夫夫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惟大人能之則協用五紀豈可忽哉故本洪範五紀合庶證參周禮戴記堯典爾雅之說本之義和通之月令取左氏傳所載類分之為圖譜如右凡圖譜之說蓋不復出而條其大槩如此

八政旁通之圖

一曰食	十二牧食哉惟時。足食。后稷 耒耜取益。網罟取離。洪水之後民食爲急。故唐虞之世稷官爲重。貨以通食之有無。先本後末。	凡周禮地官治野之職。古稷官。大司徒 養生。	王制五穀朔用之事。教典 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富有教之本。以九職任萬民三農之屬也。
二曰貨	交易取噬嗑。后稷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共工 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便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	凡周禮治市之職皆貨事。大司徒 養生送死。	王制關市之事。教典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以九職任萬民百工商賈也。
三曰祀	典朕三禮。秩宗 營室宗廟爲先。家造祭器爲先。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封禪有祭。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大宗伯 送死。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祀有樂。	王制喪祭之事。禮典 三禮五禮之首。祭祀之職事。
四曰司空	伯禹作司空。既宅百揆。攝兼司空之事。水土初平。百工事繁。司空 舟楫牛馬。梓匠宮室棺槨。皆工事。共工 百工亦屬司空。垂獨分命。不以百工煩禹。	今存考工記。餘亡。冬官司空 周官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五畝之宅百畝之田。	王制司空之事。事典 居四方時地利。所以安食貨之業。
五曰司徒	契敷五教。既所食貨則此司徒專主五教。司徒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十二教三物之屬。大司徒 教典總在司徒。教在它官。教國子在諸子之屬。謹庠序之教。教有樂。	王制司徒之事。教典 敷五典擾兆民。
六曰司寇	皋陶明五刑。士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教之不改而後誅之。	掌建邦之三典。大司寇 五刑總在司寇。散在它官。如鄉刑屬司徒之類。	王制司寇之事。刑典 當禁居五禁之先。當欲禁而無刑。當刑即當中之官刑。五刑與五禁之先。
七曰賓	秩宗 賓掌五禮。賓在其中。三禮特舉其重。納言 太史公云。龍主賓客遠人。至熙則納言如周太僕。四岳 賓于四門。亦主賓客。十二牧柔遠能邇。	以賓禮親邦國。賓有樂。大宗伯 賓禮總在宗伯。散在它官。行人司儀屬秋官之類。	王制聘覜巡狩之事。禮典 以禮待賓客之治。[illegible] 賓禮在軍禮之先。[illegible] 八統八曰禮賓。賓客之職事。
八曰師	十二牧 蠻夷率服。士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知兵事兼在士。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惟十乃有苗弗率。自是而有征。是兵。	軍政掌在司馬。軍旅六官皆兼。事軍禮同邦國之類。大司馬 師有樂。	王制出征田獵之事。政典 九伐正邦國。九法之所不能平。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賓禮之所不能服。以軍禮同之。軍旅之職事。
	禹宅百揆。於八政無所不總。四岳十二牧亦無所不總。	冢宰統百官。於八政無所不統。樂之通於八政者四。	大宰掌建邦之六典。是無所不總。

八政時令之圖

但舉綱目言不盡載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孟春	躬耕帝籍。命布農事。祈穀。行冬令。則首種不入。		其祀戶。祭先脾。迎春。祈穀。修祭典。犧牲毋用牝。
仲春	耕者少舍。毋作大事。以妨農事。行冬令。則麥不熟。行夏令則大旱蟲螟。	日夜分則同度量。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其祀戶。祭先脾。命民社。祠高禖。鮮羔開冰。上丁釋菜。祀不用犧牲。
季春	爲麥祈實。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行夏令。則山陵不收。	命野虞無伐桑柘。后妃躬桑。	其祀戶。祭先脾。薦鞠衣。薦鮪。畜犧牲。命國難。磔攘。
孟夏	野虞勞農。司徒命農勉作。農乃登麥。行秋令。則五穀不滋。	后妃獻繭。	其祀竈。祭先肺。薦麥。迎夏。飲酎。
仲夏	大雩祈穀。農乃登黍。行春令。則五穀晚熟。行秋令。則果實早成。行冬令。則雹凍傷穀。	關市毋索。	其祀竈。祭先肺。大雩。薦黍。
季夏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行春令則穀實鮮落。行秋令則禾稼不熟。	命澤人納材葦。命婦官染采。命虞人入山行木。	其祀竈。祭先肺。養犧牲。 中央土。其祀中霤。祭先心。
孟秋	農乃登穀。始收斂。行冬令。則介蟲敗穀。行春令。則五穀無實。		其祀門。祭先肝。迎秋。
仲秋	趣民收斂。勸種麥。行夏令。乃旱。五穀復生。	日夜分則同度量。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	其祀門。祭先肝。命宰祝循行犧牲。天子乃難。薦麻。
季秋	命冢宰。農事備收。	伐薪爲炭。	其祀門。祭先肝。大饗帝。祭禽于四方。薦稻。
孟冬	命司徒循行積聚。勞農以休息之。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		其祀行。祭先腎。迎冬。大飲烝。祈來年。割祠。臘。
仲冬	農有不收藏積聚者。取之不詰。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行夏令則旱。行秋令則水歉不成。	伐木取竹箭。	其祀行。祭先腎。命有司祈祀。
季冬	漁師始漁。命農計耕耦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其祀行。祭先腎。畢山川之祀。薦魚。藍收秩薪柴以共郊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孟春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樂正入學習舞。		耕籍反執爵于大寢、	不可以稱兵。
仲春	乃修闔扇。毋作大事。	上丁視學。	命有司省囹圄。	養幼少存諸孤、	行秋令則寇戎來征。
季春	命工師百工咸理。	天子視合樂、		聘名士禮賢者、	行秋令則兵革並起。
孟夏	繼長增高。毋起土功。行冬令則大水敗其城郭。	習合禮樂。	麥秋至。斷薄刑。	封諸侯。	行秋令則四鄙入保。
仲夏			挺重囚。百官靜事毋刑。		班馬政。 行冬令則暴兵來至。
季夏	不可以興土功。				不可以起兵動衆 行冬令則四鄙入保。
孟秋	完隄防。修宮室。		命有司嚴斷刑。	賞軍帥武人於朝。	命將帥選士厲兵。
仲秋	可以築城郭。建都邑。		命有司申嚴百刑。	養衰老。	
季秋	霜始降。則百工休。		乃趣獄刑毋留有罪		天子乃教於田獵。 行春令則師興不居。
孟冬	坏城郭。命工師效功。			賞死事。恤孤寡。大飲烝。	命將帥講武 行秋令則小兵時起。
仲冬	土事毋作。塗闕廷門閭。				
季冬				命樂師大合吹。	行秋令則四鄙入保。

周政廢興之圖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詩亡然後春秋作

洪範八政	一曰食	二曰貨	三曰祀	四曰司空	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	七曰賓	八曰師
七月（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于耜。舉趾。其穫。播百穀。[illegible]萬壽無疆。[illegible]納禾稼。于茅。索綯、	條桑。載績。于貉取狐。貍[illegible]	獻羔祭韭。	入此室處、築場乘屋、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
篤公劉（美公劉之厚於民）	迺積迺倉。迺裹餱糧。徹田爲糧。		蹌蹌濟濟。俾筵俾几。	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豳斯館。	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俾筵俾几。食之飲之。	其軍三單。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柞棫拔矣。行道兌矣。	作廟翼翼。	乃召司空。俾立室家。	乃召司徒。	虞芮質厥成。	亦不隕厥問。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文武成康	華黍宜黍稷。甫田思古。	魚麗美萬物盛多。鴛鴦交於萬物有道。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作邑于豐。宅是鎬京。作洛	於樂辟廱。鎬京辟廱。育才	召伯聽訟 誕先登于岸 瞻彼洛矣	天保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
厲王	華黍廢。	由庚崇丘由儀廢。	天保魚麗廢。	萬民離散。不安其居。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白華南陔廢	民勞[illegible]	鹿鳴廢之類	采薇廢之類
宣王	韓奕實畝實藉。江漢于疆于理。	韓奕獻其貔皮。無羊考牧。	雲漢。不殄禋祀。	斯干考室。鴻鴈百堵皆作。	黃鳥[illegible] 我行其野[illegible]	沔水[illegible]	復會諸侯於東都。	修車馬 南征北伐 備器械
幽王	楚茨田。菜多荒。	大東。杼柚其空。	楚茨祭祀不饗。	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	谷風天下俗薄。	刑罰不中。	賓之初筵。	漸漸之石。
春秋	書螟螽饑。告糴之類。見食不足。	書求車求賻求金。見貢賦不入。	書雩烝禘郊之類。見祭祀失禮。	書城築門廄之類見土功勞民	書兄弟父子夫婦之賊亂見五品不遜	書殺戮用人之類見刑罰不中	書朝聘會之類見賓禮爲私交。	書侵伐圍入之類見用兵無義。

君子之道本諸身驗諸庶民五事君所以修身也五事敬則可以言政矣故八政次之食所以養民貨所以通食而濟民用養生備矣則可以報本追遠矣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先養生而後送死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也養生送死無憾則欲其安居而樂業也故司空次之飽食煖衣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司徒次之教有所不行不可以無懲也故司寇次之五者具自治之道盡斯可以治人矣禮以賓之師以正之治人之道備矣農用八政何也王者厚也先養之而後治之先自治而後治人先本而後末先張而後安先教而後誅自反有禮而後師無非厚者玆其所以爲農用也觀乎十三卦制器之義知八政之所由始焉觀舜之命九官周之六典知八政之所由備焉觀詩之風雅知八政之所由廢興焉觀春秋知八政之所由壞焉觀孔孟之書知八政之不克復焉觀月令知八政之於秦本亡而末從焉觀王制知八政之於漢有其意而無其事焉噫古之養民何其厚而後世何其浸薄與九官之命詳於養民而兵刑合於一官六卿分職則本末該矣食貨教合於一官因輿創之異也兵與刑分爲二職業鉅事叢也七月公劉大王之詩不及乎刑者非無刑也無俟乎刑

也刑非所美也或以無訟或因事而言或思古而作則有之矣八政之中教爲極功四者教之本三者教之餘也治道之缺自教始其復也亦難宣王之中興所以未至乎極功也教不至則刑有所不行訛民之莫懲也教之未至也故規之雖然猶未離乎忠厚也春秋大壞矣聖人作春秋所以繼詩之美刺而存其忠厚也庶矣加富富矣加教聖人不得自行其道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弟子尚以不得已而去爲問春秋得無作乎孟子之言於齊梁滕者王道之本也故不及乎司寇賓師之事不忍其困無常產之民陷溺而糜爛之也始乎食終乎兵參之以信八政該而存矣孔子爲群弟言萬世之論也始乎食終乎教孟子爲時君言救民之術也所謂不得已而去兵者如是而已月令秦之書以教蓋暴其本暨矣況如令所言者秦蓋未嘗行乎襄公秦之始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詩人何其見微哉漢唐君臣獨諱諱乎呂氏之令先王之八政宜其不復也王制一篇刺六經而作雖其次第或與洪範異而八政亦粗舉焉惜乎又不見於施行也

刑罰世輕世重圖

刑新國用輕典　夏刑（禹治水而輕刑）　穆王呂刑（訓夏贖刑）

（墨千　劓千　剕五百　宮三百　大辟二百）

（輕刑增十　重刑減二百　死刑減三百）

（五刑之屬三千　孔子言周末制）

刑罰世輕世重

刑平國用中典　舜刑（如舜刑用中典者呂刑見之）　周刑（墨罪五百　劓罪五百　刖罪五百　宮罪五百　殺罪五百）

刑亂國用重典　湯刑（其目不見於經　商人先罰後賞）

（古釋作官刑湯官刑用墨知刑重故云）

（商人就五刑以暫發傷肌膚以懲惡）

用兼四代之制刑有三典至穆王用夏刑

輕重諸罰有權

眚災肆赦

（宥過無大）

（功疑惟重罪疑惟輕）

（人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三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上刑適輕下服）

（獄疑者與衆共之衆疑赦之）

（三赦　幼弱　老耄　蠢愚）

（三宥　不識　過失　遺忘）

（八辟議　親故賢能　功貴勤賓　與八議合）

過疑　適輕　恩義（解之義）

怙終賊刑

刑故無小（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謂于衆兇殺害亂俗三細不宥）

（下刑適重上服）

故不改適重　亂政（豐折獄致刑）　疑衆（噬嗑屨校滅趾之義）

八成（邦汋　邦賊　邦諜　犯邦令　撟邦令　爲邦盜　爲邦朋　爲邦誣）

四誅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

（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

（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

墨　墨辟疑赦罰百鍰（六兩爲鍰　黃鐵也）

劓（書疏劓刑同言　同一刑刖割耳）　原野　鄉士（肆之三日）　四裔（夏讀刑）　劓辟疑赦罰惟倍（二百鍰）

書五刑　剕　五服三就　朝（公族於甸人）　周禮　遂士（都就）　流宥五刑（五宅三居　大者九州之外）　五刑之疑有赦　剕辟疑赦罰倍差（五百鍰）

宮　市　縣士（縣就）　千里之外　金作贖刑　宮辟疑赦罰六百鍰

大辟（斬焚辜踣　車轘皆大辟）　大辟疑赦罰千鍰

舜典象以典刑　皋陶作士明于五刑　禹謨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皋陶謨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

周禮五刑（士師以五禁　左右刑罰）

一曰野刑上功糾力（四曰野禁）　遂大夫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　縣正稽功會事而誅賞　鄙師以時數其衆庶察其媺惡而誅賞

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五曰軍禁）　司馬不用命者斬之　泰誓不迪有顯戮　牧誓其于爾躬有戮　費誓有大刑　有常刑　有無餘刑非殺　甘誓　湯誓予則孥戮汝　士師一曰誓用之于軍旅　條狼氏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轘　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　誓師曰三百　誓邦之大史曰殺　誓小史曰墨

三曰鄉刑上德糾孝　司徒鄉八刑糾萬民　不孝　不睦　不婣　不弟　不任　不恤　造言　亂民　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舜典扑作教刑　益稷撻以記之　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一曰宮禁　二曰官禁）　天官八灋七曰官刑以糾官治　小宰掌建邦之宮刑徇宮禁國有常刑　宮刑憲禁于王宮　宰夫官府國有大刑　胤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伊訓制官刑儆于有位　舜典鞭作官刑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三曰國禁）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士師五禁（以左右刑罰）　一曰宮禁（小宰所掌宮刑之禁）　二曰官禁　三曰國禁　四曰野禁　五曰軍禁

明罰勑法（明勑於先則人畏而不犯可無事於用獄）　大司寇使萬民觀刑象　小宰以宮刑憲禁于王宮　周禮此類甚多

士師五戒（以先後刑罰　毋使罪麗于民）　一曰誓用之于軍旅（書誓皆是）　二曰誥用之于會同（書大誥多方之類）　三曰禁用諸田役（周禮禁令之類）　四曰糾用諸國中（周禮言糾之糾）　五曰憲用諸都鄙（布憲之憲）

三刺　一曰訊羣臣　二曰訊羣吏　三曰訊萬民　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

五聽　一曰辭聽　二曰色聽　三曰氣聽　四曰耳聽　五曰目聽

議獄緩死疑獄

呂刑　簡孚有衆（五刑）　惟貌有稽（五聽）　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王制　獄從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　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　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　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與文王世子君曰宥之同）

君陳　予曰辟爾惟勿辟　予曰宥爾惟勿宥

大司寇

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矢以示直。）

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金以示堅。）

獄重於訟故尤謹之

明謹用刑而不留獄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期內聽　期外不聽）

國中一旬（鄉士旬而職聽于朝　掌國中）

郊二旬（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　掌四郊）

野三旬（縣士三旬而職聽于朝　掌野）

都三月（方士三月而職訟于朝　掌都家）

邦國朞

司寇肺石（以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

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

司圜（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雖出三年不齒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圜土　嘉石

教刑司救

小懲而大誡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

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于圜土

司寇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

重罪旬有三日坐　朞役

其次九日坐　九月役

其次七日坐　七月役

其次五日坐　五月役

其下罪三日坐　三月役

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聖人之有刑將以愛民非以殘民將以輔教非以害教是故立之欲其嚴也禁之欲其漸也議之欲其熟也行之欲其當也臨之欲其哀矜覈之欲其忠厚也有間之當去不先於用獄不明勅之是罔民也使民觀刑象徇官府以木鐸五禁五戒左右先後之是謂立之欲嚴易之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是也小懲大誡小人之福於蒙之初而擊之不若於蒙之初而發之滅耳於間之終寧其滅趾於間之始故平之以嘉石而教之以圜土是謂禁之欲漸易蒙之初九發蒙利用刑人噬嗑之初九屨校滅趾無咎是也情與法適相當心與迹不相戾猶必盡心焉矧於疑乎聽之於衆稽之以親明啓刑書而胥占之無簡不聽衆疑赦之是謂議之欲熟易之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是也過者疑者重而適輕者恩義之所當恤者舍之則仁刑之則害仁吾有赦宥焉易之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是也故者不改者輕而適重者亂政而疑衆者刑之則義舍之則害義吾有刑殺焉易之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是也合是二者是謂行之欲其當也兩造兩劑以禁獄訟自史至王皆參聽之非不明謹於用刑也然士之治自旬至朞皆有期日而又有肺石以達窮易之旅君子以明謹用刑而不留獄是也三后成功不廢堯之哀矜九功惟敘不從舜之寬簡不僭不濫不敢息遑惟敬五

刑以成三德君臣都俞大抵厚於自反而薄於責人易之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是也茲數者恤刑之道也猶不敢以道之得廢法之修五刑有服五服則三就五流有宅五宅則三居刑有重輕罰有多寡所以爲當其罪也野刑不以施於鄉軍刑不以施於國宮刑不以施於官所以爲適其宜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所以爲得其情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所以爲合於時也既訊之羣臣又訊之羣吏又訊之萬民所以爲稽于衆也罔攸兼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所以爲各得其職也本末兼備人法兩盡如此是以能又用三德而明德謹罰罔戮開釋皆至於亦克用勸也一毫之有愧於昔人吾寧過於厚無過於薄則禹之泣辜穆王之訓刑漢文之除肉刑殊時而同道異德而同心者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一百九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珠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七　六模

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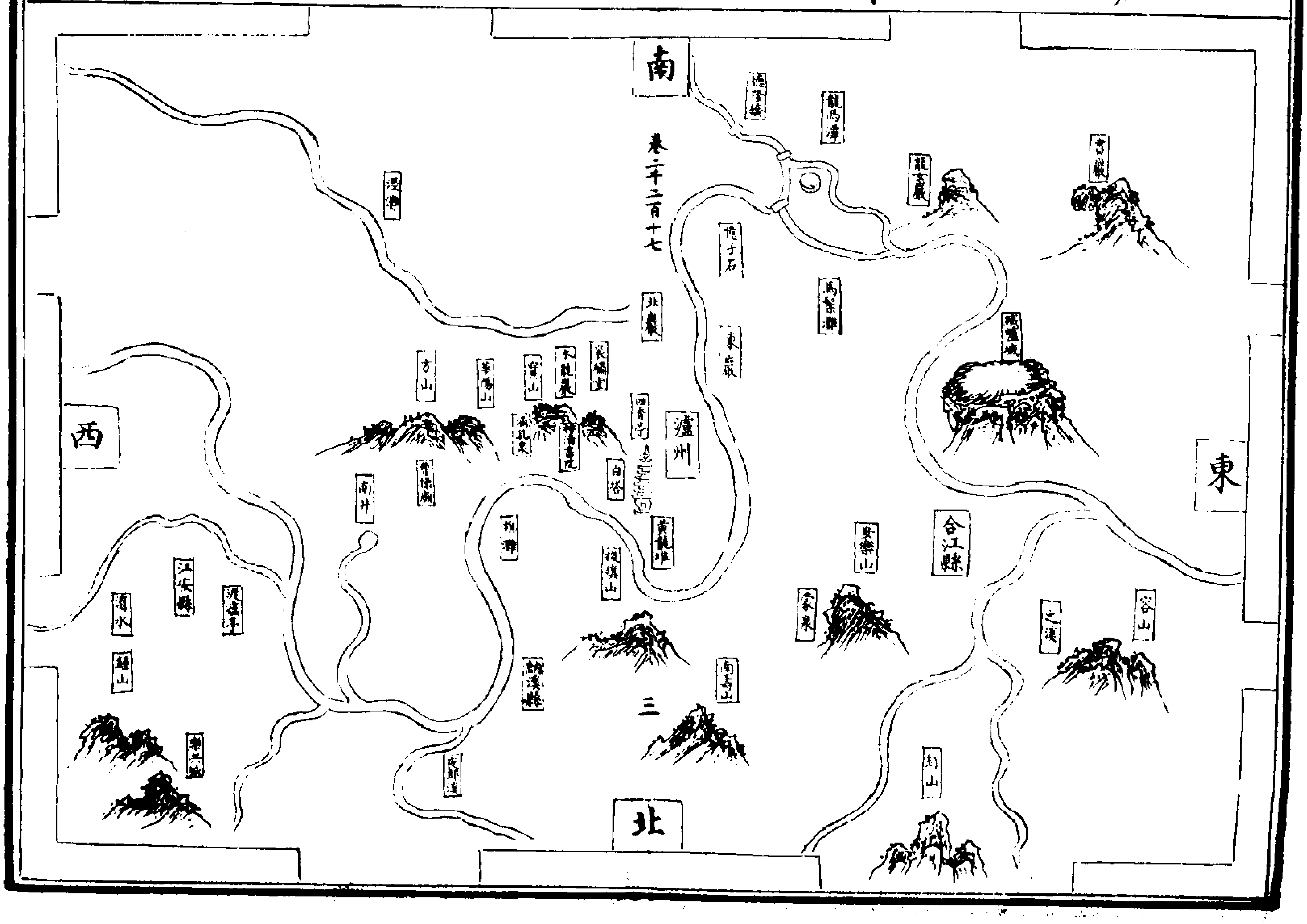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龍都切水名許慎說文瀘從水盧聲洛乎切顧野王玉篇力吳切宋重修廣韻州名在蜀丁度集韻水名出牂柯郡守正案雲韻水名在蜀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入江今嶲州有盧津關三四月經之必死諸葛亮五月渡瀘言其艱也楊桓六書統來母瀘（統）聲瀘（隶）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又州名古犍為地趙謙聲音文字通來沽切古借盧比續收韻會定正來模切字切來謨來零連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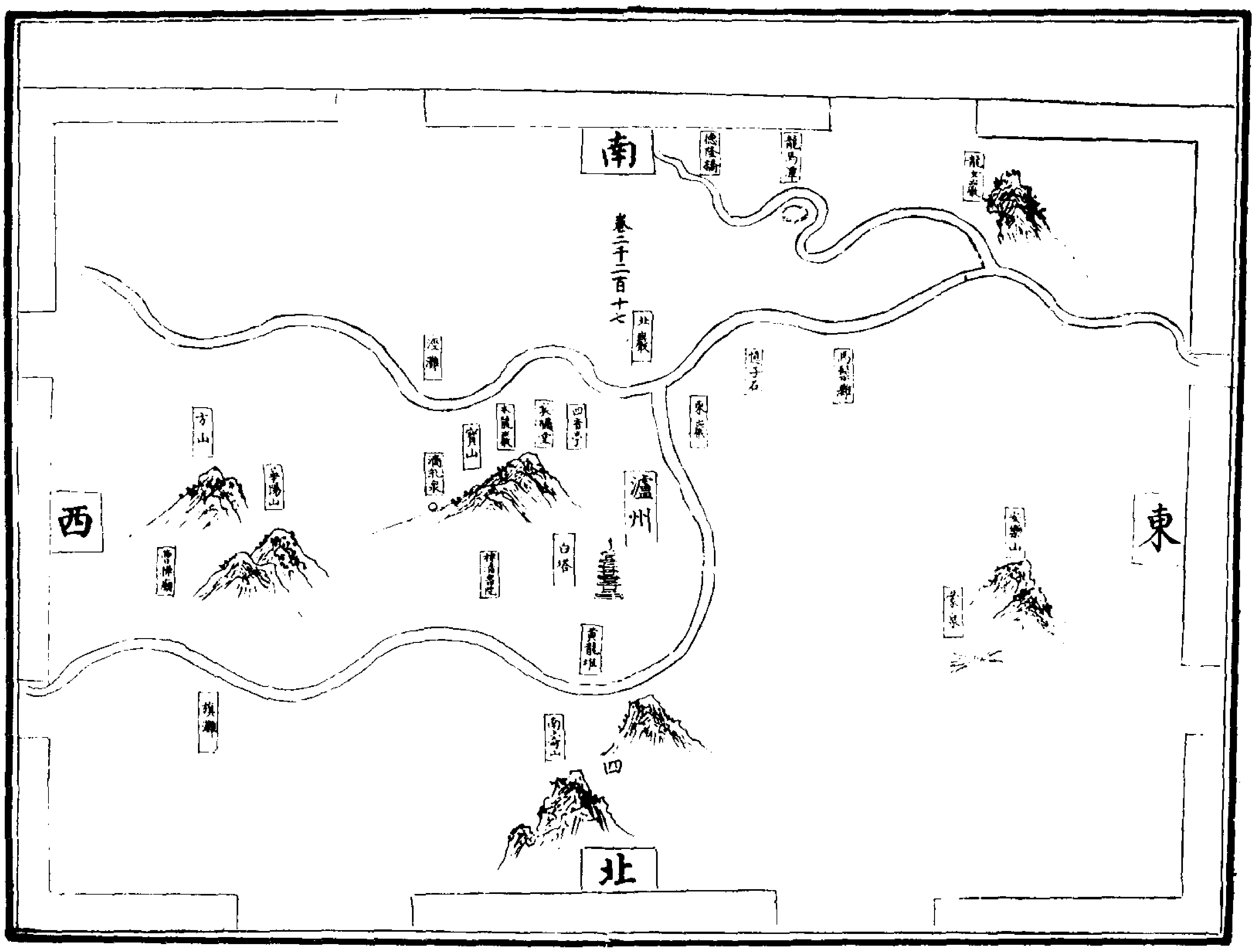
篆書　瀘（徐鉉篆韻）　隸書　瀘（六書統）

瀘州（親領縣三 江安 納溪 合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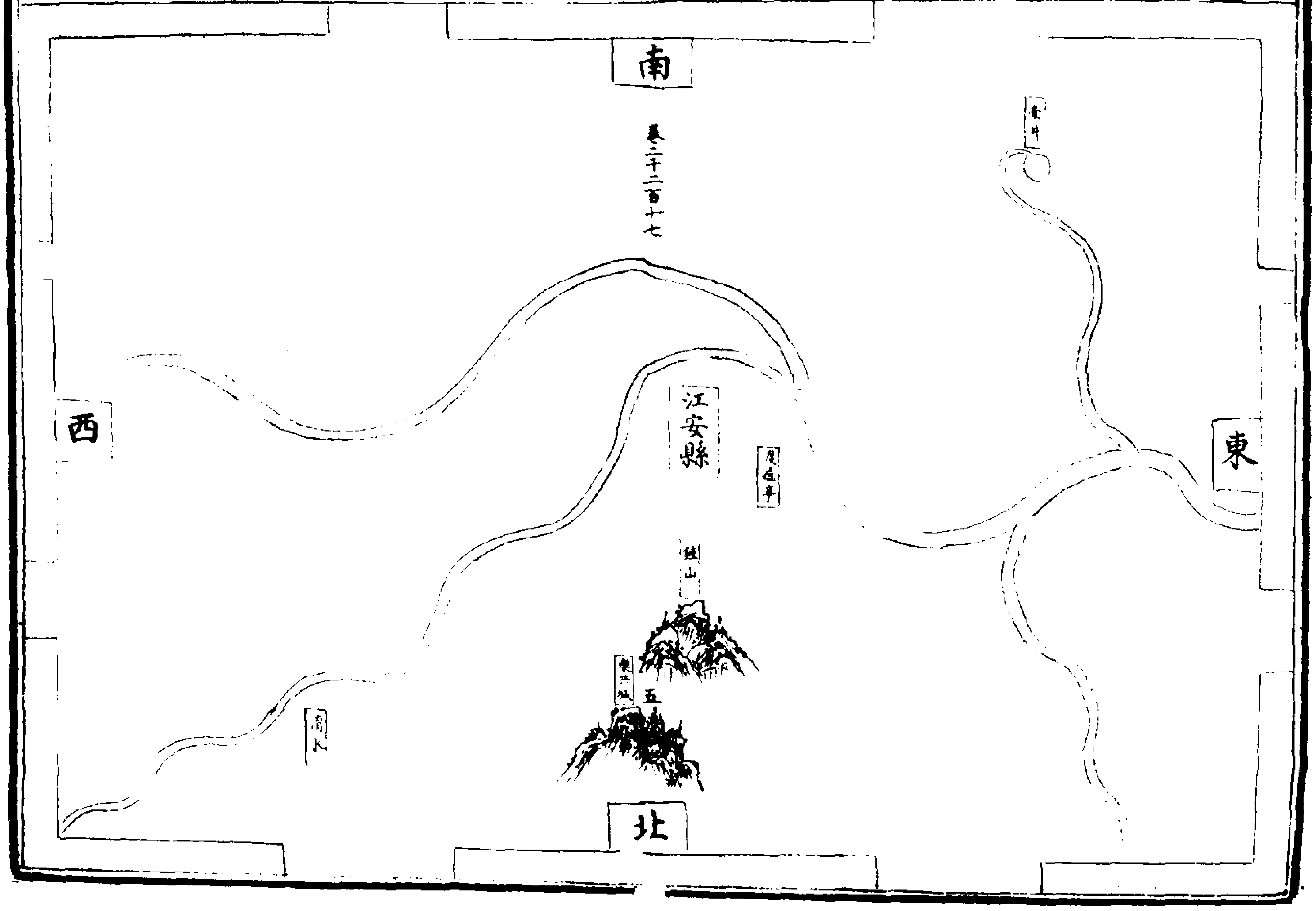
圖 建置沿革
分野 至到
城池 坊巷街道
鄉都 風俗形勝
戶口 田粮
土產 山川
宮室 官制
公署 倉庫務
驛道 寨道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僊釋 列女
文章

瀘州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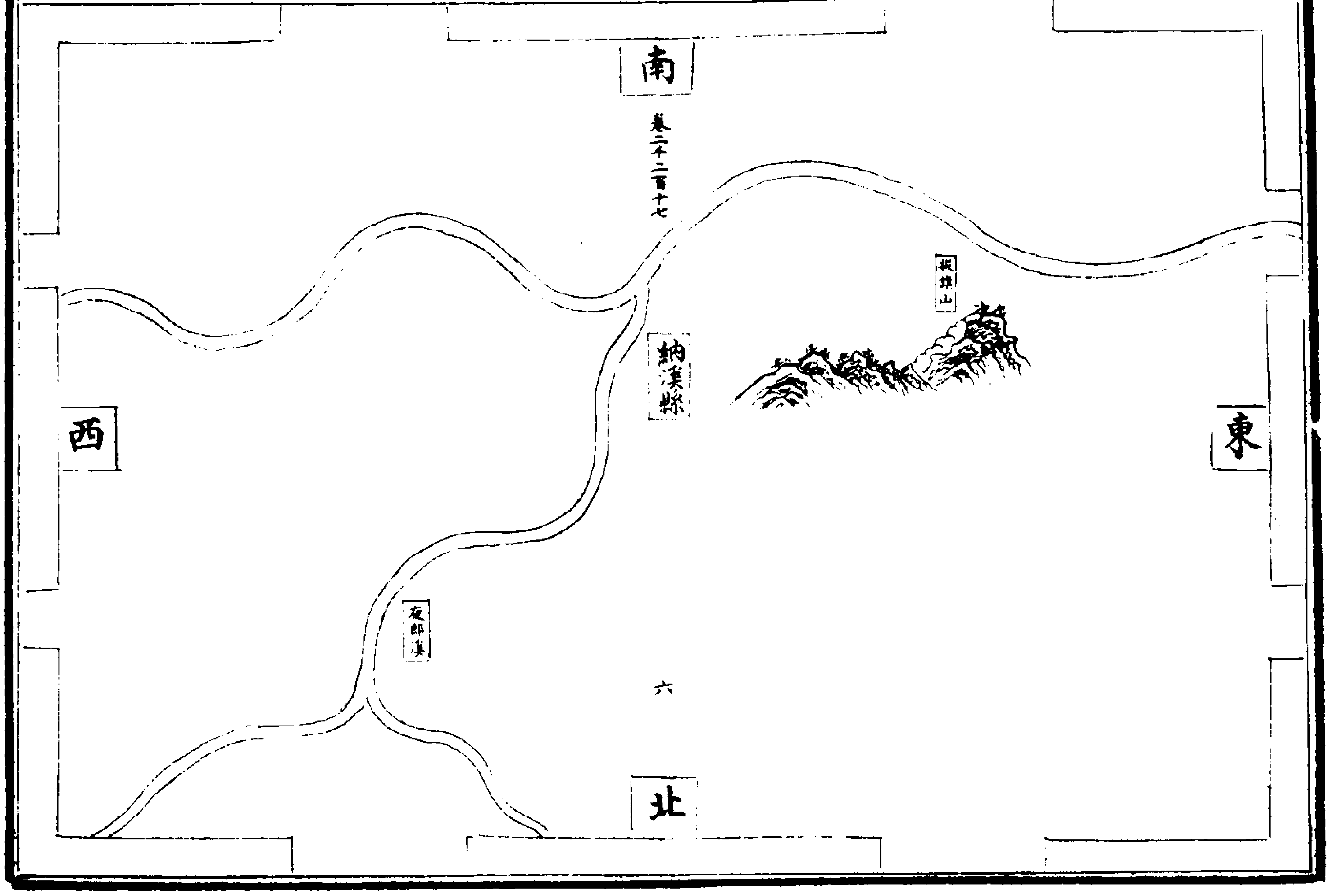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龍馬潭
龍透巖
青巖
北巖
東岩巖
方山
華陽山
寶山
白塔
瀘州
黃龍堆
南井
西
東
江安縣
合江縣
安樂山
納溪縣
三
南壽山
之溪
谷山
北


南
德隆橋
卷二千二百十七
北巖
寶山
滴乳泉
方山
華陽山
西
瀘州
白塔
黃龍堆
東
紫雲山
四
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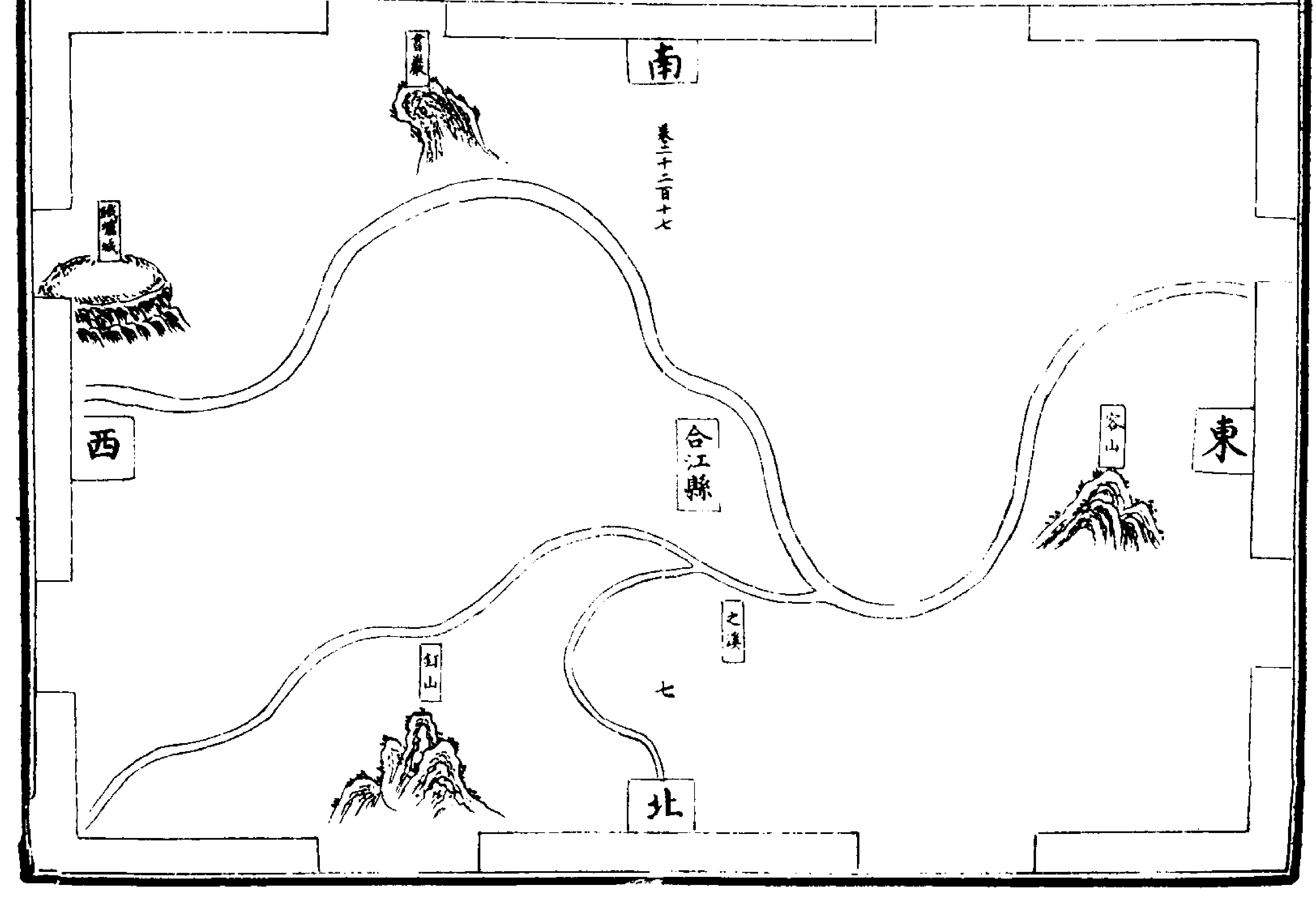
江安縣圖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西
江安縣
東
五
北

納溪縣圖


南
卷二千二百十七
納溪縣
西
東
夜郎溪
六
北

合江縣圖


南
書巖
卷二千二百十七
西
合江縣
東
谷山
之溪
釘山
七
北

建置沿革

本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梁州之域東井輿鬼之分周春秋爲巴子國秦屬巴郡漢武帝分置犍爲郡而郡之江陽符縣即瀘州域也東漢建安十八年立江陽爲郡晉又置東陽郡宋齊因之梁置瀘州治馬湖江口隋大業三年州罷爲瀘川郡還治于此唐武德六年復置瀘州天寶元年改瀘川郡乾元中復爲瀘州五代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宋宣和元年爲瀘州軍節度嘉熙三年遷治江之南景定二年改爲江安州元至元十二年復名瀘州十五年復還故治二十二年隸重慶路總管府

本朝以州近成都直隸四川布政司圖經志謹按瀘州分野當參井之次在禹貢屬梁州周雍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地秦屬巴郡兩漢時屬犍爲郡蜀章武元年立江陽郡隸益州晉南北朝並因蜀梁兼立瀘州後周因之隋爲瀘川郡唐武德爲瀘州天寶爲瀘川郡屬劍南道自唐分東西川爲兩軍州事統屬於梓而瀘以支郡隸之宋政和間置瀘南安撫使司提移梓夔路兵馬鈐轄建炎末陞都鈐轄去夔不兼乾道間復正潼川路安撫使之名統屬三縣曰瀘川曰江安曰合江無納溪縣元初仍立瀘州安撫使司罷瀘川縣設納溪縣後革安撫司立瀘州隸重慶府欽惟

聖朝奄有區宇以瀘州地近成都直隸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仍領縣三曰江安曰納溪曰合江寰宇記瀘州（瀘川郡今理瀘川縣）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秦爲巴郡漢爲犍爲郡之江陽符二縣地後漢因之晉於此立爲江陽郡宋齊因之梁大同中置瀘州遠取瀘水爲名華陽國志云瀘川縣本漢江陽是昔漢光武微時過江陽生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王莽求之縣人殺之後光武怒爲子立祠讁江陽人不使冠帶按郡地則江山所合故水經注云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隋煬帝時州廢置瀘川郡唐武德元年復爲瀘州領富世江安綿水合江來鳳和義六縣武德三年置總管府管一州九年省來鳳縣貞觀元年置思隷思蓬施陽三縣二年置隆越縣屬榮州八年割和義屬榮州仍置涇南縣又省施陽縣十三年省思隷思蓬二縣十七年置溱珍二州儀鳳二年又置晏納奉浙肇陰六州載初二年置順州天授元年置思峩州久視元年置清州大足元年置能州並屬瀘州都督凡十州天寶元年改爲瀘川郡依舊都督乾元元年復爲瀘州宋朝乾德五年并綿水縣入江安縣割富義縣爲富順監郡縣志瀘川軍節度治瀘川縣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爲巴地秦屬巴郡武帝分置犍爲郡今州即犍爲郡之江陽符陽二縣地漢建安十八年益州牧劉璋始立江陽爲郡先主入益州遣諸葛亮張飛等引兵泝流定江陽即今州域也梁大同中置瀘州隋大業三年爲瀘川郡唐武德元年復爲瀘州天寶元年改爲瀘川郡乾元元年復爲瀘州宣和初升節度賜名瀘川軍元豐五年梓夔路兵馬鈐轄司自遂州移瀘守臣兼鈐轄又兼瀘南沿邊安撫使政和五年御筆帶梓夔路兵馬都鈐轄瀘南安撫使去沿邊字七年仍舊以沿邊安撫使入銜建炎初張浚宣撫川陝奏請梓夔路鈐轄各專其任梓夔之分始此然夔利路既分各陞安撫惟瀘南止帶沿邊安撫使統隸不過三州乾道六年樞密院檢詳王之奇奏請始升爲潼川府路安撫使江陽郡舊治江陽今江安縣是也舊志載晉太康二年移郡於支江汶江合流之際在舊城北一里今郡治是也舊城不可復考然江南有平田名舊州壩舊志又載梁大通中初置瀘州移治馬湖江則瀘豈嘗治僰道之境歟元一統志禹貢梁州之域天文東井輿鬼之分野（此據圖經漢書文晉志以爲觜參之分野唐志以爲東井輿鬼鶉首之次）春秋戰國爲巴子國秦屬巴郡漢武帝分置犍爲郡而郡之江陽符縣即瀘州域也東漢建安十八年劉璋分立江陽爲郡以都尉廣漢成存爲太守（王象之紀勝所云與地廣記小誤）十九年蜀先

主入益州諸葛亮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晉穆帝時桓溫舟師伐李勢軍次江陽後爲夷獠所沒寄治武陽（宋志江陽郡下云東江陽太守何志云晉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復舊土爲郡領縣二曰漢安曰綿水）穆帝又置東江陽郡（元和郡縣志治瀘州）宋齊因之梁置瀘州取瀘川以爲名仍治馬湖江口隋大業三年州廢爲瀘川郡還治于此唐武德六年復爲瀘州仍置瀘州都督府溱珍晏納奉浙肇陰順思峩清能等十州天寶元年改瀘川郡乾元中復爲瀘州五代王（通鑑乾寧四年王建將王宗拔瀘州）孟（通鑑長興二年孟知祥將張武取瀘州）繼有其地宋乾德三年平蜀陞爲上州熙寧中乞弟犯順經制韓存寶逗遛不進詔斬之于瀘以林廣代之廣討乞弟至歸徠州受乞弟降以歸初爲夔路兵馬鈐轄置司於瀘至是又兼瀘南沿邊安撫使專理軍政（按通鑒元豐五年閒詔徙鈐轄司於瀘仍兼沿邊安撫使）宣和元年陞爲節度賜名瀘川軍二年令瀘州守臣帶潼川府夔州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此據會要云）既而去沿邊安撫（郡縣志在政和五年）尋仍舊以沿邊安撫使入銜建炎間四路各建帥府分委邊防而夔路鈐轄猶兼於瀘南張魏公浚宣撫川陝奏請各專其任而夔梓始分乃各陞本路惟瀘州止帶職名曰沿邊安撫統

隸不過三縣乾道六年王之奇以檢詳建言乞以瀘南為潼川安撫使俾得剸舉一道自是權任益重瀘州為一路安撫自渠介始帥司所統潼川資昌普叙榮遂合果廣安長寧懷安渠富順一十五郡前後皆報在朝名臣任之蓋以瀘為重鎮控制南蠻邊面數百餘里嘉熙三年以兵亂遷治江之南淳祐三年余玠制置四川令諸郡據險建築於州之下流四十里有山曰神臂委曹致大創築城壁就領安撫使行州事景定二年安撫劉整以城歸附即本朝中統二年也宋復取之改為江安州時所隸之州惟瀘叙長寧富順餘已歸土至元十二年六月行樞密院部大軍收復嘉定順流東下安撫梅應春迎師納款授本州安撫使復名瀘州在德祐二年十三年六月合州王世昌竊入神臂城圍困明年十月復之應春遂為所執而去十五年正月本朝平蜀命安撫趙全還故治隸四川西道宣慰司十八年改隸南道宣慰司二十年八月罷安撫司止行瀘州事初設錄事司至是同瀘川縣併入本州通管二十二年九月隸重慶路總管府元領瀘川江安納溪合江四縣樂共一城仁懷大洲政和鎮溪板橋梅嶺六堡九支平泉史君綏遠安溪安遠博壁江門八寨自王世昌奪城堡寨遂空惟餘江安納溪瀘川合江錄事司樂共江門今四處並廢惟領縣三

江安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江陽縣地漢末為江陽郡晉穆帝永和二年又置漢安縣於此隋改為江安屬江陽郡唐屬瀘州舊縣城在汶江中州水數為害遷於南岸貞觀元年置思隸思蓮施陽三縣尋俱省入江安宋乾德五年省綿水入焉元至元二十年併江安入本路通管後復置

本朝仍屬瀘州圖經志謹按石碑記云江安古江陽地也晉永和二年置漢安縣隋開皇十八年改漢安為江安唐宋元亦名江安縣隸瀘州欽惟
聖朝因而不革仍隸瀘州輿地廣記本漢安縣東漢置屬犍為郡蜀為江陽郡治晉宋齊梁後周皆因之隋屬瀘州開皇十八年改曰江安唐因之故縣水綿漢江陽縣地梁置屬江陽郡隋屬瀘州唐因之宋朝乾德五年省入江安有方山大江錦溪元一統志本漢江陽縣地漢末為江陽郡晉中興書云穆帝永和二年漢安獠反攻郡縣又置漢安縣於此舊唐志云隋開皇十八年改為江安屬江陽郡唐屬瀘州舊縣城在汶江中洲水數為害遷於南岸唐志貞觀元年以夷獠戶置思隸思蓮施陽三縣尋俱省入江安九域志宋乾德五年省綿水入焉至元十二年瀘州安撫梅應春領衆歸附又兵亂民散戶口凋零更不設官惟樂共設知城一員任之二十年八月併城入本路通管今治在故基

納溪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宋皇祐三年於納溪口置軍寨元豐元年徙都巡檢使主之紹定中陞寨為縣縣治距州城下流三十里元寨堡俱廢惟餘江門寨至元二十年併寨入縣而屬瀘州焉

本朝因之圖經志納溪古寨名無縣治昔諸葛武侯平雲南於溪右立寨降自趙宋仍作寨至前元始立納溪縣治隸瀘州今因之元一統志本雷阿永蠻要衝宋皇祐三年於納溪口置軍寨委七州都巡檢使任責防托蠻獠元豐元年移都巡檢使於寨中主之紹定中瀘南安撫使楊汝明以蠻出入無常陞寨為縣管一寨四堡即江門寨大洲政和鎮溪板橋等堡是也縣治距州城下流三十里有二水合流支水田阿永發源合流縣治之東與大江會宋時設立寨堡元至元十年梅應春領衆歸附明年因兵亂寨堡俱廢惟餘江門設寨一員二十年八月併寨入焉

合江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武帝使唐蒙將萬人往巴符關入夜郎即此東漢為符縣屬犍為郡晉屬江陽郡穆帝於此置安樂郡宋齊並為安樂縣梁改曰安樂戍周保定四年罷戍置安樂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縣曰合江唐元和十二年移治舊縣宋移治安樂故城元至元十五年

立縣於神臂江南濟民市

本朝因之圖經志謹按文廟古碑記云合江縣古符陽縣漢曰符節唐曰符陽宋曰合江元曰合江隸屬瀘州欽惟
聖朝因而不革元一統志本西漢志符縣地輿地廣記云漢武帝使唐蒙將萬人往巴符關入夜郎即此東漢志曰符縣屬犍為郡晉志曰符屬江陽郡元和志云晉穆帝於此置安樂縣宋志南齊志並有安樂縣元和郡縣志又云梁改曰安樂戍周保定四年廢戍置安樂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縣曰合江以江在縣側合流為名隋志以改合江在後周當從隋志唐元和十二年移治舊縣以便水陸貿遷之宜從東川節度使李逢吉之請也宋移治安樂故城紹聖元年以合江縣尉掌簿正改為主簿別置縣尉居州治下流一里濱大江之南其東有大小兩溪合流於縣治下與大江會舊管九支平泉綏遠史君安溪五寨仁懷一堡元至元十二年梅應春領衆歸附明年王世昌竊亂十五年蜀既定然寨堡已廢今立縣於神臂江南濟民市

郡名

本州圖經志謹按江安縣縣碑誌云據漢地理志瀘水出牂牁之句町水

經若水出旄牛徼外。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瀘江水。又東北為僰道縣入于江。或謂馬湖江。寰宇記謂孔明五月渡瀘。即馬湖之上流也。今之所謂瀘。蓋遠引乎名耳。自梁以瀘名州以來。雖後周隋唐宋元因革不同。然瀘之名。實未嘗易也。欽惟

聖朝亦濵爲郡望焉。

江安縣圖經志謹按江安縣古江陽地也。自隋開皇十八年。改漢安為江安。因濵為郡望焉。

納溪縣圖經志縣名古之有溪。上控永寧界首。下注瀘江。昔諸葛武侯平定雲南。蠻夷納貢而出此溪。因名納溪。又曰雲溪。

合江縣圖經志自漢時有符樹。其葉如符篆。因名符陽。又以前帶大江。右枕安樂溪。二水相合。因名其縣。

分野

本州江陽譜東井輿鬼之分也。是為鶉首。（周禮職方氏合梁州於雍州。即秦分也。漢地里志。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也。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為秦之分。其界南有廣漢犍為。皆屬焉。晉天文志。越巂犍為巴蜀。皆背參之分。唐天文志。東井輿鬼鶉首也。西南盡巴蜀。漢中之地。及西南夷犍為越巂益州郡。極南河之表。東至牂牁。古秦梁豳芮豐畢駘邰有扈密須庸蜀羌髳之國。狼星在江河上原之西。弧矢犬鷄。皆徼外之象。西羌吐蕃谷渾。及西南徼外夷人。皆占狼星。）

至到

本州圖經志東至合江縣界十巒山一百二十里。西至敘州府富順縣界馬垭口一百里。南至納溪縣歇堂鋪三十里。北至重慶府榮昌縣馬面山一百零五里。東到合江縣一百八十里。西到敘州府富順縣一百六十里。南到納溪縣四十里。北到榮昌縣一百四十里。東南到蠻界大佛崖八十里。西南到江安縣一百二十里。東北到重慶府永川縣界解市茶店子一百二十里。西北到重慶府榮昌縣界三層崖一百二十里。

江安縣圖經志東至本州納溪縣清溪界五十里。西至敘州府南溪縣天生橋界三十七里。南至敘州府戎縣火樓底界一百三十里。北至敘州府富順縣界道祝山五十里。東到納溪縣九十里。西到南溪縣六十里。南到戎縣一百四十五里。北到富順縣道祝山五十里。東南到九姓長官司水心垻界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長寧縣亂石山界一十里。東北到本州南井鋪界六十里。西北到富順縣食祿溪七十里。

納溪縣圖經志縣領在城蘆延鎮溪三鄉。在城至江北去縣二十里。蘆延在西去縣五十里。鎮溪在南去縣八十里。東至本州界忠信鄉水禁堰一十五里。到本州四十里。共計五十五里。南至永寧宣撫司界江門驛一百六十里。到永寧宣撫司一百二十里。共計二百八十里。西至江安縣界綿水鄉地名清溪四十里。到江安縣五十里。共計九十里。北至本州宜民鄉地名方山三十五里。到本州三十里。共計六十五里。東南到本州忠信鄉地名大佛崖六十里。至本州八十里。共計一百四十里。東北到本州界歇堂鋪一十里。至本州三十里。共計四十里。西南到九姓長官司地名魯灣一百六十里。至九姓長官司二十里。共計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本州宜民鄉地名李子垻一十五里。至本州五十里。共計六十五里。

合江縣圖經志東至播州宣慰司羅支垻界一百里。南至永寧宣撫司夾聖山一百里。西至本州十巒山界六十里。北至重慶府江津縣滴垻三十里。東到播州宣慰司一千零五十里。南到永寧宣撫司二百里。西到本州一百二十里。北到江津縣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播州宣慰司赤崖界四十里。西南到播州巡撿垻蠻界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重慶府江津縣石甕坪界五十里。西北到重慶府永川縣鷄公山界四十里。

城池

本州江陽譜羅城宋初郡無城。僅設籬寨。皇祐二年。始易以木柵。三年。羣牧判官蔡充乞添築城壁。起蓋舍屋。下本路轉運司相度。謂徒費而止。（皇祐三年十月初七日。轉運司奏。准樞密院劄子。相度羣牧判官奏。竊見戎本州江安縣淯井等處城壁。本州只是木柵。自役鄉有步少城壁。又地低小。盡是沙石比土。彼處夏秋多霖雨。逐旋倒塌。且欲乞令逐時添築城壁。務要牢壯。當於側近採川柴茅。逐旋學畫燒變磚瓦等。沿城上並令修起屋宇。不惟遮蓋得城壁。又得樓櫓之屬俗具。所貴易為據守。本司勘會。本州見係瀘南江既在大江北岸。前後地形窄狹。別無餘剩基址。其本州自前元是籬寨。後來是前任臣寮背畫興變。築江一壁籬寨作木寨。以禦奸盜。緣及年多。剗無關隘。盡江一帶木寨腳下。並是浮散沙土。每遇夏月江水泛漲。多浸上件木寨。倒塌。今來若於木寨處築立城墻。委是難以修築。虛有費耗。舊多科率於三縣修葺。或官給直。嘉祐七年。州以水患。依例科率

木於三縣。共一萬七千餘條。處輸納爲民。每條官給錢二十。治平元年。又支出賣退材價錢。并不係省頭子錢。令竹木行人估實直。每十條抽買。長一丈二尺。徑四寸兩段。更不勒人戶出。備見舊牘。元豐六年。帥王公光祖奏陳。乞下梓州路轉運司。貼差廂軍作一千五百人展築。見遣防書王崇寧五年七月。兩江漲溢。水勢湍猛。漂散木欄材料。則元豐所築土城。其上猶是木欄也。據本州令崇寧五年都水監牒。准尚書工部符。准都省送下梓州路提點刑獄司狀。本司據本州狀申。七月初五日。節次據廂界并修城壕寨司等處申。今月初四日夜三更已後。大江并支江水泛漲。自外入城。水勢湍猛。漂散木欄材料。相近十字街口。併合瀘江淹浸城壁。官私屋宇等事。州司已節次行遣。分頭差官同與都監照管城壁。及速急差撥壕寨壯城兵級。守護土城。收救木欄材料。并帖瀘川縣。及江安合江縣。差撥濠船救接倒塌漂、流木欄材料。無令散失。并遍行告示被水人戶。各權暫於高阜處安泊。大觀元年。始令倣泗州規模。瀕江用石疊砌。就上築城。修建樓櫓。令轉運使喬方。應副營造。大觀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訪聞本州鄰近夷人。武備不可失葺。其城屋修築。滅裂低矮。悔薄。屢經江水泛漲。飄溺津渡。即令大段顚弊。可下本路鈐轄司相度。

若瀕江用石疊砌堤岸。倣泗州規模。就上築城修建樓櫓。准梓州制度。或能乘暫成就。即暫替永遠。居民免墊溺之憂。城壘有金湯之固。兼本土易得石木。計置不爲難事。儻得敏才幹集。非久可以告成。令梓州路轉運判官喬方。專一應副營建。見本州令。二年更令趙遹。然未暇興役。政和五年。又以詔郡守康公師愈。且遣使相視。時朝廷更置儒守。而孫公羲叟實來。詔復委以檢會趙遹康師愈已得旨揮。立限修築。凡役六十二萬五百七十六工半。費二十一萬三千有餘緡。其東瀕江以石砌隄築城。其上計五百八十五丈。一千一百七十步。石隄高一丈。外增築土城五尺。鵲臺女墻七尺。通高二丈二尺。下闊二丈。上收面一丈。其三面並築土城。計六百六十四丈。一千三百二十八步。鵲臺女墻七尺。通高一丈三尺。下闊三丈。上收面一丈五尺。周城之基。得六里三百三十八步。城屋共一千五百七十四楹。有團敵馬面甕城有門樓。於是郡城始周而固。六年孫公又乞以所餘三萬緡。別帑藏之。以爲來者修葺之備。有旨從之。今謂之修城庫。孫自爲記云。政和六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奉御筆處分。瀘南邊理益廣。瀘州城壁非壯嚴。何以守禦。且示威靈夷。仰孫羲叟檢會趙遹康師愈已得指揮。支撥軍興所餘錢糧。選官並入嚴立近限。修完了當。具合用料次及已興工役。逐旬具奏。尋遵奉聖訓施行。尋具畫一奏聞。乞依趙遹元檢。計一百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五十七工。人工錢糧材料等價錢。共二十五萬五千四貫九百一十一文。分爲二十料。價併日限修築。約限半年了當。後奉聖旨依奏。自被受御筆後。來移牒轉運司。取撥軍興所餘錢糧。一面。選官差人於諸處置買材木。入山採打石條。和顧人工。及將所修城壁。周圍一千二百四十九丈。分爲二十料。內東壁瀕江一帶。以石砌隄。就上築城。其餘西南北三面。並築土城。皆起屋蓋護。城宇屋團敵馬面甕城門樓等。工力浩大。日役兵匠七十餘人。若稍失關防。則人工偷墮。枉費錢糧。自三月一日下手興工修築。至十月十五日畢工。尋關牒本路廉訪使者郭衛。依御筆處分。覆按訖。除已畫圖進呈外。伏自興役已來。春夏日永。無人偷墮。日夕比較工課。備見董役官更用心。別無枉費工料。都役過人工兵匠。六十二萬五百七十六工半。比趙遹元計料減落。得七十五萬四千八百一十六工半。其錢糧除椿留支用外。約有餘剩數月。尋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措畫。具狀奏聞訖。郡移應副支使。內一項契勘。今來城壁雖了。向去年深。風雨所加。合屋樓櫓。亦要修換。理當隨手完葺。若候關轉運司支撥。條省錢檢計。閒難經涉。歲月寖久。損動所費愈多。今相度欲乞於修城

餘剩錢糧內撥三萬貫。椿充修城本錢。依回易庫條例。每歲收息。專充增修城壁支使。若輒將他用者。乞依閏正月十三日聖旨指揮。以自盜論。仍委提刑司廉訪使者。常切覺察。照檢施行。至今年正月初五日。承政和六年十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十二月五日奉聖旨依奏。七年立石。紹興十五年。馮公檝再請修築。其東偏自南之北。五百八十五丈。悉以石甃土以避水患。其三面如故。而改築廣於舊城。二里四十步。通爲九里一十八步。改建樓櫓。鼎新雉堞。岌然周遭。雄壯甲兩蜀。嘉定十年。風雨大作。折木發屋。土城頹者半。范公子長委路鈐彭忻駐泊郭申之重修。范公自爲記。又改門名三。其南安夷曰來遠。其西興化曰保障。其東關市曰通海。來遠通海二門。魏公了翁書額。保障則范公自書。今門九。東通海門。舊曰關市。以稅務在其左。取關市譏而不征爲之名。范公子長以門之外。有瀘江亭。爲賓錢客舟之所。舟行即東至海。故改今名。通津門。舊曰大善門。俗呼尼姑門。內即大善尼寺。復改今名。東南臨江門。俗呼新水門。沙江而東爲蒼崖渡。渡之上爲崇德廟。南來遠門。舊名安夷門。俗呼南門內即郡學。外即歸渡。渡橋上有唐都督蘇公德充舊衆祀。備城左爲團敵。上有亭曰南亭。董公鉞建。亭下有華勝石幢。帥馮公檝於展築之旁。置石幢寺

（此又兩江合派處，書置一石幢以誌水患，有屋覆之。工藝精緻，幢威公自柱作佛事以致禱焉。今屋廢，但石幢存。）西南數政門（俗呼武寧門。蓋以武寧指揮在焉，故名。）西保障門（舊名興化門，范公子長以由是而升望山，且取保障之意，以為名。門之外為覺城，中有亭曰愛山。）西北汲水門（在駙射營後。紹聖元年，以營無井泉，於營後開門取水，恐剗入焉。）北朝天門（出是門，即趨舊京之道，故名。嘉定十年，范公子長改建門樓，更書其顏。樓之右有門，與帥治樓門之外為覺城，建亭其中，曰肅詔。）東北濟川門（俗呼小川門，蓋聲訛矣。凡江北兩倅來往者皆出入於是門，故名。又）東北有靡門一（俗呼水門，在濟川門之右，不詳營葺之由。備門而左行，則為團敵。團敵之上為海觀。海觀之下，即營水石幢。幢下據兩江之會。）

裏城

子城據開禧志記，但云舊圖經載諸官廨在子城西北畔，今鈐轄節推錄參司戶四廨不在子城之內，其在內者獨通判鈐幹撫幹節判廳而已。興築之始，既不載，而周圍高厚俱不可考。官廨與民接者雖僅有牆堵，而內外壕塹亦莫之見矣。舊曰門三，今考之門凡四。南熏門（治平三年守周公永懿建，合江知縣鄭綽為之記。淳熙元年，大帥李公燾重建，上揭州榜。九年，丞相趙公雄以總領馮公憲大書易舊額。慶元元年，范公仲藝以三刃多缶刃，特為改書直門。而前二百步為軍門樓。嘉泰三年，帥王公無遠州治之舊，家章闕以建上揭軍額，亦馮公憲書。樓之北向揭許公奕所書鼓樓二大字。刻漏本之燕肅所製，舊以石為之。其池一，闊二尺七寸，深一尺四寸，順闊一尺八寸，其形方平。池一，深八寸，徑二尺，其形圓。水斛一，深二尺四寸，徑一尺五分，其形立而長。其石皆厚大，止以則水鼓。十有二枚。箭十有一枝。銅缸九，面上鑄紹興辛巳十月造字。箭二十有五枝，冢揮一十九，九十九家，編為一會，春秋十四會，五會為一點，夏十三會為一點，冬十七會，十八會為一點。視二至二分刻數增減，揮架共長一丈四尺七寸。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其石池皆壞，帥范公子長以其州闕器精於時刻，命工製造以來，置于壽造堂，後遷於此。）衙東門（入門而左，為點春圃，仲春花卉盛開，則開圃門，與民同樂，月餘乃罷。）西門（出自州倉，通都教場，通叉軍樓則閤之，以便出入。）東北門（在朝天門之側，為策門，廢而不開。）

江安縣江陽譜江安縣城（嘉定十五年，權縣令關師古改築四門，建樓其上，邑人鄧選揚於其南門為樓記。其略云：縣治背大江，向南山，諸峯橫陳于前，如拱如揖。自縣譙望南城樓，直如引繩，樓歲久頹壓，過者病之。嘉定

十四年，邑宰府長江縣主簿關嵩，率贊帥華汝楫，撫邑事，始至，樂獎善類，政令寬以便民，念壞地接遠，即營葺東西北城樓，而新明之，亭因陋就簡，恐無以威民和通旺氣，遂拓開南城，增土為基，疊石二尋，立木十六楹，以屋其上，廣五尋，其崇如疊石之數，而加二尺。費出於羨實，史欺撙節浮蠹之餘。眷月落成，創作高明，面勢宏敞。太博曹公又捐米四十斛佐之，又為命名，扁題城門：南曰嘉靖，東曰來遠，西曰迎安，北曰鎮流。墨妙大書，人謂偉觀。）

合江縣江陽譜合江縣城　大東門　小東門　大南門　小南門　西門　北門

坊巷街道

本州江陽譜坊巷（郡西南皆山，東北瀕江。山皆支分，高下不齊，不便於建市，故其東瀕江，自北而南為一長街，其坊五。其北自東而西，又為一長街，其坊一。舊皆立木為表，經大火燹，餘皆以巷陌通焉。）出熏門南直軍門樓之東，達于新街，西南循班春亭而達于保障門，東北循宣詔亭而東達于通濟門。出衙東門而東南達于十字街，東北達于濟川門，北達于朝天門，北自朝天門而達于十字街，為桂林坊。桂林坊（鄉士王世民居之，兄弟三人俱薦，而世民登紹興十一年第，里人榮之，故以此名其坊。坊表大圮。嘉定廿年，帥太博曹公再立，又曰北務街，舊比較務在是。）東北自十字街以達于小橋，為仁風坊。仁風坊（坊表久廢，嘉定癸未，帥太博曹公再立。）東自小橋以達于大橋，為超勝坊，內巷三。超勝坊（坊表久廢，嘉定癸未，帥太博曹公再立。）竿箭巷（內有漢梁王廟，廟舊在竿箭巷上，後遷于此，故名。）高寺巷（上達閣福寺，故名。）大橋巷　東南自大橋以達于來遠門，為勝紀坊，內坊一，街二，巷四。勝紀坊（坊表久廢，嘉定癸未，帥太博曹公改為鶴鳴。）貢文坊（在州學左百步，舊無此坊名。嘉定壬午新立，太博曹公書額。）朱紫巷　大草場巷　小草場巷　大善寺後街　七星閣後巷　縣街（有表額，已上並屬古廂。）西自保障門而入，以達于十字街，為清平坊。凡街一，巷三。清平坊（坊表久廢，嘉定癸未，帥太博曹公再立。）天犬山巷　十花營街（東軍八指揮屯於此。）中濮巷（舊名為衣巷）司理巷（司理院在焉。）十字街　西南自十花營街以達于大橋巷，為新街，內巷三。新街（紹興元年大火後新修，因以為名。已上並屬左廂。）大悲閣後巷（運司倉在焉。）幢子山巷　泗州閣後巷　又南自來遠門而出，以達于酒務街，為修德坊，內街二，巷三。修德坊（舊志迄無里人牟

以此名其坊。筊橋街（街尾達于寶山。）晉家巷（巷尾達大江。傳制唐公庚嘗居于此。）小晉家巷　馬軍營巷　酒務街　由修德坊以達于史君襄為史君坊。史君坊（坊尾有古冢。梁天監中。刺史陸公駙書傳于此。後人因以史君名其巷。後以名其坊。今史君之廟在是。餘見祠廟之叙。已上並屬城外廂尉司。）

江安縣江陽譜　飛凫坊　蟾桂坊　豹文坊（去縣淳廟百步。與縣無隔直。舊以丞相趙公雄嘗家于尋廄。名曰豹隱。嘉定辛巳。權令闕師古改曰豹史。請字于漫字魏公了翁。魏公爲書曰豹文。）止足坊（邑之寓公石行正平歲致仕。邑人榮之。宰趙邁為建坊額曰止足。既字經且歲久頽圮。縣令闕師古為更新之。）覦化坊　桂籍坊　筓筀坊　鳴陽坊

合江縣江陽譜本縣坊　晝錦坊　忠孝坊　觀政坊　孝感坊

鄉都

本州江陽譜八鄉八里。三十四都。（祥符舊經管一鄉五里。舊志管七鄉八里。舊分都置保。凡四大保。爲一保正。各以丁力輪差。二年一代。鄉有耆長。縣選材幹者充保。以察盜賊。者以皆保鄰。嘉定六年。朝旨行下。淳熙六年。廣西帥張左司奏請施行家盜事。令諸鄉結甲。五家爲一甲。家一丁。丁多之家二丁。官戶秀才以幹人代。有甲頭。五甲爲一隊。隊有隊長。在市鎮者則爲團長。遠村止以保正副統率。所用器仗隨所有。家置梆子。有鼓者聽用鼓。遇盜發處。鳴梆擊鼓。並出攔截。其用命不用命罰率衆。不能率衆。官爲之懲勸。於是縣各結甲申諸州。惜乎皆爲具文。甲隊徒有其籍耳。然必有保甲。而後戶口明。催科調發之令不紊。而盜賊無所容其迹。真良法也。故不可不錄。）

宜民鄉應福里（在縣倚郭）第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五隊。一百六十八甲。八百六十家。）楊村　黃村　袁村　水中垻　毋市　譚村

趙舜臣市

進德鄉四鎮里　第二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九隊。九十一甲。內百七十九家）先村垻　楊森市　趙化元鎮

忠信鄉南岸里　第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四隊。一百五十九甲。六百二十二家。）南田垻　滴市　第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隊。一百四十一甲。七百三十七家。）三家店　鬼門關　寶鞍臺　白村　来頭坡　楊村　何石頭村　文村

衣錦鄉白芀里（在縣東北。有瀆通大江。地產荔枝。最富囿。初里人尹咸尹敏道純道。及先父先語二氏。父子皆登科。且聯世姻。先氏上瀆詩云。不偉先塋二十春。今朝忽見錦衣新。還鄉父子增閒拜。再世登科有幾人。鄉人榮之。遂名其鄉曰衣錦。）第五都（管一保正。兩大保。十六隊。八十甲。四百一十九家。）羅乙卯　梁村　特壇亭　櫂村　第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四隊。七十甲。三百六十九家。）峯門坎　鳳凰臺　揔樹鼻市　第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四隊。六十七甲。三百五十二家。）小市垻　大王村　胡市（舊內江通船車過往。）第八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七隊。一百三十甲。六百八十家。）高垻　新灘　賴村　第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五隊。七十三甲。三百八十六家。）李市　文村　望市埡　第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七隊。八十五甲。四百四十七家。）先市（元為合江。初名先合江。以去縣道遠。不便供輸。元豐元年十一月。割隸瀘川縣。）第十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七隊。八十一甲。四百二十七家。）龍摩角（宣和三年。改為摩角村。）沙坎　白市　第十二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三隊。六十二甲。三百二十八家。）任市　第十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四隊。一百二十甲。六百三十九家。）曹市　第十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團長。二十一隊。一百五甲。五百五十二家。）沙平坎　何家店　何村　白村

安賢鄉中下里（本縣東北八十里。）第十五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五團長。十五隊。七十五甲。四百家。）趙市鎮　羅村　石馬平　第十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二十隊。一百一甲。五百三十四家。）大崖尾　舊趙市　第十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一十八隊。九十甲。四百七十八家。）丁始藍　揔木亭　王村　李村　第十八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一十九隊。九十四甲。四百九十八家。）伊村　毋村　叉村　何村　趙村　第十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團長。二十七隊。一百三十二甲。六百九十五家。）丁石垻市　銅鼓坎　第二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十四隊。七十一甲。三百七十七家。）立石市　楊村　第二十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團長。二十三隊。一百一十一甲。五百八十七家。）康巷鎮

惠民鄉井三里（在縣北一百二十里。）第二十二都（管一保正。三大保。四十九隊。二百四十一甲。一千二百五十八家。）羅李村　文村　佛面村　第二十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十三隊。二百一十一甲。一千九十一家。）呂市鎮　爐頭坎　彭來　第二十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團長。五十

（八隊。二百八十甲。一千四百六十六家。）七里市（有溪橋不通舟。）范村 王村 張村 第二十五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圍長。五十一隊。二百五十五甲。一千三百三十二家。）嘉明市 小鄭市 譚市（元屬合江。以地里遼遠。供輸不便。元豐元年十一月。割屬瀘川縣。）古村落譚坎 第二十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圍長。三十四隊。二百二十三甲。一千一百五十六家。）白崖村 牢井埡 換鷄市（有溪橋不通舟。）小半市 趙王 五小市 拖溪市

清流鄉汭江里（在縣西九十里。有溪達大江。地産牛乳蔗柑橘鹽。）第二十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圍長。三十二隊。一百五十七甲。八百二十三家。）懷德鎮（舊名落來。鎮。宣和三年。安撫司狀奏。據落來市鄉老稱。落來鎮初因夷人落來歸明於本鎮住。遂呼鎮市爲落來。已改換。得旨。落來鎮改爲懷德鎮）蛇鳴 第二十八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圍長。二十七隊。一百二十九甲。六百七十九家。）驗魯市 鹽井 第二十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四隊。一百一十一甲。五百八十四家。）王灘頭 大先村 多村 第三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七隊。八十三甲。四百三十七家。）淪村 劉村 小先村 第三十一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圍長。二十隊。九十四甲。四百九十六家。）趙化原鎮 施子市 何村 馬市 青山峽

永安鄉小溪里（在縣東六十里。本隸江安縣界。紹興二十五年五月。準本路轉運司。坐準省部行下。撥隸本縣。）第三十二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六圍長。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二十七家。）尹市 羅市 王村 青村 第三十三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圍長。四十隊。二百三甲。一千六十三家。）梅子坎 李村 懶始望垻 第三十四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十三圍長。二十五隊。八十九甲。四百八十五家。）曹村、曹村

江安縣江陽譜 本縣一鄉。二里。八耆。三十二都。（祥符舊經。一鄉曰永安。七里曰上明。羅刀。食祿。大硐。羅敲。羅隆。小溪。九域志。一鄉同上。一鎮曰綿水。後改鄉爲綿水里。仍曰上明。耆仍曰羅刀。南井。江北。羅隆。城外。舊江安。羅東山。南九。八。今惟士人應舉卷首書鄉里名。至於官府統籍。則各分隸耆下。故結甲日以耆冠都。今仍以耆書。）

羅刀耆（在縣北）第一都（管一保正。十二隊。六十甲。三百一十二家。）羅改 梅落平 羅兒（上下）斟安九 梅答 羅迎 羅不衰 第二都（管一保正。十六隊。三十七甲。三百八十四家。保丁七十六家。）落鵝東

上梅園 羅東 斟磨良 羅刀 第三都（管一保正。十隊。四十二甲。二百五十一家。）羅改郎 羅恃容 羅刀岸 梅本 第四都（管一保正。十五隊。六十二甲。三百七十六家。）落斟兄 茍村 水村 梅來 鄭村 第五都（管一保正。十二隊。六十甲。一百五十四家。）黃村 落始衰 落喻 落婆碎 落婆郎 麻順水 落茵章 第六都（管一保正。一十隊。三十六甲。一百七十七家。）梅吼 前梅由 下婆勇 落持泥底 婆碎 梅良 落茵令 第七都（管一保正。九隊。四十二甲。二百二十家。）韋劉村 先村 落斟母 後梅由 彭店 王大垻 上婆勇 第八都（管一保正。十隊。五十甲。二百六十家。）落茵茹 羅刑村 趙泥橋 上灘垻 落茵榮 楊高山 浪主

南井耆 第九都（管一保正。六隊。三十甲。一百五十一家。）浪胡來 浪婁 梅持酉 第十都（管一保正。十一隊。五十五甲。二百八十七家。）落尤賓市 艷垻 趙村 李村 吳楊灘 第十一都（管一保正。七隊。三十九甲。二百七十六家。）文村 古藏埡 胡村 楊森市 許村 先羅佃 第十二都（管一保正。九隊。四十九甲。二百二十六家。）南井監市 朱楊村 第十三都（管一保正。一隊長。三十四甲。一百七十二家。）陰村 羅始寬 早應垻 羅始偎 第十四都（管一保正。一大保。一圍長。十三隊。六十二甲。三百二十六家。）王村 趙店 第十五都（管一保正。七隊。三十五甲。一百八十三家。）羅刑 亂石 白沙 第十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一十一家。）董垻 斟毛 斟桑 浪始萊 母村 瞿村 馬村 烏豆痘

大硐耆 第十七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三百三十九家。）石人波（岸上有二石人。其來遠矣。故名。）李茚山 九亭坡 趙垻 何村 程村 牟村

羅隆耆 第十八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一十一家。）尹市 慰斟 皂泥垻 楊村 李村 黃村 闕 石村 第十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一十一家。）小羅兒 下羅兒 謝村 梅始千 楊村 走馬龍 朱村 第二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十隊。二百甲。一千四十五家。扶戶五十八。）羊村 石硐市 段村 母村 文村 竿箭村

城外耆（在縣城外。分爲東西耆。）第二十一都（在縣城外東。管一保正。八隊。四十甲。二百九家。）北村 范村 龐村 夷牢口 第二十二都（在

塅（縣城外西。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二百八十九家。）水中塅　南門

舊江安耆　第二十三都（管一保正。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七家。）大硐塅　清溪村　張村　趙村　二保村　牛項村　鐵盤村　第二十四都（管一保正。三十一隊。一百五十五甲。八百七家。）江安塅　羅勇村　大池頭　蒲村　回程村　漏窓村　第二十五都（管一保正。一圍長。三十二隊。一百六十一甲。八百三十四家。）納溪寨　燕輳　漏洞

趙市

羅東耆　第二十六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十二隊。六十甲。三百一十七家。）青山脚村　權村　梁村　曹村　楊村　白米莊　第二十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八隊。四十甲。二百一十三家。）三清堂村　任莊村　猫兒埡　萬納窩　雷大面　梁村　向村　第二十八都（管一保正。五隊。二十五甲。一百八十一家。）王溪口村　始頼塅　母村　九亭塅

舊市塅　高店　堠子塅

生南耆　第二十九都（管一保正。四大保。四甲。一百一十三家。附係一十七家。）大洲堡　立黎村　特眉塅　江門寨　木柦村　周村　紅白

沙村　侯村　第三十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一圍長。二十一隊。一百五甲。五百五十二家。）銅鼓坎　大增塅　赤沙朱　板橋堡　黃沙坎　樂共城　水車塅　東村　姚村　萬杖塅　梅嶺堡　馮村　馬村　政和堡　落茄村　博望寨　水羅甘村　王李村　鎮溪堡　大劉村

赤崖村　大李村　第三十一都（三十一、三十二都。共管一保正。一副保。六隊。二十五甲。一百五十七家。）安遠寨　羅攺　沙水井市　頴顧村

來令　任村　董村　第三十二都　羅箇那　低蓬　箐口村　落特紅　羅林補　梅持逮　周村　高店村　羅始王

合江縣江陽譜本縣一鄉七里二十都（祥符舊經。管一鄉二里。鄉曰安樂。里曰善護。江北。九域志。二鄉六寨。鄉名不載。寨曰遠塅。青山。安溪。小溪。帶頭。使君。今止以都係里。以保係都。以隊係保。以甲係隊。）

縣市廟圍（管一廟司。一圍長。二十三隊。一百一十五甲。五百九十六家。）

白峼里（在縣）第一都（管一保正。四十五隊。二百二十三甲。一千一百六十家。）大葛樹　史渡溉　王市鎮　吉子坎　第二都（管一保正。四十五隊。二百二十三甲。一千一百六十家。）周村　裴村　閬書埡

安溪里（在縣）第三都（管一保正。一圍長。二十六隊。一百二十七甲。六百六十家。）先市鎮　尹市　第四都（管一保正。二十八隊。一百三十八甲。七百一十九家。）趙村　周村　雙堆　藺市　盧村　村

雲翔里（在縣）第五都（管一保正。七隊。三十五甲。一百九十三家。）浩埡　羅超村　第六都（管一保正。四十一隊。二百二甲。一千五十二家。）箭口

高洞　史馬市

水北里　第七都（管一保正。四大保。二十隊。一百甲。一千二十八家。）白市　丁石塅　書巖　第八都（管一保正。十隊。四十七甲。二百四十四家。）白沙市　馬村　李樊塅　黃渡溉　先渡溉　重村　第九都（管一保正。二十七隊。一百三十二甲。六百八十六家。）鄭村　大文村　巽頭塅　第叶都（管一保正。十七隊。八十四甲。四百三十七家。）巒巖　李村　路村　金釵堎　第十一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三百三十九家。）石皮龍　野茶溪　魯磧

白馬里　第十二都（管一保正。二十隊。九十七甲。五百六家。）楊市子　安溪寨市　第十三都（管一保正。十五隊。七十六甲。三百九十六家。）遂塅寨市　上七村　白馬塅　第十四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一二甲。三百二十四家。）王巡檢塅　傘蓋木　第十五都（管一保正。五十三隊。

二百六十二甲。一千三百六十四家。）舊市　梯頭　九支寨市

帶灘里　第十六都（管一保正。十二隊。六十甲。三百一十三家。）石朋塅　橙子塅　田溪

中當里　第十七都（管一保正。十三隊。六十五甲。三百三十一家。）舊州塅　先憔塅　仁懐堡市　綏遠寨市　第十八都（管一保正。十九隊。九十三甲。四百八十四家。）月波堎　丁公山　呂村　官塅　何市　獨昆　第十九都（此一都。係上帶灘里地分。管一保正。三十隊。二百四十九甲。七百七十家。）馬市子　高坎　平泉寨市　四斗坎　第二十都（此一都。係上雲翔里地分。管一保正。八隊。三十九甲。二百四家。）合口　史君寨市

橋

本州江陽譜濟遠橋（出朝天門外百步許。即小市塅渡口。歲為浮橋。設於孟冬之旦。撤於孟夏之朔。皆架舟為之。用木板藉繩。取辦於縣。入夏雨江合漲。盡没沙磧。江面洶湧。不可復梁。則以舟濟。舊小市鎮。居民凡千家。貫江夏漂衝頻。今存者僅十之三。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募工編竹籠石。為長隄一百二十丈以扞之。其兩岸爲二象鼻。公復請於朝。乞以二年一修。得

言勒石於南定樓。今象鼻如故。而龍石漂矣。 芙蓉橋在杜獻堂之後。紹興末。晁公公武建。列盆植藕。挾掖橋外。故名。（晁公介詩云。法制應廣鄉。六月早蝶石。榆柳秋不枯。蛇從冬不蟄。長橋坐清處。足以度朝夕。及井埋深盆。芙蕖間紅白。幽香自亂欹。南薰為披拂。雖無十丈花。有藕亦如寳。）

渡

江陽譜中津渡在郡東南三里。俗呼中渡。夏水漲則鋪驛從此渡。以達于白木鋪。水反涸。則從蒼崖渡焉。 蒼崖渡在郡東二里。亦曰江東渡。渡岸有羅氏誓水碑記。 盤石渡在郡南四里。亦名南田渡。前達南田塅。 胡市渡在郡西北三十里。水自昌州界赤水溪。入于郡境。踰嘉葫市七里鎮達于此渡。而下入于江。可通小舟。 大渡在江安縣北。元一統志餘甘渡。王象之輿地紀勝云。餘甘碧實園晩峯一門渡口依岸成林。蜀國先生唐庚題瀘川縣樓。所謂餘甘渡頭客艇是也。西蜀編云。淳祐中。四川制置余玠列戰船于此。范丁孫曰。今是餘甘渡戰艦也。寰宇記。瀘津關有瀘峯高三十丈。地多瘴氣。若三四月經之必死。非時猶令人悶吐。若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五月渡瀘是也。

園

江陽譜漏澤園。崇寧二年。侍其公瓘置。（是年二月。中書省勘會。四方人物聚處。貧無以葬者。不可勝數。久州縣難得私地。以充瘞藏。今會元豐中。寺詔以官地葬枯骨。今書追述成憲行之） 舊園在城西真如寺之右。新園在寺之對。淳熙九年。丞相趙公雄帥此邦。適值歲歉。丐十萬緡於朝。以備賑給。死者葬於其中。命開福真如二僧掌其事。事畢聞奏。有旨給二僧紫衣師號以奬之。 脩東園。郡國有園圃。其來尚矣。豈果為逸遊計哉。非風景寛閑之地。不足以發性識之高明。非草木舒暢之物。不足以見造化之生意。是於臨政涖事。不為無補。故君子取之。瀘舊有園曰熈春。詳見前譏。久蕪弗治。頹垣障翳。礙目嬰懷。花柳無憀。風月用廢。帥守尚書楊公鋤荒洞室。蹊為三徑。以暢盤旋。自德禮堂之後。得故亭榜曰抱膝。架橋曰太一蓮。以達池亭。亭曰方壺。後復架橋達淇奧。曰八月槎。淇奧之後。得書室移遂志齋額以揭之。循觀音堂而左曰列岫。曰浮月。曰朝陽閣。曰護寒。皆公之所更革也。復自抱膝之左。結茅曰草廬。自草廬直北曰月窟。曰清芬。經達園門曰清風圃。又自草廬而左為桃李場。復為日涉。即江陽書院舊址。自桃李場而北。直貫四香亭。夾經為二菴廬。東曰秋巖。西曰春塢。是園也。地据平陸。雖有池臺亭榭之美。而無徑丘尋壑之意。較之西北二園劣焉。惟池塘在淳化中有二蓮同榦之端。事見國史祥瑞志。則獨為最古云。栩

西園。治寺之杜獻堂西偏有廢址。積纊崇於丘。取土深於淵。旁通鈴榦廳。右傍山後㪚池有巖。登林叢之狀。帥守尚書楊公闢為西園。自衙西而入堂曰東川道院。堂後有荔丹。為郡治絶品。即其下作自知亭。取杜少陵紅顆酸甜只自知語。蓋言瀘戎之荔丹也。翼亭兩廡。東曰橘中之樂。西曰山中之樂。亭後為特臺崇三尋。可觀雲物以卜豐歉。循臺而右緣石磴越小橋曰雲雨觀。取范石湖樂府借君南定倚闌干。和雨和雲仔細看語。自觀而東有亭介於園池內水之間。內外水光映澈明了。舊曰五柳。易以冰壺。自觀而南。石徑緣坡。寄小亭於懸巘。曰環觀。取柳子厚桂山語。自觀而下。東會于道院。又東曰環翠。又東曰映紅。自映紅而北曰粹芳。曰錦繡谷。粹芳取離騷經中語。錦繡谷則下俯深池。如在巖谷之底。池舊纔半谷。余皆公所新鑿焉。異木名花。幽莖靈草。手排碁布。蔭匝柯交。春則有牡丹海棠。于以翫明良千載雲龍風虎之期。夭挑豔李。于以賞積袖縞裙列屋閑居之奉。又有幽蘭被逕。紅藥翻堦。夏則有海榴噴火。撫之而知西域之出使。可尚矣。丹荔含漿。揖之而知涪陵之誤國。可自章矣。又有鹿葱鮮憂。拄節森衛。秋則有黃花薦脩齡之酒。籬邊之醉。何違歟。芙蓉集初服之裳。澤

畔之吟。何憂歟。又有丹桂浮香。綠橘登俎。冬則有江梅一色。傲雪欺霜。直與竹君爭雄角立。雖林和靖之湖邊。王子猷之林下。殆不是過。於是時也。俯欄檻於穠陰隱映之間。步梯磴於翠阜縈紆之際。擷英攬秀。漱潤含芳。四時之樂。雖或不同。而天地萬物之理。皆為我用。非有道者能爾哉。此園也。而以道院名。吾始見其非特簡靜無事而已也。恨未有記之者。用敢詳焉。 北園 園在北巖之上。有堂曰北定。取孔明出師表中語。仍大書其表於屏。待制范公于長為之記。（記見文類） 堂後有堂曰卧龍。堂上揭榜曰英高。取揚戲孔明贊中語。堂後有徑通桃源。自桃源之前。梯山而上曰橘洲。過橘洲曰道山。過道山而上。得一峯如瓠。榜其頂曰圜嶠。自橘洲而西有特丘葺小亭。其上名曰蓬丘。又當層巘作小亭曰無盡藏。尤清邃。是園也。雖無花木之秀。然兩江横陳。羣岫環列。奇形異態。在在不同。則又非東西園所能及。皆帥守尚書楊公汝明昉為之。寺簿應公鏞為之記。（記見文類） 善乎柳州退山茅亭之記曰。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而成化。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視其細知其大。足為來者之楷法。余於是園得之。

風俗形勝

本州圖經志瀘之風俗質朴淳厚尚文義而鄙利慾不好詞訟氣候偏陽昔元時地廣人稀四方之民流寓於瀘者倍於版籍所載欽惟
聖朝瀘之附籍者雜四方之民也

謹按方輿勝覽云華陽誌所載東接巴郡南接牂牁西接犍爲北接廣漢以今考之東接重慶南接永寧宣撫司西接嘉叙北控潼漢左挾資江右通汶水州城阯江負山枕帶雙流舟車之要衝也寰宇記地無桑麻每歲畬田刀耕火種其夷獠則與漢不同性多獷戾而又好淫祀巢居巖谷因險憑高着班布擊銅鼓弄鞘刀男則露髻跣足女則椎髻橫居夫亡婦不歸家葬之崖穴刻木爲契刺血爲信衢寃則累代相酬乏用則鬻賣男女其習俗如此郡縣志漢地理志云犍爲牂牁皆西南徼外武帝初開置民俗與巴蜀同華陽國志云江陽之俗朴野少儒學蓋天性也今戶口繁滋風俗視舊益美居民生計便利故僑寓者居十之七然地接夔渝尚巫祭鬼俗亦以似之

自唐高宗時闢洞招徠新創城邑瀘州爲都督府統十四州地皆夷境姑爲羈縻瀘州之境接連東爨烏蠻與南詔婚姻分七部落居曲靖州故地又有邛部五姓初最五姓皆烏蠻也居邛部臺登閒邛部臺登卽諸葛亮平南夷所置雲南郡唐之姚州也宋朝大中祥符六年晏州夷人斗望刼淯井監詔內殿崇班王懷信討之深入多殺既平上謂王旦曰蠻人侵軼當遣使撫遏以禽獸畜之殺之何益當務綏懷俾其安靜自慶曆二年烏蠻得蓋求爲部落長詔以其地爲姚州給刺史印自慶曆至皇祐間夷人亦屢犯順旋卽討平熙寧七年晏州夷人自淯井入寇命都官員外郎熊本爲察訪使討平之又撫納烏蠻酋長斧望箇恕及其子乞弟皆內附至元豐元年因納漢寨居民與羅苟夷爭魚苟誤殺之夷怒犯納溪詔韓存寶討之乞弟助平羅苟而賞不及旋入寇官軍陷敗天子震怒斬存寶命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林廣發府界及環慶涇原梓夔湖北之軍三萬令又以開封府兵駐南平爲聲援廣兵深入至歸來州城賊悉伏葭葦中乞弟匿不可得廣出詔班師兵連五年死於行者四萬餘人費緡錢百餘萬其後邊患稍彌至政和間復以守臣賈宗諒失於撫馭晏州夷首領卜漏入寇結連十餘萬衆陷梅嶺堡圍樂共城轉運使趙遹與宗諒討之權行招安夷虜相繼納款卜漏僞降以誘我旋復拒命詔黜宗諒以康師晉代之發諸路兵合三萬餘人以遹爲瀘南招討統制使深入其地兵久無功以黔中土丁梯石登囤出其不意卜漏走擒之戮於瀘州餘黨悉降斬獲七千餘級費緡錢一百九十六萬於是乞弟之子阿永始詣遹投牒願復歸順遹奏聞補阿永夷界都大巡檢使歲入中馬相傳今數世皆承襲衛邊其所自述猶稱阿永焉

輿地紀勝東接巴郡南接牂牁西接犍爲北接廣漢（華陽國志）先有王延世著勳河平後有董鈞爲漢定禮（華陽國志江陽郡下）西連焚道東接巴渝南望夜郎牂牁（鎮遠樓記）瀘爲州肘江負山（自西南來如入脊背轉掌覆布五爪劉正宇城西李氏園序）氣候偏陽夏秋多炎燠冬無苦寒（勾公權瀘川縣廨記又云每夏秋蒸溽公餘偃仰如傳驛大盛稱）瀘古巴子國涂流東北貫其陽墮山西南蟠其城（任伋開福寺記）郡得名爲瀘（李壁西山堂記曰郡得名爲瀘者蓋始因梁大同中嘗徙治馬湖江口置瀘州蓋馬湖卽瀘水下流當時於此立州因遂取瀘水以爲名）取瀘水以爲名（寰宇記）五月渡瀘（諸葛武侯南征使李恢自建寧馬忠自牂牁而身自出越嶲五月渡瀘世未有原其說者方吳蜀之分五溪諸夷遠接益州四郡雖不能爲害然有事之際得之卽擾故先主伐吳使馬良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五溪之南卽益州牂牁郡界及先主敗於秭歸益州四郡皆叛應吳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闓又受吳之爵執蜀刺史張裔以與吳安然不忌此非獨以險遠爲心蓋益州四郡上可撼巴峽以爲奇下可通湘廣以備敗自漢以來益州四郡皆士大夫主之非獨蠻夷而已公之南伐蓋以杜塞四郡歸吳之心使四郡根據於吳連結五溪諸夷則巴峽非漢有也傳所謂因其酋豪擒縱孟獲使之不叛者特公之餘畧耳事見叙州圖經李嘉謀武侯祠堂記容齋隨筆云淳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武侯戒曰非征討貢獻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濟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將賫金龍二條金錢三十文併設酒脯請先祭享而後渡事見辛怡顯所作雲南錄王象之又按唐書志姚州雲南郡下有瀘南縣則瀘水當在姚州與辛怡顯雲南錄相合）土地雖迫山川特美有鹽井魚池一郡豐沃（華陽國志漢安縣下）據江洛會枕帶雙流（輿地廣記）瀘控西南諸夷遠連爨蠻最爲邊隅重地元豐以來置守率用武臣其後始更置儒守（政和六年孫羲叟修城記又云自政和乙亥始更置儒守）瀘自元豐間始建沿邊帥府乾道六禩升領劒東一道十五州權任益重（李壁西山堂記）熙豐以後地望加重梓夔路兼都鈐轄置司在焉視成都之兼利益路每相抗衡乾道間詔總潼川路帥（鎮遠樓記）江安隋舊邑也號爲舟車往來之衝其外卽與西南夷接（熙春記又云自唐閣羅鳳之師出入於此而元豐以來問罪之師亦

（由此啓行）蜀偏西南地勢處坤。炎劉拓閥與夷爲門。玉府一畫吟畦乃分。聖矣未真人出。而爲吾蜀慮也。（史于震鎮邊撫賦。）最近蠻獠。尤宜撫綏。（通畏。太祖開寶八年。上召新瀘州錢文敏。見於講武殿。謂之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方與勝覽。）本漢江陽（華陽國志。瀘川縣云云。昔漢光武微時過江陽。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孫王求之。縣人殺之。光武怒。爲子立祠。謫江陽人。不使冠帶。）

江安縣圖經志風俗　謹按本縣風土。民俗敦厚。頗知禮義。勤於農務。不事工商。　形勝　本縣東至納溪。南控戎蠻。西接叙僰。北界富順。前瞰山嶺。後枕江流。清水出其右焉。

納溪縣圖經志風俗　本縣曩因兵革之餘。居民十無八九。附籍者皆四方流寓。因而成家。民俗鄙朴。務農少知文義。亦風土所處焉。　形勝　東接瀘川。南控蠻徼。西接江安。北界大江。城枕夜郎溪之上也。

合江縣圖經志風俗　謹按本縣地陋山多。居民鮮少。俗尚質朴。不務工商。耕稼爲業。　形勝　前列翠屏。後倚觀山。東接巴渝。南控播州。右枕安樂溪。左俯大江水。其流自左而朝于東也。

戶口

本州圖經志瀘州并三縣戶口　實在人戶。壹萬二千七百一十一戶。人口壹拾壹萬五千六百四十口。

本州軍民匠竈僧道。八千肆百八十六戶。男婦五萬七千陸百玖拾口。人戶八千三百二戶。人口七萬四千九百五十一口。

江安縣圖經志軍民匠竈。二千九百九十八戶。男婦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口。　永樂實在人戶二千八百一十四戶口二萬七千七百三十口。

納溪縣圖經志　兵革之後。並無卷冊。今入版籍。軍民驛鋪等戶。四百六十七戶。大小男婦二千七百九十八口。　永樂實在人戶五百三十二戶。口三千七百八口。

合江縣圖經志　軍民戶口一千二百九十五戶。男子婦女八千二百五十六口。　永樂實在人戶一千六十三戶。口九千二百五十一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八　六模

瀘

田糧

本州圖經志瀘州并三縣　官民田地塘八千七百五十三頃。九十五畝四分二釐五毫。　夏稅　小麥九百五十二石九斗九升九合二勺九抄。絲八千四百六十二斤一十兩三錢八分六釐。　秋粮　米六萬三十六百四十八石四斗七升四合九勺三抄五撮。　綿花三千三百九十五斤五兩六錢。　麻六千七百四十斤七兩二錢。　藍靛二百五十斤四兩。

本州田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六十二畝六分。正耗米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三石有零。　官民田地塘六千四百七十二頃七十七畝五分五釐。　夏稅　小麥四百五十九石一斗七合一勺。　絲六十四百二十二斤四兩七錢五分。　秋粮　米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三石五斗三升二合一勺九抄。　綿花二千六百五十四斤七兩二錢。　麻五千三百五斤七兩二錢。　藍靛二百三十斤。

江安縣圖經志軍民田四萬三千一百四十畝六分九釐二毫七絲五忽。該糧三千三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八合六勺三抄九撮九圭七粒五粟。民地一千零九畝二分四釐。麥五十三石九斗九升四合三勺四抄。　永樂官民田地塘一千三百二十一項九十三畝九分七釐五毫。　夏稅　小麥三百九十一石三斗八升一合四抄。　絲一千二百二十一[illegible]一十一兩六錢五分六釐。　秋粮　米九千六十七石八勺四抄五撮。　綿花四百六十七斤一十一兩六錢。　片麻九百三十五斤七兩二錢。　藍靛二十斤四兩。

納溪縣圖經志前代則無額數。今入籍軍民等田四千九百零六畝六分五釐。該糧四百零五石九斗四升四合有零。絲四百九十兩陸錢有零。陸地一百八十四畝六分四釐。今該夏麥一十石八斗六升合。　永樂官民田地塘二百四十九項五畝七分。　夏稅　小麥二十五石七斗三升二合五勺五抄。　絲二百六斤三錢六分。　秋粮　米一千七百三十七石二斗五升九合六勺六抄。　綿花八十一斤五兩六錢。　片麻一百一十五斤一十四兩四錢。

合江縣圖經志田一萬七千畝。秋糧正耗米一千四百一十八石有零。

永樂官民田地墻七百一十頃一十八畝二分。夏稅　小麥七十六石七斗七升八合六勺。　絲六百一十二斤九兩六錢二分。　秋粮　米五千三百一十石六斗八升二合二勺四抄。　綿花一百九十一斤一十三兩二錢。　片麻三百八十三斤一十兩四錢。

土産

本州圖經志謹按方輿勝覧云。瀘州出産荔枝并茶。荔枝稍有存者。考諸茶乃永寧夷蠻所出。去州三百餘里。瀘所産者無非稻穀綿花常物耳。五穀宜稻不宜黍稷。其田磽薄皆山溝之間。不堪堤堰。風雨調則豐。亢陽則饑。俗名爲雷鳴田。言雷鳴而得水也。　綿花民依山之高阜者。多而種焉。業勤紡織。雖粗不細。而民實頼資焉。　荔枝州南十里稍存其樹。葉青圓而冬不脱。二三月花。五月紅熟。肉薄味淡。（蜀字記）　大黄　杏仁　班布　花竹蕈方輿勝覧鹽井（華陽國志。土地褊迫。山川特美。鹽井魚池一郡豐沃。）瀘茶（茶經云。瀘州之茶樹。夷獠常携瓠穴其側。每登樹採摘茶。必含於口中。待其展然後置瓠中。旋塞其竅。歸必置於暖處。故味極佳。）　荔枝（杜甫過瀘川詩。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君顔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元一統志鹽有二。宋熙寧八年。瀘南夷人獻納長寧軍十州。

土地隸清井。清井州南二百六十里。煎塩南井去州七十里。井竈在萬山之境。深入五十八丈有奇。五代以前。科丁夫充役。後以刑徒推車汲水。熏煎甚苦。寶祐元年。知州事朶愈改以牛具推車取水。立石鐫碑。元至元十二年。行樞密院下本州經理煎辦。十三年王世昌竊亂。以木石築寨。十五年定蜀。四川轉運司下本州興工開淘。自十八年爲始。歳認課額一十二萬斤。十九年爲始趂辦虧額。二十年四月罷之。

江安縣圖經志土産大畧與瀘州同。

納溪縣圖經志山多地瘠。居民不過耕稼。所歛亦薄。餘無所産

合江縣圖經志桑麻綿花麥稻常産之物。餘無所有

土貢

本州九域志葛一十疋

山川

山圖經志寶山。瀘州之負郭山也。當州之右。高平聳闊。延袤數里。每春人踏青於其上。以爲眺覧之所。昔諸葛亮駐營於此。山上有武侯廟。今存遺蹟。（方輿勝覧）在瀘州城南。初名堡子山。爲巡檢廨。陳公損之移廨山西。建堂其上。袁公説友名其堂曰江山平遠。易堡子爲寶山。皆大書揭之下瞰城郭萬瓦鱗集兩江合流。郡國志一名瀘峯山。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云五月渡瀘。即今之寶山。李堊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及辛怡顯雲南録攷之。乃在越巂之地。明甚。非瀘之寶山。（元一統志）諸山拱揖。真勝絶也。今碑字猶存。又有西山堂相傳寶山。即古之瀘峯。李真孚李允作西山堂記。以辯其非是。下有木龍岩。山谷黄庭堅所名。　方山瀘州之西南山也。去州二十里。青翠聳拔。高方而平。因名方山。山有八面。前二面之麓有二尖峯。周圍巒峯共九十九頂。山下有魏曹操廟。（輿地紀勝）舊志載。唐天寶改爲田峯山。其山八面。望之面面相朝。於羣山中最高。山根滂江。江上有魏武帝廟。華陽國志云。方山之下有方山神。又圖經祠廟門云。去瀘川縣八十里。不同。然江安縣亦有方山。上有天地。下有神祠。恐圖經指江安縣之方山也。宋討乞弟陰雨踰月。神宗皇帝封香禱焉。有應。遂賜廟號。　華陽山在瀘州方山之支山也。在方山之東五里。尖而且秀。與方山對峙。　南壽山在瀘州形勢高峻。岩壑秀異。當州之南。故名南壽山。（輿地紀勝）在樂共城西南三十五里。名博望寨。山高且秀。晏夷平定。守臣繪圖以進。上意悦之。賜名南壽。又名御愛。其林木有禁不採。　安樂山距瀘州東北五十里。秀矗三峯。形如

筆架。崗如馬鬣。懸崖峭壁相傳。隋有劉真人脩錬於其上。丹成而仙。今丹竈之所。土色赤紅。（在合江縣西五里。其山三峯。凸凹四面。脊壁。俗名筆架山。有蒙泉在山之下。歳旱祈禱有應。其山俱青。有凌及延真觀。有石櫃爲仙人藏經之所。岐而左有欄杆跡。後有仙人影。隱隱在石壁中。岐而右壓木柚臺仙人屋十二。盤至剪盡疵循山。有八洞通南巖。有石曰許由瓢。又有芙蓉城滴水崖。白猿洞。此三峯之景也。仕役遊安樂山詩。安樂溪上峯萬木森翠羽。孤村切天心。撲拓壓坤股。氣勢西吞夷。光芒南定楚。雲泉出石竇。淋漓灑玉宇。烟蘿纏林梢。搖曳垂草組。山有天荷葉。一夕大風雨。拔去復得於谷子山。如荔枝葉而長。有紋如蟲蝕。宛如蟲篆。或以爲劉真人仙跡。蘇子瞻詩。天師化去知何日。玉印相傳世共珍。故圖于蜀。今尚在。滿山秋葉豈能神。元一統志。蜀字記云。有瀑布千尺。飛流。天寶六載。改爲合江山。范子長郡邑志云。始劉真人玲卜居此山中。日焚通平。蓋氣歇而不清。江安方山氣濁而不秀。成山而又清秀。惟安樂山丹逕定。居焉。水源發甘虎豹服役。見山谷黄庭堅題行。）　鍾山在江安縣南五里。峻拔峭險。圓如鍾形。名曰鍾秀。　撥旗山在納溪縣城東北三里。相傳諸葛亮豎旗於此。山因名焉。　丁山在合江縣西南五十里。其山峯狀如筆形。因名丁山。

容山在合江縣東一十五里其形如屏四時樹木蒼翠不改因名容山元一統志瑞鹿山在瀘州城南門外二里周保定五年道士尹希岩開山有白鹿來往山中因以瑞鹿名山　鏡子山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在江安縣南五里又名照山一峯中峙兩峯旁翼二溪交流大溪中出峯之脊小溪出中峯之腹蔥蒨秀鬱庵廬梵宝金碧交晃旁有二潭曰馬影曰雲施為龍所居旱禱輒應山有眠雲石蘘淵橋玎璫岩磨鎌溪清秀為一邑勝遊之地今皆蓁蕪焉輿地紀勝　三華山自瀘州朝天門下一里許遠山聯絡朝郡治之後不知其所以名　瀘峯山郡國志云在瀘州瀘津關有瀘峯高三十丈地多瘴三四月渡之必死唯五月上旬渡之即無害故諸葛亮以五月渡瀘相傳以為即今之寶山而李垕西山堂記云以常璩華陽國志及辛怡顯雲南録攷之乃在越巂之地明甚非瀘之寶山也　丁公山在瀘州安樂溪之左高踰千仞舟行數百里隱隱煙雲間上有蕭齋碑磨滅難攷　銅鼓山在瀘州少遠寨側　小龜山距江安縣百里嘗即其地置樂共城方輿築時因取石有小龜金紋俗因呼為小龜山自其距登三絕頂又有二山名大連天小連天　龍雲山在江安縣北六十里　南岩在瀘州南山之隈　西岩在瀘州汶江西郡縣志照山在江安縣南五里亦

縣之勝處　樂共城山在江安縣名小龜山又有二山名大連天小連天皆城之藩蔽方輿勝覧大連天小連天山在江安縣百里外樂共城之側

江太平寰宇記瀘江在瀘州按郡國志瀘江水中有大闕焉季春三月則黄龍堆没闕即平黄龍堆者昔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樂揚聲悲歌船人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在此（方輿勝覧）按辛怡顯雲南録及唐書志姚州雲南郡下有瀘南縣則瀘水當在姚州李垕西山堂記云郡得名為瀘者蓋始因梁大同中嘗徙治馬湖江口置瀘州蓋馬湖即瀘水下流因遠取水以名州　汶江在瀘州漢書地理志云汶江出徼外從江安縣西南入縣界東流入合江縣界（輿地紀勝）在瀘州出汶山順流而下東南過捷為數縣境又曰汶江蘇代所謂蜀地之甲浮船于汶乘夏水而下者也圖經云東流入合江縣界　思晏江在江安縣從晏州流下合流至綿水郡縣志内江在瀘州一名支江自富順監界來經安夷鎮至州城北凡一百六十里入汶江酈道元云綿水西出綿竹縣東經資中又經漢安縣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即此水也（云方山下未詳或云以瀘州山之大者為吉也）　岷江在瀘州江安縣西南入縣界東流入合江

方輿勝覧中江在瀘州一名綿水經瀘川縣北三里出魅金（輿地紀勝在瀘州元和郡志云亦曰綿水經瀘川縣北三里出魅金）　汶江在瀘州出岷山東流入合江縣界　元一統志大江在瀘州西來横州治之東中江逵州治之北二水合流於治之東北而下大江自叙州南溪縣入界中江出雒昌山歷簡資富順以至州治之北與大江合張昭云江陽為江雒之會是也淯溪在江安縣南來自長寧界而合大江並東下接重慶路江津縣界　支江在瀘州城北自富順州界鴛鴦溪合流下經安夷鎮至州北一百六十里入汶江其色赤今與江合流處有涇渭之判焉酈道元所謂綿水西出綿竹縣東經資中即此水也又赤水溪從昌州昌元縣界流入去合支江　悅州江在江安縣從戎州部落悅州流下江安縣合入大江水元一統志綿水在瀘州舊經與九域志云自長寧軍流至江安縣一百五十步與汶水合江安古有綿水縣今為綿水鄉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當時去綿水必近也水經謂綿水出梓潼經資中至江陽入江即内江也與此不同故兩存之王象之引元和志云中江水亦曰綿水經瀘川縣北三里出魅金思晏江水從晏州流下合流至綿水　淯水圖經志在江安縣其源出自長寧縣北逾安寧縣復式伯餘里至縣城西達于江　溪輿地

紀勝赤溪在瀘州從昌州昌元縣界流入至赤水鎮合支江　納溪寰宇記在瀘州源從牂牁生獠界流來入汶江（元一統志）源有三並來自阿永蠻界徼外至熱夷阿乞族合名三會水徑至納溪縣治之下西門與大江合於縣之東門王象之輿地紀勝云自永蠻部至江門寨有横石中流涉水如門故謂之江門東入納溪寨以合于大江　東溪在合江縣從牂牁生獠界流來八十里與汶江水合　夜郎溪圖經志在瀘州其源自滇北經永寧漁漕三伯餘里北達于江亦名納溪其溪淺隘多石凡遇雨劉疾湍漲艱于舟楫自江口至溪源有三伯六十灘之名　之溪在合江縣原出播南三百餘里至縣西南曲流三折狀如之字因名之溪　安樂溪郡縣志在合江縣上流二脉一曰大溪一曰小溪發源從生夷界來過綏遠仁懷安谿寨二谿合流由安樂山下會於江（元一統志）來自合江縣南上接夷界至縣北入于江又安樂小溪來自東上接戎叙州界合大溪至縣東北入于江鄭綰令此邑時其詩引曰安樂溪自合江縣西南山流入于江源遠莫測其所從其深廣可容大舟其平如鋪其色紺碧如玉其勢回環宛轉若有所避不忍遽棄山而匯於江也溪上多壽木溪人莫得其名藤蘿栢竹禽鳥花卉四時無不可樂故名之曰安樂溪　灘圖經志旗灘

在瀘州西十里。江岸有巨石嶺橫切江心。狀如旗形者三。俗呼爲旗三灘。涇灘在瀘之西十里。其灘兩岸絶壁。下流有一石磧。流水淺急。相傳諸葛武侯射蠻之地。俗名爲赶箭灘。（輿地紀勝）在江安縣南三十里。灘上有山。剌天瀑布飛下。側有卧石。父老傳爲武侯誓蠻之地。　馬鬃灘在瀘州東十里。水流泒於積石上。狀如馬鬃。因名之。輿地紀勝酒甕灘在瀘州。凡舟自大江而下者。至此無所已。唯夏漲由納溪渡至石側。乃爲白崖所衝。舟人畏之。及水低岸遠。則巨石特立。圓腹匾底。屹然一甕焉。　龍蟠灘自瀘州東去五十里。水交漬亂石之下者。曰龍蟠灘。舟人戒焉。　井九域志淯井在瀘州西南二百六十三里。輿地紀勝鹽井在瀘州南井鹽歲計四十一萬斤。陀會井歲計二萬八千斤。　池江陽譜荷池在瀘州阜民堂前。上架石橋。以達于壯猷堂。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築室其上。榜曰野航室。今廢。晁公賦詩云。平池積潦漲。輕痕宛若扁舟繫水濱。斷岸纔盈六七尺。低蓬恰受兩三人。迎簷恍目蒲蓮秀。隱几忘機鷗鷺馴。坐閱江湖好風景。不愁濤瀨闊無津。　放生池在瀘州。即大江東北爲之。各去城五里。紹興十三年準令置。元一統志天池在江安縣西十二里方山上。四圍皆十餘丈。旱潦水無盈縮。遇旱有禱即雨。

宮室

樓江陽譜南定樓。在瀘州芙蓉橋後羅城上。舊爲水雲亭。紹興三十二年。晁公公武改建此樓。取諸葛孔明建安五年出師表語爲名。自爲之記。壁左右有李贊皇諸葛忠武像及南蠻西夷地圖。其雄壯尤爲一郡勝。廣袤八丈有奇。面臨資江。蒼㢘高明。庭宇爽塏。凡帥守會僚屬將佐商略軍務多在是。右司范公仲藝書額。晁公詩云。水接荆門陸控秦。卧龍陳迹久尤新。劒閣驛外青山舊。錦里祠邊碧草春。更築飛樓瞰瀘水。擬將遺恨問洪鈞。南方已定雖饒富。北望中原正慘神。梁公介詩云。堂堂百尺樓。製作極華麗。山圍與水遶。秀色相嫵媚。上無狐鼠窺。下有魚龍畏。賓友升清虛。夷落聳瞻視。南陲粗安堵。北鄙方擧燧。倚樓獨何爲。尚下憂國淚。侍郎李公燾賦云。帝有熊之苗裔兮。謀蟬蛻於城陽。遡凱風而浮游兮。爰揭洿而蹈襄。念莫足與爲美政兮。乃退耕而俟時。或三顧以咨當世之務兮。翻然遂許其驅馳。奉命於危難之際兮。一言而鼎足之勢成。公安狼跋不可以久留兮。亟泝江而西征。兼弱攻昧古所貴兮。矧吾謀之嘉定。於信義其何傷兮。庶戡漢後世之復興。維蜀則二祖之關河兮。先固基本足食與兵。寧崎嶇嶮阻之恃兮。指日還都于舊京。既蕩平乎山南兮。亦漢屬乎樊北涼州若可以指呼兮。許下業業其將拔。援吾素定之謀兮。若盤走丸而弗出矣。孰啓蒙遜之貺心兮。彼天公真不仁。雖雲長之仇不可不報兮。較計輕重盍姑置此而專圖秦。嗟夫此行莫能足兮。更撓敗乎東吳。死洛進取之途緜此遂改轍兮。跨有二方遽爽其一。遭大喪而內外晏如兮。賴忠正以勿失。吾豈須臾忘漢賊兮。又懼南鄙之侵。閣關息民亦已久兮。顧獨試諸小蠻夷。函養其逆莫詰問兮。丕死三載。肪出師視。初謀愈落落難合兮。諒非得已而至于斯。吾因斯知帝王之窮荒勤遠兮。適足貽後世子孫之憂。越蘭津爲他人兮。當時固已厭苦其煩勞。豈無攻心之上策兮。頓刃挫銳亦深入乎不毛。渡瀘水臨滇池兮。併日而食則他可知也。收資財以給軍國兮。殆簡牘之虛辭。間一歲乃出祁山兮。弔民伐罪公來獨何遲也。儻無所事於東與南兮。舉全力而加諸當逆漢賊。斯蒲伏而授首兮。王業詎偏安於蜀都。攻益州之疲弊兮。詎莫遂其良圖。慨東隅之得失兮。嗟克收此桑榆。抑天之所壞不可支。故使至此極兮。積纏起仆尽吾意之區區。援厭所元終都攸卒兮。孔明之於昭烈。蓋無言不酬矣。又何負乎亂日高樓蘇然壓繩若兮。俯仰千載。懷諸葛兮。德如伊周。過管樂兮。孰云所長非將略兮。變故橫發。巧言奪兮。倉卒應酬不蹟路兮。本志先定。惟北伐兮。回兵南討

路紆曲兮。言旋言歸。整休息兮。祁山之役最後出兮。魏人聞此猶震疊兮。料及當時用全力兮。摧枯拉朽彼固弗敵兮。事不如意。八九且十兮。然亦何憾。孽匪自作兮。自茲已來可惜兮。徼外蠻夷今畢服兮。不復弄兵。暨邛本兮。偃旗卧鼓。不煩一戟兮。我獨北望。傷宛洛兮。極目千里。氣甚惡兮。沈吟遺章。涕零落兮。攘除興復。將焉託兮。登茲銷憂。聊假日兮。郡人朱孝友賦云。惟瀘之北。二水互擊。上有岑樓。突兀新出。雲霞來舞。日月下覩。向斤斧之未聲。憶有孤亭翼然。冠之江山。呼而不回。萬景領而相違。胡此樓之乍架紛戰戰以來歸。吾聞棟長可得深井之水。思長可得古人之意。不誠而子弟功忽。念之深者或變色於天地。今此樓高而抱千載之想。宜物色之吾媚非昔叛而今安。蓋感于中者異矣。方漢鹿之逸去。慨羣雄之競逐。吟則梁父。有蜮含毒。戀隆中之畎。目忍赤子之血肉。若夫孟德眼中若刺吳蜀。孔明胸中。一家南北。發火德而未熖。何啻藝而不熟。雖然治外必由內。肅服遠將自近。始小盜窺戶而不剪。奚大盜之時覬。劒則逐於孟獲。志本趣於曹氏。晝望中原遼乎邈哉。夜從枕上而屢至焉。一日以南牧。即揚旌而北指。臨岐發疏。剖肺肝兮。淚汪汪而落紙。雖鼎峙之國署爲狭兮。而此心之闊尚彌乎八荒之外。嗟乎以義燭世。賢否了

然以古燭令君子見前孔明義槩欲見不可元帥晁侯是亦龍卧亮心乎中原侯心乎孔明時不同而意同思正乾坤兩賢一盟當王帳之閑暇侯舉酒以時歡斜日上乎層欄風弄袖而獨立蓋如見燕代於户牖從萬里之羈執樓曾何知但臨水岌岌而已　陸游南定樓詩行遍梁州到益州今年又作渡瀘遊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横亂入樓　晚對樓在南定樓之右羅城上乾道梁公介建取杜詩坐對秦山晚之句爲名　會江樓瀘爲治据岷江之西内江之南二水合流徑趨吳會凡樓艣上下風者皆艤焉郡之通遠門外五十步有亭曰瀘江以爲過客登岸盤礴之所創于梁公介再創于虞公炑葺于曹公叔遠廣立三門其體雖具然歷歲未久漸覺荒涼帥守尚書楊公汝明從而更葺之揭樓居以冠其首横袤六丈崇二十有餘尺欄檻簷宇繪畫彩飾煥然一新始稱大國候館堂堂氣象下瞰江步波光渺渺一目無際達人貴遊傑商鉅賈漁人舟子連艘御舳悉湊其下於是宇其館曰江陽堂曰卧龍樓曰會江取二水交流之義舟行有所憩客至有所館祖餞行人有所寓講行遊樂有所止瀘之爲館者凡五曰皇華曰通津曰留春曰騎鯨未若此館之爲宏且麗也是役也費緡九百有奇瀘川守陳南金實董之　擁翠樓在瀘州雅歌堂之上李公燾詩引謂春畦甘菊今猶青藥移梅擁翠樓下忽已着花戲成長句云淳熈元年九月尾菊未落英梅破藥從來兩美難必合今忽得此一笑喜人言地瘴物失時進忌太蚤退苦遲老夫亦豈不自覺姑與飲酒仍賦詩忍令芳草直爲艾封殖嘉樹寧少待夕餐九華可無死却期老歲於吾子　鎮遠樓在瀘州即整暇堂舊址李公寅仲既移堂於錦堂東偏遂即此地建樓高揖衆山氣象雄偉（公自爲記云余之爲此豈固欲快一時登臨之樂目視耳聽嘯歌娛樂者哉事常伏於隱微及其厳而圖之斯可折衝捍禦而厭難於無形也賴國威靈内屬之民咸遵故事汲章交令邊郵不聳懷狃於燕安而謂鴆毒之可懷思蜂蠆之肆毒雖欲樂此得乎吾將以鎮遠名樓未欲從事於逸者也且繕甲治兵訓士固爲邊備之常然古今邊患多起於貪吏之侵牟規小利而生釁以致邊徼生靈之不可樂者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况承方面之寄而以是臨之哉）　亭江陽譜瀘江亭在瀘州通海門外五十步爲過客艤船迎餞之地乾道八年帥梁公介撤茅爲瓦附城面江高明爽塏榜曰江亭公自爲之記曰瀘治大江之北士大夫往來乘舟者十八九乾道元年予被命造朝艤舟江上時暑方作升客亭而憩焉庳陋湫隘不可容足私竊苦之後六年來牧此邦謁客於亭上視其

汙敗如故而傾壓有加乃命成忠郎權兵馬監押張侁擇地而新之創屋十餘間不侈不約負山而臨水睇望廣遠心開目明揖晨曦之光覽霄月之揮煙雲倏忽風雨晦霽景色各殊或者謂郡之勝處盡在乎此予謂游觀之益則欲擇其勝行旅之益則欲求其便何者水行而乘舟人之所同也然四支百骸窘束於尋丈之間動作寢卧皆失故常疾風怒濤爲之憂恐浮家而俱者雖僮僕婢妾慊然有不自適之意行及郡邑人人自以爲得少休也艤舟而出左右前後有屋室可娱相命而趣之列席而坐載酒而酌彷徉盤礴灑然忘疲豈不足以爲行人之惠乎夫物無小大事無緩急苟有可便利於人者君子必盡心焉環千里而臨之身所居處園囿陂池極其廣百步之内候館弗葺主賓相接勞迎餞送顧瞻棟宇腐敗傾側此而弗顧謂其能善理也哉凡我在官推廣是念謂一亭之廢興係行者者之休戚自今南面以長民者重有弗便勿萌諸心而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則書所謂克勤小物異浮屠氏所謂善用其心者其庶幾乎嘉泰四年郡丞虞公炑重建榜以今名嘉定十四年帥大博曹公叔遠重修增立兩廡瀦築後溝以除浸漏之患又廣立三門于前始有帥府肅容氣象（元一統志）在江皐賓餞之所故相虞允文十歲侍父祺漕潼川登此亭有詩映水林巒影顛倒濟川舟楫勢峥嶸東行萬里欲乘興更待一篙春水生嘉熈兵燹西山邵博見此詩嘆曰此章遠大之器也　翔嘯吟亭嘯吟亭在盧峯孔明祠之下萬山前列重岩疊嶂如浪湧如雲屯令人應接不暇舊有亭曰長嘯歲久腐敗帥守尚書楊公命瀘川令史大川撤而新之後從東西開兩軒翼以前榮繚以修垣每嵗游九輙於是焉講登高故事視龍山馬臺雅興何歉哉公有和史宰詩居壁間（詩見文類）　錦浪亭　東山亭　栢岩亭　芝石亭　自騎鯨館望東岩三聖院僅隔大江峭岩壁立如列屏戟連亘至聖觀音院凡一里許曹公最愛其勝趣謀經營爲游觀之地未暇也既得召命未行間與郡士徜徉館中望其地謂可栽數千桃當春爛然江波上下如錦視古桃源可無愧也聞者欣然不半月遂得千餘株曹公即命於桃多處立亭曰錦浪（公詩云瀘江東山山更奇騎鯨飛仙歸未歸桃花千樹爛春晝莫作錦于荒甫識且題同郡士姓名石刻在館壁間）又少北岩石嶙峋嵌洞高下立亭其旁曰東山又少北則巨岩特立其廣五十餘丈尤怪奇岩前巨栢嬰幹可三百年名以栢巖每遊人至此必躊躇不忍去旁有忠政鄭王祠亦再新其門屋少北踰三聖院之右有石洞中設波崙禪師像名其洞前亭曰捿禪洞又其北有小岩特起

高三丈餘上廣下狹挺如瑞芝名以芝石因亭其右即芝石爲名亭之左又有大面岩左右兩岩夾亭遠望連江隱蔽大江環旋不見去來之處如重湖在其下雉堞浮屠相爲掩映真勝趣也。　麗照亭在瀘州朝天門甕城內凡詔命之至帥率官屬迎拜於此。　宣詔亭在瀘州內城樓下之東偏與班春亭相向皆爲屋三楹高敞視他郡爲壯。　班春亭在瀘州城內樓下之西偏。　白皓亭舊在瀘州鋪之側後廢郡人正字劉公望之常題云一作江陽夢轉頭凡幾春滯留渾爲酒行李尚因人黃葉吟邊驛青衫老去身平生湖海願鼎鼎欲誰陳　特堎亭在瀘州郡東北二十里　曲水亭在瀘州四香亭北　五柳亭在瀘州南定樓之左淳熙間史公皐建新亭在五柳亭之對前有大池今廢　楒木亭在瀘州郡東北六十里

得要亭在瀘州梁公介所創也在寶山　止水亭在瀘州直錦堂之後紹興間建王公卿月詩云奏刀餘地事無多撫凡凝香靜養和聊爾命亭爲止水已殊駕說徑無河舊聞淵默雷聲迅更值林幽鳥語訛童子縱教抛瓦礫不知何處認清波梁公介詩驚濤渺半空怒勢突千里此豈水性哉物有激之耳方塘尋丈間一泓清且泚鏡面燭須眉水竪絕塵滓道人修淨觀此心如此水不從苦海中更放波瀾起　憩車亭在江安縣東北二十里　解鞍亭在江安縣北五里　祠郡縣志方山神祠在瀘州方山下宋朝討乞弟陰雨踰月　神宗皇帝封香禱焉有應使者按圖經以聞遂賜廟號俗號魏武祠李熹辨之輿地紀勝龍祠在瀘州城崇德廟瞰大江下有潭上有龍祠歲旱則州遣吏沉石匣金龍于潭輙應　廟江陽積譜后土廟在瀘州郡之來岡曰堡山稍下之曰寨山地勢最高俯瞰井邑在昔爲兵屯所寓故驍騎營在焉紹熙壬子之變本營之粽實倡之爰徙置他所其山先有岱宗祠頗壯据地之要膀斝應右爲后土祠視岱宗爲僻隘於君臣之義未稱左爲盧峯即前驍騎營故地昔人於此刱北陰祠以處諸方雲遊慕道者嘗取合江平蓋山騰清廢觀額揭之氣象荒落久不能振帥守尚書楊公從其右占兩山之盤審曲面勢寔爲要會徙后土祠更刱之前爲后土殿後爲九皇殿揭騰清觀額於祠門不特地氣上騰於后土取義爲稱而所据之地衆山朝揖如拱至尊岱祠俯居其下分義俱允九皇殿後爲道紀堂即緇黃所謂方丈命主觀者居之庖湢帑廩畢具右通舊觀改刱前榮爲雲堂仍處雲遊徒侶主以羽衣俾兩相資圖爲久計最後得高阜即此峯之項東西二山扞如臺門中貫內沜直衝其趾築堂爲遊息之所扁曰群玉山環蒔以梅取像揚州祠瓊花遺意也

經始紹定壬辰之夏迄冬考成董其事者路鈐李大享路分田允恭一毫不以役民也　龍神廟龍馬潭龍神廟號顯烈累封嘉澤昭靈善利福應侯事跡並見前譜尋自寶慶元年以後至紹定元年遇旱輙禱禱輙必應農田獲濟肹蠁異常會皇帝登極赦恩應諸路州軍神祠曾經祈禱靈應功及於民合該封爵去處令所屬依條保明聞奏帥守尚書楊公即以靈跡上乞賜加封準勑特封博濟公寔紹定己丑三月二十四日下公於是年人日丙子先告之以文曰惟神潛茲洄潭澤茲遐陬德烈在民錫爵通侯汝明蝎來守藩屢沐神庇聞于帝聰易號博濟祀秩大神位列上公郵傳自天來賁珠宮時當東作敬爲民禱端月丙子農謗相告去歲之歉證實有因及茲歲首寧不疑驚今日人日環及丙子吏職是憂神其鑒此帝休甚渥神荷寵靈博濟美名爲實之賓相我康年綸音將至擊鼓坎坎當修君賜詰到之日再告之以文曰惟神司澤黔黎受職穹昊曰雨曰暘靡不應禱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是陞公爵慰爾撫封袞衣煌煌赤舄几几博濟之名實不虛美自今以始神其懋功所濟愈博溥號無窮　靈應廟靈應廟舊居南田氣象渙散不足以鍾斯文之祥帥守尚書楊公每過而惜之後得風門曹氏園故基据江山要會岩洞谽谺地險景絕疑爲神物所宅會曹氏子數有異夢驚寤不敢居諉舉以求售公以二十七萬五千錢得之邑士時創桂華樓請徒置其地而改建新廟焉公爲規畫制度爲殿爲寢爲雙松祠崇庳廣狹皆有成式復捐緡以助其役按神之在仙階也號爲北府故郡縣置廟多居北此山實占郡之東北隅坐坎面離非特正南嚮之位而內外二江從坤離朝入會于山趾直歸于巽坤爲文離爲文明巽居東南青赤爲文是殆斯文之所鍾聚出于天成非人力所能致且復面城瞰邑萬牕燈火俱在神光照燭中則將陰相於多士可知矣門前一水萬里朝東北尤快便郡之有志者能於是焉用力以成之一世龍頭特勝內物耳何止乙丑搒眼而已哉郡縣志登天大王廟在合江縣之左傳爲京王呂光靈異暴著過者必祭焉　寺江陽續譜萬壽禪寺瀘之北有山曰北岩下瞰百家之聚其居岸內水夏秋漲潦狂瀾怒湍齧其趾頹壞者十之三里人建補陁岩祠於山之半以鎮壓之爲閣三層崇數仞狀類窣堵波或曰郡治所据無岡阜茲實其屏障是閣也非特以砦水固陡而已帥守尚書楊公汝明即其地而恢拓之爲屋數百楹入門之左架虛設欄檻面江谷雙流扁曰水雲鄉循右躡磴而上爲金僊殿殿之兩廡下爲二閣左曰送江右曰望州殿後爲直指堂堂後爲毗盧頂毗盧項

後爲方丈。前架毗盧頂爲五峯閣。自殿而東爲鍾樓。緯構三層。與補陁岩閣對峙。而略崇之。以術者言寺之青龍所係也。最上度百斤銅鍾以驚昏曉。中徙補陁岩舊像置焉。下爲枕帶雙流之閣。取水經江陽枕帶雙流據江洛會語。樓後爲廚爲庫。自殿而西爲藏殿。即補陁岩舊閣而更張之。閣後爲雲堂。堂後爲衆寮。不數年而寺體具。金碧交映。林谷生華。鍾鼓以時。唄梵傳響。請于朝。賜額曰寶慶北岩萬壽禪寺。寔紹定三年三月空日也。運使隆山程公遇孫爲寺記。開州史君全華應公鏞爲鍾名記。銘（晉先文類）方寺之未剏也。鄰壤有居民。其祖嗜佛書。自寫四大部經。龕置于家。於後方題云。俟北岩寺成。施諸寺。殆若有物命之者。其子孫以是請願與。置之寺云。　觀江陽續譜天慶觀。南擁群山。左界岷水。虛壇插斗。老木參天。沈沈然誠一郡之仙居也。聖祖殿最居觀北。脩廊凹凸。弗利走趨。朝謁者每懼不恭。師守尚書揚公汝明議就觀之東北隅。頴闢一門。從殿西廡而入。爰命相視其地。先自小草場巷路開拓。而石甃之。俾道士程沖妙充住持。元其事。繼招廣安軍岳池沖真觀道士劉臨代之。仍命郡士康元壽揔其役。建門樓及更衣亭。展兩廡。凡若干楹。殿有腐壞未備者。復從而更易葺成之。於是宮宇既嚴。班列用肅。睹者知敬。先是觀無寮

舍。道侶散居于外。殿堂荒寂。頹毀半之。至是剏三清殿。修三門。修兩廡。東廡之外修復七星閣。西廡之外得隙地。舊爲民所占。皆命他徙而鋤治之。建方丈雲堂廚庫若干楹。俾安徒侶。庋奉香火。惟虔。自寶慶三年冬始事。至紹定元年秋落成。凡費四千五百八十三緡。鐵一百六十六貫七百有奇。州民先道源捐田助修建。從既罷而用不及。田隷之常住。求資養衆云。

庵江陽譜節庵。紹興元年王公御月建在止水亭之北。開禧元年。李公寅仲增築小亭於其前。圍以短墻。愈覺幽邃。隱然有別墅氣象。公詩云。花木新栽一徑長。小庵如欵贊公房。心清要省鈴齋訟。公退空疑燕寢香。已約芳菲供几案。不妨真率醻壺觴。年豐頃覺民和樂。老子從渠兩鬢蒼。

堂江陽譜寶山堂。寶山舊爲堡障所。故軍營兵司皆寓焉。居高望遠。最爲得要。所宜屋之以備防托。慶元間。右司陳公損之甞築堂。制帥袁公說友名之曰江山平遠。其堂高數仞。下可建三丈之旗。每一風雨。不無高寒之慮。師守尚書楊公汝明自楣以上。架梁而中分之。上爲樓。居所眺益遠。移袁額揭之下爲堂。取孔明出師表中語。字曰忠分。復築二亭以附益之。一曰隱映逶迤。摘少陵杜公甫過瀘川詩語。一曰風物熙熙。摘殿丞魯公交赴瀘州詩語。收攬一山勝槩。與舊諸亭管風月云。　登暇堂今在瀘州。設廳之後。舊在充繡堂對。紹興三十二年。王公蓀立。李公時雍書其額。帥王公之奇詩云。炳若丹青數德義。後人於此取良規。梁公介詩云。是邦無征科。爲吏不勞力。今年到官初。諜訴頗紛集。大家張空簿。小家稱倍息。棄責爾未能。義取猶可給。風曉便華心。老我多暇日。夢田黠空庭。小憩華胥國。開禧元年。李公寅仲既即此地建鎮遠樓。乃徙堂於錦堂之東偏。堂前拓地十丈許。雜植花竹。因舊名爲整暇堂。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移其屋于荷軒地。爲阜民堂。乃廢舊設廳後思威堂額。改爲整暇思威堂。淳熙十四年。張公忞建。　籌邊堂在瀘州。舊在小廳後。紹興十三年。李公璆建。嘉定八年。范公子長移籌邊額置小廳上。此地遂呼明樓。蓋屋相接。下揩甞設兩明樓于屋上故也。嘉定十三年。漕使汪公杲權帥事。以小廳上不須着名。復移籌邊堂在鎮遠樓下。太博曹公叔遠名樓下爲德禮堂。用左氏傳管仲語。遂於明樓再立籌邊堂額。乾道六年。梁公介詩云。籌邊無它長。幸此歲有秋。吏無打門宣。民無失業憂。史君來此邦。不旦肉食謀。有言天命之。爲汝消窮愁。夷蠻及主酋。各異風馬牛。一醉堂上尊。莫運樸與籌。此堂甚壯偉。咸謂復舊額爲宜。浮香即籌邊堂西偏。以瞰阜民堂下池蓮得名。後乃廢。曹公叔遠復其舊。　雅歌堂在瀘州遂志齋後。梁公介詩云。壯士

處紛紜。衆措甚閑雅。奕碁報戎捷。賦詩即鞍馬。功成談笑間。此豈矯情者。落落烏蠻鄉。聖化久陶冶。昔爲矢石場。今作桑麻野。雅歌同民樂。造化亦我假。（輿地紀勝）在州治。又有浮香亭。擁翠樓。　壯猷堂在瀘州。與阜民堂相直五楹。其棟高五丈。尤爲雄壯。政和四年。賈公宗諒建。梁公介詩云。方叔事南征。戎車簡以約。載嚴旂旐美。有燀軝衡錯。弓矢初不張。未信虜難卻。何以觀壯猷。治外貴其略。此豈數孫吳。況復稱衛霍。升堂誦遺什。九原不可作。　錦堂在瀘州整暇堂之後。舊爲郡治正寢。紹熙四年。吳公總遷正寢于衮繡堂。嘉泰二年。王公大過始撤其前後室。獨存斯堂。刻其家藏御書於左右壁。（他御書及古今碑附見）東廡爲書籍庫。（前後所刊板皆在焉凡四十種）阜民堂在瀘州小廳西隅。舊爲宸章閣。以藏御書。王公勲從御書于學之宸章樓。此閣遂廢。改爲軒。以臨荷池。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撤軒爲江陽書院。移整暇堂建其上。爲今名。取周官倡九牧阜兆民之意。臨卭魏公了翁爲篆額。漢嘉薛公紱爲之記。（記見別集）舊鎮遠堂在瀘州郡圃之北。今廢。楊達記云。松竹桃李。四時交蔭。有堂巍然宏敞于中。寔賈公宗諒所建也。後爲整暇堂。今爲江陽書院。　清白堂在瀘州斯文堂前。范文正公甞送向綜爲別駕。有歸書清白最之句。故名。

世德堂江陽譜在瀘州嘉定四年倅費昌遇以許公奕之延慶當倅是邦建於翁遂之前中繪許公父子像魏了翁爲書額郡縣志尹吉甫祠堂在瀘州舊經載吉甫江陽人然史傳無考惟酈道元水經載揚雄琴清英云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沉江中吉甫援琴作子安之操此事水經附見於江陽今瀘多尹姓近世立祠曰清移堂輿地紀勝聽吏堂在瀘州安夷門外傅氏園之後乃觀劉先生讀書處　恩威堂在瀘州設廳後

北定堂在瀘州北岩帥楊汝明建　吟風堂在瀘州倅廳　館江陽譜皇華館對瀘川縣衙係舊小作院故址會省罷作院嘉泰一年帥王公大過撤而新之架屋二十楹門庭庫器備續有旨復作院之舊郡乃即館爲監作廨舍今但爲葺治軍器之地不復爲館矣　通津館在瀘州開福寺下嘉泰二年帥王公大過建歲久頹越太傅曹公叔遠重脩　留春館在瀘川縣治對之西偏帥曹公叔遠既改建監至後名之曰留春館門屋三間北向其後負州學山爲屋三間旁爲兩室可以爲僚屬憩集之地又翼以兩亭其東偏因荔枝立亭曰酣紅其北立亭曰凝翠移花植柳成列欄檻掩映小徑步履頗有景趣　騎鯨館在瀘州來遠門之外半里瀘之江山雄麗可以臨眺者城端則海觀而江滸則瀘江亭而已海觀爲州治燕集之地郡士過客

不得輒登瀘江亭可待艤舟然有一人先之則繼至者無所寓泊論者歎然久矣帥曹公叔遠始買地于臨江民得拾餘丈又得以遠營東叁拾丈乃爲堂五楹旁爲兩室西爲門三間對堂爲屋三間設坐檻以東眺正與江外東巖相直大江橫前景趣天地名曰騎鯨庶幾坐想李太白超逸之興官僚得以游息郡士得以徜徉無州治嚴鑰之禁過舟停泊亦皆遂得勝處尤爲一郡美觀也　齋江陽譜時齋在瀘州錦堂之後舊名覺齋慶元間范公仲藝建于袞繡堂後開禧元年李公寅仲徙建于此范公子長改稱絳仙　舊舫齋在瀘州蝸牛廬之側今廢晁公武春日詩云蝸牛廬畔舫齋前春晚風光絕可憐雲補斷山尤秀拔竹藏殘蘂尚嬋娟　船齋在瀘州小廳後深五楹齋外兩旁各置欄檻通往來欄外植竹竹外各爲書室翼之翠梢掩冉窻扉互映幽閒可愛　遂志齋在瀘州籌邊堂後舊號小船齋太博曹公叔遠多燕坐此以舊録稱在瀘爲遂志齋求其所而不得遂揭此名以寓坐右銘之意　廬江陽譜舊蝸牛廬在瀘州籌邊堂東偏今廢渠公介詩云吏行散鳬鶩文書委蠹魚退歸小室卧萬事不關渠清風動竹栢爽氣來襟裾淡然衆所從自省還自如僮僕或相恠老夫雖摩室喚作蝸牛廬　翁遂江陽譜翁遂在瀘州舊爲昂霄閣自清白堂前

無梯級而上隔以花木據山之絕頂憑虛爲欄楯俯瞰大江壓里伏其下舟船往來一一可數開禧間虞炑建即眉山程驤所建江亭故基也程驤賦詩云洗開叢篠着危亭便覺欄前眼力渾峻嶺南奔環邑屋大江東轉出城根身隨野艇維官渡目送冥鴻到海門老去此心如止水秖須庭下小池盆會虞炑去或者撤之大夫士所共惜嘉定四年倅費昌遇取前倅許延慶舊額重建遂榜今名宋公德之爲書其額　翠壂江陽譜翠壂在瀘州斯文堂後淳熙七年倅許延慶建嘉定三年倅姚自舜重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六模

奴

東漢書列傳南匈奴（前書直言匈奴，傳不言南北，今稱南者，明其為北生義也。以南單于向化尤深，故舉其順者以冠之。東觀記稱匈奴南單于列傳，范曄因去其單于二字）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比者（醢音大兮反。）呼韓邪單于之孫（前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呼韓邪即冒頓單于八代孫，虛閭權渠單于之子也。名稽侯狦，狦音山諫反。東觀書曰：單于比，匈奴頭曼十八代孫。臣賢案：頭曼即冒頓單于父，自頭曼單于至比，父子相承十代，以單于相傳乃十八代也。）烏珠留若鞮單于之子也。（匈奴謂孝為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株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南單于比以下直稱鞮也。）自呼韓邪後諸子以次立，至比季父孝單于輿時，以比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下並同。）建武初，彭寵反畔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東觀記：芳，安定人，屬國胡數千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自稱西平王，會匈奴句林王將兵來降參蠻，胡芳因隨入匈奴。留數年，單于以中國未定，欲輔立之，遣弟穰且王求入五原，與假號將軍李興等結謀，興北至單于庭迎芳，芳外倚匈奴，內因興等，故能廣略邊郡。）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遑，暇也。）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獻，漢復令中郎將韓統報命，賂遺金幣，以通舊好。（舊好謂宣帝和帝之代與國和親。）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冒頓，匈奴單于頭曼之子也，即夏后氏之苗裔也，其先曰淳維，自淳維至頭曼千有餘歲，冒頓當始皇之時，為鳴鏑弒頭曼代立，控弦三十餘萬，強盛與諸夏為敵國。踞慢無禮，嘗危高祖，戲侮呂后，事見前書。）對使者辭語悖慢。（前書，更始二年冬，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制璽綬，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為兄弟，匈奴中亂，孝宣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為王莽所篡位，匈奴亦出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牚定距，單于終持此論，語詞悖慢，即此類也。）帝待之如初，初使命常通，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大司馬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前書代郡有常山關，上谷郡居庸縣有關。）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聞漢購求盧芳，貪得財帛，乃遣芳還降，望得其賞，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扶風、天水。二十一年冬，復寇上谷、中山，殺略鈔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言緣邊之郡無安寧之歲。）初，單于弟右谷蠡王伊屠知牙師（谷音鹿，蠡音離。）以次當左賢王。左賢王即是單于儲副。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知牙師者，王昭君之子也。昭君字嬙，南郡人也。（前書曰：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勑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勑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閼氏焉。比見知牙師被誅，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二十二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為單于。復死，弟左賢王蒲奴立為單于。比不得立，既懷憤恨，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三分損二為太半。）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二十三年，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前書曰：匈奴法，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八月，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蹛音帶，又音多。）因白單于，言薁鞬日逐夙來欲為不善，若不誅，且亂國。時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懼，遂斂所主南邊八部眾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皆輕騎亡去，以告單于。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二十四年春，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其冬，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匈奴始分為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又破北單于帳下，并得其眾合萬餘人，馬七千匹，牛羊萬頭。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初，帝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櫓即樓也。釋名曰：櫓，無屋之樓也。）時人見者或相謂曰：讖言漢九世當卻北

秋地千里。豈謂此邪。及是果拓地焉。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來歸南單于。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二十六年。遣中郎將段郴（丑吟反）副校尉王郁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乃延迎使者。使者曰。單于當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骨都侯等見。皆泣下。郴等反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遣使上書。獻駱駝二頭。文馬十匹。（杜預注左傳曰。文馬畫馬為文也。）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共立薁鞬左賢王為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遂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奉奏詣闕。詔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緺綬。（盭音戾。草名。以戾草染綬。因以為名。前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緺古蛙反。又說文曰。紫青色也。）安車羽蓋華藻駕駟。寶劍弓箭。黑節三。駙馬二。黃金錦繡繒布萬匹。絮萬斤。樂器鼓車。棨戟甲兵。飲食什器。（有衣之戟曰棨。）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令中郎將置安集掾史將弛刑五十人。持兵弩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令謁者將送。賜綵繒千匹。錦四端。金十斤。太官御食醬及橙橘龍眼荔枝。賜單于母及諸閼氏單于子及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骨都侯有功善者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南單于既內附。兼祠漢帝。因會諸部議國事。走馬及駱駝為樂。其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鞮王。次左右漸將王。是為六角。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于者也。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骨都侯。其餘日逐且渠當戶諸官號。（且音子余反）各以權力優劣部衆多少為高下次第焉。單于姓虛連題。（前書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屠。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屠。與此不同也。）異姓有呼衍氏。須卜氏。丘林氏。蘭氏。（前書冒頓單于時。大姓有呼衍氏。蘭氏。須卜氏。三姓貴種也。）四姓為國中名族。常與單于婚姻。呼衍氏為左。蘭氏須卜氏為右。主斷獄聽訟。當決輕重。口白單于。無文書簿領焉。冬。前畔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郴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為設官府從事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及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使韓氏骨都侯屯北地。右賢王屯朔方。當于骨都侯屯五原。呼衍骨都侯屯雲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將軍屯鴈門。栗藉骨都侯屯代郡。皆領部衆為郡縣偵羅耳目。（偵音丑政反。羅音力賀反。猶今言探候偵邏也。）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人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志。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詣闕。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與俱獻見。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邪單于稱臣受賞。郅支單于怨恨殺使。以此二者行事諭告之也。郅支即呼韓邪兄名呼屠吾斯。自立為單于。擊走呼韓邪單于者也。）報答之辭。令必有適。（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令得所也。）今立稾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乘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元帝時郅支殺使者谷吉。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西域兵誅斬之。）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鞬韇丸一。矢四

發遣遣單于（韓音步干反。方言云：藏弓為韓，藏箭為韥。韥即箭箙也。發四矢曰發，見儀禮也。）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尚方，少府屬官，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言劍利可以斬馬。）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言更請裁賜之。）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言不齎持往遺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三十一年，北匈奴復遣使如前，乃璽書報答，賜以綵繒，不遣使者。單于比立九年薨，中郎將段彬將兵赴弔，祭以酒米，分兵衛護之。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齎璽書鎮慰，拜授璽綬，遺冠幘、絳單衣三襲、童子佩刀、緄帶各一。（童子刀謂小刀也。說文曰：緄，織成帶也。音古本反。）又賜繒綵四千匹，令賞賜諸王、骨都侯已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為常。（弔祭其喪者，慰其新立者。）丘浮尤鞮單于莫，中元元年立，一年薨，弟汗立。伊伐於慮鞮單于汗，中元二年立。永平二年，北匈奴護于丘率眾千餘人來降。南部單于汗立二年薨，單于比之子適立。醢僮尸逐侯鞮單于適，永平二年立。五年冬，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原陽，縣名，屬雲中郡。）南單于擊卻之，西河長史馬襄赴救，虜乃引去。單于適立四年薨，單于莫之子蘇立，是為丘除車林鞮單于，數月復薨，單于適之弟長立。湖邪尸逐侯鞮單于長，永平六年立。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庭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顯宗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越騎司馬鄭眾北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揚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漢官儀曰：光武以幽、冀、并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千人。）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其年秋，北虜果遣二千騎候望朔方，作馬革船，欲度迎南部畔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略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乃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隨太僕祭彤及吳棠出朔方高闕，攻皋林溫禺犢王於涿邪山，虜聞漢兵來，悉度漠去。彤、棠坐不至涿邪山免，以騎都尉來苗行度遼將軍。其年，北匈奴入雲中，遂至漁陽，太守廉范擊卻之。詔遣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之，無所得。建初元年，來苗遷濟陰太守，以征西大將軍耿秉行度遼將軍。時皋林溫禺

犢王復將眾還居涿邪山，南單于聞知，遣輕騎與緣邊郡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四千人。其年，南部苦蝗，大飢，肅宗稟給其貧人三萬餘口。七年，耿秉遷執金吾，以張掖太守鄧鴻行度遼將軍。八年，北匈奴三木樓訾大人稽留斯等率三萬八千人，馬二萬匹，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和元年，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單于復願與吏人合市，詔書聽雲遣驛使迎呼慰納之。北單于乃遣大且渠伊莫訾王等，（且音子余反，下並同。）驅牛馬萬餘頭來與漢賈客交易。諸王大人或前至，所在郡縣為設官邸，賞賜待遇之。南單于聞，乃遣輕騎出上郡，遮略生口，鈔掠牛馬，驅還入塞。二年正月，北匈奴大人車利涿兵等亡來入塞，凡七十三輩。時北虜衰耗，黨眾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單于長立二十三年薨，單于汗之子宣立。伊屠於閭鞮單于宣，元和二年立。其歲，單于遣兵千餘人獵至涿邪山，卒與北虜溫禺犢王遇，（卒音七忽反。）因戰，獲其首級而還。冬，孟雲上言北虜以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鈔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生口，以慰安其意。肅宗從太僕袁安議，許之。乃下詔曰：昔獫狁、獯鬻之敵中國，其所由來尚矣。（周曰獫狁，史曰熏鬻，秦曰匈奴。）往者雖有和親之名，終無絲髮之効。墝埆之人，屢嬰塗炭，（墝埆謂險要之地。墝音苦交反，埆音苦角反。）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乘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豈不哀哉！（父戰於前已下，前書賈捐之之辭，詔著損用之也。）傳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老子曰：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少加屈下，尚何足病？況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辭順約明，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領中郎將龐奮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雇，賞報也。）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於是南單于復令薁鞬日逐王師子將輕騎數千出塞掩擊北虜，復斬獲千人。北虜眾以南部為漢所厚，又聞取降者歲數千人。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匈奴皮而還，北庭大亂，屈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單于宣立三年薨，單于長之弟屯屠何立。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何，章和二年立。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單于將并北庭，會肅宗崩，竇太后臨朝。其年七月，單于上言：臣累世蒙恩，不可勝數。孝章皇帝聖恩遠慮，遂欲見成就，故令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級，破壞其國，今所新降虛渠等詣臣，自言去歲三月中發虜庭，北單于創刈南

兵又畏可令鮮卑（令吉本）遷逃遠去休安侯河西今年正月骨都侯等復共立單于異母兄右賢王為單于其人以兄弟爭立並各離散臣與諸王骨都侯及新降渠帥雜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今月八日新降右須日逐鮮堂輕從虜庭遠來詣臣言北虜諸部多欲內顧但恥自發遣故未有至者若出兵奔擊必有響應今年不往恐復并壹臣伏念先父歸漢以來被蒙覆載嚴塞明候大兵擁護積四十年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効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遣左谷蠡王師子左呼衍日逐王須訾將萬騎出朔方左賢王安國右大且渠王交勒蘇將萬騎出居延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將餘兵萬人屯五原朔方塞以為拒守臣素愚淺又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令北地安定太守各屯要害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勑諸部嚴兵馬訖九月龍祠悉集河上唯陛下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為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西夷其効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思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永元元年以秉為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首虜二十餘萬人事已具竇憲傳二年春鄧鴻遷大鴻臚以定襄太守皇甫稜行度遼將軍南單于復上求滅北庭於是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出雞鹿塞（塞在朔方郡窳渾縣北窳音愈）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分為二部各引輕兵兩道襲之左部北過西海至河雲北（河雲匈奴中地名也）右部從匈奴河水西繞天山南度甘微河二軍俱會夜圍北單于大驚率精兵千餘人合戰單于被創墮馬復上將輕騎數十遁走僅而免脫得其玉璽獲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級生虜數千口而還是時南部連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故從事中郎將置從事二人耿譚以新降者多上增從事十二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右溫禺鞬王骨都侯已下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四具羽蓋一駟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以千餘騎與任尚共追誘將還斬之破滅其衆單于屯屠何立六年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單于安國永元五年立安國初為左賢王而無稱譽左谷蠡王師子素勇黠多知前單于宣及屯屠何皆愛其氣決故數遣將兵出塞掩擊北庭還受賞賜天子亦加殊異是以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由是疾師子欲殺之其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皆多怨之安國因是委計降者與同謀議安國既立為單于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覺單于與新降者有謀乃別居五原界單于每龍會議事師子輒稱病不往皇甫稜知之亦擁護不遣單于懷憤益甚六年春皇甫稜免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由自聞而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疏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為之儆備和帝下公卿議皆以為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為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為單于遂殺略吏人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漠北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漢有迹射士言尋迹而射之積亦與迹同古字通也）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冰度

隧向蒲類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尚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胡罪反）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按軍法逗留畏愞者斬逗音豆）後帝知朱徽杜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以鴈門太守龐奮行度遼將軍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胡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龐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南單于以其右溫禺犢王烏居戰（溫禺犢王名烏居戰也）始與安國同謀欲考問之烏居戰將數千人遂復反畔出塞外山谷間爲吏民害秋龐奮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馮柱還遷將作大匠逢侯部衆飢窮又爲鮮卑所擊無所歸竄逃入塞者駱驛不絕單于師子立四年薨單于長之子檀立萬氏尸逐鞮單于檀永元十年上十二年龐奮遷河南尹以朔方太守王彪行度遼將軍南單于比歲遣兵擊逢侯多所虜獲收還生口前後以千數逢侯轉困迫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之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元興元年重遣使詣敦煌貢獻辭以國貧未能備禮願請大使當遣子入侍（天子降大使至國即遣子隨大使入侍）時鄧太后臨朝亦不荅其使但加賜而已永初三年（安帝即位之三年也）夏漢人韓琮隨南單于入朝既還說南單于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信其言遂起兵反畔攻中郎將耿种於美稷秋王彪卒冬遣行車騎將軍何熙副中郎將龐雄擊之四年春檀遣千餘騎寇常山中山以西域校尉梁慬行度遼將軍（慬音勤）與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事已具慬夔傳單于見諸軍並進大恐怖顧讓韓琮曰汝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讓責也反顧責韓琮也）乃遣使乞降許之單于脫帽徒跣對龐雄等拜陳道死罪於是赦之遇待如初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南單于檀信韓琮之言起兵反既被擊敗陳謝死罪還所鈔之男女）五年梁慬免以雲中太守耿夔行度遼將軍元初元年（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夔免以烏桓校尉鄧遵爲度遼將軍遵皇太后之從弟故始爲真將軍焉（自

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今始以鄧遵爲正度遼將軍此後更無行者也）四年逢侯爲鮮卑所破部衆分散皆歸北虜五年春逢侯將百餘騎亡還詣朔方塞降鄧遵奏徙逢侯於潁川郡（逢侯本是前單于屯屠何子右薁鞬日逐王諸降胡萬餘人脅立爲單于後被鮮卑所破部衆分散若留在匈奴武恐更相招引故徙於潁川郡也）建光元年（安帝元初七年改爲永寧元年永寧二年改爲建光元年）鄧遵免復以耿夔代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遣使新降者屯列衝要也）而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悉恨謀畔單于檀立二十七年薨弟拔立耿夔復免以太原太守法度代爲將軍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延光三年立夏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遂反畔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妻子輜重亡去中郎將馬翼遣兵與胡騎追擊破之斬首及自投河死者殆盡（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獲馬牛羊萬餘頭冬法度卒四年漢陽太守傅衆代爲將軍其冬傅衆復卒永建元年（順帝即位之年）以遼東太守龐參代爲將軍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脩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順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黎陽先置營兵以西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蓋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定州者即在河北也）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單于拔立四年薨弟休利立去特若尸逐就單于休利永建三年立四年龐參遷大鴻臚以東平相宋漢代爲度遼將軍陽嘉二年漢遷大僕以烏桓校尉耿曄代爲度遼將軍永和元年（陽嘉五年改爲永和元年）曄病徵以護羌校尉馬續代爲度遼將軍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畔率三千餘騎寇西河因復招誘右賢王合七八千騎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史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烏桓校尉王元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遂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聞以恩義令相招降單于本不豫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吾斯等攻沒城邑單于雖不預謀然不能制下知是不堪其任）逼迫之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自殺單于休利立十三年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陳龜逼迫單于及弟令自殺又欲徙其近親者遂狐疑此則陳龜之由也）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

曰：匈奴遁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單亦盡也。猶書云謀泄，孔安國曰泄亦謀也，即是古書之重治。）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醜，眾也。言眾類可服也。）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不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不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不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不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並其朝錯上書之辭。因采商論其長短，故備錄之。此乃兵家之要。）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虎牙營，即京兆虎牙都尉也。西羌傳云：置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漢官儀曰：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離石，即西河之屬縣也。）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移朔方就五原郡。）冬，遣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畔虜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眾。車紐等將諸豪帥骨都侯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六年春，馬續率鮮卑五千騎到穀城擊之，斬首數百級。張耽性勇銳，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為用命，遂縋索相懸，上通天山，大破烏桓，悉斬其渠帥，還得漢民，獲其畜生財物。夏，馬續復免，以城門校尉吳武代為將軍。漢安元年，（順帝元和江左，改為漢安元年也。）秋，吾斯與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薁鞬或作奧鞬，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天子臨軒，大鴻臚持節拜授璽綬，引上殿。賜青蓋駕駟、鼓車、安車、駙馬騎、玉具刀劍、什物，（玉具，摽首鐔衛盡用玉為之。）給綵布二千匹。賜單于閼氏以下金錦錯雜具，軿車馬二乘。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單于歸南庭。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言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即今之鬬勇，古之角抵也。）順帝幸胡桃宮臨觀之。冬，中郎將馬寔募刺殺句龍吾斯，送首洛陽。建康元年，（漢安三年，改為建康元年。）進擊餘黨，斬首千二百級。烏桓七十萬餘口皆詣寔降，車重牛羊不可勝數。單于兜樓儲立五年薨。伊陵尸逐就單于居車兒建和元年立。（桓帝即位之年。）至永壽元年，（桓帝永興三年，改為永壽元年。）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畔，寇鈔美稷、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事已具奐傳。延熹九年，（桓帝之年。）南單于諸部並畔，遂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單于諸部悉降。奐以單于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上立左谷蠡王。（張奐上書請立左谷蠡王為單于也。）桓帝詔曰：春秋大居正。（春秋法五始之要，故經曰元年春王正月。言王者即位之年，宜大開恩宥。其居車兒即是桓帝即位之建和元年立，自立以來，一心向化，宜見宥之。）居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單于居車兒立二十五年薨，子某立。（凡言某者，史失其名，故稱某以記之。夷狄無字，既無典法，既某者即是其名。）屠特若尸逐就單于某熹平元年立。（熹平，靈帝之元年。）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鴈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是歲，單于薨，子呼徵立。單于呼徵光和元年（靈帝熹平七年改為光和元年。）立。二年，中郎將張脩與單于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前書注曰：抵，至也。殺人者死，張脩擅斬單于呼徵，故至其罪也。）單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靈帝光和七年，改為中平。）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畔，遂率鮮卑寇邊郡。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單于遣左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單于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醢落與休著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單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賢王於扶羅立。（於扶羅即是前趙劉元海之祖也。其元海為亂華之首。）持至尸逐侯單于。於扶羅中平五年立。國人殺其父者遂畔，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遂止河東平陽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單于於扶羅立七年死，弟呼廚泉立。（於扶羅即劉元海之祖，呼廚泉即元海之叔祖。）單于呼廚泉興平元年（獻帝初平五年，改為興平元年。）立。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車駕還洛陽，又徙遷許，然後歸國。（謂

歸河東平陽也二十一年單于來朝曹操因留於鄴（留呼廚泉於鄴而遣去卑歸平陽監其五部國）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論曰漢初遭冒頓山黠種眾強熾高祖威加四海而窘平城之圍（前書云高祖自將兵三十二萬擊韓王信先至平城冒頓縱兵三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故敘曰平城之事甚大言七日不得食不能彎弓弩得陳平秘計冀代得免也）太宗政鄰刑措不雪憤辱之恥（前書贊曰斷獄四百幾致刑措幾近也今言政鄰刑措鄰亦近也）逮孝武亟興邊略有志匈奴赫然命將戎旗星屬（如眾星之相連屬言其多）候列郊甸火通甘泉（引置伏兵於近郊畿天子在甘泉宮而烽火時到甘泉宮也）而猶鳴鏑揚塵出入畿內（鳴鏑即匈奴之箭也謂匈奴白羊樓煩王在河南去京師一千餘里古者王畿千里言匈奴近邊即出入畿內世家逐樓煩白羊始得河南之地以爲朔方今夏州是也按夏州去京師一千二百里）至於窮竭武力單用天財（單盡也言盡用天下之財）歷紀歲以攘之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漢武好征戶口減半即是死亡與殺匈奴相當也）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虜庭分爭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來臣服因請款關永爲邊衛前書云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呼揭王

烏呼揭單于莫鞮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爲烏藉單于并呼韓邪凡五單于也）罷關徼之儆息兵民之勞（匈奴既降北庭不儆備勞者並得休息也）龍駕帝服鳴鍾傳鼓於清渭之上（案前書宣帝甘露二年正月呼韓邪朝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者稱臣而不名禮畢使者導單于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詔單于毋謁左右當戶及羣臣皆列觀及諸蠻夷君長侯數萬人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南面而朝單于朔易無復匹馬之蹤（匈奴既降朔方易水之地更無匈奴匹馬之跡也）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自宣帝甘露二年至平帝末年北邊無匈奴之盜王莽陵篡之後狼心復生前書贊曰三世稱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忘干戈之役後六十餘歲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三世謂元帝成帝各爲一世哀平二帝皆元帝之孫共爲一世故三世也王莽既政始開邊隙也）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更始無道擾亂方內諸夏如布帛之裂也）自是匈奴得志狼心復生乘間侵佚害流傍境及中興之初更通舊好（光武中興更通宣元之舊好）報命連屬金幣載道（報命相屬言其往來不絕金帛常載於道言其賞遣常行）而單于驕踞益橫內暴滋深（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

命賂遺金幣以通書好而單于驕踞自比冒頓對使者辭語悖慢也）世祖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遑暇也）忍愧思難徒報謝而已（雖得驕踞悖慢之詞而忍其羞愧思其患難但以善言報謝而已徒但也）因徙幽并之民增邊屯之卒（移徙幽并之人增益邊屯之戍卒）及關東稍定隴蜀已清其猛夫扞將莫不頓足攘手爭言衛霍之事（爭言衛青霍去病世宗之代北伐匈奴之事也）帝方厭兵間脩文政未之許也（帝厭其用兵欲脩文事未許猛夫扞將之事）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比季父孝單于輿以比爲右薁鞬日逐王日逐即南匈奴單于比也）奉蕃稱臣永爲外扞天子總攬羣策和而納焉（總覽羣臣之策善均從眾與之和同而納其降款也）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馳中郎之使盡法度以臨之制衣裳備文物加璽紱之綬正單于之名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讎釁既深互伺便隙控弦抗戈覘望風塵雲屯鳥散更相馳突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由南北二庭自相馳突而漢之塞地晏然無事矣）後亦頗爲出師并兵窮討命竇憲耿夔之徒前後並進皆用果譎設奇數異道同會窮掩其窟穴躡北追奔（軍走曰北也）三千餘里（北虜既遜奔漢北乃空其地三千餘里

也）遂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梏在手曰梏音古篤反）銘功封石倡呼而還（爲刻石立號於燕然山猶前書霍去病登臨瀚海封狼居胥山也）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空矣（漢北既空宜即遷南虜以居之）若因其時埶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河西虜眾居之于時遂爲邊境若遷南虜於陰山即爲內地也）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戎羯之亂興於永嘉之年即勒蔽然乃居永定之歲中人以上始可預其將來竇憲廣才宜可責其詳慮）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建武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蕃蔽扞禦北方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也）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竇憲欲立北單于安諫不許也）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言從耿國袁安之議即言平易正直之道如此之弘遠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三捷言勝也自矜功伐專行威惠爲臣不忠即其人也又章和二年竇太后臨朝單于屯屠何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并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既滅北虜即宜撫成南部更請存立其何戚哉）遂復更立北虜反其故庭（永元三年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朝廷從之四年即授璽綬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

（誅五千於除鞮自畔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誘誅之）並恩兩護以私己福蘖萌天公（言竇憲斬日逐列名虵功即宜臧其北庭以資南部重存滅繼絕也暨我南北俱存即是並恩兩護以私己福乃攜其禍斷則秉蔑天公之事也天公謂天子也前書云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禿翁即天翁也高祖云我敗乃公事乃公即汝公也傳史直筆將復得其實言也）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恨憤之深乎（由竇憲請立北庭遂使匈奴滋蔓即時坐樹大鯁永言前事深可恨哉我事也）自後經綸失方畔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單言（單盡也單與殫同也）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既勒藩之後居後南虜於漢北引侍子於京師混分同奴之匹使得與為一部則荒服無怨爭之跡遂服息征戍之勤此之不行遂為巨蠹自單于北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以驅逼魏武雖分其眾為五部然大率皆居晉陽暨于左賢王豹之子劉元海假稱大號遂亞中原吞噬神鄉丘墟帝宅愍懷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百代無滅誠可痛心也）贊曰匈奴既分（謂分為南北庭也）羽書稀聞（漢書有急即插鳥羽其上也）野心難悔終亦紛紜（紛紜之事其如上解）晉書列傳北狄匈奴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匈

奴地南接燕趙北暨沙漠東連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稟中國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其強弱盛衰風俗好尚區域所在皆列于前史前漢末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呼韓邪感漢恩來朝漢因留之賜其邸舍猶因本號聽稱單于歲給綿絹錢穀有如列侯子孫傳襲歷代不絕其部落隨所居郡縣使宰牧之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多歷年所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轉難禁制後漢末天下騷動群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宜先為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眾為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于太原故泫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眾凶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牛二萬二千頭羊十萬五千口車廬什物不可勝紀來降并貢其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

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迺有群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闚邊候隙自古為患稽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戰周王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蕃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闢塞垣更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開育鞠之新降接帳連韝充郊掩甸既而沸脣成俗鳴鏑為群振鴞響而挺災恣狼心而逞暴何楨機案弗沮於姦萌郭欽馳疏無救於妖漸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武王之失也吐谷渾

分緒偽燕遠辭正嫡率東胡之餘衆奄西羌之舊宇綱疏政賦地廣兵全廓萬里之基貽一匡之訓弗忘忠義良可嘉焉吐延風標宏偉見方於頃籍始遵朝化遠夫於姜聰葛郎不群亦殊藩之秀也葉延至孝寄新哀於射草辟奚深友邁古烈於分判視連蒸蒸光奉先之義視羆矯矯蘊經時之略洛干童幼早擅英規未聘雄心先摧凶手奉順者必敗宣天亡晉光且渾廆遠扶生自遠極吝謀孫而翼子咸韋裔而希華廆亂姦凶假鳳圖而羅號渾副忠謹距龍涸而歸誠懷姦者數世而亡貢忠者累葉彌劭積善餘慶斯言信矣贊曰迷夫前王區別群方叛由德弛朝因化昌武后升圖智昧遷胡遠淪家國多謝明謨谷渾英奮思矯頹運克昌其緒寔資忠訓暢正衞

音義夫餘（音扶）罽（居厲反）貂豽（女滑反）獩王（於肺乙外二反）沃沮（子余反）紒（亦髻字音計）蹻（其虐居均二音）讙（音喧）楯（食允反）褊（音編）襜（處居反）砮（奴古反）楛（音户）傉鷄（內沃反）倭（烏禾反）拏（音奴）鬖（所監反）蔂羅（音毛者）氂（里之反）酋（字秋反）拔（蒲撥反）葉（音攝）恍惚（上呼晃反下呼骨反）涸（下各反）懊（乃亂反）汗（音寒）滌（音徑）蹄（音題）禱（日叉反）獪（古邁反）貪崘（台齊）月氏（音支）賈（音古）銖（音殊）顥（音昊）薤（胡界反）犂鞬（上落奚反下居言反）捝柄（音拙內）礎（音楚）合縫（下音奉）西卷（漢書言卷又音權）鏟（初限反）估較（音古角）鉦（之成反）大灣（烏關反）舶（音白）獷（古猛反）萎莎（蘇和反）蛭（之日反）蠡（音螺）秦母（音無）倪（苦見反）韝（古侯反）

南齊書匈奴列傳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為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為氏土在益州西北亘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宮室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鄣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衞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荅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祗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濡然想比平安又卿乃誠遂著保寧遐壃令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衞命拜授又仍使王世武尋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表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為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并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荅上曰比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反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雄見[illegible]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六模

奴

通鑑紀事本末匈奴和親　漢高祖六年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單于頭曼太子曰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頭曼欲立之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既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既又射其愛妻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遂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南至晉陽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欲擊之使人覘匈奴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閒厚遺閼氏閼氏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傅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　十二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赦爲郃陽侯　八年匈奴冒頓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遠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爲能知之柰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爲趙后又可奪乎　惠帝三年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爲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

善今大謁者張釋報書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駟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高后六年四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文帝前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畧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　六年冬十月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帝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牧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中行說輒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君臣簡可久一國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此類也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喋喋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　梁太傅賈誼上疏曰天下之埶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可為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獸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為流涕者此也　十一年冬十一月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太平寰宇記晁錯上言曰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帝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人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人偏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由此觀之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太平寰宇記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

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荅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揚粵之人其性耐暑（太平寰宇記晁錯又言守邊備塞務農力本當代急務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邊境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先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未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為上郡將軍甯侯魏遬為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為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後二年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與匈奴和親（杜佑通典帝苦匈奴為虜數問趙將李齊之材賢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

（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三年，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於甘泉、長安。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

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孝景元年夏四月，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二年秋，與匈奴和親。　五年，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中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　六年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後二年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孝武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擧，難得而制。自上古不屬為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武帝伐匈奴　漢武帝元光二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擧，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西漢書韓安國傳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衆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羣臣議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

（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她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畜牧為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

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乃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六年冬。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

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太平寰宇記。復數年。衛青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近胡斗絕也。曲入匈奴界者。中有造陽地。斗辟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北也。其後伊稺斜單于時。軍臣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許虬切屠音除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音

發根郡界也）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也）得胡首虜二萬餘級。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欲召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也）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也）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掠十餘人。其明年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所發）糧重不與焉（負戴衣糧重直用切）令大將軍青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時單于以精兵待於漠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各切）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也）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示也）而使郭吉諷告匈奴單于（伊穉斜之子也）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切）何但遠走亡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數使使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濊與穢同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也）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胡與羌通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靁為塞（胘靁地名在烏孫北胘音縣靁音雷）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讇音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紿誑也紿徒改切）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單于特空紿王烏（特但）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士角切）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

臨菑人主父偃徐樂嚴安上書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

西漢書主父偃傳。武帝元光元年。衛將軍（師古曰衛青）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之。迺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貴。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殺之也。振整振衆也。獮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卑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師古曰。本侵邊竟而敺略人畜也。敺與驅同。其字從攴。音普木反）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嚴安傳。安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

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又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為虐政以殘害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讇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攘長地進。至乎伯王。（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其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

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徐樂傳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特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illegible]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二年冬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竟[illegible]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

餘萬人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卒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　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四年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五年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大僕公孫賀為騎將軍代相李蔡為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為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為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為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為列侯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大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及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

冠軍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絶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為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夏五月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二年三月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為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兵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驃騎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驃侯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驃

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益封驃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徭　四年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　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令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

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為人廉得賞賜輙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及死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驃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從驃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驃騎輙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

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使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六年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為冢像祁連山　元鼎三年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

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終不敢出上乃還　四年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希復為寇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嘗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諂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六年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

右方直酒泉郡燉煌郡 太初元年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 二年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左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閒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三年春正月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太平寰宇記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也）數百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塞在今新秦郡狼城縣之北也）至且鞮侯立為單于（且子餘切鞮丁兮切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破大宛威震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且鞮乃曰我兒子安敢比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行音胡浪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匈奴圍陵陵降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立後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匈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殰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 四年冬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

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三月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熅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 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 二年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

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便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大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期至遮虜障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糵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三年秋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愞棄市　四年春正月發天下七科讁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卒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立為右校王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太始元年匈奴且鞮侯單于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征和二年九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　三年春正月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夏五月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

精兵度姑且水。甫立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匈奴奔走莫敢距敵。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貳師妻子亦收。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　四年春三月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

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太平寰宇記。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鬬。尚德義。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罷。病則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實音殞。天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在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脩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患。不計其費。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已來。脩好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為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卒鋻擊以誅厥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遺一乎。夫君子所為衆庶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彊。行入為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鴈門郡。一名西陘山也。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警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便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阮殽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脅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鄙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彊也。越國乘其罷。擊其虛。使吳任用于齊。備絕無稸。其衆則勻致。不免為書臣。何謀之敢慮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

衆之師、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襸曲撓之制、器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纖麗靡嫚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斑戰長鬬、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輔、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群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拾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僅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大夫謂屈不能對、壹衍鞮單于立（狐鹿姑之子也）、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死、宏生得、亦不肯降也）、而使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哀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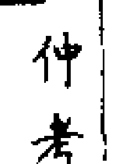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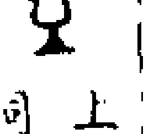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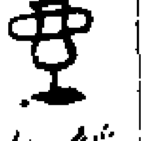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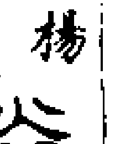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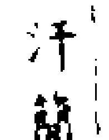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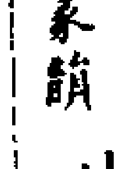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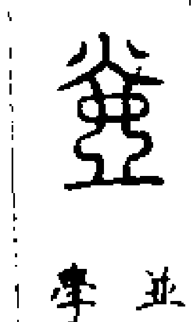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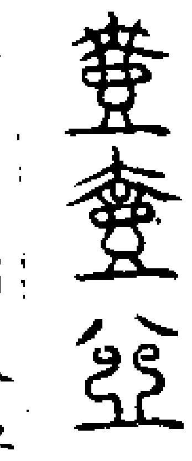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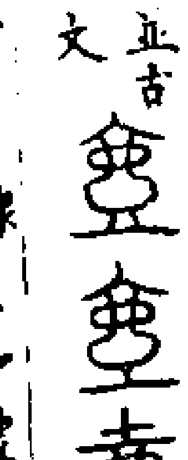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端
圈點監生臣敖　河
臣李繼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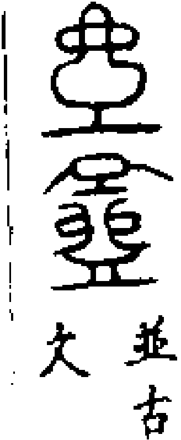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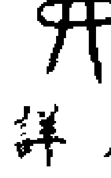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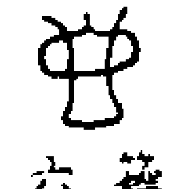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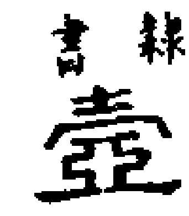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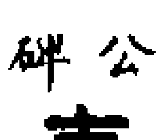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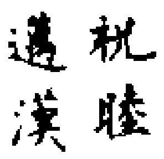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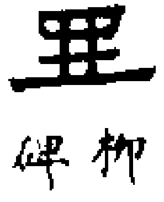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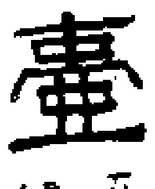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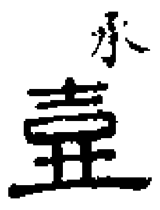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洪孤切酒器又瓠也詩八月斷壺鶡冠子一壺千金許慎說昆吾圜器也象形从大象其蓋也凡壺之屬皆从壺戶吳切顧野王篇戶徒切盛飲器也凡鼓也壺篆文壼籀文顏元孫干祿字書壺壺上俗正徐鍇通釋昆吾圜器也昆吾紂臣作瓦器大掩之也[illegible]韻禮記投壺篇云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三寸半容斗五升亦姓風俗通云漢有諫議大夫壺遂鄭樵六書略按禮經古有壺何必取於昆吾異域韻補叶音胡故切邯鄲淳投壺賦歡不可久禮成於飲乃設大射否則投壺。又叶音後五切宋玉招魂幸而得脫其外曠宇赤蟻若象玄蜂若壺戴侗六書故盛水及酒器也郭守正紫雲韻酒器受一石李肩吾字通鼎壺等字从此釋行均龍龕手鑑壺（俗）壺（今）壺（正）（音胡）韓道昭五音集韻（并及丈）五音類聚壺音胡瓠也楊桓六書統匜毋壺（秘統）壺（隸）壺（俗偏旁同）壺壺口象其口亞象其腹與氏大象其蓋也壺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引獨音禮器主壺大一石凡瓶五斗又喪大記狄人出壺主漏水之器又方壺海中神山人壺口山在河東荷氏禹貢壺口治梁及岐（又禮記檀弓敗）於壺騐注壺當爲壺字之誤也字滌傳義弗（古壺古字也）出類篇趙謙聲音文字通匣沽切壺上象其蓋下象其形又投器。借山名又與瓠同用一壺千金盎郎瓠之方音故亦出瓠而借胡今俗又訛其聲吟爲蒲乎失之遠矣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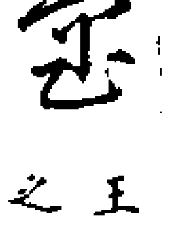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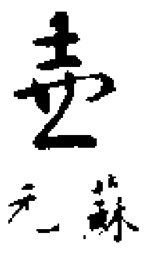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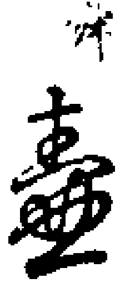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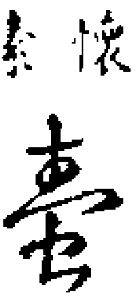
篆書

仲考壺

上同

綏和壺並楊鈎鐘鼎集韻

汗簡壺

仲考壺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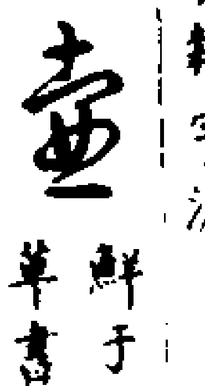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並古文


並鐘鼎省文

並古文

文朱詳

籀文並見六書統

隸書

禮器碑


三公山碑

祝睦後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柳敏碑

夏承碑

孔廟禮器碑遂杞禁壺以文考之協韻當作壺並見漢隸字源

草書

王羲之

蘇[illegible]元

懷素

蘇軾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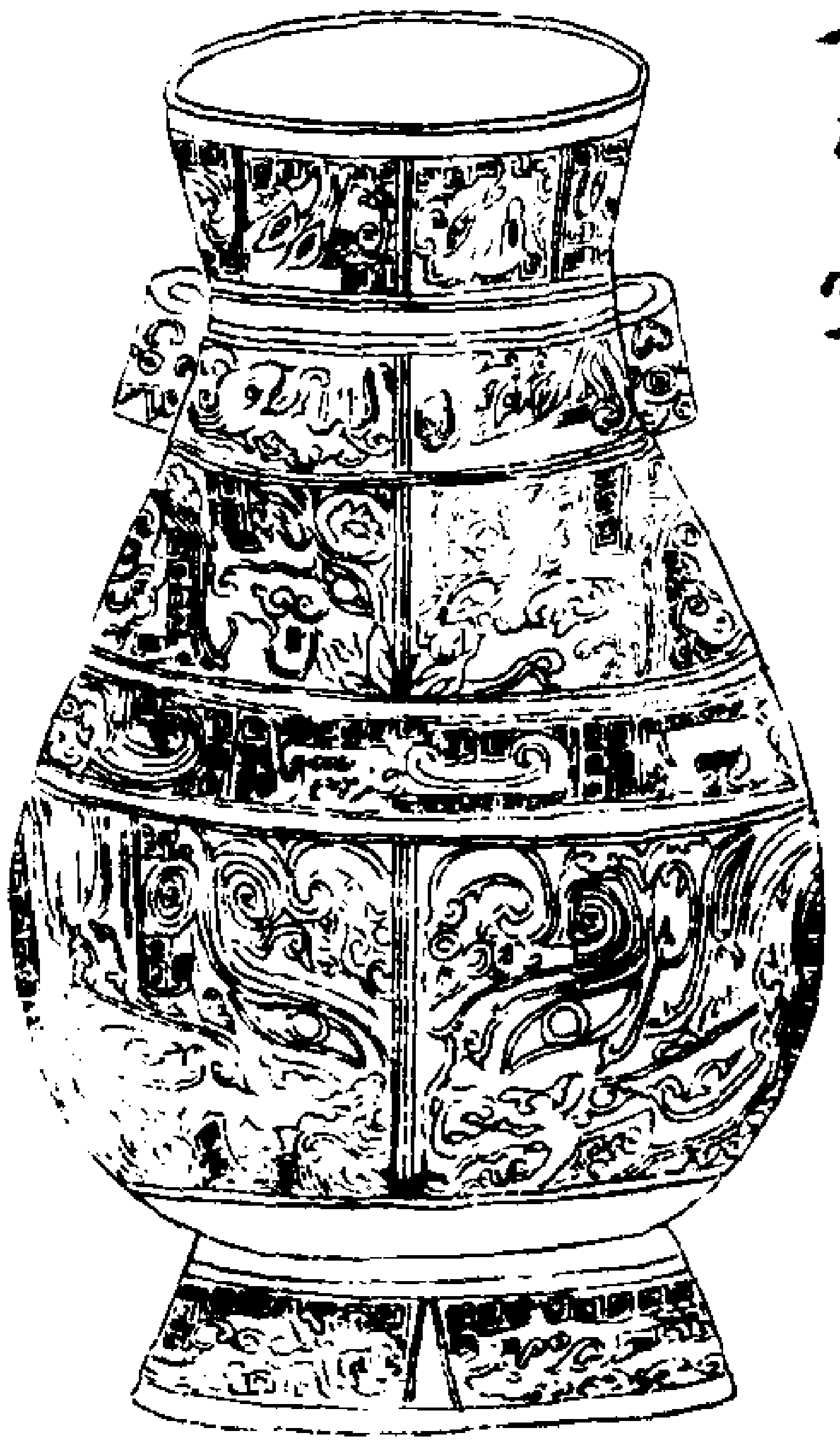
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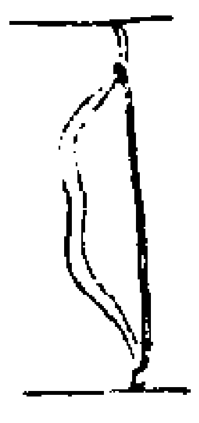
陸佃埤雅似匏而圓曰壺壺圜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變生被莫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瓤先斷其根令其餘受飲之已日乃收瓦爲堅成可用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壺之爲樽其來尚矣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壺尊著尊皆以質爲貴者記曰器用陶匏貴其質也蓋壺與用匏同義而著尊著地無足反本之象玄冬素秋質略之時故其用尊如此又曰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蓋曰凡酒脩酌言凡以味之則非祭上之文矣然則六彝鬱尊也其礿祠朝踐用兩獻尊醴齊之尊也再獻用兩象尊盎齊之尊也烝嘗朝獻用兩著尊亦醴齊之尊也饋獻用兩壺尊亦盎齊之尊也凡四時之間祀醴齊在兩大尊盎齊在兩山尊凡六尊由是觀之著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獻之正也禮運曰醴醆以獻盎朝事之時也故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此當饋食之節矣其餘三齊陳之以祭而已。詩曰清酒以祭是也鄭氏謂唯大事於大廟備五齊三酒誤矣蓋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謂之凡祭祀共五齊三酒則豈特大事于大廟而已。漢書東朔曰。壺者所以盛也許慎說文壺昆吾圜器也注昆吾紂臣作瓦器博古圖禮器之設壺居一焉。在夏商之時總曰尊彝逮于周監二代則損益大備。故烝嘗饋獻。凡用兩壺次於尊彝用於門內然壺用錐一而方圓有異故燕禮與夫大射卿大夫則皆用圜壺以其大夫尊之所有事示爲臣者有直方之義。設用方以其士旅食卑之所有事示爲士者以順命爲宜故用圜。壺之方圓益見於此至于聘禮梁在北而八壺南陳梁在西而六壺東陳蓋米盛以動出而有樸南假以大顯而文明乃動而應物以相見之時也。以壺爲飾豈不宜哉且詩言韓侯取妻亦曰清酒百壺壺非特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故其制度銘刻不一。蓋自三代以來禮不相襲迄于秦漢去古既久而制作愈失故有刻木髹漆皆出諸儒一時之臆論夫尊以壺爲下蓋盛酒之器而瓶者亦用之以盛酒者也此周人有瓶之罄矣之詩然後知瓶亦古人之所用者然其字從瓦所以貴其質而此皆以銅復作螭龍鸜鵒之飾蓋古人大體至漢益雕鐫矣然貫至揚漢雜三代之攷而王通亦謂捨兩漢安之則制作有出於此者宜亦可觀也

已。

禮書曰周禮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從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於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主人聘禮陳饔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公尊瓦大。說文曰。壺昆吾尊也。象形圜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卿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圜壺。以其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圜而足口方。圜壺腹方而足口圜。審如是。名實不類矣。古人祭門用瓠齋。用齋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爲尊。爾雅曰。康瓠謂甈。賈誼賦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爲器。其体有小大。其制有方圜。非必皆瓠爲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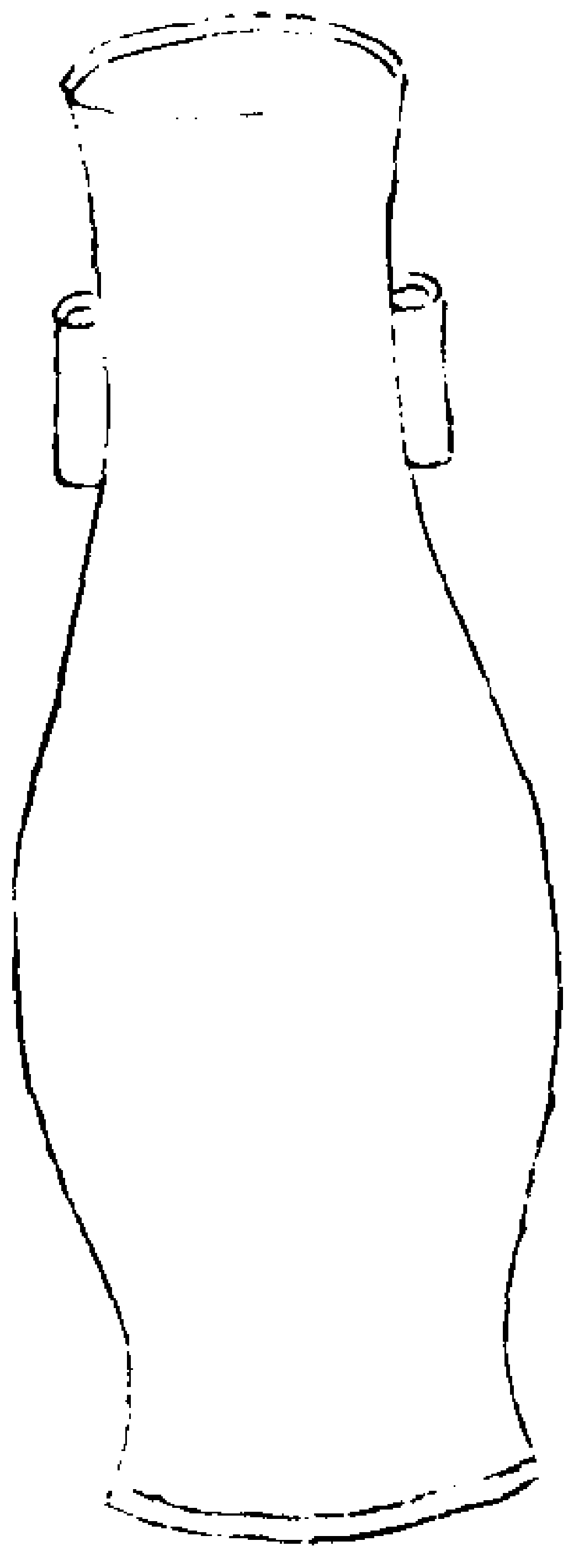
貫耳弓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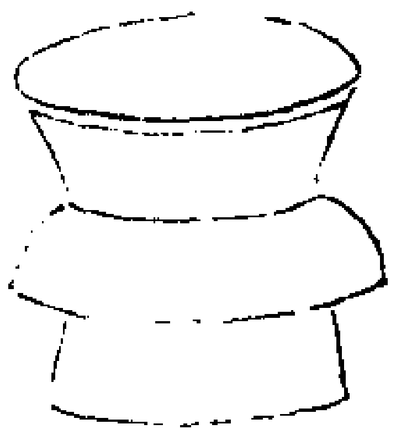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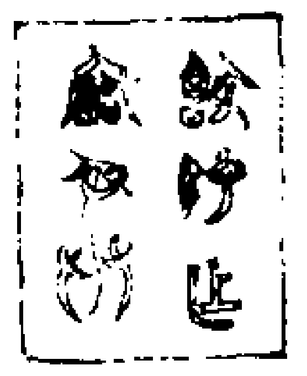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五分。口徑長三寸七分。闊四寸五分。腹徑長八寸九分。闊七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八兩。兩耳。此器以弓銘之。壺爲之下尊也。商之飲器如爵者類銘之弓。蓋射者未嘗不繼之飲。以其禮難所以強世者也。故必寓於人情之所易。故記禮者之於鄉飲以謂吾觀於鄉則知王道之易易者其在是歟。觀其兩耳可以貫繩矢必繫而挈之者。製作簡樸。此周器則質勝之也。

欽姬壺







欽姬作
寶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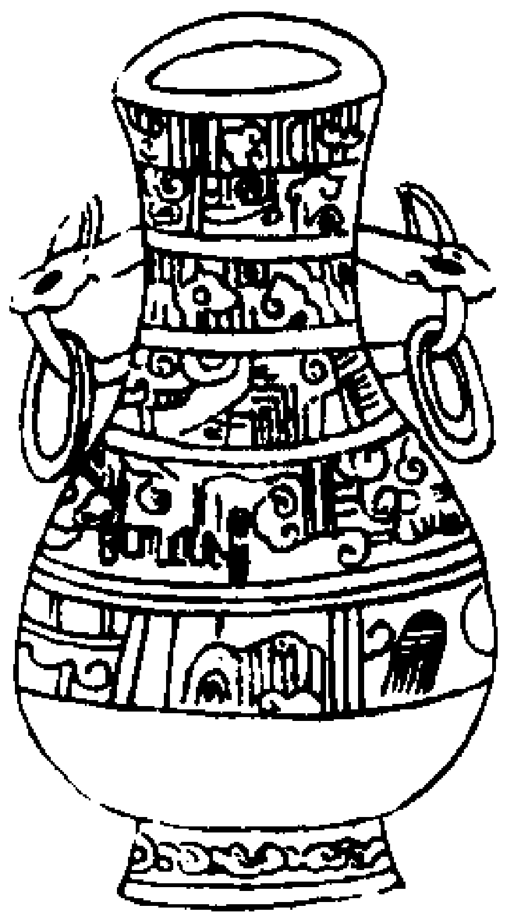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一寸五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五升四合。共重五斤四兩。兩耳。銘五字曰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於是後世子孫以之。女子皆得以通稱之。若曰有娀氏之女者。蓋以娀國爲言也。若曰孟姜者蓋以姜姓爲言也。若曰織女者。蓋以織公之謚爲言也。此言欽姬。凡此類耳。是器則壺也。制樣與古略不加雕鏤之飾。而曰作寶彝。其所謂法度之器也。

蟠夔壺

下缺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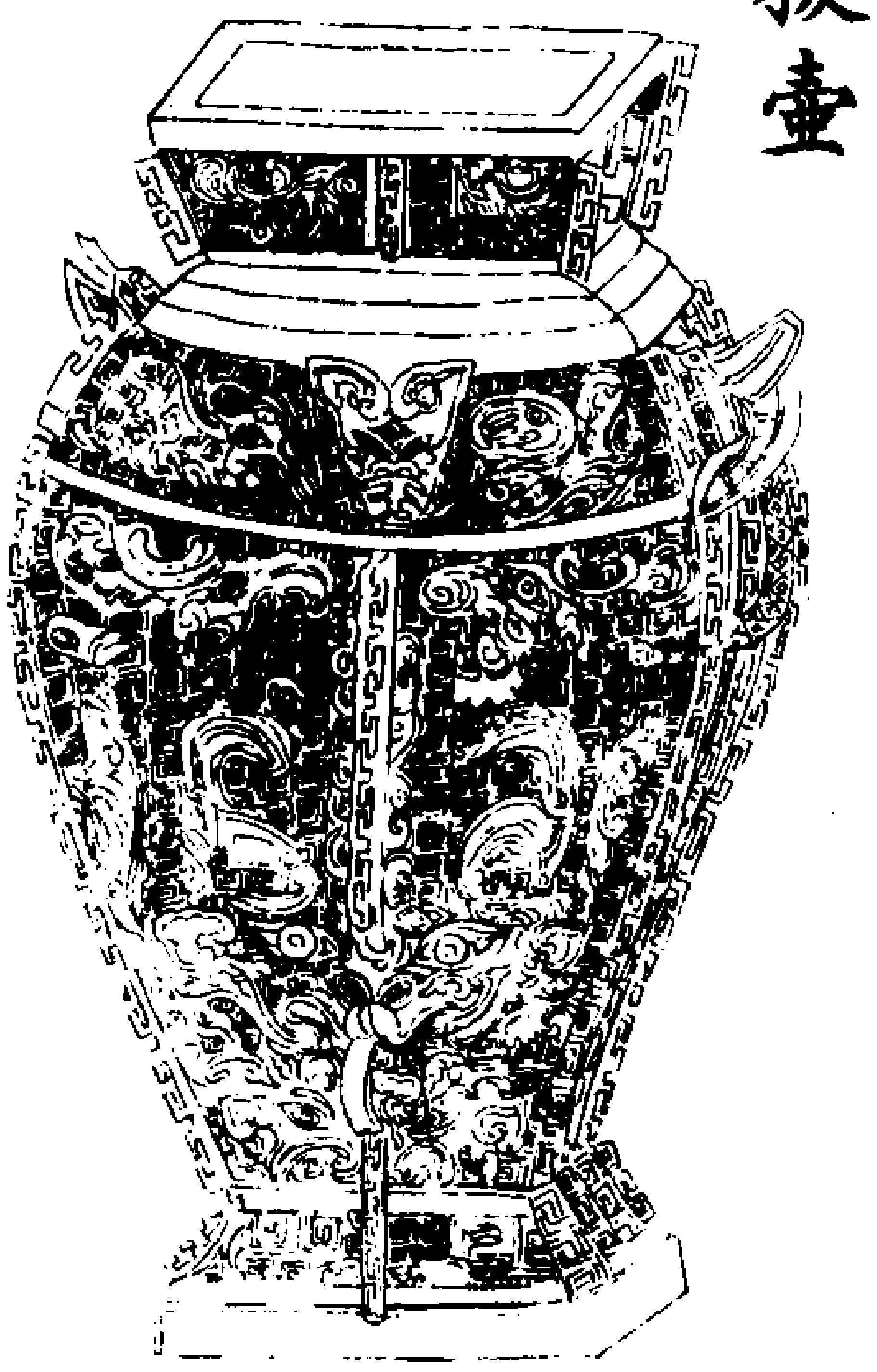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寸二分深一尺三寸四分口徑七寸七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有半重二十一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七字小篆彝字盉上爲髭中爲耳下爲足正皆象形而此字半其省文更奇體類大篆年已加千周豈已後物也召仲丁雖無見於傳記然周有召伯召虎泉爲閥家今姓豈其功臣之世賢者之類耶而文曰用祀用饗多福滂語極典古周禮朝踐用兩壺尊用祀之謂也左傳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之謂也許慎曰滂沛也滂言多福與渥澤也坊記有曰季則用祭器故知此壺之設祀享兼用也是器耳爲饕餮故飾蟲獸此周器之重大完好者也

召中丁父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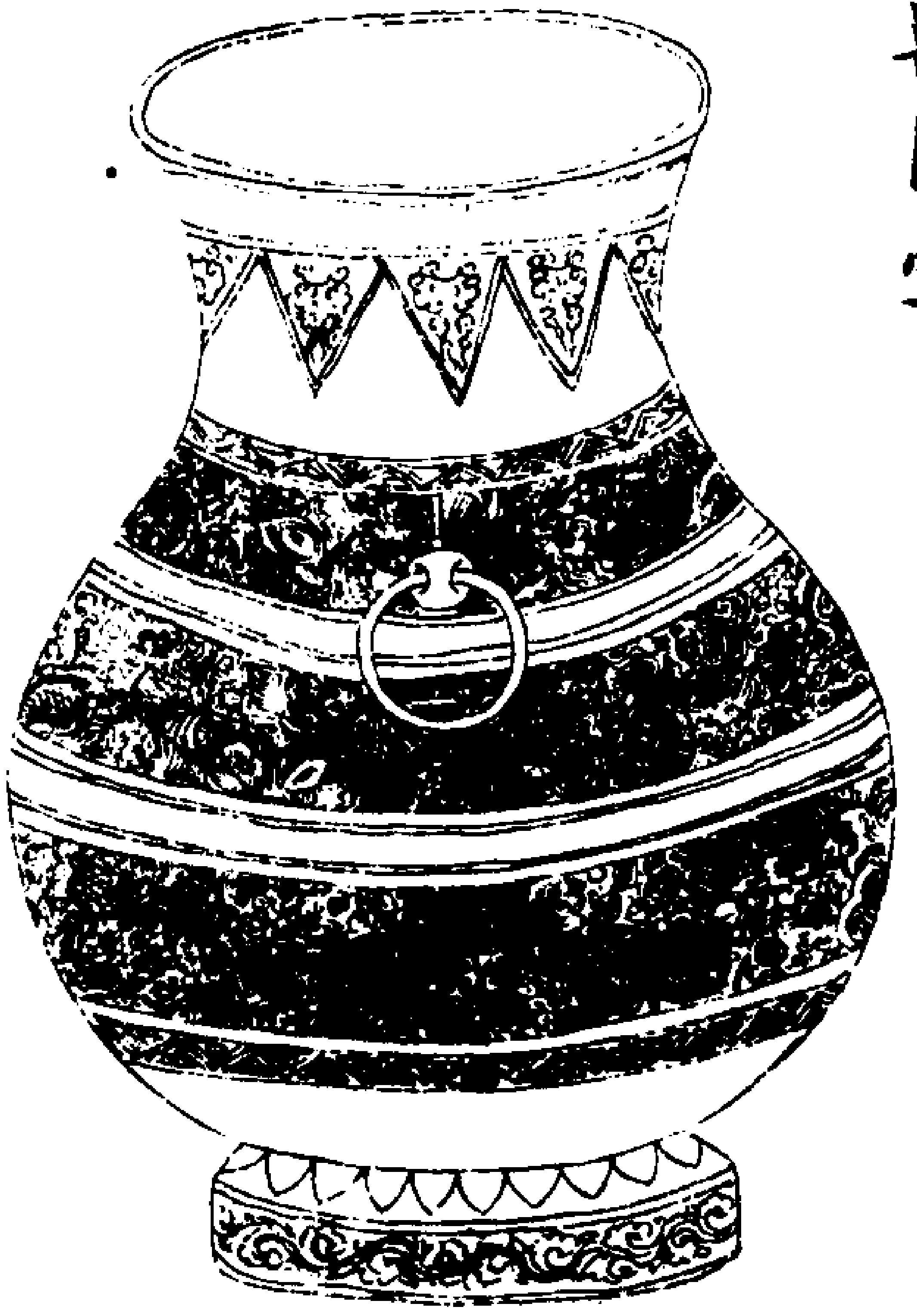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師高尺有四寸半深尺有二寸半徑七寸六分容二斗七升銘三十八字李氏錄云周景王燕晉文伯尊以魯壺用饗也周官司尊彝嘗烝饋獻用兩壺尊用祀也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圜壺坊記曰敬則用祭器故祀饗兼用也

觚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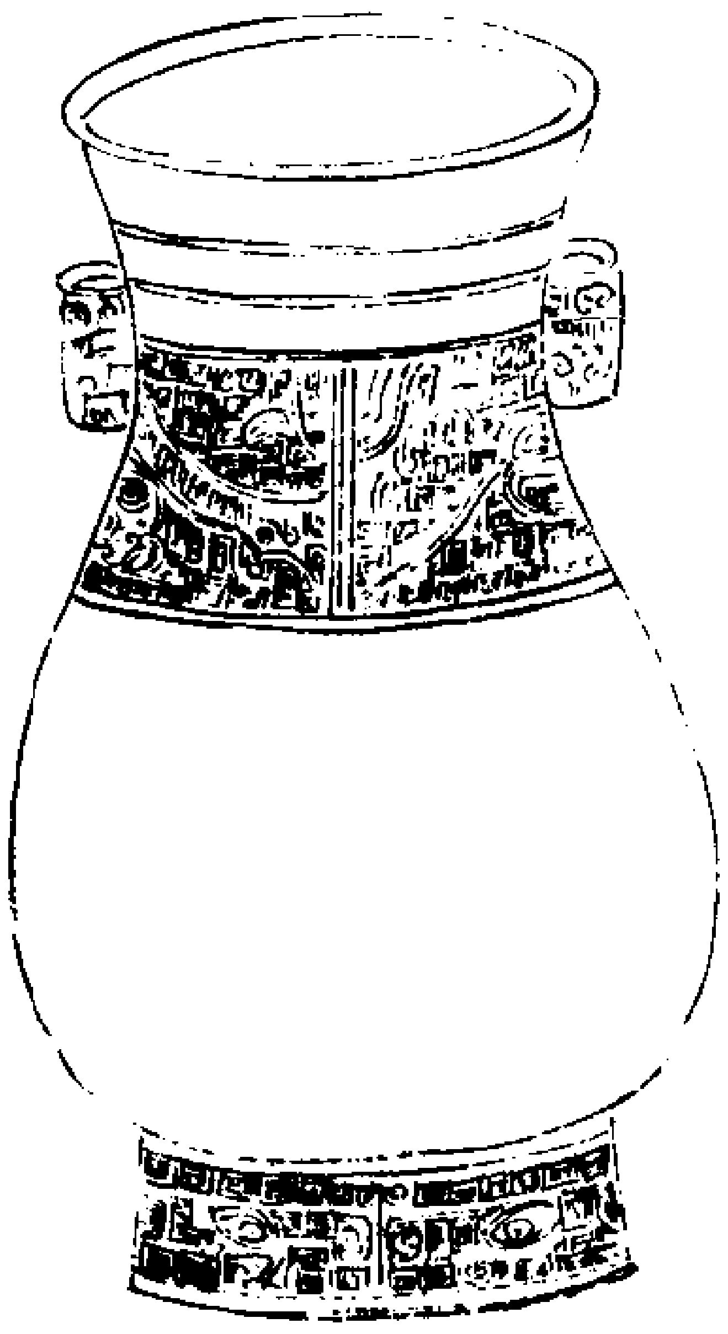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寸八分深一尺四寸八分口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腹徑長八寸八分闊六寸五分容三斗二升二合重二十五斤十有四兩兩耳連環有鼻無銘嘗觀漢方壺數品皆澆薄凡陋此器渾厚端雅體方而觚稜四出腹著饕餮間以夔龍郁郁之文焜燿人目益知後世澆風彿弛而不能彷彿周之萬一也

百獸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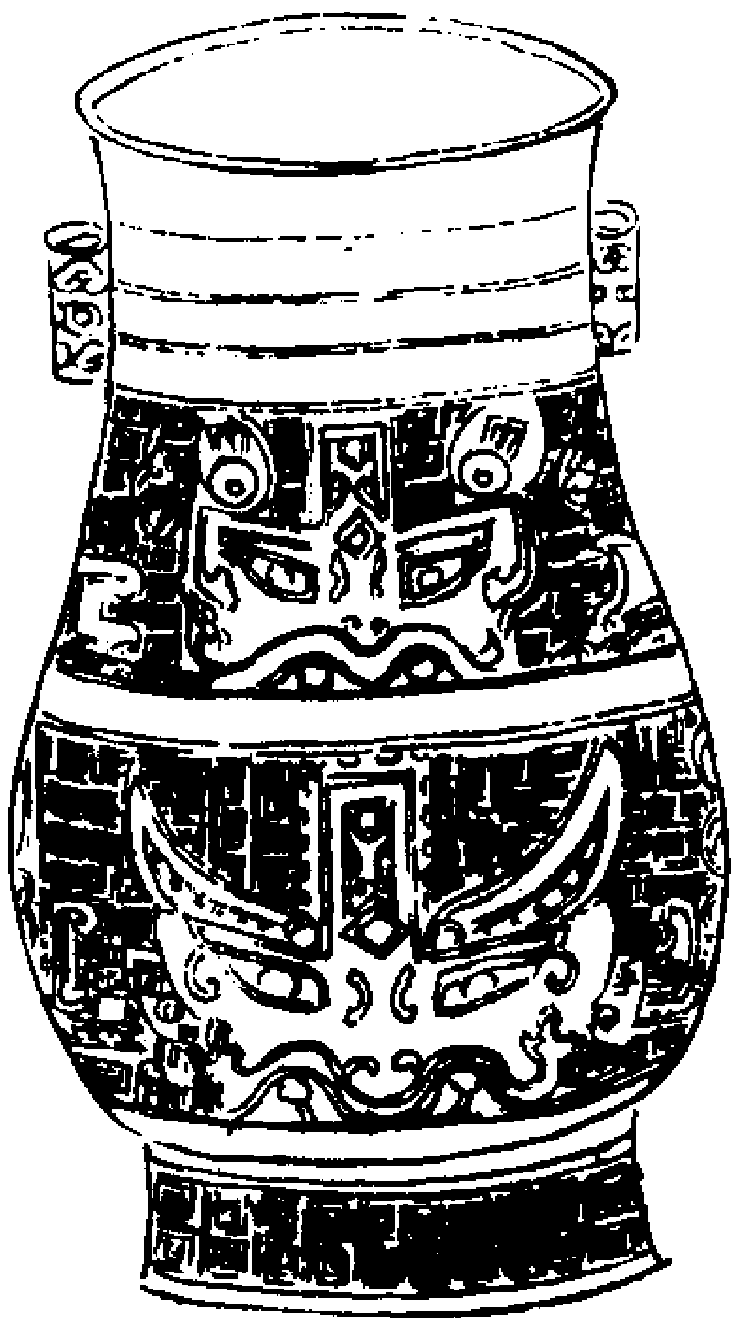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寸五分。深一尺四寸五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八分容四斗二升。重二十二斤有半。兩耳連環。無銘。是器紋縷如縈髮諦視之。則百獸形也。兩耳挾腹。腹作獸首銜環為挈提之具純緣作垂花。足間實以縱草。考他器所飾奇巧無過於是壺者。雖曰周物亦出乎其類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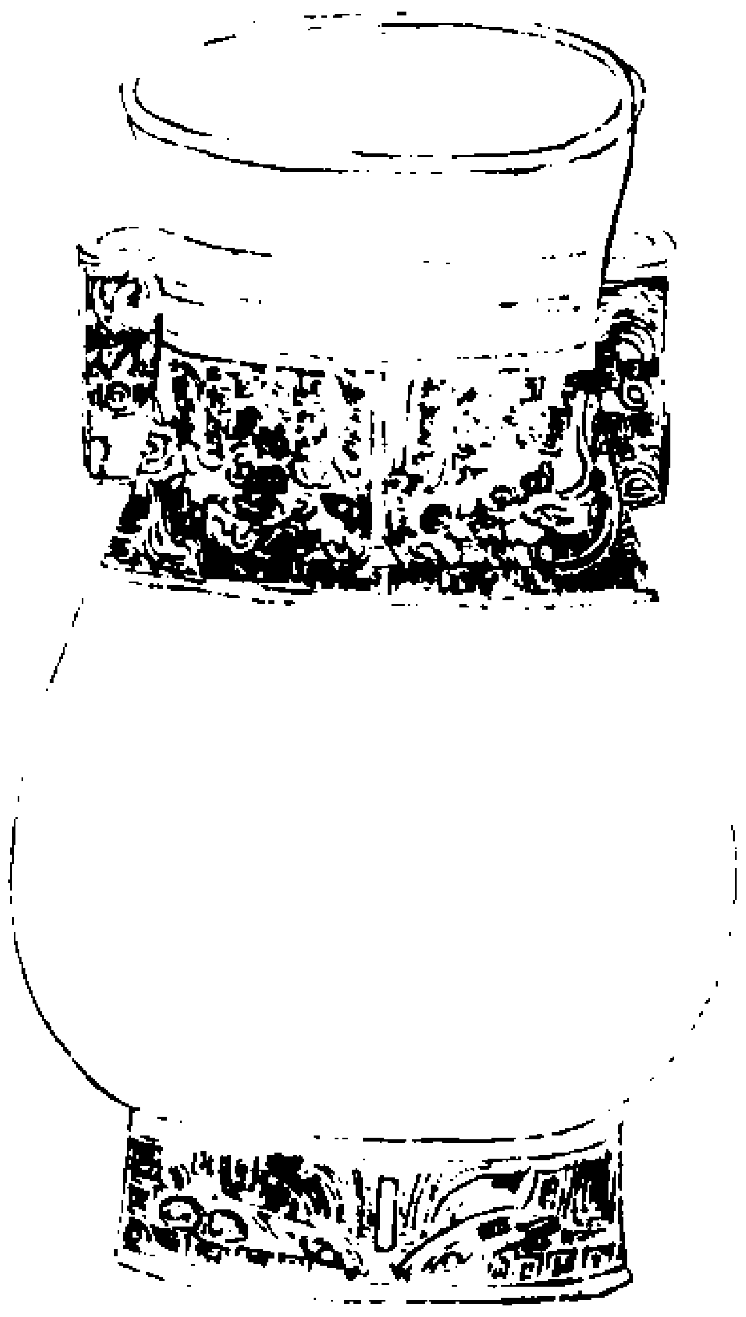
貫耳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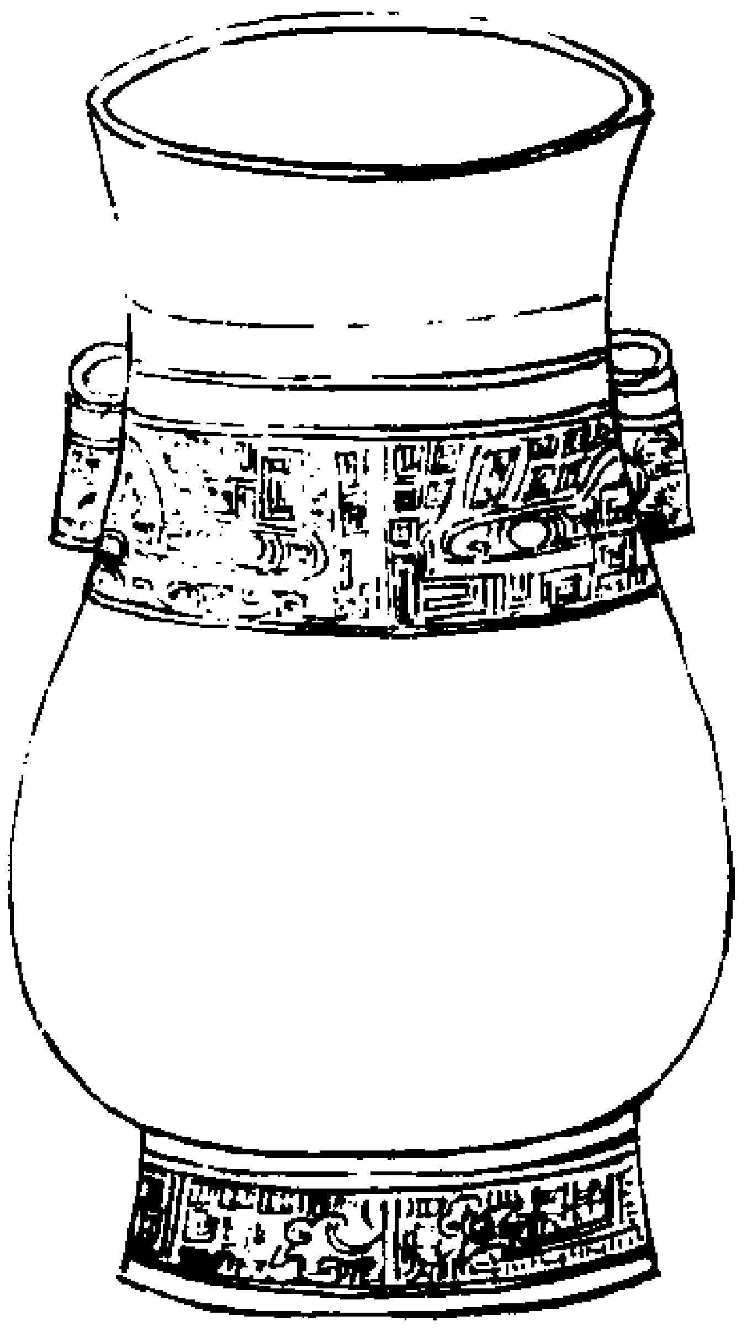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七分。口徑長五寸二分。濶四寸二分。腹徑長七寸七分。濶五寸六分。容八升有半。重七斤十有二兩。兩耳無銘。凡五圖其式各異皆列于後。



右第二圖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分。深八寸八分。口徑長四寸八分。闊四寸。腹徑長七寸。闊五寸三分。容六升七合。重四斤二兩。兩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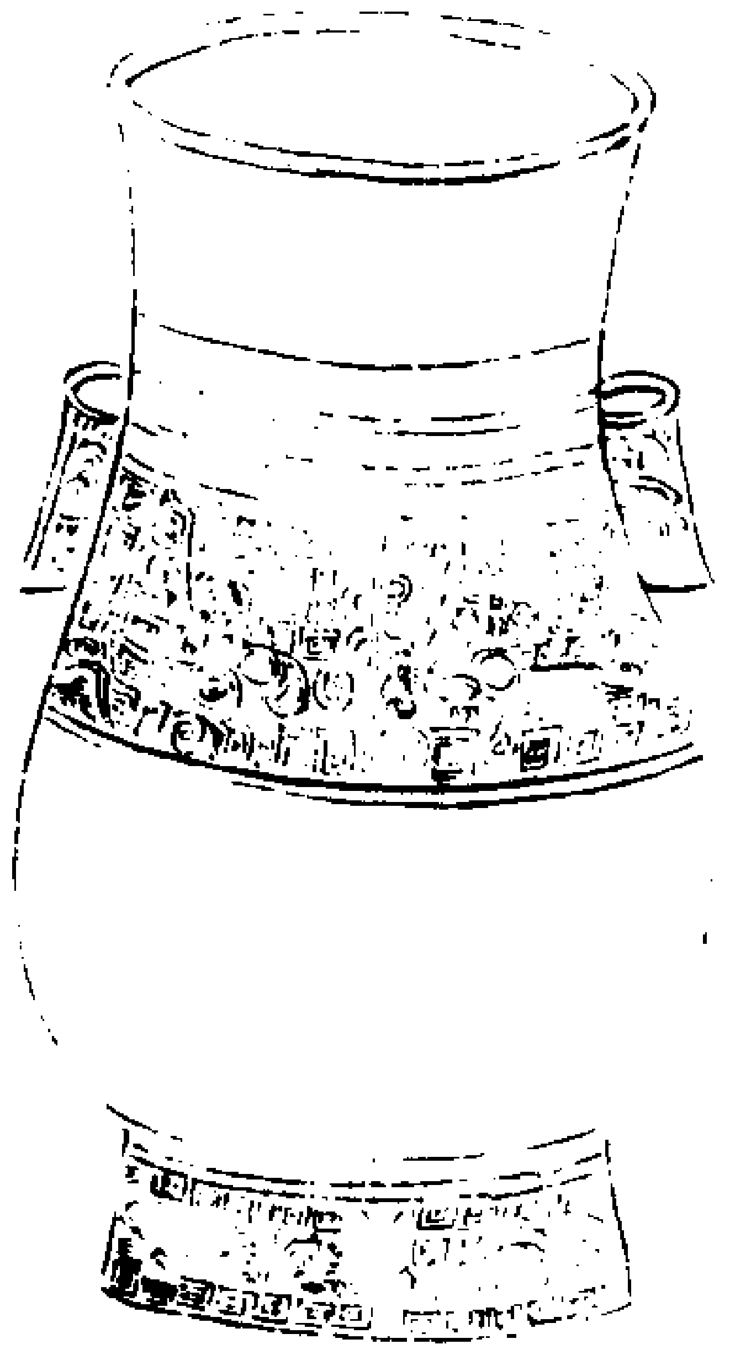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　其制高一尺一寸五分。深一尺。口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腹徑長八寸一分。闊五寸六分。容八升有半。重五斤十有五兩。兩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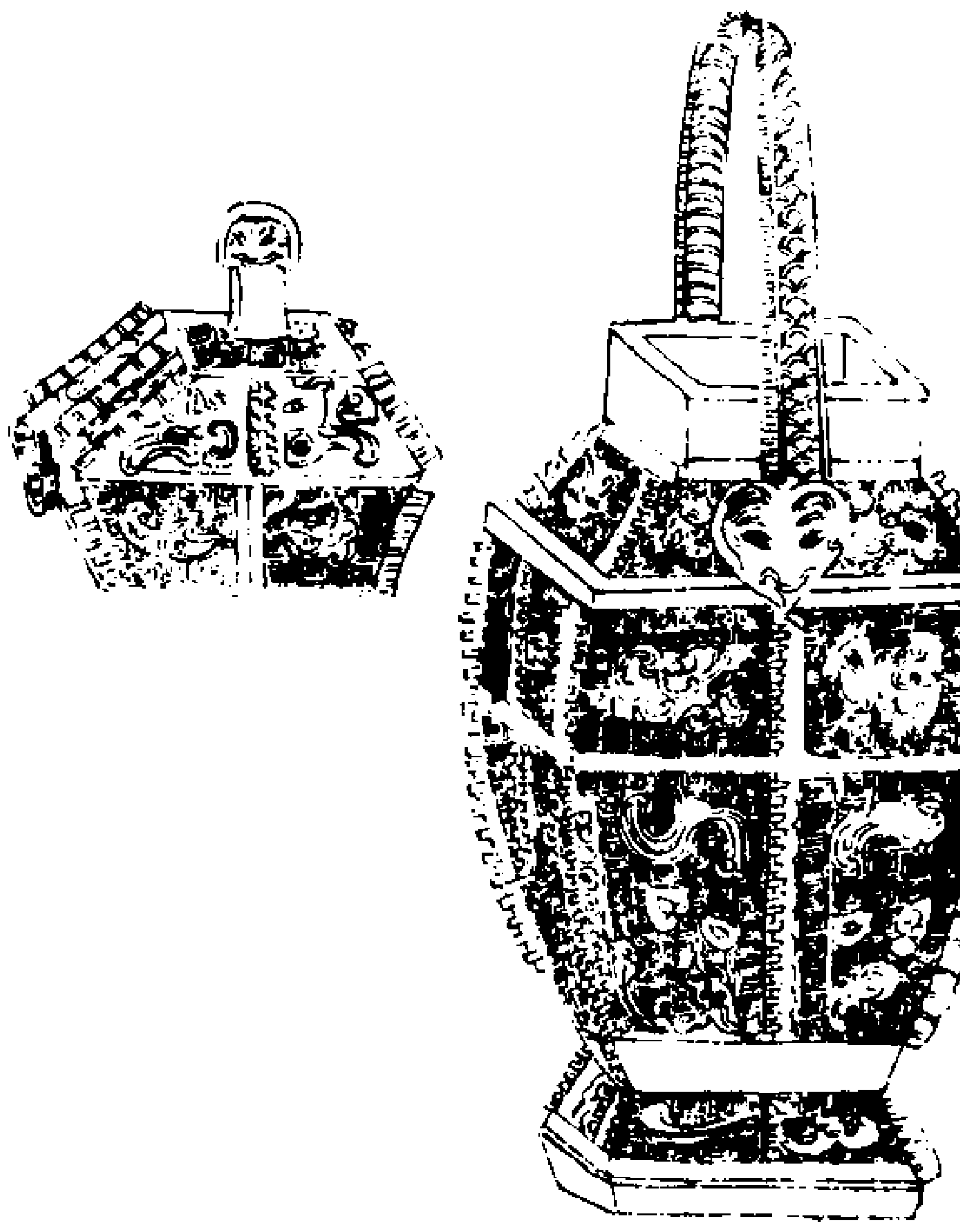
右第四圖博古圖　其制高一尺九分。深九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九分。闊三寸六分。腹徑長七寸四分。闊五寸五分。容七升二合。重七斤二兩。兩耳無銘。

第五器高一尺一寸三分、深九寸八分。口徑長五寸、闊四寸三分、腹徑長七寸五分。闊五寸八分、容九升。重八斤、兩耳。無銘。

右第五圖博古圖其制皆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綍。而其為耳之形制則稍異、或飾之以夔首。或著之以角獸。或聳起作饕餮之狀、或通上下戚為獸面、然中空均可以貫繩。而腹足間類飾以雲雷饕餮文鏤精巧、實周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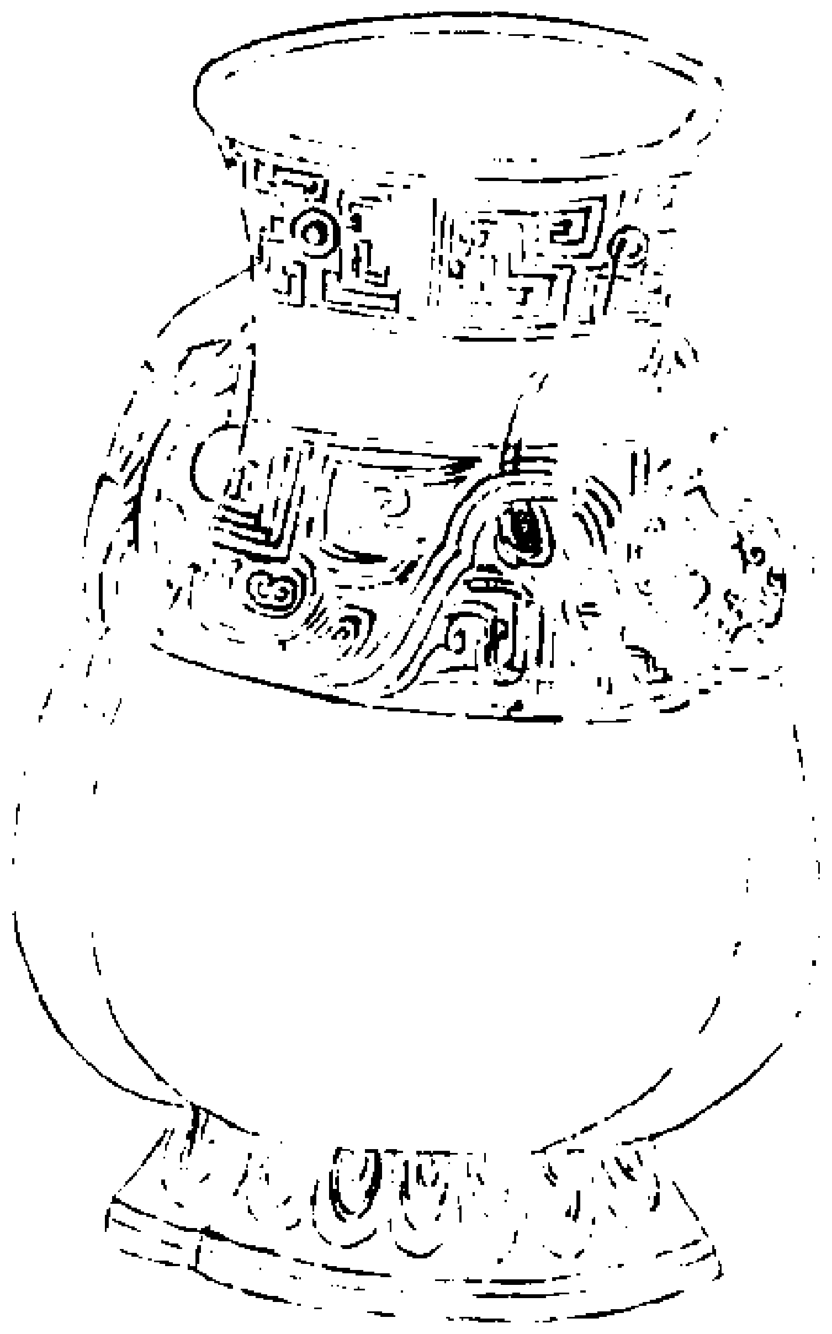


饕餮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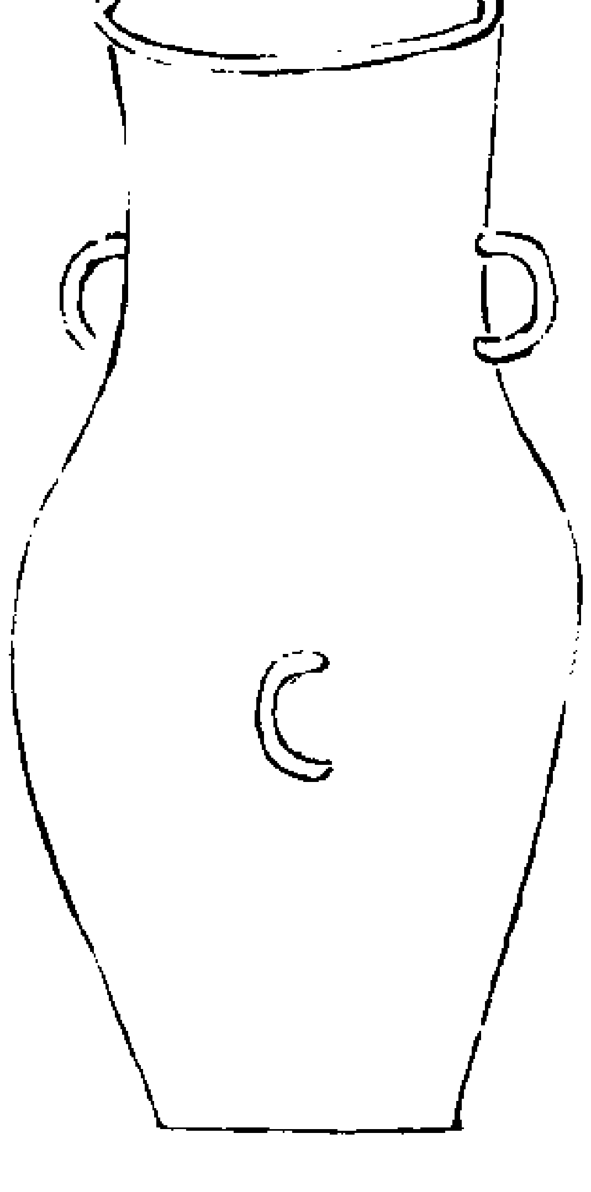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分。深六寸七分。口徑二寸一分。腹徑八寸八分、容四升。共重六斤一兩。有提梁無銘。古者用壺亞於尊彝。雖為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器也。以其卿大夫臣子所用之器。故示以直方之理觀其形制若卣而周身為饕餮間以雲雷必周之器也

盤雲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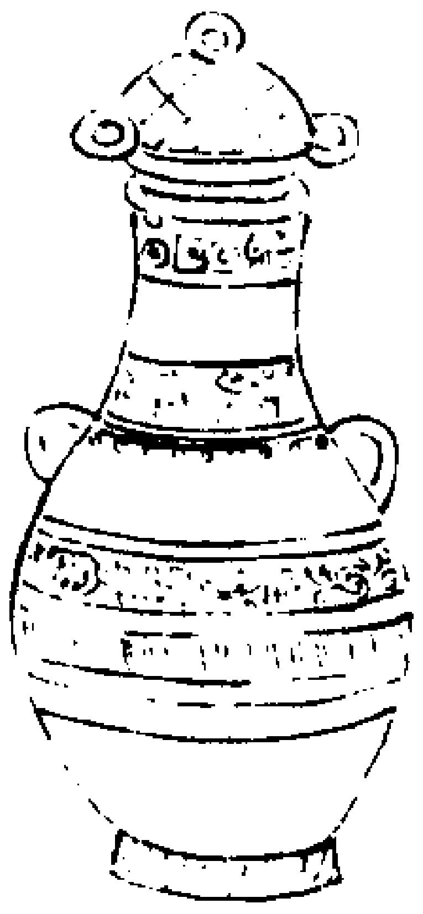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六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六分。腹徑七寸二分。容一斗一升。重十斤六兩。兩耳連環。無銘。耳作犧首。仰上雙角之間飾以人首。脰足。盤雲。形制大槩頗類周仲丁壺。非近世規模之所能及也。夫飲養陽食養陰壺所以盛酒、養陽之物。於是以犧首人首飾之。首者衆陽之所會故也。

三耳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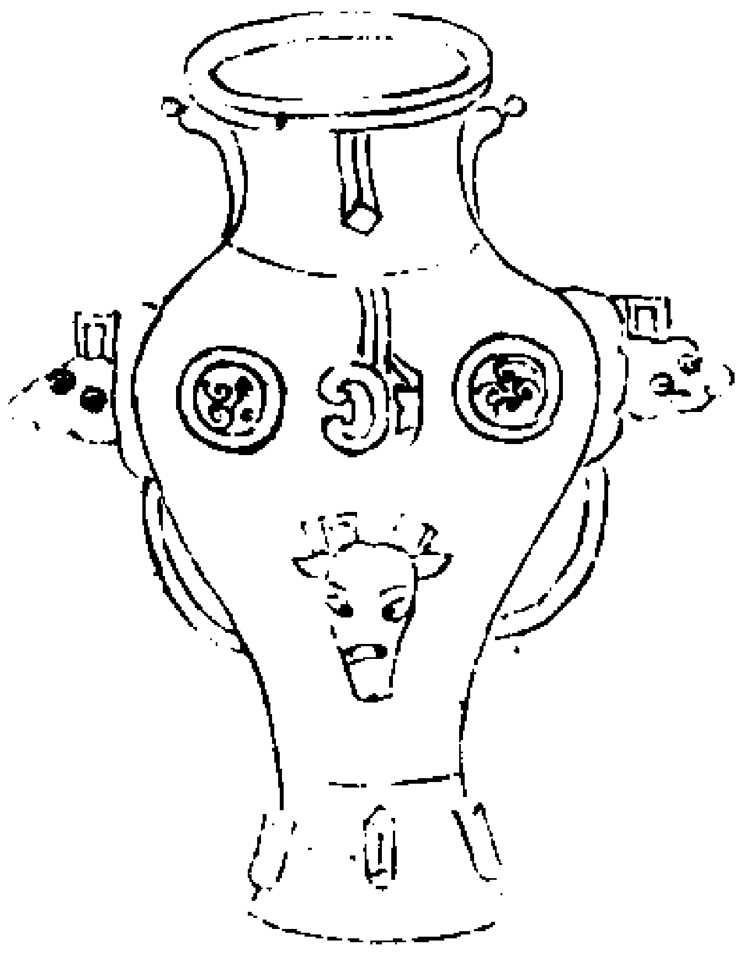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三分。深八寸八分。口徑長三寸六分。闊二寸。腹徑長五寸三分。闊三寸二分。容三升一合。重一斤十有一兩。三耳。無銘。是器壺也。其爲用雖一。而方圓或異。今所藏壺之形制。圓者若周之仲丁。圓而脩者若周之飲。姬方者若漢之獸耳。此特體匾而脩。三耳純素不加設飾。比他壺形制爲小異。然比漢器則奇古勝之。比周器庶幾近似。爲疑晚周之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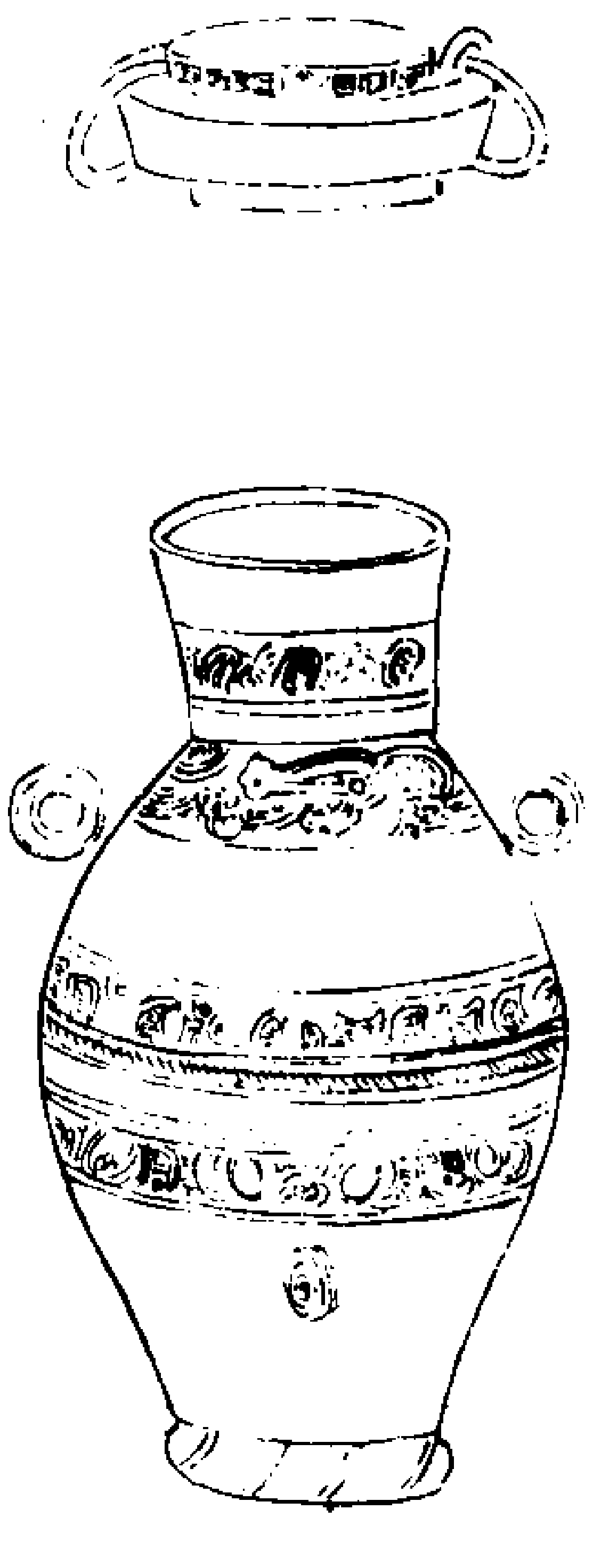
博古圖東平榮氏右不知所從得。高尺有六分。深九寸。徑三寸三分。容八升。無銘識。

三耳大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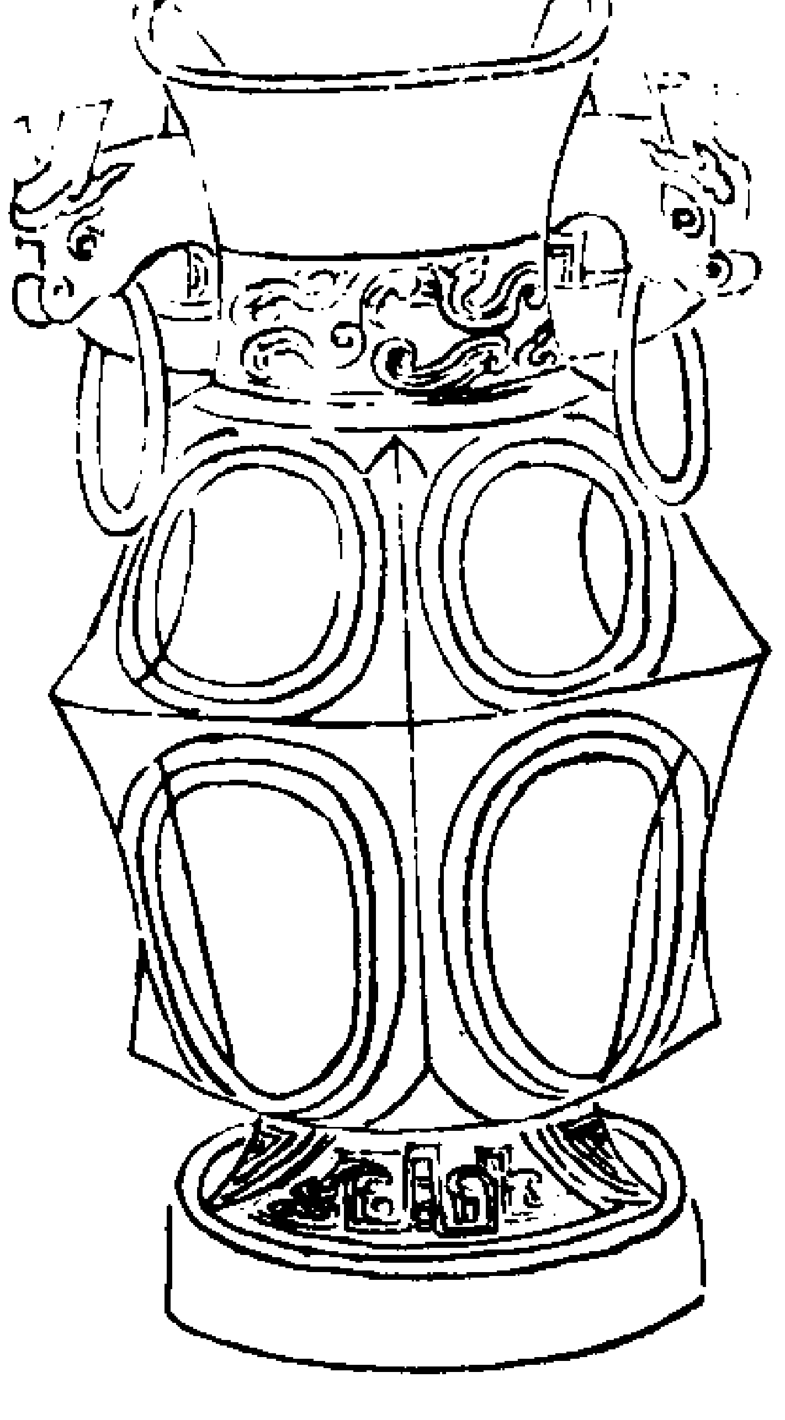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二尺五寸。深二尺。徑八寸八分。容一斛。

交螭雲雷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七寸一分。容八升。重四斤有半。兩耳。蓋上連環。無銘。腹飾以交螭。間起雲雷。旁列三耳。昔楊雄言螭虎桓桓。而釋者以爲仁威。夫壺所以盛酒。其用莫急於食饗者。所以仁賓客也。至於威則又欲其剛制于酒而不流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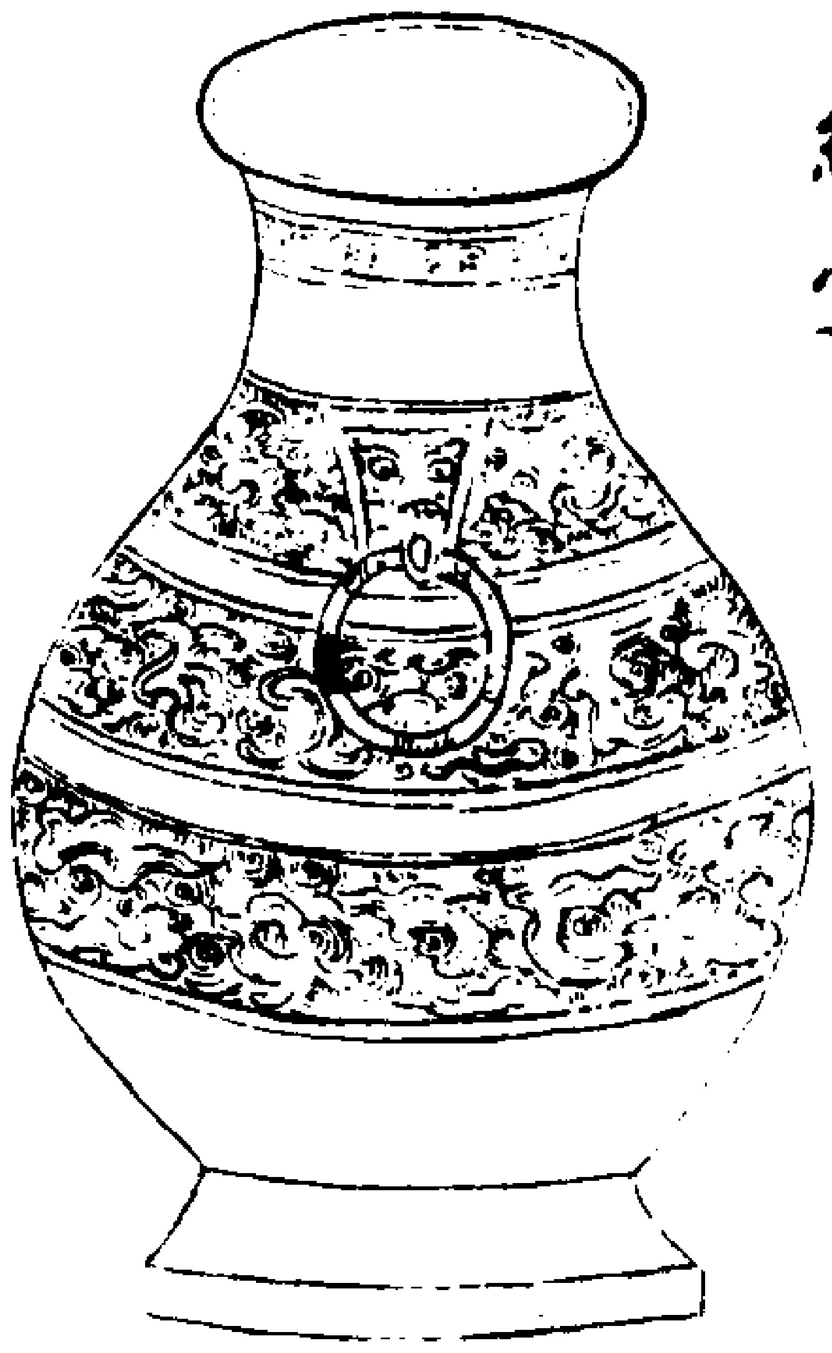
螭首方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一尺一分。口徑長四寸九分。闊二寸八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三寸二分。足徑長六寸四分。闊四寸五分。容六升五合。重九斤四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土花漬潤。斑爛成暈。純緣下設螭紋。腹介間隱起縧絡形。耳爲螭狀。各銜圜。然規模典古。製作精緻。此器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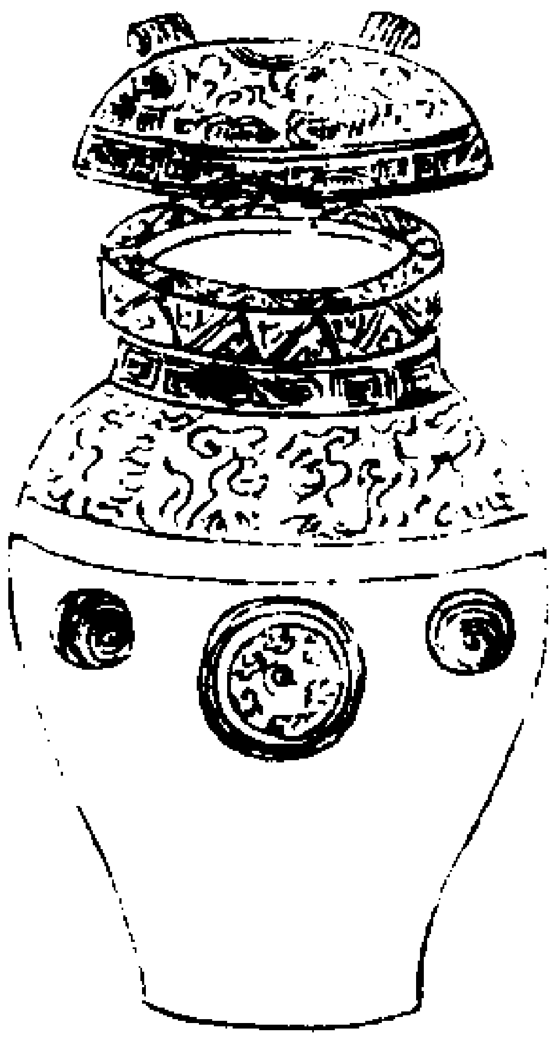
之它壺。但方而微匾耳

鸚耳雷紋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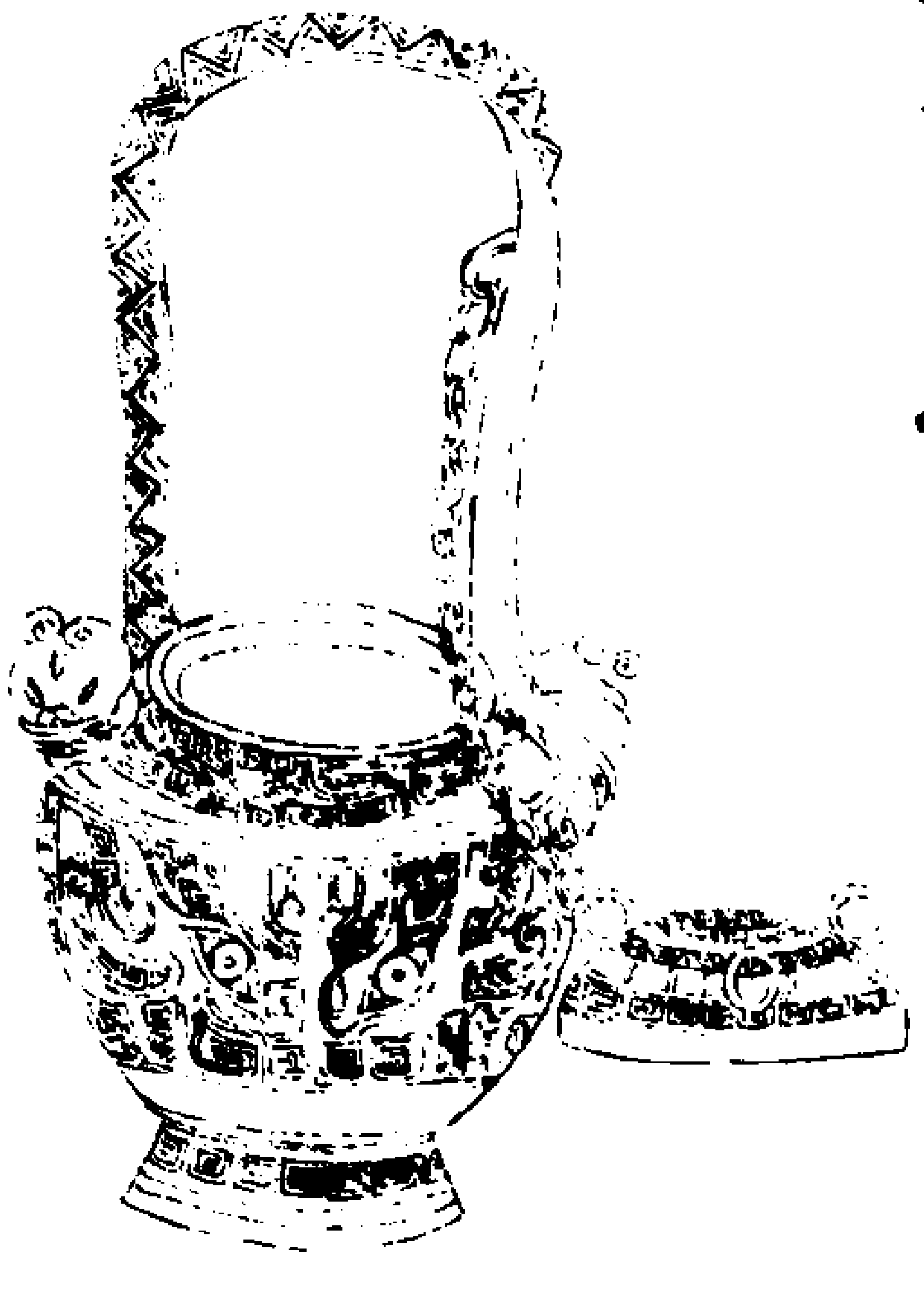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三分。深八寸。口徑三寸。腹徑六寸八分。容六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兩耳連環。無銘。是器通腹上下作蛟螭糾結之狀。錯以雷紋。兩耳為鸚鵡狀。貫之圜環。今所藏壺。蓋亦以鸚鵡為飾。昔之記禮者以鸚鵡能言為不知禮者之刺。是器之設。特取此者。豈無謂乎。

三螭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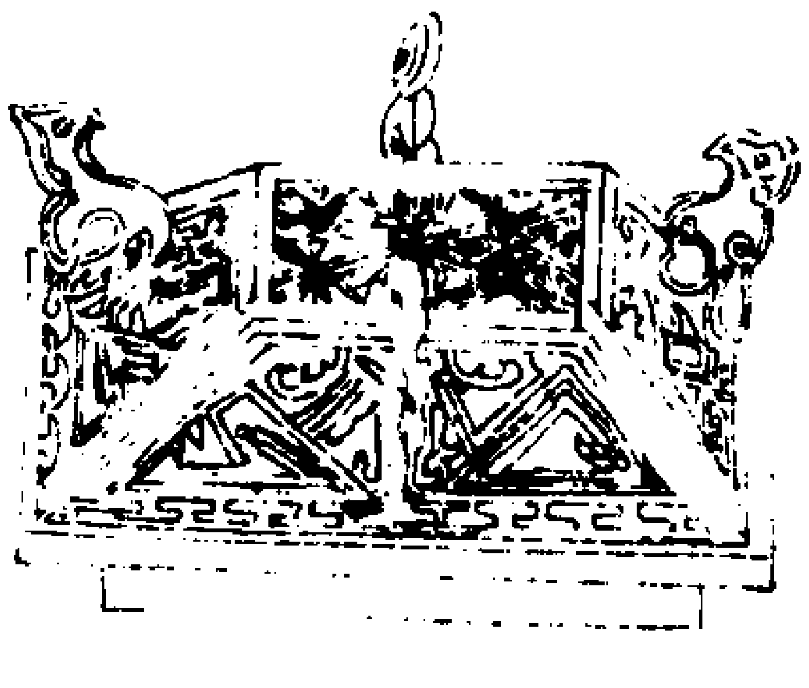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四寸二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一尺四分。容三斗一升二合。共重一十三斤十有二兩。無銘。是器自蓋頂及腹間皆鏤以蟠螭。又別為三圜飾以三螭戲珠之狀。蓋上設四小圜環。仰以著地。則如敦之有會焉。中分四體各綴以環。為提挈之具。周官壺氏掌挈壺。然數挈者非其環則不可。此壺蓋體皆設四環。是其所以爲貫而挈之之所耳。

雷紋螭首挈壺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三寸六分。深二寸六分。口徑三寸。容一升三合。共重二斤五兩。兩耳有提梁。無銘。是器圜其足。紋以夔龍饕餮。周於腹間。而間以雷紋。蓋設三環。傍貫小連環。綴於提梁之右。提梁作方斜文。下為兩螭首以銜其耳。考其規模與它壺略不相侔。然此器製作加勝。歸之周器無疑。

四鸚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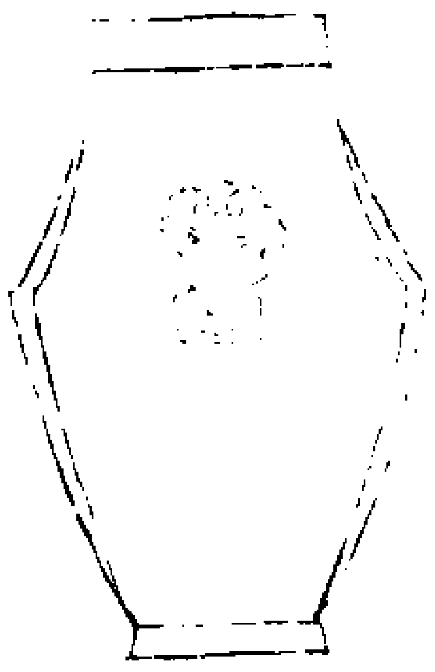


壺軼存之爲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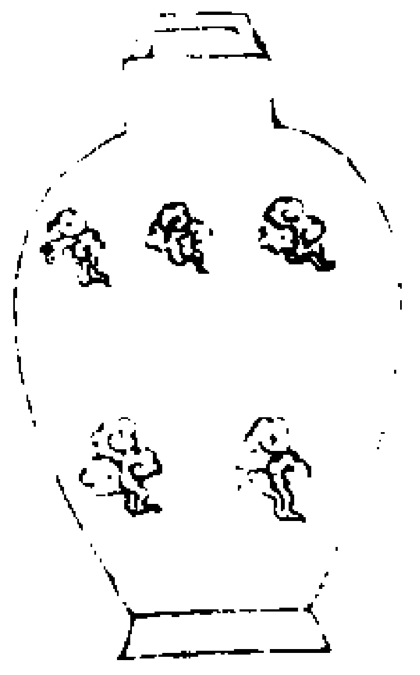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寸八分。四方各三寸七分。重一斤二兩。無銘。四角隆起。作鈿玉古紋交結糾錯。雖刻削之所不及。旁有四鸚鵡若

飛動覆之可以爲蓋仰之可以爲尾大鍾加勝惜其器之不完頃所藏鷃耳壺兩耳作鷃形義亦取諸此　考前有四鷃壺蓋恐多蓋字今改作鷃稜壺不可考而此又曰四鷃壺蓋與博古圖同疑前合去蓋字即四鷃壺此爲四鷃壺蓋也然又註云壺缺存之爲蓋不可考矣宜再詳之舊註又云惜其器之不完而前又載四鷃壺不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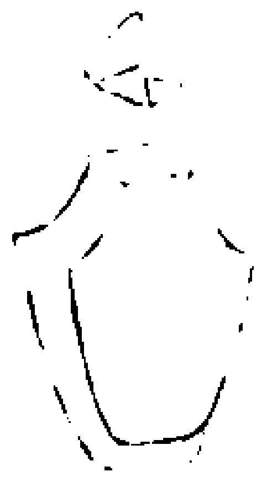
方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按燕禮司官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此器無文飾挾腹兩鼻皆銜以方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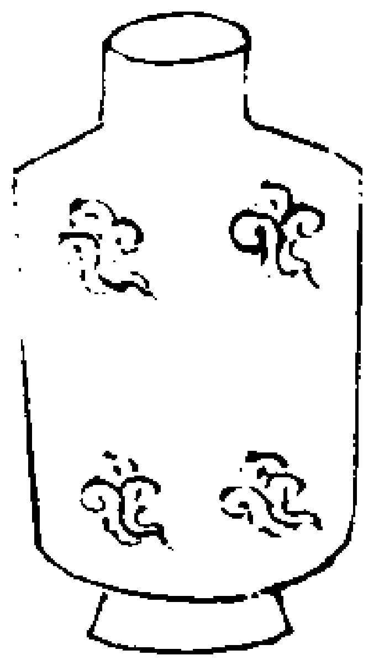
三禮圖方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頸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　舊圖云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皆方按燕禮云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東上注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故設此尊舊圖與下圓壺皆畫雲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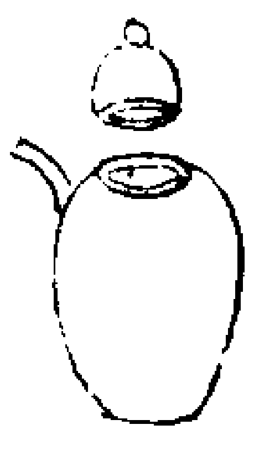


論見圓壺

圓壺

三禮圖舊圖云圓壺受一斛腹方口足皆圓黃雲氣又燕禮云司宮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鄭義以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用方壺也旅衆也士衆食者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士大夫已上皆得正祿則王制云下士九人祿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之等皆是正祿此云所謂王制文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謂府八人祿史七人祿胥六人祿徒五人祿皆非正祿號爲士旅食者也





禮書周禮方壺圓壺無飾書曰簞食壺漿詩曰清酒百壺周禮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左傳曰樽以魯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覆兩壺焉蓋在南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閒鄉射兩壺斯禁主人州長聘禮陳饔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圓壺公尊瓦大夫射膳尊兩甒卿大夫方壺士旅圓壺少牢尊兩甒士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說文曰壺昆吾尊也象形圓者君之道方者臣之德燕禮大射卿大夫皆方壺以其近尊而屈也士旅皆圓壺以其遠尊而伸也先儒謂方壺腹圓而足口方圓壺腹方而足口圓然方者腹圓圓者腹方則名實不稱矣鬯人禜門用瓠齎用齎而已與壺異也莊周曰大瓠慮以爲樽爾雅曰康瓠

謂之鬴。貫誼弔屈原賦曰：斡弃周鼎而寶康瓠兮。郭璞曰：康瓠，壺也。盖壺之爲器，其體有小大，其制有方圓，非必皆瓠爲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宋劉公是先生集方壺圓壺　右二壺，一方一圓。方壺得於蒲城崩岸中，圓壺得於藍田驪山原。按禮賓祭皆有方壺有圓壺，方壺酌卿大夫及膳尊，圓壺酌士旅食者也。今其制作方壺精，圓壺粗，其又貴賤之辨與。北硼碑師集楊大昌得古方壺於巳子國　大巧出天姿，何年幻恠奇，身輕成俗筑，調古弗時宜，方外雖圭角，宏中填側款。周璺今裁鑿。部鼎與宗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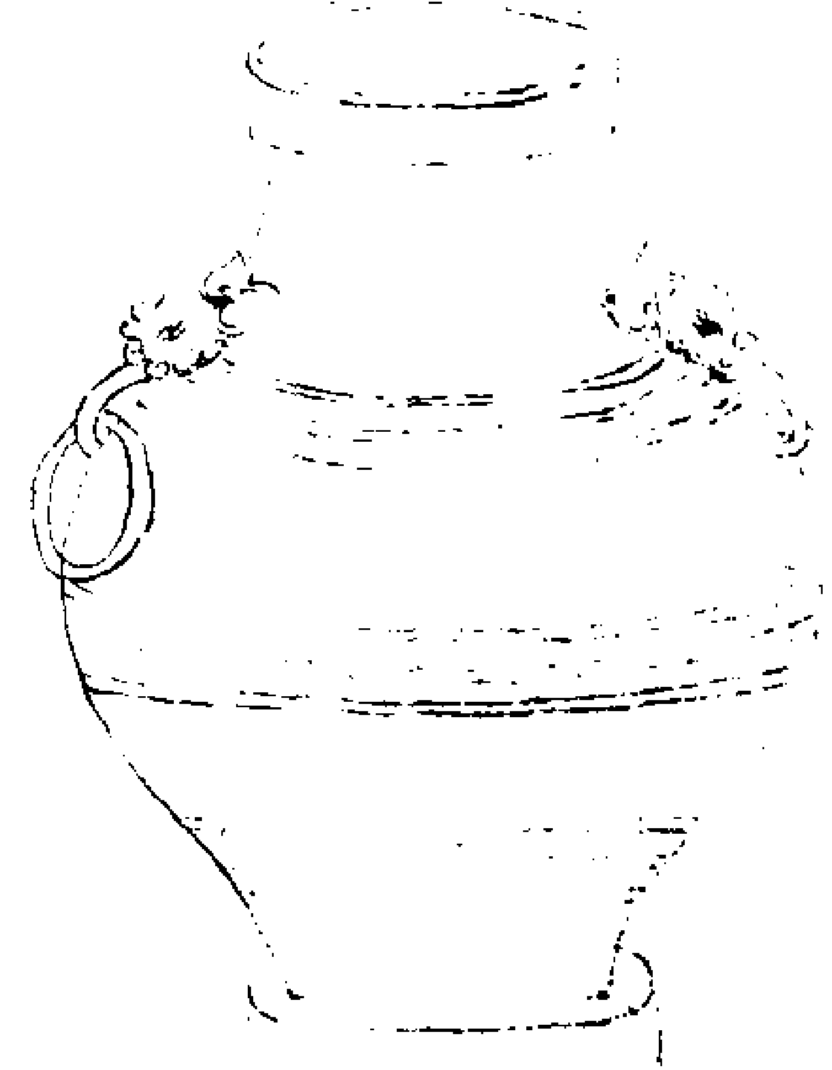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五　六模

壺

壺圖二

太官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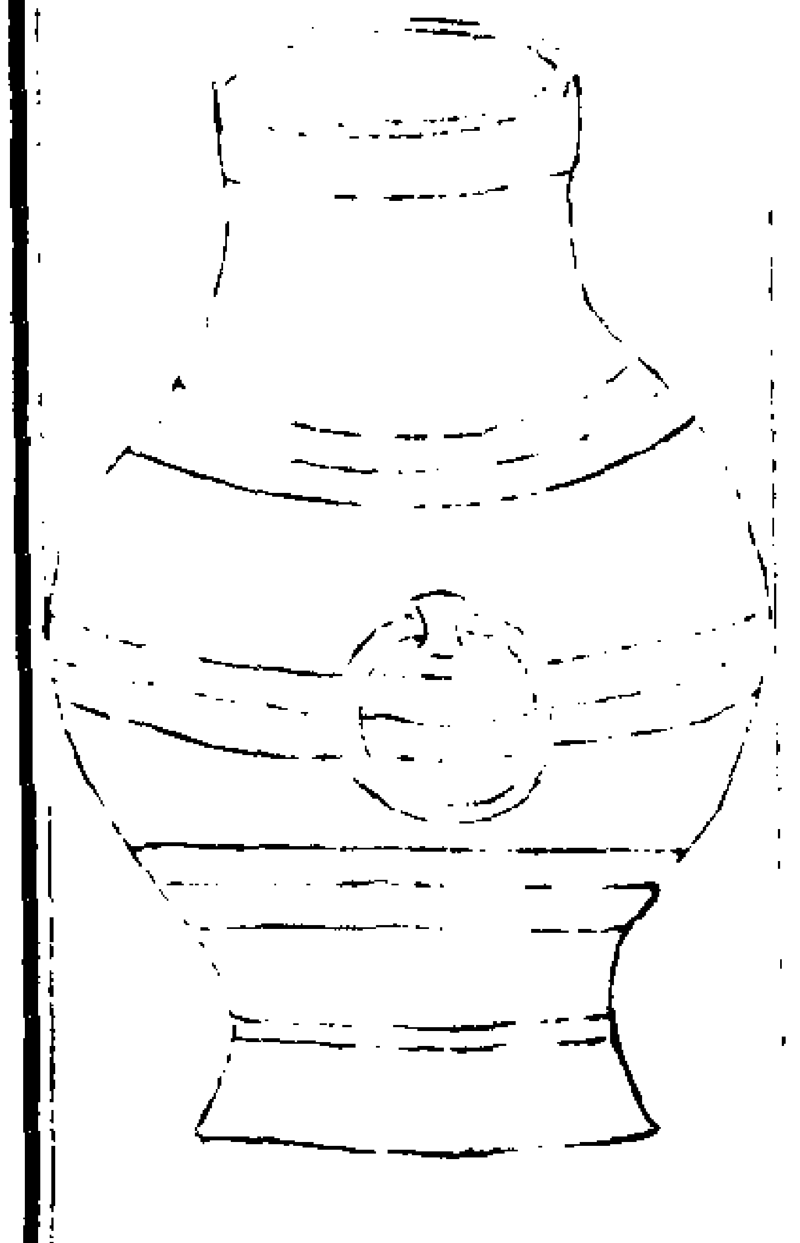


大官銅鍾容一斛建武二十年工伍興造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太官銅鍾容一斛。建武二十年工伍興造。考工令史由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三寸，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容二斗九升五合，重二十一斤二兩，兩耳連環，銘三十二字。按建武者漢之年號也。東漢之盛，惟建武永平號爲極治，而光武之初歲稱建武中元之年也。二十年歲在甲辰，乃東夷率衆內附，正極治之時。自伍興至蒼省，蓋其工造與大監掾之姓名耳。此器體制類壺，而銘曰鍾者，王安石以鍾字從金從重，以止爲體，蓋飲無以節之，則流而主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以示成，故說文以鍾爲酒器，其義如之。

綏和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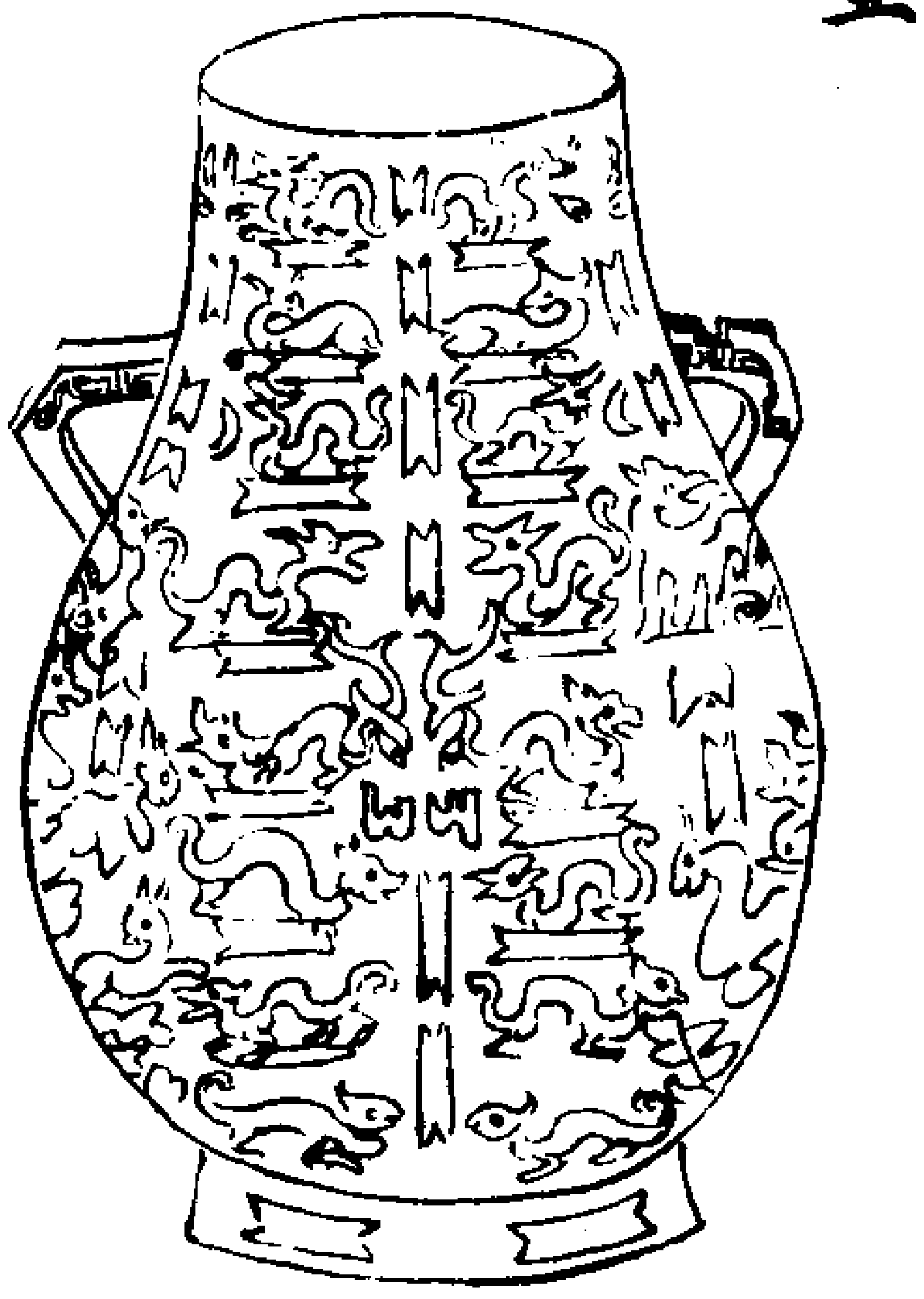


綏和元年供王昌爲湯官造卅鍊銅黃塗
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
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

（綏和元年供工昌爲湯官造三十鍊銅黃塗壺容二斗重十二斤八兩塗工乳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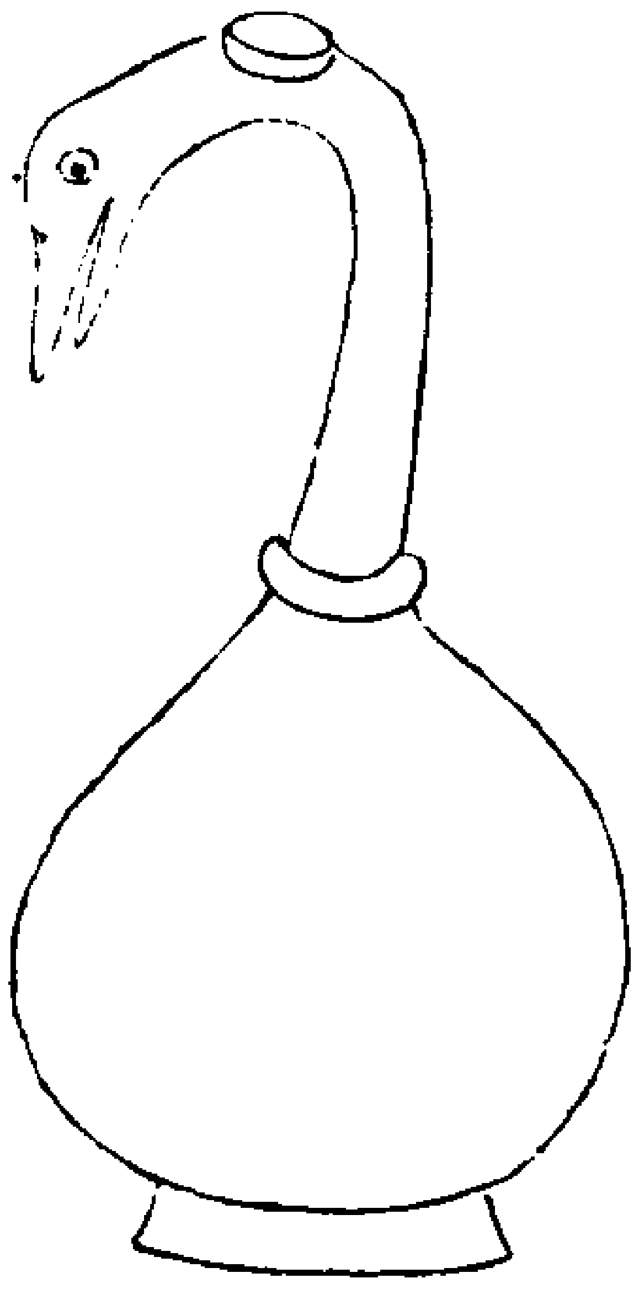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八寸七分深七寸四分口徑三寸七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六升二合重五斤有半銘四十三字按漢成帝即位二十有六年始改元綏和而此壺作於是歲也凡漢器必謹其歲月與夫造器之官如曰護級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者是矣

雙鹿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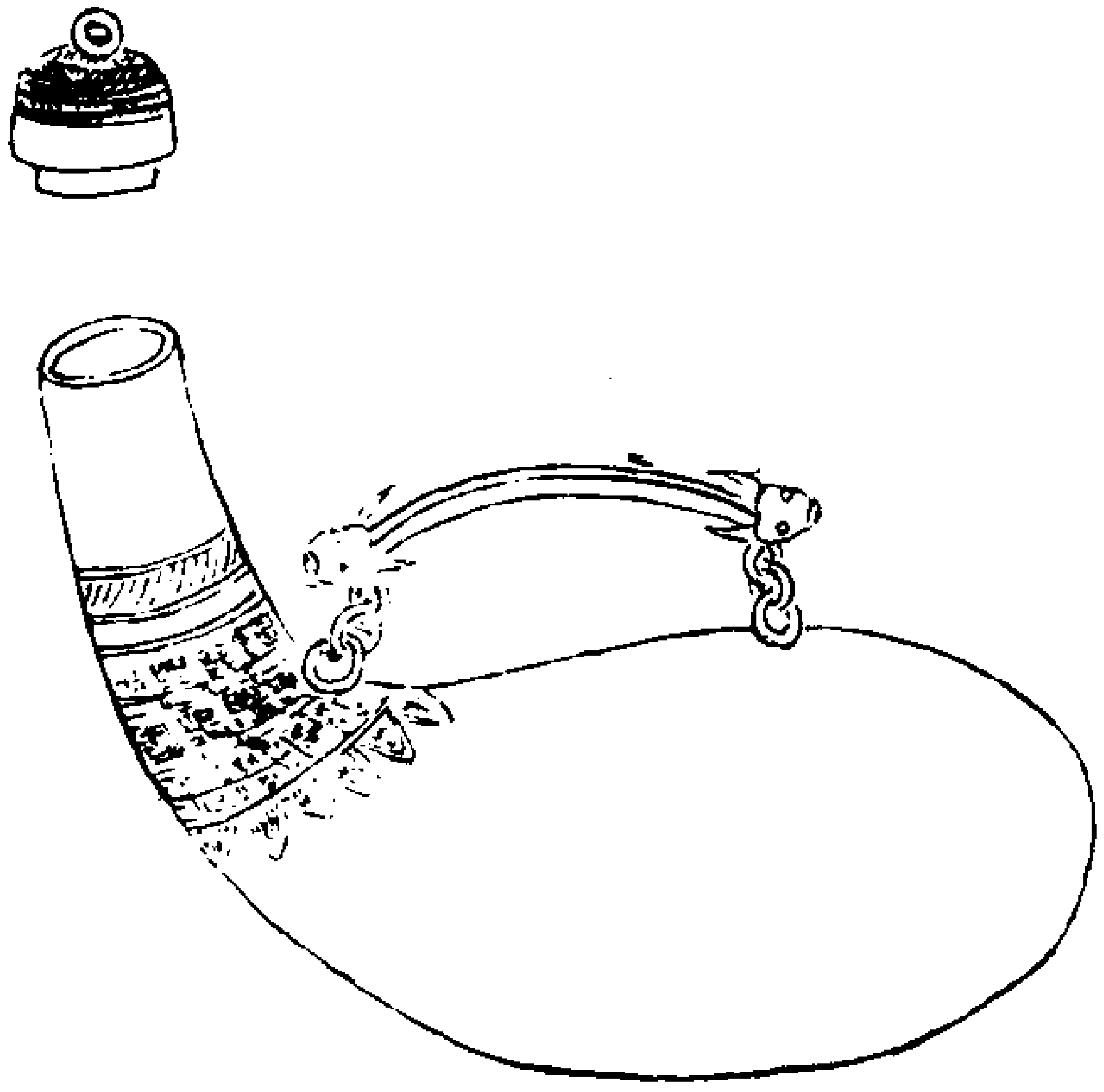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六分深一尺三寸九分口徑四寸二分容二斗八升三合重十有三斤八兩兩耳無銘此壺塡金作群龍雙鹿之象而耳飾獸面此漢壺之工者也

鳧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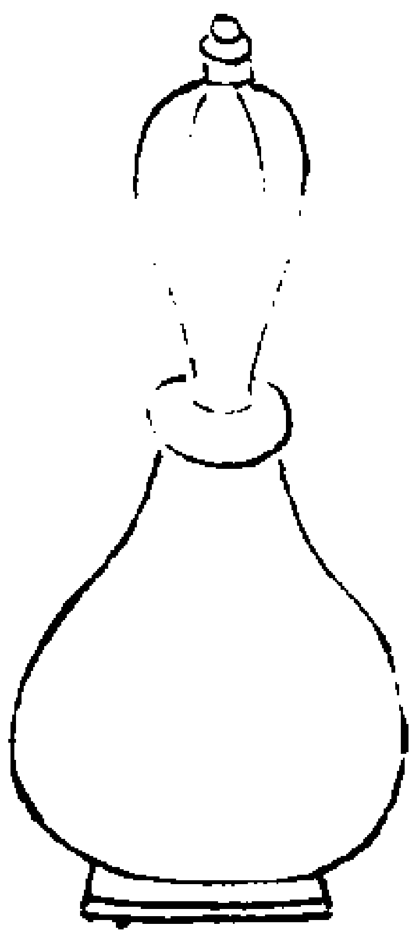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六分深一尺一寸四分口徑一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重三斤八兩無銘鳧之爲物出入於水而不溺水以况習於禮者如是也蓋詩人以水譬禮謂水亂之則溺犯之則濡然則取以飾飲器者蓋以示習禮之義若夫彝之有舟爵之設戈戟之用雖取理不同亦示其不由於禮則有殘傷覆溺之患矣古人警其過者大率如此

瓠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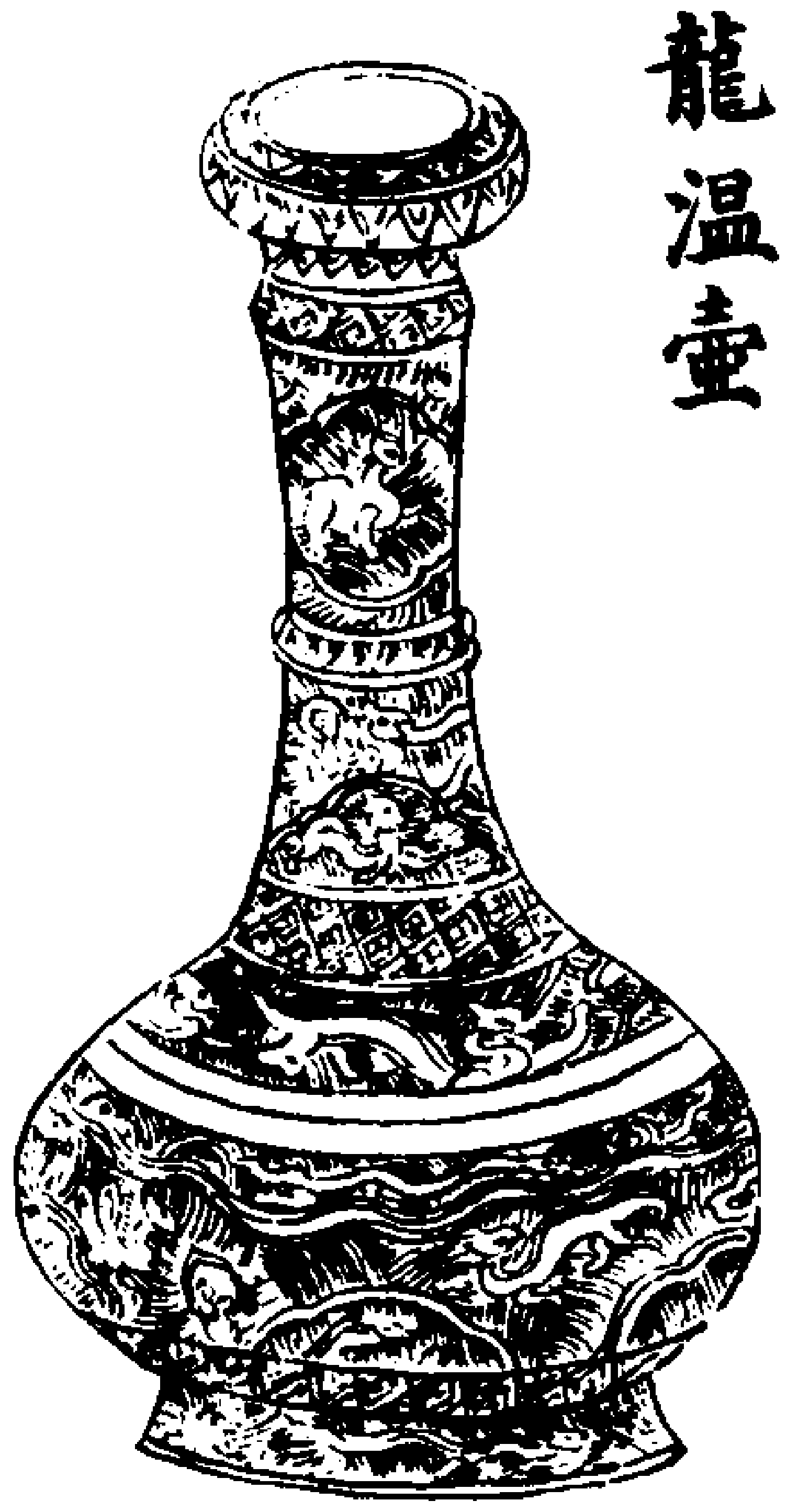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寸口徑一寸五分容五升共重四斤六兩兩鼻有提梁無銘範作螭形螭首為提梁以綯紋嘗謂上古土尊瓦甒而公劉之詩亦曰酌之用匏則匏壺之制蓋取諸此云東觀餘論象形壺說按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抔飲蕢桴土鼓因壺以為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羡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爾容齋筆記古今注匏勺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周禮朝踐用兩壺尊故周有匏壺形長一尺二寸六分闊五分徑一寸兩鼻有提梁取便於用余嘗見一匏壺形製甚古豈果周器耶東坡云舉匏尊以相屬

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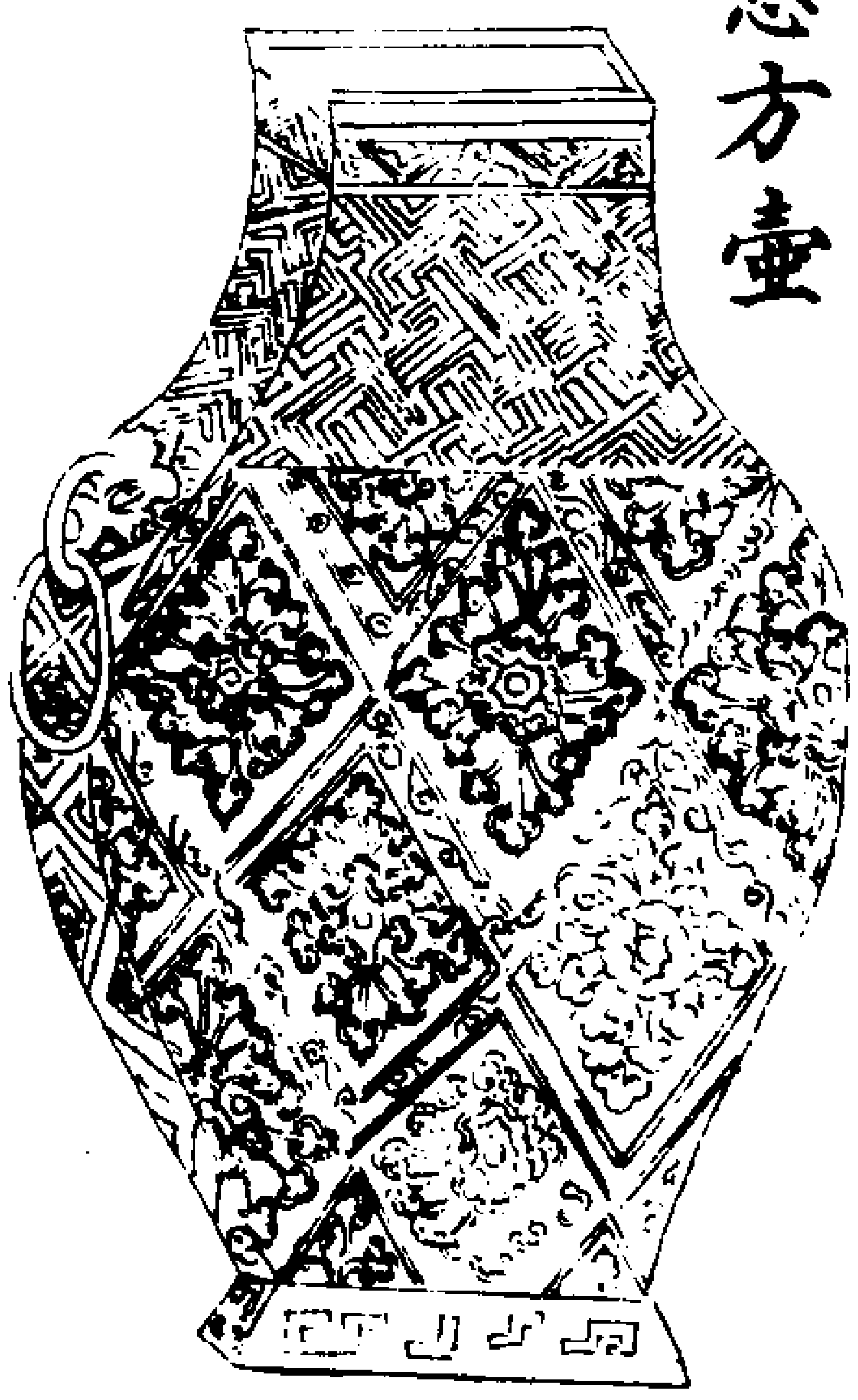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師高尺有三寸深尺有二寸三分徑寸容七升無銘識李氏錄云温器也以貯湯而窒其口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陳叔方穎川語小温壺乃古者實湯以煖足其器甚褻而賤今為花瓶几案之玩供足反居上矣

山龍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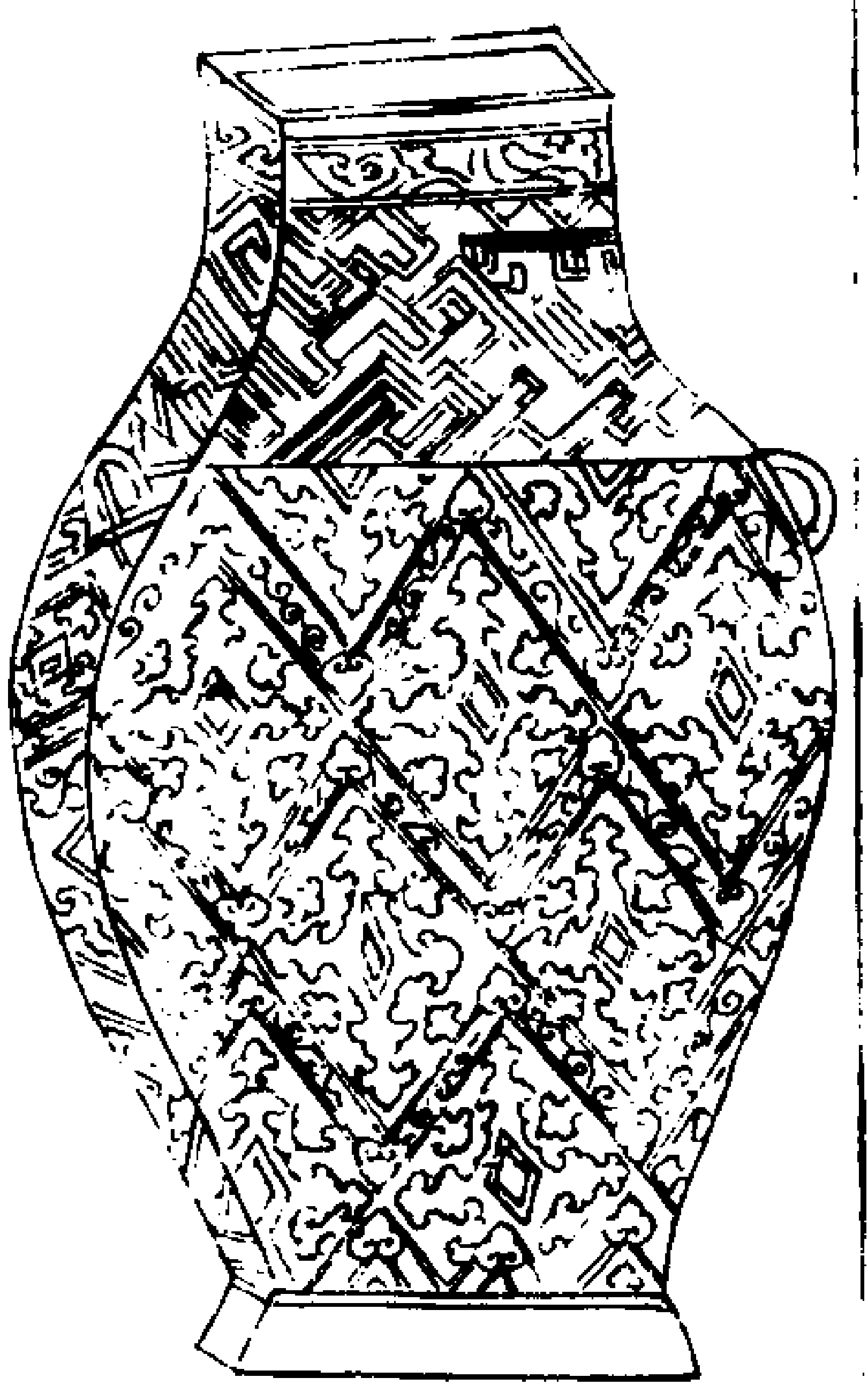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八分深八寸九分口徑一寸四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十有一兩無銘觀其形制有類垂魚上為之口可以貯湯蓋温手足之器也李公麟以為鈷鏻而丁度以鈷鏻為温器皆有所考之耳觀其腹脛飾以山龍其文雖華似非冶鑄之所成者考之近古則漢物也蓋守仁而靜者山體仁而變者龍靜變雖殊為仁則一禮以天地温厚之氣始於東北為天地之仁則温厚者氣之仁者也此為温器而飾以山龍義取諸此古人設象豈徒然哉

如意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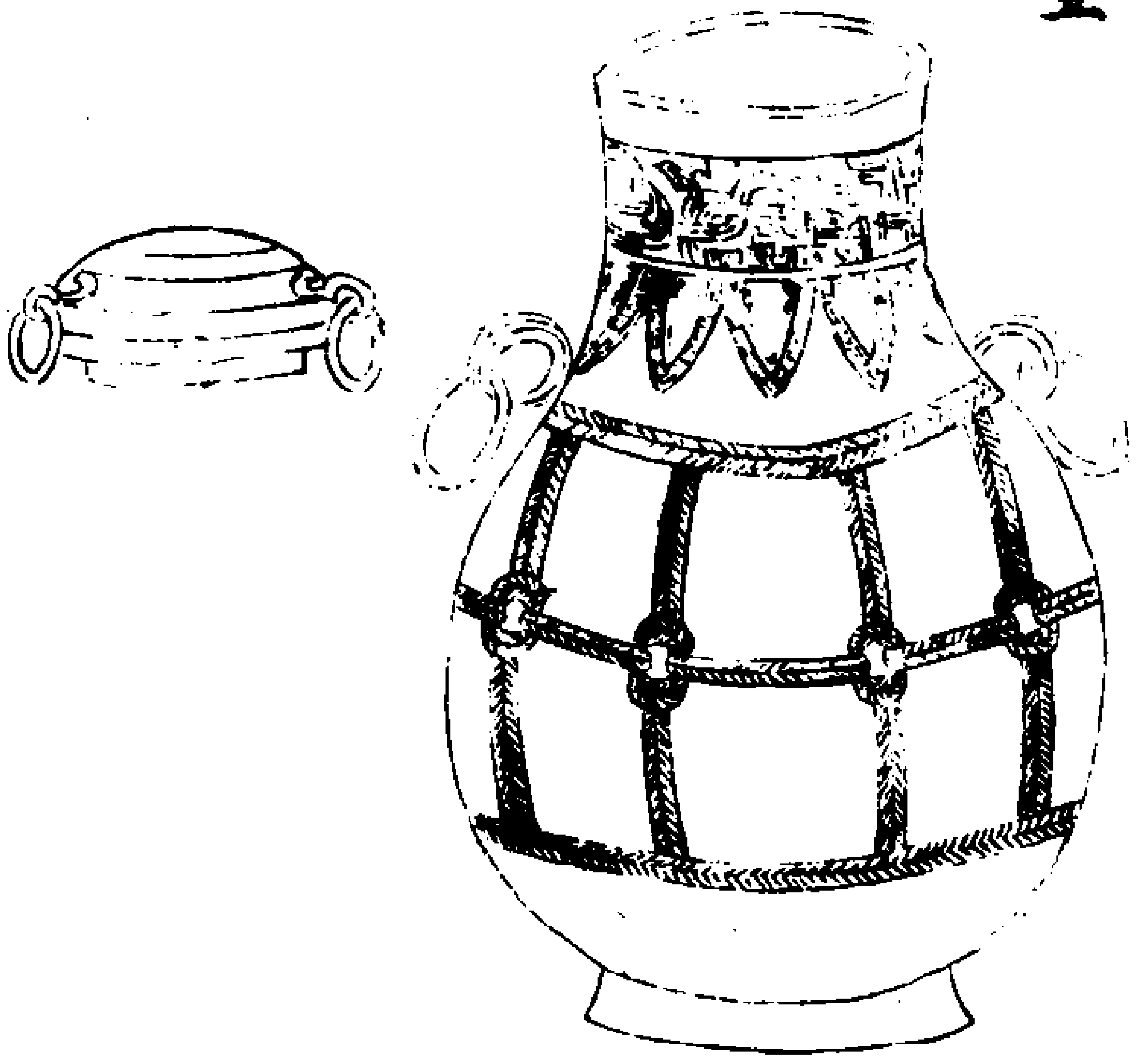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分深九寸二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七升四合重八斤十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二圖其式各異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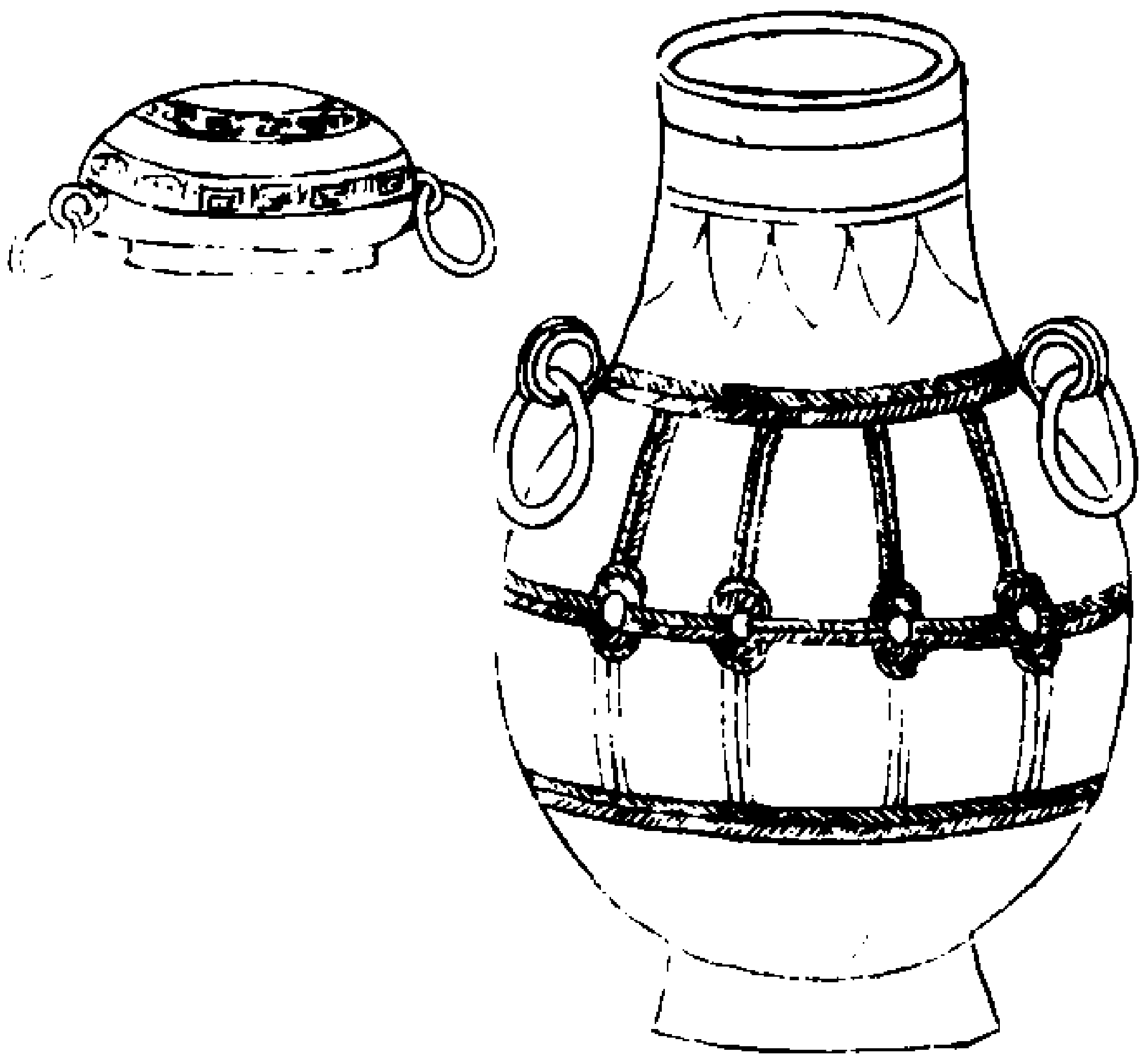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分深九寸二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七升四合重七斤九兩兩耳無銘其二器皆方體兩耳取象饕餮腹作方斜實以花紋其形若如意間以金碧粲然可觀規模出於一律頗有古風漢器之至佳者也

圜絡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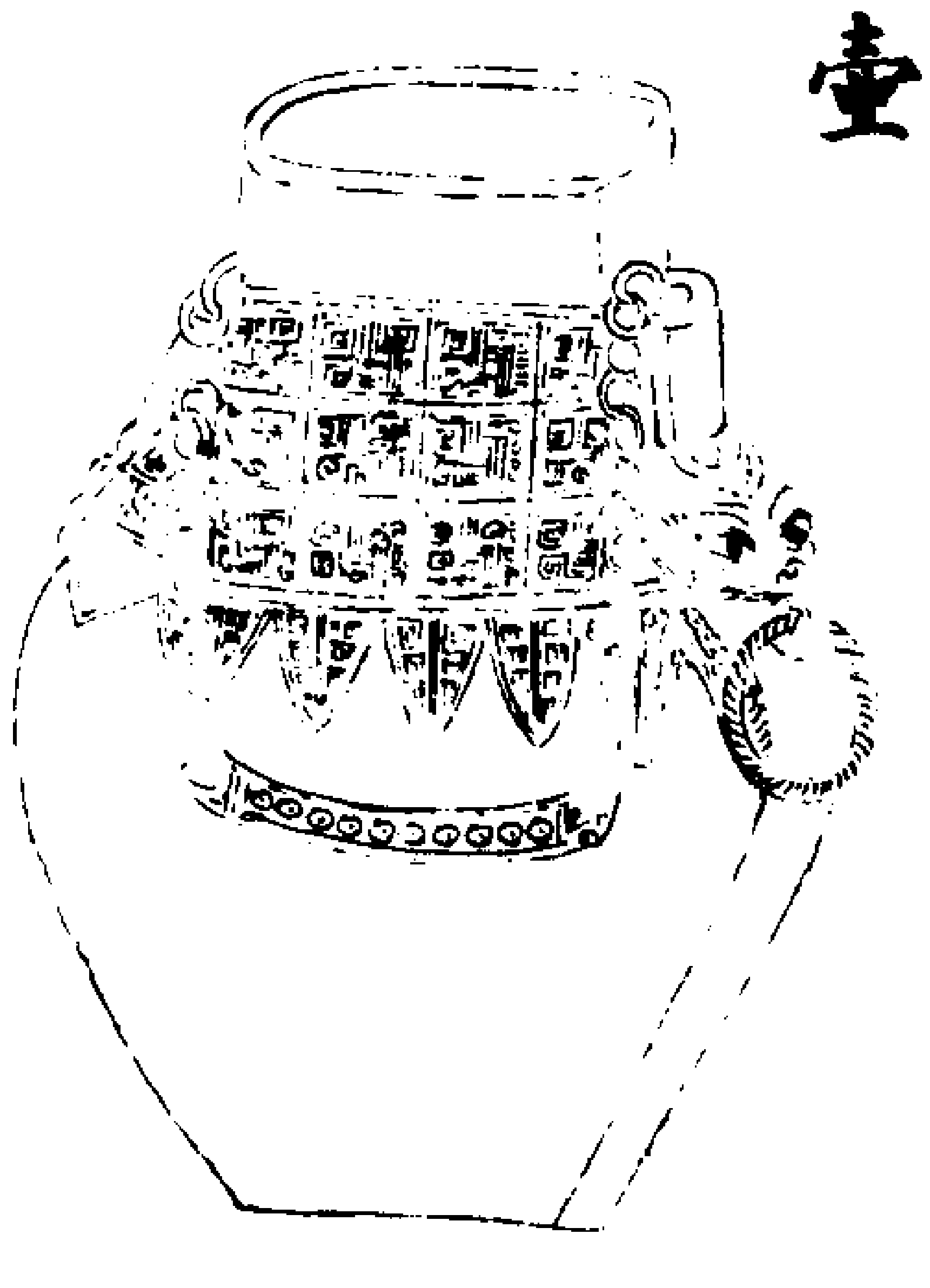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一寸九分深一尺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一斗一升四合。共重六斤一十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二圖。其式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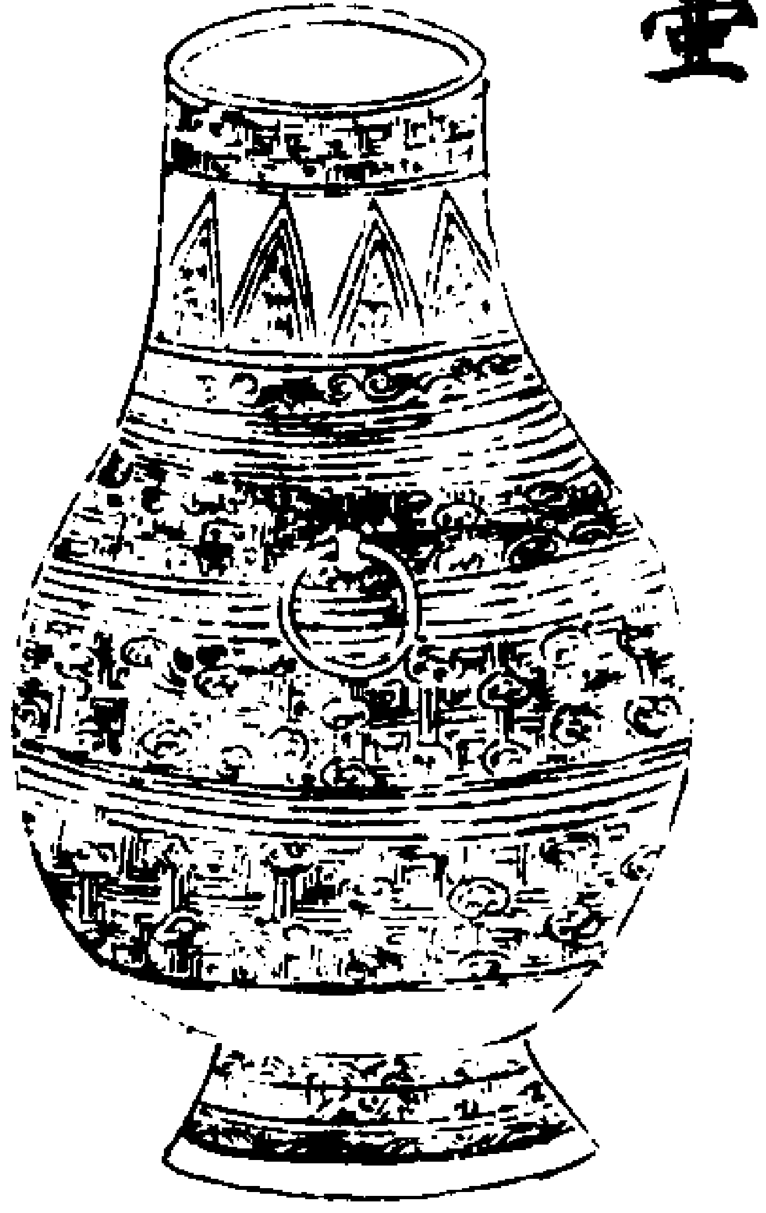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容一斗一升四合。共重六斤六兩。兩耳連環。無銘。其二器制作悉同。按小篆壺字。上象蓋。中象耳。下象足。此器不失其象。得古多矣。然腹間環結如絡。稽三代之器。無一合者。實漢物也。

蟠虬匾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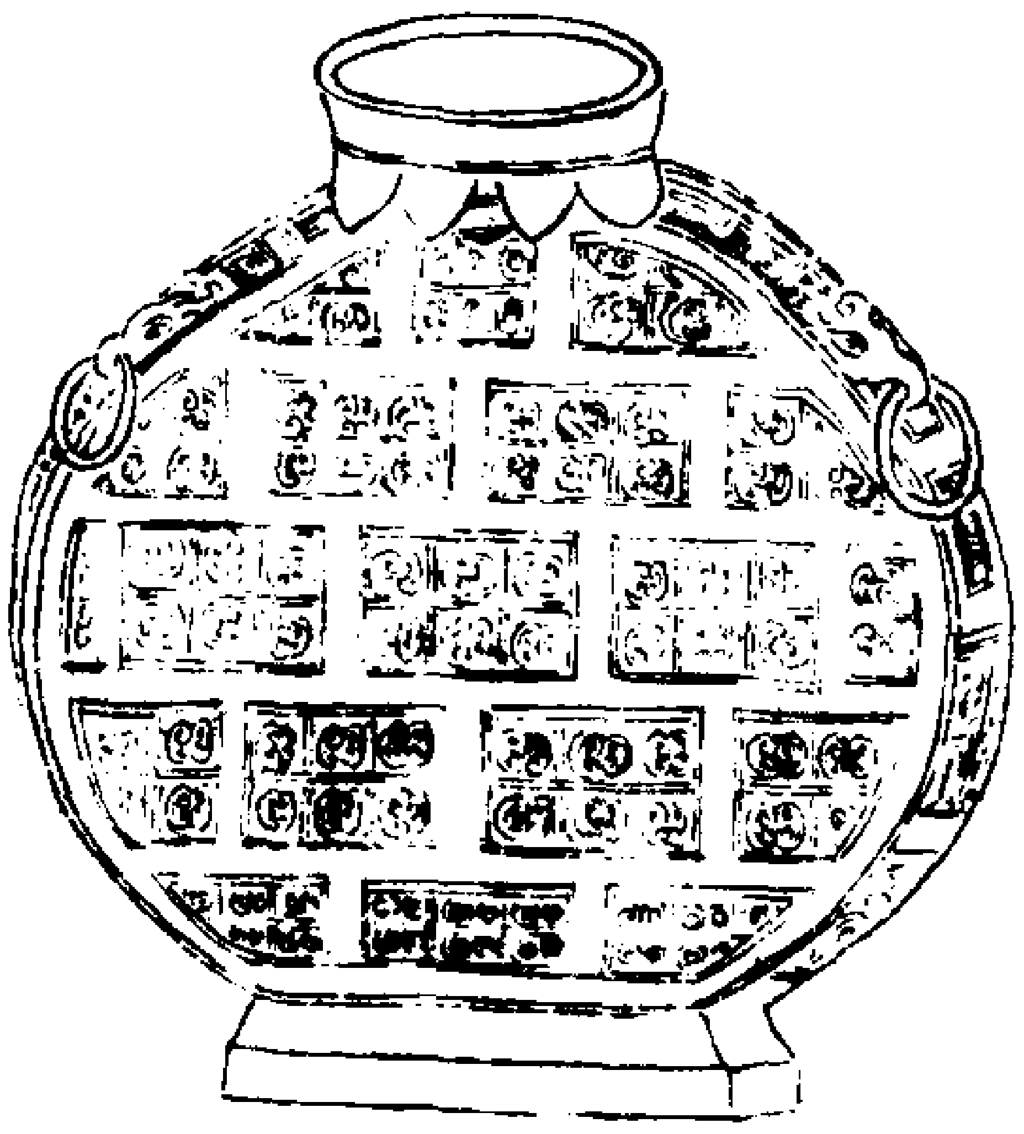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八寸六分。深八寸三分。口徑長三寸五分。闊三寸。容五升七合。重四斤一十兩。兩耳連環。有提梁。無銘。周腹純素。不加蟲鐫。純緣之下作蟠虬糾結之狀。形模差匾。已失上古壺制。然工鑄雖精巧。而稿近人情。是必漢器也。

細紋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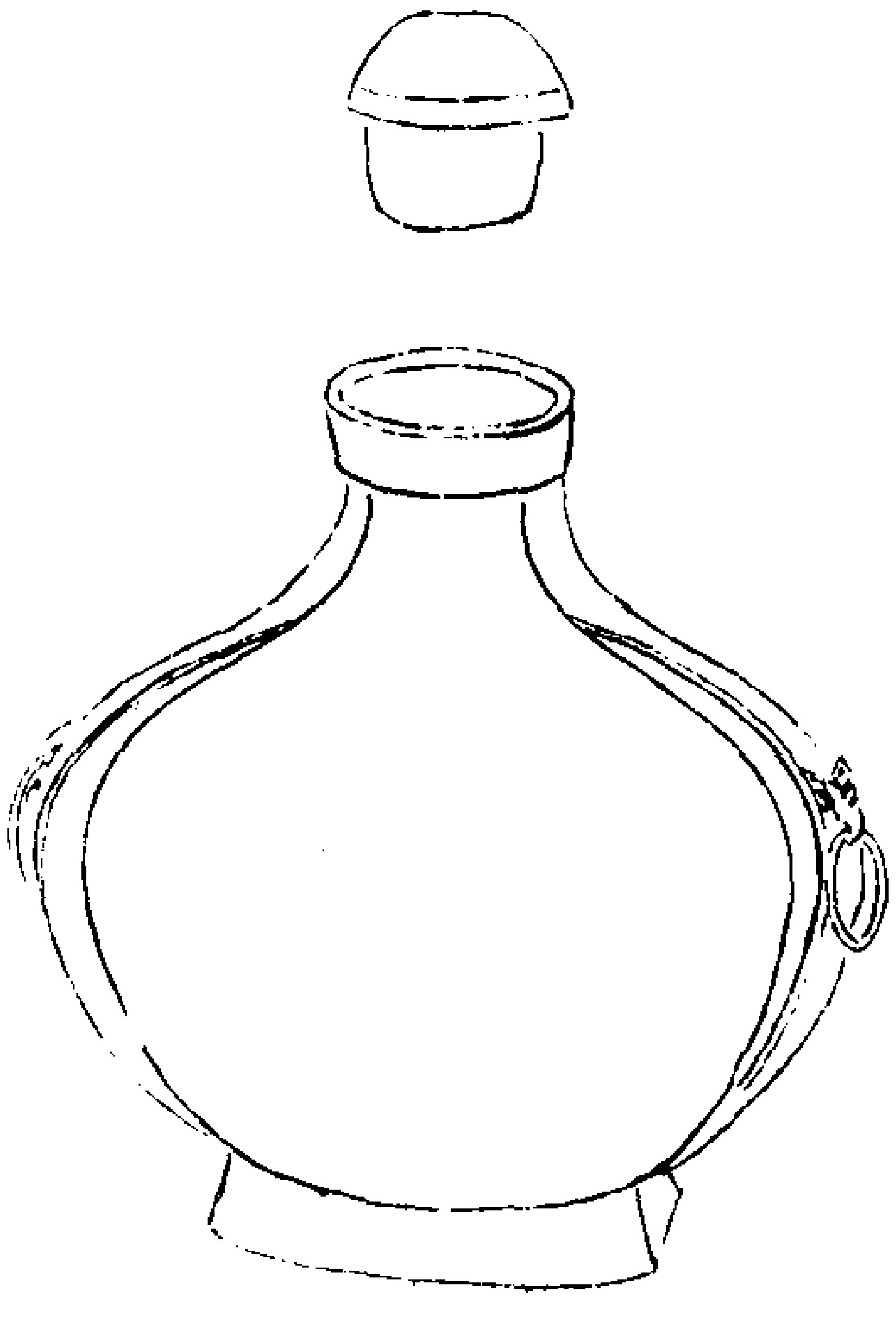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一分。深九寸四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一斗。重九斤一兩。兩耳連環。無銘。漢之技巧最號精能。故器之出於斯時

前半頁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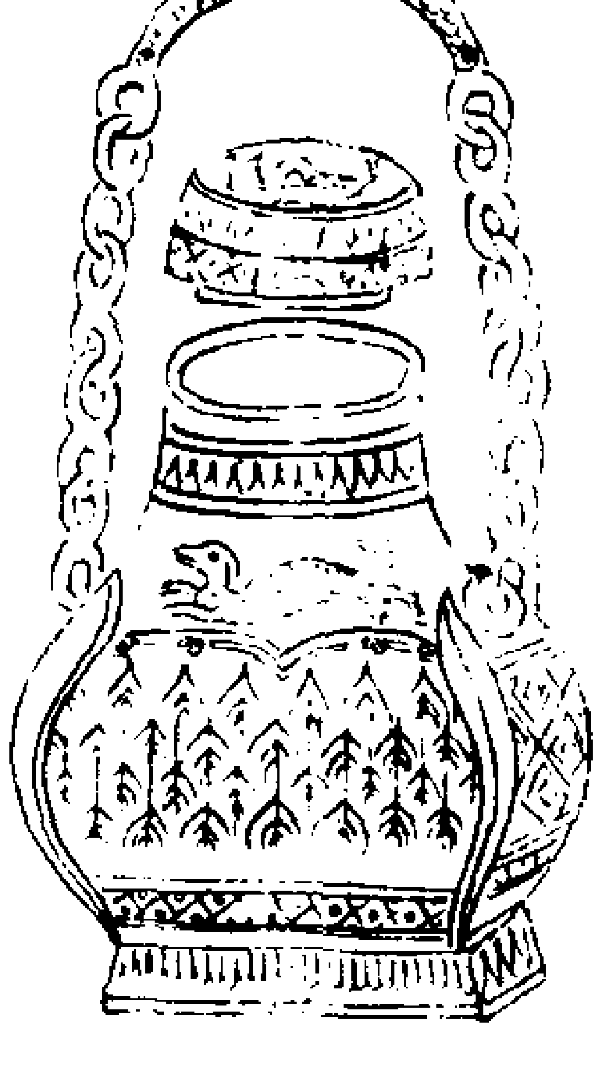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分深九寸六分口徑三寸三分容八升五合重六斤五兩兩耳連環無銘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九寸六分深八寸口徑二寸容五升一合共重四斤二兩兩耳連環無銘其前二器通體紋飾蔫縟後一器特純素皆附兩耳形制特匾故因其形而名之蓋古者卿大夫則用方壺士旅食則用圜壺而方圜有所不同所謂匾者則不著之於經傳亦漢儒不復見

先王禮文之盛出後人臆見而有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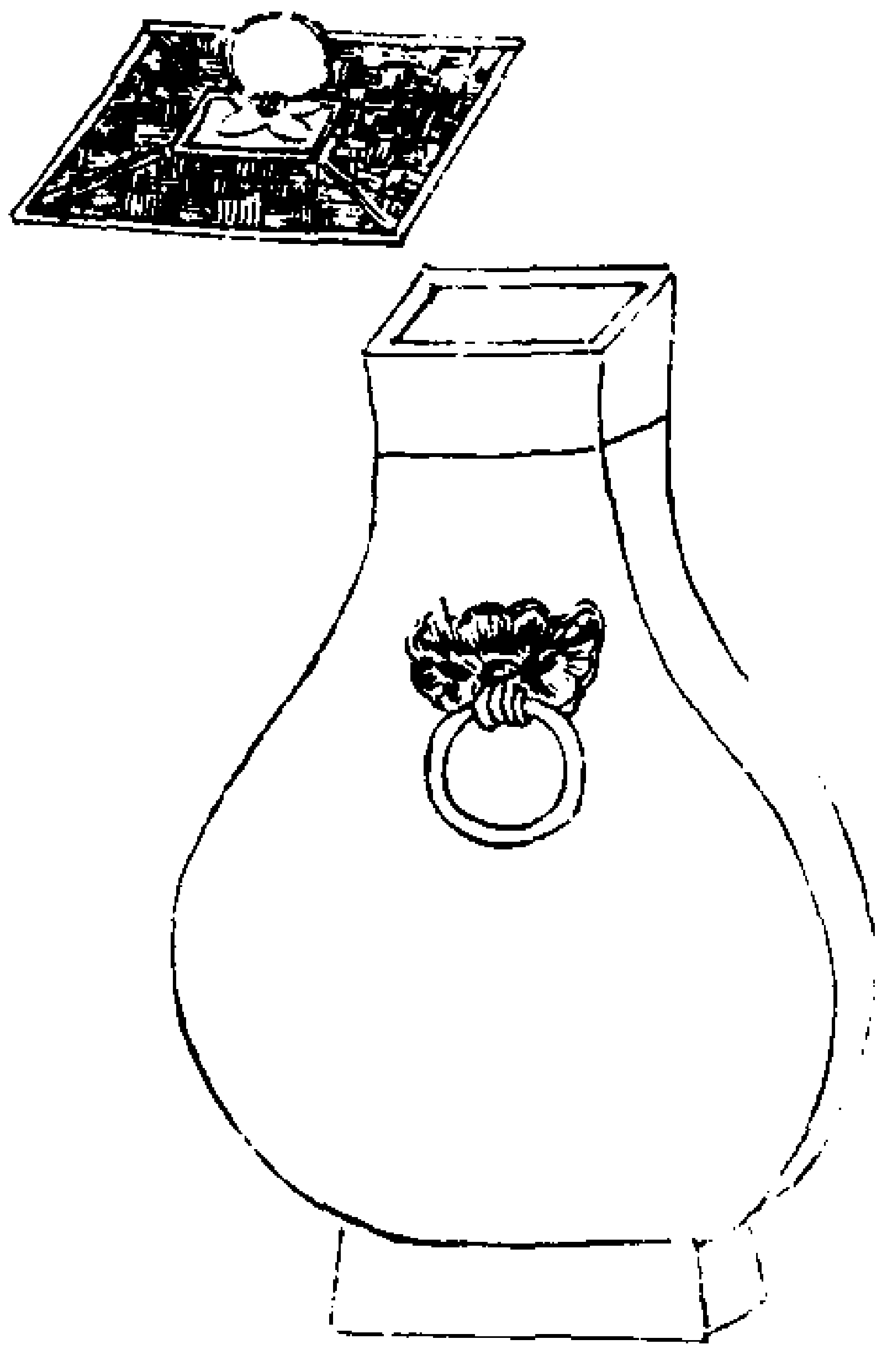
小匾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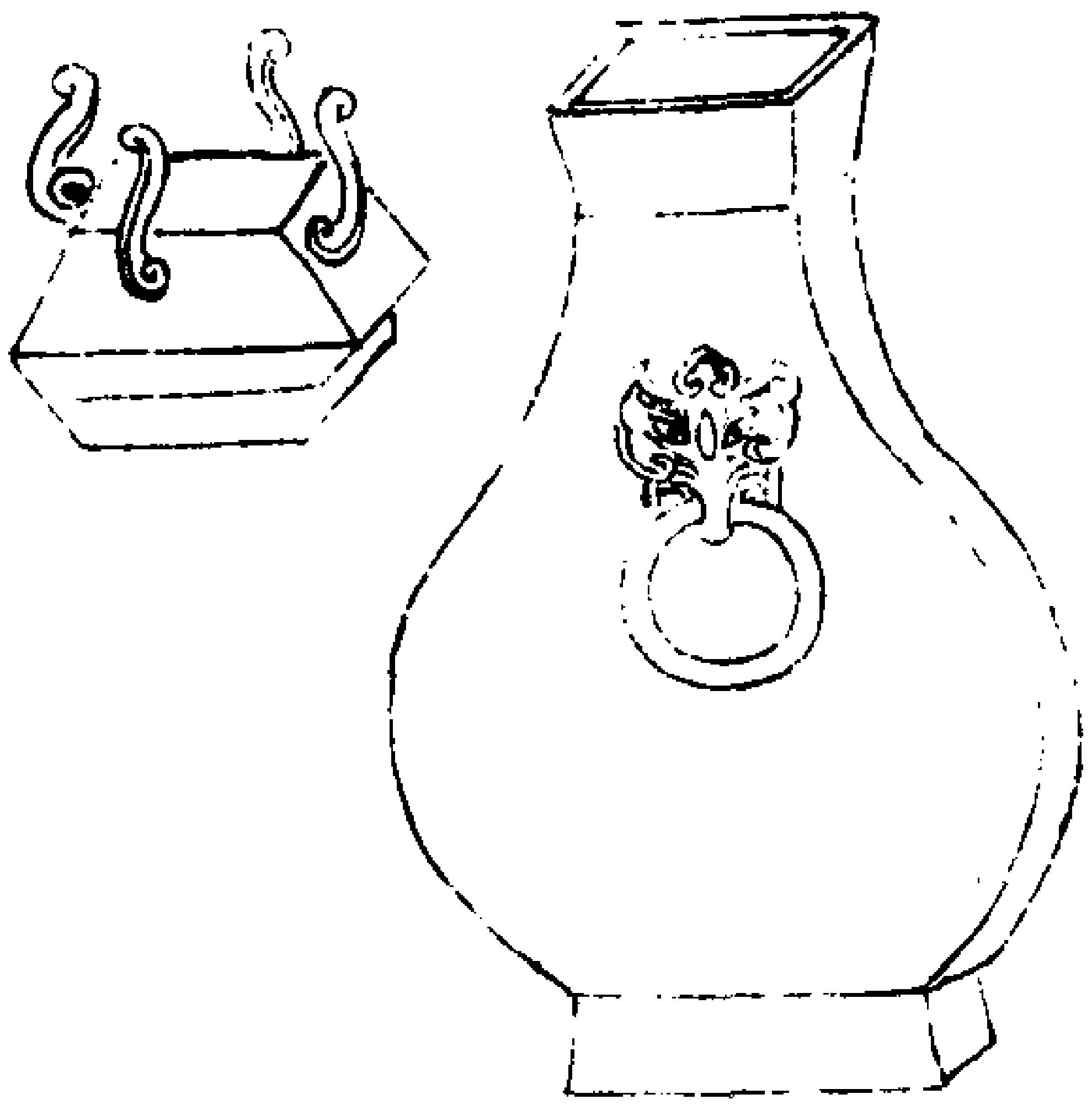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三寸四分深二寸七分口徑一寸三分容二合共重五兩三分兩耳有提梁無銘狀為壺而匾口圜而足方作連環以為提大飾頗雜揉故殆未可詳耳大抵後人製器務為奇怪不純乎古故去理愈遠焉正如汙尊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巧也

獸耳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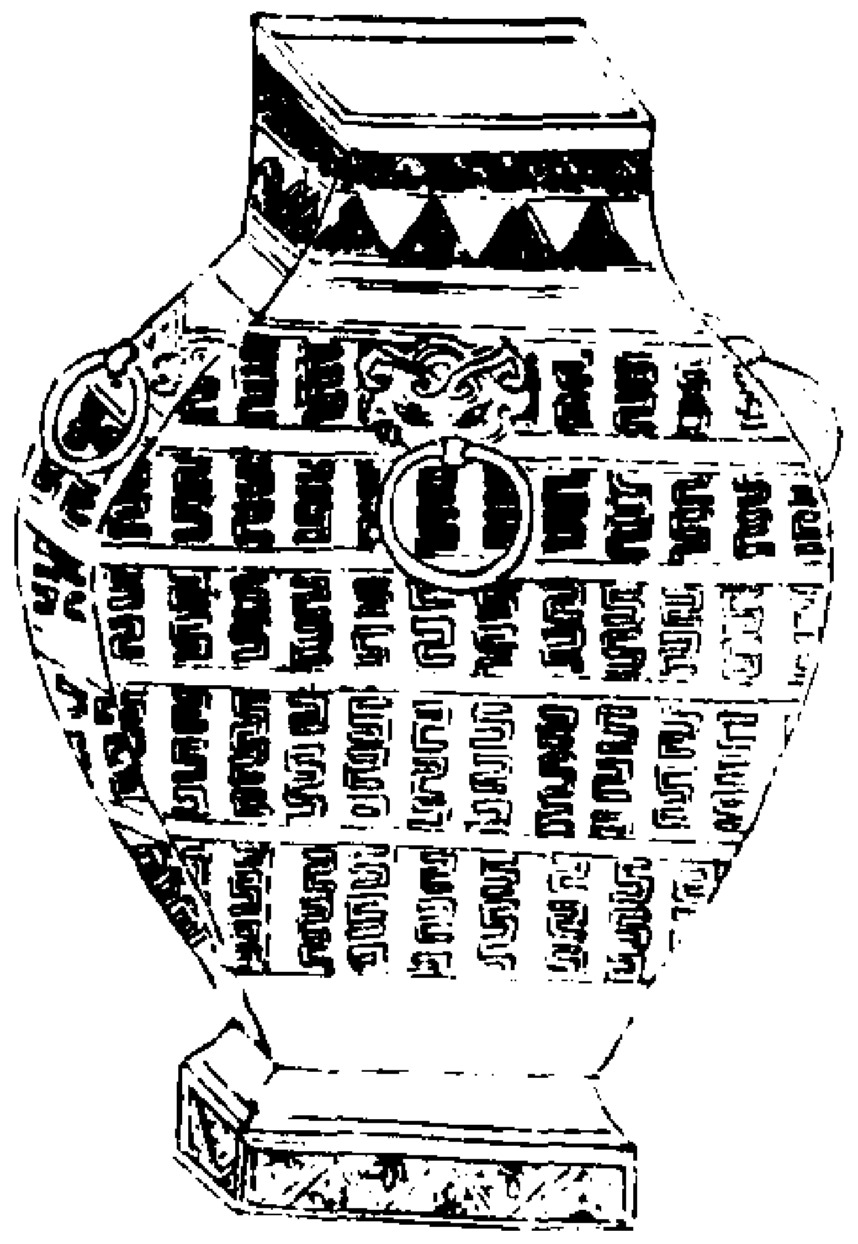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二寸五分。深一尺六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六寸九分。容一斗一升二合。共重六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五圖。其式各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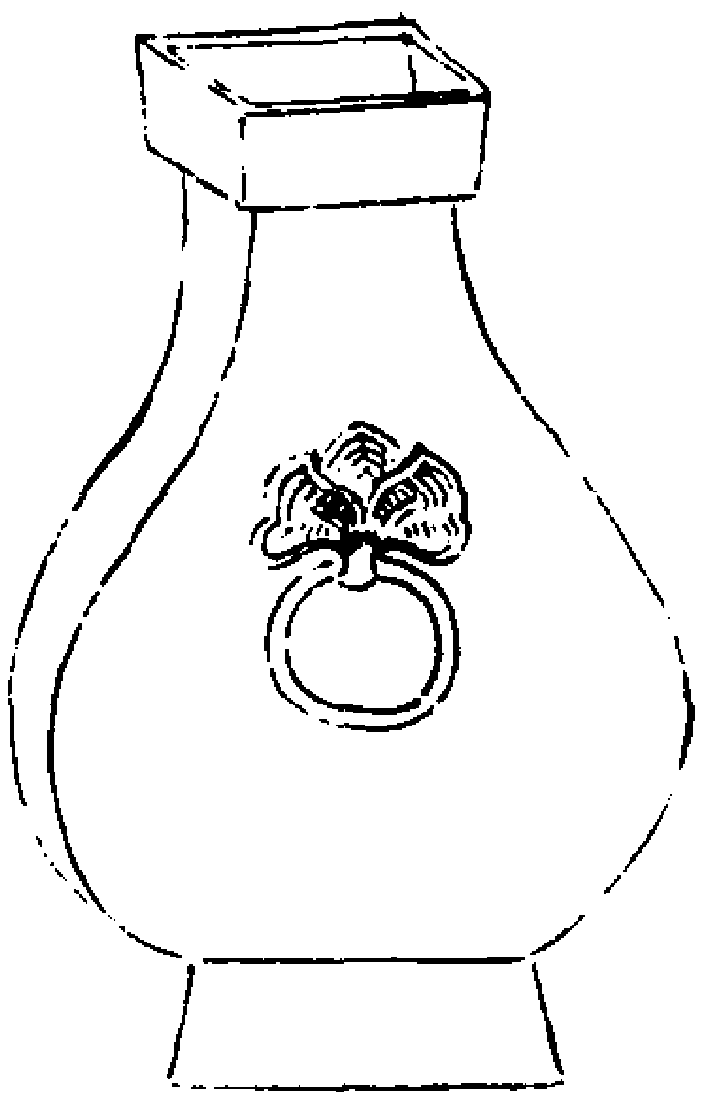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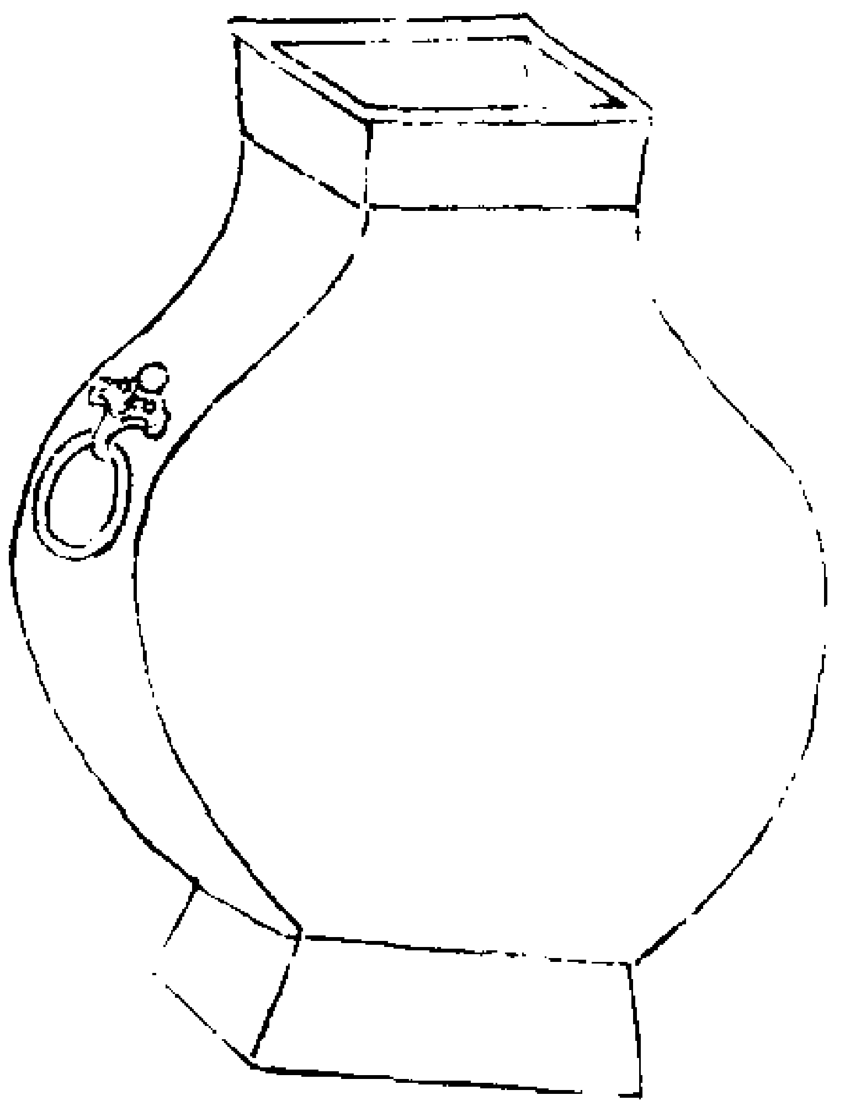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二寸二分。深一尺七分。口徑二寸。腹徑六寸五分。容一斗一升九合。共重八斤一兩。兩耳連環。無銘。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一寸八分。深一尺。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容九升八合。重五斤十有四兩。四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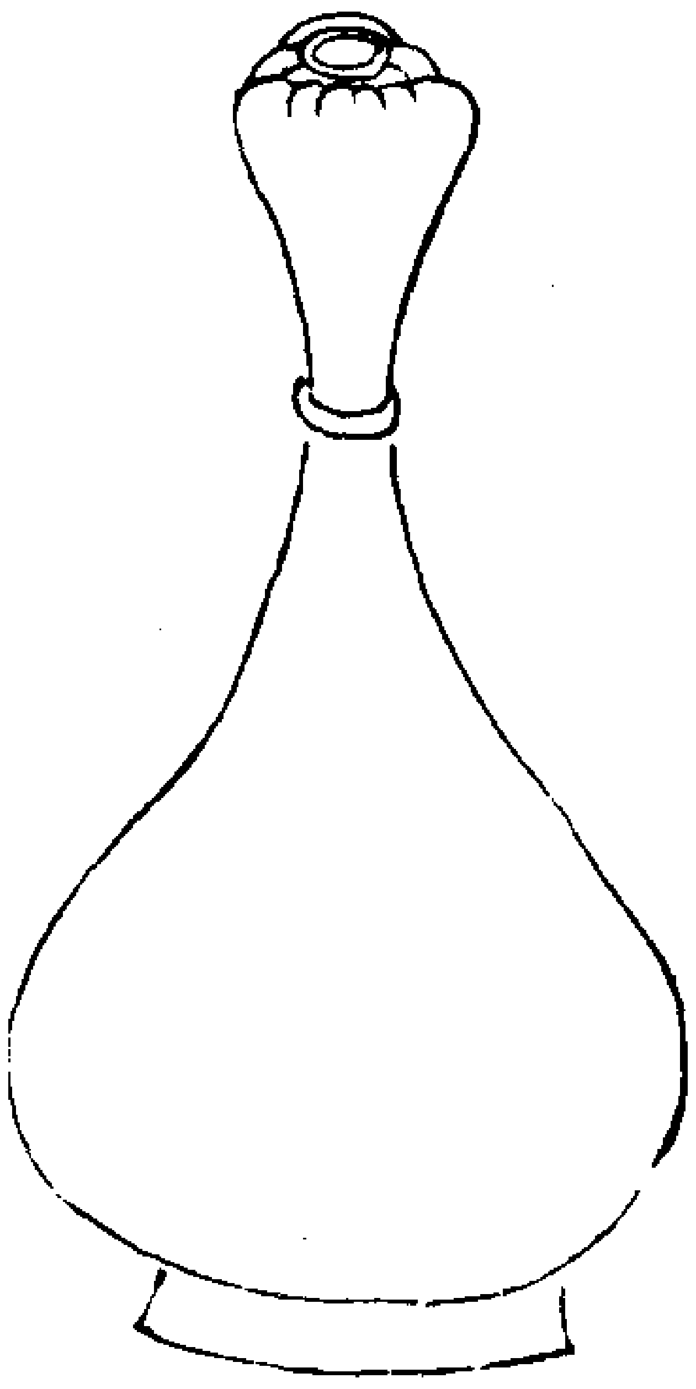


右第四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深一尺二分。口徑三寸五分。腹徑七寸。容一斗一升。重六斤。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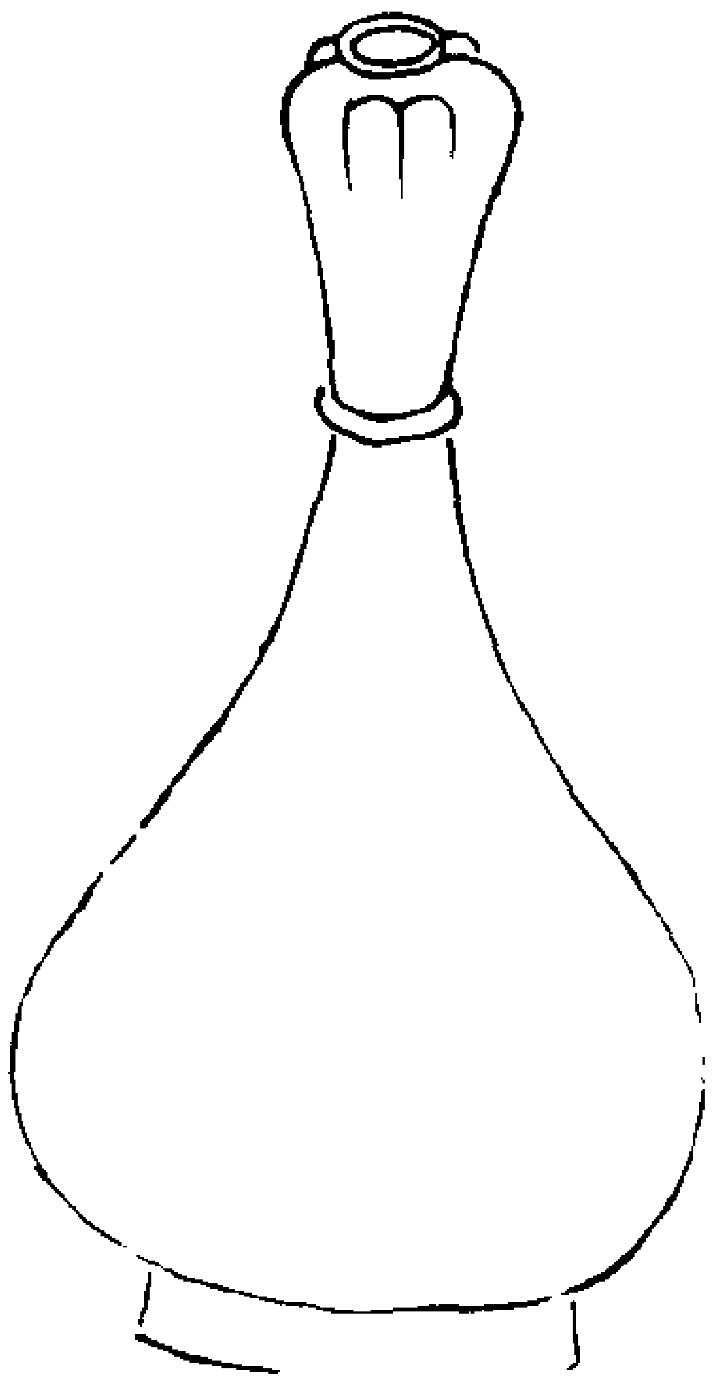


右第五圖博古圖其制高九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五升。重三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其五器體制鍊冶與漢如意方壺相類而大小精粗差不同耳。壺所以貯酒蓋亦尊之類。是器耳皆挾獸口銜環而方設四出。自是一類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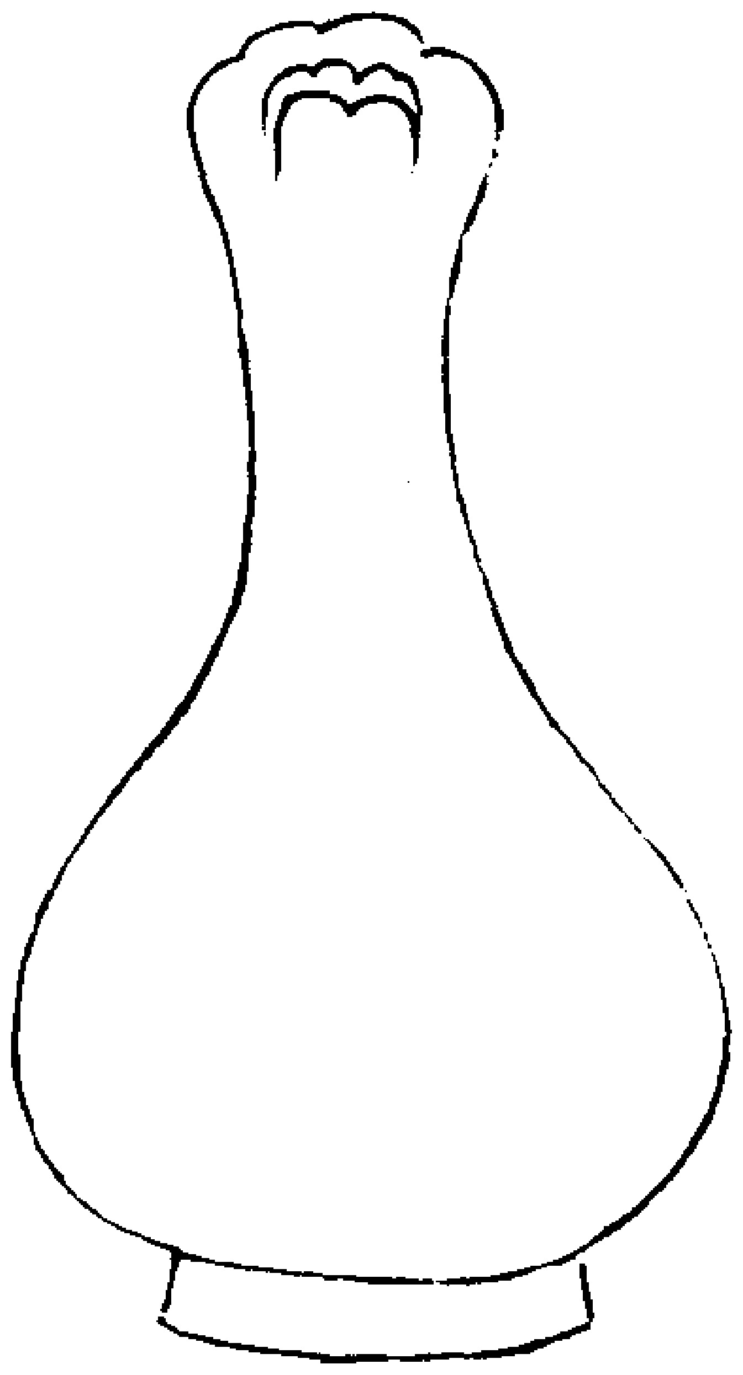
素温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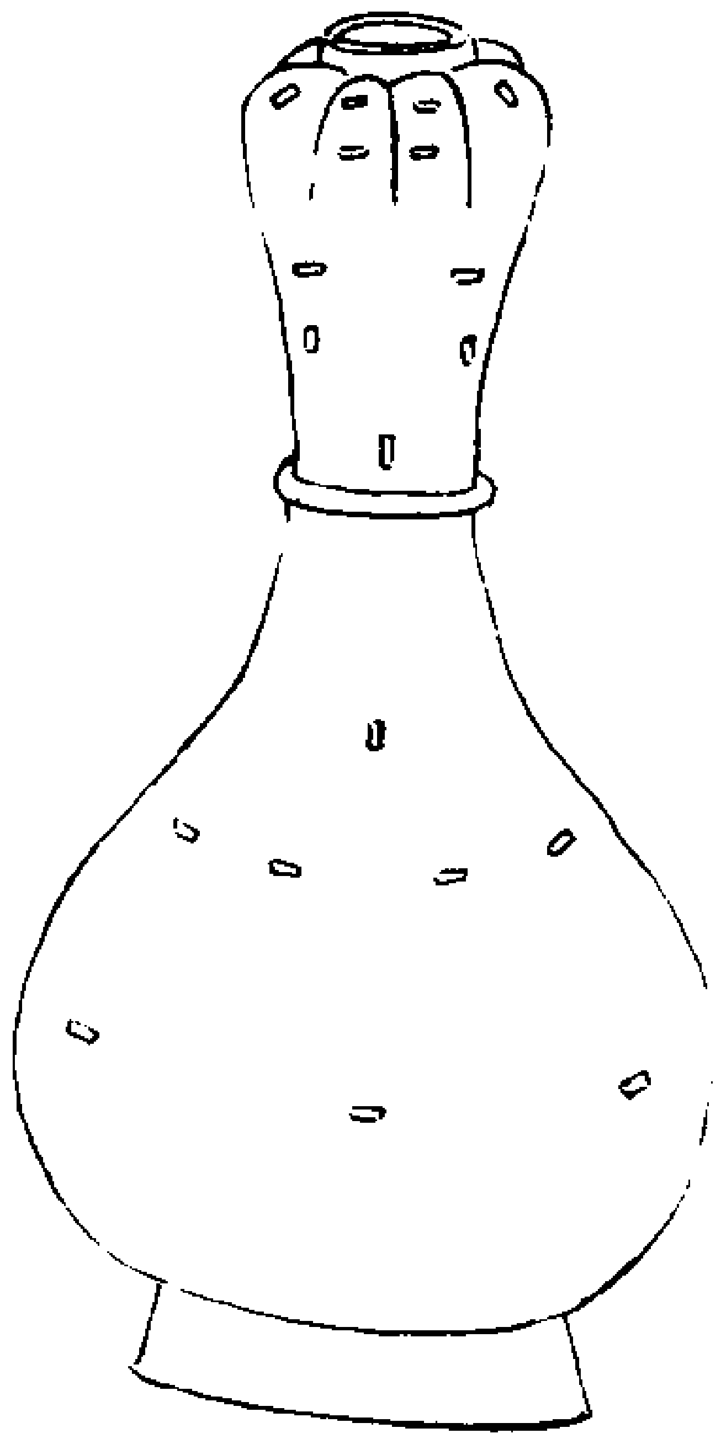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三寸一分。深一尺二寸一分。口徑九分。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四合。重四斤三兩。無銘。凡四圖其式相類皆列于後。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三寸四分。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一寸。腹徑八寸。容六升。重三斤一十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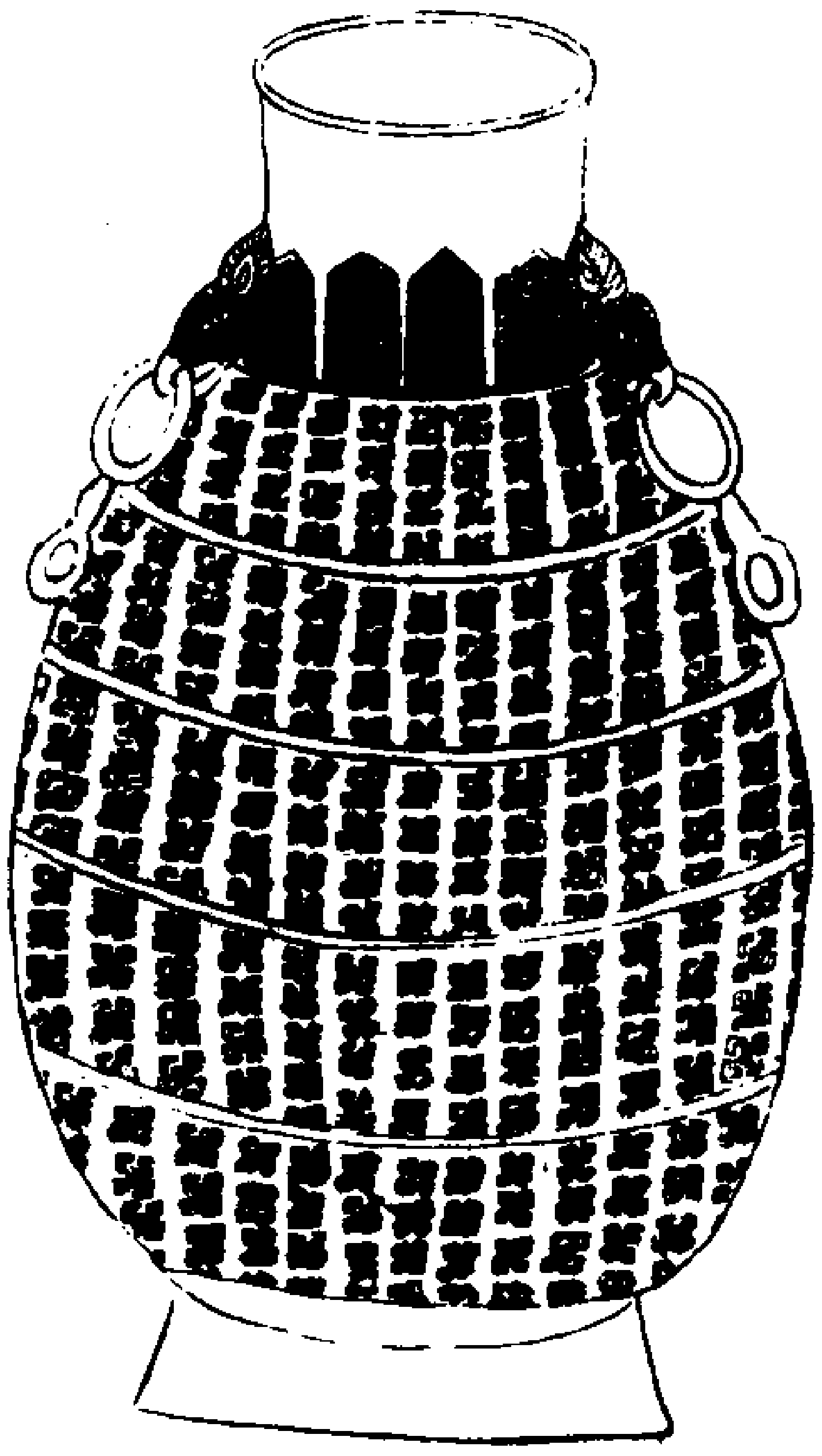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八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一寸一分。腹徑七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三斤三兩。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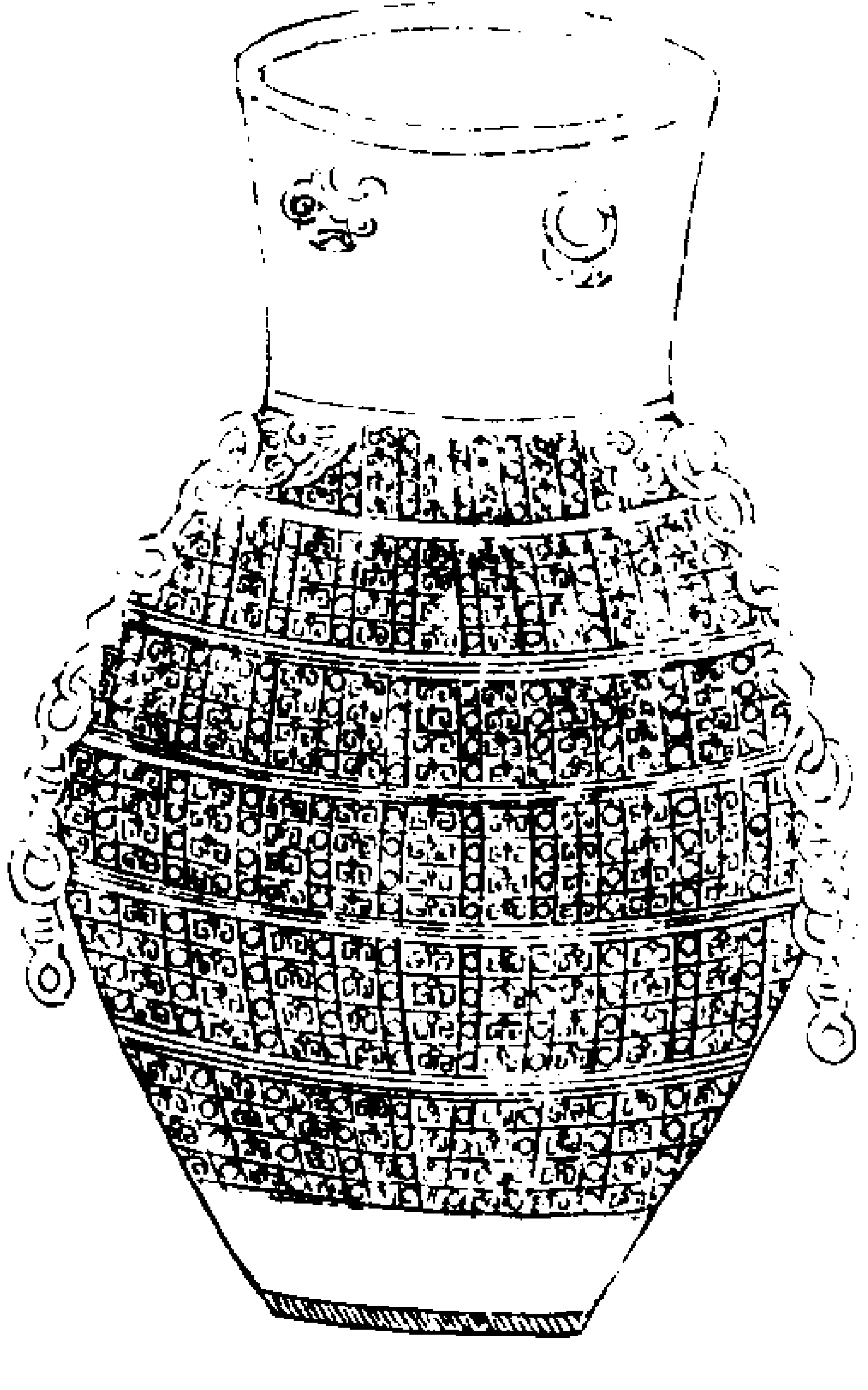
右第四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三分。深九寸七分。口徑八分。腹徑六寸。容三升。重二斤有半。無銘。其器與前三器形制相類。自環以上手主之。環以下足主之。疑亦有所受也。觀其製作純素。意若簡古。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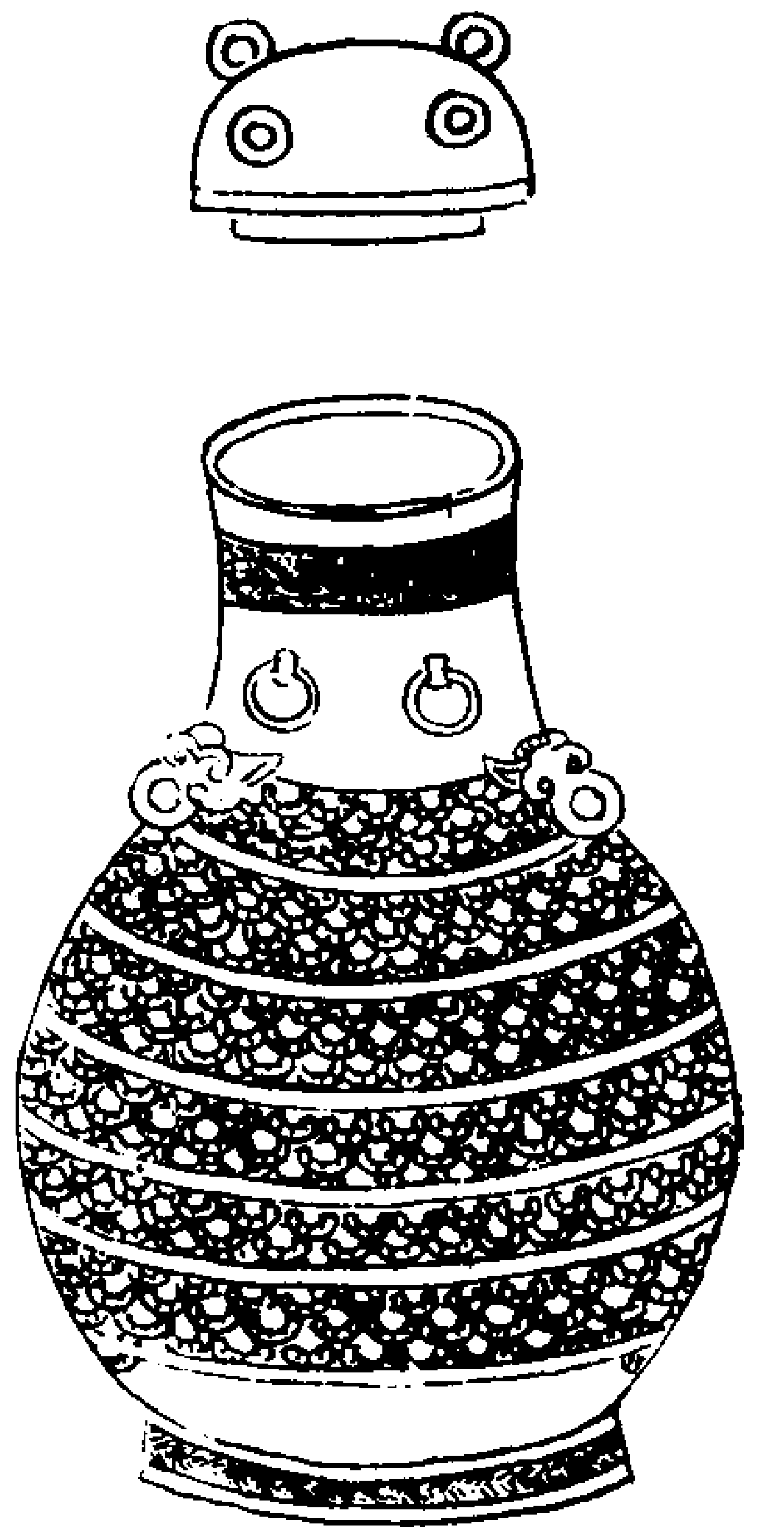
粟紋壺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五分。深八寸九分。口徑二寸八分。腹徑六寸八分。容六升五合。重四斤五兩。兩耳連環。無銘。凡三圖其式各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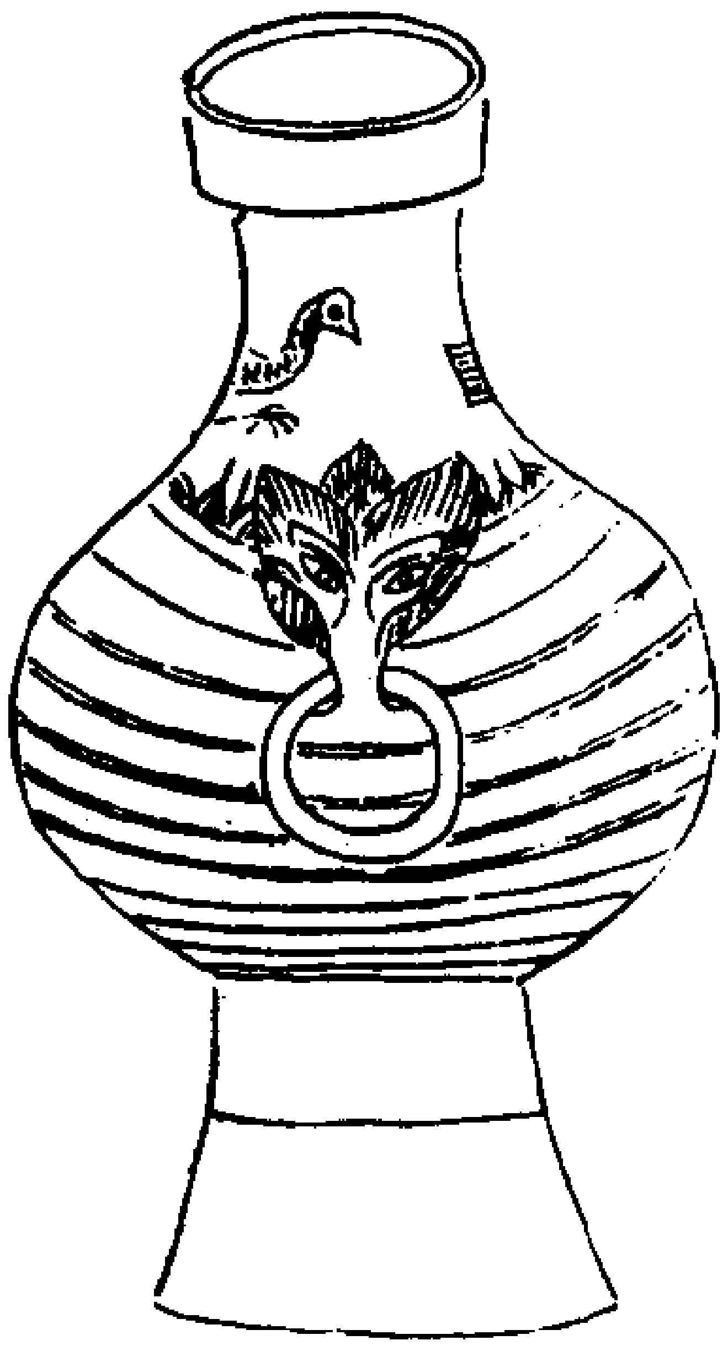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六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三寸二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一斗。重五斤十兩。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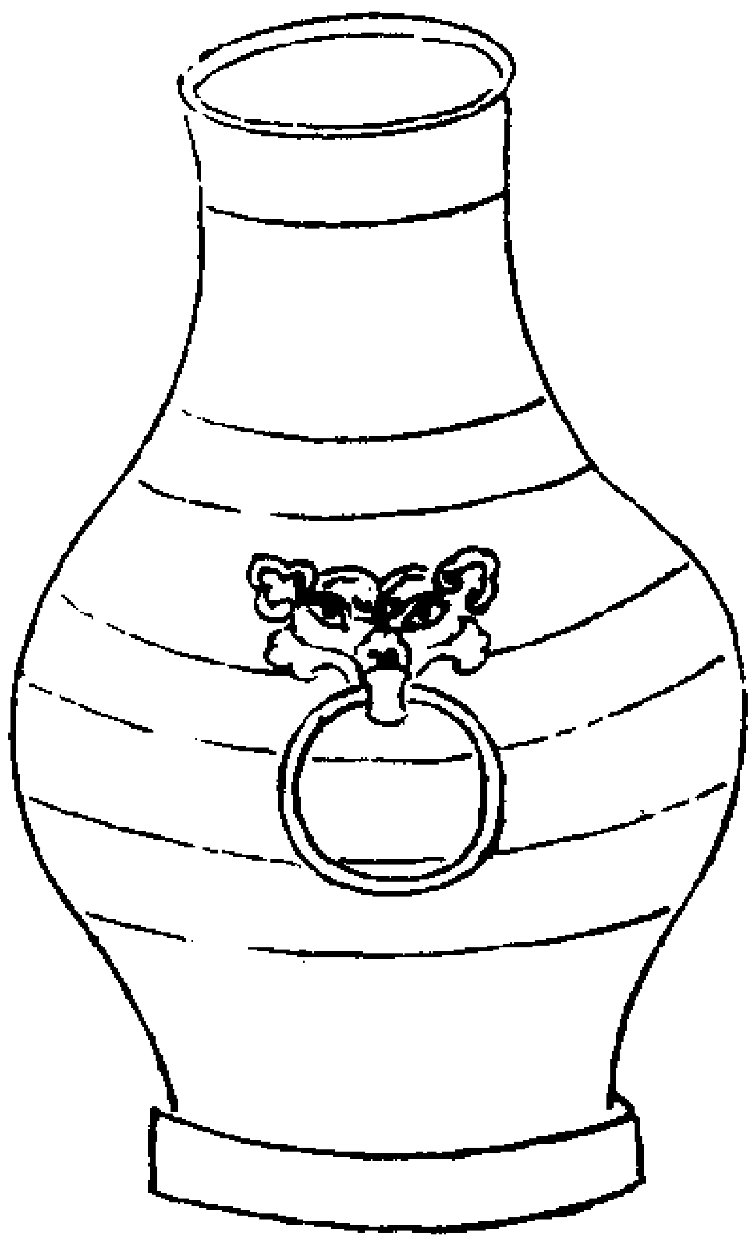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通蓋高一尺一寸。深一尺。口徑三寸二分腹徑七寸。容九升八合。共重六斤十有一兩。兩耳。無銘。其前一器腹間隱起粟紋耳作犧首。後二器制作相類。特粟紋益細巧。而耳著獸面為少異耳。

鳳魚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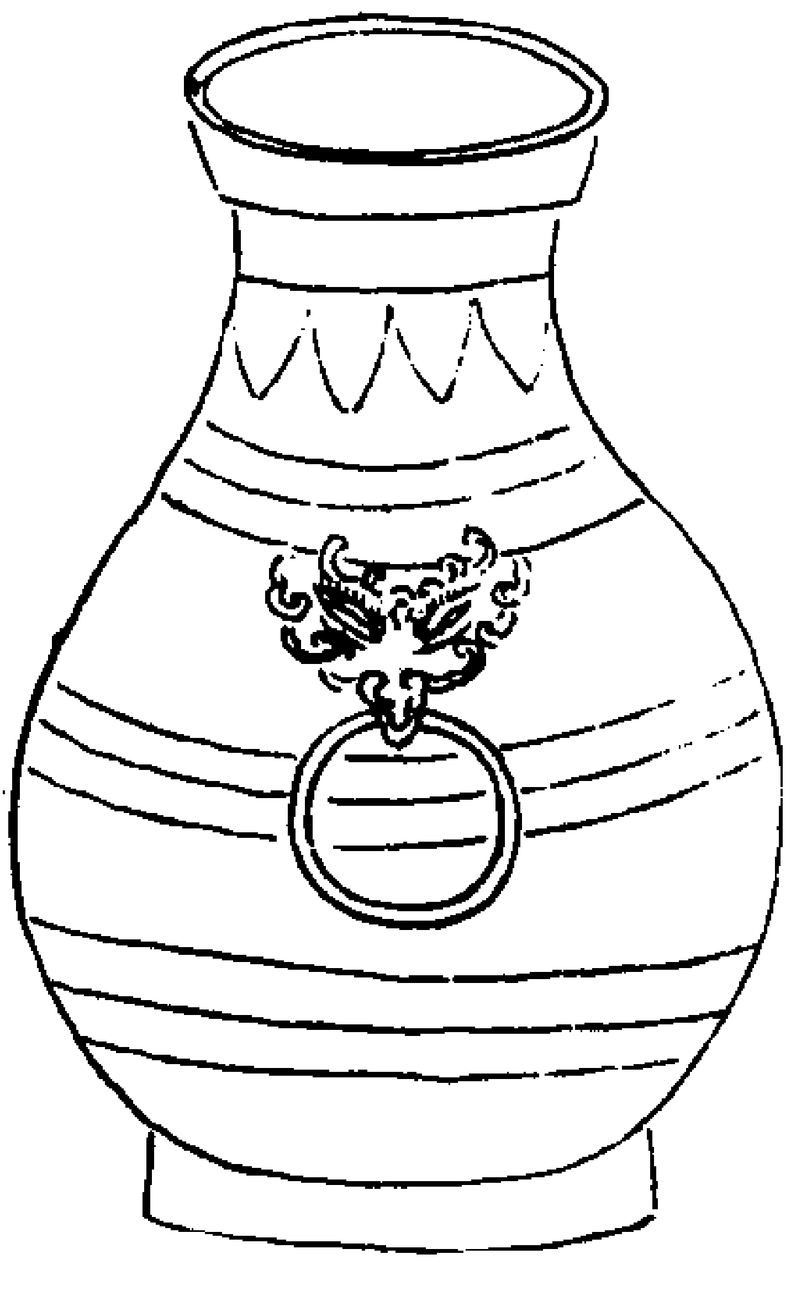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二寸。深九寸一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七寸四分。容七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兩耳連環。無銘。款有魚鳳之形。古者制器非徒然也。意必有所寓。鳳凰來儀。記之於書。魚在在藻。歌之於雅。飾以二物得無謂歟。加以兩耳銜環。形模至妙。有商周之餘制。但大華過之矣。

獸耳圜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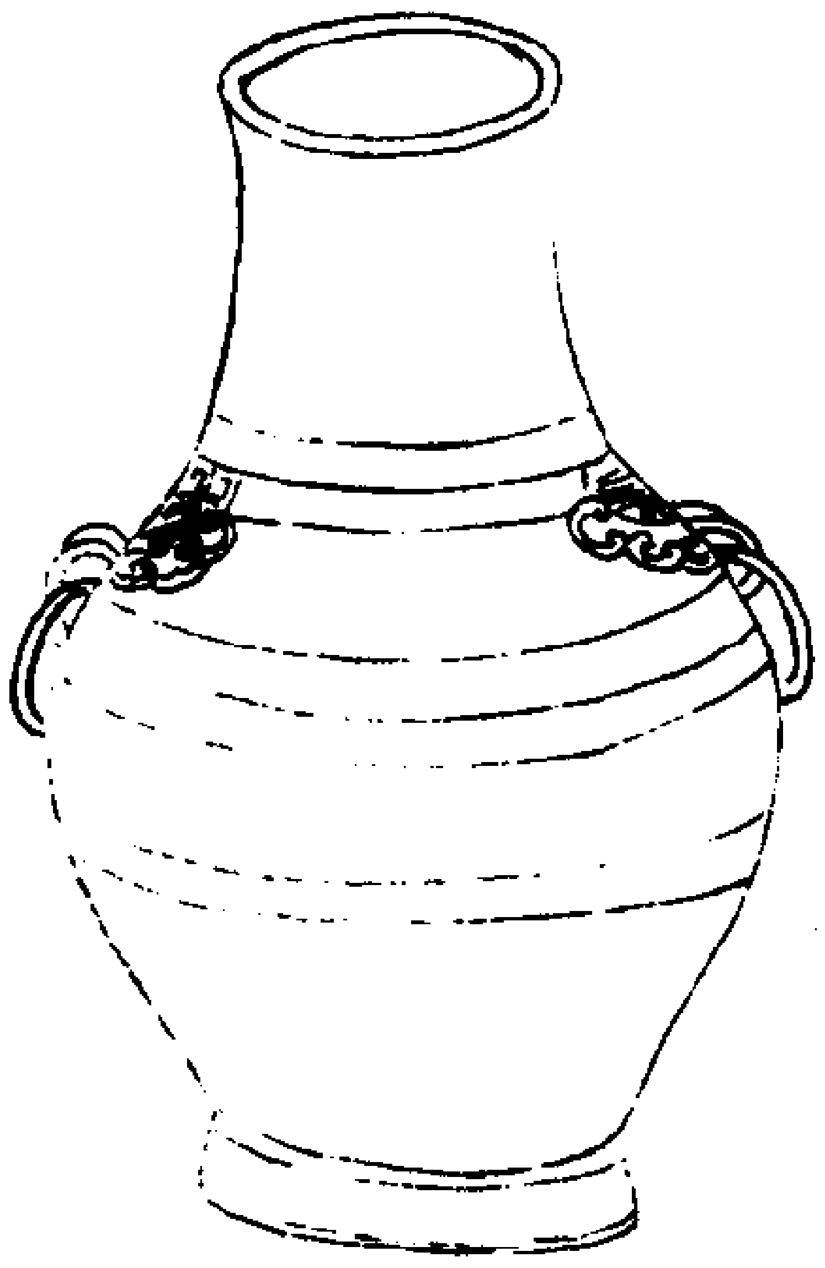


博古圖其制高九寸。深七寸九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六寸二分。容五升六合。重三斤十有一兩。兩耳連環。無銘。體圜而純素。兩獸銜環以為耳。不設貴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大不勝。蓋以體古而僅得其形模焉。以漢去古為未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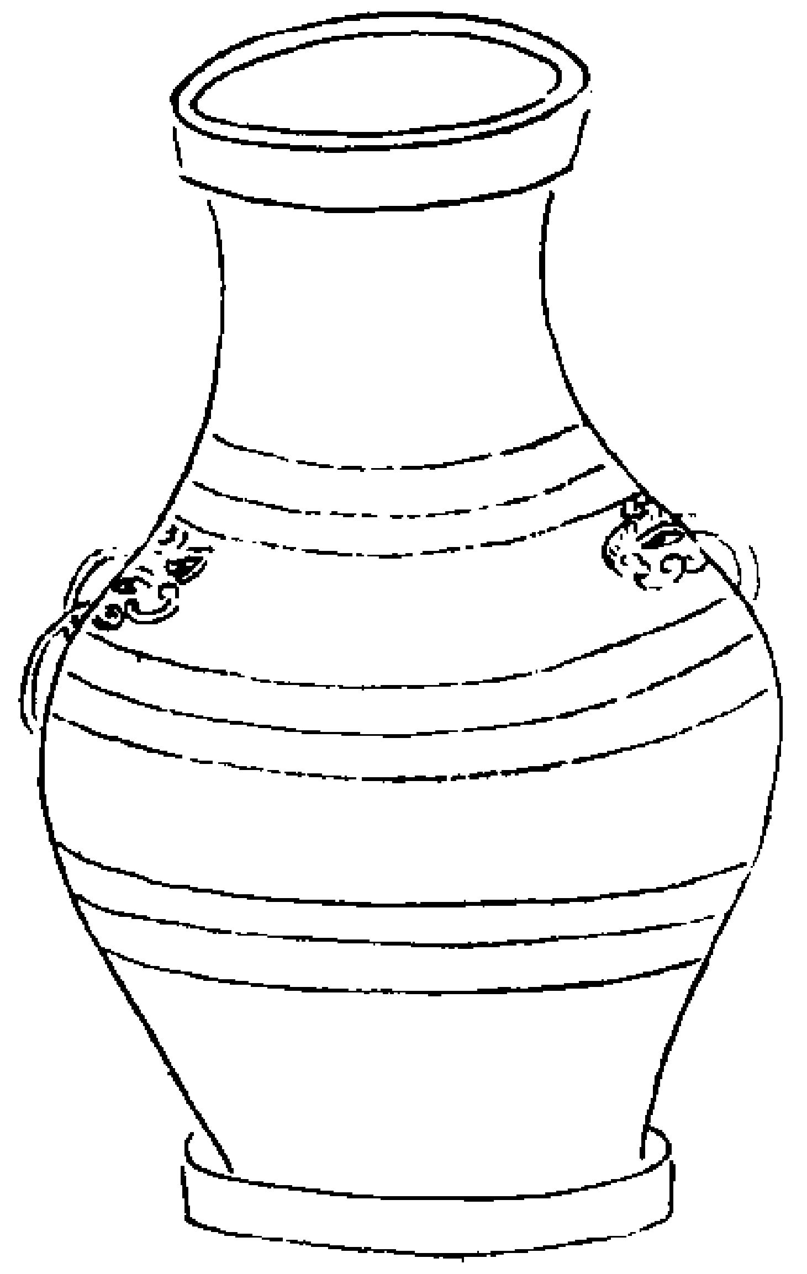
素圜壺



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七分。深一尺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一分。腹徑九寸八分。容二斗八升。重十四斤有半。兩耳連環。無銘。凡三圖。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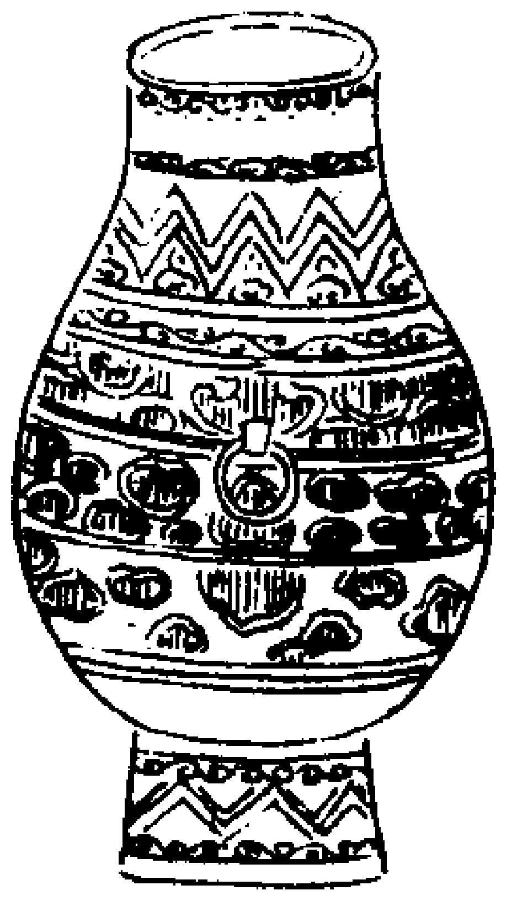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四寸九分。深一尺二寸七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九寸四分。容二斗九升。重十有五斤。兩耳連環。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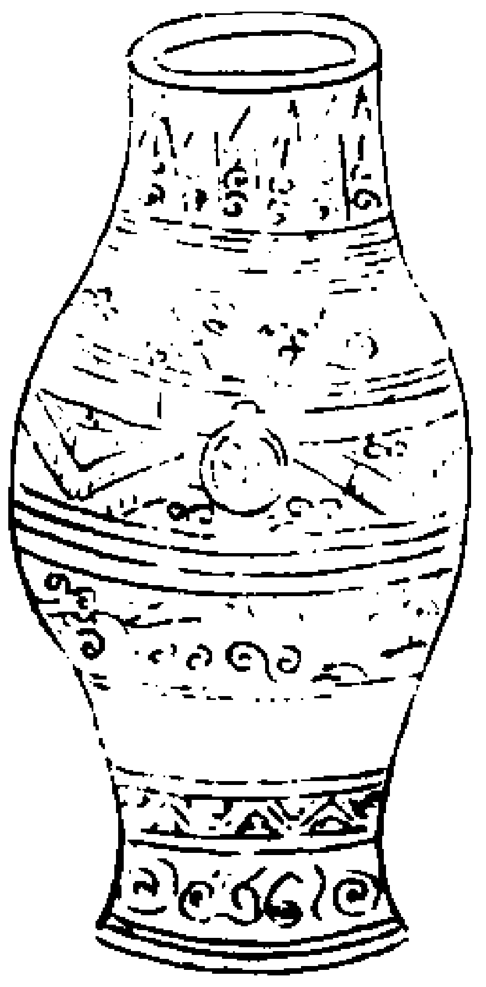


右第三圖博古圖其制高一尺五寸。深一尺三寸二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九寸四分容二斗八升。重九斤十有三兩。兩耳連環。無銘其三器體制不殊唯第一器塗金爲飾漢孝武時作大官壺。與此無異。疑出一時也。且周官公食大夫禮門內用兩圜壺是器之設。置本諸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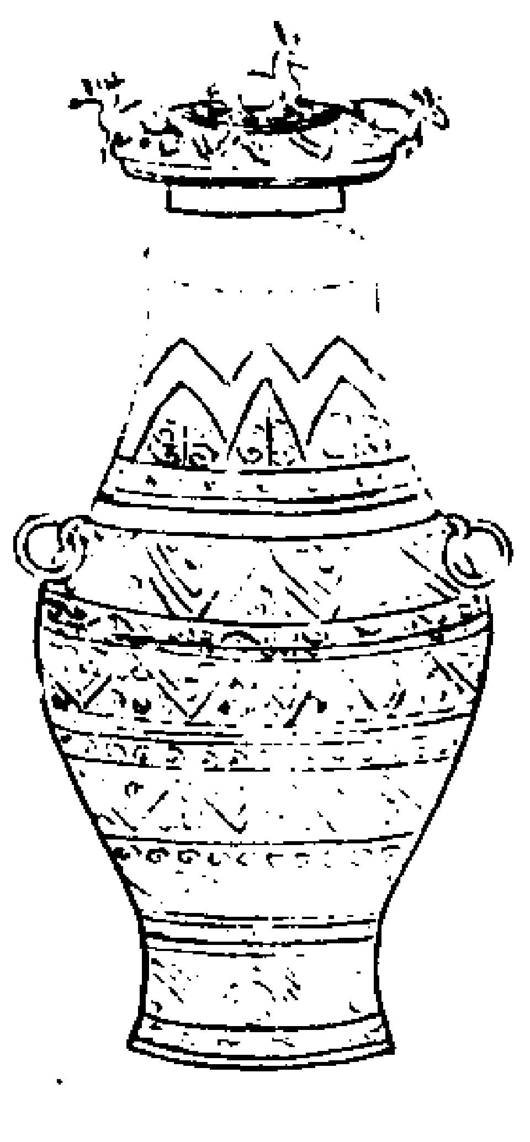
獸環細文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壽陽紫金山、高尺有一寸四分。徑三寸七分。深九寸。容斗有一升。無銘識、凡三圖其式畧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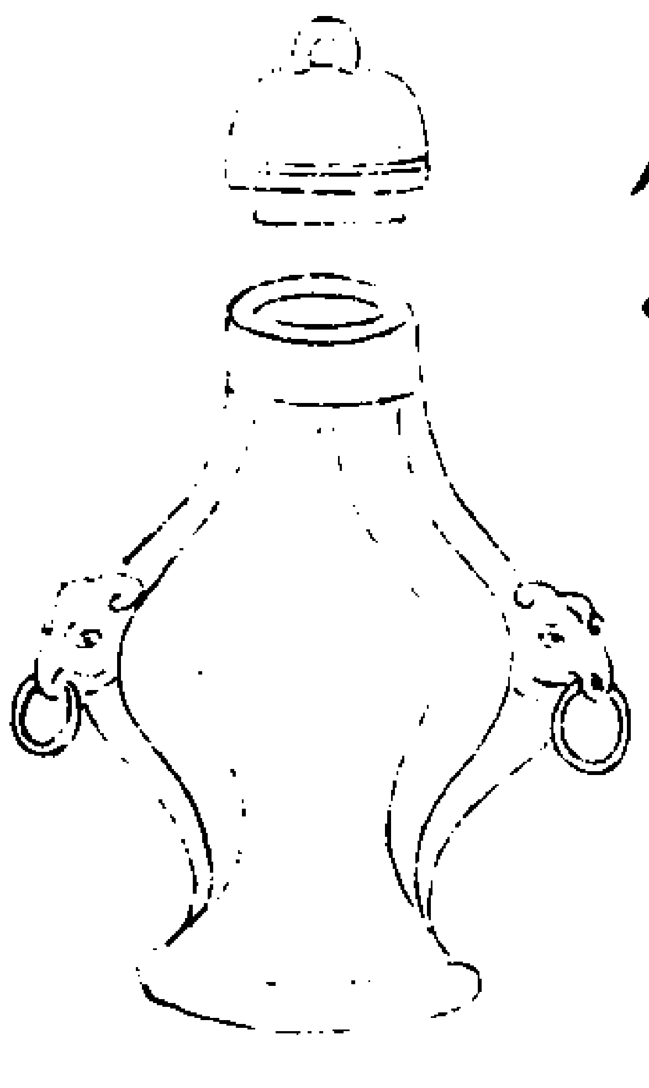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乾之永壽高尺徑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無銘識、



右第三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有蓋、爲三鹿形、高尺有四分、徑三寸三分、容六升二合。無銘識。其按此三器。形制文飾全相似但大小精粗有差古文壺字作𡔷。象形此器類之當名爲壺。

獸環大腹四廉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所從得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又按此器似方壺而口頸不方。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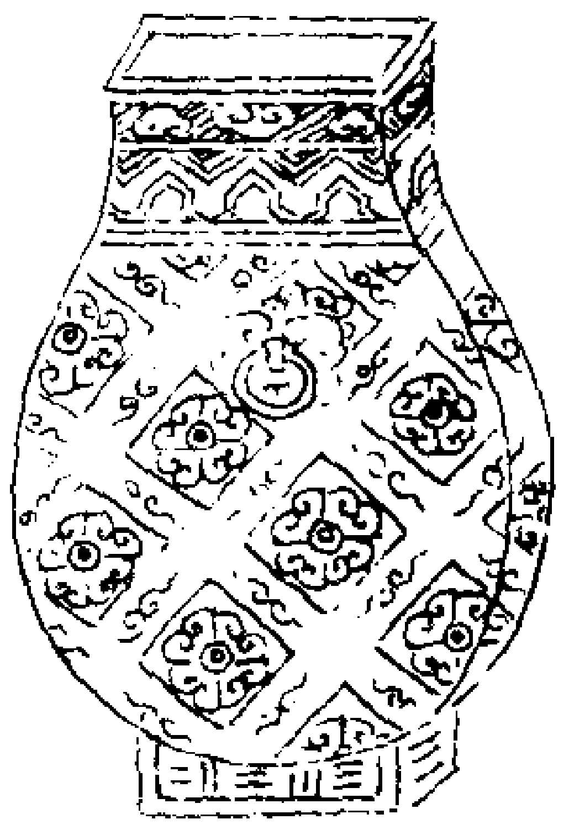
卷二二五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𪗋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六　六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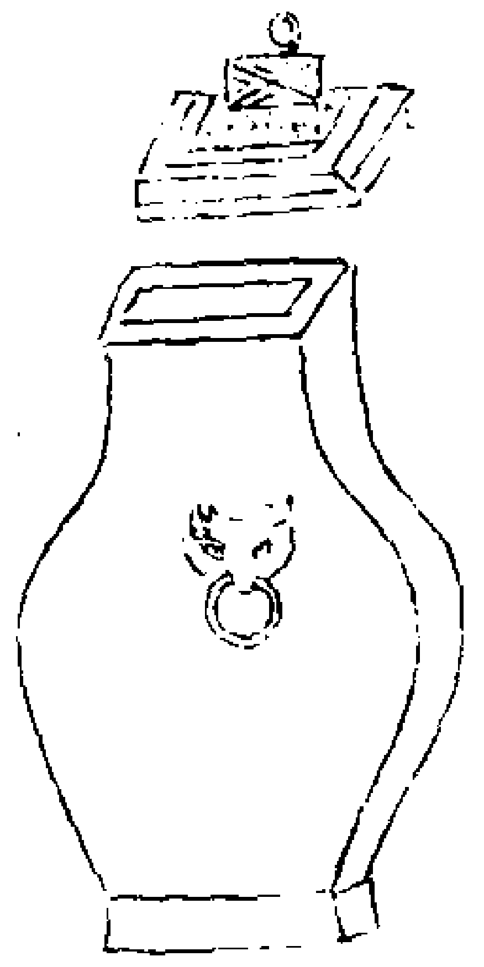
壺（壺圖三）

小方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五寸六分深五寸四分徑二寸一分容升有四合。無銘識。有蓋。按此器形制甚小。疑之明器　又黃伯思東觀餘論。按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制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象之。宜其用於燕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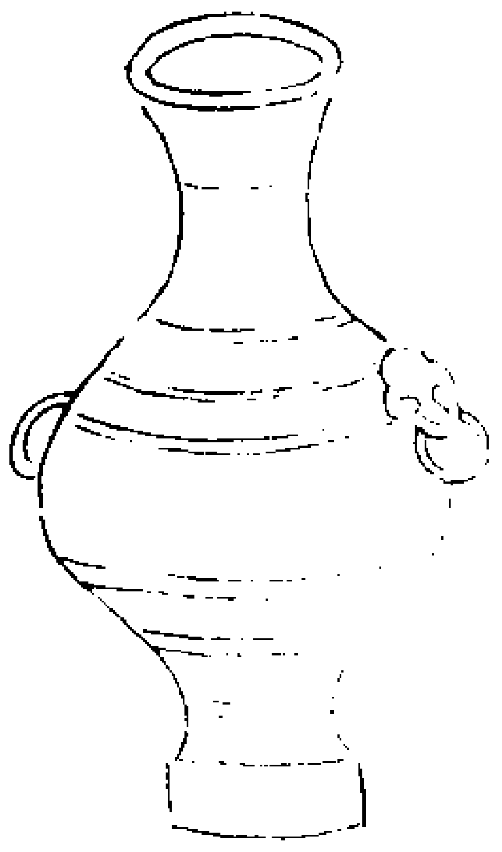
方文方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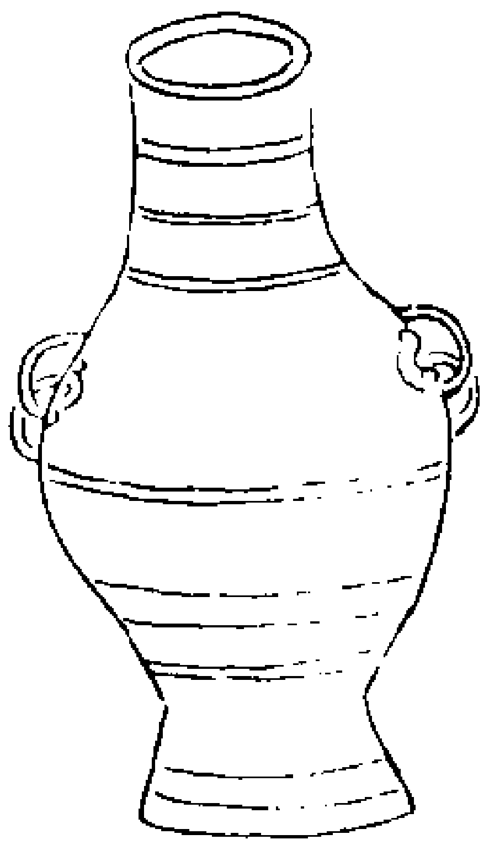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尺深八寸八分徑三寸二分容八升無銘識。

獸環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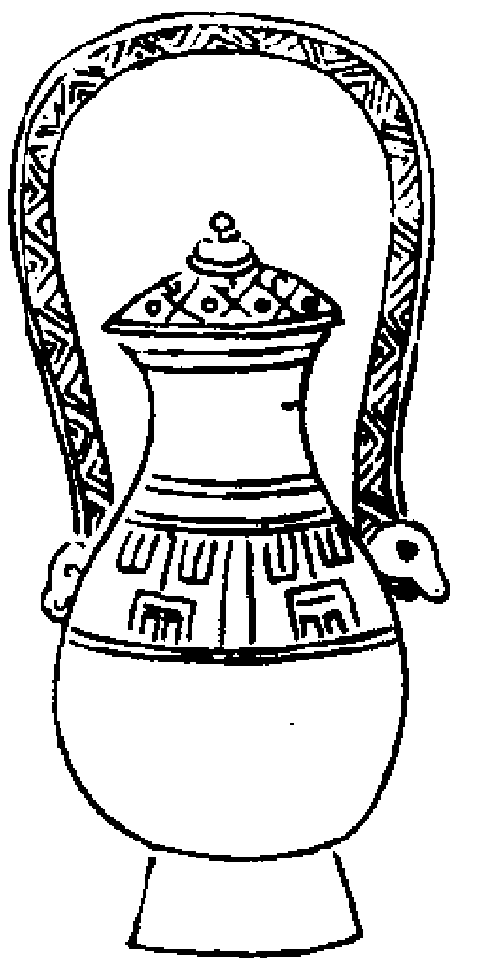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於京兆。容五升七合。無銘識。余未考。凡二圖其式略異皆列于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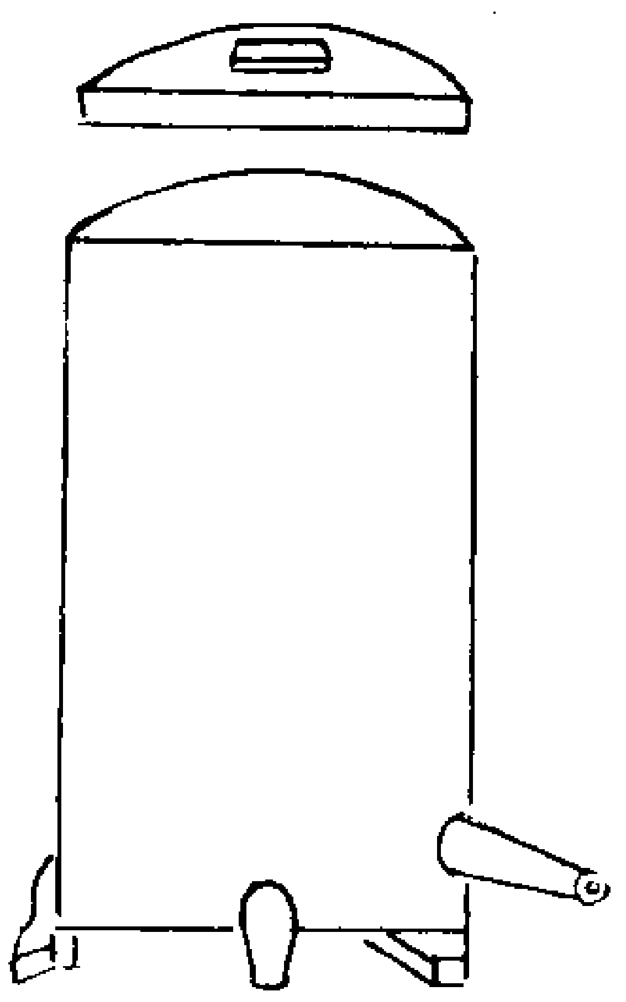
右第二圖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無銘識。余未考

挈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得于河濱。高九寸。口徑二寸三分。腹徑四寸。深六寸二分容升有三合。無銘識。某按此器形制大飾與父己人形彝足跡彝相類而差小。必同時物也。其形類壺而有提。故謂之挈壺。續後漢書潘勗傳勗挈壺掌升降之節。注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能改齋漫錄令所在浴爨必掛壺於門。或不知其始。按周禮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鄭司農注曰。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又別注曰。挈讀如挈髮之挈。壺盛水器也。乃知俚俗亦有所本。周禮注軍中人多車騎。雜會歡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功爲表。省煩趣疾于事。省煩趣疾上結於竿首。挈挈然。周禮挈壺氏疏政官之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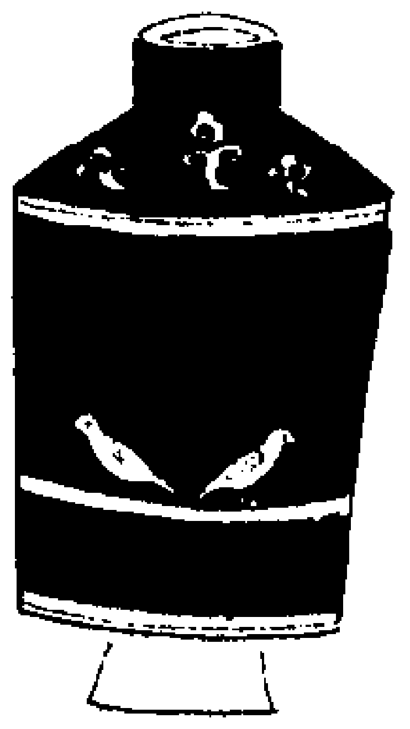
漏壺



呂大臨考古圖其制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五寸六分容五升有蓋。銘二十有一字。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有株筩乃漏壺也。視其銘文則漢器也。又黃伯思東觀餘論按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渴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亡有蓋。餘製皆同。然彼器修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水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禮記喪大記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注壺漏水之器也。疏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疏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易氏周禮說挈壺之制以唐制推之。水海浮箭四匱注水始自夜天池以入于日天池。自日天池以入于平壺。以次相注入於水海。浮箭而上以浮箭爲刻。分晝夜計十二時。每時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箭四十八二箭當二氣。歲統二百一十九萬一千五百分。悉刻於箭上。銅烏引水而下注浮箭而上。登至於晝夜之刻。分至之候。冬夏長短昏曉隱見與周官晷景無差。刻以擊皷爲節。中廷立表以揭牌。每時正則一紫衣吏捧牌立于前承之。宋強桐部集鐵漏壺銘　注之消消弗舍晝夜節數之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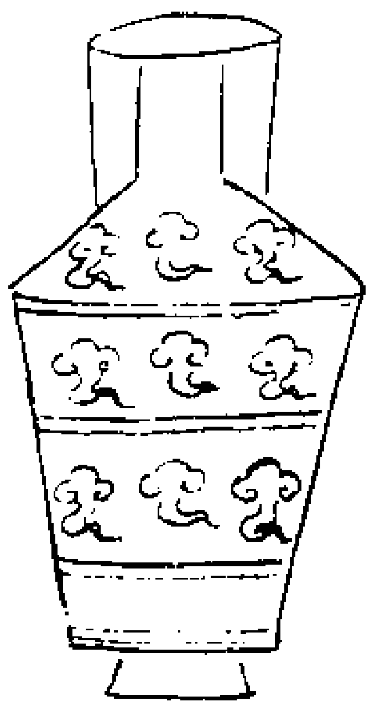
差不容。鑄作於熙寧庚戌孟夏許景迂詩贈製刻漏前琴臺王君因 蛩吟秋方來鶴鳴夜參半山中無曆日榮悴知節換。王君太多事。緣杪寒暑旦辛苦窮河源。把彼注覺鑪。綫溜來不停。會見白石爛。旁有減水壺節水使之緩。儻無乘除法巧歷安得算。反求諸吾身。自有子午觀。百刻呼吸調。勿使息去幹。寃哉張壽王。謀最密於漢。信史不足徵。徒興千載歎抱籌付木仙。試判此公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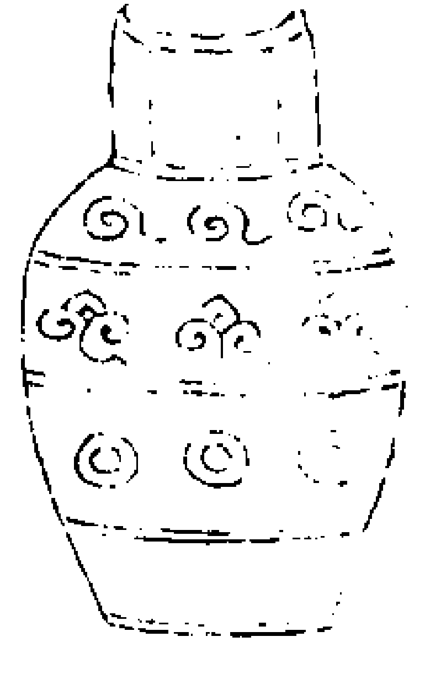
酒壺



聶崇義三禮圖舊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反爵著壺漆赤中一有畫飾。禮文經注無此形制臣崇義按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蓋此壺也。又疏云謂刻畫爵形。以飾壺體。今以黍尺計之。上下空。徑一尺四寸。方橫徑一尺一寸強。乃容一斛之數 珊瑚鉤詩話題酒壺韓奕詩云顯父餞之清酒百壺。使提挈。故陶令掛之於車上。呂公負之於杖頭。遇興則傾之鴟夷之異名者耳 宋景文公集詠酒壺刻像小蹁躚。無情是所憐。客懽迎指顧。觴冷寄回旋。屢轉疑投節將休似取妍。勞君戢深意。酣者勿須傳。陸放翁詩詠空酒壺 銅壺受五升。中貯太古醇。相從亦已久。一朝委流塵。我豈少恩哉。白頭乃如新。誰知矮道士。亦作斥仙人

掌客壺





聶崇義三禮圖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舊圖雲飾容一斛。禮書曰方壺圜壺無飾。古今事通掌客壺酒器。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

青田壺

（唐蘇鶚演義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中國者但得其核耳。得清水則有酒。味出如醇美好酒。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金張時得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十八飲一核盡。一核所盛已復中飲。飲盡隨更注水。旋盡成不可久置。久則苦而不飲名曰青田壺。

瘿木壺

（宋呂原明雜記歐陽公守潁日與鄭獻公及劉敞原甫魏廣晉道焦千之伯強王回深甫徐無逸從）道七人會于聚星堂。分題賦詩得瘿木壺。其詩曰。天地產衆材任材謂之賢棟楹與櫨桓。小大無有棄。方者以矩度。圓者中規制。嗟爾木之瘿何異

肉有贅。生成擁腫姿。賦象難取類。隱括所不施。鈎繩為爾廢。大匠睨而往惻然乃有意。執非造化功。而終朽不器。刳剔虛其中。朱漆為之僞。眞槃把酒醴施周惟其利。犧象非不珍。金壘豈不貴。設之於楹階。十日肯注視。幸因左右容。及見謂奇異。人之於人材。夫豈遠於是。性雖有不善。在教之揉勵。才無不可用。曲直所錯置。飾陋就其長。皆得為良士。執以一廢百。衆功何由備。是惟聖人心。能通天下志。識者於是知公有輔相之器。

匏壺

（容齋筆記古今注匏瓠也。詩曰酌之用匏。周禮陶匏祀天。東坡云挈匏尊以相屬。宋李叔齊南集匏壺銘）匪金匪玉。匪繪匪飾。用因汝器。器本汝質。汝質惟虛。天畀汝德。毋因所受。妄矜為實。實勿勝虛。實勝當溢。盈虛無常。人自損益。毋敗虛德。是惟汝則。

瓢壺

唐李白詩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

銅壺

（唐王建詩贈胡征將軍詩云未明排仗到銅壺。宋黃山谷集以古銅壺送王觀復隨俗易汩沒）從公常料紛（子虛賦曰交錯糾紛）我觀王隆化入猶不敗薰（隆化頫南平軍。左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云。薰香草。蕕臭草。以引用言觀復不為從俗反作史所稱）未見蛇起陸已看豹成文（陰符經曰天發殺機龍蛇起陸豹成文見上注）愛君古人風古壺挾贈君（魏志毛玠傳太祖以赤

（屑風素為九賜珍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酌酒時在傍。可用弭楚氛。（楚公緰俗惡之氛。左傳曰。楚氛甚惡。周禮小祝彌裁兵。注云彌讀曰敗女也。按弭與彌同。）問君何以報。直諫與多聞。（文選四愁詩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論語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趙師秀詩送古銅壺與人　小壺純素無文采。驗是殷商物至今。損處怕教凡手觸。鑄時應有吉星臨。久藏厚土金聲盡。微貯清泉翠色深。持贈高人安几席。為勾古意入新吟。元舒岳祥閬風集老銅壺　孫孫子子永享用。下有銘文誰所為。有色無聲形制具。不得隨俗插花枝。

金壺

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　又唐實錄李大亮謝表云。賜金壺以彰忠讜。晉王子年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黃山谷詩謝景仁送惠酒器　揚君喜我梨花盞。郤念初無注酒魁。（雁掕）金壺肯挾送。挼莎殘菊更傳盃。

銀壺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四年秋七月。僖宗即位。九月。樂工李可及流嶺南。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為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為言。懿宗不聽。可及嘗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它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為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其家。果如季玄言。台州府赤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下有石函。藏小銅塔。銅塔之內有銀壺。宋劉行簡苕溪集無言兄以銀壺作粥糜頻煨其妙舟居夜飢頃刻可辦戲作此詩　少年愛酒不廢沽。滑稽鴟夷每隨車。春禽似是知我意。日日勸我提葫蘆。後尋老境筋力異。宿昔百嗜今一無。羇窮未免走四方。是口特賴薄粥餬。憐君巧作此瓶壺。善為口計真不疎。上益下豊腹膨脝。（古人以腹大者為膨脝。上狹下邵。）空洞可置升米餘。釜湯外沸如隔膜。氣塞不作聲盧胡。須臾已復成淖糜。勻滑不減頓醍醐。蓬隱夜飢急星火。咄嗟而辦功可書。山僧飯鉢未足詫。考父古鼎非時須。我聞壺中有高隱。日月或類蓬萊居。神仙有無事恍惚。山澤形貌常多臞。不如一飽睡清熟。菌中便是真華春。

玉壺

黃山圖經。浮丘公容成子同見一珠函。一玉壺。浮丘公啓之。函中有霞衣寶冠珠履。壺中有瓊漿甘露。浮丘公曰。此是天降以奉黃帝。遂授帝。帝受之。持歸。稽神異苑。吳王夫紫珪許與韓重為婚。王不許。女飲氣卒。重弔塚前。紫珪魂出塚。邀重入塚。贈以白玉壺。重賫詣王。王撫其發塚。後得賫。乃捨重。侍以子壻禮。東漢書楊賜傳。光和四年。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

所服冠幘綬。玉壺帶金錯鉤佩。太平廣記。元徹柳實遊南溟夫人。夫人令侍女以百花拂之。復贈以玉壺一枚。高人辭。夫人命筆題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上百花橋上去。若別人間。扣玉壺。鸞鶴自解分明語。二子受之。使者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鳥而應之。事無不從矣。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鸞鶴語曰。當欲飲食。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達家矣。焉然類記。王遠字方平。嘗住蔡經家。後去十餘年。七月七日來。威儀如大將軍。持玉壺十二。皆以蠟封其口。唐李白詩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齊賢曰。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漢書項羽舞劍為樂。詩注涕漣漣。出嵗曰。賈誼景行出于然大。）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齊賢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御于木鳳之口。而頒行。漢舊儀。天子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士贇曰。曹植詩。謁帝承明廬。）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齊賢曰。九重言天子有九門。一關門。二遠郊門。三近郊門。四城門。五皋門。六庫門。七雉門。八應門。九路門。詩云。謔浪笑敖。稽福傳。登丈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禮。天子赤墀。漢給事曰暮入對青瑣門。其門刻為連瑣而青塗之。天子制也。士贇曰。班固二都賦。乎雍容揄揚著於後嗣。禮天官。王宮九重之制。九雉。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史東方朔傳曰。一當萬乘之主。張衡西京賦。右平左城。青瑣丹墀。漢書曰。赤墀青瑣。昔表曰。以青畫戶邊鏤中。王逸楚辭注曰。文如連瑣。）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瑚白玉鞭。（齊賢曰。唐天駟監。御左右六閑。分二廄。一曰祥麟。二鳳苑。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晉明帝。士贇曰。杜子美詩。麒麟受玉鞭。注云。杜陽雜編。載代宗嘗幸棲霞閣。得寶匣。匣中復玉鞭。鞭末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嚴。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頭尾如繩。雖以斧鎖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為異物。遂以蟬紗囊碧玉絲為鞘。又曰。涼州記。咸寧二年。發張駿陵。得紫玉鞭。以珊瑚。觀此事則知宜大白之時。必嘗象廄廄之馬而揮此鞭矣。）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齊賢曰。史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為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者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應劭風俗通。見東方

（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周爲老聃。越爲范蠡。齊爲鴟夷子。夏侯湛曰。蝉蛻龍變。棄俗仙也。）西施宜笑復宜顰。醜女效之徒累身。君王雖愛蛾眉好。無奈宮中妬殺人。（齊賢曰。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捧心而矉其里。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史記。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士賢以笑辭。嫮目宜笑。蛾眉曼只。又說含睇兮又宜笑。又衆女嫉蛾眉兮。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此詩乃太白自述其知遇始末之辭也。觀太白傳及前後詩集序。其意自見矣。）

元劉文簡公詩玉壺繫青絲。太白沽酒詩云。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擬之爲題。以自釋云。　青絲縈繫白玉壺。檀槽滿貯紅珎珠。携來花下相招呼。杯杓酬酢氣豪麤。春風東來和且舒。花光照酒香扶疎。流鶯語燕意態餘。清泉激竹鳴珊瑚。君今不飲計亦迂。我顏有酒如江湖。澆君胃中萬卷書。幽憤一釋肝肺濡。紅光入面不復癯。窮達歸命心愉愉。交游不擇賢與愚。江海漁父山樵夫。偶然相值禮不拘。但須爲汝提携沽。歡言對酌故舊如。一醉那復名姓輸。王侯之門戈長裾。足進不識云趑趄。讜言直氣無阿諛。豈夫捨我爲渠渠。忽轟青樓撒紫衢。一咲不惜千金須。醉倒更遣蛾眉扶。時光流轉如奔駒。歲月豈肯爲汝居。銜盃頓景勿踟躕。楚王不能安三閭。

張思廉詩玉壺歌　藍田四萬八千畝。玉子團欒大如斗。阿剛月斧巧斷成。外潤中虛可盛酒。金盤露。真珠醅。春風乘入桃花腮。嗟爾玉壺子。努壺何處來。老奴玉壺何以如意碎。亞父玉斗何以寶劍開。玉壺子云是玉京來。但知玄石之酒可以千日醉。不知雍伯之玉何以千歲栽。玉壺子。吾當與爾洗磊磈。開排懷。便呼王績起作醉鄉記。更喚李白重築糟丘臺。風颭鸚鵡盃。壺公狡獪不足法。玉笥山中歸去來。

禁扁地名。閩名謂之玉壺。宋崔敦詩集正月六日集玉壺次才元韻　鈴索文書脫罷休。歸來欲賦畔牢愁。感君尊酒招要意。通我湖山爛熳遊。隔岸柳煙勻拂掠。近溪梅粉半漂流。千林紫翠無窮在。後會應須到上頭。

衢州府志。席羲叟次令衿遊玉壺高詠十絕　坐聽風雷起空谷。俄看四面野雲生。道人不作英雄氣。可笑當年失著驚。（風雷大作）几檻虛明不著埃。忘機鷗鳥自飛來。北窗高卧羲皇世。九陌紅塵安在哉。（俯生）陂塘五月迎秋爽。修竹成陰一逕閑。俗客自應愁到此。幽深稚擇杖藜來。（處處可人）林宗烏幘任欹傾。緩帶荷風拂面清。城市輪蹄鬧如織。飄然從此便登瀛。（胖衣）煙篆香如霧細縈。扇始信壺中別有天。客舍黃粱今熟否。邯鄲無夢夢遊仙。（小雨壺廊訖後）湖光空闊水天秋。翠蓋紅衣永日留。惟有詩情磨不盡。碧雲吟就晝漫侵（洸桐香花）度輕昏鴉接翅稀。斷霞相映霧山微。鶴車不用飛青蓋。試作山翁倒載歸。（叙翁肯留）黃金勻抹萬英開。步遶清芬過砌臺。一笑欣然超鼻觀。知公曾到月中來。（丙圃伏香）內熱光從一念收。浩然勿藥更何求。西山效自朝來爽。政不驚人語不休。（久病便覺清秋）絕景頻因警句誇。莫傳俚耳便紛挐。須知味道眺巖究。志意難將富貴加。（射扶）

漿壺

同漢史韻後魏游明根。幼遭亂。爲人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借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從祖兄推贖之。教書。薦于大武。

碧壺

宋高僧善權詩同王性之遊西林。有老衲畜一碧壺。剎作甚古。把玩久之。性之求得。欲以相寄。復爲瞎明所奪。戲作此　玩物有喪志。達人自觀生。臭腐與神奇。同出而異名。是身等疣贅。身外安足營。厭看珠玉擲。竟作水火爭。況此枯塚物。視若鴻毛輕。山家一題評。取予紛奪傾。奇計先趙璧。拙謀笑秦城。譬將鐵如意。碎與瓦礫并。寄聲弄丸子。解此兩下情。

翠壺

岳珂愧郯錄。甲戌冬。刻丁發諸荒墟。得壺摸範簡古。蘚花黛綠。銅性空入手輕甚。銘黛澤涵。靈苔花蹟。金性積蝕。土青暈蝕。

異壺

金趙周臣滏水集。李道人蓄異壺。求詩於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髯笑曰。予能體壺之虛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爲。恐君子未知虛心之說。試爲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於胷中。非虛也。忘己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由世俗之所謂虛耳。若夫虛爲有待。致虛極則絕其待。靜爲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爲棄隱。爲矯激。至於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殘。盈而不誠則充。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

紫微壺

宋蘇東坡詩明日南山春色動。不知誰佩紫微壺。（次公案微指杜牧也。牧爲紫微舍人。有攜酌詩曰。須佩一壺遊。秋登泰山小。）

唾壺

西京雜記。其制不知起自何時。經史畧無載述。惟事物紀原云。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冢。得玉唾壺。則此物戰國時已有之。漢官儀。武帝時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蔡邕表詔賜薰鑪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於子。無以加此。晉書王敦爲荊州牧。既尊外任。有問鼎之志。帝畏而惡之。引劉隗刁協爲腹心。及隗用事。頗間王氏。敦怒疏隗之。自爾憤憤不平。謝安每酒後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擊唾壺爲節。壺邊盡缺。梁書謝舉傳。舉爲尚書令。邵陵王綸酒後好聚衆賓。

冠手自裂投之唾壺嘗欲取擊墳擊止也曰裂冠毀冕下官不敢聞命王甚慙宋張横浦先生集唾壺銘汚不可窺垢不可聞藏垢納汚伊德孔尊君子是式其大無倫馬碧梧玩芳集題楊妃唾壺圖三郎好女思傾國一宴沉酣四海奔漢業巍巍英主事內庭供奉孔家孫右楊妃唾壺圖第五男端順得之請題翁題其後因教之曰自古內外庭不分是以人主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婦人女子之時少漢武帝時執此物者侍中孔安國也唐明皇時楊妃職之漢唐之所以成敗歟然而寵任中書官宦又自漢始此話甚長小子識之元朱希詩同抱尊罍貧豪將沃盥偶敢論才不器傳近唾成珠囊置持熱大提攜醉後須長歌空擊缺半落壯心孤王子年拾遺記吳主潘夫人帝嘗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歲時雜詠蘊仙此還異掌漏翻非役侍臣乃執捧良賓乃投擲太平廣記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得美女薛靈芸使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盛淚壺中即如紅色及至京師壺中之淚凝如血矣玉海梁天監初天竺獻瑠璃唾壺脩侯山陵故事皇后宮中有白玉唾壺五枚賀循葬禮藏物令用毛唾壺一枚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漆書銀帶唾壺一枚交州雜記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各一口馬融遺令塚中不得下銅唾壺續齊諧記武昌小吏吳龕渡水得五色石夜化為女子稱是龕婦至家見婦翁被白羅袍隱漆几銅唾壺狀如天府自稱河伯江寧縣志沙門寶意以宋孝建中來至京師瓦官寺世祖施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以席一領空卷之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然魏武帝雜物疏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一枚漆圓油唾壺四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三十枚宋史常賢妃傳妃高宗母也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后易令用塗金續世說左衛副使張元昌使用金唾壺文宗因事訓誅之曲洧舊聞曾明仲治郡善用耳目於通盜尤有法潞公過鄭失金唾壺明仲見公於驛中公言其事明仲呼孔目官附耳付之既去不食頃已擒偷唾壺人來矣潞公歸朝大稱賞之玉海紹興二十八年三月四日上謂輔臣曰向者童子萬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項為文林郎）自言能詩嘗指金唾壺命題試之筆閣不下蓋出其不意耳元儀伏唾壺制以銀寬緣虛腹有蓋黃金塗之趙希館會心錄仁宗不豫大臣日至寢閣見上用素漆唾壺宮嬪似以為恥反欲掩藏**浴壺**趙飛燕外傳后加大號婕好賀以珍奇之物使

侍兒郭儀拜上后報以沉香浴壺**洗壺**聶崇義三禮圖其制度與有青雲氣方壺同**湯壺**高麗圖經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溫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高一尺八寸腹徑二尺量容二升**面藥壺**高麗圖經面藥壺唯使副都轄從轄位用銀餘以銅為之圓腹脩頸蓋形稍銳高五寸腹徑三寸五分量容一升**花壺**高麗圖經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坐四時貯水養花舊年不甚作通來頗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魯壺**左傳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漢勢壺**元元明善清河集張承旨傳與聖宮漢勢壺繡藤閟設雲母屏綺蹶燕寢凝空青霞章繁錯玉古鉼摩娑土碧乃金猜細理霜涵寫奇質抱氣絕靈著光晶蛇捷鵝盖存戒儆鳳膺弧腹宜斟盛巧彈製備拙而雅雖辭大受肯小盈其泉夜直貯金莖宣和秘殿朋父丁乃知天地不愛寶淪落人間幾何齡神官取將酌元氣令夕見之雙眼明瑤池青鳥啼春庭頓公有酒多如澠更須岩穴招鴻生贊予盤詰鼎鉉經號金拱璧杪於於卷一天萬古天寶寶**尊壺**敬齋古今黈禮少儀尊壺者面其鼻蓋推見嚮仰之義卑者之於尊者所當如是而今俚俗無問老幼無擇賓主悉以為不當然卑者輒為尊者皆之曰自有耳以來人以為不當然此甚可鄙也予每深求其故此亦有所自來尊壺者面其鼻本以敬尊者然容有執謙者不敢擅擬尊者之禮因以為之辭曰不敢當此盛意後生不悟轉相傳承遂以面鼻為不當為太平御覽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上言向人也）**尊兩壺**儀禮鄉飲酒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門內壺**禮記禮器門內壺疏曰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乘壺**禮記其以乘壺酒賜人亦曰乘壺酒（束乘四壺）**八壺**儀禮聘禮八壺設于西序注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錯雜為味**百壺**詩大雅顯父餞之清酒百壺**覆壺**儀禮特牲饋食禮壺棜禁饌于東序南順覆兩壺焉注覆壺者盈瀝水且為其不宜塵**縣**

壺（周禮凡喪挈壺以代哭者東漢書費長房傳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市罷輒入壺中子房覩之後詣翁與俱入壺中（詳壺公下））

水火守壺（周禮水火守壺注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

沙門一壺（南史僧岩北海人後爲沙門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至夜而卒時人以爲知命）

天地一壺（宋黄山谷集史應之贊窮則德據達則方覩天地一壺不膠者卓）

乾坤一壺（尚意學窮論衆不爲物累章卞乾坤於一壺）

中流一壺（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雲谷雜紀一壺千金陳正敏遯齋閑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爲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鶡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爲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云縛於身浮於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鶡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捫蝨新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人多不曉壺爲何物予謂壺蓋瓠類也詩曰八月斷壺箋釋曰妾蜂若壺壺圓而善浮故取以濟耳魯語叔孫子賦匏有苦葉叔向曰苦瓠不材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腰瓠以渡水也莊亦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之江湖瓠與壺正是一類其善浮尚矣遯翁說壺如環非也元程雪樓集南陽書院記然思往者扶攜顛沛之人一旦有所庇賴中流一壺蓋不足喻焉國朝王康父山泉壺金子說　予先子皆字志學自號壺金子蓋取諸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之喻蓋涉川者船也故乎中濟失船焉人之溺也無藉矣無藉而溺乎中流其喪也不能屏息以延其喘船不知其所之傳壺而指以濟壺則貴千金矣壺固渡水深涉者謂其不若船之貴而濟達也罕用之中流而失船貴者發矣傳罕用之壺以濟則壺之貴夫船也信千金矣壺非千金直也人之溺且喪也傳壺焉人之藉由是安壺之直國千金也夫用所恒用未必能終其用用所不用其用賢於恒用者斯濟世之大者耶昔者平原君傳毛遂卒致楚隨孟嘗君因馮驩薛人服焉二君之客非不多也而皆失船焉遂驩一壺耳而卒成其功則遂驩固千金壺也昔內有所蘊者其曰今之天下若大川然人之涉之者風激水也船失之矣船之人幾何不溺且喪也恒思

之又患無壺之可藉也吾將爲壺焉失船而得壺壺之時也人之得吾壺必以時夫其時則不岸矣特得吾壺以濟斯世則吾又固千金壺也壺可小槪哉人可小量哉余因其以壺金自號故唱其說以遺之元貢泰甫閩南集題壺金子　夫天下之物常貴於有用而賤於無用一壺漂落誠可賤矣及中流失船浮之以濟雖涉至險如履平地則其貴奚啻千金而已耶然則壺非有貴賤也貴賤由用不用爾嗚呼人果異是哉宋陸游渭南集一壺歌五首　悠悠日月送根株常在人間醉一壺傾倒欲空還激灩不曾教化不曾沽　先生醉後即高歌千古英雄奈我何花底一壺天所破不曾飲盡不曾多　自從軒昊到隋唐幾見中原作戰塲三十萬年如電掣不曾記得不曾忘　恥從嶽牧立堯庭況見商周戰血腥携得一壺閑處飲不曾苦醉不曾醒　長安市上醉春風亂插繁花滿帽紅看盡人間興廢事不曾富貴不曾窮）

家無壺（楊雄太玄經地玄居首次二家無壺婦承之姑或洗之塗注二木子也而陰者非女則婦壺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大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

少女提壺（楊雄太玄經地玄居首次七老父擐車少女提壺利考家注壺禮也七爲仲女八位過老而得仲敬故謂之父有禮之女以成家事故利考家（詳考字））

豎子提壺（楊雄太玄經天玄事首次七丈夫扶拭豎子提壺注壺禮也豎子九也金爲火孫故稱豎也提用也金宜尅木今用禮讓不相尅皆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詳事字））

繁羊提壺（南史孔淳之傳淳之與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爲羊繫所來車轄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同飲迨暮而歸或怖其如此答曰此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願爲酒壺（三國志陳郡鄭泉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死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爲土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矣）

玄蠭若壺（楚詞招魂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云云）赤蟻若象玄蠭若壺些）

以錐飡壺（荀子勸學篇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

盛金於壺（韓子晉公子重耳過曹僖負羈盛黄金於壺充之以食令人遺公子也）

車掛酒壺（南唐書史虛白傳虛白穀爲烈祖言中原方橫流獨江淮豐阜兵食俱足當長驅以定大業毋失事機爲他日悔烈祖不能從虛白乃謝病去南遊至九江落星灣因家焉常乘雙犢版轅掛酒壺

車上山童緫角負一琴一酒瓢以從往來廬山絕意世事

取龍貯壺

抱朴子外國方士能呪龍臨淵尚步龍浮出長數十丈方士吹之則縮短數寸拟取著壺中輙四五寸以水養之餘國少雨屢旱有輙賣一龍往賣之一龍千金取頭著淵中即興雲雨也

醉指酒壺

南唐書列傳李夷鄴昇元中爲翰林學士性好酒不拘小節遺親友書曰今宵好月能相過否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輙來自創之矣其蹤跡多類此

腹大如壺

衛覺寮雜記滑稽古今說不同揚子雲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應邵注史記鴟夷韋是以皮爲酒榼崔浩漢記音義云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故語言應對無窮者取象今之注子是其遺法

擊破酒壺

百川學海韓忠獻遺事公言王文正母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家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公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

小兒爭匏壺

太平廣記散騎常侍劉雋家丹陽嘗驟雨見門前三小兒相牽狡獪並不沾濡俄共爭一匏壺雋引彈彈之正中壺霍然不見因以壺掃閣邊明日一婦人入門泣曰此吾兒物也持埋兒墓他日又見兒持來云阿孃已復得壺矣言終而隱（詳見）

水壺

瑞州府上高縣志在後堂之西邑宰趙侃大建元一統志在四川叙州府富順州見王鑠西湖亭記淵下有洞穴廣州府南海志轉運司有水壺在令景濂堂下前瞰仙湖黃運判撤其材改鳴佩樂曹彥約昌谷集賀湖南提刑孫司業啓曰某官表裏水壺中邊壁玉初平伯仲炳三鳳之齊飛千載君臣際六龍之首出春陵重校圖經　李長庚字子西寧遠人後徙江華郡守田察院如鑑寓公何少卿麒俱愛其才爲忘年友擢紹興甲戌第與張于湖揚誠齋傳內翰郡都官謝艮齋爲詩友艮齋至以先生稱之見之雲山法帖入仕五十年廉潔有守不事生業惟蓄書數十卷讀書之室八窓玲瓏冪以薄楮虛明可鑑因號水壺官正郎位半刺壽八十有六公生平有詩癖所賦幾萬篇今水壺集所刊才五之一耳餘詩粹在家叢蠅頭細書皆公手澤他文稱是皆未鋟梓者也又曰義太初字冲遠營道人先以詞賦居鄉大夫首選尋舍去究濂溪之學學成連魁鄉薦登淳熙戊戌進士第居官方正周益公楊誠齋朱晦庵趙端明皆與之游屢表其能歷典高夔二藩亦號水壺有水壺詩十卷姚元崇集　水壺誡（并序）水壺者清潔之志（文粹作至）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水清外涵玉潤此君子水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瑜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辭臣當官以割剝爲務在上以財賄爲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懸其鱗故君子懷聚不憂辭滿爲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效水席皮洗幘楹袍空囊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隸身官尊固當貴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江湖集姚鏞冰壺說　唐梁國公作冰壺誡以厲當官者舊萬安令李東揭而名縣之西齋鏞朝夕處冰壺之下知誡不在目而在心也遂爲之說曰人之一身宰之者心凡身之動皆心之形大哉此心至靈至神至明至清天地自此位日月自此明四時自此運鬼神自此靈萬物自此生一徇乎意則昏昏濁濁不能如鑑之瑩天地日月鬼神皆爲之不寧四時萬物又烏乎有成無恠此身爲物所變夫惟克己復禮閑邪存誠不汩乎本靈本神本明本清而後此身表裏自然如玉壺之冰故曰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文苑英華陶翰冰壺賦（以清如玉壺冰何慙宿昔意爲韻）惟冰也有堅凝之貞惟壺也有虛受之明澈周流之精質託鎔鑄以成形直方任器規圓保情對光輝而比色聞擊扣而馳聲冰假壺以爲用壺含冰而轉清及夫權呈朝晏之餘瑞表經綸之初見荀吳之失對階王霸之後色既遇賓以爲樂乃獲戒於所知但觀夫推移在道澄澈如玉時見瑩而則明或將推而不曲故曰冰貴於水器尊者壺固時而必用軍每擊而何虞若乃周將酬客魯欲藏冰掬藉父其何忌顧中豈而可憑是以用之者廣須之者多過薛被而擊楫斷詩而何至如冰銷滴潤壺罄成酣乃扶犢以荷德豈知漏而興嘶昔者趙衰從徑魏主其逐雖有餘而仍潔顧無瘳而未消每覽餘軌當思踐迹志未吐於平生容已衰於畸貴儻開冰之可薦庶投壺而無斁況霜空且寒晚景仍墜雖抒軸而不較猶旁鑿而無託將技皎潔之姿願假含容之意

崔損冰壺賦　炯乎太陽之精玉有其質冰則貞清我君子象諸溫如皎如正其己分匪真不充峻其節分匪貞不居爾其製盤盂訪結綠瞻白虹之氣緣生身之末乃賦于他山攻此良玉刻之成器錯以爲壺信以象達忠不掩瑜以虛而受用當其無及乎嚴律閑陰氛氣霧結河海凝沙驚鴈塞雪滿峭陵於是天景初夕玉壺如冰臨象避而孤瑛對金鏡而相登開其林淸未洋溫潤而瑩纖光不隱毫末不遺豈前瞰之可匣玷之可

磨不然琱之衆矣貴玉者何心之潔矣飲水則邪莊氏寓論宣父式談夜
光奪魄明月愧慚宜比夫立槩生操激清勵貪伊呈人之比德同貞士之
司南夫以物象所鑒精明所蓄霜華嚴清月影寒宵故覽之者魂球懲之
者慮揚迫壯風之已壯章西陸之末觀客有撫而歎曰猗歟猗歟吾無是
易且滿危無當兮歎諸古大圭不琢兮聞諸昔焉若茲器之可佳諒君子
之弘益然後宣其烈贊其意抽毫命簡賦壺之生事宋楊誠齋集題曾劉
直卿水壺　外看積翠玉千峯中有清池月半弓更拓長堤三十里剩栽
楊柳與芙蓉　壺裏清水水裏人滿邊無地可留塵何時去弄池中月照
我星星白髮新趙蹈中詩于守津推官黃粹仲同年士也治其公署以奉
瓠輿作亭曰水壺居謙至樂求詩於予為各賦一篇以致期望之意　就
是群動主天機在靈關深居默自照戰垢寧得于胎胎素絲義慕佐貫郡
端身肅吏所貴心精士其難精將狄月機亦作水壺觀張瀘濱詩湘中二
首書縣齋水壺　湘水平淼淼泉意活潑發綠楊蓋江頭春晚陰正濶
晴墊夢過花腰泥沃出水寬得一寸心人行更千里趙君鼎詩秪恐清更
甚添此良夜月無桼詩興何起舞為君談洞天徐沖淵詩一泓雖淺清長
時自甘冷可憐病渴人臨深垂短綆戴石屏詩集　李漕石洲水壺燕賞

諸亭環土一湖灣匝界無多眼界寬蒼石傳為偽劉物綠波曾浴葛仙丹
兩邊拱樹四時碧一片水壺六月寒咫尺雲煙接滄海須知此地有龍蟠
江湖續集李和父水壺飲歌　金流石爍草欲枯炎氣熇熇噓洪罏蘭臺
免園避處無高堂貯兵排玉壺珊瑚水晶間犀株扇車作風轉轆轤水戲
爛刻鴻鵰兒大爪浮綠李沈朱碧雨捲香斛雲腴膾盤堆雲封秋鱸美人
笑指來安閣汗珠滴出紅羅襦元黍夢祥詩冰壺行　冰壺行冰壺行玉
泉來為瀵寶月來是明照人見肺腑察物分粗精山靈川祇知辟易姦邪
挾眼曙已傾野夫來近冰壺行冰壺影裏寒光生挽之不濁知珠淵之澄
徹凝然不動如雲崖之峥嵘一方寸地即太極陽舒陰慘四序平嚴霜杲
冽用秋殺時雨溫潤燭春榮明良賡歌在即日毋俾贊美專阿衡劉伯溫
詩松陽周處士冰壺歌　冰壺者栝蒼周處士之所以自號也夫冰太陽寒
水之凝而壺者器也冰凝為冰至柔而變為至剛天下之剛莫尚焉壺之
貴者以玉為之雖粟而冰乎其腹璞切長之於是乎歌以許焉歌曰　翠
篙除風吹空寒凜冽玉壺夜半玄冰結十二樓中瓊翠燦太微宮來懸明
月明月流光照玉壺珠飛上天滄海枯青女辣霜封貝闕嬛人燃犀龍泣
血銀河凌澌膠北斗五色石裂媧皇老相看一笑天茫然回首人間三

萬年

碧玉壺

（蘇州府志碧玉壺在秀野亭西植竹甚茂寶祐末廢金中州集王若虛賦文室碧玉壺善甫賦詩鐸亦奉和二首）　心知雲路等榆枋戲作方壺當玉堂虛靜自應祥止止逍遙均是一
蒼蒼心合寶月無中外身著青霞可頡頏政爾天遊到疑覺始知誰送竹
風香　隨人作計魚千里知命無憂鳥一天碧落雲深堪避世（碧落洞名）
九華煙煖可忘年平章萬有歸玄覽收拾方心入大圓上界真人自官府
不妨聊作
橘中仙

翡翠壺

宋張瀘濱詩和漢東先生韻　青瓢歸自滄海
頭眇然天地乘一鷗今人來來古人去我自認
我山中樓　行行采芝復采芝相期萬世同一時可憐群動相啖食利害
排然爭朶頤　笈來黃鶴問故里養得白鷗在玄田人生擘劃千古藏君
挑開向母樸前　凌明放龍去飲泉何事此牧不在天山中鋤芝亦不惡
來入一班榆群仙　一枰勝負何有心往往局外多堪吟令人來悟爛柯
意秪道歲月青山深　舉天欲向天根時草木零
落美人遲中年新知舊別意悲樂相忘獨冥

提壺

（禽類）武岡志
武岡州土產
桂林志桂林府土產寶慶府邵陽志邵陽土產維揚志維揚土產桐汭新
志土產澧州志長沙府土產沅州志沅州土產饒州府志聲云提葫蘆沽

美酒九江府志樂天江州聞提壺詩誰家紅樹先酒發何處青樓有酒沽
宋蔡定齋集字酒千金未易沽聲聲何事勸提壺山禽豈解知人意不道
思家飯也無江湖續集蕭澥　望斷碧雲無白衣一春長是濁醒時煩君
卷舌東風裏休勸飢人食肉糜錢塘韋驤集長林棲息自安如諼勸閒人
提酒壺世治有誰從醉隱徒勞健吻汝知無周博士集示提壺　荣杖芒
鞋一幅巾翛然無事可閒身一壺任醉春長在南北東西作主人晁無咎
集　熊國類提壺　何處提壺鳥荒園自呼春夕陽深樾裏持此勸何人須
安世詩信州城西千萬嶺上聞提壺有感興頻呼美酒要人聽應為先生
太獨醒啼處更當千萬

十里壺

岳陽志張聲道十里壺記　巴陵
嶺極知山鳥意丁寧
城市在山絕嶺八面之風茂有嶐
蔽多大災張子備員兩年幸免毋切憂之役勞瘁甫竣事而對作為崇
張子曰是應有也根投代有期毋能及矣夜思侍且憮然以興山高水落
風高冬暖雖有智者何能為諾宜作十里壺偏滿閒閒緩急隨取隨足猶
愈於拱手聽偎爐客曰惜哉恨君去而此志不傳也張子笑而謂之曰事
雖不可竟此志尚可傳予當作百壺以為後人倡後人儻成此志一年之
間由通衢至委巷萬壺聯屬十里不難辦也輅筆既遣有旨趣代命工董

後有丁丁衆皆贊歎張子作一轉語子亦聞陶朱公老媪之說乎朱公致富家多勤幹一婢服事尤謹于取婢養既去越半日復回家人驚問媪來何爲媪曰中塗值雨思醬瓿未覆故復來舉室大笑今張子百壺之作其覆醬瓿之謂乎客曰旨哉毋謂戲言真爲實惠願筆之以貽後人張子曰唯醉書壯觀臺上時嘉定辛巳閏月賓春之日　馬範記公在郡二年每事精思遠慮爲民興利除害不可縷舉代料更適有餘仗之費公極力賑以錢米蠲商稅屋租兩月罷斗斛之征濬劉清渠令緇黃爲民禳禬民甚德之公曰是特目前之惠爾此邦跨山並湖多大風逆數之九十年必一大火民豈堪命如作十里壺充滿衢巷以厭勝之民無患矣吾雖行有日當作百壺爲後人張本一日飲于壯觀臺上醉中索紙大書壺記不加點而成範特侍坐因謂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此乃仁人君子之用心禪宗亦有老婆心切之譏正謂此也願勿以前言爲戲刻之臺上使後來者知公之心無一日不在斯民相與樂成之則其患爲不窮矣

瀛壺（類說瀛壺則瀛州也形如壺）

方壺

王子年拾遺記渤海之東有五山代與員嶠方壺瀛洲蓬萊臺觀皆金玉所居之人皆仙聖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來不得暫峙帝

恐流於極乃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宋姚戭一壺坡集揚雲林方壺說　海山方壺在烟雲縹緲間可聞不可見可尋覓巖阿結屋戶外引泉注以方池而亭其上瀧瀧循除不舍晝夜延風時至雩霧漫迷對而不相覩已乃軒豁悠然見山仙家之壺惟有基登瀛守絜矩方寸地不受一塵勿令費長房窺之李彭集圍通止老疊石爲山號方壺作此以贈　吾聞巨鼇背負三神山飛動滄海沖融間搴裳濡足不可到冉冉群仙玉鍊顏那知雲衲三昧手如陶家輪能斵取置之金地旋擷林來聽雨花獅子吼激水崩崖度幽磬草樹蒼然洪出塵藏山於澤真戲事過界莫藏公識真我亦餐霞蟬蛻衆欲皮骨斷在衣裓頗同以璧假許田餉我嚵巖半峯碧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方壺記　華亭之鶯湖有大姓爲宋子正氏即所居之西偏闢室若干楹方疏四牖晝夜長明如洞天狀有石焉嶄然而獻秀有木焉鬱然而交蔭蓋不待馭泠風度弱水而坐致方壺之勝因揭二字以名之且介前進士澄江包君叔蘊來求余言爲記余惟方壺爲三神之一在瀚海東北五萬里外寔神仙之所宅也始皇帝嘗遣徐福往求不死藥至輒有風引颿而去則有無不可知而方士之說往往託以惑世之人若子正之居地與人俱勝豈非其方壺也歟而朝暮汩沒風埃中以内利徼名者惡知有此也余雖未睹其彷彿稱有會於心者焉子正初客錢唐居國家承平無事而池臺苑囿甲於三吳時與一二賓客往來湖山之間此一方壺也及來華亭也海内兵變西北州郡毒於侵暴屠燒而編民之死者十九吾幸安居暇食以訣禮樂於干戈之表亦一方壺也是非神仙之所傳尊美彼居方壺而不能有方壺之樂至越海以求之其愚亦甚矣使不擇地而有其樂則非方壺而方壺也奚必清狷虛曠從王侯之宮而後爲方壺哉今子正據鶯湖之要甲第連雲膏腴接壤所欲既足而無求於外日生方壺中或觴或奕又非若余之所稱而已異日放舟湖上一造方壺而息焉則不爲生客也胡愽隱集方壺記　西夏常公少有高世之志家故名族生長富貴恒欲屣視軒冕寄興烟霞擇斥八極與造化者游因號曰方壺四方之士想其風采咸以爲神仙中人非流俗所能測也予游崆峒公特列高仲所爲記求著其說予與公有通家之好奚敢以蕪陋辭予聞方壺乃海中神山之一仙聖所居其說具載列禦寇書世以爲寓言咸莫之信惟山之有無不足深辨所謂神仙者若果有之要必離世獨立超然物表非沉溺聲利者所能也世無仙山則已有則唯無欲者能窺其奥秦漢之君窮極奢侈欲浮海以求非惑歟

嗚呼天地肇分鼇極已立神州赤縣環瀛海以爲奥區聖神代作彌綸玄化斯民熙熙皞皞躋乎壽域至于山川草木鳥獸魚鱉莫不咸若此蓋域中之神仙人居其間者咸有生行則亦仙聖之儔也世衰道熄七雄並爭赤縣神州幾何不爲鯨鯢之區民殆變爲異類矣列禦寇生乎其時厭濁世之執糖悼民生之寡遂意爲中國不可居矣海中乃有神仙所居負絕凡俗庶乎可求而世人不能超然以獨往也噫列禦寇之言若是殆亦憂世者歟抑當時避世之流固有往來商山桃源之間而世人未之識也謂世果無仙山然歟否歟公博學好古工爲詩文以方壺自號豈好語怪神者蓋如子房欲從赤松子游自它日名遂身退翛然歸隱優游江南諸名山人之見公者或觧后于此而後遇于彼出入隱顯莫知所終安知世之人不以爲仙如南昌梅福云宋李跨鼇先生集半方壺詩　主人未得老三山半作方壺憶夜壇鶴本令威來漢表鳳翔蕭史下燮欄到門佳客覓免落入座清風六月寒破甑黄金已無數從知黄芽說燒丹鄧神伯詩遊方壺　趙醇道相拉把酒鏡籌述古同之別後述古寄詩次韻以謝　摘勝尋幽須攜壺人生偷取醉工夫是天宇淨秋雨餘王孫招客追觀娛畫舫忽來喚宰秉道有方壺宜同趙江神解事驅龍魚水波不興清風徐來

擢艸啞人歎呼，美酒滿載不待沽，登亭忻與竹鶴伴，有徑深穩醉何處，往處傾君貪須臾，頻頻攺席緣趑趄，湘流渺渺含碧虛，狐煙落日不可摸，市塵彼岸自一區，嘉木奇石鄰座隅，亭下蒲帆逝不居，往往望此如仙都，近對岳麓翠屏舖，上頭目力到重湖，昔年登覽策杖扶，清涼甘露來香廚，相看不遠跡尚疎，濟勝之具空踟躕，興盡請以歲月書，仇香酒墨鸞鳳如，別後寄我詩成圖，爲問畫家傳本無。張鎡詩方壺（在茶東洲中）春在壺中晚更長，衆仙相命醉霓觴，戲將龍腦真珠綱，搭上周廻碧玉廊。葛元承詩唐梅叔方壺　秋日吟邊書傳香，弟兄盃酒到虞唐，誰知靜處工夫大，消得方壺歲月長。　廖行之省齋集閱世航梭如許，照人永玉淵然，箇裏可藏天地，塵中自有神仙。　崔敦詩集方壺　垂楊陰下小亭池，濃綠叢紅掩映宜。挾册獨來誰共語，海棠相對笑人癡。　元豫章熊朋來集方壺　海上有仙山，中空作方頂，酒仙處爲壺，提遍大羅境，塵世難開眼，一望但溟滓，借問塵中人，衆醉誰獨醒，小山雖著方壺　玉壺清景面瑤池，便入丹青也自宜。挾册幾回成獨往，壺公應笑一書癡。國朝胡儼隱集方壺歌呈常太守　迢迢方壺山，遠在扶桑東，何年鑿混沌，元氣間鴻濛，扶輿清淑自融結，瑰奇不與餘山同，昆侖玄圃鼎並峙，嵩衡泰華難爭雄，環以弱水繞以瀛

蓬，珊瑚碧樹交磊砢，琅玕芝草紛蒙茸，金烏玉兔旋繞乎其上，鳳凰麒麟游戲乎其中，神仙萬古所會宅，秋乎六鰲之上海若之宮，往泛樓船過其側，風濤阻絕無由通，真人恍惚不可見，至今抱此心忡忡，竭來塵寰內，邂逅開奇逢，飛仙翔鳧舄，髮漆顔如童，手持帝賜清涼扸，洗滌熱惱蘇群蒙，赫然與世作司命，物不疵癘長年豐，頗同銀海月下照，凡夫躬欽我紫境黎，佩我清芙蓉，腰纏十萬騎黃鶴，瑤池同看蟠桃紅，歸來燕坐江嶂幽時游，慧刹聽松風，載聽閼皂山，言招葛仙翁，呼吸玄化，逍遙大空，海籌自郁水清淺，人間之樂無窮終，方壺方壺仙山咫尺兮，嗟來者其焉從。藍性之集題林士衡所畫偶學士方壺歌圖并寄葛原哲經歷　方壺之山東海上，魚龍出沒風濤壯，貝闕珠宮亦渺茫，白雲黃鶴空惆悵，上清道士方方壺，筆底江山開畫圖，方丈蓬萊紫翠合，南宮北苑丹青俱，山中龍虎丹庭熱，白髮蕭蕭映秋竹，仙家歲月詎與期，人世兵戈自相促，林生筆力同萬牛，倚掉慢亭風雨秋，十年却憶壺中隱，萬里長懷天上遊，新圖蕭瑟松樹老，我思美人隔煙島，謫仙何處駕長鯨，杜甫空歌拾瑤草，秋山木落山正空，客行已逐南飛鴻，明年把釣三山去，更向丹丘問葛洪。顧祿詩鈔中索范叔中先生座間小方壺　聞公久許惠方壺，今日欣然見座隅，數樹中攢蔥且蒼，一峯旁立小而孤，清吟正好供詩伯，豪飲休令屬酒徒，慚愧先生微作記，眉山却請問三蘇。錢宰臨安集方壺小隱　方壺之山上有不死藥，可以鍊金丹，迺在閬風之東，員嶠之西，滄海每岸非人寰，自從秦兒入海去，不許海若通仙關，長鯨蒼虬互出沒，天吳九首扶狂瀾，方壺可隱大藥可餐，海水清淺海路險艱，山人學仙竟欲往，欲往不得空長歎，歸來傳得壺公術，平地幻作方壺山，一壺頗欲懸藥室，日暮竟入壺中間，壺中一字天地潤，白日不夜長無端，安得相挈費長房，同入壺中間大還。

蓬壺

魏伯陽參同契方圓徑寸，混而相扶，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以蓬壺，環匝關閉，四通踟躕，守禦固密，閼絕姦邪，曲閣相連，以戒不虞。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小蓬歌　君不見蓬萊方丈三韓東，上有飛樓湧闕何穹崇，始知九州更在赤縣外，弱水不與人間通，赤麟伏可擾，白鳳馴可籠，瑤草四時碧，桃花千歲紅，盧敖一去已無跡，燕齊子弟徒相從，鐵崖老人有仙骨，七十復向雲間逢，高臺剪斷一曲幽，絕境銀河倒掛雙玉虹，自非夸娥之神徙其處，安得縮地如壺公，讀書已去神禹穴，獻賦不到明光宮，麻姑相過急酒悕，有酒莫使金樽空，酒酣更呼雙童爲我歌，小海鐵笛雷怒來天風。汪濟詩贈蓬壺道人　蓬壺道人天一壺，孤雲瘦鶴乃其徒，

有時掉頭不肯住，側身跳入壺中去，壺中天地非人間，三冬常暖未夏寒，何曾忍飢喫粢粻，渴呑滄海猶嫌窄，人間火炙無長房，道人此境誰翱翔，丹砂九轉不易得，煉成莫遣雞犬識，道人道人何太癡，醉倒壺中人不知，久伸忽作嬰兒啼，玲瓏八面天風吹，我有一轉語，道人許未許，一拳打破碧玉壺，試看蓬萊在何處。

三壺

王子年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

鑿壺

東漢書郡國志太原郡有鑿壺，史記曰韓魏殺智伯埋於鑿壺之下。

丹壺

宋張元幹歸來集左舉善人物高妙，才具敏特，要當爲世用，而乃攜挈㩦狐，以不二價從事丹壺中，其胷次詎可窺耶。一日出示諸公篇軸，邀老夫同賦，義不可辭。小隱丹壺時凭欄，它年興在跨黃斑，不妨游戲橘中樂，政爾經營湖上山，誰識胷懷容萬頃，聊將身世寓三間。故人有子猶淪落，我筆還渠轉厚顏。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汪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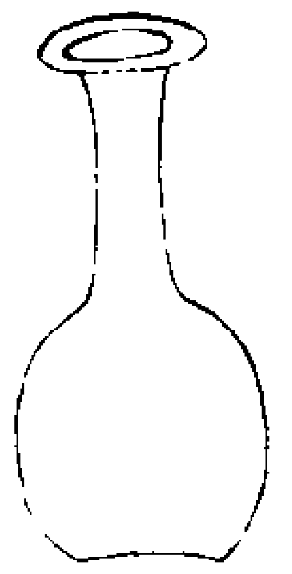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七

六模

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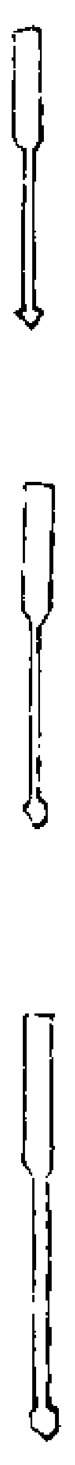
投壺

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投壺者。大夫士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故記云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矢人執壺。註云。士則鹿中也。明此投壺是大夫士之禮也。大夫得用兕中。不言者畧之也。左傳說晉侯與齊侯燕投壺。此必言大夫士禮。知非諸侯者。按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此記言主人請賓。故知非諸侯也。每人四矢四算。亦三番而止。數算如數射算。告請之。令聽樂之節。先飲不射。後慶多焉。一如射禮。其所用樂。亦與射樂相兼乃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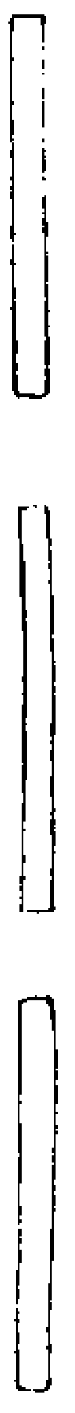


壺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



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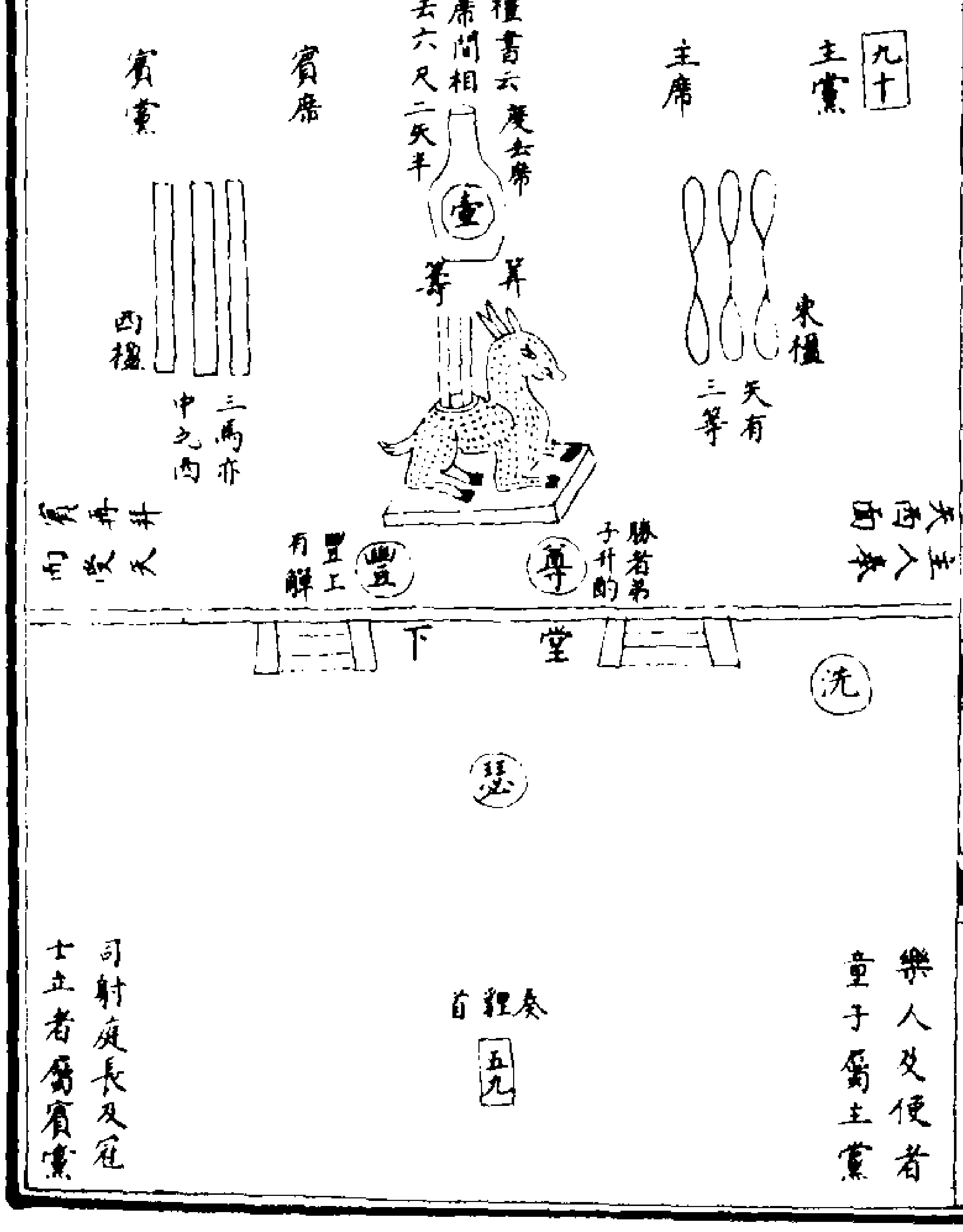
三馬

矢以柘若棘。毋去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十七分。或言去其皮節。壺置於賓主筵前。邪行各去席二矢半。投壺有三處。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各隨光明也。矢有五扶。七扶。長短之數。各隨廣狹。行用。室中最狹。矢長五扶。堂上差寬。矢長七扶。庭中彌寬。矢長九扶。四指曰扶。廣四寸。五扶則二尺。七扶則二尺八寸。九扶則三尺六寸。雖矢有長短。而處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然則室中則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一馬從二馬。必三馬者。投壺如射。亦三馬止也。三者。二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馬於再勝者。三馬即勝算也。別出此三算。以紀勝算。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為將帥。得乘馬也。射與投壺。皆所以習武。因令樂鄉射

筭長尺四寸。此云筭長尺二寸。或者投壺射之細故。筭差短。崔寔傳投壺者皆以多筭飲少筭。藝經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投壺變謂之投壺者取名蒂（也田切）藪漸而轉易鑄金代馬逮之于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筒以龍玄（玄。月中蝦蟇。隨其生死也。横日筒龍虵之頰。運之）以驍（于表切）蝦（謂龍下蝦螭也）。燕尾。（鸞識彼而歸人未去有恒，投而歸人）（自歎之極也）矢十二。（歎之極也）長二尺八寸。（法於恒矢。古用柘棘。）古者投壺擊鼓而節帶劍十二（入臉頰二帶。謂之帶劍。）倚十八（倚在左右如狼尾）狀。狼壺二十（全矢圍轉而於壺口）。劍驕七十（入帶劍還如故也）。三百六十籌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馬謂之近實。同得勝也。）三馬成都。魏繁綦賦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晉傅玄投壺賦序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止心也。晉李尤壺籌銘投壺籌禮。揖叔先後。道風月數分爲王部。

禮記圖說

投壺禮圖



魯令（兒令）也。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

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君是者浮。（常爵當罰之爵。浮亦罰爵。）

魯薛鼓鼙之鄭正義云圜者擊鼙方者擊鼓也。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魯鼓○□○○□□○○

半○□○□○○○○□○□○薛鼓○□○○○○□○

□○□○○○○○□○○□○半○□○□○○○○○

禮書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以馬。貫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所忠使樂爲之。不懼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主人主
請投席
賓固　楹
辭主　鄭云席皆南嚮　賓主投受
入投　間相去如射物　矢於兩楹
矢拜　則相去六尺也　間皆南面
送賓
拜受　賓席　楹
矢之
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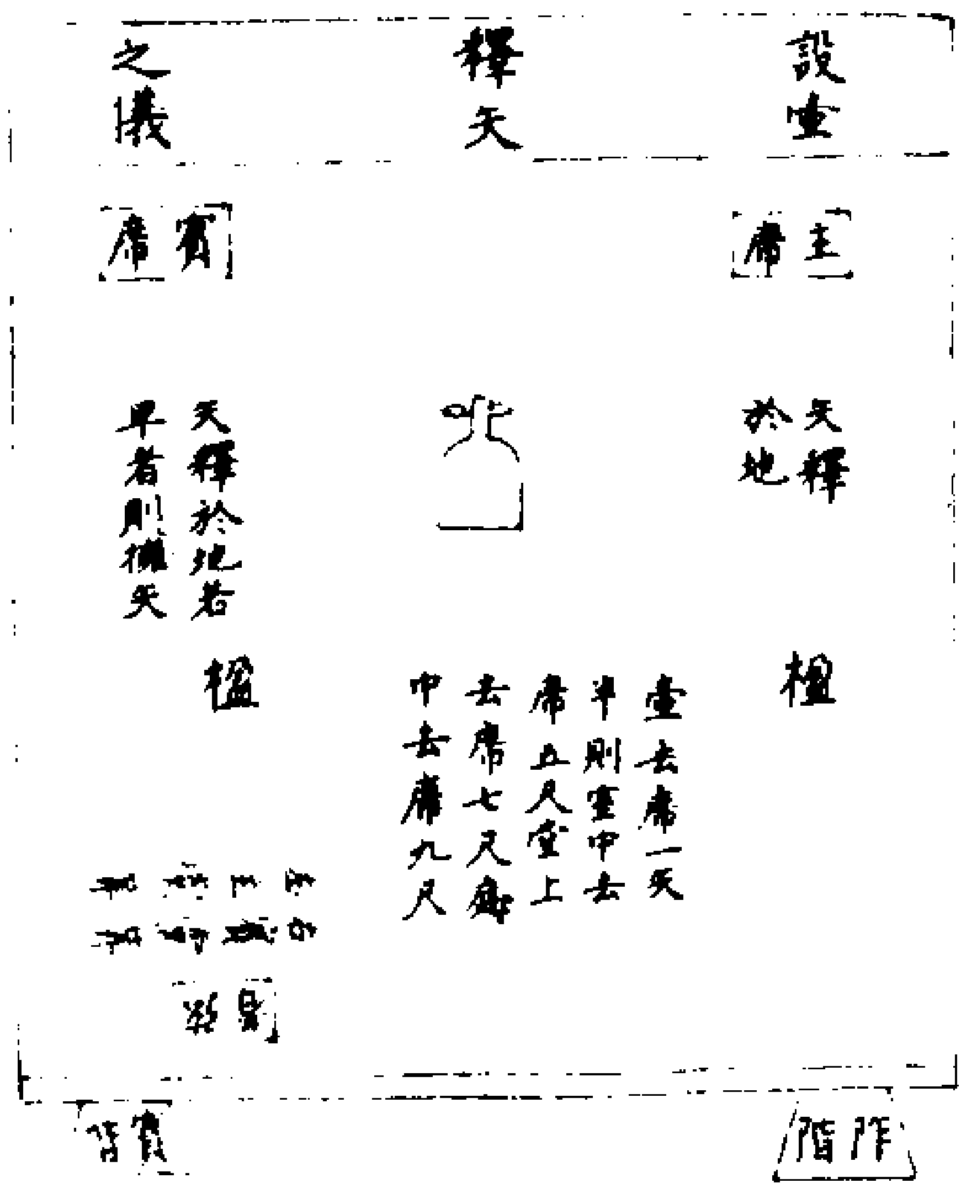
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使人北面執壺主人西面奉矢請投北面拜送矢西面拜賓就筵）作階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面拜受矢再拜辭北賓東面面奉中司射北）賓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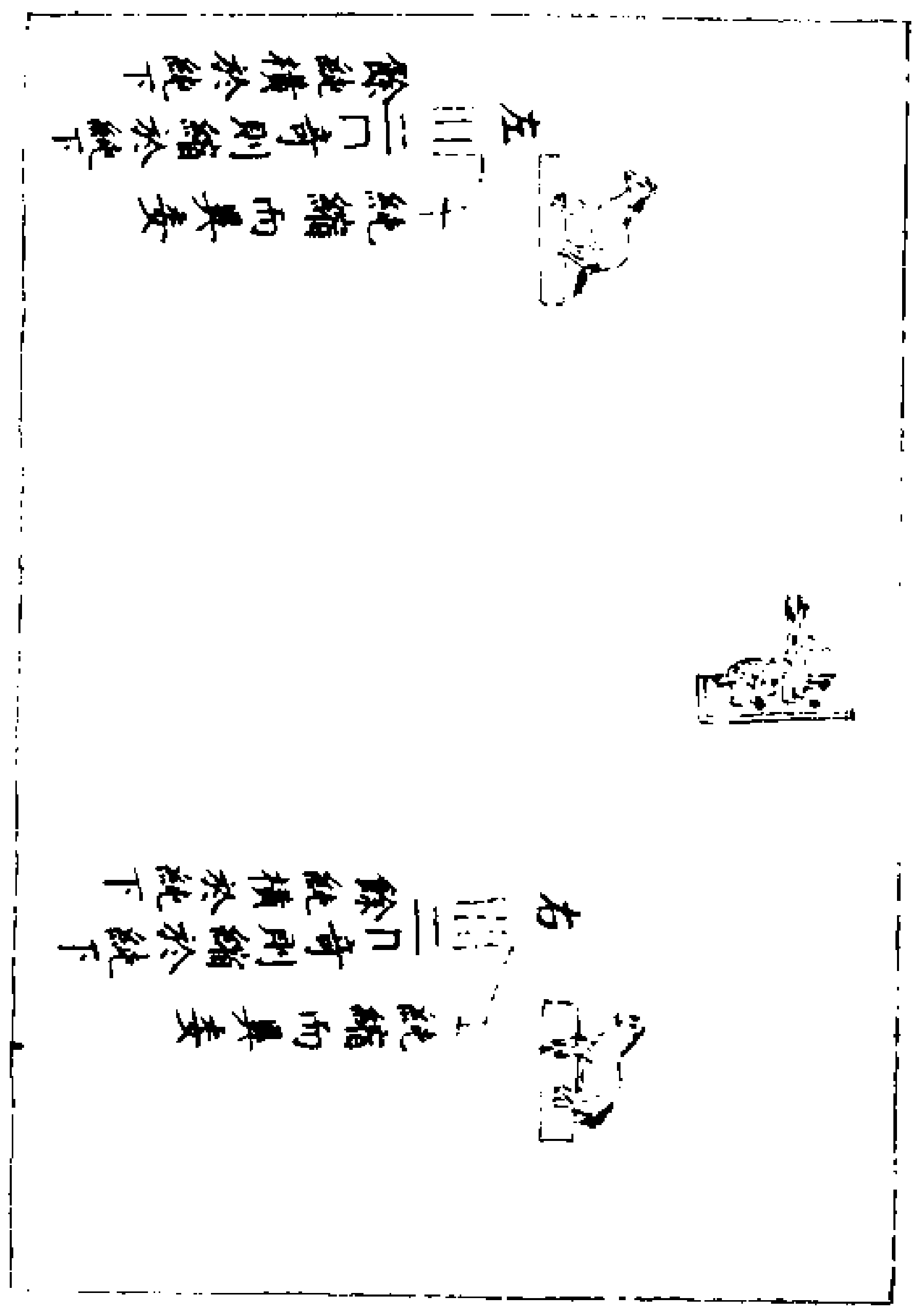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之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已拜受矢。進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蓋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鄉

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位人退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升送，既升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亦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退而升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蓋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鄉射禮司射作三耦射）庭長正人者也（鄉飲酒所旅使相為司正有庭中立于楹南以知長可正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役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賓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也。鄉射司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升受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主之前，燕禮射在脫屨升坐之後（燕禮徹俎以出鄉大夫皆降賓反入更鄉大夫皆脫屨升就席乃飲若射則大司正為司救）。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矢枉則不直，壺哨則不正。大戴哨作峭，然則小戴作哨誤矣。

設壺釋矢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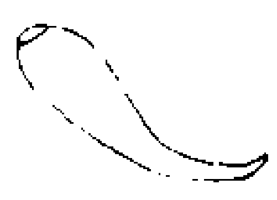


數算立馬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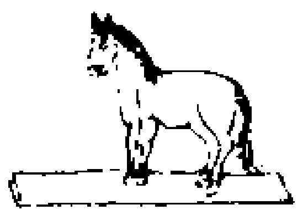
投壺曰：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詹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福，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斂左算，實于右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於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於地矣。

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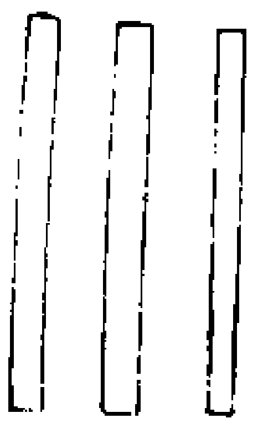
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説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祼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己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焉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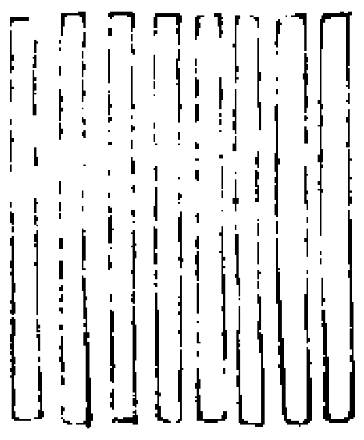
投壺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又曰馬各直其算蓋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必皆三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無人也馬各直其算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偶必親酌矣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無豐以謂勝者不親對而使弟子酌者不親受而奠於豐所以賤無能也慶賢者則不然是以偶親酌而無豐然投壺之罰有豐此特鄭氏感於射禮而言然也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幣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蓋亦類此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蓋洗則勝而以還尊長與客其禮同不角不擢馬特施於尊長而已客不與焉鄭氏亦以不角為待客之禮誤矣

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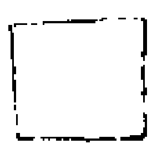
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春秋傳曰膚二十而合其說先儒謂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地之廣狹也

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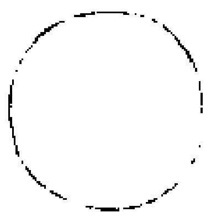
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投算矣然射矢不曰籌故箭算曰籌投矢曰籌故箭籌曰算大戴謂算大八分

壺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先儒釋大戴禮謂壺高尺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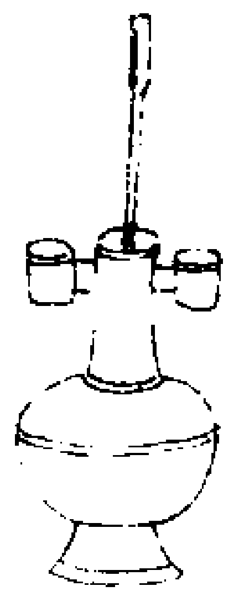


投壺命絃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而其節之也有鼓鼙故記者有魯鼓薛鼓之制鄭氏謂圓者擊鼙方者擊鼓也射禮天子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大夫奏采蘩而投壺特奏貍首者蓋取其樂會時也大戴之言投壺則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貽

爾曾孫諸侯百福。其言與諸侯射禮相類。則小戴所記。特大夫士之禮而已。先儒以小戴所記稱主人請賓與鄉射鄉飲稱主者同與燕禮大射稱公者異。於是以爲士大夫之禮。然聘禮亦稱主人者。接賓之辭。固無間於諸侯大夫上也。諸侯奏貍首可也。大夫士亦奏之者。其猶鄉射大夫騶虞歟。

投壺格西京雜記司馬温公投壺新格。并序傳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君子學道從政勤勞罷倦。必從容宴息以養志游神。故可久也。蕩而無度。將以自敗。故聖人制禮以爲之節。因以合朋友之和。飾賓主之讙。且寓其教焉。夫投壺細事游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怠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成功盡棄。誠慎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脩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亦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脩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爲。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中正而已。然難得而制者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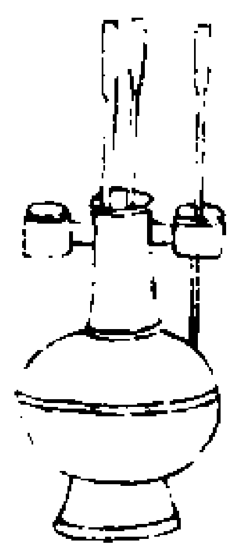
放蕩傾移。無所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麤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習焉。豈非治心之道歟。一矢之失。猶一行之虧也。豈非脩身之道與。兢兢業業。慎終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雖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伸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彼博奕者。以詭譎相高。以殘賊相勝。孔子猶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爲之猶賢乎。況投壺者。又可鄙略而輕廢哉。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猶可髣髴也。世傳投壺格。圖皆以奇儁難得者爲右。是亦投瓊探鬮之類。衞非古禮之本意也。余今更定新格。增損舊圖。以精密者爲右。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僥倖者。無所措手焉。壺口徑三寸。耳徑一寸。高一尺。實以小豆。去席二箭半。箭十有二枚。長二尺有四寸。以全壺不失者爲賢。苟不能全。則積算先滿百二十者勝。後者負。俱滿。則餘算多者勝。少者負。爲圖列之左方。并各釋其指意焉



有初

首箭中也。君子作事謀始。以其能謹始。故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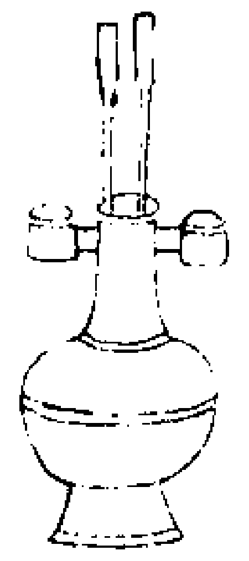
右十算



貫耳

謂耳小於口而能中之。是亦用心愈精。故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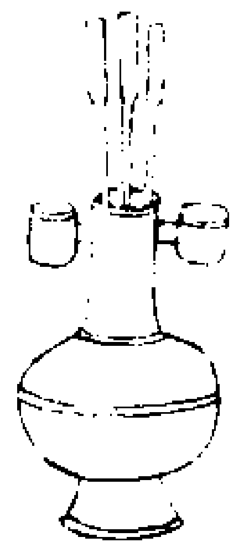
右十算



連中

第二箭以下。連中而不絕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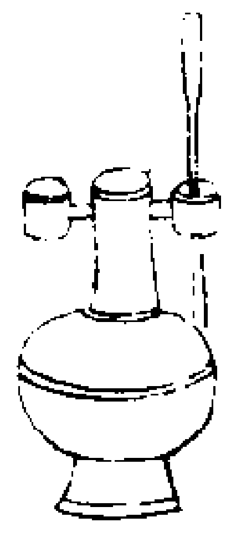
右五算



散箭

右一箭不中。次箭皆散爲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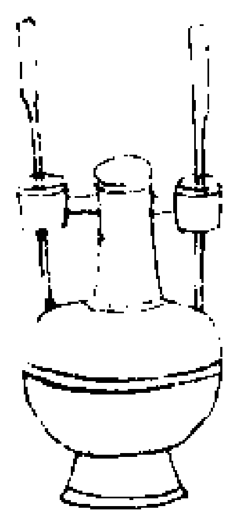
右一算



有初貫耳

假若有初箭仍貫耳。則其算别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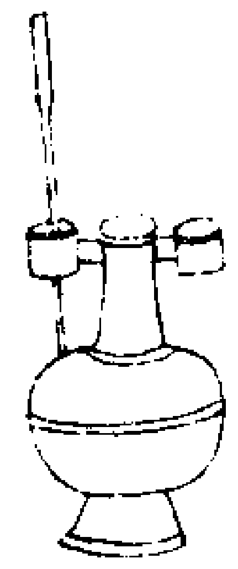
右二十算



連中貫耳

舊圖初箭二籌。其次每箭加二籌。盡四箭而止。甚非勸功之道。今自二箭已下。連中不絕者皆賞。所以勉人於不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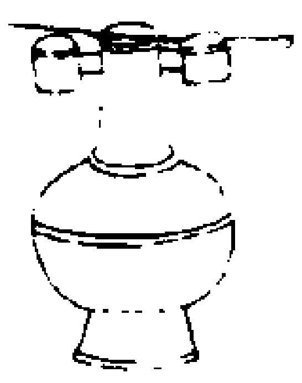
右二十算



橫耳

謂箭加耳上。舊五十籌。偶然而橫。非投者之功。何足以賞。若爲後箭所繫而墜地者。與不中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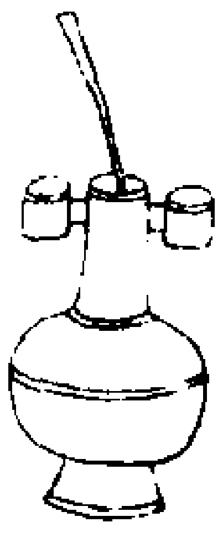
右依常算無賞



橫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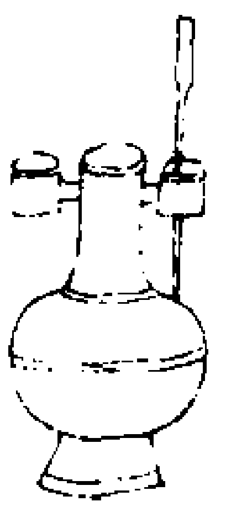
謂橫加壺口。舊五十籌同橫耳

右依常算無賞



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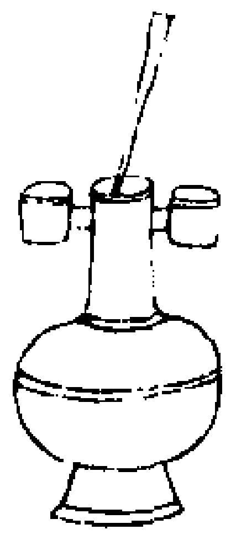
箭斜倚壺口中舊十二籌傾邪險詖。不在
於善然亦異於不中者故於連中全壺者
皆得通數若為後箭所繫及自墜壺若耳
中者復計其算墜地與不中同



耳倚竿

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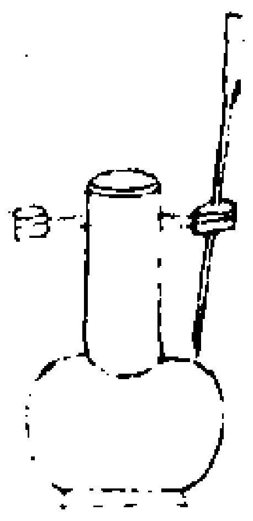
右並廢其算



倒中

舊一百二十籌顛倒反覆。惡之大者奈何
為上賞令盡廢其算所以明逆順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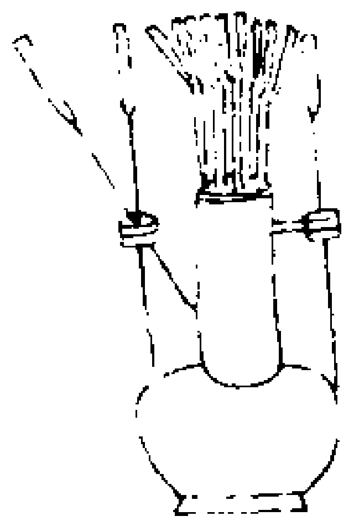
右壺中之算盡廢



倒耳

舊不問前後籌數並滿同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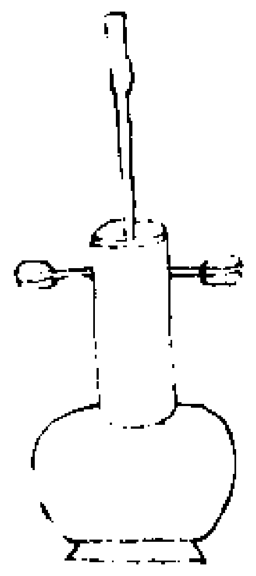
右壺中之算盡廢



全壺

不以耦之算數多少皆勝之若兩人俱全
則復計其餘算。以決勝負夫為山九仞功
虧一簣全之實難故君子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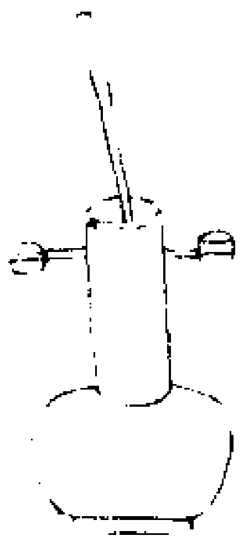
右無算



有終

末箭中也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比之有
初又加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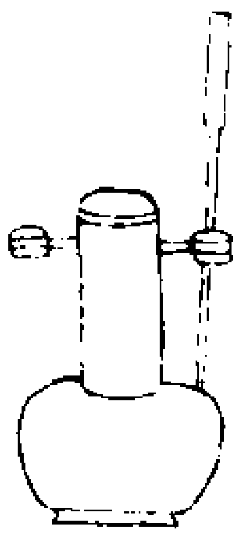
右二十算貫耳倍之



驍箭

亦謂之驍皆從猛意也謂投而不中箭激
反躍捷而得之復投而中者也故貴若復
投而貫耳其算別計復投不中者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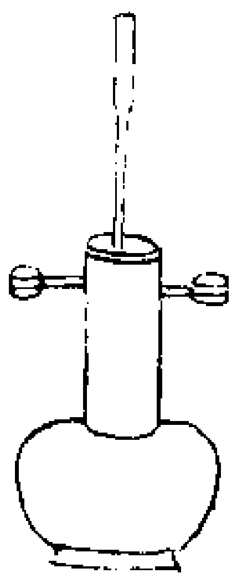
右十算



帶劍

貫耳不至地者舊同借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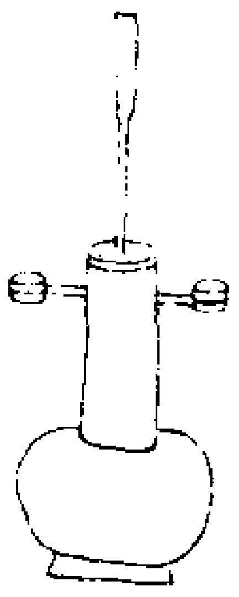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龍首

倚竿而箭首正向己者舊十八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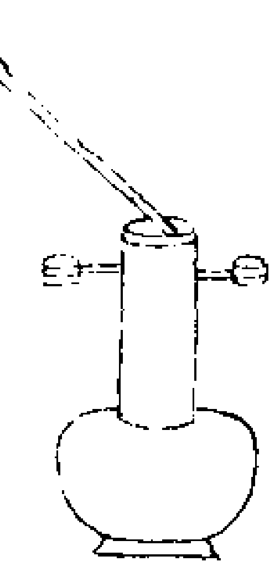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龍尾

倚竿而箭羽正向己者舊十五籌同倚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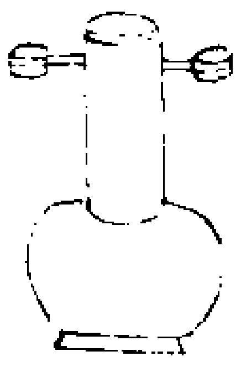
右廢其算



狼壺

謂旋口上。而成倚竿者舊十四籌同倚竿。

右廢其算



敗壺

謂十二箭俱不中也若兩人皆敗則計餘
算決勝負

右不問己有之算皆負

先登賞三籌　續前功賞四籌　雁足賞七籌　鄉士門賞六籌　驍箭
賞七籌　有始終賞三籌　散箭賞一籌　鎮四方賞八籌　倚竿賞八
籌　定四方賞六籌　三士賞五籌　有後功三十籌　三山三十籌
飛龍呈瑞五十籌　倒中八十籌　蛟龍擺尾便得贏　不和百十籌
九龍吐水六十籌　貫耳十二籌　雙燕歸巢二十四籌　橫耳六十籌
　魚遊龍門二十籌　帶劍十五籌　鳳雛展翼二十四籌　豹尾十二
籌　龍女獻珠四十籌　龍首十八籌　獅子出穴十二籌　龍尾十五
籌　貫耳倚竿二十籌　龍躍百二十籌　矢橫壺口五十籌　龍歸穴
二十四籌　憑壺有餘力十四籌　倚戲枝十五籌　穿狼射鵰手一百
二十籌　雙鴛鴦三十籌　背遊江三十籌　中壺口倚竿十三籌　龜
麟龍鳳呈瑞十籌宋類苑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
娛賓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為傾邪險詖不足為法。而舊圖為
奇。箭多與之算。如倚竿帶劍之類。今皆廢其算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
者。奈何以為上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之算。以明逆順。大抵以精密者
為上。偶中者為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此足以見公之志。雖宴閒
嬉戲之中。間亦不忘於正也。呂原明雜記舊投壺格。矢入口者一籌。入耳

者八籌壺口倚竿十一籌耳倚竿二十籌貫耳奇也而好勝者多用機以取之溫公改其格凡得倚竿者皆廢其籌如使雖得算止從所入之算機心自息矣溫公憤世疾邪過以矯之蓋有激云耳曰傾邪險詖不在於善而舊圖以爲奇箭多與之算甚無謂也今廢其算所以罰之 洪文安公集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投壺亦射之細也先王施於宴安之中所以交賓主揖遜周旋於是乎出後世以嬉戲從事頗不合於古然流風遺制尚可槩見投壺舊有圖大抵以用機得儁爲古先正司馬文正公始定新格斥僥倖之勝蓋其意欲歸之正也夫博奕猶賢乎已則是書之設豈謂無補哉 謝上蔡語錄投壺非着意非不着意莫知其所以然而中此神之所爲也但教每事如此 會宴投壺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伯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君帥強禦卒勝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郭舍人投壺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堅於掌中爲驍傑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祭遵投壺後漢書祭遵爲征虜將軍賞賜盡與士卒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光武重焉及卒博士范升疏曰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謚成侯 續後漢書張郃傳郃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曹叡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勳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 袁紹投壺太平御覽獻帝春秋曰袁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觀督引滿投壺言笑容止自若 王獮投壺太平御覽王獮列傳曰獮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玉女投壺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爲之笑（張華曰天笑者開口流光一云）梟而脫悞不接者天爲之笑葛洪類說東王父與玉女投壺每一投千二百梟設有不入者天爲嗃噓（嗃叶監切開口笑也） 魏游楚投壺秘府書林魏游楚好投壺自娛 王朗之投壺太平御覽晉陽秋曰王朗之善於

投壺言手熟閑目 隔屏投壺太平御覽石崇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反矢投壺記纂淵海薛昚惑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矢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卻反矢以投之百發百中 幾乎敗壺邵氏聞見錄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耳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 驍壺顏氏家訓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善乃有倚竿帶劍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璝弘正之子會稽賀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置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憒時可爲之 唐書音樂志驍壺疑是投壺樂也投壺者謂壺中躍矢爲驍壺今謂之驍壺是也 海錄碎事雜歌曲有驍壺者蓋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爲驍壺 宋豫章熊朋來集投壺 大小戴記皆有投壺篇而文小異大戴記注云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小戴記注又云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腹徑九寸彊而口徑二寸半也嘗試思之以周尺比今之尺則尺二寸僅七寸許而腹圍二尺七寸有奇則與近世鑄者所差無幾腹徑之度不相遠而脰脩腹脩之度不同每以周尺較古人壺與尊之度知古者席地而坐其用器物皆不必甚高其受斗五升又本知古之量何如也陳大常禮書謂壺當如釋奠壺尊又謂如著尊不用足今壺尊亦有足欲如著尊著地無足者今尺二寸之度表裏如一其中可受斗五升愚按陳氏但知壺之可無足不知壺之可無耳也經言壺制惟腹口頸三體小戴言頸即大戴所謂脰大小戴所記皆未嘗言耳古者賓席主席同時並投當其賓主數還曰辟皆升而受矢揖賓就筵司射進退壺間注云度壺度其所設之處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賓席主席斜行各七尺賓黨於右主黨於左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黨鈞則曰左右鈞賓主耦射二席並設若如今壺樣夾以兩耳則自賓席主席望之皆不得其正以此知投壺不當有耳惟其無耳而但取中於口是以主賓之席皆可面正投之如齊晉之射足以爲樂若持謂耳小於口而賞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倍多人爭偶爾之僥倖捨中正而貴旁巧又焉足貴哉此雖前賢所定以投耳經無明文不敢曰然壺口徑周尺二寸半不尤小於今之壺耳哉擬合止存有初有終連中全壺驍箭倚竿散箭餘皆不算如驍箭本非古以不遠復善補過存之倒中則壺中之算盡廢小戴附鼓

節大戴附歌詩大戴又曰鹿鳴商齊皆可歌則不但奏貍首而已投壺古逸禮篇名故二戴皆記之劉公是先生集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畢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三請不慝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焉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以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人以勝也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也則懟矜以悲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攫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禮不悖

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啓劄青錢　請人投壺就矢奉壺古人以此為樂賓之舉少刻欲屈足下同為笑談之歡答　赴切聞雅歌投壺乃佳適也伏承召及足見交情敬當趨陪舉矢執算之藝不赴　昔聞壺矢樂賓聖門盛集及召下賤荷受非輕自困塵勞不敢拜命元王惲秋澗集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鄉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讐比其誠也然以貍首發其算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識徹其慢也若夫左右畫壘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碇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生與壺相當伏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為學怠墮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為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參

獨弈之技行于今不發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着一機可明以之犯亂靈臺為之攪擾必決其存亡而後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秩滿居閒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齋堂塵清俾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其心一出於正方之飫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文苑英華投壺判　得乙進枉矢於賓賓不拜前云曹啟不作失儀不伏科罪　周公制禮對玉女驕覘吐飛電於壺中躍流星於箭裏周旋之禮非無賓主之文進退之言自有威儀之法豈得安中鄙見輒觸公方徒事曲躬虛持枉矢既投常憲後挂彝章此而不繩法將焉措請詳條斷宜准禮科投理詳文將謂為允魏畧投壺賦　曰邯鄲淳字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十匹古歌曰上金殿者玉樽延貴客入門黃金堂東廚具肴膳椎牛烹豬羊主人前進酒琴瑟為清商投壺對彈棊博弈並復行　魏邯鄲淳投壺賦曰古者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以正班爵講禮獻功於是乃崇其威儀恪其容貌繁登降之節盛揖拜之數机設而弗倚酒澄而弗舉肅肅濟濟其惟敬焉敬不可久禮成於飫乃設大射否則投壺植茲華壺央氏所鑄厥高二尺盤腹脩頸飾以金銀文以彫鏤

象物必具距筵七尺傑焉植駐矢維二四或柘或棘豐本纖末調頸且直執算奉中司射是職魯孫侯氏與之予皆得然後觀夫投者閑習參妙巧之所極駱驛聯翩爰爰兔發翻翻集集不盈不縮應壺順入何其善也每投不空四矢退効既入躍出荏苒偃仰俛俛趨下餘勢依掉又足樂也擬議於此命中於彼動之如志靡有違也譬諸為政群職同軌左右畢投効奇數釣列置功算稱善告賢三載考績幽明始分也此投不釋增是自遂雖往有功義所不貴春秋貶輩亦猶是類也若乃備矢作驕累發聯取一往之納二巧無與儔斯乃絕倫之才尤其之首也柯列葩布匪罕匪綱雖就置猶弗然矧迴絕之所投惟茲巧之妙麗亦希世之寡儔調心術於混冥適容體於便安紛縱奇於施舍顯必中以微觀悅與坐之耳目樂衆心而不倦環瑋百變恐可窮讚宋胡銓文集公冶携酒見過與者溫元素康致美賦詩投壺再用前韻　澹叟意簡古終日巾不屋彼美德星侯憐我味蠹竹挈榼破孤悶聊欲觀醉玉情殊饋盤餐事等遺瀋沐古人感意重飲水亦沙酥一觴萬慮空天宇覺隘促自非新突者上客怕徐福主人起揚觶百歲風雹速莫獻野人芹但飽先生蓿我亦起膝席卒爵吏三肅溫伯況可令康瞥亦脫俗共賦釘生梅句壓詩人谷浩浩氣吐虹蓋蓋春生

騷。湘纍設猶有。底事醒乃獨。日游無功鄉。生計豈不足。壺歌發笑電。推劉不言。肉夜久拔銀燭。幽爐飄荻蘋。我於賭無負。止恐腹自恧。姑置勿復料。茗椀淪寒漆。舌出醉言蹄。況我舌已木。李壁鴈湖集學孤力不任。棋局思慮費。不如習投壺。閑暇可觀禮。心精手斯應。古謂射之細。無寧賞巧得。近取直如矢。瀛洲遠塵霧。永日但書几。相携千步廊。百發皆貫耳。銳觀圖允終。一觶有成數。昔賢著新格。取正斥奇詭。造次無今儀。高山勞仰止。劉屏山集暇日賓朋集。投壺推戲同。傍觀驚妙手。一失發前功。禮盛周無惡。辭令晉起我。區區論勝負。轉眼事還空。曹文清公集連朝賜沐吏功休。請以閑壺竹矢投。整整斜斜森劍戟。紛紛稽稽委戈矛。坐人各自慶多馬。老子不惟輸一籌。中否何關興廢事。天公應解笑齊侯。　投壺全中戲成　寸心只在所投中。出手何曾一箭空。不作秋風鋪落葉。端如春草種成叢。孛觀距敵當勍敵。俯拾無勞命短童。說與妻孥須辦取。如山酒肉賀全功。朱翌詩誰可忘憂慰寂寥。夏長惟以一壺消。坐中皆欲從多馬。妙處何妨不絕梟。辛鄧滑稽無事日。將邊取士中興朝。諸公有意來償進。貫酒何妨為解貂。　哨壺枉矢樂初筵。列坐分曹看令傳。龍躍隼飛驚背手。雲開電擊笑通天。齊侯晉侯誇酒肉。曾鼓薛鼓排方圓。何事吾人無一事。竹林高卧聽錚然。　五扶新拓室中筵。列算姑從舊制傳。百發縱橫惟所命。一時勝負豈非天。功成只許全為上。手熟猶如左畫圓。卜晝未厭仍卜夜。銅槃高捧燭花然。　三代遺文歎寂寥。考評今古得愁消。中行槜李雖爭雋。司馬溫公不貴梟。鈇鉞他年專將閫。羽儀從此冠天朝。倒囊勝欲陪賓戲。零落空餘一弊貂。（註司馬溫公投壺法不取梟箭倒入之類。以其用巧非正也。）錢塘韋驤集和臘日初晴會同僚射飲投壺　曉風吹雨作晴雲。臘日山城已似春。林木欣欣初有趣。郡齋繳繳迥無塵。尊遵雅戲齊酬戰。雙闘環觀客布鱗。此樂得為知所自。天將豐歲與滁人。元同恕榘庵集賓主分班就兩楹。凝從小射暢歡情。衆籌忽見憑空落。中的驚聞滿座聲。已辨行觴浮衆爵。會須立馬慶三成。汝南謾說多驍伎。却是先生禮意輕。許有壬至正集綠陰清晝矢鳴壺。慶馬何煩用酒娛。有主無賓聊一笑。却呼童僕賽梟盧。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八

六模

壺

投壺篇（禮記篇名）

投壺第四十

陸德明音義。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錄屬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孔穎達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吉禮亦實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間。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脩廣或不足以張侯置鵠。賓客之衆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禮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壺之為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求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為射也。樂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清江劉氏曰。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君子懼其慢以敗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以勝己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忍。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己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貍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禮可序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長樂陳氏曰。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曰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使樂之不懼。則平日之所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之禮。是以射禮

（言投壺也恐不必然。　馬氏曰古之君子游於藝者莫重於射其次則投壺故投壺之禮多取於射之義其行禮之人則有主有賓有司射有弦者有酌者其行禮之物則有壺有矢有中有筭有馬以投壺之制而考於鄉射禮升降上下周旋進退大抵相似而投壺爲簡而已然而參用燕鄉之禮故先儒謂說屨升堂乃請投壺也　嚴陵方氏曰壺之制主爲酒投壺之壺其形如之故亦謂之壺春秋之時晉侯齊侯嘗講是禮然以卜興衰焉蓋失先王之禮意矣　金華應氏曰壺之爲器所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壺門外壺則壺亦猶大矣原其始也必於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爲樂猶弊並以爲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爲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因興也　孔氏曰見前疏　朱申句解　投壺者投矢於壺以觀中不曰蓋射之類也此篇記其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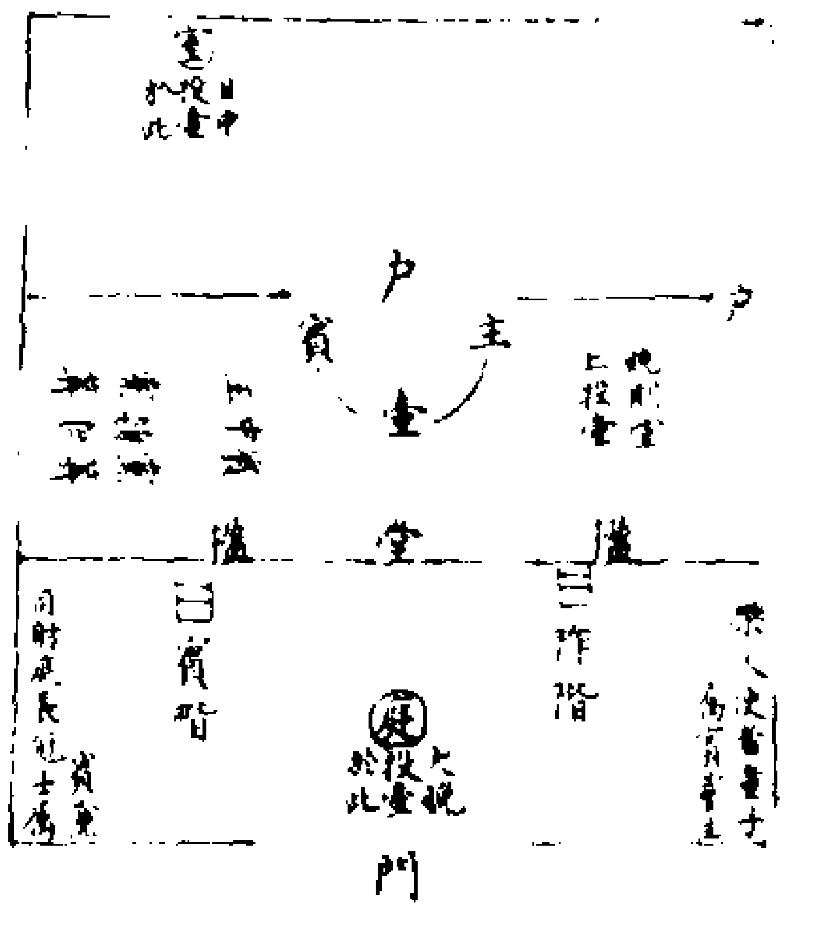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鄭玄注矢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陸德明音義投壺壺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類奉音捧芳勇反下及注皆同徐音如字下奉中同）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

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鄭玄注燕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爲謙辭陸德明音義枉紆往反哨七笑反徐又以救反枉哨不正貌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也樂賓音洛下同一讀上以樂音岳言投壺以樂肴户交反重直用反下及注同稅本亦作脫吐活反請七井反下文同）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鄭玄注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鄭玄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孔穎達疏投壺至敬從　正義曰此一節論燕禮脫屨升堂之後主人請投壺於賓賓辭及許之事　主人奉矢者謂於阼階之上西面奉持其矢知西面者以賓在西故知西面對賓也　司奉中者中謂受筭之器投壺亦射之類故司射於西階上奉中北面也　使人執壺者謂主人使人執所投之壺於司射之西而北面也所以皆在西階上者欲就賓處也唯云使人不言官者以賤略之也

某有枉矢哨壺者枉謂曲而不直也哨謂哨峻不正是主人謙遜之辭　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者賓稱主人設酒肴以待己是某既受主人之賜矣主人又請投壺樂己是重以樂也　注士則至北面　正義曰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略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圜圈以盛筭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宰夫代公爲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注燕飲至射也　正義以知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羞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知此亦在說屨升坐之後若鄉射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爲射以其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要義**　奉矢奉中執壺之節　此經投壺大夫士禮　諸侯燕亦有投壺　行禮統於主人故西階亦分東西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　投壺之禮至使人執壺　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鑿其背以盛筭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爲義閭而爲隆殺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筭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是而已主人請曰敢辭　嚴陵方氏曰矢以直爲善壺以正爲善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　投壺之禮至敢不敬從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村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　**朱申句解**　主人曰主人再請枉矢哨壺不足辭也以矢之枉壺之哨故不足辭敢固以請固之言故也言如故請者重請之也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賓再辭如前語而差略焉敢固辭主人固請故賓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主人固請於賓如前語賓曰某固辭不得命賓答云某固辭而主人不許敢不敬從敢不敬以從主人之命）

彭氏纂圖註義

（今先具投壺總圖其壺矢兕中各列在後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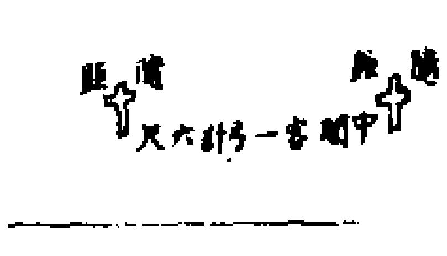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鄭玄注：賓再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陸德明音義：般，步干反，下同。還音旋，下同。辟音避，徐扶亦反，注及下同。）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鄭玄注：拜送，送矢也。辟亦於其階上。）孔穎達疏：賓再至曰辟。　正義曰：此一經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　賓再拜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進受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賓曰：令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與賓。　主人阼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阼階上北面拜送矢也。　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於西階上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令辟而不敢受之。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爵、送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賛者來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衛湜集說：主人曰枉矢哨壺至般還曰辟。　藍田呂氏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於射禮者，不敢以禮殺而紓吾敬也。樂而不溢，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脩，交所以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般音般。陳澔集說：賓再拜受至般還曰辟。方氏曰：般旋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朱申句解：賓再拜受，賓再拜而受之。主人般還曰辟，般還，却退之貌。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於阼階上拜而送之。賓般還曰辟，賓亦如是，報施之禮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鄭玄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階進，明爲偶也。）

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孔穎達疏：已拜至就筵。　正義曰：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　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阼階之位。　揖賓就筵者，主人於阼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　注退乃至射物。　正義曰：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爲偶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笴長三尺。距隨者，物橫畫也。要義：受矢揖賓即席之節。（見前注疏。）陳澔集說：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彭氏纂圖註義

射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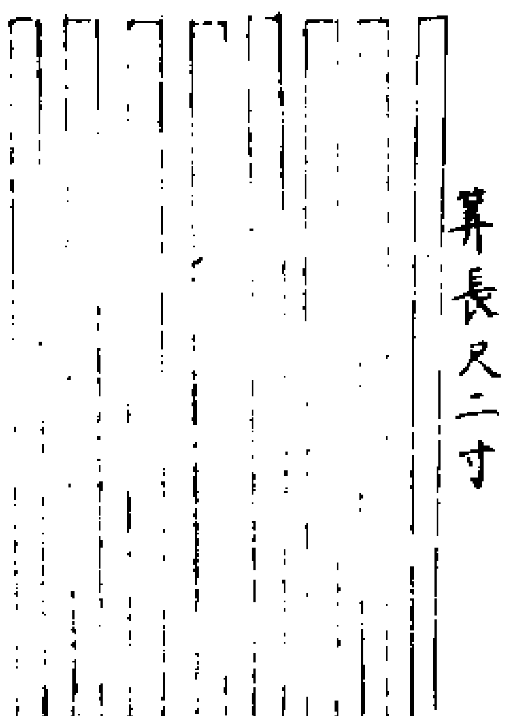
射物者，用丹墨畫之，一縱一橫，縱三尺，橫尺二寸。射者先以左足履距，然後合右足履隨。賓主各履一物，中間容一弓，相去六尺。今投壺席相去，亦如射物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鄭玄注：度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侯投。陸德明音義：度，徒洛反，注同。間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算，悉亂反，下皆同。處，昌慮反。坐，才卧反，又如字，下同。邪，似嗟反。孔穎達疏：司射至算興。正義曰：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算之節。　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大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

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　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　設中者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算興者。既設中之後。於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東亦實八算。　注亦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　正義曰。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令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射也。要義司射度壺設中　射有三處。矢有五扶。七扶。九扶。（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已拜受矢。至執八算興。　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故此言執八算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司射來廷前進而量度其壺所置之處。置於賓主廷之南。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反位。司射反西階上之位。設中東面乃設中。於中之西而東向執八算興。執八算以起立。俟投賓主各四算也。　彭氏纂圖註義　賓主各投四矢。則賓主各四算。共八算。

八　算　圖



算視坐之多寡無定數司射手執八算又實八算於中內以俟再投執之余算委中西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鄭玄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入也。比投不拾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投藝如此任爲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爲樂。陸德明音義比毗志反頻也徐扶質反注同勝飲上尺證反下於鴆反注及下同爲于僞反勝者立馬。俗本或此句下有一馬從二馬。五字誤。拾其劫反下文及注皆同投其綺反任音而林反將子匠反帥色類反樂音洛孔穎達疏　請賓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　順投爲入者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黨爲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算也。　比投不釋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　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爲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　請爲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爲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爲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爲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爲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然定本無此一句。　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　請主人亦如之者。司射請賓之黨爲爾事並應曰諾。竟而

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於西階上。請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　注正爵至爲樂。　正義曰。此經正爵謂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爲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要義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行爵立馬。（見前注疏。）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爲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貴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於禮。容節比於樂。不尚於苟中也。　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算與馬一也。方其執之。則謂之算。而算以計多少爲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爲義。蓋算爲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爲名焉。一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爲數也。數成於三。三數成則可以爲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山陰陸氏曰。倒入。卒入也。比投。比而投之。言引手就壺使入。後世投壺。坐欲四勝。恐其比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

（見前疏）陳櫟詳解請賓曰順投為入本入者為順乃名為入則為釋算比投不釋比投連比而投賓主不更迭拾投也如入則雖入亦不為釋算勝飲不勝者勝者以酒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既行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三馬既立請慶多馬飲不勝所以養不能慶多馬所以尚有能是正爵之行不能者獲養能者有慶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黃震日抄順投為入者以矢本順入於壺乃名為入射者入一矢則司射者釋一算以記其射中之數比投不釋者其法賓主更迭而投若勝者恃勝而連投則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除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一說漢人有功馬散馬皆刻馬象而植馬鄭氏釋周禮大弊獻禽爭禽而不勝者罰以假馬蓋亦類此釋算直算馬並圖見後（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鄭玄注弦鼓瑟者也貍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陸德明音義貍支持反間間廁之間注同大音泰孔穎達疏命弦至曰諾 正義曰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貍首之篇 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跡數如似一也 大師曰諾者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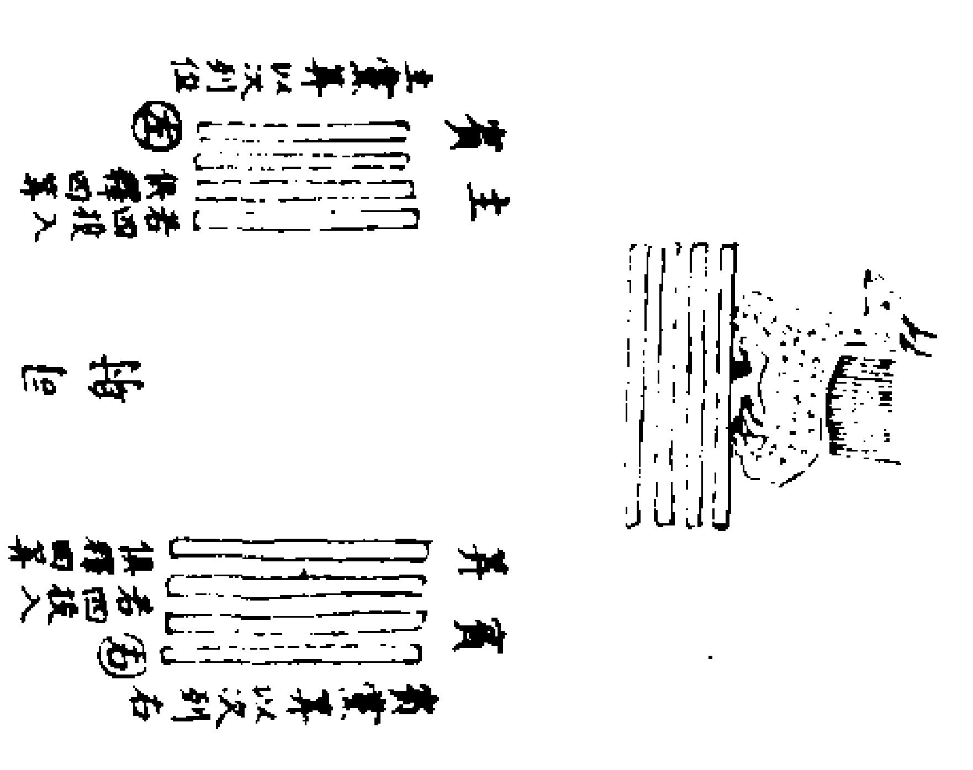
師應此司射曰諾諾承領之辭也 注弦鼓至節焉 正義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貍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貍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者解所以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須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則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要義弦者奏貍首與鄉射小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長樂陳氏曰古者投壺之禮大致與射相為表裏故鄉射之禮命大師奏騶虞間若一投壺之禮命弦者曰請奏貍首亦間若一以投壺射之細故也大射樂正命大師奏貍首蓋貍之為物其性善搏其行則止而擬度焉投壺者必審而后發亦猶是也考之鄉射則命弦者瑟之工也觀大師掌六律六同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則知大師曰諾者以奏貍首必諧六律六同五聲八音也此其節比於樂也命酌者曰諾其容比於禮也 藍田呂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鄉業鬼首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忘讙也其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鄉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 嚴陵方氏曰以弦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弦鼓瑟者也鄉飲酒記曰工四人二人瑟先鄉射蓋亦命弦者變言大師重鄉射也間若一言或間亦或一也間若間歌一歌一奏間一無間焉以為樂也非以為節也投壺射之細也降射一等據鄉射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貍音梨陳櫟詳解請奏貍首貍首逸詩篇名或云檀弓二句即此詩（餘同注疏）陳澔集說命弦者曰至請奏貍首大師曰諾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跡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黃震日抄或云若者預設之辭蓋謂或間亦或一非以為節也未知孰是（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鄭玄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陸德明音義更古衡反不同孔穎達疏左右至於左 正義曰此一經論投壺之事中者釋算之儀 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射告主與

賓以矢具也 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 而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 又賓黨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 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之前稍北也 至注已投者退各反其位 正義曰約鄉射禮射畢則各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主黨於東賓黨於西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拾者更也與曲禮言拾級喪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為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為陰故也左氏傳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拾音怯陳櫟詳解左右告矢具左主黨右賓黨司射於左右俱告以矢具請拾投請左右更迭而投之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司射先東面立有順投而入者則司射坐既而釋一算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賓黨矢有入者則釋算於其右主黨矢有入者則釋算於其左陳澔集說左右告矢具至主黨於左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算則坐也賓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為右北為左矣彭氏纂圖註義投壺之禮非特主賓為偶凡主賓之黨皆可以次而進少儀有少者侍投與尊者為偶之禮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其亦釋算

於左右。以次而列。餘同前注釋衛湜集說

釋筭圖



投壺之禮先實八算于中餘算積委中兩司射跪取中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以後投者投一入釋一算于地餘算跪委中向又取中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後再投其釋算委算取算實算並如初卒投視所釋之算以定勝負行罰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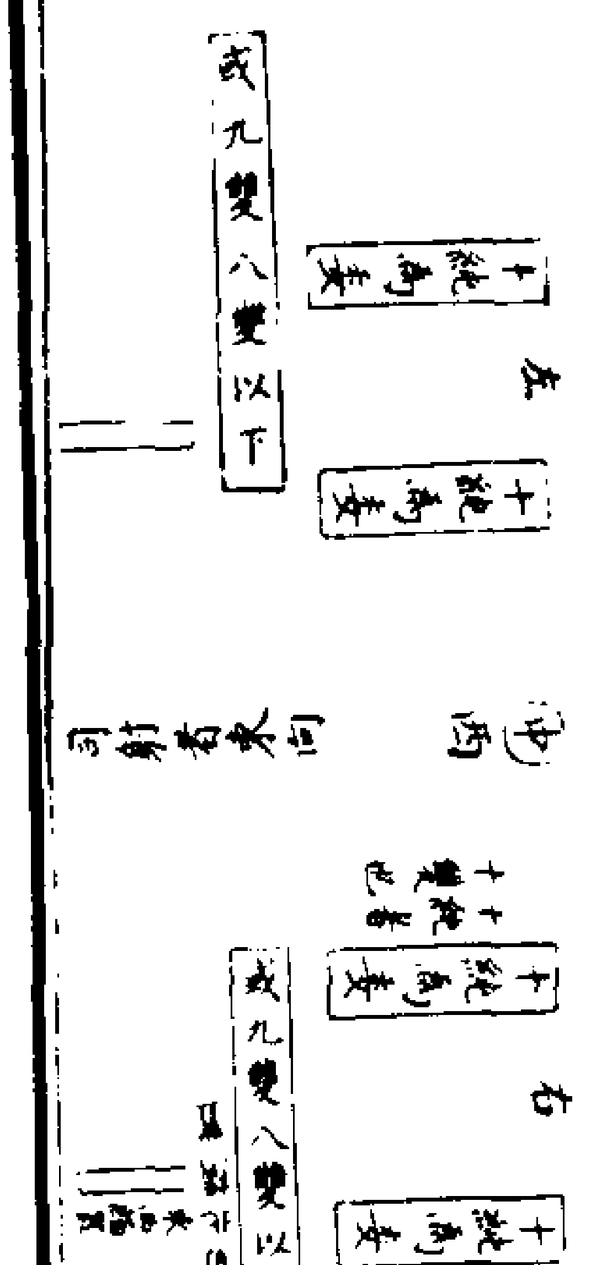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鄭玄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在算實於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於某者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陸德明音義數色主反注同為純音全下及注同鄭注儀禮如字云純全也奇紀宜反下同遂以奇算告一本此句上更有勝者司射五字誤鈞居旬反縮色六反直也其它音他勝與音餘下勝與同技其綺反孔穎達疏卒投至右鈞。　正義曰。此一經明投壺算數之儀　卒投者謂投壺卒也　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　一算為奇者一算為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　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謂勝者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　奇則曰奇者若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　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　注卒已至以告。　正義曰。云如數射算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於左手。謂執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摠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十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要義司射釋獲如數射算。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干猶枚也。與服衣若干尺之干同。　山陰陸氏曰。一純以取以手取之也。以委委之而弗取也。一算為奇遂以奇算言投已。若歸一算遂以奇數之。鈞則曰左右鈞者。詩曰實載手仇室人入又此之謂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傍註卒即律反下同數音所奇音朞下同鈞音均陳櫟詳解卒投投失畢。司射執算曰左右卒

投請數。請數所釋算。二算為純。二算合為一純。一純以取。一純則以取而實之左手。一算為奇。一算則號為奇。遂以奇算告謂左右數鈞等之外。或純或奇。皆謂之奇算。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如奇算純則告曰某賢於某者若干純奇則曰奇如奇算奇則告曰某賢於某者若干奇。鈞則曰左右鈞若左右數鈞無勝負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朱申句解遂以奇算告。以左右之算相比較而以餘算告。假如左四算右三算則但以左一算告也。曰某賢於某若干純以勝為賢尚技藝也。若干即奇算之數也彭氏纂圖註義經所言數算之法約鄉射文。鄉射詳而此投壺畧。今亦且圖。庶觀者有考。

數筭圖



詳鄉射禮釋獲者數算既知其偶之既勝復分左右總數之有餘算横置之異者盡數多欲其易見又其黨之既勝也投壺乃射禮之細故不別立釋獲者而以私射代之（餘同不立投壺是也鉼）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鄭玄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陸德明音義觴式羊反字或作觴同）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鄭玄注酌者亦酌奠於豐上不勝者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酒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觴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陸德明音義跪其委反奉芳勇反下注奉觴同灌古亂反養羊尚反注同飲於鴆反下飲不勝同孔穎達疏命酌至敬養　正義曰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須許酌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也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　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　注酌者勝黨之弟子　正義曰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　注周禮至射爵　正義曰此周禮典瑞文引之者證灌為飲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於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要義酌者飲者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命酌曰至敬養　藍田呂氏曰勝飲不勝者以能養不能也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射者男子之事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以不能者為病病必有養當飲者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酒者所以養病也能者不敢以勝驕人爭求勝而辭養也不能者知不勝為已病不敢以己有病而辭養也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君子之所以爭求勝者爭辭養而已故其爭也君子　嚴陵方氏曰勝飲不勝當飲者則不勝者也灌者自上以灌下以勝者下而飲不勝故以灌言之酒所以養老又所以養病故曰敬養灌即觴也　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無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詞也勝者跪曰敬養則獻之以禮而不矜之詞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注疏）呂伯恭音點傍註奉音捧灌音貫陳澔集說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為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為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未申句解命酌曰命酌酒者請行觴請行罰爵酌者曰諾酌者諾而酌酒當飲者皆跪當飲謂不勝者跪而受罰奉觴曰賜灌當飲者奉觴言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勝者跪而答言敬養者以酒所以養者病也彭氏纂圖註義案此所言皆獻者禮若少者待投勝則自洗爵以請不敢煩酌者有文在少儀可參孔疏所引設豐洗觶皆鄉射禮文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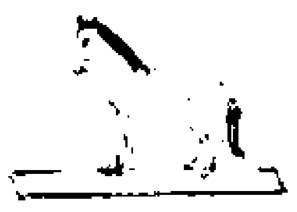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鄭玄注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馬當其所釋算之前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必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陸德明音義有如字又待吏反為于偽反）

正爵既行請徹馬（鄭玄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陸德明音義去音起呂反孔穎達疏正爵至徹馬　正義曰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　正爵既行者謂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之後司射乃請賓主請為勝者樹標立其馬也　馬各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東中之西也　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　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　注飲不至無豐　正義曰云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者以投壺射之類故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數算飲不勝者第三番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罰爵今投壺初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必三勝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必三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偶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正爵既行

請徵馬。　正義曰此明飲慶爵之後司射請徵去其馬以投壺禮畢行無算爵之事要義投壺立三馬與鄉射立耦小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正爵既行至請徵馬　藍田呂氏曰正爵司正之爵也勝飲不勝所以養不能也多馬有慶所以尚有藝也正爵之行能者有慶不能者獲養則民德歸厚　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徵者則禮畢而飲無算矣立馬以表其勝徵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周而禮義爲備也　金華應氏曰勝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一己血氣之私也遜心生於物我之相忘天下義理之公也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先王制禮以調伏之於其取與辭遜之節尤致意焉投壺細事也亦有能否勝負之別立算以計其數立馬以表其武旣尚其能矣然勝負角立人之能否不可以一時而定勝者豈能全勝將有歉而不足之算不勝者間有得必有棄而不錄之算兩俱無所成而已今也取不勝者不用之馬而補勝黨未足之算則零算不遺而勝算有助所以成人之美所以遜己之能以與人夫天下之義理無窮幸而有志於善者亦未見有獨爲君子之心今也當勝負相角之時乃能推己所長以成人之不足而不以不勝爲恐焉其無欲多上人之心可見矣可謂達觀而無人己之間者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爲樂也以慶請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徵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算爵（鄭氏曰見前注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正爵既行罰爵已行請立馬將行慶爵故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以算爲馬故馬當算之前二馬從二馬以慶一勝者不得自慶附於再勝者以慶之慶禮曰三馬既備前言立而此言備者立而後備故也請慶多馬慶禮之辭止此

馬各直其算圖

依禮書



姑圖其一
以見餘制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筭多少視其坐（鄭玄注筭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爲數也投壺者人四矢亦人四筭陸德明音義坐如字又才卧反注同）**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玄注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晏早之宜無常處陸德明音義籌直由反扶方于反下及注同鋪普烏反又芳夫反褻息列反處昌慮反）**筭長尺二寸**（鄭玄注其鄭三扶可也或曰筭長尺有握握素也陸德明音義長直亮反注同）**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鄭玄注脩長也腹容斗五升三益一則爲二斗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陸德明音義頸吉井反又九領反徐其聲反爲于僞反躍羊略反圜音圓囷去倫反奇紀宜反滑乎八反）**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鄭玄注取其堅且重也舊說云矢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陸德明音義柘止夜反木名毋音無下皆同去起呂反注同）孔穎達疏筭多至其皮　正義曰此一節明筭及矢長短之數又明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禮之後記者之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於下筭多少視其坐者言筭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矢人別四筭也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九扶注投壺者人四矢　正義曰案鄉射及大射人皆乘矢故知四矢也注籌矢至常處　正義曰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文彼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唯泰山爾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注脩長至餘也　正義曰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者既稱腹容斗五升又云三分益一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益一爲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圜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筭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爲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圜囷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脩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脩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間方

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爲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壷圜周二尺七寸有強。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㨾二斗之數。必知然者。壷徑九寸。以圜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壷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爲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寸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寸之三。餘有二十寸四分寸之一不盡。故云圜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三寸。則壷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壷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爲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圜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壷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圜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圜。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云壷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要義矢長短。壷廣狹。席遠近。（見前注疏）衞湜集說。算多少視至毋去其皮　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壷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壷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鄭文而託其義。爲雖小事有所不廢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壷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籌。　嚴陵方氏曰。謂之籌者。以計多少爲義。謂之矢者。以觀中否爲義。五扶則二尺也。七扶九扶則又可以類推矣。算長尺二寸者。欲其有别於尺。故加二寸焉。毋去其皮。則貴其自然而已。　山陰陸氏曰。鄭云。謂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扶四指以扶可也。謂之扶。以此扶淺事也。故亦或謂之膚。即持五指也。攉亦五指也。巨擘在外爲持。在內爲攉。　新安朱氏曰。今詳經文不言壷之圜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爲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註乃以二斗釋之。前經之所言者。圜壷之實數。而註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壷爲圜形。斗五升爲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合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爲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爲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氂。定爲圜壷腹徑九寸。而圜二尺七寸。則爲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頗乃依違其間。說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爲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爲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氂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爲一方壷。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氂。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註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以爲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壷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爲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爲二百四十三寸。則壷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氂。而其外圍則僅爲二尺四寸一分五氂。其中所受僅爲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　呂氏曰。棘拓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算多少視其坐。此一節明用算之數。三禮圖云。人四算。一偶八算。其數無常。若鄉射記云。籌八十。謂十偶而言。是數無常也。又云與投壷禮同。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筵中九扶。

籌矢三等圖

三等之矢或用柘若棘。

本　矢長二尺。室中用之

本　矢長二尺八寸。堂上用之

本　矢長三尺六寸。庭中用之

（餘同前注疏）

算長尺二寸　此一節又言算之尺寸。鄉射算長尺四寸。此云算長尺二寸。或者投壷射之細。故算差短。壷頸脩七寸。爲其矢之躍而出也。此一節言壷之形制及所容。（餘同前注疏衞湜集說）壷去席二矢半。按孔氏疏。鄭氏算法極詳。謂以三分益一之法求之。得腹周二尺七寸奇。徑九寸有餘。然當時用三分益一之法。未用四分退一之法。未免大闊。容二斗以外。朱子駁之。謂算家有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鄭氏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又皆取全寸。不計分氂。未免失之。遂以三分益一。四分退一之法求之。謂腹周二尺四寸一分五氂。廣八寸五氂。然廣若果是八寸五氂。

周當二尺五寸三分未免亦闊容一斗五升以外緣以虛加實退之法於數猶未精也今依算家密率廢闊的計二尺四寸七分一釐七毫八絲三忽僅徑廣七寸八分六釐四毫七絲八忽僅容一斗五升學者若欲求之別有算法餘間有注取衛湜集說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鄭玄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為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記魯薛者禮表乖異不知孰是也憮敖慢也偝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渠立據浮或作鮑或作符踰或爲遙　陸德明音義憮好吾反下同敖也敖五報反五羔反下同敖慢也偝音佩徐符代反舊又蒲來反浮音縛謀反罰也俾音直吏反爲音于僞反鄉許亮反據本又作處同音據鮑薄交反孔穎達疏魯令弟子辭曰至若是者浮　正義曰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　毋憮毋敖者憮亦敖也號令弟子云毋得憮而敖慢也　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者毋偝立謂不正面前毋得踰言謂遠相談語若偝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薛令弟子辭曰若如是偝立踰言者則有浮罰之爵薛令弟子異於魯者其魯令弟子則稱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則總稱若是者浮浮亦罰也其言辭詳略雖異其意則同　注晏子至立據　正義曰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要義魯薛令弟子辭見前注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汎令之所以務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　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慶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　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者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者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是者浮蓋曰若是者浮則辭有不嫌矣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魯令弟子辭曰魯薛二國名各有投壺之禮與樂記者兼存其小異同處毋憮毋敖自大意毋偝立相偝而立毋踰言踰言相踰越而語也四者皆不敬偝立踰言有常爵即罰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罰飲曰浮據魏文侯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一說魯同姓薛異姓待同姓異姓之別也

鼓○□○□□○□○○□○半□○□○□○○○□□○□

魯鼓□○○○□○□○○○□□○□○□○○○□半○○○□○○○□

薛鼓鄭玄注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古者舉事鼓各有節聞其節則知其事矣陸德明音義圜音圓鼙薄迷反鄭呼爲鼙也其聲下其音穎穎然穎音吐臘反□方鼓鄭呼爲鼓也其聲高其音鏜鏜然鏜音吐郎反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鄭玄注投壺之鼓半射節者投壺射之細也射謂燕射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鄭玄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爲羞者樂人國子能爲樂者此皆與於投壺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注同冠古亂反與音預

魯鼓○□○○□□○半○□○○□○○○○□○□○

薛鼓□○○○○○○□○□○□○○○□○□○○□半○○□□○○□○○○

鄭玄注此二者記兩家之異故兼列之孔穎達疏　魯鼓薛鼓　注云此魯薛擊鼓之節也圜者擊鼙方者擊鼓　正義曰以鼓節有圜點有方點故以爲圜者擊鼙方者擊鼓若頻有圜點則頻擊鼙聲若頻有方點則頻擊鼓聲也但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

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　注射謂燕射　正義曰以此射與投壺相對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人投壺在室在堂是燕樂之事故知此射亦謂燕射非大射及鄉射也　注庭長至投壺　正義曰經云司射庭長案鄉飲酒將旅之時使相爲司正在庭中立于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長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爲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爲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要義魯薛投壺射禮鼓節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鼓○□至□○　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算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黨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就賓禮言又樂書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

壷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爾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為投壷禮盡用之為射禮聞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觀春秋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為會同之主於其中否以卜興衰其重投壷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　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　山陰陸氏曰魯投壷之鼓多薛投壷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别也詩曰在宗載考有是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䟽陳櫟詳解鼓○口至口○皆屬主黨註本此下又存魯鼓薛鼓之節與前有不同者今去之按此投壷禮多以射禮行之鄭氏釋此篇多引鄉射禮之文（餘同前注䟽）陳澔集說魯令弟子至皆屬主黨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令從之　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壷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幠亦敖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䟽曰見前䟽）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投壷禮第十一　鄉禮二　投壷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壷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壷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壷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壷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右請投　記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司正見二篇）　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即大戴禮記）壽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壷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壷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壷去席二矢半（今詳經文不言壷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圓壷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筭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壷為圓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圍而難計故筭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圓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逆升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圓壷腹徑九寸而圍二尺七寸則為失之䟽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

違其間說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筭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員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剖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壷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筭術所借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圓壷之實數則當就此方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壷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諧會矣）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壷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　右就筵　記筭多少視其坐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　記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右作樂　記鼓○□○○□□○□○○□半○□○□○○□□○□○魯鼓○□○○□□○□○□□○□○○□□○半○□○○□□○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壷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半○□○□○○○○□○□○薛鼓○□○○○□○□○□○○○□○□○□○半○□○□○○○□○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大戴有餘字疑曰投壷卒司射於壷西東面執筭請曰賓主之黨投壷卒請數筭純全也二筭合為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故云奇遂以奇筭告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以告曰某賢於某若干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若干奇猶十筭則云五純九筭則云九奇也鈞等也筭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曰左右鈞　今按此說差勝鄉射實疏然恐或是凡筭前曰四純一奇也）右請投視筭　記侍投則擁矢（注見少儀儀節章）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無命酌至行觴六字別云裝手曰請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大戴此

（上有以酌皆請舉酒六字）右卒投飲不勝者　記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注見少儀）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大戴正上有司正曰三字請下有為勝者三字）正爵既行請徹馬　右三投慶多馬　記不權馬（注見少儀餘並見禮記投壺篇注疏）

吳澄儀禮逸經投壺禮第一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右請投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作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右受矢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　右設壺設中　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主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右命工奏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右拾投釋筭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遂以奇

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右卒投數筭　命酌曰請行酌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右罰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　右立馬　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右慶爵　正爵既行請徹馬　右徹馬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筭多少視其坐　右記壺矢筭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右記賓主黨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傲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傲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右記令辭　鼓（此魯薛擊鼓之節圓者擊鼙方者擊鼓）○□○○□□○□○○□半○□○□○○○

□□○□○魯鼓○□○○○□□○□○○□□○□○○□□○半

○□○○○□□○薛鼓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盡用之為射禮魯鼓○□

○○□□○○半○□○○□○○○○□○□○薛鼓○□○○○○

□○□　○□○○○□○□○○□半○○□○□○○○○□○

右記鼓節（大戴記投壺篇云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作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筭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筭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為純一純以取一筭為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筭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壺脰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受斗五升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八分大七分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筭多少視其坐既筭周則復始堂下司

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作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魯命弟子辭曰無荒無傲無偝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曾孫侯氏令曰泰射干一張侯參之曰令曰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隮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孫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　右記樂章（此篇取之小戴記大戴亦有此篇且文大同小異不可偏廢今既小書附主篇末矣此章小戴所無雖多闕誤然存之可備參考故大書之以補經後之記）

大戴禮投壺篇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峭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作階上再拜送賓般還

曰避以拜受矢進則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反位設中執八算請于賓曰奏投壺之令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算勝飲不勝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太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投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之算曰賓黨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一純以取一算為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算告曰某黨賢於某黨賢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舉手曰請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舉酒當飲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各直其算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人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周則復始既算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堂上七扶堂中五扶庭下九扶算長尺二寸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作階及樂事皆與射同節壺中置小豆為其矢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以柘若棘無去其皮矢七分曾孫侯氏令曰泰射干一張侯參之曰令曰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熊旌既戴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壺腹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斗五升壺

腹修五寸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隮其堂乃御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曾命弟辭曰無荒無傲無倨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孫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

壺氏（千家姓羽黎城）

壺黶（氏族言行録衛有壺黶）

壺充國（前漢書李廣利傳壺充國漢鴻臚也）

壺遂（前漢書韓安國傳安國於梁舉壺遂臧固姓氏遥華壺遂漢武帝諫議大夫）

壺公（東漢書費長房傳長房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及市罷輒跳入壺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樓上覩之異焉因往

拜奉酒酬翁知長房意其神也謂曰子明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惟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姓氏遥華壺公賣藥于市懸壺於室夕則飛入壺中汝南費長房為市吏於樓上見之知其異人為酒掃進餅公坐受不謝日久語長房曰來隨我入壺中見重門門道樓觀五色左右侍衛公曰我上界仙府暫謫人間宋劉後村集躍入無人見誰知有路通長房非點者草草出壺中

挈壺氏 周禮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舊唐書百官志置司天臺（乾元元年二月十九日勅改大史監為司天臺改置官屬）挈壺正二人（掌知刻漏）五官挈壺正五員（正九品）新唐書五官挈壺正二人（正八品武后長安二年置挈壺正乾元元年與靈臺郎保章正司曆司辰皆加五官之名）宋書官志挈壺正（正八品）其判局及同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令十年一遷惟靈臺郎試中乃遷而挈壺正無遷

國朝欽天監有五官挈壺正（壹員從八品）

投壺氏（羅泌路史高辛氏紀荀侯諸侯之伯晉滅之為公族後逝敖却呼壺僕裔皋盧為投壺氏）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九 六模

瓠

洪武正韻洪孤切。瓠也。亦作壺、葫。又暮韻 陸法言廣韻瓠𤬪 宋重修廣韻戶吳切。丁度集韻器也。一曰瓠丘、瓠讘並晉地名。婁機廣干祿字音乎。瓠也。又音護。匏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瓠（俗）瓠（正音胡。又音護。瓠音胡。又音寬。並瓜瓠也。）楊桓六書統匣母瓠。又胡誤切（統督）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爾雅：康瓠謂之甈。賈誼傳：斡棄周鼎，寶康瓠兮。如淳曰：大瓠也。通作壺。詩：八月斷壺。注：瓠也。注曰：瓜之可為壺者。鶡冠子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性善浮。南人謂之要舟。又古今注云：壺盧瓠之無柄者。玄蜂若壺。義蓋取此。俗作葫。又遇韻 韻會定正匣模切。康瓠，空匏也。可浮渡。字切匣模 匣形賢瓠 千家姓又姓

篆書 瓠（六書統） 隸書 瓠（六書統） 草書 瓠 瓠（並張錦溪） 瓠（鮮于樞）

總敘

陸佃埤雅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緣蔓而生。詩曰：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樛木下逮，故甘瓠得以纍之，則賢者以貴下賤之況也。序曰：南有嘉魚，樂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以此故也。傳曰：苦匏不材於人，則明此甘瓠譬其材也。記曰：取賢斂材，則賢進於材矣。故此賢者在上。材者在下。又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瓠葉庶人之菜也。菜無微於瓠葉，肉無薄於兔首。故詩以著古人不以微薄廢禮如此。相馬經曰：頭欲少肉，如剝兔首。爾雅曰：瓠棲瓣。詩曰：齒如瓠犀。犀，瓠瓣也。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子者貴。故詩主言之。風俗通曰：八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為瓠死燒穰。瓜亡爇漆。即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物類相感。志曰：牛踏蔓上則苦，采者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王禎穀譜集說文曰：瓠，一曰壺。皆瓠屬也。陸農師曰：頭短大腹曰瓠。細而合上曰匏。而肥圓者曰壺。然有甘苦二種，甘者供食，苦惟充器耳。按毛詩云：匏有苦葉者，苦瓠也。（注云：不材於人，惟供濟而已，蓋以作壺濟水也。）又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此甘瓠也。故曰甘瓠纍之。其為物也，蔓生而齒瓣。夏熟而秋枯。豳風曰：八月斷壺。亦其義也。本草云：味甘冷，無毒，利水道，止消渴。惟苦者有毒，不宜食。凡種如瓜法，蔓長則作架引之。劉熙釋名：瓠蓄皮瓠以為脯，蓄積以待冬月時用之也。王觀國學林：爾雅釋木曰：棗，壺。郭璞注曰：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為壺。壺，瓠也。又爾雅釋器曰：康瓠謂之甈。郭璞注曰：瓠，壺也。既曰壺瓠也，又曰瓠壺也，則壺瓠一物矣。觀國案尚書禹貢曰：壺口治梁及岐。史記河渠書曰：秦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則古之人以壺瓠通用為一字也。後漢郡國志：河東垣縣有壺丘亭。章懷太子注曰：春秋襄元年左傳晉討宋五大夫，寘諸瓠丘。杜預注曰：垣縣東南有壺丘亭。凡此皆以壺為瓠者也。賈誼弔屈原賦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鶡冠子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蓋皆通用之也。瓠亦讀音壺。廣韻平聲曰：瓠音胡，瓠𤬪瓠也。格物總論：瓠亦瓜也。一曰匏。藤生。數種葉大盈尺，實青白色，大尺，圓長二尺許，有毛。又一種葫蘆樣，皆中有瓤瓣，中子不計其數。今一種名絲瓜，一名天羅絮，一名布瓜，綠深色，有文及班班點子，有長二三尺者。又一種名稍瓜，形稍類絲瓜，然色白，味不及也。又種名冬瓜，大三尺，圓長四五尺，有毛綠色，生日然白粉，瓜莫此之大也。禮記月令：仲冬行秋令，則瓜瓠不成。三元延壽參贊書：瓠子冷氣，人食之病甚，大耗食，患脚氣虛腫人食之，毒永不除。劉向新序：魏文侯見其李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進瓠羹。文侯曰：壞墻不築，教我無奪民胎；我瓠羹教我無多歛百姓。

嘉瓠

魏書：高祖太和三年十月，徐州獻嘉瓠，一帶兩實。宋書：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寧州，刺史費統以聞。晉大起居注曰：梁州進瓠子，異體同蒂。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京邑新園，園丞徐道興以獻。孝友同風 宋徐成瑾幼失父母，兄弟三人居及族中三百口同共黎藿，衣服相讓四十年不改。其樣有瓠，異蔓同實。州以上聞，名其鄉曰義感，里曰和順。

大瓠

莊子逍遙遊篇：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又曰：夫子固拙於用大也。䟽惠施既得瓠種，藝之成，就生子，其大容受五石。程大昌演繁露：莊子言魏王大瓠瓠落無所不容，何不以為大尊而浮之水上。司馬云：尊如酒器，縛之於身，浮於江海，所謂腰舟也。齊書：卞彬性飲酒，瓠壺瓢勺，杬皮為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為籠，什物多諸詭異，自號卞田居。溫革瑣碎錄：通泰閒大瓠至冬乾硬，製成合子，可貯毛衣，紅紫段子經久不蛀，色亦不退。蓋其氣味苦，而外堅實也。周書：狄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之。手持大瓠到宇文護門外，抵而破之，大言曰：瓠破子苦。未幾，護誅，諸子並伏法。五代史鄭雲叟傳：雲叟好酒，有大瓠，可辟寒暑，貯酒於其中，經時味不壞。

甘瓠

詩：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又幡幡瓠葉，采之烹之。王禎穀譜集：此甘瓠也。其為物也，蔓生而齒瓣，夏熟而秋枯。周禮春官崇門用瓢齎。注：取甘瓠割去柢，以齎為尊。本草：味甘冷，無毒，利水道。孫真人

云甜瓠患腰脚腫氣及虛腫者食之永不瘥晉書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何以詠思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宋楊誠齋詩哭殺桑根甘瓠蔓亂它桑葉上它條何人更遣傻藏巧帷道桑稍挂一瓢

苦瓠

詩匏有苦葉注匏謂瓠瓠葉苦不可食也陸機疏云匏葉小可爲羹揚州人恒食至八月葉即苦故云苦葉廣志朱崖有苦葉瓠大者受斛餘王禎穀譜集按毛詩匏有苦葉者苦瓠也（不升於人惟供濟而已蓋以作壺濟水也）本草陶隱居云瓠與冬瓜氣類同輩而有上下之殊當是爲其苦爾今瓠自忽有苦如膽不可食非别生一種也又有瓠甊（音婁）亦是瓠類小者名瓢食之乃勝瓠凡此等皆利水道唐本註瓠與冬瓜瓠甊全非類例今此論性都是瓜瓠甊爾陶謂瓠中苦者大誤矣匏中苦者不入藥用冬瓜自依前說瓠甊與瓠又須辨之此二物苗葉相似而實形有異瓠味皆甜時有苦者而似越瓜長者尺餘頭尾相似其瓠甊形狀大小非一瓠夏中便熟秋末並枯瓠甊夏末始實秋中方熟取其爲器經霜乃堪瓠與甜瓠甊體性相似但味甘冷通利水道止渴消熱無毒多食令人吐苦瓠甊爲療一如經說然瓠苦者不

堪噉無所主療不入方用而甜瓠甊與瓠子噉之俱勝冬瓜陶言不及乃是未悉此等元種各别非甘者變而爲苦也其苦瓠甊味苦冷有毒主水腫石淋吐呀嗽囊結疰蠱痰飲或服過分令人吐利不止者宜以黍穰灰汁解之又煑汁漬陰療小便不通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苦瓠煎取滴鼻中主急黃又取未破者煑令熱解開熨小兒閃癖嘉祐本（按蜀本注）云陶云瓠小者名瓢按切韻瓢注云瓠也又語曰吾豈匏瓜也哉是則此爲瓜匏之瓠也今據瓜匏之瓠非但不能療病亦少見有苦者謹按瓠固匏也但匏字合作瓟蓋音同字異爾且匏似瓠可爲飲器有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則陶云小者名瓢是也今人以苦瓠療水腫甚効亦能令人吐此又與上說正同爾藥性論云瓠甊使治水浮腫面目肢節腫脹下大水氣疾孟詵云瓠冷主消渴惡瘡又患脚氣及虛脹冷氣人不可食食之尤甚又壓熱服丹石人方可食餘人不可輒食日華子云瓠無毒又云微毒除煩止渴治心熱利小腸潤心肺治石淋吐蚘蟲千金方甜瓠味甘平滑無毒主消渴惡瘡鼻口中肉爛痛其葉味甘平主耐飢扁鵲云患脚氣虛脹者不得食之患永不除政和本聖惠方治齲齒疼痛用葫蘆半升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含嗽吐之莖葉亦可用不過劑差又方治鼠瘻用瓠花

曝乾爲末傅之外臺秘要治卒患腫滿曾有人忽脚趺腫漸上至膝足不可踐地主大水頭面徧身大腫脹滿苦瓠白瓤實捻如大豆粒以麪褁煑一沸空心服七枚至午當出水一斗三日水自出不止大瘦乃差三年內慎口味也苦瓠須好者無黶翳細理妍淨者不爾有毒不用千金方治眼暗七月七日苦瓠瓤白絞取汁一合以酢一升古錢七文和漬微火煎之減半以沫內眼眥中神驗肘後方療中蠱毒吐血背如爛肝者苦瓠一枚水二升煑取一升服立吐即愈又方用苦酒一升煑令消服神効孫真人甜瓠患腰脚腫氣及虛腫者食之永不差　傷寒類要治黃疸苦葫蘆瓤如大棗許大以童子小便二合浸之三兩食頃取兩酸棗許分內兩鼻中病人深吸氣及黃水出良　又方治黃疸以瓠子白瓤子熬令黃擣爲末每服半錢匕日一服十日愈用瓠瓤有吐者當先詳之　丹房鏡源苦瓠煑汞紹興本草苦瓠性味主治已具本經然云治水古方中間有用之而未聞的驗但味甘者其性無異乃世之菜品餘無爲用俱當作微寒無毒爲定處處種產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苦瓠一名瓟小者名瓢一名葫蘆生晉地川澤夏秋採其小者俟經霜色黃硬或取之爲器味苦寒微毒續附西瓜生北方又續附蒲瓜今並處處有之松漠記聞載西瓜形如褊蒲而

正色極青翠經歲則變黃其狀小西瓜也類甜瓜味甘脆有汁尤冷今亦有别色者僅可留數月色仍不變或曝乾久若目疾者服之愈也更有一種蒲瓜乃甜瓠之屬色味相似其形或褊或長其毒視瓠爲尤甚其花夜開日萎感陰氣而生凡患風冷血氣諸疾者皆當忌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苦瓠爲使苦寒有毒主大水面目四肢浮腫療蠱毒下血爛若豚肝止消渴除煩潤心肺徹熱似越瓜而長其味苦可用又一種瓠甊相似形大小性質不同惟當作器入藥不堪齲齒痛煑莖葉含漱吐之黃疸證炒瓤子末服兩字脚氣不可食虛脹尤宜忌食用本草苦瓠味苦寒有毒主大水面目四肢浮腫下水令人吐　苦瓠性味主治已具本經然云治水古方中間有用之未聞的驗但味甘者其性無異乃世之菜品俱當作微寒無毒爲定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穆子曰豹之業及瓠有苦葉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曰夫苦瓠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是行也魯人與莒人先濟諸侯從之儒學警語謂腰瓠以濟水也張伯淳雲藥集苦瓠嘗有作苦瓠詩其意有悲尤者因作此以諭之始種誰知味不佳久經培養漸萌芽荒根得雨未

成實。懸蔓繞籬空放花。止坐材跡遺草莽。豈緣食美弃泥沙。不須自此韓圃李。慘慘風前獨怨嗟。

堅瓠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斟。吾無以瓠爲也。曰然。穀將以欲弃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瓜瓠 管子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瓜瓠葷。不備國之貧也。王充論衡。干將之刃。水磨瓜瓠。不能傷。又曰婦人疏孕者子活。乳數者子死。譬若瓠華多實少也。食用本草語曰吾豈匏瓜也哉。是則此爲瓜匏之瓠也。可爲飲器。有甘苦二種。甘者大。苦者小。則陶云小者。名瓢是也。毗陵志瓠味甘。間有苦者。又一種名瓢。所謂瓜匏之瓠。即今胡盧。山居備用瓜瓠多要發吐瀉霍亂。謂之發暴。以致於有不救者爲何。瓜種之在土不久。值時暖易長易成。使人食之則發暴。苦同香菜共食則可免。香菜。今香薷也。人使香菜食瓜子是矣

康瓠 西漢書賈誼弔屈原賦。斡棄周鼎寶康瓠兮。應邵曰。康容也。康空也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康瓠謂之甈郭璞注。瓠。壺也。邢昺疏釋曰。康瓠一名甈。即壺也。說文云。破甖也。方言云。甈謂之盎。皆非郭義也。注賈誼說曰。寶康瓠是也。釋曰按漢書云。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以誦詩屬文。漢文帝召爲博士。爲絳灌之屬害之。天子疏誼爲長沙王傅。以讁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詞曰。斡棄周鼎寶康瓠兮。是也。

都瓠 廣志都瓠子。如牛角。長四尺。

約腹瓠 廣志約腹瓠。其大數斗。其腹窈。挈緣帶爲口。出雍縣。移種於佗。則死。

長柄瓠 郭子東吳有長柄瓠。

儋崖瓠 酉陽雜俎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芥。高者亦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方家瓠 東軒筆錄 北蕃每宴使人勸酒器不一。其最大者。剖大瓠之半。托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毋能飲者。唯方偕一舉而盡。戎主大喜。至今目其器爲方家瓠。每宴南使出之。

烹瓠 詩幡幡瓠葉。采之烹之。注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烹瓠葉而飲。後劉晁教授弟子。每春秋享射。備列興儀。以素淨瓠葉爲俎豆。獻伴老儒。

種瓠法 齊民要術氾勝之書種瓠法。以三月良耕田十畝。作區。方深一尺。以杵築之。令可居澤。相去一步。區種四實。蠶矢一斗。與土糞合澆之。水二升。所乾處復澆之。著三實。以馬箠散其心。勿令蔓延。多實。實細。以藁薦其下。無令親土。多瘡瘢。度可作瓢。以手摩其實。從蔕至底。去其毛。不復長。且厚。八月微霜下。收取掘地深一丈。薦以藁。四邊各厚一尺。以實置孔中。令底下向瓠一行。覆上土。厚三尺。二十日出。黃色破以爲瓢。其中白膚以養豬。致肥。其瓣以作燭。致明。一本三實。一區十二實。一畝得二千八百八十實。十畝凡得五萬七千六百瓢。瓢直十錢。并直五十七萬六千文。用蠶矢二百。牛耕功直二萬六千文。餘有五十五萬。肥豬明燭。利在其外。氾勝之書。區種瓠法。收種子須大者。若先受一斗者。得收一石。受一石者。得收十石。先掘地作坑。方圓深各三尺。用蠶沙。與土相和。令中半。若無蠶沙。生牛糞亦得。著坑中。足躡令堅。以水沃之。候水盡。即下瓠子十顆。復以前糞覆之。既生長二尺餘。便總聚十莖一處。以布纏之五寸許。用泥泥之。不過數日。纏處便合爲一莖。留強者。餘悉掐去。引蔓結子。子外條。亦掐去之。勿令蔓延。留子法。初生二三子不佳。去之。取第四五六區。留三子即足。旱時須澆之。坑畔周匝小渠子。深四五寸。以水停之。令其遙潤。不得坑中下水。崔寔曰。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作蓄瓠。瓠中白膚實。以養豬致肥。其瓣則作燭致明。家法曰。二月可種瓜瓠。王禎穀譜集四時類要云。坑深四五尺。坑底填油麻菉豆藁及爛草糞各一重。上著糞土。以子十顆種之。待成揀擇者四莖。每兩莖相貼纏之。待其相著。各除一頭。又取所留兩莖。如前法相貼活。後惟留一頭著子。則揀留兩子。如此。則一斗變爲盛一石。卷莊子魏惠王大瓠之種。種之實五石。其亦以此法歟。夫瓠之爲物也。纍然而生。食之無窮。最爲佳蔬。烹飪無不宜者。種如其法。則其實斗石。大之爲甕盎。小之爲瓢杓。膚瓢可以喂豬。犀瓣可以灌燭。咸無棄材。濟世之功大矣。可不知所種哉。

瓠子湯 山居備用羊肉一脚子卸成事件。草菓五箇。右件同燉成湯。濾淨。用瓠子六箇。去瓢皮。切掠熟羊肉切片。生薑汁半兩。合白麪二兩作麵絲。同炒葱鹽醋調和。山家清供瓠與麩薄批。各和以料煎麩。以油煎瓠。以脂乃熟葱油入。酒共炒熟。不惟如肉。其味亦無辨者

狗頸繫瓠 續後漢書列傳。杜預伐吳。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盛火以瓠 北史後魏傳。永拒齊將曹康祖等於太倉口。永量賊夜來斫營。必以火於渡淮淺處記之。密令人以瓠盛火。當深處置之。戒曰。若火起。亦然之。夜果來斫營。伏發擊之。奔趨淮水。望火爭渡。溺水數千人。康祖亦死。

佯

狂破瓠 隋書五行志周武帝時有強鍊師者佯狂持一瓠至晉蕩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擊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倫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人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袋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都長安城為墟矣

求飲留瓠 宋書徐文伯曾祖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過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醫經一卷

擔掛花瓠 唐書許宣平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時或負薪以賣擔常掛一花瓠及曲竹杖每醉騰以歸

召客食瓠 唐書盧懷慎為相詐儉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疑鵞鴨已而粟米飯一器胡盧一枚而已宋蘇東坡詩爛蒸鵞鴨乃瓠壺（互見盧）

取水於瓠 太康地記朱崖儋耳無水唯種大瓠藤斷其汁用之

袖中出瓠 列仙傳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有李筌好神仙之道姥謂筌曰日已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為食亦足袖中出一瓠令筌於谷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所不能制而沉泉中卻至樹下失姥所在唯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筌食麥飯自此不食

杓用半瓠 雲仙散録蜀普録曰成都薛氏家士風甚善廚司以半瓠為杓子就食蝦羹肉臠一取之飯再取之

燒穰殺瓠 風俗通燒穰殺瓠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瓠死也

齕蔔瓠 唐柳玭家戒曰先君兄弟夕食齕蔔瓠而已皆保重名

肥白如瓠 史記張蒼傳蒼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坐法當斬蒼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為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為代相備邊寇太平廣記裨將劉宣傷重臥於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持簿閱死者至宣乃扶曰此漢非是引出置路左宣體肥白如瓠初伏於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動瘡愈肉不復生坐竟小偏也

無口瓠 事類蒙求李沆相位常寡言馬亮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兄為無口瓠維乘間嘗達亮語沆曰今縉紳中與之談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即庵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業而與之接語哉

城如垂瓠

水經豫州汝南郡城西北汝水出西北流又屈而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老云城取名焉

三有之瓠 唐柳宗元集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幽於三有之瓠

槃瓠 東漢書南蠻傳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尅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吳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又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之後槃瓠遂銜人頭造闕下群臣怪而診之乃吳將軍首也帝大喜而計槃瓠不可妻之以女又無封爵之道議欲有報而未知宜女聞之以為帝皇下令不可違信因請行帝不得已乃以女配槃瓠槃瓠得女負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為僕鑒之結著獨力之衣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班斕語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注魏略曰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得一物大如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犬其文五色因名槃瓠）黃閔武陵記曰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萬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今接山窟前有石羊石獸古迹奇異尤多望石窟大如三間屋遥見一石仍似狗形蠻俗相傳云是槃瓠象也干寶晉紀武陵長沙郡夷槃瓠之後也雜處五服之內憑山阻險每常為猱雜魚肉而歸以祭槃瓠俗稱赤髀横裙子孫唐書黃國公册安昌者槃瓠之苗裔也世為巴東蠻師與田李向鄧各分槃瓠一體世傳其皮盛以金函四時致祭席上腐談東漢西南夷狗國乃黃帝時槃瓠之種槃瓠之說甚怪而可笑蓋理之所必無也理之所必無惟可與燭理之明者道庸人孺子不必與之辨也大抵語怪者多託以黃帝時事昧者以為信然識者之所不取也羅泌**路史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八十里有武山焉其崇千仞遥望山半石洞罅啓一石貌似狗人立乎其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里有槃瓠祠棟宇宏壯信知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者然實誕也（注其中種有四一曰七村歸明戶起居飲食類居民但左衽二曰施溪武原歸明蠻人三曰山猺四曰仡伶雖有房屋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土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攜幼宿於廟下五日祠以牛彘酒鱐椎鼓踏歌謂之樣蠻諸祭也）祿當用食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

之也。伯益注云，卞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者，乃其子之名。蓋後世之為騶犬子劉奴虎牠云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歟有形影，其言之典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相牝牡，郭氏以謂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婁羅門半擇者（烏有曰鵝鵠曰鵝雜者，一身之間，自牝牡半擇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皆有半月為女者，皆備氣所孕）。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其說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為寵爾。至郭璞、張華、干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募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至秦始曰鎰，一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至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生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伯虔同吳權之妻，而邦之父，考有吳質，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無姓，可也。伯益為百虫將軍，玄女立五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狄古無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氏書。）夫人畜之交通，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愈年，然高辛之事，常稱誕之甚。（虞，吳興人，事具宋書志。）槃瓠者，特獵狐之轉爾。（大尾犬。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海中，是為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云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南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犬封氏。玄中之書，崇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注狗封事與記所言同，知為景純也。）曰：然則盧溪之祠，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而佛則以為為惠遠點頭，見石東傴則以為為秦皇赴海，木石之像物厭類多矣，偶然喚作不居士，豈特一槃瓠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大戎國有大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詩

宋劉弇山集瓠詩　既釜熟踰閒，香清味仍美，一線解瓊瑤，中有佳人齒。**梅聖俞宛陵集**五月七日見賣瓠者　老圃奪天時，氣通為煦嫗，四月彼種瓜，五月此賣瓠，陽坡與冀壤，功力且異趣，瓜遲瓠何早，豈不同雨露，遲利乃在人，爭先無挽蓄。**劉公是先生集**種瓜瓠　吾生拙用大，江海思遠適，豈獨為匏瓜，長繫取不食，漆園有遺意，放蕩歸心腴，樹此無何鄉，近身見多益，五日抽一尋，十日成百尺，纍纍更相引，甘實行可摘，困之浮汗漫，去矣笑踟躕，從我其誰歟，由也不可得。**元耶律鑄雙溪醉隱新集**瓠詩　瓠落無容取，易傷石生輿，瓠得韜光可，能安自生喧，寂不與充庖，俎酒漿。**范德機詩**或言種瓠蔓長必翦其標，乃貴予齋所種，因樹為架，蔓緣不已，果多虛花，欲去之，慮傷其凌霄之意，因賦五言為之解嘲云　豈是階庭物，支離亦自奇，已殊凡草蔓，纔得好花枝，帶雨寧無寔，凌霄必有為，啾啾群鳥雀，從汝踏多時。秋後瓠果成一實，輪囷可愛，余嘉其晚成而不群，因賦云　嘉瓠吾所愛，孤高更可人，不虛種植意，終繫發生神，有葉誠藏用，無容豈識真，明年應見汝，衆子亦輪囷。

瓠氏

千家姓　瓠（羽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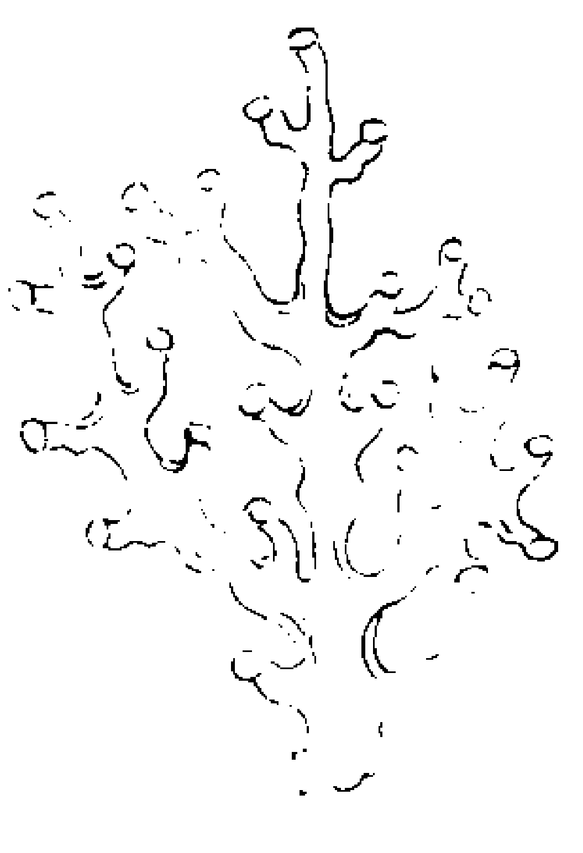
氏族言行　淮南子：古有瓠巴善鼓琴，游魚出聽。

瑚

洪武正韻（洪孤切，瑚璉，宗廟器。禮記：殷之六瑚。左傳作胡。又珊瑚，生海底。）**許慎說文**（瑚從玉胡聲，戶吳切。）**顧野王玉篇**（河孤切，或作鍸。）**徐鍇通釋**（瑚徒夂）**戴侗六書故**（瑚璉，瑚戶吳切，璉力展切。孔子謂子貢曰：女器也。曰：瑚璉也。記曰：夏之三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康成曰：皆黍稷器）。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單作胡。）**郭守正紫雲韻**（珊瑚生水底石邊，似玉而赤色，大者高三尺。）**釋行均龍龕手鑑**（珐俗　瑚正）**楊桓六書統**（匣毋瑚（統叅））**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說文：珊瑚似玉而赤色，作樹形。本草云：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徐曰：今珊瑚石或青或赤，高一二尺，最以繒帛，燒之不熱，亦可刻琢為器，為樹者乃交柯可愛，或只如今太湖石。又瑚璉（詳見璉字注）。）字滌悖義　胡鈷（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亦借胡，左傳胡簋之事。）**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瑚）

篆書　瑚　古論語　瑚　徐鉉篆韻　瑚　六書統　隸書　胡　韓勑碑同瑚　瑚　修堯廟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草書　瑚　張錦漢　瑚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珊瑚



日華子鎮心止驚明目晉書列傳石崇金谷園珊瑚樹交加宛生菓味甘平無害主消宿血風癎等疾按其主治與金相似色錢相公篋中方治七八歲小兒眼有麩瞖未堅不可妄傳藥宜點珊瑚散細研如粉每日少少點之三日立愈寇宗奭衍義珊瑚治瞖目今人用為點眼筋有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又一種如鈆丹色無縱紋為下分入藥用紹興本珊瑚性味主治已載本經生南海明潤如紅玉者佳既可作點洗目藥其云無毒是矣山居備用珊瑚出在海中又說海底有一山上有一白軟樹用意取出見日自硬藥中也用眼藥中用者助眼之光擣碎搽牙者去其黑黃又半牙根若將珊瑚孔細合在眼藥用者助眼筋添光帶在頭上者去其腦病童子帶者夢中不驚有脚氣帶者得安證類本草珊瑚其味甘平無毒生宿血去目中瞖鼻衄不吹鼻中生南海圖經曰珊瑚生南海注云又從波斯國及師子國來今廣州亦有云生海底作枝柯狀明潤如紅玉中多有孔亦有無孔枝柯多者更難得採無時謹按海中經曰取珊瑚先作鐵網沈水底珊瑚貫中而生歲高三二尺有枝無葉因絞網出之皆摧折在網中故難得完好者不知今之取者果爾否漢積翠池中有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條云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烽火樹夜有光景晉石崇家有珊瑚高六七尺今並不聞有此高大者許慎說文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孝經援神契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廣雅曰珊瑚珠也玄中記珊瑚出大秦西海中生水中石上初生白一年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西漢書西域傳罽賓國出珠璣珊瑚北史真臘國傳其海出珊瑚廣志珊瑚其長者為御車柱出西海底四夷傳大秦國大西屋宇以珊瑚為梲瑠璃為墻壁水晶為柱礎南史扶南國天監二年跋摩復送珊瑚佛像并方物又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一二尺亦有琥珀瑪瑙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任昉述異記鬱林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碧色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尤小者尺餘鮫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武故事武帝起神堂前庭植玉樹葺珊瑚為枝陳藏器生石崖下刺刻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為丸名金漿以玉投之為玉髓服之長生衍義波斯國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盤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幹交錯其根繫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　一等紅油色有細縱紋可愛二等如鉛丹色無縱紋為下入藥用油色者嘗見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岐至顛則交合而連理紅潤有縱紋亦一異也新唐書波斯傳波斯產珊瑚高不三尺洽聞

記篩辣國海去都城二千里有飛橋度海而西至且蘭國有積石南有大海海中珊瑚生於水底大船載鐵網下海中初生之時漸漸似菌經一年挺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者三尺大者丈餘三年色青似鐵鈔發其根於船上為絞車舉鐵網而出之故名其所為珊瑚洲久而不採卻蠹爛糜朽總珍集枝柯高大最直錢色似銀朱轉更鮮若有髓眼并丹色價低多應不足觀此物諷諫云沉沉水底生珊瑚出大海中水底五七株成林有橫枝色鮮紅者謂之珊瑚林設放看玩以高者特難得價高直錢如有零碎材料每兩直錢五千左側如絡索兒內碾成事件別估價例波貨珊瑚成株亦有折斷去處用紅蠟粘接子細看之丹色髓眼皆是色揮諸番志珊瑚樹出大食毗啫耶國樹生於海之至深處初生色白漸漸長苗拆甲歷一歲許色間變黃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土人以絲繩繫五爪鐵猫兒用烏鉛為墜拋擲海中發其根以索繫於舟上絞車搭起不能常有簒得一枝肌理數膩見風則乾硬變為乾紅色以最高者為貴若失時不舉則欽蝕敗翻譯名義梵語鉢攞娑福攞外國傳曰大秦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盤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鐵網取之文選司馬相如上林賦玫瑰碧林珊瑚叢生　班固兩都賦珊瑚之樹上栖碧雞　傅玄紫華賦炳參差以照燿兮何光麗之難形粲艷挺於碧枝兮煥若珊瑚之翠英　潘安仁石榴賦似長離之栖鄧林若珊瑚之映綠水　連理珊瑚稽瑞錄宋紀云孝武帝大明六年鬱林郡獻連理珊瑚樹元幹性善五雲漫葉連環珊瑚詩　雲菌深植水仙家巫鄰柔柯繫君霞不剪連環縈絳蘂相牽青瑣染丹砂簇釘自縮同心纈寶玦誰雕並蔕花三尺扶疎那用許也誇金谷闘豪華　黑河珊瑚漢武皇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呂侯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次藥有八光太和班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西丘七玄飛鄧光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玉屋青數閬風石髓黑河珊瑚（并本傳）　女珊瑚任昉述異記蛟人云海上有珊瑚宮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瑞珊瑚婦人帝命植於殿前謂之女珊瑚忽一旦柯葉甚茂至靈帝時樹死咸以為漢室將衰之徵也文苑英華仲子陵珊瑚樹賦　珊瑚生矣于彼滄溟稟精於天地之氣擢秀於魚龍之庭含九泉之滋液冠百寶之神靈在涅不淄既同象玉之潔有枝無葉亦如見樹之形當其萌芽欲成根柢初結洞壑水之有漸類陰火之潛燄瓊枝碩茂鐵網森列貫纖目而玲瓏映重泉而昭晰海人於是方舟以進拭目而觀牽夫密網出波

清瀾潤，牽白虹之氣，光連赤玉之盤，厥價伊何，有逾於虎魄，其色則爾，取類於鷄冠。及夫漢帝思仙，神君降貿，堂惟大小，帳有甲乙，植以珊瑚之樹，綴以明珠之實，何幽茂以凌秋，獨青葱而照日，亦有王家貴戚，石氏財雄，爭豪世上，使氣胄中，視珊瑚之若芥，蓬如意以成風，彼植之以為貴，此碎之又何謂，諒無補於經綸，徒見稱於祥瑞。今也聖人御天，所寶惟賢，歛雲物之容，不書于策，斷珠玉之脛，而沉于泉，車有龍首，鸞銜，不以珊瑚為柱，馬有來黃茲白，（四字見文選曲水詩序）不以珊瑚為鞭，故雖古人之所貴，獨吾君能捨棄。唐韋應物詩：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彭元亮詩：珊瑚生樹碧海底，安得騎鯨斫大枝，獨下崑崙倚風露，瓊花吹落酒醒時，萬山雲盡水百折，中夜月高天四垂，不信此心如雪白，漢江同去照連漪。元馬需庵詩：夢想黃河馬出圖，滄浪何事出珊瑚，金漿果使人不死，鐵網長懸海亦枯。

石崇碎珊瑚 晉書：石崇、王愷爭豪，武帝嘗以珊瑚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踈。崇以鐵如意擊碎，愷以為疾己之寶，聲色方厲，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悉取珊瑚，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光彩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

仲湜嗜珊瑚 宋史：宋室濮安懿王孫仲湜，字巨源，事母以孝聞，喜親圖史，酷嗜珊瑚，每把玩不去手，大者一株至數百千售之。高宗嘗問湜地則何如，仲湜對曰：碎矣。帝曰：以民膏血易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仲湜慚不能對。

回鶻獻珊瑚 遼史屬國表：太祖神冊三年三月，回鶻獻珊瑚。

珊瑚玦 杜陽雜編：唐開成初，宮內有黃金蛇，夜自寶庫出游，光明照曜。宮人擲珊瑚玦，貫其首，并玦亡去。上命搜庫，得金蛇貫玦焉，視曰：昔殤帝為晉王時，以贈陳夫人，因觀頷下有阿褒字，曰：果不失朕所疑，阿褒，殤小字也。遂取頗黎連環繫蛇於玉瓶前足，以瓶食蛇也。餘見玦字

珊瑚鉤 孝經援神契：珊瑚鉤，瑞寶也，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見。唐杜工部詩：飄飄青瑣郎，文彩珊瑚鉤。元稹長慶集：連昌宮詞：晨光未出簾影黑，至今反掛珊瑚鉤。

珊瑚筆格 歸田錄：錢惟演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得一錢，有珊瑚筆格，平生愛惜，子弟竊之，公榜以十千購之，子弟佯為求得，欣然十千與之，歲率五七如此。

珊瑚散 唐李商隱詩：房君珊瑚散，不見姮娥影。清秋守月輪，月中閑杵臼，桂子擣成塵。

珊瑚花 宋郭印雲溪集：珊瑚花，彼美珊瑚樹，扶踈着絳英，佳名為世重，貴相亦天生，日裏顏尤耐，人來眼目明，貧家還有此，王石謾誇爭。（王愷有珊瑚樹甚奇，石崇擊碎償之，比愷尤勝。）

珊瑚吟 宋文天祥詩珊瑚吟：南方有珍禽，名聲天下奇，毛羽黑如漆，兩臉凝瓊脂，燕趙佳公子，籠檻以相隨，童子重丁寧，飲食必待時，將獻上林苑，來巢萬年枝，待之豈少恩，不免加縶維，珊瑚真珊瑚，咬啄息自悲，中原

寒氣深，風土非所宜。

太廟六瑚 宋袁起岩集：賀范同知啓：恭惟明堂一柱，大廟六瑚，節義得君子之關，仁信本大人之德。古今事通：瑚受一升，形制未聞，云如簋而平下。（三禮圖）

餬

洪武正韻：洪孤切，饘也，糜也。左傳：糊口，寄食也。許慎說文：餬，从食胡聲。爾雅：餬，饘也。（邢昺疏釋曰：郭云糜也，下云鬻糜，郭云淖糜，然則餬饘鬻糜相類之物，稠者曰糜，淖者曰鬻，餬饘是其別名。昭公七年左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揚雄方言：餬，寄也。寄食為餬，（餬予口於四方是也。）顧野王玉篇：餬或作糊、粘、鈷。（同上）徐鍇通釋：魂孤反。丁度集韻亦書作餐。張有復古編：聲相類，餬、黏、鬻竝戶吳切，上餬，寄食也，从食胡，中黏，黏也，从黍古，下鬻，饘也，从鬻古。戴侗六書故：餬，伯曰：薄食也。說文曰：寄食也。非。又作鬻餐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餎、饐、饠（三俗）鈷（或作）餬（今）。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糊粘也，餬音胡，以糜也。楊桓六書統：匣母，餬（統聲）餬（隸）鈷（或从古聲）鈷（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潫悖義，餬（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匣沽切，作鈷餐，非。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餬。

篆書 餬 徐鉉篆韻 鈷 六書統 行書 餬 顏真卿

草書 餬 鮮于樞草書集韻

珍膳寧餬 揚子孝至篇：或曰：訩珍北夷，被我純績，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

飫餬 太平御覽：通俗文曰：煴羊乳曰酪酥，曰飫餬。綦容晃與顏和書曰：今致飫餬十斛。

蒸餬 中興聖政草：丙申，主管頓遞官奏：巡幸日迫，爨竈器皿不備，請惟給衛士蒸餬熟猪肉。上曰：今來巡幸，豈可擾擾。

錦模餬 杜工部詩：送蔡希魯：馬頭金匼匝，駝背錦模餬。（駝背負物，以錦帕蒙之，故云）

血模餬 杜工部詩：子璋髑髏血模餬。

醐

洪武正韻：洪孤切，醍醐，酥屬。許慎說文：醐，醍醐，酪之精者也，从酉胡聲，戶吳切。丁度集韻：醐或从互。郭守正紫雲韻：酥之精液，色黃白。釋行均龍龕手鑑：醍醐，上音提，下音胡，醍醐，酥中所出也。楊桓六書統：匣母，醐（統聲）醐（隸）酤（或从互聲）酤（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姑切，當用胡，醐此續收，作酤非。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醐。

篆書 醐 徐鉉篆韻 酤 六書統

草書醐（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醍醐（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醍醐本天竺語也呼酥乳之精液為醍醐涅槃經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出醍醐。本草唐本附醍醐味甘平無毒。主風邪痺氣通潤骨髓可為摩藥性冷利功優於酥生酥中。此酥之精液也。好酥一石有三四升醍醐熟杵錄貯器中。待凝穿中至底。便津出得之。陶云黃白為餅此乃未達之言。朱嘉祐本。按蜀本云。一說在酥中盛冬不凝。盛夏不融者。是也。日華子云。醍醐止驚悸心熱。頭疼明目。傅腦頂心。圖經文具牛黃條下。政和本。陳藏器性滑以物盛之皆透。唯雞子殼及葫蘆盛之不出。雷公云。是酪之漿。凡用以綿重濾過。於銅器中沸三兩沸了用。食療平生風。通潤骨髓。性冷利。乃酥之精液也。聖惠方治中風煩熱。皮膚瘙痒。用醍醐四兩。每服酒調下半匙。食前。心鏡治一切肺病。咳嗽膿血不止。好酥五升。鎔三遍。停取凝。當出提出醍醐。服一合。差。又方主補虛去風濕痺。醍醐二大兩。煖酒一杯。和醍醐一匙許服之。紹興本草牛乳與酪酥醍醐。皆出於乳。蓋分而造之。稍別。然精粗少異。其實一性。皆微涼無毒是也。乃世常食之物。但論有益無損則可。若恃以起疾無驗。模羊乳者。性溫無毒。但食之。頗能發痼疾。杜工部詩醍醐常發性。禪經言聞王法與醍之味同人云醇醲養性令人無妬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笠仙仙液養醍醐。甘露香融盡玉酥。玉食自稚天上味。八珍誰更數淳（之純切）母。音模。周禮八珍。二曰淳母。注煎醢加于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

弧　洪武正韻洪孤切。木弓。易弦木為弧。古史黃帝為弧矢之利。禮記桑弧。左傳桃弧。史記檿弧。許慎說文弧从弓瓜聲。戶吳切。顧野王玉篇戶都切。張參五經文字從瓜。司馬光類篇又汪胡切。曲也。周禮無弧深。杜子春讀載。侗六書故考工記曰。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弧弓亦然。康成亦曰弧木弓也。引之中參。謂倨句如三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弧（俗）弧（正）楊桓六書統匣母弧。統聲弧（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洞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沽切。借往體寡。來體多曰弧。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聲弧。

篆書弧（徐鉉篆韻）　隸書弧（陳球碑見洪適漢隸分韻）　弧（張納碑陰）　弧（魏大饗碑並漢隸字源）　行書弧（米芾）　草書弧（張錦溪）　弧（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弦木為弧（易繫辭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先張之弧　易睽上九。先張之弧。後說之弧。程傳謂上之與三。雖為正應。然居睽之極。不無所疑。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之者妄也。三實無惡。故後說弧而弗射。（許睽）

設弧　禮記內則男子生。設弧於門左。（注云弧者示有事於武也）書林事類冥氏掌設弧張。（弧張罿罦之屬所以扃罟）禽獸。

懸弧　禮記郊特牲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注云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

桑弧　禮記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唐白居易詩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

五方弧　小學紺珠東方弧以梧。（牲以雞）南方弧以柳。（牲以狗）中央弧以桑。（牲以牛）西方弧以棘。（牲以羊）北方弧以棗。（牲以彘）

象弧　周禮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注象弧象天上弧星。弧九星。有枉矢象弧。所以射慝。謀穉枉矢。狀如流星。地行有毛目。並考工弧旌枉矢以象弧矢）

桃弧　左傳昭公四年。天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祭寒而出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又楚定王語右尹草曰。昔我先王僻居荊山。惟是桃弧棘矢以供禦王事。史記楚世家析父對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僻在荊山。蓽露藍蔞。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淮南子萬畢術曰。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

檿弧　史記周宣王時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注山桑曰檿。弓曰弧。箕木名。服矢房。賣檿弧箕服之人。得褒女為夫婦。後以獻幽王贖罪。為褒姒。

蒸角之弧　太平廣記列子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衛。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以蒸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心。

反噬彎弧　南史梁本紀論曰。武帝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

蝥弧

左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

天弧　漢書楊雄傳校獵賦曰：熒惑司命，天弧發射。天象列星圖：弧九星。在狼東南，謂天弓也。主備盜賊之事。常向於狼。弧矢動移不如常者，多盜賊，胡兵大起。狼弧張，害及相，天下盡亂。宋王珪華陽集賜宰臣韓琦已下賀老人星出現批答：春乘歲兇，當中氣之末，分星直天弧已高芒之在夕。載考常占之度，實爲順吉之符。

據狼弧　史記秦紀：呂政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蓋得聖人之威。河神從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攻驅除。

星孛狼弧　東漢書靈帝紀。光和三年冬閏月，有星孛于狼弧。

天狼威弧　漢書楊雄傳河東賦有曰：掉犇星之流旃，彏天狼之威弧。（注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詳本傳）

短弧　西漢書五行志：蜮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詳蜮）

箶

洪武正韻洪孤切。箶簏，箭室。顧野王玉篇護都切，竹名也。宋重修廣韻户吳切。丁度集韻或作竽。楊桓六書統匣毋箶（黄吾切），竹胡聲。箶（隸）竽或从乎聲。竽（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潒悖義。鶘（同上）韻會定正字切匣模匣形賢箶。

篆書　箶　竽（並六書統）

草書　箶（鮮于樞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

六模

湖

洪武正韻洪孤切。說文：大陂。許慎說文：湖从水胡聲。揚州浸有五湖。浸川澤所仰以灌溉也。户吳切。顧野王玉篇户徒切。徐鍇通釋：湖猶都也。五湖一名具區，其派有五，故曰五湖。或云以其周行五百里，故曰五湖。此失之甚矣。雲夢澤方五百里，可言五澤乎。或引國語吳越戰於五湖，直在一湖中戰，故曰太湖。自名五湖，蓋五湖其都數。若言兩京五都三秦百越，但舉南都亦可言五都，豈便謂其總舉。太湖故在五之中，故云五湖，便可與于魂徒反。戴侗六書故：水所鍾大浸也。大者洞庭、震澤、彭蠡。郭守正紫雲韻：江廣曰湖。楊桓六書統：匣毋湖（胡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周禮五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義興記：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酈元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太湖爲五湖。史正義云：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西南通嘉興韭溪。陸龜蒙云：太湖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二說爲近。又青草湖一名洞庭湖，在巴陵郡。又宫亭湖即彭蠡澤，澤謂之彭澤湖，一名匯澤，今鄱陽湖是也。又州名，古防風氏之國。秦屬會稽，隋置湖州，改安吉州。字潒傳義弘孤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匣沽切。又州名，因水命名。韻會定正匣模切。今地理稱湖廣、湖南、湖北者，皆指洞庭湖言，而宫亭、彭蠡、彭澤則皆鄱陽湖之別名。字切匣模匣形賢湖。

篆書　湖（徐鉉篆韻）

隸書　湖（華山亭碑）　湖（樊安碑）　湖（孔林別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湖（顏真卿）

湖（蘇軾）

行書　湖（王羲之）　湖（王獻之）　湖（歐陽詢）　湖（顏真卿）　湖（黃庭堅）

草書　湖（黃庭堅）　湖　湖（並張歸溪）　湖（鮮于樞）

五湖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浸五湖。注：在吳南。正義謂太湖東岸五灣爲五湖。又云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史記太史公曰：上姑蘇，望五湖。正義：五湖者，連太湖在蘇州西四十里。又曰：菱、莫、貢、游、胥爲五湖，並太湖東岸五灣。索隱曰：五湖者，具區、洮滆、彭蠡、青草、洞庭。案張勃吳錄：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曰五湖。或說以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爲五湖。案國語吳越戰于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耳，或

說非也水經注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漫漭言江水經緯五湖范注太湖也國語曰越伐吳戰於五湖范蠡返至五湖而辭越虞翻曰是湖有五道韋昭曰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方員五百里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三山湖又謂洞庭湖楊修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胷咋雜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逢言湖之苞極也庾仲初楊都注曰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之海為東江與松江而三史河渠書於吳則通渠三河五湖注韋昭曰貫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蘇州府志五湖者太湖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名五湖虞翻又云太湖有五道口則謂之五湖水經云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又云太湖中有苞山湖東有峯穨山去太湖三十餘里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又云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故其詩曰曾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唐志太湖占湖宜常蘇四州之境今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中有山七十餘所其水原自西南接納長興等縣上流諸水以

入吳松江又東流二百餘里以入海（祥符圖經二百六十里）諸書所引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子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司馬相如賦敘上林諸水云丹水紫淵灞滻涇渭酆鄗潦潏入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顥溔潢漾東注太湖按括以大湖為太湖且云相去數千里何緣相涉蓋誤讀大為太耳水經又訛太湖為洞庭揚州記亦云太湖一名洞庭蓋洞庭山在太湖中耳岳州之南所謂洞庭湖水經注云洞庭陂也而岳州集古今題詠判石龕于岳陽樓上如吳中皮陸唱和蘇舜欽笠澤洞庭之詩皆在焉乃知地志多傅會也沈存中論郭璞江賦云注五湖以漫漭漫三江而漰沛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入于震澤後為北江入于海此皆未詳考地理蓋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海何緣入于五湖淮汝自徑徐州入海全無交涉禹貢云彭蠡既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以對文言則彭蠡水之所瀦三江水之所入非入于震澤也震澤之原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委則多大川亦莫知孰為三江者蓋三江之水無所入則震澤壅而其害三江之水有所入然後震澤底定此水之理也存中之言如此或謂三江既入入于海也意存中以三江之水未入海則震澤壅滯既入海則底定耳或謂揚州水患既平三江入海無汎溢之患震澤定有浸灌之功非此有所入而後彼有所定也（互見三江說）郟子高水利書太湖積十縣之水一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複閒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迸瀉至長塘湖又潤州金壇延陵丹陽諸邑皆有山原併會於宜興入太湖一自杭睦宣歙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趙彥衞云太湖上原有三一自寧國建康等處入溧陽為金淵即子胥沉金之所至鎮江之金壇延陵為長塘湖至常州宜興武陵晉陵為滆湖又自宜興環無錫平江之吳縣吳江湖州之烏程為太湖又東為松江其二自寧國徽嚴界聚上流之水下杭州界合臨安之新城於潛昌化等縣水入江漲橋運河北自湖州市入太湖其三自廣德界聚山北及上原水下入宜興安吉長興等水以入太湖由松江入海（吳郡人指此三原為禹貢三江尤謬）舊志亦云太湖西南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下西北宣州諸山溪水並下太湖五湖別稱見於傳記者寰宇記引虞仲翔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後漢馮衍傳注引虞翻說太湖有五曰滆湖洮湖射湖貴湖與

太湖而五皆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名水經引地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出徑吳國南為南江又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注江出東注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為長塘湖太湖射湖貴湖上湖滆湖（史記正義五湖亦同水經注又吾云長瀆即太湖舊說河口當作湖口引有伏溜）渠大通吳郡水災議漕大瀆以濕浙江豈長瀆大瀆皆指太湖而言耶寰宇記又引韋昭三吳郡國志游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為五常州志引韋昭說胥湖蠡湖洮湖陽湖與太湖為五劉芳實續史機要太湖胥湖蠡湖洮湖滆湖為五湖史記正義及顧夷吳地記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五岸五灣為五湖菱湖在莫里山東周回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里山西北與胥湖連胥湖在山西南與南海連各周回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東南岸樹里西北岸長山湖周回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口闊四五里東南長山南即陽村西北連無錫縣老岸湖周四一百九十里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西亦連太湖史記正義云笠澤江松江之別名又云笠澤即太湖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則江湖通為笠澤矣吳郡志五湖即太湖也風俗通云湖都也史記正義越敗吳於夫椒引杜預曰太湖中山

也又引賀循會稽記云句踐逆吳戰於五湖中大敗而退今夫椒山在太湖中洞庭山西北來此吳越戰於五湖直在笠澤一湖戰耳大德毗陵志通典注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今太湖占晉陵無錫宜興三處界去常州路郡治東南一百里南從湖州長興界入宜興界行八十二里入晉陵縣界行十八里入無錫晉陵兩界並行四十八里一百五十步南至平江吳縣界爲山北沿湖屈曲凡經常州界總一百四十八里五十步按越絕書云太湖週廻三萬六千頃爾雅云吳越之閒有具區注云太湖是也揚州記曰太湖一名震澤張勃吳錄五湖者大湖之別名虞翻云太湖有五道以別之爲五湖翻說爲近輿地紀勝五湖者蓋所納之湖有五也書傳五湖之名各不同圖經以謂一曰貢湖二曰游湖三曰胥湖四曰梅梁湖五曰金鼎湖又曰菱湖鄮菩長以謂長塘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五韋昭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陸士龍贈顧先生詩云我家五湖陰君住三山陽風俗通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猥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又曰都湖曰派瀆四面所限都也敏求職要湖州烏程縣五湖泰胥蠡（又曰菱湖洮又曰游湖滆又曰貢湖）或云泰湖通五水是爲五湖名義殊世稱五湖又各別鄱陽饒州太湖蘇青草洞庭皆在岳丹陽鄱湖脉分區呂氏春秋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廻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淮南子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導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東漢書班固傳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注陸賈新語舜弃黃金於嶄巖之山捐珠玉於五湖之泉（一作川）以塞（一作杜）邪淫之路吳興志五湖在吳興縣東南七里曰五龍湖在西南三里曰姚湖在南九里曰漢湖在北二里曰西畝湖在東二里曰四龍湖皆有灌溉之功四龍在龍清觀後吳越武王以望氣者言山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鴿飛起煙雲消然化爲四龍因以名湖

又五湖在紹興府諸暨縣南一里　又五湖寰宇記云晉陵無錫兩縣中分湖爲界南徐州記云無錫南三十五里有長渠南有五湖向南又有小五湖非周禮之五湖也張勃吳錄云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曰五湖欽州志五湖在州城外江岸上有亭其湖有東西南北中凡五故嘉祐八年置陶衎有亭越但山水之句寧國縣志五湖在縣北四里舊城鄉源出於薄千秋嶺因湯公山北沿五湖山之右故以五湖名之北流五里合千秋溪入宣城以達于大江高郵州志五湖去城六十里東至沛城村北至平阿兩伍村並陸路往北阿鎮至天長縣圍城鎮及盱眙界南至劉江湖東至梵社湖紀勝引舊圖經云去郡城六十里山谷黃庭堅詩九陌黃塵烏帽底五湖春水白鷗前蔣之奇詩三十六湖水所滙其間尤大爲五湖唐李紳詩泛五湖效謝惠連　范子蛻冠履扁舟逆濤溪嗟予抱險艱休傷經涸浸窮通泛濫勞趣適徐昏旦浴日遺層空浮天淼無畔依灘落葉聚立浦驚鴻散浪疊雪峰連山孤草崖斷風帆同巨壑雲矗成高岸宇宙成東西星辰沉聚爛霞生洞遠日吐青熒亂豈侵閒津迷休爲呂梁歎深況身詎儆覆溺心長判胡越那異鄉嬰童反爲號依稀占井邑黎炭同鳧鶴衆俾夫宵分維舟方日旰微斯濟川力若鼓凌風翰易伊當悔游臨深固知難王遵詩詠五湖　已立平吳霸越功片帆高颺五湖風不知戰國官榮者誰似陶朱得始終　釋文三註胡曾詠五湖　東上高山望五湖雲濤煙浪起天隅不知范蠡乘舟後更有功臣繼踵無　扁舟五湖　種蠡功名士吾評蠡最優五湖足春水一葉寄扁舟變姓乘單舸謝身追患派千金使鑄象萬里執馴鷗震澤鱸堪膾蘇臺鹿已遊君王既稱霸求盡沼吳謀拙軒老人集詠五湖　鴟夷歸去五湖秋高謝人間萬户侯卻笑功臣大夫種不知鳥喙可同憂元楊鐵崖集五湖游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

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浮七十二黛吹落天外如有漁道人論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蚪東伏海日紅桑樛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枝水戰水犀十萬如浮漚水犀一夜入臺沼麋鹿已無臺上遊歌吳歈舞吳鈎揚鴟夷子押陽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卧舟吹鐵笛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戲奕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鳳宴海盡印山添觸髏胡爲不飲生春愁（先生此詩準律有麗逸氣飄飄然在爲物之表眞天仙之語也如海盡印山添觸髏之句伏李長吉後生不能過也）楊仲弘詩送方韶父先輩遊五湖　蕭蕭垂素髮渺渺泛滄波過眼江山好還家日月多詩名終不朽世事復如何一往五湖上蒼茫問釣蓑

太湖

蘇州太湖蘇州府志寰宇記云在蘇州西六十里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即禹貢之震澤取水常震動之義或曰震東方澤在東也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浸曰五湖尚書正義云揚州浸藪同處水謂之浸澤謂之藪爾雅吳越之閒具區具湖周四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具區者爲之防越絕書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其千頃爲烏程去縣五十里（周其卯右枕北古四萬八千頃）元一統志太湖在吳縣西南五十里即古震澤舊經云周迴三萬六千頃接蘇常湖秀四州界圖經

謂之五湖其實一也吐吸江海其所容者大故以太名焉五湖者蓋所納之湖有五郭景純江賦云包五湖以漫漭言江水經緯五湖而包注震澤也圖經謂之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而又曰菱湖韋昭謂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虞翻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之韭溪水凡五道謂之五湖陸龜蒙謂太湖上稟咸池之氣故一水五名又爲仙家浮玉之北堂故其詩曰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青霄尚且浴日月度日休詩云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瓈色跡吞七十二嶺嶺露寸戟蘇子美詩云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爲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入鱠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目相招引聊爲停橈一楚吟咸淳毗陵志太湖在縣東南百里源自安吉州長興縣入宜興又八十里入晉陵又十八里入無錫由晉陵無錫四十八里百五十步南入平江府吳縣烏山北湖陂環郡境總百四十八里五十步亦名五湖周禮職方氏云揚州其浸五湖注湖在吳南浸可以爲陂灌溉者史記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韋昭注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通興注云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界九則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與此爲五韋昭則謂胥湖蠡湖洮湖陽湖與此爲五張勃吳錄則謂五湖即太湖周四五百餘里衆說不同惟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東通長洲松江南通安吉霅溪西通宜興荊溪北通晉陵滆湖東南通嘉興韭溪吳興志太湖在郡治之北十八里烏程長興境之所距（舊經烏程縣北長興東北昔以太湖爲名）禹貢曰震澤周職方曰具區五湖震澤取水常震動之衆或曰震東方澤在東也具區者大爲之防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太湖之別名以其并行五百餘里也吳郡圖經曰有小湖五悉屬太湖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舊編謂圍湖游湖胥湖菱湖太湖縱廣數百里葛蓄衆水入焉越絕書云周三萬六千頃其二萬頃爲烏程顏公石柱四萬八千頃統紀云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兼接蘇宣常州之界臨安廣德之水亦入焉（吳興郡圖經古接蘇常秀州之境接秀州之境不瀕湖統記云連德清武康長城臨平餘杭長興晉陵無錫江陰吳縣常熟崑山華亭嘉興海鹽一十五縣水入焉舊編亦從此說非也江陰自陽五渦堰崑山常熟自吳江下流華亭海鹽水竟自入海不入太湖也新昌志云古湖當蘇常四州境爲是）吳興續志湖之巨浸曰太湖在郡治北十八里烏程長興境之所距兼接蘇宣常州之界杭州廣德之水亦入焉泊湖之陂多港瀆皆爲

十門視時之早澇而閉泄焉近世以來漸就湮廢洪武十年春通州府志東爲派水民甚便之無錫志太湖去州西南一十八里自西而北絕州之境四十五里即古具區震澤所謂五湖者是也越絕書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具區具湖周回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郭璞爾雅具區注云縣南太湖也中有山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無所不通號爲地脈舊經云湖內有靈山右北岸二百里其山清秀山中有靈山寺舊屬無錫後割入晉陵南際有洞庭山在蘇州吳縣界產柑橘與瀟湘洞庭等非舡莫通寰宇記云太湖從湖州長興歷常州義興晉陵及無錫界今按太湖南自平江長州縣入長興與義興並行四十八里東南至吳縣界自烏山北沿湖西岸東行六十二里又與吳縣爲界沿湖屈曲越常州界一百四十八里與州之分水爲界占州之新安開化揚名開元富安五鄉由新安鄉爲甬溪口自南而西迤邐行至富安之閭江而止爲是州之巨浸西流之水皆會于獨山吳塘浦廣諸門而通太湖宜興風土舊志太湖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周回計六百五十里三百步南接長興古以義卿山爲界今以董塘嶺爲界經縣界八十里北入晉陵東際蘭山西環以百瀆在禹貢爲震澤在爾雅爲具區史記通謂之五湖桓玄爲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乃棄官歸國正以地總湖故也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中有包山山下有洞庭穴潛行水底無所不通十道四蕃志云包山洞庭其下潛通瑯琊東武山吳大帝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亡上聞波濤之聲其巳長由張公洞入東行從此穴出義興林屋洞天今有毛公壇鍊丹井存焉烏程志太湖爲東南藪澤其諸港瀆所以泄上流而注之湖也在縣二十二都至四十一都之境唯大錢小梅二湖口爲最大而且要自昔置巡檢於大錢者實以二處爲險要之地故特置官以捍治之其他滿漊三十有六當條夏寨而西南山水驟從黃漆柏崙非賴此泄之則平疇皆浸爲巨壑矣舊常置閘以防北風湖泛之患後皆堙廢洪武十五年主簿王福但加濬治既而典史姚華纓繼往由是皆疏通云常州府志太湖在晉陵東南一百里源自長興州流入宜興八十里入晉陵又十八里入無錫由晉陵無錫四十八里南流入平江路吳縣烏山陂北陂環郡境總一百四十八里亦名五湖按寰宇記此湖當晉陵宜興無錫三縣界越絕書云太湖周回三萬六千頃互見平江湖州又名具區又名震澤又名笠澤左傳吳師伐越敗之于夫椒即謂太湖中椒山是也一云周五百

里曰五湖揚州志太湖一名震澤二名笠澤三名洞庭新唐書地理志湖州烏程縣有太湖占湖宣常蘇四州凭宋胡文恭公集論太湖登在祀典奏議　臣竊見吳中太湖即禹貢震澤也廣三萬六千頃其水利溉蘇湖常三州之地而蘇湖爲多去二郡亦近湖中大小山七十有二洞庭林屋福地皆在其中商帆貫揖日相上下二郡各有湖廟而常州無廟蘇州廟在洞庭湖州廟在大錢口方俗目爲平水大王廟是也二郡小小叢祠皆登爲太湖獨不登盍由祀典失載因循忽諸禮境內山川諸侯當祭國家撫文武扶雍祀不宗其太湖欲乞下湖蘇常三州登其祀典春秋差官致祭取進止許景迂野雪行卷太湖神平水王文　具區爲東南藪而神司焉去歲滲水逆行邑爲流裔桑麻杭稻之區數爲魚鱉之宅而邑民之饑寒離散者至今未甦也某來爲邑佐惟神是依視事三日祇謁于廟所祈陰禱自今不以小邑爲墊而垂家潤澤之益實民情之公願而非吏之私禱也唐皮日休詩初入太湖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遊泛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瓈色連空淡無顏照野平絕隙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疏岑七十二巉巉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乍獵獵驚波罨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圻樹動爲蜚廉山浮似鼇抃落照射鴻溶清輝蕩拋攪雲鞋似可染潑瀾如堪摘漸漸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瘮㾒討異足邐迤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陸龜蒙詩初入太湖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爲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彤敵（音奴花也）斆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佶栗坑來斗吁谺涌處驚崖崒巘技能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妥帖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疑格（音閣）葉嶢嶢見銅闕（湖中有苞山有銅闕）左右皆蛸蟖盤空嵌相趨去勢猶橫逸音闕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太湖上景咸池五車之氣此一水五右也）又云枕浮玉苑與崑閬匹爾爲靈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浮上之北堂）巉迴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藏蔽魚鳥空贅（姑胝天肌亦乙久）何當授具檢得召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白居易詩泛太湖書事寄微之　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翻白驚鼓跳魚撥剌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爲故事留湖上（所見緣景多記在湖中石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上氣色定知同振君一事君應美五宿澄波皓月中宋陳舜俞詩初入太湖　東南有具區三萬六千頃百川之雄偉咸池借溟滓玉堂在其下莫知日月永鴻炎首不返首顧市朝請素懷遺已勞孤之此方選剎沙出林荒度淺勢蘋荇漸盡行漸遠灣轉勢彌迴疑非地可載直與天作境青空四無垠亂山不能屏淼茫白鳥行浩渺好雲影遙呼十槳急眾櫂九帆並一（紅俠五九帆來風閩東民）齋中波有光風後浪猶猛澎湃聞乍低拖礁內逐首我重覺踊涔此身實萍梗淵神慄寒肌凌氣飄素領觀瀾念往衝泝嬰停前青未能追高謝且以卒派景吟非誇獨清濟乃伏中靜寄謝洞庭君終來老漁艇　葛元承詩太湖吟　只飲太湖水不瞻松江鱸鱸鮮魚蝦腥水涵天地初千里開鏡奩一色包水壹日月遞吐吞蛟龍相蟄紆上接河漢高下連溟渤虛中有洞庭山雲氣相縈紆我來風雪天修綆汲日如一飲塵泥清再飲詩書三飲毛髮寒胃次包裹函大而累至神仙佛來有餘焉古不盡流爲功常與俱北硼詩集歌太湖遠常守王幸丞　伊誰量太湖三萬六千頃天圓幾何寬滿湖不唾吟或疑湖底天可田熒凡亟問縣官請況優周家有成法盡底均作八家井碧鵬蚊蚓俱幽屏蕩荇藻爲禾黍頹公田利與私田華坐令虞芮俗化作西伯境野田無哭聲夜桃亦不驚晏眠早作日以寧已輸再輸毋屢征備良在上如西京循長子孫俱遊遨　吳江縣寺登閣觀太湖　十年藏海藐涔蹄便作涔蹄爲物移富貴不須開帝網只開萬頃碧琉璃吳仲孚詩遠山數筆抹秋煙闊闊湖波冷浸天晚日未沉風忻起蘆花狼藉滿漁舡陳子尚詩泱漭吞吳會微茫接洞庭流應合萬水勢欲小東溟天宇浮空闊風帆入杳冥蛟鼉成窟宅白浪晚吹腥張仁溥斗野詩叢太湖次韻　曠望極滄溟身疑住帝青風恬波帖帖雲淡雨星星駕艇轉魚戶潛深想貝庭二豪方勸醉爲事付劉伶李和父雪林漱石集過太湖　水面八百里所之唯認山消人名利念出世是非間帆有凌空勢雲無不雨顏何年洞庭上林屋老仙閒蒔靈舒集水跨三州地蘇州水最多昔年曾爲說今日自經過亡國豈無恨漁人休更歌洞庭山一抹翠霧白雲和大雅集程煜詠太湖　擘開中流去西風客思催地吞南極盡波撼北溟迴蛟館懸秋月龍宮起夜雷灌纓人不見長嘯倒金罍吳郡志梅堯臣望太湖　東吳臨海若有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綠星辰淡布螢烟烟沉遠水重霧泛空庭孤坐曉青興惟將影對形胡文恭公集九月十五夜北樓望太湖　雲影消空闊霜華佛杳冥秋光不隱隔夜色欲迷螢爽氣橫蒼下涼波接洞庭水仙當此夕

應化白龍形羅處約詩題太湖　三萬六千頃湖波海內回還山方得地
見月始知天南國無將盡東溟警欲連何當酒為雨無處不豐年王之道
相山集太湖呈邵公青沈元吉　半月江湖上晚來方得風掛帆誰共快
到岸偶相逢可是過從舊都緣臭味同長亭一觴若覩序意何窮李處權
崧庵集次陳叔易太湖二十韻　北客何來此浮生直偶然風颸從禹穴
日腳近虞淵漁唱推舷閙鷗盟我不捐燃犀誰可覿挈樹執空傳釣石溫
徐生猗苹繞近緣波明疑練安山淨學眉連客上三千履華呼十萬錢可
思江柳下瓶火舞本前鼓棹知無及來查悵未緣遠中微隱樹閒外恭橫
天綠紗湘靈悲哭借范蠡舡健帆風作駁駭浪雪盈頗行驚翰舉起孤鴻
杳猶藏斷崖方怒吸淺瀨或勞牽夜泊星辰遁晴占日月偏幽姿閟蛟室
神物護龍泉世亂甘淪隱塗窮狂乞憐渚花迎客笑岸草信人沿頗欲進
雙槳無因共兩艘時來如謝朓三復有餘妍王逢原詩太湖　西南無盡
望在恐登吳郊海近私憂畜天低不敢色蛟能疑自宅螺蛙笑今巢遠浦
纔分點歸橋略認捎水來湖更闊地過底宜拗馬截煙雖斷風凌浪欲交
大橋橫作畫別岸缺成文吟恐詩無氣斷憂筆費抄歸榆范蠡侍官許李
屬拋去憶心寵繫歸詩口定說郭何須蹈海來野卜編茅著戶生岡隱居

民釣自專循浪來客擢魚樵夜停鼓范文正公詩有浪即山高無風還練
淨秋宵誰與期月華三萬頃高僧詩集黃蘆一股水翠竹兩三家落日閒
鷗大刺蔡一徑斜人生底事不欲快捷徑未必通諸凝歸途擬作沿塘行
覬倒囊空胡可待浙趙番詩夜來稍定花浦已晚占風更前邁波濤洶
湧繫莫遒顧視吾舟真若芥是時霜威甚可怖萬師戰縮不可耐惹品潤
潤浣肺腸問者飢寒失交在自憐不比要師德未可輕把盞堂成侄搜吉
許謝江禮恐懼偷生勿吾佐漆部官文集太湖一首和姚子張　太湖可
漁山可想漁樵隱者非一朝醉拍溟渤磨穹霄歌詠周孔追松喬故識人
歸今寂寥秋空浪穩蘭為枕何為不去走市朝況無一葉陳虞允嗟哉生
事無華給毋畫給給群兒號啼寒悲飢如鵠鷂古人以此嘗折腰歎不歡
喜祿下傒滄浪有吾誠不逆西風起時心搖搖異日掉臂君可招程公許
滄洲塵迹編曉月來從順風泛太湖期以明日與悅齋會　明月伴我酒
家眠五更順風催放船月波蕩湖湖欲溢扶桑拿出天赤胡山破曉鬱
青蒼坐覺山與船低昂少年負氣臨湖海老雖欲縮餘習在叩舷一笑宇
宙寬覽天那可盡所觀清颯瞬息幾百里我我閶門尺有咫五湖千古自
清風詰朝待叩伏柱史傳夢侍西巖吟藁遊太湖　擔簦僕客泛無虹小

泊長橋夢岸東一望湖光千萬頃遠有山色渺茫中船驚宿鷺飛粒雪信
寄征鴻得便風坎買鱸魚供晚酌蘆花叢裏喚漁翁范石湖大全集渡太
湖　底風聞雨半晴險慘誰知造化心安命況浮惟一葉計身輕重亦
千金紅塵猶道不勝險白浪真真如許深脫得御山墻繁纜臥聽騷吼與
龍吟　又十一月大霧中自胥口渡太湖　白霧漫空白浪深舟如竹葉
信浮沉科頭晏起吾何敢自有山川印此心楊傑無為集舟泊太湖　區
區朝市遠紛華不信湖心有海槎八十丈虹寒臥影二千頃玉碧無瑕古
今風月歸詩家多少尊罏舊酒家安得扁舟如范蠡煙波深處卜生涯抄
錄雜詩望太湖　垂虹橋外水茫茫又壓鯤鵬變化鄉船得便風寬客思
城留殘照添湖光木輸溟渤吞三島直想虛空飲八荒欲買一樽留月色
荷花蕩口借新涼蘇子美集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邊晚
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煙觸
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王黃州小畜集龜羅評事話太湖洞庭之景
因賦十韻　忽纔十日水鄉遊歸見同年說不休湖闊盡疑吞澤國洞深
皆道徹宜州杉松自宿千年鶴橘柚堪輕萬戶侯銷夏古愕長積雪隔帆
花拉殘絲秋靜靜系網無村巷漠漠茶煙出寺樓雲葉擁僧迎墨岐浪花

和鸞裊仙舟傳吉事往八難問練藥也空水自流明月峯高欲少室桃花
為好似瀛洲許渾有句君應笑依枯無詩我不愁直擬如今拋印去兩莖
風颿伊軋鷗張文潛詩太湖上成絕句呈劉伯聲四首　湖北風來吹晚
鐘湖邊漁客閒船蓬波光不動天光闊更在浮煙細雨中　風蕩雲容不
成雪柳偷春色故衝寒湖邊艇子衝煙去天畔青山隔雨看　野岸北風
歸客愁浮煙不動雨初收圓成野色縈紆岸照破湖光三四鷗　誰道原
頭春未回柳梢黃軟凍痕開爭驚臘日崢嶸盡悲問田翁乞野梅周文璞
詩太湖我洞也茂苑我林恭橘柚我堆盤鱸魚我發姐區區為蘋花移去
溪上往終當賦歸歟來此卧煙雨王遵士竹林清風集太湖　三萬六千
頃浩蕩三州界煙霧四無邊往往出奇怪洞庭柑已霜震澤魚極介豈無
范蠡舟我欲從公邁楊備詩遊太湖　漁船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
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史免衛蓮峯集乙丑中秋與川僧
數輩自虎丘雲岩絕太湖登洞庭東山曰翠峯四望湖中群山高下出沒
如大圓鏡光百千萬態青螺髻然瑰瑋絕特盡入眼來之見低風作不能
過西山睹林屋洞天之勝然已得其髣髴矣　太湖三萬六千頃如今試
吞無一毛目力未應論近遠泰山之本只秋毫　七十二山湖面拋橫斜

出沒亂青尖只鼓亦有釣大㮴驚起魚龍舞洞庭　群山相望有亡間琴鶴三主常住還不用張帆越清泚化身先自過西山　孤峯直上散青眸山峙西來汶碧流翦水入言三萬里是閒我是到瀛洲　海門湖上東呼閒海來飛港吁不來來將使欲徑浮去無人從我後空回　與他紀勝泳先佐　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纔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鄉　梅詢　岸傍高士陸龜蒙羌爲曾徵戀釣筒船戶平居兩山下圖經分職幾州中　蔣堂　鳳翅橋橫五湖上草飛亭此大江心蕉龍淵藪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楊蟠　兩岸發聲客外合三州帆影月邊歸擱千仞立秋風平崖侍鱸魚始彿衣周端平詩舊望太湖　獨立瀰漫湖氣中倍饒雲霧杳重重直西一道孤光起指點人看是白龍　眼力難窮遠即尽縱睛惟只兩三分分削林屋人皆見不似峯巒只似雲　袁易詩會後過太湖　急漿危艇破曉晴寒流殘雪動春聲眠沙雙鴨蕭蕭龍之渚群鷗翦翦粧　山陰竹樹凋零久蒜苑池臺賦詠闌賴有太湖三萬頃清暉搖蕩玉峯寒　虛白異濛鷗叫殘空明映轉鷺飛還烟波漸遠重回首始信愁生吉藹閒　湖面輕波漠漠閒烟中萬疊玉崔嵬若古興盡悠回棹吏微何時月夜來　脇吞雲夢與洪覽華瀉瀟湘思已愜安得獻吶揚

馬子斸銷才思賦湖山　張仲實詩太湖晚泛　菰蒲颯颯太湖秋無限清風消客愁總爲沈酣類解帶獨因薰酒更移舟遠山自入青雲去落月相隨白水流幾處釣磯曾過眼已將心事許沙鷗　王景初薌軒賦太湖　自古東南說太湖扁舟今日適句吳畫中浟艇長橋晚鏡裏炊烟震澤孤蘇蘇四旁天遠接悠悠一色練平鋪清風不逐鷗夷去長向烟波伴釣徒傒

子淵詩過太湖　渫渫適佗州浩蕩去無所風飄如驚鴻百里已可許天寒吳江波日落晉陵背旅傃慘不悅悵悵悵如雨獨夜維我舟三更有鳴橋。

雲麓漫抄遊太湖　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此白樂天守姑蘇遊太湖詩語之想見當時氣象絕興初金人犯江浙蘇守移治洞庭前後守臣孫仲益覿胡茂老松年皆罷守寓彼胡有詩曰蘋風靜碧波沉畫舸來遊有意深頻覓靈文窺秘鑰更追遺範寓良金姓名使合眞隱出處何妨傲醉吟嗟昔光陰貴行樂中原望斷正傷心程禮部集雲樹烟波浩渺漁村橫翠叢環相見三高不死超然來往其間　元宋本至治集靈巖絕頂望太湖集句　閒雲潭影日悠悠更把欄杆上上頭　惆悵無因見范蠡夕陽西去水東流　謝原功容菴詩集　韻依雲門中尉望太湖一首

雲門社節駐西山泣日平湖浸雨間春雨浪高魚欲化夕陽沙遠鳥過

還龍都雖限天爲界霸國休憑水作關日夜戰舡爭利涉鴟夷何可使伏間。劉習之詩太湖書懷　清風起平湖白雲生澗陰佳時慘不樂羈思苦難任客子熱中腸浩然懷故林仲夏倏已過草木鬱蕭森萬物欣有託五主何崎嶔念昔歲肯冠自許雙黃金只今墮危塗不如烟際禽山水所素願利名非宿心何當返故廬嘯傲蒼崖深兩髩豈長綠勿枉吳霜侵高亭迥無鳴集月夜遊太湖　欲尋林屋隱還過洞庭遊遠水初涵夜長天盡作秋湖如清卓闊月似白蓮浮萬壑風傳籟三更斗掛舟業應隨鳥散山欲赴波流浩蕩吾何適鴟夷不可求盧川張元幹集水調歌頭同徐師川泛太湖舟中作　落景下清嶂高浪卷滄洲平生顛慣江海掀舞木蘭舟百二山河空壯底事中原塵漲喪亂幾時休澤畔行吟處天地一沙鷗想元龍猶高卧百尺樓臨風酹酒堪笑談話覓封侯老去英雄不見惟與漁樵爲伴回首得無憂莫道三伏熱更在五湖秋耿元鼎詞滿江紅中秋泛月太湖　問月盃空謫仙去無人重舉蘭臺舊扁舟來興處曾奇語洞府初疑仙骨瘦樽前尚奐綸巾舞信前身太白尚何疑詞高古　盟復會倩真侶黃葉渡丹楓渚道五湖烟浪勝遊溢滿念我身閒鷗樣度似海山共去君應許但只愁岳牧要人撐住　湖州太湖　潮州府志太湖在潮州

府。唐韓昌黎文集祭太湖神文（三首）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某承朝命爲此州長令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某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牢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祭湖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太湖之神惟神降休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爲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祭湖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修之奠祈于太湖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惠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日月也。今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賦利餘也還杜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絜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

不職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淮安太湖淮安府志太湖在安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而接沭陽縣桑墟湖南北七八十里東西闊四十里與海州沭陽三分之一爲界即碩項湖也

浦城太湖在建寧路浦城縣

鄱陽湖

鄱陽志古之彭蠡在城西四十里水漲之時近不十里湖跨南昌饒州南康三郡之界屬饒州者東一隅爾所瀦之水合饒信徽吉贛建昌臨江南安袁筠南昌南康諸州之流春夏秋汎瀲渺茫至冬水歸港道今湖口入江處西北則江漢之涸流南則鄱陽湖之清漲合流于大江入于海饒州府志鄱陽湖乃彭蠡澤之東南隅延袤數百里隋以鄱陽山所接故名南康府志鄱陽湖在都昌縣東南二十里派經縣治會于左蠡其湖綿亘三百里巨浸連茫中有鳥泊小湖西接龍興東抵饒州北流入于海唐韋莊詩泛鄱陽湖　四顧無邊鳥不飛大波驚隔楚山微紛紛雨外靈均過瑟瑟雲中帝子歸迸鯉似棱投遠浪小舟如葉傍斜暉鴟夷去後何人到愛者雖多見者稀宋徐靈暉詩過鄱陽湖　港中分十字蜀廣亦通達四望疑無地孤舟若在天龍尊收巨浪鷗小泛蒼烟未渡皆驚長吾今已帖然趙抃詩經鄱陽湖　捨陸事川程霜天曉色明長波萬頃闊大舸一帆輕靜唱村漁樂斜飛渚鴈驚雲拔光後閒隱隱豫章城趙漢宗白雲小稾過鄱陽湖　烟波三萬頃着我木蘭船望際疑無地衆中別有天長空孤鳥沒四海一雲迷浩蕩平生意南風正渺然江湖續集周珂鄱陽湖四十韻　巨浸連吳越高騰直斗牛玄明開別府江伯匯支流象緯元精遍神姦祕恠衆番君疏帶礪彭蠡壯襟喉赴隙如無地憑嶠忽有州津涯迴萬澗窟宅定列幽島認瀛鼇戴濤虬障島鬼珠跳冷雨馱鏡滑識風收樹帶喬枝隱山餘短碧浮窺覘疲罔象畔覘伏陽侯漾月都迷皓蒸雲閒作洄涵濡均藻荇尺長到湫猷啓旳睛虛閑龍腥夜拔秋萬尋懸閣玉一帶洞庭秋盆縮知誰紀斥并似力擘經冷封赤鮮癘笑斥木昨荻賓狀朵齧珍文匠石鏤鷗群馴野客犹埤傲滑蚌罟數崖寨嶔檣輕弩激鋸虬分浮弧湛戚訐繞蛇立絃索延商啼辭艤送莫愁陶未識待策神爲想遺憂端稱潸浸弄非無隱伏搖豆分高下渚章視去來舟血脈乾坤治瘡痍稼倚瘳彼稻色息壞頂碑略浮溫達女嬋煩棹漁郎芒條融有人搴繡被無客傲鶴表貧月窮乾沒睞蘆崩冉求米拈論沃釜戒覆比傾斷衆水杯盂外佗年吐納尤鶴填功木撥隸吸忘應酬何事輕忍淪昏防米木周阽君心骨醉飆泊匈頑崖欣計來特去何知戴粧遊片帆真棲優是影轉悠悠早瀛當（缺作生）樂傳星霜桂魏半勞歌

慰儒子破籠付平頭爲致緣箒置黃粮爲繪謀清嘌取歸日穩律聽天猜人　鄱陽湖浸東南境有八曾量三十六萬頃我昔來往渤澥閒眇視天漢坎蛙井浪何爲而起於青雲之底日何爲而碎於泥沙之裏太極初分一物無天水相包若雞子揚瀾可供李白青州杓彭蠡付與盧敖洗龜殼乎大孤山浸廢藏斮取來橫鼎鐺脚胸中八九吞雲夢似此蹄涔亦何用妾倚伏意大荒之東東復東指麾魚鼈騎蒼龍范石湖大全集鄱陽湖　妾愁鴻鴈來決瀚魚龍蟄雷霆一皷罷星斗萬里濕波翻漁火碎月落村春急折華已紛披衣揚尚儘立長年畏簡書今夕念簑笠江湖有佳思送旅百憂集　過鄱陽湖次游子明韻　春工蟯雲無端富大硯囊風不肯收休問嶮巖與欹側我今茅簷共波流野鴈几几平沙上折葦蕭蕭古渡頭滿眼荒寒底處所今人腸斷五湖舟蔡定齋集過鄱陽湖遇便風湖面如鏡音而有作　多謝江神不世情爲儂遂客送歸程一帆風力如飛疾千里湖光似掌平要是吾主仗忠信自然此意格神明反思宦路風波惡屢觸危機夢亦驚抄錄雜詩鄱陽湖　胸次欲吞雲夢澤濤空海野朧洎渺航鵬自以天爲國吹鰻同驅海扇濤障日萬艘輕似羽拂天孤島小於壺明當飛步匡山頂俯仰青天視六鰲楊誠齋詩過鄱陽湖天晴風順　湖外廬山已見招春風好送木蘭橈青天挾日波中浴白晝驚雷地上跳萬頃瑠璃吹一葉半篷霜雪快今朝廬陵歸路從西去却峭東帆趁落湖　四月十三日度鄱陽湖（湖心一山曰康郎山其狀如蛙浮水上）泊舟番君湖風雨至夜半水齊敢自必苟安固所願但愁知無益暫忍候水歎夜久忽自睡倦極不知旦舟人呼我起順風不容緩半篙已湖心一葉冷鏡面仰見雲衣開側視帆腹滿天如瑠璃鐘下覆水晶椀波光金汁瀉日影銀柱貫康山杯中蛙盧阜帆前僕豁然地無蒂渺若海不岸是身若虛空御氣遊汗漫初憂觸危濤不意拾奇觀近歲六暄涼此水三往返未涉每不窘既喬轍復玩游倦當自歸非爲鐵鶴怨華岳南征錄過鄱陽湖　草微訪趙貢元於鄱陽湖之中方及中流風濤大作篙師求手草微估然戰一絕而止　北風翻雪鼓雷霆舟子停蘭亦斷魂看我金鱗三十六萬君一躍上龍門　和　爲地波濤怒震霆整冠危坐肯消魂衆風火駕飛帆去要看夜潮生海門章忠恪公集夜過鄱陽湖三首　風駛帆着月便衣仙客來從八月歸萬頃平湖波不動夜深鳴櫓渡如飛　平湖閒說浪如山今夜扁舟自在還天象水光俱一色此身安渡斗牛閒　鄱陽湖面三百里草樹雲山望裏無月夜扁舟將何許一天星漢近相趨元兜德機

詩數日跋涉泥濘至北山始審春經鄱陽湖　川路遶長林嵗晏千里心貫舟栖港迷無火出郎深欲雪應消瘴因風忽解陰轉移足清景難定客愁使德顯翁遊山詩集鄱陽湖過彭蠡湖　江村烟樹掛漁蓑湖上晴山疊翠螺四首喚醒塵世憂滄浪深處一聲歌　王沂詩過鄱陽湖　東流浩浩遠朝宗聯絡坤維秀所鍾山入斷雲迴白鴈波涵落日見蒼龍英雄埋沒怜今古形勢關張扼要衝四望匡廬揷五老紫烟晴漲界云松國朝顧瑑過鄱陽湖　臨風釃酒酹湖神打鼓開舡椶要津雲霧氣蒸迷日月浪濤聲撼震乾坤　杖歌今日容豪客破敵當年想至尊咫尺南昌城郭近且將雙足洗征塵　又入鄱陽湖口　鄱陽秋水闊無津極目遙觀欲損神南想天王平賊處至今遺廟祀功臣　張宏江湖吟蕭集過鄱陽湖　憶我少年時常有江湖志番易勝槩天下聞欲往從之無由致我時持節朝京來歛然一見心顏開舉頭四顧渺無際但見天光雲景同裵迴南風正高北風止前舡唱歌後舡喜四圍山色盡圖開萬頃波光錦鱗起同舟賴有金絡人往來談笑時相視彈棊數局消白日高歌一曲回陽春誰云客裏多羇愁始信江湖有真樂明朝買酒賽江神盡日開蓬細斟酌

彭蠡湖

九江志彭蠡湖在鄱陽縣東南與都昌縣分界湖心有大孤山頗況詩云大孤山盡小孤出月照洞庭歸客船案郡國志彭蠡湖周迴四百五十里內有石高數十丈大禹刻其石以記功焉又有已島隨舡行舟人御搏飯投之高下不失一粒今此島沿江靈廟多有不獨在彭蠡湖爲勝　章續志彭蠡湖去進賢縣一百二十里瀰茫浩渺與天無際扶三州之境東則饒州西則南康軍北則都昌南則本縣爲貢所謂彭蠡既瀦陽鳥攸居者即此湖也湖之水消長有時每春夏之間水漲而湖愈闊至秋冬則水縮俗謂之落槽　南康軍志彭蠡湖在城東南爲貢彭蠡既瀦又曰東匯澤爲彭蠡漢志武帝浮江自潯陽出樅陽至彭蠡是也又名官亭湖又名左里湖與地紀勝彭蠡湖在德化縣東四十里大合江漢細納章貢貢爲水之都會湖心有大孤山高數十丈今西屬德化南屬南康東北屬湖口一湖隸三境焉太平寰宇記彭蠡湖西灣夏秋水漲商使紫纖奉舟備挽人力叙勞號爲西飛灣亦在湖江水泛漲驚波似雪洶湧嘈贊因是名焉又有落星石又有神林灣在湖西北灣中有林木林下有廟商旅多於此阻風波禱廟祈福而獲前進由是名焉又有女兒浦內有女兒廟禱祈亦有靈應即木祥所豆記蓁淵海宮亭即彭蠡澤也謂之彭蠡湖一名匯澤荊州記宮亭湖廟神甚有靈驗能使湖中分風而船南北同

上宋謝靈運詩入彭蠡湖口作　客遊倦水宿風湖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徒作千里曲絃絶念彌敦　唐張曲江集彭蠡湖上　沿涉經大湖湖流多衍洑淩晨趨北渚逗滿已西日所適雖海曠中留且闊迥瑰詭良復多感見乃非一廬山直陽滸孤石當陰術一水雲際飛數峯湖心出象類何交亂形言豈深悉且知皆自然高下無相恤李白詩過彭蠡湖　謝公入彭蠡因此遊松門余方窺石鏡兼得窮江源前賞迹可見後來道空存而欲繼風雅豈云清心魂雲海方助興波濤何足論青嶂憶遙月綠羅愁鳴猿水碧或可采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白居易詩彭蠡湖晚歸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氣春鳥飛千白點日沒半紅輪何必爲遷客無勞是病身但來臨此望少有不愁人宋余靖武溪集彭蠡古來險湯湯貫侯衛源長雲共浮望極天無際傳聞五月交兹時一陰至颶風土海陽餘力千里噫萬竅爭怒號驚濤得狂勢洶洶楚山枕鬢疑夏鼎沸妖樹吐濃煙層臺撼壯氣吞雷鳴大車連鼓聲粗厲豈識陰陽爭長憂天地閉孤舟一葉輕飄如游在纖所以沂沿人未嘗貪既濟逆猶上坂凡順比飛鴻姐直恃浮雲收乾坤廓然霽湖光百里平波已連天翠然後撈蘭棹以避蛟龍害進退甘遲留克保無祇悔我願修身者體此操舟態動靜惟時幾長慎存纖芥跬足雖平易盡心防蹉跌長如履險時終身不危殆楊誠齋詩明發四望山過都昌縣入彭蠡湖　衆舡爭取疾直趁兩山口吾船獨橫趨甘在衆船後閑來風不正法當走山右不辭用盡力要與風相就忽然掛孤帆吾船却先走徐師川詩渡彭蠡湖　沙岸委蛇白雲林逶迤青千山擁廬岳百水會宮庭旋食猶能飯叢祠更乞靈江湖萬里浪政爾片帆經王安石詩彭蠡湖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柁萬舟回千歲老蛟時出戲少年輕事鎮南來水怒如山帆正開中流蜿蜒見脊尾觀者膽墮予方咍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學佽飛買田欲弃江湖去江湖續集黃國材過彭蠡湖　容子扁舟故里還煙收雨霽出廬灣浮天浴日重湖水鎮浪回風四望山遠樹離離飛鳥外征帆點點斷雲間漁翁活計一蓬底炊汝白鷗相似閑　王十朋詩彭蠡　千越亭前起風起湖入鄱陽三百里晚來一雨洗新秋身在江東畫圖裏　元趙子昂詩泛彭蠡湖　楚澤隨諸水我船泛其中扁遊樓鴈鶩欸笑鷗魚龍方靜康郎曲已

過堂陰東遠嶼列蒼翠迸波際虛空地勢北失非江流正無窮忝民待平土始見神禹功念我行役初疲險心忡忡安得歎畝田侁耦北山農國朝釋希紅湛游集過彭蠡湖舟中次韻奉簡見心禪師　楊柳青青聞櫂歌東風三月放船過山浮空翠濕烟霧江出大魚吹浪波上疏無因繼萬建論詩漫自儗陰何同參不負凌霄約清夢時時繞薜蘿　後見心次韻舟人晚唱竹枝歌百丈牽帆湖上過燕子泥香紅杏雨若花風濕白鷗波山林跡散真吾願歲月遷流柰老何東望龍門九霄上諸天鐘鼓厭藤蘿張宏江湖吟稿集過彭蠡湖　神工疏鑿幾千秋萬頃沖融會衆流波撼荊南三百里勢吞江右十三州來槎未效張騫去舉棹先懷范蠡遊自嘆此身多繫絆何如天地一沙鷗

宮亭湖

（隆興府志）輿地紀勝宮亭湖寰宇記云在州北三百四十里有宮亭神能分風上下劉刪詩云迴流衆派水奉帆逆分風秦少游宿于湖邊夢神女遺之以詩曰間道文章妙凡下廬山對面可無言來黃庭堅豫章集尋陽志江州德化縣東四十五里有彭蠡湖荊州記曰宮亭湖即彭蠡澤又謂之彭澤湖澤左手作圓右手方世人機敏便可爲一風分送南北舟斟酌鬼神宜有此江津留語同濟僧它日求我於宮亭吁嗟人益自有口獨爲樂公不舉酒樂公千歲湖宾宾白茅編酒巫送迎來轄皂蓋來託宿不睡靈君尊此屋雄鳴去隨鷗鳥飛老巫莫歎望前歸貝闕珠宮開水府雨棣風靡豈來處乎主來往湖上舟一官四十已包羞靈君如顧倘可乞收此桑榆老故丘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一　六模

湖

洞庭湖

岳陽志在巴陵西西吞赤沙南連青草橫亘七八百里山海經曰洞庭沅澧之郊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荊州記謂日月出沒其中其廣蓋可知也酈道元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微湖世謂之麋湖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左則澧水注之謂之武陵江凡此五水注于洞庭北會爲大江名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渚蓋此地也風土記謂鼎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荊江合而東流今湘源發興安界與灘水分流而北與瀟水合過長沙注于洞庭（按漢桑欽傳云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至巴丘入于江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入洞庭湖會于江）洞庭南界青草湖又南抵長沙湘陰之境曰瀟湘江口歷黃陵廟前廟不知所始舊圖云漢荊州牧劉表題云湘夫人碑庭有斷碑晉大康九年立額題曰虞舜二妃之碑元和十四年韓退之過而詩焉明年以私錢十萬使新其宇長慶元年又易石於刺史張愉作記以刻之文在昌黎集中　又東抵鹿角寨　湖中有小山置戍其上曰洞庭寨東西與鹿角相望置官與卒亦如之其前爲洞庭君祠北當江湖之衝小有風雨則怒濤奔激檥舟無所一旦大風揚沙旋徙其背須臾成阜高且百尺延袤十里許屹如金鐵屣之輒浮如不勝步足跡所陷則微風從之旋復如故世謂之金沙堆云昔人於湖中得石刻有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之句黃魯直以爲必子美之作也又沙際有湖曰廟林潭蓋龍神之所居荊州記言洞庭之神能分風以送南北之舟者此也朝廷命神爲順利王廟曰通濟今江湖之濵祠宇相望人之敬之飲食必祭而姓名弗傳蓋龍君也　洞庭人抵扁石下曰九馬頭宜春水自東南來注之其源有二一出瀏陽一出平江縣南連新嶠市合爲宜春江韓退之詩朝發宜春口即此地也　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於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吳昌縣隋平陳省唐神龍三年於湘陰又改爲吳昌改置城以界內昌江名之當緣潭今隸岳後唐改曰平江　又西北抵大城江口舊有大池岸有芳草曰蘆即古白土又北有君港　又北抵閣子湖瀕湖之八

崴病霧㴾多重壓以居故曰閘子鎮因以名湖昔楊行密以木龍鎖舟之地也鎮有堤曰白荆石壁潭在其下一名釣絲潭其深莫測夏秋之交朝夕盈溢土人以爲龍出入其間此潭多蛟滕子京作碑堤上戒往來者使陸行　竪潭在白荆堤側自堤口泝流而東兩山夾之其中爲匯一溪從左注之並溪而東一里許有兩潭南曰青山北曰馬公又稍北復有兩潭北曰沉溪南曰櫟樹其左有山曰㚖左右二水夾山以行合于其陽名三汊口循山東泝十餘里曰梅港自港而上或東或北路亦山絞臨湘界也又數十里其源出于蔡阜之麓謂之梅山凡薪炭之屬出焉其流入于洞庭　又北爲灉湖水經謂之滃湖亦名乾湖俗曰鎸家塘唐人趙冬曦曰灉湖者蓋沅湘澧汨之餘波焉茲水也涵匯洞庭瀦瀦千里夏潦奔注則泱爲此湖冬霜既寒則涸爲平野按爾雅云水迸入爲灉斯名之作有由焉耳兹湖諸山舊皆植茗唐人李肇所謂岳州灉湖之含膏也今不復存湖中有井唐人稱其清冽今荒穢不治其東又爲白楊湖西有佛寺曰雙林元豐中始賜今額李頻寄遠詩曰化石早曾關節婦沉湘何必獨靈妃蓋屬意于此（今累封至慈濟孝烈夫顯昭惠靈妃靈潤孝感昭惠義濟洪其廟舊在烏鑪渡而祝史病之乞神之語以告岳之父老使移于此）廟有

銅鼓制作精巧皆爲雲雷之文永慶莊耕者得之太守李觀設辭以爲陸賈使南越時所獻蔵父夫之意其必此遂歸諸廟中或聞初元豐中獲鼓同獲一鐸以其完好葦致禮部鼓既損缺乃留于此今亦不存（按蠻夷之人鑄鼓集衆會往年至海康見諸廟祠宇有之形製與前此合今不見取前千印摸所以鳴衆者圍徑皆七八尺耕者時得之小者亦三四尺好事者往往市以爲玩鉛山趙氏有二左右于庭燕賓令樂以鼓之）洞庭又北抵太平寺前寺舊傳以爲三閭大夫寓居岸有石井二俗號暴皇井又北至君山藏院前曰龍鼻又北東抵巴陵縣西按巴陵本漢下雋之丘漢地里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界水經所謂吳之巴丘邸閣城也晉平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阜濱阻三江面有長洲南分湖浦東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三水所會亦謂三江口夾洲列關亦謂巴陵關江源記云羿屠巴蛇於洞庭積其骨爲陵故曰巴陵今縣之北州治之南有積土若臺高與城等方徑十數丈阜木叢翳曰巴蛇冢謂之巴丘張燕公嘗登此丘以望墨山而賦詩此亦有廟太守敢損毀之陳公逵耆老集云蜀相劉巴鎮荆州卒于岳陽葬郡西因謂巴陵　按章武二年巴卒于蜀不葬岳陽前守盱江劉國端云此爲

爲賁陳陵與巴吷相望故以名　又北爲烏龜渡又北抵叔濟廟前有秦武陵令羅某於此溺焉其女單弟尋屍不獲遂相繼赴水以死邦人表而祠之謂之羅娘廟馬氏承制封其姊孝烈靈妃弟節水使者元之真誥云秦有巴陵侯吳叔茂者種五木於句曲則其來也久矣今巴丘地形宛轉三曉有如其文即江作字流之類也　洞庭又北抵曹將軍廟西初孫權使肅以萬人戍巴丘肅因築城以爲備岳人德而祠之（圖經云唐太和二年刺史徐允嗣建）祠北東抵岳陽樓外斯樓天下之壯觀也自張燕公守巴陵名勝遂著唐之鉅公莫不登高賦詠李杜詞譯固有超絕樓中之句倍覺雄偉豈江山之多助耳　孟浩然詩云波撼岳陽城城據東北湖面百里每西南風濤聲萬鼓晝夜不息漱齒城下滕子京欲爲偃虹隄以捍之預求記于歐陽公永叔公爲之序宜書者三併刻之文在六一集中余嘗訪是隄不存父老云滕即移遂不果築然則歐陽子之文殆虛發也是陽朔明仲詩云有時風浪戰城西何曾漁陽爲鼓鞞捍水岌岌忘塹濶誰人能續偃虹隄蓋傷之也　又抵金雞驛前船場步有白石嘗有金雞下此故名　自驛以西南循郡城可一二里冬春水落郡人於灰沙上以爲市漁樵畢集沙中時得銅鏃多至十數足以見前代戰爭之衝也　岳

陽井邑舊皆瀕江今城西數百步積歲推嚙父老云舊閘閘在今江中沙場地租猶重蓋舊額未蠲也北津舊去城角凡數百步今適石背蓋荆江日激而南湘水日激而東也　又北抵龍君祠旁入于江　右洞庭湖之東際以北蓋盡于此岳州志洞庭西南接景港與赤沙湖通水經云澧水上承孱陵縣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澧口下會赤沙湖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殿脚插入赤沙湖者也夏秋水漲與洞庭相通洞庭舊有巨蚌如舟深夜仇辰一枚往來烟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漁者百計取之卒莫能得近久不睹或云今在赤沙湖中南又有御池湖亦差蚌珠　西爲赤亭湖本名赤湖梁簡文大寶二年湘東王繹使王僧辯等擊侯景胡僧祐陸法和擒景將任約于赤亭即此地也旁有故城高丈餘亦名赤亭城　又西曰紫港湖今曰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通于江今曰鵜池南通于湖水經謂之決口紫港分派趨西北曰安南港景港即澹水也與顧氏港通注澹水入赤沙湖　洞庭又西抵烏沙鎮東小通江自南來注之劉備既與曹爾盡湘爲界遂築城爲沙與之對壘俗謂之金門　又西南抵漢伏波將軍馬氏廟前按伏波卒于壺頭其山在五溪之陽爲今辰水之陰其水逕桃源注鼎江入于洞庭蓋七百餘里凡其所經多祠之　又西

抵臨湖山。又西南抵華容縣前。華容漢孱陵地也。或曰漢武陵縣地。吳大帝分孱陵地，於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今有城高八尺。唐志曰：劉表所築。宋志謂晉武分江安立安南縣。隋平陳，改安南爲華容縣。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大業三年，以州爲巴陵郡。十年移邑今地。垂拱二年，以武氏諱改爲容城。神龍元年，又復爲華容縣。東南有一城，高一丈，名右湖城。宋詳其故。今以爲堰。　洞庭又西南抵大通口。實沅水謂之鼎江。又西南百餘里，上彼澧口。江湖水落則見其東南西北。夏秋之交。四顧瀰漫，無所不通。爲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口沅水注于洞庭。謂之元。謂澧會于沅。然後入右洞庭之西。蓋盡于此。元一統志：洞庭湖在巴陵縣西南。北連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黃帝嘗登熊湘。張鈞天樂於洞庭之野。王直方云：杜少陵有過洞庭詩曰：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江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上。收帆長日斜。雲山千萬疊。底處上仙槎。李希聲得之於江心中石刻。潘子真云：元豐間有得此石刻於洞庭湖中。而不載名氏。或以示山谷曰。此子美作也。今蜀本已收入集。而不紀其得詩之由。故錄其詳于此。孟浩然詩：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可憐無釣者。空有羨魚情。李白游洞庭詩：洞庭西望楚江分。

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張說詩：西浮平湖盡。參差入亂山。東瞻岳陽郡。汗漫太虛間。杜少陵詩：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古詩：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尋。夏竦之詩：出沒魚龍聚。飛沉日月連。氣凌雲夢吞八九。欲與溟渤爭雌雄。楊時詩：湖光上下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岳陽志作胡宿詩誤也）陶弼詩：平湖七百里。四壁白波圍。影蘸吳天闊。寒吞楚澤微。劉元方：晉宿湖岸驛中。夜聞歌聲。朝閱楹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著。記纂淵海：唐柳毅應舉下第。還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毅詰之。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嫁涇川次子。夫婿厭薄。然以至此。聞君將還吳。欲以一書寄託君至洞庭。橘社擊樹三發。當有應者。毅如其教。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揖水指路。引毅以至其宮。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圭。取書進之。洞庭覽畢泣曰：老夫之罪。不謹鑒聽。須臾宮中皆慟哭。忽有赤龍長萬餘尺。擘天飛去。俄而紅粧笑語。中有一人。白面娥眉。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人至矣。明日宴毅於凝碧宮。毅辭歸。贈遺甚厚。毅娶盧氏女。生一子。逾月。笑謂毅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遂相與歸洞庭。莫知其跡。（出異聞錄）輿地紀勝：有江叟者好吹笛。嘗過樵叟。亦能舞遺江鐵笛。無於龍潭吹之無聲。（凡率巨古山

藏陀之月）一日嘗笛吹于紫荆臺（在白鶴山上）響震林谷。忽有兩女子出授神藥云：服此當爲水僊。後不知所終。女子蓋龍云。　以上語涉神怪。皆出雜志。已削去。甚者姑存一二。以廣洞庭之說。　野人閒語記：吳興謝歸舜嘗汎洞庭。見君山鸚鵡群集。語答相命。各有稱謂。曰武遊郎。曰阿蘇兒。曰戴蝶兒。或爲鉤弋夫人之歌。彼鸚鵡能言其事。經見非有甚異。今附于此。人間寶中有貫知微。遇曾城夫人及二妃於洞庭。歌曰：黃陵廟前春草生。黃陵女兒蒨羅裙。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歌畢。贈之羅巾丹砂云：巾爲織女所製。丹砂不死之藥。後大雷雨。巾化雲霧飛去。五代薛史列傳：馬希範。梁楚王馬殷第三子。少而溫雅。稍涉文史。唐同光中。殷遣希範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而已。莊宗拊背嘉之。　老學庵筆記：米徽宗本鼎澧群盜。惟夏城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詫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讖云。水利文集：太湖又名洞庭湖。周圍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溢流而下。張南軒語錄：劉共甫過洞庭湖。北風勁甚。濤頭蹴天。吏請禱于瀕湖廟神。共甫叱吏。冒浪而渡。先生聞之曰：長浪而禱于無名之鬼固不可。然冒風涉險。天怒豈可抗耶。唐杜工部詩：過南嶽入洞庭湖（[illegible]）

（回時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悠悠家險）翠牙穿裛槳。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凡地人言家又甚矣）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與此傳野同意）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洙曰鄂渚在江夏西黃鵠磯上是洞衆鄂者而近頗鄂曰說史舳艫前也境曰棠書作槳詳詩意乃從裛之蔣益滿有節而將有芽也希衡曰王荊公本作蔣洙曰帝子舜之二妃從舜南巡不返道死沅湘之間曹公曹操也以舟師敗於赤壁趙曰殘孽謂吐蕃也洙曰漢蒯通傳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注廝取薪者養養人者也趙曰晉書嵇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柳樹之下洙曰蕭何傳韓信謀反呂后用何計誅信高祖使使拜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衛邵平者故秦東陵侯謂何曰禍自此始矣願君讓封不受悉以家財佐軍何從其計上大悅）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賈至詩：初至巴陵與李十二裴九同泛洞庭三首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庭水

孤鴻落葉一扁舟　江畔楓葉初帶霜渚邊菊花亦已黃輕舟落日興不盡三湘五湖意何長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孟浩然詩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許棠詩過洞庭湖　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高（一作飛）恆畏墜帆遠却如閑漁父前相引時歌浩渺間　劉文房詩岳陽館中望洞庭湖　萬古（一作里）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暮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劉禹錫詩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遙望洞庭山擁翠白銀盤裏一青螺　元稹詩洞庭湖　人生除泛海便到洞庭波駕浪沉西日吞空接曙河虞巡竟安在軒樂詎曾過　唯有君山下狂風萬古多　白居易詩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　江從西南來浩浩無旦夕長波逐若瀉連山鑿如劈千年不壅潰萬姓無墊溺不爲民爲魚大哉禹之績導岷既艱遠距海無咫尺胡爲不訖功餘水斯委積洞庭與青草大小兩相敵混合萬丈深淼茫千里白每歲秋夏時浩大吞七澤水族窟穴多農人土地窄我今尚嗟嘆禹豈不愛惜邈未究其由想古觀遺跡疑此苗人頑恃險不終役帝亦無

柰何留患與今昔水流天地內如身有血脈滯則爲疽疣治之在鍼石安得禹復生爲唐水官伯手提倚天劍重來親指畫疏流似剪紙決壅同裂帛滌作膏腴田蹈平魚鱉宅龍宮變閭里水府生禾麥坐添百萬戶書我司徒籍　高駢詩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詩海繪章宋裴說過洞庭湖　浪高風力大掛席亦言遲及到堪憂處爭如未濟時魚龍深莫測雷雨動須疑此際情無賴何門寄所思　宋趙汝燧野谷詩藁泛洞庭　解維武陵岸江肥雨新止　我程趨洞庭勢疾逸鏡比銀光吞上下莫辨天與水我乃航其間洗滌稍一葦丈塵貯兩袖剗此割瀛洗黃昏打頭風洪波半空起舟子惶恐手拍呼互排抵有萬無處着有纜無地繫鐵索二百丈牽猫卧沙底進難退不可簸弄任所以巨浪聲洪鍾合力撞舟尾一撞心一折通夕不知幾刻燭險天明狂勢稍拔靡捲索愁飛檣半直見涯涘危命脫針孔再生自今始人言岳州程風便五日耳深滯實半月初意所不擬粉堞俄在眼層樓九霄峙凭闌最方豁東望酸微瞰前日我片帆欹舞怒濤裹羊腸百八盤行路難如此今知驚浪上羊腸尚可履在家貧亦好身安門掃軌幷舉喧午總風波儘千里張南軒集過洞庭　城頭鷄一號浩蕩風帆四萬師起相呼牽帆上

高挽我亦推枕聽波浪聲舂撞聰閑試一覘萬頃銀山開附大小安生念此一快哉良久天平明已見金沙堆泊舟古廟底喜色動輿臺我行正長夏及此歲律催適籍很已補故賦歸去來所至有何忙妙處姑裴回險阻元自平鷗鳥亦不猜萬事有定理梁說費安排明朝上湘水雪意正裁培行矣一杯酒好在故園梅　錢塘韋驤集洞庭即事　日東閃閃下山椒風陣蕭蕭掠柳條湖上晚秋天氣爽樓間極目客魂消　湘妃哀怨憑誰曉楚屈英靈何處招窮祿無田歸未得浪吟當此愧漁樵　浪頭捲白去無垠山面鋪青一色勻飛衆清樵無處比情懷踡促此中伸欹危釣艇唯堪望急倖商帆不用嗔顧我遠來非自任也知牽制爲官身　洞庭秋四首洞庭秋旦好餘霧尚微山日色一竿隨波光萬頃閒宿商鳴櫓去夜網得魚還佳趣知多少濡毫恨思微　洞庭秋晝永氣象生中分吞蕩三江水蒼茫萬里雲君山壓波面民舍傍城根自昔嘗圖畫今焉過所聞　洞庭秋薄暮日脚送滄濱雲氣天涯赤峯巒水上青歸舟來隱隱夕鳥去冥冥鼓瑟音何在空聞帝子靈　洞庭秋夕爽皎月瑩長空顥氣重湖接清光四望通樓開雲母扇人在水晶宮勝絕無窮景蕭條萬古同　呂東萊詩洞庭　雲間洞庭湖秋至清皎潔往來八百里長風駕明月中有仙人居客

顏若冰雪我願從之遊問渠傳寶訣挽冠着霞佩長與塵世別　宋張經岳陽樓集岳陽樓望洞庭　每因蜀水漲橫過楚江流氣象吞雲夢波瀾撼夏秋風雲幾開闔日月自沉浮欲濟誰舟楫乾坤獨倚樓　王質過洞庭雲可有無水風能奔走沙蟠深鳴老蜮搖倦落長鴉地有湘頭尾山無楚正斜入闊與天上何處礙浮槎　孫燭湖先生集洞庭湖　明湖納宇宙春思滿樓臺沙鳥一行去風帆千里來平生眼今飽落日首重迴會趁江山約還愁白髮催　華鎮雲溪居士集洞庭　險固三苗左茫洋七澤西山光千疊小天宕四垂低風便修途近波驚跬步迷誰知魚鳥樂不復待靴鞵　屏山李燾詩洞庭　鏡面千頃闊修眉一帶橫湖深有龍蟄山靜少人行似與真仙約都無世俗情鳥啼依叶歇軒樂有餘聲　李曾伯可齋集洞庭口占　舟子方將北風來不肯南去帆衝急浪古寺隱晴嵐遠渚鴉千百中流鷗兩三短蓬聊徙倚底用客程貪　楊鈞清江集岳陽樓望洞庭　洞庭八百里城上岳陽樓日射滄波晚山涵楚澤秋半生長是客幾度此維舟淚淚東流水悠悠故園愁　岳州志千巖過洞庭湖　不作蒼茫去真成汗漫遊三年夜郎客一柁洞庭秋覓句驚飛處有山天盡頭偷來奇趣。吏上岳陽樓　陸務觀洞庭　雪浪來方作翠疑山欲浮奇哉萬頃湖

看我十丈黄三老請避風此去非汝憂神箭識忠信壯士肯滯留擊鼓催掛帆揮手別岳州仰視群鵠翔下闞百怪因衝相青絕地恨不從之於聊須百斛酒任醉庾公樓　崔珏洞庭　乾坤千里水雲間釣艇如萍去復還樓上北風斜捲席湖中西日倒銜山懷少有恨騷人往鼓瑟無音帝子閑何是黄昏尚凝睇數行烟雨接荊蠻　劉公是先生集望洞庭　洞庭七百里浩蕩敵浜勃雲夢開其胸巴陵水映吞東流匯群川盛漲五六月飆颯亭乾坤倚蓋低凡覩吾行裹海閒木見此水闊峽流下衣帶島嶼盡家末高秋卷氣霽雨涯浴日月何得徑寸珠晦明互出沒蒼茫蛟龍宅函雜魚鼈蒙太古到于今況昔就分別風帆引北極波浪限百越國絕南顧憂獸豢各適迷山川非一險此實精明哲偃笑三苗愚竟爲獨夫滅遠遊世俗隘偶此耳目豁澌瀝臨清風滂沱灌炎熱蕭蕭霜林暮藹藹芳草歇壯觀激我懷當歌意復咽寂寥軒轅樂萬古遺響絕慘淡虞帝魂九疑春啼咮況聞屈賈輩各賜楚漢秩至德無後還後王發衰缺滔滔更南征躑躅挽仍但太湖雖云深未救懷古意　又張樂洞庭　聞昔軒轅帝時巡臨洞庭咸池備廣樂向極燦盛霓紅樂均夷夏布聲入窈冥江湖亂魚鳥宇宙激雷霆會有馮夷舞還令楚客醒遺音不可學遊近向求溟　憶洞庭

少年慷慨輕遠行出入楚越多所經每今百川畫衣帶獨憶岳陽覩洞庭方輿況潛倡無地倚蓋回環徒見星始疑上帝限南北恐有漏澤連青冥西風八月氣霧收曠宇千里令人醒昔爲外境相誘掖欲弃塵世眉溟當時發狂顛自謂真擬乘興尋湘靈至今局促不如意坐視歲月無時停涼秋滿眼更多感回首尚覺君山青　陳益稷詩洞庭　洞庭衡風千里闊摧舟折楫須臾間青蛇道士却笑我十年年中三往還輕風颯颯添一環吟懷浩蕩蚊龍閑軒轅蕭吹渺無處萬頃孤月搖蒼寒巴陵城頭烟浸漢中流引水遠來闊東流到海寧復返漲雪萬古餘君山醒風午夜裂千聞龍堆出沒雲濤湍湘靈歸佩聲珊珊驚起碧海飛金九王炎雙溪集和許尉小洞庭韻　古縣周遭臨水涯中有勝地藏幽奇向來墨綬不須寄付與漁樵輕棄遺我來舊端上其頂憑高小築誅茅茨來能隱去學曾山且可幽尋如送之炊烟百堵共一市民氣稍稍春臺熙至尊豈爲薊絲計老今恨無能李謨解衣一洗三年緇微風蛾碎青玻璃魚龍悲嘯吹曰浪烟篙吐吞翠微湖中一點小君山誰琢瑤琨圓中規來往一曲醉憑失次風駕我哭兔飛遠喚古仙呈鶴來月寒共醉玉東西天高可邀霞佩去兒女肯以吾未宜一官但懷百條底舊孫欲宮將何爲排徊在此爲立

斗時亦諷誦淵明詞茲亭信美非我有夢魂故國還欲歸　再用元韻　少年耕釣爲生涯早知吳腐空神奇一丘一壑有佳處人棄我取如拾遺晚將數鍋就斗食小頗厚祿多如茨山林習氣今尚在前身疑是王獻之君王垂拱似虞夏朝野多暇時雍熙公庭日晡退鷺散發齒小穿山徑蹊隱仙一見即首肯百鍾索酒傾琉璃湖山亦爲開畫圖烟霏空翠供嬉戲切與風度極瀟灑翛然筆畫扶規規蒼松翁鬣倚風嘯候鷹扶什粘天飛君山洞庭日在眼不使引領巴丘西恙呼弘頡共着語境勝煩與詩相宜詩成却憶梅十真爲用一官黃綬爲口頭誰是吹笛叟爲公度此瓊瑤詞喚起群龍出平湖　劉渠扶栀從東歸　孫覿鴻慶居士集過洞庭　千尺銀山屹嵩華浪湧雲也天一瞬榜舟夜傍黿鼉窟枕藜晚入鵝脉社應庭入家橋相倚竹籬茅屋青黃亞臺殿青紅墜半山兩腋清風茶高架牛羊出沒懷石走蛟蛇起伏蒼藤掛帆風窺燈佛帳寒華鯨吼衙僧趺下世味飽諳真嚼蠟老境得閑如啗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梁垣應燒舍呂蒙正詩岳陽樓望洞庭　八月寒濤戰碧空片帆怨颭信秋風搖珠直待驪龍睡莫遣迷津浩渺中　戴良友詩岳陽樓望洞庭　風定空澄氣渾然恍如太極未分前紙圓有浪知爲水若邊無雲總是天舊說君山張帝樂新聞

老木識飛僊而今大洞黃庭客又看題詩記歲年　孔武仲詩五鼓乘風過洞庭湖日高已至廟下作詩三篇　半捲船蓬天淡明飛帆已背岳陽城颯然一葉乘空度臥聽銀潢瀉月聲　北風夜晚漸雄豪椎鼓車帆十丈高枕底洞庭三百里臥聽天樂響叢嘈　南津澄瀞夜風微後晚湖靈更發機想像虛空聞帝樂迢迢波浪匝天圍三湘路指平蕪轉西射帆爭白鳥飛却上叢祠薦杜酒荊雲隱隱尚朝暉　張瀘濱詩過洞庭書所見　瀟烟吹起岸東西漁子歲舟竹四圍脫下蓑衣揚去雪不救入道到魚歸表起岩詩西湖綿亘連千里萬古蒼梧說二妃最羨巴童并蜀客絕看日月去還歸　宇溪陽先生集過洞庭一絕是日社　社風吹雨楚江晴舟棄輕飛過洞庭萬里湖天天外水君山一點望中青　王梅溪家政集洞庭湖　江山好處未經眼人道岳陽天下無入筆波瀾自今闊胸中已有洞庭湖　離舟便上岳陽樓風定波瀾萬頃秋聞說洞庭通震澤水應先我到蘇洲　望洞庭　端居迎瀬兩經年不戒瞿唐七月船但得遂從洞庭過要看湖漲水如天　張舜民畫墁集北歸再過洞庭　我家本住長安陌涇渭交流出其陽須信宦遊皆有地十年四過洞庭湖　陳簡齋詩五月二日避寇避入洞庭湖絕句　鼓發嘉魚千面雷亂帆和雨向湖開何妨南北東

西客一聽湘妃瑟來乎應春和曲次韻岳陽樓望洞庭　平生指點畫圖看今上斯樓盡大觀山色橫鋪青玉案湖光平展白銀盤烟雲變化吟邊動天地開明眼界寬古往今來多少恨醉餘和月倚闌干宋孔武仲詩過洞庭二首　朝來四境宿雲披漸放扁舟出渺瀰漠漠衣襟和水霧悠悠蕭鼓掛天綠波平自喜肯書穩風軟翻憂出險遲今夜君山興不淺登臨應及月明時　杳杳湖天極目中波光日景兩陶鎔舟艤廟步灣環水帆指君山縹緲峯昔日南征期飲馬今朝北去想騎龍歸來若得醉鄉隱願化春醪萬頃醲劉子澄玉淵吟藁過洞庭　波神有兆報平安半日重湖度不難更艤泝洄風浪息草色就調水雲寬曉烟不隔漁歌遠秋月還同畫軸看擺脫塵緣天借便疑雲深處養神丹岳陽志石賡岳陽樓觀洞庭　洞庭白波如雪山九月顛風初作寒乾坤蕩決漫無際岳陽樓中方好看居人習慣占天色短艇高檣絕行迹一點君山乍有無魚龍作堠三閭宅樓上觀湖壯思生巴陵酒熟肯出沽傾壺伏飲為君盡醉殺謫仙詩始成二年持節臨荊部扁舟此地常來去今日忽高覺勝篤歸歟真與風濤過白玉蟾詩洞庭　帆腹膨脝飽北風一彈指頃萬山空天無九馬膚雲外人在孤鴻過影中風世曾遊銀世界飛精復謁水精宮湖神波史須

相識吾在神霄舊有功乾坤清氣集張泌過洞庭　任帆高掛酒初酣春景雖情兩不堪千里烟蕪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遣風送鴈來秋塞潤石鷺鷥落夜潭莫把離魂吊湘魄九疑愁絕鎖晴嵐元虞集道園遺藁洞庭湖　楚澤吳山千里遠丹崖碧樹九秋高何由身似雲間鵠橫絕江湖一羽毛牟獻之陵陽集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欲談舊事恐傳誤誰遣奇觀墮我前鷲陣萬屯湖為黑冰鬚千尺水皆懸無多風色似天相阿那人家疑地仙更有一般堪羨處嫩醅綠蟻醉無眠大雅集唐珙過洞庭西風吹老洞庭波一夜湘君白髮多醉後不知天在水滿船清夢壓星河宋本至治集洞庭　單舸荊衡外重湖郎澧東橫流歸混合元氣露沉雄莽蒼遺形外鴻荒想像中危檣燕于日極浦鯉魚風岸轉蒼江下浦分曲港通臨深傳泳淨瞰遠訝玄功草碧巴陵道山明帝子宮封劇秦斧合竹泳舞雲空網富攢螢子樓危祀阿公鬼神身世路性命記篙工落日長沙遠派年老杜窮艱難徒自壯跋涉欲成翁飄飄古難問蘭若夢猶同中原紆望眼醉語出奇胸歸路京華客還能說轉蓬　初泛洞庭四首　柰此舞儋眼孔何南條占定一派蓑北風吹氣三千丈八九雲夢不足多　萬頃晴光瀲岩漪岸草汀草共春時江心小石波濤漫恩有魚龍愛杜詩

無住庵中客白頭自憐風雨擊行舟高秋葉下洞庭冷不道離騷語更愁　賛寄鬢雲記昔年涇陽消息有誰傳倚枕欲採蘋花寄翠樸君山水使天餘宋二先生德行藁過洞庭湖得詩一首北歸　惟天有設險湖莫洞庭大雲夢居八九此胸寧可芥深疑乾坤浮寬覺宇宙隘不知開闢來大塊若為載瀟湘灌乎南朔如一衣帶傲絜澤吠江東笑彭蠡匯君山橫中央富有巨鰲戴不然洪濤間久矣為所噉扁舟掛帆席曉發扁石砦箭北南風未足翁其快舟八袖手閑坐閱兩州界及達巴陵城日始轉禱祈湖神諒哀予濡滯老不耐助之以飛廉送出天險外作詩荅神休金玉勝投瀨終涇水坡公傲憂恬百侌曹伯啓漢泉集泊舟洞庭感興　洞庭青草映斜暉黃帽停舟興頗違倏忽風雷無定在蒼茫天水欲嘶依白鷗浩蕩詩脾爽畫鷁漂搖酒力微萬永簡齋冰雪句江南雖好不如歸　伯顏九成詩洞庭　鄂渚天開出畫圖君山螺立洞庭湖登樓西望江分楚倚檻東臨水拆吳浩浩海潮迴赤壁悠悠雲氣隱蒼梧人生擾擾成何事却羨沙邊釣艇孤長留天地間集歐陽玄過洞庭二首　白沙隱隱見金鰲獻閣憑虛結搆牢天水深融浮太極神人幽顯隔秋毫　龍宮深閟寶棧冷暑緯低垂客枕高欲作廟堂迎送曲杜紅荇碧盡離騷　媧皇搏土御風空

屹立君山面勢雄一畫擬圖天地肖九江鯨鯢鬼神功裾飄帝子蒼茫外樂奏鈞天浩洞中頗恨當年鄒魯客觀瀾未到楚諸公滕玉霄詩過洞庭　萬頃玻璨一掌平倚蓬人去似騎鯨掃除雲霧天無影彈壓波濤夜不聲一翮秋横神鬼泣片帆風勁死生輕詩成不用從人誦怕有蛟龍聽得驚張伯雨詩洞庭卧遊　渼瀟魚龍戲僻側危鴈宿併吞三萬頃寧不為小曲唯憑鴟夷子曾泊西山蘖貫酸齋詩洞庭　北溟魚背幾千里負我大壺遊猶水蓬萊隔眼不盈拳碧落香綃吹不起茜裙兒女怨僕憂遠人不回明月羞寶釵綰髻翠欲流風鬟十二照春秋女媧鍊石補天手手拙石開露天醜壞樓玉宇亦八門直指視君君見否須臾魚去夢亦還白雲於我遊君山吳禮部集洞庭　君山隱隱暮岩洞庭渺渺秋波舊客白頭懷古湘靈莫奏雲和程禮部詩題呂忠剛小洞庭　登高望洞庭萬水歸一壑不見沅湘流君山鏡中落誰言宇宙大欲攬不盈握何況洞庭湖如杯貯春酌南觀衡岳界北顧崆峒薄安知蠻與觸不在蝸兩角呂君舉禮部客館暫棲泊閒苦束素几松檜蔭未宿朝光入蕩漾夜氣混冥漠參隨遊天鵬身跨横風鶴悠然八百里大壑納衆象戲題小洞庭客生聊一嘅藍姓之詩泛洞庭湖作九月二十六日　昔歌杜甫洞庭作壯思高秋動

寥廓天風吹夢岳陽樓九月揚帆湖水落東流四望波泠泠送天側波涵滄溟龍堆千尺雲濤白鬃背一點君山青茫茫九氣大無外大澤方知百川會錦浪愁翻瀲灩深黃流怒擘崑崙碎漂吳蕩楚注海門吞雲吸夢移山根東南但見日月出咫尺常愁雷雨昏輕舟破浪疾如箭綵香走謁龍王殿琴高赤鯉有時遣溫嶠然犀那可辨偶然風靜波不嗟青銅一鏡磨蒼雲舟人漁子實實遇斷鵰殘鶴菌菌閒汨羅欲弔懷沙客芳州誰皷湘靈瑟清淚空餘野竹斑忠魂何許楓林黑古今萬事共悠悠人生有酒且澆愁喜採為蹟得奇觀濯足滄浪歌遠遊酒酣興極忽長嘯祝融天柱𢌿殘照萬里還乘侍望樓六鰲更繫任公釣　郭昂詩晚宿洞庭湖　袁鵬衡風力不禁布帆忙不眹幽岑鷺濤怒捲千堆雪落日空搖萬頃金雷送光排兩脚龍隨雲影入波心蓬窓此夕同誰語桃盡寒燈慮更深　王沂詩次仲弟子林紛憲過洞庭湖　黃鶴樓前曙色開呂公磯上首重迴平湖盡處青天出積雨晴時白鴈來千古戰爭餘舊壘百年歌舞廢崇臺昔人總逐流波逝猶想清風被八垓　楊鐵崖集送客洞庭西　送客洞庭西富堆青兩兩隊殿出空明吳城連蒼莽春隨湖色深風將湖聲長楊柳讀書堂芙蓉拂羨漿像人故不休望望欲成往　國朝顧禄詩余過洞庭湖上佩記唐人錢起所賦湘靈皷瑟詩遂用追和其韻云六韻　楊鈴遊楚地鼓瑟感湘靈捲帆風前調凄涼月下聽清歌諧律呂逸響度沉冥貞魄宜此化芳名猶佐聲貞鈸閭廣樂即訝在虞廷依舊君山際峩峩一髮青　過洞庭湖　湖上君山萬古青湖中風浪夜冥冥細光一道穿雲去知有神仙過洞庭　過洞庭湖　西來衆水混平湖極目波濤撼地圖海月照空仙珮遠天風吹送客帆孤楚蘭春老傷鶗鴂湘竹雲深呌鷓鴣擬欲投文招屈子九重泉下亦知無　宋李濱老詞臨江僊（洞庭湖懷古）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青草湖

岳陽志北界洞庭南接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舟人謂之上湖下湖杜子美詩曰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者此也湖並璧石山下俗名扁石故亦曰扁石湖湖中有山水落則見其足自冬而春草色瀰漫風行成浪望眼不窮故曰青草湖湖水東抵將軍山（山上有史南遂縣將軍祠不詳何氏）旁曰青草寨寨官一人卒八十八　汨水自東南來注之汨水又名天昌水其源出㵳章之境其陽為羅縣古羅子國也羅水出焉二水謂汨羅下曰屈潭楚三閭大夫

懷沙自沉之所邦人祠之至今號忠潔侯青瑣云唐末有共州軍將題詩云蒼藤古木幾經春舊日祠堂小水濱行客謾陳三酹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盧水經故縣自西北來注之雖栖水出幕阜與梅水合自東來入于汨羅其西北曰磯水是出磯石純水自南來會之紹興中寨相秦檜既殺岳飛忌郡名與其姓同遂改曰純以此水也未幾復為岳　其地亦有石瀕上有關羽隨軍助順事相舊圖經以為當時行軍所置同為汨羅西派至于璧石入于湖　又南抵天王祠外云唐人劉山甫領外北歸題其毀云收墻風雨幾經春草色盈庭一坐塵自是神仙無感應盛衰何得卻由人是夕夢巨人曰我南岳神也何得見譏遂驚覺風濤盡舟不進劉悔謝去其詩　又東北通照潭之水與白荊隄相望其旁又為琴春潭俗傳柳毅傳書于此　又北通荷塘港又西納石墨溪其水如墨飲之已疾（神農本草有五色石英五色石脂皆仙藥今已改爲石者主疾則其類也此水豈其流也）右青草湖之限際蓋盡于此岳州志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王象之紀勝云青草岸上有君山祠亦有青草湖又商人過青草湖或教之曰過湘君可乞如願客如所教果得如願乃女奴也惟意所欲如願能致之後逃懷中令楚人以元日擊壤呼如願著以此其詳見荊楚歲時記　李德裕集記玄真子捩志和漁歌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櫂歌連釣車子撅頭舡樂在風波不用仙　李群玉詩云詩思亂隨青草發酒腸俱逐洞庭寬　杜少陵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　韓偓詩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　太平御覽青草湖在長汀縣東五十里泉牙林深不盈尺廣丈主草四時長青故名運使將公之奇有詩云地無一勺水安得有湖名世事皆如此風波平地生　臨汀志曰巴陵南有青草湖周迴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湖南有青草山故因以為名　陰子堅詩渡青草湖　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源水桃花色湖浪杜若香穴去茆山近江連巫峽長帶紋澄迴岩映日動浮光行舟逍遙樹度馬息危檣滔滔不可測一葦詎能航　唐杜工部詩宿青草湖（鶴曰青草湖洞庭湖相連在岳州）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冰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趙曰所以隱詩四槳雙人於湖中程以故有衆依之乙荊南江游中所見以知時也）　宋黃山谷詩過洞庭青草湖　乙丑越洞庭丙寅渡青草似為神所憐雪上日杲杲（青草湖一名洞庭湖荊州記云巴青草山為名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杜

（陵是謂子美也書有詩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又云少陵野老吞聲哭又有四年子美自山女上當陽有白當陽樓下等詩其上水延俄詩云蟻虬四海山重樓日網口但過新少年少過自如丸）行矣勿遷沼蕉林迸獦獠（時山谷赴宜州所嶺南多蕉林其地與夷獠相接前漢外戚傳曰行矣彊飯勉之選持遺留去當難五祖謂六祖曰汝廣南獦獠角無佛性道世本和南作白當蝸集士贇云假使親見暢岐也是湖南獦獠）張南軒集

庚申過青草湖　已越重湖險張帆勝順流亂雲藏野寺橫網閒漁舟月色湖南好風霜歲晚疏未知荒歉後得似向來不

青土湖（宣城志在縣北七十里以湖土青色故名東西長一十里南北袤八里湖水西流九里與句溪合舊經引范傳正宣州記云宣州自爲五湖今蕪湖丹陽湖隸太平州固城湖隸建康府惟此湖與北埼湖存焉）

青塘湖（饒州志在餘干縣）

青林湖（太平寰宇記在蘄州廣濟縣注水經云江水左傍青林湖即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縣西南流入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又饒州志在鄱陽縣）

青泥湖（郡縣志在江陵府潛江縣又武陵圖經在龍陽縣西南）

青陂湖（靖州志在會同縣西十里）

青山湖（沔陽州志在州之西北三百里）

青魚湖（雲南志在寧州一名青魚戲月湖湖尼在本州境）

青鏡湖（天台志在縣東南二里）

青絲湖（青陽志在縣北二十里）

丹陽湖

金陵新志在溧水州西七十里周廻一百九十五里深三丈湖中流與太平路當塗縣分界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九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預注云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石山西北入丹陽湖至今白石之水衝突則三湖泛溢此水本由五堰自宜興縣入太湖今已湮塞故老云當時慮民人使開此道則蘇常之間必被水患遂以石窒五堰路又浚織以綱石手細常避此湖船覆其業乃依帆載酒賦意往來）唐李白詩丹陽湖

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歸舟歌聲逐流水（齊賢曰又龜策傳曰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士贇曰丹陽湖在當塗縣東南七十里春秋元命包曰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本也楚詞順風波以南北兮江縱存風夕以將本）宋郭功父詩

丹陽湖　湖光際長天永日微風止棹歌一舟去雲畔群鷗起荷香送近遠秋色墜衣裹試問賀季真何如鏡湖水劉廸自怡集過丹陽湖二首

數朶青山迷遠煞一行白鷺下汀洲孤帆影落長天外蘆葉蕭蕭滿地愁

碧樹形霞錦綉中扁舟搖颺芰荷風多情唯有如弓月照見離人兩鬢蓬

金正叔集丹陽湖　島樹壓叢雲波光鋪臺雪迴浸寒無著千空曉猗月吕又已入周范蠡不辭越扁舟誰與同浩歌幾千闋

丹陂湖（沅川記武陵圖經在武陵縣丹州村廣百餘頃水色微赤故名）

絳巖湖（建康志一名赤山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去府六十里源出絳巖山周廻二十里下通秦淮石邊古迹碑曰赤山湖在上元句容兩縣之間溉田二十四垾南去百步有盤石以爲水疏閉之節　南史沈瑀傳明帝復使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即此湖塘也　唐麟德中令楊延嘉因梁故陂置後廢大曆十三年令王昕復置周百里爲塘立二斗門以節旱暵溉田萬頃　元和郡國志句容赤山湖在縣南三十五里　茅山記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地左右間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陶隱居曰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東來直對望山　今此湖半屬句容半屬上元舊收歲課錢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勅除放湖條江寧府上元句容兩縣臨泉通德湖熟崇德丹陽臨淮楠祚甘棠舊額鄉今併入丹陽臨泉福祚甘棠四鄉

百姓自來共貯水絳巖湖溉灌田苗下有百堰堰捺水其湖上接九源山其堰下通秦淮江自吳赤烏二年到今已七百餘年其湖東至數堰西至兩壇南至赤岸北至青城舊日春夏貯水深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先是麟德二年前縣令楊延嘉并建兩斗門立碑碣具言周回僅百里州司李差十將丁壽計生徐藏巡湖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盧尚書判置湖貯水本爲溉田若許侵耕雖防災旱取定四尺水則使其流九鄉田苗（九鄉係句容上元兩縣）若遇今深廣又慮浸毀若遇曠旱之年須稍更增加今且定取五尺水則其不及處且任耕墾種植如有人於五尺水則內盜耕一畝一角推勘得實其犯條人斷違令衆十日放本管湖長不覺察亦併施行又據十將丁壽狀盧發亭北邊去岸約有二百來步有一盤石東西闊四尺七寸南北闊三尺五寸石面中心去水面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之則并有豎柱仍仰下縣使於石上磨刻文刺字記其湖仍每季一申不得鹵莽截經新塘有豐等三湖圍垾內田多是私函取水澆灌田苗准舊例放絳巖湖水下秦淮三日取指揮給放不得專擅開函取水其湖先有傳食田五十畝句容縣丈量二十畝三十步上元縣丈量二十畝三十步百堰堰與絳巖湖同置絳巖湖貯水百堰堰捺水係大中曾刺

差官親到赤山湖所建斗門三所通放湖水出入常令湖中積水五尺其斗門咸過山水擁下高於湖內水面即須全閉三所斗門放水入湖俟外溪水退卻放水出溪下秦淮入江專須酌量湖水不得失於九則右前件湖堰承舊澆灌九鄉田苗共壹千餘頃畝伏奉　省符帖命指揮修作貯水逐鄉差水澗戶管當先有條流歲久去失續於晉天福年中再興功役修作經今六十餘年伏遇明朝重興添修建造貯徐百里溪汊山源脈卸耕民備供王賦累奉勅恩給賜料物及借助日食等差兩縣官員置造斗門三所計用壹萬柒千六百八十工及添修湖埂并百姓堰共計三萬三千六百八十工衆議重置條流嚴加束轄謹遵符條如前伏乞員外尊慈特賜判印指揮永為證據建隆查員外乾德伍侍御開寶王司空閻侍御魏司空盧司直林員外並判執條常加束轄慶曆三年二月十八日葉龍圖知建康府日於古來舊湫處置立大石柱一條將湖心盤石水則刻於柱上永為定則

樊珣記

句容西南三十三里曰赤山天寶中改為絳巖山以文變質也山外周流瞰有湖塘舊址考於前志則曰吳人創之梁人通之氣泊金火有變積為習坎灌莽之所我唐麟德歲邑宰楊嘉延亦舂前脈利農為名雖迹於傳聞而事斯昧楊氏之後今餘百年賓滋菰蒲莫植秋稻剸極則貢侯獻而仲大曆十二祀縣大夫兼大理司直太原王公昕能蘇羅勞（一作入）止易弊俗臨湖而歎以欲從人吟使臣之清風酌良牧之高謀將圖永逸惟顧暫勞因察其地形訪以輿誦謀始作則庀徒撰工月在休農雲其荷鍤周匝百頃（一作里）蓄為湖塘置兩斗門用以為節旱暵則決而全注霖潦則瀦而不流收功濟時道甚明遠開田萬頃贍戶九鄉泊成輿頌無凶歲魚稻之盛公實為之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史起漳水克富魏邦祭綝鄭白漢歌邵杜肯謂是也每商羊羅舞龍見而雩比屋有憂於銷鑠連阡莫覩於耘耨我則黛波澂淪白鳥飛滅下洞庭之鳧鷗泳中流之鱧鯆橫塘之右構為新亭芬其芰荷樹以杞柳楊楚江蘺憧憧是逕行李實獲於蔭庥詠歌或藉於觀覽懿乎哉君子之用心也孰愈崇其島樹仍以林堂比而莫文翰墨美述大曆十二年十月三日記右丹陽絳巖二湖雖在外縣以其利民者廣故先志之尤加詳焉句曲志在縣西南三十里灌溉句容上元兩縣田五萬畝舊收歲課二百二十貫咸平三年正月奉勅除放（湖一半入縣臨泉上水福祚崇德四鄉）

赤山湖

一名絳巖湖　句容新志　江寧府上元句容兩縣臨泉通德湖熟崇德丹陽臨淮福祚甘棠舊額九鄉今并入丹陽臨

泉福祚甘棠四鄉百姓自來共貯水絳嵓湖澆灌田苗下有百岡堰捺水其湖上接九源山其堰下通秦淮江自吳赤烏二年到今已七百餘年其湖東至斂堰西至兩壇南至赤岸北至青城舊日春夏貯水深七尺秋冬貯水深四尺緣被湖上鄉老王陟徐璹經本州論訴稱其湖周迴八十里外占奪百姓田地縣司引上湖下鄉老吳翼吳豪論理先是麟德二年前縣令楊延嘉并建兩斗門立碑碣其吉周迴僅百里州司尋差十將丁籌計主徐藏巡湖打量得一百二十二里九十六步盧尚書判置湖貯水本為溉田若許侵耕難防灾旱實為蠹弊又累爭論此度若更因循他日終夕私競乞詳裁斷乃詳盧評事據湖上鄉老及湖下鄉老等訴狀一一詳斷使之得所必可遵行盧評事判云曾告論黃城塘本非百姓田地迫捺量且與湖水通連足見事情豈得占吞湖下人戶怠慢不專久利膏腴潛埤耕墾又去相競又云八十里為界百里周迴恐是兩偏今據取定四尺水則使其澆九鄉田苗若過今深廣又慮浸毀若逢曠旱之年須稍更增加令且取定五尺水則其不及處且任耕墾種植如有人在五尺水則內盜耕一畝一角准敕得實其犯條人斷遣令衆十日放本管湖長不覺察亦并施行又據十將丁籌狀蘆藤亭北邊去岸約有二百來步有一盤石東西闊四尺七寸南北闊三尺五寸石面中心去水面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之則并有鑿柱仍仰下縣使於石上磨刮更刊字記其湖仍每季一申不得因循其王陟徐璹不思所佃本是侵耕故有論列務於己永佃年久多違豪識並放科責其吳翼吳豪無過亦請矜放尚書判准斷立五尺水則碑碣見在

一載經新塘有豐等三湖圍埂內田多是私曲取水澆灌田苗准舊例放絳嵓湖水下秦淮三日後三埂人戶連狀經縣取指揮給放不得專擅開函取水

一其湖先有傳食田五十畝句容縣寸量二十畝三十步上元縣寸量二拾畝叁拾步

一其湖合貯水五尺則外有湖西北角絳嵓山東腳下古石湫築放出水修作百岡堰畢工後如田上旱涸請連衆狀經縣取指揮准舊修取車步湫給放水足即須權時修捺西斗門橋上子埂如過要水即開子埂百岡堰

一其堰自吳赤烏二年興絳嵓湖同置絳嵓湖即是貯水百岡堰即是捺水水澗七鄉絳嵓湖水上接九源山下通秦淮江如遇天旱少水堰長先經本縣陳狀集七鄉人戶并工修作畢工後衆戶連狀再經本縣取指揮方集衆戶開放澆灌田苗水足依舊捺塞

一其堰開放湖後忽遇天雨泛漲即仰堰長臨時酌量開泄減放若水勢浩瀚即須全開不得有傷田苗

一除七鄉水澗外

其連接溧水等界入戶即不食此湖水利仰不得私相取水澆灌田苗一其邊界有古逆堰舊來集側近承潤入戶修作遞年差人看守若不因天雨山水擁下不得輒令其水透漏如有鄉老及湖堰長巡檢見得似有水流去處其看守人請作元條科斷　一其堰遞年修作澆灌田苗成熟之後衆戶連狀經縣取指揮於穩便處開放堰內積水不得傷諸鄉田苗

赤山湖一係大中曾別差官親到湖所再建斗門三所通放湖水出入當今湖中積水五尺灌溉句容上元兩縣九鄉人戶田苗上供王賦　一其湖西側去大路一百餘步有盤石一座則水深淺令衆戶於石畔大立杉木望柱一條長一丈七尺標記水則其石上水深一尺六寸五分即是五尺水則方始可以灌溉兩縣其望柱勒近地保社人戶日夜邊攔常夫株籬遮圍看管如水過則即仰湖長甲開撥放不得輒令湖水失其元則

一其斗門或遇山水擁下高於湖內水面即須全開三所斗門放水入湖候外溪水退却放水出溪下秦淮入江專須酌量湖水不得失於元則

一其湖埂從西石湫并子埂及東斗門大埂上兩岸栽培楊木仰湖長遞日管押守宿人戶看管不得許令斫伐并牛羊踐踏　一湖堰上按崇德上容福祚通德等四鄉除承潤入戶回用功修作外恐有無知人戶不

施功力輒盜水利灌溉一畝一角兩岸人戶巡檢似見車步蹤跡就所在保社勘驗申舉　右前件湖堰承舊澆灌九鄉田苗共一千餘頃獻伏奉看待帖命指揮修作貯水遞鄉差承潤戶管當元有條流歲久去失續於晉天福年中再興功役修作經今六十餘年伏遇明朝重興添修建遞貯瀦百里溪汊山源賑卹耕民備供王賦累奉勑恩給賜料物及借助日食等差兩縣官員置造斗門三所計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工及添修湖埂并百岡堰共計三萬三千六伯八十工衆議重置條流嚴加束轄謹遵符條如前伏乞員外尊慈特賜判印指揮永為證據伏聽處分建隆三年三月十八日大田戶唐瑫等陳請查員外判執條常常嚴加束轄乾德三年三月十二日伍侍御判執條開寶二年十一月空日王司空判執前凡為緣關侍御魏司空盧司直林員外並判執連前判太平興國六年五月十五日赤山湖圍首唐瑫男肩在縣陳狀知縣事兼兵馬監押巡檢衆轄給據慶曆三年二月十八日龍圖業直閣知建康府日帖句容縣本縣尉并句容知縣所申告示赤山湖都圍任操等一依遞官所定依舊以盤石上水及六寸四分湖心水深四尺永為則例及移新湫却於古來去處安頓仍句集承潤人戶開掘古湫上下開四尺以木仍舊通放湖水所有打量

出入戶胡真等四十四戶侵耕湖面田上即仰指揮依舊撿充湖面如於內有已收係苗稅田土亦與銷破兼仰於古來舊湫處置立大石柱一條將湖心盤石水則刻於柱上永為定則及將今來行去使帖內指揮亦於石柱上鐫記號仍使出榜本處曉示食利人戶如圍首任操等不依今來遞官定下水則開放湖水及有側近人戶准前輒敢作弊偷放湖水侵耕湖池即仰經縣陳論仰本縣收接文狀勾追根勘行遣更仰本縣常切覺察遞季舉行仍具已施行事狀申府不得違延　陶代堰一條三縣交界其堰約有七十餘丈上下係上場每遍十畝以來遞年取上修作係是今李墳吳巷一圍專管卻與免赤山湖百岡堰遞年修作所有蔡湖三所共合澆灌當縣田苗其江寧溧水縣界人戶即不係承潤之數其蔡湖岸埂北畔有絕水堰一條在吳綰田頭又新溝亦有絕水堰一條在吳貸田頭又星池亦有絕水堰一條在吳壽隆田頭所有周于湖亦係三縣交界亦不係江寧溧水兩縣承潤其湖廟前有絕水堰二條湖南亦有絕水堰一條始莊東又有黃堰一條福祚修作政和二年七月空日圍首方安順具政和三年七月空日權縣事曹宣德任內據楊隆狀本縣湖條內有陶代堰一道絕水堰六道不係上元縣湖條均准已勒方安順添入施行尋勒方

安順供具在前已添入上元縣。錄到湖條記須至行遣。紹興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建康府帖照勘句容縣西南三十里赤山下有絳岩湖。俗稱赤山湖周回一百二十里上元縣丹陽鄉地遠相接其湖東以南連及東北莊秖山岡自北以西係湖埂岸分東西兩湫口放水舊有斗門下通秦淮河自河以南連帶湖上盡屬句容縣臨泉福祚上容崇德通德五鄉秦淮河西係屬上元縣丹陽清化兩鄉已上南北兩岸七鄉四十二埠入戶全藉湖水澆灌田土古來於秦淮河下口十三里攔河置百岡堰父老相傳句容上元兩縣水利人戶推排堰長二人看守及置圍首二人掌管湖水遞時興葺岸埂圍護湖水輪轉交替如遇天旱年歲要水灌溉田苗兩縣圍首商議來放水前堰長先經縣陳狀集水利人并工修作百岡堰填斷水頭。再經縣過狀方始放水湧入百岡堰次弟散水入湖下七鄉四十二埠。澆灌田苗。水足依舊閉塞湫口其湖上載經新增有皆三埠。雖是福祚鄉水利。人戶爲是湖上田土邊近赤山湖岸古來只是於近湖埂岸自置函口。車水灌田舊例放赤山湖水下秦淮三日後三埠人戶衆狀申縣。方得放水。不得專擅開函取水以此卻與湖下四十二埠水利人戶用工作堰放水事不相干涉元一統志赤山湖在句容縣西南三十里。周二十里。

下通泰淮南史沈瑀傳明帝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即此湖也唐大曆十三年令王昕置此湖周百里立二斗門溉田萬頃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北九十里

赤沙湖　太平寰宇記在岳州華容縣南六十里武陵圖經一在武陵縣見龍陽唐劉文房詩赤沙湖　茫茫葭菼外一望一霑衣秋水連天闊涔陽何處歸沙鷗積暮雪川日動寒暉楚客來相問孤舟泊釣磯　宋范石湖大全集連日風作洞庭不可渡出赤山湖　金沙堆前風未平赤沙湖邊浪不驚客行但逐安穩去三十六灣溪痕生滄州寒食春亦到荻芽深碧蔞芽青汨羅水絶動利者嶽麓雨來昏洞庭大荒無依飛鳥絶天地惟有孤舟行慷慨悲歌續楚些彷彿幽瑟迎湘靈黃昏慘淡儀極浦雖有漁舍無人聲冬湖落濡此變住春潦愁長隨倩哨吾生一葉寄萬木况復搖落浮滄濱漁蠻尚自有常處羇官方女尤飄零

赤土湖　饒州府志一在餘干縣一在鄱陽縣

赤畈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赤板湖　古沔志在沔陽縣西南三十五里

赤鼻湖　太平寰宇記在岳州橋江縣半入朗州龍陽縣界湖中有赤鼻山因以為名

赤帝湖　元一統志在華容縣郡縣志有赤帝城三面臨水即梁遺胡僧祐所據城

赤亭湖　郡縣志在岳州華容縣南八十里梁大寶二年湘東王繹使王僧辯等擊侯景擒其將任約于赤亭即此也旁有故城亦名赤亭城元和郡縣志云有赤亭城三面臨水梁為阻隘即梁胡僧祐所據之城

赤石湖　宋吳金谿集過赤石湖有感寄獻荆公　重湖遠映日無光雨槳行舟類堵墻向此拖上猶恐懼更堪風馭出蒼煌雖知行止懸於命長雖憂虞亦可傷白首何時裕僧石從容丈室問空王

黃墩湖　新安志在歙縣西南四十五里闊二十餘丈長三百步衆水所瀦湖舊有蛟湖側居人程靈洗者好勇善射夜夢白衣道士告曰吾數為呂湖蛟所困明日當復來君能見助當有厚報靈洗問何以為識道士曰束白練者我也許之旦日率里中少年鼓譟於湖上須之波湧大聲如雷有二牛相鬥觸其一者白着甚困靈洗射黑牛中之俄而陰晦廓然湖水皆變明日有蛟死於吉陽灘下呂湖由是漸塞後名其灘曰蛟灘以上蛟見此代冊本字五天下出木叢靈洗偶出有道人過其母乞食食已令母隨行至山上以白石識地曰葬此可以驟貴靈洗遂母語之因葬其父于此已而靈洗官儀同封侯宅其湖東二里宅南有大葦

可數十圍撥千年今鄉人立祠其下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云黃墩地廣衍黃巢之亂中原衣冠避地者相與保于此及事定留居新安或稍散之傍郡今人即靈洗墓處為壇水旱禱者八十餘社靈洗事見祥符此歙陽公所書張龍公事相類姑載之自餘鶴灘雁井及祈門蛟潭之屬尤怪誕無稽者皆不取

黃石湖　壽昌東在武昌府郡東六十八里周九十五里輿地志云西塞有黃石故石水經云江之石岸得黃石山水逕其北注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

黃土湖　臨川志在撫州府臨川縣

黃岡湖　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

黃灣湖　上虞縣前志在縣西南四十里

黃陂湖　合肥郡志去縣東一十里相建沙湖

黃潭湖　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北五十里

黃山湖　金陵新志在溧陽州西南三十七里黃山下周五里餘姚志一在餘姚縣北三十五里周二十八里溉田一百頃有土門

黃顙湖　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東七里通新堤下津

黃蓬湖　沔陽州志在州南一百八十里

黃容湖　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東

黃鵠湖　武陵圖經志在武陵縣永壽村一名鷹湖常有鷹鳥倘魚其中

黃寺湖　淮揚志在江都縣彭城鄉

黃赤湖　赤城志在天台縣東南二十里修廣皆數丈水四時如沸夏飲毛骨凜凜冬飲則如湯故老云皇祐中嘗有龍出沒云

黃八湖　澧陽志在澧州李渠村

黃渾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黃道湖　長沙府志在長沙縣

黃演湖　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

黃名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白馬湖　武陵圖經志在武陵縣青陵村廣三十九里深數丈解者謂湖形類馬而水色白按顏真卿書横山廟漢碑謂神居武陵其地有湖每出則神獸前道形如白馬名當始此一曰白馬陵方輿記又稱紀紀陵或純陵通典產黃芙蕖滿草行白蘋紫蓴鳥獅舊志及陵書晉安帝時生千葉芙蓉桓溫使種他所輒枯重遷草沫及方輿記承平時郡人春必游之秋為采菱之嬉劉禹錫嘗賦采菱行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綵鸞翔蕩舟遊女滿中央采菱不顧馬上郎爭多逐勝紛相向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鬟弱袂動參差釵影釧文浮蕩漾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緣岸扣舷歸歸

（來共到市橋少許黄犁船萍滿衣家家竹樹底風雨下有連檣多估客賈勝爲其夜無過醉路人堤相息歌席午祠下沉玉水有無丸波白烟起一四面合北地間長天北望三千里）湖旁有來黄澗東柳待進挾辰作歸老橋廢也湖舊有壖溉田利與鄭白並也　隋刺史裔鄭隨唐李璲皆增築宋朝守孫存道修之今廢李悅齋皇有詩　白馬湖光綠柔衣蘭舟溶漾綠篙飛鬧愁不到秋風後聽唱蠻歌月下歸　紹興府志一在蕭山縣西一十四里周二十五里溉田百餘頃一名石堰湖（紹興中民沈塚以湖田三十畝獻入學爲糧有旨兩浙漕臣相度不可田掘毋廢）一在上虞縣西北夏蓋湖之南水經云白馬潭深無底相傳之始塘岸數崩居民以白馬祭之方成世傳又謂漢縣令周鵬舉後爲鴈門太守志務幽閒思上虞景物秀白駒泛舟全家隱匿於此故名且置湖門二所及横塘一溝泄水灌溉官民田土一在餘姚或名漁浦湖惟此湖無別名餘姚志在縣西北六十里一名漁浦湖漢周鵬舉游而不出時人以爲地仙湖名由此張偊拙軒集上齋倉伏論白馬湖土劄子　某竊詳白馬湖係上虞餘姚兩縣溉田植利湖之南邊別有一湖名曰夏蓋淳熙中創置北岸斗門二所尚存支派蓋白馬地勢稍高夏蓋地勢就下支派相接步畝寂多夏蓋又管三十六

所水滿正隸兩縣民田非夏蓋之水不足以沾濡夏蓋非白馬之湖不足以旁及是以兩縣八戶水利所爭必併白馬言之漁浦湖即白馬異名也上虞陂湖昔之爲田者一十四所管米四千餘斛夏蓋乃居其半今若再許八戶承佃則是抱納之家不被水利重圍之田未免起催縱不起催計田若干遞年椿管修築海塘坍損去處顧亦可行既是修塘久例可照若從此請佃入反添無補事功徒爲民害止因損民肩去相其淳上插以柳枝少俟沃茂映帶左右因而成田更相做傚利歸於己抗不輸官災滲立隄主令來已向使湖可成田不當既成而復廢儲米修塘不當在今而方舉朝省畫降使臺榜示憲司公據皆所以立國家根本之道爲民間經久之計也眾御陳公謂府帥夕郎傅公曰衰歲越竟大旱嵊縣諸暨亦地數百里獨上虞大熟餘姚次之又以其餘及旁邑龜此則夏蓋白馬兩湖猶水驗矣前人創置斗門規模甚遠斗門兩邊岸石尚固精加修治湖狀浴閘水勢倒浸日漸月潰自難耕墾或遇旱沴只依古規兩縣八戶尤後遵溉其閘門扁鎖已照本縣西溪湖例仍嚴立罪賞俾頑民知所畏避不敢再犯庶幾湖不成田人無爭鬥兩縣家患蓋淺淺哉某負丞數月推究弊端輒陳一得之愚仰瀆高明之聽儻辱采擇見之施行不勝幸甚伏候台

旨（元又餘姚縣八戶狀乞上件湖上元海改爲）元一統志一在象山縣東南十里初縣之塘山有玉泉鑿之有白馬躍入湖中因名寶慶志一在寶慶縣北一十五里西通三角村東北曾于運河至黄甫張協詩自白馬湖穿夏蓋湖至後郭塘岸　連日天晴雲送雨群山環繞翠相聚湖心波起小玉山映帶不多添獨憮十年江湖寄此身每到佳處意生津豈知某陂限海水底事毀沏築吏頻若知此理更休說只緣今日人心別元薩天錫石林詩集過白馬湖　春水滿湖蘆荻青鯉魚吹浪水風腥舟行未見初更月一點漁燈照遠汀

白鹿湖（鳳陽府圖志在）宿遷縣舊傳昔有白鹿出沒其中故名或云白鷺飛集訛爲白鹿湖云去縣治西南一十里南北長一十五里東西闊五里上通小河轉派入黄河

白螺湖（沔陽志湖在州之南一百三十里）

白鷺湖（沔陽志在玉沙縣東十五里）

白龜湖（沔陽志在玉沙縣姜姝賴要云）

白黿湖（郡縣志在沔陽州玉沙縣東北八里）

白露湖（郡縣志在沔陽州玉沙縣東北九里）

白社湖（建康志在城東南二十五里周迴十里溉田一十頃）

白都湖（建康志在）城南七十里周迴八里溉田二十五頃西連白都山

白土湖（岳陽志在青草湖東二湖上流接武昌之水又合司馬武洲兩）岸諸谷水而成湖春夏水漲則接連

白沙湖（輿地紀勝湖在興化縣南一十里南兖州記云湖岸有白沙故名宋李俊民鶴）鳴文集白沙湖　閒道沙隄水陷時茫茫無處覓完隄當時而跡依然在以塹爲隣笑白圭

白泉湖（四明續志在寧波府）昌國州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廣三十里瀦水灌田源泉汐滿值旱則桔槔湊集舊志又名富都湖

白石湖（樂清縣志）白石湖一名合湖在樂清縣西鄉自白石諸山澗壑中泓流分爲東西兩溪源頗深廣出五六里合而爲湖廣三十餘丈石合湖故謝靈運爲民行田白石侶詩有云千頃帶遠堤萬里連長汀雖非鄞白渠每歲望康京水行五里至湖頭橋入運河

白泥湖（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南二十里有皷粒一枚旱歲土人擊之輒應

白澤湖（新昌志在高安縣東門外昔許旌陽濯衣于此其水清澈）不受汙濁旱亦不涸

白岸湖（青田志在處州府青田縣西南四十里縣學產業）

白塘湖（長沙府志）

在湘陰縣

白水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嚴州志去桐廬縣二十五里上下兩湖大旱湧出白水灌溉周圍田畝居民賴焉武陵圖經志一在桃源縣黃村一在桃源縣烏頭村一在九江府

白蕩湖安慶府志在桐城縣民池與竹子湖相連之水自東北出張家賽接無爲界南通長河姜膾賽東由源子港而入于江

白塔湖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北五十里

白竹湖桂林志在府西南三十里宜道之西周百餘畝冬夏不涸

白蓮湖鳳陽府圖經志在靈璧縣一在澧州松滸村

白茆湖海門縣志在郡伯鎮西南昔置斗門一所遇運河涸則引湖水以注焉

白米湖建康志在上元縣東與句容下蜀村相接地產白米溪澗

白香湖郡縣志湖在武岡軍武岡縣

白子湖武陵圖經志在武陵縣永壽村俗呼曰白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西

白練湖瑞州府志在高安縣治後

白蜆湖輿地紀勝在華亭縣西北七十里

白腸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白洋湖寧波府志在慈溪縣鳴鶴鄉唐景龍中餘姚縣令張確張修築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白陽湖郡縣志武昌府江夏縣在城東十里其北通江謂之白陽湖

玄武湖建康志亦名蔣陵湖秣陵湖後湖在城北二里周廻四十里東西有溝流入秦淮深七尺灌田一百頃業建康實錄吳寶鼎二年開城北渠引後湖水流入新宮廻遶殿堂　丹陽記吳孫皓寶鼎年間丹陽縣宣騫之母年八十浴於後湖化爲黿後湖又名練湖　徐爰釋問曰本桑泊晉元帝創爲北湖以肄舟師　大興三年始創北湖築長堤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六里餘　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玄武湖立三神山於湖中春秋祠之　石邁古跡編曰元嘉二十三年築北堤立真武湖於樂游苑之北湖中亭臺四所孝武大明中大閱水軍於湖因號昆明池而俗亦呼爲練馬塘又於湖側作大竇通水入華林園天淵池引殿內諸溝經太極殿由東西掖門下注城南塹故臺中諸溝水常縈回不息　建平王景素舉兵蕭道成出屯玄武湖陳徐嗣徽等引齊兵至玄武湖侯景舉兵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　鄒文寶南唐通事云金陵北有湖周回數十里幕府雞籠二山環其西鍾阜蔣山諸峯聳其左名山大川掩映如畫六朝舊跡多出其

閒每歲芟蕪網罟之利不下數十百千一日諸閣老侍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主問焉謚衆元宗賜賀監三百里鏡湖信爲盛事又曰余非敢望此但賜侍後湖亦暢平生也徐鉉怡聲而對曰主上尊賢下士常若不及豈惜一後湖所之者知章爾馮大有慚色天禧四年改曰放生池其後稍廢爲田開十字河立四斗門以洩湖水跨河爲橋以通往來歲久堙塞今城北十三里唯有一池。而它皆廢爲田龍川陳亮所謂建鄴帶後湖爲險者今不可以言險矣爲形勢慮者盍圖之熙寧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王安石奏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啓迪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煙繁茂爲富者田連阡陌爲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爲玄武之名前代以爲遊翫之地今則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飢人盡得螺蚌魚蝦之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勅所司無以侵漁聚斂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無令豪強大作侵占車駕廵狩僕爲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隆章縱懷貧窮永勸

依擬此奏狀廢湖爲田蓋始於王安石也增收後湖田租則始於趙善湘田出數多所利者小湖關形勢所利者大故著廢湖之因以待後湖之人云　宋元嘉十年　顔延年從文帝樂遊苑中觀北湖收田勤苦應詔詩曰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帝暉膺順動清蹕廻廣壥樓觀眺豐潁金駕映松山飛斧互派綴綎發代廻環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開冬春但物殘悴盛化先陽陸園積氣陰谷曳寒烟攢素旣森藹積翠亦葱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溫渥浹輿隸和惠屬後足龜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疲痾謝淩遽取累非纏牽　張九齡詩　南國更數世北湖方十洲天清華林苑日晏景陽樓幕下廻像騎澤傍駐蛛枒見鷥皇鳳萬荷芰闕龍舟七子陪詩賦千人和棹謳應言在鎬樂不讓橫汾秋風俗因紆俊江山成易由駒王信不武孫叔是無謀佳氣日將歇霸功誰與修桑田東海變麋鹿姑蘇遊否運爭三國康時劣九州山雖幕府在館豈豫章留水從還相閱芙歌亦故道雄圖不足問唯想見風流　李白詩　空餘後湖月波上對瀛洲　唐李義山詩　玄武湖中玉漏催雞鳴埭口繡襦廻誰言瓊樹朝朝見不及金蓮步步來　野亭馬之純詩　萬頃寬注水抱陂當時於此習舟師長江天險雖堪恃闢艦入謀可勿施莫

使黑龍雖舊窟且教玄武入新詞如何人作蓬瀛景時節來遊有水塔曾極詩　當日湖光徹禁心龍旗鳳吹此登臨而今鐵馬迴旋地斜照黃塵一尺深　朱存詩　當轟疊鼓火翻旗三異翩翩試水師驚起黑龍眠不得狂風猛雨下多時　黃尚書度詩　玄武湖中春草生依稀想見竹雞城後來萬蝶如雲起方恨國王事不成　萬騎連山梁虎熊千艘激浪泣魚龍變遷陵谷有如此應笑銅駝無定蹤南史張永傳永涉獵書史有巧思為文帝所知元嘉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詳本傳）

烏石湖（武昌府志在武昌縣西五里）

烏沠湖（沔陽州志在州之南二百里）

烏意湖（金陵新志在城東八十里周迴三里溉田一十頃）

烏戎湖（餘姚志在縣東北二十里周三十四畝有上門溉田八十畝）

碧湘湖（宋清）江三化縣孔武仲撰碧湘湖錄　長沙有碧湘湖者自馬氏始也僧惠嚴吳人自杭州來依馬武穆王武穆重之一日思歸武穆曰公憶西湖耶乃為置寺湖西而闢湖於寺外旁引群山下通湘水其後惠嚴卒於寺至今堂中有其身存焉馬氏乘唐之亂竊有一方恃其兵力北關高氏南盜嶺表遂為強國武穆始稱王卒傳于希聲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而湖南亂矣希範最為奢侈事土木作會春園興諸佛祠增賦於民上下彫困是時牙將丁思勤力諫不從遂自殺其無道如此獨武穆守節儉號為長者待士有禮然絕山障水以奉一浮圖亦過甚矣其父子之所為豈相遠哉然至今為湘西之興觀余至其身寺遂遊湖上想喬木之陰覩魚鳥之樂日暮忘歸感馬氏之興廢而慨然於懷也因錄其本末云

碧浪湖　黃楊詩遊碧浪湖簡光高士　浮玉山邊多繫舟菰蒲滿瑟動新秋碧天萬里轉銀漢明月一輪當樓每憑歷勞成白首喜從仙御作清遊酒盃未落向風起又掛歸帆託順流

綠水湖（輿地紀勝在南安岩數十里間水色深綠可以彩畫）舊傳定光佛剎院岩中彩畫大綠皆取諸此

綠楊湖（大一統志在高郵郡城三十里）

倉江湖

朱渭湖（郡縣志俱在荊州府枝江縣）

繡川湖（金華府義烏縣志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數百頃溉田八百畝有畸群峯環列下上蒨蔚粲如組繡故名湖有蓮芡蝦魚之利民甚賴之瀕湖居者築亭樹埶花木底春風物駘蕩盛夏芙荷數畝歌艇酒舫四時不絕湖之亭有六南曰會景清煦楙芳北曰清勝繡光附以釣軒而花島柳洲直其中湖之傍又有月巖秋光閣登高臺大觀三年邑官禱雨因築堤以通往來即柳洲通洛徙大安尼寺爾史建僧利由是湖之景益勝紹興十三年知縣董燁以為放生池續志繡川湖已見前志今周十里溉田數百頃蓋衆谷之水所鍾也北堤有橋以受水東南有二斗門以泄之東渠南行又折而東析為三以達溪紹興十四年令董燁率民修浚開禧二年丞胡衍復增淳熙四年丞吳沃崇築南斗門以制水而利灌溉宋唐仲友詩衆水匯山麓平湖天宇寬千家連畝畎十里帶林巒柳表波瀾闊荷衰風月寒吾將乘一棹訪與講綸竿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二　六模

湖

東湖

台州東湖赤城志　東湖在台州府崇和門外三十步。初為舡場水軍營。盖端拱二年張守蔚所建也。景祐中運使段少連廢舡場歸温明二州。嘉祐中徐守億徙水軍營入城。熙寧四年錢守暄始開為湖。時方壘石脩城。以水至漂溢。故鑿湖以受衆水。且以其土陻城之東。絶後患焉。紹興二十年蕭守振戴加脩闢。乾道五年尚守均復按故道。刱城閘斗門。上覆以亭。又即故斗門築三閘以通江。淳熙十一年江守乙祖亦復脩焉。度其地凡一萬六千步。中有堂曰共樂。堂之前有亭曰流盃。皆址于湖心。（錢守所立）水光山色。涵映虛曠。為春夏行樂之冠。慶元三年劉守坦之易名。知樂。人止稱共樂也。　䟦遊東湖記　四明佳山水。而東湖特專其勝。余僑比邑。念一遊未遂也。一日天台朱君伯賢訪余藍谿上。出示遊東湖諸山五記。以極登臨覽觀之盛。而湖山泉石。獻奇於烟雲杳靄間。千態萬狀。與夫琳宮梵刹。靈蹤秘蹟。歷歷模寫。隱顯弗遺。余得盡讀之。而東湖之勝。宛在眉睫。若可寘文而默契者。殆與愚溪鈷鉧潭諸記。馳騁後先。宜無愧也。若其遇物遣情。達生順命。抑又過之。古今高人韻士。往往適趣山水。以攄幽發粹。盖將託遊觀以養視聽也。君尚友古人。清才健筆。若此則所養可知矣。暇日追勝跋。以酬夙昔之懐。則是記有足徵者。至正壬寅夏四月。鎮陽張守正識。　予嘗泝洞庭。至衡嶽矣。顧未適永柳之郊。讀柳子遊山水記。永柳不遺吾睫。會稽四明佳山水。予嘗遊焉。輙晨出夕返。慨不能熟覽其勝。以發奇氣。殆今未惬也。讀天台朱君伯賢遊雲門東湖諸記。服其善叙山川形勝。遊覽意態。宛若圖畫。後之能圖者。藉不即其地。按書槩可圖矣。豈不偉哉。然柳子記永柳山水。非其形勝可圖也。柳子被黜。姑託物以寓情耳。朱君以韋布遊名山川。心與境會。意與趣適。故其詞氣清逸。有非柳子之不得於物者比也。因書于記後。善評是記者。必不以予言為非是。栝蒼王廉識。　山水林泉之勝。必有待夫騷人墨客之品題賦詠。而後顯聞。若匡廬見於太白之詩。天台見於興公之賦。而武夷九曲。見於朱紫陽之櫂歌也。盖其勝處。多在深僻遐曠殊寘之濱。非得好事者杖屨之追遊。郝輪之賞識。則夫仙蹤佛跡。巨靈幽秘。亦何由而得傳聞於世耶。凡游覽之士。又皆即其清淑之氣。蘊於胷中者。感發而形諸言。則其遊也。

為不徒行矣。四明佳山水。東湖為最。七山之僧坊道觀。雨湖之風烟月露。前人之宴説。發迹游覽。感慨往往有人。而未有如吾友伯賢吾好元法吾門宗器之唱和成帙。其記峯巒林藪之尤美。朝暮止宿之幽勝。又加詳焉。雖有不暇至者。覽之思過半矣。余亦好游者。故披閲而序之。羽庭劉仁本書。台州府志江泌詩　臨海東城湖。氣象清且奇。無風綠色淨。十頃澄琉璃。宋趙清獻公詩（過台州公戶出遊東湖）巾頂廣軒蓬抄秋。萬家雲壓接丹丘。主人欲盡行人樂。更向東湖共泛舟。　漳州東湖清漳志東湖在漳州城東朝天門外。居水餘千畝。下通于河。溪流入焉。並湖之田歲入以萬計灌溉資之。紹興間湖以旱涸。至有請湖為田者。守劉才邵倅林安宅復民所請者歸于公。濬河置閘。又浚湖築斗門。以時啓閉焉。（有新河閘記）乾道元年。詔郡國脩水利。守何侑蠲民所佃魚蓮錢。以其土聚為十洲。脩斗門四。又於下流復斗門之廢者三。嘉定五年。倅林潛安宅猶子也。謀復舊迹。會守趙汝譡莊夏相繼脩水利。因故河闢而新之。繇是湖水可入湖水不可泄。又於湖之傍濬為渠道。闊五丈。深一丈有半。又以東崗一處舊無斗門。盖以居民連比。渠道不通。因得民陳濟家空地。官粥之。穴渠穿路。築新斗門。通舊為十二。（有記詳見志）自是而後。湖之堙者。猶故淳祐壬寅。守黄朴。蜀寓公楊士復。孫敏學。浚益深。築益密。而淞湖一帶田得灌溉之利矣。湖亭有諸名公題詠。獨知龍溪縣林迪一絶。推明農田水利之本意。　詩云。萬頃閑田占得多。平堤漾漾接東坡。流波散施連阡陌。餘事猶堪長芰荷。清漳集提舉劉棠同太守遊東湖　兀兀塵編日自迷。怖來春色轉芳菲。吹嘘氣象湖山遠。點綴工夫草木微。挈榼不辭傾美酒。揮戈寧解住殘暉。身閑官冷何欣幸。秉燭長隨五馬歸。　知州郭祥正題阮希東湖　東湖北溆水相通。十里荷花半白紅。冷艷已能消酷暑。暗香時復散清風。欲眠別浦無漁艇。且倚疎欄學釣翁。雲起仙庭飛晚雨。洒然塵世出樊籠。（人知君儀）　海邊避近禁烟時。選勝攜壺不可遲。日射山光如琥珀。水涵天影似琉璃。鶯隨柳絮翻羅幕。人並桃花映竹籬。却憶綠槐陰下路。曾尋宮葉為題詩。　知縣林迪聞伯育水事結綵舟作樂遊東湖戲寄四韻。　湖波測測浸殘春。東郭閒蹤迥不群。閒結綵舟撐碧落。更攜簫鼓度青雲。自憐玉海終無敵。却憶瓊漿意未分。（伯育光寄詩有與君分雨石之語）味履難陪空悵望。且憑詩句張吾軍。（又前韻）　東陳君義欲傳聞。雕鶚薦風果逸群。青竹題詩才倚馬。畫船槌鼓氣凌雲。賞心自向明時得。樂事應容下客分。畝飲會須飜玉海。背河決勝看齊軍。　知縣林迪東

湖。　門巷深深過客稀。杖藜閑坐釣魚磯。醉來一枕華胥夢。肯校人間是與非。　崎嶇世路苦風波。物外逍遥得趣多。門掩夕陽新睡覺。數聲時度采菱歌。　林梢乍過黄梅雨。湖面閑來白晝風。六月遊人不知著。恍驚身在水晶宫。　一曲清歌酒一觴。幅巾林下興何長。沙鷗似覺忘機久。時引新雛過短墻。　高下人家繞郡城。隔湖遥認笑談聲。黄庭閱罷無餘事。却倚朱欄看月生。　採蓮遊女恨輕衣。争弄蘭舟一葉飛。過盡綠荷人不見。夜深時帶月明歸。　詩壇暮戰兩無雙。分得壺中日月長。只恐明時搜隱逸。不容高蹈老滄浪。　又題阮希聖東湖十絶　群山高下浸湖濱。暝靄朝霞物物新。驛道更穿東北去。青銅影裏看行人。　東湖水似鑑湖明。紅白蓮花自在生。秖有香風吹客坐。更無煩暑到簷楹。　軒窻特地向湖開。要客登臨共一杯。白鳥採魚常不去。清風吹水等閑來。　一軒正在碧湖傍。蓮子枯時荇菜香。最愛夜深鷗鷺散。釣舡明月似瀟湘。　門外青山几按横。卷簾幽坐少逢迎。一鈎香餌看魚上。萬頃金波待月生。　一湖綠水當窻靜。百里青山卷箔閑。只恐夕陽催客去。不妨幽鳥趁人來。　一炷沉烟一按書。怜君重葺紫雲居。溪山朝暮能新美。世事塵緣併掃除。　勦去蒿萊地勢平。閑軒瀟洒瞰東城。湖山變盡朝昏景。只欠青猿一兩聲。　誰知城郭有山林。選勝營居遣壯心。一片遠烟添暮色。數聲歸鳥變春音。仙亭射的闘崔嵬。紫翠飄飄落酒杯。更待春陰須一往。要看雷雨過湖來。

劉浚詩（同前題）　四面溪山列畫屏。一堂新刱有餘清。湖光隔斷紅塵路。疑在金鼇頂上行。　輪蹄白日競忽忽。誰向閑中静養蒙。珍重先生高卧處。一窻黄卷是家風。　兩堤楊柳先春綠。十里芙蓉入夏香。自得湖山供嘯傲。會稽何獨羨知章。

福州東湖元一統志東湖舊記在福州東北。周回二十三里。晉嚴高築城日。與西湖同時開鑿。今漸湮塞。爲民田。慶曆中。作記。只曰漸湮塞。是猶有湖也。　元和郡縣志云。在閩縣北三里。

泉州東湖清源志東湖在泉州晉江縣城東一里許。舊溉民田九千五百餘畝。莫知開濬年月名氏。於郡境諸湖爲最大。當薛播爲守時。已嘗設醴於東湖。以待歐陽詹。時趙昌來開尚書塘。後芟葑壅塞。歲成平陸。慶元六年春正月。守劉公穎始以錢米畀十五禪寺。使募工開濬。助以壯城卒。總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五丈。冬復開濬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丈有奇。每丈各深四尺。積其泥爲五山。於湖中。即西南隅置斗門四所。以通潮。因以爲放生池。歲久浸廢。豪民勢家規請爲田。淳祐三年。守顔公頤仲按故積。仍畀僧寺濬之。始於附郭。不足則均之旁近。以及遠谷。視產高下。率以產錢千。賦役

七丈。使集僱夫。官酬其直。凡浚五萬五千餘丈。積土爲三山。中創二橋。復豐澤斗門。置水利局。命僧司之。湖有公亭。唐貞元九年。守席公相。别駕姜公公輔。嘗遊。州人請於縣尹。爲立亭。歐陽詹記。後人併歐陽宴東湖序刻于石。今存。面湖有亭曰清源勝境。又有恩波亭。在班春亭後。慶元五年。劉公建。舊有豐澤湖光聚星綠野等亭。今皆廢。顔公既浚湖。修三亭。改勝境曰勝槩。顔公復創二亭。曰涵虚。澄碧。今澄碧亦廢。涵虚民以爲公生祠。曹舫松隱集（次韻）李漢老參政重陽前游泉州東湖　郊亭十里繞風漪。一鑑光涵萬象微。勝址幾年因事廢。遺芳今日識公歸。鳳山前直供晨翠。鯨海旁連漲夕暉。少並江湖魚釣樂。綠蓑青笠鱖魚肥。

豫章東湖豫章志東湖在郡東南。周廣五里。酈元云。東湖十里一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廻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平中。太守張躬築堤。以通南路。謂之南塘。以瀦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夏月以水泛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宋景元年。太守蔡興宗於大塘上更築小塘。以節水。爲水門。水盛則閉之。多則洩之。自此水患少息矣。唐貞元二年。都督張廷珪奏改曰放生池。而立碑焉。五年江水踰塘一丈。觀察使李巽躬率吏民。以土囊固護。立碑以誌其事。碑既亡。九年觀察使齊映。復加修築。元和三年。刺史韋丹。復建南塘斗門。以洩暴漲。遶湖築堤。高五尺。長十二里。明年江與堤平。無復水害。元和十三年。道州刺史韓衢作東州亭記。　宣宗時塘東有三亭。曰孺子。曰碧波。曰涵虚。乾符中因亂悉廢。今復葺。豫章續志開浚東湖　嘉定庚午湖水汎溢。爲患甚於他時。明年春。郡别駕豐（有俊）深軫民病。請於權府計使胡公某。議所以開浚之。胡公然其請。且就委任之。於是大集土工。并畫棊布。衆力並舉。不踰月而辦。先是湖既湮塞。並湖居者。盡以廚厠侵逼入湖。汙穢狼籍。不堪舉目。豐公親按圖籍。開諭拆除。豪家巨姓不得免。於是浚治增築。湖既泓深。陡亦堅固。沿陡上下植以萬柳。繞湖周遭通以行路。樓觀園圃。左右映帶。四時遊觀。車蓋相望。遂爲江右勝踐。不但免居民渰浸之患而已。尚慮後人各費。無能嗣而葺之者。復創修湖司。撥官田若干畝。專差仵廳收積歲租。以備浚湖之用。輿地紀勝東湖在隆興府。宋景平中。太守宋興宗。更築小塘。書地理志云。元和三年。刺史韋丹開斗門。雷次宗豫章記云。水清至潔。而衆鱗肥美。又南豐徐孺子祠堂記云。南昌城西。有孺子墓。小洲上有孺子宅。郭祥正洪州絶句。　東湖入望曉波平。蒲葉團荷各自青。不用更尋徐孺宅。編茅猶竹一碑亭。　張曲江集（題東湖時任洪州）　郡庭日休暇。湖曲邀勝踐。樂職在中和。虛

心挹上善。來流生清曠。舉目眺悠緬。林與西山重。雲因北風卷。晶明晝不遷。陰彰鏡無辨。晚秀復芬敷。秋光更遒。衍萬族紛可佳。一遊豈能畢。羈孤忝邦牧。顏已非時選。良公世不容。長孺心亦褊。永念出籠縶。常思退疲蹇。歲阻風露嶶。日恐蘭若翦。佳辰不可得。良會何其鮮。罷興還江城。閉關聊自遣。

宋戴石屏集（豫章東湖）　亭亭綠荷葉。密密罩清波。爲見湖光小。卻嫌荷葉多。

朱晦菴大全集（自東湖至列岫得二小詩）　孺子高風何處尋。東湖臺觀水雲深。生芻一束人如玉。此日凄涼萬古心。　昨日來時萬里陰。長江雪後玉千岑。蒼茫不盡登臨意。重對晴天豁晚襟。

趙蕃淳熙藁（重過東湖二首）　憶昨追涼孺子亭。再來荷柳競凋零。試當止水憑欄看。我亦跡鬚白數莖。　敝車羸服豫章城。幾向東湖得細行。不但屢來人似識。白鷗相慣亦忘驚。

陳傑詩（東湖）　重遊如隔世。露雨暗池臺。蓬島又淺水。昆明幾卻灰。蒼鵝飛底去。白鴈集何來。萬古南州士。荒祠一造哀。

黄裳演山集宴瓊林（東湖春日）　邃暖閒俄寒。妙用向園林難問。春意萬般聲與色。自聞雷便作浮華人世。紅嬌翠軟。誰順悟天機。此理似韶容可駐。無人會。且忘言閒醉。　當度仙家長日。向人間閒看佳麗。念遠處有東風在夢。悠悠往事桃溪近。幽香遠。謾凝望落花流水。桂花中珠珮隨軒去。還從賣花市。

袁州東湖　宜春志東湖在袁州東城外三十步。至和二年。郡守祖無擇。始於湖上建臺榭。爲遊觀之所。有樂遊堂。廉堂。讓堂。休亭。消暑亭。風亭。月臺。米香閣。采珠閣。北有射棚。南有盧石讓亭。以避濮安懿王諱。易爲遜。紹聖中。郡守易廉堂。爲閱武堂。以爲教場。又以盧石在遜堂之前。易名盧石堂。淳熙五年。張公杓知州事。南軒先生栻過之。爲書東湖扁牓。且易盧石堂爲介亭。仍題字牓側。（介亭之石。本盧肇家故物也。挺然特立。望之有汲黯在朝。淮南寢謀。故取豫卦六二之義。以題其亭。請告來者共護持之。）紹熙元年。郡守黄郡再修。易休亭。爲平易堂。采香閣。爲浮蔭消暑亭。風亭皆發而爲圓通菴。令僧伻掃洒之責。菴傍創仁知軒。開禧中。郡守羅克開重修。祖黄二守皆有記。歲久湖淺涸。鞠爲園蔬。蕪穢不治。嘉定十三年。郡守滕強恕。始命開築。植以芙蕖。恨未能頓還舊觀也。

祖龍學集（袁州東湖記）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與自近歲廢。後爲州者。耄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至州。目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務簡。登城而觀水盈而甚污。屋雖存而將傾。乃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爲也。閱封內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一。募匠購材。一皆新之。別爲堂亭臺閣五。植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於是

遊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遊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遊。其東堂曰廉。脩廡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杭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廚。二以供賓客。舊亭四。皆無名。亦名之。在樂遊之西者曰遜堂。堂北有射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自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遜。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值。據城之隅者曰消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缭墻。南北其門。後溪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沉下上。眺聽之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道和粹。予以公事不得數自放於其間。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爲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爲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開於後。蓋文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道哉。然此州。自江以西最爲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居之。予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達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蹱予武者。其以才選而來歟。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辠謫而來。又宜有登覽之善。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當不廢矣。奚取於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范陽祖無擇記。

宜春志黄劭重修東湖記。　凡官事創於賸。與設而弗治。其差等耳。詰訓。州。殊也。殊別於此。綏之齊之。抑思所以悅之。與悅之也者。其使由而弗知也。故國有囿。都有圃。圃與囿云者。點焉乎寓。豈徒爲是將觀已。宜春東湖尚矣。至和中。已蕪沒。祖君來一營之。其別令歷歷然而興。且廢。其故不可考。頹仆決蝕。存者無幾。豈爲政者不亟。是其力有不給。而物之情循環然耶。唯其地靈而天成之。萬象胎融。固自若也。余始至異焉。暇日一往。豁然心目。是眢樂之地。昔人既闢之矣。余弗力。其往而不復歟。久之以無事。始及郡丞議加葺焉。乃椽乃支。乃豬乃莫。其不可缺而新之者不與也。之介之樂。將東西闢兩翼。盡湖之趣焉。之月臺勝觀也。名以語局。曰熙登。同民志也。表以門扁。增舊堵爲堂三間。梁隙以行亭。其上堂曰平易。使觀納也。亭曰浮蔭。知魚之樂乎。其北俯秀江。直袁山爲軒焉。曰仁知。靜以觀動也。執汎掃之。新築所由立也。錙銖之費。不以厲民。官所役卒。亦別廪之。民知余之相之也。觀者闐溢。忻然一辭。夫物莫具美若或靳之。二華。九疑。七澤。三湘。峭崒。因浩。旁連坤軸。得而私焉者。否也。彼窮土木者。流丹散藻。甍棟鶩飛。顛擢于闤墻之外。無睹也。今而閒拓宛然。迫而不囂。適無勤焉。環江山之秀。萃于一覽。曰陂池臺榭。庭宇梁磴之屬。靡不具而水

石林㭬。魚鳥菰蒲之樂。凡而生聚優游其中。皆得而共之矣。跡之所歷。實僅有之。詭而忽諸。可乎哉。余既以餘力新之矣。新而敎。使何埤焉。惟來者知其故。毋隳其舊。民其迄熈熈然矣。豈無所助云。紹熈元年二月十八日起工。十二月朔記。　王雲東湖詩　湖景甲東城。亭臺相照清。地分春色早。波動日華生。絶勝新圖展。涵虗古鑑明。綠楊煙岸側。風約釣舟橫。　三月前頭二月天。湖亭堆絶富韶妍。石形卓屼虎蹲岸。描影浸波龍卧淵。向上鮮明花曝錦。隨風零亂柳飛綿。春來此地堪行樂。誰共賞心張雜筵。　祖龍學集李素伯題袁州東湖呈龍學　萬象城東雅入詩。半湖雲靄卷殘輝。老龍惜雨慵離蟄。幽鷺逢人慣不飛。岸僻自宜安釣石。水清誰礙濯塵衣。使君公退便遊此。却恐吾皇急詔歸。　再呈　郡藏好景有東湖。誰道蓬萊遠無路。水底芙蓉護托根。爭如岸上甘棠樹。客來坐見碧波中。魚跳潑剌頳尾露。下釣不及呂尚賢。明月清風又歸去。　饒州東湖饒州府志　東湖在饒州。一名督軍湖。湖中有洲。乃吳芮將梅鋗督軍臺也。其水南注于江。唐曹松詩江西題東湖　鑿出江湖思。凉多奏氣閒。無風觸微浪。半日到秋山。客袖沙光滿。舡窻荻影閑。時人見黃綬。應笑狎鷗還。　彭汝礪鄱陽集癸未偕子中都官文淵節推遊東湖分題和子中湖字韻　泛泛林

邉晚。扁舟憶五湖。丹青雖作賦。水墨好爲圖。龍勢雲長在。霜寒草自枯。詩翁足幽興。瀟洒在蓬壺。　又（和子堅同游東湖游字韻）小徑行幽草。回塘汎杪秋。風波魚自樂。芹藻鴈同游。暇日容携酒。晴天好放舟。夕陽歸旆晚。更向水邊留。　又（遊東湖）　草色蒹葭蘆葦中。蓮花一片萬枝紅。斜陽色妬波心日。細雨香吹水面風。澤國地開金色界。桃源人在水晶宮。扁舟便好如張翰。好在溪邉舊釣筒。　番易志　東湖在餘干縣學之南。　安福縣東湖。輿地紀勝東湖在安福縣東南。水石幽勝。唐趙居士之故居。　武陵東湖。武陵圖經東湖有二。一在武陵縣郡城東。周數里。受白馬湖之派。　一在武陵縣城內東南隅。周二里。本官棄地。勢下瀦水。寶慶二年。林農丞岳屬置寨官濬之塡淤。以種蒔花木荷芰。南以城爲堤。北接官道。散布亭榭縱邦人遊觀。後袁監丞申儒增飾之。有魏鶴山了翁記。鶴山渠陽雜抄常德府東湖記。或作東園。　大府寺丞四明林公。以湖北路詳刑使者治常德府。會攝守事。乃寶慶三年之秋。繕城浚隍。得城東廢地爲圃。與民共之。臨邛魏某嘗被命守是邦。旋以皐庚徒請。實公所部。明年。命記成事。不敢以寡陋辭。東門之衕。籍于侯都。溝封弗戒。歲異月殊。斷潰裂壞。榴髾所於。帝命林公。使節州符。靡微不究。罔鉅弗除。濬彼武陵。城郭斷跡。言坯言株。

相彼闉闍。彼城之隅。有皡其湖。顧爲賓佐。風氣之儲。而是陻阸。盍砰而塒。略址賦丈。度財庀徒。自朝宗門迄西南郭。東西揣修。其廣百堵。埤𡌴濬深。剔跡沮洳。信偃起仆。披葺發翳。乃基乃堂。攸館攸宇。觀之卉木。沈沈渠渠。爲梁十所。可舟其下。吏鄭氏樓。以門其圃。驚橋爲防。以泄以瀦。以流其惡。以戒下虞。公與其寮。于方于車。跡視淪聽。志明體舒。侯士若民。于曳于書。節宣勞佚。聲和氣愉。自有宇宙。山川與俱。奠隱于人。今有昔無。如民止僂。久蓄弗紓。霍然陽開。何天之衢。又如睽孤。或豕或狐。遇雨之吉。群陰畢駈。如人心然。所居廣居。所立正位。所發大塗。爲門不用。謬迷厥初。一日克己。我室我廬。不假外求。隨寓裕如。下客不佞。記事之餘。請歌唐風。以儆宴娛。其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　武昌東湖元一統志　東湖在武昌府城東四里。湖上有圃爲近城登覽之勝。中州元氣集李章東湖曲　武昌女兒顏如玉。夜夜抱寒溪上宿。朝來懶上木蘭舟。落日悲歌采蓮曲。袖中忽惹藕絲長。不與行人繫斷腸。情多觸處不稱意。沙頭更見雙鴛鴦。斜風蕭蕭吹雨落。乍寒不管羅衣薄。空將荷葉蓋頭歸。搖指鳳凰山下泊。袁起岩東塘集只說西湖在帝都。武昌新又說東湖。一圍烟浪六十里。幾隊寒鷗千百雛。野木迢迢遮去鴈。漁舟點點映飛鳥。如何不作錢塘景。要與江城作畫

圃。項安世悔菴後編自笑知州百不知。近他池館未曾窺。主人正可令爲客。和議初成恰是時。草色茸茸花覆座。波光艷艷酒浮卮。留連枉是憑欄久。洗得當年了事癡。　衡州東湖衡陽志　湖在衡州耒陽縣東四里。周回八里。深三丈。　長沙東湖長沙府志　湖在長沙府湘陰縣東。又名澄鮮湖。闊可五里。受撥水江水。入縣江。春夏水漲成湖。通前湖爲放生池。唐百家詩戴叔倫莫春遊長沙東湖贈辛兗州巢父　湘流分曲浦。繚繞古城東。岸轉千家合。林開一鏡空。人生無事少。心賞幾回同。且復忘羈束。悠悠落照中。　回環路不盡。歷覽意彌新。古木畬田大。澄江盪槳人。緩歌尋極浦。一醉送殘春。草恨長沙遠。他年憶此辰。李羣玉詩三月五日陪裴大夫泛長沙東湖　上巳餘風景。芳辰集遠坰。綵舟浮泛蕩。繡轂下娉婷。林榭回葱蒨。笙歌轉杳冥。湖光迷翡翠。草色醉蜻蜓。鳥弄桐花日。魚翻穀雨萍。從今留勝會。誰看畫蘭亭。　荊州東湖郡縣志　東湖在荊州府峽州遠安縣境。元一統志東湖在公安縣五里。法華寺東北。張商英建。傍敞蓮湖。廣袤數里。時與名賢泛舟遊賞。有東湖賦。　賦曰。紛不知吾之所如兮。獨漫漫而若狂。乘醉飽之餘力兮。遂陟巘而緣岡。惟大冬之果然兮。莽川澤之茫茫。農功休乎場圃兮。平陸散夫牛羊。憫大木之百圍兮。慘赤立而無寒鶴

鶴群鳴而下上兮。雜篁竹之青黃。忽平陸之既窮兮。漸積水之汪洋。曰是爲齊安之東湖兮。右泒合乎濤江。荒灣穽家而葭葦兮。懸跡冒乎夕陽。爲舉網而無獲兮。嘉魚逝而洋洋。弔村落之柴荆兮。哀淮夷之陋荒。呼徒侶吾還歸兮。陰風振而壓飈。畏星昴之將中兮。冒玄夜之飛霜。顧謂童子。汝其賦詩。爰有小子。褒然致詞。歌曰。歲窮木落兮。大澤空。鴈宵征兮。天北風。胡不飲酒兮。御玄冬。歸來歸來兮。樂未終。余曰汝歌置之。乃歌曰。臨山川兮懷故鄉。歲窮陰兮晝不暘。升高堂兮潔余樽。耿余思兮古之人。輿地紀勝 東湖在鄞州治中。

瓊州東湖瓊州府圖經志 東湖名潭欖。土語平地陷成水爲欖。故老相傳。有巨室陷於此。距東二十里。水極深黑。元時大旱將雨。則湖中有物如柱。直立高十餘丈。須臾倒于水。其聲振撼。後日大雨。湖中稍淺處。棟柱朽木猶有存。湖上有廟。湖中有銀器。人假借。則具數于狀。以香酒楮錢告廟焚之。須臾銀器如假之數。浮水而出。用畢則還之。人以爲常。後有奸民假其器。以錫易之。浮水不沉。自是以後人復假借器不復出。宋之遺老在元初時。猶言目擊其事。州縣凡遇旱。則請水于湖。而致禱。既禱則迓水于湖。以爲故事。近年以來。民不知畏。漁于其中。湖水亦淺甚。失舊之所聞矣。

湖州東湖湖州圖經志 韓山之後有東湖。四山回環。

荷花彌望。湖中有亭曰湖山。觀曰清暑。曰水月。曰友堂。沿湖而東。緣山麓而升。有樂善堂。小橋寒谷仙關山閣。此提舉劉景所居也。爲東山之勝。今亦廢。

欽州東湖欽州寧越志 東湖。南湖。西湖。北湖。各居城外之四隅。惟中湖在城内。 陶衙商翁作 寧越佳山水。東湖帶郡城。月天高寺影。春雨小橋聲。石上青蒲合。沙中白鳥横。史君時獨往。潮載酒舡行。

黎州東湖輿地紀勝 東湖在黎州郡圃。雅獨此爲稼。方廣十丈。芙蓉萬蓋。錦鱗千尾。駕橋其中。揭亭曰喚魚。

崇慶東湖元一統志 東湖在崇慶府湖上環以脩竹。在通判廳。政和間有山蘇元老監郡。事頗藻繪。竹蔓之間暗泉入焉。爲渠爲流。其行錯綜如織。又其落時則鳴如佩環。其止也澄澈如鑑。又有東湖六詠。曰歲寒亭。涵空亭。扶疎亭。碧鮮亭。璧臺。九峯亭。

溫州東湖經鉏堂雜志 溫陵東湖。有湖山之勝。劉公君實開濬。水面頗闊。其北則思波亭。南則寶勝院。真佳景也。溫州府瑞安縣志 東湖在縣城東門外。一名周湖。白岩橋。水自城中出來安橋。歷白巖橋外河。流至帆遊橋九。其東岸則入帆遊。崇泰鄉。諸山之水。總賓東。澤名。下仙岩。入木。蹲田。新功。萬田。石周。周田。丁田。錄田。東支河之水皆匯焉。其西岸則党集善清泉鄉。諸山之水。白門。爭奧。梓奧。竹溪。湖村。金奧。松石。新城。九里支河之水皆匯焉。湖有石塘至帆遊接永嘉縣境。林淳詩 溫陵東湖次陳休齋體仁韻 水調歌頭 瀟灑東湖上。夜雨洗清秋。朝來塵霽。凝望千里興悠悠。山色樣藍深染。波影青銅新鑄。今翠老浮漚。簑笠眞吾事。聊整釣魚鉤。 堂中客。凌王謝。更風流。一觴一詠。豪俊談笑氣吞牛。花月連環長好。到處名園池沼。景且遨遊。試問陶元亮。底事賦歸休。

建康東湖建康志 太子東湖在上元縣丹陽鄉。太子臺下東橋之東。梁昭明太子植蓮於此。沈存中長興集 遊秀州東湖 柳色青天雨乍晴。鴨頭細草繞堤生。林間野日依依見。水底春光寸寸明。猶喜亂花時入眼。可能萬事頓忘情。無端景物相料理。屢欲顛狂興不成。元程綱學遊建康東湖分韻得花字 積潦晴雲霽。莫春饒物華。東綠漸葱蒨。灼灼棲餘花。步遵清湖滸。來想幽人家。依松坐石磴。笑語紛諠譁。客樹含風煙。移枝翳相摩。清溪澄肺肝。蒼巘遙啥岈。歌聲散飄風。驚鷗起參差。人生處茲世。塵事苦紛拏。持心苟沖寂。萬慮一以化。日落幽意生。輕棹入煙霞。

蔡州東湖祖龍學集 題蔡州東湖 夕陽水底霞鋪錦。清夜波心月湧金。此是東湖最佳處。無人來伴水僊吟。唐李群玉詩 東湖二首 晚景微雨歇。逍遥湖上亭。波閑魚弄餌。樹靜鳥遺翎。性野難依俗。詩玄自入冥。何由遂瀟灑。高枕對雲汀。 雨氣消殘暑。蒼蒼月欲升。林間

風捲簟。欄下水搖燈。迥野垂銀漢。層巒掛玉繩。重期浮下瀨。來摘半湖蓤。李紳憶東湖 菱歌罷唱鷁舟迴。雪鷺銀鷗左右來。霞散浦邊雲錦截。月臨湖面鏡波開。魚驚翠羽金鱗躍。蓮脫紅衣紫萼摧。淮口值春偏悵望。數株臨水是寒梅。韋莊三堂東湖 滿塘秋水碧泓澄。十畝菱花晚鏡清。影動新橋横蝃蝀。岸鋪芳草睡鵁鶄。蟾投夜魄當湖落。嶽倒秋蓮入浪生。何處最添詩客興。黃昏煙雨亂蛙聲。劉文房詩東湖送朱逸人歸 山色湖光併在東。扁舟歸去有樵風。莫道野人無外事。開田鑿井白雲中。宋蘇東坡詩 吾家蜀江上。江水綠如藍。迴來走塵土。意思殊不堪。况當岐山下。風物猶可慙。有山禿如赭。有水濁如泔。不謂郡城東。數步見湖潭。入門便清奧。怳如夢西南。泉源從高來。隨波走涵涵。東去觸重阜。盡爲湖所貪。但見蒼石螭。開口吐清甘。借汝腹中過。胡爲目眈眈。新荷弄晚涼。輕棹極幽探。飄飄忘遠近。偃息遺佩篸。深有魚與龍。淺有螺與蚶。曝晴復戲雨。戢戢多於蠶。浮沉無停餌。倏忽遽滿籃。絲緡雖强致。瑣細安足戡。聞昔周道興。翠鳳棲孤嵐。飛鳴飲此水。照影弄毿毿。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彩羽無復見。上有鸇搏鵪。嗟予生雖晚。好古意所耽。圖書已漫漶。猶復訪僑郯。卷阿詩可繼。此意久已含。扶風古三輔。政事豈汝諳。聊爲湖上飲。一縱醉後談。

門前遠行客。劫劫無留蹤。問胡不回首。無乃赴朝參。手今正昧懶。官長幸見函。不辭日進再行。恐歲滿三。暮歸仍倒戴。鍾鼓已鎗鎗。蘇潁濱集不到東湖上。但聞東湖吟。詩詞已清絕。佳景亦可尋。蛇蜒蒼石螭。蟠芽據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水注為深。清風蕩微波。渺渺平無音。有鶯行在沙。有魚躍在涔。鷺圓如新荷。魚細如蠹蟫。梧桐生兩涯。蕭蕭自成林。孫枝復生孫。已中瑟與琴。秋蟲噪蜩螿。春鳥鳴鵯鶋。有客來無時。濯足蔭清陰。自忘府中官。取酒石上斟。醉倒臥石上。野蟲上其襟。醒來不知莫。湖月翻黃金。油然上馬去。縱意不自箴。作詩招路人。行樂宜及今。人生不滿百。一瞬何所任。路人掉頭笑。去馬可駸駸。子有不肖弟。有冠未嘗簪。頎身化為鶴。使子為之鍼。子欲煮鯉魚。為子溉釜鬵。子欲挑山石。為子求布衾。異鄉雖云樂。不如反故岑。廢田可耕鑿。桑柘可織紝。東有軒轅泉。隱隱如牛涔。西有管輅宅。尚存青石碪。彭女留膝踝。禮拜意已欽。慈母抱衆子。亂石寒蕭森。朝往莫可還。此豈不足臨。慎勿語他人。此意子獨諶。洪龜父集奉陪方從教泛東湖。　可人一宇宙。十頃降魔鏡。彼美撰清明。令我賞茲勝。荷芰相因依。枝蔓入魚艇。龍蛇上崢嶸。雨淋靜相映。本末隱蘭若。風中度鍾磬。夏蟲語交加。此中有真靜。對此亦何言。妙處心已領。聊復歸去來。日入西峯暝。彭汝礪鄱陽集癸未季秋偕子中都官文淵節推子堅先輩同遊東湖分題得東字。　高山據西南。湖水自南東。中有避漢人。如彼雲中鴻。一日兗諸已。百世聞其風。嗟哉今日遊。況有賢者同。李石方舟集清和氣始交。候火未可熾。雨師偶失職。焰焰使人畏。東湖冷如冰。捨此誰止沸。攬吻呀不吐。濁泥黕枯旱。農田不難料。焦灼慄生意。西南有重屯。百萬方振臂。自今數秋成。一飽儻可冀。蛟龍卧慵懶。米鳥矜羽翅。吾生老文園。肺渴下自慰。安得挽天河。併為洗兵氣。　東湖感事二首　桃李洲中別一春。雪山青為障紅塵。鬼神半夜應憐我。曉暖今朝不喜人。煙雨晦明鄉外眼。風霜來去樹邊身。細思只合歸耕好。並舍何由笑我貧。　一官職撒冷秋水。盡日量書棲夜壓。老去髭鬚無可染。秋來面目自生憎。湖通堰尾聽泉激。日出山尖見雪層。結習未除江海客。不忘回首夢觚稜。　王梅溪家政集二公亭棹芰荷間。綠蓋紅粧四面環。若把西湖比西子。東湖自合比東山。　東湖小飲　微涼散梅潤。濃綠敷桐陰。送客出東郊。駕言事幽尋。湖光照我眼。荷香清我襟。平疇入遠望。歲有其自今。牛眠種已畢。蛤吠苗初深。古亭懷二公。遂碧羅千岑。邂逅得良友。欣然契予心。喬松喜客來。風枝出清音。手持荷葉杯。共對蓮花斟。東湖異西湖。有詩不妙吟。　知宗遊東湖用貢院納

涼韻見寄次韻奉酬。　東湖曾一到。想像賀家湖。花似越女好。人知狂客無。　知宗寄居會稽　高吟還老手。野趣屬潛夫。歸奏南風曲。薰兮欲和虞。　宗老呼佳客。同觀郭外湖。獻樽常喜雨。參酒不言無。　知宗二子侍行　草色懷三徑。松聲憶五夫。（州五夫同東村五松得名。）公遊吏何日。旌至定招虞。史浩鄮峯真隱集次韻孫李和東湖二詩　出郭乘清興。扁舟一迅風。山光真黛。比水色與天同。宿露班班白。寒楓處處紅。誰知吾勝槩。名冠甬句東。　水拭雙鸞鏡。山環六曲屏。雲端送朝日。木杪見疎星。梅塢春長在。柴門夜不扃。援琴誰寫景。思得與君聽。胡仲方葦航漫游藁清源胡仲方希聖　乍過黃梅雨。湖邊物色饒。水深宜馬浴。萍密礙魚跳。露重荷傾蓋。風高柳折腰。道人勤借問。此地好漁樵。任希夷斯庵集與毛茶幹趙司法遊東湖　野迥塵襟豁。湖平望眼寬。山蹊新雪潤。木葉半霜乾。歲晚成三友。清遊集四難。樂哉忘爾汝。臭味本芝蘭。　湖曉冰澌結。江寒煙靄收。喜陪謝公屐。疑共李膺舟。醉袖翩翩舉。詞源衮衮流。興酣忘夜獵。不用設罝罘。　才為真龍種。官閑似馬曹。班揚趨後勝。李杜漫殘膏。阿閣宜巢鳳。詞林合跨鼇。未應久留滯。湖海只詩豪。　穎出三千客。今超萬里程。才高官木稱。詞與筆俱精。球玉忘形穢。江山共眼明。莫嫌巴蜀遠。揚馬各文鳴。江湖續集東湖歌　湖光蕩綠春拍塞。百雉之東纔咫尺。五步一亭十步榭。軒窗處處臨水闊。露濃晝敘花溜紅。煙嫩堤平草連碧。俯窺萍罅魚上下。仰聽木杪禽格磔。拂拭塵埃讀祖碑。摩挲峯巒儕盧石。中年懷抱多感慨。東西跳丸駒過隙。山林鍾鼎同一盡。可笑世網甘形役。遭吏部真侍計右酒左蟹舡中拍。明朝風雨亦可料。且對湖山醉今夕。沙鷗許我再尋盟。從此時携杖頭百。（人浮廬峯石三峽九疊。梅聖俞和廬石詩云。高本刳山与華胥。盧真鑿破紋鳴釧。）知稼翁集和汪端中陪府君遊東湖　漢家虎壘重分銅。鑿坡壓直金蓮紅。海角瘴淺煩大手。循良不愧古人風。偃蹇霜松鈴閣寂。蒙茸春色圖扉空。為郡風流見前輩。滌日車蓋飛城東。驚首塵亭木泯滅。騷人古意無然窮。香風十里菰蒲外。喜氣一城樽俎中。中原景物久荊棘。南渡衣冠隨梗蓬。此地龜紋符古讖。盛觀略與承平同。商儒謬忝無雙問。聲價遠愧吾祖童。青衫幕府困奔走。頗有新詩為發聾。李方叔濟南集　舉符弄水時出沒。紫葦泛滑涎蜿蜒川光接。傲行滌前野氣空闊浮寒煙。常思郢客解刺船。豈解乘槎上青天。又思吾兒能測淵。豈能乘得驪頷蛻上昇都。回復入海以恐澄海為桑田。許景迂野雪行卷東湖生雙蓮花守者以為郡齋獻館賓黃雲夫有詩述其事應史君饋和且

以見示。輒次韻。　王業本根在幽岐。郡國千萬分柯枝。使君駉馬一馬馳。三台瑞應天為之。視吏與氓民如子。不煩頤指而氣使。鈴齋宴坐揚仁風。披拂東湖花十里。六月為霖報政成。山光水容朝暮新。春王淘珠登早穡。此隣果是華胥國。（事見列子）秉蓮游艇獻駢芳。蜀客作歌紀其祥。轉而上聞君相喜。佇待來歸政事堂。陸游渭南集秋日懷東湖二首　小閣東頭巻畫池。秋來長是憶幽期。身如巢鷰臨歸日。心似堂僧欲動時。病思翻懷惟付酒。西風落日更催詩。故知歲暮常多感。不獨當年宋玉悲。　巻畫池邊小釣磯。垂竿幾度到斜暉。青蘋葉動知魚過。朱閣簾開看燕歸。歲晚宦身空自閙。途窮世事巧相違。還州客少巴歌陋。誰與愁城畧解圍。易士達詩遊東湖　好是東湖近物華。微吟去路亦何賒。兩堤柳影潛臺榭。十里荷香孺子家。淡淡煙籠僧寺靜。飄飄風颭酒旗斜。重來倚徙闌干久。天末殘陽噪暮鴉。**黃裳演山集**次趙彥思東湖見寄　為愛江湖夢也尋。有泉來處亂雲深。鑿開澄澈是天界。激起潺湲非世音。鳩雁渚幽山雨足。芙蓉堂冷水中心。花時月夜扁舟興。相約公餘一醉吟。　次齊守巖老見示東湖之韻　近將餘事作東湖。公外閒來物外居。蓮吐花時看晉社。桃隨流處得秦漁。放懷抱酒須尋友。適性垂綸豈問魚。報我故人三樂意。翠珉新刻右軍書。　月華西下日華東。閃閃湖光渺渺中。天地會通銀色界。亭臺環合水晶宮。披襟望處清生白。穿徑遊時草引紅。自許此生心已了。湖山猶稱道家風。**曾文清公集**寒食與客遊東湖　官曹顏狀滿塵埃。負郭陂湖眼為開。春色少留如過客。賞心多病只寒灰。黃童白叟喜相告。皂蓋來憣能一來。日暮遊人歸去盡。沙頭鷗鷺與徘徊。**郭功父**詩東湖北漱水相通十里荷花半白紅。冷艷已能消酷暑。暗香時復散清風。欲眠別浦拋漁艇且倚跡欄學釣翁。雲起仙庭飛晚雨。洒然身世出塵籠。**僧子騰**和盛負外題東湖　湖空清淺次寒無。策杖吟看立一隅。題去便誇堪澤國。畫來全恐甲州圖。搖風菡萏明秋岸。戲水鳧鷖入晚蒲。倚棹漁歌偏好聽。不驚波浪勝重湖。**項安世悔藁後編**次韻仲方東湖送別韻　祇知白下棠花白。不記湖邊草色青。欝欝樓臺籠戍柳。荒荒苔蘚畫遊舲。重來老子慚無恨。佯臥尊前醉不醒。投曉張帆順風去。怕遭民吏笑明廷。**李直講文集**古郡城池已瞰江。重湖更在郡東方。水仙座下魚鱗赤。龍女門前橘樹香。路絕塵埃非酒掃。地無風雨亦清涼。使君侍客多娛樂。只有醒時覺異鄉。晴煙幕歷澹湖光。勢勝居然占一方。拂水萬絲楊柳簇。倚風千蓋芰荷香。縱遊閒泛蘭舟穩。半醉狂眠石席涼。公退每來須度日。却疑身出利名鄉。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倅教授判官皆為東湖有賦次韻。　迤邐三逕帶重湖。心眼經營念厥初。問俗只須無事治。傳工適際有年書。雪融越急栽花柳。春到隨宜辦果蔬。最喜城隅便來往。不嫌舟走費臺輿。　文情郁穆兩監州。采蘋依蓮總俊遊。水潔霜明相並照。渭清涇濁豈同流。號堂概把新題和。錦里還思故事脩。荷蕩花漢總幽絕。牘須栽竹索霜秋。　又正之二十八日。思小齋領數客過東湖。若水有賦。為次韻。　積雨釀成寒料峭。漫遊稍覺意清真。癡雲姤日吞還吐。弱柳含煙巧鬬新。簪履招呼參楚蜀。肴蔬飣餖雜冬春。却嫌車從妨佳趣。卯得臨流岸白綸。袁絜齋詩雨中度東湖　宿靄埋山未肯收。晚風吹雨濕衣裘。漁舠一葉煙波裏。添我胸中萬斛愁。　又十月望東湖五首　泓澄萬頃漫冰輪。千尺驚看玉塔新。滿目輝光相照耀。乾坤何處不精神。　天上金波印水心。心中波浪亦成金。小舟蕩漾金波裏。陡覺廣寒宮殿深。　世故紛紛撲白頭。何如良夜一扁舟。霜風拂面心神肅。塵慮寧容一髮留。　五十頃然一見窺。湖山清興渺無窮。扁舟欲學鴟夷子。未有平吳伯越功。　世上功名姑置之。微茫心事要深思。水光月色精神好。長使襟懷似此時。　又二首　重巒疊嶂巧縈迂。中有汪汪萬頃湖。山色水光相映發。清暉含處妙難摹。　平生酷愛水浮天。每到東湖意豁然。要識此湖功利博。旱時無限蔭民田。葛元承詩秋日東湖　荻花風裏桂花浮。萬竹生雲翠欲流。誰拂半湖新鏡面。飛來煙雨暮天愁。翁靈舒詩東湖行　湖水添時宿雨晴。野禽無處不春聲。萬株楊柳青如昨。全是東風染得成。趙蕃詩是日復遊東湖題廬石。　雲中不改蒼蒼色。春後寧同灌灌姿。欲為渠儂下轉語。筆無湖力探題詩。黃裳詩共辭蘭省作諸侯。吏領東蕃第一州。萬事了時尋好景。兩咽盤處得寒流。董霜傑先生集東湖晚步　九衢塵土暗秋容。頓覺青山負眼中。湖上晚來聊散策。愁然味謝芰荷風。合眼幾成湖上夢。祗今秋色杖藜中。賦詩安得如元亮。報答玻瓈十頃風。張濾演東湖湯餅後進翁長𡑞。飲萬山路雨泳歸。在行相繼爲杜蘭亭集。獻之喋無半語。果入情邪。　諸老樸期三十年。看花扶復又携禪。春風不斷斯文意。猶拂衣冠着一邊。　溪橋三日雨輕過。歸影蒼涼雨奈何。詩落印山松桶後。相看有媿少陵多。張舜民畫墁集東湖晚眺　白鷺雙飛過女墻。雨行高柳正斜陽。荷花蒲眼都無主。閒裏風飄入袖香。古今詩就東湖晚步　城裏北風連夜號。平湖掩綵上枯濠。不知江水長多少。橋尾過城三丈高。如晝齋燭湖先生集泛東湖風浪作復止　萬頃重湖未復來。意行傍柏打頭風。故畦遺穗都都在。野水寒林屢

處道鴻雁汀洲渺葭葦牛羊驛落見兒童衣冠壟土空頭白斷愧扁舟把釣翁程公許滄洲塵缶編李貳車約飲東湖　西湖繞遍又東湖永夜論文酒淺斟最愛霜林梅蘸水凝撑小艇訪林逋江湖續集東湖即事　醉扶吟策倚西風欲泝湖光久短蓬一段秋容堪畫處敗荷衰柳夕陽中柳安道詩平皎數頃萬山前一片丹青畫不全幽榭小軒橫翠水茂林脩竹鎖輕煙王元粹詩東湖　為愛東湖好頻來湖上遊坐時惟藉草行處不驚鷗日落烟光暝風高木葉秋偶逢樵牧語且復少淹留元石民鵬節齋吟藁東湖席上呈史葯房　新荷匝水御珠珠四望青山列畫圖絃管詩成入醉後東湖勢髣似西湖　又立秋日東湖呈諸公　柳營此日正旌劉來賞東湖萬頃秋雲錦一機呈霽色水楓葉下試清謳王景初蘭軒集東湖感事　手栽桃李盡成陰碧沼流泉日已深狼籍東風舊臺榭行人誰有故侯心　主人當日重繁華不惜黃金貴買花十載東風成一夢覺來春色是誰家　三十年來種松柏一朝斤斧盡須臾霜枝雪幹空無數不及甘棠只一株　碧雲冉冉日將暮芳草萋萋人未還空興詩成誰會得晚風搖動水中山楊仲弘東湖四景為大尹王本齋王侯賦　朝來千騎出城闉為向東湖路早春素練羃林雲氣薄明珠穿草露華新山花獻

笑聞煙畔海鳥忘機戲水濱記取當年賢太守及時為樂與斯民　夏月湖中爽氣多南風疊疊撼長波漁人舟楫衝蘋藻遊女衣裳擘芰荷稽切耿綠音美味膾溝食鱸換新歌使君閑意仍深遠即此光華豈減磨　楚停麾蓋擁輕舟此日湖山爲底秋木禾黃花登几案離離紅樹散汀洲傾壺浮蟻杯頻唱下箸鮮鱗網乍收莫向錢塘誇往事白蘇未許擅風流雲氣低藏十萬家東湖飛雪人文如玉禾舊布仙山種瓊樹新開市所花別浦移舟閒過雁高樓凭檻見歸鴉侯門似有相如客賸賦篇章與世誇元遺山東湖次及之韻　西山山頭山月白倒影連漪舞寒碧竹溪花鳥要君詩醉墨幾番枯研滴東湖佳處詩已盡橋首不知川路隔當年韓賈俱辭俏物色分留到佳谷此州何必識蘇州頓有詩人來列職一時人境偶相值萬古風流餘此席三堂風月今猶昔擬拂塵纓問舊跡因君寄謝使君公却恐他年厭求索張子淵破寺依山杪平湖遶四圍霜風吹客鬢水氣濕人衣漁艇鳴榔急吟蓬載酒歸晚來閑物色坐覽歲華非　送王正御歸隱東湖分題得釣石　蒼巖聳峩峩滄波靚涓涓水山蘊靈秀人物觕清妍步尋到石處撫跡心油然逢因登臺鄰務當愛林泉未謝皤溪高尚友羊裘賢江海多風霾洪濤政滔天抱懷砥柱姿容然思自全嗜此水

山嘉謳遨送流年坐拂石上雲水漏清風前劉仁本二首　一帶山如畫來連百頃湖水胜龍吐氣月瑩蚌含珠吠澮浮香稻漚波泛短蒲漁人撑小艇來往疾如鳧　倚杖東湖上行人鷗鷺邊幾番風雨度一曲水雲連勝槩多山寺膏腴稻田芙蓉涵倒影蕩漾採菱舡國朝楊基眉庵集東湖晚眺　鷗沒岸如無涼多柳易枯巫歸神廟靜兵語驛亭孤日落霞明渚虹收雨暗湖此時蓬底望日盡是東吳方是閣詩劉習之外舅安撫遊東湖一聯云　潤衣紅濕池荷雨拂面清涼檻竹風卽席命足成之　庚伏人間暑氣隆納涼留客詠詩翁潤衣紅濕池荷雨拂面清涼檻竹風沙觜金痕平不露野塘新漲曲相通畫橈潛月人歸處萬蓋翩翩湧翠篷黃裳濱山集蝶戀花　南北兩山騎欲鬭中有漣漪莫道湖山小落落情懷臨深渺駕言來處鈴齋悄　行到桃溪花解笑人面相逢鏡好窺寒能醉步欹斜西日少歡聲猶唱多情調　高下亭臺山水鏡兩畔清輝中有垂楊徑鷺點前汀供畫景花柔流水傳春信不醉無歸先說定醉侍言歸又被風吹醒月下雲天遊未盡廣寒宮是波中影　杳杳晴虛寒漫漫放下塵勞相共遊銀漢便入醉鄉休浩歎神仙只在雲門館飲興偏宜流水畔時有紅蕖落在黃金盞鷺未忘機移別岸畫舡更上前汀看　水鑑中看

猶未老乘興挐舟更向湘江過俯仰太虛一箇九春風思誰吟到閒上釣臺雲外生侍得金鱗始放芳樽倒醉後言歸猶更早素纖有數君須道劉須溪詩金縷和龔竹鄉韻東湖客中　何處從頭說但尊淋漓醉墨跡跡容容看取兩翁東西者也是樊籠中物這光景年來都別白髮道人隆中像（壁間有武侯像）冰中坐對笑相逢對擁爐邊雪又過了上元節　紙窗旋補寒窗穴柳粘窗青青過雨勸君休折臘不成甜酒先醒花底東風又別夜復夜吟魂飛越典却西湖東湖住十三年不出今朝出容易得二三月辛稼軒詞滿庭芳遊東湖　柳外尋春花前得句惟公喜氣軒眉陽春白雪清唱古今稀曾是金鑾舊客記鳳凰獨遶天池揮毫罷天顏有喜催賜尚方彝（公在詞林嘗得尚方寶彝之賜）只今江海上鈞天夢覺清淚如絲算除非痛把酒療花治明日五湖佳興扁舟去一笑誰知溪堂好且拚一醉倚杖讀韓碑（堂記公所製）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　六模

湖

西湖

杭州西湖杭州府志西湖在州之西。周三十里。山川秀發。景物華麗。映帶左右。自唐以來爲東南遊賞勝處。舊稱西湖十景。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麯院風荷。花港觀魚。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插雲。按舊志云。源出于武林。錢唐李泌引湖水入城中爲六井。以便民汲。白居易記云。遇歲旱可溉田千頃。宋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奏開西湖狀。元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浚。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杭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年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杭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

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鱉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稅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自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丈。度用夫二十

餘萬工。若更待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軾嘗有詩謂西湖天下景。又云。水光瀲灧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好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當軾開湖時。築隄其上。自孤山抵北山。夾道植柳。後人思其德。因名曰蘇公隄。其後禁蘇氏學。士大夫多媢時好。郡守呂惠卿奏毀之。乾道中。孝宗命作新隄。自南山淨慈寺前新路口。直抵北山。湖分爲二。遊人大舟往來。第能循新隄之東崖。而不能至北山。紹興中。始造二高橋。出北山。達大佛。而舟行往來始無礙。隄上有亭宇。爲遊人賞息處。舊有三賢堂。東坡蘇軾。香山白居易。和靖林逋。臨安志在郡西。舊名錢塘湖。源出於武林泉。周迴三十里。自唐及宋號游觀勝地。中興以來。衣冠之集。舟車之舍。民物阜蕃。宮室鉅麗。尤非昔比。慶曆初。守鄭戩發屬縣丁數萬人。盡闢豪族僧寺規占之地。仁宗嘉之。降詔獎諭。仍命歲常脩導。紹興十九年。以西湖近來穢濁堙塞。詔郡守湯鵬舉措置。遂用工開撩。及修砌六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閘板。量度水勢。通放入井。且條具事宜。（一檢準紹興九年八月指揮。許本府招置廂軍兵士二百人。見管止有四十餘人。今已措置撥填。輳及元額。益造寨屋舟舡。專一撩湖。不許他役。一契勘紹興九年八月指揮。錢塘縣尉管幹開湖職事。臣今欲專差武臣一員。知通遵

依撩發。庶幾積日累月。開除不致於舊堙塞。一契勘西湖所種茭菱。往往於湖中取泥。葑夾和糞穢。包根墜種。及不時澆灌穢污。紹興七年六月中明。今後永不許請佃栽種。今來又復重置蓮荷。填塞湖港。臣已將蓮荷租課官錢並已除放訖。如有違犯之人。科罪追賞。有官人具申朝廷取旨施行。）乾道五年。周安撫淙奏。臣竊惟西湖所貴深闊。而引水入城中諸井。尤在涓潔。累降指揮。禁止拋棄糞土。栽植茭菱。及澣衣洗馬。穢汙湖水。罪賞固已嚴備。舊招軍兵二百人。專一撩湖。委錢塘縣尉主管。後來廢闕。見存止三十五名。而有力之家。又復請佃湖面。轉令人戶租賃。栽種茭菱。因緣包占。增疊隄岸。日益填塞。深慮歲久。西湖愈狹。水源不通。臣近已重脩諸井溝口了畢。今欲增置撩湖軍兵一百人。脩蓋寨屋。置造舟船。就委錢塘縣尉。并本府壕寨官一員。於衙位內帶主管開湖事。專一管轄軍兵開撩。不許人戶請佃種植茭菱。及因而包占。增疊隄岸。或有違戾。許人告捉。以違制論。旨從之。自後時有申明。淳祐丁未大旱。水盡涸。詔郡守趙節齋開濬。仍奉朝命。自六井至錢塘門上船亭。西林橋。北山第一橋。高橋。蘇隄。三塔。南新路。柳州寺前。凡菱荷茭蕩。一切薙去之。夢粱錄杭城之西。有湖曰西湖。舊名錢塘湖。週三十餘里。自古迄今。號爲絕景。唐朝白樂天守杭時

再築隄捍湖。宋慶曆間。盡闢豪民僧寺規占之地。以廣湖面。元祐時蘇東坡守杭。奏陳于上。謂西湖如人之眉目。豈宜廢之。遂撥賜度牒易錢米。募民開湖。以復唐朝之舊。紹興間。軍數駐蹕。衣冠紛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郡臣湯鵬舉申明西湖條劃事宜于朝。增置開湖軍兵。差委官吏管領任責。蓋造寨屋舟隻。專一撩湖。無致堙塞。修湖六井陰竇水口。增置斗門水閘。量度水勢。得其通流。無垢污之患。乾道年間。周安撫淙奏乞降指揮禁止官民不得拋棄糞土。栽植荷菱茭。植穢污。填塞湖港。舊招募軍兵專一撩湖。近來廢闕。見存者止三十餘名。両乞填刺補額。仍委尉司官并本府壕寨官。帶主管開湖職。專一管轄軍兵開撩。無致人戶包占。或有違。從許人告捉。以違制論。自後時有禁約。方得開闢。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盡涸。郡守趙節齋奉朝命開濬。自六井至錢塘上船亭西林橋北山第一橋蘇堤三塔南新路長橋柳洲寺前等處。凡種菱荷茭蕩。一切蕹去。方得湖水如舊。咸淳間。守潛皐墅亦申請于朝。乞行除拆湖中菱荷。毋得存留穢塞。侵占湖岸之間。有御史鮑度劾奏內臣陳敏賢劉公正包占水池。蓋造屋宇。濯穢洗馬。無所不施。灌注湖水。一以醞酒。以祀天地。饗祖宗。不得蠲絜。而虧歆受之福。次一城黎元之生。俱飲汙贜濁水。而起疾疫之災。奉旨降官罷職。令臨安府日下拆毀屋宇。開闢水港。盡於湖中。除拆蕩岸。得以無汙穢之患。官府除其年納利租官錢。消滅其籍。絕其所蒔本根。勿復萌櫱。終且湖山之景。四時無窮。雖百畫工莫能摸寫。如耿波橋側竹水院。閑森竹茂盛。密陰清爽。委可人意。西林橋。即裏湖內。俱是貴官園圃。凉堂畫閣。高臺危榭。花木奇秀。燦然可觀。有集芳御園。理廟賜與賈秋壑為第宅家廟。往來遊翫舟隻。不敢仰視。禍福立見矣。西林橋外孤山路。有琳宮者二。曰四聖延祥觀。曰西太乙宮。御圃在觀側。乃林和靖隱居之地。內有六一泉。金沙井。閑泉。僕夫泉。香月亭。亭側山椒。環植梅花。亭中大書于照屏之上云。疎影橫斜水深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又有堂扁曰挹翠。蓋挹西北諸山之勝耳。曰清新亭。面山而宅。其麓在挹翠之後。曰射圃。曰瑪瑙坡。曰陳朝檜。皆列圃之左右。舊有東坡庵。四照閣。西閣。鑑堂。辟支塔。年深廢。各則名不可廢也。曰蘇公堤。元祐年東坡守杭。奏開浚湖水。所積葑草築為長堤。故命此名。以表其德云耳。自南迄北。橫截湖面。綿亘數里。夾道雜植花柳。置六橋。建九亭。以為遊人翫賞駐足之地。咸淳間朝家給錢命守臣增築堤路。沿堤亭再治一新。補植花木。向東坡嘗賦詩云。六橋橫接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烟空。曰南山第一橋

名映波橋。西偏建堂。扁之先賢。寶曆年。大資袁京尹韶請于朝。以杭居吳會。為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扶輿。人傑代生。睢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為闕文。以公帑求售居民園屋。建堂。奉忠臣孝子善士名流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自陶唐至宋。本郡人物許箕公以下三十四人。及孝節婦孫夫人等五氏。各立牌刻表世旌哲而祀之。堂之外堤邊有橋。名袁公橋。以表而出之。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景象窈深。雖堂瀕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木蔽翳。亭館相望。五六來者。髹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憇流芳而後至祠下。又徙玉晨道館於祠之艮隅。以奉洒埽。易扁曰旌德。且為門使其往來。直門為堂。扁仰高。曰第二橋。名鎖瀾橋。西建堂。扁湖山。咸淳間洪帥燾買民地創棟宇雄傑。面勢端閎閎。巒弇翅。水光混漾四浮。闤闠四圍。如武士相衛。回眸顧眄。緜後而望。則芙蕖菰蒲。蔚然相扶。若有遜避其前之意。後二年。帥臣潛皐墅增建水閣六楹。又縱為堂四楹。以達于閣。環之欄檻。闢之檻牖。蓋遍延遠挹。盡納千山萬景。卓然為西湖堂宇之冠。遊者爭趨焉。曰第三橋。名望山橋。側有堂扁三賢。以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先生之祠。　袁大資請于朝。切惟三賢道德名節。震耀今古。而祠附於水仙廟東廡。則何以崇教化厲風俗。遂買居民廢花塢。改造堂宇。以奉三賢。實為尊禮名勝之所。正當蘇堤之中。前挹湖山。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樾深窈。南北諸峯。嵐翠環合。遂與蘇堤貫聯也。蓋堂宇參錯。亭館臨堤。種植花竹。以顯清概。堂扁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曰北山第二橋。名東浦橋。西見一小矮橋過水。名小新堤。於淳祐年。趙節齋尹京之時。築北陡至麯院。接靈隱三竺梵宮。游翫往來。兩岸夾植花柳。至半堤。建四面堂。益以三亭於道左。為游人憇息之所。水綠山青。最堪觀翫。咸淳再行高築堤路。凡二百五十餘丈。所費俱官給。其券工也。曰北山第一橋。名涵碧過橋。出街東有寺。名廣化。建竹閣。四面栽竹萬竿。青翠森茂。陰晴朝暮。其景可愛。閣下奉樂天之祠焉。曰壽星寺。高山有堂。扁江湖偉觀。蓋此堂外江內湖。一覽目前。淳祐趙尹京。重創廣夏。危欄顯敞。虛牖。旁又為兩亭。巍然立於山峯之頂。遊人縱步往觀。心目為之豁然。曰孤山橋。名寶祐。舊呼曰斷橋。橋裏有梵宮。以石刻大佛。金裝。名曰大佛頭。正在秦皇纜舟石山。遊人爭觀之。橋外東有森然亭。堂名放生。在石函橋西。昨於真廟朝天禧年間。平章王欽若出判杭州。請于朝建池。次年守臣王隨記其事。元祐東坡請浚西湖。謂每歲四月八日。邦人數萬集於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祝萬歲。紹興以鑾輿駐蹕。尤宜涵養。以示渥澤。仍以西湖為放

生池禁勿採捕遂建堂扁德生有亭二一以濱湖為祝網縱鱗之所亭扁泳飛二一以枕山凡名賢舊刻皆峙焉又有金書戒兵宰文刻石于堂上曰玉蓮又名一清在錢塘門外菩提寺南沿城景定年尹京馬光祖建次年魏克愚徙郡治竹山閣改建於此但堂宇爽塏花木森森顧盼湖山蔚然堪畫曰豐豫門外有酒樓名豐樂舊名聳翠樓據西湖之會千峰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而游橈畫舫櫂謳堤唱往往會于樓下為遊覽最顧以官酤喧雜樓亦畢小弗與景稱淳祐年帥臣趙節齋再撤新創規制宏特高樓雲霄為湖山壯麗花木亭榭映帶參錯氣象尤奇縉紳人鄉飲團拜多集於此吏以錢塘門外望樓又名看經樓大佛頭石山隱名十三間樓乃東坡守杭日多遊此今為相嚴院矣豐豫門外有有湖堂三處俱廢之久名賢遺迹不可無傳故書之使後賢不失其名月曰湖邊園圃如錢塘玉壺豐豫漁莊清波最景長橋慶樂大佛雷峰塔下小湖齋宮甘園南山南屏皆臺榭亭閣花木奇石影映湖山兼之貴宅官舍列亭舒於水堤梵刹琳宮布殿閣於湖山週廻勝景言之難盡東坡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正謂是也近者畫家稱湖山四時景色最奇者有十曰蘇堤春曉麯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岸聞鶯花港觀魚雷峰落照兩峰插雲南屏晚鐘三潭印月春則花柳爭妍夏則荷榴競放秋則桂子飄香冬則梅花破玉四時之景不同而賞心樂事亦無窮矣武林舊事（四水潛夫輯）西湖遊幸（都人遊賞）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舠旁午如織至於果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籃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窑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趂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衒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踘分茶弄水路泥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煙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趂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

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堯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東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取春歸去餘情在湖水湖煙明日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送葬經會獻神仕宦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兒騃子密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諺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煙為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為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懽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曰看畫船盡入西泠閑却半湖春色蓋記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為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翦截以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為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女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景茂陵在御衆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太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為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跨騖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為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浸獨有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王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柁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能改齋漫錄鄭文肅復西湖舊隄 鄭文肅天休仁宗時知杭州郡中西湖環三十里溉湖上良田千頃唐李泌即湖中作陰竇引水灌城中六井以資汲者武肅置撩清軍以疏其惡自錢

氏納土至公居郡時。凡六十餘年。而湖微不治。豪奪以耕。借仍其字。淩滋寖食無有已時。公按舊記復故堤。程工無慮十萬。調境内丁夫闢之。湖利

大典四朝聞見録　楊沂中究西湖　言者疏秦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度南之初。虜人退而群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刺印盡封群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群盜。朕已發願除土地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臨安志　杭州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而東坡連守二州。其初得潁也。有潁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郡事。蓋言其訟簡也。秦少章因作一絶獻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説官閑事亦無。

宋蘇東坡大全集奏乞開西湖狀一首　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毁。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黄鵠。蓋民心之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

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千人。日夜開濬。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已來。水淺葑横。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爲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爲人主祈福。自是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萬歲壽。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涸轍之鮒。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也。杭之爲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狭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爲葑田。則舉城之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瀕河千頃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茭菱穀米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湖。湖之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工開濬。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給於湖。若湖漸淺狭。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侍從出膺寵寄。目覩西湖有必廢之漸。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伏蒙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飢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税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度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饑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米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工。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工。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二聖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棄。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

未廣。葑合之地。尚存太半。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棄。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則一舉募民除去净盡。不復遺患矣。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别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内。契勘賑濟支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盡力畢工。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山爲堤。則農民父老。與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不勝大願。謹録奏聞。伏候敕旨。貼黄。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芟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工。不勝幸甚。又貼黄。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濬運河。引西湖水灌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瀆天聽。别具狀申三省去訖。

申三省狀　軾於熙寧中通判杭州。訪問民間疾苦。父老皆云。若運河淤塞。遠則五年。近則三年。率常一開濬。不獨勞役兵民。而運河自州前至北郭。穿闤闠中蓋十四五里。每將興工。市肆洶動。公私騷然。自胥吏壕寨兵級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當於某處置土。某處過泥水。則居者皆有失業之憂。既得重賂。又轉而之他。及工役既畢。則房廊邸店。作踐狼

籍圍圃隙地例成丘阜積雨蕩灌復入河中居民患厭未易悉數若三五年失開則公私壅滯以寸尺水行數百斛舟人牛力盡跬步千里雖監司使命有數日不能出郭者其餘艱阻固不待言問其所以頻開屢失之由皆云龍山浙江兩閘日納潮水沙泥渾濁一汛一淤積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勢當然不足怪也軾又問言潮水淤塞非獨近歲若自唐以來如此則城中皆為丘阜無復平田今驗所在堆疊泥沙不過三五十年所積耳其故何也父老皆言錢氏有國時郡城之東有小堰門既云小堰則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絕江水不放入城則城中諸河專用西湖水水既清澈無由淤塞而餘杭門外地名半道洪昔亦有堰名為清河意亦愛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欽若知杭州始壞此堰以快目下舟檝往來今七十餘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後湖水不足於用而取足於江潮又況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為葑田霖潦之際無所潴畜流溢害田而旱乾之月湖自減涸不能復及運河謹按唐長慶中刺史白居易浚治西湖作石函記其畧曰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河田者皆放湖入河自河入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放時可溉五十頃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時則瀕湖千頃無凶年矣由此觀之西湖之水尚能自運河入田以溉千頃則運河足用可知也軾於是時雖知此利害而講求其方未得要便今者蒙恩出典此州自去年七月到任首見運河乾淺使客出入艱苦萬狀穀米薪芻亦緣此暴貴尋劄刷捍江兵士及諸色廂軍得千餘人自十月興工至今年四月終開浚茆山鹽橋二河各十餘里皆有水八尺已上見今公私舟船通利父老皆言自三十年已來開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然潮水日至淤填如舊則三五年間前功復棄軾方講問其策而臨濮縣主簿監在城商稅蘇堅建議曰江潮灌注城中諸河歲月已久若遽用錢氏故事以堰閘却之令自城外轉過不惟事體稍大而湖面葑合積水不多雖引入城未可全恃宜參酌古今且用中策今城中運河有二其一曰茆山河南抵龍山浙江閘口而北出天宗門其一曰鹽橋河南至州前碧波亭下東合茆山河而北出餘杭門餘杭天宗二門東西相望不及三百步二河合於門外以北抵長河堰下今宜於鈐轄司前創置一閘每遇潮上則暫閉此閘令龍山浙江潮水徑從茆山河出天宗門候一兩時辰潮平水清然後開閘則鹽橋一河過闤闠中者永無潮水淤塞開淘搔擾之患而茆山河縱復淤填乃在人戶稀少村落相半之中雖不免開淘而泥土有可堆積不為人患潮水自茆山河行十餘里至梅家橋下始

與鹽橋相通潮已行遠泥沙澄墜雖入橋河亦不淤填（自來潮水入茆山鹽橋二河只淤填十里自十里以外不開開淘此已然之明效也）茆山河既日受潮水無緣涸竭而鹽橋河底抵茆山河底四尺（梅家橋下量得水深四尺而碧波亭前水深八尺）則鹽橋河亦無涸竭之理然猶當過慮以備之水令西湖水貫城以入于清湖河者大小五道（一曰暗門外斗門一所一曰湧金門外閘一所一曰集賢亭前水閘二所一曰集賢亭後水閘一所一曰菩提寺前斗門一所）皆自清湖河而下以北出餘杭門不復與城中運河相灌輸此最可惜宜於湧金門內小河中置一小堰使暗門湧金門二道所引湖水皆入法慧寺東溝中南行九十一丈則鑿為新溝二十六丈以東達于承天寺東之溝又南行九十丈復鑿為新溝一百有七丈以東入于猫兒橋河口自猫兒橋河口入新水門以入于鹽橋河則咫尺之近矣此河下流則江潮清水之所入上流則西湖活水之所注永無乏絕之憂矣而湖水所過皆闤闠曲折之間頗作石櫃貯水使民得汲用浣濯且以備火災其利甚博此所謂參酌古今而用中策也軾尋以堅之言使通直郎知仁和縣事黃僎相度可否及率僚吏躬親驗視一一皆如堅言可成無疑也謹以四月二十日興功開導及作堰閘且以餘力修完六井（杭州城中多鹵地無甘井唐刺史李泌始作六井皆引湖水注其中歲久不治熙寧中知州陳襄與某同尋畫修完而功不堅緻今復廢壞某今改作瓦筒又以埼石培甃固護可以堅久）皆不過數月可以成就而本州父老農民覩此利便相率詣軾陳狀凡一百一十五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運河下及民田億萬生聚飲食所汲非止於游觀之美而近年以來堙塞幾半水面日減茭葑日滋更二十年無西湖矣勸軾因此盡力開之軾既深愧其言而患兵工寡少費用之資無所從出父老皆言竊聞朝廷近賜度牒一百道每道一百七十貫文為錢一萬七千貫文本州既高估米價召人入中減價出糶以濟飢民消折之餘尚有錢米約共一萬貫石若支用此亦足以集事矣適會錢塘縣尉許敦仁建言西湖可開狀其畧曰議者欲開西湖久矣自太守鄭公戩以來苟有志於民者莫不以此為急然皆用工滅裂又無以善其後蓋西湖水淺茭葑壯猛雖盡力開撩而三二年間人工不繼則隨手葑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撈漉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葑田變為菱蕩永為茭草堙塞之患今乞用上件錢米雇人開湖候開成湖面即給與人戶量出課利作菱蕩租佃獲利既厚歲加功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許人劃賃但使人戶常憂劃奪自然盡力

永無後患今有錢米一萬貫石度所顧得十萬工每工約開葑一丈亦可添得十萬丈水面不爲小補若量破錢米召募飢民與役必不濟事若每（日破米三升錢五十五文是在一强壯人夫然後可使雖云强壯然粮食之處役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亦歸於無濟也）輒尋以敦仁之策參考衆議皆謂允當已一面牒本州依敦仁擘畫支上件錢米雇人仍差撥江紅撥樓店務兵士共五百人船載葑草於四月二十八日興工去訖今來有合行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今來所創置鈐轄司前一閘雖每遇潮上閘得一兩時候而公私舟船欲出入閘者自須先期出入必不肯端坐以待閘開兼更有茆山一河自可通行以此實無阻滯之患而能隔截江湖徑自茆山河出天宗門至鹽橋一河永無堙塞開淘搔擾之患爲利不小恐來者不知本末以阻滯爲言輕有變改積以歲月舊患復作令來起請新置鈐轄司前一閘遇潮上閘訖方得開龍山浙江閘候潮平水清方得却開鈐轄司前閘

一鹽橋運河岸上有治平四年提刑元積中所立石刻爲人戶屋舍侵占牽路已行除拆外具載闊狹丈尺今方二十餘年而兩岸人戶復侵占牽路蓋屋數千間却於屋外別作牽路以致河道日就淺窄准此據理並合拆除本州方行相度而人戶相率經州乞

據逐人家狹丈尺各作木岸以護河堤仍據所侵占地量出賃錢官爲樁管準備修補木岸已免拆除屋舍本州已依狀施行去訖今來起請應占牽路人戶所出賃錢並送通判廳收管準備修補河岸不得別將支用如違並科違制

一自西湖水面不許人租佃惟茭葑之地方許請賃種植令來既將葑田開成水面須至給與人戶請佃種菱深慮歲久人戶日漸侵占舊來水面種植官司無由覺察已指揮本州候開湖了日於今來新開界上立小石塔三五所相望爲界亦須至立條約今來起請應石塔以內水面不得請射及侵占種植如違許人告每丈支賞錢伍貫省以犯人家財充

一湖上種菱人戶自來臠割葑地如田塍狀以爲種菱緣此即漸葑合不可不禁今來起請應種菱人戶只得標插竹木爲四至不得以臠割葑爲界如違亦許人划賃

一本州公使庫自來收西湖菱草蕩課利錢四百五十四貫充公使今來既開草葑盡變爲菱蕩給與人戶租佃即今後課利亦必稍增若撥入公使庫未爲穩便今來起請欲乞應西湖上新舊菱蕩課利並委自本州量立課額今後永不得增添如人戶不切除治致少有草葑即許人划賃其划賃人特與權充三年課利所有新舊菱蕩課利錢盡送錢塘縣尉司收管謂之開湖司公使庫更不得支用以備逐年顧人開葑撩淺如敢別將支用並科違制

一錢塘縣尉廨宇在西湖上今來起請今後差錢塘縣尉銜位內帶管開湖司公事常切點檢覺有茭葑即依法施行或支開湖司錢物雇人開撩替日委後政點檢交割如有茭葑不切除治即申所屬點檢申吏部理爲遺闕以上六條並刊石置知州及錢塘縣尉廳上常切點檢

右謹件如前勘會西湖葑田共二十五萬餘丈合用人夫二十餘萬工上件錢米約可顧十萬工只闕得一半軾已具狀奏聞乞別賜度牒五十道通成一百道充開湖費用外所有逐一子細利害不敢一一奏煩天聽伏乞僕射相公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尚書右丞特賜詳覽前件所陳利害及起請六事逐一敷奏立爲本州條貫早賜降下依稟施行兼畫成地圖一面隨狀納上謹具狀申三省謹狀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王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敢薦其潔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播芳大全集開西湖告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鮮網之患大池化爲眢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䘏之餘資興闢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

疫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孤葦解析而迎鋭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爲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爲報豈徒用樽酒之薄祭也

周益公大全集記西湖登覽　壬午三月己亥晴與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出暗門上風篁嶺酌龍井入壽聖寺拜趙清獻公蘇翰林僧辯才畫像觀乙亥二月與張德莊周孟覺同游時題字寺有海棠一株蓋蘇公手植僧頗有能道元祐間諸公談論自言得於其師云午飯後過長耳相院泰之讀書處也與國器奕于山亭小酌而去道傍有六通院無足觀遂躡支徑扣鄧氏時思庵庵僧導至石屋嵌空可愛進尋水樂洞聲如琴筑音節天成以路僻人罕知者捨馬上煙霞嶺國器子禮至中道憚其險予乃與泰之自往至寺亦憊矣少休秉燭入洞深十二丈上下平闊近城郭不易得也歸飲淨慈食雞甚美徵事戲爲聯句數十韻如日勝雙月撲一之數語甚工

夷堅支樂平新進鄉農民陳五爲翟氏田僕每以暇時受他人庸雇負擔遠適紹熙四年春在家病疫死胷臆尚煖家未忍殮越三晝夜奮而起說初死時覺魂從腦門出見本身卧床上妻兒叫哭作聲相呼更無應者有一神人稱將軍領去過別病家歆享酒食既醉與我前曰我聞得杭州西湖境致極好常恨平生不曾到

今欲因巡歷游翫一遭。倩爾引導。候看了。當放爾。即命監守者挺我寘布袋中。攜以先行。沿路遇人家受供獻。則挂袋于戶簷下。丁寧莫要喘氣。盡將食物收拾挈去。忽忙不少停。又詣一家。一日須十餘處。昏暮入廟宇。將酒肉分給人從。亦自就位飽食。如此五日。到臨安游湖。天竺靈隱市肆園林。逐一行遍。只不敢入道觀。復從海岸抵福建。回建昌。撫州。至白干查家歇。憩坐未穩。一急脚走報曰。速去速去。俄聞霹靂霍閃震動天地。一道士戴星冠。仗劍捧水誦呪。念到火發燒屋處。衆扶籬將軍。以下奔出更相踏踐。我依前在布袋內。不覺顛落地。元來却只卧此間。自是遂活。是日洛陽康義仲來翟氏莊。目擊其事。及秋末康與翟同往跡山。經白干專詣查家訪動靜。云今春舉家染時疾。得道士行五雷法禳之而愈。正合陳五所言。

福建西湖**三山志**舊記西湖。在福州西三里。為閩時湖。周回十數里。築室其上。號水晶宮。其後盡為民田。淳熙年。侍制趙公汝愚奏請興復開浚朝廷從之。今盡復舊制。　公奏曰。契勘本州元有西湖。在城西三里。迤邐並城南流接大壕。通南湖。瀦蓄水澤。灌溉民田。事載閩中記甚詳。父老相傳。舊時湖周回十數里。天時旱暵。則發其所聚。高田無乾涸之憂。時雨泛漲。則泄而歸浦。卑田無淹浸之患。民不知旱澇而享豐年之利。後來人戶寅緣請射。歲納些小課利。謂之池戶。官中但見其絲毫之入。而不知其為民戶永遠之害。歲月浸久。填淤殆盡。各立封畛。以為己物。或塞為魚塘。或築成園圃。甚至於違法立券相售如祖業。然西湖南湖不復相通。而古人積水利民之地。盡為豪民猾戶所有。雖潮水不住往來。而上下阻隔無由通濟。臣照得本州地狹民貧。全仰歲事豐登。田疇廣殖。小有荒歉。難以枝梧。況田並湖瀰望。盡是負郭良田。自從水源障塞之後。稍遇旱乾。則西北一帶高田凡數萬畝。皆無從得水。至春夏之交積雨霖霪。則東南一帶低田。發泄遲滯。皆成巨浸。致使一方人戶。白納稅租。而所謂池戶者。公然坐享重利。第以圭撮償官。其為利害大不相侔矣。今來若不申明朝廷。誠恐向後轉見堙廢。難以興復。並湖之民永被其害。欲乞聖慈特降指揮。行下本州。告示有田之家。許於農事之隙稍循舊跡開浚。今附城為壕上下流注。雖未能盡復古來丈尺。庶幾西湖與南湖通接。負郭之田盡沾水利。而長享有年之效。兼照得本州舊無放生池。如蒙朝廷許從今來所請。仍乞將上件西湖。至南湖一帶。盡充本州放生池。禁止採捕。仰祝兩宮無疆之壽。其每歲不過捐本州公使庫所入池戶花利錢數百緡。而為一方人戶無窮之利。且與戶部諸司錢物全不相妨。無損於公。而有濟於私。誠非小補。聖旨依奏。公又取其節目而為之記。福州背負崇山。其東西南三面地皆平衍無險可恃。晉嚴高始並城鑿湖。引水為固。且以灌溉。其念深矣。歲久堙廢。惟西湖之舊跡。僅存湖中。歲有菱芡之屬以助公帑。租戶因之自分塍界。潮路壅隔。衆始病之。堙廢之由實本諸此。茲既被旨開浚。稍復舊觀。聊記數事以告後之君子。幸垂聽焉。謹列于後。

一。西湖伏準旨揮。不許栽種。亦不許租田。其中蓮菱芡葑之屬。猶有鋤治未盡去處。幸因農隙以漸除去。自迎仙橋至南湖。及上斗池。惟許種蓮。不得別種他物。雖許人租佃。然須每歲正月檢舉召人實封。姑至歲終為界。若循舊例。縱令一家租佃。則因仍歲久。認為己業。將復有前日堙塞之弊。此不可不戒。

一。西湖之路。自鹿項門北。至鳳池橋。長三百七十三丈二尺。自鳳池橋西至龜潭官路口。長四百六十七丈七尺。自龜潭官路口。南至水仙宮周圍繞出新堤至迎仙橋。長六百二十六丈六尺。自迎仙橋東至鹿項門。長三百五丈。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二丈五尺。以上係用鄉尺。若以官尺為準。每丈實計八尺七寸。維之以石。各高五尺。堤上有路。各闊二丈。水仙宮堤面各闊一丈五尺。

一。上斗池四圍堤路共長二百八十三丈。堤面各闊一丈。

一西湖閘七座。鹿項門閘。高八尺。長一丈六尺八寸。　閘板高七尺五寸。長九尺八寸。右係使君甘棠二閘。潮水入湖之處。閘在城中。限隔內外。常用扃鑰。不可妄啓。（大中寺看管。）恍濟閘高七尺六寸。長一丈五尺。板四片。高四尺。長九尺。右係歐冶池水循子城壕入湖之處。定以四板為準。平時宜常蓄水以備緩急。以利灌溉。遇雨澤泛溢。則聽其自板上流過入湖。不須啓閉。（乾元寺看管。）迎仙橋閘高一丈一尺。長五丈二尺。板二重。各四片。高三尺九寸。長一丈六尺。右係西湖潮水出入之地。最為要處。並湖民田高低不等。水大高則低田被浸。大低則高田難於汲引。今定以四板為準。平時不可妄啓。遇雨澤小有泛溢。則聽其自板上流過。惟積雨霖霪山水盛漲。則量啓一板。或二板。以泄水勢。縱魚入海。水落復舊。（西禪寺看管。）開化閘高七尺五寸。長三丈四尺。板二重。各三片。高三尺三寸。長一丈四尺五寸。右係白龍浦潮水出入之地。可以行舟至迎仙橋下。卻遇大潮。候日初三十八。宜候潮水將平。盡啓閘板。令客舟往來。縱魚入海。潮退復舊。（香嚴願報二寺看管。）金斗閘高八尺二寸。長一丈四尺七寸。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四寸。長一丈四尺七寸。右係彌陀浦潮水出入之地。平時不可妄啓。（神光寺看管。）燒灰閘高八尺五寸。長四丈。板二重。各三片。高三尺。長一丈五尺。右湖水入海此閘最為往使。每月大潮日初三十八。專差使臣一

負守候湖長畧與湖平○即盡起閘板縱魚入海○潮退復舊（南報恩寺看管）九仙橋閘高八尺三寸○長二丈五尺○板二重各三片○高三尺○長九尺○右湖水入海○此閘亦爲徑便○平時不可妄啓○惟遇積雨霖霪○山水盛漲○迎仙橋閘啓板之時○即同開化○金斗○蟾蜍三閘○各啓一板或二片○以泄水勢○縱魚入海○水落復舊（仁王寺看管）東湖閘五座○第一閘高五尺八寸○長一丈九尺○板二重各四片○高三尺八寸○長九尺（石泉寺看管）第二閘高六尺五寸○長三丈二尺○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長一丈六尺（越山寺看管）第三閘高七尺○長二丈四尺○板二重各五片○高五尺○長一丈一尺五寸（開元寺看管）第四閘高六尺○長二丈三尺○板二重各五片○高四尺五寸○長九尺（安國寺看管）第五閘高六尺五寸○長三丈五尺○板二重各四片○高四尺○長一丈七尺（東禪寺看管）右五閘○各以板數爲準○瀦水灌溉○常宜扃鐍○不可妄啓○惟大潮候日初三十八○遇有小舟乘載往來○聽啓閘一次○　一○鳳池橋堰一座○高五尺○長二丈四尺○遇上斗池涸竭○聽民户從便車湖水入池○以助灌溉○　一○西湖巡鋪屋三所○鳳池橋龜潭三橋○每所差延祥寨兵士四人守宿○十日一替○近湖居民以農爲業○並不許置捕魚網具○　一○西湖新買官地○砧基簿十本○内四本藏之本州○及三縣架閣庫○六本藏之雪峰鼓山東

禪○西禪○支提寺○紫極宮○常住永遠照用○　一○三縣承食水利民田○總計一萬四千四百五畝○　西湖閩縣○三千五百九十八畝○候官縣○一千六百八十三畝○懷安縣○二千三十畝○　東湖懷安縣○七千九十四畝○　一○浦三道鳳池橋浦閘一丈五尺○道士洋官亭下浦閘五尺○道士洋房廊屋後浦閘一丈七尺○右係引水灌田之處○各有水竇○禁魚出入○閩中記○西湖在西門三里○蓄水成湖○可蔭民田○僞閩時○又益廣之○號水仙宮○迤邐南流接城西大濠○直通南蓮池○相傳云○無諸王時○此湖有山○一夕飛去○往臨海郡○元一統志○西湖○元和志云○在閩縣西二里○陳長卿詩云○鑿開百頃碧溶溶○頼上錢塘約畧同○楊柳兩堤連綠蔭○芰荷十里馥香風○波涵翠巘層層出○湖接新河處處通○輿誦載途農事起○從今歲歲作年豐○輿地廣記云○在閩清縣其湖中有鍾皷清漳志○西湖在漳浦縣治之西○行半里許○嘉熙辛丑○令鄭師申○以縣治有背水歸庚申○於風水不便○始易民田爲湖○以瀦水作亭其上○尉呂橋自書扁○越二年○邑之士○聯鑣棘闈○明年魁捷蘭宮○臚唱楓陛○好事者作爲歌詩以侈之○初湖亭成○温陵王大博南一作詩并序○（余義容武秀○今始到茱微○五峯環其左○疊嶂擁其右○登高時景前○西湖豬其中○天然勝境○得之一日○季爾八旬○非惟紀實○以爲邦人翫）翠巘崖巖挿斗牛○仙家風景自清幽○從來此縣傳佳讖○就築西湖占上流○層塔可梯升俊造○五峰有路達前修○邦人接踵登科去○我亦京華共宦遊○　後七年○王君承侍是邦○復誌前事○以侈作詩之驗○（誌云○壬午歲○余客武安訪舊遊○館紫極○時陳君卓父○鄭君辰仲○偶杯相問勞○倘佯覽勝○溪山縈繞○意其璣密儕○採月巖者總總○吁之未有應是者○酒酣耳熱○私竊感慨○是地靈如此○而人猶未興邦○因留小詩以對于石○甲辰陳君勝立亞魁蘭省○迨對龜占甲科○而吳君過聘賦名擢第○丁未冒學諭張君漢聯鄉薦○楊君美相繼登榜○時至春魯○人物當興○而識者以是詩實爲之兆○戊申余贅辰是邦○舊友相訪○拈出一段奇話○余安敢掠美○心竊自歎美○喜不能勝○嗣此職芳續美○必有等而上之者○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郡丞王南一誌○）令趙與塤爲之跋○（跋云○世率謂瘦野水○負囊書事詩○爲前賢遣官之讖○雖然前賢之詩情自識耳○與坦始至泰邑○謁神紫極宮○邑人指名門○有温陵王君太博之詩爲一邑○太博之爲詩也○在後進達前修○品題湖山之勝槩○人物之品光○詩後八年君通守是邦○及見邑人踵踵登科○則人皆語以讖於前詩之後○蓋周人尹卿○嘗作詩以贈崧嶽之賢○曰○惟嶽降神○生甫及申○自此詩一倡○而蔡氏韓奕○江漢諸詩○尹卿又繼作焉○今君既又許邑人以大書特書不一書○而邑人亦

既信君言之驗矣○詳見縣丞方正子記○）西湖在城西隅四里○湖水自金仙院○南流至白蓮院○乃東折瀦爲繞湖蘭若八十餘所○今無幾矣○上有左翼軍教場○紹興初○統制陳敏屯兵○日驅軍士運薪木填塞幾平○今所存者乃路東一泓水耳○古有西湖平之讖○蓋謂此也○湖頗有佳致○端明蔡襄有詩

西湖在漳浦縣西門外○崇真道院之側○乃舊隆福院○泥淤邑中衆水所匯之地○趙師縉鑿湖築岸○刱立水門○以時蓄泄○周圍五百一十五丈○灌溉民田○輿地紀勝○西湖泉極甘美○可以辟瘴癘○蔡襄有詩云○湖上山光一望青○佛宮高下倚巖扃○烟收水曲開奩匣○春送人家入畫屏○元一統志○西湖○在福建將樂縣南五里○舊名野水湖○湖面廣可十畝○瀦水不涸○暑月有荷花○彷彿類西湖○　穎州西湖　輿地要記云○穎州有西湖淺而狹○晏元獻公殊來知穎州○開浚有十頃之闊○既作北渚○又闢西溪○名勝游賞題詠甚衆○惟歐陽修膾炙人口○晚歲自政府罷歸○退居汝陰○嘗與諸友高會○作西湖燕語○歐公初至穎州○領郡事於西湖○因晏公開展之○舊種蓮及黃楊等花○又因荷花之盛○賞餘作賦云○又王真方詩話云○杭有西湖○而穎州亦有西湖○皆爲游賞之勝○東坡蘇子瞻連守二州○其初得穎也○有穎人在坐云○内翰但只須游湖中○便可了公事○言其訟簡也○秦觀少游作一絶獻之云○

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來坡到任。有謝執政啓。事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上。鳳陽府圖經志（潁州古蹟。西湖在西門外。宋歐陽文忠公遊息之地。文忠公遊西湖詩。況西湖之勝槩。擅東潁之佳名。子由侍文忠公宴西湖詩。城上烏棲暮靄生。銀釭畫燭照湖明。）蘇頌詩和梁簽判潁州西湖十三題。涵春圃。射堂。碧瀾堂。野翠堂。西湖。飛蓋橋。臨勝閣。清風亭。擷芳亭。四望亭。去思亭。西溪。女郎臺。蘇東坡詩再次韻趙德麟新開西湖（續曰。此亦潁州西湖。）使君不用山鞠窮。饑民自投泥水中。（續曰。左傳申叔展語還無社。中有麥麴乎。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杜預註。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單中不敢正言。故作隱語也。）欲將百瀆起凶歲。免使甔石愁揚雄。（援曰。揚雄清淨寡欲。家無甔石之儲。晏如也。）西湖雖小亦西子。（次公曰。先生在杭州有詩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今言西湖雖小亦西子。則指潁州西湖也。）縈流作態清而丰。千夫餘力起三閘。（見先生本句自註中。）焦陂上與長淮通。十年憔悴塵土窟。清瀾一洗啼痕空。王孫本是有仙骨。（次公曰。神仙傳。神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杜詩。自是君身有仙骨。）平生宿衛明光宮。（次公曰。漢武帝太初四年秋。起明光宮。三輔黃圖載三秦記云。未央宮漸臺西有桂華宮。中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箔。晝夜光明。又云武帝求仙。起光明宮。發燕趙美女二千充之。今總其語。）一行作吏人不識。（學曰。文選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云。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正似雲月初朦朧。時臨此水照冰雪。莫遣白髮生秋風。（子仁曰。白樂天詩。數莖班鬢對秋風。）定須卻致兩黃鵠。（援曰。前漢翟方進為丞相。請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方進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者。兩黃鵠。）新與上帝開濯龍。（續曰。後漢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復修鴻隙陂。聞許揚曉水脈。召與之議。揚曰。昔成帝用翟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今致饑困。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驗於此。）湖城君歸侍帝側。燈花已綴釵頭蟲。（坡曰。去歲潁州災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瀆。從之。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湖。援曰。退之燈花詩。囊裹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田間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却下踏藕蓮花洲。（子仁曰。杜詩。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次公曰。詩。生民。烝之浮浮。）臨風飽食得甘

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又次韻　趙德麟西湖新成見懷絕句。（續曰。此潁州西湖。）壺中春色（謂酒變春色也。）飲中仙。（次公曰。飲中仙。用杜詩飲中八仙也。）騎鶴東來獨惆悵。（續曰。太平廣記。有客相從。各言其志。或曰。願為揚州刺史。或曰。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正欲騎鶴赴揚州。）猶有趙陳同李郭。不妨同泛過湖船。（學曰。後漢郭林宗遊洛陽。見李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獨與膺同舟。衆人望之以為神仙。）在潁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詩見懷次韻　太山秋毫兩無窮。（次公曰。莊子內篇。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又云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鉅細本出相形中。（次公曰。老子曰。物形之勢成之。言因鉅而有細。因細而有鉅。特相形爾。）大千起滅一塵裏。（續曰。佛言三千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而已我在此空花起滅之中。次公曰。退之云。下視禹九州。一塵集毫端。）未覺杭潁誰雌雄。（坡曰。東詩云。與杭爭雄。）我在錢塘拓湖淥。大堤士女爭昌丰。（援曰。詩。子之昌兮。子之丰兮。）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次公曰。子由先生墓誌。杭州西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先生取去葑田。葑田如雲。乃積之湖中為長堤。一以通南北。六橋則湖上所創之橋也。魏曰。按先生作堤。頭跨虹為橋者。凡六。並在今蘇公堤上。）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續曰。先生奏乞杭州西湖狀云。自國初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湖之葑合者。蓋十二三尔。至今遂塞其半。已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二十餘萬工。）揭來潁尾弄秋色。一水縈帶昭靈宮。（續曰。李華弔古戰場文云。河水縈帶。昭靈宮。張龍公祠堂也。）坐思吳越不可到。借君月斧修朣朧。（學曰。酉陽雜俎。唐太和中。鄭仁本遊嵩山。失道。忽於叢林中。見一人枕幞而睡。呼之。問其所自。曰。君知月七寶合成乎。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一數也。開襆有斤斧數事。玉屑飯兩裹。）二十四橋亦何有。（續曰。杜牧揚州詩。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學吹簫。）換此十頃玻瓈風。（子仁曰。永叔西湖詩。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雷塘水乾禾黍滿。寶釵耕出餘鸞龍。（次公曰。雷塘在揚州東北十里。煬帝所葬。煬帝平昔遊之。多從宮人。故時耕出寶釵焉。鸞龍則寶釵之飾也。）明年詩客來弔古。伴我霜夜號秋蟲。（坡曰。德麟見約來揚。寄居亦有意來揚住。）蘇潁濱集陪歐陽少師永叔燕潁州西湖。　西湖草木公所種。仁人實使甘棠重。歸來築室傍湖東。勝遊還與邦人共。公年未老髮先衰。對酒清歡似昔時。功成業就了無事。令

名付與他人知平生著書今絶筆閉門燕居未嘗出忽来湖上尋舊遊生令湖上生顏色酒行樂作遊人多爭觀竊語誰能呵十年思潁今在潁不飲余此遊人何　祖龍學集九日陪舊參政蔡侍郎晏潁州西湖　秋曉西湖勝槩多台軒来此駐鳴珂沙鷗散去驚絲竹煙柳低垂間綺羅亂擲金錢和露菊狂摇鈿扇倚風荷下僚幸接曹尊末犖爾翻成擊著歌　朝奉大夫上柱國致仕張徽聞龍學平昔嘗遊潁州西湖有詩以寄之　河勢横斜帶地形碧油丹旆昔常經驛名未改風塵黑碑字猶存雨蘚青薦福（寺名）園林僧杳渺䕺芳（亭名）洲渚妓娉婷汝南一值賢人降分野于今占德星　歐陽公集初至潁州西湖（一作到潁治事之明日行西湖上）種瑞蓮黄楊（一作曰與郡官小酌其上聊書所見）寄淮南轉運呂度支發許主客　平湖十頃碧琉璃四面清陰乍合時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来遲啼（一作鳴）禽似與遊人語明（一本作好）月閑撑野（一作小）艇隨每到最佳堪樂處却思君共把芳巵　西湖念語　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士況西湖之勝槩擅東潁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並遊或結於良朋乘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

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来常勝於特来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已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　孔方平詩陪李端叔遊潁昌西湖（三首）　霜風吹老菊離離水外秋雲送鴈飛来伴謫仙閑杖屨蒲林丹葉襯斜暉　樓影摇波到碧空拒霜無數隔堤紅只應明夜關山月憐我相思不寐中　與世相踈行路難不禁塵土便思山山中獨念故人遠雪舞清聲窻竹閑　宋景文公集詠西湖上寄潁州相公　湖邊煙樹與天齊獨愛湖波照影時岸蒋渚蘋春披靡佛樓僧閣暝參差相君萬一来湖上手弄潺湲更憶誰　金正叔集和永叔潁州西湖　名遊無似郡城西況是棠陰訟簡時信馬来聞春去後榜舟湖面夜歸遲烟波滿目無窮樂沙鳥留人逐處隨應為獨醒須强醉浩歌風月倒千巵　元楊叔能詩潁州西湖　曲岸奩明鏡微風皺碧羅誰將此西子我獨憶東坡亭古落塗塈露凉荒芰荷放生仁號在魚鼈賴恩波　濟南府西湖　元一統志西湖在濟南府城西豊曾鞏守郡日有詩宋熙寧六年八月李師中字誠之寶章閣待制自文登来守濟南明年二月移守河南與其僚宴西湖上蘇轍子由時為掌書記和誠之詩序曰待制李公来守益土慕其山川石泉之勝慨然有久留之意此邦之人拜公之惠亦欲於此然自其始至而民知其方將徙用懼其不能久矣厥明年春之仲詔書移牧河間邦父老悼其去雖公亦欲留而不可得焉於是數與其僚宴於湖上曰此方幸安余將從老於此酒酣賦詩以別而作者三人公平生喜為詩所至成編及来此邦而未嘗有所為故尤貴之遂相與刻於石以慰邦人之思詩曰東来亦何恃夫子此分符談笑萬事畢尊罍與客俱高情生遠岫清興發平湖坐使覊遊士皆忘歲月徂縱觀真樂易恨別不須臾廟幄新謀帥河間亦近湖安邊本餘事清賞侯良圖應是茲園好流泉海外無　嚴州西湖　嚴州府志西湖在嚴州建德縣西門外廣袤五百四十三丈唐咸通中刺史侯温開置見方干集有侯郎中新置西湖詩云一夕機謀萬古存宋靖康元年知州麦唐佐浚　壽昌西湖　圖經志西湖在壽昌縣西廣袤二百里申請為放生池至今不廢千步有飛橋跨其上唐景福二年縣令戴筠開　温州西湖　元一統志晏殊類要云西湖在温州南一里文選云晋謝靈運遊西湖詩云永嘉郡西湖西湖在長興州西南五里周回七十里一名吴越湖傍溉田三萬頃有水門二十四所引方山源注焉舊記云昔吴王築吴城葺土於此遂成湖　寧波府西湖寧波府志西湖在寧波府州南湖中有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

菊花洲月島松島花嶼竹嶼煙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蕩漾無虚日　四明續志（舒亶西湖記）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横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竒其中有橋二絶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虚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侵廣今遂以為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其東皆卿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太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賓朋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即郡酒務故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為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為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閭境取給於其中湖為之竭既又穴為井置廬以守之鄞令

虞君太寧嘗記其事。刻石于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鄉淺廢不治。其亭南既堤以為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為田。淀於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倍薄。環植松柳。復曰其積土廣為十洲。而敞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明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為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于民矣。故具論之。以遺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記。　舒亶和西湖。即席三首。　金碧樓臺閣暮煙。彩虹雙影卧漪漣。雲鋪物外無塵地。月滿人間不夜天。細柳千門維畫舸。華燈兩岸度鳴絃。清狂亦有黃冠客。不負仙人載酒船。　十洲風韻笙簫。疑有仙人燕碧桃。影逼銀河星半墮。氣吞月窟兔爭豪。九秋波浪沙鷗狎。萬古功名釣艇高。却恨何須明似鏡。空令志士泣霜毛。　四明太守愛西湖。想像桃源舊日圖。不放塵埃生水面。為傳風月到皇都。花開別嶼千機錦。稻熟傭田萬斛珠。聞說兒童騎竹馬。至今昂首望通衢。

閣錫西湖三首　曉鏡初開淑景明。史君風味一般清。舟從菡萏林中過。人在鯨鯢背上行。妙舞屢翻紅藥燕。清詞時轉紫薇驚。賡歌久矣虛前席。背向罇前戀麴生。　史君修禊與民遊。千里笙歌水面浮。動地雄風雲外起。載天雌霓雨中收。登臺已有難并樂。擊壤寧無寡和憂。却憶內家新賜大海棠無數出墻頭。　牛鞭初動轉新鶯。魂覺池塘選勝行。水鏡光中千騎合。山屏影裏萬艘橫。雲從布穀原頭過。雨向催詩筆下生。藻繪昇平知有待。閣梅先已賦調羹。

鄮縣西湖　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明州鄮縣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之。

成都西湖　元一統志。西湖在成都彭州。元符三年。太守李侯序西湖曰。唐太中元年。望雪樓記。載王僕射播蕭桂州祐繼守此郡。於西湖布列臺島。罔不妙絕。二公之守是邦。皆元和時也。則西湖之作。其在元和時乎。

鉛山西湖　上饒志。西湖在鉛山縣西一里。周回一里餘。內生芰荷。傍多高柳。古木脩竹。曲折景趣瀟洒。一名江家湖。永平志和邵倅劉樵鉛山西湖韻。　水中山影浸穠湖。混混泉源注一隅。十頃寒光接杭穎。（二郡皆有西湖）千年傑句次歐蘇。（二公和杭穎）雪蟠斷訛玻璨界。花木鋪開錦繡圖。派出江西撲寫妙。詩壇二將壓孫吳。

夔州西湖　夔臺郡志。西湖在夔州薛村。距城十五里。莫測其深。俗傳古有富家居于地。多行不義。一夕風雨暴作。陷為湖。

後鄉人遇旱。每禱則雨。因名龍潭。

潮州西湖　潮州三陽志。湖山之下有西湖。久已湮塞。居民占田。慶元己未。林侯嶸從邦人之請。開浚之。沿湖栽柳種蓮。作亭於湖。以為放生祝聖之所。湖心有亭。曰湖平。以應古讖。山麓有亭。曰倒景。曰雲路。曰立翠。曰東咲。植松徧山。映帶湖光。最為勝景。湖山久堙塞。亭亦廢。孫侯叔謹。復加疏治。築湖心故亭。扁以瀛島。丙午陳侯珪。重建放生亭。亭皆頹圮。開慶己未。林侯光世浚舊湖。開新湖。亭館相望。遂為登覽之勝處。　輿地紀勝。潮州西湖。縈繞于州之大平橋下。徑湖以橋建亭其中。曰倒景。曰雲路。曰立翠。曰東灵。宋年騫重開潮州西湖記　西湖古放生池也。有山嶄然。據湖傍。古號湖山。則知湖之來非一日。異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嵐光。為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莽為蔬畦。而榛荊叢生。蓋童然一山矣。慶元己未夏。太守林侯嶸陟。咸聚風月。山椒秀麗。殆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獨無湖。貳車廖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剖榛壞繁織。引清流豬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曰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蘚。捭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橫架危梁。翼以紅闌。鏡奩平開。虹影宛行。數步之內。祠宮梵宇。雲甍鱗差。浮雲女墻。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邐迤。時度管絃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鄉邊竹下。草際苔中。湧觴繁肴。席而生公。酒未竟。終不去。山與水相接。民與守相忘。騫嘗游泳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罕焉。君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嘵榭岑青。里閈瀟條。畫艎宮羽。稚耋佛贊。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蒞止。奉天子教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祈。又欲鱗介羽毛皆涵聖恩。以期聖壽。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猶香月白。春色滿城。我公政暇。停驂舉白。民亦熙熙陶陶。鳴濤擬賞。藻野縟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剡夫山甫湖平公卿之讖。百年遺跡。一旦還舊。將見纓綏紳佩。洋洋迭出。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發舉而衆美具。騫是用踴躍。而書鑱于湖濱之崖石。

三陽志遊西湖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踈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閒。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開顏。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　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閒。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顏。

潮州圖經西湖　州之西舊有湖。祝聖放生亭在焉。慶元己未。林侯嶸嘗興是役。民至今思之。越數

年湮塞如故甲子一周開慶己未刑部林侯光世括起前話重新浚築抑天運也興工於是年二月浚河築堤計伍伯叁拾餘丈費公帑緡錢貳仟叁伯肆拾伍貫寓公乳源令趙時憯董之栽花種柳隱映蕖荷綵舫往來其間夾岸遊人觀者如織湖以北水光軒豁亭橋間錯視前己未景象已不侔矣初湖之南田屬豪户三十八家倅未易得擲節郡計浮費依元直售之計緡錢叁千叁伯八十一貫足田種若干稜詳附左方故不書豪户樂此田為增湖設相率而從申命前揭陽尉兼僉胡佀翁董其事浚築費較初役倍焉堤丈尺周圍計九百七十有奇荷重之夫群趨相役後於堰尾設一閘以防湖水之淺侯慮及此可謂周矣是年季商訖工自北而南湖光一色周環綿亘不知幾里舟行盤桓亭廢堂宇先後參峙金碧暈飛恍然奪目湖間風景了無盡藏方之杭穎識者莫辨侯之意非特為遊觀設深池高壘亦可壯一方堡障自為記云　鳳凰山朝　鯉魚潭空　祝網舊址　地不滿弓　小臣光世　職勤華封　易淺而深　即庳而崇　爰作飛橋　仰像流虹　爰立巍宇　虎拜喬嵩　洛爾草木　施及昆蟲　游泳至仁　碩大且豐　山川之氣　斯焉會通　美歸天子　識應三公　天子若曰　民物性同　民物俱樂　斯為無窮　小臣

拜舞　頌會宸聰　爰築修堤　盡護西牖　導合衆流　至于坤宮　外固吾圉　遠折遐衝　田環十里　瀲灩空濛　宜晴宜雨　宜月宜風　帝城景象　儼在目中　誰謂潮州　亦廣之東　叨恩召還　湖山匆匆　匪余棄汝　君命是恭　騷人墨客　縉紳華宗　邀遊千年　毋忘衰翁　開慶初元　霄中露濃　保魁憯尹　實肇濬功　雷州西湖元一統志西湖舊之羅湖也在雷州府海康縣西見有荷花五里許郡守師倅屬與民有游賞之樂東坡兄弟皆有詩秦少游云坡公所至有西湖雷陽志西湖在雷州府自城門外導流而東至東橋會特侶塘水長七百五十五丈闊一丈深七尺戴公渠久塞薛守俊再開多非故道羊城陳大震號遷寬西湖有湖光處有山多獨此平坡玉一鳥天下比來幾西子水中曾見百東坡下隨巨浸熏為庫肯為飛廉鼓作波莫作無根潰滄看兩支流出萬囷禾　惠州西湖楊誠齋南海集惠州豐湖亦名西湖　左瞰豐湖右瞰江五峯出沒水中央峯頭寺寺樓樓月清殺東坡錦繡腸　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穎水更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下到羅浮便得休　許州西湖張芸叟雜記許下西湖一州之冠始沮洳未廣自宋公序開拓遂瀰漫菰魚稻米不貲於是以詩落成人多誦美西南水心有觀音堂昔乃四門亭子常有大蛇居之不敢近其後改置此像蛇不復出像乃慈聖光獻御容云石林詩話許昌西湖與子城密相附緣城而下可策杖往來不涉城市云是曲環作鎮將取土築城因以其地導潩水瀦之略廣百餘畝中為橫堤初但有其東之半耳其西廣於東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為守時因起黃河春夫浚治之始與西相通則其詩所謂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者也其後韓持國作大亭水中取其詩之名曰展江然水面雖闊邐終易湮塞數十年來公廚規利者遂涸以為田歲入纔得三百斛以佐醸酒而水無幾矣予為守時復以還舊稍益開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詩更有一篇中云向晚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木便生煙尤風流有味而世不傳往往但記前聯也石林老人避暑錄樂飲西湖在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為守每春常日設十客之具於西湖旦以郡事委僚吏即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大夫過即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何人也曾存之嘗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而後從吾之為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三猶未盡以為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為有味也蘇東坡詩許州西湖　西湖小雨晴灧灧春渠長來從古城

角夜半傳新響使君欲春遊浚沼役千掌紛紛具畚鍤鬧若蟻運壤夭桃弄春色生意寒猶快惟有落殘梅標格若矜爽遊人坌已集挈榼三且兩醉客臥道傍扶起尚偃仰池臺信宏麗貴與民同賞但恐城市歡不知田野愴潁川七不登野氣長蒼莽誰知萬里客湖上獨長想劉公是先生集許州西湖羇旅懷江湖氛埃頗卑壤及茲已俱適初意恨獨往樓觀頗參差軒豁高爽清光見毛髮衆影無俯仰昔者廊廟客於茲濯塵網跡源不憚遠勝事日以廣美矣流水意當為知音賞李方叔濟南集己卯春許昌湖上酬王寔仲弓作　紫荷媚曲塘青秋舞平畦晨光泫晞露衆木含華滋感鬱勿外慕歸休及良時　和李端叔大夫從參寥子遊許昌西湖十絕　幾處鞦韆愁日暮一聲鶗鴂與春歸紅稀綠盡尋常事不用長繩繫落暉　草已芊綿柳已柔落花重疊不須愁風光流轉等閑過又是一年春事休　百物爭春竟可憐青池綠靜但沉天浮萍細碎從渠長憎見差池點荇錢　西疇新買數塍田便掃空囷俟有年欲生瓜蕃吹豆葉風翻黃浪參秋天　風頭皺浪閒還促雨點圓紋亂更多何似無風亦無雨碧天千里在澄波　癡兒捫地栽楊柳楊柳無根掃便生我亦無根常作客四年漂泊大梁城　股大如腰立已憂不須登閣始三休道人尊足元無

病。莫取形骸向裹衣。　夢爲胡蝶恣飛飛。飛入花叢處處迷。不是提壺強呼起。尚應栩栩展江西。　詩翁詩思與春爭。落筆風雷紙上生。雪林滿順心尚壯。君看巖電射人明。　池南池北亂蛙聲。不問官私處處鳴。昨夜一犂新雨足。無煩料斗更滋生。梅聖俞宛陵集許昌晚晴陪從父自城上過西湖因詠謝希深蘋風詩。恰然有懷。　踈雲漏斜照。殘雨葉間明。飛蓋城頭去。登湖水正平。荷盛鮫客泳。蔓灌野人纓。公獨思康樂。臨流誦句清。春風入樹綠。童稚望柴扉。遠聲杜鵑響。前山蜀客歸。到家逢社鷰。下馬幹征衣。終日自臨水。應知已息機。　又登許昌城望西湖　試望許西偏。湖光浸曉煙。岸痕添宿雨。草色際平田。夏木陰猶薄。朱荷出未圓。人閑綠波靜。幽鷺插頭眠。　蜀州西湖范石湖大全集蜀州西湖荷花正盛。閑水月。登舟亭。湖陰亭外別有白蓮尤奇。蜀中無菱。至此始見之。　閑隨渠水來。偶到湖光裏。仍呼水月舟。徑度雲錦地。誰云不解飲。我已荷香醉。湖陰玉嬋娟。夏立綠粧外。何須東閣梅。悠然自詩思。驚風入午暑。水竹有秋意。米菱不盈匊。興與蓴鱸會。遂知新津宿。魂夢亦清駛。　桂林西湖桂林郡志西湖。在桂城西三里。西山之下。環瀼隱山六洞。闊七百餘畝。在唐名其源爲蒙泉。其流爲蒙溪。見隱山六洞記。湖久廢。宋乾道間。經畧張維。築斗門

復舊觀。淳熙間。經略張栻以爲放生池。鮑同復西湖記　桂林西湖。今經畧使徽猷張公所復也。舊曰蒙溪。去城里許而近。勝槩爲一郡甲。按唐御史吳武陵所作隱山記。又有韋宗卿者亦作六峒記。皆述溪潭可以方泳。蓋其故跡也。然中廢爲田。歷久無能知厥自。記中所載。雖容辨識。尚可考者。特一潭二池。池有芰荷。廣皆不踰尋丈。餘盡耕稼之畦壠矣。初公游山中得二記。按之以求。莽不知所聚。既而詢知爲公田。其租則爲帥與曹兩司之入。後讀吳記。至夫方舟汎畫鷁。渺然有江海趣。則歎曰。利彼租入。贊茲觀美。可謂殺風景者矣。遂有修復舊觀之意。屬與憲臺滕公漕臺姚公同集。從容及是。漕遽欣然曰。願捐圭賦就斯勝。特憲隨贊曰。使此邦耆老以吾人今日夸語來者。豈非千載一段風流哉。公前已默計胷中。厥田居山之麓。衆泉所會。中偃而四窪。茲蓋天成。非假人力。第留泉使不得去。則湖可坐而復。於是相所從泄。作斗門以閉之。未幾水遂盈衍。若潭若池。瀰漫爲一。橫徑將數十頃焉。望之蒼蒼茫茫。淵澄皎潔。千峰影落。霽色秋清。如玉鑑之新磨。如浮圖之倒插。境物輝煥。轉眄一新。然吳記以爲溪。而云作亭北牖之北。夾溪潭之間。韋記以爲池。而云北牖峒口。有田砥平。可施闌檻。以知昔時猶有淺陸。水所不及之處。而今洪深爲過之矣。其中流平沙

陰出波面如島嶼。因築亭其上。命之曰瀛州。植卉藪竹。映帶遠近。南附拓提。面隱山爲亭。每遊覽則憶家山。因命之曰懷歸。北依茂林。俯流爲閣。用老杜湖水林風之句。命之曰相清。放船集賓於此乎。在環山循趾。引水踈渠。繚繞縈廻於縷萬倚楫。客與遠邇。索奇討幽。得新洞二。命之曰潛而別之以南北。南潛則蹊其背腹。乍隱乍顯。爲亭於其陽。直西南命之曰望嵒是皆出乎六峒之外。發前人之遺逸。增佳謀之未載。遂使初至者。脩然如立塵寰之表。常遊者睟然如刮膚翳之目。江浙所稱。亦未能遠過焉。一日公飾彩艦載賓佐以從。酒半客起言曰。公不動一民。不亡銖金。不終日而中興此景。以與來者。居者仕者。同其安榮。蕭散之樂。非爲政不能。是惡可以無述。諸從事蒙成績。參勝踐。又莫記之。得無愧乎。敢請。公命曰。衆志不可虛也。宜屬別駕母驊。同離席進曰。公受寄一面。克綏靖蠻貊。下予粵人接堵。上寬朝廷顧憂。鈴閣燕清。徒以談笑復湖山之槩。間引賓客酌酒賦詩其上。任大重而居閑暇。衆人何以識此。晉羊叔子鎮襄陽。遵人懷附。羊公唯輕裘緩帶。日游峴山以爲常。或日再往。若無所事。而平吳之功。皆祐方畧。人豈知夫峴首之爲羊公幕府耶。今之西湖。又庸知不爲羊公之峴山也。衆客皆曰。然。既退。遂以書之。乾道五年十二月丙戌。左宣教郎通

判軍府事鮑同記。劉後村詩泛西湖　桂湖亦在西。豈減潁與杭。舟橋抗崇榭。淥波浮輕航。休沐陪勝踐。軒蓋何煒煌。停橈藕花中。一目千紅裳。詎知白晝永。但覺朱夏涼。古洞半蕪廢。仙人今在亡。踞石散醉髮。汲澗澆吟腸。延緣繚溪步。詰曲經禪房。野鳥啼密竹。高蟬噪疎楊。雖無絲竹樂。談論諧宮商。諸君敏於詩。援筆如翼翔。顧予之華藻。山雞追鸞凰。頗能讀古碑。所恨侵夕陽。明發復携掇。前遊未可忘。　新定西湖新定續志西湖在城西南。祝聖放生在焉。景定二年秋七月暴雨。仁安山洪流迸出。決湖趨江。湖涸遂蕪。令侯錢可則亟以冬隙堤之。明年正月。祝堯之日。放生於湖。如常年。碧波溶溶。鱗介咸遂。邦人樂其有愛君之心焉。叅倅東陽樓晏爲之記。　郡城岸江枕山泉味甘。洌舊爲井者九。曰桂泉。在雙桂坊。曰清泉。在子城外西北。曰華泉。在變犁寺西百步。曰甘泉。在軍門內西。曰釀泉。在郡圃。（今遂筒。入公庫貢酒釀）曰秀泉。在添差通判衙東。曰海底泉。在和平門內西。曰白龍泉。在安泰門外。曰君波泉。在嘉眺門外。或謂甘泉秀泉不列於九井。然皆未有考焉。其他綆汲之所尚多。如奴井。在善教坊南小巷中。雙黃泉。在樊家山下。舍人井。在舍人橋東。丁家井。在濠塔坳下路北。龍泉。在錦砂岡西。（今遂筒。入三務貢酒釀）是皆宜書。　昌平縣西湖昌平縣

志西湖景在縣西南伍拾里青龍橋社玉泉山東其湖廣袤約一頃餘舊有橋梁水閣湖船市肆蒲茭蓮芡擬江浙西湖之盛故名今存一漫陂而已即今順天府 大名府西湖（元一統志）西湖在大名路濬州之西乃故城之地去州二十里金時引水灌浸常不令竭即今居民塞其通河水口以益種田疇然有潦溢已為瀹矣 吉水西湖（吉水志）西湖在州西南五十步又按耆老所記發源自州南至州背通大江湖中多藕花宋紹興中邑宰陳公瑊孫為亭曰雲錦後為要津亭今俱決為江矣讖記云巽水決湖坛文江出狀元宋寶祐四年周叔廷對策第一後屈為第五人以為應此讖又劉次雲戊辰甲科及第 漢州西湖 唐李衛公集漢州月夕遊房太尉西湖 丞相鳴琴地何年閉玉徽（房公以好琴聞於海內）每因明月夕重敞故樓扉桃李蹊空在芙蓉雲暫依（南史安陸侯與王仲寶長史庾杲之書稱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誰憐濟川楫長與夜舟歸 晚日臨寒渚微風發櫂謳鳳池波自闊魚水運難留亭右思宏棟川長憶夜舟想公高世志祇似治城遊 又奉和兵部侍郎鄭澣 太尉留琴地時移重可尋徽絃一掩抑風月助登臨榮駐清油騎高張白雪音祇言酬唱美良史記王箴 靜對烟波夕猶思棟宇精臥龍空有處馴鳥獨忘情碩步襟期

遠參差物象橫自宜雕樂石爽氣際青城 又奉和禮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劉禹錫 木落漢川夜西湖縣玉鉤旌旗還外次舟楫泛中流目極想前事神交如舊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愁 薛許昌詩題漢州西湖 西湖天下名可以濯吾纓況是攜家賞從妨半驛程嘗茶春味渴斷酒晚懷清盡得幽人趣猶嫌守吏迎重淹逢角暮百中喜詩成坐阻湘江謫誰為話政聲（前安撫副使曾此賦詩尋自南宮有湘潭之命因以吟歎）宋敖放翁詩遊漢州西湖 房公一跌叢衆毀八年漢州為刺史遠城鑿湖一百頃島嶼曲折三四里小菴靜院穿竹入危榭飛樓壓城起濛濛煙雨媚松楠顛倒風霜老葭葦日月苦長身苦閑萬事不理看湖水向來愛琴雖一癖觀過自足知夫子畫舡載酒凌湖光想公樂飲千萬場歎自風流今未泯兩川名醞避鵝黃（鵝黃漢中酒名蜀中無能及者）祖龍學集寄題漢州西湖兼簡知郡馬屯田 房相留遺愛清風湖水長人思浴池鳳誰識濟川航白雪徽音遠（太尉善於彈琴）洪鈞道化光還聞繼高躅新有君公棠嚴公衡詩題漢州西湖 西湖創置自房公心匠縱橫造化同見說鳳池推獨步高名何事滯川中 輿地紀勝漢州西湖雜詠（温公集有何濟川漢州西湖雜詠十七首曰清風臺行月亭藥圃行吟射棚玉徽亭書樓朝會臺浮觴亭清燕亭流芳橋曉春亭嘯軒小山採花橋鶴軒堂梧枇杷州）婺源西湖（新安志）婺源靈順廟右有水一帶亦號西湖李唐時犬溪由湖直出名曰蜩蚰港縣治在清化欲遷今地乃畫圖呈上李王王令水圍繞縣城用鐵牛壯築港口南築港尾中潴水為湖溪遂環縣而出紹定辛卯縣尉趙崇沆命工甃砌湖堤植以桃柳湖內種荷高下相映 耒陽西湖（衡陽志）西湖一在衡州耒陽縣西六里周回十里深二丈 一在衡陽縣在城西縣學前 沔陽西湖（沔陽志）西湖在州之東南一百五十里 湖州西湖（唐書地里志）湖州長城有西湖溉田三千頃其後堙廢正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復之人賴其利（會要同于頔傳為湖州刺史部有湖陂溉田三千頃久蕪廢頔行縣命修復陂閼歲獲秔稻蒲魚慮萬計）湖州志 西湖在縣西南五里周回七十里山墟名云一名吳越湖傍溉田三萬畝有水門二十四所引方山源注焉（湖見統記圖經舊編）山墟名云昔吳王闔閭築吳城使百姓築土於此浸而為湖闔閭弟夫槩因而創之吳興記云夫槩所立吳志云孫皓封烏程侯就國有西湖人景養相皓當大貴此地人也湖中出佳蓴耆真塘高一丈五尺唐刺史于頔修亦呼于公塘後李詞立于公塘碑元和中范傳正復令縣權逢吉去塘內田及決堰以復古迹或通中刺史

源重重建縣令潘度重修 雲南西湖（雲南志）西湖在雲南府城西湖方五里蒲藻長青土人多汎舟遊賞 新城西湖（新城志）西湖在水壼口之西方廣數十丈上有龍王廟 華縣西湖（華縣志）西湖見郡志圖去縣西二里晉為陸堨養魚池宋為放生池由晉迄元水汪汪無變易南有一洲上建書院元知府張之翰記有曰若唇之吐鱉之負龍之居泰定以後漸至湮塞而為平陸至正末築城遂橫亘其上名雖存而故道不可迹矣已上自官給塘急水港至此係之近年所考 邛州西湖（元一統志）西湖在邛州大邑縣距城八里中峰下四九坳石安期詩云先生宴坐西湖曲水上青山削寒玉日光浮動山影來釀作一壺春酒綠 寶慶府西湖（輿地紀勝）西湖在寶慶府湖上有羅漢寺郡守史化堯有十詠西湖詩 邵陽西湖（邵陽志）太守鄭安恭探梅過西湖 郊坰一到眼偏明古寺寂無鐘磬聲共上籃輿尋勝事獨先冠蓋愧雙旌探梅載酒成幽趣縱步登山喜晚晴自顧遨頭最衰老不才何幸守邊城 知縣張棣次韻 亭亭冰質照溪明灑灑如聞環珮聲彷彿王妃游月地但無他伎引霓旌使君再約懸懸賞天意從教爛熳晴詩律清嚴誰敢犯七言今始見長城 金方正位鑿平湖物景堪將入畫圖兩岸西垂楊柳重重汀沙立鷺鷥孤溇澄良

夜揺明月。歎觀高秋蘸岩蘆。寫目瀟湘徒有約。殘陽歸去獨倚晴。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毛自光
圈點監生臣畢三畱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四　六模

湖（西湖）

唐白居易詩湖上春行　孤山寺北古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纔能沒馬蹄。最恨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湖上春來古畫圖。群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湖亭夜歸　盡日湖亭卧。心閑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藤帽。江風透葛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湖上夜飲　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　湖中自照　重重照影看容鬢。不見朱顏見白絲。失却少年無覓處。泥他湖水欲何為。　湖上招客送春泛舟　欲送殘春招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清。兩瓶箬下初求得。一曲霓裳始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船舫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上行。　西湖留別　征途行色慘風煙。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早春西湖閑遊悵然興懷憶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遊或恐未暇偶成十八韻寄微之　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為茵。西日籠黃柳。東風蕩白蘋。小橋裝鴈齒。輕浪甃魚鱗。畫舫牽徐轉。銀船酌慢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高天從所願。遠地得為鄰。雲樹分三驛。煙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却厭尺書頻。浙右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駕大朱輪。出動刀槍隊。歸生道路塵。鴈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捧擁身。自然閑興少。應負鏡湖春。元稹詩酬樂天早春閑遊西湖頗多野趣恨不得與微之同賞因思在越官重事殷鏡湖之游或恐未暇因成十八韻見寄樂天前篇到時適余亦宴鏡湖南亭。因述目前所睹以成酬答。來章亦示暇誠。則勢使之然。亦欲粗為恬之贈耳（浙江時作）　鴈思欲迴賓。風聲乍變新。各攜紅粉妓。俱伴紫垣人。水面波疑縠。山腰虹（音降）似巾。柳條黃大帶。茭葉綠文茵。雲畫繚通棧。汀寒未有蘋。向陽偏曬羽。依岸少游鱗。湧嶼崎嶇到。林園次第巡。墨池憐嗜學。丹井羨登真。（逸少墨池。稚川丹井。皆越中異跡）雅歎遊方盛。聊非意所親。白頭辭北闕。滄海

是東鄰。問俗煩江界。蒐畋想渭津。故交音訊少。歸夢往來頻。獨喜同門舊。皆為別郡臣。三刀連地軸。一葦礙車輪。尚阻青天霧。空勝白玉塵。龍因彫字識。犬為送書馴。勝事無窮境。流年有限身。懶將閑氣力。爭鬭野塘春。宋百納詩同友遊西湖　露濃烟重草萋萋。選勝逢君叙解攜。靈隱寺前天竺後。孤山路北賈亭西。風生湖面波初動。春入城陰柳漸低。往事悠悠成浩歎。王孫猶自醉如泥。吳融詩離岐下題西湖　送夏迎秋幾醉來。不堪行色被蟬催。身隨渭水看歸遠。夢挂秦雲約自迴。雨細若為拋釣艇。月明誰復上歌臺。千波萬浪西風急。更為紅渠把一杯。未變餘詩送唐中丞閑閏西湖。夏日遊泛因書示郡人　蘋岸新閏見碧霄。中流相去忽成遙。空餘孤嶼來詩景。無復橫槎礙柳條。紅旆路幽山翠濕。錦帆風起浪花飄。共知浸潤同雷澤。何處川源有旱苗。方玄英詩侯郎中新置西湖　遠近利民因智力。周迴潤物像心源。菰蒲縱感生成惠。鱣鮪那知廣大恩。潋灔清輝吞半郭。縈紆別派入遙村。砂泉遠石通山脉。岸木粘萍是浪痕。已見澄來連鏡底。兼知極處浸雲根。波濤不起時方泰。舟檝徐行日易昏。烟霧未應藏島嶼。鳬鷖亦解避旌旛。雖云桃葉歌還醉。却被荷花笑不言。孤鶴必應思鳳詔。（一作沼）九魚豈合在龍門。能將盛事添元化。一夕機謀萬古存

李紳詩重別西湖東去日前別湖中雙鸂鶒翡翠早梅等三題及西來則鸂鶒翡翠悉皆翔失。梅衰秋葉重起前歎耳　浦邊梅葉看凋落。波上雙禽去寂寥。吹管曲傳花易失。織文機學羽難飄。雪欺春早摧芳蕚。隼勵秋深拂翠翹。繁豔彩毛無處所。盡成愁歎別容橋。宋歐陽文忠公集西湖戲作示同遊者（一作初泛）　菡萏香清（一作絲芰紅蓮）畫舸浮。使君寧（一作不）復憶揚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元憲公集閏三月再到西湖花卉已過。春餘夏早。景物亦佳。因復留連日夕忘返　再來湖上已春殘。物物隨時亦強歡。紫葉抽荷疑弄橐。翠皮包竹好栽冠。驚撓野鶩移沙渚。貪餌鮮鱗薦客盤。盡日臨流忘吏事。須知名世六條寬。　重展西湖作二首　綠鴨東陂已可憐。更因雲竇注西田。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河極目天。向夕舊灘都浸月。過寒新樹便留煙。使君直欲稱漁叟。願賜閑州不計年。　又　西北雲波通異津。兩陂相合到城闉。橋橫斷岸纔通舫。路轉新洲不踏塵。倒影剩容霞底日。暖光平展鑑中春。催頹病守時無用。堪與鷗鵬作主人。　新歲雪霽到西湖作三首　新年城曲坐溪臺。峇靄初收晚凍開。無限禽聲來柳意。欲催春色過湖來。　又　水華煙態壓回汀。衰客無情亦有情。芳草不須緣短夢。一番新綠滿塘生。　又　閑拂苔

磯弄釣綸。幽懷先賞溪灘春。沙鷗似未知余意。鷺舞時時錯避人。程明道先生集西湖　溪水橋邊鴨子陂。樓臺只在郡城西。煙波乍見心先快。島嶼將尋路欲迷。盡日無風橫舴艋。有時經雨飲虹霓。如何咫尺塵埃地。能使遊人意不齊。蔡端明集寒食西湖　山前雨氣曉纔收。水際風光翠欲流。盡日旌旗傳曲岸。滿潭鉦鼓競飛舟。浮來煙島疑相就。引去沙禽好自由。歸騎不令歌吹歇。萬枝燈燭度花樓。　四月清明西湖　千頃平湖綠一遭。空城遊樂自奢豪。畫船爭勝飛江鷁。翠巘都浮戴海鼇。芳草堤邊裙帶短。柔桑陌上髻鬟高。樓前盡日聞歌笑。不啻秋風卷怒濤。　西湖　湖上山光一笋青。佛宮高下衆嵓扃。煙收水曲開塵匣。春送人家入畫屏。竹氣更清初霽雨。梅英猶細欲殘星。吳船越棹知何處。柳拂長堤月滿汀。景文公集上春晦日到西湖呈轉運叔文學士　春徧西湖上。湖漪綠勝醽。鶯魚迎瀨躍。鬭鴨擁波來。柳已綠煙重。花仍赴暖開。側汀煙媚篠。耶石水衘苔。岸轉橫杠度。川窮飲舫回。睹浮蟲聿役。閑立鷺毵毵。野畔平如界。林蹊潤不埃。光浮好雲日。影倒靜樓臺。山已乘晴霽。霞容著暝催。溪行凡幾曲。恨乏昔人才。　憶與唐公西湖　紅鮮高下照橫溪。勃窣合情欲上隄。手攬緗莖那忍折。戲魚長在葉東西。　荷花深處放舟行。棹觸荷珠碎又

成。莫道使君迷醉曲。分明忍得採蓮聲。（時席上唱漁家傲。予省是臨川公荷花曲。又古樂府有採蓮曲。使君迷。）　西湖席上呈張學士　野菊班班岸蓼紅。使旗同駐賞秋風。斜陽更助憑欄勝。高下樓臺波影中。林和靖詩西湖　混元神巧本無形。匠出西湖作畫屏。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來艫粉堵搖魚影。蘭杜煙叢閣鷺翎。往往鳴榔與橫笛。斜風細雨不堪聽。　泛舟入靈隱　水天相映淡瀲溶。隔水青山無數重。白鳥背人秋自遠。蒼煙和樹晚來濃。桐廬道次七里瀨。彭蠡湖間五老峯。轂棹邊回歸未得。上方精舍動踈鐘。　西湖晚歸　水痕秋落蟹螯肥。閒過黃公酒舍歸。魚覺船行沉草岸。犬聞人語出柴扉。蒼山半帶寒雲重。丹葉疎分夕照微。却憶青溪謝太傅。當時未解惜蓑衣。　西湖獨泛　水氣并山影。蒼茫已作秋。林深喜見寺。岸靜惜移舟。踈蕭先寒折。殘虹帶夕收。吾廬在何處。歸興起漁謳。　西湖泛雪　浩蕩迷空闊。霏霏接水濱。舟移忽自却。山近未全分。凍軫閑清泛。溫鑪得薄薰。悠悠詠招隱。何許歎離群。　湖上初春偶作　梅花開盡臘亦盡。晴暖便如寒食天。春色半歸湖岸寺。人家多上郭門船。丈離相並映短蓑。翠潋欲生浮嫩煙。幾處酒旗山影下。細風時已弄繁絃。　湖樓寫望　湖水混空碧。憑欄凝睇勞。夕寒山翠重。秋靜鳥行高。遠意極千里。浮生輕一毫。叢林數未徧。杳靄隔漁舠。　和謝秘校西湖馬上　表裏湖山極目春。攙鞭時此避埃塵。蒼蒼煙樹悠悠水。除却王維少畫人。　湖上晚歸　卧枕船舷歸思清。望中渾恐是蓬瀛。橋橫水木已秋色。寺倚雲峯更晚晴。翠羽濕飛如見避。紅渠香嫋似相迎。依稀漸近誅茅地。雞犬林蘿隱隱聲。　西湖春日　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輒題詩。春煙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濃吐雜芳薰巘崿。濕飛雙翠破漣漪。人間幸有蓑兼笠。且上漁舟作釣師。　酬畫師西湖春望　笛聲風暖野梅香。湖上憑欄日漸長。一樣樓臺圍佛寺。十分煙雨簇漁鄉。鷗橫殘蔣多成陣。柳映危橋未著行。終約吾師指芳草。靜吟閑步岸華陽。　劉公是先生集晚過西湖　日暮無興適。緩帶此消搖。湖光悅我心。步上西城橋。遠煙被林莽。樓閣隱岧嶤。歸鳥先後飛。夕風正飄颻。悵然念遠渚。興盡復行謠。劉敞彭城集晚過西湖　落日微雨好。浮雲近水多。空濛亂林樹。涵泳著星河。賞極興不盡。跡歸心更過。猶須明月夜。濯足弄金波。　泛舟西湖二首　靡靈蘋萍合。寅緣島嶼深。操舟非有術。鑒水會清心。老樹成重蓋。初荷散萬簪。名園皆有主。費日試幽尋。　懶意適自強。舊游疑觸新。如從剡溪客。忽悟武陵人。鐘鳴高下寺。漁樵來去津。涼風水雲合。天半是魚

鱗。　西湖獨行　畫橋朱閣水東西。柳帶花稍聳復低。欲上扁舟還借問。此中時有晉人迷。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馬都官春日憶西湖寄陸生　時望前湖倚玉梯。雲山橫絕路東西。只知遠目窮芳草。不見高人在曲隄。畫艦尋春應醉去。舊朋懷昔欲魂迷。海邊燕子啼無數。願託雙飛寄短題。　王德言夏日西湖晚步十韻次而和之　雨餘殘照在。塘靜獨行行。荷積水珠重。天收寬幔輕。倦禽依卧柳。聚蚋掃坳泓。帽側林枝礙。裳褰野蔓縈。芡韜客剝。蒲刃水祆鷺。泱泱流泉活。濛濛夕霧平。榴房生蠹落。蛛網害蟲成。坎黽無時怒。渾魚自樂清。高臺從歎窨。古道有根橫。寫景未能就。娟娟月上城。　同諸韓及孫曼叔晚遊西湖三首　晚日城頭落。輕鞍竹下涼。野風嘶水沫。舟子剝菱實。木老識秋氣。徑幽聞草香。幅巾聊去檢。不作楚人狂。　爍電未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尚餘輝。蛺蝶作團起。蜻蜓相戴飛。嘲謔不覺久。跨馬月中歸。　舟中演漪意不淺。却生林塘景欲昏。翠色蜻蜓立菱葉。青絲騣裊秣城根。　興道損仲文于華陰泛西湖　冰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稀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李復潏水集晚至西湖　物意秋淒若有悲思。還作湖水歎。　岷山中斷洮水來。分入西湖浸城址。一落城陰

不復回。餘波日轉皐蘭尾。陰風凄冽寒氣早。愁霧慘澹邊思起。誰言秋水澹無情。默觀意亦有怨喜。天軒地闢滄溟開。百川東奔如激矢。黿龍受職日夜趨。萬折必東效臣子。發源本類盈科進。築防豈期因坎止。日升不及浴雲龍。泥潤空能養萑葦。停波寂寞雖無語。物情得失應如此。淮陰野外乞餘食。留侯圯下收墮履。當年或失龍準翁。冷落功名千古恥。我欲鳩工聚長鍤。齊平決堤如決紙。直看驚湍萬里潮。免嗟窮涸千山底。

送客至西湖　湖亭獨住客初歸。春去春來盡不知。新竹出梢纔放籜。斷湄經雨别生枝。山寒藏雪生雲海。風送飛鷗過水遲。却笑偷閑得忙事。自尋鄰叟問釣絲。

黃亞夫伐檀集次韻和雪霽遊西湖　雪會遊人意。元朝變物華。醉鄉銀作界。詩客玉爲家。魚影紋冰穀。禽蹤篆霰沙。餘英恐消盡。日斷夕陽霞。

張子野集次韻清明日西湖　新火飛煙上柳梢。天供好景助詩豪。江湖一處逢嘉月。濵海同時得巨鼇。白水更隨春雨長。青雲不及畫樓高。千橈揮羽聲聲動。十里驚雷奪暮濤。

次韻蔡君謨侍郎寒食西湖　飛飛畫檝遶花洲。霽雨浮花出岸流。誰廣金明爲水戰。自來銀漢有寬舟。（紫極眞人來覽舟吹簫於銀河之上）行從使節春尤盛。住買吳山老未由。人逕歸軒香接路。一分新月管絃樓。

九月望日同君謨侍郎泛西湖夜飲　清歌曲曲酒巡巡。一舉金蕉五十分。（來府坐者四人）山影與天都在水。風光爲月不留雲。簫回路口千門待。樂過湖心四岸聞。莫笑閑官奉歡席。自來萬艾近蘭薰。

鄭獬鄖溪集憶泛西湖　四面青山縈繡團。平湖萬頃碧羅衣。風搖酒面金鱗活。月弄波光玉篆飛。醉客半眠紅燭下。畫船行唱採蓮歸。十年衣袖遊塵土。惆悵飛雲滿翠微。

蘇東坡詩次韻仲殊雪中遊西湖　夜半幽夢覺。稍聞竹葦聲。起續凍折絃。（援曰。賈島詩。坐聞西林琴。凍折兩三絃。）爲鼓一再行。（續曰。漢書司馬相如飲卓氏所。臨卭令請奏琴。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曲行天自明。玉樓已峥嶸。懷有二三子。落筆光飛霙。（師曰。雪花謂之霙。見韓詩外傳。）共爲竹林會。（師曰。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然集爲竹林會。次公曰。遊西湖者。豈今有七人乎。）身與孤鴻輕。秀語出寒餓。身窮詩乃亨。（師曰。歐陽永叔作梅聖俞詩序云。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禪老復何爲。笑指孤煙生。我獨念粲者。誰與予目成。（援曰。詩如此粲者。何。次公曰。楚詞大司命云。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

又　寶雲樓閣閙千門。（師曰。寶雲寺名。）林靜初無一鳥喧。閉戶莫教風掃地。卷簾疑有月臨軒。水光瀲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斂昏。乞得湯休奇絕句。（次公曰。湯休以比仲殊。宋僧惠休。姓湯氏。有詩名於世。）始知鹽絮是陳言。（續曰。謝安內集。謂子姪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

懷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先卿曰。名端方）　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寧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子仁曰。李白詩。幽尋事隨去。）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爍雲煙。清流與碧巘。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高曰。歐陽永叔游石子澗詩云。使君厭騎從。車馬留山前。）暫借僧榻眠。讀我壁間詩。清流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實緣。（續曰。莊子漁父篇。載漁父之去。孔子也。曰。實緣葦間。）問道若有得。買魚莫論錢。

東坡連日與王忠玉張全翁游西湖訪北山清順道潛二詩僧登垂雲亭飲參寥泉。最後過唐州陳使君夜飲。忠玉有詩。次韻答之　北山非自高。千仞付我足。西湖亦何有。萬象生我目。雲深人在塢。風靜響應谷。與君皆無心。信步行看竹。竹間逢詩鳴。（次公曰。韓愈送孟東野序云。東野始以其詩鳴。今以言二詩僧也。）眼色奪湖渌。百篇成俯仰。二老相追逐。（次公曰。二老指言王忠玉張全翁也。）故應千頃池。養此一雙鵠。山高路已斷。亭小膝屢促。夜尋三尺井。（次翁曰。三尺井。指言參寥泉也。）渴飲半甌玉。明朝鬧絲

管。寒食雜歌哭。使君坐無聊。狂客來不速。（子仁曰。見周易）載酒有鴟夷。（續曰。楊雄酒箴。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沽。常爲國器。託於屬車。）扣門非啄木。（次公曰。唐人詩云。閙閒啄木鳥。疑是打門僧。）浮蛆灔金罍。翠羽出華屋。須臾使陳遵。（援曰。王羲之云。俯仰之間。已爲陳迹。）覺夢那可續。又君未度江。過我勤秉燭。（次公曰。晉諸有五馬浮渡江。又古詩。何不秉燭遊。）一笑換人爵。（援曰。孟子論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百年終鬼録。（厚曰。魏文帝書有曰。觀其姓名。已爲鬼録。）

又　春來濯濯江邊柳。秋後離離湖上花。不羨千金買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

又西湖戲作（信民曰。詩文發源云。杭有西湖。而潁亦有西湖。皆爲遊賞之勝。東坡建守二州。其到潁。有謝執政啓云。入參兩禁。再忝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一士千金未易償。（次公曰。子貢曰。寧喪千金。無失士心。則一士比千金爲多矣。）我從陳趙兩歐陽。舉鞭拍手笑山簡。（續曰。李白襄陽歌。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鞮。路人借問笑何事。笑殺山翁醉似泥。）秪有并州一葛彊。（厚曰。晉山簡傳。郡民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并州兒。）

夜泛西湖五絶

新月生魄逆未安（次公曰杜甫初月詩影斜輪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艷如半璧（次公曰盧仝詩是夕吐艷如長虹又云初露半璧漸吐滿輪魄）游人得向三更看　三更向闌月漸墮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學曰武元衡詩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看到蒼龍西沒時（次公曰蒼龍角亢之七宿夜半而沒）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昇長庚（次公曰曹子建云牛漢參橫又詩云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坡曰湖上禁漁者盜釣者也）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　次韻劉景文周次元寒食同遊西湖　絮飛春減不成年（次公曰杜詩一片花飛減却春倅曰紅稠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減却青春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耶）老境同乘下瀨船（次公曰漢武帝紀看下瀨將軍而注引伍子胥書有下瀨船）藍尾忽驚新火後（坡曰樂天寒食詩三杯藍尾酒一楪膠牙餳）遨頭要及浣花前（坡曰成都太守自正月十日出遊至四月十九日浣花乃止）山西老將詩無敵（次公曰以言劉景文前漢贊云山西出將）洛下書生語更妍（次公曰以言周次元謝安傳云能為洛下書生詠）共向北山尋二士（次公曰二士言育順道潛也堯卿曰魏僧法度法紹遊學北山綜習三藏靈跡異事世皆先聞世號曰北山二聖）畫橈鼉鼓聒清眠　次韻曹子方運判雪中同遊西湖　詞源艷艷波頭展（倅曰隋文藝傳曰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閒心自遠（器先曰陶淵明心遠地自偏）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樽前有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蠹簡　和蔡準郎中邀遊西湖　夏潦漲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天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看不足惟有人生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塘遊宦客朝推囚暮決獄不因人喚何時休　城市不識江湖幽如與蟪蛄語春秋試令江湖處城市却似麋鹿遊汀洲高人無心無不可得坎且止乘流浮公卿故舊留不得遇所得意終年留君不見拋官彭澤令琴無絃巾有酒醉欲眠時遣客休　田閒決水鳴幽幽插秧未遍麥已秋相攜燒筍苦竹寺脚下踏藕荷花洲船頭斫鮮細縷縷船尾炊玉香浮浮臨風飽食得甘寢肯使細故胸中留君不見壯士憔悴時飢謀食渴謀飲功名有時無罷休　飲湖上初晴後雨　朝曦迎客艷重岡晚雨留人入醉鄉此意自佳君不會一杯當屬水仙王　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

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去杭州十五年復游西湖　我識南屏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還從舊社得心印似省前生覓手書葑合平湖久蕪漫人經豐歲尚凋疎誰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　沈諫議約遊西湖明日得雙蓮於北山沈和小詩因用其韻　湖上棠陰手自栽問公更得幾回來水仙亦恐公歸去故遣雙蓮一夜開　詔書行捧縷金騣樂府應歌相府蓮莫忘今年花發處西湖西畔北山前　湖上同遊古飲　喜逢門外白衣人欲會湖中赤玉鱗遊舫作粧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欲將魚釣追黃帽未要靴刀抹絳巾芳意十分強半在為君先路水邊春　早到湖上二令先在　城頭月落尚啼烏烏榜紅舷早滿湖鼓吹未容迎五馬水雲先已颭雙鳧映山黃帽螭頭舫夾道青煙鵲尾爐老病逢春只思睡獨求僧榻寄須臾　次韻劉景文西湖席上　二老長身屹兩峯常撞大呂應黃鐘將辭鄴下劉公幹却見雲間陸士龍白髮倚君略相似青山許我定相從吾今官已六百碩慙愧當年鄜更容　與莫同年雨中飲湖上　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各華顛還來一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　司馬溫公傳家集西湖　佳麗三吳國湖光蕩日華魚驚動蘋葉鷺喜掠楊花雲過山腰黑風驅雨腳斜煙波遙盡處髣髴見漁家　蘇魏公集次韻蘇子瞻學士臘日遊西湖　臘日不飲獨遊湖如此清尚他人無唱酬嘉句如連珠況復同好相應呼君常聽事嗟罪挈雖在樂國猶寡娛是社稷臣曹顯吏直道自任心不紆最愛靈山之僧廬彼二惠者清名孫叢上梵夾床龍鬚爐銷都梁饌伊蒲潔行自欲敦薄夫長吟擁褐忘昕晡坐客不設氈甌飲對境如看方輿圖君懷經濟才有餘名聲妖尊懲頗遂且來山林尋適適更玩四營兼參拳　次韻奉酬發判呂殿丞燕集西湖　江海為藩地絕塵湖山尋勝坐邀賓銷除祥暑忘三伏追憶曾遊隔五春極望林巒橫紫翠旋供肴核剝清鱗常時欲到喧囂阻偶得相倍似宿因（王沂公書延賓客書與一道人清話甚久公曰平居嘗苦少暇今得相陪終日無事亦似宿昔因緣耳）　西湖　椒澤跦源勢不休逆城水玉湛寒流鳧鷺客與菰蒲亂吾得江湖一望秋遺風槊范睎文詩春日遊湖　湖邊多少遊湖者半在斷橋煙雨間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到青山　僧惠洪冷齋集東坡尤愛西湖其詩曰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余宿孤山下讀林和靖詩句句皆西湖寫生時天姿自然不施鉛華爾作詩書其壁云　長愛東坡眼不枯解將西子比西湖先生詩妙真如畫為作春寒水墨圖　自南遊多崇岡陵峻嶺略見西湖秀色用

和靖語作長短句云。山徑晚樵還。深塹斜頹孫。山背後泊船看。手把遺編披白帢。剩卻清閑雜、落竹叢寒漁業凋殘。水痕無底照秋寬、好在夕陽凝睇處。數筆秋山。陳后山詩西湖　小徑才容足。（列子曰。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張湛注云。蹺得安腳。）寒花只自香。（老杜詩。寒花只暫香。）官池下鳧鴈。（老杜有官池春鴈詩。漢昭帝紀。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文選。劉公幹詩。方塘含白水。有鳧與鴈。）荒塚上牛羊。（古樂府曰。今日牛羊上丘隴。）有子吾甘老。（東坡詩。有子萬事足。老杜詩。吾老甘貧病。）無家去未量。（老杜詩。無家問消息。作客在乾坤。）三年哦五字。草木借光輝。（老杜詩。擁劍借輝光）趙清獻公集陪前人遊西湖兼簡坐客　慇管喧喧擁畫船。瀲灩上下照紅蓮。一樽各盡十分酒。四老共成三百年。北闕音書休憶念。西湖風物且留連。杭民夾道焚香看。白髮朱顏長壽仙。　再用前韻　共泛湖光范蠡船。持杯歡客倒金蓮。此時朋契偕行樂。何日君恩許引年。照水暗知華髮改。倚樓高興紫雲連。安車盛暑盤桓好。況是人間一散仙。　次韻前人懷西湖之遊　昔時唐穀預英雄。今獨湖山幸會逢。謫宦青錢曾萬選。（謂林希）承恩白手是三公。（謂趙槩）龍山我念經年別。虎榜君曾昔日同。老守七章還印綬。俞音朝暮出宸衷。張舜民畫墁集和邢倅王正夫大夫遊西湖　雨過花開一郡忙。紫微山影照湖光。東風不費舟船力。暖日能添羅綺香。已拚今朝須盡醉。預愁明日又辭鄉。飽聞馮翊無花草。唯有城頭至樂堂。蘇潁濱集游西湖。　閑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遍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盃。歸去無言掩屏臥。古人時向夢中來。文同丹淵集憶西湖舊遊。西湖晴碧晚溶溶。與客常來坐好風。記得有人歌小玉。月明猶在畫船中。　和子山陪使君遊西湖三首。柳色遮堤金粉明。湖光浮岸玉煙輕。風柔日薄恰新霽。正好訪春來此行。遊騎翩翩從使君。娛賓亭上宴西廳。座中不用頻辭酒。明日青春已一分。　滿眼垂楊照綠波。就中春意此光多。不將歌管酬佳景。擬索翠樽堂上何。又西湖。丞相滄回地。光容滿洛暉。池塘存舊壘。城郭數前非。煙霽陰晴出。鳧鷗遠近歸。松風殊有意。猶欲下金徽。曾文清公詩次韻陳魯山正字社日同遊西湖。　昔在兒童歲。湖山入眼新。只今餘白髮。何以報青春。日暖繁遊子。年豐樂社神。諸公勤載酒。四事每參辰。鬢髮垂領白。塵埃迎面紅。相從林下寺。一洗水邊風。寫物詩無敵。竊愁酒有功。夕陽應更好。可惜在城中。彭汝礪鄱陽集西湖　篇章無漫不中看。誤得先生一解頤。明日何為投暗室。陽春不意在窮山。平時借以齒牙

論。今日見之眉睫間。自笑鴟鳩為計拙。誰知鴻鴈及時還。范純仁詩秋晴思西湖寄少師　樓閣參差霜葉紅。湖光秋色畫圖中。移船影動波心月。橫笛聲隨水面風。當日席間先醉客。如今塞上獨衰翁。思君情緒東歸興。暗逐汾川日夜東。　和王樂道西湖席上　春湖景物畫圖中。朱閣偏宜翠柳籠。上客縱談聲奮白。佳人醉舞臉舒紅。鋪張錦繡花邊日。堆疊琉璃水面風。民俗歡遊魚鳥樂。主人才合代天工。　西湖四時曲。　白鷺文鴛鑑裏飛。紅橋朱閣影參差。踈林寒雪皆堪賞。不特尋芳避暑時。　萬項琉璃變翠鱗。日遲風暖物華新。千花百草遊人路。應謂壺中別有春。　深堂高閣啓清風。舟泛荷香柳影中。日月待公逃暑飲。官無拘檢是琳宮。（持國徹之。背領崇福宮）　夕陽照水晚登樓。皎月涵波夜泛舟。珍重前賢開展意。中年長願守閑州。（守相詩。願賜閑州不計年）陳了齋集送致政鄭丈赴張杭州西湖之約　丈人八十身尤健。心似閑雲恣舒卷。故人邀作武林遊。拏舟不道江湖遠。澄波萬頃沖融間。塵埃洗盡光陰閒。登臨不倦謝太傅。好與共尋聰外山。梵刹琳宮繞飛閣。靄色嵐光日參錯。遙岑併入眼中來。卻愛清秋有程落。酒價在逐秋風高。一倒百壺詩正豪。潮落潮生幾人老。我獨世累如鴻毛。興來即是煙波客。興盡欲歸歸便得。踈巾黎杖日相隨。不許征途有南北。天南天北屢經過。不獨丈人清興多。欲棹小舟同一醉。手遮朱墨奈忙何。張紫微先生集次韻石用之春晴遊西湖　春晴結客出城隅。無數僧坊論給孤。紅貼馬蹄花底路。綠籠船背柳邊湖。逍遙各自從鷗鷺。斷續寧須較鶴鳧。端立一丘為老計。移文何謝北山逋。鄒道鄉詩戲舜俞遊西湖　湖光收盡只芙渠。決背飛來白鳥孤。相見城南舊藤老。又將心境示妻孥。蘇邁斜川集與范其叟避暑西湖　快哉楚王風。底人安得共。西陂浩無價。不計吾儕用。永日不可養。窮居厭塵闤。出門有佳詣。咫尺窺潭洞。危樓俯木杪。大廈森高棟。戶牖交梧楸。蒲荷接蘋葑。闌持枕簟往。遠起江湖夢。醒然涼肺肝。習習吹衣動。世間賤易得。清風誰與重。勞生不自覺。至樂那容衆。北窗與君享。世網念少縱。肉食固肥甘。輕塵沒飛鞚。　次韻晁無斁與葉少蘊重開西湖唱酬之詩　鑿開北渚漲痕秋。倚杖波吞立鷺洲。稍覺蒹葭相與永。直疑汴泗看交流。壽公且吸盃中月。清夜頻移鑑裏舟。雖走蓬萊通帝籍。邪人且欲冠公留。危構飛空舊奐輪。潑光爽氣壓城闉。下臨曲水山陰禊。不障西風庾亮塵。謾擬江南入圖畫。只憑詩匠掃蕪堙。少陵有句真堪詠。翠竹江村月色新。　自分鉏耰畢此生。不須窮達問君平。黃粱正與夢俱熟。環堵真無變欲清。晚容強陪金

谷侶。小詩聊學候蟲鳴。空懷老驥心千里。憔悴窮途敢頻攖。范石湖大全集次韻會客湖上　西湖氷泮緑生鱗。料峭春風欲惱人。花片不禁寒食雨。鬢絲猶帶湧金春。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聲逐愁思。爲看流水引盃頻。　次韻韓無咎右司上巳泛湖　日吉辰良不待晴。徑稱閒客此閒行。春衫欺雨任他冷。病眼得山元自明。抹黛濃嵐圍坐晚。揉藍新緑没篙清。栖鴉未到催歸去。想被東風笑薄情。　六月十五泛西湖。風月溫麗　暮槎金鼉潭。追隨金夕涼。波紋挾月影。搖蕩舞船窻。夜久四山高。松桂黯以蒼。長煙界巖腹。浮空餘劒芒。棹夫三弄笛。跳魚翻素光。我亦醉夢驚。解纜濯滄浪。多情芙蕖風。溺溺吹鬢霜。會心有奇賞。天涯此何方。清潤不立塵。空明蒲生香。過情難久留。俛仰墮渺茫。葛立方歸愚集八月二十日。與館中同舍。遊西湖作　匏繫坐蝸舍。秋光只簷楹。懸知西湖佳。頗困官事嬰。今日復何日。綵舟天外橫。木落山骨露。千螺倒澄瀛。神仙勿浪求。玉京仍五城。　繫舟孤山脚。曳杖聊意行。三賢已仙去。丹青儼南榮。由來作詩苦。鼎峙太庚生。碑板摘奇蠹。銀鈎出金聲。湖山久寂寥。誰能作斯人。　跨馬緑楊堤。左右臨無地。鞭影墮清泚。烏帽入蒼翠。老龍挐半空。九里作青吹。聞聲類擊竹。心與景相值。許由厭瓢鳴。渠未領真意下馬冷泉亭。懿此丹壑幽。泓澄繫玉磔。半畝如潑油。巖㘭起三梯。轟雷濺濤頭。向來澄止面。怒沫喧山丘。莫作動靜觀。止性元不流。　天竺古浮屠孤雲一鳥徑。去天真尺五。峻步欲乘興。石壁半空立。略約引危磴。山底禽銜花。石罅僧入定。請從三昧起。林外有跡蹤。　不障庾公塵。那有劉興賦堂堂七丈夫。草木一臭味。蹤攀亦云足。賞適興猶未。却呼三翼舟。擊汰舞綃翠。蕭蒲紛已掃。奩鑑瑩新剃。持此壽諸公。空缸一沉醉。葛元承詩謝韓次公趙獻可踐西湖約（出入韻）　渺渺錢塘路。相携秋色新。馬蹄沙尾雨。舟楫渡頭雲。世道已非古。交情此是真。羈栖正愁絶。得爾張吾軍。　表宮講飲西湖（時從試臨安）　重吟坡老芳鮮句。飲客西湖半醉中。一段風光帶秋色。瘦荷蹂柳嫩芙蓉。　又西湖　年年春色客中看。不管今年行路難。行到西湖春正好。萬重楊柳傍闌干。　楊柳芙蓉舊日栽。近來堂宇更安排。湖光接得全天趣。莫遣遊人鼓吹來。　又四月八日永嘉盧于高驤西湖　遠近山光濃淡中。曉雲零亂越湖風。飛來幾點浴佛雨。漁住楊花粘落紅。漢濱先生集同諸鄉人泛臨安西湖　短棹夷猶處。湖平酒滿觴。荷深迷去路。波淺溢歸航。落日山頭暗。西風水面涼。今朝一尊共。相對恍江鄉。王之道相山集次韻同年蔡仲平察院遊西湖　朝日不受霧。晴光

似睥睨。忽然快我心。清風爲解圍。坐見九里松。旌幢碧相依。天竺了在望。上有祥雲徽。西湖一千頃。圓荷覆青衣。輕舟競遊覽。往往俗客稀。幸及新雨霽。欣逢露初晞。水光與山色。高低映郊畿。佳哉氣葱鬱。觀闕何巍巍。誰云門庭遠。咫尺承天威。諸公苹俊傑。高論玉麈揮。載酒旨且多。不醉無庸歸。餘歡到獻酢。灩灩雙鶯飛。新詩爛錦段。想見勞心機。顧我雖百拙。續貂重相違。明年若重來。種種當如幾。　次韻畢少董游西湖　西湖春曉未全熟。湖上山光互明滅。往來冠蓋競駢闐。斷續笙簫共伊咽。我憐湖山山見憐。波間湧出佳人鈿。太真一去不復返。圓荷萬點臙脂錢。船頭美盼珠的皪。不必洞房深處覓。忽然相值更相呼。嫩藍衫子山爭碧。勝斷騷人一軸詩。細看煙柳想腰枝。明年我亦西湖去。遲日光風二月時。　西湖遊次韻趙見獨　山鎮在越澤在吳。東南形勢憑江湖。不知弱水竟何處。恍若員嶠連方壺。海門潮至飛雪湧。天竺雨過遙青紆。十年不見看愈好。正復妙筆那能圖。蒼松搖風翠蓋偃。芳草藉地柔茵鋪。僧舍朝遊恣登覽。酒樓夕醉爭歌呼。朅來俛仰春又晚。對花無語空長吁。作詩既非拙者事。強欲寫書編澤蒲。偉哉得志佐明主。進退百辟稱鴻儒。應憐伺候奔走箕。終日趍趄仍囁嚅。周紫芝大倉稊米集　聞西湖梅盡桃花已有開者　不到西湖忽換年。今朝欲掛杖頭錢。催成柳色遠如許。落盡梅花寂可憐。　日日湖邊路淺沙。西湖久住已成家。劉郎去後空腸斷。憶着玄都觀裏花。　西湖月夜　月到中天火未流。水邊風露已含秋。問誰乞取西湖角。紅藕花中着釣舟。　吳中小女結烟鬟。自打青腰唱採蓮。欲趁歌聲過南浦。藕花深處不通船。　湖天無盡月如霜。露濕荷花別是香。何處漁郎解吹笛。並頭驚起兩鴛鴦。　次韻林梅卿西湖載酒時僕以病不赴　西湖豈復是人間。付與瀛洲學士閑。百榼蒲傾桑落酒。兩高聊作道家山。一年春事方三月。萬里烽煙散八蠻。白髮可怜欹病枕。蘭舟空想棹歌船。　次韻張元明司邊郎中遊西湖二君講同年之好有此遊　十里春波翠染衣。小尋魚鳥共追隨。船頭風急何妨醉。湖上山多盡入詩。藜杖偶來飛絮裏。盧鞭猶憶看花時。兩公人物如連璧。同上金鑾亦未遲。　三月二十日同遊西湖。諸公有詩次韻　水繞青山寺。人携白玉觴。晴春方爛熳。醉眼自微茫。舟穩欺風軟。杯深送日長。誰家載歌管。紅袖立斜陽。騶良能香山集　二月二十四日。楊廷秀郎中諸丈約遊西湖。余以小疾不至。分韻得于字　都城西頭二月尾。湖水平堤縠紋起。南北山光暈畫中。淺深草色裙腰裏。群仙領客泛艅艎。黃帽劈波驚鰋鯉。中流劇談聞兩岸。闌坐題詩動盈紙。如

渢白足醉朋從。餘瀝猶能露走史。當年曲水迹已陳。此日漢陵歡莫擬。塞于小疾獨不至。詩伯索詩殊未已。筆已老矣何能爲。但誦西湖比西子。

次韻楊廷秀郎中。游西湖十絕　湖波萬項瀉溶銀。妙句群能欠李紳。橈影縱隨紅蓼岸。荷香細着白綸巾。　蕭蕭竹逕細通幽。小刹明窓瀹茗甌。夏木陰陰可人處。黃鸝飛上碧枝頭。　裴園亭樹水之濱。草樹雲煙滿目横。盡日對山仍把酒。茲游絕勝若耶行。　與世從來寂闊踈。年來况復味潛虛。漆園不害濠梁樂。人自人兮魚自魚。　憶昔孤山和靖家。風光寂寞月總輸他。幾多水草連煙草。無限蘋花雜藕花。　誰云騎馬似乘船。搖拽中流即水仙。香繡幾屛波底影。煙梢千幅望中天。　湖堤樓閣劇蜂房。樓上爭看湖上航。萬柄芙蓉清冉冉。臨風新折麝臍香。　一時談笑總名流。十里西湖蒲意游。熟醉側身窺翡翠。狂歌左手把蝤蛑。　祥暑渾如深甑炊。涼颸一餉寂先知。憑誰爲覓丹青手。畫我談詩刹笑時。　湖邊幽勝滿青蓮。到處時時泊畫船。竟日遨游吟不足。欲歸重看水中天。

丙午仲春西湖舟中作。春陰將近一百六。絮擘晴雲新雨足。煙邊芳草碧如茵。蘺畔海棠紅映肉。相攜逗曉出城西。城西風景如杜曲。兩岸雲中卷畫濃。一湖春水蒲萄綠。生中豪俊雜吳蜀。扇落群書紛狂顛。掀髯一笑浪波間。淋漓衣袂碁局。他年想像此風流。應作生綃圖一幅。

韓元吉南澗集西湖絕句戲題　淺白深紅幾樹花。波光浮動竹交斜。作來詩思清入骨。知是西湖處士家。　流水當堦山對門。擬尋茅屋住荒村。誰憐九里松間路。猶有人間市井喧。　入道西湖一曲屛。只應真色畫難成。柳堤竹塢無窮意。更着荷花百媚生。

孫燭湖先生集趙唐卿邀游西湖即席賦十二韻。　春風客皇州。積雨不得晴。倚樓望西湖。想見煙水平。芳時諒難負。勝侶欣來并。杖藜一蕭散。喚船弄空明。浮雲爲我開。好鳥爲我鳴。青山次第出。桃李正鮮榮。華屋何煌煌。縹緲連畫城。都人競時節。酒舫各斜橫。而我得舒眺。緬然起深情。風景自千古。擾擾何所營。大鈞實愛物。無使可憐生。堯民保同樂。吾其獲歸耕。

和李季章校書西湖即事三首　風日都門外。樓臺十萬家。西湖春事足。不話洛陽花。　舴艋塡芳渚。鞦韆鬧粉墻。人爭桃李節。吾憶藕花涼。　忽忽清明了。能餘幾許春。花開更風雨。腸斷惜春人。

獨出視早初行邑西湖　雙湖帶山郭。三歲肩來過。獵獵葭蘆老。飛飛鴻鴈多。晨暉明野樹。曉思渺煙滄。懷我孤山下。歸歟具一蓑。

杭都西湖　十年身不到西湖。把酒臨風省故吾。萬里山川發天巧。三朝宮苑富皇都。漢橋無處尋君復。詩帳令人憶大蘇。尚許蕭然塵外客。小舟終日臥冰壺。

李壁厲湖集遊西湖分韻得樓字　澤居獨癡生。愁聽鷓鴣啼。起尋塵外游。綠陰已連畦。撐舟泛湖去。萬項青玻瓈。天風振雲衫。飛步凌丹梯。同遊金玉人。曠蕩追阮嵇。更倫江鮑思。傑句競吐霓。劉侯冥鴻侶。松菊思故棲。豈爲稻梁謀。如彼鳧與鷖。雄之永今夕。勝遊共攀躋。行將著清班。奇字從君稽。　沙上翩翩兩白鷗。西風想見芙荷秋。晚來十幅冰綃淨。斷取瀟湘一片愁。

郭印雲溪集和張方回西湖　房公巧栽植。花發四時春。有竹能環水。無風不動蘋。人亡留粉像。客至謝紅塵。梅柳年年色。相看白髮新。　叢篁深翳景。草木未知春。晴滿林間日。寒生水上蘋。縈紆通遠徑。寂歷遠囂塵。更渡長橋去。無邊物色新。

洪文安公小隱集憶西湖　憶昔西湖上。芳醪手自斟。鳧游低芙亂。魚鬧小萍沉。意遠山猶迥。心清水共深。三秋未許見。聊向夢中尋。

趙蕃詩伯玉夜過因談西湖石筍峯舊遊用初三日韻　相識欣佳士。常談厭老生。湖山遊息處。風月笑言情。豈但沈痾愈。能令老眼明。無嫌數呼喚。政爾一啟兄。

西湖雪後　行到湖邊卻筍輿。眼中渾似畫屛紆。梅花又作臨風笑。亦有高人似舊無。

王灼頤堂集長橋幼安作西湖之遊。不以告某與元發。明日二公有詩。元發率次韻　滿城樓面戰黃塵。躡屐故尋湖上春。千項煙波初弄日。四年魚鳥恰知人。（二公旅食四年矣）有時覽勝緣搜句。無術驅愁但飲醇。可笑山王今不數。敝裘索寞走天津。

初到西湖　西湖聲價甲天下。夢想平生初識之。十里畫鞭幾多悵。不及見渠全盛時。　古來三百六十寺。春入頹基草木荒。解作高人無盡供。只餘山色與湖光。

曾畢詩西湖二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藩。翰此獄訟地。欣來刀筆閑。漾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顏。春風隨我來。掃盡冰雪頑。花開滿北渚。水綠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時往還。吾亦樂吾樂。放懷天地間。顧視彼夸者。錙銖何足言。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覆。泰山鷗飽正飛揚。懶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更長。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葉荷香。　又　湖面平隨萋岸長。碧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晚。六月蓬瀛燕子涼。滄海浮成曠蕩。明河槎上更微茫。（一作汗）何須辛苦求人外。自有仙鄉在水鄉。

銓濟廢集小西湖　沙鷗無數作羣眠。亂荇縈風翠帶牽。淺靜不憂無帶繩。心清聊灑不毛田。　湖邊日日枕流眠。却笑風波百丈牽。無限煙光堪我老。不須投老乞歸田。

林季仲竹軒集蕭德起諸人約遊西湖。小疾不赴。　倚杖曜然一病夫。羨君聯騎出西湖。若逢佳處能相憶。寄與新詩作畫圖。

曹勛松隱集題董季道畫西湖　湖上秋山翠作堆。湖光千頃漾漣漪

曉雲貼水球滿冷正是吳江楓落時陳審學裏詩和蘇子瞻通判在告見寄　郊原芳意動遊人湖上晴波見躍鱗閒遂牙旗千騎遠晴驚梅萼萬枝新尋僧每拂題詩壁遣客仍將漉酒巾寄語文園何所苦且來相伴一行春　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出遊見寄　乞得湖山養病身花時留共憶行春嚶鳴幽鳥還遷木觱沸清泉復來芹皂蓋尋芳丘有李綠樓觀戲巷無人錦袍公子歸何晚獨念溝中萊色民（時子瞻沿牒檄賑濟常潤饑民）　春陰漠漠鷺飛飛可惜春光與子違半嶺煙霞紅旆入滿湖風月畫船歸緱笙一闋人何在遼鶴重來事已非猶憶去年題別處鳥啼花落客沾衣僧參寥子詩秋日西湖六首　雨山斜抱翠逶迤一水中間似漢陂孤榜獨來還獨往鸂鶒鸂鶒莫相疑　琤然一葉墮空庭似喚幽人夢欲醒斜倚東屏褰翠幔沈香煙吐博山青　南山爽氣對朝扉竹露吹風更濕衣可是吟魂怯清景何妨着屐步苔磯　飛來雙鷺落寒汀秋水無痕玉鏡清蹊蓼黃蘆宜掩映沙邊危立太分明　欲跨高樓曠遠情無端秋雨苦冥冥崢嶸日腳漏雲處瞥見遙山一抹青　西湖夜半捲庭幃臥聽鄰翁曉閣開稚子相呼入林去應知病葉落莓苔　同蘇文饒主簿西湖夜泛　風味山頭暮靄空月娥飛出廣寒宮初登桂楫橫湖去似覺銀河有路通掠草飛螢星點點眠沙宿鷺玉叢叢從來江總文多妙請付毫端刻畫中趙僧道詩秋日泛西湖　湖光山色共爭秋一點塵埃無覓處況況水底見青天晝舸直疑天上去　泛湖晚歸　日腳掩西山四面煙光起片月落湖心照破琉璃髓　水面天光闊孤煙暝不收休嗟一釣月往起旅人愁劉景文詩西湖泛舟呈東坡　西湖春意勝當年公領笙簫泛畫船錦綉一林生水面衣冠萬堵立山前仁恩在物禽魚遂喜氣隨人草木妍半醉插花風調別寫真須是李龍眠　趙忠簡公詩和鄭有功遊西湖二首　放舟越淮琴更作三吳遊尚餘鬼夢怖鼓動鄉邦愁湖山自清絕鑑中螺髻浮況復得夫子一笑忘幽憂時時作清言中有湖山秋卻念無家客坎止而乘流何當與俱歸歲晚鄰一丘　晚覺身名謀悠悠定軌觀卻回若水檥來看武林春避地將安往尋山莫厭頻百錢桃竹杖雲外路嶙峋高孝璹公詩留題西湖　朱簾白舫亂湖光隔岸龍舟艤夕陽今日催遊復明日便將京洛看錢塘（見鶴山跋）高菊礀詩西湖暮歸　風荷百頃占漣漪煙樹溟濛乳鴨飛買斷小舟休喚客暗穿萍葉載詩歸　西湖雜興二首　城中無處聽蟬鳴短策輕鞋晚出城行到柳陰松影下恰繞閒得兩三聲　十三樓寺朝參餘六一泉亭晚詠歌生斷竹風無

暑氣乳禽鳴處綠陰多　憶西湖　西湖春二月結客少年遊駿馬黃金勒長身紫綺裘愛花論擔買嗜酒滿船浮兩載緣何事台州又越州曾蘭墅詩西湖夜景　開窗放入四山青古篆無煙氣自清風不鳴條花着露一湖春月萬蛙聲姜白石詩湖上寓居　湖上風恬月澹時卧看雲影入玻瓈輕舟忽向鷗邊過搖動青蘆一兩枝　處處虛堂望眼寬荷花荷葉過欄干遊人去後無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　魏了翁詩領客泛西湖客賦詩次韻　鳴精踏月大堤長鼓枻穿雲落日黃十里青蔣菱草蕩四山紅雨杏花岡客從民氣覘春事人在枝頭看艷陽長使舟平風色好世間何處有羊腸楊誠齋詩西湖雨中泛舟坐上二十人用遲日江山麗四句分韻賦詩余得融字云　正月一度遊玉壺二月一度遊真珠是時新霽曉光初西湖獻狀無遺餘君王予告作寒食來看孤山海棠色海棠落盡孤山空湖山摹糊眼中黑夜來三更湖月明羣仙下墮嬉珠庭東坡和靖相先後李成郭熙在左右惠崇棒硯大如箕大年落筆疾如飛磨墨為雲灑爲雨湖波掀舞山傾欹畫作西湖煙雨障今晨掛在孤山上同來諸彥文章公不數錢起裴吳融何如玉船一舉百分滿一笑千峯煙雨散　游西湖　蘇公隄遠柳生煙和靖園深竹映關船入芙荷香處去人從雲水國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爲蓬萊老仙伯一杯痛快吸湖山　泛舟賞荷　鳳城魚鑰曉開錄國子先生領縉紳山水光中金鑾落芙蕖香裏葛頭巾　小步深登野寺幽古松將影入茶甌鈴聲忽起九天半有塔危峯最上頭　岸岸園亭傍水濱裝園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游何許只揀荷花鬧處行　船開便與世塵疏飄若乘風度太虛坐上偶然遺餅餌波間無數出龜魚　西湖舊屬野人家今屬天家不屬他水月亭前且楊柳集芳園下儘荷花　小泛西湖六月船船中人即水中仙外鋪雲錦千弓地中度琉璃百摺天　城中橋上買蓮房未抵西湖泛野航勝折荷花剝蓮子露爲風味月爲香　故人京尹剩風流走送廚珍佐勝游青李林禽沈去年水雪黃金白玉斫蝤蛑　入閒着氣正如炊上了湖船便不知湖上四時無不好就中最說藕花時　游盡西湖賞盡蓮玉壺落日泊樓船莫嫌當處荷花少剩展湖光幾鏡天　誠齋同君俞季永步至普濟寺晚泛西湖以歸得三絕句　閒日微陰不礙晴杖藜小倦且須行湖山有意留儂款約束疎鐘未要聲　煙艇橫斜柳港灣雲山出沒柳行間登山得似遊湖好卻是湖心看盡山　西湖雖老爲人容不必花時十里紅堆取郭熙真水墨枯荷折葦小霜風　曲曲都城繚翠微鱗鱗湖

浪動斜暉天寒日暮遊人少兩岸輕舟星散歸　庚戌正月三日約同舍游西湖　不到西湖又兩年西湖風物故依然道傍松檜俱無恙笑我重來雪滿巔　春光欲動意猶遲未許游人浪見伊只有梅花藏不得隔籬穿竹出橫枝　黃金膀揭集芳園只隔墻頭便是天西母雲車寒未降鸞兒作意辦新年　南北高峯巧避人旋生雲霧半腰橫縱然遮得青蒼面王塔雙尖分外明　下竺泉從上竺來前波後浪緊相催泉聲似訴西湖好流到西湖不要回　補種杉松還已成泥乾塵淨政堪行草芽併作傷心碧只欠先生屐子聲　上竺諸峯深復深一重一掩翠爲衿只言人跡無來路動地鐘聲與梵音　家家砌下過清泉寺寺雲邊占碧山走馬來看已心醒更教選勝住中間　樹生石上土全無只見青蒼不見枯好在冷泉亭下水爲渠憑檻數游魚　閒住清泉似鏡平閒開奔浪作潮聲放閘一杈還杈去依舊穿沙繞石行　胡仲弓葦航漫游藁西湖懷古　水拍平堤欲蘸天濯纓人在小橋邊古今塵迹知多少滄海桑田幾變遷馳驅勳名無竹寫孤山衣鉢有梅傳誰能撰取西湖傳持到玉皇香案前　晚過西湖　獨坐過湖船凉生欲暮天鷗眠汀草亂魚躍浪花圓足迹煙霞外吟聲風月邊萬緣無所欠只欠買山錢　春日過西湖　百花如錦柳如綿粧點西湖二月天使道過從來四聖扁舟猗旎訪三賢錢塘門外蘇隄上豐樂樓前芝寺邊箇裏萬般俱索價惟餘風月不論錢（初名乃翁冠初入京時作也今附於此）　袁起巖東塘集和魏南伯縣丞寒食西湖韻　紅塵久壓人湖山猛從事市車出西關觸目飽幽致聊從吸鯨飲發我湧泉思松鳴當絲竹山肴勝肉味愛此天地寬無復名利覬淡粧與濃抹晴雨蓋一類車馬幾馳逐簪珥頗遺棄稍出鵷鷺行來與鷗鳥繳歸來燈火近忽枉珠玉遺三復已醒然襲藏有巾笥　春日懷錢塘西湖　只今春色滿皇州料得西湖已縱游出郭競聯城下騎尋隄同上柳邊舟恨無兩翼從渠去曾有諸公念我不到底長安風物外遠方何敢詫遨頭　和董顯之留西湖韻　閙門喜得故人音訪我浮生一旅亭老大區區驚歲月功名落落負簪纓有誰知已頭空白舉世如君眼獨青羨子百篇詩在手湖山相望不勝情　和忠父于先生西湖韻　先生擺脫世間緣老去猶堪十萬錢氣節向來從歷意風流今識詠梅篇飽聞東閣掄材久未許西湖對客眠聖主如天懷讜論只今此席爲君前　王初寮集湖山紀遊　吳山東南秀葱鬱盤帝城西湖捉其趾御氣通波心餘膏被草木蔚眼皆欣榮今晨天宇穆惠風汎初晴春色正妍妙放懷共揚舲中流入汗漫曠闊無

埃氛湖光扶山綠倒射玻瓈青綠竹響空翠樓觀森崢嶸獻酬雜歌嘯斕熳紛醉醒取樂固莫並興懷一何深緬惟昔三賢精爽日以況但餘畫像在尚想鳴佩襟希古東徽尚崇雅德恬情耄子賢蓬瀛無復企組纓澹泊自有得榮華非所欣舍舟縱散策逸興生峻嶒白雲引遐眺碧岫延深登幽期浩無涯忽到靜者門長松有令姿流水無俗聲絕磴猿可呼出谷鶯始鳴乃知物外境茲象本不驚逝耶初無將至耶亦無迎便將謝塵鞅茲焉叉頹齡山鵲接晚翅落日催行勝歸歟賦新篇聊復記吾曾　江元量湖山類藁西湖舊夢　南高峯對北高峯十里荷花九里松煙雨樓臺僧占了西湖風月屬吾儂　如此湖山正好嬉遊人船上醉如泥黃鶯不入畫楊柳却立海棠花上啼　紅撓綠舫蘯清波露脚斜飛濕芰荷回首湧金門外望裏河猶自沸笙歌　差峩雲髻簇金鈿血色羅裙濕曉煙陌上相逢通一笑第三橋下是奴船　溶溶漾漾碧粼粼船去船來不礙人日午中官傳上旨內家宣賜玉堂春　月香水影適梅白雨色晴光坡柳青一箇銷金鍋子裏舞裙歌扇不曾停　帝城官妓出湖邊盡作軍裝鬪畫船奪得錦標權遺喜金銀關會賞嬋娟　王孫挾彈打鴛鴦紅藕花前世界涼揭起蓬窻弄湖水潛螭雙眼射金光　芙蓉照水桂香飄車馬紛紛度六橋錦幔龍船人似玉隔花相對學吹簫　六花飛舞似鵝毛丞相身穿御賜袍不念長安有貧者下湖打鼓飲羊羔　陳造江湖長翁集同徐呂二子遊西湖復次前韻五首　老去胡宜誓酒卮興來破戒爲君持自今排日花間醉報答春光已後時　林僊金骨閟丘墟松自蕭森鶴自孫靈魄在天聯傳說遺書落世仰潛夫　僊祠佛舍碧山邊扶路逢人有醉顛火急向渠分此樂徐郎多病我衰年　酴醾芍藥借春回似解商量陸續開安得玄霜着花骨不交容易染蒼苔　天分天上靈河水圍作錢塘千項湖未有風亭花月觀已誇勝境世間無　步西湖次韻徐南卿　載酒幽尋地乘閑得再臨麗黃啼曉霧魏紫笑春深撫事揮犀管他時夢鶴林心期更閒寂物理付昇沉　楊園騫絕嶺萬象赴窺臨坐久嵐霏潤來時翠碧深鶯花自佳處魚鼓亦叢林誰在飛埃外芸芸付陸沉　山寺曾題竹尋詩記所臨綠雲侑空曠捫石探幽深倦鳥低平野萬花下碧林沙頭催喚渡空水遠沉沉　水月春猶淺攜壺記此臨雲煙濳闊寂魚鳥媚清深堤路饑人海侯家或肉林高樓下金撲簾影渺深沉（水月越國名）　徐子學詩苦硯池寧暫臨謀功初鼎鼐着語遽精深更積歲月力儻陪俊英林人生才業地渠輩分平沉　徐郎小隱處愛我許迂臨多還話歲晚言歸

忘夜深袪愁倚詩酒結伴卜山林更喜檀欒舊風煙挺綠況　清明西湖
再次韻　蘇公舊隄東增築更千步右為縈回溪夾以蔥青樹晴湖映碧
山詩客獨多助醉鄉赴新約書癡悔前誤況此好清明酒薫隨意具向來
計追歡幾為陰雨阻今者成清遊仍免俗子汚斜陽不無情似戀花柳住
春光念報荅鬢殘須好句此筆付此人遊客半驚鷺（時朝士多在湖上）
四月望再遊西湖十首　前時小舫冒氛昏重到輕橈破麴塵湖面風煙
飽姿態一番到眼一番新　傑屋脩垣著畫圖連連勝士逆人居未聞我
亦無覊束付杖芒鞋信所如　疇昔相期襆被來飯餘歸意類擠排巔風
蘿月孤清夜僅見山間結夏齋（克老要宿山間以事不果流）　杖挑初日
閑雲關惣報克師早下山煑茗譚詩有賢子免教題鳳悵空還　十字街
頭托盂盂鴈鵝食口待朝晡我來欲序睽違意要問揚州米價無　定結
諸山粥飯緣每歸留得杖頭錢穿雲更欲携君去布水多煩為我先（穿雲
布水俗語）　堆青泛碧放船遂萬里風前鶴髮翁絕境蒲前官不禁此身
來省歎塗窮　春光陸續委東流看到湖邊安石榴更與蘇堤鷗鷺約辦
舟來賞牡丹秋（俗曰芙蓉秋牡丹）　歌呼浩渺翠霏間秖苦詩才老尘慳
安得觀音毋陀手為人千紙寫湖山　橫遼縱徑平如水無復衝泥傍險

人儻使人心盡包叟世間何向不通津（是日遊靈巖○庵主包道人相南
山街暮邁）　又暮春泛西湖次口號韻呈程待制十首　客舟日日野芳
前鵝鴨鳴時始息肩無絮可漂花可藉良辰樂事屬明年　湖山引興尚
能長小貸詩愁放酒狂蝴蝶應憐落春後無聊時近綠楊傍　重到西湖
可更回前年待得水芝開遇君問取閑鷗鷺親見跳珠濺客來　幾飯南
山佛老宮詩昌譚勝每春容不妨重乾山間宿蔬筍香茶未闕供　何須
覆道寫新圖不用悲歌缺唾壺巖壑清奇皆我有利名韁鎖向來無　老
來已謝著書忙但向清遊訪睡鄉寄與深師與包叟可無客枕假雲堂
行行撫事念前賢倚竹祠西碧嶂前不復船歸下雙鶴空緣酒渴酌寒泉
已歸觴詠了餘齡徑自無何到大庭左界何人與調護酒星移近少微
星　擺矮欄干錦繡筵欄邊仍泊女郎船凭欄笑指元貞子不是詩仙是
酒仙　詩到雙峯自一家紛綸仙卉雜天葩幾時共載西湖去十紙看公
寫物華　易士達詩閑步西湖　西湖風景絕繁華兩岸荷香十萬家除卻
孤山林處士後來誰肯種梅花　陳文惠公集有懷杭州西湖一絕云　橋
影飛虹跨碧漣燃燃亭畔柳毿毿扁舟載酒漁翁唱記得閑過處士庵（自
注云林君高節不仕隱遁湖上巖下）　陳宗之芸居遺藁同毛誼夫諭可中

夜汎西湖　又復移舟踐舊盟喜隨師友汎湖光一番雨勢生秋意幾處
蟬聲送夕陽亭榭家家增藻飾星可歲歲曜文章斷橋向午蟾方出載月
乘風更舉觴　過西湖　鵲巢猶挂三更月魚板驚回一片鷗吟得詩成
無筆寫蘸他春水畫船頭　湖上曲　鞦韆索外闌干側一曲凝雲花影
直玉瓶風暖醉忘歸春水不分楊柳色（黃裳演山集之舟錢塘西湖五首）
去留南北須看景聚散朝昏莫問時但取紫元留興盡一身明月是歸期
歸鷺悠悠一帶長白蘋紅蓼是家鄉夕陽臨水闌窺處此意安知世累
忙　望湖樓上與雲齊下視銀河一道低好是水邊歌舞後綺羅人在畫
欄時　芡出波間千顆軟蟹從秋後兩螯肥且呼玉友來相伴等候蟾光
與夕暉　俄起谷風斜撼竹驟來時雨碎敲蓬回頭已見煙雲合點檢天
邊失數峯　滕元秀詩遊西湖五首　白浪吹船投跨浦黃塵撲帽走沙河
若無西湖一慰眼柰此客中勞悴何　雪寒映湖湖水明西子淡粧仍淺
顰不會吳兒底心性冒寒湖上去尋春　林君廬不存已久蘇公堤亦舊
尤佳絕憐夾堤柳漸暗誰見傍廬梅正花　乍來乍去堤邊鷺似有似無
煙裏山何人為展古畫軸塵暗縑綃濃淡間　豊樂樓頭沸管絃拍床喚
酒記當年而今寂寞空欄楯樓下漣漪自宛然　蘇泂詩與曾身仲曹六二

兄買小舟遊西湖　貪忭安得似偷閑十日紅塵倦往還買得小舟真似
葉眼荷叢底看孤山　西湖早秋　明知有熱不多時可喜秋清又可悲
四十九年蓬伯玉西湖一陣桂風吹　重到西湖　都下重來百事非故
人相見少相知絕憐水減西湖瘦更喜兵強北虜衰頗慮每懷醫國計倉
黃猶憶過家時書生老矣都無用自捲波瀾入小詩　吳子虛嗡嚶集西湖
故都日日望迴鑾錦繡湖山醉裏看戀着銷金鍋子暖龍沙忘了兩宮
寒　孫何帥錢塘柳永作望海潮詞贈之流播金國完顏亮聞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心時詩云　誰把杭州曲子謳荷香十里桂
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南度於此留連為歌舞之場遂
忘中原悲夫）　張偘拙軒集遊西湖　夜來雨足半篙水西湖荷花紛錦綺
扁舟載酒作清游香入衣襟風緩起西湖之景天下無萬句千言空滿紙
山依華屋屋依山湖光渺渺相回環因思古人比西子又見今人比賢士
東坡詩句脫塵凡不比今人較形似今時亦自有詩人毫端無窮契天理
（積玖媿比西湖為賢士）　許綸涉齋集六月十五日西湖夜泛高炳如集客
趙臨安婿老致餉同遊者陳可行楊少雲李元德王順伯何紹彭張宗尹
楊氏子弟侍僧方興為次炳如韻　西湖着明月萬象各偃伏風昔湖上

遊賡酬動盈東未有夜泛詩此諸吾廣窗判啄闘招呼縱史代行遣讀君紙三過洗我愁萬斛行行正作意在在堪刮目山光真起予過雨儼新浴精藍想深幽跡重庇脩緣棋聲即風颭參差白成曲瞳乍味覺甜語軟氣能馥老僧與客忘諦紬楞嚴軸小立水花淨一堤良意足方舟曉興動篇人聽回復董風散金波心境兩愁獨是中有妙句萬古無管籥詩家高書記前趙今鮑叔歸來要推獻遣餉到林谷陳榻初解懸齋門契仍篤不遺太學蕃王楊共高躅陸笑阿戎談足以侍凡牘丈郎更可人唉蔬如啖肉而我廁髯張形骸愧珠玉敢逃清白眼僅免朱丹轂明朝軟紅中清遊夢應續未嘆終滯淹湖山已妝錄衛宗武詩錢竹湖招泛西湖值雨即事　西湖成久別歲月不可記竹君秩豆邊扮友集簪履放船及中流煙霧渺無際宛類太極初混沌但一氣浩浩雲常浮盎盎雨不止樓觀列畫圖黯淡微茫裏叢粧紅姿態於此見施子纔入西陵橋林巒得近似緩步香月堂偕山壓其趾通偎去何之千古儼清致淋漓雨珠傀一一浴未起絜然間紅粧臉霞浹如洗餘芳襲壺觴暗馥散襟袂十里花柳堤六橋風月地瞑色壓紅舷遊履不可至呂翔度裏湖雨山濃滴翠中有白鳥閑翩翩自遊戲幾年阻行樂謂有公閭第揀宇半蒼苔遺汙漬清泚興亡成古今感

慽重歔欷轉旋邇城隄膩籌猶未既風生語笑高雲遏歌聲曳斯遊屬晏陰蟣事亦足紀何時可重來風日待清美陸放翁詩夜泛西湖示桑甥世昌　嗟我客上都忽已見暮春騎馬出閶門眯眼吹紅塵西湖爲賈區山僧多市人誰令汙泉石只合加冠巾黃冠更可憎狀與屠沽鄰齁酒肉氣吾輩何由親少須一閑散境寂鷗自馴舉手邀素月移舟采青蘋鐘從南山來殷殷浮煙津鶴髮隱者歟長歌叔釣緡畏冷不竟名恨此老病身明發復擾擾吾詩其絕麟　閏二月二十日遊西湖　西湖二月遊人稠鮮車快馬巷無留梨園樂工教坊優絲竹悲激雜清謳追逐下上暮始休外雖狂酲樂則不豈如吾曹淡相求酒肴取具非預謀青梅苦筍助獻酬意象簡樸足鎮浮尚歎一官自拘囚未免走馬從兩騶南山老翁亦出遊百錢自掛竹杖頭　與兒輩泛舟遊西湖一日間晴陰屢變　逢着園林即歇扉酹象臠筍欲忘歸楊花正與人爭路鳩語還催雨點衣古寺題名那復在後生識面自應稀傷心六十餘年事雙塔依然在翠微　廖行之省齋集代遊西湖分韻得香字　永嘉有儒宗學古源流長未施經國手姑綰祠嶽章豈惟禮秩重正遣文教昌從遊者誰子秀異推荊揚潛君春秋學三傳可東藏君章湘中傑況有今黃香羣賢集董帷華甚同翱翔吾邪

一何過石鼓分餘光生令士氣振聞者皆激昂今朝過封胡三英璨琳琅乘興訪蕭寺草草羅酒漿吾儕亦縱史十駕隨飛黃亢宗賴季子未數彥道狂讀禮不敢過養晦須名揚旁觀且袖手代斵媿不臧聊補分韻篇一笑薰風涼周文璞詩西湖即事　閑看浮鳩樓曲渚儀隨奔鹿上荒陵松門雨過長廊靜一架藤花供病僧陳舜俞集西湖　古山瀉仙源坤輿鑿虛境寶勢相回環宂闊清倒影群水入無驚泛泛華槳並山上放歌行不少有遺景誰意注靈波溉田三萬頃高趾堂存藁次韻養源避暑西湖　墻擁千竿竹簾縈一蕙香避暄情散朗懷悲意悲涼小簟琉璃色新醅琥珀光夢回聞剝啄渾欲懶衣裳宂陵群英前集劉得之遊西湖詩　勝地留連久西湖得再遊芙荷圍畫舫楊柳護紅樓風月蘇堤夜煙雲葛嶺秋買鮮沽美酒且莫計觥籌陳宗道詩寒窗聽雪　水寠樓臺月山圍花柳春宸居一望近風景四時新畫舫斷橋聚清簫夾岸聞遊人歸去晚車馬鬧紅塵寧越志西湖　寧越佳山水西湖似浙城桂多天竺子潮欠海門聲路出林梢轉橋隨野色橫從茲倚樓客無復渡江情史堯弼蓮峯集癸亥秋陪張丞相遊西湖和周去華樸宜韻二首　天上辭魁柄拂衣品石間乾坤雙眼靜日月一身閑目極朝東水心懷直北山應憐沙際鴈亦解

向陽關幸陪雙絕嶮偶念莽蒼閒楚早經時亦行雲盡日閑蕭蕭香脫杳悄悄對空山幾欲冢忘去江湖獨往還　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榭芝蘭室仙舟魚鳥情入琴文寂寞煙月足平生一泛釣璜處再吟鏘玉聲　春晚飲西湖上以歸借楊吳山景和仲通判位睢起偶作蓋國風好色不淫之意　旅愁底物堪破除閑出西湖弄妍靡蒼山爲鬢水爲鑑煙暮覺裳秀而綺興酣劇飲醉如泥妄意將湖比西子傍人見之爲絕倒謂我愚癡長康似歸來寂歷竟何得只有熏熏甜美夢魂依舊過西湖湖怒殷床驚不起王梅溪家政集春日遊西湖　山色綠如染湖光清似磨峯高捧日近波闊浸天多瑞氣浮城闕春光醉綺羅能將比西子妙句有東坡詩海會章劉景文三月十三日過西湖　春風湖上過數頃卷瑠璃斷岸獨無語扁舟誰可期水雲僧有約鳧鷺莫相疑一一吾鄉似傷心渡此時　過西湖（湖之名犯先子諱在晉州西五里）　臨汾人事迫初喜到西湖過雪非塵世和山是畫圖冰消魚欲出春近柳先蘇只就亭前宿幽懷不可拘　又　湖上無塵事重來看舊題暖風回草木晴浪浴鳧鷖竹細陰猶薄蒲繁勢尚低放船當月醉早晚見西溪王志道浪風吟藁六月八日夜步西湖即事　步繞西湖路荷盤送晩香歸舟初裊纜斜

月已候廊。水外鐘聲杳。風前曲韻長。劃然思遠舉。逸興渺難量。劉子澄玉湖吟藁會飲西湖。聞黃浦捷。用余制幹韻　湖邊重度夏。風物恍如初。竹喜兒孫密。花怜姊妹疎。小舟逢寺泊。淡句欠僧書。此樂何從得。淮壖報賦除趙孟堅彝齋文編　乙未春初解漕幕兼職。訪秋壑西湖探韻得柳字　浮生恍流湃。聚難别易久。經年稀會面。感歎兩執事。佳賓稍翕集。歷落馬蹄驟。饒詩摛錦文。雄聘翻河口。主人金巨羅。頻費黃封酒。環坐松下亭。海納翕歎受。飲酣氣張王。聯題健揮肘。山四日斜射。簷額風寄逗。恨無秉燭遊。以夜繼斯晝。聊追擘韻戲。崄窄互呈鬪。分携上木蘭。漾槳樂回首。遥追飛蓋歸。數徧蘇堤柳。　追詠西湖行樂寄傳清叔　聞借侯家宅。湖邊度夏涼。鍾魚連梵寺。雉堞旁城墻。闊適心無事。清和日正長。耦花雖尚稚。荷葉自多香。苦笋回餘味。青梅弄半黃。生綃畫團扇。細葛製輕裳。水近風生座。簷虛月滿廊。龍舟花槳櫂。騮馬紫絛韁。竟日歌聲沸。通宵水面光。不妨投轄飲。更稱靜琴張。詩社聯行卷。仙姝學道粧。笑遊伴王謝。清夢到羲皇。曾約陪遊蓋。慚稽動客檣。憶君成悵望。爲我也思量。興度吟成後。憑誰遠寄將。意多収不盡。事鄙每牽忙。今夕微醺起。中宵捉筆狂。浪吟無次第。聊表未息忘。　和陳魯山社日西湖二首　遠境千陣碧。過雨一回新。並駕館中傑。分題湖上春。杯觴同臭味。篇什倍精神。招手年時燕。遥歸尚及辰。海棠料客醉。故作暈微紅。借路山無雨。惜花天不風。揚鑣聯勝士。琢句聚奇功。讀罷身何許。晴光蕩漾中。吳禮部集西湖　花柳空濛春霧蒲荷淡藩秋暉。水光山色長好。舞榭歌臺易非。任希夷斯庵集中澣西湖之集。斯遠有詩。輙奉同遊一笑　志士不厭朝市喧。幽人終愛山林靜。一生遑遑爲斗食。匪石有懷徒烱烱。今朝結客來西湖。翛然會心塵慮屏。珠宮貝闕同天遊。閬風元圃非人境。留連山色即傳觴。眷戀柳陰還繫艇。諸公湖海氣不除。萬里昂昂羽毛整。豈但笑語同娛嬉。正須樂石相箴警。東坡仙去今幾時。寥落風煙誰與領。浪言夏日如許長。樂哉未央竽儀項。不堪歸騎催入關。清夢猶應在雲嶺。沈繼祖柂林集和黃叔萬游西湖韻　城西去天纔尺五。遨遊從之不倦阻。西湖春水漲舊痕。蒲剪盎盎浮春醪。魚成隊陣影虛游。禽呼反朋聲樂與。船行是處有佳趣。芳草和煙迷斷清。小橋曲徑通深幽。疑在閬風與玄圃。花飛猶有半粧在。柳長尚作畫眉嫵。酒中之仙僅八人。把盃誰是湖山主。樓臺倒影俯清漪。峯樹搖風翠交舞。妙處政自落筆難。安得君房妙言語。只將劇飲餞殘春。一醉忘形到爾汝。黃香可入招不來。雲煙落紙英詞吐。三年興君已峽游。至今詩名播西土。金華不

生有嫡孫。一時紙貴人爭覩。維莫之春作茲游。絕憶蘇仙賦東武。從今風月三千篇。要掃冰溪九萬楮。芙荷立水更重游。當戒行廚治尊俎。　游西湖用中字韻。呈直院高舍人　制策內外文章伯。遠過當年高侍中。見世（我）運筆不停池水黑。舉觴未厭酒珠紅。泛舟但仰膺門峻。登峴夫何湛輩同。懷以言詩許商賜。詩工寧復恨人窮。史浩鄮峯真隱漫録游西湖分韻得要字　儒生紙上爭攻劉。傳癖書癡等貽誚。不然利海競錐刀。或向名場美華要。紛紛臧穀兩亡羊。說以西湖卻頭掉。西湖自倚傾城姿。肯與西施角年少。品題定價有前賢。陳跡班班猶可弔。試因休沐許尋盟。淨洗緇塵一登眺。身疑孤月破浮雲。心逐驚猱走空嶠。野竹萬箇秋聲虛。敗荷十里香風妙。凌霄金刹梵仙居。恠石嶙峋餘萬竅。高數桂子浥新黃。好傍長枝發清嘯。老禪林外熟蹲鴟。雙耳不聞天使召。行行欲問處士橋。路轉忽逢水仙廟。未羞菊藥薦芳馨。一盞寒泉敢先酹。翩翩沙鳥沒蒼煙。紅蓼丹楓舞斜照。急呼艇子汎漪漣。正欲波間狎漁釣。同行磊落三數公。嘉此襟期非素料。襞牋吟寫樂游詩。愈使西湖有光曜。伊余同賦却忘言。了知造物工相徐。千古遊人安在哉。城郭山林歸一窖。會須象罔得元珠。何免小兒輕侮笑。　次韻李知幾國録游西湖　平生林處士。一業老波光。坐令西湖名千古。磨蒼蒼。適來予李子。掉鞅出柴桑。官閑到休日。清淺尋幽香。金風度林麓。野艇生微涼。竹閣寄登覽。孤岑水中央。拂石辨奇蹟。哦詩味遺芳。歸來筆不停。醉墨灑淋浪。他時三賢亭。合著君在傍。只恐作霖雨。幽夢通商王　次韻唐太傅重過西湖先封嘉猷　紅塵汩汩解窮年。試說西湖思豁然。上下層樓涵倒影。聯翩飛鳥沒寒煙。未須梅萼催詩興。長有春風在日邊。安得扁舟去招隱。雲牕相對聽鳴泉。姚寬西溪集西湖醉歸作　湧金門外看春色。水流不盡花枝碧。一番洗雨一番風。墮蘂零紅收不得。蜜房羽客尋芳歇。蝶翎粉盡金翠溼。雲昏草暖天欲迷。日暮楊花散成雪。傾城一醉爭狂蕩。路歌相勢大堤上。湘妃有意解明璫。桃葉竟誰迎兩槳。東君無情背人去。脉脉那由詰。褭褭歸來簾幙護殘紅。一夢闌堦月如霧。韋驤玉臺集和上巳西湖勝遊　清明風日戰方酣。來鞍雍容擁旆驂。火令正嚴綿上俗。禊遊仍勝會稽巖。馬盤金埒連乾濕。人映氊車帽角攙。湖水緑煙浮醉靨。杏花紅雨拂春衫。公如庾老情非淺。客似淵君調不凡。只恐潁川飛召節。便隨五鳳降緘函。　和梅龍圖遊西湖見寄　湖上喜明霽。尋春偶嘯儔。花多紅夾馬。山遠翠藏樓。水氣煙中合。風光草際浮。都人待千騎。快作謝公遊。朱墅詩上巳陪諸公集西湖　今日我上巳樂

哉天氣新青春在西湖湖水綠以勻諸公乃肯遊盤飧仍集珍少縱方外
談一洗城中塵喚船苦不早行酒不計巡始歎對欲合終喜鷗來親茫茫
天宇間何地寄此身共偷一日閑恐負三月春迷瞻後湖遊海若從鈎陳
（車駕是日次京口頻延年有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六月十五日西湖宿齋　並湖西去望南屏但見煙雲日日新山色漸爭
秋氣勢荷花全露曉精神洗心用此無邊綠處世端能不染塵慚愧西湖
數夙夜從今長作境中人姚成一雪坡集西湖別雪坡　別了東坡更樂
天重來薦菊又明年欲行且止真難去再泛西湖半日船又　漸是梅
花雪片時鴈書底苦趣歸期須然未賞西湖雪猶及梅花第一枝　九月
十三日飲湖上　閉門十日厭塵埃纔見湖光眼便開最愛平堤楊柳外
幾舟撑去幾撑來李忠定公集次韻李似表縣丞出示遊西湖古風二首
迂愚與世違深眇方自屏蕭然嚴整心不與餘事並澄湖武林西風物非
塵境頓爲境中人此志久已定卜居梁谿濱日汲陸子井幽夢繞湖山妙
趣神光領浮家苕霅間初不費馳騁招携得佳友高詠笑匡鼎富貴如淫
雲功名真畫餅且盡李膺杯更飽盧仝茗李侯東南來胷次涵萬項作詩
紀幽尋句法言可永念予到山中天地正悽冷青鞋踏冰霜共賞誰復肯

勝遊子先之吾亦行買艇　李侯嗜學古餘事皆遠屛昂昂鸞鵠姿豈與
凡禽並捧檄來南州初識浙江境尋盟歐吾盧不待日中定從容叩所得
響答如汲井時方羅俊乂寧久淹簿領清秋鵰鶚飛大道騁騮駿詞章尤
激昂筆力可扛鼎虛堂縱談笑霜月掛金餅夜闌言愈微至味嚼佳茗古
來會合難歲月積儀項領予謹所之萬里路方永吾衰老閑曠軒冕志已
冷樓遲丘壑間此興良自肯他日來相過梁谿尋釣艇朱晦庵大全集伏
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傳國公唱酬西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二
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安車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
閑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餞空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又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芙荷方永日轉頭禾黍
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信來時海氣通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
願年豐遺風集吳大有曉過西湖詩　曙色溟溟漲縕袍湧金門下上輕
橈五更鐘鼓星初沒兩岸樓臺霧未消路傍柳洲人語近山連葛嶺鶴聲
遥衝寒亦有尋梅客擁袖騎驢過短橋趙無咎應齋雜著躍馬西湖　曉
來何事到湖西風急飛紅襯馬蹄望信只愁秋鴈斷愛春還恨早鶯啼山
連樓閣雲容重水浸欄干月影低歸棹拯菱畫惜晚一聲歌過綠楊堤王

君實臞軒集西湖會八友　波平煙霽晚風和船到湖心水沒篙凉絶不
知三伏暑醉酣齊唱八仙歌賞梅洞口憐和靖種柳堤邊憶老坡魚鑰他
時如共直好論舊事捲新荷徐衡仲西窻集望西湖呈汪茂南諸公　四
面垂楊起碧煙移船交近玉臺邊鋪排樓觀歸圖畫收入湖山入管絃濃
抹淡粧隨處改淺顰輕笑逐人便憯然自得嗟遊女齊唱菱歌去採蓮
酬景仁浩然再次游湖韻　柳堤花岸鎖輕煙共指仙遊到日邊水闊天
光平畫舸聲清風力遏朱絃持盃覓酒情方狎揭鼓催歸興未便好在重
門尚開闔六街燈市有金蓮　重遊用韻呈周召　經時重績斷頭煙亦
有新聲到耳邊病客屢辭千日酒素娥猶撥四條絃湖光灔灔秋方霽鬢
影絲絲老更便畢竟青衫爲誰濕儘携紅袖惱重蓮　左帑同官約許曜
鄉泛湖以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爲韻分得粧字　共泛蘭
舟樂未央不容殘日照殘粧寧虛醉筆三千首忍負金釵十二行雨過軒
窻消溽暑風來樽俎借新凉人間自有揚州鶴十萬腰纏不計贓楊簡詩
侍象山先生遊西湖舟中晉必先周元忠弃　百里平湖十里堤新蕪莽
莽綠齊齊水晶宮裏光風靜碧玉壺中遠近迷局外有棊誰解着口邊得
句豈須題流鶯卻會幽人意故向林間亦兩啼蔡定齋集同顧廣文遊西

湖　老來多病盡歸休秪爲江山得二留萬頃澄波環勝境千峯倒影漾
中流千年兩作西湖長一日同爲北牖遊預約他時官事了與君重醉百
花洲（東坡知潁川謝表兩作西湖之長）周巽初詩陪班提舉恕齋李提舉
一初蘇掾史伯達泛西湖訪山居楊御史元誠宴舟中伯達有詩次韻奉
酬　湧金門外玉驄驕緩拂吟鞭出畫橋鬟擁雙峯初過雨鏡涵一水不
通潮蘇公堤上柳煙散和靖亭前梅雪飄來訪山居楊御史酒酣歸弄木
蘭橈吳仲孚詩送薛沂叔過西湖（寧海山人）　數畝松筠種不成荒壇祭
別酒頻傾老天專負歸鄉志冷地尋思到世情日落關河孤鶴遠夜凉燈
火小蟲鳴應須趁取黃金在買宅西湖住一程　曉過西湖　鷺鷥立處
無秋暑舴艋行時正曉凉詩興似山來袞袞歸心如水去洋洋經風楊柳
高偏折隔浦芙蓉遠更香俯仰之閒易陳迹不知醉了幾千場晁冲之集
和葉賜少蘊內翰重開西湖見寄二首　使君重鑿西湖罷也復封詩寄
我來洲上新題花島處苑中舊體栢梁臺風煙直覺鍾山近魚鳥渾疑潤
水閒揮翰玉堂還有日行春停騎且留杯　又　一麾偃蹇江湖去五馬
侵尋觀闕來就日金坡通漢苑望雲玉洞斷蘇臺自迎纖立看人渡手種
花行到處開笑語風流韓別駕莫令鸚鵡訴餘杯陸佃陶山集宴西湖用

前韻呈諸公　十項湖光辟畫奩女郎臺榭占沙濱杜鵑言語瞋爲客楊柳腰支瘦似人便擬由留今夜月已知虛度去年春憑君爲伴花前醉况復香醪特地醇裕庵先生詩藁西湖　湖面新開一鏡奩湖邊十里捲珠簾芳塵不上凌波襪春色渾歸賣酒帘晴幄籠香花冉冉煙隄漾綠柳纖纖蘭舟掠水歸來晚簫鼓聲中月滿簷鄭居貞詩西湖次友人韻呈同遊卜執中劉士玄　一入湖山興有餘六橋楊柳濕煙蕪樓臺掩映凌空界雲水涵融混太虛狂客當筵揮綵筆美人纖手膾銀魚醉歸却笑重遊者寄語山靈莫謝逋李洪芸庵類藁寒食懷西湖去歲遊從　去年寒食醉西湖山色空濛暮有無風急落花隨步積雨昏垂柳要人扶偶携勝友尋泉石俱有新詩入畫圖越絕故人應念我明年春好會皇都北山詩話和吳唐輔雪中同遊西湖之作　平生聞說西湖好眼礙紅塵未得看歎奉親朋今始到俯臨波浪不知寒異鄉把琖人都醉同道論情我最歡莫向城頭聽傳漏且將燈燭照更闌抄錄雜詩同景舟外史賓玉舍人遊西湖　十里平湖抱海寬蘇堤一望思漫漫群山倒影隨城盡微雨吹秋入酒寒畫舫直疑天上坐彩雲渾在鏡中看雷峯南去八九寺多在湖山媚處安肩輿衝霧湖頭去却向城南載酒來燕子多情先客至榴花解事向人

開也知曲盡湖光惱每到詩成海思催金碧數峯秋幾仞并隨殘照落銀杯　又　明月吹笙王子晉畫船載酒賀知章向來事業能幾許如此湖山不一狂俟客斷橋題積雪放歌曲院把瓊芳賈生（似道）廢宅聞秋草無惟啼鴉怨夕陽　又　柳浪聞鶯秋水渡竹枝留客木蘭橈故人海內無雙士美釀山南第一橋不是壯遊輕遠首懶將鄉夢寄歸潮錦衣公子肯同調共掃明月雙吹簫　又　剪取新荷作酒觴人生只合老錢塘李膺固與林宗並嚴武焉知杜甫狂鷗渚魚梁分野水鳳笙龍管到斜陽湧金門外烏啼早事負荷花送月涼周密澄懷錄汎西湖景脩爲余言往嘗以九月望夜道錢塘與詩僧可久汎西湖過孤山已夜分是歲早寒月色正中湖面渺然如鎔銀旁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薿薿皆有光微風動湖水晃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苦吟坐中淒然而寒索衣無有以空米囊覆其背謂平生得此無幾吾爲作詩云　霜風獵獵將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氣十年肝鬲湛清輝韓維南陽集同士則遊西湖　今日西湖好來遊未覺喧柳枝風處亂花艷暖中繁橋遠歸人渡舟移集鳥飜何須更携酒道勝有清言（別本作何須携酒榼）　和晏相公西湖　鳴蟬忽以急夏景晏林塘不知何山雨颯然送微涼荷芰忽攲倒四散飄暗

香清渠泱泱流碧色浸稻秧零落墮林實瑣碎開水芳公來必乘晚散步方徜徉蕭散不從後筆牘常在傍遊魚自成族飛鳥不亂行周覽時景佳郁穆發新章何意遂華士傳既謬所當時方苦炎暵汗下揮且滂三復大雅作清風肅衣裳　和謝主簿遊西湖　雲陰開剥日光穿和氣隨風近酒船湖面波清渾見底樓頭山碧似生煙興長不忍回孤棹歌懶纔能逐緩絃因子樽前話歸計醉魂先到峴山邊　和張太中館於西湖　湖榭從來與衆同况於清宴奉群公驅車即日趨翔鳳就館初寒聽過鴻霜雪滿前仍自壯珠璣落筆不知窮太平魚鳥令咸若豈繫區區一老翁　和晏相公西湖　荷香時傍清樽落菱蔓遥迎畫舸開行到東亭莫回首綠楊陰外即風埃　和曾令綽資政西湖見貽　虎節實三換琳宮亦再來白添新鬢髮紅識舊亭臺酒爲迎寒好花應趁暖栽但愁衰謝意未到已思回　西湖雨中同公懿諸君飲席上得空字　十月平湖上繁霜滿行空柳枝黃墮雨波面細生風水鳥飛幽碧寒花折淺紅誰能盡一醉燈火宿船篷張文潛詩西湖三絕句　沙鷺汀鷗盡日閑水邊風起萬荷飜客來莫厭東樓望樹杪欄干直對山　水上亭臺涼氣多扣舷倚棹唱吳歌何人爲放青蓮出剪却飜飜一萬荷　一曲清池柳岸風長苗新稻短蒲

葦功名由命何須問幸有滄浪作釣翁葉茵順適堂吟藁西湖　相桃深處五陵家隄柳陰中百寶車多是問桃尋柳者近來山下少梅花趙崇嶓白雲小藁西湖　洞府煙霞錦繡叢車如流水馬如龍東風爛熳花時節也有人行九里松東魯林表民玉溪吟草西湖　十三樓寺朝餐飯六一泉亭晚舉觴千古湖山雖撲處淡煙微雨更斜陽鄧林性之皇華曲西湖高價租船作勝遊窮通那敢鬭風流西湖多少閒春水不洗中原二百州王炎雙溪集西湖　呼舟特地度西湖欲訪山中幽子居山色湖光渾似舊人間萬事有乘除張鎡詩四月上澣日同寮約遊西湖十絕　自得城隅水北居西湖幽討句全疎今朝掩簿抽身出更向誰邊不一書　清曉溟濛雨氣濃出關晴色便葱蘢層雲特爲詩人喜添起山頭四五峯青龜船小漾漪漣折得蘋花亦當錢我自滄洲隔三載此花風調只依然飯餘飛蓋北山來上苑虛堂柳際開繫馬林間寧復散却容拄杖卓青苔　賜沐山行策最長遊人此日却相妨洞天只得東邊賞開過燈花斷殺腸　夾堤全少露桃紅獨許垂楊翠拂空千古蘇仙幾曾死騎鯨時或下亭中　芙蓉葦葦展翠蓋六橋分舞燕銜纖撐船捷出蒼灣去要看山圍玉鏡奩　書邊多見芳苑東舞絃調處判薰風戎葵學得宮衣繡不作

人間錦樣紅。　賽家招邀勝引多。曠懷真語當絃歌。聯翩逸駕知難及。乞我扁舟着釣蓑。　豊樂樓前末夕暉。可堪魚鑰限城扉。詩成快向歸時寫。丹墨明朝與興違。　鷗渚亭次韻茂洪西湖三詩　出城猶記四年前。朝看西湖到暮煙。自有南湖相暖熱。可曾頻過六橋邊。（謂蘇堤）　老子看山令一工。只憐雲氣不憐峯。檯頭半餉無人說。自向波心汎短蓬。　塵土奔忙舉世人。無過白白鬢毛新。一般要撰眼前樂。泉石由來樂校真。　又三月望日微雨汎舟西湖四首　清明纔過雨連風。着色湖山便面中。草上路青人自出。蟻船無地不飛紅。　非是天慳一日晴。晦明多態屬詩人。雲翻畫樣烘濛墨。波捲紋頭起突銀。　倭纈簾垂柳外樓。靚粧微露玉搔頭。氷平氣象應如此。憶殺金明水殿遊。　隄樹枝條老更成。豈容他處夏陰清。東風不惜吹芳草。綠滿鵝兒燕子情。林昉石田別藁西湖　小舫撐春花浪香。第三橋底弄晴光。唫邊飛起輕鷗片。十里天風舞綠楊。高僧詩酬蘇屯田西湖韻　雨餘殘景照漁家。漁子鳴榔徹郡衙。今夜相呼好垂釣。晚來新雨漲蒹葭。許景衡橫塘集過西湖懷詹致一　憶昨籃輿出城郭。靈芝軒檻共徘徊。故人短棹今天末。斜日湖山我獨來。姜特立詩出西湖至天竺　寶叔山前翠打圍。湧金門外水漣漪。出關便有漁謳起。底事公

卿都不知。釋圓至牧潛集曉過西湖　水光山色四無人。清曉誰看第一春。紅日漸高絃管動。半湖煙霧是遊塵。北磵禪師集元日送客歸西湖　禾筆春消御柳邊。櫂歌忽聽采菱船。三賢見說遷居了。只寄梅花問水仙。曾由基蘭墅集西湖夜景　處處芙蕖處處宣。閑行何地不清香。歸舟又趁晚涼急。十里湖光藻夕陽。周伯弜端平詩雋西湖初夏　花飛春減綠陰成。不住風光繞禁城。山寺晚晴蟬欲噪。柳林猶囀數聲鶯。葉紹翁靖逸小集西湖秋晚　愛山不買城中地。畏客長撐屋後船。荷葉無多秋事晚。又同鷗鷺過殘年。大梁張良臣集西湖晚歸　帖帖平湖印晚天。路歌遊女錦相牽。鳳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僧永顯雲泉詩西湖日暮　渺渺春湖夕靄浮。落花飛燕打蘭舟。遊人半入煙城去。月照笙歌上水樓。僧亞愚江浙紀行集遊西湖　西湖招提三百六。佳處如春有眉目。一番雨過吞青空。萬項無波鴨頭綠。望湖樓閣獨自登。煙霏向背攢寒玉。想見襄陽孟浩然。此中有司不容續。道人長坐西山河。骨清氣明韻出俗。父居京闕厭塵土。一夕歸心佼如鵠。明窗寫君研破硯。落筆轉頭風雨速。龍山深處如定居。就彼結鄰容我卜。　西湖晚泛　蘇堤一帶柳陰長。柳外西風特地狂。晚泊孤舟古祠下。自彈別鶴送斜陽。宋芳庭秉芝集西湖晚望

久雨初晴曙正長。春蛙鳴遍舊池塘。小亭寂寞斜陽裏。一陣東風過木香。熊晃山體梧集送黃愛梅過西湖　梅得名詩書早。夢不興梨花同誰歟以桃花序牽引之。廼今草木吾味。竹無人愛。菊無人愛。蓮無人愛。雪霜貿貿孤山無復年時風致。佳公子尚肯愛梅異哉。醉橫短笛譜一二吟。起嘆青衣為客歌舞。　紫牡丹開競洛豪。春風吹面看栽桃。瓊琚多少非初服。却笑梅花不入騷。　朱頂千年去不回。兩峯南北白雲堆。誰人得似黃公子。不愛閑花尚愛梅。　西湖歌餞楊澤之回杭　余頃遊六館。與杭之友朋交際者多矣。別去四十年。纔拖楊德父泛紅依綠之清於冠冕琵琶山水間。又二年復識德父弟澤之。襟懷灑落。尚有前時風致。信知宇宙無窮。人材何限。惜余老矣。安得見故舊。談往昔於其歸也。因作西湖歌以餞之。賽余疇昔都古杭。繁華不減開元唐。畫船日日湖山堂。珠翠圍繞沸笙簧。西湖西子鬬艷粧。香車寶馬橋綠楊。少年遊冶蕩春光。醉眠羅綺百花芳。當時湖上有平章。胡不早為計包桑。一朝鼙鼓動漁陽。席卷羽衣與霓裳。後來枉費古錦囊。感懷金銅增悲傷。嗟爾何知涕淚滂。身不由己心難忘。畫閣桂樹寂無香。土花慘淡月荒涼。綿綿此恨天何長。道逢老翁重傍徨。慎勿開口談興亡。潮生潮落錢塘江。且唱陽關舉一觴。　和鄒思道寄詠

西湖　畫橋楊柳不勝愁。萬縷千條俛碧流。問着翠華霜日事。人人只道好杭州。樓攻媿先生集同倪正父尚書遊西湖靈芝寺臨西湖倪正父尚書曰。此湖如賢者。別久再見。儼然如昨。感其言而作。　舊說西湖比西子。君言西湖似賢士。予嗟契闊十五年。一旦相逢秖如此。南山北山兩高峯。春波灩灩摩青銅。未能蕩槳窮勝處。倚欄一望開心胷。老我掛冠隱田里。豈知再見煙連水。少須夏日醉蒲荷。脫屣東歸甘已矣。何濬小山雜著和王成之同趙達明遊西湖　只對西湖也自涼。雨餘天更辟商羊。水交秋色心田靜。風入山花鼻觀香。別駕慇懃能設醴。吾曹嬉戲且逢場。鳳凰池上令文伯。猶憶春闈夜卷長。陳杰自堂存藁重過西湖感事　衣如飛鶉馬如狗。二尺錦囊香宇宙。車如流水馬如龍。濯龍橋邊次斷逢。諸公南渡亦不惡。百年西湖最行樂。師王圃地號山莊。感慨洞天標水樂。銅鋪珠箔錦為茵。玉簫金管歌遏雲。曲江三月勢絕倫。此占四時長作春。歲月無情留不住。圃上送官洞更主。當時一聚冶遊塵。雨打風飄去安所。三間古屋餘老梅。千年放鶴歸來暮。　泛西湖　百年歲月此池臺。十里雲霞鏡面開。青鳥慣含紅旆去。（杜）小娃頻採白蓮回。（白）玉簫吹沸玫瑰國。繡轂穿交金碧堆。好是太平人自樂。宮車咫尺不曾來。　西湖　小春好風日湖上

足池臺。彼美少年子。適從何處來。恩光被鞍馬。艷麗照樽罍。今者不自樂。後人誰爾哀　古今詩繄彭來西湖　九里青青十里紅。湖山步步是吟蹤。秋深煙雨朦朧處不見荷花只見松　中州集任南麓詩　西湖環武林。澄澄大圓鏡。仰觀湖上寺。即是鏡中影。湖光與天色。一碧千萬頃。堤徑截煙來。樓臺自昏暎。　奉使江左。讀同官蕭顯之西湖行記。因題其後　雲煙濃淡費臨摹。行記看來即畫圖。雲夢不妨吞八九。筆頭滴水了西湖　中州元氣旁灝寄西湖　昔年曾向西湖住。日夕閑行湖上路。東風二月梅花開。香得孤山無著處。六尺瘦藤雙翠屨。眼前物物皆詩具。被人牽挽出山來。荷衣盡爲緇塵汚。世態翻騰不如故。青鏡無情又衰暮。富貴浮雲何有哉。一盃且樂閑中趣。長江浩浩東南注。夢寐孤山飛不去。若見梅花頻寄音。黃金煉出相思句。　別西湖　聞說西湖可樂饑。十年勞我夢中思。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　蒲城羅綺照青春。湖上風光日日新。人在畫船泥樣醉。安知西北有兵塵。　書生老眼厭風埃。天遣臨安看一回。便是西湖不留客。也曾身到日邊來。　中興江湖集梁李氏　舞鳳翔龍拱帝城。秀涵積水駐川靈。青山樓觀排雲出。畫舫笙歌隔柳聽。撩亂花光浮綺陌。參差馬影繞旗亭。振衣直上南峯頂。誰似盤溪卻獨醒。　蒲陽柯氏西湖樂　雪花滿衣香欲融。王孫白馬金蟠胷。山南山北晚霞紅。須臾直下明珠宮。一樣越羅天水碧。亂插寶花長一尺。王孫大醉信船流。船尾船頭自吹笛。　廬陵劉氏　西湖湖上山如畫。二十年前曾客來。飛絮滿城歸未得。江南老卻賀方回。　江湖續集雪後復雨過西湖　觸目成幽興。詩吟十數篇。風傾竹上雪。烏度水中天。急雨涔涔日。逆人小小船。更逢清管發。聲到客愁邊。　秋日泛西湖　水涼宜照影。與客上湖船。白浪翻紅纈。青山映碧蓮。鳥飛荷葉下。人散柳條邊。煙蓋歸來晚。燈前鶴未眠。　西湖會上和趙靖軒韻　不着人間半點愁。每於勝處一凭樓。吟邊只欠林和靖。坐上追思馬少游。暈臉芙蕖酣薄暮。低眉楊柳拂新秋。酒闌柏掌狂歌舞。自是忘機可狎鷗。　江湖後集婁晚堂　黑雲妬日故要遮。剩得輕紅一縷霞。小雨挾風針水面。滿奩歌殺起團花。　官程未了是敲推。課督無人只自催。不到西湖無半句。西湖端合號詩媒。　元劉文貞公集西湖賞歸　悠悠歸思水東流。暫別西湖記此遊。千里煙波明落日。幾家絃管咽清秋。酒郎尚卧垂楊岸。思女應登望遠樓。半醉半醒呼不起。要人扶上木蘭舟。　西湖幽賞　湖上風光照日華。湖中煙景儘堪誇。清江濯出五色錦。老藕放開千葉花。香逐風來熏俗骨。影隨波動晃明霞。一樽酒盡山

啣月。醉卧蘭舟不去家　劉靜脩集西湖　水竇深藏十畝煙。賣書真欲買漁船。數椽破屋已自足。四海虛名良可憐。醉後不知清露下。興來擬共白鷗眠。濂溪謾有當年志。老去而今只愛蓮。　貢泰甫閩南集陪偰少監海脩撰飲西湖　十年不到西湖上。此日重來意倍親。尊酒遽陪天上使。畫船猶待水邊人。題詩香漬箋花舊。度曲聲傳玉樹新。歸醉小樓明月曙。開元鐘鼓正朝真　陳景仁詩秋晚西湖寄興　落日孤雲弄薄陰。湖亭閒坐悟昇況。賞花尚憶田園在。紅葉不禁霜雪深。安道破琴方有節。微之狂笏本無心。醉餘轉覺思鄉切。靜看栖鴉集晚林。　西湖即事　湖中無日不春風。古往今來景不同。惟有斷橋西大佛。不知看盡幾英雄。　西湖別伏山村先生　邇來一月留西湖。篇詩時對酒一壺。東馳西騖何區區。客中行李唯琴書。吟朋來往日不踈。片言投合德不孤。扁舟興盡歸故廬。西風江上多鱸魚。蓴鱸莫羨長安道。天涯何處無芳草。　寓西湖端午雨中和伏山村先生詩韻　西湖重午水亭居。座有琴書俗事無。客裏逢時聊對酒。心中無謟不須符。青山愛我舊相識。白首娛親家慶圖。幾欲訪師無謝屐。蒲城風雨阻泥塗。　題西湖寓舍二絕　湖山有趣難留客。朋舊無情可斷金。雨霽水亭秋夜靜。一鉤新月印湖心。　波心風起鄰鄰綠。山頂雲閒疊疊青。畫舫醉歸歌吹散。小樓閒坐獨醒醒。　西湖閒居　交朋日至臺無酒。談笑風生座有春。豈只湖山娛俗子。湖山更會惱詩人。　寓西湖對景　長日笙歌笑語聲。幾家畫舸醉湖汀。須臾酒罷人歸後。唯有西山對我青。　西湖晚詠二絕　市井誰家幾少年。紅裙醉裏笑掀天。晚來未忍輕分袂。睥睨餘尊懶下船。　詩書誤我頭先白。湖海誰人眼爲青。欲破愁城時命酒。不堪酒薄易爲醒。　陸厚幼壯俚語泰定丙寅正月穀旦雲間錢存畊吳門李士廉松江曹明善泛舟西湖。入靈鷲訪王庭長老。存畊賦木蘭花慢。余因書其卷末　梅柳爭春。風日妍。翠峯深處禮金仙。自慙馮依多塵滓。便欲從師學問禪　己酉夏初偕浦江吳止翁遊西湖之上。辛亥夏初余獨因事往。止翁已成古人矣。故寫此慘愴之意　昔年拉友步城西。水色山光去馬嘶。小僕携殽壺載酒從行。環宴柳陰低。青芰白鷺驚人起。綠樹黃鸝教子啼。圓荷點翠浮輕浪。落絮鋪氈掩淤泥。風領閑雲籠岳塚。雨添新水拍蘇堤。今日重來情慘慘。故人永逝草萋萋。粉牆隱見留詩迹。記得當時醉後題。唯有湖山青不改。白雲飛去兩峯齊。　董嗣杲廬山集客中懷西湖二首　一日無詩氣運濁。百年有限身更多。西湖多少好風月。何時買屋安蕭閒。　閒多便可賦詩饒。客少應能減酒慳。風雪六橋入

圖畫。此身可並南山高。杜陵𡸁鄭後詩有遠在劒南思洛陽句。予客九江。遠過興國。至後忽動西湖之感。口占實情得四韻。何當神交杜陵於夢寐中。必亦一笑也　杜陵曾吟至後詩。我今客遠愁歸遲。蜀中想重洛陽憶。江上亦起錢塘思。地異心同一今古。風鬟霧鬢共路岐。西湖何殊灞橋趣。亟歸來興無復疑　林清源詩二月十九偕正齋運司茂之經歷遊西湖　放鶴亭前載酒還。吳娃蕩槳綠楊灣。一番華信笙歌裏。十萬人家煙樹間。風送輕船過兩岸。雲移殘雨入西山。登臨未了催歸去。回首不如白鷺閑　西湖二首　錦綉湖山碧玉天。風流歌舞想多年。無情最是蘇堤月。猶照宮粧入畫船。　南朝君相棄東都。換得錢塘十里湖。惹起胥潮千載恨。西湖西子兩忘吳　顧世名梅山集西湖陂上書所見　湖上相逢幾少年。綠楊陰裏拂柔鞭。傷心頂笠騎驢者。不是襄陽孟浩然　戴表元剡源集送言上人遊西湖。并寄鄧善之　聞說西湖也自憐。君遊更傍早春天。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草生尋舊刻。新巖茶熟試新泉。城中詩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解草玄　劉仁本亦玄集陪丞相宴西湖　南北兩峯青未了。西湖一曲柰愁何。玲瓏宮殿嘶戎馬。寂寞樓船掩翠娥。紅錦水雲秋色老。綠漪風露晚涼多。叨陪相府開恩宴。喜報淮夷已倒戈。　西湖行春　絲絲楊柳映蘇堤。沙軟風和快馬蹄。千里湖光春雨過。兩峯塔影夕陽低。落花芳草西山路。怪石眠松後澗溪。月下歸來人半醉。滿城燈火鬧香泥。張子淵詩次勾曲外史西湖感懷韻　一鞭春入曉蕭蕭。長記尋詩過斷橋。花底鶯聲聞送客。馬頭山影欲凌霄。情懷忽爾思前載。風物多應似故朝。蹋盡春光生感慨。當年王氣逐虹銷　趙達明詩太社四月一日招遊西湖　今日清和和又清。王孫領客出都城。好天勝日能多少。三到西湖如一晴。　畫舫侵晨繫柳根。主人生怕客來遲。嬌雲嫩日無風色。幸是湖船好放時。　船從詠澤過孤山。徑度瑠璃一萬間。隔岸多情楊柳樹。向人招喚倚煙鬟。　御池水滿苑門開。泥帶飛花路帶苔。到得孤山翻作惡。海棠開日不曾來。　萍生兒子點珠星。荷捲文書立萬丁。回首南高峯上塔。手中擎得玉玲瓏。　橘花如雪細吹香。杏子團枝未可嘗。行到陳朝枯柏處。孤山山背水中央。　和靖先生墳已荒。空餘松竹故蒼蒼。王孫自洗鸚鵡杓。滿酌真珠酹一觴。　行盡孤山碧四圍。却尋初路得來時。好風借與歸船便。吹近瓊林却不吹（聚景前小泊）　風條太液小荷欹。日麗長楊花影低。闌入苑中啼不歇。恨身不及一黃鸝。　葱蘢晚色正佳哉。苦被歸鞍緊緊催。船壓浮荷沉水底。須臾船過却浮來。　給事葛楚輔侍郎余處

恭二詹事招儲禁同寮沈虞卿秘監諭德充延之右司侍講何自然少監羅春伯大著二宮教。及予泛舟西湖。步登孤山五言　曉雨擣珠屑。吹作空山塵。拂水無落暈。映巒有遊痕。承華兩端尹。嘉招出城闉。一尋浣雲師。借風開晝昏。諸鬟忽脫帽。孤鏡亦捲裀。西湖驕復皎。南山洗如新。含舟步柳堤。曳杖啄松門。乃是小上林。亦有虎守閽。桂落膩金粟。蓉粧濃繡屏。高堂竹稍上。幽榭荷葉濱。群仙此小憩。呼酒領一欣。秋花隔水笑。笑我墮紗巾。更酧不知籌。互嘲還作春。行樂戒多取。况復仄羲輪。歸鬢几頫玉。那知醉與醒。　同岳大用撫幹雪後遊西湖。早飯顯明寺。步至四聖觀訪林和靖故居。觀鶴聽琴得四絕句。時去除夕二日　湖暖開冰已借春。山晴留雪要娛人。昨遊未當清奇在。路凍重來眼却新。　紫陌微乾未放塵。青鞋不惜涴泥痕。春風已入寒蒲節。殘雪猶依古柳根。　冰壺底裏步金沙。直到林逋處士家。未辦寒泉薦秋菊。且將瘦句了梅花。　道堂高絕俯空明。上下躋攀取意行。淨閣虛廊人寂寂。鶴聲斷處忽琴聲　王惲秋澗集西湖　一湖碧水山三面。滿眼樓臺堰一條。只爲近年荒廢久。花無容色竹無憀。　西湖　西湖三面簇青山。淨拭菱花照翠鬟。滄海月寒龍穴露。彩雲仙去鳳簫閑。無多樓觀猶圖畫。最好風煙近市闤。鄭重綉衣周漕使。畫船春酒待余還。　題西湖圖　東南形勢說餘杭。誰辦山谿作國防。路雪欲尋龍井去。表忠祠下謁錢王　王逢梧溪集靳士達惡模遺徙于惟正邀飲西湖二首　樓艦圍青幙。宮壺絡錦絲。忘形犀首飲。留意虎鳴詩。千里天開畫。雙峯月上眉。湧金饒夜色。歌吹送行遲。　湖山千古勝。富貴一時心。茉莉花浮酒。芙蓉火炷沉。駿文停岸馬。繡羽並沙禽。再度雲回曲。蕭蕭鶴淌林。禹虛中霞外集西湖晚思　日落湖水黑。衆山生遠塵。船回載酒客。樓倚獨吟人。老態多思舊。時情只貴新。離邊古梅樹。開謝幾年春。　西湖春感　花間院落水邊亭。冠蓋逢迎幾醉醒。柳巷春殘泣蘇小。梨園雲散老秦青。浮浮光景消扶扶。坦坦行藏信出庭。縮項鯿魚元自好。釣槎香舊已晨星。　西湖春日壯遊即事（弁序）　延祐戊午春。偶以釣槎之暇。因念西湖春日壯遊。嘗歷歷然眉睫間。光陰幾何。余髮鑠矣。遂成七言二韻詩三十首。以寫幽懷。後我之生。或不我信。儻遺老覽之。則將同一興感焉　遶湖無處避芳塵。疊鼓紅旗彩鷁新。冉冉春雲來不斷。湧金門外踏青人　霍山廟食慶流虹。民物謳歌樂歲豐。七寶社回呈了馬。年年歸路雨和風。　南屏山色染春煙。路接高峯社鼓喧。第一橋邊春更好。御舟閑在翠芳園。　問誰偏解占風光。飛蓋金鞍白面郎。山北山南遊欲遍。畫船教䑸

集賢堂。瑞煙祠宇隱垂楊。士女穿花語笑香。三十九賢森翠礎。虛舟亭上借傳觴。 鏤玉雕瓊簇閙竿。珠花翠葉縷金籃。東家年少貪遊冶。正值明朝三月三。 流蘇兩兩挂船頭。綉額珠簾不上鈎。金宴緩歌家宴靜。午前先入裏湖遊。 紫染春羅窄袖裁。伶人楚楚自恢諧。部頭教奏金蛾曲。畫向船棚一字排。 笙歌簫鼓沸春濤。耳目難禁應接勞。院落秋千誰氏女。綵繩搬起過墻高。 綺陌遊人隘暖煙。去年時節費錫天。鄰家兒女歸來晚。買得塘魚折柳穿。 萬柳搖金接畫橋。一清堂外景偏饒。文章太守閒華宴。預報龍舟奪錦標。 歌妓娉婷畫不成。去年初籍教坊名。新腔翻得梨園譜。喜入王孫唱柔聲。 園丁花木巧栝檃。萬紫千紅簇綺筵。折得青梅小如豆。獻來還索賞人錢。 揉藍染水翠浮山。堤上亭臺錦綉間。花柳禁人拳折去。要留春色大家看。 進餘薇露與流香。散落人間任品嘗。處處旗亭招客醉。大書不是趕春場。 珍禽翠羽養雕籠。列向船頭盡不同。憐殺錦鷄偏解語。喚人提挈避東風。 瀲灔春波鏡面平。扁舟貴物往來輕。翩翩鷗鷺翻晴雪。慣聽笙歌也不驚。 豪家遊賞占頭船。趂得風輕放紙鳶。手拍絲輪爭上下。一時回首看青天。 乍暖春衫薄似紗。少年三五自讙譁。醉眠芳草醒來晚。尚覓魚羹向酒家。 嬌民技藝也天生。鬭

巧搜奇事事能。稚子土宜偏劇戲。浪兒黃累十三層。 一路亭臺閙酒家。漸看楊柳綠藏鴉。太平官府無民訟。補種沿堤四季花。 畫船過午入西林。入擁孤山陌上塵。曾被弁陽摸寫盡。晚來閒却半湖春。 要囑園丁取折枝。紅桃白李紫薔薇。石函橋畔人煙晚。挑得春光一擔歸。 遥看暝色下漁汀。金鴨香消酒半醒。倒轉船頭元有意。檻邊人報放流星。 天街夜市已喧閙。半掩城門玉漏傳。籠燭絳紗爭道入。湖心猶有未歸船。 秋千罷蹴彩繩低。林館鶯聲白日遲。處處茶簾閒似雪。不堪便作送春詩。 桃杏移春點碧苔。柳綿飛盡小池臺。憑君莫信啼鵑語。更有花王最後開。 送得春歸夏又初。名園不放玳筵虛。只知富足家家事。肯爲兒孫教讀書。 誰家乳燕掠船過。小小荷錢出水多。梅雨乍晴人病酒。綠陰天氣正清和。 慣見升平春復秋。分明往事昔年遊。西林橋外青山色。幾度夕陽入白頭。 黃文獻公集三月三日西湖舟中 黃塵奔走媿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秖令忽負四難幷。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 僧大偉竹牕小藁西湖 夢遶西湖二十年。偶來遊覽興悠然。石從大觀半成佛。梅到咸平始遇仙。欲把六橋歸畫裏。先教十景賫吟邊。山靈似識詩人意。分付幽禽當管絃。 高彥敬房山集同郭祐之泛舟西湖晚歸 積翠巖限生白煙。斜暉金碧落鯨川。偶陪好客留長日。盡取香風入畫船。明日再來休負約。大家歸去莫爭先。舉頭忽見東山月。更酌清樽酹謫仙。 王景初蘭軒集西湖 綠波三面浸青山。樓閣香園萬頃寒。蓬島忽驚塵世外。蘭舟如在畫圖間。從來富貴歡遊處。合作風流鶴毒看。斗米千錢人餓死。近來簫鼓覺聲閒。 雪傒遊西湖 湖山明霽雪。遂興生扁舟。一棹入空闊。孤吟消百憂。珠宮映貝闕。瑤水連琨丘。我無神仙骨。安得有斯遊。欲起孤山翁。一樽同獻酬。再詠梅花句。清風動巖幽。高懷寄千載。世事真悠悠。 汪濟飯牛藁番闕濟甫以儒官守選於杭。比遊西湖有詩。余欠一行。姑次其韻 西湖本西子。晉理散未妝。汪子好事人。乃獨晝茲遊。誠不如鳧鷺。掀禪身爲舟。於焉興吾神。載驅溥冥捜。煙霧環兩髻。日月懸雙眸。魚紋變錦幃。香草蒙茸裘。規爲大圓鏡。六合共拍浮。雲光恣遠覽。照耀無時休。尤物不解語。與人作伶優。是中有正色。窈窕河之洲。閔君陶朱公。耦比佳匹儔。同行六七輩。撥櫂窮清幽。並閱古今宙。同泛天人漚。筆札生風雨。談笑輕公侯。不惜連城價。索我高歌酬。蹇余方寸中。一洗萬斛愁。試劫捧心顰。敢貽西子羞。語妙囿絕倒。會勝能再否。願言勗兄弟。相好無相猶。 東洲杜國英詩遊杭州西湖 景

入西湖便不同。畫橋香細藉花風。短長亭過三天竺。南北峯來九里松。船載笙歌遊水面。山擎庭館立城中。欲尋和靖吟梅處。路破蘇隄蘚幾重。 王仲賢錄史西湖（宋高宗渡江駐蹕杭州乃爲錢塘歌舞之地。至理宗朝賈似道作相家湖上。得占西湖四時之景。今爲江浙省府。） 西湖楊柳屬誰家。立盡旗亭秖暗嗟。惟有釣翁渾不管。一竿明月伴荷花。 僧雪窻集西湖五首 孤山西畔蕩雲東。日照青光紫翠中。茅屋竹籬成小市。柴門斜掛海旗紅。 西山煙霧接林齊。林下人煙隔水低。菰葉蘋花開處好。管絃長送夕陽西。 脩吉寺邊春水生。竹籬茭岸鳥飛鳴。過橋野色添新綠。落日風吹釣艇橫。 湖山堂上看春回。堤上桑麻翠作堆。十隻畫船歸去後。白鷗閑覷近橋來。 蘇堤柳色半浮空。一帶晴煙弄晚風。十里荷花殘照裏。紅粧翠袂出波中。 曹文貞公漢泉集遊西湖 鬱鬱羈愁著不堪。畫船西出事奇探。柳邊和氣蘇公路。梅底清風處士菴。已覺湖山入胷臆。更容絲竹厲肥甘。錦雲一段三千頃。乾取平生作盛談。 貫酸齋詩西湖遊 會意追遊分主賓。隔蓬別調忽傷神。水邊芳草去時雨。風外落花何處春。紫陌把籃歸市女。畫橋攜手買舟人。龍香準爲湖山賦。畫囑西施莫厭貧。 龍麟洲詩西湖 西湖湖上山如畫。二十年前曾客來。飛絮滿城歸未得。江南老却賀方回。

國朝劉基詩王澗和尚西湖圖歌 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

浮光吐景十里外。疊峰湧出青芙蕖。百年王氣散荊棘。惟有歌舞留歡娛。畫樓峻閣如鉛黛。媚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猶豪見真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化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吾意匠。麥娥巨靈吾指麾。却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煙度空碧。蒼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蘆荻。須臾冷月迸深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命客揮焦桐。和鮐大笑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鱉聽。水底影動雙高峯。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顧祿詩題西湖小景　曾貫西湖暑畫船。錦雲香裏醉神仙。如今江海空看畫。辜負風流二十年。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五　六模

湖（西湖）

宋林淳定齋集西湖（鷓鴣天）　天近祇知雨露濃。湖山無日不春風。開花野草皆掀舞。曾在君王顧盼中。時易得。會難逢。朝爲逆旅暮三公。蛟龍得雨飛無便。鷄犬騰雲風有功。遊西湖（柳梢青）　水月光中。煙霞影裏。化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到蓬萊。　天香散逐風回。三十里荷花盛開。買箇船兒。山南遊遍。山北歸來。　富貴園林。清虛池館。隨意登臨。物外風光。雲明花媚。鳥語煙深。　徐徐緩轡微吟。迤邐度松間柳陰。覺適幽奇。小舟歸晚。月映波心。　憶西湖（浣溪沙）　却憶西湖爛熳遊。水涵山影翠光浮。輕舟短棹不驚鷗。　帶露精神花嫵媚。依風情態柳溫柔。鶯歌燕語巧相留。　次趙帥開西湖韻（水調歌頭）　湖波漲新綠。環遶越王山。棠齋清晝餘暇。贏得靜中觀。四面屏圍碧玉。十里障開雲錦。水鑑倒晴瀾。目送孤鴻遠。心與白鷗閑。　隘遊人。喧鼓吹。雜歌謳。曉天澄霽。花羞柳妬怯春寒。好在風光滿眼。只恐陽春有腳。催詔下天關。勝寫鵝溪幅。歸去鳳池看。

踈水遶城郭。農利遍三山。使君重本。雅志初不在游觀。化出玉壺境界。揮灑錦囊詞翰。筆下湧波瀾。天巧無餘蘊。意匠自舒閑。　擁籠頭。民同樂。頌聲讙。養花天氣。雲柔煙膩護朝寒。桃李滿城陰合。楊柳繞堤綠暗。鳥語鬧闌。似訴風光好。留與後人看。　螺水亘千古。鼇頂冠三山。年豐帥閫壼靜。欄檻縱遐觀。西望潮登浦漵。萬頃綠浮原野。堤岸溢波瀾。吹滄胥沾足。日永桔槔閑。　肆華筵。魚鳥樂。衆賓讙。良辰好景。年年莫放此盟寒。且念新湖遺愛。莫作故園遐想。到處是鄉關。勳業知非晚。聊把鏡頻看。劉鱗洲集遊西湖（賀新郎）　睡覺啼鶯曉。醉西湖千場。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舸乘風翩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　神仙路遠蓬萊島。紫雲深。參差禁樹。有煙花遶。人世紅塵西障日。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沉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愜。鬢先老。　吳泳鶴林集遊西湖和李微之校勘（賀新郎）　一片湖光淨。被遊人。撑船刺破。寶菱花鏡。和靖不來東坡去。了騷人遺韻。但翠葆玉釵橫鬢。碧藕花中人家住。恨幽香可愛不可近。沙鷺起。晚風進。　功名得手真奇偶。無離懷長堤翠柳。繫愁難盡。世上浮榮一時好。人品百年論定。且牢守文章家印。秘館詞人能度曲。更不消檀板

標蘇姓。変浩渺。納光景。 再遊西湖和李微之（滿江紅） 風約湖船。微擺撼水光山色。縱夾岸秋芳冷淡。亦隨風折。荷芰尚堪驂客製。蘭茗猶許詩人摘。最關情踪雨畫橋西。宜探索。 蓬島上。神仙宅。蒼玉佩。青城客。把從前文字。委諸河伯。涵浸留中今古藏。編排掌上乾坤策。却仍勞新草阜陵書。歸山澤 劉德秀詞西湖（賀新郎） 雨沐秋容薄。瑩湖光琉璃千頃。浪平如削。步遶湖邊佳絕處。時湧瓊樓珠閣。記一一經行皆昨。十萬人家空翠裏。借姮娥玉鑑相依約。搖霧箔。飛煙幕。 天機雲錦纔收卻。放芙蓉岸花十里。翠紅成幄。向晚買舟撐月去。笑引銀潢共酌。醉欲起騎鯨碧落。試喚坡仙哦妙句。問淡粧此夕如何着。只雲月是梳掠。 蔡聰詞叢西湖（六橋行） 芙蓉苑。記試酒淸狂。鞚鞭遊遍。翠紅照眼。凝芳露洗出晴霞一片。垂楊兩岸。窺鏡底新粧深淺。應料似錦障行春。三千粉黛爭艷。 邂逅繫馬隄邊。念玉笋輕拳。笑簪同歡。歲華暗換。西風路。幾許愁腸凄斷。仙城夢黯。還又是六橋秋晚。凝望處。煙淡雲寒。人歸鴈遠。 蘇隄路。正密柳烘煙。嫩莎妝雨。野芳競吐。山如畫。隱隱雲藏山塢。六橋徙倚。喧處處行春簫鼓。鷗影外。一片湖光。夷猶綵舟來去。 凝想禊飲花前。愛裙幄圍香。欵留連步。舊蹤未改。還曾記攬結亭邊芳樹。愁情幾許。更多似一天飛絮。空自有花畔黃鸝。知人笑語。 西湖（少年遊） 四山煙靄未分明。宿雨破新晴。萬頃湖光。一隄柳色。人在畫圖行。 清明過了春無幾。花事已飄零。莫待斜陽。便尋歸棹。家隔兩重城。 西湖（喜遷鶯令） 青嶂遶。翠隄斜。晴綺散餘霞。一湖春水碧無瑕。可惜畫船遮。 燕交飛。鶯對語。風軟香塵凝路。一年春事又楊花。詩酒韶華。 張元幹歸來集西湖有感寄晞顏（八聲甘州） 記當年共飲醉畫船。搖碧罥花鈿。問蒼顏華髮。煙簑雨笠。何事重來。看盡人情物態。冷眼只堪咍。賴有西湖在。洗我塵埃。 夜久波光山色。間淡粧濃抹。冰鑑雲開。更潮頭千丈。江海兩崔嵬。曉凉生。荷香撲面。灑天邊風露逼襟懷。誰同賞。通宵無寐。斜月低回。 蔡友古居士詞西湖（憶秦娥） 湖光碧。春花秋月無今昔。無今昔。千年往事。盡成陳迹。 玉簫聲斷雲屏隔。山遙水遠長相憶。長相憶。一生懷抱。為君牽役。 浣溪沙 玉趾彎彎一折弓。秋波剪碧灔雙瞳。淺顰輕笑意無窮。 夜靜擁爐熏督耨。月明飛棹採芙蓉。別來懽事少人同。 盧申之詞西湖（烏夜啼） 漾暖紋波颭颭。吹晴絲雨濛濛。輕衫短帽西湖路。花氣撲春驄。 鬬草褰衣濕翠。鞦韆瞥眼飛紅。日長不放春醪困。立盡海棠風。 履齋先生詩餘西湖（滿庭芳） 春水溶溶。春山漠漠。淡煙淺罩輕籠。危樓闌檻。掠面小東風。又是飛花落絮。芳草暗萬綠成叢。閑

徙倚。百年人事。都在畫船中。 故園無恙否。一谿翠竹。兩徑蒼松。更有魚堪釣。有秫堪舂。底事塵驅物役。空回首社燕秋鴻。功名已蕭搔短鬢。分付與青銅。 遊西湖（卜算子） 春事到西湖。處處梅花笑。拂儘長安車馬塵。眼底青山好。 身世兩悠悠。歲月閒中老。極目煙波萬頃愁。此意誰知道。 張于湖詞泛西湖（柳梢青） 湖岸千峯。嵌嵒掩映。綠竹青松。古寺參差。樓臺高下。煙霧溟濛。 波光萬頃溶溶。人面與荷花共紅。撥棹歸歟。一天明月。十里香風。 張約齋詞西湖（柳梢青） 千丈風漪。霽光明處。花柳高低。簫鼓聲中。寶釵遙認。蘭棹交馳。 貪呆觀着簾兒。不好慣伊家怎知。便是畫來真情厮向。難似當時。 曹邍詞遊西湖（宴桃源） 西湖避暑棹扁舟。忘機狎白鷗。荷香十里供瀛洲。山光翠欲流。 歌浩浩。思悠悠。詩成興未休。清風明月解相留。琴聲萬籟幽。 廉纖小雨養花天。池光映遠山。蕙蘭風暖正暄妍。歸梁燕翼偏。 芳草碧。綠波漣。良辰近禁煙。酒酣午枕興怡然。鶯聲驚夢仙。 范石湖詞雨後攜家遊西湖荷花盛開（滿江紅） 柳外輕雷。催幾陣雨絲飛急。雷雨過。半川荷氣。粉融香浥。弄蘂攀條春一笑。從教水濺羅衣濕。打梁州簫鼓浪花中。跳魚立。 山倒影。雲千疊。橫浩蕩。舟如葉。有采菱清些。桃浪雙檝。忘卻天涯飄泊地。尊前不放閑愁入。任碧筩十丈卷金波長鯨吸。 陳三聘和 甜穀浮空。山擁髻。曉來風急。吹驟雨。藕花千柄。艷粧新浥。窺鑑粉光猶有淚。凌波羅襪何曾濕。詩漢宮朝罷玉皇歸。凝情立。 樽前恨。歌三疊。身外事。輕飛葉。悵當年空擊誓江孤楫。雲色遠連平野盡。夕陽偏傍踈林入。看明月冷浸碧琉璃。君須吸。 蕙畝拾英集張熈妻王氏作西湖曲（菩薩蠻） 橫湖十頃琉璃碧。畫橋百步通南北。沙暖睡鴛鴦。春風花草香。 閑來撐小艇。劃破樓臺影。四面望青山。渾如蓬萊間。 黃銖詞過西湖（念奴嬌） 午風清暑。過西湖。隱約曾遊堤路。雲徑煙扉人境絕。真是珠宮玄圃。徙倚闌干。笑呼艇子。同入荷花去。一盃相屬。恍然身在何許。 休怪夢入巫雲。凌波羅襪。我在迷湘浦。綠渺驚鴻飛燕舉。卻怨嚴城鐘鼓。百斛明珠。千金駿馬。豪氣今猶故。歸來清曉。幅巾猶帶香露。 黃人傑可軒詞西湖（感皇恩） 秋色滿西湖。雨添新綠。一派煙光望中足。清香十里。畫舸去來相逐。酒酣時聽得漁家曲。 人道似郎。郎還第六。雲水相逢未諳熟。晚來風靜。閑浸數枝紅玉。水神應不禁江妃浴。 遊西湖（念奴嬌） 西湖勝絕。有棲雲樓觀。蟠空丘壑。玉鑑光中天不老。人在蓬壺行樂。畫舸藏春。垂楊繫馬。盡處笙簫作。京華狂客。也忘身世飄泊。 行待載酒尋芳。湖灣堤曲。放浪紅塵腳。借景留懽排日醉。不負鶯花盟約。忍綏東風。

耐煩逢日休恁忽忽著。温存桃李莫教一頃閒卻。辛稼軒詞西湖和人韻（念奴嬌）曉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蒼壁。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遭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坐中豪氣。看公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飛仙伯。茅舍疏籬今在否。松竹已非疇昔。欲說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腸桃葉消息。西湖（好事近）（日日）過西湖。冷浸一天寒玉。山色雖言如畫。想時難邈。前絃後管夾歌鍾。纔斷又重續。相次藕花開也。幾蘭舟飛過。蘇東坡詞西湖夜歸（好事近）湖上雨晴時。秋水半篙初沒。朱檻俯窺寒鑑。照衰顏華髮。醉中吹墮白綸巾。溪風漾流月。獨棹小舟歸去。任煙波搖兀。西湖（南歌子二首）山與歌眉斂。波同醉眼流。遊人都上十三樓。不羨竹西歌吹古揚州。菰黍連昌歜。瓊彝倒玉舟。誰家水調唱歌頭。聲繞碧山飛去晚雲留。古岸開青葑。新渠走碧流。會看光滿萬家樓。記取他年扶路入西州。佳節連梅雨。餘生寄葉舟。只將菱角與雞頭。更有月明千頃一時留。楊冠卿詞春日西湖用吳監簿韻（菩薩蠻）春山愁對脩眉綠。春衫誰爲裁冰縠。日暮倚欄干。不禁煙霧寒。湖邊歸去路。猶記傳觴處。往事等空花。客心驚歲華。馬莊文詞西湖春暮（阮郎歸）清明寒食不多時。香紅漸漸稀。番騰粧束鬧蘇堤。留春春怎知。花褪雨。絮沾泥。淩波寸不移。三三兩兩叫船兒。人歸春也歸。永平志西秦張叔夏西湖春感（高陽臺）接葉巢鶯。平波捲絮。斷橋斜日歸船。能幾番遊。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更淒然。萬綠西泠。一抹荒煙。當年燕子知何處。但苔深韋曲。草暗斜川。見說新愁。如今也到鷗邊。無心再續笙歌夢。掩重門淺醉閒眠。莫開簾。怕見飛花。怕聽啼鵑。曉行西湖邊（菩薩蠻）霜花鋪岸濃如雪。田間水淺冰初結。林容亂鴉啼。山深鴈過稀。風恬湖似鏡。冷浸樓臺影。樓不怕隆寒。歸蹤正耐看。陳造江湖長翁集西湖（訴衷情）今朝入自藕洲來。花意尚遲迴。幾時畫船同載。雲錦照罇罍。鈴齋外。已全開。是誰催。詩仙住處。和氣回春。獨皷如雷。清江漁譜弁次東山憶西湖舊遊（醉蓬萊）記澄湖抱綠。畫舫參差。閒花時節。湖壁鳴堤。有簟縈屏列。燕草香馱。鵝條香溪。似渭城煙雪。恵管斜陽。衛娘蔥蒨。帶圍寒怯。蘇小閒情。綠楊如織。闌檻東邊。好山千疊。料得如今。也翠銷紅歇。何限縈華。春來都付與。數聲啼鴂。護愴霧魂。扁舟買醉。謝公明月。歐陽公集西湖（採桑子并叙語）昔者王子猷之愛竹。造門不問於主人。陶淵明之卧輿。遇酒便留於道上。況西湖之勝槩。擅東穎之佳名。雖美景良辰。固多於高會。而清風明月。幸屬於閑人。

並遊或結於良朋。來興有時而獨往。鳴蛙暫聽。安問屬官而屬私。曲水臨流。自可一觴而一詠。至歡然而會意。亦傍若於無人。乃知偶來常勝於特來。前言可信。所有雖非於己有。其得已多。因翻舊闋之辭。寫以新聲之調。敢陳薄伎。聊佐清歡。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隱隱笙歌處處隨。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春深雨過西湖好。百卉爭妍。蝶亂蜂喧。晴日催花暖欲燃。蘭橈畫舸悠悠去。疑是神仙。返照波間。水闊風高颺管絃。畫船載酒西湖好。急管繁絃。玉盞催傳。穩泛平波任醉眠。行雲卻在行船下。空水澄鮮。俯仰留連。疑是湖中別有天。群芳過後西湖好。狼籍殘紅。飛絮濛濛。垂柳欄干盡日風。笙歌散盡遊人去。始覺春空。垂下簾櫳。雙燕歸來細雨中。何人解賞西湖好。佳景無時。飛蓋相追。貪向花間醉玉卮。誰知閑憑欄干處。芳草斜暉。水遠煙微。一點滄洲白鷺飛。清明上巳西湖好。滿目繁華。爭道誰家。綠柳朱輪走鈿車。遊人日暮相將去。醒醉諠譁。路轉欹斜。直到城頭總是花。荷花開後西湖好。載酒來時。不用旌旗。前後紅幢綠蓋隨。畫船撐入花深處。香泛金卮。煙雨微微。一片笙歌醉裏歸。天容水色西湖好。雲物俱鮮。鷗鷺閑眠。應慣尋常聽管絃。風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瓊田。誰羨駿鸞。人在舟中便是仙。殘霞夕照西湖好。花塢蘋汀。十頃波平。野岸無人舟自橫。西南月上浮雲散。軒檻涼生。蓮芰香清。水面風來酒面醒。平生爲愛西湖好。來擁朱輪。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歸來恰似遼東鶴。城郭人民。觸目皆新。誰識當年舊主人。吳子和詞王生陶氏月夜共況西湖賦此弔之（霜天曉角）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騃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人路絕。共沉烟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斷橋月。劉龍洲詞西湖（沁園春）斗酒彘肩。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勒駕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二公者。但棹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看金壁崔嵬樓觀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何似孤山先探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高竹屋詞蘇堤芙蓉（菩薩蠻）紅雲半壓秋波急。豔粧泣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日粉香殘。六橋煙水寒。劉隨如鎮集西湖錢別（江神子）送春曾到百花洲。夕陽收。暮雲留。想伴花神。騎鶴上揚州。回首湖山情味淺。妻把酒。更登樓。相思南浦古津頭。來箏書已。鸞鷗。柳外歸鴉點點是離愁。空倚陽闌三疊曲。歌不盡。水東流。洪叔璵詞西湖（菩薩蠻）吳姬壓酒浮紅蟻。少

年未飲心先醉。駐馬綠楊陰。酒樓三月春。看看成一笑。遺恨知多少。回首欲䰟銷。長樓連斷橋　沈元用詞西湖（小重山）　湖上秋來蓮蕩空。年華都付與木芙蓉。採菱舟子兩相逢。雙眉蹙。一笑與誰濃。斜日落溟濛。驚鶯飛起水無蹤。望湖樓上兩三峯。人不見。林外數聲鐘　姜白石詞角招（黃鍾角）甲寅春予與俞商卿燕遊西湖。觀梅於孤山之西村。玉雪照映吹香薄人已而商卿歸吳興。予獨來。則山橫春煙。新柳被水。遊人容與飛花中。悵然有懷。作此寄之。商卿善歌聲。稍以儒雅緣飾。予每自度曲吟洞簫。商卿輒歌而和之。極有山林縹緲之思。今予離憂。商卿一行作吏。殆無復此樂矣

一丨人ㄋ久リフ厶ス厶一夕歹厶一之厶一一人久ワフ人多フ不个个ㄋ厶一ソフ竹ㄛ一厶マ一マ　為春瘦。何堪更繞湖盡是垂柳。自看煙外岫。記得與君湖上攜手。君歸未久。早亂落香紅千畝　人寸ㄋリ久ヲ㚇丁人ㄴヲ夕歹夕歹厶一个ㄋ久ソフ厶ス厶一夕歹厶一ス厶一一人久リ　一葉凌波縹緲。過三十六離宮。遣遊人回首猶有。　畫船障袖。青樓倚扇。相映人爭秀。翠翹光欲溜　フ人州フ不个个ㄋ厶一リリ竹一一厶ス一マ厶ㄋリ六ㄌ方フ人ㄴ歹歹　愛著宮黃而今時候。傷春似舊。蕩一點春心如酒。寫入吳絲自奏。問誰識曲中心。花前友丈輕那

梅溪集六月十五日夜西湖月下（賀新郎）　上是西山。下是天。塘中間愛酒能詩之榜船向少陵佳處。故塵世必無知者。暑不到靈宮風榭。楚竹忽然呼月上。被東南幾葉雲縈惹。雲散去。笑聲罷。清尊莫爲嬋娟瀉。爲狂唫醉舞。失晉人風雅。磊砢碎橋邊楊柳影。不聽漁樵閑話。更欲舉空杯相謝。北斗以南如此。幾想吾曹便是神仙也。問今夜是何夜　湖上高賓趙王子埜同賦　西子相思切。要蕭蕭風裳水佩。照人清越。山染娥眉。波回夢綠聊可與之娛悅。便莫賦湘妃羅襪。悄見綠荷相倚恨。白鷗占了涼波闊。揀涼處。故船歇。道人不是塵埃物。縱狂吟魂醒。吹亂一巾涼髮。不覺引盃澆肺渴。正要清歌駿發。更坐上其人冰雪。截取斷虹。堪作詩鈞玉奩。今夜來時節也勝釣石城月（千里有石城圖故及之）孫居敬晴庵詞西湖（臨江仙）　觸事老來情緒懶。西湖債未曾還。試呼小艇訪孤山。昔年鷗鶴侶。想笑鬢斕斑。　倦去坡翁山耐久。烟霏空翠凭欄。日斜尚覺酒腸寬。水雲天共色。欸乃一聲間　摘索枝頭何處玉。吹來萬里春風。漬更陸地適芙蓉珠簾和氣撲。一笑爭爐紅　文字紅裙相間出。主人鐘鼎仙翁。清談雋語與香濃。太平歡意遠。人在玉壺中。次靈中之韻（賀新郎）　風月爲佳節。更湖光平鋪十里水晶宮闕。若向孤山邀俗駕。只恐梅花慢咽。有圖畫天然

如拐。好看驗人冰雪句。走龍蛇醉墨成三絕。塵世事。護如髮。直須腳踏層冰滑。倚高寒身疑羽化。水平天闊。目送雲邊雙白鷺。杳杳衝煙出沒。喚醒兒曹梁甑夢。把逍遙齊物從頭說。洗夜光。弄明月。楊無咎逃禪詞趙祖文畫西湖圖名曰總相宜　西湖天下應如是。誰喚作真西子。雲凝山秀。日增波媚。宜晴宜雨。況是深秋。更當遙夜。月華如水。記醉人醉道。丹青妙手應難寫。真奇語。佳事輸他范蠡。泛扁舟仍攜佳麗。雲端幻出。淡妝濃抹。可人風味。和靖幽居。老坡遺跡也。應堪記。更憑君畫我。追隨二老。遊千家寺。（夜行船）　怯被東風相惧。落輕帆暫停煙渚。桐樹陰森茅簷瀟灑。元是那回來處。相與狂朋沽酥醅。聽胡姬隔窗言語。我既癡迷君還留戀。明日慢移船去。　夾岸倚羅歡聚。看喧喧彩舟來去。晴放湖光雨添山色。誰識總相宜處。輸與騷人知勝趣。醉臨流戲評坡句。若把西湖比西子。這東湖似東隣女。姚成一雪坡集憶西湖（柳梢青）　長記西湖。水光山色。濃淡相宜。豐樂樓前。湧金門外。買箇船兒。而今又是春時。清夢只孤山賦詩。綠蓋芙蓉。青絲楊柳。好在蘇堤　柳耆卿詞西湖（望海潮）　東南形勝。江浙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里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如魚水）　輕靄浮空。亂峯倒影。瀲灩十里銀塘。繞岸垂楊。紅樓朱閣相望。芰荷香。雙雙戲鸂鶒。鷺鷥乍雨過。蘭芷汀洲。望中依約似瀟湘。風淡淡。水茫茫。動一片晴光。畫舫相將。盈盈紅粉清商。紫微郎修禊。飲且樂仙鄉。便歸去遍歷鸞坡鳳沼。此景也難忘　高觀國竹屋癡語西湖（青玉案）　平生似欠西湖債。每拚了金貂解。嫵媚煙雲多變態。雕鞍來處。畫船歸去。花柳春風隘　玉京相接蓬壺界。入畫遙山翠分黛。蘇小不來時節改。一堤風月。六橋煙水。鷺約鷗盟在　立秋前一日西湖（鷓鴣天）　不肯樓邊看畫船。載將詩酒入風煙。浪花濺白鼓飛鷺。荷芰藏紅似小蓮。醒醉夢。喚吟仙。先秋一葉莫驚蟬。白雲鄉裏溫柔遠。結得清涼世界緣　胡銓詞和陳景衛憶西湖（鷓鴣天）　一憶西湖大瘦生。十年不到夢曾行。空濛山色煙飛晚。淡沲湖光霧斂輕　芳草遠。暮雲平。雨餘空翠入簾明。夢回一餉難存濟。這錯都因自打成　康伯可詞遊西湖（長相思）　南高峯。北高峯。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　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驄。相逢九里松　元劉須溪詞西湖感懷　湧金門外上船場。湖山堂。衆賢堂。到處淒涼城角。夜吹霜。誰識兩峯相對語。天慘慘。

水茫茫。月移跡影傍人墻。怕昏黃。又昏黃。舊日朱門四聖暗飄香。驛使不來春又老。南共北斷人腸。盧摯詞　浙省李參政燕予杭之白塔寺南廡。樂府賜春宴者。引喉赴節於樽俎之間。遂醺然而歸。翌日載酒西湖春宴。已伺於舟中矣。大參公謂予不可無言。飲後賦長短句以贈。（鵲橋仙）　江山畫圖。樓臺煙雨。滿意雲間金縷。饒他蘇小更風流。便怎似貞元舊譜。　西湖載酒。薰南清看。羅擢芙蓉多處。醉扶紅袖聽新聲。莫驚起同盟鷗鷺。

國朝張仲舉詞　秋日西湖汎舟午後遇雨（八聲甘州）　向芙蓉湖上駐蘭舟。淒涼勝游稀。但西泠橋外。北山隄畔。殘柳依依。追憶鶯花舊夢。回首冷煙霏。惟有盟鷗好。傍人飛。　聽取紅牙象板。儘歌回彩扇。舞換仙衣。正白蘋風急。吹雨暗斜暉。空惆悵。離懷未展。更酒邊忽別。又送將歸。江南客。此生心事。只在漁磯。劉習之詞　西湖夜醉（長相思）　湖山橫。湖水平。買箇湖船一葉。輕傍湖隨柳行。　秋風清。秋月明。誰擣秋砧煙外聲。悲秋無盡情。

南湖

瓊州南湖　瓊州府瓊臺志　瓊州南湖在澤村。去城二十里。湖水亦深碧。環湖皆石立巉然。四岸民居。去湖四十步有井。名仙井。有石如砥。俗傳古有仙常遊於此。跪坐石上。其膝有痕。又有刻詩云。山高水碧半巖泉。接桃花亦峒天。若揮光危九轉。尋功行滿三千。方世界人何立。點丹砂便自然。憑報君須記取。知平地有神仙。（昔取上字接下句。平已磨滅。詩得於鄉士吳有壽。）

安慶南湖　安慶府志　安慶南湖舊名南園。三面依城。古木參天。湖浸甚廣。中有寒芳堂。李師中有記。在郡治南。端平毀於兵火。

臨川南湖　臨川縣志　臨川南湖在郡城豐安門外舊吳陂莊之南塘。廣袤四百餘丈。郡守朱公正辭以為放生池。紹興中。郡守晁公謙之葺治之。面湖作堂。後廢。紹定戊子。提舉魏公大有。剏湖山堂於堤上。淳祐九年。提舉馮公去疾並湖創臨汝書院。遂易堂扁曰風雩。復於書院中門外創亭曰愛蓮。又於亭之左右立二亭。曰漱石。曰枕流。自漱石而東則有橋曰流芳。蓋湖水自此出而溉民田也。元虞集歸田藁　撫州臨汝書院復南湖記　臨川臨汝書院在郡城西二里許。有匯澤曰南湖。延廣數百畝。受西北諸源之水。霖雨不溢。旱乾可瀦。其流南出。多所灌溉。而後與郡城衆流會焉。蓋屬縣樂安崇仁宜黃之水。皆至於郡城之南。與所謂臨水汝水者俱合於盱江之水。而東北行。去郡城殊遠。雖抑之趨近。卒不可得也。城郭之間。舉嶺膠葛。地勢回薄。自官府民居祠廟閭巷。因其高下。無有虛曠。風氣隘塞。疏通委折。則渠溝之流注而已矣。是以無以宣其堙鬱。去其壅底。以來爽塏而至清道焉。則南湖之納於郡人之休養生息。蓋有所繫焉。書院雖以臨汝名。實主於茲湖也。考諸舊誌。容其進而莫之敢堙者舊已。故宋天聖中。修唐故事。郡置放生池。時守臣太常博士朱公正辭用詔書。即此湖為放生之池。其說曰。使魚鳥草木各遂其性。以祝人君千萬壽云。是以有司謹治之。盛觀善與民偕者也。曾子固諸人皆嘗賦焉。非直道其遊觀之美而已也。及乎宋晚。儒士之在庠序。尚進士業。而務為祿仕。學道之君子有憂之。是以常平使者都昌馮公去疾。即湖為堂。率學者以從事乎為己之學。書堂祠朱文公。而尊信服行其說焉。而茲湖也。遂為風雩詠歸之地。郡人士耆艾童冠之至於斯也。相觀而善。是以徽菴程君以考亭之學。從郡守部使者之請。來為之師。游其門而甚知名者。故司徒楚國程文憲公鉅夫。故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其人也。蓋書院始於淳祐戊申。未三十年而內附。國朝崇尚學校。建官立師。士之效學於斯者。無敢慢焉。又數十年而執事者弗虞。漫為旁近堙塹殖利。鳶飛魚躍之高深。涸以汙萊之變易。川泳雲飛之間。適限以畦町之縱橫。吏民失及時之樂。士子興茅塞之歎。彼獨何心哉。吾聞古之為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上有阡陌。下有溝洫。夫豈不知千畝之土。溝洫之浸。皆可稼穡乎。然而聖賢之相承。謹修其制而

不敢盡者。所以為天道地利之當然而不可易。不然。何待於後之盡利者之輕廢者乎。此又君子之所當究心者矣。是以仕於斯者。豈無慨然欲復其舊乎。蓋曰力有所不及者而已。至正辛巳。蜀人王君堅孫來為照磨。覽其舊跡而歎焉。愛蓮之名徒存。而中通外直者何見。枕流之扁雖存。而有源之活水何往。語諸其寮。知事夾谷立。以告監郡倅貳。請按圖籍之舊而復之。莫不稱善。是時山長張震盡力職事。粗入無弊。廩餼有常。自禮殿講堂門廡齋舍。久壞而弗修者。悉致其力而新完之。土田之久侵於人者。理而復之。方委曲咨勸。以承王君之志。而幕老亳人趙君雷澤實來克合其志。按得其實。即借徒役。其畚鍤。除損壞。完隄防。沛然而清流集。淵然而止水停。生植為之光輝。飛動為之欣悅。而郡將處州萬戶邢侯惟明始作漱石之亭。以為之勸。而放生風雩枕流皆如其舊。自始役至於成功。朝夕程督者。錄事司達魯花赤和尚與震也。既而太守洛陽楊公益。始下車登斯堂也。觀斯湖也。顧而喜曰。天將使吾民沐浴聖化。而蘇息其凋瘵乎。春水方新。秋潦既盡乎。得以與文武吏士。酌芳泉以胥慶。詠太平於無涯。有不在於斯者乎。郡幕三君皆歷仕憲府而至。是以得時措之宜者。以予既老而備於斯土也。命震率其訓導虞登。而以其府公之命來求為記云。

廣德南湖輿地紀勝廣德南湖去建平縣四十里。其水流入丹陽諸湖。入蕪湖達大江。

鳳陽南湖元一統志鳳陽南湖在鳳陽府五河縣南一里半。

武昌南湖武昌府志武昌南湖在保安門外元一統志武昌南湖在府望澤門外。周二十里。舊名赤欄湖。外與江通。長隄爲限。長街貫其中。四旁居民蟻附郡縣志武昌南湖亦云五丈。在武昌縣東八里。以荷自蔽。即此寰宇記湖通江南。冬即乾涸。陶侃作塘以遏水。於是水不竭。因取瑯耶攝湖魚菱置湖內。其菱異於他處。有鯽魚長三尺。永嘉初頹破。太守褚儁之重修復額方輿勝覽武昌縣南湖在縣東八里。寰宇記舊名南浦。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即此。

武陵南湖武陵圖經武陵縣南湖在村北接白馬湖。南至沅水長三十里。亦喬難陁修。俗呼難湖。多蓴菜。又名蓴陂。唐開元二十七年。李璡增築宋朝清江劉欽客潭鼎閒。有南湖詩二首　湖波微漲日初長水面花香柳綠黃。沙鳥喧嘲隨笑語。儵魚驚躍近舟航。春心處處迷芳草。醉眼依依亂夕陽。信似習池風物好。偷閑勝醉兩三場。　一罇芳酒數篇詩。坐待南湖夕景低。日照杏花堆火聚。水涵天色湛玻瓈。靜中魚鳥渾相忘。醉裏風光時易迷。還有漁舟澹容與。誰言不似武陵溪。

灃州南湖灃州志灃州南湖在灃陽縣西四十五里。蘇後湖別墅在焉。

溫州南湖溫州府志溫州南湖在平陽縣崇政鄉去縣西南九十里。南湖出瑞安水門外爲南郭。水西接永泰橋下西湖。沿城下皆平隄樹以柳。南岸皆園館。東爲釣橋。今爲斗門埭。通新開壕前爲車橋。水通花柳塘。歷飛霞洞前過虹（音降）橋。達朱村埭北過古船場水寨。至外沙河。爲羅城外壕。江鄉搬運多由於此。　南湖出南塘大湖。直抵瑞安縣。延袤七十餘里。晉太守王羲之自南門登舟賞荷花即此地。永寧編云德政鄉十一都。至今猶稱會昌里。蓋西湖南湖皆以會昌名。爲東水一支過茶院寺遶全巽吉山後。一支過盧浦橋。至曲頭翟嶼米村。一支入黃田巷橋。一支過李田橋。山行祠邊歷刾龍分入蒲洲。入仙洋。入茅竹嶺下。西水二支。並通峙水。東岸爲南塘市。列肆臨湖舟航來往。西岸則流水江村漁家田舍。菱洲荷蕩猶圖柑園。在在有之。不減苕霅之勝。遂募民疏之。自是溉兩鄉田。石碑橋九間橋。（有六橋此其大者。）北並湖漘。延袤數里。皆植荷花。（舊時群庠收其租。入以養士。每花盛時。人舫遊衍其中。湖光山色。爲鄉落勝槩。春冬鮮鯽肥美。過異他產。）

潯州南湖元一統志潯州南湖在州南一里。長三里。俗名結糖湖。上有洲。洲上舊有平波亭。臨岸亦有南浦亭。郡官多乘綵船以游賞。

寧越南湖寧越志寧越佳山水。南湖水淺清瞻泉通古廟。涼氣入寧城。有禁魚常樂。無機鳥不驚。遂蕃舸船至。海角暮潮平。

唐劉文房詩送靈判官遊南湖　漾舟仍載酒。愧爾意相寬。草色南湖綠。松聲小暑寒。水禽前後起。花嶼往來看。已作滄洲調。無心戀一官。

溫飛卿集南湖　湖上微風入檻涼。翻翻菱荇滿迴塘。野船著岸偎春草。水鳥帶波飛夕陽。蘆葉有聲疑霧雨。浪花無際似瀟湘。飄然蓬艇東歸客。盡日相看憶楚鄉。

宋清江三孔集詩戲十三日南湖之集。賓主六人。謹成詩十韻拜呈　律筦秋灰動。銖衣著服輕。居官半舜牧。環坐列周卿。攬轡湖邊集。談經席上傾。遠交希李白。奇策擬陳平。博奕休言戲。韜鈐且議兵。續箋詩義白。重演卦爻成。午日停龍馭。西風駐鷁程。弓鈞寒力壯。天幕霽華明。綠野接鄉遂。良辰推甲庚。浴沂人已散。終夕夢魂清。　再吟六詩一首拜呈　摩天皆勁翮。對壘盡雄師。漢士增三傑。唐儒益二夔。素脩同德行。良會展尊彝。恥佩蘇秦印。閑吟谷永詩。郡條頒美政。邦典守新規。暗換陰陽氣。平分晝夜時。南朝餘草樹。戰國舊城池。弱跪霜前蟹。奇眸水底龜。風標觀畫鶴。禍福中靈碁。卮文談諸蔽。尤當謹禮儀。　累日欲修禮。今茲清飲陪。位分乾卦畫。人比晉卿才。宗廟精禋近。侯邦舞羽來。光華連七璧。符彩綴三台。儀鳳須論德。良弓自有材。雄銛昔帝劒。（衛綰先帝賜臣劒六）直節倍公槐。吏計無先善。人情且去袞。箴思丹扆補。（李德裕丹扆六箴）彩書碧油囬。穆若覩多會。欣然肺腑開。馳蛟參駿軌。（吳詞馳六蛟兮上征）朽御愧驚駘。　侯服安無事。官曹靜不譁。疇非信善友。（孟子六等）俱是孝廉家。（汝南六孝廉）荀袞傳榮耀。（荀氏家傳袞衣韡韡六葉九公）溫龍競爪牙。（溫羨兄弟六人號六龍）尺興思附鳳。（六尺輿）角扇笑螢蝰。（王羲之題六角扇）士習賢科論。人趨太守衙。莊衢當自騁。陳桑更誰誇。和露餐荷葉。（法慶朝遊荷葉六枕）臨流飲靈花。草萊依瑞德。（福一里六穗於庭）荊布綴明珈。且圍官庭宇。寧憂柄用賒。佗時徵玉佩。（上元夫人六玉之佩）繁紫定聯華。　龍笛霜號簌。（笛六孔）熊旗露綴葩。（熊旗六斿）追歡品加豆。（晏子享鄭加籩豆六品）偷暇日要囘。（要囘五六日）周覓英才集。（周禮六見）商瑚瑞氣浮。（商之六瑚）金殘書屢講。（金版六弢）蓬矢志須酬。（蓬矢六）草樹雙仙島。風煙半玉樓。畫圖觀隱駭。果實採沉榴。（宋書武陵臨沅縣安石榴一帶六實通貴人無慧貫誼六七貴人無忌）永平府孔修。官非劭外久。（粟六經劭外）課允茂

陵優（蕭育茂陵譚第六）時變休成論（王通作時變論六篇）皇明已照幽（皇明燭幽又光照六幽）責躬無復事（六事自責）嘉穀藹高秋（六穀）謝無逸溪堂集八月十六日夜翫月南湖用老杜韻　月減一分魄風生萬壑秋山煙連野白湖水接天流妙語懷支遁清歌欠莫愁窪罇聊共酌無羨玉爲舟　與諸友遊南湖分韻得紅字　不通泮宮籍端居常屢空貧知俗益薄老覺書有功寂無晨飯客門前翳蒿蓬平生眼底人粗知吾困窮招呼城南遊飫我枵腸空亭午得一飽哦詩和秋蟲捫腹步南湖緩帶披涼風漸見波心蓮頗憶新粧紅徐酌穆生醴究知秋露濃三咽不知味百蓋無醉容但可勝茶湯留餉東坡翁儒生本酸寒獨處羅百凶不謟魏元君粗免惡少攻　黃通理邀遊南湖　不踏南湖路端居兩見春浮花空過眼濁酒設濡唇曳杖惟今日開罇有故人何須推物理行樂及佳辰　江信民載酒令表弟吳迪吉邀予同遊南湖　古人多齟齬吾黨故裵徊表弟邀予出叅軍載酒來南湖未新柳東巷且殘梅但恐辟書至將軍幕府開東府文雖下西津艇未橫莫愁官長罵且伴老夫行飲酒舊無敵能詩新有聲此樽雖可使待倩許飛瓊　與高彥應司理遊南湖　飛花眯目亂紛紛細草裙腰綠映門山色入簾清可挹湖光照座冷無痕榆楊春色煩詩句排遣愁情賴酒尊預想明年君去後沙寒竹淨野煙昏　南湖絕句戲高彥應司理　平湖奩鏡淨無塵地接西壇共一雲要得御風如列子更邀明月訪元君　野情蕭散不便吾老大無心賦子虛待借南湖雙艓子綠荷陰裏看遊魚　芙荷香裏文章靜蘋藻汀邊職事清若使淵明知此味折腰五斗可忘情　山色波光入座中笑談不覺酒盃空掾曹莫作刑官看兼有江湖隱者風　碧瓦朱甍午影涼軟風翻袂送清香荷花也似知秋近故斂羞容避夕陽　文美約遊南湖戲作絕句　踈踈小雨閣春雲步屧輕便不涴塵湖上沙鷗莫驚顧吾曹豈是覔魚人　沙井泉甘自試茶匆匆一飯野僧家蕭然衿節各歸去不踏城西晚鼓衙　沈繼祖梔林集寄題南湖　南湖一水漾輕舠水與春深已半篙千兩五風天氣好三桃二李岸花交酒因衰病成相絕詩少游從覓不高公退蕭然人不到肯來惟有燕歸巢（用進退韻）　問訊南湖　三月桃花浪南湖水若何秖應船拍酒疑有戲凌波媥媥輕吹絮田田暗長荷有詩歌射鴨無客記分鵝　再用賦南湖何字韻　詩每臨流賦君今賦幾何翠屏山擁戶金塔月搖波有句誰題葉無衣欲製荷硬黃臨小字留取換群鵝　約齋南湖八絕　水石清奇居士居南湖端不減西湖王城有此無塵境安得營丘

畫作圖　況況歸院柳邊迷前後花開故不齊三島似非人世界五雲飛動玉皇題　何年夜半有山移石洞門前列釣磯忽有船從花底出直疑人自武陵歸　窄地簾垂不上鈎曲欄干外遶清流朱簾半捲人猶睡何處一聲黃栗留　淺寒燕子欲歸來玉照堂前尚有梅就使落梅浮酒盞也勝把酒待梅開　四面看花坐不移海棠園坐醉紅香何人解道花間意記取江湖一首詩（楊誠齋有詩）　社雨收來幾日晴花邊院落竹邊亭不須更使清罇盡花氣熏人已不醒　夭桃照水數枝斜倒影搖紅雜暮霞薄暮未歸何所待更看明月上棃花　項安世詩寒食風雨中過南湖　風雨春無緒人家食併寒一年佳節過五字小詩難閒戶桃花笑傾盃竹葉乾聽人談異俗爲爾慰愁端（谷有極談已俗之異者）　留別南湖二首　老夫夢識南湖路水檻山堂處處通若有新篇無告訴不妨題寫寄江東　九重城裏塵如海只有南湖一片霜若向南湖談世事老夫只得去池陽　次韻沈告院問訊南湖　欲問南湖事南湖事若何主人新爲正風物舊鷗波綠髮深深柳嬌鈿細細荷檻虛宜鬬鴨船過莫驚鵝　蘇穎濱集河上莫歸過南湖二絕　西來白水滿南池走馬池邊日落時橋底荷花無限思清香乞與路人知　淤田水淺客來遲解舫都門問幾時誰道兩京鷄犬接差除屈指未曾知　次韻文務光秀才遊南湖　料峭東風助臘寒汀瀅白酒借衰顏蒲床書卷何曾讀數步湖光自不閑夢想綠楊垂後浦眼看紅杏照前山新春漸好君歸遠不見遊人暮不還（湖前小山曰杏山）　寒食遊南湖三首　春睡午方覺隔墻聞樂聲肩輿試扶病畫舫聽徐行適性逢樽酒開懷把友生遊人定相笑白髮近縱橫　遶郭春水滿堤邊新柳黃黃池無禁約野艇得飛揚浪泛歌聲遠花浮酒氣香晚風歸棹急細雨濕紅粧　攜手臨池路時逢賣酒壚柳斜低繫纜草綠薦傾壺波蕩春新起風吹酒力無冠裳強包裹半醉遣誰扶　朱晦菴集擇之寄示深卿唱和烏石南湖佳句輙次元韻三首　未識南湖景遥欣二子遊賞心并勝日妙語逼清秋勝欲携書卷相將買釣舟微吟歸去晚杜若滿汀洲　平湖渺空闊積水養生寒但見綠千項不知深幾竿人間元迫隘世路足艱難若了滄洲趣無勞正眼看　春來年去爲誰忙三伏炎蒸忽變涼閱世讀勞身碌碌懷人空得鬢蒼蒼詩篇眼蓋何終極道學心期遠未央要得追尋二三子舞雩風月共徜徉　劉丞直鄉集同俞自安泛舟南湖寄龔所立　高秋留別墅亭午泛寒流未結巢由社還同李郭舟波光迎日動雲氣挾山浮爲問東搓客何時賦遠遊　文潞公集次韻和公儀月夕游南

湖　涼夜南湖飲。林端月上初。樽壺既古雅。亭館復清虛。靜賞興無盡。劇談歡有餘。群鷗不喜事。應厭久停車。趙從擧龢集南湖　每憶南湖上。青帘賣酒亭。柳條魚類翠。花片馬蹄馨。寒食經行路。晴窓入夢屏。因循春又晚。風緊攬空冥。司馬温公集　旅宿睢陽南湖　梁王棄宮館。時世古今遷。猶有南湖水。春來鴈鶩飛。樓臺沈倒影。林薄桂餘暉。豪侈終何在。行人得暫依。　南湖二首　宋都南野水。花柳媚名園。鳥起沙留迹。魚驚浪結痕。朱橋通別島。白路出荒村。城邑雖云邇。常無車馬喧。　海鴈長橋北。朱闌日日來。遊魚自應樂。宿鳥不相猜。弱柳遇遭合。芳花次第開。梁王昔遊集。後乘列鄒枚。張鎡詩　客舍夜聞吳謳有懷南湖　屋漏燈垂粟。墻敧蝘唱叢。斷編非徑捷。隅坐且蛩聾。歌聽魚蠻子。盟寒水勃公。明知今夜夢。清殺葦間篷。　歸南湖書成　路轉斜橋似夢醒。擁衾搖兀亦身輕。知期岸鶴如相語。匿笑隣翁欲闘迎。見處青山還委麼。邀回居士太歡生。矮籬半露寒毯樹。新種渾如舊種成。　南湖　留中詩本慳。天教專一壑。萬景休全來。老夫重然諾。　南湖書事五首　初來作舍少人行。橋外如今滿市聲。繞岸種成桃間柳。一家和氣萬家生。　過午人家起竈煙。被風輕引向晴川。須臾却與雲陰雜。不礙玻瓈鏡自圓。　科樹梯斜倚暮暉。犬聲如蛤透跦籬。謝天排出江村景。副我憑闌一望時。　水鳥鴻儔已可聽。渚然分綠變波聲。成群爭似沙鷗少。別有高閑物外情。　恍看灩灩紫金幢。日腳橫瀾萬褶光。吹到檻邊爭蕩瀲。直疑身似水仙王。　三月十四夜觀月思南湖　期會紛然不到詩。拙哉前計只心知。縱當吏散庭空後。爭似山行水泛時。柳影半籠明處路。葦聲輕窣暗邊籬。波神攬此三更月。定詔今宵欠笛吹。　南湖偶成（謁金門）　秋淡淡。彌望暮天雲黯。窓小新糊便老眼。不厭跦酒盞。菊淨燈香霜晚。何處數聲來鴈。飛下湖邊紅蓼岸。有詩方許看。　南湖（蝶戀花）　門外滄洲山色近。鷗鷺雙雙。惱亂行雲影。翠擁高筠陰滿徑。簾垂盡日林堂靜。　明月飛來煙欲暝。水面天心。兩箇黃金鏡。慢颭輕搖風不定。漁歌欸乃誰同聽。俞良能香山集　訪何茂恭於南湖作三絕句（六言）　十里相望烟樹。旬月不絕籃輿。漱石枕流戲綵。浮家泛宅南湖。　南湖綠髮居士。恰少鑒湖八年。掀雷挾電傑句。出月穿天大篇。　啼饑妻子眼底。厚祿故人日遠。一錢不直誰念。五十無聞自憐。　茂恭見和。再用前韻奉酬　朗朗百間羊肸。森森千丈長輿。一身宜著臺閣。早生流落江湖。　憶昔永新番水。俱吏江左三年。不作戴洨馬援。聊爲留犢苗爲。少陵時時醉裏。子山日日愁邊。白髮新來滿鏡。故人萬一能憐。　訪何

茂恭于南湖何有詩因次韻　相別三年久。相逢一笑時。眼邊無俗物。袖裏有清詩。山路梅花早。湖天雪意遲。不眠成夜語。寒月在疎枝。劉忠肅公集　泛舟南湖二絕句寄公秉　路轉芳洲面面風。回環慙媿刺船翁。畫橋東北桃花塢。時有飄紅落酒中。　不知芳物過春風。傲兀扁舟恨浪翁。得似王猷判溪上。何須范蠡五湖中。吳虎臣詩上晁侍郎　南湖之廢二十年。自晁侍制謙之守是邦。因復興之。夾岸皆桃李　已將政事繼龔黃。更興風光作主張。見說南湖桃與李。郡人今復比甘棠。王質雪山集　陪林守遊南湖月下歌　紫霄峯頭雲破湧明月。翠華洞裏煙冷生清風。水光上下相映碧。小舟飛入玻瓈中。荷露白凝珠。蓼花紅綴米。沉沉水晶宮。金波幾千里。君不見。風流太守醉似泥。倒着接籬騎馬歸。南湖風月君不知。問君何以高陽池。翡翠杓。金叵羅。勸君一杯酒。聽我南湖歌。清風明月萬古長如此。有酒不樂將奈何。謝（幼槃）集夏日遊南湖　趙臺裙與草爭綠。象鼻筩輕瓊作盃。可惜小舟橫兩槳。無人催喚莫愁來。劉公是先生集獨釣南湖　澄澄春波深。中有魴與鯉。無人狀潛隱。好生得五子。投竿坐孤石。盡日倦未起。既失常若驚。有逢忽然喜。于心豈殘物。于道豈娛已。人誰辨予意。我請盡其理。垂釣須得鮮。治國須得賢。所以不憚勤。豈在蝦魚間。君子愛其君。諷諭以爲先。詹何臧丈人。古事皆已然。誰將子之術。更誦吾君前。黃裳演山集泛南湖二首　菡萏香中畫舫輕。新紅相照亦多情。似迎學士來歸院。花燭前頭朶朶明。　雨過圓荷萬點星。雲開銀漢眼前明。難逢此景休歸去。更待天西片月生。陳亮龍川集南湖望中（謁金門）　爽氣朝來卒未闌。可能着我屋千間。不須拄笏望西山。柳外宴時征馬駿。沙頭盡日白鷗閑。稱心容易足君歡。徐俯詩集臨川洪守游南湖命予賦詩　芙蓉堂前春水綠。芙蓉堂後春花開。芙蓉堂中醉歌舞。芙蓉堂下車如雷。輕舟弄水買一笑。遊人競逐墻陰來。浪痕不受塵滓汙。東風吹入黃金盃。歡犍欲上綵繩穩。老翁稚子連聲催。遨頭春思濃似酒。劇飲誰能問升斗。博山香軟珠簾低。坐客請行時被肘。觥籌文錯興未已。更着山殽并野蔌。歸來門巷影散亂。舍南舍北黃埃起。輕衫短帽亦不惡。追歡豈落醉翁後。小姬顧盻揚秋波。十十五五細馬馱。紅旗夾道映斜日。金釵墮處有相摩。旁觀定自雙眼飽。但見兩臉生微渦。從今湖上愈清好。纖腰長袖成斧柯。寘搜付與紙上語。未類爲我商聲歌。願公歸侍玉皇側。更向西湖弄春色。曾子固集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百金市上載輕羅。插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鼓船縱櫂鼓

聲促蛟龍擘水爭馳逐倏親忽遠誰可追朝在西城莫南溪奪摽得雋唯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紅簾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娥斷瓶取酒飲如水盤中白筍兼青螺坐長江湖樂早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溪水來何長若耶清明宜靚粧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波秀壁如奩四邊起蒲芽荇蔓自相依躑躅夭桃開滿枝求摩白鳥映沙去復翼黃鸝穿樹飛我坐荒城苦卑濕春至花開曾未知蕩槳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手中紅螺宜須勸輕舟短楫此溪人相要水上亦瀾裙家住橫塘散時晚分明笑語隔溪聞韓維南陽集和晏相公泛南湖至席家園過西溪至許家園效杜子美體　湖心點點生圓荷黃花白花滿晴波環堤客樹盡婆娑魚況鷺矯各自得人生不樂其謂何南塘過盡西溪綠上下名園依小曲相君從容來賞矚不驅大旆事喧鬧直解扁舟作幽獨幕中賓從才且良酒酣落筆摛文章球聯璧疊爭煒煌玟成禮息無一事明日復此醉華觴甘中夫集過南湖　忽有一事礙胸次擺脫不去呼酒券溟溟濛濛混沌在坦坦蕩蕩虛空開精神一生留筆硯白道甚真形骸昨夜爲尋雲年年看梅今白髮晴日江路行苺苔李商老集往過南湖　往過南湖寺杖藜真率甌罷茶煎短尾僧飯飽長腰壁際銀鉤動天涯玉樹遙書聯城北秋將泛浙江潮塞草風猶動巖松寒不凋着釋非事實洗耳似逃堯不見貪丘壑何縣聽徵招楊萬里朝天集和張功父夢歸南湖　一生兩事苦相關從仕居貧併作難顧我霎穿行腳鞋羨君身作在家官曉分京兆月半壁夕問南湖水一竿桃李能言春滿塢向人猶自訴春寒邵內翰俁集奉陪太守游南湖同郭令賦　翠幄千章蔭晚空年華心賞兩無窮雲頭欲落催詩雨池面微生解慍風經笥便君談似綺仙舟令尹飲如虹娵隅自適清池樂不信參軍是郝隆中州集吳學士徵過南湖偶成　杏山松檜紫坡陀湖面無風亦自波綠鬢朱顏嗟老矣落花啼鳥柰愁何詩人未必皆憔悴世事從來有折磨列坐流觴能幾日知誰對酒愛新鵝江湖續集三山曾由基趙歲寒昆季三人拉李學諭余同遊南湖次歲寒韻　紫麒麟楦豈身榮腹有詩書氣便清野酌雅宜招勝者貴游太半是宗英主翁舊有登堂約古樹今知夫道迎騰欲索梅同一笑卻隨畫角弄初更小山雜著集和張時可景靈宮即事及暫歸南湖二詩　嵯峨宮殿曉風清月掛林梢夜欲更戶外朝紳千綺集馬頭掾燭五枝明諸天唄響起三界衆妙香然馨一縷渭北衣冠應北顧請扶大漢振天聲　南湖風月想經行隱興常多薄宦情筆較只今

煩佐治僮奴休復事歡迎人如仲舉興增重客爲相如座盡傾咫尺不妨時聞道病餘已覺此身輕呂祖儉大愚叟集和趙戶曹方扶衛之龍淵入遊南湖之篇　金華山下舊同遊兩水相逢又半秋明月初開青玉匣纖雲吹破白雲頭誰能共我同清賞且得從君散客愁深夜況況欲回棹浩歌相送過青州曾艇齋手稿　葛巾藜杖興何長爲愛南湖六月涼雨在山頭作雲氣風來水面散荷香登臨稍喜市聲遠徙倚猶嫌歸興忙後日重來攜枕簟不妨午夢到斜陽鼂無咎詩次韻韓求仁南臺朝請曉過南湖見寄　浮花浪蘂信東西何許尋芳去自迷光景不須驚石火寸田應已長瓊枝想君清興聊堪發遣我憂心久欲灰便作崔丞日臨水邑行遍尾不相知洛陽志南湖新成用前韻示諸君　霰雪紛紛正月初春風西圃已堪鉏放開灩灩一湖水鑿破青青十畝蔬未必滿盤堆小甲勝於他日鱠長魚地形南北何須問裹渚新池總不如　蒲宗孟新開湖詩并序三堂有北湖見於韓愈二十一詠歲久湮沒莫可尋究者舊相傳皆言湖在今牙城之外予嘗據城東高而望直北地形寬廣窪下恐或然也北湖不可復矣遂開鑿南湖以代之日又作小詩以論開鑿種植之意俾觀全詩者知予不負三堂矣　將廢西園開南湖先諭老圃　擬作南湖當北湖勸教老圃罷耕鉏此間有景待垂釣何處無田可種蔬長夏便應浮藻荇高亭行看走黿魚秋風一棹荷花裏醉卧煙波欲自如　昝司萬參軍甄盤號略王簿何殊南湖種柳植蓮　遶岸便須多種柳滿湖仍爲遍栽蓮長條翠蓋成陰日我欲移舟處處眠　諭甄何二君於南湖諸亭築孤嶼

孤嶼莫教閑草昌諸亭還向四邊開涼天我欲攜樽酒同與清風白月來　諷甄何二君南湖養魚　剩將鱣鮪散南湖一細千鱗已有餘俾含客來須縱食莫教揮劍嘆無魚　諷甄何二君於南湖刱小舟　細編青篾高爲蓋密闢朱欄大作船準擬使君清興發銀笙玉笛醉紅蓮　諷甄何二君於南湖架梯橋過渚亭　橋須跨水三千尺路要梯橫數百層會有赤松來過我待從此處共飛騰董霜傑先生集遊南湖懷龍溪先生兩岸春風送路歌黿魚亦自閱人多玉堂詞伯浯溪老可柰玻瓈百頃何

煙雨空濛卷畫中兔鷗滅沒水晶宮湖邊父老猶能記內史風流太史公　向來勝事繼中原移守臨川自雪川行處照人清德在湖中秋色鏡中天徐安國西窻集挈舟赴南湖之約　小舟撐入畫橋東迎面着人楊柳風手柬霜航當垂釣可無西子在其中　玉照堂用前韻　春在君家小院東浴沂同詠舞雩風殷勤況有南湖老收拾歸來俎豆中　次約齋

臨流觴詠總相宜。特為南湖別賦詩。薄暮歸來任渠笑。桃花安得吾不知。

元郝經陵川集同關彥舉南湖晚步四首　月出東南隅。湖湧黃金波。清風颯然至。奈此良夜何。　太古吐金氣。水樓清露寒。悠悠半滄海。月出浮雲端。　荷花臨水殿。綺月轉簾腰。晚吹動銀管。暮涼生翠綃。　清風凌八極。虎豹天門開。長虹忽中斷。海底明月來。馬易之金臺集賦南湖送歐陽遊學廬陵　瀟瀟廬陵郡。南湖水鏡開。亂雲隄上起。一棹雨中來。滴樹棲鴉集。城樓疊鼓催。君還秋色裏。載酒重徘徊。程端學詩史彭叟諸公有南湖之遊。病中不與。因見寄題焉　愛汝春郭樓閣迥。更有花鳥爭紛紜。花臨漣漪影自照。鳥隔蒹葭聲相聞。清江見底走日月。碧天無際走風雲。抱痾笑子得此樂。何當相與窮朝曛。丁繼道詩和駱鈞用詠全叔泰南湖四景　畫船載酒及春晴。瀲灩湖光碧玉城。橋外綠楊誰繫馬。水晶宮裏管絃聲。　槐雲屯午咽新蟬。一枕南薰暑不前。隔岸藕香新雨後。白鷗驚破鏡中天。　松寺瞇陰晚更幽。天光倒浸玉壺秋。蓼汀棲鴈忽驚起。一曲漁歌月滿舟。　平湖雪壓小橋低。萬里乾坤眼欲迷。誰泛扁舟深夜過。卻疑入在剡溪西。王景初蘭軒集南湖雨中　漠漠煙中小艇回。芙蓉花外有輕雷。平湖一目三千頃。高卧南風看雨來。　氣涵雲外草堂虛。蘋末風來午夢餘。起逐鄰翁上船去。藕花深處看叉魚。　三年身不到江湖。慚愧煙波舊釣徒。今日扁舟復何日。卧聽風雨鬧黃蘆。　荷葉青青水滿谷。南湖日暮採蓮歸。菱歌一曲風生浦。幾處衝煙白鳥飛。　南浦風高唱櫂歌。木蘭舟重採蓮多。青篾不脫和煙卧。細雨斜風奈我何。　綠醅新壓白魚鮮。日落廚香煮碧蓮。主意殷勤須醉飽。夜深同上釣舟眠。　黃金不買廟堂憂。散髮煙波謝遠遊。咫尺鱸魚高興動。阿誰隨我上扁舟。　水面雲生天氣昏。望中煙雨暗前村。採菱歌罷扁舟去。日暮誰招楚客魂。　詩酒人誇甫里仙。鱸魚今覺季鷹賢。麻衣不謁黃金殿。須卧煙波老暮年。　白蘋煙淡雨濛濛。箬笠人歸釣艇空。安得西齋陳處士。水邊同醉芙荷風。

國朝張孟循詩次定于靜侍郎舟泊南湖韻　石鍾班駁漲痕侵。帆轉迴汀半箐林。雲氣往來兼雨重。湖光綠盡帶春深。戰圖空闊猶堪紀。旅思蒼茫不易斟。喜有西曹吟白雪。好懷千疊付長琴。高季迪缶鳴集早過南湖

　湖黑月未出。蒹葭露淒淒。傍人識浦漵。不畏荒煙迷。殘夢詎可續。舟搖櫓鳴齊。開篷望天邊。斗柄挿水低。津遙未見樹。村近曉聞雞。自嗟遠遊人。中宵走東西。不如沙頭鴈。兜頭猶安棲。荅祿與權詩送孫處士還南湖　透江汎晴瀾。逝者何深廣。天空遠峰出。參差列仙掌。湖平秋水澄。林曳朝霞上。舉手揖孫登。相期謝塵鞅。

北湖

杭州北湖　杭州府餘杭縣志　杭州北湖。在餘杭縣之北。其源出諸山塘。高一丈。上廣一丈五尺。下廣二丈五尺。按唐地理志云。縣令歸珧所開。溉田千餘頃。

溫州北湖　溫州路志　溫州北湖。在瑞安縣北門外。（一名錦湖。）旁有水門。城內水出湖。環遶城外接東湖。（即城外濠河。）有錦湖橋。（每歲端午競渡。已入於此縱觀）　瑞安州北湖。（今名鉛湖。）在瑞安西北三里。源出集雲山。分三派入河。四環曲折曰。腰帶水。宋林季仲竹軒雜著　憩瑞安北湖詩三首　去去春無語。融融物自驕。餉耕憐野老。隨犬過山橋。晚唱緣溪口。晴暉絆柳腰。迂儒欲何用。只合伴漁樵。　遠深松翠重。風軟馬蹄驕。水遶誰家屋。門飛小竹橋。龜開平野兆。蜂引斷山腰。生理吾能免。趣林拾墮樵。　吐晴林雨薄。弄水夕陽驕。風定雲橫野。馬鳴人度橋。蘚斑封石骨。花影動溪腰。誰破南窓夢。空山落斷樵。

郴州北湖　郴州重修圖志　北湖。在郴州郴縣城北仙桂門外。湖面渺闊。其泉發源自龍居寺前。騰踴深碧。蓮若雲錦。昌黎所謂航北湖之空明是也。其水流七里入郴水。灌田頃餘。旁有文公祠。叉魚亭。與湖堂玉雪亭對峙。放生池亦在其側焉。郴江志　郴州北湖始末記　郴城西北有官湖。廣袤可數里。宋時為豪右何公家之沒為己有。元祐太守林公愈窮極其源。復歸于官。載之郡乘。班班可考。皇慶癸丑。予謫遷來郴江驛祗應。上年皆以官本派之各縣。名雖規畫。實取於民也。思所以革其弊。通問北湖之源。每歲皆民承佃。歲納租鈔三十兩有奇。究其利之所入。不啻數倍。予因語僚屬曰。與其利入於豪民。孰若歸之於官。以助祗應。使民無受擾。舊弊可革。令以館驛官本代納租課。實魚蓄養。歲收其利。然湖之北有泉穴深廣。所放之魚。皆遁入而不出。雖網罟無所施。遂督令徐雲龍傭募工僕。直湖之心築而堤之。亘湖之南北。岸長百丈。廣可五尺。別為前後湖。凡放魚於前湖。使無遺逸之患。後湖水勢若壅之大甚。必至泛溢。乃於堤之中。斤木編竹為揷水。既流通於前湖。則魚不入於後湖矣。又於北樓之後橋之下築室三間。堤壅湖水。下流激輪為磨。運機為篩。以官本驗時價糴麥為麵。晝夜計之。可破五斛。以充郴江驛祗應之用。餘則依時價而市之。其養魚造麵之事。悉以郴州江驛吏掌之。置立簿冊。常加檢覈。於是郴江驛沛然有餘。而各縣之民無復受前日之擾。先是湖橋有亭。歲久弗葺。越明年。猶倖

率先梵石爲橋作亭于上庶民相助不日而成水月映其左玉雲映其右迎恩而來朝京而去凡官民接送休憩于此者莫不心曠神怡可以壯一郡之大觀嗟夫予之所以爲此者非以要譽也直爲民而已後之守是邦者倘能諒予之心而不以爲迂堤有損壞增而築之亭有弊漏嗣而葺之利之入官者稽而催之則官有餘用民有遺澤其惠又安有窮哉若是則非惟郴民之是望是亦予之所深望也姑述本末以紀歲月云三山王都中記

知事雲臚鄭從仕北湖詩 開宴醒心處當年太守亭擾天秋水濶過雨遠山青古寺蛟龍窟韓祠鷗鷺汀一觴還一詠鄙俚相君聽

郡守王本齋和郴鄉北湖詩 雲容水態若爲摸髣髴風光似鑑湖橋跨滄浪瀉寒玉舟横沁碧滚明珠且斟醽醁醉鸚鵡底用娉婷唱鷓鴣席上佳賓賢雪臚高吟元不讓三蘇 訪古空遺跡叉魚舊有亭苔封荒徑綠草沒斷碑青老樹根横水雲蘆葉滿汀漁歌何處起倦客倚欄聽 朱墨埋頭撥不開強憑歡伯洗紛埃江瀉鏡光緣石去山將翠色入杯來羨君得句成珠玉愧我狂歌並草萊欲問年來登覽處虎丘山畔有蘇臺 遊北湖 畫船搖曳泛空明滿酌流霞倒玉觥山鳥亦知遊樂意夕陽高樹兩三聲

郴州重脩圖志太守會溪王𤄫北湖水月詩 含鏡平開碧四圍百重山裏亦希奇寓成萬古空明趣只爲中秋一首詩

柳州北湖 徽州吳驤詞柳州北湖（水調歌頭） 澄徹北湖水圓鏡瑩青銅客槎星漢天上隱隱晴朝通六月浮雲落日十頃增水積雲勝絕與誰同羅襪步新月翠袖倚涼風 予韓子叶虞韋傲祝融御風凌霧去遨追此從容欲問騎鯨何處試舉叉魚故事驚起碧潭龍乞我飛霞佩從子廣寒宮 三楚上游地五嶺翠眉横杜詩韓筆難盡身到增明眼最好泯衆百道瀧瀧繞城縈市唯見洛陽城化鶴三千歲橘井尚淒清閒風客紫見閬白玉京不堪天上宮府時此駐霓旌歲晚朔雲連雪壓盡蠻煙瘴雨過雁落寒汀（日所飼前人盞以詞寓其意） 況有如泉酒細與故人傾

饒州府北湖 饒州府志北湖在鄱陽縣浮梁縣志浮梁北湖在縣北周回三里

丹陽北湖 宋書丹陽北湖元嘉二十三年立元武湖於樂游苑北文選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集曰元嘉十年注丹陽郡圖經曰樂遊苑晉時藥圃元嘉中築堤壅水名爲北湖唐韓昌黎集春日陪楊江寧及諸官宴北湖感古作 昔聞顏光祿攀龍宴京湖樓船入天鏡帳殿開雲衢君王歌大風如樂豐沛都延年獻佳作邈與詩人俱我來不及此獨立鍾山孤楊宰穆清風芳聲騰海隅英僚滿四座粲若瓊林敷鷁首弄倒影蛾眉綴明珠新絃採梨園舌舞嬌吳歈曲度繞雲漢聽者皆歡娛雞棲何嘈嘈沿月沸笙竽古之帝宮苑今乃人樵蘇感此勸一觴願君覆瓢壺榮盛當作樂無令後賢吁 北湖 閑說遊湖棹尋常到此廻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寧越北湖 寧越志寧越北湖詩 寧越佳山水城樓枕北湖丘陵助形勢溝洫借青腴曉景羣峰會春流衆壑趨自知千載後歌詠有農夫

宋曾鞏元豐類藁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煙水永北隄復誰開長涵一川靜以幽縣地偏跬步人跡罕我初得之喜指顧闢榛梗種花延妙香插柳待清影飛梁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盡高卑開拓極壬丙灑然塵滓淨恍爾心目醒與物振滯淪如人出奇穎日攜二三子杖屨屢觀省念時方有爲衆智各馳騁獨此得逍遙固爲拙者幸

張舜民畫墁集北湖集句 北湖泛空明移舟泊滄渚篙師晴理櫂定轉到深處回流抱絕巘長煙杳輕素山明望松雪湖闊兼雲霧遥風送笑絃白日無塵土映鏡含虛碧瘴煙跕飛羽高塚空纍纍昔時卿相墓郴州頓涼冷滄洲有奇趣逐客久憔悴世途多禮數孤影空相隨不知從此去終朝對樽酒況復天景暮樂罷不無悲却尋故鄉路異則禮

北海居士集北湖 北湖真大麤拙人共憎宿昔有鼻孔不穿牯牛繩事事借伽塔要以兩脚登折腰怕督郵此事豈吾能

胡銓澹菴集北湖 北湖境自紆水迴山更碧雲衣故飛來照影共清白 中秋前一夕攜家步至北湖藉繚草父之松東坡湖上聽琴韻 臨水還佳客碧盡天邊雲心期殊未來且復偶細看援琴松滿耳添酒月入樽水天靜秋光不受世所醲飲甜聽味美風漪生簟紋得喪亦何有理亂了不關兒童莫喚醒不妨長醉臥休論萬里情我非宜城澤吳蒂湖山集夜來同諸公泛舟湖中樂甚因更潭名作北湖乃作拙句呈諸友覩聊以紀一時之勝云 北山萬仞羅翠屏下有湖水鏡面平山影靜倒千丈碧波光冷浸一天星自有此湖知幾歲居人日日常經行但知湖水鴨頭綠誰人向此含幽情我來正值秋容媚野曠天空風物清煙横木末斜陽晚雲散溪頭明月升放船直入波深處水鳥窺人元不驚天晴水暖魚亦樂時見撥剌波間鳴持竿擊楫忽有得滿座歡呼山嶽傾水面黃花更堪愛盈盈佇立如娉婷衆玉簪頭紅一點隨風翠帶還相縈興來不覺千鍾盡衆賓皆醉無一醒漁榔敲罷棹歌起十里猶聞笑語聲謫仙死後無此樂我今此樂真難并人生適意未易得此湖從此宜知名要記北山長不

折。酌酒更告山之靈。我欲結茅湖上住。盡使湖光入戶庭。挽流敲石過一世。不妨清處時濯纓。更釀此湖作春酒。招我四海之交。明夜扁舟同載月。尊前吹笛到天明　畢西臺先生集又韻和貢父學士遊玄山歸泛北湖　帶郭湖山隔故丘。使君把作醉鄉遊。儒軒愛客長開戶。水鳥迎人不避舟。一塔清風來處遠。三橋寒月影相留。酣歌想見江南路。野客溪禽好在不。陳忠肅集和沈一詠北湖　北湖只隔嶺頭雲。誰在湖邊問釣人。若得小舟過我過。雨晴須破半時辰　李蹈菴先生集和李少卿遊北湖六首　眞有思謠藏古蹟。易須塵閱眩烏衣。但看湖上波光裏。不失當年小院歸。碧搖虹影橋橫。翠漏林光日暮山。太絕囂心成野步。却驚鷗鷺不知還。東山歌扇圓荷動。北海瓊酥竹葉開。笑擘輕紅堆玉碗。衝塵不有荔枝來。　芙蕖照水晚粧明。綵鷁無風自在行。爭席要人相爾汝。新來翻為玉娛鷺。　紋楸圍玉鬬清堅。陣馬雲屯絕復連。坐據胡床消永日。此身今逐地行仙　巖蹊積纍却閑身。莫道吾家北院貧。自是江湖釣竿手。不妨煙水却知人　鍾仲遠詞上巳日遊北湖（念奴嬌）　錦城城北。有平湖髣髴西湖西畔。載酒郊坰脩禊事。雅稱蘭舟泛。㬢障黃輕。禊林綠重。莫厭春光晚。棹謳聲發。飛來鷗鷺驚散。　好是水漲瀰漫。山圍周匝。不盡青青岸。除

却幾唐門外兒吹說此間奇觀。勾引遊人。追陪佳客。三載成留連。古今陳迹。從教分付絃管。　次宇文總領上巳日遊湖韻（滿江紅）　雨淺晴春在。植林柳陌。脩禊事郊坰尋勝。特邀君出。綠繞群山疑虎踞。彌望一大容鯨吸。惟西湖底事卻移來龜城北。　酬令節逢佳日。風通暖煙凝碧。越蘭舟遊賞。盡杯中物。十里輪蹄塵不斷。幾多粉黛花無色。笑杜陵昔賦麗人行。空遺迹。　次宇文總領遊北湖韻（念奴嬌）　郎閬風望。問何因袖手變流溪畔。憶昔班行曾接武。今喜一罇同泛。驥櫪難淹。鵬程方遠。大器成須晚。等閑訪我。又驚雲分雨散。　最是遊子悲鄉。小人懷土。夢遶江南岸。徒尾吳頭家住處。滿目山川遐觀。歸興雖濃。俞音尚閟。此地非貪戀。東西惟命。去留遲速休管　李忠野逸堂集杏花天（劉司法喜詠北湖次其韻）　愛尋水竹添清況。任雲卧溪邊石上。衡盃樂聖成游蕩。不為弓彎舞樣。北湖迥風飄綵舫。咲擊馮夷潭相。致身福地何瀟爽。莫道居夷太枉。　看花隨柳湖邊去。似避垢水晶宮住。劉郎筆落驚風雨。酒杜詩盟心許。王關外不辭馬武。便好展雲霄穩步。柳江自繞柳山路。欲問功名何處。破成于北湖次唐教授韻　占氣中涵清淑。徼詩古富篇章。扶犁問隨魚鳥。懷抱清如湖水涼。何殊吳越鄉。風柳春容嫵媚。水花月影汪洋。把清尊流觴莫

馬浮名愁肺腸。星星白髮長。　泛北湖次唐教授韻（王燫翁）　綠波春早青煙暮。翠娛船如天上去。采盃濁酒醉賢人。隔岸幽花愉靜女。浮雲散亂流浄聚。恨滿韓張離合處。欲招騎龍帝鄉人。來詠文無春岸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

卷二二六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毛國光
圈點監生臣畢三省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六　六模

湖

天湖

春陵圖經志在寧遠縣麓林山外中有禽大如鴈錦羽尾長六尺湖之東有石洞門外左右有石人立如冠劒云　延平志一在尤溪縣北蓮花峯之頂水色紺碧不知泉脉所自歲旱不竭其深莫測魚鱉充牣人不敢取盖有神物憑藉焉一在將樂縣東翠屏山上　元一統志在邵武縣平洒高山之頂　南豐志在縣東四十里五臧巖之東一石山如禾囷仰望高踰數百仞周圍皆石攀躡而上至絕頂則坦平有水田數十畝冬夏泉常不乾　宋朱晦庵大全集立春大雪邀劉圭甫諸兄遊天湖同雲被四野寒氣慘悲涼回風一以定密雪來飄揚時當冬候窮閉歲五日纏蓬巷無與適陟此堎臺岡賓友既進隨兒童亦攜將攀躋得冢頂徙倚聊彷徨俯視千里空仰看萬鶴翔達迷亂峯翠近失平林蒼偃薄瑩神骨咀嚼清肝腸朗詠招隱作悲吟黃竹章古人不可見來者詎能量且復記茲日他〻亦難忘

日湖

（四明續志在寧波府城中東南隅又曰細湖）

月湖

四明志在寧波府縱三百五十丈其衡四十丈周圍七百三十丈有奇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煙嶼曰竹嶼十洲二島大家多變置不可盡攷而景象猶存亭臺院閣隨方面勢四時之景不同而女士游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漾影殆無虛日湖之支派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又引之於州北鑿兩池以停之淫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食喉氣候二磯以洩于江　郡縣志在漢陽縣西五里　臨川志在撫州府崇仁縣南十五里浮石山莊　劉景文詩陪霍沂州望月湖泛舟　終日春湖泛畫船伴分遶遶上青天淨波全受樓臺影輕棹不驚鷗鷺眠分岸騎隨閑鼓吹公以僕有服不作樂傳楯人立望神仙雲煙滿眼歸時晚把酒論文意洒然

雲湖

元一統志在長沙府湘潭縣之西南六十里古名沿湖廣三十餘里有九十汊八十四泉四山環繞中有烏石泉俗傳有白龍居之故多雲氣因名雲湖　宋胡寅斐然集遊雲湖　衡湘久未佳眼到山椒對愛山真自性久看眼未礙今朝渡石潭蘭槳亂青帶杓非岸稍高忽喜地更大行行兩垣間沙路得平快豁然見良疇小見百里外溢溶趙家汜千頃疏幾滄人家

陽揚柳或映桑林皆連連麻麥墟雞犬達鳴吠宛如京雒郊北望一悵慨古城誰所築隱隱佳如堄嫮婷九冢藏巧緻六寶在想其今壯時室念遺迹媿主人隴西生懇欵具鮭菜墅前稼尤美彌壤黃雲朧雲湖從此逝日暖風不噫循岡靡迤登呀口駭瀨沛是名湖西缺節縮有石埭含與尚盤陀漸見湖尾泒㳇滴傍簾落獵獵村沽旆曳節大隄長隄址屹然塞胡床難四五植傘撿其會恍若畫圖張彩筆窮物界滿倉開玉鏡萬象自清汰字光散鵁鶄沉影亂鱗介紛紛漁舟子點綴助姿態其心曾未閒詎比觀者春東頭輸寫處百丈走霜瀨匯為碧泓深噏漱垠壽壞非茲兩雄竭何以鎮積潰尚云春水時雷注貼天瞶田翁亦好事巨撇遣迎載山陰興則同所訪何必戴招提有豪客置醴久相待歸途擻烏泉船首滯葰奮朱樓亦近止欲往思中輟刹竿小彎徛迴眺長嶺背峰巒未可窮刼過陳家涇幽尋何所得想倦茂林最田船漾中流枵腹思勇嚴羽觴凡五舉銀鯽繞一繪山嶼爭雕肝窺覘互驚怪桃源果何似此地良足愛要當建亭榭聊復藝苽芥賞心浩無涯義馭倏欲退吾儕幸強健勝踐莫辭再人生貴歡娛世俗苦坎壈黃君早交友聞善肯相誨楊君素疎豁為善克自裁李君更清苦有意飭組佩彪君知勉厲不但聞使榮惟余真潦倒道遐齒徒邁從游亦何幸魚目愁明珠誓言來年春景物重華粹荷花十葉裝一一青羅蓋蒼天沒大浸碧巘儘芳藹遠陪鷗鷺群坐笑桔槔械仍須少留宿倍駕古所戒持鈎不求魚何用五十犗優哉復悠哉此樂未為大慈溪縣志在金川鄉任侗脩築今廢為田

星湖

元陳景仁詩自星湖遷廟合于鴛湖舊有三賢堂　鴛湖烟水陽星湖風月無邊兩不殊隣曲三賢笑氣在眼前一點俗塵無詩書飽讀心無愧朋舊相過德不孤試問柳州休乞巧何如顏子只如愚

風湖

南海志在增城縣西南三十里

江湖

紹興府志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昔有尼寺一夕陷於湖有寺鍾墮水底有見之頃歲旱涸車注垂竭忽見鍾鼻鄉人共挽出之俄頃雷雨暴至鍾復沒杭州府志在葛嶺壽星寺外江內湖一覽在目淳祐十年趙安撫與𥱊重創廣廈危欄顥敞虛曠旁又為兩亭可登山椒

山湖

雲南志在廣西府彌勒州境湖方五十里內產大魚武陵圖經志在龍陽縣西北

河湖

金陵新志在城西南七十里周八里溉田十頃無錫縣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東四十里南北三里水深一丈從東七里通漕湖與平江路常熟州中分為界臨川志河湖在臨川縣

沙湖

饒州府志一在鄱陽縣一在餘

干縣元一統志東坡云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東坡買田其間見漁隱叢話沙湖舊為鎮兵廢清源志在晉江縣方圓長五里深一丈灌田三十餘頃蘇州府志在長洲通湖漲田至和塘以達于海臨川志在臨川縣廬江志在縣東南二十里周圍三十里跨兩鄉泗陽州志在州東二百四十里元許有壬至正集沙湖道中　城居如坐井出郭始知春草色繞翻砌禽聲使可人遠山來邀迎羸馬去逶迤喚醒三年夢東華足軟塵元楊維楨香奩集過沙湖寄玉山伯仲　五月落殘梅子雨沙頭水高三尺渲大風開帆作弓滿白浪觸船如馬狂唱歌賣魚赤鬚老打鼓踏車青苧娘故人相見在樓下坐對玉山懷草堂鄭彥昭㰒庵類藁過沙湖　天陰漆平野風急過沙湖堤樹千行瘦崑山一點孤程期思翔漢游賞負姑蘇何日能來此紅船載酒壺

土湖

鄱陽縣志在鄱陽縣宋彭汝礪鄱陽集土湖記　鄱陽城北土湖西南連大江東北枕平陸山阜重複稻田上下土厚水深茭荇肥美有蒲有藻有芹有莭魚鱉生之君大君小君浮君沉光物眺躍食息有所鸕鷀鷗鷺鴻鴈鳬鷺亦得其養如是數十百年人莫知其所始者去年江外還濱湖之民窮猝不給予惟而問焉曰我之居是也水春而聚茭夏而生秋採其實既冬而漁日計不足歲乃有餘自予孫取養於斯彼之生出無窮盡而我取之亦未嘗既有聚而謀者曰窮日之力所得幾何有術於此可以盡得衆喜而從之於是傭工並作空土成溝水性趨下不日而盡地枯澤竭物靡孑遺常時所得方之往昔十才一二民日益貧祈禳梗禬所費不貲然天尤人殆無所及終亦莫知所以然者予笑曰爾何異欲飲旨酒而亟其欲不以禮取一息而竭復怨其無有惟爾下愚偏意偏見殘忍在中作為機械捨遠取近窮欲趁利暴殄天物其應如此尚何怪哉夫天之於物也仁爾則不仁天之施物也欲無窮盡爾則盡之天道人事其理好還肇是謀者其終窮乎予今告爾悔過自新乎夷豬蓄使復故常以網以罟取之以時弃小得大毋殄毋夭以全物類以飫爾室家以長爾子孫庶幾仁心在焉天祐斯至豈直為利哉洪适盤洲集波濤送客帆松竹圍僧舍野趣望中來西湖當減價　許綸詩湖山遠鍾鼎往往屬田舍公自得盤洲湖山買無價

石湖

延平志在順昌縣北二十餘里雙巖雄峙溪流介其間深不可測下有蟄龍政和間龍常現潭上僧義才表登鍾樓見之紹興初復見湖之下有七罩潭旁有三澗又其下有十里潭潭中有古槎秋高水清隱隱可見太平御覽神異經曰北方荒外有湖方十里平滿無高下有魚長七八尺形狀如鯉

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爲人刲之不入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卽熟食之可以愈邪病又曰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無凸凹（上直皆反下於交反）平滿無高下岸深五丈餘恒氷唯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元一統志在陸川縣東其水清潔上有山亦有石湖名鳳陽府圖經志在靈壁縣長沙府湘潭縣志在縣西廣二十餘里有九十九汊數溪貫之蘇州府志在吳縣西南十二里蓋太湖之一派范蠡所從入五湖者參政范成大刱別墅於此因越來溪故城隨地勢高下而爲亭榭植以名花而梅爲獨盛別築農圃堂對楞伽寺下臨石湖孝宗御賜石湖二大字成大作上梁文云吳波萬頃偶維風雨之舟越戍千年因築湖山之觀又有北山堂千巖觀天鏡閣玉雪坡錦繡坡說虎軒夢漁軒綺川亭明鷗亭越來城等處以天鏡閣爲第一一時名人皆爲文詞以侈之乾道八年壬辰三月上巳周益公以春官去國與其兄必達過之成大置酒園中夜分留題壁間云吳臺越壘距盤門才十里而陸沉於荒煙野草者千七百年紫微舍人始剏別墅登臨之勝甲於東南豈鴟夷子成功于此扁舟去之天閟絕景須苗裔之賢者然後享其樂耶成大謝曰公言重何乃輕許與如此益公曰吾行四方見園池多矣如獅林盤園尚乏此趣非甲而何其氏紀聞云范公

文章政事震耀一世其地爲人愛重石湖西南一帶盡佳山水作圃於其間顏衆往往極侈麗之觀春時士大夫游賞者獨以不到此爲恨猶洛中諸園必以獨樂爲重耳按石湖之名前此未甚著實自范文穆公始由是繪圖以傳宋崔宮教集石湖賦　崔子問於石湖先生曰富貴人所願閑寂不可居位通顯者有洋洋之志處幽曠者懷戚戚之悲此人之常情也先生介鍾鼎而不矜屣軒冕而若遺居無墻宇之飾而丘壑以爲樂家無珠玉之玩而泉石以爲貨不已迂乎先生莞爾而笑曰子安知予之真樂哉寓形宇宙間身世同浮萍吾常委心任去留奚肯逐物而營營時乎見用則進而上紫微之掖一朝遇坎則退而歸石湖之耕方其余之在紫微未嘗忘江湖之夢及其余之耕石湖也益自覺公侯之輕蓋山林斯予之至樂而簪紱不能以攖情者也子嘗覽吾石湖之勝矣其地有殘壖故壘斷岸長雲瀰迤延連繚曲幽深者越王之所城也東臨具區覩滄波之杳渺怒濤之軒轟風帆浪楫出滅煙雲者鴟夷之所經也西傍越溪見吳王之臺想夫千軍萬馬銜枚潛渡黃金白璧之餘化而爲荒萊南連横山北峙亞字城樓觀相望巽乎崢嶸其地勢奇古如此自越迨今千五百歲霜露之所蒙翳狐狸之所窟處至於登臨之要則不得而擇其所我乃披天

奥發地藏乎夫土途珠雜蕪荒伏萬象之偃蹇洗千古之凄涼築農圃湖山之觀鑿岩城崑閒之丘岫恍納千峯之秀雲莊開萬壑之幽夜月兮搖漁春風兮芳洲渺煙波兮鷗鷺適忘機之樂度雪橋兮龜魚聽柱杖之遊（皆園中名）至於水靜鵠立林幽鶴鳴漾湖光於几席占山影於臺亭花繁繫以昌披木欣欣其敷榮菡萏兮十里琅玕兮滿城其他幽芳奇觀間見層出又不可殫舉而悉名於是或命篮輿或漾輕舟或舒嘯以登臯或賦詩而臨流或揺雲於嵲嵲之頂或採月於澄泓之洲若乃浩蕩連空月華正中鑿秋毫於浮玉倒寒影於垂虹歛棹踏松江之浪扣舷吟笠澤之風訪蓴鱸於漁父詰龍橘於江童此天下之至樂也其何得以加之崔子聞之曰先生樂哉矛頭淅米劒頭之炊不如枕流漱石脫富貴之危機翻手作雲覆手作雨不如遺名絕俗與煙月爲侶先生樂哉雖然趨朝市者患於既倦而不知歸入山林者失於固滅而不肯仕先生石湖之樂誠樂矣當如江上之清風山中之明月欣然接之可以寓意而不可以留意若曰抱其道而不施懷其材而不用必欲就閒逸樂幽隱爲將老之計此余所未取也於是作石湖招隱之歌歌曰清且泚石湖之水高嶄巖石湖之山湖之中可釣可遊湖之側宜稼宜穡有美一人兮樂無涯朝出遊兮莫來

歸悲秋兮吳臺維舟兮越溪念夫君兮淹留搴蘭芷兮芳洲長松卧壑兮風颼颼深山紫玉兮光彩浮萬牛四頭兮挽山丘五城一觀兮禮必優遊覘明堂兮備前旒去來去來兮石湖不可以久留范石湖大全集三月十六日石湖書事三首　春事日已闌晝陰正清美扶節入林下秀綠照衣袂虛橘梅子黃櫻桃桑葚紫荷依浪花顫筍破苔色起風日收宿陰物色有新意隣曲知我歸爭來問何似病惱今有無加飲日能幾掀髯謝父老衰雪已如此　種木二十年手開南野荒蒨蒨新歲月依依舊林塘汙萊糞下濕苓舒驕泉芳菱母尚能瘦竹孫如許長憶初學圃時刀笠冒風霜今茲百不堪衰悄人扶將能鍾數能來猶勝兩相忘　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閑心恆舊觀愁眼快奇矚依然北窗下凝塵滿書簏訪我烏皮几拂我青檀榻荒哉賦遠游辛甚遂初服老紅餞餘春衆綠自幽馥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疎竹兀坐胎息勻不覺清夢熟　清湘縣郊外雜花盛開有懷石湖　午行清湘縣姸暖春事嘉柴荊閑桃李冥冥一川花故園宜少此愈此百倍加我箏不念歸願作失木鵲百年北窓寐安用天一涯君恩重喬嶽敢計征路賖鄉心與官身鑿枘方鑿牙橘柚走珍貢何如禁抱瓜明當復寄奏天日臨幽遐僕許清江使蚤尾遂汙邪　與周子充侍郎同

宿石湖　幽香馥蕙帳清夢安且吉蘿月隨蒼茫松風隱蕭瑟晚禽喙且鳴喚我起盥櫛鈎窻納雲濤灔灔浴初日金鉦忽騰上倒影落書帙佳晴有新課攜種催藙秫從今不得閑東郊草過膝　次韻馬少伊郁舜舉寄示同遊石湖詩　蕪城老蘚不知春忽有柴門月色新芝草琅玕無鎖鑰自無起俗扣門人　莫問朝歌與棘津浮生惟有一杯春君看百戰功名地越戍吳臺兩窖塵　鏡面波光倒碧岑半湖雲錦萬芙蓉去年蕩漿香風裏行傍石橋花正濃　紅皺黃團熟暑風甘瓜削玉藕玲瓏身謀已落園丁後滿帽京塵日正中　兩賢風度藹春陽步屧隨風上柳塘絲筆紅牋芳徑裏句中扶我萬花香　倂得來題小隱詩拂花縈柳畫船移湖邊好景春猶未須到秋清月滿時　瀟洒王郎亦勝流今年何事阻清遊當家風味今如此何負山陰夜雪舟（王必大猶不赴三公同遊之約）晚歸石湖　何須駟馬眩鄉閭只作歸農老圃看夢裏曾腰綪結佩年來新著惰遊冠　和煙種竹聊醫俗幕月聞蛙不在官久矣此心恬不動如今倂與此身安　次韻同年楊使君回自毗陵同汎石湖舟中見贈　客舫中流下入家夾岸看落花堆錦暖吳穠鋏水寒莫厭清歡暫須知後會難小詩煩本事任秃絲毫端　曲誤不須顧客狂當好看日斜雙槳急風駛夾衣寒驂說歸田樂休歌行路難石湖三萬頃何處覓憂端　北渚來風渡西山華霧看柚單媿翠薄杯淺怯金寒宿雨妝全易春酲解却難且留行色佳重肯過蘇端　將至石湖道中書事　水綠鷗邊漲天青鴈外晴柳堤隨草遠麥壠帶桑平白道吳新郭蒼烟越故城稍聞雞犬鬧童僕想來迎　初歸石湖　曉霧朝暾紺碧紅橫塘西岸越城東行人半出稻花上宿鷺孤鳴菱葉中信脚自能知舊路驚心時復認鄰翁當時手種斜橋柳無限鳴蜩翠掃空　次韻徐提舉遊石湖三絕　三徑蕪蕪曲幌開錦半何事肯徘徊春風想爲高人住落絮殘花好在哉　日脚烘晴已破煙山頭雲氣尚披綿却須多謝朝來雨洗淨明湖鏡裏天　天上麒麟翰墨林當家手本擅文心欲知萬頃陂中意但向三篇句裏尋　次韻舉老見嘲未歸石湖　半世吟客舍柳長年憶後園花爲報廬山莫笑雲丘今屬誰家午窻遠興家人課過石湖　雲日初妝破柱當小窻坐穩興悠哉煙爐花氣朝酲解茶鼎松風午夢廻謝客門閑風動竹惜春時節雨肥梅畫船破浪一亦快閑道湖光如潑醅　初約鄰人至石湖（以下辛卯自西掖歸吳作）窈窕崎嶇學種園此生丘壑是前緣隔籬日出浮天水當户山横匝地烟春入葑田蘆綻筍雨傾沙岸竹垂鞭荒寒未辦招君醉且吸湖光當酒

泉　與游子明同過石湖　契闊相逢一笑歡當年森桂共騎鸞試談舊事酣村酒仍趁新晴煖客鞍梅粉都皺啼宿雨柳黃不展嘆春寒從今鼎鼎多幽事仍喜蛙聲不在官　次韻同年楊廷秀使君寄題石湖　儀風當瑞九韶成何事栖鸞滯碧城公退蕭然真吏隱文名藉甚更詩聲句從月脇天心得筆與冰甌雪椀清書到石湖春亦到半堤梅影鼓紋生　半世輕隨出岫雲如今歸作卧龍人小山有賦招游子大塊無私佚老身　禪版夢中千嶂曉鬢絲風裏萬花春新年杜甕鵝黃滿膝酣田頭紫領巾　次韻蜀客西歸者來過石湖并寄成都舊寮　走遍埃塵倦鳥還故鄉元在水雲間黃粱飯裏夢魂醒青篛笠前身世閑鷗鷺飛來俱玉立松篁歲晚各蒼顏哦哦交舊如相問鐵鎖無偏任客攀　壬辰七月十六日使晨真率會石湖路中書事　白葛烏紗稱老農溪南溪北水車風稻頭的皪粘朝露步入明珠翠網中　頃乾道辛卯歲三月望夜與周子充内翰汎舟石湖松江之間夜艾歸宿農圃距今淳熙己亥九年矣余先得歸田復以是夕泛湖有懷昔遊賦詩紀事　石湖花月浮春空憶昔仙人共短蓬三更半醉吹笛去催入濕銀天鏡中鶴鳴喚歸斗未沒却步扶踈花底月不知行到碧桃邊旦見天風吹積雪月圓月缺今幾回依舊滿湖金碧堆仙人還上玉堂宿合有片時清夢奢一笑流光飛電抹嫦娥相對兩愁絕桂枝應亦老無花蟾兔不須疑鶴髮風盡公大全集次范至能憶同遊石湖韻（己亥五月）桃源非真亦非空幾年誤轉漁郎蓬豈知石湖天尺五不隔三萬弱水中主公心伴白鷗没莫莫朝朝醉花月適來一念了世緣蟬冕照人頭未雪如今又作衣錦回汀洲依舊玉成堆閑道丹青憶賢佐白麻蚤晚從天來斷章批處階重抹亂向坐中論禮絕千橋他日儻重陪庶見方瞳并綠髮楊誠齋南海集聖筆石湖大字歌有序　淳熙聖人錫宴臨遣端明殿學士叅政（臣）范成大居守金陵觴次肆筆作石湖二大字賜之以寵其行（臣成大）刻石以碑本分賜小（臣）楊萬里敢拜手稽首歌賦長句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屈伸肘爾來化作懶卧龍戲弄珠璣敕瓊玖五雲萬里天九重玉皇深拱蓬萊宮豈無九虎守閶闔北門半扉當朔風夜令雲師收風伯鞭起卧龍湖底月湖水卷上天中央却煩北門護風雪仙人馭風來綠雲玉宸殿上朝帝真帝將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膩麒麟傳呼玉妳吸銀潢點霜調冰洗月光灑成義畫河洛書白壁一雙浮雨露石湖二字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扉昭回下飾吳花草〻蘇臺前近太微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攪星辰懷

柚底陳郁詩偕潘寒巖陳定軒遊石湖次定軒韻　貂裘絨帽護輕寒坐馬端如坐席安自別石湖三月去又携玉友一番看霜摧菊凋風要測雨決瀍汀水漫浸欲寄吟儂須勝地千金同此買魚竿周南山房集石湖作者看貿聽冷然接大荒雲溪牧浩蕩海觀度滄凉故國餘丘壑春船落艷陽百年看俯仰越燕又空梁　遊石湖　曉日曈朧水霧開自吹清管過湖來闔閭城下青青草又添裙腰上舞臺張鎡詩遊石湖　幾年飛夢越來城試叩柴荆恰快晴松菊正酬閑客意烟波真似主人清黒頭撩要方行志綠野當年浪得名我亦鄰鄉植桑柘訪公非爲憶蓴羮業景文順適堂吟藁石湖　千古湖山人物百年翰墨文章寂寞梅花開處一尊自酹寒香江湖續集柯山毛珝元白石湖　一片湖光接薜蘿功名餘事屬吟多至今魚鳥皆堪敬曾見烏巾照碧波程公許滄洲塵缶編范石湖東歸過鄉國名之芙蓉城余以季夏來遊適荷花稱意紅之時鴈湖環湖尤甚盛李子先家小池界金數朵花品之最高者各紀以詩　振快芙蓉城裏游香風十里勸人留瓦盆最恨廉泉陋歸與誇張定自羞（左帰城中不容鑿池廉泉堂下僅列瓦甕數十以栽蓮耳）　芙蓉城下六月秋最好鴈湖湖上游風遣一機雲錦爛併與老仙供唱酬　環湖曲曲露香清醉袖褰風

取意行龢愛李園方沼碧界金幾朶艷羞顏（省山程公許李與輔遊石湖）雨過春塘水漫流喚船聊作石湖遊水亭風檻（一作巖居川觀）今餘幾越壘吳臺相對愁笑拂壁題如覩面憶從鄉老話遊頭不知化鶴曾歸否更撫梅花一餉留元陸于方集石湖留題三絶　仙子驂鸞不可呼故園花石久應蕪不知綠野何人買試問平泉有子無　高翥詩壇據越城醉呼揚陸主文盟至今月下苕苕石時有先生杖屨聲　當年彬父遣詞臣列戟旁觀色愁嗔穀水曾無歸璧日指山已有挨金人王沂詩石湖　我愛湖上居家家種楊柳解識愁人心門懸掃愁帚國朝僧九皋東皋錄過石湖懷心覺元　湖波搖曳木蘭舟山翠沾衣濕不收浩蕩群漚四白日虛空一塔倣清秋早春曾過松間寺此日空瞻鶴外樓寂愛參寥好詩句風蒲稿葉滿汀洲僧來復詩游石湖蘭若詩五首　荷花蕩西湖水深上有蘭若當高岑客吟時見須鳥下僧定不聞鐘磬音雨香秋林橘子熟雲落空磵棠梨陰閒來拂石坐竹裏靜與山人論素心　五龍之峯雲作屏雙崖削出芙蓉青何人澗底拾瑤草有客松間采茯苓林風不驚虎卧石山雨忽來龍聽經吳王臺榭今寂寞秋香薜荔花冥冥　瀚公結棲湖上居泉香遠屋多天渠波神夜聽白傘唱澗客時獻青囊書豈無松花壓春

釀亦有菰米供秋儲看雲長日不出戶應知忘世心如如　瀚公香地理洞庭山青如佛頭看山曉涉花間流野僧迎客倚雲立沙鳥哺雛富澗浮吟聽跳竹度虛嶺坐愛碧梧生早秋摩厓更讀李侯詠文采貴重珊瑚鈎　梅湖上人愛說詩舫亭瀟洒臨清池秋來遍寫芭蕉葉月下長吟楊柳枝丹山鳳雛五色羽渥洼騏驥千里姿逸群風骨絕蕭爽今人別處長相思（石湖蘭若在姑蘇之西南有林亭水檻之勝）澹游集釋守道（字中行吳郡人）次韻游石湖五詩奉寄定水見心和尚一笑且慰千里之思也郡城西來山水深石湖倒浸青瑤岑溪雲十里護僧舍天樂六時鳴梵音下界塵埃日衮衮上方殿閣秋陰陰吳王舊跡眼中見萬古事往傷人心石湖諸山如列屏峯巒上聳當天青年深古木盡生菌澗底長松堪斫苓　居民擊鼓賽神廟野寺撞鐘講佛經范家遺錫宋宸翰百靈夜護深真　黄山之麓好樓居柴門流水通深渠八窻團團翠如堵萬竹冷冷青牀書春雨蕨薇美可茹秋霜柿栗宜多儲道人袈裟坐磐石林下讀經心晏如　山橋路入清溪頭招提一徑緣溪流天姝身騎白鳳下大士足躡清蓮浮澗水松聲襍靈籟香風花雨飄清秋重吟高僧石湖詠八分字畫盤銀鈎　愛爾湯休笑索詩客來還造竹邊池林飛鸜鵒共命鳥門掩杪

蘿雙樹枝每將床座待高士况有弟子非凡姿山中盤礴興不淺浮世功名爲足悲　釋妙聲次韻奉和見心和尚游石湖詩五首　闔閭城西佳氣深青天翡翠斷千岑臺荒不見麋鹿跡日落空聞樵牧音吳王宮殿絕壁下憎朝城郭清湖陰登高吊古意不盡惟有沙鷗知我心　楞伽峯如九疊屏何年截取匡廬青方同楚客賦招隱不學山人吟采苓僧蹊盡種芝芻草梵筴遍寫多羅經諸天只在雨花外音樂六時來窈冥　黄山高人之所居金沙花明白石渠無錢愛養方外客有口懶讀人間書米來青箘揔堪食種得黄精還可儲郭西十里不一到題詩爲問今何如　近聞移居湖水頭蘭若下瞰滄波流獼猴夜偷錫杖去鷗鳥日傍闌干浮楊州月照五湖白洞庭木落三山秋相望只隔半江水安得贈之雙佩鈎　豫章禪伯寂能詩定水住林面曲池騕褭來從西極道鳳凰借得上林枝墨花不比人間色天女元非世俗姿忽把瓊瑰驚十載浙江東望慰深思姜白石詞慶宮春紹熙辛亥除夕予別石湖歸吳興雪後夜過垂虹嘗賦詩云笠澤茫茫鴈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後五年冬復與俞商卿張平甫銛朴翁自封禺同載詣梁溪道經吳松山寒天迴雲浪四合中夕相呼步垂虹星斗下垂錯雜漁火朔吹凜凜卮

酒不能支。朴翁以余自經猶相與行吟因賦此闋蓋過旬塗藁乃定朴翁咎予無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平甫商卿朴翁皆工於詩所出奇詭予亦強追逐之。此行既歸。各得五十餘解　雙槳蓴波一蓑松雨暮愁漸滿空闊。呼我盟鷗。翩翩欲下。背人還過木末。那回歸去蕩雲雪孤舟夜發傷心重見依約。眉山黛痕低壓。　采香徑裏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誰答垂虹西望。飄然引去。此興平生難遏。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如今安在難有欄干。伴人一霎。陳造江湖長翁集蝶戀花（范參政遊石湖作令次韻）山立華屏開幾面。畫舸經行。蒲葦岸想過溪門帆影轉湖光忽作浮天遠詩卷來時春晼晚。愁把釣遊佳處追思遍。不許冷官人所賤。拘纏自歎水縈繞。范石湖大全集滿江紅　柳外輕雷。催幾陣雨絲飛急雷雨過半川荷氣。紛融香泛。弄蘂攀條春一笑。從教水濺羅衣濕。打梁州簫鼓浪花中。跳魚立。　山倒影。雲千疊。橫浩蕩。舟如葉。有采菱清些。桃浪雙檝志卻天涯飄泊。地尊不放閑愁入。任碧篙十丈卷金波長鯨吸。　千古東流聲捲地。雲濤如壘橫浩渺。檣竿十丈。不勝帆腹。夜雨翻江春浦漲。船頭鼓急風初熱。似當年呼禹亂黃川。飛梭速　擊楫空警俗。休拊髀。都生肉。任水天浮海。一杯相屬。荻笋蔞芽新入饌。鷗絃鳳吹能驪曲。笑人間何處似尊前添銀燭　山繞西湖曾同汎一篙春綠重會面未溫往事先錄新曲勸栢爲松霜雪後知心惟有孤生竹。對蓑園猶解兩高歌空驚俗　入更健情邂熟櫻共柳氷和玉。恐相逢如夢。夜闌添燭別後書來空悵望尊前酒到休拘束笑華髮未足已能狂那堪老。　卷畫溪山行欲遍風蒲還舉天漸遠水雲初靜。柂樓人語月夜波光看不定。玉虹橫臥金鱗舞算五湖今夜只偏舟追千古　懷往事漁樵侶曾共醉松江渚笑今年依舊一杯滄浦宇宙此身元是客不須悵望家何許但中秋時節水雲鄉皆吾土　又和徐尉遊石湖念奴嬌　湖山如畫繫孤篷桃岸莫驚魚鳥料峭春寒花未遍先共踈梅索笑一夢三年松風依舊蘿月何曾老鄰家相問這回真箇歸到　綠鬢新點吳霜。尊前強健不怕衰翁號賴有風流車馬客來覓香雲花島似我龐褰不通姓字只要銀瓶倒斧名逐利亂帆誰在天表陳三聘詞。稅歸舟此計。問當年誰與尋盟鷗鳥許國勳名。乘鼎在風月不妨吟笑碧草臺邊紅雲溪上。該扶詩老水浮天處未應俗駕曾到　盛事將美知章鑑湖君賜宸翰今題號指點飛煙輕靄外有路直通仙島蓑笠漁船琴書客生清夜樽壘倒未須歸去片蟾初上林表　石湖詞跋石湖先生文章翰墨其倪坡谷所謂書君之米呼於埋澤之門者今留天地間已貴

珍之況使世予雲耶吟詠餘思游戲樂府縱筆落紙不埸而工較之於詩似又度驊騮前也淳熙戊戌先生歸自浣花是時家事宇荊溪置酒卜夜觴次從容　先生極談錦城風景之盛宦情之樂因舉似數闋如賦海棠云馬蹄塵撲春風得意笙簫逐歎門不問誰家竹只揀紅粧高處燒銀燭碧雞坊裏花如屋燕王宮下花成谷不須悔唱關山曲直爲海棠也合來西蜀如憶西樓云悵望梅花驛凝情杜若洲香雲低處有高樓可惜高樓不近木蘭舟緘素雙魚遠題紅片葉秋欲憑江水寄離愁江已東流那肯更西流此蓋先生之最得意者長孺耳剽恨未飽九鼎之珍也後九年忽得餘餅亭藁二百十有二闋。遂入宅于石湖。無盡藏中豪髮無遺恨矣又五年長孺繫官二水丞相益國周公羅致幕下。偶爲鄉人劉炳先繼先伯仲言之炳先曰昔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獨私　先生之製作可乎長孺對曰不敢乃以授之俾傳刻云紹熙壬子六月二日門下士脩職郎永州零陵縣主簿權湖南安撫司準備差遣楊長孺敬跋。

園湖（宋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大祝同諸君遊園湖見寄）　陽春何處來客自南丘至。一唱新辭工。始見故人意。園林誰與遊。卉木欣已媚。花上有微陰水邊無近思。逕儕數豆觴。何必親歌吹。牧馬憶當時。招延遺舊地不逢浮沼雁但見街魚翠曰予謬詞律答句嗟蕪累安能接賢彥樂事聯輕騎獨不負春風塵襟此慚愧

渚湖（宋張鎡詩行次下渚湖二首）　綠延蒼岫補林空菱荇通船萬鏡中黃白花明如繡出蜻蜓猶愛蓼成叢　野童綠草牧鵝群詩料今朝得幾分俯仰縱橫皆合律雲如層樹樹如雲

穴湖（餘姚志在縣東一十二里周圍六里西有土門溉田三十餘頃。）

坑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泥湖（廬江志在縣東二十里）

泉湖（臨安志在縣西五十里水并爲溪。）

井湖（衢州府志在信安縣東三十五里太平寺後長十里廣袤百尺旁有龍祠）

津湖（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南五十里東入運河南接高郵界。）

池湖（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

塘湖（郡國志在金華府東陽縣。）

谷湖（鹽官志在縣東北四十六里周四里宋項安世悔藁後編題谷湖詩）　少年塞上傳書檄晚歲湖邊結薜蘿猶有詩編傳舊夢更無心事向鷗波人生難料君重出戍務方殷意若何鬢髮浪答肝膽在鐵山溼水侍鐃歌

湘湖（會稽前志在蕭山縣西二里周八十里溉田數千頃湖生蓴絲最美水利所及者九鄉以畋漁

爲生業。不可數計。初崇化由化夏孝昭明長興安養新義朱蘇八鄉皆仰食湖利。乾道中知縣傾冲以許賢二鄉距湖水非差遠。亦可溉及。乃合舊約。蓋以許賢爲九鄉。均其利。刻石示衆曰。均水約束云。臨安志在縣東二十里。舊傳網得石刻湘湖上字。唐杜荀鶴詩將遊湘湖有作　一家相別意。不得不潸然。遠作南方客。初登上水船。嶽鍾思冷夢。湘月少殘篇。便有歸來計。風波亦隔年。

滄湖　輿地紀勝元和志云。在樂昌縣東南十里。周迴三十五里。南通瀧水。灌田百頃。元一統志在富順州嘉定新創。紹興府志在諸暨縣東北三十里。

縣湖　紹興府前志在諸暨縣西北三里。淳熙改元知縣事何僑。置浚。仍置二閘。以漲涸爲啓閉。邑人便之。

柘湖　嘉禾志在府南七十里。湖中有小山生柘樹。因以爲名。吳越春秋元和郡國圖志云。海鹽本秦縣。漢因之。其後縣城陷爲柘湖。移於武昌鄉。後又陷爲當湖。宋武帝紀云。晉隆安五年。孫恩北出海鹽。帝築城于故海鹽。恩知縣不可下。進攻滬瀆。則帝嘗於是築城矣。又吳地記。秦時有女子入湖爲神。湖周迴五十一百一十九頃。其後陸塞皆爲蘆葦之場。今爲湖者無幾。輿地紀勝在華亭。南有山。生柘。故名。柘湖記。秦女爲湖神。今有廟。荊公華亭十詠云。柘林著湖右。菱葉蔓湖濱。

秦女亦何事。能爲此湖神。年年賽雞豚。漁子自知津。幽恠窒險阻。禍福易欺人。臨川志去蛟湖不遠。未嘗損塌。溉田甚多。宋趙湘南陽集並邑淪北地。柘山歸其瀕。復驚秦時女。化作湖上神。世事書反覆。孰能識涯津。物變非萬殊。不惑固有今。梅聖俞宛陵集柘土久陷沒。千歲嗟水濱。不復吳並邑。空有秦女神。浩蕩吞海日。曉闕逆天津。扁舟誰能住。旦暮逢漁人。劉彭城先生集南海浮柘山。嘗試門水濱。桑海變未久。姚變茲爲神。青閣伏池究。上有牛女津。物理寧可窮。空驚舟檝入。江萬實詩過橋十里爲舊林舍北。舍南風日陰。黃牛歸盡山。月上白鷺飛。來湖水深。國朝顧祿詩集袁閬有秦女葬此湖。水濱生時抱貞節。殁後當爲神。伐鼓趁近廟。唱歌來遠津。春秋奉祀者。感茲鄉里人。松江志世歷十春。遠湖天大海平。柘山棣觀望。玉女見威神。渺渺旁無地。滔滔孰問津。何年化魚鱉。勞繫歷陽人。嘉禾志長武沉淪後。波澄一鑑明。桑田復更變。觸目總柴荊。

楂湖　餘姚志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周三十畝。溉田八十畝。

木湖　衢州志在信安縣東四十五里。延龍游清皎湖之春。匯水至此一十畢。

松湖　湘潭志在湘潭縣市北。四圍環數里。紅渠彌望。劉錡卜居其上。湖水灌田二千餘畝。太平寰宇記在貴州潰陂縣。郡國志云。晉陂有喬松。故謂之松湖。趙蕃詩有水可爲湖。栽松欲以呼。不貪魚鱉數。無取芰荷都。老杜論能擬。陶翁興不孤。風吟與雪釣。曾有畫圖無。曾文清公詩不似居城市。澄湖上有松。日斜人影散。百尺卧蒼龍。楊誠齋朝天集已訝松生市。更將湖入城。如何造物者。百巧供先生。

梅湖　武昌府志在蒲圻縣西四十里。饒州志在餘干縣。李白詩送友人遊梅湖　送君遊梅湖。應見梅花發。有使寄我來。無令紅芳歇。暫行新林浦。定醉金陵月。莫惜一鴈書。因塵坐胡越。江湖使集安晚堂詩　誰將東湖光。欽作大圓鑑。千峯就妝來。萬象互窺瞰。紅消日脚明。綠淨山影蘸。我來一登臨。扁舟聊可攬。

樹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梓湖　會稽志在蕭山縣西三十五里。

櫟湖　武陵圖經在龍陽縣東北。

櫪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櫧湖　諸暨志在諸暨縣北二十五里。

桃湖　溫州府志在平陽縣親仁鄉。又爲村名。今考之即前倉江入南港接松山平水之處。水心葉先生適錢徐昉有桃湖山居。徐狀元儼夫世居。有詩。一名蒂湖。陳令容亦有詩。會稽志在蕭山縣。

李湖　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五十里。

梨湖　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北二十里。唐縣令金堯恭開。

柳湖　元一統志在延安府之城南。司馬溫公和龐籍詩其三云。依依烟未歛。漠漠風初靜。浮光滿波面。不見參差影。詩海繪章白于西延州南城柳湖　柳色年年好。湖光日日鮮。有蘋皆長石。無穴不生泉。飛絮高低雪。殘波上下天。清風除鶴蘇。明月引龍涎。竹到枯猶直。荷從小便圓。臘寒彭澤雨。春暖洞庭煙。蒲立漁翁劍。苔鋪野叟錢。樓臺臨絶壁。蕭鼓沸長川。走光穿雕檻。驚鷗拂玳庭。人家隋岸上。郡閣岳陽前。須信芳菲國。偏藏造化權。琴棊三島客。詩酒一壺仙。屋翠籠金縷。池香浸玉蓮。四并饒飲席。八覺費吟牋。門勝陶潛宅。溪横范蠡船。碧梧招鳳宿。喬木待鸞遷。採藥逢高士。搨碑見古賢。鐵林兵十萬。珠履客三千。盡得尋花醉。何妨藉草眠。元戎抱經畫。歌舞太平年。宋范文正公集依韻和安龐龍圖柳湖　種柳穿湖後。延安盛可遊。遠懷忘澤國。真賞即瀛洲。江景來秦塞。風情屬庾樓。劉琨增坐嘯。王粲陡銷憂。秀發千絲墮。光摇匹練柔。雙雙翔乳燕。兩兩狎馴鷗。折翠贈歸客。濯清招隱流。宴回銀燭夜。吟度玉關秋。勝處千場醉。勞生萬事浮。王公多雅故。（某與龍圖公同年後為[illegible]交）思去共仙舟。張文潛宛丘集和蘇仲南柳湖會飲四首（七言一首附）老病倦岑寂。燕游聊與俱。開樽當勝地。飛蓋渡平湖。落日晚明滅。烟林遠有無。歸來燈火

夜人影亂栖烏　交友不在眼逢君懷抱開主人容客醉罇酒犯寒來老境侵霜鬢羇愁付酒杯身閑不易得相與且徘徊　新亭當絕島景物更清妍耳熱風前酒心澄水底天觀魚方有得爲味肯烹鮮默坐吟春草知君似惠連　北風闇雪不到地寒日自同雲外天愁人得酒百不問滿引聊作諸公先少休歌舞進棊局更放旌騎移樓船我欲吳歌恐驚坐戲揮如意扣船舷鄭獬鄖溪集　秋影落西湖漾波淨如眼搖船入芙荷船裏清香滿花深不見人但聽歌聲遠還從過船處折倒青荷傘爲採秋芳多不覺飛霞晚回船未到堤更引金蓮盞沈氏三先生長興集延州柳湖三首

蕭洒征西府青林隱萬家樓高先見月山近不藏花雨急喧流水溪深噪亂鴉笙歌來酒興可復問天涯　漢使雕陰道秦關白翟宮山川紅旆裏日月翠微中社後寒猶峭春殘草木濃花前江國興併覺此時同　日暖閑園草半薰不堪春興蝶紛紛山煙夢結成微雨鬬月廉纖出斷雲三弄侍樓喧晚捧六花分隊駐新軍經年不見江淮信吟向胡笳永夜聞　張舜民畫墁集南歸早發柳湖　殘月光中強攬衣欲隨烏鵲向南飛無端客夢難收拾落在西城曉不歸宋景文公集和丁丙翰寄題延州龍圖新開柳湖五闋　湖中新水照春暉綠徧垂楊千萬枝此地得非名細柳

暖煙偏著亞夫旗　閑駐春旗玩碧漪波光杳杳樹陰陰便將塞下風沙意回作江南煙水心　浚湖栽柳重城下弄水攀條三歲中誰見使君欹帽處鴨頭波上雪花風　弱柳毵毵湖上天柳青湖碧此留連東方千騎浮雲駿抝得春枝便作鞭　昔人攀柳詠依依曾與征夫說戍期看盡春條君莫嘆湖邊雪雨是歸時　波平柳苒苒湖與柳共色攀條弄潺湲坐送春輝吳蘇穎濱集早湖堤上柳空多倚岸輕舟柰汝何秋雨連渠添積潤春風吹凍忽生波蠢魚偏爾來無數見鴈猶疑未肯過持託錢塘應笑我坳中浮芥兩幺麼　柳湖久無水悵然成詠　平湖水盡起黃埃惟有長堤萬萬栽病鶴摧頹沙上舞遊人寂寞岸邊回秋風草木初搖落日莫樵蘇自往來丈試明年春絮起共看飛雪亂成堆　次韻孫户曹朴柳湖

踈慵非敢獨違時野性顛狂不受羈猶有曲湖容笑傲誰言與物苦參差水乾生草曾非惡鶴舞因風忽自怡最愛柳陰遲日暖幅巾輕履肯相隨　次韻程栢公以柳湖久涸椒引蔡水灌注感而成詠　斛觫沙脚出平湖一噴珠璣碧有餘依舊鏡中横紫閣却從天外望仙闈粉花又結青蓮子金尾還跳赤鯉魚自惜支離苦爲病重來應共酒杯踈　老魚吻浪困無津鑿破靈河漲舊濆明月還從沙渚見紅塵却傍柳堤分急泉盡下

長虹尾駛浪飛來白鷺斫花蘂如聞應更窔解搖雙槳入西懐國朝僧宗泐詩過柳湖憶故揚生　寒雲栖短柳踈草洒平蕪不見舊時客空怜水滿湖

柹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槎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椒湖**（金華府志在浦江縣西南三十五里二湖相去不遠灌漑之利甚博）**蘭湖**（廣州府志在南海縣南越志云番禺北有芝蘭湖並注西海今蘭湖依然盧居柵北不復通海在越山之下大德五年宣慰使都元帥羅公壁建亭其側以爲迎詔接官之地焉）**菊湖**（南海志在番禺縣浦澗山之北以山有菊坡祠堂故名）**孫湖**（溫州府志在平陽縣親仁鄉又爲村名納烏石諸山泉源及金舟諸鄉河脉孫芷叢生故名）**藥湖**（衢州府志在安仁縣在依仁二都五代時馬希萼行兵至此三軍大疫夢一僧云可飲藥湖之水即愈夢覺如其言揮兵飲水其病即愈或云神農會於此洗藥遂得名高安志在高安縣歸厚鄉）**花湖**（武陵圖經在武陵縣西南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西南八十里流一百里合泉水匯爲湖春夏水漲泛溢與滄湖合其廣百餘里港汊傍通凡三百六十里至石頭口入江其中產蓴菜滄湖與蓴湖通）**葛湖**（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

茆湖（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吉州志在龍泉縣東南三十里）**查湖**（紹興府志在餘姚縣東南杭州府志在餘杭縣三十五里源出諸山十八里周五十畝東北有土門山塘高一丈上廣二丈即後漢所封搖泰之湖溉田甚厚）**茶湖**（長沙府志在益陽縣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餘干縣志在餘干縣）**茗湖**（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七里）**犮湖**（臨海志在縣東一十里）**芰湖**（新野志在縣南四十里湖中多有芰荷故名之瑞州府志在高安縣易俗鄉）**荷湖**（宋曾南豐類藁至荷湖二首　鐵色對我馬林林路一作崙南山草根已變綠水雪尚滿顏解鑣蒼烟脚我栖就柴關幸時遭飄蹤豈免生事羈夙意侍周孔此士豈可還濁醪且斟酌收心一瓶間悲風我眼海酸犹我耳愁我顏水沒馬我起雪滿裘百里不逢人豈有烟火投却倚青壁望白霧滿九州蒼蒼運乃爾何地寬我憂夜卧夢成驚猶疑在山湫）**菱湖**（蘇州府志在蘇州府東西九里南北五里連大海舊傳湖中有青白龜子板往往人見有取之者即有風雨之異覓之無蹤吳興志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居在元亮開即陂波塘也其地産芰

居人採而焙乾之以備凶年號茭米（舊編）紹興府志在諸暨縣西十五里

蓮湖 廣信府上饒志在弋陽縣西一十里源出鳴山南西北流六十里出上饒江通小舟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宋趙善括應齋雜著題馬氏暑宮開福寺蓮湖　金僊樓觀聳嵯峨昔日曾容萬綺羅不見園林家錦綉空如鐘鼓換笙歌印花寶甃封苔蘚倚檻晴山擁翠螺涼夜尚疑旌蓋在三千宮女正凌波耶律鑄雙溪醉隱前集泛城南蓮湖　管絃聲破水雲幽浪裏香風過畫樓相與兼花折荷葉亂遮斜日上蘭舟

藕湖 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筐湖 江州志州境大川過黃沙又東至上下筐湖

麻湖 太平寰宇記在和州歷陽縣亦古歷陽城之地在縣西三十里源出桑山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晉地理志云漢明帝時歷陽淪爲麻湖按淮南子則云在暱帝時謬矣麻湖與皇后潭包爲一湖分而自殊矣宋郭功父詩夜泛麻湖　片片氷消後盈盈月落初舟輕風勢急水闊鴈鳴踈生事長飄泊愁懷自卷舒還憑過江夢一爲省吾廬

蓴湖 溫州路志在樂清縣左原王十朋詩云　水晶銀線滿湖中。蓮與吳江氣象同我輩他年厭游宦思歸應不待秋風　奉化志在奉化縣東北一十五里赤城志在天台縣東二十七里元一統志在武昌府嘉魚縣懷仁鄉滴圻縣西北八十里亦有蓴湖風土記岳陽郡水鄉絕難得蓴。惟臨湘東湖有之故名蓴湖　宋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爲王汝賦蓴湖借田家樂府韻（蓴湖與鑑湖相近）　蓴湖何物堪怡悅。與鑑湖境無差別。詩人留貯氷雪清。涵邊吟作寒螿鳴紫蓴可羨菰可飯。把茅自足了一生。食前方丈位鈞軸。何如深林一枝足寬閒之野寂寞濱釣有罾竿耕有犢男兒何須嗟命薄富貴不淫貧賤樂　楊冠卿詩癸丑仲冬十日蚤晴。從中使過蓴湖未幾風雪交作。　黃岡之北蓴湖東湖光萬頃磨青銅樓船東下頃飛集。牙檣十里旌旗紅魚龍裊疊馮夷宮雲容倏忽變時空。琴彭振扶王妃舞雪花捺亂穿踈蓬。

蕪湖 太平寰宇記在蕪湖縣東北六十五里。元七鄉。本漢縣地理志屬丹陽。在蕪湖側。以其地卑畜水非深而生蕪藻故曰蕪湖因此名縣晉爲重鎮謝尚王敦皆鎮於此。陳平縣廢地入當塗其實爲江津之要自唐武德巳來爲鎮隸姑孰僞唐割宣城當塗二邑之地復置隸昇州國破還宣州皇朝隸太平州。蕪湖長七里在縣界春秋楚子伐吳赴鳩茲杜經云在蕪湖今謂之阜夾也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三年九月田頵聞臺濠將至自將步騎逆戰留其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

軍屯蕪湖注蕪湖漢古縣晉氏南渡以上黨襄垣遺民僑立郡縣於蕪湖江左遂爲襄垣縣隋廢襄垣入當塗　唐蕪湖之地入當塗太平二縣界唐末始復置蕪湖縣屬宣州今以屬太平州九域志在太平州西南六十五里前漢書地理志蕪湖注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陽羨縣名屬丹陽郡）太平州圖經蕪湖以北水　丹陽湖三源（在當塗東南六十九里）徽池昇宣廣德諸溪所匯也源出徽之黟縣者入宣州太平境曰舒泉合宣之白穰溪藤溪麻溪（至太平縣）池之蓋山泉（石埭）復合宣之漢溪涇溪（至涇縣）東北行至蕪湖源出廣德白石山者曰桐水（建平）合宣之五湖（單圖）綏溪（一名白沙川勾溪亦出於徽之良山）宛溪（至宣城縣）東北行至蕪湖出昇之東廬山者曰吳漕水合太山水（並溧水）西南行至當塗百川同匯通爲三湖一石臼二固城三丹陽（溧水當塗宣城蕪湖皆分心爲界而丹陽最大（舊志丹陽南北横九十里東西從七十五里若合三湖則不止是蓋總名也（故丹陽亦名三湖）丹陽既瀦本西行出蕪湖以趨江後人田于（里侯瑱敗王琳處縣岸也）西池水入之（縣北百步廣二畝）過鷺洲（本縣河入江之口江表記長三里與峩磯相對）入于江其一最北者曰龍山港赴路西湖之水過青山之陽白雪泉入之（發青山頂）又北過龍山之陽（港以此名）又西過牛頭山之陰山水皆入之。過新造橋（當塗南十里）西南行塔橋（縣南二十五里）陰村港水入之（縣西南十五里港源縣東南諸山）北行過大信鎮大信河水入之（大信自白岸湖分派北行過梅磨何墓山之間西行過馬鞍山又西過鎮會龍山港）過天門山入于江此南股趨江之別派也。自溧水入當塗境者爲北股西行過陳進圩之北黃野潤（縣西九十里接建康界横望港横望山水一名傅）湖心方圩以過之遂釃爲二股屬蕪湖者爲南股正西行過圩南青弋水入之（出石埭合涇縣小溪）過黃池。五丈湖水入之（東南七十里廣十頃）過跋黛（東四十里黃地水分派）句慈二港（東四十里即鳩茲也語在本縣）北行復匯爲路西湖路西非古名以在圩路西故也。路西湖又分兩小瀆其一最南即蕪湖縣河乃南股趨江之正派。縣河起勾慈西行爲白岸湖（東南五十里廣三頃）過荊山天城湖水入之（城一作里縣東南一十四里廣百八十頃入處爲料埳港在縣東南八里）又西過蕪湖縣治（寰宇記有蕪湖洲長里一名新開）入之又西過武山。武山港入之又西過青山之陰綵堆港入之（港側有堆少時侍丁令威煉丹處有汉向西北接建康章公蝬）又西過白貯山之陽合姑溪過鷺濇（郡南一里寰宇記云有蠡跡爲欽州刺史李章新之）郡及當塗縣治。其

北是爲南州津（江原記姑浦口南岸有津即此）臙脂南津二港及長河汀入之（港通龍山港皆後入所開）又北行過江口渡褰城港入之（縣北三里於原）又北過黃山渡灌頭港入之（原出龍泉山縣北十五里）又北過牛渚仕公港入之過采石入于江此丹陽之北股也丹陽湖齊謝朓望丹陽石臼固城三湖詩積水照頳霞高臺望歸翼平原周遠近連汀見紆直葳蕤向春秀芸黃共秋色漭暮傷哉人婵娟復何極李白湖與元氣連風波浩難止天外賈客歸雲間片帆起龜遊蓮葉上鳥宿蘆花裏少女棹輕舟歌聲逐流水　論曰余既以丹陽水書世俗所謂蕪湖縣河者或曰丹陽入江豈特縣河哉有姑溪焉有龍山港焉今書縣河曰丹陽之水則姑溪龍山港亦可書丹陽水乎是不然當禹治水時丹陽湖未可圩田也瀦而後洩水田其道則過今縣南而入江者正派也計水之深且大必不止今日所觀者而龍山之自爲港姑孰之自爲溪各以其流入江與丹陽實無所損及既築方數十里圩於湖之心後人附益而築者不可枚舉昔之瀦而一者至是離而二矣上流正派有所分則水小而反緩下流枝派有所乳則水溢而下趨溪港之間地勢素下乃水勢所必趨後人因而通港然後溪與港遂受其餘以入江爾豈得與上流之正派同日而語哉　梁元帝之蕪湖詩曰桂津連菊岸桃李夾成蹊石丈如淮錦雲飛似散珪捷度菱根反舡去行枝低驅隨迎雨燕鼓逐伺潮雞唐杜牧詩往年隨故府吳興公夜泊蕪湖口今赴官西去再宿蕪湖感舊傷懷因成十六韻　南指陵陽路東流似昔年重恩山未答雙鬢雪飄然數仞慚投跡群公愧拍肩驚駘裳錦繡塵土浴潺湲郭隗黃金峻虞卿白璧鮮貔貅環玉帳鸚鵡破蠻牋極浦沉碑會秋花落帽筵旌旗明迥野冠佩照神仙籌畫言何補優容道實全詎謹人撲地雞犬樹連天紫鳳超如電青襟散似煙蒼生未經濟墳草已芊綿往事惟沙月孤燈但客船峴山雲影畔棠葉水聲前故國還歸去浮生已可憐高歌一曲淚明日夕陽邊　宋華鎮詩早發蕪湖風使舟中有感　長波西南驚高風激江流掛席開浦漵凌虛駕輕舟洲渚亂樺舊叢葭眇瞭重山忽飛過疊浪紛悠悠鳧鷺不及辨頻咤越飛鷗舟人擊鼓吹譙浪相賡酬調笑西來人掩淚寒沙頭人間此語樂我聞此言憂爾遠非爾巧做淹豈其尤淹速偶所值矜笑徒自偷況余涉世途忝稱否常稠此日雖偶駛來日恐或不駛也儻可矜留滯還增羞天道推無常非分非所求但願日日行行路無阻脩王質詩蕪湖道中　援援千丈水攢攢一簇村牛羊分覓路鵝鴨鬧爭門晚徑飄松子秋田長稻孫霜天好風日

壯士鐵衣溫　李流謙澹齋集久留蕪湖侍巨卿仲甄不至　吳波晴浸夕陽紅一語丁寧北去鴻頻覺淹留添髮白不妨羞澀剩囊空枕頭靠壁禁長日艤背占旗惜便風想得家山俱在夢亦應煩悶略相同　蕪湖晚步迥陂積水長蒲蔣散步郊原借夕凉塵袖風巾嗟久旅稻畦柘逕似吾鄉蛙聲月色當空曠螢火人家在莽蒼望合碧雲人未至滯留愧客問行藏　虞美人在蕪湖待仲甄巨卿未至作　吳波亭畔千行柳直恁留人久晚來船檻再三憑又是一鉤新月照江心　故人有約何時到白地令人老只愁酒盡更誰賒一段閑愁無計柰何他　蕪湖即事三首　燒痕吹盡荻芽生江南二月春禽鳴閑倚柁樓看遠水依依楊柳故園情　南人重魚長食鮮小魚棄擲不論錢老翁操網兒弄槳一家生理在漁船杜風連日舟行滯社公有馬誰能騎不妨酌我盎中綠依舊離騷醉讀時陳造江湖長翁集蕪湖感舊　下帆同鳥棲掛帆逐雞起但見蕪湖月夜清如水江左此壯縣我昔舟屢艤諸公各欲客款曲豈令比酒杯慣邀留妓圍供燕喜流連動十日（每過蕪湖朱丁諸公約以十日爲期）擇棒或千紙舊遊想如昨故交今餘幾逝者泉冢隔存日參辰似浪凴楚些招盍寄相思字可能喚巫陽且欲託雙鯉鄭獬鄖溪集舟次蕪湖却寄維揚刁學士　柳葉初黃未解飛東風還與賞心違縱逢春處花期少自過江來酒病稀平子解酬青玉案秋娘能唱縷金衣揚州二十四橋月長憶醉乘明月歸　張舜民畫墁集送吳都曹還蕪湖　柳嶺相從歲屢遷南湖同泛又經年齋前惟石曾爲枕門外長楊憶繫船白酒一壺賢聖樂古書千卷弟兄傳九衢塵土忙如火握手相看思黯然詩海繪章釋惠洪作過蕪湖晚望　盡日舟中情思疲晚來何處最幽奇沙鷗數隻紅粧面寒帶雨條山畫眉　郭祥正青山集宿蕪湖口　菱荇芬香蓮子熟扁舟夜趁湖陰宿一杯獨酌未成歌漁人解唱遺鞭曲　陵陽文集蕪湖獻趙德夫　回來有客共征途不恨維舟日日孤受于清明似秋月當塗見了又蕪湖究陵群英後集和韓庭玉早發蕪湖韻　水驛嚴程下急湍此行王事正相干帆開萬里煙波闊衣帶半天星斗寒道路從來愁客子詩書元不誤儒冠誰憐老我昭亭麓一樹梅花竹數竿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戰蕪湖一日戰丁洲　舳艫千里蔽江湖挑棲船爲驛音神除先直前鋒三十萬一通嚴鼓盡爲魚　宋希顏馭泉吟藁經蕪湖　平蕪連楚甸古縣接通津酒色澄江雨茶香客棹春魚鹽通遠賈鵝鴨共比鄰昨夜鄉山夢長吟到白蘋董嗣杲廬山集規規安利欲擾擾競光陰男邑瀕江尾商家鬪市心炎凉難

洗蕩風月易招尋見說圩田熟欣逢節序臨　送劉漢老過蕪湖　歌傳製錦久樂得抽琴過浙客量鹽少淮商販藥多隨燈遊曉市沽酒隔昏河繞見江脈起東風又岩波貢泰父詩昨日何處別今朝此地留青山逼岸起白水滿江流兩般巡鹽鼓風腥掛網舟何時歌欸乃同買綠蓑遊元藍性之詩宿蕪湖十八韻　持節出京華揚舲越江縣峯迴南天路浪轉北風便颺颺葭葦亂慘慘林木變秋草入蕪湖微陽隱淮甸艱難水宿屢漂蕩羇遊存懷鄉思悄悄去國情戀戀親承天子詔實籍諸公薦觀風五嶺外問俗數州徧勲名企前哲才力慚群彥奔走敢辭勞登臨自忘倦喬林俯茆茨烟火眼中見牛羊夕散漫禾黍歲豐衍因思在山樂始覺爲士賤關山值搖落節序忽流轉天高露如霜月白江似練頻憂感羈旅往事徵記傳斷蘆想冥鴻巢幕危戎燕歸去掩雲關黃金猶可鍊

草湖天台志在天台縣西南一十里

荊湖江湖後集周端臣送翁賓暘之荊湖　君不見司馬子長志橫秋少年足跡不肯休胃中盤屈奇偉氣筆力直與造化侔又不見杜陵子美夸壯遊一身幾走半九州吟懷吐納天地秀作爲篇章光斗牛君今去去幾千里匣劒囊書赴知己知己從來素有情投機之會趨功名功名豈有坐能致莫辭跋涉長江行長江四月南風起武昌魚飲秦淮水南風不久又西風食魚休忘鱸魚美天涯別夢思城東何日一樽重與同草橋夜解月明下桃閣晴吟春色中不堪蜀魄相催去却憐墻燕相留住一片離情去住間正是有人腸斷處荊湖古道分南北嵩與中原豈懸隔五湖膏血互吞噬萬里烟塵入謀畫莫如子長子美但能事文章蚤歸來獻平戎策王元之詩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荊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運輸權重使蠻荊職分三館圖書貴地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潛解印遺民知惠自歸耕官曹寂寞馮唐老多羨來軺澤國行趙子昂詩送孟仲則游荊湖兼往襄漢　行路方難子何往瀟湘洞庭天一方長江風來浪如雪荊門木落天雨霜千金養客不復見萬里訪舊庸何傷子才有用未得試牛刀愛惜藏鋒芒似聞遠游未渠央更欲攬轡趨襄陽昔年戰關且休息白骨已瘞愁雲黃伏龍鳳雛在何處鹿門山色還蒼蒼登高弔古一長嘆萬事慘淡悲衷腸人生聚散安可常爲君起舞君舉觴明朝帆

官湖德安府志在雲夢縣東南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宋徐璣詩連江官湖影拂浮玉寄言客居思故鄉　衆山圍繞綠圍圍官木參差古道邊行盡溪陰今不了一湖飛雨帶輕煙

相湖天台志在天台縣東一十五里水四時不涸嘗

於綱中得石刻有相湖二字今尚存

仙湖南海志在南海縣即藥洲趙運使汝鐩改今名（詳見石洲）宋趙汝鐩野谷詩藥湖之綠兮如藍湖之明兮如鏡藍染晴空晚色鮮鏡照天宇秋毫淨乾坤兩間共開闊魚鳥四時自飛泳炎州著腳苦蒸鬱對此恍入清涼境其東群木合抱森觀政觀魚連秀陰濂泉沸梵珠的皪飲瓢洗我太古心其西水畫與到骨曉波澄秋夜印月藏春圃種雜花桐分得庾梅饒先發其南粉堞書漢橫旋補楊柳沿堤青上下天光同一碧我來拈出營新亭其北千片石洲石或虬或鳳或劍戟環流軒館靡霧收簷影倒涿水底日葛仙昔煉九轉丹丹成飛上羅浮山海邊亭外春萬里御風忽憶仙翁俟翁來颷車擁霓旌約我十二樓五城翁言羽化世已久問湖風月依舊否（仙湖在廣東漕治乃葛仙翁煉丹之所觀政觀魚秀陰濂泉水畫一碧石洲海邊春皆亭名）

鬼湖臨汀志在上杭縣北安豐上里廣丈有奇深不可測傍無寸草莫敢狎近舊傳下通大溪乃蛟龍窟穴

神湖臨川志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廣不滿畝源泉混混深不可測每歲五六月天久不雨或涸或盈盈則水漲涸則澈底凡涸一二日而復盈者三日內必雨遇期而盈則歲必旱鄉人祈雨多驗意必龍湫乃作龍祠于上而祀之

婆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童湖會稽志在蕭山縣

魯湖武昌府志跨江夏咸寧蒲圻三縣境下通塗口

晉湖赤城志黃巖屏山之南有墺曰晉墺湖曰晉湖山曰晉源相傳晉王之裔嘗居此故名按山半有明覺寺寺有小碑曰晉王遊適之地則又非其裔矣大抵昔人遊行之地後人思之故因而得名不記其始耳如臨之招賢洞有晉潭殆亦此類又寧海梁王寺梁王墓舊傳爲梁王登而王亦未必至此黃巖有墺曰徐墺山曰徐山或云徐偃王之廟或援古建台州記云地主任氏女感石精而生男有文在其手曰徐因號東海朐徐既長竊據自號徐王死葬此山其言不經殆未可盡憑也

吳湖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五十里諸暨志在縣東北四十里

趙湖諸暨志在縣北四十五里

韓湖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南四十里

虞湖蘇州府志十道四蕃志云湖周五十里至天高氣清良辰美景則有波濤溢起高二丈許鼓蕩山岑云（注云岑若與虞山神共會作濤以爲戲）

陳湖蘇州府志在崑山縣西南七十里此自界浦渡頭滴入吳松江今考證得湖中有塗上有廟名三鄉塚蓋崑山吳江華亭三縣分界之處

黃楊集繫纜陳湖口節序野趣多薔薇紅炫日楊柳綠迷波漁網依時集農田着處歌地偏苛政少其樂更如何**蔡湖**（鳳陽府志在蔡母廟前）**朱湖**（溧陽志在溧陽州今不詳所在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具區洮滆朱滻丹漅酈道元水經注云朱湖在溧陽湖泊為多或謂之湷湷又訛為衍有瀨陽衍葛浩衍沙派衍符塔衍徐角衍故縣衍曹里衍諸湯衍謝達衍謝公衍名稱更易古迹之見者鮮矣或謂朱湖即丹陽湖之異名未詳是否朱湖去城七十里東至躉杜湖西至天長縣界丁溪湖陸路接天長縣南至凌塘河陸路至天長縣界北至五湖宋趙青山叢高低櫸柳綠如茵三兩柴門傍竹開此處定無人挾彈青青乳燕出溪來）**湯湖**（南海志在新會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湖之源自大山來迤邐為長溪中流為湯湖處僅一席許其熱如湯上下流皆冷）**張湖**（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就日鄉）**凌湖**（東陽志郡國志云在金華府東陽縣）**聶湖**（雲南志在仁德府為美縣東南有聶鑾者主之故名）**姜湖**（寧波府志在慈溪縣東南十里本姜氏捨田一頃以為湖民資灌溉）**孫湖**（寧波府志在慈溪縣東南十五里西嶼鄉溉田

頗多或謂湖多香蓀故名蓀湖訛而為孫）**杜湖**（寧波府志在慈溪縣西北六十里古有湖唐刺史任侗重加浚築鳴鶴一鄉之田仰灌溉俗號第二重天宋慶元初主簿周常募民開築湖岸修治碶閘為利尤博著作郎倪思為之記）**何湖**（處州府志在麗水縣西四十里）**車湖**（雲南志在仁德府為美縣西五十里山澗中周回十餘里水色澄碧四時無盈縮有車氏居其傍故名車湖武昌府志壽昌來在武昌府郡東三十里蘇軾在黃州時王文甫居湖上往來殆百數欲買田老焉會量移不果餘見車武子墓條有車武子墓）**綽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鄡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羅湖**（郡縣志在海康縣西一里灌田二十頃）**周湖**（淮安府志亦在永興居民平壤環以群山若處於湖中溫州路志在溫州府留賢橋外）**詹湖**（溫州路志在廣化鄉）**戴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蔣湖**（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東諸暨志在縣北六十五里）**陶湖**（諸暨志在縣東十里）**霍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五十五里）**傅湖**（淮安府志在安東縣傅湖去縣北八十里西北通接大湖）

姚湖（清源志在晉江縣方圓四十丈深九尺灌田二十五頃）**梁湖**（元一統志在淮安府王象之輿地紀勝按東漢志射陽縣有此湖宋蘇泂詩路長人迹少日午樹陰正旅行迴無故解后得所性佳眠離塵境此事安心竟曉飯過邑門木害喧中靜張侃拙軒集梁湖夜望　秋帶涼風葉至鳴風隨潮汐候時生尋源甚遠紋微起衆勢初米花轉輕白鷺幾枝閑可畫晴山數點曉猶明偶來人作詩中計久矣難成五字城陳衡仲西麓詩藁梁湖道上　來風酒旆斜浦口第三家谷馬鳴春樹江鷗起暮沙故鄉山漸近曲岸柳初芽客路歸心切孤帆帶落霞元張于淵詩孤舟催曉發急水暗前灘行子覉離日去冬樹木乾霜清天宇闊山盡海門寒田首通明路梅花亂我看）**黎湖**（蘇州府志在吳江庵村西）**包湖**（蘇州府志傀儡蕩與陽城湖三水合為一在崑山西北）**康湖**（廬江志在廬江縣東南二十五里）**彭湖**（衢州志在信安縣東十五里俗傳昔有彭氏竈下忽若笙兩荀因斵之流血即大雷雨陷為湖廣數十丈袤五里餘通石室水深不可測大旱不涸里民亦嘗禱於此湖濱猶多彭姓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東）**劉湖**（南豐志在縣東七十里）**申**

湖（洛陽志在城南闕中有亭曰臨蓮為常有雙頭蓮生因名焉　薛能詩云昔年依陝寺每日是申湖下戻重來此知心一已無雨霖舟色暗岸接木形枯舊境深相惱新春宛不殊方來尋賤侶起去恨驚鳧忍事花何笑喧吟漾正瓮堪憂從宦到倍遺惜懷孤上馬終回首傍人怪感呼）**文湖**（太平寰宇記一名西河泊在西河縣東十里水經云文水經茲氏故城東為文湖多蒲魚之利）**丁湖**（淮安府志在安東縣西北五十里東連官河）**辛湖**（長汀志在長汀縣西一里周七十步居郡辛位故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七　六模

湖

龍湖 瑞金縣在藍田村山之巔清澈如鑑傍有崖石聳峭林莽茂密王者雖盛暑皆慄中有龍穴為鄉人禱旱地清原志在晋江縣南七十里紘歌里相傳湖與海道通中為湧沙所隔遂別為湖或見龍出沒其中故名西有砂湖相拒一岸舊有砂患因創佛祠遂息元一統志在邵武縣西五十里有山南楚縣志在縣東北八十里自然觀之東。李華記云舊有龍遊其間人或見之宣城志在山縣北二十里極而大上有靈湫龍王祠長沙府志在湘陰縣旴江前志在南城縣東北八十里自然觀即龍仙觀龍井東十餘步有溪迴流者曰龍湖

蛟湖 南楚縣志在南楚縣東五十五里地名三坑宋時忽一日風雨震電暝合于湖塘之上經日不解而湖中浪湧有哮吼之聲議者謂蛟蜃相鬭因號蛟湖臨江志在寧化縣北六十里深不可測舊經云昔有僧結庵其上一日晝晦見白龍卧波鄉里遇旱輒投敗鐵則暴雨怒濤湧出其鐵乃已嘉泰間亢旱郡守陳公昳差官祈禱應期而雨歲乃大熟今置龍王廟于旁延平志在沙縣東三十五里。

龜湖 元一統志在建昌府南城縣十五里范越鳳鈴記云龜湖衝破狀元生宋丙午水決龜湖後丁未歲新城張淵微第狀元此其驗也武昌府志在嘉魚縣南一十五里。清源志在泉州晋江縣週一千八百餘丈闊八十二丈深一尺灌田一十二百頃輿地紀勝在福州長溪湖有大龜浮其中沿崖而上僧惟亮有所之輒截而往後化為石

鼇湖 延平志在將樂縣西南十五里屬羅源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蚌湖 循陽志在興寧縣東北六十里古有大蚌數尺夜吐光亘數里鄉人異之決湖得蚌進于郡邑至半途風雨驟至人皆避去既而蚌已失矣惟見白泡盈地越徑入山不知其所後人名其徑曰白泡徑其山曰龍歸洞上虞縣志在上虞縣南四十里

鰐湖 元一統志處豊湖之南闊弗盈四五尺深倍之古老相傳鰐湖多鰐魚又云湖有亭榭二十餘所東莞南海縣志鰐湖在東監方員數十丈其深無底舊有鰐魚故名

鱖湖 武陵圖經在龍陽縣以魚名

鯉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長沙府志在湘陰縣紹興府諸暨縣前志在諸暨縣南二十里湖多鯉故名或云范蠡養魚之地今世傳范蠡養魚經有養鯉魚法甚詳南豊縣志在建昌府南豊縣南四十里鄉老傳昔有雙大鯉游其間因此得名上湖在鯉湖之南下湖在鯉湖之北

鰕湖 唐李白詩雞鳴發黃山暝投鰕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銀竹提携採鉛客結荷水邊沐半夜四邊開星河爛人目明晨大樓去崗隴多屈伏當與持斧翁前溪伐雲木齊賢曰說文鉛黑錫大樓隸宣城士贇曰禮記長者與之提携詩云伐木丁丁

鯇湖 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鼉湖 太平寰宇記在沔陽州沔陽縣東二十里

虬湖 天台縣志在縣東一十五里以其水灣曲如虬故名今廢

虯湖 延平志在縣東北三十里兩岸皆巉巖峭石綠波泓澄縈紆十里清源志周圍二十餘里積水三丈灌田一百餘石水三丈餘灌田一百七十五石

蛤湖 廣昌縣志在縣西三十里有石礫百丈飛瀑淙下入湖湖之中豐蛤為多因名蛤湖其水流數百步入于大江按治平寺碑云蛤湖右鑑即其處也

象湖 元一統志王象之輿地紀勝在巴陵昔巴蛇吞象暴骨於此晏殊類要云在臨湘縣又在諸暨縣東北二十里

馬湖 元一統志在馬湖路西湖南一百七十里湖在山頂其山南江二十里周圍四十里高二百餘丈湖長二十里廣七里有餘中有土山可居四百餘人未歸附前蠻主避難於此其湖水清亦清水渾亦渾過渡蠻人如不阻風一日可濟若再遇風則波濤洶湧不敢濟　嘉定州龍遊縣即若水也漢志若水出徼外馬湖府圖經志在蠻夷長官司之西山之嶺有大湖周圍百餘里傳聞其地昔日曾產良馬此湖故以馬為名馬湖雖在山之頂而水之起落却與大江同紹興志在諸暨縣西北十五里

驢湖 泗州志王象之紀勝云天長縣北一里舊傳有二驢鬭于此須臾雲霧四合平地起波至今陰晦聞水下有雞犬機杵之聲

鹿湖 平江府志輿地紀勝東漢志吳縣下有鹿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滮湖 嘉禾志在嘉縣南。

鵝湖 輿地紀勝在鉛山縣西南十五里鄱陽記云山上有湖多生蓮荷一名荷湖山今以鵝湖著按舊經謂昔有龔氏居山傍所蓄鵝送于山長育成群復飛而下因謂之鵝湖俗傳唐僧大義禪師結庵仙鵝自波而出者妄矣道傍長松參翠枝幹權奇延袤十餘里大義所種有仁壽院淳熙初年東萊呂公晦庵朱公象山陸公嘗相會講道此院謂之鵝湖之會永平志飛備之鵝湖長老聞堂頭　益聞大空非界認華自是達人傷談

無攸守魚真成癡鶴徒以無始妄業有餘幻因說寂說常別名別相室羅筏河見佛影正似夢中䀝合俱家入聖胞未知來處有病必求藥到岸不須船佛性在阿那邊兩頭煛動舵若以何爲體大笑一場談此者多達此者寡又恁麼去也當如何接之曾經黃蘗三頓來直得困徹便是曹溪一滴水更不疑他國知戴頭覓頭就屋添屋也要春來水解日出煙消況鵝湖山水之名藍馬祖子孫之遺範雖復骨藏十世未妨名播九州法席比虛緇徒猶盛必得如龍如虎乃堪度馬度驢伏惟某和尚悟祖祖心提方方印默時淵妙體用推向一坑語則雷驚縱橫流出千偈彼緣已熟此正是時卷舒皆欲爲人去住亦豈由我今者不動一莖草不遠十里塗直須牧取貓兒也莫輸却山子慈悲肯顧慵喜普同　馬求帥請峯頂枯木住鵝湖疏　常寂光中本絕去來之想道人分上豈有喧靜之殊不出當山請開法席伏惟峯頂長老脚根點地鼻孔撩天打開南老之三關截斷遠公之九帶繼南天之梵相達歷重來蘊河朔之英靈趙州復出爲提祖印拂袖名藍退居萬仞之危峯當受諸天之妙供言念湖山之寶刹近爲荊棘之荒林痛法宇之久隳喜野干之遁去考於公論屬在當仁屢奔榛以邀迎每逡巡而退避清標嶄絕固高難進之風洪誓宏深幸赴衆生之願

相望數里何惜一來隨流水以下山招閒雲而出岫黃花翠竹本來到處相親夜鶴曉猿況是舊庵相伴來　平志鵝湖夜坐　士生始墮地弧矢志四方豈若彼婦女戢戢藏閨房我行環萬里險阻真備嘗昔者戍南鄭秦山躋蒼蒼鐵衣卧枕戈睡覺身滿霜官雖備幕府氣實先顏行擁馬涉沮水飛鷹上中梁勁酒舉數斗壯士不能當馬鞍掛狐兔燔炙百步香拔刀切大肉哆然如餓狼時時登高望指顧無咸陽一朝去軍中十載客道傍看花身落魄對酒色淒凉去年忝足召五月觸瞿唐青衫暗欲盡入對衰涕滂今年詔復下鴻鴈初南翔俯仰未閱歲上恩實非常夜宿鵝湖寺鵲巢投客牀寒燈照不寐撫枕慨以慷李靖問征遼病憊更激昂裴度請討蔡奏事猶裹創我亦思報國夢遶古戰場　暑中行役宿鵝湖　征途歷險艱歸日當炎燠祝融方震怒旱魃殊驕驁田乾赤地裂風起黃沙蔽但有殷雷驚曾無陰雨靑坐乘胃如惔步屣頭欲破返照不容逃南薰不當到浴淨隨即汗欲清行復燥一浣輒一焚九蒸仍九暴僕夫况勞瘁客子添愁懊前件拔山羽後若塗舟暴忽欣蕭寺邃徑借禪房卧車馬爾雖增泉樹吾所好豈能陟峯高直欲奔堂奧賓主相棄忘巾屨從跣墮望月遶墻行納凉當戶坐暫偷此夕安明日還無柰　書至鵝湖訪先祖隨肅詩

扁歲久不復存矣月老重飾一板合余代書梢芝蘭室因題二十八字三山林致誠　憶昔先翁此地經曾揮詩筆掃青冥我來偏索前脩句雷電何年勑六丁宋李明道詩補跡齋鵝湖　客來誰與期微鍾度山椒松風如起予間以笙與簫逸響諒斯存幽蹤莾誰招極目不知還新詩生流寥張嵲詩自禮賢還鵝湖望山頂飛流有作　農夫秧稻滿畦水行客跨騾無樹陂熱風吹面日方午忽見綠巖冰柱垂　夾日赤雲方變火行人渴肺欲生塵飛流百丈垂虹今愧爾山中宴坐人　自鉛山如鵝湖　長松十里曉冥冥行盡松林到法城悄悄虛廊無客語陰陰衆綠有鶯聲新荷萬點土花碧白鷺一行春雪輕麥秀漸漸桑葉暗恍然如在故園行趙蕃淳熙藁鵝湖道中二首　兩道蒼松列翠幢雨來渾似度桐江恨無東絹堪圖此歸伴蒲團掛北牕　人間那有萬株松莫道名山都未逢自拄枯藜行不倦更聽齋後幾聲鐘　鵝湖道中呈斯遠　草阜奔騰似列屯老松錯落更橫陳風高日暖鵝湖路宜此蕭然兩幅巾韓淲澗泉集鵝湖道中　野花狼藉雨初晴人在山南山北行東風淺淺尚寒色雲映遠天斜照明　高田下田流水聲前村後村鵓鴣鳴山礬已開梅已謝霏霏小雨未成晴　雨斜風驟樹連雲荒遠人家酒不村小醉未成愁又入更無情

緒到清樽　青松影裏小桃花山嶺橫岡人幾家牧童樵子自來往水擁斷溝留淺沙洪炎西渡詩集曉發鵝湖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塵下空餘碧澗横佛扃穿縹緲仙馭鏁峥嵘道釋分殊境蓋與許我行陸象山集鵝湖和教授兄韻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永平志陸九齡會鵝湖呈元晦伯恭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講習須知至樂在于今朱熹和　德義流傳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方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趙令衿詩贈鵝湖上人　三年四度到鵝湖山水娛人道不孤最是可人快心目曉風殘月弄菰蒲元程端禮詩己卯長至前二日同景陽侯遊鵝湖次呂海月韻　鵝峯高入雲上下異晴雨嘉樹譪千章六月不知暑堂堂紫陽翁講道此容與斯文統有宗異論廓寰宇遂增茲山高巍巍亘終古褒程訪遺跡豈爲尋佳塢之來遊招提霜葉響風雨藏新碑已漫坐閱幾寒暑南豐星斗文論正乃不與紫陽講道地教異去吾宇所

習有出入吾道無今古徘徊不能去夕陽下山塢汪士明詩送涇縣教諭歸信州鵝湖　小邑三年一笑歸鵝湖山下有荊扉因思張翰蓴羹美忘却岑高樂滓肥久客兒應歎陟岵到家人想下鳴機每懷朱陸談經處牢落空山幾夕暉王惲秋澗集鵝湖道中　細路山園靜煙蘿野寺濃脩躬升峻嶺仰面看喬松道在從時背才疎助性慵有身官不屬一任老龍鍾國朝劉基詩孔子充相送至鵝湖　憶昨過武夷欲往無與倚今茲逢故人遂得鵝湖遊輕雲翼征蓋翔風當鳴騶古塔挿谷詢寺門啓平疇陟徑既紆轡憑軒亦移流雲旗晨香霧金像明清秋昔賢論道處松柏深且幽鴻飛渺滄海龍去空靈湫懷人已寂寞對景空淹留興闌成遠別馬首山悠悠劉習之詩鵝湖道中　去城十里路盤紆幽逕平岡駕小輿認得鵝湖山下路綠松巖畔擁僧廬

鴈湖

輿地紀勝在古康州二百步每秋冬有雙鴈遊於其間甚爲罕有因以爲名宋李壁鴈湖集予書室東偏有池數畝藻荇掩映鳬鴈萃焉近始以鴈湖名之取其知時就陽得去就之正飛鳴以序無凌犯之節蓋有類乎君子者且予少而踈慵自昔有聞即好奇服顧安能隨俗俛仰以覿權利然則兄弟相從講道著書將無日不在此也顧余名之之意又有取乎肅肅雝雝之義豈苟然哉

方爲之記未暇也先賦兩詩以示同志者　藻荇連延十畝餘從來佳致與人俱水禽撲碌時驚枕城月朦朧當畫圖莫去渚蘭留作珮剩栽洲橘遺爲奴從今秋穫頻來往乞與嘉名喚鴈湖　新結方橋跨兩間更渠清溜作潺潺春來得句因池草病起無端減帶環樓迥却愁多見月城高元不礙看山銷憂况有詩書在贏得湖邊日日閒　再和鴈湖十首　觀物年來等腐餘已甘事與衆人俱園林得地須頻賞晃綾開天莫浪圖　好事難陪金谷友窮居秖拜玉川奴親逢聖世生非晚不比當年孺子湖　畦還生癡筆墨間洗心聊欲近潺潺千時輙莫談商鞅枉道渠寧主瘠環　無事捲簾消白日有時支枕夢青山湖光莫笑無多子卬却中天象緯間翠華南度幾千餘始見中原興闕俱千載一時周曆數兩河百郡漢輿圖平南上策歸諸葛伐北奇功屬寄奴安得忠良負雄略一清關洛到江湖　夢回簷溜響潺潺斷送群芳一夕間靜見蜂黃粘筆架細看蛛網度窗環　數行古篆留科斗二穗沉烟起博山終歲掩關非避俗自緣多病愛清閒　總角趨庭得緒餘詩書元自與生俱詞林教誦鷦鷯賦畫苑嗔傳蛺蝶圖　千古凌煙思鄭國一時𢘝月恐寄奴情和顏疏均爲寄忍絮新棒上鏡湖　流光忽忽淡潺潺又報清明瞬息間暖日陂塘空荇帶薰風時節近瓜環謀非爲食寧忘世懶不從人但愛山想見長安五陵道少年抱馬逞寬閒　作詩真是學文餘餘力猶將鮑謝俱流俗是非何足算古人出處要良圖　閑來藉草須尋侶自起澆花不倩奴着却綸巾披鶴氅中郎元住曲阿湖　繞城流水碧潺潺好是芳菲一月間詩陣不收鋒破竹談國未解遶連環　健如俊鶻秋翻野壯似驚龍夜擘山傳後化今當有待百年距幾可令閒　夢鏡紛紜擾棄餘尚連許國守心俱投鞭絶笑保邊策聚米重尋破隴圖　天外悠悠回鴈使眼前擾擾牧豬奴移床試向春風坐面旋飛霙卷一湖　景色隨生指顧間踏翻香雪弄潺潺奏編誰上三千牘寳帶爭拖十二環　有底窮愁惟頑石無多遠意但盆山何時萬頃滄波去乞我扁舟自在閒　予賦鴈湖詩蒙友社諸文繼聲不一輙復自和四首圖　少年努力在三餘暇日那無水石俱自昔空傳盤谷引秖今何似輞川伴人寂寞爲鷗客登狙積斜有聲奴便學天隨君信否夜來春漲欲平湖　比屋弦歌說此間詩來清似玉潺潺論交有道須皆盡經世無才敢輙環　剡上最憐分一曲海邊空自說三山誰能伴我湖亭宿夜靜遥占斗柄閒　閒來日日理荒餘剩引漣漪一派俱試把漁竿臨斷岸從教畫手貌成圖　啼春不到鶯無友警夜誰知鴈有奴出處須將時運看莫分廊廟

與江湖　欄楯相望咫尺間雝溝送水助潺潺王家傳裏烏衣巷夢得詩中碧玉環　好看畫船來泛月何須蠟屐去尋山時人不解閑湖意便道渠儂苦愛閒　李光用韻各賦兩章予亦再賦四首　新阡淚葉記霜餘早見春風萬壑俱姱節當時誰鶚立故人今日半鵬圖清談我不如平子下策君元笑阿奴此地對床先有約莫教風雨隔重湖　碧甃城中一萬間溜渠無處不潺潺晃眠落日沙留篆魚蹙輕水玉破環細草爭春空滿路孤雲未雨莫歸山寓言聊以忘憂耳進德渠教一刻閒　囊空那復冥贏餘但有巍樓百尺俱匣鏡頻開聊自玩庭蕪不掃欲何圖少緣多病斜惟伯長更貪眠謝酪奴生世所資能幾許一竿好在石魚湖　春至題詩滿竹間脫風窻影漾潺潺水花未放紅千葉岸柳先教綠四環陶令當年催北牖謝公早日便東山古來豪傑非無意盡把功名付等閒　于金買出示鴈湖和章走筆爲謝　運數從來略相似人人總道疾堪憂豈知不死還相對更把新詩互唱酬　詞源病起不全枯一滴猶堪漲鴈湖秖我少強宜未減老人筆力更數朕　龍山仙去恭謀死縱有奇文欲似誰前輩風流只公在不才我定愧牢之

鴨湖

三陽志潮州治郡左有溪循梅汀贛下溪之東其地曰鴨湖盧廷輔鴨湖詩　並山終日漾孤

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瀛洲輿地紀勝襄陽府襄陽縣亦有鴨湖劉備來的顱所越處東流即其地

鵲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金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鍾湖**莆陽縣志在莆陽縣東西十里越王峯之西有南湖深廣每遇雲雨晦冥則鍾或隱隱然有聲舊傳越王金鍾飛落于此輿地廣記在閩清縣其湖中有鍾故名上虞縣志在縣西南五十里周二百二十五畝一名鍾家湖**磬湖**天台縣志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父老云嘗有磬浮水上光采奪目故名宋楊誠齋集磬湖詩　洞庭張樂起天風玉磬吹來墮圜中却被仙人鎔作水為君到底寫秋空喻良能香山集磬湖偶成　只欠退之盤谷序已成摩詰輞川圖暮年寧復須西子不用扁舟向五湖　十畝煙波潤平開一畫圖已添無數景喚作小西湖趙蕃淳熙藁磬湖　鑿開何自來名得因形似似欲使先生因茲號居士**錡湖**華亭縣志一名洋湖在松江府西北三十五里周回二十里考證舊經云湖有陸錡宅因以為名又府東南亦有洋湖徑十餘里後皆為蘆葦之場**杯湖**元一統志在武昌府樊山郎亭間方一二里孟仕源居退谷杯樽之下命曰杯湖元結有銘于亭王

伯虎有杯湖風舞翠銷轉之句　唐元次山杯湖銘并序　杯湖東抵杯樽西浸退谷北匯樊水南涯郎亭有菱有荷有菰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游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故命曰杯湖銘曰誰游江海能猒其大誰泛杯湖能猒其小故曰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不猒之宜死雖千載其行可師可猒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汙穢或問作銘意盡此歟吾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鏡湖**紹興府志在會稽縣東二里古南湖也一名長湖又名大湖通典云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築塘立湖周三百十里溉田九千餘頃人獲其利王逸少有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鏡湖之得名始此輿地志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任昉述異記云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或又云黃帝獲寶鏡於此也酈道元注水經云浙江東北得長湖口北瀉大江又大湖之名蓋又出鏡湖之先矣（湖東屬山陰其源實出會稽之五雲鄉也水經云湖五百里溉田萬頃與通典不合）山陰志鏡湖在府城外西東南任昉述異記云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吳虎臣漫錄云湖以鏡名恐不然蓋鏡湖之水平如鏡面唐人詩中謂之天鏡者是也詳見會稽續會稽志鏡湖輿地記稱曰南湖昔人又稱曰長湖大湖前志已詳獨賀鑄引謝承會稽先賢傳謂湖本名慶湖皆舊志所逸今備錄之鑄慶湖遺老集序云賀本慶氏后稷之裔太伯始居吳至王僚遇公子光之禍王子慶忌挺身奔衞妻子迸度浙水隱會稽上虞人哀之予湖澤之田俾擅其利表其族曰慶氏名其田曰慶湖今為鏡湖傳訛也漢安帝時避帝本生諱改賀氏水亦號賀家湖家牒載謝承會稽先賢傳敘略如此　鏡湖按舊經云湖水高平疇丈許築塘以防之開以泄之平疇又高海丈許田若少水則閉海而泄湖水多則閉湖而泄田水適而止故山陰界內比畔接疆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歲其文雖簡湖之利害盡矣曾子固序鑑湖云刁約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堤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又云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云山陰之石則為四尺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未為有補以今考之刁約之說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誠不可也益堤高一丈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此則復湖之至論

也湖不高於田則不可引以灌溉湖高於田不築隄則水不可畜泄非獨鏡湖而已凡天下畜泄以灌溉者莫不皆然也獨鏡湖乃憂隄決而敗城郭廬舍耳且天下之水獨黃河有決溢之患以其湍悍善決也捨黃河之外不聞有自決而敗城郭廬舍者誠使以人力決之湖下有九十頃之田有江有海水不乘高下注散漫而去乃敗城郭耳且以隄畜水漢永和以來有之千歲之久未嘗決也豈今築隄則獨決耶至言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此正議湖之大害也自永和以來考於史策圖志湖之成也未嘗言濬湖之廢也未嘗言塞若今復湖必欲濬則昔之廢湖當運土以塞之非特無取土之地亦用工役若干乃得而塞雖國力不能而謂民之盜耕者能之乎謝靈運從宋文帝求回踵休煌湖為田役亦決之而已故有大利若須運土塞之乃可為田非惟靈運斷不能為之亦不肯為也且湖之未廢正以隄壅而水高若邪溪等諸瀆澗皆滿其驗有四唐時太守皆乘舟舫直至雲門諸寺一也今若邪溪傍草市謂之平水以地理考之未為湖以前水不能留有湖則水不至去津涯深廣故曰平水二也禹祠有山路度嶺至龍瑞宮謂之觀嶺來往者皆由此路今不復行湖存則水浸山麓不可並山而南必由嶺路湖廢而並湖有路三也平水之南有五雲橋

蓋唐時舟舫所經今在陸地矣西北如引涇水漳水之類地遠不可盡質如安豐之芍陂明州之廣德湖則近而可質者芍陂則引淠河注滿陂內高築陂岸廣德湖則築環湖之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廣一丈八尺高八尺皆見於地志及奏牘碑刻非高爲之隄何由積水隄之下孰無城郭廬舍未聞以決爲患也漢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翟方進爲相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水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羮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汝南之陂遇成帝大水災異并山東皆然陂水滿溢而出非可歸罪於陂然亦不聞壞城郭廬舍也方進決去其水使歲常枯旱民怨咨而思陂之復如此亦可見築隄有利無害矣或問曰馬臻之始爲湖也會稽民數千人詣闕訟之臻得罪死及按見訟者皆已死說者以爲鬼乎獨曰不然臻之爲湖不利於豪右故相與訟之而假死者以爲名臻雖坐死湖乃得不廢亦幸而已九千頃之田千餘年無水旱豈偶然哉起居郎熊克著　中興小曆云紹興二十九年上因與同知樞密院王綸論溝洫利害云往年宰臣曾欲盡乾鑑湖云歲可得八十萬石朕答云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即所損未必不過之凡應事須及遠

也綸曰前之小利志經久之遠圖最謀國之深戒克所著當出於日曆則高宗聖訓固已著於簡冊矣有徐次鐸者著復湖議頗可取今附于後次鐸竊見會稽山陰兩縣之形勢大抵東南高西北低其東南皆至山而北抵于海故凡水源所出多自西東今衆流所聚者曰平水溪即古若耶溪也曰上竈溪曰櫕宮溪曰龍瑞宮溪皆在會稽曰蘭亭溪曰南池溪曰離渚溪皆在山陰其他一泒一坑所出總之三十六源當其未有湖之時三十六源之水蓋西北流入于江以達于海自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公臻始築大堤瀦三十六源之水名曰鏡湖堤之在會稽者自五雲門東至于曹娥江凡七十二里在山陰者自常喜門西至于西小江（一名錢清）凡四十五里故湖之形勢亦分爲二而隸兩縣隸會稽曰東湖隸山陰曰西湖東西二湖由稽山門驛路爲界出稽山門一百步有橋曰三橋橋正下有水門以限西兩湖湖雖分爲二其實相通凡三百五十有八里灌溉民田九千餘頃湖之勢高於民田民田高於江海故水多則泄民田之水入于江海水少則泄湖之水以溉民田而兩縣湖及湖下之水啓閉又有石牌以則之一在五雲門外小凌橋之東今春夏水則深一尺有七寸秋冬水則深一尺有二寸會稽主之一在常喜門外跨湖橋之南今春夏水則高三尺有五寸秋冬水則高二尺有九寸山陰主之會稽地形高於山陰故曾南豐述杜杞之說以爲會稽之石水深八尺有五寸山陰之石水深四尺有五寸是會稽水則幾倍山陰今石牌淺深乃相反蓋今立石之地與古不同今會稽石立於瀕隄水淺之處山陰石乃立湖中水深之處是以水則淺深異於曩時其實會稽之水嘗高於山陰二三尺於三橋閘見之城外之水亦高於城中二三尺於都泗閘見之乃若湖下石牌立於都泗門東會稽山陰接壤之際春季水則高三尺有二寸夏則三尺有六寸秋冬季皆二尺凡水如則乃固斗門以蓄之其或過則然後開斗門以泄之自永和迄我宋幾千年民蒙其利祥符以來並湖之民始或侵耕以爲田熙寧中朝廷興水利有盧州觀察推官江衍者被遣至越訪利害衍無遠識不能建議復湖乃立石牌以分內外牌內者爲田牌外者爲湖凡曰牌內之田始皆復畝許民租之號曰湖田政和末郡守方侈進奉復廢牌外之湖以爲田輸所入於少府自是環湖之民不復顧忌湖之不爲田者無幾矣隆興改元十一月知府事吳公芾因歲饑請于朝取江衍所立石牌之外盜爲田者盡復之凡二百七十七頃四十四畝二角二十二步計工度庸先從禹廟後唐賀知章放生池開濬百餘日訖工至農務興而罷然

次鐸出入阡陌詢父老面形勢度高卑始知吳公未得復湖之要領夫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豈有作陂湖不因高下之勢而徒欲資畚鍤以爲功哉馬公惟知地勢之所趨橫築隄障捍三十六源之水故湖不勞而自成歷歲滋久淤泥填塞之處誠或有之然湖所以廢爲田者非直以此也蓋以歲月彌遠湖塘既壞斗門堰閘諸私小溝固護不時縱閘無節湖水盡入江海而瀕湖之民始得增高益卑盜以爲田使其隄塘固堰閘堅斗門啓閉及時暗溝禁窒不通則湖可坐復民雖欲盜耕爲尺寸田不可得也紹熙五年冬孝宗皇帝靈駕之行府縣懼漕河淺涸盡塞諸斗門固護諸堰閘雖當霜降水涸之時不雨者踰月而湖水僅減一二寸湖田被浸者久之訖事決隄開堰放斗門水乃得去是則復湖之要又較然可見者也夫斗門堰閘陰溝之爲泄水均也然泄水最多者曰斗門其次曰諸堰若諸陰溝則又次焉今兩湖之爲斗門堰閘陰溝之類不可殫舉姑以其著者言之其在會稽者爲斗門凡四所一曰瓜山斗門二曰少微斗門三曰曹娥斗門四曰蒿口斗門爲閘者凡四所一曰都泗門閘二曰東郭閘三曰三橋閘四曰小凌橋閘爲堰者凡十有五所在城內者有二一曰都泗堰二曰東郭堰在官塘者十有三一曰石堰二曰大埭堰三曰

阜部堰四曰樊江堰五曰正平堰六曰茆洋堰七曰陶家堰八曰夏家堰九曰王家堰十曰彭家堰十有一曰曹娥堰十有二曰許家堰十有三曰樊家堰其在山陰者為斗門凡有三所一曰廣陵斗門二曰新逕斗門三曰西墟斗門為閘者凡三所一曰白樓閘二曰三山閘三曰柯山閘為堰者凡十有三所一曰陶家堰二曰南堰皆在城內三曰白樓堰四曰中堰五曰石堰六曰胡桑堰七曰沉壤堰八曰蔡家堰九曰葉家堰十曰新堰十有一曰童家堰十有二曰賓舍堰十有三曰抱姑堰皆在官塘兩縣之北又有玉山斗門八間曾南豐所謂朱儲斗門是也去湖最遠去海最近地勢斗下泄水最速其三間隸會稽五間隸山陰若其他民各於田首就掘隄增為諸小溝泊古諸暗溝及他缺穴之處難偏以疏舉大抵皆走泄湖水處也吳公鋒此不察猥弊從事於開濬之末誤矣故吳公所開湖才數年皆復為田暨于今或歲輸所入於官或為慈福宮莊田及藻地歲輸所入於莊或為縣公田蕩地歲輸貸直於縣為應辦用庶錢或為告成天長千秋大尚等寺觀因佃吳給事積土之山而包佃為田及蕩地故湖壑塞殆盡而水所流行僅有從橫枝港可通舟行而已每歲田未告病而湖港已先涸矣昔之湖本為民田之利而今之湖反為民田之害蓋春水泛漲之時民田無所用水而耕湖者懼其害已輒請於官以放斗門官不從相與什伯為群決隄縱水入於民田之内是以民常於春時重被水潦之害至夏秋之間雨或愆期又無瀦蓄之水為灌溉之利於是兩縣無歲無水旱監司府縣亦無歲無賑濟利害昭然甚易知也然則湖其可不復乎道聽塗說者方以闕上供失民業為說是不然夫湖田之上供歲不過五萬餘石兩縣歲一水旱其所損所放賑濟勸分殆不啻十餘萬石其得失多寡蓋已相絕矣湖之為田若蕩地者不過餘二千頃耕湖之民多亦不過數千家之小利而使兩縣湖下之田九十頃民數萬家歲受水旱饑饉而弗之恤其利輕重亦甚相遠況湖未為田之時其民豈皆無以自業乎使湖果復舊水常彌滿則魚鼈蝦蟹之類不可勝食菱荷菱芡之實不可勝用縱民採捕其中其利自博何失業之足慮哉汝鐸論載既畢又有執舊說而詰之曰從子之說不必濬湖使深必須增隄使高且懼隄高壅水萬一決潰必敗城郭子將為之柰何是又未知形勢利害者也夫水之湍急者其地或隘不能容於是有衝激决溢之患今湖之水源不過三十六所而湖廣餘三百里以其地容其水裕如也況自水源所出北抵于隄及城遠者四五十里近猶一二十里其水勢固已緩於衝隄也何有且隄

之去漢如此其久是必有虧無增今誠築隄增於高者二三尺計其務方與昔同皆不慮其決而今顧慮之何哉慶元二年五月中澣迪功郎會稽縣尉東陽徐汝鐸述越州圖經志越州水鑑湖之廣周迴三百五十八里環山三十六源自漢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始築塘溉田九千餘頃至宋初八百年間民受其利歲月寖遠濬治不時日久湮廢瀕湖之民侵耕為田熙寧中盜為田九百餘頃嘗遣盧州觀察推官江衍經度其宜凡侵為湖田者兩存之立碑石為界内者為田外者為湖政和末為郡守者務為進奉之計遂廢湖為田賦輸京師自時姦民私占為田益衆湖之存者亡幾矣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帝諭樞密院事王綸曰往年宰執常欲盡乾鑑湖云可得十萬斛米朕謂若遇歲旱無湖水引灌則所損未必不過之凡事須遠慮可也隆興元年紹興府守臣吳芾言鑑湖自江衍所立碑石之外今為民田者又一百六十五頃湖盡堙廢今欲發四百九十萬工於農隙接續開鑿又移壯城百人以備撩漉濬治差強幹使臣一人以巡轄鑑湖隄岸為名二年芾又言修鑑湖全藉斗門堰牐蓄水都泗堰牐尤為要害凡遇綱運及監司使命舟舡經過堰兵避免車曳必欲開牐通放以致啓閘無時失泄湖水且都泗堰因高麗使往來宣和間方置牐今乞發罷其後芾為刑部侍郎復奏自開鑑湖溉廢田二百七十頃復湖之舊又修治斗門堰牐十二此夏秋以來時雨雖多亦無泛溢之患民田九十餘頃悉獲倍收其為利較然可見乞將江衍元立禁牌別定界至則隄岸自然牢固永無盜決之虞紹興初高宗次越以上虞縣梁湖堰東運河淺澀令發六千五百餘工委本縣令佐監督濬治既而都省言餘姚縣境內運河淺澀壩牐隳壞阻滯綱運遂命漕臣發七萬一千餘卒自都泗堰至曹娥塔橋開撩河身夾塘詔漕司給錢米蕭山縣西興鎮通江兩牐近為江沙壅塞舟楫不通乾道三年守臣言募人自西興至大江疏沙河二十里并濬牐裏運河三十里通便綱運民旅皆利復恐潮水不定復有填淤且通江六堰綱運至多宜差注指使一人專以開撩西興沙河繫銜及發捍江兵士五十名專充開撩沙浦不得雜役仍從本府起立營屋居之

宋曾鞏元豐類藳越州論開濬鑑湖狀

越州山陰會稽兩縣所管鑑湖周迴三百五十八里自來蓄水以備旱歲溉陰民田九千頃及通行公私舟舡累有法令禁民盜種為田而姦民冒法不已以致積漸堙塞蓄水不多稍遇天旱湖港即先乾涸前後累經相度欲行開濬今詳前知越州張伯玉於嘉祐八年十一月内舉畫增築塘岸開濬湖水差會稽山陰兩縣官員帶

領壕寨等前去逐一撿計合用工料內開濬鑑湖盜種田脚七百一十二頃二十一畝二十四步開深五尺計用二千六百七十萬七千九百一十三工日役五千人每畝用三百七十五工限定一十五年九箇月餘二十一日半開濬了畢所立工限至遠兼且每年春夏水漲之際施工不得及又妨奪農時若令本路差那兵士又全闕少令若將前項開深五尺計定工料日限分作七年開濬各深五尺每畝紐計三萬尺每工開濬八十尺每年只於水涸農隙之時自十月一日興工止於次年正月三十日住工日役三萬七百九十六人每人各役一百二十工每年止上項月日計役三百八十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工開得湖一百一項七十四畝二角五十二步四尺每開方一里計五項四十里每年計開得方一十八里零四項五十四畝二角五十二步四尺其所用人夫將本州管內會稽等八縣五等人戶計二十一萬一十九戶數內等第出辦內第一等管三千三百六十七戶每戶出辦人夫四名第二等五千三百七十戶每戶出三名第三等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七戶每戶出二名第四等八萬八千一百七十戶每戶出一名第五等九萬八千七百二十五戶每四十戶共出三十一名已上五等人戶七年共出人夫二千六百七十六萬四百六十五工計剩元料五萬六千一百五十二工每工逐日支米二勝每年計七萬六千三百一十碩四斗其米即於本戶合納苗米內便與撓欵除破如不足更支官米相添支散其所役人夫令分作七年差撥每夫只役一度更不再差又將張伯玉元定開三尺計料共工一千六百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七工半日役五千人計九年十箇月零十四日半了畢若將上項開深三尺工料限定分作三年開濬一依前項每年十月一日下手止次年正月三十日住工日役四萬四千五百一十三人每人各役一百二十工每年計役三百三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六工開得湖二百三十七項四十畝計方四十三里零五項二十畝二角七步四尺九寸三年共用夫力一十三萬三千五百四十八人只於管內會稽等八縣第一止四等項內人戶均匀出辦內第一等每戶四名第二等每戶出三人第三等每戶出一名第四等每戶出一名已上四等人戶都出夫力一千五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工計少元料一十六萬八千五百四十七工半卻於前項第三等項內人戶每一十戶更出夫一名計一千四百三十八人共添出一十七萬二千五百六十二工計剩元料四千一十二工半第五等人戶更不科出夫力每工逐日支米二勝每年一十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項四斗其夫亦不再差

所有口食米並依前項擘畫支破再詳本州鑑湖今來雖爲田處亦不全與隄面相平其間去隄面亦有深三尺處若更開三尺則爲六尺亦有深二尺一尺若更開三尺則爲五尺四尺則可蓄水不須更要開深五尺其所溉之田三石至江止有九千餘項即今盜種湖田內爲田只計七百餘項若開深三〃毋年開得湖二百三十七項四十畝則三年之間已開及五百項三分丁已開及二分兼自有見今蓄水不須盡數施工兼去山近處埋塞多年地勢高仰亦難更開浚且尤將上等人戶差撥若二年工料可罷即向下人戶更不須差其支口食雖一年或計十萬餘碩緣湖田每年罰米自有四萬餘碩其開浚未到處且令仍舊耕種舊納米每畝只三五斗其數極少若令更添一倍亦人自合出足以助得官給口食其開濬時近堤岸處所出土即用增添堤岸令廣闊堅牢其遠處即令聚爲丘阜所開湖若二年約可罷役令畫定開淘盡處以所出土便爲長堤隔斷不爲湖處隄外之地可悉賦與百姓爲田自無久遠侵耕之患如此則用工不多爲日又少湖不盡開而灌溉之利固已盡復然此工役不細須更自朝廷審加相度若以謂此兩項擘畫內有可以施行即須選擇明習土水利之人再行審計工料及考驗地形高下施功先後分定遠近深淺開狀工料責以辦集俟畢工日別加賞擢其所差夫力即須令八縣知縣縣令躬親部轄內有知縣縣令不得力處即令監司及本州別差官權知本縣其不得力官員即別差住他處勾當或與改替至畢工日其部夫官吏等亦各等第加賞

越州鑑湖圖序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海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揵或作揵健陡二陰溝十有九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溉田九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萬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

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繇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曆之間二戶爲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間盜湖爲田者凡八千餘戶爲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爲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邪溪自樵風涇至于桐塢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爲計說符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爲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爲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隄防斗門（斗門一作計）其敗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爲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爲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當僦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爲丘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

民爲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不可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隄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之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爲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而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于五萬刑有自杖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顗不聽又求岯崲湖爲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請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繇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須

外有貢輸問遺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遺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語言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於脩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吾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傳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繇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曆以來三十餘遺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悟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繇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湖下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共觀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爲田者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觀也故曰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水

使下然後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辯之士爲樂聞苟簡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知安出欲知濬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有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未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於州與河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爲之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玉海地理志昔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岯崲湖爲田則請湖爲田越之舊俗矣然南湖繇漢接唐未嘗廢宋興民始有盜湖爲田者至治平間湖廢幾盡熙

寧二年冬作唐賀知章傳　以宅爲千秋觀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　宋朝會要　熙寧間命江衎經度凡爲田者兩存之立石柱內爲田外爲湖政和中王仲嶷遂廢爲田隆興二年二月詔賀知章放生池舊界十八頃外縱民耕之　宋孔靈符傳　山陰縣土狹民多田少靈符奏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來莊季裕雞肋編宣和中王仲嶷爲太守送盡籍湖田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二十五畝以獻于官則民之盜者不復禁戢其蔣堂杷吳奎范師道施原長張伯玉陳宗言趙誠復湖之議與錢鏐之遺法後世不可復考矣記纂淵海鑑湖傳記　後漢會稽太守馬臻創立鏡湖築塘蓄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溉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會稽記創湖之始多淹冢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臺中遣使按鞠驗籍皆是先死亡之人宋王梅溪家政集鑑湖說上　東坡先生嘗謂杭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目某亦謂越之有鑑湖如人之有腸胃目翳則不可以視腸胃秘則不可以生二湖之在東南皆不可以不治而鑑湖之利害爲尤重昔東漢太守馬臻之開是湖也在會稽山陰二縣界中周回三百五十餘里溉田九千餘頃湖高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

歸田水多則泄田歸海故會稽山陰無荒廢之田無水旱之患者以此自漢永和以來更六朝之有江東西晉隋唐之有天下與夫五代錢氏之爲國有而治之莫敢廢也千有餘年之間民受其利博矣至國朝之興始有盜湖爲田者然其害猶微盜於祥符者纔二十七戶至慶曆間爲田四頃而已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切責州縣使復田爲湖自是而後官吏因循禁防不謹姦弊日起侵盜愈多至于治平熙寧間盜而田之者凡八千餘戶爲田蓋七百餘頃而湖浸廢矣然官亦未嘗不禁而民亦未敢公然盜之也政和末有小人爲州內交權幸專務爲應奉之計遂建議廢湖爲田而歲輸其所入于京師自是姦民豪族公侵強據無復忌憚所謂鑑湖者僅存其名而水旱災傷之患無歲無之矣今占湖爲田蓋二千三百餘頃歲得租米六萬餘石爲官吏者徒見夫六萬石之利於公家也而不知九千頃之被其害也知九千頃之歲被其害而已而不知廢湖爲田其害不止於九千頃而已也蓋鑑湖之開有三大利廢湖爲田有三大害山陰會稽昔無水旱之患者鑑湖之利也今則無歲無災傷蓋天之大水旱不常有也至若小水旱何歲無之自廢湖而爲田每歲雨稍多則田已淹沒晴未久而湖已枯竭矣說者以爲水旱之患雖及於九千頃之田而公家實受湖田六萬石之入嗚呼其亦未之思也夫災必訴訴必檢檢必放得湖田之租失常賦之入所得所失相去幾何官失常賦而以湖田補折之猶可也九千頃之民田其所失者不可計其何以補折之耶王者以天下爲家其常賦所入亦廣矣豈利夫六萬石之入而以病民耶況湖田之入在今日雖饒而它日亦將同九千頃而病矣使湖盡廢而爲田則湖之爲田者其可耕乎今之告水旱之病者不獨九千頃之田也雖湖田亦告病也況他日無鑑湖則九千頃之膏腴與六萬石所入之湖田皆化爲黃茅白葦之場矣越人何以爲生耶此其爲大害一也鑑湖三百五十八里之中蓄諸山三十六源之水歲雖大澇而水不能病越者以湖能受之也今湖廢而爲田三十六源之水無吞納之地偶遇積雨淩淫平原出水洪流滔天之歲湖不能納水無所歸則必有漂廬舍敗城郭魚人民之患嘗聞紹興十有八年越大水五雲門都泗堰水高一丈城之不壞者幸也假令他日湖廢不止於今而大水甚於往歲則其爲害當如何此廢湖爲田其爲大害二也自越之有鑑湖也歲無水旱而民足於衣食故其俗號爲易治何以知其然也以守令而知之也自東都以來守會稽令山陰者多以循吏稱見於史傳者不可一二舉也非昔之守令皆賢也蓋民居樂歲之中

室家溫飽興之爲善也易爾比年以來獄訟繁興人民流亡盜賊多有皆起於無年去秋災傷之訟山陰會稽爲尤多非昔之民皆善良今之民皆頑鄙也蓋禮義生於飽暖盜賊起於飢寒其勢不得不然耳此廢湖爲田不徧九千頃受其病獄訟之所興人民之所以流盜賊之所以生皆此之由其爲大害三也自祥符慶曆至今建復湖之議者多矣而湖卒不能復非湖之不可復也蓋異議者有以搖之也異議得以搖之者蓋亦建議者之未能深究夫利害焉耳建議者曰廢湖爲田則九千頃被水旱之害湖不可以不復異議者曰九千頃雖被水旱之害而常賦不盡失以湖爲田而官又得湖田之利爲多湖雖廢而何害且多爲異說以搖之此建議者之言卒奪夫浮議者之口使建議者灼然知夫三大利害之所在以折夫異議者之云云則復田爲湖有不可得而已也　鑑湖說下　夫廢湖爲田有三大害復田爲湖有三大利湖固不可以不復也然亦有三難搖於異議一難也工多費廣二難也郡守數易三難也今之占湖爲田者皆權勢之家豪強之族也使耕盜種爲日已久一旦欲奪而復之彼必游說聚議妄陳利害曰勞民也費財也失官租也有科率之擾也無積土之地也爭爲異說以沮害之官吏方墮於因循苟且之習復爲有氣力多口舌者之

所動移而欲䇿成功於歲月之久可乎此搖於異議一難也昔人常計濬湖之工矣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當十五歲而畢至三尺當九歲而畢張伯玉之說夫用工如此之多歷年如此之久其爲費如何今越不濬湖而財用猶不給况興至大之役有不貲之費耶此工多用廣二難也守令之於郡邑久任則可以立事數易則不能成功况鑑湖之開非一歲一時之所能畢今之爲守者或一歲而遂遷或半歲而遽易湖之利害不暇問焉能知不能知遑暇治其間慨然有志於開復者功未及施而去計已迫矣後來者所見不同復變前議以數易之守而欲興浩大悠久之役可乎此郡守數易三難也湖有三不可不開而厄於三難開是終無策以開之耶某切謂欲遏浮議則不可不白利害於朝廷朝廷主之雖異議紛然俱莫之鄉可也如向者經界之行於天下固有不樂其事而欲動搖之者多矣然經界卒行而民受其利盖朝廷主之則事無不可成者况一鑑湖耶使異議者不過曰勞民費財耳夫勞民費財興無用不急之務則不可如鑑湖之利害如此謂之無用不急可乎自湖之廢也歲多災傷細民艱食今於農事之隙募民濬治官出財民出力兩有所利民雖勞而不憚財雖費而不虛矣彼不過曰官失湖田之租民有料率之擾夫鑑湖之開千有餘歲矣昔無湖田之租有國者不以不足爲病豈今日獨少此耶况湖既復而民利興災傷不作而常賦不失民無凶荒之訴官無檢放之患較其所得與今孰多至若錢米之費當一出於官而不取之於民竹木之具雖資之於民而盡酬其直胥吏都保有從而擾民者則嚴法令以治之尚何料率之憂耶越人多謂湖可開也而土無所歸是不難積其泥塗以爲丘阜昔吳長文嘗論之矣今湖之側曠地固多擇其利便隨其遠近至而丘阜之土非所患也欲沮濬湖之計者不過數者之說而皆有以處之尚何浮議之卹耶謂日役五千人濬至五尺十五歲而畢者盖通三百五十里之間而計之也某謂今之濬湖固未能舉三百五十里之內而盡復之也湖自熙寧以來建議者立兩存之說（江衍）有牌內牌外之限今牌尚存而牌內亦盜而爲田矣爲今日計者當先復牌內之湖其用工固有間自牌之外當以漸治之可也所費之財自本府經畫外又當請於朝乞每歲湖田所入之米以爲傭工興役之費朝廷捐六萬石之米不足以爲多寡越得此以辦事則沛然有餘矣欲復田爲湖必當遲以歲月之久有久興之役無久任之守以主之則異議一搖而事必中輟是又當請於朝置開湖一司於越令守倅帶提舉主管之職如勸農學事之類又令二知縣分董之

（舊日會稽山陰知縣皆事提舉鑑湖事）守既職其事則必任其責雖遷易不常而後來者不得不繼非政術同也盖職使之然也又有倅終任以管其事令終任以董其役則責有所歸又命監司督察賞罰之俟湖成之日凡主其事董其役者皆次第加賞如是則湖不患其不復也昔論復湖之利害者多矣莫如曾子固子固之言曰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固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使湖盡廢則湖田亦旱矣謂湖不必濬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矣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蔣堂）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閘縱之法矣　欲痛絕敗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並杜杞）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與提點刑獄　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並吳奎）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　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功幾何爲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並張伯玉）欲知濬湖之塗泥積之何所（吳奎）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張伯玉）又已論之矣子固識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子固昔嘗倅越知鑑湖之利害爲詳而其言有足取者故并記其畧有能舉行子固之言而不棄某之兩說則湖庶乎其可復不然姑存其說以俟馬太守再生可也

續澄懐録二月七日蘇鑑湖歷臥龍山以西日淡風薄水色明媚菜華麦苗爲黃爲青畦隴錯雜望若錦繡牧豎五六相語牛背上啁哳不可辨出東跨湖橋水漸廣爲兩橋相續濟漁人散漫中流有偃身舡舷攘臂採魚者有架三木船懸巨罾俯仰挈魚者有小舟十數爲群擲網橫波往來繁楫拂魚使就網者漁亦多術矣草屋數椽或出叢篁間四向無路間有桃花亭亭立水涘如見美人西跨湖漸入支港循山曲折四山盡環合不知來自何許兩涘益迫水勢如東遂登柯山老梅彌望餘花猶散點樹間環山兩村梅以萬計花盛時升高望之如積雪眩耀奇觀也王君覲築山下爲梅莊故與余偏觀焉能改齋漫録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義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爲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恐或不然也陸贄月照鑑湖賦曰光無

不臨政麗天雅清可以鑑因取鏡表名乃知湖以如鑑得名審矣宋史河渠志徽宗政和元年十月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剏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州鑑湖租賦錦繡萬花谷會稽山陰縮注瀉乃天下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十道記元一統志一在潼川路郡圃湖旁亭榭對列兵廢重慶府圖經志一在重慶府涪州治上半里有洄沱圓轉故名吉安府吉水縣志一在州東二里舊名陷湖發源於州南自東而西縈迴如帶流入清湖洲湖中芙蕖數里宋薛季宣浪語集乙亥歲東遊會稽謁禹陵過禹穡祠下詢所謂鑑湖者則已堙塞為民田因賦　登會稽瞰長湖游漣萬頃皆平蕪桑田變改唯聞說豈信古今人事殊往時夏后禹導川治水勞軀駆四支疲瘁跋其足過門弗視兒呱呱衆流宗海出平陸滋人巨浸因卑瀦百神效職來大計勤民遠狩崩于塗名山立郡此焉始明明功與日月俱馬侯有漢二千石施仁復古蘇爍枯淺深倍薄拂古鏡還使境埆成膏腴陰邪醜正富催戚居民如鬼蛸其軀大君良吏不復見茫茫陳迹日就無玻璃湛湛長芳草蛟龍窟宅生菰蒲前功不録侍隳弃誰何聚斂浮穿竊任情非聖決陂澤遷移膏潤爲官租昔人舊事已無在猶有水則饒長逵高田緣仰下沮洳兩腸無歲均沾濡咄哉榮利歸乃室是邪黔首其何辜反令二主神遙杞煩此都王陵委積爰明幣守祠澆酹傾清酤懷儔兩無已跳梁飽妖巫享豚緣報誠嘉獻委泥塗神靈血食已非分無爲耗蠹令人吁復績悵何從我心徒自使唐方玄英詩鑑湖西島言事　慵拙幸便荒僻地縱聽猨鳥亦何愁偶斟藥酒欺梅雨却着寒衣過麥秋歲計有時添橡實生涯一半在漁舟世人若便無知己應向此溪成白頭白居易詩酬微之誇鏡湖　我嗟身老歲方徂君更官高興轉孤軍門郡閤曾閑否禹穴耶溪得到無酒盞省陪波卷白骰盆思共彩呼盧一泓鏡水誰能羨自有胷中萬頃湖微之詩云孫園虎寺隨宜看不必遙遙羨鏡湖故以此戲言合之曹松詩賀知章官至秘書監憶鏡湖山水上疏明皇放歸鄉土仍賜鏡湖山河五百里曹松題鏡湖詩曰不因良匠寫清光照見越州年歲長裏許雲山更孤峭一時宣賜賀知章　九江送方干歸鏡湖　一橋懸五兩此自動歸風客路拋澄口家林入鏡中譚餘雲出嶠詠苦月歌空更若看鵝鵲何人夜坐同王貞白詩泛鏡湖　我泛鏡湖日未生千里莽時無賀賓客誰識謫仙人吟對四時雪憶遊三島春惡聞亡越事洗耳大江濱宋之問詩早春泛鏡湖　汎舟喜湖廣湖廣趣非一倫目野載蕪清心山更出孤烟晝藏大清暮朝開日但愛春光遲不覺舟行疾歸鴈空間畫流

鶯花際失遠情自此多景寄風物和盧人妝晚釣棹女弄春歌野外寒事少湖間芳意多雜花同爛熳暄柳日遠迤爲客頻逢此於思奈若何孟浩然詩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　始覧鏡湖物中流到底清不知鱸魚味但識鷗鳥情帆得樵風送春逢穀雨晴將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府掾有包子文章推賀生滄浪醉後唱因子寄同聲李白詩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觀隘若耶宋陸放翁詩禹祠柳未黃剡曲水已白鲂鱮來洋洋鳬鴈去拍拍皇天亦大度能容此狂客掛席秉長風未覺湖海迮讀書五十年自笑安所獲昔人精微意豈獨在簡冊驥空萬馬群褒非一狐腋超然登玉笥及此煙月夕玉笥峯在會稽山南鏡湖　躬耕斷一飽閔閔望有年水旱適繼作斗米幾千錢鏡湖洪已久造耽初非吞執能求其故遺迹猶隱然增卑以爲高培薄使完堅坐復千載利名託亡窮傳民愚不能知仕者苟目前吾言固應棄悄愴夜不眠　自若耶溪舟行杭鏡湖而歸　換馬亭前煙火微鬭牛橋畔行人稀雲山慘澹少顏色霜日清薄無光輝新酒篘成桑正落美人信斷鴈空歸高樓何處吹長笛清淚無端又濕衣　予所居南並鏡湖北則陂澤重複抵海小舟縱所之或數日乃歸　大澤北際海渺渺四無路炎歊三伏時爽氣襲庭戶偶挐一艇出家人莫知處飄然醉復醒幽事實饜飫惟奇狎蛟龍蕭散友鷗鷺洲中日月出波面雷霆驚有時卧一舟夜半露墜露北斗何磊落銀河但東注人間五十年自笑晚乃悟歸來寫苔紙老德無傑句　小雨泛鏡湖　吾州清絕冠三吳天鴈雲山萬幅圖龍化廟梁飛白雨鶴收仙籥下清蕪菱歌婣婣逢相答煙樹昏昏淡欲無端擬一船多貯酒敢辭送老向南湖鏡湖一名南湖　鄉人或病予詩多道蜀中遊樂之盛適春日遊鏡湖共請賦山陰風物遂即杯酒間作四絕句却當持以誇西州故人也　嫩日輕雲淡沱天撲燈過後賣花前使從水閣杭湖去捲起朱簾上畫船　舫子窗扉面面開金壺桃杏間樽罍東風忽送笙歌近一片樓臺泛水來　湖波綠似鴨頭深一日春晴直萬金好事誰家閑歌舞方舟齊榜出花陰　花光柳色滿墻頭病酒今朝懶出遊却就水亭開小宴繡簾銀燭看歸舟　丙午五月大雨五日不止鏡湖渺然想見湖未廢時有感而賦　朝雨暮雨梅正黃城南積潦入車箱鏡湖無復鍼青秧直浸山脚白茫茫湖三百里漢訖唐千載未嘗廢陂防屹如長城限胡羌啬夫有秩走且僵早有灌注水何傷越民歲歲常豐穰泆湖誰始謀不臧使我婦子餐糟糠陵遷谷變亦何常會有妙手開湖光蒲魚自足被四方烟艇滿目菱歌長

林希逸詩賜鑑湖一曲　拜賜歸湖曲生涯只此湖三辭雲不遠一鏡月同孤天語書黃誥波光照白鬚紫扉當雁鶩釆地即菰蒲歛下扙笈乞波閒弄槳娛不妨眠井底醉入八仙圖黃晁仲詩陪會稽太守遊鑑湖會于禹祠之下　一鑑沉沉含萬象千巖競秀還相向李真夢斷歸去來數頃寒光對爽曠管絃公外與民同秘閣先生千騎長從公于邁巷無人畫船解纜爭先放去探禹穴升稽山語笑相逢洞天上玉帛紛紛何處尋護對遺陵起悽愴越王蓋廖微之歎山水依然人獨往先生揖我狀金卮吾道本來無得喪日月如飛奚用勞醉舞言歸勿令蕩湘靈不見湘江閒回首斜陽落春望王梅溪家政集鑑湖行　蒼蒼凉凉紅日生蔥蔥欝欝佳氣橫鑑湖春色三百里桃花水漲扁舟行花間啼鳥傳春意聲落行舟驚夢寐胡床元生心境清轉覺湖山有風味鑑中風物幾經春身在鑑中思古人禹迹茫茫千載後疏鑿功歸馬太守太守湖成坐見責後代風流屬狂客狂客不長家鑑湖惟有漁人至今傳日暮東風吹棹回花枝照眼入蓬萊回首湖山何處是欸乃聲中畫圖裏　過鑑湖　誰把青銅鑄鑑湖湖光冷浸越王都東風二月西遊客買得扁舟入畫圖　春水如天浪不平扁舟真在鑑中行漁人不問君王覓占得湖光亦自榮　朔風吹水鑑湖寒

千里扁舟赴幕官路入蓬萊天尺五眼中見日與長安　留中萬頃元才子方外孤標賀李真鑑水縈回三百里風流何止兩唐人　閣下平湖湖外山陰晴氣象日千般主人便是神仙侶莫作尋常太守看張伯玉詩鑑湖晚歸　會稽太守無事時緩帶長作漁樵嬉大舫平艄引賓僚談笑晚從湖上歸湖邊居人望簇簇湖岸花木情依依環峯掩靄天四垂漾水蕩漾雙紅旗城頭疊角已平西舩上樽酒含餘輝冷風徐引江鷗飛白雲廻首清後啼漁謳菱棹烟火微使人卻厭千騎隨歸來樓閣上燈後時覺天風香滿衣許景衡詩鑑湖　賀老舊時宅平湖照眼明魚鰕無遠近菱芡自生成歷歷疑猶見紛紛盡肆耕斯民日窂落無路問魚羹施知言詩用梅溪鏡湖韻　吠訟鏡中分滄波雜斷雲向來官裏賜今屬野人耕懷古天難問貪吟日易曛羽衣遺像本起誦想餘芬趙抃詩次前人遊鑑湖　湖治誰能繼後塵馬侯祠閣至今存（昔太守馬臻開鑑湖）窮源上達仙翁井引派傍通吏部園紅旆過遊饒素志畫橈歸去近黃昏別懷空指期將半况屬鄰州役夢寬　寄酬前人上巳日鑑湖即事三首　禊飲已經佳節後畫船猶泛若耶谿未還飄颻陪仙伏且向稽山作主人賡唱我知長引玉愍歸誰道止思親（古詩）鑑湖也似西湖好兩處風光一樣春　湖上初經上巳春水邊逢見碧蕪新輕舠競泛無涯樂夾岸希逢不醉人廚醞旋篘浮蟻釀府茶深點卧龍珎詩筒往復余知章垂老親仁得善鄰　蓬萊高興卧龍俱位望蕭崇似合符絃管夜聲傳井邑樓臺春影蘸江湖　休功即報期年政直節曾行萬里胡真是玉皇香案吏坐看歸去贊羅圖微鏡湖故事　將尋練藥井更逐賣棋風（允初）刻石秦山上探書禹穴中（呂洞）鈴邊尋五老橋上覓雙童（嚴維）梅市西陵近蘭亭上道通（謝氏）雷門驚鶴去射的驗年豐（貴肅）古寺思王令孤潭憶謝公（郎中）門閑巖上石劍出濁閒銅（兵擊）興裏還尋戴東山更向東（裴晃）秦觀詩遊鑑湖　畫舫珠簾出繚牆天風吹到芰荷鄉水光入座盃盤瑩花氣侵人笑語香翡翠側身窺綠酒蜻蜓偷眼避紅粧蒲萄力緩單衣怯始信湖中五月涼陳默堂集稽山霸業已蕪沒賀老鑑湖今幾時當年乞得亦清絕不道後日知誰尸人生底物乃吾有謬辱君賜寧非癡遊人依舊逐勝賞歌舞自昔皆塵泥荷枯葦折洲渚出深處不變清琉璃汪汪萬頃撓不濁坐令我憶牛醫兒陳造江湖長翁集鑑湖道中　風煙佳處放歸橈吟坐蓬窻首屢搔萬壑千巖爭獻狀三江九堰自忘勞尚多菡萏張秋錦少待蟾蜍印夜濤綠碧森青誰子宅未容載酒訪清高李孝光詩鑑湖　賀家湖裏見秋風

故翁宅前東復東兩邊雲樹忽遠近十里荷花能白紅行人濯足銀河上越女梳頭青鏡中我欲張帆上南斗扶桑碧海與天通（蘇洞）詩鏡湖　蒼蒼煙霽塔了了月明山坐久忽不見濛濛杳杳間　鏡湖懷古　鏡湖湖水滑如油狂客歸來上釣舟惆悵無因見李白西風吹老芰荷洲施肩吾詩君在鏡湖西畔住四明山下莫經春門前幾箇採蓮女欲泊蘭舟無主人林槩詩湖光如鑑月如珪月下湖中兩槳飛鶴墅四垂水骨響夜深疑自廣寒歸王炎詩飄飄萬頃碧玻瓈今日耕鋤半稻畦菡萏開時還自好買舟一醉玉東西喻良能詩憶昔未曾遊鑑水畫圖髣髴見非真年來飽泛同舊雪寧媿江湖舊散人名賢詩昔年曾過賀家湖今日煙波太半無唯有一天秋夜月不隨田畝入官租張侃拙軒集鑑湖別島二絶　坡老當年乞鑑湖君王未肯付珪符清名凜凜照人目欲倩丹青成畫圖　鑑湖別島對青山山下菰蒲獵獵寒最是晚煙收未盡春鋤閑立景尤寬施柜詩鏡湖一曲　天與平湖老賀郎春波依舊染晴光可憐千載風流意付與租符曉夕忙葛元承詩責友載酒鑑湖　雲細風柔雨使天兩三飛鷺點晴川小舟穩泛跡蘆靜著我閒身坐少年陳元晉詩題陳氏鏡湖賀監歸歟百不營問天只覓鑑湖秋夫君勝有閒田地鑿破天慳得自由

水上觀心即是禪此心如鏡察天淵一塵不着風波靜俯水何慚鏡裏天虞儔詩褒陵仲秋薦獻畢回舟過鑑湖遇雨　褒陵藏事謹秋嘗歸路扁舟泛渺茫剡雪無由訪安道鑑湖空復憶知章　早禾割盡晚禾青地下知章果有靈豈憶鑑湖曾勑賜連山雲霧雨冥冥　自雲門還泛若耶入鏡湖寄院中諸公　山中秋賞罷溪上晚歸時（湖民俗）出谷秦人望經湖謝客期（呂涓）日斜愁路遠風橫畏舟遲（鄭柴）章句懷文友途程憫櫂師（嚴維）淺沙游蚌蛤危石起鶺鴒（米見）落葉飛孤戍積塘向古祠（元仍）行行多逸興無處不相思（蕭切和）項安世詩入日從王安撫鑑湖上分韻得高字成八十韻　環山鎮清淵晢匠儼前矩偉哉萬夫雄犯此衆鬼怒豪芒等一死利澤均泉甫至今越山下尸祝配神禹（後漢馬太守臻始作鑑湖為衆鬼所訴坐腰斬今廟食湖上）我來問父老三歎說龐繞湖高搘田丈海下半門五蓄洩官有程水旱儀不善墾田彼何人竭澤據吾土使尋近百載飢饉以十數豐穰豈不有得失詎相補此病日以深吾生亦云寂我為父老愁令非昔人忤直無兩漢吏更說三王祖是誠我輩責將奈汝曹齋且如去年夏坐看連月雨如入室其亢滿脰不得吐陽侯助之虐高岸化為鹵時聞十萬軍誰控三千弩向來禾黍場款作魚鳥渚哀哉百萬命

政用一擲賭初猶緩豐會稍復荒萬取木皮食且盡骨肉僅得聚吠吠哉塗炭赤子棄不乳貿貿出閭閻枯骸炭相枕見之不能飯淚下紛漫漫拼閣吽吾君如子傍彼啙善君甚仁聖恩德天漾溥朝聞嬰兒戴暮發會孫度已歎元侯夏復授使者斧並從武夷山遠聘白鹿主並遣周四入來蘇漢三輔（時以救其帥且兩憲并從舉主是新除起朱秘書為從舉朱嘗乞主白鹿洞）白製後苑皮紅輸太倉廩細書問流殍真意及貧窶只令王尚書匹馬到公宇齋廚羞杞菊賓稍罷歌舞臣心但宣布吏職在摩撫豈無燕寢念正恐王事艱百脉已膏肓一寒繞愡姬情無厦萬間可給人二鬴人言太勞生分男方可貫畏貧不育子何以為人父公意民自知車行擲如堵金錢隨手散歡喜失怌偃老幼紛後先手額慰覘觀人日城東南叢祠客三五凭高望田場入里訪農色此日異登臨晴天候紫森庶幾楚參秋一飽到蓬戶永作四載人廟食存簋簠當時飢溺念此意貫千古萬生共血氣一念通肺腑兒啼通裂石婦饑愧鳴鼓不知足生脈但覺步成臨豈惟僚劉子遠續洛川游圖應百世下嚴杞無敢侮同僚與蕭鵝再拜聽殺廡傑閣峙百尋脩廊捭千柱菲泉出山脉可以佑牲牖圓陵稽傳記娟嗣接經譜同朝班岳牧相遊列熊虎舊物見主壁所欠惟持拊一時同德

入配食悉周書惟餘嫡孫行商寔與周武榮河出寶書六法垂訓詁傳心顧不錄秩祀無乃魯旁羅越君臣泰岱臨岣嶁婉彼西家妹亦復具翁姥又疑嚴見尊反作羽衣嫵適來壞梁木頹覺侵藻黼（禹祠內列句踐西施像又為像作道士冠）前窺汗洟背却立粟生股況當田里畔正索父母怙未能稱宗禋何以達神祜並遊肅真境精意賴明府鳩工葺崇締撰客艳清酤評詩酌雲瓢論事落風麈同來五六士衙衍間琚瑀野人邊州客强使襲章咩登山達頹湛涉七句漸愈分題旅瑰彥勝事侍誇詡何以壽君侯令年長禾稌沈文通詩鑑湖千頃山四連昔為大澤今平田廣夫況可與慮始萬年之利一朝毀元韓性五雲漫藁題鏡湖圖　鵝陣連空木葉疏西風衰柳陽平蕪湖山照眼長奇麗不枉千金買畫圖　立夏後至鏡湖　七十團丁雪滿順笑人寂寂過芳時尋芳幸是官來早猶有金沙一兩株　鑑湖深處為王仲漁賦　指似蓬萊東復東趣塵千疊欲浮空王孫芳草陽溪畫織女雲車無路通一舸闊紅詩句裏九山靜綠畫圖中煙波如此誰消得為問玄真與放翁程禮部詩與蜀阜僧立同遊鑑湖　鑑湖風物尚清佳自載扁舟泛日斜鍵有蛟龍蟠絕浦貪看鳧鴈立枯査賀公隱去心猶赤支遁歸來鬢已華今夜泊舟何處宿綠楊橋畔有人家

盤石為堤護短蘋畫船深鎖少人知垂楊著水青青發遠樹迎人旋旋移滿野農耕春事急陽林僧語日光遲晚風忽捲殘雲盡四面湖山翠拂眉

望鑑湖有懷朵狀元兵部　川原南接賀家湖柳色青煙淡欲無欲棹酒船尋酒伴新來病起要人扶　十載西湖想像春畫船歌舞趁遊人只今風物應如舊使節重來歲又新劉仁本詩為紹興錄事高起文題鏡湖秋色圖　參軍曾住蓬萊都厭見黃塵日走趨遮道少年騎竹馬棄官何處無蓴鱸青鞋布襪若耶路紅蓼白蘋賀鑑湖滿載酒船秋色裏風流一曲剡川圖張仲實詩鏡湖未七月處處起涼風落日誰橫笛中流獨倚蓬丁繼道詩鑑湖春波橋　萬項湖光鏡樣圓傳聞僊去已多年我來醉酒春衫上喚醒知章水底眠陳剛中詩過鏡湖　鏡水八百里水光如鏡明偶尋古寺坐便有清風生天闊鴈一點山空猿數聲老僧作茗供笑下孤舟輕　國朝張宏江湖吟藁鏡湖懷古　萬項湖光鏡面平吳妃曾此泛空明芙蕖十里春無色簫管連船夜有聲紅袖濕沾花露重翠眉斜拂柳煙輕歸來正是黃昏後還得君王帶笑迎　吳妃穠艷勝荷花兩岸人看隘若耶歌扇影分天上月舞衣光動日邊霞爭誇絕世容無比肯信流年鬢有華最惜吳宮催未畢扁舟又逐越王家　錢宰臨安集題趙仲庸鏡湖

圖爲洽上人作　趙侯胷中有泉石白髮垂顛人不識丹青不寫四十年一見合師哭眼碧當年王宰很得名十日五日勞經營天機到時一揮洒白雲顛倒秋波明秋波在屋下白雲在屋上香爐柰望天東南蒼巒峯巘森相向三山落日烟水賒秋風舊宅今荷花斷垣蒼石無路入至今人説放翁家放翁家渺何處阿師出家不歸去不借千金買畫圖笑倚清江看雲樹　分題賦鏡湖送張用中　鏡湖白波木葉稀涼風蕭蕭入客衣李真賜宅已無主太白酒船空棹歸野色驚秋鴻鴈下水聲吹雨鯉魚飛此時張翰吳中去雲鎖稽山失翠微　宋曹遇詞　遊鑑湖（暮山溪）鑑湖千頃四序風光好撥棹駸遽將極目處青山繚繞微茫煙靄鷗鷺點荻蒲雲帆過釣舟横供被勞生擾　知章請賜獨占心何小風月本無私同衆樂爭論多少浮家泛宅它日效陶朱烹鱸鱠酌松醪吟筆千篇神騑杞南夫詞夜泛鏡湖（卜算子）一葉鑑中來兩岸青山起送我紅蕖萬柄香疑在蓬壺裏　天地瑩無塵中秋涼如水白浪無聲月自高不是人間世

鼎湖

漢書郊祀志武帝時齊人公孫卿言黄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晉灼曰地理志首山屬河東蒲坂荊山在馮翊懷德縣也）鼎既成有龍垂胡頿下迎黄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龍廼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頿頿拔墮黄帝之弓百姓卬望（師古曰卬讀曰仰）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頿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脱屣耳拜卿爲郎　輿地紀勝隋志云餘杭郡有臨平湖赤烏二年寶鼎見因呼爲鼎湖　仙都志鼎湖即獨峯頂上湖也嘗生蓮花按唐宋以來名公題詠並以鼎湖稱之　處州府志宋張因鼎湖詩　有唐天子天寶初禮官學士披圖書推本黄帝九雲車曾跨火龍昇天衢世傳號咯留鼎湖世傳橋山是神與真人起臧不異塗寃旌雨蓋風騑騑括州地勝邑東隅玉峯特起千丈餘黄帝騰空輿道俱竭來吹落火龍鬚一鬚落處生萬蕪春風秋霜榮復枯頂峯千丈金芙蕖一葉金華落嬰墟天子聞之爲嗟吁大封山川名仙都姓劉天師丰山居聆真自結草屠蘇始嚴祠宇闢一區至今名篆存碔砆上下萬年變萬殊水雲依舊本扶疎事載咸通端不誣世更五代跡不除鉅宋興王禮乾符慶源尊祖禮何如乃命天下嚴殿廬治平天子傍玉虚北客南來一字無飄飄含香致如茶崆峒童子真吾徒心閑神應微誦需盡收勝槩賦歸歟歸去山東作畫圖　王十朋詩　皇都歸客入仙都厭看西湖看鼎湖洞接龍泓片雲遠山分鴈蕩一峯孤香清天上碧華落音好林間青鳥呼天達

林泉慰吾輩不容身世老蓬壺　歸元吉詩　封禪空餘不死名華清宮裏望長生閑雲僊作人間瑞更有山呼萬歲聲　龍虎驅馳戰阪泉荊山鼎就更昇天軒轅到處存遺跡忍使君王不學仙　吳説詩　佳處從來説鼎湖茲游真欲到清都參天玉筍十尋許墮地金蓮十丈無江觀便思眠一柱海山今喜識方壺直須買取鵝溪絹要畫滄洲米墨圖　朱熙載詩　顒卬萬仞插雲端極目令人心膽寒直上欲衝牛斗暗須高方覺太虛寬　鬼神捧出擎天柱山嶽移來壓地盤仙骨何時跨神馬御風飛上鼎湖看　陶朱新錄處州縉雲仙都觀前有孤峯平地突起數千尺云山頂有湖曰頂湖黄帝于此上昇峯傍有水道若溝渠狀指以爲輦路唐李陽冰爲篆黄帝祠宇四字今刻石邑中是必舊有黄帝祠廟也然黄帝昇仙在鼎湖焉屬今陝州湖城界固不在山之頂自漢以前縉雲實百粤之地况黄帝時疑未通于中國亦恐尚在海中如建昌府姑仙壇顏魯公記其傳有螺蚌殼謂桑田所變則黄帝時縉雲未必然也况誤以鼎爲頂妄無疑矣

帶湖

廣信府志帶湖在城東北稼軒棄疾故宅宋刻帶湖書院今廢基存宋韓淲澗泉集周國正約過茶山帶湖　青春行樂耳誰無一林園餘陰飲宿雨桃李亦後膄坐間語句到酒半情意宣欵答出處易緬邈聚散難記此野城北望望横靈山　帶湖新月（消今門）雲外月畫出一痕清絶梅已飄零桃未發帶湖煙水闊　汀渚尚留微雪不恨酒酣歌歇老我多情腸浸結半醒空自説

牌湖

郡縣志在符離縣東北九十里隋時所開灌田五百餘頃

錢湖

會稽前志錢湖舊有菴熙寧中刱興福院初錢武肅王患目疾夢白衣人療之良愈旬日永嘉郡獻觀音像適符所夢因寘之錢湖院水旱禱輒應業表嘗識其事趙清獻公刊之石吳箕常談十三州記云錢湖周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唐縣西南十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溪二水源東曰龍源横過寺前即龍溪是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泉源其流洪大奔迸激越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横坑橋入于錢湖蓋錢源之聚瀦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舊説云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錢湖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題曰錢湖門可驗其實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而錢塘記以謂防海大塘其初立時募致土一斛者與錢一千故號錢塘十三州記則是錢因水得名而錢塘記以謂因錢市土得名史記以爲錢唐字不從土錢塘記所載皆不然以唐字爲塘蓋俗書爾　元舒岳祥閬風藁　三月二十九日立夏喜晴稍有自適意有自舊京來者

問錢湖景物又復悵然　黃梅青李夏方初新綠池塘谷小皃此日猶頭削寒玉他時鴻啄煮明珠白頭偷果從渠樂繡眼穿花不我虞更有長愁無逢處只今細柳狀新蒲　程端禮詩次張荷星遊錢湖韻　莫訛吾鄉薄海州春來風物亦堪遊欲圖一片錢湖色安得當年顧虎頭水暖行香魚子散山空日靜鳥聲幽看花忽作長安夢二十年來志未酬

環湖（宋魏鶴山大全集眉州新開環湖記）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熟時康教子訟清圖爲寬閒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瀹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分壤別港絕潰斷昔人又多爲矼梁以窒之曾不能容刀焉廼宣廼理倂以小艇於圃之西爲洞循洞之西爲亭榜曰西港卷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爲高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爲傳館由館之北湖光渺瀰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迆東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爲亭菱嶼直百坡亭又東北爲雪橋爲游環矧梁乃濟又東爲起文堂泓涵演漾深廣繚繞於是環圃皆湖也廼因暇日命客張生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椮參差蔽虧柔荑華芳夾道綺靡周閣會檻倒影參錯雙鶴乘鳫浮深戲廣纖鱗巨介頳首𩫖尾目行心計俄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子之爲是於圃中也計庸程物爲役賦丈非罷極人力惡可以有爲也然則子無以劉民爾乎曰不吾未始有爲也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余於是湖也亦襲而致之歟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矣劉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柳文惠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之物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瀹幽滯耳斯其爲政不已多乎曰子之爲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乎曰有昔者楊雄氏有言秉國者其如秉航乎航安則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國似之吾知秉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客曰唯唯非予吾不及此雖然請爲歌之願毋忘子之志也乃歌曰有瀰且盈兮誰揭誰厲采蒲與荷兮采藻湑湑言駿其邁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挐兮我鼓我枻訏乎姚姚兮般乎裔裔云訏且樂兮莫之止戾卬興我思兮此于胡底我之泄泄兮民之蹶蹶非爾作兮雖余于制終余永念兮是儆是戒毋莫厥載兮庶其炱屆歌既闋主人飲客酒民然思悵然笑復使反之相與悵然而罷明日書以爲記

彈湖（溫州路志在嘉興鄉）

瑁湖（輿地紀勝吳尚書陸瑁養魚池在華亭）

錦湖（武昌府志在蒲圻縣北七十里）

銀湖（金陵新志在城南七十里周十三里溉田二十頃）

金湖（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北六十里）

玉湖（郡縣志在江陵府江陵縣東三十里古今詩統學士劉偉明夜泊玉湖口　溪流一瀉鷺磨垢夜繫篆衡玉湖口青燈明處稍知村白鳥飛邊初辨斗風死波閑坐未久短髮欲搔慵著手一泓清淺隨吳江橫管吽秋龍子瘦）

銅湖（高安縣志在信義鄉注田八百頃有銅湖大王廟俗祀之）

璞湖（溫州府樂清縣志一名林湖在東鄉自小溪諸山壑中行三十餘里出青塘并爲兩溪溪至東山合爲一流出孝義橋爲河與埕奧環水至新市南匯璞湖抵斗門入江）

珠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萬安縣志在易俗鄉環傳氏世居焉多以文學稱餘干志珠湖夜泊　蒹葭露白鴈驚寒獨對蓬窻夢已闌水面天開纔尺五海門日上欲三竿側身宇宙傷多難垂老風波苦未安卻意江亭嘗燕坐看人舟楫犯狂瀾）

寺湖（鎮江府志在丹徒縣十八里寺湖在餘姚縣東北五十里周八十餘畝北有土門）

門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赤湖（清源縣志在泉州惠安縣闊一丈二尺深二丈四尺灌田二石天台縣志在縣西七十里其初堙水極目有赤眼巨魚長丈餘游泳其中今不復存湖亦半爲田矣永陽志在清流縣四十里按魏書志梁直新昌郡所領縣有赤湖蒲田縣志赤湖在縣四十里風亭市之西舊經云周環五里土石皆紫其下爲焦坑地形如豹隱眠故號豹眠九江府志在九江府孔克學詩赤湖在城西北十餘里晉桓玄挾帝西走劉毅等追襲之至於草對斬玄黨流血水爲之赤因有是名尚存焉　晉帝鑾輿反故都桓玄西敗伏天誅晚來落日涵波影猶似當時血染湖）

白湖（漢陽縣志）見在禹貢地理圖荊州之域去縣西一百里在九真山之南西南接沔陽界周圍約二百餘里春夏水泛溢與楊孟池新灘馬影蒲潭沌河等湖合而爲一冬涸則各湖處所始分荊州府志在潛江縣西南三十里有北白湖監利亦有白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南一十五里郡國志在沔陽州玉沙縣西北三十里寶祐濡須志在廬江縣東北五十里周回七十餘里跨六鄉與巢湖爲隣元一統志在處州府麗水縣西三十里宋廖行之省齋集宿白湖即事　亂蟬聲裏夕陽村野寺荒凉竹映門汩汩溪流新過雨芃芃禾稼已平原老僧不省論詩句初月猶能共酒尊莫爲奔馳起歸興

東西南北一乾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歸自白湖舟中作　客舍三寒暑扁舟八往還殘年不如意老色日凋顏暗谷鳴珊佩晴巒結翠鬟江禽渾識面似欲喚人間

丹湖 嚴州府淳安志在永平鄉塢村之末相傳漢方儲弟儀儼爲張林所譊以五月五日引刀自刺死兩血相合濺高二丈餘水變丹至今遇是日濺湖之人不敢耕耕則人牛俱災

紅湖 郡國志在德安府雲夢縣西北一十五里

紫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蒼湖 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九十里

碧湖 延平志在沙縣西三十里其水不止不流四時疑碧因以命焉

高湖 太平寰宇記在金壇縣北一十二里准田一十二頃梁普通五年廬陵王記室參軍謝德威置隋日廢武德二年本州刺史劉元超重修復因以爲名焉赤城志在臨海縣南九里近江吳太常卿高公察置處州府志湖在青田縣西北六十里應台山之麓元一統志在鹽官縣東北一十七里東西二十八里南北一里三步王道士竹林清風集于介翁別去一載偶會高湖讀成唐律以寫相思之意　高湖回首恰周期別後青山幾度思丹竈煙霞空入夢夜窗風雨憶論詩百年相會寧無約九日來遊竟失期去去但堅金石操歲寒松栢有深知

長湖 太平御覽武昌記曰武昌長湖通江夏有水冬則涸于時靡所產植陶太尉立塘以遏水於此常自不竭因取鄉鄉陽湖魚菱以著湖內菱甚甘美異於他故所產鯿魚乃長三尺武陵圖經在桃源縣長湖山下郡國志在德安府雲夢縣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撫州府志在臨川縣郡國志在荊州府枝江縣南門　又在英德府含光縣東二里源出堯山南流入縣郭內舊經云梁武帝所創　又在長沙府攸縣北一百三十里嘉禾志在縣西南五十里周回三里二百步龍虎山志長湖在宮西五里上有湖山觀宋李方叔濟南集曉至長湖戲贈德麟　桐實離離楸帶長玉鞭驕馬度垂楊黃茆野店人爭看籬上紅眉粉頰粧鄧紳伯詩宿長湖尾　古木侵沙路柴門引竹籬山低秋水闊天遠夕陽遲杳杳來鴻鴈翩翩下鷺鷥漁舟何處宿橫竹未休吹

上湖 元一統志一名射貴湖一名芙蓉湖一謂之無錫湖在晉陵江陰無錫三縣界東去州五十九里東南流爲五瀉水徐州記云無錫縣水清越絕書云無錫湖通長洲多魚而甚清　一在瑞州府高安縣　一在撫州府臨川縣溧陽縣在縣西南六十里源出廣德諸山東北流入白雲溪吉安志在龍泉縣三十里金華府東陽志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夏山絕頂廣袤四丈深二尺冬夏不涸中有蓮華久暘倚之必雨唐白居易長慶集錢唐湖石記　錢唐湖事刺史要知者四條具列如左　錢唐湖一名上湖周迴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先須別選公勤軍吏二人立於田次與本所由田戶據頃畝定日時量尺寸節限而放之若歲旱百姓請水須令經州陳狀刺史宜便押帖所由即日與水若待狀入司符下縣縣帖鄉鄉差所由動經旬日雖得水而旱田苗無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即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州圖經云湖水溉田五百餘頃謂係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餘頃也）自錢唐至鹽官界應溉夾官河田須放湖入河田准鹽鐵使舊法又須先量河水淺深待溉田畢卻還本水尺寸往往旱甚既湖水不充今年修築湖堤高加數尺水亦隨加即不啻足矣脫或不足即更決臨平湖添注官河又有餘矣（雖非溉田時若官河乾淺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俗云決放湖水不利錢唐縣官縣官多假他詞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所託或云茭菱失其利且魚龍與生民之命孰急茭菱與稻粱之利孰多斷可知矣又云放湖即郭內六井無水亦妄也且湖底高井管低湖中又有泉數十眼湖耗則泉湧雖盡竭湖水而泉用有餘況前後放湖終不至竭而云井無水謬矣其郭中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於人與湖相通中有陰竇往往堙塞亦宜數察而通理之則雖大旱而井水常足湖中有無稅田約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湖深則田沒田戶多與所由計會盜洩湖水以私田其石函南筧并諸小筧闥非澆田時並須封閉築塞數令巡檢小有漏泄罪責所由即無盜洩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決須所由巡守預爲之防其筧之南舊有缺岸若水暴漲即於缺岸洩之又不減兼於石函南筧洩防堤潰也（大約水去石函口一尺爲限過此須泄之）予在郡三年仍歲逢旱湖之利害盡究其由恐來者要知故書於石欲讀者易曉故不文其言長慶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記宋楊誠齋朝天集過上湖　上湖名是實全非只合松江鴈鶩池若與五湖通譜系澹臺湖弟太湖兒（澹臺湖在吳縣有澹臺城）明蔡棠隱詩上湖　舟車出閶闔暫覺脫樊籠松陰凄迷日荷香澹沲風凌晨爭迅急向晚却和融貌取君詩句方知物象同張鎡詩宿上湖　落日烘蒙紫翠閒舟人遥指洞庭山雲情水態明朝看且伴新蟾宿柳灣

下湖 臨安志在錢唐門外其源出於上湖（即西湖）一自玉壺水口流出九曲沿城一帶至餘杭門外一自

水磨頭石函橋東入策選鋒教場楊府雲洞北郭税務側合爲一流如環帶然有二斗門潴泄之淳祐七年上湖水涸城内諸井多竭趙安撫與篡命工自錢塘尉廨之北望湖亭下鑿渠引天目山水自餘杭河經蔡家渡河口達于溜水橋斗門凡作數壩用車運水仰注上湖城内水口繇是流通人賴其利金陵新志溧陽州有下湖在州南十里周廻五里流經白雲逕東入大湖

中湖（吉安府志在龍泉東二十里瑞州府）志在高安縣寧越志中湖詩　寧越佳山水中湖稱賞心環流隨郡壍倒影動禪林頃華一鼓冷春餅相對深巖官寨仁智賴得會高吟

小湖鳳陽府圖經志在舊全椒縣南一十二里蔡母廟之後雖旱不竭前有蔡湖甚大故此名小湖四明志宋舒亶寧波府引水記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百里有小湖唐正觀中令王君照脩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輙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完穴下漉穢滓以飲而國家將有事于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場宣德郎唐君君卽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者四明之衆山萃焉一山作兩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絶也特河勢中窊循兩堤卑支渠釃泄以去㠯故不得行蓋非特天時之罪也君旣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乃屬民盡埋諸渠口而稍浚其源因以其土窒補堰隙復累石於其上以窒溪水之旁流於是水引以北顧獨距城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㠯茲賜水其邦人廟貌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君爲民致禱焉一夕而水輙濤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留礙耋稚驩呼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急勤民之事侯生旣施勞於人而沒猶烱烱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夫世之仕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灾而莫之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暐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大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它山㠯北故時皆江也谿流狠并與潮汐上下水不畜

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木斵石横巨流而約之率三入江七衰于河溉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傳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某以風節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不苟於居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旣得侯之賜不敢忘斥金㠯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㠯紀其事余以謂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興論如此且以着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攷焉松江府志宋許尚詩西湖之北一灣名小湖　獵獵風蒲外淵淵明月秋詩翁浮短艇彈棹看浮鷗來蔡九峯詩送連惟馨之小湖兼簡程節推　本有瓜葛舊况乃桑梓情浮雲無定姿飄泊湖溪濱春晴百花發忍對江頭別垂楊弄柔綠含悲不能折湖漢故人心寒潭照秋月一別經十年俯仰傷契闊爲言山中反青陽半華髮李壁雁湖集距建德縣十里絶一小湖濱湖小山多可愛作詩記作凡三首　肩輿觸熱汗沾衣晚渡呼舟去若飛兩腋颼颼清鏡裏分明列子御風歸　小山低映碧璘洵十頃平湖縠華紋可惜地偏人到少西風白鳥自成群　蒼崖古木掉翁翕潟暮叢祠亦恐人波面時聞鼟撲碌祇應神物是遊鱗

三湖（瑞州府志在高安縣信義鄉元一統志寰宇記有青草洞庭巴丘故謂之三湖禁年錄云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綿三百里水賊張榮往來其中榮聚衆梁山濼有舟數百嘗刼金人杜充爲東京留守假榮官至忠州刺史軍民號爲張敵萬金陷揚州榮以舟師自清河而下滿舟載糧駐于鼉潭湖積茭爲湖以泥傅之有衆萬餘與榮和承州賦輸皆得達趙立不與之通賦入遂絶楚由是乏食謝宣城詩望三湖　積水照顔霞高臺望歸翼平原周遠近連汀見紆直葳蕤向春秀芸黄共秋色薄暮傷哉人嬋娟復何極唐張說詩三湖返入兩三閭蓄作滬湖灣復灣暑雨奔流潭正滿微霜及潦水初還水還波卷溪潭涸綠草芊芊岸漸岸適來擇棹共洄旋已復揚鞭恣行樂道傍耆老步踆踆楚言茲事不知年試就湖邊披草遝莫疑東海成桑田君詩今時盡陵陸我看明歲更淪連來今自黄無終始人事迴環恒若是應思闗下登華日誰謂江潭旅遊子初直正喜囿賞然往塞來譽宜可矣盈虛用舍輪與旋勿學靈均遠問天宋周少游詩泛三湖晚陰　隔岸諸峯眉黛愁琴叢荻葉共鳴秋澄潭起柁分輕練淺瀨投篙濺白漚水族喩喁浮百舸風帆安穩會三州叩舷欲解纓冠濯一照塵容却自羞　按田行鄉或訟三湖得雜詩十五篇　觸遠支頤久游澤皷楫返水清疑請湘山遠更多姿崖樹棲枯蚌枯蘚罥墜絲驂陰化淫潦撞首念流移　秋色真無賴塵容盍自憐已

辭梁究馬任攲徒鉛船山亞霜前木水沈雲外天流平都待此誰復恨檣然　百川歸巨壑積水半神州自作滔天從猶冀積塊浮秋晴鶴化蛤風黑蜃凝樓蹈海非無意吾今想聖立　連村但空井初喜陽林煙斷港橫牽網寒沙側卧船弊茅方欲剪殘賦且休鞭領見西來使再歌鴻鴈篇水怒全湖白風花昨夜生鼇驅萬鬼入勢合百川傾舟檝前王利波濤後世輕欹危何處艤日暮尚孤征　水府應通籍川靈合歲朝魚龍儼前導羽衛想紛飄河伯來參乘天吳出架橋何當勅行伏餘潤灑枯焦　秋浪浮天塹雄觀快病眸成梁滄海日張樂洞庭秋在壘銜孤照軍山卧一牛知非謝安石勝處輙懷愁　木落宜秋浦荒荒白馬村池浮春漲水巫識夜歸魂豈有田俱沒徒令廟獨存民言儻可信何用費蒸豚（白馬村有白馬將軍廟在水中洲渚土俗言地善浮雖大水冒田而廟常不沒）澤國宜秋信行人况夕陽句齊跡樹外空闊澹湖光漁遠餘殘唱鷗輕未著行曾觀雀白晝竚立念東渠　欲雨勝裝急投村覺路迷回環一水曲挺立萬松翹暗壁頹舟艤昏鐘叩寂寥倦行當一息衲子不須邀　決脊秋雲薄淒迷野徑涼遠田高下白霜樹淺深黃酒熟便風快詩遲領日長誰倚老無用窮邑近農桑　水源冬未縮農務晚猶勤籬落驚車馬兒童喜令君

松岡吹華轟竹嶺亂沓雲父老知前代時堪博異聞　重泉鎖蛟室初日耀金鋪絕嶠迷分楚奔崖下飲湖漁梁跳碎白荷柄立針枯江左冊青史無機立此圖　桑落歉田埂沙痕寄古藤生鮮來石臼滋潤到金陵舊俗殊未困今王德澤興好陳均賦兼聖日正高升　浩蕩諸川會炎蒸六月交熊羆嘯深岨魚鱉近櫓巢河海休洗玉君王欲射蛟何時見平地高處立蓬茅程公許詩三湖　官柳三千棹蜀州天涯流浪得重游苦無東閣梅花句小爲西湖竹色留

七湖

（武陵圖經在武陵縣亞田村廣九十里接安鄉境水有七源故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　六模

湖

太子湖

（建康志太子湖一名西池在城北六里周迴十里吳宣明太子創西池晉元帝即位明帝爲太子修西池多養武士於內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

太史湖

（元一統志李肖方叔記汝州刺史宅）引牛山水爲池於石峯牙城之東窨而入于塹然其防岸墊缺土壅水穢或漫浸民室自丞相富公領州以來欲治未遑他日郡置鑄錢官派水共用歸除於池水溢大池窨不能容洩則又有決溢之慮公私病之今太守德安王公慨然曰郡以汝名而汝有海稱且古語謂汝有三十六陂是乃澤國焉有吾池蹴步之外輙使公私病之亦政所當及也屬歲二月寒春令命有司慎溝洫陂池而以待時雨於是因水所入至水所出源流匯委一時濬治發故竇之門柵閘鍵以限內外廣故塹爲湖方行五舟表景三十餘刻廻偏其深有四尋者隄高恒有五尺長二十步雜植佳木彌望命之曰萬家隄並門駕橋上可過車下

可通舫命之曰萬紅橋引餘波瀦隄之南注之州學東與橋對亦有溝循昭惠廟瀦貫里巷會南溝于通衢之渠流出東關遶東郭以入于黃陂蓋前日蓬藋蕢菜之怒生今槐柳交陰桃李成蹊矣前日蛙黽蚊蚋之聚集今藻荇浮湛鷗鷺翔戲矣妙因佛刹飛觀複閣映帶其左而古城喬木樛枝蒼翰蔽虧其右汝陽樓據其北少室風穴諸山又在其北尊勝臺控其南崆峒魯陽諸山又在其南陵波之亭莘英之洲浮出於回塘菡萏之間水光照衣襟山色滿欄楯史君與客步自西崦臨石瀨擷秋英登舟于南陵之渼循東西溪所經皆竹里花塢委蛇曲折行錦罽叠畫上度門至湖忽空曠清明如開奩出鏡雲行日湛鳶飛魚躍皆在鏡中遂爲一郡勝處客曰此湖延袤與并汾柳隄等而群山浸碧不減鄠杜渼陂盍以嘉名之或曰成州之房公湖漢陽之郎官湖所以爲名皆因太守王史君於書無所不通於文無所不能妙齡擢上第驟登瀛洲領著作熙寧以來史官日曆實與倫次又嘗以家學與治曆其成書曰大觀紀元論者謂史家三長使君能兼之俱絕人遠甚可謂善太史之職矣宜以太史名之俾而今而後游覽於斯者想其風流於無窮不亦可乎眾曰唯州圖十二景惟望高杳遠爲無恙餘但遺趾而已訪之州人雖少者猶及見之而能指顧其

（處。然則其頹毀未遠也。）**大白湖**（龍陽志在縣西北。隋志。龍陽白査湖是也。）**神聖湖**（清波別志。神聖湖。鄮道元水經注。錢塘湖。本名神聖湖。自夫作中興。高宗嶽狩于此。及議謚號。遂帶此二字。）**明聖湖**（杭州府志。劉道真錢塘記云。湖在縣南二百步。父老相傳。湖中嘗有金牛見。遂以明聖爲名。鄮道元水經注。此湖在縣南江側。又仁和縣東十八里。亦有明聖湖。）**僊人湖**（池州路志在建德縣南。本名瀝湖。父老相傳。建炎年間有漁父夜遇一船。中有七人。衣冠濟楚。談論達旦不已。漁父揖而問曰。汝何人。祀七人者曰。我晉七賢也。避世於此。慎勿輕泄。語畢不見。惟有虛舟焉。後人遂改湖名。）**天仙湖**（海塩志。天仙湖在海塩縣西南一十二里。）**撫仙湖**（雲南志畧。撫仙湖在河陽縣。又名羅伽湖。亦名青魚戲月湖。周回二百里。東南流合南盤江。）**巧子湖**（臨川志在撫州府臨川縣。）**散子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道士湖**（諸暨志在縣北五里。）**和尚湖**（諸暨志在縣東北五十里。）**靈伯湖**（郡縣志在江陵府公安縣南二里。隋志云。公安有靈溪水即此。）**上妃湖**（紹興府志在上虞縣西北夏蓋湖南。中有四山。且置湖門一所。泄水灌溉官民田土。）**織女湖**（南海志在東莞縣東北百餘里。）**孝女湖**（赤城志在天口縣西三十里。平野中有山特立。名塔山。山之麓有湖。舊傳唐時有汪氏女。苦節不嫁。鄉織以奉其親。好湖水。其家距湖五里。女日汲以供之。親沒建塔。親人遂以此名湖與山。凡大旱取之不竭。）**師姑湖**（青田志在處州府青田縣西四十里。有寺故名。南豐志一在建昌府東四十五里。硝石之西。去大港一望間。長廣十數丈。湖內極深。旱不乾。水不溢。魚鱉多萃。而漁者難得。或疑下與大港相通。世傳舊乃尼姑寺。）**獨姥湖**（餘姚志。獨姥湖在縣北四十里。周八里。西有土門。上有獨姥祠。）**新婦湖**（四明志。新婦湖在寧波府奉化州東五里。本州放生之所。）**孔目湖**（鄱陽縣志。孔目湖在鄱陽縣。）**郎官湖**（元一統志。郎官湖在漢陽府學前。其自唐開元間。秋八月。翰林待詔李白。還於夜郎。過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掬。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

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匪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鄭圃之有僕射陂也。白時賦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城南隅。當時秋月好。不減武昌都。四坐醉清光。爲喜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沒。名與此山俱。舊湖在城之南。今已析而爲四。土人云。天慶觀東南又行香湜表裏皆郎官湖。今所謂郎官湖者。乃其湖尾也。碑刻僅存其一。宋郭功父詩。郎官湖（即李白以張謂愛湖而名之。）張公昔愛湖。湖名自公始。寥寥三百年。遂秋愈清泚。移船菱荇香。游魚數頳尾。因望武昌郭。寓臺碧天裹。石照瀉靈光。湖波浩如洗。此景絕世無。愛之心不已。緬懷昔賢期。林表清風起。終當歸結綱。來此養衰鄙。　又和劉漢陽見寄郎官湖佳作。　出郭湖光滿。轉山湖影涼。得名因太白。起廢自劉郎。石鏡三更見。荷花一丈長。客來籌往事。蘭草死猶香。張瀘瀛詩西州訪舊。諸公皆沿檄去。偕江一父。過郎官湖賦此。　一池漢水秀可餐。十年借我江南看。陰山夜半黑風起。此水與我心都寒。可惜野狐不革面。當來棲鳳俱生翰。湖亭謝荷着句穩。霜月記憶浮杯寬。端期歲晚同不朽。報答地主老郎官。李壁鴈湖集。劉子澄約遊漢陽郎官湖。子澄風雨中絕江先去。余泊舟黃鶴樓下。風大不可進。因成七言爲寄郎官湖。唐刺史張謂所建。李白詩所謂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者是也。　沔水悠悠下武昌。向來風物未凄涼。江樓還對遼天月。湖草猶分漢署香。信筆題詩翰李白。開樽一笑後劉郎。蹇余終日憑高望。弔古懷人欸度傷。李蕭遠詩郎官湖春日二首。　朦朧花影月黃昏。看盡春風入酒痕。知是江梅喜佳客。倒垂花蘂照清尊。　十日春陰到水亭。水邊楊柳一時青。梅花過盡桃花惡。乞取山礬入淨瓶。元范德機詩題李白郎官湖。當時郎官奉使出咸京。仙人千里來相迎。畫船吹笛弄綠水。何意芳洲遺舊名。唐祠蕪沒知何代。惟有東流水長在。黎侯獨起梁棟高。彷彿雲中昔軒蓋。南飛越鳥北飛鴻。今古悠悠去住同。富貴何如一杯酒。愁來無地酹西風。大別山高戴千尺。隔城正與祠相直。青猿夜抱月光啼。挂在東湖之石壁。黎侯本在斗南家。枕戈猶自憶煙霞。抵擬將身報天子。不負胷中書五車。昨者相逢王闕下。別來幾日秋瀟洒。黃葉當頭亂打人。門前繫着青驄馬。君今歸去釣晴湖。我亦明年辭帝都。君若過湖邊定相見。爲問仙人安穩無。乾坤清氣集李泚之漢陽郎官湖。　山翁薄暮醉酒歸。秋莽迷却高陽池。清風吹花綠陰倒。我咲謂是秋雲移。還乘貫月槎。夜過郎官湖。呼嗟星斗入江漢。蕩漾槎影如鯨魚。九華之真人。邀我倒玉壺。麒麟擘脯供行

厨依稀仙樂在空際。碧山四眏寒蟾孤。舉酒酹寒蟾。明月下飲嫦娥。俱覺裳拂雲錦。萬竹瀉露瓊瑤珠。麾幢旛霧羅炬空。乃有玉皇所授之。王童風前飄飄曳廣帶。對立十二秋芙蓉。清香九曲銀河通。真人綠髮披天風。錦袍玉雪照天地。口說姓字安南公。是公多逸氣。略與古昔賢豪同。時能揮月色。延我石室烟蘿中。又言昔同張謂所遊地。長嘯一覆丹霞鍾。風吹仙樂度溪去。我已醉卧香爐峰。　韓中村郎官湖。　半烟半雨樹扶踈。盡出元暉水墨圖。最是一年秋月白。不隨魚課入官湖。李蕭遠詩水龍吟郎官湖。　碧山横繞清湖。茂林秀麗波光裹。南宮老大西州漂蕩。危樓重倚。雨步雲行。餌風飲霧。平生遊戲。笑此中空洞都無一物。有神妙浩然氣。揮盡雲南夢北。首三江五湖。秋水狂歌兩解。清尊一舉。超然千里。江漢蒼茫。故人何處。山川良是。待白蘋露下。青天月上。約騎鯨起。　醉桃源（公前）春風碧水滿郎湖。水清梅影踈。渡江桃葉酒家壚。髻鬟雲鬢梳。　吹玉簫。飲雲肥。不須紅袖扶。少年隨意數。花前老來心已無。

澹臺湖（元一統志湖在平江路沙縣南十八里。史記謂孔子弟子澹臺滅明南遊至江。舊經云。家於此。後陷為湖。後人從而名之。）

張良湖（揚州府志湖去城二十里。東至運河。西至沛城村。南至江靜村。北至七里湖。）

范蠡湖（濟寧志湖在定陶縣西南約百餘畝。又為黃河所淤。今遺跡尚存。）越范蠡嘗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江湖。浮海出齊。變姓名謂鴟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喟然嘆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行。止於陶。即定陶也。又謂之陶朱公。因老死焉。曹州曹志湖在陶縣城內西南角窪下。地約二頃餘。凡雨則歲餘不涸。居人稱為范蠡湖。蓋往昔范蠡養魚之所。陳師道披雲樓記云。登樓四顧。則昔之范蠡湖也。

蘇武湖（張華博物志。周日用曰。余聞北海蘇武牧羊之所。秖一池。號北海。蘇武牧羊常在於是耳。此地見有蘇武湖。非北漠之海。）

蘇峻湖（建康志湖在城西北一十五里。周廻十里。灌田一十二頃。案南徐州記。逆據湖西北有蘇峻湖。本名白石陂。　晉咸和二年。蘇峻舉兵于石頭。陶侃溫嶠庾亮陣于向石。使將軍楊謙攻于石頭。峻輕騎出戰。謙詐奔白石壘。峻逼之。纔交鋒。峻墜馬。侃督護李陽臨陣斬峻於白石陂岸。至今呼此陂為蘇峻湖。）

陶侃湖（太平寰宇記湖在潭州長沙縣北八里。周廻七里。湖中出菱藕。今俗謂陶侃湖。壇元一統志紀勝載在會春圃北。湖多菱藕。俗曰陶侃湖。又有陶侃基。元和郡志云。在長沙縣南三十三里。）

范光湖（寶應志湖在寶應縣西南三十里。闊二十餘里。西接安宜溪。）

郭眞湖（寶應志湖在寶應縣東南八十里。南隣高郵縣界。支流東北三十里。入射陽湖。）

李渤湖（九江府志湖在郡城下。一名甘棠湖。一名景星湖。一名蓮花湖。水源出蓮花峯。與濂溪分派。會于甘棠湖。唐李渤愛恭九江山川之勝。隱居於此。置讀書堂。元和初。朝賢列薦。拜右拾遺不就。後為江州刺史。興利除害。築南湖隄七百步。於甘棠湖之陽。人不病涉。遂名李渤湖。張洪靖思而美之。以方召伯。故亦名甘棠湖。李翱為作銘。蘇軾詩。讀書廬山中。作郡廬山下。平湖浸山腳。雲峯對虛榭。紅葉紛欲落。白鳥時來下。猶思隱居時。亂石驚湍瀉。）

康郎湖（餘干縣志水在洪崖鄉。去縣治西七十里。即鄱陽湖之南涯也。其水自南雄吉瀚袁臨瑞撫建信等州。三道入湖。於此會而匯其漲也。茫然無津涯。或溢入縣市。數月不降。居民無舟楫。則巢于樹。其涸也。黃茅白草。曠如平野。港汊巨艦不通。）

歐郎湖（長沙府志湖在湘陰縣。）

史君湖（長沙府志湖在湘陰縣。）

蔡王湖（郡縣志湖在德安府雲夢縣北四里。）

梁子湖（武昌府志梁子湖在武昌府郡南一百一十里。周一百一十里。舊經引浮石記云。湖上鑿石乃武昌江夏分界之處。）

湯孫湖（武昌府志在江夏縣東一十五里。）

馬王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蔣公湖（太平御覽鄭緝之永嘉記曰。懷北縣有蔣公湖。父老云。先代有祭祀祈請者。湖輒下大魚與之。泰州記曰。武都郡前有湖。義熙初有白龍於湖升天。處州府志又湖在遂昌縣東二十里。五代時有蔣氏者。一夕此陷為湖。其家逃焉。宋紹興中湖始於州人請為田。其中深有五畝餘。為露蹟有柱。尚在水底。今已湮塞而石存。）

吳公湖（高郵志湖在縣西北三十里。南至七都。東西北俱至八都。昔有吳公隱於其傍。故得名。）

杜公湖（澧陽志湖在澧州安鄉縣西。）

朱公湖（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北六十里。昔朱氏浚此湖。）

高公湖（紹興府志湖在上虞縣西南一十二里。周二百餘畝。）

彭公湖　**韓公湖**　**湛公湖**（饒州府志俱在鄱陽縣。）

常公湖

（吉安府志湖在龍泉縣西北可百里。相傳昔有隱者常氏漁釣于此。）馬公湖（澧陽志湖在澧州楓林村。）裴公湖（元一統志湖在鞏昌府。成州治之址。唐刺史裴守貞所覩。荷花數十畝。花柳夾岸。蓋一州之勝景。大順中。劉師晉来守此郡。因刻石以識其事。宋李師中詩。對面好峯橫翠幕。繞城垂柳拂清漣。自兵興已廢。郡縣志湖在成州同谷縣。郡治爲勝景。劍外諸州所無也。不知裴公何人。方輿勝覽湖在順慶府。舊傳乃裴冀公牧蜀日所開。上有湖山堂。）徐公湖（東陽志郡國志湖在金華府東陽縣長山。周四百八十六步。）王公湖（處州府志王信字成之。麗水縣人。宋太學舍選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後知紹興府。開山陰淳瀦注之海。民德之歌曰。湖水溢。大田失。湖可耕。民以生。名之曰王公湖。宋史王信傳。王信爲浙東安撫使。山陰縣境有溉田湖。四環皆田。歲告潦。信創啓斗門。導停瀦注之海。築十一堨。化匯浸爲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張公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房公湖（客語漢州有房公湖。是房琯所爲。房公巧思。引江水以入爲湖。最爲佳致。令與郡治相通。史稱琯爲明皇於驪山疏岩剔藪。其巧可知矣。唐杜甫詩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有光輝。豉化蓴絲熟。刀鳴鱠縷飛。使君雙皁蓋。灘淺正相依。宋李壁房湖集過漢州留房公湖一日。戲和少陵韻二首。　西湖天下勝。昔相古来稀。汎掃邀明月。徜徉送落暉。蒲深鸂鶒響。林靜鵁鶄飛。脚力應難徧。雕欄幸可依。　子美来湖上。篇篇只愛鵝。昔年惟有此。佳處總無多。竹徑縈新築。荷池引舊波。不應慳五字。共和有陰何。宋景文公集漢州房公湖。　丞相于藩日。疏湖訟閣西。疑從濟川地。寫出釣璜溪。流淺初無浪。源清不貯泥。月爲宵幌燭。雲作曙樓梯。磯馬汀篁密。縈船浦蔓低。人亡桃李在。脉脉尚成蹊。趙清獻公詩宿房公湖偶成。　廣漢園池蜀自無。却思房相未如吾。湖東歸去君恩重。乞得蓬萊與鑑湖。王漢濱先生集舍兩過漢宿房公湖上。不暇題詠。任德廣攝郡事。来索鄙句。追賦於益昌總領廨舍金鴈橋南。二頃湖房公遺迹未湮蕪。人遊杜牧晚晴賦。境對王維別墅圖。經始林泉心自巧。折衡廊廟術何迂。當時只作幽人計。留得陳陶四萬夫。石室丹淵集房公湖。　一頃清波四面平。宛然唐相舊經營。高秋林木形容老。落日樓臺綵繪明。有景可尋蘭棹遠。無幽不入竹橋橫。二年所得官居樂。肯厭頻来緩帶行。孫燭湖先生集漢州房公湖。　陰陰老木匝平湖。想見房公用意初。脈底園池那有此。胷中丘壑故須渠。風流正自能傳世。成敗應難盡信書。萬里茲遊銷客恨。不辭一賞醉春餘。元王沂伊濱集房公湖。　房公昔年爲刺史。日日湖邊看湖水。琴中不識董庭蘭。觀過亦足知君子。漢州修竹綠如雲。落落相看有此君。兒曹謗傷等蜩沸。邊氣自是起人群。我行金鴈橋西路。綠樹啼鵑怨春暮。郫筒拍拍貯鵞黃。一酹房公舊遊處。）

葛母湖（廬江志湖在廬江縣南一百里。）茶婆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劉婆湖（武昌府志湖在嘉魚縣東北八十里。）陳婆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謝婆湖（餘干縣志在餘干縣。）師婆湖（雲南志湖在廣西府之南。方數十里。）楮婆湖（鄱陽志湖在餘干縣治之西。以唐劉長卿詩。亦名後谿。）黃婆湖（饒州府志在番陽縣。）董藏湖（武昌府志湖在嘉魚縣南二十里。）郭鄭湖（武昌府志湖在江夏縣東一十八里。）朱陳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二十五里。）蘇廖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馮慶湖（饒州志在餘干縣。）孫槎湖　曹家湖（饒州府志俱在餘干縣。）薛溉湖（華亭縣志湖在縣西北七十二里。有山居其中。湖之西曰小湖。南接三泖。其東大盈浦。其北趙屯浦。蓋湖所以受三泖及西南諸港之水。自二浦以瀉于松江也。）吳助湖（紹興志在諸暨縣東北六十五里。）彭墩湖（杭州府海寧縣志湖在縣東六十里。）包老湖（方輿勝覽泰州縣北四十里。湖水清而無滓。挈壺氏取以供滴漏。在泰州東北四十里。）相家湖（輿地紀勝在華亭縣。松江志湖在嘉興縣東北九里。）余家湖（武昌府志在江夏縣北七里。撫州府志在宜黃縣。）華家湖（興國州志在州城北一百七十里。）丁家湖（武昌府志一在嘉魚縣西八十步。郡縣志一在荊州府枝江縣。）裴家湖（郡縣志在華容縣界。）董家湖（德安府志在孝感縣東五里。俗傳董永所居之地。）連家湖（岳州府志在臨湘縣東二里。）朱家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詹家湖（郡縣志湖在蕭山縣

（西二十五里）勞家湖（紹興志在餘姚縣北三十五里周一百五十餘丈）莫家湖（紹興府志在餘姚縣西南一十五里。周三百畝東有土門。）范家湖（郡縣志在會稽縣東南四十里。）李家湖（上虞縣前志湖在縣南四十里。長沙府志在長沙縣）馬家湖（上虞縣前志在縣西南五十里。）孔家湖（上虞縣前志在縣西南四十二里）周家湖（上虞縣前志湖在縣南四十里。郡縣志湖在彭澤縣北二十里。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錢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東北六十五里。上虞縣前志湖在縣西南三十里。）戚家湖（會稽志在蕭山縣西三里與湘湖接。一名揞湖。）郘家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北二十里。）陳家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北四十里。）曾家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北四十里。）王家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南五里。）倪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西北五十里。）樓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南五里。）金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五里。）顧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四十五里。）支家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東十五里。）杜家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北三十五里。臨川志一在臨川縣。）毛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西五里。）黃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西十里。撫州志在宜黃縣。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七十里。）郭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捐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安家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南十五里。）江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陶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雷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何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傅家湖（臨川志在臨川縣）童家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青陽縣志在縣北十里。）史家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長沙府志在長沙縣。）張家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潘家湖（鄱陽縣志在鄱陽縣。）袁家湖（饒州

圖經在餘干縣。）蔡家湖（開封府志在祥符縣。界內蔡京舊遊之所。臨川志在臨川縣。）湯家湖

齊家湖（長沙府志俱在長沙縣。）戴家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唐家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劉家湖（郡縣志在荊州府枝江縣。）左家湖（郡縣志在江陵府潛江縣。）沅家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羅家湖（青陽志在縣北二十里。）張家湖（維揚志在江都縣西北孫渡橋西太平鄉界。）蔣家湖（瑞州府志在水南之東。）陳家湖（瑞州府志在水南朝天坊。）萬家湖（清河縣志在東南一十五里。西通邗溝入淮湖。東南二十里有萬家莊在焉。宋楊誠齋朝天集歸舟大雪中。入運河過萬家湖。　雪漫水面淡模糊。釀出羔兒酒一壺。已被氊朕翳酩醁。更添牛乳點春酥。銷金帳下有如此。樂王船中不用酤。忽見瓊缸清徹底。滿蔔一色萬家湖。　國朝楊基眉庵集夜過萬家湖二首。　秋水去仍急。夜帆行自輕。漸低河漢白。欲墮月斜明。聞穩忘舟楫。達窮賴友生。誰能歌白苧。又感故鄉情。　不寐停孤蓬。雞鳴夜向中。鬢毛沾白露。星斗下秋空。國已興亡異。人今去就同。微軀非自覺。親老耳兼聾。）管家湖（山陽志湖在望雲門外。隔舊仁濟橋爲南北湖。嘉定九年。安撫祕閣應監丞申本州形勢。東南皆坦夷之地。艱於設險。向北一隅有地不廣。而淮河限之。惟西向一帶。湖蕩相連。回環甚廣。四維多有畔岸。而泄水之處。止有數里。今若取土放無水之地。築隄防補低岸。聚水於內。作一斗門爲減水之所。則一望瀰漫沮洳。敵人不可向邇。設使水爲盜決。泥淖深遠。斷不能渡。平居無事。儘可教習舟師。緩急之際。又可擺泊船隻。此築既舉。則城西一面必不可攻。庶乎一意經理東南北三面爲戰守之計。續申所築管家湖岸。初未相視。欲於舊運河與湖相際淺水去處。用搭幫築。今參之衆論。見得水內築岸。工役難施。不能經久。合別開新河。與運河連接。取土填壘圍岸。却使舊運河與湖通連。盡使水面深闊。遂創開一河。於湖岸之北築壘湖岸底闊四丈。面闊三丈。高及一丈。以限湖水。又自馬家渡西至陳文莊。就湖灘築岸二百七十餘丈。自管家湖南與老觀湖相接岸處平地開深方負及二十丈。置斗門水閘。自此兩湖之浸相維。楚城西北。隱然有難犯之勢。）董家湖（維揚志在江都縣長樂鄉。）

夏家湖（淮安府清河縣志湖去縣西二十里湖面周圍三里以上二湖積潦則泛溢瀰漫旱則涸蓋無源也）賀家湖（宋謝翱詩立春日同陳有之步至賀家湖。風煙回首失歲月但尋常忠義行衰世凄凉在異鄉春流荒爲蹟天淚濕句芒擬剪園中韭芽鹽有跛臧）程家湖　徐家湖　嚴家湖（饒州府志俱在番陽縣）督軍湖（元一統志湖在府城東北俗名東湖漢梅鋗爲吳芮將從沛公攻南陽功多以十萬戶封爲侯嘗習水戰於此又有梅池梅港）留人湖（紹興志湖在諸暨縣西北十里）鳳凰湖（慈溪縣志在金川鄉今廢長沙府志湖在益陽縣）鷰雀湖（建康志湖在城東二里周廻二里流入青溪古老相傳今斜橋即走馬橋橋之東有水平閘是也或云今惟政鄉白蕩湖即其地也又輿地志云走馬橋是有鷰雀湖窮神祕苑曰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盌紫玉杯皆武帝所賜也既薨詔置梓宮後吏葬開墳爲閽人携入大航乃有燕雀數萬擊之因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而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啣土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鷰雀湖宋楊備詩平湖岸側見高墳爲土啣來燕雀群鑑面無波天一色此中文藻似儲君。馬之純詩在昔曾爲舜帝墳象來耕作鳥來耘今茲封土麒麟冢乃有啣泥燕雀群玉海冲融侔至性錦江燦爛擬高文區區羽物猶依戀想見人情望白雲）鴛鴦湖（嘉興志一名南湖在縣三里　考證其先闊五十丈深一丈宋從事郎勅令所删定官聞人滋嘗爲僧德輝記南湖草堂云攜李澤國也東南皆陂湖而南湖尤大稽其故復當百有二十頃而其利實瀦水以貸上田灌溉其產則蒲菱芡與鷄頭之屬而解菭味特芳甘膏色凝綠他所無有也其禽則鷗鷺春鋤鵁鶄灣澤而多鴛鴦故名鴛鴦湖或云東西兩湖相接故謂之鴛鴦湖）鸕鷀湖（海鹽縣志在縣西南四十里周廻四十四里二百步）鴉鵲湖（臨川志在臨川縣）鶻鴒湖（澧陽志在州澧陽縣在竇湖之東遇竇湖汎溢匯而爲之或云擲葉河）鴝鴿湖（元一統志在澧州澧陽縣）鯽鯉湖（高郵志在興化縣三十里）鵁鶄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螺螄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鶴龍湖（古羅志在湘陰縣西對江周圍八十里葭荻所產魚蚌所聚遺利足以活貧民有澤梁無禁之風）鵝

羊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雞雀湖（輿地紀勝在泰州海陵縣東）蜂蛤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蚌蛤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鰻鱺湖（玉峯志在縣西北十八里南入於小虞浦北入于江家瀼西亦可入陽城湖）鱖魚湖（臨川志在臨川縣）鰍魚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鱖魚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團魚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一在餘干縣）石魚湖（輿地紀勝在道州有亭亦元次山立名失其處元次山石魚湖上詩序云潓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魚凹處可以貯酒乃命湖曰石魚湖詩云吾愛石魚湖石魚在湖東背上有酒罇繞魚是湖水兒童作小舫載酒勝一盃且欲坐湖畔石魚長相對）鱧子湖（紹興志湖在餘姚縣東北三十五里周八里有土門）鮀子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鴨子湖（維揚志湖在泰興縣湖河之北抵柴墟鎮濟川河之南凡六十有餘里昔可通舟今湮塞矣）鴨兒湖（鄱陽縣志湖在本縣）烏兒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猴孫湖（饒州府志湖在餘干縣一在番陽縣）鶯脰湖（蘇州志湖南去吳江四十五里平望南舊以湖形似鶯脰故名或訛爲鶯鬪其義無取其源有兩一自湖州霅溪東流由南潯至本縣界荻塘出安德橋一自西南湖州烏青鎮爛溪由鶯脰湖併出安德橋入運河分流又作兩路一自南流出曹龍港至汾湖由汾湖出孫塔港入澱山湖而注之海　宋張鎡詩行次鶯鬪湖　震澤忽忽過昏塘漸漸來風高多疊岸船側屢翻盃積草攤漁網踈林聚客桅景逢宜急寫句過恐難裁　再過鶯鬪湖　曉霧濛鴻合山藏岸絶痕浩波吞日去全見玉乾坤　楊誠齋朝天集過鶯脰湖　畫舫如山水上奔小船似鴨避河濱紅旗青蓋鳴征鼓都是迎來送往人　忽聞岸上四雛呼知近吳江鶯脰湖火炬燈籠不須辦使家行住接程途　春來已自兩旬餘欲借春首未見渠烟樹隔湖三十里寒稍依舊向人踈）龍鬚湖（古羅志在湘陰縣北五十五里）龍目湖（鎮江志湖在京峴山秦時所相潤州類集或云梁武帝所相寰宇記梁武帝望京峴盤紆似龍相其左右爲龍目二湖今失其所蠹齋周孚詩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注南徐州記有龍目湖今失其所鶴林寺前山有名明蜂腰者太平御覽梁典曰武帝望京峴山盤紆似龍掘其石爲龍目二湖　劉澄

（之楊州記曰新城縣東有俱山山上有湖湖中有白鵝一隻時時飛來不可常見劉楨京記曰龍目湖秦王東遊觀地勢云此有天子氣使赭衣徒鑿湖中長岡使斷因改為丹徒今水北注江也）**龍背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龍坑湖**（武昌府志湖在蒲圻縣西五十五里）**龍蕩湖**（輿地紀勝湖在江陰縣西七十里）**獺橋湖**（宋楊誠齋詩圩路拌絃白圩溝夾柳青藻明潛撥刺日暖凍蜻蜓只簡新茅店分明是水亭行来惟恐盡覽處不容停）**異龍湖**（雲南志異湖有九曲各有其名在石平州東南周圍一百五十里中有三島一小島名孟繼龍上有蛇虫人不可居昔蠻酋以有罪者流此一島舊立酋寨名小末束其大島名和龍漢人名曰水城和泥蠻酋立於其上寨四圍皆巨浸前一徑僅容足馬天曆鎮兵之變各處皆爲賊兵所陷獨石平守鎮千户朱寶副千户李亨佑率驍騎五十餘人夜至建水宣慰司掩襲僞官復入司所奪印符以歸相此島舊有壘塹可保遂引衆據之後建水新興三軍來合賊率衆攻勢益盛戰舟三百餘艘衆心洶洶有議欲降者亨佑對衆歃血盟曰我等勢窮此方漢人皆爲此曹所害戰亦死降亦死當以死報國有言降者斬衆皆踴躍賊舟將至

城下衆欲迎敵亨佑曰毋急也兵漸逼發砲擊賊連附數十艘從兵進攻斬首三百餘級中食將不繼富民王帑出粟千餘石以給衆城破圍七十日大軍至漢民得保者數萬人云雲南志湖在石平州湖有九里曲一曰研和曲二曰小研曲三曰兀纂曲四曰大朋綠曲五曰小朋綠曲六曰大鍋西曲七曰小鍋西曲八曰位梨曲九曰紅蓮曲源出湖西南二十里兀麽山下注于湖產大魚蓮藕紅菱湖中又有三島其一曰邪和龍居二島之中其二曰小末木寨居右其三曰孟播龍居其左此島多蛇毒遇有罪者法流于此）**馬社湖**（蕭山志湖在蕭山縣東二十五里邑人馬社所築）**馬渚湖**（維揚志湖接張家湖介于太平鄉輻輳鄉之間）**馬田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西）**馬場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馬涇湖**（元一統志湖在崑承湖東南接崑山境去邑四十里廣長各五里父老相傳云舊有就水草牧馬者一夕群馬驚鳴逸入于水故鳴馬驚蘇州府志郟氏書作馬荆及有作馬京者故老相傳昔人洗馬於此馬忽驚躍前足有物色白如帶索遶纏人遽解之流血數升棄所纏物於岸傍有鐵沃盥之者蠕蠕而動倏忽漸長盤若一席衆懼急走而風雨大至震雷數聲此物忽不見方知龍也此與酉陽雜俎白將軍事相類疑傳訛也）**馬騰湖**（松江志輿地紀勝湖在華亭縣西北六十里）**馬長湖**（澧陽志湖在澧陽縣東三十五里武陵圖經志在龍陽縣以人而名）**馬鞍湖**（淮安府志湖去鹽城縣西三十里西村方環二里北流入侍家汲）**馬骨湖**（郡縣志在沔陽州王沙縣東北八十里有馬骨峽楚王牧馬遺骨於此因以爲名唐元和郡國志云秋夏漲春冬涸）**馬腸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馬影湖**（漢陽志湖在漢陽縣）**牛蹄湖**（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東北）**牛腸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牛車湖**（饒州府志在番陽縣）**牛闌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牛橋湖**（江州志州境大川有牛橋湖水入之）**牛草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牛甸湖**（雲南志在北勝府順州東三里源出山半下注成湖周六七里湖中產魚）**羊頭湖**（安慶志輿地紀勝在懷寧東二十五里湖西有小山狀如羊頭因以爲名周廻約三十里）**羊尿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蛇林湖**（饒州府志湖在鄱陽縣）

龜池湖（郡縣志在沔陽州王沙縣西北三十五里）**蚌舟湖**（武昌府志在武昌縣西八十里）**雉城湖**（蘇州府志在崑山上接江湖港浦由大七浦入于海）**鴦茶湖**（山陰志在縣北一十五里舊名汪奘湖郡志不載其名不知何據也）**鴨蕩湖**（郡縣志湖在餘姚縣西南二十里周百畝北有土門）**鴨欄湖**（郡縣志在岳州府臨湘縣北有鬪鴨欄旁爲湖昔建昌侯孫慮鬪鴨于此）**鵲山湖**（濟南府志舊傳趵突泉北流合諸泉匯爲陂塘東抵華不注山北繞黃臺今有限水堤存焉李白有遊鵲山湖三詩見文集）**鵝場湖**（古羅志湖在湘陰縣北三十五里）**鳳浦湖**（定海志湖在縣北七十里）**漁浦湖**（會稽前志湖在餘姚縣西北六十里一名白馬湖舊經引夏侯曾先志云驛亭埭南有漁浦湖深處可二丈漢周舉乘白馬遊而不出時人以爲地仙白馬湖之名由此水經云漁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唐貞元中置湖門三所別於北門置放水塘四百步）**魚田湖**（澧陽志在澧州泰明村）**鶴問湖**（江州志湖在州

上三邑水。白龍東過二石門。輿地紀勝一在德化縣西四十二里。按郡國志陶侃微時喪母。忽有二客來弔。疑而追之。變兩白鶴冲天而去。因名鶴問湖。**蛇口湖**（江州志上三邑水。鶴問湖。與高良等山水過蛇口湖。）**鴨踏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南。）**鷄鳴湖**（慈溪縣志湖在金川鄉。昔又謂之仙鷄湖。任侗脩築今廢。）**鷄啼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狼跋湖**（岳州府志湖在岳州府華容縣西六十里。）**鱸顧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魚流湖**（澧陽志湖在澧州安鄉縣南。）**烏冷湖**（鄱陽志湖在鄱陽縣。）**象蹄湖**（武陵國經湖形如象蹄。在龍陽縣北。）**鳳翎湖**（紹興府志湖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鳥翎湖**（武昌府志在武昌縣南一百四十里。）**鷄冠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鷄頭湖**（臨川志湖在臨川縣。）**鮠口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留龜湖**（郡縣志在沔陽州。王沙縣東二十里。）**唳鶴湖**（華亭縣志在縣南四十五里。周廻五十六里。松江府志唳鶴湖詩。洗蕩雲間路。瀰淪一水深。月光涵露重。遙聽九皐音。）**觀鴈湖**（歸州志在興山縣南五十里。有玉虛洞。三秋之際。凜如九冬。郡守奏其狀。乃於洞之口。置觀鴈湖。李壁經行留題云。溪作玉膏色。洞如天琢成。倩誰呼白鹿。將我上瑤京。）

牧馬湖（會稽志湖在蕭山縣。）**飲馬湖**（武陵國經在桃源縣會溱村。周廻三里。昔馬希範征彭仕愁。飲馬于此。）**落馬湖**（鳳陽國志湖在宿遷縣。昔傳項羽墜馬此處。故名為落馬湖。）**老鸛湖**（山陽志湖在城西。周顯德中世宗別開老鸛河。此其舊跡也。）**猪戟湖**（澧陽志湖在澧州安鄉縣東北。）**蛟洋湖**（延平志湖在將樂縣南百一十里。孤峯絕頂之上。廣十五餘丈。其深莫測。水湧而出。分流二溪。一入本縣。將歸嶺下合石牌場溪。一自崖谷下流入益化大陂。合建泰溪。自竹洲而下。）**尾鵝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高亭湖**（金陵新志湖在城東南三十里。周廻二十里。溉田二十五頃。丹陽記云。王仲祖墓東南一十六里。有高亭湖。周廻三十餘里。）**顧亭湖**（輿地紀勝湖在華亭縣南三十五里。舊經云。黃門侍郎顧野王居此。唐詢詩云。平林標大道。曾是野王居。舊里風煙變。荒源草樹踈。）**族亭湖**（鄱陽志湖見九域志在餘干縣西北水路八十里。王記云。後漢張遐封族亭侯。因以為名。死葬於此。有族亭村。）**邦亭湖**（南昌府豫章志邦亭湖。舊國經云。在新建縣北三百四十三里。湖有神。在漢及三國時能分風上下。或與人交語。聞欒巴為豫章太守。遂不復靈。湖北望廬山。元祐間。秦少游嘗宿於湖還寺。惜竹軒。夢神女遺之以詩曰。不知水宿分風浦。何似秋眠惜竹軒。聞道文章妙天下。廬山對面可無言。舊國經載湖屬豫章故記之。）**團亭湖**（太平寰宇記湖在舒州桐城縣。與白石湖相連。在縣南六十里。湖水發源已具團亭水序。湖中出兩小山亭峻嶮。白石較馬二水相連。遂為團亭白石之號。）**新亭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十里。）**寺後湖**（四明志在寧波府奉化州北五里。）**舍背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角子湖**（郡縣志湖在沔陽州。王沙縣界八里。）**牌子湖**（廬江縣志其港汊之有名者。曰團林。曰雙城。曰王城。曰唇港。曰莞河。水皆斷港。曰馬頭河。可入牌子湖。至盛家渡止。）

戳子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南三十里。）**鏡子湖**（紹興府志在諸暨縣西十里。）**附子湖**（紹興志在餘姚縣北三十里。周二十五里。）**楊子湖**（紹興志在吳興縣北二十八里。舟楫不通。吳興記云。楊子湖出丹陽湖下。共郎閘水分流合于苕水。以其繞楊子湖為名也。）**鄔子湖**（宋周益公大全集壬辰五月癸未過鄔子湖。　萬頃湖光似鏡平。蜿蜒得得導舟行。從來仕路風波惡。却是江神不世情。）**閣子湖**（郡縣志在岳州平江縣北。瀕湖之人。歲病霖潦。多棲屋梁居。故曰閣子鎮。因以名湖。）**飯籮湖**（南豐志在南豐縣東五十里。湖內有水。其深十餘丈。其水四季常清。）**飯匙湖**（臨川志在臨川縣。）**羹飯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羹膾湖**（古羅志在長沙府湘陰縣北四十里。）**斧頭湖**（武昌府志在江夏縣南一百五十里。）**布袋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罾網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曲尺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車網湖**

（饒州府志一在鄱陽縣。一在餘干縣。）車輪湖（郡縣志在荊州府枝江縣。）明鏡湖（輿地紀勝在宣州三十五里。閘五頃。）懸鍾湖（武陵圖經在武陵縣南潭深無底有古槎。青苔衣之。與水升降。旱則鄉民曳動乃雨。）燒錢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張金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高車湖（臨川志在臨川縣。）射的湖（紹興府志在山陰縣南仙人石室下。潭深巨測。）濯纓湖（元一統志在濟南府珎珠泉西。本名灰泉。甘露園記云。中夜至日中爲清泉。日晨至夜分噴出灰。積之成堆。鹹鹵不可飲。今則清冷甘冽。與昔不同。元至正初。憲使珊竹希仁書濯纓湖三字。）金鍾湖（豫章志在南昌府豐城縣西五十里天寶洞上。故老云。萬天師既入長安。武后尊崇之。問以道要。天師堅求還山。武后賜以金鍾玉磬。天師既仙去。遺金鍾玉磬于湖中。至今名金鍾湖。）金龜湖（南豐志在南豐縣五藏巖溪之上游。其湖深沒可五七尋。湖中有一石端伏宛然如龜。而首尾略具。遇旱乾浮露半出。人皆見之。因號曰金龜湖。）金鷄湖（紹興府志在諸暨縣南三里。長沙府志在湘陰縣。）金沙湖（輿地紀勝在蘄州治中。）金鮮湖（臨安縣志在縣東五里。俗傳有龍。其泉與獨山潭通。後因耕者飲牛滌器。而遭於獨山潭。湖今蕪沒。）銅船湖（合浦縣志湖在古廉州西七十里。方輿記云。昔馬援南征。鑄銅船五。其一留此湖。其四過海征林邑。交州記。九真有一湖。去合浦四十里。至陰雨日。百姓見有銅船出水上。又有一牛出湖中。以鷄酒爲祭。便陪獲魚。若不設此祀。則漁得牛糞而已。）銅鼓湖（臨安縣志在縣南太平鄉銅鼓山下。夾山左右有二湖。皆廣袤數丈。其一或涸。其一雖亢旱不涸。）珎珠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臙脂湖（寶祐濡須志在西北十五里。張演閘外。今爲禁水。）腰子湖（饒州圖經志在餘干縣。）父肚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耳毛湖（鳳陽府圖經志在靈壁縣。）長腰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陀背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笑面湖（蘇州府志在吳江。）平頭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灣頭湖（臨川志在臨川縣。）坦頭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鎮頭湖（郡縣志荊州府枝江縣。）順頭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饒州府志在餘干縣。）縮頭湖（輿地紀勝紫平録云。紹興初。張榮任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守。）碩項湖（淮安府志在沭陽縣東九十里。東西闊四十里。南北長八十里。與安東縣海州各分湖三之一爲界。按輿地要覽云。秦時童謠曰。城門有血。城當陷沒。後有殺犬以血塗門。母見便走。水至城陷。今俗呼爲大湖。）澨口湖（池州志在東流縣南三十里。源出禾城山。北流二十里入湖。又三里入大江。其灘口淺澨。因名焉。）腦口湖（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澧陽分界。）五丈湖（郡縣志壽昌縣在武昌府郡東八里。舊曰南湖。太平御覽引武昌記曰。長湖通江。夏境有水。冬則涸。于時靡所產植。陶侃作堤以遏水。由是水常不竭。因取瑯琊陽湖魚菱以着湖內。菱甚甘美。異於他處。所產鮒魚乃長三尺。永嘉初頹破。大守褚裒之修復。尋又朽壞。魚菱不復蕃息矣。臧質敗走南湖。以荷自救。即此湖也。水經注云。江東得五丈口。則五丈之名亦古也。今湖有小磁之目。即水經注又得次浦者是。）五重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東北八十里。）五葉湖（元一統志在江陵縣。荊南志云。昔湖側有土人張被五葉同居。因以爲名。江陵續志云。監利亦有五葉湖。）五升湖（臨川志在臨川縣。）五碧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五塘湖（郡縣志在武昌府咸寧縣北一里。）五步湖（無錫志其湖去州東北七里。天授鄉東西二十里。南北一十里。南條記云。五湖其源濁而流清。溉田百餘頃。或云即陶穀所隱之處。梁載十道四蕃志云。漢末錢塘縣陶穀有道藝。隱居五部湖。時大旱蝗。太守奉印綬請爲無錫令。穀退而嘆曰。郡界有災。安得懷道而不救之。到城脩六事。行損災之術。三日雨。蝗盡死。穀乃遁去。今此湖背塞爲良田。惟所經之道稱五步塘。今之塘所即其地。）五瀉湖（大德毗陵志。郡治東北一百四里。無錫北一十四里。發源自上湖。北經江陰晉陵兩界。以入大江。）七里湖（武陵圖經其湖在桃源縣七里村。產菱有異味。昔楚平王嘗採以餉秦。故旁有採菱城。城有採菱堂武陵　按沈林子斬郭亮之子七里澗。即其所也。語在採菱城條。沈約傳

（輿地紀勝離軍城二十七里）三角湖（淮安府志清河縣有三角湖去縣西北八里東西闊一里半南北長七里）三姑湖（葆光錄詳山在海中有廟其神傳是隋煬帝山高峻內有三湖名曰三姑菱芡鳧鴈鸂鶒鴛鴦之類志有）三岡湖（金陵志在城東六十四里周廻一十里溉田八十頃地有三岡俯臨湖側因名）三城湖（金陵新志其湖在城西南七十三里周一十五里中有三小城因以名之）三塔湖（溧陽志一名梁成湖在縣西七十里周十八里西南與昇平湖相接張舍人孝祥詩湖頭三日風及樂府問訊湖邊春色皆指此）三陽湖（沔陽州志在州之西五里按方輿勝覽云東曰朝陽南曰南陽北曰水陽故曰三陽）三义湖（紹興志其湖在諸暨縣東北五十里）三臺湖（德安府志在應城縣西南四十五里）三塘湖（古羅志湖在湘陰縣南四十里）九鯉湖（莆陽志其湖在興化縣西南四十里舊經云兩石之間石底徑兩里許平遠如削上下三漈源流甚遠春水時至循漫于其上有石如煙突水匯流其中跑跑汹汹瀦為湖深不可測復奔流下漈即萬仞之壑為魚龍蛟螭之宅水落石出其石底有似枅者似窪者似臼者其大者又如鼎鑊不可以數計每一穴則兩竅並立其中各相關通又於泉竅中迂回虯曲泉脉亦相流屬雖不雨水亦不涸歲旱有禱於溪南隱隱然若有聲一日聲不止乃雨驗也昔有何氏兄弟九人於此煉丹丹成乘九鯉仙去初不知年代今碁枰藥爐丹竈尚存有臺曰湖光下瞰湖宋王君實朧軒集題九鯉湖（明游洋勝境也有九龍遲仙人丹竈至今存焉舊傳有巨鰲隱其中）仙人蜉蝣幾經年山水勝處今依然長驅九龍叱雷電高跨九鯉升雲煙武夷九曲此幻相靈砂九轉成丹鉛黃鶴白犬得一舐翩翩高舉紅輪邊我家去此可三舍欲識仙竈無因緣竭來乞取方匕劑要使凡骨立能仙群仙騈頭顧我語笑指巨鰲在深淵覓丹他日來未晚且與一釣六鰲連劉後村集九鯉湖詩（凡是）龍居處皆難敵此泉下窮源至海上有穴通天小派猶成瀑低峯亦起煙莫疑乘鯉輩能住即能仙）四龍湖（元一統志湖州府安吉縣東二里曰四龍湖有灌溉之利四龍四鴿飛起煙雲鬱然化為四龍而去因為湖名）四望湖（太平寰宇記其湖在濟南府歷城縣西二百步其水分流入縣城至街宅與孝感水合流入州

城西去四衆合流）四角湖（紹興府志其湖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四溪湖（臨川志在臨川縣）千金湖（沔陽州志在州之南一百五十里紹興志在餘姚縣西北六十里周十五里西有土門）千頭湖（天台志在臨海縣南二十五里唐黃巢亂寇黨徧江浙有丈姓盧姓者率里人與賊死戰一夕手刃千級棄于湖水故名）千里湖（溧陽志在縣東南十五里晉書陸機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南史沈文季云千里蓴羹豈關魯衛皆指此地也至今產美蓴俗呼千里浲與古縣浲相連或說千當作芊未當作末千末皆有文也下即秣陵大抵縣境產蓴多且肥美藏蓄可以致遠）千人湖（太平寰宇記在泰州興化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故老傳云隋末有千餘人避難於此得見太平因號千人湖凡有八湖在邑界）萬歲湖（鳳陽府圖志其湖在天長縣西三里宋太祖征揚州駐蹕其地縣人迎呼萬歲故名太平寰宇記云在城西二里方圓三十里昔周世宗駐蹕于此民因山呼因以為名焉南豐志其湖在州東門外一里今易名曰夐翠）萬安湖（宋張舜民郴行錄壬辰次虹縣當為紅漢書所謂紅陽侯立是也訛而不改遂謂虹城北有湖水廣袤十里蒲魚之饒周給鄰境煬帝幸江都賜名萬安湖比晚與辛大觀以小舟遊定林寺後遂絕湖心可十里至小洲有民居三兩家雞犬籬落四面渺茫過江渚既歸佚都監蘇育供奉問郴州土風云泗州志宋朱弁字少章紹興十三年自雲中奉使回遂件至虹縣以舟入萬安湖有詩二首　萬頃玻璃一葉船衡廬曳藻入蒼烟　又云雲中六閱食無魚清夜時時夢斫鱸離汴未踰千里道度淮先泛萬家湖）百萬湖（廬州府志其湖在無為縣東二里明遠樓之下舊志曰明遠樓在楚澤門上與群山觀相樓下臨百萬湖王公蓮亦曰灃臺之下湖名百萬地接兩州（謂和州也）故滿雜端詩云城外湖光百萬頃城頭軒檻對湖開可以想其近在目睫矣數十年前歲以旱告始有築圩為田於其中者積漸茸塞竟成阡陌併其名沒焉（舊志所以不書）今聞之土人乃僅指上三溪下三溪接連泥汉耕江等水瀦蘆蕩以為湖其意蓋諱近城湖面之為田恐官司講行開掘則有不便者耆以北山紀事攷之（紀事云無為西南北三面平陸唯東一面臨河河之外則大澤古名百萬湖言其廣闊不可以頃計也瞻望建康太平池和四郡如在目前自來豬水未闊以為田也近歲苦旱澤多乾涸悉）

民逆築圩畏之而田其中向遇水旱澤中富茭攜蒲蘆鐵民取之可以充食今既為田不可復得向年城下水滿舟船取道以行通達無礙設有緩急易於逃竄今河流灣曲若名奔命走眾舟相遇必至摩碎況湖水無其地每歲梅潦不得時泄古來諸圩去河遠者往往潰決不可捍禦良田萬數悉為深淵其為民害反不淺也令人感慨今田為制司屯耕非獨民不欲開官亦難之若論大計所關當有勇於任責者矣寶祐濡須志王遵作百萬湖詩二首臺下瀰漫百萬湖叢生萑葦伴菰蒲自從圍作民田後每遇凶年一物無農人今歲不施功漫撒田中穀自豐極目黃雲無際限只將晴色望天公

百頃湖

（成都府志相傳唐人所鑿周圍三四里）

百花湖

（洛陽名園記湖園在唐為裴晉公園園中有湖湖中有洲曰百花湖）

九尾湖

（元一統志在折鄉縣西南七十里）

雙女湖

（元一統志其湖在東莞縣東南一百里舊圖經云昔周山有雙女陷湖歲月綿邈每至晴霽湘中有雙鯉長丈餘）

雙碁湖

（紹興志其湖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

半湯湖

（酉陽雜俎在句容吳瀆塘其湖水半冷半熱熱可以瀹雞皆有魚魚交入輒死按）景定建康志曰半湯湖所引與地志及南徐州記與上大略皆同蓋即今上元湯泉也又按金陵志曰湯泉有二一在上元湯山近僧寺人多往浴一近下蜀鎮及東陽有溫泉數鑿地僻人少知之地屬句容

東錢湖

（四明續志其湖在鄞縣東鄉二十五里一名萬金湖）以其為利重也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慶經濬治周回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堰凡七曰錢堰大堰莫支堰高湫堰栗木堰平水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而啓閘而放鄞縣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茭葑葑蘆荷芡滋蔓不除湖輒堙塞宋淳熙間請于朝大浚之嘉定間提刑程覃攝守指緡錢置田收租歲給濬治之費寶慶間尚書胡榘守郡請于朝得度牒百道米壹萬五千石又濬之猶懼其無以繼也奏以羸錢增置田畝令翔鳳鄉長主之分漁戶五百人為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茭葑之生則絕其種自此凡十六年不舉湖之政淳祐壬寅郡守陳塏歲稔農隙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之多寡聽其求售茭葑給錢各有攸司入國朝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為淺淀請以捺田若干畝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司追斷復為湖延祐新志所謂欲塞錢湖此其漸也至正間因鄉民告有司舉行淘湖拘七鄉有田食利之家分畝步高下標撥湖葑

隨田多寡闊狹俾浚之積葑于塘岸然宿葑春泛冬沉次年復生則有司所行為具文爾近年重修嘉澤廟有灌壹之異茭葑向春不泛荷芡蓴蘆生之者鮮然未足恃也但大旱之年放水湖下一舉而涸固知其積淤年久蓄水至淺東鄉河道又皆淺溢舊稱一湖之水可滿三河半今僅及一河而竭是可憂也又況職守者不謹啓閉碶閘傍湖土霸通同漁戶每於水溢之時乘時射利私自開閘網魚洩水無度沿江堰壩又失修理日夜傾注于江防旱之策果安在哉此農事正官所宜究心者觀於古今之盡其職者幾人焉寧波府志東錢湖縣東二十五里一名萬金湖以其為利重也在唐曰西湖蓋鄞縣未徙時湖在縣治之西也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宋慶曆濬治周廻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錢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啓閘而放之鄞定海七鄉之田資其灌溉茭葑葑蒲荷芡滋漫不除湖輒堙塞淳熙四年魏王鎮州請于朝大浚之是年二月七日准南書省劄子為魏王奏云明州濱山帶海山高於田田高於海水有所洩每歲不苦水而苦旱前古因山形有不合處築為長短塘受澗谷之水七十有二流束錢湖亦號萬金湖唐天寶中令陸南金益浚而廣之其長八十里灌田一百萬餘頃至天禧中守臣李夷庚因舊廢址增築堅固自此七鄉之民雖甚旱而無凶年慶曆八年縣令王安石重浚湖界嘉祐中始置碶閘至治平九年復修六堤立陸南金李夷庚之祠於堤嘉歲久發壞至紹興十六年邑民懷思舊德復修祠宇塑神像皆有遺跡及碑刻可攷惟是自治平元年至今百有餘年湖復湮廢茭葑生之至二萬餘畝瀦水不多舊年於湖內取水灌注田畝一歲凡三次今止放得一次不能遍及郡人病之乾道五年守臣張津乞開茭葑得旨依奏趙伯圭踵其後遂知縣楊布量步畝計徒庸當用錢一十六萬五千八十八貫米二萬七千六伯四十八石工役至大費用不貲以故中輟皆有案牘可攷自臣到任恭承前後所降詔書旨揮具修水利今年四月據知鄞縣事佑拾乞開東湖委長史莫濟司馬陳延年相視基址詢訪湖邊父老以及士大夫皆以為當開遂委官量畝步實數具奏以聞在法農田水利並以食利衆戶共力修治今是民間出財陛下聖慈戾念黎庶為之出內帑會子五萬貫義倉米一萬石臣仰體聖意凡用竹木支犒賞般運茭葑並用本州錢以佐其費緣其地界闊遠分作四隅差官董役復選擇上人有心力者相與糾集令莫濟陳延年往來監視計開葑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三角一十六步

至十月三十日已蒞畢事。但緣運已開茭葑。增廣塘岸或積在山坳。更須月餘方得淨盡。民間見百餘年積弊。一日掃除。無不引手加額。稱頌聖德。臣亦欣忭踊躍。良自慶幸。臣本州官吏。除長吏莫濟。司馬陳延年。已蒙聖恩除職外。其餘提督官以下委有勞効。欲乞睿旨。許臣開具保奏推賞。庶幾為民興利之官。有所激勸。癸聞事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今開具下項。保明是實。伏候聖旨。二月七日奉旨姚佑減三年磨勘。陳公亮。潘粟御錢篕。林泌。司馬望。顧仁度。顧仁俊並減一年磨勘。許常和。顧仁智。顧仁興。陳觀禮。令明州於今年各人戶下合納官物內量與減免。張允迪。周徽。許質。於本州錢內摘撥一次。然當時所除茭葑。未出湖堤。既復填淤。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捐緡錢置田收租。欲歲給濬治之費。朝廷許其盡復舊址。劉子切見慶元為郡。瀕海近江。並無陂塘。全仗東錢湖。及廣德湖。它山水灌溉田畝。廣德湖久矣成田。餉水軍不敢復議。它山之水漲。則從堰入江。餘悉分入杖港。通舟蔭田。每歲四季。須當淘沙閘淤。能無礙。所用和雇人夫一歲當一百貫文。本府見行用錢一千二百餘貫置田四十畝。委鄉官收掌。縣丞提督。遇年充雇夫之用。更不擾民。惟有東錢湖為民利甚博。湖面闊約十萬畝。灌田一百萬餘頃。爾後茭葑湮塞。向者郡守陸告朝廷。陳乞錢一十六萬有餘貫。米二萬七千有餘石。雇役民夫開浚茭葑。未蒙允可。魏王判慶元日。復行申奏。蒙旨出內帑五萬緡錢。倉米一萬石。本府均官民戶有田之家。出人夫器具。又差撥水軍同共般葑。積於湖中。候有水方行般載。暨有水之時。欺罔官司。將葑復行平攤在湖。徒費錢米。無補纖毫。其時茭葑尚少。今乃不然。民間因茭葑之漲塞。並皆計嘱請佃。或恃強侵占為己業。種荷裹田。今則湖中之水。適舟如線。夏初缺雨。叢開湖閘。灌田無多。幸而朝廷祈禱即應。遂得一熟。士庶陳述利害。覃同通判親往相視。委實湮塞。若欲科率民戶有田之家。畝頭出錢。則搔擾尤甚。復差水軍。非徒無補水利。且妨教閱。覃區區管見。不可求速。效當磨以歲月。合置田一千畝。每畝常熟價直三十二貫。官會計錢三萬二千貫。每歲得穀二千四百餘石。如義倉例。輪委近鄉等戶物力最高者掌管分在近湖寺院安頓。每歲農隙之時。許民間割取淤葑。計船之小大。論取葑遠近里數。葑之多寡。立為定則。酬以穀子。一年會計可以運二萬餘船。若能去二萬餘船葑。則可豬二萬餘船水。年年開濬。水利日廣。十數年之後。必可復見舊湖基址。諸鄉之田。雖旱無憂。若或坐視不早為之計。它時慶元之田。既無水利。可惜。則與仰天小田等耳。利害曉然。不敢縈述。覃備員攝郡。搏節浮用。徑備上項三萬二十緡。責付等戶。一面置田條畫規式。置立版榜。但其間除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錢堰四處。舊有荷池。許留栽種。見委縣丞縣尉置樁釘立界至。存留外。餘外盜種強占。或有已聚成田。並合開掘。如仍前盜種強占。不以官民戶。定行追治監賞。覃切慮所立規模。今年置田。來年收穀。農隙興工。後年田家方得其利。如是則來年缺雨。農家豈不利害。覃今再備錢三千餘緡。糴穀二千餘石。一面收買淤葑。庶幾向後可以傚此施行。事大體重。若非朝廷力賜主盟。它日必有復萌侵占者。妄行陳乞更改。伏望特賜敷奏。行下本府。常切遵守。不許妄持上件穀子。別有移用。如違許民越訴。照常平條法施行。伏候指揮。九月十九日奉旨依所申事理施行。其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錢堰四處荷池。亦仰一體盡行開掘。仍出榜禁戢。今後不許復有侵占。如或違戾。仰本府追人根勘。具情犯申尚書省。內命官取旨鐫責。其官民戶。定重作施行。而後來有司奉行不虔。田租浸移他用。湖益湮。寶慶二年尚書胡榘守郡。請于朝。得度牒百道。米一萬五千石。又濬之。劉子切見本郡負郛膏腴。連亘阡陌。勸農之政。莫急水利。鄞縣七鄉。歲不告旱。所資以為灌溉之利者。惟東錢湖。湖面闊十萬畝。周廻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水。所歸水盛可瀦。旱乾則放。凡湖下之田受灌溉者。百萬餘頃。年來茭葑障塞。官司失於開淘。以致水面日狹。積水浸少。今年春夏之交。偶闕雨澤。委鄞縣丞常從事前去開閘放水下田。據稱止放一二板。而湖水所存已無幾。若因循度日。不行經理。深慮浸致湮淤。坐失水利。委涉未便。契勘昨來提刑程覃來攝府事。嘗創立開湖一局。撥府三萬二千緡。欲買田一千畝。歲收租穀貳千四百餘石募民歲取茭葑二萬船。可添瀦水二萬船。遇以數十年。東湖之葑。可以盡去。然自置局之後。有司坐視。不曾買舉行。已買之田。歲收租穀。未免應副修路之用。未買之錢。見樁留于庫。不曾買田。今湖面茭葑。日生月長。無有窮已。根株滋蔓。日吞水面。昨因士民有請。某即躬親前往相視。繼委通判蔡奉議重行檢踏。據蔡奉議申。五月二十六日。躬親前去。是日自錢堰等處。先登二靈山。一覽盡見積葑充塞。殆十之八九。惟上水下水與梅湖三節。組存水面。既已得大略。更亟易舟前邁。令舟人以竿刺水。步步攷驗根株之下。虛實相半。最深淤處。不過數尺。葑積歲久。勢雖浮上。根實附下。其間又雜茭葦。彼此麗屬。重以荷荇萍藻之類。生生無窮。異類同叢。其近山岸處。積湮更甚。亦有因而為塍。漸成畎畝者。及詢問父老。審訂事宜。皆云東湖自魏臨鎮之時。申請浚治一次。今踰四十年。有司未嘗過而問焉。失今不

淤如以數年茭葑根盤水不可入雖重施人力亦終無補會稽之鑑湖蓋可監也倘蒙有司申請開濬則湖下兩縣田業可以藏手灌溉之澤湖上田里漁戶可以日獲錙銖之利況今一出其誰不然且魏王開湖之始役無資於民兵功具舉於永農故事立就其後有司非不念此而廢於因循或牽於事力或生視不治或粗舉無益因循積累至於今極矣至於所用日時必雖於農事之隙八九月之交水勢稍退興工併手則民有餘力官無峻期或伸或縮惟吾所命實為至便今條具到月工次第下項　一合開濬東湖以興水利勢須先去茭葑併其根株然後放乾湖水以去淤泥應民間濬既深可以瀦水灌但工役頗大不易推舉今當以序而為之然後水軍則用生券或募民夫則用雇直契勘昨來魏王開湖因錢米不給頗有擾民今要當斟酌使公私俱便乃為至計擬於八九月閒先用水軍人船戶去茭葑然後於十月內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工夫人力以助有司應事可以輸集　一契勘昨來魏王開湖既畫未遂盡善頗有遺恨所聞茭葑積於湖塍候有水用船運去洎至水生用人船般運乃多為歎周將茭葑平撒湖中復至湮塞水面徒費錢米無補纖毫今者用工不可又蹈前轍然湖際四山少有可積葑去處若即用舟般運尤為重費衆議今當聚茭

葑於淤泥築為一埂可以盡除茭葑之根株可以便民旅之往來但昨者衆議欲自月波寺築至二靈山橫絕渡湖延袤八百餘丈功役尤大不可今者之議欲自卸家山築至楊家山頭三四百丈工役減半可以舉行　一東湖植荷民徼利所至皆是未免少水或者乃持荷可養水之說而不受淤泥曾不知水淺則荷盛水深則荷萎理之必然所易曉者昨程提門嘗申請不許民戶種荷已蒙朝廷行下盡令屏除今未十年荷蕩已占三之一茭葑因占三之二今若濬湖勢須盡行屏去自後不許種植荷蓮仍乞朝廷檢會已降旨揮施行如或違犯許人陳首追人根勘具情犯申尚書省內令官取旨裁作施行　一合濬湖必當放水先須修整諸處碶閘放運河之水以入于江然後放東湖之水以入于河河水瀦蓄稍多廣數湖田之民來春不失灌溉之利右件開湖事條列在前本府除已置開湖局委通判蔡奉議範光提督官外望朝廷給降度牒一百道支撥常平義倉米二萬石下本府添貼開淘東湖支費東湖畫圖內已貼說築埂之路與前此不同並於風水無妨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旨揮九月二十一日奉旨並依所申令浙東提舉司於常平義倉米內支撥一萬五百石及令封樁庫撥度牒一百道付本府每道作八百貫文變賣並充開湖使用務如法開濬經久流通毋致積泥再有湮塞仍仰本府常切覺察嚴立賞榜今後如有官民戶寺觀復行侵占并種植荷蓮違戾之人許人陳告即仰將犯人送獄根勘具情節申尚書省命官取旨揮重行斷黜餘人定行決配仍具已開掘次第及用工役錢米帳狀申省下提領封樁庫所浙東提舉司各照應施行

十月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七鄉之食水利者助役各給券食祁寒輟工明年春夏之交役再舉農不使妨耕兵不使妨閱募漁戶徭畢之十月七日告成詔勞功有差（提督官通判蔡範特與升擢差遣一次總管鮑宗元特令再任路分呂純仁特減三年磨勘準備將孫茂王就各特轉一資白茂王茂特與補守闕進勇副尉紹定元年正月十八日省劄）尚書猶懼其無以繼也奏以羸錢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七緡有奇增置田畝合舊穀碩俾羸三千令翔鳳鄉長顧泳之主之分漁戶五百人為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茭葑之生剗絕其種立管隅一人管隊二十人以轄之府縣丞以時督察有旨悉如請仍命提舉常平司董其事即闗山立烟波館天鏡亭郡人寶文閣學士史彌堅記自此不雜葑者十六年歎無湖矣淳祐壬寅冬制守陳塏因稔歲農隙命制幹林元晉僉判石孝廣行買葑之策不差兵不調夫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交葑給錢各有司存初

至數百人已而稗舟農艇至者日千餘可見遠近響趨向也淘湖所收率以佐郡家支遣至此方全為淘湖之用　紹興五年明州守臣李光奏明越湖尋溉農田自慶曆中始有盜湖為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嚴立法禁宣和以來王仲薿守越樓异守明翔為應奉始廢湖為田自是歲有水旱之患乞行廢罷盡復為湖始江東西之圩田蘇秀之圍田皆當講究興復詔逐路轉運司相度聞奏乾道五年守臣張津言東錢湖容受七十二溪方圓廣闊八百頃傍山為固疊石為塘八十里自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國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修之中有四閘七堰凡遇旱涸開閘放水溉田五十萬畝比因豪民於湖塘淺岸漸次包占種植菱荷障塞湖水紹興十八年雖曾檢舉約束盡罷請佃歲久茭根蔓延滲塞水脉致妨蓄水兼塘岸間有低塌處若不淘濬修築不惟湮失水利兼恐塘埂相繼摧毀乞候農隙趁時開鑿因得土修治埂岸實為兩便從之　元杜國英詩東錢湖　地匯東南秀氣多水涵一碧浸星河迢迢山勢圍霞嶼淡淡烟光罩月波十八里來平似鏡兩三船去小於梭當時不立廢田法截作農疇種稻禾

東田湖

（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東長壽村）

東泉湖

（紹興志在餘姚縣南一十五里）

（周十畝。）**東灣湖**（臨川志在臨川縣。）**東亭湖**（桐汭志在朝陽門外三十里。按祠山顯應集，張王始）於長興縣順靈鄉，役陰兵導通流，欲抵廣德縣東。自長興荊溪鑿河，俗呼為聖瀆。仍於岸側先開一浴兵池，方三十餘畝。尋廣聖瀆之岸，迤邐而西，志欲通津於廣德。復於後村畢宅保小山之上、楓木之側，為掛鼓壇，鳴鼓則餉至。功未遂而適於橫山。今聖瀆之河涸為民田，歲富倉箱，其利尤博。浴兵之池為東亭湖，灌溉瀆湖之田僅萬頃，菱蓮間歲不種而生。至於掛鼓壇，猶不敢栖，蛾不敢聚。宋喻良能詩過東亭湖　籃輿詰旦過東亭，日出烟銷十里平。翠袖舞風菰葉寒，紅妝照水藕花生。恨無釣艇浮深碧，賴有吟毫賦曉晴。歸對老人誇勝賞，從今不數鑑湖清。**東臺湖**（郡縣志在德安府雲夢縣西北一十五里。）**東網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東賀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九里。）**東索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東西湖**（鳳陽府圖經志在鳳陽縣北。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郡國志在常州晉陵縣東，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嘗訟陂，見一少婦人衣青衣，呼之。初懼，疾走顧視，婦人乃自投陂水中，即是一大獺。驗其衣，乃（艾製耳。）**西景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五里。）**西溪湖**（紹興府志在上虞縣西南五里。古有隄岸七里，）又名七里湖。上受三十六溪澗之水，東置一閘，北閘三，從皆泄水灌溉本縣三鄉之田，包納湖西水利，起賦至重。元劉仁本集西溪湖題詠序　西溪湖當虞邑之西南鄙，環堤以里計之，蓋四十有五焉。水利之奪於豪者既復，田賦之輕重偏負者既適均，瀦漭塍埧閘與夫矩度之防範者既周以寧。余嘗為紀泳澤亭以著民情之忻懌不忘矣。乃至正二十有二年春正月，其鄉老有章志安率若干人持繪帙踵門而告曰：西溪湖之利病，殆將百年弗治。今一旦得參政方公撥轄尹上下詢謀志心臣濟，俾吾農民利其利而樂其樂，誠有如子記言「春而耕歌於斯，秋而飲歌於斯」者，不徒曰感嘆而已。蓋即吾溪湖勝景有入焉。昔敎翁陸先生嘗標題之，今將極其想像，擬諸形容，協諸情辭，見諸謳詠，使有引考，猶觀河洛而思禹功也。敢請序諸卷首。按圖，湖之東阻長者山，山麓新作祠堂，崇為泳澤亭，仙人魏伯陽金丹井在山後。湖光情嵐，氤氳縿轕，相為盪摩，然以水之朝會於此，築版閘時其蓄洩。西陸則瑞山屏迴，回巒疊巘，當夕曛返照，蔚乎紫翠。稍南為周岙，雄踞若獅子狀，秋月揚輝，倒影浮光，湧躍金璧。又南則坤峯

特出，嚴冬積雪，圭璋交炫，駛入湖間，澤瑩漣潔。自西而北，匯塘巨浸，水源春發，揚波激浪，散入溝塍，以灌以溉。凫鷺之翔集，鱗鰭之游泳，藻荇蒲菰菁菁旆旆。又防其淫溢，吏別為石閘以限之。而湖心二培塿委曲，蛇蜒斷隄連橋，烟柳濯濯，春和可掬。凡此者，四時之景不同，而皆足為湖之助也。至若樵唱吚鳴，牛羊蒸析，出沒乎雙溪之上；漁歌欸乃，鳴榔往來乎任判兩涇十二里塘之滸，其樂槩無盡也。噫！往者湖墮為弃，而民受其害。茲當擾攘艱阻之際，而能拔蒙雍蔽，均田薄歛，克集膚功，先憂其憂而樂其樂，特貽永久。君然者，人人所喜聞而飫道，故嘉其請而為之述，且以勵於後之長牧焉。童氏家業儒，七世居溪湖上，蓋始終湖事而孚信於其鄉人者也。宋張侶拙軒藁西溪湖　杭州西湖天下無，東樓複閣成畫圖。中宵與客買舟去，千金間亦呼名妹。自言此游有真樂，月明星稀飛林烏。珍殽旨酒雜樽俎，水精之鱗盤橫鋪。光陰鼎鼎暗中去，事業泯泯紙上拘。蘇仙在郡情甚適，君復居山身頗擢。英風既往不可作，蹤跡勝槩生荒蕪。空留濃妝淡抹句，思士久況反長吁。今豈有溪名西湖，我來適當夏之初。萬荷疊疊風捲翠，郡山隱隱雲依俙。岸頭有亭翼然立，明秀拱挹美且都。名園花卉憶靈運，古洞深邃棲仙姑。月當下弦遊閒鏡，高燒銀燭行氷壺。君不見水利及人居第一，焉整勿學白圭術。元劉仁本詩過上虞西溪湖二首　千頃湖田百頃陂，波光山色水相依。蒼烟釣艇漁歌起，野水人家燕子飛。培塿蛇蜒青不斷，池塘楊柳綠成圍。數聲牧笛雙溪外，煞路牛羊下夕暉。湖田漠漠上虞鄉，蘙蕩陂塍復舊疆。九十九溝春水滿，一重一掩岸花香。山翁布穀催東作，泥馬移秧過別莊。慚愧省耕非我地，遲歸猶坐野人航。**西港湖**（沔陽州志在州之東南九十五里。）**西泉湖**（紹興志在餘姚縣西南一十五里，周七里。）**西陵湖**（輿地紀勝在蕭山縣西十三里，後易名西興。謝惠連在西陵遇風寄康樂詩，東坡詩有為傳鐘鼓到西興之句。）**西城湖**（溧水志過永豐入西城湖。連山明渼煙雲中，霏微小雨吹晴空。湖波不動鏡湖碧，藕柄入稻間鮮紅。挐舟直過茗花東，屬王鷺眠兩飛起。忽看茅屋古柳灣，牧子騎牛渡灘水。）**西洋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西堡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東五里。）**西漥湖**（武昌府志在武昌縣東七十里。）**西臺湖**（郡縣志在德安府雲夢縣之黃城村。）**西宗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西干湖**

金陵新志在城東五十里周五里溉田五十頃長樂崑崙墩之西有村曰西干其側有湖因名 **西施湖**（紹興志在諸暨縣北四十里） **南碕湖**（桐汭志在建平縣西南四十里廣袤百餘里廣德建平之水皆匯焉入丹陽蕪湖達於大江九域志作南碕湖俗呼為南湖） **南塘湖**（紹興府志在上虞縣西北一十二里） **南霸湖**（永豐志在縣東五十里廣二十餘畝） **南壠湖**（臨川志在臨川縣） **南汊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南葉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南上湖**（臨安志在溪南五里塘高一丈四尺上下各廣二丈五尺周廻三十二里二十八步與下湖相接） **南下湖**（臨安志在溪南舊縣西二里六十五步塘高一丈四尺上廣一丈五尺下廣二丈五尺周廻三十四里一百八十一）步舊志云按輿地志後漢熹平二年縣令陳渾修隄防開湖灌溉縣境公私田一千餘頃所利七千餘户歲久塘圮唐寶曆中縣令歸珧重修百姓祠之立石為記舊有歸府君廟是也唐地理志亦云餘杭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歸珧䈕餘杭築甬道西北大路高廣徑直百餘里行旅無

山水之患宋朝以來縣令主簿並以管幹塘岸入銜任滿無損者有賞故隨時修築熙寧中因水衝激其岸漸低紹興中縣令李元弼率民築高三尺州又差捍江兵士及濠寨官助之塘漏則以藁為筍捍護得免者屢矣南湖之塞最為本邑利害父老傳云慶曆以前歲調夫開湖其後不復修治遂致湮塞又南湖東南嶽廟之側有石橋橋五畝塍二處皆陳王遺蹟父老云昔湖深水低則引兩湖之水由此入安樂鄉其塍上下各闊丈餘後湖湮塞欽德招德兩鄉之民侵湖成田梅月連雨必苦大浸欲其快於流洩於是塍與橋毀弗修宣和中知縣江袤躬訪利害紹復前績民賴其賜縣丞成無玷嘗作水利記以紀其功又作五畝塍銘刻之鳳凰山石紹熙甲寅歲漕黄黼重修　慶元丙辰正月記事徐安國為之記　水利記曰苕水發源天目經兩郡六邑以入于具區六邑者二當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經三邑處其下流水勢奔放不可為力餘杭界其間襟帶山川地勢平衍當苕水之衝洪流歲常一再至久雨或數至倏忽瀰漫高處二丈許然不三日輒平其為患雖亟除而難測以禦也故隄防之設比他為重使是邑也無隄防則野不可耕邑不可居橫流大肆為旁郡害故餘杭之人視水如寇盜隄防如城郛旁郡視餘杭為捍蔽如精兵所聚控扼之地也東漢熹平中陳公為是邑始築兩湖以為水溪者曰南下湖環三十四里並山者曰南上湖環三十三里洪流從高赴卑其勢悍甚得所謂石門函者則折而匯於湖既就寬平其暴必殺溪流紆餘徐引而東湖之水洩於南渠河河流而東接東溪五福渠之水以入于吳興其派别而北者為黄母港十二里與苕溪會於其會處節以石埭曰西函溪流方漲則閉以固東鄉之田俟其稍落則啓函以走渠港之潦下田亟乾水不儲浸若旱甚亦啓函以灌溉膏腴千頃餘無水旱號為沃壤衣食萬室出賦輸無慮萬斛而計其為旁利又倍蓰也其為塘岸規模甚工得周官善防之意歷年寖遠溪湖皆高隄堰墳圮水或逆行漂没廬舍西函既自踈罅守者貪賂竊啓以渡舟水因大至官趣救目前遂塞之以弭患自函之塞十歲九潦民日益困土脈沮洳殆成棄地今大夫江公以宣和四年夏來臨此民屬兵火之餘視民瘠甚為之惻然思所以振之者徧諏耆舊得溪湖利病甚詳民以厭患於隄防來告大夫曰民困困吾不忍若屬然用君請也是將永逸之報幸朝廷寛恩無他賦役備豫於暇日不亦善乎乃以是年冬庀工賦事民驩趨之始於西函次五畝塍次緣湖之岸當溪之衝者曰紫陽灘尹家塘次護郊之隄曰中隔塘次緣溪之岸當西函之左右者西蹢

明星瀆東接廟灣之塘次上湖可洩者渠河受水處曰石橋橋次緣溪之崖當石門函之左曰閑林塘南岸皆全矣凡北岸之塘與南對脩由西門之外曰五里塘西山之横隴當溪之衝者曰龜塘及東鄉之外盡十四埧之防一皆閘治於是决渠之岸無偏強之患其下流遠郡與錢塘接境之田犬牙綺錯而塘在吾邑者曰廟灣曰許家埧曰芡蕩曰塘口曰唐潭曰化灣與其西岸石瀨曹橋之間十餘埧之岸亦皆增葺凡隄防之設西函鉅為最大夫躬勸相撫循之以記役雪霜風雨往來暴露車殆馬煩徒御疲劇而大夫踐履泥塗臨視指顧蚤莫不懈忘疲與瘁民知其為我勞也亦忘其勞嘗大雪與民約日齊而來民莫肯去凡函之制田受其利而頗加以巧思安以養勇不動之心期以悠久不息之誠應於人而驗於物工師殫其技役夫敏其力堅厚精緻巖巖山峙經始十二月甲寅落成於明年三月己巳其高七仞其厚一百三十丈兩涯橫敞其中啓閉處小陿從陿度敞相去尋有半加膚寸焉故石之工九百七十役庸萬有六千三百用緡錢四十三萬皆函下之氓計畝樂輸足用無龢不懇于素函成逵通縱觀愕眙歎服諸儒為文若詩以紀頌之自餘隄防由東塘而上分委邑佐董之各因其地之民故役不告勞而功並集由廟灣而下則因其塘長

而語之靡不聽令併力以趨涓成如期其南岸利害雖皆與西函爲表裏而西函最爲要會夫南湖之利自漢迄今邑人思詠陳公時節奉祠之不少衰然沙土與漲水俱至水去而淤比歲益甚父老指湖中若覆簣者言兒時見此隱然隆阜也今欲就平矣蓋適會其極時非幷下流郡邑之力不可濟治此未易議也湖日塞則隄不得不增若五畝堘者他時蓋爲巨防今不盡復水無可趨畱中隔塘且爲城邑病故今五畝堘之制其高下僅可隱人其長止四百九十五尺其北田岸漸高屬於山足者凡五百尺下於堘尺許皆空不築湖水過五尺則般堘北空處以流過六尺則般堘以流水之留堘下止五尺溪流平則五尺之水復自石門函還納于溪而湖水般堘者勢緩不爲東郡及南渠河病後民因湖之塞稍耕其地利水之速去也故隄防有盜決者往時湖與溪皆有塘長官免差科俾專繕治既而役之如皂隸然又常以假人民厭苦之罷去既久禁戒寖弛隳者弗覺闕者弗究蟻蛙鼠穿穨龜之穴漫而不訾者水至則潰今稍復增置塘長而蠲其役又於五畝堘舉條令爲約束以絕盜決之弊民之蒙患無窮也嗚呼是舉也修積年之廢墜惟遠慮明斷主之以惻怛濟之以勤敏卒能變弃地爲青壤易榛蕪爲多稼化鐵鏟爲豐年銷驚畏而甘寢斯民安靜樂義耕則有獲養老慈幼仁及閭里風氣清爽疾厲不作德大夫之賜固昭矣然功之所被及於旁郡而旁郡之人不知德則利愈博則名愈晦我道然也俗吏苟媮歲月莫肯以民事經意語民事則目謂迂闊公之風采不少愧乎欲知時之治否當視循吏之用否孝宣光武號爲中興故良二千石多在甘露間而建武詔書重賞卓茂擢爲太傅今攷公之行事可以知宣和之治矣甘露建武誠不足多也然則尊榮顯寵其可辭乎無玷承公命直書其事俾後有攷故於功利及物者特書之并政有過人之善者頌之陳公名禪祠有王號不知封爵所始宣和五年四月朔記石遺兵火不存今流傳民間援東漢陳禪本傳不爲餘杭令唐地里志寶曆中令歸珧因漢令陳渾故迹置則唐之利始於陳渾明矣今以渾爲禪當是傳寫之誤宋熙寧中縣令危大亮作廟記亦不載其名。

北埼湖

（宣城志北埼湖在縣北四十里以湖岸遠山迴還不斷故名言北者以別有南埼湖故也（南埼屬建平縣）湖岸有古楚城舊斥堠驛亭遺址存焉唐李白集有遊北湖詩云朝遊北湖亭一望瓦屋山或云湖亭指此地也天聖中葉道卿題此埼湖云泛舟南埼行先從北湖去水外淨浮天雲中獨無樹青蒼蒼行交藻縛驚鳧聚日暮採菱人聞歌不相過）

北水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北平湖（淮安府清河縣志去縣東南九十里漬頭村東一里通于淮遇淮水泛溢則入此湖匯而爲澤水退則涸淮陰縣志在本縣西南八十里漬頭村）

北角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北

白湖（郡縣志在江陵府潛江縣）

南北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一　六模

湖

上林湖（餘姚縣在縣東北六十里。周五十八頃有奇有石閘。）上谷湖（嘉禾志在海鹽縣西六十里。）上漕湖（臨川志在臨川縣。）上澳湖（餘姚志在縣東北七十里周三頃有奇有石閘堨各一所）上槽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上貴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上帳湖（沔陽州志在州之北一百五里。）上瓊湖（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南二里。）上白湖（廬江縣志視白湖得四分之一。舊本圩田名孤城圩。）上下湖（鄱陽縣志在鄱陽縣。）下墩湖（臨川志在臨川縣。）下巢湖（瑞昌志在二十八都。）下帳湖（沔陽州志在州之北一百八十里。）下尾湖（虔州府志在青田縣東南一十里。縣學產業。）

下璫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下肖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下五湖（沔陽州志在州之東南二百六十里。）太平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治之南三十里。宋時水涸夜有光怪誌其處而握之得古銅鐘。秦少游為弔鑄鐘文即此。）太白湖（古沔志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水經云。沌水上承沌陽之太白湖。元一統志漢陽舊志云。在漢陽縣西一百里。）太源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大風湖（鄱陽縣志在鄱陽縣。）大明湖（濟南府志在城中西北隅。元遺山云。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中地三之一。蓋諸泉競發。北匯為湖。湖南有唐大明寺。因以名湖。又有西望北渚西湖鵲湖等名。俗呼為海子。北出清濟門。與濼水合入小清河達于海。元遺山詩。泛舟大明湖。待杜子不至。長白山前繡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青山水底山更佳。一堆蒼煙收不起。山從陽丘西來青一彎。天公直下半玉環。大明湖上一盃酒。昨日繡江眉睫閒。晚涼一棹東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水芝香。狼籍秋風與秋露。蘭襟鬱鬱散芳澤。羅襪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着風標誇白驚我時驂鸞追散仙。但見金支翠蕤相後先。眼花耳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叩兩舷。喚取樊川搖醉筆。風流聊與付他年。張西巖詞木蘭花慢（同濟南府學諸公泛大明湖）喚扁舟載酒。直轉過水門東。正十里平湖。煙光淡淡雨氣濛濛。迴頭二三名老。望衣冠如在畫圖中。但得城頭晚翠。向酒席上春紅。清樽旋拆白泥封。呼作白頭翁。要與汝忘情。高歌一曲。痛飲千鍾。夕陽醉歸扶路。儘從渠拍手笑兒童。官事無窮未了。人生適意難逢。）大石湖（揚州府志在城東北四十里平遼鄉。舊傳湖有大石。依約見於水中。亦曰大石。又曰樟石。合張網溝。入于運河。）大陂湖（青陽志在縣北二十五里。）大沙湖（餘干志在餘干縣。）大野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塘湖（鄱陽縣志在鄱陽縣。）大滄湖（武陵圖經在龍陽縣即東滄所匯。）大漂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唐湖（諸暨志在縣東十五里。）大溶湖（澧陽志在豊州安鄉縣西。）大畈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滋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東北。）大桑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南。）

大植湖（紹興前志在上虞縣東北一十里。周九里三十步。湖中小阜號龜山。）大菱湖（古羅志在長沙府湘陰縣西四十里。）大戴湖（古羅志在長沙府湘陰縣北三十里。）大高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大門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大車湖（雲南志在騰衝府南楊昌場相近。湖甚廣闊中有山遠觀真瓊浪中一點青也。）大汾湖（長沙府志在益陽縣。）大貫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大通湖（鄂州志在華容縣界。）大塞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大黃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西。）大蹤湖（蘄城志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蒲魚之利。邑人賴之。）大佐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八十五里。）大羅湖（武昌府志在蒲圻縣西四十里。）大迎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小湖（鄱陽縣志在鄱陽縣。武陵圖經在龍陽縣東北。）小沙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小塲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小

溶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西。）小朝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小澌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南。其水流入溪港。）小畈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小楂湖（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東北一十五里。湖與餘姚縣雲樓鄉接。蓋此湖雖屬縣而灌溉之利，乃於雲樓鄉，以水勢東傾而就下也。今溉田一十六頃四十畝。餘姚志在縣西三十七里。周一十七里。南有土門。溉田一千二百畝。）小槎湖　小磜湖（宜黃志俱在宜黃縣。）小桑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南。）小臼湖（餘干縣志在餘干縣。）小貫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小網湖（武陵圖經在桃源縣東南。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東三十里。）小腸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小口湖（郡縣志在長沙府攸縣西四十里。）小橋湖（秋浦新志在銅陵縣東六十里。其源一出於落牛嶺，過曹衝及泉水坑，歷陳家會；一出于貴山，會于小橋湖，過黄大港至荻港入于江。）小理湖　小迎湖（饒州府志俱在鄱陽縣。）小五湖（無錫志在州南一十八里。一名五里湖。其北梁溪水順流而南二十里，其東南長廣溪逶迤二十餘里，注于西北，皆至湖口，與梁溪水會。二水合流，由是湖過獨山門及廟門而通于大湖。）小越湖（元劉仁本詩過上虞小越湖。　馬蹄韁過驛亭灣，又泛烟波艇子還。鷗鷺磧頭飛皁蓋，杖藜湖上看青山。雙雙野鳥來天際，短短新蒲出水間。三十六溝春雨足，一犂農事頗相關。）小江湖（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明州鄮縣南二里有小江湖，溉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緯置，民立祠祀之。四明志按九域志，它山堰也。今有善政侯王長官祠。郡志乃謂城中之小湖，誤矣。圖經云，小江湖在鄞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與唐志不同。唐志又云，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南金開廣大之。蓋今之錢湖也。南豐記云，鄞東鄉之田，錢湖溉之；西鄉之田，廣德湖注之。唐志鄮縣東有西湖，西有廣德湖，可以見西湖之為錢湖矣。郡志以西湖為今城中之西湖，亦誤。若廣德湖，則南豐謂興於齊梁之際。今攷陸雲書，鄮西有大湖，廣縱千頃，晉已有湖矣（舊名鶯脰湖）。元和郡縣志所載數在州城未建之前，唐志因之。長慶始徙今城，郡志乃以今城之遠近牽合

唐志之里數，宜其差謬也。（右王尚書新詩）射陽湖（淮安府志在今山陽縣東七十里，寶應縣東六十里，鹽城縣西一百二十里。漢廣陵王胥有罪，其相勝之奏奪王射陂，即此也。今謂之射陽湖。縈廻三百里，至喻口北沙入海。湖之東屬鹽城，西至故晉屬山陽，由故晉而上至射陽屬寶應三縣，分湖為界。按舊志引寰宇記云，闊三十丈，長三百里。地理志，廣陵國江都有江水，相梁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郡國志，廣陵郡射陽注有梁湖。地道記曰，有博支湖。宋范文正公集。渺渺指平湖，煙波極望初。縱橫皆釣者，何處得嘉魚。元薩天錫詩過高郵射陽湖雜詠。　飄蕭柳梢風，淅瀝湖上雨。不見打魚人，菰蒲鴈相語。　秋風吹白浪，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　野鶴如人長，迎風理毛羽。獨立秋雨涼，人來忽飛去。　雨濕鼓聲重，風均湖面平。官船南北客，帆影挂新晴。　白露變秋水，獨立仍自行。得魚因偶爾，鷺飛亦常情。　秋水落紅衣，秋波日瀟洒。不見採蓮人，惟逢捕魚者。　霜落大湖淺，漁家懸破罟。此時生計別，小艇賣秋美。　捕魚湖中水，賣魚城市裏。夫婦一葉舟，白頭共生死。　破罟一丈闊，小舟一葉輕。相傳子與孫，終古無人爭。）歷陽湖（淮南鴻烈解俶真訓。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注，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後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陷而為湖也。太平寰宇記在和州歷陽縣。郡國志云，昔有一書生遇一姥，姥待之甚厚。生謂姥曰，此縣門前石龜眼赤血出，此地當陷為湖。母後數往候之。門吏問姥，姥具以對。吏因以朱點龜眼，姥見，遂走上西山，顧城遂陷為湖。今湖中有明府魚、婢魚、奴魚。）勾陽湖（武陵圖經在桃源縣東北。）樅陽湖（太平寰宇記在舒州桐城縣東一百五十里。按漢書武帝本紀，元封五年南廵狩，至盛唐，望祀南嶽霍山，自潯陽浮江，射蛟，泊樅陽岸，作盛唐樅陽之歌。水遶園亭，與江水而東流。）暨陽湖（舊經在縣東十五里。又有螺州，云在縣界，其狀如螺。並莫詳所謂，姑存之。）浮陽湖（宋史李允則傳，允則知滄州，廵視州境，濬浮陽湖。）謝陽湖（宋楊誠齋朝天集雪小霽順風過謝陽湖。都梁三日雪沒屋，小船行水如行陸。山陽一朝帆過風，大船行水如行空。昨來牽夫凍得泣，賈

（蘆燎衣蘆自濕朝來牽夫皆上船收纜脫巾蓮底眠樓船忽然生兩翼橫飛直過陽侯國千村一林片子時四岸人家眼中失似聞咫尺是揚州吏數寶應聚高郵青天萬里當徑度不堪回首都梁路。）

章安湖（臨安志在縣東南一百二十五里。）

樂安湖（餘姚志在縣西二十里周二十九頃溉田一千二百畝。）

永安湖（嘉禾志在縣南四十五里澉浦鎮周回一十二里。考證此湖亦田也後濬為湖豬水以灌三村十六保之田遂為膏腴湖中之稅均於田上是以稅頗重而無旱患深一丈五尺東南入海水瀰漫則放于海。）

永豐湖（溫州路志湖二。一在溫州東郭夾岸樓臺八角橋跨其上。一在安仁鄉跨四十二四十三都源發蓬原山其派有四。一派入来蒼鄉三派入江周回十里宋乾道八年王令恕重浚中有潭閘二十餘丈深可五丈父老言龍嘗居之有六橋其大者曰石壁橋橋北並湖數里植菡萏南山諸峯顛影煙景橫陳亦奇觀也。）

永泰湖（太平寰宇記在臨淮縣北五十里隋大業三年開通濟渠塞斷溼水自爾成湖因鄉為名。出赤背鯽魚時人呼為朱衣鮒。）

永明湖（寧波府志在慈溪縣西二里今廢。）

永興湖（華亭志在縣南四十里周迴三里。）

安樂湖（武陵圖經在龍陽縣接沅江境沅江古名安樂縣故以名湖。）

淺樂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

安漢湖（漢川志去縣北一十五里。）

詔息湖（太平御覽錢塘記曰去邑十里有詔息湖故老相傳昔秦始皇巡狩經塗暫憩因以詔息為名周景式廬山記曰山頂有赤窮湖湖足頳尾鯉鬐皆傷剝而又有一故觸犢崇山峻遠非舟檝所游豈深谷為陵而此物不與丘壑同遷乎。頗徵廣州記曰廬山上有湖至甲戌日輒聞山有鼓角聲。）

御息湖（祥符志在仁和縣北一十八里周迴三里。故老相傳秦始皇東游暫憩于此因得名。）

高視湖（南豐志在縣北一十五里。湖面闊半里餘眾流所積冬夏不竭舊名聚水湖熙寧四年付改長龔承金等灌溉高視庄官田因此得名。）

高液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武陵圖經在武陵縣東。郡縣志在常德府龍陽縣。）

高郵湖（元薩天錫詩過高郵湖。平湖渺渺接平蕪獨泛扁舟五月秋鴟鶩自来沙上立人家多傍水邊居菰蒲港口沽新酒楊柳灘頭買活魚羡此淮鄉多富庶欲拋章甫止吾廬）

武陵湖（續澄懷録予客武陵湖北憲治在馬古城野水喬木參天予與二三友日蕩舟其間溽荷花而飲意象幽閒不類人境秋水既涸荷葉出池尋大因列生其下上不見日清風徐来緑雲微動間於疎處窺見遊人畫舫亦一樂也。）

武安湖（揚州志在江都縣北六十里接高郵軍高郵縣武安村柔欽水經云淮陰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緑楊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注樊梁湖今緑楊武安二湖其水皆循舊道而武廣武安名乃不同。豈隋時以煬帝名廣故吏為武安耶。）

武昌湖（武昌志在縣東北三十里源出菖山鳳樓烏龍諸山谷中合馬頭蘆薪諸水瀦而為湖廣可十里袤乃三十餘里東接青草湖。）

武彊湖（太平寰宇記在冀州武邑縣北三十二里。）

會昌湖（溫州府志在郡城西南五里唐會昌四年韋守唐重開鑿浚治因以名湖分西湖南湖會昌為總名。西湖出永寧水門外為永泰橋有泰湖坊橋之西為西湖受三溪水瀰漫于城外凡廣一十里按紹熙志云三溪即建牙鄉瞿溪雄溪帆岡三水嘉定編云舊志稱三溪為瞿溪雄溪桐木嶺或謂瞿溪雄溪帆岡獨不言郭溪皆非。蓋瞿雄郭三溪鼎立湖谷異源而出其桐嶺帆岡皆中流之會爾。）

（謝靈運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又石壁精舍還湖中皆有詩則是湖漢晉間已有歟又吞食三溪患流壅塞至唐會昌間韋守再開鑿而疏之。始有會昌之名。）

靈昌湖（東郡志湖周十里。人獲菰蒲之利。）

臨平湖（太平御覽異志曰歸命侯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除平古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湖邊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俄而晉平吳孫盛以為元皇中興之符。歙縣圖經曰黃墩湖在縣西南其湖有蜃常與呂湖蜃鬭程靈銑好勇而善射夢蜃化為人告之曰吾為呂湖蜃所厄君能助吾必厚報束帛練者吾也明日靈銑彎弧助之正中後蜃不知所之後人名其處為蜃灘時有一道人詣靈銑母求食食訖曰勞母設食今當為求善墓地使母隨行上山以白石識其地曰葬此可以暴貴矣靈銑因移父葬其所侯景亂靈銑率郡鄉萬餘衆保新安因隨陳武帝有奇功及陳武受梁禪靈銑以佐命功臣與周文昱侯安都為三傑按靈銑宅在湖東二里。唐書曰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厲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鬬傾里閈就觀之無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吳地記曰臨平湖在臨平北。）

輿地廣記在仁和縣。祥符志云。在縣東長樂鄉。周廻十里。湖中有白龍潭。吳志。赤烏二年。寶鼎見。因呼為鼎湖。晉武帝咸寧中。慧星孛于角。占者云。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復開。父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又吳郡言臨平湖邊。得一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其上作皇帝字。孫皓於是改元為天璽。晉安帝元興二年。臨平湖水赤。或以為祥瑞。南史陳本紀。後主禎明年。臨平湖草舊塞。忽然自通。唐張祐詩。三月平湖草欲齊。綠楊分映入長隄。田家起處烏龍吠。酒客醒時謝豹啼。山檻正當蓮葉渚。水塍新擘稻秧畦。人間漫說多岐路。咫尺神仙洞却迷。權德輿詩。素彩皓通津。孤舟入清曠。已發隔簾看。還宜捲簾望。隔簾當此時。惆悵思君君不知。宋沈存中詩。雨中過臨平湖。　綠蒲淺水清回環。浪頭雨急聲珊珊。畫橈驚起遠近鴈。宿鷺欲亂高低山。敗蓬半漏野叟好。短纜數斷遲轉關。谿翁此日乘浩渺。搔首坐嘯烟塵間。

昇平湖（溧陽志在縣西七十里。水自溧水縣五堰東流入湖。即古中所徑之地。又有溪水南自建平縣梅渚鎮來會。）**廣平湖**（奉化志在縣北五里。又名寺後湖。湖側有廣平書院。）**咸寧湖**（武昌府志在咸寧縣西三里。）**建寧湖**（塩官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東西一十里。南北六里。吳建興中開。因名建寧。）**光嚴湖**（紹興前志在上虞縣西南四十二里。）**華嚴湖**（郡縣志在江陵府潛江縣。）**深澄湖**（天台志在縣東一十五里。相傳開禧初有漁於此者。見鉅魚長可二三丈。因以物擲之。獲一鱗如盃。自後出沒不常。或以為龍宅云。）**始豐湖**（天台志在縣南四十步。今為大溪水衝壞。併為一矣。）**廻踵湖**（太平御覽宋書曰。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會稽東郭有廻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顗固執不與。又求始寧岯崲湖為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與顗。遂搆釁隙。）**搭連湖**　**應照湖**　**通開湖**（饒州府志俱在鄱陽縣。）**契跨湖**（蘇州府志在吳江縣。）**洄涌湖**（會稽前志在會稽縣東四里。一作回踵。舊經云。漢馬臻所築。以防若邪溪。溪水暴至。以塘灣回。故曰洄涌。南史謝靈運傳。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決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求物所出。百姓惜之。太守孟顗執不與。坊學記。山陰有洄涌湖。蓋舊山陰縣界。）**遥貴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來蘇湖**（華亭志在縣南七十里。周廻十七里。）**眞身湖**（宋趙清獻公集。湖上有真身寺。因以為名。　曉光澄水月。秋影顫風幡。究是真如地。荷花護翠軒。）**鄂渚湖**（唐李頻詩。鄂渚湖上即事。杜門聊自適。湖水在窻間。縱得滄江去。無過白日閑。多慵空好道。少賤早凋顏。獨有東峯月。依依自往還。）**國清湖**（宋林艾軒集同張明府遊國清湖一夕。湖頭春欲動。便從湖尾穿蒲弄。層波赤鯉不易得。縱有笭箵何所用。未應索句如索逋。非者浮家仍有無。不然汗漫十日走重湖。更數大孤連小孤。蒲弄隔水一山色。向時得數椽之地。可以為晚歲棲遲頓足之處。每目之為蒲弄草堂云。）**沐憩湖**（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西南五十里。）**餘支湖**（餘姚志在縣西北五十里。周二十里。有土門七所。湖內積田三百餘畝。溉田八千二百九十二頃。）**平望湖**（揚州府志在縣西北二十餘里。周二十二里。東至七都。西南北俱至二都。其湖廣闊。望之坦平。因以為名。）**勃諸湖**

（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漏飄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托闊湖**（雲南志在德昌府昔濟州北五十里山頂上。）**清皎湖**（龍游志在縣西二十五里。唐大曆三年。勅以為放生池。舊經云。清皎湖在西安東南十里一百九步。周廻五里。通爛柯山下石室水。唐開元二十六年。刺史趙順多遊此。今湖實去西安五十餘里。在龍游縣境內。與縣治又近。舊撥一半入路學。）**洸青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慣莊湖**（諸暨志在縣西三十五里。）**忽覩湖**（諸暨志在縣北六十里。）**隱領湖**（上虞志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惠嫋湖**（雲南志在武定府南甸縣西南八十里。勒乃倘郎山下。湖方五畝。茂林佳木掩映其旁。水碧且清。深不可測。永無盈縮。葉落其中。青鳥輙來啣去。土人驚異。以為有神。）**雄惠湖**（雲南志在東川府會理州。綠羅擺聚山。深不可測。中有二鶬。一紅一綠。湖傍林木茂蔚。每木落泉中。鶬輙啣去。土人謂其中有靈物。）**瀘沽湖**（雲南志在北勝府。永寧州東三十里。湖周回二百里。中有三島。湖尾東南流出閩壇縣界。）**厲市湖**

（會稽志在蒲山縣。）**廣德湖**（四明志在寧波府鄞縣西十二里。舊曰鶯脰湖。唐大歷八年。縣令儲仙舟修治之。更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增浚。灌溉益博。守曾肇作記。以戒言湖之不宜廢也。樓异為鄉守。卒廢為田。殿中侍御史王廷秀作水利說。紹興三年。李莊簡亦欲復湖。卒不果。其後王正已著廢辨。正已蓋公异之壻。其說偏。今悉著之。有不待論而知。湖之不可廢者若是。　曾南豐作廣德湖記。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水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之注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凫鴈魚鰕茭蒲葭菼葵蓴蓮芡之饒。其舊名曰鶯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疆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勅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沙末曰高橋。臘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堙水關。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大小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為之益舊總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為三萬一百丈。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

不病涸。魚鳥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亦以治。蓋大曆之間。溉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事豈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廢湖辨　廢湖辨曰。廣德興廢利害。南豐之記備矣。東南杭稻而曰廢之。非愚則陋。此古今之所甚重。是宜南豐之所特書。雖然。未可以槩論也。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夫變則易。通則難。知變而不能通。何利之有。今謂湖無所利。則興築之功。豈為徒勞。歷代以來。七鄉所仰。不可誣也。謂湖為有所利。則廢罷之後。未嘗病旱。數十年內。萬目所視。不可誣也。蓋鄞之西南。其鎮四明重山複嶺。旁連會稽。深阻數百里。萬壑之流。奔為大溪。而中貫之。下連鄞江。傾入巨海。沛然莫之能禦。故民田不蒙其利。而並海斥鹵。五日不雨則病。此湖之所以與七鄉杭稻以為命者也。自唐大和中。縣令王元暐為它山石堰。橫截大江。抑朔宗奔猛之勢。漢江遂分上下之流。懸絕數丈。水始回環匯於七鄉。以及於城郭。江沱海浦。昔時潮汐之所往來。皆澄泓清甘。分支別派。觸岡阜則止。然後民田厭於水矣。故自大中以後。始有廢湖之議。知其有以易之也。不然一方之人。豈其輕舉於是。歷代建請不可悉數。至至和卒成之。迄今踰五十年。亢陽之旱不為少矣。公私無粒米之耗。常與東鄉承湖之田同為豐山相等。貲賤非若它所歲以旱訴。蠲租減賦。與夫民田所耗。得不償失者等也。其故何也。是則石堤之利。有以易之。此變而通之之利。其理明甚。人第弗察耳。不然。雖時月不可支。安能反數十年無所害耶。夫利害至於數十年不變。天理人事既已大定。議者猶欲追咎過矣。湖之為田七百頃有奇。歲益穀無慮數十萬斛。輸於官者什二三。斗大之州。所利如此。詎可輕易哉。士大夫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且未嘗身歷親見。徒習飯豆羹芋之謠。與夫南豐之文。焜耀辨論。震蕩心目。其亦不思甚矣。故余作廢湖辨。　舊志云。謹按二者各有說。惟是今歲夏初。秧稗未畢。愆陽再旬。東鄉惟恃錢湖。以不恐。西鄉渠流已竭。舟膠不行。人情皇皇。不可一朝居。幸而禱雨隨應。錢湖之閘未開。而澤已決。設更數日不雨。錢湖猶可貸灌溉。而它山堰水決無可救旱之理。惟湖已變為田。必不可復為湖。以事不必論若它山

（仲夏堰之水。咸濟渠而渫蓄之。其庶幾乎。舒亶和馬粹老修廣德湖詩。古作重廬始功利。故能水末俗。分錐刀往往附光影。此幾百歲餘。興廢屢動靜。七鄉十萬家。利害寄俄頃。譸張好惡曹。聒聒亂池黽。使君武陵孫。明潔水中荇。坐嘯黃堂春。獨得意外景。登臨奔蕪沒。歎息民不幸。一日山水光。蕩漾出荒梗。黍禾雜菰蒲。狼籍被他境。人指白鶴祠。怨勤禱有請。衣冠儼群公。一一畫真䫆。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公乎且勿去。何以慰鄉井。顧屬丹青手。千載共觀省。舒亶遊承天望廣德湖詩。桃源二月春風起。是處張華有桃李。調笑聞聲不見人。進人只在華山東。華山適客來何遲。隱隱茶林隔煙水。滿眼相思寄碧雲。獨立城南望山背。）**昆承湖**（蘇州府志在常熟縣東南五里。長三十六里。廣十八里。水經云。廣長各十八里。東南入崑山界。東出白茆浦入揚子江。又云。昆湖在崑山北。承湖在崑山西北。本二湖合為一焉。又云。在東南去邑五里。廣長各十八里。舊傳有蜃。舟人夜行或見之。屹如巨岸。目光閃爍。梅溽隆呼吸雲霧。騰駕風濤。淤湖之田。奔為巨浸。田家患之。一日有客舟適崑山。遇白衣婦人附舟去。抵岸忽不見。自此湖中無患。意即是物也。舊經不載。按朱長文志唯曰崑湖。別有陽城湖與上湖相對。俗謂之八字湖。）**於祈湖**（方輿勝覽在泰州東北四十里。）**直步湖**（沔陽州志在州之東南七十里。）**致思湖**（武昌府志東西二湖在嘉魚縣東七十五里。）**多知湖**（武陵圖經在龍陽縣北。）**凡常湖**（吳興志在縣西二十七里。）**像光湖**（仁和志在仁和縣之長樂鄉。唐神龍元年。湖有五色光明。掘地得彌勒石像。乃建寺。以像光為額。且名其湖。）**惠初湖**（雲南志在烏撒府烏撒部西。）**道汊湖**（鄱陽志在鄱陽縣。）**泗汊湖**（安陸州志在州京山縣南一百五十里。今併蘆洑湖。）**鴟鴐湖**（雲南志在姚安府姚州北五里。流入西汕溪。）**伶仃湖**（上虞志在縣西五十里。）**琅璫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芳前湖**（處州府志在青田縣西四十八里。一名芳野湖。縣學產業。）**清灣湖**　**連理湖**（饒州府志俱在番陽縣。）**新夏湖**（監利志在監利縣北二十里。）**長蕩湖**（元一統志在宜興州西一百里。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與溧陽金壇接

境。風土記云。陽羨西北有洮湖。中有大坯山。輿地志云。洮湖即長蕩湖也。）**長濠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德勝湖**（高郵志古名率兜湖。去城東七里。東至十七都。西南至一都。北至四都。輿地紀勝。張榮貫虎率山東纏壯。號義軍。由梁山泊與金虜轉戰至于承楚。師皆舟艦。時虜監軍撻辣在泰州。義軍劫之。虜浸苦之。榮等親統精甲萬人。設伏掩擊於率頭湖。出虜不意。隻舸疋馬無還者。湖水為之變色。殺獲駙馬蘆巴等萬餘人。生擒萬户千户并撻辣親弟棘叔等。湖因改名。）**陽劉湖**（金陵新志在城東南六十里。周三十里。溉田三十頃。其湖連龍都埭。在陽劉村。故名之。）**圍托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前屬湖**（紹興府前志在上虞縣南四十里。）**泱液湖**（郡縣志在沔陽州玉沙縣東一百二十里。）**周流湖**（郡縣志在監利縣東三十里。）**淥洋湖**（高郵志去城東南三十里。東至即裴村。西至南陵。南至江都縣艾陵村。北至本州公田村。）**泛洋湖**（臨安志在仁和縣之北天宗門外。）**廣洋湖**（寶應志在寶應縣東南五十里。支流東北三十里。入射陽湖。）**平阿湖**（高郵志去城八十里。東至平阿村。西至平新村。北至谷清村。並陸路至天長縣同城鎮。接連盱眙軍。南至子父灣。）**童步湖**（伏請新志在青陽縣北二十五里。）**池匠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鄧狐湖**（郡縣志在英德府浛光縣西五十里。）**梯高湖**（鄱陽志在鄱陽縣。）**老合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理義湖**　**神明湖**（饒州府志俱在鄱陽縣。）**晉濟湖**（四明志在寧波府慈溪縣東北一里。唐開元令房琯開鑿之。以溉民田。吳太子大傅闞澤德潤居之。謂之德潤湖。近歲寶謨閣學士楊簡敬仲居之。謂之慈湖。）**伯伯湖**（澧州志在澧州文田村。）**灑火湖**（寶應志在縣西南四十里。南接安宜溪。北入范光湖。）**新豐湖**（丹徒志在丹徒縣東南三十五里。晉張闓創立。元和郡縣圖志。新豐湖。晉大興四年。晉陵內史張闓所立。舊晉陵地廣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惡穢。闓創湖成灌溉之利。又謂之新豐塘。晉張闓本傳。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闓乃立曲阿新豐塘。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葛洪為其頌。計用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二

（十五。以擅興造免官。後公卿並爲之言曰。張闓興陂田。可謂益國。而反被黜。使臣下難復爲善。帝感悟。乃下詔曰。丹陽侯闓。昔以勞役部人免官。雖從吏議。猶未掩其忠節之志也。倉廩國之大寶。宜得其才。以闓爲大司農。）

碩濩湖（太平寰宇記。在漣水縣一百一十六里。與海州朐山縣中分界。）

張陣湖（金陵新志。舊傳蘇峻與晉軍嘗戰於此。至今湖側高墩上有蘇大將祠。案晉書。峻起兵擄石頭。北湖距石頭纔八里。今屬金陵鄉。去城十三里。）

無錫湖（越絕記。吳地傳。無錫湖者。春申君治以爲陂。鑿語昭瀆。以東到大田。田名胥卑。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寫西野。去縣三十五里。）

靈臼湖（澧陽志。在澧州安鄉縣東北。俗呼爲靈屨湖。相傳謝宣明之屨。至是而舟不動。遂從其治命。葬于黃山之巔。然無所證也。）

樊梁湖（宋史趙立傳。立爲徐州觀察使兼知楚州。金人設南北兩屯。絕所餉道。承楚間有樊梁新開白馬三湖。賊張敵萬窟穴其間。立絕不與通。故楚糧道愈梗。）

汝仇湖（餘姚志。在餘姚縣西北四十五里。周三十里。有上門六所。湖內籍田七百餘畝。湖內先有田數多。紹興二年。得旨復廢爲湖。　詳見上虞縣夏蓋湖注。）

馳潭湖（高郵志。去城東北九十里。東至興化縣界。海陵溪有港相通。塩城縣射陽湖。西南至中臨村。）

謫官湖（惠陽志。陳鵬飛。字少南。永嘉人也。宋紹興間爲侍講。以言事獲罪。謫于惠。築亭西湖。命曰謫官湖。）

迎檣湖（建康志。在城西北石頭城後五里。今爲田。舊志。晉元帝南渡。衣冠席卷過江。客主相迎。頓檣於此湖側。至今名迎檣湖。　實錄云。費縣西北有迎檣湖。溉田三十頃。　袁粲敗。劉彦節走迎檣湖。陳軒金陵集。有李建勲朱存迎檣湖詩。）

錢塘湖（晉史揮塵。陳訓字道元。少好秘學。尤善風角。孫皓使其占候。皓政嚴酷。訓知其將敗。而不敢言。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

沈夜湖（太平寰宇記。南越志。番禺縣北有三湖。一曰沈夜湖。二曰尋湖。三曰芝蘭湖。芝育讌景。紅花亂目。素鱗紫介。此焉游詠。父老云。沈夜湖者。本昔山連岫。以呂嘉之末。一夕而沈。故曰沈夜。）

博支湖（後漢書地理志。射陽注有渠湖。地道記云。有博支湖。今莫考。或云博支即今寶應縣郭其湖。語傳訛也。）

資福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

新開湖（揚州府志。臨城西北。其湖南北長三十里。東西闊二十里。東至運河。南至江靜村。西北至黃林村。陸路至北阿鎮。接連天長縣同城鎮。及盱眙軍界。七里湖去城二十七里。東至運河。西至魏兒白。南至張良湖。北至沛城村。陸路往北阿鎮。接連天長縣界同城鎮。及盱眙軍。　宋魏鶴山大全集。重陽前一日。約寓公飲于新開湖之西港。有歌詞者。其亂曰。會與州人飲。公遺愛一江醇酎。遂以此分韻賦詩。某得一字。　吾州遠景樓。爲天下第一。下有千尺湖。長虹倚斜日。煙雲紛蔽虧。草樹互蒙密。人既位通顯。湖猶困遺逸。一段雲錦襪。割截不成疋。我來劃見之。慨然爲拈出。凹者豁以舒。凸者疏而溢。乃取半山句。以榜湖陰室。晨舟亂平渺。日晏未云畢。客喜以問余。幼成子何術。余非製而致。彼有是良質。中山木音美。芳徑人自窒。一笑各會心。凉風送蕭瑟。　王安石臨川集。和仲庶夜過新開湖憶沖之仲涂共泛。　水遠浮秋色。河空洗夜氛。行隨一明月。坐失兩孤雲。露髮此時濕。風顏何處醺。淹留各有趣。不比漢三君。　梅聖俞宛陵集。次韻夜過新開湖憶二御共泛。　出舟湖渺渺。月白絕纖氛。已見水如鑑。莫生波上雲。獨征何慕侶。冷酌不知醺。路下清吟久。同心本愛君。　孔平仲清江集。湖應與海接。歲暮水猶多。

淨色平滄野。餘香積敗荷。舟行依累石。晃起散圓波。誰似漁翁樂。鳴榔作楚歌。　劉龍雲先生集。觔寫由來未易空。渾疑天作水仙宮。浩無邊際藍吞野。散作霑濡雨卷空。末口滌敘秋漲縮。汙瀆波泛暮潮通。會當揮楫乘高興。盡把塵纓濯此中。　平鋪緲縠幾千尋。瀟洒由來契客襟。天借月華來海上。地蒸雲氣出波心。魚鰕澤國拋殘玉。燈火船窗點碎金。聞說蚌胎無纇纇。又憑風力舞秋陰。（湖有大珠。人每暝漁者即之。輒失所在。）　華鎮雲溪居士集。淮山昳澮奔東海。注作陂池地形改。濁水曾無五尺深。驚濤使欲千尋駭。人魚漏網遲胥臆。老蚌乘陰弄光彩。東風吹斷西來流。見爾枯虛當可待。　楊誠齋朝天集。過寶應縣新開湖。　寒裏舡門不可開。試開一望興悠哉。空濛煙雨微茫樹。都向湖光外面來。　細雨初如弄隙塵。須臾化作舞空蚊。作團面旋還分散。只見輕煙與薄雲。　雨絲拂水不曾沉。一一如珠一一明。亂走不停跳不住。忽然跳入水晶瓶。　漁家可是厭塵囂。結屋圓沙最盡梢。外面更栽楊柳樹。上頭無數鷺鷥巢。　湖堤插柳早青葱。循帶隋家舊土風。莫笑千株尺來許。看渠覽盡夕陽紅。　雨裏樓舡即釣磯。碧雲便是綠蓑衣。滄波萬頃平如鏡。一隻鶺鴒帖水飛。　半漾黛汁點遙林。微淡鉛膏抹暮雲。似白如青都不是。淮南弄色五湖春。　天上雲煙壓）

水来湖中波浪打雲回。中間不是平林樹。水色天容拆不開。　兩隻釣船相對行。釣車自轉不須縈。車停不轉船停處。特地縈車手不停。　五湖佳處是荒寒。却爲無山水更寛。歸去江南無此景。未須喫飯且來看。　奇哉萬頃水精盆。一線青羅緣却唇。只有西南接天去。更和一線也無痕。　漁郎艇子入畫湖。老眼怱怱肻着渠。肻去肻来成怍事。化爲獨鴈立黄蘆。白葦黄蘆尚帶秋。長風遠水幾時休。愁人對着君休問。不是愁人也作愁。一鴎特特隔湖来。暫見魚兒眼頓開。只爲水深難立脚。翩然飛下却飛回。遠遠人煙點樹梢。船門一望一魂銷。幾行野鴨數聲鴈。来爲湖天破寂寥。沈氏三先生集沈文通和中甫新開湖。　渺渺青波百里浮。昔遊曾是一扁舟。十年人事都如夢。猶識湖邊舊客郵。　李之儀姑溪詞朝中措望新開湖懷少游用樊良道中韻。　新開湖水浸遥天。風葉亂珊珊。記得昔游情味。浩歌不怕朝寒。故人一去。高名萬古。長對孱顔。惟有落霞孤鶩。晚来依舊爭還。

仰天池湖（彭澤志在縣北四十里。有仰天池湖。）中山池湖（撫州府志在宜黄縣。）雲石山湖（寧都縣志在山之巔。南康記云。廣百餘丈。宋大明中有至其所遇羣者。今山中猶多異獸。）勝塘下湖（郡縣志在長沙府攸縣北。）頭陀港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東二十里。）滮池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東。）泗堤場湖（常州府志在沅江縣東）泗汀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北。）喬江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南。）酉港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北。）新興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東。）東濱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東。）武陵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北。）桃源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北。）團併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株木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東。）板村小湖（撫州府志在崇仁縣。）戴坊小湖　彭坊小湖　城頭小湖　港背小湖　平上小湖

楊林小湖　寨下小湖　下陳小湖　齊家小湖（撫州府志俱在宜黄縣）揚州邊湖（撫州府志在臨川縣。）硤石南湖（杭州府志在海寧縣東北六十里。）楓樹橷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樹子濠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桑落洲湖（九江志在九江府。）朱家園湖　黄家坪湖（撫州府志俱在臨川縣）王家人湖（諸暨志在縣東北四十里。）涂家源湖（撫州府志在宜黄縣。）馮家子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嚴家池湖（武昌府志在江夏縣東四十五里。）李家山湖　中村水湖　黄四娘湖（長沙府志俱在湘陰縣。）楊姑更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梅溪梅湖（輿地紀勝在餘姚。夏侯曾先云。梅湖。人有溪澳也。）徐安正湖（蕭山志在蕭山縣西四十里。周一十五里。以浚湖人得名。）馬頸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北。）鳳港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西北。）鯉魚後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南一百里。）馬飲漿湖（武昌府志在武昌縣西一百二十里。）鶴問賽湖（九江志在城西與甘棠湖水相接。泛則爲湖。涸則爲陸。世云陶侃於此求地葬母。因遇有異人云。前有牛眠處可葬。言畢忽化鶴而去。行一里餘。果見牛眠於地。遂葬其處。故名湖曰鶴問湖。鄉曰白鶴鄉。）牛草陽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會宮亭湖（江州志在州境。大川有會宮亭湖）白泥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南。）白大沙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大陂朗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潭場湖（常德府志在沅江縣南。）大軍獺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伯澇湖

（安慶府志在宿松縣東七十五里。合張富池自望江之楊灣比以合長江之水。）大塘小湖（撫州府志在宜黃縣。）大小鶴湖（長沙府志在長沙縣。）大小茶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小龍湖（武陵圖經在龍陽縣。以有龍居之。）大小圓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大小洸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大小彭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東北一十五里。）大小槎湖（華容志在華容縣界。）大小溶湖（澧州志在澧州安鄉縣南平村。）大小橫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大小悉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小南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大小菱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小荻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大小鵲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小車網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小理灘湖（漢川縣志去縣西南

四十里。一名刁汊湖。）上零殘湖（漢川縣志去縣治南一十里。）上下塘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上下樹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上下白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上下瓊湖（武陵圖經水色如玉。）西陽明湖（元一統志大名路濬州在任山東北。有峯孤拔。其下有允龍蟄此。晚形而出。盤屈螺殻作竅而上。不知其極。有神異。至陰晦變而為雨。）西赤沙湖（華容志在華容縣界。）南道堂湖（瑞州府志在衆興橋之西。）南頭浪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南北梁湖（揚州府志在縣西北三十里。西北通瀛溪古梁南通縣界溪河。）五百人湖（信安志在龍游縣東北三十里周廻二里。深二丈。按異苑云。昔有五百人入此取魚。先祈神丐水逮竭至暮夢神云竭湖當如綺若見異魚必毋殺或得銅釜亦勿廢遂。往決水得魚狀絕異。饒不制。遂羨之祭物猶在須旋得釜以為金人共發之已而水暴長五百人俱沒惟監督者免因名此溉田五百餘頃）三

角坑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六祥符湖（泰州志即今高楊蕩在縣東南八十里。東通海。西通運河北通掘港等鹽河。）古放生湖（諸暨志在諸暨縣西南一里。舊經云。唐大歷中。使程布賣往諸道放生。遂以此湖放生。禁採捕。并浦陽江等凡五所。俱置後改建於縣東二里。為今放生池。）唱祿吁湖（雲南志在昆陽州三泊縣西北十里。山凹中有池。方百畝。北流出。遶回折而東流入三泊溪。）金口瑠湖（武昌府志在江夏縣南六十里。）明河寧湖（雲南志在鄧川州。按圖志在寛穹縣西北五里。湖周廻五十里。水色如鏡。流入瀰水。）沫眉沙湖（雲南志在鄧川州。按圖志在寛穹縣北。）曲阿後湖（鎮江志練湖在丹陽縣北。晉陳敏引水為之。又號曲阿後湖。世說謝中郎經曲阿後湖。問左右此是何水。答曰曲阿湖。謝曰。故當淵注渟著。納而不流。太平御覽語林曰。褚公遊曲阿後湖。狂風忽起。船傾。褚公已醉。乃曰此舫人皆無可以招天譴者。唯有孫興公多塵滓。正當以厭天欲耳。便欲捉孫擲水中。孫懼無計。唯大呼曰季野卿念我。褚公謂

彥回也。季野彥回字也。）宋顏延年詩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五言。善曰。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善曰。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某也。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春方動宸（善本作辰字。）駕望幸傾五州。（善曰。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七。故謂北境云。五州。濟曰。春者東方也。宸駕天子駕也。此蓋言天子巡狩自東方起也。九州之地。宋得其五州之人傾心望帝臨幸。）山祇蹕嶠路。水若警滄流。（善曰。山祇。山神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王逸曰。海若。海神名。銑曰。山祇。山神。水若。水神也。言威山水之神。備警蹕於川路。）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善曰。瑤軫。玉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羽獵賦曰。天子乘瑤之彤軫。建曜天之華旗。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陽朱朝請咫尺天顏。向曰。神。天。皆謂帝也。御。幸也。儀。容儀也。瑤軫。玉車也。藻舟。畫船也。言自車入船。）萬軸胤行衛。千翼泛飛浮。（善曰。萬軸。謂車也。千翼。謂

（舟也。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五丈六尺。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丈。翰曰。翼。艘也。萬軸言多也。艫。舳也。行衛。宿衛也。千艘言舟多也。泛輕艘飛浮舟行貌。）彫雲麗琁蓋祥飈被綵斿（善曰。天台山賦曰。彫雲斐亹以翼檣。桓子新論曰。乘車玉爪蓋。禮緯曰。君政頌平。則祥風至。斿。旌旗之旒也。濟曰。麗。附也。琁蓋。以玉飾蓋。彫鏤雲氣附於其上。被。猶吹之。綵斿旗名。祥飈。瑞風。吹使飛揚。）江南進荆艷河激獻趙謳（善曰。吳都賦曰。荆艷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娟攘袂操楫而請。簡子遂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良曰。江南地名荆艷。楚歌河激中流也。）金練照海浦笳鼓震溟洲（善曰。金練。金甲組練。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曜日光。左氏傳曰。被練三千。西京賦曰。葭聲哀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銑曰。金練。金甲也。笳。簫。溟。海也。）藐盻（善本作盻字。）覯青崖衍漾觀綠疇（善曰。藐盻。藐顧盻也。衍漾。遊衍瀁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疇。向曰。藐盻。迴顧貌。覯。見。衍漾。廣大也。疇。田也。）民（善本作人字。）靈騫都野鱗翰聳淵丘（善曰。騫聳。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曾子曰。陰之精氣為靈。翰曰。民靈人神也。鱗翰。魚鳥也。見天子兵甲鼓吹之盛。皆騫聳驚懼。）德禮既普洽川岳徧懷柔（善曰。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汲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柔。安。喬。高也。鄭玄曰。王行狩來安羣神也。濟曰。道德禮儀。普徧周洽。於川岳之神。亦歡欣來居此地矣。）

唐劉長卿詩（泛曲阿後湖簡同遊諸公。）元氣浮積水。沉沉深不流。春風萬頃綠。映帶南徐州。為客難適意。逢君方暫遊。黃緣白蘋際。日暮滄浪舟。渡口微月進。林西殘雨收。小雲去仍濕。沙鶴來相留。且習子陵隱。能忘生事憂。此中深有意。非為釣魚鉤。

雲嶺下小湖（撫州府志在宜黃縣。）風波蒿臺湖（沔陽州志在州之北二百五十里。）擎雷水陷湖（輿地紀勝圖經云。本陸地為湖。）坵下小圳湖　橋頭水圳湖　下潦城上湖（撫州府志俱在宜黃縣。）新塘外楓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山石塘小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沙池高頭湖（九江志在九江府。）湖頭聚水湖（撫州府志在崇仁縣。）巴都許沙湖（雲南志在烏撒府烏撒部之東南三十里。源出巴的甸因名。）石山烏土湖（武昌府志在嘉魚縣西三里。）石洲松栢湖（武昌府志在蒲圻縣西六十里。）長港江套湖（武昌府志在武昌縣西四里。）溫水曹田湖（澧州志在陽由村。）原潭冷櫟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畎江五旱湖（元一統志在蘄州黃山縣一百一十里。按尚書九江納錫大龜。出蔡地即此。）新窖查子湖（澧州志在青林村。）到口百石湖（沔陽州志在州之西百八十里。）楊林竹根湖（岳州志在州南六十里。）楊枝烏子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柏林牛欄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楊葉耕長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蓮河韓么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籠斷大小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黃金麻荻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曹家張小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丁家後巴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龍南蓮若湖（安慶府志在宿松縣南五十里。其水通白荆湾池三十六段。沿接大伯滂張富池。由望江之箔湖以出雷港口。而達于大江。）扁子鰕埂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鴉鶻伴小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牛車牛欄湖（饒州府志在餘干縣。）鹿角古塚湖（岳州志在州南四十五里。）鶴照壯頭湖（長沙府志在湘陰縣。）赤馬

野豬湖（安陸州志在安陸州京山縣西南一百二十里。）赤土雞腸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黃坽西葉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黃客麻溢湖（澧州志在文田村。）大小綠頭湖　毬場拜池湖　李漿後塘湖　婁貪籠子湖　里長甲月湖（饒州府志俱在鄱陽縣。）馮占魏池湖（澧州志在南平村。）金山臺池湖（岳州志在州華容縣東北九十里。）東山淪河湖（德安府志在孝感縣東四十里。）張連麻子云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楓山下小水湖（撫州府志在宜黃縣。）下箭坽劉枝湖（饒州府志在鄱陽縣。）杜家潭盧圻湖（岳州志在華容縣西南四十五里。）硯湖（宋陸放翁詩硯湖并引余得共石數峯環立其中。四處可容一龠，因以潴水代硯滴，名之曰硯湖，且爲賦詩。群山環一湖，湖水綠溶漾。微風掠窻過，亦解生細浪。餘流浸翠麓，倒影寫奇嶂。自然出天工，豈復煩巧匠。病夫屏杯酌，不遣運酒醆。時時把清泚，筆墨助豪宕。帖成龍蛇走，詩出雷雨壯。從今几研旁，一掃蝸蜍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陳國泰
圈點監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五　六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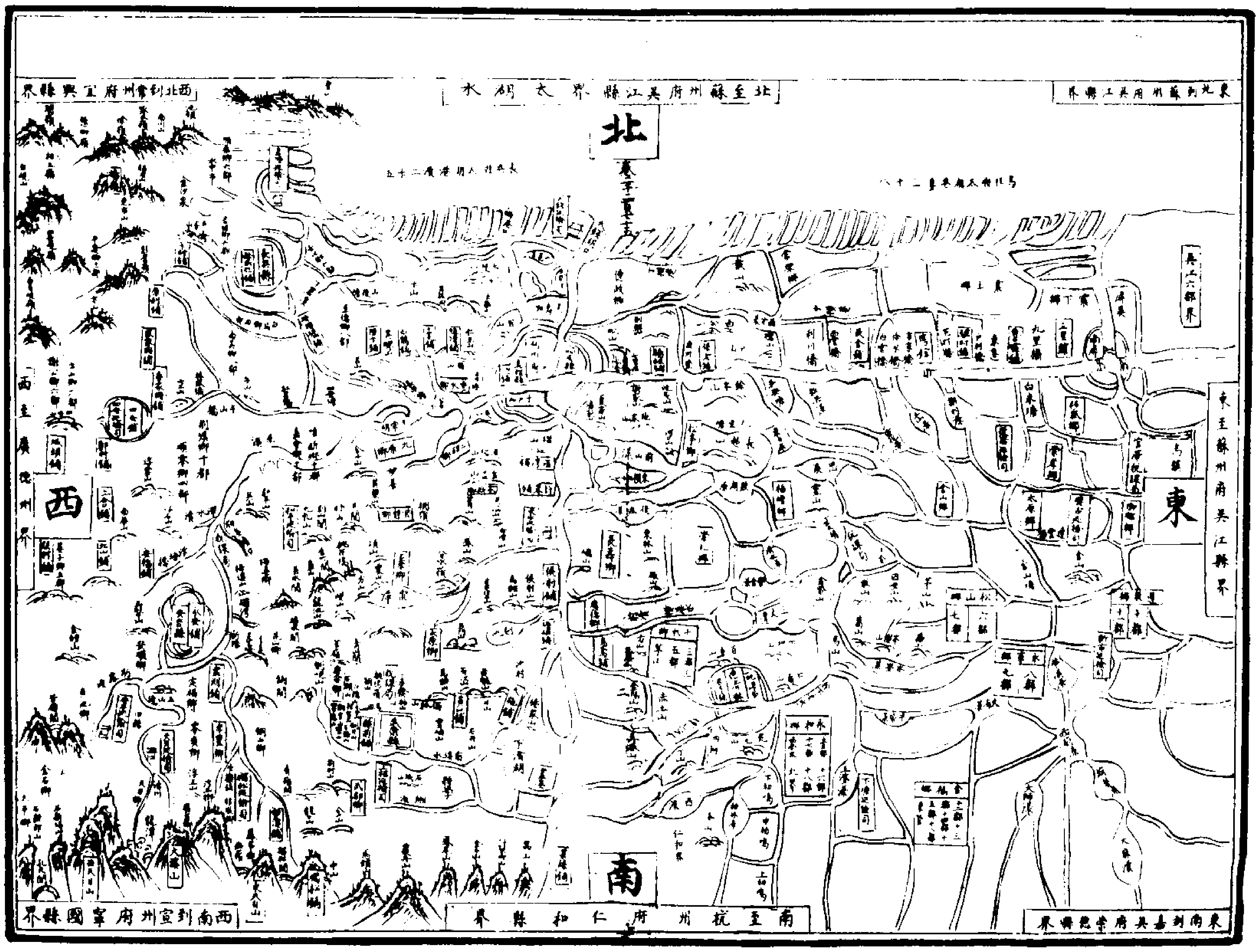
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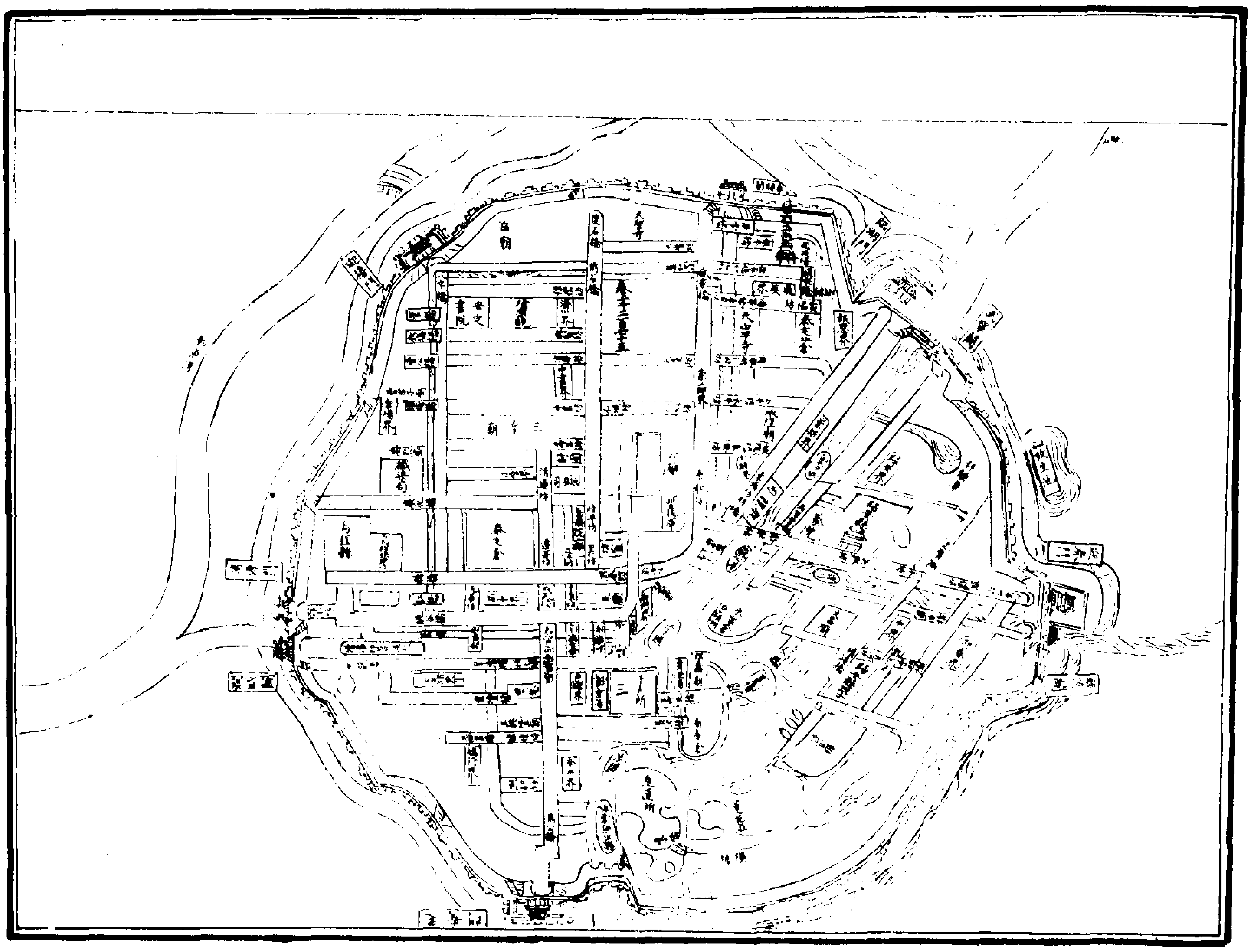
湖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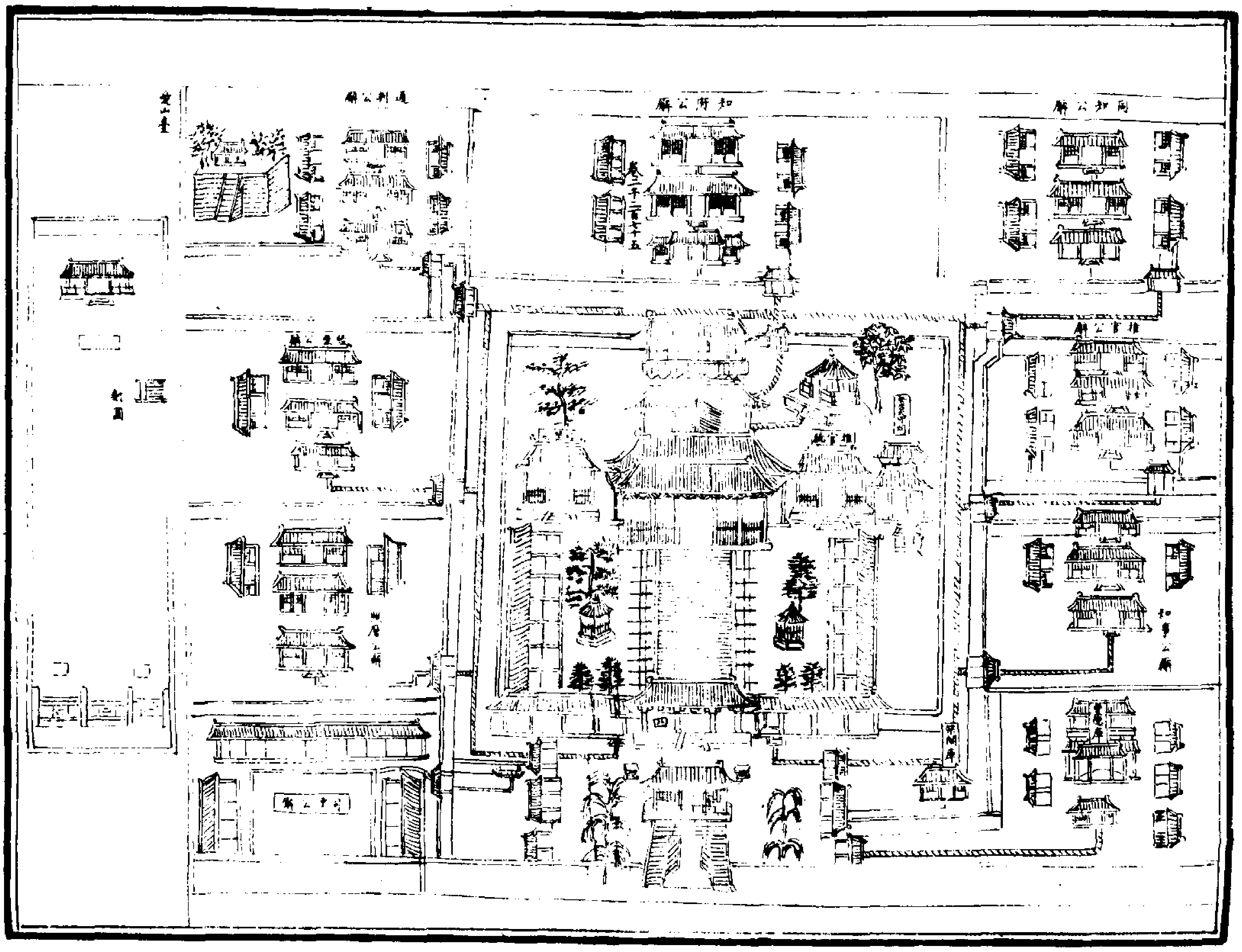
親領縣六　烏程　歸安　安吉　德清　武康　長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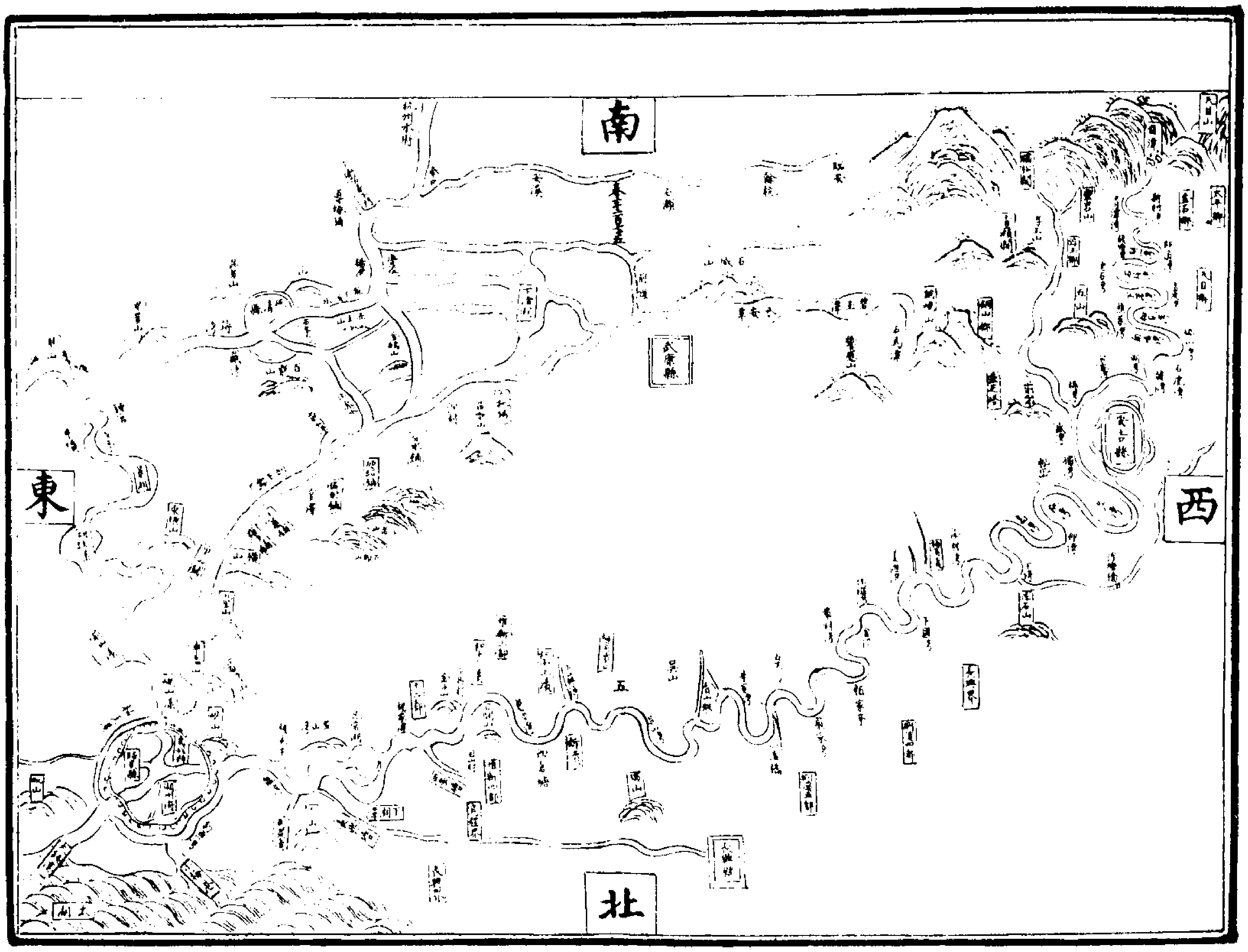
圖　建置沿革
分野　至到
城池　鄉里
橋梁　渡堰陂塘
風俗形勝　戶口
田賦　物産
土貢　山川
宮室　祠廟
寺觀　壇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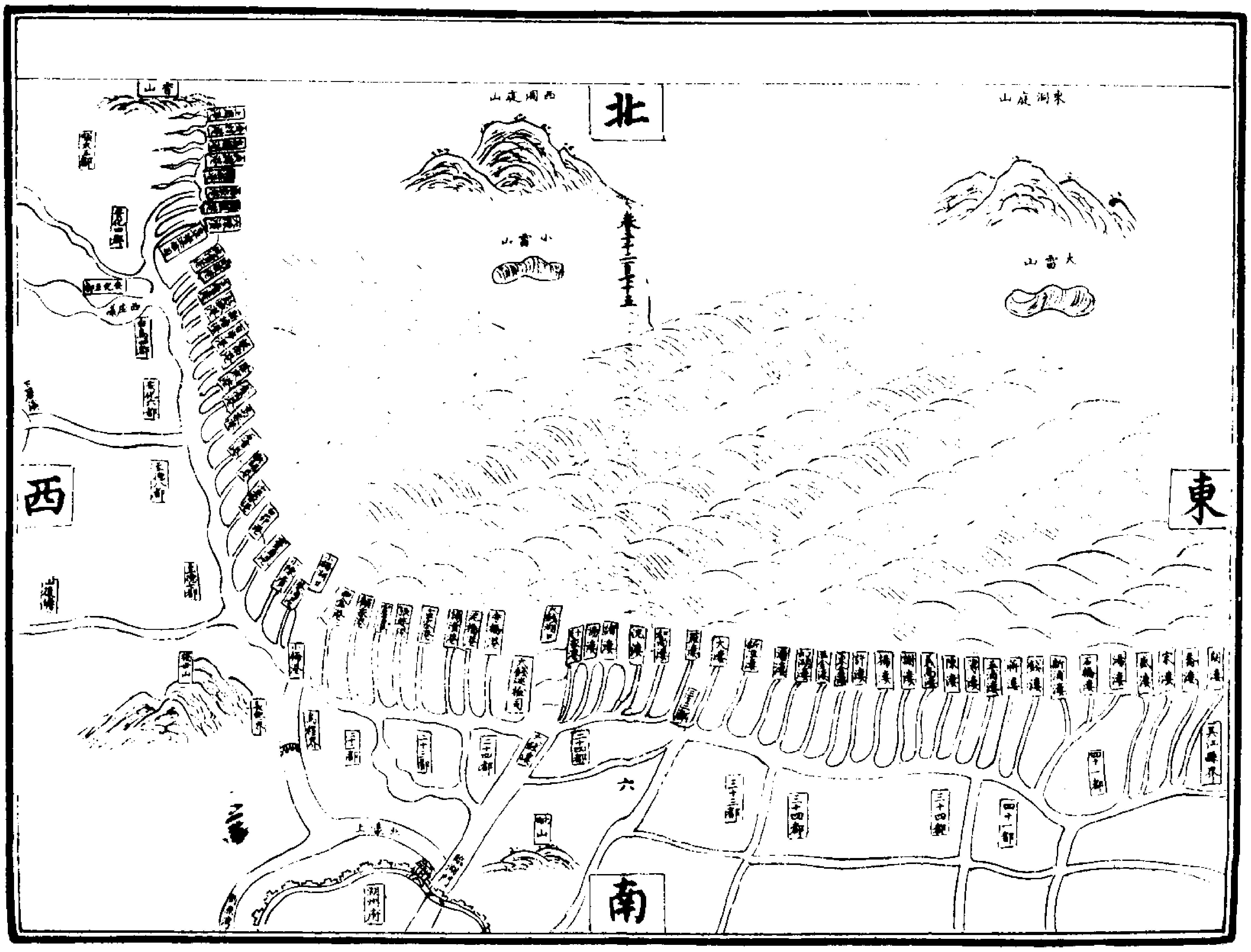
官制　公廨
營鎮　學校
軍營　墳墓
官蹟　着姓
烈婦　釋道
碑碣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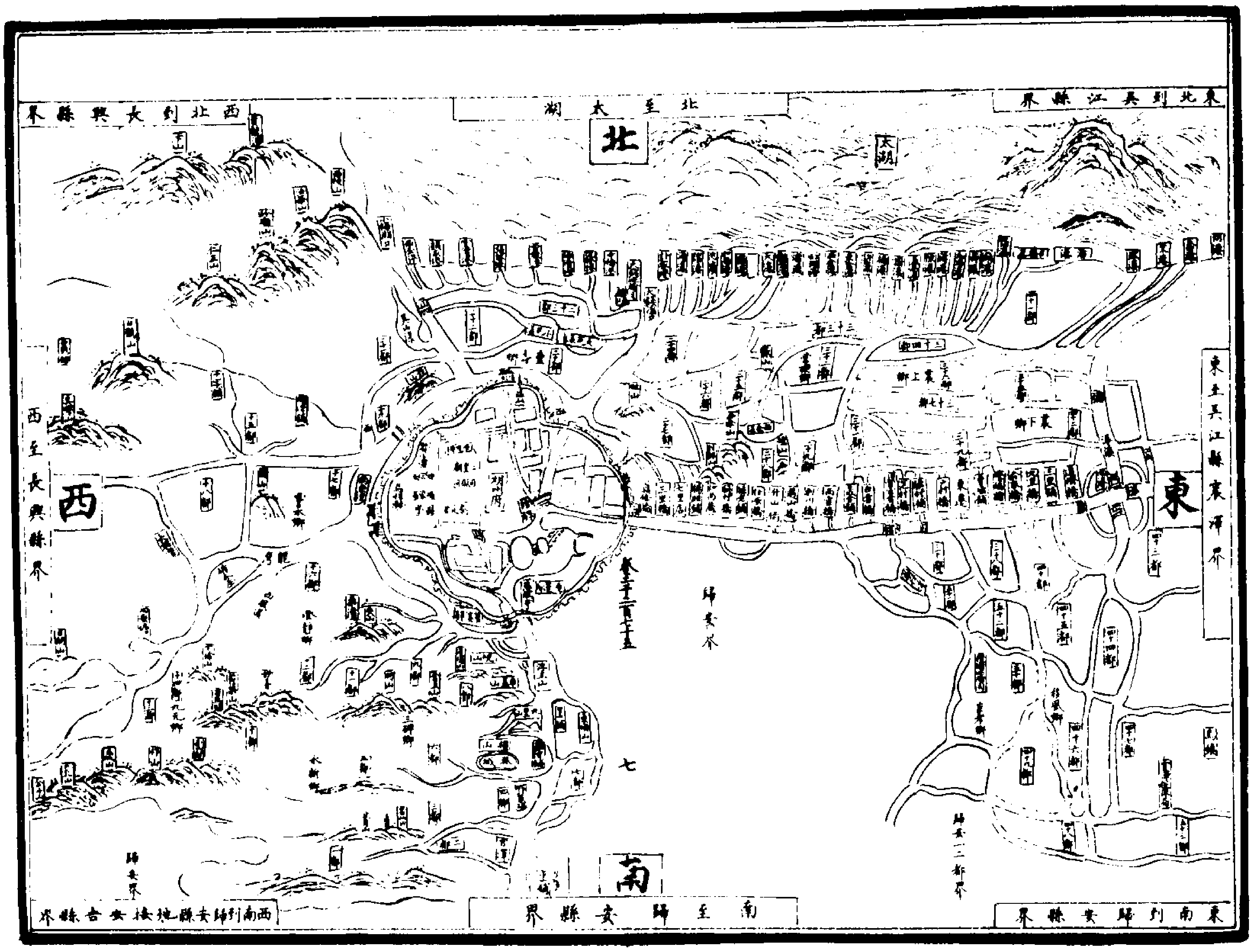

西北到常州府宜興縣界
北至蘇州府吳江縣界太湖水
東北到蘇州府吳江縣界
北
西至廣德州界
西
東至蘇州府吳江縣界
東
南
西南到宣州府寧國縣界
南至杭州府仁和縣界
東南到嘉興府崇德縣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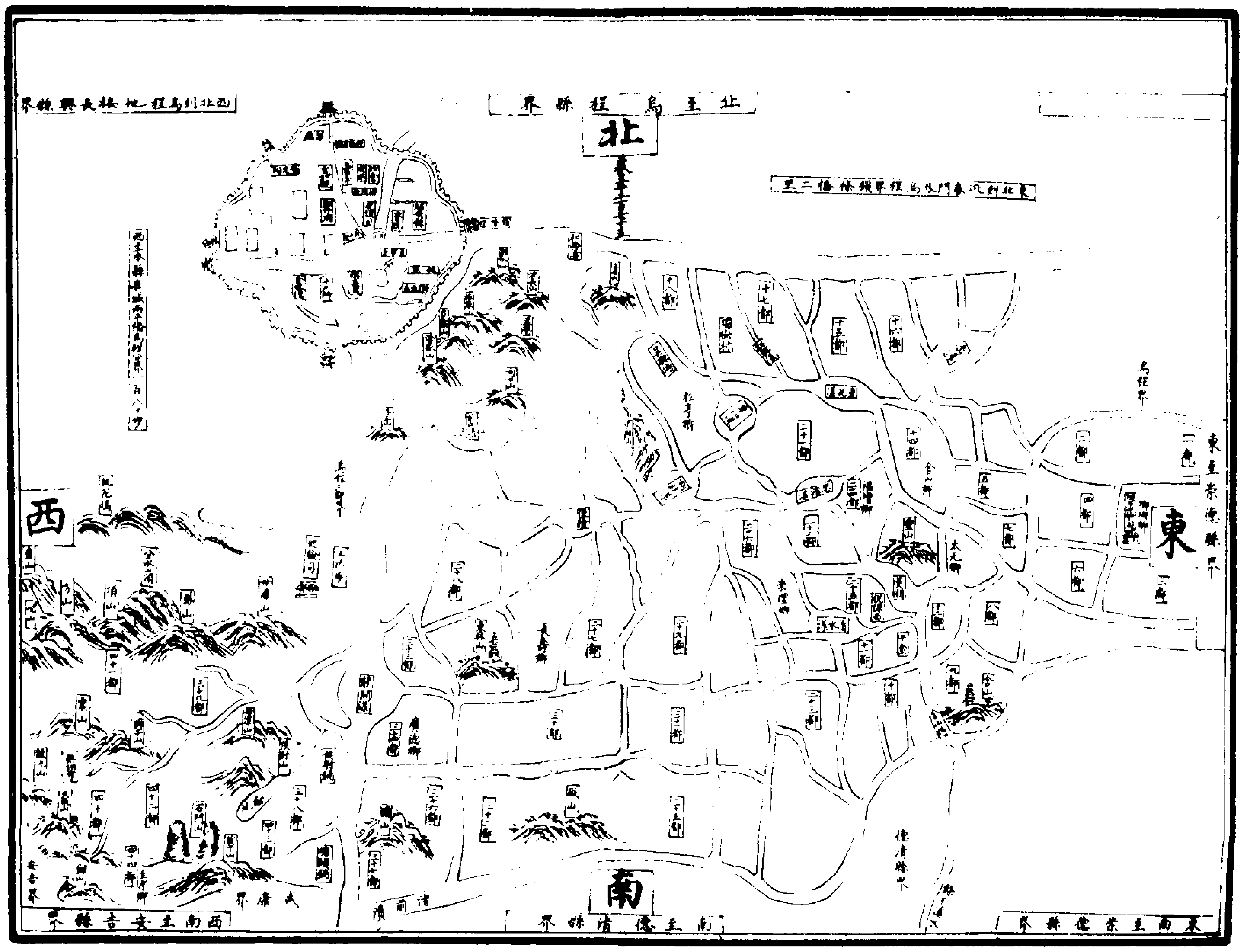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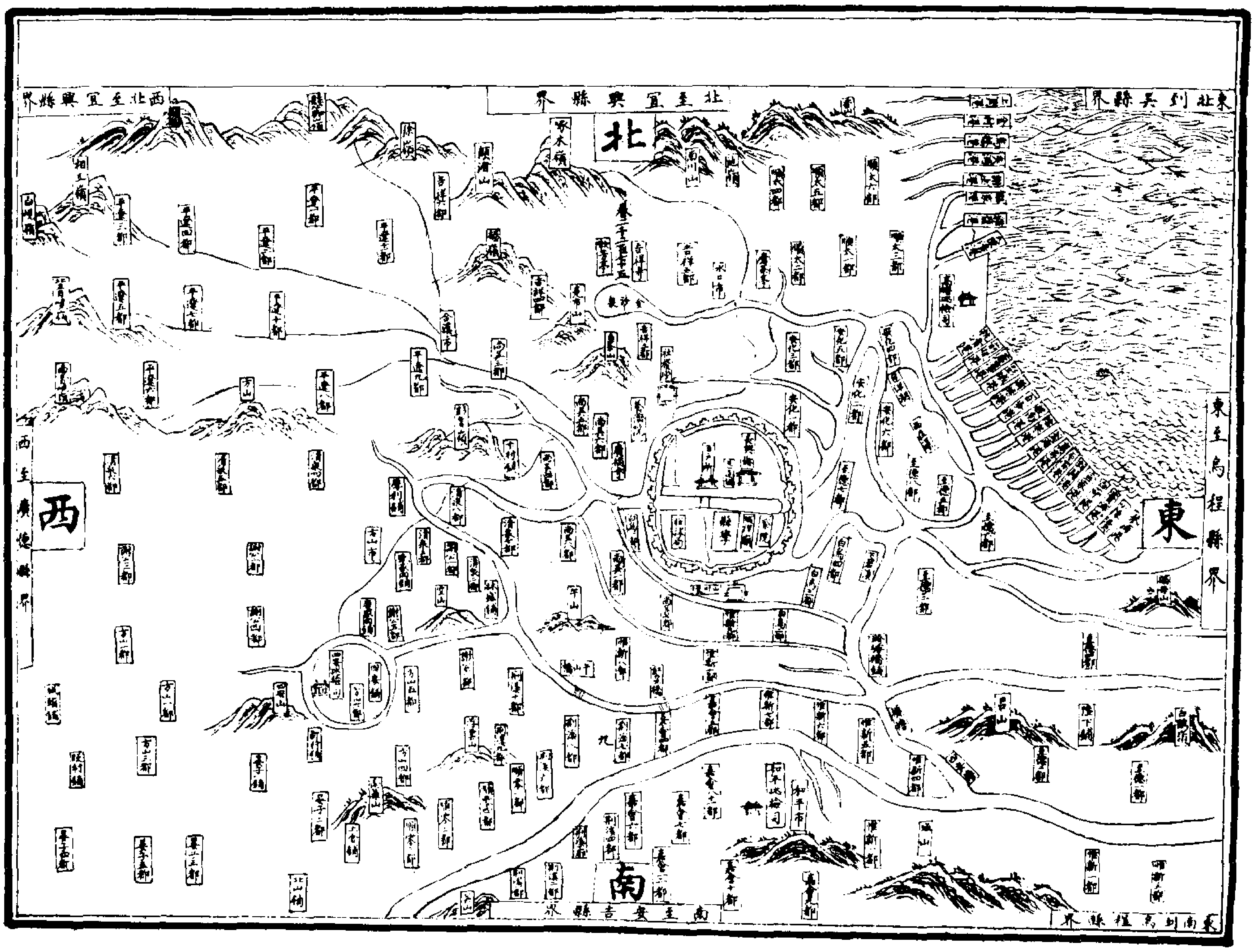

望山臺
通判公廨
知府公廨
同知公廨
推官公廨
經歷公廨
照磨公廨
知事公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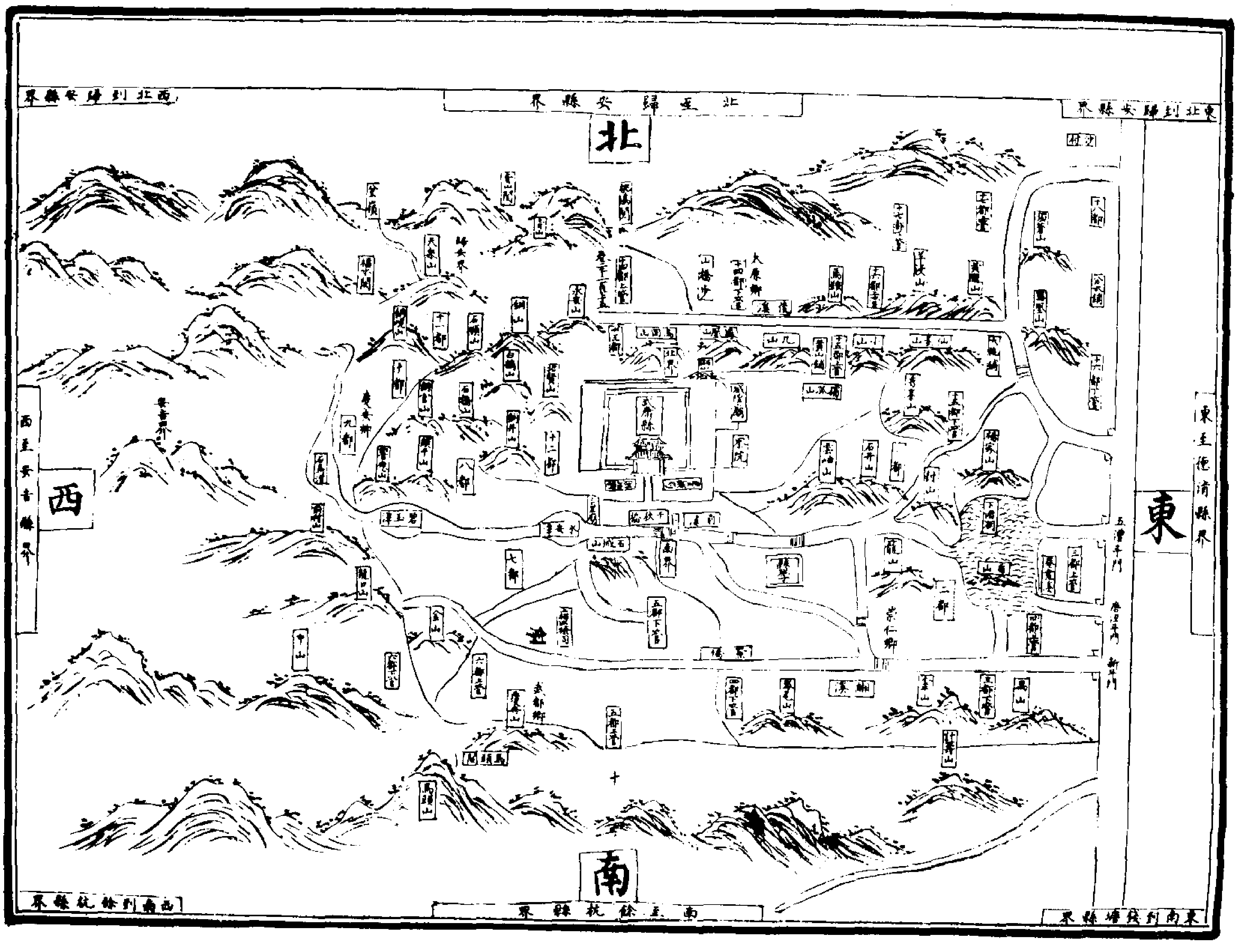

南
東
西
北
武康縣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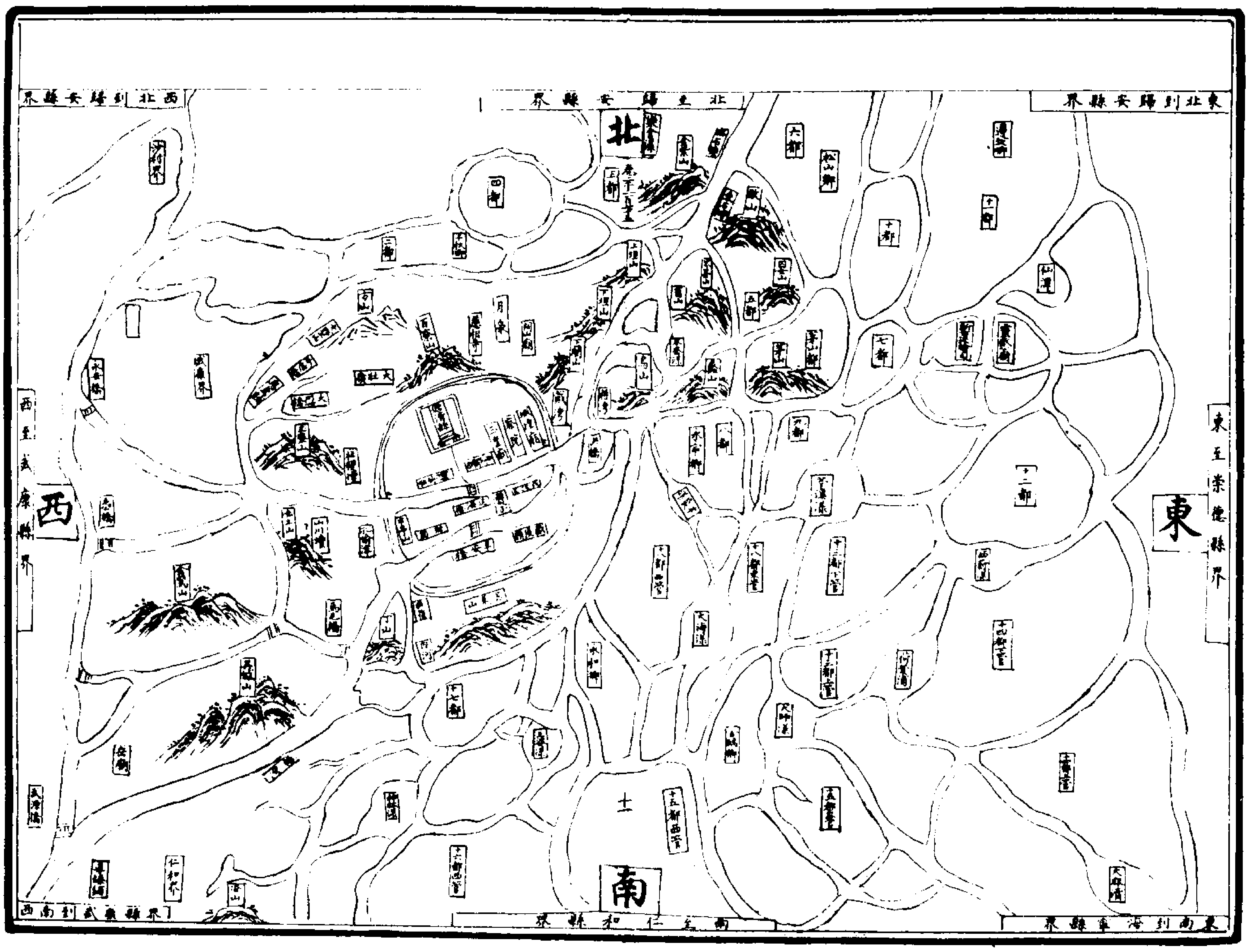

西洞庭山
北
東洞庭山
小雷山
大雷山
西
東
六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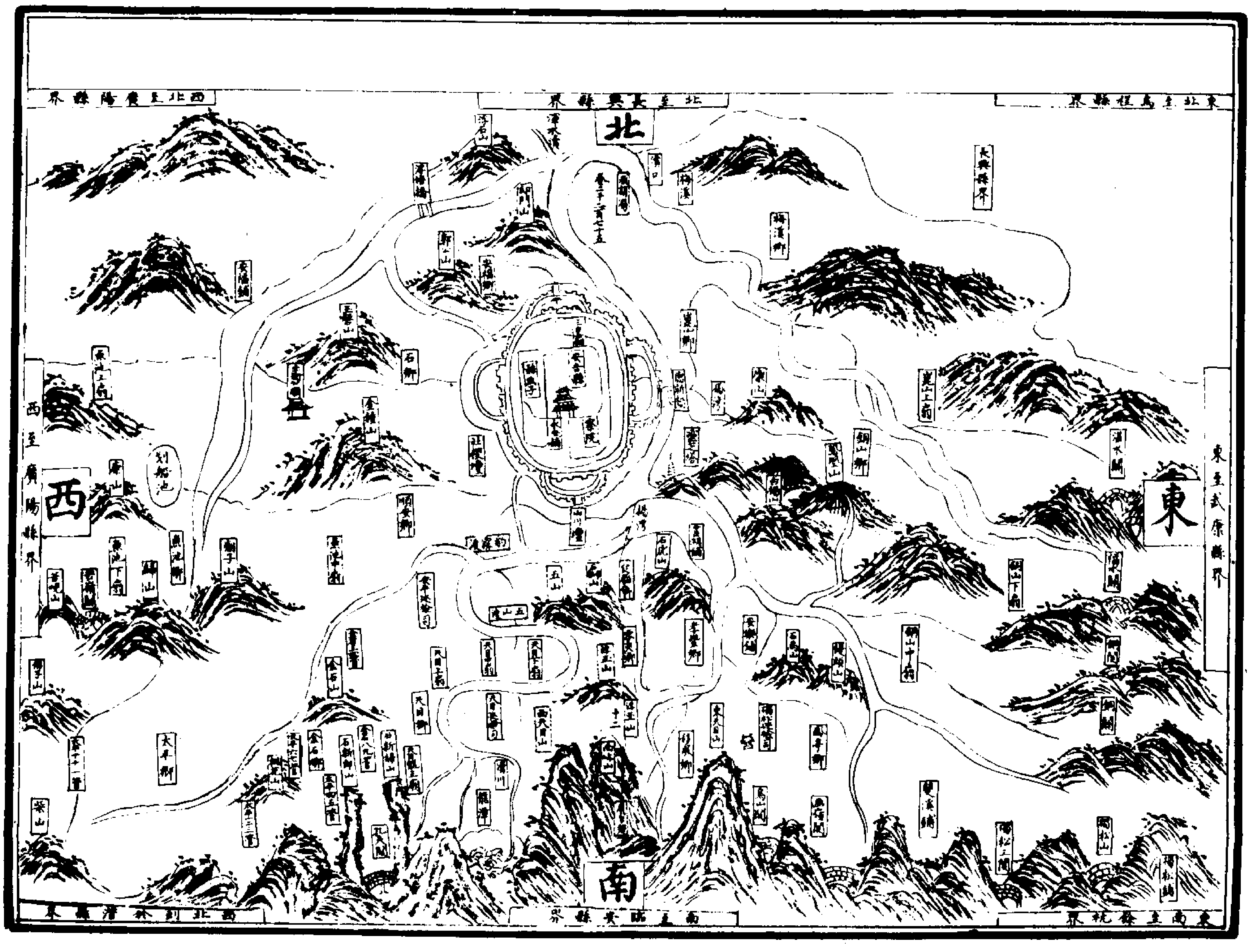

西北到長興縣界
北至太湖
東北到吳江縣界
北
太湖
東至吳江縣震澤界
東
西至長興縣界
西
歸安界
七
歸安一二都界
南
西南到歸安縣地接安吉縣界
南至歸安縣界
東南到歸安縣界


西北到烏程地接長興縣界
北至烏程縣界
北
東至崇德縣界
東
西
八
武康界
安吉界
德清縣界
南
西南至安吉縣界
南至德清縣界
東南至崇德縣界


北
南
東
西
北至宜興縣界
西北至宜興縣界
東北到吳縣界
東至烏程縣界
東南到烏程縣界
南至安吉縣界
西至廣德縣界


北
南
東
西
北至歸安縣界
西北到歸安縣界
東北到歸安縣界
東至德清縣界
東南到錢塘縣界
南至餘杭縣界
西南到餘杭縣界
西至安吉縣界


西北到歸安縣界
北至歸安縣界
東北到歸安縣界
北
西至武康縣界
西
東
東至崇德縣界
南
西南到武康縣界
南至仁和縣界
東南到海寧縣界


西北至廣陽縣界
北至長興縣界
東北至烏程縣界
北
長興縣界
西至廣陽縣界
西
東
東至武康縣界
南
西北到於潛縣界
南至臨安縣界
東南至餘杭縣界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建置沿革

親領縣六。（舊五新一）烏程（倚郭）歸安（倚郭）安吉　德清　武康　長興（舊州）禹貢揚州之域。斗牛之分。古防風氏之國也。周春秋時屬吳。後屬越。戰國時屬楚。爲菰城。即春申君之邑也。秦置烏程縣。界於會稽故彰兩郡之間。漢高帝六年屬荊。十二年又屬吳。景帝二年屬江都。元狩二年。江都國除。屬會稽故彰二郡。東漢屬吳郡。三國爲吳地。孫皓立吳興郡。晉太康三年。分烏程西鄉爲長城。東鄉爲東遷。又改永安爲武康。永興元年。分長城之北鄉爲義興郡。宋復分故彰郡置綏安縣。齊因之。梁紹泰元年。改爲震州。陳罷震州。復爲吳興郡。隋開皇九年。東遷長城復入烏程。屬蘇州。遂省吳興郡。仁壽二年。置武康分烏程長城置湖州。治於烏程縣。取太湖爲名。大業二年。州罷以所領縣屬蘇杭。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天寶元年。又改爲吳興郡。乾元元年復爲湖州。乾寧三年。陞爲忠國軍節度。五代吳越王四年。改長城爲長興。周顯德四年。改忠國軍爲宣德軍。宋景祐元年。改宣德軍爲昭慶。寶慶三年。改爲安吉州。屬浙西路。元至元十三年。改陞湖州路。屬江浙行省。

國朝丙午年。改爲湖州府。今屬浙江布政司。（吳興續志。寶慶元年。改安吉州。德祐二年正月歸於元。時爲至元十三年。遂立湖州路安撫司。尋改湖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隸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而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按治焉。仍領六縣。元貞二年。陞長興爲州。在城置録事司。至正十六年。高郵張士誠。竊據改吳興郡。僭稱德清武康烏程歸安四縣之地。罷録事司。以西南廂隸烏程。東北廂隸歸安。至正十七年歸于元。仍復湖州路總管府。而録事司不復再設。丙午年。守將以城歸附。皇朝改爲湖州府。吳元年。併長興安吉仍復六縣之舊。洪武二年。復以長興爲縣。城內仍以烏程歸安二縣分領之。今屬縣六。治烏程歸安。直隸中書省。）

吳興志上湖州吳興郡昭慶軍節度治烏程歸安二縣。（見熙寧九域志。）實禹貢周職方揚州之域。（尚書。禹貢。震澤底定。孔安國注曰。震澤吳南太湖名。周官職方氏。揚州其藪澤具區。其浸五湖。鄭氏注曰。具區五湖在吳南。）防風氏國在焉。（國語。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注。封隅山在吳郡永安縣。史記注。汪罔氏。即防風氏國。今在武康縣。見通典。）後屬勾吳。（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荊蠻。自號句吳。皇覽曰。太伯冢在梅里聚。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至衡山。杜預注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吳亡入越。越滅入楚。（史記越世家。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余賁曰。當周顯王四十

六年。）秦并諸國。罷封建爲郡縣。及定荊并越。置會稽郡。又以其地置縣。曰烏程隸會稽。曰故彰隸彰郡。（史記。秦始皇二十五年。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二十六年。李斯議曰。今海內一統。皆爲郡縣。置諸侯不便。始皇是之。遂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杜佑謂彰吳興郡之西境。會稽吳興郡之東境是也。漢高祖平秦。取楚。六年。統建荊國。十二年。更名吳。（漢書。高祖六年正月。以故東陽郡。吳郡。彰郡立劉賈爲荊王。注。吳郡本會稽也。十一年。賈爲英布所殺。十二年。以三郡立濞爲吳王。景帝三年。濞反誅。國除。）景帝四年。以屬江都國。廢隸郡。仍秦。（漢書。江都易王。非。景帝前二年立爲汝南王。擊吳。吳破徙王江都。治故吳國。元狩二年。子建得反自殺。國除。傳云。地入漢爲廣陵郡。非也。廣陵止得江都等四縣爾。）元封二年。更彰郡曰丹陽。（見漢志。後漢作陽。音志作楊。以山多赤柳也。）永建元年。分會稽浙江以西爲吳郡。（後漢志。）三國分漢。孫氏霸有江南。皓侯烏程。入嗣吳統。（吳志。皓以永興元年十月。封烏程縣侯。）寶鼎元年。適明陵有冠。令以吳郡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丹陽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潛。（漢書作潛。）水悉注于烏程。乃合九縣爲郡。而以烏程爲治所。名曰吳興。鎮山越。藩陵邑。且志所自起也。（吳志。皓即作墟。又和文皇帝改葬明陵。六典續記云。明陵在州西一里。吳志。寶鼎元年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劫皓庶弟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丁固等討敗之。分吳丹陽爲吳興郡。詔曰。古者分土建國。因事制宜。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大祭。其至分出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南史。沈約傳云。寶鼎二年。誅也。又按漢志。及通典。烏程陽羨故鄣於潛。本秦舊縣。永安漢和平中分烏程置。臨水吳時分餘杭置。晉武帝更名臨水。安吉原鄉。漢中平年分故鄣置。）吳興之郡昉於此矣。晉太康元年平吳。三年。析烏程西鄉爲長城。東鄉爲東遷。（見輿地志。又按晉志。吳興郡統縣十。有東遷長城。無陽羨。舊圖經云。晉平吳。分領東遷長城二縣。）又改永安爲武康。（見舊唐志。沈約傳云。太康三年。）永興元年。割陽羨及長城之北鄉爲義興郡。（晉志）宋復分故鄣。置綏安縣。（舊唐志。綏安唐改爲廣德。）齊因之。梁置震州。（舊圖經。統諸書。據與元和郡國志。皆曰。梁改爲震州。陳復爲吳興郡。紹興中續圖經辨之曰。自秦置郡至陳。未嘗改書。隋氏一統。始改郡爲州。太守爲刺史。按梁書杜龕傳。龕爲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後梁以郡兵非陳文帝軍。是梁分浙西數郡爲震州。治吳興。非改郡也。其說亦未嘗。自秦置郡。漢元封中已分拾參州置刺史。至梁

（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後又抵拓土宇。以舊州遐闊。多有析置。太同中。有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此。謂隋始改郡非也。以隋志考之。自梁以來。往往以郡爲州。以縣爲郡。又割置諸縣。紛紛不一。如同安郡置豫州。而屬縣宿松爲高塘郡。懷寧爲晉熙郡。望江後爲大雷郡。同安爲撫夏侯。諸州郡所置。大半如此。故自天監官多兼領。如史領豐爲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爲道根爲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據隋志。安陸郡梁置南司州。安陸縣舊置安陸郡。廬江郡梁置南豫州。合肥梁置汝陰郡。即此可見。蓋當時以吳興郡爲震州。而烏程爲吳興郡。初未嘗廢郡名也。舊唐志曰。梁置震州。取震澤爲名是矣。又統記云。梁敬帝置震州。陳高祖廢。按敬帝在位纔三年。而陳高祖得之。故震州自紹泰外不聞。陳廢州名。）隋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九年平陳。大加併省。乃以餘杭臨安（晉改臨水曰臨安）。於潛又併武康立杭州。併故鄣安吉原鄉入綏安。隸宣州。以東遷長城復入烏程。隸蘇州。郡廢（隋志。平陳復吳興郡廢。并東遷入烏程。又廢長城武康。又併故鄣安吉原鄉入綏安。屬宣州）。仁壽二年。置武康。割烏程。又分長城爲湖州（隋志。仁壽中置湖州。又武康長城並仁壽二年復置）。取太湖爲名也。湖州之名昉於此（見唐書郡國志。五湖之表。州以爲名）。大業二年。州復廢。三縣仍屬蘇杭（通典云。煬帝初廢湖州。其地入餘杭及吳郡）。唐高祖取隋。武德四年。復置湖州。領烏程一縣。僅存州名而已。又以豪傑來歸。權創州縣。就拜守宰以寵之。而武康長城安吉皆自爲州（唐志。湖州武德四年置。又是年長城置雉州。安吉置桃州。武康仍爲武州。湖州領烏程一縣。六年復沒于輔公祏。七年平賊復置。統記云。大業末。沈法興值隋亂。引兵守江上。于舊州立吳興郡。唐武德三年。爲李子通所陷。四年杜伏威平之。復置湖州。六年又爲輔公祏所陷。七年李孝恭爲刺史。復置州。參考諸傳。沈法興大業初爲吳興太守。後爲李子通所敗。自後別無更置。又唐會要云。湖州開元七年置。又置烏程縣。誤也）。七年。太宗即位。州縣權置者。併省碁畫。始以武康長城來屬。又併安吉原鄉入長城（唐志。武德七年廢武州。以武康來屬。又省雉州及原鄉。併入長城來屬。又廢桃州。以安吉入長城）。麟德元年。復置安吉。天授二年。析武康東鄉置武源。定爲五縣。天寶元年。又改州爲吳興郡。武源再改爲德清（唐志。武源景雲二年改臨溪。天寶元年又改爲德清）。乾元元年。復州名（唐志）。乾寧二年。以錢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領二浙。三年。賜軍號忠國。升節度置使。以授刺史李師悅（唐方鎮表。文德元年。置忠國軍節度使。治湖州。續圖經云。據師悅神道碑。以

爲內表也。唐書乾寧三年。按統記。李師悅光啓元年授。文德元年加檢校右僕射。景福二年加司空。使乾寧三年加忠國軍節度使。表誤）。州於是始爲節鎮。梁開平元年。封鏐爲吳越王。四年。鏐始以錢鏢爲刺史（五代史吳越世家。乾寧二年。鏐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有二浙。光啓三年。取蘇常。唐刺史題名云。乾寧四年。高彥以招討使。天祐四年辛亥。其子澧襲位。七年。爲衆所逐。鏐主州安撫。以錢鏢爲刺史。是鏐雖位乾寧中領二浙。其刺史尚是唐置。至高澧見逐。始以其親爲之。據有其地。按唐紀。天祐四年。遷于梁。梁太祖改元開平。是時但唐李克用存勗。仍唐年號稱天祐。至十九年。題名。蓋仍唐年號。稱天祐七年。即梁開平四年也。梁太祖即位。封鏐爲吳越王。鏐受其封。合用梁年號）。後割武康隸杭州（五代史職方考。武康故屬湖州。梁割隸杭州）。改長城爲長興（淳熙中郡庠志舊編云。吳越避朱梁太祖父諱也。按五代史。梁太祖之父諱誠。鏐嘗受梁吳越王封。故避）。周顯德四年。改忠國軍爲宣德。以錢偡爲節度使（偡唐韻音甚。偡然齊整）。宋混一區宇。僭僞畢臣。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錢俶納土。四年。復以武康來屬。七年。析烏程置歸安。景祐元年二月。宣德軍改爲昭慶軍（舊編載。景祐元年。本城昭慶門災。上聞天下郡國水多虞。近臣以本軍對。令兩易其名。遂以宣德名門。昭慶名軍。按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六月壬戌。大內火。延燔崇德長春滋福等八殿。癸亥。移御延福宮。十一月甲戌。修內成。大赦改元。二年十一月甲寅。改正陽門曰宣德。明年爲景祐元年。二月壬辰。改宣德軍爲昭慶軍。事不相屬。又按大內南三門。中曰宣德。東西門曰左右長慶。宣德門本梁建國門。興國七年。改丹鳳門。祥符八年。改正陽門。景祐初。改宣德。是正陽門改宣德。謂兩易其名非也。但修內之後。延燔八殿。名悉更改。次年又改端明殿曰延和。改繼照堂曰繼聖。恐是火災之後。以湖郡多水。用其軍額爲門名。以厭火祥。既爲門名。軍額自應更改。未可知也。更考）。軍於是始名昭慶。自秦始皇二十五年（歲在己卯）。初置郡縣。越四百八十八年。得吳寶鼎元年（歲在丙戌）。始爲吳興郡。又三百二十六年。得隋仁壽二年（歲在壬戌）。始爲湖州。又二百九十四年。爲唐乾寧三年（歲在乙卯）。始爲節鎮。寶鼎元年至慶元六年（歲在庚申）。凡九百三十五年。一爲震州。再爲吳興郡。三爲湖州。節鎮之名亦三易。州郡所隸。晉分天下爲十九部。隸揚州（晉志）。隋初隸揚州行臺。大業末隸徐州總管（見統紀）。唐分道置使。屬江南東道（唐志。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八曰江南。開元二十一年。置十五道採訪使。江南分東西道）。今爲縣六。屬兩浙西路云。　吳初置郡。領縣九。烏

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故鄣安吉原鄉於潜晉析烏程置長城東遷為縣十一後以陽羨置義興郡為縣七宋以故鄣屬丹陽歷齊梁陳仍九縣隋平陳郡廢縣或併省各他屬（詳見郡置沿革下）仁壽二年以武康（晉改永安）烏程長城三縣置湖州未幾復廢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止領烏程一縣七年始以武康長城來屬又併安吉原鄉入長城麟德中復置安吉天授中析武康置武源（天寶中更德清）於唐之世凡五縣梁開平中割武康屬杭州又損其一宋太平興國四年復武康七年析烏程置歸安今為縣六望烏程　望歸安　望安吉　望長興　上武康　緊德清　廢縣四菰城郡國志云春申君立菰城縣在郡南二十五里秦改為烏程至今有城因山每歲為牧馬所東遷在烏程縣東四十一里輿地志云晉太康元年分烏程東鄉置隋平陳併入烏程原鄉漢中平年分故鄣置武德七年併入長城吳興太平興國七年轉運使高晃奏云古吳興郡倚郭昔吳興烏程兩縣今為歸安（舊圖經統記並云高晃所奏未知何從得之據唐書沈伯儀傳云湖州吳興人伯儀仕武后朝則是時有吳興縣但史失書發置年月所自耳）縣舊隸本州今隸別州者五於潜　餘杭　臨水（即臨安）右三縣隋析置杭州屬臨安府陽羨晉置義興郡今屬常州故鄣晉以屬丹陽今屬廣德軍（吳興續志）湖統六邑二縣于郭始舉其凡後復詳推叙屬縣歷代屬縣分合不一沿革已紀其詳宋太平興國七年始定為六縣烏程歸安安吉長興為望武康為上德清為緊元因之元貞元年陞長興為州以烏程歸安為上縣德清安吉為中縣武康為下縣長興為中州

皇朝仍以長興為縣且著於令各縣以粮十萬石之上為一等五萬石之上為一等五萬石之下為一等設置吏卒各有差洪武九年同為正七品　烏程縣（元為上縣今為正七品）　歸安縣（元為上縣今為正七品）　長興縣（元陞為州今復為縣正七品）　安吉縣（元為中縣今為正七品）　德清縣（元為中縣今為正七品）　武康縣（元為中縣今為正七品）

烏程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周為楚菰城地秦置烏程縣屬會稽郡漢置侯國屬荊又屬吳後屬江都及國除復屬會稽永建中屬吳郡三國吳地孫皓置吳興郡晉分其西鄉為長城東鄉為東遷梁以郡置震州乃以縣置吳興郡隋郡罷以縣屬蘇州仁壽二年屬湖州大業二年州罷復以縣屬蘇州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縣復屬之宋屬安吉州元屬湖州路

本朝因之吳興志望烏程縣（九域志舊縣分七等赤畿望緊上中下烏程舊為緊大曆十二年始升望見顏真卿石柱記據唐會要烏程大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昇望本縣有昇望記大曆中時陳長撰又據武德令五千戶以上為上縣開元十八年增千戶其畿赤望緊不限戶數並為上縣宋建隆元年十月詔應天下縣除畿赤外四千戶以上為望）三代揚州之城戰國屬楚時已為縣曰菰城即春申君黃歇封邑也（郡國志云春申君立菰城縣在郡南二十五里秦改為烏程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縣陳注滅陳為楚縣云楚已有縣矣）城面漢澤菰草彌望故名秦既併楚改曰烏程屬會稽郡以烏巾程林二氏所居也古者因生賜姓從之郡縣乃多因姓而命名二姓以善釀雄其鄉音又相協秦尚富彊一時更革至今仍其名也（舊圖經載越絕書外傳云始皇至會稽徙大越之人于烏程郡國志云古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以為名統記載顧長生三吳土地記云縣有烏林氏秦時程林烏巾二家能醸美酒始皇二十六年改菰城縣為烏程縣屬會稽郡縣有烏亭即古之烏木鄉烏氏所居鄉也漢蔡孝王是國會稽文士郭枚司馬賦烏鄉酒張景陽七命曰酒則荊南烏程是也又秦南富種如烏氏贏以畜牧致富始皇令比封君與朝請巴寡婦清家擅丹穴始皇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則以二姓善釀名縣亦此意也）漢興參置侯國屬荊屬吳屬江都江都國廢復隸會稽永建中屬吳郡三國屬吳孫權分縣之餘不鄉為永安後為侯國孫皓以侯居焉皓後即作寶鼎元年以吳郡之永安餘杭臨水陽羨丹陽之故鄣安吉原鄉於潜於水悉注此乃合九縣即其地置吳興郡自是始為郡治所晉析其西鄉為長城東鄉為東遷梁以郡置震州乃以縣為吳興郡（隋志烏程舊置吳興郡）隋平陳郡廢併東遷長城復入而屬蘇州仁壽二年復分長城立湖州大業二年州又廢唐武德四年復置湖州自梁以來州有廢置吏革縣未嘗變也宋太平興國八年始析縣之東南十五里置歸安分治郡城之東而縣之治所在州治之西一里由今準古為縣始於楚制名自於秦置郡由於吳治所創於晉其屬湖州則肇於隋定於唐境界分畫則自宋太平興國以後云

歸安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宋興國七年分烏程縣地置歸安縣與烏程對治俱為倚郭屬安吉州元屬湖州路

本朝因之吳興志望歸安縣宋太平興國七年分烏程縣置據舊圖經載轉運使高晃奏云古吳興郡倚郭昔烏程吳興兩縣今烏程境太廣請分置

一縣從之。時吳越錢氏初歸命。故以歸安爲名。（見吳興圖經統紀。）析烏程之東南十二鄉隸焉。置縣治于州治之東一百二十步。（統紀云。西北至州一百二十步。今迎春橋東。）與烏程對治爲倚郭。（吳興圖經云。烏是言吳興縣倚郭。不知何從得之。按唐書。沈伯儀傳云。湖州吳興人。伯儀嘗武后時。則武后時有吳興縣矣。又統記。載西封記一卷云。齊吳興縣丘靈鞠撰。考統記所載撰述類首載郡官所著之書甚多。恐是吳興縣令。但本傳止云烏程人。統記之言必須有證。則齊有吳興縣未可知也。時齊梁郡縣紛更至衆。史多畧之。無可稽考。又續圖經云。晉太康中當烏程東鄉爲東遷縣。隋復併入。今縣東四十五里尚以東遷名其地。其縣治也。且晉初析烏程西鄉爲長城。即今長興縣也。東鄉爲東遷。即今東遷也。長興地界。在烏程之西數十里。則東遷縣界。亦當東遷不遠。今歸安縣界。乃自城中。與烏程分晝野治。北自後石橋。南至小市巷。通儀鳳橋。至甘棠橋。以路及溪中分爲界。城外以迎春門。霅河之南。定安門。餘不溪之北爲界。非東遷舊界明矣。）

長興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晉太康三年。分烏程縣之西境。置長城縣。屬吳興郡。永興元年。分北鄉置義興郡。隋開皇九年。併入烏程。屬蘇州。仁壽二年。復分

長城置湖州。大業二年。州罷復屬蘇州。唐武德四年。更置綏州。又改名雉州。并置原鄉。復爲長城縣。屬湖州。麟德元年。分爲安吉。天寶元年。州仍爲郡。乾元初。郡復州名。而縣復屬湖州。五代吳越錢鏐改爲長興。宋屬安吉州。元改安吉州爲湖州路。縣仍屬焉。元貞元年陞爲長興州。仍屬湖州路。

（吳興續志。）

（皇朝丁酉二月。兵克長興。改曰長安。以安吉縣來屬。壬寅年。復名長興。吳元年。改隸湖州。與安吉併屬焉。洪武二年。仍復爲縣。）吳興志。望長興縣。（見唐地理志。又元豐九域志。望縣。并見烏程縣下。）本烏程縣之西鄉。晉太康三年。始分其地。以置屬吳興郡。名曰長城。（見輿地志。又舊圖經云。晉平吳。加頓戍城縣。輿地志又云。吳夫槩於其西築城。狹而長。因有長城之號。舊經云。縣因長城爲名。）因其地。有吳夫槩城狹而長也。永興元年。割其北鄉爲義興郡。（見晉地志。）隋開皇九年。平陳。以其地併入烏程。隸蘇州。（隋志。平陳復廢。吳興郡又廢長城入烏程隸蘇州。）仁壽二年。復分長城。再置湖州。（見隋地志。）大業三年。州復廢。縣仍屬蘇。（見隋志及通典。）十四年。沈法興僞置長州。唐武德四年。更置綏州。又更名雉州。并置原鄉縣隸焉。（唐志。長城。大業末。沈法興置長州。武德四年。更置綏州。因古綏安縣名之。又更名雉州。并置

原鄉縣。統紀云。大業十四年。吳興太守沈法興守江左。於長城縣置長州。武德四年。土人張頗。於長州西巖山上立巖州。於巖州置綏州。以古綏安縣爲名。尋又改爲雉州。舊經云。取縣界雉山爲名也。）七年始省雉州及原鄉。復置長城縣。屬湖州。又廢桃州。以安吉入焉。（並見唐志。統紀云。武德七年。廢宣州原鄉。綏安故鄣二縣入長興誤也。按綏安宋分故鄣置。舊唐志云。綏安。唐改爲廣德。隋志。宣州綏安縣。平陳省故鄣安吉原鄉焉。唐志。宣州廣德本綏安也。七年以縣來屬。則綏安未嘗併入長城也。緣平陳後。書併故鄣安吉原鄉入綏安。隸宣州。今則復析宣州綏安縣之原鄉安吉入長城。故訛耳。併言綏安耳。故鄣綏安。實未嘗併入長城也。）麟德元年。復析爲安吉。天寶元年。[illegible]仍爲郡。乾元元年。郡復州名。而縣之所隸如故。吳越當梁時。避梁諱。乃改今名。（按五代史。吳越王錢鏐受梁之王封。梁太祖之父名誠。故爲之避。）自晉太康至今。廢者一（隋開皇。）名易者再。爲州者三。一屬震州。（梁時事。見郡沿革下。）再屬蘇州。屬湖州。吳興郡者各三焉。此縣沿革廢置之大畧也。

武康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漢爲烏程縣餘不鄉地。即古防風氏之國也。三國吳分

置永安縣。屬吳興郡。晉改爲武康縣。宋齊並屬吳興郡。隋初縣罷。仁壽二年。復置屬湖州。唐李子通置安州。又曰武州。武德七年。州罷。以縣屬湖州。五代梁分屬杭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屬湖州。寶慶三年。改州爲安吉縣仍屬焉。元屬湖州路。（吳興續志。至元十二年。收附爲下縣。至正十六年。爲張士誠所據。丙午年。歸附。

皇朝因其舊名。隸湖州府。）吳興志。上武康縣。古防風氏國。汪芒氏之守也。（國語。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注。封嵎山在吳郡永安縣。史記注。汪芒氏即防風氏國。今在武康。又見通典。）漢爲烏程餘杭之境。初平中。始分二邑。置縣名曰永安。屬吳郡。（按後漢志。及通典並云。漢初平中。置永安縣。南史。沈約傳云。靈帝中平五年置。祥符圖經載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大帝黃武元年。乃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分烏程餘不鄉合餘杭之境。置永安縣。餘英志以沈約博綜群書。世居武康。自吳至梁。歷年未遠。以約之言爲正。舊編則據圖經之言。統記亦謂吳黃武元年置。今以年代考之。靈帝中平七年。爲獻帝初平元年。當魏黃初二年。是約雖博綜。而自紀鄉里故事。多與正史差錯。又黃武爲吳年號。使吳爲黃武元年。則漢史不當載。今以漢志通典之言爲定。）吳寶鼎元年。始割吳興郡。以永安屬焉。

（元吳志。而餘英志以爲寶鼎二年，皆亦據沈約之言也。）晉平吳興曰永康，後又改曰武康。（餘英志曰：晉太康三年平吳，以平陽郡有永安縣，改曰永康。惠帝永元九年改元永康，以年號同，始改曰武康。舊志作太康三年改武康。）隋平陳，廢吳興郡，又併縣境入餘杭，隸杭州。仁壽二年復置武康縣，又割烏程分長城立湖州。大業二年廢湖州，縣仍屬杭。唐武德初，賊李子通攻陷郡縣，以武康爲安州，後又改曰武州。四年復置湖州，而武康仍爲武州。（統記。大業十四年，江南元帥沈法興復於湖州置吳興郡，縣又屬焉。唐武德三年，李子通賊攻陷郡縣，以武康置安州，取古永安爲義也。四年七月，以安吉人施世英使持節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征子通，未行。其年八月，吳王杜伏威遣其將王雄誕平子通。施世英改杭州刺史，改安州爲武州，以武康爲義也。六年冬，郡縣又爲輔公祏所陷。七年春，趙郡王李孝恭廢武州，又於舊吳興郡立湖州，縣仍屬焉。餘英志曰：大業十三年復置吳興郡，武康又屬焉。唐武德四年，賊李子通攻陷郡縣，以武康置安州，又改曰武州。子通平，唐因之。七年州廢，縣復隸湖州。據唐志，湖州武德四年置。又是年武康仍爲武州。）七年州廢，復爲縣，隸湖州。天授三年析東十七鄉置武源縣。（統記。天授二年七月，百姓戴德永等上疏，言武康東界一十七鄉，枕臨溪澤，有舟楫之利，請析置武源縣。勑從之。）梁復割隸杭州。宋太平興國四年復隸湖州。竊嘗推之，縣始置於漢之初平，而武康之名由於晉。自吳至今，更屬於湖杭者凡七，而定於太平興國之四年。今之邑境，即天授之舊。唐初援攘，雖再立爲州，不數年而復爲縣云。

德清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三國吳分武康縣之東境、烏程縣之餘不鄉，屬永安縣。晉改永安爲武康縣。唐天授二年分置武源縣。景雲二年改爲臨溪縣。天寶元年改爲德清縣，治在百僚山之南。宋屬安吉州，元屬湖州路。（吳興續志。至元十三年收附，爲中縣。至正十六年爲張士誠所據。丙午年歸附。皇朝因其舊名，隸湖州府。）吳興志：緊，德清縣。（見九域志。縣初曰上。餘見烏程下。）本武康縣之東境，烏程縣之餘不鄉也。吳屬永安縣，晉改永安爲武康縣。唐天授二年，縣民戴德永奏武康東界十七鄉，枕溪澤，有舟楫之利，請析置一縣，以界內有武承塘，遂置武源縣。（縣東十八里臨大溪，有武承塘，東爲石塘，西境瞰接數里。）勑依所請。景雲九年，勑天下州縣自天授以來改爲武字者，並復舊文，新置者議而改焉。二年改武源爲臨溪縣。天寶元年改今名，隸湖州。（時天寶六年改烏山爲德清山。）宋因之。

安吉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漢丹陽郡故鄣縣之南境。東漢靈帝時分鄣之南鄉置此縣，屬丹陽郡。晉屬吳興郡，宋、齊並因之。梁、陳屬陳留郡。隋郡罷，省安吉入廣德，屬杭州。仁壽二年復置湖州，仍以安吉屬焉。大業二年以安吉、武康屬宣州。唐武德四年以廣德縣置桃州，而安吉屬焉。七年省併入長城。麟德元年復置，屬湖州。宋屬安吉州，元屬湖州路。（吳興續志。至元十三年收附，仍隸湖州路，爲中縣。丙申歸附。皇朝丁酉年隸長興縣。吳元年平，湖西仍隸湖州府。）吳興志：望，安吉縣。（見九域志。縣初上。會昌四年十一月三日勑改緊望。縣詳見烏程縣下。）本漢丹陽郡故鄣縣之南境。初平中，張角作亂，社鄉守險助國，漢嘉元二年分故鄣南鄉別爲一縣，因名之爲安吉。（見吳興記。又統記。吳寶鼎元年以丹陽郡之安吉等九縣立吳興郡。）隋開皇元年廢入廣德縣，隸杭州。仁壽二年仍舊吳興郡置湖州，廣德縣又隸焉。大業二年廣德隸宣州，以安吉入武康，又隸焉。義寧二年沈法興據湖州，復置縣。唐武德四年以廣德縣置桃州，仍以安吉縣隸焉。七年省併入長城。麟德元年復置，隸湖州。（已上參考吳興圖經、續圖經，并統記所載。）自漢中平至今廢者三。一屬丹陽，三屬吳興，一屬桃州，兩屬湖州。此縣沿革廢置之大畧也。

分野

湖州府吳興續志：粵初建國，分土畫疆，占星辨域，徵諸保章，斗牛之間，欽分惟揚，湖隸其區，舊志既詳。　敘分野：舊志載吳興隸揚州之域，其分野在斗牛女三宿。或曰斗分野，或曰南斗須女之分。諸說不同，而舊志折衷，謂吳興在漢爲烏程、故鄣，烏程屬會稽，故鄣屬丹陽。丹陽爲吳，會稽屬越，參吳越二境，則分野在斗牛之間，此爲可據。吳興志言：分野者，權輿於周官，而紛綸於漢儒，自漢以後說益繁矣。然周有九州，春秋有十二諸侯，漢有一百三郡國，故論分野於震澤巨區之間者，於辰曰丑，次曰星紀，宿曰斗牛女，州曰揚，國曰吳越，郡曰會稽、丹陽而已。故舊圖經據禹貢揚州有震澤，周職方揚州有具區，爾雅具區藪在吳越之間，且援漢志云斗牛壄也。續圖經第曰次爲星紀，統記第曰星屬斗牛。至舊編乃悉載歷代地志及國史志，謂二浙當南斗須女之分，亦未嘗辨諸說之不同也。竊考保章氏有九州分星之說，鄭氏注援緯書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漢志言斗江湖，牛婺女，又言斗爲吳，會稽。晉志載星紀，班固言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費直周易說起斗十度，蔡邕月令章句起斗六度，陳卓、譙周等入郡

國宿度。丹陽入斗十六。會稽入牛一。（陳卓范蠡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唐志載大衍曆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終女四得漢會稽丹陽等郡。又曰：斗在雲漢間，當淮海下流，為吳分。牛去南河浸遠，自豫章迄會稽，南踰嶺徼，為越分。竊謂吳興在漢為烏程故鄣，烏程屬會稽，故鄣屬丹陽。丹陽為吳，會稽為越，然吳越二境，則分野在斗牛之間，而衆說入宿不同者，一行有言曰：古今辰次與節氣相繫，各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也。（漢太初曆以冬至在牽牛初，星紀起斗十度，賈逵據此以為冬至在斗二十一度，星紀起斗六度，蔡邕據此，班固起十二度，用三統曆數也。唐一行曆以盡九度為玄枵中，故星紀起十九度。又古曆派星度于節氣，立度皆乃立成差法，大衍曆用之。）今曆星紀入斗四度。（史官見用紀天曆起虛七度，比大衍曆本差二度，而入斗宿差五度者，一行差距南斗二十六度，牽牛八度，須女十二度。本朝崇寧中，曆官姚舜輔星距度二十五，斗七，女十一少。蓋牽牛一行距上星，舜輔距中星；須女一行距第二星，舜輔距第一星。星又有三度之差，所以差五度也。）在五星為熒惑，在北斗為衡。而占以丁巳日云。（後漢志劉昭補注引星經云：熒惑主揚州。又云：斗主衡，旁五星屬揚州，當以五巳日候之。丁巳，古吳郡會稽。）

地里

湖州府吳興續志：湖惟大邦，視古侯國，考其步里，代有沿革，畧表四封，鄣其疆埸，叙地理。前代州縣地理分合不一，故其地里亦無定數。

皇朝著令：凡歲遇閏月，以州郡山川道里之數為圖以獻。今考洪武九年所定郡境四至八到里數，與舊志所載頗異，當以定著於式者錄於編。

府境

東西一百九十二里。南北一百五十六里。東至蘇州府吳江縣界震澤鄉溥溪七十二里，自界首至吳江縣治九十四里，共一百六十六里。西至長興縣界四安鎮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廣德州治五十里，共一百七十里。南至德清縣九十里，自界首至杭州府治九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北至蘇州府吳江縣界太湖水六十六里，自界首至蘇州府治一百一十三里，共一百七十八里。東南至嘉興府崇德縣界白馬村一百里，自界首至崇德縣治三十六里，共一百三十六里。西北至長興縣七十二里，自界首至常州府宜興縣治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二里。西南至安吉縣一百二十里，自界首至寧國縣治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七十里。東北至蘇州府吳江縣界因瀆六十里，自界首至吳江縣治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道路

陸路五　東出迎春門，入蘇州府界，即運塘驛路。南出定安門，入杭州府界。西北出迎禧門，入廣德州界。西出清源門，入廣德州界。北出臨湖門，至太湖。水路五（舊志迎禧門水路，今改築城垣於上，遂塞。）東出迎春門，入蘇州府界，即運河。南出定安門，入杭州府界。西出清源門，入廣德州界。北出奉勝門，入太湖。東北出臨湖門，入太湖。

烏程縣吳興續志：烏程為縣最古，自立郡以來，皆為倚郭，其疆里延袤，分析具載郡志，元之里數與舊頗有不同，今以

皇朝洪武九年著于籍者具列如後。

縣境

東西一百八里。南北八十一里。（舊志：一百三十七里。元縣境一百三十里，皆以太湖水為界，今但以湖口為界，蓋以水無定處故也。）東至在城兩平橋一里九十七步，入歸安崇新界，自界首至歸安縣治一百八十步。出迎春門至本縣南溥溪，接蘇州府吳江縣震澤七十二里，自界首到平望鎮五十四里，共一百四十六里。西至長興縣界水瀆中三十六里，自界首到長興縣治三十六里，共七十二里。南至歸安縣界橫溪水六十三里，自界首到德清縣治二十七里，共九十里。北至大錢太湖口一十八里。東南到歸安縣璉市村一百里。東北到蘇州府吳江縣界因瀆村六十里，自界首到吳江縣治一百一十一里，共一百七十一里。西南到歸安縣地接安吉縣界金竹關七十五里，自界首到安吉縣治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北到長興縣界卞山村三十里，自界首到長興縣治四十二里，共七十二里。

道路

陸路三　縣東到兩平橋，入歸安崇新界，出迎春門為運塘路。縣西北出迎禧門清塘，入長興縣界。縣南出定安門，入歸安縣界。水路五　縣東由雲溪接運河，入歸安縣界。縣西出清源門，入長興縣界。縣南出定安門，入德清縣界。縣北出臨湖門，至太湖，入蘇州界。縣西北出迎禧門，入長興縣界。

歸安縣吳興續志：舊志歸安南北二境，皆距烏程，北以運河中流為界，南以餘不溪中流為界，與今改革不同，當以

皇朝洪武九年所定道路遠近著於式者錄于編。

縣境

東至嘉興府崇德縣界錢莊八十二里。西至荘城兩平橋分界一百八十步。自界首到烏程縣一百九十七步。南至德清界横溪水中分界八十三里。自界首到德清縣治二十七里。共九十里。北至烏程縣地面太湖口一十八里。東南至含山塘分界九十里。自界首到嘉興府崇德縣治三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安吉縣金竹關分界七十五里。自界首到安吉縣治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東北至迎春門外烏程縣界鎖條橋二里。西北至烏程縣地接長興縣界弁山村三十里。自界首到長興縣治四十二里。共七十二里。

道路

陸路二。縣東出迎春門入烏程縣界。縣南入烏程界出定安門。水路五。縣東運河出迎春門經烏程入吳江縣界。縣南泝餘不溪出定安門入烏程經界。縣西泝苕溪入烏程縣界出清源門。縣北沿霅水出臨湖門經烏程縣界入太湖。縣北入霅水支港出奉勝門入烏程界。

長興縣吳興續志縣境地里。參考舊志頗有不同。今以洪武九年著於籍者錄于編。

縣境

東西一百二十六里。南北一百七十里。東至縣界水漬中三十六里。自界首到烏程縣治三十六里。共計七十二里。西至廣德州廣陽縣界分界山九十里。自界首到廣陽縣治三十里。共計一百二十里。南至本縣界湖南山杜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安吉縣治一十里。計一百二十里。北至常州府宜興界啄木嶺六十里。自界首到宜興縣治八十里。共計一百四十里。東南至縣界弁山村四十二里。自界首到烏程神安縣治三十里。共計七十二里。西南至安吉縣界永定村一百五里。東北至蘇州府吳縣界太湖中小雷山七十六里。自界首到吳縣治七十八里。共計一百五十四里。西北至常州府宜興縣相王嶺界七十里。自界首至宜興縣立梅村界二十五里。自界首至溧陽縣治七十里。共計一百六十五里。

道路

陸路六。東出成武門入烏程縣界。東北出宜春門入烏程縣界。南出嘉會門入安吉縣界。西南出四安門入廣德州界。西出長興門入宜興縣界。北出吉祥門入宜興縣界。水路五。縣東沿苕溪入烏程縣界。縣西至四安鎮。縣西南遡苕溪入安吉縣界。縣西遡苕溪入合溪。縣東北入太湖。

武康縣吳興續志地理遠近。參考舊志頗有不同。今以洪武九年著於籍者編列如左。

縣境

東西七十二里。南北五十里。東至德清縣界金鵝山二十四里。西至安吉縣銅峴山五十五里。南至杭州府餘杭縣界馬頭山三十里。北至歸安縣界姚塢嶺一十五里。東到德清縣二十七里。西到安吉縣九十里。南到杭州府餘杭縣八十九里。北到歸安縣九十五里。東南到杭州府錢塘縣界三十六里。西南到杭州府餘杭縣界盤石溪三十五里。東北到歸安縣界塘頭急遞鋪四十里。西北到歸安縣界方山嶺一十八里。

道路

陸路四。縣東入德清界。縣西南入杭州府餘杭界。縣西入安吉界。縣北入歸安界。水路三。縣東入德清界。縣西南遡德清縣餘不溪入杭州府錢塘縣界。縣北砂溪入歸安界。又北至本府

德清縣吳興續志縣境叅考舊誌。頗有不同。今以洪武九年著于籍者錄如左。

縣境

東西六十叅里。南北六十九里。東至嘉興府崇德縣南津鄉一都七十二里。西至金鵝山三里。武康縣界。南至杭州府仁和縣五林村三十六里。北至歸安縣渚前漬中分二十七里。東到崇德縣治九十里。西到武康縣治二十七里。南到仁和縣治九十里。北到歸安烏程縣治九十里。東南到杭州府海寧縣治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武康縣界塘涇一十八里。東北到歸安縣逃大村五十四里。西北到歸安縣界渚前漬三十五里。

道路

陸路四。縣東南鋪路入杭州府。縣西北入武康縣。縣西入一二都縣北入三都。水路四。縣西由北流水入湖州府。縣東北由餘不溪入湖州府。縣西南遡餘不溪入杭州府。縣東洪橋下入嘉興府。

安吉縣吳興續志前代地理遠近不同。今以
皇朝洪武九年著于籍者開列如左。

縣境

東西八十里。南北八十里。東至武康縣界銅峴山三十五里。自界首到武康縣五十五里。共九十里　西至廣德州廣陽縣界五嶺山四十五里。自界首到廣德五十五里。共九十五里。南至杭州府臨安縣界烏山關七十里。自界首到杭州府一百一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北至長興縣界杜村一十里。自界首到長興縣一百一十里。共一百二十里。東北至縣界金竹關四十五里。自界首到府城八十里。共一百二十五里。東南至杭州府餘杭縣界獨松關四十五里。自界首到餘杭縣界七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北至廣德州廣陽縣界五嶺四十五里。自界首到廣陽縣五十里。共九十五里。西南至杭州府於潛縣界水凝嶺一百五里。自界首到於潛縣九十里。共一百九千里。

道路

陸路四。縣東出迎春門。入武康縣界。縣西出承恩門。入廣陽縣界。縣南出朝陽門。入餘杭縣界。縣北出拱辰門。入長興縣界。水路一。縣東新橋順大溪。入府城。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六　六模

湖

城池

湖州府吳興續志。維昔先王。設險守國。矧茲大邦。金城屹屹。子城舊志。周回一里三百六十七步。東西二百三十七步。南北一百三十六步。即古烏程縣治。吳興郡舊城。今但垣墻而已。（吳興志續記云。當秦時爲項王故城。吳興記云。郡廨著舊在烏城縣治。舊編云。舊傳晉郭璞欲移郡於東遷。每立標輙爲飛鳥銜去。其文亦善地理。然璞無從。因舊址損益之。可以永無殘破之虞。璞從之。其女今猶遺城小娘子。從璞廟食。續圖經云。郡置於吳。而璞當晉惠懷之際。避地東南。事不相類。乃於菰城云。秦改縣爲烏程。至晉始移治於舊吳之下。烏程縣治。即古郡治。又自相爲抵梧。切詳烏程治所。當秦漢間已徙于今之郡中。故吳寶鼎置郡詔謂永安故鄣等水悉注于烏程。若在菰城。豈得云。故知在吳以前已在今處。既以縣爲郡。則必即縣治爲郡治。而縣治他徙矣。璞隨元帝渡江。仕爲尚書郎。損益古城之制。相陰陽。審向背。儘有是理也。况江南諸郡城多傳璞所遷。當亦有按圖而定者矣。今羅城之內。苕水入西門。餘不水入南門。至江子匯合流爲霅水。以出北門。趍太湖。西南諸山四環拱揖。屏列于前。北有卞峯。以踞于後。子城居中。面二水之衝。挹衆山之秀。又四面多大溪廣澤。故立郡以來。無兵革之患。患非璞不能定。不必引飛鳥以神其事也。）唐初爲輔公祏所據。趙郡王李孝恭討擒之。爲揚州大都督。以其城湫隘。始於外築羅城。以子城內爲刺史聽事及掾廨。城上舊有白露舍。宋朝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奉敕毀折。（見統記。）城門三。中門上有譙樓如舊。宋揭昭慶軍額於上。置漏刻鼓鉦。後改湖州。又改安吉州。元改湖州路總管府額。皆揭於樓。至正十二年。兵火所燬。十九年復建。額不復再立。

皇朝揭湖州府額。仍設漏刻鉦鼓。（吳興志。門立湖州牌。紹興十六年。知州事王鈇。以郡密邇行都。增崇基宇。挾以朶樓。規模雄麗。乾道初火燬殆盡。遺。知州事王時升重建。頗不盡昔。東門俗稱衛東門。有樓曰東樓。西門俗稱衛西門。有樓曰西樓。統記云。子城上有石樓清風之類。附見郡治下。）

子城壕。周子城之外。今闊僅數尺。繞通漵水而已。城西南一帶俱塞。（吳興志。分書漵支派自西平橋入橋之西隅。有石柱存。舊可通舟市魚蝦茭藕

（首集爲熙門前甃以長石斛東門城隍廟亦有橋以便行者其他爲民居浮梁所蔽郡歲時會廟史議治云）羅城舊志所載周二十四里元初剷平之至正十六年張士誠據湖州守鎮官潘元明重築較舊基約而小之東門退入半里許西門退入一里許南北稍入數丈周回一十三里零一百三十八步二尺水陸共八門上建城樓改鑿壕塹非復舊處

皇朝無所增損洪武六年知府楚岳復闢清源旱門奉勝水門以便民今計水陸門共十（吳興志）（東西一十里南北一十四里統記云一十九里三十步折二十四里唐武德四年趙郡王李孝恭所築景福二年刺史李師悅重加版幹之工見舊圖經統記云有記見存紹興三十一年知州事陳之茂修有記在墨妙亭城上舊有白露舍太平興國三年奉敕同子城者拆毀）旱門五吳興續志東曰迎春（有月城）西曰清源南曰定安（有月城）東北曰臨湖（有月城）西北曰迎禧（有月城）水門五洪武九年守禦千戶所申准今名東曰毓德西曰潤城南曰通明北曰奉勝如舊東北曰武寧吳興志城曰舊有九所放生池側有閘門（唐李詞置閘門）（又有樓統記載東閘門樓云正元十五年李詞造跨河樓三間挾樓三間下有顏真卿放生池碑會昌三年張文規開拓向東一百五十步仍建造今廢顏公放生池東南城上舊覺迹尚存）定安門東西各有甕門並廢城面各有甕塞處今爲門六內清源臨湖止有水門餘四門水陸各一東曰迎春門（有樓三間淳熙二年知州事趙師𢍰修嘉泰元年知州事李景和重修）西曰清源門（紹興三十二年知州事陳之茂因修城創爲屋）南曰定安門（紹興三十二年陳之茂修見修城記）北曰奉勝門（門有項王廟俗呼霸王門舊有樓統記云寶應中刺史崔元亮改舊樓建門樓一間西廈跨路門屋一間舊編云正元十五年設矣樓今不存）東北曰臨湖門（紹興三十二年陳之茂創建瓦屋）西北曰迎禧門（俗呼清塘門以上六門嘉泰元年李景和並重修）羅城壕周羅城外唐武德四年李孝恭築城時所鑿（王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蓋城築則必鑿壍而以其土爲之故有城則有壕既可爲重險增守禦之備亦事之相因也）廣德四年刺史獨孤問俗重開（統記云問俗所開非也豈有築城許時至是方開鑿之舊編云問俗重開是也）北壕自清源門沿城至迎禧門又至奉勝門又至臨湖門自古苕水入太湖之瀆也（城內儀鳳橋下一帶清瀆昔始開）闊數十丈深不可測實爲天險西壕自定安門至清源門南壕自迎春門至定安門北壕自臨湖門至迎春門或假人力鑿然西壕受西南諸山之水南

壕受餘不泉溪之水東壕兼受運河之水皆成溪澤而東壕又爲二重曰外壕曰裏壕大抵諸壕之水遇春夏水生浩漾洶湧湍激迅駛而西南二水互勝交流餘不水盛則浸淫入於苕溪苕溪水漲亦瀰漫混於餘不而東壕交受以入于湖尤爲深闊　極樂城在六客堂前子城上舊名挽翠亭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改名極樂城殿院陳讜書額　放生池在湖州府能仁寺東周回數十畝東北距羅城有閘門遺迹唐乾元二年詔洋州暨浙江西諸道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明年春顏真卿撰記大曆七年真卿來爲刺史次年秋追建碑刻顏公祠今在池上池內皆紅蕖遇祝聖壽放生釋罩捨鱗徹籠縱羽併就此處　芙蓉池在湖州府有千葉蓮即楊漢公開濬蘋洲二池之一也今廢（石見墨妙亭斷碑舊經言白蘋洲有池池有千葉蓮）

烏程縣城吳興續志　古縣城　在縣南二十五里所謂菰即今下菰是也其址尚存今縣治倚郭不別建城（吳興志即郡圖志所謂春申君置菰城縣也見舊圖經城內又有子城見舊編重城屹然工役甚固又續圖經云春申君始建城距今千餘載重城屹然摹不墮毀則知當時工役之興不苟矣後徙治于今州之子城吳寶鼎中置吳興郡寓治烏晋長熙六年徙于今處在郡治西一里環以墻而已吳寶鼎中置郡今言水安等九邑水悉注于烏程則已是今處續圖經云昔於移治苕霅之上非也蓋移今治所耳）　五孤城太平寰宇記烏程南十八里有五孤城吳時鄭嫗善相人者居此

歸安縣城　縣治倚郭吳興續志在郡城中去府治一百二十步不別建城以堵墻周環而已

長興縣城吳興續志舊縣無城但樹柵門

皇朝初元帥耿炳文費聚開府守之城築斯備濶一丈八尺五寸周圍九百二十九丈城門六各有樓及月城水關二上各有亭自宜春西轉吉祥長興四安四門城高二丈五尺自嘉會東轉成武門城高二丈二尺五寸沿城浚池深五丈闊七丈　城門六　東成武門　南嘉會門　西南四安門　西長興門　北吉祥門　東北宜春門　水關二　東清湖關　西大雅關　吳興志晉初置縣在今富陂村距今縣治東南二十里成帝咸康元年徙苕溪北在今縣治東二里重光宮其故基也隋大業十一年又徙于吳夫槩廢城距今縣治東南二里百六十四步至唐武德七年始移于今處在郡治西北七十一里內有子城外為七門　東曰朝宗門　南曰長

城門　西曰宣興門　東南曰迎恩門　西南曰廣德門　東北曰姑茹門（以上並見舊編）

故鄣郡城郡縣志在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唐太宗賢妃徐惠長城人八歲能屬文父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曰仰幽岩而流盻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爲兮獨往父大驚太宗聞之召爲才人太平寰宇記即秦時鄣郡城今俗號府頭是也在縣西南八十里　太平寰宇記大騎小騎城在長興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吳地記云吳王濞築此二城爲馬廐　吳興志飲馬池在長興縣東南三十一里山墟名云卞山有項王走馬埒飲馬池　上池在長興縣西二十五里相傳昔陳武帝別墅今上池村是也

武康縣城吳興續志舊志在餘英溪北隋徙於西南唐廢於兵廣德二年重築於溪北舊基宋紹興中尚存其後復廢自元至

皇朝不復興築吳興志隋仁壽二年中使蘇倫徙於溪南唐廣德元年袁晁作亂浙右縣人朱泚沈皓舉亡命之衆以應之分守兩洞攻陷城壘縣郭室廬燬爲灰燼二年刺史獨孤問俗使將軍辛敬順於金鵝山築城守其冦路沈皓殺洞中賊黨以降左衛兵曹參軍慶澄兼武康德清二縣令攀危磔伐榛莽復於溪北古城築之銅峴之水三面環繞濬爲壕塹今之縣城是也（以上並見舊編）在州西南一百七里有四門　東曰撫耘門　南曰朝恩門　西曰懷安門　北曰平遠門　右四門並紹興中尉趙公廉翔建爲屋六楹扶以兩廂　放生池在武康縣永安津證道寺之南

德清縣城吳興續志唐置武源縣後改臨溪縣治皆在下蘭山南面迎餘不漾後以勢衝激天寶中改德清始置於百寮山南舊無城郭元至正十六年爲張士誠所據至正十八年守禦元帥戴興祖始築城週迴四里六十步開鑿濠塹西南二面上連山崗不通舟楫所設水關三旱門五後因兵興水關二爲火所燬丙午年歸附

皇朝城垣間有圮毀　南旱門一水門一　東旱門一水門一　西旱門一水門一　北旱門一　西南旱門一　女獄城太平寰宇記在德清縣東三十五里入東記云後漢清州刺史姚恢與海昏侯沈戎過汾陰爭柯日山居之沉女容報戎戎先居之姚氏三代不養女有女則囚于此山

安吉縣城吳興續志舊志在安吉縣天目鄉今縣治四十五里唐開元二十六年始徙今處縣無城郭而有六門西曰齊雲北曰迎恩餘皆無名至正丁酉歲歸附

皇朝置安吉夾總管府總管張俊德始築土爲城明年定遠大將軍費愚重砌以石周圍六里高二丈二尺闊五丈改闢四門重鑿濠塹今計旱四門　東曰迎春　西曰承恩（即舊齊雲）　南曰朝陽　北曰拱辰（即舊迎恩）　吳興志古來鸞路屋址猶存今縣在故鄣城之南號鄣南面大溪望天目浮玉群峯直云五十餘里左苕溪右玉磬巖縣無城郭有六門惟西北二門有名餘皆無名　西曰齊雲門　北曰迎恩門　邸閣池在縣北三十里周迴二頃二十畝吳興記云邸閣池水灌田五頃餘鱗羽涵泳芰荷交蔚唐聖曆元年縣令甘鉗耳知命修邸閣路

坊巷

湖州府吳興續志里門有表雖古之制考其名號恭分榔比叙坊巷舊志所載在城坊名五十有五吳興以來表識多廢

皇朝洪武十一年同知府事魏德源考諸志書悉復其舊惟觀文擁旌餘慶三坊俱築於城外已廢吳興志舊圖經統記坊有十六多名存而無表識嘉定癸未太守宋濟既新銷署葺清風（二樓名）於是邦人相帥各於其居請表坊名務稱守意鄉有名存而識不立者亦復置焉合爲五十有一坊而首尾具見者八通爲六十四處非惟征人客子過是邦者得以知巷陌之名閭閻通衢新題華表耀璨相望亦足爲吳興壯觀故復編次之　和豐坊　平康坊　仁政坊　烏氏坊　程氏坊（以二姓善釀居此在烏程縣自衙）苕陽坊（水北曰陽在浮玉亭對西）姚李坊（在德政西以上四坊屬烏程界）車騎坊（舊圖經云城東北二里有晉車騎將軍謝玄宅在衙東門扶北大街）章后坊（舊經云天寧寺在章后坊天寧今日大寧本章后宅捨爲寺坊在寺前）德本坊（舊有德本寺在前後右繪之間有碑坊近寺以上七坊屬歸安）白華坊（以濬綜純孝居此）吳歈坊（文選有吳歈越吟以上二坊未詳所在）右舊圖經有其名而無其識　清通坊（在子城西按北遺書坊相對元古名）德政坊（在烏程縣前街東古名）苕陰坊（在紹興橋南按西）中書坊（在子城後按西直至儀鳳橋元古名）前溪坊（在城南大街按東入前溪嶺元古名）採蘋坊（在倉橋直至白蘋亭街古名）吳興坊（在歸安縣前古名）仁依坊（在城東仁依橋古名）右苕陰以貫安宅更名狀元有其識他皆亡焉今復立　宣化坊（在照橋西宣化亭側至都醋庫前街東今立二處）保寧坊（在都醋庫前街入跨街樓）永安坊（在州治前大街永安橋北按東入東行至子城儀西平橋西堍照圖經武肅有是坊）昇平坊（在駱駝橋西街按西至子城朱西平橋東堍）熙春坊（在州治大街按西入直少路

通津坊（在市街東會仙樓相對。入驛樓紙船步。）樂衆坊（在市街和豐樓西。入丸子巷。）近市坊（在小市巷千康坊相對。入驛街樓。）豐樂坊（在市街大平橋。入東堤下。）迎恩坊（在市門街南昭熙橋直至定安門。）戒民坊（在市門街昭熙橋相對。直至黃沙路。市曹在焉。立二處。）里仁坊（在州治西樓街。投南至竹木巷黃沙路。街立二處。）政平坊（在州治西樓街。投北直至宮巷。）壽昌坊（在金陡營北。投西直至鴻橋寺街。）仁城坊（在子城後。投東至大平橋。投西至中書。坊二處。）泰和坊（在騏驥橋北。大和樓前。街直至奉縣門。）東溪坊（在騏驥橋側。行橋直至鴻湖門。）阜安坊（在城隍橋。直至梁巷口。）太平坊（在太平橋巷。）集慶坊（在報恩光孝寺相對。）叢桂坊（舊名仁政坊。在隆興橋。自至郭南書廟。華表對峙。太師忠惠觀文趙公府第在焉。忠惠積慶流芳。鍾于令子。令江陰太守孟登、先諸兄擢丙辰第。咸淳乙丑少監孟圻、運幹孟至、帥機孟坴一榜同登。先是太師圜公常悼監簿公興忠、都丞公興愿、忠惠公興慧、世科濟美。奕業相傳。方來未艾。種豆旌表。用改今名。請于郡者。橋歸安令陳卓部躬學。賦入圖經。）天慶坊（在隆興橋相對。入天慶觀街。直至吳家巷相對。立二處。）清華坊（在城北吳家巷。直至報勝橋。）興賢坊（在隆興橋相對。入天慶觀街。直至吳家巷相對。立二處。）種德坊（在城北帥府營巷。）直至亭子巷。）賢福坊（在城北飛英寺前。）嘉慶坊（在城北湯家橋。）和裕坊（在城北徐家橋。）集賢坊（在城北盛家巷。）天聖坊（在城北天聖寺巷。）朝岳坊（在廣化寺橋堍。投北直至迎禧門通徽樹。）觀文坊（在城西州學烏程縣側。）擁旌坊（在城西舊名曹家巷。今曹郎璪州于後。）登瀛坊（在城西白峪巷口。古有豐仙橋。）浮玉坊（在烏程縣前。浮玉亭街西。）元善坊（在開元寺相對。直至洗馬步街北。立二處。）餘慶坊（在洗馬步巷。）富民坊（在紹熙橋南東都稅務。）街。）貴涇坊（在城南大街。投東入小景德寺貴涇橋。）聽履坊（在城南大街大寧尼寺相對。入洗尚書宅前。）熙和坊（在城南大街。投西入祝家巷。）忠賢坊（在城東顏魯公堂巷。）闡禮坊（在城東樂呈橋。）仁壽坊（在城東望州橋。）月河（在城東證通寺南。）

右四十八所。并前清通、德政、中書、前溪、採蘋、吳興、仁依皆今重立。共五十有五焉。

坊名鄉也。大廢。官司鄉貫止以界稱。今為界十七。分屬四廂。南門界（在州治前。直西平橋投崇節界。）崇節界（在化興橋北。直霅上門投飛英界。）飛英界（在飛英寺前。直臨湖門投報恩界。）報恩界（在郭尚書廟前。直陶家巷投崇新界。以上四界左一廂管。）崇新界（船場橋北。直子城東口投崇節界。）歸安界（自軍營至能仁寺投中界。）中界（花禮橋。直夏家橋投迎春界。）迎春界（迎春門至八大巷投南市界。以上四界

左二廂管。）南市界（橫塘至西岸史家巷投鶴行界。）鶴行界（定安門至駝元坊投石碌界。）石碌界（草漬橋至祥符寺。）魚樓界（甘棠橋至儀鳳橋南東境投西市界。以上四界右一廂管。）西市界（市門至眺谷橋縣橋投烏程界。）烏程界（在縣前至浮玉亭投倉場界。）倉場界（清源門至儀場橋投濟川界。）濟川界（曹公廟前至駱家巷口投中書界。）中書界（報王廟前至廣化橋投倉場界。以上五界右二廂管。）

又有巷名。出於俚俗。或以寺觀。或以名物。或以姓氏。第為識別。多非馴雅。循習歲久。遂為通稱。如魯有五父衢（見左傳又禮記。）漢有華陽街、章臺街、槀街（見劉屈氂、張敞、陳湯傳。）之類。載在史傳。故地理錄亦宜存而不廢。今以舊編所錄差次附于後。

自定安門直北至儀鳳橋街（史家巷　天寧巷　曲尺巷　仁杏木巷　姚家巷　扇巷　坊明巷）　自儀鳳橋之南境直西祥符寺街（油車巷　高巷）　自儀鳳橋之北境直西至清源門街（西堤子巷　宋家巷　竹木巷　社廟巷　獅子巷　養濟坊巷　西營巷　白塔巷　曹家巷）　自衢西門直西轉北衆路（漆器巷　西泥巷　小雲巷　廟巷　紅車欄巷　大雲巷　天寶巷　營巷　駱家巷　石灰巷　亭子巷　戴家巷）　自烏程縣橋直北至迎禧門路（如家巷　鼎場巷　石灰巷　范家巷　曹家巷　以上屬烏程）　自儀鳳橋之南境直東至甘棠橋及橫塘路（李家巷　扇巷　鄭通巷　八大巷）　自儀鳳橋之北境直東轉北至州治前街（東堤子巷　小市巷　打銀巷　花巷　兎子巷　童子巷）　自衢東門轉北又西衆街（沈家巷　陶家巷　姚家巷　承圖巷　天聖巷）　自迎春門直西至駱駝橋街（能仁巷　縣巷　馬軍營巷）　自駱駝橋之西境轉北過斜橋至臨湖門（打繩巷　李長烏巷　太平巷　草場巷　飛英巷　報本巷　以上屬歸安）

長興縣坊。吳興續志本縣舊編所載坊九。圖經所載一十有三。名各不同。兵興以來。表識俱廢。

皇朝洪武六年。守禦鎮撫劉顯。知縣蕭洵重立坊名。惟麒麟為舊名。餘皆新立。凡九。崇仁坊　和義坊　麒麟坊　迎薰坊　文昌坊　武定坊　嘉會坊　衆熟坊　靈祐坊

吳興志舊編載坊九　吳槩坊　程氏坊　若溪坊　英才坊　晝溪坊　圻湖坊　報德坊　陵陽坊　回溪坊

本縣圖經所載十三坊　長樂　尊賢　貸善　習善　仁風　宣風　勸善　歸化　儒化　崇化　延風　仁知　德化　興此不同

舊編又載巷十二。皆俚俗所稱。袁巷　蔣巷　施巷　霍巷　盛瀆巷　包

巷　闕巷　韋巷　麟麟巷　陳巷　因巷　泥巷　不足錄云

武康縣坊。吳興續志郡志所載坊八。曰風溪。杏壇。永安。千秋。前溪。餘英。烏回。砂井。餘英志。又載坊二。曰杏壇。桂枝。今惟存三坊有表識。其杏壇一坊爲舊名。中和澄清二坊。爲故所易。餘皆漫沒。又無表識。不詳所在。　杏壇坊（在縣東南二百步。）　中和坊（在縣前。）　澄清坊（在縣東北一百五十步。）　吳興志據舊編所載坊七。　風溪坊。　永安坊。　千秋坊。　前溪坊。　餘英坊。　烏回坊。　砂井坊　餘英志。止載其二。曰杏壇坊。在懋德里。桂枝坊在文會里。桂枝坊。紹興十三年知縣范晉初建。其他又率因其里名。或溪井之名也。　舊編又載巷九。　市東巷。　市西巷。　大慈巷。　前溪巷。　後溪巷。　唐家巷。　船坊巷。　墻後巷。　宮前巷。　俚俗所稱本不足錄

德清縣坊。吳興續志舊志載坊九。曰武源。新開。前溪。後溪。積谷。武善。通高。儒津。吳山。巷八。曰市保。鄉亭。趙家。丁家。坊門。梁家。盖家。戴家。後附郭定爲十三坊。皆易今名。

皇朝因之。其舊志九坊之名。止有積谷。後溪。前溪。三坊可考。其餘表識湮沒。不詳所在。　宣化坊（舊前溪坊。）　里仁坊（舊戴家巷。）　達尊坊（舊鄉亭巷。）　晉賢坊（舊丁家巷。）　桂林坊（舊趙家巷。）　富樂坊（在縣南。）　興賢坊（舊市保巷。）　文昌坊（舊坊門巷。）　台鼎坊（舊積谷坊。）　德庶坊（舊後溪坊。）　後溪坊（在城北門外。）　餘慶坊（在城北門外。）　桂枝坊（舊梁家巷。）　吳興志舊編載坊七。　武源坊。　新開坊。　前溪坊。　武善坊。　通高坊。　儒津坊。　吳山坊。　又有巷八。（市保巷。　鄉亭巷。　趙家巷。　丁家巷。　坊門坊。　梁家巷。　盖家巷。　戴家巷。）皆不足紀。竊考餘不鄉有博陸里。餘烏村。盖沈約自叙云尔。其餘烏村。縣有烏山。即其地也。所謂博陸里。今不詳何所云。

安吉縣坊。吳興續志舊志所載坊巷。表識悉燬于兵。元丁酉總管張俊德知縣劉德裕。重建一十二處。別立名額。洪武十年。知縣馬文敬增置皇華杏壇二坊。通爲一十四。　德教坊　仁政坊　皇華坊　杏壇坊　朝獻坊　攀鱗坊　永寧坊　熙春坊　玉磬坊　崇德坊　常樂坊　積慶坊　慶澤坊　開元坊　吳興志舊編載坊十二　臨苕坊　施興坊　明義坊　修業坊　通闠坊　凌雲坊　臨期坊　顯親坊　懋遷坊　貨殖坊　修善坊　圓慶坊　又有巷十三　毛家巷　鎮下巷　范家巷　後街巷　城南巷　水巷　方家巷　金家巷　熙春巷　姚尚書巷　羅漢寺巷　朱家巷　皆俚俗所稱。不足錄云。

鄉里

烏程縣。吳興續志舊志載鄉十二。都五十有六。元鄉如舊。而定爲五十三都一鎮。

皇朝因之。城中西南八界。元隸錄事司。今隸縣。因附見于鄉都之首。吳興志（唐管鄉四十。里二百。見顏真卿石柱記。國初爲鄉三十一。見舊圖經。并皖記。鄉三十一。行山。豐樂。仁風。白鶴。吉水。臨苕。崇禮。孝行。至孝。廣德。永新。德政。龍亭。澄靜。靈壽。袁澤。太元。福增。萬歲。保安。崇孝。常樂。卿鄉。歙亭。九原。三碑。順德。移風。捻澤。樂俗。太平興國中。割十有五鄉。置歸安縣。爲鄉十六。復又併其三。景德中。管十三鄉。見李宗諤圖經。今例于後。比續記所載。參歸安見管鄉。無行山。豐樂。臨苕。孝行。保安。歙亭。順德。捻澤。凡八名。）

鄉都

永新鄉管都六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吳興志（本鄉管里一十四　義安里　孟建里　城山里　永定里　石頭里　平山里　遊仙里　永新里　上榮里　吉昌里　建安里　金山里　上干里　溫錢里）　三碑鄉管都三　七都　八都　九都　吳興志（管里七　太康里　車蓋里　城山里　欽德里　當洋里　梅城里　崇仁里）　澄靜鄉管都三　十都　十一都　十二都　吳興志（管里六　光化里　儒林里　襲仁里　孝悌里　敦信里　吉石里）　九原鄉管都三　十三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吳興志（管里七　金斗里　長源里　太梅里　石渚里　望溪里　官塘里　白鶴里）　霅水鄉管都四　十六都　十七都　十八都　十九都　吳興志（管里三　敦義里　楚亭里　招賢里）　靈壽鄉管都四　二十都　二十一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吳興志（管里三　開化里　玄澤里　洞庭里）　德政鄉管都五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吳興志（管里三　新興里　仁義里　烏山里）　常樂鄉管都六　二十九都　三十都　三十一都　三十二都　三十三都　三十四都　吳興志（管里三　攜山里　後林里　至德里）　震上鄉管都五　三十五都　三十六都　三十七都　三十八都　三十九都　吳興志（管里四　新城里　西余里　吳南里　攜山里）　震下鄉管都四　四十都　四十一都　四十二都　四十三都　移風鄉管都四　四十四都　四十五都　四十六都　四十七都　吳興志（管里六　崇化里　旗亭里　崇仁里　北場里　新仁里　北仁里）　崇孝鄉管都六　四十八都

四十九都　五十都　五十一都　五十二都　五十三都（吳興志管里四　新興里　南旗亭里　南仁里　崇仁里）白鶴鄉管里一　昇山里　吳興志樂俗鄉管里六　醴泉里　山陽里　紫澗里　宣化里　黃興里　黃城里　縣之鄉里見於史傳者古有烏禾鄉（古烏氏所居鄉也見縣史華注）宋有純孝里（宋潘綜以死救父遂旌其里爲純孝見宋書）唐有茂德鄉（唐沈徹累徵不起縣令韋承慶改其所居鄉爲茂德鄉見先賢傳）今俱無之舊圖經載鄉距縣里數如雲水鄉在縣西一十五里今縣治即係雲水鄉澄靜鄉在縣西南五十里今西南至鄉界不十里其鄉分亦多有改易今不錄熙寧中管鄉十一（見王存九域志）鄉比景德無白鶴樂俗今分震澤爲上下扇爲十二鄉共五十六都　雲水鄉（三都副一都獨）九元鄉（三都副）三碑鄉（三都副）澄靜鄉（三都副）德政鄉（五都副）永新鄉（五都副一都獨）靈壽鄉（四都副）崇孝鄉（五都副）震澤鄉上扇（五都副一都獨）震澤鄉下扇（五都副二都獨）移風鄉（四都副一都獨）常樂鄉（五都副一都獨）坊郭鄉鎮元一統志　方山鄉　謝公鄉　順靈鄉　晏子鄉　荊溪鄉　嘉瑞鄉　惟新鄉　清泉鄉　尚吳鄉　平遼鄉　至德鄉　安化鄉　順泰鄉　白烏鄉　吉祥鄉

歸安縣鄉里吳興續志舊志載十鄉七十八里元汰仁風一鄉定爲九鄉四十四都又以在城東北隅分置九界隸錄事司張氏據城廢錄事司九界仍隸本縣

皇朝因之　城外九鄉四十四都（吳興志縣初置時析烏程之十五鄉太中祥符間已省其四管十一鄉四十八里後又併順德一鄉于松亭里仍舊也今管十鄉）瑯琊鄉管四都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吳興志管里五　清風里　開化里　含山里　風頭里　古山里）太原鄉管都六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都　九都　十都（吳興志管五里　開元里　含陽里　吳興里　迎信里　永明里）含山鄉管都四　十一都　十二都　十三都　十四都（吳興志管里四　千金里　清化里　吳澤里　平樂里）松亭鄉管都七　十五都　十六都　十七都　十八都　十九都　二十都　二十一都（吳興志管里十舊經有龍亭無松亭里改也元管長超以下五里而烏山以下五里爲順德鄉今併爲十　烏山里　安仁里　修政里　臨舊里　長超里　太平里　仁化里　衡山里　通進里）福增鄉管都三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二十四都（吳興志管里五　王安里　善政里　龍華里　太平里　廣福里）

崇禮鄉管都五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二十九都（吳興志管里五　遵賢里　千金里　崇禮里　建平里　信儀里舊經千金作千秋建平作建隆）長壽鄉管都四　三十都　三十一都　三十二都　三十三都（吳興志管里二十舊經有萬歲鄉無長壽鄉即後所改也　新興里　東林里　長壽里　新城里　長平里　延年里　常平里　楊城里　馬林里　馳塘里　千秋里　清化里　永樂里　豐樂里　龍相里　棋亭里　碧漢里　元先里　都亭里　長沙里）廣德鄉管都五　三十四都　三十五都　三十六都　三十七都　三十八都（吳興志管里十五　能仁里　上氏里　安仁里　施渚里　武安里　龍泉里　卜成里　積善里　孝廉里　孝德里　黃成里　兼義里　招德里　卜高里　清泉里）至孝鄉管都六　三十九都　四十都　四十一都　四十二都　四十三都　四十四都（吳興志管里五　兼山里　上強里　栖仙里　開德里　白石里）吳興志仁風鄉管里五　卞陰里　易俗里　龍興里　清壯里

長興縣鄉里吳興續志舊志長興一十五鄉管七十四里元改嘉會鄉爲順泰長興鄉爲安化定一百五都

皇朝因之改嘉瑞鄉爲嘉會在城爲兩界　鄉一十有五都一百有五（元初一百九都後因嘉會一二都又八十一都吉祥一二都尚吳七八都地狹人少以[illegible]都併作四都吳興志按舊圖經七十二鄉統記所載管鄉三十今所存者十有五若瑞四安鳳亭長安靈芝臨澤若水和平青山西湖至德九龍卞山天授合溪凡十五鄉不存若淳化積邑境無增損而鄉損其半者必併合爾管里七十五按南史陳武帝下若里人統記載漢錢林元始中隱于平望鄉陵門里則鄉與里名其來遠矣）至德鄉管都八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都（吳興志管里五舊名永昌鄉周弘讓裴子野舊宅亦名永昌鄉以地理考之武德未必然　上田里　金塘里　司寧里　卞陰里　至德里）惟新鄉管都十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都　九都　十都（吳興志管里五　顧亭里　龍松里　湖西里　太和里　塘東里）嘉會鄉（一二都併爲一都八都十一都併作一都實有九都）一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十一都　九都　十都（吳興志管里五　吳城里　村亭里　長招里　高陽里　徐村里）前溪鄉管都十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都　九

都　十都（吳興志管里五　荊溪里　東松里　臨莒里　西松里　吳興魚陂里）晏子鄉管都五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吳興志管里五　龍山里　故鄣里　開城里　孝行里　孝德里）順靈鄉管都四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吳興志管里六　上萬里　太周里　湖塘里　新豐里　魚陂里　故奉里）方山鄉管都六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吳興志管里四　長平里　白石里　四安里　石鹽里）謝公鄉管都六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吳興志管里四舊名萬安鄉　會光里　新安里　義良里　建安里）清泉鄉管都八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都（吳興志管里五　西安里　午山里　臨城里　景靈里　清泉里）平遼鄉管鄉十一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都　八都　九都　十都　十一都（吳興志管里六　仙巖里　常樂里　神蔡里　常平里　常安里　光天里）尚吳鄉（七都八都併作一都。實有七都。）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七八都（吳興志管里四　會昌里　太義里　上岳里　西明里）吉祥鄉（一二都併一都。實有五都。）　一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吳興志管里五。舊名平望鄉。　陵門里。漢錢林居　長安里　如源里　仙山里　金山里）順泰鄉管都六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安化鄉管都六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六都　白烏鄉管都四　一都　二都　三都　四都（吳興志管里五。　上善里　重光里　下若里。陳武帝居　長安里　陸安里）吳興志嘉瑞鄉管里五　太平里　高明里　蠡塘里　茗源里　獨山里　長興鄉管里五　上君里　成灣里　金輪里　時邑里　金渠里

武康縣鄉里。吳興續志縣自唐析置武源之後。尚存二十鄉。其後屢嘗併省。至宋大中祥符止管五鄉。而里凡七十七。後又併至孝永安為一鄉。改名慶安。為鄉凡四。而里如舊。元仍其鄉。而定為十八都。

皇朝因之。（吳興志。自漢末以來。境界闊遠。唐天授析置武源之後。尚管二十鄉。開元圖經載舊管二十鄉。孜讓。負郭。安樂。武都。武長。太原。桃源。永安。信義。積亭。金李。城山。前溪。風清。封禺。風山。水平。武昌。崇仁。太平。據餘英志云。天授二年。邑人徽德水上疏言。武康二十鄉。其十五鄉枕臨溪澤。有舟楫之利。請以其地置武源縣。天寶元年。改為德清。而武康之境止五鄉。稽考統記云。天授二年。百姓徽德水等上表。稱武康東界十七鄉。枕臨溪澤。有舟

楫之利。請析置武源縣。圖經所載亦止曰。百姓狀稱。武康東界有舟楫之利。請析置縣。初無二十鄉十五鄉之文也。未知餘英志何所考據。使天授時於二十鄉中已析去十五鄉。緣何。開元圖經尚載二十鄉耶。統記云十七鄉。恐二十鄉之外。別有諸鄉。未可知也。今據統記。德清縣管鄉十七。武康縣管鄉二十。則餘英志之考證。近於符合而不詳始末矣。梁開平中。錢氏據有併為十三。統記云。武康管鄉二十。梁開平四年。錢氏併為十三。武都。武昌。積亭。永安。崇仁。安政。義寧。封禺。義安。至孝。風渚。懷德。太原。宋朝以來。又加併合。大中祥符間止管五鄉。曰永安。曰至孝。曰崇仁。曰太原。曰武都。而里凡七十。見大中祥符圖經。後又併至孝永安為一。改曰慶安。今為鄉四。管里則如祥符之舊云。）崇仁鄉管都五　一都　二都　三都上管　三都下管　四都上管　四都下管　五都上管　五都下管（吳興志管里二十　湘溪里　萬山里　青泉里　下溫里　義安里　臨溪里　興教里　陸海里　開化里　至孝里　風山里　南訟里　柯田里　杜橋里　懋德里　龍山里　上清里　下陌里　紹明里　上陌里）武都鄉管都五　六都上管　六都下管　七都　八都　九都　十都（吳興志管里一十　臨湘里　主俗里　臨津里　靜林里　城山里　武成里　烏田里　見天里　芝田里　邑內里）慶安鄉管界三都四　南界　北界　十一都　十二都　十三都　十四都上管（吳興志管里二十　正信里　永昌里　永安里　清精里　永樂里　太原里　前溪里　積亭里　清化里　文會里　安樂里　棠橋里　清風里　烏渠里　懷仁里　溫泉里　決渠里　楊田里　上溫里　新興里）太原鄉管都四　十四都下管　十五都上管　十五都下管　十六都上管　十六都下管　十七都上管　十七都下管　十八都（吳興志管里二十　永安里　弟恭里　芳澤里　東作里　赤岸里　洗壁里　文城里　永豐里　懷德里　永仁里　東海里　永定里　上桃里　方山里　砂碕里　鳳山里　樂成里　餘檣里　父義里　上貴里）竊考武康。本烏程之餘不鄉。梁沈約自叙。世為武康人。六世祖延始居縣東鄉博陸里餘烏村。由析為德清之後。餘不鄉博陸里皆德清境也。（餘英志云。餘烏村。今德清縣之烏山其地也。晉有廢頭里。南史。沈道虔武康人。居縣北石山下。時恩亂。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為立宅。今亦不詳何所。）

德清縣鄉里。吳興續志舊志陸鄉管里七十有五。今鄉名如今但蔭宗改

爲松山。元改里爲十八都。雖因括勘田土。又分十三都。十四都。爲上下管。十五都。十六都。十八都。爲東西管。共爲二十四管二界云。皇朝因之。（吳興志。統記管鄉十七。今六鄉爲一十管。舊有龍山鄉。太平鄉。今有永寧鄉。按餘英志云。武康縣東界十五鄉。有舟楫之利。請置一縣非也。統記云。武康東界十七鄉是矣。）

永和鄉管都五。界二　一都　十六都東管　十六都西管　十七都　十八都西管　南界　北界（吳興志管里二十　武源里。永和管　雅詞里　仁智里　周津里　惠圓里　金象里。長樂管　潸潤里　長壽里　長樂里　主山里　吳羌里。龜硯管　錦亭里　徒溪里　孔印里　前溪里　武信里。武源管　武德里　武功里　武溪里　武城里）

千秋鄉管都五　二都　三都　四都　五都　茅山（吳興志管里五　千秋里　文林里　小山里　樂成里　棧記里）

蔭宗鄉管里十　鳳山里　永全里　積谷里　興平里　烏山里　塘徑里。（餘不管）永忻里　懷恩里　餘富里　崇信里　金鵝鄉管都八　十二都　十三都上管　十三都下管　十四都上管　十四都下管　十五都東管　十五都西管　十八都東管（吳興志管里二十　清溪里　四會里　新豐里　玉城里　白土里　嘉育里。慶平管　永豐里　櫟林里　休德里　常樂里　五栟里。來蘇管　席羊里　遺積里　安居里　兩岐里　至德里。瑞山管　永昌里　高安里　新興里　陽亭里）

遵教鄉管都二　十都　十一都（吳興志管里十五。永安里　旗亭里　華溪里　清風里　德華里　梅林里。鳳山管　新亭里　龍亭里　張亭里　輔國里　仙石里。安仁管　句城里　桂陽里　信義里　明德里）

松山鄉管都二　六都　七都　永寧鄉管都二　八都　九都（吳興志管里五　百孝里　遊賢里　靈芝里　永和里　常樂里）

安吉縣鄉里。吳興續志舊誌鄉一十有六。轄里八十。自元至今。鄉名如故。定爲三十七扇。一百八管。（吳興志。縣進統記。管鄉二十五。有龍山鄉。懷德鄉。廣巴鄉。孝子鄉。靈泉鄉。而舊圖經云。所管二十。有永安鄉。龍池鄉。安樂鄉。苕溪鄉。安上鄉。尚禮鄉。管里一百。今爲鄉十六。管里八十。今有順安鄉。舊圖經所無。）

安順鄉二扇。分爲六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吳興志。即永安鄉是也。管里五　崑山里　引濟里　定福里　馬鞍里　尚義里）

安福鄉二扇。分爲六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吳興志管里五　洪桃里　邮閣里　太和里　安壽里　永大里）

定福鄉二扇。分爲五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吳興志管里五　招賢里　寶成里　安邑里　來成里　永和里）

魚池鄉三扇。分爲九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　七管　八管　九管（吳興志管里五　峽仁里　西茂里　龍池里　永昌里　孝和里）

零夾鄉二扇。分爲五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吳興志管里五　仁化里　五白里　褒禁里　景和里　四平里）

銅山鄉三扇。分爲九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　七管　八管　九管（吳興志管里五　桃源里　臨泉里　渠谷里　修竹里　銅山里）

鳳亭鄉一扇。分爲六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吳興志管里五　沈珠里　陶源里　清廣里　慈政里　永寧里）

太平鄉四扇。分爲十一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　七管　八管　九管　十管　十一管（吳興志管里五　光順里　幽西里　上寶里　慶善里　國昌里）

金石鄉四扇。分爲九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　七管　八管　九管（吳興志管里五　永安里　天目里　紫嵓里　大順里　澧想里）

梅溪鄉一扇。分爲五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吳興志管里五　瑞竹里　東千里　溫泉里　泉水里　新豐里）

崑山鄉二扇。分爲六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吳興志管里五　仙潤里　苕水里　侯溪里　三山里　合川里）

移風鄉二扇。分爲五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吳興志管里五　清泉里　武泰里　嘉祥里　白楊里　崇仁里）

孝豐鄉二扇。分爲五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吳興志管里五　芝草里　幽棲里　孝弟里　尚仁里　修仁里）

天目鄉三扇。分爲八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　七管　八管（吳興志管里五　仙溪里　安吉里　苕水里　苕元里　公平里）

廣苕鄉二扇。分爲七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　七管（吳興志管里五　苕上里　太平里　青泉里　五山里　青山里）

浮玉鄉二扇。分爲六管　一管　二管　三管　四管　五管　六管（吳興志管里五　碧嵓里　廣福里　靈嵓里　仁豐里　靜豐里）

井

吳興志錄丹井。在湖州府天慶觀西。（舊編云。里傳葛洪於此煉丹。）烏程侯井。在烏程縣東北。口圓徑一丈六尺。即吳孫皓爲程侯時井也。（見括地志）

義井。在湖州府四十四所。（舊編載處所：儀門外東西各一，衙西門一，錄井井。蔡判西廳北，清遠坊南，司理院前，醋庫南，角子巷西，鐵觀音院東，開元寺東西各一，烏程縣前後井西各一，州學東西各一。教場巷，威果營東，靈濟廟東西各一，小宮前鉀家巷，子城東西井後各一，堂子巷前石橋北，亭子巷，天慶觀東西各一，天聖寺南。又寺漢東，華嚴巷，報恩寺東，又寺東巷，又寺後，飛英寺南，龍騎營前，歸安縣西無星橋東，馬軍營下南廟前，西倉前，自龍騎營前以上三十九井在郡西北，連下山，故泉清而甘。歸安縣西以下五井。在郡東南，地多泥，如故泉或黃或白，而味淡，亦循四水合流西瀆而南清也。並舊編。大抵湖雖澤國，郡人罕汲溪飲，且以土薄易鑿，故皆井汲。是以義井處處有之。）　錢氏飲馬井。在武康縣北十五里，名懷德。耆舊相傳。吳越王錢鏐微時過此飲馬坎中，水泉迸流，里人因浚治之。　石井在武康縣東南八里。石腦山之巖，天欲雨則出雲氣。　銅井。在武康縣西北十五里。銅官山麓。昔人引藤蔓為綆，探之莫窮其底，井旁有石燕洞。（餘英志云。燕之隱見。以春秋分。與巢燕同。）　溫井在武康縣西南十五里溫村，水旱無盈涸。灌田頃畝甚多。　金井。在武康縣北十五里。里名永仁泉。在山巔，有古松蔭之，色正黃，深不見底。　莊井。在武康縣北五里，凡山之東，旱不枯竭，灌田百餘頃。　義井。在武康縣南十二里黃泉村。旱亦不枯。　毛公醴泉井。在武康縣西北七里招賢山。縣令毛滂始見泉出平原，色如乳。因號為井。　砂井。在安吉縣東南。　湖州諸邑。號山邑者安吉武康也。而安吉為之冣。故其舟皆刳木為之。以其水驟長而易退也。且多置湖泊及沼沚陂堰之屬，以瀦水。故其民不一意於農。至於育蠶。則以多為貴，有至數百箔者。　一在武康縣西一里。懷安門外。俗呼為砂井頭。

橋梁

吳興續志湖為水國，徒涉是病。葺其輿梁。寔為王政。敘橋梁。　舊志在城三巨橋。曰駱駝，曰儀鳳。曰甘棠。餘可紀者四三而已。今皆如舊。不復再錄。然

皇朝著令橋梁道路。府縣佐貳官領之。故六縣各上其數於府。其目叢多。不能備載。姑以鄉都總數附見各縣之下。吳興志湖為澤國。苕霅眾水會于城中。浩漾湍急。既不可厲揭而涉。濟以舟楫。遇風朝雨夕。溪流暴漲之際。亦有覆溺之懼。故成梁之政。視他郡尤急。郡舊稱三巨橋。而舊經統記共載七橋。徐仲謀有溪上七橋詩曰。羅列全如斗極星是也。蓋由餘不前溪等水自定安門入。苕水自清源門入。二水至江子匯合為霅溪。以出臨湖門。跨餘不水有甘棠橋。跨苕水有儀鳳橋。而駱駝則跨合流之霅水也。是謂三巨橋。東有運河自迎春門入。至駱駝橋。南與霅水會。又苕水分一港自烏程縣治東之北岸出迎禧門。又霅水分一港自駱駝北之西岸出奉勝門。跨運河有望州橋。人依橋。跨苕水支港有眺谷橋。跨霅水支港有楚帝橋。通前之三以為七。其他有前石橋。後石橋。見唐人碑刻。望仙橋見統記。餘多後人增創者也。

駱駝橋。吳興志在子城東。唐初建。（統裴弘嗣造。舊編因史裴弘垂拱元年刺之。按唐刺史題名。是年乃邢禮遠。題名是李紓等作。不應訛。若曰垂拱元年。則刺史非裴弘嗣。若是裴弘嗣。則非垂拱年中。未知統記何所依據。）以其形穹崇若駱駝背也。劉禹錫詩云。駱駝橋上蘋風起。顏真卿放生池碑云。置駱駝橋東。橋名舊矣。後改名迎春橋。以其直迎春門也。宋朝祥符五年。知州事刁衎重修。後政王曆相繼營造。通判胥偃為記曰。橫亘溪上三巨橋。迎春其甲也。驚湍箭馳。列柱櫛比。覆以飛宇。約以雕檻。得其實矣。牓額顏真卿書。今復舊名。牌尚存。（見舊編。又統記云。今改名迎春橋。則是興國間已名矣。舊經云。在南郭門內緣今甘棠橋舊名東駱橋。致是誤。）慶元六年火燔。知州事李景和重建。　儀鳳橋在湖州府治西南。（舊編云。在州西南苕溪上。跨音郵鑒清渡。唐儀鳳中置。舊經云。儀鳳二年。統記云。元年刺史裴元降造。舊編云。三年裴元綠造。按唐紀。儀鳳止於三年。而三書各據其一。未知孰是。唐刺史題名。又無裴元綠。但自顯慶五年韋瓌卒後。經二十三年。為弘道三年。方書武大中。恐其間有缺。）因年號為名也。宋朝天聖三年。知州事高慎交重建。判官鄭戩記云。建自唐室。因紀號而名。平袤數十尋。叢倚百餘柱。亘于兩溪。殊為勝槩。紹熙三年。居民遺火延燎。隨即建造。易名紹熙。舊橋有畫棟朱欄。與駱駝橋華煥相望。今純以石。　甘棠橋在湖州府治。南通靈王廟前。自唐有之。（太中間鄭吉作文宣王新廟碑曰。西臨霅溪。前橫荻塘。梁豎為橋。編木為欄。今甘棠橋正與文宣王廟相對。）舊名伏龍橋。亦名東長橋。又名東駱駝橋。（統記。有伏龍橋在州南寶安寺側。以其勢若伏龍。寶安寺今為小景德寺。此寺與橋相近。三巨橋。一曰駱駝。一曰儀鳳。一曰伏龍。名亦相類。然猶不足據此也。舊圖經曰。東長橋在子城東南霅溪上。即舊東駱駝橋。既與今駱駝橋地理差互。又李宗諤圖經。是朝廷以郡圖志類修。本郡上圖志時不敢以舊名上。故曰東長橋也。）祥符中。胥偃謂三巨橋。此其一也。後嘗廢壞。往來者渡以舟。政和中。

知州事章援建木橋以其父故相惇嘗守此有遺愛名曰甘棠建炎末郡人相與率金錢易木以石且築渚于中流析橋為二南橋高壯可通大舟北橋平衍以便行者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重修。　人依橋在湖州府（郡誌作仁依）在歸安縣治東跨運河（舊經云在東關門外元和中刺史辛）祕造。因貞元中刺史李詞開拓東郭門置閘門以門內空閑招輯浮客人多依之橋居其旁因以得名舊跨河起樓三間至今人呼為花樓橋。　望州橋在湖州府迎春門內亦跨運河視衆橋為高故名。　楚帝橋在湖州府子城北。近楚帝廟因以得名楚帝即項王也。陳朝嘗封楚帝橋跨出春勝門霅溪支港。　眺谷橋在湖州府子城西烏程縣治之東向南山谷衆蹤可見橋跨出迎禧門苕溪支港（舊經曰望谷避唐諱）。　右四橋與三巨橋共為七橋。　前石橋在湖州府天慶觀後唐太和六年郡人徐岆以德本寺多墊溺遂自前石橋至後石橋以石為路（碑刻州學文宣王碑陰）。

望仙橋在湖州府子城西三里（統記云昔道人馬自然上昇舍人揷橋觀望。今廢。舊編云故老相傳二橋在白塔巷口有酒肆馬自然時至賖酒一日醉去衆中乘醉擲器為金以酬酒債已而升去人登北橋望之因以得名）

右三橋碑記中載。　運河（在湖州府自人休望州橋外有採蘋橋今名倉橋無量橋）　霅溪支港（在湖州府自楚帝橋外有斜橋崔載華錢著撰詩云帶董對斜橋城澄橋　大千橋　龍興橋　楚帝橋　萬壽參勝橋舊編以韻前小橋為貫常橋誤矣）　苕溪支港（自眺谷橋外有霸橋　紅橋　縣橋　廣化橋　營橋　績橋　曹公廟橋　救場橋　范家橋）

南有小支港（馬公橋　韋壇橋　早瀆橋舊經歸安縣界有早瀆在縣西一里二十步）　東有小支港（蘇家橋　德明橋　月河橋）　北有橫支港（自前石橋後石橋外有八手橋　報本橋　飛英橋　臨湖橋外有兩平橋在駱駝橋西對子城後竪釵橋在倉橋前　貴涇橋在甘棠橋西）　右諸橋多以居人蕃盛甍宇鱗聯隨時於支港創造以便行往或里社募緣或巨室自建因處命名本不足記以舊編所載姑錄之舊有韭溪橋跨韭溪（大對[illegible]洋在溪潭下）皇祐橋在慈感寺渡口今廢（舊編皇祐中造元祐七年知州事張詢革其名為梁閣雄壯）

烏程縣橋梁吳興續志在城者已見郡志其在鄉都而舊志所載者僅三十有三縣佐貳官董治之載于案牘者二伯有九具舉其凡　一都一所　二都二所　三都五所　四都三所　五都一所　六都四所　七都二所　八都七所　九都二所　十都二所　十一都一所　十二都一所

十三都三所　十四都一所　十五都一所　十六都四所　十七都一所　十八都一所　十九都二所　二十都三所　二十一都二所　二十二都二所　二十三都一所　二十四都四所　二十五都二所　二十六都一所　二十七都十一所　二十八都七所　二十九都三所　三十都九所　三十一都二所　三十二都三所　三十三都十所　三十四都四所　三十五都五所　三十六都三所　三十七都二所　三十八都四所　三十九都四所　四十都一所　四十一都二所　四十二都七所　四十三都六所　四十四都五所　四十五都四所　四十六都八所　四十七都七所　四十八都四所　四十九都四所　五十都四所　五十一都四所　五十二都四所　五十三都十五所

吳興志烏鎮八所縣境之橋附城者已載州治舊圖經統記所載二橋曰韭溪亦當在城曰辛橋（統記云刺史辛祕造舊經云唐元和三年刺史辛祕造百姓懷之因以姓為名第云在縣內當時已不詳處所）未詳舊處今以古迹及地書已志者與通泄溪派係郡利病者列焉　馬賦橋在烏程縣馬賦村辛祕造。　黃浦橋在烏程縣寶積寺前宋以前有之鮑昭有黃浦橋與盛侍郎別詩即此處也（詩云浦壖絕岸雲懸迅瀨帀漲古亦）定安橋在烏程縣南門外紹興十年重建淳熙八年甃以石。　峴山橋在烏程縣定安橋南初郡人甃南塘既畢工而西山水暴漲建是橋（見舊編）右二橋係定安門接峴山一帶南塘通泄西山溪流去處。　外壕橋　裏壕橋　三里橋　九里橋　西余橋　錢村橋　昇仙橋　遇仙橋　黃閔橋　舊館橋　既村橋　范村橋　祜村橋　曾墟橋　東遷橋　朱墟橋　栗墟橋　潯溪橋　右十八橋係自迎春門至潯溪一帶官塘通泄溪流入太湖與近湖諸漊脉絡通貫去處續圖經載清風橋明月橋在潯溪並紹興初建興德橋濟遠橋通安橋美利橋安利橋在烏鎮紹聖以來建舊編增仙源橋潯仙橋在菁山亦無剏建月日縣境多水凡村墅皆有橋出於近時剏建若此類者至衆既無考證本不足書若悉數之不止踰百蓋修書者一時耳目見聞讀加記錄耳

歸安縣橋梁吳興續志縣境之橋梁在郡城者已載郡志其在鄉都之大橋有五曰施渚曰東林曰西吳曰謝村曰璉市今如其舊各處跨港小橋計二百一十二處以非當要路不錄其名止列其數于各都之下　一都四所　二都五所　三都八所　四都十三所　五都八所　六都四所　七都七所　八都四所　九都三所　十都三所　十一都十二所　十

二都七所　十三都十七所　十四都三所　十五都二所　十六都二十所　十七都四所　十八都二所　十九都二所　二十都七所　二十一都六所　二十二都十所　二十三都二所　二十四都十三所　二十五都三所　二十六都七所　二十七都六所　二十八都一所　二十九都七所　三十都四所　三十一都七所　三十二都十所　三十三都七所　三十四都九所　三十六都二所　施渚橋（在歸安縣施渚鄉。）東林橋。（在歸安縣豐業鄉。）璉市橋（在歸安縣琅邪鄉。）西吳橋（在歸安縣大壽鄉。）射村橋（在歸安縣崇禮鄉。）以上五橋見舊經又舊編載東尉橋在東門外尉司前望州橋在忠溪有回仙橋而無東林橋及三里橋等在烏程縣其在城界分有駱駝橋甘棠橋倉橋人俠橋望州橋迎春橋趌帝橋等並在郡志其他鄉村跨港之橋多矣卒瑣瑣不足記云。

長興縣橋梁。吳興續志舊志廣利陵陽回溪鳳凰熙寧許公觀下招橋凡八鳳凰許公二橋仍舊茲不復錄廣利更名平政自宋歷元增建橋十五存者八已廢而

皇朝重建者七又新建橋一　平政橋在百戶所淇橫前即古程氏橋（舊名廣）利元改今名　興賢橋在文昌坊元建舊名太平洪武六年改今名　西

成橋在武定坊元建舊名西石洪武六年改今名　祥符橋在和義坊元建舊名麟瑞洪武六年改今名　安貞橋在大雄關內元建舊名德成洪武六年改今名　晝溪橋舊名西溪在縣西七里晝溪之別派至正壬辰居民斷橋以阻盜兵遂致傾圮洪武八年重建　跨塘橋在縣東南九里舊廢于兵洪武五年邑人重建　林城橋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午山橋在縣西南三十里　畎橋在縣西南五十里舊廢于兵洪武七年鄉民重建　紅星橋在縣南二十五里舊廢于兵洪武六年重建　欽匯橋在縣南二十里　蠡塘橋在縣南三十五里舊廢于兵洪武十年重建　新塘橋在縣南三十五里廢于兵洪武八年建　葛公橋在縣西二十五里。右自興賢橋至此舊志無創建之始無考　五里牌橋在縣南五里宋紹定庚寅邑令史岩之建廢于兵洪武七年重建　福源橋在縣城西廣福寺前舊無洪武二年僧滋茂建　吳興志廣利橋舊號程氏橋在縣南三十步長城門內昔郡有烏程氏能釀酒烏氏分派居德清東山此則程林所居也　陵陽橋在縣西二百三十步以其居陳皇后嘉陵南也　回溪橋在縣東南半里以其水回曲因名　熙寧橋在縣東南百八十步熙寧中建　鳳凰橋在縣東南若溪亭東五步　許公橋在縣去貢焙二里跨巨澗唐顏真卿修貢嘗與客步月觴詠橋上宋朝縣令許遵每領客過顧渚重建此橋因以許名　觀下橋在縣東陸匯唐陸龜蒙別業也以其詩有最愛卞峯顏色好曉雲纔散便當門故名採仙橋去茶山五花橋百步招橋在下若里天居寺前唐僧皎然嘗與崔子向泛舟其下　統記所載有程氏陵陽回溪三橋續圖經加熙寧凡四而舊編統記載許公等橋九所今併錄之。

武康縣橋梁。吳興續志舊志所載十五。曰千秋永安天寶豐橋龍尾較虎蔡公豫橋高津迎恩中鄣風渚新寧崇仁郭林又有清河桂枝二橋今惟豐橋龍尾較虎蔡公高津五橋如故千秋桂枝迎恩廢而復建餘皆不存千秋橋在縣治正南二百步吳黃武九年建宋建炎初兵毀紹興三十一年重建復以華屋元至正十八年復毀

皇朝洪武二年知縣李大春重建不復置屋（吳興志跨前溪吳黃武元年創建炎初兵火焚毀知縣曾悼慕邑人重建覆之以屋）　桂枝橋在縣學前舊志云縣有桂枝坊自坊南入縣學故名自宋已廢元至正間縣尹張烱復建繼因水勢衝激仍廢

皇朝洪武六年知縣張居敬重建　湖橋在縣治東南三百步舊志名迎恩吳

黃武中建宋末圮廢元至正中縣尹張烱重建至正十六年復毀於兵。

皇朝洪武二年知縣李大春重建　鄉村橋梁三十一所　一都二所　二都三所　三都上管一所　三都下管二所　四都上管三所　四都下管二所　五都下管二所　六都上管二所　十三都三所　十四都上管二所　十五都上管一所　十五都下管一所　十七都下管三所　十八都一所　吳興志永安橋在縣西南七里　天寶橋在縣東清移村防風廟北唐天寶中建（本[illegible]縣見[illegible]舊編。）豐橋在豫橋東治平二年建　龍尾橋在縣治東北跨後溪因名龍尾（[illegible]潘有[illegible]仲東歸過龍尾詩在東書集。）較虎橋在縣西二百步前溪北（舊黃志云世傳邑人沈法興勇力過人嘗較虎于此舊編作搏虎橋[illegible]閣覽云武康多虎有材來人能搏虎數為虎所傷[illegible]東虎殘舊傳虎食一人則山神割其耳為一缺來虎殘一日得一虎兩耳知缺處舊編所從為有證。）蔡公橋在縣東北二里新溪口淳熙三年知縣蔡霖建舊編云慶安橋　豫橋在龍尾橋東治平二年建　高津橋在豐橋東慶元二年建　迎恩橋在縣東一里吳黃武元年創舊名湖橋（舊編云以其水西南兩下渚湖也。）乾道八年邑人重建改今名（右四橋見舊編）　中鄣橋在縣東二十里　風渚橋在縣東

十五里。新寧橋在縣東南十八里。崇仁橋在縣東南二十里。郭林橋在縣北五里。郭文往來之地。以上諸橋據餘英志所載是特載在通津者。統記止有永安千秋天寶并市橋凡四。而天寶市橋不載于志。天寶特見舊編。又有清河橋。（志云。在千秋橋之西。餘英館之南。吳黃武元年葛南通等慮凡十九治間。郭人振子野來遊。樂府有南北小橋通之句。）

德清縣橋梁。吳興續志舊誌附郭載橋七。今金堤後溪龜迴金鵝四橋俱廢。天寶通津亦非舊名。惟清河如舊。今考附郭創建并申報鄉都橋梁之數。具列如左。　附郭　天寶橋在德清縣舊誌在縣東南百餘步。唐天寶中建。故名。宋建炎間重建。改名阜安。蓋取蘇軾謝表中民俗阜安之語。橋舊有屋覆。已廢。今俗呼長橋　通津橋吳興續志舊誌在縣治前。跨北流水。與阜安橋相直。宋淳熙間建。上有屋覆。已廢。今俗呼縣橋。　清河橋在縣舊誌在縣東一百七十步。跨北流水。宋治平間縣令陳之方建。　大隱橋在縣。俗呼章家橋在縣西二里。宋紹興間建。　步虛橋在縣西二里。武源橋在縣。俗名新橋在縣西南三里。接武康境。宋景定間建。　洪橋在縣。即圓通橋在縣東南二里。跨烏山港口。宋嘉定間建。　熙春橋在縣。俗名茅公橋在縣西南四里。　馬尼橋在縣。又名大佛橋在縣西南。跨餘石溪支流。鄉村一百九十三所　二都二所　三都三所　四都五所　五都七所　六都六所　七都五所　八都四所　九都六所　十都八所　十一都二十五所　十二都四所　十三都上管五所　十三都下管五所　十四都上管七所　十四都下管一十一所　十五都東管九所　十五都西管九所　十六都東管一十五所　十六都西管九所　十七都一十一所　十八都東管九所　十八都西管二十二所　茅山六所　吳興志通津橋在縣西一百七十步。跨北流水。與天寶橋相近。古名代興橋。俗呼曰縣橋。宋朝淳熙七年。邑人率錢重建屋宇欄楯雄麗。金堤橋在縣一里。後溪發源處。　後溪橋在縣東一里後溪上。　龜迴橋在縣南三里內河港口。　金鵝橋在縣西一里西亭之側。跨北流水。今不存。

安吉縣橋梁。吳興續志舊誌所載橋梁有十。曰鳳凰無星沙井門南門北門齊雲泰公杜坊楊子上昇。今鳳凰無星沙井門楊子四橋不存。六橋如舊。今錄新建及舊志所遺者共九所。　朱基橋在縣順安鄉去縣西南五里。　高平橋在縣順安鄉去縣南九里。　浮塘橋在縣安福鄉去縣北二十里。　萬埭橋在縣安福鄉去縣北二十四里。　挿虹橋在縣零奚鄉去

縣南二十里。　吳渚橋在縣定福鄉去縣南一十五里。　萬灣橋在縣定福鄉去縣南一十三里。　昇慈橋在縣定福鄉去縣南一十五里。　德新橋在縣順安鄉去縣東二里。舊名鎖龍橋。後毀。洪武八年。知縣張士良重建。改今名。

吳興志鳳凰橋在安吉縣前。　無星橋在縣東門跨大溪之北泒。　沙井門橋在縣無星橋北。　南門橋在縣跨縣南小河。　北門橋在縣北小河。齊雲橋在縣西門。上有亭宇。　泰公橋在縣西三里上方寺前。故相秦檜之父敏學元豐七年。為縣主簿。始創此橋。　杜坊橋在縣東北二十里。楊子橋在縣北二十里。　上昂橋在縣。今改名上昇橋。

關

武康縣關。吳興續志姚塢關在縣北二十五里姚塢嶺下。　青山關在縣西北三十里青嶺下。

安吉縣關。孔夫關在金石鄉去縣西南一百二十里。　烏山關在縣移風鄉去縣南八十里。　幽嶺關在縣移風鄉去縣東南七十里。　獨松三關在縣鳳亭鄉去縣南四十里。　青山關在縣鳳亭鄉去縣東北三十五里。關在縣銅山鄉去縣東四十五里。　湛水關在縣銅山鄉去縣東三十五里。　福水關在縣銅山鄉去縣東三十里。　金竹關在縣崑山鄉去縣東北四十五里。　苦嶺關在縣太平鄉去縣西五十里。

渡堰

吳興續志豹霧渡在安吉縣魚池鄉去縣南三十里。　五山渡在安吉縣零奚鄉去縣南三十五里。　吳興志縣境陂堰舊有七十二所。蓋其地勢高仰近山之田。號承天田。亦號佛座田。謂層層增高。灌溉不及也。每春夏霖潦。溪澗暴漲。隨即湍瀉。數日不雨。復乾淺矣。儲蓄灌溉。全籍陂堰。今廢者太半。存者二十四所。　白龍堰　永昌堰　烏漊堰　斗門堰　黑龍堰　馬頭堰　五漕堰　青林堰　湖潭堰　響潭堰　飛潭堰　鄭汀堰　新溪堰　張棡堰　湖塘堰　龍窠堰　東坡堰　鉶池堰　芻山堰　烏程堰　青龍堰　銅井堰　趙家堰　爪枝橋堰　吳興志石鼓堰。在安吉縣長一十四里。闊五十步。在縣北一十七里。其水源出天目山。可溉田百頃。百姓受其利。堰邊有岩似鼓。因以名之。唐聖歷元年。縣令鉗耳知命所造。

陂

吳興志冨陂在長興縣東二十五里。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西鄉立長

城縣在富陂村即此。　魚陂在長興縣南七十五里。吳夫槩養魚之所。

塘

吳興志荻塘在湖州府南一里餘。（據寰圖經載云。在州南二里。吳興記云。晉太守殷康所開。旁溉田千餘頃。統記云。在烏程縣南一里一百二十步。晉太守殷康開。傍溉田一千頃。後太守沈嘉重開之。更名吳興塘。南齊李安人又開。一瀆泄於太湖。開元中。縣令嚴謀道又開之。廣德中。太守盧幼平又開。續圖經云。以今地形考之。荻塘在州城中。東枕民居。餘三面溪環之。偃無可溉之田。況瀕湖之地。形勢卑下。苦水不苦旱。初無藉於灌溉。意當時取土以捍民田。非溉田也。統記東亭下又云。在東郭門外三里臨荻塘。故舊編云。在歸安縣東三里。殷康所開。旁溉田千餘頃。唐元和五年。刺史孫儲開一百三十里。俾民不乏水。今東外接待院。正在荻塘上。衆說紛紛不同。莫敢指言。若以州治南有荻塘在城中。則城中不應有田千餘頃。此續圖經所以為疑。而舊編指為在東門外。抑不觀吳文皇帝廟記云。皓始創祠於黟。艤橋東荻塘上。又唐鄭書作文宣王廟碑云。西臨雲溪。南橫荻塘。則是為在城信矣。今呼橫塘者。即所謂荻塘。但嘗開荻塘時。未有今羅城。故自今橫塘至迎春門外。官塘皆曰荻塘。故能溉田千頃。連塞百餘里。言武德時築。今羅城始有城內外之間。故衆說皆妄。指以為疑。而舊編又附之歸安界。凡此。蓋烏程歸安分界。乃以官塘南北兩岸塘在北正隸烏程耳。荻塘得名。若瀕蘋洲之類。以其生荻之多也。諸書引揭僞隋錄云。吳興沈弘居荻塘。家貧好學。每夜燃荻。自照讀書。因以得名。亦非也。晉初開時。已名荻塘。後吳興塘。則不俟隋沈弘得名信矣。）連塞東北出迎春門外百餘里。今在城者謂之橫塘。城外謂之官塘。晉太守殷康所築。圍田千餘頃。後太守沈嘉重修。（湖之城畢。凡為塘岸皆築以捍水。作史者以為開塘溉田。蓋以池塘例觀。易開為築。易溉為圍。）齊太守李安人又開一涇洩水入湖。開元中。烏程令嚴謀道。廣德中。刺史盧幼平。元和中。刺史孫儲。並加增修。隋沈弘居此。（橫塘西南山之勝。對南溪之流。自郡戶口蕃盛。士族漸多。增土為園池。貫收時日。湖洄源水抱橫塘。蘭芷無風也。自畜。及建炎中。從慈感教院于上。春月多遊人往來。今大半為亭館沿沚矣。）

謝塘。在烏程縣西四里。晉太守謝安開。唐大歷中。刺史裴清於其處起謝塘館。　蒲帆塘在烏程縣北二里。唐開平中。刺史楊漢公時。塘中得蒲帆。因名。（統記云。西接長興縣。入太湖。長八十里。入茶山。修貢行此水。唐開平二年。楊從重開。書於此覆蒲帆。）　吳興塘在歸安縣東南二十三里。（見統記。）

洪城塘在歸安縣。次吳興塘。　保稼塘在歸安縣。次洪城塘。　和塘唐寶曆中刺史崔元亮開。（凡名塘皆以水左右通陸路也。）　胥塘在長興縣南四十五里。山墟名云。昔五子胥所築。　蠡塘在長興縣東三十五里。山墟名云。昔越相范蠡所築。　皋塘在長興縣西四十里。山墟名云。吳高士高伯通所築。　荊塘在長興縣南九十里。山墟名云。漢荊王賈所築。　孫塘在長興縣南一里。山墟名云。孫皓封烏程侯時築。　方塘在長興縣南三十五里。　盤塘在長興縣南四十五里。山墟名云。方塘盤塘皆以形言。　官塘在長興縣南七十里。晉太守謝安所築。一名謝公塘。事載顏真卿（文詳見碑碣。）　直塘在武康縣東十九里。路出德清。　石塘在德清縣東十八里。臨大溪。即古武承塘也。東為石塘。西塘聯接數里。　魏塘在安吉縣北五十里。旁有浮玉山。所謂里石玲瓏。清泉浸浸者也。五代時吳璞將軍隱于此。（塵小墟。東南有名。）元一統志　青塘在烏程縣北三里。迎禧門外。吳時所開。梁太守柳惲重浚之。亦名柳塘。又名法華塘。以自城而入法華山寺路也。　連雲塘在烏程縣寶曆中刺史崔元亮所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七　六模

湖（湖州府三）

風俗形勝

湖州府吳興續志風由土異、情由俗遷。湖民悉柔服食華解。洪惟大明淳德御下、民懷儉勤、歸我王化。叙風俗、舊志載國史總叙兩浙人惟歡柔而慧、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於圖利。又云、吳人俗習華侈、居處整潔、然重釋教而多淫祀。皇朝更化、返澆爲朴、由是家崇勤儉之風、人習耕桑之業、風俗與化移易、豈不信然。若夫田野細毗、信巫好釋之舊、則猶未盡除也。吳興志舊圖經據漢志云、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劒輕死易發。續圖又據晉志曰、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厥今東南文物爲盛、湖乃甲於東南、豈輕揚之性率以勇則好劒、化以禮則尚文歟。以圖史志總叙兩浙路人性敏柔而慧、尚淨屠之教、厚於滋味、急於進取、善於圖利、爲得其實。舊編後隋志曰、吳郡君子尚禮、庸庶淳厖、風俗澄清、道化隆洽、又以細民怙勇信巫爲輕揚之舊。統紀曰、俗好儒術、罕尚武藝、人習華侈、居處整潔、亦以重釋多淫祀

爲言。夫風聲氣習今古不同、鄉土各異。古揚州之域、自淮南以及嶺表、漢所謂吳越、且兼百越之地。宋朝二浙領郡十五、隋志所述、并及宣城毗陵諸郡、非獨吳興也。故引古而證、則鄰於泛。錄意而述、則幾於誣。言其微、則彼或未信。語其不善、則此或有辭。請觀古今之特言本郡者、參之史志、訂之事實。其庶幾乎。梁武帝評陶隱居書曰、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則敏慧之性、有自來矣。唐李直方記白蘋亭曰、湖州土沃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本朝張公方平曰、吳興南國之奧、有佳山水、發秀人自江左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相續也。蘇公軾曰、吳興自東晉爲善地、號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蓮蒲之利、寡求而不爭、則知好學淳厖、俗澄化洽、不爲虛語。列自寶元以來、滕宗諒爲守、首建學校、安定胡宇教講明經義、時務文物、視古愈昌。高宗皇帝駐蹕臨安、實爲行都輔郡、風化先被、英傑萃出、四方士大夫樂山川之勝者、鼎來卜居、衣冠薈合、絃誦驛聲、上齊衢於鄒魯。至如城邑墟市、精廬相望、山椒水瀕、多置野祠、狠關松檗、未免有司之歲上、則重釋信巫、好勇細毗之餘習、猶有未除者也。郡縣志通典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永嘉之後、帝室南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學斯之爲盛。三朝國史志云、有魚鹽布帛秔稻之產、人性敏柔而慧。尚浮屠氏之教。富僧者衆、奢靡而亡積聚、厚於滋味、善於進取、急於圖利、而奇巧之技出焉。元一統志士風淳厚、俗習歸美、行修孝悌、義孚鄉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水利魚鹽、取爲口給、土膏稻粱、歲無乏食、樹墻下桑、老足衣帛、蒸哉生民、各安一業。方輿勝覽江表大郡、顧况壁記云云、吳興爲郡、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興郡。其野星紀、其藪具區、其貢橘柚纖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通、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盛、漢晉以來敵天下三分。云云。李方直白蘋堂記、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棊布九邑、弁山屈盤而爲之鎮、五溪叢流以導其氣、其土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

戶口

湖州府吳興續志、維昔民數聖王所稽、休養生息、日蕃以滋。叙戶口、舊志所載、自吳寶鼎以後、至宋淳熙九年之數、皆有可考。元至元二十七年、籍戶得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二十八。　南人戶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五。

北人戶一千四百九十三戶。

皇朝抄籍六縣軍戶民戶之數、共得戶二十二萬二百五十六、口九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有三。　民戶、洪武九年、戶二十萬七千五十五、口八十八

萬一千四百二十六。　軍戶、洪武十年、戶一萬三千二百一、口四萬七千八百二十七。　永樂人戶二十二萬二千八百三十八戶、人口八十七萬七千五百八十八口。

烏程縣吳興續志舊志所載戶、踰四萬。元至元二十七年、在籍戶六萬八千四百三十七。　南人戶六萬八千三百四十一。　北人戶九十六。

皇朝得軍民戶五萬七千二百一十一、口二十四萬三千三百八。　民戶洪武九年、戶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四、口二十三萬六千四百三十一。　軍戶洪武十年、戶二千二百八十六、口六千八百七十七。　永樂人戶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一戶、人口二十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九口。

歸安縣吳興續志舊志載宋大中祥符間、主客戶共二萬六千九百一十三。主戶二萬三千九百四十七、客戶二千九百六十六、口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祥符以後、無所考焉。紹興中圖經所載、主戶四萬八千七百三十四、客戶一千七百七十二。紹興已後、又無聞焉。元至元二十七年、籍戶四萬九千八百九十四。　南人戶四萬九千八百六十六。　北人戶二十八。

皇朝戶口、考之籍冊、凡軍民之數五萬八千三百七十七、計口二十五萬五

千七百有六。民戶。洪武九年。籍得五萬六千五百三十七。計口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軍戶。洪武十年。籍得一千八百四十。計口五千八百七十有六。永樂人戶六萬二百一十一戶。人口二十三萬三千五百六十二口。

長興縣吳興續志元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得戶五萬四千一百五十一。南人戶五萬四千四十八。北人戶一百三。

皇朝實在民匠軍戶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七。口一十五萬六千六百八。民匠等戶。洪武九年。戶三萬五千八百九十。口一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六。軍戶。洪武十年。戶五千二百九十七。口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二。永樂人戶三萬九千八百一十三戶。人口一十七萬一千二百三口。

武康縣吳興續志舊志所載。宋之戶口。自景德四年至淳熙中。其數已詳。今考元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得戶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南人戶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北人戶四十一。

皇朝軍民戶。一萬八百八十七。口四萬五千二十六。民匠等戶。洪武九年。抄計戶一萬二百二十三。口四萬二千五百三十三。軍戶。洪武十年。抄計戶六百六十四。口二千四百九十三。永樂人戶一萬一千四百四十四戶。人口四萬二千九百六十八口。

德清縣吳興續志元至元二十七年。抄籍得戶三萬一千四百六十五。南人戶三萬一千三百八十九。北人戶七十六。

皇朝軍民等戶。計三萬四千八百八十。口一十五萬四千二百三十七。民匠等戶。洪武九年。抄計三萬三千八十九。口一十四萬七千四十一。軍戶。洪武十年。抄計一千七百九十一。口七千一百九十六。永樂人戶三萬六千九百五十二戶。人口一十三萬三千九百三十二口。

安吉縣吳興續志舊志所載。戶口之數。自宋大中祥符以至淳熙中。已載其詳。今考元至

皇朝之數。具列于左。元至元二十七年。籍得戶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八。南人戶二萬五千二百四十六。北人戶五十二。

皇朝軍民戶一萬七千六百九十六。口七萬四千三百六十八。民戶洪武九年。戶一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口七萬八百五。軍戶。洪武十年。戶一千三百四。口三千五百六十三。永樂人戶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七戶。人口七萬四千五十四口。

田賦

湖州府。吳興續志。畇畇大田。溝塍交錯。

皇命修廢。宜我耕穫。叙田圍本府地多陂澤。常畏水潦。故田圍隄防。視爲至重。每歲春初。縣官一員督工修築。府官廵視。爲洪武九年。境內大水。多遭衝決。田疇漂沒。冬十一月。戶部主事任志道奉

工命至郡修築。於是同知魏德源。知事趙行商。分詣屬縣董治。比昔愈加高厚。次年春。同知魏德源復委官增修。益以完固。民甚賴之。今以六縣田圍之數附于編。元至正六年。實徵田土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四頃五十五畝六分五釐五絲。

皇朝洪武十年。成熟田土。實計四萬九千四百九十二頃六十七畝三分五釐六毫三絲七忽。田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二頃六十三畝五分七釐五毫一絲一忽。地五千二百三十一頃三十三畝三分八釐七毫七絲六忽。山一萬六千八百一十一頃八十三畝三分九釐九毫。蕩二千二百六頃八十六畝九分九釐四毫五絲。圍六縣共計增修六千八百九十五圍圩。烏程縣三千一百一十四圍。歸安縣一千七百一十五圍。德清縣九百八十圍。武康縣二百一圍。長興縣八百六十七圍。安吉縣一十八圩。

賦　均土輸賦。量力出庸。求便於民。法戒異同。叙賦役舊志所載。自唐龍德三年至宋末。所輸賦稅。其數已備。今考元至

皇朝。凡賦稅役法之制。詳著于編。元六縣所輸。夏稅　絲七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斤三兩三錢六分八釐。（至正八年之數。）綿五千三百五十一觔七兩八錢一分八釐。租錢一百七定四十三兩二分八釐。布四十五疋二丈二尺五寸。折納價錢九定三十九兩。秋粮正耗米三十萬四千一十一石七斗二升。（至正八年之數。）茶引歲辦一萬八千八百六十二道。計錢五千八百八十一定二十一兩二錢伍分。酒課歲辦一萬二百八十三定二十七兩三錢五分六釐。醋課歲辦三百四十五定三十九兩四錢四分四釐。商稅課程。歲辦九千三百三十四定三十九兩七錢八分八釐。皮貨歲辦駱皮一千四十五張半。羊猪狸羊皮二千一百四十四尺。回回包銀中統鈔。二十二定四十一兩四錢一分二釐五毫。曆日。授時曆大小四萬六千二本。設工本中統鈔七百九定四錢。回回曆本。二十五本。每本一兩。該鈔二十五兩。戶口食塩。三萬一百八十三引四十一觔一兩七錢六分。僧道食塩。二百三十三引三百一十三觔。園戶買塩。四百六十二引。江淮財賦。課程錢。三百八十一定二十六兩五錢一分六釐。房地錢。四定一十二兩八錢一分一釐。夏稅

鈔二定三十兩二分三釐。絲一十八斤一十五兩八分。綿一十二兩四分二釐。秋粮正耗米二萬五千三百八十九石九斗五升八合。江浙財賦。秋粮正耗米四千七百二十一石八斗一升五合九勺。段疋。織染局。歲辦四千三百五段。生帛局。歲辦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段。房地租錢。鈔九十九定二十四兩一錢九分二釐。絲一兩六錢四分八釐。米一石六斗六升二合。

皇朝洪武十年之數。夏稅。絲七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六兩八分三釐九絲三微。綿二萬五千一百七兩九錢五分二釐一毫八絲。錢鈔共計八百八十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九丈。絹四疋重四十兩。麥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九石八斗一升八合一勺四抄三撮。秋粮正耗米五十四萬六千五百三十五石六斗四升二合一勺六抄一撮一圭。茶課錢二千一百三十二萬七百四十八丈六分五釐七毫二絲五忽。內磨造本色末茶無定數　酒醋課程錢。歲辦七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丈。商稅課程。在城稅課司。并六縣稅課局。洪武五年內史閘辦。歲計一萬九千六百二十九萬七千一百二十八丈。　在城稅課司。洪武五年內史李保等閘辦。歲計三千三百九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四丈。今洪武十年。歲辦一千九百二十三萬六千七十四丈。虧兌不及元額。六縣互有增損。詳具各縣。魚課。洪武九年連閏。歲辦一百二十六萬一千六百四十丈。曆日。歲辦七萬本。共錢二百八十萬丈。係官没官房屋租錢。六十五萬七千四百三十四丈三分四釐七毫二絲。常課段疋。歲辦始造緣色紵絲。後改織絹一萬一千疋。常課軍器歲辦。黑漆鞘步軍腰刀。一千三百把。黑漆角弓。七百張正副絃全。藍靛農桑歲辦。苧麻。二千七百五十六斤一十一兩九錢八分四釐。黃麻。四千四百九十九斤一十三兩一錢五分二釐。藍靛。四百九十二斤。桐油。二千一十一斤一十二兩。

抄造紙劄。歲辦一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張。　補獸户。歲辦皮貳千七百三十張。　補禽户。歲辦翎毛二十萬根。藤浥鳴鶴。歲辦一百隻。翎毛一千一百二十四根。　役法。　元各都設里正主首。後止設里正。以田及項者。充催辦稅粮。又設社長勸課農桑。皆無定額。祗候禁子弓手。驗苗額點充。站夫則籍其田爲站田。不當民役。

國初各都仍立里長。洪武三年以來。催辦稅粮軍需。則爲小黃册圖之法。夫役則有均工之制。總設粮長以領之。祗候禁子弓兵驛夫舖兵點差。皆驗苗額之數。立法創制。視昔至爲詳審。　粮長洪武四年始置。每粮萬石。設粮長一名。知數二名。推粮多者爲之。建倉於鳳陽府。歲收秋粮。旨令出納其粮少地廣者。又不拘萬石之例。續於每倉增副粮長二名。不及萬石者。尋革其副。今六縣計六十五倉。正副粮長一百五十九名。詳具各縣。　黃册里長甲首洪武三年爲始。編置小黃册。每百家畫爲一圖。內推丁力田粮近上者十名爲里長。餘十名爲甲首。每歲輪流。里長一名。管甲首十名。甲首一名。管人户九名。催辦稅粮。以十年一周。其數分見各縣。　祗候驗苗二石五斗之上。三石之下點充。府縣共計九十六名。　禁子驗苗二石五斗之上。三石之下點充。本府六縣。共計六十五名。　弓兵。驗苗二石五斗之上。三石之下點充。本府六縣。共計五百七十名。　舖兵。驗苗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本府六縣。共計二百八十三名。　驛夫。驗苗十石之下。五石之上點充。本府六縣。共計七十名。　均工夫。洪武三年始置。每田一頃。出夫一名。詳具各縣。　水夫。驗粮及五石者點充。本府六縣。共計一百八十名。　永樂官民田地山蕩等項。五萬六千四十一頃七十九畝四分七毫。　夏稅麥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一石五斗四升七合。　絲七十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七兩三錢七分九釐。　綿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二兩七錢一分八釐。　鈔六萬三千七百八十一貫六伯五文。　絹四匹共重四十兩。　秋粮米六十三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一斗一升四合八勺。荳三百五十三石七斗四升二合五勺。　實在各項課鈔七萬七千五百二十定二貫四百九十八文。　課程鈔六萬五千二百八十三定一貫三伯一十八文。　商稅課鈔五萬三百八十三定四貫二伯七十文。　酒醋課鈔二千四百八十七定一貫六百八十文。　油榨碓磨鈔一百五十九定二貫五百六十文。　茶株課鈔九千二百九定二貫一百三十文。　樹株果價鈔一百七十五定八百一十文。　窰竈課鈔一百四十定四貫四百九十文。　房地賃鈔三百七十七定一貫六伯六十八文。　没官房屋賃鈔三十八定一貫六伯四十文。　窰課鈔六十九定六百文。　稅契課鈔一百四十三定二貫三百九十文。　門攤課鈔一千八百三十一定二貫一百二十文。　契本工墨鈔七定四貫。　追補還官鈔八定二貫一伯六十文。　魚業課鈔一萬二千二百三十七定一貫一百八十文。　稅課司。　實在課鈔二萬一千八百五十九定五伯二十文。　商稅課鈔二萬一千七百定四貫。　門攤鈔一百五十七定一伯二十文。　契本工墨鈔一定一貫四伯文。

烏程縣。吳興續志。元至正十五年田土。計一萬一千四百三十五頃八十

四畝一分八釐八毫。

皇朝洪武十年，賞起科稅粮田土，九千八百七十五頃六十八畝五分一釐五毫三絲。田六千八百一十六頃四十九畝二分六釐四毫二絲。地七百八十九頃六十八畝六分二毫九絲。山一千八百四十二頃七十四畝七分三釐二毫。蕩四百二十六頃七十五畝九分一釐六毫。田圖三千一百一十四圖。洪武十年以來，知縣孫弘敎、縣丞蕭霆震相繼奉府檄，脩理規舊，益高厚云。一都二十八圖。二都八十二圖。三都一十五圖。四都五十二圖。五都五十六圖。六都三十一圖。七都七十三圖。八都七十圖。九都一百二十圖。十都三十七圖。十一都一百三十一圖。十二都七十九圖。十三都七十九圖。十四都九十圖。十五都四十一圖。十六都三十三圖。十七都三十六圖。十八都五十四圖。十九都三十圖。二十都七十二圖。二十一都八十八圖。二十二都六十六圖。二十三都一百二十三圖。二十四都一百十四圖。二十五都六十八圖。二十六都四十九圖。二十七都八十四圖。二十八都一百二十五圖。二十九都六十五圖。三十都四十一圖。三十一都三十八圖。三十二都四十七圖。三十三都一百四

十八圖。三十四都五十六圖。三十五都五十六圖。三十六都三十一圖。三十七都四十六圖。三十八都三十九圖。三十九都三十二圖。四十都二十五圖。四十一都一百二十五圖。四十二都六十七圖。四十三都二十圖。四十四都二十七圖。四十五都四十四圖。四十六都四十二圖。四十七都三十七圖。四十八都三十七圖。四十九都三十八圖。五十都四十五圖。五十一都四十二圖。五十二都二十七圖。五十三都四圖。賦。舊志所載宋制已詳。今以元及

皇朝賦稅役法之制，具于編。元夏稅。絲一萬七千一百二十二斤四兩四錢三分一釐。綿四百六十八觔四兩一錢二分五釐。租錢中統鈔一十八兩。秋粮。正耗米九萬三千三百四十五石四斗二升七合。雪裏白米一十一石，准除糙粳米一十三石五斗二升五合。實徵本色糙粳米九萬三千三百三十一石九斗二合。茶課歲辦茶引一千九百三引七十觔，該鈔四百四十七定九兩一錢八分。酒醋課程，歲辦錢二千九百九十六定一十一兩二錢四分。曆日。役時曆大小八千八百七十二本，該鈔一百三十九定三十二兩。回回曆四本，該鈔四兩。戶口食塩，歲八千一百八引一百八十九斤七兩八錢四分。僧道食塩，歲辦八十四引一百二十六觔五兩二錢八分。團戶竈塩，九十五觔。江淮財賦。鈔。課程中統鈔六十七定四十七兩三錢四分二釐。房地中統鈔一定三兩三分。粮正耗米四百六十石四斗六升六合。江浙財賦。正耗米三千二百八十一石三斗一升八合。係官房地賃錢。鈔中統鈔一十二定二十兩三錢。絲一兩六錢四分八釐。米五斗五升六合。皮貨。貉皮歲辦四百四十七張。羊皮常課歲辦二百六十五尺。回回包銀中統鈔五定一十五兩。

皇朝洪武十年之數。夏稅。絲二十三萬五千九十六兩七錢九毫五絲。綿六千三百六十一兩八錢三分七釐八毫。絹一疋一十兩重。鈔一百七十九定二貫一伯文。錢三十八萬四千四百八十一文。秋粮正耗米一十八萬九千三百八十石九斗八升四合五勺四抄五撮。茶課本歲折收錢鈔一百九十五萬七千二百四十八文五分六釐二毫五絲。芽茶一千八百一十二觔四兩二錢七分五釐，每觔折收錢二百四十文，共計四十三萬四千九百四十四文一分二釐五毫。葉茶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五觔一十三兩九錢二分五釐，每觔折收錢一百二十文，共計一百五十二萬二千三百四文四分三釐七毫五絲。酒醋課程，歲辦

二百二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文。魚課。洪武九年歲辦錢五十萬二千一百文。魚鰾膠五十六觔八兩。洪武十年欽依住免。曆日。每歲一萬六千八百本，每錢六十文，洪武十年減作四十文，計錢六十七萬二千文。沒官房屋賃錢，歲收一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九文七分一釐四毫。皮貨翎毛。捕獸八十七戶，共毛皮八百七十張。捕禽一百八戶，共領毛七萬二千根。醃浥鶬鵝，歲辦二十餘隻，茸毛翎毛同解。商稅課程官滓局。洪武五年開辦，歲計三千四百五十萬九千五百七十六文。今洪武十年，歲辦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文。役。粮長洪武五年初立，每粮萬石為一倉，粮長一名，共一十有八。七年每倉又增相副粮長二名，共為五十四名。黃冊里長洪武三年定，每一百戶設里長一名。甲首一十名，畫為一圖。催辦粮稅，以十年為圖。今計圖六百七十有五。均工夫每田一頃出夫一名，凡兵夫之役者不預焉。為田六千一十四頃。為夫六千一十四名，共八十一隊。祇候一十五名，驗其苗粮三石以下，二石五斗以上者充。禁子一十名同。弓兵九十名同。縣及二巡檢司各三十名。鋪司鋪兵七十名，驗粮二石之下，一石五斗以上者充。（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共一十四鋪。）驛夫三十五名，驗其田粮十石之下者

充。水夫五十四名。驗其田糧五石之下者充。永樂官民田地山蕩等項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五頃七十三畝三分二毫。夏稅麥一百九十石二斗二升七合六勺。絲二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八兩一錢。綿五千九百二十六兩二錢六分。鈔一萬三千一十六貫一百九十五文。絹一疋重一十兩。秋糧米二十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石一斗三升八合九勺。實在課鈔二千四十一定三貫一百九十文。酒醋課鈔七百七定二貫二百四十文。茶課鈔一千七十九定一貫二十文。油榨碓磨鈔三十三定二貫一伯六十文。房地賃鈔五十六定四貫八十文。樹株果價鈔八十一定四貫二百九十文。窰竈課鈔二十五定三貫四伯文。茶法引由工墨鈔五十七定一貫。稅課局。實在課鈔五千四百六十七定四貫三百九十文。商稅鈔五千二百三十三定七十文。門攤課鈔二百三十三定三貫七伯二十文。契本工墨鈔一定六伯文。河泊所。實在課鈔四千八百九定四貫二百七十文。

歸安縣。吳興續志田舊志不載。無從詢考。元官民田土九千三百三十八頃九十一畝一分六釐二毫。

皇朝官民并抄沒田土。九千五百六十頃四十畝五分八釐。田六千二百

六十四頃九畝九分一毫。地九百六十二頃五十二畝八分六釐四毫。山一千五百五十二頃三十二畝八分九釐。蕩七百八十一頃四十四畝九分二釐五毫。圩一千七百一十五圩洪武十年正月知縣陳良重脩。比舊益加高厚。一都四十四圩。二都三十七圩。三都六十四圩。四都二十三圩。五都六十五圩。六都七十六圩　七都六十五圩。八都二十八圩。九都四十一圩。十都四十五圩。十一都四十九圩。十二都五十七圩。十三都五十五圩。十四都八十六圩。十五都五十三圩。十六都四十二圩。十七都六十三圩。十八都一百一十八圩。十九都五十六圩。二十都六十六圩。二十一都九十九圩。二十二都七十圩。二十三都四十五圩。二十四都五十三圩。二十五都一十七圩。二十六都二十二圩。二十七都四十四圩。二十八都二十五圩。二十九都二十一圩。三十都三十九圩。三十一都二十八圩。三十二都五十一圩。三十三都一十八圩。三十四都四十四圩。三十五都無　三十六都六圩。賦。元賦。夏稅。（至正八年數。）絲一萬二千五百四斤一十三兩九錢九分六釐。綿七百一斤一十兩八錢四分五釐。租錢中統鈔五定三兩二錢三分。秋糧米七

萬八千五十二石七斗一合。雪裏白米一十一石准糙粳米一十三石五斗二升五合。本色糙粳米七萬八千三十九石一斗七升六合。酒課週歲中統鈔二千一十六定五兩四分。曆日。授時曆大小八千七百九十四本。該鈔一百三十三定三十四兩四錢。回回曆日四本。該鈔四兩。係官房屋地賃錢中統鈔五定一十兩六錢二分。踏皮。歲辦三百一十三張。常課軍器羊皮二百三十七尺。回回包銀中統鈔二定二十五兩。塩引。戶口食塩五千九百二引九十斤二兩。僧道食塩四十二引二百四斤三兩八錢四分。團戶買塩八十三引。江淮財賦。鈔。課程中統鈔一百二十四定四十九兩四分二釐。房地中統鈔三十九兩四錢二分一釐。糧一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二斗九升三合。正米一萬二千三百八十石九斗六升。耗米四百三十三石三斗三升三合。江浙財賦。秋糧二千七百九十石一斗七升二合一勺。正米二千七百六十三石四斗五升一合三勺。耗米二十六石七斗二升八勺。

皇朝賦。夏稅。絲二十萬八千二百一十四兩八錢五釐五毫。綿一萬三千四百九兩四錢八分三釐二毫。錢一百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九十

五文。鈔六百五十九定一貫九伯文。絹一疋長三丈重一十兩。秋糧米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石五斗四升四合七抄。正米一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九石八斗五升二合三勺三抄。耗米一萬一千五百四十石六斗九升一合七勺四抄。曆日。歲降一萬八千五百本每本四十文該鈔七十四萬文。酒醋課歲辦二百七十一萬九千一百二十文。酒課錢二百六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文。醋課錢一萬九千二百文。茶課。歲辦錢一百七十七萬九千四百九十七文四分三釐七毫五絲。皮張。捕獸戶七十六戶。每戶辦香狸雜色等皮一十張。歲辦七百六十張。翎毛。捕禽戶一十四戶。每戶辦翎毛四千根。歲辦五萬六千根。魚課歲辦四十二萬三千二十文。（洪武九年。）稅課。洪武五年內史劉傑。宣使梅仲達。開辦。歲計七千九十一萬六千五百九十二文以後累蒙開辦。洪武十年歲辦二千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九十文。虧欠不及元額。係官房屋租錢。歲辦納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九文三分三釐三毫二絲。淹浥鵝鴿二十四隻。翎毛二百四十根。

皇朝。役　糧長洪武四年始設。每糧一萬石。設正糧長一名。知數二名。推糧多者爲之。建倉於鳳陽府。歲收秋糧。看令出納。每倉續增相副糧長二

名。本縣該糧一十萬六千四百餘石。計正糧長一十七名。相副糧長三十四名。知數三十四名。　黃册里甲洪武三年始定。每一百戶爲一圖。每圖以田多者一戶爲里長。管甲首一十名。不盡之數。九戶以下附正圖。十戶以上自爲一圖。甲首隨其戶之多寡而置。編定十年一周。總計七千六百六十六圖。該里長七千六百六十名。甲首七萬六千六百六十名。　均工夫役。洪武六年始定。每田一百畝。起夫一名。本縣當夫田土五千八百三十一頃六十八畝一分四釐二毫。該夫五千八百三十一名。　祇候一十五名。　禁子一十名。　弓兵九十名　鋪兵十四名。　驛夫三十五名。水夫五十四名。　永樂官民田地山蕩等項。九千五百九十二頃七十九畝三分二釐六毫。　夏稅。絲一十九萬八千八百九兩七錢五分。　綿一萬三千二百二兩三錢五分。　鈔七千五百八十四貫五百二十文。絹一匹。重一十兩。　秋糧米一十九萬六百二十三石六斗六升四合六勺。　實在課鈔一千九百一十三定三貫四伯五十文　酒醋課鈔八百二十七定三伯三十文。　窰竈課鈔三十五定三貫六十文。　碓磨油榨課鈔四十一定四貫四伯文。　房地賃鈔八十二定八百七十文。　樹株果價鈔七十三定七伯文。　茶引由工墨鈔五十八定。　茶課鈔七百八十七定三貫九伯一十文。　追補果還官鈔八定一百八十文。　稅課局。實在課鈔八千五百八十四定一貫九百一十文。　商稅課鈔七千七百一十三定二貫一百三十文。　門攤課鈔八百六十九定二貫二百文。契本工墨鈔一定六百文。　追補還官鈔一貫九百八十文。　河泊所。實在魚業課鈔四千四十三定一貫九百八十文。

長興縣。吳興續志田地山蕩。元之總額。兵後版籍殘毀。無所稽考。

皇朝洪武十年。實在成熟田土。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五頃三十五畝二分二釐二毫五絲八忽。　田五千七百六十四頃九十六畝九分一釐七毫五絲。地一千三百七十一頃九十一畝八分八釐八毫八忽。　山四千二百三十三頃二畝七分九釐。　蕩二百六十五頃四十三畝八分二釐七毫。　圍田八百六十七圍。長興方言稱圍爲圩。又名爲圩。洪武九年十二月縣丞王琪。主簿于守敬。奉府檄分督鄉民。重爲修理。比舊增築高厚。至德鄉二百一十圩。　一都二圩。　二都一十五圩。　三都一十圩。　四都二十七圩。　五都二十五圩。　六都五十五圩。　七都四十六圩。　八都三十圩。　安化鄉一百九十七圩。　一都五十五圩。　二都二十六圩。三都一十圩。　四都二十三圩。　五都三十六圩。　六都四十六圩。

白烏鄉一百一十八圩。　一都五圩。　二都一十三圩。　三都一十九圩。四都八十一圩。　吉祥鄉二十四圩。　一二都四圩。　三都二十圩。順泰鄉三十一圩。　二都一十六圩。　四都一十五圩。　尚吳鄉三十五圩。　一都四圩。　二都五圩。　三都四圩。　四都九圩。　五都六圩。　六都五圩。　八都二圩。　清泉鄉五十三圩。　一都七圩。　二都九圩。　三都五圩。　四都四圩。　五都七圩。　六都七圩。　七都一十圩。　八都四圩。　惟新鄉一百五圩。　一都八圩。　二都三圩。　三都六圩。　四都三圩。　五都九圩。　六都七圩。　七都一十七圩。　八都一十九圩。　九都二十一圩。　十都一十三圩。　嘉會鄉三十七圩。　一二都五圩。　三都八圩。　四都四圩。　五都九圩。　六都六圩。　七都五圩。　謝公鄉二十一圩。　一都七圩。　二都三圩。　四都五圩。　五都三圩。　六都三圩。荆溪鄉三十六圩。　一都四圩。　二都六圩。　三都四圩。　四都四圩。五都一圩。　六都一圩。　七都五圩。　八都五圩。　九都一圩。　十都五圩。　賦。　元夏稅。（至正八年數。）　絲二萬三百七十二斤四兩九錢二分二釐。　綿四百七十九斤二兩五錢七分九釐。　租錢中統鈔三十九定四十三兩八錢七分。　秋糧正耗糙粳米六萬四千八百四十八石四斗二升二合。　酒課月辦一百六十六定三十四兩七錢四分。通歲計鈔二千定一十六兩八錢八分。　醋課月辦一定四十九兩六錢九分二釐。通歲計鈔二十三定四十六兩三錢四釐。　曆日歲降授時曆大小九千六百本。該鈔一百四十六定五兩。　回回曆本。計鈔五兩。　係官房地賃錢鈔二定四十八兩四錢。　皮貨歲辦貉皮一百七十四張。常課軍器羊二百三十尺。　回回包銀中統鈔三定。　戶口食塩該辦六千五百一引二十六斤一兩一錢二分。　借道食塩該辦三十引。　團戶帶塩該辦一十引。　江淮財賦。　課程鈔一十三定三十七兩九錢三分。　夏稅絲三兩二錢四分四釐。　糧正耗米五千三百四十二石一斗六升。　江淛財賦。正耗米一十六石五斗五升五合。

皇朝洪武十年。　夏稅絲九萬五千八十八兩七錢九分二釐五毫六絲七忽。　綿七百七十兩四錢八分三釐七耗八絲。　麥九千八百五十九石五斗二升六合五勺三抄九撮。　貫鈔二十九定三貫四伯文。　銅錢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文。　秋糧。正耗米六萬六千七百一十二石四斗二升四勺七撮七圭。　茶課。茶共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九斤二兩。折收錢一千五百一十五萬八千八百一十七文六分五釐六毫二絲五忽。載

（貢爲斬茶二斤。別見郡志土貢內。其間武康進末茶上供。無非常賦。無定）額。酒醋課程。歲辦五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十文。商稅洪武五年內史崔祥等闡辦。歲計一千六百七十八萬三千五百六十文。今洪武十年。歲辦比舊無所增損。魚課洪武九年建閘。歲辦七萬八千一百三十文。曆日歲額一萬五百本。共錢四十二萬文。係官没官房屋歲辦賃錢一十二萬四千七百五十文。麻苧藍靛。苧二百二十六斤五兩九錢二分。麻二千一百斤二兩。靛四百六斤一十二兩八錢。紙劄。歲辦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張。皮貨。歲辦皮五百五十張。翎毛。歲辦一萬六千根。

役

皇朝粮長。本縣粮六萬石之上。共設正粮長六名。續增相副粮長一十二名。共一十八名。黃册里長。洪武三年定僉。每百家爲一圖。里長一名。甲首一十名。不盡畸零。九戶以下附正圖。十戶之上者。亦爲一圖。設里長一名。甲首隨戶多寡設焉。共計四百三十四圖。遞年輪當催辦稅粮。均工役。本縣當夫田地六千四百二十五頃九十五畝一釐一毫一絲。每頃夫一名。計夫六千四百二十六名。弓手共一百二十名。（縣三十名。巡檢司三處。各三十名。）鋪司鋪兵八十三名。（衝要大路九鋪。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六名。偏僻小路四鋪。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祗候一十三名。禁子八名。水夫二十六名。於湖州遞運所充役。永樂官民田地山蕩等項。一萬四千一百九十八頃二十畝五分九釐五毫。夏稅。麥一萬三十三石一斗三升四合六勺。絲一十一萬三千九百一十四兩九錢一分九釐。綿七百六十八兩八錢三分五釐。鈔一萬六千五百三十六貫五百一十文。秋粮。米八萬七千七十四石一斗六升八合二勺。實在課鈔六千七百一十五定一貫九伯八十文　酒醋課鈔二百一十九定二貫二伯八十文。油榨碓磨課鈔二十八定二貫二百文。房地賃鈔五十一定一貫一百六十文。樹株果價鈔四貫一百九十文。茶課鈔六千三百二十四定一百二十文。窯竈課鈔七十八定二貫三十文。茶法引由鈔一十三定。稅課局。實在課鈔三千五百二十五定四貫九百二十文。商稅課鈔三千四百三十二定二貫二百四十文。窯課鈔六十九定六百文。契本工墨鈔一定六百文。門攤課鈔二十三定一貫四百八十文。河泊所。實在課鈔七百四十七定四貫五百五十文。

武康縣。吳興續志元田土之數。累經兵火。卷籍燬夫。今不可考。

皇朝洪武十年。實在成熟官民田土一千八百三十九頃八十四畝二釐六

耗四絲九忽。田八百四十頃一十七畝二分五釐二毫二絲一忽。地三百六十五頃一十畝五分二釐七毫七絲八忽。山三百八十四頃五畝二分一釐八毫。蕩二百五十頃五十一畝一分一釐八毫五絲。圩共二百一圩。洪武十年正月知縣王旦。奉府檄重脩。比舊益加高厚。一都一十八圩。二都一十二圩。三都上管一十七圩。三都下管一十一圩。四都上管一十三圩。四都下管四圩。五都上管四圩。五都下管二十圩。六都上管一圩。七都三圩。十四都下管五圩。十五都上管一十六圩。十五都下管一十四圩。十六都上管一十圩。十六都下管四圩。十七都上管六圩　十七都下管二十四圩　十八都一十五圩。北界四圩。賦。元稅粮課程之數。夏稅。絲八千七百五十四斤二兩四錢一分六釐。綿三百一十九斤一十四兩四錢四分三釐。秋粮。正耗米一萬二千五百五十一石二斗三升。酒課歲辦中統鈔五百七十二定三十二兩六分。醋課。歲辦鈔一十一定四兩七錢。月辦四十六兩二錢二分五釐。曆日。授時曆大小四千六百本。該鈔七十定二十兩。回回曆三本。該鈔三兩。係官房地賃錢中統鈔三定八錢。歲辦貉皮八十四張半。常課軍器貼貍羊皮一百二十一尽　回四色銀中統鈔二定一兩四錢一分二釐五毫。鹽引。戶口食鹽二十二十一引三百七斤一十一兩七錢六分。僧道食鹽五十七引。園戶買鹽三引。江淮財賦。鈔課程鈔一百五十捌定四十九兩三錢一分一釐。房地賃鈔二定十兩四錢六分。粮正耗米二千一百六十六石五斗八升七合。江浙財稅。正耗米三十三石六斗一升六合八勺。

皇朝賦以洪武十年之數。夏稅。絲六萬七百七十八兩二錢九分七釐四毫四絲。綿一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九分一釐三毫。實鈔一百七十二定四貫二百文。銅錢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一十九文。秋粮。正耗米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二石三斗三升四合一勺六抄。稅課。洪武五年內官闡辦一千五百九十四萬二千二百一十五文。洪武十年所辦無所增損。酒醋課程。歲辦六十一萬四千八百八十文。茶課折收錢。歲辦一千九百四十三文六分二釐五毫。房屋賃錢。歲辦五萬八千一百二十九文。魚課洪武九年建閘。歲辦二萬五千九百五十文。曆日五千本工本錢二十萬文。毛皮歲辦二百四十張。紙劄歲辦一十萬六千三百二十張。役。

皇朝粮長之設。本以萬石置倉。合設粮長一名。知數二名。僕又增設相副粮

長二名。縣境山多田少。歲輸秋粮僅一萬有奇。然以山鄉遼闊，難於集事，遂增置粮長七名。後復增相副粮長倉各二名。尋又革去。今實爲倉七，粮長七名。知數一十四名。　黃册共計一百六十六圖。里長一百六十六名。　均工夫計田一千一百頃，每頃夫一名，共一千一百名。　前粮祗候一十名。　禁子七名。　弓兵六十名。（縣三十名。巡檢司三十名。）　鋪兵一十八名。（分水鋪六名。餘鋪各四名。）　水夫一十名。　永樂官民田地山蕩等項，四千五百五十八頃三畝三分二釐一毫。窰竈九所。　夏稅，絲六萬八千三百八十一兩七錢五分。　綿一千九百一十三兩四錢四分。　鈔一萬九千三百二十七貫七百七十文。　秋粮米一萬九千三百六十一石三斗八升六合一勺。　實在課鈔三百一十定一貫八百四十文。　酒醋課鈔二百一十二定四貫四百三十文。　油榨課鈔一十一定二貫六百文。　窰竈課鈔一定一貫。　沒官房屋賃鈔三十八定一貫六百四十文。　樹林果價鈔八百九十文。　茶林課鈔三定一貫二百八十文。　茶引由鈔四十三定。　稅課局。實在課鈔五千三百四十九定一貫三百七十文。　商稅課鈔五千二十六定二貫一百八十文。　契稅鈔一百四十三定二貫三百九十文。　門攤課鈔一百七十八定一貫六百文。　契本工墨鈔一定二百文。　河泊所。實在課鈔四百二十一定三貫二百六十文。

德清縣。吳興續志元田土之數，載籍累經兵火不存，無從可考。

皇朝洪武十年，成熟官民田土計五千五百九十六頃七十三畝六分七釐九毫。　田三千九百五十一頃七十四畝三分四釐。　地八百六十九頃二十九畝五分三釐五毫。　山三百二十五頃五十二畝三分七釐。　蕩四百五十頃一十七畝四分三釐四毫。　圖共計九百八十圖。洪武十年十一月知縣陳伯華，奉府檄重修，比舊益加高厚。　一都四十四圖。　二都三十七圖。　三都二十八圖。　四都三十三圖。　五都四十三圖。　六都四十二圖。　七都二十八圖。　八都一十七圖。　九都三十五圖。　十都四十七圖。　十一都三十四圖。　十二都二十二圖。　十三都上管二十六圖。　十三都下管五十圖。　十四都上管六十六圖。　十四都下管三十六圖。　十五都東管三十九圖。　十五都西管三十六圖。　十六都東管五十三圖。　十六都西管八十七圖。　十七都六十六圖。　十八都東管五十圖。　十八都西管四十八圖。　茅山一十一圖。　北界二圖。

賦。　元稅粮課程之數。　夏稅。　絲五千九百六十二觔一兩三錢九釐。　綿二百八十二觔一十一兩七錢八分四釐。　秋粮，正耗米三萬三千三百八十五石三斗五升一合。　酒課，歲辦錢一千一百定四兩九分二釐。　醋課，歲辦鈔三十九錠六錢。　授時曆大小五千五百九十本，該鈔八十五錠一十七兩。　回回曆本該鈔三兩。　係官屋地賃錢中統鈔五定一十兩四錢。　皮貨，歲辦貉皮二十七張。　常課軍器貼裡羊皮二百九十二尺。　回回包銀中統鈔三定。　鹽引。　戶口食鹽三千八百二十九引二百觔一十二兩八分。　僧道食鹽五十八引。　圍戶賣鹽三引。　江淮財賦。　課程鈔一十五定四十二兩九錢一釐。　房地賃錢歲辦鈔九兩九錢。　粮二千一百七十二石八斗五升七合。　江浙財賦米六百石一斗五升四合。

皇朝洪武十年之數。　夏稅。　絲九萬七千八百一十一兩三錢九分三絲三忽三微。　綿五千四百二十一兩五錢九分一釐。　絹二疋，重二十兩。

實鈔四十九定二貫八百文。　銅錢一十萬六千一百六十九文。　秋粮。正耗米八萬三千九百二十六石七斗八升五合九勺八抄八撮九圭

酒醋課程。歲辦九十七萬一千一百六十文。　商稅，洪武五年內史全文等開辦，歲計七百七十七萬三千六百三十六文。其後累有增羨。至洪武十年終，歲辦七百八十六萬九十二十四文。　曆日一萬二千五百本，該錢五十萬文。　係官房屋，歲辦賃錢四萬一千六百五十四文四分。　翎毛皮張。　六梢翎毛六萬八千根。　雜色毛皮三十張。　魚課，洪武九年通閏，歲辦二十一萬九千九百六十文。洪武十年二月蠲免。　鷹泛鵰鶻二十隻。

役。

皇朝粮長之役。本以萬石置倉，倉設粮長一名，知數二名。後又增設相副二名。洪武十年以正設管粮不滿萬石者，革去相副八名。今實在粮長二十二名。

黃册。洪武三年定爲五百八十九圖，每圖里長一名，管甲首一十名。

均工夫役。洪武三年定擬田四千二百五十六頃，爲夫四千二百五十六名，爲四十三隊。　五色丁萬。　祗候一十三名。　禁子八名。　弓兵九十名。（縣三十名。巡檢司二處，每處三十名。）　鋪兵一十八名。（每鋪六名。）　遞運水夫二十六名。（係本府遞運所充役。）　永樂官民田地山蕩等項，五十六百一十九頃二十七畝二分四釐。　夏稅。　絲九萬四千七百七十八兩二錢。　綿五千三百七兩八錢七分。　鈔一千九百二十八貫二百三十文。　絹二疋，共重二十兩。　秋粮米八萬九千一百二十七石七斗九升九合一勺。　實在課鈔五百六十五定四百八文。　酒醋課鈔四百三十二定四貫五伯六十文。　油榨碓磨鈔三十定三貫六百文。　樹株果

價鈔六定二貫一百一十文。房地賃鈔九十五定一百三十八文。枕課局。實在課鈔二十二十二定三貫一百四十文。商稅課鈔一千六百五十八定一貫九百四十文。門攤課鈔三百六十三定六百文。契本工墨鈔一定六百文。河泊所。實在魚課鈔一千九百八十六定一貫五百七十文。

安吉縣。吳興續志

皇朝洪武十年。成熟官民田土。二萬九百八十四頃六十五畝三分三釐三毫。田一千六百五頃一十六畝一分。地八百七十二頃七十九畝九分七釐。山八千四百七十四頃一十五畝四分八釐九毫。蕩三十二頃五十二畝七分七釐四毫。圍圩。邑田散在山麓高阜之地。不成圍圩。近水澤者則置爲圩。洪武十一年知縣馬文敦。奉府檄重脩。比舊高厚。計一十八處。梅溪鄉六。北墅圩。後干圩。金村圩。烏山圩。澤頭圩。黃武圩。安福鄉五。蘇家圩。前干圩。義門圩。江吳圩。姚家圩。崑山鄉六。古城圩。西灣圩。徐村圩。木柏圩。滸灘圩。高灣圩。順安鄉一。上昇圩。賦。元稅糧課程之數。夏稅。絲一萬五千二百七斤一十四兩七錢五分一釐。綿三千九十四斤一十兩九錢九分九釐。錢中統鈔六十定四十兩五錢四釐。布四十五匹二丈二尺五寸。秋糧米二萬一千八百二十八石二斗四升七合。酒課鈔七百七十七定四十兩五錢六分。醋課鈔一十二定四十五兩三錢六分。授時曆大小五千一百八十本。鈔八十二定一十八兩。回回曆三本。鈔三兩。係官房屋地賃錢中統鈔三定八兩四錢四分八釐。米一石一斗六合。常課軍器羖䍽羊皮三百一十六尺。回回包銀中統鈔一定。戶口食塩錢二千七百二十九引九十四斤一十二兩四錢。僧道食塩六引八十三斤一十四兩八分。圍戶贓塩二十五斤。江淮財賦。夏稅。絲一十八斤一十一兩八錢三分六釐。綿一十二兩四分三釐。錢二定三十兩二分三釐。秋糧米二千四百三十三石五斗九升五合。

皇朝洪武十年。賦。夏稅。絲三萬九千五百五十六兩九分六釐六毫。綿七千一百九十八兩六錢六分五釐一毫　實鈔二百五定三貫八百文。銅錢一萬九千一文。麥三千三百一十石二斗九升一合六勺四溗。秋糧。米一萬四千四百一十一石四斗九升一勺四抄五撮五圭。豆三百三十一石八升二合八勺四抄一撮。茶課。歲辦二百四十二萬三千二百四十一文三分七釐六毫。酒醋課。歲辦二十一萬九千三百六十文。商稅。洪武十年內史劉棨等闕辦。歲計一千六百四十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文。今洪武十年歲計一千六百五十五萬八千三百九文比舊增羨。魚課。洪武九年歲辦一萬二千四百八十文。（洪武十年免徵。）曆日六千七百本收錢二十六萬八千文。房屋賃錢一十三萬六千三百一文九分。藍靛八十五斤三兩二錢。苧麻二千五百三十斤六兩六分四釐。黃麻二千三百九十九斤一兩一錢五分二釐。桐油一千一十一斤一十二兩。紙劄二萬四十七百二十張。皮張二百五十張翎毛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五根。

皇朝糧長本以萬石置倉設糧長一名。知數二名。縣境山多田少。歲輸秋糧一萬有奇。山鄉寥遠。難於恭書。增爲正糧長七名。後又增相副糧長二名。尋又革去。今實爲七倉。糧長七名。黃冊之制。每百家爲一圖。不盡之數九戶以下附正圖。十戶以上自爲一圖。設里長一名。甲首隨其戶之多寡而置焉。今計一百九十五圖。均工夫計田二千二百一十五頃四十五畝五分四釐一毫五絲。爲夫二千二百一十五名。五色丁茼。祇候十名。禁子七名。弓兵一百二十名。（縣三十名。巡檢司三處。各三十名。）鋪兵三十名。（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遞運夫十名。永樂官民田地山蕩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七頃七十五畝六分二釐三毫。夏稅。麥三千六百三十八石一斗八升四合八勺。絲四萬四百三十四兩六錢六分。綿七千四百四十三兩九錢六分三釐。鈔五千三百八十八貫三百八十文。秋糧。米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四石九斗五升七合九勺。荳三百五十三石七斗四升二合五勺。實在課鈔一千三百一定九十文。酒醋課鈔八十七定二貫八百四十文。房地賃鈔九十二定四百二十文。油搾碓磨課鈔一十三定二貫六百文。樹株果價鈔一十二定三貫六百三十文。茶課鈔一千一十五定八百文。茶法引由工墨鈔七十九定四貫八百文。稅課局。實在課鈔五千六百二十六定四貫一百一十文。商稅課鈔五千六百一十九定一貫七百一十文。門攤課鈔六定二貫四百文。契本工墨鈔一定。河泊所。實在課鈔二百二十八定五百五十文。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八　六模

湖（湖州府四）

物產

湖州府吳興志古書有九丘土地所主聚焉周職方志其遺也故後世書述地利者物產宜其載吳興郡土產李宗諤圖經言綾重而綃花紬白編布茶千葉蓮柑橘於竹銅鏡記復舊經云其土塗其田沮洳原阜宜橘溝塍宜稻續圖經曰禹貢揚州篠簜既敷（孔氏注曰篠竹箭簜大竹）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通典云絺葛之屬）厥篚織貝（注云織細紵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周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秔言揚州所產也吳興記云卞山有石似玉謂之瑤琨又有石穴生鍾乳塹山有紫石英封山有銅今四物皆無有又頗述穀帛動植視他書爲詳焉切詳本郡北距太湖衆溪交流地勢平下素號澤國西南則有岡嶺蔓延林木薈蔚與毗陵桐川臨安諸山相接故水陸之品粗備比年又爲行都輔郡五方雜處戶口繁庶汙田日治縉紳多居苑圃花葉視昔稍盛而金石之華第有其名豈地氣土力圃亦有限則物產不能無消長耶今志如後。

秔（唐本州供尚食廚貢糙米一百九十八石今登上供米僅三萬石杭秔或作粳字青粳杭二字同音陶隱居云此即常所食米但有赤白大小異族四五種同一類也急就章注秔謂稻之不黏者舊經作秔稻按本草米穀部有秔米又有稻米陶隱居云道家方藥有俱用稻米秔米此則二物矣唐注云稻者穬穀通名爾雅云稌稻也郭璞注曰沛國呼稻爲稌廣志曰有虎掌稻紫色稻又云秔有烏秔黑穬之類今並無之舊編云十里香師姑秔爲上青稈白八月白八月烏次之櫃種金成烏下冷水紅爲晚稻尚之秉今秔名不止此數種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載大率多與田所種山田易旱惟種金成俗呼爲箭子以其米細而長也耐旱也）穤（唐本州供尚食廚糯米二千餘石今歲納糯米壹萬五千餘石按本草有稻米爲糯事注云說文稻即稬也江東呼稬乃亂切齊民要術水稻篇有秫稻一名糯米糯音奴亂切有九格秫雉目秫大黃秫之類十餘名今無之稬名頗亦不一惟金釵糯細而長尤宜釀酒）粟（續圖經載今山鄉人種黃白二種又有一種曰稬粟本草有粟米陶隱居注今江東所種及西間皆是其粒細於粱米熟舂令白以當粱米俗呼爲白粱粟又秫米唐本注曰今呼粟糯爲秫北土人多以粟秫釀酒又爾雅曰衆秫也孫炎曰秫黏粟也廣志曰秫黏粟有赤有白者今世有黃粱穀秫桑根秫膽秫揩秫本土無之）參（梁吳興太守周敬勸人種參本草有大參小參續參三種陶隱居曰今條參一名蟬參似續參惟皮厚耳續參是馬所食者唐本注曰大參出關中即青條參是形似小參而大皮厚故謂之大參味不似續參也齊民要術大小參屬注廣雅曰大參蟬也小參秫也世有中夏小參兔苦大參黑續參落參者兔苦是也又別有青條參今本土有大小參有續參俗呼爲大參又有兔苦者即落參也本草又有薺參本土亦有）麻（續圖經載今鄉人種先收牡麻取其皮以緝布充衣復收苴麻取其子以供食本草有麻蕡麻子陶隱居云麻蕡即牡麻牡麻則無實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又爾雅曰蕡枲實禮云苴麻之有蕡注有子之麻爲苴齊民要術載崔寔曰牡麻無實好肥宜麻之有穗者茡麻是也又有胡麻一名巨勝宜爲油白者油多土人謂之油麻陸田亦種之）豆（續圖經載豆種最多本草有大豆赤小豆白豆黑豆齊民要術有大豆小豆二種曰今世大豆有白黑二種及長稍牛踐之名小豆有菉赤白三種黃高麗豆黑高麗豆鷰豆豍豆大豆類也豌豆江豆營豆小豆類也豍音方迷切今鄉人種豆大豆有白黑小豆有菉赤白吳有鷰豆豌豆江豆內大豆可爲醬豉山田尤多種）

右穀屬揚州土惟塗泥郡地最低性尤沮洳特宜水稻又田畴必築塘防水乃有西成之望故統記復爾雅曰吳越之間有具區區既防水之陂也禁圍圍合具其中地勢之高下列塍域以區別之澇則以車出水旱則引入水田有陂塘自古然矣今郡境東南鄉分延袤餘百里田舊有圍塍岸歲脩崇固悉爲上腴畝直一金西北諸鄉接近山谿春夏水易暴長暴平悉爲湖泊畎畝荒蕪十歲九潦今漸復起塍圍歲亦有收矣舊編云諸郡旱我有岸諸郡熟我無穀今不然也然西北之田終以地勢高下不齊水驟長而易退多病乾溢非東南鄉比也帶山田地則有陸種。絹（舊圖經重而綃今納准衣絹歲萬疋急就章注絹生白繒似縑而疎者也舊編云武康安吉絹最佳）綾（唐貢御服烏眼綾舊志有土產綾今發上供綾五千餘疋出安吉縣折納紬舊編云出武康安吉急就章云綾今之雜小綾也）紬（舊志土產花紬唐貢紬今更稅納產紬四千餘疋急就章注紬引麤絲績紡而織之曰紬）紗（續圖經載今梅溪安吉紗有名）綿（續圖經載又籠綿云安吉縣尤好今發上供綿五萬兩係安吉以絕精行急就章注綿引

精出緒曰絲。**綿**舊圖經載。又舊編云。武康綿。號鵝脂。上供經納內藏庫。今發上供綿。歲五萬餘兩。安吉以屋縟和買折納。急就章注。擘之精者爲綿。**布**舊圖經有白編布。統記云。唐充貢。所進布供御服。每匹五十五貢。有烏龍鳳瑞草花紋。今貢白編布二十匹。樂府録。東平曲曰。吳興布閒幅長度。有一匹與我作褲。又鮑照白紵曲下注。同湖州紵布作。舊編云。生紵出思溪。匾布出道場山。今充貢。張文規詩。紵布且勝羅紈輕。**黄草布**出東鄉。有極經細織成花紋者。暑月可以爲衣。今添。**右絲屬**。本郡山鄉以蠶桑爲歲計。富室育蠶有至數百箔。兼工機織。水鄉并種苧。及黄草。紡績爲布。有精緻者。亦足以見女功之不闕矣。**橘**太湖洞庭山產綠橘。號洞庭橘。韋蘇州送橘詩曰。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橘雖不一。本草注。有朱橘。乳橘。塌橘。山橘。今水村人家多種成林。畫溝塍常運水灌溉。有至數百株者。**柑**唐貢乳柑。本草乳柑。沙柑。青柑。山柑。注。柑類有朱柑。黄柑。石柑。而土人以乳柑爲貴。與橘同種而不蕃。人甚珍之。**柚**爲貢。揚州包貢。郭璞注爾雅云。柚似橙而大於橘。孔安國注尚書云。小曰橘。大曰柚。今土人亦與橘同植。**木瓜**唐貢木瓜。瘳并蒸。顏清泉上有木瓜堂。列植木瓜。梅溪者尤勝。東坡謂紅勝頰也。**楊梅**吳興記云。吳興本無楊梅。只史慈葬卞山。三

州來。發越有楊梅因種。號卞山楊梅。又生石鄉山。風俗記云。張華博物志曰。地名石鄉。故生楊梅。**棗**爾雅有壺棗。白棗。酸棗。羊棗等。本草有大棗。仲思棗。齊民要術。又有氐棗。木棗。桂棗之類。多北地所宜。今土人亦種之。徐陵孝義寺碑。有羽棗。今添。**桃**爾雅有旄桃。山桃。西京雜記。又載櫻桃。緗核桃。霜桃。綺葉桃。紫文桃。此土人種桃頗多。種亦不一。徐陵孝義寺碑。有甘桃。舊編載以早紅桃爲上。楊葉桃次之。御愛桃。紅白可玩。崑崙桃。表黑肉赤。又有楊桃。藤生山谷。本草所謂獼猴桃也。**梅**梅本生江南。湖郡尤盛。吳興記。烏程有梅堆。梅林。梅亭。德清有梅塢。舊編云。今武康德清鄉亘山谷。其種以雲頭梅爲上。横枝梅。消梅。次之。又有紅梅。重梅。鴛鴦梅。千葉緗梅。蠟梅。惟紅梅鴛鴦梅有實。青山寺最亦多。**杏**續圖經載。按廣志有白杏。赤杏。黄杏。柰杏。土人所種惟紅杏。**栗**續圖經載。按本草栗類。有板栗。隆栗。茅栗。今山間栗木甚多。有大栗實大而少味。即板栗也。有小栗謂之茅栗。又有細大之間者。謂之茶栗。**柹**續圖經載柹。即紅柹也。又有椑柹。色青黑。齊民要術注。又載梗棗如柹。今土人種柹種類多。有紅匾柹。牛乳柹。大珠柹。水柹。又烏椑柹。俗呼爲綠柹。舊編云。安吉多火珠柹。**李**續圖經載爾雅有休李。駁李。西京雜記。有朱李。黄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車下李。今世有

水李。實大而美。本草注。陶隱居云。麥李。麥秀時熟。本土有朱李。麻李。熟最早。透明李。其色明徹。嘴李。色深黄。明州李。色深赤。茄李。色深綠。皆可口。車下李。細苦不堪食。**梨**本草云。有消梨。黄梨。茅梨。桑梨。西京雜記。有紫梨。芳梨。大谷梨之類。今鄉土梨類亦不一。有黄梨。青消梨。康梨。品供下。獨安吉陳公梨。舊編云。東南有名。風味亞於鵝梨。在雪梨之上。**安石榴**續圖經載陸機曰。張騫使外國。得塗林。塗林。安石榴也。廣志曰。有甜酸二種。今鄉土所種亦有甜者。酸者。其實紅白光紫者。醋榴也。紫黑破散者。乃爲甜榴。多出安吉。及諸山鄉。又有白花一種。千葉紅華一種。近年圃園中所栽。**枇杷**續圖經載本草。有枇杷。注云。生江南。今處處有。鄉土多有之。**林檎**續圖經載陳士良云。有三種。長者爲柰。圓者林檎。小者爲梣。今鄉土有之。舊編云。武康德清林檎絕佳。又有金林檎。實小而花極可觀。**櫻桃**今添。禮謂之含桃。本草有櫻桃。陶隱居注曰。即今朱櫻。味甘可食。今出烏程下徐村。**蒲萄**續圖經載本草注云。子有紫白二色。又有似馬乳者。有圓者。又蘡薁。名山蒲萄。今鄉土有紫白二種。皆藉人力灌葺。實率如馬乳。白者既漿水。蒲萄尤佳。亦有櫻薁。是野生山谷間者。實正圓。皮厚。味酸澀。不中食。**甘蔗**續圖經載三都賦。謂之諸蔗。本草甘蔗。注云。有兩種。赤色名崑崙蔗。白色名荻蔗。今土人亦種兩種。**蓮藕**爾雅荷芙蕖。其實蓮。其根藕。今鄉土多水泊

遠郡三二十里多種之。夏月彌望如錦繡。芙蕖有紅白二種。紅者蓮瘦而甜。藕硬而淡。白者蓮嫩而淡。藕瑩而甜。故鄉人以紅荷蓮。白荷藕爲貴。秋晚實黑。取乾謂之石蓮子。又嫩莖初出曰藕條。爲蔬甚美。又有千葉蓮花。極可愛而無實。按陳故事云。章氏宅近水中。出重臺千葉蓮花。蘇夫人識而有孕。生宣皇后。又有章浦多生重臺蓮花。識者云。主生美人。自後果生章后因名。今有此種。蓮蓬內生實。數出花瓣爲重臺。又附生雙頭蓮。舊編載郡學內醫館後。池有紅蕖。貢安宅預貢。時池生雙頭蓮。明年廷試中第一。其後葛勝貢公度。來遊學寓池上。又生雙蓮。次年公度亦爲狀元。**菱**本草謂之菱。一名芰。即屈到所嗜者。陶隱居云。廬江間取火燔以爲米充粮。蜀本圖經云。實有二種。一四角。一兩角。今鄉土種此成蕩。不止二種。兩角者有果菱差小。有湖默菱色紅。而有青菱色青。角曲而利。四角者有野菱最小。角極銛。有蘇州菱。實豐而美。土人所重。近又有無角者。謂之餛飩菱。以其形似也。秋晚採實。竹箔曝乾去殼。爲米以爲果。有收至十數斛者。地名有菱湖。皎然詩曰。路入菱湖深。**芡**本草謂之雞頭。一名芡。陶隱居曰。以花似雞冠。故名雞頭。陳士良云。有軟根名蔆菜。可作蔬菜食之。今土人

（多種。葉如盤貼水。多刺。實大如鴈頭。破之得數十子。顆顆匀圓。用沙淅去觜殼。內子黄者肉嫩。青者肉堅。惟半青黄者謂之合熟。甘滑有佳味。又言芡性暖。謂之水雞黄。以其花日中開也。菱花夜開晝合。故性寒。芡葉土人呼為雞頭葉。以充蔬。亦可煮為羹。）**鬼芡**（今添。本草有馬芡。注。芡茨有鳥者。根相似。細而美。呼為鬼芡。恐此也。後漢書云。今下田種。）**茨菰**（今添。本草有藉菰。生水田中。一名芡菰。又謂之圓慈菇。根似芋。今下田亦種。）

右果屬。

本郡山鄉與平土宜木果。水鄉有水實。鮮菓勝他郡。故詳載。

薑（舊編云。近太湖地宜薑。）**葱**（舊編云。近太湖地宜葱。本草注。葱有四種。冬葱。夏衰冬盛。莖葉俱軟美。漢葱冬枯。莖硬味薄。胡葱葉麁短。茖葱生山谷。今鄉土惟種冬葱。特宜汙下地。）**薤**（本草注。有赤白二種。今鄉土宜白薤。）**韭**（舊編云。韭壅土宜壅泥。春初尤佳。）**蒜**（本草有大小二蒜。今山鄉皆有之。）**菘**（舊編云。春宜菘。本草云。有一種牛肚菘。紫菘。白菘。今鄉土有青菘。白菘。蚵蚾菘。葉皺而叢大。最晚菘也。）**芥**（唐本草注云。有三種。有葉麁大者。有葉小子細者。又有白芥。又云白芥生太原。今鄉土有大葉者。取其心充蔬。甚辛美。收子碎為虀。又有赤芥。色深赤。）**茄**（陳書。蔡撙為太守。於郡齋種紫茄供廚。本草云。一名落蘇。鄉土有三種。有紫茄。有白茄。有水茄。色赤白而甜嫩。可生食。）

莧（蔡撙郡齋種白莧供廚。本草注。有赤莧。白莧。人莧。馬莧。紫莧。五色莧。六種。今鄉土惟種赤白二莧。）**芹**（吳興記云。烏程溫山出御芹。本草注。芹有三種。荻芹根白色。赤芹莖葉青紫。堪作葅。今鄉土種。惟白芹冬至後作葅。甚甘美。春後不食。俗云入春生虫子。）**瓜**（舊編云。烏程甜瓜有名。本草瓜有數種。有冬瓜。甜瓜。有胡瓜。有越瓜。甜瓜有青白二種。胡瓜北人呼為黄瓜。越瓜生白小者。糟藏之。今鄉土皆有之。越瓜即俗呼生瓜。謂可生食也。）**瓠**（本草瓠有甜苦二種。又有瓠𤬪。今鄉土皆有。又有一種。俗呼匾蒲者。尤善食。園圃多種之。）**芋**（本草注。芋有六種。有青芋。紫芋。真芋。白芋。連禪芋。野芋。又有董芋。味辛。紫芋根大。有重斤許者。但種不多。董芋野芋不中食。真芋青芋連禪芋大佳。今鄉土多種白芋。）**蓴**（今添。統記云。長興縣西湖出佳蓴。當貢。德清沈顗兵荒。採蓴荇根供食。今水鄉亦種。夏初採實。軟滑宜羹。夏中揪麁。澁不可食。不如吳中者。至秋初亦軟美。此張翰所以思也。）**蘿蔔**（舊編云。合溪者最佳。歲常入貢。蘇東坡所謂消梨嫩者溫水漬之。可以致遠。性便黄土。故山鄉尤宜種。本草作萊菔。爾雅曰。葖。蘆萉。非萉。皆音蔔。注云紫花菘。又云溫菘也。）**菰首**（今添。本草菰根。一名茭首。菰三年已上。心中生臺如藕。白軟。中有黑脉。堪噉。今水鄉亦多種。色白者美。帶黑點者不佳。）

蔓青（舊編云。雖非土產。近亦有之。）**萵苣**（本草有萵苣。又云有紫色者。又有白苣。又云吳人無白苣。嘗植野苣供廚饌。今鄉土無白苣。）**苦蕒**（本草有家苦蕒。又有野者。今鄉土有之。僧道菴寺尤多種。可類菜食。耐久。故方云。三月食苦。又有生菜。杜工部所謂春盤生菜細者是也。）**菠薐**　**薄荷**　**茵陳**　**胡荽**　**芸臺**（以上九種。今添。）

右蔬屬。蘆菔之屬宜山。葱薑之屬宜濕地。蓴芹之屬宜水。故本郡兼有。又有筍類不一。附竹下。藕蓤茭菜附藕芡下。萵薺之類。多野採。紺菜。雍菜。蒿蓮。近來自他郡人。亦稍有種者。故併附見。

牛（舊編云。農家畜水牛。按本草有黄犍牛。烏牸牛。白牛。水牛。今鄉土水牛有烏白二種。止用耕稼。牸者或取乳。冬月取酥。以烏戎者為勝。黄牛角屈向前者。呼沙牛。少畜。水鄉不用負挽。又不能取酥也。）**羊**（舊編云。安吉長興接近江東。多畜白羊。按本草以青色為勝。次烏羊。今鄉土間有。無角斑黑而高大者。曰胡羊。）**馬**（山墟名云。下山有項王走馬埒。洗馬池。吳興記云。卞山有項王繫馬樹。石間有項王馬跡。輿地志。長興有白馬潭。入東記云。長興牧馬岡。吳王牧馬之處。今數峨每歲殿司馬軍屯駐牧馬數千疋。鄉土多水。民間惟事舟楫。獨士族山家間。養一二疋而已。）**犬**（統記云。太常卿丘泉之。烏程人。童幼時得犬子九頭。識者曰。犬為人守。此兒大富。

為九郡守。後泉之果歷九郡。今鄉人多畜以警盜。又有田犬。獵戶所養。有直數千者。近人有胡犬。小而捷。有北犬。甚高大。皆來自北地。）**猫**（人家畜以捕鼠。近有黄斑者。有毛長如猴者。雖似可愛。但不能捕鼠。實無用也。）**豕**（舊編云。田家多養豕。皆置欄圈。不當牧放。樂歲尤多。揭來有秕糠以為食。歲時烹用供祭祀賓客。糞又宜桑。）**豪猪**（山海經云。浮玉之山有獸。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曰彘。是食人。今未詳。續圖經有豪猪。俗呼野豕。種所謂田豕。即山海經彘之類。山間往往有之。如猪而大。且有力。口有二長牙。肩有豪。長三四寸。堅利如錐。五七為群。在田食稻。在山食芋藷。為人害。捕之能觸罟傷人。故獵者以鐘弓弩矢。而後可獲。有重百斤者。）**虎**（統記。納和尚主。道場山。人曰山多虎。又郭文隱武康。為虎探取口骨。虎致一死鹿于屋前。又石頏山有虎跑泉。詳見武康護國院。又遯齋閑覽云。武康多虎。有姓朱人數傳之。號朱虎。或見傳虎橋下。今深山叢薈間有獵戶。亦能穽捕。）**猿**（江淹遊黄蘗澗詩曰。猿嘯青崖間。顧曹公行山詩曰。山僧狎猿狖。又有猴性劣。曩歲民居稀少。故老言猿猴在山。攫蔬菓。踐稻粟。多為人害。後居人漸蕃。設檻穽捕取。今遂遠徙矣。）**鹿**（見虎下。）**麞**（舊編云。安吉長興武康山。多麞麕狸兔。今近城西南山亦有。麕本草作麇。）**狸兔獺**（今添。水鄉

麂麂有之。善捕魚食。本草云。是以魚於天者。多出溪岸邊。其骨亦煮食魚骨鯁。右獸屬牛羊之類性優爲人所畜。麞兎之類性野不受羈制。以郷土多水。視平陸州郡爲不蕃。山獸有雞豺等間有一二。今不載。雞陸龜蒙書工紀事詩云。雞豚卿饋餉。南史謝朏爲吳興太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隻。爾雅曰。雞大者蜀。蜀子雉。本草有丹白烏黃四色。齊民要術雞種取桑落時生者。形小淺毛。脚細短。守窠少聲。善育子。今田家多畜。秋冬月樂藏尤多。且有栖穀之類爲食也。鵝紀記。德清沈翰家有孝鵝。今水郷田家多畜。鴨舊編云。田家畜家鬼取子。煎札木汁藏之。謂之抚子。南史陳武帝與齊軍相拒。文帝送米三千石。鴨千頭。即炊米炙鴨。誓軍攻之。齊軍大潰。今水郷畜滋尤多。畜家至數百隻。以竹爲落。暮驅入宿。明旦驅出。已時之田食遺粒。取其子以貨。齊民要術云。常令肥飽。一鴨便生百卵。視他禽尤有息。鶴今添。吳興記云。姚彬化爲白鶴。又唐沈齊家有鶴降于庭廡。鳴甚哀。蓋之得嗟之辭。果二雛爲漁人所獲。溪鶒舊編云。溪泊中多有。鷺鷥劉禹錫送鮮中丞之吳興口號曰。溪上鷺鷥避畫旗。山墟名云。長興圻湖道菱之下。鵁鶄所集。使人忻悅。今添。啄木今添。長興有啄木嶺。山墟名曰。菉薄中多啄木鳥。故名。杜鵑今添。李益贈清谿山詩。子規一聲山草綠。一名子規。今郷土山間多有。伯勞今添。皎然顧渚行曰。伯勞飛日芳草滋。本草云。鶪博勞也。今山間有之。伏翼今添。山墟名云。伏翼間多產。伏翼有素翼赤腹。千載倒排者。鶴以下十五物。至續圖經載。鷗　鷺　鸕鷀　鳧即野鴨也。冬初出最。俗所貴尚。以爲饋送。大者號對鶩。鶻爾雅鵜康鵝。注。今呼鵜鶘。鷺鷥鵠爾雅鵝鵪鶉。注。今之鵝鶉也。好群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爲淘河。故老相傳。郭璞運城時。有鳥轍街徐去。伺之乃淘河也。得而刻之。至今貴此鳥。必去頭。烏鵲　鶯　燕舊淡然隱叢語云。余嘗載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隴。闢一山。路傍有數戶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斷之。見鶯燕蟄於其間甚衆。急掩之。鳩左傳。有五鳩。爾雅鳩鳩。布穀也。本草班鳩。一名班鳩。又有青鷂。今郷土皆有班鳩。價高於布穀。青鳩又倍。雀冬初有。一種黃雀。在田間甚肥美。所謂披綿者。雉左傳。有五雉。今山間有之。價五倍。獵戶能射之以貨。人亦多食。鴒以下三物。舊編載云。山林多鵲。鵲亦有鷹鷂。鷹鷂右禽屬。本郡多水。故家禽蓄鵝鴨。野禽多鷗鷺。而近山林。則有鳩雉之類。續圖經舊編所載。及今添。殊不能備也。山墟名載長興鳳亭鄉云。昔有鳳栖於此。鳳非常禽。統記載惡禽。不知其名。亦略去。鱸本出松江大湖。魚性逆流。遇水漲上入苕霅。肉細美。宜羹。又可爲膾。張翰所思者。

鮆山海經云。苕水多鮆魚。注。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爾雅鮤鱴刀。注。今之鮆魚也。出太湖。肥美。鮆作皆切。一名刀魚。煎炙爲饌肥美。魚可爲膾。細者可爲鮓。白魚舊編云。湖白次鱸。今郷土四五月水漲。漁人競於苕霅間釣網得之。有一二十斤者。鄉人以爲珍味。本草云。大者六七尺。色白者是。青魚統記云。風俗占云。青魚貴浪。天必大風。舊編云。止可爲鮓。本草云。作鮓與服石人相反。鯿舊編云。鯿次白。郷土頗貴。此魚張志和漁父詞云。桃花流水鱖魚肥。鯽舊編云。鯽次鯿。本草可和蓴作羹。又可作膾。今郷土爲膾。尤尚此魚。鯉本草云。形既可愛。又能神變。故琴高乘之。可作鮓。今郷人以爲鮓。特肥美。爲膾次之。鮎本草作鮧。可作臛食。今亦饒有。鱧本草作蠡。云可作膾。今郷人罕食。或作蒸鱠美。鱨今添。詩鰷鱨。今郷土謂之黃鱨魚。銀魚舊編云。銀魚雖細。惟州富有。亦出太湖。一名膾殘。色白如銀。骨細而嫩。鰻鱺魚今添。本草云。形似鱓。能緣木。鱓魚本草云。有青黃二色。生水岸泥窟中。今郷人取以爲脯。鰣魚本草云。形似鱧而理。右魚屬。郡有漁戶。專以取魚爲生。風朝雨暮。月夜雪天。款柂鳴榔。披蓑垂釣。悠揚波上。宛若圖畫。又有据畔設網編葦爲斷。又獨龍罩。機械不一。四時不停。隨得隨貨。俗喜鮮食。多寡皆盡。至於桃花水生。黃梅潦漲。湖魚泝急流而群上。漁人至施長網。截巨川而取之。舉網至數十尾。市價爲偹。家率飫。且爲鮓以寄遠。非時者。又爲鯗。蜂蜂類不一。惟成蠢者。名爲蜜蜂。山家率爲窠蜜蠢以致之。蜂以類至。採花釀蜜。至冬取之。必餘其半。以爲蜂食。宋爾雅無蜂類矣。有黃蜂。爾雅云。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爲木蜂。有黑蜂甚大。名土蜂。爾雅注云。江東呼大蜂。在地作房者爲土蜂。二蜂皆無能黃。今添。龜龜類不一。惟色帶青而脇長者。爲人所食。漢書東方朔傳。上林南山水多龜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注。龜。形似蝦蟆而小。長腳。人亦取食之。今郷土惟貧乞取以貨。名田雞。近有知安吉縣楊廸刊版云。紹興庚申歲。故相朱公勝非爲湖州守。首禁捕甚嚴。一日謂僚屬曰。某頃兩奉玉音云。朕前夕夢數百白衣人遮朕乞命。問之。曰臣等乃蝦蟆。緣江浙人好食此田雞。嘗受刀砧之苦。今又將備禁中品饌。乞賜免捕。朕嗟異而許之。此事甚異。卿爲朕記之。當更乘察。此文見印榜本。郡每歲夏初即舉行。揭榜禁捕。蛟吳興記云。天目山有蛟龍池。耆老相傳。入山之人。嘗見山邊有一美人。蛟所化也。蛇杼山有避它城。按說文。它。蛇也。上古患它。而相問曰。得無它乎。蓋古人巢居以避它也。陸羽杼山記所載如此。本草有烏蛇。白花蛇。又有赤鏈蛇。黃頷蛇。多在人家屋上吞鼠子雀雛。又有蝮

蛇。地色。鼻反。又長身短。頭尾相似。大毒。今鄉土皆有之。烏楷。黃頷。不甚毒。赤蝮。亦能傷人。惟蝮蛇大毒。俗呼土灰蛇。以其色似也。夏夜多横卧當道。人踐之卽被螫。不急治。有致死者。山間人自有草藥能療。或多以水調白芷末飲。亦能治。本草又云。蝮蛇七八月毒盛時。吐口中涎沫於草木上。著人身卽腫或瘡。卒難主療。名蛇漠瘡。又一種小蛇色極青。能登竹木。緣憇人多爲所傷。又一種如蜓而長。色如竹葉。多在竹上。土人云竹蛇。一産三物。故其毒均。蜘蛛本草云。蜘蛛數十種。爾雅所載七八種爾。有色黑而黃班。足長身大者。爲網於花木上。能螫人。又有緣壁而大者。能置人影成瘡體。蜈蚣本草云。生吳川谷。有赤頭足者。又有黃足者。性能制蛇。亦螫人。以桑汁白鹽塗之卽愈。今鄉土有之。螻蛄一名蟪蛄。今鄉土有之。夜出撲燈。亦能螫人。本草云。今人夜忽見出。多打殺之。云爲鬼所使也。蚊蘇東坡爲潮守有詩云。蠛蚊軒憲飛豹脚。葛溪漁隱曰。吳興澤國。春夏之交。地尤卑濕。乃多蚊蚋。豹脚卽黑花蚊也。俗稱草蚊。日間亦飛。嚙人膚能成瘡。其尤多者灰色蚊。昏曉聚簷間成雷。統記云。周子匯自昔多蚊蚋。爲白鵲泊舟侯。至今無之。蚋自一種極小而黑。亦日間飛出螫人。惟山間草多處有之。城市罕見。龜長興縣有神蔡里。昔人於其地獲靈龜。又南史。陳章后母蘇

氏。遇道士遺五采龜。事見貴涇下。又吳興見漁人籠得一白龜。買而放於谿不溪中。其龜三顧而沒。後其人封侯。鑄印。龜亦三鑄三顧。其人悟。取而佩之。又符瑞圖。宋明帝太始二年。吳興獻六眼龜。六年獻八眼龜。元嘉十年。烏程縣有白龜見。大寺東思道來進之。又吳故鄣令貞伏跳上六眼龜。表云。懷縣民黃安世於所居渚次見神龜一頭。白水瑩澈。瑞情出彩。群龜數十同行。齊登有如衛從。唐則天朝。德清縣百姓沈令長家生五色雲。池中得毛龜。長一尺二寸。遂表獻之。勑改其年爲長壽。鼈今溪港有之。人取爲臛。詩言炰鼈。古爲佳饌。鼉舊編云。鄉土有鼉。人不以爲珍。左傳。宰夫解黿食大夫。本草云。黿鼉此等。老者能變化爲邪魅。自非急勿食。烏戍烏將軍廟前大池中有大黿甚多。人不敢捕。蟹杜牧之吳興詩曰。吳溪紫蟹肥。舊編云。八九月溪蟹大者如碗。極珍美。本草云。蟹八月腹內有稻芒。向東輸海之神。食無毒。俗語云。拾月稚蠏大如。謂其數大而有力。亦稱蟳蟹。蝦本草云。小者生水田。有小毒。元讀黃色白者不可食。及腹下通黑者亦不可食。今有二種。黑者出溪。白者出湖。皆爲饌。螺今溪。本草有田螺生水田及湖瀆。大如桃李。今有之。又有細者。曰螺螄。四時皆有之。又有白而圓者名海螺。黑而銳者名海螄。種於田洋。春月取賣。蛼大觀元年。烏程烏山有

漁者卽宗岳。以釵蟲蚌爲業。多借扣門。乞四日剖蚌見珠。侍阿羅漢備祖右。有蟜者。在頷尾行脚。相傳村於蛩不復食蚌。本草蚌爲大蛤。又有蜆彩如海蛤而斂厚者。有細長如蜓者。俗呼軟岸。皆宴人所食。珠羅漢今在慈感寺。有郡人劉奇到石記。右蟲屬。凡居陸安水蠕動之類。皆曰蟲。厥彙衆夥。今舉其可紀者。昔周官土訓掌道地慝。說者曰。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蝮之屬。禹鑄鼎象物。百物爲備。使民知神姦。鄉土有數物能螫噬人。或爲異。所謂地慝。今復附見。使人知所避。云下山黃龍洞。禎明中有黃龍現。統記。禎明中。杭州差軍將吳承裕與道士李貞龍同詣下山金牛洞投龍已畢。有黃龍見於洞中。可長武丈。爪牙鱗鬣。光照山川。遂於洞側置祥應宮。靈物不常有。故不載。桑吳興記。烏程縣東南三十里有桑墟。梁陳故事。吳興太守周敏。勸人種桑。顏真卿西亭記。烏程俗尚清。種桑盈數萬。本草有山桑。有家桑。葉桠者名雞桑。爾雅有女桑。檿桑。齊民要術。有荊桑。地桑。今鄉土所種。有青桑。白桑。黃藤桑。雞桑。富家有種數十畝者。檿桑。山桑也。生於野。柘潘峰吳興詩曰。桑柘遠連雲。松輿地志。戍山周回十五里。悉產青松。法華寺前有松徑數里。長興有松村。今處處山有。杉唐高僧周精舍寺詩曰。院古皆種杉。栢德清文豐山郭先生手種栢千株。大玄

觀道壇有古栢十九株。檜長興大雄寺殿前有古檜。中空裂爲四枝。蔭半庭。堅如金石。相傳陳高祖手種。號陳朝檜。楓陳武帝在田時有楓木下見一人謂曰。子後當富有四海。言訖不見。出梁陳故事。又本草云。楓脂淪地千年變爲琥珀。又云松脂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今人往往於下得茯苓。有重斤許者。桂行山有青白紫桂。號三桂棚。出寺碑。榆山墟名云。長興有鵲石山。多產刺榆。本草云。江東無白榆。又云榆皮可入粟。荚可爲羹。實可爲醬。材可爲器用。齊民要術。有白榆。刺榆。梜榆。今鄉土有刺榆梜榆二種。桐吳興記云。烏程縣南百里有桐壚。錢林居梓山。珠桐映井。本草注。桐有四種。青桐似梧桐無子。白桐有花有子。子可爲油。崗桐無子堪作琴瑟。又有梧桐。鄉土俱有之。蘖烏程有黃蘖山。黃蘖澗。本草有蘖木。注。黃蘗也。櫧山墟名云。青峴山多產櫧。玉篇。櫧木名。冬不凋。栲山墟名。尋孝山名。産栲。櫟見上。杭唐貢杭子。以杭木汁煮浸鴨子也。柳吳興記云。烏程縣南百五十里有柳壚。又有柳湖。又金石山多蒲柳。樟德清皇山有樟華庵。漆舊編云。縣鄉處多漆林。又上貢漆器三十事。今廢。槐　樟　櫚本草云。卽像斗也。檉爾雅檉河柳。本草云。今水邊赤楊也。楮　杞　枳枳椇類。本草注。今江南渠有。江北有枳無橘。吳茱萸本草云。以其出吳中。以別山茱

笑也。椶櫚舊編。德清大玄觀遺墨有椶櫚三株。牡丹本草云。吳牡丹。右木屬。續圖經多載內檜栗栲漆槐樹楮杞枳九種新添茱萸牡丹元係藥屬。按本草云。藥之屬木者附木。今不別條。篠竹舊圖經云。左太沖吳都賦曰。其竹則篔簹箖箊。統記云。今班竹呼篠竹。苦竹吳興記。今石山多苦竹。武康有黃竹村。箬竹山墟名。箬峴山以產箬爲名。今長興縣有上箬下箬里。筀竹吳都賦作桂。舊編云。早筀食筍。晚筀養竹。淡竹　觔竹　漢竹　水竹以四種皆宜爲筆。並續圖經載。燕竹筍最早。燕至即生。篾竹宜爲筏纜。紫竹色紫。慈竹四時皆出筍。周生外。故曰慈。悶竹有黃竹而間青者。本出會稽。曰黃金間碧玉。又有青竹而黃間者。貓竹筍出如貓頭。本出於江西。今有之。筍甚大。象牙竹筍白而大。哺雞竹今添。　右竹屬古揚州有篠蕩。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竹箭。郡地舊屬會稽郡。郡之產竹。自古然矣。嘗觀齊民要術云。北方之竹。不過苦淡二種。本草於苦淡外有䈽音謹而已。吳都賦有篔簹簩竽善云。皆出嶺外。本郡竹類。亦可謂多也。　茗郡有茗溪。統記曰。茗花角心曰。茗溪以兩岸生茗。故爲名也。蘋郡有白蘋洲。柳惲江南曲曰。汀洲採白蘋。統記曰。蘋似萍而不滑。萍花黃。蘋花白。故曰白蘋。吳興風俗以爲蔬。書。吳詩注謂大萍洪矣。菰即有菰城。菰即茭也。本草有

菰首。俗呼茭首。又名蔣。唐韻曰。蔣。菰也。東遷僧喬草蔣席體。蒲古樂府云。後蒲五湖中。蘭山墟名。南興山有蘭芷峽。兩拖種香之所。本草蘭草生大吳池澤。即都梁也。又一種今諸山有。松竹陰處皆野生。錢林居排山芙蘭送鶴。荻郡有荻塘。隋錄沈弘居荻塘。夜燒荻自照讀書。蕙德清有蕙園里。一曰菖蒲。別名。芷蘭芷說見上。　茅梁陳故事。白茅山出白緒茅。今山中多有之。葛宋少帝。前溪曲。黃葛生爛熳。表高茶山詩。們首上欹壁。今山間多有之。薇吳均何山集詩云。參差澗裏薇。苔李明法華寺詩云。蘇苔文絕壁。薜蔦緣高林。荇德清沈山頭吳荒株尊荇根供食。薀　蘩　朱藤山墟名。紫花澗之下生朱藤。三月紫花滿澗。紅躑躅統記載云。一名山石榴。海紅統記云。生上嶺。一名海棠薇。朮舊編云。天目山多種朮。艾舊編云。蒲蔥莒艾與散見陸。藻芹散蒲。荇溢陂池。　右草屬。根荄之類。草最多。今特紀其著者。又有半夏香附子何首烏等。續圖經元附藥類。又武康有芝田里。長興有靈芝鄉。芝爲瑞物。今俱不載。　銀吳興記。烏牛山有古銀鉛冶三所。又安吉縣移風鄉有銀坊。即古採銀之所。銅輿地志。長興銅官山下有兩穴。深數丈。方圓百丈。云古採銅之所。山墟名。銅峴山。即吳王採銅之所。括地志。安吉銅山。吳採鄣山之銅。即此山也。又附山有銅。又趙監採銅而元。廟在銅官山。詳見廟祠。錫鉛括地志云。呂鵝山上有兩穴。古採錫之所。烏牛山有鉛坑。瑾琨吳興記云。卞山洞中有石似玉。時謂之瑾琨石。白礬石吳興記。長興白石山出白礬。因以名。紫石英吳興記。壘山有紫石英。鍾乳石牀吳興記云。卞山下有石穴。晉太守王惠執炬入數步漸深。間見鍾乳。惠入採之。猶有乳牀。并石獸存。太湖石唐白居易作奇章公記。以太湖石爲第一。舊編云。洞庭大雷小雷二山多美石。奇巧者以供玩好。有聲極清可爲磬。有大卑近湖之山石多珍瓏。卞山有大小珍瓏山。石皆中空。若彫鎪而成者。石林在焉。

白居易大湖石記。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余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愼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有獲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謙讓。東第南墅。列而致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

靈丘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眞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若獸。若行若驟。將詠將鬬。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嗟。若欱雲歕雷。嶷嶷然有可望而畏之者。煙霽景麗之旦。岩堮霮䨴。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與公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腪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視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不爲而來耶。必有以也。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　紫筍茶見領諸注。　金虀玉膾蘇子瞻云。嘗云吳興庖人斫松江鱸膾。土人謂之金虀玉膾。司馬君實孫伯鎮知湖　詩。江外饌佳卿。吳興天下稀。著莫紫蜂滑。鱸膾雪花肥。　烏程美酒吳興新錄。秦時

程林烏巾二家。以釀美酒。因得其名。**赤土**長興有赤土。可以覆宮殿樹柱。山壇名云。金山土石。悉作赭色。又有赭石澗。**金沙泉**統紀。顧渚貢茶院側有碧泉湧沙。粲如金星。元和五年。刺史范傳正。命亭曰金沙。舊編云。泉在貢焙院西。出黃沙中。引入貢焙。蒸搗皆用之。杜牧之詩曰。泉嫩黃金湧。注云。山有金沙泉。修貢即出。罷貢即絕。唐地理志。湖州金沙泉。即此泉也。刺史裴清有進表。翰林學士毛文錫有記云。將造茶。太守具儀注。拜勑祭泉。頃之。泉源發清溢。供進御者畢。水即微減。供堂者畢。水即半之。太守造畢。水即涸矣。太守或還斾稽期。則示風雷之變。唐貢泉用二銀瓶。國初一銀瓶。今不貢。茶泉亦不通。　石金屬。今俱無有。獨有湖石赤土爾。或云紫石英。璧山間。掘地得少許。尚未見也。姑載以存。古又有金。吳興記。武康金山。昔人見山夜中有燈。掘之得金百斤。又沈傳以孝行聞。開元十六年。三吳大饑。夕人遺金。既覺。因井得銅瓶。貯金五十兩。又烏程有千金堰。金斗村。

珠唐武后包氏子。於上強山遇一白鹿吐兩珠。乃以一珠吞之。一珠歸獻母。置於枕中。光照一室。後以珠捨入清流寺殿佛像額上。包氏子即天台師也。又慈感寺有珠羅漢舊記。編以非土產。今不載。

土貢

吳興續志任土作貢。九州異宜。湖產維何。上供于歲。叙土貢。舊志所載。自元以來。皆不復貢。所存者惟長興金字末茶。并薦新芽茶而已。

皇朝本府歲貢。詳列如左。　長興縣元歲貢薦新芽茶九十觔。末茶二千觔。

皇朝歲貢薦新芽茶二觔。每歲府縣官各一員。躬詣顧渚山採摘入貢。餘茶壹拾壹萬貳千貳百玖拾玖觔貳兩。入長興茶課下。　安吉縣栗果。初為凌既山園入官之物。後於洪武九年定為

御用栗果。歲辦壹百陸拾叁石柒斗五升。

吳興志唐歲貢御服。折造布貳百壹拾端。　唐志作折皂。舊圖經云。皂當作造。統記云。折者浣練精細。如折米取其心爾。或曰以多折少而造。取其精緻。按唐貢顧渚茶。亦言折造。恐無浣練之意也。　**紫筍茶壹萬串。**唐張文規詩曰。牡丹花笑金鈿動。傳奏吳興紫筍來。白居易茶山詩曰。紫筍齊嘗各鬭新。蔡寬夫詩話曰。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貢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餘事見茶下。　**供尚食廚。糙糯米壹千叁百捌拾叁石叁斗叁升。黃糙米壹百玖拾捌石。木瓜糝四坩。木瓜煎三坩。單黃杭子壹千叁百五拾顆。**爾雅釋木杭。魚毒。郭氏注。杭。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齊民要術。作杭子法。純取雌鴨。無令雜雄。足其栗豆。常令肥飽。一鴨可生百子。取杭木皮淨洗細剉。煑取汁。率二斗及熱下鹽一升。和之。令極冷。納瓮中。浸及一月任食。具十多作。至十數斛。又停猶善。亦得經夏也。　**重黃杭子壹千叁百五拾顆。白蜜叁石。砂盆壹百枚。金砂泉壹銀餅。**舊編云。唐貢泉時。用二銀餅。詳見長興縣金沙泉下。**乳柑伍百箇。**見舊圖經。按新唐志。湖州土貢御服。烏眼綾。折皂布。綿紬。布紵。糯米。黃糙。紫筍茶。木瓜。杭子。乳柑。蜜。金沙泉。統記云。龍德三年。貢布三十端。供御服折造布二百玖拾匹。紫筍茶壹萬串。出長興縣。大曆六年始進。木瓜。始大曆元年。木瓜煎。單黃杭子。貳年。白蜜叁石。重杭子五年始進。州司並以兩稅錢和市。充黃糙米貞元十三年。糙糯米十四年。砂盆十五年始進。元和五年。減米六十六石。本郡未嘗經兵火。案圖典籍。具在統記。興國中。攝本州長史左文質纂。有可攷據。故所載年代數目。可以補史之遺缺。

宋朝太平興國叁年。貢乳柑五百顆。白編布貳拾匹。紫筍茶壹百觔。金砂泉水一餅。其餅漢銀打成。并鎖鑰。重五十六兩。見統記。大中祥符間。貢白編布貳拾匹。乳柑五百箇。見李宗諤圖經。熙寧中。貢白紵貳拾匹。漆器叁拾事。見王存九域志。紹興以來。貢白紵編布貳拾匹。見舊圖經。并編。切考唐之歲貢。叁訂史志諸書。如烏眼綾綿紬布紵。唐初所貢。數雖不詳。統記

載龍德叁年。布三十端。可見其不多矣。供御服折造布。與木瓜杭子茶蜜。代宗大曆元年至六年始進。惟是以兩稅錢和市供。故不至甚病民。糯米黃糙與砂盆。德宗正元拾叁年至十五年始進。至元和中。未已。三損其一。乳柑不載所進之年。紫筍茶大曆五年始於顧渚置貢茶院。院側有碧泉湧沙。粲如金星。則金砂泉。亦大曆後所進也。唐自高祖太宗以慈儉保養天下。物貢有常。未嘗妄取。後嗣相承。至于肅宗不聞更易。大曆正元間。荐經兵革。貢官用事。至以口腹之奉。責貢于遠。唐都長安。不憚煩費。累增不已。錄一郡而觀其他可知。亦足見唐室盛衰之政也。宋太平興國三年。吳越歸版圖于職方。郡始修貢。自是每歲惟貢乳柑編布茶角瓶泉。如統記所載。視唐數已大歉。後又減茶泉。故舊圖經惟載柑布二物。後又免進柑。據舊編云。寶元中。知州事滕宗諒。因貢乳柑進詩。御筆獎諭。石刻在州學。自是免柑貢。故九域志。惟載白紵漆器。今又獨貢白編布而已。列聖相承。以節約為家法。先王所謂物土之宜。而致其利者。代益以損。可為萬世法。

烏程縣吳興續志。**芡實。**縣多陂澤。故多芡。每歲欽降官價買二百斤。以其為薦新品物祭祀之用。故首著之。　米。　麥。　絲綿。　茭。

藍靛。　石灰。　銅鐵。　藥材。　葛根。　蒼朮。　桔梗。

白芨。苜蓿。山梔。苦參。天花粉。香附子。甘菊花。

香薷。何首烏。

歸安縣吳興續志舊志所載粳糯麰之類在處有之今錄其土之所特產者于後。綫。綿。筆（本縣善璉村居民大半能製筆其筆視他處爲特勝自馮應科陸穎之後代不乏人農耕之暇輒縛筆客旅轉致于四方者甚衆居民藉此藝備耕作之利焉）菱米（每歲官錢收買以爲薦新之用故不入土貢之列）銅鏡。藍靛。

元一統志黄草布在歸安縣瑯琊鄉璉市出。

長興縣吳興續志 茶。粳稻。糯稻。大小麥。桑葉。藍靛。石灰。葛根。何首烏。蒼朮。桔梗。白芨。山梔子。苦參。香薷。天花粉。香附子。芍藥。茯苓。甘菊花。

元一統志茶芽出顧渚茶經云浙西茶以湖州爲上常州次之湖茶在長興顧渚山中唐御史大夫李栖筠爲守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於他境可以薦上栖筠從之始入貢焉元朝設提舉司以辦歲貢。

鉗鍋出平遠鄉合溪飛雲山西昔有居民善陶器因見此山地土堅細潤澤如膏可陶器坯遂捻土置樣以風日所暴付之窯中量其火力教鍋器成即止此鍋之妙以銀煉金銀耐用勝於他境者今名鉗鍋兒。

礦灰出至德鄉東山俗傳此山巃峋多出青石土人異之嘗有一道人至此指之曰此石可化灰爲甓砌之用於是土人命工置竈取石煅煉成灰因名曰礦灰。

武康縣吳興續志 絲。綿。秫稻。粳稻。黄稻。泥烏稻。長芒稻。晚黄稻。糯稻。湖西稻。臙脂糯。粟殼糯。

元一統志 杉木。在康縣武都鄉出。

德清縣吳興續志 米穀。閘西風稻。赤芒稻。鳥來烏稻。金裹銀稻。硃砂糯稻。烏稻。馬鬃糯稻。絲。綿。

安吉縣吳興續志 晚黄稻。烏稻。胭脂糯稻。硃砂糯稻。大麥。小麥。絲。綿。桐油。烏梅。墨煤。竹木。栗子。藍靛。葉茶。紙劄。苧麻。茯苓。芍藥。五倍子。木通。白朮 杜仲。黄皮。前胡。

半夏。香附子。蒼朮。羌活。獨活。

黄麻。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八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謝國梅
圈點監生臣[illegible]
臣徐清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九　六模

湖　湖州府五

山川

烏程縣山吳興續志烏程西南大抵皆山東北近湖間有山特出於平疇之間者舊志容有詳畧今摽其顯著并攄志之所遺以著于編　卞山在縣北十八里高六千尺俗傳以為卞和采玉之處上有卞和池故山作卞字疑附會也當依周處風土記作弁弁之弁為當其東南則在縣境而西皆長興也以其為一郡之主山故特著之（吳興志張玄之吳興山墟名曰卞山峻極非清秋爽月不見其頂顧長生三吳地也按卞和於荊山採玉今山中有似玉之石土人謂之堅兒故以卞名之耳吳都賦曰其琛賂則琨瑤之阜是也盖徐陵孝義寺碑云烏卞蒼蒼蓬閬天路顔真卿石柱記唐刺史韋明歌有登卞山題詩華亭詩皆作卞字續圖經曰周處作弁雖似有理但古今諸書皆作卞不必穿鑿取新意也　太平寰宇記卞山東足有一石贅高數尺晉太康中人開之風雨晦冥遂止歷代莫知所封又宋書蕭惠明為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神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七人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紀綱曰孔季恭嘗為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殞）　峴山在縣北五里大溪遶其麓自大錢而上實為郡要衝之地大軍下湖州特常駐其上（吳興志山海經云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東望諸毗郭璞注云諸毗水名也統記舊經云浮玉山在安吉縣苕水發源也苕東望澄滴猶才相毗並注于太湖故名續圖經云浮玉在西南峴山在東北與山海經論殊殆不知此山耳山最近城與城相毗而得名梁吳均有同郡吳興峴山集詩曰早湖蝕侵遠島木峻而危狀其景也鄉禪堂建寺其上）　衡山在縣南十八里兩山夾峙溪流中瀉實郡城南形勝之地也（吳興志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杜預注衡山在吳山在吳興烏程縣南山謙之吳興記曰衡山一名横山今俗亦呼横山顔真卿石柱記云上有顓頊冢春秋鳩茲城統記云吳興記云晉初封山崩見顓頊塚中有營丘圖瓦晉鳩茲杜注云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長也顔公所書武忠有誌）　道場山在縣南十二里為近郡遊覽之勝上有道場寺伏虎巖絕頂五顯廟有浮屠屹立雲表其下則

咲月步雲諸亭皆在焉。（吳興志昔訥和尚駐錫出迎攫。錫曰遠遠。即止。納經此山遂留。後建寺山頂有塔。下有咲月亭。愛山亭。　元一統志舊志云。湖州大刹也。東坡蘇軾有云。道場山頂何山麓。內翰江藻云。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過何山如逢高人隱士之廬。）　何山在縣南十四里。道場山之南。有何山寺。晉何楷讀書堂。宋安定胡先生墓。（吳興志沈括地志云。何山本曰金蓋山。晉何楷居此。習儒業。楷後爲吳興太守。改金蓋山爲何山。山口有次山曰金口山。今曰何口山。梁吳均有同鄉吳興何山集送劉餘杭詩。顏真卿石柱記云。金蓋山有何氏書堂。續圖經曰。惟本而言。舊編云。山與道場山相接。最爲吳興勝游。與道場山勝在山巔。何山之勝在山下。蘇東坡詩。自道場山頂何山麓之句。內翰江藻云。游道場者如入王侯之家。過何山如逢高人隱士之廬。　方輿勝覽蘇子美遊雲上何山詩今古何山是勝遊。亂峰叢轉繞滄洲。雲含老樹明還滅。石礙飛泉咽復流。徧攬煙霞迷俗客。一溪風雨送歸舟。自嗟塵土光衰老。成事紙傳亦白頭。）　浮山在縣東蓋山前碧浪湖中。舊傳隨水高下。巨浸不沒。故名。昔嘗有亭。其廢已久。至今春時嬉遊。舟楫皆艤于此。非天目浮玉山也。　東衡山在縣衡山水東。舊志但書衡山在縣南十八里。而不知衡山有二。橫亘于溪之東者。東衡山也。　市山在縣南四十里。　夾山在縣南稍西九都。　剡山在縣南十二都。　金蓋山在縣何山南。舊志稱昔人改金蓋爲何山。殊不知何山在金蓋之北。初非改也。　九里山在縣東車蓋山南。　下徐山在縣西南王村。　戴山在縣東北十八里。昔戴逵嘗居其下。故名。　昇山在縣東二十一里。一名烏山。舊編云。古烏巾氏所居也。一名歐餘山。一名歐亭山。漢志烏程有歐陽亭。是也。昔越王無彊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梁吳均入東記曰。晉王羲之爲守。嘗升此山。顧謂賓客曰。百年之後。誰知王逸少與諸御至此乎。因名昇山。遂立烏亭于上。吳均有同鄉吳興烏亭集送鄉舍人詩。即此處也。（續圖經按史記。楚威王敗越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又姓氏錄云。越王無彊爲楚所滅。東封無彊子蹄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遂以爲氏。）吳興志。西余山在縣東十八里。輿地志云。漢文帝封東海王搖之子爲顧余侯。即此。後坐酎金失國。（史記越王無彊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爲越王。以奉越後。世表及漢書諸表。不載顧余侯事。高十二年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爲南海王。山有弄雲亭。樞密胡宿有記。）　杼山在縣西南三十里。陸羽舊記云。山高三百尺。周回一十二百步。昔夏后杼巡狩之所。今山下有夏王村。西北有夏駕山。顏真卿杼山碑文載山墟名云。舊名東張。遊者忘歸。號稽留山。有黃蘗澗。黃浦橋。黃浦亭。何楷釣臺。避它城。招隱院。草堂。溫閣。真卿又立三癸亭。（以癸丑歲癸卯朔癸亥日立也。）三桂棚。（產青葉三株。）御史溪。（觀察判官侍御史袁高嘗至此也。）有謝臨川寫真堂。梁周興嗣登杼山覽古詩。齊沙門寶月涂次杼山等詩。　獨山在縣東二十八里。三吳土地記云。後漢徐穉子哭友人與州刺史姚元起於此。時九江何子異嘲之曰。南州穉子。弔生哭死。前慰林宗。後傷元起。山有穉子祠。紹興中郡侯徽溼祠。土人按圖經爲言。祠得不廢。二十二年晉陵丞唐法爲記。近又得古刻於水濱。　峴山在縣南五里。本名顯山。晉太守殷康築亭上。名顯亭。唐以廟諱改焉。天寶刺史韋景先創五花亭。又有李適之石樽。山頂有塔。方輿勝覽五之詩話云。羊叔子鎮襄陽。嘗與從事鄒湛登峴山。慨然有淚漫無聞之嘆。峴山亦因是以傳。古今名賢賦詠多矣。吳興峴山。去城三里。李適之窪樽在焉。蘇子瞻守吳興日。嘗登此山。有詩云。苕水如漢沔。鱗鱗鴨頭青。吳興勝襄陽。萬瓦浮青冥。我非羊叔子。愧此峴山亭。悲傷同此意。歲月如流星。遂事何足道。當以德自銘。　法華山在縣西北十里。有寺。曰法華寺。刺史崔玄亮。張文規。盧幼平。俱有詩。東有石塢。吳太史慈所葬。太平寰宇記謂之石斗山。晉王羲之嘗來。顧謂親友曰。百歲之後誰知我嘗遊此。　仁王山在縣西北九里。舊名鳳凰山。以山形似鳳也。故老相傳秦始皇以山有王氣。鑿其頸。今通舟爲小河。山之首在南。號鶴山。　盤山在縣東北五里。山據之吳興記云。盤山有紫石英。其山東臨大溪。西帶長瀆。山上有亭。臨望虛曠。號瀧山亭。　車蓋山在縣南九里。輿地志云。形如車蓋。因名。上有車蓋臺。晉太守殷康所造。　白鶴山在縣西北二十六里。吳興記云。昔烏程西鄉人姚紛化白鶴遊此。因名。山石精好。可爲碑碣。江東記云。負丘山石精好。不謝吳興。即此也。張王居白鶴山。又云二妃白鶴山人。見靈濟廟下。　剡鮮山在縣東十三里。孤秀不相連屬。因名焉。唐高士沈聘沈徽居之。爾雅曰。小山別。大山鮮。郭璞注云。不相連也。（續圖經云。此山名今古義。非但俗能爲也。）　西陵山在縣北二十一里。吳興記云。吳太子和葬烏程北山。子皓即作。追尊文皇。命陵曰明陵。陵在山西。故名。　吳嘐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吳興記云。嘐燒田也。昔有吳氏燒山爲田。因名。嘐。玉篇力國切。田不耕燒種也。廣韻同。　石城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墟名云。昔烏程人嚴白虎於此累石爲城。與呂蒙戰。至今山上有弩臺烽

摟足馬埒基猶存。黄蘗山在縣西南三十五里。梁光祿卿江淹有詩有澗曰黄蘗澗。九乳山在縣西南三十一里。張玄之山墟名云山有九峯狀乳形。澤山在縣東七十五里。吳興記云因震澤爲名。溫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吳興記云溫山出御荈。小雷山在縣北。周處風俗記云太湖中有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中曰雷澤。即舜所漁者也。（周處記又云浙東有餘杭縣上虞江是舜本土。按雜記外傳舜東夷之人也。統記云雷澤在兗州北。周處誤也。蓋以震澤中有小大二雷震故俗名之。舊編又云小雷山所謂洞庭東山也。屬烏程。大雷山所謂洞庭西山也。屬長興。兩）山多美石。磨白居易作奇章公記以太湖石爲第一。三山在縣東北七十二里。山墟名云三山在太湖中百波天合三點黛色。陸士龍贈顧彥先詩曰我家五湖陰君住三山陽。包山在縣。輿地志云即古夫椒山也。史記越王勾踐棲吳王夫差於夫椒之上。吳都賦云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自澤山以下諸山並在太湖中。白石山在縣。統記云多出白石。葛仙山在縣南五十里。晉葛洪嘗隱居此山。今有鍊丹竈擣藥臼存。職方圖志云葛仙鍊丹之處天下十有三焉。程居其一。紹興中侍郎葛立方作祠爲記。菁山在縣。與葛仙山相連。舊傳葛洪種黄菁于此。至多山多黄菁。秀安僖王墓

園在焉。右西南蔥翠森鬱。縣延衍迆皆山也。武高武下。武巨武細。問其名則更僕未易悉數。東北近湖皆平疇。土腴。間有山率特出。亦各有名。而其著于古書者曰吹曰衡。皆突兀于水濱之一隴耳。豈挺特而生者鍾秀爲多耶。或景必近人。則美而易彰耶。物必待人而後顯。則其名之垂泯。固不容無幸不幸耶。太昔之山經。武五百里。武三百二百里。始載一山。烏程一邑。而見于列者已如此。未爲不幸也。故烏程諸山參諸地志。累著見者悉不沒其名。雖未能盡勝踐。蔽穿謝公之屐。著可爲問津之考。

歸安縣山。吳興續志。歸安縣舊志。崇山峻嶺。皆已載錄。今考所遺。增附于後（吳興志縣境西南廣德至孝兩鄉。北接烏程。南接安吉界。並是岡嶺延袤林木森蔚去處。其餘八鄉如含山洗長山東林山之屬皆特生于平原中。今載如左。舊志諸書所載。亦有差誤。如峴山載在烏程。三山都載在歸安。蓋歸安界不近太湖。今是正之。）龍池山在縣西南一百里。震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天泉山在縣西南一百里。河口山在縣東南五里。夏家山在縣東南六里。孟家山在縣東南七里。謝家山在縣東南五里。石門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吳興志含山在縣東南一百八里。張玄之山墟名云震澤東望蒼然茭葦煙靄之中。高丘卓絕。因以名焉。山有淨慈院。其巔有浮屠。廞山在縣東南七十里。吳均入東記云吳有陸廞嘗家于此。（舊經統紀屬烏程舊編屬歸安）湖趺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統記云漢蒯子訓隱於餘不鄉。卒葬烏程縣湖趺山。今屬歸安。（新添）沈長山在縣東南八里。施山在縣東五里。潘山在縣東六里。礪山在縣西南六十三里。宋鮑照有自礪山東望震澤詩五韻。方山在縣西南一百一十五里。統記云張玄之山墟名云以其頂方故名。梁典云紹泰元年十一月陳文帝爲信武將軍自長興遣二千人投京夜下方山津即此處也。山北屬長興。統記載在長興縣四十里。莫干山在縣西南一百五十里。餘英志云上有鑄劍池。水常清澈。水旱禱焉。側有磨劍石。世傳吳王鑄劍所也。按吳越春秋干將吳人。吳王闔閭使造二劍。一曰干將。二曰鏌耶。鏌耶干將之妻也。今鐵工造刀劍磨以山之石淬以池之水則銛利倍常。山北屬武康。去武康縣治二十五里。（餘英即武康也故載在餘英志）銅山在縣西南九十五里。高三百尺。括地志云吳採彰山之銅即此山也。山西屬安吉。去安吉縣治三十里。（統記載在安吉舊編云山與武康安吉分界詳見二縣志。）餘安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靈山在縣東南八十五里。獅子山在縣西南一百五里。又屬武康。在武康東北七里。餘英志云首

枕大溪。岡隴盤踞如狻猊形。廡山在縣西南七十五里。頂山在縣西南七十四里。馬鞍山在縣西南七十六里。（又屬武康在武康北十三里狀如馬鞍。）毋潭山在縣西南七十七里。鳳山在縣南七十三里。僕石山在縣南六十里。（以上並見舊經。）東林山在縣西南五十四里。突兀於菰蒲溪泊之中。峯巒聳秀。上有祇園寺。頂有浮圖。（見舊編。）見山在縣南七十四里。浮玉山在縣峴山漾中。俗傳其山隨水低昂。望瀁如一。上有叢薄。舊有小亭今不存。太平寰宇記防風山在歸安縣東一十八里。先名封嵎山。唐天寶六年勅改焉。其一名風公山。一名風渚山。古防風氏之國。公者以其山上有風公祠。風渚者以山下有風渚水。封山者以其禁採樵漁獵也。山東南二里有嵎山。禹十二代孫帝嵎所居也。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使問仲尼。仲尼曰禹致群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山。言防風治此二山也。石城山在縣西南三里。漢末赤眉之亂。邑人於山上累石爲城。因以爲名。宋書云沈道虔居縣北石山下。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山上有漢青州刺史姚愷墓。金鵝山在縣東二十里。山墟名云漢海昏侯沈戎葬於此。上有池深

五尺。其水冬夏不竭。時吳帝見山上金鵝翔集。式風清雨霽。樵夫耕父聞山上鵝鳴。　武康山在縣西十五里。名銅官山。唐天寶六年敕改爲。輿地志云。銅官山下有兩坎。深數丈。方圓百丈。古採銅所。　礬山在縣西八里。山下有水。謂之礬灢。吳興記云。有人經礬山。語無多少。嚮則隨聲曲折應之。洪纖一無所失。　天泉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吳興記云。山上有長流泉。謂之天泉。傍多沃壤可耕殖。今按有水田五畝。一名唐鏈山也。　几山在縣北一十五里。山墟名云。几山形似几。因爲名焉。亦作己山。　計籌山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吳興記云。計籌山昔越大夫計然多才智。籌算於此山。按其地優與餘杭縣分界。今俗謂之界頭山。蓋籌頭聲相應也。　三山在縣西八十三里。山墟名云。三山在太湖中。白波四合。三點黛色。

長興縣山　吳興續志境內諸山具見舊志。洪武九年所圖。比舊遺逸一十有四。今錄于編。　獨毋山在縣東五十四里。（傍湖）　南川山在縣北四十里。　午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浮雲山在縣西南六十五里。　南華山在縣西南七十四里。　空山在縣西南六十四里。　城山在縣南四十里。　免市山在縣東北三十六里。高五千四百尺。山墟名云。免時洪水。居民於此山作市。今山上有池可廣一畝。（統紀）唐僧皎然詩曰。免市人稀紫筍多。皮日休詩云。閑尋免市山。即

此山下田。父老號舜田。（舊編）　夏駕山在縣東南三十六里。高千尺。張玄之山墟名云。昔帝杼南巡至此山。因而名之。（輿地志云。夏少康封庶子杼于會稽。康得吳興地。烏程有杼山。）梁吳均有登夏駕山尋朱思之詩。（太平寰宇記。山上有石鼓。高一丈。下有盤石爲足。諺云。石鼓鳴。則三吳有兵。按此志云。石鼓作金鼓鳴。亦視郡寒陵石鼓之類。吳興記云。五行記。並同此記。）　大雷山在縣東北太湖中。（太平寰宇記。東北六十里。高一百二十丈。周處風土記云。太湖中有大雷小雷二山。相距六十里。其間即雷澤。舜所漁處也。尚書釋言云。在震澤。）　飛雲山在縣西二十里。高三百五十尺。山墟名云。山南有風穴。故雲霧不得霽靜於其間。宋元徽五年置飛雲寺。有石泉沙渚松門竹岩。　馬騁山在縣北五十里。高四百丈。山墟名云。昔有馬子騁望此山曰。此山可以避難養道。隱者所居故名。　鳳亭山在縣西北五十里。高一千尺。山墟名云。昔有鳳棲山上。多產栲櫟。　白石山在縣東南三十八里。山隸之吳興記云。出白礬石。　義鄉山在縣北六十里。高千二百尺。晉太守周玘舉義兵平石冰陳敏等賊。割長城西鄉立義鄉縣於陽羨縣置義興郡。　呂山在縣東南二十里。高五百尺。舊名程山。山墟名云。吳將呂蒙築營於此山因名。　吳山在縣南四十三里。高六百尺。

山墟名云。吳王送女至此。梁吳均卜宅。唐吳筠隱居之。（荆溪至吳山。有吳王送女祠。）　青山在縣南六十里。高二百尺。山墟名云。山有石竇通洞庭。冬夏常晴。山如黛色。因名。吳筠詩云。家住青山下。時向青山上。　藝香山在縣北十五里。高四百五十尺。一名湖陵山。山墟名云。西施種香之所。　雉山在縣北五里。高五百尺。山墟名云。以山形類雉。梁陳故事云。梁武帝時有童謠曰。鳥山出天子。江表以鳥名山者皆鑿。惟此山不鑿。陳高祖此山人也。上有追贈山。　戍山在縣西三里。高四百五十尺。一名夫槩山。山墟名云。吳夫槩於此築戍城。山多產青松白茅。即梁太守張嵊與沈浚築戍以捍侯景之地。　巖山在縣西五十里。高二百五十尺。山墟名云。以巖爲名。吳王闔閭時有白鹿見。一名白鹿山。　方山在縣西南四十里。高四十尺。山墟名云。以其頂方名之。梁典云。陳文帝爲信武將軍。自長城縣遣二千人投京師。夜下方山津。即此地也。　四安山在縣西南八十三里。高一千尺。山墟名云。以其山四面平廣也。　祖中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在折湖西。山墟名云。菹淹藏菜也。昔吳王於山中種蔬。爲軍人冬食之備。　豬石山在縣西北六十一里。多產刺榆貢茗。　縣臼山在縣西北六十里。山墟名云。山有懸石若臼形。　西瓊山在縣西北六十一里。山墟名云。澗

泉北流。而西向峽狹。以其鳴咽而名。　五峯山在縣西一里五十步。括地志云。仙人姚紓所居。陳國子博士虞寄報德寺碑云。四鶴齊飛。五峯相暎。　南興山在縣西南百二十里。山墟名云。西施種香之所。上有蘭蓷。（舊經云百六十里。）　銀山在縣南三十里。出銀。　玉井山在縣東南三十二里。　天井山在縣南三十里。　石樓山在縣東南二十七里。　羅浮山在縣東二十五里。　穿石山在縣東南三十里。　金山在縣西四十里。（見金津下。）　顧渚山在縣見顧渚下。　官山在縣顧渚之側。林木深秀。未嘗樵伐。故名。有大官山小官山。大官山頂有虎頭巖。狀如呀嘯。下有石門可往來。張文規詩曰。誰言隼旟吏。長對虎頭峯。　石城山在縣南五十里。與烏（程接界。見烏程志山下。）　徉山在縣西。與成城相連。濮錢林所居。（詳見郡志。貨貴事實下。）　靈山在縣西七里。故相章惇葬母于此。　八座山在縣南四十五里。唐吳珙吳頊吳崧皮光業林鼎羅隱韓必何禹居此山。號八座。後人因名。太平寰宇記。梅溪山在縣。隋圖經云。吳興故鄣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一石。可高百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四面陡絕。仰之干雲外。無登陟之理。其上復有盤石。正圓如車蓋。常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鳥石磨。石磨轉駛則年豐。遲則歲儉。候之無失。　九龍山在縣西

一百二十里。一名郭山。一名章山。張玄之山墟名云。九龍山其山有九隴悉作龍形。山頂有古石城。城西北角有石實，因名石郭。吳興記云。石郭山在故郭南五里。崖楊梅貢御。輿地志云。石郭山昔吳採郭山銅以鑄錢，即北山。　西顧山一名吳望山。在縣北四十九里。高一千尺。張玄之山墟名云。西顧山昔吳王闔廬登姑蘇望五湖，望見此山，因名之。括地志所載，西顧乃作牢固之固。未詳也。郡縣志白鴨山在縣東南三十一里。姚紟得仙於此。化為白鶴而去，因以名之。方輿勝覧。茶山在縣西，出紫笋茶。　杜牧茶山詩。山實東吳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溪盡停蘭棹，旗張卓翠苔。重遊難自剋，俛首入塵埃。元一統志。烏膽山在縣北五十里。高四百尺。山墟名云。昔有馬子騰望此山上曰。可以避難養道。為隱者所居，故名馬騰。

武康縣山　吳興續志境內群山環繞，其名已詳舊志，今特舉其顯著及郡志所遺者附焉。　封山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古防風氏封守之地，故名。吳（興志家語載防風氏之守，曰守封禺之山。餘英志云。汪芒氏守封嵎兩山之間。）則封山之名舊矣。一名風公山。一名風渚山。（統紀云。風公者，以其山有風公祠。風渚者，以其有風渚水。封山者，以其古國柴標也。餘英志云。風

公祠今廢。）唐天寶六年。勅改防風山。元一統志。史記註云。汪罔之君。守封禺之山。則封山之名舊矣。隋志。武康縣下亦有封禺山。按舊記。一曰風公山。亦名封山。又謂風渚山。王象之紀勝云。防風山在武康縣東一十八里。本名封禺山。　禺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禹十二代孫帝禹所居之地，故名。（吳興志。餘英志云。按史記。禹十二世帝廑立。而舊圖經志。帝禹居此山。當是帝廑之兄弟。分封此邦。統記。防風山東南二里曰禺山。及舊編云。東南二十里。統記喝山。又云在縣東南三十里。餘英志。亦云三十里。）　石城山在縣西南三里。漢末赤眉之亂。人因山壘石為城，以禦寇邑，賴以全，故名。（吳興志舊編云。山四旁出，面如一。餘英志云。夜有神光，其大如盤，往來山腰。俛隱俛見。山顛平坦，有流為池。統紀云。齊沈道虔隱居于此。上有漢育州刺史姚俠墓。）　雲岫山在縣東南一十里。上有雲岫寺。山出雲氣幽邃，故名。　楊家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銅山在縣西二十五里。　豸山在縣東南二十四里封湖中。狀如獬豸，故名。　金牛山在縣南三十里。　中山在縣南三十里。　前村山在縣南一十八里。上栢步。　龍口山在縣西南二十里。　石顧山在縣西四十里。　銅井山在縣西二十里。　永安山在縣西北二十三里。　小山在縣東北三十里。　石井山在縣東七里。又名脇山。　秀峯山在縣東南一十八里。　籠山在縣東南二十里。　鳳尾山在縣東南一十五里。　銅官山在縣西北一十五里。本名武康山。天寶六年改今名。世傳吳王劉濞採銅之地。吳興志。鳳凰山。邑有三。一在縣北五里。首枕郭林溪，為鳳味。一在縣東北十八里懷德里，為鳳翅。一在縣東南十五里千佛寺側，為鳳尾。　天泉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吳興記云。山有長流水，謂之天泉。傍多沃壤，可以耕植，故名。　武康山在縣西十五里。本名銅官山。唐天寶六年。勅改今名。（餘英志。六年本名武康山。天寶六年改名銅官山。）山下兩坎深數丈。方圓百丈。古採銅之所。（見輿地志。舊編云。山下有銅官湖。漢吳王濞鑄錢處。餘英志云。山下有兩坎，號銅井。）　金鵝山在縣東二十里。（統記載山墟名云。漢海昏侯沈戎葬此山。山上有池深五尺。其水冬夏不竭。吳帝見山上有金鵝翔集。或風清雨霽。樵夫耕叟。聞山上有金鵝鳴，故名。餘英志云。山與德清交界。山枕溪流。時有金鵝出沒。事又見德清縣金鵝山。）　金山在縣。舊圖經。書編統記。（俱在武康縣北十五里。餘英志云。在縣南三十里。）耆舊相傳。昔有人夜見山頂有光如燈。鑿之得金數百斤。（餘英志云。一名金斗。頂之上亦峻。山巖有泉。產魚。有金色。）　銅峴山在縣西四十九里。山墟名云。銅峴前溪之發源。吳王採銅之所。俗號銅嶺。（此即安吉界。又與歸安接境。）　響應山在縣西八里。吳興記云。經

此山謳響隨聲應。洪纖一無所失。今人稱大響小響。（餘英志云。有龍湫在山下。水色正碧。名玉石響。又名大響。巖前有小泓，名小響。正元中于頔改上石響為碧玉潭。見元僧虎栖巖處。中有小池。池上有濯纓亭。又有一豎軒。況復緣石磴，抵谷中。有斷崖瀑泉二十餘丈。下有漱玉亭。舊編云。大響嘴壁倚空。有瀑布高三十餘丈。闊二十餘丈。飛注蒼崖亂石間。雖亢旱不竭。分流入碧玉潭。潭水湛碧清冽。莫窮其底。有龍居其中。旱潦祈禱輒應。小響在大響東北，有餘步。石壁森然。蒼潤嵯峩。下有湫方丈許。名玉石響。相傳與碧玉潭通。湫中水流入前溪石上。有于頔題刻。舊公孫仲宰遊有長篇。）　喝山在縣西二十七里。山墟名云。昔有喝氏居此山。　凡山在縣北五里。山墟名云。山形如几。　覆船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古老相傳。邑人執於山上穿土，得大竹篙，若今之船纜。或掘得敗木，若船舫。故云。山舊為海，嘗覆舟。（見統記及舊編。）或云山有巨石橫臬，狀如覆舟。（見餘英志。）隋龍州刺史沈恕昔結廬讀書其中。有餘址。一名馬頭塢。晉咸和七年。石勒將韓雍寇吳興。郡遣西中郎將趙引攻之於馬頭塢，即此也。　計峴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山墟名云。范蠡之師計然居此，因名。又與烏程分界，亦曰

界峴。深峴山在縣西二十里。山墟名云。山下有水。深數十丈因名。碧峴山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山墟名云。山多産箭碧。俗呼碧嶺。　黄麓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山墟名云。昔黄初平得道之所。（統紀作皇嶺。云嶺下有紫華廟。舊編云。今俗呼皇冊山。山上有仙壇。）　石嶠山在縣西南七里。一名七里嶠。一名石頭山。山墟名云。山頂有石嶠。長一丈六尺。闊八尺。甚峻滑。山下有石嶠村。　馬鞍山在縣北十二里。　鄣山在縣東北七里。　烏圓山在縣北三里。山在平田間突起一峯。舊名登高山。古人登高處。有遺址存。（舊吳志云。或以群烏翔集名山。或以山勢圓因名。）　銀山在縣西五里。亦曰永安山。　石山在縣西北二十里。齊書云。沈道虔隱居于縣北石山精廬。　沈璧山在縣東北十五里。山有九峯迤邐相接。沈氏自東陽徙永安居此故名。　郭林山在縣北十五里。晉郭文所隱也。文居山時一日有虎至。張口向文。文視其咽中有横骨。爲探取之。後於所居日獲一死鹿。蓋虎之報。見括地志。　白鶴山在縣西十里。地名鶴村。（舊吳志云。與青山見隋地理志。爲群山之望。）　青山在縣北十五里。地名青山坑。　獨蒼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沙村。（舊吳志云。陰陽家有辟山極龍歌。于吳興郡主山惟蒼與卞。蒼即此也。卞在郡城北。二山同來自鄣南天目山。故老相傳

郡城遷永寧。會歲有水患。雖增築不能禦。有異人告主者。取武康蒼山土築之。寺因鑿山取土。土流血而含始基。迄今無水患。山色蒼赤。殷然如粤。）　仙臺山在縣東北十八里。世傳黄初平鍊丹處。山頂有臺。（臺北有遺迹壇。舊址望湖杭。境皆在目前。）　羊沒山在仙臺山之北。神仙傳言。黄初平常牧羊于此。陽山之草木。叱羊化爲石。俗訛爲楊梅山。　招賢山在縣西北七里。郭文隱居之地。　獨孤山在縣几山之東。唐獨孤及嘗宰是邑。作亭其上因名。（亭有故址。）

德清縣山。吳興續志。縣内諸山。舊誌已詳。今以名有異同。及誌所遺者增入焉。　吳羌山在縣。下有乾元寺。俗呼乾元山。山頂有塔已廢。（吳興志在縣東南一里。吳均入東記云。昔漢高士吳羌。避王莽之亂。隱居此山。後人名焉。又宋沈麟士居于此。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千百人。仍爲之語曰。吳羌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城市。）　東主山在縣。又名百寮山。下有開玄道院。元宗師吳全節來遊留題。有談揮玉麈看雲起。坐俯金鰲待月生之句。遂更山名曰玉麈。并易金鵝曰金鰲。山（吳興志在縣東北三里。陳書云。陳景圍臺城。右軍將軍沈恪。爲東主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而名之。今寺爲百寮山。山之東有五子石。父老相傳有仙人嘗弈石于此。）　文壁

山在縣西二都。　岑峯山在縣東北一十三里。　下蘭山在縣北三里。　赤土山在縣西南四里。　丁山在縣西南二里。吳興志吳憾山一名城山在德清縣西南二百步。吳均入東記云。昔吳王夫差憾越王陽父之足迹軍征之。於此築壘。又唐李光弼偏將軍辛孜。又築城于此。以平朱泚姚廷等賊。號將軍城。吳越王又築于此。屯戍。號奉國城。故今偶溪號城南界首號奉國。　洛山在縣南二十九里。入東記云。昔洛人永嘉中通江界此山以望洛。一名望洛山。　下坦山在縣北八里。山墟名云。其山平坦也。　德清山在縣東四里。一名烏山。山墟名云。昔有烏巾者。其家善釀美酒。居於此山。鮑昭有登烏山詩。至唐天寶六年改爲德清山。　敢三山在縣東北二十一里。山墟名云。敢三山者。以其山峯在敢村南。則吳丞相闞宅所居也。　市亭山在縣西南二百步。吳興記云。市亭山王逸少爲郡。欲於此立宅。以其面谿背山也。山出陶器。大者容三十石。小者容二十石。名之曰礪。（續圖經云。古者十里一亭。所以爲止宿候。後人因以名之。）　葛山在縣東北一十八里。入東記云。葛仙公得仙之所。上有葛公壇。　茅山在縣東北一十五里。入東記云。昔三茅君隱於此。見統紀。　因女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高十丈。周廻十五里。入東記云。後漢青州刺史姚恢。與海昏侯沈戎

卜居柯田山。恢女寡報戎。戎先居之。姚氏因女于此山。三世不復養女。後人名之。　金鵝山在縣西北五里。後漢海昏侯沈戎葬其上。嘗有金鵝飛集北山。三鳴而去。其後沈氏通顯。故邑人云。金鵝鳴。沈氏興。今山南有三村號上初鳴。中初鳴。下初鳴。有梁沈麟士述祖碑。見碑碣。　聶山在縣東北十五里。舊傳范蠡之舊居。　方山在縣西北十二里。有石獅鳩博士墓焉。　金紫山在縣北十八里。山舊名金紫。郡城丁氏葬于此山。其後贈金紫光祿大夫。元一統志。馬尼山在德清縣西南一里。亦餘不溪之支流。吳越王馬過此而墮。因以爲名。

安吉縣山。吳興續志。安吉縣。湖之屬邑。惟安吉爲多山。舊志已載。今特舉其顯著并舊所遺軼者錄于篇。　天目山在縣西南一百餘里。山極峻拔。東南有瀑布水。下注於潭。名曰蛟龍池。故老相傳。山有十二潭。每歲旱。邑人禱雨輒應。至第三潭則止。餘潭險峻不可到。古輿地志云。上有兩池。經旱不竭。爲天之左右目。因名天目。苕水出其陰。（吳興志。老子記云。狀度聽又避水災。天目海陵山。最爲第一。舊經天目山號曰。於離天目。信其高矣刊安茂上。標事壽夷。後有声一賦詩云。昨夜雲生玉井東。春來一雨幾回風。林花併逐溪流下。欲上龍池得不通。上多靈壽藤。藤可作杖。節似邛竹。）

（拐石有力、今山間多道流華字陸種甚蠢、亦有田畝池塘山本產茶木今亦種附子遊齋問覺云昔有人登天目山過着雨見雲靄皆在山腰間書音但似嬰兒聲。）浮玉山在縣南六十里浮玉鄉苕水經其下（吳興志山海經云勾餘山東五百里至浮玉山即此山也山又出長鼠狀如猴四耳兆多十尾音如犬吠。）靈巖山在縣孝豐鄉去縣南二十五里。　金鍾山在縣順安鄉去縣西三里。　大溪山在縣浮玉鄉去縣南八十里。　浮石山在縣安福鄉去縣東北二十里。　康山在縣魚池鄉去縣西三十里。　石新婦山在縣金石鄉去縣西南九十里。吳興志金石山在縣西南七十里高一萬八千尺吳興記云金石山上石意作金色其山出蒲柳及苦竹　白楊山在縣東南二十二里高一千一百二十尺括地志云白楊山峻極千霄上有兩穴古採錫之所　五山在縣西南四十六里高三千六百尺括地志云山有五峯昔鄉民姚紛嘗於北山採樵忽見二人奕碁紛坐斧柯觀之不覺其久二人謂云汝可還去汝家今日為汝樣與紛所坐之斧其柯已爛及還家因入甕中隱身謂家人云可七日勿開日限未至家人開之紛化為白鶴飛向五山吳興記云五山一名奕山　玉磬山在縣西北三里高五百尺高僧傳云釋曇諦姓康氏吳興人出家居吳虎丘山後入故鄣之崑山每夜聞有聲尋其發聲之所掘之得磬因以為名顧嘗公作石柱記時此磬猶存。　東晉山在縣東北二里高一百二十六尺入東記云東晉特欲於此山立城邑因以為名。　康山在縣東二十五里高一千八十七尺江表傳云吳長沙桓王攻劉繇之盡得邸閣糧穀貯於此山輿地志云吳大帝於此山起倉因以為名。　邸閣山在縣東北二十五里高二百七十六尺吳志云吳大帝遣從弟孫瓊修故鄣邸閣蓋（吳王見邸閣于此。）　銅峴山在縣東三十里高一千三百尺括地志云吳採鄣山之銅即此地也。　苦峴山在縣西六十五里高三千尺吳興記云苦峴山峻極進者苦之亦見括地志。　佛子山在縣西一百二十里高六百尺吳興記云山上有石室室中有小石儼然若佛。　柴山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高七百二十尺見括地志。　南興山在縣南六十二里高三萬六千尺括地志云南興山一名白水山山上有湖其水色白太平寰宇記云昔西施種香之處上有蘭花。　三山在縣東南六十里。　桃花山在縣西南九十五里。　郭公山在縣西北一十里有郭先生祠按郭文舉此山嘗見一虎張口向文視其咽中有橫骨文乃探去之後所居前日獲一死鹿蓋虎之報也。　石鄣山在縣故鄣縣北山上有石鄣多生楊梅吳興風俗記云張茂先曰所謂地名石鄣故生楊梅也。　梅溪山在縣之梅溪鎮山之晉名石門產石耳（詳具見顧嘗公石柱記。）　鳳凰山在縣東銅山鄉橫溪南上有吳越王吳妃許夫人墳山下有王帶水早晚兩潮高尺許。

嶺吳興續志司馬嶺在烏程縣西南十二都。　分水嶺在歸安縣西南四十五里。　北青峴嶺在縣西六十四里　南青峴嶺在縣西六十二里。　相王嶺在縣西北七十里。　閑嶺在縣西北七十二里。　彭蓄嶺在縣西三十里。　徐嶺在縣西北六十里。　楊嶺在縣西北五十五里吳興志懸腳嶺在長興縣西北七十里高三百一十尺山墟名云以嶺腳下懸為名多產箭竹茶茗一名芳巖若水出焉舊編云有澗縈回八十一盤山多漆木。　啄木嶺在縣北五十里高二千四百尺山墟名云其山萬木叢薄多啄木鳥故名。　池子嶺在縣西北五十里高三百尺山墟名云嶺上有小池雖焦旱牒石之精水不耗竭。　白峴嶺在縣西北八十里山墟名云多產緒茗箭簹貯霜停雪鬱然不凋。　烟脂嶺在縣上梁村西唐天師吳筠鍊丹之處至今土色如烟脂故名。　蒼雲嶺在縣西北六十四里其山松木翳蒼狀如蒼雲故名合溪之源出於此山。　餘英嶺在武康縣西十五里岑嶺之西世傳梁沈氏族居之地後有五峯聳峻如屏俗號為夷羊嶺大杜嶺在德清縣西北九里。（以上見舊編。）　純孝嶺在安吉縣梅溪唐末黃巢之亂邑人石昂葬母於此昂性純孝因以得名。

崗吳興志牧馬崗在長興縣西南四十里入東記云吳王牧馬之所。　三鵶崗在縣西南六十五里有晉謝安墓崗中有斷處深朝有童謠馬山出天子故鑿焉。

峴吳興志若峴在長興縣西北三十二里高二千九百尺山墟名云多產箭箬。　佛子峴在縣西六十五里高二千一百尺山墟名云昔傳其上常有白光人謂有金寶掘之得石佛子長數寸因以名焉。　龍目峴在縣西一百里高五千尺山墟名云峴上石巖間有二目光彩照人謂之龍目。

峽吳興志明月峽在長興縣顧渚側二山相對壁立峻峭大澗中流巨石飛走斷崖亂石之間茶茗叢生最為絕品張文規詩曰明月峽中茶乙生石上多唐人刻字顏真卿所書但存髣髴

峰方輿勝覽杼峰在烏程縣南三十里昔夏后杼南遊之所顏真卿於此起三癸亭陸羽釋皎然俱有詩

嶠太平寰宇記七里嶠在歸安縣西南山墟名云七里嶠山頂有石橋長一丈六尺甚峻滑一名石橋一名石頭山今山下有橋村

洞塢吳興志：黃龍洞在烏程縣下山，石壁峭立，巖竇陰況，莫窮其底，旁有龍王祠、祥應宮。郡有水旱禱焉。知州事蘇軾有刻。　古浮石洞在安吉縣西南五十里。紹興初有僧智光洗巖，得龍牙龍骨，結菴于此，名曰不朽。又名其洞曰龍牙。吳興續志：桃花塢在歸安縣西南五十里。　煙霞塢吳興志：在武康縣東北，地名石脇，又謂之丁墓塢。（煙字去聲）山下多梅，綿亘十餘里，故邑人有云：碧玉潭中千尺水，煙霞塢裏萬株梅。（見舊編。又云塢有大石如龜，號龜巖，有瀑布。餘英志云：劉頵云引翠巖上有亭曰威天瀑布，有橋亭名撒雲。淳熙中，縣程九萬葺，遊有留題。）太平寰宇記：馬頭塢在歸安縣西南二十五里。晉書云：咸和七年，石勒將軍韓雍寇吳興，詔遣西中郎將趙引攻之於馬頭塢，雍走寇南沙及海虞二縣，悉在今蘇州界。　隱塢在安吉縣。梁陶引景謚貞白先生，嘗隱居於此，故號曰隱塢。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

六模

湖（湖州府六）

河瀆郡縣志：運河，湖州府入迎春門，過望州入依橋，至駱駝橋，南會霅水者也。東接上塘官河，其水自平望橋直西至震澤，又西至浔溪，又西至舊霅東遷界山，以入迎春門。（舊本州界平望驛官塘，北至吳江縣界二里，南至歸安縣界二十六里。元和五年，刺史范傳正奏勑重開九絕紀。又唐地志：烏程下有荻塘。及舊編諸書並載。今以浔溪爲界，即不係本州界分。）　官河在烏程縣東一百三十二里。唐元和五年，太守范傳正重開。吳興續志：新河在德清縣東一里，自烏山港入大溪。元至正二十年，守禦元帥戴興租開。吳興志：內河在德清縣南三里，餘不溪之支流也。　馬尼河在縣西南一里，亦餘不溪之支流。吳越王乘馬過此而奔，因以爲名。　月河在湖州府貢院東，前溪支流環遶，形如初月。　漕瀆在府州治南，（寰宇記、舊編云：在烏程縣南五十步，即今儀鳳橋下溪。）晉咸和中都督郗鑒開。（按晉書本傳：蘇峻反，乃受陶侃爲盟主，遣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　官瀆在烏程縣西二十七里，晉咸和中都督郗鑒開。（統紀作五年，沿經作元年。按郗鑒以三年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沿經誤。）　旱瀆在歸安縣西南一里三步，亦係烏程界，儀鳳橋西。及舊編載餘不溪、荻塘、白蘋洲，各見郡志下。　楊瀆在長興縣東五里，分苕溪北流二十里，合餘漁浦。　防瀆在縣西北六十二里，一名范瀆。　盛瀆在縣東五里。　喬瀆在縣東四十里。　五官瀆在武康縣北二十里，吳五官郎中沈珩居之，因名。（餘英志云：今廢。）　橫瀆在縣東南十八里。　三丈瀆在德清縣東二十里。　大麻瀆在縣東六十七里。　渾水瀆在安吉縣安福鄉，去縣東北二十里。餘水皆清，此水獨濁，故名。　元一統志：趙瀆在長興縣東五十步，亦名顧渚口，皆苕溪之別名，即合溪下流也。

溪潭吳興志：府以湖名，近五湖也；中有霅溪，合四水也。衆水群湊，而太湖處受，决流而不盈，背險而無汎溢，此郡所以立也。舊書悉以太湖與四水分隸諸邑，殊失古者建郡之意。今首敘以運河漕瀆給郡計而供公上次之，其他潭匯洲渚池塘在城者繫附焉。支流旁瀆止係逐邑者，係之各邑下。水常震動之象，或曰震東方，澤在東也。具區者，大禹之防五湖者。張勃吳錄云：太湖之別名，以其舟行五百餘里也。吳郡圖經曰：有小湖五，悉

爲太湖。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舊編謂圓湖、遊湖、胥湖、菱湖、太湖。縱廣數百里。苕霅衆水入焉。越絕書云、周三萬六千頃、其二萬頃爲烏程。頹公石柱云、四萬八千頃。統記云、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兼接蘇宣常州之界。臨安廣德之水亦入焉。（吳興郡圖經云、接蘇常秀州之境、接秀州之境不瀕湖。統記云、連德清、武康、長城、臨平、餘杭、義興、晉陵、無錫、江陰、吳縣、常熟、崑山、華亭、嘉興、海鹽、一十五縣水入焉。舊編亦從此說、非也。江陰自臨五湖、崑山、常熟在吳江下流、華亭、海鹽水竟自入海、不入太湖也。新唐志云、古湖亘蘇常四州境爲是。）東爲松江。又東流二百餘里（吳郡圖經云、二百六十里。）以入于海。舊沿湖之隄多爲漊。漊有斗門。制以巨木甚固。門各有牐版、遇旱則閉之、以防溪水之走洩。有東北風亦閉之、以防湖水之暴漲。舟行且有所艤泊。官主其事。爲利浩博、不詳事始。今舊牐有刻元豐年號者、則知其來遠矣。後漸堙廢。頗爲郡害。（據舊編云、今所存者止二十五。今以烏程縣圖考之、自外姐村至太湖村、一帶有二十六漊、皆有名、曰諸漊、沈漊、上木漊、羅漊、張港漊、新涇漊、潘漊、幻湖漊、金漊、許漊、王漊、謝漊、義高漊、陳漊、薄漊、五浦漊、蔣漊、錢漊、新浦漊、石橋漊、湯漊、盛漊、宋漊、喬漊、胡漊、紹熙中知州漊記云、湖漊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者、無紀家港而言也。此漊近溪面湖、獨不置牐。又二十六名、有湯家漊、無上水漊、幻湖作宣湖。）紹熙二年知州事王回修之。又改二十七漊名、曰豐、登、稔、熟、康、寧、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興、富、足、固、益、濟、皆冠以常字、如常豐港、即紀家港之類。橋牐覆桂、皆易以石。其牐鑰付近漊多田之家。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撰記、敷文閣待制沈樞書、敷文閣待制賈選題蓋。霅溪起州治之南（興國寺前。今小景德寺。）江子匯以其合四水爲一溪、故曰霅。四水者、舊謂自安吉浮玉山曰苕溪、一自武康銅峴山曰前溪、一自臨安府臨安縣天目山經德清曰餘不溪、一自德清縣前曰北流水（寰宇記、吳興圖經、統記所載並同。）至江子匯而合。直北至會溪亭（今驛安主簿廨。）會運河水、同過駱駝橋、出臨湖門、北經峴山入于太湖。（按唐韻曰、霅水、衆流之聲。李善書無。顧長生三吳土地記云、烏程縣東有霅溪水。王源篆徐陵孝義寺碑云、清霅瀾瀾、深窮地根。又地書云、霅者四水擊射之聲。故徐仲謀詩曰、四水交流霅霅聲。張世英詩曰、霅溪深極地根清、四派交流激射聲。續圖經云、霅考自清源門入曰苕溪、其流濁。自定安門入曰霅溪、其流清。不過二溪耳。餘不溪、與苕溪、皆出天目山。苕溪出其西、餘不出其東。前溪雖出銅峴山、然至德清縣東已與餘不溪合、而北流至定安門外。通謂之霅溪。不特與餘不溪合。然後名之也。霅者以衆流合集爲義。而舊經按字書、霅、四水激射之聲。以其源則前溪與餘不溪合、其水尚小。以其流則東與苕溪合者、已名爲霅矣。安得有四水激射聲乎。按唐李直方曰、蘋洲記曰、五溪叢流而導其氣。說者謂四水并霅水而五也。鄭獬浮玉亭記亦曰、霅水合四水、則四水爲霅、有自來矣。古今名稱、多有差互。統記云、興國寺在霅溪館西。霅溪館、今雙溪亭是也。而烏程縣南浮玉亭舊名霅水堂、縣西有霅水鄉。二處所臨乃是苕水。今餘杭乃有苕溪館。定安門內有四水亭。皆相承之誤。）吳興續志、在烏程縣爲東南藪澤。其諸港漊所以泄上流而注之湖也。在縣二十二都至四十一都之境。唯大錢、小梅二湖口爲最大。而且險要。自昔置邏檢於大錢者。實以二處爲險要之地。故特置官以控治之。其他浦漊三十有六。當春夏霖雨、西南山水驟發、瀆潦泊岸、非賴此泄之、則平疇皆浸爲巨壑矣。舊常置閘以防北風湖泛之患、後皆堙廢。洪武十年、主簿王福往濬治之。既而典史姚華輕繼往。由是皆疏通云。元一統志、在烏程縣北十八里、與長興州東三十二里笠澤相連。禹貢曰震澤。周職方曰具區。舊志、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周回三萬七千頃、連接四郡界入海。名震澤者、取水常震動之象。又云震東方、澤地在東也。具區者、大爲之防。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按三吳志曰、太湖旁有游湖、莫湖、胥湖、貢湖、就太湖爲五。又云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爲五。又云天下如此湖者五處。仲翔川瀆記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水、南通烏程霅溪水、西通義興荊溪水、北通晉陵滆湖水、東連嘉興非一溪水、凡五道、故名五湖。本路圖冊引吳郡舊經云、有小湖悉屬太湖、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也。

藪。太平寰宇記、具區藪在烏程縣、太湖也。澤縱廣二百八十三里、周迴三萬七千頃、連接四郡界入海。蓋水之所都也。深曰湖、淺曰澤、帶草莽曰藪。中有寂高山曰洞庭、曰包山、曰姑蘇。洞庭下有地道巴陵、昔龍威丈人之所居。姑蘇上有臺、吳王闔廬之所居。次有三山、曰石公山、大雷山、小雷山。古所謂登姑蘇望具區、言登高臨遠、封疆廣物無不具也。一名震澤、亦名笠澤、亦名霈澤。孔安國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太湖者以其廣大名之。又名五湖。

湖。吳興續志、小梅湖口在烏程縣北十八里、以東爲港九。（西金港、顧家港、官濟港、張婆港、霍家港、楊清港、泥橋港、寺橋。）大錢湖口在縣北十八里、以東爲港漊二十有八。（湖漊、計家港、湯漊、

諸瀆。和上瀆。羅瀆。大瀆。新涇瀆。潘瀆。幼湖瀆。西金瀆。東金瀆。許瀆。謝瀆。義高瀆。陳瀆。薄瀆。五浦瀆。蔣瀆。錢瀆。新瀆。石橋瀆。湯瀆。盛瀆。宋瀆。喬瀆吳興志凡常湖在縣西二十七里。菱湖在歸安縣東南四十五里。唐崔元亮開。即凌波塘也其地産菱。居人採而焙乾之。以備凶年。號菱米。（見舊編。）包洋湖在長興縣北一十五里。忻湖在縣東北一里。（圖經云一十五里。）周廻十二里。山墟名云。分溪帶峯。蓮芡之下。鵞鴻所集。所以浮沐焉人憂恨故名。　西湖在縣西南五里。周廻七十里。山墟名云。一名吳越湖。傍溉田三萬畝。有水門二十四所。引方山源注焉。（湖見統記、圖經、舊編。）山墟名云。昔吳王闔閭築吳城。使百姓輦土於此。浸而爲湖。闔閭弟夫槩因而創之。吳興記云。夫槩所立。吳志云。孫皓封烏程侯。就國。有西湖人景養。相皓當大貴。此地人也。湖中出佳蓴。嘗貢。塘高一丈五尺。唐刺史于頔修。亦呼于公塘。後李詞立于公塘碑。元和中范傳正復命縣令權逢吉去塘內田及決堰以復古迹。咸通中刺史源重重建。縣令潘虔重修。（見舊編。又新唐志云。西湖溉田三千頃。其後堙廢。貞元十三年。刺史于頔復之。人賴其利。）　風渚湖在武康縣東南一十七里。一名異渚。一名封渚。一名九里湖。一名下渚湖。（餘英志云。以防風氏得名。故名風渚。在封禺之兩間。故曰封渚。在東南隅。故曰異渚。其廣九里。故曰九里湖。湖左有上渚。故曰下渚。統記云。封溪者。前代業採捕也。舊編載九里渚云。亦號鄱陽汀。按圖經諸書。則出鄱陽汀。不當合爲一。縣令毛滂遊下渚湖詩。有春渚連天闊。春風夾岸青。菜花渡水急。垂柳向人長。遠岫分蒼翠。遠波寄渺茫之句。）渚旁土粘埴。陶户皆居之。浙右陶器多出於此。　楊子湖在安吉縣北二十八里。舟楫不通。吳興記云。楊子湖出丹陽湖下共郎閣水分流合于苕水。以其繞楊子湖爲名也。五湖在縣東南七里曰五龍湖。在西南三里曰姚湖。在南九里曰獲湖。在北二里曰西畝湖。在東二里曰四龍湖。皆有灌溉之功。四龍在龍清觀傍吳越武王以望氣者言山有王氣。使人鑿之。忽有四鴿飛起。煙雲滃然。化爲四龍。因以名湖。

潭吳興志蘇公潭在湖州府。自霅溪東流三百五十步。（見舊經。又統記云。在霅溪東二百五十步。至駱駝橋）下。開元初。蘇瓌子蘇頲爲烏程尉。墜此溪水間。直至潭底。（統記云因醉。舊經云因督事。）聞水中有人語云。扶出蘇公。頲出水上。有記述其事。頲後襲封許國公。開元初同紫微黃門平章事（叅書。頲初爲烏程尉。至駱駝橋下。曰蘇公潭。此水深不可測。中有蛟蜃。代爲人患。）　白馬潭在長興縣西四十三里。梁陳故事云。有白馬見於此潭故名。　龍潭在縣東南三十一里。下山。　碧潭在縣和平鎮東。吳興記云。其水碧色。伊洛相類。今呼爲天潭。　金潭在縣西一十里。山墟名云。金潭金山。金塢。金渠。皆漢樓舡將軍曼倩之居。故名。　永安潭在武康縣證道寺之南。去縣治二百步。　碧玉潭在縣西十里。響應山之下。本名響潭。（統記云。響潭在縣西八里。山墟名云。清虛澗澈。每有祭。響必隨應。故以爲名。清泉瀉石。茂林脩竹。爲邑中佳景。元和七年。自五月不雨。至于七月。時刺史裴名命祭名山溪澗。縣令劉泊以此潭靈異。遂率寮屬祈禱。應時甘雨霑霈。稼穡皆稔。耆老稱賀。請附圖籍。八年。府下從之。）又名玉石響。（餘英志云。響應山下有龍湫。水色正碧。舊傳山有二玉。應人和答之聲。響名玉石）響。正元十六年。刺史于頔以陂湖廢於行縣。至是因改今名。（唐人有詩。劍巖上云。水面千鮪秋岩空。夜深明月照龍宮。張咈未響潭先響。一樹花開兩樹紅。）　石馬潭在縣西十八里。中有石馬。一名湛潭。　仙潭在德清縣東南新市鎮。隋道士陸脩靜嘗自此潭沒。數月乃出。故以爲名。宋葛書思嘗監鎮。有仙潭雜詠刻石。在墨妙亭。吳興續志湖州府天目之支。與水偕馳。武洛爲谿。武鍾爲陂。雙流貫城。匯于江子。霅霅其聲。震澤是底。敘溪瀆

湖之巨浸曰太湖。在郡治北十八里。烏程長興境之所距。兼接蘇宣常州之界。杭州廣德之水亦入焉。沿湖之隄多港瀆。皆爲斗門。視時之旱澇而閘泄焉。近世以來。漸就堙廢。洪武十年春。通判蔣忠重爲疏導。民甚便之瀆之隸烏程縣者。三十有八。　小梅以東至寺橋港共九。　小梅港。西金港。顧家港。官瀆港。張婆港。宣家港。楊瀆港。泥橋港。寺橋港。　大錢以東至胡瀆共二十九。　大錢港。計家港。湯瀆。諸瀆。沈瀆。和尚瀆。羅瀆。大瀆。新涇瀆。潘瀆。幼湖瀆。西金瀆。東金瀆。許瀆。楊瀆。謝瀆。義高瀆。陳瀆。薄瀆。五浦瀆。蔣瀆。錢瀆。新浦瀆。石橋瀆。湯瀆。盛瀆。宋瀆。喬瀆。胡瀆。瀆之隸長興縣者。二十有五。　上周港。金村港。烏橋港。夾浦港。　謝莊港。駱家港。鷄籠港。大陳瀆。杭瀆。前後港。盧瀆。彭城港。新塘港。百步港。殷南港。陰寒港。釜浦港。高家港。石瀆。新開港。宣家港。白茆港。竇浦港。小陳瀆。蔡浦港。　湖之大川有四水。其一曰苕溪。水有二源。一出天目山之陰。一出浮玉山之西。合於楊灣。經安吉東至梅溪。過長興吳山。經烏程。凡常湖入清源門經漕瀆至江子匯。其二曰餘不溪。水出天目山之陽。出餘杭至德清。會前溪

水經段山過歸安焚湖湖夫漾由峴山漾入定安門至江子匯其三曰前溪出銅峴山而東至武康縣治分為二派其一過沙村與德清北流水合入定安門至江子匯其一東流經下渚湖南入餘不溪其四曰北流水分派於德清之餘不溪與武康前溪水合又北至峴山漾與餘不水合共入定安門至江子匯四水會為霅溪

溪吳興續志苕溪在烏程縣發源天目注于太湖非灣匯縈折無以殺其湍悍之勢（吳興志山海經南山次二經之首曰餘之山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苕水出於陰北流注于具區以今考之溪有二原西南一源發自天目山之陰金石鄉賓吳鄉東至安吉縣治南之鄣溪又自縣之東南至章溪又北至豇溪東南一源自獨松嶺西聚衆山水并浮玉山水折旋亦至吳溪二源合而東至倪溪又折而西復折而東北至梅溪鎮又至吳山北經彭匯入凡常湖又今長興之南烏程之西衆山之水至城下一自清源門入經漕瀆至江子匯為霅水一自清源門外經趙釣魚灣沿漾經迎春門又從奉勝門合霅水以入太湖）吳興志餘不溪在湖州府出天目山之陽（舊圖經云其水深澈餘水則否故名不早發瀆）經臨山縣又經餘杭縣又東至安溪又東至奉口經德清縣折而東北至苧溪漾敢山牛墳戈亭又復林村又東北為焚湖又東北至湖夫漾經茯岡寺東直北折而西為大灣又西北會前溪水入峴山漾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為霅溪（漢沈戎居餘不鄉晉孔愉封餘不亭侯　寰宇記在歸安縣東二十四里晉中興書孔愉字敬康少時嘗買得一龜放餘不溪中龜中流顧及愉封餘不亭侯鑄印而印鈕龜首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告愉愉悟昔放龜事乃取佩焉）

前溪在湖州府出武康之銅峴山合衆小流南注折而東至慶安鄉寧境廟靜林寺又折而南又東至武康縣治前之千秋橋名前溪又東至縣學前分為二派其一北流經太原鄉黃壠山之東至沙村號沙溪與德清縣前北流水合以入定安門經前溪匯至江子匯為霅溪其一東流經崇仁鄉下渚湖之南以入餘不溪（寰宇記云前溪者古永安縣前之溪也晉車騎將軍沈充家于此宋府有前溪曲又見自製辭云當曙與未曙百鳥啼忽忽後宋少帝續為七曲其一云憂思出門戶逢郎前溪渡別長姊詩云白雲十里馮里明月前溪後溪武康縣有後溪今越峰寺西之溪灣曰前溪匯）

東溪續圖經諸書並載在烏程縣東南一百一十九里（吳興記平望有東溪東溪諺云曲阿不食平望不吳謂之失味舊經云二百十九里誤蓋界至平望上百三十二里耳今界止七十二里今為吳江縣界）

吳興諸塘及南潯當接歸安縣界仙潭（舊經說記云在縣東百里隋道士陸修靜嘗自此潭從龜月乃去仙因謂仙潭）

潯溪在烏程縣東七十二里有水自德清嘉興來與震澤瞿脛湖接焉

霅溪在縣東南一里自定安門入西合苕溪北入于太湖舊經云凡四水合為一溪自浮玉山曰苕溪自銅峴山曰前溪自天目山曰餘不溪自德清縣前至州曰霅溪誤矣自清源門入曰苕溪其流濁自定安門入曰霅溪其流清不過二溪耳且餘不溪與苕溪皆出天目山前溪雖出銅峴山然至德清縣東已與餘不溪合而北流至定安門外通謂之霅溪不待與苕溪合然後名之也霅者以衆流合集為義而舊經按字書為四水激射之聲亦非也

貴溪太平寰宇記霅溪西南岸有浦曰貴溪梁特烏程有蘇氏女於此遇一道士曰汝後大貴因遺一五彩龜云三年當有徵蘇氏後　陳高祖宣后高祖即位拜后母為安吉縣君因名此曰貴溪浦吳興志東溪在歸安縣東南一百六十里（又曰至東至秀州嘉興縣一百六十三里以東溪水中分為界）

小溪即施渚溪在縣西北五十四里源出上彊山東北會北流水

寶溪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即射村也太守葛勝仲卜居以昔有漁者每見溪上有光伺之見大蚌乘風而光從中出遂之即沉因以為名

思溪在縣東南三十五里（見舊編）

練溪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即璉市也（亦見舊編）東溪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

卷畫溪在長興縣西八里廣二十五步古木夾岸最深翳其下朱藤施其上如是者十里花時遊人競集溪半有卷畫亭廖鄭谷詩云嶺渚山邊郡溪將卷畫通（宋觀間劉壽詩云放溪入問卷畫處朱藤側影入清溪）

合溪在縣（見舊編）本名合澗（統記圖經皆作合澗）在縣西北六十里源出蒼雲嶺至山半分為兩道繞儒獅塢南合為一因名經尚吳鄉至縣西南門名箬溪

箬溪在縣東五十步一名額渚口一名趙瀆即合溪之下流也又一源出懸腳嶺（統記懸腳嶺上塚名云箬水出焉）至縣東南門折而南分為二其正流名上箬又折而東循卞山至郡城西北角沿城外入太湖而遠其分流名下箬東經至德一名趙瀆入太湖而近顧野王輿地志云夾岸叢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勝於雲陽俗稱下箬酒（詳見郡志酉下）括地志云縣前大溪亦名箬溪相因為名也（統記云四特勝載二百石）

荆溪在縣西南六十一里源出荆山東流積入大溪自安吉梅溪至吳山北總名荆溪即苕溪之流也（李宗諤圖經云荆溪至吳山下每日潮高三尺荆流七十里六見只至此女潮今溪無復潮荆山者山灘名云漢

（刱王劉貫字登此山。張協七命曰。酒則荊南烏程。即是溪之旬耳。統記云烏程去荊州三十六百里。非荊州之南明矣。）四安溪在縣南四十三里。一名周瀆。（見舊編。）源出四安山。過清泉鄉。又過惟鄉。經木山下。會苕溪。餘塈溪在縣東南二十三里。輿地志云。長城南鄉有餘塈水。以餘塈村爲名。梁陳故事云。梁武帝時童謠云。天子之居在三餘。武帝於餘干。餘姚。餘杭爲厭勝之法。其時吳興有餘千山。餘塈水。餘東湧生。陳高祖當之。邸閭溪在縣東南一百三里。與安吉邸閭山分界。（詳見安吉縣邸閭山。）若溪在縣南五十步。一名顧渚口。一名趙瀆。注於太湖。若溪者。顧野王輿地志云。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勝於雲陽。俗稱下箬酒。韋昭吳錄云。烏程下箬酒有名。山謙之吳興記云。上箬下箬村並出美酒。張協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則此酒也。按陳書帝紀云。陳高祖諱霸先。吳興長城下箬里人也。云縣前大溪亦名若溪。其若水鄉。若溪里。皆相因爲名焉。吳興續志。武康縣縣境溪澤今以

皇朝所上圖籍。參考舊志。無所增損者不復錄。其有所遺軼。幷邑之大川則舉其要。邑之大川曰餘英溪。即前溪。源出銅峴山。東行四十九里。至縣之南千秋橋下。又東至縣學前。分爲二派。其一經太原鄉黃隴山之東。至沙村。號沙溪。與德清縣前北流水合。入郡之定安門。經前溪匯。至江子匯爲霅溪。其一東流經崇仁鄉下渚湖之南。以入餘不溪。吳興志。邑境在群山之間。澗水交流。聚而爲溪。環繞邑治。載諸圖志者六。曰前溪。曰餘英溪。曰後溪。曰阮公溪。曰封溪。曰砂溪。率皆清淺湍瀨。僅通小艇。及東會餘不溪。北至砂村溪。始通大舟。故踈鑿之利。爲邑要務。餘英志。又載新溪長安溪。大抵皆脉絡相貫。因地及事而制名爾。至於港瀆洲渚潭井塘堰。或以諸谷。或以防水。宜附于下。吳興續志。湘溪在武康縣西南一十八里。通上百步。梅溪在安吉縣東三十里。菴畫溪在武康縣東南一十八里。兩山夾拱。在風渚湖之側。故名。吳興志。前溪在武康縣前之溪也。（以見郡志下。元一統志。舊記云。即古永安縣前溪。邑人晉沈充家於此溪。樂府有前溪曲。充所製者。宋少帝時爲七曲。其一曰懊恩出門。乃遣郡前溪慶。莫作流水心。引新郡搶鼓。）餘英溪在縣西十三里。（見統記。舊編云。十七里。即前溪上流。沈約宋族所居之書也。）山墟名云。每春夾岸花開。落英滿道。通夏不歇。因以爲名。（餘英志云。餘英溪在縣治南。源出銅峴山。東注四十九里至餘古號前溪。是合前溪餘英溪爲一也。蓋詳本邑之水。皆相通貫。而餘

英之水。發源最長。在縣前者。人謂之前溪。在縣後者。人謂之後溪。流爲畫者湖。曰封溪。地多砂石。曰砂溪。見圖經統記。皆指前溪餘英溪爲二派。）後溪在縣東北一里。即縣後之溪也。其源自烏回衆山。流出過龍尾橋。又過豐橋。東注于前溪之北流。慶元六年。知縣丁大聲以其廢淤不利舟楫。募民濬治。自龍尾橋至獅子山下。長一千二百丈。公私便之。（廣五丈。以工一萬六千八百有奇。五日而畢。邑人周祐爲記。）封溪在縣東一百步。源出於前溪。瀦爲風渚湖。古所謂風渚也。（統記。風渚云在縣東一百壹事見村溪注。村溪云在縣東三百里。誤也。）阮公溪在縣西十七里。接餘英溪。亦前溪上流也。梁陳故事云。石靈寶本會稽餘姚人。（統記云上虞人。）寓居武康。生女有姿容。天監元年。選爲輅乘采女。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拜其父爲朝請。時人因名其所居之溪曰阮公溪。溪中有大青石。俗謂之美人石。砂溪在縣東三里。以沙羨爲名也。（統記云。合溪逮有砂村。）舊爲兩溪之支流。其水清淺多砂石。今漲淤多爲圭田。新溪在縣東三里。自後溪東注淳熙三年。知縣蔡霖以砂積漲塞。舟楫不通。自汊溪口廢舊港。從水道東北注。五里合長安大溪。邑人便之。號蔡公溪。長安溪在縣東北十二里合衆流東注砂村溪。東北匯餘不溪。北流水入于郡。元一統志。霅溪在武康縣。按本路圖冊云。起州治之南。興國寺前。今小景德寺。江子匯以其合四水爲溪。故曰霅。四水者。爲一自安吉浮玉山曰苕溪。一自武康銅峴山曰前溪。一自杭州臨安縣天目山。經德清縣曰餘不溪。一自德清縣前曰北流至江子匯而合。會運河水同過駱駝橋出臨湖門北經毗山入于太湖。又按王象之紀勝所引宋郡縣志曰。圖經謂自銅峴山出曰前溪。自天目山出曰餘不溪。誤矣。蓋自清源門入曰苕溪。其流濁。自定安門入曰霅溪。其流之清者。不過二溪耳。且餘不溪苕溪。皆出天目山。前溪雖出銅峴山。然至德清縣東。已與餘不溪合。而北流至定安門外。通謂之霅溪。不待與苕溪合。然後名之也。霅者以衆流合集爲義。而舊經乃按字書爲四水激射之聲。（方輿勝覽昀是身通霅月人溪蕩不過回。中有一溪元不遠。指作三百六十爲於其間。前知本轉後艇隔前灣逕得封不灣幾尺人。朝來已渡數百禁。問知德清猶未得書莫問。）苕溪在縣。山海經云。可餘山東出其陰。去安吉縣西南七十五里。去長興縣南四十里。皆苕溪水也。按本路圖冊所考。苕溪有二源。西南一源。自天目山之陰。金石鄉靈奕鄉。東至

安吉縣治南之鄣渡又自縣之東南至章渡又至北丘渡其東南一源自獨松嶺西聚衆山水并浮玉山水折旋亦至丘渡二源合而東至倪渡乃折而西復從東南而北流至梅嶺鎮以至吳山北經彭匯入凡常湖又與長興之南爲程之西衆山水合而至城下二自淸源門入經漕瀆至江子匯爲霅水一自淸源門外趁釣魚灣沿漾經迎禧門又經奉勝門合霅水入太湖　後溪在縣東北一里縣後溪是也其源自烏回衆山流出過龍尾橋又過橋東注於苕溪之北流宋慶元六年本縣募民浚民請不受募粟出力浚治自龍尾橋至獅子山下長一千二百丈公私便之太平寰宇記苧溪在德清縣東二十五里山墟名云苧溪以貢苧爲名南岸藺相如廟北岸有晴州刺史姚㼙因女城（私所也）前溪在德淸縣西一百步晉車騎將軍沈充家於此樂府有前溪曲乃充所製　阮公溪在縣西十七里梁陳故事云石靈寶者寓居武康有女殊色天監中選入宮生元帝爲修容賜姓阮氏後人名所居爲阮公溪吳興續志安吉縣舊誌所載無所變遷者不復重錄惟苕溪一水與舊誌頗異及城東南諸溪紀錄不詳者今并書之　苕水邑之巨川也水有二源一出天目山陰一出浮玉山西至楊灣靈芝塔下合流經梅溪過凡常湖入郡城沿廻曲折爲灣七十有二

在縣境者二十有五　淸潭灣　新村灣　郎道灣　湖山灣　錢塘灣　老石灣　焦基灣　石玲灣　淸波灣　下落灣　相見灣　塔山灣　石虎灣　南溪灣　包家灣　韓灣　湖灣　楊灣　盛灣　吳灣　施灣　邵灣　高灣　下灣　徐灣

潤　吳興志伏翼潤在長興縣西三十九里山墟名云潤中多產伏翼有素翼赤腹千載倒掛者　紫花潤在縣西北三十里山墟名云兩岸荒蕪之中出紫花長薄之下出朱藤至三月紫花滿潤一名花瀨潤唐陸龜蒙詩云花瀨濛濛紫氣昏即此也紫花楮石潤與合溪同潤而異名　楮石潤在縣西北六十一里山墟名云崖岸礧硌望之艷然遊者若昇絳霄

泉　方輿勝覽井泉金沙泉在長興縣啄木嶺即每年造茶之所也湖常二郡接界于此上有境會亭每茶節二牧畢至祈泉處沙中居常無水將造茶太守具儀注祭泉久之發源淸溢造御茶畢水則微減供堂者畢水已半矣太守造茶畢即涸矣

洲　滄洲　吳興志曰蘋洲在湖州府霅溪東南梁太守柳惲江南曲曰汀洲採白蘋日暮江南春後人因以名洲（續圖經云柳惲於此賦江南曲徐仲深會景樓記曰洞庭瀟湘三水會于晉知其所是不爲吳興而作明矣）唐大曆十一年刺史顔眞卿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又爲茅亭書惲詩于上正元十五年刺史李錡作大亭一小亭二名曰白蘋開成三年刺史楊漢公復疏四渠濬二池立三園建五亭以還顔公之舊白居易爲記（續圖經云白居易記云郡守濫觴之顔公椎輪之楊公繪素之正元中李詞作白蘋亭而不及者居易據漢公書作也嘗以李直方記考之曰郡伯李公曰己卯不書年及人名後又題元和元年王濬獲觀此作以曆稽參元和以前己卯歲正元十五年也唐刺史題名正元十三年至十五年爲李錡後遷來遷觀察使十六年乃李詞耳記不應書以後事錡在節不終宜樂天筆削而不書而記則微辭而俟考也或曰統記載唐刺史正元十五年爲李詞續圖經之言不爲無據是不然唐刺史題名李詞自續不應自到其到罷自日者使是李詞曰公何爲然其名李直方筆何必隱其年又統記是國初人作載唐刺史歲月多與題名差誤嘗以題名所書爲正）杜牧之有題白蘋洲詩至中和五年五亭二沼僅不存刺史孫儲又因顔建亭轄茅作室濬渠疏沼光啓中刺史李師悅始即其地增土築倉惟餘白蘋一亭餘見白蘋亭下（元一統志舊志有白蘋亭爲一郡勝處唐貞元中所建白居易作記云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名白蘋因梁太守柳

惲詩以爲名也顔魯公眞卿爲刺史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以游息焉旋者實泰存至沼堂臺池後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漢公爲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構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所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淸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棹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何如也）　明月洲在武康縣庠門外大溪之南　貴涇滄在霅溪西南岸舊圖經云梁時烏程有蘇氏女於此遇道士遺以五采龜曰後汝大貴三年當有徵後適章氏生陳武宣皇后因以名滄（統記亦載按南史章后母蘇氏嘗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固失龜所在永定元年立爲皇后母蘇氏安吉縣君舊圖經統記諸書云烏程即任追贈安吉夫人）　章滄（按統記載在烏程縣東南一百二十五里其中多土塊壘遷花藏者云主生美人後果生章皇后因得名）　青塘在縣北三里迎禧門外吳特開（有埂舊書呈張吳興記云吳景帝鍾皇后父葬于山今

（百姓築丁三千人開之按吳志孫休廢諡景皇帝夫人朱據女休即位立爲皇后休卒尊爲皇太后別無朱皇后但顧肯公石柱記烏程縣有吳景帝朱皇后陵而吳興記陵墓亦無之止有吳中書令朱溆墓在縣西十里御史中丞朱晰墓云在縣東十里咸舊亦不載未知各何所據）梁太守柳惲重濬亦名柳塘又名法華塘自城入法華山寺路也 黃浦一名黃蘗澗在烏程縣西南二十八里其源出黃蘗山吳興記云春申君黃歇於吳墟西南五菰城縣起青樓延十里後漢司隸校尉黃向於此築陂溉田宋鮑昭有黃浦亭黃浦橋送別詩括地志云亦名廣浦即康浦也左右有上康下康村晉殷康爲太守百姓避其名改康爲唐又續圖經謂以黃蘗澗名顧吳柳昔嘗亭傳已詳著不必疑義蓋舊記並載合存 掩浦在烏程縣東北一十六里一名項浦顧長生三吳土地志云昔項羽觀秦皇輿大言梁掩其口處因名（按舊志子城爲項王故城下山有項王洗馬池項王廟吳興志所載亦合存之） 部浦在長興縣東五里（統圖經載浦漊二十有四餘魚浦祁浦前馬浦後馬浦前狄浦後狄浦魚餘浦鷄籠浦陳瀆浦石郁前浦石郁後浦彭城前浦彭城後浦新塘浦固塞浦金浦石瀆浦道界浦白荊浦吳瀆港黃浦張漊浦杜公浦並治太湖） 部浦在德清縣

東北四十七里（右見統記）太平寰宇記餘漁浦在長興縣東北四十二里周處風俗記云餘漁浦一名餘吾溪即陽羨之東鄉也吳越之間漁吾同音舜漁於大小雷此鄉之人舜特化之昔捕魚之人來居此浦名之 佛川吳興志佛川在長興縣南八十里吳均入東記云昔宋元嘉元年有石佛自川浦出因創精舍以佛川名之 湧川在安吉縣廣苕鄉去縣南九十里 北流水吳興志北流水在德清縣前其水分派於餘不溪自清河石橋下北流至沙村與武康前溪水合又北至峴山漾與餘不水合共入定安門至江子匯爲霅溪 右霅水及苕水以下四分爲五溪（見唐人白蘋亭記舊編云天目山南來之水自臨安餘杭至郡南門二百六十餘里又地多湫溢故其勢緩而流清是來之水自安吉至郡西門百四十里又岸多迫山故其勢急而流濁故司漏者權其重輕獨取南來水但西溪有七十二灣水勢微緩不爲郡城害每遇久雨澈漲尚可畏也）又有韭溪舊圖經統記等書並載云在烏程縣東南一百六十步以岸多野韭故名今不詳所在（若以在縣東一百六十步言之當在城中統記又載韭溪橋言待韭溪因名今儀鳳日棠橋間當居寧矣） 石圻水在長興縣北四十里山墟名云圻水岸以其多石故名又有盧圻其上累 苕水在安吉縣治西南七十五里至唐福堡九十五里峻淺不通船從唐福來四十五里山海經云勾餘山東五百里曰浮玉山苕水出其陰注于具區郡縣志發源天目山經郡城入太湖山海經云出浮玉山誤也 南興水一名白水在安吉縣南二百八十里一十四步東北室行七十里峻淺不通船至下昇館入于苕水 董嶺水在安吉縣西南六十里嶺上有水源分東西流東流者入江東寧國縣西流者入本縣唐周朴賦詩云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方輿勝覽箬水在長興縣南有上箬下箬惟下箬水釀酒醇美劉禹錫詩駱駝橋上春風起鸚鵡盃中箬水香元一統志石塘水在德清縣東十八里臨大漾即古武康塘也石塘西塘聯接數里太平寰宇記郎閣水在安吉縣治北三十里周迴二頃二十畝吳興記云郎閣池水灌田五百一十畝鱗羽涵泳芰荷交蔚唐聖曆元年縣令鉗耳知命修郎閣路 霅水在長興縣箬水之異名也水深不可測俗謂之箬水又山海經云浮玉之山苕水出其陰中多鮆魚今亦謂之霅烏水 孔姥墩水在烏程縣西北二十八里常照三吾郡國志云昔有孔氏之婦少寡有子八人皆訓以義方夜則讀書晝則力田漢哀平之間俱爲郡守因名之亦曰八子墩

匯吳興志江子匯在湖州府治南即四水會合處（江統記作蔦又云舊傳夏侯嶠自道人馬自然泊舟後至今無之錢起千望僧奴詩云安得神仙術試爲施康濟使此千望村如吾江子匯） 前溪匯在府慈感寺西之溪灣也（詳見前溪下）

灣吳興志盛灣在長興縣東一里相傳梁南臺御史尚書令盛贍所居 駱灣在縣南六里相傳梁安成王田曹參軍駱秘道所居（秘道見陳書） 釣魚灣在烏程縣十七都相傳爲張志和釣魚處 蔣灣在德清縣東南三里大溪之灣 戴灣在縣東二里亦大溪之灣（以上見舊編）竊詳餘不之上流即餘杭之水也由是而上至奉口其大都下不過九十里士大夫樂居之飲食之物差貴而田土之易比他處亦高蓋所不憚也 瀆灣在安吉縣順安鄉去縣東南二里

漾吳興續志西風漾在烏程縣十四都 大苞漾在縣 小苞漾在縣二十三都 吳山漾在縣二十一都 西徐漾在縣二十七都 謝村漾在縣三十都 錢山漾在歸安縣東南六里 新興漾在縣東南三十里 東泊漾在縣東南二十四里 後莊漾在縣東南三十三里 重兆漾在縣東南三十七里 土山漾在縣東南三十六里 清水漾在縣東南四

十里。 龍開漾在烏程縣南五十里。 西莊漾在長興縣東北一十五里近湖。 神林漾在德清縣西南一十里 大海漾在縣東南一十五里。 王婆漾在縣南一十八里。 半代漾在縣東九里。 太師漾在縣東南三十里。 岑崟漾在縣東北一十三里。 西封漾在縣東四十里。 洛舍漾在縣西北二十里。 荷澗漾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吳興志：苧溪漾在德清縣東二十五里。闊數百頃。山墟名云以貢苧得名。南岸有藺相如廟。北岸有青州刺史姚恢因女城。 湖趺漾在歸安縣西南二十五里。統記云：蔺子訓卒葬湖趺山。即其旁山也。舊編云廣二百頃。 峴山漾在縣南定安門外一里。德清餘不溪。北流溪。武康前溪水所會處也。（俗呼鸞䳕湖。以後見舊編。） 洛舍漾在縣南八十里。（唐舍逸子。） 馬林漾在縣南四十五里。（多陶戶為嗜九。見舊編。）

蕩 吳興續志：和尚蕩在歸安縣東一十二里。

漕 吳興志：新漕在長興縣東四十里。有新漕村見縣籍。

涇 吳興志：梅涇一名東梅堰。在烏程縣西南六十里。以古梅亭為名。

渚 吳興志：顧渚在長興縣西北三十里。山墟名云：昔吳夫槩顧其渚次原隰平衍，可為都邑之地。今崖谷之中多生茶茗。以充歲貢。（新唐志云：顧渚有茶。以供貢。詳見貢茶院。下。郡縣志：茶生石上，謂之紫筍。最為上品。唐置貢茶院於中，歲造，洪進。會昌中，品至一萬八千四百斤。） 仙人渚在武康縣西四十里。俗傳沈羲登仙之地。上有石盤名石胡牀。 錢渚在縣西一百三十步。（餘英志云：今廢淤。統記、舊編云：縣東非也。）以錢氏所居名。 費渚在縣西一百四十步。（餘英志云：今廢淤。統記、舊編云：在縣東，非也。）以費氏所居為名。 右溪渚洲瀆。餘英志云：縣四圍皆山，獨東北隅小缺。自紹興以來，民之匿戶避役者，多假道流之名，家于山中，墾闢巖谷，盡其地力。每遇霖潦，則洗滌砂石，下注溪港，以致舊圖經所載渚瀆廢淤者八九。名存實亡。 仙人渚在德清縣西四十里。沈羲得道之所。見神仙傳。 小白瀕在長興縣東南三里。一名白露灣。（以上並見舊圖經。并統記。） 無骨淹在長興縣嘉會鄉無骨村。東西闊四里，南北五里。淹內有堆，名郭轉堆。

港 星港在武康縣東南十里。與風渚湖通。中有水一泓。常湧泡沫。一名李港。 烏山港在德清縣東南三里。亦餘不溪之支流，往新市烏數水路。 孔愉澤在德清縣西南二百步。天寶橋西。晉孔愉字敬康，微時經餘不溪上，見漁者籠一白龜，買而放之。龜於水中左顧數四。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如龜右顧，更鑄亦然。工以告愉，愉乃悟，遂取而佩之。後人因以名焉。 鄱陽汀在武康縣北一十五里。宋鄱陽太守沈雍之開。（餘英志云：今廢淤。舊編即以為九里渚下清湖，非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一　六模

湖　湖州府七

宮室

湖州府吳興志銷暑樓在譙門東。唐貞元十五年李詞建。有詩四韻。給事中韋梟等詩六首。開成中。刺史楊漢公重修。畢工在中秋日。有詩四首。大中間。刺史蘇特有銷暑樓八韻。杜牧顧况亦有詩。（方輿勝覽杜牧之詩。晴日登攀好。危樓物象饒。一溪通四境。萬岫繞重霄。鳥翼舒華屋。魚鱗棹短橈。浪花機作織。雲葉匠新雕。臺樹羅嘉卉。城池敞麗譙。蟬噪來作鐵。螮蝀引成橋。歌往蹟秋葉。人空集早湖。楚鴻行盡直。沙鷺立偏翹。暮角淒遊旅。清歡修況寥。景牽遊目困。愁託酒腸消。細吹深松韻。殘陽濃柳梢。倚階廈公賓選俊賦須賢。　滕宋諒上范希文詩。序曰。觀名與天憂齊者。有若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銷暑。宣城之疊嶂。此外不過更二三所而已。　郡縣志在烏程縣子城上。龍興之東。唐正元十五年建。徽望溪山之勝。元吳興之偉觀也。）會景樓在清風之下。銷暑之上。舊未有名。治平中

知州事孫仲謀以爲高下得所。景物都會。取今名。有記。　清風樓在會景樓東。貞元十三年。刺史王浦重建。宏壯於舊。見統記。上有張文規詩云。清風樓下草初出。明月峽中茶始生。謂此也。孫仲謀詩曰。郡城重疊架危樓。最愛清風景物優。說者謂此樓與銷暑會景。棟宇相接。如脩廊盛夏無畏日。而清風常有。因得名。　卞蒼樓在子城北。本名天王樓。有毗沙門天王在焉。曰卞蒼者。取孫傑碑高下蒼蒼爲義。　右四樓並建郡圃。孫仲謀會景樓記曰。吳興郡環子城有十樓。除銷暑清風會景卞蒼見存外。餘並不存。清風銷暑二樓。溪山環列。俯視萬井。爲一郡登覽勝地。自唐楊漢公再葺。後至元祐。呂溫卿復增闢。今又百三十有餘年。歲月悠久。清風雖欹側。尚可支。惟銷暑風雨摧剝。棟楹圯腐。嘉定癸未。郡守宋濟即故址累土爲臺。撤而新之。規模宏敞。與清風會景併加葺治。銷復舊貫。　明月樓在子城西南隅。知州事孫仲謀會景樓記云。南臺門而西至明月樓。建已久矣。自譙門大正。存舊址。舊編載唐人范傳正正月十五夜翫月詩。有風淒城上樓。月滿庾公樓。夕照下西樓之句。指言此樓。蓋楊漢公八月十五日夜銷暑樓翫月。有人在虛空月在樓。溪上玉樓樓上月。況城上十樓。未有確據也。又云舊傳郡治大廳居中。譙門翼其側。卞蒼擁其後。清風會景銷暑蛇蜒于左。有青龍象。明月一樓。獨峙西南隅。爲虎踞之形。合陰陽家之說。（方輿勝覽苕溪詩話。刺史楊漢公詩曰。江南地暖少嚴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吳興因此謂之水晶宮。）　賞春樓。望闕樓。翫景樓。秋漢樓。照霞樓。並開成中造。在子城上及四隅。今無可攷。或云今清風明月等樓。或易舊名。未可知也。外又有三樓亦廢。　韻海樓。唐大曆七年。刺史顏真卿建。真卿在郡著韻海鏡源三百六卷。因以爲名。今廢。（見舊經。）　鎮湖樓。徐仲謀詩云。湖上風濤或定浮。城南因立鎮湖樓。今不存。（見舊編。）　魚鱗樓。舊編云。在儀鳳橋南境東。昔歲貢魚。腊就此樓修製。樓屋至今雄壯。後罷貢。析爲民居。今有魚樓界。尚存舊名。　鎮雲樓。舊扁曰銷暑。銷暑與清風會景爲三樓。矗峙於子城之東南隅。舊傳郡治譙門翼前。卞蒼擁後。而三樓蜿蜒于左。有青龍象。爲郡偉觀。寶曆丁亥秋。颶風樓俱壞。淳祐壬子。知州事高衙孫營舊址建二樓。銷暑改曰鎮雲。清風爲愛閑。仍舊名。而更爲東西鄉。聚之會景。則爲脩廊。使相聯屬。二樓雖因唐舊。而規模宏敞。則遠過之。鎮雲取義。關係於形勢尤重而有休。郡人陳振孫爲之記。　六客堂在湖州府郡圃中。熙寧中知州事李常作六客詞。元祐中知州事張詢復爲六客之集。作六客詞。序曰。昔李公擇爲

此郡。張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會于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傳於四方。今僕守是邦。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來過。與僕爲六。而向之六客。獨子瞻在。復繼前作。子野爲前六客詞。子瞻爲後六客詞。與賡和篇。並刻墨妙亭。後人歆艷。遂以名堂。　逍遙堂在六客堂右。知州事唐詢重建。徐仲謀詩曰。安寢有時延皓月。閉門無處不清風。棟宇甲於郡圃。　熙堂在逍遙堂北。嘉定三年知州事魏大中修。易名思政。四年知州楊長孺改浙西道院。　四賢堂在鎮雲樓之下。知州高衙孫因建樓。即樓北隙地爲小圃。立四賢祠于堂。所以景仰先哲。垂訓後來也。四賢乃內史王公。太傅謝公。忠烈顏公。文忠蘇公。皆郡之賢守云。　碧瀾堂在子城南一百步。霅溪之西岸。唐大中四年。刺史杜牧建。中和五年刺史孫儲記云。牧去後。郡人望所建碧瀾堂。若視甘棠。宋漕使陳堯佐張逸俱有詩。及他篇詠。刻石墨妙亭。慶曆八年知州事唐詢修。紹興十年知州事蕭振重修。乾道初。居民遺火延燎。知州事王時升重建。人謂不如舊制宏壯。歲久復不葺。嘉定三年知州事魏大中重修。且即堂後增拓水閣。榜爲水晶勝境。（方輿勝覽陳希元詩。苕溪清淺霅溪斜。碧玉寒光照萬家。誰向月明終夜聽。洞庭漁笛隔蘆花。）　水雲堂在汀風閣北。舊編云。舊名

南堂（梁太守柳惲與主簿吴均常賦詩。故均有夜發南塘詩。唐大曆中刺史裴清重修。改今名。刺史顏真卿有水堂送文士詩。刺史張文規有水堂晚眺詩。堂北有迎恩驛。建炎中郡增置此驛。後遂併汀風閣與驛為之。）今亦為贍軍等酒庫。　苕溪館。舊圖經曰。嘉祐二年。知州事楊紘建。今為轉運提刑司。按苕溪在儀鳳橋。故舊編云在湖州府子城西南。亦不詳所在。　雲溪館。統記云。在府南二百步。本名白蘋館。舊編云在白蘋洲西南。梁太守蕭琛置。唐開元二十四年刺史韋㬢改為開政館。大曆元年刺史顏真卿改今名。以其臨雲溪也。刺史杜牧之有得替後移居雲溪館詩四韻。自洲為倉館廢。其址即今雙溪亭。統記以為錢氏改為碧瀾堂。誤也。城外又有　謝堂館。在謝塘。見謝塘下。　昇僊館在府東一十八里。正元十年刺史俞頔置。　東遷館。在府東四十里。本名太湖館。開元二十九年刺史張景遵置。大曆九年刺史顏真卿易今名。以其在晉東遷縣故地也。正元十年刺史于頔以其近昇仙館。移向東二十里巖村置之。　震澤館在德清縣東九十里。開元二十九年。刺史張景遵置。取震澤名。　餘不館在德清縣南二百步。唐天授二年置。以臨餘不溪也。近市亭山並廢。　汀風閣在碧瀾堂北。統記云。在府南一百步。式使命至泊于此。今為贍軍酒庫。

吴興續志。帝師殿在湖州府舊志所無。元建於廣化寺東。以奉八思麻帝師。元末府學兵燬。權置學於內。其後府學既成。本朝改為織染局。

烏程縣。

吴興續志。湖為名郡。冀冀官曹。有園有亭。息政之勝。敘園亭。舊志所載亭館樓閣甚多。今廢已久。基已泯沒。無從稽考。止錄其可書者。（吴興志。郡有苑囿。所以為郡侯燕衎。郊人遊嬉之地也。士大夫從宦自公。餘事之餘。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郡人士女。競出遊賞。亦四方風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與民同樂。園為亭觀。人欲使燕者款。行者想也。故亭堂樓臺之在園圃者。宜附見焉。吴興山水清遠。城郭其會。騷人墨客。賦其景者。曰水晶宮。曰水雲鄉。曰極樂城。楊漢公詩曰。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景祐中。王惟上送葉參知鄉郡詩曰。雲溪水雲鄉。元祐中知州事孫希因上建圖詩曰。遠郭笑渠柏岸平。花深易覺不聞鶯。萬家笑語鄰香霧。知是人間極樂城。一城之內。觸處見山水勝。市宅見山處出見山錢。編處可以引溪流。故凡為苑囿。以季物無非維近市。如在雲巖江村所以為貴也。唐開成中。白蘋洲有三園。錢氏時。甫濟門內有芳菲園。東寶元中定安門內有南園。今書是園廢為民居矣。為居宅焉猶從矣。圃之亭館。自白蘋外。俱不可見。郡老萬公。多為芳園。亭宇相望。湖江勝。花木蓊茂。遊者爭趨。物固不能兩盛也。城北舊有介安撫園。向安撫園。今有趙大師園。葉左司園。城南舊有沈尚書園。今有萬侍郎南園。月河有莫郎中園。其他未易悉數。郡圃在郡治之後。）

溪光亭。舊志在歸安縣前衛臨運河。皇朝洪武元年。知縣王正（且）重建。已廢。　射亭。舊志所無。今建三所。一在射圃。一在烏程縣學射圃。扁曰正己。一在歸安縣學射圃。扁曰觀德。　愛山臺。舊志在子城上西北隅。通判公廨之後。治平三年。通判張太寧建。麗澤愛山二亭。清心三小軒。後燬于火。元至正癸卯。總管潘元紹即其址重建。愛山亭。有愛山臺三字碑存。今但名愛山臺。　集芳亭。舊志楊漢公建。在白蘋洲上。蕪廢已久。今府治後東偏小亭。知府楚岳題以集芳之名。　窪尊亭。（在峴山。郡唐李適之遺跡。元至元丁丑所建。已廢。）　咲月亭。　少憩臺。　踊翠亭。　步雲亭。（以上並在道場山。燬于兵。大今已重建。）　宜晚亭（在道場寺側。前有石壁。元推官何貞立。題刻其上。亭今已廢。）　正己亭（在縣學射圃內。）　三友軒。（在縣學尊經閣西。）吴興志。清漪亭在墨妙亭南。今廢。　墨妙亭。在清漪亭北。熙寧中知州事孫覺建。蘇軾記云。允覺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取以實之。又有詩。一時名公相繼有作。舊刻不存。蔣燦後書于石。嘉定四年知州事魏大中重建。（方輿勝覽曰。莘老之至。歲適大饑。莘老振廩勸分。及翻運粟化當日。使治文書期會。而莘老以其餘暇。綱羅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吴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人皆集於此亭。）　芳菲亭。在墨妙亭前。　快哉亭。在子城上東北隅。　挽翠亭。舊在子城東北角。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重建于六客堂北。　八角亭。唐大曆中刺史顏真卿始翦榛棘。疏溪流以建。　茅亭。亦顏公建。書榜憚江南曲于上。後楊漢公作五亭有記。因列茅亭及舊址于碑。　迎春亭在東門內。唐刺史杜牧造。孫儲白蘋亭記云。杜公遺愛所建。迎春亭。郡人視之猶甘棠。後嘗改為觀稼。今復亭名。　濯纓亭。在南門內。紹興初。知州事朱勝非建。瞰餘不溪清水。故以濯纓為名。　白蘋亭。在白蘋洲北。唐正元中建。後刺史楊漢公重葺。白居易記曰。以其架大溪。跨長洲者。謂之白蘋亭。蘋洲諸亭。自築倉後。惟此獨存。紹熙中。郡以假寓公。遂致廢壞。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重建。殿中侍御史陳讜書額。又修石橋及橋亭廊廡。又於亭相對。創屋三間。冊樓一新。復還舊觀。　疊翠亭。在白蘋亭北。小橋之外。臨水面南山一帶。故名疊翠。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重修。知州趙師奭書額。　雙溪亭。在洲西南。即雲溪館舊址。以二水名。淳熙二年知州事

趙師夔修。　三匯亭。在疊翠亭北。以衆溪所會名亭。為公廨者二。　會溪亭。在白蘋亭北。近運河水會霅溪處。故名。今為歸安主簿廨舍。乾道中。主簿沈興求請建。　浮玉亭。在烏程縣南臨苕溪。舊編按顏魯公集有柳惲西亭記云。湖州烏程縣南水亭。即柳惲西亭也。又引吳均入東記云。惲為郡起西亭眺山。二亭悉有詩。又引陳羽圖記云。西亭在城西南二里。烏程縣南六十步。跨苕溪為之。天監十六年所建。以其在郡治西。故名。或曰即柳惲亭也。惲初作亭。嘗與吳均賦詩。後嘗名霅水堂。唐隨州刺史劉長卿有題烏程李明府霅水堂詩。又名水樓。監察御史皇甫曾有烏程水樓留別詩。宋天聖中縣令方仲弓重修。以亭臨苕水。來自浮玉山。故易今名。判官鄭戩為記。今為烏程主簿廨舍。　東亭。統記云。在東門外三里臨荻塘。　西亭。在西門外臨溪。柳惲有造西亭詩五韻。舊為迎送客處。今不存。（方輿勝覽載箭霅溪西亭晚望。霅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陽生遠岫。斜照逗迴流。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吳興耆舊盡。空見白蘋洲。）　艤舟亭。在白蘋館北。舊經云臨霅溪。　煙雨亭。在府西南八十六步。舊圖經云唐烏程令李何建。亭宇并敞棚六間。咸通五年刺史姜源重再修。目為煙雨亭。今醋庫即遺址。　四水亭。在定安門內馬公橋南。宣和中知州事葛勝仲建。今廢。（方輿勝覽。元豐中守蘇子修。霅賦詩云。兩尉鬱相望。東南百步場。插旗蒲柳市。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依畫舫。極目亂紅粧。瀲灩波頭細。踈踈雨腳長。我來閒濯足。溪漲欲浮床。澤國山圍裏。孤城水影旁。欲知歸路處。華外聽風檣。）　六客臺。在郡圃中。元祐中。守張偓作。後守曰。昔李公擇為此郡。張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傳於四方。今偓守是邦。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來過。與偓為六。而向之六客。獨子瞻在。偓繼前作。子野為前六客詞。而子瞻為後六客詞。　歲寒臺。倚子城東壁。傍有古松。係郡圃燕遊之所。　眺山亭。在眺山。梁吳興太守柳惲所創。惲與郡主簿吳均有眺山亭贈答詩。今廢。方輿勝覽集芳亭。　朝霞亭。　山光亭。　碧波亭。　白蘋亭。白居易記。湖州城東南二百步抵霅溪。溪連汀洲。洲一名白蘋。梁吳興守柳惲於此賦詩云。汀洲採白蘋。因以名為也。前不知幾千萬年。後又數百年。有名無亭。鞠為荒澤。至大曆十一年。顏魯公真卿為刺史。始翦榛導流。作八角亭以遊息焉。旋屬災潦荐至。沼堙臺圮。後又數十載。委無隙地。至開成三年。弘農楊君為刺史。乃疏四渠。濬二池。樹三園。搆五亭。卉木荷竹。舟橋廊室。泊遊宴息宿之具。靡不備焉。觀其架大溪。跨長

汀者。謂之白蘋亭。介二園。閱百卉者。謂之集芳亭。面廣池。目列岫者。謂之山光亭。玩晨曦者。謂之朝霞亭。狎清漣者。謂之碧波亭。五亭間開。萬象迭入。嚮背俯仰。勝無遁形。每至汀風春。溪月秋。花繁鳥啼之旦。蓮開水香之夕。賓友集。歌吹作。舟揖徐動。觴詠半酣。飄然恍然。遊者相顧。咸曰。此不知方外也。人間也。又不知蓬瀛崑閬。復如何哉。時予守官在洛陽。楊君緘書賫圖。請予為記。予按圖握筆。心存目想。覼縷梗槩。十不得其二三。大凡地有勝境。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蓋是境也。實柳守濫觴之。顏公椎輪之。楊君繪素之。三賢始終。能事畢矣。楊君前牧舒。舒人治。今牧湖。湖人康。康之由革弊興利。若改茶法。變稅書之類是也。利興故府有羨財。政成故居多暇日。繇是以餘力濟高情。成勝槩。三者旋相為用。豈偶然哉。昔謝柳為郡。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龔黃為郡。憂黎庶。有善政。不聞勝槩。兼而有者。其吾友楊君乎。君名漢字公用義。恐年祀寖久。來者不知。故名而字之。時開成四年十月十五日記。太平寰宇記。烏亭在昇山上。王羲之所造。以烏巾氏所居也。今廢。

歸安縣。吳興續志。天間圖畫亭。在甘棠橋南。趙文敏公故宅。舊志所無。其址頗高。城南諸山。一覽在目。故名。　漚波亭。　松雪齋。　俱在甘棠橋西趙文敏公別第。指纖廢毀。今為旗纛廟。　觀德亭。在縣學射圃。知縣江漢偉建。

祠

湖州府吳興續志。安定胡文昭公祠。在興賢坊。舊志所無。宋淳祐間太守蔡節建于廣化寺西。後為寺所奪。改建於茲。額曰安定書院。

皇朝洪武十年。知府陳文祐重修。仍上其事於朝。列諸祀典。歲一致祭。

防風氏祠。在郭尚書蘇將軍廟之間。廟在封禺山城下。亦為小祠。舊傳寧化寺防置之宅也。見統記。

烏程縣。吳興續志。祠廟在城中者。具見郡志。

皇朝載在祀典者九。三。唐司徒顏文忠公。宋曹孝子。並見郡志。烏程縣龍神。即舊志顯利侯廟。在二十二都弁山黃龍洞。今列祀典。每歲五月二十日致祭。　五顯祠。在道場寺後山之絕頂。祠左有塔。元末悉燬于兵。今邑人復建。舊志不載。　玄武祠。在弁山。即舊志佑聖宮故址。向燬于兵。今邑人復建。祠西有王盧洞。

歸安縣。吳興志。按本縣圖經。城內外祠廟七所。在城有蘇將軍。西楚王。郭尚書。遺靈王。顏魯公。六所見郡志。又有卑俗女閣王。及城外有功善王。不

知創建之由。東嶽行祠三。一在射村，一在東林，一在璉市。（舊編有吉城王廟，在思溪。俗傳為言偃。史記：言偃吳人。人城志：中江有言偃宅，但以偃為吉城，誤。諸林鄉里有東林土地廟記，號唐人所作。又橫洋土地廟，又號修沈嚴所保。內去唐裴節使永亡寨以毛師旅，故謂之射村。語不知其何所據考。）一在長興縣西門外五峰山。紹興十年，（見舊編。）吳興續志：唐將軍李衛公神祠，即舊仁濟廟，在安吉縣西北三里，即唐李靖也。因倫輔公祏有功，邑人祠之。宋崇寧三年賜廟額，後封惠武侯，進封忠智景武公，再加輔世靈佑忠烈王。

皇朝命列祀典，改號唐將軍李衛公之神，每歲八月十八日致祭。

武康縣。吳興志：郭先生祠堂，在武康縣北十五里郭林村，即晉郭文也。文，河內軹人，晉中原之亂，避地江南，步擔入吳興餘杭。（餘杭，即武康舊境。）謝安聞其名，迎置西園，今祠堂南有郭林橋，西有招賢山，皆文遊息之地。貞曜先生祠堂，在縣西懷安門外一里，地名孟宅保，即唐詩人孟郊也。地蓋其舊居。（郊卒，門人張籍謚曰貞曜先生。）

廟

本府。吳興續志：先生創禮，祀有常祭，祠廟之設，或以義制。叙祠廟在城祠廟。按舊志所存無幾。今考已廢、或遷別所，及新建者，則詳具焉。（吳興志：古者法施於民，以勞定國，以死勤事，禦大菑，捍大患者，繫之祀典。郡邑之間，亦有陰祐一方，英靈赫著，受封額於朝廷，血祭乎千帛者，各廟食於其地。尸而祝之。數曰雁宜，非此族也。而舞巫覡，列牲酒，謂之淫祀。吳興風俗，人乎以尚淫祀言。今考據圖經、統記、舊編所載，詳載事始，著之于右。子不語怪。而統記載防風廟，巨人妻足，稱帝翁飛來入真。嗣官廟亞升高柯。特華廟號令日。語尤怪誕。蓋郡邑有祠，所以為民水旱疾疫之禱。其繫祀典，載圖志，應佑斯民，廟食歲久者，固不可廢。正不必復神怪，以誇誑于無知之耳也。今故存其事，而削其辭。）三皇廟，在湖州府壽昌坊洪禧寺東。舊志所無。元始建，以祀伏羲、神農、黃帝，以風后、力牧、句芒、祝融配享。兩廡祀十大名醫。每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致祭。其殿曰三皇之殿，門曰開天之門。醫學官主之。元朝廟仍其舊。朔望守土官行香拜謁。城隍廟。舊在子城東北隅。元延祐三年，封其神為靈惠協順大王。

皇朝洪武二年，改封威靈公，頒以誥命。洪武三年，改為湖州府城隍之神。頒降制度，建正祠，前門、中門、兩廡、正堂、穿堂、後堂，並如制式。左右兩司，亦建門堂、兩廡，額曰左右神司。徹去土偶神像，以其土壇於壁間，正壁為山水圖，中設木主，前列几案，如公署之制。每歲春秋二仲月，於祭山川後一日，守土官率屬官祀以羊一豕一。是年知府侯善以舊址湫隘，不能備其制，於草俗坊擇民地改建。（吳興志：其廟所在州縣皆有之。莫詳事始。唐杜牧為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則郡之有是祀，其來久矣。州舊有廟，紹興十八年知州事趙叔滭重建廟宇，裝飾像嚴整。吳文皇帝廟，在儀鳳橋南。本名吳大子和廟，在州西陵側。皓嗣位，復追尊和於今處。隋李廟毀。唐初重立，以和曾封南陽王，曰蔡王廟。大曆十年刺史顏真卿以嘗建華二廟，改為吳文皇帝廟。大和八年敬祈重修，有碑，胡季良撰。舊圖經云：吳亦為五年建。續圖經云：皓嗣位始將祠今處。廟之建，要得在孫權時，亦為年舊經誤也。統記云：在州南一里五十步。括地志云：烏程縣南有吳大子和廟，初在州西山陵側，廟高一丈二尺，周回二百一十步。耆老以其縣有大皇帝陵，又孫皓嘗封烏程侯，乃於今處創祠宇。舊編云：大子和以罪廢居故鄣，死，永安元年皓封為烏程侯，始創祠于駱駝橋東荻塘上。及嗣位，追尊帝號，移置今處。皓嘗還烏王廟下，迎其神主來建鄴，儀物甚盛，廟有碑。按吳志：孫和赤烏五年立為太子，後以讒間廢為故鄣，太元二年封南陽王，遣之長沙，權崩，和徙新都賜死。孫休立，封子皓為烏程侯，皓自新都之本國。皓即位，追謚文皇帝，改葬明陵，寶鼎二年遣孟仁等以靈輿法駕迎神於明陵，舊編所載，亦未詳審。）

郭尚書廟。舊志在駱駝橋北，元至正十二年燬于兵火。

皇朝命列祀典。知府楚岳改建於臨湖門西北，歲一致祭。鎮為晉尚書郎郭公之祠。（吳興志：神諱璞，晉元帝時為尚書郎。舊傳城之初立，璞相視陰陽，評無兵革危殘，侍血食，女稱其議，因以從祀。舊祠在臨湖門外，國朝端拱中知州事郭建始建置今處，有記存。續圖經云：以晉史攷之，郭於吳興無功績。舊傳遷城郡置，在寶鼎元年，璞當晉元帝時，使避地東南，事不相類，改郭記但述其文學。遷城事，辯明見城池下。）忠烈廟，即頻魯公廟，舊在駱駝橋東放生池上。元至正十七年築城，隔於城外，總管陳昧移建於廣化橋北，并遷放生池諸碑碣在焉。

皇朝命列祀典，歲一致祭。（吳興志：紹興三年勅賜廟額。神即唐顏魯公真卿也。公大曆間為刺史，遺迹不一，見郡守事迹下。忠烈言行，獨可想見。嘉祐中郡人建神祠，遷列畫像，還為魯公像于中。其後知州事張田增置，給事元絳家學王璞供有詩刻，又移公所書千樣字碑、放生池碑、項王碑、射堂碑，然於兩廡。後又附以乙未年始，置知中知州事葛勝仲，臨池建堂，榜曰懷

（忠翊興初知州事汪藻以事上于朝始賜今額仍新廟貌乾道四年郡以趙子擣祠附于右淳熙九年又以蘇軾祠附焉三公皆嘗爲刺史蘇公之忠國。趙公之捍城。本郡人所仰云。）靈祐廟即曹孝子廟。元至正十二年燬于兵火。

皇朝命列祀典。知府楚岳於舊址改建。歲一致祭。今額爲宋曹孝子廟。（吳興志。在子城北。宣和中勅賜廟額。封神昭應侯。神姓曹諱清。烏程人。父嘗救人槃獄。自誣手刃代受重辟。既殁。屢顯靈異。有祈輒應。初寓祀于靈濟祠。宣和初盜起清溪。犯歙及撓。近郡。優有陸盜餘千人。直及城下。知州事王倚見神于夢。已而守城者。夜觀異人。冠服華侈。往來雉堞間。轉相告語。知神陰助。賊平。州上其事。遂有封額之賜。乃屬地建廟焉。參七十種。郡人劉壽爲記并書。碑在廟。廟有井。遇歲大疫。飲者輒愈。）旗纛廟在壽佛橋北。洪武八年長興守禦千戶所移治郡城。洪武十年始建。以祀大纛牙旗。及火炮諸神。春秋二仲月。守禦官主其祭。其址即故趙文敏公故宅也。　安吉太守趙公廟。即府治土祠也。其神姓趙名良淳。字景程。以宋宗室來守是郡。德祐二年元將阿剌罕兵至城下。良淳縊於郡治。民立祠於府治廳事東偏。

皇朝洪武十年知府陳文祐以其事請於朝。

命列祀典。歲一致祭。神兩旁舊設淫祀神像。洪武十一年同知魏德源始撤去之。　文昌廟在花橋之東。舊志所無。宋景定辛酉。蜀人牟子才率吳蜀士夫創建。以祀梓潼之神。吏部郎中程瑞升等贊成之。宋封神大聖武孝德忠仁王。元加封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今洪武七年知府楚岳重修。　靈濟廟即廣德張王廟也。元封其神爲正祐聖烈昌福崇仁真君。俗稱張王廟。（吳興志。在子城西北。報恩觀之右。廣德祠山張王也。有勅賜廟額。累封王爵。王後漢人。初居郡之白鶴山。唐顏真卿碑載其事。既寧中邑人避宣城亂。寓居下山。立草堂祀神。將李師伉爲守。夢神乃稅館。乃建祠于下山之隅。　顯應集云。王諱[illegible]。姓張。後爲[illegible]將人。初居吳興之白鶴山。注云。其事見湖州碑。大曆九年刺史顏真卿書字立。據此題額碑。載新室之亂。野火燎其祠。宋大觀丁亥歲。知廣德軍張競辰得之。徵其殘碑之餘。刻石于廟。今舊碑不復存。大哉湖州刺史李師伉記去挽館事。又既紀云。舊傳王之鄉在二姥。實句鶴山之人。建中靖國初。知州事徐[illegible]始創今廟。爲屋三十四楹。曰行廟。有碑集錄類。　碑在廟額題爲行廟。以下山下有廟也。今下山廟廢。定安門外又毀別祠。）德貺廟已廢。民遷其神塑像於吳文皇帝廟中。（吳興志。在吳文皇帝廟之左。崇寧中勅賜廟額。神姓沈諱約。宋將人。沈爲吳興著姓。約在宋以文名。官至左僕射特進。俗號吳興地主。不許報廟之始。　西楚霸王廟。在北二里。舊項王廟。在子城內西北隅。以其地爲項王故城也。自後漢以來有之。宋永初中廢。　統記云。子城內地。爲項羽故城。有古項王廟。以宋永初二年廢。後耆老又興廟於楚帝寺。人云當復漢吳晉時有二廟。一在下山。一在子城內。宋永初二年並廢。嘉以其靈驗。置於州北二里。今項帝寺也。舊圖經云。在烏程縣東北四里。南齊書曰。李安人爲吳興太守。舊方伯到郡者。皆杖駕下牛祭項羽神。然後方上。安人不信。牛無故自死。埋於廟側。號李公牛冢。梁典云。蕭琛爲吳興太守。移神歸廟。事見郡守事迹下。　陳高祖永定二年。於舊廟西北一里。更新立廟。遣中書舍人韋鼎冊拜神爲楚霸王。唐顏真卿於碑陰述王興叔父梁避仇吳中。蓋今湖州也。靈應事迹頗多。陸羽圖經亦具載。南史。臨汝侯蕭猷爲太守。與楚王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畫獻。怪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邑有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乃遣禱請救。是日田父有逢一騎。衣鐵從東方來。繼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吳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所請兵馬。十餘日乃見侍衛上偶。皆泥濕如汗者。　統紀。載唐狄仁傑永制。毀天下神廟非禮典者。惟除父老以項王廟爲請。仁傑試審有于廟中。夜見偉人曰。吾西楚霸王也。自國家起義兵。又征遼。吾常以陰兵佐之。今以功獲焚乎。何仁傑許其完葺。至晚以牢酒祭其。其廟至今存。）　葛仙翁廟在永寧倉門外東偏。即葛洪廟。制甚湫隘。舊志所無。不詳創建之始。　通靈王廟在甘棠橋。與橋相直。舊謂之銅官山趙監廟。（見舊圖經統記。今俗呼銅官廟。）漢吳王濞令監督胥靡鑿山採銅。不忍虐用其民。山覆而死。因以立廟。（吳興續[illegible]顧野王輿地志。及寰宇記。皆不載其名。）梁同光中勅封爲通靈王。清泰二年加封福善。　保仁王廟。本在武康縣銅官山。今廟國初第曰廟宇。（統記云。武康縣銅官山有廟。州東南亦有廟宇。見存。）元符元年知州事豐稷重修。郡人姚舜仁撰記。題曰重修通靈王廟記云。　蘇將軍廟在臨湖門內。郡尚書廟碑云。移置蘇驃騎堂之上。廟之置久矣。按南史。宋封蘇侯神爲驃騎將軍。神即蘇侯也。（續圖經云。所載經及郡人曹於此廟。獨見於郡建所述郡尚書廟碑。故老相傳此郡人嘗是蘇峻。峻本長廣掖人。嘗爲江南則所自建康自爲驃騎領軍將軍。而初不及此。意靈神像者爲。今亦有依憑者。即今按南史。文帝諸子劭傳。劭排鳳立攀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

拜為大司馬。封王。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錄為視史。今廟在武康。則蘇侯有廟在城下。事相類也。將建之由。續圖經之言未審。考此。又蘇峻起吾將侯事。見武康蔣侯廟下。又峻自為驃騎。神信為蘇峻。但事涉紕繆。不足載。（吳興續志。即蘇峻廟已廢。）

烏程縣。吳興續志。項王廟。舊志在烏程縣弁山下。今已久廢。（吳興志。在縣東北四里。唐天祐四年建。即卞山下祠也。今廢。見舊圖經。　元一統志。吳興記。云在烏程縣西北。吳山有項籍廟。唐吳融於碑陰述王與叔父梁避仇吳中。蓋今湖州也。）吳興志。靈祐廟在西陽。即昭應侯所居也。州城又有廟。（詳見靈祐廟下。）　徐孺子廟在孺山。（見孺山下。）　李靖廟在古山。（舊編云。有唐吳道古碑在廟。）有賜額及碑誌可攷。　沈將軍廟。在烏程縣昇山。神諱清。唐婺州刺史。大曆中李希烈陷卞州。浙東西觀察使韓滉使勒嘉興子弟四百人翼于潤州。悉點士衆發自昇山。遂逆黨至汴口。力戰而死。詔贈衛尉少卿。兼左金吾衛將軍。即發軍之地置祠。光啓三年再新廟貌。有記具載其事。（按唐史。德宗時李希烈反。韓滉為浙江東西觀察使。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曜。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破之。）

顯利侯廟。在卞山之巔。有龍池。麓有龍洞。熙寧四年大水。明年春復旱雨。知州事孫覺禱焉。應期雨止。年遂有秋。明年始建祠。七年春不雨。知州事李常禱于祠下。須臾即雨。松滋朱臨記其事。元豐三年勅封顯利侯。

烏將軍廟。在烏墩鎮。一名烏戍將軍。唐烏仲胤之族子。史失其名。李錡反。將軍與之戰死。葬于鎮之普靜寺。遂廟食于此。前有大池方十餘畝。多龕。人不敢捕。（見舊編。而續圖經乃云烏氏自秦著名。今以名鎮。則將軍必食于此久矣。第年代髣邈。圖志闕遺。不可考。按唐史烏仲胤。河東將軍承玼子。憲宗時擢河陽節度使。又憲宗初任。李錡叛。命管內鎮將。殺常蘇湖等五州刺史。李從殺鎮將進討。李以立功。事有石刻在軍資庫。及將士姓名當考。）

歸安縣。吳興續志。舊志祠廟在城者凡六。已見郡志。其城外者五。功喜王。吳文皇帝廟。及東岳行祠三。今唯射村埭市二岳祠在。餘三處皆廢。今僅以舊志不載者。附錄于編。　東林土地廟。在歸安縣。舊志不載其詳。（按廟碑神姓陳。許有三姓相為兄弟。此廟之主。已逾千載。則神之廟食遠矣。舊基在山北。有靈馬銜鼓于山之南。廟遂遷焉。宋建炎四年金人渡江所至焚殘。遊騎距廟十八里。吾人震恐。禱于神。賊無敢自逼。會有傳者云。賊見旗幟亘數里。謂有大軍。遂去。人以為神威靈響卻之。紹興初。侍郎李宜白於朝。封靈應侯。元仍其舊。本朝洪武五年。取勘祀典。有司以其事聞。命列祀典。號東林之神。每歲二月官為致祭。）

石塚廣陵侯廟。舊志所無。（按宋禮部尚書文及翁記。神姓陸名圭。世為昭慶軍人。生於宋熙寧間。幼時勇猛神異。以祖澤補右職。兩調為泗州真州兵馬都監。宣和中大歉。發粟賑饑。存活百萬計。遷右職。弁吉東南大震。率帥調公駐浙江。首嚴瀨與賊戰。數合。賊敗績而遁。歸還錢塘以弁逆為潮神。紹興間海寇衝激江岸。民不遑安。神役陰兵治之。潮勢頓平。嘉定夏秋霪雨大。神見寶端而驅之。唯不為害。淳祐間錢唐江暴大漲。有司請禁隨祀。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堤賴以成。浙西帥臣徐榮叟董斯役。以其事聞于朝。乃錫額曰協順。封其爵曰廣陵。封王女為夫人。立廟是郡。地曰石塚。且英爽靈響不可掩。環千里之地。家祝而鄉祠。翼曹子若謙之與祖禎。所以益靈斯民。歷千載猶一日。竊予不可經之。謹述詩命宗廟貌於禮宜。水旱疾疫。有禱輒應。）吳興志。吳大皇帝廟。在史瀆。即太子和別廟也。

長興縣。吳興續志。舊志所載祠廟九十。惟城隍。東嶽行祠。舊載道觀下。李王廟。在長興縣。存。餘廢。元建三皇。張王。李王廟。今三皇廟存。餘燬于兵。

皇朝重建者四。創建者二。　三皇廟。在縣治東。舊志無。元大德間知州喬顯建。祀伏羲神農黃帝。以風后力牧勾芒祝融氏配。

國朝洪武九年。縣丞王琪重修。　城隍廟。舊在縣東。

皇朝洪武三年。知縣余隆移于靈祐坊。舊基今為縣治。廟依頒降制度。建正祠前門中門兩廡正堂。左右兩司。亦建門堂兩廡。設木主。題曰城隍之神。前列几案。每歲春秋二仲月祭山川後一日致祭。羊一豕一。　旗纛廟。在百戶所西。舊志無。洪武六年。守禦鎮撫劉顯依頒降制度建。春秋二仲月擇日致祭大纛牙旗火砲之神。用羊一豕一。　劉將軍廟。在李王廟西側。舊志無。神名成。靈璧人。先任廣德行樞密院管軍總管。同今長興侯耿炳文領兵克長興。以功陞懷遠大將軍。長興翼左副元帥。辛丑年殁于王事。奉

旨建廟。遣官致祭。　吳延陵季子廟。舊名五圖李王廟。在合溪。舊廢。洪武八年重建。　東岳行宮。在五峯山東。元大德間。同知州事馬榕重建。　張王廟。舊在縣東。即廣德祠山張王也。廢于兵。

皇朝辛丑年。知州黃庭桂禱雨有感。重建于城西五峯山東。　李王廟。舊志無。宋名顯應廟。在城西五峯山下。神姓李。諱偞。字播公。居邑之安化鄉畫溪里

大觀二年正月十八日神誕赤光照空里人驚異幼穎悟性剛直宣和七年歿于海陵之赤岸時年十八其發靈始于兩淮以及江浙凡兩暘災疫禱之輒應閭閻邑令趙滐上其功德于朝賜廟額封太尉寶慶二年復封威濟侯累加靈惠廣佑福濟忠正王元至順間加封英烈事蹟有碑宋朝燬于兵吳元年重建。　吳夫槩王廟在東南一里（吳興記云吳王闔閭使其弟夫槩築城于此又一所在洛鳰圖經作吳王棠谿氏廟）　漢錢鏐廟在西北四里（舊圖經云彭祖四十六代孫錢鏐名翔字幼子建武中為黃門侍郎代郡太守卒有靈求于七年立廟於柯里付置吏十人供其酒掃唐貞觀元年重修）　陳聖子廟在縣東九里（舊圖經云昔陳武帝微時行息一楓木下忽見一人云子當富有天下及武帝即位不知其人所在乃於楓木邊立廟事之名曰聖子其木唐末猶存）吳興志尭氏廟在尭市山下皮日休茶塢詩注云有尭氏廟及羿后廟在顧渚山口。　謝太傅廟在縣南三鵶崗廟前即其墓有治平四年知縣事吳濤修廟碑（元一統志又按王象之紀勝云謝安墓在長興南六十五里三鵶村安初葬建康之梅山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塚安裔孫長城令夷吾徙葬于此有人覩三年墓四碑柱題云東晉太傅文靖謝公之墓）　斫射神廟在顧渚唐張文規廟記云斫射神圖籍所不載會昌二年予入山修貢先遣押衙祭以酒脯及到山茶芽若抽泉水若傾因建祠宇繫之祝祠貢茶院西虎頭巖後曰顧渚右斫射左懸臼。　魚陂王廟在縣西南包店舊經云吳夫槩養魚于此故號魚陂王廟。　五酉李王廟在合溪鎮賢良祝鑑為記以為五酉有吳之亂李王季札也。

武康縣吳興續志縣境之廟舊圖經統紀所載夫槩錢鏐聖子止三所舊編傳孫廣引尭氏魚陂斫射謝傅李王五廟猶有證也至於盛瀆廟在縣南百步神為尚書令盛聰。　吳山廟在吳山。　羅公廟在縣南五里羅隱之祠。　張李廟在靈山。　三仙廟在洛鳰曰三仙姑事武涉神惟武因俚俗今故畧之。　三皇廟在武康縣舊志所無元建於縣北五十步後燬于兵。

皇朝即其址為社稷壇改建廟于縣治西南二百步中為正殿塑三皇像配以風后力牧等神翼以兩廡前立靈星門後建堂元以醫學官主之每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致祭今惟朔望行香醫學官亦不復設。　城隍廟舊志在縣西一十步後燬于兵。

皇朝以其址為縣治公廨改建廟於縣東北二百步淨因院舊基洪武三年頒降制度撤去塑像中設木主題曰武康縣城隍之神前列几案如公署之儀正祠前門中門兩廡後設左右二神司每歲春秋二仲月擇日縣官率其屬祀以羊一豕一。　防風氏廟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封山側風渚湖上晉元康中縣令賀循所建吳越錢鏐微時嘗禱于此有驗及貴遂封為靈德王增廣廟宇有碑紀其事。

皇朝列於祀典號防風氏之神每歲仲秋致祭（吳興志在武康邑境有二其一在縣東二里地名清渚一在封禺二山之間風渚湖上。　統紀云廟在封禺二山間述異記云晉元康初中夜見有人坐武康縣樓上身長數丈自稱生地縣令會稽賀循知之曰此地本防風氏之國其防風氏之神乎遂立廟于縣之東。　錢氏封為靈德王號靈德廟有石刻存）　靈應廟在縣南二百步神姓徐諱天祐宋末本縣一日謂人曰吾將往山東為國辦事言訖而逝邑人遂為建祠淳熙中縣失火知縣方導見神撲滅繼有飛蝗猛虎洪水之厄神悉捍禦之寶慶三年賜今額紹定元年封孚濟侯今存。　淵應廟在響應山下碧玉潭側潭水瀦澄神龍居之唐元和八年縣令劉汭禱雨有驗始載祀典宋朝元符元年邑大旱縣令毛滂馳禱求出山而雨自是有請必應刺史蔣之翰遣馬程濤禱靈即如所請以其事聞勅賜今額建中靖國元年邑人相與立祠宇滂有記刻石在廟乾道三年知縣張端友重修（吳興續志云在縣西南一十里宋元符中賜今額本縣令刈祀典每歲季秋致祭）　蔣靈帝廟在縣前溪南漢末蔣子文之神也吳立廟于鍾山不詳此邑創廟之自（統記云蔣帝廟神姓蔣字子文廣陵人漢末為秣陵尉孫權時有人晝行於鍾山遇子文乘白馬謂曰為我報吳王為我立廟於此吳王聞之為立廟於鍾山南封為蔣侯因改鍾山為蔣山晉蘇峻之亂晉帥祈之封為王齊東昏侯封為帝）　銅官趙監廟在縣西北十五里銅官山吳興記云昔漢吳王濞鑿山採銅銅監姓趙遇山崩壓死訖以為神因為立廟求旱必禱公私皆有憑驗後唐同光中勅封通靈王至清泰二年封福善保仁王（州東南亦有廟宇）　捧筆廟在武康縣黃龍山（統紀載寶驗記云廟本在錢塘為錢塘令盛彥所焚遂移祠于此）　沈向書廟在縣南一里尚書沈伯儀也（統記云沈伯儀武康人有儒學解褐授太子文學國子祭酒）　樊將軍廟在縣南上百步地號樊宅漢舞陽侯樊噲是也（餘英志云樊噲少失父從母嫁沛中遂為沛人今其地有古井瓦物怪人不敢及）　陳許二侯廟在縣東北隅吳越錢氏時建祀典失其名（舊編云二王廟改充相傳為陳許二王廟）　嶽帝廟在縣西北隅崇

楊里元符三年建、靈濟廟在縣治東北清風里淳熙十二年建、九沈廟在沈壁山。號九沈公。（舊編云、沈氏初從吾山下、兄弟九人、山有峰頂各立一廟、）旌忠廟在楊村。乾道中樞密楊倓爲父請于朝賜今額

德清縣吳興續志城隍廟。舊志在德清縣東南臨大溪宋紹興中重建。其神封阜俗保閫大王。元因之。

皇朝洪武四年改號德清縣城隍之神。即舊廟仍拓地改建前門中門兩廡正堂穿堂後堂。並如定式。左右兩司、亦建門堂兩廡撤去塑像畫雲山圖于正壁中。設木主凡案。儀如公署每歲春秋二仲月。祭山川後一日縣官率其屬致祭。羊一豕一。　三皇廟舊無。元天曆間。縣令仇治期建在縣西南一里祀伏羲神農黃帝。以風后力牧勾芒祝融配享。兩廡從祀十六名醫門殿皆以開天爲名。以醫學官主之。每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致祭。至正十六年燬于兵。

皇朝吳元年知縣黃宗義擇民地改創于縣東德廉坊每月朔望縣官率其屬行香。醫學官不復再設。　永靈廟在十一都新市神姓朱諱泗晉懷帝時爲鎮國大將軍。遭時多難力戰死國詔就遷立廟。後俟人感夢建廟于此。吳越錢氏封保寧將軍。宋紹興五年賜今額累封顯佑通應惠利侯。加至靈感公。

皇朝洪武四年命列祀典。號新市土地之神。每歲四月十四日致祭。　餘不亭侯廟、在縣南興賢坊臨大溪。即晉孔愉也。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自晉迄元、廟食不絶、後燬于兵。洪武七年邑人重建。

皇朝命列祀典、號餘不亭侯孔公之神。每歲五月五日致祭。吳興志孔侯廟在城山之陽。舊圖經以爲孔愉從子嚴爲吳興太守。立廟于此。今者市保廟。乃廟食之處。孔侯廟乃墓前祠堂。後因爲廟。廟後有大塚。磚甓半露。上有古木數株。堅如鐵石。千歲之物也。古老相傳愉葬後龜銜窠木種於此。至今號龜銜樹。　孚惠廟。舊志所無。神姓陸諱載。在八都新塘村。宋隆興間賜今額。

皇朝洪武四年。以其忠孝事蹟上請于

朝。命列祀典。號新塘土地之神。每歲四月十四日致祭。　顯佑侯廟。舊志所無。在縣東南一里。神姓戴諱繼元。宋末人。時邑張水賊舟覆。神攘臂解衣後之。衆皆得免。而神溺焉。後數著靈。邑人立廟祠之。其事具載于碑。宋景定間。封以侯號。

皇朝洪武九年以其事上請于禮部議。得土神著靈列之廟貌。鄉民致祭。德從其便。每歲於清明日致祭。　嘉王廟。舊志無。在縣東德廉坊。即唐張巡廟。今即其址建祭院。遷神像於　餘不亭侯廟中。吳興志沈麟士廟。在吳羌山之陰。面大溪墓在廟後。　藺相如廟。在縣東二十五里。係金鵝鄉界。孫王廟。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孫皓父孫和之祠也。（吳興志並見舊編。）

安吉縣吳興續志三皇廟。在安吉縣治北。舊志所無。元始建以祀伏羲神農黃帝。配以風后力牧勾芒祝融。每歲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致祭。

皇朝廟仍其舊縣官朔望行香拜謁。　城隍廟在縣治北。元仍其舊。後燬于兵。

皇朝洪武三年。改建於縣治之東南中立正堂穿堂後堂東西兩廡。內外爲門。又置左右二神司。堂設木主。題曰安吉縣城隍之神。每歲祀山川後一日縣官率其屬致祭。羊一豕一。　朱明府廟。在縣西八里郎墓山。即吳別駕朱紀廟。已廢。（吳興志。明府墳在其後。因廟食焉。神名紀。吳揚州別駕偏將軍。）　施明侯廟。在梅溪鎮。神爲晉尚書左丞相征西大將軍施彬。以征討有功。詔封中鄉侯。彬父先爲青州牧。封安吉侯。至是彬上表請縣之住宅南空地爲食邑。其後遂廟食。唐大中三年重修。七年二十四代孫公贊作記。石刻見存。　仁濟廟在縣西北三里。俗呼爲落石大王。即唐李靖也。靖

擒輔公祏有功於此邑人祠之。崇寧三年賜仁濟廟額。後封忠武侯。進封忠智景武公。又進封輔世靈佑忠烈王。俱有誥詞。碑記在廟。　靈濟廟在縣西北常樂寺東。已廢。吳興志紹興五年建。　天目洞龍王廟。在縣西南金石鄉。廟有龍井。遇旱祈禱甚靈響。又有古杉侵雲。上已枯朽。枝葉欝然父老相傳僅百餘年。（吳興志。又載白龍神廟。唐高岳天師吳筠鍊丹于吳山。有白龍蟠而衣之。丹發。踪甚尨。至黃村自沉于水而死。其後有靈額社佚。故不錄。）

寺

湖州府吳興續志象教之興。歷世崇之。考其宮居成壞有時。敘釋寺。吳興志郡城招提二十所。以年代之可見者考之。梁初建二。陳一。唐五。錢氏八宋朝三。然唐朝雖五而四在懿僖之時。宋朝三而二爲子院廢額者乃有四焉。即城闍而標諸邑。大略可觀也。浮屠氏自東漢入中國。教即流傳。梁武篤好。至於棄宮殿而廬居。棄牲牷而菜茹。臣下競化。捐室徽禱。陳時因之。唐武宗廢撤精舍。冠髮其徒。而躬受道籙。唯何相去爾。宣宗舊勞于外。適遊叢林。入嗣大統。隨即修廢。崇奉益虔。爲懿僖之際。權綱解紐。鎮藩擅請。姑息聽從。暨錢氏而相嫡成俗。不可藥矣。宋朝蘭若有損無增。高宗南

瀆斬祠部而不蠲。流落士族。俾雙占廢宇以居。聖意所在。非臣庶所能盡測。寺有更革廢置。亦居鄉者所當知也。　天寧萬壽禪寺。在湖州府郭。即故報恩光孝禪寺。後改今名。寺有鐘以警旦暮。又有李陽冰篆經藏二字。并唐人所書經幢。　報本寺。今止存一殿。餘屋皆毀。　鴻禧寺。殿宇已廢。（吳興志。在子城西北。統記云。一里二十步。梁大同二年。侍中蕭巽捨宅建。舊名寶勝寺。唐會昌中例廢。咸通十二年。僧洪珍請為崇福寺。龍紀元年。改寶勝寺。統記作寶聖。晉天福二年。錢氏改廣慧崇益寺。統記作建隆元年。吳興郡王錢儀奏乞改額為廣慧崇益寺。　宋朝大中祥符二年改今名。　統記云。景德三年。）　飛英寺。城北二里。今止存一殿。餘屋皆廢。西為舍利塔。宋端平初。沂王夫人俞氏重修。今塔并塔院雄峙如舊。（吳興志。唐咸通五年。忠顯禪師募衆建。刺史高湜表請為資聖寺。中和五年。改為上乘寺。舊圖經云。在白鶴鄉。咸通十三年。建為資聖禪院。中和五年改上乘寺。寺前有石甃洗馬池。寺內有舍利石塔。白蓮池二所。唐刺史高湜、劉植、杜攜林祠。吳興郡王錢儀詩云。兩岸蓮花紅步障。一行山色綠屏風。景物可想。　宋景德三年改今額。舊圖經云。改上乘寺。當開寶五年。改今名。當祥符元年。舍利石塔院在寺西。有上乘寺石塔。舍利院。本淨圖師云。僧云。唐咸通中飛錫長安。僧伽以舍利七粒。及阿育王銅塔面像。還歸建塔。始中和四年。成於乾寧元年。凡三十七層。高六十五丈。開寶中有神光現于絶頂。遂復增建木塔于外。紹興庚午歲雷震火爐。知州事常同。因州人之請復立是塔。舍利無恙。今又建木塔云。）　廣化寺。殿宇已廢。（吳興志。在子城西。統記云。二百步。即吳興郡王錢儀第。儀歿後捨為寺。號正法明寺。舊編云。當開寶四年。　宋朝景德三年改今額。西廊有子院。號寶嚴教院。院之經軸。皆題曰正法明寺。　殿後有鐵塔九層。及恭義王樹即從之。）　大寧寺。自宋末已廢。（吳興志。在儀鳳橋南。本福田院。唐開元中建。州舊有大寧寺。居比丘尼。今報恩光孝寺也。崇寧二年。詔諸州置崇寧萬壽寺。郡以大寧寺應詔。遂移今額。與所居尼於福田院。）　廣福尼寺。舊志所無。在今府學東。宋韓侂胄故宅。没于官。改建清應道觀。尋為僧總攝所奪。易為今寺。元末改為官倉。吳興志。寧化寺。在府東北二里。舊傳古防風氏宅。會昌元年刺史張文規置。今廢。（統記云。今人往往於寺後巳巨見皇骸盡足於此。寺有杉松。院中有古塔。又鐵大佛像。）　楚帝寺。在東北一里。古項王廟也。梁太守元仲景夢偉人羽衛甚盛。請居宅為寺。遂捨宅建。昭明太子撰碑以陳。封項王為楚帝。因呼楚帝寺。今廢。（見統記。）　德本寺。在府北

前石橋後石橋之間。今不存。（郡學丈直上廟碑陰。載郡人徐尊孫德本寺之後石橋。叙事頗詳。）吳興志。報恩光孝禪寺。在子城北。陳永定三年。章皇后捨宅建。（見舊編。）名龍興寺。神龍二年改孝義寺。（有徐陵撰碑。十代孫嶠之書。）中宗時復舊名。會昌五年廢。次年再置。長興二年。錢氏改為大寧寺。（據統記。）本尼居也。其地曰章后坊。（有唐經幢十數。皆刻尼名。）宋朝崇寧二年。改為崇寧萬壽寺。紹興七年。以崇奉徽宗香火。賜報恩廣孝。十二年改今名。（統記云。丈林堂額。顏魯公書。又有謝安石碑。裴清撰。今不存。）吳興志。開元寺。在子城西。（統記云。一百二十步。）梁天監中。尚書右僕射徐勉以居宅有慶雲之瑞。捨為尼寺。號八政。武德元年改居僧。開元二十六年改今名。殿內有明皇真容。武宗初例廢。會昌五年奉勑再置。見統記。薛逢有寄湖州開元儒座主詩曰。傍城花擁靈精廬。氣象可見。寺東廊有廣福院。奉觀音像。西廊有智者院。居教徒。奉普賢像。寺累經回祿之災。今惟存廊廡。觀音廣福院。因別立門。吳興志。興國寺。在府東南一里。南齊給事中徐係祖。捨宅為寺。今廢。（統記云。係祖初為青州刺史。造石佛像二軀。及還江東。其象堅重不可載。行次松江風雨。乃獲石像。倚在側。舊編載舊圖經云。四水至州南興國寺前合為雪溪。至江子匯左右。唐初寺廢。移額于千金。今名無為寺。）

烏程縣。吳興續志。寺之在城者。已見郡志。其在鄉都而載于舊志者九九。今列于左。　道場寺。　何山寺。　景山寺。　峴山寺。　圓證寺。　惠覺寺。　妙喜寺。　顯親隆報院。　妙果尼寺。　普明寺。在烏程縣菁山。事具黃潛所為記。　鳳山寺。在九都。宋末建。　明本寺。在衡山。元初宣慰游介石建。　普應寺。即幻住菴。中峯和尚卓錫之地。在弁山。至正間賜額。　傳忠寺。在二都。　出塵寺。在六都。　福山寺。在九都。　海印院。在十一都。　慈濟院在十四都。　寶祐寺。　資福寺。皆在十六都。　精嚴院。在二十一都。　清居院。　廣濟寺。皆在三十二都。　真常院。在三十四都。　真慶寺。在四十五都。　慈光院。在四十九都。　真福寺。在五十一都。吳興志。顯化禪寺。在縣南二里峴山。崇寧四年。以澄悟禪師塔。祈求有驗。始賜今額。其塔號定應。　圓證寺。在縣西北一十五里卞山。唐大曆中有僧惠政坐禪四十年。元和五年。故宰相于頔表上其事。賜名聖壽寺。會昌三年。刺史張文規。積石貯泉曰淨空潭。又以水似伊洛。改名思洛。又作泣王亭。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祥符圖經。已作圓證寺。未詳。　惠覺寺。在縣西北一十五里法華山。梁普通二年建。號法華寺。寺有偃松九曲池。流盃亭。望湖亭。唐刺史當

明欽季峒。盧幼晉崔元亮。張文規。有詩。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舊圖經作法華寺。） 普靜寺在縣東南九十里烏鎮。梁天監中司空沈約捨父墓地建光福寺。約先葬父于此。今寺殿基即其處。約歲時來展墓。武帝遣昭明太子迎之。約不自安。乃遷葬。以地為寺。宋朝大中祥符間改今額。 密印寺在普靜寺側。梁昭明太子之館也。沈約展墓。昭明館于此。約捨墓地為寺。昭明因以此館別為一寺。今約與昭明為二寺伽藍神。舊有碑刻。大覺寺在縣東十八里西余山。舊名寧化。宋朝治平二年改今額。 妙果寺在烏鎮。元祐中建。尼寺也。 喜宥院在縣東四十里舊館。唐光啓中建。見續圖經。舊編云。蕭梁時建。號聖嘉院。錢氏改今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圓明院在縣東北四十五里上林。錢氏同光中建。名省經院。後改廣濟院。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布金院在縣東北七十里湖上橋樓。廣順十年錢氏建名觀音院。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法忍院在縣東四十五里軋村。錢氏建號善慶院。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歸安縣吳興續志 舊志所在載釋寺。其在城者十有一。已見郡志。散在鄉

村者二十有九。惟黃巖寺尚今錄其名。并近代暫建而復廢者。吳興志舊圖經載寺院三十四。有法照院。東保安院。多慶院。福田院。雲水傳經院。景德寺。本縣圖經載在城十一所。光孝。慈感。天聖。報本。能仁。吉成。證通。飛英。景德。郡安。大寧。城外二十九所。除在城內者附見郡志。其在城外者如后。

師子吼寺在縣南崇禮鄉射村。吳常泰中有居人劉鈦。嘗與費長房觀空中奇獸。金毛五色。哮吼之聲三振。遂奏捨宅為寺。因以為名。唐會昌中廢。大和二年重建。宋天聖壬申歲。僧有感等起三門及軒廡。景祐乙亥畢工。有記在寺。慶元二年重修。編修沈瀛述記。 祇園寺在縣西南東林。齊永明三年建。號大乘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東廊有呂儇像在薜荔中。有塔在山頂。（見圖經舊編及沈東老事。） 鹿苑寺在射村。梁大同元年處士夏份捨宅建寺。後廢。唐大曆三年。沙門明誓募緣請重建。詔賜名永興寺。元和五年。鄉貢進士吳行周撰記。有鹿苑神闢龍宮化來之言。其莊嚴可知。又云郡守工部尚書顏公篆筆額。即其鄉也。宋治平二年改今名。隆興元年。僧元湛募緣重修佛像。侍郎葛立方。宗丞沈詢。進士吳椿。有詩并記刻石。 精舍禪院在施渚。陳永定中青州刺史管聚捨宅為院。（見舊圖經記載管聚捨宅後人再到遊覽題詩。有昔捨家山為兜率。今來此寺覽遺蹤之句。又白樂天寄題詩曰。俱遊山水生前州。行盡天台及虎丘。惟有上彊精舍寺。最堪幽處未曾遊。又唐中書舍人李百藥。御史大夫烏智周。金部郎中錢起。鄆州刺史郎士元。各有題詩在寺。）唐大中元年改為禪院。院中有井廣半畝。水甚清泚。中有靈鰻長數尺。背有金線。俗呼為鰻菩薩井。殊靈異。水旱加禱。即見井面。 無為寺在縣東南福增鄉千金里。晉王衍捨宅建。（見舊圖經。又舊經云。見興國寺碑。竊詳王衍在西晉時。已无吳會。不知何從有宅在江南。不知寺碑之言何所據。）唐時土人馮倫沈演復建。移郡城興國寺廢額揭之。會昌中廢。咸通三年又建。鄉貢進士張嬙撰記。（記略云。花開貢殿。天蛾理階。首皆典。而門夕開。萬拱壘。而廊廡對。寺有名僧五千人。其雄偉亦可見。）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黃巖禪寺在縣西南至孝鄉唐村。唐中和三年建。錢氏時號長慶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見舊編。據舊圖經。有黃巖院。又有長慶院。或云在至孝鄉。長慶院云不詳初置歲月。後有清泰元年重建黃巖。云唐中和三年建。是一院兩書載之。） 聞化院在縣東南孝仁鄉侯射。晉永嘉元年孫德宗捨宅建。唐會昌五年廢。錢氏重建。號菩提寺。當周廣順三年。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鳳山院在縣西南廣德鄉。宋元嘉四年。遂昌縣令潘

宗捨宅建。錢氏改今額。當宋建隆元年。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棲真禪院在縣西南延村。唐咸通六年。姚思捨宅建。號孝義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覺悟教院在松亭鄉思溪村。唐咸通十四年。金州刺史劉某捨宅建。號覺觀院。會昌中廢。宋朝咸平以來。始建大殿法堂諸天閣。改今額。（據舊編云。會昌中廢。咸通中復興。又云治平二年改今額。按舊經云。唐咸通十四年劉實吉捨宅建。作圖經時已號覺悟。非治平二年改明矣。）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淨慈院在太元鄉舍山。唐乾符三年。沈從昭捨地建。號合山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山頂有塔。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瑆山院在建市。唐初郡有通達寺廢。會昌三年請額建此。咸通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禪智院在縣東南三十里竹墩。唐咸通十五年。沈思立建。號大乘禪院。錢氏時沈思蘊重修。當後唐同光四年。又改名廣福羅漢院。當周顯德六年也。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宣妙院在縣東九十里。即邪鄉古博村。唐乾符五年。進士蔣子友捨宅建。號興福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據舊經有興福院。無

（寶妙院舊編有寶妙院無興福院鄉坊年代俱同改知寶妙即舊名興福也。）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尊勝院在縣西南九十里至孝鄉銅盤村不詳初置歲月錢氏重建號寶壽院當周顯德五年宋治平二年改今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妙嚴院在縣西南九十里至孝鄉莫村錢氏建當晉天福八年。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無相院在縣西南一百里至孝鄉莫干山錢氏時建號莫干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演教院在縣東南三十里荻岡錢氏建號興福院光當周顯德二年宋建隆元年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上東院在縣東四十里福增鄉靈山村未詳初置年代錢氏重建號清靈院當晉天福七年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悟空院在縣東南二十里松亭鄉湖趺村不詳初置年代錢氏重建號正福院當唐乾祐二年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爭業院在縣東南二十里松亭鄉沈灣本名沈灣禪院不詳初建年代錢氏時重建號普光院當周顯德二年也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青蓮院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松亭鄉石塚唐大順三年建景福三年賜額名報恩（見舊志。舊編云。乾寧元年賜名。）宋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二十六年僧齊岳鼎新重建劉一止為記。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興慶院在縣東南九十里眉村錢氏建（舊編舊經俱不載年月。）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金地院在縣東南九十里清風村初號清風院不詳始置年代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廣福禪院在縣西南九十里中山頂上。不詳建置歲月。（按舊經有資福院在縣南至孝鄉北。當乾明二年重建而易此院舊編又本縣圖經郭有此資福院至孝鄉在縣西南九十里。即此院也。）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顯親教院在縣東南六十里熟梅村紹興八年即唐廢寺基建賜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圓覺禪院在思溪宣和中土人密州觀察使王永從與弟崇信軍承宣使永錫創建賜額為慈受和尚道場寺有塔十一層及有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印板作印經坊。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妙因院在青山嘉泰中武經郎張思恭移廢額以侍雲遊。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長興縣。吳興續志舊志寺院三十三所已廢者二十七所移建者二所其存者四所不復書。廣福寺乃天台教院舊志在吉祥門西北寺基今為城壕壬寅年僧滋茂移於城西併紫金菴為一寺今前殿即舊菴之觀音殿。大雄寺舊志在廣福寺西舊基今為城壕洪武二年移於在城迎薰坊吳興志在縣西北一里陳文帝天嘉元年為皇考始興昭烈王太妃所立也本號報德寺周弘製寺碑唐會昌二年廢大中元年縣令俞晃奏勑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字石曼卿書寺西偏水陸院有蹟淪池仰止亭東有秋音亭寸碧軒巖壑齋。（是隱道丸常住持見郡志道僧下。）空王寺在縣西北天居村錢氏時建名天居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實相寺在縣西曲水村陳大建五年建名曲水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慧豪慧暢住寺見郡志高僧下。大雲寺在縣西南四十里方山齊永明元年置號方山寺宋熙寧中有僧析竹絲織為佛至今存號竹佛（後改今名。）習善寺在縣西南百十四里齊永明元年置宋祥符中增修有釋靈採記治平二年改為證心院後復今名（舊編以為治平後又改今名。按統記作於淳化時已載集善寺。）普安寺在縣西十六里陳永定二年豫州刺史栢顯慶所建名陳興唐天寶四年改為唐興錢氏又改名長興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曉覺寺在縣西南百十九里洞口齊永明元年建號齊明唐天寶四年改今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黃卯錫
圈點監生臣貫中禎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二　六模

湖（湖州府八）

武康縣。吳興續志：武康縣舊志所載寺院二十有八，殿宇不存者太半。今考廢興之由，及近世甃建而復廢者，各具于編。　證道寺，在縣西南二百步。南齊建，名齊昌。宋改今名。元仍其舊。至正十六年毀于兵。今洪武九年重建。顯忠資福寺，在縣東南三十里禺山下。宋紹興中和王楊存中建。今惟一殿巋然獨存。遠觀寺，在縣東三十里，獨蒼山之陽。毀于兵。今新建屋十數楹。　右寺三，皆舊志所載，廢而復興，特書其跡。　吳興志：大慈寺，在武康縣東五十步。（統記云：百步。）梁普通六年八月建，名寶相。（統記作保相。唐漢陽王張柬之為碑。續編及談吳志不載碑事。）後唐廣順元年，邑人唐君師捨宅重建。宋乾德五年，僧道興重修。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有神鍾記，（見事物類志。）　證道寺，在縣西二百步。南齊建元元年置。（談吳志云：以已入秘書郎沈恭舊居建。）名齊昌。唐天寶四年改名永安。宋建隆三年，縣令羅大圭重建。治平二年改賜今額。（舊編云：門對大溪，南望峯山，景最清勝。談吳志云：載毛滂氏遊證道寺詩，有隶看餘暾一束春之句。鍾記云：沈恭為其事碑。）　靜林寺，在縣西三里孟宅保西。梁大同四年十月置。唐咸通六年，齊偘禪師更造。（舊編云：九年改今額。談吳志云：寺瞰溪流，相為勝絕。寺有妙峰亭、妙伊堂、壺中軒。又載毛滂氏及葛文康詩。葛公詩有云：妙伊堂前聳碧巘，壺中軒外疊嶂疏。軒外疊石為山也。人云吳興記，錄寺有唐狀元之碑。今碑僅存，字不可辨。）　禪靜寺，在縣西北七里招賢山。唐顯德中建，名招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有慕羊堂、留芳軒、玉醴泉。談吳志載毛滂氏慕羊堂詩、禪靜菴詩、葛文康留題。）　皇覺寺，在縣東北十五里鳳凰山。後漢述善侯沈戎故居，地名沈墅。沈氏世居之。宋元嘉三年，戎之八世孫司空慶之、吏部尚書曇慶、五兵尚書懷寶、光祿大夫孟題等，請以始祖宅為寺。文帝以述善侯有功於人，人懷其德，錫名懷德。唐天復九年重建，改名永德。宋治平二年改賜今名。（談吳志云：始閒山時，術者以此山有鳳凰之形，勢之必異。既而果然，若有鳳凰來去。）　翠峰寺，在縣東北三十里小山之麓。（統記作小山屯。）宋元嘉元年建。僧法理嘗住持。（見郡志高僧下。）齊永明三年改為尼寺。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復為僧舍。寺有塔七層。（談吳志載毛滂氏遊翠峰寺詩及題塔院詩。）　廣福尼寺，在縣東南大

賽山。慶元六年以廢額建。　建靈寺。在縣北一里。（統記云。晉義熙二年八月。晉中郎將軍沈充捨宅為寺。今廢。）　龍光寺。（統記云。縣東北三十里。宋元嘉三年九月置。其中郎中郎將軍沈充別館。今不存。）　花藏尼寺。（錢吳志云。在縣東二百步。今廢。）　等慈尼寺。（錢吳志云。在千秋鄉西南。今廢。）

右寺院三十六。而廢者四。據統記所載慷德。永安寶相。小山。靜林建靈龍光。止七所。而建靈龍光已廢。存者五而已。其他皆未置。雖置而名未顯。今據諸書所載。存者三十有二。而九所建於紹興以來。八為大官所請功德院。豈非郡為行都輔郡。而本邑山川特秀。士大夫多擇葬地于此而然耶。

千佛院。在縣東南十五里鳳凰山下。梁大同二年建。名報德。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咸淳有千佛寺避書錢。）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仁王院。在縣東二十五里秀峰山。宋建隆元年錢氏建。名羅漢。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大安院。在大賽山。宋開寶六年錢氏建。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禪居院。在縣東南三十里金井山。宋乾德三年錢氏建。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圓覺院。在縣南十五里龍口山。梁普通三年建。名智

業。宋大中祥符三年改今額。（舊編云。唐大中二年建。）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報慈資福禪院。在縣東北三十五里三班村。紹興十三年參政范純禮請為功德院。（見舊編餘英志。乃云在縣西南十五里金中山。）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思嚴孝親禪院。在縣南二十里大賽山。乾道九年節使王槩建。（舊編云。王晉錫請為功德院。）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德清縣。吳興續志。德清縣舊志所載寺院三十有二。今殿宇皆廢。僅存慈相一院而已。續建而復毀者五。存者三。吳興志。大中乾元寺。在縣南十里天寶橋南。吳羌山之陰。梁大同二年。戴可先捨宅為寺。大殿棟宇巍然。種迦寶殿四字。梁武帝書。大中乾元之寺六字。唐鄭公權書。寺舊有塔。宋乾道中。沈作式重建。初成。燈火聞邑。人呼之為勝金塔。（不數歲。鄉闕沈夐參預。徐元書。相繼為執政侍從。）　八聖寺。在縣東三十六里韶村。寺記云。基四百畝。溪水環遶。梁天監五年。青州節度使沈子真居宅。一夕鐘磬自鳴。堂前井中放八毫光。俄有龍騰空而去。子真遂捨為寺。武帝賜今名。（統記云。會昌六年置。）光建大殿。宏壯高峻。皆香楠木。殿有三世佛。佛碑石曼

御所書。在彌勒像前。吳越王病目。聞此井神異。取水洗之即愈。因賜獅檀香作井欄。唐太宗皇帝亦賜御書佛賦遺逸詠急就章四十餘卷。寶函鎮寺。唐咸通中。刺史高湜重修大殿。其後。御陵沈氏別立禪院於寺。後號順慶。宋皇祐間重建三門兩廊。記。阿育禪師悚建作承化。知縣沈時升立石紹興十二年。太上皇帝降御書。省劄許此。慈感壽聖兩寺。充諸色科。　覺海寺。在縣東四十五里新市鎮。唐時武康縣舊有興善寺。後廢。元和十年鍾思義於鎮中。得漢中大夫朱安期墓地。請於刺史薛戎。移額建寺於此。為程令朱集。捨田宅金錢。僧舜昌相與力成之。武宗時廢毀。宣宗時舜昌重建。宋朝治平二年改今名。按三門佛殿。唐時所立。記文建中。靖國初。太史章撰大唐興善之寺六字小碑。今藏墨妙亭。有法鑒講師若愚塔銘。殿柱有天書雷公大印。　大善寺。在縣南二十七里唐捷村。梁大同二年水部員外郎沈著捨宅為寺。號永明。唐貞觀中。改為大名寺。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慧通教寺。在縣東四十五里新市鎮。熙寧元年建。號法華院。政和七年改今額。　覺華寺。在縣東北二十七里新塘。梁天監中。郡人沈忱捨宅為寺。號華林。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有一石經幢。唐會昌初僧清譬建。處士胡季良贊。　唐壽寺。在縣北二十七里戈亭。吳越時建。號孝德寺

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安國寺。在縣南二十里下舍。舊名安居禪院。唐咸通中改延慶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慈相寺。在縣北三里。唐元和中建。號石壁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院有泉出石罅。狀如半月。號靈泉。　華嚴寺。（在吳羌山前。乾道四年移武康廢額來。按武康華嚴舊寺。吳越王錢俶所建。號興慧。治平二年改今額。今寺中有錢王投龍簡尚存。）　海會禪院。在覺海寺西北隅。國初邑人梅延祖建。本興善寺羅漢子院。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保慶院。在縣西五里積谷山之陰。唐乾元中。邑人余邦開山。賜號積谷禪院。吳越時改大寧保慶禪院。今為里居。東有望蠡亭。正與蠡山相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妙嚴院。在縣北十里大壯嶺東。唐乾符二年號集雲院。後改今額。宋紹興七年樞密沈與求。乞為功德院。有妙峰堂。詩碑甚多。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保寧院。在縣北十里大壯嶺。宋紹興五年初建。朱皇后宅。乞為功德院。賜今額。　道林菴。在縣東二十七里。崇寧元年建。嘗以本州天聖院名之。後罷。神霄宮復書院額。遂以今名揭為菴。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安吉縣吳興續志安吉縣舊志所載寺院二十有七。今以殿宇廢毀并近世創見者錄于編。 慧門院。 接待院。 西禪院。 萬壽尼院。 太平寺。在縣西南九十里。舊志所無。建於元。今存。吳興志報恩光孝教寺在縣西北三里玉磬岩。宋元嘉二十九年建。號崑山寺。宋政和三年改為天寧萬壽寺。五年改作十方教寺。紹興中再改報恩光孝教院。崇奉徽宗皇帝道場。寺前舊有放生池。縣令胡浚明重濬。并撰記。 樂平寺。在縣東北三十里梅溪鎮。宋元嘉元年信義太守施彬捨宅建。唐會昌中廢。後復舊。 大明寺在縣南十五里霧山錢氏即古寺基建。名祇洹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有錢氏元給奏憑稱特降宣命。甲子年十一月某狀奏。（葛勝仲詩云。空翠治氏樸。寘來誕靈興。無乃張公起。五里方術塢）化度寺。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上市錢氏建。號永樂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廣福寺。在縣東南二十里。錢氏建。名修道寺。（舊有修道寺。在縣南四十三里。梁大同四年三月置。隋大德三年五月廢。）宋治平二年改壽聖寺。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

上方法雲禪院。在玉磬巖。唐乾興三年建。本報恩寺子院。宋天禧五年始賜院額。寺後舊有半山亭。歲久摧壞。乾道六年縣令安鼎夢遊是亭。尋訪得舊址重建。題曰真賞。鼎自撰記。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常樂禪院。在縣西北半里。錢氏時將軍吳頊捨宅為寺。號羅漢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慶曆二年建康俞瑋所撰羅漢院重修法堂記。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百福院。在縣西南三十里靈峰山。梁開平元年建。號靈峰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熙寧元年知懷州孔叔曕撰重修大殿記。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淨行院。在縣西南六十五里董嶺村。晉開運元年錢氏建。號寶德禪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妙香院。在縣西南四十五里結竹村。宋乾德六年錢氏建。建炎初兵火。德清城山請廢額。去。凡三十年再得舊額。今方葺治。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淨心院。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燈頭。宋建隆元年錢氏即古寺基建。名龍安院。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朝續志改院為寺。 遂山寺。在縣南五里。梁大同二年十月置。元大德三年七月廢。 景山寺。在縣南八十五里。開皇十八年九月置。元大德三年十月廢。

院

本府吳興續志天聖禪院。俗呼盤龍寺。有陳朝古檜并殿柱盤龍遺跡。今皆廢毀僅存殿宇。（吳興志在子城北。唐中和二年郡人吳言捨宅建。刺史王勤表請為景清禪院。宋天聖八年改今額。宣和中改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建炎元年罷宮名。復為寺。殿有鐘。唐咸通中鑄。刻景清禪院。經一燬。唐天祐中寫本。皆題保聖寺。）景德禪院。自宋末已廢。（吳興志俗稱小景德院。在子城南。舊經云。在歸安縣高著漢坊。錢氏時。楊順捨宅建。傳額為寶水傳經院。續圖經云。是時書乾化禪寺。得額。當貞明三年。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舊圖經云。乾德四年。僧有攝勅教院。）能仁院殿宇久廢。（吳興志在縣駝捨東。錢氏時。刺史錢珉奏建。舊名法照。當宋乾德元年改。太中祥符元年。改永天院。政和七年改今額。）開化寺觀音廣福院已廢。其址改建泰定倉。 報本禪院。（吳興志在飛英寺西。錢氏時。州人秦延禮建。舊名淨土普什院。當宋開寶七年。後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廣福觀音禪院。已廢。其址為泰定倉。移鐵觀音像於施水禪院。（吳興志在子城西。宋錢觀興初。有僧鑒真。鑄鐵觀音像。置開元寺東南隅。後經大災。就故址建殿宇而無等五十餘間。號鐵觀音院。熙寧元年賜壽聖觀音禪院。紹興二十二年改今額。）廣福施水禪院殿宇已廢。寺僧創屋數椽于上以奉鐵觀音像。（吳興志在子城西。宋至和元年。州人請於鴻禧寺前建屋

施水。後增至六十餘間。熙寧元年改今額。舊編作紹興二十二年。恐誤。有故僧會將祀。）景德教院自宋末已廢。（吳興志在定安門內。碑記云在縣南三里。梁貞明中。吳越武肅王第三子。湖州刺史錢傳璙建。名保壽。後又重修。宣德軍節度使錢信復記。當宋開寶八年。也太平興國三年勅立戒壇。景德二年改今名。賜金書額。嘉祐中。熙寧三年僧惟秀重建。紹興八年寺僧請為教寺。今兩廊為惟宗院。舊圖經云。本龍華里。唐天祐十七年建。天祐十九年給額為保安寺。）空相教院殿宇已廢。（吳興志在州城西北隅。舊名彌陀懺院。不詳元置事。因治平二年改今額。大觀二年。有僧請為十方教院。歲有期懺會。）慧日教院殿宇已廢。（吳興志在子城西北。錢氏時僧。續圖經作湯德禮捨宅建。初號報國看經院。後改今額。）證通教院。今止存一殿并門。（吳興志在子城東南。元祿橋南。錢氏時。未可實捨宅建。當名普開運元年。舊名保安縣。舊圖經云。宋保安院。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四年為教院。）吉成教院殿宇已廢。（吳興志在月河。錢氏時。銀青光祿大夫饒德安建。舊名五真院。當周顯德六年。宋大中祥符二年改今額。紹興十二年為教院。）慈感教院在定安門內獢塘。嘉祐中知州事盛中甫始建于迎禧門外。（舊編作元年。續圖經作六年。後太守趙名盛中甫以

（二年刺任五年罷皆非也）俾僧行主焚露觀號利濟院元豐初僧法源增廣之待制章衡為記大觀元年改今額建炎三年郡人慮院在城外或屯寇盜徙置今處（寺有休羅漢漢人傳之其中偏袒右肩翹首左頷如行腳杖狀華具郡人劉壽作傳石刻在寺） 郡安院廢寺已廢（吳興志在子城東北唐光啓中續圖經作景福刺史李師悅因郡人捨地建乾寧中賜額今廢） 普寧院自宋末已廢（吳興志在子城西唐光啓元年刺史李師悅建號護國保安院錢氏改普提保安院後改今額今廢）

烏程縣吳興續志水陸院在烏程縣獬山宋末建 崇真道院舊志所無在菁山女羅居也吳興志護聖萬壽禪院在縣南十二里道場山唐中和間如訥禪師北巡禮師曰好去逢道即止訥經此山問何名父老曰古傳號道場因欲留止父老曰此山多虎訥策節直上坐盤石虎伏其側經三宿無所傷因結菴使居之今號其處曰伏虎巖後起廊廡佛殿塑千羅漢于中吳越王興額為吳興正真禪院續改為寺郡守錢信王洞皆有遊道場山詩（文多不載）宋朝改為妙覺寺（祥符圖經尚曰正真禪院）元豐三年知州事陳侗奏改賜今額寺傍有笑月臺愛月臺 移忠崇報禪院在湖南十四里何山宋元嘉十四年張劭丘道祚共建號禪幽寺有式道人碑碣（見院記舊圖經作何山院會昌中廢碑亦不存）宋朝天聖中改宣化禪院乾道初開府趙伯圭請為秀安僖王功德院賜今額 觀音禪院（惠覺寺子院也）蕭梁時尼摠持道場唐大曆中法華寺僧大光和尚於其地建觀音懺院（見舊以續圖經蕭梁作宋梁大曆中作開寶四年惠覺寺僧續圖經誤）錢氏時改今額（當太平興國二年唐嵇神李仲乾實中神吳碑） 寶積禪院在縣西南二十七里杼山舊在金斗山梁大同七年初建號妙喜寺以東方有妙喜佛國故名唐貞觀六年始移額于此寺多古迹顏真卿杼山妙喜寺碑載甚詳顏公與李萼陸羽等於此撰韻海鏡源刺史盧幼平及李萼張著陳古陸羽皆有詩（文多不載）有僧如晝祠（詳見杼山下）後改今名（舊圖經院記並作妙喜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護國仁王院在仁王山唐咸通中賜今額 護國羅漢院在縣東四十五里上陂唐光啓中僧道聰建（續圖經云景德三年樂昌知縣邦彥撰修佛殿記云梁乾符初建據蕭梁宋梁並無此號唐僖宗嘗改號乾符去光啓不遠）宋景德二年賜今額 上明院在縣西南五十四里官澤宋元嘉中青州刺史錢饗冀州刺史錢產捨宅建寺錢氏號為上榮院周顯德中避諱改今額 寂照院在縣東北四十二里號既村唐光啓中建號靜居院自後

院十六所並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本覺院在縣東北三十里湖上五浦唐光化中建號興福院 超果院在縣西南三十六里麻谷村唐龍紀元年建號龍紀院 淨眾院在縣南十八里下菰城唐元和十四年建會昌中廢天復三年有僧立菴以金蓋道場名上金院 寶林院在縣東六十八里湖上新浦廣順二年錢氏建號永寧院 金文院在縣東北十二里外莊村乾德五年錢氏建名看經院 慈雲院在縣西四十里姜村錢氏建名龍安山有龍湫也 法印院在縣西南五十里章宅乾德五年建名崇德院 明心院在縣東五十四里東遷初號寶光興法院 興善院在縣東北二十七里湖上義高村錢氏建號善慶院 慈恩院在縣東南六十里烏要村錢氏時建號興國院 多寶院在縣北二十里卞山元號西峰塔院乾化二年錢氏建號西巒院（以上十六所並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 廣福禪院在縣東南九十里烏鎮宋治平中建熙寧元年名壽聖隆興元年改賜今額（以太上皇后稱壽聖令改焉） 昭感院在縣北十八里湖上吳越錢氏文穆王領兵拒南唐至此有異夢遂建院名瑞境（舊編云夢泗州大聖言送兩龜望日得之湖上遂建寺）宋端拱中鄭建記有石刻大中祥符元年改今名（見續圖經舊編云治平中） 福田院在縣東十五里謝村基本謝靈運故宅唐大中年間建（續圖經舊編皆作戊戌歲按大中元年歲次丁卯止十三年己卯有戊辰戊寅甲戌無戊戌年也當誤）大順中改今額 嘉會院在烏鎮宋紹興初建號壽聖下院後移本州廢額于此 利濟院在縣西二十五里積賢村仙人頂宋紹興初僧明辯建淳熙中移安吉縣廢額為名 常照院在菁山建炎中僧梵隆建因請廢額為名 顯親隆報禪院在縣西一十里卞山宋政和二年中書侍郎林攄請置功德院賜額 永慶薦福禪院在縣西北十二里宋建炎三年前宰相徐處仁之子康於父墳請置功德院賜額 積善教忠禪院在縣西北十二里宋建炎三年資政殿學士葉夢得請置功德院賜額 崇因薦福禪院在縣西三十五里華嚴山舊名嘉會院宋紹興十三年尚書右僕射朱勝非已於母秦國夫人墳所置功德院賜今額 崇報勝因禪院在縣西二十五里後董村宋紹興初參相沈該請置功德院賜額 旌忠崇光禪院在縣西南四十五里唐正觀中覺聞禪師建號景山寺宋隆興元年檢校少保張子蓋請置功德院賜今額 報嚴彰孝禪院在縣東夫山

歸安縣吳興志崇勝院在歸安縣西南孝仁鄉施渚鎮晉永嘉元年孫德

宗捨宅建。會昌五年廢。錢氏重建。號幽巖院。當周廣順三年。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長興縣。吳興志。離相院。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佛川。宋元嘉元年建。吳均入東記云。是年有石佛自川中湧出。因建寺。以佛川名之。唐天寶中重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廣福禪院。在縣西三十里合溪。宋元徽五年建。號飛雲寺。（舊圖經云。寺側有風穴鼓雲審不停窮鬭於其間故名。）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崇觀間僧元禮作飛雲堂。劉燾有詩刻　上吉祥院。在縣西北三十五里水口。寺額本陳大建五年置。在武康。唐貞元十七年刺史李詞表移置貢茶院。會昌中廢。大中八年刺史鄭顒奉敕重建。　廣惠院。在縣東九里下箬。陳高祖故宅也。光大元年詔立為寺。號天居。慧纂住持。精於學業。唐初經輔公祏焚毀。珠寶悉散失。唯餘尚書左僕射王縉撰碑碣。後復建。至僖宗時名崇光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制勝院。在縣西九里畫溪。舊號清興寺。梁大同元年江州刺史錢道居捨宅為寺。唐會昌中廢。錢氏重建。宋天聖景祐間增修院。後有溪光亭。（以上寺院十所舊圖經號記並載舊編云十有五所漢與慈氏院其皆管州第。）　廣福院。在大雄寺東。本寺之子院。號報德常住院。宋熙寧初賜名壽聖院。僧淨端主之。為禪席。後改教院。有塔有經藏。隆興初更今名。　下吉祥院。在縣北上步村。舊名宗興院。不知始建年月。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慈光禪院。在縣西南果尚村。唐景福二年建。號果尚。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清涼禪院。在縣東南和平鎮。錢氏建。號城化菴。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普濟院。在縣南湖南山。錢氏建。號保壽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孝感禪院。在縣西靈山。宋元豐中丞相章惇請為母建功德院賜額。　永慶報慈禪院。在縣西北褚石山。宋建炎中樞密劉珏請建功德院賜額。　解空院。在縣南四十三里吳山。錢氏建。名保安。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國清院。在縣西南洛塢。唐大順二年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寶隱院。在縣西南魚陂。唐天寶中建。（事元僧和尚作明禪師塔名。）所謂魚陂道場也。錢氏改名空隱。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及賜二銅鐘。院有明心亭。　梵慧院。在縣西南四安鎮。唐咸通中建集雲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舊編云。建炎中金虜遊騎縱火至藏院。經輪自轉。有聲如雷。火亦隨滅。賊遂散去。有江東汪用汝記。　曉蓋院。在縣西北應山。錢氏建。名應山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定香院。在縣東北彭城沿湖。舊號圓安。錢氏改名護國。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梵業院。在縣東北高塘沿湖。錢氏建。號護明。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定慧院。在縣北無脊村沿湖。錢氏建。號報國。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慈氏院。在縣東南和平鎮。晉日南太守莫封。宋元嘉元年捨宅為寺。號新安。（唐僧如晝有碑銘。）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三學院。在縣西南卞山。錢氏建。號看經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正覺院。在縣西南九龍山。錢氏建。號九龍。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化城院。在縣西南曉覺村。齊永明元年建。號齊明。唐天寶中改為曉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龍華院。在縣西南呂山。唐咸通十五年建。號普廣。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辯利院。在縣東南卞山白鶴嶺。宋紹興三十二年賜額。

武康縣。吳興志。寄巖禪院。在武康縣北二里烏回山。宋紹興中建。元至正十六年燬于兵。今洪武九年重建。　淨因院。在縣北百五十步。唐開元中建。名開元院。（舊編云。大中三年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藏經五千餘卷。嘉祐元年建。　護國禪院。在縣西北二十五里石顯山。唐咸通五年建。景趣幽絕。有偈禪師坐禪石。及虎跑泉。清澈無底。（舊編云。偈師初結菴。有一虎常隨之。師以乏水為憂。虎跑地得泉。因以為名。餘英志載毛滂遊虎跑泉石嶼山詩。舊文集留題石刻詩云。住山偈老當忘機去忘何須無住西招提。舊偈師建兩伽藍。冬居石佛。夏居靜林。）　隆教院。在縣西北十八里銅山之麓。石晉天福三年建。周顯德中名資福。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建中靖國初僧維琳居之。（餘英志。琳號無畏大士。吏知蘇公軾與毛滂酬唱甚多。）院內有無畏菴。內苑橋。外有清泰亭。古月泉。擎天松。後有牛頭峰。纔步院。王公堂。皆師所艤。　定空院。在縣東北七里。梁普通六年建。名永昌。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寺前後皆梅。毛東堂有定空寺觀梅樂府。今後有白雲書。琳師有詩。院本烟霞塢。）　福慶院。在縣南十八里上陌步。宋乾德四年錢氏建。名鎮安。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院有翠屏軒秀巖亭。毛東堂有詩刻石。）　體寂院。在縣西南二十里中山。唐咸通三年建。中和元年賜今額。（見舊編。而餘英志乃云失建置年月。）西南有虎鹿塚。（舊編載佛日禪師居此院。道行高潔。常有一虎一鹿隨之。一日虎獨歸而鹿不至。師意虎害鹿。薄責之。虎俛首銜出。須臾負一死鹿至前。虎亦斃死。師并瘞之。號虎鹿塚。餘英志同。）　定光院。在縣響應山下。宋建隆二年錢氏建。名寶安。治平二年改今額。（古跡並見響應山。）　章法院。在縣西南二十六里前村山。宋治平元年建。名延壽。二年改今額。　達觀院。在縣東北三十六里獨蒼山。梁大同中建。號龍巖。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永光院。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天泉山。宋建隆二年錢氏建。　寶福院。在縣南十五里上陌步。乾興元年建。　護戒禪院。在縣東二十五里龍山下。宋太平興國中錢氏建。號福慶。治

平二年改今名。崇福寄嚴禪院在縣北二里烏回山，紹興七年賜額奉懿節皇后祠。資福妙靜禪院在縣南十八里鷄鳴峰，紹興二十四年衛茂實請為功德院。崇孝院在縣東北三十里翠峰，淳熙六年參政施鉅建。報恩資福禪院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大安嶺，淳熙八年少保鄧從義建。雲岫禪院在縣東七里石井山，淳熙八年建。

德清縣吳興續志餘慶院在德清縣北三十七里千墳。崇壽院在縣東二十五里。右寺院三皆建於宋元，今存吳興志三德院在縣東四十里梅林，南齊建武中邑人太常少卿張迪捨宅為寺，始號波羅密寺，唐大中元年改波羅漢國院，宋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有李碩詩云齊朝立廟名曹廢會昌初佛法滅不得僧徒還此居無禪傳古普有樹老扶疏門外滌塵水寒光淡太虛）院有彌陀閣大悲閣甚雄壯。真教院在縣北二十七里桐村，唐咸通六年建，宋建隆三年為集福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延壽院在縣東北二十七里秋村，梁天監四年邑人沈慶之捨宅為寺，唐大中初賜今名（院記云去縣東十八里咸通十年置）。明因院在縣東四十五里新市鎮，吳越時顯德三年餘杭令章績捨宅創建，號羅漢院，記文左街首座贊熙寧元年改今額。齊政院在縣東北十五里圻村，唐咸通十二年

建，宋元符中靈芝元照撰記。永寧院在縣東北三十六里白鹿南，齊永明二年丹陽太守沈豫捨宅為寺，唐咸通中復賜今額。永壽院在縣東四十五里後鄉，唐大中二年建，咸通中賜額。梵行院在縣東四十五里苦竹，唐咸通二年建，號永恩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瑞蓮院在縣東北四十五里欒林，周廣順二年邑人吳篡請於吳越國鄧王就古院基建，號護國瑞蓮院。越山院在縣東五里，宋開寶中建，因舊寺基，未賜額，以今名。靈梵尼院在縣東四十五里新市鎮，唐咸通五年建，號連雲院，宋治平二年賜今額。寧國尼院在縣西南赤土山，宋乾道四年開府鄭藻建，請為功德院。寶覺慈光禪院在城山之陰，宋熙寧中天台僧了因結廬其上，洛僧道容繼之，屋宇寢多，遂請安吉妙香禪院廢額名之，紹興三十二年內知省徐仲已為功德院，賜今名，山頂有塔，又有排月環翠二亭。寧國廣法教院在縣東南七十里海濶村，乾道元年移臨安府廢額建。院在縣東北五里下蘭山，乾道二年移臨安府廢額于此。廣福院在縣南十二里上初鳩，乾道元年移錢塘縣廢額建。真教院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南林，乾道六年移錢塘縣廢額建，今改為淨化院。

安吉縣吳興志等慈院在安吉縣東三里四龍湖山，吳越錢氏建，號永安禪院（舊有永安寺在縣東南四十里梁天監三年六月置隋開皇八年十月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大觀中重修，宗子博士曹百能撰。靈芝塔院在等慈院西，錢氏建。戒香院在縣西南六十里扶坑，宋乾德二年錢氏建，號龍香禪院，治平三年改今額。普滿院在縣北二十五里白莭，晉開運二年錢氏建，號寶積院（舊有寶積寺在縣南二十里梁大同元年十月置天監五年九月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普潤院在縣西南八十里荻浦，晉天福六年錢氏建，名長慶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華嚴院在縣東南二十里銅峴山，周廣順三年錢氏建，名寶相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寶勝院在縣東四十五里塔塢，乾德三年錢氏建，名資福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普慈院在縣西南五十里古浮山，晉天福四年錢氏建，名安樂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葛勝仲詩云，路出古浮山，木杪飛華屋，即此處也。德山院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唐龍紀二年建，天祐四年吳越王改為五峯興國院，宋大中祥符元年又改今額。淨慧院在縣西南八十里杭干，晉開運二年錢氏建，名禪定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廣慈院在縣東南三十五里，宋建隆元年錢氏建，名永慶禪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寺有天聖五年通判杭州陳詰所撰永慶院彌陀佛殿記。禪源院在縣西九十里銅

坑，宋乾德二年錢氏建，名龍居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梵院在縣西半里，晉天福五年錢氏建，名保安院，宋治二年　改今額，寺有山，塔在溪外北門。接待院，宋紹興元年，准尚書省眷貫給度牒，未曾賜額，院有盧舍那佛閣。萬壽尼院，宋崇寧元年建。本縣有寺二十七，其二十四係舊圖經所載，除樂平、崑山前代所置外，餘二十二皆錢氏所為，以安吉一方而所置寺蕃盛如此，民何以堪哉。外有齊梁等六寺，除永安、寶積、修道為後人取名外，有齊弘寺（安吉縣南七里齊永明三年十月置隋開皇八年正月廢）吳興續志慧門院在縣東二十里結竹村，廣順元年錢氏建，名延壽禪院，宋治平二年改今額。

宮

湖州府吳興續志東嶽行宮舊在湖州府迎禧門外，元至正十二年燬于兵火。

皇朝洪武三年，知府侯善於濟川界八字橋東改建，其地郡人孟氏所捨。祥應宮即黃龍洞祠，在烏程縣城北十八里弁山，今即其地建龍祠（吳興志顏真卿石柱記所載金井洞是也吳越王時丙子歲續圖經作梁禎明二年遣軍將吳承裕與道士鄒守濛賫龍簡投於洞有龍見洞中因置宮于

（側人家　舊圖經續圖經皆作今廢　乾道初重建）　佑聖宮在城西弁山南已廢今邑人即其址惟建玄武祠紹興初道士沈無礙結菴此處挽想見真武像命工圖寫刻石未幾既而菴前石洞有一龜一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嚮因建祠宇移德清元峯觀廢額揭之後請於朝賜今額　天中介福宮在歸安縣東林乾道中神霄道士蔡大象建高宗皇帝御書額賜

武康縣吳興續志東嶽行宮在武康縣延真觀側宋大中祥符中建元至正十八年燬于兵

德清縣吳興續志東嶽行宮在德清縣西南二里吳城山之陽面大溪舊志載在宮觀今列于此（吳興志西南面大溪枕城山新市鎮亦有之見舊編）　廣惠行宮舊志所無在德清縣北三里宋末所建以祀廣德祠山張王元加封正佑聖烈昌福崇仁輔順真君今俗稱張王廟

安吉縣吳興志東嶽行宮在安吉縣龍清觀左（經始於元符庚辰落成於政和壬辰初營殿基得圓石渾如天成上有七星列若干柄其次二星如先後而拱于上其四星兩兩相比人皆異之）記文宣德郎彭修撰　集僊宮在縣西二十八里齊永明二年三月置梁大同三年十月廢今不存

昭明宮在縣南四十里梁天監四年十月置永寧元年九月廢今不存

觀

本府吳興續志虛無因應大道之常建宮設祠肇自後王叙道觀吳興志道觀在城二所皆因梁大同之舊梁武帝非惟好佛又崇老氏之教矣立國以名分為先而爵賞所以駕馭群臣也釋老之教棄人倫絕勢利一以清淨寂滅為本蓋山林遁世之士以獨善其身耳彼固不蘄乎人主之好尚也人主尚之則自無以為國宋觀宇第為崇奉香火之地無所增繁深得道家清淨之本意　玄妙觀湖州府即宋天慶觀元改今名　清應觀舊志所無在興賢坊為真一道院宋刑部侍郎趙孟奚以仁政坊所居第創建後為僧總攝奪為尼寺乃以道院改建為觀　金婆據道院在儀鳳橋東舊志所無宋末有金婆遇仙而化郡人張憲以其所居樓為道院全真道士主之　吳興志天慶觀在于城一百五十步梁大同二年建舊名玄風觀唐神龍二年改為龍興天寶元年改開元宋初改玄通大中祥符元年以天書降詔天下置天慶觀郡以此觀應改賜今額四年詔即觀內建聖祖殿凡官吏到任及歲時長吏率官屬朝謁著于令慶元六年知州事李景和修歸鳳亭蘇東坡為道士宗說名在觀內　報恩光孝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二十步梁大同二年建本名習善唐開元二十六年改為龍清後以居女道士（見舊圖經統紀）宋熙寧中廢元豐元年知州事鞠直卿令居道士崇寧三年改崇寧萬歲觀仍賜御書天保之殿四字續改賜景命萬年之殿六字政和二年改天寧萬壽觀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觀十二年以廣孝字同太宗徽號改今名　普照觀在烏程縣南四十五里菁山齊永明一年濬刺史捨宅為觀名靈壽宮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葛仙翁祠（見圖經）

歸安縣吳興續志回仙觀在歸安縣宋末始刱在東林村沈東老故居呂洞賓嘗至其家以榴皮題詩於壁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後捨宅為觀吳興志常清觀在施渚鎮梁大同四年施肩吾捨宅建號清虛宮尋廢晉天福四年施元德重建宋治平二年改今額後又廢紹興中和義郡王楊存中請其額于墳菴乾道初復還　元道觀在漁林慶元四年邑人卜元圭請移本州廢額建

長興縣吳興續志長興縣舊志所載沖真觀已廢元建觀一（舊載東嶽行祠今改入祠廟類）　三真觀在四安鎮北至元庚寅里人周貴謙建貴謙與二弟棄俗學道于此今廢止存真武殿宣城貢師泰撰記吳興志沖真觀在縣東二里晉成帝咸康元年作唐高宗麟德三年正月一日封泰山月有重輪勅天下郡各置觀一所以重光為額遂立為重光宮治平二年改今名（見統記舊編）

武康縣吳興續志武康縣舊志所載道觀有二曰昇玄延真皆燬于兵今考新建者又六所　昇玄觀在縣東南禺山之麓宋紹興中和義郡王楊存中建高宗御書觀額元至正十六年燬于兵僅存屋數楹　延真觀在縣西北南齊永明二年建號崇福宋改延真元如舊至正十七年燬于兵　回真道院舊志所無在縣東一百步元大德中建至正十六年燬于兵今洪武二年道士陳玄真重建　崇真道院舊志所無元延祐中建在縣東南一十八里封山側　存真道院舊志所無元天曆中建在縣北五里三橋步至正十六年燬于兵今洪武二年重建　崇福宮舊志所無元建在縣東南三十里殿宇已廢　通玄觀舊志所無元大德中建在縣東南三十里禺山殿宇已廢　修真觀舊志所無元泰定中建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殿宇已廢吳興志延真觀在縣西北隅崇福里齊永明二年置號崇福宋治平四年改賜今額神仙沈羲故居也觀北極殿東有環翠堂西有翠屏軒東廡有靈應真君道院（事見郡志神仙下）觀西有東嶽行宮大中

祥符元年建　昇元報德觀（在縣東南馬山之麓紹興二十六年和王楊存中建本移施潛玄真觀廢額後高宗御書賜今名紹熙初又建普照觀于北）

德清縣吳興續志舊誌所載惟紫極觀東岳行宮二處紫極今惟存觀門拜真武殿東岳行宮已見祠廟中再考舊志所無而續建者凡五亦有存毀之異今具錄之　元峯觀在縣南吳羌山之陽宋紹熙間太乙宮道錄曹道沖請移本州卞山廢額建今殿宇已廢　玉皇殿在縣西南二里吳憾山之陽東岳行宮之右今門廡已廢惟存正殿　開玄道院在縣西二里百寮山（又名玉屋山）之西元延祐間開玄真人王眉叟建極爲幽勝堂曰開玄元秘書監虞集有記又建敬思堂介春館歸根室茅齋飛雲亭說香亭桃源亭至正十二年俱燬于兵惟門廡桃源亭尚存得一觀在縣西三里赤嶺元道判傅得一建殿宇已廢　紫陽觀在縣西南市亭山之陽宋末建已廢吳興志紫極觀在縣西十里文墅山梁大同七年建東宮直沈文仲表云曾祖吳興大守道思少好玄默以祖父故宅捨爲觀請以太玄名之壇三級唐中岳道士沈法謙捨錢五億造鋼鐘及醮壇造壇有古柏十九株栟櫚三株治平二年改今額文墅山有仙童常爲巳中孫童之祟人苦之至名其地曰仙童塢紹興初道士沈觀妙鑱置于土地祠下怪遂絕

安吉縣吳興續志安吉縣舊志載宮觀五今嚴真東岳行宮尚存龍青紫陽集仙三宮已廢　吳興志紫陽觀在天目山梁武帝大同年間置昭明太子勒碑記當時恩奬之盛傳有石室可容數百人（蕭勝仲詩云蕭公老寺壽亦復如季真大同築精舍招賢羽客又云偉哉古石室空洞容千人〻凡十一韻）　嚴真觀在安吉縣西北世傳古白鶴宮基崇寧中復建爲真君觀政和八年賜額內有聖祖殿又有橫碧軒盡見四安長興諸山　龍清觀在安吉縣東過丘渡依四龍湖山政和中移本州天寧觀舊額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三　　六模

湖（湖州府九）

祭壇

湖州府吳興續志圖之祭祀有報有祈肅肅壇壝歲事以時敘祭壇　社稷壇舊志在清源門外祥符寺東

皇朝洪武二年改築於迎禧門外一里餘社稷各一壇周以垣墻壇四面各置門神廚庫房宰牲房各三間中爲宰牲池前鑿洗牲池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守土官率屬官致祭配以后稷句龍氏每位羊一豕一　風雲雷雨山川壇舊志所無元置風師壇于東門顏魯公祠南雷雨師壇于西門社壇之東

皇朝創建風雲雷雨壇一於定安門外一里許山川壇一於峴山之巔洪武六年十月以山川壇合於風雲雷雨共爲一壇屋宇門池與社稷同每歲春秋二仲月擇日守土官率屬官致祭每位羊一豕一　郡厲壇宋及元皆無之洪武三年創建以祭鬼神之無祀者築壇於臨湖門外半里許周以垣墻前設門不建屋宇建碑刻祭文於上每歲清明日中元日十月一日守土官率屬官致祭以城隍神主之羊三豕三仍給米三石炊飯以祭　鄉厲壇宋及元皆無之

皇朝令在城鄉村每百家築壇一所以祭鬼神之無祀者每歲清明後三日中元日十月三日備羹飯聚於一壇祭祀其處分見各縣　吳興志政和元年四月勑頒社稷壇壝式圖知州事章援按圖重建刻石立于齋廳淳熙三年知州事鞏湘重修（統記云社稷壇二所一在烏程縣西一里一在太湖壇在烏程縣東北三十里今廢每遇春秋二社祠于縣西社壇即今處也人括地志云烏程縣東一里孫皓宅前有大社樹今兆谷橋北有社廟存）

烏程縣吳興志社壇在縣治南一里（見續圖經）今在縣西南二里高巷吳興續志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師並已隨郡致祭不別建壇　鄉厲壇舊志所無洪武三年創建每歲清明後三日中元日十月三日令民聚羹飯於壇以祭鬼神之無祀者在城鄉都共四百六十二所　在城八所　烏程界一所　倉場界一所　南門界一所　西市界一所　南市界一所　石箭界一所　穂行界一所　中書界一所　鄉都四百五十四所　一

都三所　二都五所　三都四所　四都五所　五都三所　六都四所　七都八所　八都三所　九都四所　十都四所　十一都四所　十二都二所　十三都三所　十四都五所　十五都二所　十六都七所　十七都四所　十八都二所　十九都三所　二十都八所　二十一都三所　二十二都四所　二十三都十一所　二十四都九所　二十五都一十所　二十六都四所　二十七都十一所　二十八都十四所　二十九都十二所　三十都十六所　三十一都八所　三十二都十二所　三十三都二十五所　三十四都六所　三十五都十五所　三十六都十所　三十七都十一所　三十八都十一所　三十九都十一所　四十都四所　四十一都十六所　四十二都十五所　四十三都十五所　四十四都十三所　四十五都十七所　四十六都二十二所　四十七都十一所　四十八都十六所　四十九都九所　五十都十所　五十一都九所　五十二都八所　五十三都三所　烏鎮一所

歸安縣吳興志社在縣東一里望州橋下。邑厲壇倚郭縣不設，附郡厲壇同祭。吳興續志山川風雲雷雨壇、社壇已見郡志。鄉厲壇。洪武二年始置，令鄉村每一百家築壇一所，以祀鬼神之無祀者，每歲以清明後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三日各備羹飯聚于一壇致祭。縣境四十四都為壇四百七十有七，其在城者一十三所。歸安界三所　崇新界一所　迎春界一所　中界二所　濟川界一所　報恩界一所　崇賢界二所　飛英界一所　魚樓界一所　其在鄉村者四百七十七所　一都十六所　二都一十七所　三都十九所　四都十一所　五都十九所　六都二十所　七都十五所　八都八所　九都六所　十都八所　十一都十一所　十二都八所　十三都十五所　十四都二十三所　十五都二十所　十六都一十五所　十七都十三所　十八都一十九所　十九都九所　二十都十所　二十一都三十二所　二十二都二十所　二十三都三所　二十四都十七所　二十五都十所　二十六都十三所　二十七都十四所　二十八都八所　二十九都六所　三十都十二所　三十一都八所　三十二都九所　三十三都四所　三十四都六所　三十五都一所　三十六都一所　三十七都二所　三十八都一所　三十九都二所　四十都四所　四十一都三所　四十二都三所　四十三都三所　四十四都六所

長興縣吳興志社壇在縣西二里，南瞰箬溪上流。吳興續志社稷壇舊志在縣西南一里餘，元仍其舊。

皇朝洪武二年，更置于縣之西北，凡二壇，周以垣墻，四面各置門，神廚庫房、宰牲房各三間，宰牲小池一、洗牲池一，以后稷勾龍氏配饗，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守土官率其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風雲雷雨山川壇舊志無。元置雷雨師壇與社稷壇並，風師壇於東北，已廢。洪武二年，創建風雲雷雨壇一、山川壇一，於縣城南。洪武六年十月，合為一壇，屋宇門池制度與社稷同，每歲春秋二仲月擇日，守土官率所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邑厲壇舊無。洪武三年，始建於縣城北，以祀鬼神之無祀者，為壇一，周以垣墻，前置門，中立碑石，刻祭文於上，每歲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守土官率屬致祭，設城隍神位于壇之上，東西設鬼神位，祭用羊三、豕三，官給米三石為祭食。鄉厲壇舊無。洪武三年，始令鄉村每百家為壇一所，以祀鬼神之無祀者，每歲清明後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三日，鄉民各具羹飯聚於一壇祭祀，共壇二百四十五所。至德鄉一十一所　一都一所　二都二所　三都一所　四都一所　五都一所　六都二所　七都一所　八都二所　安化鄉一十所　一都四所　二都一所　三都一所　四都一所　五都二所　六都一所　白烏鄉一十所　一都三所　二都二所　三都二所　四都三所　吉祥鄉九所　一二都三所　三都二所　四都一所　五都一所　六都二所　順泰鄉九所　一都二所　二都三所　三都一所　四都一所　五都一所　六都一所　尚吳鄉一十七所　一都二所　二都三所　三都二所　四都三所　五都三所　六都一所　七都一所　八都二所　清泉鄉三十五所　一都五所　二都八所　三都六所　四都五所　五都二所　六都三所　七都三所　八都三所　惟新鄉二十三所　一都一所　二都一所　三都二所　四都一所　五都二所　六都二所　七都一所　八都三所　九都七所　十都三所　嘉會鄉一十八所　一二都一所　三都三所　四都三所　五都一所　六都二所　七都一所　八十一都二所　九都三所　十都二所　平遙鄉二十二所　一都三所　二都二所　三都三所　四都一所　五都二所　六都二所　八七都二所　南八都二所　九都二所　十都二所　十一都一所　順靈鄉一十二所　一都三所　二都三所　三都四所　四都二所　方山鄉二十所　一都三所　二都四所　三都三所　四都二所　五都七所　六都一所　晏子鄉一十四所　一都三所　二都三所　三都三所

四都二所　五都三所　謝公鄉二十一所　一都四所　二都三所　三都五所　四都五所　五都二所　六都二所　荊溪鄉一十四所　一都一所　二都一所　三都一所　四都一所　五都一所　六都一所　七都一所　八都三所　九都一所　十都三所

武康縣吳興續志社壇舊志在縣西一里餘英溪上元仍其舊
皇朝洪武二年更置於縣之西北社稷各爲一壇配以后稷勾龍之神周圍垣墻四面各置門神廚庫房宰牲房各三間中鑿宰牲池前爲洗牲池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縣官率其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　風雲雷雨山川壇舊志所無元置雷雨師壇與社稷並風師壇於東北郊　洪武二年建風雲雷雨壇一山川壇一於縣西南二百步洪武六年十月合爲一壇屋宇門池制度與社稷同每歲春秋二仲月擇日縣官率其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　邑厲壇舊志所無　洪武三年始建於縣之東北以祭鬼神之無祀者爲壇一所周以垣墻前立門中建碑上刻祭文每歲清明中元日十月朔日縣官率其屬致祭設城隍神于壇之上東西設鬼神之位祭用羊三豕三官給米三石爲祭食　鄉厲壇舊志所無
皇朝令鄉村每百家築壇一所以祭鬼神之無祀者每歲清明後三日中元日十月三日鄉民各具羹飯聚於一壇以祭計爲壇七十所　一都三所　二都九所　三都上管四所　三都下管四所　四都上管五所　四都下管四所　五都上管二所　五都下管三所　六都上管三所　六都下管一所　七都二所　八都一所　九都一所　十都二所　十一都二所　十二都三所　十三都一所　十四都上管二所　十四都下管一所　十五都上管三所　十五都下管二所　十六都上管三所　十六都下管二所　十七都上管二所　十七都下管二所　十八都三所　南界一所　北界一所

德清縣吳興續志社稷壇舊在縣西南一百五十步市亭山之北元因其舊
皇朝洪武二年改置於縣西門外繚以周垣四向立門中爲二壇神廚庫房宰牲房各三間洗牲宰牲二池并井制度並如定式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縣官率其屬致祭配以后稷勾龍之神每位羊一豕一　風雲雷雨山川壇舊誌所無元惟以立春前丑日祭風伯以中日祭雨師並於社壇之側
皇朝創建風雲雷雨壇一在縣西南門外市亭山之南即舊三皇廟基山川壇一在縣南門外吳羌山陰洪武六年十月以山川壇合於風雲雷雨共爲一壇房屋壇壝並如社稷之制每歲春秋二仲月擇日縣官率其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　邑厲壇舊誌所無　洪武三年始建以祭鬼神之無祀者置壇一于縣北門外週築墻垣前立門中樹碑上刻祭文每歲清明日中元日十月一日縣官率屬致祭設城隍神位于壇以主其祭下設鬼神之位於兩旁用羊三豕三仍給米三石爲祭飯　鄉厲壇舊誌所無
皇朝令鄉村每百家築壇一所以祭鬼神之無祀者每歲以清明後三日中元日十月三日鄉民各具羹飯聚於一壇以祭計爲壇二十三所　一都一所　二都一所　三都一所　四都一所　五都一所　六都一所　七都一所　八都一所　九都一所　十都一所　十一都一所　十二都一所　十三都上管一所　十三都下管一所　十四都上管一所　十四都下管一所　十五都東管一所　十五都西管一所　十六都東管一所　十六都西管一所　十七都一所　十八都東管一所　十八都西管一所

安吉縣吳興續志社稷壇舊在縣西南一里石磬岩東元移置縣西半里
皇朝洪武二年仍建於舊基之側爲門四座繚以垣墻中設二壇配以勾芒勾龍之神中設石主左建神廚庫房宰牲房各三間中設宰牲池前有洗牲池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縣官率其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　風雲雷雨山川壇舊誌所無　洪武二年置山川壇於南門外半里置風雲雷雨壇山川壇之左洪武六年以風雲雷雨合於山川爲一壇制並與社稷同每歲於春秋二仲月擇日縣官率其屬致祭每位羊一豕一　邑厲壇舊志所無　洪武三年始建於縣北門外以祭鬼神之無祀者爲壇一所周以垣墻前立門門中立碑上刻祭文每歲清明日中元日十月一日縣官率其屬致祭設城隍位於壇之上東西設鬼神位祭用羊三豕三仍給米三石爲飯以祭　鄉厲壇舊志所無　洪武三年始建令鄉村每百家築壇一所以祭鬼神之無祀者每歲清明後三日中元日十月三日鄉民各備羹飯聚於一壇以祭計爲壇一十六所　順安鄉一所　孝豐鄉一所　梅溪鄉一所　廣苕鄉一所　零奕鄉一所　定福鄉一所　鳳亭鄉一所　金石鄉一所　崑山鄉一所　銅山鄉一所　安福鄉一所　天目鄉一所　浮玉鄉一所　魚池鄉一所　太平鄉一所　移風鄉一所

官制

湖州府兵興續志節鎮府郡官　國之大政惟民與兵爰考茲郡官秩號名敘節鎮府郡官　舊志湖州唐爲忠國軍置刺史五代爲宣德軍置節度使宋改昭慶軍郡守以知軍州事爲銜元爲路隸江浙行省建萬戶府守鎮城池興路官分涖軍民之政節鎮官不復設置元末兵興立分省督兵守鎮後爲張士誠所據誠省官一員總兵閫省務俾藩鎮然非常制茲不及詳

皇朝置守禦千戶所掌軍政隸大都督府　湖州路元置達魯花赤總管府從三品置達魯花赤一員以蒙古色目人爲之總管一員秩皆從三品同知一員正五品治中一員從五品判官一員正六品推官二員從六品經歷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從八品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一員正九品

皇朝府從三品置知府一員同知通判各一員洪武元年以錢穀繁夥添設同知通判各一員尋復其舊推官一員經歷知事照磨各一員品級等第與元同洪武九年九月改衙門爲正四品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從八品洪武十年六月又改經歷從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　湖州守禦千戶所秩正五品正

千戶一員正五品副千戶一員從五品鎮撫二員從六品吏目一員授省劄百戶無定員秩正六品　烏程歸安二縣官見各縣下　府學元設教授一員從八品學正學錄各一員授省劄訓導六員印爲教授掌之司錢粮出納學正學錄掌課講

皇朝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先試職三年教授授省劄訓導授府付身候考最有成然後實授教授正九品訓導授省劄　司獄司元設司獄一員秩正九品今同　稅課司宋爲都稅務置監都稅務文武官各一員元爲在城務置提領一員秩俱正九品副使一員從九品

皇朝隨府者爲稅課司置大使一員秩正九品副使二員從九品後又增設副使一員　永寧泰定二倉元設監支納一員正八品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從九品

皇朝不設監支納每倉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從九品　軍資庫元設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秩與倉同今改豐德庫不設官府經歷掌其印行用庫元設提領一員從七品大使一員從八品副使一員從九品

皇朝設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從九品　織染局生帛局軍器雜造局元各設局使一員正七品副使一員從八品

皇朝革生帛局其織染雜造二局各設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從九品　苕溪驛丞一員元爲在城站提領

皇朝爲驛丞俱授省劄今兼遞運所　惠民藥局元以官醫提領掌之

皇朝設提領二員　各門兵馬

皇朝所設授省劄洪武二年爲事革不復再設今以百戶領軍士分守各門　鎮守湖州砲手軍匠上萬戶府元置達魯花赤一員秩正三品副萬戶一員秩從三品金牌各有等差經歷一員從七品知事一員從八品提控案牘一員從九品今不復設　八奕千戶所元每奕置正千戶一員副千戶一員金銀牌面各有等差上千戶所爲上秩從四品　冀寧大同汴梁三所爲中秩正五品崇德杭州福州嘉興四所爲下秩從五品上所達魯花赤正千戶俱從四品副千戶正五品中所達魯花赤正千戶俱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下所達魯花赤正千戶俱從五品副千戶正六品每所彈壓一員上所從八品中所正九品下所從九品首領官上所提控案牘一員餘皆吏目俱授省劄百戶無定員上百戶從六品下百戶正七品皆懸銀牌今不復設　常湖等處茶園都提舉司元設達魯花赤一員都提舉一員秩皆從五品同提舉一員秩從六品副提舉一員秩從七品提控案牘

一員授省劄已革　鎮撫所元設鎮撫二員秩正五品都目一員授省劄今不復設　益昌庫元設庫使一員正九品庫副一員從九品已革　錄事司元設達魯花赤錄事各一員正八品判官一員正九品典史一員授省劄今不復設　安定書院元設山長一員授省劄訓導二員今不復設　蒙古字學元置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秩與儒學同今不復設　醫學陰陽學元置教授一員從八品學正學錄各一員授省劄今不復設官醫提領所元設提領二員同提領一員今不復設　各衙門吏役及守禦軍將之數舊志甚略今舉其槩以繫于官之後　湖州府元爲下路通事譯史各一名司吏二十五名典史五十名

皇朝司吏十四名典吏二十八名　守禦千戶所司吏一名每百戶立總旗二名小旗十名軍人一百名洪武十年計所部軍士實在七百二十三名（清冊卷內之數）　府學元設直學一名司吏二名安定書院元設直學一名司吏一名今不復設　蒙古陰陽醫學元各設司吏一名俱革　豐德庫元設司庫二名攢司一名今設攢典一名　行用庫元設司庫二名料鈔司庫一名攢司一名今設司吏一名攢典二名　稅課司元設司吏一名攢典二名今同　司獄司元設獄典一名今同　泰定永寧二倉元各設

名攢一名今各設攢典一名　織染局雜造局各設攢典一名　苕溪驛吏一名　府前急遞鋪長一名鋪司一名鋪兵四名　砲手上萬戶府元置司吏六名千戶所各置司吏上所四名中所三名下所二名今不復設　錄事司元設司吏七名。今不復設。　官醫提領所元設司吏一名今不復設。　茶園提舉司元置司吏四名。今不復設。　益昌庫元置庫子一名攢司一名。今不復設。　蒙古字學醫學陰陽學元置司吏二名今不復設

本府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織染局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泰定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苕溪驛丞（未入流）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吏目（從九品）吳興志。昭慶軍有節度使又有承宣使。觀察使。節度使始置於唐景雲中。唐制掌總軍旅顓誅殺。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視事之日判三案其後有特節爲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節度也諸王拜節度

大使者皆留京師。　朝節度使政和間始正名率遙領不預事。今惟恭遂及係朝省文字則列銜。　屬官唐制有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等。今惟置判官掌書記。　承宣使本唐節度留後。政和七年始改爲承宣使。　觀察使始置於唐至德中。今監司之職。其權甚重。行部所過。刺史始見皆戎服趨庭致禮。本朝用爲武臣遷帶本州有觀察使印。郡文書壁倂與州印並行用。屬官亦同節度使。今惟置支使。（與書記不並置。有出身帶書記。無出身帶支使）吳興郡有爵封。宋食邑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郡公。皇之近屬尊行封郡王。若皇子出閤亦封郡王。　上湖州（唐武德令三萬戶以上爲上州。永徽令損萬戶顯慶仍前。開元十八年增爲四萬雄望等同上州）刺史一人從三品職同尹牧掌宣德化。行縣錄囚恤鰥寡。宋朝藝祖開基革五代藩鎮之患。召諸鎮率賜第留京師。分遣朝臣出守列郡。號知軍州事。兼兵民之政。焉州自唐末爲節鎮。遙選守臣。高宗龍渡。遂爲輔郡。非位通顯才望相副者。不授服色。未賜紫者借紫。服綠者隔借　通判軍州事。唐制上州有別駕一人爲上佐。宋朝乾德初始置州通判以貳郡政。藩府或置兩員。小郡或不置。本州今二員。內一員添差　簽書節度判官廳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號兩使職官。書記以下皆選人授。惟節度判官舊制以京官以上充。故曰簽書。日入郡之簽廳治事焉。簽判本一員。今添差一員。書記支使不並置。　州學教授唐初郡置經學博士。德宗時曰文學。元和中廢。上州置助教一人。宋慶曆中始詔諸郡立學。委轉運使及長吏於州縣官內奏選爲教授。若少文學。可差即令本處舉行義之人在學（見實錄）至熙寧中始專致教授官。郡學初建。以胡安定主之。慶曆四年。以試大理評事授州學教授。有詔在學祕書丞致仕朱臨繼之。主學于後。率用宅官兼領。崇寧初行舍法。州置教授。自王昇始。　錄事參軍掌正違失蒞符印。司理參軍掌刑獄。司戶參軍掌帳籍。司法參軍掌議法總曰曹官宋循習唐制。上州各置一員。特改司士曰司理。而司功司倉司田司兵不置也。錄事多兼右院。開寶初。詔諸州置司寇參軍。以新進士及選人資序相當者注授。又詔諸州三萬戶以上置錄事司戶司法各一員。一萬戶以上司戶兼司法。五千戶以上司戶兼知錄事。實錄唐志所載州官自別駕以下有長史司馬司功司戶司倉司田司兵司法司士。市令各一人。錄事三人。下參四人。共十七人。開元六典制也。大曆八年顏真卿爲刺史。撰御書題天下牧土池額。恩敕批答碑陰載州官姓名。別駕司戶司法各四人。長史司馬錄事司士各三人。司田二人。司功司兵司倉參軍。各一人。共三

十人。邑官錯是五邑。令有二員者。丞有四員者。簿有二員者。尉有六員者別駕長史司馬司戶司法之數。若此之多。蓋自太宗定制之後。已有員外置復又有特置同正員之類。肅代之際。兵興多故。銓法壞。官員益濫。若今添差及不釐務之類。在唐時悉著階位。所以若此。　右文官自知州事以下。　兩浙西路副總管鈐轄。宋朝總管舊曰部署。避英宗諱改。其副總管以觀察使鈐轄亦宋朝置諸路帥臣或帶都鈐轄或以都鈐轄兼知州餘官爲副與副總管但以資歷差本州非屯駐重兵之地。其駐劄官隨時特差或不釐務皆不常置。　監湖州駐劄　分都監一員　州鈐轄一員

兵馬都監監押共叁員。大使臣以上爲都小使臣爲監押　右武官

監都酒務監。戶部贍軍庫文武各一員　監都稅務文武官各一員宋朝重監當。率以京朝官爲之。蓋當全盛時財賦易辦且有優賞。今遂爲繁難猥冗之職。惟銓法京官初任人必注授。及到官後往往爲緣故差出及經營攝局獨武官或選人急祿與考第者始安於職任排岸司官二員　右文武官通差。江浙須知一額設諸衙門柒拾柒處官吏叁伯貳拾貳員名

正官壹伯肆拾員　首領官壹拾陸員　吏員人等壹伯陸拾陸名

有俸衙門伍拾處官吏貳伯叁拾貳員名　官柒拾玖員　首領官壹拾

肆員。吏壹伯叁拾玖名。管民官叁拾陸處。官吏壹伯玖拾捌員名。官陸拾壹員。首領官壹拾肆員。吏員人等壹伯貳拾叁名。本路係上路。官吏肆拾貳員名。官柒員。達魯花赤壹員。月俸中統鈔壹定叁拾兩。職田捌項。總管壹員。月俸中統鈔壹定叁拾兩。職田捌項。同知壹員。月俸中統鈔肆拾兩。職中肆項。治中壹員。月俸中統鈔叁拾兩。職田叁項。判官壹員。月俸中統鈔貳拾兩。職田貳項伍拾畝。推官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玖兩。職田貳項。首領官叁員。經歷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柒兩。職田貳項。知事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貳兩。職田壹項。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兩。職田壹項。吏員叁拾貳員名。每名月俸至元鈔捌兩。米捌斗。司吏叁拾名。通事壹名。譯史壹名。合屬叁拾伍處。官吏壹伯伍拾陸員名。官伍拾肆員。首領官壹拾壹員。吏員玖拾壹名。州。中州壹處。長興州。官吏貳拾員名。官陸員。達魯花赤壹員。月俸中統鈔肆拾兩。職田肆項。知州壹員。月俸中統鈔肆拾兩。職田肆項。同知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貳拾兩。職田貳項。判官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伍兩。職田壹項伍拾畝。首領官貳員。提控案牘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兩。職田壹項。都目壹員。月俸中統鈔捌兩。職田伍拾畝。吏。司吏壹拾貳名。每名月俸至元鈔柒兩。米柒斗。縣伍處。并尉司伍處。計壹拾處。官吏柒拾玖員名正官貳拾貳員。首領官捌員。司吏肆拾玖名。上縣貳處。并尉司貳處。計肆處。官吏叁拾陸員名。烏程縣。歸安縣。官壹拾員。達魯花赤每縣壹員。計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捌兩。職田貳項。縣尹每縣壹員。計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捌兩。職田貳項。縣丞每縣壹員。計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叁兩。職田壹項伍拾畝。主簿每縣壹員。計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貳兩。職田壹項。縣尉每縣壹員。計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壹兩。職田壹項。首領官典史。每縣貳員。計肆員。每員月俸至元鈔柒兩。米柒斗。司吏貳拾貳名。每名月俸至元鈔陸兩。米陸斗。縣吏每縣壹拾名。計貳拾名。尉吏每縣壹名。計貳名。中縣叁處。并尉司叁處。計陸處。官吏肆拾叁員名。德清縣。武康縣。安吉縣官壹拾貳員。達魯花赤每縣壹員。計叁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捌兩。職田貳項。縣尹每縣壹員。計叁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捌兩。職田貳項。主簿每縣壹員。計叁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貳兩。職田壹項縣尉每縣壹員。計叁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壹兩。職田壹項。首領官典

吏肆名。每名月俸至元鈔柒兩。米柒斗。德清縣設貳名。武康安吉貳縣各設壹名。計貳名。司吏貳拾柒名。每名月俸至元鈔陸兩。米陸斗縣吏貳拾肆名。德清縣壹拾名。武康安吉貳縣各柒名。計壹拾肆名尉吏每縣壹名。計叁名。錄事司壹處。官吏壹拾壹員名。官叁員達魯花赤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伍兩。職田壹項伍拾畝。錄事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伍兩。職田壹項伍拾畝。判官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貳兩。職田壹項。首領官典史壹名。月俸至元鈔柒兩。米柒斗。司吏柒名每名月俸至元鈔陸兩。米陸斗。司獄司官吏貳員名。官司獄壹員。月俸中統鈔壹拾貳兩。職田壹項。吏典史壹名。月俸至元鈔陸兩。米陸斗巡檢司貳拾貳處。官吏肆拾肆員名。烏程縣陵處。移風。後潘。南潯。永新。烏鎮。管界。常樂鄉。歸安縣四處。千金。建市。施渚。湖秀。長興州肆處。合溪。四安。和平。皐塘。德清縣叁處荷洏。新市。下塘。武康縣壹處。上栢。安吉縣四處。幽嶺。獨松。梅溪。官巡檢每處壹員。計貳拾貳員。每員月俸中統鈔壹拾兩。職田壹項。司吏每處壹名。計貳拾貳名。每名月俸至元鈔陸兩。米陸斗。學校壹拾叁處。官吏貳拾捌員名。官壹拾伍員。吏壹拾叁名。

儒學玖處。官吏貳拾肆員名。官壹拾壹員。吏壹拾叁名。路學壹處。官吏陸員。官叁員。教授壹員。月俸至元鈔伍兩。米伍石。學正壹員。月俸至元鈔叁兩。米叁石。學錄壹員。月俸至元鈔貳兩。米貳石。吏叁名。直學壹名。月俸至元鈔壹兩。米壹石。司吏貳名。每名月俸米肆斗伍升。州學。長興州。係中州壹處。官吏叁員名。官教授壹員。月俸至元鈔伍兩。米伍石。吏貳名。直學壹名。月俸至元鈔壹兩。米壹石。司吏壹名。月俸米肆斗伍升。書院壹處。安定書院。官吏叁員名。官山長壹員。月俸至元鈔叁兩。米叁石。吏貳名。直學壹名。月俸至元鈔壹兩米壹石。司吏壹名。月俸米肆斗伍升。縣鎮學陸處。官吏壹拾貳員名縣學伍處。烏程縣。歸安縣。德清縣。武康縣。安吉縣。鎮學壹處。前潯鎮。官教諭每處壹員。計陸員。每員月俸至元鈔貳兩。米貳石。吏。司吏每處壹名。計陸名。每名月俸米肆斗伍升。蒙古學貳處。官貳員。路學教授壹員。月俸至元鈔壹拾貳兩。州學。長興州壹處。教授壹員。月俸至元鈔壹拾兩。醫學貳處。官貳員。路學教授壹員。月俸至元鈔壹拾貳兩。州學。長興州壹處。教授壹員。月俸至元鈔壹拾兩。管錢穀平準行用庫壹處。官攢六員名。官叁員。提領壹員。月俸至元鈔貳

拾肆兩伍錢。大使壹員，月俸至元鈔壹拾柒兩伍錢。副使壹員，月俸至元鈔壹拾兩伍錢。吏叁名。攢司壹名，月俸至元鈔叁兩伍錢。司庫貳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叁兩伍錢。無俸衙門貳拾柒處，官吏玖拾員名。官陸拾壹員。首領官貳員。吏貳拾柒名。稅務壹拾陸處，辦課鈔玖仟叁伯叁拾貳定肆拾兩玖錢叁分壹釐。官攢陸拾柒員名。官肆拾捌員。攢司壹拾玖名。壹仟定之上叁處，官攢壹拾伍員名。官玖員。受勑提領大使陸員。提領每處壹員，計叁員。大使每處一員，計叁員。省除副使每處壹員，計叁員。攢司每處貳名，計陸名。在城稅司，辦鈔壹千壹伯伍拾伍定壹拾壹兩。南潯務，辦鈔壹千玖伯定肆拾捌兩貳錢叁分肆釐。武康縣務，辦鈔壹千壹伯柒拾伍定肆拾玖兩貳錢伍分。伍伯定之上伍處，官攢貳拾員名。官壹拾伍員。受勑提領大使壹拾員。提領每處壹員，計伍員。大使每處壹員，計伍員。省除副使每處壹員，計伍員。攢司每處壹名，計伍名。安吉縣務，辦鈔捌伯陸拾壹定貳拾壹兩貳錢伍分。千金務，辦鈔捌伯壹拾肆定叁拾貳兩柒錢陸分柒釐。四安務，辦鈔陸伯捌拾伍定壹拾壹兩。上栢務，辦鈔陸伯陸拾捌定叁拾叁兩壹錢。德清縣務，辦鈔伍伯壹拾玖定叁拾叁兩捌錢壹分貳釐。壹伯定之上，院務捌處，官攢叁拾貳員名。官貳拾肆員。攢司捌名。受勑務壹處：長興州務，辦鈔叁伯壹拾柒定貳拾伍兩伍分。官攢肆員名。官叁員。受勑提領大使貳員。提領壹員。大使壹員。省除副使壹員。攢司壹名。省除提領大使、副使院務柒處，官攢貳拾捌員名。官貳拾壹員。提領每處壹員，計柒員。大使每處壹員，計柒員。副使每處壹員，計柒員。攢司每處壹名，計柒名。官澤務，辦鈔肆伯叁拾捌定貳拾兩貳錢伍分。新市務，辦鈔肆伯貳拾陸定叁拾捌兩陸錢捌分陸釐。至德務，辦鈔叁伯肆拾叁定壹兩陸錢柒分伍釐。菁山務，辦鈔貳伯伍拾伍定叁拾貳兩叁錢壹分。下渚務，辦鈔貳伯伍拾定叁拾柒兩伍分貳釐。合溪務，辦鈔貳伯定壹拾壹兩。和平務，辦鈔壹伯貳拾定叁拾肆兩肆錢玖分伍釐。局院，織染、主帛局貳處，官吏壹拾員名。織染局。主帛局。官肆員。局使每處壹員，計貳員。局副每處壹員，計貳員。典吏每處壹名，計貳名。司吏每處貳名，計肆名。倉伍處，官攢肆員名。官叁員。攢司壹名。路差壹處，永寧倉，官攢肆員名。官叁員。省差貳員。監支納壹員。大使壹員。路差副使壹員。攢典壹名。州縣際留倉肆處，本處官吏自行收受，不設

官攢。長興州、烏程縣、歸安縣、德清縣，庫本路軍資庫壹處，官吏陸員名。官叁員。省差貳員。監支納壹員。大使壹員。路差副使壹員。吏叁名。攢司壹名。司庫貳名。站赤水站叁處，提領叁員，管舡貳拾隻，站戶壹伯陸拾戶。在城站壹員。德清皇華站壹員。南潯站壹員。

烏程縣。吳興續志：在元為上縣，設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從六品。縣丞一員，正八品。主簿一員，從八品。縣尉一員，從九品。典史省注。

皇朝設知縣一員，初驗糧為上縣，從六品。洪武九年，例為正七品。縣丞、主簿初各設一員。洪武元年，各添設一員。三年仍復舊制。縣丞初為從七品，今為正八品。主簿從八品。典史一員，省注。縣學元設教諭一員，省注。

皇朝因之，試職三年，授吏部劄付，考覈有成，然後實授省劄。訓導初設四名，後裁減二名。南潯務，元置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今不復置。菁山務，元置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今不復置。官澤稅課局，元為務，設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皇朝為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巡檢司，設巡檢一員，正九品，今與元同。南尋澤元為站，設提領一員。茶園提領所，設提領，同提領，副提領各一員，今不復置。吏役舊志不書。今附見於邑官之後。縣元設司吏十名，承發書狀各一名。

皇朝初設司吏，吳元年添設二名。洪武元年復添四名，共十名。承發書狀各一名。巡檢司元設司吏一名。今同。稅務元設攢典一名，今為局，設司吏二名，攢典二名。縣學元設司吏一名，今不復置。本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官澤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大錢湖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後濬村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河泊所官（未入流）吳興志：知縣事，漢曰令長。本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為長。自吳以來見於史傳者，皆曰烏程令，則萬戶以上也。漢令秩千石至六百石，魏分九品，唐六典諸州上縣令從六品上。宋初因之。建隆三年，始以出朝官知縣事。近制從政郎以下為令，從事郎以上為知縣事。烏程為壯縣，隆興中在四十大縣之數，知縣事皆堂除。政績顯著者，名赴都堂審察，以備六院六察云。（吏額曹司十六名，四名有請，貼司二十名，鄉司十二名，廳司十四名，六名有請，十乃五十名）丞，漢有之。百官表謂縣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前漢黃霸傳有許丞，如淳曰許縣丞也。後漢張玄建武中為陳倉縣丞是也）唐制上縣丞一人，從八品

下大曆八年，顏魯公放生池碑陰記內有烏程丞言信、徐彥雲、李抱虛。凡三人，而淳化中無之。（舊圖經止有縣令、主簿、尉、丞）近制，京官以上曰知縣丞。　主簿自漢置，宋因之。後漢綏彤任縣為主簿，仇覽為考城主簿是也。唐上縣主簿八正九品下。唐大曆中有李翼，國初有陸東。　尉自漢有之。唐上縣置二員，從九品下。開元中，上縣萬戶以上增一人，分主六曹事。大曆中顏魯公放生池碑陰有顏察、薛希鎬、呂道、楊使四人。昇望碑載尉亦三人。今置一員，管弓手一百二十五人。　監烏青墩鎮稅兼煙火公事一員，多差文臣京官。　大錢管界巡檢一員，多差武官大使臣正副係。

歸安縣　吳興續志：縣元設達魯花赤一員，縣尹一員，俱正六品。縣丞一員，正七品。主簿一員，正八品。典史一員，省注。

皇朝設知縣一員，正七品。縣丞一員，正八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典史一員，省注。　尉司元設縣尉一員，正九品，今不復置。　巡檢司元設千金、施渚、湖秀、璉市四處，正九品。

皇朝止設上沃埠、璉市二處，品級如舊。　稅務元設千金務提領一員，大使一員，授勑牒副使一員，省注。

皇朝改千金稅課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省注。　茶園提領所元設正提領一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今不復置。　儒學元設教諭一員，省注。

皇朝教諭一員（實授省注，試職部劄），訓導二員（實授省注，職府付身）。　各處吏役舊志不載，今附于各官之後。　縣元設司吏一十名，貼書二十名，承發書狀各一名。

皇朝設司吏一十名，典吏二十名，承發書狀各一名。　尉司元設司吏一名，貼書二名，今不復。　巡檢司元每處設司吏一名，今同。　稅務元設千金務攢典一名，今改為千金稅課局，設司吏二名，攢典四名。　儒學元設學吏一名，今革。　急遞鋪元設郵長一名，今設鋪長一名。　本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千金稅課局大使（未入流）、璉市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河泊所官（未入流）。吳興志：知縣事一員，吏部尚左注，京官以上（今丞額押司錄事二名，書司十七名，貼司十二名，凡狀、常平案二名，手力所飯歷子七名，長行四十三名）。丞一員，京官曰知縣丞。　主簿一員。　尉一員（管弓手士將一百四十五名）。施渚鎮監官一員，係文官（管軍[illegible]三名）。湖秀兩界巡檢一員，係武官寨在射村（管土軍九十名）。

長興縣　吳興續志：長興舊不置兵守，止以州倅兼捕盜而已。元至正十六年，為張士誠所據。丁酉年二月，

皇朝大兵由廣德四安克長興，遂置長興翼，開元帥府，總兵元帥一員，耿炳文；副元帥三員，費聚、劉成、李景原。所屬管軍總管府，甲辰年改翼為興武衛，親軍指揮使司分司，陞炳文為指揮使，聚為同知，指揮司事。所屬有千戶、百戶所。乙巳年改為長興衛指揮使司，官仍舊。吳元年丁未，進炳文僉大都督府事，陞聚為指揮使，總本衛兵東征湖州。洪武四年，司革，立千戶所。洪武八年，移鎮湖州，仍立百戶所，守長興。其縣改為州，復改為縣，詳載置沿革下。　長興守禦百戶所

皇朝置百戶一員，秩正六品。　縣元為長興州，置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秩皆正五品。同知二員，秩皆從六品。判官二員，秩皆從七品。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皆授省劄。

皇朝置知州、同知、判官、提控案牘各一員，品秩如舊。今復為縣，設知縣一員，秩正七品。縣丞一員，秩正八品。主簿一員，秩從八品。典史一員，受省劄。　巡檢司元設巡檢一員，從九品，今仍其舊。　永豐倉。

皇朝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已革。　稅務元每務設提領、大使各一員，秩皆九品。

皇朝為稅課局，設大使、副使各一員，俱省注。　儒學元設州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二員。

皇朝初設州學正一員，受省劄。洪武三年，州復為縣，改設教諭一員，試職受部符，實受之後受省劄。訓導四員，尋裁減二員。　東湖書院元設山長一員，受省劄，今不復置。　蒙古字學元設教授一員，秩正九品，今不復置。　醫學元設教授一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今不復置。

皇朝止設惠民藥局，官醫二名。　陰陽學元設教授一員，學正一員，秩與蒙古字學同，今不復置。　各衙門吏役舊志不載，今續附於縣官之後。　州元設司吏一十二名，承發一名，書狀一名，貼書二十四名。今設司吏四名，貼書八名，承發一名，書狀一名。　縣

皇朝司吏六名，承發一名，書狀一名，貼書一十二名。　百戶所

皇朝司吏一名，總旗二名，小旗一十名。　巡檢司每司元設吏一名，今仍其舊。　稅務元設攢司一名，攢典一名，今稅課局設司吏一名，攢典二名。　急遞鋪元設郵長一名，今設鋪長一名。　本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

大使（未入流）。四安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皁塘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河泊所官（未入流）。吳興志知縣事一員。丞一員。主簿一員。尉一員。監縣郭酒稅務一員。監四安鎮一員（左選）。四安管界巡檢一員（元在呂山後移四安）。監合溪犒賞酒庫一員。監和平犒賞酒庫一員。本縣吏額管典押二名。印典二名。長行九名。共十四名。鄉書手十五名。諸色役人。管手力四十五名。弓手九十名。雜職六名。縣鎮所由四名。攔頭四名。保正一百五名。承帖人一百五名。

武康縣。吳興續志縣元設達魯花赤一員。縣尹一員。皆從七品。主簿一員。從八品。縣尉一員。從九品。典史一員。省注。

皇朝置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各一員。洪武九年以各縣同為正七品。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典史授省劄。　巡檢元設一員。正九品。

皇朝設巡檢一員。正九品。　儒學元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今教諭一員。訓導四員。後裁減二員。試職教諭授部符。訓導授府付身。俟考覆實授。然後教諭訓導俱授省劄。　醫學教諭一員。元置。今不復設。　稅務元設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皇朝改為稅課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俱省注。　吏役舊志甚略。今錄元至今

之制。以附于後。　縣元設司吏六名。承發書狀各一名。貼書一十二名

皇朝司吏承發書狀。與元同。典吏一十二名。　巡檢司元設司吏一名。今同。

稅務元設攢典一名。

皇朝為局。設司吏一名。攢典二名。　儒學元設司吏一名。今不復置。　尉司元設司吏一名。今不復置。　急遞鋪元設鋪長一名。今設鋪長一名。　本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河泊所官（未入流）。吳興志武康縣邑官知縣事一員。首秦曰令。唐上縣令從六品上。國初始命朝官知縣事。近制以京官以上注。選人亦破格注授。從政郎以下曰縣令。　丞一員。唐上縣丞一人。從八品下。大曆中有時尚素。鄭若水。湯延祚三員。京官以上曰知縣丞。　主簿一員。唐上縣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大曆中有孫洙。葉迟。二員。餘英志云。縣舊不置丞簿。宋朝崇寧二年。始命邑無大小皆置丞（以丞兼簿。大觀四年例省。政和六年復置丞兼簿。既而罷丞。簿復歸尉。建炎初始令縣滿萬戶置丞。餘並罷。紹興五年始令置簿。）尉一員。唐上縣置二員。從九品下。大曆中有陳演。長孫璘。杜重英。呂濃四員。監稅務一員。監

酒庫一員。

德清縣吳興續志縣元設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正七品。主簿一員。從八品。縣尉一員。從九品。典史二員。省注。

皇朝不設達魯花赤并縣尉。增置縣丞一員。改縣尹為知縣。餘同元制。洪武元年以錢粮數多。添設丞簿各一員。尋復罷之。洪武九年以各縣同為正七品。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從八品。典史授省劄。　鎮守千戶一員。元於砲手萬戶府調撥。每歲一代。已革。　巡檢各司一員。正九品。今與元同。　稅務元設提領一員。授勅牒。大使一員。授勅牒。副使一員。省注。

皇朝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並授省劄。　儒學元設教諭一員。省注。訓導二員。今設教諭一員。訓導四員。後裁革二員。試職教諭授部符。訓導授府付身。俟考覈實授。然後教諭訓導俱授省劄。　茶園所正副同提領三員。俱授宣徽院劄付。元至正十六年革去。　醫學教諭一員。元置。今不復設。　吏役舊誌不載。今附見于官之後。　縣元設司吏一十名。貼書四十名。書狀承發各一名。

皇朝司吏承發書狀。與元同。典吏二十名。　尉司元司吏一名。今不復設。　巡檢司元每處司吏一名。今同。　稅務元設攢典一名。

皇朝增設司吏一名。攢典二名。　急遞鋪元設鋪長一名。今設鋪長一名。　本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新市巡檢司巡檢（從九品）。下塘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河泊所官（未入流）。吳興志知縣事一員。　丞一員。唐有丞陸達。錢箕兩員。　主簿一員。　尉一員。唐有尉孫演。李光之。桂林。三員。　監稅務一員。　監新市鎮一員。　下塘巡檢一員。

安吉縣吳興續志舊志漢唐以來縣鎮官俱不載。元以湖砲萬戶府調撥千戶一員守禦。

皇朝丁酉置安吉奕總管府。設總管一員。後置元帥府。設元帥三員。（甲辰年）罷革。遂不復設。　縣元設達魯花赤一員。縣尹一員。秩皆正七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典史一員。省注。

皇朝設知縣一員。秩正七品。縣丞一員。正八品。主簿一員。從八品。典史一員。省注。　尉司元設縣尉一員。正九品。已革。　巡檢司元設巡檢一員。正九品。今同。　縣學元設教諭一員。省注。今設教諭一員。訓導四員。後裁減二員。試職教諭授部符。訓導授府付身。考覈實授。俱授省劄。　稅務元設提領

一員大使一員。提勑牒副使一員省注。今為税課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省注。　茶園所元設正提領一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提宣徽院劄付已革。　惠民藥局令設官醫二員。　各衙吏役舊志不載今錄于官之後。　縣元設司吏七名。典吏一十四名。書狀承發各一名。今設司吏六名。典吏一十二名書狀。　承發各一名。　尉司元設司吏一名。已革。　巡檢司元設司吏一名。今同。　縣學元設學吏一名。今不復設。　税務元設攢典一名。今局設司吏一名。攢典二名。　茶園所元設司吏二名。已革。　急遞鋪元設鋪長一名。今設鋪長一名。　本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税課局大使（未入流）獨松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天目山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河泊所官（未入流）吳興志知縣事一員以京官以上注選人亦破格受唐楊甯曹友諶二員並注。　丞一員京官以上曰知縣丞唐時有攝丞楊齊光康遂馬伯珍盧邠李湮包審。　主簿一員唐時有盧勝詳見武康縣下。　尉一員唐時有杜紛程希俊。　監税務一員監梅溪酒税一員。　幽嶺巡檢一員。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二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六模

梧

洪武正韻訛胡切木名。又棓梧亦作梧。項籍傳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吾枝。猶枝扞也。薛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斜柱是也。謂諸將不敢枝梧。營救也。又拏也。莊子惠子之據梧。又纂韻許慎說文梧梧桐木。从木吾聲。一名櫬。五胡切。爾雅櫬梧。（邢昺疏釋曰。櫬一名梧郭云。今梧桐詩大雅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之）孫愐唐韻又姓。徐鍇通釋阮孤反。司馬光類篇又偶舉切。說文棨也。一曰棨器。拴楇也。敔或作梧。又五故切。魁梧大皃。婁機廣干禄字音吴木也。字从扌音悟亦从木。相抵觸也。戴侗六書故梧桐也。借為枝梧之梧。與吾梧通。楊桓六書統疑母梧（統篆）梧（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音。陸佃曰。梧棗邪皆五。其子似乳綴其上。莊桐乳致巢。詳見東韻桐字注。又蒼梧地名。舜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唐置州。又御韻。趙謙聲音文字通梧諭沽切。又作梧讀為去聲非。借飛生鼠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荀子梧鼠五技而窮作鼯非爾雅鼯鼠夷由俗字。轉音去聲韻會定正字切疑魚疑迎奸梧。

篆書　梧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梧　徐鉉篆韻

隸書　梧　魏臣奏見洪邁漢隸

分韻

真書　梧　智永

草書　梧　智永

梧　鮮于樞

梧　趙子昂

總敘

陸佃埤雅　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靜妍雅極為可愛故名近齋閣種之。梧棗邪皆五焉。其子似乳綴其棗邪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閲來風桐乳致巢是也。今亦謂之梧子。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梧桐以譬才之柔。今朝陽以譬德之温厚。莊子曰。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也。此言精大用則竭神大用則弊故二子或枝策而立。昏或據梧而瞑也。嶺南異物志蒼梧不知所謂。蓋南人以剌桐為蒼梧。因以名郡。剌桐南海至福州皆有之。叢生繁茂不如福建。梧州唯城外有三四株。憔悴不榮。未嘗見花。反用名郡。亦未喻也。新安志梧岩梧也。有乳者也。

帝梧　韓詩外傳黃帝時鳳凰棲帝梧桐。食帝竹實。夏英公用帝梧對仙桂。

槁梧　莊子北門成問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聞之。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吾奏以陰陽之和。燭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吾應之不知。望之不見。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槁

梧而吟莊子謂惠子曰今人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

惠子據梧（莊子齊物論昭文之鼓琴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疏梧琴也今謂不爾昭文已能鼓琴何容二人同伐況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而言據梧者只是以梧几而據之談說猶隱几者也）

成王剪梧（呂氏春秋周成王與叔虞燕居援梧葉剪圭以告之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公請封虞王曰予與虞戲周公曰臣聞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晉）

臼椈杵梧（禮記雜記暢臼以椈杵以梧注所以擣鬯也疏椈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爲臼以桐爲杵擣鬱鬯用柏臼桐杵爲柏香桐白於神爲宜）

教鄰伐梧（列子說符篇人有枯梧樹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其可也）

瓦甖置梧（抱朴子梧木成雲取梧木置于瓦甖中氣盡則出雲）

鵲巢省梧（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四年三月辛未中書省梧樹有鵲以泥爲巢）

霜早凋梧（記室新書冬霜早凋梧）

齊宮大梧（說苑楚使使於齊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曰江海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恠焉使曰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于龍門飲馬乎淄澠定獲乎琅邪王與大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教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教曰使者問梧之年耶昔荊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平王冢笞其墳數以其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爲其柎矣）

鳳棲梧（詞名墨客揮犀蜀路泥溪驛天聖中有女郎盧氏者隨父往漢州作縣令替歸題于驛舍之壁其序畧云登山臨水不廢於謳吟易羽移商聊紓於羈思因成鳳棲梧曲子一闋聊書于壁後之君子覽之者無以婦人竊弄翰墨爲罪詞曰蜀道青天煙藹翳帝里繁華遙遠何時至回望錦川揮粉淚鳳釵斜嚲烏雲膩羅帶双垂金縷細玉佩玎璫露滴寒如水從此鸞粧添遠意畫眉學得遙山翠）

由梧（南方草木狀竹名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

董梧（莊子徐無鬼篇顏不疑歸而師董梧）

種梧（爾雅疏釋太歲在日在辰之名丁曰種圉容齋隨筆云太史曆以種圉爲種梧）

魁梧（鄭氏譔綺謂肥大之貌觿閒評前漢魁梧二字梧字音去聲陳子高詩云樓下旌旗五丈餘府中賢尹計魁梧梧字乃押作平聲漢書張良傳聞張良之智勇以爲其貌魁梧奇偉反若婦人女子蘇林曰梧音悟顏師古曰魁大貌言其可驚悟杜詩經籍爲郎文魁梧秉哲辜蘇東坡詩和劉貢父夫字韻此詩尤偉麗夫子計魁梧平聲韻押似誤也）

枝梧（前漢書項籍傳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讋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枝梧猶枝杵也薛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九年龐勛作亂團練判官溫廷皓言於崔彥曾曰軍中將士皆具親屬銀刀餘黨潛匿山澤一旦內外俱發何以枝梧宋唐仲友唐幽鎮招撫使諭朱克融檄舉泰山而壓卵孰敢支梧覆滄海以爍毛必期消爛）

詩文（國朝謝肅竹梧深記　上虞有山其名馴象北臨白馬之湖湖山之間有大林焉一無雜木唯美竹森竦若琅玕之植高梧卓落若琪玗之樹猗猗焉萋萋焉華蔚上行蒼翠藹蔚浮于半空望之若屯雲然不知其中有隱人也而隱人之居于是若將終身焉者每行歌竹樹間其歌曰人方經營吾以幽貞人方欽崇吾以高尚友于古辰也風心澹然怡然以翳我嘉林以彼其志非下視一世者乎客庵子聞其風而往過之隱人迎客升堂堂署曰竹梧深既坐定隱人復詠前歌歌已藹然自得客庵子曰子殆忘世者也隱人曰噫吾豈忘世耶世不我知故吾逃耶于竹梧間耳雖然吾斷夫竹也之管焉參差之則簫也簣其端則笙也吾截夫梧離以絃焉徽以節之茲非琴乎柱以承之茲非瑟乎夫琴者伏羲氏啟之所以順天地之和也瑟者神農氏探之所以達神明之德也簫者虞舜氏奏之所以成無爲之化也笙者有鳳氏吹之所以守盈成之業之不寧唯是凡聖王之興其作樂也琴瑟簫笙咸在于列並諧之以律呂應之以氣候以生養乎萬物以協和乎神人豈特鐘鼓云乎哉然簫笙琴瑟者樂之器也竹與梧者樂器之材也吾養其材以待作樂者之用吾豈忘世耶言未既天風颯起乍大乍細旋于林杪鏗鏘琳琅嘽緩噴烈聲中五音如古樂並奏使人聽之心暢神怡若處乎羲農虞周之世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客庵子顧語隱人曰嗟乎天地之間有正聲焉無古無今未嘗

不在而聽者能聽之況在夫琴瑟簫笙者必待人而宣之孰若在夫竹梧者因吹萬之自然莊周所謂天籟者是也然其作也非咸其止也非虧于亦有得於成虧之外者乎且予知竹梧爲簫笙琴瑟之材又知簫笙琴瑟爲羲農虞周之樂則不可不知夫天地止聲無古無今未嘗不在也獨竹梧乎獨簫笙琴瑟乎雖然夫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此聖賢之學在隱人所當勉焉以盡力者也隱人姓趙名肅字敬賢資謹厚篤於孝友從薦紳游稽經考史善爲詩歌以言志其居于竹梧之深也而人比以鳳凰棲于林云　宋朱晦庵梧詩　永日長梧下清陰小院幽自憐風嫋嫋客賦雨劉劉作別今千里相思欲九秋更憐同社友便此訣淹留　董天吉宛陵群英集梧詩　一樹梧桐爛熳開紫沉黃上是花材誰教著在朝陽地句引丹山老鳳來　宋默成潘良貴先生集新梧　殘春始抽芽首夏已數緑空枝變繁陰造物信神速童童覆短墻密密連深竹扶疎圖奏氣秀整壓群木鳴琴音下上和雅奏琴筑亭午影遂清吾亦愛吾屋身閑百憂無意適萬事足此樂何以酬床頭酒方熟　陸放翁北牕梧葉生間落四五有感　高梧一葉脫便覺秋不遠晨起髮滿梳吾衰孰云晚古來進電足歷塊或小跳金鼓噪陣門此任豈篤蹇女子則多愁丈夫當自反默

觀憂患機推見生死本山林嫌獨往臺省亦衰衰會稽歸去來草檐住差穩　江陵楊冠卿倚梧歎　白首寄人間萍泛無休日擣腸五千卷螢雪濟時術富貴不可期倜儻難真遂日暮倚庭梧寒風聽蕭瑟　宋北磵詩　如隱索賦雙梧　朝陽豐錯地分植在庭墀百尺廉雙標九包來幾時縣枝雲兩上星履典刑垂莫遺鵷鷺類頻來振羽儀　江湖續集古汴武衍霜梧　棲鳳枝頭數葉輕井邊籬落正關情悅來猶有西風過一片秋聲作不成一作做　宋李俊民鶴鳴文集明皇擧梧圖　不使梨園弟子知太平音在鳳凰枝一朝野鹿銜花去長恨秋風葉落時　元董嗣杲廬山集落梧　梧葉幾片飛三日西風急新月冷銀床床下孤螢泣　國朝吳清江陸景周宅稱梧復榮以瑞梧命之爲賦一首　石上孤生百尺標鳳凰枝老尚蕭蕭半身秋委龍蛇蛻一氣春回霹靂焦影薄未能遮月色聲和猶待按雲韶山童日夜勤封植莫使青青露葉凋　劉嵩詩賦碧梧　庭前碧梧葉秋至穗離離不記遠移庭忽驚初落時色分雲際石影亂月中池鳳鳥幾時至凄涼青玉枝

梧州府

親領縣五

蒼梧　藤縣　岑縣　容縣　懷集

圖

建置沿革

疆理

城池

風俗形勢

戶口

田賦

土産

山川

宮室

壇壝

官制

公署

學校

兵防

古蹟

宦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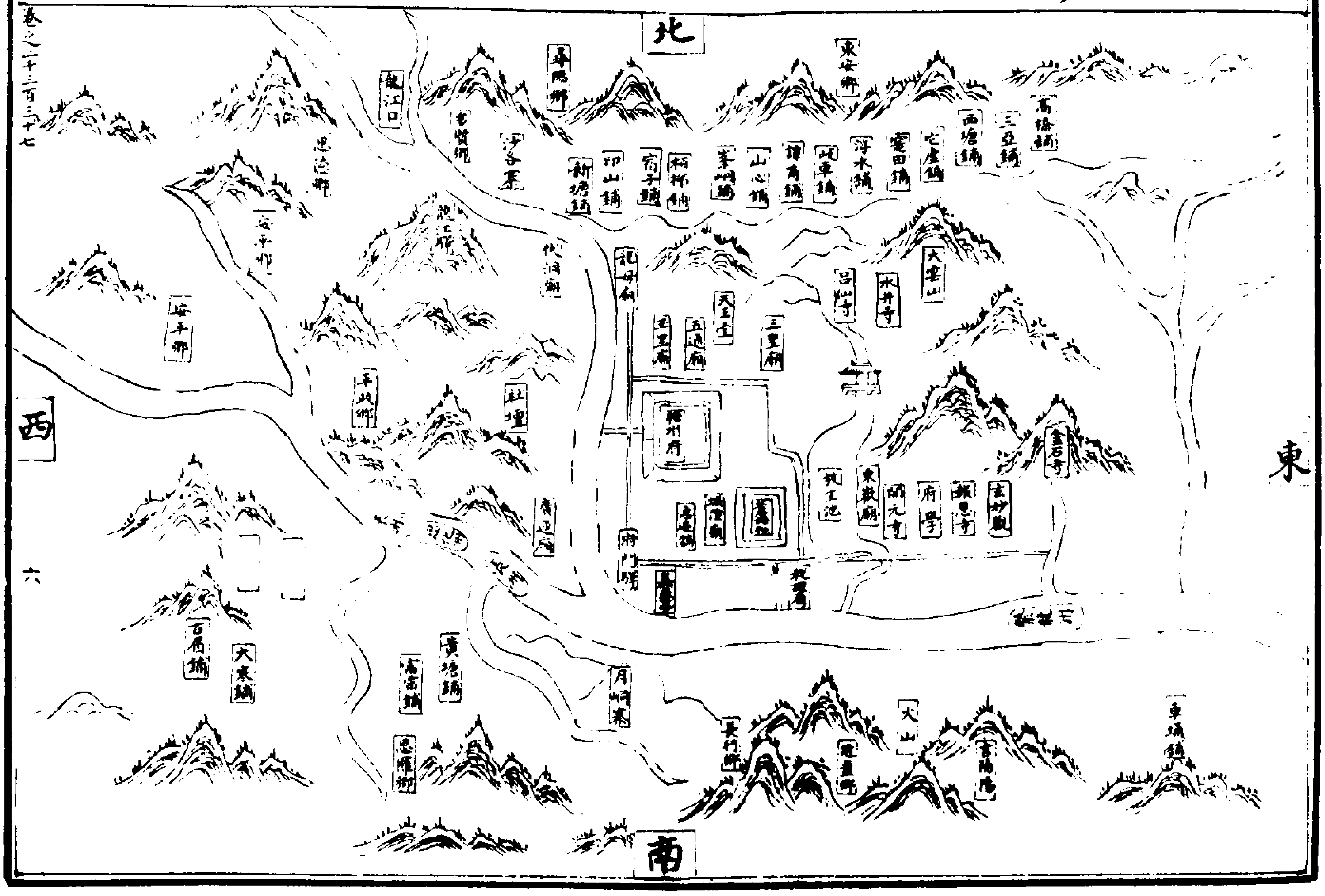
人物

文章

祥異

蒼梧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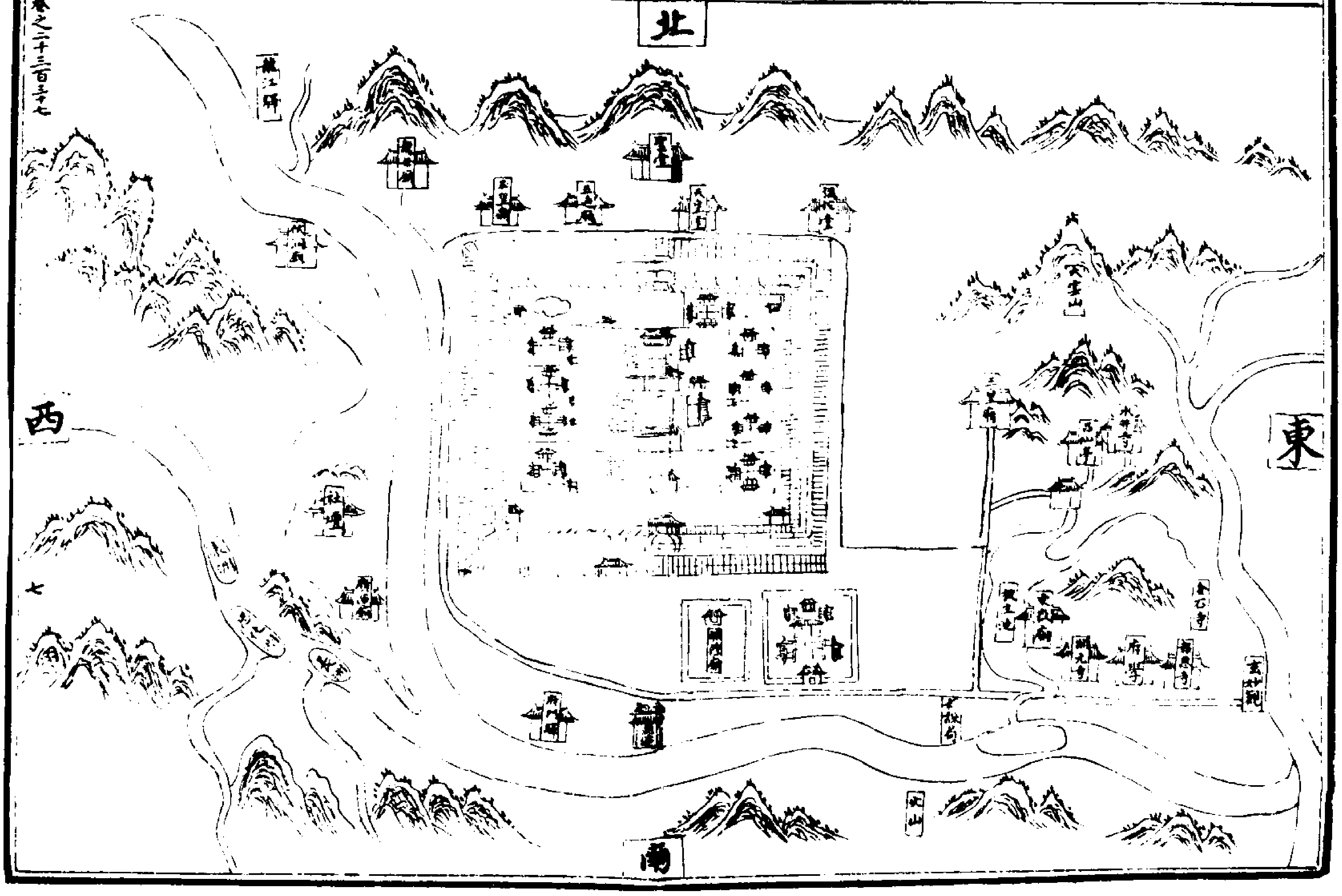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北
南
西
東
東安鄉
高橋鋪
三亞鋪
西塘鋪
浮水鋪
山心鋪
印山鋪
新塘鋪
沙子寨
多賢鄉
龍江口
思德鄉
安平鄉
龍母廟
天王堂
五通廟
三皇廟
呂仙寺
水井寺
大雲山
梧州府
金石寺
玄妙觀
報恩寺
府學
開元寺
東嶽廟
城隍廟
社壇
平政鄉
府門驛
大寨鋪
黃塘鋪
月峒寨
長行鄉
火山
東埇鎮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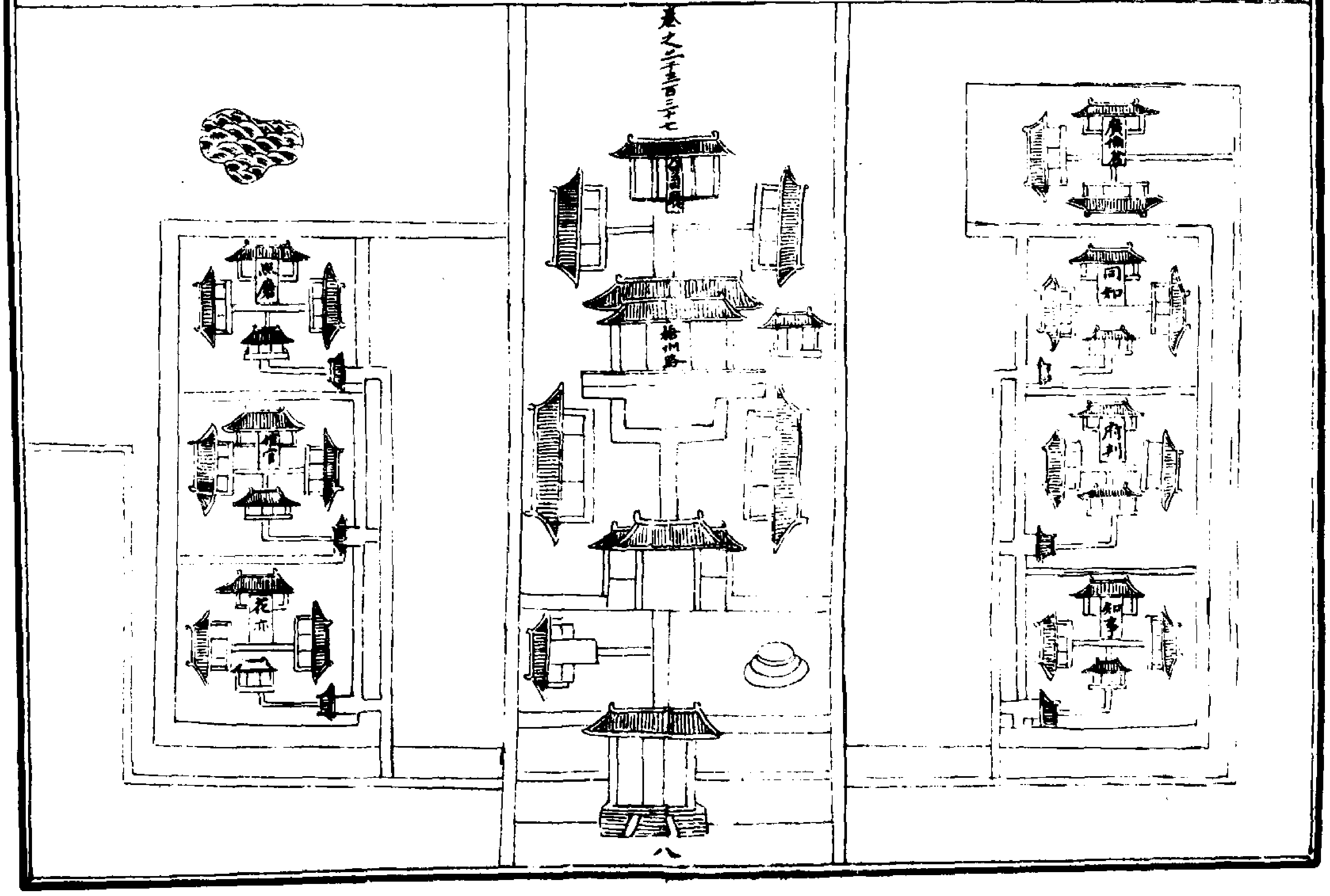
府城圖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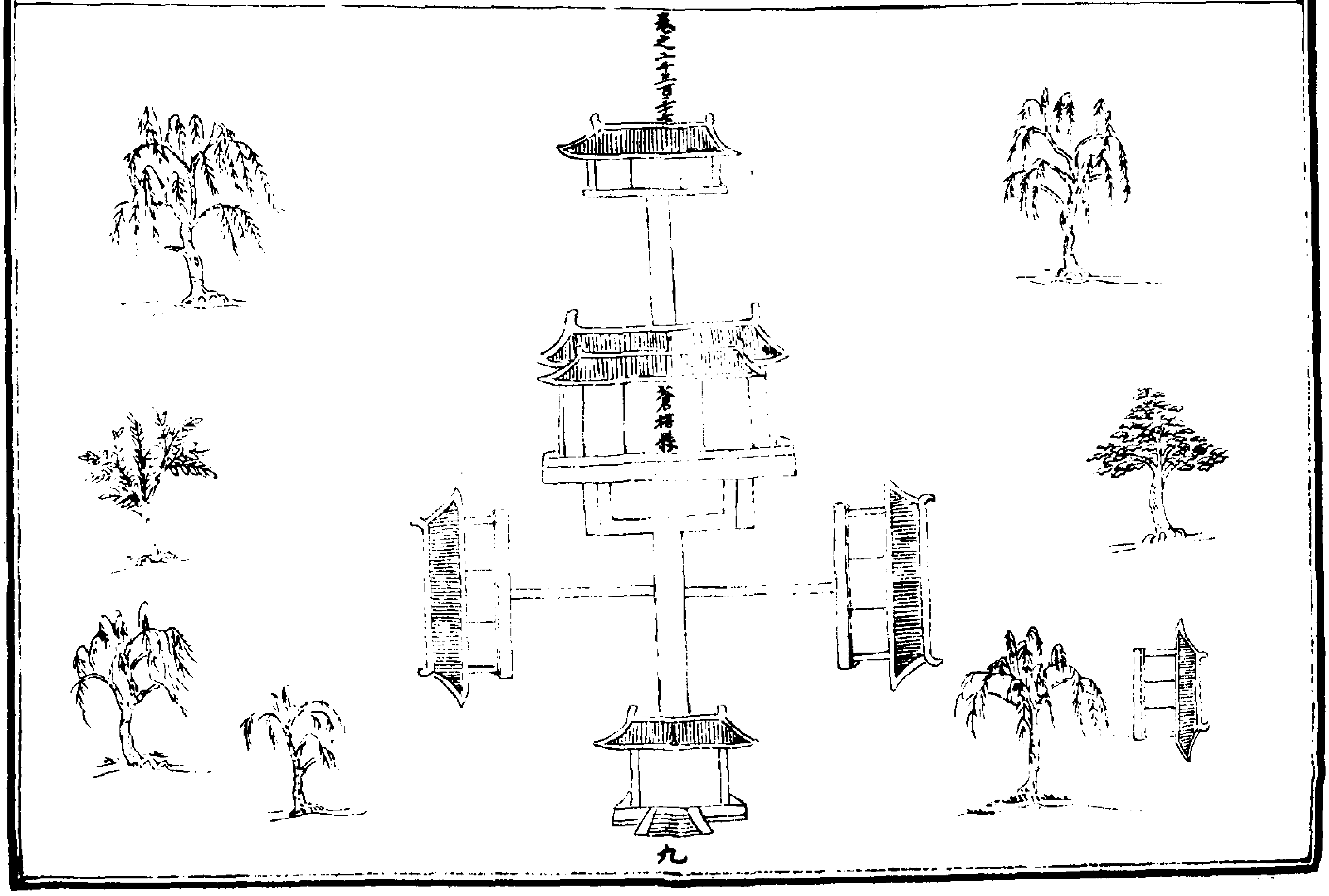

北
南
西
東
龍江驛
龍母廟
五通廟
天王堂
社壇
大雲山
三皇廟
呂仙寺
水井寺
金石寺
東嶽廟
開元寺
府學
報恩寺
玄妙觀
火山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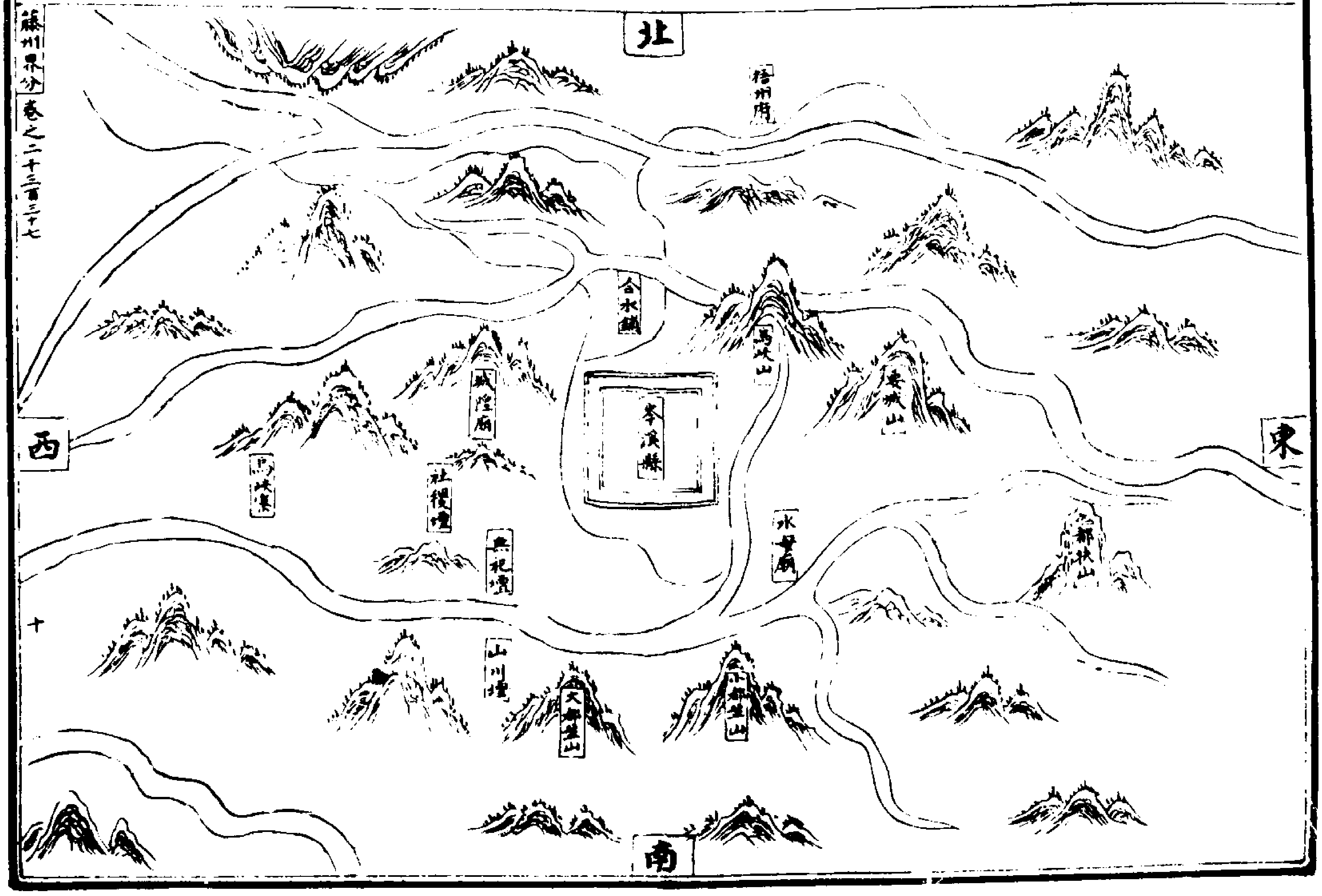
梧州府治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梧州府
廣備庫
同知
府判
知事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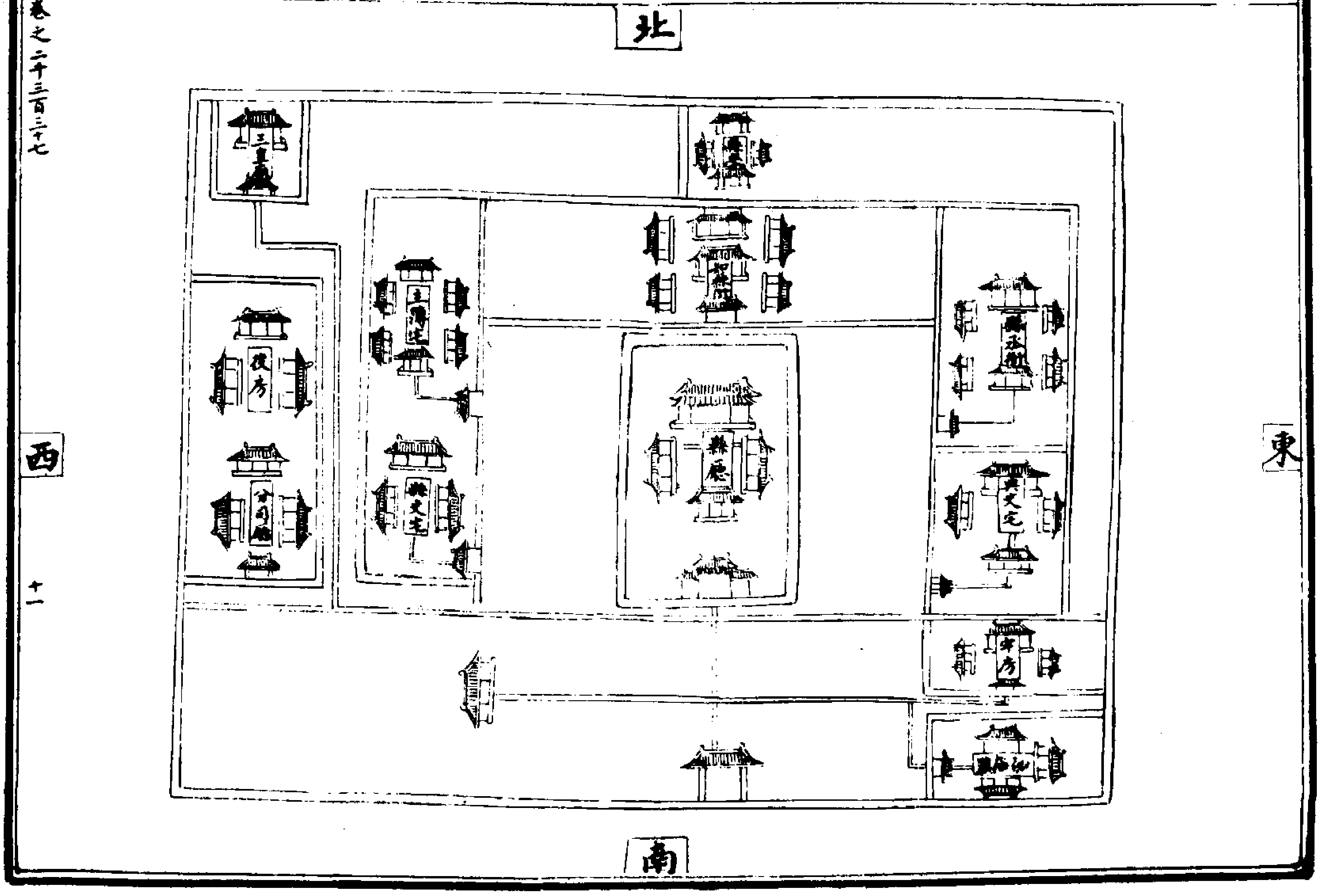
蒼梧縣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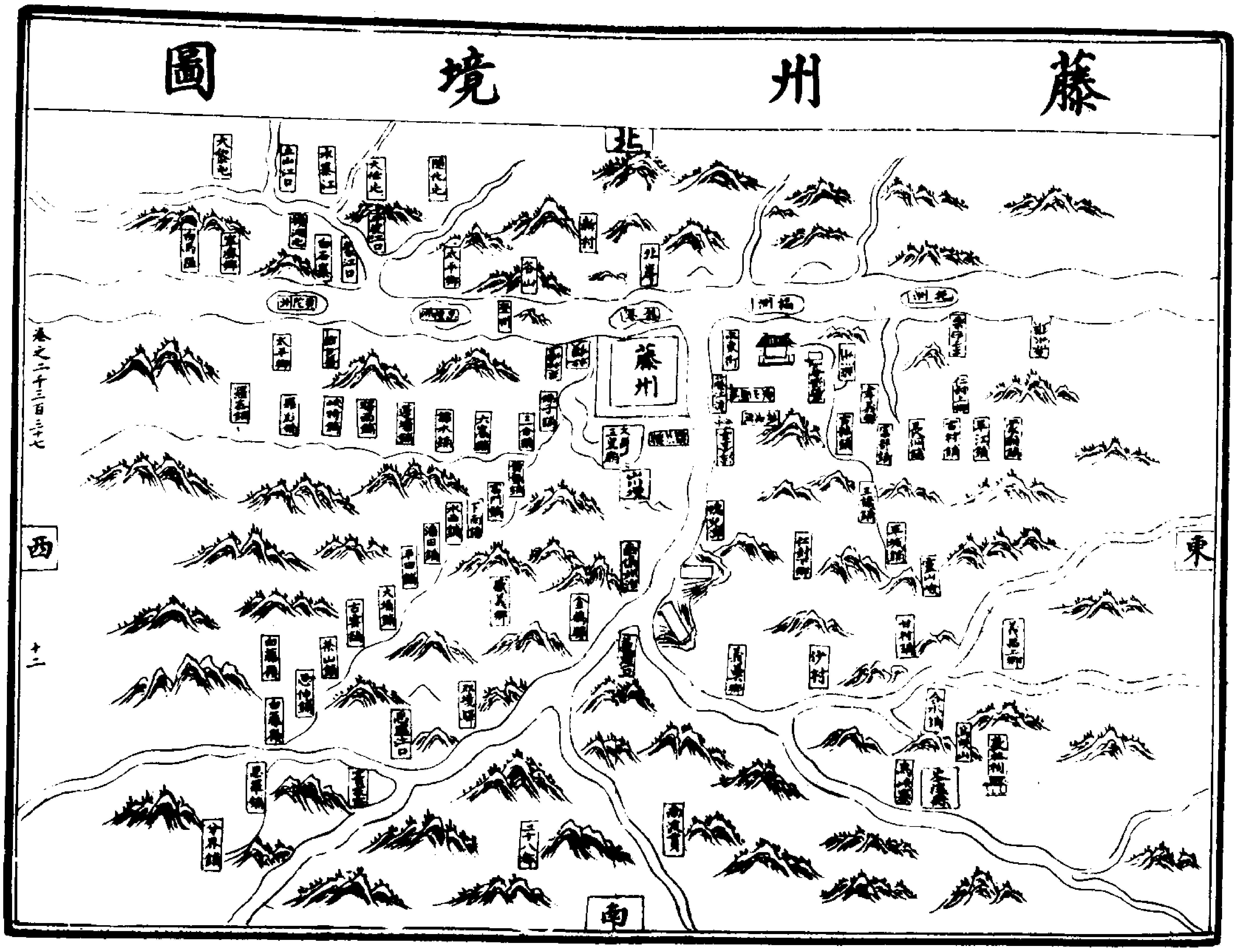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蒼梧縣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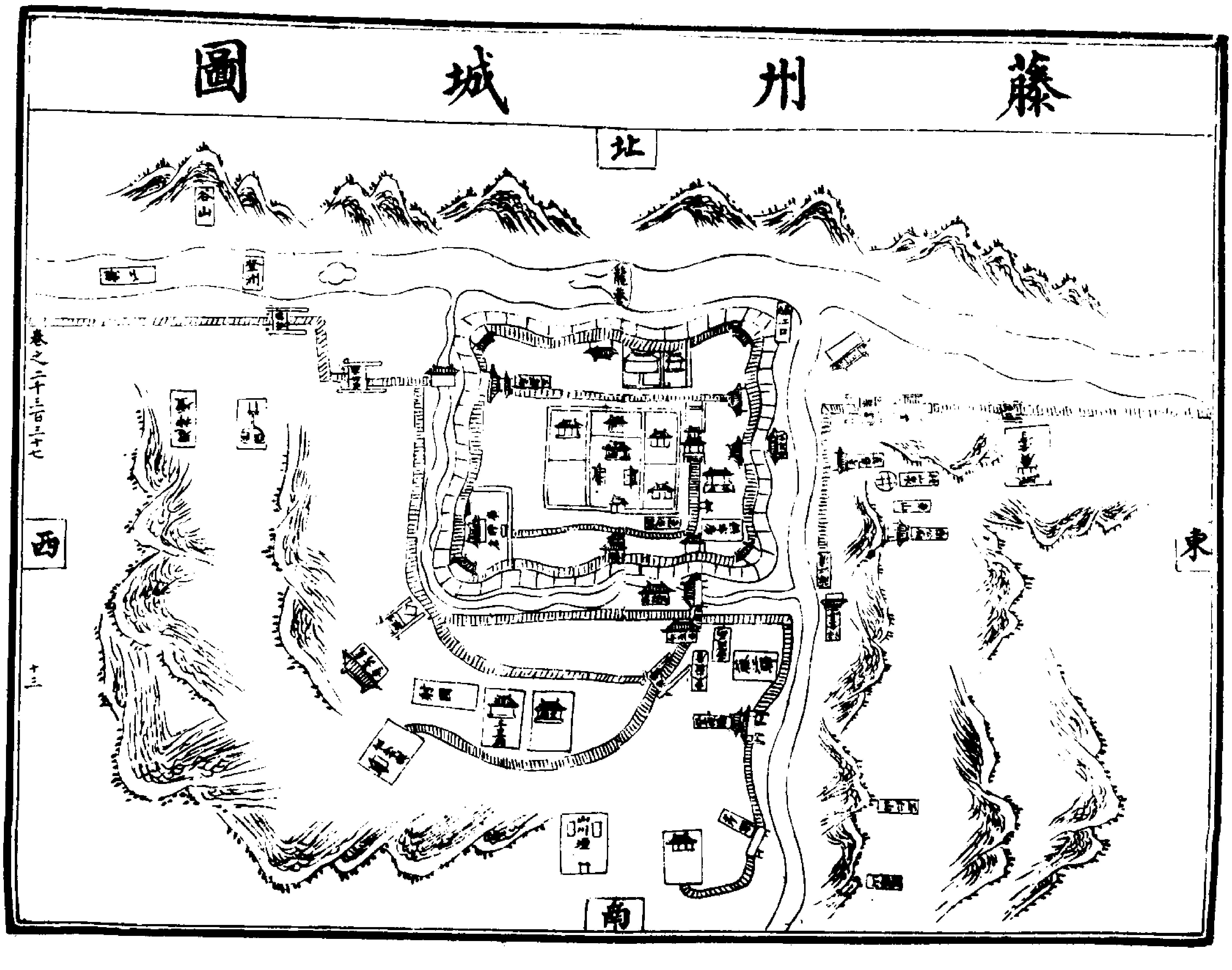
岑溪縣境圖


北
藤州界分
梧州府
合水鎮
馬峽山
岑溪縣
城隍廟
安城山
西
東
烏峽寨
社稷壇
無祀壇
水母廟
都扶山
山川壇
大都埜山
小都埜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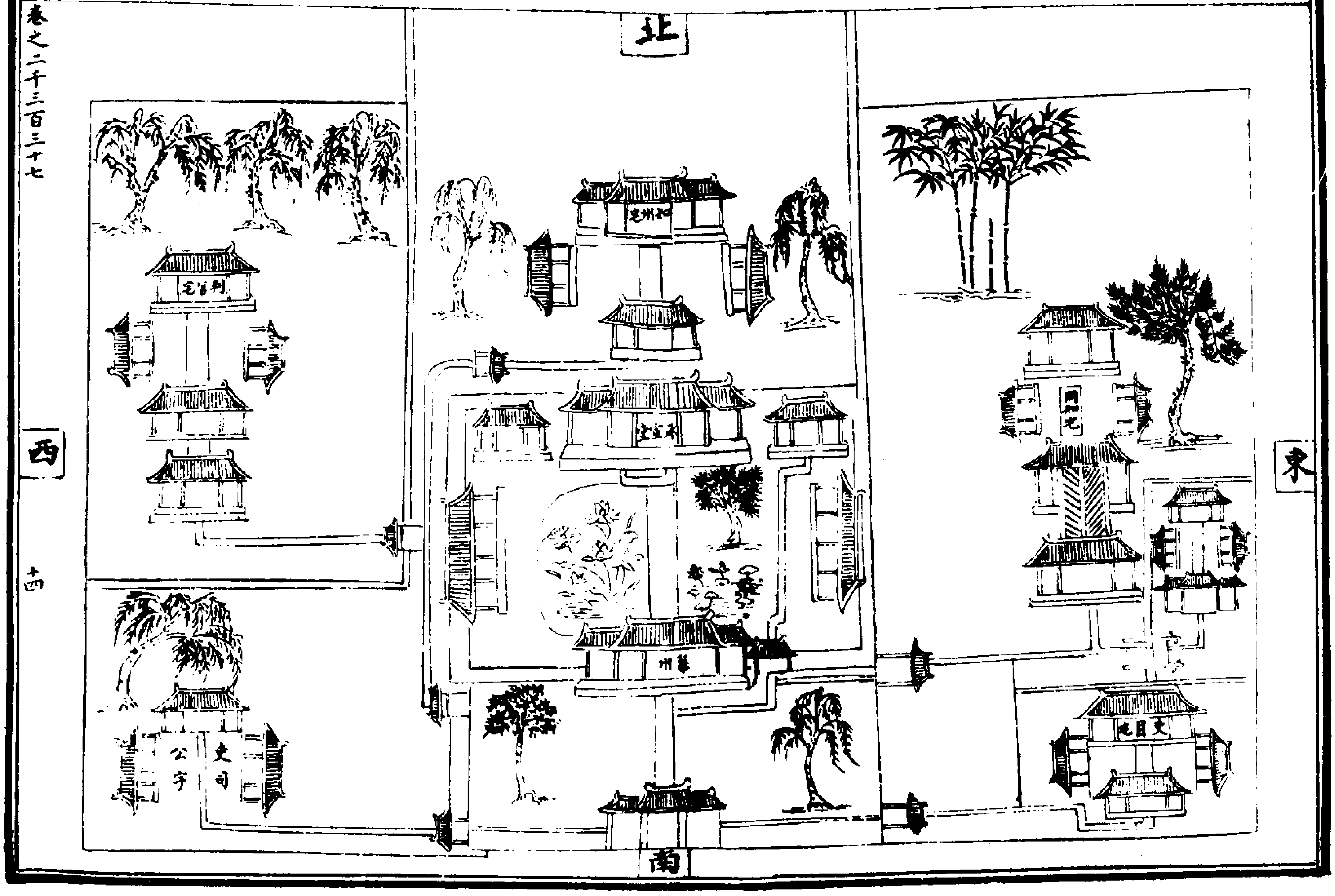
岑溪縣治圖


北
三皇廟
知縣衙
主簿宅
役房
分司廳
縣丞宅
縣廳
縣丞衙
典史宅
申房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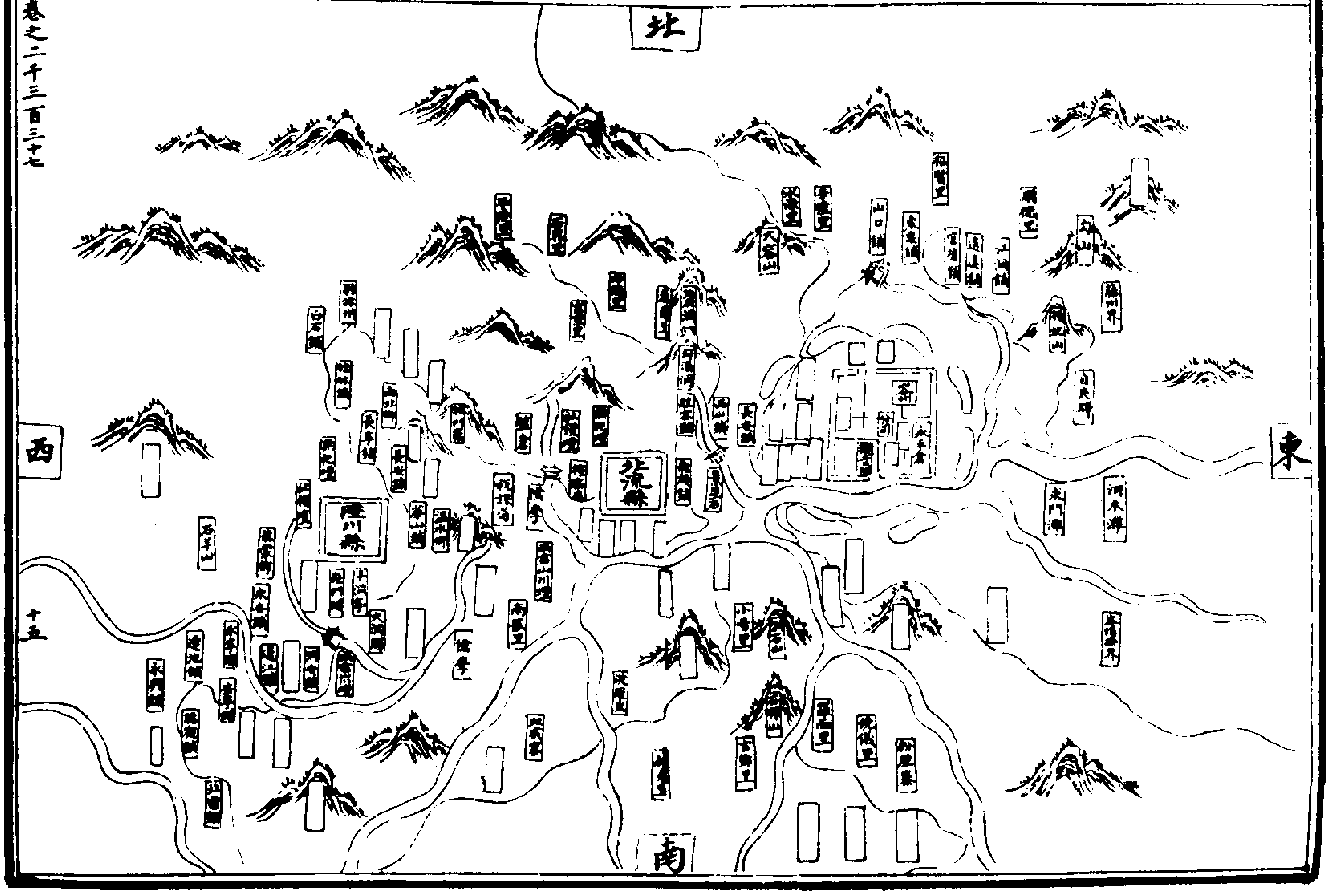

藤州境圖
北
南
東
西
藤州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十二


藤州城圖
北
南
東
西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十三

藤州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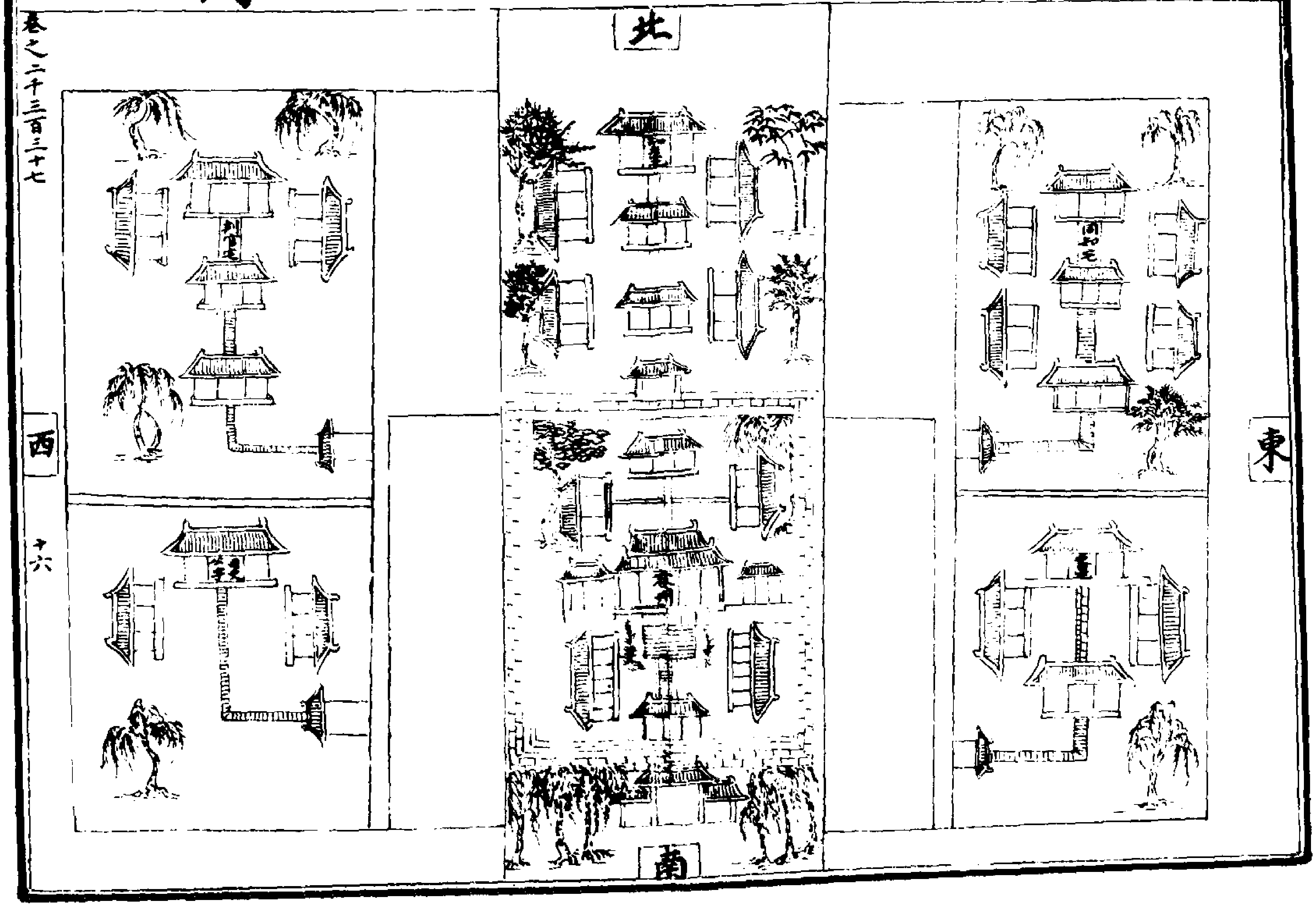

北
西
東
南
知州宅
判官宅
藤州
吏目宅
吏司
公宇

容州境圖


北
西
東
南
容
北流縣
陸川縣
大容山
山口鋪
藤州界
河木灘
長亭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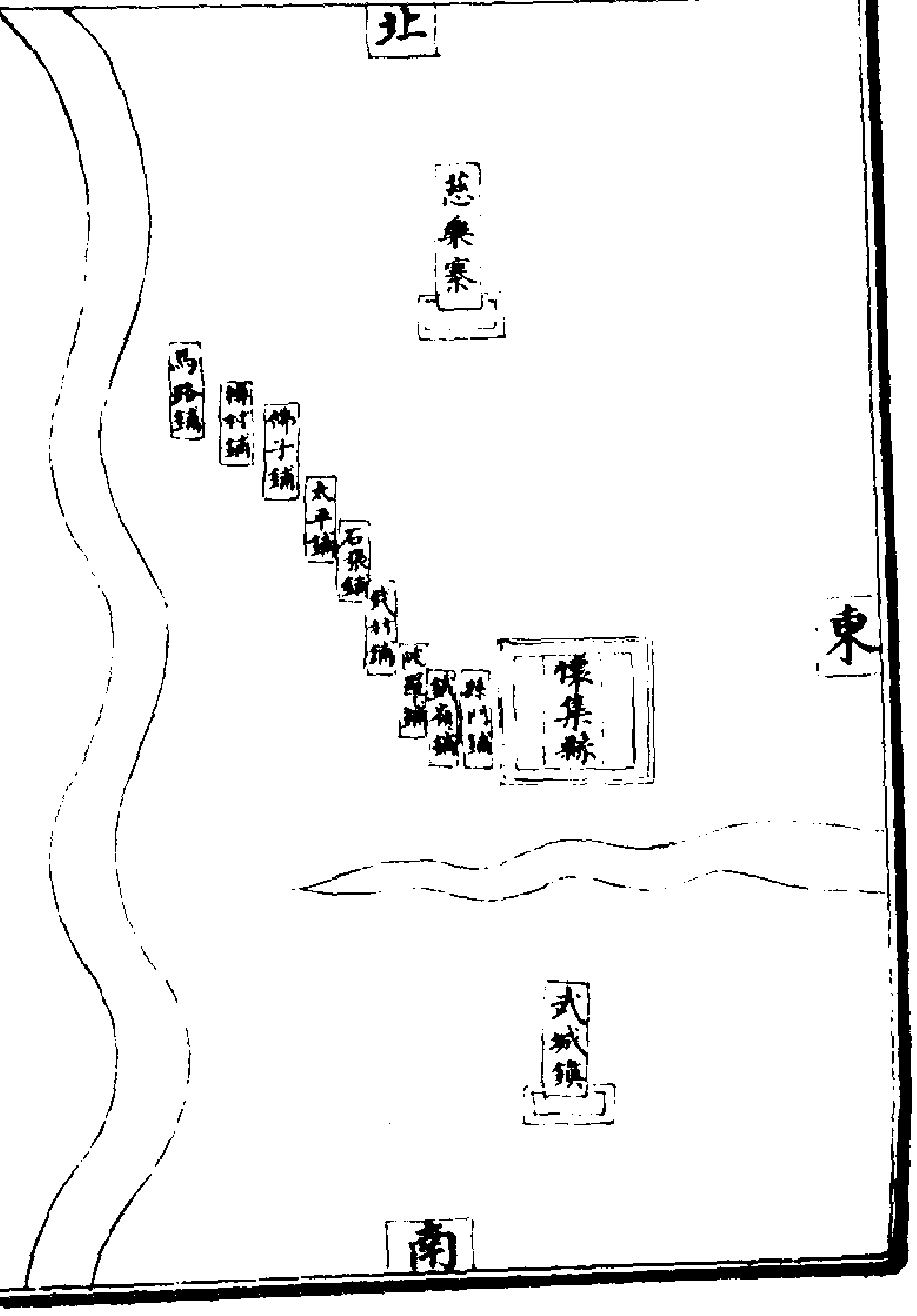
容州治圖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北
判官宅
同知宅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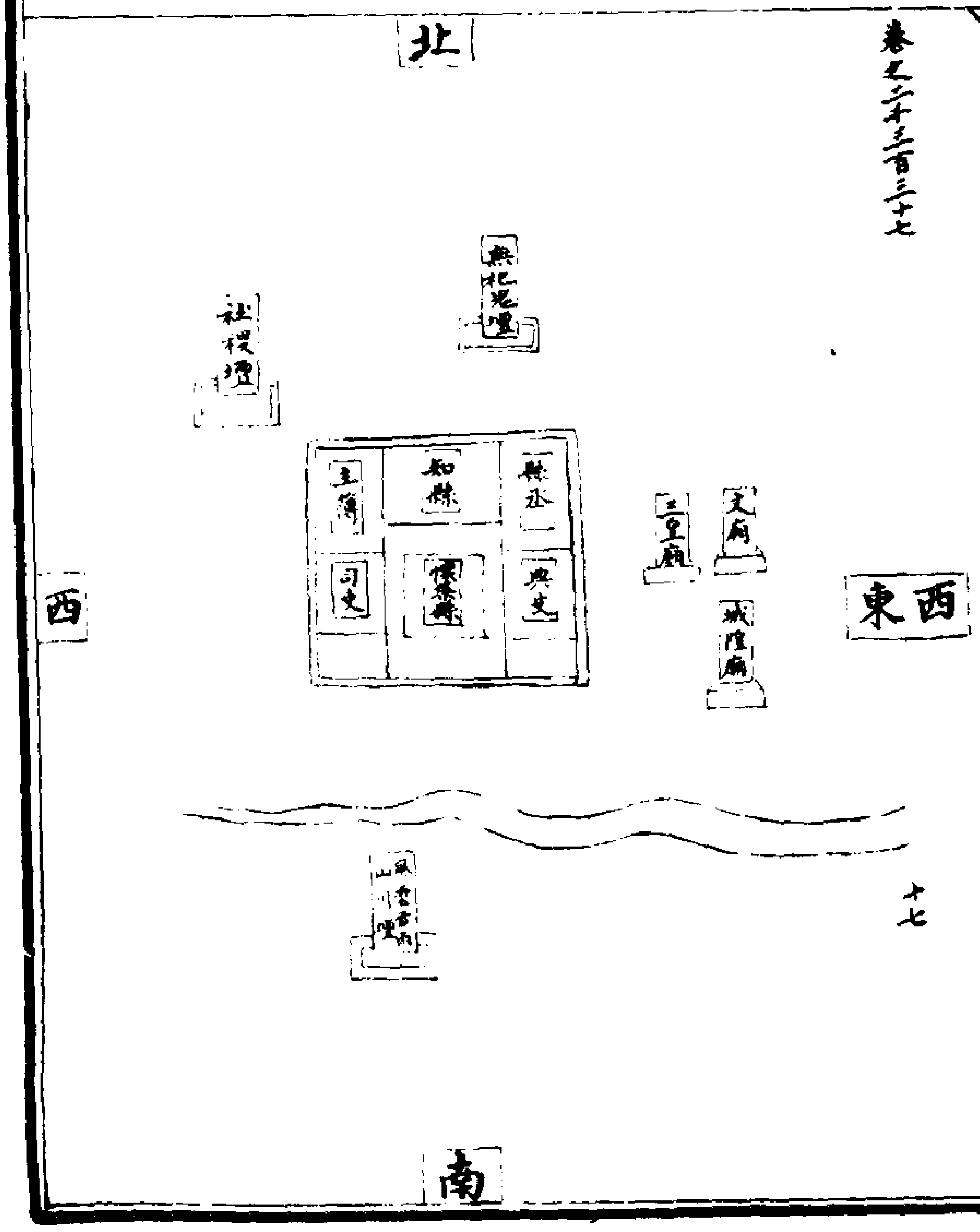
十六

懷集縣境圖


北
慈樂寨
馬路鋪
櫓村鋪
佛子鋪
太平鋪
石梁鋪
武村鋪
城尾鋪
鐵嶺鋪
縣門鋪
懷集縣
武城鎮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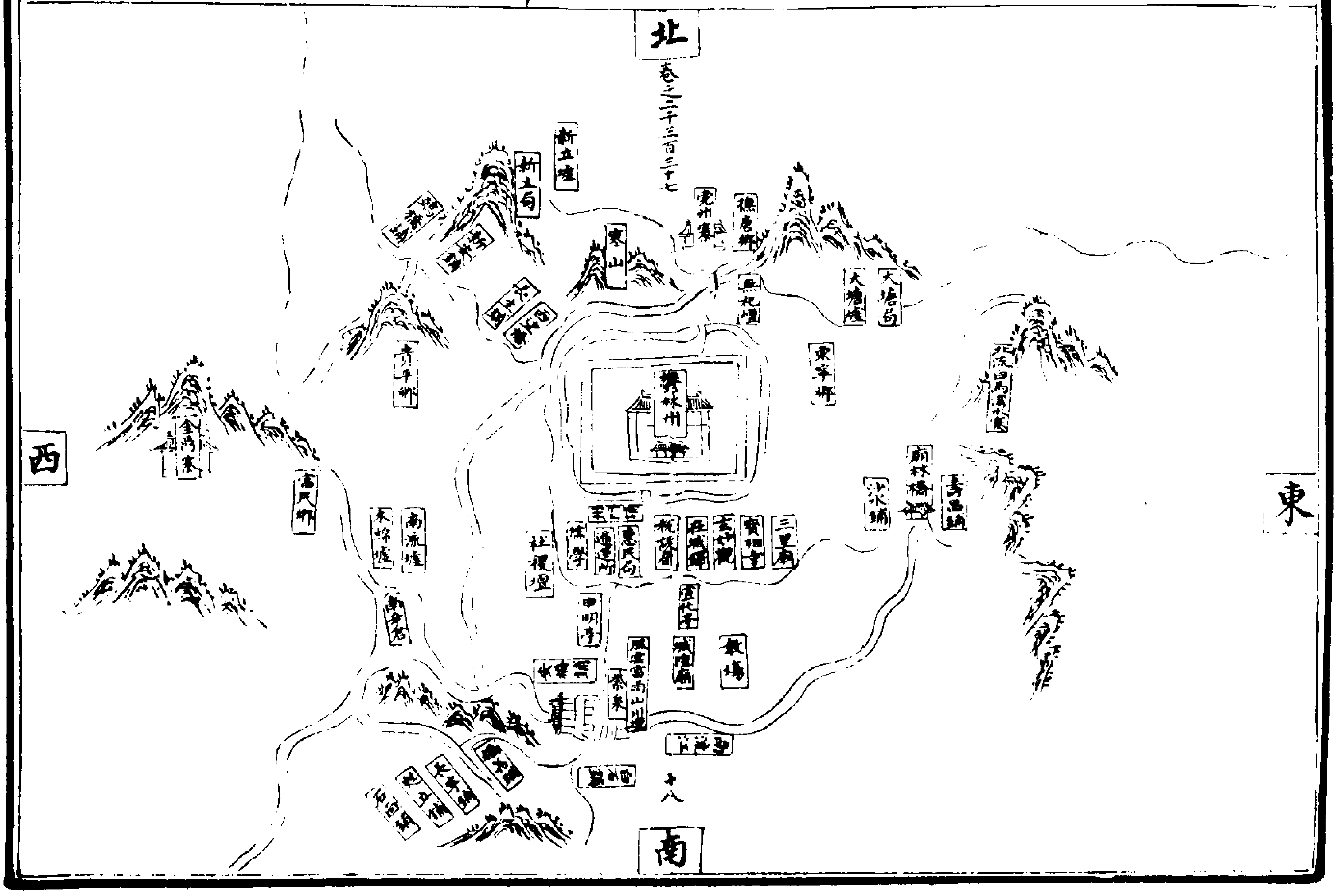
懷集縣治圖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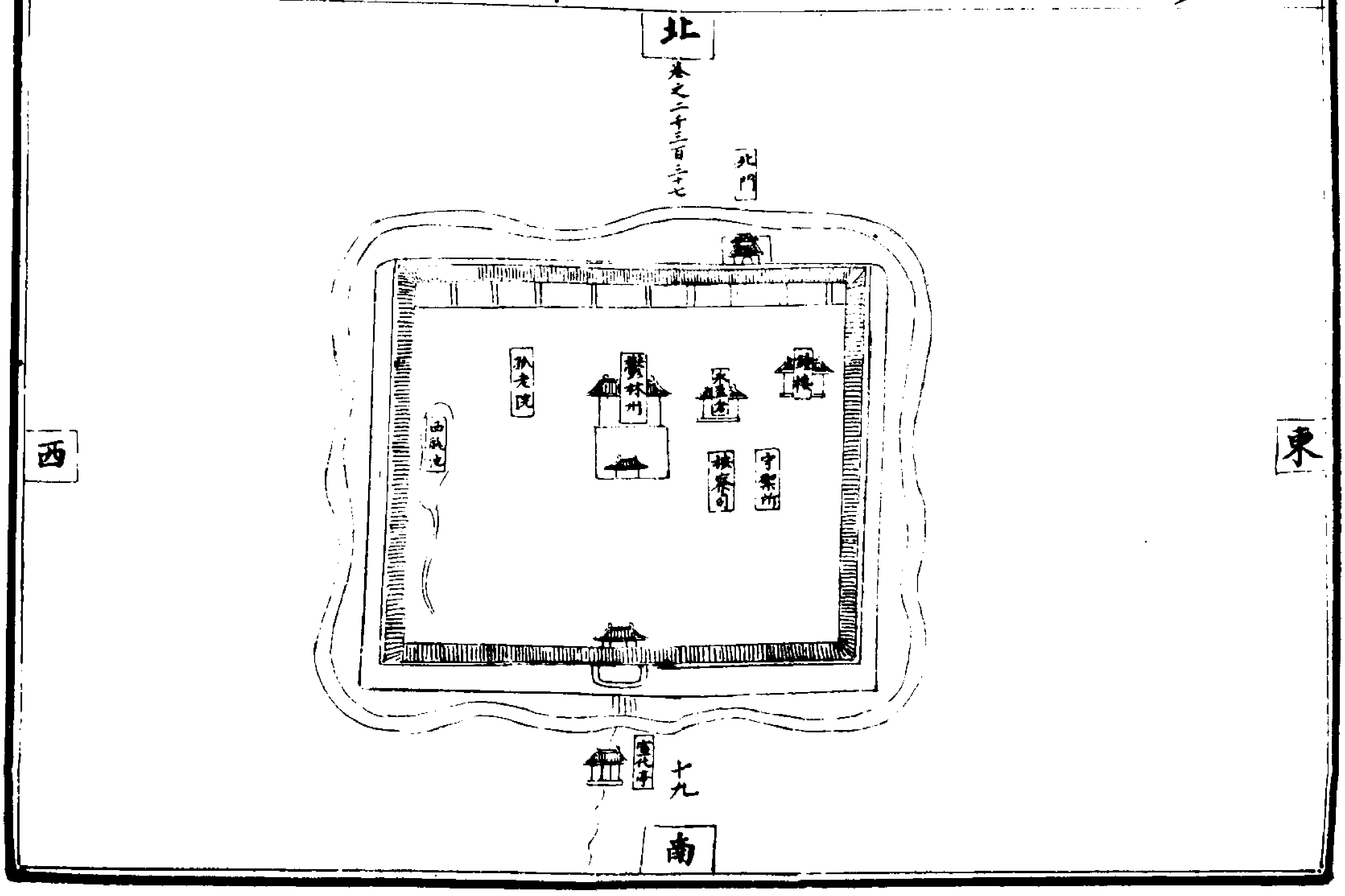

北
無祀鬼壇
社稷壇
主簿
知縣
縣丞
司吏
懷集縣
典史
三皇廟
文廟
城隍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西
東
南

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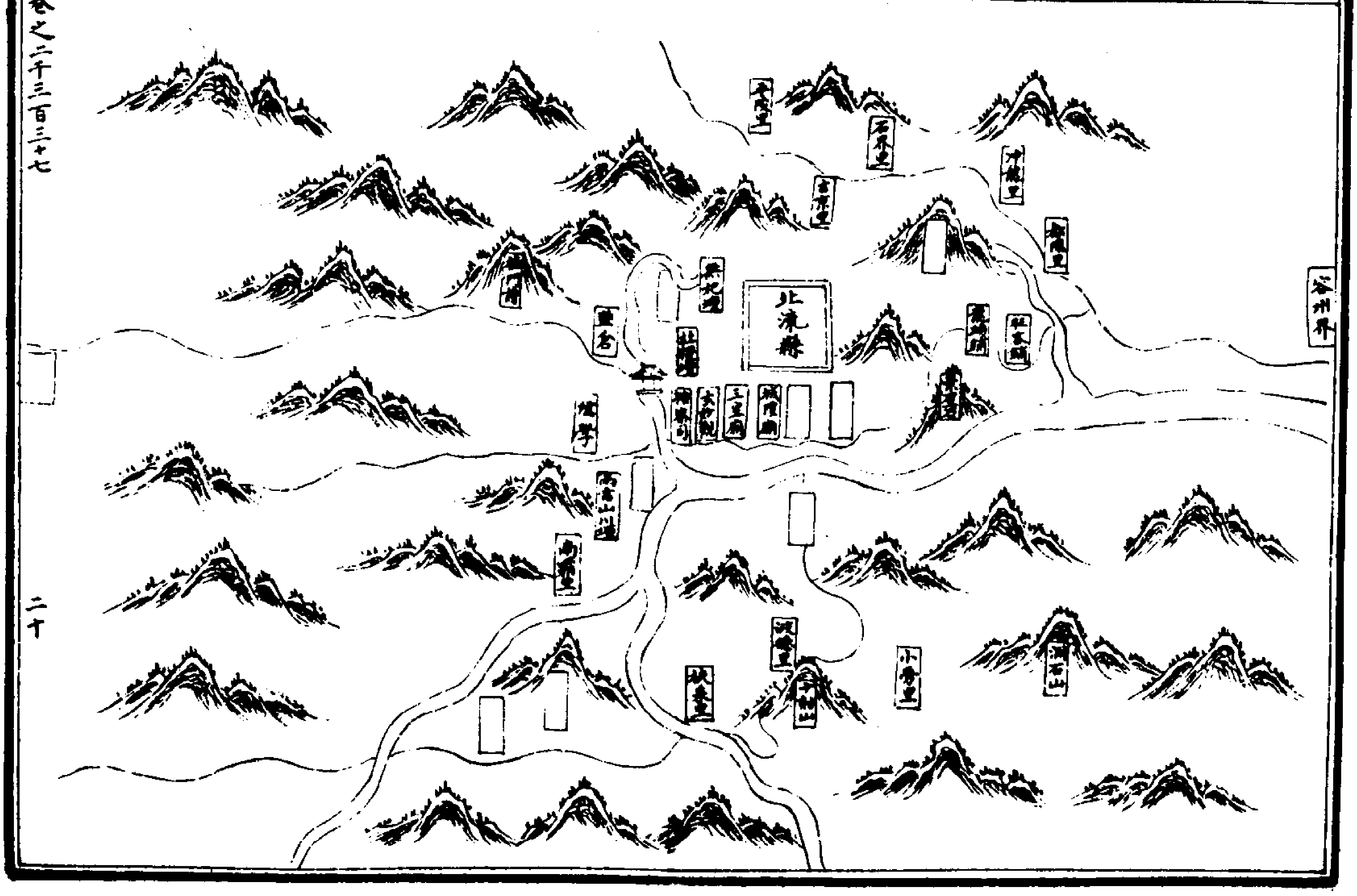
鬱林州郡境圖


北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西
東
南
寒山
無祀壇
大塘壇
大塘司
東平鄉
鬱林州
青平鄉
南流壇
社稷壇
儒學
惠民局
稅課局
玄妙觀
寶相寺
三皇廟
壽昌鋪
申明亭
城隍廟
教場
風雲雷雨山川壇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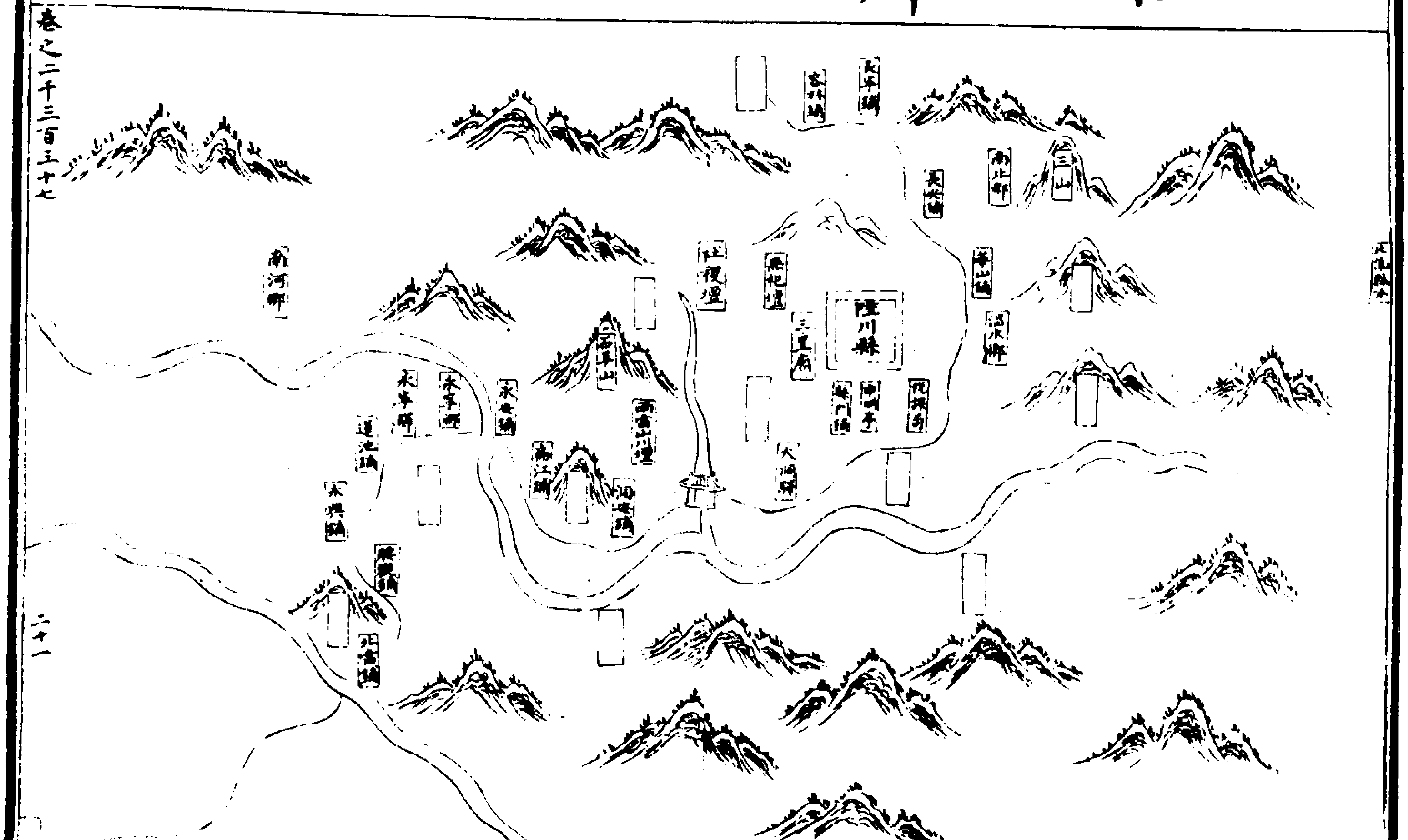
鬱林州郡城圖


北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北門
鬱林州
孤老院
守禦所
西
東
十九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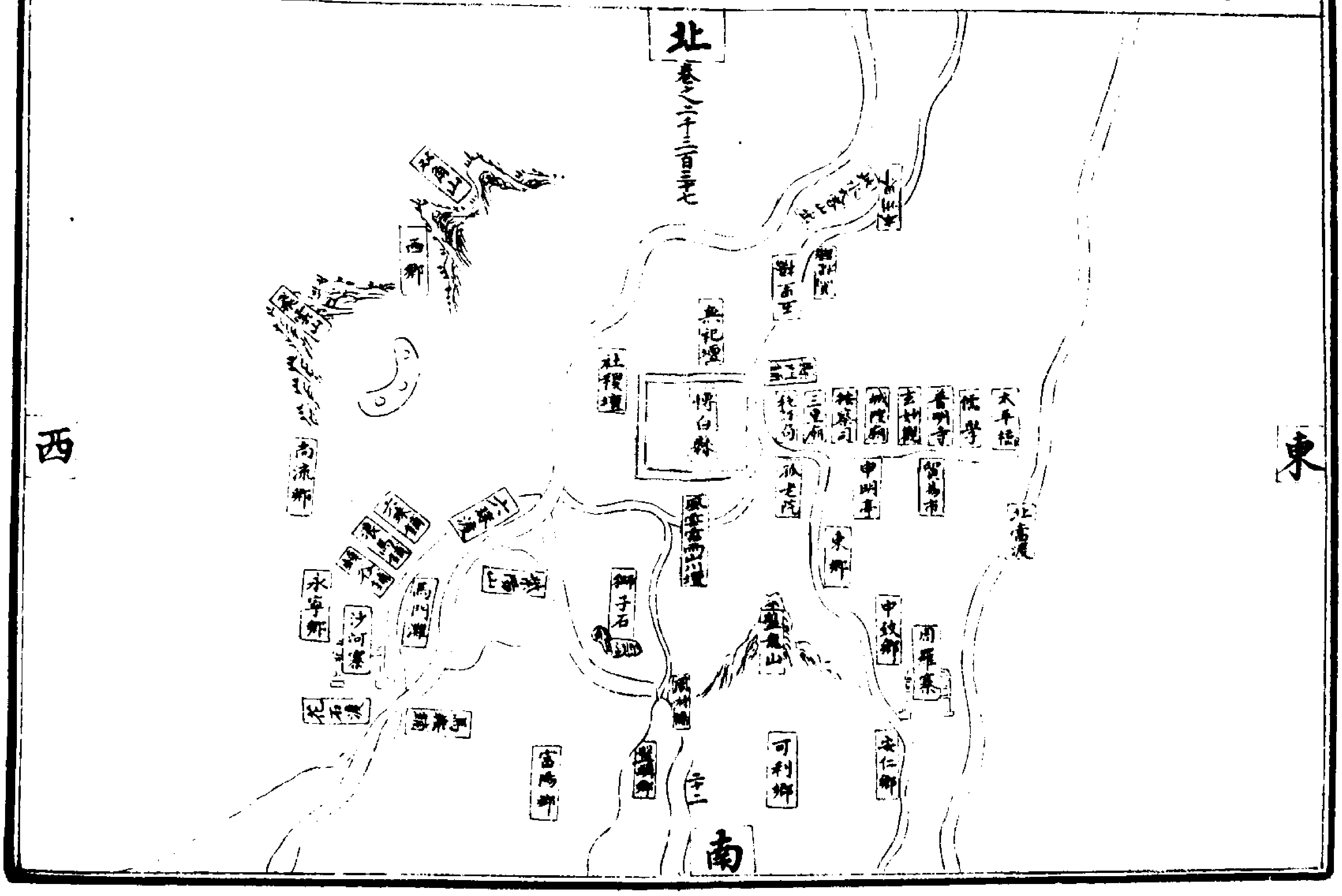
北流縣圖


北流縣
石界里
社稷壇
三皇廟
城隍廟
儒學
谷州界
洞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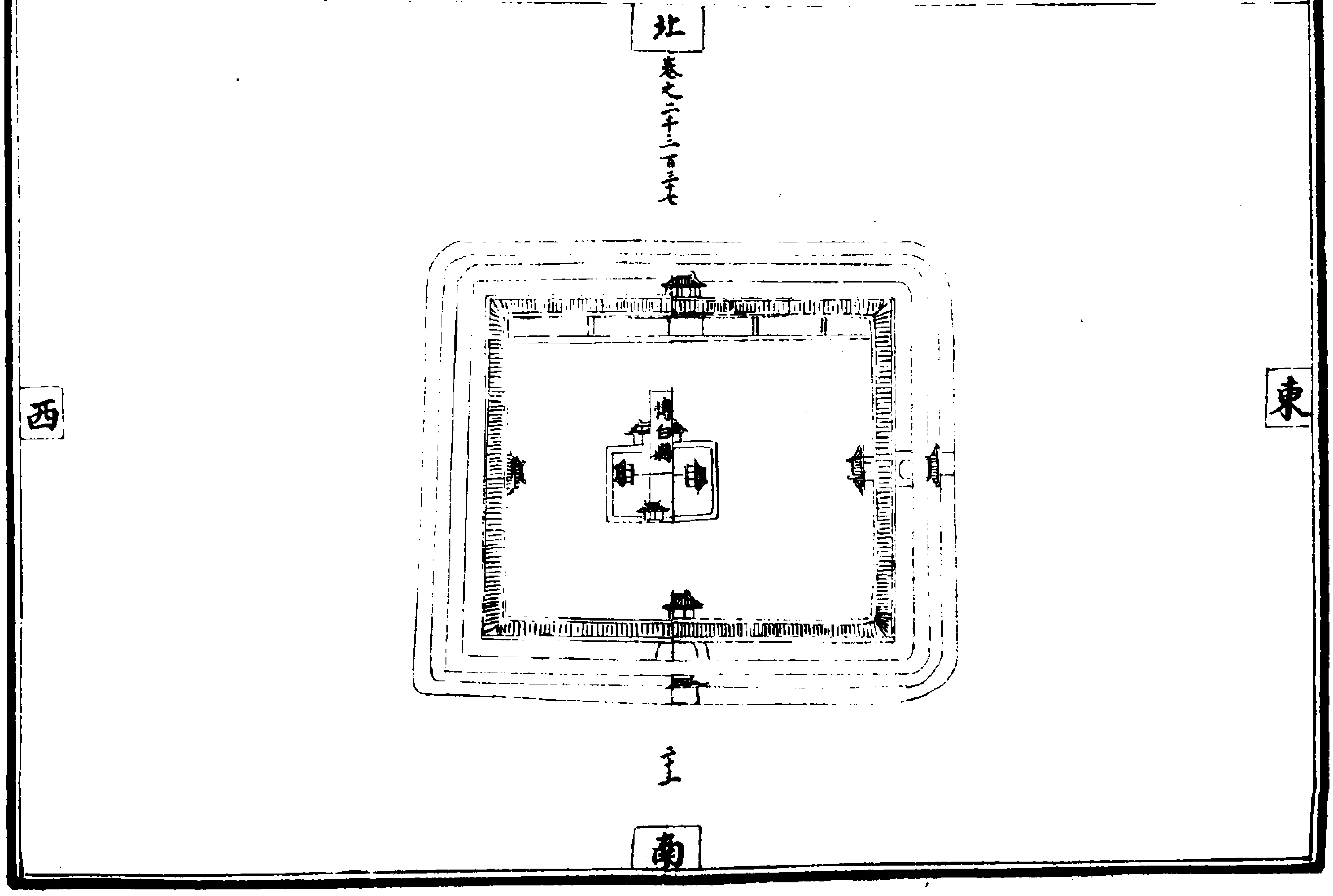
陸川縣圖


陸川縣
三山
南河鄉
社稷壇
三皇廟
永寧驛
永安鎮
溫水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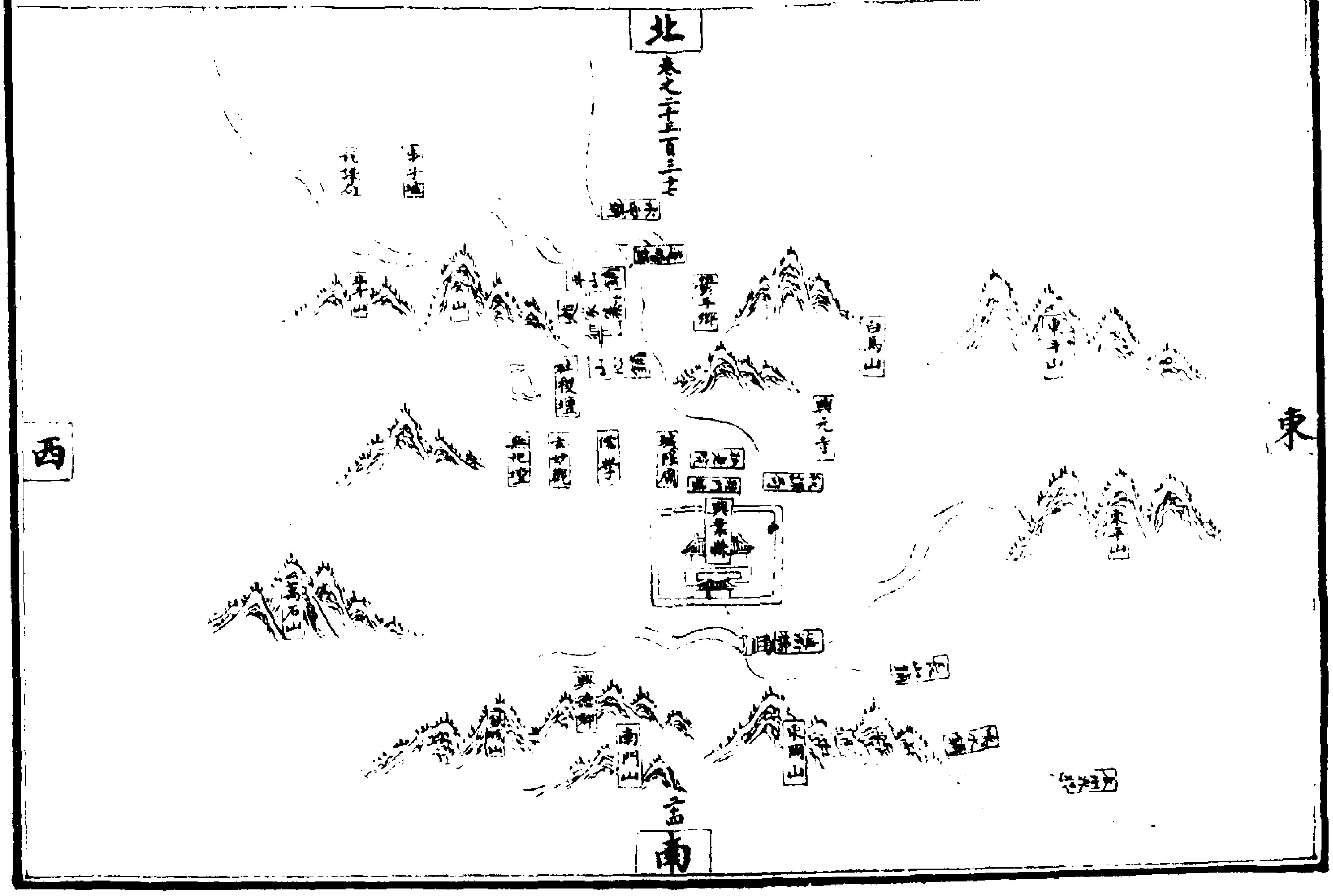
博白縣境圖


北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西
東
南
博白縣
無祀壇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太平橋
儒學
香林寺
玄妙觀
城隍廟
三皇廟
東鄉
中紋鄉
周羅寨
安仁鄉
可利鄉
獅子石
富陽鄉
西鄉
南流鄉
永寧鄉
沙河寨
馬門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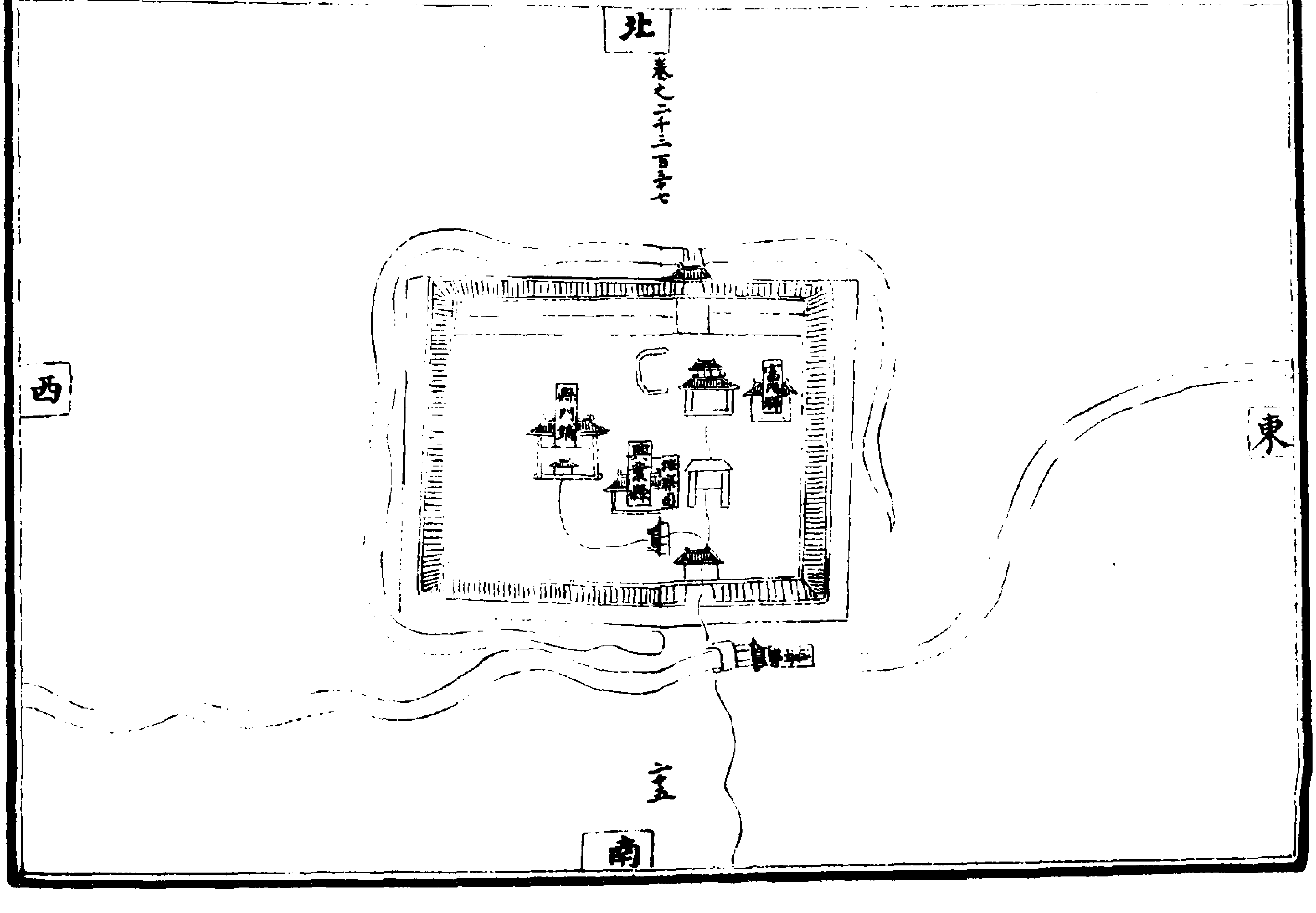
博白縣城圖


北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西
東
博白縣
南

興業縣境圖


北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西
東
南
白馬山
東平山
社稷壇
無祀壇
玄妙觀
儒學
城隍廟
興元寺
興業縣
萬石山
興德鄉
南門山

興業縣城圖


北
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西
東
南
興業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三十八　六模

梧　梧州府二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禹貢荆州之域粤地牛女之分秦屬桂林郡漢元鼎六年以其地為蒼梧郡之廣信縣後兼置交州領郡七元封五年治蒼梧廣信縣後又徙治番禺晉宋齊並因之梁分廣信縣置梁信郡又郡兼置成州隋罷郡改梁信縣為封川縣改成州為封州又罷蒼梧郡於舊廣信縣置蒼梧縣屬靜州唐置梧州割藤州之孟陵并賀州之綏越藤州之戎城來屬天寶元年改蒼梧郡乾元元年復為梧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省孟陵戎城二縣為鎮入蒼梧六年後置戎城縣熙寧四年省入蒼梧五年以昭州龍平縣來屬元豐三年還屬昭州元至元十四年置安撫司十六年立梧州路。

本朝為梧州府屬廣西布政司。蒼梧志梧州府（古蒼梧郡今治蒼梧縣。按蔡九峯書傳曰。舜巡狩崩于蒼梧之野。今零陵郡有舜塚云。為爲梧州之境）廷上古蠻夷之國。百粤之地也。秦末南海尉趙佗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粤王。茲地繫焉。西漢武帝元鼎六年討平南粤。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屬交州。刺史部治蒼梧之廣信縣。郡領縣十。廣信。謝沐。高要。封陽。臨賀。端溪。馮乘。富川。荔浦。孟陵。東漢又置彭平襄城二縣。共領縣十二。獻帝建安八年陞交州刺史為交州牧。亦治蒼梧十五年始徙治南海焉。吳主（孫權）黃武五年。以交趾日南九真合浦為交州。割南海蒼梧鬱林為廣州。郡遂屬廣州。晉宋因之。仍領縣十二。晉領縣十二。廣信。端溪。高要。新寧。梧陂。孟陵。彭平。襄城。端溪。臨賀。都羅。武城。宋領縣十一。廣信。孟陵。懷熙。思安。封興。蕩康。僑寧。遂成。丁留。寧康。武化。齊領縣十二。廣信。寧新。封興。撫寧。遂成。丁留。懷熙。孟陵。寧康。蕩康。僑寧。思安。梁屬成州。隋平為封州。大業初。州廢為蒼梧永平。唐武德四年置梧州。領蒼梧豪靜。昭平三縣。貞觀八年。割藤州之孟陵。賀州綏越來屬。十二年廢豪靜縣。天寶元年改蒼梧郡。乾元元年復為梧州。領蒼梧。戎城。孟陵三縣。隸嶺南道。梁貞明三年。偽漢劉陟竊據其地。宋開寶五年王師平之。尋并孟陵戎城二縣入蒼梧。六年後置戎城縣。至熙寧四年七月。併戎城入蒼梧縣以戎城為戎墟鎮。至八年五月。撥昭州龍平縣來屬。元豐三年復龍平隸

昭州止領蒼梧一縣。至元十四年　月內，歸附元朝，遂立招討司，招安廣東道未附州郡。十五年改軍民安撫司，領封州、德慶、肇慶三州，隸廣西道。十七年陞為梧州路總管府。至元二十九年，仍撥封州、德慶、肇慶三州，復隸廣東道。梧州路仍領蒼梧一縣。洪武元年五月內，入于

國朝。輿地紀勝：梧州，下，蒼梧郡，軍事。（九域志。）舜帝南巡，至於蒼梧之野。（史記：舜南巡，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之九疑。）禹貢荊州之域。（元和志：富州為荊州之域。富州、昭州及梧州，同屬蒼梧郡，當為荊州之域。）越地，婺女、牽牛之分。（西漢志：蒼梧郡，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昭州志以為楚越之交，與元和志不同，姑兩存。）秦取百越，屬桂林郡。秦末，趙佗自立為南越王，其地復屬焉。（元和志。）漢武帝平呂嘉，以其地為蒼梧郡之廣信縣。（元和志：在元鼎六年。）初南越以同姓趙光為蒼梧秦王，漢武平南越，光降，封隨桃侯。（此據輿地廣記。而西漢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云：隨桃侯趙光，以南越蒼梧王聞漢兵至，降，侯三千戶。校之輿地廣記，却無秦王字，小有不同。）漢於蒼梧郡兼置交州，（通典：梧州注云：領郡七，理於此。）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武帝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於禹貢九州之外，加以幽、并及交州、朔方，為十三州。之交州刺史部七郡，曰南海，曰鬱林，曰蒼梧，曰九真，曰交趾，曰合

浦，曰日南。凡七郡，統以刺史。東漢志：廣信縣注，引漢官云：刺史治所，去雒九千里。）而交州刺史治蒼梧郡之廣信縣。（見上漢志註。）東漢立交州牧，治蒼梧。後徙治番禺。（輿地廣記云：建安八年，立交州牧，治此。十五年，徙治番禺。象之謹按：東漢初置州牧，在靈帝中平五年戊辰。而輿地廣記云：建安八年癸未，立交州牧，相去十有六年，不同，當考。象之謹按通鑑：建安五年云：初，士燮為交趾太守，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朝廷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又為其將所殺。劉表遣賴恭代津為刺史，又以吳巨為蒼梧太守。巨與恭相失，巨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吳巨外附內違，騭誘而斬之，由是嶺南始服役於權。由是觀之，獻帝時尚名交州刺史，初未嘗置州牧也。第恐以刺史領州牧之事耳。又元和郡縣志云：獻帝末，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孫皓時，以交州土壤大遠，乃分置廣州，理番禺，而交州徙龍編云。）晉、宋、齊、梁、陳為郡不改。（此據元和郡縣志，而晉、宋、齊志，蒼梧郡並治廣信縣。）梁析廣信縣置梁信縣，及梁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廢梁信郡，改梁信縣為封川縣，改成州為封州。（已上並按隋志，而唐志於封州云：本廣信郡，隋臨封縣本屬焉。則所謂廣信、梁信，又成州之名，皆當隸之封州，而蒼梧靜州乃屬梧

州。則封州、川於今之梧州，已判為二郡，不應尚隸於梧州。此以其舊自梧州析置，而舊志不甚分別，故為剖析之耳。）隋又廢蒼梧郡，於舊廣信縣置蒼梧縣，屬靜州。（元和郡縣志云：開皇十年罷郡，為蒼梧縣，屬靜州。又云：罷郡於此立蒼梧縣。隋志：蒼梧郡自治封川，而於蒼梧郡下註云：舊置蒼梧郡，平陳郡廢，則今之蒼梧縣，乃漢蒼梧之郡治也。）唐平蕭銑，置梧州，領蒼梧、豪靜、開江三縣。（舊唐志云：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梧州，領蒼梧、豪靜、開江三縣。通典云：蒼梧縣，即漢之廣信縣地也。廣西郡縣志云：梁析廣信置梁信縣，隋更曰封川，仍徙治於此，仍之廣信曰蒼梧縣，是唐信即今之蒼梧也。）割藤州之孟陵，（即漢之猛陵縣。）并賀州之綏越來屬。（元和郡縣志云：猛陵，本漢舊縣，隋省，武德重置，屬藤州。貞觀屬梧州。唐志云：貞觀八年，以賀州之綏越來屬。十二年省遂都。其後又省綏越，而開江復隸富州。）又以藤州之戎城來屬。（元和郡縣志云：本廣信縣地，梁置遂城縣，開皇十年改為戎城縣。唐志云：戎城，本隸藤州，永徽中來屬。）改蒼梧郡。天寶元年，復為梧州。（乾元元年。）容州經略使僑治於梧州。（圖經：冰井下載唐大曆三年，容州刺史元結過郡，自曰冰井。時容州兵亂，容[illegible]守寄治於梧。）唐末為湖南馬氏所有。（五代史馬殷傳：楊行密袁州刺史呂師周奔楚，馬殷使師周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五代後周時，陷于南漢。（通鑑：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南漢主遣將吳懷恩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宋平嶺南，地歸版圖。（通略：在開寶三年。）省猛陵、戎城二縣為鎮，入蒼梧。（九域志：在開寶五年。）後置戎城縣。（九域志：在開寶六年。）後省入蒼梧。（九域志：在熙寧四年。）以昭州龍平縣來屬，後復隸昭州。（國朝會要云：開寶五年，廢富州，以龍平縣隸昭州。熙寧五年，自昭州來隸。九域志云：元豐三年，復以龍平隸昭州。）今領縣一，治蒼梧。（封川縣，唐更為封州，隸廣東。）

蒼梧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漢蒼梧郡，治廣信縣。隋立蒼梧縣，於此置郡。開皇十年罷郡，止立蒼梧縣，屬靜州。大業三年州罷，復屬蒼梧郡。唐武德五年，於此置梧州，縣為倚郭。宋、元並仍其舊。

本

朝因之。輿地廣記：下，蒼梧縣，本漢廣信縣，為蒼梧郡治。東漢以後因之。隋平陳，郡廢，改廣信為蒼梧縣。唐立梧州。貞觀十二年，省豪靜入焉。孟陵鎮，本猛陵縣，漢屬蒼梧郡。東漢以後因之。隋屬始安郡。大業初，省入豪靜。後蕭銑復置，屬藤州。唐貞觀八年來屬。更名戎城鎮，本戎城縣。梁置曰遂成，隋更名，屬藤州。唐永徽中來屬。宋開寶五年，二縣皆省入。六年，復置戎城

熙寧四年又省有大桂江始安江元大一統志今拜按隋志封州云梁曰梁信置梁信郡平陳郡廢十八年改為封州元和郡縣志云封州郡漢蒼梧郡之廣信縣地也梁於此置梁信郡屬成州開皇十年改為封州大業三年罷州以縣屬蒼梧郡武德四年復置封州至唐封州尚名廣信郡則是封州乃自廣信縣析出置郡而通典於蒼梧縣下註云漢廣信縣城即此地則是蒼梧乃廣信所治廣信與梁信郡則二者之名固不容以相紊也

宋沿唐舊元不改

岑溪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陳以猛陵縣地置永業郡隋開皇十年罷郡為永泰縣屬永熙郡唐武德五年分永業縣置龍城縣仍於縣置南儀州貞觀元年州罷二年復置義州五年又罷以縣屬南建州六年復置宋開寶四年改為南義州五年州罷六年復置改為南儀州熙寧五年罷州以縣來屬縣治自皇華雉遷焉元仍為岑溪縣屬藤州

本朝以藤州為縣與本縣屬梧州府古藤志縣古名南儀州秦隸蒼梧隋開皇置永業郡尋為縣唐武德四年廢南儀州又龍城四縣正觀元年廢南儀州立南建州六年又復為義州屬嶺南道開元二年屬廣州採訪使天

寶改連城郡乾元元年復為義州領縣岑溪唐末五代為劉氏割據宋開寶四年下嶺南六年改為儀州并連城永業入焉熙寧四年南儀州廢以岑溪縣隸藤州前代因之

天朝仍隸藤州九域志下岑溪州東北一百八十里六鄉富林一銀場有蘇羅山龍驤水郡縣志本南儀州秦屬南海郡漢屬蒼梧郡晉以後因之梁置永業郡尋改為縣後省隋後為縣屬永熙郡唐武德五年置龍城縣於縣置南儀州正觀元年廢二年復置五年又廢六年復置止曰義州天寶元年改州為連城郡乾元元年復為義州至德中改龍城縣曰岑溪宋開寶四年下嶺南五年廢以其地入竇州六年復置太平興國初改為南儀州熙寧四年州廢以岑溪來隸輿地廣記宋熙寧四年廢以岑溪縣來屬故永業縣本安義唐至德中更名故連城縣武德五年析正義置開寶六年至省入岑溪寰宇記南儀州（連城郡今理本溪縣）土地所屬自秦已前與潘州同漢置蒼梧郡今州即蒼梧郡之猛陵縣地也猛陵縣今梧州界隋為永熙郡之永業縣唐武德五年汪表底定於此置南義州又四縣貞觀元年州廢以所領縣入南建州二年復置義州還以故縣來屬五年廢義州又以縣為南建州六年復置義州又割故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為連城郡乾元元年復為義州宋開寶四年平南越廢入竇州至六年復置從民之便其三縣仍併為一縣太平興國初改為南儀州

藤縣（附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秦屬南海郡漢置蒼梧郡屬縣猛陵之地晉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永平郡宋齊並因之隋郡罷開皇十年於此置石州十二年又改為藤州大業三年罷州為永平郡唐武德四年置藤州領猛陵等縣天寶元年改感義郡乾元元年復為藤州初屬南海節度後屬容管經略五代梁貞明元年為南漢所有宋開寶五年省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入鐔津六年移治於大江西岸熙寧四年又罷南儀州以岑溪縣來屬元復為藤州

本朝為藤縣屬梧州府古藤志按舊志云藤州古禹貢九州之外遐荒之地秦始皇開百粵屬桂林郡秦末為南海尉佗所據漢定南海實隸蒼梧漢地里志云屬牽牛分埜唐志所謂韶石以西朱崖以東為星紀之分是也晉升平五年立永平郡以龍驤將軍陳隱鎮之今龍驤山由是名隋置石州改藤州又改為永平郡唐武德四年復為藤州屬南海郡分其地增置南儀州亦屬南海郡五年置鷰州十八年廢鷰州置鐔津縣隸藤州熙寧

四年廢南儀州置岑溪縣隸藤州更改興廢不一今實領縣二附郭曰鐔津外縣曰岑溪鐔津於洪武二年裁革惟岑溪一縣存焉藤州為名得之於隋至今稱為古藤爰自秦漢以來始入版圖皆羈縻州縣宋元因之大約取備而已

聖朝渾一天下是州隨郡內附四民樂業風俗為之敦厚焉今隸梧州府輿地紀勝藤州下感義郡軍事（九域志）漢地理志曰粵地牽牛之分野即唐志所謂韶南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分是也（圖經分野門）古百粵之地秦屬南海郡輿地廣記漢平南越置蒼梧郡屬蒼梧郡之猛陵縣地（此據元和郡縣志而兩漢志蒼梧郡下並有猛陵縣晉志猛陵縣尚隸蒼梧郡而於廣州卷末云晉穆帝分蒼梧立永平郡而無年月）晉穆帝分蒼梧立永平郡（沈約宋志云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郡立而宋齊猛陵尚隸蒼梧而不隸永平）宋齊以後因之（宋志又南齊志並有永平郡）隋文平陳廢永平郡於此置石州（元和郡縣志云在開皇十年而隋志亦不載置石州一節隋志第云舊置永平郡平陳郡廢置藤州）又改石州為藤州（元和郡縣志云在開皇十二年）煬帝罷州為永平郡（元和郡縣志在大業三年隋末陷賊元和郡縣志）唐平蕭銑置藤州（唐志云在武德四年初領永平猛陵

安基武林隋建陽安晉寧戎城寧人淳人大賓賀川凡十二縣（析置唐志）後以武林屬龔州晉寧屬容州（並正觀七年）猛陵屬梧州（正觀八年）以隋建屬龔州（正觀十二年已上四縣之更易並據寰宇記而唐志云隋安賀川縣係正觀以後併省而寧人隸容州永平隸昭州大賓隸鷰州後又徙治安基而戎城縣割入梧州已上十一縣並割隸他處元置十二縣惟存淳人一縣更名感義云）

鐔津縣（本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漢本猛陵縣地晉於此置永平郡隋置藤州唐析置鐔津縣屬焉後省入藤州貞觀初復置宋開寶五年省寧風義昌感義三縣入焉仍屬藤州元仍其舊

本朝併入藤縣輿地廣記中鐔津縣本漢猛陵縣地隋屬藤州初州治永平無鐔津又有隋安賀川寧人等縣皆貞觀後省併更置鐔津為州治以寧人屬容州永平屬昭州故寧風縣唐武德五年以縣立鷰州正觀三年徙治長恭七年更名泰州徙治寧風八年徙治安基後為鷰州十八年州廢以寧風來屬故感義縣本淳民隋置唐武德中更名故義昌縣本安昌唐至德二載更名宋開寶五年省寧風感義義昌三縣入鐔津有鉛穴山鐔

江津（江）

容縣（舊州領三縣今一縣併入本縣二縣改屬鬱林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秦屬南海桂林象郡漢置合浦郡屬交趾其地即合浦郡之合浦縣宋泰始七年分南浦縣立南流郡屬越州齊梁陳並因之隋罷郡為合浦永平二郡地唐武德四年置銅州貞觀八年改銅州為容州開元中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普寧郡乾元元年復為容州都督府五代屬南漢宋為容州元改為安撫司至元十六年立容州路大德五年復為容州

本朝為容縣屬梧州府容州志按漢地里志古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俱號粵地後漢志牽牛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晉志自南斗十三度北斗十度皆曰星紀吳越之分埜春秋元命包曰牽牛流為荊州分為粵國又考唐志亦以嶺南道為楊州之境且指封梧以東至廣為星紀分郴桂以西幷容為鶉尾分又天文志謂星紀鶉尾以負南海而韓退之送南海從事竇平序亦曰踰嶽闗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則知南涉越闗訖蒼梧逾嶺表皆不外星紀鶉尾之墟也漢元鼎中熒惑守南斗占曰南斗越分也其後越相呂嘉反漢舉兵誅之候証不差以是知容在嶺右介楊州之南應鶉尾之分無可疑矣輿地紀勝下都督府容州普寧郡寧遠軍節度（九域志）古越地（元和郡縣志）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圖經引西漢志以為越地牽牛婺女之分埜今之合浦等郡俱號粵地又引韓退之送南海從事竇平序云踰闗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秦開五嶺置南海桂林象郡（圖經）漢平南粵置合浦郡屬交趾刺史今州即合浦郡之合浦縣地也（此據元和郡縣志又圖經云交趾郡有司漏縣今勾漏在普寧北流之間則又疑其地隸交趾然考之東西漢志及晉志交趾合浦自是兩郡不應指合為一）晉（改）宋明帝分合浦縣立南流郡（元和郡縣志在泰始七年故沈約宋志越州下有南流太守注云新立則是立於泰始七年也）屬越州（宋志明帝泰始七年立越州南流太守屬焉則南流郡與越同立於泰始七年也）歷齊梁陳不改（此據寰宇記而南齊志越州下亦有北流郡注云永明六年立元和郡縣志又云蕭齊分南流郡置南流縣後北流郡置北流縣尋又省南流其北流縣屬合浦郡有小不同）隋廢郡為合浦永平二郡地（隋志永平郡普寧縣下注云舊曰陰石梁置陰石郡平陳郡廢改縣為奉化開皇十九年又改名焉而隋志合浦郡下亦有北流縣注云大業初廢陸川

縣入焉）隋末蕭銑遣張繡略定嶺表（唐書蕭銑傳）唐平蕭銑（通鑑武德四年）隋合浦太守甯日宣來降（通鑑）以合浦郡之北流縣永平郡之普寧縣於今州里北置銅州（此據唐志元和郡縣志及廣西郡邑圖又容州普寧志云蕭銑略定嶺表於此置銅州領北流豪石容川渭龍南流陵城普寧新安八縣唐興交州總管丘和以其地來降與此不同蒙之謹按唐志及通典皆云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銅州是銅州之置乃在平蕭銑之後非置於蕭銑有土之日也又按唐志銅州之置乃割合浦永平二郡之地以為郡非割交趾郡之地以為銅州也交趾合浦永平自各是一郡而唐丈丘和傳和自為交趾太守非兼統合浦永平二郡也不應引合浦太守來降一節爲連取交趾丘和來降所引不類今併不取）改銅州為容州以州西帶銅山因以為名（元和志及唐志並在正觀八年）陞都督府（寰宇記云在開元中）改普寧郡（寰宇記在天寶元年）置容州管內經略使（唐方鎮表在天寶十四年）復為容州都督府（寰宇記在乾元元年）增領都防禦使（唐方鎮表在乾元二年）陞容州經略都防禦使為觀察使（唐方鎮表在上元元年而容州志以為元和中始置經略使與此不同蒙之謹按韓文公韋公墓誌云韋丹為容管經略招討使注云以正元十七年除是德宗正元

（中已有容管經略招討使。不應析置於元和中也。容州志所紀非是。今不取。）容州兵亂。失守。經略使僑治藤梧。（梧州圖經水井下載云。唐大曆三年。容州刺史元結過郡。曰口水井。而容州兵亂失守。寄治於梧州。尋復舊。王翃代元結爲經略。復取容州。）徙治普寧縣。（唐志在元和中。）初唐嶺南舊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隸嶺南節度。自蔡京制置嶺南。（通鑑在懿宗咸通三年。）始奏以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又割容管藤巖二州隸邕管。（通鑑在咸通三年。）又廢容管。隸嶺南西道。以供軍食。（通鑑在咸通四年。）後復以容管四州。別爲經略使。（通鑑在咸通六年。）置寧遠軍於容州。（通鑑在昭宗乾寧四年。）五代。朱梁時。寧遠軍節度使龐巨昭。以容州自歸於楚。（楚王殷以姚彥章知容州。通鑑梁太祖開平元年。寧遠軍節度使龐巨昭當黃巢之亂。殘除攘之。巢不敢入寇。嘉其功。以巨昭爲節度使。又劉隱據嶺南。遣弟岩攻容州。不克。巨昭恐處於非隱敵。與高州防禦使劉昌魯皆歸於楚。楚王遣姚彥章將兵迎之。彥章至容州。巨昭迎降。楚王殷乃以姚彥章知容州。容州志。龐巨昭以容州附屬於楚。嶺南亦非之。）劉巖遣兵攻容州。姚彥章不能守。巖遂取容管。（通鑑在梁太祖乾化二年。）其地遂屬南漢。宋平嶺南。地歸版圖。（圖經會要在開寶三年。）仍爲寧遠軍節度。（圖經會要及九域志云。唐防禦經略。皇朝開寶四年。陞寧遠節度。與通鑑所紀不同。蒙之謹按通鑑。梁開平元年。姚彥章爲寧遠軍節度使。從楚王馬殷之請也。是時姚彥章已敗。遂不復拜。而容州爲南漢所有。則其爲防禦州。必在南漢有國之時。亦未可知。五代史。叙嶺南諸節鎮。亦云桂州曰靜江。容州曰寧遠。邕州曰建武。廣州曰清海。皆唐故號。五代無所更易。則在唐非防禦州之。明矣。）初朝廷樂遠。重西北而輕東南。王拱辰請倣唐制。並以東路之潮西路之邕容。各爲總制。與桂廣爲五管。不果行。（王拱辰本傳。）及儂智高反。樞密副使王堯臣請析廣西宜容邕州爲三路。以融柳象隸宜州。白高竇雷化鬱林容藤梧龔隸容州。欽賓橫潯貴隸邕州。遇蠻入寇。三路會支郡兵捍擊。令經略使居桂州。以統制焉。詔狄青審議。青以爲便。後亦不果行。（九朝通略在仁宗皇祐四年。）中興以來。因而不改。今領縣三。治普寧。（飛維廣郡邑圖志云。唐復以禺州之陸川縣來屬。本朝開寶五年。省欣道渭龍入普寧。省陵城入北流。先是唐武德四年。以鬱林郡之阿林縣。及鬱平縣地置繡州。乾封三年。以白州之溫水縣更曰戎石。辯州之陸川縣。竇州之扶萊縣。容州之容昌縣。置禺州。大曆八年。以辯州龍化縣。禺州之溫水縣。羅州之南河縣。白州之龍豪縣。置順州。至是廢繡州。以縣入普寧。廢順州。以縣入陸川。廢禺州。以縣入北流。故今領縣三。）

普寧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合浦縣地。晉析置容昌縣。隋開皇十七年改爲奉化縣。十九年又改爲普寧縣。屬藤州。唐武德四年改屬銅州。貞觀中改銅州爲容州。縣仍屬焉。宋元並因之。

本朝入容縣。容州志按普寧縣。漢合浦地。梁置陰石縣。隋平陳郡廢。改爲奉化。開皇十九年改普寧縣。屬藤州。宋開寶七年廢繡州。併欣道渭龍二縣入焉。縣治在州西北三百十步。大元至正辛卯二月初七日。詔書革去諸州倚郭縣治。并歸本州。沙汰冗官。減除吏額。增添天下官吏祿秩十分加五。以養忠廉。至乙未復奉聖旨開設縣治。丙申六月初六日。於城內舊基復立治事。即今已行。截革九域志上。普寧五鄉。有容山繡江宗宇武舊五鄉。今三鄉。隋置。輿地廣記上。普寧縣。本漢合浦縣地。後置陰石縣。梁立陰石郡。隋廢。郡改縣爲奉化。屬藤州。開皇十九年又改今名。唐分屬容州。元和中。州自北流徙治於北。故繡州本二漢阿林縣地。唐武德四年立陵州。六年更名繡州。天寶元年曰常林郡。宋開寶五年州廢。及省常林阿林羅繡三縣入普寧。故欣道縣。本隋寧人。唐貞觀二十三年更名。來屬。故渭龍縣。唐

武德四年析普寧置。開寶五年並廢入普寧。輿地紀勝。倚郭。元和郡縣志云。本漢合浦縣地。晉分置岩昌縣。隋開皇十七年改爲奉化縣。十九年又改爲普寧縣。屬藤州。永平郡。隋志藤州永平郡普寧縣下注云。舊曰陰石。梁置陰石郡。平陳郡廢。改縣爲奉化。開皇十九年又改名普寧縣。二書所紀不同。蒙之謹按隋志。承梁舊縣名。必不差互。當從隋志。容州志云。唐武德四年。自藤州割屬銅州。貞觀中改銅州爲容州。又屬容州。元和郡縣志云。開元中移郡下北流縣於西南六十里。又自州移普寧縣於郭下。唐志云。元和中徙治普寧。年月少有不同。宋會要云。開寶五年廢省欣道渭龍二縣及繡州。省常林阿林羅繡三縣入焉。

懷集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四會縣地。晉置懷遠縣。屬新會郡。隋初省。後復置。屬廣州。唐武德立威州。州罷。置興平雚青威成三縣。屬南綏州。貞觀十三年州罷。析興平等三縣地置懷集縣。屬廣州。開元間省游水入焉。宋仍其舊。元屬賀州。

本朝屬梧州府。昭潭志。古南越之地。漢五羊郡之屬邑。名懷集。隋唐宋仍舊。至前元隸賀州所屬。今如故。元一統志。宋至元十三年。收附之後。十五年

草賊劉道平作亂廣西道宣慰米國寶統兵平之就撥隸賀州

鬱林州　統領縣四（舊二析二）　博白　興業　北流（舊屬容州）　陸川（舊屬容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古粵地翼軫楚分秦置桂林郡漢元鼎六年更桂林爲鬱林郡晉以下皆因之梁置定州又改爲南定州隋改爲尹州大業初改爲鬱林州尋改爲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麟德二年析貴州之石南興業鬱平三縣置鬱州乾封元年又更名鬱林州天寶元年改鬱林郡乾元元年復爲鬱林州五代地屬南漢宋元爲鬱林州

本朝屬梧州府鬱林志謹按嶺南諸州上古號爲蠻夷之國百粵之地秦末南海尉趙佗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粵王茲地繫焉漢元鼎六年討平南粵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屬于交州至孫吳時以蒼梧屬廣州鬱州治建於興業縣之鬱平鄉唐武德三年自鬱平鄉又遷于興業縣之興德鄉至道二年間從興業縣興德鄉復移於南流縣城西有一池注水晝夜澄清其形如鼠以是名郡曰西鼠唐高祖武德四年以興德鬱平更于鬱林興業縣屬焉故號爲鐵城宋紹興七年復以白州來屬即今博白縣之而鬱林統轄南流博白興業三縣元朝仍之至

聖朝平南流縣而以博白興業二縣隸焉九域志中下南流四鄉録鵝一鎮有大龍山牢江興地廣記下鬱林州古蠻夷之地春秋戰國爲西甌秦立桂林郡後爲南越尉陁所并漢以後屬合浦鬱林二郡隋平陳郡廢屬尹越二州大業初復屬合浦鬱林二郡唐立牢黨鬱林三州天寶元年爲定川寧仁鬱林三郡五代時爲南漢所有宋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政和元年廢白州皆入焉今縣三興地紀勝下鬱林郡軍事（九域志）古南越地前漢爲牛女分野至唐志乃以南越分屬翼軫（其曰韶康廣端封梧藤羅雷崖以東爲星紀星紀斗牛女分也其曰桂郴鬱林富昭蒙龔繡容白而西又安南爲鶉尾鶉尾翼軫分也一越之地而兩隸星分豈非以韶廣諸州近東而以屬牛女桂郴鬱林諸州近西而以屬翼軫乎此據圖經）秦平百越置桂林郡（實通典論曰南取百越以爲桂林象郡）漢平南越改桂林爲鬱林郡（漢志武帝元鼎六年更桂林爲鬱林郡）王莽改曰鬱平（漢志）晉容齊因之（圖經）高宗析貴州之石南興德鬱平縣置鬱州（唐志云麟德二年析貴州置鬱州）仍析石南置興業縣（麟德二年）又更名鬱林州（唐志在乾封元年）改鬱林郡（天寶元年）復爲鬱林州（乾元元年）五代劉氏竊據其地

（五代史年來屬南漢）宋平嶺表地歸版圖（開寶四年）廢黨牢二州以其屬縣來屬省六縣地入焉（國朝會要在開寶七年）自興業縣遷州於南流至道二年中興以來廢白州仍以博白縣來屬今屬廣南西路領縣三治南流（廣西郡邑志云先是武德初以俗洞置牢州貞觀後以容州之南流潘州之定川義川縣隸牢州又永淳初開古黨洞置黨州以右西陂地置撫安善牢等八縣永淳二年析黨州置平琴州建中二年州廢復隸黨州又武德初以合浦縣地置白州有博白龍豪建寧周羅南昌縣龍豪後隸順州本朝開寶五年自鬱林興德入興業廢白州以南昌周羅建寧入博白隸康州七年廢牢州黨州以其縣入南流來屬是年復置白州紹興六年廢白州以博白縣來屬今領縣三）元大一統志漢元鼎六年南越更桂林爲鬱林郡領縣十二布山安廣阿林廣鬱中溜桂林潭中臨塵定周增食領方王莽改鬱林郡曰鬱平晉領縣九布山阿林新邑晉平始建鬱平領方武熙安廣宋又增領縣八建初甯平威化新林龍平安始懷安綏寧晉之（始建武熙安廣三縣至後廢或更不詳宋又有歸化中胄建安三縣通）十有七齊領縣十五布山鬱平阿林建安始集龍平賓平新林綏寧中胄撫方歸安歸化晉平武化梁置定州又改爲南定州隋平陳改爲尹州大業初改爲鬱州尋改爲鬱林郡（元和郡縣志云以爲陳天嘉二年置石南郡開皇十年改爲石南縣武德四年於縣置鬱州貞觀六年廢以屬貴乾封元年又置鬱林州興地諸書所記不同今按寰宇記興業縣本石南縣梁置石南郡隋屬鬱林郡唐貞觀中屬貴州則是興業縣亦嘗併入貴州矣又麟德二年始分貴州之石南縣置鬱林乾封更鬱州爲鬱林州特諸書不詳載貴州分置一節而兩郡各自爲廢置故不甚相屬耳若以貴州鬱林二州廢置而參觀則元和志之所紀亦自有理於隋唐二志初無所疑潭也）領縣十有二鬱平嶺方阿林石南桂平馬度安成寧浦樂山鬱林橫山宣化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南尹州貞觀八年曰貴州（寰宇記）改爲鬱林郡（隋末廢唐麟德三年分貴容二州置鬱州而天載南尹州又曰貴州舊圖經又於平蕭銑置南尹州領三縣後置鬱林州更無本末今不改）

南流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隋爲北流縣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析置南流縣乾封二年屬牢州宋開寶七年罷牢州屬鬱林州元仍其舊

本朝併入鬱林州興地廣記中下南流縣本隋北流縣地屬合浦郡唐屬牢州爲州治焉宋開寶七年廢州省定川宕川二縣入南流來屬而自鬱林

縣徙州治此故撫安縣本西甌之地唐永淳元年開古黨洞立黨州并置撫安善勞善文寧仁安仁懷義福陽古符八縣二年析安仁以下四縣立平琴州蛮拱三年州廢神龍元年復置天寶元年黨州曰寧仁郡平琴州曰平琴郡至德中更安仁曰容山後廢平琴州入黨州後又省善文寧仁福陽古符四縣開寶七年廢黨州省撫康善勞文山懷義入南流有大龍山牢江輿地紀勝倚郭南齊志北流郡無縣又有南流郡唐志牢州南流縣本隸容州元大一統志宋會要云開寶七年廢黨牢二州以南流縣來隸仍有牢之定川岩川黨之容山懷義撫安善平凡六縣並屬焉至道初於此爲州治自後無所更革元因之

北流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合浦縣地隋置北流縣在廉州界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析置容昌等五縣後省入焉開元間移於今治宋元並屬容州

本朝以容州改爲縣屬梧州府本縣改屬鬱林州容州志按舊志云北流縣隋合浦郡大業初以陸川地入焉唐武德四年置銅州領北流等八縣貞觀元年改銅州爲容州併以縣屬宋開寶二年廢禺州併扶萊羅卞陵城等縣來屬縣在州西六十二里九域志四鄉有句漏山江水輿地廣記隋

置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立銅州貞觀八年曰容州元和中州徙治普寧故爲州本東峩州唐乾封四年析曰辯竇容四州置總章元年更名天寶元年曰溫水郡宋開寶五年州廢又省峩石扶萊羅辯三縣入北流故陵城縣唐武德四年析北流置開寶五年省入有句漏山縣南三十里兩石相對口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馬援討林邑經此刻石紀事龜趺尚存唐李德裕謫崖州過關詩云一去一萬里千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輿地紀勝新唐志云武德四年析置豪石宕昌南流陵城新安五縣正觀十一年省新安後又省豪石宕昌元和郡縣志云北流縣本在州郭開元中移於今理元大一統志建炎以來不改國朝因之

陸川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合浦縣地隋置陸川縣屬合浦郡大業初龍陸川縣入北流縣唐復置屬南巖州貞觀八年屬潘州總章元年屬東峩州二年屬昌州開元二十四年割屬容州宋開寶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復徙治溫水縣元因之屬容州

本朝以容州改爲縣屬梧州府本縣改屬鬱林州容州志按舊志云陸川隋置合浦郡大業初廢入北流縣唐武德四年復置南岩州貞觀八年屬潘州總章初廢屬東峩州二年屬昌州唐開元中屬容州宋開寶七年併順州入焉縣之治地名公平淳化五年移於故溫泉縣古城即今治所也縣在州西南一百六十七里九域志六鄉博富一鎮有鶴籠山龍化水寰宇記西南九十里二鄉按通典作羅竇縣輿地廣記唐屬東峩州唐末來屬故順州順義郡唐大曆八年析禺羅辯白四州置宋開寶五年州廢又省龍化溫水南河龍豪西縣入陸川輿地紀勝謹按杜佑通典容州領縣六而無陸川縣禺州領縣三而陸川隸焉杜佑通典乃在德宗之時陸川縣尚屬禺州不應開元二十四年乃先屬容州也由是言之則唐志載唐末來屬容州之說似或有理當從唐志宋會要云開寶七年廢順州省龍豪溫水龍化南河西縣入焉九年移治公平淳化五年復徙治溫水縣元一統志建炎以來不改國朝因之

博白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秦屬象郡漢爲合浦縣地屬合浦郡唐武德四年析置南州併置博白縣取博白山爲名六年改南州曰白州仍以縣屬焉宋開寶五年罷白州以縣屬廉州七年復置白州政和元年復罷白州以縣來屬三年復置白州紹興六年復罷白州爲博白縣屬鬱林州元仍其

舊

本朝因之鬱林志縣本古白州之地也唐武德四年以其地屬於交州領博白浪平周羅龍壕淳良建寧六縣至德六年以浪平淳良二縣屬入南昌郡天曆八年以龍壕屬順州開寶四年又廢周羅建寧二縣止存博白縣入廉州紹興七年復以白州博白縣隸鬱林州轄焉今鬱爲古白舊址也九域志六鄉周門一鎮有鍾山博白溪寰宇記（舊一鄉今四鄉）州所理唐武德四年析合浦縣地置博白縣以博白江爲名博白山在邑界郡縣志天寶元年改州爲南昌郡乾元元年復爲白州宋開寶五年廢白州省周羅建寧南昌三縣入本縣隸廉州七年復置白州仍以縣隸焉政和元年再廢白州以縣來隸三年復置州以縣還舊隸紹興六年詔廢白州爲博白縣來隸

興業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梁本石南縣置定州陳置石南郡隋開皇十年改郡爲石南縣屬鬱林郡唐貞觀中屬貴州麟德二年析石南置興業縣屬鬱林州宋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縣入焉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鬱林志縣古本南石郡地也唐高祖武德四年改爲南尹州貞觀

八年。撥入貴州屬焉。麟德二年改爲興德。蔚平縣後又更爲蔚林縣。建中二年又改爲興業縣。屬蔚林州所轄。至今因之。其邑四圍皆石山。其色如鐵。因其名曰鐵城也。九域志州西北七十八里。三鄉。有北斗山、小江。輿地廣記唐貞觀屬貴州。麟德二年以石南立鬱州。乾封元年更名鬱林州。而析石南置興業縣。後州徙治鬱林。而省石南入興業。後又徙治興業。輿地紀勝舊唐志云。石南縣州所治也。麟德二年析石南置興業。又云。析貴州之石南、興業、鬱平三縣置鬱州。乾封更爲鬱林州。縣亦屬焉。宋會要云。開寶五年省鬱平、興德二縣。隸興業縣。圖經云。縣有鐵城。四圍皆石。其色如鐵。舊州治其中。至道二年。州移治南流。遂廢之。

分野

梧州府蒼梧志漢書地里志云。蒼梧郡。係越地。牽牛婺女之分。

鬱林州鬱林志漢書地里志。嶺南爲百粵之地。係牽牛婺女之分野。

至到

梧州府

州境蒼梧志東西。一百二十五里。南北。三百六十里。東至封州封川縣界。地名思扶。二十五里。西至藤州界。地名平琴村。一百里。南至岑溪縣界。地名牛嶺。一百六十里。北至賀州界。地名界牌鋪。二百里。東到封州封川縣城。八十里。西到藤州城。一百四十里。南到岑溪縣城。二百九十里。北到賀州城。三百里。東南到瀧水縣城。三百四十里。西南到容州城。三百里。東北到開建縣城。二百三十里。西北到平樂縣城。四百一十五里。水路。州東通封州。三十五里。州西通藤州。九十里。州西北通平樂府。三百八十里。州北通賀州。二百六十里。

岑溪縣古藤志水路西北下至本州。二百里。陸路西北下至本州。一百八十里。東至梧州府蒼梧縣界八十里。南至高州府信宜縣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容州界。八十里。北至本州界二十里。東南到高州信宜縣界。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容州界一百一十里。西北到本州界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梧州府蒼梧縣界一百三十三里。

藤縣古藤志水路南上容州界。二百二十里。西至潯州府平南縣界。一百二十里。東北下至梧州府蒼梧縣。一百里。陸路東北下至梧州府蒼梧縣界一百里。西南上至梧州府容州界。二百里。西北上至潯州府平南縣界一百五十里。東至梧州府蒼梧縣界八十里。南至高州府信宜縣界三百里。西至潯州府平南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平樂

府立山縣界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高州府界。三百六十里。西南到梧州容州界。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平樂府立山縣界。八十里。東北到梧州府蒼梧縣界四十里。州境廣狹　東西二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一十里。東南至西北。一百四十里。西南至東北。二百二十里。東至梧州界八十里。西至潯州平南縣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高州界。三百里。北至昭州立山界。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高州三百六十里　西南到容州界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梧州界八十里。西北到昭州立山縣界。八十里。東至蒼梧八十里。西至普寧界。八十里。南至信宜縣。一百五十里。北至鐔津界。二十里。東南到信宜。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普寧界。一百一十里。西北到鐔津界。二十里。東北到蒼梧界五十五里。

容縣容州志水路西上至北流縣七十里。東下至藤州。一百二十里。陸路西至蔚林州界。八十五里。南至信宜縣界。一百三十里。東至藤州界五十五里。北至潯州平南縣界。一百三十里。東至藤州鐔津縣思羅村水路一百二十四里。西至蔚林州妙林村爲界陸路八十五里。南至高州信宜縣特兎村爲界。陸路一百三十里。北至潯州平南縣界潯邏村陸路一百三十里。東南到藤州岑溪縣。二百里。西南到化州城四百五十里。東北到藤州城。二百里。西北到潯州城。三百里。

州境廣狹　東西一百五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

懷集縣昭潭志東至廣東四會縣界。一百七十里。南至廣東德慶府端溪縣界三百五十里。西至賀州信都鄉界。一百一十五里。北至廣東連山縣界。二百里。東南到廣東肇慶府界。八十里。東北到廣東陽山縣界。九百里。西南到廣西梧州府界。五百里。西北到湖南藍山縣界九百里。

鬱林州鬱林志東至容州北流縣界六十五里。南至容州陸川縣界。二十五里。西至廉州石康縣。一百五十里。北至貴州。一百二十五里。東北到貴州。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廉州石康縣。三百里。西南到陸川縣。四十里。西北到貴州。四百里。

北流縣寰宇記東西　南北　東北至東京五千六十里。東北至西京五千四百八十里。北取藤州路至長安五千九百一十里。東至藤州。二百五十九里。南至竇州二百里。西至禺州。一百八十里。北至龔州。二百里。東北至藤州陸路二百一十里水路三百一十里。西南至牢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黨州。一

百五十里。東北至南儀州九十里。

陸川縣元大一統志北至上都七千二十七里　北至大都六千二十七里　東至本州一百六十七里　東至北流縣界峩石鄉八十里。　南至化州石城縣界陽村一百三十里　西至鬱林州博白縣界北旺村六十里。　北至鬱林州南流縣界下陂村九十里。　東到高州路茂名縣四百里。　西到鬱林州博白縣一百二十里。　南到化州石城縣二百里。　北到鬱林州南流縣一百一十里。　東南到高州路茂名縣四百里。　東北到北流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鬱林州博白縣一百一十里。　西北到鬱林州南流縣一百一十里

博白縣鬱林志東至容州陸川縣蔣村三十五里。　南至化州石城縣北立江一百四十里。　西至廉州石康縣永平鄉三十五里。　北至本州七十里。　東北到容州陸川縣五十里。　東南到容州界九十里。　西南到廉州石康縣界二百二十里。　西北到本州管下興業縣界五十里。

興業縣鬱林志東至鬱林州界二十里。　南至鬱林州界二十五里。　西至廉州石康縣界五十里。　北至貴州都㶚鎮五十里。　東南到鬱林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潯州府貴平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博白縣七十里。　西北到欽州靈山縣一百五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九　六模

梧（梧州府三）

城池

梧州府城　蒼梧志子城周圍一里一百四十步高一丈五尺開寶六年築至皇祐四年五月從蠻賊儂智高到城野州城於至和三年重新築起城池用磚甃砌周圍二百五十七丈高一丈四尺面闊一丈城上團敵掩手馬面共一十三座。

岑溪縣城垣　古藤志周圍一百九十丈。計一百九十間。濶一丈。高八尺。壕深五尺。濶一丈。土無磚石俱要鐵棨木杈來土爲之。　城門一座忠政門

藤縣城池　古藤志本州城垣周圍計長三百五十丈。濶四尺五寸。高八尺。城上覆以瓦屋。屋計三百五十間。重樓十座。東北二畔下臨大江。西南城壕深四尺。濶一丈。　城門本州城門三座。　南遷淳門。　東興仁門。　西田義門。

容縣城池　容州志按舊經外城周圍一十三里三百二十步。唐常冊所築。韓進之作冊基誌云。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始築州城。周廻一十三里。故基今存。登城環顧。於叢莽中跡猶隱然也。城之四門。東曰臨江。西曰金風。南曰薰風。北曰朝京。子城周圍濶二里二百六十步。四壁堅固。惟南瀲江不待設險。而東西北三面皆浚壕。宋景德四年重開闊三丈。深八尺。城北隅稍近阸徼。連郡倉。故不穴門。餘三門東傍以望仙揭容州額。以民居市廛皆在也。城南樓曰經畧臺下瀲綉江而都嶠諸峯爲一郡之奇觀。臺後築小壇臨教場。蓋爲主師先武之所也。宋元新城屢廢屢興。至

大朝王師南下。投附城池。郡民開風向化。于今城池一新。民居安堵。　本州城門。　東日新門。　南綉水門。　西永安門。

鬱林州城池　鬱林志鬱林郡城。前代荒廢已久。宋紹興十九年李接入寇。郡守黃齡建築大羅城。以禦之。元朝至正癸未間猺賊遶平流劫。時則有若郡判賈述丁長率民力興築城垣。周圍長二百六十一丈零五尺。高二丈。厚一丈。城外而有子墻高五尺。壕深五尺。闊一丈五尺歸附

聖朝。軍民協力修整堅完。民獲安靖。

北流縣城垣　容州志周圍二百九十五丈。

博白縣城池　鬱林志縣治原有城池一所。以防禦之。週二里八十步。高一

丈八尺。壕深五尺。闊一丈。今復如舊之。

興業縣城池　鬱林志昔有土城一所。以防禦之。週圍二百一十九丈五尺。壕闊八尺。深五尺。厚八尺。高一丈二尺。今尤存焉

坊

梧州府坊隅　蒼梧志上隅（西北）　阜民坊　利濟坊　淨練上坊　淨練下坊　仁壽坊　拱辰坊　興善坊　下隅（東南）　宣德坊　褒慶坊　梯雲坊　永平坊　寶鄰坊　永寧坊

藤縣坊市　古藤志澄清街州街東南。　三元坊州街北。由馮文簡公得名。　登俊坊遂淳門外。　仁壽坊由義門外。　興賢坊州西。　五桍坊在州東北。舊作五庫。詢諸父老皆莫能知。因以庫無所謂。易作桍。　通濟坊。興仁門外。　富壽坊水東。　得雋坊水東。亦由文簡公顯宋仁宗御賜坊名。

容縣坊　容州志澄清坊在州南。　政德坊在州門。　宣化坊在州西。　繫驛坊在州北。　梯雲坊在城外西。　太平坊在城内東南。　崇儒坊在城外南。　桂華坊在城外西。　拱辰坊在城外北。　迎恩坊在城外南。

懷集縣　昭潭志宣明．均政　興賢　崇禮　節孝

鬱林州坊巷　鬱林志安民　迎恩　梯雲　朝天　通濟　攀龍　叢桂

文明

博白縣坊巷　鬱林志名臣　澄清　阜民　朝京　双桂　昇平

興業縣坊巷　鬱林志澄清　通濟　亨衢　育材　耆翁

鄉

梧州府蒼梧縣鄉村　蒼梧志東安鄉在縣北。　歸定社　順南社　永安社　多賢鄉在縣北　公式社　容江社　尋陽鄉在縣西北。　金宇社　公真社　金嶺社　宜陽鄉　歸化社　平政鄉在縣西　嘗村　歷村　太平村　頓村　鵝景村　辛里村　五兩村　伏村　荅村　安平鄉在縣西。　武村　羊勝村　平琴村　武烈村　古象村　神村　都行村　百合村　蒙岡村　古慕村　思羅村　思德鄉在縣北　古路村　貴灘村　思村　古仕村　聖石村　古攬村　陽屯村　羅峒村　于峒村　程峒村　經南村　須羅鄉在縣西南　太平社　長寧社　歸仁社　平樂鄉在縣西南。　歌羅社　承命社　懷德社　長行鄉在縣南　上思琱社　思義社　信儀社　守政社　扶郎社　中思琱社　冠盖鄉在縣南　招賢社　感恩社　歸政社　吉陽鄉在縣南　附化社　脩仁社　懷仁社　元一統志孟陵鎮　冷石鎮　戎城鎮

岑溪縣鄉　古藤志連城鄉　歸義鄉　岑溪鄉　南鄉　永業鄉　化合鄉　元一統志城麻鄉

藤縣鄉村　古藤志本州　孝義鄉在州東三里　仁封鄉去孝義鄉東縣城四十里　感義鄉去州西十里　義昌鄉去州城東南六十里　太平鄉去州北陽江　寧風鄉去州城西北八十里　元一統志鐔津縣　上寧風鄉　下寧風鄉

容縣鄉村　容州志本州　東鄉　波羅里　西鄉　思傳里　水源里　辛墟里　南鄉　古鄧里　羅龍里　羅西里　德儀里　北鄉　招賢里　順德里　元一統志普寧縣　欣道東鄉　欣道西鄉　渭龍鄉

懷集縣鄉　元一統志長樂鄉　仁德鄉　武成鄉　永平鄉　大利鄉　務本鄉

鬱林州鄉　鬱林志東寧鄉　富民鄉　貴平鄉　撫康鄉　元一統志東鄉

綠鵝

北流縣鄉　容州志東鄉　南霸里　小勞里　西鄉　平陸里　石界里　南鄉　波德里　羅下里　扶來里　北鄉　古京里　冲龍里　都龐里　元一統志義山鄉

陸川縣鄉　容州志東鄉（温水鄉）　南鄉（河南鄉）　西鄉（龍家鄉　龍化鄉）　北鄉（南北鄉）　元一統志龍池鄉　博富鎮

博白縣鄉里　鬱林志永寧　尚流　河利　安仁　富陽　中致　金鱗　東鄉　西鄉　元一統志南鄉　周羅鄉　建寧鄉　多餘鄉　馬門鎮

興業縣鄉　鬱林志鬱平鄉　興德鄉

市

鬱林州墟市　鬱林志在城墟在州之南。一百三十步。　木棉墟在州之西一十五里。　大塘墟在州之北二十里。　新五墟在州之北八十里。

博白縣墟市　貿易市在縣之東半里。

興業縣墟　沙子墟在縣城之西北。　縣門市在城之西。

橋

梧州府橋梁　蒼梧志太平橋在州城南　西門橋在州城西。　倉朝天橋在州城西北。　呂仙橋在州城東北。

藤縣橋　古藤志流杯橋在水東。即舊繡江鎮。亦為拔仙宴遊之地。按舊志唐武德初。置撫使某駐舟繡江鎮。步入慈聖寺。見池水潔淨。令左右以金杯泛之。失杯所在。明日復遊乾亨寺。其杯自澗水流出。因名。　文仲曰。好

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故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人必以爲舜之徒也又見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人以爲跖之徒而無疑假如三尺之童聞一善事亦將歸譽其父兄聞一惡事直欲移之於盜賊何則善惡之蹟不同好惡之理一而已余觀流杯橋哉失杯事虛妄固不足信而二蘇流觴亦未爲得也且是橋介闤闠之間當馹騎之要下臨深澗約數十尺底皆塗泥圭山塗曲水之比哉若云陵谷變遷理或然也大槩二蘇稟扶輿淸淑之氣以生故眉山草木爲之枯瘁剛強中正之性以立故一日不容於朝屢進屢退蹤跡遍天下其風雲月露山水草木一遇二蘇皆有德色如馬之遇九方皐玉之遇卞和氏然天竺乾坤之秀西湖風月之淸鼓履和粟里詩寧計惠州窘迫之態引泉肖蘭亭景不爲瓊山瘴癘之憂是非見道不惑樂天知命其能然乎後世慕之凡山川草木雖未由二公之品藻亦將借二公之芳譽況古藤實二公過化之地其山川亭榭宜乎德色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江月浮金流杯之勝是也若世俗以爲三者作于二公之手愚則未之聞也於戲二蘇遠矣山川寂寞安得起之於九泉之下請問其是非二蘇復生當以余言爲是

容縣橋容州志駱駝橋改爲龍驤橋容州大川東注中貫城流水面千尺

舊有長橋以濟往來名曰駱駝五代前州刺史以陰陽之說且水聲激橋不利州人輒毀橋易舟求試陰陽之術五代之內未見其利州人來往者舟楫不便於是再欲經營力乃不及郡人苦之予到觀僩其事之宜遂鳩工庀材再建橋於故基妥倚郭知縣王從仕董工三月而成郡人再得穩步大川無病涉之郡庠適在橋右駱駝之橋名無變化之意士子不利於春官橋成如龍橫拕滄浪因名龍驤且欲作成士氣使登名天府觀光上國者如龍之得雲雨而騰驤此先兆也今諸公遂成橋就作送行後之登第者毋忘我之用心

懷集縣橋　昭潭志太平　波羅

鬱林州橋梁　鬱林志安遠橋在州之南二里　西望橋在州之西五里

鵝橋在州之西三十里　廟林橋在州之東二十五里

北流縣橋　容州志登龍橋在北流縣西街其水源出大洪山合峩石鄉思賀水入繡江

博白縣橋　鬱林志五里橋在縣之北五里　周村橋在縣之南一十里

太平橋在縣之東四里

興業縣橋　通濟橋在縣城之南　龐訟橋在縣城之西一里

津渡

懷集縣昭潭志縣前　三車　錢村　石姜

鬱林州鬱林志南寧倉在州之南一十五里

博白縣　綠珠渡在縣之西南一十里　花石渡在縣之西二十里　北雷渡在縣之東二十五里

塘

容縣容州志大蓮塘在州城內東北角池中有蓮亭故基

風俗形勢

蒼梧志按隋書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多瘴癘人性輕悍其黠椎結乃其舊風俚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自立皆重財輕死唯富爲雄刻木以爲符契言誓至死不改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讎怨欲相攻殺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舊事尉佗於漢自稱蠻夷大長老夫故俚人猶呼其所尊爲倒老言訛又稱都老郡國志云其俗尚犀渠舞又舊經云古蠻夷之國雕題之俗婚用牛喪則聚博擊銅鼓作戲叫噪逐其屬又捲之中對至親不復送言語好尚略同中國矣

屬縣一

蒼梧縣寰宇記樂音節闕矣有京洛遺風（蒼梧志云云廣西俗語推遷亦謂梧州樂昭州角云）輿地紀勝嶺南氣候殊異中州多熱少寒多霧少霜（郡守王大夫奏）蒼梧爲郡南極水陸之衝也承桂海之源分鬱江之脈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下濕瘴癘人性輕悍俚人則質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財輕死（隋志）元一統志俗尚犀渠舞南越志新寧縣多俚獠善爲犀渠左大冲所謂戶有犀渠見晏殊類要又元和志云俗尚如此

岑溪縣古藤志縣地四際高山喬木窮谷嵐霧瞑晦午方見日山谷間多生惡草木枝葉腐爛墮雨流漲溪澗人飲水則致病爲民亦貧甚不以寒暑績蕉布爲衣與邕山猺獠接處罕習禮義宋元以來稍知向學亦自淳樸

國朝建學立師以六藝訓弟子員人材彬彬輩出矣

藤縣舊志云是州僻在邊隅風俗大槩與中州異自古昔民少向學而禮俗亦頗淳樸然而拙於生理婦女亦皆種田不事蠶桑無問寒著俱著蕉苧爲衣旱則禱天祈雨無救旱枯槔之類故歲時少豐貧則甘於凍餒而恥爲盜病則惟祀鬼神不用醫藥或以針刺舌出血或服草藥弗治則聽天命蓋因山川瘴毒所致也地無場冶刳竹爲瓦編竹爲壁而居之有蠹

以鼓樂飲酒食肉爲禮鄉民多以白布爲巾故諺曰鼓樂不分哀樂事衣冠難辯吉凶人冬無霜雪寒暑不常若風疾雨或日至爲大槃如舊志所云自入版圖以來風俗亦少變矣元一統志俗以青石爲刀劍如鐵婦人亦以爲環玦代珠玉也夷人死往往化爲貙貙小虎也其初穴棺而出如鼠漸如犬大並是人肝所感元和志及寰宇記云　岑溪即舊之南儀州也俗不知歲惟用八月酉日爲臘長幼相賀以爲年初每月中旬年少女兒盛服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調弄號曰夜泊以爲娛二更後匹偶兩兩相携隨處即合至曉則散男兒以白布爲頭巾女兒以布爲衫寰宇記云　民淳訟簡藤陽志云　貧者甘餓飫病者求巫祀如其不瘳以針刺血聽其自愈藤陽志云

容縣容州志容介桂廣間衣冠禮度並同中州風俗頗淳間習文學地多瘴氣春月青草秋月黃茅昔漢馬援所謂仰飛鳶踏踏墮水中爲瘴地之極也雖暝春氣候差異若能調護瘴毒亦稀獨可恨者鄉落小民病不事醫致於天時地利寒暑不常間有冬煖如春草木夭長後零其所謂江南地暖氣候景物能如是也郡縣志十道志云夷多夏少鼻飲跣行好吹葫蘆笙擊銅鼓習射弓弩無蠶桑緝蕉葛以爲布不習文學呼市爲墟五日一集人性剛悍重死輕生蔡絛叢談云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鐵城去容州之陸川縣甚邇一日令尹者入寺見數泥象適生亡僧也令尹問之有一僧對曰此數僧今已無子孫矣聞者笑之元大一統志蓋蠻徼之建炎以後中原士大夫避地留家者衆俗化一變於是衣冠禮度並同中州仕五管者多至卿相唐容管經畧刺史題名記謂宋璟李勉杜佑馬植盧鈞李渤王翃輩皆一時名臣由此而歸至卿相者多庫峯羅畢屏環合無缺空此李綱詠勾漏山寶圭洞詩

博集縣昭潭志地僻民稀風聲氣習與賀無異然其民服力田野不尚商賈不事蠶桑惟務蕉織婚姻死喪戚里相助民俗如此使知讀書其風易變

鬱林州鬱林志鬱林州僻在海隅炎瘴之地冬無霜雪寒暑不常其地土下濕而多瘴癘人民不事蠶桑性資輕悍婚則相歌爲娶死則擊鼓助哀病不服藥惟好事鬼神其俗大達於中土矣郡縣志又云嶺右俗淳物賤吾以靖康丙午被遷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竊人家羊豕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益衆風聲日益變而虎寖傷人今則與內郡弗殊啗人不遺毛髮果俗之澆厚乃亦及禽獸耶與地紀勝鬱林古郡治嶺海之間其民不務

於末知孝悌力田務本之義（崇寧二年知郡符[illegible]學記）元大一統志男勤耕女勤織惟信巫祀重淫祀疾不服藥舊圖經云　愚民喜鬬輕生一語不平則服毒草而死蓋以一死而誣鬬者世所謂胡蔓藤亦呼斷腸草嶺南皆有之官府禁之其在令甲監司守長非不告戒禁偵頑難化忿而食之有如試毒此俗之大不韙也圖經云　夷人居山谷間食用手樽酒名都林合體共飲夜泊以縱淫死則打鼓助哀孝子尤無悲泣刻木契爲此鬱林州之俗也寰宇記及風土記云　黨夷崇婢必令婢引女家自送相覩後又致女歸家聽其野合胎後方遣前生之子例非己亂女以爲色相間爲裙用緋點綴裳下或腰領處爲婦飾男椎髻女散髮徒跣吹笙巢居夜泊寰宇記云

北流縣容州志縣地四野平夷人物湊集爲廣海水陸相接之地景物風俗皆若本州

陸川縣縣地僻處萬山四圍林茂北接炎海之地風俗亦然

博白縣元一統志俗重卜吉凶取決於鷄骨建寧舊博白所廢縣也有三種夷獠犾臺臺人稍類夏人犾人婦人偏擔皆露髀人縷褸半股並椎髻與諸夷異寰宇記博白志並云鬱林風土視諸郡爲盛良才秀民好學者多僊遊録云　博白僻陋故俗尤淳古多長年此蔡絛叢話所言也絛又云博白城下有新村吾曳杖其間至一村舍有二老人坐飲乃昆弟也大者年九十四謂客曰此吾幼弟終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之皆兩老人之曾孫者是殆治堪入畫圖也

形勢

蒼梧縣輿地紀勝腸夷勃盧南越志云腸夷之甲以錫薄飾之雜以丹漆照輝昱晃左思所謂腸夷勃盧　蒼梧翠羽多於交趾（舊孟陵縣西接永平析安縣地上多翠）蒼梧於南紀爲善地紹興元年吳興蒼梧七公祠堂記元大一統志地總百粵山連五嶺人風彩盛地氣歊瘴史通云　火山無火冰井無冰嶺南問答曰梧州城東有方井水泉清冽非南方水泉比也謂之冰井隔江有火山下有丙穴嘉魚生焉元次山刺梧州嘗有此語山多鍾乳又石英其俗採取以爲業南越志建陵縣　昔爲湖湘襟喉五羊平封圻於高要窮津源於邑江丘翔蒼梧郡賦　舊王陵西接永平新安縣地山多翠羽故周書王會篇云蒼梧翠羽多於交趾蒼梧志云　民居蓋無瓦柱無木多竹屋茅簷風土記腸夷勃盧與左太沖賦所云也按南粵志云腸夷之甲以錫薄飾之雜以丹漆照輝昱晃　郡居大江之南

郡志　嶠南瘴毒地。蘇東坡詩

容縣輿地紀勝。郡以容山得名。郡國志云。容州以容山得名。郡嶠有三洞天。不下桂林。（虞衡志。在容州）容州距城數十里。有三洞天。足多勝景。（灌嬰石序。）唐嘗有嶺外十三州之地。（韓文見上。）五嶺以南。爲貢職方所不載。由漢以來始登版籍。（普寧縣志序。）天下洞天凡三十有六。容乃得三焉。（勾漏山十洞紀。）平川中。石峯千百。背矗立特起。周廻三十里。其巖穴多勾曲而穿漏。故古以是名山與其邑。（勾漏十洞記云。）元大一統志江水即爲撥云仰視爲窵。點點堂水此地是也。按郡國志寰宇記並云。病不事醫藥。尚巫祀鬼。昔事志云。　林蠻洞蜒守條元安。韓愈作房公墓誌云。爲州經畧使。

鬱林州輿地紀勝。其地常陰陰有聲響。如踐空地。（沈懷遠南越記云。在鬱林縣。）方輿勝覽。鬱林古郡。（見主簿劉敞送楊侯序。）居三州之境。（郡志。鬱林爲郡。已併唐宇黨白三州之境。）前引長江。（以績堂記云。）北背原阜。（形波參差無叢家壁序。）元大一統志。明珠之貝。出鬱林之濱。華誤云。　永吉爲東賦。鬱林爲西賦。郡國志云。　鬱林爲郡。併黨。宰。白。三州之境。圖經云。

戶口

本府梧州府志。人戶三萬四千柒百九十五戶。人丁二十萬一十口。蒼梧志洪武元年抄數。　戶八千八百八十七。　民戶八千一百五十五。　軍戶一百卌七。　儒戶九十。　站戶五百二十五。　口六萬七千卌四十二。　民口六萬卅九百五十三。　軍口七百九十四。　儒口八百三十一。站口四千一百七十三。　僧行二百九十一名。

蒼梧縣梧州府志。人戶六千七十一戶。人丁三萬一千一百七口。九域志戶主二千九百一十四。　客一千八百二十一。寰宇記唐開元戶一千一百六十七。　宋戶主一千一百八十八。客四百九十九。郡縣志唐開元戶一千一百六十。　宋戶四千七百三十五。輿地要覽戶計四千八百一十八戶。

岑溪縣梧州府志。人戶一千三百五十四戶。人丁五千一百五十口。古藤志戶一千六百六十三。計七千一百五十二口。　男子四千一百三十。　成丁二千九百零三。　不成丁一千二百二十七。　婦女三千零二十二。　婦二千六百二十三。　女三百五十七。寰宇記唐開元戶九百二十九。　宋戶主客六百三十八丁。（本州只供丁。不供戶。）

藤縣梧州府志。人戶八千一十六戶。人丁三萬七千六百三十七口。古藤志總計九千一百三十八戶。該已未成丁四萬五千七百八十七口。　戶計七千四百七十有五。丁口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五。　男子二萬七十三口。　成丁一萬二千七百一十五。　不成丁七千三百五十八。　婦女一萬八千五百六十。　婦一萬三千五十七。　女五千五百零五。九域志戶主五千七十。客一千三百一十二。寰宇記唐開元戶二千九百八十。　宋戶主客一千一百四十七。郡縣志唐開元戶二千九百八十。　宋元豐戶六千三百八十二。

容縣梧州府志。人戶二千二百七十戶。人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口。容州志并北流陸川二縣。總計諸色人戶五千九十五戶。九域志戶主一萬二百二十九。　客三千五百四十七。寰宇記容州唐開元戶二千。　廢繡州唐開元戶六百六十一。　廢禺州唐開元戶五百二。　廢順州唐開元戶五百九。　宋戶主都管二千九百二十二丁。此州供丁不供戶。　戶一千六百六十六。　戶口唐開元戶二千。　宋元戶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六。

懷集縣梧州府志。人戶九百二十三戶。人丁四千四百二十八口。昭潭志元朝戶六百二十三。　口二千九百六十四。

今朝洪武元年至洪武八年終。　戶一千零三。　口八千零五十七。

鬱林州梧州府志。人戶六千三百六十七戶。人丁四萬一十七百六十九口。鬱林志元朝至正間。取勘到戶二千六百一十九戶。男婦二萬一百九十七口。

聖朝洪武二年取勘諸色人戶。四千二百戶。計男婦大小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口。九域志戶主三千五百四十二。　客二千三。寰宇記鬱林州唐開元戶一千九百一十七。口九千六百九十九。　廢牢州唐開元戶一千六百四十一。口一萬一千七百五十二。　廢黨州唐開元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　宋二縣管戶郡縣志唐開元戶。同黨牢二州。又白州共計七千三百五十八。　宋元豐戶五千五百四十五。

北流縣梧州府志。人戶二千四百五十二戶。人丁二萬七十八口。容縣志總計一千七百四十五戶。

陸川縣梧州府志。人戶一千七百七十七戶。人丁一萬一千六百三十七口。容縣志戶口總計一千八十八戶。

博白縣梧州府志。人戶四千六百二十四戶。人丁三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口。鬱林志元朝至正年間。取勘戶二千八百四十一。口一萬九千一百三十。

聖朝抄報諸色人戶。四千三百三十三。口三萬三千三百五十。九域志戶主三千七百二十七。　客八百六十二。寰宇記唐開元戶二千五百。　宋戶主客一千四百九十一。

興業縣梧州府志人戶九百四十一戶。人丁五千五百五十一口。鬱林志元朝至正間取勘到戶三百五十一。口一千七百九十三。

聖朝抄報計諸色戶四百七十七口三千五百一十四。

田賦

梧州府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二萬三千三百六十四頃八十八畝五分九釐六毫九絲五忽。夏稅　米一百八石二斗七升八合七勺二抄五撮。絲一百九十斤八兩四錢八分七釐五毫。麻二十九斤二兩二錢八釐。秋粮　米壹拾萬二千六百二石五斗一升三合二勺九抄四撮六圭。租鈔二錠二貫七百六文蒼梧志稅粮　秋粮米正耗三千五百七十二石一斗二升四合。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五萬八千八百九貫九百七十三文。花銀叁百八十九兩九錢四分七釐六毫。商稅課鈔四萬六千一百三十二貫五十四文。酒醋課鈔一千一百一十八貫六百九十八文。門攤課鈔一千九百六十一貫七百文。木植抽稅課鈔壹百四十一貫二百六十七文。木稅課鈔五百一十六貫九百八十文。鐵冶課鈔一千七百九十九貫二百文。窯竈課鈔一十二貫九百文。紙槽課鈔壹千五百三十五貫八百零六文　房地賃鈔二百六十六貫三百六十四文。魚課銀鈔五千三百二十五貫零四文。花銀三百八十九兩玖錢四分七釐六毫。　稅課司　實在各項課鈔一萬六千三百一十五貫文。

蒼梧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四千五十八頃四十七畝一分六釐四毫九忽。　夏稅　絲四斤八兩三錢　麻二十五斤一十一兩八錢八釐。秋粮米壹萬八千二石七斗七升九合八勺七抄一撮九圭。　實在各色商稅課鈔。四千八百八十六貫七百四十三文。花銀一伯九十八兩三錢三分二釐六毫。　本縣各項課鈔一千五伯八十一貫二伯文。　酒醋課鈔三百二十九貫五百五十文。　紙槽課鈔一千二百二十貫七伯文。房地賃鈔三十貫九百五十文。

河泊所。魚課銀鈔二千九百七十四貫九百八十八文。　花銀壹百九十八兩三錢三分二釐六毫。

本溪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六百三項九十九畝八分。　夏稅　米二石三斗八升九合三勺一抄。　絲六斤壹十五兩　秋粮　米二千四百八十一石陸斗一升五勺六抄七撮三圭。古藤志錢　商稅課程。按月規辦銅錢七千八百一十五文。逐月增羨不等酒醋課程。按月額辦銅錢六百

文。折収荒銅叁斤壹拾叁兩五錢七分八釐九毫四絲九忽三微七渺。粮　秋粮歲入一千三百零二石三升七勺四抄五撮。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一百二十九貫九百一十文。　商稅課鈔七十四貫三百一十五文。　酒醋課鈔八貫五百三十五文。　紙槽課鈔四十二貫三百八十文。　房地賃鈔四貫六百八十文。

藤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五百三十二頃九十三畝四分六釐五毫。　夏稅　米一十五石八斗三升五合九勺七抄五撮。　絲七十八斤二兩七錢。　秋粮　米一萬四千九百七石六斗七升五合七抄一撮四圭。古藤志錢粮　總計月辦錢一十二萬三千六伯六十文。每月增羨不一歲入粮石一萬一千三伯一十二石六斗七升一勺九抄四撮八圭四粒九粟二塵五埃。　本州　錢　商稅課程。按月規辦銅錢一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五文。逐月增羨不等。　酒醋課程。按月額辦銅錢三千三百六十文。折収荒銅二十一斤八兩八錢四分二釐一毫五絲三微二渺。　粮　秋粮歲入一萬一十石六斗三升九合四抄九撮八圭四粒九粟二塵五埃。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六千二百零二貫六百二文。花銀一百九十一兩六錢一分五釐。　本縣各項課鈔六百四十三貫五伯三十八文。　酒醋課鈔四十七貫五伯二十八文。　房地賃鈔七十九貫三十文。　木稅課鈔五伯一十六貫九伯八十文　稅課司各項課鈔三千七伯四十六貫五伯四十一文。　商稅課鈔三千四伯七十五貫二伯七十四文。　門攤課鈔一伯三十貫文　木植抽稅課鈔一伯四十一貫二伯六十七文。　河泊所魚課銀鈔一千八伯一十二貫五伯二十三文。花銀一伯九十一兩六錢一分五釐。

容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一千八百八十五頃六十四畝四分六釐。　夏稅米三十九石六合七勺四抄　絲一十三斤一十一兩四錢八分七釐五毫　秋粮　米八千五百七十一石二斗四合二勺三抄六撮。容州志總計輕重租田二千四十三頃七十四畝六釐八絲。通計正耗米四千八伯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一合四抄七撮三圭四粒。　田粮　本州并北流陸川縣計總該輕重租田三千八十一頃零　拾六畝玖分七釐八絲。總額錢粮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七石二斗九升二合六勺二抄二撮伍圭四粒。　商稅每月額徵。酒醋課程錢四千七伯六十文。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八百二十四貫七伯七十一文。　商稅課鈔七伯貫六伯九十文。　酒醋課鈔一伯九十四貫四伯三十二文　紙槽課鈔一貫九十六文

房地賃鈔一十三貫五伯五十三文。

懷集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一千九十二項八十七畝六分一釐。　夏稅　絲四斤一十三兩五錢五分。　麻三斤六兩四錢。　秋粮　米四十七伯四十九石四斗三升七合七勺四抄八撮。昭潭志稅賦　元朝　田四十九項三十三畝四分。　粮三伯二十六石五斗三升七合九勺。

聖朝洪武元年至洪武八年終。　田四伯九十六項二十二畝二分。　粮二千二百二十六石八斗八升三合五勺八抄。　商稅課程錢鈔九十三貫七百五十文。　酒醋課程錢鈔二百一十二貫一百六十文。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一千二百五十貫六百一十一文。　商稅課鈔四伯四十六貫三百四十五文。　酒醋課鈔三百八十五貫八百八十三文。　紙槽課鈔一百九十八貫一百二十文。　房地賃錢一十三貫三百二十五文。　魚課鈔二百六貫九百三十八文。

鬱林州。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五百九十一項三十二畝三分三釐九毫。　夏稅　米二十一石八斗六升七合二勺。　絲二十九斤六兩八錢八分七釐五毫。　秋粮　米一萬四千二百八十石九斗五升五合。　租鈔二錠二貫七百六文。鬱林志稅賦　元朝至正間。取勘計田三伯四十一項九十八畝八分。該稅一千八伯六十八石一斗八升三合九勺六抄。

聖朝洪武之始取勘計輕重官民田。一千五百八十四項一十六畝五分七毫四絲九忽八微。計稅六千六百二十八石四斗四升六合四勺三抄八撮二圭四粒二粟四微五塵。　酒醋課程錢每歲額辦納錢七萬二千九百六十文。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二萬二千三伯六貫三伯七十六文。　本州各項課鈔一千九百四十貫八百五十六文。　酒醋課鈔一百九貫三十文　紙槽課鈔三貫九伯二十文鐵冶課鈔一千七伯九十九貫二百文。　房地債鈔二十八貫七伯零六文。　在城稅課局各項課鈔五千三百四十四貫四百五十文。　商稅課鈔五千一十六貫八伯五十文。　門攤課鈔三百二十七貫六百文。　南流稅課局各項課鈔八千九伯二十三貫五伯二十文　商稅課鈔八千一百一十四貫九百二十文。　門攤課鈔八百八貫六伯文。　大糖稅課局各項課鈔三千三百九十六貫九百八十文。　商稅課鈔二千七百四十貫四百八十文。　門攤課鈔六百五十六貫五百文　辛立稅課局各項商稅課鈔二千七百貫五百七十文。　商稅課鈔二千六百六十一貫五百七十文。　門攤課鈔三十九貫文。

北流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二千九百一十三項八十九畝六分三釐六毫二絲六忽。　夏稅　米壹拾壹石四斤七勺。　絲一十九斤四兩四錢三分七釐五毫。　秋粮　米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二石八斗九升一合一勺。容州志總計輕重租田一千六十六頃三十三畝一釐。計止耗米五千一百零二石三斗二升三合四勺二抄六撮四圭。　每月額徵酒醋課程錢四千三百六十文。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四千二百九十五貫一百八十文。　商稅課鈔四千一伯五十五貫八伯二十文。　酒醋課鈔五十六貫六百八十文。　紙槽課鈔六十六貫五伯六十文。　房地賃鈔一十六貫一伯二十文。

陸川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一千五百三十一頃六十畝六分三釐七毫。　夏稅　米四石六斗三升一合。　絲八斤一十兩五錢二分五釐。　秋粮　米七千三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五合七勺。容州志總計輕重租田九百七十一頃八十九畝八分九釐。計止耗米四千五百四十三石一斗五升八合一勺四抄八撮五圭。　每月額徵酒醋課程錢一千五伯二十文。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六百二十九貫三百六十文。　商稅課鈔五百八十一貫六百文。　酒醋課鈔一十九貫八百三十文。　紙槽課鈔三貫三十文。　窑竈課鈔一十二貫九百文。　房地賃鈔一十二貫文。

博白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一十一項三十一畝九分五毫。　夏稅　米八石六斗九升五合五勺　絲一十八斤一十四兩一錢。　秋粮　米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石二斗七升六合三勺。鬱林志稅賦　元朝至正年間。取勘計田二百四十四項八十四畝。該稅粮一千一百九十六石七升五合九勺五抄

聖朝取勘田一千七伯八十六項一十六畝一分四釐四毫九絲八忽八微該納稅粮七千三伯七十九石六斗二升二合二勺二抄五撮四圭八粒五粟。　酒醋課程每歲辦納錢三萬二千六百四十文　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一千五伯五十六貫七百九十文。　商稅課鈔一千四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文。　酒醋課鈔四十一貫五百二十文。　房地賃鈔六十八貫文

興業縣。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一千一百四十三項八十一畝五分八釐　夏稅　米四石八斗一升二合三勺。　絲六斤一兩五錢。　秋粮　米

五千五百八十石七斗二升七合七勺。鬱林志稅賦　元朝至正間取勘計田六十項零八十畝稅粮三百六十五石一斗一升三合二抄五撮。

聖朝取勘計田五百八十一項零三十八畝二分四釐四毫七絲三忽該稅粮二千六百八十五石九升二合一抄九撮八圭三粒二粟五塵。酒醋課程每歲辦納錢九千一百二十文。永樂元年實在各色商稅課鈔四百一十二貫六百三十文。商稅課鈔四百一貫九百二十文。酒醋課鈔一十貫七百一十文。

土產

梧州府物產蒼梧志米　粳　糯　粘　稻　藥　烏桕　蛇床子　鶴虱　縮砂　何首烏　萆薢　茴香　黃薑　紅豆　白牽牛　黑牽牛　馬鞭草　楓木子　白扁豆　薄荷　接骨草　香附子　貫仲　菖蒲　槐角子　山巵子　車錢草　花　芙蓉　素馨　茉莉　佛桑　梔子　含笑　金錢　月桂　薔薇　酴醾　木犀　綠萼　朱槿　紫槿　白槿　金鳳　男真　女真　海棠　剪春羅　金菊　石榴　緋桃　蓮花　粉團　白菊　水蕉　蘭花　果　頻婆子　荔支　龍眼　桃子　橄欖　烏欖　蕉子　香櫞（一云枸櫞皮厚而香又有狀如手者號佛手櫞）

柚子　餘甘　秋風子　金斗子　青竹子　桂木子　千歲子　不納子　毛韶子　羊矢子　三斂子（一名羊桃）　宜母子（一名黎）　黃淡子　黃皮子　益封子　倒黏子　冬桃　山棗　石栗　桃　李　梅　柰　棗　栗　茅栗　甘蔗　蓮　藕　芡　茨菰　橙　橘　楊梅　石榴　盧橘　古買子　羅芳子　柰子　蒲萄子　白藤子　茅韭子　瓜　西瓜　金子瓜　瓜　瓜　樹　木棉　桄榔　榕　檜　槐　黃柞　苦楝　樟　楠　桐　石鹽　赤黎　皂角　水沙　山栢　黃楊　白同（杖）　楓　檀　椎　栢　相思　馬桐　桂　栗　山棗　山桃　桃花森　秋風　古欖　杉　竹　鶴膝　多枝　蔥摩　單苦　班　桂竹　猫頭苦　筋　筋　黃陶　大頭　綿　草　蘆荻　蓼　荷　藍　紫貝　龍葵（治惡瘡）　葫蔓（葉似蘭香微花殺人）　黃藤　翦刀　江苔　馬臺竹　菜　芥　蔥　薤　韭　蕎　蘇　莧　決明　萵苣　瓠　茄　茼蒿　香菜　蕨　芹　蕎　薑　白菜　羊蹄　黃瓜　冬瓜　芋　茴　甜菜　筍　獸　虎　豹　狼　豺　鹿　麞　麖　山猪　獺　猿猴　竹縱　川山甲　狸　鼠狼　禽　灰鶴　鵝　白鴨　竹雞　山胡　鷴　鵓鴿　鷓鴣　鵲　烏鴉　白項鴉　鳩　雀　燕　鶯　野鴨　伯勞　金錢鷄　鵜鶘　鷹　雞　鷺　鶴　鶉　鸕鷀　白頭　戴勝　畜　馬　騾　牛　羊　猪　犬　猫　鵝　鴨　鷄　魚　黿　鼈　白魚　鮎　鰍　鯉　鯽　鯰　魴　三鯬（一名河豚）　鱸　青鮰　馬　黑鯉　鮒　鱖　鰆星　鱵　蝦　蟲　錦蛇　烏蛇　青竹蛇　蚖蛇　蟒蛇　犬二蛇　蜈蚣　木蛭　水蛭　蛙　山蜞　郡縣志銀貢　嘉魚元大一統志出蒼梧縣范成大虞衡志云狀如小鰣魚味極腴美出大山春末最多　產鍾乳　翠羽輿地要覽　南漆　赤藤　白石英元大一統志並出蒼梧縣山中　石栗土人謂之杓栗以其形肖木杓也　白栗　龍眼　荔枝風土記引地理志云。廣信縣多龍眼荔枝生於山溪。人家亦種之。　餘甘子蒼梧縣及孟陵戎城鎮皆有之。　蛤蚧蒼梧及冷石孟陵戎城皆有之。　多竹圖經云竹配苦也有黃苦竹白苦竹東越謂之高苦竹也在舊思安縣今併入蒼梧縣。

岑溪縣　生漆古藤志永業鄉產　芭蕉　蕉布在處有之　縮砂元大一統志出岑溪縣　孤夷輿地紀勝郡國志云孤夷夷人名之有兩手長二寸食人。　糖霜土人沿江皆種甘蔗擣望成林冬初壓取汁作糖以靜器盛儲之經夏結霜瑩如石榴子乃天之成也。

藤縣　簕竹古藤志義昌上鄉產　鐵黎木感義鄉產　黃藤義昌下鄉產。　芭蕉　蕉布在處有之　竹子布元大一統志在鐔津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　岑皮羅樹。生絕石懸崖間。至堅白。堪為器。寰宇記及輿地紀勝云。　竹枝霜土人沿江種甘蔗冬初壓取汁作糖以淨器貯之藉以竹枝皆結霜自至元丁丑以後山賊作亂民失此業今德慶有一二民户往往能之。　蔞藤方輿勝覽土人採取雜蜃灰并檳榔啗之左思作吳都賦所引石帆水松東風扶留此其一也一名扶留　又產大藤及波羅蜜樹竹子布　紵布元大一統志鐔津岑溪二縣有　扶留藤鐔津岑溪二縣皆有之。左思吳都賦所引石帆水松東風扶留此其一也土人採取雜蜃灰并檳榔啗之名曰蔞藤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並云。　嘉魚輿地紀勝引圖經云每歲春首有鰣魚夏初有嘉魚從南海來直至象州來賓縣有龍門灘鰣魚常跳躍而上即退歸海。今按嘉魚產鬱水中甚貴以來至藤梧皆有之近海則不復有此。

容縣容州志蕉布　絡布　山貨　赤藤　紫藤香　藥物　黃精　仙茅　莪述　縮砂　葛根　蒼耳　竹　山苻竹　簕竹　箬竹　木　柯　黎　橘　桂　寰宇記朱砂　水銀　竹子布　蕉皮布

竹茶。茶經云。容州黃家洞有竹茶。葉如嫩竹。土人作飲甚甘美。 肯石 輿地志云。南人謂滑石爲肯石也。土人皆肯石燒爲器。用以烹魚鮭。亦號爲五侯鯖石。大爛則可兩三熟。 蜜煎 元大一統志郡人工於煎煉。如川芎。縮砂。橄欖。薑。豆蔻。若木。荔枝。木瓜皆入蜜煎。

鬱林州 物產鬱林志 禾 粳 糯 粘 菓 荔枝 龍眼 李 梅 棃 桃 烏欖 芭蕉子 黃皮子 橄欖子 金橘子 瓜 東瓜 黃瓜 西瓜 樹 松 楓 柯 桄榔 榕 槐 苦練 樟 栢 桂 白藤 竹 苦竹 簕竹 大頭竹 簕竹 草 蓼 荷 茉 芥 蔥 薤 笋 茄 蒜 薑 萵苣 獸 虎 鹿 麞 山猪 猱 猴 狸 禽 山胡 烏鴉 黃鶯 鷓鴣 鷺 野鴨 鷹 燕 雀 鳩 鶉 畜 馬 牛 羊 猪 犬 猫 鵝 鴨 鷄 水族 蟬 蜂 蛾 蝶 蜻蜓 螳螂 蜈蚣 飛蛾 螢 蝦蟆 蜘蛛

寰宇記貢布元大一統志蕉布本州諸縣有。郡縣志蓿砂 銀 貢 布 珠

鮫魚 元大一統志在南流縣及定川界內。狀如團扇。口在腹下而方。尾端有刺傷人甚毒。皮裝刀靶。蔡絛國史補及寰宇記云。 猩猩 方輿勝覽封溪有猩猩似黃狗。人面善言。音如女人。 蚺蛇 輿地紀勝長十丈。以婦人衣投之則蟠。牙長六七寸。辟不祥。 人面子 元大一統志在南流縣界內。春華夏實。秋熟。皮味甘酸。食有核如胡桃。兩邊似人面。 鰐魚 在南流縣及所廢黨牢州界內有。狀如鼉。四足。身長二丈。口長四尺。齒如鋸。食人爲窠。生卵如鵝子大。死後骨已枯。齒落更生。朽盡始止。蔡絛國史補及寰宇記云。 桄榔子 本產於黨牢州。諸縣界今併屬南流縣。木似椶櫚。心中出麪可食。令人不餓。輿地紀勝云。 檳榔子 在南流縣舊所廢黨牢州境內。其樹如椶櫚。高六七丈。無枝柯。上有十許葉。正月結房。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蘀。蘀堪爲扇。五月熟。大如雞子。以海蠃殼燒作灰。名曰蛤灰。灰共扶留藤和而嚼之。香美。除口氣。久食令人齒黑。故南中有雕題黑齒之俗。 椰子 在南流縣。有輿地紀勝云。樹似檳榔而高大。葉長一丈。無陰陽。結實一房生三十餘子。如瓜。其殼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肉內有漿一升。清如水。甜如蜜。飲之愈渴。堪爲酒器。皮堪縛船。土人多種。今廣西諸郡皆有之。惟州爲最。 犀牛 寰宇記有角在額上。其鼻上又有一角。食荊棘。冬月掘地藏而出鼻。其角辟不祥。 龍眼子 元大一統志產南流縣界內。實大如彈子。食之甚甜。輿地紀勝及西甌圖經並云。 益智子 在南流縣所廢黨牢州諸縣界內。似廉薑。香如豆蔻。輿地記。廣西果木有七十子。而鬱林州則有七子。蓋他郡亦有。終不若此州也。 史君子 在南流縣、興業縣皆有。嬰兒食之療蚘蟲。

北流縣 鬱林志 蕉布 絡布 山貨 赤藤 紫藤香 藥物 黃精 仙茅 莪述 蓿砂 葛根 蒼耳 竹 山符竹 簕竹 筠竹 木 柯 黎 榪 桂

陸川縣 容州志 蕉布 絡布 山貨 赤藤 紫藤香 藥物 黃精 仙茅 莪述 蓿砂 葛根 蒼耳 竹 山符竹 簕竹 筠竹 木 柯 黎 榪 桂

博白縣 鬱林志物產 禾 糯 粘 粳 菓 荔枝 龍眼 李 梅 桃 烏欖 蕉子 橄欖 金橘 瓜 東瓜 黃瓜 西瓜 樹 松 楓 柯 榕 槐 苦練 樟 栢 桂 白藤 竹 苦竹 簕竹 大頭竹 簕竹 草 蓼 荷 茉 芥 蔥 薤 笋 茄 蒜 薑 萵苣 獸 虎 鹿 麞 山猪 猱 猴 狸 禽 山胡 烏鴉 黃鶯 鷓鴣 鷺 野鴨 鷹 燕 雀 鳩 鶉 畜 馬 牛 羊 猪 犬 猫 鵝 鴨 鷄 水族 蟬 蜂 蛾 蝶 蜻蜓 螳螂 蜈蚣 飛蛾 螢 蝦蟆 寰宇記出真珠

興業縣 物產 鬱林志 禾 糯 粳 粘 菓 荔枝 龍眼 李 梅 棃 桃 烏欖 芭蕉子 橄欖子 金橘子 瓜 東瓜 黃瓜 西瓜 樹 松 楓 柯 榕 槐 苦練 樟 栢 桂 白藤 竹 苦竹 簕竹 大頭竹 簕竹 草 蓼 荷 茉 芥 蔥 薤 笋 茄 蒜 薑 萵苣 獸 虎 鹿 麞 山猪 猱 猴 狸 禽 山胡 烏鴉 黃鶯 鷓鴣 鷺 野鴨 鷹 燕 雀 鳩 鶉 畜 馬 牛 羊 猪 犬 猫 鵝 鴨 鷄 水族 蟬 蜂 蛾 蝶 蜻蜓 螳螂 蜈蚣 飛蛾 螢 蝦蟆 蜘蛛

土貢

蒼梧縣 九域志 銀一十兩 白石英二斤

藤縣 九域志 銀一十兩

容縣 九域志 銀一十兩 珠砂二十兩

鬱林州 九域志 銀五兩 博白縣 九域志 銀一十兩 蓿砂二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　六模

梧

山川

梧州府。蒼梧志火山。在州南隔大江東南。延袤四十里。高九十丈。山常有雲氣奮蔚不散。嶺表錄云。火山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有火三五夜。見於山頂而不息。或人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于上如火。舊經云。守臣有政德則火見。其光復有三足麋過郡中。有吉凶災殃。或使車將至。則先呌嘯。如有所告。郡人驗之。又云山之阿有神劒。南越王尉佗所藏也。故夜騰光焰如火。山產荔支。四月先熟。元一統志寰宇記云。火山下水澄潭深無極。其火每三夜一見于山頂。嘗至一更初。火起匝其頂。如焚燒之狀。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于上。或言山上有荔枝。四月熟。以其地熱。故名火山也。　唐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消。胡長卿過火山。客有談嘉魚之美者。長卿詩曰。聞道嘉魚出火山。我來那得一鱗看。蒼梧志大蟲山。在州東北三里。高四十丈。延袤四十里。按搜神記。扶南王范尋常養虎五六頭于山中。若人有罪投與。不噬乃赦之。因以爲名。　印山。在城北二十五里。澤山。在州北八十里。　石乳山。在州西四里。　蘇山。在州南八里隔江。太平寰宇記石英山。在州西桂江之上。生石英。下有靈泉。曰置神祠。元一統志金石山。在州東四里。吳時有道士韋牛渡江。語舟中人曰。船中糞聊以爲酬。舟人視之皆金。因名其山曰金石。蒼梧志通星山。在縣北。按方輿記。漢太守劉曜常登之仰觀。故名通星。寰宇記夫雷山。郡縣志鐔山。去城八十里。元一統志石膏山。裴氏廣州記曰。蒼梧彰平縣有石膏山。望之皎如雪積。銅山。九域志在丹城縣西。

岑溪縣。古藤志烏峽山。在縣西北五十里。係鋪路。　峩山。都盤山。黃石山。佛子嶺。俱係石岩高險。猺人所恃之地。大抵與靈山同。　丁蘭山。在岑溪縣山下有舊廟。曰木母廟。臨溪上。乃丁氏故居也。去縣五十里。鄉民祈禱即應。耆舊相傳云。有碑墜於溪。漁者入水求之。即風雨晦。昔人有詩曰。里名勝母曾參避。廟愧丁蘭在此村。可惜石碑沉水底。詩人不得細推論。郡縣志蘇羅山。見九域志。古藤志鳳山。在岑溪縣連城鄉。元一統志秀峯山。去岑溪縣二里。山勢聳秀。高三十餘丈。周圍二里。輿地紀勝盛山。在岑溪縣。　隨化山。在鐔津縣昭州界。元一統志七峯山。在岑溪縣。　永靜山。在岑溪縣。上有廟。　來蘇山。在岑溪縣界內。

藤縣。古藤志靈山。去州西南一百里。岩石險巇。路逕懸絕。數十圍大木。叢密如排柵。然其山至廣。東接廣東瀧水。南至高化。猺蠻居其間。不事耕稼。惟以抄掠爲生。自古肆爲民患。今本州常遣人團營守把。始無患焉。四屯大黎大任楊峒。隨化去州西北水路二百里。不通陸路。獞人居其間。憑持險遠。自古不通王化。元前惟設屯兵千戶所以鎮之。然亦時復秉間出刼。千戶弗能制。又從而助之。近服

天朝威德。皆入版圖爲良民。貢賦稅與中州同。　東山。出還淳門渡江東二里許。山高二十餘丈。蜿蜒秀發。爲州左臂。上有李衛公祠。　谷山。在州城西。去州五里。　石人山。去藤縣還淳門南三里。許山勢峻峭。下臨深淵。世傳有龍在焉。州民水旱則禱之。　龍驤山。去藤縣石人山南又三里。江東山列數峯。清秀可愛。下俯清流。晉升平五年。龍驤將軍陳隱鎮是州。駐兵其下。故名。　石山。在藤縣西隔江五里許。高冠諸山。舊志亦載。郎二尚書死所。有昔韻帖木兒墓在焉。　南山。在藤縣還淳門南二里。山勢聳奇。頂平如砥。有佳處。曰杏壇。曰松崖。曰竹巷。曰芹㵎。率皆清絕可人。郡縣志隨化山。在縣昭州界。寰宇記鉛穴山。陳王穴吉水。皆在郡縣界。元一統志羅慢山。去鐔津縣四十里。高二十餘丈。周圍二里。其山肖羅慢。因此得名。　羅山。去岑溪縣八十里。舊南儀州也。山有冷泉。飲者愈熱病。圖經云。形如羅紋。故名。　雲蓋山。去州城四百步。　鉛穴山。在鐔津縣。寰宇記陳天穴吉水。皆在縣界。　鐵鑪山。在鐔津縣西。有鐵鑪佛。因名。　赤水山。在鐔津縣東。有赤泉湧出。因名。容州志石梯山。在州南傍儀里。其山下枕小江。上接峻嶺。石梯棧。往來行涉艱難。路通高州。水險。（人并容縣）　洞石山。在州西五十里。近江有鯉魚石。雙女石。其形皆現。禱雨良應。容州志容山。其山在州西二十五里。舊經云。高五百餘丈。周圍廣潤一千餘里。山下有觀。遂廢久矣。郡縣志連接鬱林州界。山有松竹花果。亦洞天之數也。容州志都嶠山。都嶠洞天。在州南三十五里。高三百五十丈。按天下仙洞三十有六。而容得三焉。西勾漏。北白石。南都嶠。蓋都嶠山有八峯。曰馬鞍山。扉帽山。香爐山。仙人山。中峯山。丹竈山。八疊山。兜子山。諸峯奇秀。亦號蕭韶山。以其山間時有音樂。南北兩洞。俱有石室。南洞寬坦。列浮屠儀像。北洞幽狹。爲星壇八間。皆天造地設。中峯絕頂有岩。曰中宮院。斷崖斜進。下臨千仞。捫蘿而上。允異如常洞。名寶玄之天。郡縣志謝廬山。在縣東八十五里。　羅辨山。在縣西南一百六十里。元一統志都賓山。在普寧縣西南一百九十

里。郡縣志讀書臺石山在縣東一十五里。　牛峯山在縣西南二十里。元一統志南靈山在普寧縣南二里。上有古壇。元一統志複山。普寧志云在普寧縣八十一里。（紀勝同）輿地紀勝勾漏山在普寧縣。上有寶圭洞。內石室中有水。故老傳云葛仙翁嘗於此山脩煉丹竈石盆在焉。平川中石峯千百皆矗立特起。周廻三十里。其岩穴多勾曲。石而穿漏。故右以是名山與其邑。　純擲山寰宇記云在普寧縣。元一統志大容山在普寧縣西二十五里。舊圖經云高五十丈。周廻四十里。有觀曰碁真。唐開元間樵者見二人對奕于清泉茂樹之側。欲就觀之。則人碁俱不見。今山之陽石枰猶存。　北靈山。吳元美記云俗名真武嶺。在縣東二里。視之真靈龜也。天下峯巒巖石若龍若馬獅子之象多矣。然彷彿十得四五。獨此粹然逼真。顧不異哉。　帽山在普寧縣西南。　岑石山在普寧縣。　中峯山在普寧縣之西南。　牢馬山在普寧縣西南。

懷集縣韶潭志　揷笏山在縣東十里。　筆架山在縣南十五里。元一統志齊嶽山在懷集縣東北六十里。山勢峭拔。出於衆山之上。

鬱林州鬱林志寒山在州之北二十餘里。其勢高聳。頂上有泉。其源深丈餘。下流至溪澗中。灌溉撫康東寧貴平三鄉田土。昔有一農夏月進山知其寒。今如冬。因其名曰寒山。內有神祠。祈雨有感。宋理宗誥封寒山靈惠王。元朝至正戊戌夏五月旱。本州同知胡震持以齋沐虔誠。禱于祠下遂雨。公賦詩云古跡寒山果有神。心香才爇雨如傾。三農鼓舞來相告。五穀豐登樂太平。歸附

聖朝封為寒山之神。依期致祭焉。元一統志南粵王尉佗遣人入山摘橘。經七日方還。問其故。曰山中多寒不得歸。故名。按西甌圖志云。　大龍山在南流縣舊所廢黨州界。形勢肖龍。故名焉。今屬鬱林州。郡縣志獨蓮山在縣東一十里。上有池。中有蓮花。餘無所出。因以名山。元一統志寶塔山在南流縣界舊所廢黨州山北。漸大狀有如塔。故名。西甌志云。郡縣志銅鼓山在縣東南七十五里。舊經云昔有銅鼓見此山。方而色赤。人取之而地陷出水成灣焉。元一統志鬼門山在南流縣舊所廢牢州界。諺云若度鬼門山。十去九不還。世俗訛為鬼門關。謂車輪往來之地也。又云以其瘴重故云。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本桂門關。而謁稱鬼門關。曹德載嘗作文辨之。云為謝往來荆廣客。桂門關在鬱林西。今屬鬱林州。　蔡山在廢鬱平縣。今鬱平鄉是也。元和志云今入鬱林州。元一統志信立山在南流縣東南二里。一名牢石。狀高數十丈。坡上有平石。又有夾石。形如鐘側立。舊經云每歲秋日鄉人共候此石。若雲氣覆之。其歲禾稼必登。今屬鬱林州。元一統志羅望山在南流縣西。甌志云今入鬱林州。　箱蓋山在南流縣西。輿地紀勝云今入鬱林州。　磻石山在南流縣南二十里。今入鬱林州。太平寰宇記漸大山。郡國志云黨州山北漸大。狀如塔。故一名寶塔山。

北流縣郡縣志邦山在縣北四十里。（邦因井）舊經云南越王尉佗遣人入山採橘。經七日方回。問其故。云山中大寒不得歸。後因為名。　都黃山在縣西北五十里。舊經云昔有樵夫迷路。見五人黃衣戴黃冠相共語曰吾都此山。又之向山而去。因以名山。　雞籠山方輿記云在縣界。　石狗山在縣西南三里。有石如狗。因以名之。　風盧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盧樓山在縣南六十里。　破石山方輿記云在縣界。元一統志銅石山在北流縣東南三十里。寰宇記云山亦與陸川縣相接。有銅湖出水銀硃砂。方輿記云銅湖鯉魚石狀如橫鯉。新婦石狀如婦人。並與銅石相連。

陸川縣容州志　東山在陸川縣南十里。其山頂有巖穴虛爽。下有清泉。歲旱官民于此禱雨焉。元一統志鳴石山寰宇記云在陸川縣。郡國志云董奉死人見於鳴石之山。山海經云長石之山。洪水出焉。山多鳴石。即此峨石山。在陸川縣。以石嵯峨故名。寰宇記云。　白石山在陸川縣之南。山色潔白。四面懸絕。上有飛泉瀑布。下有勾芒木。可以為布。里人斫之。新條更生。取皮績以為布。太平寰宇記帽山。山形如帽故也。元一統志鶴洞山在陸川縣。上多野鶴。舊圖經云在普寧縣之西北。與此不同。　小容山在陸川縣。其山迫隘無所不容。故曰容山。　牛山在陸川縣。方輿記云石形肖牛故名。太平寰宇記金山在陸川縣。昔人藏金之處。元一統志不還鐃山在陸川縣。山多韶石。果味如荔枝。俚人謂不還鐃山。　蕭韶山在陸川縣南。頂有古臺院。政和重定。九域志云嘗聞音樂因名。郡縣志石寨山在縣北八十里。　射爐山在縣西二十五里。山形如香爐。　射梵山在縣東南七十二里。　石湖山在陸川縣西北三十里。上有一湖。水深一丈。春冬不竭因名。寰宇記石袍山。山多竹木。蔥翠如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即飛還龍嶺。元一統志雞籠山在陸川縣。方輿志云在縣界。

博白縣鬱林志紫陽岩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懸崖臨江。內有一石室。太守劉崇遠造鐵佛于內。至今跡尤存焉。　盤龍山在縣城南九十里。望之如青龍盤礴而卧也。郡縣志洞房山在縣東一十里。紀勝深洞如房。　伏劉山在縣西四十里。多鷓鴣孔雀象獸。山下有伏劉村。因此為名。鬱林志双角山在縣城西十五里。遠望如童子綰双髻焉。元一統志飛雲山在博

白縣西六十里山勢崇峻中有巨石有大人跡又有石函恒有蛇夜出光焉傳白志云　房山在博白縣東一十里舊圖經云深洞如房因名郡縣志黄茗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元一統志周羅山在博白縣界舊因此山名縣又有周羅水　大荒山在博白縣南舊圖經云山高四百仞周圍五十里上有深池螢聚相傳池中有鯉妾魚大如楯兩翼速觻下有三條侶練帶長四尺搖動有光人不可取山多奇筆或取之者昏迷失道有廟今存郡縣志射浮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射寨山在縣南三十五里　射當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　騎馬山在縣西二十里　博白山寰宇記云在邑界　石穴石山在縣南四十里輿地紀勝鳳飛山在博白縣昔有鳳飛集其上元一統志宴石山在博白縣西南六十里其山皆盤石而壁立峭絶北臨大江中有流泉噴激有二石寰宇記云昔越王燕處郡縣志凝霧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舊傳山上多凝霧因以為名元一統志黄白山在博白縣東南二十里博白志云　鳳凰山博白志云在博白縣西九十里有錦雞肖鳳故名郡縣志陵青山在縣南三十里産竹木舊有將軍穴在山内出温湯泉冬夏常温溉田五十餘頃元一統志金魚山在博白縣南三十五里博白志云郡縣志射半山在縣東二十里上山煙霧溟濛則有雨遇旱禱之多應元一統志八將山在博白縣八峯攢立因名　鍾山詳定九域志云在博白縣博白志亦云　獨蓮山詳定九域志云山池中有蓮因名　大幕山在博白縣舊經云山産薌木羅布　六熊山在博白縣昔有六熊居其上因名博白志紀勝並云　萬緑山在博白縣西北二十五里

興業縣元一統志　萬石山在興業縣西五十里其石山壘落成萬塊因以為名欝林志葵山在縣之西北一十五里其山峯石玲瓏遥望如葵花故為名　北斗山在縣之西北一十里其山七峯高聳如斗柄故名焉　東斗山在縣東北一十五里其山峯巒歷歷狀若東斗焉元一統志在今興業縣舊州東十二里又北斗山在舊州西北一十里欝林志白馬山在縣之東五十里有石巖深一十丈廣二丈鄉人祈禱遂詣此地其山像馬形因其名曰白馬山　東平山在縣之東四里　綀岡山在縣之南一十里　南門山在縣之南一里　鐵城山在縣南五里其山週圍環遶峭壁如鐵實茲色天成之鐵甕城也元一統志鐵圍山在興業縣南五里舊經云有四門東門砌石路通人行中有礄石上有二牛跡深三分長二尺其中巖竇深邃泉流不涸南門山半有土基一淵四五丈俗傳古

之敵樓西北二門多石山少林木陰闇如夜不通人行猿猱麋鹿來往其間摭經所載即古之鐵城往昔州治遺基尚存唐書隋末寧長真據欝林叛或者疑即此山也蔡絛坐父京累貶白州嘗遊息于此作鐵圍山叢談及國史補釋氏經文多云鐵圍山為地獄所在曾摶信筆録云紹興二十七八年間廣西憲臺屬官代巡按過此向晚路迷有人引至深谷有官府拷訊罪囚一衣紫金帶褰頭而立旁有語者云此秦檜也屬官進揖則云西窻事發君歸為言作大功德屬官忽得路而回適滿秩過金陵至檜家言之檜妻王氏驚曰西窻即太師破柑處議殺岳飛也未幾王氏亦下世按王質所作嘉話録則云湖湘間事據云鐵圍山是也　中平山在興業縣東南四里輿地紀勝云

岑溪縣元一統志　馬頭嶺在岑溪縣輿地紀勝高城山在岑溪縣元一統志大富嶺在岑溪縣　登高嶺在岑溪縣

藤縣古藤志白藤嶺當要路在州南一百里嶺高侵雲路逕崎嶇

容縣容州志西山嶺當要路在州西高險往來車馬艱難　三紐嶺在州南地屬僥儀里通高州信宜縣其路曲折崎斜往來病焉輿地紀勝寳子嶺在州後架亭其上四望平遠元一統志玄武嶺在普寧縣北二里一號北靈山

陸川縣郡縣志佛子嶺在縣東北四十里上有古佛塔

博白縣元一統志緑秀嶺在博白縣南五十里舊圖經云山高四百餘仞周圍二百八十里林泉松竹青葱秀絶因名下有深潭潭側有龍母惠濟夫人廟

容縣輿地紀勝獨繡峰寰宇記云在普寧縣

本府蒼梧志鶴奔崗在州西一里臨桂水按舊經漢太守劉曜常鑿斷崗脊有雙鶴飛去因以名之　朝臺崗在州北三里按經宋范曄築臺山上每正朔則率僚屬登臺而拜

藤縣元一統志赤水峽在鐔津縣　波羅峽在普寧縣東

容縣元一統志白沙洞在北流縣東一十五里吳元美記云此洞東炬從竇入俯傴扶伏凡經六七竇每過益寬而所見益奇行里餘乃至中洞千態傾狀不可殫盡勾漏甲天下而此洞為勾漏之次　玉虛洞吳元美記此峯有念經觀衛二名皆不雅傳輙更之為玉虛堂洞云　玉田洞吳元美記云洞在韜真觀之西巫山寨之北緣石棧行百餘步傾側而入乃至石田予謂此正仙人種玉處遂更名玉田洞　寳圭洞在勾漏山繇道觀

後北行二百步山如倚屏門闢象𢁉大牓其上曰勾漏山寶圭洞此葛仙修煉之所也

蒼梧縣元一統志龍巖距州城一百二十里龍蟠村高數十丈周回百餘丈竅見天傍有三石門中有寺 伏龍巖距州東五十里昔李上坐修行之地郡縣志斑石巖輿地志廣信縣東有孤岩岩有斑石背五色

藤縣古藤志李白巖在赤水峽南高五十餘丈下瞰深淵岩深闊丈餘頂竅上通日光下射煥然可愛岩傍舊有廣惠禪寺世傳以爲謫仙嘗寓寺中讀書岩上故名

鬱林州元一統志隱仙巖去南流縣一里有石室幽邃相傳昔有仙人隱於其中上有元和十四年來游字餘不可考

北流縣元一統志普照巖在北流縣北一十里吳元美十洞記云距鞠真山如覆釜登巖却顧則黃坡翠巘與石峯相間歷歷落落尤可觀也入洞仰視則玉山上京不可偕升月夜扁舟於千巖萬壑中與玩珍無異其中仙壇佛塔低昂交錯靈幡寶幢霓裳羽衣皆獵獵飛動不知雕篆之奇繪繡之工果誰爲之也 獨秀巖在北流縣西吳元美記云度普照巖而西平野中鬱然孤峙者獨秀巖也洞門宏邃古木蕭森與鞠真山抗衡室中可容數千人石乳掛壁上如彌陀大士像寰宇記又云獨秀峯在普寧縣也

博白縣輿地紀勝紫陽巖在博白縣有劉崇遠所造鐵像

藤縣古藤志登嶼在谷山前中流崔嵬蒼翠鬖然若螺髻亦佳山也

容縣容州志白石洞天山在州西北一百六十五里高二百丈周廻二百里景致非凡皆神仙三十六洞天之數內前宋邕冠農智高亂借撥上林鄉與潯州元朝抄籍上司以籍爲定因隸焉洞名殘秀長真之天 勾漏洞天天下洞天凡三十有六容南在鬼門內一郡而得三焉南都嶠西勾漏矗立山之西去郡一里而近古銅州也平川中石峯千百皆矗立特起周廻三十里其岩穴多勾曲穿漏故是名予足跡半天下所閱名山多矣卓絕雄傑鮮或儷此者愛而不可已列爲十圖置諸座右朝夕自其外而想其內外所見者毫楮可及然特髣髴一二耳若三洞中所有須至自知之譬如乾坤容日月之光安可繪畫也元一統志鬼門關舊唐書云在北流縣之南有兩石相對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趨交趾皆由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曰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唐李德裕貶崖州經此賦詩曰一去一萬里十知千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歐陽修歸田錄載僧惠崇送遷客詩云浪經蛟浦闊山入鬼門寒東坡蘇軾自海南回過此有詩云天涯已慣經人目歸路猶欣過鬼門

容縣容州志雙女石在本州西南相去五十里昔北流舊爲銅州去銅州之南五里地名洞石里有一富民二女長者年方十七八次者未笄少有異志以孝事父母以悌事族黨雖男子有不若每遇蠶常採桑洞石山之側常以一女奴相從但以女工自樂罔有它念凡里巷有來與其父母議親者其女則拒之忽一歲父母以其逼暮景有女未適遂容欲以二女娶同里陳趙二家語不容爲女所切知迨結婚日二女沐浴告其母語以採桑乃登洞石山遂立化爲二石如人形其母往追之但見一女奴立于二石之傍詢之爲二女俱化爲石矣於是名焉郡守盧陵胡觀謹記 濯纓石在州西南三里大江之濱容州距城三里外其三洞天足多勝景惟附郭近地絕難得遊賞之所暇日因按圖尋城西誼石岸地有滄浪石橫江枕流形如紫玉其平如砥可坐數客中間有罅漏形如紫玉罇隱於石面洗去沙石如舉羃焉受酒數斗以酌賓僚回環盤繞踞坐而飲自古至今未有發揚者因循父老詰名石之由莫知所以坐客意嫌其名不足稱且欲更之予見其水色清平波光如練深不可測躊躇之間信步石砥引至中流不覺取纓就濯因名濯纓石葺茅亭于江滸扁額曰滄浪亭酒酣夜月浸潭寒星沉水南山峙直森環坐左右若從侍上仙宴蓬島清興不復過此因成詩呈都嶠山翁以召來者云紹興癸酉下元日吳郡守記元一統志在州城西金鳳門外枕溪有亭亭下有石石滸詰曲水流其間可泛羽觴邦人因之而禊焉

岑溪縣古藤志葛仙試劍石在岑溪縣東五里傍有巨人跡曰仙跡世傳以爲句漏令洪煉真之所

藤縣古藤志石壁在南山下臨江高十餘丈若赤壁釣臺之狀上有大松清致可愛又曰松崖

本府蒼梧志大江水在城南一百步源出朗寧郡流至潯郡合象郡水下至感義郡又會普寧江至蒼梧郡合桂水東流二十里復合賀水至封晉康高要郡抵番禺入于廣海漢武帝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即此江也 東安水在州北四十五里南流二百五十里入封州元一統志去州東北三十里自賀州界上水山發源合賀江流出封州元一統志多賢水在州城北二十里自郡之多賢鄉發源

流入桂江。蒼梧志江藺水。出戎城鎮弄山。北流一百三十里入大江。峽山水。在州北二里。南流合桂水入大江。　雷水。出戎城鎮思忌山下。北流一百二十五里入大江。元一統志圖經云出戎城縣。縣併入蒼梧縣。今去州城三十里。自郡之須羅鄉發源。流入西海。　鬱水。在州南去城二十里。自郡之須羅鄉發源流入西江。　龍江水。在州北一百二十里。自多賢鄉黃洞村發源流出江。　平琴水。在州西去城六十里。自藤州隨化洞發源流入西江。

岑溪縣。輿地紀勝龍驤水。寰宇記云在故南儀州。昔龍驤將軍陳隱鎮此。故名焉。

容縣。容州志綠藍水。其源出綠藍山過落桑水與繡江合流。咸平六年轉運使濡琦。議於上流置堰。合蔚林妙林江以便差鹵運。此後為其水源流淺小。於內又有大石多欄碍。難通舟楫。景德二年運使舒貢奏廢。　繡江水。其源自莪石鄉。思賀水經北流普寧。與渭龍水合。柔七十石舟東歷藤梧至番禺入于海。　渭龍水。其源出自本州羅面里天塘山。其山周圍貳百壹拾三里。高八十餘丈。山脚皆生竹木交廣。上乃聚成一塘。周環二里結盛木。水從石竇流出。流至山下。分作九支小河。一支向北流。一支向羅

龍里。一支向莪石波德里。一支向凌水。一支向古鄧里。一支向高凉。一支向慶洞村。一支向都代村。一支向六王村。一支向六霍村。皆聚渭龍入繡江。其源塘連兩不漲。極旱不乾。是名天塘。郡縣志崑崙水　金溪水　漳江水。並在縣界。方輿記。屈夾水　橋漏水　思路水　尋遂水　雙板水　思龍水　降峒水。並在縣東七十九里。（據圖經下同。）五里水　七里水　感水　西岡水　落桑水。並在縣西三十八里。手津水　十里水　塘雞水　高　都大水　石田水。並在縣東南五十八里。思嫩水　韶山水　容木水　峒山水　橋林水　佛子水　羅候水　渴水　南焊水　南界水　羅仲水　俛儀水。並在縣南九十六里。都龍小水。在縣東北二十五里。淥褋小水。在縣西北二十八里。茶峒小水。在縣東二十里。波德小水。在縣東七十里。盧樓小水。在縣南六十里。牢馬小水。在縣西北二十七里。峽堂小水。在縣西三十里。

懷集縣。元一統志懷水。在懷集縣北。源出馬寧水。　游水。在懷集縣西南三里。泉源湧漲。與懷水相合。

鬱林州。輿地紀勝潭欑水。元和志在故牢州宕川縣東五里。方輿勝覽定川水。在故牢州定川縣。

北流縣。郡縣志射兕源水。在縣南七十五里。源出射兕山。流入化州。　佛子嶺水。在縣北三十里。源出佛子嶺。出白州。　佛子嶺源水。在縣南六十里。源出佛子嶺入化州。　蕭韶山水。在縣南七十五里。源出蕭韶山入化州。　龍化水。方輿記云在縣界。元一統志障江水。在普寧縣界。　瀘宕水。元和志云在古牢州宕川縣向北二里。輿地紀勝云今屬南流縣。

陸川縣。輿地紀勝盧越水。寰宇記云在陸川縣。亦名靈溪水。在邑界。元一統志崑崙水。在陸川縣東。水中有石肖崑崙。九域志云崑崙水都嶠山。即洞天之一也。輿地紀勝龍化水。輿地廣記云在陸川縣。

博白縣。郡縣志博白水。在縣南二十里。自縣界緣秀嶺。東流南入大江有清水灣。　南流水。在縣西北三里。　鍾弄水。在縣南六十里入江。　浪平水。在縣西二十里。水源出綠珠江。流合大江。　南立水。在縣北三十里。源出綠澄洞。南流入大江。　陵馬水。在縣西南二十里。源出縣界流入江。

本府。蒼梧志桂江。在子城西五十步。出靜江始安郡全義縣南海陽山。入靈渠下合郡漓水。經由昭潭。入蒼梧郡。合大江東入于海。按南粤志灕水出其陽東南入廣信縣。　三江。按郡國志立州有朱丘臨水。南枕廣江。右帶蔚林江。謂之三江口。後漢陳雅升為大守。常釣魚于此。

蒼梧縣。元一統志銅石江。郡之江水也。又有倒銅江。亦郡之江也。太平寰宇記倒銅江。皆郡邑之江水也。元一統志西安江。　思良江。在州北二十里。亦名多賢水。其中鰐魚狀如鼉有四足。長者二丈。皮如鮫魚。鱗。南方謂之鰐魚。亦以為鮓。口長七寸。兩邊生齒如鋸。恒在山澗伺鹿。亦能咬人。故谷汲者。往往遇害。乳於沙上。卵如鴨卵。或白或赤亦可食。死後頭骨枯。牙齒朽落。隨更生。如此一歲一生。骨朽爛都盡則已。蒼梧志及寰宇記云郡縣志大江。在城南一百步。源出（聖祖名盧貫切）寧郡。合桂水東流抵番禺入于海。漢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假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郡。即此江也。輿地紀勝始安江。在廣信縣南。接孟陵水六十里。北接臨賀富川三縣。南則廣江。西則始安江。左帶鬱林江。謂之三江口。北有通星山思良江。元一統志西江。在州南一百步。源出牂牁至潯合象水。又會容江至本路合桂水。東流三十里。復合賀江。是為三江口。經封德慶肇慶入于海。元和郡國志云州有朱丘臨水。南枕廣江。左帶鬱江。謂之三江口。蒼梧志云亦名始安江。在廣信縣。（廣信今之州治也）

岑溪縣。古藤志皇華江。自岑溪縣山谷中出。西流與榜江合。本小溪澗。止可容舠。世傳以為孝子祠幾于隋。有石碑記其本末。沒于是水。人往往來

之輙風雨晦冥李衛公靖奉使南關其異往求之弗獲江於是乎名輿地紀勝鬱江即鐔鬱江源自辰州之鐔嶺。

藤縣古藤志鬱江在州治北其源自雲南交趾左右江出由邕潯而東下流入廣東達于海舊志載唐武德初安撫使某有神劍躍水如延平事因名曰劍水曰鐔津元一統志鐔鬱江在州城下源出辰州鐔嶺流過本州與大江合　繡江在州治之西源自容州來經本州東城南隅與鬱江合順流至梧州入于海丁大全由内璫董宋臣進為宰相姦凶賣國景定元年初貶南安軍明年貶貴州是年移新州四年正月九日舟行至此溺死。濛江在州之北其源自昭州立山縣來經鐔津縣寧風鄉至古鷩州地與潯江合　潯江即鐔江也在州之鐔津縣北源出辰州鐔嶺西流經過本州會廣州入于海　容江在鐔津縣　濮江自高州信宜縣界來經鐔津縣至平潯村與容江合流　劍江在鐔津縣　感義江在鐔津縣　瘴江在鐔津縣東南寰宇記云俗呼濤江自鷩州入永平縣

容縣郡縣志思羅江並在縣北六十里方輿勝覽容江在普寧縣郡國志即馬援所謂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者是也元一統志繡江亦名容江在普寧縣其源自北流縣峨石鄉思賀山經出北流入于普容縣界與會龍水合勝七十石舟東會于郡又東過藤梧至番禺入于海

懷集縣昭潭志懷江兩源一出武城一出慈樂至林村水口合流為一過縣東流至五羊入于海

鬱林州鬱林志南流江其源從容州大容山白馬灣湧出經至廟林橋遂下本州與紫泉之源相接下流過安遠橋至辛倉通舟逈運廣海鹽課直抵石康廉州府入于海元一統志南流大江在州南去南流縣二百步源自容州北流縣凌城鄉大容山流出經本州南門外至廉州石康縣合入海歲通舟楫來往運海北海南鹽課至南新倉交卸

北流縣郡縣志羅望江在縣西南五里源出縣東鄁山下東北入牢江　牢江在縣西南二百一十步來自容州北流縣界二百里入博白縣界　元一統志定川江在古牢州定川縣今屬南流縣

博白縣鬱林志大江源流出自容州大容山下遶縣至于廉州石康縣馬門灘在縣西南漢馬援征交趾過此舟楫不通乃鑿其石取流因以為名　太平寰宇記綠珠江嶺表錄云白州界又有一派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蓋取美人生處為名矣

興業縣郡縣志小江在縣西南下入南流縣牢江

蒼梧縣元一統志赤溪在大江之西有茂林脩竹小橋流水之勝傍有古寺與李白讀書臺相對

岑溪縣元一統志岑溪在岑溪縣界縣因此溪而取名

鬱林州輿地紀勝周羅溪元和志在白州周羅縣

陸川縣輿地紀勝羅漢溪寰宇記云在陸川縣皆在郡邑　金溪寰宇記云在陸川縣水中嘗出金

博白縣元一統志博白溪輿地廣記云在博白縣又有博白山蔡絛國史補及日錄亦云

容縣郡縣志思燈河

本府蒼梧志氷泉在城東二里出于山下廣三尺深五尺澄湛不涸味甘郡人甁綆相繼往取是泉唐大曆三年容州刺史兼經畧使元結過郡目之曰氷泉乃撰銘序勒于崗石紹興三十年知州任通直開為双井就建羅漢寺于其上寰宇記蒼梧郡城東二三里有泉焉出在郭中清而甘寒若氷在盛暑之候蒼梧之人得救渴泉與火山相對故命之曰氷泉以變舊俗銘曰火山無火氷泉無氷火山水井甘寒可徵鑄金磨石篆刻此銘置之泉上彰厥後生

藤縣古藤志桂山泉在州東山東下自石竇中出色白如乳味甘若飴最宜釀酒清味倍於他水　注玉泉在州城西南間埇水味清冷甘香可愛取太虛泉賦晨夜有聲涵雲注玉之語郡縣志赤泉在縣界

鬱林州鬱林志瑞泉在州之南有一岩竇於石罅湧水晝夜不息冬溫夏冽或者出於紫水混混不竭至治辛酉歲監察御史張思敬經此遂大書瑞泉二字勒于碑至今存焉方輿勝覽濯纓泉即城南江邊石井

陸川縣容州郡志溫泉有二處一處出自本州羅面里馮村一竅溫二竅極熱一處出自陸川縣文廟前元一統志（在陸川縣東南二里四季常溫）

興業縣輿地紀勝博泉在興業縣南二十里僞廣封其神曰龍母夫人皇朝熙寧八年封惠濟夫人有廟存焉

本府蒼梧志七里洲亦名浮洲在州東七里大江心高十丈林木蔚然舊傳云昔壬申歲江水大漲里民雖居奥墱亦遭漂蕩而洲在江心獨不淪溺故俗為浮洲今號繫龍洲　思恨長洲在州西二十里大江心民居數十餘戶地饒甘蔗

蒼梧縣元一統志長洲在州西七里潯江心對戎城周回六十里闊五里有居人百餘家多以糠酒為業里諺云郡中甘橘多為里蝗所食人家買

黃蟻投於樹上因相鬬黑蟻死甘橘遂成蒼梧舊志及寰宇記云蒼梧志思化洲在州西二十五里大江心民居數十餘戶地產甘蔗　圓洲在州西四十里大江心輿地紀勝繫龍洲距州七里亦名七里洲林木深秀鷗鷺翔集秋潦至瀰漫際山而洲不没亦名浮洲

藤縣古藤志鴨兒灘在還淳門南三里灘石高險春夏水漲無患　將軍灘在州城東北角中有三石水落則險　石城灘在寶家寨南上二里橫截中流如城垣水漲無患

容縣容州志下水毬門灘　柯木灘　馬場灘（並水漲險惡）　上水區公灘　屈夾灘　大虫跳（並水漲險惡）

慱白縣郡縣志北戍灘在縣西南一百里馬門灘之下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駢既平蠻獠詔歸闕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經是灘峻險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駢因留俸錢遣海門防遏使楊俊營治之至今舟檝通行人無艱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紀其事碑今存焉　馬門灘在州南六十五里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過此以江流迅激舟檝不通乃疏鑿盡去頑石餘二巨石雙立若門因謂之馬門或云灘水迅瀉疾如奔馬因名之岸滸有馬援廟舟人經由祈之必應元一統志北風灘在慱白縣昔高駢平蠻取海道由合浦而歸見其湍險囑防遏使流治之人賴其利輿地紀勝云郡縣志銅鼓潭在縣北二十里傍有山石舊經云昔有水神持銅鼓四尺浮水擊之聲駭村落鄉人相與聚觀至暮沉水遂不復見因以銅鼓爲名

本府蒼梧志放生池在子城東一百五十步長一里闊一百八十步按郡國志云池中多鰐魚有四足死後頭骨牙齒朽落至五月後更生骨盡乃止輿地紀勝鰐魚池搜神記云扶南王范尋嘗養鰐魚十頭若犯罪者投與鰐魚不噬者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

岑溪縣古藤志葛仙井在岑溪縣東五里井水甘冽世傳以爲葛仙煉丹之處

容縣容州郡志聖井在北流縣勾漏洞前官道南按舊說楊太真父除瓊帥夏月赴任經此井見其泉水清潔如脂粉刺配者澡浴黳青皆去後朝廷聞知封禁故基石塔名跡猶存元一統志楊妃井在普寧縣東七十步舊澄營地

藤縣古藤志龍巷在州北中流長數十丈兩畔高峻中低若巷陌有石壇可坐數人騷人墨客每俟水盡則遊之　魚影在赤水峽囦底有恠石如魚狀鯉魚常數百鱗叢居之大爲漁者之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一

六模

梧

宮室

藤縣古藤志。江月樓。在州治東北。本舊城北門。二蘇寓此。嘯傲於上。見其東北二水合流樓下。時秋高夜靜。波光月色。兩相掩映。因扁之曰江月。其詩曰。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又曰。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詳見文翰類。近增廣舊城樓。居城中波光月色無復佳致。州人寘浮屠象于其上。將徹之以奉二蘇焉。元一統志。在州宅取坡詩藤州城下詩有此江月寒之句。古藤志。環翠樓。即藤江驛樓也。洪武壬子季夏。剏建。廣西憲僉葉公原賀以其四面好山。三江秋水。青跳碧躍。因大書環翠以扁之。元一統志。鬱繡江樓。在州城東。合鬱江繡而名之。

本府。輿地紀勝。嘉魚亭。在子城南。蒼梧記云。岡穴出嘉魚。故名。蒼梧志。朗吟亭。內奉呂洞賓仙像。在州城東北。東山道院之側。

藤縣。古藤志。光華亭。廢久不知其處。惟浮金亭記稱與光華亭相對。又詩

話載少遊逗留光華亭。詢諸父老無所知。愚意脊上有華光廟。正與浮金亭相對。恐即此也。浮金亭。在藤縣還淳門外。江東亦坡僊盤桓之地。舊基在東山上。近遷水涯。其意即江月之義也。又曰小天竺。詳見費克忠記。

容縣。容州志。面面亭。在州城內東北蓮池中。閒先賢有題面面看芙蓉今廢。　萬松亭。在州城外西北。廣松之高坡建置。劉禹錫詩云。萬松亭下來清風。今廢。　滄浪亭。在州城西三里。濯纓石上下有石如紫玉樽。暮春鄉人禊焉。今廢。　繡江亭。在州城西繡江驛前。登樓江山一覽可盡。元一統志迎富亭。在州與滄浪亭相對。容俗以二月二日為迎富節。因以名是亭。容州志。讀書臺。在州東陳帥廟前江之南岸。昔漁人繫舟於其下。聞有琅琅之音。次早上登不見。因得名焉。元一統志。在普寧縣東一十五里。兩峯峭立擁溪東下。舊傳漁者夜聞山巔琅琅有弦誦聲。因目之為讀書臺。容州志經畧臺。在州南城上。建閣乃為節度之尊。輿地紀勝在逍遙樓之陰。容州志。釣魚臺。在州城西江滄浪亭畔。因得名。其石尚在。

祠廟

岑溪縣。古藤志。孝感祠。在岑溪縣東三十里。即孝子蘭故居。鄉民以木母著靈。因共神之。水旱疾疫禱焉輒應。祠燬于隋。有碑沒于水。故諺曰。里名勝毋曾參避。見說丁蘭在此村。可惜石碑沉水底。詩人不得細推論。　文仲曰。孝為百行之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以孝而成令德者。孝子生處南夷而能竭力奉親。終身思慕。無情木石亦為之靈。聲名巍巍。上與虞舜之大聖。負米之大賢。並轡馳驅。使千秋百世之下。神而祀之。簡書記而載之。大哉賢乎。夫大舜生值帝堯之世。仲子親聞先聖至道。其孝宜矣。孝子生仁義陵遲。詩書滅絕之後。處傜獞之間。其所師為何人。所聞為何事。迺能事亡如存。非天錫純孝。不為風聲習氣之所漸染。出類拔萃。其能然乎。宜其廟食百世。愈久愈光。是祠之設。與其他祅神野鬼。可同日而語哉。惜乎廟燬于隋。無所瞻慕。前乎此者畧不經意。豈崇德勵俗之道哉。文仲親老居貧。逐鹿萬里。溫凊禮缺。聞孝子之風。惕然而驚。赧然而愧。因命岑溪主簿趙琛去故址數十步。宏其規模。創屋三楹。僉憲富公因名之曰孝感。命工繪孝子母子象于其間。仍遣人祝之。於戲。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使州之人登孝子之堂。拜孝子之像。觀感興起。豈不韙歟。

本府。蒼梧志。三皇廟。　虞帝廟。在子城東文廟之右。　文廟。在子城東壹里。宋咸平五年。知州事部員外郎何蒙修建。至元祐知州朝奉郎張唐輔。移就州城東北二里七十六步。寶興寺水泉之北嶺。　中遷就州東二百

五十步。致和三年移就州北八十步。於建炎三年知州文彥明移就州東放生池畔一里。至紹興三十年知州任通直以羅漢寺改作。在州東百八十步。　城隍廟。在州城外東南隅。　九龍廟。在州城東四里。唐大中五年蒼梧縣令吳濤以境內亢旱祈禱於此。致有黑龍升天。甘雨隨注。百姓賴焉。　嘉應廟。在州東一里。　溫毋廟。在州城北二里。宋元祐二年曾遷城東一里。按粵志云。溫氏端溪人。常捕魚遇一巨卵。收而秘之。後有物如守宮狀。元卵而長五六尺。蹻躍波中。縈繞舟之側。秦皇聞而遣使召至始平江。龍引船而還。溫氏卒。瘞于江陰。今晉康郎悅城有本廟。　龍王廟。在州東七里。　火山廣部廟。在城南隅大江火山下。　石英廟。在縣西隅桂江。俗以其地產石英。因置廟焉。　五通廟。在子城外西北隅。　角廟。在州城西隅桂江。　祅政廟。在州城東一百步。祅胡神。按漢圖。八月以金人祭天。其廟皆胡人居中國所立。號天神。　金牙廟。內奉唐將尉遲敬德像。在州城東南梯雲坊。　北府令公廟。在州城外東南。　天妃廟。在州城東二里。

岑溪縣。古藤志。岑溪三皇廟。在縣衙西北隅。　岑溪縣城隍廟。在社壇西。東山廟。在水東二里。廟祀李衛公靖。詳見祠碑。　雷廟。在縣治北。　李

衙公廟在縣西北半里。

藤縣。古藤志三皇廟在文廟西。　文廟在藤縣登俊坊。南去還淳門半里許。併在城隅。橫截平岡。前後逼側。似非妥聖靈。崇禮教之所。況廟宇日久。風雨震凌。木植朽腐。修廢起墜。不可得。乃相新址於南山。地勢寬平。氣象清朗。諸峰拱揖。二水回環。與舊址夐絕。將改圖焉。古藤志城隍廟在藤縣三元坊。即舊鐔津縣治。舊廟在澄清街口。今廢。　東嶽廟在藤縣城南還淳門外。　雷廟在南山。　伏波廟在藤縣興仁門外。世傳以為馬援征南過此。故祠焉。　五顯廟在由義門內。

容縣。容州郡志三皇廟在州西儒東。　文廟在州城外西南街。　城隍廟在城內西街。　東嶽廟在西城外三皇廟東。

懷集縣。昭潭志三皇廟在縣東。　城隍廟在縣東。

鬱林州。鬱林志三皇廟在州城之東。　城隍廟在州城之南。

博白縣。鬱林志三皇廟在縣城東。　城隍廟在縣城東。　伏波廟在縣之南四十里。乃漢將軍馬援之廟也。

興業縣。鬱林志城隍廟在縣城之東北。

岑溪縣。古藤志真武殿在縣治北。

藤縣。古藤志真武殿在登俊坊。

寺觀

本府。蒼梧志開皇寺在子城東一百步。唐天授元年置。初名重輪寺。開元二十六年改今額。　報恩光孝禪寺在子城東二里。初名慈福寺。宋崇寧二年改賜崇寧萬壽禪寺。政和元年改天寧萬壽禪寺。後元改今額。　羅漢寺在子城東一百八十步。宋紹興十九年。知州任通直移就冰井舊基創造。今在城東二里。元一統志在州東北有雙龍洞。碑言水泉之側有洞。其上有庵。庵前雙松干霄。有飛騰夭矯之勢。蒼梧志慶林寺在州北二里。

金石寺在州東四里。吳時有道人牽牛渡江。因語舟人曰。船內牛糞聊以為酬。舟人視之。皆金也。道人併牛藏隱石下。因名金石。後有僧玄覺置寺於其地。元一統志在合石山。蒼梧志寶興寺在子城東北二里。唐神龍元年置。初名大唐中興寺。補闕張景佚上疏辯唐運承周。非謂中興。請除中興之字。真以大唐龍興為號。上納之。詔天下寺皆改龍興寺。宋宜和四年改今額。已廢。　慶雲寺在子城東北三里。　清善寺在子城東北一里。偽漢改為資慶寺。今廢。　双峯寺在州西七十里。宋祥符四年改今額崇慶寺。　崇化寺在州西南二十七里。唐武德四年融州刺史李習建。初名菩提寺。會昌五年廢。大中十二年復置。改今額。　雲蓋寺在州東一十里。

蘇山超己寺在州南八里。　興德寺在州南二十里。　興教寺在州西南二十七里。　資福寺在州南八十里。

岑溪縣。古藤志壽寧寺在岑溪縣北一里許。

藤縣。古藤志廣法寺在水東五里。即明教師出家之地。洪武初。寺為野燒所毀。即舊乾亨寺。（注。寺有木栢身而松枝。其葉似松非松。似栢非栢。生淤泥中。其大四五圍。高可五七丈。根已上五尺許。二株合而為一。又復岐為二枝。生子亦頗異。其耐歲寒與松栢同。人指以為連理木云。）元一統志在鐔津縣東二里。即高僧契嵩受業院。有御書閣。藏先朝所賜凡十七卷。御書十七軸。餘卷甚多。古藤志真覺寺在水東岸。　萬壽寺在玄妙觀西。

容縣。容州志隆興寺在城外西北。

懷集縣。昭潭志寶福寺在縣西。

鬱林州。鬱林志寶相寺在州城之東。

博白縣。　普明寺在縣城東半里。

興業縣。　興元寺在縣城之西半里。

本府。蒼梧志玄妙觀在城東二里。唐開元二十九年置。初名玄元宮。天寶元年改紫壁宮。宋祥符八年改天慶觀。元朝改今額。　白鶴觀在縣西二里。隔桂水。唐開元二十年置。元一統志在州西隔江。壇側生白石英。唐開元二十七年置。咸通末。鄭畋自翰林學士承旨貶為州刺史。增修觀宇。臨池建水閣。因題詩曰。松陰如幄水如羅。秋盡山青白鳥過。獨坐一庵心正寂。數聲何處竹枝歌。蒼梧志慶林觀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唐乾封元年置。

岑溪縣。古藤志玄妙觀在縣治北一里許。

藤縣。古藤志玄妙觀在三皇廟西。　秦太虛觀在處州時作好事近曰。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空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後再遷海南。歸至藤州。逗留光華亭。一日醉起。以玉盂汲泉。笑視之而死。時人以為詩讖。

容縣。容州志玄妙觀在西城外大街。

懷集縣。昭潭志寶寧觀在縣東。

鬱林州。鬱林志玄妙觀在州城之東。

博白縣。　玄妙觀在城之東半里。

興業縣。　玄妙觀在縣城之西南。

本府。蒼梧志觀音堂在州城北興善坊裏

藤縣。古藤志。普庵堂。在城隍廟東。觀音堂。在文廟南。本府。蒼梧志。東山道院。在州城東北。太平院。在州東七里。南定院。在州西南一百里。報恩院。在州南九十三里。興德院。在州南四十五里。地藏院。在州東二十里。清泉院。在州南四十五里。

壇壝

本府。蒼梧志。社稷壇。在子城西。雷師雨師壇。並在子城北。風師壇。在城西。

岑溪縣。古藤志。社稷壇。在縣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無祀鬼神壇。在社稷壇西。

藤縣。社稷壇。在由義門外三里。風雲雨雷師山川壇。在還淳門外三里。南山之巔。鬼神壇。在社稷西。

容縣。容州志。社稷壇。在城西北。依式立石垣墻。廚庫屋宇。一一完備。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風雲雷雨山川壇。共一所。于州南建立神廚庫房。一一如式。歲時依頒降日辰致祭。無祀鬼神壇。於城正北築壇。一一如式歲時致祭。

懷集縣。昭潭志。社稷壇。在縣西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無祀鬼

神壇。在縣北。

欝林志。鬱林志。社稷壇。在城西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南。無祀鬼神壇。在城北。

北流縣。容州志。社稷壇。在縣西北。風雲雨雷師山川壇。皆在縣西南。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陸川縣。容州志。社稷壇。在縣西北。風雲雨雷師山川壇。在縣西南。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博白縣。鬱林志。社稷壇。在縣城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城東南。無祀鬼神壇。在城北。

興業縣。鬱林志。社稷壇。在縣城之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城東南。無祀鬼神壇。在縣城北。

官制

國朝本府。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梧州遞運所大使（未入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廣備倉大使（從九品）。廣備鹽倉大使。副使（未入流）。

蒼梧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長行鄉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安平鄉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府門驛丞（未入流）。龍江驛丞（未入流）。河泊所官（未入流）。

岑溪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烏峽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連城鄉義平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藤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赤水鎮巡檢司巡檢（從九品）。賓家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白石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雙航驛丞（未入流）。金鷄驛丞（未入流）。黃冊驛

丞（未入流）。河泊所官（未入流）。

容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粉壁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波羅里大洞巡檢司巡檢（從九品）。自良驛丞（未入流）。繡江驛丞（未入流）。

懷集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武城鄉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慈樂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欝林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陸川大洞遞運所大使（未入流）。永盈倉大使（未入流）。副使（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南流稅課大使（未入流）。大塘稅課局大使（未入流）。辛立稅課局大使（未入流）。西甌馬驛丞（未入流）。北流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北流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大洞馬驛丞（未入流）　寶圭驛丞（未入流）　容山閘官　雙威寨巡檢司巡檢

陸川縣　知縣（正七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溫水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陸川大洞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永寧馬驛丞（未入流）

博白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周羅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沙河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興業縣　知縣（正七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高橋馬驛丞（未入流）　富陽馬驛丞（未入流）

梧州所守禦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鬱林所守禦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富川所守禦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容縣所守禦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淮陽所守禦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懷集所守禦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公署

懷集縣　昭潭志　公廨　按舊云縣治在蓮花岡之前宋代基址元朝仍舊至正壬辰被外寇焚毀侵擄十餘年洪武二年春縣丞萬亨始復舊治其時草創洪武三年夏四月知縣楊定省悉遵新式建造公廨及官吏私第洪武八年知縣徐泰繕修

鬱林州　鬱林志　州治公廨昔在郡之北邊有石槽陂取水流入向城之壕而遶其內駐一池於是公廨之傍水秀澄清號以西酛也元末為兵火荒廢歸附

聖朝依式從新鼎立正廳一座三間幕次一所司吏房六間外建儀門東設架閣庫永盈倉守禦百戶所并按察司公廨西有益成庫後併兩傍建官吏住宅奐然一新

博白縣　鬱林志　縣治之西有雙角綠珠嶺於後傍左右有欽馬九曲江水向縣縈遶號為古白也其縣邑舊治荒廢歸附

聖朝從新修造鼎建公廨外有儀門中則正廳左則典史幕東西六房左右各有官吏住宅邑治有規奐然一新焉

興業縣　鬱林志　縣之公廨自兵亂連年前後屋宇傾廢歸附

聖朝依式鼎建前則儀門中則正廳左為典史之幕東西兩廡為司吏房正後左右建官吏住宅立一新規模焉

倉庫

本府　蒼梧志　廣備倉　在子城內北隅

藤縣　古藤志　廣貯倉　在州治西南

容縣　容州志　永豐倉　在州東

鬱林州　鬱林志　永盈倉　在州治之東

本府　蒼梧志　湧泉庫　在子城內東北隅

藤縣　古藤志　永豐庫　在州衙內

容縣　容州志　便益庫　在州衙內

鬱林州　鬱林志　益成庫　在州治之西　架閣庫　在州治之東

博白縣　鬱林志　架閣庫　在縣治西

興業縣　鬱林志　架閣庫　在縣

驛傳

本府　蒼梧志　府門驛　在州城東三百三十步舊名城東驛唐建中初立為蒼梧驛宋光化中改為鳳棲驛大觀四年移在川之南江邊元朝改府門站今復蒼梧驛　龍江驛　在州西北

藤縣　古藤志　藤江驛　在州南半里係三江會口上水接連黃舟金雞二驛下水至蒼梧驛　黃冊驛　去州西南接連潯州府平南縣烏江驛通左右兩江等處水道　金雞驛　去州南接連雙境驛　雙境驛　又去金雞驛南接連容州自良驛通海南北大路

容縣　容州志　繡江驛　在州西城外迎恩坊上水至北流縣寶圭驛下水至本州自良驛　自良驛　在州東下水一百里下至藤州雙競驛　寶圭驛　隸北流縣驛在縣治西陸路西至蔚林州東至本州　大洞驛　在陸川縣郭南至永寧驛北至蔚林州　永寧驛　在陸川縣離縣一百里化州界分西至三合驛東至大洞驛

鬱林州　鬱林志　在城驛　在城之南

本府。蒼梧志。鋪舍。在城。府門鋪　東路一鋪至封州界。東埇鋪　南路三鋪。至藤州界。黃堂鋪　冨雷鋪　大寨鋪　北路一十鋪。至賀州界。新塘鋪　印山鋪　栢梯鋪　山心鋪　高橋鋪　浮水鋪　兩塘鋪　宿子鋪　三梯鋪　竈田鋪

藤縣。古藤志。鋪分。本州并岑溪縣。總計叁拾叁鋪。本州三十二鋪。東路至梧州府蒼梧縣界六鋪。古粒鋪　冨野鋪　長峒鋪　古村鋪　平江鋪　蒙廊鋪　西南路至梧州府容州界。一十五鋪。佛子鋪　三合鋪　黃鑿鋪　富門鋪　下湳鋪　水西鋪　潘峒鋪　平田鋪　大埇鋪　古雲鋪　茶山鋪　思仲鋪　白藤鋪　思羅鋪　分界鋪　東南路至本州岑溪縣界。自古粒分路三鋪。三橋鋪　平城鋪　合水鋪

西路至潯州府平南縣界。自三合鋪分路七鋪。陸窩鋪　潭水鋪　蓬塘鋪　驛面鋪　峽特鋪　羅彭鋪　羅寨鋪　州門一鋪。岑溪縣一鋪。

容縣。容州志。鋪舍。本州八鋪。州門鋪　東路至藤州界五鋪。山口鋪

東泉鋪　官塘鋪　逍遥鋪　江洞鋪　西路至北流縣界二鋪。長安鋪　西山鋪

懷集縣。昭潭志。郵置　縣門　鉄嶺　陂羅　錢村　石𤭢　太平　佛子　稗村　馬蹄

鬱林州。鬱林志。郵傳　州門鋪　沙水鋪　壽昌鋪　長生鋪　新安鋪

鵝橋鋪　白石鋪　橋茘鋪　長寧鋪　蘇立鋪　石西鋪

北流縣。容州志。本縣四鋪。縣門鋪　東至本州界二鋪。龍頭鋪　西容鋪　西至鬱林州界一鋪。桂門鋪

陸川縣。容州志。本縣一十三鋪。縣門鋪　北至蔚林州界四鋪。華山鋪　長安鋪　長寧鋪　榕林鋪　西至石城縣界八鋪。洞安鋪　烏江鋪　安寧鋪　永安鋪　蓮池鋪　永興鋪　腰靴鋪　北當鋪

博白縣。鬱林志。郵置　縣門鋪　馬禄鋪　禄珠鋪　浪馬鋪　頓谷鋪　花石鋪　馬鞍鋪

興業縣。鬱林志。郵傳　縣門鋪　長山鋪　鳴水鋪　山心鋪　平山鋪　蓬塘鋪　西水鋪

税課

本府。蒼梧志。税課司。在州城外東南隅。

藤縣。古藤志。税課局。在還淳門外。

容縣。容州志。税課局。在城外西南街。

懷集縣。昭潭志。務。懷集津。在縣街東南。

鬱林州。鬱林志。税課局。在州城之西南。

博白縣。鬱林志。税課局。在縣城東。

興業縣。鬱林志。税課局。在縣城之西。

申明亭

鬱林州。鬱林志。申明亭一所。在州之南。

博白縣。申明亭。在縣之東半里。

興業縣。申明亭。在縣城之東。

局院

藤縣。古藤志。惠民藥局。在營脊上。即舊千戶所。

容縣。容州志。惠民藥局。在州治南街。

懷集縣。昭潭志。惠民藥局。在縣街西南。

鬱林州。鬱林志。惠民藥局。在州城之南。養濟院。在州治之南。

博白縣。養濟院。在縣之東半里。

興業縣。養濟院。在縣城之東。

學校

藤縣。古藤志。儒學。在登俊坊。鐔津縣學。在江東。

容縣。容州志。儒學。在城外西南街。舊經。文廟在州西一里。繡江右西南隅。宋真宗咸淳。神宗熙寧。元豐。高宗紹興年間。凡經四次倫魁亞擢。正奏登科而得五人。仕至御史憲漕等職。紹興乙丑。郡守黃公亨彦。改剏於駱駝橋之西北。易坊名儒興。淳熙九年。郡守范公德勋。遷于子城門外之東浮屠故基。未幾自城東遷于城西。咸淳戊辰季冬。野火延燒殿宇煨燼。己巳權郡黃公輔。徙于城西二里。故教場之南。甲戌冬。知郡趙公若誂。捐己俸三百餘貫加功鼎建。丙子草寇楊先作耗。燒毀學宮。至元十六年己卯後徙于城西。故教場之南。己巳郡守黃公輔。先徙學基也。大德七年癸卯仲冬。又為野火煨燼。迨季冬判府姬公明。遷之于城西大街。至元丁丑郡守劉公喆。遷于駱駝橋之西北。即紹興乙丑學舍故基也。本州普寧北流陸川三縣。每歲各有租粮送納。洪武二年己酉。錢粮併歸本州科徵。學校不發。時郡守王公清。留心重修明倫之堂。櫺星廳門。仍於學西設立射圃墻垣。粧繪聖像一新。　貢院　三歲大比。郡試于有司者千百餘人。預計倍着凡八。宋嘉定二年。郡守蔣公南金。始創於報恩寺之西。前立梯雲坊。

歲久傾頹。紹定庚寅鄧公舉。鼎而新之。惟監試位猶尚遷反。端視平改元初。當時賓興。權郡梁公价與同僚相視。并闢地基十丈。高考試房。外有彌封謄錄二所。舊多臨期編茅爲之。畢則撤去。仍每所各置三間。如左右翼。於大門之外。復植一門。而棘圍之制備矣。經畫其事者。推官陳仁爵也。宋末楊先亂。後連年賊寇擾攘。莫能興舉。　五賢堂記　容爲古粵地。舊隸交州。貞觀八年。改爲容州。迨今六百年矣。剌是郡者。未嘗乏人。惟五賢爲稱者。豈惟非鳳凰麒麟。世不常有。所以爲嘉瑞也歟。唐代宗時。有元次山身論夷首。綏定八州。繼有王宏肱出財募士。與賊鏖戰。悉復種守。在德宗時有戴叔倫。綏徠夷落。赫著威名。在順宗時有韋文明興崇學校。教民稼穡。仁化盛行。我建炎間有王慶曾思慕元子。刻其儀表。以便觀省。蠲免科租。刻石猶在。是五賢者。豐功實德。著在青史。蓋人耳目。豈易得哉。容去朝廷極遠。分符而至者。類皆因循苟且。其能興利除害。景慕先哲者。百無一二。唐元子距建炎中二百七十年。有王慶曾出爲由慶。以來六十餘年。有譚公出爲。譚公以來二十年。爲公出爲。寥寥六百年間。五賢之名。得譚公而始彰。五賢之政。得爲公而益顯。思賢之堂。雖剏於譚。第止用小牌列其名位。寘於壁間。欽慕徒勞。勤實則未幾頹毁。尺椽片瓦。無復存者。經八政而恬不介慮。我公既至。念其湮微。鼎而新之。塑其像而祠之。信五賢守之不易得。如鳳鳴朝陽。麟遊林藪。爲治世之嘉瑞也。抑嘗聞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人。誦其詩。讀其書。如正考甫之慕尹吉甫。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其志尚慨然。企慕於數百年之下。得古人尚友之意。可不加內而屢歎耶。公之盛年。負倜儻英鋭之氣。言天下事三相而爲言。賜對孝宗朝。頗蒙加納。今觀遇忠錄四十九篇。其言精雅。無非切中利病。自欽倅滿得郡入對。復論錮海蚕之丁稅。罷廣民之科擾。乞復白皮鹽場。意在於興利除害。求以便民者。念念不忘。上可其奏。悉罷行之。抵容下車之初。創造郡學。勸課農桑。有古循吏之風。比之五賢。實相伯仲。故并述其大槩而記之。使後之觀政者。於此可以想見也。嘉定元年冬至日。　勾漏書院輿地紀勝在州學

懷集縣。昭潭志儒學在縣東。宋舊址。元仍故。洪武八年知縣徐泰重修。

鬱林州。鬱林志學校廢弛久矣。自歸附

聖朝。修建正殿一座。東西兩廡各十間。後建明倫堂并齋舍。外置欞星門戟門。西置射圃。內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名。一新規矩。又立鄉村社學二十八處。每處設社師一員。生員一十五名。

博白縣。鬱林志學校自元末兵亂。連年廢弛不存。歸附

聖朝。從新鼎建正殿三間。東西兩廡。後建明倫堂齋舍。東置射圃。內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名。又於鄉村續設社學三十五處。每處設社師一名。生員一十五名。文風漸振矣。

興業縣。鬱林志縣學自元末兵亂。徑賊連年。遂以廢弛。自歸附

聖朝。重修建立正殿三間。東西兩廡。明倫堂并齋舍。戟門欞星門射圃。內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名。一新制度。又於各鄉村設社學六處。每處教請社師一名。生員一十五名。

兵防

本府。蒼梧志澄海營。在州城外西北隅。　巡檢司。（凡五處隸蒼梧縣。）東安鄉巡檢司　多賢鄉巡檢司　安平鄉巡檢司　平樂鄉巡檢司　長行鄉巡檢司

藤縣。古藤志四鎮。　赤水鎮巡檢司。距州城東北水路半驛程。控扼梧藤交接之境。　竇家寨巡檢司。距州城二驛上水三日。控扼藤容境上陸路舊有思羅寨。洪武元年裁革。　白石寨巡檢司。距州城西北一驛之程。控扼四屯。掌江口藤潯之境。　烏峽寨巡檢司。隸岑溪縣。距州城之東南一百二十里烏峽山口。近邊縣治西北。

容縣。容州志粉壁寨巡檢司。距州城之南。接連高州信宜縣界。　雙威寨巡檢司。隸北流縣。在州之西南。接連化州界。　溫泉寨。隸陸川縣。在州之西。接連化州石城縣。蔚林州博白縣界。元一統志巫山寨。玉虛洞之坤維得憑道士石寨。遠而望之。天地設險。隱若鐵甕城也。

懷集縣。昭潭志堡寨　武城巡檢司　慈樂巡檢司

鬱林州。鬱林志郡自唐以來。未有設置鎮寨之所。而往往有溪峒徑蠻。切掠良民爲害。宋朝始立營寨於郡之四鄉。鎮遏蠻徑出入去處。設許州玲水河二處。百戶所軍丁人等以守禦焉。元朝至正年間。設巡檢司五處。曰金鼎。曰党州。曰趙家。曰周羅。曰沙河。每寨設巡檢一員。弓兵三十名。固守要路。歸附

聖朝。仍於各寨設官吏各一員。弓兵三十名。以巡防焉。又於本州調撥廣西衛百戶二員。統領大軍。就彼守禦。民賴以安。　党州寨巡檢司　金鼎寨巡檢司

博白縣。鬱林志沙河寨巡檢司　周羅寨巡檢司

興業縣。鬱林志趙家寨巡檢司。在縣西十五里。

教場

鬱林州。鬱林志在郡東南。羅城二百三十步。

古跡

本府。蒼梧志。歌羅城。在州西南六十里。隋開皇十六年。融水魯國公李賢所所築。以屯師衆。後因爲地名。

容縣。元一統志。舊繡州城。在州境內。按九域志云。　古勾漏縣城。在州境內。按九域志云。

陸川縣。元一統志。古銅州城。九域志云。唐置銅州。以州西帶銅山。故以名。後改爲容州。

興業縣。元一統志。鐵城。在興業縣。即舊鬱林州里也。

藤縣。輿地紀勝。鷰州。鐔江自鷰州入永平縣。元一統志。古鷰州。唐武德五年置。折貴州之桂平縣置。　故南儀州土地所屬。自秦已前。州與潘州同。漢置蒼梧郡。此州即蒼梧郡之猛陵縣地。猛陵縣今梧州界。隋爲永熙郡之永業縣。唐武德五年。江表底定。於此置南義州及四縣。貞觀初州廢。以縣入南建州。二年復置義州。還以故縣來屬。五年廢義州。又以縣屬南建州。六年復置義州。又割故縣來屬。天寶元年改爲連城郡。乾元元年復義

州名。宋開寶四年。加南字。五年廢入竇州。六年復置。太平興國二年改儀州。熙寧四年廢入藤州。

容縣。輿地紀勝。銅州。唐武德四年置。

鬱林州。寰宇記。廢黨州。本寧仁郡。理善勞縣。即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里。建中二年。廢平琴州入。理容山縣。其善勞縣在容山縣東二十里。廢牢州。本定川郡。理南流縣。秦爲象郡地。二漢屬日南郡。吳省晉平吳復置。宋分置南流郡。齊梁爲定川郡。隋屬合浦郡。唐武德二年。於今夷州義全縣置義州。五年改爲智州。貞觀十二年。改爲牢州。以牢石爲名。天寶元年改爲定川郡。乾元元年復爲牢州。本蜀郡徼外蠻夷地。漢牂牁郡地。元一統志。宋會要云。牢州定川郡。開寶五年。廢省定川宕川二縣。入南流隸鬱林州。寰宇記。廢平琴州。本平琴州理容山縣。漢鬱林郡地。唐置平琴州。建中二年。併入黨州。元領容山懷義二縣。尚列於廢黨州。其福陽古符二縣。已絕其址。舊長慶時管戶七百四十。西至鬱林州九十里。東至黨州二十五里。其蠶歲八熟。多翡翠孔雀。其地近海。元一統志。故白州。元和志云。古越地。漢爲合浦縣地。唐武德四年置南州。六年改爲白州。宋會要云。開寶五年廢白州。隸廉州。七年復置。政和元年。廢隸鬱林州。政和三年復。紹興八年。州又廢屬。

陸川縣。寰宇記。廢禺州。本溫水郡。理峩石縣。故越地。婺女之分野。秦屬象郡地。隋合浦郡之定川縣。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領南昌定川陸川思城溫水宕川陸縣。治南昌縣。貞觀六年。移治定川。八年改爲潘州。仍廢思城縣。總章元年。改爲東峩州。移治峩石縣。二年改爲禺州。以番禺地爲名。其州有三梁。爲獠之民。天寶元年。改爲溫水郡。乾元元年。復爲禺州。宋開寶五年。州與縣俱廢入容州。輿地紀勝。寰宇記云。在陸川縣。宋會要云。開寶廢州。省峩石扶萊羅辯三縣。入容州北流縣。寰宇記。廢繡州。本常林郡。理常林縣。土地所屬。與梧州同。漢阿林縣地。隋開皇十年。以阿林縣屬尹州。大業二年。改尹州爲鬱州。唐武德四年。折貴州之鬱平縣。置林州。領常林阿林皇化歸誠羅繡盧越等縣。六年改爲繡州。貞觀六年。省歸誠盧越二縣。七年以皇化屬潯州。天寶元年。改爲常林郡。乾元元年。復爲繡州。宋開寶六年。州與縣俱廢入容州。其州元有俚獠三種。言語不同。偶月爲婚。不知禮節。輿地紀勝。寰宇記云。在陸川縣。元一統志。廢順州。寰宇記云。在陸川縣。本順義郡。在白州之東北。宋開寶七年廢州。縣入容州。

本府。蒼梧志。管石縣。產管石。其地因以得名。人鑿之爲器用。號五侯石。

蒼梧縣。寰宇記。戎城縣。南二十里。舊二鄉。今五鄉。本遂城縣。屬永平郡。隋開皇十一年。屯軍於縣南。歌羅洞。改爲戎城縣。屬感義郡。唐永徽六年。復隸梧州。元一統志。東北至州二十里。梁於此置遂城縣。隋開皇十年。改爲戎城縣。今廢。唐志云。本隸藤州。永徽中來屬。光化四年。馬殷表隸桂州。後復屬梧州。九域志云。開寶五年。省爲鎮。入蒼梧。六年復置縣。熙寧四年。復省爲鎮。入蒼梧。輿地紀勝。孟陵縣。唐志云。本隸藤州。貞觀八年來屬。光化中馬殷表隸桂州。元一統志。去州北九十里。本漢猛陵縣。屬蒼梧郡。蕭銑僭號。於此改置孟陵縣。在潯江。宋開寶五年。省爲鎮。入蒼梧縣。寰宇記。又猛陵縣。西接永平安折縣也。山藂翠羽。故周書王會篇曰。蒼梧翡翠。亦出於交趾。元一統志。故冊城縣。西南有銅山。銅湖朱砂。赤出銀。冊城併入蒼梧。　故新寧縣。西接臨賀富川二縣。有獨足鳥。喙脚皆赤。藻縟相輝。併入蒼梧。　遂城廢縣。在蒼梧縣管內。有夫任山。有巨人跡。文理明朗。在山頂。長三尺六寸。山之東有銀穴。俚人常採鍊砂成銀。　廣寧廢縣。去郡東沿流。有金烏。翰羽如玉。喙脚如金。號白商羊。水之神也。寰宇記。又思安縣。去郡沿流七百里。北接廣信縣。陽大江有石井泉。源騰湧。注而不竭。元一統

志安析縣。在蒼梧縣管內。有蠻波羅樹。生絶石懸崖。性至堅白。璧腫盤結。堪爲器。 龍都廢縣。刺史陸徽所立。有巨石。四面峻險。俚人謂之乳石。以爲名。西北二百里。有孫皓分州立石處。 建陵廢縣。在建水因有山多鍾乳及石英。開煙探影潤達風雨。

岑溪縣。元一統志。廢連城縣。在南儀州東南八十里。本漢端溪縣地。唐武德五年分瀧州之正義縣置。宋開寶五年廢。入岑溪。寰宇記。廢永業縣。在州東北一百里。舊安義縣。至德年中改。元一統志。廢安業縣在南儀州東北一百里。本陳永業郡。隋改爲縣。屬藥州。永徽後屬義州。宋開寶五年廢。入岑溪。輿地紀勝。廢龍城縣。舊屬義州。今廢。元一統志。廢義成縣。在南儀州東。唐武德五年置。屬南儀州。宋開寶五年廢。入岑溪。

藤縣。輿地紀勝。故義昌縣。元和志云。本名安昌縣。梁證聖元年置。天寶二年改爲義昌縣。正元元年。移義昌縣額於林安鄉置今縣。其舊縣改爲鄉。隸入鐔津縣。九域志云。開寶五年廢。入鐔津縣。元一統志。廢寧風縣。在藤州西一百里。宋開寶五年。省入鐔津。 廢感義縣。在藤州南九十里。本淳民縣。在義江。唐武德改爲感義縣。此縣出秦吉了。宋開寶五年省入鐔津。 青草縣。在大江心。屬鐔津縣。元和志云。縣之孫夷其名也。有神牙長二

寸食人。性嗜人掌蹠。得人即懸之室內。當面鋪坐。擊鍾鼓歌舞飲酒。稍割而啖之。方於農時獵人以祀田神。

鬱林州。元一統志。廢善勞縣。在州境。舊黨州理所。寰宇記。廢容山縣。舊爲黨州之治所。輿地紀勝。廢撫安縣。寰宇記云。在廢黨州東一十五里。輿地廣記云。本西甌之地。唐永淳中開古黨洞。立黨州。併置撫安縣。開寶七年省入南流。寰宇記。廢懷義縣。在舊州西北二十里。已上四縣。與州同置。宋開寶七年同廢入牢州南流縣。屬鬱林州。京觀征古黨洞。殺俘虜處。元一統志。廢定川縣。在廢牢州西北四十五里。與宕川縣。皆唐貞觀十年分南流縣置。宋開寶七年同併入南流。按圖經所廢七縣境內地名。寰宇記。廢宕川縣。已上二縣。是貞觀十一年。分南流縣置。宋開寶七年同廢入南流。

陸川縣。輿地紀勝。廢滑龍縣。寰宇記云。在陸川縣。唐武德四年。析普寧縣置。唐志有滑龍縣。 廢欣道縣。寰宇記云。在陸川縣。唐置。已上。宋併入普寧縣。唐志有欣道縣。元一統志。廢龍城縣。在陸川縣。武德四年。又析北流縣置。宋併入北流。唐志謂之陵城縣。寰宇記云。寰宇記。廢阿林縣。在廢州東北五十里。本漢舊縣。元屬鬱林郡。 歸城縣。入常林縣。仍移理廢歸誠縣故城。元一統志。廢常林縣。在陸川縣。本漢阿林縣地。唐武德四年置常林縣。屬林州。貞觀六年省歸城縣。入常林縣。仍移理廢歸城縣城。按寰宇記云。寰宇記。廢羅繡縣。在廢州東六十四里。唐武德四年。析阿林縣置。元一統志。廢峨石縣。在陸川縣。本秦象郡地。晉宕昌郡之邊邑。爲禺州所治也。寰宇記云。 廢羅辨縣。在陸川縣。舊州西南一百里。本隋高涼郡。唐武德四年置。名陸川。貞元中。改爲羅辨縣。寰宇記云。 廢扶萊縣。在陸川縣。舊州東南八十里。唐武德四年置。寰宇記云。 廢龍豪縣。在陸川縣。廢州之郭下。寰宇記云。寰宇記。廢南河縣。在廢州四十里。 三梁故縣。爲獠所巢。俗云三梁爲瘴。即此地也。毒霧恒昏。上饒瘴氣。 廢溫水縣。唐武德四年。析南昌置。

博白縣。寰宇記。廢建寧縣。在縣西六十里。唐武德四年。析合浦縣置。貞觀十二年省淳良縣入。 廢周羅縣。在縣東九十里。武德四年。析金寧縣置。
廢南昌縣。在縣北九里。隋舊縣。在潘州。後割來屬。

興業縣。元一統志。廢石南縣。漢鬱林郡地。梁置林州。陳置石南郡。隋改爲縣。後因潭栗縣。並廢入興業。寰宇記。廢潭栗縣。已上二縣舊廢。輿地紀勝。廢鬱平縣。元和志云。本漢廣鬱縣地。吳改廣鬱爲陰平。晉又改。九域志云。開寶五年省。元一統志。隋縣屬貴州。後來屬。在興業縣北三十里。宋開寶七年。併入興業。今縣有鬱平鄉。沈懷遠南越記曰。鬱林郡。其地常隱隱

有聲響。如踐空地。又舊縣之南有石室。寰宇記。廢興德縣。在興業縣西二十七里。唐武德四年分鬱林置。已上二縣。宋開寶七年併入興業縣。輿地紀勝。唐志云。蕭銑析石南縣爲興德縣。輿地廣記。開寶五年省。

容縣。輿地紀勝。尋春橋。郡守王過有詩。

蒼梧縣。寰宇記。金坑。孟陵縣古錢村。有金坑三所。

鬱林州。元一統志。朱砂坑。在南流者二。博白者三。今俱廢。 金坑在南流縣南。又廢。

博白縣。元一統志。鍾山。在博白縣。元和郡縣志云。 伏割山。在博白縣西四十里。多鷓鴣孔雀。

蒼梧縣。元一統志。斑石。輿地記曰。廣信縣之東有孤巖。上有斑石。皆五色。輿地紀勝。五侯石。寰宇記。朁石縣生朁石。號爲五侯石。

鬱林州。寰宇記。牢石。高四十丈。周廻二十里。因此爲名。 獸頭石。已上皆郡界之山名。元一統志。響石。在南流縣西北二十里。道左亂石中。扣之其聲清越。 平烏石。在南流縣。寰宇記。西甌志並云。

北流縣。元一統志。冷石。舊唐志云。北流其土少鐵。以朁石燒爲器。以烹魚鮭。北人名五侯燋石。一經冬久之不冷。即今之滑石也。亦名冷石。寰宇記

云。南人謂滑石爲䏲石。
陸川縣。寰宇記。象石。似象故也。已上並禺州之山水也。輿地紀勝射爐石。
在陸川縣。九域志云。山形如香爐。　五侯石。寰宇記云。在陸川縣。寰宇記
新婦石。如婦人狀。
博白縣。鬱林志。獅子石。在縣城南六十里。其形肖獅子蹲於野。故名。寰宇
記。宴石。昔越王宴處。
陸川縣。元一統志。石印。在陸川縣禺州。石印似印。石紋如篆。郡國志云。
鬱林州。元一統志。白馬巖。在南流縣西十餘里。石室深十餘丈。有佛像。山
巔有石。望之如馬。故名。　石狗巖。在南流縣南五里。
蒼梧縣。輿地紀勝。雙龍洞。在州東北一里羅漢寺。接雙龍洞。碑云。水泉之
側有峒。其上有庵。庵前雙松千霄。有飛騰凌夭矯之勢。
博白縣。元一統志。將軍洞。一曰飛鼠洞。在博白縣南三十里。其洞三重。石
室虛明。中有石田石龍石栗。石泉分溫涼而流。有刻石南州太首領將軍
龐孝泰十字。西甌圖志云。
蒼梧縣。元一統志。三河口。漢陳稚升爲太守。釣魚于此。
陸川縣。元一統志。石湖。在陸川縣東。其水清潔。上有山。亦以石湖名。

興業縣。元一統志。溫泉。在興業縣南二十里。源出陵青山將軍穴。冬夏恒
煥。　千泉。在興業縣南三十里。亦溫也。
蒼梧縣。方輿勝覽。冰井。宋宣和間。郡守蕭磐訪求得之。詩云。井名未磨滅。
自我發沉晦。元一統志。在州東北一里。澄湛不涸。味咁且冷。唐大曆三年
元結過郡。目曰冰井。又爲銘刻石。泉上。景定十三年冬。冰起。有倉卒於山
頂爲穽穴者。自後此井飲之淡而無味。
容縣。元一統志。臺井。在普寧縣。
鬱林州。輿地紀勝。石井。沈懷遠南越記曰。鬱林縣有石井。半甘半淡。俗謂
之司命井。井周給闔境。見寰宇記。
藤縣。元一統志。白沙灣。在鐔津縣東五十里。
鬱林州。元一統志。五龍灣。在南流縣。輿地紀勝云。
博白縣。元一統志。銅鼓潭。在博白縣。舊經云。昔有水神。持銅鼓浮水擊之。
聲駭村落。暮沈水中。
蒼梧縣。輿地紀勝。白鶴樓。在州城上之西。
容縣。輿地紀勝。獨秀樓。在子城上。　大雲樓。在州東城之上。　譙樓。在城
內州門。　遠意樓。在郡治。　明遠樓。在城之東南。　逍遥樓。在城之正南。

面面樓。在郡治。　野望閣。在城之東北。
蒼梧縣。輿地紀勝。四望亭。在城東北。　漾月亭。在城東舒蕭亭之下。負東
山。誇鰐池。水光山色。照映左右。蒼梧絶景也。　鳳棲亭。在子城上。嘉魚亭
之西。　祥光亭。在火山。
藤縣。元一統志。南浦亭。在州城東。秦觀字少游。嘗憩于此。今廢。
容縣。輿地紀勝。賞心亭。郡守王過有詩。
鬱林州。輿地紀勝。望雲亭。在郡治。　南澗亭。石安民有詩。　浸碧亭。王過
有詩。　賞心亭。郡守王過有詩。
蒼梧縣。元一統志。讀書臺。在州城五十里。與赤溪山廣嚴寺相對。其上有
石如砥。俗乎李白讀書臺。
岑溪縣。元一統志。風伯山古臺。在岑溪縣。　岑雉臺。在岑溪縣。　東臺在
岑溪縣。
鬱林州。元一統志
僊女臺。在南流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二　六模

梧

祠廟

蒼梧縣元一統志盧耽祠在蒼梧縣常時設祀頗有靈異昔耽仕為州治中有棲仙之術善解飛走每日輒淩雲歸家曉則還州嘗元會至曙不至不及朝列化為白鵠飛至閤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耽乃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時步隲為刺史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後數載耽出遊年載即還莫有識之者乃題城門曰城國雖存無時年欲知此書盧耽還太守削之而隨削更生字　石英山祠在州西廢孟陵縣之石英山山下有靈泉因置神祠每旱郡人禱之必雨　七公祠在羅漢寺紹聖初知州李亨伯創置于氷水之顛紹興初知州鄭葛各序而贊之七公即後漢陳稚升以下仕于梧有治蹟者

岑溪縣元一統志丁蘭廟在岑溪縣山下按丁蘭非藤州人何為有廟在此而耆舊祠之已久從圖志所書　廣德廟唐李衛公靖祠也以收蕭銑功至此在岑溪縣西　銅鼓神廟在岑溪縣東二十五里　逍遥神廟在岑溪縣南三十里

藤縣元一統志靈威致福夫人廟在鐔津縣西北南漢劉氏所封　靈讚侯廟在鐔津縣西舊經云昔三江泛漲州人得競渡船內有神像因創南漢劉氏所封寰宇記龍母廟在州東枕容州江口焉

鬱林州方輿勝覽伏波廟在鬼門山之隈　司馬君實詩漢海蠻兵避鬱林天涯分桂界徼外貢輸金坐失奸臣意誰名報國心一棺忠勇骨漂泪瘴煙深元一統志馬援也在馬門山之隈　武襄廟狄青也在南流縣

陸川縣元一統志東山廟在陸川縣之東宋丙午歲於主兵官劉椿陳丙顯靈出戰捕瓊州黎蠻黃立起獲功封靈濟侯廟今廢

興業縣元一統志龍母夫人廟在興業縣有博泉歲旱乞雨多應宋熙寧八年封惠濟夫人廟　靈福侯廟在大荒山

寺觀

蒼梧縣元一統志廣嚴寺在州城五十里

岑溪縣輿地紀勝圓明寺在岑溪縣

藤縣元一統志聖頂寺在州西相去十里耆舊相傳往者有漁者維舟于寺之對江一僧匈渡至中流風雨大作亟援岸而僧已失視舟中得碎金一斗白于郡守率僚屬往視之更爐煙芳郁襲人遣介同漁者尋之巖岫間見古佛十有六軀內一僧貌如渡者於是創寺今廢

容縣輿地紀勝景星寺在州西有唐開元四年范陽盧藏用銘并序碑刻甚豐寺廢碑徙於報恩

蒼梧縣方輿勝覽江山偉觀在子城上即桂江樓也

容縣輿地紀勝西真觀在州南二十五里都嶠山寶元洞天咸平元年降到太宗皇帝御書一函大中祥符二年宣賜泰山芝草二匣並於觀中奉安元一統志靈寶觀在州西句漏山寶圭洞天江之干古句漏城也羣峯森羅在上而道出其間行者皆駭愕不敢前靈寶觀蓋直當其門戶觀後石峯拔起千仞獨以一柱擎天　韜真觀出洞天門其東曰韜真觀觀中碉南漢時中官陳君所經始觀當句漏之中旁鄰玉虛面挹玉田東望寶圭西抵香照巖獨秀巖　基真觀在州西北大容山之陽

堂院

蒼梧縣輿地紀勝習隱堂太守李公亨伯東山記云東山行之百餘步長松參天分布行列縱步而游其勢自然若梯若棧乃作習隱堂又西北㡳於氷井　愛民堂在東園　樂山堂在郡圃

藤縣元一統志浮金堂在州之東山東坡先生舊遊之地號小天竺坡詩對月有詩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知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毒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醆若白露漙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郡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光華堂在州城外北隅建泰觀祠堂刻其畫像并其文於石　八賢堂在鐔津縣西隅謂唐李靖宋之問李白蘇軾蘇轍秦觀黃庭堅李光

容縣輿地紀勝思賢堂祀元結次山王翃宏肱戴叔倫幼公常丹文明本朝王次翁丹訓耕織興學校結身諭蠻酋綏定八州翃擒殄賊帥悉復故地叔倫招懷夷落威名遠暢　思元堂在郡治　寧遠堂在郡治　清心堂在郡治

鬱林州輿地紀勝觀風堂郡守王過有詩　景陸堂元一統志在郡治以景慕陸績也觀風有堂堂心曰望雲各有亭尋春有橋往昔郡守王過多題詠通津亭一絕膾炙人口陶弼鼓角樓詩云去歲同登畫角城諸蠻未滅夜論兵五更將吏知人意吹作梅花塞外聲乾淳以後郡無正官代庖

者。苟且度日。州治圮壞。而攝守僦民屋居之。

博白縣。方輿勝覽尋山堂。在博白縣。劉子羽謫白州時所作。

蒼梧縣。方輿勝覽蒼梧道院。在郡圃。元一統志雲蓋院。在蒼梧縣十里。

岑溪縣。元一統志圓明院。在岑溪縣。

藤縣。元一統志衆福院。在鐔津縣西七十里。　龍溪院。在鐔溪縣西一百七里。

博白縣。元一統志綠珠宅。又名綠珠臺。在博白縣西北四十里。太平廣記云。博白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本安定梁氏女。貌非常。而眉尤異。綠彩而鮮明。舒則長鬢。則圓如珠。故名曰綠珠。石季倫爲交趾采訪使。以珍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於時。遂鎮以巨石。山谷詩云。欲買娉婷供煮茗。我無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嶺表錄云。雙角山。一派水合容州江。人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也。

鬱林州。元一統志馬援營。在南流縣。寰宇記云。

場

岑溪縣。元一統志城麻場。在岑溪縣。今有城麻鄉。

鬱林州。元一統志綠鴨場。在南流縣。歲收鐵六萬四千七百斤。交韶州涔

水場庫。

船

鬱林州。寰宇記銅船。郡國志云。馬援造銅船濟海。旣歸村程安令沉于渚。天晴水澄。往往望見。船樓上恒似有四寸水。不知幾十丈也。一名越王船。方輿勝覽越王船。郡國志馬援造銅船濟海。後令沉于渚。天晴水澄。往往望見。

蒼梧縣。寰宇記又搜神記云。扶南傳云。扶南王范尋常養虎五六頭。養鱷魚十頭。若有犯罪者。與虎不噬。投以鱷魚不噬。乃赦之。無罪者皆不噬。地紀勝卅桂坊。在子城東貢院前。　神劍園。經云。在火山之阿。有神劍。南越王趙佗所藏也。故深夜騰焰炳燿如火。　獨足鳥。喙腳皆赤。藻縟相揮。見晏公類要。　巨人跡。遂城縣夫任山有巨人跡。文理明朗。在山頂長三尺六寸。山之東有銀宂。俚人常採鍊砂成。

岑溪縣。元一統志龍城砧。在岑溪縣。山形似砧也。　如歸鎮。在岑溪縣。

容縣。輿地紀勝晚靜。在郡治。雲錦。在郡治。　漫軒。在郡治。　槃槃園。在郡治。　容管。唐五管之一。

藤縣。輿地紀勝永平。廣西郡邑志云。晉析置永平郡。隋更爲藤州。

鬱林州。輿地紀勝新村。多老人。詳見風俗形勝門。元一統志石牛。穎微廣州記云。鬱林郡山東南有池。池有石牛。每歲旱。居民殺牛禱雨。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祠畢而大雨洪澍。洗牛背泥盡。遍晴。

北流縣。寰宇記沈懷遠南越記云。鬱林郡其地常陰陰有聲。響如踐空地。又鬱平縣有石井。半甘半泼。俗爲司命井。井周給闔境也。又南有石室。空開虛映。皎潔疑明。中有石人。有石床。可容百許人坐。北有山枕倚相望。臺境亘穿越烏滸之民。

陵墓

蒼梧縣。元一統志吳武陵墓。在桂坊橋上。有石刻云。咸通二年七月五日。　士燮冢。在蒼梧縣西北四里。

藤縣。古蘇志甘羅墓。在感義鄉甘村。

宦蹟

本府。蒼梧志後漢陳臨。字子然。爲蒼梧太守。推誠而理。被詔去。郡居民常以五月五日。祠於東門外。令小童潔服而舞。至今本郡小兒舞即其事。又嘗有殺人者爲吏所獲。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男。郡人歌之曰。蒼梧府君惠及死。能令罪人不絕嗣。輿地紀勝吳士燮兄弟並爲列郡。震

服百蠻。尉佗不足踰。詳見人物門。元一統志梁適。仕宋宰相呂夷簡薦其材良。知梧州。五嶺自劉鋹時折税。已重。其後轉運使以調度不足。又復折之。適請於朝。遂詔不復折税。至今便之。適後爲名相。見名臣遺事。　范嶟。仕宋爲蒼梧太守。有德政。郡事多暇。以著書爲樂。

蒼梧縣。元一統志陳稚升。仕漢爲蒼梧太守。州之南有朱丘臨水。郡事多暇。於此釣魚以爲樂。蓋民醇訟簡。與之相安也。　陳執中七賢堂序云。公爲郡不鄙夷其民。陶以豈弟。愛山水爲篇章。以道其登覽可樂者。至作相。猶眷眷不忘。　喻猛。漢孝和世爲蒼梧太守。以清白爲理。郡人頌曰。於惟蒼梧。交趾之域。大漢惟宗。遠以仁德。　呂據。順浩之子。紹興十七年。以左朝散郎知梧州。秦檜追憾順浩不已故也。據以詩書自娛。憔悴無分毫見顏面。人稱其賢。繫年錄。　駱峻。事唐授梧州刺史。以仁惠及民。白樂天行制詞。　鄭畋。唐懿宗時。韋保衡路巖怨宰相劉瞻。誣以阜黨。爲荊南節度。畋在翰苑爲制詞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賄。惟恐人知。韋路大怒。貶畋梧州刺史。

藤縣。輿地紀勝李光。字泰發。會稽人。爲參政。與秦檜論和。膺徹備爭於上前。遂奉祠。中興遺史。紹興十一年。李光以宮祠歸鄉。秦檜素憾光直。畏其

得人望恐後進用乃令臣寮証言其指斥之罪責藤州（古藤志）李朴眉山人宋末知本州至元十四年元兵抵藤朴率衆迎降揚王謙建康人宣慰司令史除本州判官調道州經歷　文魁字華甫衡陽人由太學生累歷至朝列大夫知本州魁以兵燹之餘披荊棘立州治爲城池安黎民運中胷之甲兵郤外侮之大豕載在石刻茲不贅録　張宜子字思誠蜀人秀才寄居澧州累任至賓州同知陞承直郎知本州卒於位　馮思齊字仲賢真定欒城人由湖廣省掾累仕至承直郎知州思齊去州既久其豈弟廉能載在穹碑遺黎故老亦有能道之者　伯顏不花湖廣省知印至正十二年授敦武校尉同知本州　善寶字慶之畏吾兒人速古兒赤出身累仕柳州府判容州知州至正十四年知本州卒于位　燕帖古思蒙古人氏淮東宣慰司通事至正十四年同知本州卒于位　張那海字伯堅彰德府人氏由湖廣宣使至正十六年同知本州改廣西元帥府經歷承直郎知鬱林州那海在任亦頗得民心本州儒學銀爵玷一付其餘銅祭器一伯貳拾餘事皆其措畫具見石刻　阿里海牙高昌人至正十九年同知本州卒于位　帖木兒海牙高昌人南海縣尉充廉訪司譯史至正二十一年同知本州卒于此南海縣人氏由廣西帥府令史　孔權字執中南陽府裕州葉縣人氏由廣西帥府令史至正二十二年爲本州判官　麥激字元濟南雄府人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敬存先生猶子以史館較勘出身改虎賁司教授遷靜江路知事至正二十三年以儒林郎同知本州二十五年陞奉訓大夫知州改調賓州激操履端粹在州八年無毀無譽始終一日　斡欒海牙字德弘高昌人廣西廉訪司怯烈麻赤至正二十三年授將仕郎本州判官陞承務郎廣西帥府經歷　唐佑字壽謙雷州人由湖廣掾至正二十五年同知本州改石康副提舉　楊均字仲平汴梁人以其父峽州路揔管爕廕叙濱州判官改鄱縣尹調海北鹽課同提舉至正二十六年遷奉訓大夫知藤州移融州均立心直方處事和緩在州二載州里晏然　忽都帖木兒探馬赤人氏由廣西帥府奏差至正二十六年同知本州吳鏞字元聲真定人由宣文閣經筵宣使調徽政院照磨出爲徵事郎廣西元帥府經歷至正二十七年知藤州洪武元年天兵至蒼梧鏞因民心徯望故籍本州戶口封府庫責印信詣軍門降藤民賴之獲安　若思丁字明遠回回人湖廣省通事至正二十八年同知本州　許翼字鵬飛許州人湖廣省宣使至正二十八年陞藤州判官　劉志行號梅南江西人元進士仕本州鐔津縣尹有詩行於世曰梅南集　趙

文字夢符杭州秀才洪武四年十月來知本州文廉潔自守至誠待人撫綏之方有嘉劃治之才不足既去州民言之者輙流涕亦有禮佛塔誦通經爲之徼福者　尹俊德字克明前元故官洪武二年以承事郎同知本州　郝珊字子珊回回人元朝故官授本州判官　文仲曰郎官應列宿之精受一方之寄得其人則政治修舉生民乂安苟非其人則政治廢隳生民病矣是以古先哲王重民命而慎有司之選也守令有能反火去獸郤蝗馴雉政事卓異者朝廷持詔獎勵賜金贈秩人有長日圍棊之詩者不使爲郡故人知勸而樂於爲善循吏輩出生民烏有不得其所者哉後世反是以內任爲重外職爲輕致人不知勸狃爲不善生民復何賴又况前朝有入廣增秩之令故仕於南者可知矣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前乎此者若文魁之保障馮思齋之廉能麥激楊均之善靜又豈可例論哉文仲起身草茅入司綸綍襪綫寸短無補衮衣過大行虧待罪于此豈敢以管見別先輩之優劣但州乘之作守令當載如吾鄉瀟洒郡志前爲政者若吳之賀齊唐之宋璟劉幽求宋之范仲淹張南軒元之馬九皐伯顏不花的斤皆名重當時澤流後世者也其有貪殘不法厲民自養者亦大書不冒良有以也是州州乘散亡古爲政者不可知矣姑以父老所記聽者悉錄于編末使後世之人見之必曰某也賢某也否則爲善者益勸爲不善者庶幾有以自警而遷善循良之政亦不難致茲非幸歟元一統志裴敬業仕隋爲永平縣丞甚得民夷心

容縣輿地紀勝唐元結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呼爲漫郎授容管經畧使身諭蠻豪綏定八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元一統志王翃唐代宗大曆元年嶺南蠻酋梁崇牽據容州翃爲經略使始至藤州以私財募兵斬賊帥歐陽桂詣廣州見節度使李勉請兵勉難之翃曰但乞移牒諸州揚言出千兵爲援勉從之翃乃與義州陳仁璀藤州刺史李曉廷等請盟討賊翃募三千餘人攻容州拔之盡復其地　韋丹唐史傳云丹爲刺史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政化盛行韓愈銘其墓　崔方實爲容州兵馬使試殿中侍御史元稹行誥詞曰蠻蜑之閒有黃摎者跧竄窟穴代爲侵擾南人患之而公素破其酋長獲俘囚獻奏以聞朕實嘉尚輿地紀勝蔡少卿爲容管經略使左押衙兵馬使元徹之行少卿兼監察御史誥詞云蠻之有黃賊者東南人之巨賊也經畧臣公素藥折妖巢收復故地捷音來上道路悠遠其勤可嘉元一統志杜

佑爲經略使綏懷兵民兩盡其道控制賊盜一無所犯後爲名相輿地紀勝載叔倫潤州人自撫州遷容管經畧綏俫夷落威名流聞其治清明仁恕所至稱最德宗賦中和詩遣使賜之見鎮江志元一統志陶弼宋嘉祐中知容州有善政潔白持身吏民懷之多詩詠如一年勾漏守尋盡洞中天又云我豈無新事詩碑與酒泉又云有唐曾宿萬家兵節制東南十一城此若得人無冦盜昔之爲守盡公卿　高登紹興間爲潮州試官出將爲用使相賦直言不聞深可畏論宰相秦檜聞而惡之諷御史劾以罪謫知容州　吳元美爲福建帥司幹官坐鄉人鄭煒告吳元美作夏二子賦譏宰相秦檜其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瞻作啓與宰相以二名爲一對云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坐謫容州方輿勝覽葛洪字稚川欲煉丹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曰非以爲榮爲有丹砂耳杜甫詩遠漸勾漏令不得問丹砂元一統志謝肇廣明二年立容管經畧處置使平叛卒詔荅云卿業盛機鈐材雄通變一心許國三委竹符所爲皆及物之恩所到有字人之績朕以容南寄重隆恩遂行果能制彼凶妖全活黎庶布威令於一方息怨咨於千里公志具在嘉嘆良深

鬱林州輿地紀勝吳陸績事孫權以直出守鬱林唐陸龜蒙傳云其遠祖

績事吳守鬱林歸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廉號鬱林石賔州圖經載古琅琊縣有如陸者績之遺嗣有軒冕之風　漢谷永後漢南蠻傳云永守鬱林靈帝建寧三年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内屬皆受冠帶元一統志高駢傳白縣西南馬門灘之下北戊灘唐咸通中駢爲安南都護既平蠻獠詔歸闕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經是灘險不可行又中伏巨石駢因留俸錢遣海門防遏使楊俊營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無艱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紀其事碑今存　張籍唐詩人嘗遊嶺嶠至此州與崑崙見詩云崑崙家住海中洲蠻客將來漢地遊言語解通秦吉了波濤初過鬱林州　宋楊叔賢仕宋湘山野録云先爲荆州幕屬時虎傷人叔賢就虎穴磨巨崖作誡虎文及來守鬱林郡打誡虎文數本言嶺俗庸獷欲以此化之遂有詩云自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按劉原父敞送楊鬱林序大略謂鬱林古郡也太守尊官也當拜者輙以炎瘴霧露爲解遂詔丞相擇奇偉倜儻之士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荆州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自郡從事遷廷尉丞假五品服以行賜錢十萬楊侯即拜命治行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爲官擇人後世所以不擇也爲人擇官彼庸庸之臣志得意滿生而豢交以饕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意外之事憂畏首鼠堅

以死辭若常庸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何以矯也吾之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與推此心也雖在嶺外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其行序以贈之　姚道源通川志云道源登宋慶曆第後知鬱林州三歲未嘗決大辟會元豐天子龍飛遣子弟修貢例當推恩道源六子皆未官遂不遣子而遣弟旁郡皆愧之陶弼嘗寄以詩云越裳濟海喜天晴五業戈船不渡兵堯舜遠人皆樂國漢唐諸將半書生胡長卿詩人也官嶺外過容州以南連夕聞鴈聲舊聞鴈不到衡陽遠晉鬱林圖經云禽有鴈則知鴈亦到此詩云舊聞鴈不到衡陽今使南飛入瘴鄉天闊隨陽皆可去未應爲界限瀟湘王安中以尚書左丞累貶官嶺外安中文士也在鬱林和太守林君詩云宦游梅嶺外訟訴榕庭空　趙不易宋紹興二十六年知鬱林州上便民五事内言雷化等州納苗折銀擾民欲並納正色見繫年録　陸蟒乃放翁之姪也劒南詩藁云蟒知博白縣與郡爭辯職事袖印還之而去放翁有詩云束髮已青袍終身州縣勞一官常骯髒萬黑忽君蒿竟負昂霄志空傳擲印豪兩蹤心不遠遺恨寄滔滔

人物

梧州府蒼梧志後漢三陳　陳欽字子佚　陳元字長孫　陳臨　吳六士

士燮字威彥　士壹　士䵋　士武　士廞　右按三陳六士並蒼梧廣信人詳見文集内六賢堂記輿地紀勝吳之六士一門並爲二千石漢之三陳奕世盛以文學稱（丘射蒼梧郡賦云）蒼梧縣元一統志吳士燮廣信人漢獻帝時燮爲交趾太守學問優博兄弟四人威震百蠻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有子壹漢建安中爲合補太守䵋建安中爲九真太守武建安中爲南海太守子廞仕吳爲武昌太守並以威信著名　陳欽蒼梧廣信人前漢末治左氏春秋仕至輔翊將軍子玄　玄仕後漢明左氏春秋以才著名辟司空府後辟司徒府孫堅卿

堅卿史稱其有文章而不載其撰述　潘蕃蒼梧人宋皇祐四年儂智高陷邕至梧州城下蕃棄妻子儒衣嘗持一大蔞行坐獨語南越謂愚爲盎儂賊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盎曰汝一賊耳他無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今據此城以有南越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耶賊怒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疾呼曰城中將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爲賊虜不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硫黃聚草燒西門賴水撲滅賊方解去湘山野錄郡縣志後漢陳元蒼梧廣信人明左氏

春秋。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府。復辟司徒府。藤縣。古藤志。甘丞相羅者。舊相傳。及舊志。載爲鐔津之感義鄉甘村人也。其能十二歲相秦。有墓在焉。　文仲曰。愚卝角時讀史記。聞羅秦將軍茂之孫也。按茂下蔡人。仕于秦。秦武王使之伐宜陽。茂以投杼之言。固信于王。盟于息壤。遂下宜陽。羅少穎悟。當始皇初年。爲少庶子。時文信侯使張唐相燕。唐以道趙爲辭。侯怒。羅請說唐。侯叱之去。曰我尚不能使之行。汝安能行之。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爲人師。今臣生十二年矣。君其試諸奚遽叱之哉。羅遂見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不如。羅曰。應侯之治秦孰與文信侯專。唐曰不如。羅曰。應侯使武安君伐趙弗行。遂殺之咸陽。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行。切爲卿危之。唐赧然曰。請因孺子而行。羅謂文信侯借車五乘。爲唐假道於趙。悼襄王曰。聞燕太子丹入秦。涓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羅曰。燕秦之所以交質者。交懽也。交懽者何謀趙廣河間也。今王能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丹。而使秦與強趙攻弱燕可乎。趙王從之。然則羅之祖茂。魏人。自事武王。歷昭襄孝文莊襄。以及始皇帝。而羅年方十二。則不爲藤人明矣。舊志所載。其可信諸。使以耆舊所指某山某岡爲羅墓。碑碣無所攷。又惜不得羅傳而攷之。愚切惑焉。欲盡去其事。又恐秦政嚴酷。立法強國。勳高寵甚如鞅斯輩。不免僇。僇羅其諱死而葬于此歟。抑秦人少恩。羅不復見用。自投於僻遠。而終老于此州。人慕其名以爲是州之人歟。是皆不可得而考矣。姑仍舊志所云。以俟好古博雅之君子而正焉。　馮文簡公京。字當世。鐔津之寧風鄉人。篤邁不群。游學湖湘。作精舍于咸寧。勵志讀書。延師問道。遂應鄂舉。仁宗朝廷試第一。累仕至樞密。謚文簡。初張堯佐欲妻之以女。公入見其奩具甚盛。遂弗就。既長富鄭公弼。兩以女妻之。故有兩娶相門之女。三魁天下之儒之語云。其豐功盛烈。載在簡冊。昭然甚明。故不及具述。文仲視事初。得公之畫像于馮文簡氏。乃肖于黌宮。仍訪其家。書其子孫衆多。而惜其爲士者少。惟士聰字彥達。頗儒雅。問公之世次家學。則邈無聞焉。因勉之爲社師。升爲岑溪訓導。其父藉。字文伯。尤淳謹。後尊爲州學耆儒。亦爲社學師。以續公之文脈。又令姓馮者五家。作祠于南山新學之側。以永公之享祀焉。　李進士堯臣。藤之泰川人。登貞觀七年第。累仕至交州刺史。賜其里門曰登俊。即今城南登俊坊是也。時刺史同榜進士劉從仕知泰川縣。因率父老創橋南市。亦名曰登俊焉。（注泰川舊爲藤之屬邑。舊志不載。攷即鐔津傳誤也。好古君子。幸其正誤。）　李進士奉政。刺史裔孫也。登紹興七年第。累仕翰林編修。國子祭酒。　孔進士愚。鐔津人。登建炎二年第。其名爵事業無所攷。李祭酒用謙。鐔津人。舊志以爲竭節王事。詰贈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　梁進士禧。字伯祥。岑溪縣人。中嘉祐六年特奏榜。仕至宣義郎。　成進士景。鐔津人。登宋重和元年第。仕至宣義郎。　明教大師契嵩。字仲靈。鐔津人。七歲出家居東山。十九歲得度。通經史。善詩文。自以爲未足。乃飛錫湘山。浪遊天下名勝。以慶曆初抵汴京。一時文采傾動叢林。故歐陽文忠公有不意僧中有此郎之語。其爲名流推重如此。又東入吳柱錫錢塘靈隱寺。注非韓集三萬余言。及原教尊僧等篇。歸圓寂東山。賜號明教大師。　魏進士塤。字伯怡。本州儒學訓導。登洪武庚戌科第二甲。授承事郎。戶部金部主事。通判桂林府。　文仲曰。人物爲治世之良材。猶天地之元氣。元氣在天地間。周流不息。人物稟其氣以生者。故九夷八蠻率皆有之。若由余起西戎而強國。季扎生東夷而稱賢。張相國繫唐室安危之機。周元公續道統滅絕之學。凡是數君子。人豈待嵩岳降神而後生哉。惟藤叢爾小邑。僻處海濱。孝子名臣。傑然生乎其間。惜舊志泯沒遺亡多矣。欽惟天朝。立學校以育人材。正禮樂以厚風俗。將見名臣孝子。必後有如丁馮者出。文仲又當秉筆以俟之。

古今過化人物

陳將軍隱。晉人。昇平五年。以龍驤將軍鎮是州。　李衛公靖。以武德初爲桂林道大總管。南巡過此。有遺愛。故廟食至今。累封至輔世忠烈廣惠王。州民有禱必應。其忠烈載在青史。陰功具見碑文。茲不錄。　李謫仙白。不知曾遊此否。故老傳言赤水峽頂石窟。即白讀書之所。二蘇先生軾轍。紹聖初南竄瓊雷。道經是州。見其風景清致。似錢塘。故盤桓於此。浮金亭流杯橋。江月樓。皆二公嘯傲之地。其文章事業。載在簡冊。茲不必錄。有詩見文翰類。元一統志。蘇軾字子瞻。自惠州再謫昌化。弟轍。字子由。亦貶雷州。相過于藤。同途至雷。坡有詩。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古藤志。李莊簡公光。子泰發。道學得之於劉元城。紹興初謫藤。著書自號讀易老人。舊志載公題鐔津縣無訟堂詩一絕。今逸去。　陳后山師道。亦常遊此。故山谷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飽風味。西風吹淚古藤州。　青顏帖木兒尚書。阿魯溫人氏。　張尚書翱。字雲翔。中原人。登庚寅進士第。二公家世事業無所攷。近因元末喪亂。南北阻塞。朝廷憂之。至正二十六年。有旨發二公以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行便宜事賫空名宣勑航海來南勞來守臣撫綏黎庶以二十七年四月抵桂林歷清湘零陵開設行部宣示威德凡守臣之能守有勳業者陞之尸位不才者黜之是年冬十有二月將復命至惠州再奉旨與湖廣平章政事也兒吉尼會議軍務遂回肇慶時零陵清湘危殆桂林粮食匱乏也兒吉尼命廉訪副使大都知事王暹乘驛平梧募兵甲聚粮食往來數月人無應之者於是復遣其子利器庫提點溥化帖木兒來告急二公以白金五千餘兩使之先歸（注釋丞怯古台語余曰時桂林被圍已久溥化帖木兒以其物未至爲我師所得遂至城下而諭其父以天命人心之意其父登陴下令曰有能中吾子者予五十金衆咸射之弗能中及城破遂見執於戲變莫過於父子也兒吉尼雖然桀犬吠堯不知天命其始終故不必論觀此足以知其心跡矣故併記其說遂以忠義之語移檄偉鎮江西參政方智專慨然應命待戰艦百餘艘兵二千餘人泝流而上抵蒼梧適聞征南副將軍永嘉侯率）天兵壓至乃命梧州路達魯花赤拜住爲廣西道同知元帥立營柵聚兵食作欄江鐵鎖遣從事四出多持金帛招集欵撞大爲守備而不知元運既去天命有歸所署同知元帥拜住率先迎降兵甲盡解勢不可支遂與從事三十

人宵遁至正二十八年五月初九日至藤時從事者所募欵撞稍集殆不能兵未幾守臣吳鏞因民心徯望夜乘舟下蒼梧納欵二十日縣天朝弔民之文于市士民相慶烏合之衆一時俱潰先時將作大匠咬住僉院那海亦奉旨在南二公因授咬住以湖廣平章政事那海爲叅政以副之使往潯寧募兵以圖進取至是計窮將赴之舟抵谷山爲追兵所及張爲普曰事急矣正可死之時也普顏帖木兒公抽矢殺弓連中數人矢盡登岸坐列而死翙正其衣冠北拜曰臣無能爲也辜負國家涵養亦赴水死焉時洪武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元一統志秦觀字少游紹聖初御史劉拯附會宰相章惇劾其增損實録謫橫州移雷州及放還至藤州卒少游嘗作詞云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時以爲讖少游止是經過而王象之輿地紀勝祝穆方輿勝覽皆以爲謫藤蓋誤也　黄庭堅字魯直庭堅素與趙挺之不咸庭堅嘗作荆南府承天院記部使者觀望宰相趙挺之之意以庭堅有幸災之言坐謫宜州經行于藤州因懷陳后山師道秦淮海少游舟泊鐔江即事詩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温飽味西風吹淚古藤州方輿勝覽云師道謫藤州師道不曾貶官蓋誤宋之問唐人文士也發藤州有詩朝夕苦遥征孤魂長自驚沈舟依鳥泊捉館聽猿鳴石髮緣溪蔓林衣拂地輕雲峯刻不似苔壁畫難成露裛千花氣泉如萬籟聲攀幽紅處歇躋險綠中行戀結芝蘭砌悲纏松柏塋小心江北死白髮嶺南生魑魅天邊國窮愁海外情勞歌意無限今日爲誰明

鬱林州鬱林志李時亮字端夫乃縣之盤龍鄉人也宋嘉祐三年以進士第是時余襄陶商翁皆在廉欽甚奇時亮之材舉爲廉欽二郡守屢有異政神宗時交人犯境時亮獻平邊策十道及上疏言軍民得失五十餘條上覽而嘉之特賜銀青光禄大夫檢校上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供備庫副使左藏上騎都尉開國伯立公祠于學（元一統志博白人年十八鄉舉首選録其文謁廣西帥俞靖見而異之留之館下與其子弟講學後登第與陶弼相善累官知廉州有治聲後還京師賜錢三百緡銀帶稱之時亮善屬文尤長於詩與陶弼佳作號李陶集弼字商翁）　徐聶宋時也以忠勇稱鄉舉第攝宜州時歐希範叛遂命公領兵征討公不忍殺招而俫之授宣教郎白州長史皇祐間邕賊儂智高叛公領兵追至金城驛自卯至午合戰數十援兵不至遂沒於王事國朝特贈大理寺丞長子伯淳授將仕郎同李公立祠于學　秦懷忠字伯良以文學孝廉稱應四舉第授迪功

郎雷州徐聞縣令又任雷州推官平反寃獄授從政郎僉書雷州軍事僕通直郎賜緋銀魚袋知容州勸農事後則肖像與寺丞左藏並祠于學

緑珠係本縣西鄉六羅村梁家女生有絶色善簫管歌舞時石崇爲採訪使遣交趾還見而悦之遂以珍珠六斛聘之因以緑珠爲名也

龐孝泰博白人事唐以大節稱高宗龍朔六年以左驍衛將軍爲遼東道總管與蘇定方程名振率三十五軍征高麗明年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全軍陷沒今廟在縣治西子孫在東鄉有家譜墓志存焉

先賢

容縣容州郡志正奏名登科　盧成均咸平己亥榜第二名宜州安撫使　李唐元豐己丑榜雷州通判　王覺熙寧庚戌榜徽猷閣待制　洗積中紹興壬子榜知白州事　坦中廣紹興壬子榜廣東提刑　楊彥敏嘉泰榜朝大夫　李端淳祐榜官知貴州　陳有孚官至瓊州安撫　楊彥範選官至宣教郎　陳覺民選官至朝散大夫　陳邦孚選試瓊州撫吏容州志特奏名登科　李行己官至知恩州　李澤民紹興庚戌榜宣議郎　甘作霖紹興庚戌榜承節郎　楊必勝淳祐榜全州叅軍　孫昌言紹興辛卯榜翁源令　楊仁及寶慶榜雷州叅軍　潘璵嘉熙榜蔚林判

甘相端平榜。高州信宜令。　唐竟賴淳祐丁未榜。雷州參軍。　孔習周淳祐榜。潯州桂平尉。　黃嘉祥淳祐榜。貴州簽判。　楊應申淳祐榜。藤州推官。　孫炳先寶祐榜。化州司法。　鍾琢開慶榜。潯州平南尉。　鄧亨雲開慶榜。林司法。　應麟景定榜。雷州稅權州通判。　元人物。　陳元震庚申選化州路照磨。　王文顯乙亥年選承務郎本州同知。　王瑞廷祐選羅白縣簿。　植嗣寧大定選實家寨巡。　陳聰庚午選乾寧文昌縣尹。　龐森庚午選乾寧臨高縣尹。　李文亨己卯選四城州判。　梁祐乙亥選廉州司獄。　劉繼宗乙卯選羅陽簿。　牛國用乙卯選蓁州判。　龐夢鰲宋末過弟歷正長權本州教授。　封發孫宋末過弟延祐年受邕化三路教授。

鬱林州元一統志劉子羽宋紹興四年安置白州。初子羽參宣幕吳玠統制軍馬。頗相厚善。後子羽坐事遠謫。玠憐其母老。力辭於朝。至納節請贖。高宗高其誼。釋子羽。且降詔獎諭子羽。在謫所堂唐曰尋山讀書自樂。

孝子

岑溪縣古藤志丁孝子名蘭。父老相傳以為蘭性至孝。母歿。刻木為母。終身事之。文仲到藤。首訪其事。皆莫知其詳。近得片紙於劉汝錫氏。畧言蘭

東漢蒼梧人也。性至孝。每以親不逮養為念。一日得異木。因肖母象。事之出告反面。昏定晨省。儼如事生。家之事。雖纖悉。必告之。象亦數顯靈。蘭妻焚香悞褻象鬢。明日妻鬢盡脫。由是鄉里神之。鄰人張淑令其妻有假於丁氏。蘭妻卽焚香白象。象有不悅之色。遂弗予。妻歸告淑。淑怒。持杖突入蘭室。擊象。且詈曰。朽木若靈。當禍我。淑歸暴死。淑家載尸訴之于郡。捕蘭繫獄。明日得其詳。乃釋之。上其事于朝。旌其家。蘭之孝由是著。　文仲曰。余書孝子事。旣以示學正李盛。盛進曰。凡天地間物。反常則為祆。故月星晝見。草木冬萌。山卒然而崩。海忽然而竭。鯸朝生桑。經夕而拱。齊君無人過豕。人立而啼。是皆祆之大者。且佛首放光。不能惑程先生之正性。孟水化血。適足張趙郡王之神機。今先生書孝子事而言其異。盛切惑焉。文仲曰。嘻。至哉。子之問也。夫木。無情之物也。徒琢之以斧斤。飾之以黝堊。強而成形。奉而為親。若固有之色。雖之語誠足以起後世之惑。不得不為子詳言之。王裒攀柏而柏朽。孟宗泣竹而竹萌。是木豈有情哉。柏草木中之堅貞者也。雪霜不能改其色。螻蟻不能蝕其心。不搖撼以傷其根本。不爪擿以損其皮膚。今忽然而枯。竹草木中之勁直者也。當蟄雷震驚。而頭角崢嶸。方涷雨陰沍。正行行直節。如端人君子。強項特也。忽籜龍玉立。豈非大祆乎。大抵至誠之道。上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次可以及豚魚。貫金石。如遘親疾而天予藥。居親喪而火反風。毅婦致旱。埋子得金。象代勞而耕。鹿觸松而死。是非有誠一之孝。動天地鬼神。其能然乎。父借擾鋤。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孫秦之遺俗。父子同川而浴。鼻吸而飲。無禮無義。其交脈之流風。孝子生居越裔。時當漢季。而能變蠻貊之俗。內若洙泗。易漢越之風。上較唐虞。親之去其孝也如此。則其事生也可知。其在南夷也如此。若使生乎洙泗之間。親濡聖賢之遺澤。是心輔明主。吾知其德行。又豈如是而已哉。離騷謂人子不忍其親之去。解衣三招。下覆諸尸。想其復生。寧不知死者不可復生。而為此。吾意孝子不忍其親之去。故刻木為母。寒衣之裘。暑衣之葛。饑食之食。渴飲之水。心之樂。意親亦樂。心之憂。意親亦憂。處事當乎理。意親是其事而喜。或有不善則蛇行匍伏。俛首戰驚。意親非其事而怒也。寒暑飢渴。憂樂喜怒。豈木像之顏色。實孝子孝心純至。孚暢交接。有以致之也。君蒿悽愴。若或見之。其是之謂乎。故鄉里神之。以及于今。宜矣。又烏足恠焉。蓋是州風俗偷薄。不識宗祧為何物。父母為何人。惟鬼神是祀。孝子母子所以廟食至今者。藤民非徒慕其慈孝而然也。其威靈氣焰亦有聳動禍福於人也。然神不享非禮。在彝典有司當祀之。或

有司之失虔。則祀事於是遂泯泯焉。此予所以不忍去之之本心。吾子以為何如。盛曰然。因悉次其語附見云。

仙釋

蒼梧縣輿地紀勝李上座。距州東五十里有伏虎巖。昔李上座修行之所。道成馘伏猛獸。俗呼為伏虎巖。

藤縣元一統志僧契嵩居東山。七歲出家。十二得度。十九遊方得道。慶曆間遊吳。業錢唐湖山之勝。遂税駕焉。博通經史。詩類杜少陵。楊公濟蟠深伏其才。杏嵩詩有千年猶可照吳邦之句。嵩以熙寧四年沒於杭之靈隱。火葬不壞五物。睛舌耳毫數珠。以烈火煅之愈堅。仁宗賜號明教大師。

容縣輿地紀勝郡道士東坡之僊州。徑此惟都嶠。郡道士從坡三年。坡贈詩云。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茅都嶠與仙鄰。少而寡欲顏常好。老不求名語益真。許邁有妻還學道。陶潛無酒亦從人。相從十日還歸去。萬劫清遊結此因。坡又贈云。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孔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元符三年書。　梁賢容有兩男子曰梁賢曰植之。德嚴隆興甲申遊都嶠山。椒有閣宇三間。泉清徹。多桃李梅林。取一梅啗之。自是不粒食。莫知所往。　廣禪師。劉禹錫袁州楊岐山碑

云乘廣生容州。七歲尚儒。十三慕道。遭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真乘。以攝化爲心。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萍鄉縣楊岐山。慮念起教。隨方立因。邑中長者。十方善衆。仰茲高山。知道所在。

文章

梧州。蒼梧志。本州學記　服頌而南。以千里名州者三十七。緣以大海。其山則羅浮。桂林陽朔。韶石諸峰。皆枝與巔秀。有仙者游宅。水則貽潭武駿瀑灘。真滔淪清膠。可監毛髮。至於光空紆餘。詭爲世大之祥。如水沈都梁素馨之詭。蘓氣郁列。蒙瓓瓓琍珠瑯之湊。大百萬餘。窮天下之產不足進。粲粲一都。舍蓋如此。獨人物效奇。間焉弗章。錄康至今。在六百年之間。卓然于特者。曲仁公姜日南馳康公而已耳。是豈山川炳靈。萃采絕善。英物使趕寺傳麗之屬。不將諸人郡。何其寡無而使有也。年嘗游南方三私爲其人太息。蓋閩蜀與粵是二者。泃古所謂斗絕不毛之區。而蜀移於文翁。閩變於常袞。今言多士者。指二部爲甲之。唯粵蜀不聿無臭。三千石心手教化者。尸盟之至。湥池萬里。而漠然自人於上國。蒼梧自漢爲郡。有虞帝省方潰蹟。入本朝又有陳恭云。梁莊肅爲之守。其風聲氣俗。直出旁郡。顧

學校扁　不常寂居于山之顛。于水井。于鰐魚地。最後逼于縣舍。科詔取士。又不于其郛而于漫。于容最後。嘗不胥坊白麵紛紛。給徒之不暇。奚暇誦詩讀書。父呂其心。今任侯爲州。蜀齊魯其民。顧瞻校宮以爲當遷。爲諸生相攸。而得宮神霄之舊址。高明有伉。彘食其墨。禮殿齋廡。間嚴靚深。將榮門庖。扶扶井井。又作議道堂。以待三歲省林之地。并之爲八十二。繼祖始於汝年之仲冬。斷手於今茲之中春。木出於山。賈人不知。費出於公。而士樂助者田之。一民不知。工出於鄰郛州兵。不知。規模奕然。越中古足與比。既成。侯作書請記。予謂士者自修於爲問之問。而待舉於朝廷之上。雖美黎飯粗。顛顛寂寞之濱。周有空乏。其房有粟而食。用其藏修游息之頃。以求夫盡心養性之道。聖賢壼奧。直階而流。二弟常也。何足以思我爲哉。諸君地勉之。必有不然而然者。侯參詔眉山人。嘗令豫章之進賢。于行出其塗。侍謳謹於田里間。又過侯清江之居而爲之賦凌風閣。者然則記學之成。所不得辭。紹興三十一年五月九日記。左承議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洪邁撰。　梧州六賢堂記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吳士燮。燮第一子廞。據後漢三國志。蒼梧廣信人也。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別自名家。淺壬恭爲將軍。元字長孫。以人任爲郎。少傳父業。爲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與不宜。今司隷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及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鄉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成彥。漢末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初爲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爲黃浣。器重董卓亂。乃亡歸。燮表爲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捲交廣。燮以廞入質。權以廞爲武昌太守。大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究知。太守李公亨舊。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銀公。有典是邦者七人。爲既立掌祠之于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黌舍塑六賢之像。併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時具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敦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青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紹聖二年三月初一日。蒼梧縣令兼簿尉事舒勉記。　梧州天妃廟記　直蒼梧邑治之左。少出而陽且十餘步。鏡池帡山。環睇旁睨。岡阜蜿蜒。江流泓澂。實灘勝區。非神罔宅。舊有荒祠。楨樸下窄。頂雨旁風。歲積陁陊。圖黙威滅。潘按級蕪。折吡罔虞。隤祉儆

所。嘉定乙亥。浚儀趙侯粹夫。曰天拔英。來剖斤使。惠威劇制。盡剔類夷人用寧。神亦妥懌。甫朞年間。百陵鼎易矣。爰諗茲祠。諦度貽愕。曰。嘻。是維秩于祀典。籍在祠曹。錫順濟之嘉名。　崇亞后之穹品。著靈容。叛赫。厥寓宜閎。而庳陋若此。謂揭虔何。廼軫度庀工。謀材楛用。闢隘徹圮。悉更以新。曾不十旬而萬吡拱手張目眼具。曰前曰寢。爲殿者二。曰正曰便。爲門者三。翼呂飛甍。繞以修垣。撓楯城圮。駢夾棧齕。棼撩甍。標辦華莖。擢遊極重欒際衆厚谿。惚焉恍焉。如望蜃氣而瞻蓬萊。目戲神竦。胥如有闞。副笄峩峩揄翟楚楚。衆靈環侍。雜遝繽紛。庭弁陛戟。流光陝爚。睇瞻既更。拜伏桒肅。想夫妃君耀靈載。恍載忻。風焉雲車。來臨來顧。則梢夔魖。扶橘狂斥飛廉。逐畢萬百物。不降福孔皆。施隆報。手蹇雒過元。雖神之體。抑侯之賜也已。戲地之廢興。厥蛟雖神人之去留。厥睇雖居。匪人弗興。匪居弗留。繇今校往。寔其然乎。是庸擷夫廢興去留之意。而屬之記。章之以詩。以爲邦人迎送之歌焉。歸故邑兮蒼梧山。蜿蜒兮其水縈紆。孰勝兮名區。蹇妃君兮茲居。昔顏祠兮神羞。歆冎陋兮如舟。徠乎妃君兮徘徊不下。莫予宮兮蹇誰留。今業業兮反宇。彩沈沈兮王所。桂榛兮蘭棼。妃君至喜兮誰莫我處。有美兮王孫。其經兮其營。處之揭兮式妥厥靈。我神既宇兮庸祉我氓。風馬

兮雲車璀羅衣兮珥瑤琚蜿龍游兮翩鴻鶩踐遠游兮曳霧綃之居妃君兮來歸侯不來兮余悲文魚騰兮鸞和屏翳收兮川靜波紛紀總兮群靈湘靈瑟兮蝸歌妃君兮來斯恍若見兮余喜以嬉荔丹兮蕉子黃瓊靡兮椒漿坎坎鼓兮萬舞君欣欣兮樂康灘之水兮泱泱梧之山兮蒼蒼君毋庸歸兮而虞孔臧千秋萬歲兮福茲兮王孫孔虔兮神報伊何君子豈弟兮受祉孔多朱芾斯皇兮牂牂室家慰我坻思兮匪妃君之耶從事郎郭雷州州學授游龍撰

梧州路新建總管府廳記

郡以梧名始於漢鼎迄今千有餘歲廳治修廢遠失所紀稽之郡志僅見於宋之淳熙丙申凡六百七十甲子矣星霜侵歷木蠧不可支往往補陋整弊安於苟且歲在強圉困獻一旦傾爲瓦礫越五年總管馬公喟然曰國朝命予以一路之事而治事之所缺然奚其可謀及同僚謀及邦人皆曰新之宜也於是蒐材鳩工經之營之約之極之經始於辛卯之冬訖工於壬辰之春舉酒落成邦父老謂予曰前數夕地靈呈祥火山有光似有所感而至者碧林紅藥旺氣回矣君盍爲之誌曰龍竊謂今之總管府治即古之所謂太守廳也按漢郭丹傳太守之廳曰黃堂黃之爲喻於五行爲土於五方爲中於五常爲信守土之臣處心中爲事信然後無愧於此廳之名廳也者所以聽民之情者也凡民之休戚利害必於是乎諗焉飢者粒之寒者帛之痒疴疾痛者砭劑之於此則茲廳也爲仁宅爲德宇爲熙熙之春臺怗懞之下群安厥居豈直侈輪奐之美而已哉公牧梧九年民情纖悉知之素矣有志乎是廳則有志乎斯民也爲可知廳之前樹之以松詠陰蒲鳳池之詩則知其可以爲宰相廳之後植之以栢覩栢見烏來之贊則知其可以爲御史曰松曰栢皆異日之甘棠況建明倫堂有記建嘉魚亭又有記士歌于泮農歌于野工商歌于途然則是記之作所不敢辭公諱麟河間瀛海其家也宣授懷遠大將軍其官也式問贊其事之成相與坐是廳者誰曰同知古抗闊公聖澤府判漢嘉馬公己也昔至元二十九年二月望日梧州路儒學教授莫日龍記

梧州路廳壁記

梧漢郡皇元易州爲路自湖南廣東海北交州而來廣西者必由於此實當三江之會重鎮也前年城守於徭人之火而今方得安輯廬井坊市以次修治官府廨宇分力完繕瘡痍之餘蓋有不得已焉者古之郡縣有兵以自衛又有粮儲物貨以自用是以教化易行而外患不能侵軼我也國家在內郡雖有奧魯之兼止爲行戍起遣而已雖有倉庫之讓止爲差稅徵科而已在江南軍民各有所司而不相統也八番廣海又與江南異域無定兵止以各翼軍官

分輸鎮守二年爲番兵民不相習官府不相恊兵無固志而民人亦緣此而易之爲郡守者責其効死勿去而已難矣雖然民義我選也差役我均也果老弱者得以自脫貧下者得以自免乎吏我擇也刑我施也果賢不肖有分鰥寡者得以無蓋乎此即在我者之所得爲也子厚養生民以食化民以禮立民以信君子尤當盡心焉粤自唐宋以來謫吏未嘗居於梧豈以梧爲虞帝陟方之地不敢爲貶責之所乎亦以梧爲嶺南名郡不可爲貶責之地乎居是郡者又不可不自勉也俾國家文德誕敷興有虞氏方軌徭人來格與苗民無異不亦美乎愚所以名其郡樓曰南薰堂曰承薰者意有在也思誠持憲廣西按部於斯適公宇之新亦惟爲政之始也愚又責其郡之所能不敢強其不能者至於興建之顛末歲月之久近材木之多寡工役之繁約可得而略也昔至元二年三月初三日亞中大夫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呂思誠謹記

梧州路重建府廳記

至順辛未春奉訓欽察公來倅梧彌月耆庶五十輩橐詞而白曰梧大名郡侯藩重鎮江匯百川舟通諸域唐宋名臣獲重譴謫嶺表列州獨梧鮮有置焉毋乃謂聖人陟方之地耶牧伯之堂廢逾一紀官罔以治事民罔以聽政非所以稱承宣之意吾儕願計田輸鐵以新之倅諸其辭有難色隨寢其役是年秋孟僕以憲曹叅廉末始至四顧悽然墻屋頹敗榛莽敷榮倅每署牘憲字嗣是奮厲謁　廟學率皆類此大懼弗稱退謁倅言曰朝廷建官樹職分理庶務今梧凌替若此豈可尸素效尤前人宜先芟煩苛補罅漏倅曰余視篆未幾群坻咸矢言請搆廳以理治雖允猶慮艱于且閱其詞當協力爲之於是首葺　三皇廟飾泮宮修　法王殿次興府治乃逮昔日列詞之叟而告之曰官非民罔給民非官罔戴爾曹狀于府入田賦蒐木構宮室誠美事予當董是役窒敝原爾毋食言戊唯唯樂從共召工度材卜日具聲消季冬十九日庚申植柱先十六日中憲以璽于海牙行部還至積木盈庭匠者弛斷削莫敢運翌日僉憲公晨出招倅沙公暨推張公元傑幕長陶元壽知事李景壽皆捕生孫謂曰鳩材將何俾具以狀對公喜曰既民願納田貲以興之茲事可亟成慎勿病民以媒利侯立柱竟吾即之藤且曰規模宜宏敞不宜卑隘明年壬申春洞條梗化倅欲輟僕固執且請於倅與推曰方今大明當天奴隸亦知其清平矧總府之任最重焉可晝而不作群木將奚置僉公曷吾儕之言猶在耳既秋方落成居無何邊聲杳驚倅召諸同寀急議防禦計儆工模磚繕雉堞浚古隍爲生靈堡障冠蕃至民賴以安又明年癸酉春倅休官歸暨

秋重白府推公爻二楔兄曰黄堂爲正己之廳儀門乃廣敬之容堂旣苟完門亦宜造尚有余貲儘足酬費推公曰吾與知事當任是勞載經載營爰度爰構雖藩牆未備亦粗足以表觀瞻推楔二廳未遑尚冀且俟繼政之君子乃若歷代牧守祀虞帝於永泉之上芹泮之東凡遇水旱疾疫禱之必應登於圖誌甚詳混一之初士不師古俗浸澆漓莫理墜緒廣萎荆榛遂成缺典於是贊推公倡僚屬募衆緣相與抽俸宮於郡庠之左浚規鈔券聿召商營息以供祀禮俾梧士民今而後過公門觀雌堂之炭業則畏敬之心生各安其分以齊其家毋瀆憲以貽愆入郡庠則謁宣聖瞻重瞳視衮冕之輝煌仰威儀之儼恪教子弟以詩書悉盡孝敬以事其親將見行者讓路而耕者讓畔使唐虞之風復見于今顧不偉與姑叙其補敝興廢之由并述虞祠刻于石末庶知吾黨之士三載于茲食其禄而弗敢怠其事非敢以儆警也敢爲來者必有繼之勸云旹元統二年歲在甲戌夏五月前進士福陳楠生撰　梧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至正三年夏六月彭城王宗元祿同知蘭溪州事倅蒼梧郡旣莅事寬惠明敏恪勤廼職未數月境内稱治會推官武攸蔡祥照磨安陽劉棣繼至同寅協恭用底于理故頌聲翕然聞于府越明年十有一月僉憲河東宋公按部仁以菲

材侍行至郡訟牒簡甚無一訟于庭父老彙詞論薦者以百數僉憲是用嘉之頋廳事前題名石已具而未有文因謂仁曰子盍爲記之尋諸君以公命請且曰茲土雖遠京師而實爲嶺南要郡繇皇元混一迄今踰數十稔歷長貳幕職凡若千人而題名弗紀將何以觀厥後乎敢微一言廣圖不朽余聞蒼梧虞舜陟方之地稽諸郡志若漢三陳吳六士寔生其鄉唐元結鄭畋有宋陳執中梁適接武名賢寔守其土漸仁摩義民夷懷服至于今誦之習非不善也茍撫循或失其宜激之生變雖中土亦然矧外乎今自郡倅而下廼能不鄙夷其民而治之以中國之治此其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於善矣又能於政務之暇甃石題名俾繼是登載者咸砥節礪行以自託於金石之堅其意益可嘉也已豈直爲紀歲月計哉漢宣帝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惟良二千石乎今監郡泊守旣皆缺員則任斯責者將在諸君矣可不勉哉請以是覆諸僉憲公而爲之記至正五年歲在乙酉正月旣望前潯洲路儒學教授蘄春潘仁譔并書奉議大夫僉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河東宋思義篆額　梧州府學明倫堂記　恭惟大元光啓景運維新仁澤所覃南洽北暢聲教所暨西被東漸率土歸心車書共貫眞帝王古來之所未有也條畫肆頒日星昭布必以宣明教化興立學校爲先則其崇儒重道槩可想見然且設官分任務在得人旣以察司而加勉勵之方復以府官而專提調之責誠欲上下相承推聖朝化民成俗之美意而致之天下也梧爲古郡在天一方明倫之地昔所素有然歲時變遷世代更革不修則壞不植則僵雖曾殿之巍然獨存經閣之屹乎無恙而堂守則委諸瓦礫墻壁則鞠爲茂草矣總管馬栢公以甲申二月來撫是邦視事未幾隨領臺命畀以泮宮提調之寄顧瞻抜舍於心惻然乃作而言曰宣明教化在命令所宜奉行興立學校在責任所當躬盡於是首捐己俸闢聖門而高大之築宮墻而環繞之即明倫之舊址而增廣之爲屋五間經始於去冬之仲月告成於今春之孟陬輪奐鼎新規模壯觀非直爲是觀美也亦勸學崇化之所不容如是焉耳竊惟自帝降衷厥有常性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朋友之有序有信皆非心外物也然民彝物則均得諸天理義開明必有其地今是堂之成使游息于斯者覩明倫之名想明倫之義相與講貫相與切磋則人心之天者定矣然則公之興學其大有功於名教與是可書也公名麟河澗人也始而趣事赴公早膺春渥繼而安黎過蠻楫著勲勞及下車以來處己也廉莅事也勤愛民也寬待士也敬其

於學校尤所以究心則是堂之建所以經之營之不日而成之也是役也上有府縣之官協其心下有鄉邦之人樂其助則其速於就緒也亦宜至

元二十四年中元

日前教授趙璧記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郎璀
圈點監生臣周芬
臣曹志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三　六模

梧

文章

蒼梧郡誌序洪武改元之秋余以前福建行省檢校官攝梧之經歷司事偕知府孫公彝元來台爲莅事之翌日謁文廟致釋菜禮于先聖先師畢進諸生講下而勉之且究夫梧之郡乘闕焉莫識徵藏焚蕩之餘於亡去詢諸遺老得其縣之殘斷欲永其傳志未就續方與官僚於職郡伊拜公德新通守張公德明判府尹時中知司周善卿會議之際有新任通判范公文禮經歷梁公孝祥欽賫印章之任開設府治撫安黎庶次日二公訪余詢問此府圖書版籍風俗余慨然答曰近得宿儒拾遺郡誌有風俗之美惡人物之賢否戶口之增損府庫之積額叢祠仙跡奇蓄異叢非郡誌何以明范公喜而曰吾屬職命梓刊以廣其傳余得是而暇日與同志之士因其舊編纂加校定闕者補之訛者正之至于明公之所紀述則集爲末用以寄諸梧郡公是之噫美教化厚風俗固有望於後之來宜者焉若其事之未詳載之不備又有俟於來者維梧州府經歷事韋亦良志序

古藤郡誌序　郡有誌其來尚矣凡川嶽之形勝風俗之厚薄游宦之徙遷土產貢賦之運輸水陸道里之夷險莫不紀載故觀扶輿之清淑則知人傑所自生視宦游之回正則知懲勸所自立誠可爲化民成俗之助非特娛心目資談論而已古藤僻處遐荒唐虞三代皆置之化外至秦附百粵始與中國齒文獻無所取徵故忠烈孝義湮淪泯而無紀焉

天朝混一華夏際天播地咸隸幅員洪武癸丑春余以天官司績郎牧藤視州誌則缺焉無足觀者欲加訂葺大懼管窺蠡測闕筆逾年會僉憲富公來巡展卷嘆惜遂加題跋於是益有感焉然後勉強著筆傳訪約取參互考證不經者削之疑似者辯之凡山川名勝人物宦游賦貢道里大率略備又以忠孝爲臣子大節故於丁氏子胥張二侯尤致意焉欲使後之臣子有所景慕興起將爲風俗萬一之助爾極知僭踰從俗附會不能逃責惟好古博雅君子恕而正之幸甚洪武甲寅四月既望承事郎同知梧州府藤州事鈞臺金文仲謹識

容管普寧郡誌序　容古粵地在兩漢交趾刺史列於諸州令持節治蒼梧晉葛洪求爲句漏令求就丹砂則容在晉時分爲句漏一小邑猶勤名賢之思慕迄乎數代唐興置立總府開元間陞爲都督府置防禦經略使天寶元年又改爲普寧郡乾元間復爲容州都督府仍以防禦經略使令刺史兼充元和中置容管經略使領州十二此時人物繁庶節制諸州軍馬號爲五管之一舊制云若宋璟李勉杜佑馬植盧鈞李渤王維輩皆當代名公巨皆由五管迴朝者至御輔以風俗而論衣冠禮度並同中州以山川而言天下洞天三十有六而容有三焉皆神仙所居至言乎人物挺生仲遠朝把陛持節試于春官登魁天下士之觀光上國者代不乏人至言乎土地庸人耕民貧戶少火耕水耨皆人力之所成之國郡志曰觀郡縣地里皆山川奇風俗之所由來矣年來荒蕪連封旱澇頻仍戶口蕭條人

烟淑冥廢興由乎天也山川如故人物渺然今之容特郡耳蓋郡誌書自序經焚蕩殘籍俱爲煨燼之末大元混一天下郡縣盡入輿圖容今城歸附以地望立爲總管府人民來歸而奠居市肆不易條者僅是誠王師之仁乎昔有取江南先收拾圖書而已容雖遐方下郡然均在寸天尺地之內使與日職方修圖不可無書因考搜乎故老耆儒之記聞博採於先賢之題詠是郡者彙爲類而錄之成編有遺篇斷句收拾不盡儻改而正諸以俟來者時至元乙酉前進士繡江甘文卿序容州編序郡地始自秦始皇開五嶺置南海桂林象郡漢定粵地置交趾刺史列于諸州今持節治蒼梧時普寧郡未經見也考地里志交趾縣十其一句屚屚與漏同疑今之勾漏普寧西北流東以是地隸交趾明矣晉葛洪求爲勾漏令則勾漏在晉猶未廢也其後併爲合浦郡宋太始七年分合浦縣置南流郡歷齊梁陳不改隋廢南流復爲合浦永平二郡隋末蕭銑遣將張繡略定嶺表於此置銅城在今縣西南領北流豪石巖川謂龍南流陵城普寧新安八縣唐興置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以其地降貞觀元年改爲容州以州西有容山爲元和中徙治普寧領縣六普寧北流陵城渭龍欣道陸川爲州自開元中陞爲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普寧郡乾元間復爲容州都督府如故仍置防禦經略等使以刺史充元和中置容州經略使領州十二牢容白順繡蔚林黨巖竇禺廉儀藤領縣四十八始夷酋梁崇自號平南都統與西原戎張侯夏永聚兵陷容經略使陳仁璀元結長孫全緒等六卿皆容治藤梧至永泰間以王翃爲經略使始擒崇卒復容故地幾西原蠻復叛據是授容經略招討使進御史大夫平蠻合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以是知唐置二管當廣右一面而容得以節制諸郡權不輕也梁開平中僞漢劉氏竊據廣州時龐巨源據容州擅其兵武穆使容之西鄙劉陟舉兵討之巨源敗因附廣於陟於宋開寶四年平之廢順繡禺等州入焉爲寧遠軍節度領縣三皇祐間邕寇儂智高既平經略副使王堯臣言請析廣西邕容等州爲三路以融象隸宜州白高至雷化蔚林儀藤梧龔潯隸容州欽賓廉橫潯貴容州三州並選武臣爲撫都監兼知州事以統之郡若蠻人入寇則三路率諸郡併力掩擊之知桂州以兩制以上仍帶經略安撫使以統制三路鈐轄三員迭戍於邕州仍置走馬承受二員季入奏事募澄海忠敢雄略等軍以足舊數四千人屯邕州三千人屯宜州二千人屯賓州五百人屯貴州廣湖南兵少益以北兵歲一易月給添支錢參百給鞋錢一千刺湖南北廣東西兵即歲二一代之運全永道三州米以贍軍食其城壁之制當高二丈廣八尺今本路轉運使判官提舉修葺官有能者治城壁廨宇營舍倉庫又沿邊石者計其功追賞其左右江諸寨主批指揮使人員兵三百人常閱之諸狹者詳酌以爲使邊徒於宋末北流縣高化界殘石卿逆賊楊光陸川鄉民李接二次作亂烏合萬衆數四犯城焚殺郡知府趙君統三邑四境之民遭其殺掠焚蕩兵火相仍李接揚光敗後疫氣大行殘民流亡爲甚元世祖皇帝是庚中年建國於開平府爲中統元年至元丙子終於宋祚丁丑大元丞相阿里海牙南征從廣西取路貴州經蔚林州差官到來收取城池土軍名將權郡率衆全城歸附改州爲安撫司以彰廣爲使後又改爲路總管府今改爲州領縣二曰北流曰陸川

蒼梧志嘉魚亭記

蒼梧郡城之南有亭曰嘉魚巋然臨乎江渚之上大夫士之過是邦者必艤舟其下而登覽焉其山川風土之美陰晴朝莫之變魚鳥之飛泳風帆烟棹之往來競秀爭奇萬態畢出嶺南佳致宜若不相讓者至正三年冬民弗戒于火亭并燬焉郡倅太原王君宗元實行太守事既然以循俗爲己任謂郡邑之有亭館所以適情性供賓燕賓客也此亭雖小而名本周詩載諸郡志千載偉觀莫或廢之不有作興焉乃貽請後人有愧時昔已乎於是與照磨劉棟度經費市材凡命匠計工因其故址而一新之郡倅父老僉徊延佇美倅之功徵予記之予嘗讀柳子厚訾家洲亭記美其不驚遠不陵危環山廻江四出如一以爲適行天下惟是得之暨余叨守桂林防求勝槩則無復久矣况復控于大府之下奔走承順日不暇給回視昔之爲守者從容暇豫得與士民肆意於游觀之樂萬不侔矣獨王君所爲郡事簡民淳若可優游而又據三江之匯總百粵之衢元戎旌節之經由使者舟航之絡繹送迎乃從無日無之而君乃能剸繁以簡劇以易復斯亭於既燬之餘以鼓舞其國風非政治之要素得於家庭而致乎通才未易臻此其自今德益厲民益信盜以息時以和公退之暇日與僚吏尚羊乎新亭或風止雨霽天清日明舉網得魚置酒高會把杯光於坐上左顧冰井右瞻白鶴誦烝然汕汕之章而賡以高翁火山潮海之句觴豆交錯賓主獻酬乃想像重華之熙洽等而上之則不惟斯亭幸而實山川之幸非止山川之幸而實斯民之大幸有非言語之所能盡者將見風雷雨冗鯤變鵬摶不扶搖九萬不止也方之濠上之樂孰過哉越二年歲在乙酉冬十月望日中順大夫靜江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前進士河南元光祖記

梧州朗吟亭記

歷觀前代神蹤仙跡得名於宇宙間者必豎祠肖像益爲山川增重金碧炫耀華以臺榭珠璣錯落動諸碑銘若是者豈直爲游觀美哉蓋使乎千載之下覩其跡而知其實庶乎清風高蹈不致於泯滅無聞也蒼梧爲百粵支郡山連九疑之遠翠水匯三江之合流郡之東北峯勢蜿蛇聚而爲匯有亭屹然平挹江瀨俯瞰清池火山峙於前水井湧於左虹橋卧波入境伊邇回仙舊想於是亭曰朗吟橋曰飛仙有自來矣徵諸澤成集有朝遊北海暮蒼梧之句

爲尤信余嘗杖策而遊焉風氣嵐陰狀疑海氣雲容娟態翕欻萬狀劃然長嘯山鳴谷應於是時也身世渺虛飄忽動盪萬慮俱忘翛然物表若與世而相違亦勝游也戊申兵後再過其地榛莽交織墻壁傾圮時異事殊感今懷古爲之悵然是年秋纂長卓君良心謀於郡侯拜公德新曰是郡初入中夏版圖百廢未舉固政治之所急俟諸其議於是三皇虞帝宣聖之居寺觀神祠皆易而新之是亭亦與葺理暇日郡侯與諸僚纂極目登覽酒酣良心曰美哉山河之固國之利也茲遠夷懷聖化弛刀弩以安於溪澗而吾境得以無擾者此吾儕與郡侯之所以致餘而尚羊焉是可樂也安得老髯袖青蛇而重駐於雲陰之郡望日具以顛末俾余志之噫先天下憂後天下樂諸公之志其范文正公方軌後之爲政者亦將有感於斯亭署同游者倅曰張明德判曰丑時中幕左周善卿董是役者蒼梧主簿楊德記之者則鄧郡陳汝也

蒼州重修五顯廟記

蒼梧五顯廟在城之北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冠冕百粵襟帶三江盖山川之鍾靈宜神物之所都也神祖廟出徽之婺源行祠徧天下皆極山水名勝幽絕之處人多崇其香火歷代屢加封焉有宋寶祐間本郡重修祠宇知軍州事吳宗逵爲之大書榜額繼而廬陵監道劉明甫來倅于梧頗膠神位弗稱誓謁

祖山命匠雕繪真像以至元丙子九月回構募善信鼎建華光樓晨夕事奉郡之風俗獷戾乖㒸雜處病不投藥禱之即愈有疑不決惟神是卜甲辰春拜住德新公以宿衛之裔歷中書行省考績累官來監是郡每遇旱澇疾疫禱之無不應焉連歲猺寇倡孼犯茲境土越商私鬻纂萌盜掠持之或反踪遁跡或改圖向善所以城守不驚民堵自按者皆神力有以致之也神乎神乎功利兩間人其念諸今戊申之歲

皇帝建國之改元也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事燕

太子同知詹事院事廖公副將軍浙江行省叅知政事朱公部指揮耿天麟鎮撫王茂恢拓邊廣按兵竟上飛檄來諭郡人恐甚惟神是告拜公偕其僚屬應天府人順人歸其符章老弱之民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遂使兵不血刃官復其職民復其業者又皆神力有以致之也是歲秋　總戎拜侯之志爰以前攝行知府事同知張按穩不花判府丑閭知事周元善俱乃其職前福建行省撿校官卓亦頌攝經歷司事涖政之暇躬謁祠下拜侯曰神之福乎郡民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官守頼之茲墻壁就圮榱桷門扞其支風雨撤而新之民力具罷將若之何姑葺其圬者圮者加諸華飾勒神之功於石以俟後來可乎僉諾惟允於是今所事成工役狹之葺之垣牖以密樓閣閎敞堂廡幽邃黝堊丹漆舉如法改塑巍巍之相杖芻相輝而神之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月日具牲牢醴齋而祀之遵彝典也徵余書之余惟神之出處在人耳目茲不暇論人之言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然神之在天下人之敬事急於水火神之顯通捷於影響神人交感之機微矣哉世所謂佛中上善天下正神良有以也稽諸祭法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神其有也永茲廟祀以無愧焉且郡侯之爲政有足稱者不特此也凡開天之門虞帝之祠宣聖之堂暨釋老祝

聖之所靈壇仙跡之地皆究心而修之可謂知本末矣至于此則以其福民之厚而然也是宜書并爲詩以記之其辭曰飄飄兮揚旌坎坎兮伐鼓神洋洋兮左在靈繽繽兮來下福我兮斯民保我兮斯土億萬斯年兮精戒

明主時洪武元年冬十一月前奉訓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陳汝揖撰前亞中大夫梧州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防禦事權知府事拜住立石

靈麋說

爲御史池方平公作　葉孟原

聖王御極神物應期其來尚矣伏羲氏作龍馬負圖而出河黃帝肇興白澤能言而垂訓神羊觸奸百獸率舞載於唐虞之典神龜出洛麒麟在郊紀於夏

周之書是皆帝王以和召和之應也至於一言一政之善亦能去猛虎徙鱷魚感應之理振古如斯前原耶律楚材通角端語而不黷武尤爲明驗夫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不過著靈於當代未有若蒼梧靈麋著靈於歷代之且獸之狀如黃羊三足類蟾蜍郡有體咎輒先呼嘯以示吉戒古今應驗毫髮不差誌載之詳昭然可考辛亥春叅膺

上命僉廣西憲分巡其北三月壬寅夜漏三鼓鳴於卯二鼓又鳴意若告吉許者其聲嗚嗚然初若嬰孩啼少焉若豺狼號始聞不辨其何聲後詢知其爲麋也詰旦闔郡耆宿相與詣公庭且拜且慶曰大山靈麋不鳴者凡二紀許然其鳴必有應驗休徵則使車至咎徵則公文發今達夕鳴瑞嘉之徵實按察善政有以召之也余謝之曰吾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未聞徵諸物今不徵諸人而驗諸物不亦謬乎衆語塞而退越三日丙午監察御史池公南巡至境其應如響心甚異之嗟夫一元之氣流行兩間人與物本無以異而物往往得氣之先以兆帝王之禎祥如經史所載是已

聖王有作遂著一時之靈以格天地之和耳然皆不若火山靈麋自漢至今上下千百年間兆朕吉凶愈久而愈驗也俾非百粵山川精靈有以司之乎抑今御史政令肅清以感之歟盖冥漠之妙莫究端倪何感應之捷

徒於搏鼓耳聞目見靈異之事雖欲緘黙其得已乎厥今明明在上穆穆在下群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以天地至和之氣而寓諸物體祥至應有不期然而然者余嘗而爲之說以廣其傳庶使夫采史者得有所考焉洪武四年辛亥春三月壬子奉議大夫僉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事建安葉原賀字孟原撰　神蛇說爲梧州五顯廟述　葉孟原

五顯之神載在祀典著靈昭蹟在在有之未有若梧州祠之尤靈蹟者也祠在市治之北文雲山之下每有禱祈其應如響又能捍災禦患闔郡之民恃之若父母飲食必祭然往往憑神蛇以昭其靈辛亥春余按臨其地聞而異之未之信也又三月朔詣縣學行香過其祠使人偵之果有神蛇蜿蜒盤旋於儀門之右其色上如蒼玉下若黃金左右顧瞻擇之不去耆父於是試之以手而不噬酌之以酒而能吸非蛇之靈實神之靈也遂下馬謁神而告之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幽明之理感通無間也且神依人而行未聞依於物也今五顯之神不依諸人而依諸物豈非托物之靈以通其神歟不然何以蛇之屢顯見也大抵蒼梧爲郡百粤之區虞舜陟方之所呂仙上昇之地山有火山泉有冰泉獸有靈麖炎漢之時三陳六古文章事業烜赫乎其間山川人物紀載可考是三江之要衝東南之都會也若夫五顯通靈而著神蛇之異者抑山川炳靈有以陰相之也厥今

皇上詔天下非有大功德載在祀典之神而民間不得祀五顯之神廟食茲土能禦大災能捍大患雨暘愆期禱之輙應疫癘時行祈之即愈是有功于

國有德于民載諸祀典而宜食其報者豈他依草附木之比乎觀其祠宇宏麗廟貌威嚴挑竹蒼翠與夫古今紀功頌德碑石具存皆神之靈有以致之也矧

新朝大軍征進市不易肆兵不血刃民獲人安亦皆賴神陰隲之功靈蛇繁衍之應有以致之也宜其特書以異不特茲因蛇異述神之靈而爲之說或有難余者曰昔人繫蛇以著名吾子說蛇以爲神得毋異乎余應之曰古今之事萬萬不侔特求其是與非而已事苟是矣則繫者非而說者是事苟非矣則說者非而繫者是是非之間不可不察余特說其事之是者難者謝曰聞子之言非惟可以解惑之疑亦且可以辨民之惑矣遂辛爲神雄之說用以警夫執政者而因以自戒云　南薰樓賦　洪武癸丑禮僉憲廣西分司梧平是歲季冬自平至梧徧歷所屬州縣越明年甲寅春三月始克畢事復還至梧與憲史何文通李原道同登薰樓閱郡志見前記郡廳者三人焉曰莫日龍曰陳南生曰呂思誠呂公在前代文章政事藉藉可考其名樓曰南薰於茲郡甚稱郡既內附樓名固在適時初夏薰風南來仰

聖德之如天嘉生民之休息遂爲之賦其辭曰　揚州之域牛女之墟火山峩峩是爲蒼梧客有登斯樓而容與覽風景而踟躕喜四民之樂業感萬物之昭蘇俄而薰風來新凉如水披襟當之悠然而喜顧謂同行二人者曰思昔有媯御極重華協德海隅蒼生順帝之則帝居深宮袗衣鼓琴載歌南風以和民心是風也起自離宮入於坎穴徘徊綠水之濱宛轉青蘋之末度茅棘而輕雲不飛拂土階而纖塵如遇于斯之時戶無疵癘之民家享大札之子鼓腹而游者忘曆足之變含哺而嬉者絕憂愁之思帝於是省方南巡言至於梧英二後屬飛廉前驅鑾鳴和應風隨帝車梧也何幸重瞳屢顧出作入息恐帝之去物換星移去古　而執熱顧灌惟古之思蛇鬭龍爭鯨吞虎噬桂林象郡之區尉佗都老之裔歷漢唐宋至于前代不識此風者以億萬計

聖皇致治駕唐軼虞

皇風熙熙偏于九區宜南薰之長養還淳朴如古初俾祝鎔衆之天蔡邁邵國之地悉囿於覆燾之中同歸於發育之內又堂特蒼梧之民薰而爲九垂可封之俗化而爲野無遺賢之士乎禮以布衣欽承

明詔持憲廣西分司嶺嶠既竣事而言旋登斯樓而瞻眺風飄飄而吹衣望

午門於

天表欽乘風而歸去候

綸音之

宣召維予二人寔同行役願記斯文寫諸屋壁憬郡乘之増脩庶有徵於輪墨已而舟人告行雲帆千尺覺南薰之襲人尚凉生於几席奉議大夫知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分司事河南富禮賦

藤縣古藤志古今文集　李衛公上西嶽書藤縣錄石刻真蹟布衣李靖不不揆狂簡致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暗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嵯峨擅德肅奕凝威爲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清廟作鎮金方選規歷代哲王莫不順特禋祀興雲致雨天實肯從轉孽爲祥無有不預嗚呼靖者一丈夫爾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已矣社稷淩遲宇宙傾覆奸雄競逐郡邑土崩遂欲建義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伏萬

姓復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望援。欲伏劍竭節未有飛龍在天扶忠義之心。身傾濟世志。吐肝膽於陛下。惟神鑒之。顧吾進退之機。得遂平生之志。有賽德之特。終陳繫鼓。若三問不已。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請斬大王頭。焚其廟。建縱横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忘機子說　趙藤州字夢符。號忘機子。本諸漆園叟白鷗忘機之語。求余爲之說。辭不獲已。遂爲之言曰。幾者事之微。萌于中而未見乎外。人所不知而己獨知之地。一念發動。則物隨而應之。昔鷗一微物爾。漁翁忘機則日與之從事。一旦易慮即飛去。微物尚爾。況於人乎。古人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良有以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之幾者。其唯聖人乎。夫人稟天地之氣以生。其可以不知幾乎。且事幾之來。間不容髮。苟能知幾。事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仕止久速。各得其宜。若不知幾。但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雖名爲人。而白鷗之不若矣。漆園叟志騖高遠。動合矩度。其爲此譬。蓋警夫世之不知機者。而吾藤州任民社之寄。抱經濟之學。出於千里。處事接物。各當其可。其出其處。咸得其時。可謂知幾之士。令以忘機爲號。意欲使舉世相忘於無事之天。而爲熙皞之民。非民於易無方而神無體之義者不能也。藤州深於易。姑以是而爲之說。其先鄱縣宦族。令附錢塘相云。洪武壬子春正月辛亥。建安葉原貿書于蕭清堂。

題藤州志後　宋馮文簡公。藤州鐔津縣人。鐔津舊爲附郭縣。今併入藤州。實我先丞相鄭公之婿。鄭公以其賢也。長女之。適文簡者。既卒。復以次女妻焉。前史載文簡勳名事業甚盛。州志缺而不載。缺而不載。固不止此。吾意是州僻在海隅。人物鮮少。無有能道山川之險易。陳風俗之盛衰。記人品之優劣。如文簡公之傑然特起爲時名臣。猶弗克採摭舊聞爲一州故事。則其他可知已。洪武甲寅。禮分司至藤。訪求文簡公後有名籍字文伯者爲社學師。則亦莫能言其世次之詳矣。嗚呼。海桑變化。閭閻漸盡。故家世族之子孫。棄其先業。家衆散亡。雖文獻足徵。漫不復省。在他州他姓亦然。又不特此州此姓爲然也。乃題州志之末。俾爲人子孫者各自樹立。無墜厥緒。庶幾厚倫敦俗之一助云。奉議大夫僉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事。河南富禮謹題。　按前史富文忠公。延要元獻公婿。馮文簡公又文忠公之婿也。令觀僉憲所題文簡公事。則兩娶相門之言爲可信。然姓氏源流引此以爲文簡爲元獻公婿非是。併記于此。釣臺金文仲謹書。　古今碑記斷碑。缺二十六字。登儒科。錄薦送至試。缺一字。其缺十三字。京。其一之。公本藤人。隨父缺十二字。元年缺文仁宗皇帝缺十九字。寵缺八字於

郢而於藤者。得非以舜徉爲。缺三字。邦壽宄書序本末。凡闕之文。既無所訂正。訪諸耆舊。及馮氏之族之後。亦無所諗。其詳者。郡志直謂六字皆出宸翰。意必有所憑據。或謂當時止是遵奉　御筆。揩揮立此。惜歲月浸遠。文簡又寄籍他邦。至於文獻不足證也。惟公一代偉人。不惟科目鮮儷。而立朝大節。亦著見青史。可謂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矣。臣假守于茲。每謂此事中州猶不多見。詎敢不揭而揚之。以稱　先朝褒寵之意。於是募而勒諸石。期與藤之山川相與不朽。且冀有振遺響於寥寥之後者云。淳祐元年歲次辛丑九月吉日。朝散郎宜差權知藤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李萬頓首謹跋。　斯石乃宋仁廟御書賜文簡公者。守臣李萬欲其久而識諸石。歲久石毀。宸翰遂去。斯文亦浸滅過半。訓導石知器起諸塗泥而樹之廡間。所謂御書六字。竟不知何字。在淳祐初已不得其要領。況後世乎。余家府藏文同竹石。上有米墨寶書。　固陵賜光作蕭公者。其一本有御寫風清節勁可勵臣子等字。焉好事者竊去。前進士宋先生夢鼎識之曰。豐城之劍。非博物者不能知。而其分合變化。又有人所不可知者。此所謂寶也。余愧張華多矣。乎當寶其幸存者以俟之。悳意斯石亦猶是也。他日宸翰昭回。煥然一出。與斯石合。詎可量哉。文仲亦將貿其幸存者以俟之。

重修李衛公祠堂記　古之善爲政者。不以地遠民陋不足以禮法治。而惟恐其教之不至。故民皆樂其政而歌頌之。及其去也。思慕之不足。乃相與創爲廟貌。以彷像其平生。是以風俗傳播。歷世雖久。不能廢也。李衛公廟在南儀之城南。州人歲時而祀焉。蓋公之初平蕭銑也。江漢之域莫不爭下。招撫餘黨。度嶺至桂。尋授桂州總管。公爲桂州。以嶺外之遠。非震威武。示禮誼。無以變其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民疾苦。宣布天子恩意。而遠近懽服。至是諸郡多有祠焉。豈非所謂善於爲政使民思慕之不足者與。己酉仲春。予假守連城。郡視事之三日。夫白謁祠下。挹公之英風忠烈。如存焉。然而棟橑圮腐。不蔽風雨。神像黯然。苔青莫辨。於是命工完葺之。前敞其廡。以嚴祠事。復重其宇。以寘新像。庶幾進禮於其祠者。薦享典備。中其儀式。而不敢瀆矣。嗚呼。以公之盛德茂功。卓犖偉絕。乃能不以遠方之故。而示以禮誼遺愛。至于今數百載。可謂盛矣。後之爲政者。或鄙夷其民。而且病之。聞公之風。宜有愧焉。公世系功業。詳于本傳。此書其大槩云。熙寧四年辛亥二月辛酉。承奉郎守太常博士知南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彭侯。

藤城記　廣右之地。西接八番。南連交趾。惟藤最爲衝要。蓋以左右江東流而經其城之北。繞江北流

而逼其城之東二水湊流接於東廣名曰三江會口舟車輳集人物繁稠古城方七里自宋至歸附圮毁久矣至治年間始有峒寇自左右江乘船出没行刼前任守牧每遇警息止是因循立柵隄備而已泰定已巳寇勢猖獗越從綉江而下攻陷其城殺傷軍民繼經一十七次縱火焚蕩廬舍公廨廟祠悉變灰燼瓦礫之墟官民失守棄城逃于山谷荆棘成叢白骨徧望往來見者莫不寒心至順辛未春朝列大夫三峯文公牧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首詢其城破陷之故慨然發憤晝不遑食夜不假寐晝思良策期與藤民圖于方樂之城遂集諸父老會議因古城舊制而增修之務在不擾而辦然以本州版籍遭火不存乃督縣邑籍其社農桑丁口驗丁數派每十丁修築一丈立定規模傳之久遠但有損壞隨令修葺於是民皆歡趨於役旬月之間城壘一新而秋毫不擾且敵樓雉堞聳漢連雲爲嶺外之傑觀矣乃分布軍兵措攻戰之具嚴加守禦及四境緊關去處各設巡捕把截隄備重懸賞罰但獲寇級者官爲賞使功者則罰近城亦設首目官給旗鼓爲號凡寇至即劃領兵接應法令嚴明隊伍整肅壬申二月初三日寇有四百餘徒乘船來攻城之西門公乃獎帥軍義赴敵殺獲旗頭蘇爲等三名射傷尤衆寇又分火攻東南二門城中策禦謹密各寇退散

向梧而去是歲五六月間寇數次往來聞風怖懼潛踪而遁皆不能與民爲害癸酉正月二十七日寇又有一千餘徒乘船一百餘艘聲勢昌熾是夜明火賊於城西兩岸爲見本城備嚴不敢嚮邇下流攻刼廣東等處殺戮軍民横屍蔽江不計其數至二月初十日後從州北潛地而回於此郡人益感公之攻效矣至遠方商旅鄰郡士庶遭寇漁獵扶老攜幼而來託者如歸焉凡在城寺觀廟祠坊巷先遭焚毁者咸新之是不惟民獲其安神祇亦有所賴矣公乃西郡世家自顯仕于朝卓負器望茲出守于藤適遭外寇作孽且以嶺外二廣海北三道郡道皆罹其害獨以藤城殘破之餘乃竭力殫慮而完之譬獨廻狂瀾於既倒而屹砥柱於中流焉信亦難矣哉其任內豐功盛德暨五事備具者已形于歌頌登于最章於此畧之可也茲以藤之父老備其功績告余徵言書之于石余嘉是事而敬公之德遂爲之記時元統二年歲次甲戌仲春吉日登仕郎容州北流縣尹兼勸農事莫瓊撰。

藤州儒學祭器記

極天下之盛德享天下之備禮禮之備德之盛也國家設學校於郡縣豈以文天下之平而已崇祀典開來學蓋於是乎在禮器名物其可不備乎古藤越在嶺表教道雅俗獨與中國等監郡郡守通守暨幕官之蒞政也朔望殿謁必合來之禮器缺狀退

而謀之議以充合遂得學山木價之已夫者三百六十貫有奇畀儒士麻夢獅郡吏李玄璉即工于番禺越三月器就歸而釋奠禮用必成於是以學在郭置籍度諸郡庠學官庠職滿代相授受庸則司器斯掌焉其用必可謂遠矣嗚呼聖人之道在兩間萬世百千載一心之崇報與禮春秋享祀陳樽俎列簠簋登爵秩秩有序少爲貴而多爲美登降俯仰雍容揖讓乎其間內外諸生各恭執所事肌膚之固筋骸之束觀感興起亦不知其有以自立矣盛德備禮之美哉斯所愈久愈不忘也吾將見人材詵詵必後有如馮相國者由斯學出矣是蓋守臣不負國家建學立師之意也噫天下之學皆若此豈不可乎禮器一百二十九工值三百貫餘爲脩飭殿廡貲至正七年二月日

藤州儒學集書記

聖朝混一四海文軌萬方建學興科以遷多士然必資於書籍藤雖僻在遐荒然古稱名郡地靈人傑在宋則有馮文簡公由三元而致相位者自經兵火之後科目之興垂七十年于茲矣而泮宮無片文之可攷宜其後進蔑無聞焉至順壬申郡守朝列大夫三峯文公以外寇故脩葺城壘之餘遂併泮宮而新之其規摸尤爲宏麗焉特以書籍之未有適於癸酉之夏會儒學官伍直及執事者僉議每承出貲暨郡邑官吏各以裒俸贈助令鐔津邑諭廖廱諧江廣

間購文籍自經史以下至于詩詞韻畧若干編又於郡治之南創小樓三間爲藏貯之所立司書以掌之誠學校之盛事也矧今文運方興以科目取士他日藤之諸生博覽萬卷由是而登高科躋膴仕增光前後追踵馮文簡公之遺烈者又何可量哉茲以所置書目刻于後石置簿鈐記凡教官考滿得代俾其相沿交割方許給由庶幾前書不致有散失之虞而斯文足爲悠遠之計更冀同志者勉焉時元統二年歲次甲戌四月吉日記

馮太守德政碑

嘗聞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謂其平易近民而民皆歸之故凡居守令之職者實任父母之責而以愛民如子之心爲心則善古所謂循良之稱者將不期然而然矣伏惟聖朝混一區宇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薄海內外靡不臣服載籍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方今明良在上孜孜圖治守令之選於古尤慎循良之稱者乃寥寥無聞初未嘗以此少天下士或未之見也年來余以柳狄官致仕寓于藤日與郡之父老暨三四賢士大夫相與徜徉因得以觀郡守馮侯之爲政名思齊字仲賢號勉齋世家于真定之欒城自推擇凡五轉官守藤藤之民咸感化焉侯之爲人氣質慎重德量優容下車之初宣上意而達下情開誠心而布公道推恩施惠有愛民濟衆之心端本澄源得脩己治人之道律身廉潔御

下簡寬問學則傳古而通今重道則崇儒而下士深知為政之先務可謂當世之循良盡心為治深察民情首先建議督責所轄鐔津等縣將管民戶編排上中下三等九甲額定每田一千畝應當里正一季自上而下週而復始行之期年已為定式又以每歲遠近倉粮撮撥不均使富者得就近輸貧者遠倉送納誠為偏負遂乃立議驗各戶田畝均徵脚價止令里正僦運以革舊弊幕長鍾士俊實贊成之務使賦役均平民以為便是以鄉無呌囂之聲民免橫科之苦戶口增則招諭在逃站戶梁徵等一十六戶計丁二十有一攜持老幼回鄉復業田野闢則省州等處流民前來鐔津地面居住開墾絕戶李貴等戶田土一頃有餘俱有成効詞訟簡則聽斷無私苞苴不行庭無留訟民自不冤其禦寇也則脩築城池編集義士多設方畧訓民講武義至有防遏有聲息以身率先是以盜賊聞風遠遁本境之內晏然清平其興學也脩葺宮墻鑄造祭器優撫名儒訓導生徒作養後進務要成材本州儒學額徵租粮一百四十七石訪知中間多有作弊督責直學馬義挨究出上年未曾作數餘粮一十三石類作正額一百六十石有奇通行徵收每歲孟秋公規了畢會集教官將引生徒暨本州吏貼於公廨後聽講說書義歲終方畢其救荒則於至正八年春夏之

際江水泛漲渰沒田禾青黃不接商旅不通民間缺食自備己資收糴粮米自五月一日於通衢大道施粥一月自朝至暮應接不怠每日不下五六百人又恐遠民不能徧沾議將本州見貯官錢約量賑貸是時縣令華陰楊泰亨英實贊其事秋成止收本錢還官餘無所需民賴而活者甚衆是以官有惠而不費之實民無流移失所之愁侯之為政如此可謂深稱守令之職矣識所謂不言而化無為而成者也此非愷悌君子為民父母者之能如是乎今之循良者將在是矣嗟乎余耄矣不得見侯之顯耀於明時惜哉今茲受代將歸一日藤之父老旅進而言曰公號為文辭者之居是邦久矣郡侯之盛德善政公所素知僕等固不敢贅願嘉惠一言以垂悠久以侯夫觀人風者採焉庶乎知侯之政有實德於民也如此知吾郡之俗易感化而不忘也又如此使上之人聞侯之蹟嘉侯之心舉而置之要路是侯之德非惟吾民實受其賜將舉天下咸嘉賴之也抑又如此豈不博哉余不獲辭敢昧己之所見聞與衆之所見聞者皆侯之實蹟而隱之乎故叙次如右以示古藤民無忘侯之盛德衆曰唯請以為記時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月吉日徵事郎前柳州路總管府推官八十翁羅伯龍記

浮金亭記

余觀古藤形勝在東山一景繡江南來而經其下鐔水湊流而歸其東春水既盈秋波未消自州之東南望之山勢宛然如浮於玻璃中蒼烟喬木斜陽古渡空實相映過目五色者皆是也舊有浮金堂在今李衛公祠山之前宋紹聖間東坡先生遷海南艤舟登眺舉酒賦詩其曰愛此小天竺時來中聖人又曰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蓋言其江山形勢侶天竺雲山江月如錢塘使人胸次磊落情景相忘殊不知瘴鄉之為瘴鄉也吁蘇子遠矣此堂廢矣山水寂寞草木埋欝亦已久矣泰定戊辰春龍岡狄山孟公主簿鐔邑越明年秋稔人和政事多暇頗放情於山水之間樂於詩酒之外因與僚浮江而東及暮渡鐔而西秋水潦盡月影在渡江風徐來水月相盪狄山顧曰此非浮金之真體歟於是揖擢於江之濱攜胡床而賦詩有寒光射潛虬細細波浮金之句僚亦有曰月光波影自溶液江風細細金鱗浮時正中秋之夕也得非廢興有時邂逅今夕所以狄山遂有意於此矣明日追索遺址以其山路崎曲不便騐人過客之所登覽焉狄山性廉介好山水綽有古人之風每一泉一石必徘徊顧玩而後去及至東山之下繡江之上得一亭之地與光華亭對倚碧山俯長江竹樹交映日月浮動此舊址尤佳誠焉此州之勝遂相率居城士夫構亭於其上亦扁之曰浮金雲烟沙鳥風帆浪舶變化往來氣象千

萬使人登斯亭俯仰慷慨而忘寵辱憂畏之心果謂瘴鄉而已哉當與金山浮金堂錢塘小天竺同一勝槩天曆己巳冬十一月十有二日藤州鐔津縣學教諭曹堯忠撰

重修廣法寺記

王化隆政教之具作新斯民釋家嚴經律之宗開悟空苦道雖有精粗內外之二然其化惡嚮善其致一也夫庠序典禮法制禁令建諸天地考諸三王猶水火布菽於生民不可一日無者王制五服要荒惟鄙道梗文畏久矣厥民擴戾攻刼暴鬪發作無時綏之以人文則頑加之以刀鋸則拂猶知所以奉浮圖事神者豈非虛靈不昧耶在昔為治莫不循其性之偏俗之異爲羈縻之具皇元建國置吏奉貢藤屬桂管土地人民賦入咸遵中國禮法居官者謹制度守職者循章程至正乙酉秋余以省檄遣海北督兵食過藤父老李仲福等進而請曰吾邑大夫皇甫珍遺愛惠人已知民之休戚得撫摩鞠育之體下車之初理風俗鋤姦梗新郵傳完城雉學泮有師子衿在席醫師有藥民鮮瘍疾社有壇壝思神歆祀郡有兵革盜賊屏息賦役有條姦游不作訟獄有稽冤濫斯明凡歲時百祀之廟皆完而新之而又崇廣佛宇作大像為國祝釐以敎化吾儕鄙人沐德尤厚敢不賫諸文筆勒之金石以耀其德而彰其蹟歟余嘉其固請且矜其尚義使人聞而視之咸如所言嗚

呼瘴癘之鄉。獷猓之境。而能卓爾不拔。爲治不苟。制作設施。動引規矩。操政教之樞要。協民於大中。卒使政平教理。獲上信下。抑以難夫世之君子。僭爵析圭。食焉而怠其事者。將無愧乎。至若啓上來無象之門。介空藏有爲之法。雲構藻飾。又俟夫後之君子。且摭諸事以獻之觀風者焉。時至正五年歲在乙酉。八月壬子朔。朝列大夫平樂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進士完迮溥化撰。

通守張侯政蹟記

古人有云。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張侯之爲藤是已。于時東南弗靖。道路滑灰。爲王官者曠歲弗至。以致紀綱法度。棄如弁髦。悍鷙之徒。得以肆其貪。攫竊之狀。無以載其暴。民之靡依。猶赤子之失乳哺。甚可憫也。鄂省大臣若有知焉。冏署侯州司馬。俾撫摩其弊。侯將更戍。其父老廖惠彭英等摭侯之善政凡十有七事。來赴帥閫。摛列之以借寇爲請。使衆其州人之謡若干首爲一大卷。介前攝州文學歐陽琳謁予文。將刻之石。以詔來者。庶幾蕭規曹隨。有永而弗墜也。辭不獲。遂稽諸謡而爲之言曰。藤維州也。居八桂上游。山水明秀。風俗淳厚。四境之內。雞犬相聞。昔之來游。如蘇公子瞻。秦公少游。皆稱道而歌頌之矣。況夫五羊擊蠻淳商汎使舟楫相望。歲無虛日。可不謂之要衝矣乎。不意三數年間。前政既往。後政弗嗣。雖有一員半職。昧於治體。倒行逆施。百度俱廢。試舉而歷言之。急先務者亦未必若是之迫也。有若城池之圮塞。甲兵之苦窳。獞獠之負固。田里之失業。使客之徵求。傳驛之空乏。賦役之不均。結攬之靡禁。吏卒之横斂。鄉閭之豪奪。賓舍之傾覆。學廨之陷沒。此蓋大較。餘雖更僕。且不可悉。如之何而能盡言之哉。侯至之日。見而嘆曰。百工爲役。受直怠事。猶犯不韙。居民上者。祿足以代耕。而不知他日報政之効可乎。於是抉去牙角。破除崖岸。日與二三耆耋講求其故。首縮浮費。用裕民力。曾不數月。則令行禁止。興弊起廢。睥睨言言。樓櫓巘巘。野無佩刀之風。水有濟川之具。失業者復。負固者歸。使客享寢食之安。官屬獲視息之便。奸貪不行於猾吏。措免不及於貧民。與夫折海寇之衝。禦邉獠之侮。睽哭恤患。禱求祭祀。動合禮節。民無怨嗟。驩虞如也。侯曰。夫之爲子弟者。尤不可不知學。乃奠孝學籍。覆其廟而歸其侵。歲入用增。廩餼充足。餘則易布市材。命工一新內外。視昔有加。由是弦誦之聲晝夜不絶。噫。侯可謂知所先務者矣。使四方之人。津其涯而涉其境。必以手加額而嘆曰。詎圖其實。復見今日。而君父杜母。吾恐不能久淹也。或有謂余曰。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奈何。余曰。不然。特此以論夫人立身之大節則可。若以論政。復有加於此哉。夫子嘗曰。我戰必克。祭則受福。蓋聖

人之道。動必以誠。誠即信也。信猶可及於豚魚。況人乎哉。今觀張侯之爲政。不出乎誠信之間。民故樂從而不怨。良有以夫。余故不揆其蕪陋而勉爲之書者。不欲掩人之善而著其善也。先是全州石侯與梧容鄣郡之官。皆剡薦之。或願舉以自代。理亦宜然。侯名那海。字伯堅。山東人。由湖廣行省宣使。今居是職云。詩曰。有藤之封。于桂之東。山爲城墉。水爲池濠。方時之雍。有古之風。民和物融。如春匪冬。今非昔同。民困其中。罹以瘝恫。視天夢夢。天誠匪朦。賢侯寔遣。後誘其衆。爲貫爲襲。斂鍔藏鋒。匪飾厥容。吏胥民從。情無不通。清明在躬。暴虐絶蹤。征不停驂。居不驚鴻。亦有檬艟。吏無遂叅。農商百工。各業其宗。桑麻重重。黍麥芃芃。不厭不慵。賦役是供。新我頖宮。公館亦崇。學廩常充。犴獄屢空。欽歎無隆。頌聲渢渢。民謡雖公。石尤可攻。紀侯最功。以詔無窮。願侯奮庸。如夔如龍。致君義農。時和歲豐。至正十七年。蒼龍丁酉。嘉平良日。將仕郎前富州路遂溪縣主簿張志道撰。

追遠堂記

洪武六年春。金丈仲謫藤郡。越十有二月壬子。乃構家廟于公第之東室。廡門垣祖備。既落成。以庚申奉高曾祖禰于廟。又追祀始祖于夾室。設籩簋薦時食。仍以祖廟追遠之名扁之。示祭盡其誠也。蓋追遠者。人之所易忽。而能追之。則已之德厚。而下民亦歸於厚。此聖賢之格言。古今之通義也。金氏爲嚴陵望族。其祖太常公諡作肅者。實爲趙宋重臣。忠純主朝。義方垂世。迄今二百餘載矣。高祖參軍贊父府教士夫。皆以道學業其家。敦信義。尚名節。明哲保身。克享耆壽。位不滿德。澤流後人。文仲少穎悟。有志善孝。敬事親。勤敏力學。年未壯。擢巍科。佐天官。謫戍藤郡。古藤僻在炎荒。民猺雜揉。寔頑獷扢。號稱難治。雖俊秀間出。而父兄莫訓。則熏染失業。爲蠢。其俗好神鬼。每事惟神鬼是聽。不知祭嘗祠禴爲何事。故家富子分。家貧子贅。甚者德色誶語之俗。比比皆是。且遑暇追遠乎。興言及此。可謂太息。文仲涖政初。即扶弱抑強。寬猛齊濟。飾黌宮。嚴廟貌。以安神祇。以敦風化。公務雖劇。必遂庠序以講孝義。資橐雖虛。必捐廩俸以周貧乏。親老異居者。責以就養。爲後他姓者。勉其歸宗。作孝子柯木忠臣基。遵行鄉飲酒禮。賓主供命。不失其倫。錫胙宴樂。耆艾觀感。用夏變夷之道。殆庶幾乎。予嘗感今思古。自天子以至官師。降殺莫不有廟。故事亡如事存。齋明盛服。烝萬使偷。若將見之。世衰禮壞。由貧而富者不歸其積。由賤而貴者壯言其先。貧視含寶而新。視立木者蓋總總也。安能有追遠之念。而使民德之歸厚乎。嘻。世有隆污。而孝無貴賤。況有夷夏。而祖無異同。天理之在人心者未嘗泯。而受父母之遺體者未嘗殊也。特以教化不明。

無以作興之耳故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居家理則治可移於官繼是治斯郡而登斯堂者志孝之心得不油然而生乎吾以是知追遠之作非一家之孝也擴而充之推而徧之則天下之孝興不外是其化民成俗之意豈小補哉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歟吾故喜而為之書明年甲寅春三月吉日中順大夫吏部侍郎知南安府事宋麒撰　學正李盛曰或問追遠之作祀高曾祖禰足矣又追祀始祖禮歟曰禮之在祭法以冬至祭始祖不有主也則當祭之時何歸況易世之後新主祔而四世祧祧主必遷於始祖之廟不有始祖則祧主何所附乎由是推之則追祀始祖固宜或者謝而退

古藤八景詩序

郡必有志志必有文其來尚矣蒼梧之南州曰藤其志久曠富春金氏玉相貳守是邦不鄙夷其民而欲丕變其俗慨前聞久墜乃俾學官明教典暇日詢諸父老博採遺編不期月而成錄且謂弗以山川景物之奇無以感發士氣於是歷覽遍觀而有得焉序為八景曰東山夜月石壁秋風赤峽晴嵐劍津春漲鳴灘霜瀨龍巷露臺登峽聳翠谷山列障名公鉅卿賦詠詳至且以示予予謂月之風之山川草木之是數者何地無之要在人所會何如耳今之藤之風月山川久湮鬱而一旦表章之是亦物之一遇歟噫武守之用心亦勤矣因其物以及其人乎俾鄉之士子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若是而表章之品題之庶斯景之不泯予深有望焉遂為之序洪武甲寅重午良日松臺林孔嘉書　八景之作始自瀟湘南軒先生刻之亦有湟川八景吾家嚴陵八景實得名于仲淹范公蓋山川清勝溢風月而伏心目者何往非景矣必瀟湘哉古藤雖在荒服山水奇絕安可以瘴地例論有若東山瞰江而月旁午石壁掛松而風生濤雨餘劍津客帆高日出赤峽林霏薄亂石戰鳴灘之浪方臺枕龍巷之淵登峽柱深鐏如螺髻谷山列秀隱若屏翰凡是數者雖非瀟湘之偉觀亦足為嶠南之清絕矣山川之勝固不待人而名佳景亦不能自名之因錄其佳致以為古藤八景騷壇老帥毋惜珠玉以成斯美云釣臺令文仲書

容縣

容州志

十洞後序

予始至南容有長者揖曰君勾漏北中有洞天皆神仙所宅乎笑曰仙而宅此豈有上界有道稱來耶從念稚川為晉元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固辭不就乃為勾漏令常以貲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其有丹耳遂從之蓋胷中如稚川所在焉豈以瘴癘魑魅為疫乎客曰晉書葛洪至廣州為刺史鄧嶽所留優游羅浮尸解而去九轉丹砂自成而勾漏羅浮之予曰夫仙者乘白雲至帝鄉御飛龍遊海外彼朝洛陽

而暮交趾亦一偃息耳今江浙間餘杭閤皂處處有葛仙遺跡客曰勾漏自葛君後何寥寥也予曰夫仙者人自求知之彼非欲求知於人也凡骨塵勞凡何容易天下名山洞府非聖真所住則靈山所遊如龍知鬼人尚不能知見況仙聖乎郡中耆老傳聞唐末有陸君文宰勾漏每晨起策馬至名洞前獄訟簿書以次遣發則長笑高卧抵暮乃歸秩滿仙去不知所往紹聖間有長沙人郡虎守彥脩忽自上庠歸葬妻子亟至都嶠勾漏洞遊凡數年後放人於祝融峯下見之顏益童少邀客而飲醉矣所在郡君父老猶記其面目而陸已失其名字爵異矣附而書之異時職方館圖者舊續傳亦為庶幾有攷焉紹興癸酉十月朔長樂林芝史序

鬱林州

鬱林志

鼎建廟學記

學有廟者何王祀孔子也祀孔子者何尊聖道重民教也聖朝學校布天下而裔服荒域建學設師爰化善俗尤所宜先務嶺南土荒避地聯延海北大理交趾雲南夷江犬牙相錯谿洞深窈叵測憑險負固往往鴟義奸宄悍然梗化蔚林介嶺海北曠而夷弄兵潢池恒弗戢上下詩張無所於措州有孔子廟在城南右憑津春夏淫雨水潦交注椒匯溢瀰漫殿堂門廡悉淪沮洳蠹嚙摧朽不可支柱矣至元三年夏五月真定張侯按攤不花知是州仰瞻俯墻陵夷草莽荒墜彫弊無絃誦聲則喟然太息曰噫吾聞風俗興化移易為治有美化斯無弊民圓顱方趾戴天履地彼豈獨無人心哉明仁義悖禮教則學校所繫予何敢不力相舊址畢埶延營治之丙爍則奐閭當宁正南面以四賢十哲配而繪祀焉兩廡講有堂舍有齋師生有膳庖庫有次春秋釋奠晨夕肄業學舊有田以頃計二十有八既經上行私匿蔽而攘其租入歲徵夫之上下並緣為利則相仍苟且弗為意侯立法覈實悉復舊貫錄是新群瓜之耳目宣禮遜之風化庶如為政先後矣嗟夫邊徼捨擾日夕困金湯峙芻茭礪弓矢鍛戈矛以為事若侯斯舉不幾論俎豆於門陳持章甫以適越者雖然萬古一理萬人一心明倫設教本於孝弟昔有分搖歸養而弦暴戚然通矣故有苗小醜弗化徂征之師未格兩階之舞後世文翁常衮變移閩蜀豈非藹然詩書禮義之粹哉學校教化相為終始教化風俗相為汙隆傳曰有教無類侯之政能以興學校教民為務其可尚也夫達魯花赤扎蠻丁州判張子忠吏目聚益皆翕然以侯之心為心學正吳勝孫實相厥事余嘗分憲至是矣故因其徵言為述本末俾刻諸石使之守是邦者庶有感於斯文時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十二月日奉議大夫蔚林州知州兼勸農事張按攤不花等立石太中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副

使伯篤魯丁撰記。奉議大夫嶺南廣西道肅政廉訪司副使也兒吉尼公德政碑鄒魯撰。聖天子在位之十有五年。大臣之總百揆者陰懷專爕。政用弗疑。中外側目無敢言者。于時唐兀氏也兒吉尼公由西南臺入拜監察御史。抗疏極言糾其不可以相者五事。章再上。以公僉浙西憲。既拜命。復上論劾不已。天子感悟。罷相臣爲太保。公曰。是不可以相而可以師乎。吾爲諫官。言不用則當去。迺固辭。三臺各道以公言繫天下安危。不可以不繼之。皆馳奏之。於是太保歸田里。天下之人皆知公爲忠直之士。未幾丁父憂。公曰。免喪國制也。然吾以荐歷清要。不可以違聖天子爲治之道。居喪克盡其禮。上益知公賢。奪其情。起判中政院。方是時上勵精圖治。一視同仁。無有遠邇。皆擬近臣以撫鎮之。尤以嶺海遼邈。反側靡常。非拔之以廉明風厲之臣。有司鮮克率職。民將不堪。乃命公爲廣西憲副。至正十一年也。時都梁寇數千剽靈川。距桂林數十里。公督都元帥阿魯輝統之。孫思敬二萬戶合官軍獞義擒戮之。明年紅巾賊起河南。正月渡蘄黃。陷郢省。二月陷岳與澧。衆號數百萬。鼓行而南。公集諸將群有司諭之曰。今劇賊起閭左。衡行數千萬里。以天下久安。戰守不備故也。使其長驅深入。薄我疆場。而復禦之。勞師費財。震驚我民。非計之善也。不如要之衡

湘以挫之。使其志不得逞。公乃親勵將士。命左江安撫貫祖顯發精銳三千人爲前鋒。都元帥五萬戶兵八萬繼之。三月。祖顯至衡。遇賊擽木市大戰。敗之。賊屯衡山。元帥兵追擊之。戰衡山。又戰下攝。大破之。斬首數十萬級。戮豪民之爲向導者四家。潭衡悉平。於是北際湖湘。南極海裔。其民安於耕桑。樂於事育。與承平時無異。既而道州逆賊周伯顏掠湖南。帥據其城。復陷全州。公曰。吾以千五百里保衡。獨不能以數百里庇齒之全乎。即與帥臣議。命萬戶孫思敬等救之。遂復全州。臨桂東鄉民張朝佐聚群惡爲紅巾內應。公命靜江路同知卜顏帖木兒擣其巢穴。殲其渠八人。脅從以禍福而安輯之。大猺民蘇德智合徭寇謀犯城邑。公命帥府經歷普顏帖木兒督萬戶兵捕戮之。道州賊侯舍等攻陷賀州。萬戶乙先往捕侯舍。望風奔潰。翦其黨無遺類。由是廣西之境暨隣郡數千百州民不從亂。猺獠格心焉。廣西土瘠人稀。重以分閫之需。公上之稅才六千二百餘石。歲仰給軍儲于湖南以數萬計。自紅巾賊陷湘。饋輸不至。會歲大饑。民有食殍死之肉者。公愀然嘆曰。吾以詳問疾苦。忍視其民之死而弗卹耶。迺悉捐祿秩之儲五千緡。市粟以賑之。官師胥吏若士與庶爭先倣慕。得粟萬數千石。使民免於溝壑。湖湘官民避難而來歸者以千數。公不使我之問而振給之。流亡者若赴其家。然廣西供億餽餉數倍他鎮。朝廷歲須官本錢叁拾萬錠。自寇阻路絕。三歲不至。民用日艱。公嚴滋滯之令。通越境之貨。而兵食足焉。臨桂民秦君旺謀殺秦禮五。裂其屍。分瘞塘潭中。而匿其仇。執秦孟華秦伯慶詐于縣。誣伏就獄者五人。有司上之。公察伯慶柔懦。宜不與寇謀。詳讞之。果得秦君旺始謀之情。而獲別匿之首伏辜者六人。伯慶孟華得無罪。千樂民掠周蔣錢陸伯綺。并誣與猺通。東鄉民秦連先誣其狂以刦其家財。獄皆已具。公據得實。隨正其罪。黜民誣其官長。公一聽其訟。即得其情。乃反坐之。將士之貪悍謀不軌者。悉置諸法。不少貸。至若斯三皇孔子廟。作通濟橋。葺興安堰。禱雨祈晴。而晴救菑恤澇。感出公帑。謹城守。革冗濫。斥獞猺。止末作。政跡之著也。有穹碑。民有歌咏。不可一二數也。於戲。威足以靖亂。仁足以惠民。明足以別枉直。由其有忠盡之誠。廉潔之操。剛方正大之氣。故宜見諸行事之懿如此。況同寅協恭。君都元帥篤列威。實公之忠恭盡獻。暨有經歷佐公之賢。宜其政無不舉。而澤無不被。是何逮人之多幸也。西甌士民感德懷惠。俾魯爲文以紀實跡。刻石通逵。以示不忘。惟公在中臺時。魯以檢討經筵。親覩公直言極諫之忠。中朝之人皆曰。紀綱之振。未有今日也。至在按治下。復覩公德政之美。桂

林之人又皆曰。憲司以來未有今日也。中臺之事固已載諸史。席昭揭無窮。惟今日之懋德善政不可以不紀。魯不敏。然嘗以文辭忝乙覽。其所逮或足取信於來者。敢叙其槩而係之以頌。公字尚文。階大夫云。頌曰。於惟世皇。立極建邦。既定典常。孰干紀綱。耳目之司。爲臺栢府。孰我天憲。明我王度。我皇繼聖。克寬克仁。相臣否德。我用弗循。于時諍臣。惟唐兀氏。白簡有嚴。豸冠斯殖。批鱗抗諫。繫國安危。天威有容。仕已散辭。帝心同仁。無間夷夏。我公南來。繡衣驄馬。廉明綱正。仁裕公忠。秋霜烈日。甘雨和風。既遏大兇。亦翦群惡。威信攸加。孰敢不若。北被湘波。南臻海陸。其民雍熙。罔識亂離。彼民其饑。我粟以積。彼民流離。我土于息。稽古敦先。尊德尚賢。禮樂有容。講肆有筵。久旱以霖。積陰以霽。天監其忱。民服其惠。如金如湯。我隍我池。如熊如羆。我旅我師。卹刑慎獄。衆且錯狂。禁止令行。必罰信賞。業德霜臺。孰如公優。爾政桂憲。孰爲公儔。我公之功。我公之德。士民永懷。視此貞石。

詩集

梧州府蒼梧志題蒼梧郡　陳恭公　莫詡南方景物殊。爲君聊且話蒼梧。地傾二面城池壯。江逆三流氣色麄。山蓄火光因政出。石藏牛影爲仙

呼官傳聽自唐丞相氏須思從漢大夫龍母廟靈神思集鰐魚池近介鱗趨朝臺望斷悲岐路氷井窺頻奐髮膏鱠美不堪全用鯉果珍何忍命烏奴雲歸上國名終遠郡帶諸藩勢未孤銅鼓聲浮翻霹靂撓鄉林静露真珠井數花搖迷來樸按壓鷩哥盡鷓鴣三足吉祥文尚載獨峯為桑事尤無封疆自覺隨時廣飲食從分過嶺殊行伍戰威遵下武兒童知樂學從儒風輕別消米漁唱入塞門坊戀酒壚服尚蘇華幾兩蜀市相交易類全吳營布貿帥偏裁鄉蔚慕良規各制薰春貸門闕多列戟雪從絃管舞双珠只因談笑平風俗偕用詩謌和移檽萬里無媒休從處數年從宦弄斯須却憂別後牽吟想欲寫幽奇入畫圖

寄藤州弟子細　蘇軾

九嶷聯翩屬衡湘蒼梧獨在天一方孤城吹角烟樹裏落月未落江茫茫幽人撫枕坐歎息我行忽至舜所藏江邊父老能說子白鬚紅頰如君長莫嫌瓊雷隔南海聖恩尚許遥相望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天期以我爲箕子要使此意留要荒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

和韻

先生有文欲弔湘飄然去國來南方玉堂金馬在何處久知此地壓渺茫平生四海子由耳少年使許同行戴異鄉同氣各有適併合不似秋江長明朝解手自南北風晨月夕猶相望古人兄弟有如此令人兄弟何

獨亡蒼梧自是古名郡頼有青紫鋤天荒作詩重說二公事欲使孝友留蠻鄉

過蒼梧　陶商翁

近海江聲急孤舟下杳冥峽泉飛暴雨灘石走群星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嶷青

氷井　蕭碧

氷井蜀無氷焉與火山對真宰福梧人命名適相配夫炎火之性所至能爲害氷焉壓其氣轉否還高泰祥光每發時州人同福蔭乃至井君水其義放有在我來酌氷井其美同沆瀣初疑蓬島脉又推林源派井實倘依然古基盡亡昧半爲土烟沒半爲石鉄壞于時初下車未暇整頹潰州城百舍敝緯栩宣容急舊者爲之新露者爲之蓋早污易以高狹小易以大於公無所侵於私無所貸一餓與規畫寵翹及三載始來想井基指示經數筆引繩取其直立標正其界開鑿三尺餘適與古基會兩偏甃堅完界不差井作三隅髣髴見磚師且徐綴北井信有神州人亦嗟作井前爲開池引水成清淪所防三伏天飲者成群隊井名未磨滅自我發沉晦所慮規摸隘塹崖基坎穴伐木除荒穢荣然自天成可爲州勝槩碧瑭寺之腹青山寺之背環草既控引泉水亦襟帶三寶雖莊嚴七寶舊豪邁對面勝神霄出門迷閬闠登臨益增價顧影無凡態往往市人來如在瓊臺內往往士人來如出塵寰外我常引客至五馬隨双旆暫脫

簿領中忽然無障礙怡神八極遠灌體清風快臨池似山澗酩酊常所戒屢作謝公遊散望蒼生待雖無異政績薄有循良最寄語北氷泉爲我留遺愛

火山之火載於圖經有三說越中人户知之而耆老云不見者餘五十年矣紹興辛巳仲冬三日甲辰山初若流星已而如日乍見乍隱久之乃散爲數道流轉山頂郡人譁曰聖火歸美於予予無德而當之因作詩以識其事

寶劍靈珠地所藏山間何事發光芒郡人但識爲吾美爭解天朝火德昌

火山無火岬猶在結乙翻爲妄乙言自北神光俱不見向來徒說道州元

千詩百賦關懷奇想道前賢跡可齊顧我非才何以稱願回嘉瑞福群黎

梧州嘉魚亭　傅汝礪

舟揖回沙驛旌旗駐郡亭江通五筦白天落九嶷青北日瞻雲氣誰家見客星軍須晝夜急寵掠幾時平

偶題嘉魚亭　余觀

拜節瀟湘渚迴眺蒼梧城積雨滌煩襟高寬風露清雙溪匯余駛九疑贊相迎帝子去不返白雲朝暮横游倦脫塵鞅滄浪歌濯纓良友遠作伴矣方聞攻賛余欲暫息偃王事有嚴程況乃風塵際戰伐未休兵忝使候明發沿月泛宵征言歸詣金門仰頌泰階平

懐友兄兼善伯庚二侍郎　元光祖

王事驅馳鬢已絲又分節鉞鎮南夷天涯倦客行益遠海上故人來尚遲千里暮雲歸鴈盡兩川春

水浴鷗嬉江亭酌酒吾誰共幾度憑欄望使麾

和韻　牛繼志

五緣常拈楮衰綠却貲章甫出南夷身羅海瘴嗟行遠夢想衢雲恨到遲梧桐霜嚴丹鳳老松巒月静白猿嬉茫茫前路荒蕪甚銅柱何人秉將麾

報恩寺避暑偶題　慕禹字仲倫

禪關寂蕭爽地枕大雲麓高樹夾路生森陰覆苔綠當炎不知暑過雨知瀑響風幡勿搖觸白雲滿廊廡尋幽復誰契但見樵與牧我厭塵囂居禮須苦拘束時來愁鞅馬解帶滌煩促老僧誰問訊是慰彼幽獨須臾二三友續獻茶與酥當圖一捐懸共爾狎巖讀

和韻　陳汝揖字濟民

蒼梧有名刹僻在山之麓偶然乘雙屐踏破蘚痕綠溪漲合漢汙林飈散晴瀑老禪雲滿梢背借半間屋平生危行心養晦早自牧昨朝謝浮名不受塵鞅束洗俗世益降流光日以促昆明飛劫火此宇巋存獨賡歌發感慨大笑呼醽醁寄語庵中人殘經對月讀

國朝

題嘉魚亭　孫應治字舜元

雲江會東渚山谷相盤紆地勢頗夷坦云是仙者都陰陽猎變化烟雨倏模糊蒼華入城郭山川特有無迢遞玉京客皎皎歌白駒芳亭挹蕭爽興逸神與俱故人守茲郡慰我亦勤劬載酒重延佇丈輿出嘉魚雖云遠行役旅懐爲之舒酒酣日將晏白月流琴書攜手蒼梧翁笑傲道遙墟

寄梧州府孫舜元太守率良心經歷

趙宗德字伯高　到官半月若爲情。月日驅馳有送迎。萬里山河歸一統。兩江烟浪抱孤城。山徭斤斧爲明本。海國魚塩是治生。白髮老翁無寸犢。諸君努力致昇平。　古詩八韻奉贈德新知府并呈明德通守時中判府良心長司善卿知事。　葉見泰字夷中　朝發端溪縣。夕憩蒼梧城。蒼梧有賢牧。寮寀俱時英。宴我南薰樓。宿我嘉魚亭。詠看既重列。美醖仍細傾。異夜繼秉燭。優至陳楚聲。酒闌吐肝膽。驩馬若平生。邇勉服王事。行邁有期程。贈言無誇辭。因之寄深情。　題梧州府門驛　楊嗣賢字師績　晚泊蒼梧秋水濱。邊愁特後一長吟。鱸魚未遂張翰興。薏苡多彰馬援心。身外虛名何足問。眼前薄俗易相侵。男兒幾點孤忠淚。坐對青燈到夜深。

登嘉魚亭　嘉魚亭下水茫茫。倦客憑闌望八荒。江湛玉壺秋色淨。山開圖畫晚烟蒼。且將濁酒酹佳興。莫聽悲笳送夕陽。最愛尊鱸風味美。白雲飛處是吾鄉。

中秋對月　蒼梧之野雨初晴。喜過良宵月滿城。秋景正當今夜半。蟾光不減去年明。茫茫天地飄零客。漢漢雲山感慨情。危酒欲吞心已醉。故鄉何日遂歸畊。

次趙伯高太守見寄韻。　遠聞琴鶴之官日。童穉紛紛竹馬迎。千里桑麻新雨露。萬家雞犬舊江城。知君報國丹心壯。愧我思親白髮生。擬欲築居謀小隱。行藏何必問君乎。

登嘉魚亭偶成　應遜字孟謙　獨倚朱欄望眼迷。美人斐斐隔天涯。雲連勾漏神仙洞。雨暗瀟湘帝子祠。山色暖勻青翡翠。江光冷浸碧琉璃。徘徊未盡登臨興。忽報沙頭驛使麾。

出郊　駐目蒼梧野。雲烟半杳冥。荒林虞帝廟。斜日呂仙亭。城挽三江險。山連百粵青。長歌舒逸興。激烈振林坰。

王佐彥舉歌贈良心慕長先生一章　行行歲云暮。孤鴻叫其群。玄陰積雨不成雪。回風吹作蒼梧雲。梧江水落出寒石。我泛扁舟感行役。十年雙脚走飄飄。擧頭却羨歸飛翼。闕呼新豐酒。懶聽齊門竽。頗奇曾連子。能射聊城書。古人悠悠不可見。今人往往輕貧賤。愁來試拂焦桐琴。陽春調古無知音。側身天地一長嘯。慷慨空懷千古心。卓侯藏垣仙來領梧州幕。相逢握手即相知意氣崢嶸重山嶽。我向江皐將解舟。君情眷眷還相留。金罇換酒不論直。爲我滿引澆窮愁。珠梅橫窗竹爲屋。左圖右史驅塵俗。客至圍棋敲玉枰。夜長對話燒銀燭。銀燭生花漏轉遲。呼兒煑茗更論詩。平生似此有真樂。坦率不愛虛名羈。卓侯卓侯懷抱好。獨恨論心苦不早。書劍無成笑我迂。交游有道如君少。仰愁高義無由畣。行色匆匆擬明發。歸來髮擢定相過。煩君載下西窻榻。

奉使安南道出蒼梧留別慕長良心卓君濟民貢外陳君玄略高士張君用有秀才李君彥擧王君仲昇趙君泰　天台葉見泰　天台山人好清絕。半夜牽衣躡霜月。蒼梧拜節遇諸君。式式胷襟灑蘭雪。人生會合非偶然。酒酣吐論銀河懸。卓公倜儻已白髮。趙子峭潔當青年。仲宣登樓望鄉處。江上尊鱸季鷹去。坐間誰似陳孟公。協律吳叢有佳句。明朝短棹藤溪湄。滄波烟樹秋離離。楚天一雁入雲去。請君寄我長相思。

遊呂仙朗吟亭　清河張智　鶴馭飄飄不見回。幽亭誰爲理遺基。江流窈窕過三島。山勢聯翩接九疑。襟度可憐孤賞處。風光不似朗吟時。浮雲流水佳人遠。倚遍闌干有所思。

火山　建安葉原賀字孟原　南粵炎荒地。山川儲英晶。夜後發輝光。洞達蒼梧城。焜煌天灯見。熠熠玉燭明。明時頌皇恩。膏澤沾群生。造化鍾奇特。神妙難言名。不比鬼燐螢。米勝古劍精。春風持使節。嶺嶠從遠征。初聞心頗怍。厥後詢與情。況復紀載傳。庭燎莫與京。願言勿勦滅。輝采沖太清。

水泉　驅車出東門。拜節訪水井。寺古牀宇傾。碑斷苔蘚屏。源泉地中生。瑩淨可鑒影。命僧旋汲之。入口勝霜冷。試烹白雲茶。挠面雪花耿。世傳制火山。一郡賴其靖。靖凉滌煩囂。潤澤芳瓶綆。可以濯我纓。悠然脫塵境。

次游朗吟亭韻　閑扣仙關翠滿衣。那耶一步悟玄微。朝游衡岳乘龍去。暮厭蓬瀛跨鶴歸。琪草瑤花方外靜。白雲蒼狗望中非。洞庭湖上曾停棹。不及登樓風韻違。

雨中登嘉魚亭　藍智字性之建安人　高閣流鶯外。荒城駐馬前。江寒三月雨。春老百蠻天。折柳悲橫笛。飛花近釣船。乾坤揔羈旅。把酒意茫然。　城空花浸檻。樓迥雨瀟條。毒草春生瘴。蠻江晚上潮。魚肥堪把釣。鳳去不聞韶。萬里更持節。恩波賴聖朝。

題朗吟亭　洞庭萬里連滄海。石室千年隱翠微。華表月明笙鶴下。蒼梧雲濕劍龍歸。城南老樹名空在。枕上黃粱夢已非。仙客遠尋勾漏洞。丹砂未就與心違。

次藍僉憲登嘉魚亭韻　易謙字自牧　茅屋楓林下。江亭沙鳥前。四山青入座。兩水碧搖天。喜有題詩客。憐無載酒船。登臨春事老。羈思倍凄然。

登嘉魚亭　劉擢字可與　嘉魚亭上徘徊處。看盡題名記昔來。燕子經年江上見。桃華一夜雨中開。龜壘泓湧寰江合。閑檻參差夾嶂迴。總有好懷吟不得。呂仙何處使人猜。

游朗吟亭　雨歇當初夏。林衢對巨淵。道同忘爾汝。碧闕倣神仙。嵐氣侵衣潤。天光落酒圓。朗吟殊未已。登覽倍欣然。　今朝游樂處。似入武陵源。樹密夏將至。鳥鳴春不繁。雨來雙井合。雲去小龍屯。爲報東山客。開尊望故園。　人生能幾何。行樂苦無多。亭敞鳥鳴樹。池清月入波。酒杯傳素手。庭帶挂青蘿。總是同心者。斯文氣味和。　放生池外朗亭問。都道紺陽住此山。玉佩不來歸海角。青蛇何處落人間。或聞東老題詩去。未擬西鄰

賣藥逕政爾寺真寺未得蒼梧雲氣濕斕斑（輿地紀勝）松陰如幄水如羅秋盡山青白鳥過獨坐一庵心正寂數聲何處竹枝歌（白鶴觀在州西戍通木鄉吹守蒼梧走水閒題詩）瘴江山上重相見醉裏同看荳蔻花（唐李涉送梧州劉中丞）楚江亭上秋風起看發蒼梧太守船千里同行從此別相逢又隔幾多年（張籍送上梧州）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清（沈佺期詩）隨風身不定今夜到蒼梧客淚有時有猿聲無處無瀰添瘴海闊煙拂太山孤卻憶零陵住吟詩半玉壺（周朴次梧州卻寄永州守見文苑英華）南國無霜霰連年見物華青林暗換葉紅蕊續開花（宋之問經梧州見文苑英華）

欝欝蒼梧海上山蓬萊方丈有無間（東坡自注欝洲山自蒼梧浮來）水有瀟湘色猿同巴蜀聽令人思舜德一望九疑青（陶商翁梧州蒼梧郡詩）南極蒼梧郡江山號勝遊海天晴動水峽月夜隨舟（陶商翁送吳利見主簿之蒼梧）川流八桂末地勢九疑餘不憚勤酬唱江通丙穴魚（陶商翁寄梧守）峽口蒼梧縣城依南斗斜江渾潮海上地熱火山來草没嘉魚穴雲封斗永臺到處無獄訟荳蔻酒頻開（陶商翁送呂清典獄蒼梧詩）冰井有泓開漱玉火山無燄擾生煙（歐陽赤恭公遺治傳耆舊无結維文載所編同上寄贊北水井）為我留遺愛（蕭碧水井詩）吟拾江邊金華羽醉騎海

上玉麟腰清談試茗遊冰井至樂觀魚坐鑑橋（郡守蕭碧閒遊嘉魚出火山）我來那得一縣看（胡長卿過梧州火山各有詩嘉魚之美者張卿有詩云）惟君萬里分符去蒼梧之郊舜遊處九疑七澤皆相連黑海濡毫寫長句（郭祥正和梧守徐希道留詩）　四六　大舜隱真之地達人遊跡之鄉（唐太宗錫李靖曰碧桂之林蒼梧之野云云乃從靖西海大總管桂林志）方輿勝覽四六　榮分符竹來涖蒼梧地乃舜遊郡因漢置居百粵五嶺之中達九疑七澤之勝北接湖湘而爲吞畫之兆下通番禺而有悄恨之聚朝海火山曾入陶商翁之句青林紅蘂備陳宋之問之詩地望匪輕曾是陳恭公之舊部人材亦盛尚多吳太守之故家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四　六模

梧

古今詩集

藤縣古藤志坡仙　江月樓　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我心本如此月滿江不湍起舞者誰歟莫作三人看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牀頭有白酒盎若白露溥獨醉還獨醒夜氣清漫漫仍呼邵道士取琴月下彈相將乘一葉夜下蒼梧灘

馮文簡公京滿山集（馨聯圖飯引來書掉續貂之尾索絢韋去驚回顧兔之頭）狗賦　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寒吟氣老依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捧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客自易世路無緣著腳難　此文簡公滿山僧舍之所作也惜乎未覩全集幸得是數聯於鶴林玉露中觀其着筆詠意豪邁倜儻誠非他人所能道者宜其名冠三元爵隆一品為盛世之良臣燁燁光華照耀今古夫豈偶爾然此特餘事耳鶴林又載公文商人也年壯無子公母以白金遺其夫使買妾

妾既得而錢已償矣逆詢其所自來乃知妾父為綱運官鬻女陪欠折之數因不忍犯之歸其女而不責其直及抵家具以告其妻妻喜之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娠公將誕之夕里人皆夢鼓吹喧闐曰迎狀元然則公非特文章可人其父母俱賢種德深厚天其昌若宗者如此又豈偶然哉吾故書而識之以為為善者之勸公少游學湖湘僑寓滿山故世傳以為咸寧人云文仲書余觀華阜今元朝進士至正壬寅仲夏寓此作　孝子祠　覩思天地深孝念金石變傷然接音容永慰風樹傾

衛公廟　霜空夾州樹春齋陰山雪皓首猶指揮無類見優劣　光華亭

霞通海天曙月來東山白不是憑闌人誰能當秋色　流杯橋　曲水分山陰與梁勝漆滑一詠見高風騎馬安足恥　桂山泉　寒烟殘玉瓷老兔遺香酥化為銀河水一沃炎海枯　注玉泉　雲蒸崑山液月浸藍田英臨風漱沆瀣滿腹珠璣鳴　江月樓　仙翁看月三百秋江波日去月不流肯因炎塵侵空闊直與江月同清幽蒼梧雲氣蒼山雨玉簫三弄無今古九天雨露聲蛟龍闌干長憑清虛府　浮金亭　焰蛟夜戰玻璃宮明犀驚裂微錦紅水增吐絲纖綃倚天狗撲兒疑秋空倚闌仙人酒初醒過眼輕瀾風自定一規不動九霄寒誰悟浮華都是影　劉志行撫梅向

元鐔津縣志　贈鐔津劉明善敎諭　杖末藜光一再噓。青青子佩已隨車。鮮明新錦翻花樣。丞曲蒼藤㩁草書。五嶺雲深無過鴈。三江水會有嘉魚。篤言津上絃歌宰。故友風流不及初。　到藤州　驛使何曾寄嶺梅。古藤界外少徘徊。無名異果自成樹。文字殘碑半是苔。木杪山雞知旦夜。江心仙島久樓臺。灘神憑險存遺廟。笑我何因過此來。　離鐔津　公事無多早散衙。蜀中穿有寄來茶。龍光下照三江水。燕子重尋百姓家。晴昔覓衆曾傳酒。只今作飯類蒸砂。寄言道士去都客。好種劉郎去後花。　重過藤州軍中　一聲短髮雪鬅鬙。兩度携筇訪古藤。曉日心邊看洗馬。秋風臺下聽呼鷹。神仙自古勞官府。傀儡誰偕上戲棚。魚鴈不來鄉信遠。燈花夜夜覓無憑。　趙宗德惠州人字伯高　赤水峽　猿啼峽口不堪聞。鷗拌沙邊對夕曛。一水中流通沼海。兩山高並插青雲。空巖久絶神仙跡。喬木深藏虎豹群。我亦昧狂成放逐。倚蓬對月倍思君。　廣法寺　我到古藤方半月。尹與吵乳入松關。寶爐香裊風生殿。野樹鳩鳴雨滿山。往事已隨流水去。此心那共白雲閑。無端卉木生遲運。惱起禪心入定艱。　九月宴浮金亭　東山樹何青青。鐔津水何冷冷。茂樹可蔭。流水可聽。嵋山夫子能解事。却於水邊樹下構危亭。洪波浴日金錯落。庠雲不雨烟濛濛。風

塵頭洞去天遠。草木翁鬱知地靈。監州為愛黃華節。携我登臨邀衆客。假今有酒多似襄江水。豈能洗我胸中之抑塞。甘侯昆玉文武全。傾蓋交游五情熱。故人亦有許列官。清苦平心似鐵。文彩風流喻暮賓。曾陪驄馬清南粵。劉君元是薇省郎。治民有道多籌策。余薄懷才亦不群。芳名皆在斯文列。儒林冀魏兩茂學。通氣直與青雲接。孟嘉落帽是何年。按續西風感前哲。天荒地老事忙忙。白髮無情滿簪雪。醒時醉。醉時歌。撙前要使衰顏酡。不飲辜此清興。何人生聚會能有幾。江梅覩舊今無多。　重游浮金亭　危亭我到三登眺。攜酒尋花鬢似絲。日射沙明金錯落。風回波漾碧參差。酒闌手白誰同賦。老去嵋山未有詩。自笑長為疎散客。要知何日是歸期。　葉原賀字茂原建安人承議大夫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僉事　詠紫藤杖　托根嶺海間。穿巖近清泚。不知幾經年。翠葉胡蒲蔚。直幹傲冰霜。堅心等圭玼。苞解紫鈴新。花涵香露泥。色並鐵樹枝。其下多甘薺。采薺者伊誰。伐此孤芳體。攜歸挂柴門。柴門長夜啓。衆家作且驚。千里贈老米。老米忽見之。傾倒得奇趣。寘諸文房中。永以古錦縢。賜鳩久寥寥。化鶴漢澗澗。青藜空輝騰。桃竹徒捭睨。可以備游覽。可以列笄抵。出入揗扶持。長路平如砥。胡然世淪雲。零落在荒坂。至寶出有時。一朝逢愷悌。太息命溪童。

取向江干洗。洗淨文彩新。光燭雙牌脉脉。厥今聖明朝。舉動遵古禮。慎勿變狡獪。擬欲獻楓陛。　題養素軒　趙侯志中庸。結軒扁養素。止息抑泰然。出入由大路。功名付所天。富貴無所慕。貧賤百不憂。道德日馳騖。一庭草青青。四外環梅樹。籬邊種黃華。爐中煨香芋。瓦甕釀新篘。客至醉朝暮。揮毫濁情雲。默易浥秋露。閑門對西湖。自得賢聖趣。半生甘寂寥。一旦欣奇遇。出守古藤州。競業遵王度。不改夙昔心。念念靡他務。撫字寔勤勞。千里歌五袴。吁嗟俯仰間。萬物本皆寓。我亦倜儻人。撫卷美無數。願言慎厥終。詩之覽瑤句。　張拱辰五羊人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書吏　題養素軒　士生天地間。稟茲五行氣。清濁雖不同。所養無二致。優游德性天。涵泳禮義地。貧賤莫能移。富貴焉足恃。踐履苟如斯。聖賢可希企。偉哉趙藤州。出遇唐虞世。報國殫赤心。用展平生志。　忘機子　雲出無心鳥倦還。此時須向靜中看。由來方寸無他慮。長與海鷗相對閑。　一琴一鶴素家傳。萬事無心付自然。畊鑿不知帝力。含哺鼓腹樂堯天。　章文中瀟川人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書吏　忘機子　茫茫俯仰具三才。城郭幾深妙莫猜。賦予元來無物我。推謀未動絶消埃。青山還許白雲住。明月不隨流水回。萬類盈盈多變化。隨時酬酢在靈臺。　富禮字好禮河南人承

議大夫僉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事。藤州將成新書而為賦　初見新基似砥平。即看清廟鬱崢嶸。殿中篆縷爐烟繞。堂上絃歌几席横。粉署曉晴紅杏吐。瑤池春雨碧芹生。諸生濟濟多才俊。登奉賢書上玉京。　周禮職方氏掌九州山川人物。此天下之志也。晉乘載田賦乘馬之事。此一國之志也。後世郡志其晉乘之流歟。藤舊有志甚缺畧。州同知全文仲氏能纂集成編而稍增益之。意亦可尚。惜其未能盡博也。天朝奄有四海。車書大同。欽錄山川著在令甲。是志所繫甚重。其列於學宮固宜。乃為之賦。　藤州貳守全文仲。舊是天曹司績郎。能輯殘編紀遺事。更思潛德發幽光。山川人物勞摸寫。草木蟲魚備品量。好事後來重繼續。要須文字似班揚。

富禮字好禮河南人鄭公撝之婿承議大夫僉廣西道提刑按察司事。

東山夜月　東山氣鴻濛。夜色白如晝。明月半斗間。江動金波溜。步歸松徑深。清露滿衣袖。　石壁秋風　斷崖如削鐵。開闢自太古。江風西北來。斑斑濕秋雨。扁舟晚經過。中流欲掀舞。　赤峽晴嵐　峽口漲晴嵐。秀色渥如赭。天寒山鳥啼。月白林猿下。仙人讀書堂。石磴哀湍瀉。　劍江春漲

治舟滄江濱。天氣春高曠。化劍已成龍。桃花湧春漲。刻舟彼何人。懷古重惆悵。　鴨灘霜瀨　秋高霜降餘。灘淺石齒齒。漁郎吹笛來。野鴨斜飛

起山頭兩石人並坐如笑揖 龍巷露臺 海日照珠宮隱見蛟龍窟神人戎經行風雨助飄忽石臺最可登秋氣正蕭瑟 登嶼贅鬟 江流島嶼分亭亭贅高髻螺堆曉霧濃翠漬春雲細緋佃頳清影澄江去無際 谷山列嶂 聯山如重屏彷彿郭熙畫雲横鳥道長日照虹彩跡荒塚卧麒麟令人起悲咤 李至善字原道叢川人廣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書吏 東山夜月 素娥騰起駕水輪風露無聲不動塵桂子香飄秋更好清光曾照謫仙人 石壁秋風 晴雲千堆捲怒濤陰崖萬仞插天高金鵬展翅騰滄海鐵騎聯鑣瑣紫絲 赤峽晴嵐 兩山相對似開門嵐氣浮空日影昏啼鳥數聲人不見滿江春色水溫溫 劍津春漲 桃花春盡雨聲中洶湧波濤亂拍空鷗鳥不知江遠近往來相趁白頭翁 鳴灘霜瀨 素練沄沄瀉秋色亂石穿空灘水急風飄萬點雪花飛船過灘頭濺衣濕 龍巷霧臺 列鉄鞭雷驅石起靈物蜿蜒蟠水底雨餘長見電光流石上蒼苔翠如洗 登嶼贅鬟 二女娉婷嚴梳洗並立江邊照秋水寒烟帖帖濕雙鬟一任雨風吹不起 谷山列障 翠黛環山似城郭鳥啼春雨巖花落天晴長日捲簾看都放空青入簾幕 原道以古藤八詠示予前四篇清狀典雅固不可及後四篇發越動盪尤爲奇絕玉局翁南游之鄉家家能賦錦袍仙裔葉之孫人人善詩名下無虛士之會稽富禮書 李紀 漢昌人 東山夜月 龍驤雲斂蒼梧北雄吞海氣遲月色露無漢永秋正深雪漲山陰夜中白平生看月偏愛山月行隨人山可攀山河有影何時闕風雨不動仍蒼顏 石壁秋風 斷崖界天天咫尺一泓淺雲蒼玉立孤松倒影龍闖淵寒溜滴聲珠迸石涼颸入棹一葉輕空翠拂衣天上行短篷醉卧江無聲蘆花滿身籠月明 赤峽晴嵐 兩山東廻闊闠列瓚斷綠雲浮日月蒼蛟噓霧濕朝暾白鷗亂影迷晴雪青天撲歷江摸糊翔鸞舞鳳乍有無清風欲來空卷野日高鳥啼山晏知 劍津春漲 天光撓潤東山陰州嶼欲沒烟沉沉桃花已隨夜雨盡海鷗不知春水深大穴蛟鼉觸山怒此際神驚危砥柱柳邊舟渡浪停時行人來負斜陽暮 鳴灘霜瀨 石人山前一灣秀沙涌中州分碧溜石濺飛花綠素雲風狹怒雷聲白晝天寒日暮舟子驚藤江南來未半程桐花雨過春浪平此時魚龍俱任情 龍巷霧臺 巉石鱗鱗亘江北凌波欲渡誓龍亦貝宮清泪濕綃衣後道雨風留轍迹露肥苔蘚蟠石幽天光搖人雲不流晚涼洒掃石上月一綠長繫江聲秋 登嶼贅鬟 水中分孤島淨晴螺半照湘妃影柳翠翠黛月如梳掛涌綃雲天似鏡凌波仙子儼家近說

到繁華嗅不信棹歌長遠蘆花深秋霜怕近青青髮 谷山列嶂 層巒北向屏翰開秀色欲波澄江來桃花洗紅染朝霧松杉鬱翠藏春雷張扞芝草雲生熟採擷歸來步蘿月路遠樵叟疑是仙兩頰彤霞髮如雪 參徵字原濟南雄人奉訓大夫本州知州 東山夜月 青山雲斂碧天開月色蒼茫海上來風露滿空清似洗一庭花影轉瑤臺 石壁秋風 千尺丹崖削石屏波光倒樹礙雲行何當借我烟霞榻卧聽松聲看月明 赤峽晴嵐 水氣初升嵐氣浮山林不辨鳥聲幽天風吹上三竿日花木依然水遶洲 劍江春漲 桃花浪暖錦鱗肥白髮漁翁罷釣歸柳底繫船蓬底坐滿前鷗鷺已忘機 鳴灘霜瀨 中流亂石水交叉家家寒聲帶雪花霜月不隨江水去只將秋色伴漁家 龍巷霧臺 老龍得雨天連遠深巷空餘碧霧臺回首白雲江海闊貝宮珠闕晚生苔 登嶼贅鬟 青山如髻贅晴螺霧采雲容曉更多倒影入波搖不定更疑神女度天河 谷山列障 層巒疊翠障江濱水色林光雲起時猿鶴自閑春自老箇中風月幾人知 林孔嘉字士賓蒼臺人廣西行省宣使 東山夜月 雄門風細漏聲遲泰岳雲峯淨掃時一片玉輪從海上九霄清影落天涯浮金獨有坡仙句照水空存衛國碑圓缺陰晴那計得南飛烏鵲夜何其 石壁秋風 天星墜地贅蒼頑天穎驚人撼碧山壯士不愁茆屋破宦遊空憶菜羹還西來鐵騎壓秦壘夜半金牛啓蜀關正好登高落烏帽撚髯長嘯白雲間 赤峽晴嵐 兩崖雄對捷中流氣自鴻濛鬱未收朝旭入林紅散火暖雲拂水白於鷗畫船盪槳沽村酒款遲吹笳起戍樓寄語北來行役者莫疑瘴霧出炎陬 劍津春漲 豐城神物化當年曾見蟠蛟入九淵昨夜震雷呼勢起滿江新水與天連溶溶淨色添朝雨湛湛輕波蘸暮烟欲問買綃人已去漁舟空繫竹樓邊 鳴灘霜瀨 綠頭戲罷水放痕玉露濺濺激石根短棹溪航飛箭下亂行沙鳥戍兵屯魚驚素浪吹晴雪鷺啄丹楓弄曉暾誰欲濯纓吾洗耳與君持釣坐忘言 龍巷露臺 草木凋殘勢正深水枯石出見嶔崟時人謾指淵潛跡世俗安知變化心河伯來過過玉輅湘靈起舞奏瑤琴明年春漲江湖闊風雨時時聽夜吟 登嶼贅鬟 巨鼇健足戴嵯峨特立中流結翠螺最愛澄波圓一帶恰如環鏡照雙娥江空歲晚情何極地老天荒鬢不皤四里洲邊春草碧三江渡口女兒歌 谷山列障 四里洲三江渡白泥洞黃柞村荅藤之北石 連峯列岫挾蒼梧勢擁屏幃氣鬱紆夏木千章森衛戟晴雲四合繪新圖白泥洞遠樵歸去黃柞村深日欲晡安得當時謝公屐閒登高處學瀟

夫。方子通金華人。將仕郎知梧州府藤州本溪縣事 東山夜月 欄銀盤升海東北。萬頃玻瓈灩秋色。金莖吞響空翠流。坐對纖阿虛空白。徘徊斗牛若戀山。山高明小難躋攀。廣寒肯着吾身閑。吳剛應爲鍋頹顏。石壁秋風 巨靈奮怒揮玉尺。天吳先驅海若立。蒼龍偃蓋嶽重圍。玉宇澄波浸寒石。茫然萬頃一葦輕。清夢夜逐玻仙行。猨吟鶴唳谷有聲。覺來不悟東方明。 赤峽精嵐 諸峯環拱兒孫列。大地山河叩明月。健虹倒吸沆瀣清。照海丹青勻錦雲。朝氣解駁山模糊。大明當空嵐氣無。白雲與我同卷舒。謫仙去後人誰知。 鋪津春漲 侵風積雨消輕陰。浪花没沙山影沉。貫帽維舟已木柰。墮篙始覺江流深。千將躍津莫邪愁。鯨波沸騰觸天柱。豐城老令北不回。難愁尼逐夫朝暮。 鴨灘霜瀨 深秋水落石獻秀。青女凌風瀨寒溜。分岐兩瀨佳客船。癸子呼侍喧旦晝。慎毋打鴨驚鴛鴦。頻鷀飛去奮遠程。澄波如練灘聲平。鴛鴦羽長能放情。 龍巷露臺 老龍奮甲闖闖北。嘘霞噴山山爲赤。指開秋骨一徑通。石磴天然幻奇跡。何須仙掌承清幽。鮫人夜泣沆瀣流。却笑茂陵辭事晚。文成誕說踰千秋。 登峽聳髻 連風沐雨澄江淨。芙皇醫蘇中流影。羅空象緯淡珠璣出海。張𡏖拭菱鏡。看擘兩腳三眠近。柚拂風花如我信。應恨南兒去不回。目斷蒼梧憤理鬢。 谷山列障 帳前圖畫天際開。幾回送往無迎來。過岑會沾帝舜雨。平地亦森仲禹雷。雲根斷香向壚藝。裊裊爐烟罩新月。晉張忠肯門泉府。乘草科陽根難寫。輿地紀勝藤州 松知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東坡四十八驛是藤州。手養發倚藤州過娑愁于城北之觀音寺。娑來發之舊治也。秦發之孫孟詩有詩曰。道上何書識故侯。勝鉄聊從小遲留。莫向潭江更南望。四十八驛是藤州。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未。西風吹淚古藤州。山谷荊江亭。 嶠南瘴癘地。有此江月寒。東坡江上夜月。方輿勝覽藤州 題詠 蹒險綠中行。求之間發藤州。朝夕苔遇征。孤魂長自驚。況身依島治。伏館聽猿鳴。石髮緣溪曼林。矣佛地經雲。奉判不似。皆壁畫排成。蘇裏千花氣。衆和萬籟聲。攀幽紅處歇。去去戀芝蘭。嶮悲緣松栢瑩。丹心江北死。白髮嶺南生。縱然天邊國。窮愁海外情。勞欲意無限。今日爲誰明。四六 塗鴨菜據。分虎肆江。雖居夷嶠。實號名邦。惟大江之最近。宜去寄之潛銷。閭勝君之仁政。皆頌文廉。欲蘇子之月詩。何妨舉酒。天矣雖處青雖方於華風。名勝亭君。今實爲於佳郡。容縣容州志興郡守題濯纓石 東興滄浪水。際行江清和。練樓天平。王

蹲纍衆類添酒。石砥浮萍就濯纓。夜月没潭水鑑冷。宵至沉水濆沫明。南山環峙森巖直。從我蓬萊侍上清。 鄧子厚酬徐中丞晉寧池館詩 鶴渦念舊行。虛館對芳壚。落日明來檻。繁花照羽觴。來歸滄海近。樹入楚山長。榮賤俱爲累。相期在故鄉。 杜牧之送容帥 交趾同星紀。龍泉佩玉文。燒香翠羽帳。笑舞蔚金裾。鷁首衝龍浪。犀渠拂嶺雲。莫交銅柱北。空說馬將軍。 刺史曹諫議題南門城外望仙閣 高閣新成號野仙。何人來此氣飄然。倚闌盡日忘歸去。三洞森羅在目前。 郡守王朝奉懷古 有唐曾擁萬家兵。節度西南十二城。此地得人無盜賊。昔之爲守使公卿。提刑張琮題經略臺 維擎白玉龍。曾上黃金臺。指揮十二州。意氣何快哉。江上只知舊。四面畫圖開。慨懷出奇畧。何地不生才。 逍遥樓 仲遊八極表。乃是逍遥意。因之以名命。何取漆園吏。扁牓雖其書。太師龍蛇字。彈壓南容荒。江山倍增氣。心畫如見人。像想有餘地。我來登斯樓。凜凜致節義。 獨秀峯 原隰馳驅過一冬。好山何處不相逢。層巒疊嶂分高下。翠靄晴嵐暈淡濃。小至停車休作暇。邀朋勸酒款從容。千崖競秀吾鄉遠。只在南容獨秀峯。輿地紀勝 分命諸侯重。蔵疑綉服香。八蠻治險阻。千騎踏繁霜。還將小戴禮。遠去化南方。陳羽儀送戴端公容州幾千里。直倚青天崖。（賈島送張校書方霞）秦吟宿楚澤。海酒落桂花。（同上）池花含烟瑤草短。萬松亭下清風滿。（劉禹錫僧表林行注北池萬松亭背容州勝槩）黃穿都援軍威重。九驛梯控壓要津。十二銅魚尊畫戟。三千犀角擁朱輪。風雲已靜西山寇。閭井全移上國春。不獨來蘇發歌詠。天崖平是注珠人。（陳陶贈韋中丞和店）茅軒向水開。東瀼頭舍貧一徘徊。窻吟苦爲秋江靜。枕夢驚因曉角催。隣舍見愁賒酒興。主人知去索錢來。朋看白華爲霖雨。肯使鴻鱗便曝腮。（周朴寄肅郎中）鬱林志陶商翁 題鬼門關詩 朝過鬼門關。虎跡印玄室。暮過鬼門關。猿聲嘯蒼壁。朝暮患行人。森然增慘慄。駐馬看飛雲。烟不見日。回首望江南。萬里心何極。吳人天一方。雙魚莫能覓。遥望天涯亭。相逢不相識。令我思古人。輿懷感今昔。 余襄 題寒山 空翠紛紛冷不消。風雲長是護靈湫。山神猶起龍行雨。散作炎州六月秋。 李時亮 飛雲山 岌岌溶溶繞翠微。朝朝暮暮滿山飛。于今待汝爲霖雨。莫向山中變白衣。 徐璽 綠珠渡 早出六羅村。晚過綠珠渡。日落白城州。草荒梁女墓。江水流古今。滔滔不相顧。今人不見古時人。依舊青山路如故。劉棠逸 紫陽君 紫陽真人去不來。星冠雲冕在仙臺。六丁呵護燒丹竈。石室風雷不敢開。 曾午 伏波廟 古廟秋深棗葉紅。綠沉金鏁尚

英風。鶴書示子今來少。誰似當年理綠蘿。泰陳　盤龍山　高阡蒼龍天盡頭。吐吞清氣壓林立。風雲上下三千尺。森雨西南十六州。古間有泉穿石冷。陰崖無暑滿山秋。松逕結構山亭好。時從凭闌看未休。橫齡　題白馬山　峩峩昂首若斷雲。髯鬣成龍勢欲奔。酒從倚欄迎解帳。尸疑匹練過吳門。月魯　題東斗山　東壁圖書近斗傍。捫參歷井看扶桑。飛吟直上三千尺。始信仙家日月長。月魯　題北斗山　北極星辰下九關。蒼蒼化作粵南山。玄樞天上司喉舌。分得餘光在兩間。蒲由俞朝用　題獅子石　古粵來青獅。雄姿類蒼狗。入山化爲石。天下不常有。山中應有仙。因而與相守。鬼神夜呵護。恐逐風雷走。藤蘿纏其足。薜荔縈其首。上花文其身。松根固其肘。仰天亦何爲。捻雪直長久。天地即枕衾。日月爲戶牖。雪霜志不渝。古今形不朽。伴我山中人。慎勿河東吼。題鐵城山　天生鐵城山。長上古不老。爲道通人行。白雲長不掃。白雲千尺嵐氣濛。青牛老子來過谷。青牛歸去有遺跡。白頭過此留新吟。懸崖瀑布畫飛雪。涓涓好洗行人心。元一統志　楊妃　容縣碑記　在普寧縣東一百二十步。唐天寶四載。四門助教許子真記曰。楊妃容州楊衛人也。離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維。母葉氏。維嘗謂先人云。冀其祖去此十里許。遇一術士。

忘其姓名。云此墳若高數尺。必出貴子。惜太低。生女亦貴。妃。母懷娠十二月始生。初誕時滿室馨香。胎衣如蓮花。三日目不開。夜夢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稍貌絕倫。後軍都督楊康見之。以財帛啖其父。求爲女。妃家素寒。不獲已而與之。康有二子讀書。妃三歲。日夜同坐。聽其讀誦。漸長通詩書。康夫婦情如珠玉。時楊長史次攜行帥事。聞之。左右令與母偕來。一見大奇。私謂厥妻曰。此女姿質異常。貌有貴相。吾二女遠弗逮也。遂給以金帛與康。求爲女。康不從。遂脅取之。舉家號泣送去。居無幾何。長史秩滿。携歸長安。與二女同教。惟妃性聰慧。諳音律。明經史。後選入壽王宮。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入內。號太真。大被寵遇。天寶間。冊爲貴妃云。鬱林州輿地紀勝　崑崙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遊。言語解通秦吉了。波濤初過鬱林州。張籍崑崙兒詩　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落幾客還。問我投何地。西南盡百蠻。沈佺期入鬼門關。日將先聖詩書教。暫作文翁守鬱林。湘山野錄載柳叔賢本朝人也。頃爲荊門幕。時虎傷人。揭就虎穴廟戶崖作誡虎文。後知鬱林州。村誡虎文散本。吉積俗者頗欲以此化之。遂有詩。去歲門登畫角城。諸蠻未滅夜論兵。五更將吏知人意。又作梅花塞外聲。陶弼鼓角樓。越裳濟海喜天晴。五葉戈船不渡兵。光穿連夷皆歸國。漢唐諸將半書生。陶弼寄太守祝道源。宦遊梅嶺外。松析

搽庋空。王安中和鬱林使君韻　舊聞鴈不到衡陽。今從南飛入瘴鄉。天闊隨陽皆可去。未應爲界限瀟湘。胡長卿過容州以南遂少聞鴈。舊聞鴈不到衡陽。及到鬱林。圖經云。舍有鴈。則如鴈亦到此。南流底處所。絳帳居尊嚴。李師退高補之赴官鬱林有與　初入鬱林州。井邑都如舊日游。雖有山川供遠目。不堪雨露漲征衣。土風慣瘴誰應客。況寂寥心自悲。春去秋來人共見。十年辛苦在炎。李退使夫其名　心存北闕馳魂夢。身漸東歸出鬼關。王過　荔子雨晴紅點點。蒲萄江漲綠流流。夢魂不害三千里。僊翩雖勝九萬風。前人危亭　北據水南流。檻外頻來海上舟。通津亭詩　寄語往來荊廣客。鬼門關在鬱林西。桂門關在郡之西。始呼爲鬼門關。近曾德載作文辨之。漢令班南海。蠻兵避鬱林。天涯柱分界。徼外貢輸金。坐失姦臣意。誰明報國心。一棺忠勇骨。深泊瘴煙深。溫公馬伏波詩。輿地紀勝。元刺史奏免科率狀。在郡齋。唐盧藏用碑。開元四年。舊在景星寺。今在報恩寺。十洞記。吳元美普寧志。司法梁日成編唐刺史題名序。郡守陶弼。王慶曾。思元堂詩碑。見斷碑門。隱仙巖留題。在南流縣壁上。有元和十四年來遊字。餘不可考。唐乾符中碑。北戍灘在博白縣西南一百里。馬門灘之下。唐咸通末安南都護高駢既平蠻獠。詔歸闕。自海路由合浦而上。經是灘。險不可行。

又中伏巨石。駢同留俸錢。遣海門防遏吏楊俊營治之。至今舟楫通行人無艱阻。乾符中俊立碑以紀其事。碑今存焉。鬱林圖志。舊記李宗珂序。新志施坤序。

祥異

藤縣寰宇記。狄夷　郡圖志云。狄夷名也。有兩牙長二寸。食人性重人掌蹠。得人即懸之室內。當面鋪坐。擊鍾鼓歌舞。飲酒稍割而啖之。方於農時獵人以祀田神。

牾

洪武正韻訛胡切。揩擂。丁度集韻。獸名。楊桓六書統。疑母。牾月胡切。从牛吾聲。牾隸

牾（六書統）

牾（六書統）

郚

洪武正韻訛胡切。地名。許慎說文。東海縣。胡紀侯之邑也。从邑吾聲。五乎切。徐鍇通釋。按杜預。東莞朱虛縣東南郚城。音俱反。顧野王玉篇。午姑切。魯下邑也。陸法言廣韻。鄉名。司馬光類篇。又牛居切。戴侗六書故。漢志東海郡有郚鄉縣。郭守正紫雲韻。今下縣南有郚城。韓道昭五音集韻。麌俱切。孫氏字說。以郚吳爲俱。楊桓六書統。疑母。鄅。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音。左遷紀郱鄑郚。郚字漾傳義語無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諭活切春秋

（鄌郚韻會定正字切疑臥疑迎妍郚）篆書郚（徐鉉篆韻）草書郚（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訛胡切飛生鼠一曰五技鼠爾雅鼯鼠夷由郭璞注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脅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尾三尺許飛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邢昺疏釋曰鼯鼠一名夷由顧野王玉篇鼯午胡切鼯鼠飛生或爲鼯陸法言廣韻鼯似鼠亦作䳇梧丁度集韻鼠名又姓或作鼳婁機廣干祿字鼯鼯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鼯荀子曰梧鼠五技而窮說文鼯五技鼠也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按飛生今俗所謂伏者似之又有所謂㯿鼠者常在木間無翼而跳捷如飛尾長如彗詩所謂碩鼠乃鼠之石大者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蓋亦不過以碩爲大也不當別立鼯文梧鼠五技蓋約言其技之多而卒窮非謂每技輙窮也別又作䳇郭守正紫雲韻梧鼠五技而窮注梧當作鼯傳寫之誤耳五技詳肯韻鼯字注楊桓六書統疑母鼯月胡切从鼠吾聲鼯隸鼳或从吳聲鼳隸䳇與鼯同从鳥吾聲䳇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音本草一名鼺毛紫色精通作梧韻會定正字切疑臥疑迎妍鼯）

篆書鼯鼳䳇（並六書統）隸書鼯鼳䳇（並六書統）

草書䳇䳇（並張錦溪）䳇（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浯

（洪武正韻訛胡切浯溪在零陵郡唐元結作中興頌磨崖刊石許慎說文浯水出琅邪靈門壺山東北入濰从水吾聲五乎切徐鍇通釋按漢書浯水出靈門縣與此同阮孤反顧野王玉篇牛都切陸法言廣韻水名戴侗六書故漢志今遺州亦有浯溪楊桓六書統疑母浯統聲浯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論沽切韻會定正字切疑臥疑迎妍浯）

篆書浯（徐鉉篆韻）浯（六書統）

浯溪

（陳叔方潁川語小元次山名所居之溪曰浯溪浯者吾之附山於吾曰峿臺加广於吾曰𢈜亭於吾有之古無此字）

齬

（洪武正韻訛胡切齟齬見廣韻又魚語二韻陸法言廣韻又音語宋重修廣韻五乎切丁度集韻齒不齊吳棫韻補叶音牛何切嵒齬山勢之張衡西京賦列瀛州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嵒嵳下嶄巖以嵒齬楊桓六書統疑母齬又魚舉切統聲齬隸）

篆書齬（六書統）

菩

（訛胡切許慎說文菩草也从艸吾聲楚詞有菩蕭草吾乎切顧野王玉篇五都切草似艾萁五姑切萁草也徐鍇通釋阮孤反宋重修廣韻五乎切丁度集韻或作菩萁韓道昭五音類聚萁萁草也楊桓六書統疑母菩統聲菩省文萁隸菩古文萁或从吳聲萁从艸吾聲菩小篆省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論沽切）

篆書菩（徐鉉篆韻）菩菩萁（並六書統）

峿

（訛胡切顧野王玉篇五乎切峿峿山也丁度集韻或从吳作峿司馬光類篇又偶舉切楊桓六書統疑母峿从山吾聲峿隸峿或从吳聲峿隸）

篆書峿峿（並六書統）

𦪏

（訛胡切顧野王玉篇五姑切船名宋重修廣韻五乎切楊桓六書統疑母𦪏崑胡切从舟吳聲𦪏隸）

篆書𦪏（六書統）

𤭢

（訛胡切顧野王玉篇五姑切甌也楊桓六書統疑母𤭢崑乎切从瓦吾聲隸字漆傳義音吾）

篆書𤭢（六書統）

頶

（訛胡切顧野王玉篇五狐切大頭也楊桓六書統疑母頶从頁吾聲頶隸）

篆書頶（六書統）

䰐

（訛胡切顧野王玉篇五姑切神名韓道昭五音集韻鬼大也字漆傳義五乎切）

蜈

（訛胡切顧野王玉篇五乎切蜈蚣丁度集韻蟲名或作蜈婁機廣干祿字蜈蜈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蜈五鳥切蚣古紅切多足善啗蛇食其腦蛇則死能螫人又名即且莊子曰即且甘帶淮南子曰螣蛇游霧而殆於即且爾雅曰疾藜蝍蛆廣雅曰蜈蚣也即且之說不一淮南子注曰即且蟋蟀爾雅謂之蝍蛆之大腹者也上蛇蛇不敢動郭璞曰似蝗大腹長角能食蛇腦侗謂疾藜亦佀指蜈蚣之形也惟蜈蚣能制蛇釋行均龍龕手鑑蜈蚣上音吳下音公蝍蛆蛆蝭類也能制蛇下又音鍾蟲名蟲之韓道昭五音類聚蜈似鼠亦作鼯楊桓六書統疑母蜈月胡切从虫吳聲蜈隸蜈或从吾聲蜈隸）

篆書蜈蜈（並六書統）

⿱竹吾（訛胡切顧野王玉篇音姑切竹名也丁度集韻⿱竹語⿱竹吾或省楊桓六書統疑母⿱竹吾月胡切从竹吾聲⿱竹吾隸⿱竹語俗）（篆書）⿱竹吾（六書統）

⿱艹禑（訛胡切顧野王玉篇餘胡切草似蕨生水中）

禑（訛胡切顧野王玉篇音吳福也楊桓六書統疑母禑說見魚韻）（篆書）禑（六書統）

⿰礻吳（訛胡切顧野王玉篇音吳福也宋重修廣韻五乎切字滲博義禑同上）

鯃（訛胡切宋重修廣韻五乎切丁度集韻⿰魚吳鯃⿰魚吳魚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魚吳鯃⿰魚吳音吾大魚也○⿰魚吳切韻古文吾字楊桓六書統疑母⿰魚吳原聲⿰魚吳隸鯃或从吾聲鯃隸⿰魚吳本尤居切假借統形）（篆書）⿰魚吳鯃⿰魚吳（並六書統）⿰魚吳鯃（並六書統）

麌（訛胡切陸法言廣韻牡麌也又音俁宋重修廣韻五乎切丁度集韻獸名楊桓六書統疑母麌月胡切又五矩切从鹿吳聲麌隸）（篆書）麌（六書統）麌（六書統）

娪（訛胡切陸法言廣韻美女宋重修廣韻五乎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吾楊桓六書統疑母娪原聲娪隸）（篆書）娪（六書統）

⿰犭吾（訛胡切陸法言廣韻猱屬宋重修廣韻五乎切丁度集韻⿰犭吳獸名如猱善嘷或从吳司馬光類篇⿰犭吾又五故切猱類大而有鬣色黃釋行均龍龕手鑑⿰犭吳俗⿰犭吾五音吾楊桓六書統疑母⿰犭吾月胡切从犬吾聲⿰犭吾隸⿰犭吳或从吳聲⿰犭吳隸）（篆書）⿰犭吾⿰犭吳（並六書統）

⿰馬吾（訛胡切丁度集韻⿰馬吳⿰馬吾馬名韓道昭五音類聚五乎切楊桓六書統疑母⿰馬吾月胡切从馬五聲⿰馬吾隸）（篆書）⿰馬吾（六書統）

俉（訛胡切○丁度集韻𠊎俉杜大鈍○司馬光類篇又五乎切迎也○楊桓六書統疑母俉从人吾聲俉隸字滲博義五乎切）（篆書）俉（六書統）

洖（訛胡切丁度集韻戎人名○唐有鐵判鞨洖也○篆韓道昭五音類聚五乎切楊桓六書統疑母洖義闕借爲戎人名○从水吳聲）（篆書）洖（六書統）

⿸疒吳（訛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吳）

⿵門吾⿵門吾（訛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上俗下正音吾國名也）

⿸广吳（訛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吳）

牾（訛胡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獸名字滲博義五乎切音吾）

⿰豸吾（訛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吾獸名）

⿰豕吾（訛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吾）

⿱艹郚（訛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俄姑切草名也）

鏵（訛胡切字滲博義戶孤切音吳山名）

麤（洪武正韻倉胡切說文行超遠也又疏也大也物不精也亦作觕粗麁許慎說文麤从三鹿凡麤之屬皆从麤劉熙釋名麤錯也相遠之

言也顧野王玉篇七胡切或作麁麤同上麁千胡切本作麤陸法言廣韻文字統云警防也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也故以三鹿顏元孫干祿字此與精粗義同今以粗音才古反相承已久張參五經文字千奴反相承作麁及蟲字作虫之類不可施行於經典徐鍇通釋村呼反丁度集韻麤䴢聰徂切篆从三或作䴢俗作麁麄皆非是婁機廣干祿字麤麁麄𢪷粗禮其器高以粗俗作麁不行於經典上正餘通釋行均龍龕手鑑麤浙韻云行路遠也又不善也䴢籀文今作麁又音麄韓道昭五音類聚麤同麤五音篇海麤七胡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麤統意麤隸麆或从鹿且聲麆隸麁麄並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略也亦作粗許其聲粗以屬莊道之粗也又作觕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字滲博義駔麆同上通作𪊨䴢籀麤又姥韻坐五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音沽切从三鹿疾走爲意作麁麄觕麁非借疏也又略也遠逝精氣入而麤穢除韻會定正字切清模清清千麤）（篆書）麤（徐鉉篆韻）麤（六書統）麤（賢鄗班碑）麤（婁壽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麤（歐陽詢）麤（章草）麤（張歸溪）麤（鮮于樞）

三牛爲麤（隱齋問紀石肩學士嘗戲荆公云鹿之行速於牛牛之體壯於鹿蓋以三鹿爲犇三牛爲麤而其文字相反何耶公笑而不荅）

顏子心麤（晦菴語類問顏子心麤之說恐大過否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麤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便是過）

昇輿之麤（衛元嵩元包昇輿之麤是之祖從運于膝坤歸于姑傳曰輿之麤卑之行也是五畧反）

忘貧化麤（唐皇甫湜東還賦燕市屠狗趙人侍徒紀聖業智忘貧化麤）

得精忘麤（史記秦使方九臯求馬報曰牝而黃往視之牡而驪伯樂曰得其精而忘其麤詳馬）

因精見麤（記纂淵海經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書仲虺之誥子欽上粘則如眾狩之薄味抱朴子金篇集虎豹之文炳於犬羊鸞鳳之青翳於烏鵲金玉之光炫於瓦石王肅漢見事物相形）

外澤內麤（蜀志姚伷傳張府君如瓠壺外雖澤而內實麤不足稽令綺與共）

三細六麤（圓覺畧疏云本

覺心體爲因根本不覺爲緣生三細業識爲因境界爲緣生六麤）

貧門處麤（五燈會元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志嘆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麤是見不受負門處細）

水急浪花麤（五燈會元云九嵕山禪師因僧問如何九嵕曰水急浪花麤）

鏡羣麤（覺苑遵芳王裔之十方佛讚有云妙武正覺體伸以無動不除有靜不偏虛化而非變像而非羣膜彼真性鏡兆群麤）

留精點麤（宋黃庭堅跋吳移文晨入庖廚滌錚滃釜料簡蔬茹留精點麤）

觕（洪武正韻倉胡切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又略也張參五經文字七奴反司馬光類篇聰徂切大也疏也物不精也又鄒庚切獸角長又坐五切牛角直皃鄭樵六書畧單列聲轉注播杻六書統清母觕此文本又玉切未詳所備）

篆書觕（六書統）

錯解精觕（百川學海蘇仲孫言頃在先帝朝葉溫叟嘗提陝西保甲忽有詔曰御批問所隸諸州所教保甲精觕如何觕音麤或作粗葉上對于言臣所教保甲委是精觕奏稟神宗笑之謂侍臣曰葉溫叟將謂觕字是精確之師友誤記）

粗（洪武正韻倉胡切禮記其器高以粗其聲粗以厲莊子道之粗夫精粗又姓韻丁度集韻聰徂切或作觕通作麤俗作麁非是戴侗六書故又徂故切揚桓六書統清母粗就聲粗隸李登存古正字精粗字如三鹿注行超遠意義全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青沽切見上聲此方音俗用麤作觕非公羊傳觕者曰侵精者曰伐俗字）

篆書粗（六書統）粗（六書統）真書粗（鍾繇）粗（顏真卿）

草書粗（張芝）粗粗粗（王羲之）粗（桓溫）粗（蘇軾）粗（米芾）

五通六粗（悅生隨抄黃宗旦差點檢殿前諸科試卷鑿五通六粗真宗召見使視之再三不悟諭云十道義如何却五通六粗始惶恐謝罪云臣在科場實亦苦心令充三司判官管錢穀多故廢忘既退上顧左右云猶稱錢穀吏却是解法算）

職皆言粗（言行龜鑑范忠宣公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曰卿在陝西久主漕輓必精意邊事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完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才能如此朕所倚賴而職皆言粗何也公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

道無精

粗（宋薛季宣與朱熹書成人成己衆人未足以知之且君子道無精粗無小大是致廣大者必盡精微極高明者必道中庸）

不期精粗（莊子秋水篇河伯問北海若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姸精粗（歐詩時時出險語意外姸精粗之皃）

以物爲粗（莊子天下篇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

胷中殊不粗（黃山谷詩雖肥如瓠壺胷中殊不粗）

道粗（莊子曰道之粗也）

聲粗（禮記其聲粗以厲）

心計轉粗（蜀餅者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

⿱艹麤（倉胡切許慎說文草履也从草麤聲徐鍇通釋村呼反司馬光類篇聰徂切又刋五切楊桓六書統清母⿱艹麤从草麤統注麤非趙謙聲音文字通

音沽切。作麄非。僮約纖履作麄俗字。用麤通。急就章屐屩絜麤注麤者麻枲雜履之名也。南楚江淮之間通謂之麤。方音見上聲

篆書麤徐鉉篆韻麤六書統

皻 倉胡切。顏野王玉篇千胡切。皻皰今作䵋。陸法言廣韻皮皰惡也。丁度集韻摠徂切。博雅皺皻皰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皻或作皶。正七與反。皶皮散裂也。皻俗韓道昭五音類聚側居切。皮裂也。楊桓六書統清母皻原聲皻隸有字滲傳義音麤皻同上又楚韻采古切

篆書皻六書統

䴸 倉胡切。陸法言廣韻米不精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精䴸也。

怚 倉胡切。丁度集韻摠徂切。心不精也。史記怚而不信人。通作粗。韓道昭五音集韻怚且馬而不信人通作粗馬壯楊桓六書統清母怚余見精母

篆書怚六書統

駔 倉胡切。丁度集韻摠徂切。馬壯楊桓六書統清母駔統聲駔隸

篆書駔六書統駔六書統

趀 倉胡切。丁度集韻摠徂切。淺度也。司馬光類篇又淺氏切。楊桓六書統清母䟌从走此聲䟌隸

篆書䟌六書統

⿱女大⿱女⿱女大⿱大⿰女女 倉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千奴反

⿰女⿰夫夫⿱女⿱女大 倉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俗音麤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麤。

⿱夫⿰女女 倉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麤

⿰女⿰夫夫 倉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麤觸二音

⿱艹⿸广圭 倉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倉姑切又作也

麋 倉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倉呼切

⿱女夫 倉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千奴切

⿰东弃 倉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何初
圈點監生臣劉禾
臣曹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五

六模

烏

洪武正韻。汪胡切。黑也。何也。亦作惡。小爾雅。陽烏。鴉鷹也。又純黑反哺謂之烏。小而頸白不反哺者謂之雅。又烏烏。秦聲。噫烏。恚怒聲。許慎說文。孝烏也。象形。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气。故以爲烏呼。凡烏之屬皆从烏。哀都切。徐鉉等曰。今俗作嗚。非是。𦏧（古文烏象形）絵（象古文烏省）。爾雅。燕白脰烏。郭璞注。脰，頸。脰音豆。邢昺疏釋曰。脰，頸也。頸，項也。小爾雅曰。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脰烏是也。鶹，山烏。疏釋曰。山烏一名鶹。郭云。似烏小赤觜。穴乳。出西方。小爾雅。燕烏白脰烏也。雅烏卷也。顧野王玉篇。烏於乎切。又語辭。𦏧（古文）。張參五經文字。乙姑反。徐鍇通釋。烏反哺也。曾參有孝德。三足烏巢其冠。言此字本象烏形。假借以爲烏呼也。究都反。宋重修廣韻。又姓。左傳齊大夫烏枝鳴。又虜姓。周上閒府烏丸氾。又虜三字姓。北齊有烏那羅受。後魏書有烏石蘭氏。烏落蘭氏。司馬光類篇。於縡絵。又衣虛切。于也。居也。往也。烏。又於誅切。張有復古編。烏別作嗚。非。又筆迹小異。絵絵。鄭樵六書略。烏焉也。象形。戴侗六書故。於古文雅也。象其飛。烏黑不辨其目。故睋烏而殺之。又作絵。又於加切。別作雅。又作鴉。

烏與雅實一聲之轉。皆因其鳴聲目謂之。非有二字也。人發聲曰烏。亦借用之。書曰。黎民於變。音雖。又曰於鯀哉。曰烏呼。亦作於呼。皆發語歎辭也。烏呼有雅呼之音。俗亦作欸啞有噫戲之音。皆一聲之轉也。又借爲烏旲之烏。亦作惡。與安爲於虔切。聲義相通。烏色旲。故俗亦謂旲曰烏。於。又衣倨切。借爲辭助。與亏義相近。又借爲於己之於。於邑猶鬱邑也。李肩吾字通。絵古文烏。轉借爲絵字。今書用作方。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於加切。烏秅。秅女加切。西域國名。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烏閑切。烏秅。漢西羌國名。鄭氏續楊桓六書統。影母。烏小篆作此。未詳。烏隸因之。蓋从烏形。去其目曰烏。旲不辨目也。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陸佃曰。烏一名雉。其名自呼。詳見烏韻。鶴字注。又曰。烏陽物也。故日中有三足烏。又渴烏。引水者也。後張讓傳作翻車渴烏。注。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又俗謂黑色曰烏。巢韻古作縡絵。式作於。秦古文縡乃今於字。本象烏形。今但以爲歎辭及語辭字。遂無以於爲鵜烏字者矣。又見本韻於字下注。李絢存古正字。烏烏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烏故切。歎傷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景沽切。因烏色純黑。故借爲黑色也。又姓。又歎詞。作嗚。非。又安也。亦轉惡語。惡乎成名。惡居惡在。又烏烏秦聲。李斯傳歌呼嗚嗚。俗字韻會定正。影模切。三足烏。俗以

（名日中閒庢字切影模影因煙烏）篆書烏（焌篆鍾）烏烏（古並楊鉤鍾鼎篆韻）烏（雲臺碑）

烏（又雲章並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烏（徐鉉篆韻）烏烏（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烏（孔耽神祠碑）烏（樊安碑）烏（李翊碑）烏（費鳳碑）烏（熊君碑並漢隸字源）烏（薛君碑洪适漢）

（隸分韻）真書烏（歐陽詢）烏（顏真卿）行書烏（黃庭堅）

草書烏（章草）烏（史游）烏（顏真卿）烏（黃庭堅）烏（鮮于樞草書集韻）

總敘

陸佃埤雅說文曰。烏孝烏。象形。林罕以爲全象烏形。但不注其目睛。烏類目精皆黑。烏體全黑。遠而不分別其睛也。烏一名鵶。其名自呼。淮南子曰。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蓋狐羣者也。烏合者也。故詩以況衛之君臣並爲威虐。其惡如一。又曰。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人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焉。民之從祿。特如此矣。大夫欲王瞻之也。又曰。匪手攜

之。言示之事。此之謂也。又曰。具日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謂聖如烏之黑。雌雄無以相別也。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詩人每引以刺者。非特譏其爲惡如一。亦以刺其初皆相合。下以道也。烏又爲嘆詞者。佳見虎則鳴。烏見異則噪。故以爲烏虖嘆所異也。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尚書大傳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然則惡而知其善。愛而知其惡者寡矣。孫武子曰。烏起者伏也。烏集者虛也。言古之善料兵者。觀烏起而知伏。視烏集而知道。烏樂空曠。鵲樂稠閙。世云。鶯穴顛而感。烏傳攝而孚。莊子曰。烏鵲孺。蓋謂是歟。故語曰。鵲傳枝。鶂茹沫。又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雛祖曰。俗傳烏飛翅重。知人將死。烏陽物也。感陰氣而翅重。故俗以此占其兩否。淮南子曰。猿蛇游霧而殆於蝍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烏。陽物也。格物總論。烏鴉別名。種類亦繁。彼有小而多群。腹下白者名鴉。烏有小觜而白比他烏微小。長而反哺其母者名慈烏。今有一種大喙及白頸而不能反哺者。非慈烏也。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是也。然北人聞其鳴則喜。南人反是。亦善避矰弋彈射。說文又一種名寒鴉。狀差小。初冬來自西北。云春秋運斗樞。搖光星散爲烏。又曰飛翔羽翮爲陽陽氣

仁孜烏反哺。爾雅一名鸒斯。一名鵯鶋。一名桑飛。一名女鴎。一名巧婦。一名黑烏鵶鶋。通俗文白頭烏謂之鵶鶋。崔豹古今注烏一名鷙烏。酉陽雜俎隱訣言。太清外術烏四距。食之殺人。又曰。邑中終歲無烏。有寇。郡中忽無烏者。曰烏亡。譙子法訓。夫孝行之本。皆本而求末。未有得之者也。如武得也。君子不貴矣。烏者猶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者乎。韓子。夫馴烏者斷其下翎。則必傳人而食。焉得不馴乎。抱朴子石先生丹法。取烏之未生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殺。陰乾百日。并擣服百日得壽五百歲。萍洲可談。東南謂烏啼為凶。鵲噪為吉。故或呼為喜鵲。頃在山東見人聞鵲噪則唾之。烏啼却以為喜。不知風俗所見如何。

白烏

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白烏下。典略。白烏。太陽之精也。徐整三五歷日。夫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眾烏。孫氏瑞應圖。宗廟禮敬備於孝慈。則白烏至。西漢書眭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漢書宣帝五鳳三年。冠石之祥。有白烏數千集於旁。崔豹古今注。成帝河平四年。白烏集孝文廟殿下。黑烏從之。玉海漢元和中。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

中。甘露降。白烏見。始興起學校。漸變其俗。豫章志。漢孝章帝元和元年。太守李議臨郡二年。白烏見南昌。太平御覽。和帝元興元年。白烏一見盧江。宋書五行志。王者宗廟肅敬。則白烏至。漢桓帝永壽元年四月。白烏見齊國。晉武帝咸寧五年七月戊辰。白烏見齊南隰。太守獲以獻。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烏見襄。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烏見京兆長安。晉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烏見河南成皐縣。令劉機獲以聞。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烏見梁國睢陽。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烏見陳留。獲以獻。元康四年十月。白烏見鄱陽。　晉明帝太寧元年。吳郡獻白烏。泰寧二年十一月。白烏見京都。泰寧三年三月。白烏見吳郡海虞。獲以獻。群官畢賀。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烏集江州寺庭。群烏翔衛。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烏見吳國。獲以獻。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烏見吳郡婁縣。太守孟顗以獻。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烏見山陽。太守阮寶以聞。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陽姑孰薛奭之獲白烏以獻。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吳郡海鹽王銳獲白烏。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獻。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義興陽羨令獲白烏。太守劉禎以獻。元嘉十三年。戚羨縣民錢含送白烏。皓質潔映。有若綵璧。爰稽瑞圖。寔惟嘉祥。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獲白烏。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元嘉十九年十月。白烏產晉陵暨陽僑民彭城劉原秀宅樹。原秀以聞。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劉原秀人獲白烏以獻。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烏見晉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烏見南郡江陵。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丁巳。白烏見吳郡海鹽。太守顧覬之以獻。九月壬寅。白烏見吳興烏程。太守郗顒以獻。晉書載紀。蜀李雄。書曰。武皇帝泰成三年。白烏亦見來翔。帝以問范賢。賢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關中流民請降。晉書虞溥傳。虞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烏集于郡庭。齊書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沱云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薛綜白烏頌曰。粲焉白烏。皓體如素。宗廟致敬。乃胥來顧。建元元年五月。白烏見巴郡。永明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又獲白烏一頭。魏書靈徵志。高祖太和二年七月。白烏見於涼州。九月。白烏見於京師。三年五月。白烏見於豫州。九月。白烏見於秦州。十七年六月。兗州獻白烏。二十三年十二月。司州獻白烏。世宗正始二年五月。司州獻白烏。三年九月。穎州郡獻白烏。四年七月。穎川又獻白烏。永平元年四月。穎川獻白烏。延昌二年

八月。平陽郡獻白烏。三年六月。冀州獻白烏。肅宗正光元年十月。幽州獻白烏。孝靜天平二年七月。齊獻武王獲白烏以獻。元象元年五月。冀州獲白烏。興和四年四月。鉅郡貴鄉縣獲白烏雛。五月。京師獲白烏。是月。陽夏郡獻白烏。七月。北豫州獻白烏。十月。瀛州獻白烏。武定元年六月。東郡民獻白烏。三年五月。北豫州獻白烏。是月。廣宗郡獻白烏。穎州又獻白烏。六月。滄州獻白烏。四年四月。梁州獻白烏。五月。濟州獻白烏。八月。陽夏郡獻白烏。北史。後周竟盧勣為渭州刺史。有惠政。烏鼠山絕壁千仞。由來無水。羌人苦之。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湧出。有白烏翔止廳前。乳子而後去。人為謠曰。我有丹陽山出玉漿。濟我人兮神烏來翔。百姓因號其泉曰玉漿云。隋書令狐熙傳。熙為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獲白烏。豫章志。唐高宗顯慶四年。白烏見建昌。顏思道家雛獲送官。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七年夏四月庚子。汴州獻白烏。五月甲申。許州獻白烏。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烏。貞元十八年六月。烏巢徐州之滕縣。巢柴為城。中有白烏。溫州路志。唐昭宗天復二年。安固縣獲白烏。薛令正明表獻之。宗因改為瑞安。馬明史實賓錄。唐林攢親亡。自埏甓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以其事聞。詔旌異之。　唐裴敬彝曾祖

子通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家樾乞弟八人皆爲明孝時人謂孝感所致五代史後晉少帝紀天福八年三月甲午有白烏棲於作坊桐樹作坊使周務初捕而進之　漢乾祐三年五月太原進白烏至海宋雍熙二年五月壬申霸州獻白烏四年六月癸卯邢州進白烏撫州志景德三年本州以白烏進獻有詔罷免歲貢續資治通鑑長編英宗治平三年太子右贊善大夫陳世脩獻白烏賜帛五十疋以烏還之宋史五行志元豐三年九月丙午趙州獲白烏建炎十七年二月有白烏六集于高禖壇上府尹沈該以瑞奏江少虞類苑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慕躬行勝步負土成墳有雙鶴徘徊松上久之又有群烏翔集中一白烏獨日至焉人以爲孝感所致　孝義傳初禕母卒既葬就墳側搆小室號泣守護蔬食經六冬有白烏白兎馴擾墳側州人異之　楊祥事親孝親亡廬墓終身有白烏之瑞　朱壽昌既尋得母迎歸京兆以養母故求通判河中府數歲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既葬有白烏集墓上　李訪父母卒廬於墓側常有白烏數百集墓上金史太宗紀天輔四年八月甲寅新城縣進白烏唐令狐楚表爲百官賀白烏臣某等言臣昨二十三日中書宣武軍節度使劉彥佐進白烏并以烏及所獻圖示百官臣某伏以

殊祥絕瑞有應斯歸絪緼感通難議其朕惟聖德動于皇天天意動于聖后則必昭彰於靈物荐臻流行帝之仁樹太平之業毛羽遂性禽鳥呈祥臣等中賀臣謹按孫氏圖云王者宗廟敬則白烏至又漢成帝時白烏集於文武廟黑烏皆從頗類此圖去年冬十一月獲端之始陛下擁萬國驅百靈祀圜丘封天姥前一日巳孝享於宗廟盡敬致美竭力精誠悲感之音動於列辟孝敬之極通於神明白烏之來允答醇至書之史冊萬代有詞觀其素彩皓潔丹觜未耀冰霧（疑作霜）奪色龜龍讓輝參五雲（月理雖有五雲又疑利用事）之嘉祥捴百王之能事臣等叨逢昌運累沐殊私親覩太陽之精克叶大君之祉歡躍抃舞手足無從不勝犬馬欣慶之至張說集進白烏賦并批答大鈞之播氣在品物而流形有莫黑之凡族忽變白而効靈感上仁於孝道合中瑞於祥經若夫事出神妙理包舒卷睨集王屋飛隨帝輦捧日高翥迎風細轉識句句於召呼每啞啞於咏吮以其雪羽霜毛冰精玉狀拔奇綠林之下賞異紫臺之上瞰鵠鵲之妙態抱鳳凰之衣裄恐同類之見嫉畏不才之速謗頗悉命於渥恩豈顧私於閒放惟聖君之靈圃物何遠而不臻有能言而可重或善舞而取珍羞隨軀而入獻與賓羽而爲儔探朝噪之贊樂眷夜啼之曲新無苦距以擢武不鈎觜以懷仁謝光容而特達却假飭以全真鑒深心於反哺耿報德於君親　墨詔批答得所進白烏符彩明媚助日揚輝白羽翩翩凌霜比色況乎反哺斯重能仁是高對之有覿情不能已又覽所進於言體物詞藻瀏亮尋繹研味披覿無厭所謂文苑菁華詞場警策也今賞卿金五挺銀十挺　文苑英華裴度作白烏呈瑞賦　翩彼靈烏賁然效質披圖諜而周蔵叶邦家而得一備體有光至真無匹宗廟薦敬帝王之孝克孚天地感仁潔明之容可述恥受彩以相混故莫黑而獨出上瓊樹而若無下瑤堦而乍失懷恩反哺方去去以凌雲養素來儀且翻翻而就日觀夫載飛載止厥狀繄然不染而成因心之孝以立匪召而至感物之道遐宣向皇風而自舞與麗景而相鮮人具爾瞻既含章而効祉我無爾詐乃見素以守全乃知王澤竭而退飛帝道通而無遺彼明心兮不妄至知大節兮不可奪象潔白而攸歸知受敬之傍達懿夫不汙其色周遑斯道秀質安倚凝光淨好美仁惠之及物故易色於昭昭惡赤黑之眩人乃成形於皓皓且夫應圖威若鄗皐澤之鳴鶴瑞聖不還隨江湖之白鷗諒飲啄於仁義豈逃潛於阻艱所以其出無常其來有素雲凝標於羽族玉潤合於王度常從碧海隨杲日而悠揚今在華林偶盛時而瞻顧實由我后敬之昭假皇

矣光宅垂拱而燭幽以明禽烏乃化玄爲白退祥光而聿至望休氣以來格時哉時哉奮翅美於紫陌又孟簡白烏賦　驗白烏之祥諜吉皇家之寶祚蓋由天子張至仁本太素享宗廟而無爽薦孝敬而有度何常日浴翻皓體以來儀曾異火流美丹羽之可慕凌鶱鶱之白烏類振振之翔鷺稟純德而自戢誠衆色之難汙覩其皎皎奇狀明明麗質霜毳潔朗玉姿閑逸不變其瑞嘉數飛之可嬉思效其祥見莫黑之如失寧炎企於往代可術窺於今日原乎孝理通玄格皇至虔惟烏感應其容昭宣抱正色而道洽徙（一作從）反哺而名全不然則有感鳳之可紀何白烏之是傳樂而有聲且不棲於楚幕潔而成質故自協於靈篇出林而日華亂動繞樹而月影相鮮嚮至化而遠集想皇風而戾烏衆何爲悲子生之八九大而無應哭水擊之三千爾其超遂高翥未不可遏見歸飛之荐臻誠愷悌之四達諒深仁之所化固至性之難奪若乃載鳴敫敫浮彩皓皓受西方之精氣自洪爐而鎔造遐想其蒼亦呈祥豈與乎雪霜同縞且夫仰稻梁而自若彼似龍之僊鶴待馴押而不還何必招於白鷴且養素而委質非取容而強顏故下臣賀瑞而歌曰素德式昭兮何錫爽玄質從化兮爲潔白符仁孝兮叶往冊見祥瑞兮流聖澤

赤烏

（春秋元命苞赤

烏陽之精也。禮稽命徵曰。得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又曰火流爲烏。烏孝烏。陽精。天意烏在日中。從天以昭孝也。尚書緯火者陽也。烏有孝名。武王卒大業。故烏瑞臻。詩臣工。於皇來牟。箋。赤烏以牟麥俱來。抱朴子青吟傳云熒惑火精生朱烏。古今注。所謂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諱綜赤烏頌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生。孝經援神契。王者德至烏獸。則日烏下。墨子。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河出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烏之旗。呂氏春秋。文王之時。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故其色尚赤。（魏楊阜上疏曰。文王有赤烏之符。許芝曰。湯之王白烏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銜丹書。史記。周武王伐紂。師渡孟津。既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書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鵰。摯烏也。馬融曰。明武王能伐紂。）封禪書。周有大德。有赤烏之符。（吳張紘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思文正義書說。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宋志。武王有大自天。止于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程氏遺書。問魚躍于王之舟。火復爲王屋。流爲烏。有之否。曰與大則不可知。若此聯之先應則有之。）孫氏瑞應圖。赤烏武王

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東家雜記。子貢見端門有血書。以吉孔子。孔子趨而觀之。化爲赤烏飛去。帝王世紀。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烏若龍戲己。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即太上皇。東漢書。漢章帝元和中。赤烏見郡國。續後漢書。孫權傳。赤烏元年。武昌言麟見。有司言奏麟者太平之應。宜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于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爲元。群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元。上元縣志。吳黃龍六年冬十二月。赤烏群集前殿。大赦。改明年爲赤烏元年。赤烏十二年。兩烏銜鵲墜於東觀。吳曆有兩烏銜一鵲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烏爲太元。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赤城續志。葛玄訪括蒼洞。治壇鍊丹。感動天地。爐鼎發輝。赤烏來翔。事聞于朝。吳主詔以赤烏改元。播告中外。（見北燕觀記）宋書五行志。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烏見暨陽。晉明帝太寧元年。郭璞上疏。當有赤烏來集晉陵。以顯至德。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烏六見北海都昌。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烏見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以獻。魏書志。高祖太和二年二月。涼州獻赤烏。肅宗熙平元年二月。赤烏見肆州秀容郡。神龜元年四月。赤烏見并州之晉陽縣。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一年十一月乙酉。澤州獻赤烏。續資治通鑑長編。太宗帝紀。至道元年四月乙巳。知通利郡錢昭序表獻部內赤烏白兎各一。云烏稟陽精。兎昭陰瑞。報大德蕃昌之兆。示金方剛服之徵。念茲希世之珍。罕有同時而見。望宣付史館。從之。上謂近臣曰。烏色正如渥丹。信大德之符矣。（昭序俶之從子也。）宋史五行志。宣和元年九月戊午。蔡京等表賀赤烏。有官龜鑑。朱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兄朱仁軌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烏白鵲棲所居樹。按察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魏知古等共諡爲孝友先生。孝子傳。吳叔和提烏人也。至孝。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巢門。甘露降戶。常璩華陽國志。僰道縣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玉海汪藻賀赤烏白鵲表。烏本陽精。鵲知歲事。祚隆大德。應在金穰。協周家王屋之符。異莊子雕陵之見。孝能致哺。有生咸遂。宜多可俯之巢。同類相求。將致來儀之感。

黑烏

大戴禮夏小正。黑烏浴。飛乍高乍下也。西漢書。五行志。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鬬群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鬬群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

也。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厥妖白黑烏鬬於國。太平廣記。燕昭王坐握日臺。時有黑烏白頸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照於雲日。百神不能隱其精靈。（詳珠下）

丹烏

王子年拾遺記。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句踐得入國也。起望烏臺。言烏之異也。

錦烏

太平寰宇記。賓州錦烏。似鵲而大。

青烏

酉陽雜俎。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壘石像佛。默期冥報。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即驚覺。顧不見人。天尚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墻上有青烏子噪。即是富貴時。及覺。不復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墻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鎖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羅泌路史黃帝紀。創罿罻。設禁律。說青烏。記白澤。以除民害。而民宜之。（抱朴子云。精推步。則訪猾狀。講占候。則詢風后。窮神姦。則記白澤。相地理。則說青烏。三說今代有之而非真。）輿地紀勝。青烏鎮。九域志在縣西四十里。圖經云。青烏鎮置

於元祐之間文同丹淵集青烏詩　青烏客館之東軒前對長江陽層嶂欹危一徑入林外竹擁茅簷儼相向愛其生事亦自足牛羊縱橫雞犬狀安得與爾從此隣爲作野歌供吹唱

蒼烏禮斗威儀江海不揚鴻波東海輸之蒼烏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烏孫氏瑞應圖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帝王脩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至宋書五行志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蒼烏見襄陽縣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蒼烏見襄陽雍州刺史王玄謨以獻魏書世宗景明二年十二月南青州獻蒼烏正始二年三月雍州獻蒼烏六月雍州又獻蒼烏永平二年四月河內獻蒼烏肅宗熙平元年六月冀州獻蒼烏前廢帝普泰元年五月河內獻蒼烏孝靜興和四年五月濟州獻蒼烏七月瀛州又獻蒼烏武定元年四月兗州獻蒼烏五月濟州又獻蒼烏二年五月京師獲蒼烏三年六月京師獲蒼烏十月光州獻蒼烏隋書文帝開皇元年三月辛巳太原獲蒼烏唐書太宗貞觀九年十二月京師蒼烏見文苑英華庾信作齊王進蒼烏表　臣某言臣聞飛南陽之雉尚聞霸圖下建章之鵲（一作鶴直用）猶調和氣況乃虞庭吉瑞姬社呈祥咸高識啅之心實貴能仁之性伏惟皇帝陛下德敷於百姓孝刑（一作形）於四

海攝提從紀天下文明是以東海輸禽乍改黔質西山度羽或變蒼精臣去月三十日行到陝州獲大都督莫仁回樂列稱於州射堂內見一蒼烏林薄回翔循環不去駐乘木之精轉司風之翼即召儀同其甲等同時觀見斯實禮教所覃孝慈之感理宜歸瑞秘閣書祥帝冊用光至德取效升平無令赤鳳留止偏爲岐王之歌玄鶴排徊獨擅銜珠之舞。

碧烏新唐書五行志唐貞元十八年六月烏集徐州之滕縣啄柴爲城中有碧烏一

仁烏王子年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雅遶煙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煙臺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烏俗亦謂烏白臆者爲仁烏則其類也。

義烏容齋隨筆禽畜之賢曰義烏王見長金正叔集海上有烏不群飛亦不常有惟孝義之家或翔集焉土人謂之義烏詩云徒知感義海邊州未效精衰已白頭苑囿清陰無限好穠身容借一枝不

慈烏新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慈烏巢宣政殿栱辛巳又巢殿栱北史蕭祇傳祇子放字希逸隨祇至鄴祇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有二慈烏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測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邵氏聞見錄李夫人山行見黑禽有感遂孕。臨蓐特慈烏滿庭人以爲瑞是生康節公（雍邵）宋夏文莊公集謝宣赴龍圖閣觀芝草慈烏表　臣某言潁鄉先置並獻於千祥內閣榮觀首私於四近殊尤變異歡誦何勝（中謝）竊以芝產九莖聞彼漢房之典烏生八子傳諸秦杜之歌詎有特爲綻祥方冬載育蓋式昭於茂祉寔允屬於昌辰伏惟皇帝陛下慶肇臨民寅承順帝法陶唐之稽古尊講於舊章體高陽之潔誠宣臻於盛節接真游而允穆尊妙道以尤崇恭惟指李之墟昔屬猶龍之館睿心有眹方致於精衷黎首聿臻顧修於明祀爰咨近輔經始神函當備物之初辰覽載陽於愛景天和茂暢地質交騰茁彼靈芳叢生福地回彌川而億計亦賦象以千名別進啅之慈禽競營巢而乳鷇宣昭協氣茂發鴻禧亟彼藝而考祥遽置郵而承獻爾陳中禁既從穆而載闐嚴召近司俾周旋而審覩示休嘉之畢隱彰見象之日昭臣謬備樞衡親逢旦暮共齊緣旨仰奉睿祺瞻菌蠢之英如游於台嶺俯畢逋之狀若對於義輪蓋盛德之所分感殊徵之薦涌祇迪天人之際寔惟明聖之符抃躍欣榮倍萬倫等唐張祜詩慈烏色似漆孔雀尾如金內外既相及聖人空理心李文姬吟李琰文姬懷安人賢而能文嫁故氏其子廷傑嘗預鄉

薦至京傳其篇什于士大夫間有慈烏吟頗助風教故首錄之。慈烏兮翔翔念我生之劬勞反哺兮啾啾天生萬類人最貴勿謂禽鳥非我類彼甲烏士兮乙爲商圖名爲浪蕩子兮射利海異鄉倚門親老雙鬢霜慈烏兮林端人子兮胡顏丙落髮兮丁師像飛錫遊四方兮浮海尋三山倚門親老雙鬢斑慈烏兮林端人子兮胡顏元達百正詩步出東南林啞啞聞哀音哀音不堪聞而有反哺心子母誰無情爾情抑何深昔人稱爾孝爲中之曾參人於物寂蠹桀何不如禽

細烏稽神異苑洞冥記曰武帝元封五年勒國貢細烏以方赤玉籠盛百頭而大如蠅其狀如鸚鵡聲聞數十里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烏候時亦名候蟲上得之放於宮內旬日之間不知所在甚惜求之不復得明年此烏復來集于帷幄之上或入人衣袖因更名曰蟬烏宮人婕妤等皆悅之但有此烏集于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者多爲丈夫所媚也。

朝烏南史高昌國傳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雲白烏輿地紀勝寰宇記云。信安縣有雲白烏一名雲烏亦曰同力烏千歲則化爲鵂能趨石禁蛇烏形似雉尾如雀尾有斑文背上連錢文左足三距者其鳴尤頑又有金烏。

（白口脚如金色）

丹翠鳥

（太平寰宇記資州土産丹翠鳥）

飛涎鳥

（稽神異苑搜神記曰東南海去會稽）三千餘里有人國國中有飛涎鳥似鼠而翼如鳥而脚赤然每至晚諸禽來棲之前各占一樹口中有涎如雨沾洒衆枝葉有他禽之至如網也然乃食之如竟午不饑即空中送而涎之無不中焉若人捕得脯之治痟渴其涎每有至後半月即乾乾白落落即復布之

報讎鳥

唐史補裴中令為江陵節度使使畢耕譚孔受王積往嶺南充使回至桂林館為群烏所噪王積以石擊之烏中腦而墜死於竹林中其同行譚孔受忽病頭痛不可前令王積先行去戒逆還相待弐先報我家令人相接尋裴中令夢譚孔受言在道為王積所殺掠其錢物委屍在竹林中兩日內王積合到乞令公治之王積至送付推司薜楚伏法旬日孔受到知擊烏之事乃是烏鬼報讎也

三足烏

（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　凡日無光則烏不見日烏不見則飛鳥隱竄（文帳古今注云漢元帝永光年中日無光其日云安無烏弐言日中烏之去也斗其日中烏無光曜達民間烏舞吠矢人之鉃果首明莫大于日月之精粹為三足烏接翔太陽回薄古氣亦靈之最也烏可不宗乎）春秋元命苞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又日中有三足者陽精其僂呼曰僂呼溫潤生長之言又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蒸蒸來茲異祉周文翼翼翔此靈禽文考至德下卑深仁羑被遠行千載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僉定惟此大禮景福在民予安敢攘宗廟之善弗宣大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並遠進三級崔豹古今注抱朴子虞舜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參鋤瓜三足烏萃其冠春秋運斗樞雉星明則日月光烏三足禮義脩物類合淮南子日中有三足烏又曰日中有踆烏月有蟾蜍（踆猶蹲上不行謂三足也）括地圖崑崙之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為西王母取食王充論衡儒者言日中有三足烏日火也烏入火中燋爛安得立然烏日氣也張衡靈憲日陽精之宗積而成烏烏有三趾陽之類數奇孫氏瑞應圖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能改齋漫錄東坡云梅聖俞作日食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因俚說以寓其意戰國策曰日月煇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予按史記龜策列傳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乃知古有其說何東坡偶忘此耶太平廣記漢武帝謂東方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曰三足烏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烏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烏獸食此即美悶不能動玉海漢章帝元年烏生三足色赤東觀漢記章帝元和二年三足烏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烏子生三足大如鷄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五月戊申詔白烏神爵甘露屢臻又有赤烏白燕晉諸公贊世祖時西域獻三足烏遂累有赤烏來集此昌陵盖烏者日中之烏有託體陽精應期耀質以顯至德者也又曰三足烏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晉書載記張重華在涼州日暮赤如大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五日乃止明年重華卒其子耀靈立為臣下所廢國遂以亂亡南齊書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巢南安中陶縣庭魏書志高祖太和七年六月青州獻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十三年十一月滎陽獻三足烏十四年六月懷州獻三足烏十五年閏月濟州獻三足烏十七年五月冀州獻三足烏二十年六月豫州獻三足烏二十三年六月冀州獻三足烏世宗景明元年五月徐州獻三足烏三年二月豫州獻三足烏正始元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五月幽州獻三足烏是月相州獻三足烏六月定州獻三足烏二年五月肆州獻三足烏三年三月豫州獻三足烏是月豫州又獻三足烏永平元年四月豫州獻三足烏延昌三年二月冀州獻三足烏肅宗熙平元年四月汲郡獻三足烏二年四月東郡獻三足烏是月豫州獻三足烏南兗州又獻三足烏神龜元年八月雍州獻三足烏二年五月潁川郡獻三足烏正光元年四月濟州獻三足烏是月濟州又獻三足烏二年閏月東郡獻三足烏三年五月東郡獻三足烏潁川郡許昌縣獻三足烏肆州獻三足烏六月冀州獻三足烏四年六月瀛州獻三足烏出帝太昌元年五月齊獻武王獲三足烏以獻孝靜元象二年四月京師獲三足烏武定三年五月瀛州獻三足烏四年四月潁州獻三足烏五月潁州又獻三足烏後周書明帝三年秋七月景申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威鳳巢閣圖龍躍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鈞命决曰王者至孝則出隋書煬帝大業四年五月壬申蜀郡獲三足烏唐書正觀十七年五月雍州獻三足烏　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為周室之瑞睿宗云烏前足偽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寶應元年秋七月己卯京兆府萬年縣獲三足烏獻之五代史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兗州進三足烏遼史聖宗紀統和九年八月壬午東京

進三足烏文苑英華李雲卿京兆府獻三足烏賦（以平上去入周而復始爲韻）杲杲靈烏萃于神都擢彼殊彩呈茲異軀挾拂四氣翺翔九衢貽祥鶯之上林慕儀鳳之棲梧瑞表孝紀名標祕圖將有感而必集豈獨狹周興有虞觀其降（一作除）自日域戾于天府音諧雅頌動中規矩頡頏其質差池其羽步芳草而三趾徐來遡祥風而六翮微舞珍奇莫測觀者如堵諒茲禽之禎祥吉我皇之福祐於是羅者既獲虞人是薦貯以瑤匱登于王殿凝睿想迓神物孤飛砌上似於雲際而遊獨立君前疑乎日中而見聖情不極念茲玄黑彼應感而至我有道而得押以馴擾安其棲息夜啼玉壘聲雖入于舜聰曙喚瑤墀心豈知夫帝力不然者曷足以昭我皇之玄化表吾君之恭默是知國將昌則降而爲祥政或缺則歸彼扶桑天道不昧神心孔彰豈有情在於斯烏固靈應昭乎彼蒼之旨既集吾君之福祉與天地而終始儻不翦其毛羽願長飛乎帝里　王頴三足烏賦　夫何赫赫之太陽忽降精於烏鳥乃呈瑞於皇王足應乾之三數日曜日之九芒降天邑而于我李浴咸池而自扶桑嘗空聞於前牒今實覩於殊祥天既無私祥何能隱（一作信）昭聖代之有應兼休徵之無盡瑞于帝室表大孝於天衷獻自尹京驗長安之日近始至也衆羽駭集伊人驚萃邁鳳之時見何鷹隼之能畏如深就日之誠不效搏風之志願委質而入貢終從仁以馴致入銅籠而戢翼向金殿而矯翅將吉于休似對以禮由是憐楚人之迷鳳隨越裳之獻翟小哉棲棘之鸞茂矣應風之鶴未如我陪日馭之出入遊天居之寥寂冀有赤而呈美白以效靈俱非應乎殊兆亦或戢於祥經（二字一作嘉作）終未如符孝理之永錫昭賢運之康寧則如堯齊登極夔龍夾輔布政無漏唯賢是取故得感陽精於上帝贊陰德於下土光昭萬葉輝映千古良史當載美而記時謀才顧賡歌而蹈舞

四足烏

魏書景明四年六月幽州獻四足烏

獨足烏

輿地紀勝獨足烏喙脚皆赤葉縛相揮

日中烏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淮南鴻烈解說林訓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能有脩短也在日中而見故日勝日服猶畏雛禮爾雅謂祥並秦人謂之祀祝問鷯特晨鳴人占者鴻烏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　王融新對問志曰日爲大陽之精日中烏見主不明爲政亂　北史周本紀高祖武皇帝大和元年十二月庚午日閞光遂散日中見烏　庾倏賦日中烏（以光出扶桑在中而韻）相彼烏矣超然炅同不振羽於城上自呈形於日中儀鳳肖衡信五色而都混高天已及豈三年之始沖懿此生成買于今昔東西必隨於運動升降羣離於赫奕術黄人而更助金光映玉宇而偏疑烏迹既乃騰陵霄漢披拂雲霓那楚漆而堪處匪霜臺之足棲分明而不以籠中固非僊鶴揚歸而還如鏡裏豈是山雞曷九雛之莫對乃三足而長在黑羽雖同於不黔白頭詎得而終待始來何地誰見入於重輪爰止何年孰可問於真宰徒詩其煒煒煌煌形標翼縱縱橫異色冠蟬和光氣起而逸銳飛動時兮而杳若潛蔵足分人于淵獄固焉寄於反哺日官朝測空懷望於殊祥嘉其靄爾無足褫然斯出鳴琴安得鸞其啼流火焉能變其質復不知其也何其隱也矣歸有咸池兮飲不飲有蟜桃兮依不依誰使拂航景象沐浴出輝炫見乎清晝優游乎翠微靡顧稻粱志士留之而莫得無情彈石參人驚之而不飛谷有指琴廊之儀形訪前時之歌詠且彼素姿神異於羽輝映下爲陰陽之符蓋本陽精之命今仁風已扇孝理方盛烏之棠兮得不降休而瑞聖

朝夕烏

西漢書朱博傳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史大夫之職當休廢也　李濟翁資暇集云御史臺有栢及烏因在朱博之前也漢書敘朱博請罷大司空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應又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衆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自博栽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未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書然也又云及觀顏氏家訓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該作烏鳥用之今袁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所引稱所載文又人所引用皆以爲烏鳥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諭）

兵曹烏

北夢瑣言崔布侍以仁孝稱其在并州廳前叢草上有小烏如鶵鷂來巢孚卵五色如鵝子鶵見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焉所號兵曹烏

魏丞烏

曾慥類說魏伶爲西市丞養一赤嘴烏每於衆中乞錢街歸號魏丞烏

城上烏

左傳晉侯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之皆以食也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後漢書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鶵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

（來車晉書載記慕容沖之敗。有群烏數萬翔鳴于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鬭將不半年有甲兵入城之象。）**海上烏**（鎮江志海上烏自海上來。懷中有砂石如黍粒大。名金剛鐕。唐元稹知浙西。大夫述夢詩云。金剛雖遠玉。）**孤山烏**（地理志孤山。正在江中。有烏飛入舡。人以飯與之。烏且飛且唼。）**彭澤烏**（異錄彭澤有烏能接丸。行者丸飯擲之。高下無失。）**愛人兼烏**（曹憲類說武王克殷。問太公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召公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愛屋及烏**（孔叢子叙世篇。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下之道。詳世。）**東溪飛烏**（處州路志縉雲東溪。商賈往來之處。水極險惡。溪之旁有神祠曰大亭廟。舟人至此必致祭。祭畢封其肉并饌散於林石之間。俄頃飛烏群集攫盡。然後可放舟。不然則必覆溺。）**西山瑞烏**（豫章續志新建縣西山之南廣福觀有瑞烏。紅咮翠羽。其狀若鸞。翔集林麓。人或見之。多爲休徵。）**桃源二烏**（張舜民郴行錄桃源觀有二烏。自晉太康已來見之。馴擾山林中。中間改換不可知也。然二烏如故。其餘烏雀振之。每有遊人賫客。未及數十里。烏已先報之。近歲爲人獵去一。即時復有一烏充之。）**烏巢廳事**（東漢書廣漢儒林爲東郡太守。烏巢於廳事屋梁。）**烏巢朱雀門**（吳曆吳王烏神王表。五鳳蒼龍門外。時有烏巢朱雀門上。）**群烏集竈**（晉書五行志。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共啄狗即死。又噉肉唯餘骨存。五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烏集廬舍**（晉書成公綏傳。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北史宗懔傳。懔居母喪。哭輒歐血。每旦有群烏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以爲孝感所致。）**烏集墓側**（新唐書列女楊含妻。朝夕臨父母墳。有馴烏鵲兔之祥。太平御覽皇甫睦字永賢。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後母亡。廬於墓側。負土爲墳。乃有

鵶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哀。宋史孝義傳。何保之有至行。母卒。負土成墳。廬於其側。日有群烏飛集墳上。哀鳴不去。）**烏巢幄帳**（隋書煬帝起宮丹陽。將遊於江左。有烏鵲來巢幄帳。驅不能止。）**烏巢墓樹**（唐書武德中。張志寬純孝。丁母憂。於墓側負土成墳。有烏巢於廬前樹上。志寬哭臨。烏輒悲鳴。高祖聞之。遣使弔賜帛三十段。表其門閭。）**烏集殿梁**（新唐書五行志。景龍四年六月辛巳朔。烏集太極殿梁。驅之不去。）**烏集僧寺**（舊唐書文宗紀。開成元年閏五月丙戌。烏集唐安寺。逾月方散。）**烏集庭樹**（郁離子燕王好烏。庭有木皆巢烏。人無敢觸之者。爲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凡國有事。惟烏鳴之聽。烏得寵而矜。客至則群呼之。百烏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烏。烏攫腐以食。腥於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鴟止焉。烏群睨而附之。如其類。鴟入譟于宮。王使射之。鴟死。烏乃呼而啄之。人皆醜之。太平御覽唐柳仲郢爲尚書左僕射。東都留守。盜發先人墓。棄官歸華原。除華州刺史。不拜。後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使節越。於華原別墅卒於鎮。初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爲候。唯除天平烏不集。卒於鎮。）**烏集墓廬**（南唐書沈麟父死。廬墓。慈烏集其上。）**烏集林木**（五代史五行志。周廣順三年六月。河北諸州旬日內無烏。既而聚澤潞之間山谷中。集於林木。壓樹枝皆折。是年人疾疫。死者甚衆。至顯德元年。河東劉崇爲周師所敗。伏死流血。故先萌其兆。）**烏鳴峻堞**（太平廣記梁祖親征鄆州。軍次衛南。時築新壘。工畢。因登眺其上。見飛烏止於峻堞之間而噪。其聲甚厲。副使李璠曰。是烏鳴也。將不利乎。其前軍朱友裕爲朱瑄所掩。拔軍南去。我軍不知。因北行。遇朱瑄軍至。梁祖策馬南走。入村落間。爲賊所迫。前有溝坑。頗極深廣。忽遽之間。忽見溝內蜀黍稈積以爲道。正在馬前。遂騰躍而過。副使李璠都將高行思爲賊所敗。張歸字爲敵騎援戈力戰。僅得生還。身被十箭。乃知衛南之烏先見之驗也。）**烏鳴內庭**（宋史五行志。建炎七年。群烏鳴于內庭。數日乃休也。）**烏巢白竹**（溫州府志元祐間。孝子仰忻廬墓于旬洋山。二十年。墓傍忽生白竹。慈烏群集其上。人以爲孝感所致。）**烏噪兵營**（事類合璧

李敬業蘇孝祥率騎兵五千夜度擊敬業孝祥死有烏噪敬業營上

烏集塚樹（元史孝義傳畢也速答立迷裏氏父）喪廬墓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又有尹夢龍母喪負土為墳結廬居其側有群烏集其塚樹

群烏銜木（新唐書五行志）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烏皆群飛集魏博田緒淄青李納境內銜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里緒納惡而焚之信宿又然烏口皆流血十八年六月烏集徐州之滕縣棗柴為城中有白烏一碧烏一

群烏銜枝（群書類對異苑曰東陽顏以純孝聞後有群烏銜枝集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烏顏至孝故致茲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

烏攫肉（漢書黃霸為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言事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見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氂不敢有所隱

烏銜塊（太平御覽孝子傳李陶交趾人母終陶居于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鄰人助群烏銜塊助成墳

烏啄口（陳書司馬申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脫兒此周譖被傳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申嘗晝寢於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効也

烏食蝗（梁書梁宗室脩為梁秦二州刺）史將秋遇蝗脩躬詣田所深自咎責吏勸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忽有飛烏千群食蝗遂盡臺使適見莫知何烏言於武帝帝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五代史馮行襲在金州境旱蝗則飛烏食之歲荐則鹵獸自生

洛城見烏（北史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西見群烏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甚異常童

世辯見烏（北史齊世辯性怯武平末）為閤府周師入鄴令辯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阜西望遠見群烏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返顧

潛之得烏（酉陽雜俎晉將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環貫之）

老萊弄烏（事類）合璧老萊子行年七十戲弄烏於親側欲之喜烏（孝子傳）

小兒驅烏（太平廣記晉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路一屍）已臭爛烏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簪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眾烏爭

集無復驅者

義甫詠烏（隋唐嘉話李義甫始召見太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枝

渾王聞烏（事類合璧韓偓崔胤請以渾王為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霧王聞烏聲曰上與后幽困烏鵲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否帝曰然是兒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

哀感鳴烏　隋書孝義傳紐回丁父母喪廬於墓側廬前生麻一株冬夏恒青有烏棲其上回舉聲哭烏即悲鳴時人異之

楚幕有烏　左傳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猪能逐烏（郭璞洞林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婢適吳病四十餘年暫來歸在其家令吾卦之得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鳴即便發作案卦中當取得獨蹄猪畜之（江東名之為獨足猪）後婦人如欲眠而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在戶前立遙呼婦人語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遂泣而去病如小間吾與殷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禽猪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僧化為烏（太平）廣記大曆中有平陽路氏子性好奇廬於太白山嘗有老僧至示以玄妙之蹤於衣中出一合子高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啓之即以身入儀而化為一烏飛沖天（又詳僧）

婦死為烏（宣室志東平呂生魯國人家于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叢木黔其翼鼓其鳴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昔生時無以異類見阻言訖遂去後七日果一烏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烏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唳僅食頃方東向而去太平廣記韋氏子婦相里氏臥疾謂其夫曰妾形之後當神化為烏來其夫泣曰洪爐變化物固有之然群烏之來數皆數十何以認君之身而加敬乎曰尾底毛白者妾也及期烏來者數十惟一止於庭樹低枝徐驗之其尾果有二毛白如霜雪姑引其手而視之曰吾新婦之將亡也言當化為烏而尾白真吾婦也飛上吾手言畢其烏飛來馴狎就食若素養者食畢而去自是日來來食人皆知之數月之後烏亦不來

爵生烏（劉向說苑）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自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王若必信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遂亡殷國後此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改為烏孝以章其行迹云

烏與鵲鬬

存心錄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鬬燕王宮池上烏墮池死時旦謀為亂未幾伏辜。文獻通考會昌元年潞州長子縣有白頸烏與鵲鬬

鵲鋪烏兒

魏書徐州表濟陰郡廳事前槐樹烏巢於上烏母死有鵲銜食鋪烏兒不失其時並皆長大賞太守帛十疋。文獻通考唐元和十三年春淄青府署及城中烏鵲互取其雛各以哺子更相搏擊不能禁。太平御覽長慶中漢州雷澤縣百姓張憲莊榆樹有烏巢因風墜二雛有鵲巢於東南樹引所墜二雛於其巢哺之。

鵲變為烏

文獻通考唐中和元年三月陳留有烏變為鵲。二年有鵲變為烏。古者以烏卜軍之勝負烏變為鵲氏從賊之象鵲復變為烏賊復為民之象

烏鵲爭巢

晉書武昭王傳李士業之末敗也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

烏鵲通巢

李友同風唐郭儁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為義感之

群烏夜鳴

應州縣上其事建平昌公宇文猛詣其家勞問之。文獻通考寶曆元年十月丙申群烏夜鳴　天復二年帝在鳳翔十一月丁巳日南至夜驟風有烏數千迄明飛噪日不止自車駕在岐常有烏數萬棲殿前諸樹人謂之神鴉。

群烏夜集

新唐書五行志元和四年二月群烏夜集於太行山。

群烏下翔

文獻通考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群烏百餘萬飛翔有聲如風識者云突厥雀亦云番雀。

夢烏

書林事類宋公子得夢己為烏喙加于南門足加于桐門曰予夢美必立也立為昭王劉義慶世說徐千木年少時嘗夢烏從天下銜長斗繳樹其庭前烏復上天銜繳下凡樹三繳竟烏大鳴作惡聲而去徐後果遂惡終。

彈烏

南唐近事何敬洙善彈射性勇決微時為鄂帥李簡家僮李性巖毅果於殺戮左右給使之人小有過愆鮮獲全宥何嘗因薄暮與同輩戲于小廳下有蒼頭取李公所受硯挈于手中謂諸僮曰誰敢破此何時餘酣未興厲色而應曰死生有命吾敢碎之乃擲硯於石堦之上鏗然毀裂群豎迸散無敢觀者翊日李銜退視事責碎硯之由主者具以實對李極怒即命擒何以至死不旋踵矣李之夫人素賢明知何有奇相每日異日當極貴至是匿何後堂中旬浹之間李怒未解夫人亦不敢救一日李獨坐小廳有一烏申喙向李而噪其聲甚厲李惡之遂拂衣往後園池亭中烏亦隨其所之叫噪不已令家人多方驅逐略無去意李性既褊急怪怒愈甚顧左右曰何敬洙善彈急召來能斃此畜當釋爾罪何應召而至注丸挾彈精誠中激應弦斃之李加賞於再遂捨其罪洎成立擢為小校以單功累建旌鉞建隆初自江西移鎮鄂渚下車之日小廳中復見一烏顧何而鳴何曰昔日全吾之命得非爾乎乃取食物自置諸掌烏翩然而下食何手中其後何位至中書令太師致仕功業崇極時莫與比靈禽之應豈徒然哉太平廣記青溪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烏常巢宿其上太元中謝慶彈殺數頭即覺體中恍然至夜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烏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卒慶名奐靈運父也。

射烏

風俗通集明帝起居注曰東巡太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王吉射之王吉曰烏鳴啞引身射左腋陛下方萬歲臣為二千石帝賜錢二百萬令亭壁畫為烏也訓女蒙求北史蠕蠕公主并彭城太妃爾朱氏者榮之女神武並納之為后公主遂遷神武與爾朱同迎於木井北太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一發而中宋史范廷召善騎射嘗出獵有群烏飛過廷召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性惡飛禽所至處彈射殆盡金史石土門傳石土門漢字作神徒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有弟阿斯懣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為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

畫烏

太平廣記齊太尉司馬啟齊之陳顯達鎮江州辭釋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見孔雀捨烏

經律異相智幻國人貴持烏來至波遮禁國而國無烏人見歡喜供養於後有一賈人從他國持孔雀來又見殊傑皆捨烏而見孔雀阿難頌曰如佛不與世梵志得供養今佛具足者異學失供養

海岸金烏

圓悟語錄鄆王請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豈容聲相從君見道云夜半碧雲籠古殿天明海岸迸金烏（汴邪）

烏王

經律異相烏王甘蔗所領四烏使至沙場國。波斯匿王有四大臣。

拜爲四將合四部兵欲伐小國四臣見佛稽首足下世尊問之仁等何玄具以事答我等之身爲此國王多所興立常畏危命今當攻伐世尊讚曰善哉諸賢是爲報恩而有反復不但今世爲此國王過去世時沙竭之國有諸鳥衆而來集會止頓其國鳥王名曰甘蔗主八萬鳥鳥王有婦名脩黎尼懷軀思食至誠白王我身小羸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爾者死於時鳥王聞其音聲合會鳥衆汝等當往沙竭國王有大鹿王名曰須具欲得其肉四鳥應募吾等堪任不惜身命當辦此事於時四鳥數至會所時國王子見鳥恐懼馳還白王我見四鳥色像若斯數來鹿苑王即勅人令捕鳥師造立方便張羅捕鳥輙以獲之生上國王王問四鳥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鳥言曰唯然天王非我所樂有王名曰安住其婦受胎欲得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時王愕然怪之自受王教作此方計投棄軀命誠非所及欲未俗人有此反復受若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王告諸鳥今赦汝罪（出藏具唯人名與蓮閑鳥王經）亦皆鳥與獼猴爲親友　昔有鳥名曰拘耆（梵言未詳）鳥避在叢樹產乳諸子在於樹上時拘耆與獼猴共爲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噉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所噉獼猴歸見問之何鳥答曰蛇噉我子了盡無餘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前遶之蛇怒纏獼猴獼猴捉得頭伸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踴躍（出赤觜鳥喻經）鳥與雞合共生一子　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野父聚落母共合生兒子非烏復非雞若欲學公聲復是雞所生若欲學母鳴其父復是烏學烏似雞鳴學雞作烏聲烏雞若兼學是二俱不成（出僧祇律第二十四卷）烏與盤狐遞相讚嘆　久遠世時有黃門命過棄擲樹間盤狐及烏共來食肉更相讚嘆烏曰　君體如師子其頭如仙人　胎由鹿中王善哉如好華狐曰　誰尊在樹上其慧最第一其明照十方如積紫磨金　時大仙人處於閑處淨修爲道聞之說偈問曰所作吾聞見何事爲兩舌自藏於樹間食死黃門肉汝輩下賤物　自稱如上人烏曰　師子及孔雀共食於禽肉何謝先滅頭次第而求乞（出野

鼠烏

紅

詩文

文苑英華楊諲進孝烏頌表　草莽臣諲言臣聞自昔皇王撫運提象天錫禎應以光盛業臣伏見以爲至道有孚能招異類深仁所協克順天心陛下孝理天下孤視群動恩被羽族感通陽精雖若車馬圖洋溢祕府而黃龍丹雀委積近郊此式爲常不甚尊美豈如孝烏㳺爾營巢不懼不驚以育群子臣幸逢昌運好覽休祥萬古珍圖安能有此百代良史未之前聞況宿（一作霜）穢紫宸曉夕嚴警會弁星列爪士雲屯燕雀飛揚無相賀之所魚龍在棟成騁目之觀唯此孝烏晏然能馴明陛下深子物之慈表皇太子歸愛報恩之孝首出象（疑作衆）瑞莫與之齊謹按符瑞圖云宗廟肅敬則烏至昔范賢對蜀主言慈烏知孝誠養之禽必有遠方懷惠而至者陛下聖業遠備威震遐戎略地攻城無歲不克巴蜀之外今斯獲醜慈烏效祉可謂有徵加以遠降日輪近巢天宇𢎝北辰以永固豈南飛以遠枝自古攸傳無聞此瑞顧陳不朽垂裕將來謹獻孝烏頌德頌七首雖論揚之美有愧於清風而葵藿之心無忘於捧日謹扶延恩匭奉表以聞冒觸宸嚴伏增戰越臣諲誠恐頓首死罪謹言藝文類聚晉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乃喟爾而歎曰余無仁惠之德祥禽曷爲而至哉夫烏之爲瑞久矣以其反哺識養故爲吉鳥是以周書神其流變詩人膽其所集望富者瞻其爰止愛屋者及其增歎蓋古人所以爲稱若乃三足德靈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斯乃鳳鳥之德何以加焉鴟惡烏而貴生懼之烏善禽而吾嘉焉懼惡而作歎嘉善而賦之不亦可乎其辭曰惟玄烏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剛之至色望里仁之迴翔兮翩群鳴以揚翼蓋自託於君子兮心雖邇而不逼起彼高林集此叢灌棲息重陰列巢布榦繽紛霧會回皇壓亂來若雨集去若雲散寒鳴日夕皷翼昧旦噫啞相和音聲可玩嗟斯烏之克孝兮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德兮懷凱風之至素雛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將朝霞而凌厲兮飄輕翥於玄冥有崑山之奇類兮體殊形於亡趾望西極以翱翔兮爲王母之所使時應德以來儀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畢起能休祥於有周兮形負明于吉士嘉茲烏之淑良兮永康樂而靡已文選梁何遜窮烏賦　嗟窮烏之小鳥意局促而馴擾聲遇物而知哀翩排空而不矯望絕侶於夕霞聽翔群於月曉既滅志於雲霄遂甘心於園沼時復搶榆決起觸案窮歸若中氣而自墮似驚弦之不飛負雞塒而共宿啄鷹稗以爭肥異海鷗之去就無青鳥之是非豈能瑞周德而丹羽感燕悲而素憚雖有知於理會終未悟於心攸文苑英華李子卿紅觜烏賦（以新聲羽未調爲韻）殊方之烏兮丹觜黑身異性特立兮既孝且仁勁翮非日點而得黑快吻豈研朱而益新（一作勁翮亦非）

（日然而浮作喙大物乃所未而盍）新不頓頑以干物常翩翻而狎人非越鳥之思歸類海鷗之多機謂富屋之堪止謂芳枝而可依其來也狀銜花未下其去也疑帶火初飛何必將鷂聲已傳於緑綺如能反哺遊更狎於絲衣數數其音泄泄其羽常飲啄於軒砌每棲翔於牖戶凌美翼之鵷鸞掩能言之鸚鵡朝食芳餌全忘攫肉之心夜宿雕籠何有啼城之苦顧弱質而誰貴識主人之厚意非九子之是思仰三足而多愧鳴躍既安（一作安）在搏伏尚未驚何得號（作德）而遷喬鶴何功而在位稻粱已飽兮羽翼將淵翔臺可宿兮雲漢非遙懷不使余尾之㷀㷀余音之嘵嘵為君一舉凌丹霄

又崔元明賦　伊空桐之靈烏兮丹蔚黑質拂羽清霄兮流形白日與鷲鷺而為伍豈凡鳥之能匹故其聲則合雖動必依仁必患而狎感恩而馴既喬喬而翔漢嘗啞啞而向人不驚不怖亦義而親爾其升丹楹入華堂對上谷之羅薦拂佳人之聚裳驚空簾之秋色怨夕月之清光悲信美而非吾土傷幽栖而思故鄉（一作思故國而多傷）於是湘（一作楚）妃候熒相如馬歎何不開金籠而使飛永騫翥於雲漢重曰日宮難可躋月樹復驚栖未聽將雛曲空聞恐夜啼

宋薛季宣浪語集信烏賦（并序）　南人喜鵲而惡烏北人喜烏而惡鵲好惡之不同有若如是習南北更相笑而

無有訂焉於是南人以北人好惡為正作信烏賦以辯或庶幾乎不黨也其辭曰有不有翁言與世違行與衆忤動作云為惟背時是主恒笑遨乎江湖經乎周直之野爰有鵶烏上主人之屋者主人瞠若而唾之曰吉吉利利善人其逢惡人余避次有乾鵲噪于其庭主人持飯一盂一瓯羹嘻喜喚喚呪祝前行莫諸地而飼之曰而以喜來將無後時於余婦子等之接之不有翁錯而顧躍而驚進揖主人請問其情主人曰夫子不是聞乎夫烏烏之性人災其幸來集謳呼蓋非吉徵須刻不踰厥有非常之應鵲也無然休祥喜傳惟吉惟慶羌來告言應乎弗應行人至惟古說焉夫子曾不是聞乎不有翁啞然笑曰異乎吾所聞君子為善不求福去惡以遠禍福之至也固當然其得禍也非予過於此而無乎戚戚何喜鵲而於烏乎遷怒就予之說言之則鵲是而烏非福禍之來固自己曾何咎於無知然以哭懼我者忠臣之事陳嘉瑞者諛人之辭懼哭過可得而改吉慶之在我者去我將安之不告於余固毋損告何責於先時又況是非無可必夫何一喜而一悲主人懣然不說曰然則夫子喜烏而惡鵲與此北人之常也風土有不同好惡隨以異物不齊者物之情若之何槩之一致不有翁曰否否物情有是知之為貴予自非知我者雖吾言無不既君子惟是之從何容心之有二北人之好惡爾雖聖人猶無得而棄余小人也於斯饜主人曰烏亦有異於禽乎何夫子愛之之深耶鵲徵可尚足契君子之心耶將鵲聲鄭衛烏為正始之音耶不有翁曰否否予無多言試靜聽吾為若言烏之為烏格而耶說反之正夫烏之為烏也體是天之正色稟陽精之至德縣象乎日中而光被乎四表烏呼之聲有取於聖人而垂世立則禽之性愚可禽取諸爰名曰禽烏乎則殊察夫人之色異舉暗鳴而疾去蔚羅讒張於郊藪構長距發於庭除何施何設呂保其軀其知如斯為善惟鑒太守賢則巢于廳事刑鬱遯則上其罩幕飲神靈則飛而接丸應循吏則肉焉下攫至若人之急難父兄棄良乎無所施其知儀秦無所張其喙于以夜啼所以釋臨川之懼于以白頭所以出燕丹之質在人則難烏行以易又若昭宗西奔唐亮東走梁王興遷縣之旅冢宰發謳吟之口柏也則然於烏何有鹿從衆與以巡岐守朝夕名聞於漢府成此隨鑾之操守（唐有隨駕烏昭宗西幸日亦從）凡此數端烏之偉節瑣瑣細微無煩枕列粤有大致如大禹請更為吾子說烏性惟仁生知愛親念鞠育之施大反本誓以終身無論寒暑反哺劬勤永錫爾類不于其身棲冠見曾子之孝銜塊成李母之墳傷口以鼓聞遠邇舒翼以助哀昔人將以愧不良

之子參乎用匹於先民夫烏反哺歸飛性天常也辟色知幾知識長也出類親仁物之良也解難從君禽之祥也烏之有是四德也而將之以見事之明執德之剛予不是貴而區區較鵲於利害之場哉夫鵲雖有辟歲知風之技而志不免於奪巢探卵又豈足與烏方駕而比量哉於是主人敍然若悟軒然而步燕津徹食還其故處

梅聖俞宛陵集靈烏賦　烏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烏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啞啞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騖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翺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靈烏後賦　靈烏我昔閔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翼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弔汝非乘爾困而責爾聽今也主人悟彈者去豈爾食於太倉

置爾巢於高樹晨雞不鳴百鳥爭集倏睨鳳凰下窺鵷鷺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兎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鸞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己不稱昵己則譽夫然吾分是而已矣又爲能顧范文正公集靈烏賦（并序）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爲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靈烏靈烏爾之爲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爲號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兮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彼啞啞兮如愬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託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人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于身不告之則稔禍于人主恩或忘我懷靡臧雖死而告爲凶之防亦猶桑妖于庭懼而脩德俾王之興雉怪于鼎懼而脩德俾王之盛天聽甚邇人言曷病彼希聖之鳳兮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爲神兵焚而可變孰爲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爲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

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爲深穴而威城苟圯兮吾將疇依寧驥子之困于馳騖兮駑駘泰於芻豢寧鵷鶵之飢於雲霄兮鴟鳶飫於草莽君不見仲尼之云兮予欲無言纍纍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曷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葉石林燕語范文正公靈烏賦後云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申公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所謂事將兆而獻忠人返謂爾多凶蓋爲范公設也故公亦作賦報之有言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及公見貶聖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無意所薦乃孫明復李泰伯聖俞有遺言遂作靈烏後賦以責之略云我昔閔汝之忠作賦弔汝今主人悟兮召爾歸安爾巢而爾不復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反憎鴻鵠之不親愛鷰雀之來附意以慶西師無成功世頗以聖俞爲隘吳淑事類賦烏賦　伊莫黑之孝烏（許[illegible]又[illegible]此烏[illegible]狀之[illegible]乃日[illegible]孝烏也）實至陽之純精（元命苞曰作大三足烏陽精在日中從天以報也既稟受於孫光[illegible]平[illegible]日孫也散而爲烏亦合應於維星令狀遂斗樞曰璇星明則日月光而三足禮長餘物竹八）鄭人既瞻於楚幕（左傳曰楚子元伐鄭諸侯救之楚師夜遁

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晉師亦候於齊城（左傳曰晉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若乃城上畢逋（後漢書曰桓帝時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府中朝夕（漢書成帝時何武請以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備三公官是時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感陽顏而口傷（異苑曰陽顏以純孝著聞後有烏銜鼓集顏所居村烏口皆傷銜鼓之家欲令孝聲遠聞即於其處立縣名烏傷王莽改爲烏孝以彰其行焉）燕丹而頭白（燕丹子曰燕大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爲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子推嘗見於蔽煙（拾遺記曰晉文公焚山求子推子推抱樹有一白烏從煙蔽之推死文公爲之斷火一月）王母亦聞於傳食（括地圖曰崑崙山在弱水中非乘龍不得至有三足神烏爲西王母取食）至於借樹爲詩（唐書曰李義府召見太宗試令詠烏云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集廬作賦（成公綏烏賦序曰有孝烏集余之廬烏吾禽吾善烏因賦之）既瞻之於爰止（

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亦聞之於反哺（春秋運斗樞曰烏爲陽陽養仁故反哺）又若夢豐邑而肇漢（帝王世紀曰沛公祖父家于豐其妻嘗夢赤烏若龍戲之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入武昌而瑞吳（吳志曰武昌亦烏見因改年爲赤烏）豕至而飛精滅迹（郭璞洞林曰寧遠將軍景則其婦病四十餘年吾卜之得明夷之小過案卦當取獨豚豬畜之如其言後婦人始眠見一丈夫衣服盡黑婦人詰其來前不肯言有所畏退而去病始小間吾審論此事烏日會豬月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取玄陰之伏物消太陽之飛精日中三脚烏以獨足者畜之）雀生而有夏爲墟（說苑曰孔子云存亡禍福皆由己而已帝辛之時雀生烏於城隅占者曰小生大國家必祉帝辛信之而不治國乃至滅亡此逆禍爲福也）斷翎用致於馴狎（韓子曰夫馴烏斷其下翎則必傅人而食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也）縮掌自分於醜類（爾雅曰烏鵲醜其掌縮注飛縮腳腹下）巢煬帝之帷幄（隋書曰煬帝紀曰于陽將遊於江都有烏鵲巢於帷幄驅不能止）感文王之孝悌（瑞應圖曰文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應讖則羣飛集樓（三國典略曰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其日有白頭烏萬計集于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表偽則一足墮地（唐書曰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者天后以

烏周室嘉瑞。中宗時爲皇嗣言曰烏前一足僞。天后不悅。須臾烏一足果墜地。又聞射彼日中見日烏舉首見射注愛之屋上。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至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其屋上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集庭既美於有虞。抱朴子曰。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烏集其庭。曾子耘瓜三足烏集其冠。攫肉吏聞於亭長。漢書曰。黃霸為潁川太守。遣吏有所伺察。吏不敢舍郵亭。食於道傍。烏攫其肉。吏見霸。霸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烏盜其肉。吏大驚。乃不敢有所隱。皓質見范雲之對。齊書曰。高帝時有數白烏。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前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朱羽聞薛綜之詞。薛綜赤烏頌曰。赫赫赤烏。惟日之精。朱羽丹質。希代而出。長生必飼其丹肉。抱朴子曰。取烏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飼之。至長毛羽皆赤。殺陰乾搗服。五百歲。群飛或認於旌旗。北史曰。齊高世稱性怯。周師入鄴。將以千餘騎投候。登高西望。遙見群烏飛起。以為旌旗。即馳還。不敢反顧。候宗懍之哭泣。後周書曰。宗懍遭母憂。哭歐血。每有群烏數千集于所居。候哭而來。哭止乃去。助蕭放之哀悲。北史曰。齊蕭放居喪以孝聞。居廬前有慈烏來集。馴庭飲啄。語將悲鳴。有似哀戚。或啄馬申之口。陳書曰。司馬申始見愛於後主。使其發綱中。嘗晝寢

於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譖貨所致。或革曾子之冠。見上集庭既美於有虞注。王吉射之而必中。漢昭帝起居注曰。上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光祿大夫王吉射之中。而祝曰。烏鳴啞啞。引弓射之。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二千石。賜錢二百萬。裴使指之而能言。北史曰。西魏裴俠年七歲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群烏蔽天。舉手指之而言。因此聰慧異常童。既為域於田緒之境。唐書曰。德宗時鄭汴二州群烏皆入田緒李納境。啣木為城。烏二三尺。方十餘里。緒納命焚之。信宿如故。烏口皆流血。亦集戟於仲郢之門。唐書曰。柳仲郢自升諫議後。每遷官。群烏大集於昇平里第庭樹。戟架皆滿。後為天平節度。而烏不集。乃卒於鎮。或銜珪而降社。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命伐殷也。或集柘而為弓。見子賦烏。兆於理小帝業興隆。王屋嘗觀於流大。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大日火復於王屋。流為赤烏。皇居壯麗。靈臺亦藉於相風。述征記曰。相風烏在靈臺上。遇千里風則動。見無谷雞助集烏戒。并引。余初偕鄉書。時有水丘安期者。以講論語居於鄉校中。安期少行四方。道關中所見如此。余以其說作烏戒。時年二十矣。烏於禽甚黠。伺人音色小異。輒去不留。非彈射所能得也。關中民狃烏黠。以為物無不以其黠見得。則之野。設餅食猪錢。哭冢間若祭者然。哭竟。裂錢棄餅而去。烏則爭下啄。啄且盡。哭者已立他冢。裂錢棄餅如初。烏雖黠。不疑其誘也。益鳴搏爭食。至三四。皆飛從之。稍狎。迫於網。因舉而獲焉。今夫世之人。自謂智足以周身。而不知禍藏於所伏者幾何。其不見賣於哭者哉。亦或不知周身之術。而以愚觸死。則其為智曾不若是烏之能蠱於彈射也。韓非作說難。卒以說難死於秦。天下哀其以智死。楚人不知沐猴而謂人沐猴。天下哀其以愚死。是兩人者。其為智愚則異。而其於取死則同矣。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智愚觀時而動。禍其可及哉。謝無逸溪堂集。市有危生者。鬻豨饗以自給。暇則以饗豨之餘置簷端。彎弓而立牖下。伺禽烏食焉則射之。一日群烏至。射其一。貫臆。矢沒其鏃。且仆且跂。且振翼而鳴。盤旋于簷端。將墜焉。群烏擁蔽之。其一以爪柬其矢。銜之以啄。矢墜地。群烏皆讙噪。挾而飛。置于樹顛。或哺之食。若憐焉。或倚而立。若拊焉。或鳴于旁。若唁焉。至暮與俱往焉。嗚呼。二足而毛者烏也。然其心則人也。衣冠而飲食者人也。然其心烏不若也。孟子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蓋謂人而言也。孰謂烏而能之哉。孰謂有知而無義哉。世之所謂朋友居窮約以情愛相結者。得不聞是烏而動心哉。朋友固然耳。况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夫婦之際哉。况在

朝廷之上。君臣之際哉。王梅溪家政集靈烏說　烏之為禽。性靈而意忠。能預知吉凶。而啞啞以告。小人聞其鳴。則唾罵之。烏不以唾罵而廢鳴。可謂忠矣。范文正公謂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者也。君子聞烏鳴。則恐懼脩省。潛銷禍患於未萌。人遂以烏鳴為無驗。忽之為不靈也。殊不知烏能警於未然之前。君子能戒之於未形之際。是烏之忠計既行。而智名不可得而聞矣。吉之不戒。而凶著於形迹。則烏之鳴驗。是吳之子胥也。吉之能戒。而禍銷於兆朕。則烏之智隱。是漢之張子房也。烏之言豈有二哉。所聽有不同耳。書院之東隅。有烏連日群噪。若有所告者。此君子恐懼脩省時也。作靈烏說。李忠愍公集巢烏說　有烏曰烏者。以群聚而栖巢庭之樹有日矣。余望其下。伺之甚熟。其勤者巢始基。而惰者僤取薪之蔽。每視勤者之往也而攘焉。旋取旋失。而巢不就。勤者病之。或雄或雌似衾約其一護之而後往。前惰者衆竊之不已。而護者力不勝。乃遁。追相呼而至也。而巢虛矣。其復巢之而攘之也亦然。其它巢者之相攘也亦然。其惰者所積。後為尤惰者之攘之也亦然。日夜飛噪。環遶其上。不歇其飛也。似相搏。其噪也。似相詬。其環遶也。似相追迫。嗚呼。毛翮爪吻之物。非若人之勇力也。謀詐也。而且若是。則夫人之宅願位處高爵而欲免乎忌奪

得失也難矣哉難矣哉元方德麟巢鳥說

方子之園有巢鳥焉旦且出聲啞啞然暮歸復啞啞然稚子不喜也噫止焉挾增繳以伺之方子止之曰毋爾過矣且吳惡於彼非其聲不善歟聲之善不善則吳當禍福無不自己求者而予謂鳥能為之耶鳥不能禍福而能知其朕鳴以告人而人不善也且夫子之園而不予告則誠負予矣告予而不察反戕之子何心歟使爾目烏之徵而惕焉以自警執爾之喙爾口慎爾事倚伏之機固不可逃也烏非爾益友耶吾將日從之特而又奚暇虐乎王崇初蘭軒集

黠烏說

余之東鄰丘院樗樹有烏分南北枝構巢其上伺北烏之出也則往竊其構不數日巢成北巢殆盡疑南烏之竊己也偏飛去止他樹以覘焉既而果然北烏飛還擒巢相鬭盡取其所竊以歸余觀之歎曰黠烏微物而亦有機心姦黠之若此者乎然天下之理出於正者終成而偽者終敗自始也勞心於竊物其終也破敗以致爭又安在其為黠且黠也世之懷詐偽以相傾行穿窬而無恥損人益己害衆成家由斯烏何以異也嗚呼終以敗亡而已矣宋李石方舟集

放烏詞

歲庚午四月五日曉有烏自投於門視之則矢貫其頸及股拔其矢作文放之其詞曰彼靈者烏兮何由以前民靈不自況兮以兆禍於厥身矢集爾目兮集一中

之為神機矛疾至兮豈意外之無因爾下啄兮敞開野與水濱族翼匹妃兮號千萬而為群又爾射啁兮寧不飢於爾親翩翩不戒兮獨遭禍於未仁飲羽穴腹兮寄微命於逡巡乍翔乍止兮俄自下以關門若訴予以急兮滲毛血於結鏃矢可立去兮視痛逝之尤新一痛且悲兮免湯火之炮薰汝速去兮無謂言之莫聞世路道險兮弋四面以畢陳向樓執鐵兮幸汝瞑於方睡十翁並麼兮習見慣之不分爾其友鵬運於長風兮侶鴻冥於高雲學十步以啄啄兮隨九包而屈伸彼主雖好兮曾謂爾惡朱火兆瑞兮有聖人作從下土之不食行日中之可託元王惲秋澗集

中林有烏嘆

母而思親也　哀哀母氏盡儀光兮我鞠我育其勞昌兮指思靜佳風飄颺兮顧惟蒿蔚擬護芳兮荻水奉歡具憂忘兮母恃子豫亦所望兮一朝歡樂初未嘗兮夜夢見之書徹茫兮歲月逾邁拱木蒼兮獲此霜露中心傷兮我行宗城如渭陽兮瞻戀嬉闈自不違兮展我孺慕聞母背兮贈之瓊瑰幣帛將兮枝同氣連何殊於幽明間兮無幾母心慰下泉兮中林有烏翩其反兮情極反哺鳴聲慮而嗒兮可以人而不如烏之志兮別淚盈睫下沾袂兮停雲在空浩無際兮我思母氏曷有既兮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六　六模

烏

城上烏。樂府詩集。桓帝之初。京都童謡。按此皆謂爲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爲吏子爲徒者。言蠻夷將畔逆。父既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乘輿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室也。石上慊慊舂黃粱者。言永樂唯積金錢。慊慊常若不足。吏人舂黃粱而食之也。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劉昭以爲此謡後驗。竟爲靈帝作言。一徒。以斥桓帝。帝貴任羣閹。參委機政。左右前後。莫非刑人。有同囚徒之長。故言寄一徒也。且又弟則廢黜。身無嗣。塊然單獨。非一而何。百乘車者。乃國之君。解犢後徵。正膺斯數。繼以班班。尤得以類焉。解犢靈帝所封也。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舂黃粱。粱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古辭烏生。一曰烏生八九子。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言烏母子本在南山巖石間。而來爲秦氏彈丸所殺。白鹿在苑中。人得以爲脯。黃鵠摩天。鯉在深淵。人得而烹煮之。則壽命各有定分。死生何待前後也。若梁劉孝威城上烏一年生九雛。但詠烏而已。又有城上烏。蓋出於此。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遊遨蕩子。工用睢陽彊蘇合彈。左手持彊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烹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右一曲魏晉樂所奏　梁吳均　烏烏城上烏。翩翩尾畢逋。凡生八九子。夜夜啼相呼。賀微知慮少。體賤毛衣麁。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　朱超　朝飛集帝城。猶帶夜啼聲。近日毛雖暖。聞絃心尚驚。　劉孝威　城上烏。一年生九雛。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氄毛不自暖。張翼強相呼。金柝嚴兮翠樓肅。愛璧光兮椒泥馥。虞機銜網不得猜。鷹鷙俾將無由逐。永願共栖曾氏冠。同瑞周王屋。笑啼城上寒。猶賢野間宿。羽成翩翩各西東。丁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中。尚逢王吉箭。猶嬰夏羿弓。豈如變彩救燕質。入夢祚昭公。留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宋文同　丹淵集　南山有烏。烏生子層崖巔。戢戢新羽成。相將弄晴煙。朝飢集隴上。暮渴來窟前。託居深林中。自足終爾年。胡爲去所依。無乃甘棗栺。郤愛庭樹好。群飛投碧圓。高枝踏未穩。身已隨潛弦。因知萬物理。主者持默權。凡云愛此命。生死期已然。出入既有定。何歎於後先。　烏夜啼　樂府詩集　烏夜啼八曲　唐書樂志曰。烏夜啼者。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豫章。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文帝聞而怪之。徵還宅。大懼。伎妾夜聞烏夜啼聲。扣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南兗州刺史。因此作歌。故其和云。夜夜望郎來。籠窻窻不開。今所傳歌辭。似非義慶本旨。教坊記曰。烏夜啼者。元嘉二十八年。彭城王義康有罪放逐。行次潯陽。江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留連飲宴。歷旬不去。帝聞而怒。皆囚之。會稽公主。姊也。嘗與帝宴洽。中席起拜。帝未達其旨。躬止之。主流涕曰。車子歲暮。恐不爲陛下所容。車子。義康小字也。帝指蔣山曰。必無此。不爾便負初寧陵。武帝葬於蔣山。故指先帝陵爲誓。因封餘酒寄義康。且曰。昨與會稽姊飲樂。憶弟。故附所飲酒往。遂宥之。使未達潯陽。衡陽家人扣二王所囚院曰。昨夜烏夜啼。官當有赦。少頃使至。二王得釋。故有此曲。按史書稱臨川王義慶爲江州。而云衡陽王義季。傳之誤也。古今樂錄曰。烏夜啼。舊舞十六人。樂府解題曰。亦有烏棲曲。不知與此同否。歌舞諸少年。娉婷無種迹。菖蒲花可憐。聞名不曾識。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託儂安在間。一去數千里。辭家遠行去。儂歡獨離居。此日無啼音。裂帛作還書。可憐烏臼鳥。彊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烏生如欲飛。飛各自去。生離無安心。夜啼至天曙。籠窻窻不開。蕩戶戶不動。歡下葳蕤籥。交儂那得往。遙望千里煙。隱當在歡家。欲飛無兩翅。當奈獨思何。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執手與歡別。痛切當奈何。　右八曲　梁簡文帝詩　綠草庭中望明月。碧玉堂裏對金鋪。鳴絃撥捩發初異。挑琴欲吹衆曲殊。不疑三足朝含影。直言九子夜相呼。羞言獨眠枕下淚。託道單棲城上烏。　劉孝綽詩　鵾絃且輟弄。鶴操暫停徽。別有啼烏曲。東西相背（一作各）飛。倡人怨獨守。蕩子遊未歸。忽聞生離曲。長夜泣羅衣。　周庾信詩　促柱繁絃非子夜。歌聲舞態異前谿。御史府中何處宿。洛陽城頭那得棲。彈琴

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竇氏妻詎不自驚長庚落到頭啼烏恒夜啼挂樹懸知遠風竿詎肯低獨憐明月夜孤飛猶未棲虎賁誰見惜御史詎相攜雖言入弦管終是曲中啼唐楊巨源詩可憐楊葉復楊花雪淨煙深碧玉家烏棲不定枝條弱城頭夜半聲啞啞浮萍流蕩門前水任罥芙蓉莫墮沙李白詩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窗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淚如雨玉房掣鏁聲翻葉銀箭添泉遶霜堞畢逋發剌月銜城八九雛飛其母驚此是天上老鴉鳴人間老鴉無此聲揺雜佩耿華燭良夜羽人彈此曲東方曈曈赤日旭月出江林西江林寂寂城鴉啼昔人何處為此曲今人何處聽不足城寒月曉馳恩深江上青草為誰綠李羣玉詩曾波隔夢時一望青楓林有烏在其間連棲自悲吟是時月黑天四野煙雨深如聞生離哭其聲痛人心悄悄夜正長空山響哀音遠容不可聽坐愁華髮侵既非蜀帝魂恐是恒山禽四子各分散母聲猶至今聶夷中詩眾烏各歸枝烏烏爾不棲還應知妾恨故向綠窗啼白居易詩城上歸時晚庭前宿處危月明無葉樹霜滑有風枝啼澀飢喉咽飛低凍翅垂畫堂鸚鵡鳥冷暖不相知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

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王建詩庭樹烏爾何不向別處棲夜夜夜半當戶啼家人把燭出洞戶驚棲失群飛落樹一飛直欲飛上天回回不離舊棲處未明重繞主人屋欲下空中黑相觸風飄雨濕亦不移君家樹頭多好枝張祜詩忽忽南飛返危弦共怨悽暗霜移樹宿殘夜遶枝啼咽絕聲重敘惜淫思乍迷不妨還報喜誤使玉顏低張籍詩李勉琴說曰烏夜啼者何晏之女所造也初晏繫獄有二烏止於舍上女曰烏有喜聲父必免遂撰此操被清商曲亦有烏夜啼宋臨川王所作與此義同而事異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牀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慎勿虛借汝庭樹作高巢年年不令傷爾雛江湖詩集姜夔詩老烏棲棲飛且號晨來枝上啄楮桃楮桃已空楮葉死猶啄枯枝覓蟲蟻老烏賤分何其貧未啼已被鄰公嗔吁嗟老烏不自省墻頭屋上紛成群吳中貴游重鸜鵒千金遠致能言語花底紅絛鄰袖擎盤中碧果秦宮取天生靈物得人憐過者須來鸜鵒邊老烏事事無足錄人間猶傳夜啼曲江湖前詩郭從範詩

岩煙障樓天欲暮飛烏夜集蕪城戍雲外畢逋銜尾來月明腷膊同枝語樓中有人輟機杼玉笙恐咽凝江霧惆悵幽悽夜未闌挂樹秋風蘭葉露江湖後集李龏詩眾烏各歸枝落花香滿泥狭斜柳樹烏爭宿夜夜夜半當戶啼浮萍搖蕩門前水九節菖蒲石上死感郎中夜渡瀟湘思光暗入蕭瀧裏江湖續集高吉詩縈縈蕩子妻空房守幽獨纏綿心緒長吞聲思夜哭背燈耿孤影香冷雲帳低絕憐屋上烏昔人嗚嗚啼周文璞詩何人彈阮咸故人輕手搊彈作烏夜啼此意我所惻南朝有帝子作牧號侯伯耆身疑嫌間生意日偪仄愛妾聞啼聲改鎮頒竹冊或云長安吏性命在頃刻小婦聞啼聲赦令數大澤身雖不肖甚幼小着蒼情再轉作縣佐欲塞父祖責濡墨決疑訟行誅慰冤魄羣凶見之怒極意便剗礫首沮隸陽橋公議亦已格痛掠及庫胥指作盜錢賊胥既僭推鑿手墮面愈黑書款自經伏身竟遺刻畫酷毒一如斯誰謂彼無策誘書入外臺遂生使者劾牽連入冶城五載窮慘礉激詞吁穹昊哀動人巨測若無磊落者誰肯為鴉白翻思受禍時何但鍛羽翮愁冤傳里巷泣涕到臧獲嫠母偕妻孥惆悵望秋色豈料今日下酋酒設豚拍聽此哀絲鳴但呼說不得月明客已去庭宇鳴啞啞世人見慈烏嗤笑滿阡陌誰知事乘除禍去反為福

蒼蒼上林枝當去作謝客曹勛詩烏啞啞不肯棲雄飛呼雌鳴聲悲娼樓年少醉歌舞幽閨思婦寂無語將軍百戰未成功坐數更籌聽金鼓月落啼烏近鏁窗鏁窗深處繡鴛鴦鴛鴦未就腸先結馬踏天山夜飛雪歸來且莫話封侯同醉笙歌弄明月僧文珦詩東家屋樹與雲齊夜夜有烏來上棲明月照樹栖烏啼愁殺窗中戰士妻官家遣夫戍遼西三年不歸守空閨烏啼不止婦增泣淚痕如雨衣裳濕前賢小集拾遺許洞詩金釭焰短風簾斜樓烏啼月聲鵶鵶玉人寶瑟掩不弄背窗紅淚飄蘭花錦機挑字相思意欲託南風到遼水黃龍夢斷春思勞渺邈音容隔千里周紫芝太倉稊米集黃門急詔下延封南郡王鸞輅儼且深班劍列成行建以左纛旆樹以羽葆幢骨肉厚恩義門戶生輝光分封得大國四境彌土疆那知以嫌猜將身觸嗔怒徵我還上都令我不得住奪我封侯印被我五兩組低頭屏氣息對客不敢語紅窗票夜燈白淚墮秋雨鬱鬱兩大樹依依近墻宇鵶鵶枝上啼腷腷振兩羽沉沉夜未央耿耿方三鼓侍兒聞之喜攬衣中夜起起啟齋閤門秉燭具欵音再拜前致辭靈烏未可鄙吾聞烏夜啼帝澤華萬里杲杲方升旦使者已在門官家有詔書為君敕厚恩舊憤知已釋從封意增勤客有飽書史當代稱能文命作啼烏曲樂

府傳清笒人生欲富貴。生身恨不早。富貴豈不好。危機亦難蹈。古來兄弟間生死在一朝。煮豆然豆豆萁焦。蜜烏莫厭聲嘵嘵。李希聲詩城頭老烏尾畢逋。啞啞飛來聲相呼。未央宮殿夜方徂。紅靴玉帶開金鋪。寶塘吐水石芙蕖。日奉君王同歡虞。舜衣昝墜紅纖纖。漏聲琤琤滴銅壺。烏啼未已星漸無。烱烱燭龍上天衢。萬年枝影轉扶踈。峩峩當殿群臣趨。請上當時無逸圖。許棐梅屋詩丈人屋侵雲。烏愛丈人屋。涂人亦愛烏。烏聲亦相續。屋底閒蛾眉。環坐理絲竹。絲竹無新腔。寫汝聲爲曲。丈人一賞音。瓦礫棄珠玉。移鄰翁家。聞者皆嗟逐。中州集宇文虛中汝琴莫作歸鳳鳴。汝曲莫裁白鶴怨。明珠破璧掛高城。上有烏啼人不見。堂中蠟炬紅生花。門前紺幰七香車。博山夜長香爐冷。悠悠蕩子留倡家。妾機尚餘數梭錦。織恨傳情還未忍。城烏爲我盡情啼。知道單棲淚盈枕。張舜民畫墁集城上烏山頭月。纔點殘星滅。不滅營中角聲鳴咽咽。戰馬嘶。征人發。堂上雙親垂白髮。閨中少婦年二八。爺牽衣。兒抱膝。東鄰西鄰哭聲一。道上行客腸斷絕。劉公是先生集城頭月出天正白。衆烏驚飛啼夜色。枝高風多露新滴。畏聲惡影不能息。愁人感之援鳴琴。拂弦成聲淚沾襟。嗟爾生八九。雛游不過東西林。白頭反哺無所恨。桓山分飛獨何心。宋子虛詩露花洗天天墮

水。燭光燒雲半空紫。西施夜醉芙蓉洲。金絲王黃咽清秋。鞞鼓鞭月行春雷。洞房花夢酣不回。宮中夜夜啼栖烏。美人日日歌吳歈。吳王國破歌聲絕。鬼火青熒生碧血。千年壞冢穴狐兔。烏銜紙錢挂枯樹。髑髏無語滿眼泥。曾見吳王歌舞時。烏夜啼啼爲誰。身前歡樂身後悲。空留琴怨傳相思。烏夜啼啼別離。元楊鐵崖集古樂府烏夜啼者。宋王義慶妓爭報赦之詞。予爲補之。而少見規誡之義云。龍蔥高樹青門西。夜夜栖烏來上啼。報君㓙報君喜。願君高樹成連理。啼烏夜生八九子。莫使君家高樹移。烏生八九烏散飛。谷祿與權詩繞繞芳樹枝。豐草滿階露滑滑。明月入戶簾垂垂。博山煙消華屏冷。金缸挑盡鸞迴影。阿郎不來夜方永。馬虛中霞外集朝啼東方白。夜啼林影黑。關河萬里天雨霜。月冷夜長眠不得。烏夜啼。憐爾巢中黃口兒。啁哩吞鷇羽毛長。母子日日長追隨。一旦離群自成偶。相呼相喚期相守。故雄零落不復知。留得孤雌住衰柳。柳條蕭颯難棲身。夢驚三月楊花春。載飛載止情莫伸。欲去不去愁殺人。不知挾彈誰家子。暴物傷生苦如此。哀音散入江湖間。老屋破窗燈欲死。烏夜啼。君豈知。　西烏夜飛宋沈攸之詩古今樂錄曰。西烏夜飛者。宋元徽五年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荊州東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和云。白日落西山。還去來。送聲云。折翅烏。飛何處。被彈歸。　日從東方出。團團雞子黃。夫歸恩情重。憐歡故在傍。　暫請半日給。徙倚娘店前。目作宴瑱飽。腹作宛惱饑。我昨憶歡時。攬刀持自刺。自刺分應死。刀作離樓僻。　陽春二三月。諸花盡芳盛。持底喚歡來。花笑鶯歌詠。　感郎崎嶇情。不復自顧慮。臂繩雙入結。遂成同心去。　右五曲　烏棲曲樂府詩集梁簡文帝作　芙蓉作船絲作絆。北斗橫天月將落。採蓮渡頭礙黃河。郎今欲渡畏風波。　浮雲似帳月如鉤。那能夜夜南陌頭。宜城投泊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　青牛丹轂七香車。可憐今夜宿倡家。倡家高樹烏欲棲。羅帷翠被任君低。　織成屏風金屈膝。朱脣玉面燈前出。相看氣息望君憐。誰能含羞不自前。梁元帝詩幄中清酒瑪瑙鍾。裙邊雜佩琥珀龍。虛持寄君心不惜。共指三星今何夕。　濃黛輕紅點花色。還欲令人不相識。金壺夜水詎能多。莫持奢用比懸河。　沙棠作船桂爲楫。夜渡江南採蓮葉。復值西施新浣紗。共向江干眺月華。　月華似璧星如佩。流影澄明玉堂內。邯鄲九枝朝始成。金卮玉椀共君傾。　交龍成錦鬭鳳紋。芙蓉爲帶石榴裙。日下城南兩相望。月沒參橫掩羅帳。　七彩隨珠九華玉。蛺蝶爲歌明星曲。蘭芳椒閣夜方開。那知步步香風逐。陳後主詩陌頭新花歷亂生。葉裏春烏送春情。長

安遊俠無數伴。白馬驪珂路中滿。　金鞍向暝欲相連。玉面俱要來帳前。含羞欲語掩芳態。翠帶羅裙入爲解。合歡襦薰百和香。牀中被織兩鴛鴦。烏啼漢沒天應曙。只持懷抱送郎去。陳徐陵詩卓女紅粉（一作妝）期此夜。胡姬沽酒誰論價。風流荀令好兒郎。偏能傳粉復熏香。　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唯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江總詩桃花春水木蘭橈。金羈翠蓋聚河橋。隴西上記應行去。城南美人啼著曙。岑之敬詩總馬直去沒浮雲。河渡冰開兩岸分。烏藏日暗行人息。空樓隻影長想憶。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蕭子顯詩芳樹歸飛聚儔匹。猶有殘光半山日。莫憚褰裳不相求。漢皐遊女習風流。李端詩白馬逐牛車。黃昏入狹斜。狹斜柳樹烏爭宿。爭枝未得飛上屋。東房少婦壻從軍。每聽烏啼知夜分。唐王建章華宮人夜上樓。君王望月西山頭。夜深宮殿門不鏁。白露滿山山葉墮。劉方平娥眉曼臉傾城國。鳴環動佩新相識。銀漢斜臨白玉堂。芙蓉行障掩燈光。　畫舸雙艚錦爲纜。芙蓉花發蓮葉暗。門前月色映橫塘。感郎中夜渡瀟湘。李白詩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壺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爾何。張籍詩西山作宮潮滿池。宮烏曉鳴茱萸枝。吳姬自唱採蓮

曲（一作吳姬採蓮自唱曲）君王昨夜舟中宿。吳泳鶴林集城上烏爾何不向別處棲。東飛日白足，南飛有樹枝。翱翔空中不欲墮，適尾又向城頭歸。城雉高人亦好，三匝重來屋邊遶。不緣啄鴈稗，不為啖鳧藻。鴉鴉啞罵閑里常，睠睠忠言主人吉。所生八九子，賴有三鶵成。兩鶵連檣去，一鶵閑絃驚。往來城頭雙棲止，旭日又恐東方明。司馬溫公傳家集風透金鋪結綺錢，茅簷入幌舞垂蓮。可憐無人夜不曉，起視西窗月華皎，星疎月明漏水長，羅帷翠華帳燈光。佳人起舞玉釵墮，門外烏栖鴈南過。陸游劍南續藁楚王手自格猛獸，七澤三江為苑囿。城門夜開待獵歸，萬炬照空如白晝。樂聲前後震百里，樹樹棲烏盡驚起。宮中美人諧將旦，雙澤口脂費千萬。樂聲早暮少斷時，莫怪棲烏無穩枝。馮時行詩黃河吹風暗平川，東流之水清且瀾。明月不如長年好，照我離離滿秋前。明年此夜月還明，我是荊江雲水人。勸君莫唱烏栖曲，千古悲涼鬼神哭。謝翺詩吳宮草深四五月，破楚門開烏啼歇。美人軍裝多在船，歸來把弓邀弓弦。越羅如粟越王獻，宮中養蠶不作線。轆轤出屋井水淺，梔樹花萎子如霰。烏栖烏啼宮燭秋，越女入宮吳女愁。江湖續集高吉詩　塞南月冷烏飛飛，茫茫曠野無枝棲。防邊夜歌大風起，鐵衣如水凍不死。功成那忍乞愛卿，吽閤已獻龜形

綺。　錢塘江邊烏欲棲，小卿醉軟紅玉肌，鞾雲留髻困未醒。山頭赤烏啄金餅，春宵恨不長如年。無情銀漏何濺濺，起來一笑花嫣然。僧文珦詩白露生庭蕪，明月照栖烏。栖烏啼不已，閨人中夜起。起視西北方，翩翩鴈南翔。幽燕戍未返，云胡不悽傷。元董嗣杲廬山集綠陰涼透城頭樹，月明正照烏棲處。黃昏角起吹晴雲，烏欲啼愁愁夜分。夜分湖波幻絕境，境絕月漾玻瓈冷。棲烏忽遭別枝棲，何人採蓮移船艇。　國朝劉基覆瓿集獨華看樹成秋藍，樹頭棲烏驚夜起。起向幽閨啼數聲，閨中美人泣到明。　吳宮烏啼夜已分，宮中不聞人盡聞。夜深風落茱萸子，沉沉漏斷啼烏死。可怜烏鴉烏，鳴聲不喜人。如何好擾聒，故博主人嗔。　烏啼曲僧宗泐詩天台王文起以故官例遷汴梁，念其親老不得朝夕養，思慕彌篤。其寓傍有古槐樹，俄羣烏集其上。既久弗去，及文起以舍壞移居他巷，而烏亦隨之。夫孝誠感物，有如此者。予聞而異之，作烏啼曲。　客舍門前古槐樹，群烏啞啞啼不去。烏啼解知人意苦，遠客思親復朝暮。五年生死無消息，一聞烏啼淚沾臆。汴水東流白日飛，老親在南兒在北。南地螢鸛北地烏，烏啼說有平安書。　烏飛曲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江雲欲雪江風吹，王乾城頭烏夜啼。雲深月暗風轉急，驚烏繞樹無安枝。狂風忽來飛不定，夜半

無巢何所依。情知天公有風雨，何不結巢高樹棲。君不見秦氏庭中雙桂美，庭烏生雛八九子。烏生豈不念高飛，託君庭陰飛不起。那知君家輕薄兒，彈丸脫手兩翅垂。無巢悔不巢巍巍，有巢悔不常高飛。人生禍福難豫期。　烏啼月宋賀方回詞牛女相望處，星橋不礙東西。重墻未抵蓬山遠，却恨畫樓低。細字頻傳幽怨，凝缸長照單棲。城烏可是知人意，偏向月明啼。　致烏詞唐柳宗元集城上日出羣烏飛，鴉鴉爭赴朝陽枝。刷毛伸翼和且樂，爾獨落魄今何為。無乃慕高近白日，三足妬爾令爾疾。無乃飢啼走路旁，貪鮮攫肉人所傷。翹肖獨足下叢薄，口銜低枝始能躍。還顧泥塗備螻蟻，仰看棟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勢不得高。支離無趾猶自免，努力低飛逃後患。　飢烏詞宋張文潛宛丘集北風夜雨烏翅濕，低飛野畦啄遺粒。啄食不飽還畏人，嗚呼陽攏自求羣。我行陳宋經大澤，田荒主逋不種麥。空腸待飽明年禾，鴉鴉爾飢獨柰何。　啼烏詞元舒岳祥閬風集月明雙影帶霜栖，長憶青梧玉井西。前度碧窗驚曉夢，女奴馳遣莫教啼。　晚棲烏梁元帝詩日暮連翩翼，俱向上林栖。風多前烏駛，雲暗後羣迷。路遠聲難徹，飛斜行未齊。應從故鄉返，幾過入蘭閨。借問倡樓妾，何如蕩子啼。　巢烏隋楊師道詩桂樹春暉滿，巢烏刷羽儀。朝飛叢城

上，夜宿碧林垂。背風藏密葉，向日逐踈枝。仰德還能哺，依仁遂可窺。驚鳴雖箏側，王吉自相知。　死烏明慶餘詩暮空長罷噪，箭急不知驚。賴餘琴裏曲，猶有夜啼聲。　晚飛烏虞世基詩向日晚飛低，飛飛未得棲。只為歸林遠，恒當侵夜啼。　詠烏唐太宗詩凌晨麗城去，薄暮上林棲。辭枝枝暫起，停樹樹還低。向日終難託，迎風詎肯迷。只待纖纖手，曲裏作宵啼。　大觜烏唐元稹詩陽烏有二類，觜白者名慈。求食哺慈母，因以此名之。飲啄頗廉儉，音響亦柔雌。百巢同一樹，栖宿不復疑。得食先返哺，一身長苦羸。緣知五常性，翻被眾禽欺。其一觜大者，攫搏性貪癡。有力強如鶻，有爪利如錐。音聲甚咬嗗，潛通妖怪詞。受日餘光庇，終天無死期。翱翔富人屋，栖息屋前枝。巫言此烏至，財產日豐宜。主人一心惑，誘引不知疲。轉見烏來集，自言家轉孳。白鶴門外養，花鷹架上維。專聽烏喜怒，信受君神龜。舉家同此意，彈射不復施。往往清池側，却令鶴鷺隨。羣烏飽粱肉，毛羽色澤滋。遠近恣所往，貪殘無不為。巢由攫鶵卵，廐馬啄瘡痍。滲瀝脂膏盡，鳳凰那得知。主人一朝病，爭向屋簷窺。呦鷟呼羣鵩，翩翻集怪鴟。主人偏養者，嘯聚最奔馳。夜半仍驚噪，鵂鶹逐老狸。主人病心怯，燈火夜深移。左右雖無語，奄然皆淚垂。平明天出日，陰魅走參差。烏來屋簷上，又惑主人兒。兒即

富家案髒好方受奇占蓍能言烏置者許高貲隴樹巢鸜鵒言語好光儀美人傾心獻彤籠身自持求者臨軒坐置在白玉墀先問烏中苦使言烏若斯衆烏齊搏鎩翠羽幾離披遠擲千餘里美人情亦寃棄家戀此患事烏蹄昔時向言池上鶩啄肉啖其皮夜滿天終晚陰雲風定吹呪爾烏何者數極不知危曾結彌天網盡取一無遺常令阿閣上宛宛宿長離唐白居易詩大觜烏烏者種有二名同性不同觜小者慈孝觜大者貪庸觜大命又長生來十餘冬物老顏色變頭毛白茸茸飛來庭樹上初但驚兒童老巫生姦計與烏意潛通云此非凡鳥遥見起敬恭千歲乃一出喜賀主人翁祥瑞來白日神聖占知風陰作北斗使能爲人吉凶此烏所止家家產日夜豐上以致壽考下可宜田農主人富家子身老心童蒙隨巫拜復祝婦姑亦相從殺雞薦其肉敬若禮六宗烏喜張大觜飛接在虛空烏既飽羶腥巫亦饗甘濃烏巫互相利不復兩西東日日營巢窟稍稍近房櫳雛生八九子誰辨其雌雄群雛又成長衆觜騁殘兇探巢吞鷇卵入簇啄蠶蟲豈無乘秋隼羈絆委高墉但食烏殘肉無施搏擊功亦有能言鸚翅碧觜距紅暫曾說烏罪囚閉在深籠青青窗前柳鬱鬱井上桐貪烏占栖息慈烏獨不容慈烏爾奚爲來往何憧憧曉去先晨鼓暮歸後昏鍾辛苦塵土間飛啄禾黍叢得食將哺母飢腸不自充主人憎慈烏命子削彈弓絃續會稽竹丸鑄荊山銅慈烏求母食飛下爾庭中數粒未入口一丸已中胷仰天號一聲似欲訴蒼穹反哺日未足非是惜微躬誰能持此冤一爲問化工胡然大觜烏竟得天年終

樹上烏元稹詩樹上烏洲中有樹巢若鋪百巢一樹知幾烏一烏不下三四雛雛又生雛知幾雛雛烏未死雛已離散向人間何處無搜覆啄卵方可食男女群孫最多刀靈他尚古唯一珠豈可抨彈千萬億吾不會天教爾輩多子孫告訴天公天不言

鶴答烏白居易詩吾愛棲雲上華表汝多攫肉下田中吾音中羽汝聲角琴曲雖同調不同別鶴怨在羽調烏夜啼在角聲

喜烏白居易詩南宮鴛鴦地何忽烏來止故人錦帳郎聞烏笑相視疑烏報消息望我歸鄉里我歸應待烏頭白慙愧元郎誤歡懌

朱烏行施肩吾詩烏未栽子林蕭條雄烏不伴雌守巢夜愁風雨巢傾覆良見一烏巢下宿日長雛飢雄未迴雌烏下巢去哀哀野田春盡少遺穀爭奈不得飽飛來黃雀亦引數青雀雀飛來遠烏驚落既分青雀噉爾雛爾雛雖長心何如將飛不飛猶未忍古堤烏之哀不盡救生養生復養生鳴鳴嘖嘖何時平

夜于鵠詩烏啼東南林危巢離五六心在安巢枝一日千往復抱網得鮮食入口不入腹窮生伊反哺豈能報成育

宮烏栖唐趙嘏詩宮烏栖處玉樓深微月生簷夜夜心皆竿不回花自落春來空佩辟寒金

傷烏遺水王建詩一烏墮水百烏啼相弔相號遶故堤眼見行人車輾過不妨同伴各東西

飛烏李嶠詩日落朝忘急（春秋元命包曰日中有三足烏）霜臺夕影寒（霜臺御史臺也漢時有烏集署號烏臺）聯翩衣月樹（魏屺詠烏曰月樹幾徘徊）遥遥繞風竿（魏屺詠烏詩曰風竿一俯進）白首何年改（史記曰燕太子丹在秦欲歸秦王曰烏頭白當放還烏爲之頭白）清琴此夜彈（琴有烏夜啼曲）靈臺如可託千里向長安（西京雜記曰長安靈臺上烏知有氣至烏即以大風起）

烏啄棗宋梅聖俞詩樹頭殤烏飢啄棗破紅綻地青蠅老青蠅利黑鶩不飛殘棗入泥人莫揀西風落盡烏亦歸胥客齒黃終懊惱

諭烏梅聖俞詩百烏共戴鳳惟欲鳳德昌願鳳得其輔恐爾孰可當百烏告爾聞惟烏最靈長乃呼烏與鵲將致鳳鳥康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以鶯代鴻鴈傳書識暄涼鸚鵡代鸜鵒剝舌說語詳兇鶻代老鶴乘軒事昂藏野鶏代雉鷄爪觜稱擅場雀豹代鵰鶚搏擊肅秋霜蝙蝠啣入幙捕蚊夜何忙老鴟啄臭腐盤飛使游揚鵂鶹與梟鵂待以烏非常一朝百獸厭譏烏出遠方烏役亦止此不敢戀鳳傍養子頗似父又貪噪豺狼爲烏烏不伏獸肯爲爾我莫如且歛翮休用苦不量吉凶豈自了人事亦交相

衆烏王建原詩鵶鵶枝上烏欲下飛復慶忽救群筆先以我棄肉去群烏起爭攫既失反親慕餓鵰盤且（一本作礴）下欲奪進復攫群鵲（一本作鵲字）何軒軒聚噪如罵怒鵶鵶恨不逮回旋自跳呼庭雀畜細微知非己能預跳梁暮堂下不捨稗粒餉

孝烏丁謂詩仁里迴翔久（孟蒙曰至孝有烏棲廬墓前銜土日千數翔庭下飲啄馳即集樹不復下矣）層巢返餔頻（烏孝烏也能返餔於母）九雛依百畤（漢樂府詩童謠云城上烏尾畢逋一年生九雛抱朴子曰人君至孝仁及萬物則三足烏集於郊畤）三足託重輪（春秋元命包曰日中有三足烏蓋陽精循而成烏烏有三足其數奇也符子曰武蜺重輪六合洪縣非日月能之）手贊烏空營巢（左傳師曠曰烏之聲樂齊師其遁又史華有烏故云空營）心因上屋劇（後異陳書實載烏官丶所謂九郎林宗笑之慟死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烏之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夜啼休度曲（琴家有烏夜啼曲蓋離別操也）丹白瑞無倫（史記燕太子丹爲質於秦秦王遇之不善丹欲還秦不聽謬曰烏頭白馬生角乃得還太子仰天而歎烏頭盡白或云時天大雨粟王屋烏赤烏表周瑞也）

屋上烏宋林希逸詩我訪山家

友道有室上烏不知何事好所愛與人俱竹外參差尾澀閒入九雛口應災縫捲卻喜汝喧呼誰賦才高啄因吟尾畢逋待令謁可押物我兩相無貴木萬新居詩翁德不孤巧當三畝宅帶得一巢烏蓋盎無多貴槎牙之半枯卻憐棲鵲在還識主人無不入山家眷應余盡史閨從今屋上好來往晚相呼

彈烏　劉攽詩夷羿射赤日霍然落天衢獨成萬世名皆曰權九烏皆以死時俗贊射妙四禺誰能鵝鷩閒計校死與枯孰謂鮪頓莫黑相烏從何用知雖維攫肉爭讙呼控弦非百鈞挾毛靡羽珠棄捐不挨特跪比墉集詠矯翼似知機回空如改圖但使庭戶清何必殘爾軀念無網羅禍算當悉除驅吾廬正深沈嘉木多棲棲篆篆映朝陽會待鶯鷃鷃枝上烏陳子尚書啞啞枝上烏各得返哺心我獨何爲者乃不若此禽海水未可測此恨恨深深

巫山廟烏　蘇穎濱詩巫廟真人古列仙高心獨愛玉爐煙飢烏巧會行人意來去紛紛噪客船

宋范文正公謫守饒州梅聖俞作靈烏賦以諷之言烏能吉人吉凶而不樂其所告公亦賦之以矯梅意其略云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言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鄙賦靈烏

金烏　劉龍洲詩金輪振耀近天威玉宇循環畫影遲曾上大裘頭上看璨然可愛是冬曦

欲棲烏　宋景

文公集湘竿風急未成棲御史臺前見落暉桂冷欲依秦氏苑柳深先望白門歸迎秋別恨填銀漢未夜啼聲怨玉徽悵望西樓桂月滿惜君猶更向南飛

獨棲烏　王游集題方氏母貞子孝卷　城上烏夜夜啼雄飛不歸雌獨栖有鶵黃口翼未齊啞啞待哺母腹飢城上烏性慈孝鶵還哺母母未老百禽見之不能效鳳凰聞汝恨不早

烏翩翩行　呂系公詩烏翩翩漁浪浪陂胡吏吏浮窮肉貧民瘦死屍且壞家兒思省重墻屋桐棺一寸無錢買亦可縲紲難乞地繩攣貴載肩負揭春夜聞鬼來比屋哀號數聲洩林歷歸棲柴判部殺殺官家政令如文王日月不爲盆下光

烏傷行　王柏詩惟皇降衷于下民恭秉彝心之仁孝哉顏氏一有感畢通衢土成丘塋被亦莫知其所以自甘血肯含飴辛志壹動氣氣動志鳳儀麟出理亦均環百里地畫疆井千有餘載蒙嘉名繡不使者述六響下馬肅拜心愛純文書鬼辭頓松栢便有山鬼呵崖欲明刑弼教期無刑何如先使教化明示傳其本到此至有人心者俱作興但願人人常此心安得作亂千章程

夜啼烏　尹孚元集不眠無恨自悽悽真聽人間烏夜啼明月大數臺絕靜華堂歌舞作高低哀烏此夜一何啼明月雖欣事不定是單因劇勿此爭論賦退閒東西

城烏　侯精錄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詩云派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王性之少年時學解曰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故云）

驚烏　劉公是先生集北林風多丹葉拂棲烏長月夜中飛寒音亂發不自得孤影屢翻無所依作巢欲高避彈射誰道通宵不能息山深林遠去冥冥清露寒霜損毛翼宋景文公集遠夢回時路已迷三更霜月倚樓西驚烏有底無窮恨取向琴中作夜啼

檣烏　梅聖俞詩檣頭飛去烏夜夜啼聲碎猶不如木禽雙棲向烟外烟外少分張渚閒多翡翠休同八九子反哺人誰愛元姚牧菴詩吳城山頭尾畢逋飛來行舟檣上呼舟中主人適中欲委肉枝飯供朝晡云是巡湖王使者從卜禍福知前途家人化之亦信向怨我偶忘或誤驅絕嫌魚網戒張設見彈必跌仍藏孤因思神林烏亦黠怙勢不必專城孤

城頭烏　吁嗟行城頭烏尾畢逋種種饒喙哺爾雛秦氏有好樹綠葉何數數鷹揚遠去可以奠居郎君無見怨胡爲引虛弦脈傍一線血烏魂直上變蒼烟作書與鴻鷹慎勿近稻粱艾花結素網野田若空張素網張來久不聞黃鵠罹黃鵠非有神但當遠舉而高飛高飛竟年歲誰當療苦飢或能曳皇圖自天瑞明時徽生亦有命所處何得無崇卑烏兮烏兮速飛去秦氏之樹不可以久棲

南飛烏　文選魏武帝詩月

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元張思廉詩南飛烏尾畢逋白頭啞啞將眾雛渭河西岸逐野馬白門東樓追赤菟冀豚割犬肉不飽展翼南飛向江表江東林木多俊禽不許南枝三匝遶老烏莫侮髯郎小髯郎詎讓老烏老東風一炬烏尾焦不使老烏矜蒲介老烏自謂足姦狡豈信江湖多鷙鳥捽烏頭啄烏腦不容老烏棲樹枝背縱蛟龍戲池沼釋老烏未肯搏紫髯大耳先相攫河東老羽雲外落老烏巢成哺銅雀

烏棲庭栢　杜國英詩蒼蒼庭前雙栢樹靈烏結巢來上棲欲賀主翁增壽考風飄雨濕中夜啼主翁愛烏且不驚烏愛主翁猶志情一日往復千百度踏枝不著寧忍去主翁忽日容西東傍人便欲挾彈兮靈烏早知覺啞啞不住聲騰空彈不著兮兮不中問君何故心勝肉野田啄粒自度日佳樹安巢依主翁朝朝飛遶主翁屋聲聲有識期年豐爲禽尚且有仁義爲人豈可無仁心若論今人行止事人心往往不如禽

烏啄啄　王逢詩贈無錫呂志學　烏啄啄行踽踽朝啼暮繞反哺無所獲龍在朝虎在邊孝子之心苦茶苦天高蒼蒼下厚土耳若無聞目無覩盧磨雨懸燈大青頭白生雛夢中聚妻中聚今六霜明年作歌歌壽昌

老烏　陳庭潤詩月遠寒枝夜未棲泯隨紅日走東西舊時臺上飢無語啄盡寒雲更不啼

韓明善

詩花外提壺柳外鷥老烏傍立太麓生世間好醜元無定試倚茅簷看晚晴　莫擇烏　劉斜宋濂詩莫擇烏烏性從來直如矢有凶輒告令人避不作紛紜鵲兒日走南簷學狐媚翩翩世上夸眺予見烏即嗔聞鵲喜嗟哉自古亦如此飛廉承恩比干死　山烏　宋濂詩海南海水熱如火海南山色青欲墮中有山烏學春聲烏漆點作双羽翎纓烟未收月黑黑墮影雕龍飛不得當時只愛語言好今日方知不如嘿爾何不學顏家墓上烏有口銜泥助孝夫　棲烏　劉基詩歸飛將秋入楚天滿雲閒月伴愁眠露寒葉動棲烏起一叫千聲落枕邊

不如烏烏

通鑑外紀周惠王時晉驪姬謂獻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驪姬告優施曰君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菀己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菀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

烏不為烏

戰國策史疾為韓使楚王問曰客何方所循曰治列子圉寇之言曰何貴曰貴正王曰正亦可為國乎曰可曰以正圉禁盜柰何頃閒有鵲止於屋上者曰請問楚人謂之何王曰謂之鵲謂之烏可乎曰不可今王之國有柱國令尹司馬典令皆楚官其任官置吏必曰廉潔勝任今盜賊公行而弗能禁也此烏不為烏鵲不為鵲也詳楚考烈

仰睇烏鳶

東漢書馬援曰當吾在西里浪泊閒詔書每到腹如湯火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烏鳶跕跕墮水中

翩翩如飛烏

晉書五行志庾亮初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烏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薨於晉果喪還京都

天有九頭烏

太平廣記張審通有三耳時人笑曰天有九頭烏地有三耳秀才

鈴下為烏

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

有烏如烏

太平廣記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烏如烏銜草以覆死人面遂活

烏白頭

張華博物志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王不聽讒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耳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王不得已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

仰天烏烏

漢書楊惲廢為庶人家居以財自娛孫會宗以書諫之答云酒酣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本書

飛烏

太平廣記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或屬上曹或屬下曹為飛烏詳藏鉤下

冐烏

徐霆黑韃事略韃人見物則歡謂之撒花予之則曰捺殺因韃語好也不予則曰冐烏韃語不好也撒花者漢語覓也

童烏

甕牖閒評楊子雲法言云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步里容說以謂童下合有一點蓋子雲之意嘆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則嗚呼二字後世乃謂子雲之子名烏而往往皆以烏然雖蘇東坡張芸叟諸公亦莫能辨之觀東坡在惠州其子遯之死也有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芸叟以公奴終七有詩云學語僅能追彘子草玄安敢望童烏是亦以烏為子雲之子也野客叢書童烏僞說謂楊子雲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讀法言謂吾家之童為一句烏連乎字作嗚呼字讀謂嘆聲也似亦理長僕觀後漢鄭固碑曰大男有

楊烏之材年七歲而大蘇順賦童烏何壽之不將是時去子雲未遠所舉想不謬於是知童烏為子雲之子小名陳思小字錄王絢字長素太傅彧子小字童烏宋秘書丞卒謚曰恭世說秘錄

陽烏

陳思小字盧淵字伯源平東將軍度世子小字陽烏敦尚學業位至秘書監贈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懿後魏本傳

王烏

史記漢匈奴烏維單于數來和親武帝使王烏闚之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黥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去節黥面單于愛之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長安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厚幣直數千金單于乃留充國不歸諸所言特給王烏初無意入漢

蔦烏

羅泌路史後紀式于遐朔野有蔦烏釋世長鮮卑又以侯汾俞汾嗣汾侯號烏氏注氏云仲袞既氏子孫適居北方畔于汗單烏氏也以其音來切號後汾氏或以為蔦烏[illegible]而訛單于之號非

三烏

唐柳光傳氏於居則北郭東門氏於志則三烏五鹿風俗通凡氏於職三烏五鹿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三烏郡烏上都計

白項烏

東南記聞古所謂揖但舉手而已今所謂喏乃始於江左諸王方其時惟王氏子弟為之以夷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諸王何如

答曰見一群白項烏鬧喚啞啞聲即令咍也

畢月烏

（俞琰席上腐談二十八宿有房日兎畢月烏丹書云日烏月兎盡謂）日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陽也張横渠謂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也兎四足漢張衡以爲陰類其數偶

伺風烏

（中華古今注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爲恒式）

相風烏

（北史于粟磾傳粟磾孫謹爲雍州刺史初梁元帝與齊文）通好謀侵軼令謹出討謹至悉衆圍之梁主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收其府庫得魏相風烏及諸輿輦法物以獻事物紀原黄帝内傳有相風烏制疑黄帝始作之也拾遺記曰少昊母曰皇娥游窮桑之浦有神童稱爲白帝子與皇娥讌戲汎于海山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旌刻玉爲鳩置于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烏亦其遺象（餘見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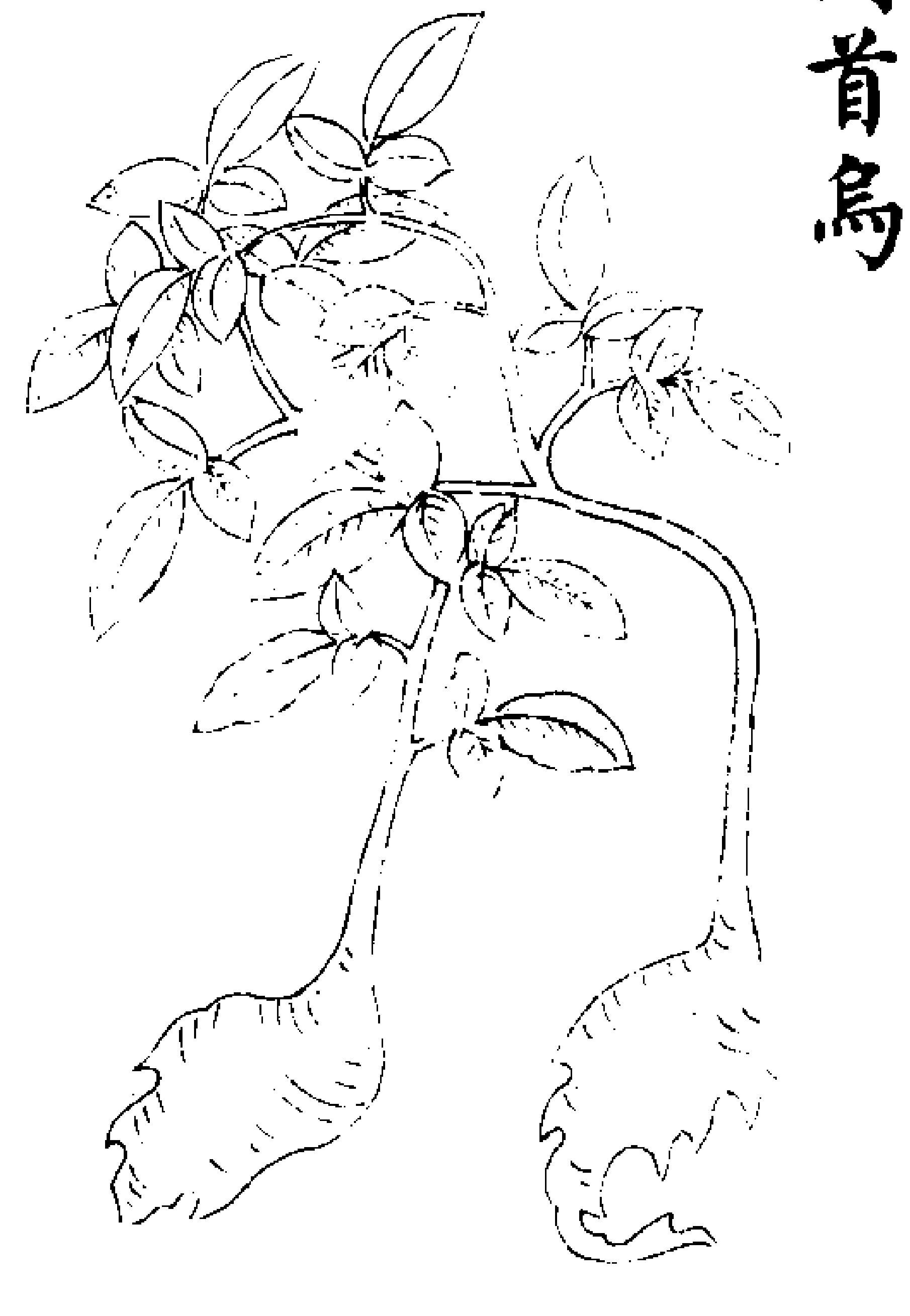
翻車渴烏

（漢書西域傳漢靈帝時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注云）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雕木爲烏

（太平廣記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雕木爲烏之形置機戾於腹中發之則飛高三二百尺一二百步方始却下

何首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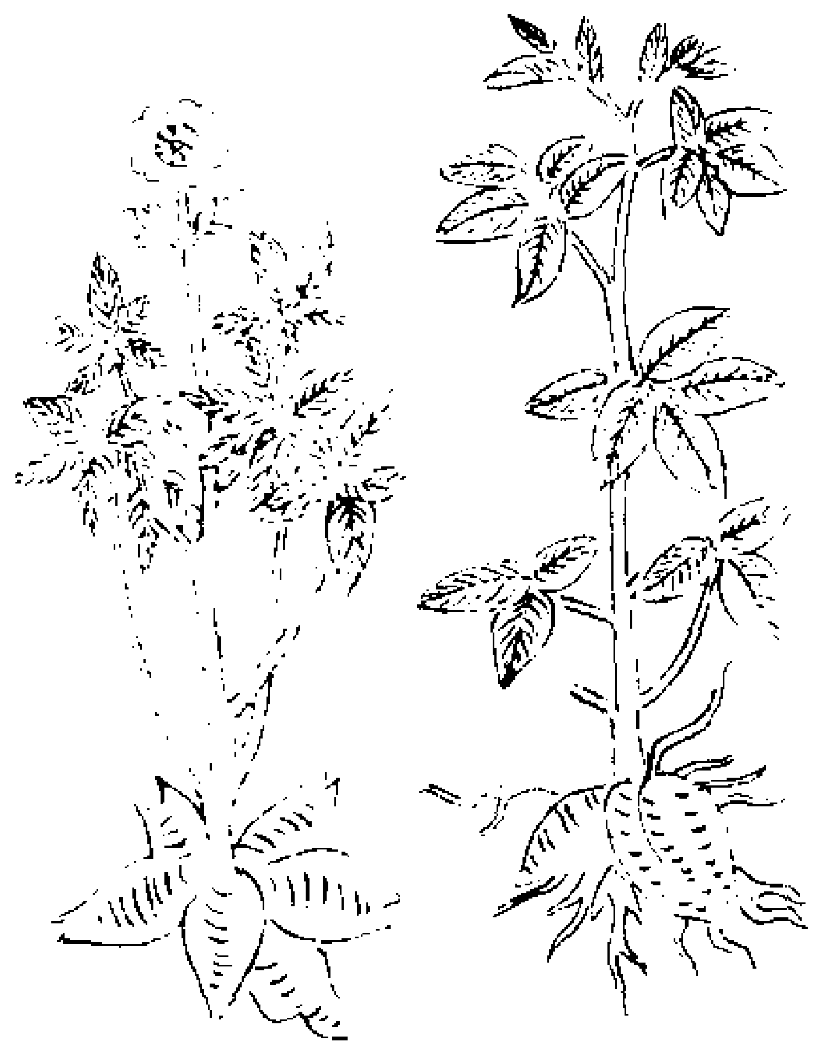
開寶本草附何首烏味苦濇微温無毒主瘰癧消癰腫療頭面風瘡五痔止心痛益血氣黑髭鬢悅顏色久服長筋骨益精髓延年不老亦治婦人産後及帶下諸疾本出順州河南縣今嶺外江南諸州皆有蔓紫花黄白葉如薯蕷而不光生必相對根大如拳有赤白二種赤者雄白者雌一名野苗一名交藤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陳知白春夏採臨用之以苦竹刀切米泔浸經宿暴乾木杵臼擣之忌鐵宋嘉祐本按日華子云味甘久服令人有子治腹臟宿疾一切冷氣及腸風此藥有雌雄雄者苗葉黄白雌者赤黄色凡修合藥須雌雄相合喫有驗其藥本草無名因何首烏見藤夜交便即採食有功因以採人爲名耳又名桃柳藤圖經曰何首烏本出順州南河縣嶺外江南諸州亦有今在處有之以西洛嵩山及南京柘城縣者爲勝春生苗葉葉相對如山芋而不光澤其莖蔓延竹木牆壁間夏秋開黄白花似葛勒花結子有稜似蕎麥而細小纔如粟大秋冬取根大者如拳各有五稜瓣似小甜瓜此有二種赤者雄白者雌採時乘濕以布帛拭去土後用苦竹刀切米泔浸一宿暴乾忌鐵以木臼杵擣之一云春採根秋採花九蒸九暴乃可服此藥本名交藤因何首烏服而得名何首烏順州河南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生而閹弱年五十八無妻子一日醉臥野中見田中藤二本異生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田兒心異之掘根持問鄉人無能名者遂暴乾擣末酒服七日而思人道百日而舊疾皆愈十年而生數男後改名能嗣又與子庭服皆壽百六十歲首烏服藥亦年百三十歲唐元和七年僧文象遇茅山老人遂傳其事李翱因著方録云又叙其苗如木藁光澤形如桃柳葉其背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者雌者苗色黄白雄者黄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暴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乘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暴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覆汗出導引尤忌猪羊血其叙頗詳故載之政和本經驗方何首烏新採者去皮土後用銅竹刀薄切片上甑如炊飯蒸下用磁石鍋忌鐵旁更別燒一鍋常滿添水候藥甑氣上遂旋以熱水從上淋下勿令滿溢直候首烏絶無氣味然後取下一匙頭汁白湯亦可此是藥之精英與常不同治骨軟風腰膝疼行履不得遍身瘙痒首烏大而有花紋者同牛膝剉各一斤以好酒一升浸七宿暴乾於木臼内擣末蜜丸每日空心食前酒下三五十丸又方治諸處皮裏面痛首烏末薑汁調成膏痛處以帛子裹之用火炙鞋底熨之妙斗門方治瘰癧或破不破以至下胷

前者皆治之用九眞藤取其根如雞卵大洗生嚼常服又取葉擣覆瘡上數服即止其藥久服黑髮延年或取其頭獲之九數者服之乃仙矣其葉如杏其根亦黏壁子用之如神又堪為利術伏沙子自有法一名何首烏又名赤葛王氏傳濟治疥癬滿身作瘡何首烏艾等分以水煎令濃於盆內洗之甚能解痛生肌肉何首烏傳昔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名能嗣又名延秀能嗣常慕道術隨師在山因醉夜臥山野忽見有藤二株相去三尺餘苗蔓相交久而方解解了又交驚訝其異至旦遂掘其根歸問諸人無識者後有山老忽來示之荅曰子既無嗣其藤乃異此恐是神仙之藥何不服之遂杵為末空心酒服一錢服數月似強健因此常服又加二錢服之經年舊疾皆痊髮烏容少數年之內即有子名延秀秀生首烏首烏之名因此而得生數子年百餘歲髮黑有李安期者與首烏鄉里親善切得方服其壽至長遂叙其事何首烏味甘生溫無毒茯苓為使治五痔腰膝之病冷氣心痛積年勞瘦痰癖風虛敗劣長筋力益精髓壯氣駐顏黑髭延年婦人惡血痿黃產後諸疾赤白帶下毒氣入腹久痢不止其功不可具述一名野苗二名交藤三名夜合四名地精五名首烏本出處州江南諸道皆有之苗葉有光澤又如桃李葉雄苗赤根遠不過三尺春秋可採日乾去皮為末酒下最良有疾而用茯苓湯下為使常杵末新甆器盛服之忌猪肉血無鱗魚觸藥無力此藥形大如拳連珠其中有形鳥獸山岳之狀珍也掘得去皮生喫得味甘甜休粮讚曰神效助道著在仙經雌雄相交夜合晝疎服之去穀日居月諸返老還少變安病軀有緣者遇傳之勿泄最爾自如明州刺史李遠傳錄經驗何首烏所出順州南河縣韶州潮州恩州賀州廣州四會縣潘州已上出處為上邕州晉興縣桂州康州春州瓊州高州循州已上所出次之其仙草五十年者如拳大號山奴服之一年髭鬢青黑一百年如椀大號山哥服之一年顏色紅悅一百五十年如盆大號山伯服之一年齒落重生二百年如斗栲栳大號山翁服之一年顏如童子行及奔馬三百年如三斗栲栳大號山精服之一年延齡純陽之體久服成地仙寇宗奭衍義何首烏兼黑髭鬢與蘿蔔相惡令人髭鬢早白治腸風熱多用紹興本草何首烏採根為用出產性味主治已具經註但療風濕諸疾頗驗在滋下益精方亦用之今當從本經味苦澀微溫無毒者是矣註說雖分赤白而有雌雄二種然所用無異陳衍寶慶本草折衷何首烏一名九眞藤又出幽州蔓延竹木牆壁間茯苓為使惡蘿蔔忌鐵及猪肉猪羊血并無鱗諸魚味苦甘澀平張松微溫無毒

續說云何首烏本條及圖經皆以根赤者為雄白者為雌而日華子乃以葉白者為雄葉赤者為雌須雌雄相合則有驗然曰赤曰白既不各分主治又非如芍藥茯苓赤者利白者補之比今循和劑諸方通而用之不必泥夫雌雄之說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何首烏味苦澀微溫無毒茯苓為使主頭面風瘡瘰癧癰毒治心腹冷氣積年勞瘦癖五痔腰膝病除赤白帶下疾烏髭髮益精髓駐顏色壯筋骨久服延年不老常餌明目輕身出順州河南縣今江南諸郡生花黃白蔓紫葉如芋不光生必相對根大於拳觧各有五稜赤白分兩種赤為雄苗色黃赤白為雌苗色黃白春夏採竹刀薄切米泔浸經宿曝乾搗以木杵臼不犯銅鐵器胡仕可本草歌括何首烏能黑髭鬢因人採食得其名主消瘰癧攻癖腫久服延年更益精蘇州府志一名野苗又名交藤又名夜合又曰地精苗蔓相交葉有光澤赤根遠不過三尺春秋採之日乾治痰癖風虛心脊諸疾久服益精駐顏酒下最良或謂昔有何姓者採服其根而髮愈黑故名事物紀原本曰夜合藤昔有姓何人見其葉夜交異于餘草意其有靈採服其根老而不衰頭髮愈黑即因其人名曰何首烏也一云何首烏即其人姓名也山居備用神仙服何首烏延年法　右取何首烏根一名桃柳藤以銅竹刀薄切米泔浸一宿曝乾木杵臼搗末新甆器盛之忌鐵器空心一錢漸加二錢酒服治五痔腰膝之病冷氣心痛積年勞瘦痰癖風虛長筋骨益精髓壯氣駐顏黑髭延年久服令人有子又曰服何首烏不可喫茶唐李文公集何首烏方錄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閹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麦良戲而曰汝閹也汝老無子此藤根異而夜以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飾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餌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河南吾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汝偶餌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紀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焉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百六十歲男子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毒主五痔腰腹中冷氣宿疾長筋益精令人

多子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莖一名夜合一名地精一名桃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嶺南諸州往往有之有苗大如木藁光澤形如桃柳葉其背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雌者苗色黃白雄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承潤以布帛拭去泥土勿損皮密器貯之每月再曝凡服偶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服汗出導引尤忌猪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嘗餌其藥言其功如所傳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萆薢蔓生根如杯拳削去黑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爲何首烏元和八年八月錄許彥周詩話古詩云上山采交藤交藤何首烏服之令人多慾生子

川烏



本草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主中風惡風洗出汗除寒濕欬逆上氣破積聚寒熱胷上痰冷食不下心腹冷疾臍間痛肩胛痛不可俛仰目中痛不可久視又墮胎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　射罔味苦有大毒療尸疰癥堅及頭中風痺痛一名奚毒一名即子烏喙　烏喙（音諱）味辛微溫有大毒主風濕丈夫腎濕陰囊痒寒熱歷節掣引腰痛不能行步癰腫膿結又墮胎生朗陵山谷採陰乾長三寸已上爲天雄莽草爲之使反半夏栝樓貝母白斂白及惡藜蘆

相烏

本草味苦主陰痿一名烏葵如蘭香赤莖生山陽五月十五日採陰乾

一丈烏

五代史後梁寇彥卿傳彥卿開封人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音太祖嘗曰敬翔劉捍寇彥卿皆天爲我生之其愛之如此賜以乘馬一丈烏

魛脊烏

夷堅志乾道六年武康山間產一種蛇名曰魛脊烏大而善走逢人則昂首而立其尾着地不及寸須急趨避之乃免其害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七

六模

烏

義烏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漢烏傷縣地，屬會稽郡。初平三年，分縣以南為長山縣。東陽志云：新莽改為烏孝。異苑云：東陽顏烏事親孝，父亡，負土成塚，群烏銜土助之，烏吻皆傷，因以名縣。三國吳寶鼎元年，置東陽郡，以縣屬焉。晉、齊、梁、陳、隋並因之。唐武德四年，即縣立綢州，又分置華川縣。七年州罷，省華川縣入烏傷，且改名義烏。金華府志：垂拱二年，割置東陽縣。天寶十三年，又析縣及蘭溪、富陽，以縣浦陽。今之金華、東陽、蘭溪、永康、武義、浦江，在二漢時皆烏傷之地。宋元並仍其舊。本朝因之。（汴華）宋葛元承詩　義烏道中　溪頭石佛四州身，半染鑪烟半路塵。已女一葉清淨供，蘇溪茶點建溪春。小雨山寒占麥秋，溪南溪北水交流。桃花又報東風急，雲帶雨來山欲浮。

飛烏縣

舊唐書地理志：飛烏縣，漢郪縣地。隋置飛烏鎮，又改為縣，取飛烏山為名也。宋李流謙澹齋亦　飛烏道中　朝發江亭暮山驛，面顏塵埃手龜拆。弟兄相逐兩浮萍，一盞村醪慰愁寂。高堂老人念兒寒，兒念老人不得眠。慇懃祝付送書鴈，為傳千字報平安。

烏氏

千家姓　羽音。張掖。元和姓纂：烏，齊有烏餘、烏枝鳴，莒有烏存，秦有烏獲。　鄱陽姓苑：今鄱陽有此姓。河南代北人烏石蘭改姓烏。纂：御史大夫烏洽，洽從父弟玼，玼生重胤，今為河南節度。姓氏急就篇：唐世系表出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以烏名官，以世公命氏。唐有烏崇福、知義，漢功臣表烏黎，以匈奴姓。氏源派：潁川。古今姓纂（有音）烏承玼，唐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

烏枝鳴

蘇子由古史：宋微子世家：十一年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我，以我師敗華氏于新里。

烏獲

史記：秦之力士，能舉萬鈞。門秦本紀：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烏氏倮

史記貨殖傳：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

烏承恩

通鑑綱目：唐肅宗乾元元年，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又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承恩多以私財募部曲，又數衣婦人服詣諸將說之。思明聞而疑之。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思明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眾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因思致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命耿仁智、張不矜為表云：陛下不為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不矜以示思明，及將入函，仁智削去之。思明聞之，命

執二人斬之。仁智事思明久，思明憐欲活之。仁智大呼言曰：人主會有一死，得盡忠義，死之善者也。今從大夫反，不過延歲月，豈若速死之愈乎？思明怒，搥殺之。范氏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人主而為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思明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則適足長亂，非所以彌亂也。既失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烏承玼

新唐書列傳：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破於捺祿山。二十二年，詔信安王禕率幽州長史趙含章進討。承玼請含章曰：二虜固劇賊，前日戰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蓄銳以折其謀。含章不信，戰白城，果大敗。承玼獨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奔，詔與太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

城邑承玼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挽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思明恃兵彊為自固計慶緒遣阿史那承慶安守忠就督事且圖之承玼勸思明曰唐家中興與天下更始慶緒偷肆兇刻公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始承恩為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故肅宗使自雲中趨幽州閒說思明與承玼謀授橐殺之不克死承玼奔李光弼表為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為石嶺軍使王思禮為節度使軍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別傳（玼雌氏切捺奴曷切湔則前切）

韓昌黎集烏氏廟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寇連夸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月中貴人承璀（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斬（從下或有者字）於是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其下或作以其）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三室同宇方云史記渭陽五帝廟同宇帝晧曰揖上同下異也宇一作宇祀今按從漢以來公私廟制皆為同堂異室方說是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為大夫（齊下或有者字餘下或有有字）秦有獲為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為君長唐初察為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為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為中郎將寔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暗下或有江部字玼或作洽方云新史承玼有傳字德潤重胤傳亦云承玼子也且云考異書加稱正宋樂本皆作承玼益許孟容書為承玼碑石本猶傳於世新傳蓋本此也）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以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營或作屬今按營以連屬之意）從戰捺（奴曷切）祿走可突干（諸本多作突于或作于方從許碑定以干云可突干奚契丹之勇將也新傳奚契丹入寇承玼破於捺祿山又戰白城承玼按隊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或無

擾海字方從李本增云新傳亦考異或作壘許碑云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脅陷邑公以本營士馬防遏害武藝即渤海王也）黑水室（南曰契丹）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光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脫（許碑承恩承玼之從父兄也）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石嶺或作左領方云杭蜀粹與許碑新傳皆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三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許碑年九十六）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左領或作右領）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搜我戎節制有壇壝（有或作有其壝或作壇）數備禮登以有宗廟（方無數字登下有壇字今按數備禮登數字乃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數言制數既備禮亦增崇也袁氏廟碑所謂數以立廟亦是此意若如方本則上句已言授節不應至此始言登壇況登壇又與立廟不相關乎）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爲本文苑作左祖右孫今按廟制以四為主方本為是）云誰其子其有無孫（其有或作孰其）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克方作克）念昔平盧為難為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息來觀來齋以續恭授

烏重胤

（舊唐書列傳）字保君河東將承玼子也少為潞州牙將元和中王承宗叛王師加討潞帥盧從史雖出軍而密與賊通時神策行營吐突承璀與從史軍相近承璀與重胤謀縛從史於帳下是日重胤戒嚴潞軍無敢動者憲宗賞其功授潞府左司馬遷懷州刺史兼充河陽三城節度會討淮蔡用重胤壓境仍割汝州隸河陽自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胤與李光顏掎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元濟誅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轉司空蔡將有李端者過溵河降重胤其妻為賊束縛於樹臠食至死將絕猶呼其夫曰善事烏僕射其得人心如此元和十三年代鄭權為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祇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也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又景州本是弓高縣請却廢為縣歸化縣本是草市請廢縣依舊屬德州詔並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

師名分及屯軍深州重胤以朝廷制置失儀賊方息凌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叛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召至京師復以本官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州請襲父位朝廷不從議者慮狡童拒命欲以重臣代乃移鎮兗海加太子太師平章事俾兼領滄景節度仍舊割齊州隸之蓋望不勞師而底定制出旬日重胤卒贈太尉重胤出自行間及爲長帥亦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代而善待賓僚禮分同至當時名士咸願依之卒歿之日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爲祭酹雖古之名將無以加焉子漢弘嗣起復授左領軍衛將軍漢弘上表乞終服紀文宗嘉詔從之服闋方授官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九年以烏重胤爲汝州刺史李吉甫以爲汝州扞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從鎮之加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喜也元和十一年夏五月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是年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柳宗元集上河陽烏尚書重胤啟獻文啟（一本作上河陽烏尚書啟）宗元啟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勳烈兩河定亂三城建功爲（重胤少爲潞州牙將盧從史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通元和五年重胤縛從史以獻憲宗嘉重胤功擢帥河陽河陽有三城故曰河陽三城節度使）兇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上（元和九年以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治汝州）控制東方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遐壤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以備戎伍（孫云弭音敉左氏其左執鞭弭注弭弓末無緣者）夙夜踊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謂吳元濟）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拂繐緗（音象衣）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漢戀慕交深冒瀆威嚴伏增戰越

宰相世系表烏氏出自姬姓黃帝之後少昊氏以烏鳥名官以世功命氏齊有烏之餘裔孫世居北方號烏各侯後徙張掖

察左武	衛大將	軍			
令望左	領軍大	將軍			
蒙左武	衛中郎	將			
承恩			承玭右	威衛將	軍檢校
			重胤字	保君天	平節度
			漢弘	左羽	林將

殿中監	昌化郡王																		
使守司	徒邠國公																		重元
空		行崟	州刺史	漢貞左	金吾將	軍	行方河	南丞	漢封衛	尉寺丞	漢章右	驍衛倉	曹參軍		行忠	左衛	倉曹	參軍	

烏氏三公一人（重胤）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再入五十七人長孫無忌楊師道李勣褚遂良李義府劉仁軌騫味道狄仁傑姚璹李元素婁師德陸元方蘇味道楊再思杜景佺宗楚客魏元忠張錫唐休璟韋嗣立蘇瓌蕭至忠岑羲宋璟郭元振竇懷貞源乾曜苗晉卿李峴杜鴻漸李勉鄭餘慶武元衡李吉甫張弘靖李逢吉王涯王播牛僧孺李宗閔李德裕崔鉉杜悰白敏中劉瞻盧攜鄭從讜裴澈蕭遘韋昭度朱樸徐彥若李谿王摶陸扆崔遠裴樞三入十二人武承嗣武攸寧豆盧欽望武三思李嶠李懷遠崔湜劉幽求張說張延賞王鐸鄭畋四入三人韋巨源姚元之韋安石五入三人蕭瑀裴度崔胤）三公三師七十一人（宗室魏王二十人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荊王元景吳王恪）

徐王元禮韓王元嘉霍王元軌舒王元名相王旦宋王憲申王撝邠王守禮忠王浚薛王業慶王琮廣平郡王俶福王綰撫王紘榮王琬建王振以宰相及前宰相進者二十七人裴寂房玄齡長孫無忌李勣武士彠楊國忠杜佑裴度王涯李德裕李讓夷杜悰白敏中令狐綯夏侯孜韋保衡王鐸鄭畋鄭從讜蕭遘韋昭度孔緯杜讓能徐彥若崔胤王摶柳璨以軍功進者二十人李光弼郭子儀王思禮僕固懷恩李抱玉田承嗣李正己朱泚李寶臣侯希逸馬燧李晟李光顏烏重胤王智興李載義李克用王建韓建朱全忠以恩澤進者四人武攸暨李輔國李峴韓弘皆通見宰相世系列著田氏烏氏二族希逸亡其世系輔國中官也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著（紕此切）

烏震

五代史唐書列傳冀州信都人也少事趙王王鎔為軍卒稍以功遷裨校隸符習軍習從莊宗于河上而鎔為張文禮所弒震從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誅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

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震為人純質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喜作詩善書及為刺史以廉平為政有聲遷冀州刺史兼北面水陸轉運使明宗聞其名擢拜河北道副招討使領寧國軍節度使代房知溫戍于盧臺軍始至而戍兵龍晊等作亂見殺贈太師嗚呼忠孝以義則兩得吾既已言之矣若烏震者可謂忠乎甚矣震之不思也夫食人之祿而任人之事事有任專其責而其國之利害由己之為不為為之雖利於國而有害於其親者猶將辭其祿而去之則其事眾人所皆可為而任不專已又其為與不為國之利害不繫焉者如是而不顧其親雖不以為利猶曰不孝況因而利之乎夫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

烏冲

元蘇天爵滋溪集有隱君子曰烏君諱冲字叔備其先大寧路川州人君從祖昌作家焉君明經勵行為鄉保隱享年五十有二延祐二年五月十八日卒葬通許縣之西原後三十四年外孫梁城重修合母氏植國夫人之命來請銘於靜修先生劉公因以高明之資躬聖賢之學道德風采聳動四方士之從者日眾君年甫二十亦來從業以公卿之子棄習為貴往服弟騎群明筆好既贊見歸三日不返諸生皆曰是豈真實為學者歟異日君博帶褒衣執經攝席刮磨豪習畢若寒士諸生嘖嘖驚嘆劉公亦甚喜之君為學清苦聞師之言晝誦夜思至忘寢食數年始一歸省蓋惟恐學之不及也初值父亡即能行古喪禮三年不居于內宗族賢之父居官廉家無儲積諸兄宜游他邦君獨養母旨甘常具母亡哀踰前喪其家益貧日晏飲或不充意泊如也榜所居室曰存齋杜門授徒講說經訓諄諄不倦遠近學者爭歸之劉公嘗集己所為詩百餘篇表年以命之曰丁亥集寓意深遠讀者或弗深曉君為註釋以達其意貞定安君熙通經學古數欲謁見劉公不果君盡以所聞告之安君由是深有發焉當是時君聲名聞海內憲府藩方薦者以十數仁皇御極銳意右文一時儒士多不次進用當路者方擬召君居成均教胄子而君卒矣士論嗟惜久之贈承事郎秘書監秘書郎君祖考塔塔兒台國初帥軍民詣界河北迎謁太祖有勅賜名佐捻虎者命導太師國王南伐業官龍虎衛上將軍易州崇寧軍節度使行川州元帥府事考琵初襲父官充北京路總管佩金虎符歷尹真定彰德齊東諸郡卒官嘉議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有名當世三子長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某次同知息州事某季即君也祖妣李氏妣劉氏配崔氏真定路治中德昭之女有賢行中

外姻族以為表儀也封宜人子男二人紀承事郎黃州路麻城縣尹精不仕女二人長適汴梁路總管李輝次適御史中丞董守簡鐸之母也讀書明大旨治家有禮法知求金石之文以彰其親賢矣哉孫男三人傑動烈女一人幼嗚呼古之人蓋有不仕者矣或全身以避地或矯俗以干名孰能安于義命之正當于出處之宜以求合乎中庸之道者歟若靜修先生劉公不可尚已而烏君者能左富貴勢利之欲知慕高尚學問之樂其胸中所蘊不究一時之人所能窺其萬一乎若夫行事揭于其墓之表銘曰孝賓為臣廉約善身出處雖殊仁心則均國之四維禮義廉恥匪是不由匪何以日上君居于家惟是之求善以及人而一休休卓哉斯公君學是企學專為風聞者興起

烏伯牙

元程文海雪樓集故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伯牙烏公墓碑自昔聖哲開創之初必有股肱心膂之臣翊佐鴻業無有跋我忠肩一心上之所以業盛數節亦非一朝一夕至論其以今武乃皆卓卓非常能名于時既起世族北藩國也伯牙烏氏國中名族也太祖聖武皇帝初定四方統里內附伯牙烏氏以內族有乞伯者來居弗途重厚沈鷙以五十戶從軍南征力戰死事子曰也速將之世其

宮師昭勇公也世祖皇帝命丞相伯顏略地器褒樊公在行功多百大山鶴于粒最賞銀鈔八十兩長闌谷公破中屯金賞銀鈔百兩明年破復州兵殺其將賞以百戶主帥言賞不酬勞上錫金符加千戶階五路招討十六年改授金虎符管軍總管江南平從功進階懷遠大將軍管軍萬戶領江淮戰艦數百艘東征日本全軍還有旨特賜養老一百戶衣服弓矢鞍轡有加二十二年移鎮泰州將踏新丁為兵得萬人以公為政祭祀軍指揮使統之公於是以舊職讓其中弟餘時分傔贍之乃辭之役功多賜金帶二明錦一以乃領嫡姊妻之大德三年春二月以疾卒於官墓在曹州濟陰之白沙原正室二人繼國先卒子曰敎化的曰黑廝襲公符職繼室阿失倫子曰黑的牧馬戶同知曰延壽側室三人怯古真子曰拜顏管領哈剌赤曰靈保次針姑子曰完澤帖木兒廣德萬戶府達魯花赤次夫剌真子曰哈剌章尚幼孫男曰忽都曰法保公沒後九年而當大德十一年今天子龍飛其今公子欽承恩旨俾樹碑于公墓公子乃以公事實屬某文之于碑惟公忠勇純誠致身國事推鋒無前聖明在上以屬昭孫卒能佐興運于內方身係信符馬列大將建邦之略事君之誼視古無間焉聖人崇德報功俾垂不朽誠萬世一時之際遇公子又咸英毅有立或踐厥官

將必大世其業獨惟文辭弗稱無能發揚而公子既游以為言敢弗自竭中以銘詩曰輯戈會周致騫勳劉有宗於斯其朝如流惟君之明藏矜有待惟王之忠夙夜匪懈上信下孚以勸以愉兵包虎虔送長萬夫適觀古功力與時喬豈無其人書有今聞嗟爾人子孰不顧親孝為忠基來視堀珉琱珉孔崇聖明與之宰木維喬子孫樹之

惡

洪武正韻汪胡切論語惡乎成名孟子居惡在又暮藥二韻陸法言廣韻安也宋重修廣韻哀都切丁度集韻通作烏楊桓六書統影母惡何也豈也本烏各切借為此義以早惡非能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字纂傳義又嘆雅切嬰嘆辭也韻會定正影模切字切影模影因煙惡

篆書 惡（六書統）

草書 惡惡惡惡惡惡惡惡（王羲之 草書集韻）

洿

洪武正韻汪胡切濁水不流一曰窊下亦作污汙又暮韻臨本注作窊下漢許慎說文洿从水夸聲哀都切揚雄方言氾浼潤洼洿也皆洿也也自關而東或曰洼或曰氾東齊海岱間或曰浼或曰潤荊州呼潢也劉熙釋名汙洿也如洿泥也顧野王玉篇於徒切濁水也汙同上又一故切徐鍇通釋按淮南子曰夫而入江洿水不樂也古今文司馬光類篇又後五切水不流謂之洿又荒故切汙水也又烏故切穢也吳棫韻補叶音苦孤切卑也揚方谷歆詩爾根深且固余扐植民無期僅旦將何如畫檻廣干禄字洿汙音烏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汙穢濁也亦作洿又烏爪切與洼通洿下也洿下故穢濁流之汙物之汙烏故切亦烏臥切別作𣳾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洿字三見但九麻內汙字從于音蛙注云鑿也不尊也亦作洿經子中所用少此汙字皆此汙字而音亦不一如孟子知足以知聖人汙注止音蛙又同季流俗合乎汙世注音烏禮器汙尊而抔飲注烏華反又音烏以上經子音烏字者乃皆此汙字又太學劉允成儒有澡身浴德賦一押儒字云能澡身而浴德不同流而合汙依孟子本文注音烏閩當在此然禮韻平聲即無此汙字如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注音烏在此然柳下惠不羞汙君是此韻內汙字然注烏路反此三字考之玉篇從亏者古文也從于者今文也要之汙汙只是一字但經子以今文書之監韻乃從古字所以字體不一若遇穩當處押于字只得寫此汙字繳所引出不是此汙字韻中却有之矣于上不過一點爾係筆誤也漢辭廣德汙輸此汙字春秋盡而不汙注憂于反乃音紆然監韻不收釋行

均龍龕手鑑洿洿汙音烏水流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汙新藏作汙楊桓六書統影母誇化聲洿根者汙或从亏小池為汙又涂也汙拙者能忠韻會擧要羽清音三蒼解詁曰停水曰洿漢食貨志川原為洿今文作汙左傳潢汙行潦之水跋云畜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記汙其宮而豬焉又蜀也左傳川澤納汙書舊染汙俗又接莎謂之汙詩薄汙我私毛傳煩撋也字略云煩撋猶挼莎也或作洿禮記道汙即從而汙按監韻本音洿字亦作汙邁韻汙字亦作洿至出說瑝六書類釋又烏故切染汙也因之爲汙洿或作𣵀周伯琦六書正譌隸作洿通別作洿非特洿聲自之字受畀亡切俗但用汙非孟子暴君汙吏合乎汙世今詩薄汙我私合正借為名郭璞曰好群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爾雅作鵠非韻會之正影模切人接莎以去衣之汙曰汙與洿同又作汙字切影模影因煙洿

篆書 洿（徐鉉篆韻）

草書 洿（鮮于樞草書集韻）

諱人言汙

抱朴子刺驕篇今為犯禮之行而不喜遇死之譏是猶負豕而憎人之說其臭投泥而諱人之言其汙也

羈糜為汙

逸民篇古今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為高也夫不辱者如羈糜之為洿也

何行

之洿 史記日者傳司馬季主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賈誼同與之市游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季主閒坐有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季主延之坐坐定復理前語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言小子竊觀於世未嘗有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何以卑洿長者

不足自洿 史記漢匈奴冒頓高后時遺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以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以自汙弊邑無罪宜在見赦

貰代自洿 漢書漢蕭何爲相國縣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中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君未得百姓心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洿何從其計上大悅

挍之滿汙 續談初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嘗以簡別青濁爲務有一士夫其所便請挍之滿汙

王含貪汙 晉史潭歷何充字次道廬江灊人王敦兄含爲廬江郡含汙狼藉敦嘗於坐中稱曰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數歲累遷中書侍郎

請治貪汙 閒泉日記東魏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汙言於丞相請治之高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貪污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嗚呼以元魏東狄之裔高歡推臣之僭猶能言衣冠禮樂正朔之所在爲梁之士大夫者可不自重哉予故録之

父子贓污 太平廣記唐崔湜爲吏部侍郎貪縱兄憑弟力父挾子威咸受囑求贓污狼籍父挹爲司業受選人錢湜不之知也長名放之其人訴曰公親將賂去何爲不與官湜曰所親爲誰吾捉取鞭殺曰鞭殺即遭憂湜大慚

用藥洗污 事類全書衣帛爲油污者急取蔥一握連鬚煎湯入瓶內以兩人綳開衣帛用瓶蘸注污處污去乃止更不須手挼顔色自然如新甚好　衣帛爲墨污者急用銀杏剝去殼膜嚼破揉污處次以新汲水洗之嚼杏仁亦得汙則揉洗少頃一法用半夏末洗之亦好　衣爲桐油污者急嚼粳米飯揉洗立去如值夜晚但揉以嚼飯翌旦洗之一法以麻油數點着污處泡牛膠湯乘熱擺洗尤好

杇 洪武正韻汪胡切塗鏝器故內謂塗墁爲杇論語不可杇也說文所以涂也亦作杅許慎說文杇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从木亏聲哀都切徐鍇通釋按春秋左傳鄭子産說晉文公爲政杇人以時塓館宮室秦晉鄭接也今江淮間杇爲鏝即關東也宛都反陸法言廣韻泥鏝郭忠恕佩觿集杇杇上泥胡翻墁也下億于翻揩摩丁度集韻或作釫誤婁機廣干祿字杇杇上乙孤切下虛人切獨也郭守正紫雲韻以泥飾牆韓道昭五音類聚論語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楊桓六書統影毋杇圬釫槾並說見塗毋趙謙聲音文字通景洁切所以涂槾器也作杇槾非左傳杇人以時塓館宮室俗字雙音見瑜音韻會從正字切影模影因煙杇

篆亐　書亐　古論語杇　徐鉉篆韻圬釫槾　並六書統

杇 鮮于樞草書集韻

圬 洪武正韻汪胡切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顔野王玉篇於洁切泥鏝一作杇張參五經文字作杇同宋重修廣韻釫哀都切上同戴侗六書故漫塓也亦作釫杇語曰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說文曰所以塗也又亏姑切史記孔子生而首上圩司馬貞曰窊也今江淮間水高於田築堤扞水而甸之曰圩因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烏泥墁也釫音烏又戶花反兩刃鏵也鏵音楚冷反

篆書圬　六書故

文 韓昌黎集圬者王承福傳（圬或作杇方云圬音烏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注圬人塗者題語正本此說不當用圬字今按論語作杇）圬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方無八字）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母官切說曰鏝杇具爾雅謂之杇）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

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方從閣杭本如此諸本以生亦作以出令　今按所以出令與原道意同似當從之然詳上文有三生字故此言君者理我之所以生者正承上文而言也若作出令則與上下文意皆不叶矣今當以方本為正）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方從閣杭無也字非是）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一日捨鏝或作捨鏝一日）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智上方無有字）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特或作故）嘻吾操鏝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問下或無之字死上或無曰字）吾以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邪下或有而字）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知其不可下杭本有能字蜀本能上又有強字方從閣本作知己之不可能又無強字　今按此數本語意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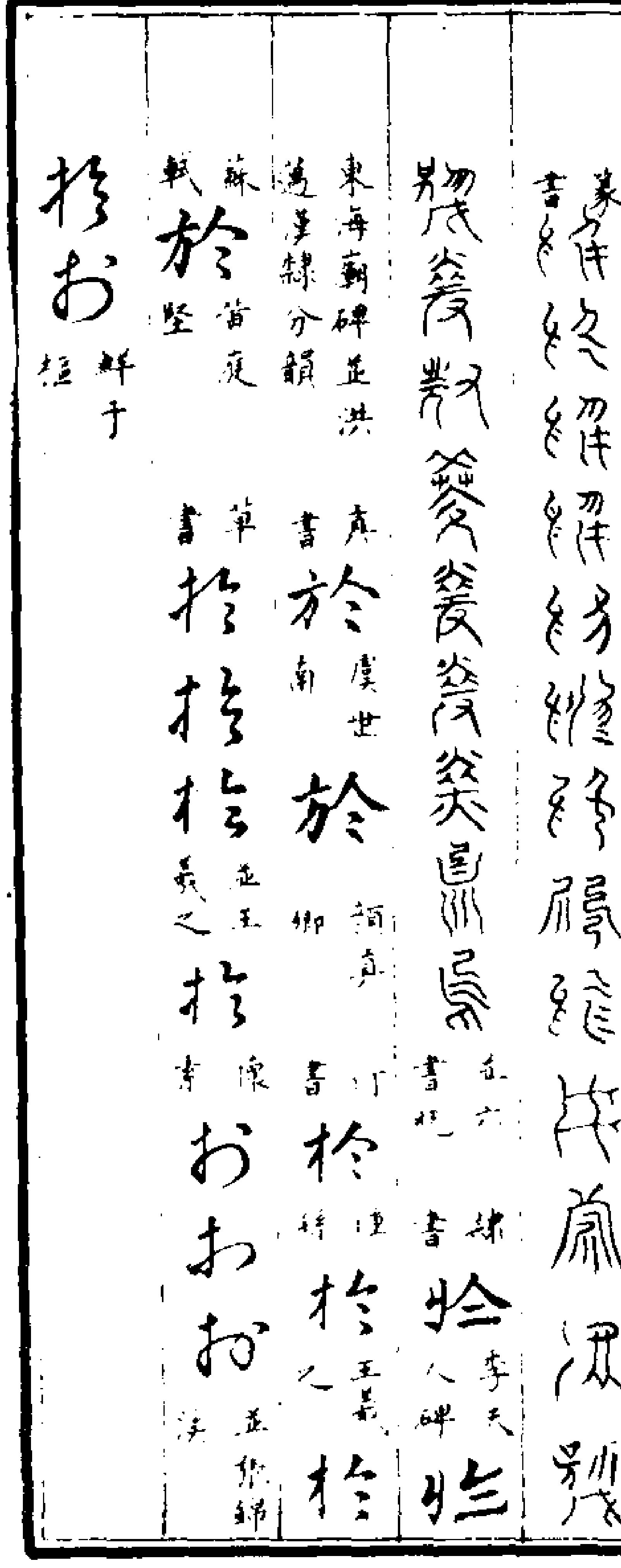
與上文不擇其才之稱否者相複又與本句多行可愧者不相承惟蜀本近是但能字亦未安而強字當在而字下耳於是取二本定為知其不可而強為之則其上下文之義皆暢矣）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方無之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我者閣作我類有之閣作有小皆非）又吾所謂勞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有也字）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為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無字非是畜或作蓄）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鑒方作鑑）

於

洪武正韻汪胡切於呼歎聲亦作嗚烏又歎聲李斯傳歌呼嗚嗚又魚韻

許慎說文䲨古文烏象形𣃜象古文烏省爾雅爰粵于那都繇於也（郭注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都那也書曰皋陶曰都[illegible]繇於于皆語之韻也邢昺疏釋曰皆語之韻絕歎辭也）陸法言廣韻古作於戲今作嗚呼唐玄度九經字樣本是烏烏字象形古文作䲨篆文作𣃜隸變作於本非從於作於者訛婁機廣干祿字於呼呼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亦作嗚書僉曰於鯀哉注音烏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音同上在此如夔曰於予擊石拊石此句凡兩見注云如字或音烏而絕句者非云不在此詩於昭于天於緝熙於論於樂皆注音烏在此如於物注見九魚李肩吾字通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為烏呼今以為於是之於說文別出烏字韓道昭五音集韻𢀡古文於字楊桓六書統[illegible]又姓（此形）[illegible]省文烟（非省於隸䲨䲨哀都切孝烏也自破卵百日而能飛反哺父母亦百日）象其形古文𣃜小篆以烏字去其目精而為此音未詳熊忠韻會舉要安羽清音說文作䲨本古文烏字象反哺之形省作於隸作於詩於乎前王皆作此於字前五行志嗚嘑通作烏陸佃云烏又為歎辭佳見虎則鳴烏見異則噪故以為音嘑歎所異也漢書注師古曰於戲今讀曰烏呼或作烏嘑音義皆同楊惲傳歌呼烏烏韓信傳意烏猝嗟亦通作惡漢王貢龔鮑傳紅作惡嘑孟惡是何言也注惡者不安於事之歎辭也周伯琦六書正

譌象形借為烏乎字嘆詞又借為語詞衣虛切于也既為借義所專後世復作烏以別之別作嗚非　魏柔克正字韻綱　又衣虛切居也住也又代也存古正字云本古文烏字借作於从方非字溱傳義寓於也呂趙謙聲音文字通音活切此象烏反哺飛形借譬異之詞又歎美詞書於變時雍或嗟惡孟惡是何言也又於菟虎也轉注見本音　古亦象其飛形入但从仐敝在上下顛會定正字切彫撰影圖於千家姓於陵姓



總敘長沙王觀國學林於字讀音烏者如詩曰於乎前王不忘於乎小子之類皆歎辭也於亦與烏通用後世因改於乎爲烏乎又改爲嗚呼其實一也後漢蔡邕篆石經用於乎字本朝章友直篆石經用烏虖字義亦皆通書稱禹曰於帝念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鉉曰於鯀哉孔氏傳曰都於歎美之詞也詩稱於皇武王又曰於皇時周又曰於皇來牟又曰於鑠王師又曰於赫湯孫又曰於穆清廟又曰於穆不已又曰於昭于天又曰於萬斯年凡此於字皆讀音烏毛氏訓曰歎辭也靈臺詩曰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毛氏訓曰言靈道行於沼也詩又曰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鄭氏箋曰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凡此於字讀爲央居切者也清廟詩曰無射於人斯毛氏傳曰不見厭於人也賚詩曰時周之命於繹思鄭氏箋曰於女諸臣發封者陳繹而思行之雝詩曰於薦廣牡鄭氏箋曰於薦大牡之牡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毛氏傳曰萬民皆變化於上是以風俗大和凡此於字亦讀爲央居切而釋音或音作烏世或讀音烏者皆誤也史記張儀傳曰儀說楚王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又楚世家曰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六百里裴駰注曰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然則商於之

於亦音央居切廣韻曰於央居切地名商於也劉禹錫送陳郎中召直史館詩曰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商於與除字同韻則用爲央居切不誤也世俗多誤讀商於之於爲烏不可不審也

嗚洪武正韻汪胡切又暮韻劉熙釋名嗚舒也氣憤滿故發此聲以舒寫之也顏野王玉篇於胡切嘆詞也宋重修廣韻哀都切司馬光類篇說文心有所惡若吐也一曰口嚮也又烏故切歎傷也後漢書噫嗚流涕楊桓六書統影母嗚與歍同从口烏聲韻會定正影模切嗚呼嘆聲亦作嗚嘑於戲於虖於乎烏虖烏呼惡虖又嗚嗚歌呼聲也亦作烏烏字切影模影因煙嗚

篆書嗚古論語嗚六書統

隸書嗚嚴訢碑嗚夏承碑烏武梁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嚘嗚太玄經嚘嗚歎也

嗚嗚秀雅堂脞記李斯上書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者真秦風也楊惲報孫會宗書家本秦也能爲秦風仰天拊缶而呼嗚嗚陳宗之芝居詩曩嗚嗚畫角悲人復掩柴扉夜月空千里春城水四圍連宵燈報喜幾日鳥啼歸飛盡東郊繁誰憐尚夾本

歍汪胡切許慎說文歍心有所惡若吐也从欠烏聲一曰口相就衆都切顏野王玉篇屋徒切口相聚也徐鍇通釋山海經曰相柳之所以歍爲澤究都反丁度集韻或作嗚楊桓六書統影母歍原聲歍隸歍同上嗚或从口嗚隸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景沽切今僅轉惡借於从欠意烏聲

篆書歍徐鍇篆韻歍嗚嗚並六書統

隸書歍樊敏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弙汪胡切許慎說文滿弓有所鄉也从弓于聲哀都切顏野王玉篇弙於孤口孤二切弓滿也持也指麾也引也張也亦作扜徐鍇通釋山海經曰人有方扜弓射黃蛇宛都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弙从弓从向弓此所也統注弙射趙謙聲音文字通景沽切

篆書弙徐鍇篆韻弙

螐汪胡切顏野王玉篇於胡切陸法言廣韻蛇螐蠋蟲也大如指白色丁度集韻螐蠋蟲名似蠶通作烏楊桓六書統影母螐原聲螐隸螐同上螐隸省字滌傳義衆都切音烏

篆書螐螐並六書統

鎢汪胡切顏野王玉篇於胡切小釜也宋重修廣韻哀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烏鎢錥溫器也錥音育楊桓六書統影母鎢原聲鎢隸鎢从金烏聲同上鎢隸

篆書鎢鎢並六書統

忬汪胡切顏野王玉篇於乎口孤二切挍也亦作弙

䖚汪胡切顏野王玉篇音烏楚人呼虎爲烏菟俗從虎釋行均龍龕手鑑䖚䖘上音烏下音徒

盓汪胡切顏野王玉篇屋姑切江名項羽渡船處孫愐唐韻盓盂旋流也又憂俱切宋重修廣韻哀都切司馬光類篇又雍俱切又烏故切織也楊桓六書統影母盓說見廣韻諭母

篆書盓六書統

蔦汪胡切顏野王玉篇音烏烏茈即菸也宋重修廣韻哀都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蔦从草烏聲爲隸蘺同上箍隸省

篆書蔦蔦並六書統

瑦　汪胡切陸法言廣韻美石宋重修廣韻哀都切丁度集韻石似玉者司馬光類篇又（於五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瑦人安古切瑦隸瑦同上隸　篆書瑦瑦並六書統

槝　汪胡切陸法言廣韻槝桴舂柿宋重修廣韻哀都切司馬光類篇又烏光切樞或作槝韓道昭五音類聚於胡切槝楅木中箭笴楊桓六書統影母（槝槝槝桴木名出長沙从木烏聲槝切槝同上隸）　篆書槝槝並六書統

鴮　汪胡切陸法言廣韻鴮鸅鳥名俗謂之掏河也宋重修廣韻哀都切丁度集韻鴮鸅或从隹通作洿司馬光類篇又荒故切鳥名爾雅鴮鸅鵜鶘（善浮去河水以取魚故名云）韓道昭五音類聚於乎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鴮从鳥夸聲鴮隸雜與鴮同以隹夸聲雜隸　篆書鴮雜並六書統

扝　汪胡切陸法言廣韻引也宋重修廣韻哀都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苦胡切揚也楊桓六書統影母扝（原聲扝隸）　篆書扝扝六書統

鰞　汪胡切陸法言廣韻鰞鰂魚月令寒烏入水化為烏鰂魚宋重修廣韻哀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鰞音烏鰂音賊楊桓六書統影母鰞（原聲鰞隸）鰞（同上鰞隸省）　篆書鰞鰞並六書統

鄔　汪胡切陸法言廣韻又音塢宋重修廣韻哀都切丁度集韻縣名在太原楊桓六書統影母鄔（从聲鄔隸省）鄔同上　篆書鄔鄔並六書統

⿰烏刂　汪胡切丁度集韻除田草刃楊桓六書統影母⿰烏刂（从刀烏聲⿰烏刂隸）䝟同上（⿰烏刂隸）䝟同上字潡博義哀都切　篆書⿰烏刂⿰烏刂並六書統

⿰車烏　汪胡切丁度集韻博雅鶘頸柳車也司馬光類篇又於五切一曰車首楊桓六書統影母委孤切⿰車烏从車烏聲⿰車烏隸⿰車烏从車於聲⿰車烏隸字潡博義哀都切　篆書⿰車烏⿰車烏並六書統

⿺走烏　汪胡切丁度集韻走輕䞁楊桓六書統影母⿺走烏（原作⿺走烏隸）⿺走烏同上⿺走烏从走於聲字潡博義哀都切　篆書⿺走烏⿺走烏並六書統

⿱熓心　汪胡切丁度集韻出義韓道昭五音類聚（哀都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熓心从心烏聲⿱熓心隸）　篆書⿱熓心六書統

雩　汪胡切丁度集韻地名春秋傳秦人伐吳及雩婁注德明讀楊桓六書統影母雩余見虞韻喻母哀都切　篆書雩六書統

抓　汪胡切丁度集韻曲也周禮無抓字杜子春讀楊桓六書統影母弧於見匣母　篆書弧六書統

⿰石烏　汪胡切丁度集韻小障司馬光類篇又於五切字潡博義哀都切山崎也

窏　汪胡切丁度集韻窏洿卑下也楊桓六書統影母窏此字與洿同當用洿字也俗加穴　篆書窏六書統

⿰鳥烏　汪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烏

⿴囗烏　汪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烏

⿱艹烏　汪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川韻音烏

⿰飠烏　汪胡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安姑反

⿰歹亏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扝

稭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污舂穀不潰也

⿰山亏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汙

⿸虍心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屋扶切

⿱亏土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污

堊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烏胡切

⿴行亏　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鳴又音烏

鶻（汪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烏。）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二千三百四十七　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陸萬春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六十七

六模

蘇

蘇州府十九

冢墓

蘇州府志周禮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爲之圖後世無有也然賴牧有禁發掘有刑則著于律書吳由春秋而下數千載之間墟墓猶有存者於是類古圖經之所紀而以宋元者附益之俾世世有考焉　巫咸墳吳地記云在長洲平門東北三里巫咸商大戊時賢臣是爲巫門故爲巫咸山按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離騷亦云巫咸説者以爲古神巫也巫咸冢在長洲縣海虞山上咸殷賢臣也本吳人子賢亦在此（見史正義）　吳太伯墓吳越春秋云太伯卒葬梅里平墟梅里今常熟縣史記正義引括地志太伯冢在吳縣北五十里無錫縣界西梅里村鴻山上去太伯所居城十里吳地記又云太伯冢在吳縣北去城十里未詳孰是　吳君仲雍墓史記索隱云吳地記曰仲雍冢在常熟縣西虞山上與言偃冢並列寰宇記曰虞山有仲雍齊女墓東是仲雍西是齊女梁昭明太子招真治碑云遠望仲雍而高墓蕭瑟傍臨齊女而衣襲蒼茫碑刻尚存而墓今不知孰是吳地記仲雍墓在海虞山東嶺　言偃墓吳地記云與仲雍墓並列在常熟縣　吳王闔閭墓在長洲縣西北吳越春秋闔閭葬於國西北穿土爲山積壤爲丘發五郡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摙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澒水銀爲池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爲鳧鴈扁諸之劒魚腸之干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爲白虎據墳故曰虎丘越絕書云闔閭冢在閶門外名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劒三千方圓之口三千槃（郢脇郛郭之流也）魚腸之劒在焉十萬人築治之取土臨湖口葬三日白虎居上故號虎丘漢劉向疏云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間越人發之吳地記云秦皇求吳王劒虎復蹲焉遂走二十五里而失因名其地曰虎㕧唐避諱爲許㕧相傳墓即虎丘寺法堂基也　吳王夫差墓在陽山越絕書云越王棲夫差於餘杭山去長洲縣五十里又云夫差冢在猶亭西卑猶位越王候干戈人以一壤土葬之近太湖去縣十七里吳越春秋云夫差既伏劒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卑猶寧話亦葬其傍（吳郡志史記正義夫差棲於姑蘇山轉戰西北敗於干遂干遂之遂作陵在蘇州西北四十里萬安山有遂山）　吳王

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也去長洲縣十五里又越絕書築塘北山者吳王不審名冢去長洲縣二十里匠門外攤溪瀆中又越絕書胥女大冢吳王不審名也去長洲縣四十五里　周章墓按郡圖經周章闔閭長子墓在常熟縣海虞山上　吳王僚墳在吳縣西一十二里峯嶺山西　慶忌墳在吳縣東北二十五里吳王僚子也今云慶墳見吳地記按御覽引吳地記云在長洲縣齊門外今十四都有慶忌廟　齊女墓吳越春秋云吳太子娶齊女女思齊而病將死曰必葬我於虞山之嶺以望齊國闔閭傷之如其言葬虞山之巔　吳女墓在長洲縣閶門外按越絕書云闔閭子女冢在於閶門外道北下方池廣四十八步水深二丈五尺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寸隧出廟路以南通姑胥門并周六里舞鶴吳市殺生送死吳越春秋云闔閭與夫人及女會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槨題湊爲中以金鼎玉杯銀尊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鶴於吳中令民隨觀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掩之殺生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爲湖號女墳湖寰宇記引郡國志云王女墳在郭西山川記云夫差小女名玉墳在閶門外御覽引吳地記云閶門外女墳者闔閭女墓文石爲槨斂金玉珍玩以人從死高墳深池池水成湖與虎丘俱見發掘無所得也　朱長文續圖經云一説夫差小女字幼玉觀父之過憂國之危願與韓重爲偶志願不果結怨而死夫差葬之閶門外女化形而歌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當奈何志欲從君讒言孔多悲怨成疾殁身黃坡竊詠此詩亦有深旨殆此女生時所賦邪南山有烏喻越也北山張羅制越非其所也烏既高飛句踐之盛也羅當奈何夫差不可制越也志欲從君讒言孔多謂雖欲從父之命奈何其聽讒言而忘忠議彼韓重之怨蒸魚之怨殆非也（吳郡志皮日休女墳湖詩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爲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直在芙蓉向下消　陸龜蒙　水平波淡遶迴塘鶴殉人沈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至今沙上少鴛鴦）　夫差義子墳一十八所在長洲縣秦餘杭山東又號丑父冢見吳地記　吳太宰嚭墳在長洲縣陽山　吳要離墓在吳縣西四里閶門南城內（吳地記曰在泰伯廟南一百五十步相傳在下北門衛西城下馬要墩舊有碑座甚古嘉定十六年提刑司被旨修城此地多得古磚皆鐫其姓名見碑墓下漢書注要離冢在吳西伯廟墓在其北）　吳中公巫臣冢郡國志云在匠門西南按祥符圖經云在將門外吳地記云在平門外　衛公子冢越

絕書。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衛公子冢也。去吳縣三十五里。　吳將軍孫武冢越絕書云。巫門外大冢。吳王客孫武冢也。去長洲縣十里。善為兵法。東漢書引皇覽云。在吳縣東門外。吳地記云。在平門西北二里。吳俗傳其地名永昌。　干將墓在長洲縣匠門外。干將與區冶同師。其妻曰莫耶。吳王使鑄劍二。干將匿其陰。王殺之。續記云。在將門外。郡中鐵工。多取墓傍土以治刀斧。（吳郡志。吳地記曰。匠門本名干將門。門外有干將墓。後訛訛汁為匠門。餘見土物條。）　越王冢越絕書。蕺山南夏駕大冢者。越王不審名冢。去縣三十五里。　越王史冢越絕書。巫門外寬山大冢。故越王王史冢也。去長洲縣二十里。　莫格冢越絕書。虎丘北莫格古賢者避世冢。去長洲縣二十里。　貴人冢越絕書。土山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冢。次去吳縣十六里。　漢朱渠墳在長洲縣婁門東南二里。渠本名肇。避和帝諱改焉。為正議大夫治書御史中丞尚書。冀吳二郡太守。吳郡朱氏多其後也。塘北有顧三老墳。肇一作穆。按正議大夫漢無之。冀州亦非冀郡　漢三老顧綜墳在長洲縣婁門外。吳人。辟有道。歷御史大夫。尚書令。殿上三老。明帝襲三代之禮。正月上日踐辟雍。嚴杖几。乞言受誨焉。吳丞相雍其裔孫也。事見顧況所撰廟庭碑銘云。刊石婁門。德輝不滅。碑亡　漢潁川

太守陸宏墳。在長洲縣平門西北三里。（或云。在華亭縣西北四十里。）　漢豫章太守陸烈墳在長洲縣秦餘杭山。見吳地記。按祥符圖經引吳地記。虎丘山西北十里。有水名曰白坊。又北十里有胥屏亭。東岸有漢豫章都尉陸烈墓。　漢山陰令陸寂墳。在陸烈墳東二里。見吳地記　漢黃香墓在常熟縣梅里鎮。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性至孝。詳具東漢本傳。乾道初。梅里有蘇忠翊直。卜葬得古冢。乃黃香墓。碑刻皆隸字。首兩句八字中。二字不可識。（此陸慈父。葬于楷扁上光負　我夫　矣）其碑陰。乃會稽東部都尉張紘誄。又有薛綜修祠日月題刻。其可辨者八字。（于墳孫現。住登三事）蘇氏孥歸于家。夜有光怪。舁棄覓承湖中。按冢字記黃香墓在房陸縣東　漢蜀郡太守張康墳。俗名鳳凰墩。在吳縣界。（俗云在閶門外。康考之氏族無所見。唐宰相表。有漢蜀郡太守張睦。）　漢皋伯通墳。在吳縣胥門外。號伯通墩（吳地志）　漢馮煖墓在吳縣東北二里。即煖所居。死葬其側。至唐墓碣猶存。　漢奉車都尉衛州刺史吳煇墓。吳地記云。在吳縣姑蘇山北十二里。胥口東岸。煇字君修。丹陽太守景之父也　漢梁鴻墓在吳縣西四里。要離墓北。後漢書云。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娶同郡孟光字德輝。共至吳。依皋伯通。鴻閉門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

子葬於羸博之間。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唐陸龜蒙云。在金昌亭傍數一里。續志云。今閶門南城內法會庵西。有古冢二。相傳為要離梁鴻墓。（或云在閶門外。金昌亭傍。按南史宋少帝殺于金昌亭。帝史走出閶門。則亭在城內矣。吳郡志。在太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昌亭下數一里。嘗作文以祭焉。）　陸龜蒙詞（云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南走乎大江之波。客皐氏之宇下。志況皆而靡他。白吳梁以擧舊。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土於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此要離之烈。寵冢雖夷而不愚。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未遇。俯濯地而仰浯。顧先生之謂何。以褊性誕客。他之宇下不得。故力耕而自穫。所以法先生之義。無五噫之可學。）　漢豫州刺史孫堅妻吳夫人。及其子會稽太守策三墓。並在盤門外三里。載於唐陸廣微吳地記。即今齋昇院東南。墓前有小滿。曰陵浜。祥符圖經云。孫堅墩。鄉俗稱為孫王墓。按吳書。堅死於初平三年。年三十七。策死於建安五年。年二十六。堅妻吳氏死於建安七年。合葬堅墓。黃龍元年。權追尊堅為武烈皇帝。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吳氏為武烈皇后。策為長沙桓王。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拔吳高陵松

栢。石碑踣。即城南門飛落。動昔陽秋云。惠帝元康中。吳令河東謝詢表為孫氏二君置守冢五人。修護掃除。有詔從之。其文張悛所作。今載文選。宋政和六年。村民發墓。甎皆作篆隸。為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奇器甚多。有東西銀柸。初若槃花。良久化為腐土。并金搔頭十數枚。金條脫貳。悉皆如新。一瓦熏爐。與近世陸墓所制略似。而箱底灰炭猶存。碑石斷缺。僅餘中平年三字。守將遽命掩之。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略載此事。即揚友夔所賦孫豫州墓者是也。洪氏三庚志云。盤門外大冢。紹熙二年。秋雨隤圯。牧童入其間。得銅器數種。持儥於市。鄉人往視圯處。蓋其隧道。有石刻隸書云。大吳長沙桓王之墓。赤烏三年。凡十二字。知府沈揆亟命掩塞。仍立石表其所。滕宬為記。表席之謂策死距赤烏三年。已四十載。豈非權稱制之久。復改葬乎。所得之器。滕藏一小鏡。其背有銘十四字。一小麟鎮。紙無款識。以遺席之。嘉熙中。墓傍土中又得唐孫得琳墓志云。開元十年。窆于十四代祖吳武烈皇帝陵東南平地。又按丹陽圖經。載高陵在縣西練塘鄉。吳陵港以傳記證之。當是葉葬曲阿。後世于吳史不及詳載爾。滕宬所記。謂紹熙中提舉常平張體仁嘗命其屬考之。題曰先賢墓。徐誼屬宬考訂。正從俗稱孫王墓。宬蓋專據陳壽說。破虞葬曲阿。獨指此為

伯符之墓。亦未詳。謝詢所表不審三墳同域。以友夔詩為差謬。故論說紛紜。自相牴牾。舊志既莫能是正。故詳載始末云。墳志云。孫吳綱立孫堅廟吾以長沙王墓勒。按寰宇記。潭州有長沙王吳芮廟并墓。在長沙縣北。又長沙定王廟。在縣東北。孫破虜祠在縣南。　又在吳縣。　吳郡志。縣城孫王墓記云。出盤門三里。有高塚。或得其冢塼。上文在側。曰萬歲永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氏長沙王也。或傳其先世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嘗敢獲。有碑已斷缺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便掩之。後郡置室其旁。取上為磚。殘號官室。後人以校民田。收其上。前常平使者湘叢家。建齋舍。洗與孫墓相附近。皆肅戎會校。仙官稱志職。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敢詢其故。顯曰。吳賢墓。今使者以為失事實。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旁老人之言。以報。劉咸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孫字伯符。始受漢爵為吳侯。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嗣封於吳。此墓當盜伐時。有楊友夔作詩弔之。乃以為孫破虜墓。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楊詩固已甚謬。則所傳長沙王者。蓋是。按中平元年。朱儁表破虜為佐軍司馬。討張角。楊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攷定以為破虜。而不攷其史。江表傳載破虜為佐軍。留家壽春。長沙王

方十餘歲。已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稱。或為王也。又壽志及裴松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皆書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赴。長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欲訂而表之。其傳疑曰孫王墓者。從俗稱也。并詔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西銀杯。金搔頭。金指臂。方薰爐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勔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日記。　楊友夔詩　闔閭城南荒之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寶出光怪。識者夜見蹤其由。玉匣金盌到城市。玉花不蝕餘千秋。州家厭聲亟封守。賊曹掩骼將羞偷。已知其中有所欲。亦恐未必無窺覦。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袁與劉。吳姬照世潔如在。具露無乃為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從所求。高陵勒備、三洲自古南山能鉏不

吳偏將軍步騭墳　吳地記云。在吳縣東北三里一百步。有石碑石羊。今臨頓東南。或作左威將軍。今為長洲　吳侍郎朱桓墳　在吳縣橫山。見吳地記

真娘墓　李公垂詩序云。真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虎丘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蔽其上。雲溪友議云。墓在虎丘路傍。圖經云在雲巖寺西南山下。唐人遊此者多有篇詠。進士譚銖亦題一絕。識詞人之重色。由是稍稍息筆。館閣書目有真娘墓詩一卷。吳郡志。公垂詩云。一株繁豔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消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小。只應回首是卿卿。

唐譚銖題云　虎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　白居易詩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草。霜摧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間尤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王禹偁詩云　女命在乎色。士命在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真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膩骨。銷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長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故無名。丘冢空崔嵬。唯此真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為爾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　楊備詩云　冰肌玉骨有貴妍。粉作嬌雲黛作煙。知有香魂埋不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晉廢帝陵　相傳在常熟縣白茆市。侯白旌異記云。有盜發白茅冢。而棺內大吼如雷。野雉悉雊。飛燄赫然。其盜多被燒死。按晉書。廢帝奕字延陵。大和六年。桓溫廢為東海王。咸安二年。降封海西縣公。邑四千戶。四月徙吳。太元十一年十一月

甲申崩于吳。年三十五。與庾后合葬吳陵。

晉司空何充墓　在吳縣西一十五里。宥寧山東一里。見寰宇記。按史。何氏過江。自司空充並葬吳西山。

晉大尉陸玩墓　在吳縣雞籠山。子納。尚書令。亦葬此山。按史。玩卒。給兵千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以玩有佐命勲。先陪陵而葬。由是特置興平伯官屬以衛墓。則玩葬當在建業。

晉驃騎將軍嘉興元公顧彥先墓　寰宇記云。在長洲縣赤門外九里。或誤云上將軍。陸廣微記云。在吳縣東南二十里。側有左威將軍張敏墳。寘在今郡城葑門東六里長洲縣皇天蕩南二十九都。鄉俗云顧榮墓。墓西有祠。題曰顧將軍廟。按晉書。彥先卒於懷帝永嘉六年。時戴洋善風角。或問江南當有貴人顧彥先周宣佩曾是否。洋曰。顧不及臘。周不見來年八月。榮果以十二月十七日卒。十九日臘。玘以明年七月晦日亡。沈約宋書。武帝咸寧四年。詔禁斷石獸碑表。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考其卒之歲在壬申。而葬在戊寅。相距七載。乃晉室中興之時也。

晉盧江太守關緣墓　在長洲縣齊門東北二里。今有關墓村。緣德行清高。封關內侯。見吳地記。

王墓　虛舟容話云。在長洲縣郡城東三里。有大鄉曰王墓。父老相傳為晉右軍王逸少之墓。按右軍與

弟書云墳墓在臨川者行欲改移就吳吳中終是所歸　晉陸凱墓在長洲縣西鳳凰山　晉光祿大夫淮南內史朱誕冢在長洲縣婁門外一里吳寰宇記　晉吳國內史袁崧墳在吳縣橫山東五里　晉東曹掾張季鷹墳在吳縣橫山東五里　晉江纂墓木瀆孫起鄉於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以大方甎刻之其略云纂養父譔本父逌字畫俱存其甎與石不異起鄉有詩按譜逌字纂給事中纂子秉之秉之子徽逌並吳令誌無所考吳郡志起鄉為賦詩　家有古塚甎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省錄古苔沒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為磨剔始若漢無文細尋適可讀大云晉江纂長夜無鈷刻貞石殊不用璁然但埏埴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華本枝記明白二父遂兼書於逌乃宗嫡志云養父譔本父逌也考諸晉史篇真是小出入字畫亦嶄勁然不類鍋斷漢魏尚豐碑此獨何褊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如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實庚戌五胡去中原典午竄南極前簡理宜爾箋詁不考貢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皆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瓦石寶茲當服前朋代銘几席　瞿硎先生之墓在常熟縣直塘市廣安寺嘗浚塘得古塚刻塼稱瞿硎先生字鵲子廣川人隱居不嫁葬於東陵武丘寺重岡之

原武丘益廣安舊額今其地尚多瞿姓晉書隱逸傳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為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贊竟卒於山中正猶孫叔敖史失其名得其碑乃知名饒瞿硎之字亦近於此　梁給事黃門侍郎陸雲公墓在吳縣橫山俗稱陸墓山（舊經訛為陸士龍墳今相傳為陸機墓皆非是也）雲公字子龍武帝恩遇甚厚太清元年卒年三十七帝悼惜之詔射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雲公之子瓊初侍東宮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渥至德中為吏部尚書丁母憂喪當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以哀毀卒　梁朝公主墓在長洲縣西北即妙嚴尼寺後大王丘也相傳梁武帝之女出降郡人孫瑒此寺即其故宅迄今尚祀版位於佛殿題為妙嚴公主西去路直如矢可百許步河濱有一石馬號石馬隨云故神道又耆舊相傳墓上有廟年遠隤毀惟廟前古栢存焉按妙嚴寺置於太平興國元年漢許將軍墓（亡）吳地記云郡城通玄寺大殿東南角有漢許將軍墓至唐改葬歲祺既遠故莫有知其處者今寺所祀伽藍有許刺史無將軍之稱　蕭天子墓

廢元志云在常熟縣寶巖寺東丁家灣之西故老相傳云蕭天子墓上有古木樵牧不敢近不知何帝也按史梁廢帝海陵王鬱林王皆為蕭鸞所廢然不云葬吳唐蕭存父穎士名播天下王常盧異等皆執弟子禮號蕭夫子亦嘗為常熟主簿其父死或葬於此地不可知恐是蕭夫子墓訛夫作天耳然史謂穎士客死汝南又未知果葬於此否也姑備所聞以俟博識又江陰志蕭天子墓在艮信鄉有大土封號倉墩（以州志相傳為蕭天子墓人按史梁號華為江陰王與蕭孝卿祠陳大建二年除侍中淳于以就孝卿買梁陵中樹皆坐免既此觀之墓亦有自矣）　陳黃門侍郎顧野王墓在吳縣橫山東平地不起墳其地近越來溪紹興中州石斷裂尚巍然植立後為醉人推仆碎于地　唐鸞臺侍郎顧崇墳在吳縣秦仁鄉西　唐吏部尚書姚郡之墳在吳縣南五里一百步見吳地記　唐閻將軍冢在常熟縣勝法寺東寺即元和中閻氏舍宅所置　唐莊府君墓在嘉定縣城南門外　護國惠忠侯墓在嘉定縣外堤之西　孫朝儀墓一在嘉定縣城西護國寺後一在項涇西二在集仙宮東其千墓也　諱太史墓在嘉定縣月浦　趙儀曹墓在嘉定縣登平橋北　唐贈補闕陸龜蒙墓在長洲縣甫里傍有白蓮寺據言龜蒙中和初卒給事顏蕘為誌吳

融作文祭之凡千餘言宋胡武平又撰碑銘　唐陸宣公墓在長洲縣齊門外六里盧舟客話云在官河之西地名陸墓水名陸塘淳祐中嘗於墓傍得遺刻與所傳合惜乎不傳郡人周虎張震發皆訂其事或謂宣公卒于忠州其喪不曾還吳而忠州圖經云墓在玉虛觀南三十步陸宣公棄葬于此或云公已歸葬吳中而忠南持盧冢爾據此則齊門之墓尤可信　唐贈丞相左丞兗國公陸象先墓在吳縣光福山西象先為太子太保封兗國公開元二十四年七月卒詔贈尚書左丞時物二百段米粟二百石　唐周軍曾國夫人墓僬奇志云嘉泰中齊門外采蓮里窰戶張七起土作坯於古墓側得一方石上題八字又云長慶三年四月十四日葬於陸墓里通賢鄉之原按周軍疑作周君　唐吾侍盛妻顧氏墓在長洲縣　唐朱氏墓在吳縣穹窿山傍墓碑有云先居下邳自平始三年避地至會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籍于吳故有邳村之名敘朱氏過江之祖并子孫官爵字多湮沒俚俗妄云漢朱買臣之墓按劉餗隋唐嘉話云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陷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著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七十年宰相識此則嚴越二州圖經所載及買臣葬嘉興縣界皆臆說也　歸王墓盧舟客話云吳縣城西二十里平原有大冢俗

稱歸王墓者之圖經或歸馳所葬馳自龍山南西道節度徙東川終於少傅初無王稱爲可疑爾嘉熙中居人墾土得石方一丈五寸厚二寸許其中隆起二寸上八分書云唐故陳留言夫人墓志（一作郎）凡三行九字四維下殺皆刻瑞芝爲墓隣鍾氏所藏乃志石之蓋耳　吳越中吳軍節度廣陵王錢元璙墓　吳越中吳軍節度咸顯公錢文奉墓並在吳縣橫山楞迦寺傍有墳祠號明因院裔孫公著撰碑　李墓在常熟縣東南四十五里父老相傳吳越錢王遣將梅世忠李開山屯梅李開山卒葬於其傍十八里故曰李墓其土堅緻如石斸之有聲今土人或謂之李王墓　梅李蓋因二將得名　幽獨君墓在吳縣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二章隱於石壁上觀察使李道昌以事奏聞勑令致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一詩有云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墳莫詳姓氏故稱爲幽獨君今山北有二墳猶存晉陵胡宗愈有幽獨君賦　宋駙馬都尉石端禮墓在吳縣　宋陳國靖懿公主墓在吳縣周益公游山記云合葬黃山法雲寺堂上按國史哲宗女始封瀛國大觀三年出降改陳國長公主卒謚靖懿　宋靖懿帝姬殯所在常熟縣東七十二里有褒親崇惠寺政和七年賜額（當時權厝於此後葬吳縣黃山）　宋贈金紫光祿大夫葉棐恭墓在吳縣真山

棐恭昇州人歷朝請大夫居蘇州子唐稷　宋直龍圖閣知潭州陳睦墳在吳縣支硎山南峯　宋會稽內史張裕冢在吳縣西二十七里華山見寰宇記　宋贈刑部尚書朱億墳在吳縣支硎山西龍池東山子綽光祿卿贈少師墓祔焉　宋太子洗馬許仲容墳在吳縣郡城西　宋勑賜白蓮花夫人朱氏墳在吳縣乃朱億女也　宋刑部郎中贈少師朱季端墳在吳縣孫忞曾孫昌祔　宋贈銀青光祿大夫朱良墳在吳縣李端子見忠義傳弟白哥祔　宋中奉大夫提舉廣南市舶朱思墳在吳縣支硎山青龍岡孫謙祔焉　宋青州刺史郗泰玄墳泰玄性多仁恕德感鳥獸葬日群燕數千銜土於冢上今冢猶高大與他墳有異村鄉歲時祭祀不絕右見蘇州冢墓記未詳處所按吳縣西南七十里有玄墓山恐即其地故祔此　宋朝奉郎知泰州如皋縣朱振墳在鹿山　陸丞相墓在常熟縣關元鄉岡下村墓左有大墓浜昔村民浚渠得朱漆板古刀錢鐵牌然未知丞相爲誰也　宋湘東太守張濟女雅兒墓在吳縣元徽七年葬在至德鄉今俗訛稱宜山　宋朝散大夫膳部郎中葉唐稷墓在吳縣政和元年葬真山陳瑩中銘按（吳縣但有泰山豈當時因嫌名遂爲真山耶更俟考之）　宋錢藻母永嘉郡夫人丁氏墓在吳縣　宋翰林侍讀學士錢藻

墓在吳縣曹子固撰志並在天平山龍岡邨　宋禮部侍郎蔣堂墓在吳縣橫山曹塢堯峯寺傍至和元年九月葬門人郡必志後十年胡宿撰神道碑　宋戶部侍郎贈太尉鄭文肅公墓在吳縣　宋翰林學士葉清臣墓在吳縣橫山寶華寺傍清臣與鄭戩爲莫逆交不踰月而卒同時葬吳下蓋皇祐中也　宋贈司徒富嚴墓在吳縣橫山寶華寺傍　宋屯田郎中林高并妻黃夫人墓在吳縣劉頒銘云林氏福清人葬兩世於吳携諸孫居此傍無支親援助夫人粗衣惡食訓誨諸子以嚴濟慈士大夫稱爲賢母治平四年正月附葬夫墓其始居吳門庭甚謹里巷外事邈然若無聞歲久郡人服而化之　宋集賢校理林槩并妻墓在吳縣　宋尚書左丞吳國公林希墓並在吳縣橫山寶華寺傍希請於功德寺　宋秘書少監贈正議大夫林旦墓在吳縣至德鄉博士塢　宋朝散郎林虡墓在吳縣祔博士塢宣和六年葬　宋兩浙帳勾林濤墓在吳縣至德鄉馬鞍山弟嶼葬同處濬字禹川槩之孫旨之子嶼字公陟　宋利州觀察使致仕李立中墓在吳縣法華院孫仲益銘　宋禮部侍郎唐煇祖墓在吳縣橫山寶積寺傍凡十七世紹興間產紫芝數本未幾煇之子壽登進士第至今衣冠不絕周益公南歸錄云唐致遠先隴自五代以來積葬一山中

江世家惟此最久云　宋龍圖閣學士徐林墓在吳縣靈岩山西　宋范文正公祖墓在吳縣天平山三讓原曾祖夢齡事吳越終蘇州糧料官贈太師徐國公祖贊時童子出身終秘書監贈太師唐國公父墉從錢俶歸朝終武寧節度掌書記贈太師周國公天平吳巨鎮周遭十里石山而上穴八以爲范氏慶源云　宋朝散大夫知溫州周爽墓在吳縣陽山白龍塢祠于繼善菴曾孫炳文附焉　宋工部尚書李堪墓在吳縣至德鄉洞涅水西天禧二年葬　宋銀青光祿大夫廣平侯程師孟墓在吳縣橫山下其地有石隙涌水自然成泉　宋濠州錄事參軍杜沂墓在吳縣堯峯寺北紹聖三年九月四日與妻江氏合葬於此江氏尚書虞部郎中諱東之女陳瑩中銘　宋長樂郡君賀氏墓元豐六年七月葬吳縣橫山桃花塢　宋刑部郎中直史館致仕張洌墓在吳縣穹窿山蒼塢子詵正議大夫直龍圖閣清河郡侯附焉　宋張諷妻彭城縣君劉氏墓在吳縣穹窿山劉氏字德姬貢父妹熙寧八年九月祔皇舅墓次貢父爲銘諷字隱直　宋睦州壽昌令李璲墓在吳縣天平山妻鄭氏祔于龍見孝友傳　宋施昌言妻萬壽縣君徐氏墓在吳縣三讓鄉陸公原歐陽永叔銘　宋天章閣待制沈起墓在吳縣長山鄉三顧原起自興宗元祐中以刑部郎中

天章待制知杭州三年七月卒于蘇州沈存中為銘　宋朝請郎司封吏部員外郎謝孚墓在吳縣穹窿山爵香塢孚字允中建安人元符三年賜第累遷利路轉運判官宣和二年五月卒于京師年五十四葬于此山子孫遂為蘇人　宋正議大夫東海郡侯贈少師徐師閔墓在吳縣蒸山　宋延康殿學士正奉大夫徐鑄墓在吳縣知平江檥弁撰墓志宣和五年二月十九日卒于私第　宋贈奉議郎王仲舉墓在吳縣横山桃花塢政和元年卒江公望撰志從孫淵西參議大本大本從弟大成大成子楙並祔焉　宋尚書戶部郎中陳彥恭墓在吳縣祔光福山光瑩彥恭字子應絳曾孫元祐進士建炎中卒年七十二汪彥章銘　宋胡嶧世墓在吳縣至德鄉金井塢建炎三年芝草生其上嶧自有詩　宋龍圖閣學士周武仲墓在吳縣横山楞迦寺傍建炎三年葬楊中立銘武仲字憲之建州浦城人官至尚書　宋贈少師胡獻惠公墓在吳縣黃山少師諱元質　宋諫議大夫常同墓在吳縣聚塢周南讀書記云常同子正卒於海塩其妻方滋務德女弟時子弟尚幼傳聞婿蘇師德祭文獄起懼禍將錄其家遂盡鬻所有一簪不留護柩之聚塢黃氏葬于水濱以待南荒之命時紹興二十年也按史同卬州臨卬人御史安民之子政和六年進士靖康中歷太常博士高宗朝史館修撰禮部侍郎御史知湖州卒　宋直龍圖閣張詢墓在吳縣胥山南峯之南構十龍圖詢字仲謨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清河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致仕章申公塔也其墳祠即高峯院　宋職方郎中沈衡墓在吳縣界衡字公持蕭山人官至職方郎中知潤州熙寧十年六月終于蘇州私第元豐元年二月葬蘇子容撰銘　宋贈持進盧文秀墓在吳縣　宋太子賓客贈少師盧革墓在吳縣　宋龍圖閣直學士贈少師盧秉墓在吳縣　宋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盧法原墓在吳縣建炎初逆賊史斌據興州守臣向子寵遁賊謀入蜀時法原為幹轄與提刑邵伯温遣兵扼劍門以拒之賊去蜀賴以安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紹興五年卒于王事奉詔歸葬平江又盧氏四世俱葬穹窿山下　宋太子中舍贈朝奉大夫邊珣墓在吳縣蒸山紹聖二年十二月葬甥尚書左丞陸佃銘　宋承議郎管勾南京留司御史臺公事賜緋魚袋贈中大夫邊裕墓在吳縣蒸山子八人　知微　知章　知白　知常　知遠　知節　知存　知新悉附焉　宋朝請郎通判開德軍府邊知章墓在吳縣建炎四年九月祔蒸山弟知白銘　宋都官郎中章甫墓在吳縣長山鄉仕壚村道士塢崇寧五年葬楊時撰碑龍圖閣直學士通判嚴

州黃策書按章氏自唐末由南康徙浦成為著姓至甫始居于蘇　宋都官郎中龔宗元墓在吳縣南峯靖康中外孫顧彥誠為兩浙轉運副使至蘇首拜都官之墓延尉護至山中觀題亭亭壁人皆禁之　宋宣教郎龔明之墓在吳縣祔南峯鍾離松銘龔氏自高曾以來葬西山者二百年有地數百畝木皆合抱族人貧無行者欲赭其山明之獨不聽眾欲厚賂明之泣且罵度力不勝眾伐一木仆輒為號慟響振林谷聞者哀之族人分其直計千緡明之不有一錢自買松數萬補其闕族人以貧故歲時祀享不至明之率子弟修祀諸墳歲徧惟謹　宋樂圃先生朱長文墓在吳縣支硎山南峯西元符元年二月卒張景修撰銘米芾表　宋直秘閣黃策墓在吳縣策挺之孫彥之子無疾端坐而卒自題其墓曰隨緣居士之塔右三墓在長山鄉銅井山自挺以下子孫多葬此不暇悉書　宋刑部尚書黃由墓在吳縣鄧尉山妻胡夫人祔　宋朝議大夫直寶文閣胡堅常墓在吳縣呂山　宋太師蘄國韓忠武王墓在吳縣靈巖山西紹興二十一年十月葬敕使徐伸護其事吳長洲二縣令奔走供役孝宗御題神道云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碑高十餘丈趺盖在焉初勒文而未立龜趺留木瀆嘉定間以景獻恩例敕葬趙希懌于穹窿相傳磨韓碑為趙用者其後始樹碑為樓三成以覆之正與穹窿相直不數月韓氏首喪其長子時有術者言少須幾時穹窿亦未易當醮報景獻薨　宋贈太師謚正惠趙希懌墓在吳縣穹窿山冢之左右而後多生紫芝故名瑞芝菴理宗御題三大字　宋浙西總管贈檢校少保忠勇李寶墓在吳縣横山　宋參知政事范文穆公墓在吳縣天平山上沙村先隴側　宋秘書省正字周南墓在吳縣穹窿山臟塢　宋廬州司錄郁昇墓在吳縣查山祔祖崇墓下有錫類菴昇隆興初進士舒州懷寧簿不赴歷宣州寧國簿廬州司錄淳熙四年授承事郎常州教授致仕　宋瑞州教授郁中墓在吳縣至德鄉鵰蕩中紹定二年進士瑞州教授嘉熙初漕檄校文九江卒官子紹建和州歷陽尉墓祔紹建咸淳元年進士和州歷陽尉含山縣事授從政郎兼淮西制幹奏舉廉平科終儒林郎　宋朝奉郎知錢塘縣葛璪墓在吳縣至德鄉澗涇鳳凰原初少師文康公勝仲之子立章由江陰青陽徙居平江因葬於此立章之子成忠郎珣承節郎瑞及璪子宣教郎汝諧悉祔焉　宋參知政事贈少保高定子墓在吳縣洞庭鄉包山有墳祠賜昭先顯慶禪院　宋贈宣義郎丘琚墓在吳縣曾孫知臨江軍基墓並在盤門外子承事郎漣水丞稼稼子將仕郎洙附焉　宋奉議郎鄭時發墓在

吳縣　宋中奉大夫兵部尚書鄭起潛墓在吳縣陽山西淳祐中理宗御書錦峯二字以表其地起潛刻石誌記有云其石有文厥土五色墓東有昭明寺西有福田菴云　宋度支金部郎中魏近思墓在吳縣綦山近思魏文靖公子封蒲江縣男　宋知廣德軍莫子文墓在吳縣靈巖鄉宴宮里　宋登仕郎徐雷龍墓在吳縣鄧尉山仕墟里　宋知榮州虞夷簡夷簡妻恭人鄧氏二墓在吳縣綦山子戶部郎中知岳州姚姚妻令人魏氏同附焉　宋知連州虞茲字成夫元以孫集顯追封雍郡侯墓在吳縣至德鄉張市村玉遯山夷簡長子　宋大理少卿湯璹墓在吳縣長洲鄉安寧村萬安山子仁和知縣誼伯孫宣教郎夢夔附焉　宋鄭虎臣景名墓在吳縣二十一都陽山西白龍祠南　宋贈刑部侍郎陳質墓在長洲縣華山其子之奇等墓亦在焉質有五子之奇最知名之元之祥之光皆早世光是之祥忽夢上帝召修三洞真經未幾果死王介甫為銘之武為明州觀察推官贈都官員外郎生伯陽伯倫亦以文章顯伯倫中進士甲科終屯田員外郎女弟適國子直講王逢自伯倫云其家益替矣　宋龍圖閣學士章敏公滕元發墓在長洲縣陽山栗隖蘇文忠公銘實錄云元發卒於元祐五年十月乙卯王巖叟奏伏見光祿大夫龍圖閣學士滕元發

今月二十四日暴薨於都城之外切以元發慷慨敢為建事四朝中外敭歷風績有聞既歿之日家無餘貲士大夫聞之莫不嘆息王氏揮麈錄云元發奮身寒苦兄弟三人誓不異居而弟申特其友愛無所不至元發自高陽易鎮揚州在道而卒喪次國門朝士皆出會弔故中丞蘇轍奏元發昔事先帝早蒙知遇有弟申從來無行今元發既死或恐從此凌暴諸孤不得安居緣元發出自孤貧兄弟別無合分財產欲乞特降指揮在京及沿道至蘇州以來官司不得申干預家事奏薦恩澤有旨令開封府備牓舟次孫頫以安申以蔭補官宣義郎簽書宣州判官廳公事葬吳縣穹窿山麝香隖今名滕家隖　宋資政同知樞密滕康墓在長洲縣華山康字子濟贈太子少師友之子也揮麈錄云晏元獻夫人國初功臣王超女有一硯甚奇古王氏舊物也號傳榴硯初傳晏元獻次傳富鄭公三傳馮文簡四傳來聖予五傳滕子濟皆登二府真盛事也又有古犀帶一亦元獻物並歸滕氏　宋贈正議大夫滕高承議郎知解州滕中宣議郎知蕪湖縣滕修將仕郎滕璞　四墓按滕氏譜高字仰之章敏公元發之父吳處厚作墓志中字元直忠節公茂實之父崇寧五年卒蔡肇作志米芾書修字敏叔忠節公之子紹興二十七年卒璞敏叔之子也已上四墓並在長

州縣長洲鄉集賢里華山白蓮峯以畝計者二十有三號滕家山寶祐二年璞子大高以其地之半歸興教院俾浮圖奉祠焉　宋樞密資政王倫墓在長洲縣陽山大石隖紹興中歸葬於此倫字正道奉使金國留之河間六年紹興十四年以不受偽官自縊死其子述聞之擗踊號絕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是冬冒萬死與從兄遵間北方豪俠訪得父骨於河間歸焉　宋司農少卿高溶墓在長洲縣陽山溶先任平江糧料院　宋賜應靖處士滕成墓在長洲縣華山葉適撰銘　宋屯田郎中方龜年墓在長洲縣長墳湖西子惟深宣和四年附葬其南　宋尚書右丞朱諤墓在長洲縣陽山下塋域頗侈時蔡京當國與諤厚善故葬有水墓菴按本傳諤字聖予華亭人附會蔡京以進嘗賜第於蘇因家焉大觀初為尚書左丞踰月卒贈光祿大夫謚忠靖揮麈錄云元祐名卿朱紱君子人也嘗登禁從紹聖初不幸坐黨錮崇寧間華亭朱紱初登第欲晞進用跡陳與姦人同姓名遂易名諤字聖予蔡元長果大喜不次峻擢位至右丞未及正謝而卒或云陽山澄照寺乃其家所請功德院也　宋朝議大夫孫載墓在長洲縣彭華鄉白馬澗高景山大觀三年葬鮑欽止銘　宋總管刺史元居實墓在長洲縣陽山周益公遊山記云陽山吳之主山也既橫鶩紹興間

居實掌市貿董於榷場坐致高貲為平江總管大興工役築支隴為生壙傍起冢舍雖園軒亦極梵刹之工門外栽花數千株屈折以入縻錢數萬緡　宋處士姚子東墓在長洲縣北徐侯山朱思撰銘君諱元字子東長洲人七歲而孤自知讀書舉進士以詞賦稱再試不合輒棄去嘆曰窮達有分名不我遂命也由是絕意仕進惟務著述自號北窓居士有纂古五十卷洞微經一十八卷次韻李瀚蒙求三卷及剡溪叢語玉林瑤編易纂書等其詩尤工云　宋處士黃居簡墓在長洲縣虎丘居簡字元易建安人寓吳縣南宮鄉所居號滄菴最工於詩嘉熙中卒通判翁逢龍葬之　宋處士章康墓在長洲縣武丘鄉花涇東字季思自號雪屋居士　宋浙西總管練使閻趙墓在長洲縣管山續會要淳熙三年六月閻趙奏以歸正人在東南別無產業其間貧乏者不幸身故無地葬埋乞就平江府閶門外買到山地三百畝作義墳許西北忠義死事人任便選葬有旨從之及趙卒遂葬於此　宋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魏文靖公了翁墓在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金盆隖了翁蜀人端平三年賜第蘇州嘉熙元年葬于此　直寶章閣史彌祖撰神道碑子嘉惠思補承奉郎孫華發元將仕郎寧國路南陵縣主簿曾孫三人長紀次典將仕郎福州錄事次賢吉安路儒

學教授。及以下諸孫。悉於山陽附焉　宋真州司法參軍朱夢炎墓在長洲縣彭華鄉福星涇　宋運幹湯暉老墓在長洲縣九都武丘鄉。虎丘西謝巷子。碧山先生祔焉　宋平江府通判高晞遠照菴先生墓在長洲縣齋門外　宋大府卿浙西安撫魏克愚墓在長洲縣陽山栗隖于華國軍器監丞華叓大理司直華數。淮西機宜文字附焉　宋劉宣教墓在長洲縣彭華鄉高景山孫教諭義。字宜壽曾孫勉字仲勉同附焉　宋中散大夫陸縮墓在常熟縣破山。縮為江淮荊浙發運使卧疾於真州官舍。及回葬常日出入儀仗。一切無故動搖尋卒歸葬破山守冢者及山下每夕聞訶導聲從墓門出紅燭夾道若赴燕集者由是數里間樵蘇無敢殘暴其松檜木千霄威光如初云矣。五十餘年乃漸衰歇　宋和州防禦使周忠惠公墓在常熟縣虞山　宋武功大夫和州觀察使周興裔墓在常熟縣虞山北積善鄉孫才松江制機僉察水部兵才夫人史氏同附焉　宋朝請大夫福建運判丘𪃃墓在常熟縣頂山曾孫烈奉直大夫江東安撫司參議官附焉　宋劉過改之即龍洲先生也墓在崑山縣馬鞍山嘉定五年主簿趙㮣買山葬于此大府丞陳極為志後為僧所壞元至正間里人顧瑛以其事聞于州州為立石表其上作木主寓祠于東齋僧舍復暮春

祭云又元處士顧玉山墓在綽墩　元陳震龍字潛齋宋漕貢進士。補將仕郎墓在長洲縣婁門東觀瀆有東際菴　元葉大中嵩陽人。初以行御史臺管勾歷任宿州海鹽濮州尹官至朝列大夫葬長洲縣陳公鄉　元俞石澗先生。葬長洲縣盤門外。尹山鄉孫王墓之東南　元將堂字子中泰定三年鄉貢進士墓在長洲縣武丘鄉　元僉事范忠墓在長洲縣武丘鄉白蓮橋北翰林學士袁桷撰墓碑子杭州路治中景文孫公琇附焉　元江浙行省參政贈昭文館學士封太原郡公謚清獻王公都中至正初卒葬吳縣長洲鄉陽山金井隖翰林承旨歐陽玄撰神道碑　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文傳墓在吳縣閶門西翰林學士黃溍撰封二代碑　元臨安縣尹。盧廷瑞字君詳范陽人墓在吳縣橫山陳灐侍御史周伯琦撰墓志　元葛乾孫字可久墓在吳縣胥門北　元處士王鎰字明卿真定人至正二十六年有司買山營葬在吳縣盤岩鄉橫山之原陳基為志　元儒士郤光祖字弘道饒州人耿煒字叔昭吳人皆篤實有學之士俱無嗣吳之士友葬于吳縣光福山銘叔昭郡人周南老銘弘道王行也寰宇記澹臺墓在吳縣南十八里平城孔子時澹臺滅明又有澹臺湖朱誕墓在婁門外一里。晉光祿大夫朱誕墓字永長父恩本國中正少

有奇名。藏跡吳中。晉陽秋云。喋歃亂三吳。知名之士皆受爵祿。賀循朱誕。不辱其身　宋杜子恭墓在吳縣。按吳地記云。子恭有內術。常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恭曰當相還也。刀主至嘉興。魚躍入船中破魚得刀。墓在西郭門外。輿地紀勝石崇墓。夷堅庚志云。平江府吳縣賣華山相傳以為石崇墓。宣和六年居民王十浚渠。見古塼甚多。有一老人出曰。不可發掘。今已斷山脈泄旺氣矣　黃門侍郎潘岳墳在石崇墳之西北（吳地記）上將軍顧榮墳在吳縣東南一十七里（吳地記）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六十八　六模

蘇（蘇州府二十）

貢舉題名

蘇州府志蘇爲吳文物之邦。自漢而下。歷宋元以及本朝。設科取士。士之充貢登第者。已若干人。何其盛歟。備錄于篇。俾有所攷焉。

諸科

漢　賢良科。嚴助。有道科。顧綜。茂才科。陸康（刺史成吳舉。太守李肅再舉孝廉。）孫權（後再舉孝廉。）孝廉科。鍾離意（山陰人。）鄭弘（山陰人。督郵。）許武（陽羨人。太守第五倫舉。）包咸（曲阿人。戶曹史太守黃讜舉。）許荆（武子。太守黃兢舉。）張武（由拳人。）高岱（無錫人。上計太守盛憲舉。）嬀覽（太守盛憲舉。）戴員（太守盛憲舉。）孫權。顧厭

吳　賢良科。陸雲（年十六。）

晉　孝廉科。周訪（陽羨人。）陸曄。秀才科。蔡洪。陸納。周玘（陽羨人。）

宋　秀才科。張緒（議曹從事。）顧憲之（議曹從事。）

齊　秀才科。陸倕。陸厥。張率（建武三年。）

梁　秀才科。顧協。陸雲公。

陳　秀才科。陸琰。陸玠。陸琛。陸瑜。

唐　賢良科。歸登。張承休（八科再舉。）秀才科。張從師。朱承慶（年十六。佐日才。）明經科。陸元朗。錢起。歸崇敬。丁公著（五經本傳云明經高第。）陸質（春秋。）陸璪（補長安尉。）陳潤。八科。陸元方（抑。）張承休。制科。朱佐日（兩登制科。）陸象先（制科高登相。）張澤（入通經史科。）陸餘慶（舉制策甲科。補蕭尉。）陸亘（策制科。補萬年。再舉拔萃科。）拔萃科。顧師閔。陸贄。顧少連（補登封尉。）楊發（又進士。）

百篇科。孫發。進士。

隋　大業中。張損之（甲科。）

唐　天寶十年。侍郎李麟（約前試湘靈鼓瑟詩。）歸崇敬（字正禮。天寶中。舉博通文典科。對策第一。）錢起。丘爲（亦云天寶中。未詳年數。）至德二年。顧況（登科記無疑列科。）寶應元年。制停科舉。大曆五年。侍郎薛邕。陳潤（舉明經。又中奇才異能科。）顧少連（西京試。于邵邑。）歸登（大曆中。舉孝廉。高第。補四門補教。貞元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及第。）八年。侍郎張渭。陸贄（西京試第六人。楊州又博學宏詞。書判。拔萃三科。）十三年。侍郎潘炎。楊凝第一人。建中二年。侍郎于邵。于公異。貞元元年。侍郎鮑防。錢徽（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及第。）麴信陵。歸登。二年。侍郎鮑防（除京兆尹。）國子祭酒包佶。陸亘（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及第。）張正甫（第一人。常侍。）十年。侍郎顧少連。張平叔（詳明正直可以理人科及第。）沈傳師（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及第。）十五年。舍人高郢。張籍（子熙。）二十一年。侍郎權德輿。沈傳師（吏部侍郎子振詢。）元和元年。中書舍人崔邠。陸暢（子咏。）三年。侍郎衛次公。陸亘（制科中第。又書判高等。）七年。兵部侍郎許孟容。歸融（兵部尚書。）長慶三年。侍郎王起。顧師邕（顧少連子。）大和六年。侍郎賈餗。畢諴（相。）開成元年。舍人高鍇。陸瓌。三年。侍郎高鍇。歸仁晦。五年。侍郎李景讓。沈樞。楊假（假兄收。以假未仕。不肯舉進士。假釋褐狀乃入京。明年擢進士。）會昌元年。侍郎柳璟。沈詢。楊收（相。）談銖（別書。誤作譚。）四年。太常卿王起。楊嚴（放榜日。續奏及第五人。收妥吏部重試。惟嚴及格。其餘皆落。）五年。諫議陳商權知貢舉。顧非熊。六

年。侍郎陳商。張贖。大中元年。侍郎魏扶。楊乘。八年。侍郎鄭薰。畢紹顏。十一年。侍郎杜審權。歸仁翰。咸通元年。侍郎裴坦。翁彥樞。七年。侍郎趙騭。崔珞。九年。侍郎劉允章。楊昭業（字振文。）十年。侍郎王凝。歸仁紹（後字文融。）十五年。侍郎裴瓚。歸仁澤（狀第一人。）乾符二年。侍郎崔沆。楊涉（後相。）六年。中書舍人張讀（權知貢舉。）廣明元年。侍郎崔厚。錢珝。楊鉅。中和二年。侍郎歸仁紹。楊注光啓二年。中書舍人鄭權（知貢舉。）陸扆（第一人。禮相。）顧在鎔。大順二年。侍郎裴贄。吳仁璧。景福二年。侍郎楊涉。歸藹。乾寧三年。侍郎獨孤損。楊鑛。天祐二年。侍郎張文蔚。歸係（第一人。）楊凝式（第三人。）崔膺。吳郡進士。未詳何年。張漴。張誠。陸參。畢知顏。陸賓虞。歸仁憲。楊發。顏萱。鄭璧。司馬都（三人見江陵集。）莊布（當諷至寧判官。皮日休不得見。布爲書責之。）李赤（貞元中。寓信安爲廁鬼所殺。見獨異記。）陸龜蒙（進士不第。）鄉貢五經陸亞師（字行餘。會昌五年卒。有墓誌。）

宋　端拱元年。程宿榜。龔識（字默甫。崑山。殿中侍御史。）淳化二年。陳堯叟榜。劉少逸（榜尾第一百六十八人。）三年。孫何榜。丁謂（公言。第

一甲第四人。長洲軍指。 淩威。 錢昆。右諫大夫。 謝濤。濟之。太子賓客。龔緯。識弟。 陸玄圭。第二甲。 咸平二年。孫暨榜。 李堪。 三年。陳堯咨榜。 鄭戩。第一甲。第六人。 譚應。第二甲第二人。 許式。叔彝。轉運使。龔紀。緯兄。 胡堯佐。右四相聯。 許洞。字同夫。吳縣。 鄭爲。 龔會元。第四甲。同進士出身。 大中祥符元年。姚曄榜。 唐俶。第四甲。同學究出身。 范巨。第四甲。七十七人。 四年。張師德榜。 富嚴。係御前放服勤詞學進士。秘書監。 五年。徐奭榜。 林咸德。 八年。蔡齊榜。 謝絳。字希深。第一甲。濤子。知制誥。 胡獻卿。第二甲。 范仲淹。字希文。吳縣。參知政事。天禧三年。王整榜。 鄭修。進士及第。爲子。 錢象先。字溪元。及第。吏部侍郎。 天聖二年。宋郊榜。三月十八日。 葉清臣。字道卿。第一甲第二人。翰林學士。 鄭戩。天休。第一甲第三。戩第。樞密副使。 吳感。應之。第三甲。充省試第一。 五年。王堯臣榜。 李璘。堪子。直講。 范琪。字希世。第三甲。仲淹從兄。尚書屯田員外郎。 龔宗元。字會之。第四甲。同進士出身。識子都官郎官。 元絳。字原之。第五甲。同學究出身。參知政事。 八年。王拱辰榜。 范師道。字貫之。第一甲。第九人。仲淹姪。琪子。 陳之武。第二甲。父賀。元絳。再舉。 鄭條。第三甲。爲子。 林襲明。 朱公綽。字成之。光祿卿。知圻州。 林茂先。第四甲。同進士出身。襲明兄。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程師孟。字公闢。第一甲。集賢修撰。 鄭戡。第二甲。刑部侍郎。戩弟。 李琪。璘弟。 祝熙載。第四甲。進士出身。 陸景。字伯通。二人相聯。常熟。太常博士。寶元元年。呂臻榜。景祐五年改。 陳之奇。字虞卿。第二甲。之武兄。太子中允。 鄭君平。第三甲。脩子。 陸絳。字權叔。常熟。改名綰。尚書職方郎中。鄭戢。第四甲。進士出身。戩弟。 張詵。字樞言。天章閣待制。 慶曆二年。楊寘榜。 李瑜。第二甲。璘弟。 孫覿。第三甲。 許奇。 黃頌。登科記無刻石有。 六年。賈黯榜。 謝景初。字師厚。第一甲。絳子。益路提點刑獄。 崇大年。字靜之。第三甲。知建州浦城縣。 范鈞。君佐。第四甲。第六十四。進士出身。長洲尉。 鄭方平。字道卿。第五甲。同進士出身。脩子。 皇祐元年。馮京榜。 李育。字仲蒙。第一甲第四人。 范純仁。字堯夫。第二甲。仲淹子。宰相。 侍其瑋。第三甲。進士出身。 陳之祥。第四甲。 張儋。字安道。士廉姪。常熟。 李川。 郎淑。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李庭芝。堪孫。 五年。鄭獬榜。滕甫。字元發。第一甲第三人。龍圖閣學士。 錢溧。第一甲第八人。 陳之元。第一甲。並進士及第。 范世京。第三甲。進士出身。從祖師道子。 鄭汝平。第四甲。並進士出身。脩子。 支詠。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朱何。 郭

鼎臣。 錢藻。字醇老。用和州貢。 嘉祐二年。章衡榜。 鄭亶。字正夫。第四甲。進士出身。崑山。北部郎中。 陸元規。字正翁。登科記無刻石有。常熟。承議郎。元長。 四年。劉煇榜。 朱長文。字伯原。第二甲。公綽子。 王純臣。第二甲。並進士及第。 鄭夷甫。第三甲第七人。封州判官。 丁僅。 李達原。 張詢。字仲謀。並進士出身。 陳之方。第五甲。同進士出身。 六年。王俊民榜。 林禹。第三甲。進士出身。咸德姪。 程寬。第四甲第四人。師孟子。陸元長。第四甲。並進士出身。常熟。元規兄。琴川志。終於朝奉大夫。 八年。許將榜。 沈括。字存中。第一甲。及第。翰林學士。 凌民瞻。第二甲。及第。郭附。字明中。第四甲第二人。出身。 黃顏。字擇中。第五甲。同出身。彥光。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孫戭。字積中。第二甲及第。崑山。河東運判。玉峯志。朝議大夫。 范師道。第四甲。再舉。 四年。許安世榜。 張敦。字祖仁。第一甲。常熟。贈左中大夫。琴川志。終於宣德郎。子綸。 吳純臣。第二甲。並進士及第。 張僅。字敦道。第三甲。進士出身。李博聞。第四甲。徐博文見登科錄。恐傳寫誤。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郁澄。 徐彥孚。 鄭安平。改名景平。仲子。希尹。常州志互見。 鄭伸。 凌民師。民瞻兄。 朱昞。何子。 范世堯。字寅祖。師道子。 六年。余中榜。 黃汝平。 梅灝。 林程。茂先子。 張頴。字正甫。常熟。脩子。秘書有校書郎。琴川志。贈中奉大夫。 龔程。字信民。崑山。宗元子。 孫沖。字子沐。 黃頴。字升中。頴弟。朝議大夫。 黃彥。字倩中。頴兄。朝議大夫。 九年。徐鐸榜。 張元素。 林植。茂先子。郭勝。 顧襄。字公甫。上舍。 元豐二年。時彥榜。 秦希甫。字獬之。 張諤。林紳。茂先子。 顏長民。知長興縣。 五年。黃裳榜。 嚴君鄰。常熟。琴川志。終於選調姪。慎。 林師醇。 孟醇。 黃懿彥。 八年。焦蹈榜。 沈彥升。黃從周。 周何。 章術之。 謝翔。 錢銑。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范敦樂。 周沔。字朝宗。 丁覿。 李博翰。 陳傑。 陳序。 孫賓。字君虞。太學生。奇。丞知台州。 六年。馬涓榜。 林虛。 嚴適。 程騫。師孟姪。 魏志。字敦道。寔弟。 陳璽。 鄭倞。戩孫。 施逵。 黃冀。字子虞。丹徒。 紹聖元年。畢漸榜。 胡泱。 程亢。 林璵。茂先子。 富鈞。嚴孫。 胡安平。 陳彥和。 四年。何昌言榜。 都師醇。 魏憲。字全則。志兄。吏部侍郎。 林虔。字德祖。虛兄。 富洵。 元符三年。李釜榜。 顧植。 張公庠。 張漸。 劉彥敦。 方悵。 陶擴。 徐端行。上舍。 崇寧二年。霍端友榜。 崔伯來。 潘方。字說之。禮部侍郎。 黃正彥。 孫陶。 黃昌衡。 崔百勝。 黃昌朝。昌衡弟。 褚覃。 五年。蔡嶷榜。 程允元。字志行。常熟。師孟姪孫。朝請大夫

（琴川志云：崇寧五年蔡薿榜，終於朝請大夫、興國軍。）李彌大（字似矩，遷知章。宣奉大夫。）龔況（字春之。玉峯志：程子，祠部員外郎。）陶振（換第。）范開。大觀三年賈安宅榜。王宗（字子思，知江陰軍。）朱發（字震發，長太子。）鄭聖任。胡思（決子。）胡寬（上舍出身，通判。）李彌遠（彌大弟，侍郎。）單師淵。李昢。政和二年莫儔榜。陳述。林闕（字闕道，常熟，太常博士。琴川志云：政和二年莫儔榜，終於太常博士。）顏孚端中。林擊。顏為仲謙（字兒，知嚴州。）方純彥。王闓（字無競，文林郎，秘書省正字。）糜鍇（字公範，贈金紫光祿大夫。）五年何㮚榜。陳起宗（字興祖，常熟。）錢觀俊。張搆（字材仲。）黃偉（字時俊。）王葳（字崇甫。）葉高聊。張敏功（字守道，顏子。琴川志：張敏功，政和五年何㮚榜，終於朝請大夫。）沈季孫。顏米（字君用。）唐暉（字子明，崑山儀狀，禮部侍郎。玉峯志：黃偉時俊。）錢當時。葉薿。八年嘉王榜。顏天選（字擇之，第二。）魏貴（吳江筭第。）徐鷹。錢仲思。顏安時（字當可，大漢奴，南京少尹。）張德本（字後人，崑山。）李益（瑞孫。）鄭護。林璵（茂先孫。）衛闓（字致虛。玉峯志：太學博士。）宣和三年何渙榜。程元衡（常朝九先弟。琴川志：字彥民，宣和三年何渙榜，終於朝散郎。）范禹。鄭作霖（字叔老，知鎮江府。）錢豫。林友（字德仁，常熟，樞密院編修官。琴川志云：字德臣，宣和三年何渙榜，終於樞密院編修官。）六年沈晦榜。范雩（字伯達，崑山，左奉議郎，秘書郎。）余伃（之才伯。）李大鼎。林灝（高姪。）王篠（字彥光，監察御史。）凌哲（字明甫，國師姪，吏部侍郎。）何建中。鄭時（字是翁，常熟，武孫。）居世英。凌邁（改名邁，哲兄。）富元衡（字公權，常熟，孫，工部郎中。）邊知白（字公式，吏部侍郎，贈少師。）建炎二年李易榜。倪成脩。楊景。唐煇（字子光，崑山，煇弟，朝請大夫。）凌揆。鄭揚（字國明，常熟。琴川志云：建炎二年李易榜。）章籍。茅錫。胡利賓。孫覯。魏志（上舍。）鄭大謙（字德夫，賊孫，父欽之，明州司戶。）馬友直（字伯忠，崑山特科，宣教郎。）紹興二年張九成榜。孫雄飛。錢南。周播。元著（字少蒙，崑山，承議郎。）五年汪應辰榜。孫起卿（觀子。）范成象（字至才，崑山，雩兄子，工部郎中。）郟升卿（字師古，崑山，亶孫，朝散郎，知常州。）馬迥。八年黃公度榜。王獲（字用和，常熟。琴川志：紹興八年黃公度榜，終於從職。）黃萬頃。陳長方（字壽之，吳江，江陰軍教授。）顏唐（字虞成，安豐軍學教授。）王嘉彥（字邦美，崑山孫姪。）沈詢（字嘉聞，崑山，奉議郎，知瑞安縣。）十二年陳誠之榜。何倫（字德輔，工部侍郎。）王伯廣（字師德。）許光國（字利賓，常熟。琴

川志云：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終於選調。）袁鼇（字可大，崑山。）嚴璵（字子文，居瞻常熟，崑山五見。琴川志云：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詳見人物門。）陳崎（字器則，崑山。）張之才（字周美，特科，崑山。）鄭晞顏（字君臣，崑山。）十五年劉章榜。詹左。翁翊臣。李涯。吳昈（字和卿，常熟，承議郎。琴川志：紹興十五年劉章榜，終於承議郎。）錢佃（字仲耕，常熟，觀復子，工部侍郎，知婺州。）祝端表。邊惇德（字公輔，崑山，通直郎。玉峯志：特科第三。）李衡（字彥平，崑山，侍御史。）張世衡。顧闓（字彥和，崑山，二人特科。）林友（字表臣。琴川志：紹興十五年，終於選調。）十八年王佐榜。胡允賀（字長文，給事中。）冷世光（字省玉，常熟。）胡伯能（字少明，知江山縣。）糜師旦（字周卿，鍇子，左司郎中。）冷世脩（字民器，常熟，世光弟。）林光祖。朱江。二十一年趙逵榜。余松。林育。錢俁（字惟大，常熟，佃兄，著作郎，將作少監。）成端亮（字伯淵。）顏發（字休文，唐弟。）張允恭。二十四年張孝祥榜。陳九思（崑山，甲科。玉峯志：希魯甲科。）衛稷。樂備（字功成，崑山，將作監簿。石本字順之，軍器監簿。）陳晉卿。楊思濟。范成大（字至能，崑山，雩子，參知政事。）趙思（字再可，常熟。）陳嶸卿（晉卿兄。）鄉嶰（字仲山，常熟。琴川志：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終於承議郎。）趙公豫（字仲謙，常熟。）鄭績（玉峯志：公玉。）二十七年王十朋榜。鄭庠（作爾姪。）陳端友。顏度（字魯子，崑山，從叔平，父太常少卿，累工部侍郎。）王萬（字必大，崑山，葆弟。）姚愈（字次韓，常熟，御史中丞。琴川志：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終於御史中丞。）三十年梁克家榜。馬先覺（字少伊，崑山，朝奉郎，宗闕。）吳篆（秀州華亭人，自平江貢。）邊察（左太子中大夫。）方思（純夫姪。）龔明之（字熙仲，崑山特科。）宋光遠（民望。）趙善遠（道卿。）秦膺剛（和仲，特科。）隆興元年木待問榜。章澥。胡元功（元質弟。）唐子壽（字致遠，崑山，煇子，朝議大夫。）王子藝。成欽亮（字仲鄰，崑山，端亮弟，朝奉大夫，知峽州。）郁企宗（字及之，常熟，澥弟，楚州教授。琴川志：紹興元年木待問榜，終於楚州教授。）郁昇（字賓擧，崑山，福州長溪人，廬州司錄，寄居。）袁宗仁（字壽卿，崑山，鼇子，國子監庠官。）姚申之（字荐卿，崑山。）李廷直（字世南，崑山。）賀三聘（字湯輔，崑山，易宣教郎。）楊光宋。趙彥昧（字欽仲。石本字德豫，崑山。）趙公高（字成甫，崑山，宣教郎。）商偵。乾道二年蕭國梁榜。薛甫（字宣卿，吳江人。）孫紹先。胡長卿。周建（長洲賦。）余允成。陸冀年。葉季育（字時寶，崑山。石本作時育。李寶。）林梓（字材卿，崑山。）五年鄭僑榜。何淇（字子武，吳縣。）李卞（姪起

林環。（字伯擬。長洲書。興孫。知武昌縣。）章𢦏（字應仲。長洲。崑山。五見賦。）林瑛。（字玉瑳。長洲賦環弟。）林廷瑞。陳九德（九思弟。）陳茂膺（字季實。）王邁德遠（崑山。）潘牧（字遺任。崑山。議郎賜緋。）錢允撫（字叔憲。崑山。）郟晉卿（字師尹。崑山。三人並特科。）八年黃定榜。范之柔（字叔剛。仲淹姪。禮部尚書。崑山賦。）鄭汝止。王大有（常孫。）吳競（字子競。常熟。承議郎。琴川志。乾道八年黃廷榜。終於承議郎。）范藻（字德明。崑山成象子。石本字玉明。）宋光遠（字民望。崑山。）曹緯。邊密（文林郎。字元熱。）趙善遠（字道卿。崑山。）秦膺剛（字和仲。崑山。特科。）龔明之（字熙仲。特科。宣教郎賜緋。）淳熙二年詹騤榜。姚濬（字子喬。長洲。）錢萬頃（字師元。常熟。萬選弟。無為軍教授。琴川志。淳熙二年詹騤榜。）王毓（字元發。吳江賦。安慶府學教授。）錢萬選（字少張。琴川志。淳熙二年詹騤榜。終於選調。終於無為軍教授。）張舜卿（字次夔。崑山。父之才。）張興。陳少皋（字彝卿。）陳宗召（字景南。崑山。禮部尚書。）陸自新（字德輝。崑山。石本名日新。玉峯志特科。）王嘉謀（字叔明。崑山。玉峯志。特科。）辛元膺（字膺辰。崑山。玉峯志特科。）胡元佐（字德懋。崑山。石本名克佐。玉峯志。特科。）周良臣（字君顯。崑山。五人並特科）五年姚穎榜。胡垣（長洲。）周日嚴。邊實（通

直郎。）吳仁傑（字斗南。崑山。國子錄。）顧瀓（字伯澄。崑山。特科。）八年黃由子由榜。（長洲。）王保大（有大弟。葉孫。）蔣南金。朱淵（字晞顏。）沈作霖。）黃真卿（字元吉。崑山。特科。）十一年衛涇清叔。（崑山。閣孫。參知政事。玉峯志狀元。）呂伯奮（字忠甫。崑山。）陳熠（吳縣。）張攀（字從龍。常熟。通直郎。）黃演（字居仁。東曾孫。揚州通判。贈朝請大夫。）顧叔康（字世將。常熟。通直郎。琴川志。淳熙十一年衛涇榜。終於通直郎。）呂申（長洲。）夏允中（字彥執。崑山。）翁謙（字天益。崑山。知鹽官縣。）十三年滕宬（制科。）十四年王容榜。胡林卿。顧叔淵（字養源。崑山。度姪。）趙興祖。顧瑞臣。盛章（吳江。）謝伯常。李應祥（崑山。衛子。玉峯志。夢龍衛子。）余達先（仔姪。）陳甫。劉大忠。林伯誠。張左（字右民。崑山。玉峯志。特科。）李燁（字良佐。崑山。二人並特科。）邊維岳（字中父。石通議大夫。）紹熙元年余復榜。周南（字南仲。吳縣上舍。）蔡以中。朱晞顏。周褒然。李南（姪公繒。）李起宗（字揚祖。崑山。應祥兄。）顧叔玠（字景圭。崑山。度弟子。叔淵兄。）丁懿。任相。陳振（字震亨。崑山。大府寺丞。）顧叔平（字景嘉。崑山。度子。叔玠弟。）葛璪（朝奉郎。知錢唐縣。）王介（字元石。探花。臨安尹。）趙善邃（字衡卿。崑山。善遠弟。）趙彥逢（字周伯。常熟。刑部郎中。知徽州。琴川志。淳熙十一年衛涇榜。終於刑部郎中。知徽州。）顧應（字叔脩。崑山。玉峯志。度弟。）朱起宗（字兄振。崑山。玉峯志。特科。）鄭允文（字元修。崑山。三人並特科。玉峯志。缺兄。特科。）胡桅（字德進。崑山。玉峯志。特科。）邊渕（在文林郎。）四年陳亮榜。黃涇（字叔清。演弟。中大夫。知通州。）高之聞。張松（字子覲。崑山。）慶元二年鄒應龍榜。（咸作應博。）鄭準（字景彥。崑山。中奉大夫。）葉蒙之。潘夢旂（字九錫。）胡元恭（吳江。）蔣志行。趙汝宮。孔元忠（朝奉郎。通判臨安府。）石宗玉。王元春。王芹（字元來。崑山。特科。）五年曾從龍榜。姚宜中（僉子。）陳貴誼（字正夫。崑山。宗召子。參知政事。）汪棐。汪令圖（字欽叔。）康漯（字子長。師旦子。朝議大夫。浙東提刑。）顧叔璟（玉峯志。作中叔玠弟。）潘興嗣（玉峯志。顯祖。）陳孔夙。敖陶孫（字器之。崑山。奉議郎。泉州合判。）沈晞顏（字文仲。崑山。特科。）衛沂（玉峯志。與叔。涇弟。）嘉泰二年傅行簡榜。曹幽（清武。）趙黔夫。胡榮卿。趙綝（字君善。崑山。九寶章閣。）沈誠（字天瑞。玉峯志。詢孫。）姜京。趙汝璪。趙汝礿。高不倚。宋文英。曹大昌（字耆卿。常熟。琴川志。嘉泰二年傅行簡榜。）吳琛（吳江。）方賜復（弟萬里。）楊昕（字希顏。石本字世南。崑山書。）博學宏詞科一人。陳貴謙（字益父。崑山。貴誼兄。秘閣

脩撰。）三年以兩經舉學恩受上州文學二人。顧叔闢（字景容。崑山。度姪。特科。）林滂（字景仁。崑山。）開禧元年毛自知榜。趙汝淳（字子埜。崑山。）鄒啟。陶永（字永叔。琴川志。開禧元年。終於選調。）周深原（吳縣。南子。）陳后。蔡衡。鄭孝祥。邊瀛（字道卿。崑山。特科。玉峯志。傳德子。特科。）江先（字子明。崑山。朝請大夫。靖州通判。玉峯志。顧叔璵。器之。）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衛洽（崑山。涇弟。玉峯志。晉叔。涇弟。）衛玠。孟繼顯。徐鼎。唐伯棠。趙濬夫（字德遠。常熟。琴川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辛忠嗣。衛洙（字魯叔。崑山。涇弟。右司郎中。）袁宗魯（字道卿。宋仁弟。玉峯志。特科。）鄭斆（字揚休。崑山。天台教。二人並特科。）博學宏詞一人。陳貴誼。（玉峯志。陳貴誼。正夫。慶元五年進士。）四年趙建大榜。稽原（字子長。崑山上舍。）陳德林（上舍。）施振。方萬里（字子萬。）趙時𧬈。李韶（字元善。編遊曾孫。翰林學士。）李寧之（字韶兄。宋史名寧。）顧獲。呂叔獻（字茂大。崑山。伯會弟。特科。）胡天選（字賢卿。崑山。琴川教授。二人並特科。）七年袁甫榜。衛洙（字魯叔。崑山。再第。涇弟。）王尚輔（係太叔宗姪。）張震發（字元龍。）顏儼（長民曾孫。為孫。）黃必大（字呂卿。崑山。奉議郎。府判。）趙豐高。王果卿（字晞顏。崑山。特科。）十年吳潛榜。趙汝禖（沈初

（兄。）趙晞曾。龐楫（溧兄。）趙淄夫。沈有開。王圭（字君玉。崑山。萬子。）（司封郎官。）蔡廉。李自牧（吳江。）方應祥。十三年。劉渭榜。黃保大（字和卿。省元。崑山。必大弟。太平教授。）王斗文（字仰之。吳江。顧姪孫。）趙淮夫。李公縉（叔南。）施秉（字賁。溫州。寓吳江。）趙體國（吳江。）謝鄂（上舍。）王埜（字子文。介子。從事郎。僉樞密院事。）張新（震揆從弟。）陶瑜（叔机永。）周夢發（吳江。）趙與（寄貢。）鄭霖（字大使。崑山。準兄。特科。）十五年。上舍釋褐。李起（伯淵。）王熙載（吳江。）、十六年。蔣重珍榜。鄭起潛（字子升。上舍。甲科。兵部尚書。）趙崇騏（字德甫。常熟。汝積子。琴川志。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朱槍。周申（內舍。南姪。深原兄。）蔡珏（字玠。父一云玉。文。崑山。內舍生。常州通判。）李任（通直郎。）褚南（右科。牧姪孫。）郁雲（字景龍。崑山。昇姪。內舍。安慶府教授。）沈應昌（知桂陽軍。）凌雲（揆姪孫。朝散郎。知柳州。）王丙發。黃洙（字晉叔。崑山。石本作晉卿。特科。）寶慶二年。王會龍榜。盛文昭（吳江。章姪。）莫子文（吳江。內舍。）趙礌夫（然夫兄。）趙崇誥。趙時仲（燔夫子。然夫姪。）葉因發。徐章（長洲。昴孫。）顏琪（叔瑤姪。）蔣南金。陶虎（字景召。常熟。叔永姪。瑜子。琴川志。寶慶二年。王會龍榜。）林石。葛新。紹定二年。黃朴榜。盛文昭（字景昭。吳江。章姪。文昭兄。）趙似祖（與祖弟。）郁中（字正叔。崑山。昇姪。雲弟。內舍。石本字正叔。）王膠政。顧然（字雖叔。崑山。青田簿。玉峯志。特科。）沈遵原（字深甫。崑山。業升文學。玉峯志。特科。）郭思義（字德甫。崑山。三人並特科。）五年。徐元杰榜。朱揚祖（閤門舍人。換試。）茅冰。周應旂（雨子。）朱龍翔。端平二年。吳叔告榜。吳蒙（埒姪。甲科。吳江。）黃仁桂（字勝。元葉四世孫。演姪孫。）王莒（字景壽。上舍。早科。後避諱。以字為名。朝請大夫。秘書省著作佐郎。）林壽。張經（宣教郎。知福州候官縣。）陳拱（字泰亨。崑山。振弟。第四甲出身。武康簿。）嘉熙二年。周坦榜。（玉峯志。嘉熙四年。周坦榜。劉必成。右科狀元。）曹愉老（幽子。）孔燁明（仲元。志子。）王鎡（浙漕寓孫。）趙與懃（寄貢。）趙時言（字子然。常熟。文林郎。琴川志。嘉熙二年。周坦榜。）康發（字伯升。源子。迪功郎。官至朝議大夫。知安慶府。）方洪（字養原。萬里子。）吳號。韓境（寄貢。）楊白（朝奉郎。）淳祐元年。徐儼夫榜。焦炳炎（第三人。脩武郎。）鄭玢（第五人。起潛弟。宣教郎。衢州通判。）曹良度（幽從姪。別縣經魁。）上官渙然（朝奉大夫。知邵武軍。）達應升（字子周。崑山。符從孫。奏名第三等。丹徒簿。玉峯志。特科。）李潛（字晉甫。應祥子。奏名第四等。寶應丞。玉峯志。特科。）四年。留炳炎榜。趙烨夫（一科。文林郎。泰州教授。）

吳一龍。趙赫夫。趙煒夫（兄。燁夫。赫夫。）特奏名狀元魏汝賢（吳江志。四世孫。）王南（吳江。次科第三名。學究出身。）七年。張淵微榜。丁應飛（吳江。）錢振祖（字季玉。）袁遂年（字中甫。崑山人。宋仁姪。安吉簿。奏名第四等。太學。玉峯志。特科。）十年。逢辰榜。于天麟（字仁仲。迪功郎。臨安府右司理參軍。）朱大年。趙震亨（字子東。上舍。）王莫（莒弟。上舍。迪功郎。通州教授。）朱禹。鄭天澤。劉深淵。陳炎發（吳江。）寶祐元年。姚勉榜。呂直之（上舍。鄉魁。甲科九人。）王東發（嘉定上舍。）李特昭（字進叔。崑山。舍選第三甲出身。）四年。文天祥榜。邊雲遇（字龍光。崑山。應升從子。第二甲及第。）趙良峻。趙孟奎（寄貢。）王體文（字克章。崑山。上舍第四甲出身。）張合。開慶元年。周夢炎榜。丁暉。黃芝老。林文龍（字用雨。崑山。）景定二年。方山京榜。方槐（洪子。）何處尹（字正卿。）凌萬頃（字叔度。崑山。第四甲出身。直學四請。）宋夢得。張壽（字子明。崑山。）咸淳元年。阮登炳顯之（長洲。周禮。）趙時璜（字右玉。宗學。寄居通州。派寓常熟。賦。）胡忌（字仲樞。四甲。吳縣。詩賦。寬四世孫。）趙崇璵（字中甫。玉牒。寄居吳縣。賦。）郁紹庭（字繼文。長洲。賦。中之子。）王應周（字仁卿。遂孳。小學寄貢。易。）趙與濼（字景陽。玉牒。寄居長洲。賦。右登科錄。修。）趙崇惝（字思誠。玉牒。寄居長洲。賦。）徐公輔（特科。嘉定。）高烈（字和父。太學前廊釋褐出身。石本字建大。玉峯志。上舍釋褐。）郁夢壎（字歆甫。崑山。室子。中姪。紹定奏名。已上三人補修。）趙崇魯（汝淳子。此人未詳登科錄不載。）宗室草恩趙必焘茂可（崑山。監請文解。銓甲出身。）四年。陳文龍榜。楊麟伯（乙科。）楊暉老（吳縣。）陸大濟。鄭康。徐功甫（字文敏。崑山。奏名。）趙師魯（吳江。）七年。張鎮孫榜。顏堯煥。胡應青（字君壽。）十年。王龍澤榜。顏志立。陳應麟。郭伯顯。周昌會（吳江。寧國府教授。）張富震。二人上舍釋褐。陸長孺（進士。以職官知襄州教城縣。）武舉。建炎二年。徐遡榜。褚孜（第二人。）乾道五年。趙鼎榜。朱子美（第二人。）八年。林宗臣榜。朱起宗（推第一人恩例。）李岳。淳熙二年。蔣介榜。沈嗣宗。孟湜。十一年。林嶸。紹熙元年。厲仲詳榜。蔡革。李鵬。慶元二年。周虎（武子。）嘉泰二年。葉漈榜。商覺民。時允復。開禧元年。鄭公佩榜。呂纖。嘉定四年。林汝決榜。劉以中（絕倫。）嘉熙二年。劉必成（字與謀。崑山。元福州。）寶祐元年。程鳴鳳榜。陶元龍（元益州。）咸淳七年。林時中榜。徐雲麟（字伏龍。承節郎。轉忠翊郎。九江帥府幹官。中潛奉。換文林郎。金帶。）龔天定（嘉定策失名。）董子科。隆興四年。呂伯會

（字忠甫。）　呂仲堪。　呂叔獻。（字公甫。崑山人。兄弟皆同科。伯奮入登淳熙御榜進士。）　淳熙二年。劉公厚。（八歲誦易。詩。周禮。禮篇名。春秋。隱桓莊閔四公。左氏傳序。語孟。孝經。御製贊論詩賦。及雜文。畫卦。書字。凡十二種。詔免文解一次。）　十六年。盧端夫。（十歲全誦六經。語孟。及講說春秋。語孟孝經。遂中書覆試。並通。詔免文解二次。）　嘉定八年。劉遇孫。（九歲皆通九經。牢執聚聽。舍人挑試並通。詔免文解一次。）　十三年。李茂實。（九歲皆通九經。牢執聚聽。舍人挑試並通。）　元朝科舉取士。類浙東。浙江。西東。福建。四省應舉人。三年一次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鄉試。取中者省解赴中書禮部會試取中。詣殿廷御試。授官分三甲有差。後用監察御史成遵言。取鄉試之義理詳明。文辭通暢者。列備榜以授校官。　延祐元年。鄉試千文傳。　二年。廷試賜同進士及第。千文傳。（初授承事郎。慶元路昌國州同知。次授平江路長洲縣尹。湖州烏程縣尹。徽州路婺源知州。平江路吳江知州。至正和除翰林待制。修遼金宋史。禮部尚書致仕。）　四年。鄉試。　錢以道。　三寶住。　泰定三年。鄉試。　蔣堂。　俞焯。　四年。廷試及第。賜同進士出身。俞焯。（授將仕郎。台州仙居縣丞。）　天曆元年。鄉試。哲理野臺。　至順二年。鄉試。潘如珪。　五年。改元元統。鄉試。高哲臺。　至正元年。復開科舉。鄉試。潘如珪。　張騰霄。　備榜。　葛乾孫。　吳洪。　孟集。　張肇。　沈敬明。　四年。鄉試。　普顏立溥化。　柏燮帖木尔。　備榜。　俞鼎。　李文仲。　五年。廷試及第。柏燮帖木尔。（授吳江州判官。）　七年。鄉試。　禹哲臺。　昂吉。　鄭奕。　八年。廷試及第。　鄭奕。（授饒州錄事。）　昂吉。（池州錄事。）　十三年。鄉試。　魏俊民。　朱斌。　張大本。　備榜。　樹毅。　十四年。廷試及第。魏俊民。（初授將仕郎。台州臨海縣丞。）　二十二年。鄉試備榜。　朱炳。　傅著。　二十五年。鄉試。　趙麟。　謝徽。　朱炳。　金琦。　徐奐。　忽賽謨廷。　備榜。　鄭立成。　王燧。　流寓。　陳憲。　杜寅。　楊暹。　葉忠。

本朝洪武三年。徐士全榜。　金文徵。　張三同。　張著。　鄭叔雨。　朱炳。　黃琮。　唐溥。　王莊。　傅範。　朱璵。（戊子。）　鄭立成。　徐煥。　顏繼先。　宋圭。　張立本。　黃著。　范孟。　夏時。　陳夢始。　范同大。　洪武四年。金璹榜。　金琦。　傅斛。（崑山人。字次泉。會稽縣丞。）　陳永。（崑山人。字壽夫。）

鎮江府

經歷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六十九　六模

蘇（蘇州府二十一）

蘇州府志　封爵

封爵與封建。名殊而實不同也。故蘇黃門謂上古建封諸侯。棊布天下。植根深固。新舊相繼。不可復動。凡地土之所產。甲兵之所聚。悉聽其制。迨秦滅六國。廢封建。舉宇內而郡縣之。斯封爵之名。所以異於古昔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名曰裂土析種。然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之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也。六朝唐宋皆沿襲此法。顧茲吳郡古號名藩。今考歷代受封之名氏。詳著于篇焉。

吳伯。吳太伯與弟仲雍。皆太王之子。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自號句吳。荊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弟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傳。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曰吳伯。　周章。　熊遂。　柯相。　彊鳩夷。　餘橋疑吾。　柯盧。　周繇。　屈羽。　夷吾。　禽處。　轉。　頗高。　句畢　去齊　去齊卒。子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蠻夷。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吳始大而稱王。　壽夢。　諸樊。　餘祭。　餘昧。　僚。　闔閭。　夫差。　自壽夢之後。又六世而越滅之。　吳王。　漢劉濞。高帝十三年。更以荊為吳國。十月辛丑。立兄合陽侯仲子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都廣陵。景帝三年。濞反誅。凡四十二年。仲初為代王。後廢為合陽侯。子濞為王。追謚曰吳頃王。（濞音帔。普鼻反。）　孫權。漢建安二十五年。受魏封。　魏曹彪。太祖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徙封汝陽弋陽。黃初三年。徙封吳。歷壽春白馬。改楚王。嘉平元年自殺。　晉敬王晏。武帝子。太康十年受封。食吳丹陽吳興三郡。洛京陷遇害。　康帝岳。咸和元年。以皇子封。九年。改封琅琊。猶食吳郡。　燕慕容垂。燕王皝第五子。為僭位所封。　齊明帝鸞。永元元年。以廢受封。　梁蕭岑。梁昭明太子孫。宣帝詧之子。河間王改封。字智遠。位至太尉。入隋。封懷義郡公。　後魏可傅真。太武帝子。　南安王。余。太武帝子。母曰石昭儀。真君三年。封吳。正平二年。改南安。世祖崩。中常侍宗愛所弒。高宗葬以王禮。謚曰隱。　唐。　江華。大業末。起兵新安。號吳

王。　杜伏威。章丘人。大業九年起兵。唐武德三年封。（吳郡志。唐武德三年以和州總管東南道行臺尚書令使王杜伏威爲使持節江淮以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淮南安撫使封吳王賜姓李氏。）　李元軌。高祖子。武德六年十一月庚子。自蜀王改封吳。十一年正月。改封霍王。　李元琦。武德七年十一月徙封。斜縣作八年十二月。疑元軌先名。　李恪。太宗子。貞觀十年正月癸丑。自燕王改封吳。十一年正月。加都督。恪生琨。琨生祗。並嗣吳王。按琨爵林王。恪次子。武后時。歷六州刺史。神龍初。贈張掖郡王。開元中。以子禕貴。追封吳王。琨子祗。禕異母弟。封嗣吳王。東平太守太子賓客。子巘嗣吳王。檢校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按唐蘇端撰李峴碑。峴仕高陵縣令。後爲宰相以殘其後。縣令蘇端撰碑云。曾祖恪封吳王。祖琨嗣吳王。父禕信安郡王。而唐書列傳誤爲恪孫。（吳郡志。唐太宗貞觀十年子恪封吳王。）　李榮。類補云。蔡王位下。榮未詳。按蔡烈王蔚。高祖子也。　李宙。未詳。柳子厚文云。吳王宙。號知聲音。　楊行密。天復二年三月。授檢校太師守中書令東道諸道行營都統。封。　錢鏐。天祐元年四月。以定亂安國功臣越王。改封吳王。三年正月丙寅。始行冊命之禮。　五代南唐　李璟。唐主昇長子。　李煜。璟子。　李從嘉。煜子。　宋。　文惠王。

元傑。字明哲。太宗第五子。真宗弟。太平興國八年。封益王。淳化五年。徙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長史。真宗即位。改兗王。咸平六年薨。贈太尉尚書令。追封安王。諡文惠。後改陳王。邢王。徽宗改封越王。　宗室。宗絳。太宗曾孫。祖恭肅王。元儼。贈燕王。父允良。熙寧中。以宗絳嗣封吳國公。徽宗改封吳王。爲周王。　榮王。顥。字仲明。英宗長子。神宗兄。累封揚王。元祐初。自冀徙封楚王。年。贈尚書令荊揚冀三州牧燕王。諡曰榮。徽宗即位。追封吳王。　榮穆王。佖。神宗第九子。初封儀國公。哲宗立。加泰寧郡王。進申王。徽宗即位。以帝兄拜太傅。崇寧五年薨。贈尚書令徐州牧燕王。諡榮穆。又改封吳王。　宣靖王。吳近。高宗憲聖慈烈皇后之父。開封人。以后貴。累官至武翼郎。贈太師。追封吳王。諡宣靖。　吳郡王　後魏長孫陵。代人。以軍功封。　梁拓跋善見。即東魏孝靜帝。梁朝以蘭陵公封。　陳皇子藩。後主第十子。字承廣。禎明二年十月封。隋大業中爲任城令。（吳郡志。陳後主第十子藩封吳郡王。）　吳國公。　後周尉遲綱。武成元年。追封。歷位少傅大司空。贈太保。諡武公。天和四年立碑。　唐。　馮盎。武德中。以高羅總管封。　尉遲恭。武德五年。以誅齋巢功。八月除右武侯大將軍。封。　宗室。孝逸。光宅元年。以伐徐敬業功。改封。　宗室。禕。吳王祗弟封。　宗室。係。玄宗孫。封

宋。　武行德。乾德元年。自韓國徙封。　侯章。乾德五年。以太子太師封。　苗繼宗。開封人。女爲仁宗貴妃。累贈太師吳國公。妃卒。諡昭節。　肅王樞。徽宗第五子。崇寧二年九月。以皇子封。三年正月。改建安郡王。進肅王。靖康中。質于金國。　華王。植。徽宗第十二子。大觀二年九月壬申。以皇子。授檢校太尉武定軍節度使上柱國。累封至華王。靖康中。北狩。　信王。璩。藝祖七世孫。秉義郎子彥之子。高宗朝。授和州防禦使。俄拜節度使。封吳國公。命不果行。又封崇國公。紹興十五年。進封恩平郡王。淳熙十五年卒。追封信王。　林希。尚書左丞。累贈太師吳國公。　吳公言　係唐開元追封吳侯。宋咸平三年。詔追封。　吳郡公。　唐陸扆。工部尚書。光化三年九月。封食邑一千五百戶。　宋陸佃。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進封吳郡開國公。　吳侯。　漢。　鄧泛。光武封爲吳侯。　孫策。建安三年。以討逆將軍封。（吳郡志。吳孫策。漢建安二年。自騎都尉襲爵烏程侯。既破陳瑀。曹操表策爲討逆將軍。改封。）　吳。孫紹。策子。黃龍元年封。　孫英。登次子。　孫基。魯王霸子。五鳳中封。　魏孫壹。仕魏。封吳侯。　吳郡侯。　宋。　魏寓。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衛見紹興七年重修半塘記。　范成大。資政殿學士。知福州。淳熙十六年。封吳郡開國侯。　胡元

質。　王塈。寶祐二年。拜端明殿學士。封。　吳縣侯。　晉庾冰。亮弟。以討蘇峻功。封。諡忠成。　吳郡開國男。　唐陸長源。朝散大夫。國子司業。　吳縣男。　唐。　陸元朗。高宗朝國子博士。　顧少連。　陸兼物。象先曾孫。汜水令。　張鎰。正議大夫壽州刺史上柱國開國男。　張聿。行尚書工部員外郎衛州刺史開國男。　宋。　鄭作肅。右朝議大夫直秘閣知湖州軍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開國男食三百戶。　麋龔。朝議大夫知安慶府開國男。　長洲縣男。　唐歸崇敬。　宋顏度。中大夫秘閣修撰提舉沖佑觀開國男。　鄭起潛。中奉大夫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兼中書舍人侍讀直學士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　王景齊。太中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長洲縣開國子。　宋黃由。華文閣直學士通議大夫知建寧府。　婁侯吳。陸遜。建安二十四年。以平荊州功。拜宜都太守華亭侯鎮西將軍。進封。　張昭。黃龍元年。以輔吳將軍。改封邑萬戶。　張休。昭子。嗣封。　崑山縣開國子。　宋范之柔。嘉定八年十月。郊祀。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差充橋道頓遞使。封。加邑三百戶。　崑山縣開國男。　宋范之柔。嘉定七年。中奉大夫權刑部尚書。　衛涇。　鄭準。　鄭竦。　錢塘王。　陳恬。字承悏

後主第十一子。禎明二年立。後卒于長安。　錢塘侯。　漢朱雋。字公偉。上虞人。靈帝時。以右中郎將討黃巾。拜右車騎將軍。光祿大夫。特進。封　吳孫德晧弟。永安元年冬。十月己丑封。　陽羨定侯。　漢靈常以荊令尹從高祖擊鍾離眛。及利幾。英布。侯二千戶。　禦兒嚴侯。　漢轅終古。武帝時。以軍卒斬東越徇北將軍侯。元封元年閏四月癸卯封。二侯。史記作禦。漢書作禦。　無錫侯。　漢多軍。武帝時。以東越將軍。漢兵至。棄軍降侯千戶。元封元年封。坐罪免。　富春侯。　漢王子玄。河間孝王子。哀帝時封。　吳孫峻。大帝二年冬十月。以丞相封。　富陽侯。　梁係瑒。以軍功封。丁訓嗣。　華亭侯。　吳陸遜。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先漢公安南郡。拜撫邊將軍封　毗陵侯。　吳朱治。黃武元年封　烏程侯。　漢孫堅。中平四年。以長沙太守平區星。封子策嗣。　孫策。建安二年。自騎都尉襲封。　吳孫晧。永安元年冬十月己丑封。　晉周玘。義興陽羨人。以討陳敏。定江南功。封廣德侯。　吳徐琨。富春人。破廬江太守李術。遷平虜將軍。封　嘉興公。　晉顧榮。元帝時追封。子毗嗣。初封嘉興伯。以討葛旟功。　嘉興侯。　吳朱桓。　嘉興縣公。　唐陸敦信。右侍極兼檢校左相。　陸衮。尚書左丞。　曲阿縣公。　晉檀憑之。封桓玄戰歿封　烏傷新陽鄉侯。　漢杜八河東人。漢光武爲威寇將軍。封建武中。就國。傳封三世。國除。遂爲烏傷人。　烏程宋鄉侯。　漢杭徐。丹陽人。爲長沙太守。與度尚俱坐平盜。封　吳國公主。　宋　長公主。太宗女。真宗姊也。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斯號。　大長公主。　英宗女。哲宗姑。元符三年。自楚國改封。崇寧五年十月。改越國公主。神宗女。　長公主。徽宗女。高宗姊。紹興中。入留宮中。適潘正夫。　吳郡公主。　宋高帝女第五。出降褚湛之。生淵。後謚曰宣。　海鹽公主。　晉恭帝女。富陽公主。　晉恭帝女。　長城公主。　齊武帝女。適何敬容。　梁武帝女。適柳。　錢塘公主。　齊明帝女。適謝覽。　臨安公主。　梁武帝女。　南沙公主。　梁簡文帝女。出降袁憲。

旌表。

蘇州府志。周康王。命大臣畢公。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則旌異善人之居。其來遠矣。唐使戶部載損舊制。設有綽楔崗臺之並。歷代因之。無非欲樹之風聲。大責特責。庶幾使爲善者益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其於化民成俗之道。懿哉。唐龍朔中旌表常熟縣小山居民龔氏所居。戶部奏請敕用廳事。夾欄正門閥閱。烏頭二柱。端冒瓦桶。衡以綽楔。左右各建臺高一丈二尺。圬以白堊。赤其四角。廣狹方正稱焉。

陸十七。震澤市民。宋寶祐中。父有疾。治療不愈。乃刲心食之。父果安。府郡守趙汝歷爲建旌孝坊。　徐如玉。字德珍。杭之於潛徐森之女也。適同邑謝子昭。升甫。謝早喪。寓郡之夏侯橋西。徐氏妙年守志教子。郡人顧崖。以事上于郡。有司次第以聞。元貞二年十一月。旌表其門。總管董章。親書額延祐六年。判官理公。熙重加表飾。三山陳仲瞬爲作節婦傳。　湯文英。字孟實。居黃土塔橋。宋紹興間五世祖王。自華亭徙姑蘇。以醫藥自給。歲久子孫蕃衍。王嘗手植黃楊于庭。曰。吾子孫守行操心。弗墜厥紹。此木當日益盛。目其堂曰存心。元朝後至元初。歷二百餘載。庭樹陰滿。至文英子孫凡八世同居共爨。先是至順癸酉春。前進士顏堯煥援例舉于學。學上之郡。省憲覈實以聞。後至元戊寅三月。旌表門閭。復其家。翰林學士薩德彌實書其額。　張德元。字長卿。大名人。儒家子也。金源氏有國。中進士第。家貧。教授生徒以奉親。母焦氏。年老感風疾。手足拘攣。德元晝夜不解衣帶。脩息錢召醫。仍齋潔致禱。願以身代。母病果獲愈。皆稱其孝。又四年母卒。治喪盡禮。哀毀尤甚。躬負土爲塋。高丈餘。攀栢悲號。行路哀之。元貞二年。仕爲本路知事。寓居在城毛家匯。大德元年十月。以婦張慧亨守節。俱得旌表。　張慧亨。德元之妹也。適大名儒士蘇郁。郁字文卿。許魯齋高弟也。至元六年。開國學。魯齋爲祭酒。舉文卿爲助教。十一年五月。卒于官。殯燕之柳林。慧亨少年。夫死無子。居喪服闋。姑欲奪其志。以配其次子。慧亨憤然曰。吾忍爲禽獸行哉。遂斷髮爲誓。後歸養於其弟德元。遂終其身。大德元年十月。中書旌表其門。　張氏二娘者。吳江十都陳熙載妻。湖州南潯張儒林之女也。孝事舅姑。和睦宗族。夫死無子。父母憐其少。欲爲改適。張守志不可奪。乃以夫之姪文煥爲子。教養過於己出。遂至成立。而張年已及八十餘矣。元貞初。震澤巡檢王守讓鎮學教諭貫復寫上其事。大德二年。始旌表門閭。　趙良蘋。字潤卿。常熟人。家素積善。鄉里稱之。大德十一年歲飢。以米二千二百石。散濟全活甚衆。有司上其事于省。既旌其門。延祐四年又飢。復以家廩四百三十七石有奇。賑貸於鄉。其好義如此。　趙淑儀。吳縣一都趙夢炎之女。清獻公之裔孫也。夢炎卧病。時年七十餘。家貧無醫藥之資。淑儀方十八。乃焚香禱于天。刲其股。父患尋愈。里社以孝行上其事。時真定董章爲守。俾引見府署。就給絲障。製孝女歌。仍贈錢帛脉酒。親書孝行于門以旌之。　金達可。名弘道。鄉人世居婁門之東。自六世祖榮一以來。並同居不異財產。鄉邦稱之。至弘道益以孝義聞。元至正丁亥。有司上其事。官爲旌表其門。　唐妙堅。吳縣閶門外十一都人。夫張

成二病卒妙堅年二十七守志至五十四歲

本朝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中奉禮部符文以旌其門　黃妙清吳縣十一都姚榮二妻夫死妙清時年二十九守寡不嫁年五十七歲

本朝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中奉禮部符文依例旌表　孫妙慧在郡城寶積寺前夫陳巳久病死妙慧時年二十八寡居守節至五十六歲

本朝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中奉禮部符文依例旌表　陶氏崑山三十保嚴華妻夫死時年二十二歲終身寡居無二志後年五十二歲

本朝洪武七年四月初八日中奉禮部符文旌表其門

牧守題名

吳郡志吳郡地重舊矣守郡者非名人不敢當昔吳郡太守與會稽吳興三郡爲真二千石晉欲以黃門侍郎郗愔爲吳郡守愔自以資望少不宜超涖大郡乃改臨海蘇峻平將以孔坦爲吳郡自陳吳多豪而坦年少未宜領之亦改吳興韓子範爲蔡令撰辭吳郡表略云全吳輿區地迫都輦譬彼西京則扶風馮翊方之洛下則穎川河內自非時雨之政解紛之才寧可奉共理之言承河潤之賞白樂天少時嘗言異日苟獲蘇杭一郡足矣後三十七年始佩蘇印又謂豈始望及此吳郡太守爲古今貴重於此可以槩見漢末分吳會時但稱會太守後漢始

有吳郡太守晉時有吳國則曰吳國內史或曰郡守唐號蘇州刺史或稱吳郡太守或兼江東採訪使或稱吳郡採訪使今採摭諸史及他記載中顯有名稱者立牧守條本朝稱知蘇州今稱知平江府事具題名記　吳郡自古皆名人爲守既略編叙見牧守門宋朝郡將則題名石具爲中吏兵燼石久不存紹興十五年王㬇始追輯自至道年陳省華始而石林先生葉夢得爲之記今錄葉記於注下而列題名於後平江吳故都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爲一都會宋朝命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郎鎮道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臨治者類急於招集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爲至顯道曰天下今定矣化行自內始相與奉承維持輔成永世之業實在四方之政於是官壞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一董振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興時調度不給或不得已取於民皆罷之未幾咸信且畏上下秩秩有序蠹弊剗革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斂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校嚴舍館以待賓旅之至朞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師景德中嘗領是邦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是顯道百餘年間王氏之爲平江者三皆有績在今士大夫以爲美談郡舊有太守題名記亡後迭代次序惟謹亡於煨燼顯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代名追修故事以遺來者而求文於余以識其始惟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未嘗無公論然必待久而後能定彼翁翁徇俗掠取須臾之譽與其設施或未能窺其成而去意有不滿者徐以占於後則昭然如黑之與白其誰敢誣今郡爲題名記所在而有蓋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善者其傳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輦轂而況其近者乎乃爲之書且以塗之言傳於顯道者載焉紹興十五年十月望觀文殿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記

秦　殷通會稽假守　項梁下相人籍之季父二世元年七月殺殷通自爲會稽守

西漢　嚴助吳縣人武帝時太守有傳吳郡志嚴助嚴夫子子也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助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之文任用尤親助侍燕從容上問居鄉時助對爲友婿富人所辱上問所欲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助上書謝復留侍中　元一統志嚴助漢武帝時拜會稽太守按王象之紀勝書助爲守事在紹興而不書於平江今按助本傳既云吳人而武帝問所欲助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爲郡吏以此考之助本吳人懷故土而守會稽武帝所賜制詔之語有曰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則助之守會稽在吳而不在越明矣王象之書於紹興非是又按助傳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擢爲中大夫建元三年東甌告急於漢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發兵浮海救東甌事在爲會稽守之先　朱買臣吳縣人武帝時太守徵爲主爵都尉　吳郡志朱買臣字翁子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讀書其妻羞而去買臣後至長安會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中大夫因言東越可破之策拜會稽太守擊破東越徵爲主爵都尉子山拊官至右扶風　前漢朱買臣吳郡人武帝時爲會稽太守治吳先是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泉山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南徙五百里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列兵席卷可破滅也乃拜買臣會稽太守帝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如何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軍到與俱進初買臣嘗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爲太守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會稽上計吏方羣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少見其

故守邸快之前引其故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居歲餘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東越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焉。**顏駟**　**周君**越地書陽朔三年太守連毋陵道會稽志陽嘉二年刻石柱表義里　**秋君**王莽始建國二年太守事見彭脩傳。**許時**越絕書太守府大殿更始元年太守許時建　**東漢**

任延更始元年都尉建武初徵為九真太守謝沈後漢書延為東部都尉　**李君**越絕書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東倉為屬縣屋據吏實光武建武二年。**黃讜**建武十四年太守汝南人署包咸為戶曹史轉主簿。　北部督郵鍾離意署中部督郵。**宰鼂**建武中會稽郡尉行太守事。　功曹彭脩主簿鍾離意　**第五倫**建武中元元年拜會稽太守明帝永平五年坐法徵詣廷尉有傳署督郵謝夷吾為主簿鄉嗇夫鄭弘為督郵舉許武孝廉。**尹興**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有興名及楚事覺興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弘功曹史駟勳俱詣廷尉獄後赦還鄉里見續傳按楚王英廢徙丹陽在明帝永平十三年綱目誤以興為吳郡太守　吳郡志尹興為吳郡太守楚王英陰結天下名士興在錄中英敗明帝徵興及掾史五百餘人詣廷尉考治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饋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使者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　**黃競**舉郡人陽羨許荊孝廉和帝時荊為桂陽太守競一作兢　**慶鴻**何敞傳作慶弘　**張霸**和帝永元中太守在郡十年有傳　**馬稜**和帝時太守有傳　**蔡君**河內修武人安帝元初中以平寇功為守吳郡復牧青州于湛歷藁長遷高邑令吏民為立碑頌後拜并州刺史碑在真定靈壽光和四年立　按碑云將守吳郡安帝時郡實未分當作會稽是　**趙牧**安帝時太守有傳　**若均**注史記鄭樵氏族略云若均　**成公浮**刺史歐陽參奏浮臧罪收倉曹掾戴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就終不服徵浮還京師　**吳**　**劉府君**順帝永建四年奏分吳郡　**王衡**順帝永和三年郡丞羊珍反衡破斬之　**韓壁**據唐春申君碑云韓壁守吳刻吳伯之廟吳會稽太守濮陽興問書佐山陰朱育曰昔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殆即壁也　**朱穆**本名肇避和帝諱改焉王議大夫治書御史中丞尚書領吳二郡太守吳郡朱氏

多其後也見續記　**蕭永**杜陵人吳郡太守子苞中山相梁武帝永十三世孫也見唐宰相表　**郭君**東海人順帝漢安二年察費鳳孝廉見熹平六年費鳳碑　**薛國**桓帝時太守事見丹崇傳　**糜豹**桓帝永興二年建泰伯廟於閶門外有傳　功曹唐景　**范君**龍舒人靈帝中平二年十一月為故外黃令郡人高彪立碑　**東門奐**有傳　**李肅**潁川人桓帝時太守舉陸康孝廉肅後坐事誅康為斂尸送喪還鄉行服　**徐參**有傳　**許貢**獻帝興平二年奏分烏程縣為永安　**朱治**興平二年治破許貢於由拳以吳郡都尉領太守事有傳　**陳瑀**獻帝光漢九年拜議郎安東將軍行吳郡太守建安二年孫策破瑀於海西瑀領郡六年拜見本傳　**盛憲**有傳以高第為上計舉孝廉　**僮和**　**尚社**有傳孫堅薦為九江吳二郡太守　**滕胤**獻帝時太守有傳　**曹君**即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從至郡守舍見祖父畫像下榻涕泣同坐者嘉歎焉休字文烈操族子時天下亂年十餘歲喪父攜母客吳漢魏官至長平侯揚州牧諡壯侯　**吳**　**吳侯**　**賀邵**孫休即位以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在郡六年　**謝最**　**太史高**　**晉**　**張澄**郡人有傳　**胡沖**　**傅咸**　**殷祐**有傳永嘉六年驃騎常侍嘉興伯顧榮卒祐上表請加贈典右西晉太守四人外有江濬賀循不之官并誤載韓友晉為殷祐占卜今削去　**江灌**字道群陳留圉人直從弟自尚書中護軍為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未拜卒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太傅邵之子也歷陽羨武康二縣令操尚高厲不汙陳敏之亂敏破除吳國內史不就建武初為中書令以疾固辭轉太常領太子太傅太興二年卒贈司空諡曰穆熊按建武以前當云太守建武已後當云內史傳多互書之　**鄧攸**元帝太興二年闕倉賑饑有傳　**張茂**永昌元年王敦將沈充害之有傳　**應詹**後軍將軍元帝時為此官有傳　**樂謨**征虜將軍渡江後為此官有傳　**趙穆**冠軍將軍明帝時　**庾冰**成帝咸和三年蘇峻兵亂冰棄郡奔會稽以蔡謨為內史有傳　**蔡謨**有傳　**虞潭**鎮軍將軍一云鎮東為太伯立碑庾闡製文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咸和九年獻白鶴白麞咸康元年為衛將軍一云右將軍　**王恬**後將軍咸康七年吳縣木連理恬以事聞　**荀羨**建威將軍穆帝永和五年授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庾羲**建威將軍　**王洽**建武將軍徵拜領軍升平二年卒有傳　**庾希**輔國將軍哀帝隆和元年為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荀蕤**建武將軍簡文帝時內史　**刁彝**事康元年轉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　**谷淵**大元中卒郡人　**譙敬王恬**太

（衛將軍。太元十五年卒。）王珣（輔國將軍。太元十五年，徵爲左僕射。）何澄（征虜將軍。孝武時爲此官。太元中，徵拜尚書。）王愷（太元末，侍中，出爲內史。）虞嘯父（隆安初，徵補尚書，未發，爲王廞張兵，廞敗，免死。）桓謙（輔國將軍。隆安三年，孫恩亂，出奔無錫。）袁山松（隆安五年，孫恩害之。）王誕（隆安七年內史。按隆安止五年，此誤作七年，未詳。）王愷（元興三年，復爲吳郡。）張敞（吳縣人，桓帝時太守。吳郡志：郡人亘元墓位敞爲尚書，以答事許允，敞表獻忠款，事平，爲吳郡太守。事見南史。獻子邵傳，而子裕傳乃云爲吳國內史。獻子孫至宋齊之後益昌，爲吳大家云。）司馬允之（輔國將軍。）王係。王劭（建威將軍。）王薈（建威將軍。）朱騰（建威將軍，沛郡沛人，孫齡石任末。）謝袞。王默（邵子，吳國內史，加二千石，左光祿大夫。）虞谷（王邵以下未詳時代，故列於義熙之前。）魏詠之（征虜將軍，義熙元年內史。）王弘（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袁湛（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劉柳（後將軍，義熙十二年，以尚書令都鄉侯。卒。）右建武已後內史三十人，外有孔坦、顏含、王議，皆不之官。王廞、沈充皆叛臣也，故不書。及削去。顧秘（吳興太守。）庾闡（字仲初，撰揚都賦，歷司空從事中郎，爲內史。咸淳劉太伯碑文、世說紀錄誤云，闡爲吳國內史。）其郗鑒、劉牢之、王允之置於別卷云。孔坦。字君平，會稽山陰人，愉從子也。歷尚書左丞。陶侃欲授掾，草太守。坦辭母老不行。臺以爲吳國內史。吳多名族，而坦年少，改授吳興內史。顏含。字弘都，琅琊莘人。歷太子中庶子。討蘇峻功，封西平縣侯。拜侍中，除吳國內史。王導問含曰：卿今蒞名郡，政將何先？答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悉化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間，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含所歷簡而有恩，明而能斷，然以威御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爲侍中。國子祭酒，光祿勳。卒，謚曰靖。王謐。字稚遠，琅邪臨沂人，丞相導之孫，父劭。謐出後協，襲封武岡侯。自侍中拜吳國內史，未至郡，留爲中書令。義熙三年卒，謚文恭。宋　謝奉（字弘道，會稽人，仕至吳郡丹陽尹、吏部尚書。見真誥。奉山陰人，祖端，父鳳。奉與謝安、桓溫同時，亦不云守吳郡。）何叔度。丘淵之。孟顗（永初二年，白烏見嘉興縣，顗獻于朝。）王韶之。劉式之（正衛將軍。）江夷（景平二年。）徐佩之（元嘉三年誅。）劉損。殷穆（元嘉十五年卒。）庾登之。劉斌（元嘉十七年十月誅。）劉禎（元嘉十八年，鹽官獲白雀，禎獻于朝。二十四年，白雀見鹽官，又獻之。）羊玄保（元嘉中在郡行鄉射禮，加秩中二千石。吳郡志：玄保爲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

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見思。）顧琛（寧朔將軍。孝建元年，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王僧達（征虜將軍。主簿顧峻。）王翼之（大明二年，白燕產郡城，翼之獻于朝。）王曇生。顧覬之（左軍將軍。大明四年。）始平王子鸞（襄陽王，北中郎將。大明四年授，改封新安王。以北軍長史蕭惠開行吳郡事。五年，遷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子仁（大明五年，授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遷丹陽尹。）顧覬之（大明八年再任。）謝莊（大明中郡守。廢帝即位，徵中書令。）顧琛（廢帝初郡守。泰始二年，據郡應晉安王子勛，兵敗，奔會稽。）張永（明帝泰始二年，加冠軍將軍，假節，吳郡太守，率軍東討，又北擊彭城。按：永未嘗理郡，假節擒言假守。）顧覬之（左將軍，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再任。六月，白烏見海鹽，覬之以獻。十月，轉湘州刺史。）王琨（冠軍將軍。泰始四年郡守，遷中領軍。）王延之（泰始七年，木連理生錢塘，延之以聞。）褚淵。張永（再任。後廢帝即位，進右光祿大夫，領本州中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張緒（元徽中，由侍中爲郡守。）劉遐（升平元年十二月，郡人張瓌殺之。）張瓌（輔國將軍。昇平元年，授封義城縣侯。）陸仲元。袁洵。柳世隆（左將軍，加秩中二千石。齊建元元年，爲南豫州刺史。）何戢。右宋永初以來太守三十人，外有王曇首、謝述二人不任。王曇首，太保弘之弟，宋太子詹事。時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彭城王義康又欲得揚州，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謝述。字景先，陽夏人，宣城內史允之子。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齊　張岱（郡人。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二年，爲中護軍。）蕭順之。安陸昭王緬（輔國將軍。永明元年，轉郢州刺史。）沈文季（左將軍。永明元年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不就。）王慈（建武將軍，永明中太守。）江斅（永明七年，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斅獻于朝。）邵陵王子貞（東中郎將。永明十年太守。郡丞王思遠行郡事。）南康侯子恪（輔國將軍，建武中郡守。永泰初，王敬則反，以奉子恪爲名。子恪棄郡入朝，以爲太子中庶子。）泉陵侯子操（永泰元年郡守。）張瓌（平東將軍。永泰元年郡守。王敬則反，棄郡，免官削爵。）蔡寅（和帝中興元年十月，棄郡赴降。）右建元以來太守十一人。李元履。臧盾（仁威將軍。天監五年郡守。）王騫（天監五年，自東陽太守遷。）王份（續高僧傳：釋僧旻住虎丘東山精舍，琅琊王斌守吳，每從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

輒得若公否。雖天兵來。老大監八年。若爲郡僧正。熊拔識與份同。蓋一人。即王份也。 袁昂。仁威將軍。天監八年郡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 張充。雲麾將軍。天監十一年郡守。十三年卒于郡。 蕭山則。四公傳。武帝時爲郡守。 臨賀王正德。仁武將軍。南史云。中大通四年。與梁書不合。 王暕。雲麾將軍。普通三年。徵爲尚書左僕射。 蔡撙。宣毅將軍。普通三年郡守。四年卒。 何敬容。招遠將軍。普通四年郡守。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 吳郡志。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蕭子恪。寧朔將軍。大通二年郡守。三年卒。 南浦侯推。戎昭將軍。 王規。 謝舉。雲麾將軍。大同三年郡守。五年十二月。入爲侍中。 袁君正。太清元年三月。迎降侯景。 安陸王大春。吳州刺史。太清三年七月。 南海王大臨。安東將軍。太寶元年郡守。二年遇害。 張彪。太寶二年郡守。 張壎。字公乘。未詳何年。 王僧智。紹泰元年十月。裴忌襲破之。奔吳興。 吳郡志。僧辯之弟。爲吳郡太守。陳霸先殺僧辯。僧智據城拒守。霸先遣將軍裴忌攻之。僧智奔吳興。 裴忌。紹泰元年據郡。陳永定元年。徵爲左衛將軍。 吳郡志。字無畏。聰敏有識量。初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帝命忌勒精兵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輕舟奔杜龕。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 右天監以來。太守二十人。刺史一人。總二十一人。 周鐵虎。 周文育。 右信義太守二人附此。 陳。 沈君理。吳郡志。字仲倫。永定元年。爲吳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脩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徐度。鎮東將軍。永定三年。郡守。子敬成監郡。 鄱陽王伯山。東中郎將。天嘉元年郡守。六年十二月。授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孫瑒。安東將軍。天嘉元年十二月。徵爲中護軍。 宗室晉安王伯恭。平東將軍。天嘉六年郡守。太建元年七月。爲中護軍。遷號安南將軍。 吳郡志。字肅之。爲吳郡太守。時年十餘歲。留心政事。官曹緝理。 宗室永陽王伯智。天嘉中。爲吳郡太守。聞陸慶之名。欲見不可。往慶宗人陸榮宅。穿壁觀之。其好賢如此。按南史儒林傳。末附載陸慶事。但稱永陽王無名。檢永陽王伯智傳。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疑即其人。第傳不載其爲吳郡。蓋疏略矣。 長沙王叔堅。東中郎將。太建元年郡守。四年正月。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 宗室衡陽王伯信。守吳郡。吳郡人張乾孝傳。未詳何年。本傳不書。 蕭瓛。安東將軍。禎明元年。授吳州刺史。隋開皇九年兵敗。執送長安。 右陳永定以來。太守八人。刺史一人。外有袁憲不之官。沈恪陳詳官於鄱陽。 袁憲。字德章。父

君正。吳郡守。憲尚梁簡文女南沙公主。太建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改授南康內史。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陳永定三年。除吳州刺史。有詔追還。行會稽郡守。尋除會稽太守。 遂興侯詳。字文幾。高祖遠族。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天嘉三年。出爲吳州刺史。戰敗死。 隋 皇甫績。晉州刺史。移開皇十年在任。 吳郡志。字公明。陳平。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與績相持八旬。績擊破之。 劉權。宗城縣公。開皇十二年刺史。 吳郡志。字世略。開皇中。爲蘇州刺史。時江南初平。物情尚梗。權撫以恩信。甚得民和。 陳子邁。開皇中刺史。創無錫善寂僧院。 李顯。銀青光祿大夫。大業四年郡守。見橫山舍利塔銘。 右刺史三人。太守一人。舊志誤載楊异宇文㢸二人。 楊异。宇文㢸。隋平陳。改東陽州爲吳州。開皇十二年。异守工部尚書。爲吳州總管。二十年卒官。 宇文㢸。字公輔。開皇二十年。自代州總管。移吳州。大業初。改吳州爲越州。㢸爲刑部尚書。 唐 聞人嗣安。唐史。武德四年。杜伏威將王雄誕招降吳郡。賊帥聞人遂安於崑山通玄寺。釋惠旻傳。蘇州總管聞人嗣安。迎請出山。 李廉。釋惠旻傳。刺史李廉。薛通。王榮。並深相器重。疑即李孝廉也。 薛通。慧聚寺釋智周傳。武德五年七月。終於大業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疑即薛通也。 王榮。 右四人。唐初在任。恐皆偽官也。 李世嘉。武陽公。蘇州都督。武德七年。見釋智琰還虎丘。按唐表。李嘉隴西人。興聖皇帝出姑臧房。蘇州刺史。 張有德。南陽人。鄭公晞之祖。蘇州刺史。見說纂。又按舊書晞傳云。祖德政。武德中鄭州刺史。 吳郡志。楊志。梁知微。陰崇。劉徹。江東採訪使。 燕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新唐書本紀。貞觀十年正月癸丑。徙封靈夔爲燕王。恪爲吳王。二月癸丑。出諸王爲都督。十一年六月。代襲蘇州刺史。十三年二月。罷代襲之制。進封魯公。 江王元祥。貞觀十一年。自許王册授使持節蘇州諸軍事蘇州刺史。仍封江王。高宗朝。金州刺史。按高僧傳。元祥以貞觀十九年。延請僧惠旻於海虞。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永徽三年。自金州刺史遷蘇州。又轉洪州都督。 郎餘慶。 李孝廉。儀鳳三年二月。移越州。時平州刺史。 曹王明。調露中刺史。永隆元年十月。降封零陵郡王。黔州安置。永淳元年自殺。愍子孔禎於江有祠。 袁誼。開耀初刺史。見通鑑。按本傳。在神功中。神功在高宗後十六年。司馬恐誤。 燕王靈夔。高宗末。又以太子太師授蘇州刺史。按韓王元嘉傳。時武后臨朝攝政。欲順物情。雖外示尊崇。實無所綜理。 澤王上金。高宗第三子。文明元年。蘇州刺史。垂拱元年。改陳州。 胡元禮。神龍三年八月。改越州。移廣州都督。 張

廷珪。開元五年奏復置海鹽縣。顧況寺碑作。六年九月具衘按本傳歷沔蘇宋魏等州。李無言。開元十七年刺史。按龍興寺碑稱皇三從叔。莊肅。開元中刺史。房琯綦毋潛皆客其門。任昭慶。開元中刺史。天慶觀有石室。張均。吳從衆。開元二十八年。割太湖洞庭三鄉。與吳興互換。按是時兼採訪使。右武德以來。都督一人。刺史十六人。內燕王靈夔再任外有李勣。貞觀十一年六月。以光祿大夫爲蘇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勣以有功不願遠離下。乃已。見會要。劉徽。字可大。河南人。吳郡太守。江東採訪使。岑軻。張愿。襄陽人。丞相柬之孫。吳郡太守。江東採訪使。見宰相表。武遷。字代宗。吳郡太守。贈太子賓客。按唐說纂述其姓。趙居貞。定州鼓城人。國子祭酒冬曦之弟。天寶九載二月。自揚州長史遷吳郡太守。十載正月。封四海爲王。分遣官祭吉岳瀆。居貞被命祭會稽山神永興公。用三月十七日。一時禮册。是年又立春申君廟碑。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舊志云。比部郎中奏割崑山嘉興海鹽三縣地。置華亭縣。又於海鹽置寧海鎮。蕭誼。職方郎中。江東採訪使。畢炕。河南偃師人。戶部尚書構子。歷兵部員外郎吳郡太守。兼採訪使。天寶末爲廣平太守。拒安祿山。城陷。覆其家。一云東平人。李希言。鄭王元懿孫。襄封嗣鄭王。天寶中吳郡太守。兼採訪使。乾元元年。以禮部侍郎改浙江東道。鄭度。越州刺史。事見改守跋。崔奐。按崔玄暐傳。博陵安平人。相武后。博陵郡王暐生渙。汾相壽州刺史。璩長子奐。常州刺史。見宰相表。天寶十五年。授吳興太守。遷右衛將軍。吳興統記。乾元元年。鄭炅之。乾元元年吳郡太守兼採訪使。張號撰郡人張從師墓表云。御史中丞鄭炅之。辟爲從事。顧況乾元寺記云。節度使。右天寶以來。太守十人。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外有韋陟不任。韋黃裳。乾元元年十二月甲辰。以昇州刺史徙蘇州刺史。浙西節度使。張義方。鄭人。歷蘇壽邢濮滑五州刺史。贈太常卿。韋之晉。上元中。蘇州刺史。與韋元甫。李嶸。杜鴻漸。韋儀。徐浩。會於吳州。獨孤及作豫章冠蓋盛集記。又按唐史。上元元年。劉展將張景超據蘇州。揚持壁偽稱刺史。李刺史。名峴。襄武人。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按獨孤及作集。公爲郡日。值海寇之亂。事平徵還。道卒。贈吏部侍郎。又代房琯撰祭文。稱其孝友慈惠。公廉貞直。且云。姑蘇之役。森鋒擣隍。公秉義勇。誅其渠魁。海寇圍遁。句吳震駭。公率羸師。克翦大敵。再採生於死地。貞卿見於孤城。殷刺史。名峴。永泰元年。自蘇州刺史移衢州。韋元甫。大曆三年正月。徵爲尚書左丞。按贊寧高僧傳。永泰元年。廉使韋元甫表

請湖州法華寺釋大光。爲六郡別勅道場持念之首。李栖筠。大曆三年二月。以常州刺史徙蘇州。兼御史中丞。浙西團練觀察使。本傳云。都團練使。六年八月。入爲御史大夫。鄉識祭會記。大曆六年。浙西觀察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次于朱方。刺史樊公置酒。二公連榻往餞。識爲之記。在任。表劉太真爲常熟令。蕭定。吳興志。永泰二年。自信州刺史授湖州。入遷宋州。吳興統記云。大曆六年。自宋至湖。又遷蘇州。李丹。父詳。太子少保。丹蘇州刺史。浙西觀察使。著蘇州聖賢家墓記一卷。表云。登于濠州刺史。出姑臧大房興聖皇帝之後。李涵。大曆七年二月。以兵部侍郎爲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觀察使。十一年四月。除知臺事。充京畿觀察使。按獨孤及撰其父少康神道碑云。七年五月。由兵部侍郎爲御史大夫。又建中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得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臺事李涵等狀。雙率判諸道觀察使料錢。時永康令呂渭爲支使。李昌。大曆十三年四月丁亥。以浙西觀察留後爲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浙西都團練觀察使。韓滉。建中元年正月。由晉州刺史。領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不帶兼官。尋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年五月。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依前浙江東西道觀察等使。按通鑑。大曆十四年十一月。由晉州刺史。除蘇州刺史。浙江東西觀察使。熊按十四年。除德宗建中元年。任自饒州刺史。轉蘇州。丁母憂。起爲江陵少尹。李儇。韋應物。左司郎中。貞元初刺史。吳郡志。貞元初爲蘇州刺史。工詩。世號韋蘇州。唐史不爲立傳。識者恨焉。張丹元。貞元初刺史。孫晟。信州刺史。改蘇州。貞元四年七月。移刺桂州。桂管觀察使。齊抗。貞元八年二月。自蘇州刺史遷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于頔。駕部郎中。出爲湖州刺史。貞元八年改蘇州。朝議大夫守蘇州刺史。護軍。賜紫金魚袋。吳郡志。字允元。德宗時爲蘇州刺史。罷淫祠。濬溝瀆。端路衢。爲政有績。然暴橫少恩。嘗爲觀察使所劾。李事舉。趙郡人。按李觀浙西觀察判官廳壁記。太原王公廉察之七年。署監察御史李事舉爲觀察判官。從事浙右十有餘載。九年冬。蘇州刺史有丁憂去官。連城命事舉來撫吳人。德長裕人。化變偷人。如春之和。吳人樂康。按觀察使王緯奏劾于頔。且頔去官後。而事舉攝郡爾。韋夏卿。貞元八年四月。由給事中出爲常州刺史。十年。以疾轉蘇州。崔衍。江州刺史。移蘇饒二州。宣歙池觀察使。貞元二十六年。加工部尚書。按顧況記云。博陵崔端公。自憲臺出九江。涉吳撫饒。三牧作乂。仁聲上騰。授宣歙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庚辰五月記。當

是貞元十六年。**李素**，元和二年，以度支郎中、衢州刺史遷蘇州。正月到任。九月李錡反，錡押志安執素，錡敗還州。賜紫衣金魚袋。三年開常熟塘。四年二月十八日立碑，改河南少尹。卒。**王仲舒**，元和初，由峽州刺史遷婺州。在職五年。賜紫金。又改蘇州。入為中書舍人。十五年，除洪州刺史。按仲舒祭相國權公文云：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賜紫金魚袋。在元和十四年七月。又光福寺題名，仲舒所書，係元和四年。當考。吳郡志：字弘中。自婺州刺史徙蘇州，陂松江為路，變屋瓦，絕火災，賦調常與民為期，不督自辦。穆宗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為誥，有古風，召為中書舍人。**范傳正**，元和四年八月，自歙州刺史改湖州。六年二月十一日遷蘇州。李紳集云：元和七年，傳正為郡。吳郡志：字西老。為蘇州刺史，有殊政，遷拜宣歙觀察使。在劉禹錫後。**張正甫**，由鄧州刺史轉蘇州。元和八年十月遷湖南觀察使。**韋覲**，中大夫、上騎都尉、守蘇州刺史。除給事中。**元錫**，按戎幕閒談載李公佐事，在元和九年。**李應**，趙郡人。元和十一年八月，以戶部郎中授湖州刺史，遷蘇州。**田敦**，見韋恭撰元浩和尚塔碑。**崔俊**，長慶元年四月，以朝議大夫、上柱國拜蘇州刺史。**李德裕**，字文饒，栖筠之孫。長慶二年七月，由御史中丞出為蘇州刺史。九月，改浙江西道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閬州刺史。**李又**，長慶二年八月，以御史中丞為蘇州刺史。按元微之杭州錢塘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長慶四年四月。**李諒**，長慶四年，自泗州刺史，奏最，以御史中丞使蘇州，賜紫。按柳宗元為王戶部薦李諒狀，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強以有禮，幹而甚文，乞除諫官，使備獻納。**白居易**，寶曆元年三月四日，授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五月五日到任。太和元年三月，除秘書監，仍賜紫金。本傳：由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改刺蘇州。以病免。文宗以秘書監召，遷刑部侍郎。吳郡志：字樂天。敬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史，病免。居易為郡，時多燕遊，嘗攜蟬滿容態等十妓夜遊西武丘山，又賦紀遊詩云：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陸亘**，吉宣郡人。太常少卿、號州刺史，移蘇州。太和二年五月，置進奉橘院於包山。三年九月，遷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吳郡志：歷蘇州刺史，以善政稱。事具人物門。**胡德言**，太和中刺史。見洞庭記。**狄兼謨**，太和中刺史。吳郡志：文宗時，自鄭州刺史改蘇州，以治最，擢給事中。**崔鯢**，太和四年閏十二月，帖海鹽縣取六里山，吳時封岑主州。**劉禹錫**，太和五年冬，以朝議大夫、上柱國，除蘇州刺史。六年二月六日到任謝表。三月二十四日有謝賑賜表。十一月二十七日詔賜

三品章服。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謝表。八年移汝州。吳郡志：字夢得。裴度薦為禮部郎中、集賢直學士，出為蘇州刺史。**盧周仁**，太和八年蘇州刺史。九年八月，遷湖南觀察使。**盧商**，開成元年授蘇州刺史，賜紫金。二年五月，遷浙西觀察使。吳郡志：字為臣。為蘇州刺史。史以筐法抄贏貸民愈困。商令計口自占，無常額。人便之。歲皆逋增羨。稱上其勞，遷浙西觀察使。逋稻。**李道樞**，開成二年除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四年閏正月遷浙東觀察使。三月卒。**李駿**，由諫議大夫出為蘇州刺史。開成四年九月遷洪州刺史、江西觀察使。**楊漢公**。**曹璞**，大中三年三月，奏置況林寺，今吳江雙林寺也。**楊發**，大中三年，以太常少卿出為蘇州刺史，轉福建觀察使。吳郡志：為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為先，以能政聞。余見雜志門。**韋刺史**，名缺。大中五年奏復崑山慧聚寺。六年，建吳縣楞伽上方大悲堂。能按釋贊寧高僧傳，釋常遠居常熟破山，宣宗重興，精舍，太守韋曙捐加崇重，即其人也。**裴夷直**，大中十年六月，以兵部郎中刺蘇州。十一年十月，移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崔鈞**，大中十一年十月，以太常少卿刺蘇州。按崔元受子鈞，字秉一，見世系表，疑其人耶。**盧簡求**，按僧弘憲碑云：大中十三年來撫茲郡。本傳云：會昌中歷蘇州，誤也。吳郡志：景龍中為蘇州刺史。事見觀音院記。**崔璞**，清河人。咸通十年冬，以諫議大夫除。十一月得替罷郡，在任十二月。吳郡志：咸通中，以司諫為郡。有文采風流。與郡中秀才相從，有詩詞即命僚屬及名士賡和。其去郡，皮陸皆有和篇。有露濃春後澤，霜薄寒來歲之句。蓋思咸兩全之政。**李繪**，乾符二年四月，王郢陷蘇州。七月，繪重修內城。三年正月，賊陷繪，棄城故也。**趙隲**。**張無逸**，咸通中刺史。見支硎山報恩寺釋弘憲塔銘。無逸撰文云。朝散大夫、守蘇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搏**，咸通十三年七月，自中大夫、湖州刺史改蘇州。見吳興志。按舊唐書云：乾符二年二月，自湖州移廬州。淝上吳碑錄：楊行密微時，隨本兵都押衙，統兵送將赴蘇州。任乞兵吳苑。則又自廬移蘇矣。又按吳地記云：乾符三年，張搏重修羅城，刪修吳地記，并畫郡圖。吳郡志：自湖州刺史移蘇州。碑陸龜蒙以自佐，植木蘭於木蘭堂下。**王特**。**楊茂實**，中和三年，鎮海節度周寶署為刺史。**趙載**，中和四年詔為蘇州刺史，代楊茂實。**王蘊**，光啓二年正月，張郁亂，蘊嬰城以守。**張雄**，光啓三年據蘇州，稱刺史。號天成軍。**徐約**，光啓二年四月陷蘇州，逐張雄，託救刺史。龍紀元年敗死。**沈粲**，海昌都將。龍紀元年，錢鏐命權知蘇州。**杜孺休**，龍紀元年以給事中為

蘇州刺史。大順元年八月刺官。沈某害之。右乾元以來刺史六十人。內楊茂實、張塇、徐約、沈某皆僭偽也。外有杜祐、杜兼不任。祐字君卿，京兆人。建中三年五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貶蘇州，前刺史以母喪解，祐母在不行，改饒州。兼字處弘，元和初或云永貞二年自刑部郎中改蘇州，留為吏部郎中。　宗室岵，嗣吳王祇子，歷蘇、湖二州刺史。初，太宗子吳王恪生琨，嗣琨生祇，嗣。　韋建，中蘇州刺史，以光祿少卿改婺州。　宗璞，本南陽安衆人，祖彤，漢河內太守，均十代孫。舊志誤璞作瓌。　韓邠，昌黎人，右諫議大夫晝之子。　宋儼，廣平人，丞相璟之孫，儼父華，尉氏令，見宰相表。　王遘，京兆萬年人。唐書表。　王選，祁縣人，姓氏書。　姚弘慶，字弘之，京兆萬年人。父希齊，為湖州司功參軍，遂居吳興。　楊志，弘農華陰人，司僕卿沖寂之子。唐宰相表。　梁知微。　陰崇。　李顥，興聖皇帝之後，出武陽房。　許韶伯，晉陵人，昂子，右屯衛將軍平恩公。吳郡志右皆蘇州刺史。　裴澄，河東聞喜人，族號東眷。父璩，河南少尹。　崔斌，清河人，唐宰相表。　林詳，歷衛、常、潤、蘇、壽州刺史，見元和姓纂。　唐馮袞，為政優游，以飲博為務。吳郡志：於蘇州郡政優游，暇日縱飲博，因會賓僚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為曰：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斷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不妨回首乞閑人。吾郡守縱放如此。出杆情詩。　李鼎，京兆長安人，以國子祭酒刺蘇州，見其曾孫天覺傳。　段同泰，中牟人，以禮部郎中為蘇州，日最說之文。　吳郡志：段同泰、畢炕，兵部員外郎、江南採訪使。　李昭，以尚書郎出為蘇州，踰月以中書舍人召還，不詳五代漢史。　右刺史二十人。未詳世次。　李友，楊行密將，大順元年刺史，孫儒殺之。　唐成及，吳郡志。及字弘濟，吳越錢氏時為蘇州刺史。乾寧中楊行密攻之，常熟鎮將陸郢等以城應賊，及被執，行密閱其府庫，惟圖書藥物，心敬重之，與歸淮南，將以為行軍司馬，及辭曰：及以百口託錢塘，姑蘇城陷不能引決以至于此，豈可以本道符節易富貴於鄰境，願以外身贖百口之命。引佩刀將自刺，行密遽起持之，乃為禮而歸之。璆迎勞郊外，把袂而泣，終彰義軍節度使。　臺濛，楊行密將，光化元年顧全武擊走之。　曹圭，錢鏐將，光化元年為蘇州制置使，在職十四年卒。　吳郡志：少有膽氣，事錢鏐，梁開平中任蘇州刺史。淮人圍之，忠正月望夜，圭張宴挾人師魯宅，盛陳燈火，大會賓僚縱觀，淮人驚異，卒於官。子仲連為吳越國師，周顯德三年，會王師攻江南，命王從兄知中吳節度事文奉為水陸應援諸軍都統使，于本州以備徵發。　錢元璙，乾化二年蘇州刺史，貞明三年三月加官勲階，新以鎮東

軍節度副大使，江南管內都招討、建武軍節度、鎮南兩道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傅，守侍中，知蘇州中吳軍州事，行蘇州刺史，繫銜五年十一月春中君廟碑題名，佐正順國功臣、鎮東軍節度使副大使，兼主客諸軍都指揮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大彭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唐同光三年十月甲申，授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成元年九月癸酉，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五百戶。長興四年九月庚子，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晉天福三年十一月，加太傅，以中吳建武等軍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行蘇州刺史，繫銜六年九月壬午，進封彭城郡王，在郡三十年。又按吳越世譜云：乾化元年秋，授睦州刺史，又改蘇州。貞明五年，詔授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蘇州。同光二年，詔升蘇州為中吳軍，仍為節度，加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長興五年，忠獻王奏封彭城王。七年三月十九日卒，年五十六，五月一日葬于吳縣南宮鄉楞伽寺傍。　吳郡志：字德輝，鏐第四子，儀狀瑰傑，梁淳化三年以功遷蘇州刺史，累授中吳建武軍節度、蘇常潤三州團練使，加檢校太師，守太傅，同平章事，侍中，中書舍人，彭城郡王，治蘇三十年，儉約鎮靜，郡政循理。弟元瓘襲位，元璙朝之，宴宮中，元瓘起壽曰：先生之位，兄宜當之，俾小子至是，皆兄推戴之力。元璙俯伏曰：王功德高茂，先王擇賢而立，敢忘忠順。因相顧感泣，兄弟訖無間言。晉天福七年，詔封廣陵郡王。九國志吳越備史。　錢文奉，天福六年嗣中吳軍節度使，凡十五年，開寶二年卒。　吳郡志：元璙之子，善騎射，能上馬運槊，涉獵經史，精音律圖緯，醫藥鞠弈之藝，皆冠絕一時。初以父蔭為蘇州都指揮使，遷節度副使，元璙卒，代知蘇州中吳軍節度使，有鑒裁，禮下賢能，士負才藝者多依之。作南園、東莊，為吳中之勝。東莊一名東墅，多聚法書名畫寶玩雅器，號稱好事。又與賓僚共采史籍著資談三十卷行於世。嘗聞命於天台僧德韶，韶曰：明公年己八十一至六十一歲，以開寶二年八月十一日卒。九國志吳越備史。　孫承祐，鎮東鎮海等軍行營司馬。開寶五年，中吳軍節度，七年，入貢于宋。八年，詔改中吳軍為平江軍，承祐為節度使。九年，從吳越王俶入朝。太平興國三年二月，從王再朝。三月，次宿州永城，承祐齎表請關徼留京師。五月上表納土，詔以承祐為泰寧軍節度使，治蘇州凡七年。　吳郡志：事錢氏，錢氏時嘗應王師征李煜，破毗陵。太平興國三年錢氏納土，徙為兗州泰寧軍節度使。　杜叔詹，重建孔子廟。王元之書云：今大司農京兆杜公典郡，新是廟，暨是石，將有沈馬事未果，而漢南歸于京師故

其辭缺不載此則杜公繼承祐之後雍熙元年淮海國王錢俶進封漢南國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六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程道南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繳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八　六模

蘇

蘇轍

（宋史列傳）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静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敢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疏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内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内不害外事也今海内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潁濱遺老傳知制誥王介甫意其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魏公咍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大過書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畏適見上曰蘇轍臣所爲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

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亦將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於四方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章惇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謟王安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顧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顧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顧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說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内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漕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議發自朝廷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

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北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爭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損濆遺老傳曰今議者不深究利害妄立堅守之說苟避弃地之名不度民力不爲國計其意止欲私己自便非社稷之計也臣又聞議者或謂弃守皆不免用兵弃則用兵必遲守則用兵必速遲速之間利害不遠若遲以地予之恐非得計臣聞聖人應變之機正在遲速之際但使事變稍緩則吾得筭已多昔漢文帝之世吳王濞內懷不軌稱病不朝積財養兵謀亂天下文帝專務含養置而不問加賜几杖恩禮日隆濞雖包藏禍心而仁澤浸漬終不能發及景帝用鼂錯之謀欲因其有罪削其郡縣以爲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削書一下七國盡反至使景帝發天下兵遣三十六將僅而破之議者若不計利害之淺深較禍福之輕重則文帝隱忍不決近於柔仁景帝剛斷必行近於強毅然而如文帝之計禍發既遲可以徐爲備禦稍經歲月變故自生以漸制之勢無不可如景帝之計禍發既速未及旋踵已至交兵鋒刃既接勝負難保社稷之命決於一日雖食鼂錯之肉何益於事今者欲弃之策與文帝同而欲守之計與景帝類臣乞宣諭執政欲弃者理直而禍緩欲守者理曲而禍速曲直遲速較然利害）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爲責也重是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遷戶部侍郎轍因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斂散及時縱舍由己利柄所在所爲必成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壞無益於筭也轍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最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

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體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分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而無所妨自有監丞據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爲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矣此工部都水監爲戶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　名雖近正而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內爲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爲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聞河北道近歲爲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乏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爲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職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爲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爲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爲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河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乏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利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

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付永壽與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後以贓判配大防畧依轍議行之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茯苓賦恨不得見全集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踈君子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猶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亭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怨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自聖心勿為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亭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與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為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顧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差法又熙寧顧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顧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為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顧役十年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顧役而厭差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闇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耻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蕩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別

擇老將以守熙河宜仁后以爲然大臣奮主前議不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已而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泊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爲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是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熙河境上不於

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果因遂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正言姚勔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奈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爲中書舍人鄧潤甫爲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

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革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太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頴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

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遜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王廣廉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亭及議回河顧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高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歟　頴濱集轍父曰眉山先生隱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天下所謂老蘇者也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獨步當世見先生而嘆曰予閱文士多矣獨喜尹師魯石守道然意常有所未足今見君之文予意足矣先生既不用於世有子軾轍以所學授之曰是庶幾能明吾學者母成國太夫人程氏亦好讀書明識過人志節凜然每語其家人二子必不負吾志轍年十九舉進士釋褐二十三舉直言仁宗親策之於廷制科陳陽叔以樞密副使與介甫共事二人操術不同介甫所

唱陽叔不深私也既召謝卿材侯叔獻陳知儉王廣廉王子韶程顥盧秉王汝翼等八人欲遣之四方搜訪遺利中外傳笑知所遣必生事迎合然莫敢言者轍求見陽叔陽叔迎問君獨來見何也對曰有疑欲問公耳近日召八人者欲遣往諸路不審公既知利害所在事有名件而使往案實之耶其亦未知其實漫遣出外網捕諸事也陽叔曰君意謂如何對曰昔嘉祐末遣使寬卹諸路事無所措行者各務生事既還奏例多難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此陽叔曰吾昔奉敕看詳寬卹等事如范堯夫輩所請多中理對曰今所遣如堯夫者有幾陽叔曰所遣果賢將不肯行君無過憂對曰公誠知遣使之不便而恃遣者之不行何如陽叔曰君姑退得徐思之後數日陽叔召屬官於密院言曰上即位之初命天下監司具本路利害以聞至今未上今當遣使宜得此以議可草一劄子乞催之惠卿覺非其黨中意不樂漫具草無益也轍知力不能救以書抵介甫陽叔指陳其決不可者且請補外介甫大怒將見加以罪陽叔止之平生好讀詩春秋病先儒多失其旨欲更為之傳老子書與佛法大類而世不知亦欲為之注司馬遷作史記記五帝三代不務推本詩書春秋而以世俗雜說亂之記戰國事多斷缺不完欲更為古史功未及究移知績溪始至而奉神宗遺制居半年除秘書省校書郎轍言曰先帝臨御僅二十年屬精政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多自小臣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與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豈欲使左右大臣偷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養妻子而已哉然自法行以來民力凋弊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凡此誰之罪也上則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恥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將使燮和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惑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禮貌大臣待其愧恥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等自山陵以後猶偃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謹案確等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至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耶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耶則昔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蓋以為是皆先帝所為而非吾過也夫為大臣忘君徇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咎先帝不忠不孝孰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簡策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橫流也陛下何不正其罪名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臣子之意今獨以法繩治小臣而置確等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效以洗前惡伏乞出臣此章宣示確等使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恨也三人竟皆逐去然卒不以其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司馬君實既以清德雅望專任朝政然其為人不達吏事知雇役之害欲復行差役不知差雇之弊其實相半講之未詳而欲一旦復之民始聞而喜徐而疑懼君實不信也是歲上將親饗明堂轍言曰三代常祀一歲凡祭天再祭地皆天子親之故於其祭也或祭昊天或祭五天或獨祭一天或祭皇地祇或祭神州地祇要於一歲而親祀必遍降及近世歲之常祀皆有司攝事三歲而後一親祀親祀之疏數古今之變相遠如此然則其禮之不同蓋亦其勢然也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饗天地從祀百神若有其故不祀圜丘別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饗於明堂或恭謝於大慶皆用圜丘禮樂神位其意以為皇帝不可以三年而不親祀天地百神故也臣竊見皇祐明堂遍用此法最為得禮自皇祐以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雖於古學各有援據而考之國朝之舊則為失當蓋儒者泥古而不知今以天子每歲遍祀之儀而議皇帝三年親祀之禮是以若此其疏也今者皇帝陛下對越天命逾年即位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義當並見天地遍禮百神躬薦誠心以格靈貺臣恐有司不達禮意以古非今執王鄭偏說以亂本朝大典夫禮沿人情人情所安天意必順今皇帝陛下始親祠事而天地百神無不咸秩豈不俯合人情仰符天意臣愚欲乞明詔禮官今秋明堂用皇祐明堂典禮庶幾精誠陟降溥及上下時大臣多牽於舊學不達時變奏入不報然轍以為周禮一歲遍祭天地皆人主親行故郊丘有南北禮樂有同異自漢唐以來禮文日盛費用日廣事與古異故一歲遍祀不可復行唐明皇天寶初始定三歲一親郊於致齋之日先享太清宮次享太廟然後合祭天地從祀百神所以然者蓋謂三年一次大禮若又不遍則於人情有所不安至於遍

祭之禮已自差官攝事未嘗少廢此近世變禮非復三代之舊而議者欲以三代遺文參亂其間失之遠矣至七年上將視郊轍備仗政府乃與諸公共伸前議合祭天地識者以爲當時朝廷起文潞公於既老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初元豐中河決大吳先帝知故道不可復還因導之北流水性已順惟河道未深堤防未立歲有決溢之患本非深害也至此諸公皆未究悉河事而潞公欲以河爲重事中書侍郎呂微仲樞密副使安厚卿從而和之始謂河西北流入泊淀久必淤淺異日或從北界入海則河朔無以禦狄故三人力主回河之計諸公莫能奪呂晦叔時爲中書相轍間見問曰公自視智勇孰與先帝勢力孰重能鼓舞天下孰與先帝晦叔驚曰君何言歟對曰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而諸公欲回之是自謂智勇勢力過先帝也且河決自元豐導之北流亦自元豐是非得失今日無所預諸公不因其舊而修其未完乃欲取而回之其爲力也難而其爲責也重矣晦叔唯唯曰當與諸公籌之既而回河之議紛紛而起晦叔亦以病没轍遷戶部侍郎嘗因轉對言曰故臣願舉近歲朝廷無名封樁之物歸之轉運司蓋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腳與外江綱船之類二經擘畫例皆封樁夫闕額禁軍尋當以例物招置而出軍衣糧罷此給彼務無封樁之理至於清汴水腳雖歲於舊而洛口費用實倍於前外江綱船雖不打造而雇船運糧其費特甚重復刻剝何以能堪故臣謂諸如此比當一切罷去況祖宗故事未嘗有此但有司固執近事不肯除去惟陛下斷而與之則轉運司利柄稍復而戶部亦有賴矣朝廷重違近制卒不能從又言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至太半權任之重非心司比推原其意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轍自爲中書舍人與范子功劉貢父同詳定六曹條例子功領吏部元豐所定吏額主者苟悅群吏比舊額幾數倍朝廷患之命量事裁減已再上再卻矣子功奉使轍兼領其事吏有白中孚者進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爲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爲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以其言遍問劉官皆莫曉獨李之儀對曰是誠可爲也即與之儀議亦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爲人數必大有所

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將不能守乃具以白宰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吏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知非身患不復怨矣諸公以爲然遂申尚書省取諸司兩月生事諸司吏皆疑懼莫肯供再申乞榜諸司使知所立額俟它日見闕不補非法行之日即有減損也榜出文字即具至是成書以申三省左僕射呂微仲大喜欲掠以爲己功以問三省吏皆莫曉有諸司吏任永壽者頗知其意微仲悅之於尚書省創吏額房使永壽與三省吏數人典之小人無遠慮而急於功利即背前約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好惡改易諸吏局次（凡近下吏人惡名上名所整者即爲撥出上名於他司閑慢司分欲入要地者即自寺監撥入省曹之數是也）凡奏上行下皆微仲專之不復經三省法出中外洶洶微仲既爲御史所攻永壽亦以恣橫贓汙以徒罪刺配久之微仲知衆不伏乃使左右司再加詳定略依本議行下時子瞻自翰林學士出知餘杭朝廷即命轍代爲學士尋又兼權吏部尚書未幾奉使契丹虜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先君及子瞻所爲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茯苓賦等虜中類相愛敬者

轍還朝爲御史中丞命由中出宰相以下多不悅所薦御史率以近格不用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撼在位呂微仲與中書侍郎劉莘老二人尤畏之皆持兩端爲自全計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其一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竊觀聖意似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復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預聞國事此治亂之機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非一人之私言也其於周易所論尤詳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眞居於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則天下之安未

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於反覆故泰之九三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彼此如一無一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徬徨踧踖若無所措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晞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未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為民徙之邊遠久而不召及亮喪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嚴三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所與之

非私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觀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爲少彼既中懷不悅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招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爲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皋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自遠矣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若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之自此參用邪正之說衰矣轍復奏曰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心存於不息有能推至誠之心而加之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於斯人誰則不服臣伏見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隨時施張改革弊事因民所惡屏去小人天下本無異心群黨自作浮議近者德音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依人知所嚮惟二聖不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衛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及黯而叛者寖苟存至誠不息之意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然臣以謂昔所柄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

見竊伺若朝廷設施必當則此輩覬望自滿昔田蚡爲相所爲貪鄙則竇嬰灌夫睥睨宮禁諸葛亮治蜀行法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有所未盡但當隨事脩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爲便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存誰復肯行臣頃奉使契丹河北官吏皆爲臣言豈朝廷欲將賣坊場錢別作支費耶不然而何故惜此錢而不用竭民力以供官此聲四馳爲損非細然朝廷之法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今不及三年處州役而不及縣役寬剩役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及鄰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脩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且朝廷只責安靜如此用人臺諫安得不言臣恐自此聞奏宣仁后曰信然不如且靜諸公遂卷除目持下轍又奏臣去年初作中丞首論此事聖意似以臣言爲然今未及一年備位於此若遂不言實恐陛下怪臣前後異同上曰然乃退六年春詔除尚書右丞轍上言臣幼與兄軾同受業先臣薄祐早孤凡臣之宦學皆兄所成就今臣蒙恩與聞國政而兄

適亦召還本除吏部尚書復以臣故改翰林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況兄軾文學政事皆出臣上臣不敢遠慕古人舉不避親只乞寢臣新命得與兄同備從官竭力圖報亦未必無補也不聽踰年遷門下侍郎時呂微仲與劉莘老爲左右相微仲直而闇莘老曲意事之大事皆決於微仲惟進退士大夫莘老陰竊其柄微仲不悟也轍居其間迹危甚莘老昔爲中司臺中舊僚多爲之用前後非意見攻宣仁后覺之莘老既以罪去微仲知轍無它有相安之意然其爲人則如故天下事卒不能大有所正至今愧之蓋是時所爭議大者有二其一西邊事其二黃河事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之本約地界已定然後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多保忠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而去朝廷隱忍不問即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詞不復入謝且再犯涇原四年乃復來賀坤成且議地界朝廷急於招納疆議未定先以歲賜予之尋覺不便乃於疆事多方侵求不守定約而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又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隨即平蕩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蕃部千餘人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轍力言其非乞罷育誼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深以爲是而大臣主之轍面奏此輩皆大臣親舊不忍

壞其資任雖其同列亦不敢異議陛下獨不見黃河事乎當時德音宣諭至深至切然非大臣意至今不了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主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得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其所爲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只如韓縝專恣太甚范純仁阿私太甚皆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之意蓋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宣仁后極以爲然而不能用六年六月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上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已因其退軍未能復出患移近裏堡寨於界上併築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諸公會議都堂轍謂微仲今欲議此事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兵耶微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欲用兵先論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則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商量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漢蕃見今住坐處當中爲界此理最爲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寨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爲界十里爲堡鋪十里爲草地非所賜城寨指爲延州塞門義合石州吳堡蘭州諸城寨通遠軍定西城要約纔定朝廷又要於兩寨界首相望侵係蕃地一抹取直夏人黽俛見從要約未定朝廷又要蕃界更留草地十里通前三十里夏人亦又見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者又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相望一抹取直所侵蕃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寨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將謂朝廷責其敗事而喜其得功也宣仁后曰然乃加戒敕然七年夏人竟入大河東朝廷乃議絕歲賜禁和市使沿邊諸路爲淺攻計命熙河進築定遠城夏人不能爭未幾復大入環慶復議使熙河進築汝遮中書侍郎范子功獨不可轍度其意昔延安帥趙卨范氏姻家也方議地界以綏州二十里爲例議出於卨熙河斥其不可議久不決而卨死故子功持之轍謂之曰綏州舊例施於延安可耳熙河遠者或至七八十里其不從宜矣方論國事覩舊得失不宜置胸中也衆皆稱善而子功悻然不服會西人乞和議遂不成未幾右相蘇子容以事去位子功以同省待罪因遂其請實以汝遮故也轍自爲諫官論黃河東流之害及爲執法最後論三事其一存東岸清豐口其二存西岸披灘水口其三除去西岸激水鋸牙朝廷以付河北監司惟以鋸牙爲不可去轍於殿廬中與微仲論之微仲曰無鋸牙則水不東水不東則北流必有患轍曰然北京百萬生靈歲有決溺之憂何以救之且分水東入故道見今游合者多矣分水之利亦自不

復能久若缺漲水已過盡力修完北流隄防使足勝漲水之暴然後轍去鋸牙免北京危急此實利也莘老曰河北監司不如此言奈何轍曰公豈不知外官多所觀望耶微仲曰河事至大難以臆斷轍曰使此皆非目見當以公者也今雖欲不顧曲直一面用兵不知二聖謂何莘老曰持不用兵之說雖美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固執轍曰相公必欲用兵須道理十全敵人横來相加勢不得已然後可耳今吾不直如此兵起之後兵連禍結三五年不得休將奈何諸公乃許不從熙河之討明日面奏之轍曰夏人引兵十萬直壓熙河境上不於它處作過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微仲曰朝廷指揮亦不至大段不直轍曰熙河帥臣輒敢生事奏乞不守誠信乘夏人抽兵之際移築堡寨臣以爲方今堡寨雖或可築至秋深馬肥夏人能復引大兵來爭此否諸人皆言今已不許之矣轍曰臣欲詰責帥臣耳若不加詰責或再有陳乞諸人皆曰俟其再乞詰責未晚宣仁后曰邊防忌生事早與約束諸人乃聽已而蘭州又以遠探爲名深入西界殺十餘人轍曰邊臣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敗壞疆議理須戒敕不聽既又以防護打草爲名殺六七人生擒九人微仲知不便欲送還生口因奏其事轍曰邊臣貪冒小勝不顧大計極害事今送還九人甚善可遂戒敕邊臣微仲不欲曰近日延安將副李儀等深入陷沒已責降一行今足以爲戒轍曰李儀深入以敗事被責蘭州深入得功若不戒敕議者之耳及至上前二相皆以分水爲便轍具奏前語且曰必欲重慎候漲水過故道增淤即併力修完北堤然後徹去鋸牙庶幾可也退至都堂二相還批聖語曰依都水監所定轍語堂吏適所奏不然莘老失措微仲知不可乃已明日別議卒改批不得添展乃已八年正月都水吳安持乞於北流作軟堰定河流以免淤塡時微仲在告轍奏曰先帝因河決大吳導之北流已得水性惟堤防未完每歲不免決溢此本黃河常事耳是時北京之南黃河西岸有闞村樊村等三斗門遇河水泛溢即開此三門分水北行於無人之地至北京北合入大河故北京生聚無大危急自數年來大臣創議回河水官王孝先吳安持等即塞此三門貼築西堤又作鋸牙馬頭約水向東直過北京之上故北京連年告急然約水既久東流遂多於往歲蓋分流有利有害秋水泛漲分入兩流覺時且免決溢此分水之利也河水重濁緩則生淤既分爲二不得不緩故今日北流淤塞此分水之害也然將來漲水之後河流東北蓋未可知臣等昨於都堂聞吳安持安持亦言去年河水自東今年

安知河水不自北去仁右笑曰水官尚作北言況他人乎轍又奏曰臣今但欲徐觀夏秋河勢所向水若東流則北流不塞自當於斷水若北流則北河如舊自可容納似此處置安多危少行之無疑若行分殺倖萬一成功如水官之意臣不敢從也乞先令安持等結罪保明河流所向及軟堰既成有無填塞河道致將來之患然後遣使按行具可否利害右後笑曰若令結罪必謂執政脅持之且水官猶不保河之東北況使者豈往乎姑別議之可也二月微仲乃朝轍具以前語諭之微仲口雖不伏而意甚屈曰軟堰且令具功料申上朝廷更行相度轍曰如此終非究竟必欲且爾亦可八月轍方在式假三省得旨批曰依水監所奏下手日具功料取旨轍以非商量本意以劄子論之微仲即日在告十二日轍入對奏曰自去年十一月後奏至今百日間耳水官凡四次妄造事端搖撼朝廷第一次安持十一月出行河先乞一面措置河事舊法馬頭不得增損臣知安持意在添進馬頭即指揮除兩河門外許一面措置安持姦意既露第二次乞於東流北添進五七埽緯臣知安持意欲因此多進埽緯約令北流入東即令轉運司同監視不得過所乞埽數安持姦意復露第三次即乞留河門百五十步臣知安持意在回河故進馬頭之名為留河門即不許安

持副竊第四次即乞作軟堰凡安持四次擘畫皆回河意具臣昨已令中書工房問水監兩事其一勘會北流元祐二年河門元闊幾里逐年開排直至去年只闊三百二十步有何緣故其二勘會東流河門元闊幾步每年漲水東出水面南北闊幾里南面有無隄岸北京順水堤不沒者幾尺將來北流若果於斷流水東行係合併北流多少分數有無包畜不定今兩問猶未答即便施行實大草草后嗟歎久之深以所言為然二十四日與微仲同進呈微仲曰蘇轍所議河事今軟堰已不可作無可施行轍曰軟堰本自不可作然臣本論吳安持百日之間四次妄造事端動搖朝聽若令依舊供職病根不去可用枝害無已微仲曰水官弄泥弄水別用好人不得所以且用安持轍曰水官職事不輕奈何以小人主之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未聞小人有可用之地也此後是非終不能決會宣仁晏駕九年正月安持奏乞塞梁村口縷張包口開清豐口以東雞爪河八日轍以祈穀宿齋三省即令安持與北京留守司相度施行時微仲為山陵使行有日矣轍見之待漏語及河事微仲直視曰此大事不可不慎轍曰誠然公亦宜慎之時范堯夫為右相舊不直東流轍告之曰當與微仲議定乃令西去堯夫曰命已下奈何轍曰事有理誰敢不從議於皇儀門外

再降指揮使都水與本路安撫提轉同議可即施行有異議亟以聞堯夫自外來始意轍與微仲比及此大相信服既而安撫沖元乞候過漲水因河所向閉所不行只堯夫奏乞令許將與吳安持同議一面施行轍曰河勢難定恐須令諸司共議乃得其實上以為然既行上持宣諭曰河事不小可遣兩制以上二人按行相度堯夫曰河役已起方議遣官恐稽留役事上曰但使議論得實雖遲一年何損乃遣中書舍人呂希純殿中侍御史井亮采往視之二人歸極以北流為便方施行樞密簽書劉仲馮援舊例乞興河議仲馮本文潞公吳仲卿門下士也其言紛然呂井之議遂格而轍亦以罪見逐於是河流遂東凡七年而後北流復通微仲之在陵下也堯夫奏乞除執政上即用李邦直為中書侍郎鄧聖求為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業激怒上意邦直尤力舊法母后之家十年一奏門客時皇太妃之兄朱伯材以門客奏徐富人竇氏堯夫無以裁之一日日中請轍於都堂與邦直議之轍曰上始親政皇太妃閤中事當遍議之車服儀制已付禮部矣皇太后月費尚書省已奏乞依太皇太后矣皇太妃宜付戶部議定至於奏薦亦當議有所不可付吏部可也凡此付有司必以法裁處朝廷又酌其可否而後於體為便明日奏之上曰月費誤內中

批出奏薦皇太后家減二年皇太妃十年議已定邦直獨曰此可為後法令姑予之可也上從之邦直之附會類如此會廷策進士邦直撰策題即為邦誘以扇惑群聽轍論之奏入不報（語見後子表）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說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人皆會於朝〻再謫知袁州未至降授朝議大夫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未朞年或言方南行兄弟相遇中塗至雷賃富民屋以居復移循州今上即位大臣猶不悅徙居永州皇子生復徙岳州已乃復官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有田在潁川乃即居焉居二年朝廷易相復降授朝請大夫罷祠宮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許六年杜門復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四書皆成書撫卷而歎自謂得聖賢之遺意繕書而藏之顧謂諸子今世已矣後有達者必有取焉耳家本眉山貧不能歸遂築室於許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常約祔於其下雖遠不忍負也以是累諸子矣予居潁川六年歲在丙戌秋九月閱篋中舊書得平生所為惜其久而忘之也乃作潁濱遺老傳凡萬餘言已而自笑曰此閒得失耳何足以語達人哉昔予年四十有二始居高安與一二衲僧遊聽其言知萬法皆空惟有此心不生不滅以此居富貴處貧賤二十餘年而心未嘗

動然猶未覩夫實相也。及讀楞嚴以六求一。以一除六。至于一六兼忘。雖
踐諸相皆無所礙。乃油然而笑曰此豈實相也哉。夫一猶可忘而况遣老
傳乎。雖取而焚之可也。東部事略臣稱曰受之於天。超出乎萬物之表而
充塞乎天地之間者氣也。施之於事物足以消沮金石。形之於文章足以羽
翼元化。惟軾爲不可及矣。故置之朝廷之上而不爲之喜。斥之嶺海之外
而不爲之傴。遇往之氣折而不屈。此人中龍也。轍之名述與軾相上下而
心閑神王。道學有得。是以年益加而道益邃。道益邃則於世事愈泊如也。
不有所守而然哉。呂氏雜志蘇子由崇寧中居頴昌。方以元祐黨籍爲罪
深居自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遥自處。終日黙
坐。如是者幾十年。以至於没。亦人所難能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九　六模

蘇

蘇轍

蘇頴濵年表　左奉議郎賜緋魚袋孫汝聽編。仁宗寶元二年己卯二月丁
亥。蘇轍生。轍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人。老蘇先生之季子。其世家已具老
蘇先生表中。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三年癸
未。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五月乙酉。轍祖
父序卒。　八年戊子。父洵以家艱閉戶讀書。因以行學授二子曰。是庶幾
能明吾學者。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二年乙未。轍娶史氏。年十五。父曰瞿。　嘉
祐元年丙申。是春。轍父子三人同游京師。過成都。謁知益州張方平。方平
一見待以國士。　七月癸巳。以侍御史范師道開封府判官祠部郎中直
祕閣王疇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胡俛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韓彥。太常
博士集賢校理王瓘。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考試開封舉人。轍中其選。
明年登第後有謝秋試官啓　二年丁酉。轍兄弟試禮部中第。　三月辛
巳。上御崇政殿試進士。丁亥放章衡以下及第出身。轍中第五甲。有上韓
埼樞密書。　四月癸亥。轍母武陽縣君程氏卒于家。轍父子還蜀。　三年
戊戌。　四年己亥。十月侍父遊京師。十二月至江陵。集舟中所爲詩賦一
百篇爲南行集。　五年庚子。自江陵至京師。途中所爲詩賦又七十三篇爲
南行後集。轍有南行後集引。　三月以選人至流内銓。天章閣待制楊畋
調銓之吏。轍授河南府澠池縣主簿。畋謂轍曰。聞子求舉直言。若必無
人。畋願備數。於是舉轍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兄弟寓懷遠驛。十一月
歐陽永叔爲樞密副使有賀啓。　六年辛丑。有上富鄭丞相曾公亮參政
及兩制書。　八月丁卯。會翰林學士吳奎。龍圖閣直學士楊畋。御史中丞
王疇。知制誥王安石。考試制科舉人于祕閣。　乙亥。上御崇政殿策試制
科人。時上春秋高。始倦於勤。轍因所問極言得失。後考官司馬光第以三
等。初考官胡宿爭不可。光與范鎮議以轍爲第四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
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不遜。力請黜之。詔考官重定。司
馬光奏臣近蒙差赴崇政殿後覆考應制舉人試卷。内同指而號所對策
辭理俱高。絕出倫輩。然指所對命秩之。差虛當之相養等一。而事與所出
差舛。臣遂與范鎮同議以圖爲第三等。指爲第四等。詳定官已定從覆考

竊知初考官以爲不當。朝廷更爲差官重定。復從初考以軾爲不入等。臣竊以國家置此六科。本欲取材識高遠之士。固不以文辭華靡記誦雜博爲賢。軾所試文辭臣不敢言。但見其指陳朝廷得失。無所顧慮。於四人之中最爲切直。今若以此不蒙甄收。則臣恐天下之人皆以爲朝廷虛設直言極諫之科。而軾以直言被黜。從此四方以言爲諱。其於聖主寬明之德虧損不細。臣區區所憂。正在於此。非爲臣已考爲高等。苟欲遂非取勝而已也。伏望陛下察臣愚心。特收軾入等。使天下之人皆曰軾所對事目。雖有漏落。陛下特以其切直收之。豈不美哉。既而執政以軾所試進呈。欲黜之。上不許。曰其言切直。不可棄也。乃降一等收之。即轍也。己卯。以轍爲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商州軍事推官。制曰。朕奉先聖之緒。以臨天下。雖夙寤晨興。不敢康寧。而常懼躬有所闕。羞于前烈。日御便坐。以延二三大夫。亟聽而問。而轍也指明其微。甚直不阿。雖文采未極。條貫靡究。亦可謂知愛君矣。朕親覽見。獨嘉焉。其以轍爲州從事。以試厥功。尤慎爾術。思永脩譽。時知制誥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詞。宰相韓琦笑曰。此人策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知制誥沈遘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當制有愛君之言。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也。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轍有謝制科啓。是時父洵被命編脩禮書。而兄軾出簽書鳳翔判官。傍無侍子。轍乃奏乞養親。詔從之。十二月。軾赴官。十九日與轍別於鄭州西門外。有辛丑除日寄子瞻詩。七年壬寅。次韻子瞻減降諸縣囚徒事畢登覽詩。四月。諫議大夫楊畋卒。年五十六。有哀詞。八月乙亥。伯父利州路提點刑獄渙卒。年六十二。次韻子瞻秋雪見寄詩。次韻子瞻記歲暮鄉俗三首。有新論三首。八年癸卯。有記歲首鄉俗寄子瞻二首。寒食前一日。有寄兄詩。三月辛未。仁宗崩。六月庚辰。渙夫人楊氏卒。有挽詩。英宗治平元年甲辰。四月晦日。有題上清宮辭。後十二月。軾自鳳翔解官歸京師。二年乙巳。轍爲大名府留守推官。有謝韓丞相啓。舉差官勾大名府路安撫總管司機宜文字。有北京送遜曼叔屯田權三司開拆司詩。有中秋夜八絕。冬有留守王君貺生日詩。三年丙午春。有送陳安期都官詩。二月有寒食贈游壓沙諸君詩。四月戊申。父洵卒於京師。年五十八。轍兄弟自汴入淮泝于江。歸。十二月入峽。四年丁未。正月丁巳。英宗崩。十月壬申。葬父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神宗熙寧元年戊申冬。轍兄弟免喪東遊京師。二年己酉春。至京師。二月甲子。參知

政事王安石。知樞密院陳升之同制置三司條例。三月。轍上書論事。丙子。上批付中書曰。詳觀疏意。知轍潛心當世之務。頗得其要。鬱於下僚。使無所伸。誠亦可惜。即日召對延和殿。癸未。以轍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急於財利。而不知本。呂惠卿爲之謀主。轍議事率不合。因以書抵安石。指陳其事之不可行者。安石大怒。欲加以罪。升之止之。八月庚戌。轍上言每於本司商量公事。動皆不合。臣已有狀申本司。具述所議不同事。乞除一合入差遣。上問所以處轍。曾公亮奏欲與堂除差遣。上從之。以轍爲河南府留守推官。乃定制。舉登科者不復試館職。皆送審官與合入差遣。自此始。癸丑。以三司度支副使蘇寀爲集賢殿脩撰知梓州。有送蘇公佐詩。三年庚戌正月九日。差充省試點檢試卷官。二月戊午。觀文殿學士新知河南府張方平知陳州。方平奏辟轍爲陳州教授。有初到陳州詩二首。八月丙戌。知成都府陸詵卒。有陸介夫挽詞。九月。呂陶中賢良方正科。有代方平答陶啓。有代張方平論時事書。十二月。王安石同平章事。四年辛亥。六月甲子。歐陽脩以太子少師致仕。有賀脩啓。有陪歐陽公燕潁州西湖詩。有次韻子瞻潁州留別詩。八月戊寅。張方平除南京留臺。有送方平詩。九月。知制誥直學士院陳襄知陳州。轍有迎襄啓。十二月。次韻子瞻初到杭州見寄二首。五年壬子六月。曾公亮致仕。轍有賀啓。閏七月二十三日。歐陽文忠公脩卒。有祭文并挽詞三首。八月。同頓起等於洛陽妙覺寺考試舉人。及畢事。共得大小詩二十六首。六年癸丑二月。事到潁州。有寄軾詩二首。甲申。有次韻二月十日雪詩。四月。樞密使文彥博罷。以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彥博辟轍爲學官。轍有謝啓。已而改齊州掌書記。有自陳適齊戲題詩。九月。尚書右司郎中知登州李師中來知齊州。十月。有京西北路轉運使題名記。七年甲寅。二月己巳朔。以李師中爲天章閣待制知瀛州。有師中燕別西湖詩序。并送師中赴瀛州詩。四月壬辰。以知青州右諫議大夫李肅之知齊州。有代肅之到任謝上表。有送青州簽退翁致仕還湖州詩。九月丙申。有和青州教授頓起九日見寄詩。有和子瞻喜虎兒生詩。十一月辛亥。有洛陽李氏園亭記。八年乙卯。有和劉敏殿丞送春。趙至節推首夏詩。有遊太山詩四首。有舜泉詩。有閔子廟記。及次韻徐正權謝示閔子廟記及惠紙詩。六月辛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王安石罷。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脩詩書周禮義畢推恩也。轍有東方書生行。九年丙辰。二月辛丑。李肅之提舉南京鴻慶宮。以病

自請也。有和李常赴歷下道中雜詠十二首。九月。有次韻李常九日見約以疾不赴詩。十月。宰相王安石罷。轍歸京師。有自齊州回論時事書。十二月辛亥。有次韻范鎮除夜詩。十年丁巳正月八日。有王氏清虛堂記。有次韻范鎮正月十二日訪吳縝寺丞二絕。轍以舉者改著作佐郎。有謝啟。二月癸巳。以張方平爲南京留守。方平辟轍簽書應天府判官。有謝方平啟。時軾亦得徐州。兄弟相遇於澶濮之間。相從至徐。留百餘日。有逍遙堂會宿等詩。有漢高帝廟試劍石銘。有漢高帝廟祈晴文。徐州大水。九月。轍自徐至南京。有寄王鞏詩。有九日送交代劉勢詩。十月甲辰。祀南郊。大赦天下。有代方平免陪祀表。賀南郊表。并謝加恩表。有除夜會飲南湖懷鞏詩。張方平請老。拜東太一宮使。就第。以龔鼎臣知應天府。元豐元年戊午。正月。有次韻王鞏上元閒遊見寄三首。二月。寒食有遊南湖詩三首。五月己卯。知應天府龔鼎臣爲右諫議大夫知青州。有代鼎臣謝知青州表。有送龔諫議知青州詩二首。戊戌。提舉醴泉觀兵部郎中陳汝義知應天府。有代謝上表。有送林子中安厚卿奉使高麗詩。七月癸巳。同李倅釣訪趙嗣恭。留飲南園晚衛光歸詩。有秋祀高辛詩。有答陳州陳師仲書。八月丙辰。有中秋見月寄兄詩。九月。有黃樓賦。有

次韻張恕九日寄兄詩。有次韻頓起試徐沂舉人見寄詩二首。二年己未。正月丁丑。有次韻軾人日獵城西詩。己丑。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趙抃以太子少保致仕。有賀抃啟。庚寅。新知湖州文同卒於陳州。有祭與可文。二月丁巳。以軾知湖州。有和軾自徐移湖將至宋都途中見寄五首。四月三日。有古今家誡序。有代張方平乞致仕表。七月甲戌。以宣徽南院使東太一宮使張方平爲太子少師。宣徽南院使致仕。有代方平謝表。八月。軾下御史臺獄。轍上書乞納在身官。贖兄罪。不報。十二月癸亥。軾責授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轍亦坐貶監筠州鹽酒稅。三年庚申。自南京適筠。有過龜山詩。高郵別秦觀詩。揚州五詠。遊金山詩。初至金陵詩。池州蕭丞相樓詩二首。過九華山詩。佛池口遇風雨詩。五月至黃州。有陪軾遊武昌西山詩。六月。有自黃州還江州詩。有遊廬山詩。南康阻風遊東寺詩。至筠。有次韻筠守毛維瞻司封觀脩城三首。八月乙巳。有中秋對月二首。于瞻次夜字韻。九月戊辰。有次韻毛君九日詩。辛未。屯田郎劉渙凝之卒。有哀詞。十二月丙寅。有東軒記。四年辛酉。五月癸巳。有廬山新脩僧堂記。六月壬申。有聖壽院法堂記。七月甲午。有吳氏浩然堂記。有送王適徐州赴舉詩。八月有試院唱酬十一首。

九月。有聖祖殿記。十二月。有黃州師中庵記。五年壬戌。有上高縣學記。有送毛君司封致仕還鄉詩。六年癸亥正月丁丑朔。有次韻王適元日并示曹煥二詩。閏六月。有次韻王適大水詩。四月丙辰朔。中書舍人曾肇卒。有挽詞。七月丙辰。國子司業朱服言諸州學或不置教授。乞委長吏選見任官兼充。先以名上禮部。從本監體驗可爲教授。即依所乞。其餘逐州舊補差教授。悉已放罷。仍錄進轍權筠州教授所撰策題三道。以其乖戾經旨。禮部言見爲教授人候有新官令罷。其蘇轍已令本路別差官兼管勾從之。有次韻賈蕃大夫思歸詩。八月。有庭中種松竹詩。九月癸酉。有書事詩。十一月壬寅朔。有黃州快哉亭記。十二月。文彥博致仕。轍有賀啟。庚子。有除夜詩。七年甲子。正月乙卯。有上元夜詩。并次韻王適上元夜二首。二月。有次韻王適一百五日太平寺看花二絕。子瞻自黃移汝。三月癸卯。有次韻子瞻特來高安相別。却寄邁迨過遯詩。并和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遊真如寺詩。次韻子瞻贈別詩。七月乙丑。軾幼子遯卒。有勉子瞻失幹子詩二首。九月。以轍爲歙州績溪令。謝洞山石臺遠來訪別。乘小舟出筠江詩。除夜宿彭蠡湖。有遇大風雪詩。八年乙丑。正月丙申朔。有正旦夜夢李志寧詩。并舟中風雪五絕。己酉。有南康軍

直節堂記。拜太守宅五老亭詩。有再遊廬山詩。至績溪。有謁城隍神孔子廟文。視事三日。有出城南謁二祠。游石照寺詩。有縣中諸花多交代江汝明所種。牡丹已過。芍藥方開詩。三月戊戌。神宗崩。哲宗即位。己亥。大赦天下。有代歙州賀登極表。轍始至邑。適有朝旨。江東諸郡市廣西戰馬。江東索乏馬。每縣雖不過十餘匹。而諸縣括民馬。吏緣爲姦。有馬之家爲之騷然。轍謂縣尉郭惇愿曰。廣西取馬。使臣未至。事忌太遽。徐爲之備可也。邑數爲有馬者。惇愿曰。邑有遞馬簿。歲月遠矣。然有無之實。尚得其半也。即取簿封之。又曰。何從得馬牙人。吾曰。召鄉耆家者詰之。則馬牙出矣。果得曾人市馬者。辭以不能。曰。吾不責汝以馬。但爲我供文書耳。曰。諾。州符日至。縣督責買馬。乃以夏稅過期爲名。召諸鄉保正副。驟問之。曰。汝保誰爲有及格馬者。相顧辭不知。曰。保正副不知。誰則知之。第勿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免罪矣。汝等所具。吾將使人訴其不實。而陳其脫略者。不可不實也。人知不免。皆以實告。復諭之曰。買馬事止此矣。廣西取馬者至。郡則馬出。若不至則已矣。皆再拜曰。邑人幸矣。然取馬者卒不至。五月。轍卧疾。至秋良愈。有病退詩。有病後白髮詩。八月戊午。資政殿學士司馬光爲門下侍郎。丁卯。以轍爲秘書省校書郎。有初得校書郎示同官三絕。有

荅王定國問疾詩。有辭靈惠廟歸過新興院詩。過相廳。有游桐君山寺詩。

十月己巳。有游杭州天竺寺詩。丁丑。以轍爲右司諫。哲宗元祐元年丙寅。轍至京師。二月癸酉。有論臺諫言事留中不行狀。甲戌。有久旱乞放民間積欠狀。乙亥。有論罷免役錢行差役法狀。丙子。有送陳睦出守潭州詩。癸未。有論蜀茶五害狀。丙戌。有乞選用執政狀。閏二月乙丑朔。有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庚寅。確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以門下侍郎司馬光爲右僕射。是日有乞罷蔡京知開封府狀。壬辰。轍言陛下以久旱憂禱勤至。自冬歷春。天意未荅。災害廣遠。又近歲民苦重斂。儲積空匱。應官債負。有貧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使民心說附。詔戶部勘會諸欠官本息罰錢。并免役坊場淨利錢數目。及民戶見有無抵當物力。具保明以聞。甲午。右諫議大夫孫覺同轍進對。有旨俟簾下內臣盡出。方敷奏。是日有乞罷右僕射韓縝劄子。壬寅。有乞招河北保甲充軍以消盜賊狀。癸卯。有差役五事狀。甲辰。有乞黜降韓縝狀。丙午。轍言竊見近日以蜀中賣鹽。權茶及市易比較。爲人疾苦。委成都提點刑獄郭槩體量事實。臣觀此三事利害易見。而槩畏憚茶官陸師閔。不敢依限體量。足以見其意在拖延。始因提舉官黃廉狀息增羨。槩以韓玠叔祖縝見任右僕射。意欲趍附。妄言韓玠不曾以戶口比較息錢。又代說詞理已在赦前。槩謂朝廷不合相度赦前之事。附下罔上。乞罷黜郭槩。別委官體量。詔郭槩特差督其賣鹽市易。令黃廉先次體量諸實以聞。有乞罷章惇知樞密院狀。并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庚戌。知開封府蔡京出知成德軍。辛亥。有廢官水磨狀。并乞葬埋城外白骨狀。是日章惇罷知汝州。壬子。有乞賑救淮南飢民狀。甲寅。有乞罷蔡京知真定府狀。丙辰。有乞罷安燾知樞密院狀。三月己未。有再論安燾狀。乙丑。有論發運司以糴米代諸路上供狀。丁卯。有乞責降韓縝第七狀。壬申。有乞責降韓縝第八狀。甲戌。有乞給還京西水櫃所易民田狀。庚辰。有論三省事多留滯狀。四月己丑。右僕射韓縝罷知潁昌府。庚寅。有言科場事狀。丙申。有招叢縣保甲充軍狀。庚子。有乞令戶部役法所會議狀。己酉。有乞禁軍旦教狀。壬子。有乞差官與黃廉同體量蜀茶狀。乙卯。有乞以發運司米救淮南飢民狀。五月壬戌。有論明堂神位狀。甲子。有乞借常平錢買上供及諸州軍糧狀。丁卯。有論蔡京知開封府不公第五狀。乙亥。有乞誅竄呂惠卿狀。丁丑。有再乞差官同黃廉體量茶法狀。壬午。有再言役法劄子。乙酉。有乞責降呂和卿狀。

六月己丑。有乞兄子適罷德興尉狀。甲午。有再乞罪呂惠卿狀。戊戌。呂和卿責知台州。庚子。有論青苗狀。壬寅。資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呂惠卿。落職降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甲辰。有三論差役狀。丙午。有論呂惠卿第三狀。辛亥。再責惠卿爲建武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甲寅。有論蘭州池狀。

七月壬戌。有再論蘭州池狀。甲子。有論京畿保甲冬教等事狀。甲戌。有論西邊警備狀。己卯。有再論青苗錢狀。壬午。有乞放市易欠錢狀。癸未。以刑部郎中杜紘爲右司郎中。甲申。有言淮南水潦狀。八月丙戌朔。有乞罷杜紘右司郎中狀。丁亥。有論差除監司不當狀。己丑。有乞罷青苗錢狀。并申三省狀。辛卯。詔諸路提刑司自今後常平司錢穀。令州縣依舊法糶糴。其青苗錢更不俵散。壬辰。有再言杜紘狀。癸巳。有言張璪劄子。請罷右職縣尉劄子。論戶部侍郎張頡劄子。丙申。有再言張璪狀。丁酉。有言張頡第三狀。己亥。有言責降官不當帶觀察團練使狀。癸卯。有言張頡第四狀。甲辰。以轍爲起居郎。有辭免二狀。

丙午。有論傅堯俞等謂司馬相公狀。戊申。有言張頡第五狀。辭起居舍人第二狀。辛亥。有申三省論張頡狀。轍權中書舍人。九月己卯。中書侍郎張璪罷知鄭州。有制。十一月丙子。轍召試中書舍人。

戊寅。制曰。在昔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爲體不同。而其旨無二。學者宗之以爲大訓。蓋當是時。豈特經紀法度。後世有不能及哉。至於左右言語之臣。皆聖人之徒。亦非後世之士所能髣髴也。斯道未墜。得人則興。庶幾先王。朕竊有志。其官甚學有家法。名重天下。高文大冊。爲國之光。追還古風。有望於汝。矧夫身備近侍。職在論思。位于西臺。實與政事。以爾器識。足以輔余不及。以爾諒直。足以行其所知。兼是數長。朕命惟允。任重于己。責難於君。在爾勉之。以永終譽。可中書舍人。有辭免狀二。謝表二。十一月戊午。尚書右丞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御史中丞劉摯爲尚書右丞。轍有大防摯制。十二月丁亥。有論梁惟簡除遂郡刺史不當狀。庚寅。有不撰葉康直秦州告狀。二年丁卯。正月辛巳。以給事中顧臨爲河北都轉運使。有送臨詩。五月己巳。太師文彥博等言。伏奉詔旨。以時雨愆期。太皇太后陛下憂閔元元。側身脩行。躬自貶損。以奉天戒。權停受冊之禮。今時雨溥注。二麥既登。秋稼有望。正名定位。義不可後。謹據太史局選定八月初四崇上徽號。不許。轍有請太皇太后受冊表。戊申。尚書左丞李清臣以資政殿學士知河陽。有制。辛未。集賢殿脩撰知陳州鮮于侁卒。有子駿哀

詞。七月辛未，有門下侍郎韓維為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制、八月丁未，熙河蘭會路經略司言今月十九日岷州行營將官种誼收復洮州，擒西蕃大首領鬼章。戊申，宰相率百官賀于延和殿，轍有賀表，有論西事狀。九月甲子，以講論語終篇，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轍有謝講論語賜宴表。十月以奉安神御於西京，轍先吉裕陵。壬午，還過鄭州，列子觀有御風辭一首。甲辰，有將師雄除陝西路轉運判官制。十一月甲戌，以轍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有辭免劄子，并謝表二。言者論買撲場務，令自熙寧初至元豐末，多有四界少者三界，緣有實封投狀添價之法，小民爭得務勝，不復計較利害，自始至末，添錢多者至十倍，由此破蕩家產，傍系保戶猶不能足，父子流離，深可閔卹。乞取累界內酌中一界為額，除元額已足外，其元額雖未足而於酌中額得足，並與釋放，唯未足者依舊催理，及酌中額而止。轍善其說，奏請施行之，天下欠戶蒙賜者不可勝數。十二月戊申，宿齋于右曹。三年戊辰，正月己酉朔，有三絕句寄軾。辛亥，祈穀，三月丙辰，韓康公絳卒，有挽詞三首。丁未，上東試進士。戊午，策試武舉于集英殿，以轍及王欽臣等為考官，轍有廷試武舉策問一首，有次韻欽臣集英殿井詩。己巳，賜進士及第出身，有考試罷詩二

首。四月戊寅，以文思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高士敦為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有送士敦詩。五月丙午朔，文德殿轉對，有論事狀，有詩。六月癸卯，以承議郎程之元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有送之元奉使江西詩。丙辰，以朝請大夫考工郎中周尹知梓州，有送尹兼簡呂陶二絕。九月辛亥，以御史中丞孫覺拜轍中書舍人彭汝礪秘書正字張續考試制科舉人，有呈同舍諸公二首，有次韻續院中感懷一首。十一月癸卯朔，有次韻軾旦日鎖院賜酒及燭詩，有祭范景仁文。四年己巳，正月癸巳，知鄆州王克臣卒，有挽詞。二月甲申，司空申國公呂公著卒，有呂司空挽詞三首。六月辛丑朔，丁未，以轍為吏部侍郎，有辭免劄子。辛亥，以轍為翰林學士知制誥，有辭免劄子，謝宣召狀，謝賜對衣金帶鞍馬，謝赦設狀。八月辛丑，以轍及刑部侍郎趙君錫為賀遼國生辰國信使。己未，范鎮葬汝州襄城縣，子百嘉百歲附焉，轍有蜀公挽詞三首，百嘉百歲挽詞二首。辛酉，撰太皇太后將來明堂禮成罷賀賜門下手詔。九月丙子，有將使契丹九日對酒懷子瞻兄并示坐中詩。戊寅，上齋于垂拱殿，百官齋于明堂。己卯，薦饗景靈宮。庚辰，齋于垂拱殿，有皇帝宿齋明堂閤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聖體答書六首。辛未，大享明堂禮畢，御宣德門肆赦，有皇帝謝禮畢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答書，有宰相呂大防皇伯祖叔祖皇弟并馮京劉昌祚加恩制，有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十月戊戌，轍進呈神宗皇帝御集，命宰執觀讀，呂大防請許數篇，太皇太后泣下。二十五日，轍婿王適從轍至契丹，虜主以其侍讀學士王師儒館伴，師儒稍讀書，能道轍父兄所為文，曰恨未見公全集，然亦能誦服茯苓賦等，虜中愛敬之。轍君錫使還，過相州，有祭韓中獻公文。五年庚午，有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二月庚戌，太師文彥博除開府儀同三司，河東節度使致仕，有除彥博制，有河東官吏軍民示諭敕書，有送彥博致仕還洛詩三首。三月壬申，以尚書左丞韓忠彥同知樞密院事，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為尚書右丞，有賜忠彥頌辭免不允詔，有賜知樞密院孫固乞致仕不許不允詔。己卯，以知亳州鄧溫伯為翰林學士承旨。四月有乞罷五月朔旦朝會劄子，上從之。丁巳，轍有太皇太后、皇帝以旱賜門下避殿減膳罷五月朔文德殿視朝手詔二首。辛酉，有除馮京司空彰德軍節度使再任知大名府制，有彰德軍官吏軍民示諭敕書。五月己巳，有端午帖子二十五首。乙亥，群臣詣閤門拜表請御正殿復常膳，有不許不允批答，自是四上表乃從之。壬辰，以轍為龍圖閣直學士，御

史中丞，有辭免劄子并謝表。六月辛丑，以禮部侍郎陸佃權禮部尚書，兵部侍郎趙彥若權兵部尚書，轍有論執政生事劄子，有分別邪正劄子。自元祐初革新庶政，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及中書侍郎劉摯尤畏之，遂建言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宣仁后疑不決，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復再以劄子論之，反復深切，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公相從和〻，是參用邪正之說衰矣。八月丙辰，轍言新除知荊州王光祖不當，詔以光祖為太原府路總管。九月八日，有論役法五事劄子。十月己酉，以徐君平虞策並為監察御史，從轍薦也。又言新除知順安軍王安世罪狀，詔罷為京西南路都監，其違法事令都水監依條施行。癸丑，轍有栽損待高麗事件劄子，從之。乙卯，龍圖閣學士滕元發卒，轍有乞優卹元發家劄子。十一月辛卯，尚書右丞許將罷為資政殿學士知許州。甲辰，殿中侍御史上官均言右丞許將不當罷，執政中丞蘇轍，侍御史孫升等附會大臣意指，敘邪不忠臣，竊聞外議以為轍等合為朋黨，動移聖意，以疑似不明細事合謀併力，逐一執政，自此大臣人人不得安位，參伏乞早賜施行，以協中外之望。詔罷

均知廣德軍。丁亥。以轍爲龍圖閣學士。六年辛未二月庚寅朔。辛卯。門下侍郎劉摯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癸巳。以轍爲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有辭免劄子四首。轍言兄軾召還。本除吏部尚書。以臣之故。除翰林學士承旨。臣之私意。尤不遑安。乞寢新命。與兄軾同備從官。詔不許。有謝表二首。 乙酉。有謝生日表二首。 八月辛亥。以軾爲龍圖閣學士。知穎州。有次韻子瞻感舊詩。有乞外任劄子。 十月庚戌。上朝獻景靈宮。因幸太學。有車駕視學。 甲戌。以王鞏得罪自劾家居待罪。遣中使賜詔不允。 十一月乙酉朔。右僕射劉摯以觀文殿學士知鄆州。 庚子。監察御史安鼎罷知絳州。先是鼎與趙君錫賈易同造飛語。誣罔兄軾悖逆之罪。君錫易既譴去。鼎猶在言路。復因王鞏事攻轍甚急。宣仁察其誣。故斥黜之。 辛丑。中書侍郎傅堯俞卒。有挽辭。 十二月乙卯朔。張文定公方平卒。 甲戌。有祭方平文。 丁丑。有李簡夫少卿詩集序。 七年壬申。二月癸酉。有生日謝表二首。 四月。以轍攝太尉。充冊皇后告期使。 五月戊戌。立皇后孟氏。 六月辛酉。以轍爲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有辭免劄子一首。表二首。謝表二首。八月。有祭文與可及文逸民文二首。癸酉。故龍圖閣學士滕甫葬。有甫挽詞二首。 九月壬辰。太皇太后垂簾。三省進呈翰林學士顧臨等郊祀議。太皇太后以宜依仁宗先帝故事。呂大防蘇頌與轍請合祭。唯范百祿議不同。甲午。再進呈。翌日太皇太后宣諭曰。皇帝即位以來。未嘗親祀天地。今且合祭。宜有名也。令學士院降詔。 十一月癸巳。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有進郊祀慶成詩并狀。以郊祀恩特加護軍。進開國伯。食實封二百戶。有乞免加恩表二首。謝加恩表二首。 八年癸酉正月癸巳。有次韻子瞻上元扈從觀燈詩。 二月丁卯。有謝生日表二首。 三月丁亥。監察御史董敦逸言轍及范百祿差除不當事。留中不下。轍奏。臣近以御史董敦逸言川人大盛。差知梓州馮如晦不當。指爲臣過。遂具劄子及面陳本末。奏蒙德音宣諭。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爲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誣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蹤。難以自安。切詳敦逸所言。謂馮如晦事乃其前狀所言之一。則其餘事不可不辨。遂乞一一付外施行。便蒙再三宣諭。以謂具他別無實事。伏惟聖恩深厚。知臣愚拙。曲加庇護。仰緬恩造。死生不忘。然臣忝備執政。知人言臣過惡。而嘿然不辨。實難安職。陛下愛臣雖深。而不令臣得知敦逸所言。臣竊有所未論也。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略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開允。非所以

安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 己丑。有北流軟堰劄子。 四月甲子。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進呈不允。轍於簾前極論之。己卯罷。 五月丙申。董敦逸罷知臨江軍。 六月己未。賜知潁昌府范純仁詔書召赴闕。 七月丙子。以純仁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 八月戊申。張方平葬。有祭方平文并挽詞。 辛酉。太皇太后不豫。 壬戌。呂大防范純仁蘇轍鄭雍韓忠彥劉奉世入問聖體。 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 乙酉。詔轍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 癸巳。有祭兄嫂同安郡君王氏文。 十一月戊子。三省樞密院同進呈中書舍人呂希純封還劉惟簡等除內侍省押班詞頭。上曰。禁中闕人。衆亦有近例。呂大防奏曰。雖有此衆論頗有未安。轍曰。此事非謂無例。蓋爲親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觀聖德。首先擢用內臣。故衆心驚疑耳。然臣等昨來開陳不盡。不能仰回聖意。致使宣布於外。以至有司封駮。此皆臣等之罪。劉奉世曰。雖有近例。外人不可戶曉。但以奉先施行爲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況遺聖聽。此實臣罪。今若不從其言。其餘舍人亦必未肯奉行。轉益滋章。於體不便。臣聞太祖一日退朝。有不悅之色。左右覺而問之。太祖曰。適對臣僚指揮事有失當。至今悔之也。以此見人君不以無失爲明。以能悔而改之爲善耳。上釋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廟取旨可也。轍又奏。竊聞仁宗聽政之初。即下手詔。凡內批轉官或與差遣。並未得施行。仰中書樞密院審取處分。史臣記之曰。是時上方親閱庶政。中外聞之。人情大悅。正與今日事相類矣。大防等知上從善如流。莫不欣幸。 壬辰。轍言奉敕撰大行太皇太后謚冊文。謹先進呈。詔恭依。 壬寅。轍奏。差撰太皇太后謚寶文。據太常寺狀。合依所請。到謚以宣仁聖烈皇后之寶爲文。 十二月己巳。群臣請慶壽宮上大行太皇太后謚冊。 紹聖元年甲戌。 正月丁丑。詔禮部給度牒千付京東等路體量賑濟司。募人入粟。二月。司農卿王孝先言賑濟之餘。軍糧匱竭。又送件北便張元方等還言相滑等州飢民衆多。倉廩空虛。轍見范純仁鄭雍議曰。此事豈可不令上知。二人皆不欲。曰。侍郎何以爲計。却恐上問及。轍曰。雖未知所出。然當令上知之。昔真宗初即位。李沆作相。每以四方水旱盜賊聞奏。參知政事王旦謂沆曰。今天下幸無事。不宜以細事撓上聽。沆曰。人主年少。當令聞四方艱難。不爾侈心一生。無如之何。吾老不及見此。參政異日憂也。純仁曰。善。劉奉世曰。誠宜先白。若上先言。極不便。既而純仁奏。近日張元方自河朔來。言流民甚衆。轍曰。元方言相州見養流民四萬餘人。通利軍一萬餘人。滑州二千餘人。然軍中月

糧止支一斗其餘盡令坐倉蓋倉廩已空矣恐別生事上曰爲之奈何轍曰滑州已支山陵餘糧萬石與之可以支持兩月耳兼京東賑濟可准備糧食太多提刑司又太多已令安撫轉運司再相度矣候見得去着吏誠應副又京城賑濟應副備至然省倉軍糧止有二年五月備臣曾令王孝先具的實數子在此上曰何其寡備至此轍曰非一日之故蓋累年官賣米太多去年臣曾與呂大防商量限市價九十已上乃出糶令爲飢饉止賣六十蓋不得已也熙寧初臣在條例司竊見是年有九年以下糧上曰須九年乃可轍曰九年未易遽置但陛下常以爲意慎事惜費令三五年間有三五年備亦漸可也臣之愚意以爲朝廷新經大喪繼以飢饉屢至若災止如此尚可萬一更水旱何以繼之方今正是君臣恐懼脩省之日不可不知耳　丁未以戶部尚書李清臣爲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鄧溫伯爲尚書右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臣尤力　己酉葬宣仁聖烈皇后于永厚陵轍有挽詞二首　己未慶王衎薨　三月乙亥左僕射呂大防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　乙酉上御集英殿策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即爲邪說以扇惑群聽轍上疏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備位執政不敢不言然

臣竊料陛下本無此心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復深究是非遠慮安危故勸陛下復行此事此所謂小人之愛君取快於一時非忠臣之愛君以安社稷爲悅者也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施設度越前古蓋有百世而不可改者也臣請爲陛下指陳其略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戎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者也至於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爲明以讖決事天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豈弟之政後世稱焉及我本朝真宗皇帝右文偃武號稱太平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及章獻明肅太后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仁宗聽政亦絕口不言天下至今韙之英宗皇帝自藩邸入繼大臣過計創濮廟之議朝廷爲之洶

洶者數年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答遂以安靖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蓋有不可不以廟社爲重故也是以子孫既獲孝敬之實而父祖不失聖明之稱此真明君之所務不可與流俗議也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詞則大事去矣奏入不報再以劄子面論之上不懌曰人臣言事何所害但卿昨日以劄子奏謂機事不可宣于外請秘而不出今日乃對衆陳之且引漢武帝以上比先帝引諭甚失當轍曰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奏言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至鹽鐵榷酤均輸之法其意止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豈明主也范純仁進曰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轍退上奏今者偶因政事懷有所見輒欲傾盡以報知遇而天資闇寡不達機務論事失當冒犯天威不敢自安伏乞聖慈憐臣不識忌諱出於至愚少寬刑誅特賜屏遠以允公議李鄧從而媒蘖之丁酉除端明殿學士知汝州告詞略曰大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自亦難安原誠終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上批蘇

轍引用漢武故事比擬先帝事體失當所進入詞語不著事實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蓋義不得已可止以本官知洪州仍別撰詞進入制曰朕以眇躬上承烈考之緒夙夜祗飭懼無以丕揚休功寔賴左右輔弼之臣克承厥志其或身在此地倡爲姦言怫於衆聞朕不敢赦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蘇轍頃被選擢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猶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於宣言而眩聽至引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姿加之經德秉哲之上言而及此其心謂何宜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之寄尚爲寬典姑務省循可特授依前太中大夫知汝州　四月壬戌轍至汝州有謝上表是日以提舉杭州洞霄宮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范純仁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丁卯有謝兩文有汝州楊文公詩石記　五月癸卯侍御史虞策侍御史來之邵井亮采言轍近以論事失當責守汝州而吳安詩草制有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本於愛君之語命詞非判如此質之公議難逭典刑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安詩行蘇轍誥重輕止徇於私情褒貶不歸於公議不加黜責何以懲戒詔安詩罷起居郎　乙巳虞策言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引漢武帝比先朝止守近郡請遠謫以懲其咎上曰已謫矣可止也　乙丑

有龍興寺吳畫殿記。　六月甲戌右正言上官均言近具劄子論奏前宰臣呂大防門下侍郎蘇轍擅權欺君竊弄威福及前御史中丞李之純等朋邪誣罔同惡相濟已明正典刑以服中外既及旬浹未蒙施行臣以爲人主之所以臨制天下爲腹心之臣者莫重於執政爲耳目之官者莫重於諫官審詔誥慎出納者莫重於舍人給事方大防蘇轍擅操國柄不畏公議引用柔邪之臣如李之純輩充塞要路以固寵祿又以張耒秦觀撰次國史曲明大防輩改變法度之功是以人主賞罰私其好惡其惡一也同時執政如胡宗愈許將劉摯蘇頌皆以與呂大防蘇轍議論異同轍陰諷諫官御史死力排擊卒皆斥罷敢以姦謀轉移陛下腹心之臣易於反掌其罪二也李之純頃在成都與呂大防相善大防秉政引用之純爲侍郎又除知開封府之純尹京無狀又府舍遺火延燒殆盡法當譴責反挾私愛權爲御史中丞楊畏虞策來之邵等皆任爲諫官御史是四人者傾險柔邪嗜利無恥其所彈擊者皆受大防蘇轍密諭或附會風指以濟其欲是以天子耳目之官佐其喜怒以塗蔽朝廷之視聽其罪三也舍人主出制命給事主行封駁命令有未善差除有未當皆許繳駁如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四人者皆附會呂大防蘇轍好惡隨意上下不恤公論其所繳駁者皆大防蘇轍之所惡其所掩蔽者皆大防蘇轍之所愛是以天子掌詔命出納之臣濟其好惡其罪四也呂大防自爲執政以至宰相凡八九年最爲歲久蘇轍執政雖止三四年而強狠徇私尤甚如沮壞先帝役法官制學校科舉之制士民失業棄先帝經畫塞徼要害之地揖西戎使侮邊陲之患至今未弭其罪五也呂大防蘇轍身爲大臣義當竭忠盡公以輔佐人主乃便辟柔佞陰結宦官陳衍伺探宮禁密旨以固寵祿其罪六也大防蘇轍同惡相濟固非一日李之純楊畏虞策來之邵爲朝廷耳目曾不糾察反陰相黨附以圖進用御史黃慶基董敦逸憤發彈奏蘇轍等專權之罪罷斥爲轉運判官李之純楊畏來之邵希附蘇轍等又指慶基敦逸以爲誣陷忠良不當更除監司遂謫守軍壘陛下既親機務洞分邪正軾轍既已斥罷來之邵輩方始奏論其朋邪罔上是時附勢情狀明白衆所共知非臣之私言臆度也李之純既已罷充尚書謫守單州今楊畏尚爲禮部侍郎來之邵爲侍御史虞策爲起居郎喬執中爲給事中范祖禹呂希純雖出守外郡皆尚除待制罪同罰異此中外之所未喻也議者以爲李之純柔懦無能遂爲中丞其所附呂大防蘇轍指意彈擊皆楊畏來之邵朝夕說諭曾特爲之二子姦險過於之純既

已斥謫而二人尚居清要哆然自得曾不愧避臣聞治國之要莫先於辨邪正欲辨邪正莫若驗之以事今楊畏輩邪險之情皆已明驗若不加斥遠方俾安要近則是邪正兼容忠佞雜處蠹敗國政理之必然竊觀陛下自親機務收還權會大防蘇轍黨今十已去七八然楊畏等六人尚居清要未快士論伏望陛下考察呂大防蘇轍擅權欺君姦邪不忠之罪推究楊畏等朋邪害正趍時反覆之惡譴責黜免明正典刑以示天下制曰事君者有犯勿欺所以盡爲臣之節無禮必逐豈容迷慢上之誅大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父子兄弟挾權變詐之學驚愚惑衆轍昔以賢良方正對策于庭專斥上躬國有異志有司言轍懷姦不忠如漢谷永宜在罷絀我仁祖優容特命以官在神考時獻書縱言時事召見詢訪使與討論與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二聖厚恩宜何以報垂簾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路使詆先朝以君父爲仇無復臣子之義懷怏深阻出其天資援引猥浮盜竊名器專恣可否壽敢誰何至與大防中分國柄罔上則合謀取勝狥私則立黨相傾排嫉忠良眩亂風俗既洞察險詖猶肆誕謾假設虛詞規喧朝聽比雖薄責未厭公言繼覽奏封交疏惡狀維爾自廢忠順之道而予務全終始之恩肯屈刑章尚假民社往自循省毋速後愆可特降左朝議大夫知袁州。　七月丁巳三省言近聞朝廷以呂大防劉摯蘇轍落職降官黜知小郡臣始以謂陛下慈厚不欲盡言姑示薄責而已今觀制詞在大防則曰睥睨兩宮呼吸群助誣累慈訓包藏禍心在劉摯則曰誣詆聖考惡視朕躬窺伺禁省密爲離間在轍則曰老姦擅國肆詆先朝以君父爲仇無臣子義既及此矣則罪重謫輕情法相遠伏望更加詳酌以正其罪監察御史周秩言朝廷議呂大防劉摯落職降蘇轍三官責知小郡臣愚竊以爲未也大防等罪尚可以爲民師帥乎然大防與摯始責姑易地再施行猶可也轍之責已再三矣而止於降官則不若未責而更容臣等極論之也臣愚謂大防等罪不在蘇轍之下大防摯轍是皆言之而又行之者也蓋大防等所言所行皆害先朝之事彼得罪於先朝而輕論之它日有得罪於陛下者而重論之於義安乎呂惠卿以沮難司馬光罪至散官安置則爲人臣者寧犯人主勿犯權臣爲得計也且摯與轍譏斥先朝不減於軾大防又用軾之所謀所言而得罪輕於蘇軾天下必以爲非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并諡告及追所賜神道碑額降授左正議大夫知隨州呂大防守本官行秘書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降授左朝議大夫知黃州劉摯守本官試光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降授朝議大

奏知袁州輟守本官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轍在郡有異政既罷去父老送者皆嗚咽流涕數十里不絕八月過真州有阻風詩行至江州彭澤縣被筠州之命九月癸亥至筠有謝表 二年乙亥正月壬子次韻兄惠州上元見寄詩 甲辰有曹溪卓錫泉銘 二月二十五日有古史後序一首 九月戊申道延聰老卒有塔碑 辛未𥡴明堂大赦天下轍有賀表 三年丙子二月有盆中石菖蒲忽生九花一首 三月乙未有祭寶月大師文并送成都僧法舟西歸詩 四年丁丑二月庚辰三省言呂大防劉摯蘇轍爲臣不忠朝廷雖嘗懲責而罰不稱愆其餘同惡相濟幸免者甚衆亦當量罪示有懲艾詔大防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劉摯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又制曰朋姦擅國貢有餘辜造訕欺天理不可赦具加顯黜以正明刑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蘇轍操傾側孼臣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肆爲詆欺晚同相考協濟險惡造無根之詞而欺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謂邪說爲讜言指善政爲苛法矯誣太后悉并沖人助成姦謀交毀先烈發恐懟於君臣之際忘忌憚於父子之間陰懷動搖公肆排詆粤予親政尚爾挽權持罔上之素心爲怙終之私計罪同首惡法在嚴誅而事久益彰罰輕未稱朕顧瞻

嚴廟跂念裕陵義不敢私恩雖以貸無居散秩投置遐陬非徒今日知馭衆之威亦使後世識爲臣之義勉思寬恩務益往愆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 閏二月甲辰軾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 五月甲子兄弟相遇於藤相與同行 六月丁亥至雷州有謝到州表 癸巳軾與轍相別渡海往昌化有和子瞻過南海詩 十月軾有停雲詩寄轍轍次韻答之 十一月己卯廣西經略安撫司走馬承受段諷言知雷州張逢周恤安置人蘇轍及軾兄弟與之同行至雷州請下不干礙官司按非詔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董必具實狀以聞 十二月癸未新州安置劉摯卒 己亥有和淵明詩集序 元符元年戊寅 二月軾以轍生日有沈香山子賦贈轍轍和以答之 丙申詔差河北路轉運副使呂升卿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董必並充廣南東西路察訪時有告劉摯在政府日謀廢立者章惇蔡卞欲因是起大獄蔚表悉按誅元祐臣僚故遣升卿等戊申長星見三月癸丑詔呂升卿等罷充廣南東西路察訪指揮更不施行癸酉提舉荊湖南路常平董必言朝請郎知雷州張逢於轍初到州日同本州官吏門接次日爲具召之館於監司行衙又令傲進見人吳國鑑宅居止每月率一再移廚管待轍差借白直七人海康縣令陳某追工匠應副國鑑脩宅

詔轍移循州安置違勅停謫衛替 八月轍至循州寓居城東之聖壽寺已乃裒橐中之餘鬻之得五十千以易民居大小十間北垣有隙地可以毓蔬有井可以濯乃與遜荷鉏其間用民黃氏官學家也有書不能具時假其一二讀之題白樂天文集後 二年己卯有巢谷者自眉山徒步訪轍於循州又將見軾於海南行至新州而卒年七十三轍爲之傳 四月二十九日有龍川略志序 七月二十二日有龍川別志序 閏九月丁丑有春秋傳後序 戊寅重陽有與父老小飲四絕 十一月辛未有祭孫婦黃氏文 三年庚辰正月己卯哲宗崩徽宗即位庚辰大赦天下二月癸亥轍量移永州安置轍有次韻子瞻和陶淵明雜詩十一首 四月庚戌元子生辛亥赦天下丁巳轍移岳州勅曰朕即祚以眷哀士大夫失職者衆雖稍收敘未厭朕心茲者天祚予家誕生上嗣國有大慶賚及萬方解網郵辜何俟終日責授某官蘇轍擢自先帝與聞政機坐廢累年在約彌歷漸還善地仍畀兵團可濠州團練副使岳州居住轍歸至虔州被命有謝狀 十一月癸亥朔勅曰朕初踐祚思赴治功敷求俊良常恐不及念雖廢棄不忍遐遺轍富有藝文嘗預機政謫居荒裔積有歲時稍從內遷志御彌歷昭還故秩仍領真祠服我異恩無忘報稱可特授太中大

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宮外州軍任便居住至鄂州被命有謝表有田在潁昌府因往居焉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正月己巳中太一宮使范純仁卒轍有挽詞 甲戌欽聖憲肅皇后向氏崩有慰表并挽詞三首 三月丙子有祭東塋文 戊寅有鮮于侁父母贈告跋 五月丙戌欽聖憲肅皇后神主祔于廟室轍有慰表二首 七月丁亥軾卒于常州 九月癸亥有祭文 十月有追和軾歸去來詞 十一月庚辰祀南郊赦天下轍有賀表 十二月庚寅王東美器之妻蘇氏卒有墓誌 丙申有祭范子中朝散文 崇寧元年壬午三月戊午跋巢谷傳 四月丁未有祭王氏嫂文 五月丁卯有祭兄文是月庚午詔蘇軾追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其元追復舊官告繳納蘇轍更不敘職名 乙亥詔蘇轍等五十餘人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 閏六月癸酉葬軾于汝州郟城縣小峩眉山有墓誌銘有再祭八新婦文 戊寅詔轍降爲朝請大夫以銓品責籍之時差次不倫故也有謝表 八月丙子詔司馬光等子弟並不得任在京差遣太常寺太祝蘇遠與外任合入差遣 十一月十三日有雪詩 二年癸未正月補子瞻謫居儋耳唐佐從之業遷居蔡州詩 二月寒食詩 己巳有癸未生日詩 三月甲午跋楞嚴經有六孫名字說

辛丑春盡詩。次日立夏。四月戊午。有夢中詠駢人詞。六月庚午。有立秋偶作。九月乙酉。有九日詩。己巳。有立冬聞雷詩。十月。有罷提舉太平宮欲還居潁昌詩。十一月癸卯。有次遲韻對雪一首。三年甲申。正月庚寅。還潁昌。有甲申歲設醮青詞。三月丙子。有上巳日久病不出示兒姪詩。辛卯。有葺東齋詩。并初得南園詩。六月。詔頒元祐姦黨姓名三百九人刻石諸州。七月丁酉。有記夢詩。有抱一頌。有葺居五首。有歲暮口號二首。四年乙酉正月戊寅。有雪後小酌贈內詩。三月庚戌。有喜雨詩。五月。和遲田舍雜詩九首。七月甲寅。詔元祐宰執墳寺特免毀拆。不得充本家功德院。並別賜敕額為國焚修。冬至雪詩。有歲暮二首。除夜詩。五年丙戌正月戊戌。彗出西方。丁未。大赦天下。毀元祐姦黨石刻。三月辛亥。提舉南京鴻慶宮范純禮字彝叟。轍有祭文。己未。姪孫元老中進士第。有次遲韻贈陳天倪秀才并送元老歸鄉詩。有秋社分題詩。有築室示三子詩。有中秋無月二首。九日獨酌三首。九月。有潁濱遺老傳及欒城後集序。十月庚戌。有大雪詩。是時行大錢當十。民以為病。故詩中及之。十一月八日。有夢中反古菖蒲詩。有守歲詩。大觀元年丁亥。正月庚戌。詔應係籍宰執墳寺會經放罷者。並給還。轍有謝表。

二月。有丁亥生日詩。七月乙酉朔。有苦雨詩。有釀重陽酒詩。有九日詩。有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詩。有送少子遜赴蔡州酒官詩二首。有論語拾遺二十七章。十一月乙丑。詔八寶初成。可於來年正月用之。二年戊子正月壬子。有正旦詩。是日帝受八寶。赦天下。轍復朝議大夫。遷中大夫。皆有謝表。并焚黃文。有七十吟。二月。有生日詩。有八寶詩。有夏至後得雨詩。八月癸巳。有移花詩。十二月壬辰。有伐雙穀詩。有除日詩。書老子解後。三年己丑。有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詩。二月庚寅。有望日雪詩。遜自淮康歸覲。逾旬而歸。有送行詩二首。八月。有中秋新堂看月詩。九月。有重九陰雨病中把酒示諸子詩。有己丑除日詩。四年庚寅。有新春五絕。有上元雪詩。閏八月辛亥。有雨中秋詩。辛酉。有菊有黃花詩。有除夜二詩。政和元年辛卯。有正月十六日一首。有七十三歲作一首。有七夕詩。重九詩。十月戊午。有雪詩四首。有冬至詩。除日詩。有欒城第三集序。卜居賦。再題老子解後。二年壬辰。有壬辰年寫真贊。二月。有壬辰生日。記肯中所懷。自作一首。五月十九日。有喜雨詩。有送遲赴登封丞詩。八月辛亥。題蔡散先海外所集文後。九月庚申。有墳院記。是月壬午。中大夫轍。轉太中大夫致仕。轍居潁昌十三年。潁昌當往來之衝。轍杜門深居。著書以為樂。謝卻賓客。絕口不談時事。意有所感。一寓於詩。人莫能窺其際。十月三日。轍卒。年七十四。十一月乙丑。追復端明殿學士。特贈宣奉大夫。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夫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郟城縣上瑞里。三子。遲字伯充。官至太中大夫。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紹興二十五年卒。适字仲南。官至承議郎。通判廣信軍。宣和四年卒。遜字叔寬。官奉議郎。通判瀘州潼川府。靖康元年卒。五女。文務光、王適、曹焕、王浚明、曾縱其婿也。務光字逸民。適字子立。焕字子文。縱字子元。矩遷二子。簡籌。适三子。籀、範、築。遜四子。筠、威、相、籛。轍有詩傳二十卷。春秋集傳十二卷。老子解二卷。欒城集後集第三集共八十四卷。應詔集十二卷。子瞻評其文。以為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其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轍少讀太史公書。患其疏略。漢景武之間。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左氏皆不列於學官。世能讀之者少。故其所記堯舜三代之事。多不合聖人之意。戰國之際。諸子辯士。各自著書。或增損古事以自信其說。一切信之。甚者至採世俗之語。以易古文舊說。及秦焚書。戰國之史不傳於民間。秦惡其議己也。焚之略盡。幸而野史一二存者。遷亦未暇詳也。故其記戰國有數

年不書一事者。於是因遷之舊。上觀詩書春秋。旁取戰國策及秦漢雜錄。起伏羲神農。訖秦始皇帝。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凡六十卷。晚在海康。刊定舊解老子。寄子瞻。子瞻題其後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及歸潁昌時。方詔天下焚滅元祐學術。轍教諸子錄所為詩春秋傳古史。子瞻易書傳論語說。以待後世君子。復作易說三篇及論語拾遺以補子瞻之闕。其論大衍之數五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盡歸古今學者增損附會之說。傳其本真。既卒。籀等述其緒訓。為潁濱遺語一卷。紹興中以遲貴累贈太師封魏國公。史氏楚國太夫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三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何初
圈點監生臣曹忠
臣周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一　六模

蘇

蘇邁（姓氏遂華蘇軾三子邁雄州推官知瀛州河間縣邁子符紹興年禮部尚書）

蘇過（嵩陽晁説之撰墓誌銘過宋通直郎字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君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歲）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繼貶惠州安置三年遷儋耳安置既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邇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為嶺外之役特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塗人涕泣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焉非也先生憂國愛君之心日加循省而鬱結則何敢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為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樵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為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為文一篇曰志隱致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為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焉嘗命叔黨作孔子弟子別傳則固有以處其子矣當是時叔黨之風使蠻蜑夷獠若可以語禮義而中癘啞毒莫為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亦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未知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住板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湖陰營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曰斜川居士以示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焉泯泯浮沉里巷或特一至京師自得醉醒而倘佯一世之外所遇者與談靡不傾盡遺次大嘯謔浪閒節槃存焉惟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岣嘍桴溟渤之純孝而一旦忠盡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及使人有見於此而暴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躬耕巴蜀也幸而有子曰瞻可以肆所志而無邦家以容瞻則赴難畢而死耳嵇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庸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邦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胡不壽吾叔黨於盛

世一振發之邪叔父欒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無他成就此兒能文也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則早行於世而書畫之勝亦克肖似先人人稱之曰小坡仕宦之日少於閑居時且多艱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免晚權通判中山府無幾何以事如鎮陽焉娶范氏蜀忠文公之孫承事郎百嘉之女男七人籥籍節笈簟遂笙女四人長適將仕郎常任俠孫男二人嶠峴其葬以七年四月辛酉葬在先生兆之東南籥等以說之有奕世之好辱在先生舊賢中求銘不敢辭　銘曰文安先生之知人難乎其爲子也東坡先生之事君其爲之子者又亦不易也孔子弟子傳之不成尚何對也先生持合此兒若不娶必得道嗚呼有貴乎得道者得以道蔭世也後之人觀蘇氏世世不失令名槩然文墨之外也拂塵錄宣和中叔黨游京師寓居景德寺僧房忽見快行家者同一小轎至傳旨宣召亟令登車叔黨不知所以然不敢拒才入則以物障其前惟不設頂上以小涼傘蔽之二人肩之其疾如飛約行十餘里抵一修廊內侍一人自上而下引之升一小殿中上已先坐披黃背子頂青玉冠宮女環侍莫知其數帚敍仰窺始知爲崇高莫大之居時當六月積冰如山噴香若煙霧寒不可思俯仰之間不可名狀起居畢上喻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非有他也叔黨再拜承命然後落筆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賞歎再三命宮人捧賜醽酒一鍾錫賚極渥拜謝而下復循廊間登小輿而出亦不知經從所歷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胡元功云）王明清揮塵後錄蘇過東坡先生之季子也翰墨文章能世其家士大夫以小坡目之靖康中得倅真定赴官次河北道遇綠林脅使相從叔黨曰若曹知世有蘇內翰乎吾即其子肯隨爾輩求活草間邪通夕痛飲翌日視之卒矣惜乎世不知其此節也（趙衣之云）老學庵續筆記叔黨宣和辛丑歲得隙地於許昌之西湖葺爲園亭是年叔黨甫五十嘗曰陶淵明以辛丑歲遊斜川而詩云開歲忽五十是吾與淵明同甲子也今吾得園之歲與淵明遊斜川之歲適同因以小斜川名之或者謂叔黨家本川人而在元祐邪籍故自名斜川恐不然也

蘇遲　赤城續志遲眉山人字伯充門下侍郎轍之子官至戶部侍郎建炎己酉自婺女避地臨海于蘭偕來遊天柱山寺有詩見天台續集　姓氏遺事子由因卜氏故居改卜其廳事洒甚有柴氏廳三間售三百萬錢而力不足遲曰因卜氏舊而易其尤子孫賢師吾儉子由賦因舊詩

蘇符　紹興正論符字仲虎元祐禮部尚書軾長子邁之子也建炎三年自選人特改右宣教郎權國子監丞紹興中爲夔路提點刑獄公事五年賜同進士出身除司勳員外郎改司封郎官兼資善堂贊讀七年除秘書少監八年遷太常少卿以建國公講尚書終篇減磨勘年符建議將來景靈宮四孟朝獻請比附國朝諒陰故事於行在設位分命大臣行禮時徽宗及顯肅后相繼上仙而景靈神御寓溫州故也符又言徽宗顯肅未聞諱日乞推以聞哀之日依祖宗忌辰行香皆從之符又言今歲當行祫禮而在諒闇之內乞用熙寧故事移就來年孟冬從之除起居郎有旨免試除中書舍人陞兼翊善秦檜議以王倫爲國信使計議使而以符副之符稱疾不受九年二月遷給事中符言已分屯吳玠軍馬乞免對糴等錢上曰四川自兵興以來橫斂既多民不堪命可令胡世將張深相度蠲減以蘇民力充金國賀正旦使先命官其家一人尋除禮部侍郎九月詔汝州郟城縣故資政殿學士蘇軾墳寺以旌賢廣惠爲名以符援范鎮家賜刊例有請故也符至東京會莫將繼來與虜議不合因之涿州事復變虜人拒不納符乃還十年除權禮部尚書兼翊善如故俄兼侍讀先是宋汝爲自北境間行投獄飛軍中飛遣赴行在汝爲具言虜情且曰今和議雖定計必背盟不可以遽絕武備秦檜聞之不樂符力言于上遂除差汝爲處州通判仍遷一官初趙鼎請建資善堂選朱震范仲爲翊善贊讀秦檜言於上曰鼎欲立皇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及普安郡王既正名下禮院討論進封典禮與大臣所議不合十二年符與吳表臣等七人坐不詳具祖宗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罷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遂寧府符有田在蘇因留居之檜不樂遣符還蜀十六年除敷文閣待制二十四年知饒州二十五年秦檜欲令符進職上曰符軾之孫與恩數甚善因言符初背和議甚力後遂變其說遂除本閣直學士尋提舉崇道觀二十六年知邛州

蘇籍　紹興正論籍字季文贈資政殿學士軾幼子過之子也紹興十年九月以右承事郎爲太常寺主簿填復置闕初建國公既開資善堂而崇國公璩尋赴資善聽讀已而建國封普安郡王命有司討論典禮十二年二月有旨吳表以蘇符陳桷方雲翼丁仲京王普蘇籍坐不

詳具祖宗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並罷二十五年四月除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

蘇元老

宋史列傳元老字在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奬之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公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遣下令招降元老歎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夔陜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陜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令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絶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刀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刀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内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荅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説其學術議論頗傚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宫元老歎曰昔顔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元一統志元老外和柔中實勁正中官梁師成自謂軾遺腹子欲見之先使人求其文元老不與士君子稱之王明清揮麈餘話元老東坡先生之從孫自幼即卓然東坡許之元符末入大學東坡已度海每與其書委曲詳盡宣和中歴館職郎曹奉常言者論其宗元祐學術罷爲宫觀而謝表迺云念昔薰人偶同高祖士大夫頗少之（彼文老云）

蘇峴

宋韓元吉南澗集朝散郎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蘇公墓誌銘蘇文忠公以文章冠天下士大夫稱曰東坡先生而不姓也中興渡江始諸孫有顯者其二曾孫陽在許昌相繼來歸才望表表著見天子識而用之一曰嶠字季真歴諫省給事黄扉待制顯謨閣次則公也諱峴字叔子兄弟一特馳名其任海陵縣丞日故參知政事錢端禮以吏部侍郎宣諭淮東薦之曰蘇軾爲宋儒宗爵不配德而峴才識儇緯有典刑願加甄録庶可敦風俗激士氣賜對垂拱殿言合上意命之曰爾四世祖集太常因革禮者也其主簿太常寺在職逾年嘗論考課法乞赴選之官具前任五事薦平允之士以爲廷尉平弟知縣之闕爲數等以選能者將遷太理正以女弟之喪祈便親養朝廷以爲太府寺丞而待其次既而外舅曾丞相懷長民部引嫌易將作監丞因輪對則曰治道貴持久也常人之情恨不成於須刻陛下勿以小利而忽大計急近效而防遠圖也語益切至人以爲難知邵州數月丁内艱掌舶貨於閩趙丞相雄爲樞密又薦之上曰朕記其面也召見曰卿可謂清苦有立矣除吏部郎卿于太府由福建轉運副使移江西上復念之曰東坡之孫惟峴有家法在宜與職名執政未及擬詔充秘閣修撰然後知公之柬於聖衷盖久也而公舊苦肺疾以哭兄逾戚連歳屢作淳熙之十年也六十有六矣病旬餘郤醫藥不肯視曰東坡之年止此吾何德以之屏葷茹蔬御而逝十二月七日也將葬諸子以銘爲請予與公既故且親同里閈共庚申也其何可不銘公爲人清澹寡欲氣正而言直在官以廉居家以儉接朋友以信義恬不務進取故自奉常歸正而易丞由寺而移監未嘗一以介意方曾丞相當國毎以正倫物之人不謂其子壻也竟以嫌引去其提舉福建市舶前官有以歳市乳香增數授貼職者公之增至三十八萬斤不肯自言還朝主吏部右選武臣類不知書所理多不得伸公悉意直之或俾居保任而行吏莫敢肆在太府司詳定勅令遇邊官輙覆覈不怡累日日用既踰分矣禄不及親何益也盖公實文忠公季子斜川公諱過之孫諱籥之子季真爲母兄其還自北方而文忠仲嗣無後以諸父之命後之從祖侍郎公遂郊恩任公祖諱迨朝散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妣安人歐陽氏考諱箕將仕郎累贈朝奉大夫妣太恭人范氏始文忠愛陽羨山水買田欲居僅數百畝屋數楹也而家於許昌至離亂駕部即世歐陽夫人始居陽羨大夫早世妣復守志公奉二夫人盡禮無違歐陽夫人既終公以孫服喪盡治其生事而范夫人一女甚愛納壻與公同居三十年舍以正寢而已造室于西偏雖百錢斗粟非夫人之命不擅取予也閨門雍睦人所歎羡初爲鹽城縣鹽場罷舊例之不可仍者自以家貲買小舟部餉場吏始知有上下之分課以充羨及丞海陵都督府下淮南帥司市馬檄公定價公筭爲三等帥謂可損公曰馬求諸民擾矣況重損其直乎公代去縣竟益戶率錢爲賸公悉拒謝之特郡方以事閼公傔間是攬而遣公舶使之不謹多以私市珍貨爲利公則自食物外一不以市令丞相梁公異弟與司舶

隣嘗和公詩戲曰只恐歸無菊子圃言公雖菊枝不肯圖畫以歸也公學有家法書賦詩自童稚出語已驚拔曉淳淡不事雕飾有綺語編僅三卷曰此吾以適意也特夢與羽客唱詠飄然有出塵之想其論事於朝則重縣令之選且言人材所以濟治功求之則是用之或非與循吏能吏之辨析鞠兩淮旱荒三年之憂又言軍將子弟恥武技而尚文墨緩急無可用之令統制官於部曲各舉所長上甚嘉納曰文武一道東坡詩固有云也請罷州縣市令司遂行於天下文武提點刑獄不兼置後亦行之上嘗問邵州瀕溪洞當用武臣與否公言文武惟所擇然州縣之與溪洞接者法當禁僧道技術遊士往來食鹽官亦置場貿易令稍弛矣顧嚴之其將赴舶司上詢以舶商事則曰不敢以道路之言欺陛下也俟至部講究以聞議者歎公忠實既還始奏二事以變貨售於一路而勿拘於置司之地舶務官通於四選而必經任者皆見納太府市藥材於雜買務得不以特公曰藥以治病茲實惠及民者也請用舊法市於外戒監司郡官不得以私意易置縣令關之漕計以鹽筴而州縣積負公奏除十餘萬緡江右俗號囂訟公為條目揭道周有投牒不應法令皆拒斥之其語頑而執狠者面諭以理往往愧謝而去訟亦為省平居誨諸子以履踐為先詞章次之嘗

曰忠孝本也不務本而事文所謂書蠹是已娶曾氏贈恭人先二十年卒男六人納迪功郎嚴州桐廬縣尉格以繼季真而夭石以繼族兄奭世迪功郎監行在省倉下界極將仕郎杉杞皆力進士欲自奮公有遺澤相遜而未承也公之教為可知矣女一適德槩孫男五孫女六納等以明年十二月庚申葬公宜興縣芙蓉山南平之原且以曾恭人祔焉（或刊則云曾恭人久祔于姑兆不并乘也）為之銘曰　嗚呼東坡爽夏知名況其子孫且有典刑典刑伊何見於三世季真叔子實令兄弟李固顯矣公僅九卿康以篤躬孝以事親澹然而和介然以清學非嗜書志在力行自其少年亦以詩鳴暢美之濆吾祖有田進退裕如若將終焉其達允特其命則天允令之賢豈不富貴公雖未極視以弗愧尚其後昆克紹其門基隧有碑公亡

若存

蘇嗣之

歸潛志許州有蘇嗣之者云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騃富於財以貲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笑以其肥碩也呼為蘇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草木盡死今蘇胖生一夕郟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

蘇協

宋江少虞類苑協蘇易簡父協蜀中舉進士性滑稽易簡仕翰林學士協為京府掾特親王為尹每朔望父子廷揖晨起協詣府易簡入禁中協笑謂人曰父參其子子朝其父斯事亦倒置矣初協為汝州司戶易簡通判蘇州書與易簡曰吾在汝汝在吳吾思汝汝知之乎其好談諧如此成都志協為陵州推官子易簡生官舍中易簡父死不能歸左綿倫居于此受業于貢士費禹珪嘉熙末經兵燹以前宅尚存綿州志協父寓唐相頲孫至左綿喜其地物奧潤遂迎父喪葬鹽泉之清溪因家籍焉子易簡易直

蘇易簡

宋史列傳易簡字太簡梓州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任州縣以易簡居翰林任開封府兵曹參軍俄遷光祿寺丞卒特贈秘書丞易簡少聰悟好學風度奇秀才思敏贍太平興國五年年踰弱冠舉進士太宗方留心儒術貢士皆臨軒覆試易簡所試三題千餘言立就奏上覽之稱賞擢冠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遷左贊善大夫八年以右拾遺知制誥雍熙初以郊祀恩遷祠部員外郎二年

與賈黃中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冒貢奏名在上第又王千里者水部員外郎孚之子協為孚門生千里預薦上聞坐範及千里罷易簡緣是罷知制誥以本官奉朝請未幾復知制誥三年充翰林學士初易簡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易簡幼特隨父河內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為同列易簡連知貢舉陳堯叟孫何並甲廷試淳化元年丁外艱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啓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帝賜詩以嘉之（東都事略曰紙尾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帝亦無韻上復為真草行三體書書其詩命待詔吳文賞刻之因賜群臣）帝嘗以輕綃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易簡牓於廳額（東都事略曰太宗曰此永為翰林中一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三年正月幸召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常制）易簡會韓佺畢士安李至等往觀上聞遣中使賜宴甚盛至等各賦詩以紀其事宰相李昉等亦作詩頌美之（太宗以草書飛白太古賦賜易簡易簡自撰

賦以獻其詞曰皇帝以白龍改書大言賦勝玉堂詞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瑰琦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升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得與陛下同時帝曰噫何代無人耶卿爲朕賦之臣易簡拜手稽首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崑崙兮展升中地爲席兮饗祖宗天起霜兮調星鑪日爲月丸燿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抗北斗兮真玄酒也削西華兮爲石鼎也飛雲涌兮騰熾燎也鵬腊鯨脯代牲魚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維大衆也禮再獻兮淳風還君百拜兮三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泰山駭兮滄海乾渤盡乾兮方興我君其壽兮無窮焉時殿上皆呼萬歲太宗覽而嘉之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歙器上召問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歙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鉉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會郊祀充禮儀使先是扈蒙建議以宣祖升配易簡引唐故事請以宣祖太祖同配從之知審官院言初任京朝官未嘗歷州縣不得擬知州通判詔可改知審刑院依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亦參知政事與易簡不協至忿爭上前上皆優容之未幾昌言出使劍南中路命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至道二年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誥入爲學士年未滿三十屬文初不達體要及掌誥命頗自刻勵在翰林八年眷遇夐絶倫等或一日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先參知政事故以易簡爲承旨錫賚均焉太宗遵舊制且欲稔其名望而後正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亟言時政闕失遂參大政蜀人何光逢易簡之執友也嘗任縣令坐贓削籍流寓京師會易簡典貢部光逢代人充試以取貲易簡於稠人中屏出之光逢遂造謗書斥言朝廷事且譏易簡易簡得其書以聞逮捕光逢獄具坐棄市易簡以殺光逢非其意居常怏怏母薛氏以殺父執切責之易簡泣曰不謂及此易簡罪也及易簡參知政事召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真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賜白金千兩十一月參知政事蘇易簡數振舉翰林中故事前爲承旨時上待若賓友及參大政每見上不復有款接之意但嚴顔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也至道元年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爲禮部侍郎以張洎多攻其失也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沉湎上嘗戒約深切易簡無沸再拜望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答

以中獎勵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暇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易簡雅尚古雅善筆劄尤善談笑旁通釋典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秘閣三子曰宿曰壽曰耆大中祥符間皆錄之以官云江少虞類苑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夐出羣等李相沆入玉堂後於公一旦先除參政以公爲承旨賚賜與參政等蘇不甚悦上謂公曰朕欲正舊典先合用卿即正台宰然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問望乃先用沆卿宜無撼蓋知其鈐促也公以母老急於進用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泰階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嗟悼爲之涵沸賜挽詞斷句云特向玉堂尋舊迹八花磚上日空長（見玉壺清話）

易簡一日直禁林持江南徐鉉所造歙器遂以水試於玉堂小璫傳宣於公見之不識其名因密奏既晚太宗召對問曰卿所玩者得非歙器乎公奏曰然亟取進之於使坐上親試之其於水或增損一絲許器則隨歙合其中則凝然不徙上嘆曰真聖人切誡之器也公奏曰願陛下執大寶神器持盈守成皆如此器則王者之業可以與天地同久上徐笑謂公曰若腹之容酒得此器以節安有沉湎之過也蓋易簡嗜飲過中故託此規之易簡泣謝懸佩上親撰歙器銘及草書誡酒詩以賜焉易簡爲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擢黃中沆參知政事以易簡爲中書舍人充承旨並賜白金三千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爲重矣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爲真草行三體刻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令龕於堂南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僚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祐之錢若水王旦真秘閣潘慎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內司供擬生客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楊文公談苑）

雲齋廣錄易簡罷參政爲禮部侍郎知鄧州日年未及強仕而其心邑鬱有不勝閒冷之歎鄧州有一老儒猶處郊寺頗通儒典亦時時爲詩有可觀者蘇公贈詩曰憔悴二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未幾而卒蓋大臣出處亦事之常蘇公一出遂有憔悴之言無異乎賈誼之在長沙爲賦以自悼非特數之使然亦其志不能自廣耳潼川州考究圖經志易簡狀元及第仕至給事中參知政事侍中徐鉉稱公之孝誠可以表率天下爲人

子者爲學可以勸勵天下後進者好尚可以矯激天下俯薄者言行可以義形天下有位者當世以爲知言淳化中拜翰林學士御書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曰美卿居清華之地也名賜酒謂易簡曰君且十載曾對曰忠孝一生心上喜悉以金器賜之姓氏遂華蘇協梓州銅山人爲隆州推官生易簡官舍有虹入室井泉涸易簡字太簡母薛氏潼川志蘇易簡字太簡本縣之鹽泉人國史云銅山人舊記云鹽泉舊隸潼川後易以涪城令隸縣州攷地理志唐武德三年析縣之魏城置鹽泉大曆十二年以縣之涪城隸潼川則鹽泉未嘗隸潼川也國初貢士土著之令未嚴就他郡貢者謂之寄應蓋蘇中令之試禮部由梓州貢爾令訪其遺跡於銅山皆無之而其上世墳墓宗族皆在鹽泉之蘇谿得中令之父侍郎協所作祖司馬墓碑及中令孫湖州長史舜欽所述父祖家傳乃知舊記之誤也司馬墓碑略云上世官於蜀樂左綿山水奇秀挈宗族居焉家傳略云司馬諱寓字適之顓八代孫善屬詞賦尤耆左氏春秋班固漢書楪局衣放不喜苛屑父爲銅山令終于官貧不能歸葬長安貿骨旅殯成都至仕於蜀特孟氏政狹小公心陋之乃上三書上言戚文任奴豪英輔尊王室嗟扶殺隱令寄政之術中述執政大臣無遠略尸祿愒歲之弊下言關禁不嚴兵

筆不利將兵者非其才召見給筆劄坐之殿庭出眾使對自朝及夕問答五返蜀主褒賞翌日較門下補諫官執政忌其疏訐奏詔遂闔御史阿旨劾以非訊朝廷授劍州司馬公狀眾之官劍州刺史貪黷公數諫刺史怒公置手版于職而去徧遊名山遇勝輒留至左綿尤喜其地物奕淵遂葬親青溪占數鹽泉居焉後公被疾將終謂協曰蜀曆將謝必歸火運主汝亦不大耀於此吾樂茲土尤好青溪山林况先塋在焉我死當葬巨相隆下亦嘗占且王乃據遂以附先兆侍郎諱協字永徵免乳失母幼從司馬公口授所誦書數年皆通熟年十五丁父艱既葬卒制往成都以文謁薛鉄侍御薛器異之授館門下曰吾館士多矣無若蘇卿者其操行明潔所學博大純相豐下固當有後它日以女歸焉薛公女即河東太夫人也廣政十八年公試春官中首拜解褐掾彭州遷合州幕職陵州判官陵守范公趨成都公領郡事再歲王師伐蜀寇盜搶攘城陷于賊吏卒解散公獨儒服坐正寢以侍賊入拜於庭其渠曰公以善及我曹我曹令能護公族於安處其官某吏苛且濫已亦之矣俄有騎至庭者賊渠斬之號曰敢有犯蘇公者如之自是家人安堵王師至盜散公出官寺俟命詔復之踰年乏劇既至授懷州法曹在任十年又爲理曹改河南戶曹雍熙三年中令

召入翰林爲學士上章乞移中都以便養詔授光祿寺丞開封兵曹召見賜五品服淳化元年卒優詔贈秘書丞非常制也後以中令貴贈刑部侍郎二子中令及易直中令諱易簡字太簡侍郎長子生於蜀之導江太平興國五年舉進士太宗便坐臨試移時成文上覽稱善詔升殿問鄉族公年秀灑落音對詳典太宗曰古稱秦蜀才子可抗山東將宜其敗諸生也翌日眾名居第一解褐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就加太子右贊善大夫召還授右拾遺知制誥賜五品服雍熙三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三年有事南郊充禮儀使先是圜丘合祭惟宣祖配公以爲太祖受命造宋乃弗循神上疏引唐永徽中高祖太宗同配事詔嘉之遂爲定制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給事中遂參知政事至道元年罷爲禮部侍郎出典鄧州移陳州薨以子貴贈特進中書令子耆字國老幼奇偉王文正公見而奇之奏文召試賜進士及第累遷大理寺丞奉使契丹還遷兵部員外郎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充京東河東陝西轉運孫舜欽字子美少以父蔭補官舉進士中第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工爲文章以范文正公薦召試得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祠神用市故紙錢會客被劾爲自盜除名乃携妻子居蘇

州數年復得湖州長史子泌液激金堂與公汝霖跋其家傳略曰子美有文集十卷行世歐陽文忠公序之謂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今考其集不載家傳唯寶元二年嘗誌其先公墓其叙司馬侍郎大略與傳同至乃祖則云贈太師尚書令意傳當作於誌前作傳時猶贈侍進中令至寶元則累贈太令此必然者然傳不見錄于集何哉豈所謂棄擲埋沒不見錄于當時遂爲所遺歟按鹽泉三學院碑元豐二年泌以殿中丞通守益昌曰院僧法懿其宗從也往見之遂授以此傳泌子美之子父子間足以證矣

蘇耆　宋蘇子美集先公墓誌銘并序　蘇鄴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後周司寇忿生徙食河內漢將軍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際多偉人六葉之內四至大丞相襲封邳許文憲公之曾孫偉素廣明亂以其孥避蜀主三子揄揚振孟還相唐仲以業稚官至客管經略使唐命季劉巖奄南海獨完固不與巖容氏于令祠之季留爲銅山令即我先公之高祖也先公諱耆字國老曾祖寓劍州司馬夫人龔氏大父協中進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師調懷州司寇參軍雍熙中召對授光祿寺丞知開封府兵曹事累贈刑部侍郎大王母薛氏封

河東郡太夫人皇考易簡太平興國中首登進士第才十年遂參大政贈太師尚書令娶崔氏封廣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齡以父任宣節校尉左千牛備身俄加振武副尉踰年太令薨恩授通直郎秘書省正字未冠謁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歸章聖帝即位改奉禮郎既冠舉進士特試條至嚴兩中優等建較不得在高第詘所素志辭焉後一年以文奏御詔試玉堂賜及第東封轉大理評事從祠汾陰遷丞錫緋衣銀魚出知湖之烏程以文正公當國凡五載未嘗求代遷特吳粵大水平原行舟既涸農盡以失畔訟公按籍收判質悉屬邑田書而揭之狡豪宿隱縋以給下戶失職者民樂興頌無復訴群牧制置使陳公堯叟薦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終知開封縣既省政慰民物之薄且多貴人善田宅採勢威豪奪無告一切以法繩之皆怗怗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書曰京師諸夏本根宜為化首令流風甚微且竊耻之謹條七事以聞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歲以諫議大夫充契丹國信使將行太夫人寢疾公露奏乞辭未報夫人棄平居建議以名業北走不可易公哀慟感疾還上信幣因得死請遂改命終喪復除三司判官明年轉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水以溉旱唐季壞漏不補披為田公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無凶年郊慶叙階升朝奉大夫歸朝換度支充長寧接伴使亦既久判戶部案召入考進士第復詔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詩山漢之險易水薦之美慇儼然盡在歸而集上之人爭布誦出為京西轉運使勝三品服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賢院踰年移使河東兩河薦丁旱蝗所在艱食公案行屬部不專計利務以息民為急汰冗兵罷非業之作代之度陳不能飼軍始廪者皆猖獗聚噪欲肩為變有期矣公遽往焉判校先為首以訴徐語之曰國之儲非久何以備凶若不食腐將誰食之爾見浮戶稍稍道上曹不得是而主耶命狗而鞭之以語藉其帥卒不敢動遷工部郎中稍西叙勲至上柱國移使陝西未幾洛守移示求粟賙其飢公計調二十萬斛輸焉祭不可曰邊宜實之移中以自述困非謀也公曰且民繫于君無內外忍知其委死亡可不以奇羸賑之他日苟無餽期不誤君以是遂定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藥禱徧及而不逮望日夜漏下二刻終于位春秋四十九嗚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資誠敏而不遐其年損於中佐利不布天下使有志於時者嗟痛而憤惜也孫舜元等慟號泣血扶衛我公之靈輿歸上都考至龜得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于開封縣半輔鄉中書村之先域舜欽幼嘗戲祖母之几下聞語公初能言太令特愛之始令誦詩必自題所業之上踰特占數十百篇業終不食八歲侍官樣下據鞍吟詠不廢編而置於褚中太令盜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之明年罹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絶聲行路為之哀傷公雅好觀書經史釋說手鈔者數千卷無不盡誦所著計錄三篇閒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于家公六居內外計未嘗建言聚斂有語逸利者輒卻之楳度軒闢不屑細務處事若不掩慮其間無不妙當所至必射為才器未始索史雖無狀者能使謹前不犯患性鍾孝友喪于太夫人體形瘠枯扶杖而後能興每臨必絶以弟叟久沒銓調上書乞較官出之嫁二孤姪匱所以資送不足又舉倍息錢必豐後已平居宴宴以圖史自愉雖家無宿儲終不及資產事凡壽終水部郎中二弟宿終大理評事叟終溧陽令夫人雅尚博素不喜興遊侈者相從專以孝承嚴姑禮鄉先公二十有八歲封太原縣君明年召見賜冠服出入中掖進謁有矩于舜元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咸平縣舜欽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舜賓光祿主簿知太康縣俱登進士第得以執升不為家羞者蓋積是訓屬使去急傲而自進立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雍扶次適太常寺太祝韓維次幼孫十人淵澤注洞餘幼嗚呼昊天不弔下此酷凶尚賓賓徊禮經以嗣祭為大苟延喘息不獲躬執杖屨侍于九原已至于今矣忍復以鄙略不倫之詞上識寧懷靜念古人述先或以為孝况斯言不敢誣傳可後信雖不足闡揚我先公之輝光庶盡人子之志焉爾銜此巨創綴之銘云

世之望兮於鑠嚴考清風角張兮立於稚妙學根源兮不務剽遺吠之言兮卒蟠於道擢節義以貫中兮誠精光而外爍哀哉不隮高齡兮神於何而能勞瘁諸孤兮攀靈基而莫叫號蒼蒼之高兮曷餘家之不造心膽鬲裂兮血下涂於野草罔隰外畢兮淚渠旁繞哀哀我公之靈兮寧此佳兆

皇朝類苑蘇耆賑洛耆為轉運於京東移河東陝西景祐中洛陽大旱穀貴百姓飢浮京東運司無以為賑洛陽留守移書耆求粟二十萬斛耆移文陝西府依數輿之仍奏於朝同職謂耆陝西沿邊之地屯軍甚多若有餘止可移之以實邊鄙奈何移之別路耆曰天災流行春秋有卹鄰之義生民皆繫於君無內外之別奈何知其垂亡而不以奇贏賑卹耶苟有饋運者當自謀必不以相累朝廷甚嘉之

蘇叟

宋蘇子美集故溧陽令蘇府君墓銘并序　季父諱叟字嗇叟先太令之少子兄乳而太令薨既冠猶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

廟齋郎選岳州華容尉閬州閬中主簿陝府平陸令杭州錄事參軍江寧府溧陽令所歷未嘗有過謫然數命少會知己者輙死竟不及薦天聖末先公任兵部員外郎嘗上書曰臣聞手足偏廢是謂篤疾人生之苦莫此爲甚臣有隱痛餡切如之天高聽卑伏蹔垂閔臣先父早以才業擢列近輔未及強仕奄淪盛期嘗有治命不令以遺劄任子故臣之弟叟冠爲白丁祥符行慶始補太廟齋郎自爾效官十有三考蹉跌顛髮汨嗢寒餓賤位所束自拔無由每一疾中如伏沉瘵臣今年以年績例當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回授叟一京官伏望皇天厚地哀憫此懷以關格罷遂之溧陽任終貧不能挨歸寓家京口入選得疾刃判試不如格不得調氣益夫衛結流來于腸胃不防飲溫於膏絡之下血化而并既丞并汾還家而終享年四十五時景祐三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執政子未有在銓調者又何獨湮塞若是之久邪世皆悲憐之季父亦不甚病嘗語人曰天地氣數差變不可一其間才而厄於無津則無不爲每出門逢者十八九不吾迫一二愈者烏足動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聞關於進取之地娶周吳張三夫人皆無子女嫁陽翟主簿楊祖以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歸葬開封縣宰輔鄉鳳池原先祖兆下銘云神之司禍福是宜吾先刃善季父何奇仆於賤仕雖世之遺嗣獲而夭豈神宜爲周號而寘其誰賴之噫呼已而奈何乎哀思

蘇舜元

宋蔡端明集蘇才翁墓誌銘

才翁諱舜元其先自漢典屬國武葬武功其後周邳公隋房公唐許公文憲四相世居不遠文憲之後曰偉素避廣明亂西入蜀其子振仕蜀爲梓州相山令劒州司馬寓司馬生贈刑部侍郎諱協是爲曾祖考其配薛氏追封河東郡太夫人刑部生祖考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諱易簡終禮部侍郎祖妣崔氏廣平郡太夫人禮部生皇考贈工部侍郎諱耆終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娶王氏金城縣太君太尉文正公之女生三子皆有才名而才翁最長七歲能爲歌詩文正公愛且奇之奏授同學究出身調蔡州興平主簿移尉越之新昌時詔復唐十一科而新令門選者不得與焉君已選所有官以應詔不得報乃上所著文章召學士院試賜進士出身明道中主開封之扶溝薄畿內飢甚君欲發廩以賑之其令畏縮輙移病君即出粟以活飢者用舉任者改大理寺丞服工部喪外除知開封咸平縣咸平聚兵以萬計軍中旦閧卒有毆大校之虐已者方持弓矢輙怒罵衆口嘩連一營驚譁君聞之至其所衆惶泣且訴君因叱罷之因飲射至暮明日易其軍校而流其唱爲驚衆者遷殿中丞移知眉州眉山會西夏元昊寇延安君條上禦賊方略知府事吳公遵路薦其才除通判某州事賊酋李興歸命還州廩之而上其事踰時事未下君因言其賊來者宜厚其資用速寵借以驅除之至者李與輩反爲内虜必已自悔且元昊條每而其偏校雖畏之其心豈易服從哉若餌以厚賞必相引而至并陳攻守利害十二事以聞以太夫人憂去守壽約當京東排岸司改太常博士三司使王公任君三司句當公事出爲荆南路提點刑獄未行易福建路汀州民王寄毆王先至死以賕益獲得不敗且三年矣君至即捕按尚書屯田員外郎王援爲部將治窮其事發王先屍驗其傷猶然以歲久爲請君持奏殺之。又遷尚書祠部員外郎移京西未幾又移河東以弟舜欽謫死湖州求江淮一郡得揚州未至改兩浙凡四皆爲提點刑獄君益謹職顏杲卿真卿之後流寓溫州君索其祖告身家諜推之得其實建言近年守臣因賊屈附抵法誅戮蓋忠義不倚莫爲之勸顏二顏之裔曰惟孜似賢皆爲編户氏若錄其詞顯白二顏事以動天下可不刑而化朝廷特官顏氏二子。祀明堂恩度支除京西轉運使邕州峒獠鈔二廣邊用不給君以所部美錢二十萬緡助之充三司度支判官至和元年五月初二日終于京師之祖第年四十九夫人劉氏旌德縣君賢而有法男曰洎大理寺丞曰溯注洞皆太廟齋郎鴻汶又二女皆幼君曾祖而下葬開封府開封縣宰輔鄉才翁之殁汴無資産以爲生諸孤就養江南居潤州侍柩以行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并陽某鄉使人請銘某與才翁兄弟遊最久今皆已亡矣尚忍銘哉初才翁少年欲以文詞進願還官就科試思與天下英豪角逐於筆研間以力決勝不得如其意遂邊隅兵興夙夜（[illegible]）講畫謀策要以術數剪屈悉虜書屢上不見省用大臣如前丞相賈公丞相　公故參知政事范公皆持國東力推薦之終以序進志不得騁平居談辯唐數百年間善稱魏鄭公諫諍裴晉公德業李臨淮將兵衛公處邊事劉忠州通流財意韓退之文章類此數人而已其議當世人物亦以之爲標的於人少所稱許至有同班列偕出入漫不省記以是與者益少然涖官當事定慮果決所至制束強黠敦尚風儀其爲文不述故陳自爲高古雖所不與者亦不能掩也君善草隸藏書數千卷皆手自讎校譔述奏御集十卷塞垣近事二卷奏議三卷文集十卷課子含治經史率有準程所以諸子皆積學有立銘曰。

龍淵之器不伎兕犀孰知其利志古豪英不任於權孰知其智負才自高不屈於人與世或異先民之載德不必年賢不必位大江之南順卜之吉

知君內行爲詳求請銘其墓銘曰倚嗟道淵公侯之胄學由少成如性故有進匪世資以才自取處躬以約持心以厚五縣三州課優績茂位不配能勞而損壽孜孜孝誠養弗克究命也難諶名則不朽刻辭幽堂以告永久

蘇伯起

宋魏鶴山大全集魏了翁作蘇伯起墓誌銘　予奉使潼川日今春官貳卿虞周卿移書諗予曰予得人矣予正有交二人曰羅堅父傳之蘇伯起振文今堅父舉進士而蘇落落不偶聚書數萬卷聖經賢傳山經地志私乘野史以至虞初稗官旁行敷落之書靡不搜羅後鉛劉德脩嘗舉賢良方正拜長沙吳得夫又以遺逸薦于朝予其言之矣先是予銜命入竟首訪人物遂合人士多以蘇伯起馮仲新鼎重爲稱予首延致之皆魁岸人也伯起尤善談辯譏經訂史援據鑿起坐人爲屈予嘗謂之曰晏子所謂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而不可以爲下予其近諸則捧腹大笑處數月而別予仕王朝以言事遷靖伯起遺予書曰吾於遂寧有宅一區竹萬箇大木十圍者百章溪流經其間將爲嘯歌終老之計請書其顏曰水竹莊有亭曰玩芳以故禮部侍郎曹公叔遠記示予大抵述其放於騷人幽憤之意予遷靖後溫尋故書自四經

三禮語孟以來摘精核華探深抉奧雖章句訓故名物度數悉加讎校往往有先賢未及發聞爲人言或口呿目瞠而伯起過我瀘上相與講切則率多預會于孟知其用功之久方將勉以斂華就實去艱深而趨平易反而驗諸身履實踐則庶不爲空言之歸而君以衰疾求去浩乎不可留蓋亦自知血氣之不可強別未數旬而卒實紹定六年九月戊申也余出拜州之銅山淳化參知政事易簡乃其九世祖自銅山徙合之銅梁今又徙遂寧之遂寧曾大父某太父王考某元配趙氏朝散郎前知廣安軍楙之女繼室以錢氏三子男曰堅石堅木女適文林郎知合州巴川縣事姚仲子端平元年十二月庚寅堅石兄弟葬君于龍門里先事使來乞銘曰尚死者之心也銘曰自鄉治廢而公道壅以拜目之得失爲人才之輕重有如伯起抱珍蘊異而老不見用然則曹謂拜目果可以選衆也龍門之峯姿其長終執銘丘封太史了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主簿臣沈湑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四

六模

蘇

蘇澄隱宋史方技傳澄隱字棲眞眞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明宗嘗下詔召之又令宰相馮道致書諭旨歷清泰天福中繼有聘命並辭疾不至開運末契丹主兀欲立求有名稱僧道加以恩命惟澄隱不受當時公卿自馮道李崧和凝而下皆在鎮陽日造其室與談宴各賦詩以贈周廣順顯德中詔存問之太祖征太原還駐蹕鎮陽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宜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跡也上察其意亦不彊之賜茶百斤絹二百匹又幸其觀問曰師年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爾帝王養生即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昔者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一襲銀器五百兩帛五百匹年僅百歲而卒

蘇曉宋史列傳曉字表東京兆武功人父瓚任後唐歷秘書少監長興初曉辟鄜州從事漢祖鎮太原表爲觀察支使周廣順初由華州支使入爲大理正以讞獄有功遷少卿顯德中歷屯田郎中宋初詔與竇儀奚嶼張希讓等同詳定刑統爲三十卷及編敕四卷建隆四年權大理少卿事遷度支郎中乾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使建議榷蘄黃舒廬壽五州茶置十四場規其利歲入百餘萬緡開寶三年遷司勳郎中改西川轉運使仍掌京城市征先是朝廷遣供備庫使李守信市木秦隴間守信盜官錢鉅萬既受代爲部下所發守信至中牟自剄於傳舍太祖命曉案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李即守信息女守信嘗用木爲筏以遺適曉得守信所遺書以進太祖將捨之曉上章固請寘於法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隱沒官錢擢拜曉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賜金紫還左諫議大夫七年監在京商稅九年六月卒年七十三曉深文少恩當時號爲酷吏及卒無子有一女甚鍾愛亦先曉卒人以爲深刻所致（史論載董樞傳後）

蘇繼宋余靖武溪集（故殿直蘇府君墓誌銘）府君諱繼字傳之其先蓋祝融之裔爲周寇內卿士故爲武功著姓唐僖宗幸蜀扈駕而西從者名數千成都祖諱厚仕蜀至尚食使考諱進之爲蜀牙兵校尉蜀亡孟氏之臣例署東宮官得副率府君以父任累遷殿直太平興國中授深州安平寨主是時北虜歲擾邊安平雖名堡障宿兵不滿數百援師不集則禍至常不測或勸府君辭勿行府君曰平時既食其祿急辭其難非人臣節吾不恥於死而恥以此生遂寓家他所而獨之安平明年虜以兵夜襲寨城果以無援遂至陷沒享年七十五帥臣諱援兵稽期誣以不備敵聞詔是雖死王事而贈典不及呼忠義其難行哉子咸熙南京留守判官孫二人長曰安世尚書屯田員外郎次曰呂世太廟齋郎嘉祐二年十月庚午並舉王父母考妣四喪歸葬于揚州江都縣興寧鄉馬坊原府君與夫人許氏同藏俾作銘于幽宮銘曰常人安安唯祿利君子所徇曰忠與義既食其食夷險一致履危忘難雖死不避守陲蒙上唯身之蔽贈典不加忠魂無愧福不在身在乎來裔吁嗟九原古人之繼

蘇咸熙宋余靖武溪集（故南京留守判官贈都官郎中蘇公墓誌銘）公諱咸熙字太和其先肸土於蘇爲周卿士故代爲武功人曾祖諱厚以唐末卒華西避兵至蜀仕蜀至尚食使因爲成都人祖諱進之從孟昶歸朝授東宮副率考諱繼殿直深州安平寨主契丹犯寨陷馬公以太平興國八年明經擢第授邢州定平尉會朔易帥恥於援兵不出痛詆安平失守公緣坐謫澧州未幾義士跡其狀天子惻焉詔釋之調綏州司法參軍太宗割綏銀畀夏國陞隰州尉秩滿遷建州松溪令改宣州南陵丹憂去官服除授欣州秀容令州將轉運使以治狀聞遷寧州軍事判官歷單州團練均漸防禦荊南節度南京留守判官景祐二年七月辛卯以疾終南京享壽七十五公性淳氣直廉謹自守所歷十二官未嘗一掛於法口不言人非其有過者欣言諭之人亦信伏常語子孫曰吾少孤無貲徒方學祈寸祿以養母母終養矣又得衣食爾子孫吾自足矣豈能以諂言諛色干權貴以求進乎且貧無苟苴恥學術數何以取合於人吾老於從事不自愧也人雖不知曾不一露鋒穎眞吏隱君子哉德之積而福不享於身者將鍾其後乎夫人汝氏封潁川縣太君子二人安世舉進士屯田員外郎廣西轉運使呂世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黃州麻城尉費中黃次適建州進士吳淵次適合州進士來務孫五人台丈舉進士永州推官詳文太廟齋郎懿文炳文彥丈未仕公初自秀容令赴選奏舉引見例進京秩一夕子婿吳淵夢人呼公爲判官及見果得賓幕其從事六州皆爲判官公志本恬素及事符夢寐益加退讓焉疾亟之際自言

吾夢於城北自擇陰地幽宜所安無累後代又言生平守官未嘗過誤惟頴州一獄有差適夢之帝所辯之得請矣文字在吾懷中親戚恠其譫言就索文字公曰七月十日來看至日果不祿焉及今卜葬之原果在城北以嘉祐二年十月庚午與夫人汝氏合葬于揚州之江都縣興寧鄉馬坊里屯田君以靖同年進士又同官于洪于桂故託銘遺諡以掩幽戶銘曰

學行由已窮通在命人貪苟得公惟守正內修廉謹外絕奔競識高位下
非德之病嗣職熾昌有家
克盛九原可作百代輝映

蘇安世

宋王安石臨川集（廣西轉運使屯田員外郎蘇君墓誌銘）安世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脩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人恐恐脩者爲恐言欲傾脩銳甚天下洶洶必脩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脩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脩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

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閒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捶果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乎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儀渭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恐即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閒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判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率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悉鉤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率府副率大考諱繼疑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尚書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郡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二人適進士會稽江嵩單州魚臺縣尉汪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州之江都縣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亢亢蘇君不圜其方不悔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誰懾祗天之從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昭君無窮某爲之銘夢得避著錄歐文忠初以張氏事當權者幸以誣公亟命三司戶部判官蘇安世爲詔獄與中貴人雜治冀以承望風旨中外謂公必不能免而安世秋毫無所撓卒白公無他當權者大怒坐責泰州監稅五年不得調後治獄者亦不過文致公貸用張氏奩具物及貶爾安世尋卒於至和間終廣西轉運使官既不甚顯世無知之者其爲人亦自廉直而敏於事不磨勘者十五年王文公爲墓誌僅載其事

蘇和父

宋魏鶴山大全集（蘇和父墓誌銘）自理義之學不明士銜於詞章之末怵於功利之下雖是以隨時就事繼以聖賢之訓終爲背戾本朝諸儒後先相望本諸書詩語孟易以明時用春秋以驗行事三禮以節人情然後知人所以官天地裕萬物者蓋在此而不在

彼五三六經不爲虛言而匹夫匹婦皆可以與知與行周邵二程子之門人嗣守大訓至廣漢張子敬夫傳而習之有胡子仁仲爲之模範朱子元晦呂子伯恭相與下上其論議其學益以粹明二江范文叔早從張子問學剖析精微羅絡隱遁朱呂氏皆推敬之歸安故廬若將終身鄉人即其所居以月舟先生稱之是時余忘年友人蘇君和父實從之遊其始也淹貫諸子百家旁及老釋二氏旁搜博采晚而歛博歸約落華就實目光炯如頭容儼如口授指摘意亡厭斁人有善獎風厲如弗及或謬於理道簡於容儀即莊色厲聲道師之言以訓迪之故公在則惰者肅譁者嘿毋敢慢其精神氣貌之所感發者蓋若此嗚呼此其所以壽正學而繼前哲者乎君諱在鎔和父其字也其先簡陽安人從徙郫爲著姓大王父仲文王父處約父覺贈承事郎妣將氏趙氏皆贈孺人君方亂而孤趙孺人手抄經史以教之終其身言及母氏必流涕被面年三十一與鄉舉年五十六始登進士第涖官行己無一毫愧負初仕監永康軍味江鎮再仕綿州魏城縣丞縣民仇其長鼓衆入縣將爲亂官吏竄伏君閒變推誠往諭民爲散去長官幸脫死反以是忌疾君乃託親嫌引去三仕果州學官四仕潼川路常平司幹辦公事會獄有疑公不忍緘嘿以負使者其以寃狀白

之或疑其越職私請殺然上印西歸援致其仕其剛決不撓之氣可以觀其師友淵源之自矣退居七年擧處益尊諸公要人造門請益貽書講學無日無之四方大夫士識與不識想見其風釆余爲瀘州欲援致之行有日矣端平元年秋七月以五峯先生遺文授其子子禮曰此吾從月舟先生得之吾手自讎挍汝可細觀當自得之五日命筆題詩溘然而逝得年八十有二娶同邑王氏封孺人先君而卒男三人子賢子起子禮今惟子禮在孫男三人皐振剩孫孫女三人曾孫男子三人子禮卜以二年三月擧君之喪葬于縣之崇文鄉乾山前期來謁銘銘曰道遠民散師異指殊
幸而猶有老師宿儒散在郡國敎于里閭儀刑前哲領神群趨
世莫知之有鬱勿祛搞項台背埋光丘壚我銘昭之以覺世愚

蘇騏驥

宋司馬温公傳家集（蘇騏驥墓誌銘）蘇氏之先出自重黎忿生爲周武王司寇封於温世爲卿士或謂之温子春秋時蘇子爲狄所滅子孫以邑爲氏歷世久遠散之四方在洛陽者秦厲代以口辯顯戰國世在杜陵者建爲漢明將子武使匈奴中十九年不屈節在武功者祥仕宇文周以明法令爲其官于威隋文帝佐命功臣至唐瓌父子爲賢相此其章章尤著者也周衰温爲晉邑漢屬河内郡隋以河内

爲懷州維脩武之扶不棄其故土留懷州不去公其後焉公諱某字某曾太父某太父某皆不仕父某贈左司衛率公幼慷慨有遠志自力讀書不治家事宗族爭嘆且怒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豊衣食汝忽棄業爲書生窮餓無日矣公曾不顧爲學益堅早喪二親哀毀過禮鄉曲稱之務冠擧三傳科景德中契丹南侵河北盜賊蠭起公於是盡散家財糾鄉曲子弟結以信義扞禦群寇修武由是獲全大將軍某北征公踵軍門上謁延入與語兵事大悅即奏偕行至中山會契丹圍城甚急用公之策卒拒郤之於是天子曰契丹犯塞河北士子躬被甲冑扞敵有功令天下貢擧已畢朕憐夫北方賢士大夫不得以時充貢其皆召試賜第公由是解褐補符離尉縣多寇盜吏卒單弱公獎訓率勵擒賊七十餘人闔境清肅改河清主簿考滿吏民群詣轉運使所請留詔聽更留成資而去遷遂州録事參軍本道論薦召對擢爲大理寺丞知大名縣事尋除通判州事入朝遷太子中舍國家沿前世故事分文武百官爲二塗其遷次任使皆不相參涉有頗相移易者聽之以公素喜武事加習邊務遂改供備庫副使知威勝軍事継典嵐莫石鳳夔五州皆著聲績官歴東染院洛苑二副使其在夔州兼夔梓兩路兵馬都監提擧諸州巡撿兵甲賊盜事久之上表乞朝因言邊防民政諸利害稱旨遷右騏驥副使同提點湖南兩淛刑獄公事年七十四以慶曆二年十月十三日終於長沙官舍始雖以學術爲文吏而性好勇而有智略晩年夏寇苦邊諸將多敗北無功公聞之嘆曰吾以布衣起家至方伯承兩朝恩渥不可勝紀家近趙魏粗習兵略今狂虜驕嫚侵擾疆埸而吾老病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非命也夫然卒不得盡其志嗚呼哀哉夫人張氏先公即世子四人師古果州團練判官師顔衛州司法參軍夢臣獲嘉縣主簿季子師説及孫孝先曾孫叔元皆三班借職餘孫若干人幼未官公之在荆湖也夢臣爲三班奉職以公高年多疾求告省侍朝廷以武吏求省侍無故事不許即乞改文職歸省方許之行及宛葉聞閔喪因號泣晝夜奔赴凡七日行千三百里近世宦遊方而没者子孫多焚其柩以燼歸喪相習爲常無識請者夢臣獨奮曰爲人子孫忍行此豈人心也哉自長沙數千里奉柩以歸嗚呼其信知義而斷不與流俗者夫古人稱善人者其身不耀必在子孫豈信然邪某年月日葬於某所先府君之兆夫人張氏祔光鄉邑於公近又久承公之知故其於公之始終治行也於他人爲悉其諸子
以碣文爲請光何敢辭謹銘曰（銘闕）

蘇畋

福州府志畋字悦之閩縣人慶曆二年楊寘榜及第是歲同年七人後任都官員外郎

蘇寀

宋史列傳寀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兗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衍爲大理詳斷官民有母改嫁而死既葬輒盜其柩歸祔法當死寀曰子取母祔父豈與發冢取財等請而生之遷審刑院詳議御史臺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駔上下物價肆爲姦漁寀議置折博務平估直以易馬宿獘頓絶入判大理寺爲湖北淮南成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還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寀謂送者曰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遂爲之徹樂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又出知潭州廣州累轉給事中知河南府無留訟入知審刑院卒寀長於刑名故屢爲法官數以讞議受詔奬焉
（論見馬從先傳後）

蘇利涉

宋史宦官傳利涉字公濟祖保遷自廣州以閩人從劉鋹入朝利涉初爲入内内品英宗爲皇子利涉給事東宮及

即位遷東頭供奉官欲以爲韻王府都監力辭幹當御藥院遷供備庫使帝不豫侍醫藥最勤言輒流涕帝崩神宗即位授達州刺史歷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奉國軍節度使謚勤僖

蘇昞 宋史道學傳昞字季明武功人始學於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元祐末呂大忠薦之起布衣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宋名臣言行錄公以上章得罪貶饒州過洛和靖館之伊川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和靖曰然也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家計自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伊川曰名言名言伊洛淵源呂正字代伯兄作蘇博士奏狀　右臣伏見京兆府處士蘇昞德性純茂強學篤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秦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俾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或不如所舉臣甘罔上不忠之罪　後世司言責者於人主前非所當言代王者言則顛倒錯亂只爲他學無源流如在伊川之門求矣不知其要者休舊無所得如橫渠聲動關中關中尊信如夫子蘇季明從橫渠最久

以其文璧爲十七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卻是未知橫渠橫渠有詩云中天宮殿鬱岧嶤瓦縫差參切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不無忠戀向清朝夫豈不欲行道於世然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半年又去只爲道不合即去也朝廷自有宰相執政其次有諫官御史季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見胡氏傳家錄）

蘇迥 輿地紀勝迥眉州人元符黨人通入元祐黨籍

蘇伯材 清源志伯才字延構紹聖四年第進士知潮州潮陽縣富民殺其姪女有吏竊懷白金數百兩置于前且白其事伯材械治之事連縣佐部使者以聞詔褒其能知韶州憲司吏執翁源平民爲賊以幸賞賂縣令孫格使獄死伯材廉知事狀以聞于朝格坐黥海島有文集周易解義三十卷藏于家從兄珍玠于松俱登進士第松嘗與東坡唱和有文集一編

蘇千鈞 輿地紀勝千鈞眉州人元符年間上書言事

蘇雲卿 宋史隱逸傳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須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爭貿之以績遠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圃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迹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按上有西漢書一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煑茗意稍款接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嘗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它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

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祠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傅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鉞上陽子宋有蘇雲卿者乃管仲樂毅之流也隱居豫章張德遠薦以爲相高宗令其尋訪之德遠奉命作書托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一人獨居茅舍日以種圃織屨爲生得書不剥封佯許詰朝其夕隱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聞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公後名其處曰蘇公堤云豫章志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灌蔬自給公托帥漕聘之微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啓之惟書與金在不啓封曾蒼山作歌云東湖湖面波渺瀰東湖岸上春土肥先生鉏雲明月曉種來蔬甲令咸畦把茅蕭蕭環四壁此身不願人間識乾坤清夷非僕知寸心杳渺黄塵隔故人于房今九雲交情不斷江湖濱江西使漕邦騶騎故作敲門問字人黄金百鎰賤一幅多謝春風到茅屋君爲使者吾邦民見君容我更樵服故人與我情重哉君且歸矣明

當宋明朝啓扉人不見黃金不動書不開使者持書三太息封書徑上黃扉側翩翩鶴馭雲冥冥其空向湖山訪行迹向來捐江巖于陵曾得故人雙眼青芒鞋却踏京華路太史驚詫説客呈先生得書掉頭去弃此湖光不回顧夢夫孀婦截髪鬟亦有老大閨中女蒼山此歌可激貪鄙振世南宫遊紀聞載宋自適記蘇翁本末甚詳宋得翁東湖遺址面揖湖山築庵仰高章泉先生名曰灌園庵江湖續集（詠雲卿）太師何巖巖耐辱持國均亦有經濟才高則西山雲子房憂世心急難思誠臣素書聘綺園意重千金輕鳳凰鳴高岡乃與梟鳥群天末訝見之鴻飛自冥冥西山高揷天江水清絶塵空勞使者車此意難重陳喻嚳集遺跡圍疏野老問何勞物色到宋閒故人尚父中興業不出東湖免厚顔宋劉後村集（跋雪川蘇翁事蹟）高皇御極張趙並相南渡極盛時也弓旌所至巖穴一空蘇翁為當軸故人乃深自晦匿如此方知巢由不為差事

蘇濟

桂林志濟義寧人紹興乙卯登第

蘇叔和

清漳志叔和字達父漳浦人業周禮升太學上舍登紹熙第官至廣東提幹以祠祿歸初公娶雲川後囙家焉

蘇總龜

清源志總龜字待問居太學十六年試中上舍優等第一人孝宗登極恩賜釋褐登第授衡州教授累遷擧廣南東路帑改崇道觀官終淮東議幕歸再奉祠有論語解大學儒行篇及詩文雜著藏于家

蘇竦

清漳志竦字延儀龍溪青焦人兩預鄉貢登慶元第該龍飛恩授從事郎調肇慶府推幕有廉介聲天資好學聞人未見書借閲或手抄不輟於經史理學無不通集先儒詩易二禮傳折衷以己見復行純篤士流師慕之門第登科者數人（楊志柔懸郭宗復梁傅楠擇黄狄頡戴王慶林仞安）焦溪儒風之盛自竦作成始次子濟襲世科令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曾孫文燦國子監進士

蘇軫

夷堅支軫慶元乙卯夏淮浙疫癘大作嘉興城内至挟日斃百餘人民蘇軫者好善樂施平時唯以莊嚴佛雕印經咒為務值此惡歲推不忍之心擇招老醫與詣病者家逐一診視書其姓名著所患陰陽二證於其下歸取藥餌薑棗薪炭之屬持以贈之甚貧不能自存則濟以錢米賴以安者極衆郡守秦師旦周卿聞而喜曰此亦不易得未知其人為誰扣諸左右命一吏往詢詳細將捐官錢助之孔目吏衍端禮在傍遽言曰其人為蘇軫故在縣作典押醵坊巷衆財作此役不唯有意乾沒正欲形迹州府耳秦納其語洎所遣吏還方誦軫之溥施即應聲曰渠要形迹我也軫聞之懼立謝醫棄藥閉戸不出縱有就求藥者亦不敢與處符之遂謗嘗惴惴焉越旬日符病未幾而死一邦之人咸謂天實誅之云（右二事）

婁彦發跋

蘇師旦

朝野雜記師旦者本平江書佐韓侂冑頃為本府兵馬鈐轄從府做筆吏吏以其冷句俾師旦行韓滿歸蘇復還府下丘宗卿為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韓知閤門事師旦因甚往依之韓憐而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韓以師旦冒名藩邸吏士内遂用隨龍恩得官韓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于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官則或與之接坐矣在禁林事師旦尤甚傳有愛妾曰蠟梅以秀惠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還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師旦權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于陳騤總蜀計為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悦之嘉泰三年陳魁之正揆席首除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又有周筠者本侂冑家蒼頭亦以

恭淑皇后姊夫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云乙丑閒邊侂冑既拜平章事後五日師旦亦拜定江軍節度使提擧佑神觀及兵敗削籍流韶州侂冑誅師旦扶脊黥隸吉陽軍翌日有詔處斬令廣東憲臣蒞其刑妻子編置筠亦流嶺外或曰師旦之敗本李季章摘其過為侂冑言之其後丘宗卿乃白其姦（李章爲餘古宗卿不與此傳者誤）又有李士謹者初為侂冑直省官亦用事後配嶺南　師旦用事時近臣皆因之以進鄧伯允為給事中差與抗禮餘人至僕隷事之師旦每為具召從官不復折簡第遣人傳諭或值宴集賓客满坐聞命即委之而去始師旦為小吏丘宗卿屢答之逮宗卿起帥江東過辭師旦自朝至日中吳不得見翊日再來逮暮始能一面宗卿雖忿而不敢校也内翰伯壽程左史騤尤與之親厚老病不能拜尚除執政猶請外除集英殿脩撰知夔州及死又除寶謨閣待制盡得從官恩數　記纂淵海師旦與儂智高戰死贈光祿卿

蘇思恭

清源志思恭字欽甫晉江人祖尊己學行著於鄉思恭明春秋嘉定戊辰禮部奏名候廷對聞朞戚亟歸卒未始賜第篤意朱氏之學踐履堅確時然後言教授莆陽以理義之實革詞藻之華士翕然為變陳復齋諸賢推重之又分教曲江甫脫選而終有省齋文

（棄數十卷）

蘇植（成都府志抗省山人也宋嘉定間知新繁縣）

蘇績宋林光朝集（故閩縣大夫蘇君墓銘）二年春正月丁未右承議郎知閩縣蘇君卒君於徽猷閣待制爲諸孫以餘澤合補官歷漳州漳浦縣尉南劍州沙縣及到蝶江有治狀君諱績爲海內豪雋者亡之矣悲夫客嘗以語我君來沙縣有黠湼者數十百公然操戈鼓譟而出陌上無留行君乃徐起束帶盛服徒而往令三數輩前導之衆知爲君來卻立不敢動君曰長官獨不可白乃至弄兵俱死耶即女一米吾能更活女明日自外來無遽色悉令言狀得所爲主名者乃於庭下捶殺之謂吾殺是則爾曹更活也君之爲健令卒然臨之其心不雜豈所謂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吾他日過合沙君嘗要我爲是更僕抵掌之談我且歛聽之又嘗以語人也君之從父昆弟從我游道更庾諸孤涕泣來請銘于嗟乎君何爲志廣而用且狹也于嗟乎君乃銘之其辭曰有獵其虛有弇其槩孰爲毀敗積而藏之我其勿禁一瞬千里銘不可誄視君未死

蘇慶文宋史列傳慶文臺州仙居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慶文撫其妻不能敬事每戒之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妻奉敎母得安其室終身

蘇稽元一統志稽一名啓隱於龍游之蘇山山之趾有鎮以其姓氏名山有石室書臺

蘇子元元吳澂文言集（宣諭蘇子元劄子）臣適已見蘇子元具宣聖旨然兵事貴速憂在失時恐子元往不如期郵行之疾亦恐子元道路偶或有故稽留則無及事臣愚謂宜遞中賜馳遣等劄子更錄付子元令申諭曲折

蘇保衡金史列傳保衡字宗尹雲中天成人父京遼進士爲西京留守宗翰兵至西京京出降久之京病篤以保衡屬宗翰京死宗翰爲之於朝賜進士出身補太子洗馬調解州軍事判官左監軍撒离喝駐軍陝西辟幕府參議軍事累官同知興中尹天德間繕治中都張浩與保衡分督工役改大興少尹督諸陵工役再遷工部尚書海陵治兵伐宋與徐文等造舟於通州海陵獵近郊因至通州視工作兵興保衡爲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率舟師泛海徑趨臨安兵未襲敗于海中副統制鄭家死之大定二年召赴中都是時山東盜賊嘯聚契丹攻掠臨潢等州郡百姓困弊詔保衡安撫山東前太子少保高思廉安撫臨潢發倉粟以賑之無衣者賜以幣帛式官累有闕則收糴以給之無妻室者具姓名以聞還除刑部尚書與工部尚書宗永兵部侍郎完顏余里也往河南山東陝西宣問屯田軍人有曾破大敵及攻城野戰立功者具姓名以聞或以寡敵衆或與敵相當能先登敗敵者正軍及傔甲阿里喜補官一階猛安謀克以功狀上尚書省曾隨海陵軍至淮上破敵者亦准上遷賞僕散忠義伐宋保衡行戶部於關中兼料察許以便宜黜守令不法者十餘人邠守傅慎微忤用事者被讒構下獄且死保衡力救之得免入爲太常卿遷禮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三年宋人請和詔保衡往南京與僕散忠義斟酌事宜行之入奏進右丞四年宋人請和師還保衡朝京師初宮女稱心縱火十六位延燒諸殿上以方用兵國用不足不復營繕及宋和詔保衡監護役事遣少府監張仲愈取南京殿圖本上聞之謂保衡曰追仲愈還民間將謂朕效正隆華侈也六年冬有疾求致仕不許遣敬嗣暉傳詔曰卿以忠直推居執政齒髮未衰遽以小疾求退善加攝養以俟疾間未幾薨年五

十五世宗將狩鷹近郊聞之乃還爲輟朝賻贈命有司致祭

蘇彥容濟寧志彥容名德秀但歡鎮人世宗十六年登進士第官至鳳翔府治中

蘇彥遠元遺山集（蘇彥遠墓銘）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貫以父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貧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牓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傳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彥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瀚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爲南京廣貯倉監文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爲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二月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監

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氏弟承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簽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强勉爲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皆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身於夏津於鉅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于槩之可乎孟子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沒予既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徇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其應物也固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猝遇日富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蕭然州里皆鄰淡然少年傾不肯於訓仁祖之本寧就閭生而乞憐貪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並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前夕混爲齊編蓋君以宗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於鄉人之傳信者尚有警焉

蘇偉

元吳澂文言集故懷孟路總管武功郡侯蘇府君墓碑　君諱偉字大用其先自忻代徙順德大父元仕金官號猛安謀克大母粟氏父清金拱衛指揮使皇朝贈中順大夫上騎都尉同知延慶使司事追封武功郡伯母李氏追封武功郡君中順二子長傑仕于廣平路府君其次也孝友寬慈篤厚信實涉獵子史尤喜藏室漆園之書收貯時賢詩文爲家珍采拾善人言行爲身範不求榮進勤力治生家用饒裕量一歲所入所出幾何羸餘悉以賑貧歲有常數凶歲則倍常所勸率不興焉內而族親外而鄉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病者藥之死者棺之孤嫠無衣者居之養之婚姻失時者室之家之惠加於人不自以爲德或志恩負義横逆來侵待之如常略不芥蒂追孝其先事亡如存晨夕必面朔望必薦雖隆寒盛暑疾風暴雨不廢每勵子孫謂吾自幼知讀書爲美事理家勞瘁無暇時可學抱憾終身汝等庇蔭之下飽煖逸居不學將何爲哉子孫承命競勤學業名鄉巨儒踵門隆禮尊崇諮訪爲善之方竟日不倦諸子出外備防禦之器則諭之曰冦盜豈欲戕害人利其財耳設有不虞舍財全軀彼如我何且爲善有福爲惡有禍汝輩但勉爲善終不蹈危厄凡訓戒之言中倫慮遠義命往往類此至元甲午二月八日卒年六十八以子貴贈亞中大夫輕車都尉懷孟路總管追封武功郡侯夫人劉氏淑慎寡言內嚴外和諸婦敬畏子孫遵守家法三世同居大德壬寅四月十四日

卒年六十九追封武功郡夫人子四思益思讓思敬思義克紹前志輕財好恩自大德乙巳至延祐己未十五年間以米賑施及減價平糶不啻數千斛楮幣五萬緡質易市肆所得子錢修葺創以濟貧病之人不取其直有戚屬不能自贍出貲俾販鬻逐利因是豐足者數十家思敬孫廣福提舉隆廣福監太監孫十二楷倚揩淋植朴材杞桂其十蘇同字仲元名本旁區準史還稱趙談爲趙同例也其十一曰栗其十二曰桐揩淋仲元俱仕中朝朴嗜文學別業在長蘆鎮曾孫志學志道鶴章志學仕爲長史大監光弟將刺石府君之墓仲元求予文文之予謂府君積善樂施獲報於天身存而富身歿而貴流慶衍遠未艾也福善之理豈不昭昭也哉乃序其事而系以銘詩詩曰順德之蘇徙自忻代爰逮亞中浸浸豐大惻彼空窶猶己寒餓衣食所羸棄捐如遺施不責報時謂陰德天酢其獻如稼必穡錫命寵光賁于九泉世胄繩繩脅翩聯翩富貴在天維以福善勸銘表阡彌久彌顯

蘇誠

黃文獻公筆記處士蘇公墓表　眞定有隱君子曰蘇公諱誠字誠夫其先由欒城徙行唐又徙眞定累數世丘隴俱無恙而譜逸不傳所可知者公諱元老母孫氏金貞祐二年舉家南遷而公以興定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生于汴年十有二國朝代金之師度汴城危甚乃侍親北還道路梗澁數瀕於死期月始達年浸長事親盡孝世故一不關於念慮然以生長戎馬間慷慨尚氣節時河朔甫定諸豪或乘勢肆爲暴横民皆逃匿公奮不顧率衆禦之諸豪亦斂避不敢鄉井悉賴以安兵難流離之際人鮮知學公首延師教其子而里人稍有來就學者公平居喜飲酒而不及亂善治生而不求富輕財好義人有急則往赴之莫不稱其長者大德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八葬眞定縣新市鄉新城原娶畢氏廬州官家女前十五年卒於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合葬焉子男五人長曰榮祖累贈嘉議大夫兵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眞定郡侯次曰玄曰實曰信曰德順和寧路儒學正女二人孫男八人長志道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眞定郡公次嗣道安道充道達道師道進道昌道女十七人曾孫男十一人天爵今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天澤眞定路提舉司都目天益天覺天麟天常天章天中天經行唐縣尉天紀天祥女十一人玄孫男十四人昌

文國子學生昌言侍儀舍人昌衡宣政院宣使餘尚幼父殁已五十年今叅政公天爵始奉國子司業楊俊民之狀以授潛曰自吾高祖暨吾祖吾父墓隧咸有石章以紀德業吾父神道碑銘則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有壬承詔撰述也惟吾曾祖之墓未有以識之敢用伐石爲表章爲我書而刻諸昔諸葛孔明與龐德公生並世而或出或處有不苟同夫亦各行其志云爾國家肇造之初起閭閻而遇風雲之會以建功立號者皆公一時之人物公獨退藏於家而居易以俟命迨其孫曾當太平之盛際乃以政事文學爲時名卿行且推恩三世不有得於彼必有得於此矣公之託身畎畝固不減鹿門之高致所以遺其子孫者以今視昔爲孰多乎潛蓋嘗叅載筆從今叅政公之後不敢辭以年侵學落輒因狀所叙而論次之如此公之隱德非名言所能既者亦庶得而詳焉

蘇榮祖

元文類（鄧文原作蘇府君墓表）蘇氏世居真定之真定縣君之曾大父公彥大父元老父誠咸韞德弗仕君諱榮祖字顯之蓋樹善以充其宗然歲止三十有七寔至元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也越四十三年爲延祐丁巳君之子志道官奉直大夫樞密院斷事官經

歷秩視五品得追榮其父母由是制贈榮祖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妻吳氏真定縣君咸曰天之報施善人信遠益有徵哉志道將刻石墓左以昭被寵光于無斁其子天爵嘗爲國子生而余職教于茲也以君之壻劉從道所著居里行業謁予文余其可辭按狀君性穎異童齔已若成人從鄉人賈先生授業讀書一過輒成誦事大父孝疾病湯液必親雖躬溲矢弗厭鄉閭盖以比古黔婁云大父年高寢必溫一夕誤火其席大父曰吾孫勿異也然猶內袒謝罪久之早嗜學每歸至夜分戒叩戶者勿亟曰大父方安寢也時南北兵汛售書價視珍具君得書必手鈔校讐無豪忽舛異廼已曆法自唐一行師推大衍定歲差法後世多倣用之然司曆或失其傳君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十篇多易其舊其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卜筮書靡不研賾尤邃伊洛之旨必以孝弟忠信爲本嘗曰學貴適用也故素尚操履有古歷直風嘗鬻白金於市過友家墜焉友故狀之以觀其意而君神氣自如友徐歸之曰君之量過人遠矣歲疫隣有寠人君爲具藥食至舉家全活里閈之昏姻喪葬者每從君問禮君援古訓式縷解銖分不爲世俗陰陽家拘忌之說訟者亦就君持平才請日聞轉運司辟君領真定稅然非其意也賦入有常司征者率利其羸君

一無所污未期以大父病歸終孝養者七年而卒大父泣曰天胡奪吾孝孫之亟也朋友族姻皆感嗟相弔明年大父卒越十年夫人吳氏卒夫人宋宣和故家婉婉有禮節相其夫克慎中饋既嫠奉舅姑若夫之存君儀容高潔不事表襮處兄弟雍睦衣食不先撫諸弟妹族屬咸盡恩意內外子姓群從指數百循道財同爨君卒諸弟稍欲分析吳夫人不能止惟取薄田二頃書數篋皆曰君之教行閨閫若是夫嘗欲辨宗法以合昭穆建家廟以嚴祭祀設門塾以訓鄉之子弟志未就而歿君易家人之上九撰其齋曰威如故學者因號威如先生男二人長即志道次殤或勸君止一息教宜稍從寬君曰教可以愛弛耶故志道由憲司戶部樞密中書掾長幕僚司畫諾皆以治辨稱女三人長壻即從道次賈玖馮慶孫男五人長天爵力學績文中國子高等調薊州判官累遷應奉翰林文字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餘早世女三人適宦天禎張蒙何安道葬以卒之五日墓在府北新市鄉新城原從先塋之兆烏乎人情孰不欲貴且壽也然古之知道者以德崇爲貴令名不朽爲壽而世之高車駟馬以矜華寵鍊氣服食以希高年卒泯滅堙絕者何可勝道其視賤且夭者相去得失幾何也若君之年與位皆弗克究厥施而以善終始可不謂賢乎而況

敎忠有格命數哀榮又可慰顯揚之思於無窮云

蘇志道

元文類（虞集作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鬬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闕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廬人畜壓没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相食或枕藉以死日未晏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懼怯顧慮辭不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吉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過事變無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

三年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天子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擬發頻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關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貫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鈎制以相于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撙節非爲己私王章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吏
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前法讞當坐猶當用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

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澄民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黄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冤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懼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據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休傳釋教亦官府部著其八坊謗詐恃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詿誤者出之因處貲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其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資之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行吏曹官

首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高內省參而獄未具者能黜王孟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正軍之誣其另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覈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爲政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起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爲嘗病者始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爲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保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夭其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

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禎次適真定路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銘曰有蕭蘇公執德不回淵默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蹇蹇訏訏何行弗威直道若俗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彌光以身領郡和城與王候畢揆制朔易何千萬里國人畜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紛周其情卹兵有簡從款以書執害其人擬義挾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從我否馬躐予所與其方有法有思其人識知掾語孔文拙安易撓我際其會之通以遭幕府維寂邊人方懷公不少留見用駿駿而疾不瘳矣哀弗超敢敢弗寵富爲而爲當辯斯辯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宜咸尚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永以傳在此幽宮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真定蘇氏先塋碑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蘇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惟蘇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敢從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然而遺事隱德之

可知者曹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黨家原既莫知其處塋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曹大父嘗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爲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表之不爲踰禮柰何思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爲文刻之石表請墓云曹大父諱元老質稟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衆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無可與爲者吾歸守吾丘壠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貲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爲學者獨能教其子爲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爲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爲敏治生而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

人曰榮祖曰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坐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褥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爲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對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墜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爲竟起去顏色不爲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醫技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筭爲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爲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鬭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羸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玫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宮天禎真定醫學録張家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

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蘇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爲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爲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爲憲府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有所不爲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賄敗某由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爲中書掾中書掾見躐籍甚死厥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爲刑部主事皆與集爲同朝集爲國子師時天爵爲生以鄉學尤見親故爲之表而銘之銘曰蘇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廷胄去之百代世職復司刑郎吏儼冠綬歸視髙塋廣以袤斧形焉鬣莽回伏于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又有蹶茂體彌不寧氣來就有别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收法之著銘表神道世世子孫可長守許有壬至正集（故中書行省左右司郎中贈集賢直學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蘇公神道碑銘并序）

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蘇志道既卒之十七年爲至元二年丙子歲制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真定郡侯明年正月丁未制詔臣有壬銘其碑陝西諸道行御史

臺中丞臣祖常爲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臣起巖篆其額從臺臣請也蓋志道子天爵爲御史臺都事臺臣熟其賢嘉其父之實而臣有壬待罪中書天爵右司都事是亦熟其子而知其父者皇帝孝治天下臺臣識風教勵臣子是有繫焉臣有壬其敢以蕪陋辭乃本其狀而筆之曰公字子寧真定人曾大父元老金亡不應徵辟年九十卒妣孫氏大父誠善治生妣畢氏父榮祖累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真定郡伯妣吳氏追封真定郡君公年十四居禮部喪廬墓側又奉母十年事葬以禮平陽姚天福守真定舉府吏方旱從決獄而雨辨盜馬成獄之冤辟河東憲吏入爲察吏行和林揚州良家子許值賣三易主御史逆詐弃去公曰詐自抵罪訊之果實民而復其里轉戶部令史浙西豪民以佛爲標牓相偭爲姦衆至數萬號白雲宗攫印章以總其屬公私病之詔禮部侍郎高昉治其獄以公從京師五往返始竣事沒貲產鉅萬歸良家子女出詿誤數百人擢掾樞密選籍積滯悉舉而行從樞密臣行邊歸掾中書尚書省立執政中書掾爭起之公獨安焉尚書省尋罷乃鑿其濫銓起家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陳便宜正愆謬黜姦臧吏覈濫出金穀若干六曹吏爲慄畏御史咸薦才宜風紀有尼者或勸一往曰謁得御史尚何以御史爲哉改

刑部主事刪條格便比傳盜有變及無辜主者欲盡逮乃止之盜內府金獄未具時相亟獄殺之公曰欲未具殺之尚書省所以敗也時相怒會樞密院奏爲斷事官經歷而解軍士護視金銀器又遣亡往北還失之將論以盜公曰此失耳俾償而免關中之警和林失守和林百年來生殖殷富埒內地至是並塞之民奔潰四去天傾大雪至丈餘高僵死且盡人並走和林乞食時倉儲僅五萬石米石至八十萬錢強者相食弱者相枕藉死優秩除吏率難其行公毅然請往攝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既至慨然曰天下之事復有急於賑飢者乎白其長發廪賑之人大者三斗小六之一又贊省官爲文請於朝曰和林根本之地令倉儲無幾餓莩山積賑飢人則失軍餉專軍餉則坐視飢死事不兩立揆其緩急已便宜賑之閑平沙靜差近請高估募民致粟次募四方以先後至爲差厚酬其直民必爭赴而邊儲可實朝廷從之制致粟和林者以三月至石與五十萬錢四月至減十之一五月至又減其一至即給直於是民米爭赴而邊儲之實如舊爲考覈法使繼者不能爲姦諸王汎索持法一不與王怒使人譙公對曰府藏軍興也有司守之非軍事誠不敢與皇子安王以衣褁之吳王子石馬受而歸其直時酒禁多犯朝議謂法輕使然吏奏論死令下三日得趙仲良等五人酒有司論以死公曰酒豈三日可成犯在令前當用前法設當坐亦宜後讞奏報乃決豈得擅戮上其事法司議當用前法五人得不死即孔子廟延士講經史率僚屬往聽夜分乃休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建未就而薨指俸成之。遷民列公政績上之御史而同列多異遂辭歸至京師卒年甫六十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也。三月乙酉葬真定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配劉氏累封真定郡夫人後四月卒子男五人其四夭一天爵也國子貢釋褐薊州判官歷館閣至右司遷刑部郎中遂佐臺幕今禮部侍郎官太中大夫女三人。孫男一人昌文女一人幼公爲吏二十載始得官官四轉皆佐幕而見諸事業若此是知士之生世官不貴大而貴其行事不務多而務其急故下僚有浮於上官而一事有勝於百千者君子之觀人必於其大者焉公自弱冠諸父析財不能止獨取薄田遺書其仕也不肯私謁以求爲御史至於和林之贊荒政則茂績也嘗觀古人列傳或載一事或一二事足以見其人大節況著見若是者乎蘇氏之先自行唐而欒城欒城而真定閼之者翕故發之者闢導之者遠故流之者長至啓矣而猶未暢又一傳得天爵階三品始蹶侯封而貤及大父焉天爵位日崇跡封未已也古之人臣服寵嘉而銘器物者不惟章君之賜亦不敢忘也天爵推恩其親恩至渥矣而又賜銘墓碑紀休永久其不敢忘而移孝爲忠者其益勗哉銘曰猗嗟于寧父軏究其譜片言折獄若不能語吻氣拔距若弗克舉不鄙郡吏從讞則兩恢恢游刃匪越其徂姦人借佛盎我士女禮部擇人于殖于去金山稱海百萬其旅不資贊晝芻張我武崑崗火炎委局趨附曹不逾時我奪我予廷尉持平文智敢舞天子有法相國何怨伊誰教言私謁進取失將千金得來一羽勝茲和林寔我天府百年生殖駝馬布野天胡怒之長驅猇虎蹂我莊倪蕩我牧圉天雪縷縷飢食無所流民如水積骸如堵拜郎給傳往佐其撫藩臣孔賢有善斯取總總黃戢僵臥待哺有如赤子遣得父母駝牛輓輸奔走高估庾廩充溢國本以固方期用世一夕今古公則不死有子仕膴天子有詔刻石表墓於永其垂新城之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五

六模

蘇

蘇天爵

元史列傳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時稱能吏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丁內外艱服除調功德使司照磨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修武宗實錄二年陞脩撰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明年慮囚于湖北湖北地僻遠民獠所雜居天爵冒瘴毒徧歷其地囚有言冤狀者天爵曰憲司歲兩至不言何也皆曰前此慮囚者應故事耳今聞御史至當受刑故不得不言天爵爲之太息每事必究心雖盛暑猶夜篝燈治文書無倦江陵民文甲無子育其甥雷乙後乃生兩子而出乙乙俟兩子行賣茶即舟中取斧並斲殺之沈斧水中而血漬其衣跡故在事覺乙具服部使者乃以三年之疑獄釋之天爵曰此事二年半耳且不殺人何以衣汚血又何以知斧在水中又其居去殺人處甚近何謂疑獄遂俾寘于

理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爲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誣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棄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誣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妄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況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入爲監察御史道改奎章閣授經郎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自人君至于朝廷政令稽古禮文閭閻幽隱其關于大體繫于得失者知無不言所劾者五人所薦舉者百有九人明年預修文宗實錄遷翰林待制尋除中書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後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三年遷禮部侍郎五年出爲淮東道肅政廉訪使憲綱大振一道肅然入爲樞密院判官明年改吏部尚書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復爲吏部尚書陞參議中書省事是時朝廷更立宰相庶務多所弛張而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言無顧忌夙夜謀畫須髮盡白至正二年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遷陝西行臺侍御史四年召爲集賢侍講學士兼國子祭酒天爵自以起自諸生進爲師長端己悉心以範學者明年出爲山東道肅政廉訪使尋召還集賢充京畿奉使宣撫究民所疾苦察吏之姦貪其興除者七百八十有三事其糾劾者九百四十有九人都人有包韓之譽然以忤時相意竟坐不稱職罷歸七年天子察其誣乃復起爲湖北道宣慰使浙東道廉訪使俱未行拜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江浙財賦居天下十七事務最煩劇天爵條分目別細鉅不遺九年召爲大都路都總管以疾歸俄復起爲兩浙都轉運使時鹽法弊甚天爵拯治有方所辦課鈔八十萬定及期而足十二年妖寇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仍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于饒信所克復者一路六縣其方略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于軍中年五十九天爵爲學博而知要長於紀載嘗著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文類七十卷其爲文長於序事平易溫厚成一家言而詩尤得古法有詩藁七卷文藁三十卷於是中原前輩凋謝殆盡天爵獨身任一代文獻之寄討論講辯雖老不倦晚歲復以釋經爲己任學者因其所居稱之爲滋溪先生其他所著文有松廳章疏五卷春風亭筆記二卷遼金紀年黃河原委未及脫藁云馬祖常志蘇君伯脩雜著祖常延祐四年以御史監試國子貢伯脩試碣石賦文雅馴美麗考究詳實當時考試禮部尚書潘景良集賢直學士李仲淵寘伯脩爲第二

名輩弘爲第一名弘文氣疎宕才俊可喜祖常獨不然此其人後必深於不學卒伯脩第一今果然而吾伯脩方讀經稽古文皆有法度寄負斯文之任於十年後也至順元年九月五日侍上京中心閣逐休半日書此以記予與伯脩之舊也

蘇恒

（元蘇天爵滋溪集故建昌州判官蘇君墓碣銘）蘇氏居趙郡欒城者唐宰相味道之裔也五季之亂始分處隣邦故常山之境訖今蘇氏爲最盛稽其世出皆本欒城君諱恒字德常其先由欒城徙高邑至其祖又徙元氏今爲真定元氏人曾祖諱奐金太中大夫安武軍節度使祖諱順不仕考諱禧仕縣邑爲莞庫官君起家建昌路知事主吉州永豐簿陞興路錄事判官建昌州判官至大閒封贈制行授奉議大夫驍騎尉藁城縣子夫人王氏封藁城縣太君子男三人善政杭州路教授次允迪次克恭廣元路學正孫男十人禎奉議大夫司農丞祉進義副尉左衛率府百戶禔國學弟子貢祐祚祺禄祥裕禮禾仕君蚤從翰林李公治學詩書孔孟之說及仕郡縣務以惠愛元元爲本初佐建昌府幕謹簿書出納約束胥吏俾不敢爲姦及貳永豐訟至即決遣之無留者久之民畏其剛斷不敢紀法邑接溪洞其人時出爲梗民以爲病鎮將請調兵殲之

君曰彼豈無良心耶如諭之不從兵未晚也即單騎深入諭以國家德澤洋孚法制寬簡降者未始即誅何爲陸梁自取滅亡也酋長感泣帥其黨數千人求爲平民政略既明流亡來歸者又千餘家悉闢荒田以存活之滿代北歸邑民刻石以頌其美再調隆興建昌皆辭疾不行春秋既高優游里社日從樵夫野老嘯歌息偃於樽席之側既受寵命鄉閭益以爲榮延祐五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八十有七葬元氏縣神嵩鄉輔村原諸孫以狀來請銘余先世出亦欒城也故爲之銘銘曰世之仕者官無崇卑功誠在民民父母思拯活千人必有封當後蒼者天報施不爽既康而壽多子多孫勒銘墓石攸久長存

蘇興嗣

元明善清河集（禮部員外郎蘇君墓碑）蘇氏世居臨潼有諱興嗣者長七尺善騎射金真祐間以戰多至金吾衛上將軍騎都尉都統鎮太原又鎮慶陽又鎮延安金亡率民五千戶歸我朝命立京兆時兵興之餘城邑爲墟撫字勞徠視人猶己瘞暴骨成大塚夫人劉氏生子諱德實爲金昭勇將軍夫人李氏生三子曰秀成曰文實曰志實文實爲浮圖法志實爲老聃學秀成由丞相掾遷從事郎寶雞尹以子貴贈奉議大夫左司郎中驍騎尉長安縣子夫人王氏封長安縣太君生二子曰斌曰炳斌爲奉元鳳翔諸路民匠提領娶王氏生子昌炳由丞相掾遷承事郎大同路經歷集賢院都事甘肅行省都事戶部主事遷禮部員外郎積階奉議大夫方進用未量娶某氏生子嗣祖陝西行省譯史屈氏卒未氏封長安縣君生三子曰榮祖侍儀舍人曰繩祖國子學生曰壽童尚幼奉議君昔同中書令又同曹懼其先塋無所誌將遂湮滅不得遠焉也以請余唯蘇氏以鉅室有陰德在民子孫將大顯不可不誌乃爲文曰蘇出帝顓氏行以遷臨潼之亂味道斯苗係係金吾山立其嶢乃斂奮甫來歸聖朝除苗建利豐厥後嗣昭勇維肖德與時泉儲祥再世其光必肆倚長安公肇其爾隆兩息沖沖克振宗風季也聳秀秩禮南宮蔚水垂魚方即天工繄聖之達日起大同鬱鬱臨潼津濡慶萬孫師之里塋于蘇氏歷年幾千孝忠于子

蘇思誠

國朝蘇平仲太史集（蘇平仲作亡弟思誠壙誌銘）蘇氏子思誠字存仲伯衡介弟也其次在兄弟中居四伯衡兄弟六人獨思誠質貌凝重龐碩自其孩時步趨坐止有常一言一笑未嘗妄年十四三能暗誦論語孟子詩書春秋善筆札侍吾父宦遊四方四方賢

大夫士見思誠無不指目以遠大期之不惟賢大夫士雖吾父母亦期之當至正壬辰吾父官錢唐思誠竟卒于官下年二十矣於乎可哀也已可惜也已其卒省憲之官洎邑居之彥咸致賻其殯也咸巷祭以過柩初思誠與伯衡俱業進士而思誠尤刻苦至忘寢食父母懼其以勞致疾也限以燈燭思誠嘗竊燈燭以益必致四鼓貴茗而寒之欲眩則啜之方夜半若飲苦而寒啜之輒醒醒輒復讀讀及欲眩復啜終已不眩因此病痢且數月矣不自言讀書爲文不廢父母怪其驟瘠不類尋常問曰爾得無病乎始以痢告召醫視之痢愈更得軟腳疾加寒熱比半年鍼藥劑終不驗思誠度不可治則與父母訣曰思誠幸得爲兒竟謂讀書取世科爲父母光榮孰知事固大謬中道而病重爲父母憂也今思誠且短命死矣死猶不免以遺骸累丐指斂而返鄉里殯焉將俟父母之不諱而葬其與從之也則思誠雖不得事父母地上得事父母地下矣月餘乃卒卒時拱手向父母兄弟者三連呼負負負實壬辰之五月九日後七日權殯于錢唐之道林寺明年二月二十日返于金華又七年爲洪武二年三月之三日祔于世父墓左在惠日鄉小青原其葬伯衡分教閩于主謁歸乃追爲銘納諸壙銘曰孰生邪而良也孰戕邪而殤也吾門之不祥邪而吾弟逢其殃也安所歸咎邪天蒼蒼也

蘇林

列仙傳林字子玄濮陽人數遇仙人授以道要後有雲車羽蓋迎之昇仙

蘇子玉

列仙傳子玉蜀人默脩道要遇正一真人授天真上訣飛昇

蘇德哥

列仙傳德哥不知何許人善合返魂香後不知所之

竇滔妻蘇氏

晉書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始平人也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廻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事林廣記）織錦廻文詩　君承皇詔安邊戍送君遠別河橋路含悲掩淚贈君言莫忘恩情便長去何其一去音信斷違妾屏帷春不暖瓊瑤階下碧苔生珊瑚帳裏紅塵滿此時道別舞驚魂將心何託更逢君一心願作滄海月一心願作嶺頭雲嶺雲歲歲逢夫面海月年年照得遍飛來飛去到君傍千里萬里遥相見遥遥路遠關山隔恨君塞外長

為客去時送別蘆葉黃雖悞已經柳花白百花散亂逢春早春意催人向誰道垂楊滿砌為君攀落花滿地無人掃庭前春草正芳芳抱得箏向畫堂為君彈得江南曲附寄情深寄別方殷方迢遞山難越萬里音書長斷絕銀裝枕上淚沾衣金縷羅裳盡皆裂三春鴻雁渡江聲此時離人腸斷情事結未斷腸先斷怨結先成曲未成君今憶妾重如山妾亦思君不暫閑錯將一本獻天子願於兒夫及早還詩留樂府

曾悟母蘇氏

（曾協雲莊集宋曾協代從兄作伯母事述）某人姓蘇氏眉州眉山人眉山之蘇族系世出其在外氏家牒與國史所載曾祖諱某某官曾祖母某氏某國夫人祖諱某某官祖母某氏某國夫人考諱某某官妣某氏某國夫人是生某人於倫次為季年十有九歸曾氏二十有某年而婺又三十有某年而卒於子之官舍時紹興丁卯七月十有七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封太宜人子恪懌早卒悟擢進士第為亳州士曹掾罵賊死事聞詔贈承事郎恪右朝奉太府寺丞惲右從事郎常州錄事參軍惽出後叔父孫熹右廸功郎監建康府都稅院熹某某未官孫女三人長嫁右文林郎張適餘在室某人幼而端莊不見喜慍外伯祖父端明公特奇愛之字以季安出於儒家生長見聞

動有法度至於智識高明無妬忌之心蓋出天性元祐初我祖父曲阜公外祖父欒城公志同道合並擢侍從先人始以胄子拜欒城公於京師一見而請昏焉時公兄弟道德文章為海內宗師富貴光榮貫甲天下某人入門循循無嬌人色曲阜公性高嚴家人父子之間未嘗以辭色假之每見謂能盡婦道祖母愛之為諸婦最曲阜公同氣十六人婚姻皆大家內外宗黨相扳援常數百人羣居儼然不強笑語以相媚悅而上承尊翁旁睦娣姒自敵以下納以恩意內外婣附交口譽歎積數十年如一日也先人既遭間山仕雖不遇必奉太夫人與俱太夫人雅好客所居官嘗擇要地親賓四來燕享無虛日某人幾伺顏色輒能得其指意太夫人以志其貧先人無祿早世素不殖生產某人痛自約損以字孤均一之德能人所難屢哭所愛子人不堪其憂而某人居隱約之中當憂患之來泊如也平生服用儉素恥事華靡春秋既高精力不少衰聞為子姓道前事亹亹不休聽者忘其疲歲時上壽華顛象服宗黨歆焉不幸屬疾猶諄諄家事如平時既病一置不問有請所欲言者曰吾胸中無遺恨若死生之常安之久矣復何道泊然而逝曾不怛化某荷遺澤列著定官行朝塗得三進封號尚與期順以遂烏烏之志今已矣夫創鉅痛深天實為之曾氏世家建昌之南豐曾祖太師魯國公諱某祖少師曲阜文昭公諱某世世葬秀郡其墓在潤州者實自祖母兗國夫人強氏始而先人右通直郎諱某窆于丹徒縣長山之原其不肖孤既弗克奉先人之緒違天罔神以底酷罰廼以某年月日謹窆穸之奉而合祔焉已事廼忍死啜泣而言曰生不能顯揚光大以極其養歿猶當假辭以傳後人知吾母之詳宜莫如舅氏且先人之葬既受賜矣舅氏當不我拒謹掇其大略以請伏惟哀憐而諾之以寵其遺孤且以慰先夫人於九原云某年月日孫某述

張斯立妻蘇氏

（宋蘇魏公集萬壽縣令張君夫人蘇氏墓誌銘）西出廣陵故城十三里所有大墓在蜀岡之南曰馮家原集賢張公之所宅也集賢之次子潁州萬壽縣令挺卿斯立祔其壙西南隅之庚地堪輿家曰山連兌乾水流丁未其前望京江諸山拱而揖之皆吉符也元豐八年春正月集賢之孫天長縣主簿兗南京國子監教授康伯昆弟將葬其偏親彭城縣君錢夫人得吉卜矣又舉世母武功蘇氏之柩同用某月己酉厝于斯立之右方幼子偉老從之蘇氏予長妹也我先人太尉公翰林府君晚得女以其秀且慧故特撫

愛之始幼而孩已能言漸誦章句少長而承禮義之訓又能秉筆為詞語及笄擇配且久乃以適亳州司法呂昌緒昌緒故相許文靖公之孫也甫三年而寡後四年獲歸斯立斯立賢而有文章好學不勸平居刻苦奉養簡薄吾妹從其所好未嘗見於言色又七年而斯立卒且葬矣乃歸寧太夫人河南郡太君日侍膳外則以未亡自處不復接外事惟閉閤其心誦佛書而已雖親戚亦少有見其面者熙寧五年從予奉板輿守東陽二月十二日過桐廬縣瀨港灘失舟吾妹年四十二與偉老暨予一子穎士同日而亡予侍太夫人悲泣之哀甚踰年還喪維揚菆于開元佛舍又十三年始克同窆張氏三子長康直用斯立之甥翰林錢公補蔭為郊社齋郎次康壽次即偉老也並相繼夭閼斯立遂無後而呂氏二子亦卒二孫尚幼惟是窆穸之事皆教授洎其尊公尊前利州路轉運判官通直君主之乃得如禮嗚呼可哀哉銘曰長江之陽蜀江西其音在南壙者宜是為斯立之世墓嗚呼

吾妹今從之

蘇小小

（古辭蘇小小歌）一曰錢塘蘇小小歌樂府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歌云西

陵松栢下是也　我乘油壁車郎乘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栢下唐李賀詩同前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佩油壁車夕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入雨温庭筠詩同前　買蓮莫破券買酒莫解金酒裏春容抱離恨水中蓮子懷苦心吳宮女兒青似束家在錢塘小江曲一自檀郎逐便風門前春水年年綠張祐詩同前三首　車輪不可遮馬足不可絆長怨十字街使郎心四散新人千里去故人千里來剪刀橫眼底方覺淚難裁　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中擘庭前棗教郎見赤心辛文房詩東流水底西飛魚銜得錢塘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聞來油壁車鸂鶒盃殘春樹晴蒲萄衣冷夜牕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芥隱筆記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夫

斜（音伊邪反）

蘇小卿

醉翁談錄（烟花奇遇）蘇寺丞爲閭江知縣有女字小卿性格妖嬈儀容儼雅瑩玉肌香宮腰難比因遊賞於花園之間星眸四顧見一人卧於花陰之下女叱問曰何人敢至於此對曰姓雙名漸本郡史也少覽經書長工詞賦期躍禹門之三浪待攀仙桂之一枝

奈家貧無以進身暫爲本縣之廳吏女子悅其顏貌然念曰荊山之玉自帶纖瑕世之常理今生精神端麗誠爲佳士但未知其才學遂指廳壁山水賦詩漸乃借意挑之曰淵邊芳草連天碧山下錦濤無丈尺鶯稀燕少蝶未知寂寞尋芳與誰惜我有春情方似織萬緒千頭難求覓富貴榮華不早來眼前光景空拋擲女子見詩心如愛慕乃曰昔相如有援琴之挑文君潛附鞍相逐韓壽孤吟於牕下賈氏竊之以香囊此乃怜其才兒嬌羞微笑曰爾能學否生曰一介末吏非匹耦不敢當此女怒曰妾一言已出反不見從邇來詩涉淫辭汝得何罪生不得已而諾之亂紅深處花爲屛障尤雲殢雨一霎懽情生曰今日別後再會何時女曰如今別後可解職歸家淬心勵學不忘勞苦以俟搜賢取士待折高枝然後復令良媒求親可矣我乃它托不嫁等待親音更無忘也生方欲言見侍婢數人走至園中生乃遁去遂遊遠郡訪其先覺苦志二載功業一成歸詢本縣公吏云寺丞不祿縣君挈家以往揚州投於外祖生乃往揚州問其親音有人云小卿母又告亡小卿落於娼道生乃大慟急契友皇甫書劉仲脩相訪云吾兄有不樂之意生以它托告之劉曰一盃與君解悶遂三人同往妓陌之所但見綠樓與翠閣相連綉幕共珠簾對捲劉引其青衣出請獻茶應聲而起但見女子立於簾下眉如柳葉臉似桃花玉削肌膚百端嬌美女子揖衆入於小閣中坐茶了衆方欲起劉遂命酒開樽四人共飲酒妓行女與衆人曰妾有少懇仰干清聽近畫一歌妓世間罕有願求新詞教爲衆賓得不見阻深幸衆皆唯唯酒再行之後用青紗罩畢一女子執板筵前佐樽各滿引盃令女子歌女子再起曰衆中如有詩詞願示片言漸乃先成其詞衆不敢措手衆賓大服雙生詞曰碧紗低映秦娥面咫尺暗香濃瑤池秋曉長天共恨煙鎖芙蓉夭桃再賁流鶯聲巧不待春工樽前潛想櫻桃破處得似香紅女乃深謝酒再行且再勸之漸於樽前頻盼見女子容貌若小卿也心悸魂飛但忘所借其女子見漸面默念之依稀似雙郎也心目皆眩情魂俱失數盃之後女子不免問漸曰然平生未識高手敢問仙鄉姓氏漸暗喜曰乃閭江縣人也漸姓雙因訪親得至於斯女子亦曰妾先人前任閭江縣蘇寺丞也因染疾不祿妾隨母至揚州母又厭世不能自養遂落於娼流終不爲樂語畢啼嘘流涕悲不自勝是日筵散各歸所即漸獨坐自念曰我當日共伊花間叙別指山爲誓永不別嫁今已爲娼正嘆之忽有人彈戶漸開戶見一青衣曰適來筵娘子別具小酌專候官人漸與青衣同去小卿再拭鉛粉別搔簪珥出簾相引就坐各

叙間別於小閣中具小酌三盃之後小卿與漸曰自別之後父母繼亡失身娼道每自思君空勞夢寐今得自就合歡之志我所願也是夜姻緣再逢嬌態次早生辭小卿曰是何言也相別三載今方得見安可遽去生曰聞伊與司理院薛官人爲親安可久住也女曰我宅中有一小室爾且安止逐日候司理回宅却共妾偕行遣興吟詩與郎繼和閑時促席飲樂荏苒二春美任歸京官吏送至郵亭餞別前至大江沿流而上漸觀江景寂寞鬱鬱不樂船因至鍾陵浦夜泊豫章城下是夜萬里無雲月色如晝凝情似醉亂思如癡一派江聲促成愁思數點漁灯燒斷離情浩飲長歌不能自遣忽聞櫓槽咿啞有一畫舸將近亦係垂楊之下蓬牕相對漸出視之但見彼舟中馬門裏一佳人年約二十餘對坐一人必是其夫約五十餘歲形貌古怪明燭舉酒左右二青衣女子佳人抱一琵琶品弄仙音漸熟視之即小卿也漸因見佳人遂成心感不敢傳言遂自歌而挑之歌云

樂天當日潯陽渚舟中曾遇商人婦坐間因感琵琶聲與托微言寫深訴因念佳人難再得故言何必曾相識今日相逢相識人青衫拭淚應無極我因從宦臨川去豫章城下風帆住續有翩翩畫舸來斜陽共繫垂楊樹綠蓬相近未多時紅簾半動閑私語認得舟中是誰氏依自廬江佳麗地

蘇小從來字小卿桃葉桃根皆姊妹十歲清歌已遏雲十一朱顔如桃李十二難描新月眉十三解綰烏雲髻亂花深處偶相逢一託深心許爲壻翠鬟曾剪繫平生暗斷平生與盟誓無何官難兩相忘因病流落來天際揚州一夢今何處風月深情向誰訴算來爭信不相逢空感當時無限事昔日風光曾作主今日風光如陌路腸斷江頭夜不眠風帆明日東西去女子品弄之次忽聽歌詠熟認其音乃雙郎也女放琵琶而出視見雙漸立於馬門之外四目相交各有餘情皆眷眷而不敢奉認女入舟中再抱琵琶品弄其聲悲噎人不忍聞遂乃歌以荅之歌曰（小卿在舟中荅雙生）妾家本住廬江曲私處蘭閨嬌不足金翹未綰翠雲低羅裙已束尖腰玉回眸雙泒秋水清低眉兩點春山綠妾之名兮世所聞錢塘蘇小眞仙屬二三月兮春遲遲鄰姬行樂相追隨小竹青絲賞何處笑言相指亂花溪折花舉酒未成宴倐然有客花前轉青驄馬繫綠楊陰低鬟便與迎相見眼期心約情繚亂與君一使柔腸斷縱有西清松柏間全心許結連枝願幸得伊救我妾身願以死以報君之德也漸曰此不可久住恐被舟中人見令得力者押行李後進二人易衣馳騎先往京師叅選注授顯擢歷任得偕老焉

赫蘇氏

羅泌路史禪通紀赫蘇氏是爲赫胥赫胥氏之爲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渴則求飲飢則求食莫知作善而作慝也出三入一惝恍如遺光脽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潜山葬朝陽後有赫氏赫胥氏

有蘇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紂王欲伐有蘇氏以妲己進死紂寵之而亡周滅之有蘇氏

穌

洪武正韻孫租切同上息也舒悅也死而更生也亦作蘇書后來其蘇集韻作甦許愼說文穌素孤切把取禾若也从禾魚聲徐鍇通釋把音把若即竹若也蘇循部斂之也孫呼反小爾雅死而復生謂之蘇顧野王玉篇先乎切丁度集韻俗作甦非是吳棫韻補叶音桑河切黄庭經臨絶呼之亦登蘇久久行之飛太霞霞音何釋行均龍龕手鑑甦甦（二俗）蘇（今）音蘇韓道昭五音類聚甦三胡切省也死再重甦也揚桓六書統心母穌魚復咮也从魚从咮省又魚復生也（統注穌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通作蘇樂記蟄蟲昭蘇注更息曰蘇周伯琦六書正譌穌隸作蘇趙謙聲音

文字通心沽切又禾死而更生曰穌借舒悅也益即蘇息之義韻會定正宗切心摸心新穌穌

篆書穌徐鉉篆韻　隸書穌六書統　草書穌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广穌

洪武正韻孫租切廜⿸广穌草菴顧野王玉篇息胡切陸法言廣韻人廜⿸广穌酒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宋重修廣韻素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广穌音酥楊桓六書統心母⿸广穌从广酥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四時纂要作屠蘇云思邈庵名一云屠者屠絶鬼氣蘇者蘇醒人魂字漆㦗義酒名也酥⿰酉穌⿰酉穌醹（同上）韻會定正宇切心摸心新鮮酥

篆書⿸广穌六書統　草書⿸广穌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酥

洪武正韻孫租切酪屬又酴酥酒名藥名或作⿰酉穌亦作蘇宋重修廣韻素姑切丁度集韻或作⿰酉穌⿰酉穌醲婁撲廣干祿字酥⿰酉穌（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酥挏乳酪取而煎之爲酥郭守正紫雲韻牛羊乳爲之半酥差勝若犛牛復優於家牛揚桓六書統心母酥酪中膏也（从酉省）酥（隸）⿰酉穌或从穌聲⿰酉穌（隸）醲或从穌省酥（隸）⿰酉穌（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倪堂六書類釋酉諧穌省韻會定正心模切酥油也駞駝牛羊乳爲之字切心摸心新鮮酥

篆書酥⿰酉穌醲（並六書統）　隸書酥⿰酉穌醲（並六書統）　草書酥⿰酉穌（並鮮于樞）

總敘

饔膳閑評字說解酪字云乳以凝聚爲蘇散落爲酪解蘇字云魚涷草枯氣味而蘇二蘇字皆不合從草只作酥字便得前漢所謂蟄虫昭酥是已從草者乃鷄蘇之蘇也山居備用用牛乳中取浮凝熬而爲酥　乳酪酥等常食之令人有筋力膽幹肌體潤澤卒多食之亦令臚脹泄利漸漸自已食用本草酥微寒補五臟利大腸治口瘡　蜀本云酥味甘　唐本注云酥搯（吐刀切）酥作之有牛酥羊酥而牛酥勝羊酥　溫革瑣碎錄眞酥過春以瓶盛緊蒙沉之井中冬間取出如新吳興志乳酥俗稱烏戍乳酥最佳又爲花果魚鳥之屬以爲盤飣之華可用寄遠大抵鄉間畜牛之家例能爲酥及乳酥韻府群玉穆贊四兄弟皆和粹各以珍味目之佛經云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則醍醐又酪酥之精液陶隱居云酥出外國亦從益州來本是牛羊乳所爲作之自有法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色黃白作餅甚甘肥亦時至江南唐本注云酥搯（吐刀切）酪作之其性猶與酪異今通言功是陶之未達然酥有牛酥羊酥而牛酥勝羊酥其犛牛復優於家牛也宋嘉祐本按蜀本云酥味甘益

說云寒主胃中熱補五藏利腸胃日華子云牛酥益心肺止渴欬潤毛髮除肺痿心熱并吐血國經文具牛黃條下政和本陳藏器云酥堪合諸膏摩風腫踠跌血瘀食療云寒除胸中熱補五藏利腸胃水牛酥功同寒與羊酥同功羊酥眞者勝牛酥聖惠方豆蜂螫入以酥傅之愈又方主惡蟲咬以酥和鹽傅之差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酥一名牛酥其羊者名羊酥俗號乳酥所出與牛黃及羖羊角同又出外國及益州本是牛羊乳爲之佛經稱乳成酪酪成酥酥成醍醐今處處皆能製酥爾味甘平微寒無毒續說云眞酥又能潤養瘡痂凡豆瘡諸瘡新愈以酥摩拂則消沒瘢痕今果粒者僅可和入面脂外此無所主療唐端方本草類要圖經曰凡牛之人多取豬羊脂入他料合而爲酥瑩如霜雪性用與眞酥甚殊就中有如入藥者水牛犛牛黃牛取乳及造酥酪醍醐等然性亦不同水牛乳涼犛牛乳溫其肉皆寒也其自死者皆不可食其酥以合諸膏摩風腫腕跌血瘀則牛酥爲強醍醐尤佳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酥味甘微寒益心肺止渴補五藏利大腸主口瘡潤毛髮除肺痿心熱療吐血止嗽合諸膏摩風腫治腕跌消血瘀牛酥乃勝羊酥犛牛復優家牛牛乳成酪性冷味甘去身面熱瘡利胃腸虛熱酪成酥酥成醍醐味甘平樂性冷利主風邪濕潤骨髓補虛皮膚燥痒酒調半匙咳嗽膿血溶服一合

興平酥

（漁隱叢話復齋謾錄云東坡雨中明燈賞牡丹云霏霏雨霧作清妍爍爍明燈照欲然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與百草共盡無妍鄙未忍汙泥沙牛酥煎落蘂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朋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俟花彫謝即以酥煎食之無棄穠豔其風流貴重如此

雍酥

（曲洧舊聞宋薛嗣昌以雍酥媚權倖韋用琴光補子并蓋多者至百桶人）人皆足其欲

會稽酥

（會稽前志酪以酥爲冠今南方亦皆作而會稽者尤佳會稽諸邑又推諸暨爲冠蓋吳中酥雖絕多）大抵味淡不可與會稽班也晉王武子指牛酥示陸士衡云卿江東何以敵此疑當時南方未有酥酪也

百年酥

（太平御覽）唐書武德二年涼州刺史安脩仁獻百年酥云餌之可延壽

入茶酥

（食經諸品將好酥於銀石器內溶化傾入江茶末攪）勻旋旋添湯攪成稀膏子散在盞內却着湯侵供之茶與酥看客多少用但酥多於茶些爲佳此法至簡且易尤稱美四季皆用湯造冬間造在風爐子上

灌肺酥

（食經諸品用獐鹿肺如無獨羊肺亦可休上去血水用蜜酥加稠酪杏泥生姜汁同和濾紐去滓布蓋冰）決筵前割散

煎酥法

（李氏食經羊脂一斤豬脂四兩慢火熬濾去滓梨一箇去皮穰薄切棗肉拾箇薄切紅棗拾五箇去）核切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碎爪薑子少許熬候柴乾再濾收貯

造酥油

（農桑撮要以酪盛於桶內或甕中安置近屋柱）邊可將竹篾或桑條作二小圈或用二小木板各鑿一孔亦得於木柱或樹傍上下以繩縛定二小圈或二木板別作一木鑽下釘圓板一半放置桶中一半套於上下圈內却於兩圈中間木鑽上以皮條或繩子纏兩遭兩手牽拽鑽之令轉生沫傾於涼水中凝定候聚得多却於鍋內慢火煉過去浮上焦沫即成好酥

抨酥法

（齊民要術以夾榆木椀爲杷子作杷子法割却椀半上剜四廂各作一圓孔大小徑寸許）正底施長柄如酒杷形抨酥酥酪甜醋皆得所數日陳酪極大醋者亦無嫌酪多用大甕酪少用小甕置甕於日中旦起瀉酪著甕中炙直至日西南角起手抨之令杷子常至甕底一食須作熱湯水解令得下手瀉著甕中湯多少令常半酪乃抨之良久酥出下冷水多少亦與湯等更急抨之於此時杷子不須復達甕底酥已浮出故也酥既徧覆酪上更下冷水多少如前酥凝抨止大盆盛冷水著盆邊以手接酥沈于盆水中酥自浮出更掠如初酥盡乃止抨酥酪漿中和飧粥盆中浮酥待冷悉凝以手接取搦去水作團著銅器中或不津瓦器亦得十日許得多少併內鐺中然牛羊矢緩火煎如香澤法當日內乳涌出如雨打水聲水乳既盡聲止沸定酥便成矣冬即內著羊肚中夏盛不津器初煎乳時上有皮膜以手隨即掠取著別器中瀉熟乳著盆中未濾之前乳皮凝厚亦悉掠取明日酪成若有黃皮亦悉掠取併著甕中以物痛熟研良久下湯又研亦下冷水純是好酪接取作團與大段同煎矣

滴酥

（師友談記蘇過叔黨言其堂姊嫁蒲澈澈資正傳正之子也傳正守長安日澈之姊閉戶）不治一事惟滴酥爲花果等物每請客一客二十飣皆工巧盡力爲之者只用一次復速客則更之以此諸姊日夜滴酥不輟蘇東坡詩光有新詩點蜀酥注蜀人婦女點酥

手啗以酥

（五代史後晉高祖紀唐莊宗已得魏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之兵未及）陣爲鄩所掩敬瑭以十餘騎橫槊馳擊取之以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動軍中

開乳合

酥

廣弘明集隋煬帝經藏願文云無上醫王隨病逗藥聞乳合酥爲方既異甜淡苦執取療亦殊

詩

宋楊誠齋荆溪集宋楊誠齋詠酥　似賦還成炙幾凝又欲飄玉來盤底碎雪到口邊銷江湖續集利州張縕仁溥　兼味醍醐外分身乳酪中江南鳴稱猜塞上寄飛鴻乾雨看如幻生鹽許漸融腊殘猶有待煎取牡丹紅能改齋漫錄江子我牛酥行　宣和初有鄭其姓者留守西京以牛酥百斤遺梁師成江子我端又作牛酥行云有客有客官長安牛酥百斤明日煎倍道奔馳少師府望塵且欲迎歸軒守閽呼語不必出已有人居第一先其多乃復倍於此台顏顧視初怡然昨朝所獻雖第二桶以純漆麗且堅今君來遲數又少青紙題封難勝前持歸空慙還東家努力明年越頭市宋吳龍金谿集酥花韻　玉指纖纖出後房似矜隨意得奇芳只恐暖律爭先落賴有凝脂可旋粧近北含飴知有味不須嚼蘗自聞香來應力欲爭春巧喜士深心厥可將楊傑無爲集姑射山中氷雪膚造花憑仗著頭酥生成自有神僊術點化亦同天地爐全用陽功催氣候不從凡土起根株頓教寒處萌春物鄒律回陽待似無　一盤花卉闘工夫孰謂宜酥勝假酥白石萌芽生玉種寒林枝幹出丹爐縷金滴粉休隨

俗剪綵粘膠近守株　猶憶嶺頭梅帶雪使歸曾得信音無梅聖俞宛陵集余之親家有女子能點酥爲詩并花果麟鳳等物一皆妙絶其家持以爲歲日辛盤之助余丧偶兒女服未除不作歲因轉贈通判通判有詩見答故走筆酬之　翦竹纏金大於掌紅縷龜紋排作網頂酥點出探春詩玉刻小書題在榜名花雜果能眩真祥獸珍禽得非廣磵落男兒不足爲女工餘思卿可賞介庵詞趙彥端如夢令　鶯死初凝霜粟氷尹旋栽春玉巧思化東風喚省棠紅棠綠清淑清淑會有蜂樓蝶宿韓維南陽集王詹叔惠酥　與平彥良酥厭品爲第一歲時盛獻饋霜梨副冰蜜東萊遠車軨並走衛霍室盤筵得此物主意自爲畢唇叔官西州遺我資口實其知馬酒薄素覺駞肪失我今衆里人黎藿度閑日多慙擲嘉味走用飽仁術厚意知何報還持況賢質張子野集謝發運馬子山少卿惠酥與詩　貢餘應惜點爲山絶唱兼遺致政官慊地雪甜多不識吳人未食齒先寒于山再惠詩見和因又續成子山不以予不才兩發章篇　清卿恩德重鼇山詩寄閒樓白首官須信夜光誰可得玉龍沉睡玉淵寒周美成清真集天啓惠酥　金城良牸不當車特爲人間作好酥餘湩尚供肥犢子小歷先入太官廚鄭中麂尾空名目吳地蓴羮謾併迂欲比君家好兄弟不知誰可作醍醐　淺黃拂拂小鵞雛色好從來説雍酥花草偏宜女兒手縷封杜入野人廚細塗麥餅珍無敵雜煉豬肪術最迂觸肉便知全非味它時不用識醍醐　南朝珍饌一時無尚見休文謝北酥開鼎解湯香出屋銅鐺掊面乳供廚中都價重無錢買京兆書遲枉路迂聞道加飡最肥澤異時煩與致醍醐　高陽太守有遺書親教齊民煉玉酥欲出浮膏先臥酪爲防饞鼠更薰廚絶知意重分餘棄漸見詩多入枉迂猶恐傖人笑風土預從貝葉揆醍醐韋驤錢塘集謝鄭州張資政惠書寄酥十四韻

峥嶸歲律忽更舊無室蕭然度清晝追想牙旌欲首途策羸取别嚐重復躊躇去德不勝情歸追嚴閫僅能走款驚霜月再弦望西向拳拳使心疚心之疚兮日益深使者踵門書忽授粲然誨語盈累幅字字婥華敵瓊玖殷勤睠與奚所貽紙尾復題酥以侑開緘珍視未敢嘗捧東臨風且三嗅初疑黃玉可如泥知以露華凝不溜又許僊膏久鍊成自有光芒發奇臭輕言豈學陸機對以汝蓴羮一何謬休稀乳酒下青雲詩慕少陵慙淺陋汪洋惠意不可罔匕箸姑停聊審覆留向春朝助後勝却望台星祝公壽張南軒集李仁父寄茯苓酥賦長句謝之　岷峩山中千歲松枝虬幹直摩青空雪霜剥落中不槁膏液下與靈泉通龜蛇蟠伏自磊砢金堅玉潔

仍豐融菁明夜取喜得偶煮翡朝聽如吟風梓成生上看飛雪更和酪乳妝金功當知至味本無味予若服之壽莫窮巢巖脊梁硬如鐵冠我切雲佩明月百忖都隨春夢空大藥獨傳淵質訣中宵咀嚼不搖頭玉池生肥嚥不徹悴我百慮形蚤爽畏贈扶持意何切丹砂着根護兩傳脂澤釀黍計已拙由來妙道初不煩此法莫從兒輩説徑思舉袂揖浮丘下視塵世真一吷未顔留得亦何爲追逐同堅歲寒節項安世悔菴後編次韻張安撫李侍郎同賦茯苓酥（李侍郎時知常德府）　山人採藥歸僑松拔雲扶石松根空搗霜餌玉得不死大藥直與神靈通論功合在金石上何意坐隨脂澤融誰令千古玉環纖洗此萬壑寒林風煎膏桐乳彼何物滑咽潤頰誇微功嗟哉可弔不可賀吾道至此寧非窮淇公一生高如鐵阿武兒家看花月曹公言言秋霜烈作文倚僊要僊訣曲江翻變軟美人此理至今吾未徹元忠獨立孟青時晚歲脂韋事凄切微之年少本不凡老作瓜蠅豈非拙精金和鉛相先缺脂麻黄茄那可説千年妙質當珀化一吸徹其蓋飲吷作詩自警勿示人同志相期在金節陳元晉漁墅類稾謝童帥幹送滴酥　滴成詩句巧相粘料得堂深凍未收剪水染玉天上手何因得見玉纖纖曹文清公集謝胡帥餉酥　虎頭骨相生來無談天吻噪齋

腸枯欲從底處覓膏潤凝香燕穣烹牛酥鵞兒黄拂水肌膏關中據下速不如巳令炊餅作十字令晨盛饌非伊蒲　食酥　貢包分自浙西東函谷金城在眼中泛酒煎茶俱慨當滿前臈雪化春風　土酥絶類捞家兒好着崔家釘坐梨如夢并寒千百顆雪肌和伴出關西王東年先生集次韻曹古父食酥　邑分姑射冰肌外味在金僊露掌中之與佳人潤粒臉兩家春色一般風　聞道金城煑醍醐貢包長伴雨兒梨即今萬里風流在浙水東頭又浙西元程禮部集牛酥真異品牛乳細烹熬堅滑黄凝蠟冲融白濁膏研春茶挽臙照夜佛燈高買取江南去誠堪慰老饕

蠐酥元一統志臺州有池四處歲遇五月初六月十二月初八日太醫馳驛收採太原志代州有蠐酥池在韓村西北去城五里方圓四十步出蠐酥今無能採者元一統志代州西二十五里宇文村有蠐池一處每歲太醫馳驛開掘保定路志出蒲陰縣東宋村有蠐池

土酥甕牖閑評蘇東坡詩云關右玉酥黄似酒碑本乃作土酥土字是也況末句又云明朝積玉高三尺無用兩玉字之理則是土字無疑錦繡萬花谷杜詩注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淨如練注土酥即今之蘆菔也魏夫人帖云膾土酥如練國老談苑本心齋疏食譜云土酥蘆菔也一名地酥作玉糝羹

添酥趙德麟侯鯖錄劉原父晚守長安春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作詩別之曰玳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

𤺿孫租切顧野王玉篇桑孤切病也楊桓六書統心母𤺿从疒穌聲𤺿隸

篆書 𤺿 六書統　隸書 𤺿 六書統

櫯孫租切丁度集韻木名可染韓道昭五音類聚先胡切櫯枋可染緋楊桓六書統心母櫯从木穌聲櫯隸

篆書 櫯 六書統　隸書 櫯 六書統

擷孫租切丁度集韻摸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桑孤切摸擷也楊桓六書統心母擷从手穌聲擷隸字漆傳義三孤切

篆書 擷 六書統　隸書 擷 六書統

[illegible]孫租切丁度集韻[illegible]嬾也或作[illegible]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蘇楊桓六書統心母[illegible]系聲[illegible]隸[illegible]或省作[illegible]隸字漆傳義桑姑切

篆書 [illegible] 六書統　隸書 [illegible] 六書統

[illegible]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蘇仙二音

[illegible]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illegible]同上俗蘇字漆傳義先呼切和也

[illegible]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蘇

甦孫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甦上同俗音蘇

[illegible]孫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桑姑切

蟦孫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蘇

[illegible]孫租切字漆傳義先烏切細竹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六

六模

初（洪武正韻楚徂切。始也。舒也。从衣从刀。許愼說文：初，楚居切。裁衣之始也。徐鍇通釋：禮之初施衣以蔽形，从刀裁衣，會意。揚雄方言：梁益之間謂鼻爲初。丁度集韻：初，唐武后作𡔈字。戴侗六書故：刀始裁之，初之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illegible]並古文补仞並俗。楊桓六書統：穿母初裁衣也。今人猶言裁爲初，借爲始初之初。[illegible]古文[illegible]與初同[illegible]或如此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初，次商次清音。又姓。俗作初衸，竝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初，穿沽切。說文曰：裁衣之始也。从刀近衣爲意。作𡔈非。借爲凡事之始。韻會定正字切：徹觕徹稱燀初。）

篆書 初 初（並始鼎）初（伯碩父鼎）初（仲考[illegible]）初 初 初（並散季敦）初（師[illegible]敦）初（宰辟敦）初（叩仲盤並見楊鉤鍾鼎集韻）初（伯碩父鼎）初（義雲章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初（李斯嶧山碑）初（徐鉉篆韻）初 初 初 初（並高勉齋學書韻總）初 初 𡔈 𡔈（並六書統）

隸書 初（宗俱碑）初（劉寛碑）初（柳敏碑並洪適漢隸分韻）初（華山亭碑）初（老子銘）初（武梁祠堂）初（田君斷碑並見漢隸字源）

真書 初（王羲之）初（王獻之）初（智永）初（智果）初（歐陽詢）初（虞世南）初（顏真卿）初（柳公權）初（蔡襄）

草書 初（章草）初（蔡琰）初（智永）初（張旭）初（懷素）初（褚庭誨）初（黃庭堅）初（米芾）初 初 初（並張錦溪）初 初（並鮮于樞）初（趙子昂）

古初（庸齋學言學者見乾坤二卦由伏羲而定又見繫辭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又見學老莊者有女媧鍊石補天共工氏怒折天）柱之說遂謂伏羲之時乃是太極初分之後天地方自無而有時是何以淺近探天地也蓋天地之大乃陰陽自虛自實前無始後無終者也大槩有時而混沌有時而開闢耳伏羲之前吾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所謂混沌而開闢者以陰陽之運有泰否陰陽之氣有通塞方其泰而通也天以清而浮於上地以凝而填於下人物生息繁滋於其中復有英君誼辟相繼爲主而人極以立以兩間之開闢者如此宜不至於再爲混沌矣然陰陽之運不能以常泰陰陽之氣不能以常通上下或歷千萬百年或歷數萬年泰者有時而否通者有時而塞至于否塞之極也則天之清以浮者濁而低地之凝以填者裂而洩人物之生息繁滋者亦歇滅而萎敗當此之時五行之用皆廢而水火之性獨悖逆焉火不爲離虛之明而偏於沈伏水不爲坎陷之滿而偏於沸騰二者雖皆反常而成天地之混沌者水也前日之開闢者至此又成一混沌矣天地每成一混沌所不死者有元氣焉惟其元氣不死故陰陽之否者終於泰陰陽之塞者終於通或歷數百年或數千年天之低以濁者又復清而浮地之裂以洩者又復凝而填人物之歇滅萎敗者又復生息而繁滋此陰陽之運氣已泰而通則前日之混沌者復爲之開闢矣然天地由開闢而混沌者固以其漸由混沌而開闢者亦以其漸方開闢之初又必有聰明神聖者繼天爲王而人極以復立伏羲蓋當一開闢之初也方其混沌之時三綱五常之教斯民日用飲食之道皆汩喪於水然此理之神與元氣俱不泯絕及天地再開闢也此復生於水在伏羲時水性以復其常神易首出於河至舜禹時水患悉平故洪範復出洛此理之神所以開物成務者一顯一晦吾亦不知其幾萬古矣故繫辭十三卦自乾坤離三卦之外皆文王所未重而已爲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取用則伏羲雖未畫八卦亦可見其爲前古之民用矣又如武王洛書之訪箕子首對以洪水數壞九疇之意且言此範天不與鯀而以待嗣興之禹則是九疇亦皆前古所敘豈待書出於洛而後見哉今謂天地肇判於伏羲之時謂已前無天地豈理也邪若謂伏羲時乃天地之初判當時文籍既生豈無一字垂載于後借曰三墳八索九丘之書已失其傳而堯舜去古未遠二典之書君臣畧無一語及太極初分時事不過以治水爲第一義於六府則止言惟修而相期於勿壞及地平天成乃以萬世永賴相歸美而已且三聖人之爲治也皆以若稽古爲首稱今觀其一政一治似皆於古人之成法固自三皇以來創制者已可遵守至如取乾坤以垂衣裳實始於黃帝堯舜氏及舜欲作黼黻之服亦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旋采已出於古人則衣裳之制又豈黃帝堯舜創意爲之哉由是推之天理人文之盛前古蓋無一而不備也但天地每一開闢之初則又成一朴畧無文之世必待聖人繼天測靈揭爲世教以啟迪民彝之固有也愚故曰天地之大不知其幾混沌而幾開闢矣

太

初

通鑑外紀包犧氏昔者天地未分謂之太易元氣始萌謂之太初。羅泌路史初三皇紀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太初者氣之始 古三墳書兩儀者陰陽之形也謂之太初太初者天地之交也 太平御覽易乾鑿度曰太初者氣之始也 帝王世紀曰元氣始萌謂之太初 詩推度災曰陽本爲雄陰本爲雌物本爲魂（宋均注曰本即原也變陰陽爲雄雌魂也亦言未有形也皆無兆朕故謂之氣雄生八月仲節號曰太初行三節節猶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必知生八月仲者據此時萬爻十以分驗也陽十物行節者須雌俱行物乃著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清濁未分 莊子曰太初有無（言太古之初上下未形所有者無）無有無名（既無有形人無有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謂道也）物得以生謂之德 淮南子曰稽古太初人生於無（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成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爲物所制） 揚雄覈靈賦曰太易之始太初之先馮馮沉沉奮搏無端 王阜老子聖母碑曰老子者道也乃生於無形之先起於太初之前行於太素之元浮遊六虛出入幽冥觀混合之未別窺清濁之未分 陳思王魏德論曰在昔太初玄黃混并渾沌蒙鴻兆朕未形 阮籍孔子誄曰養徒三千升堂七十潛神演思因史作書考混元於無形本造化於太初 又大夫先生傳曰太初真人惟太之根專氣一志萬物以存 又曰馳鶩乎太初之中休息乎無爲之宮太初何始無後無先 邵子觀物外篇太初事之初也 昇仙經云太初極于陽九太素極于百六 莊子知北遊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元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爲之知孰是而孰非乎元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元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元始曰有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雖問道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崐崙不遊乎太虛 列禦寇 莊子曰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 漢傳武帝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爲歲首故改元爲太初 又漢哀帝泰符暨涼充髮爲孤乞伏乾歸宋元凶劭俱改元太

初而年號之重實始于漢哀帝 羣書足用事對 渾沌（選）濛鴻（淮）胚渾（選江文通江賦胚渾未凝）混茫（揚子雲劇秦美新在乎混茫注混沌之氣）馮馮沉沉（漢其貝）窈窈（淮）清濁未分（廣雅）元黃混并（書） 六經 元氣混而爲一是太初太一也（易緯辭疏） 諸子 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列子天瑞篇）古未有天地之時唯象無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淮精神訓） 諸史 外渾混元（注造化之氣班孟堅典引）梁昭明太子（注用視太初遂見治風（文選序）天地紀先有太初後有太始（白虎通） 體題 未判 無形 氣始 無形 無名 莫測 太乙 混沌 未兆 未分 混沌之先莫窮其用 賦偶 有物未判先天同存 小馬運法象於冥莫大則同胚胎於覆蓋 大樸將散三光欲萌 名曰希夷聽弗聞意有機緘不自已 噫大塊於無形之表轉洪鈞於未化之時 恍惚未見沖虛莫爲 有名能肇於有形妙用悉根於妙理 芒乎芴乎孰測其兆朕亭之毒之莫究於胚渾 獨居有象之先潛播大鈞之兆 賦隅 真機密運於洪濛獨超乎古庶類悉資於坱圠會有其元 彼哀帝改元爲讖採端之自擬武皇名歷難窮極數之由擱江綱體字 無名 混沌

混沌初

（玉融新對）文選班固典引曰太極之元兩儀始分（李周翰注云太極混沌氣之初也） 龍文經 混沌之初中含太虛

卦象初

（鄭滁孫中天述攷）上稽之卦象一畫者有畫之初也二畫者成象之初也三畫者成卦之初也八卦六十四卦之初也稽之先天以伏羲八卦一轉移間初畫兩儀四再畫覆載形三畫天地交高卑體段已具八卦二十四畫百九十二爻之內 邵子觀物外篇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無初

易巽卦 九五爻辭曰無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音初

呂氏春秋音初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孔甲禹後十四年皐之父發之祖禁之宗田獵也）天大風晦盲（盲瞑也）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乳產）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之作其）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拆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以其無足遂爲守門之官向謂之子有殃也）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以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爲東陽之音）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遇禮也禹未之禮而巡狩南行也）

（有南方之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塗山在九迴近當塗也山南曰陽也）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南方國風之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取塗山氏女南音為樂歌）周昭王親將征荆（周昭王康王之子穆王之父荆楚也秦莊王諱楚避之曰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右兵車之右也）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抎墜也音曰顛隕之隕）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振救也傳曰齊桓公伐楚讓之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沒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敢不共乎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由此言之昭王為沒於漢辛餘靡焉得振王北濟）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西翟西方也以辛餘靡有振王之功故賞之為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一作阿）猶思故處（處居也）實始作為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西音謂之音）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取西音以為秦國之樂音）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成猶重）飲食必以鼓（鼓樂帝令燕往視（一作効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少選須臾）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帝天也天令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吞之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娀氏女方將立子生商此之謂也）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北國之音）凡音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蕩動）音成於外而化乎內（內化生內心）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風俗）察其風而知其志（一作意下同）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弊惡）水煩則魚鼈不大（擾渾）世濁則禮煩而樂淫（煩亂淫邪）鄭衛之聲桑間之音（說在孟春紀）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說樂）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出生也）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姦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修治也）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以和為成順樂和而民鄉方矣鄉仰方道）

復初

莊子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躰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有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澡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文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禮記曾子問　文王之為世子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又親疾之藥必親嘗之常膳者若則世子亦能食常膳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宋趙儀可青山稾復初堂記　人以生為初天地以開闢為初吾言初異也昔者混沌之初未始有一物也天地而既開闢矣然後人與鳥獸草木生焉於是有范金合土鑿泉嶡穴刊山墾田築城浚隍而又窺以渾儀筭以巧歷腥以殺伐辱以偃溲日中之火月中之水靡不智取力索斲樸破圜乃毒其天斲荒鑴頑朴碁不還而天地爛熳矣爛熳之極而天地精英之氣衰耗而無餘其所鍾日日趨於焦僥夭閼然後山傾海運日埋星沉而向之五伯七雄之所爭伯夷季札之所讓一皆澌泯滅化為黃流蓋自是息之以至所不知何年之久是為天地之復初道夫其氣休息之久盤礴鬱積不能以不發泄則又一開闢如羲農皇帝出焉者是乃天地憂患之始而非初也人之未生也所謂性者與一氣同遊於渾淪亭毒之表耳目口鼻四肢且不知其何所寄也夫焉有所欲俄而有生矣生者賊性之始也耳而聲目而色口而味鼻而臭四支而安佚而去未生之初遠矣然後有得則喜失則悲以至於相靡以力相戲以智而去生之初又遠矣人能返觀內照以游乎未始有生之初然後知血肉之身固未始有一物也則亦可以蕭然於事物之外而得吾之所謂性者矣此之謂復初劉君明國名其堂曰復初而求記於余明國嘗有聞於吾書之外者故繼以斯言就正焉　國朝貝廷臣金陵集復初齋記　宜興強如心氏世居荆南山之遵義里元季兵變辟地永豐黃山者十年而去親戚遠墳墓中恒慊焉而不足洪武初年始克歸治茅齋於室之東偏題曰復初介國子生謝煜來求記夫有失而復復當大兵四起焚燒屠戮莫不東西奔竄農失其田工失其肆回望鄉里皆狐兔之墟而父子兄弟能相保以居者曾無一二咸謂不可得而復矣幸而居復吾宅田復吾地水之淤者浚而復其清塗之塞者闢而復其廣與夫一草一木數榮悴達者冬而復春境之勝亦不異乎前矣蓋亂極復平數之必然而人亦不久於蕩析始心之初志於此遂矣向使攻戰之

未息疾疫之夭年雖欲復於已失者其能然乎宜特表其所居也若余之由櫟李而錢唐由錢唐而雲間由雲間而金陵未嘗一日獲役先人之弊廬寧無愧乎雖然君子所貴乎復者復性爲大性固其於物也有宅之安有地之美利吾累也必絕之其至清水也義吾由也必從之其至廣塗也殘暴險賊之不可存而一於仁恕忠厚焉其生生之理若翹草木油然而長也聖人之教人復此而已而不遠復者獨稱顏氏之子爲近之此復其初之爲近也如心好學讀書必知復吾本然爲事非徒區區故業矣予因而推之且以自警云唐杜工部集文章復古初

遂初

晉書孫綽傳　綽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賦今無所考）太平御覽晉書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初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孫綽上疏言不可溫見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耶元劉靜修集遂初亭說　君子立心之初曰爲善而不能爲惡曰爲君子而不爲小人如是而已苟爲善也爲君子也則其初心遂矣夫道無時而不有無處而不在也故欲爲善爲君子蓋無時無處而不可而吾之初心亦無時無處而不得其遂也君曰吾之初心將出以及物也苟時命不吾興焉則終身

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出而處也無所可爲者矣君曰吾之初心欲處而適已也苟時命不吾釋焉則亦終身不得其遂矣如是則是道偏在乎處而出也無所可爲者矣道果如是乎哉營事張公子有予知其心爲最深蓋樂爲善而惟恐其不爲君子者也今築亭名以遂初而其心乃在乎閑適而諸公爲詩文以題詠之者以予有朝望甚重才業甚備又皆責其心當在匡濟皆不可也夫義當閑適時在匡濟皆吾所當必爲者然其立心則不可謂必得是也而後爲遂苟其心如此則是心境本無外而自拘於一隅道體周遍而自滯於一偏其爲累也甚矣予有其以吾言思之久之必有得也至元壬辰重九日劉某書　國朝蘇平仲太史集遂初堂記　鄭君宜中成奉親命遊學燕京用近臣薦補國子生限於常貢出從事宣慰使者府歷福建廣西湖南三道遂擢華亭縣尉而君溫人也世家平陽之鏡江里其地鉅海前橫青華後擁遠若九鳳新羅夾嶼近若金字諸峯層見間出於其左右二方之勝處也以此君得意功名之途而退休家林之心未嘗一日忘焉自華亭來歸絕口不言仕進廷授錢塘縣簿遷吏在門而不爲起兵興之後幕府爭以得士相高諸公雅知君不可屈亦不敢煩以職經畧使便宜以江西理問所知事強起君迄不赴乃作遂初堂於鏡江之西復據要會大治亭館以極遊眺之美蓋超然與世相忘久矣余過其里來請曰吾之堂未有爲之記者願托筆於子嗟夫天下熙熙孰不爲聲利而馳天下攘攘孰不爲聲利而往乃有抗思埃壒之表寄迹山海之間甘與鷗鷺同群漁樵分席攬烟雲之變化睇潮汐之往來以究觀盛衰消長之理不居其榮無患乎其辱不必於得無憂乎其失若君者乎推此志也雖謂之與太初爲隣可也不亦高世之士哉然自至正失德海內橫潰室廬燬于寇攘貨賂匱於供億膂力疲於轉輸朝夕戚戚居而懾處蓋二十年孰不慨君之不得遂其初也

大明削平僭竊混一寓縣施恩布惠涵煦乎群生使之安養休息於天日照臨之下鳥獸草木熙然同春而君始獲優游於此共爲太平之人而無毫髮不如其欲又孰不喜君之得遂其初也然則初志之遂不遂其不係於時之理亂哉名堂之意豈曰退休之志遂夙昔之願償亦曰昭

上賜寓慶幸也昔嘗聞之士大夫謝事而還其廬徒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摩嬉屬好之交不與約居獨遊於閭里之間未有不啗然者也是以老於位而不知歸者十嘗八九樂於歸而無留祿者十無二三焉君壯盛時宦業方興名譽日起非迫於著令非怵於清議慨然遺簪

紱之榮而從泉石之樂其賢於人也遠矣此余不惟喜君初志之遂且有不可及之歎記之以彰君之清標雅致以愧懷祿顧位而不知止者又何辭焉宋陸放翁集遂初　狂本類三閭歸仍慕二疏何由滿人欲但可遂吾初奕奕沙堤馬栖栖下澤車細看俱外物俛首老犁鉏　貧士善用短屛居常自如出尋鄰叟語歸讀古人書過店亦沽酒登山時跨驢非關傲世聊欲遂吾初

述初

文苑英華梁蕭述初賦（并序）　予幼而漂流遂寓于海之上與鳧鴈爲伍有年矣或祿仕以代樵牧其暇則以羣籍自娛又嘗染重腿疾每求長桑氏之術以爲療其他未之思也方俟一疾間則追尚平五嶽之遊無幾何會明詔以監察御史徵俄轉右補闕羈守職次未遑自免江湖之思漫如也間一歲加翰林學士領東宮侍讀之事既徽且陋載荷天睠上不能宣令（一作上德）通古今當論思之任次不足弘三善備教諭充端士之列每省名位眄章綬中心愳然不欲餱食無一日而安（一作忘）者二年于茲其媿畏乃如是時步自中禁休于里巷病攻其外神倦于中蕭焉忘形思及道本然後知一動靜萬化殊塗寂然同歸未始有物且不知夫曩歲之浮游與今之局束彼乎此乎是歟非歟杳不得其倪矣於是作述初賦以紀懷且貽諸同志焉爾　惻然（一本作）

（愍然）我洪系兮肇昭耿乎伊唐始替禹以陳慕末開國而爲梁遺暴嬴以滅周兮涉天漢而弘彰社（一作祖）部陽而守九江（系祖漢廷尉部陽侯諱放見漢書武底九江太守嵩山侯諱方見後漢書）逮七序而見光（後漢侍中襄親愍侯諱球作七序有傳云）耳維京牧之豐融（後漢黃門侍郎涼州刺史侍中關內侯諱寬見魏書）洛散騎之徇節（晉散騎常侍馮翊太守扶風鄉侯諱廣死愍帝之難贈吏部尚書益州刺史見晉書）遭匡攘以遷逝遵河右以蟬蛻（晉蜀郡太守寧州刺史扶風鄉侯諱迪生酒泉太守關內侯諱狄避亂居張掖）綿侯服以守業傳龜組而罔替（自酒泉以下六世郡守關內侯）燁司空之藩魏弘茂德爲表綴（魏大將軍洛州刺史贈侍中司空部陽公諱越見後魏書）翼翼尚書允明且哲（司空之孫隋御史大夫刑部尚書郡獻公諱毗隋書有傳）納言執法乃遂乃達播五葉而逮予壼慎一（作奮）身之芳烈伊孤騃（一作褻）之薄祐撫生植之多艱豈前脩之將墜猶才菲（一作下）而體孱奉徒宅之善教得帶經之殘編諒不師而不訓爲（一作焉）識立德與立言洎童甫之在首始礪志以就賢思琢璞以解蔽終扞格而難前升九（一作孔）顥之宏軌探乾坤之大紀求專直與翕闢性命之終始曰君子之不用是未成之所擬苟體健以立誠夫何剛柔之不顧旣尋繹以內省觀萬動之攸歸若捫天而罔階知集木之匪危何大道之汗（一作汙）漫悼（一作惟）吾人之崎戲（一作巇）仰前哲（二字一作哲賢）之休風屢惆（一作怊）悵以忸怩且自擊以自考亦三複而九思庶初筮以發蒙敢捨龜而觀頤美海嶽之靜深援幽人以爲（二字一作而與）期聿投迹於林中就拙者之所宜屬夫上有聖帝旁求俊乂載馳車乘搜及瑣細披執持憲簡與匡補闕載宜乎學該紀律識洞經制故（一作胡）小人之備官韋不招損而速戾（一有斷字）時也天光鏡乎宇內洪稜憯乎荒外上躬祀於泰壇先假廟以告配百神受職以咸秩萬國駿奔而來祭肆覲創五月之吉朝宗盛三朝之會月窟日際風行雨霈謬參侍從之臣獲睹人神之泰又感（一作盛）夫翰苑崇秘人文是經樂正司業元良以貞講藝承明莫不才侔相如道傳桓榮何皇鑒之偏屬降湛恩於鯫生若側足以登塗方飭躬以効誠懷書紳之猶忘慮數馬之非精晝兢兢以徊徨夕默默以屏營嗟豈不以命重才輕惕（一有恒字）墜而不敢寧也我寓（一作寓）我居于彼南里匪容車騎實遠朝市羌歸沐以斯憩聊優游以休止旁枕大道其平如水南望南山橫空黛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作掃室以自安殊塞門而不仕於是有竹有梧清風穆如放懷端居玄宇（一作默）自虛遺原憲

（一作思）之貧病忘甯武之智愚從我南郭之丌盡性西域（一作方之書）悟幻有之遷幹得環中之妙樞合乃一指流爲萬塗審物我之同域又遑遑其焉如何脊后之渥飾宜克恭以忘劬惟（一作矣）少海之洪瀾豈勺水之云輸伊志慮之久曠翊疲痾之集予徒端直以勿貳又焉能以（一無此字）爲乎有無寔寘飛鴻其虛其徐英英白雲亦卷亦舒吾企夫物之未及故浩然而述初

物初

（元吳澂支言集題物初賦序詩後）

吾遊心於物初此莊子之書述老子之言云爾後之人曰物之初者物之先也未有物之時也釋初爲先訓義乖矣且未有物之時而遊心乎是得無近魏晉清談放曠之習而使人無所執守莫可究詰乎老莊之學不然也物之初蓋有所指而言謂一物之初非謂萬物之初也在吾身之內非在吾身之外也以吾生身之所從始故曰物之初遊心物之初者眞人之守規中也此人身要妙之境而文士亦或擬之於天地之鴻濛龍虎山陳自誠嗣老莊氏之學於此心知旣其實豈徒旣其文而已哉　國朝朱伯賢白雲藁物初論　或問天地果有初乎曰有凡物果有初乎曰有然則有初必有終曰惡乎無方噫氣之大息也混混沌沌冲漠無始一氣旣復陰陽遂判清濁以分高下以形非天地之初乎時萬象森羅已具有初而迹未形也天地一陰陽而已凡物罔不囿於陰陽以生者也陽生有六是謂之乾陰生有六是謂之坤陽生于中極於午中乾道立矣陰生午中極於子中坤道成矣乾坤者萬物之父母也當一陽初復二陽既臨陽在地中草木生焉故草木之本皆居下而末反居上陽在下也三陽既交四陽漸壯鱗介群生羽蟲次之故魚鱉身橫飛鳥兩足而昂首陽未足也五陽健而決膏脂生焉故獸形近人至於六陽既全乾道始備人斯立矣故人首居上足固在下得天地之全氣以生者也陽以生之陰以成之自午至子爲六陰成物之氣故能全乾坤之德者爲聖人聖人得天地之全氣而盡性踐形者也詎非人物之初乎然則曷而終曰生長斂藏一歲之終滋育消滅一物之終非吾所謂終也若夫生物屏息天地無有斯爲終矣曰終當奈何曰有終必有初作物初論

遊心物初

莊子田子方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體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老聃曰吾遊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與汝議乎其將（詳聃）

心地初

儒學警悟杜詩有高妙語如云

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心地初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

天地有初 羅泌路史疏仡紀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今昧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昧者。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祇禍新襲蟻虱生之洲沼。創出虫魚。産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而況人乎。

靡不有初 詩蕩篇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事必有初 宋史句龍如淵傳　如淵推中司上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為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一二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辯邪正。明賞罰。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為獻焉。

道之初 龍文經　不得而名。乃道之初。

草昧之初 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張相公啓　新造之國。與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帝。不成則虜。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

賔日之初 宋楊誠齋集辭免召赴行在奏狀　伏念臣半生性蹇。薄暮時升。自逢賔日之初。寵盼芝檢。首預容星之列。誕眞松階。未瞻尺五天之清光。猥進十八人之迹直。

我生之初 詩兔爰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初尚無庸。

若帝之初 書大禹謨　率百官若帝之初。

登拜之初 宋唐仲友說齋集定謀議　昔韓信之用兵也。項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已定於登拜之初。

南面之初 宋王與鈞大道至論　武帝南面之初。以大道之要。未嘗泯沒。至論之極。著在簡書。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交政之初 宋薛季宣浪語集湖州到任告文宣王廟文　某聞諸夫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某雖不敏。願學焉。交政之初。敢告。

興事之初 宋范石湖大全集論勤政劄子　興事之初。必謹憲度。不興事之初。固無可行之理。憲度謹矣。而必繼以屢省者。蓋事不加省。雖成而必隳之矣。

一氣為初 太上混元黃帝水經　一氣為初。三才並立。

阿字為初 寶積經　此陀羅尼而能偏入一切諸法。所謂語言演說談論。皆由文字表示宣說。是文字。阿字為初。

荷字為後。猶如入胎受胎持胎。以母為先。又如種子長養。以父為先。如蘊積集。以生為先。次後建立。餘分差別之處。諸根次第成熟。如是字母為先。諸餘文字在其中間。隨彼相應和合而轉。此即能入演說語言陀羅尼門。

易正為初 宋景文公筆錄　宦者宮人言正月與上名同音。共易為初月。王僅倚起居注頗熟其聞。因上言秦始皇帝名政。改正音以正。月為端月。以正為正（下音征）。今已廢正音一字不用。遂下兩制議。兩制共是其請。表去其字。時曾公亮疑以問余。余曰。不宜廢。且月外尚有射正。詩曰。不出正兮。不止正月矣。曾悟。亟語丞相府罷之。

同一初 韓昌黎詩　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元程雪樓集一初詩　一從何處起。初自幾時名。昨夜山中夢。梅花雪作晴。

德至同於初 莊子天地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

罔不在初 書太甲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注　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謹始也。書召誥　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戒之在初 呂本中官箴　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詳官）

盡孝在初 宋唐仲友說齋集代人上皇帝書　陛下今日盡孝在初。懋德在初。奉天在初。敬民在初。用人在初。立政在初。

謹厥初 書蔡仲之命　王若曰。胡爾其戒哉。謹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注　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無迷厥初 韓昌黎集　其無迷厥初。

弗克厥初 書太甲　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力。圖惟厥終。注　不能修德於其初。

不能厥初 書君奭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

聖質如初 晉書和嶠為侍中。見太子不令。因侍武帝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並稱太子明識弘雅。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及惠帝即位。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何如。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此言。言之不效。

（國之福也臣安敢逃罪乎類說武帝語和嶠曰東宮頃似更成進卿試往看問何如荅云聖質如初）**母子如初**（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旣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吾不如子初**（蜀志劉巴字子初先主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諸葛亮曰運籌策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桴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衆人議爾）**每事如初**（周禮秋官小行人　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飧如致擯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

揖及廟唯上揖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日食如月初**（相臺志黃瓊爲魏郡太守時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况其孫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眉如月初**（光明經金龍尊贊佛云眉細修揚形如月初其色黑耀過於蜂王）**皆從其初**（禮記禮運　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不忘其初**（禮記禮運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當難其初**（宋楊誠齋集冗官上聖人之爲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况易其初者乎）**禮帥初**（禮記內則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惟初**（宋僧文珦潛山集惟初　惟初結髮時志氣凌蒼昊飄然去園廬名山縱幽討流光暗相催于今已衰老滿眼皆少年誰堪寫懷抱潛蹤寂寞濱蕭颯同霜草謂可安餘齡異俗驚我倒頗解空王宗懷之以爲寶世故等浮塵置置勿復道）**時惟爾初**（書多方　我惟祇告爾命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佚能思初**（史記樂書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二南作於周初**（二南譜正義曰鄭荅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辛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已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已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采詩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繫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惟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爲齊侯令周召爲二伯而何彼襛矣經云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云召伯召公爲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行實之事亦武王之時也　見山堂考索）**釣璜初**（唐錢起詩曉出青門望終南別業盧寧知鳴鳳日卻意釣璜初）**光初**（楊子重黎篇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曰光初竇灌曰凶終晉書前趙劉曜即位改元曰光初）**建初**（東漢書漢章帝成李特秦姚萇涼李暠俱改元建初）**永初**（東漢書漢安帝宋高祖俱改元永初）**元初**（東漢書漢安帝改元元初姬知常雲山集元初　聰明薦

取朱言前即是元初妙不傳卻向箇中分變態下同幽壤上同天）**本初**（漢書漢質帝改元本初）**黃初**（續後漢書孫權傳　曹丕廢漢帝爲山陽公僭稱尊號改元黃初杜工部集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景初**（三國志魏明帝改元景初）

延初（前秦苻洪改元延初）**皇初**（後秦姚興改元皇初）**載初**（唐書則天武后時安慶緒並改元載初）

廣初（五代史吳越王錢鏐改元廣初）

漢初縣（舊唐書地理志漢初縣後魏清居縣隋改漢初）

初氏（國朝千家姓商音鄆城姓氏急就篇初氏見姓苑宋有初疇初廣世千姓編初出何氏姓苑宋初房舉賢良方正氏族畧宋初房舉賢良方正熙寧登科初燮密州人元豐初西美鄆州人初汝爲登州人）

芻（洪武正韻楚鉏切爾雅釋謂之芻人芟草說文刈草也又牛羊曰芻以所食得名俗作蒭非中从屮音草許慎說文芻叉愚切象包束艸之形徐鍇

通釋曰此雖從艸蓋是象形字俎虞反小爾雅稾謂之秆秆謂之芻生曰芻陸法言廣韻楚居切孫愐唐韻測隅切顏元孫干祿字蓍蓄芻（上中通下正）唐玄度九經字樣作芻訛宋重修廣韻亦姓出何氏姓苑丁度集韻蒭窻俞切（或从艸）俗作𦬊蓄非是又留尤切吳棫韻補叶音初尤切韓愈驚驥詩力小若易制價微良易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又叶音楚九切戴侗六書故芻楚隅切食牛馬艸也別作犓郭守正紫雲韻芻豢牛羊曰芻犬豕曰豢鄭之秀精明韻飛芻輓粟釋行均龍龕手鑑芻（俗）芻（或作）芻（正）豢也蓋芻蒿舊藏作芻互並測于反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側鳩切五音類聚初俞切楊桓六書統穿母芻从艸指於中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祭統士執芻注蕘也又羊曰芻犬曰豢皆以所食得名集韻或作犓按說文芻字中本从艸又加艸作蒭非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沽切艸為束也从二勹束二中為意牛羊曰犓作𦬊蓋蓄犓蒭非雙音見狀音韻

會定正字切徹䣛徹搆㦃芻

篆書 芻（上林鼎楊鉤鐘鼎集韻） 芻（道德經詩） 芻（徐鉉篆韻）

真書 芻（鍾繇） 草書 芻（索靖） 芻（並史游） 芻（皇象） 芻（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陸佃埤雅）芻象草包束之形故詩以況男女婚姻之相纏固蓋薪斧而析之其束之宜也衆芻雖不析然其體散亂不可以不束也束楚則雖不束可也然猶將束之也夫薪也芻也楚也猶將束之也可以人而不如乎薪曰三星在天芻曰在隅楚曰在戶在天擬而言之在隅擬地言之在戶則人擬乎人矣互相備也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言君子之道貧賤不能移如此西京雜記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也五絲為纁倍纁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繌倍繌為襚此自少之多從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脩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襚鄭氏譚綺芻馬草也

司馬陳芻

（儀禮聘禮司馬陳芻注司馬掌師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

百縣秩芻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夫令百縣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身

士執芻

（禮記祭義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子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新芻

（周禮地官委人掌斂薪芻）

使民採新芻

（有官鑑吳遵路知通州天下蝗旱使民採薪芻官為收買以為直糴官粜至冬大雪取以元價易薪芻與民官不傷財民且蒙利）

束芻

（詩唐風綢繆篇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隅語口切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宋劉攽集束芻食騏驥斗水活蛟龍轅下雖可哀泥蟠未必窮解驂就衢路借龍起雷風寥寥四海廣去矣君安從

求牧與芻

（孟子公孫丑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負芻

（孟子離婁章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古史晉世家曹公子負芻殺其世子而自立）

反裘負芻

（分門故事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曰胡為反裘而負芻對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其裏盡而毛無所恃邪明年東陽上計錢布十倍大夫畢賀文侯曰此非所以賀我也譬無異夫路人反裘而負芻也將愛其毛不知其裏盡毛無所恃也今吾田地不加廣士民不加衆而錢十倍必取之士大夫也吾聞之下不安者上不可居也此非所以賀我

濯糞取芻

（新唐書安祿山傳慶緒困嬰鄴自固使薛嵩以厚幣求救於史思明而王師圍已固築城濬隍三周決安陽水灌城城中棧）而處糧盡易口以食米斗錢七萬餘一鼠錢數千屑松飼馬隤牆取麥稭（古八切）濯糞取芻城中欲降不得見（城字）

均賦廄芻

（新唐書韓休傳休出為虢州刺史虢於東西京為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廄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為）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弊而不救豈為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

范諷均芻

（宋史列傳范諷字補之仁宗時通判鄆州時知州李迪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戒使者持詔書促上道諷輒留迪數日而為治裝祖行）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揵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農民必大困且詔書使度民力今則均取之此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輪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徙知廣濟軍民避水堤居凡給徭於官者諷悉縱使護其家奏除其租賦仁宗累遷太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仙觀）

飲泉飼芻

（宋曾鞏元豐類藁奏論秦割郡縣於外而歛其庫兵於內盡收群子弟而縻之宇內之）

地。止於飲泉而飼芻。不使得閒世務。一匹夫知其可勝也。

以豆蔫芻（宋曾肇元豐類藁曾判官墓銘。以衣補襦。以豆蔫芻。重器小施。）

齒馬蹴芻（唐賈誼策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所以預遠不敬也。）

齒馬觸芻（西漢補遺孫會宗與楊惲書。齒馬觸芻。横貸之恩。何可復得。子幼頃立朝。諸吏上卿。朝夕殿戶宿衛。領大夫郎謁者。舉法閒政。抜擢絶倫。儗執君臣進退之分久矣。）

飢馬爭芻（淮南鴻烈解說林訓。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

厭伐馬芻（南史蒯道恩。宋武帝征孫恩。縣差道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妖賊。常為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後以戰功封新寧縣男。）

白飯青芻（唐杜工部集。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君酤酒滿眼酤。與奴白飯馬青芻。）

白馬盧芻（王充論衡。儒者稱孔子與顔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曰。爾何見。曰。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果然。）

輓粟蜚芻（史記主父偃傳。偃諫伐匈奴云。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致一石。漢書注。師古曰。運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蜚芻也。輓。謂引車船也。）

軍須茭芻（惟揚志。宋紹興六年。詔提點淮南公事。張成憲別措置大軍所須茭芻。毋令擾擾。時淮泗大軍所須茭芻甚夥。成憲均之。揚楚泰州暨高郵。每州十萬束。民間津送。每束有至五六百錢者。右司諫王縉奏乞令諸軍願得錢就便收買者聽。餘令採之近地雇人以官舟運之。故有是詔。）

徐穉置芻（經逺堂分門故事。徐穉字孺子。高尚不仕。陳蕃為豫章守。不接賓客。唯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穉字孺子。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

簫鼓塗芻（唐權載之集祭徐給事文。死生同途。力命難俱。焜燿終始。恩深禮殊。榮眷官於夜壑。振簫鈹於塗芻。平昔談笑。倏然壹無舍。悽寄詞。絮酒焚枯。願執紼以奠。尋英靈逴而涕濡。）

結芻為人（孫子比事。朱梁將劉鄩潛師西趨太原。將行。慮為晉軍所追。乃結芻為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數日晉人方覺。追之不及。）

芻靈（周禮春官塚人。及葬言鸞車象人。鸞遣車也。象人。芻草為人。言問其不如法度也。禮記檀弓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釋名曰。束草為人馬。以神靈名之也。續漢書禮儀志曰。天子崩。芻靈三十六人。陸機士庶挽歌辭曰。埏埴為塗車。束薪作芻靈。）

苾芻（江少虞類苑。尊勝經。號僧曰苾芻。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日。二冬夏常青。三體性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旁布。為佛弟子。理亦宜然。其精至者。號為沙門。漢言息心。梵語。西沙迦瞞那。中國譯云。沙門。釋氏要覽。苾芻。梵語也。是西天草名。具五德。故將喻出家人。古師云。苾芻不譯者。蓋含五義。故一體性柔軟。喻能折伏身語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傳法度人連延不絶。故三馨香遠聞。喻戒德芬馥。為衆所聞。故四能療疼痛。喻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常向佛日。故。）

王芻（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菉。王逸註。王芻也。吳氏本草。王芻。一名黃草。神農公生太山山谷。治身熱邪氣。小兒身熱氣。能改齋漫錄。黃朝英緗素雜記云。李濟翁資論詩。淇奧云。菉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竹。王芻也。郭璞注。又云。菉蓐也。今呼為鴟腳莎。至見竹字。宋朱翌猗覺寮雜記。淇奧衛詩也。綠竹猗猗。注云。綠王芻。竹篇竹也。疏云。郭璞曰。似小藜赤節。好生道傍。可食。寇恂傳云。伐淇園之竹。為矢百萬。考此則綠竹乃竹之可為矢者。綠言其色耳。何至以綠為王芻。竹為篇竹乎。以綠竹之盛比衛武之美。有何不可。乃取道傍小藜乎。竹竿亦衛詩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淇即淇奧也。取淇竹為釣竿。與伐以為矢。皆今之竹也。注疏陋矣。）

石龍芻（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石龍芻。味苦微寒。微温無毒。主心腹邪氣。小便不利。淋閉風濕。鬼疰惡毒。補内虛不足。痞滿身無潤澤。出汗。除莖中熱痛。殺鬼疰惡毒氣。久服補虛羸。輕身耳目聰明延年。一名龍鬚。一名草續斷。一名龍珠。一名龍華。一名懸莞。一名草毒。九節多味者良。生梁州山谷濕地。五月七月採莖暴乾。陶隱居云。莖青細相連實赤。今出近道水石處。似東陽龍須以作席者。但多節爾。唐本註別錄云。一名方賓。主療蚘虫及不消食爾。宋開寶本按别本註別錄云。温令之服除熱。蓋不温也。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莖如綖叢生。俗名龍須草。今人以為席者。所在有之。八九月採根暴乾。陳藏器云。按龍須作席。弊敗有垢者。取方尺煑汁服之。主淋及小便卒不通。今出汾州。亦處處有之。紹興

本草石龍芻採望入藥其草柔軟細長人或編之以為席者是也本經所載主治雖衆但今方家稀見入藥本經微寒復云微温據別注云今服用除熱者蓋不温也當作味苦微寒無毒是矣三山志石龍芻叢生俗名龍須草今人以為席

龍芻（任昉述異記東海島龍駒川穆天子養八駿處島中有草名龍芻馬食之日行千里古語云一株龍芻化為龍駒）

縳芻（翻譯名義縳芻此云青河西域記云舊以博叉訛也詳水字）

文　文鑑陳瓘芻說　武帝征伐之意雖汲黯之言在所不採而主父偃以蹤迹微賤進言九事乃以伐匈奴為諫引尉它章邯明秦之所以亡嚴安亦曰靡敝國家結怨匈奴非所以子民而安邊也夫偃安之所陳與上異意以秦法論之是謂非上之建立誅無赦武帝乃見而謂曰公等皆在何相見之晚也夫言雖不用而其人見收則非特足以進天下之材亦可以來天下之言一語不當從而廢之則非特塞賢材之路亦將鉗天下之口武帝之異於始皇其斯乎晁錯為國遠慮身喪家覆世哀其忠然其學以申商刑名為師峭直刻深不純乎道論人主之所急以臨制臣下為先又曰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然則聖主之務所以尊顯而垂後者果在於術數而已乎唯其質不厚而學非其師故其論如此其荒唐也訪問於善宜虛心而待之主先入之言懷決定之意採能問之美無肯聽之實如是而問者君子之所不對也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既而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於是乎三發而不對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孔子豈固隱哉為其有決定之意而無肯聽之實則遂事不可以復諫而空言適足以自咎語默動靜豈不度哉人主於聽納之際尤當寬詳盡下不當使進言之士懷未畢之語楚子華與王言如響析父譏之及其摩厲以須之得間而諷焉能使其饋不食寢不寐以思其言使靈王有自克之仁改過之勇則子華之言豈小補哉然方其言之如響而其意有未盡則謂之諂諛可也呂蒙正對太宗曰君子小人之盛衰繫之時運讀其言者為之驚駭然至於論小人之害政戒人主之不察則言之發端固有為也君臣議論之際言脫於口而四方傳之以警以勸所以作天下之術常在於此堯舜三代君臣相與之際語言宣盡何其坦然而無蔽隱也蓋君欲舉事興為必謀乎下而臣有嘉謀嘉猷必告乎上

上有所未達下有所未諭亦必反覆論難無失其和以趣於正是而後已夫豈有不盡之情未畢之語而使和口諞言之士可得而間之也哉至唐之德宗則不然謀議之際所詢乎下者情有不盡所告乎上者語有未畢疑貳之意作而刻核之心應固未嘗以本然之意告其大臣豈不曰所以密機事而固主權也然而言脫於口而盧杞無不知焉惡君子之盡忠而顯絕其言甘小人之諂邪而陰授其柄然則德宗之術亦已疎矣

佛說苾芻五法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傳教大師法天奉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為彼未來觀察而住是時無量諸天及人知佛世尊是人天師恭信供養尊重讚歎利樂名稱而得最上波羅密多各各奉上名衣妙饌卧具湯藥爾時世尊以利樂故咸皆受用而無染著如蓮在水但令人天諸有情衆獲勝福果得妙莊嚴為彼人天而降甘露使彼人天父久依住復令無量俱胝那由他百千有情獲得甘露乃至令度生老病死輪迴苦難乃至令脫地獄大險難故使得安樂寂靜平正無怖無畏獲得涅槃又復不離摩伽陀國嚩囉曳隸國迦尸國憍薩羅國俱嚕半左羅國等嚩嗟王摩蹉王戍囉細那王尸尾王那舍羅拏嚩王是諸王等見已以佛智力彼皆降伏又復能於天經行處行梵經行處行聖經行處行空經行處行寂靜經行處行佛佛經行處行師師經行處行能知者經行處行止徧知經行處行得心開解得最上波羅蜜多世尊復次一切所有經行處彼所求經行悉能經行　爾時世尊告苾芻衆言有五種法當住具足當來苾芻常行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阿鉢帝不知非阿鉢帝不知輕阿鉢帝不知重阿鉢帝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此苾芻不合住勸事苾芻五種法具足知者是苾芻合住勸事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阿鉢帝知非阿鉢帝知輕阿鉢帝知重阿鉢帝得滿五年得餘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得住勸事苾芻復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波羅提木叉不知說波羅提木叉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是新戒是減五年此苾芻具此五種法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波羅提木叉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知結界事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苾芻此五法具足者得離依止住苾芻別有五法具足者是苾芻不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不知寳沙他不知寳沙他事業不知結界不知結界事業是新戒是減五年苾芻此五種法具足者不得離依止住苾芻此五法

具足者是苾芻得離依止住何等五法此苾芻知苾芻寶沙他知寶沙他事業知結界知結界事業是滿五年是餘五年苾芻具足此五法者得離依止住復次苾芻有五正念云何為五正念謂行報應命終不為財利念出世苾芻此為五正念復次苾芻別有五依止正念何等為五謂飲食禮事不過師界師同住五年分明此是五依止正念苾芻此五依止正念報應等當知阿鉢帝知何等阿鉢帝當知五阿鉢帝何等為五謂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戒當知各四種說五知阿鉢帝如是知阿鉢帝復次知非阿鉢帝云何知非阿鉢帝相常行非阿鉢帝如是知非阿鉢帝復次知輕阿鉢帝云何知輕阿鉢帝謂行深怖輕阿鉢帝云何行謂行四波羅夷法輕阿鉢帝行十三僧伽婆尸沙法輕阿鉢帝行三十捨墮波逸提法輕阿鉢帝行九十二波逸提法輕阿鉢帝行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說輕阿鉢帝其餘五十戒法輕阿鉢帝如是所行得輕阿鉢帝如是知輕阿鉢帝次知重阿鉢帝云何知重阿鉢帝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其餘行五十戒法重阿鉢帝各四說九十二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三十捨墮波逸提法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重阿鉢帝所行清淨十三僧伽婆尸沙法清淨四波羅夷法重阿鉢帝如是所行之行得重阿鉢帝如是知重阿鉢帝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得信依止復次知波羅提木叉云何知波羅提木叉此是波羅提木叉思惟見前行住坐臥過去見在身口意等觀察妙行如是知波羅提木叉次知說波羅提木叉云何知說波羅提木叉有七波羅提木叉何等為七當云何說說四波羅夷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一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二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餘所聞當說此第三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餘所聞當說此第四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清淨各四法解說其餘所聞當說此第五說波羅提木叉次說四波羅夷法十三僧伽婆尸沙法三十捨墮波逸提法九十二波逸提法等清淨各四說五十戒法餘所聞當說此第六說波羅提木叉次一一廣說此是第七說波羅提木叉如是說波羅提木叉如是知說波羅提木叉知結界云何知結界請令眾十四日十五日結界如是知結界次知結界事云何知結界事一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眾結界

如是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五年餘如是知得念依止次知寶沙他云何知寶沙他令眾十四日十五日寶沙他如是寶沙他次知寶沙他事　云何知寶沙他事一受持二請名三請四請五眾寶沙他如是知寶沙他次知結界　云何知結界謂五種五種集結界如是知結界事云何知結界事捨墮不得結界當低小座飲食當辦食飲已所作應作如是知結界事是五年是滿五年是餘五年如是得念依止又行道云何行道謂阿闍棃行道自行道如是是念依止次分別行道云何分別知阿闍棃說戒知自說戒如是得念依止又分別過時云何過時謂阿闍棃過時自過時如是得念依止如是過時不為財利云何不為財利謂彼僧伽藍住阿闍棃不為財利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不為利養半月行云何半月行謂阿闍棃半月半月同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是半月行無阿鉢帝云何無阿鉢帝謂阿闍棃令去某甲處受依止如是得念依止又言行云何言行謂依阿闍棃言不用汝依止行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依行不犯師界云何不犯師界謂不犯師聚落界如是得念依止如是不犯師聚落界同師懺悔云何同師懺悔謂半月半月同師懺悔如是得念依止如是同師懺悔五年分明得念依止苾芻當具足此五種法此苾芻法當依行彼法無阿鉢帝彼所有戒法當日日得訥瑟訖哩（二合）多爾時世尊說是五種法已諸苾芻眾及諸人天瞻奉旋遶作禮而退

佛說苾芻迦尸迦十法經

（宋三藏傳教大師法天奉詔譯）

如來應正等覺在舍衛國與諸苾芻眾俱是時如來廣為時會人天及彼未來而說師範爾時如來告苾芻眾言苾芻當具足十種法得度人出家受戒為苾芻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人為依止何等為十一者得慚愧樂戒二者得多聞法三者得毗柰耶多聞四者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毗柰耶正行五者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柰耶正行六者得力正行看病安住七者得力正行受樂定法及毗柰耶法自說令他說八者得力正行說身行戒九者得力正行說出家梵行戒十者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餘苾芻此十種法當具足住　云何苾芻得慚愧樂戒謂此苾芻如是得云何我未得阿鉢底不速疾得阿鉢底如法如毗柰耶作為苾芻是為得慚愧樂戒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法謂此苾芻得法藏所說得多聞說為得知法力周四聖諦廣略解說苾芻是為得多聞知法　云何苾芻得多聞知毗柰耶此苾芻所說二毗柰耶說者周二別解解說廣念誦於

行住坐臥口念心思微細觀察苾芻是為得多聞知毗柰耶。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戒依法依毗柰耶正行。謂苾芻知阿鉢底知非阿鉢底知輕阿鉢底知重阿鉢底知因業阿鉢底知非因業阿鉢底知中阿鉢底知前阿鉢底知後阿鉢底知已起阿鉢底知未起阿鉢底阿鉢底起已一一能知苾芻是為得力正行依法依毗柰耶正行。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犯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柰耶正行。苾芻此得力正行謂周緣生廣略解說。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如是得此一大苦蘊集此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此如是滅則得一大苦蘊滅苾芻是為得力正得生罪邪行邪見依法依毗柰耶正行。云何苾芻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苾芻此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謂隨其病疾而與湯藥滿自住房而不嫌厭苾芻是為得力正行看承病安住。云何苾芻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柰耶法自說令他說苾芻此得力正行謂愛樂相非相法自說令他說及滿樂欲說苾芻是為得力正行愛樂定法及毗柰耶法自說令他說。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身行戒。苾芻此得力正行謂觀犯過犯已觀察觀見謂見威儀鬧僧伽黎及受持鉢受飲食乃至語言愛等苾芻是為得力正行說身行戒。云何苾芻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苾芻此得力正行謂四念處四正滅四神足四無量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舍摩他微鉢舍那念戒無煩惱無我如是苾芻是為得力正行說梵行戒阿鉢底。云何苾芻得十年得十年滿得十年餘苾芻如是年滿是名具足。苾芻此十種法具足是苾芻得度人出家受戒得一生不依止住得與他為依止若苾芻此十種法滅度人出家受戒不依止住復與他為依止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二合）多彼所有法彼一一滅得阿鉢底彼所有法彼一一滅彼日日戒得訥瑟訖哩（二合）多苾芻此十年戒當信重持三心一心行何等為三謂度人依止不依止如是世尊應正等覺說此十種法戒過犯報應已是會大眾苾芻等歡喜奉持禮佛而退。

犓（楚鉏切。許慎說文犓以芻莖養牛也从牛芻芻亦聲春秋國語曰犓豢幾何側愚切。顧野王玉篇測俱切養牛羊也今作芻。陸法言廣韻楚居切。徐鍇通釋俎虞反。丁度集韻窻俞反俗作犓非是。釋行均龍龕手鑑犓犓二俗犓正。楊桓六書統穿母犓从牛从芻。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沽切。俗但用芻。）

孟猶芻豢之悅我口。（篆書）犓（徐鉉篆韻。）

⿰口楚（楚鉏切。陸法言廣韻楚居切呵叱人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初居切。楊桓六書統穿母⿰口楚原聲⿰口楚隸 篆書⿰口楚 隸書⿰口楚並六書統）

⿰木芻（楚鉏切。丁度集韻窻俞切。廣雅⿰木芻楱构也。司馬光類篇又初尤切。牛鼻繫繩。）

媰（楚鉏切。丁度集韻窻俞切女字。司馬光類篇又崇芻切孀婦謂之媰崔子玉曰惠於媰孀又菑尤切說文婦人妊身引周書至于媰婦又遵遇切妊也又仄遇切又側救切好也又鉏救切娠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嫠婦也。）

⿰口芻（楚鉏切。丁度集韻窻俞切吒聲。司馬光類篇又昵洽切啅⿰口芻小人言皃。韓道昭五音類聚測隅切又女洽切。）

⿱芻牛（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牛角。楊桓六書統穿母⿱芻牛楚居切从牛初聲⿱芻牛隸 篆書⿱芻牛六書統）

⿰亻⿷匚⿱丷王（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

鶵（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

⿺毛芻（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芻。）

⿸厂⿱⿰亽亽二（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楚居切。左部。）

⿱芻⿸厂𧘇（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初。）

⿰月參（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初虛切睹也。）

⿱罒⿸厂乚（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罒⿸厂乚上同。音初。）

⿱台乚（楚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台乚上同。音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七　六模

蔬（洪武正韻山沮切菜總名亦作疏周禮臣妾聚斂疏材鄭康成曰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俗作蔬許愼說文蔬从艸疏聲所菹切顏野王玉篇所居切丁度集韻山於切凡艸菜可食者通名爲蔬又所去切司馬光類篇又雙雛切菌名又烏口切粒也又所據切楊桓六書統審母蔬从艸从疏疏通也通飲食也又春未切侁主蔬肆能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凡疋在傍者从疋音練當作疋字通云疋與足似之而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審沽切古借疏此續收作踈非前子彙菜百踈俗字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纏蔬）

篆書　䟽（古論語）　𧁘（徐鉉篆韻）　𧁘（六書統）

隸書　蔬（婁先生碑見漢隸字源）　蔬（六書統）

行書　蔬（黃庭堅）

草書　𦼮（漢張錦）　𦼮（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合璧事類蔬菜也謂之可食者也名色不可以一言盡或者亦以與百穀之數謂其可以助五穀云爾雅菜謂之蔬不熟曰饉月令仲秋命有司趣民務畜菜孔叢子曰菜謂之蔬文選野有菜蔬之色儀禮婚禮舅姑既沒則婦三月乃奠菜蔬蓋用特告漢書張竦曰古叛逆之國豬其宮室以爲汙池名曰凶墟雖生菜蔬而民不食之汲冢周書時訓解　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鴈來又五日草木萌動獺不祭魚國多盜賊鴻鴈不來遠人不服草木不萌動果蔬不熟南豐志蔬有菘有莧有韭有芹有薤有茄有瓠壺王瓜

王蔬　類說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王蔬并一寸樓

三蔬　王子年拾遺記晉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芸（一作雲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熳春夏葉密秋蕊冬馥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爲上蔬其味辛色黃爲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爲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人渴飲宮人採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歇（見酉陽雜俎）

五蔬　容齋續筆素問曰五穀以養之五蔬以充之余曰亦奚止充而已夏秋多熱蔬則生菜瓜蒲茄皆涼味也春冬或壅或寒蔬則萊菔下氣消痰芥菘薤皆暖味也天地生蔬因時濟人人之嗜蔬奚感天地之恩曰菜飯曰蔬食有不滿之色者名曰褻天

遂蔬（爾雅出隧遂蔬郭璞註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氍毹邢昺疏釋曰菌類也一名出隧一名遂蔬廣雅云朝生形如鬼蓋說文云菰蔣也張揖云氍毹毛席取其音同）

春蔬　宋蘇東坡集春蔬　蔓菁宿根已生葉韭芽戴土拳如蕨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細履幽畦掇芳辣茵蔯甘菊不負渠膾縷堆盤纖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稜如鐵甲豈知吾蜀富冬蔬霜葉露芽寒更茁久抛松菊猶細事苦竹江豚那忍說明年投劾徑須歸莫待齒搖并髮脫　黃庭堅豫章集　北方春蔬嚼冰雪妍暖思采南山蕨韭苗水餅姑置之苦菜黃雞羹糝滑蓴絲色紫菰首白蔞蒿芽甜蔊頭辣生菹入湯翻手成芼以薑橙誇縷抹驚雷菌子出萬釘白鵝截掌鼈解甲瑯玕森深未飄籜軟炊香粳煨短茁萬錢自足宰相事一飯且從吾黨說公如端爲苦筍歸明日青衫誠可脫　又和孫奉議送菜蔬　春蔬照映庾郎貧遣騎持籠佐茹葷却得齋廚厭滋味白鵝存掌鼈留裙　楊誠齋集　雪白蘆菔非蘆菔喫來自是軟底玉花葉蔓菁非蔓菁喫來自是甜底水三館宰夫傳食籍野人蔬譜渠不識用醯不用酸用鹽不用鹹鹽醯之外別有味豐芽根子仍相參不甑亦不釜非蒸亦非煑壞盡蔬中腴乃以煙火故霜根露葉細縷來蕘翫夕羃

朝即聞貴人我知不宮樣肉食我知無骨相秖合南溪嚼菜根一尊徑醉漢中雲此詩莫續恐嗤殺要讀此詩先捉古　張文潛宛丘文集新春書翻　滯江城又見南蔬入旅羹蘭心大昊祠前路小甲連畦帶雪青（余有蔬園在陳州大昊祠南）　又　苣甲如刀韭蔓蔓木生葉紫芥綠如指蕪菁苗過茁　先生家四壁食按稍羅列芬芳芼薑芥每撤有餘啜公侯烹五鼎一飽廚流血神官計功罪沉魄受陰殺先生飽捫腹萬事置鎖屑載覽損益篇終古守斯說　王書齋甲寅藁和詠飛春蔬二首　東軒清節樂春蔬傳到孫支百載餘一朝拂袖竟歸去應嗤介甫未忘魚　又　社日何曾夢蹴蔬腴翁波及實君餘菜根牢咬真吾事明義從知合舍魚　宋范石湖田園雜興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臺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裹鹽沽酒歸

秋蔬　宋張文潛宛丘文集秋蔬　荒園秋露瘦韭葉色茂春菘甘勝蕨人言佛見爲下筯（俗言八月韭佛開口）芼炙烹羹更滋滑其餘瑣屑皆可口蕪菁脆肥薑茹辣藏鞭雞筍纖玉露映葉乳茄濃黛抹已殘枸杞只留枿晚種萬苣初生甲南來食魚忘肉味久思吾土牛羊茁軟炊一飽老有味痛飲百壺今不說滿園齋罷久伸時自覺少年心解脫　唐賈島詩柴門掩寒雨蟲響出秋蔬

冬蔬　宋曹勛松隱文

集閑過小圃督治冬蔬。山園乘興便忘歸。習靜觀情萬事非。落葉翻紅垂露網。小梅藏白倚苔磯。等看朔雪連雲盈。數得棲鴉幾陣飛。台嶽文慚猿鶴怨。水雲三合寸心違。

山蔬

宋僧文珦集山蔬有真味。山蔬有真味。肉食者不知。老我於空林。自愛園中蒔。種蒔舉有法。采擷初無時。賓之析脚鐺。燎以枯松枝。芼之以薑桂。是乃性所宜。嗜此已成癖。自覺甘如飴。既足果吾腹。何用五鼎爲。衆欲不干慮。出處常委蛇。笑傲泉石間。萬象皆吾詩。我已自忘我。人知我爲誰。邵子擊壤集謝司馬端明惠山蔬八品。八品山蔬盡藥苗。何山採得各標名。山翁驚愛霜畫皃。即命山妻親自烹。

野蔬

古今事通郭元申家貧無食。春月攜兒挑野菜。一日有餘三日不出。析津志（野蔬之品）落離菜子。（杵米）蒼耳子。（可取油）莠子。（杵米）稗草子。（杵米）莧萬子。（杵米）金喬麥。（俗呼）羊蹄根。（杵面）黃臘子。紫蘇子。（作油）仁杏子。（杵米）喬麥花葉。（乾者杵舂爲米。作餅食之。）海藻。（庚子年。京都人鑿冰而取之。煮以充飢。救人數萬計。已上見家具及野草實補遺）唐陸龜蒙笠澤叢書偶掇野蔬寄襲美有作。野園烟裏自幽尋。嫩甲香莛引漸深。行歇每依鴉舅影。挑頻時見鼠姑心。凌風藹彩初攜籠。帶露虛踈或貯襟。欲助春盤還愛否。不妨蕭灑似家林。皮日休集魯望以躬掇野蔬兼示什用以酬謝。扶摘春烟暖向陽。煩君爲我致盈筐。深挑乍見牛脣液。（爾雅云。蕢牛脣。一名水舃）細稻徐聞鼠耳香。（本草云。葉似鼠耳。葉亦可生食）紫甲采從泉脉畔。翠牙搜自石根傍。彫胡飯熟餖飣軟。不是高人不合嘗。宋朱晦菴集食野蔬十三詠。乳餅。清朝薦盤蔬。乳餅有真味。不用精瓊糜。無勞爛羊胃。新筍。誰將紫芝田。種此槎下土。便學商山翁。風餐謝肥羜。子薑。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茭筍。寒茭翳秋塘。風葉自長短。刳心一飽餘。幷得時數軟。南行。黃龍記昔遊。圃客有佳惠。不爲洛生吟。輒飡時擬鼻。木耳。蔬腸久自安。異味非所咤。樹耳黑垂聃。登盤今亦乍。薤菜。小草有真性。托根南澗幽。懦夫曾一啜。感憤不能休。蘿蔔。紛敷剪翠叢。津潤灌玉本。寂寞病文園。吟餘將深齕。芋魁。沃野無凶年。正得蹲鴟力。區種萬葉青。深煨奉朝食。筍脯。南山春筍多。萬里乃枯腊。不落盤飧中。今知綠如簀。豆腐。種豆豆苗稀。竭力心已腐。早知淮南術。安坐獲泉布。白蕈。聞說閬風苑。瓊田產玉芝。一收雲表露。烹瀹詎相宜。陸放翁集曉出湖邊摘野蔬。浩歌振屨出茅堂。翠蔓丹芽采擷忙。目勝堆盤供苜蓿。未言滿斛進檳榔。行迎屋森衣巾爽。淨洗猶掌匕筯香。首句誇張君勿笑。故人方厭太官羊。宋景文公集晉才明出東原採擷野蔬。并詩見寄。東郊豐雜芼。遺我一摘盈。荊棧分陽甲。滕崗下早英。溢杯同韭瀹。雜寄代葵烹。頓助高春飯。兼和不糝羹。肴肱聊可枕。何肉久忘情。卻爲東原句。猶餘三嘆聲。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擷野蔬示小兒。荒村無雞豚。何以供刀机。山蔬雖百種。此物含妙理。幽居有勝事。一笑隨稚子。朝餐飯晁蔬。暮鼎羹馬齒。筍包出土肥。蕨芽含露紫。試採少陵芑。更擷天隨杞。舉杯香覆坐。摇喉滑流匕。悠然厭粱果。腹萬事已。君看金谷樓。步障五十里。韭蓁及豆粥。爲貝咄嗟耳。回觀奇禍作。一死政坐此。寄聲肉食徒。吾事勿輕鄙。

畦蔬

宋司馬溫公傳家集隙土惜荒棄。翦治成春畦。講雩時澤洽。葵莅萬參差。醲源若脈脈。疏塍如畫棊。爲吾謝來客。桔槔毋語機。方秋崖詩踏雪課園丁。趁雨鉏菜甲。土耳春繞畦。煙重曉勢鍾。毋令蔓草滋。旋拾枯條插。詩腸風露香。碧脆已可掐。誰言庾郎貧。未覺三韭乏。那知世有人。猶嫌萬錢狹。去去莫掐項。美哉不鳴鴨。瀑泉貴山月。此豈腥膻。璧琉璃乳蒸豘。卿自用卿法。陸游渭南集畦蔬。珍菜可蘆芹可羹。晚風咿軋桔槔聲。白頭孤宦成何事。悔不畦蔬過此生。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畦蔬一首并引。余旅寓既久。而食益不足。乃畦舍西之地。植野蔬而食之。聊以當肉。課藝有成。情見乎詩。猗嗟老人。如水中槎。攜壺挈榼。泛宅浮家。飄然北來。寓此一蝸。食無畂畝。衣無桑麻。黎莧滿腹。雜以蜆蝦。以鼓我腹。妻孥笑譁。旅人之食。豈曰不腆。不足則求。我頰亦靦。乃卽舍隅。蔿菜是剪。藝此香蔬。侵畦覆畹。雨葉風枝。忽其滿眼。擷之掇之。以芼以烹。聊以當肉。亦足彭亨。搖喉澤吻。茹菹啜羹。始天酥酡。飯在家僧。彼哉膏粱。孰爲重輕。安得長江。載揚我舲。買地五畝。抱甕躬耕。駕言聿歸。以畢餘生。

園蔬

宋王安石臨川集園蔬小摘嫩還抽。畦稻新春滑欲流。枕簟不移隨處有。飽餐甘寢更無求。黃庭堅豫章集南山疇昔從諸父。雨甲煙苗手自鉏。三徑就蔬歸計拙。淵煩僚友送園蔬。束絜齋集。攜鋤抱甕不辭勞。要使蔬根足土膏。我去艱難生理窄。邵疑學圃屬吾曹。白菘肥脆真佳品。紫芥叢茸亦可人。環舍滿畦多且旨。寒儒專饗未爲貧。深林十月飽清霜。寒氣侵陵味轉長。世上甘腴有如此。擬排閶闔獻君王。良朋過我食無魚。茅屋相尋只茹蔬。莫道黎羹滋味薄。要知瓜祭必齋如。朱門終日飫甘肥。綺繡盤筵膾續飛。寧識山林枯槁士。清風千古首陽薇。葷羶屏去忽三年。筋力扶持老尚堅。所養固知先大體

人生何苦嗜肥鮮。劉屏山集園蔬十詠。茭白。秋風吹折碧。削玉如芳根。應傍鵝池發。中懷洒墨痕。芋。不得蹲鴟種。遠根占地腴。曉炊粘玉糝。深椀映糢糊。韭。肉食嘲三九。終憐氣韻清。一畦春雨足。翠髮剪還生。瓠。漑釜熟輪囷。香清味仍美。一線納瓊瑤。中有佳人齒。芥。葉實抱芳辛。氣烈消煩滯。登俎效微芳。乍食驚頻嚏。菘。周郎愛晚菘。對客誇稱賞。今晨喜薦新。小嚼冰霜響。波稜。金簇因形製。臨畦發永嘆。時危思擷佩。楚客莫紉蘭。子薑。新芽肌理膩。映日淨如空。恰似匀粧指。柔尖帶淺紅。蘆菔。密壤穿根蔕。風霜亦飽經。如何純白質。近蔕染微青。苦蕒。雖無適口味。暖益功稀比。萊苦不登盤。言忠多逆耳。國朝劉基覆瓿集。久雨壞墻園蔬盡壓悵然有作。晚歲逼豺狼。漂搖去鄉土。橐囊罄留儲。釜甑恒苦窳。開畦種蔬菜。擬借荷地主。晨興率童稚。樹藝務傴僂。瓠實正纍離。茄花亦爭吐。魚肉方絕交。恃此當醢脯。悲風吹江干。浩蕩十日雨。幽泉湧陰竇。高墉圻修堵。蒼蔓壓涅沙。朱苞埋宿莽。淒涼紫芝英。乃與朝菌腐。數奇值時危。一飽不敢取。天地有窮愁。每望貧家聚。青苔滿頹墻。日暮空倚柱。

種蔬

愛日齋藂鈔。漢昭烈閉門將人種蕪菁。曹操使人窺之。昭烈謂關張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輕騎夜去。往小沛收合餘衆。劉黑闥屏居漳南。竇氏故將謀起兵。往詣之。黑闥方種蔬。即殺種牛與之共飯。食定計。區區灌畦之丸。作此狡獪。黑闥後乃追悔。謂幸在家鉏菜。為高雅賢輩所誤。彼自號漢東王。不得擬昭烈漢中之盛。當其再仆而再起。河北震撼。唐且應接不暇。亦已壯矣。劍南詩屯憑誰為向曹瞞道。徹底無能合種蔬。變化昭烈事。用之意高古。今事通唐太宗自遼回次易州。司馬陳元璹令種蔬坑上。而微火煦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詔免官。中書園蔬日給於衆官。常衮減其數。崔祐甫詔曰。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宋史蘇雲卿傳。卿長七尺。美鬚鬢。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病。隱居豫章東湖。披荆畚礫為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豫章記。宋宇種蔬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予鼎俎。家復何患。紹興志。陳祐玠為山陰令。歲餘守俸祿而已。免官後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自給。宋蘇東坡集。種蔬三春皆下筍芽生。廚裏霜虀倒舊甖。時逸參田求野虀。強為僧舍煑山羹。園無雨潤何須歎。身與時違合退耕。欲看年華自有處。鬢間秋色兩三莖。陸游劍南續藁。移蔬。老翁老去尚何言。除却鑱書即灌園。處處移蔬乘小雨。時時拾礫繞頹垣。江鄉地暖根常茂。旱歲蟲生葉木繁。四壁愈空冬祭近。更催韲子收雞豚。梅溪先生後集。癸未孟秋。歸自武林。小園荒蕪之甚。遂課僮僕畦以植蔬。近得微雨。頗有生意。潛溜老叔分餽數十本及菜子一二種。今冬百指可以無鍾矣。書十五韻。歸來日彈鋏。食無肉與魚。卻將種花地。町畦毓嘉蔬。驕陽每抱甕。時雨親荷鉏。青青有生意。令我顏色舒。寧憂饑與饉。亦有瓶中儲。前身老闍黎。（或云予前身嚴闍梨也。因以戲云。）蔬氣端未除。文字亦宿業。復作魚蠹書。蠹書仍食蔬。苦淡味有餘。況茲清淨根。分來自僧居。端能納須彌。聊爾秀郊墟。洗我腥羶腸。（退之詩云。聲名暫羶鄉。非止為魚肉也。）襟宇生清虛。豈惟陶淵明。吾亦愛吾廬。荒園涉成趣。枯藤當安輿。困枕案頭卷。飢箸盤中菹。孔門陳蔡色。借問何如予。劉公是先生集。種蔬。時雨破膏壤。荷鋤田城陰。疾耕意不足。覆隴力可任。里巷多父兄。往來逝相尋。見我山野服。欣然用盡簪。勸我勿滅裂。哀我識浮沉。雖微平生故。頗用慨其心。採芝商於嶺。食薇首陽岑。念我非其人。豈敢慕山林。聊以資素飽。身世實崎嶔。丈人不我猒。荷蓧時見臨。又種蔬南崗下。地薄旱亦久。抱甕出復入。攤据病兩手。輟耕起長歎。四海萬億畝。過充今若茲。吾誰與餬口。縣官祈雨澤。四望已並走。巫女歌且舞。土

龍橋其首。上天何寥寥。百請未一偶。霖雨待爾輩。古人亦可醜。咄嗟雲漢詩。萬古竟何有。天地胡不仁。百姓為芻狗。張文潛宛丘集。治蔬。官舍無育畜。開園治寒蔬。縱橫數席間。灌漑亦勤劬。積雨有新甲。時摘付中廚。何勞樊遲學。當問漢陰夫。劉屏山集。種蔬。傍舍種柔蔬。携鉏理荒穢。桔槔勤俯仰。一雨功百倍。朝來綠映土。新葉搖肺肺。牛羊勿踐畦。肉食屠爾輩。元王惲秋澗集。種蔬。風人憫東周。飢饉何荐臻。一飢未為窘。二事胡並云。當其穀歉時。一菜真偏恩。減粒倍蔬茹。儘足濟饑貧。我田在溪曲。有圃逾一廛。十年廢不治。草閒野井胥。飯糗日兩盂。舉按蔬為先。顧瞻畫乂首。日食無幾錢。甘受宣父誚。課兒斸荒畑。嘗聞鏟不驚。示貶中書堂。況我田野人。鄙事亦備嘗。東家乞蔬子。西家學種方。刈土作長塍。餘垣為周防。劬勞不旬時。綠畦變天荒。朝來見生意。次第青與黃。春韭存夜氣。夏葵苗心芒。努力辦一飽。猜爾為半糧。大哉烈山柱。濟物心遑遑。草木別珍味。擴充神祖嘗。雨露天地恩。水土仍君王。智能創而述。功用有至藏。皇風盻無及。庶物昭回光。配社德罔極。萬代詎可忘。國朝顧祿詩藁。種蔬効宋人體。

我來僦屋渠門居。門前隙地二畝餘。試携長鑱治荒穢。區別亦可成蔬畦。時雨流膏生意足。緩步行看小闌曲。白菘出土紫芥長。韭本青肥葵葉

綠客庖得此足自娛紛然來撥歸中𨶹潔修數品具時薦香辣一味偕春酤八珍九鼎徒腥臊芋羹豈讓金齏膾何人日食費萬錢臣脫介焚多厭飫平生清節苦自修區區口體何須謀寄言任昉休相笑鮮膿脂毒公知不

官地蒔蔬（宋史王榮傳榮麤率所）爲不中理伏取官地蒔蔬吝惜公錢不以勞將士且母老不迎養共給甚薄太宗聞而怒曰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榮事親若此竄逐之餘惡行弗悛豈可復置左右效晉帝養成張彥澤邪諂寵之

學舍爲園蔬（東漢書儒林傳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友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

勸民蓄蔬（東漢書和帝紀永元五年秋九月壬申令郡縣勸民蓄）蔬食以助五穀（蓄積也）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假猶租賃）

灌園鬻蔬（續後漢書潘勗傳勗族子岳）自謂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

不鬻園蔬（趙善璙自警編曾公子固在官有所市易取賈必以厚予賈必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弊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鬻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公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

止鬻果蔬（新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子良嗣垂拱初遷冬官尚書封溫國公留守西京賞遇尤渥尚方監裴匪躬案諸苑建言鬻果蔬儲利佐公上良嗣曰公儀休一諸侯相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賣果蔬與人爭利遂止

雲卿鬻蔬（蘇雲卿喭嚶集雲卿）與張浚魏公友魏公既相雲卿隱豫章東湖鬻蔬自給公托帥漕聘之檄服乃得見詰朝再至則閉關矣

季偉草蔬續蒙求茅容傳　容字季偉郭林宗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

張說鹽蔬（唐書張說得罪玄宗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藳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者力士還奏）帝憮然止

鮑焦棄蔬（劉向新序鮑焦衣弊膚見挈畚將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此也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衆矣吾何以不至此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不生其利汙其君不履其土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此誰之有哉鮑焦乃棄其蔬而立槁死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

衣麁食蔬（劉向說苑反質篇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仲孫他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也文子曰然乎吾觀國人之父母衣麤食蔬是以不敢且吾聞君子以德華國不聞以妾與馬夫德者得於我又得於彼故可行若淫於奢侈沈於文章不能自反何以守國仲孫他慚而退

誑言食蔬（俞文豹吹劍錄後唐主使宦者祭廬山還勞之曰卿此行甚精潔對曰自奉詔蔬食至今主曰汝某處市魚爲羹某）處市肉爲脯宦者慚服真宗東封還勞從臣曰久蔬食不易王旦等謝樞密馬知節曰臣與旦同行無日不市肉旦甚慚恧

居常蔬食（漢書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後漢書宣秉常蔬食瓦器　宋陸游劍南續稾蔬食戲書）新津韭黃天下無色如鵝黃三尺餘東門彘肉更奇絕肥美不減胡羊酥貴珍詎敢雜常饌桂炊薏米圓比珠還吳此味那復有日飯脫粟焚枯魚人生口腹何足道往往坐役七尺軀膻葷從今一掃除夜煮白石箋陰符宋虞儔尊白堂集（雨日絕市無肉舉家不免蔬食因書數語）市無晨飫助加餐空愧先生苜蓿盤尚有園人供菜把漫勞揮手謝牌單俸錢尤自無多了賓客從來不慣看已誓長齋依繡佛更煩休惜瘦縈縈（又次和山園秀）

色故堪餐明月枕來白玉盤小縣經年常乏俸頹墻過午尚懸單婦興舉案齊眉數婢媿添薪愚脫看無肉縱令人解瘦却宜相對碧檀欒又（再和）惟生食指動晨餐掬頃蒸毛忽滿攢總爲飢驅嗟我老未能飽死笑人單不除豪氣杯中興空有功名鏡裏看敲水雖貧歸去好白頭無出要團欒又（再用韻未懷）少年發憤欲忘餐信未能鑽透石盤燈火半生徒自苦虀鹽併日不嫌單（今州學有單供余嘗事教廣德只則可掛口）未肯低頭拜臭腐那須着眼看何物馬肝猶不悟憐渠五利竟誅欒

朝夕飯蔬（韓昌黎集河陽軍節度烏公爲節度之二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谷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蔬一盤

供膳以蔬（梁書武帝太官曰供常膳惟以菜蔬）

結褐嚼蔬（抱朴子名實篇非時不出非動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悒悒）也

蘆芽作蔬（補筆談蘆芽味稍甜作蔬尤美許[illegible]）

脯醢當蔬（老學庵筆記韓魏公）家不食蔬以脯醢當蔬紫度亦始於近時耳

以魚爲蔬（趙與時賓退錄靖州俗居喪不食酒肉以魚爲蔬今湖北）

（多然老杜白小詩指此謂之魚菜。）

不問盜蔬（事文類聚齊范元琰家貧以園蔬爲業嘗見人盜其菘元琰遽走欲起其愧恥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伐木爲橋以渡之盜者大慙墨客揮犀羅可性寬厚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

許羊蹴蔬（黃氏日抄贈李彥深　上丁分播一飯飽臟神夢許羊蹴蔬。）

鼠壤餘蔬（莊子外篇天道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妹猶昧也積如字或音恣鼠壤有餘蔬謂食有餘蔬棄於鼠壤不惜物也。）

牢蔬（唐韓昌黎集四時祭牢蔬。）

氷蔬（宋黃庭堅豫章集秋来獻窮狀水餅嚼氷蔬楊誠齋集初食白菜有作新春雲子滑流匙更嚼氷蔬與雪虀靈隱山前水晶菜近来種子到江西）

嘉蔬（文選江賦　播匪蓺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註云播布也蓺猶樹也芒種稻麥禮記凡祭廟之禮稻曰嘉蔬鄭玄曰嘉善也稻苽蔬之屬。）

末祿國蔬（新唐書大食傳　大食東有末祿小國蔬有顆葱葛藍軍達茇蘿。）

詩文

（藝文類聚陳去非玉延賦　蔬名　吾聞陽公之田不墾不耕爰播盈斗可獲連城資陰陽之淑氣孕天地之至精蜿蜒赤埴之腴煌虒白虹之英驚山木之潤發昌朝米之餘榮逮百嘉之澤盡候此玉之豐成王公大人方以不貪爲寶辭春玉而陋楚珩雖三獻其奚售乃舉贊於老生老生囊中之法未試腹内之雷久鳴拳石鼎以自濯楮豕腹之彭亨春江浩其波濤遠壑颯以松聲俄白雲之漲谷亂雙眼於晦明擅人間之三絕色味勝而香清捧盃盂而笑領映戶牖之新晴斥去懶殘之芋盡棄接輿之菁收奇勲於頃刻已未落而體輕凌厲八仙歸除三彭見蓬萊之奥路接閶闔於初程彼徇華之大夫含三生之伯醒汙之以蜂蜜辱之以羊羹合實選少之炙同傳孝儀之鯖嘆超然之至味乃陸沉於聾盲豈皆能於我遇迹或卿而或烹起援筆以三吽騰蛇蚓以縱横吾何與大夫之迷疾蓋以慰此玉之不平也　洪舜俞老圃賦　嗟余生之剌乘甘佃窶而即號痛砭憤其倦游齆盤薄乎閑居老既怯於山橋窮莫備乎澤東尖玩榰牛之經問抄種樹之書五十步兮野圃數百步兮破廬一秃翁以自）

（樂群癡兒而共鉏氷解寒祛霏開日舒濯濯我畦瀏瀏我渠穉角（角或作甲）愁長鮮芙蔚扶涉孰成趣驩然忘劬翁放鋤顧兒而言曰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篤醲施棼廪醢侑葅藪清蓋鱉食芘薦魚芥醬且藏慝漾且胸烈有桂椒滑有堇榆已多乎燧人庖犧氏之初而况織翠屠蘇殺紅甑鮏淋漓腸笔轟殛鐘乎猩唇豹胎之鼎素黿紫駝之廚焙緑涎其趣新中便腹而厭餘於是筆勝望風而引卻芳辛候色而應須擷翠茗於崑丘掇瑤穎乎方壺蔗漿盛夏而凍合萍虀祁寒而暖敷行以白玉奉之緑珠五侯鯖兮避美天酥陀兮夫腴此其遇合不啻初識之機雲晚見之嚴徐也若乃巖壑棲遲竹屋槿籬蓴擅場於秋風空結鱸魚之思韭爭長於春雨末辯黄梁之炊荻生而河豚上橙熟而蟹螯肥指雖動而莫訓腹不負其皺希已而凌寒采薇近陽刈蘗祛萱堂背穭芹澗湄饒黄獨之雪菌萑白蓮之露雞茗靡蕪以滌煩酥枸杞而補羸冷淘責兮槐茁餺飥研兮薹滋溕青銅兮電突鉄囊大兮蹲鴟酣糟紫薑之掌沐醢青滌之絲雲蒸罌粟之乳濤洶胡床之糜輪囷鵝鴨之勢贅偃龍蛇之芝婆娑熊蟠之菘鹽蔾虬髯之若鱗孕子兮棲魚鷩解裙兮樹雞竹鏡繃兮稚子蕨初拳兮小兒以至太華之藕黄河之菇娑羅之波稜大宛之首蓿南越之鹿角江東之萮蹄與夫蜀之雞蘇龍鶴楫脯加皮名器紛綸色光陸離性異温涼氣分玉衰毛擇加精調脯得宜香聞婁心味適解眉有舉挾之接嶽無轅釜之見欺芬芬苾苾雜陳更進可以甦文園之渴瘳首陽之飢彼其石芥老而適勁苦筍少而已奇薄有拂士之風菊抱幽人之姿面晛蔓菁隨地而易質著蘋視人而變形魯不滿乎一喉判肯數乎懸筐邪蒿臭蒜而識芟然是蔬也進不榮於珥貂鳴玉之齒退不豪乎洒削胃脯之顧煙雲歎薄乎夜讀之吻風露簸蕩乎朝吟之脾與齋鉢其爭道食方丈乎何期其不遇可知已兒拱而前其然豈然諸葛以姓行元修以字傳玉糝得坡老而重銀茄爲浩翁而妍與其見賞於肉食之鄙孰若託名於捽茹之賢蓋窮患婷名之不立而不患併日之食飫達患所學之不能行而不患一筯之萬錢苟道義之信飽飯蔬食而樂焉翁捧腹一笑長歌振林皎白駒之來蜀母金玉兮爾音　百川學海茹蔬說　能爲人之所能爲而不能爲之所不能爲庸人也斷葷戒飲食菜茹蔬是人之能爲也割愛妻子絶念色欲是人之不能爲也喫菜事魔正生此患至於貪財戀色男女混置修二會子說金剛禪皆幻術也若夫大可誅者不享祀家先言送諸天堂上也且人之有身則有父有父則有祖四時享獻示不忘其本也豈有俗祟而）

能上天堂也耶。原其起向。非不慕善要之邪道。終用其心。所以有禁止之令也。唐高適詩詠蔬 耕地桑柘間。地肥菜常熟。爲問葵藿資。何如廟堂肉。宋蘇東坡大全集雨後 夢回聞雨聲。喜我菜甲長。平明江路濕。並岸飛兩槳。天公真富有。乳膏瀉黃壤。霜根一番滋。風葉漸俯仰。未任筐筥載。已作杯盤想。艱難生理窄。一味敢專享。小摘飯山僧。清安寄真賞。芥藍如菌蕈。脆美牙頰響。白菘類羔豚。冒土出蹯掌。誰能視火候。小竈當自養。 又 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陸游集學圃 山翁老學圃。自笑一何愚。硗瘠纔三畝。勤渠賴兩奴。正方畦畫局。徹潤土融酥。剪闢荆榛盡。鋤犂磊磈無。過溝橫略彴。聚甃起浮屠。隱地成瓜援。餘功及芋區。如縧細生菜。似鴨爛蒸壺。此事令真辦。東歸不爲鱸。 又 擬種蕪菁已是遲。晚菘早韭恰當時。老夫要作齋盂備。乞得青秧趁雨移。 又 百錢新買綠蓑衣。不羨黃金帶十圍。枯柳坡頭風雨急。憑誰畫我荷鋤歸。 又 青青蔬甲早寒天。想像登盤已墮涎。更欲鉏畦向東去。園丁來報竹行鞭。 又 黃瓜翠豆最相宜。上市登盤四月時。莫擬將軍春薺句。兩京名價有誰知。方秋崖集食蔬 萊菔根鬆縷冰玉。蔞蒿苗肥點寒綠。霜鞭行茁軟於酥。雪樹生釘肥勝肉。與吾同味煒

綠辣。知我長貧韭薤熟。更蒸豝壓花層層咯穇。晃成金粟粟。青紅餖飣雜梅柳。紫翠招邀醉松竹。孳將碧脆捲月明。嚼出宮商帶詩馥。賜憍休上老人頭。家園不負將軍腹。人生行樂其未央。物意趨新自相續。五十三翁日落山。三百六旬車轉轂。不妨細雨看梅花。且喜春風到茅屋。澧陽志耘蔬 蔬圃晚行樂。老備攜鋤過地偏。人跡少。天闊鴈聲多。落日樓榆柳。涼風卷芰荷。清砧起鄰屋。我有舊漁蓑。梅聖俞宛陵集觀理蔬 野薺不堪食。蕪菁今正肥。夏畦人所病。老圃方可窺。乳雀爭蝴蝶。鳴鶵各護兒。於陵豈復有。空學桔槹爲。楊誠齋集理蔬 小摘吾猶惜。頻來遲自成。青蟲捕仍有。蠹葉病還生。貧裏猶存竈。霜餘正可羹。窺園未妨學。抱甕更須營。 又 雲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煑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陁恐爾甜。渾是土膏含雨露。何須醬豉與醯鹽。茹毛褐首雍巫出。饒到熊蹯未屬厭。（楊誠齋菜羹易牙雍。人名。巫見左傳注。） 又 未覺閑來歲月頻。荷鉏方喜土膏勻。連畦已放瑤簪露。覆地行看玉本新。小摘登盤先餉客。晚炊當肉更宜人。却憐寂寞公儀子。拔盡園葵不歎貧。 又 江西菜甲要霜栽。徑到炎天總不佳。浪說水菘水蘆菔。硬根瘦葉似生柴。劉屏山集苦菜 雖無適口。味晚益功。稀比菜苦。不登盤言。忠多逆耳。中州集滕茂實兩

後蔬盤可喜偶成 雨過盤蔬日日新。從今休嘆庾郎貧。寒齏安取咄嗟辦。火食不憂生死鄰。野莧何施雖可鄙。美芹欲獻去無因。干戈萬里風塵晦。憖姥平生肉食人。彭汝礪鄱陽集軌中學士以蔬菜見貺戲寄小詩 貸粟監河公自貧。蔬菹投我覺情親。不須乞飯去香積。誰會獻芹如野人。維筍及蒲今似古。式歌且舞恰當春。按閒郎擬從公醉。莫道無魚可及賓。范石湖大全集田園雜興三首 海雨江風浪作堆。時新魚菜逐春回。荻芽抽筍河魨上。楝子開花石首來。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蝶飛。 撥雪挑來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濃。朱門肉食無風味。只有尋常菜把供。元周此山先生集憫蔬 富人厭粱肉。貧士懷虀鹽。采芳得野薺。終朝不盈襜。矧茲春候和。學浦濱澗南。地歷踈塊。封畦理長鑱。孫芥紫方茁。早韭綠且纖。亦復種晚菘。犇角儼已含。期此旦夕効。菜把日可添。時陽忽久亢。生意幾不堪。豈憚抱甕勞。灌沃終難霑。馬齒一何茂。縱逸徒爾芟。所憂穀不登。饑饉今乃兼。矯首向昊霖。澤何由覃。（却似老杜胡桀詩）灌蔬 傍屋闢圓圃。植蔬溉蔬引泉泉滿渠。瓜疇芋區既霑足。秋菘春韭分甘腴。桔槹鑿木事機巧。漢陰抱甕勞形軀。何如閑渠分水作。時雨坐使芽甲生華敷。宋本詩羣蔬圖 乾飯難於

晶飯難。畫圖生意儘堪看。盌幽石蓬宜先事。只恐田園有歲寒。

梳

洪武正韻 山鉏切。櫛跦者曰梳。細者曰枇。以梳理髮。亦曰梳。杜甫詩一月不梳頭。亦作踈。楊雄傳頭蓬不暇踈。許慎說文 梳理髮也。从木疏省聲。所菹切。徐鍇通釋曰。當言從木疏。亦省聲。傳寫脫誤。梳之言導也。邑居反。劉熙釋名 梳言其齒踈也。數言比。比於踈。其齒差數也。比言細相比也。顧野王玉篇 所於切。可理髮具也。丁度集韻 梳山於切。或作梳櫛。韓道昭五音類聚 所居切。楊桓六書統 審母梳。踈通其髮也。（梳注。梳或从屮半从正梳。）（隸）熊忠韻會舉要 次商次清次音。亦通作踈。前匈奴傳比踈一。注解髮之飾以金爲之。趙謙聲音文字通 宋洁切。理髮櫛也。古借疏。若頭爲靡者爲比。麤者爲疏。亦轉余。史匈奴傳比余一。作踈从疋非。漢匈奴傳比踈。俗字。韻會定正字切 審模審聲殭梳

篆書 梳（徐鉉） 梳（篆韻） 梳（六書統）

隸書 梳 梳（並六書統）

草書 梳 梳（並張錦溪） 梳（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事物紀原　實錄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為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漢書　文帝遺匈奴繻袍袍梳枇各一。魏志　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枇耳。崔寔政論　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畜梳枇而欲髮之治。夢書　夢梳枇為憂解也。）

象牙梳（山陵故事　梓宮用象牙梳五枚。后梓宮用象牙梳六枚。居備用　以水黃金木賊令軟揩洗卻用甘草水洗如新。又白梅湯煑洗亦如新。梁書　侯景傳。景既篡位時著白紗帽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床上常設胡牀及荃蹄著靴垂腳坐。）

玳瑁梳（山陵故事　后梓宮物玳瑁梳六枚。東宮舊事　太子納妃有玳瑁梳三枚。萬文惠與婦書曰。今致玳瑁梳一枚。）

角梳（燕翼貽謀錄　仁宗皇祐元年十月詔禁中外不得以角為梳。梳長不得過四寸。終仁宗之世無敢犯者。其後侈靡之風盛行。梳不持白角又易以象牙玳瑁矣。）

水晶梳（宋黃庭堅集　月高雲插水晶梳。）

玉梳（元姚牧閣集　玉梳贈內子。虞美人。相輝瑜珥瑤釵鳳。寶翼蜻蜓動新粧。又得水蒼梳人道。秋風何物不瓊琚。人無玉質容何害。玉德斯堪愛尚慙。猶未十分全。聽取明年環佩戛璆然。）

旃檀梳（四愁詩　美人遺我旃檀梳。）

百齒梳（樵人直說　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

長梳（清波雜志　皇祐初詔婦人所服冠高毋得過七寸廣毋得踰一尺。梳毋得踰尺以角為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人爭效之號內樣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登車擔皆側首而入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為服妖乃禁止之。輝自提孩見婦女裝束數歲即一變況乎十百年前樣製自應不同如高冠長梳猶及見之當時名大梳裹非盛禮不用若施於今日未必不誇為新奇但非時所尚而不售。）

油木梳（書言故事　壬齋詩話。　青州推官劉郛好謔嘗念詩云坐上若有一點紅斗筲之器成千鍾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炰鳳皆成虛。）

千年木梳（太平廣記　貫軏鎮滑臺日有部民父得疾諸醫治之率無效有人自劍南來云貫師卜筮醫藥罔不精妙。可候其出以車載叟於馬前使見之。倘有言則爾得施其力矣。一日師出以監軍使白事不及見其父後謂其子曰可載吾城外山水處置之。忽見一黃犬來池中出沒數四狀如沐浴既去其水即香叟渴乃肘行而前飲之。不旬日而疾愈。貫師後出至前所置車前問之叟曰今已平復師曰此是虱徵世間無藥可療須得千年木梳燒灰服之不然即飲黃龍浴水此外無可治也叟具以對果如其言。）

炮烙鐵梳（遼史　穆宗應曆十五年三月癸巳虞人沙剌迭偵天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

和尚置梳（葉石林老人避暑錄　俚語和尚置梳枇言無用也宣政中改僧為德士皆加冠巾有冠者數十人詣蔡京髮既未有為鬅髻以簪冠京戲曰今當遂置梳枇乎烘堂大笑冠有墮地者。）

昧爽櫛梳（續後漢書　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引進之篤聞為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曲禮覽仲尼之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慎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頭蓬不梳（文選　漢揚雄長楊賦　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鉅海漂昆侖提劍而叱之所麾城擲邑下斬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疏飢不及餐。）

諷諫如梳（唐書　吳兢傳　上玄宗疏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

爬梳（韓昌黎集　蜂屯蟻雜不可爬梳。蘇東坡集　床頭雜說為爬梳。）

雲滿梳（唐于武陵詩　長信宮　拂黛月生指解鬟雲滿梳。）

髮堪梳（唐杜工部詩　竹冷髮堪梳。）

自能梳（唐杜工部詩　白髮自能梳。）

不滿梳（蘇東坡集　衰髮不滿梳。）

不勝梳（唐李長吉詩　衛娘髮薄不勝梳。）

不暇梳（西漢書　楊雄傳。頭蓬不暇梳。）

詩（唐盧仝詩　理梳　有髮兮朝朝思理有身兮胡不如是。宋曹彥約昌谷集　朝梳怨二名折花曲　朝梳九疊雲到暮不成雨一日變千縷只作愁機杼。愁至雲成暮小雨和綠落愁去臉成霞兩霽庭下花折花愁雨濕護惜鮫綃立蜂蝶愛花紅花心應未同周美成清真集　木梳　南柯子　桂魄分餘暈檀槽破紫心曉妝初試鬢雲侵每被蘭膏香染色深沉指印纖纖粉釵橫隱隱金有時雲雨鳳幃深長是枕前不見殢人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八　六模

踈（洪武正韻山徂切。稀也。又姓。荀子箠菜百踈。俗作疎。劉熙釋名。踈者言其經緯踈也。顧野王玉篇。色魚切。慢也。不密也。宋重修廣韻。所葅切。郭守正紫雲韻。山於切。亦作疏。通也。遠也。字濛傳義說文。窻也。梁冀傳。綺踈青瑣。又麤也。通作疋府。千家姓。又姓。）

篆書 疏 疏 疏（並楊鉤鼎集韻）疏 踈（並高勉齋學書韻總）疏（俗作疏踈非。見徐鉉篆韻）

隷書 踈（周憬銘）䟽（淮源廟碑）䟽（魯峻碑）䟽（劉熊碑並漢隷字源）

真書 踈（顏真卿井橎碣）踈（蔡襄）行書 踈（歐陽詢）踈（蘇軾）

草書 踈 踈 踈（並張錦溪）踈（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䟽（洪武正韻山徂切。同上。又親䟽。又姓。又通也。遠也。窻也。扶䟽枝葉盛也。麤也。漢書音義。分也。又䟽麗也。禹決江䟽河是也。黥布傳。䟽爵而貴之。又荀子王褒頌離䟽釋蹻。又齋練。孟子齋疏之服。又渠疏杷也。俗作疏。又暮韻。）許慎說文。䟽从㐬足。足亦聲。疋从爻从足。足亦聲。所葅切。徐鍇通釋曰。白虎通。書之教也。足疏也。會意。居反。延按禮記曰。疏通特達是也。楊雄方言。杷無齒爲朳。宋魏間謂之渠挐。（今江東亦然。諾未反。）或謂之渠疏。（語轉也。）劉熙釋名。疏。疏如總也。又紡麤絲織之曰疏。疏寥也。寥寥然也。又疏索也。獲索相遠也。顧野王玉篇。所居切。稀也。闊也。理也。親也。又所去切。檢書也。又山於切。今作疏。陸法言廣韻。除也。俗作踈。又所助切。顏元孫干祿字。疏疏。（上通下正。）丁度集韻。疋或作府疏踈。又孫祖切。鄭司農曰。疏食菜羹。張有復古編。从㐬疋。別作踈非。婁機廣干祿字。疏疏踈。（上通疏二字並通下稀疏。）戴侗六書故。因其出而順道之也。孟子曰。禹疏九河。語曰。疏爲川谷以道其气。因疏道而生。疏通之義。疏密疏數親踈之義。皆由是而生。（今俗疏密之疏作踈。說文無此字。經傳並作疏。又作疋。）𡇒謂之疏。（別作梳。）疏髮之櫛齒。疏者曰疏。齒密者曰比。（俗作梳篦。）又借爲粗疏之疏。布之粗者曰疏布。食之粗者曰疏食。又所據切。（博雅曰。條陳也。）孫氏字說。律歷志。龍去尤疏遠者七十家。疏與踈同。王吉傳。布衣疏食。（疏與蔬同。）楊桓六書統審母。疏从㐬从疋。㐬子初生也。疋足也。子始能行也。能行則通而無所不之也。（統注）疏

隷書 踈（俗疋从殳肩从正殳工織經緯稀疋可通風氣也。疋隷綱或从殳肩守聲府。隷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本作疋。今作疏。又分也。又稀也。劉章傳。立苗欲疏。又姓。漢疏廣疏受。又綺疏門戶疏窻也。或作踈。今踈密之踈。此作踈。梁冀傳。綺踈青瑣。亦作府。禮韻舊出踈字。今正。周伯琦六書正譌。會意。李鑾存古正字。踈不从足。俗作疏踈非。字濛傳義。通作疋疋疋䟽。趙謙聲音文字通。宋沽切。亦从㐬。取其通達之意。譌作疏踈非。月令其器踈以達。合正。借遠也。記情疏貌親。或用胥蘇。又渠踈杷也。注見渠。又與釃通。方音也。漢溝洫志。釃二渠以引河。轉注見去聲。又从爻。爻有疏通之義。俗但用疏。作府非。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𤕟踈。）

篆書 疏 疏（並古論語）疏 疏（並徐鉉篆韻）

隷書 踈（州輔碑）踈 䟽（並魯峻碑。見洪适漢隷分韻）踈（淮源廟碑）踈（周憬銘）䟽（劉熊碑）䟽（司隷校尉碑。並漢隷字源）

真書 䟽（鍾繇）䟽（智永）䟽（虞世南）䟽（蔡襄）行書 䟽（鍾繇）䟽（王獻之）䟽（王徽之）䟽（蘇軾）

草書 踈（章草）踈（王羲之）踈（智永）踈（黃庭堅）踈 踈（並張錦溪）踈（趙子昂）

親踈（禮記曲禮。）夫禮者所以定親踈。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踈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踈。故周禮掌定繫世辨昭穆也。）祭統。夫祭有十倫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踈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踈之殺。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玄。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列子楊朱篇。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醩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踈。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鬼谷子內揵篇。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有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又云。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踈者。志不合也。（注。道則遠而親。情乖則近而踈。）戰國策。智伯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襄子弗予。智伯將以伐趙。襄子告張孟談曰。夫智伯之爲人。陽親而

陰踈三使韓魏而寡人弗予焉其加兵於趙必矣（詳趙）西漢書尹翁歸制詔曰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踈遠近務在安民而已東漢書折像傳　像父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三國志魏蔣濟傳　關羽圍樊襄陽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懿及濟說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親內踈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公安江陵羽遂見擒　曹植表　堯之爲教也先親而後踈自近而及遠北齊書王晞爲常山王友時文宣昏逸王令晞諫諫草晞曰今朝廷乃爾王欲學介子匹夫輕一朝之命狂藥令人不自覺刀箭豈復識親踈一旦禍出理外奈殿下家業何文中子夫道至親不可踈至近不可遠（詳然字）唐書滕東王傳　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當別親踈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

爲私恩非所以示至公於是踈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世說新語武帝語和嶠曰我欲先痛罵王武子濟然後爵之嶠曰武子儁爽恐不可屈帝遂召武子苦責之因曰知愧不武子曰尺布斗粟之謡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者踈臣不能使踈者親以此愧陛下續世說薛元敬少爲秦王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盧皇經吾道無親踈吾眼無貴賤一切衆生皆以等觀（詳章字）廣弘明集東晉丘道護諫法師友雲諱曰心隨道親情與俗踈（詳文字）如意輪課法機親者心急加以觀慧機踈者心緩或唯讀誦（詳懺字）兼金合璧事對

（宗庶　文選陸士衡五等論　立其封疆之典財其親踈之宜　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賦偶辯自宗伯掌由夏官　九族之令吾不私其愛乎室之邑吾不忍其踈　王牒聯名松間養志　才可衛國也如枝葉之蔭謀足參政也任腹心之寄　勿謂親可重也或棄乎草茅之士勿謂士可實也或遺乎骨肉之親　非宗盟無以責蕃衛之力非仁賢無以爲輔弼之人　漢建子孫周遺於三傑周封兄弟無事於十人公族著行者貴而愈貴君子依仁者踈而不踈　元首謂同異並進士衛稱宗庶雜居　無或倘矣謂漢特美於周能故常一焉人氏深佳於降善　無忝玄齡之有德並用于唐稍衆登祀之稱賢同外于晉）

清踈

世說新語司馬太傅爲二王目曰孝伯亭亭直上阿大羅羅清踈恭正亮沉烈忱通朗誕放

麤踈

嵇康與山濤書足下素知吾潦倒麤踈續蒙求北史劉昉傳　昉周武帝時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便佞見狎出入宮掖寵冠一時隋文帝以昉有定策功拜上大將軍與鄭譯皆爲心膂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有驕色然性麤踈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北史魏江陽王繼曾孫善少隨父至江南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嘗言於上曰楊素麤踈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似鴨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術踈

兩漢蒙求賈誼贊曰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其術固以踈矣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才踈

兩漢蒙求孔融字文舉爲北海相時袁曹

方盛而融無所協附左丞祖者稱有意謀勸融有所結納融知紹操終圖漢室不欲與同故怒而殺之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迄無成功三國志吳孫登爲太子諸葛恪顧譚爲輔弼謝景范慎爲賓客登使胡綜作賓友目中庶子羊衜私駁綜曰元遜才而踈子嘿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後四人皆敗人謂衜言有徵

祭不欲踈

禮記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踈踈則怠怠則忘

達而不踈

文中子說己篇　子謂薛收善接於人達而不踈近而不狎頹如也

無所甚踈

莊子徐無鬼篇　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踈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是謂真人

言而愈踈

莊子則陽篇　太公調曰或使則實莫爲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踈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

言美用踈

言行龜鑑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

同欲相踈

（鬼谷子同情相親同欲相踈其偏害者也詳謀字）相損則踈（鬼谷子人之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一也）

利盡交踈（史記鄭世家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踈甫瑕是也甫瑕雖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枝葉扶踈（西漢書楊雄傳　枝葉扶踈師古曰扶踈分布也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　浮言溢論枝葉扶踈生已白頭經或未畢）以老見踈（唐韓昌黎集毛穎傳　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與虛必踈（金樓子戒子篇　子貢曰與人以實雖踈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踈詳密）法簡網踈（宋張文潛宛丘集閔刑上　是故法簡網踈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恢踈（老子天網恢恢踈而不漏黃庭堅集贊中恢踈無怨恩）齊䟽（孟子齊䟽之服䟽粗也）離踈（王褒賢臣頌離踈釋蹻而享膏粱）愈䟽（孟子告子章　凱風何以不怨注曰凱風邶風篇名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七子作此以自責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䟽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䟽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器踈（禮記月令其器踈以達）棄踈（唐書薛登上武后選舉䟽曰俗常小人弃踈取附）生踈（世說老宿有語生踈處常令熟熟詳熟）貴䟽（抱朴子（丹陽葛洪稚川述）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騰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沉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若以踈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跂則寗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略細不恢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莫肯稱新而變數粃乃炊弃瑕弃璧披毛索釁哉）彼踈（詩大雅召旻篇　彼踈斯粺註踈糲也　詳旻）分䟽（趙與時賓退錄俗謂自辨解曰分䟽顏師古註袁盎傳不以親為解曰解者若今言分䟽又北齊書祖珽傳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珽自分䟽則北朝暨唐已有是言矣唐摭言宋人許晝閩人黃蕃嘗宰滑州衛南與晝嘗踈不踈光化三年二人俱近事還訪晝嘗皆肯矣晝性下急時內翰吳融侍郎丙銓獨孤損侍郎皆書知己一旦晝造二君子自辨曰袒而袒之二公皆掩袂而入晝遺其年俱落　光化中蘇楷與鄉人陳滌同處極與考功蘇郎中璞初敘宗黨璞故奉常滌之子也極既執贄尋以啓事溫卷因請陳滌緘封滌遂誤書已名璞得之大怒極聞之蒼黃復致書謝過吳子華聞之曰此書應更櫂也　文德中劉子長出鎮浙西行次江西時陸威侍郎猶為郎吏亦寓于此進士諸載緘二軸投謁誤以子長之卷面贄於威威覽之連有數字犯威家諱威因扶而蹙然載錯愕白以大誤尋以長牋致謝略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慙誤筆殷浩之兢持大過翻達空函）進以櫂䟽（楊雄太玄經　天玄進首次五進以櫂䟽或杖之扶　注櫂䟽附離也五為天子而在進世當以聖道附離於臣臣則盡忠輔佐於上故曰或扶之扶杖助也）支離踈（莊子人間世　支離踈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予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世易踈（唐錢起詩櫟忘世易踈）

音信踈（唐皇甫冉詩客來吳地星霜久家在平陵音信踈）友朋踈（唐耿緯詩家貧童僕慢官罷友朋踈）病來踈（唐張籍詩百事病來踈）柳條踈（唐耿緯詩月高城影重霜重柳條踈）柳星踈（唐司空曙詩花酣蓮報謝葉在柳星踈）柳半踈（唐李嘉祐詩向日荷新卷迎新柳半踈）入唐踈（唐賈島詩吳山侵越衆隋柳入唐踈）映鵲踈（唐錢起詩窮巷閒砧冷荒枝映鵲踈）夜鍾踈（唐白居易詩深房春竹老細雨夜鍾踈）比踈（漢匈奴傳　上比踈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為之比音頻寐反踈字或作余）綺踈（西漢博聞梁冀傳　二十四窻牖皆綺踈青瑣注云牖小窓也綺踈謂鏤為綺文青瑣謂刻為瑣文而以金飾之也）碧踈（黃庭堅集寒龜穿碧踈碧踈窓也）溲踈（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溲音搜踈音踈味辛苦寒微寒無毒主身皮膚中熱除邪氣止遺溺通利水道除胃中熱下氣可作浴湯一名巨骨生熊耳川谷及田野故丘墟地四月採漏叢為之使　陶隱居云李云溲踈一名楊

檵。一名牡荊。一名空疏。皮白中空。時時有節。子似枸杞子。冬月熟。色赤味甘苦。末代無有識者。此實真也。非人家籬援之楊蘆也。李當之此說。於論牡荊乃不為大乖。而濫引溲疏。恐斯誤矣。又云溲疏與空疏亦不同。掘耳。疑應作熊耳。熊耳山名。都無掘耳之號。　唐本注云。溲疏形似空疏。樹高丈許。白皮。其子八九月熟。色赤。似枸杞子。味苦。必兩兩相並。與空疏不同。空疏一名楊蘆。子為莢。不似溲疏。　宋開寶本注。溲疏枸杞雖則相似。然溲疏有刺。枸杞無刺。以此為別爾。　嘉祐本按藥性論云。溲疏使。圖經文具枸杞條下。紹興本草。溲疏性味主治。具于本經。雖云與枸杞相類。然與溲疏即非一種矣。但近世諸方罕見用之。其性味當從本經為正。

空疏（見上）

䑏疏

山海經北山經。帶山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音歡。）可以辟火。

事類全書。帶山有獸。狀如馬。首有角。名曰䑏疏。四蹄可以錯石。

疏氏

千家姓商音。　河西。姓氏急就篇。疏氏。漢有疏廣。疏受。亦作踈。後漢黨錮傳。有疏耽。廣曹掾字孟達。自東漢避難元城。去踈之足為束氏。姓氏源流東海。啟劄青錢徵音。元和姓纂東海。

疏廣（兄子受）

西漢書列傳。　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為太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上善其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王。及劉屈氂傳。供音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共具。設之也。共讀曰供。其他類此。）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讀曰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鄭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而老者皆稱焉。）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閒即閑字也。）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眾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皆以壽終。（班固贊見後彭宣傳。）

通鑑綱目胡氏曰。以官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知人。數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憒憒有素。疏廣瞯之已熟。知其不可扶持而教詔也審矣。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集覽。（祖道供帳。祖道注見武帝征和三年。供帳。漢書作供張。注供。居共反。張道作帳。供具張設也。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事在元帝初元二年。再屈師傅於牢獄而卒殺之。師傅謂蕭望之也。事在同上。憒憒。音古對反。心亂也。瞯之。瞯音古莧反。視也。）樂史廣卓異記。右按前漢書。疏廣與兄子受。蘭陵人。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為太傅。受為少傅。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而不去。懼有後悔。豈如歸老故鄉。即日父子移病。上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觀者皆曰賢哉二丈夫。歎息為之下泣。

其後張景陽詠史詩美之云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雲谷雜記二疏之去非因韓楊之死陳君舉史評其論疏廣疏受云二疏出關於趙蓋楊韓騈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是以二疏見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午廣受去位而蓋寬饒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韓延壽死在五鳳元年甲子楊惲死在五鳳四年丁卯獨趙廣漢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時餘皆去後始誅相去數十年焉可謂之出關於騈死之際哉緣温公通鑑論宣帝有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之語陳不致審遽然引用遂致於誤然東坡作二疏圖贊亦有殺蓋韓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之語其誤非特陳也朱子語錄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己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它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它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元帝是時年十二如何便逆知其後來事曰若是狡者便難知如南北時有一王當面做好人背後即為非此等卻難知若庸謬底人自是易見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

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待如何黃氏日抄二疏知足千古清風不欲以多財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高似孫緯略晝二疏晉王彪之詩序曰余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疏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王彪之詩不可見東坡有二疏圖贊則二疏故事後人猶以為圖然隋朝畫品有高貴鄉公所畫祖二疏圖今當不復有此矣舊讀顧況詩有云疏家父子錯挂冠梁鴻夫妻虛適越殊不可曉當有激云爾唐權載之集二疏贊 靜專動直惟乾之德酌用不窮君子中庸矯矯二疏知微知終功成不居父子清風天子賜金群公出祖都門之美焯映千古優游衡門棲息化源日飲醇酎心閑道尊人或言利利令智昏清行素風可貽子孫萬物營營害由相生環中之樞泊然遺形中林寂寥幽蘭自榮雖有繒繳不羈實實知止不殆古先炯戒賢哉大夫終始無悔宋蘇東坡集和陶詩二疏事漢時述寓心已去許侯何足道寧識此高趣可憐魏丞相免冠謝陋舉中興多名臣有道獨兩傳世途方轂擊誰肯行此路是身如委蛻未蛻何所顧已脫則兩忘身後誰毀譽所以遺子孫買田豈先務我嘗游東海所歷若有素神交久從君屢夢今乃悟淵明作詩意妙想非俗慮庶幾二丈夫見微而知著容齋隨筆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

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人皆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質究也晉陶淵明集詠二疏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蔡潭云四時之序功成者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高嘯反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東坡曰詠二疏詩淵明未嘗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謂既出而返如從病得愈其味勝於初不病此或者顛倒見耳 東澗曰二疏取其歸三良與主同死荊卿為主報仇皆託古以自見云宋蘇東坡集二疏圖贊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變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之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斯圖寔獲我心吳芾湖山集和陶韻 世人耽寵榮往往塵不去日已迫桑榆馳騖方成趣

誰肯急流中便作冥鴻舉屈指數哲人在昔獨疏傳萬口共稱賢餞送塞歸路天子亦嘉之賜金示優顧淵明作此詩端欲迷者悟我觀二疏高豈無子孫慮揮金以自娛益表清節著元郝經陵川集詠二疏 趙蓋楊韓誅見幾當遽去宣帝亦寡恩二疏知所趣眷禮方未衰解紱即高舉未幾太子立果然殺蕭傅嗟嗟二丈夫灼見夷險路鈇鉞已在頸富貴其可顧誠者健其決豈惟常人譽歸來事樽俎鄉社屏世務父子歡有餘忘懷還澹素韋匡多諫草援援渾未悟光禹貪身榮寧為漢室慮高風獨東海千載道益著劉靜脩集二疏 委質義有歸乞骸老當去豈無戀闕心難忘首丘趣在禮此常典末世成高舉漢庭多公卿圖畫兩疏傳至今秦中吟感嘆東門路目覩霍將軍功高禮恩顧一朝產危機千載損英譽仲翁辛及年安肯嬰世務聖主賜臣金奉養行所素造物佚我老餘齡今日悟田園付子孫身後復無慮神交冥漠中樂境仍森著宋人詠史詩二疏戒子孫 西漢疏廣為太子大傅疏受為少傅乞骸骨宣帝賜黃金二十斤或勸廣以其金為子孫立產業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於其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置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不欲

益其過而生怨。賢者多財應損智。愚而殖貨易生嗔。二疏教子無他祝。願向先疇加苦辛。劉後村集祖二疏　祖席爲誰設。諸公愧二疏。雖無人主眷。賴有史官書。故里山川近。都門供帳初。百城圖畫筆。幾兩送行車。老氏先知足。浦翁晚定儲。蕭生亦宮傳。歲晏竟如何。又（棠仲以二疏畫扇求各題一詩）在漢七葉主。勵精致中興。非惟霸王雜。亦以刑名繩。哀哉三能臣。來如蛾赴燈。賢矣二大夫。逝若魚脫罾。韓蘇至崛彊。異世猶服膺。嗟予歸已晚。釣游記昔曾。雖無都門餞。幸有下澤乘。獨恨賜金盡。無以懽親朋。僧文珦集二疏　漢朝諸公卿。鮮有能自全。廣受信明哲。獨悟於機先。託之老氏訓。辭祿偕歸田。祖帳東都門。萬口稱其賢。於今閱千齡。高風猶凜然。衛宗武秋聲集二疏　二君聲高致。今古知敬慕。勇退人所難。尤得所以去。貴戚舉愛弟。將使噲爲伍。天子尚衆疑。抗議非不許。儻或身久留。寧免與時忤。駕言盡知止。脩然解印組。歸來逸老壽。榮辱一無累。鬻金廣田宅。拒絕兒輩語。多財益其過。富爲衆怨府。賢哉乎斯言。奚止明出處。林希逸竹溪集二疏　祖帳東門外。賢哉昔二疏。史留名不朽。古若畫何如。張蕃班離席。歸裝問故居。辭官兩賢傳。送客幾華車。帝眷慇懃在。臣慙老病餘。重來甘降秩。時爲子房噓。謝邁幼槃集二疏　辯如懸河陸大夫。不畏嫚罵談詩書。歸來分槖養羣雛。隨從歌舞樂有餘。兩疏高蹈要齊驅。長揖儲君歸里閭。願爲羽翼還商於。豈願飛刀繪生魚。揮金延客以自娛。子孫勤力舊田廬。同時異代多不如。高明長遺鬼瞰瞰。平明爭入七香車。華屋擬用黃金塗。壯心雖在迫桑榆。長歌擊碎玉唾壺。宦成名立盍歸歟。江湖之上可胥疏。君不見渠家父子並轡出東都。于今粉繪寫爲圖。張元幹歸來集詠二疏　兩傳常存好老心。漢廷元自少知音。歸來日日相娛樂。賴有君王舊賜金。江湖續集章粲詠二疏　人生白駒過。世態蒼狗變。紛紛慕跖蹻。寥寥志務古。赫赫王侯居。翕翕富貴戀。翠蓋擁游雲。朱轂耀驚電。金張財力豪。許史名聲衒。滔滔利欲波。卓卓見所見。長揖萬乘君。玄髮謝朝弁。行人相嘆咨。群公送祖餞。高風振朝野。流光照史傳。嗟嗟紳綾士。來者宜知勸。金玉寂拙軒集詠張宮師二疏東歸圖　戰國事縱橫。廉隅初滅裂。強嬴灰六籍。名教浸衰歇。卯金新典禮。蠹簡訪遺缺。人材就教育。士檢敦修潔。賢哉二大夫。夢覺槐安穴。功名我何有。劒首吹一吷。約日俱移疾。亡身良勇決。兩宮贐黃金。恩遇顧不褻。送車數百兩。祖帳都門訣。冥鴻謝繒繳。天馬落羈紲。倒囊促供具。賓族相娛悅。父子以壽終。名聲日星揭。人誰不學步。卒莫踐其說。寥寥閱魏晉。得一陶靖節。平生腰骨硬。

肯向督郵折。後世無問津。風流冷於鐵。龍眠以畫隱。游意晞往哲。嗚呼紙上影。生氣猶凜冽。宮師廓廟具。天爲蒼生設。莫襲異姓封。長揖稷與契。云何眷短幅。撲索墨湯滅。況爲山九仞。一簣功可虧。盍晞鳳巢閣。姑置歐欽血。方將薦廟堂。微公孰麴蘖。致君唐虞上。鍾鼎載勲烈。歸艇渺煙波。晴樓醉松雪。古今雖異時。出處同一轍。欵圖幸不惡。蚤計政恐拙。兩疏儻有靈。抵掌冠纓絕。元盧疏齋集二疏　優游閑見性中天。無柰前星杳露邊。何物貂璫殺蕭傅。不然誰識仲翁賢。北史漁陽高閭仕魏至尚書中書監。累表求遜位。宣武授以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及辭。引見東堂。賜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爲之流涕。詔賜安車几杖輿馬金繒衣服布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群公之祖二疏也。閭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唐書朱昂與弟協仕。爲主客郎中雍王府翊善。其後以告老而歸。時人以比漢之二疏。澠水燕談錄荊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俟秋涼還荊南。故吳淑贈行詩曰。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賜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年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主帥表其閭曰東西致政坊。昂亮門人謚曰正裕先生。三槐王氏雜錄李東之李受自侍從請歸老。先公時在經筵。因而奏曰。東之等尚可陳力而亟請老。近年士大夫貪冒爵祿。年踰禮經而不知止者多矣。望陛下稍加恩數。以勵風俗。已而詔資善堂會經筵官賜餞。內出珍果名花巨觥酌勸。時人榮之。比之二疏。宋史李孝基傳。孝基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纔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練

洪武正韻山鉏切。紛屬。許慎說文。練。布屬。从糸束聲。所菹切。顧野王玉篇所於切。紡麤絲。陸法言廣韻。練葛。丁度集韻。山於切。戴侗六書故（說文析附布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練（原聲）練（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字潀傳義山模切（又音初）。趙謙聲音文字通。案沽切。布屬。蓋布之絺者。織紵爲之。後漢禰衡著練巾（古借疏此續收）。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纏練。

篆書 練 六書統。

草書 練 鮮于樞。

花練

嶺外代答。邕州左右江溪峒地產紵麻。潔白細薄而長。土人擇其尤細長者爲練子。暑衣之。輕涼離汗者也。漢高祖有天下。令賈人無得衣練。則其可貴。自漢而然。有花紋者爲花練。一端長四丈餘。而重止數十錢。捲而入之小竹筒。尚有餘地。以染真紅。尤易著色。厥價不廉。

稍細者一端十餘緡也。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練子出兩江州洞。大略似紵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練。其極細者可以染色。為婦人暑服。土人亦自貴重。蜀人尤愛之。　陳姚察為吏部尚書。有私門生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駈出。

布練　宋王之道相山集和州進布練表。　八月載績見王業之由興。六彝供巾。實冪人之所掌。前件布練。邃幅中度。經緯効功。幣以寓欽。敢緩致邦之用。儀當及物。欲將享上之誠。

夏施青練　晉書元帝性簡儉。大極殿廣室帷帳。冬施青布。夏施青練。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

冬月著練　梁書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振。西華冬月著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計。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互見裙字。）

王導制練　續蒙求。王導傳。　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導乃與朝賢制練布單衣。士人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出賣。端至一金。

蘇　洪武正韻山徂切。扶蘇。木名。又見上。丁度集韻山於切。詩山有扶蘇。楊桓六書統審母蘇本桑姑切。協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徐邈讀作疋。又魚韻。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穫蘇。

篆書蘇（六書統）　真書蘇（顏真卿）

胥　洪武正韻山徂切。同上。

斯　洪武正韻山徂切。析也。詩斧以斯之。又支韻。楊桓六書統審母斯本支韻。心母息茲切。叶韻。（統注）熊忠韻會舉要山於切。次商次清次音。

篆書斯（六書統）

釃　洪武正韻山徂切。下酒。毛詩傳。以筐盪酒曰釃。又見支紙韻。陸法言廣韻所葅切。釃上同。丁度集韻山於切。盪也。楊桓六書統審母釃。又所綺切。統聲。釃（隸）䍦（或从网麗隸省）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衆沽切。見支韻。此或正音。古多借疏。見疏字注。

篆書釃䍦（並六書統）　隸書釃（六書統）

疋　洪武正韻山徂切。足也。从口不合。从止。止音節。凡疏踈楚胥字皆从疋。與足字不同。又馬韻。許慎說文。疋上象腓腸。下从止。弟子職曰。問疋何止。古文以為詩大疋字。亦以為足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凡疋之屬皆从疋。所葅切。徐鍇通釋曰。腓脛中腸也。弟子職禮篇也。詩大疋即音雅。疋記也。則音疏。師祖反。顧野王玉篇山居山慮二切。陸法言廣韻古為雅字。丁度集韻新於切。又山於切。司馬光類篇又寫與切。又奭阻切。又所據切。又語下切。又縱玉切。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疋。疋上象腓腸。下从止。又胥雅二音。足。人之足也。在下。从止口。即玉切。鄭樵六書畧象形。楊桓六書統審母疋矢魚切。說見心母通也。（統意正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倪鏜六書類釋。按所引弟子職乃足字。大疋則大胥。小胥也。胥疏皆以疋為聲。周伯琦六書正譌。䟽綀二字皆从此。俗作足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衆沽切。從止上指腓腸。轉注見哥韻。韻會定正字切審模審聲穫疋。

篆書疋（徐鉉篆韻）　隸書疋（六書統）

䟽　山徂切。許慎說文。䟽門戶疏窗也。从疋。疋亦聲。囪象䟽形。讀若疏。所葅切。徐鍇通釋。古言綺疏也。指事。色居反。顧野王玉篇山於切。門戶青疏窗也。

丁度集韻䟽通作疏。司馬光類篇又新於切。泲酒具。釋行均龍龕手鑑䟽唆音踈。楊桓六書統審母䟽从囪从疋。疋通也。通其明也。（統注）䟽（隸）倪鏜六書類釋。囪諧疋聲。周伯琦六書正譌。从囪象形。疋聲。俗作疏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衆沽切。俗用疏。

篆書䟽（徐鉉篆韻）　隸書䟽（六書統）

綀　山徂切。顧野王玉篇所除所去二切。亦疏字。陸法言廣韻所葅切。綀繐。司馬光類篇山於切。又口舉切。又所據切。條陳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綀矢奧切。从糸疋聲。又綌屬。綌布之希者。以通風也。綀通利機經也。从糸从疋。疋通也。綀或从希。省義同。綀（隸）

篆書綀綀綀（並六書統）　隸書綀（六書統）

胥　山徂切。宋重修廣韻所葅切。青䟽。韓道昭五音類聚色魚切。字濼博義音踈。青色也。

糈　山徂切。丁度集韻山於切。博雅。糤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糈。已見心母。又私呂切。統聲。糈（隸）

篆書糈（六書統）　隸書糈（六書統）

㲘（山鉏切。廣集韻山於切。毛席也。或作㲘毹。司馬光類篇又舂朱切。氍毹織毛也。又並雙雛切。毹又踈鳩切。氍毹毛織有文者。楊桓六書統審母㲘）（矢魚切。从毛㐬聲。㲘隸㲘譌。䟽或从毛。疏省聲。）篆書𣯷𣯷𣯷（並六書統）隸書㲘（六書統。）

䟽（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疏。）

𢱢（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踈。）

蹞（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踈。）

㚪（山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㲘俗音踈。）

御（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足于切。使也。）

𡴭（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疏）

脈（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疏。）

𣊫（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疏。襹也。）

襹（山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踈。毿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四百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寫書官知事臣汪桥
圈點監生臣徐見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七皆

齋（齋名十一）

遇齋

宋趙蕃淳熙藁周愚卿用荀卿氏之語以遇名齋從余求詩爲賦古意一首　世俗爭知競冶容。紛紛墻穴文相從。誰知亦有東正色。奉養卑勤供織舂。過期不嫁心不悔。偃蹇數夫終德配。君不見蘭生林下久含章。得時可以充君佩。

存齋

臨川志象山槐堂書院有堂扁存齋。宋朱晦菴大全集存齋記　予吏於同安而游於其學。嘗私以所聞語其士之與予遊者。於是得許生升之爲人而敬愛之。比予之辭吏也。請與俱歸以共卒其講業焉。一日生請於予曰。升之來也。吾親與一二昆弟相爲築環堵之室於敝廬之左。將歸翳蓬藋而居焉。惟夫子爲知升之志。敢請所以名之者而幸教之。則升之願也。予辭謝不獲。因念與生相從於今六七年。視其學專用心於內。而世之所屑一豪不以介於其間。嘗竊以爲生之學。蓋有意乎孟氏所謂存其心者。於是以存名其齋而告之曰。子不敏。何足以知吾子。然今也以是名子之齋。則於

吾子之志。竊自以爲庶幾焉耳矣。而曰必告子以其名之之說。則是說也。吾子既自知之。予又奚以語吾子。抑嘗聞之。人之所以位天地之中而爲萬物之靈者。心而已矣。然心之爲體。不可以聞見得。不可以思慮求。謂之有物則不得於言。謂之無物則日用之間無適而非是也。君子於此亦將何所用其力哉。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存之之道也。如是而存。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此予所以名齋之說。吾子以爲如何。生作而對曰。此固升之所願學而病未能者。請書而記諸屋壁。庶乎其有以自勵也。予不獲讓。因書以授之。俾歸刻焉。紹興二十八年九月甲申。新安朱熹記。　墨莊葉清父以存名齋。而屬予發其義。予謂存一也。而易以性曰誠性存存。是也。孟子以心言曰。操則存。存其心是也。二者同乎否乎。曰性。即理也。而主是理者心也。其心存則其理存。易與孟子之言。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然易言誠之存性者亡。而孟子於存心。蓋屢言夫不以操舍存亡之機爲甚可畏乎。堯舜性之。不待操而存者也。然且兢兢業業焉。不敢少肆也。湯武身之。則不能無事乎操矣。故曰以禮制心。惟一念之非禮而不能存也。曰無貳爾心。惟一念之貳而不能存也。聖猶如此。學者其可以自放乎。敬者所以保吾之存。中庸之戒不睹。曲禮之儼若思。所當深體也。欲者所以害吾之存。孟子之寡。周子之無。所當漸進也。雖然有儒者之存。有老氏之存。儒者之存存吾之誠理也。而老氏之爲說。則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末流又有所謂存想之法。則皆以氣爲本而非主乎理矣。清父傾兼取之。予懼清父之貳而失其所存也。夫學莫忌於多岐。莫貴於主一。清父其姑舍是而顓求於吾儒之學。持守之堅。涵養之熟。未聞心存而氣不與俱者也。清父其思焉。張南軒集存齋記　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物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者也。原物之始。亦豈有不善者哉。其善者天地之性也。而孟子道性善。獨歸之人者何哉。蓋人稟二氣之正。而物則其繁氣也。人之性善。非被命受生之後而其性旋有是善也。性本善而人稟夫氣之正。初不隔其全然者耳。若物則爲氣所昏而不能以自通也。惟人存夫天地之性。故有所主宰而爲人之心。所以異乎庶物者。獨在於此也。是以君子貴於存之。存之則在此。不存則孰知其極哉。存之則有物。不存則果何所有哉。故主一無適。敬之方也。無適則一矣。主一則敬矣。存之之道。曷要於此乎。誠能從事焉。真積力久。則有所存者將洋洋乎察乎上下而不可掩。工用無窮變化日新。性可得而全矣。吾友呂季克敏而好義。以存名齋。其志遠矣。屬

予爲之記。若予者蓋矻矻自保之不暇。而何以善於友朋。然則斯記也。非特以勉季克。且將以自警焉。元程禮部集存齋記　余客京師。以句讀之學教都人之子。張君文昭踵門請曰。僕家雍陽有讀書之室。曰存齋。願爲之記。余謝不能。他日又來又謝之。既而來益數。謝之如初。則投簡愀然不懌曰。敏文欺我哉。何見絕也。蓋王君敏文善於辭令。深知文昭而譽於余。聞余老而無聞。亦欲朋友之知余也。故稱許過當。而文昭實來。余豈能言者哉。用是自愧。雖然若終無一言。是孤文昭之望而成敏文之欺。殆於不可。乃書其簡而復之曰。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慨然而感。人與禽獸。果何異哉。亦惟有仁義之心焉爾。君子存之則爲君子。小人去之則爲小人。而況於禽獸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亦以人心之出入無常而不能存乎仁義也。仁義心之德也。心存則仁義存矣。仁義存則施之四體而喻達之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宜矣。人道不難於盡乎君子也。庶民也。禽獸也。同此生也。而貴賤懸絕若此者。存不存之間而已。家有寶玉。則必固襲藏謹守護。使盜賊不得窺竊。是以能久存仁義之於身。非特寶玉之重也。而不知所以存之。以忘於私慾之盜賊。可謂知乎。有天下者存天下。有一國者存一國。有家者存其家。仕者存乎位。農工商

貫存乎業士君子存乎仁義今張君修孔孟之學而以存名齋其不墮於庶民而爲君子之歸也審矣然又聞之恃其存者未必能存也惟懼其亡者而後能保其存故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張君其亦知懼也哉余老生之常談也不足以記夫齋也如欲得奇辭傑論以爲齋寵光則搢紳先生居其往請之必有徵也惡以余言爲哉張肅詩寄題睢陽張文昭存齋之子山房結數楹靜無塵累已攖寧此心炯炯同千載吾道皇皇有六經雨後儀刑山更好窻前意思草長青功夫要在存存熟便是齋居座右銘楊誠齋集存齋銘　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請予銘之銘曰天與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尙宅是環庭我有神舍弗撤于夜寇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績子爲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寇則逐逐匪予汝歸汝弗去焉匪彼汝寇汝弗居焉汝室載寧汝扶載宏宗廟百官嶠不汝或承尼曰克牆有覩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渠詩冠禮裳有操無亡嗟莫知其鄉魏鶴山大全集年節叟子才存齋銘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莫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諮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

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爲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敢述所聞以告節甫葉水心集存齋銘　孟存以心易存以性其入道義其出愛敬此眞存邪衆善所門如彼聚粟常完倉囷性因物遷心與事徃必謹司之勿抑勿放勿輙有爲勿墮空寂是囷無存執妄爲得壯矣弋陽觀竹青蒼厥壤甚夷水廣山長土迫征米下憐愁苦依其永存以作民怙黃文獻公集存齋銘爲唐實之作　惟皇上帝降此良心總攝萬化其德孔仁虛靈不昧神妙不測養而勿害則靡有忒爲聖爲賢立此人極誘交於前倏變而遷凝冰焦火飛天淪淵乃獸乃禽徒習人言驗厥操舍實未嘗妄欲知所存先求其放青車秣馬不皇厥居馳騖如是欲存可乎利欲轇轕是究是圖所樂在此欲其可乎肌膚弗會筋骸弗束言肆則誕行熾則踣自旦及晝梏之反覆雖有夜氣亦惟不足我視斯扁萬里來歸禽獸是醜聖賢是依方其未發當養其微及其將發當察其幾賓主有辨動靜無違以是爲學則殆庶幾趙汝回詩題顏若谷存齋　湛湛方寸天淸冷如止水其止溢空明其潰汨泥滓操之恍若遺捨之渺何倚瞬息苟不誠愚智從此始一篇中庸書千古防意壘吾子善守之勉勉集衆美獨不見隣家翁驅雞呼犬斜陽中

養齋

宋姚成一雪坡集養齋記　予性質苦狷急遇物觸即莫能受甚病之思自樂一日靜坐得一字曰養榜以名齋自警也養之義大矣哉養則弘不養則隘養則充不養則餒德以養純才以養裕學問以養淵深器識以養廣大孰爲養蓋有要道養其大者爲大人養棫棘而舍梧檟養一指而失肩背非養之善養之善莫若養氣心者氣之主莫若養心心之不能養忿與慾敗之也忿不懲吾戈矛慾未淨吾陷穽忿必懲慾必窒然後可以持志而養氣氣善養則充且弘矣充且弘則所養正而聖功寓矣豈止藥吾性質之病而已哉雖然懲忿窒慾養之善也奚而懲奚而窒曰獨不聞周夫子之言乎澄則慾心平和則躁心釋

直養齋

元蕭勤齋集直養齋銘　萬物所資均乎一氣孰其尸之曰維上帝帝命人極健順五常氣則偕行莫禦莫量順理爲直得養則大襲正助忘匪理斯害凡中有主所向無前拔山盖世古亦有焉敬義夾持俯仰無愧上下同流勇何足議不憂不懼不疑所行何物事功撼吾靈扃矯矯裴君矢其學從事于斯受說先覺賢余小子頗學未能敢銘君齋寔維自銘

適齋

宋華鎭雲溪居士集道州錄事廳適齋記　元祐壬申歲余來爲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館之西頹廡設戶牖以爲

室既成目之爲適齋客有過而疑之曰吾聞適當也物有當於心而無迕於意然後適若夫資雅材抱道術以遊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進日向晚而道則遠主郡簿書於放逐儆人之地俛首高拱與衆進退庭下捷步不異胥史組綬不足以爲六尺之華廩稍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犢短褌薄鬬攝椽桷方風雨飄濡之慮曾何物之有當而無迕也而謂之適耶予起而應之曰客聞求康氏之二子乎昔求氏與康氏同里閈也求氏家富而宦達曰患失其所有而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康氏農圃也食其力僅免其凍餒不羨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高位厚祿全朱華屋爲可適而卑官薄廩華圭之門靑綠之品爲不可適已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己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己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則己無入而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祿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爲己之所宜保而不得去茲其樂也乃所以爲苦歟人之所惡夫犴獄牢縶者謂其錮縶而不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祿華服美宇曾何異犴獄牢縶錮縶之地耶至於欣抃一擲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飛之爲榮數粒之爲薄搶榆控地時止時行則其愛

也乃所以爲轆數物之所貴乎春臺太牢者謂其賞心饜腹也今微賤之士有道以自居而亡於其爲則卑官薄廩圭華之門青綠之品曾何異於春臺太牢饜賞之所耶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己不在物而吾之爲適齋不妄言畢客慚而退

元程雪樓集適齋說　物各有所適坎井之蛙東海之鱉鼇仍之鷃九萬里之鵬其處身之大小高下不齊而其適一也君子之於貧富貴賤也亦然世之處貧賤者或怫然而熱中或悅然而失志焦然若不能以終日一旦而富貴則驕則盈蓋終其身而未嘗有一日之適是曾二虫之不若也誰謂人爲靈於物者哉豫章胡先生誠叟名其居室便坐之所曰適先生方布衣時以明經史通詩賦進士業講授鄉里其氣浩然其容澤然其議論軒昂震盪聞者竦立無一毫憔悴不自得之態既而位郡博士同時行輩衮衮臺省矣或以先生名聞始授朝命又屈爲海陵教官先生不以居卑爲羞處約爲慼單車之任其志氣猶布衣時真能適者也余謂適者無所往而不適不適者無所往而適富貴而適可能也貧賤而適難能也能其所難能豈不能其所可能哉先生今日之適如此他日之適從可知也夫古之當大事立大功者類非悻悻小丈夫所能也耕於野築於岩漁於水濱若將終身及其出而任天下之重若固有之不少動其心焉所謂適則無所往而不適者也先生適者也當路多知之者行臺治書侍御史李元讓工小篆既爲作適齋二大字而中丞徐子方詩以美之屬而和者十數余少從先生學知之尤深故爲著其說

宋喻良能香山集次陸務觀韻題姚復之秀才適齋　姚子神情處處便脉頭周易杖頭錢逢僧與語閑終日遣客歸休醉欲眠應覺此生如寄耳何妨一室且蕭然無心更覓封侯事納屨誰能傳一編

樓攻媿先生集　陳天成用東坡趙清獻高齋詩韻賦適齋次韻　二公晚辭軒冕勞兩齋莫辨適與高嘗登雲山仰清獻平地著屋山周遭白頭日過適齋下釣游尚想隨兒曹方從家舅與俱隱野鶴誰能鳴九臯加我數年來納祿解去簪枝甘同袍世間此事要識破差處不可容一毫潁川尉仙賦長句數寸之管煩君操欲追險韻繼坡老詞鋒犀銳真吹毛舅家見詩勉續貂長松相倚慙青篙我今無復望祿仕不應招我更由敖

息齋

宋方秋崖集息齋詩　塵緣長逐衆人忙不抵齋扉一枕凉世路險巇吾倦矣底須辛苦爲膏粱

曾手搏齋詩題劉武翼息齋　天地一從開闢始左旋右轉長不已詰所以然氣使之君獨不爲氣所使平生由氣今自由三平二滿過即休千里收回渥窪馬十年養熟潙山牛本來無動那得靜閑著一毫

還是剝難任鵲安頭上巢更防人打耳邊琴

陳后山集次韻蘇公題歐陽叔弼息齋　行者悲故里居者變吾廬生須著錐地何賴汗牛書丈室八尺床稱子閉門居百爲會有還一足不願餘紛紛老幼間失得了懸虛客在醉則眠聽我莫問渠論勝已絕倒句妙方愁予竹几無留塵霜畦有餘蔬相從十五年不爲食有魚時須一俛仰君可貸蘧篨

元程雪樓集郭梅西息齋　陰向秀葽測陽從小雪看千年啓龜蟄六月養鵬摶隱几天機熟閉門人境寬悠悠八十返靜處得奇觀

請息齋

宋范石湖集請息齋書事三首　覆雨翻雲轉手成紛紛輕薄可憐生天無寒暑無時令人不炎涼不世情栩栩算來俱蝶夢喈喈能有幾雞鳴冰山側畔紅塵漲不隔瑤臺月露清　刻木牽絲罷戲場祭終雨後兩相忘門雖有雀尚廷尉食已無魚休孟嘗聶棗趨時真是賊虎中宣力任爲倀籬東舍北誰情話雞語鷗盟意卻長　聚蚋臨邊鬪似雷乞兒爭貫向寒灰長平失勢見何晚粟里息交歸去來休問江湖魚有沫但斬雲水鶴無媒巖扉岫幌牢扃鎖不是漁樵不與開

題請息齋六言十首　洞門畫掛鐵鎖閣道秋生綠苔著下略同龜伏瓜中且免蠅來　多謝紛紛雲雨相忘渺渺江湖坐隅但忌占鵩屋上何煩譽烏　澹須年年如馬太行日日摧車笑中恐有義府淚裏難防叔魚　見影蠶猶鉍鉍聞聲龍尚狺狺問誰毛生名紙知我角出車輪　不惜人扶難拜非關我醉欲眠勞君敬枯木耳恐汝見濕灰焉　稅駕今吾將老結廬此地不喧恐妨蝴蝶同夢笑倩頗黨守門　口邊一任醭去鼻孔慵將涕收閑門冷落車轍空室園蘂話頭　冷暖舊雨今雨是非一波萬波壁下禪枯達磨室中病著維摩親戚自有情話來往都無雜言酒熟徑須相報文成聊與細論　園丁以時白事山客終日相陪竹比平安報到花依次第折來

踵息齋

宋張文潛詩　物之有知者恃息物之有息知爲賊天長地久戴元氣天地無心故無極君知一身誰主持六塵緣影工伎兒發生變幻不暫止今汝鼻息無停時喘呼呀呷生至死去本已遠何由歸直入咎然吾喪我能使炎火爲寒灰中空無寧氣不使內自升降如靈龜深之又深乃至踵根深蒂固凝不動超然內外無死地梨棗華實龍虎用真人示我尺素書萬卷丹經不勞誦他年錄髮對銅狄却視吾齋真作夢

分齋

元王惲秋澗集李清甫分齋詩　鷄飛不過丈尋間鵬翼雲垂九萬搏每自忖量彝東外就中增損一毫難洗心俠習從多可放眼青天有達觀括取榜齋才隻字此身還有泰山安

王景初蘭軒集　題李清

臣分齋　命有窮通非我力。性無加損是天然。齋居更要分明看。物物中間大極全。　一段良田與衆分。短長高下各均勻。藩籬有限休侵過。侵過藩籬是別人。劉文簡公集　書李清臣分齋　乾坤萬里無非分。一一還須分內看。進退存亡俱不失。聖人容易衆人難。　聖人容易衆人難。一簣終成九仞山。獨有分齋深着力。薄書鞍馬十年間。

安分齋

宋陳元晉漁墅類藁　安分齋銘　大鈞坱圠。品制萬殊。鵬背摩雲。鷃尾曳塗。夔則不足。蚿則有餘。窮通豐嗇。工拙知愚。造物何心。分量爾拘。牢栢歇後。將軍人奴。夫子轍環。終老匹夫。冶銅弄臣。飽死侏儒。原憲肘見。窮栖繩樞。達人大觀。其中石如。嗟世之人。役知劬劬。效尤畫虎。助長績鳧。爲鼠發機。爲雀投珠。曾不却顧。不資其軀。吾儕樂天。厚養燕需。患不自信。鑊之坐隅。

夢齋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　題夢齋　文府中書五色衣。含章未吐鳳先飛。可堪歷歷將今是。又對春風較昨非。　得鹿歡呼事已非。可能蕉覆却空歸。多情最是蘭窻蝶。長繞瓊華藥上飛。

順齋

元蒲道源順齋叢藁　順齋記　愚自幼讀書。至於中年粗知向方。思爲端居警省之所。遂營小屋一楹於室之北。偏榜曰順齋。客有過余坐定而問曰。僕聞士生於世。讀聖人之經。以植立其志。剛毅正直不

苟悅。不詭隨。屹然如砥柱之於頹波。今吾子名齋以順。殆恐委靡而不振竊有疑焉。余曰。客誠過愛。相愚以道。恐其蹉跌而失中也。敢不佩服忠告之益。雖然。愚有所見。願卒陳以求教。夫天地之大。俯察仰觀。日月之運。注河之流。四時之行。百物之生。苟有舛逆。則爲災爲荒矣。上而國家。發號施令。建侯行師。苟不豫順。則衆不服矣。下而農圃。寒耕熱耘。晝作夕息。苟不順序。則生不遂矣。微而至於物。川泳雲飛。秋蟄春啓。陸行藪集。巢居穴處無不順以生者。況於人乎。夫人之生。有秉彝之性。聖人亦循其自然以立道。如禹之治水。行所無事。非如告子栝棬矯揉戕賊之也。及其立教。皆曰。天叙天秩。其品之大者。父子之親。君臣之義。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吾當日講焉。使渙然冰釋。怡然理順。而驗於日用常行之間。苟爲不然。則倫胥禽犢矣。蓋順之字。乃理之用也。雖天地之大。事物之微。不可違者此。愚所以服膺而不敢失。今客規我以委靡隨人。無乃孟氏所譏公孫衍張儀者。夫儀衍俗稱爲大丈夫。而以妾婦之順事人。此逆理之甚。烏得爲真順乎。客聞之。踧踖似有愧色。揖而言曰。僕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所謂居其中而不自知者。今聞吾子之言。則順之時義大矣哉。客既退。遂書爲之記。　順齋箴　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子思言道。率性之謂。順義之大。於斯可知。孝弟忠信。以我而推。天秩自然。豈人所強。惟理之歸。大中無黨。毫釐之察。或爲詭隨。妾婦之道。不行則儀。美哉斯堂。有銘昭若。壽御居之。視此無怍。宋葛元承詩　題韓伯直順齋　路如直弦萬古新。乎吾方寸是經綸。一元靜轉憑何力。日月序行天地春。

怡順齋

元陸子方集　怡順齋記　杜元凱序春秋內傳云。優而柔之。厭而飫之。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先儒以爲此數語。非深知讀書之味者不能道。元凱有左氏癖。因其癖也。故得其趣。豈惟左氏。凡讀經書者。不得其理則不得其趣。抑左氏長於議論。而短於理。如君子曰之類。背理亦多。以其善叙事也。學者愛其浮華。而讀之者亦不覺其浸潤之入人深也。然理一也。有義理之理。有文理之理。左氏於文理。可謂順矣。特不純於義理耳。讀者尚爲之怡然。而況於聖賢之經書乎。而況於義理之至順者乎。筌者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在意。得意而忘言。所謂意者。亦順乎理而已。理順則意樂。樂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昔庖丁善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皆中理解也。其言曰。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見其理也。以神遇而不以目視。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爲之躊躇。滿志。即怡然理順之譬也。雖然。此文理之理。非義理之理也。桓公讀書堂上。斵輪者笑之。斵輪之妙。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父不能以喻其子。子不能以受之父。此理之至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所讀之書。則古人之糟粕耳。以書觀書。而不以理觀書。烏能造其奧之深而爲之躍然也哉。余友夏君仲實。博學而強識。稽古而能文。與其弟仲賓友愛甚篤。於所居之東偏築室三間。榜曰怡順。昆季藏脩於內。焚膏繼日塤篪唱和。常■之華韡然。鄉人皆稱之。黃君子高爲之作記。亦既發明兄弟怡怡之樂矣。而於元凱書中雋永之味。未之及也。余復衍其義焉。嗟夫。枝葉扶疎。根本之撥也。華藻敷腴。朴素之漓也。今世之士負學問。矜文詞。嬋然取光寵於一時者有之矣。反而求之閨門之內。倫紀之間。放利而多怨。挾財而致爭。傷手足之誼。失妯娌之歡。有耕夫販婦之所不敢爲者。而讀書之家或爲之。是非吾書之過。學而不思。致知而不力行之過也。若然。則呻吟裘氏之地。雖三年而爲儒。亦何益哉。仲實聞余言。怡然曰。請書之。遂書以爲後記。

弘齋

宋史　李燔傳　燔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退而以弘名其齋而自警焉。元吳澂支言集　弘齋記　士之貴乎弘者。何也。天地之所

以爲天地吾之所以爲心也。苟不能充其心體之大以與天地同，是於心體之全有未盡也。心體之全有未盡，則吾心所具之理，其未能知未能行者衆矣。夫與天地同其大者，心體之本然也。心之量所以貴乎弘也。與心量之不弘者，知行未百十之一二而已，呺然自足，盈溢矜傲，謂人莫已若也。此無他，其心隘陋不足以藏貯故爾。惟其弘也，是以愈多而視之若寡，愈有而視之若無。蓋心量寬洪而其容受無限極也。集賢侍讀學士中山王結儀伯讀聖賢之書，以聖賢自期，名其齋居之所曰弘。按曾子之言弘與毅不偏舉也。毅如乾之健，弘如坤之廣。毅以進其德，弘以居其業。不毅則功力間斷而不能日新，不弘則容量狹小而不能富有。二者缺一不可也。昔南康李文定先生字燔敬子，登科之後年三十五始受學於朱子。朱子告以曾子弘毅之說，於是文定歸而取弘之一字名齋室。朱子兼言其二，而李氏專取其一，何哉。文定自揆其平日所學頗近於毅而或歉於弘，故取其所歉以自勵，若古人佩韋佩弦之意，所以矯其偏也。然則儀伯弘齋之扁，其亦猶文定名弘齋之意乎。前修之已事可法，固不待於予言也。王氏之名齋與李氏不殊，庸敢援其事證以誌于弘齋之屋壁。許有壬至正集弘齋記　人生天地間，以藐焉一身參而三之，亦有道乎。窮雖獨善若進德居業之富，討論資覽之備，大而民彝物則，繁而酬酢日用，莫不總括其理而積于其身。及達而兼善也，光輔其君，三代其民，囿一世於泰和，以至鳥獸草木亦各使之遂其生育之道。天下事物紛錯至沓，莫不有以容之。容之者何，弘之謂也。弘也者，隘之反也。此得彼遺，即隘矣。雖莫不有以容之，亦莫不有以利之也。夫子曰，人能弘道，言人有知思可以大其所有之理也。子張曰，執德不弘，言有所得守之太狹，則輕喜易足，有一善自以爲天下莫已若矣。道而曰弘，我之力也。德而曰弘，我之量也。聖人示人用力之方，才高意廣，失於僻者，亦有以充其量也。承旨開府谷器字汪汪若千頃陂，扁齋曰弘，日與儒士講學其中。奕襲宿衛，歷奉常、太禧、宣徽、翰林、宗正、宥密，皆有譽，所以大其理守其得者已至矣。噫，士大夫讀書非不博也，才氣非不贍也，而其成就卒於無稱，何哉，患不弘爾。聖人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者，豈不以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致局量褊淺，規摹卑狹，功烈如彼而已乎。公於是理講明已熟，用力已至，然任重道遠，又有毅焉。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於是而求所以爲弘者，則内外交修，本末兼盡，他日見諸事業，綽綽有餘裕，恢恢有餘地矣。公命爲記，輯先儒緒論而爲之書。宋項安世集弘齋詩　剛健中正純粹精，含弘光大品物亨。兩儀成列易道行，有首無腹非人形。李侯發其將無朋，少年請易老愈明。以龍代馬變始生，以九代七坤始神。與天同德體必弘，自載萬古非蚕虫。我無筆力回子鯨，何以贈之有西銘。

平齋

秋浦新志（在青陽縣儀後，紹定癸巳喬幼聞重修）

廓齋

宋王質雪山集（次適守韻）

題廓齋　遙傳碧落入新除，早向清都卜定居。金勒鳴珂班退後，玉堂揮翰酒醒餘。試聽擊動鈴條響，驚看飛來錦帕舒。甘露堂前正秋色，集賢如堵望相如。

蛻齋

元劉文簡公集蓋希顏蛻齋詩　物蛻蛻以迹，人蛻蛻以心。是心本虛寂，欲蛻安所任。豈知虛寂内，而有利欲侵。往冉物未覺，酒酣與淵沉。所以爲學者，惟貴資道深。涵養既有素，本源詎難尋。鑿石出美玉，披沙得良金。傯傯蛻禪殼，谽谺遺巢禽。超然事物表，無愧古與今。此爲蛻心說，請爲蛻齋箴。　幾年遊泮水，深覺蛻齋賢。晚略分華域，逍遙性理天。異端吾久病，古學予今傳。安得青燈夜，論心對榻眠。

洌齋

建安志縣廳東偏有井泉極清洌，宋紹興二十年韓元吉牓曰洌齋。

遠齋

宋包宏齋弊帚藁略遠齋記　予友上饒徐致遠卜居玉溪之南，爲藏修游息之所。後負古城之山，前揖南澗之谷，中有淵然一泓，依棲霞山，曰霞泉。泉之下闢小齋，齋外梅竹相與照映。蓋致遠心地灑然，而境地之勝亦如之。况深於琴，精於詩，鼓於斯，賦於斯，則山鳴泉響，梅動竹應，若皆知音者。嘗求名於予，予曰，何必他求，以字名曰遠齋可乎。昔陶靖節結廬人境而心遠地偏者，亦如是耳。此十五年前語也。茲予被命來司閩臬，致遠實偕行，因語前事曰，名既自君立，則發揮遠意以記吾齋，豈宜復他屬。予曰，記則不能，嘗試評之。人之智識志願，最貴乎遠而惡乎近。苟智識之所及者遠，則可以成遠業；志願之所期者遠，則可以經遠猷。否則卑污淺陋，見不踰乎目睫，行不越乎尋丈，固無望其遠到矣。求遠孰有遠於天地者乎。周行一百七萬九百餘里，天之遠也。自東極至于西垂，自南極至于北垂，各二億三萬三千里餘，地之遠也。人而欲同其遠，則何以哉。然此特天地之象形，猶未足以爲遠也。有象有形則有限有窮，惟非象非形，無聲無臭，則所謂道也。天特此道之成象，地特此道之成形。道則神無方而易無體，豈里數之所能計，而百千萬億之所能算哉。故雖未始離乎天地之間，未始出乎象形之外，而廣矣大矣，其遠不禦，莫究其限量，莫詰其終窮矣。抑予聞之曰，仁之爲道遠，行者莫能至也。又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則果遠乎，果不遠乎。亦惟知遠之近者，斯可以入德乎。放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則雖遠而非遠也。密

莫察於此心此心之神倏然在九天之上倏然在九地之下又倏然在八極之外往來不測莫知其鄉則又非遠而遠也不以遠為遠而以不遠為遠斯真知遠矣此齋雖小中具宇宙此齋非近宇宙非遠於此齋而鼓琴將眇宇宙皆琴聲也於此齋而賦詩將眇宇宙皆詩句也推此智識充此志願則近如目前之小得失小利害尚足以動吾心而置秋毫之欣戚哉致遠有晉宋間人物風度者也當自有契於此予言賛矣致遠曰命之矣請書以為吾遠齋記　元程雪樓集遠齋記　余來京師十年始築室之東偏敞一齋為游息之所名曰遠客疑焉辭之曰余生長東南望燕山在天上四海一家得以薄技出入周衛遠親數千里非遠乎余之始至也棲于南城之南凡八遷而宅于茲國中闤闠之地余不得有乃僻在城隅距舊棲又一舍而贏非遠乎客何疑客曰子之言則然大鵬九萬里一息二城相望尺咫日三數往復腹猶果然白雲含雖數千里外以志養志如在膝下手以為遠未之思也客去遂記于齋壁至元二十四年夏五月甲寅廣平程某記　已丑除夜留遠齋十絕　無尋子美千間廈且管相如四壁休風雨震凌都過了一年真為遠齋留　無杰星翁苦見尤歲君已丑我何仇殷勤欲且留君住街鼓無端送土牛　排行第妹捧椒盤應說癡

兒未了官昨日有人江外去家書只寫道平安　去歲金陵坊裏住踈梅的皪兩三花今年閏後花開早定到墻陰萼綠華　老大庭闈在盱水潭零兒女落秦淮感時懷抱思親甚料得吾兒說遠齋　何年呼得寵為君鼻是烟窻耳是鐺深夜乞靈余不會但令分我䏶牙餳　鍾馗曾是開元見從此人間鬼日多明是將無來作有撑眉努目索人何　今年悟得修真訣卷柳園桃一併無却笑塵緣終未斷杜詩韓集當麻姑　都無柏酒與椒盤止有年華上鬢端一盞油燈光蠟炬夜深烱烱寸心丹　十載班行沐異恩歸來未望屬車塵涇陰明日東風動萬歲聲中拜聖人　閻復集遠齋銘　吾友鉅夫自洪之燕有宅一區有田一廛舉頭見日尺五去天以遠名齋義或不然彼美鉅夫學為通儒秉內相權乘御史車慶流千載道濟八區由是言之不亦遠乎　吳澂支言集　集賢學士程公十年于朝日近清光而親舍乃數千里今以行臺侍御史得旨南還庶幾便養而回望闕廷又二千里外日以近者人子之樂日以遠者人臣之憂此遠齋所為作也夫忠臣孝子之眷眷於君親也一以朝夕左右為樂然亦難乎兩全矣子之愛親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間惟其所在而致其道豈以遠近間哉余既從公觀光于上國又將從公而南與公同其樂而不同其憂者思有以紓公之憂焉為是言也或曰近多懼遠多譽人所樂而公憂之何也之言也讀易而未知易之所以易何足以知公之之心吳澄書

經遠齋

宋袁蒙齋集武學經遠齋題名記　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經遠名齋經世云乎哉經德也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是謂七德經之為言常也常保是德必學而後可學殖也殖之固德乃常矣漢人有云搢紳之儒守和親介冑之士言征伐今武易之搢紳談兵而介冑且議和矣嗚呼此乃學不明之過也孟子曰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格言大訓超於和戰之外而獨探本原如此自綱常不明人心汲溺利欲中平居視父兄長上為何事驅之行陣曳兵而走此其源委蓋上無禮下無學勢所必至是乃為國隱憂區區和戰又不足云矣齋舊有題名今復新之袁姓氏勒堅珉以貽後匪徒為利祿計而已經德止戈之義朝夕觀省于以助麗澤講習之功抑以副聖朝鞠育之意云

留遠齋

宋劉後村集題陳復祖節推留遠齋詩　留取蔡公詩夫君志可知試看鸞鎩翼豈若豹留皮夜栢無陽艷朝花有夕披長公真樣子何必遠求師

心遠齋

李俊民鶴鳴集郇文炳心遠齋　竊笑灑巾北

岳那能補衲中條自有胷中丘壑不妨隱向市朝　元元遺山詩　茅齋迫官居塵土日蓬勃道人掩關坐掛眼無外物明窻一蒲團濯足晨埋髮一片萬古心清渾兩明月　止性如止水惜身如惜玉婦姑得相安久矣脫羈束兒童挾書至燈火催夜讀自是周太常生平耐幽獨

清遠齋

元陸孚幼壯俚語　李子雲清遠齋友識皆詩之子雲忽求予作故歌以寄之　古人養志必閒居況復先生世業儒瀟洒襟懷何所似一輪秋月瑩冰壺　泠泠東澗泉聲近楚楚西牕竹影多幸得生平古書富門開俗客不相過　無事圍棋消白日有時洗硯寫黃庭呼童淨掃堦前地報道今朝有鶴翎　功名過眼幾彭韓勢利捐生一觸蠻誰似晴窻凭几坐捲簾靜看隔州山　階草無名吐綠芽東風肯入讀書家小桃唯解訣春色開遍隣墻幾樹花　雨壓煙塵過午天簟紋如水枕書眠起來屋角斜陽在更續商彝一縷煙　桂子浮香攪夜寒藤床坐久怯衣單月娥似厭秋空淡高挂天心白玉盤　晴松落雪四簷聲風動書幃爍爍燈特為梅花覓新句詩成硯沼已生冰　素屏素几絕塵侵一曲瑯然綠綺琴彈徹履霜天月午滿庭仙李匝重陰　孤燈風雨對床眠客裏逢君又十年今日湖山攜手處白雲不動水涵天

常齋

宋李澹軒

集題吳微仲常齋　人心非無常自爲外物禁善怒烈火熾寵辱銛鋒森從茲失本然至理而浮沉達人解其會處單詎能侵盤石可轉移明月猶晴陰卓然有所存此道古與今顔淵無終食孟子不動心充君名齋志前修端可尋　達石情忘倦移山志必誦朝朝勤覺運井井策新功

安常齋

白君舉寓齋集題何天衢安常齋　有車即乘車有馬即乘馬車馬苟不來逍遥步中野裘則宜於冬葛則宜於夏貴賤有去來吾從而高下高乎皂纛旗豈是長隨者時運一朝去其物如土苴惟存一束書窮通不相舍

浩齋

宋楊誠齋集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居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賓墜以貽前之羞懸鶉拮如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于吾先君子故人也頗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於九京矣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惛學先奉直今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爲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

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爲有後矣是可不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屋乃爾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也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仕　題周觀且浩齋詩　浩翁曲肱一浩齋焉知廟廊與蒿萊此翁定復死不死舊齋又新有賢子齋前種樹初如椽如今過雲欲造天作人誰無半點氣草動風驚便心醉回山倒海不關身古人與我各何人杉溪老人是翁友拈出問渠渠領否馬子才集　浩齋記　舜視棄天下如棄敝屣伊尹以不義祿之天下而不顧舜伊尹之輕天下如此哉古之人所以成就大事當危疑之機顛覆之變處置甚暇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操刀而斷壺執匕以飯稻者皆是也至於屠龍鱠蛟刺虎之役則束手戰栗而不敢發者其氣懾也于越許淨翁於其所居之東闢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予記予請以一齋之事言之則所謂浩然者可以立見而不惑今子之洒掃是室也異時之洒掃天下有異於此乎今子之整齋圖書拂拭几案卧擧於席掛劍於壁寢佩在上履杖在下與時之輔相天子措置公卿大夫百執之士下至於庶人微至於萬物有異於此乎子有役而呼童子小不如意則必叱而去之奔走顛倒唯子所指異時將百萬之騎大戰于陰山之墟朔野之北微吟而輕呼使熊羆豺虎之猛畢皆赴敵萬死而不顧亦有異於此乎子或志倦體疲神昏欠伸投髀露腹便然酣卧乎一榻之上異日之厭功名辭富貴歸休乎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子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壯哉予嘗患士氣卑弱不足與言予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必無敵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爲刑僅耳喜津津出頰間而手足趯趯然搖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聲有可憐憫悴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予以語同儕而論心尚有此能則可以相視一笑陳耆卿篔牕集　浩齋記　天地之間千變萬化得失成敗是非榮辱如魚鱗如蝟毛相摩相激不知其息卒然遇之則足以使人喜使人悲使人疑愕而驚悸有能壁立不動而高視物表者豈不謂之氣乎氣之所在不三事而貴不九鼎而富不松柏而悅不花卉而榮蓋惟巳大物小而天下莫之能入也然是氣也不可以強襲不可以僞假強襲者桿僞假者敗故莫若求其所以氣夫氣

非能求之爲難乃得其所求之爲難人莫不有是浩然者也而或至於恭然憤然者求之於外而非內也求之於外而非內則必至於客勝主于賊毋終日求爲浩然而不能浩然也夫有義理之氣有血氣之氣義理之氣不怒而威血氣之氣怒而不威怒而不威者氣益縱益小不怒而威者氣益平益大今欲求其所以大毋欲速毋搏虛主敬以爲根立義以爲的美墻焉拳衡焉日周流乎是理之中而罔敢逾越造其久也完粹純熟正大高明如養桐梓日化月長而植者不知則所謂浩然者於是乎在矣然後可以達可以窮可以樂可以憂可以詠可以謗毀盡物之戈戟者千萬而我不二物勝我邪我勝物邪郡博士姚君以浩名齋而徵記於予予徒役酬世未知操存之訣自謀不暇而胡能有益於博士姑誦所聞求發藥云爾以博士之氣而又求其所以氣行於天下其爲浩也孰禦歐陽守道巽齋集　浩齋說　君知所謂浩然之氣又求說於余孟子以來諸老先生之發明予不復爲君道請言兩戰當兩戰時非特直者氣盈曲者氣亦盈也氣之方盈雖使孫吳觀陣蘇張往來其間莫能決其勝負雖然請少待之直者將士可使敢而不可使挫曲者惟無敗敗則士亡其將將亡其上矣誰挫之彼自挫也是則氣非難於盈難於持久判曲者不在旁觀不在衆說

而常在於主帥倏然發露之本心。心之公理不可揜也。嘗試論之。氣有實有虛。實氣浩然之真。虛氣浩然之似。實者至勁健而最和平。正氣之常也。虛者乍麗暴而卒消靡。客氣之暫也。君往者介予謁後村先生德人君子之容。觀辭氣。君既望之即之聽之矣。別去幾年。今不遠千里再往。真有心於親炙者歟。予索居久於夙昔之見。未有進也。幸持予虛實之說以請益。

養浩齋

蒲陽志。養浩齋在學門之右。宋江藻浮溪集長興劉林宗養浩齋記　養浩齋者。何長城子劉子燕居之室也。曷為名之以養浩。先君子之志也。先君子之志奈何。予劉子先君子以直道事三君。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雷霆作于其側。震風淩雨交于其前。未嘗少降色辭。卒以是貶死。不唯不悔。而將終又以養浩然之氣屬其子。故子劉子以名其齋。奚取乎浩然爾。夫浩然者。人所受于天地之氣也。所以使之常浩然者學問也。夫氣存乎方寸之地。而至乎充塞天地之間。可謂盛矣。使物得以貳之。豈復有氣也哉。故以我勝物。則所以為剛大者在我。以物勝我。則所以為剛大者在物。胡不觀諸水乎。水天下之至柔也。而馳騁天下之至堅。非以其萬折必東。而物莫之能禦故耶。此君子貴乎有所養也。子劉子養之以何道。子劉子年二十餘。家茗溪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餘卷。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也。非其人不交也。積之歲月。庶幾其常浩然乎。然則浩然之氣何以見之。夫貧富貴賤死生禍福。是八者。皆足以入吾胷中而為吾浩然之寇。今予劉子年甚富。氣甚銳。方出游乎萬物之間。其亦慎所擇哉。苟明於所擇而先有以待之。異時立乎朝廷之上。正色乎人主之前。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決是非邪正於立談。使人皆曰。劉氏有子。則浩然之氣見矣。噫。此自予劉子所有也。予曷為記之。曰予劉子之先君子。予之畏友也。子劉子以為先君子沒而予嘗聞其一二。書其言於座右。則如見其先君子焉。故屬筆於予。而予亦因以自警也。元楊弘道小亨集養浩齋記　余以正大元年監麟游酒稅。初識曲子安居縣學。為童子師。項背微僂。布褐委然。目赤且濕。蒼髯模糊不見順頷。縣人云。子安生乾州。居此幾三十年矣。生理蕭條。自始迨今。衣食之奉如一。一日謁余而進曰。僕以養浩名所居之室。聞先生嘗從事於斯文。願求文以記之。余不欲違其意。亦不能從其請。但笑而謝焉。退而思曰。孟子聖人之徒也。其論浩然之氣曰難言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夫名者實之華也。故為是名也。必求有以副之。養浩之名。子安副之哉。余平昔喜孟子之書。憐其天爵不肯枉尺直尋。威武不能屈。說大人則藐之。誦之於口。著之於心。事之以為行。述之以為文。而自待其身亦已至矣。以兵凶破產。失其生生之資。乃俯首監差中。亦孟子所謂抱關擊柝者比也。夫仕有尊卑。制祿之稱今也。仕之卑者不為制祿。而斗水束芻繩之以法。舉手蹈足。輒挂罪罟。折腰於里胥。屈膝於縣吏。平昔所養消沮殆盡。於是晝想形影。夜想夢寐。飲想醆盂。食想匕筯。他日復見子安。其形貌堂堂乎美丈夫也。布褐鮮鮮然美衣服也。氣充乎其浩然矣。因笑曰。無乃自視不足。而所見者然耶。許有壬至正集題廣平何文美養浩齋　操舍存亡貴自知。一齋容膝有餘師。神龍淵底潛珍處。文豹山中隱霧時。要使尋常塞天地。休教物慾間豪釐。柏門堂搆非難事。希聖功夫在有為。黃楊詩養浩齋為陶彥弘賦　弘也何光攄。軒題養浩名。本無功利念。能達聖賢情。玉樹春暉暖。冰壺霽月明。慎言毋失餒。萬彙自生成。寓庵詩養浩齋　名配乾坤了不磨。古今惟有一鄒軻。寄言養浩軒中叟。必竟心中似得處（二作自覺）

顧齋

宋張南軒集顧齋銘　廣漢張某名華陽宇文紹節之齋曰顧。且為之銘。人之立身。言行為大。惟言易出。惟行易怠。伊昔君子。聿思其艱。嚴其樞機。立是防閑。於其有言。則顧厥為。毫釐之浮。則為自欺。克謹于出。內而不外。確乎其言。惟實是對。於其操行。則顧厥言。須臾弗踐。則為已愆。履薄臨深。戰兢自持。確乎其行。惟實是依。表裏交正。動靜迭資。若唱而和。若影而隨。伊昔君子。胡不慥慥。勉哉勿渝。是敬是保。魏鶴山大全集顧齋銘　潼川嚴師夔過予江陽。孜孜焉敏學而審問。與之語。氣聽神受。將以研覈理道。釋回矯偏。惟君子之歸。非若世之剽竊語言為譁世詛民計也。嘗從容言曰。昔者吾摘中庸語。名吾齋廬曰顧。夫子其為我銘之。嗚呼。斯為學之大端也。予曷敢辭。銘曰。仲尼之道。博大如天。仰高而鑽堅。似不可企及。然而其言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夫事父事君。與施諸兄弟朋友之間。此庸德庸言耳。而仲尼自名以發於詞。子思不諱以著于篇。人謂德愈盛則詞愈謙。宜知知愈明則言愈艱。言之艱則言必顧行。知之明則行必顧言。謂顧者何。詩之乃眷西顧。書之開厥顧天。反求孰察。周覽還觀。蓋反覆而視後。非果敢而直前。嗚呼。予韶其尚勉旃。此衆人之所易。而仲尼之所難。蔡九峯詩題范伯詩顧齋　時人欲作聖賢歸。反己由來自不欺。談話每虞無十步。持循長恐有虛辭。硜硜固不為茲必。蹻蹻寧求可善斯。喫緊此心常自在。一誠之外靡餘師。

芸齋

朱晦庵大全集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牕。明絜可喜。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

問名於熹熹故爲農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最爲善喻今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者即事而思之則内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爲然故書以遺之云

簡齋

輿地紀勝宋陳參政去非嘗假館郡圃其所居室自謂簡齋其名甚着元牟巘陵陽集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翱及唐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繼徙眉之青神太常公徙雒陽長子忱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猗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資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歿遂窆于歸安縣廣德鄉上強里之岩山南北隔絶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絶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五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康訪使參政之五世孫屋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焉離而復合夫豈偶然然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雲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冢爲榮公之此行蓋

爲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于雲竊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云陳簡齋集題簡齋　我忘三尺餘可以閲晦明北省雖巨麗無此風竹聲不着散花女而況使鬼兄世間多岐路居士繩床平未知阮遥集幾屐了平生領軍一屋鞋千載笑絶纓槐陰自入户知我喜新晴覓句方未了簡齋真虚名

太簡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太簡齋即事二首　太簡老人家似客室中猶恨未空虚筋攣步澁常須酒日入庭昏始廢書　晩來人報雪遮門妾卷蕭條郭似村自酌甕醅能軟飽借人布被得奇温

敬簡齋

邵陽志涌判宜興沈綸詩　謹獨淵源妙莫窺史君行已自能推紛紜獄市賞毋擾俯仰天人了不欺燕寢凝神香裊裊公庭省事物熙熙然君免穿無他術却笑龔黄未必知

事簡齋

建安志崇安縣有事簡齋淳熙間知縣王齋輿於廳事之東建

剛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剛齋銘　地官主司觀君志能扁齋曰剛諸公割析幾盡安陽許有壬發其未盡之義銘之曰惟士尚志志充乎氣曰惟至大剛實與配敍陽爲美陰柔則戾君子小人一反而異世方同軌笑言匠區害則畏縮利則水趨推是爲人流弊何極居而喪德出而誤國聖人有歎未見其人然馬得剛一語萬鈞桂林佐幕已見行事豈曰吾非吾剛未至珍重郗書異辭同義直養無害充塞天地

迂齋

周益公平園續藁迂齋銘　竹亭二齋右實司馬文正公像叢公著述其間即公自銘曰爲政正名我以爲迂温公曰叟孔之徒歟

逸齋

元曹文貞公集題馬筝卿逸齋二首　飛潛動植滿塵寰造化紛更不整閑珍重幽人明此道洗心觀物老堯山　虛名到底不關身識破歸來有幾人落落齋居嘉遯客百年詩酒四時春

審齋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　沈文伯特立獨行之士也好善如飢渴疾惡如仇嚇起人之急如救焚拯溺志剛氣勁不爲世俗屈折嘗教於婺日與諸生講明道藝論説古今亹亹不倦暇日闢齋自適求名於予予以審名之文伯曰願聞其義予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公賢矣或懼其過使凡有爲而加審焉古人不難及過非所病也文伯曰唯乃作審齋銘　昧而思智銳而思利雖單厥心卒莫能至明而思疑敏而思遲匪曰不能是誠不爲審之爲言實明濟敏于克行之是謂平準中而大匠取法焉人其有不允乎

鈍齋

元程鉅夫雪樓集鈍齋銘　銛故恒割父則必訛驥於駑駘其行實多顛況加驅抵石敗波疾走翻飛終嬰禍羅維此君子焉知其他保此鈍

遲以毓天和百歲獨長如援魯戈美哉象賢一唯一阿匪直緒餘其德同科吾有拙璞尔琢尔磋父不瀆咸錐則屢磨銘以訊之今者若何

如齋

元吳澂支言集如齋詩　五金同入大冶鑪洪纖厚薄各異模孰高孰下孰脩短孰爲不足孰有餘浩劫變成尺須臾百年何事分戚愉至人謂性不謂命性惟一本分萬殊君家畫出大極圖誰知大極本來無道有所如還不是如如不動乃真如

自如齋

宋呂居仁集自如齋詩　朝爲事所奪莫爲飢所驅不知六合間何人能自如永新段夫子屋小心有餘教子有家法逃禪猶作書

積齋

元宋本至治集積齋記　予與廣川李君德臣始相識于南時李君年十八九形頎然氣銳而岸貌渥赭以渾讀書問學甚厲不接人間有爲率剛以自遂予畏之又十年見於京師頎然者無加損渥赭以渾者頎少蒼然矣愕問其老則曰吾日鏡吾吾貌固未變於前耳其言觀其行事則頗欲棄異與人爲同其鋭而岸者廼稍趨渾然之域復愕其爾則曰吾行事自若吾氣亦未始變前蓋其貌日與一氣日與居不自覺也然予鄉畏之者轉而愛之矣既且見其於人事大致細故至市井器物若良皆能究之則又愕問之變然曰吾既别子吾父謝事家食吾母又棄養吾不得如前日

讀書走徐揚道路無事歲故頗習人物情態之嵬瑣者耳予益知人家於學不若道路於學方冊於學不若從事於學昔韓子得李平者河中時內人皆未冠未通人事既十四年遇之下邳則皆有妻子自謂無復昔時無度量之心而思舊多可笑者李君固異昔矣不知予視前何以間李君李君不肯攻予短方自謂久廢業聞京師有國學者大夫士之藪也又慕朝廷設科取士官使之故來游焉將復修其已廢者而竊有意俊造之選取傳說道積于厥躬語揭齋曰積以自勵卒記以起吾意予謂說論學遜敏孫修孫懷始至積非謂可忽然一旦即積之也予欲李君之德若其貌孫渾以蒼學若其氣孫銳岸而渾然又欲李君之德之學之蒼以渾然者若貌與氣不自覺若予旁觀者覺也若是則道真可積諸躬矣其方則予又欲李君酬事酢物壹是以此世為徐揚道路繼自今至老為別予十年則人不畏以愛若予者詎有既其積又詎止區區已廢方冊之程其獲將百科第苟德與學不貌與氣若而形之若雖久不加損或又有少退却則于不知矣敢以是記齋答李君自勵若腐書曲折則具儒先之說與曉曉于誦學摹于綴辭僥焉篡鈔強聒以講說者李君亦自能皆無藉予尚口而道之積殆亦不專在是也

畏齋

宋陳耆卿篔窻集畏齋記

畏齋者錢沆少初讀書之室也少初讀書自論語始得三畏之說欲終身焉且以名其齋名齋匪難也求無媿此名難哉夫畏入德之户也人無所畏則何事不可為三畏畏之大者也其中又有大者焉大莫於天命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天以是理賦人人以得是理而為人一息不存則障其天闕其性名雖為人而實無以遠於禽獸故君子畏之且天理不在遠四端五常之道其大者也縷而計之則一語默必有天一動作必有天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得肆矣不知其為天則人慾無時而不肆矣故人知有轟然之雷霆而不知其有隱然者焉隱然者理而轟然者特形聲爾夫小人之無忌憚者雖雷霆未必畏也知畏者雖無雷霆亦畏也大學之道貴於謹獨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然則少初之畏不必衣冠儼王坐此齋然後見一出焉一入焉藏脩而游息焉澄其心君靜其志帥遏欲如避仇去邪如去囚是心常若天之臨乎其前而折旋乎其側則一髮以上動有軌度積之而久則清明在躬左右逢原洋與優游無入而不自得蓋天理本非強人之物所謂畏者亦非終於焦勞怫縮而已也少初公台子脫略富貴而欲從事於斯可謂有志也已能充其志則聖賢可以馴致不然則未免為鄉人少初勉之永乎志焉遂初畏齋銘　不耻不仁不畏不義苟有是心何所不至是故小人弗畏人畏彼君子兮小人之異始也知畏終也無畏故能俯仰天地而心不愧

格齋

宋李壁詩

一物具一理皆有極則處索焉而不精於德何所據揚誠齋詩讀書輪何知問羊馬何與二理仍兩心終無研究處周益公詩世事環無端聖功井有訖欲知至不至容驗物交物魏了翁詩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一日復一日會有豁時處

元齋

宋劉漫塘先生集元齋說贈陳孟明

陳孟明闢齋以居而徵名于漫塘叟劉某叟命曰元齋而語之曰子聞之乎元者善之長氣之始冠乎四德而運行乎四時者也嘗試與子驗之一日之氣朝而升晝而盈莫而收夕而息息矣而復升焉四時之氣春而生夏而長秋而斂冬而藏藏矣而復生焉孰主張是豈非元氣猶存則雖其息也藏也固無害於日之朝歲之春耶予之先擢儒科者數世雖身不大顯而以文名者不可勝數蓋方是時奕而弁者皆士林之秀務而弁者皆簡編筆墨也故其效如此年來似少異矣孟明不飲酒不博塞以游而甚好學又謹於事親陳氏之元氣其在斯歟故為大書以名其齋而復為說其義使仰而觀俯而思益求其所未至且告族之同志相與勉旃云姚成一雪坡集書元齋跋後　漫塘主齋二先生某生晚不及識陳君實以元齋說與跋示某得觀遺翰尤拜敬嘆前哲已往一字一墨皆可歷代寶也雖然盍求其義夫元萬善之所從始也故曰善之長元包四德如仁之包四端元即仁也故曰君子体仁而足以長人體元之仁天地間何莫非吾生意又奚止復一家之元氣如先世之取科第而已哉願因先生以元名齋之義而求仁焉庶無負二先生之說之跋之意元王惲秋澗集元齋為仲希賦　平生樸度王無瑕天馬精神出渥洼北海樽罍無暇日德公賓主到通家山高仰止人皆慕齋用元名意匪誇教子以經平日事不應遺實取其華李太初詩為濮陽主簿賦　一氣中含萬善根夫何為善即吾仁不煩力剖藩籬破已覺軒中浩浩春

忠齋

宋林希逸詩題吳司户忠齋

事業心期在漢廷師生莫許共齋名當年取履封留者入夢祇因仕數城

盤齋

宋趙君鼎集盤齋詩

退之送李愿歸歟兩山間而今乃有此坐能悅吾頹宜春志嚴嘉賓詩　孔明天下士當年卧南陽一室儻已定未害志四方盤齋誠有餘輾轉意味長攢書以為娛殖蘭以為芳四友置左右聖賢味中央要為陋巷回抑作干祿張何當青吾車相從以徜徉劉漫塘集題盤齋詩　不到盤齋十一年舊時梧栁已參天應乘天上浮雲去忽看渠間決月篇

蟠

齋

（宋劉雲龍先生集蟠齋記）安成劉君公濟於其暇日合里之親且舊相與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蟠齋者也請因以誌予且齋之前壞瘠不沃而隆窪高埤之所附水潴不流而濁撓弗蠲之所鍾外漫客土古道傍出其下怒蛙盤蝸迭相鳴噪而不材之栱木毀折之叢篁與夫幽芳野蔓藤蘿鬖髿相為紛披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蟠之地也吾之屋視楄與櫨幾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幾頹且靡而似無所投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窬隙壁僅能蔽風雨脫囂埃而其間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琴弄棊足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蟠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千百言落筆立就中間斟隆而影索迹修而步艱志有餘而力不掎連試禮部輒斥弗遇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此吾之所以蟠也然世之人方且躋穹臺臨廣囿睇清漪之渺瀰擷茂植之芳香以侈其游觀而吾則易之以卑汙狹陋之地飛甍重霤綺疏青瑣百金之壯麗以至髹璺刻鏤藻繪彪炳蟲如幻化者不知其幾區而吾則易之以容足之所彼得志之士策肥如鮮綏佩而青朱了無不可意者吾則易之以平居無事之隙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無俟乎世則謂之蟠也固宜予

於是復之曰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遯不在東閭在南阡瓜疇芋區頣步可見到宅居廛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豚以卒徂歲旦暮杖策恣兒童相邀戲此事不得志而去與欲進而無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齒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與夫追念三徑之就荒退思倦鳥之知還者異矣奈何終役役有此土以處也耶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休於塞而通必至者使物而無蟠則孰且為已哉今茲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為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何患不勉爾吾將見其運符志偶雷奮蟄而燭破幽須遠且大正在異日則是齋之設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無能終留也故為之卒其說使君之所寓名於蟠者如此

易齋

（上饒志易齋者故知柳州青社宋授傳道）之所居與其所自號也幼從其舅徽猷閣待制廣川董斧令升讀書未嘗出門令壘城知永康權發遣柳州俱有可紀易齋之銘尹諫議所作謂易生於難難生於易其銘則曰惟易之為匪難之慮習行夷途九折先度凡易必難百無一可安處骨肉如讎在左既善其易將知其難當暑備裘終身不寒

居易齋

（宋李方叔濟南集會居易齋分韻　君子何樂胥清夜以文會篇章各紛挐錦組貫珠貝高譚生清風石齒漱湍瀨安得樸蘭肉充庖餘炙膾）（元吳哲詩題盛本初居易齋卷）自分驅馳嬾耶知踐履深風雲難強會箕潁亦何心胥胥齋門悵悠悠梁父吟周行信如砥吾道孰銷沉

重齋

（宋黃勉齋集家恭伯重齋記）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餘記餘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為本而推之云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為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游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舍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攄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道為事而又必以重為先可謂得為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令為嘉定府學教授

清齋

（國朝宋濂集）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子各出新意侈張而斧藻之意亦至矣全室翁同雲巢丈人以

義中證脩近道必欲得予言予學日墜何足以與此然而清齋者香嚴妙悟之所義中既鑿其名則法其道亦宜也不然何取於清哉無相居士為說偈曰　中竺有虛室八窻皆洞然觸目無礙者有境皆攝入煙霞草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何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室宴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木非火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遇香木香氣從何起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和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況木火聚烟氣未嘗升鼻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時墻壁瓦礫等瓦礫與墻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外物故又況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求是香者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界得證香嚴號二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咸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徧行即圓融悟理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逆皆方便主伴實相濟後先了不別敷演真實義普度有情衆聞者當悟省勝師取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居外而

不內如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欄然大月輪躍出瀛海中光明悉照燭清澈無纖翳持爲作證明表此清靜法

素齋

宋李忠定公集素齋箴 不白不彩不質不文繪事爲後素居其先皓皓易汙營營易黷術斯以往其慎所汲閑邪復禮友士之仁以文會之反相吾真抱此以居處子之秀出則事君惟道之就鄙華勝實惡紫奪朱惟正惟中以養以舒勿貪夫位勿慕夫祿有義有命死生禍福昔者夫子從事於斯體道拯溺湼而不緇殊塗同歸何思何慮養心浩然獨守其素 臨江蕭君建功作素齋而求言於余庶幾有志於道者作此箴以示之建炎戊申十月晦日書于崇陽僧舍

積素齋

元張志道詩積素齋爲成誼叔參政作 高人治齋廬丹艧斥不御流雲護儲胥積雪在牖戶光凝水壺秋色奪璧月曙恍然覩古初元氣涵太素有美齋中人皎潔若振鷺白賁守聖謨玄文匪于慕融此一色純豈但崇朝故趣淡謝衆華境虛發深悟黃扉豈素意夙志安所遇永堅貞白心式爲我皇度 貢泰父詩賦成誼叔積素齋 飛雪委階下顥米滿中堂明月更被之窗戶流輝光夜深時起望星斗低以昂庭樹度疏影林花散微香忽若白玉堂衆羽分頡頏涼飆颯然至坐覺激肝腸棲回復褰回衣露白如霜 永豐縣志縣廳百楹有積素齋在縣廳之東

堅白齋

元胡居敬樗隱集堅白齋記 余幼讀徐偃王碑知徐氏爲三衢名族代有聞人往歲承乏詞林與衢士徐志尹同署文學醞籍蔚爲儒林之彥今游番禺復識郡守徐公炳文侃侃乎松栢之姿皎皎乎冰霜之操信徐氏之多賢也公嘗名其讀書之所曰堅白齋搢紳咸頌詠其美僕不敏謹稽其章旨爲公續陳之佛肸之召夫子也知趙氏不足與有爲欲得聖人行道以濟時也聖人或行或止其動以天子路未知耳譬物之堅白焉磨之而不磷也湼之而不緇也佛肸能涴我哉學者則異乎是矣金至剛也或化爲繞指之柔衣本素也或爲風塵所緇理固然耳在聖人則不然其堅也猶山岳峻峙震雷不能破之其白也猶白雪之白凝塵不能污之蓋聖人之德純乎乾剛濯以江漢暴以秋陽皜皜乎其潔也誰得而磷緇之吁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去之數千載遺書尚存觀其書述其事聖人德容可思可法無徒慕其名也吾觀公秉心堅正而不爲物撓操行潔白而不爲欲遷蓋知學聖賢者宜以堅白名齋也古昔座右有銘咸以自警公藏修於斯游息于斯循名思義進德孰有涯始書是語與同志者講焉

白賁齋

國朝錢宰臨安集白賁齋記 夫天下之至文無飾也天道無爲而日月星辰麗焉地道無爲而山川草木麗焉聖道無爲而禮樂典章麗焉使天地聖人有所造爲而然夫豈天下之至文哉上古之世天樸未散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化而至文已寓於其間矣及夫淳風澆厖俗漓褫之以青黃加之以丹艧而正色亂矣清之以金石亂之以絲簧而大音隳矣和之以甘辛調之以鹽醯而五味失矣飾之以雕文刻鏤紱之以黼繡纂組而大樸散矣任之以才智技能運之以精神巧力役之以思慮營爲擬之好惡莊矜誕謾選懊僞詭悲愁逸樂而天下之文始侈靡潰爛汗漫不可止約而忘其性命之真矣是故聖人出而化天下將以復其淳焉大禮必簡大樂必易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簋之告燔炙也貴飲食之本也樂之尚葦籥也貴其質也輅之尚越席也尊其稱也莞簟之尚稾秸也冪之尚疏布也器之尚陶匏也莫不樸素純懿渾然天成不假琢飾不藉塗塈不事修爲飾之禮樂典章誠敬是將可以假于天地可以交于神明可以感于人民事物非天下之至文孰能與於此哉臨海有洪原羽者篤學而尚質疾世之文勝而侈靡也扁其齋居曰白賁殆將馴致夫文柔成賁之象而不使過於文焉故余道古昔聖人至文之寓于樸素者告之雖然

至文無飾惟聖者能之聖人法天地之至文君子固未易至也傳曰衣錦尚褧惡其文之著也君子將不得以聖人爲法哉

內白齋

元王沂伊濱集內白齋 動息袪百慮紛華謝群妍靜專外治定敬直內乃專悠悠天光發皎皎冰鑑懸反照但一室流輝昭八埏斂舒豈徒爾恒久貴自然如何蚩蚩者敢昧蒼蒼天紛持白黑辨而契內外篇蹊蹊惑所入焉能探其玄永懷保貞素矯頌乃陳言

玄同齋

元韓性五雲漫稾題鄧牧心玄同齋記 牧心寓山陰時嘗示余游記若他著述數十篇其議論有取於釋老者爲多及讀此卷舉三氏之同異而貫言之辯矣然三氏同異未可以一語盡至所謂利欲冠人易乘所忽則可謂名言此卷松雪翁所書尤人之所愛重也

道玄齋

元胡居敬樗隱集道玄齋記 清江楊氏世爲良醫師士大夫咸宗尚之至于道玄不知其幾世矣道玄擅醫名于時尤好儒術闢丈室聚軒孔之書咸列左右暇則端坐諷玩研極旨要蓋深有志於茲道也搢紳之士號之曰道玄齋屬予繹其義夫道充滿乎天地散見乎事物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江之流峙皆道也大而三綱五常小而方技之屬亦道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與天地參而爲三亦充夫是道之大

者而已道而至于玄斯爲極矣但玄之一字凡儒書所言若天之玄舜之玄德其義或殊也老子曰玄之又玄則玄者至美至善而無以加之謂也老氏之所謂玄其易書之所謂神乎老氏之學大槩以清淨爲宗以養性要其說與軒轅相近似漢初治其言以黃帝老子並稱良有以也道玄觀乎黃帝老子孔氏之書區別其源流究極乎同異擬其同乎道者以治吾心以修吾身則斯道之玄無以易矣窮而獨善守此道也達而兼善推此爲良相良醫可乎濟物無二道也道玄之學能究斯道之玄矣醫之道通乎神聖工巧獨非玄乎搢紳之咸尊道玄曰玄齋先生真知言也道玄之大父志可翁年九十餘視聽不衰學行益著則斯道之玄蓋世守之矣吾聞楊氏系出岷峨蓋子雲之裔子雲作大玄千數百言以儗周易其書具在質諸家學尚有足徵否乎幸以語我

遠碧齋

宋李昭玘詩宿慈氏遠碧齋有感（齋楊無咎書）高僧邀我暫淹留細話朱輔此屢遊不見清談飛麈尾空流悲淚拂銀鉤淮山勝地千年在人物才華一夢休欲作招魂弔餘恨晚煙疎雨不勝愁

泛碧齋

宋陳默堂集和李舍人留題泛碧齋 山腳回環拂遠潯碧琉璃上玉爲岑共憐采鷁風前試正值滄波雨後深應爲尊罍輕去國遂令胡越盡同心 川此去爲舟楫也念江湖有陸沉 陪知縣夜飲泛碧齋用前韻 星雨初收水拍溪光南北影千岑移舟爲愛玻瓈闊放盞那知琥珀深緩帶小風來水面倚欄涼月轉天心酒酣更駐凌波戟直待銀河夜色沉李忠定公集泛碧齋詩 畫齋初泛碧谿潯十里津平疊翠岑拍岸煙波梅雨細連天芳草領雲深愧煩斷取西湖景慰傾思北闕心好是清宵山吐月水光天影共沉沉 六月十八日同陳興宗鄧成彥鄧志宏早會疑翠閣晚遊泛碧齋 高閣疑虛翠虛齋泛碧川七峯連秀色萬戶鎖晴煙風物悲遊子登臨集衆賢伊蒲修淨供香霧繞芳筵嗜酒陶元亮狂吟白樂天嫩菱披紫角新荔擘紅圓文字真清飲溪山結勝緣畫橋橫螮蝀觚嶺卧蜿蜒落日生象鶩移舟信泝沿星河光耿耿風露氣涓涓山吐三更月人遊半夜船亂螢行熠燿宿鷺立聯拳盡興志歸櫂衘盃約倒蓮柔槎疑犯漢御氣欲登仙但有詩千首何妨講九年深慙二三子陪我亦蕭然 同羅疇老鄧李明然凝翠閣泛碧齋 法界惟心在處安勝遊須信得時難雲峯遠並山峯碧天影深搖溪影寒去國不知流落恨覯仁且盡笑談歡夜涼風露生舟楫皓月遥升白玉盤

玄潤齋

龍虎志在龍虎山宋濂記 信之龍虎山爲漢天師

裔孫傳道之所四方之士從其學者無虛時元重紀至元己卯山之耆德朱君一真以謂學者之來爲求道也不惇以文則道何繇成惇文必有師不有田以養之則師弟子之羞服百需之具奚所取給而賴以不壞乃捐腴田若干爲學田莊俾其曾孫李弘範主之越十三年朱君卒兵亂事廢至正甲辰朱君之門人史君繇直懼不克繼師志復益以己田百四十畝命弘範興學事弘範亦自感奮斥田五十畝即山中易隙地闢齋舍爲講誦之區以一百五十畝增爲學田授齋之長者世守之名其齋曰玄潤於是弘範曰斯可以成二師之志矣然吾居鄱陽兄弟皆夭死無嗣不圖祖禰將無所食吾責可辭復從從弟之子義實爲嗣作室數楹於枇杷山之陽扁曰筆峯室以奉其先室之旁構齋題曰玄潤以教其子孫亦以田百五十畝俾弘範復曰斯可以延吾親之祀矣師之德不可廢也入田七十五畝於上清宮之祠附祀其師史君而以其禰配之弘範又曰吾志稍行矣然不託之文烏足以知吾朱史二師嘉惠學者之仁後人繼續之力哉廼屬其友鄧君仲修來請記其玄潤齋欲著二師之績也道家祖老子老子之學該博閎闊而尤深於禮當世大儒多曾北面問之矣其學之傳非必守一術以建世習禮之本必不棄人倫以忘親後世或失之去老子之道遠矣朱史二君獨能以博文誨學者固爲善於學道弘範既著二師之事又圖其親與師之祀不亦違禮之本矣乎非知道者不能也夫學於斯齋者學道而已予嘉弘範之所爲近道而得先後之序也并書以爲學者法焉

虛白齋

應天府志在應天府治城山道士陳玉琳建危素記 夫膠嬌萬變而志不爲之亂明白四達而智不爲之鑿此古之學道者所以大過人也漆園氏謂之攖寧其以是歟陳君玉琳學老子法於宣城之玄妙觀既而主金陵之玄妙觀昔我文宗出居江南數登治城山觀在其處眷遇甚厚及即皇帝位改玄妙爲大元興永壽觀世宮錫君虛白之號乃題其齋曰虛白昭君賜也侍御史豫南張公書其額又爲著銘而搢紳之士多爲之記君又屬筆於臨川危素素惟昔文宗舊勞於外周知民事公卿大夫士有文武才德知能者悉取而用焉至於方外之臣雖長往於山林無事乎祿爵而亦不欲遺乎其賢仁哉帝王之用心也君能遭值休明錫厥嘉號所以知君爲深矣夫虛室生白惟至靜者能之君爲人慷慨好義處當東南都會之地又其宮有大興作應接繁夥規畫纖悉自它人觀之鮮不厭倦者而君處之恬然若無所事苟非深有得於其學能如是乎世之人焚其和柵其衷者求一息之安寧一閑之明且

不可得。蓋亦可悲也哉。然則君之於道信有所受，亦豈秦漢之方士能與知耶。是以名齋之義，雖屢辭不敢爲之記，而亦卒不能終辭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七皆

齋（齋名十二）

坡谷齋

（宋周益公平園集坡谷齋銘　餔歠斯文網羅衆作熙造先民亦詔後覺設其像萃其文爲之贊歲庚申）

濂伊齋

（周益公平園集濂伊齋銘　道若大路達于誠明必欲深造莫如力行）

企濂齋

（宋度正性善堂藁青石劉）申孫企濂齋銘　恭惟洙泗。篤生聖人。天寔命之。以作六經。六經之道。揭若日月。孟子既沒。其學遂絶。千有餘載。非無大賢。自以爲是。而非其傳。維茲舂陵。濂溪之濱。是生大儒。以興斯文。其興維何。窮理盡性。明之此心。以合前聖。前聖之心。至是靡蔽。百年之間。愈久彌光。後生弗利。肆其詆欺。披其之子。即背而馳。捨此則利。蹈之斯危。舉世紛紛。莫知所擇。惟我同志。恨不同時。誦其遺書。企而望之。望之在前。如聞其音。虛己以聽。庶得於心。詩云伐柯。其則不遠。苟欲至之。其可不勉。

頩齋

（宋趙元鎮詩頩齋在倅廳面對逍遙樓牌額三字頩曾公所書）想像英姿不可還。空餘翰墨照人寰。亦知凜凜有生氣。千載長留頩揖間。

晞顔齋

（清漳集宋蔡滌晞顔齋銘）斷斷洙泗之間，從遊至於三千。回終日而如愚，夫子乃獨稱其賢。謂克己以爲仁，顧他人鮮儷焉。有若無，實若虛，過不貳而怒不遷。始而告卓也，嘆乎堅高後前；終而庶幾也，同乎步趨馳言。惜未達夫一間，而天遽奪之年。惟徽言與懿行，粲日星乎簡編。晞顔之人亦顔徒，視斯銘其勉旃。

曾齋

（宋沈繼祖拖林）集題歸州黃教授曾齋　曾齋居士自忘機，文席數塵日下帷。甬也猶爲老齊客，矣乎獨得道精微。奏篇已草三千牘，大廈當求四十圍。行矣道山都日月，未容巴蜀久相依。　許綸涉齋集黃叔萬知縣以曾名齋求詩將赴公安併以爲餞　堂堂張也貴難爲，一唯工夫曾得之。得兔故應忘百慮，亡羊正爾失多歧。千林搖落青還在，孤月當空影自隨。昔日校官今作縣，曾齋行處即吾師。

學曾齋

（元連百正集學曾齋）記　錢唐丁君孫父，文章士也，鄉之人咸譽之。初，余游杭，類君居前，廡與之識，且嘗與之爭功名於場屋間。後十載，余文歛攉芹藻，與吾君於是閉門讀書，不復以榮進亂心，名諸書之齋曰學曾，課其子命之朝夕學焉。一日造其齋，見之且大咲曰：異哉，奚而名也。父字以孫，子教之曾，何易於已

而示予以怯與。是必有故也。且曾有等級。有真有似。曾參之曾。曾之似者也。周勃之曾。曾之真者也。夫以椎曾少文之夫。一旦處大變。故不動聲色而能安傾危之社稷。若曾子者。又非絳侯比也。聖門高弟顏曾爲首。顏有得乎愚之知。安知曾不得曾之似。然則真可也。似亦可也。今將教之學真乎。學似乎。強父曰。知愚一武子也。吾夫子獨以其愚不可及。以善於處愚之時者亦。某之子稍聰悟。易通於學。方今薄習靡靡。易以移人。可不慮哉。詩云。它人有心。予忖度之。予之心。予其得之矣。烏乎。強父往矣。有子曰君瑞。讀父書。世其業。心術氣質。不爲習尚所變化。謙於己。恭以待。今言語動作容止進退。無一不於曾之學得之。君瑞年方壯。籍籍有詩名。夫詩亦道也。由是慭於詩。篤於學。庶幾可以進於道。進於道。是亦曾子已矣。是亦曾子已矣。

愧陶齋

（小陽縣志）紹熙元年。知縣事章深記畧云。昔淵明令彭澤居八旬。小不如意。幡然賦歸。今予宰窮邊。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迺方葺茅蓋頭以苟歲月。閱淵明之風。寧不愧乎。因榜其室曰愧陶。今廢。

效陶齋

（宋郭祥正青集和陳椽效陶齋詩）君欲効陶潛。超然異今趣。開齋即吾廬。欣欣同所慕。潛魚不群遊。栖鳥不返顧。無意亦無我。何思復何慮。遂超羲皇上。日夕自休裕。百年能幾何。不知歲云暮。終當隨白雲。悠悠此山去。

景蘇齋

（金王遺老集寄題南京高特夫景蘇齋）堂堂大茅君。英氣壓千古。歐梅章前輩。餘子安足數。緬惟熙寧間。當國王介甫。要功作新法。欺世惑人主。微公挽橫潰。溺者十六五。孤忠初生此。投竄畀豺虎。方玉堂紫微。磨納視瞽組。及來崖赤壁。歌棟等華宇。窮達以吾命。肯與噲等伍。才名塞天壤。忠義傾肺腑。生前幾枸絲。身後一丘土。迺翁韓王後。談笑登翰府。能書得坡髓。能文踵坡武。典刑今亡矣。歲月一仰俯。諸郎皆豪傑。仲也承父蠱。榜齋曰景蘇。是亦報法乳。丹青儼遺像。菽水羅簋簠。短簷高屋帽。想見不媚嫵。況慕其爲人之乎無迺曾。蚤聞客汴上。屋不庇風雨。誰能哀王孫。伏臘供酒脯。我生有詩癖。才短浪自苦。何時登龍門。拭目快瞻覩。願此一瓣香。覲拈爲初祖。

景程齋

（輿地紀勝在梅州治。元王惲秋澗集題郭縣簿雷損之景程齋詩卷）道統幾微孰繼傳。景程還得此君賢。須知二帝三王事。要似仁民愛物先。　理窟名言繞典墳。發源伊洛見經綸。千年鄒杜遺風在。更着雷鄉繼後塵。

武齋

（邵陽志）宋王暨州學重修武齋記　慶曆三年。京師始建武學。列聖相承。規制大備。高宗皇帝六飛南巡。紹興十有三年。復設學行在所。二十六年。迺爲博士弟子員。負孝宗光宗教養益至。人才輩出。濟濟可觀。今皇帝嗣位之五年。詔諸路提舉學事司下所隸郡。增闢齋館。兼養武舉之士。作人之美。邵爲郡被遣。左文右武。其奉行宜久。曾不十稔。滋怠弗虔。東平鞏公保藩。政成。乃以羨鏹俾邑令三山姜必大復舊增新。費用慶元詔書從事。姜君叅擢是科。敏於承命。閱三月而訖功。惟公學問文章。爲世所宗。禮士愛民。知所先後。儒術既明。武經用修。咨爾承學。居於斯。食於斯。勿毁於隨。勿荒於嬉。業光而聲振。將見有名卿才大夫由此其選。則我鞏公之德。不可忘也。是用直書以告後人。嘉定元年八月。是迪功郎邵州軍事推官王暨書。

·都梁志宋方賓詩　濱江清澈古山明。毓秀天然產儁英。欲得崢嶸多傑出。要須磨礪在師成。訓蒙鼎址分三杜。閱武連楹闢二黌。治世人材方並用。好彈事業致功名。　折桂相期步月宮。聯名鴈塔振儒風。燈窻不厭多勤苦。齋宇何辭爲峻隆。豹隱三冬文史足。鵬飛萬里路程通。他年刮目皆相待。非復前時呂阿蒙。

順貞齋

（元王沂伊濱集題順貞齋詩）曾聞天上養賢鼎。只與山家畫萊同。誰向東堂乞舊爻。劉郎元未是英雄。（魏初青崖集馬謙甫順貞齋詩）不必區區名利場。恰將真僞試論量。捫心有愧秋風屋。便與山雷是兩鄉。

耕穫齋

（宋洪适盤州集）耕穫齋記　毗陵王德強宅於貫山有年矣。一日掃其室。擁書數千卷自娛其中。命之曰耕穫齋。作書抵予爲之記。予曰有千金綺襦之子。未勝衣而擊鐘鼎食。旦歌夕飲。目眺手錦。績耳習乎絲竹。捋蒲綦博一擲百萬。菽麥且未之辨。況知稼穡艱難也哉。則學耕文穫之旨。又何足以語之。子以儒名家而結廬饒曠之野。犬耘水耨。鉏耰錢鎛之勞。固飫見諦聞之矣。子尚奚言。雖然百畝之田十夫荒之。及滌場賓庚則或相倍蓰。非腴确不同。雨暘之私也。繇其人之力不力爾。六經百氏之書。五帝三王十有五代之史。人得而誦之。至於發爲辭藻。則渾雅遒麗骫獻蘇近。不翅天冠地履者。亦學問之有淺深而已。今子知所以名其居。則知所以潛其心。知潛其心。則必有以美其身。異時紆紳鳴佩。而軒眉金門玉陛之上。人且曰此王氏子德強也。德強勉乎哉。

耘業齋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耘業齋銘）臨川鄒某世以儒學名家。而次魏好書。尤篤日孳孳焉。專求其所好文章清麗。有典則。如其爲人。嘗治一齋。叢書其間。名之曰耘業。取韓公詩所謂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之意。而以書抵故人孫某徵銘。銘曰。我行其野。原田膴膴。蓬艾生之。化爲草莽。牛山之美。在物皆然。若是濯濯。夫豈其天。孰亂吾苗。非其種者。戕梨報

子。固其所也。我有尺宅。聖王之田。種德藝善。豈曰無年。大哉心乎。不能以寸。神而明之。與天地準。異端曲學。非聖之書。逃楊逃墨。卒歸於儒。菑之闢之。斂華擴實。采采新田。有畹其特。我倉既盈。三百維囷。紅腐相因。以發陳陳。

敬業齋

（宋黃庭堅集敬業齋銘）慢游者曰。失一日。敬業者不遠而歸。

自覺齋

（蘇州志）自覺齋者。徐蕆子禮所居。曾幾陸游皆賦詩。（宋曾文清公集題徐子禮自覺齋。時子禮爲江陰抱麾之行。）徐子長吟復短吟。奇書窻下日幽尋。誰知密密深深地。參得明明了了心。千里澄江空更闊。中秋素月古猶今。使君胸次端如許。頗以餘光覺所臨。（陸放翁詩題徐子禮宗丞自覺齋）末俗紛紛只自謾。惟公肯向靜中觀。問看此事從何得。正自它人著力難。參熟松風生石鼎。香殘雲縷遶蒲團。江湖多少癡禪衲。蹋破青鞵覓話端。

清放齋

（宋周昂詩清放齋）平生眼白嫌物俗。此身誰要冠帶束。茶甌飯飽一飲足。卧聽松風仰看屋。

如是齋

（宋陳長方唯室集如是齋記）宣和之末。國勢如大木杌然。外雖枝葉婆娑。而旁穿心究。螻蟻蚓蝈之所經營。實空如也。一日外寇竊發。雷掣星飛。在廷大臣。口噤目張。無復措手。其郡黃子端晃。外撫敵情。內論國勢。扣閽自列。曲折殫布。意將解筋破骨。剝腹湔腸。而起膏肓之病也。余於其時。知黃子爲千人之英而未之見。未數黃子歸自京師。即結廬於大湖之濱。蓋心交神契者三年。始克見於西室。布裘幃帶。袖手怙默。似不能言者。余私自疑黃子何前日能吐精光露芒角。瞻落權倖。驚動主聽之如是。何今日落其華芬。杳芬晴深之如是也。建炎庚戌春二月。奉親避金人之亂於湖濱。造黃子之居。躋門。見其勝所居室爲如是齋。余於是前日之疑渙然而解。失聲浩歎曰。黃子豈特千夫之英而已。蓋知道之士也。始之激昂而前不爲勇。進今之浩然而歸不爲負退。道固如是也。惟道不明於世。世之英材異稟。咸以功名爲己事。一發不中。則志憊神喪。佯狂垢面。行吟澤畔。自燔空山。知道君子觀之。可爲捧腹掀髯而一笑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何加於我哉。蓋民命之否泰而斯道之行尼也。黃子蓋進於是矣。乃與之定交。後數月以齋記見屬。於余因書其初嚮慕之意。中而致疑之由。以進之。又爲之言曰。道不可名。名曰如是。蓋雕刻太空。圖繢日月矣。又從而言。復何加焉。願子坐於此齋。深探而久蹈之。雲蒸雨決。彌久而彌勤。以追三代君子之遺躅。雖爲攖事功。亦若浮雲之過目。彼蠅頭蝸足者豈足爲子道哉。適來則應之。適去則任之。所謂如是。主人常自若也。

言是齋

（宜春志齋在縣廳之東南。）

今是齋

（宋曾勛松隱集今是齋）偉矣高情著。齋名世亦稱。但能塵事遠。便覺昔年非。琴靜凝香碧。神清衆妙歸。諸緣只心法。鷗鳥亦忘機。

果育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杭州西湖李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爲江河。蒸而爲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者。水之爲物也。方其出於懸崖亙石之下。則乘航之力。斡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勢。藏乎一勺之多。雖魚蝦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又況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能與於此也。沈溢韜晦。所以養其源而已。蓋其源大則其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驟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蓋以蒙果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內而行成於外。卷而懷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時也。發爲事業以致君澤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我而觀時變以應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渾渾。可東可西。可曲可直。而卒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李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如壁。屹當書館。寒泉一脈。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門。酌泉味。其所以命之之意。進而目室爲果育齋。康義居者仰以視其勝。俯以鑒其淵而朝夕之間。以是存其心而養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覺非齋

（元牟巘陵陽集覺非齋說）廬陵鄧君覺非。過予茗雪上。從容言曰。吾鄉昔有平亭其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爲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翁實篆其楣。揭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猶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廬陵。郡之士日相從講學。問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往而有。甲子且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歎。且嘉覺非去其鄉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族。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輦其家。故門陛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爲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音義佩觽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考。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字其齋。趙侯子昂甫爲作籀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助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一念之覺實爲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爲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機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知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迷復也。醫書云。痿痺不仁。正

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泚痼之拯耳故先儒以譬言仁最爲切近譬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竊之彼既以惟爲灼不知所譬者何吾且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嘗取有覺德行之詩及語顔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仁歸焉覺非之效也惟顔子足以當之覺非窮貧而仕未能爲淵明之高予竊謂以其知發實踐下克己工夫晞顔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懼墮於耄惛而不自覺何能爲覺非言盍歸而求之覺非之齋元虞集學古録　今日非昨日始覺昨日非龍光揮利足萬六絶餘機德業收新功身心發妙輝空言成自誑何日聖賢歸

清非齋

宋黄庭堅集洪龜父清非齋銘　是是非非智者知別它格其非而不吝惟自屈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是心術也方寸之間與萬物爲市掃除不消賊用則曉日清其非虚室晰晰

知非齋

宋汪藻浮溪集知非齋詩　真是果安在況今非故吾箇中唯醉好莫忘黄公壚

壁陰齋

（宋黄庭堅集洪駒父）壁陰齋銘（并引）甥洪駒父仕爲黄之酒正勤其官不素食矣又能愛其餘日以私於學名其所居曰壁陰齋余内喜之曰在官而可以行其私也

惟學而已矣爲之作銘惟道集虚觀我鏡中年耆典學考道則窮潛聖語道朝聞夕死謂高不知千世一士觴豆舞歌不愛其光孰能助書自憂面牆挾書呻吟白駒過隙我以道僧何直尺璧古者寸陰不易千乘之國得道之根則有枝葉務華絶根安事燁燁渭日者揠苗罪歲者不芸予勿亟勿遲能時者謂之君子

尚論齋

（宋呂東萊集故湖南轉運判官周堂仲固所居也東萊呂舍人爲賦詩）周侯不出何所爲閉門讀書心自知簞瓢陋巷君不厭讀書萬卷能忘飢上參羲皇下秦漢釆取英華幾脱脱是非榮辱姑置之忽若乘舡到彼岸古人之學有傳授君生寂寞千載後問君何以識古人袖手無言坐清晝以此讀書爲尚友是事渺茫人信否人信不信君不問松栢固難生培塿朝來落葉滿荒城青山照人溪水横往來車馬作塵土想君深夜讀書聲

寶熈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寶熈齋記）予往歲己巳於昭文館得熈明殿新賜墨二笏蓋古心江文忠公拜左相正謝宣賜也藏之四十年以遺予壻曾以立嘗爲長歌載其事會以立求硯於我家有大歙石背刻緝熈殿詩字中上品陂陀圜可五尺許得之楊中齋左丞所中齋穆陵朝副車也爰以此硯予之以立得是二美作室以度求所以名者且請記

予以米元章寶晉齋例名之以寶熈蓋穆陵書殿號緝熈紹陵繼緝熈爲熈明自乙酉訖甲戌三熈始終之前是未有也元章京口之圃以一硯易之購研山圃所藏晉帖故齋名寶晉後來刻米帖亦以寶晉冠之此風流嘉話也爰記寶熈曰往者不可及已古之人愛其人猶封殖其木以無忘角弓賢者之文獻裴徊而懷思者且爾況兩朝文治之盛哉東坡銘龍尾鯆硯謂是章聖之所嘗御以賜外戚而坡得之以遺蒲傳正其辭以爲雲烝霧滃祥符之澤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後山賦晁無斁李墨謂是睿思之餘熈寧之故物證以潘谷之再拜秦少游得之王四學士之爲余以爲明窻淨几嵐和日暖萬斛之愁才八斗耳被龍尾之鯆非若玉堂之大也又非有緝熈之識也又非有字號之品目也半丸之囊非若盤龍之雙笏也又非待奇識之識奇也又非不爲文理而分伯仲之子姪也且其時天球河圖之藏無恙流落於人間者可得瑶琨砥礪之貢方來錫予之匪頒者可待也攜山弓劍歲月逾邁故宮禾黍舊事無譚于斯時也黓黮研磨於雲漢爲章之餘小試揮翰於明光先入之後斯世斯文其有加於此寶者乎彼以一研易一圃惟其好而已四境之内其有若此者乎東南之美其有具是者乎有其一者已多矣其有兼兩者乎昔賢鋪張飛白以爲拖

鳥號之弓寶曲阜之履俱有所不若或藏名山或流四方見者皆當聳然而作如望旌頭之塵而聽屬車之音夫以其時爲斯言也宜若此茲硯茲墨流傳至此不逾可寶矣乎緝熈熈明遠矣文不在茲乎嗚呼後來者不得與於斯也茲齋之可傳者在是矣

寶晉齋

（濡須）志在褒詔堂東北　崇寧四年米芾始建以晉人法書碑刻亟壁間故名焉中更改築不知其幾惟張孝祥所書扁尚存孟植重建寶晉齋記　寶晉齋濡須郡守燕坐之室也崇寧乙酉襄陽米公元章由書學博士出守是郡以梁唐御府所藏晉王謝法書刻於其中而以名之故寶晉之名聞天下中更兵燼尚餘王略一帖僅若靈光之獨存世益珍之齋舊南鄉敞於前廡規制隘甚屋老敧側當改作矣前所或未暇也慶元丁巳國子監丞金華楊公師旦自誠治郡以簡靜之政撫柔此民歲事浹登政益暇裕粤明年九月庚申遷徙而新之且易舊鄉東嚮平衍崇宇脩梁高明靚深軒楹四達意象豁如退食之暇草公車之牘詳狴犴之訟職脩游息莫不在是冬賦秋月又樂與賓客共之而屬植記其梗槩植辭不能屢矣公一日相過而言曰君記不作恐來者不知改造之故吾將題于柱而刻之可乎植愧而謝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夫善政及民以美舍

之陋民猶久而知愛敬之況夫昜湫隘而爲爽塏非務適已盖以出政而惠民且使昔賢翰墨風流雅尚久而並著顧豈待言而後傳乎然以公約已省費銖積而爲此既成復取舊刻及扁眞梁壁間以名遜前人以佚遺後人若已未嘗爲之者又將礱兹石於不朽是皆宜書惜乎予文不足以發揮乎此也姑使來者有攷其歲月焉文明年十月既望通守澧淵孟植記

（宋吳則禮北湖集）過寶晉齋贈元暉（并叙）米元暉寶晉齋昔南宮之所遊息也萬梧叢竹林樾蓊鬱發人幽意而興書古圖左右摟列予每遭元暉必清言移晷元暉讀書業文戲弄翰墨至其妙處不減王右軍云窺徑紫苔娍麗入門黃卷縱橫欹知箇裏妙處時遣鷓鴣一鳴

欸乃齋

（宋洪邁鈝川集欸乃齋記）筠塢西限以小關曰鎖松其外地十畝由郭門至此爲最高彭子叔暘得之轉畀予予作小齋規模廣深與窗挑正等獨於前增一楹以迎雨日正坐所見已如媚川樓上信其爲最高不疑漁舟常百數戲沒淵澤櫂歌撓音與波下上非宮非商意韻自遠故扁曰欸乃齋二字本書爲欸乃見元次山柳子厚集中其音如襖靄浛翁始以欵爲欸雖字異音則同元柳相去久遠流傳或譌翁富有所據予嘗三游三湘習聞此歌至今故髣髴在耳惜無一聲山水淥之句抵貿棹船初柳別本或并二字爲襖音又別出一靄字非也齋後兩室窈而深可受六七客通曰桂隱

半閒齋

（國朝孫作滄螺集）半閒齋記　吾鄉許公中行隱於醫者也扁其室曰半閒屬記於江陰孫作作以謂公既無求而自足矣猶有羨於半閒者耶雖然世之厭事於功名者奔走逢請欲求須臾之閒且不可得而況有以託於半閒者哉若公之逃名而名隨之不即人而人即之則其有羨於半閒也無足怪矣一日見公晨坐小齋對置香一篆琴一張書數十卷香未燼琴未闋書未啓帙而冠屨滿門列兩廡下處若小吏之候長官惴若子男之奉邦伯君見所畏而有求者歷數其座人則曰某貴人也某富人也某寠人之子也下至奴隸小人愈下而愈衆問其所從來則曰某病癰某病蠱某病痿某咳而不止某逆而食不下咽公不得已而視之指其左者曰是其病在表在裏在膈在五臟在六腑又指其右者曰以某藥則平以某藥則劇以某藥則朞月而良已以某藥則潰亂而後瘳其不治則曰死不能違物不能加湯液不能攻雖岐黃俞扁不能起既而愈不愈無毫髮之不驗余作而歎曰甚矣醫之類乎相也以一身而任天下之衆憂將欲人人而濟之使飢者無不食寒者無不衣求者無不得其欲民生之銖兩利病恃我而休戚不啻醫之寄我以死生則其勞亦甚矣非特相也自一命而上位有等衰職有常稍勞必稱是然則天下固未有無事而食者矣諺曰一日不作則飢隨之夫相者吾君子之所任也天下之富貴莫加於相矣猶且不敢怠事而食若操縵斲輪捆屨織席緣技而食者其敢一日捨技而嬉哉吾見其自幼至老役役於憂患之途而莫止也於此有人焉上不勞於相下不賤於技計其高尚則過於人視其勞苦則半於人豈古所謂天民者歟所謂勞者吾事也所謂逸而安者天之與也吾可以忘所自哉一日之內投壺彈棊飲酣笑歌樂而不忘其憂逸而不忘其勞執爵而慶曰天之與我者得無過乎則庶乎免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吾君與吾相之事也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公其勗之

擢秀齋

宋王梅溪家政集擢秀齋詩　好似東山謝滿庭芝與蘭義方能不倦擢秀固非難

秀齋

（宋胡銓澹菴集）戲題陳晦叔經畧秀齋　天宇脩眉浮太華曉晴濃綠新如畫何似文君覺遠山秀色可餐清更雅人知潑黛青翁類共喜眉宇脩彎環不知是中石蘊玉遂能發彩鸞慶襄美人美人隔秋水娟娟靜淑金閨裏其人如玉德滿身笑殺西湖比西子杜陵破帽隨金鞍心醉歸來空掩關不須更問許玉斧二十四山如髻鬟

小眠齋

（南史豫章文獻王嶷傳永明元年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嶷啓曰北弟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栢之華一時新淨

飯眠齋

（宋李端叔姑溪居士集錢塘教授宅飯眠齋次其韻）飢時喫飯困時眠任運騰騰信自然豈謂故人投此況先來佳處作閑仙寓懷何必開三徑得句勝如食萬錢只恐里門驚內史不容同占好山川

進脩齋

（元程禮部集進脩齋）箴爲舒城汪仲遷作　德期于崇不崇則圮業要乎成不成則毀山虧一簣止也吾止數畝斷勤敢怠彊理是以君子乾乾不已不已伊何聖師有旨忠信脩辭一誠表裏知至知終有條終始顧言體之恍信實獲刊落枝葉屏黜口耳不諧于時乃有諸已以是進脩去道孔邇述古獻規用相吾子

研幾齋

元貢泰甫閩南集研幾齋　齋居白日靜肅恭儼端委二氣自往來六虛互終始內觀亦何爲善惡分自此衷芒精識察昕夕慎操履諄諄四勿戒惓惓三省旨君子潛無紫超然悟玄理

虛妙齋

（王明清揮麈錄虛妙齋宋徽宗民獄齋名）

益堅齋

（元盛景年高菴叢筆縣令）益堅齋　君子樂天命居官不厭貧但將心似鐵寧恤鬢生塵松茂雪霜際雞鳴風雨晨勉旃剛毅志無得愧前人

劉經歷益堅齋　聞說雪中老吏師讀書萬

卷吏能詩筆耕活計貧雖甚鐵石心腸誓不移一代交遊無欲盡百年志節竟誰知承家幸有賢郎在須信天公不我欺魏初青崖集胡仲濱益堅齋　不爲求名効獨醒不緣蹭蹬便忘形留教吏部文章在盡是君家座右銘

不欺齋

宋周文璞詩不欺齋　陳見榜名不欺齋不欺本自誠中來晚周洙泗漢伊雒中間此道寒如灰不欺齋中一尊酒兄乎此意差耐久真情往往到僮僕何況親知與朋友君不見湯脫胡桃一語失此是迂翁年少日陳兄再拜吾事畢

潛光齋

老學庵續筆記秦檜之當國時有吳元美者奉祠居鄉治園亭園中有潛光齋

澹泊齋

國朝僧宗泐集題彌仲倫澹泊齋　禪齋名澹泊自可寄閑身席上塵都積門前草自春寒衣縫壁衲曉飯煮江蔬不動區中念端爲物外人

慵齋

元盛景年寓庵集楊李靜慵齋　冠蓋區區走世塵獨因疎懶得天真折腰尚怕趨官府拭涕那能爲俗人一枕黑甜鄉適意幾篇黃妳足順神蹇子亦是悠悠者擬與嵇康作比鄰

靜常齋

宋蘇東坡集靜常齋銘　虛而一直而正萬物之生芸芸此獨漠然而自定吾其命之曰靜泛而出渺而藏萬物之逝滔滔此獨且然而不忘吾其命之曰常無古無今

無生無死無終無始無後無先無我無人無能無否無離無著無正無修即是以觀非愚則癡舍是以求非病則狂昏昏默默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茫不可論雖有至人亦不聞聞爲真聞亦不知知爲真知是猶在聞知之域而不足以勞髯況緣迹逐響以希其至不亦難哉既以是爲吾號又以是爲吾室則有名之累吾何所逃然亦趨寂之指南而求道之鞭影乎

反求齋

宋謝無逸溪堂集反求齋對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予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穴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居一日貢語其鄰之子曰楚之盜不爲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何也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己也子能爲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爲盜其誰尤子哉貢曰是不難也吾且闔戶不出矣僕夜有亡物者亦將以尤貢可乎是夜楚人徹衛釋禁而國中無犬吠之驚君子曰人不可不反求諸己也仁所以愛人者也愛人不親則反諸己曰仁未至也智所以治人者也治人不治則反諸己曰智未至也敬所以禮人者也禮人不答則反諸己曰敬未至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己不反求諸己而唯人之責則與楚之盜日攘其物而怒人之尤己也何異哉反求之義其在斯乎李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李子名栻字明服余表弟也又從余故告之以名齋之義使歸而書諸壁焉

敏求齋

清波雜志承平時兩學作成之盛不但英才輩出爲國之華群居鼎處雖一時謔浪之語人皆喜聞而樂道之嘗見前輩說數事元祐間敏求齋有治春秋陳生與宋門一倡押一日會飲于曹門因用春秋之文題于壁曰春正月會吳姬于宋夏四月復會于曹有繼其文戲之曰秋饑冬大雪公薨其意以謂財匱當有饑寒之厄此固知非典語亦切中後生泆遊迷而不返之病

隱求齋

建安志齋在建之武夷取隱居以求志之義朱文公有詩宋朱晦庵詩晨窗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呂祖儉詩小齋標新名清風自成響世累已破陰陽來道方長項安世詩種桑不療寒詩粟長苦飢飢寒從古有但使願無違林君用詩蝸名蠅利處樊籠世事其如轉眼空惟有高人林下隱只求明月與清風　朝同猿鳥吟暮與麋鹿游吾生有良願捨此當安求

友孝齋

宋張舜民畫墁集鄜居張氏師友孝齋　歲晚何人念孔懷北齋風景似南齋夜寒幾借陽城被歸與徒穿杜子鞋烏鳥爭巢時墮屋叢萱得雨亂侵階閉門朗諷閑居賦一任紅塵漲六街

緝熙齋

宋黃庭堅集緝熙齋銘　緝者緣治熙者大治維心之本光作而悠遠高明蓋養之以浩然之氣學之有緝熙聖功也哉

切偲齋

宋黃庭堅集切偲齋銘　思而不學無所於覺故謂之殆學而不思崔葦不治故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兩

游藝齋

宋黃庭堅集游藝齋銘　邑荒者使人驕酒荒者使人漠漠將於六藝之林是謂名教之樂

優仕齋

宋黃庭堅集優仕齋銘　君子無一日不學也豈惟日哉無一時不學也豈惟時哉無須臾不學也學哉身哉身哉學哉

自得齋

宋毛東堂先生集自得齋記　僕頃過餘干令飯有客下座氣貌魁岸望之甚偉令云簿君尚書宋公之孫尚書公文學前輩有顯名於時僕以不及識爲甚恨喜見其孫也時起與君語云公于習富貴豢主簿官甲康簿未免於寒飢今視君鼻間栩栩然君之用心獨柰何君曰我不敢出吾分以求餘就非我力而取悶爾它日又過僕見語曰簿舍頃壞今新傍構齋居以自休陳圖書植竹樹出則充吾職而已間而歸解束帶從賓客揮碁飲酒便輒終日漫不知其它于茲三年矣衷實自得之于爲

哉記其説僕告以天池之魚化而爲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而蜩與鷽鳩斥鴳笑之此局於大而不能小彼蜩與鷽鳩斥鴳者自足於數仞而無所用大也故不得不笑之言者嘗語僕以道而充塞天地大而無餘隱於毫末小而不迫其在人也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唯人所之今將絶雲氣負青天則鵬不得爭前翺翔乎蓬蒿之間則蜩與鷽鳩斥鴳且相比也爲鵬也爲蜩與鷽鳩斥鴳也何適不宜而與道徘徊斯自得之全乎君初一官方翺佯乎蓬蒿之間蓋能自得於小矣然亦何必自爲小廓而大之正亦爲之而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君請記甚勤僕於同僚何敢自愛雖然常聞前人有言學不可已或云人不可以無學君茅茁詞林而遺翹可拾意當敏以培之俾終不落于以益求其自得之意則中庸之義見而後庶幾知君子所自得者不既大歟顧僕云云何益聊爲君記歲月而已書來盛道齋中佳致僕有官守不得往觀以書於此文也元劉申齋集廣陵高生名齋自得求銘於廬陵劉子乃爲之銘曰　民皆有道不可使知所以君子必自得之禹皐伊萊不在堯湯周公上聖非待文王萬物在我反身匪遥故曰顔子非樂簞瓢素行者四而逆境三旨得吾樂人自不堪九夷可居孰曰陋邦而況陳蔡又況宋匡於乎小子自求自趣師友父兄理不能與銘汝自名我銘汝思汝自得矣而我何爲耶律文獻公集和德秀道濟詠李仲淡自得齋詩韻　骨相癯儒真可人飄然野鶴出清晨樂貧況味初無間種德功夫諒有鄰問學不圖攀月桂孤高那與比霜筠我爲物圃勞機筭頗兼鴛頑襲後塵　學海汪洋久泳游樂天委命坦無憂文章日益寧爲意富貴浮雲非所求巖處清恬蟬飽露吟情閒淡鴈橫秋不須直要詩千首已勝常常萬戸侯許有壬至正集自得齋　一齋風月浩無邊畢竟中間別有天若向筆端求此意斲輪父子不相傳張叔夏詞祝英臺近爲自得齋賦　水空流心不競門掩柳陰早芸暖書鄉聲壓四簷悄斷塵飛遠清風人間醒醉任蝶夢何時分曉　古音少素琴久已無弦俗子未知道聽雨看雲依舊靜中好但教春氣融融一般意思小窻外不除芳草

慎獨齋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慎獨齋箴石丞龔思永得太子賜書慎獨二字請爲作之　人之一身心實爲主外以應物内爲發慮是心之發其端甚微人不能測惟己獨知惟正惟邪爲善爲惡爲公爲清亦爲私濁當其發時如弩發機繆則千里差由毫釐於何慎之閒居暗室慎之又慎深致其力勿謂爾獨上帝實臨勿謂無人爾既有心孰明匪幽易隱不顯無忽細微戒其不善一念不善勿使之萌不自欺己意廼可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舉而措之君子斯指噫言之甚易爲之甚難難於塞川難於爲山星文煌煌清宮所賜野人作箴以相君子　爾身不指凡己善惡不與於人欺人則邪欺己欺天念之未興鬼神莫測慮執爾善衆則知之爾心不善人莫能窺既形諸心爾則知矣寔必十手然後爲心主一無適惟所謂一非物可尋專靜而存儼乎若臨兢兢業業罔敢或易如是而發發必當理嗚呼夙夜敬之敬之少或不謹去道遠而古人有言不愧屋漏在室然矣出則無欲靜慎其守動省其幾斯史弗替勉哉庶幾宋陳季陵詩題南金慎獨齋　聖道不可窮探取隨己欲平生所受用收可一言足予思著中庸暗室戒慎獨危微恐懼心此念施己熟學從西洛來標榜相品目袖手看屋梁表表知鴻鵠誰知胷中塵往往盈斗斛彼也而有智寧不貽彼忸吳侯蚤作吏未肯事邊幅得妙自聖處了不關世俗頗知幽隱中日月所照燭不敢欺秋毫高情潔冰玉頗言從君遊着鞭跆前躅

又次齋

宋唐子西集又次齋銘　生而知之自誠而明學而知之自明而誠困而學之又其次者困而不學民斯

爲下吾少也狂自以爲健出而接物然後知困今雖老矣幸其未衰陳書于齋以學以思

無倦齋

番陽志無倦齋在恕堂之前安福志主簿廳有無倦齋黄州志無倦齋在黄州郡廳竹樓之下與地紀勝齋在靜江府張南軒有記宋張南軒集無倦齋記　廣西經畧使所治廳事之西偏有齋直善豐堂之後方而虛明於燕息爲宜舊以緩帶名子懼其肆更題曰無倦且志其故昔者洙泗之門子張問政夫子首告之以無倦及季路之請益則又終之以無倦是知爲政始終之道無越乎此也夫難存而易怠者心也吏者分天子之民而治焉受天子之土而守焉一日之間所爲酬酢事物者亦不一端矣幾微之所形紀綱之所寓常隱於所忽而壞於所因循纖毫之不謹而萬緒之失其機方寸之不存而千里之受其害又況欲動而物乘意佚而形隨其所差繆復何可勝計可不畏哉於是知聖人無倦之意深矣師也窮乎高明而懼其所踐之未篤也故使以居之無倦爲本而繼以行之以忠由也勇於進爲而懼其有所怠也故既告以先之勞之及其請益則繼以無倦以二子而聖人所以勉之者如此則在他人其所當從事抑可知矣雖然常人之情往往始之謹而末之慢守失於終事廢於久者蓋多矣非敦篤於敬者其能日新而無斁

哉。余於此懼。書于坐右以自警。併以告來者云。徐安國西崖集　吾友鍾君禄爲仁和陳大夫覔無倦齋詩。嘉其志尚。喜爲之書。官居喜偷閑。所至事游宴。着身簿領中。所善在作縣。仁和獨不然。於民常眷眷。承流近日邊。膏澤易周徧。從容談笑間。受獻僅八面。非但才有餘。抑亦守不變。渾然真逵隱。而此器可見。倚爲六察資。雅志非所願。郎官班列賓。出宰始盡善。民杜係非輕。師帥工豈賤。陳侯何容心。黽勉祇自獻。公餘即齋居。清坐對黃卷。參前景仲由。此心時露見。持此問夫子。請益曰無倦。

無悶齋

宋周麟之海陵集元華叔無悶齋詩　家在壽江欲盡頭。結茅寧爲築休休。達人自得一經趣。游子空懷千歲憂。坐對聖賢唯酒適。身憑形影以詩酬。公今非避元無悶。要把韋編續聖丘。

無慍齋

輿地紀勝　齋在黃州無盡藏堂之下。王元之在黃日作竹樓午無慍齋。記其略云。後人公退之餘。居爲僧道者烹茶煉藥則可矣。若易吾齋爲廐庫廚傳。則非吾徒也。信可始矣。訪其齋則已爲馬廐矣。求其記則庖人亦取其石壓羊肉。信可歎曰。元之豈前知耶。抑其言遂爲讖耶。於是樓齋皆如舊而命以其記龕之于壁。

無欲齋

宋黃勉齋集家本仲無欲齋記　家本仲訪予於予山之下。相與讀周子程子以及老師朱子之書。探其端緒以求其本原。至於周子無欲則靜之旨。本仲喟然歎曰。入德之要其在茲乎。是可以名吾齋矣。盍爲我言其義。予嘉本仲擇之精。信之篤。幸吾黨之有人。斯文之未墜也。爲之言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而欲生焉。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而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旦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豈惟聖賢之教爲然哉。春夏陽之動也。秋冬陰之靜也。方其靜也。一物不生。萬籟不鳴。木反于根。冰凝于淵。不若是無以嘘衆陽而生萬物。及其動也。物各付物。天何心哉。天且無心。欲何有焉。不若是無以肅群陰而成歲功矣。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夫健順五常。性也。精氣百骸。形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道也。徇耳目口腹之欲。以饜足其蕞爾之形。靜以賊本然之性。動以害當然之道。上以逆天地之化。下以違聖賢之教。於禽獸寔擇焉。誠能反而思之。天之所以予我者如是其尊且貴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莫能奪焉。視世之功名富貴人之所大欲。眇然若浮埃之在太空。而況車馬衣裘飲食之間乎。蓋將與造物者相從於冲漠之境。而非人世之所能羈縶也。所謂襟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者。其所存可知矣。周子推明無極動靜之義。以繼孔孟不傳之緒。而斷之以無則靜之一言。至其論聖學則曰無欲則靜虛動直。論養心則曰無欲則誠立明通。然則聖傳之樞要。學者之塗轍。果不出於斯言也哉。本仲名擴。眉山人。

元蕭勤齋集無欲齋說　行中書省平章公有照休講肄之所。問名於僕。書以無欲。因俾申其義曰。惟天生民。理與氣具。理也。爲仁義禮智之性。氣也。爲五藏百骸之形。人生而靜。性之本也。至大至剛。氣之本也。人與天地本一。私欲間之則二。惟靜無欲。惟剛無所屈撓。昔夫子歎未見剛者。以申棖有欲不得爲剛。剛與欲正相反。剛則不屈於欲。故常伸於萬物之上。有欲則己小物大。爲物所掩而屈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周子又謂寡焉以至於無。聖學以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而明通公溥。又曰無欲故靜。至哉言乎。方其事物未接。思慮不萌。湛然純一。五性渾然在中。塗人堯舜。天地同流。雖鬼神莫知焉。既感而四端出。五典惇。充之可以保四海。此性情之正。子思謂之大本達道。無欲之事也。發於形氣。溺於意向。雖小大汙潔不齊。凡足以喪志荒政之屬。皆奮吾剛斷。克治之以復本初。寡欲之方也。然必先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功。乃能誠別心意之是非邪正。躐等陵節。又不可也。或曰。如槁木死灰。無欲矣乎。曰不然。此二氏絕滅倫類而終不能者。夫飲食男女天理存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明者即此爲治心脩身造端切要。昧則流爲大欲耳。若帝舜之從欲以治。夫子所欲不踰矩。欲仁斯至。孟氏可欲之善。皆聖賢政教公天下萬世。淑斯人者。烏可與形氣之私同言而付之枯槁乎。要在日用間精察力行耳。然又不可不知者。剛有二焉。有血氣之剛。有義理之剛。血氣之剛能施於朝夕。或輟於持久。有見於少壯。或衰於窮年。理義之剛本乎浩然之氣。從道不從物。爲善不爲利。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毗陵周氏說。朱子謂緊切可取者。然其要歸於由夫大學之道而已。噫。民之多欲也甚矣。奪攘矯虔。猶未屬厭。以死徇焉。非秉鈞當國之君子。同寅和中。率而極之。流毗何極乎。苟子不欲。雖賞不竊。上之化下。風行草偃。豈不信哉。公開府未朞月。頌聲洋溢。大書屢書有其人。此姑言名扁之意。公之名諱言爲鎖。友朋字之曰德剛。故爲說如此云。延祐丁巳重九日病叟蕭𣂏書。

元同恕榘菴集孛羅平章無欲齋　天德養純全。人情戒頗偏。振衣千仞表。遵跡萬夫前。玉秉中涵潤。金明外自堅。危微傳聖學。斷

世有斯賢

無暴棄齋

宋史忠義傳李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易其名曰肯齋

思無邪齋

惠州府圖經志歸善縣北白鶴峯蘇公東坡於德有鄰堂之西建齋扁曰思無邪甕牖閑評人或疑蘇東坡以思無邪三字名齋此自古有之不足異也古有益延壽三字名館獅子吼三字名寺是也曲洧舊聞石林公嘗問予見惇濟曰自東坡名思無邪齋德有鄰堂而世爭以三字名堂宇公知前此固嘗有是否惇濟曰非師子吼寺乎石林笑曰是也吳興城南射村有寺號師子吼本錢氏賜名國朝因之清波雜志嘗見黃岡所刻東坡墨蹟一帖云新居住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有一書齋名思無邪若欲省文去下一齋字何不可者蓋亦隨時所尚爾宋蘇東坡集惠州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元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鷄培以戊己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晝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元吳澄支言集思無邪齋說　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此邪字指私欲惡念而言有理無欲有善無惡是為無邪無邪斯不妄不妄之謂誠以大學之目則誠意之事也易文言傳曰閑邪存其誠此邪字非私欲惡念之謂誠者聖人無妄真實之心也物接乎外閑之而不干乎內內心不二不襍而誠自存以大學之目則正心之事也凡人昧然於理欲善惡之分者從欲作惡如病狂之人蹈水入火安然不以為非蚩蚩蠢蠢寘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其次頗知此之為理為善彼之為欲為惡而志不勝氣閑居獨處之際邪思興焉一有邪思即遏制之乃不自欺之誠也夫既無邪思則所思皆理皆善矣然一念才起而一念復萌一念未息而諸念相續是二也是襍也匪欲匪惡亦謂之邪此易傳所謂閑邪之邪非論語無邪之邪也論語之引詩斷章取義云爾詩之本意豈若是乎哉豫章熊原翁以思無邪名齋室或以不二不襍勉之言固甚美予歎熊君之未達及是也蓋必先能屏絕私欲惡念之邪而後可與治療二而且襍之邪誠意而正心其等不可躐無私欲無惡念世孰有如司馬公而不二不襍則猶未終身每以思慮紛亂為患故程子惜其篤學力行而不知道異端氏之不二不襍自初而持戒持律絕去私欲惡念故也不然諸業未淨焉乎而可以不二不襍乎　國朝王廉交山集思無邪齋銘　越有許瑋也者扁其居之齋曰思無邪蓋取諸駉瑋來問於王子曰子頗有道者盍以聖人之道語瑋為可以終身行之朝夕是儆王子乃齋沐命瑋亦齋沐越三日拜于吾聖人之宮王子北面拜既東南向立于胙階之旁命瑋北面拜既北面拱而立于納陛之間王子曰瑋乎心之官則思思也者有邪有正正則誠邪則偽思與其不誠也寧無思不誠偽也偽也者邪也仲尼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無邪誠也爾其念諸瑋乎爾為我銘其席曰毋欹毋踞端若尸銘其几曰隱則惕惕則荒荒則殊王是玩銘其鑑曰勿為嬉彼睇爾形毋曰胡戕禍將長毋曰胡讒禍將憎毋曰胡溺禍將至銘其戶曰孰不由斯顧爾行銘其牖曰聿明惟徵皇皇從厥斯納約厥斯銘其軾曰與陷不義寧蹈水火蹈水火喪爾身陷不義喪爾心銘其硯曰無磨不礪女知之乎無惡不匿女知之乎善之不務爰道何繇惡之不懲爰道何求銘其觴豆曰儉則泰奢則敗毋濡其首毋食不時銘其床曰可以休可以思其夜之所伏可以思其晝之所謀爾尚無羞何其咎瑋曰唯再拜而退

發深省齋

宋趙蕃淳熙稾成父居於普寧寺鐘樓之下闢以為齋舊名坎止近易榜曰發深省衢州舅氏書之僕為賦四小詩以發深省齋為韻　危磴何所知說法猶咄咄況此空洞中孰能無啓發　危岑百尺高下有溪流深高深日相激合此無盡音　人行寘昧中遇坎輒自省聞是微妙音安得忘所警　我有嗜睡癖衾枕長與偕晨昏要無失易日住君齋徐妖詩寄題趙昌父發深省齋　寄語前身杜拾遺夢回深省不須疑鐘聲薦處渾閑事薦起鐘聲未起時

毋不敬齋

臨川志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毋自欺齋

宜春志齋在萬載縣宋黃勉齋李德進毋自欺齋記　李君德進自太學歸蜀祭酒袁公喜其篤實而嗜學也為書毋自欺以勉之李君將歸以名其齋踰江過灊山屬予為之記予聞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

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歟江出岷山東望滄海不知其幾千里也滔滔不息卒亦至焉誠故也觀於此則毋自欺之意可見矣予方懷信道不篤之懼而德進之請適有感於予遂不辭而述其所聞以諗之且以自警云德進名輔之隆山人蔡九峯集玉堂真文素毋自欺齋詩　人心具天德氣稟有昏明學以致其知善惡義過陳惡既在必去善即在持須知之雖曰至行之責于誠念慮或未實覆護尋亦生遂令負初心恒焉愧於今君子必謹獨暗室十目瞋毫釐不苟徇隱微常戰兢好惡慊於己擇言無在身由中以達外萬善皆精純大書毋自欺高齋扁新名居常目在是以況湯盤銘江湖集高九萬毋自欺齋夜宴　毋自欺齋清吏嚴齋中人物斗之南七朝宰相得瞻仰四海詩人交咲談古調喜聽琴再弄深括休惜酒重添玉堂今夜無宣喚

震無咎齋

宋白玉蟾武夷集和葉宰韻題震無咎齋　蝸角蠅頭既可憎且與江湖作小參如何又問利和名學他太古先天妙合取中庸一點誠乾坤所謂日月祖坎離乃是天地精王夫學到震無咎隻字拔茅彙泰亨

無盡藏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無盡藏齋記　清江韋子謂其友人王某曰吾老矣顧念少年庭前奏棃栗少長隨昆明奏溫清大昕之朝鼓篋授業奏聲利束我荷服拳我手板趨走官長前奏薄書期會蓋吾心未嘗一日虛也日月往來風昇霧鬱思慮變化自傷塵勞乃結茅清江之上葺先人居俯仰宇宙面勢空闊傲睨萬象有求於吾吾皆給之巖扉開闔煙雲冉衍如求吾詩吾以詩律之幽花研春秋月擢夜山長烏還沙暖鷺戲如求吾文吾以句繪之愈藏愈給初無留難不知在彼爲無窮邪在我爲無窮邪蓋當是時省吾心未嘗一日實也有高人皇甫君榜吾齋曰無盡藏吾之心有起焉子以爲何如予徐荅之曰韋子予與子昔宣和中同壇士也識子有年數矣嘗靜法格之子之貌清矣今而果副子是望也當子之心事物實之其識所謂無盡者哉及中扃虛明內外蕩瀲愈給愈全不知所以然而然既已知其天又烏證乎虛椽韋子一笑遂書以爲齋記　詩　造物本無盡貪求乃不公此能隨量取彼亦一無窮水底家家月窗間處處風要知真宰意不住有無中　潢潦集須臾朝盈夕已除沛然隨飽滿廓爾是清虛金穀輸倉篋錙銖較簿書不知方寸地無計脫苴苴　矯首聳霄俯翠巒虛空不住骨毛寒古今等是無窮境風月何嫌取

意有果記一枝唯自足風搏九萬豈知難與君同入逍遙境方信乾坤字量寬

殊不惡齋

宋范石湖大全集殊不惡齋銘　天道左旋地勢四遊騰蜜轉轂而日運璿柄回環而歲周度大物不能斯須安息而況於人生之若浮故閑之一字百祥無足比五福不能晴焉有士於此爲病所虐支體既墮聰明亘作解壘華之六締基混沌之七鑿龜藏於屋蝸縮於殼達萬滿徑車輪生角冠紉委於凝塵書傳束於高閣心無所用氣合於漠困則佳眠饑大嚼但覺日月之舒長不知戶庭之寂寞愧何修而何爲而擅區中之閑樂人見其病也不堪其憂我以爲殊不惡也　殊不惡齋秋晚閑吟五絕　好風入簾圖畫寶斜照穿隙網絲明簷間雙雀有時鬧壁下一蛩終日鳴　旁若無人鼠飲硯塵之不去蝸登盤天凉睡起枕痕殘日晚慵來香字寒　就食遷居蟻噴壤隨風作合蛛裹絲百年何處用三匝萬事信緣安一枝　市聲洶洶鼓催陣日影駸駸湖漲痕消磨意氣默數息把玩光陰牢閉門　中秋昨已等閑過重九今還如夢來霜鬢數莖羞墮幘黃花三度笑空杯

民爲重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和寄民爲重齋　齋中寒日影蔥蘢齋外參天十八公二十四州民樂不不敎一物怨途窮　王節南來兩使星埋輪折檻有佳聲不嫌齋榜民爲重要國當時一粟輕　德意丁寧到綠林都捐刀劍作齋民皇華入奏天顏喜趣得朝元第四春　行邊使者髮時回寄我清風欲滿懷已把十詩鐫樂石爲公滿意樂新齋　蠻煙瘴雨使行李每向南雲有所思定自爲民忘涉險請君細讀寄來詩

民爲心齋

臨川志齋在魯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潤閣即其故址

敬義立齋

宋袁絜齋集敬義立齋記　始余受徒里社汪氏之子名敏中字耐翁者實從余學其性資端良而嗜書不勸知其爲佳子弟而已未知其志之不群也其後耐翁筮仕爲戶掾南徐太守耿公秉循吏也一見而氣類合便爲知己迨夫爲總屬宰壯縣俾名邦秉心如一職業愈辦而公論益歸之蓋嘗語人曰吾昔者讀易有感於敬義立而德不孤之語自是服膺拳拳不敢失墜持身涖官無大愧怍皆由是出余然後知耐翁篤志於學培根浚源者如此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人所以贊坤德也坤體柔順而以直方言之異乎世俗之所謂柔順者矣兢業之謂敬敬則不欺故直斷制之謂義義則不屈故方合內外之謂道夫焉有所倚故不孤天生斯人孰無此敬義而立者實鮮見善不明則惛於所立信道不篤則立而

不固誘之則動撓之則弱撼之則傾不可與言立矣是故修身則道立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古人之所以切切於是者貴乎本固爾耐翁之宰南豐也貽余書曰人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要當出群拔萃與古人爲徒余壯其言而知其胸次所期有不可量者既以經訓名其書齋又求余言發揮之將日觀省益懋厥德可謂有主矣曾穆叔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夫惟不朽是圖雖更歷萬變而敬義不虧參前倚衡無非斯道此則耐翁之志也余是以嘉之

莫能名齋

宋楊慈湖槀莫能名齋記　四明楊某爲浙西撫屬淳熙十一年八月朔蒞領事而僦宅隘陋外高中卑無宴息之所客至不可留不可以奉親偶得在官僧屋于寶蓮山之巔帥君雅禮士爲更其居又使某惟意規模之乃創書室于高奧之地東江西湖雲山千里函入騐士來其上無不曰奇曰壯哉快哉且曰是不可不命名某思所以名之東望大江巨濤際天越山對揖袞袞如畫風帆飛鳥夕陽煙蕪朝莫晦明變態百出於是聞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頹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江山西望錢水玉潔如鏡茂林奇峯撲觀輝明煙藹翠蒙摸寫不可於是聞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頹迷沉溺外景要不可謂真識湖山反而即諸本真歛其放情落其外慕窮理窟之幽微探玄珠之杳冥不則事理兩融曲暢旁通百川會同歸宿于中又不則憮然無事惟意所之無所造爲樂亦熈熈於是名之乎如此命名不惟遊逸頹迷沉溺外景俱不可謂實識本真周思天下古今名言無一可以稱此又豈惟某莫能名正恐盡萬古明智絕識之士竭意悉慮窮日夜之力終莫能名於是榜曰莫能名齋然則終不可得而名之乎曰有能名之者是齋之南高松扶踈微風過之蕭然有聲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東洪濤駕風怒號翻空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西湖光翠達忽飛鳥啼是能名吾齋矣是齋之北與其麓鱗比萬屋之人物往復啾啾碌碌是能名吾齋矣有朝曰既曰莫能名又曰是能名何其立說之無常某曰常淳熙乙巳仲春楊某記

遊無窮齋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遊無窮齋記　人之心思無不至也一息之頃北可以燕南可以越夫物之善遊莫心若也方在越也則目之所瞽足之所履越之山川城郭也而燕不與焉及其至於燕也猶在越也夫一息之頃也一心之思也而燕越不能以相通何也思爲之礙也故一物入於思一物爲之礙一事入於思一事爲之礙吾雖欲遊而事與物者留之其能無所不通而無所不至也哉子張

子謂子郭子曰子好遊乎子必無思而後可以遊於無窮雖然無思者聖人之學也而吾與子何足以知之嘗試與子取其似者而言之子嘗寐而無夢矣乎寐而無夢非無思也神潜而心不用也方是之時可喜可怒可哀可樂者紛於吾前而吾心不知焉則亦近於聖人之寐無思也已夫昔之遊不遂者以吾之思累之今吾嗒然自放於一榻之上子欲求吾心之所在了不可得其遊燕耶越耶其在天之間耶其出天入神而與化終始耶子固不能知之而吾亦安能知之豈獨吾不知之雖有聖人亦安能知之故名吾寢齋曰遊無窮於子何如郭子曰信斯言也則子所不能自同於聖人者直在於寤寐之間豈其然耶張子曰然吾方欲就寐須子他日來爲子言之

公生明齋

瑞陽志齋在州治道院之西

學不厭齋

宋周紫芝大倉稊米集學不厭齋銘（并敘）　小兒棐即蝸館之側闢室以讀書且來乞名命之曰學不厭齋因爲之銘以戒之銘曰崧華在前岩嶤自止江河在地皆井無水學弗貴異貴在弗已斷章折句背正失理更相標榜自謂君子小人所是君子所恥勉爾未能以蹈聖軌

尊所聞齋

宋李正民大隱集尊所聞齋銘　學以致道求所未聞追者高明其德日尊昔者大舜聞一善言若決江河行之沛然昔者子路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力莫之勝或異於是口耳是咨呻其佔畢弗慮弗思罔知守約罔知闕疑如彼涉獵雖多奚爲嗜炙遺味棄醇啜醨求馬唐肆亡羊多岐宜一其志經術是師思以精之問以辯之日長月益厥修乃來以所自得發於文辭既耕必穫既菑必畬充實于內輝光燁如三餘靡失多材是備勤而行之終始勿渝

歸去來齋

湘潭志湘潭縣內廳之西曰歸去來齋知縣鄭厚建

善最樂齋

宋李石方舟集善最樂齋記　善最樂齋者吾友趙君書室也其自名者君之意而欲謂其所自名者於他人者以爲記則吾曰昔兩漢淳厚之化忠質之教所以大庇其子孫而納之於無過之地可謂至矣間有所不免者皆所自取於結客以固其垣墻下士以借其聲援所甚可賢者雖詩書義訓薰蒸於見聞服習與白屋士子無異然亦有所不能自別於膏梁富貴之族嗚呼至漢末而漢之公族群公子由此岌岌矣此東平王蒼所以能以善自名者非以是而於聲譽蓋心有所懲而以善自全者也今趙君父子以科第再世取富貴人不以爲過而以爲當然惴惴自封殖日畏日憂降心於漢東平若慕用追逐而不可企及者何也吾知之矣衣服飲食人所共口甘而身美

之至。窮其所自得於衣服飲食則囦然有不知者。且夫善者對惡之別。聖賢入道之候也。今日我不爲惡是亦足爲善矣。而樂之焉樂之而取其最焉。吾乃今之知東平之所以自取者已多。而於趙君之所自名一何廉也。垤滓之呼。宋魯之君不謀而同。孟其聲類感召有不得不爾。君何下比於蒼而廉於善也哉。吾將取孟子所論樂正子自欲之善。以至於不可知之神期君以益其所學而大施於世。次第由一善以吾不驟以須其成。不遠以待其化如鶴鳴之卒章者果欣然有得於樂乎哉。

自有餘齋

（元方德麟集自有餘齋記）丹溪之湄吾先人別墅在焉。既以備升降。堂以嚴賓祭。藏書有樓。講道有齋。齋可以容。客可以安。遺我至厚也。延祐丁巳八月丁酉。裁會余倚廊錢塘。時又方與江湖俊秀較藝場屋。以故不及爲塗徹。謀先是余爲陳字以讀書曰存存齋。比裁幸免焉。歸則奉母氏居之。荆榛兇礫莽然也。偏伎庠陋賓至無所容。越明年秋七月庚申。乃相其旁地。絜之十又五弓而羸。於是欽哇叮慎堵制隨其廣袤以爲屋。樹杙爲楹。比椽爲題。欒櫨拱枅。梁棟楶棁。負任惟稱。髹不貴奢。堊不貴精。工省費儉。取庇風雨。丈度其上以爲延賓之廬。牖其旁而夏以清。埕其陽而冬以煦。隤然朴固澹然簡素。固巧者所心郵智者所目哄也。然以吾屋之則風露秋聚。父子會讀而名教有餘。樂屠花春酌。賓主獻酬而膠漆有餘情。俯仰恬適。心安體舒。忘其扑陋自以有餘矣。故有感昌黎之詩而因取以名焉。嗟乎。倚伏無定勢。小大各有適。故君子行素其位則富貴貧賤處之有常。有餘使吾遺紉刻身必求多於前功則有弊。弊焉惟日不足。是雖智計捷出。且將心勦力疲。得毫釐而喪山崖。況吾迂疎者耶。雖然力田而逢年。舒用而足財。則復吾先人之舊。亦素其位爲之。是雖不敢強。亦不敢多遜也。既底成。予故附著其說於齋壁。且以自勖云。

貧亦好齋

（宋許綸涉齋集題陳正字貧亦好齋四首）陋巷當年一簞人。簞瓢樂處有經綸。居然更起爲邦問。豈是先生亦厭貧。　只教求食傍人門。彭澤何妨作令君。鄉里小兒真解事。歸來草木亦欣欣。　腸日九廻諳世路。肱今三折悟良醫。我耶何自知貧好。却是歸來遠客知。　正字如何例姓陳。飢來一字不資身。更將長技爲扁榜。肯信吾家亦有貧。

重題陳漢卿貧亦好齋

古人重安貧。未若貧而樂。豈不愛膏梁。顧乃嗜藜藿。我聞首陽餓。榮名千駟作。況乃陋巷子。簞瓢殊不惡。刀頭得幾何。蝸角戰方虐。以茲悟生理貧中始澹泊。陳侯清時英。廊廟宜着腳。圭竇豈容貧。齋意聊託蒼生方

飢渴。未可去盤餐。且來祿萬鍾。脫粟躬自薄。

獨不懼齋

（宋劉後村集獨不懼齋記）鄉先生黃德遠名其書室曰獨不懼。或問曰。先生勇乎。先生曰。吾蠖屈而龜縮。惡乎勇。或請其說。先生曰。吾寡聞無師。孑立無友。非獨乎。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求諸我而已。非不懼乎。或以問答之語告余。余曰。此先生之謙志也。吾聞先生此室。左聖經賢傳。右古今文章。先生無師乎。座下常數百人。高第占籍牒擢科名者項背相望。先生無友乎。語曰。勇者不懼。先之以道義而無餒。臨之以威武而不屈。夫是之謂勇。否則魏勃股弁。舞陽色變。有時而怯矣。學者當以聖賢爲師。存養於平時。奮發於一旦。叱齊侯。尸少正卯。即恂恂鄉黨之仲尼。千萬人吾往。亦戰兢臨履之曾子也。竊意先生不懼之旨如此。或又曰。子長於先生九歲而卑下之如是耶。余曰。生乎吾後。吾從而師之。古之道也。了翁輩行在龜山前。一則曰中立先生。二則曰中立先生。肅之士者皆曰德遠先生。虎師以聽。不亦可乎。先生名績。德遠其字。

求放心齋

（宋朱晦菴大全集求放心齋銘）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新安朱熹爲之銘曰。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于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掌。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求放心齋者。四明唐君時可藏脩之室也。時可以鄉先生子孫從事顏路。循循然慎不失其世守。而其名齋又不忘乎問學之要。若是可尚也已。餘姚宋某乃爲之銘曰。凡民有心。廼主厥躬。尊曰天君。常居于中。耳目衆體。有令則從。萬感以應。既明而通。曷放于外。物誘則昧。播遷忘返。有瀆其內。陷彼陰于。淵淵以隊。惕茲至尊。可失定位。孰求其放。先覺所望。求之則存。虛靈豈喪。學問之道。有啓于孟。欽哉後脩。用達乎上。

樂琴書齋

（宋曹橋林集樂琴書齋）焦桐配韋編。簡中有真味。馬融豈解此。長物餘粉翠。（元張伯雨詩）蕭蕭何有。有琴有書。佩陶之言。亦陶之徒。

自怡悅齋

（元張子淵集題淞江夏伯和自怡悅齋）高人稅塵鞅。耆此林麓居。空翠眩微旭。石氣陵玄虛。淑景秘莫測。叶風與之俱。燕坐澹忘慮。素懷亦時攄。外物豈我嬰。內境默有愉。所以君子心。廓然彌八區。顧持濟時術。與雲同卷舒。起作邦家霖。坐見民物蘇。窮固自怡悅。達使俱驩虞。作詩慰高人。此意將何如。

莊敬日彊齋

（宋周益公詩莊敬日強齋）曲禮毋不敬。聖門恭而安

少成。後習貫心廣乃體胖。魏了翁詩天以行故健。火以宿故然。卓哉主一翁。挈我洙泗上。李壁詩人情樂安排。晝夜物欲嬰。惟敬以直之。山立而川行。居人晏猶眠。行子夕未宿。此心從何生。却道力不足。

尊德性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悠。其敢或怠。

不啻足齋

宋揚誠齋集寄題王亞夫檢正不啻足齋　既得隴。復望蜀。未求寶劍先求玉。秦相後車一千轂。唐相胡椒八百斛。黃金時印駕黃鵠。身前佞佛身後福。尤濟漓入無底谷。匹似人心猶易足。九州四海王同年。三江五湖春水船。便應犯斗入月邊。餘事猶堪濟巨川。天風吹來墮八寰。水精宮裏作詩仙。寄牋排雲叫穹昊。願得江湖散人號。玉皇留渠作豐年。早晚喚歸香案前。詩仙掉頭不肯住。田園將蕪夢歸去。括蒼山勝道場山。向來結茅非霧間。齋房恰則斗來大〻筆中藏世界三千箇。門前蠻觸戰方酣。鼻息如雷敢高卧。

尊德性道問學齋

元吳澂支言集尊德性道問學齋記　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孟氏以來。聖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馳騖。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則亦漢唐之儒而已矣。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為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不為無補於人心世道。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是何也。於所謂德性。未嘗知所以用其力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公。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嗤其陋。詞章之徒譏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知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它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峯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漢唐之儒。無責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歎已。清江皮公字其子潛曰昭德。其師名其讀書之齋曰學。潛從吾游。請以尊德性道問學更其扁。蓋合父師所命而一之。噫。而父所命。天所命也。學者學此而已。抑予之學。詞章則云工矣。記誦則云富矣。雖然德性無預也。姑置是澄也。鑽研於文義。豪分縷析。每猶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因子之請。惕然於歲月之已逝。今之語子。其敢以昔之自誤者而誤子也哉。自今已往。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夫如是齊於賢。躋於聖。如種之有穫。可必其然也。願與子偕之。若夫為是標榜。務以新美其名而不務充蹈其實。是乃近代假託欺誑之儒所以誤天下誤國家而自誤其身。使異己之人得以藉口而斥之。為偽學者。其敝又浮於朱學之外。而子不為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崔光俐
圈點監生臣祝廷名
臣曹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七皆

齋（齋名十三）

君子齋

宋王安石臨川集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為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累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智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元程禮部集君子齋外記　臨江高靜謙名其燕處之室曰君子齋，謁記於余。或者問曰：高君信以君子自任乎？或曰：否，其師杜徵君名之爾。夫徵君名之者，勉人以為善也；其自任者，勉己以為善也。勉己以善，斯謂之仁；勉人以善，斯謂之義。俱不失為君子也，而況以名其齋乎？孔子之時，若南宮适、衛蘧伯玉、鄭子產，聖人皆以君子稱之。千載之下，想其德容事業，邈乎不可企及，彼誠君子也。傳曰：張趯之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吳王問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是二子雖見稱於當時，而終不能不見疑於論者。名實之際，可不懼哉？今高君知足以察微，才足以任大，言語文辭足以振華而耀實，居于一鄉，為士者宗之，行乎天下，公卿大夫敬之，則信乎君子矣。然而名不登於仕版，祿不易於家食，優游歲年，與道委蛇，若將終身焉。人不知而不慍者，此時論之所甚未愜也。雖然，玉蘊於石，石不能以固玉；珠藏於淵，淵不能以閟珠；利刃必割，又安知高

君之不終見用於世哉。是齋也。太常危博士爲之記。國子曾助教爲之後記。余惟古之傳詩春秋者有外傳。集文辭者有外集。故竊取其義爲之外記云。且謂高君齋前鑿池種蓮。池上栽竹以畫人物之勝。高君曰諾。因并書之。

長史齋

（元白君舉寓齋集題仲植長史齋詩）東吳之精天下士。書法得之公孫氏。自觀劒舞轉豪放。酒酣欲得天爲紙。戰國一帖字何少。龍角光芒徹箕尾。坡題谷跋搀餘筆。物是人非經幾祀。蕭郎千金購遺書。自得此書無此喜。浮江大笑米家舡。月貫長虹誰敢指。七愁羽化辭人間。便榜高齋爲長史。齋中邀作長史歌。口不能言相諾唯。杜陵文章光萬丈。政自愛君心不已。曾公若無忠義氣。屋漏錐沙一技止。淒其懷賢亦竊比。作字作詩同論理。書生安敢犯名教。事有至難天章耳。古來邂逅詩尋壑。鼓吻誰翻東海水。安得快劒斫蛟鼉。九原爲喚張顛起。元遺山詩　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知幾人。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唾。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并虎卧。當時誰有戰國策。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色正芒寒纔七箇。蕭郎家世陵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不獨一時爲子賀。藏舟夜壑未厭深。隄備有人來倚柂。

武士齋

（宋史寧宗本紀。慶元五年五月壬子。詔諸路州學置武士齋。選官按其武藝。）

賢行齋

蘇州府志　齋在大雲坊。林虙所居。虙字德祖。號大雲翁。

賢覺齋

（宋楊慈湖集賢覺齋記　人皆有至靈至神至明之妙。即）舜之所謂道心。而人不自知也。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彼之施詐於我。常情必作意以應。而作意每差。彼施詐不信於我。我無勞逆億。而此心之靈亦能先覺。此衆人之所自有。不必聖人始有。而人率不自知。惜哉。此心先覺。乃人心自靈自神自明。不學而能。不慮而知。可謂賢矣。而人不自知其賢。故聖人特指其所懷之王以告。此深中某心。故以名黃年家之西齋曰賢覺。

尚賢齋

（國朝黃仲寶詩）題李宗信尚賢齋　緇衣嗟遺響。金臺委荒基。古道無來轍。客位綠苔滋。末俗紛異好。我志獨在茲。傾蓋必豪俊。方駕豈狂痴。鳴佩結飛飆。浮衫曜清將。繫繫冰玉質。飄飄風雲期。深情發高詠。文思若波馳。沃心聆道論。佩言庶足規。

希賢齋

（嘉禾郡志　嘉興縣宋）方誼字賓王。本桐廬人。孝宗乾道四年。侍父務德侍郎徙居是邦之北門。爲朱文公門人。文公集中有相與問答語。家有希賢齋扁。亦文公所書也。

朋來齋

（國朝何暻廖集朋來齋記　學之爲道。內盡於己。外資於人。盡於己者自脩也。資於人者交脩也。非是鮮有能進於）道者也。是故同類之至者謂之朋。朋之有益於人甚矣。語有之曰。朋自遠方來。此以善及人之効也。易有之曰。朋來無咎。此資於人以爲善者也。丁氏汝玉既爲其從孫燮搆如春之堂。以畢其冠昏之禮。復建齋於外。以爲藏脩之所。而顏之曰朋來。蓋又欲其從孫之能力進於學。以來夫麗澤之益也。燮於是請記於予。予則復之曰。以善及人之効。予未可以自必。若夫復之爲義。則予之所宜盡心焉者也。蓋復之爲義。一陽始復。有亨通之漸。而其氣至微。不免摧折。如陽之始生。其氣至微。不免也艱。故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無疾者。莫爲之摧折者也。莫爲之摧折。則其類漸進而來者有亨盛之理。故得無咎。以予之志之年。方當進學之始。殆若陽之始復者也。而又有賢伯祖之維持。鞏固輔翼以成其志。其莫爲之摧折審矣。將見朋類日盛。協力以成其學。而以善及人之効。尤可馴致。則朋之來也。日益衆。而德之脩也。日益進矣。燮以弱冠之年。通敏之資。受賢伯祖之煦嫗而誨誨用克達才。紹述先志。雖失怙而無異於其父之訓。誠能盡於己而資於人。則奚愧於名齋之義。亦無負於長者之屬望。友朋之期待者矣。

尚友齋

（宋鄭俠西塘集溫陵陳彥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爲鳥之嚶）鳴。而求友聲。自其出於幽谷。遷于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曷常不由良友之助。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于伐木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常戒以無友不如己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夐古。揩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爲昔堯館甥于貳室。與舜迭爲賓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萬乘之爲尊。而不知帝帶之爲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惟其人之爲求。然後爲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溫陵陳公彥遠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於溫陵得其所爲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爲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脩。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緣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館軒宇明絜。前有池樹之觀。中堂設圖咏環揖以與朋

友共良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彥遠斯昏食飲以至寒暑裘葛油藁紙筆之費皆出彥遠之力率以爲常而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哉彥遠固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彥遠之好友如是固當自一國之善士而友天下之善士與之朝夕論古人之詩書稽行誼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舊以義名而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元程禮部集尚友齋記　臨川艾季誠游京師踰年將歸過其兄之友程文而告曰余之始來京師也不曰觀國之光乎亦將取友以成余之德也今上焉者貴顯尊重而不肯下交下焉者反顧郤慮而不樂接引其或瑰奇特達之士又皆與世齟齬忠獨善其身余無得焉家有讀書之室曰尚友將歸而求諸古人願徼一言以記之俾自勗也嗚呼友之爲道大矣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況學者乎聞之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已師友類也師尊而友親也師道之不立也久矣友其可廢乎季誠負聰明之資而敏於學將脩其業以進於道德之實淑其身而見於世汲汲焉惟取友是務可謂知所先矣然京師四方之士君子之所雲集而輻湊也其敦德尚義

豈無可師可友者而遠去之以求乎古之人古之人脩孟氏之言不幾於好徑陵節而墮於狂者之域乎雖然予之歸誠是矣欲友天下之善士自友一鄉之善士始予非善士也固不能以友一鄉之善士也況一國乎予誠善士也天下後世皆將取友於予矣其道不亦大乎勉於爲善不患無友矣斯言也請質諸兄伯真甫若以爲可因以爲記王廉文山集尚友齋記　江浙行省參政周公伯溫爲錢塘劉中氏題其齋曰尚友中蓋取騶孟氏以自修者今侍戶部尚書貢公泰甫入閩道過會稽謁余館舍請爲之記余詰之曰尚書公天下之善士也中從之遊汲汲尚友是慕殆欲尚友古之人乎古之人不易友也學有其基友之可也無其基徒嘐嘐然曰古之人是慕是友狂者也竊爲中不取也中始雅氣方鋭宜苦心勞思讀其書以自淬礪有弗明質諸勝已者求其明有弗知質諸勝已者求其知進而益求天下之善士立其基焉由是而尚友古之人其庶幾矣彼鄉原之似德斥之佛老之近理者違之蓋似德者則足以蠱人心近理者則足以傷世教可不慎乎苟自好焉以息天下之交孤陋寡聞以癈夫深山大澤之區幾何不涉抑予服氣之謀也昔者曾子數子夏有三罪焉子夏投其杖于地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嗚呼爲

士者可不尚友哉夫朋友居人倫之一孔子曰毋友不如己者曾子曰君子以友輔仁孟子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友之爲道大矣中汲汲尚友是慕蓋好學者也七閩爲儒者淵藪中往遊焉尚慕其友入德尚書公爲之依歸余見其尚論古人而自造焉者矣爲之記以副其請中字庸道齋則其所寓而名予爲括蒼王廉也國朝宋伯賢白雲藁尚友齋記　錢塘劉中庸道嘗名其進脩之齋曰尚友徵言於鄱陽生生曰是殆有取於孟軻氏之言歟抑亦猶行古之道也自夫大道既黜處士橫議異端並起趨向不同當是時也楊尚爲我墨尚兼愛莊列尚虛無管晏尚權謀孫吳尚奇詐鬼谷尚捭闔蘇秦尚從儀衍尚術申商尚法公孫龍尚名鄧子務成尚小說由余尉繚之徒又兼儒墨合名法而尚之卒皆違道干譽徼君伸己壅塞仁義舉天下求如孟子者蓋鮮矣故孟子獨尚論其世求古之人而友之夫豈止一鄉一國而已也今吾子當天下治平之世績學纘言日從縉紳名鄉游考德而廣業夙夜力行以求古道傳曰友也者友其德也又曰以友輔仁二者蓋兼有焉何至規規尚友古之人乎世之人踽踽涼涼亦曰古之人古之人夷攷其行則不掩焉予奚尚之乎抑予嘗聞之司馬長卿尚友相如諸葛亮尚友管樂比其至也長卿爲西京文章宗伯武侯從容

正大庶幾王道非蘭樂所能及者又豈規規於所尚哉庸道曰子之言過矣人生而蒙長而無友則愚友不如己先聖所戒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故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昔周公思兼三王仲尼祖述堯舜孟子亦曰乃所願則學孔子周公仲尼大聖也孟子大賢也且尚友古之人中也獨不能尚友之乎予奚惑焉甚生作而言曰嘻哉吾今而後知子之志遠且大矣非予所儗議也遂書以誌之清江具廷臣集尚友齋記　攜李陳景文氏以尚友名其齋求予爲之記予惟學不可以無友蓋足乎己者狹而資乎人者廣也孟軻氏取友之道不止一鄉一國至於天下之大且欲尚乎古人焉尚友乎古人則非止一世之士而爲千百世之士矣況而求之若夔龍若伊呂者不可及已春秋之臣賢取乎蘧瑗忠取乎子文讓取乎季札廉取乎孟公綽惠取乎國僑直取乎史鰌其在聖人之門則顔子之仁閔子騫之孝季路之勇子貢之達曾參之確此皆士之所當進而友之者至於尚功名則有管樂尚氣節則有魯仲連尚神仙則有安期羨門尚隱逸則有沮溺亦豈非古之當友者乎惟其不足於一鄉而求之一國而求之天下又進而取之古焉蓋以無窮之心求無窮之理則所謂尚友者盡於是矣雖然上焉而爲夔龍下焉而爲沮溺地之相去數千里之

遠世之相後數千里之久，其人焉得而友哉。所謂友者，友其心耳。人有古今，心無古今之異也。言古人之言，行古人之道者，焉知不在於一鄉一國乎？一鄉一國且不可誣，矧可以誣天下乎？故居一鄉則不遺一鄉之士，居一國則不遺一國之士焉，同世而相違，曠世而相求，非善於取友矣。予以是勗諸己，又以是勗諸人，恐其事邈邈而忽於近也。景文其志之。元熊朋來集尚友齋銘　學先鄉國，友其善者，吾善日進，取友天下，猶未厭足，進之又進，尚友古人，無論漢晉，學顏志伊，是亦顏伊，異世同理，今居古稽，程以文詩尚友齋　尚友莫尚勢，勢盡還寂寂。尚友莫尚利，利至害已進。所以古之人，尚友在尚德。儀刑等樂山，漸潤北麗澤。相觀有餘善，互勸無失則。從容道義塗，揖讓詩書宅。誰云布衣賤，上與晉楚匹。公侯豈不貴，擁篲事縱捷，道成名亦顯，千載光赫奕。奈何後來者，不復見古昔。趙子有高齋，楊公扁其額，贊贊兩大字，健筆掃農墨。開軒迎嘉賓，酌酒餉尊客。名花照戶牖，四坐列簡冊。門前盈尺地，不着俗士跡。何尚抱琴往，為予談損益。

省吾齋

元吳澂支言集省吾齋銘　吾之為吾，疑氣成軀。前有深阱，亦有坦途。惟吾所擇，任吾所趨。兢兢惕惕，慎乃馳驅。私邪陰艱，省之鉏之。公正平易，省之勉之。己如不疚，內省而慊。彼或不賢，自省而愼。耳聞雷震，吾省斯懼。目睨攙張，吾省斯度。曾省者三，卑省則屢。夕省及朝，晨省至暮。晝之所行，夜可告神；夜之所思，晝可語人。俯仰無愧，心安體舒。省焉若是，吾知免夫。

脩吾齋

宋本至治集王之武脩吾齋　予慕靈均初服，羌子宋玉後人，便娟飄然同去，荷衣蘭佩相親。

養吾齋

劉將孫養吾集養吾齋銘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勝己齋

南海志　在市舶司廳事東。

正己齋

興化府志在儒雅堂之西廡，舊名學古，太守潘時更今名。

尊己齋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尊己齋銘　眇然吾心，中全其天，乃德乃藝，可聖可賢。彼喝于日，或係于利，墮為凡庸，肆為悖戾。僭和之實，藉而積諸，康懿是任。措棄若無，世怵乎人。吾反吾身，苟其己尊，寧惟己珍。敬夫可願，毋受所賤。嚴其不為，毋納所卑。可無亹亹，而戒悠悠。子如尊之，毋取外求。元王沂伊濱集尊己齋銘為績溪汪氏賦　人於萬物，所貴為己。昭賢孰賢，由己而已。惟爾從欲，得彼忘此。孰云千金，視若泥滓。惟此可尊，惟彼可恥。精擇力行，一問諸理。伊誰名堂，猗歟朱子。

由己齋

宋周孚鉛刀編由己齋銘（有序）　浚儀趙從之名其齋曰由己，而濟北周孚為之

銘曰：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惟其自晝，卒為丘陵。杜意于聖，曾之君子。以退為進，未見其止。予是之學，不惰不偷，如瘖思起，如農望秋。惟蒙故明，惟常故久。我欲如是，誰掣其肘。彼陋巷翁，是為吾友。

克己齋

安福志克己齋建於主簿廳之東。元王惲秋澗集克己齋記

御史中丞崔公作新齋於私第中門之內，為朝夕見賓客、廣忠益之所，扁其顏曰克己。中外士夫聞而疑焉，蓋以公忠亮簡在帝心，四方想見其風彩，勳名事業無愧於昔賢，方且孜孜焉，汲汲焉，致力於初學者所務，僕為之說曰：天之降大任於斯人也，俾經綸一世之事，其時政之得失，思有以論列之；生民之利病，思有以興除之；人材沉滯，賴之而薦舉；奸邪橫恣，仰之而糾繩。況辯公私於事時不同之後，論紀綱於功利競進之餘，是恒處乎憂患之域而踐乎艱險之塗矣。職臺憲者可謂責之重而任之不易矣。自非材德備具，卓爾千人之英，志氣剛明，信乎萬物之表，偏蔽躁妄，力制嗜慾之私，視聽云為，粹發性情之正，厲忠直而靡他，無瑕玼之可摘，既正身而格物，先律己而治人者，詎能厭公論而服衆心，振清風於臺閣者哉。而公端本澄源之志，實在於此，宜其於聖賢傳授心法切要之理，默識心通，景仰取法，有不能自已者。惟公歷事兩朝，久執臺憲，忠君愛物之念，若饑渴之於飲食，當其論列主宰之際，犯顏匪躬，挺然以直道律論，獨步一時，曾無顧忌退縮之私，固已循天理之至公，思復本心之全德矣。雖然，顏子入室大賢，得聖人為之依歸，夙承善誘，鑽仰篤信，猶不免違仁於三月之後，矧餘人哉。蓋天理人慾，只在於公私一念之頃，惟致知是期，格物知至者，動靜以察其變，朝昏以精其思，久蹈爰則靡息厥修者，方造聖賢閫域。故衛武公年登九袠，作抑詩以自警；司馬文正存守一誠，終身不易。今公既循聖賢治心行己之要道，復如二公貞固自持，服膺勿失，日就月將，豈惟緝熙於光明，將見與昔賢同歸而不殊矣。公以齋記見屬，僕年衰老，懶於筆研，敢直書聽見姑塞雅命云。僧北磵禪師詩克己齋　罔念聖為狂，鑒狂亦有方。正逵尊穩審，私孽殄微茫。蛇俗嗟封殺，耘心破畛疆。他山石攻玉，日用細平章。

求己齋

宋曾協雲莊集求己齋銘（并序）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學者方其未知自反也，但知善之為可欲而已。一朝反求而得之，始信其為己之固有而非外鑠我也。學而至於信止矣。自此以往，充實之而已耳。夫人之患莫大於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己小而物大，內輕而外重，則見紛華盛麗而慕，遇交錯紕紛而惑，當貧賤而病，處富貴而泰，威可以奪，貨可以取，此皆不知求己

之過也。若夫日思其所失而去其害之者。真積力久。其成也。自反而縮。內省而不疚。弱者以剛。虛者以充。三軍莫能凌。千駟莫能誘。寬以居之。安以行之。於書也博觀而無所泥。於人也泛愛而無所狎。斂之而一身治。廓之而天下平。窮達猶是。死生猶是。然後為得也。古之人必先志其遠者大者。要其所成就。雖未臻其極。後世猶不可及者。用是道也。然學此者豈有他術哉。本之於經以深固其根。參之子集以助發其奧。優而游之。饜而飫之。以求其所自得者。然後以己之所有。觀古人所言所行之得失。如秉權衡握繩墨。輕重曲直之不可誣也。力有餘。日有暇。騁辭措意於文章議論之繁。辯疑考異於形名度數之末。而學者之事備矣。小子炎年十有五。始志於學。余懼其聞人之表而起歆。起羨。望道之遠而自暴自棄。而不知其足乎己也。一日求名其讀書之所。而告之以求己。小子勉之。古聖且賢豈欺我哉。有為者亦若是耳。夫銘以訓之。非父與師其誰。宜為銘曰。　維學之初。貴夫日新。取己而足。匪資於人。方其有之。其積猶長。養其梧檟。千霄直上。不治茅塞。助長苗槁。耘耔待時。實茂實好。于以絃誦。于以游息。寤寐賢聖。左右經籍。渾然蒙養。孰發孰啓。是誠在我。其惰其排。斂衽危坐。收視反聽。汁頡簡編。在前如觀。日星歸宿。於道應對。以文博毋欲惑。約毋寡聞。毋

怠而畫。毋忽而疑。往歸而求。將有餘師。

求諸己齋

周煇清波雜志。從叔知和隨侍官九江。嘗以詩見呂東萊居仁。後以書請教。荅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誰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其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者大者。雖近逐游夏可也。又為作求諸己齋詩。見集中。知和嘗尉吳江。作垂虹詩話。語煇未有序。煇言若以所得東萊帖冠于首。何用他求。從之。復著垂虹賦。為人稱賞。蓋得少小師尊前輩之力。惜年未及中病廢而卒。

觀我齋

葛勝仲丹陽集次吳粹老觀我齋詩　立我謹外鞬。逐物戒內熱。樊然糾物我。此意猶屑屑。是身本虛空。何者為六結。鋒慧念不起。雖定照不滅。無我與我所。觀亦於何設。右臂彈已化。左肘柳方蘖。顧君進此道。遺我自朝徹。不見曾東家。意與我俱絕。陳簡齋集汝州吳學士觀我齋分韻得真字詩　狂夫縛軒冕。（老杜狂夫詩。狂夫老更狂。又獨酌詩。共彼微官縛。莊子繕性篇。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自許稷契身。（見一卷雜書詩。）靜者樂山林。謂是羲皇人。（陶淵明高臥北窗。自謂羲皇上人。）不如兩忘快。（莊子大宗師。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而化其道。呂紫請旻有從詩。誠不知兩忘。）內保一色醇。（漢梅福言。夫異書一色成體。謂之醇。）偉哉道山樂。滯此汝水濱。（後漢黃憲傳。學者以憲跽為道家蓬萊山。）大來會闊步。小憩得幽欣。（泰卦小往大來。東坡斗野亭詩。孫子得小憩。又和陶懷古詩。果熟多幽欣。）一齋一琴酒。萬事無緇磷。（絕交書。時與親舊序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不作子公書。（漢陳咸滯於郡守。數賂遺陳湯子。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後徵入為少府。）肯受元規塵。（晉庾亮出鎮於外。以常勢內執朝權。王導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汙人。）人言君侯癡。（見七卷和叔去郵詩。）我知丈人真。（老杜贈韋左丞詩。甚知丈人真。）月明泉聲細。雨過竹色新。是間有真我。宴坐方申申。（涅槃經第三十八。迦葉偈曰。無我法中有真我。左傳僖公三十二年。蹇叔曰。必死是間。）觀我齋再分韻得下字詩　一幘縛兩腳。閑戶了晨夜。夢攀城西樹。起造君子舍。紫鬚出堂堂。見客披衣謝。（吳書注。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曰是孫會稽。）平生功名手。（東坡王鞏詩。入手功名事事新。）嗜靜如食蔗。（顧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小齋劇冰壺。中明外無罅。（鮑照詩。清如玉壺冰。）要知日用事。（傳燈錄。龐居士傳。石頭問曰。子自見老僧已來。日

用事作麼生。呈一偈云。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勿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趺坐看鳥下。（楞嚴經。世尊結跏趺坐。列子黃帝篇。漚鳥舞而不下。陳後山春江秋野圖詩。終看雙鳥下。）主人心了了。竹石亦閑暇。（傳燈錄。鶴勒那傳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又騰騰和尚了元歌。心中了了總知。）兒童慣看客。我車當日駕。（老杜南鄰詩。慣看賓客兒童喜。胡釘鉸贈韓少府詩。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深處藏。）平分齋中間。（老杜秦州雜詩。水竹會平分。）風月不待借。（李太白寄裴隱詩。揚帆借天風。孟郊詩。徹文北山水。借月南樓中。）還須酒屢費。（晉謝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遊集。有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不用中心炙。（見王延賦。）同叔易于觀我齋分韻得自字（即陳叔易。）小草浪出山。（世說。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就桓司馬。有餉桓藥草。中有遠志。公曰。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二稱。謝未答。郝隆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愧。老杜上牛頭寺詩。真成浪出遊。與蘇端詩。龐公不浪出。）大隱乃居市。（見卷前詠懷詩。）功名一畫餅。（三國志。魏文帝謂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甚矣癡兒訖。（晉楊濟曰。諺云。生子癡。

（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又見前金善詩。）傾身犯火宅。顧自以為戲。（法華經火宅喻品。諸子於火宅內樂著戲。心不厭患。無求出意。）汗顏道冰子。更踐問奚自。（汗顏見一卷雜書詩。冰子見四卷西風詩。）三齋齋中人。（左傳成公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杜注肅手至地。周禮大祝九日肅拜。）本是青雲器。（顏延年五君詠。仲容青雲器。）實稟生人秀。雖然山上山。（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更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政爾吏非吏。（晉孫綽雲聯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肅肅總前竹。見引着勝地。（世說王衞軍云。酒正自引人着勝地。）世間劇寒暑。了不受榮悴。門前剝啄客。（昌黎剝啄行。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欲問觀我意。但持邯鄲枕。贈我一覺睡。（見六卷和元方詩。）

求我齋

（元宋本至治集求我齋銘）　荊南史景初。取孟子言命肆業之所曰求我齋。友人燕山宋本為銘。庸盡切偲之義。景初質平易與人交。未嘗見喜愠色。善人也。銘曰。山郊於國。所産日侈。人蔽於物。所失日深。厥失維何。赤子之心。求復吾初。盍事六經。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語司南。慎思篤行。相彼宵人。曾不知此。天機嗜欲。交戰没齒。始將勝人。欲則喪己。勗哉吾子。老壯窮堅。鄉理背欲。人十己千。循流遡本。匪聖斯賢。

主友齋

（宋度正性善堂集主友齋銘）　正向從傳用之得伊川所遺其祖大夫手謁。攜至晦庵先生為書其後。謂大夫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因以信其為人。用之之子興行見之曰。吾先世之所以垂裕于後之人者實在於此。遂以主友名其齋。正嘉其志。因為之銘以勉之。　士生千載。而志于學。遺經雖存。微言則邈。欲扣其端。必資先覺。先覺之士。道之所存。委躬請事。師嚴道尊。豈無同志。共登其門。進則問辯。退則講論。昔者曾子。親承聖教。其所取者。犯而不校。加以內省。乃貫于道。秦漢以來。寖失其傳。紛紛百家。擾擾異端。異端無用。百家無原。在於聖門。斯不足觀。觀其所主。既得其正。觀其所友。靡不受命。非自暴棄。曷不由聖。亦既得之。固不在身。以成其德。以輔其仁。為之由己。而非由人。吾言雖陋。請書諸紳。

教子齋

輿地紀勝。常德府武陵尉廳有教子齋。先是唐質肅公介任武陵尉。日闢是齋以教子。

如農齋

（毗陵志。齋舊在便聽後。乾道間錢守建所建取政如農功之意。）

尚志齋

（元劉文簡公集尚志齋記）　士之所以異於人者。在乎尚其志而已。蓋嘗論之。心為志之體。志為心之用。故心一而志二。光明正大。虛靜純一。廓然無外者。此天命人以本然之良心也。及耳目之官一接於物。則莫不有所慕。有所慕。則念必起於心。念之不已。則皆各從其所慕而之矣。是謂之志也。然後善惡分焉。小大別焉。故曰心一而志二也。然則善者所以全其善。惡者所以至于惡。大者所以成其大。小者所以止于小。者莫非志也。今夫為技者曰。吾所志者技。左準繩。右規矩。利其器而致其力。晝不得休。夜不得息。慊慊焉以求其巧。技精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技者以折衷焉。而天下之為技皆服其巧。莫能過也。斯其為志也至矣。而闤闠之人能賤之曰。彼技者也。我得而驅役之。為利者曰。吾所志者利。行則操鉤餌。止則設機穽。汲汲焉以求其富貴。高而至於山。深而至於淵。近而一國之內。遠而四海之外。凡可獲其利者無所不至焉。利豐矣。猶以為未至。乃徧即天下之為利者從而較之。而天下之為利者皆服其富貴。莫能及也。斯其為志也亦至矣。而褐夫能賤之曰。彼貪人也。我得而凌慢之。有一人焉。曰吾所志者道。晝而作。夜而寐。寒而衣。飢而食。休休焉無能為也。責其巧與富。曾不及向之為技為利者之萬分一。然而宗族稱其孝。鄉黨服其弟。朋友與其信。以之立廟堂。臨民人。出處進退。無不可者。與夫受役於闤闠。見凌於褐夫者為何如哉。嗚呼。由一念之間。而其善惡小大之相去如此。則士之求異於人者。其志可不尚乎。昔王子墊問於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此之謂也。友人智仲敬築室而居之。揭其名曰尚志。蓋取孟子之說也。而來記於余。余曰。余與子游二十年矣。知子之悉者莫如余。子夙敏而有才。好學而不倦。寔孝於親。弟於兄。信於友朋。夫孝弟與信三者既立。而曰仁義云者不在茲乎。是子之尚其志也久矣。此區區之名焉。古之人畏有名而無實。今子實既修而名自從之矣。何更為哉。仲敬曰。是不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愚智所不免。故孔甲有盤盂之誡。武王有衣鏡之銘。懼弗克終也。聖賢尚且如此。而況我輩乎。我恐吾志之惰弗克終。去而不留也。庶幾視此而朝夕自省察焉。吾非為名也。余曰。子誠能若是。則雖不欲異於人。其可得乎。故樂為之書。

（虞集學古錄尚志齋說）　亦嘗觀於射乎。正鵠者。射者之所志也。於是良爾弓。直爾矢。養爾氣。畜爾力。正爾身。守爾法而臨之。挽必圓。視必審。發必決。求中乎正鵠而已矣。正鵠之不立。則無專一之趣。鄉則雖有善器。彊力茫茫然將安所施哉。況乎弛焉以嬉。嫚焉以發。初無定的。亦不期於必中者。其君子絕之。不與為偶。以其無志也。善為學者苟知此說。其亦可以少警矣乎。夫學者之欲至於聖賢。猶射者之求中夫正鵠也。不以聖賢為準的。而學者是不立正鵠而射者也。志無定向。則汎濫茫洋。無所底止。其不為妄人者幾希。此

立志之最先者也既有定向則求所以至之之道為尤非有志者不能也是故從師取友讀書窮理皆求至之事也於是乎居無事之時此志未嘗慢也應事接物之際此志未嘗亂也安逸順適志不為忘患難憂戚志不為惰必求達吾之欲至而後已此立志始終不可渝者也是故志曷立矣雖至於聖人可也昔人有言曰有志者事竟成又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此之謂也志茍不立雖細微之事猶無可成之理況為學之大乎昔者夫子以生知天縱之資其始學也猶必曰志況吾黨小子之至愚極困者乎其不可不以尚志為至要至急也審矣今大司寇之上士俊儀若君之善教子也和而有制嚴而不離嘗遣齋也受業於予齋也請題其齋居以自勵因為書尚志二字以贈之他日楚還其鄉又來求說援筆書所欲言不覺其煩也齋也尚思立志乎哉劉仁本羽庭詩藁尚志齋記　士之生斯世也位未至於公卿大夫業不為農工商賈若無所事者則何居惟尚其志而已尚其志所以為公卿大夫之事者又惟仁與義而已昔者齊宣王之子以士何事問諸孟軻氏孟軻氏應之曰尚志夫志者心之所之尚則高尚之謂也志之高尚而凡士之事皆由此出以之行仁義而仁義充以之明道德而道德立以之成天下之庶務而庶務正一皆心之酬酢變化者為志之所之君子得不尚其志哉蓋孟軻氏當春秋戰國之世患道不明士習卑陋詐術縱橫功利是尚人心溺墊所趨日下思欲拯而救之故惓惓以尚志為說所以正人心淑士類垂訓立言百世之下至今為士者賴之越上虞潘鎬子京士族也美姿質負志氣識趣超邁好學讀書求師問道謂功之崇在志業之廣在勤嘗闢進脩之所扁曰尚志齋因吾友朱伯言父請規誦之文著為壁記吾聞孔子聖人也其進德之序則自十五而志于學始其訓人之辭蓋曰志於道又曰士志於道又曰茍志於仁矣凡此言志者皆主於心然方寸之虛靈不昧萬理昭融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心之所之者皆高明正大之域道德仁義之事即君子所尚者也今且為學學莫先於立志志茍尚矣異日為公卿大夫以行脩齊治平之學又豈外夫道德仁義而為事乎子京學為孔子孟子者也請紬繹其訓旨以命之若曰志於功名志於富貴而反累其心者不得以為言矣矧今崩奔衰亂聲利汎醲滔滔忘返而有如子京之尚志自拔於流俗者幾何吾輩不忻懌鼓舞而樂為之表著哉故書以勗之程禮部集銘　惟士何事惟曰尚志其志伊何曰仁與義仁為長德義不謀利忠君孝親有一無二施諸天下反身則德是以君子所尚在是老驥伏櫪飢鷹振翼萬夫莫回一鼓作氣何歟王君齋居攸堅我銘其顏罔或自棄國朝朱伯賢白雲藁尚志齋銘　上虞潘鎬子京居五大夫市厭闤闠之塡囂也闢室為進脩之齋既題之曰尚志徵言於縉紳先生以表之間請於予予曰志之於人大矣顧所尚何如耳夫志富貴則尚勢利志功名則尚行業志稽古則尚詩書志道德則尚仁義志之所存心之所趨也志一則尚專志二則尚雜專則藝精而道通雜則好岐而事塞故羿以射名秋以奕名師曠以音名嵇康以鍛名伯倫以酒名僧虔以畫名張旭以草書名亦皆足以樂終身而傳後世庸非志之所尚乎今子年富而藝專行脩而材敏處鄉黨恂恂有禮接朋友義而有信孜孜矻矻以考古訂今為事固已拔於流俗遠甚姑未識子志之尚何居京氏曰昔者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志堯舜者也孟軻氏願學孔子志孔子者也鎬也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位又不能為農工商賈之習蓋將志伊尹之志而學孔孟之學也予曰然則子之所尚亦曰仁義而已矣居仁由義大人之事也非衆庶之志矣子守而弗失行而不息其殆庶幾焉喜而為之銘銘曰

心必之志為與行弗息德
乃腴齋京氏敦禮讓義與仁
日趨向吉凶榮辱維所尚

遜志齋

宋楊誠齋集題龍泉臣遜志齋詩　龍子辛勤時紙田𤰞羊筆勢已翩翩欲知聖處真消息不是原夫一兩聯元王廣交山集遜志齋銘　余自髫齔至弱冠時氣彊悍養名與朋友言力不偷其才而志噍出其下先生長者曰不頹辱以文命荐香易董（伯大）先師門余時椎結被錦繡氣岸崭崭類生馬駒先師善誘人遇余不接弟子禮益居不冠不見授業則以說惟學遜志以風一歲始悟先師以禮抗不屑教誨者也即盡易其冠衣循循執弟子禮謹先師曰嘻小子可敎矣厥受業乃務潛心抑志氣不敢以吐獵一善知服膺可猶不敢即以為是必旁攷傳疏加審矣復質于師師曰然善斯得矣積二十年然後知先師誨人尚遜志今上虞邑子陳麒章甫從予游麒之質周慎惟順自好蓋有類予幼所為者因以先師誨予遜志之道授之名其齋曰遜志將以俾其蹈予轍也麒聞之與有以哉為之銘曰　學不遜志援道無繇惟志克遜學乃不浮予昔養名先師善誘作遜志功厥學斯就順也鑒之毋曰匪亟麒用加勉否則不及

明志齋

元程雪樓集南陽書院記　昔諸葛武侯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學無以廣材非靜無以成德宜以堂為成德堂東序為明志齋王廣交山集明志齋記　天生人以太朴人以太朴賦形人心則固純白而無樸也道固于心心體純白其道亦貞一而無駁也無駁

無樸謂之天朴。夫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以其天朴之全也。人之斲其天朴者，交物之害也。交物則心蠱而多慾。是故慕榮者則蠱富貴，慕奢者則蠱金帛，慕色者則蠱妾媵，慕利者則蠱貨殖。心有四蠱，而其體之純白者從而樸矣。心樸則所圖之道，欲其貞一無駁，得乎樸且駁天朴之全乎人者寡矣。然人之欲及其天朴者，其道何繇？曰澹泊以明其志而已爾。心之所之謂之志，即其所之，無所私慕而恒於善，則世之富貴金帛妾媵貨殖，我皆有以隄之，而不使其為心之蠱。宮室以蔽風雨，茅茨土階斯足矣。飲食以養口體，疏食水飲斯足矣。衣服以禦寒暑，弋綈布被斯足矣。志之所之恒於善而澹泊以明之，志恒於善，則心之純白，道之貞一，天朴之真，反乎吾。吾之心與道一，而志之所之，物不能以害之矣。昔諸葛武侯戒子書曰：非澹泊無以明志。繇此道也。武侯嘗與後主言：臣死之日，不使廪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當是之時，武侯身都將相，其志乃不過如是而已，則其明志以澹泊也信矣。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詎非澹泊明志之律令歟？上虞陸君維善築室于九峰之南，率其友徐顒、陳麟、陸燊、陳山、章順、陸揩凡七人，致余其中，以問明志之道，因題其扁曰明志齋，以為都授之地。余不敏，勉述明志之道以授之。

遂志齋

宋名臣言行錄：尹焞在瀘州，一室名遂志齋，取易致命遂志之義也。

求志齋

苕川志：王時敏，字德脩，先公友也。從呂居仁舍人學，居仁以書薦之和靜先生，坐下僅半年，和靜下世。既歸湖，圖守其師說，甚堅不移。先公為寫三畏堂榜，作求志齋記。今皓首坐堂上，兒孫擾擾前後，鰥居誦書如故也。宋韓淲澗泉集求志齋記　予友王德修築室于其鄉，前臨清溪，背負長林，羣峯駢羅，風氣佳甚。又為一齋以待賓朋之晤語。予過而愛之，曰：是齋得無名乎？德修曰：吾老矣，惟是項遊和靜先生之門，見其以三畏名其堂者，嘗欲揭於吾之舍以無忘先生之訓，是齋尚何名？子盍為我言之。予曰：我之不才，盍亦嘗聞先生之緒餘也。吾子實從之稽山之下，且送其終焉，聞益廣矣。歸隱於田間，獨善其身以自誨於子弟，而予濫官于朝，尚竊閒散之祿，視子為甚愧，其又奚言？雖然，昔吾夫子有云：隱居以求其志者，吾子殆庶幾乎？請以求志名，則何如？德脩曰：古之為友者，伯牙能琴，子期善聽也，故知其志在高山與流水。予知吾之志安在？今將何求？予曰：然。非此之謂也。吾夫子固嘗俾弟子言其志，而子路亦聞夫子之志矣，皆道其所欲為也。惟隱居而求，雖夫子乃謂未見其人，意蓋有所深歎。繇言行義以達其道，則志之所求者非道也歟？夫道者果何事也？夫子嘗言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逮其自謂，則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者。而孟子亦謂求則得之。抑在茲乎？自道之失其傳也，聖人正其心，至於平天下者，歧以為二。死生動靜，莫識其源，天地萬物，莫明其理。舉天下溺於虛無，莽沆以為道，兄於富貴貧賤之間，喜怒哀樂之際，孰知所謂不可須臾離者？千歲而下，思夫子未見之人，道其有在，吾徒其可忘之？後學之士，期以語之，則吾先生之教也。黃氏日抄跋臨川張清伯求志齋記　孔門稱隱居以求其志，非徒曰歸潔其身之謂也。大丈夫生天地間，當為天下國家用，故窮居隱約，日夜講求，無非求其所以致君澤民者。此孔門求志之指也。臨川張清伯負邁往不群之氣，歷覽江淮險要，納交當世名公貴人，此其有志當世為何如？晚歲卓茅嚴陵，自號求志齋，且自述其所以求志者甚悉。辭旨慷慨，讀者聳張，青伯之志，可謂久而益壯者矣。然志在我，命在天，而用不用在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一唯安其所遇斯可爾。夫子曰：志於道。孟子言士尚志，亦惟仁義為是求。愚願清伯惟求其在我，以聽之。元虞集學古錄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將有求，若射置的。苟不素定，倀倀奚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事在己，信美劉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齋居。尚審尚端，勿惰勿迂。許有壬至正集求志齋銘為徐君如周作　相古先民，學有體用，用行舍藏，時止時動。動非人為，止乃天謀。隱不放言，惟志之求。厥求伊何？于以守道。達而兼善，我志允蹈。玄聖有惻，未見其人。伊呂不生，斯理豈泯？眇身堪輿，道無不在，物兼本末，養交內外。曰惟顏子，亦庶乎此。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養志齋

國朝劉基覆瓿集養志齋記　事親莫大於養志，孟子之言至矣。華亭唐伯讓書而扁諸室，蓋將以朝夕覩省而致孝於其父母，屬予言以記之。夫孝百行之首也。為人子而志乎孝，夫奚為而不淑哉？孔門弟子以孝稱乎聖人而揚于天下後世者，閔子曾子而已。游夏之徒，則各有所虧缺，而曾子亦不能以是傳於子，何耶？甚哉孝之難也。今世之養親者，以飲食供奉為至足，而不知戒其亦欲其欣，至于違其情而不顧，又烏知所謂養志之云乎？唐氏東吳之巨室也。華亭在松江之濱，勝地遶乎淅，古烏程之醿，巨口細鱗之魚，秋菰春韭之美，芳蓀精稻，晨鳧露雞之膳，所以適口充腹者，無不有矣。其為室也，東望三泖九峯之山，西望具區，山光水色，遠近輝映，翠霞晨飛，玄

鵂胥鶩。松篁衆木。花鳥靡曼。所以娛耳悅目者無不備矣。白髮生於堂上。綵衣戲於庭下。欲其與隨所命。欲有適僕夫版輿。觀望順指。不呼而集。其斯所以稱夫養志之名矣。雖然。予之所求於唐君。則有大於此者。夫父母之愛其子。心無窮也。痛癢疾疚。如己受之。否泰榮辱憂喜鍾焉。可不念哉。人知愛其身。不愛其親為不孝。而不知愛其親。不愛其身亦為不孝。世固有盡心力以奉父母。而不謹其身。以陷于刑辟者。其於道又何如耶。是故時言慎行。由義履禮。使父母之心不以我而勞。尊賢友仁。修慝辯惑。使父母之名不以我而汙。和其兄弟。親其姻族。睦其隣里鄉黨。使父母之澤流于子孫而不墜。所謂養志其庶幾乎。唐君勉之。閔子曾子亦人也。

繼志齋

國朝何蟫閣集繼志齋記

淦士婁君仲實。世儒家。實為唐相譙國公之裔。始居吉之文江。自其祖澗雲先生與其先人務志。乃徙淦。故禮部侍郎魯公得之師澗雲而兄事務志。仲實既與之同學。公嘉其克守家法。嘗為之題其燕處之室曰繼志齋。仲實謂予曰。公之名予齋也。蓋以予先人之志進於某也。其意厚矣。其後公既仕于朝。及請老而殁。不及家。故未嘗一言。吾子公友也。敢請為予言而記之。予惟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繼志。禮曰。孝者善繼人之志。蓋能繼其志。斯能述其事矣。善繼善述。孝之大者也。故為後嗣者。必明乎先世之志。而先世之志則可知矣。事之所欲為者志也。而為之有成與否焉者時也。志之所在。必行也。而行之有至有不至焉者力也。吾於其已至者。奉承而弗違之可也。於其未至者。充大而卒成之可也。斯謂之繼志。仲實其知之矣。昔予初舉進士時。始識貢士君。所行文工行淳。良士也。逮竊第南歸。又識所性於維揚。于時淮之游其門者彬彬也。二君於仲實為諸父。予雖未識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之。非惟可以知務志。亦可由二君而知其先也。今又見仲實父子焉。又可以知其後也。仲實篤守先志。智足以知方。材足以立事。洽之以詩書六藝。以成其文。固其質。於以倡其子弟。以無愧於其先。他日子弟亦倡其子孫。以無愧於今日。則亦無負於魯公之所期待者矣。

先志齋

元程禮部集先志齋記

夫為今公卿大夫世臣之子弟。而不以聲色狗馬馳騁歌舞佚樂為事。此其志已足嘉尚。又能敦詩書。說禮樂。講求古聖賢之學。自比於布衣韋帶之士。下其身。貴其名。去其驕。尊其道。其志之大小遠近為何如哉。昔者顏淵季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之徒事孔子。皆閭閻之士也。孔子與之言志。其所對非經邦之大。則修身之微。孔子各許其能。而亦告之以己志。非空言也。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也。孔子顏淵季路冉有公西華曾晳之徒之不遇者天也。豈志之過哉。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囂囂然樂堯舜之道。當是時。易之聘幣未至也。而其志則已可知矣。道書曰志。伊尹之所志。詎不信歟。高昌彥中故中書左丞心齋公之子。廣平王從子。相國之甥。所謂世臣之家也。乃能眇焉深思。不以軒冕為榮。而以德義為貴。屏少年之豪習。慕古人之高風。豈非志之大且遠乎。於是折節讀書。聞從余游。余喜其能卓然自立也。為取學記語以扁其藏修之齋曰先志。且告之曰。聞諸先儒。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於乎。予其慎擇之哉。作先志齋記。

崇志齋

國朝貝廷臣集崇志齋記

王公之尊。賁育之猛。季孫之富。舉不足以撓吾中者。蓋有不隨氣而衰。不與時而變遷。則行而利乎物。窮則晦而樂其天。此志之為大。與天地相配歟。孟子持其志。易曰高其志。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而世之有志者恒鮮。所見者小而不見乎大。所務者近而不務乎遠矣。蚑蛭蟥自足於蹄涔。孰知鯤鯨之縱於海。鷽斯不出於蓬蒿。惡觀鴻鵠之翔乎天哉。惟豪傑之士。立乎萬物之表。而本之以誠。其進德也必果。其成功也必銳。聖賢事業。莫不在我矣。由是觀之。人品不同。而所志亦異如此。然學者又可甘心卑污苟賤之域。而忽於高且遠耶。志伊尹之所志。則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亦伊尹也。學顏子之所學。則無伐善。無施勞。亦顏子也。君子豈強人之不能乎。亦在為之而已。余嘗以是告人。特未見其能自勵者。至一時好高而行。或遷之。又無足稱焉。今兵部尚書陳公彥銘。顏其讀書之所曰崇志。不遠三百里求余記。故舉其說以復之。且公由幕府一蹴至夏官。其位既崇矣。位之崇者。寔由崇志而致。若余之所以告公者。不在於位而在於道德。爲苟志於道德。推之所為。將見事業無窮。非顯於一時。而及乎百世。非榮乎一鄉。而施之天下。此蓋公之素志。亦人之所深望也。於是乎書。

性齋

元王沂伊濱集書性齋說後

新安方成讀書之室。翰林侍制揭君曼碩扁曰性齋。取易成性存存之義也。襄陰王沂述曰。情者性之發。性者心之理。感而遂通者用。寂然不動者體。其靜也如泉斯涵。其動也如流迤邐。或濤瀾之壅決。非捧土之或止。求復所有。斯克乎己。卓爾不羣。萬善具備。靡闕靡虧。常目在是。體立用行。曰道與義。其功何以。卑禮崇智。崇也效天。卑也法地。念茲在茲。生生不已。一真春融。諸妄蟬蛻。徇誰名齋。新安方子。敢質一辭。以迪來裔。

陸子方集性齋為分胡陸提舉作

孔門性不聞學者失其義上中下

為三善與惡為二。鄒荀各異而同。韓揚同而異。不指理不明。不兼氣不備。理無智無愚。氣有駁與粹。本體在涵養。工夫要克治。立義以居敬。存誠以去僞。曾思兩卷書。學問千古事。性外無餘天。齋中有樂地。　吾宗家湖曲。廬齋納天光。清源仍活水。中有菖蒲香。我欲袖兩圖。再拜升公堂。先天揭右序。太極列左方。見草憶舂陵。看花思洛陽。花草各有性。指圖試參詳。

正性齋

（宋强祠部集純甫仙尉正性齋序）室以齋名。無他也。庶居之者內焉諸心。外焉諸身。藏焉為萬慮。行焉為萬事。無不絜齋而居之也。苟身躓於貨。心溺於偽。慮發而不端。事行而不正。獨泰然以居。是有齋名而無齋實矣。純甫名家子。一命尉此邑。署東舊宇葺以為齋。六經置諸前。羣史列左右。純甫日居其間。取詩之無邪以東心。禮樂之中和以治身。易之精微以端慮。春秋之斷以行事。書之洪範以蹈中。其考諸往載。則姦邪雖死。我得以筆誅。忠骨雖朽。我景其遺烈。士無愧於齋實矣。顧其名猶缺。且諮於予。予曰。夫身本也。心本也。性之於心又本也。性正則心正。心正則其身與事無不正也。且以正性名君齋。若乃苟華摭摘。苟積圖史。動靜不由於正。則非予所以名齋之意也。

修性齋

（宋蘇魏公詩寄題宗室世澤太博修性齋）人情安逸或驕惰。君子操修有本原。結宇近同間燕處。題顏深警聖賢言。游心最樂羣書富。寓目無窮百卉繁。治世右文風教洽。彬彬儒雅徧宗藩。

所性齋

宋黃庭堅集王子舟所性齋銘　道行不加。窮處不病。此之謂性。由思入睿。由睿入覺。此之謂學。性則聖功。謂予不能。倒戈自攻。天下求師。四海取友。道立德尊。宗吾性有。

正心齋

（宋王邁集正心齋銘）古言修身。在正其心。一不在己。邪百其侵。忿懥有所。為獸為禽。稟然君子。履薄臨深。

清心齋

（盱江後志新城縣廨在縣郭之中。有清心齋。）宋陳夢庚詩題馬舍人清心齋　此齋一室旁無徑。危與微間只此心。世故洗空元有易。人情移盡底須琴。虛中不着秋毫累。徹下當如一水深。何物摩尼能照燭。滿牕明月夜沉沉。

存心齋

（宋洪邁夷堅志存心齋）趙善璉與弟居衢州肄業城內一寺旁小室。曰亦樂齋。是歲獲解而拙於春官。或為言樂與落同音。士子所深諱。而以名其居。宜不利矣。乃改為居易齋。久之夢老翁高冠雪頤來相訪。指而言曰。子所以易此者。正以樂字為不美。獨不思居易者。居白樂天之名乎。白樂之稱尤為未雅。璉謝曰。然則何為而可。曰當命為存心齋可矣。覺而更之。遂以乾道五年登第。調韋貢慎官為予言。元許有壬至正集存心齋記　士為學。一於己。人不與焉。至於處不順之際。則學力淺深從可見矣。夫不順之來。其處之也。有漠如浮雲。倏如飄風。泯然若不見而不聞者。或實息缺。亦罔自反。妄物我。混是非。流而為荒唐寂滅之學。為己者固如是乎。復有致力容忍。如飢禁食。如砭受楚。堅制不動。而愇愇者故在。又若懲忿而實非也。欲去二弊。莫若師孟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愛敬此施。效驗彼著。橫逆之至。自反再三。內省不疚。在人者吾何與焉。尚論古之犯而不校者。顏子其成德乎。若婁師德之唾而不拭。不幾於矯乎。呂蒙正不問毀者姓名。以為一知則終身不能忘。是不能消融以理。畏避有聞。寧不知之為愈也。或一知之。胸中之芥蔕。將不復可釋矣。不知孟子處之有至善之道焉。廬陵王務先君子人也。他郡知其賢。以禮邀致館而師之。先廬在鄉里。為里豪所吞。歸則舉室皇皇。別購隙地。盡瘁經葺。始有以庇風雨。即東室為游息所。摭孟子處橫逆之旨。揭以存心。俾予發其縣。竊惟士之為學。觀孟子反覆之精密。一有不盡。謂吾仁吾禮若是足矣。則橫逆為患。非不幸也。宜也。則是舉安人而施諸身也。務先之自反審矣。尚慮其愇愇者存。未能渙然而釋也。務先曰。予每懷舊物。不能不為之痛心懟悒。固若愇愇者在。循名惟義。所以

自釋也。又恐用力者有不至。旦夕顧瞻而致察焉。又所以自勉也。予曰。不能不懟悒者。人之情也。顧瞻而致察焉。自反再三之謂也。務先其善學孟子者乎。彼蒙於忿慾者。聞之獨無開明之時乎。則其悔悟而反璧也有日矣。務先為劉凝之乎。為沈麟士乎。予又以是驗務先之學力焉。

養心齋

（輿地紀勝齋在沔陽州廳東。）

問心齋

（合肥新志淳熙己酉。李主正邦建草堂在縣廳北。淳熙丙午。令）辛揆結茅為之。紹熙壬子。令路巖卿復於其前剏屋三楹。榜曰問心齋。

潛心齋

（宋李處權崧庵集潛心齋詩）古之學為己。今之學為人。始乎芒芴間。擴充遂無垠。克己而復禮。天下皆歸仁。尼父百世師。道妙聖且神。天將為木鐸。故未喪斯文。賢哉顏氏子。至樂忘其貧。語之而不惰。好學無與倫。孟子養浩然。卓爾踵後塵。萬鍾與千乘。不肯易其身。茫茫自聖哲。六籍經幾秦。末學更多岐。學海無問津。伊川二先生。身循道愈振。當年從之游。不減洙泗濱。至今士氣盛。亦復民風淳。柴子柯山秀。言厲即之溫。由來思無邪。果見德有鄰。潛心坐一室。淡泊遺囂紛。收視而返聽。自得於見聞。先生雖云亡。書在傳日新。得味極鑽仰。恍如入室觀。而我先君子。實預絳帳賓。我亦聞緒餘。往往書諸紳。多言反成蔽。自學道

乃存蔡狀一幅巾。晝晚來扣門。詩海陵韋崔德符管心齋詩　雙扉掩斂香。一榻下京慢。前人嗟不死。萬古映黃卷。時時擷英華。一一諳徵遠。鼎食姑置之。此味良不淺。

廣心齋

宋蘇東坡集鮮自源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憎愛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積瑣瑣。得得戚戚。忿欲生火。熱爐傾側。焚我中和。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古心齋

元朱晞顏瓢泉吟　萬古心齋為朱鑑子明賦　世俗相詬病。美剌非妍媸。紆徐極狡獪。骯髒多環奇。我面寧似子。吾我不自知。至哉虛靈中。有物窈莫推。羊狠類渥丹。麟拔生蒙倛。聖狂惟自克。是故幾于危。克舜去已遠。厥鑒猶可師。明德始自明。今聞日四馳。咨嗟今之人。方寸有險夷。作詩以銘子。聊用自解順。

澄心齋

元楊叔能小亨集澄心齋詩　退食公園後。焚香即燕居。鏡明含萬象。水淨見羣魚。幕府當荊楚。官曹塞簿書。靈臺塵不到。為計未為疎。

心一齋

國朝宋玄僖庸庵後集心一齋記　郁君敬脩。四明善士也。藏脩于郭居。扁其齋曰心一。而徵言於餘姚宋元僖以為記。乃繹古訓而言曰。心神明不測者也。得於天而主於人之身。天下之理於是乎具焉。天下之事於是乎應焉。古今至遠也。而通乎一息者心也。宇宙至廣也。而周乎一念者心也。天至高也。地至厚也。人之身至眇也。而參為三才者心也。心之於人。至貴至尊者也。而耳目眾體之官不能侵。至虛至明者也。而耳目眾體之欲不能蔽。侵於耳目眾體之官。蔽於耳目眾體之欲者。眾人之心也。性統於心而靜。情統於心而動。靜而恒中。動而恒和者。聖人之心也。雖然眾人之心豈果異於聖人之心哉。譬之鑑也。聖人無垢而眾人有垢也。自有垢而至無垢。刮磨之功也。自眾人而至聖人。學問之力也。學問非一事。而放心是求者。學問之要也。何謂放心。心靜而昏。動而雜者。放心也。心既放矣。以之檢身則鑑失其明。以之應事則衡失其平。甚矣放心不可以不求也。求之柰何。心一而已矣。以言乎學問。敬而循序者心一也。以言乎應事。敬而中節者心一也。心一之功大矣哉。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余謂聖人之道亦然。聖人有心而無為者也。天地無心而成化者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原其功。不越乎心一而已矣。敬脩其進之哉。

意齋

元王惲秋澗集意齋銘　醫言意也。精微而危。不誠無物。誠斯明。斯意誠。心正。以至圖治。治國尚可。奚難於醫。仲尼無意。人孰能追。莊生刻意。我非敢知。惟神聖工巧。意行不疑。然後是齋之所謂意者。庶幾得軒岐之遺。　題邢君用意齋詩　禹城方使譽刑君。頗我能鍾老病身。賦就痒梨空自惜。幾時相對意齋人。　百疾中來有變常。智人察色信能量。細看雜彖縱横說。到了何曾有定方。馬青泉需庵集意齋詩　紙上陳言泥不通。千金良藥竟無功。意齋二字分明了。便在前賢筆的中。　絕代名流不可忘。千金良藥亦非常。術中百法有輕重。肘後一方誰短長。俗子安能盡工巧。古人未必愈膏肓。意齋二字分明了。君到臨時與細詳。

紹意齋

陸庭元詩題紹意齋　聖人毋意物我同。大賢庶幾其屢空。今君胡為用此意。乃欲酬酢萬化參天工。客來無窮君不厭。所施不同皆有驗。風寒燥熱互相代。一理驅除無頓漸。衛門端（一作要）坐一事無。衆皆劫劫君有餘。見賢不避忘其軀。肯與俗子爭錙銖。知君此意久已絕。為爾病生吾有說。倚儲百藥待百病。任爾紛紛強分別。君但守此心如鐵。徧與衆生除衆熱。是則名為無意訣。剩放南山（一作窓）着秋月。

誠意齋

元李一初雲陽集誠意齋記　禾山之麓。逶迤而盤礴者。賀氏世居焉。賀氏之族大以蕃。其人多碩砢英乂。獨其溫厚典實。不為矯激詭異之行。而人自信之。蓋嘗題其燕處之齋曰誠意。誠意者。大學自修之條目也。誠者實也。意者心之發也。人之為人。所以能酬酢萬變者。恒存乎心而發乎意。意苟實。則為善而誠善矣。天下之理。唯善與惡。為善則為君子。為惡則為小人。世固有知君子之當為而小人之不可為者。柰其念慮之微。纖芥之頃。一有不實。則事雖或善而意已不善。君子小人之幾。於是而遂分矣。世變風移。仁義之塗榛塞。彼其跳梁乎閭里。裔臂而大呼。肆行而無忌憚者。是固狠狠無足譏也。今其有異乎是。而稍知君子之當為者。則又不能自克。而蔽於自欺。往往心為小人而貌為君子。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究其所由。皆其意有不誠。故其行有不至耳。某當時事更變。人心險崎之時。而能從容應務。挫其銳而解其紛。卒使鄉隣賴之。婣戚倚之。朋友稱之。而某曾無一毫矜衒之心。歛容而退。澹然若不欲為世所知者。此其意豈可知也。且吾嘗聞之。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世之為善而不誠者。欲以欺人也。欺人者未能欺人。而徒以自欺。自欺則欺天矣。唯君子為能表裏洞然。意在是則心在是。心在是則天在是。君子之所為。固求以無愧於天而已。古昔聖賢其教人也。必以誠。誠者所以合外內。貫天人而一之者也。某日從容乎是齋而思所以名齋之義。朝於是焉。夕於是焉。動靜食息必於是而不舍。然則聖賢可同歸矣。豈獨異於今世人哉。宋王逵集誠意齋銘　明善之功。在誠其意。好色

慝臭所指所視厭然不善何止如僞曰憮曰欺皆由於自元許有任至正集弘褱王希賢齋扁誠意乃弟希英憲郎求賦詩 堪輿大無際眇已乃中處與參非此心傾欹孰撐拄虛靈妙不測捕影竟何所念慮一發動昭晰露端緒實力少未殫圓方亂規矩是猶虞機張括度斯釋弩充盈皆至善毫髮絕過舉遂令天下平推極效乃許彼美三槐裔弘褱見翹楚起廢學已神稽疑逆如覩扁齋自警省實副名有取窮達命自知含光樂環堵觀釆卜醫中誼也閒自古雖弟充可入青風振烏府談兄勝頻古儆題萬緗堵何年遂獵纓詩成先滿臂

生意齋

元白君衆寓齋集題生意齋 芳草何青青青爲誰好傲物衆所憐寸心長自保零雨浥華滋輕風發幽抱但恐荊棘深憂思以終老

適意齋

元劉仁本羽庭詩藁適意齋銘有序 鄭士倪可與仲權治所居之室番易周君伯溫篆適意齋三字以扁之來求銘銘曰 寓形宇宙貌焉羈迹造物爲徒萬化遊自心與道洪意隨理適天廓淵深鳶飛魚躍嗒然而忘冊冊而得自我行權匪縱而佚庶幾適道逍遙玆室

體齋

江湖後集宋敖器之體齋詩爲梁谿馮季求作 口腹不自主來吟體齋詩三肅齋中人問體安措辭體卑語近拘體高語近蹯目口鼻形人各師其師要之天地間當以一理推馮侯好兄弟一一青蘋妄是家好談道脫略毛與皮一堂春愔愔詩禮相娛嬉但媿遠客塵況予連理技雖非參自訣要知不磷淄我車得國工分路有險夷君知曾與點妙在物不遺畫其作春秋一字如權鍾越竟皆趍肴斷謂此語非俗儒無己心望道如偶紙鬧門畫圓方用世多參差千載堪一咍汝足未及蹴馬郎顧我笑出父鑪煙進黃花繫墻東青山轉墻西吾言亦已費須君孚一卮

誠身齋

宋韓元吉南澗集誠身齋銘有序 河南富子立以誠身名其齋而徵詩於韓子韓子曰吾詩不必爲也詩以達情而以論道吾懼其幾於釋老盍試爲之銘夫子思孟軻之說學者日誦而易之故也郎與端以求道不則其趨禮如其居顏如色以爲容擇然後言欲致其誠者誠以事則無施焉君子之於道也將以成天下之務非獨爲是槁木死灰然也譬之水焉其止也可以觀萬物而行也可以利萬物吾子其勉之哉銘曰 老佛肆行灋心日盲置生問死土木偶形舉基諸儒白首抱經弗行致理盍反第程何以救之曰身是誠誠久而著道將縱橫放諸四方如權過衡聖人之運實侔于天唯天不言萬物故成君子反身蓋復其原匪誠能天以天道名水流在川無或不盈予能終之

天下可平李彌遜竹谿集富子立誠身齋銘 物不可得而正曰正己己不可得而正曰正心反身而誠以合乎眞盡天之道而施諸人其感如神子其書諸紳

禔身齋

古羅志齋在湘陰縣

脩身齋

宋王遂集脩身齋銘 天下國家其本在身絜榘是欲勿以强人通身義理不過曰仁充而大之此之謂神

敬身齋

國朝胡仲子集敬身齋銘 池氏居永康之荊州華仲即其居而闢室焉曰敬身徵銘於嬀仲子仲子曰華仲其知本乎道無往而不在君子無往而不敬何獨吾身爲然乎蓋三極之道人參其間大之爲天地幽之爲鬼神彰之爲萬物萬事其理有一不備於我乎能敬其身則將無不敬矣敬身有道心爲之宰存心有道一爲之主彼靜而固動而梏者俱失之矣華仲其慎持之吾將以觀德焉乃銘曰 緊厥生參天地彼雕肝何藐爾六鑿披七情熾近感忽嗜克制返諸躬道孔邇惟天君寔司契正爾容定爾志儼若思肅如祭慎爾獨恪爾事貫動靜合內外貞夫一斯爲貴純不已聖可企赫有臨惕無怠

省身齋

元程雪樓集蜀冉惟良省身齋銘 聖人之學惟博惟約既達夫博乃守其約其約伊何忠信傳習日以三省其道乃立忠謂盡己信謂以實傳之於師習而勿失匪忠而忠匪信而信雖信雖忠於義已吝傳必由聖以戒頗僻匪傳而傳習之何益是以曾子卒傳孔道由思及孟萬世允蹈省身冉氏惟曾是企拳拳服膺是亦曾子

曲肱齋

宋王東年先生集方子曲肱齋序 鍊峯方子一日扣門而問予曰我之生也我先人嘉我初則取究儒之受氏以命我名我自束髮念之求所以勝彼者未可得也今不幸先人棄養懼懼之孤恐無以終奉前訓今且於舊廬之西別爲宴處時曲肱而枕之以求吾志因以名吾室庶幾其不墜是訓也有過而抵予者曰予之爲道也固如是乎彼大賢者飢則具一簞之食渴則奉一瓢之飲其心殆未嘗飢渴爲也飢渴者夫子之道耳今子少而文以文名長而仕以仕進日者乘使軒過閭巷坐車中自如嫂婦下撲童稚奔走人自是賜予矣何敢望回也我聞是而病之未有以告也叟以爲何如予徐謂之曰方予無以是爲病也予之師古人將師其心乎師其態乎今有人曰吾聞塗之人可與爲禹禹跳而吾趨非也躡吾足而跳之人孰爲不然則稚子皆知笑之矣予其屬先公所以授予之志從事於所謂四目視聽言動非禮弗克雖捨簞食而大享邯鄲飲而薦醴從其所得於外而內損焉予之肱直可也曲可也其何異於庸哉且是言也吾知子既

歿之矣故敢因或人之辭以為告予其許之乎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曲肱齋銘并叙　東萊王公望之闢小室於所居之東以為遊居寢卧之地而未有名静寄老翁為名以曲肱而告之曰夫士於世孰不欲富貴以奉其身而自古有德之士志有終其身而不享者豈惡而欲遠之哉顧有義焉爾彼其意以謂居數仞之堂自視與蓬蓽為孰榮列九鼎而食自視與簞瓢為孰美是固不待較而知一有不義而得之不啻若舉而措之塗炭則士亦豈可以苟於進哉余惡夫及及於富貴利達者懼可以售其身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雖足以快其心寧不少愧於吾聖人之言耶今望之年少而志高好學力行有意於仕而未遇者雖君子出處之致固已聞之於古矣余恐其中流失船半九十里而不至欲逃於世俗之病而未能也乃作斯銘因以為戒焉銘曰　貪夫嗜貨夸士殉名俱亡其羊孰為虧成吮癰舐痔我冠結纓不義而貴以辱為榮劫商盗冢鼎列鐘鳴不義而富以汚為青時不我予余何其攖飯蔬飲水以樂吾生瞋目曲肱誓安而行頹然隱机非寤非醒視彼儻來倏如雲興須臾變滅去留何情士志於道物類其明皎皎君子自明而誠知義之重知物之輕死生如夢孰窮而享愚者味焉而力吾爭揭吾聖言以服予膺○赤城續志蔡向題云莫笑此齋小曲肱聊度年玉樓谷十二世界納三千亦可難尊俎何妨散簡編戲余留歲月墻遠不能前　汪敬題云　一室安巾鉢頹然了性空曲肱忘世夢行脚本家風山静人稀到窻開意不窮我來頻假寐樂亦在其中○樓攻媿先生集巾山曲肱齋詩　山立青其外人行紫翠間小牕開木末孤塔映江灣平楚不勝遠白雪相與閑我來不暇寢兀坐對前山

服膺齋

宋度正性善堂集訪舊所遊服膺齋悵然有懐　當年志氣儘豪英便把文章作六經堪笑從前大昏草十年方見服膺人

怡顔齋

國朝胡仲子集怡顔齋銘　衢之超化寺昔紫陽朱子東萊吕子嘗寓焉寺故有雲山閣有怡顔亭兵興以來悉廢為郡城漫不復識矣惟朱子所書亭扁石刻余於祝仲文家見之仲文有吏能退居委巷誦習猶諸生也遂名其齋曰怡顔以余嘗事二子之學來徵言乃為之銘曰　萬物芸芸孰怡爾顔人之感忽日尋乎前苟物苟物與物俱遷不物於物宅心孔淵內敬不萌外不能干以一觀萬參彼兩間流峙動静匪山則川飛躍下上匪魚則鳶春木既榮冬井亦妍化育流行精順具宣乾確坤隤形附象懸凡厥有生靡不可觀皆吾之與靡不可歡不措于私乃樂其天

容膝齋

元程禮部集容膝齋記　夫人不擇地而安雖蓽門圭竇晏然若有餘者心其守道者也古之人內重則外輕富貴貧賤何足以動其心哉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孟子則曰我得志弗為也居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樂之有道之士其所守固如此揚君文玉之在臨淸幕府也為府屬官治文書佐歲餉有勞秩滿當遷不汲汲於仕進有屋一區編葦為墻懸席為戶蓄書數千卷日嘯歌其中顧視其居不啻廣庭邃宇怳怳乎無不足也題其額曰容膝齋新安程文過而嘆曰揚君其有道之士耶容膝者昔陶淵明歸去來之辭也淵明一縣令耳其居官僅八十餘日非有深政久化以易其民也然而求當時縣令之賢無能及之者非獨縣令無能及之雖貴而公卿大夫亦無能及之者又非獨當時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舉自以為莫能及也何以至於是耶且淵明不以束帶見督郵之為嫌而不為縣令乃以五斗米故輕百里之民社而去之殆不合於人情無亦其心有大故不然者而人固不識也由是言之則薄富貴而甘貧賤亦未足以論淵明也今揚君取其辭必將悅其道悅其道必將得其心法言云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顔之人亦顔之徒也揚君其果有道之士哉世之昧昧者務侈其居室麗甍薄霄藻櫨檻掩山澤塗丹青刻蟲獸猶以為未足及名敗身辱曾不得尺寸之庇一榻之地僅足容膝終身安之子孫保之無他守道與否之異也吾揚君之名齋益有感矣初府中大僚孔子顧高壯宏麗揚君與有力焉余忝職教於斯又與之遊故為之記○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和李運使題趙吏部容膝齋詩　公不見金谷樓臺插寥廓珠璣映出琉璃薄滿甑青螺甲第空富貴回頭鷲旅泊又不見淵明三逕似元卿繼縹茅簷僅容着心知侈汰非遠謀寄傲南牕安所託二子薰猶古至今遺臭傳芬皆自作中郎天機湛秋水涵泳源流漱芳酌小齋容膝思易安顧盻俗緣嗟自縛琴書對眼助清閑杖屨從人笑踈畧紅塵一點不到處只許爐香度帷箔吁嗟淡静世所難此味要之屬丘壑能以膏粱甘寂寞道德高風信玄邈真長標置自非凡區區乃念東山樂見唾逸少固所宜詎識此生如寄殼會須掩門友松菊俗子扣門從剥啄揮殘塵尾雖可佳弄絕章編良不惡僧梵崇集若訥容膝齋詩　一室良易安兩膝劣可受道人樂虛寂嘿坐徹淸晝雙扉閉不開而我時一叩禪味恣所嗜妙理深莫究小窻栖白雲喬木挂玄狖細泉出蒼崖冷然瀉幽竇許綸詩心肖包天地人亦天地物莫咲容膝齋空洞足伸屈洪适詩寸地有別天斗牖無長物吾身容易安此膝不可屈宋松阜齋集寄題陳國器容膝齋

淵明迺畸人遊戲於塵衷南窻歸徒倚宇宙容膝間豈不念斗米折腰諒匪安是非無今昨飛倦會須還國器青雲姿遠志追孔鸞曲肱數椽庭尚友千載前規摸琴書室料理松菊緣心遊萬物表了覺函丈寬念君方適越昔至誰云然要知丘壑志本出軒裳先瑣闥麗宸居追飛不云艱回車莫待遠泉石閒此言

抱膝齋

宋葉水心集陳同甫抱膝齋詩二首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和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功雖從歲晚譽已塞區間今人但抱膝派俗忌長歎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删譏訶致因簞一飯不得安珠玉無先容松柏有後艱內窺深深思仰視眞眞翰勿要兩髀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埋前山（音駭則難）聽問駭則難答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尊沓培風鵬未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手挨二千年柔條起衰颯念烈燋天回意大須事亟偶然不施用甘盡齋中榻草爲楚人弓亡失任撓踏莫作隋侯珠彈封壁埃壒

淨名齋

宋米芾集淨名齋記

帶江萬里十郡百邑繚山爲城臨流爲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刻地靈極俔而雲霞出沒星辰掛腹而天光不夜高三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極海野西南朝數山者謂之多景狀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西爲

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淮海之域遠岫隱見滁泗之封洪流東指白沙之雲濤如線大磧南絕中澪之顛巖蔚起笮山之隙岧嶤嬰聳五州之外嶒峻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山異氣龍矗于天晨曦晝虹持媚于左長庚織月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雪饒春聲于西郛而秋留南岧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南則杭以湖山郛其境洪則西山擁其望潭以岳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連窮荒迢遞發周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派而赴北既瀦既淵亦沃亦蕩也多山引領而趨東且列且驅各摩各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揖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楂旋蒂根鳴而唇何投餌洪鍾動而飛仙下疾飈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劾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纖雲漏月清籟韵松兜羅恐而螢光生陰霧合而大霆走瑰奇忽倪又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某字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宣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見寄云京塵汩沒興如何歸棹翩翩返薜蘿畫室生涯寄京口滿床圖籍鎖岩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北固多爲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宣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與公之與余同此樂也余今來也歲時在其間去也自筆藏爲圖念老矣無佳句壓其勝後之登吾齋攬吾勝者得不爲吾賦乎太常博士米某記

晦迹齋

宋陳后山集晦迹齋銘

昔之處者以晦而明惟有其實不辭其名學而積之問以發疑人則已矣我則以思惟其好之孰不告之寧也有室是以勞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　七皆

齋（齋名十四）

天遊齋

（元李一初雲陽集天遊齋記　醴陵周君善翁築圃于北門之外青山遠揚綠水橫亘溝塍畦苑交錯高下而烟雲）草樹之杳靄蒙蒨可以馳遠思而寄幽興也於是遂規圃之中以爲齋齋之外環植花木百卉清芳美蔭無不可愛暇日携二三友從市塵中來即解衣脫巾忘棄世慮翛然若塵埃之去體洒然如執熱而濯清風也予聞而造焉與君燕坐竟日超然縣解乃請以天遊名其齋君曰子名我齋固當盡更爲我陳之予聞天之於人其不和合也久矣其孰得而與之遊乎蓋天之生人一體而分喘息呼吸與天爲一而況虛靈之府神明之舍乎人唯嗜欲以昏之憂患以迫之寵辱得喪喜怒哀樂之情戕賊而桎梏之膠膠焉擾擾焉日與事物爭鬬於前而胸中之天已索然無餘地矣苟欲遊乎是則必啓其昏去其迫除其戕賊桎梏而後得焉其要在於審夫輕重而已古之至人有不以天下累其心者有不以一國累其身者其自視

者重也自視者重則雖天下國家不得以易吾之生也而況於瑣瑣者乎噫人之生也有涯而事變之來也無盡予願與君去町畦削崖岸屏其爲人者而求其爲天者從容乎恬淡之場逍遙乎廣漠之野心乎其無心爲乎其無爲行乎自然無所於逆如是者其於天游不其庶幾乎予既爲君名是齋又從而申之以詞曰環堵之室宇宙入焉方寸之地神明集焉俄頃之間四海畢焉遊焉息焉吾與子同適焉君欣然喜曰子之言盡矣當與子共之遂爲記

（宋李純甫詩天游齋）　丈人來始出吾宗草靡波流盡太中七竅鑿開無混沌六根消落盡圓通法身兎角聲聞外塵事牛毛夢幻中誰會天游更端的瘦梅疎竹一窗風

（李端叔姑溪居士集題僧道符天遊齋）　六鑿相攘不覺休超然誰復與天游醯雞甕裏自歌舞野馬隙間空贅疣妙境果從拈處得生涯須向箇中求逢場作戲由來事可笑區區問髑髏

天咫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天咫齋記）

誰謂天去地一億一萬六千七伯八十一里半者齊諧者臆之以爲怪詭誦之如東西若干里某至某強半纖悉仰而眡焉者信以爲厥若有神告不誣異哉言天者也天日夕爾左爾右之不知而謂其荒且遠若是方之外者于以誕而愚若狂者肆焉或曰若是則蒼蒼者非耶惡而以爲蒼蒼耶則吾見其昭昭而已至虛者天也固也至實者莫如天而未有識之者也陰陽日用流動充滿一舉首而參乎吾前一瞬目而壓乎吾上其喜怒變化而聲而形無一有隱於我我日與之周旋而過欲以耳目之區區不聞不睹者君遠若近以欺之可乎哉然是有以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者如神人焉則亦其誕我於蟬翳而愚我於雲霧也然則天惡在謂天在爾心自事其心者也猶噫而不可知也吾謂天無不在吾日所見者皆是也陽明者天道也吾晨興而東方粲然四塞之室亦必有一隙之明焉窮居偏处亦必有尋尺之虛焉仰而瞻不必有接於視俯而視地上者無非天也天在咫尺之間出入游衍日明曰旦烏乎曷其奈何不敬以斯心至所在而見之之地之盤桓無以廣於四達之衢一室之磅礴無以大於大荒之野幽之而鬼神原始要終而生之說死之故屈信之情狀昭布森列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遠之而事君氷天桂海如其城南之尺五所在而如陵紫霄躡青雲玉關萬里無往而非威顏之在望王階之方寸地也蓋退而無不足於心進而無不滿之望以之隱約以善其身以之優游以卒吾歲以之自律以遺其後人以侍夫天之察焉自求多福在我而已非耶吾宗友字昭甫老屋市閒低佪一牌取昔人君家近市所得天咫尺語名

其齋吾家君須溪先生爲書之而未有記乃爲發天咫之義備數義之言依蘇氏三槐之叙叙而銘銘曰天遠乎哉一仰而足毋曰高高視下於目毋曰茫茫無隱尒伏天之於我如我觀天一動一靜帝臨汝前無地不有無時不然蒼蒼匪雲雲亦何有九關非高九萬非厚于觀于存慎爾擧首

雲齋

（宋家則堂先生集雲齋記　士有抱負奇偉不求爲世用猶典教一方以其道私淑諸人者是雖仕也而實隱也是雖隱也與）潛深伏奧獨善其身者異矣河間張彥舉早負[illegible]曲盛名以鄉國公選教授六州十年于茲安恬不競余所謂仕而隱隱而能以其道私淑諸人者也彥舉以雲名齋俾余爲之記余諗之曰雲一也瑞乎天者爲慶雲澤乎物者爲由雲栖遲巖竇偃蹇林壑不能爲瑞爲澤者則閒雲也子取其爲瑞者乎抑取其爲澤者乎抑慕其栖巖偃壑適己之適而忘情於斯世乎昔者禹皋稷契並處克朝蔚乎其輝炳乎其容衣被下士人莫名其功此雲之瑞乎天者也伊起于莘說奮于岩其君用之其類應之膚寸而升不終朝而雨乎八紘此雲之澤乎物者也乃若荷篠耦耕之倫以放曠爲高處不違其里行不越其鄉屋弊聘而傲王公則岫雲之無心者也吾子學孔孟之學誦詩讀書考古訂今方將有用於世使隱君子聖世之

事不足為子言也。然則雲以名齋義何居乎。張子曰。嘻吾敢志古人之志乎。蓋雲者雨之根也。學問者事業所從來也。高山大澤其包納也。厚其涵蓄也久。故氣之升乎天者氤氳郁紛。澤乎土者霡霂霑濡。是豈一日之積乎。士君子之學亦猶是耳。吾與數六州士之從吾遊者數十百人。其渴於聞道。君旱苗之望霓。吾懼乎無以雨之。窮年兀兀。惟日孜孜。亦欲厚吾之所蓄。庶有以霑溉吾徒云耳。子不觀諸易乎。雲雷而為屯。雷雨而為解。屯之雲雷。其蓄諸中者乎。解之雷雨。其澤諸外者乎。子知屯之必能為解。知雲之必能為雨。則知吾命齋之意矣。乃若臯稷伊傳之事業。關乎天。而制於命。吾如彼何哉。子其毋以為問。余聞君言為之歌曰。山之高兮。雲之涵兮。澤之大兮。雲所納兮。子之居啟宮環堵兮。道所存兮。充子之學。道彌大施彌溥兮。雲兮雲兮。其孰窺子之際兮。遂書以為記。

雲瑞齋

（應天府志在府治忠實不欺之堂前。）

步雲齋

（宋真西山集全氏步雲齋記　全鷄一峯。為浦城最勝處。而全氏步雲齋寔踞其巔。人物彬彬多自此出。中改為道宮。忠甫今刱小齋。其）右以復前人舊蹟乎。一日攝衣而登。群山回環。萬象呈露。恍然若超塵世而游無何有之鄉。則為之嘆曰。古人喜高居遠眺者。豈徒以動心駭目云

哉。天壤之間。橫陳錯布。莫非至理。雖體道者不待窺牖而瞭然畢睹。然自學者言之。則見山而悟靜壽。觀水而知有本。風雨霜露接於其目。則天道至教。亦昭昭焉可識也。忠甫之子弟群從多好學。誠憑檻而寓目焉。仰太虛之無盡。俯長川之不息。則吾之德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非富有不足以言大。非乾乾終日。不能與道為一。則於進脩之益弘矣。若徒以擒取科級為簪雲探月。而念念在是。吾恐殆溺於名韁利鎖中。與汩汩囂塵者等爾。康節先生曰。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豈謂是耶。既以復全氏。又以自警云。

觀雲齋

（元馬虛中霞外集寄題淳安方山長觀雲齋）　晝長倚檻書眼開。一片兩片山中來。無心不肯作霖雨。轉覺清風生釣臺。

霧隱齋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袁時良霧隱齋）　袁侯家多文。賴似班叔皮。後來有雲仍。文采如當時。流風今尚存。所恨世未知。一官事衎揚。相遠似未宜。西齋附寔廳。花竹搖風枝。推四有餘日。隱机哦新詩。願君揮秋荼。決獄稱吏師。何必大門閭。可使高軒馳。會當專此門。誥命司文詞。斯文可華國。當代稱羽儀。它時豹一班。窺須管中窺。時來固有待。道在亦可期。只今坐寒窻。相從歡無譏。聊呼管城輩。文字相娛嬉。

向日齋

（元許有壬）詩廊廟迹已遠。葵誠殊未慵。屬茲歲律晚。晴旭升曈曨。靜翁絕兆朕。天闢頑無風。誰鞭火馭出。忽以春易冬。昔年事朝謁。萬馬象魏東。晨光射觚稜。炫爛迷青紅。九重一洞達。六合皆中融。歸來斂手坐。安此丈室中。冉衰老益著。覺惕嗟凡庸。負暄豈非獻。嗣元有豐功。想當俯前軒。悠悠思無窮。還將金鑾事。說與田家翁。劉中庵詩高曦轉東嶺。寒色開林霏。我屋正向南。曠月不掩扉。熙然中心樂。庶比葵藿微。

聽雨齋

宋葛元承詩韓季默主簿聽雨齋　一片雲陰帶日長。落花飛處燕泥香。耕畦桑塢年年事。萬點春聲夜對床。元汪澤民詩題陳氏聽雨齋　片雲生遠峯。晚聽起脩竹。幽趣人得知。飛泉落巖屋。林昏暑雨來。簾虛秋氣入。忽憶滄江夜。孤篷風浪急。張師魯詩宿陳氏聽雨齋　漠漠沉沉燈暈生。忽疑風葉作秋聲。野人一夜關心切。無處春田不耦耕。

風雨齋

（宋孫介詩題張元鼎風雨齋　張侯好兄弟。韡韡棠[redacted]芳。）築室聽風雨。書史堆滿床。床前竹千挺。竹外花兩行。舉頭見青山。秀色臨我傍。客來具雞黍。亦復陳壺觴。坐與塵土隔。澹然風味長。我久倦行役。萬里歸故鄉。相過飲三日。笑語成清狂。百年幾別離。兩鬢各已蒼。此會苦難復。此歡不可忘。

風月齋

（宋韓淲澗泉集次韻斯遠

過風月齋）　老去親朋必相過。夜達晨。百年俱逆旅。千載欠閒人。經隔情難舊。綢繆意轉新。板橋籬竹淨。不着世紅塵。地偏心愈遠。彼自物爭妍。屋宇山圍匝。池塘水接連。持醪留野飯。推食有溪鮮。風月齋曾宿。施村阿那邊。

雲月高齋

（臨川志劉迂字漫翁。宜黃人。號巢松）隱居不仕。文章敏贍。自成一家。凡百氏釋老之書。無不精究。所居扁雲月高齋。宋李璧鴈湖集為劉漫翁老人賦雲月高齋詩　嵇康遇王烈。幽憤竟莫攄。我今識漫翁。轉欲與世踈。況聞高齋勝。雲月隨卷舒。息深固以踵。道集其惟虛。一朝破生死。直到心地初。嗟我覺既晚。尚收麻蕈餘。疑翁乃真契。百里紆柴車。謂我骨木好。誤落塵寰居。已障不自解。頗遣他人除。稽首謝至言。田黃始知畬。雖微跪履敬。脫粟薦霜蔬。翁早涉文史。稚意追嚴徐。中睹世路惡。紛紛臭如拏。回光述鴻寶。妙解超堪輿。啟鑰借我讀。況夢猶華胥。匪惟見異人。乃復得異書。窮途有良遇。喜極還欷歔。居然困韁鎖。阻造焦生廬。後會豈無日。碧霄攬霞裾。不見垂天翼。變化本鯤魚。

雪齋

（宋秦觀淮海集雪齋記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闢此軒。汲水以為池。累石以為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為事雖類兒嬉。而

吕越甚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道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幷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藻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孤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所居齋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貴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之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矣

蘇潁濱詩　君不見峩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峯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燈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

王安石詩次韻景仁雪齋　新聲生屋霤殘點看垣木委弱無多在飄零不更飛坳中餘蔭潤暖處自朝曦稍見青青色還從柳上歸

胡寅詩賦韓叔夏雪齋　君不見齊王雪宮誇孟子瑤殿珠堦千柱啓只知歌舞暖娥眉君未能賢尊樂此又不見玉局文章萬丈光七年忍凍吟黃岡忽騎白鳳凌天去江上空餘一草堂不如衡山樂谷藏春風明窗小閣地爐紅物自湼緇分淨穢我方凍晛閱窮通夜驚山竹珊瑚折起愛溪松篆晚月蹇驢烏帽去相尋可但子猷清興發

蘇仲滋詩雪齋即事一首　熾炭雪窗塵簡編慵偎毳被擁羔氈卯晨呵筆水膠研乙夜橫琴凍折絃郁郁貞鮮且羹蔓浮浮炊餗忍饞涎蜀新清饌處丁粗鼎俎逈時不鮮韲

徐衡仲詩次孫不朋雪齋韻　誅茅築齋吾問試不無說杜門非有心高卧豈徒設青雞陋時流夢不到蟻穴歛裾去門閑鳩木事据楔輪囷餘數椽戶牖小旋拆四壁環圖書一瓢當盃啜所幸足覆頂豈復較工拙我來坐逈時留連去不決況酣飲胄脾取之元不竭踈筠度清風了不畏炎熱請益得所以三復羨豪傑懸知夫子心雅趣不肯屑行藏景軻雄談論小莊列時焉以道鳴青衿輩子姪鷄鷺不小開安得長映雪由來命名意寂寞常稟列爭無纖塵況用以况歸槩挑殘讀書燈焉取拓香薽紙帳供不眠凍檐任風列固應此時心萬念不萌櫱斯道在默悟言之近鐃古當知彼夷齊乃是夔與契孰謂曠古餘風此脩尚輩頎言事從容動輒有所掣頎者雪齋記舉似儀標揭軌範雪齋詩不自悅紅埃塡此數相過意情兩欣悅放辭一何諫亦欲奉天問幡然愧吾盧兒輩之壯茁何當献歸歟爲把衡茅結

再次韻　先生古人流問學景師說惜哉與時違莫便競顯設固應金馬門不易狐兔伐蕭然庭終朝萬戶扃木揳俗容迹不容險若阪九折嗟余獲升堂邇尔享大啜從容事倡酬君不顧手拙由來歲寒交一見心已決縱此淡如水殊勝炙手熱想忘到無何情味自不竭始悟閭閻間往往富英傑我生本江鄉時爲處鸛屑敢駐海濱士接武踵前列學晚仍後來僅足伍弟姪初幸得再見胄次未盡雪殷勤辱呵呵陽春轉寒冽青蔥倚長松敢不慕高絜第應此瓣香不免對君爇斯言不忘投報之無臧裂他時訪宗派而此乃萌櫱時流問其蹤無示口中舌君看禹司空所與惟暨契直須蘇子卿夷險尚一節矧此中有肘肯爲他人掣幽齋四時好新詩要頻揭覽閱足絜高莫便嘆衰埵人生天地間交際固足悅所尚同志爾顧豈問閭閻請觀芝蘭姿香異見芽茁投盟慎與可此社不易結

元張伯雨句曲外史詩騎驢吟雪詩煮茶煎雪水何如掃一室置身虛白裏君家有故事高卧殊未已

黃叔美詩題尹縣丞雪齋　青雲勳業著家聲白雪高齋出帝京簷外飛花深積凍禁中青漏遠傳更不煩降筆寒呼酒閑憶論功夜奪城今日宦遊江海上只須歌詠畲昇平

國朝僧妙聲詩　黃岡有雪堂西湖有雪齋勝選不在雪其人賢且佳蘇公天下士與世寡所諧愛此林下趣品題自吾儕風流吾家述好古獨興懷南杼得成印況與秦文偕神文契眞賞尚友遺形骸積雪遍大野流水鳴空階湛妙信可樂勿媿食無鮭

山雪齋

（國朝何蠖菴集）

山雪齋記　崇仁邑教戴君懋淳雅素高絜士也嘗扁其讀書之室曰山雪齋因友人詹君道存請予記之予於懋淳猶有責沈之慊而聞其扁也可以知其風焉君居邑北僅二舍其山川曠衍多清致戴氏以文獻舊家領山水之勝非徒以泉池雲物自佚者故能婉德於山景情於雪儀刑於安重之表條心於齋陰之境君又嘗交憲使韓公公衡吳公伯尚二公特高其趣或爲之辭或爲之書以表章其山雪之景而予也亦嘗獲交於二公固可因二公而知懋淳矣記其可辭乎哉夫士莫貴於寡欲寡欲斯能養心養心然後能不易所守君豈不能吹黍谷之律乎又豈不能求得熱之方乎而日未嘗睹乎皇皇之堂足未嘗躡乎赫赫之鄉顧乃岸然自立於玄眞幽陰之域而夷然有以自得斯其所以爲雅素而高潔也歟抑予

聞君家封吳之勝蓋亦以雪而名于世溪之雪猶山之雪也其地同其趣同其瀟灑而跡隣也又同懋淳將媲美先世矣然子猷之來剡以不及門爲興令子頗未識懋淳乃以文辭托名於齋得無戾乎是蓋子猷之於安道不以迹而以趣予於懋淳亦不以面而以心其慕望之意同也何慊哉

竹雪齋

元程禮部集一庵書齋幻玉堂羣仙環珮下翩翩歌墻亞石增奇壯壁葉斷捎動冷光寒筍小童愁却掃烹茶侍女妒光曾見嫌勁節多推壓不害排雲倚鳳皇張思廉集夜宿積慶寺題竹雪齋壁 去年曾賦竹雪謠今夜適來齋下宿入門見竹已不凡推窻纔覩青可掬長竿挺挺森似束蒼葉錯金幹截玉萬鞭走地虎脊露千梢拂雲鸞尾曲大噴雖無笋可燒稚歌剩有詩堪讀肩輿逕造欲誰共把筆狂題許吾續經樓曉霽霧始散僧舍秋高酒初熟滿引觥稜滌塵慮大拍闌干謠吟日工剩九月天尚煖船有瑤花洒銀屋扁舟盡興且歸去雪裏再來尤不俗老僧一咲萬山靜幽鳥不鳴千樹綠張翥蛻庵集題林德叙竹雪齋 高齋修竹林積雪竹間深歲暮不改色幽人同此心種梅分地隙籠鶴就墻陰想見掀工上扁舟許客尋鄭彥昭詩寄題林伯升竹雪齋故人愛竹盟歲寒翔鳳吹老天台山皎皎羽衣奏廣樂森森玉筍清朝班開簾月上素光疑入室風生鳴佩還何時擊節披鶴氅爲君醉舞瓊林間

梅月齋

元朱晞顏詞漢宮春賦呂子敬梅月齋 梅與月兮問雪香秋影幾度黃昏相逢驚詫浣盡京洛緇塵空山耿耿鎮無言色咲相親應頻悟風前笛裏三生石上精魂 一自心盟重訂便神交契合隨寓吾真蕭然水邊林下炯青輝冠玉美丰神應酷似家傳清白獻前身

梅雪齋

元陳旅詩賦梅雪齋 素壽翻落星娥渚端葉飄殘月姊家玄圃玗琪總成樹唐昌玉蕊別開花香雲無迹迷寒蝶彩日含光動曉鴉遙想道人石窻底只吹丹火煑流霞張翥蛻庵集 梅雪齋爲紫霄宮楊蓬賓題 雪樹生香滿佩巾紫霄最上集仙真苔荒鶴跡渾無路花暗笙聲不見人瑤圃月寒通白曉丹臺雲煖駐長春莫教流水山前去恐似桃源客問津釋大圻詩梅雪齋爲遠彥常賦 梅雪相輝映遠空森橫猶愛月朦朧更期佳實充調鼎好在青黃烟雨中

蘭雪齋

元劉申齋集 廬陵蕭子有以鄉帥之孫御史之子當國家鄉用文學之日讀書盤中遠跡塵外有蟬蛻富貴渾脫聲利離去世俗迥立幽獨之意然時取高人世外所未能忘者數寄意焉其間居誦李太白詠魯仲連詩有曰獨立天地間清風灑蘭雪意欣然慕之取以名其讀書之所曰蘭雪齋余友范君德機爲作太篆三字筆意高古予有求余文爲記余惟魯仲連高風勁節自太史公後惟太白可稱知己太白詩慕仲連之爲人者多矣獨此兩語如爲仲連寫真數千載之下如見仲連此不可以尋常言語文字求也盍相與言仲連乎仲連齊人也當是時天下之勢在齊山東之國能制秦者莫如齊秦取天下所謂遠交而不敢加兵者齊也故齊寂後亡昔者孟子嘗欲用之矣而不果用仲連者有孟子之志者也夫蘇秦張儀其才足以識天下之大勢而皆汩沒於利欲計二子之在當時炎附煖逐如蛆蠅之在糞穢終身沒溺不可悔悟仲連不肯帝秦一念已足以蓋世而吞秦矣使其受平原君之封爵與其千金即與二子何異後來遺書燕將徒以世齊人誼不忘父母之國見辱於强敵爲齊取燕復齊故地而田單者不知其心亦欲以區區名爵而羈縻之此與平原君何異夫仲連視六國之人皆甘心老死奴虜六國之人材皆甘心喝死臭腐此仲連所爲橫絕森舉而不忍顧者也是意也惟太史公推見之惟李太白獨慕之夫以一言而却秦軍殺燕將使仲連得志秦雖有席卷囊括包舉并呑之勢將無所施而能使趙勝田單終其身不得覩其面此如幽蘭之在空谷天風飛雪灑然過之自爲知己山中之人有盡老不見者而況褻玩之乎而況市之人乎此仲連之高風絕俗而太白神交千載者也余故取太白詩意傾竭言之雖有善言蘭雪者無以尚之矣古之賦詩者以見其志予於詩獨取乎此其志可知也郭彥清詩我羨華陽王給事襟懷磊落澹無營閉門著書白日靜采蘭漱雪清風生謫仙譪譪春雲語仲連悠悠滄海情千載何人繼高躅太茅峰下有軒楹 國朝僧妙聲詩蘭雪齋 階前春雪埋階下幽蘭生蘭芳雪正消流水循除鳴馨香既飄越月露浩已盈長想讀書處散帙有餘清龍虎山志 齋在龍虎山上清宮道士周徽之建 陸士楠記 聖人畫易自乾坤變而屯屯有草木之象焉老子得易之体謂物芸芸各歸其根夫屯之生陽動也歸根陰靜也濂溪周先生學易者不去窻前草知陰陽動靜之幾者也先生別子之宗曰徽之出家爲道士學老子法大上清正一宮各有房房各有齋徽之題扁其齋曰蘭雪文人競歌詠之而求予記焉予曰草爲蘩卉之蔽草之最則蘭也色不于眩香不于媚榮林窮谷中不于其人而自芳其草李太白曰獨立天地間是矣或佩或紉焉餌焉孝思者馴夢者亭之遯棄之榮者人用之蘭不入用也若野人掇其根獻諸大家大家盆盆貯而玩之蘭不入玩也若琳瑯宮殿雲霞窻牖間天降時雪羣仙聚

石玩之蘭斯玩乎此仙家蘭七葉為芝良芝則司命于金闕微之學仙而欲司君命者也易之貞冬也物芸芸歸根乃雪冬降時也微之學趣乎而欲深根極者也故有取於蘭雪乎想夫知陰陽動靜之機傳得其宗者乎想夫微之題扁之意如此乎故書之以為記　華覺記　龍虎山人周微之題其齋曰蘭雪取太白詠魯仲連詩獨立天地間清風洒蘭雪為義俾記之夫蘭與雪天地所常有而仲連之為人則不常有者也觀常有之物以思不常有之人此微之所以命名一齋之中而神交尚友十載之上者也昔魯仲連以布衣之士排解天下之紛難功成而去輕世肆志於侯王貴富之上至今想其奇常倜儻清風今猶所披洒者惟蘭雪乎夫蘭天下之至馨也雪天下之至潔也馨者其德而潔者其容也太白有見於是故言至于是則夫太白者仲連先生之徒歟今微之以蘭雪名齋吟太白之詩想仲連之風則又仲連太白之徒歟時有古今心同氣合無古無今南華真人所謂旦暮遇之是也齋蓄圖書數千卷得泉石煙霞之勝中植蘭數十本天雨雪時尚當來為微之賦之　吳全節詩　仙人玄圃知何處定在三神縹緲中籠極藏天蓬島近蜃樓照日海門通玉麟開宴留王遠石鼎燒丹約葛洪曾聽乃翁談太極碧窗瑤草玩春風　張伯雨詩　謫仙有妙語清風灑蘭雪高懷千載下予獨慕芳潔春水斷瑞花晨露滋奕葉端居味道腴光景庶不減　秦兼善詩　清都朝絳闕玉簡秘丹書飢憶青精飯行隨白鹿車雲迷方丈闊秋入閬風虛欲訪神仙路無因跨鯉魚　張孟循詩　煌煌龍虎宮首首羽人居雕楹朱碧矗層構雲霞敷中開蘭雪齋宴坐白日孤蕭月蕤琴瑟松風雜笙竽煒耀靈丹光偃蹇花幢舒周君學仙道心與古為徒朝餐白石髓暮閱金匱書世間萬萬人飄轉泥泥途嗟吾隘囂濁頗樂幽貞廬明當巢白雲解帶息驅馳

聽雪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聽雪齋記　至正庚子冬十有二月大雨雪于時華陰楊君志中自鄞過予而言曰前聞之浦城令任君杲吾故人也縣北方僑居江南已久嘗讀書金陵之鍾山每雨雪篁竹間輒聽之不厭有宋王文公終老之志焉名其室曰聽雪齋士大夫為文章以道其志者頗衆及聞世故其室其文盡毀之矣後就仕閩中而轉寓於鄞鄞又王文公嘗為令處也周流困頓恍焉有鍾山之思而未嘗忘乎雪之聽願乎有以記其名齋者將隨寓而揭焉予既辭乃曰風霆雨雪皆天之所以為教者乎而雪有形而無聲於草木之相遭則其為聲又希以微唇以幽非若金石絲竹之鳴乎樂者鏗鏘動盪足以釋堙鬱發志意也是故雪之有聲於所遭也擁狐貉酣飲帳中者不聽迫凍餓以憂衣食於心者不聽被甲執兵疾馳而深入志於威殺者不聽然則聽於雪而不厭者非山林高潔之士神閒而氣專者不能也方其聽以耳也而不知有身既而聽以心也而不知有耳終而至於無聽也又不知孰為天地孰為萬物而孰為我噫聽雪之至者然也夫然則於富貴利達有弗忘矣為於貧賤患難有弗忘矣乎吾故曰聽於雪而不厭者非山林高潔之士神閒而氣專者不能也雖然雪之聽也忘富貴利達貧賤患難則可矣若以高潔之資有得於希微唇幽之韻而遂以忘世又惡乎其可哉自兵興以來生民之難極矣以江南言之饑饉癘疫無歲無之而雪則鮮有今年冬大雨雪者三四談者以為時青歲豐民用平康之祥信爾則天下賢材不能無力於其間也予聞任君素致力問學有匡時之略且方一為縣令江南而年又未老其可遽如王丞相戀戀鍾山雪竹間耶予慮其於雪之聽或者幾於忘世故又有是言不知知言者謂何如既以復志中志中曰然遂書為聽雪齋記而歸諸任君云是月十有四日餘姚宋某記清江具廷臣集聽雪齋誌　凡物之聲適乎耳而天聲之可聽者莫過於雷霆之激薄風雨之回合使人通夕不寐雪也者微而不可聽者也於其不可聽者而聽之此其善聽者乎故當一氣凝而為雪聯翩飛灑徘徊委積固不能以為聲或着物而有聲簌簌然如飼春蠶以為有而莫可尋以為無而若可察苟非心極其清耳從而清者惡能聽其聲於無聲也哉是時也天晦無月夜坐一鐙上類凍蠅之待日及其既旦則連林俱縞大地盡白不啻海濤湧而雲氣合坎者既夷突者既卑萬象畢入鴻濛中而反太素之天魚人樵子弗辯往來莫不動色相顧以為異而君子聽之欣然以為大快於己雖張鈞天廣樂於洞庭之野奏膚雲於幔亭之峯又何以踰其樂耶夫衆人非不可聽也富貴者聾於五聲而不及聽窮約者雖聽而不知其為樂惟君子會其聲之潛於空寂者亦猶人契玄酒得其味於無味歟得其味於無味為善嗜得其聲於無聲為善聽君子所以異於衆人也錢唐戴良佐由吳門徙家旻山之西謝客讀書適大雪夜降殆有得於傾耳之時遂以聽雪名其室而求予為之記因書其說他日雪夜操舟相過尚能為君賦白雪之歌以狀聲之妙已是為誌　題聽雪齋詩　霆轟急雨瀉石鬬衝波盡百族巧鳴春絡緯催秋紡詎知空山夜聽雪乃真賞病骨僵如蝟殘燈撥虛幌積玉呈幻質皆韶世微響一氣變鴻濛五音歸恍惚神青已無夢理悟寧有象苦寒不可禁更被王恭氅　黃叔美詩　題盧伯厚

聽雪齋　寒夜燈華暗，街東漏聲沉。坐久渾無覺，梅梢積已深。張思廉詩　聽雪齋為袁季文賦　萬籟入沉寂，坐深窗戶明。微於疎竹上，時覺碎瓊聲。撲紙春蟲亂，爬沙夜蟹行。袁安政無寐，欹枕漏三更。丁復檜亭集聽雪齋詩　忽飄還即喜，慣識豈如鶴。竹處渾如塞，松頭會不輕。夜長那有夢，寒甚漸無聲。物色雖同潔，吾心亦自清。張伯雨句曲外史詩集聽雪齋為崐山時敏賦鮮于伯機齋銘，襲聖予大隸題榜，其家至今葆之　翠水卅山氣勇，磚幾疊香痕經手握。何年破鏡飛下天，吳松水剪并刀薄。江南寶繪多貴，餘王孫不歸恨蘼蕪，蘼蕪肖歐私，風起班姬為我歌烏烏。又朔寒贔屭河流斯，銀濤鐵騎文奔馳。瓏玲析簌在溝滿，坐窗已有幽人知。東家煖客紅酣疑，嘈雜新聲迷聽瑩，後園壓折萬琅玕，雪多政自無人聽。我時空山夜寂寂，風篁雪竇飾瑤瑤。希聲疎越不可盡，鳴球戛擊如聞韶。憶昔齋居困學翁，大書聽雪頌楚龔。百年勝事將無同，不傳師曠傳王恭。鶴氅明朝行雪裏，須辦龍頭煎雪水。床下何人鬪蟻喚，起春雷來洗耳。國朝僧宗泐詩趙本初聽雪齋　聽雪到無聲，齋居暢道情。本從聞處得，恰向靜中生。折折投窗細，疎疎洒竹清。陶琴沒絃趣，逸響自分明。

浴雪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題李好古浴雪齋　厨傳蕭然閒散華守官，何暇又主庾谷望。有用人間水，東溫旋融天上花。自是蒼茵時便手，郤成清白世傳家。勉旃好應豐年瑞，更篤忠貞玉不瑕。

煑雪齋

國朝僧妙聲集　禪客嘗春茶，銅瓶煑雪花。掃從松上落，坐向竹邊誇。水品應重録，天真孰等差。中泠豈不美，終是混泥沙。

暎雪齋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暎雪齋記　四明孫原仲讀書之所，取其遠祖康為法也。大雪之夜，人皆休矣，方執卷就其明以補其不足，則知其於書無時而去也。不如是不能進於學，其志固異乎人哉。嗚呼，天地之理，古今之變，具載於書，不可以不讀者。董仲舒讀之為膠西相，兒寬讀之為御史大夫，匡衡讀之為太子太傅，朱買臣讀之為會稽太守。其讀書也，必皆務於勤，故有三年不窺園者，有負而穴壁者，有傭耕不輟誦者，有負薪行歌者，而康之暎雪，其一也。攷之於史，仲舒兩事驕主，正身率下，所居而治，而正誼明道之言，合於春秋；兒寬為左內史，勸農理獄，務得人心，不求聲名，吏民信愛之；匡衡在成帝時，因日食地震之異，抗疏直攻其失，後復論治亂安危之機，以及治性正家，鑿鑿萬言，出入殷盤周誥。故又知其讀書者，不徒謀祿釣名，以榮一身顯一時而已，宜非諸子之所及焉。諸子之讀書，不過悅其華而求其適，服其勞而必其成，志既遂矣，或遂以取禍。又知其所讀何書也。余之少也，氣質昏惰，不能以古人自厲，今老而無及，而原仲法乎遠而尊其居，一其志，專其習，是可尚矣乎。吁，長梧封人謂子牢曰：昔人而為禾，耕而鹵莽之，其實亦鹵莽而報余；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余之謂矣。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得之於心而應於手，臣不能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原仲其勉之。是為記。又詩　門前雪一尺，苦士未能眠。永夜生虛白，窮年守太玄。寒通窗外月，夢落洞中天。犬乙如相遇，青藜不用然。

雲松齋

元劉仁本亩亦集寄題雲松齋為潘子京賦　江上芙蓉五老青，道人結屋倚脩屏。松陰時作翠蛟舞，雲氣忽如蒼狗形。萬頃波濤秋浩浩，雙飛笙鶴露冷冷。採薇童子歸來晚，自汲清泉煑茯苓。

冰齋

宋趙君鼎詩　生於水而寒於水，都在君家燕座中。只箇從來堪受用，何須更遠挹清風。徐衡仲詩題路尉水齋　奇傲寒齋氣味長，不妨容我共徜徉。肖拙世事懲山倚，降伏心兵斂害藏。又欲乞身為水王，誰能炙手向侯王。何當袖取瑤琴去，清坐焚香奏履霜。

郡齋

唐韋應物詩郡齋贈王卿　無術謬稱簡，素餐空自嗟。秋齋雨成滯，山藥寒始華。濩落人皆咲，幽獨歲逾賒。唯君出塵意，賞愛似山家。劉夢得詩和楊侍郎初至郴州紀事書情題郡齋八韻　旌節下朝臺，分圭從北回。城頭鶴立處，驛樹鳳栖來。舊路芳塵在，新恩驲騎催。里閭風偃草，鼓舞抃成雷。吏散山禽轉，庭香夏藥開。郡齋堪四望，壁記有三台。人訝徵黃晚，文非弔屋哀。一吟梁甫曲，知是卧龍才。朗州竇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荅長句二篇，因以繼和　鴛鷺差池出建章，綵旗朱戶鬱相望。新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鷄舌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桃溪外接甘棠。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白居易詩留題郡齋　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為醉眠多閉閤，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宣州崔大夫閣老忽以近詩數十首見示，吟諷之下，竊有所喜，因成長句寄題郡齋　謝玄暉殁吟聲寢，郡閤寥寥筆硯閒。無復新詩題壁上，虛教遠岫列窗間。忽驚歌雪今朝至，必恐文星昨夜還。再喜宣城章句動，飛觴遙賀敬亭山。戴叔倫詩張評事涉秦居士系見訪郡齋　軺車忽枉轍，郡府自生風。遣吏山禽在，開罇野客同。古墻抽腸筍，喬木颺春鴻。能賦傳幽思，清言盡至公。城歌殘照入，池曲大江通。此地人來少，相歡一醉中。宋楊億詩初至郡齋書事　地去京華遠，年逢旱暵餘。萑苻同點馬，比戶甚枯魚。句嫗心空切，澄清志莫舒。棼

綠珠未治錯節詎能除聽訟棠陰密行春掷影跡賓筵求婉畫僧舍問真
如蹤月看除目經時絕傳車素餐徒自飽投刃豈曾虛盈耳嬉敲扑堆床
厭簿書故園無數舍長日歎歸歟　到郡滿歲自遣　迢遞分符竹因循
度歲華地將鯨海接路與鳳城賖觸石雲頻起銜山日易斜潮平聚漁市
木落見人家吏隱偏知幸民謠室敢誇無嫌句漏令且得養丹砂范文正
公集公守饒凡十有八月移潤而饒為繁劇之郡民頗好鬭吏技多捷公
下車興庠序曉教令待賢愛物壹以愷悌終日無事故常留題曰三出專
城鬢似絲齋中蕭灑過禪師每蹤歌酒緣多病不負雲山賴有詩半雨黃
花秋賞徤一江明月夜歸遲人間禍福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又郡
齋書事　千峰秀處白雲驕吏隱雲邊豈待招數仞堂高誰富貴一枝巢
穩自逍遙杯中好物閑宜進林下幽人靜可邀莫道官清無歲計滿山芝
术長靈苗　**宋元憲公集**郡齋感懷寄呈叅政給事同年　老持藩印守河
衡苟祿唯知戀軾態將舊最叨青眼客挻陶令仰黑頭公巢由逸躅心空
斷儒黑常談耳欲聾自笑晚年經濟業焚香念佛作陰功　郡齋無訟春
物寂然書所見　閤鈴無響畫簾遲短髮山巾盡日欹戰蟻群行閑罄後
瞋禽相語欲棲時逕通賓水添新溜奩敷叢花記落枝訟息寬條思莫報

晚年除有白雲期　初憩河陽郡齋三首　河洛周郊會風煙晉部鄰人
傳種花縣地記躍魚津黎棗知秋晚桑麻驗俗淳唯憂三載課無術効臣
恂　積晦雲初罷餘光大尚流疎桐周晚日孤扇避高秋令尹何妨仕將
軍不必侯此心機轉息只好弄羣鷗　郊園連官圃秋陰半歲陰亂流橫
略野殘日倒穿林莖擁承簪髮卅葳懸閱心思歸誰作引從古怨瑤琴
自洛移許初至郡齋作　忝司宮鑰忽三年思借閑州得穎川楚非滄芒
軒后野國南膏沃許人田漢台褒鳳今雖繼荀里占星俗尚傳更頼鴨陂
能慰我鈴齋西畔似江天　**宋景文公集**初到郡齋　專城四十外中石二
千餘曠日慙良術班春賴細書學慵前志忘身遠故人疎姑俟天蔵庋雌
堂日燕居　省分由來拙操心本自危十年今得謫三匝此違枝櫟背貪
豐粟裝懷倦訴辭竹林誰見憶迢遞始平塵　初到郡齋二首　暫解
樞機任來從海上閑浮雲富貴外一馬是非間月案生潮滿風香慣桂山
蒼生雖係望要作治城還我里誠云樂公今况擇勞秋蓴不下鼓霜蟹
恣持螯林靜來晨壇江喧入夜濤功成倉嘉藻寧欲傍離騷　溫省網絲
罷郷州偃息時鸛情歸不兕鳳德老無衰月榭供謝蒔仙囊續夏庖自慙
淮守薄千里與言時**歐陽公集**郡齋書事寄子履　使君居處似山中吏

散焚香一室空雨過紫苔惟鳥跡夜涼蒼檜起天風白醪酒嫩迎秋熟紅
棗林繁喜歲豐寄語瀛州未歸客醉翁今已作仙翁　**曾鞏詩**郡齋即事
畫戟森門寵誤蒙從來田舍一衰翁國食穰穰逢康歲閭里恂恂有古風
㒵氏宿姦投海外伏山新學始山東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滿軒山色長浮黛繞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繇
身白羊酒熟初看雪黃杏花開欲探春揔是齋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
人　**王安石臨川集**金陵郡齋詩　談經投老擠悠悠為吏文書了即休深
炷爐香閑齋閤卧聽簷雨對高秋　**曾吉甫詩**郡齋偶成　卧病江東久飢
驅强作官年華雙雪鬢心事一蒲團簾影垂書夜竹陰生夏寒無人知老
子於此有餘歡　**胡文恭公集**吳興秋晚郡齋長句　霖色祊休雨寒梾梢
欲霜崦嵫鶬日晏𡾋嵎喜年康孤米迎冬熟革酤破社嘗雲聲穿檻冷下
邑入樓蒼弱援垂榴臉幽叢亞菊芳牛羊馴沃野鷹鶩悅滄浪水事能為
攢田家乞有獎溪音爭競去村語醉相將自昔分天塹茲州介水坊貢絲
楪禹土錯繡接吳彊佳灑南朝後鮮明茂苑旁風華在安石文物有東陽柳
客詩名馥頗公筆勢翔山川為增氣日月欲爭光異代虔墳栢逢辰監郡
章壤歌知自化符守信非良勇爵思長詠高謨之智囊整心拱宸極雀食

念巖廊西戍方疲陜中原又患羌邊人思李牧天子問中郎臣僕今三世
腥膻彼一荒山西稚占隴河曲斗分滿漢始城張掖秦初地朔方限戎深
得策遏虜大為防小雅亡於晉中興蜀在唐太宗神且武正觀粹而王都
雍三才直安西萬里長聲明肖黃雪亭侯徹甘涼聖術初無敵孫謀本克
臧未塗虧繼守駿命亦頒袁上帝欣矢宋真人譬大梁鑿乾分上下操斗
運中央殺氣西刑馬妖氛北隕狼三閑收朔漠兩鎮復河隍龍虎其文炳
雷霆我武揚商球傳聖弟夏鼎授儲皇託付神規遠彌綸治具詳四維嚴
幅正八柄謹低昂地廣尊芽出海深神作彰遺雛偷嘯聚雜種學跳梁王
者輕分土仁人重納隍猶如棄蟣介不使易衣裳禍亂收凶器昇平隱上
庠歸林涌好固狡宂洸誠忙圭瑞修雖聘金行戢怒芒生民去湯火塞土
偏耕桑月窟頒正朔雲封列美祥大璜貽燕翼下武寖明昌區外蒙祉帶
天中布典常三雍宣雅頌九譯走梯航仙致昭華玉神來弱水香路車均奕
奕朱芾賜煌煌南面存亡國西平拂肯堂虎臣無僭禦狼子有包藏竊欲
屯蜂蟻私相著犬羊癡言天可上愚謂日無亡傳箭招廬帳推鋒迸頡行
三河煩調度六郡苦瘡傷旅力雖疲曳游魂尚頡頏縱謀思汲黯禽敵想
陳湯多士皆方領孤生特句牆莉官尸禮闥縶戢玷文房無筆均宵旰何

皆致富疆分從髙閣束敢避要途當路下居無事樂中悅未遑鱸魚知味美鷗鳥信機忘漫落才何取支離臂自攘雖貪紆紫樂豈免頻纓狂感慨東軒鶴吁嗟拒轍螳山河賞吳起社稷數童汪華夏崇基本朝廷揔政綱弓偏宜舉抑琴緩在更張陽德銷羣慝天元秉至剛偃兵誠未易用武後何妨雪近思王國雲閑憶帝鄉何時聞露布捕蔿萬年觴　張詠詩郡齋述懷　寡人性往來清遠野逸情懷亦自扶官舍四邊多種竹朝溝一面近生薑病嫌見客低徊甚老覺臨官氣味殊不信浮名是身累有時閑撚白髭鬚　趙清獻公集郡齋即事　鳳詔龍榮辭禁闥龍山出綵駐車輪東方漸喜成嚴齋蜀郡爭傳號令新試數歲華如過隙自將世事拂前塵因思四十年同牓吳越如今只兩人　田原多稼纔豐日橘柚逢霜正熟初鑑水煙波乘興遠蘭舟風月助吟餘安知賀老惟脩道未必羲之祇嗜書誰道蓬萊宮尚小王皇香案吏來居　次韻程給事郡齋即事　望中吳越不爲賒止陽壽江便一涯臺沼賜湖非俗地蓬瀛標閣屬仙家僧房壁古多留句吏事亭虛只放衙勝絕東方無復道當年元相有詩誇　郡齋偶成　兩火一刀名素勝十分雙闕地長靈賞心曾爲乘華舫好手應難作畫屏非海樓前千里靜南山天末以時青蓬萊自是仙家景解使詩翁醉

眼醒　陳古靈集常州郡齋詩六首　近來無事學攖寧聊得齋居養性靈卧看麻衣穿草屨誰知參會解忘形山亭側畔搆山房便是耕雲釣月鄉未遑功名窮飲水此生應不誤行藏　桐花着地雪成痕時有幽禽巧語言應笑史君林野性日依山水避塵諠　史君非是愛山閑道在盈虛消長間不見白雲無一事等閑爲雨却歸山　荀令當年此謫居空文惟見七篇餘我今亦作蘭陵守不忍揮毫便著書　一壑來此下巖丘也學東山謝傳從今日鳥聲并水色不知何似五亭幽　錢塘韋驤集和郡齋即事郡齋鈴索靜無聲風引香煙入翠屏棊勝文枰手收王詩成千箇竹書青治民不害爲髙卧對客何嘗衒獨醒他日鳳凰池上樂也應難忘養生經劉攽彭城集郡齋即事　鶴髮霜髯新復新爲郎補吏兩因循爭先不及三千客顧後猶容五十人絕學捐書從佚老曲肱飲水會忘貧江湖極目連天白照影知無纓上塵　忝官東非蕃老拙復何言曹事輙付外客車稀到門臨池看魚樂倚杖聽禽喧莫恨三年最從今長子孫姜持立梅山續集賦括蒼郡齋詩　括蒼雲水窟刺史神仙宅窈窕九折通髣髴三山隔千峰欝崔嵬一派繞清激境淨不可唾崖傾誰敢迫崇桃臙春紅積李縞夜白棋唱逓往來漁舸時出沒閑招鸞鳳侶間訪煙霞客皙玉肌花

貌有水光山色史君玩世士愛奇忘寢食不憂家無金自喜足有力欲具航海舟從公登山屐早晚歸去來飄然謝朝幘　呂淨德先生集和郡齋即事　表東山河久鎮綏府無留事縱懷時自將遠業更中外不向榮塗計遠遲沖淡本從天理得安閑常有道心知元元未盡躋仁壽日望登庸爲蕃思　郡齋春暮　自覺勞生萬事非宦心從此更遲遲妻京好飲悲春酒閑暇猶吟送老詩軒冕去來皆外物雲山早晚是歸期懷民報國終無術空負慚顏對一麾　張子野詩冬日郡齋書事　鈴索聲閑按諜稀怯寒肌骨望春暉凝雲垂地雪欲下高樹無風葉自飛水落淺沙魚隊聚草枯幽隴麕羣歸安人不信彤襜貴上相還家是錦衣　張源善詩郡齋宴坐爲州容散誕真慰野人情據膝禪初悟搔頭句未成試香秋院靜闘墨午窗明已有東歸計柴扉掩姓名　薛仲止雲泉集送朱欽水過四明郡齋元戎招士重親臨喜遂詩書萬里心乍免客愁供帳具暫停遊士戟門深秋空矯首聽魁彩夜燭憑花聽鴈音從此文名滄海闊好風三日到鷄林憶昔曾登太白巔閑雲留我石床眠集詩刪失題猶記入事來爲歲屢遷極美故交將汗漫不禁離思對嬋娟山中之致兼金餽形迹想忘二十年晁景迂集郡齋戲句　烏髭四皓應無術沉醉三閭豈有方將此衰殘

齋戲東郡人應笑使君狂　一夫肆力能排闥萬旅無謀護仰關成敗是非今有底恐將鞭扑作威顏　雪中獵戶來呈虎月下田夫走獻麞諱道山城應不得閑東誰肯有書題　斗升白米能供酒瞋目紅裙難聽歌爲謝黄州王內翰莫言官職也蹉跎　蕭條吏散如堪適蕭洒詩成亦可娛王謝異時同患我只慚筆力不能俱　雜號將軍人所薄東宮贊善自曾嘲如何今日矜爲守黃獨白床誇大虎　朝田十傕何敢飽暮虞百罰更生寒雖山小石鳳山柳移植庭前少自寬　王梅溪家政集郡齋即事理郡端如理亂絲范公休矣欲誰師典刑猶有堂中像光燄長存壁上詩未報國恩嗟老去不逢人際恨生遲一尊坐對鄱江月耿耿忠懷祇自知會同僚于郡齋煑惠山泉烹建谿茶酌瞿唐春　錫泉龍焙忽飛來春看瞿唐初潑醅腸似玉川堪七椀興如太白謾三杯月團不許無詩得霜蘂端因有分開石銚兎甌吾已具竹林他日定相陪　同僚和詩復用前韻　掃地焚香待客來可泉龠茗瀹官醅相公美近何曾汲白帝城寒正可杯工上詩成風葉落閑中興動雪梅開嘉賓飲散鈴齋靜月照虛窗有影陪方秋崖集郡齋即事　一筇五老幾相携吟得詩成竟未題易地不千渠單事樵夫只合管樵溪　髙下黃雲罷極秋眼中一飽失千憂唯堂

自足無虞逐，莫佐耕桑人帶牛。　王淵換得王為環，昨夢蓬萊幾日間。珎重吕王能記憶，予應猶得道家山。　元董嗣杲詩　九江邑師送得盡遊郡齋　郡吏東征洗衰衣，不知郡圃掩芳菲。櫻桃想憶香山識，楊柳栽時靖節歸。壁帖嵌塵鍾鼎碎，樓歌壓市管弦飛。廬山面目清如此，幾客登臨幾夕暉。　王結詩　郡齋偶成　孤雲何亭亭，裴佪南山巔。風飄忽從龍，輪囷間非炯。我實迂疎姿，夙綿亘堅緣。解蘭抗塵谷，繚繞世網纓。三年襄國守，吏民頗相憐。疑杳坐郡閣，謾得靜者便。揭來廣陵中，愧彼騎鶴仙。簿領何繽紛，獄訟亦喧闐。謀懷清靜化，擾擾無由宣。負此蚩蚩氓，浩嘆長風前。老鶴困樊籠，鎩翮之聯翩。之出眇何許，寤寐思騰騫。故園耽幽懷，宛在唐溪邊。長歌歸來辭，亂以招隱篇。　悠悠百年夢，黯黯終日思。黽勉慕高躅，坐閱歲序馳。不得稱典惠，中情恒恍惚。願言策駑蹇，誓將答鴻私。上以宣德澤，下以撫惸嫠。民享訟事簡，拙者何所施。清時明黜陟，尸素恐見疵。投劾早還歸，東郊勤耘耔。經綸付羣公，勳庸紀常旂。何以期歲晏，硜硜不磷緇。　王子充集　郡齋偶賦　宦況真蕭索，虛齋足晝眠。思親懷愛日，閱史記疑年。白髮生愁佚，黃華立醉邊。風流陶靖節，輸爾早歸田。　廣東郡齋　承恩紆郡紱，非職愧官箴。扶厘幸粗給，力彝非所任。雖祈民訟簡，恒恐吏議侵。殘毗既摩撫，宿蠹亦搜尋。此邪乃名郡，經變已年業，荊榛猛獸處，是磔悲虫吟。道院存故號，公庭蔽荒陰。前瞻彭蠡澤，後揖匡廬岑。緬懷昔朱子，遺愛在人心。佳軌儻可踵，吾將自茲今。

縣齋

郡縣志：唐正元二十年，韓愈為陽山令，有縣齋讀書詩云：出宰山水縣，讀書松桂林。即此也。唐韋應物詩：仲春時景好，草木漸舒榮。公門且無事，微雨園林清。決決水泉動，忻忻眾鳥鳴。閑齋始延矚，東作興庶甿。即事翫文墨，抱冲披道經。於焉日淡泊，徒使芳樽盈。　朱之純集　縣齋詩序　彭城劉侯，元祐庚午來宰雲間。下車一日，先脩庠序，次立教誡，下至簿書期會，各有條理。令來十旬，一境告治，訟庭清明，幾致刑措。於是即縣齋之東新其一堂一亭一閣。堂曰弦歌，亭曰三山，閣曰艮閣。與士之賢者講論歌詠於其中，蓋將有志乎美風俗也。然予嘗思之，自浙右為邑，未有繁劇過此者。其境東南濱海，西北負江帶湖，方二百餘里。其戶口除浮寄浪居而占於籍者，亦不下數十萬。比嘉祐初太常丞吳公所台，往往三倍其數，故生齒日眾，情偽茲多，而獄訟少有衰息。厥後欲鎮以寬者，失之慢驕；以猛者，傷於刻間。有慨然將勤以濟之者，雖戴星出入，日昃不食，力愈勞，神愈耗，而姦宄制狠，然不能勝，是何耶？豈其操術本末之倒置歟？將意其雖台而作聰明之過歟？抑亦不能平易而以百姓之心為心歟？不然，何四十年間民用不靜，而劉侯之來未幾，而風移俗易之疾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豈弟之道，凡為政者莫不念此。然行之而民不心服者，以其作於人為，而好惡之私勝之耳。使夫豈弟發於天資，平心如鑑之應形，接物如鐘之待扣，雖天之高，地之廣，鬼神之無形，金石之無情，猶且應之，況利其仁而樂其義者乎？此固為民父母之道也。得所以為民父母之道，則其子從之之疾，又何怪焉？宜其遊心三山，鳴琴一堂，登高而賦之，使人知仁義禮樂之意也。予圃隱湖西，比有客見過，因問邑之治否，誦公豈弟出於自然，且曰：方周盛時，齊人五月報政，文公猶驚其速，況處今之世，教化未明，而劉君台江海僻陋之地，曾未十旬，了無可治，則是古道復行，豈不賢哉！噫，以客之所言，證予之所聞，則君坐斯堂，宴斯亭，登斯閣也，宜無愧於古人矣。客退，因序其所聞而為之詩。　洋洋百里起謳吟，惠化薰陶谷水陰。明月詩幽三島秀，清風曲奏一堂深。武城浪說言游道，單父休誇子賤音。政敏誰知過齊國，想君真得古人心。　危準詩　縣齋春晝十二韻　縣齋無俗事，公退只高吟。江到荊門闊，山連蜀國深。峽雲長映日，蠻雨易成霖。羣雀鳴春院，飢猿呼夜本。庭荒多古木，地僻見沙禽。印鏁殘陽後，人歸疊翠岑。思鄉空索莫，素分信浮沉。

戀靜稀塵累，世間負壯心。衰容常懶櫛，病髮豈勝簪。寡欲慵求友，防邪每自箴。澆風終恥合，前事固難諶。望斷天涯外，離魂欲不禁。　巴東縣齋秋書　訟庭終日靜，琴鶴亦長閑。曉樹生涼吹，秋思在遠山。水穿吟閣過，苔遶印床斑。幸有江雲看，何須十往還。　梅聖俞詩　依韻馬都官宿縣齋　常愛陶潛遠世緣，阮家仍有竹嬋娟。夜深風撼蕭蕭響，誰憶北窗人正眠。　楊龜山詩　縣齋書事寄張世賢　朝衙羣吏集，揖揖同隊魚。暮衙羣吏散，翩翩若鶩鳧。歸來坐虛室，開編對璠璵。啟戶閑無人，清風入吾廬。持盃邀明月，大嚼時與俱。跰躚步松陰，對影聊相娛。嗟予嬾惰久，闊略與世疎。故人渴青相懷抱，何由舒為問。曾山翁此意今何如。　縣齋書事四首　朱頓　闌盡覽鑑鬢世路，低回老益慚。偶影獨燈聊自適，談書不輟竟何堪。神爐默默伴徒蛹，蝗埋紛紛夢正酣。誤把此身攖世網，自纏徽纆信如蚕。簿書投老豈身謀，末墨紛紛晚更休。平世功名歸援局，一瓢吾欲慕巢由。　一去人間三十年，空餘飛雪上華顛。清時最有求田樂，未愧陳登榻上眠。　身名於我兩悠悠，形影相忘嬾贈酬。擬把一竿滄海去，漫然清世一垂舟。　張文潛詩　只合門如野叟家，市朝聲利苦諠譁。但知得醉頻酤酒，何勉逢春不見花。猶樹五更雞報曉，曉庭三疊鼓催衙。知君宰邑端無事，吟

咲何妨到暮鴉稍蓄亭燕集宜春縣齋寒食日作　故知寒食任為佳可柰攜家更憶家憂樂相尋定何據死生如夢本無涯節中天色少來舊詩裏風光別去嗟季遲挑蹊事雖退柳行因雨未拋花謝翱詩宿南明縣齋朝陰扣舷清刻曲瞑投天姥峰前宿桂蠹食葉露濕身影落莓苔雲矗矗天風吹枝斷未殊夢尋杳靄來絳車下車者誰戴姓氏夜歸瓊臺讀諸子覺來隱隱聲在耳月白西南望為木王十朋詩和縣齋有懷四十韻　予所居之東偏有室甚陋目曰陋齋客而病之曰子陋矣哉予曰居九夷而不陋者夫子也予不敢學居陋巷而能樂者顏回也竊有慕焉揚子雲曰睎顏之人亦顏之徒就謂茲室之陋而不足以寄吾樂耶何病之有既而讀韓公縣齋有懷遂和其韻　讀書窺古今捲卷成叱咤唐虞昔垂衣禹稷起躬稼人材各超絕王業迭興謝典謨光日月雅頌藹蘭蕙孟軻論易地顏回堪並駕窮達雖殊塗聖賢寧同價避就鄉鄰鬬泣笑疏戚射甘心惟飲歎沒齒不談霸斯人嗟已亡末俗遂多詐祿從枉道求氣為權門下爭為邑犬吠翻取獵師罵幽人思隱盤高士欲耕灞予生苦多難安跡殊未暇冬行皸兩足夜坐痺雙髂黃卷徒自勞青雲未能跨借勢之王公成名無僕射太學厭虀鹽親闈踈膾炙春暮日懷歸區區每求假飛同鵠過

宋鬧若馬歸華陋巷懷哲人短檠燒午夜對牀有兄弟通家足姻婭談笑開芳樽塵勞擇征軛篇章日盈橐卷帙時抽架詠歌同舞雩歎息殊觀蜡有田聊代祿無譎不祈赦未為雄草玄護學愈貧籍嘯傲窮朝䬸絃歌達冬夏頭角姑自藏齒牙詎肯借眠從弟子嘲醉不金吾怕心知得失妄眼見炎涼乍造物豈吾苦交情勿渠訝馬來未為福火盡安足藉孝弟儻自修長幼必能化力耘西疇禾剗種東皐柘旨甘奉盤飧溫凊飾臺榭斗粟鑒漢謠一㯶共雀舍仰效慈烏哺俯笑寒鴟嚇但令尊不空莫厭客頻迓風篁觀捲冉山禽聽嬌姹困窮乃吾幸此禍不須嫁樓鑰詩彭子復臨海縣齋　乾道癸巳冬此邦我經行欝攸氣未殄千家真赤城來茲臨海令瓦礫紛縱橫翹然三尺高問是戒石銘徘徊重太息更聞愁歎聲試詢來者誰共言今姓彭我時語傍人此邑其將興迨予來贅倅客館方暫停夜聞蕭鼓沸廳事先落成起望輪奐美壯觀聳連甍百堵日以作斧斤喜丁丁層樓度勅書兩廡環中庭久乃遊其間宏大使我驚位置既深穩斲削仍攻精田里不知役纖粟無輸征安得屋朗朗突兀有寧馨退食不苟處扁榜皆佳名中虛物自照政平由心平搏拍已可悅況有賢弟兄小亭眞吏隱縣擁高山青琴堂雖增舊此意宜細評智調天下理夸言笑後生

大弦可以急小弦恐弗勝舉意屬俄頃立效如所營手足民無措吏姦益相乘不如睞節目示以信與誠旋行有次第幽遠無隱情上下始相應溫和亮以清予賤意不傳僅許戴星彭今益待此所以千里捕此非以政學淵源甚分明行矣解印去衆心已先傾大守薦之朝一鶚飛青冥勝無此蚍蜉援日夜思歸耕我無薦賢柄貞書氣填膺安得採詩官取以徹明廷中州集王渥家城縣齋　殺雨連朝沒麥場官糧未入長官忙皆應有用青蛙鬧半戶無人白日長劉忠肅公詩秋日縣齋　節物秋將半蹤慵日益加不為投劾去徒有折腰嗟吹酒懷江鱠東風憶海槎東籬滿凉露已約伴黃花諭良能詩星源縣齋書事　冬仲預征費欲為及新春飽喫番易飯細治星源民星原故自佳民俗良易馴不嫌聲丞愚甑寬假令真相與不忍欺見謂無緇磷牒訟日以簡賦輸日以臻遺我以暇瀹使得窺典墳短檠一窗燈孤誦至夜分平明坐廳事簾影青無塵閭里頓熙熙孰云民不淳顧謂汝父老勞受亦已勤為我理歸摧吾父思吾親孔武仲詩縣齋偶書　誤恩為邑楚江潯罷勉初疑力不任吏事妄窺如管豹歸心難遏是籠禽低回未遂箕山志慷慨猶希梁甫吟案牘掃空庭院靜只收狀坐當鳴琴任希夷詩胡口縣齋即事　門直九江水入關五柳家晚看沙

上鶩暮對淮南霞几席閑山影軒窗臨浪花悠悠寄食客坐愁霜鬢華元盧疎齋詩婺源縣齋書事序二月初九日晚坐婺源縣齋炎劉季翁撫齋吳七縣文學江君天澤張君叔重雨中見訪名談豐贍殆與花氣爭韻林霏靄然禽響幽絕又若與客相怡悅者一時人境之勝不可不有述也竹樹映清曉坐聞山鳥鳴餅花香病骨磨雨扶詩聲客亦非餘子春無負此生明朝吾問谷吟莊邾涓睛元遺山詩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兼俯仰無攻堪書考出異何人與佐軍餘鼠逸來如欲語鵲烏啼月不堪聞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畦老使君趙秉英詩縣齋詩　十手目指視百里地咸休聖明思共治烹鮮理敢慢朽索馭六馬風濤截孤舟臨深履水戒巇哉居下流

邑齋

宋强幾聖詩邑齋偶書　作邑窮山亦拙何傳書期會指天和却緣衆醉獨醒甚翻覺同舟敵國多豈顧有人張巧舌弟憂無術拯頹皮偏覩書老妻孳少獨媿淵明歸去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

卷二五三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　拱
學　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胡邦寧
圈點監生臣陳惟𠏉
臣林汝松

齋

齋名十五

山齋

（南海志提舉市舶司有山齋在戲綵堂西宋鄭剛中北山集山齋賦并引觀如榜所寓為山齋有叟趨其下仰而笑曰名何謂）是翁號書生頃嘗履玉階之方寸奉天威於咫尺非山中之人今者因竄正不偶因漂南冠而繫非愛山之時前有謝亭長之閣右乃見督郵之縣非居山之地名何謂趨而出進問之不告觀如感而賦曰　予世居金華赤松之下深林豐草曠野平崗興而奧動而茂洄環翠以通幽鑿嵌巖於邃府忽數峯之拔起入寒翠於穹蒼蓋初平叱石之處孝標讀書之鄉雖雲可耕也類子真之谷口而盤之樂兮無李愿之太行矣有桑有麻有黎有栗吾非耕而佀佀則灌而搰搰或無餌而釣寒溪或帶經而鋤曉日不知艾製之異乎簪裾不知編茅而類乎營窟桃飛花而送春雪擁門而入室所以康豕不驚烏鳥相得蓋是山中之一物欺吾者曰為儒要當釋褐作賦可以得官不牧羊隨人燒炭何為守枯槁而遠長安也兌如豹隱豈霧中許久猶未成乎一班也蟲亦拾蜩飛之控地觀鵬翼之垂天乎聞而甘之矣背食芹試忘其陋不謂沐猴之已冠也柰何草茅之性終在煙霞之痼不瘥服勞而力已朽顧慧而中愈頑雖伯與侯鶉且特而憂悲眩視此心無一日不在乎山間米以滄浪不濯之身負數峯難蔵之垢大不足以禦魑魅之祥小不足以汙豺虎之口風靜雷收天高地厚爰畀此居使韜百醜蓬蒿兮隱前松筠兮蔽後湖光兮蕩左江聲兮注右賓客難過於高軒書記不通乎下走蘇第蒸髯崎嶇岌業蓋蠻猿洞丁之所雜蹂罪戾者居之不妨戴隆恩於崧岱寄危根於培塿也寂無人聲柴門晝扃愚坐一窓度秋林之冪冪如臨萬壑聽風雨之冥冥掃庸神之滯困對孤鸞之餘清盥覩罌而小汲雜茶薺以同烹閒逆遂於貝葉覩奧義於羲經是皆追省愆尤收召魂魄處陰休影之地洒心滌行之庭彼何叟也謂吾小齋為無實而名殊不知憂幽之病既定于中州縣在家何落吾事不須努以狂顛自披襟乎爽氣故園之夢不生稚子之迎且置惟松楸之悲或感動於造化則首丘而死尚有望於終焉之計　梁慶齋集山齋詩　寂寞身靜室蒙密就山齋滴瀝泉澆路穹窿石卧階淺搓全不動盤根唯半埋碎珠墜曉景細火落空檻直置風雲慘獨怜心事乖唐宋之間詩題謝處士山

齋。　那有唐年客青山獨閉門雲泉一少事琴史皆忘喧在溍人猶繫遂喬友未言不知幽谷草何意老王孫。　過中書元舍人山齋。　元侯松子賓寓此掖垣職移疾多暇豫孤齋恣閑息修逕挾大野重巒跨南北具物芬榮時登攀各可極林間百鳥變郊外千花織秦嶺似雲橫周原如黛飾洛中昔遊衍常聞故園憶清言盡場圃嘉話數耘植夢想恒載馳松篁若舊識酒情忽無限琴意忻有得更聞青谿詩遐勵丹霞食貴者日已遠幸君惠容色朅來休頹暢任予孤且直　題梧州陳司馬山齋。　南國無霜霰連年對物華青林闇換葉紅藥續開花春去聞山鳥秋來見海槎流芳雖可悅會自泣長沙　杜審言詩夏日過鄭七山齋。　共有樽中好言尋谷口來薜蘿山徑入荷芰水亭開日氣含殘雨雲陰送晚雷洛陽鍾鼓至車馬繫遲回　黃滔詩題友人山齋。　踈竹漏斜暉庭間陰復遺坐來雲石鮮吟弄雪聰碁沙草泉經澁林齋客集遲西風虛見逼未擬問京師　到君棲跡所竹逕與衡門亦在乾坤内獨無塵俗喧新泉浮石蘚崩壁露松根更說尋僧處孤峯上嘯猿　劉滄詩題王校書山齋　猿鳥無聲晝掩扉寒原隔水到人稀冥搜古木月初上雪滿空庭鶴未歸樂圃地連山色近樵家路入樹煙微棲遲慣得滄浪思雲閣還應夢釣磯。　殷文珪詩題吳中陸龜蒙山齋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煙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風披瑟瑟羅莊叟靜眠清夢永客兒方意小詩多天麟不觸人間網擬把公卿換得麼　李頻詩留題姚氏山齋　未壓棲林趣猶懷濟世才閑眠知道在高步會時來露滴從添硯蟬吟便送杯亂書離縹帙迸筍出莓苔異果因僧摘幽窻為燕開春遊何處盡欲別幾遲迴　宋歐陽公集題青州山齋詩。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廼知造意者為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乎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為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耶為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山齋戲書絕句。　蜜脾未滿蜂採花麥壠已深鳩喚雨正是山齋睡足時不覺花間日亭午　司馬溫公傳家集山齋詩　幽蹊入兆李危棧蟠林麓行行忽虛敞高齋出山腹闌圍近指掌郊郭紛盈目春老餘醲香夏淺貧當綠條横喜罥衣笋迸乍穿屋秋江澄可卷冬嶺翠如撲煙間漁艇小塞外村居獨蟬轉望畬田嚮谷聆伐木驚麏從危險鳴禽要出谷物華時變更興趣日相續誰知使者尊常著野人服肯以駟馬榮區區說鄉族　文同丹淵集職事凡少休餘復不經眼幽齋設橫榻盡日對層巘遂懷寄浩蕩靜想榮嵳嵯松雨潤書奩竹風吹酒盞榮名付傲兀勝事入清簡雖有舊林泉何須嗟去晚　過祿氏山齋　過水得憑檻滿川皆夕陽江山逢勝絕手筆恨荒唐城郭蒙籠近汀洲杳藹長明朝又東去塵土入衣裳　晏殊詩題越州石氏山齋。　書仙十閣壯儒宮靈越山川寶勢雄岫柏亞香侵机席巖花迴影入簾櫳千秋碧瑣東南竹一水清含旦暮風文酒雅宜頻讌集謝家蘭玉有新叢　蘇穎濱集山齋詩　平地厭喧囂虛齋上山足蕭條遠城市坡陁富林麓簡書日填委杖屨每幽獨豈無山中士高卧白茅屋逢人嘿無語長嘯響巖谷此室庶可招夜月相從宿　趙抃集次韻孔憲山齋詩。　訟簡歲豐盈鈴齋竟日清牕排群石怪簷擁遠山明古木風千葉新篁雪數莖開樽向幽處餘論見交情　章惇詩歲窮雨夜獨卧山齋　歲晏雲深誰與遊岩房終夜雨如秋不知海上三山夢何似人間萬戶侯　曾文清公集山齋詩　頗知藏曲折故作小崢嶸一穟香已過半山雲正横憑當可詩寄　題寵宮使提舉山齋二絕。　才及中年便買山山中何事可怡顏當時白傳登臨眼物色渾歸几案間。　白衣蒼狗變浮雲過眼紛紛不可論晚歲逢迎真耐久青山相對兩忘言　呂南公詩亨父錄示山齋即事五篇索和遂次其韻　齋閣得山樓蕭然萬慮消此心終異俗吾道更同誰好意憑琴寫衰顏取鏡窺窮通殊未定幽獨欲何之。　有紅盃面酒無白鬢間毛合世心雖淺論文氣轉豪过蹊憐野叟蕭散敵兒曹免被南華笑憂時兩目蒿　榮利機關拙雲泉興味多豈同愚士儈自合聖人和欲飲青氈舊酣酣白石歌故應消息有貧獨柰余何。　蕭傲村田景中裙得所從壯圖因酒動睡思向書濃坐見雲歸岫吟聞雨濺蓬但無詩準備何以謝情悰　桐爲膚兒桂軒因好月開清風知曉暮往事付塵塵喜燕長褰幕嫌蛙屢洒灰山中樂如此腸莫等閑迴　來梅菴集山齋詩　積書樓上頭讀書樓下屋懷哉千載心俯仰數椽足　張南軒詩疊石小峥嶸脩篁高下生地偏人迹罕古井轆轤鳴　楊誠齋朝天集山齋詩　老子齋中宿同來無一人若非明月客誰伴白雲身　徐安國西窓集疊石不在多種竹亦宜少閉窓覺幽勝一日事已了文書堆案煩俗吏四圍遶回首念山齋便可出嶺表　次韻王伯俞山齋即事　秋來山色增揮光西風落葉生悲涼書堂獨坐了無事默與盆菊分幽香玉寒琴軫絃初上洛浦聲況若為向乎童為燭短檠燈散步懶行徒倚杖相過有客驚屬徵之予有室胡不歸安知兀兀坐忘處進此見已工夫時　郭印雲溪集山齋詩　我

本丘壑姿脫巾爲謀食隨牒幾推遷銅章領嚴邑初期竊餘閑焚香弄書冊文法何苦多日力不暇給訟紙秋葉飜使符星火急自憐拙追科難復濟紫劇秋毫殊未試直道聊杖拭白眼已紛紛丹心猶汲汲要令四萬家實惠消塵及怨罵美足云此意天應識西齋靚且深於焉少游息幽獨誰相對古壁蒼崖立高人喜過從玄論揮八極時情一笑休欲語不如默胡文恭公集寄題齋氏山齋詩　有客稽山岸角巾實書盈笈日怡神雲衢別嶺擕笻久月上前峯隱几頻窓上蘿陰猿聲旦塢中茶候鳥啼春一經鄭僑能傳世子舍于令兩綾新向伯恭詩山齋　横側數峯碧遠近一徑開無人相就宿時有白雲來史達峯先生集山齋詩　謝公一丘壑何似東山起可憐丹青手置之嵓石裏沈繼祖梔林集山齋詩　置之一壑謝鯤像畫入三峯潘浪圖二子居山真得趣山齋曾爲寫真無鷹太師詩層梯巉嵓步步出杳茫何人破峯臆碧元臨踈篁聊休邀回睇人物分毫芒惟見臺府雄三軒爵相望不知身從來但覺凌空翔窮高自茲始實峯磨蒼蒼姚成一雪坡集茅齋住翠林一逕總清陰澗近水聲入窓虛山色侵讀書依竹靜送客出花深此地無塵俗令人長道心陸放翁詩山齋書事　山榴子結又重開巢燕雛飛却續回雨足人睡千頃稻日長風舞一庭槐浩歌縱酒愁仍在作意觀書睡已來常恨流年不相貸若爲更着蒼蝉催宛陵羣英集張師曾詩　移石列蒼峭生成喬嶽勢開軒對此山渾識太古意董霜傑先生集山齋即事　寄傲一窓虛淵涵紙自如皆塵慣竹掃松髮倩風梳雲破遠峯出鳥啼幽夢餘故人問生理時柱數行書江湖續集林逢吉山齋書事　掩卷聽蟬韻憑欄數鴈行井風梧葉雨籬月菊華霜又是秋將老那堪夜更長愁吟無與共殘炧落書床江湖後集鄧允端過處士山齋詩　一室蕭踈甚禪床即佛宗樹陰生石蘚茶鼎帶松風去去水千里行行山幾重佩琴與詩卷回首翠微中周彥良詩宿劉仲悅山齋　欹枕蕭齋酒易醒夜來愁殺庾蘭成一窓明月人無寐滿地落花春薄情隔屋有山雲氣冷傍簷多竹鳥聲清如君得此閑居趣未羨人間利祿榮陳簡齋詩山齋　夏郊綠已遍山齋晝自遲雲物忽分散餘碧暮遠近寒着送萬古榮枯各一時世紛幸莫及我塵得常持　雖愧荷鉏叟朝來亦不閑自剪牆角樹盡納溪西山經行天下半送老北窓閒日暮煙生嶺離離飛鳥還唐庚詩夏日書黎少府山齋　愛此林亭絕重遊亦似新山秋同鶴過水落見魚頻晚沼荷猶綠侵簷柳尚春惜哉無別墅共作白雲人錢塘韋驤集和韓琯山齋　愛君築室据青山高躅寧容俗士攀

吏隱幽懷潜物外詩成秀句落人間濤江遠向牕扉見竹塢靜宜巾屨閑顧我衰殘倦登覽偶來聊此共開顏泰山雅詠孔道輔訪隱居孫明復山齋　日觀峯前訪隱淪宜同沮溺異人羣軒能養浩雄能默今復淵源見此君　脫屣名場縕壯圖君方舉逸待嘉謨即期鶴版臨岩室萬疊雲山戀得無陳李陵詩訪張元明山齋　張侯詩似嶺雲閑飛鳥何心只念還醉裏有官如物外眼前無客似山閑來聽春枕連宵雨看盡秋屏着色山老去此身無處用固應容我作蹲拳鄧紳伯詩夏日寓山齋　山齋長夏斷過從掃地長教塵滅蹤松架青毛雲驕日簷搖白翅雪生風書床琴匣時相近茶鼎薰爐聞自供心地清涼無熱惱炎天直與冷秋同李泳謙濬齋集書薛公齋山齋　愛山仍以山名齋閒山何許層周回午窓睡足一笑起風吹市聲不到耳插貂鳴玉主人事山不撩君君自戲細思却合幽人居分我半几來讀書黃亞夫伐檀集思山齋　吳兒心着吳山深終南滿目不自慰有時蟬蛻書几邊夢到五湖千里外劉屏山集次韻吳教授題于應山齋　芒鞋竹杖日隨身所向逍遙樂任真強健挂冠非矯俗榮華得路轉迷人愛山几几常心醉與世悠悠只貌親最晚論交欣得子一樽猶足慰漂淪舒岳祥詩山齋夜坐　新歲纔三日春風便不同花前雙鬢白雪後一鐙紅老去心無術愁來佛亦空吾儒真實在千古獲麟翁陳子尚詩題王扶之山齋　矯翼思重霄潛鱗思重淵人生慕丘壑沖襟諒斯存渠渠瑯琊裔好古性彌敦卜築城西隅荷鉏理荒園清晨諷道書日暮偃東軒山雨含凉滋嘉植日以繁開窓見衆綠俗慮都已損榮名豈不好事與浮雲翻余亦懷素心贈子幽洞言元劉中庵集題張誠甫賓山齋　失得窮通聽所遭浮雲富貴一鴻毛小齋且得容身了別有胷中泰華高劉秉忠詩山齋　蓬梗嗟行路雲山美卜居趣求潛老罷應接愈生踈壺內非無酒床頭亦有書閑情足消遣不必訪樵漁周衡之詩次韻山齋　娟娟萬竹照清溪約住閑雲作伴棲隣曲樵人曾結社尊前詩客偶分題東風一樹棠梨老落日千山謝豹啼閑向靜中參物化人間岐路任東西范德機詩山齋　山齋朝雨竹光匀茶竈催添石火新對語黃鸝真不俗飛來白鷺淨無隣辭榮豈敢要時論賞靜猶應愧古人報道林河春漲起少須重理舊絲綸　幽栖自是少經過棐几書囊素癖何仙井朝來雲氣重洞房夜盡雨聲多江湖耆舊深思憶臺館風威尚琢磨自爾索居增固陋負荅誰問首陽阿楊微之詩宿黎融山齋　清和春尚在歡醉日何長谷鳥隨歌囀庭花奪酒香初晴嵓翠滴向晚樹陰凉別有堪吟處相

留宿草堂。陳樵鹿皮子集山齋　幾夜中山作月荒。晨朝挾冊傍初陽。懸崖種菊紅多葉。開戶見山青一方。石上韋編新汗竹。硯中白露半成霜。春皇未盡非無意。石室遺書不用藏。　國朝僧宗泐詩題宜興王氏山齋　罨畫溪頭新結屋。開門政對銅官山。漁舟蕩漾波濤裏。仙佩委蛇雲霧間。翠柏蒼松日月老。岸花汀草春風閑。秦王孫子未寂寞。環慶古堂行可還。

愛山齋

宋王直講集愛山齋記　吾郡城外皆山也。最大而秀者曰麻姑也。其亞者曰鳳凰岡。吾居當嵩之麓。旁亘數里。乃接麻姑。麻姑及其他陵陸林阜大小可見者不可遽以一二計也。某年予又治其所居之東游地為齋。將以學也。因其有山而山。又予之所愛也。乃名之曰愛山焉。夫山世之人莫不愛。予雷同而愛之。其於山何加焉。蓋世人之愛華。予之愛實。此其加也。何哉。彼徒以奇形秀色之回映。清泉與雲之蓄泄。佳花美木之蒙茂。淺可以供目之覽。深可以容迹之適。故曰愛其華也。予之意則不然。以其堅突巨細之材。無不生也。善惡妖祥之物。無不止也。則似乎仁。及夫秋氣回薄。風霜刻冽。則松竹楩梓岑蔚自若。樗櫟荊棘萎摧頃刻。則似乎厚賢而薄不肖也。朝陽青天。陰霧沉滅。則鸞鶴鳥鵲嬉翔紛如。狐兔虺蛇遠遁深匿。漫不見影迹。則又似乎進明而退幽也。厚賢薄不肖。進明退幽。德也。高之為冢。峯下之為丘垤。位於右者不能買處於左。形於後者不能稍凌於前。則似乎禮。日月星辰晦明寒暑有時而過此未嘗過也。郡邑鄉遂人物風俗有時而易。此未嘗易也。則似乎義。屹然而崔嵬。確然而岳拔。巀嶭崒峞。上薄乎無間。下根乎無淵。則似乎勇。得是五者之似。故曰愛其實也。齋予所從以學。而旦暮之坐作游止。不見外詠而所見者唯山最詳。及見之而又得以推見仁德禮義勇之實。將可以景而就焉。是亦學之一助也。然則予愛山之意有加於世之人者非邪。雖然尚恐朋友者疑予之取是名也。故因廓其說而張之於壁。以自別云。

山隱齋

宋趙汝旗詩宿山隱齋　平生悅山隱。一室容我借。弄泉掬明月。坐石延清話。既調松下琴。復得松風和。仙人擣藥餘。獨叫青山夜。洞霄山隱齋詩　餘杭之西天柱峯下有石洞蟠蒼龍。齋居無塵山四合。仙人宴坐空翠中。夜捫北斗罡氣接。晨吸東日精光通。醉凌高風駕白鶴。笑視黃庭驅玉童。人間自有赤松子。方外或友洪崖公。丹泉吹陰曉霧碧。野果變色秋山紅。獻酬且盡琉璃鍾。談笑便是蓬萊宮。肯如金粟表病翁。散花丈室談虛空。

見南山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戲題法真師見南山齋　看山終日自爽。猶清淨誰如此比丘。莫怕妙高南向是。德雲還在別峯頭。

山素齋

元高克恭詩題山素齋　白頭方外人。結廬方外住。閉門見南山。青無數樹。

野齋

元胡祗遹紫山集郭彥高招討野齋記　好誇。人之同情。篤學者鄙之。好名亦人之同情。力實者莫之取。名者實之賓也。實勝主猶且不可。無主而多賓矣。可哉。大名之下不可久處。聲聞過情。君子以為恥。亦畏夫招物議而得天殃也。是故謹飭之士。檢身若不及。其取名也廉。唐韓文公以艮為字。宋朱文公以晦自號。况餘人乎。吾友郭公彥高築齋於私第。名之以野。孔子曰。質勝文則野。又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曰。野哉由也。然則野之為義非佳稱也。明矣。彥高廉矣哉。蓋惡夫好誇好名而無實者也。曰後者人先之。自卑者人高之。遠物議而逃天殃是也。又豈野人而能然乎。將見問學日增。賢而有文。不得志則不為卷懷退藏林逋魏野之流。得志則道濟天下。急流勇退。紹聞隣野綠野二堂之後。吾亦以此望彥高也。彥高去席曰。雖不敏。不敢不自勉。請書之以為誠。因以為識。劉將孫養吾集題郭招討野齋　少日經行某水丘。至今如畫目中留。千年尚父遇西伯。萬里伏波悲少游。風致山林疑太晚。功名歲月慨如流。但存物外超然意。何必山廬更釣舟。中州集高士談詩予所居之南下臨湼壁。因鑿壁開窗。規為書室。坐獲山林之趣。榜曰野齋。且作詩約諸友同賦　我本麋鹿姿。强服冠與簪。束縛二十年。夢寐遊山林。揭來古晉國。官舍南城陰。鑿壁取疏豁。開窗鈔滯淫。山光射几席。野色供登臨。怡顏眄庭柯。明目增遙岑。草木遞榮落。雲煙自浮沉。玩彼物色變。感此歲月侵。元坐獨無人。窺簷嚩幽禽。誰知城市中。閒若郊居深。巷陋顏子樂。地偏陶令心。一室亦何有。狼籍書與琴。晴牕朝徙倚。皎月夜相尋。欲賦畔牢愁。光為梁父吟。詩成輒自和。酒熟時孤斟。結茅會有期。種竹當及今。日來官吏忙。塵埃滿衣襟。暮歸唯懲卧。筋力殊不任。常思返丘壑。豈願紆朱金。遙知北山處。猿鶴餘清音。

雪野齋

元程端學集雪野齋詩　混沌昔云判。高下散衆殊。山川互阻深。道路饒崎嶇。滕六若有意。補塞歸模糊。誰知甚險艱。行客多迷途。何如萬原野。坦坦皆康衢。常時人素履。此日心亦孚。平乎展天鏡。蕩蕩開玉壺。招邀踏廣寒。汗漫遊清虛。元肖心地明。真與此境俱。融作一片玉。皓皓歸太初。

村齋

中州集党懷英村齋遣事　人生天地真蘧廬。外物擾擾吾何須。與其羈馬齊轅駒。豈若飲齕隨駘驁。不知掉尾忘江湖。呴呴濡沫胡為乎。誰念扶犂村墟。磨丹點黝圖樵蘇。中鞭示箠嚴乾模。雙如狙翁調衆狙。爾雅細

碎編蟲魚辭嚴義密字見䟽洪齋睥睨音語轟緘誦誰敢忘須臾萬中有一差錙銖咿啞坐使爲呻呼咄哉倡言口囁嚅等爲兒戲夫何殊霜風入户寒割膚生薪槎芽供燎爐漫漫濕煙迷四隅白鶴日見黠如烏此間淑樂能何如其誰相與歌歸歟攫龍嗟我自摯拘坐趨吏待窮年徂

圃齋　宋景文公集萬秀才圃齋詩　仁里樂丘園茨茅構迴軒檻風叢篠密畦雨晚崧繁列岫非它境䟽流即故源彦倫田篤日予此愧鶩猿

疇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疇齋記　益陽袁君名其齋曰疇來徵予言余按字書疇本作𠷎耕治之田也象並畔之形引而伸之則爲疇類之疇洪範九疇是也人爲誰何之義疇咨若予采是也之齋之顏也其耕治之義乎士之爲學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猶農之治田用天因地昏於作勞則樹藝可施焉仁義禮智根於心養於未發之先察於已發之後除惡務本壅苗必戒苗而秀秀而實矣傳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人事不齊非疇之罪也人一己百愚明柔強況膏腴沃壤濟以勤力乎其崇如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余尚有望於君焉

洞齋　宋洪邁斜川集洞齋記　姑孰郡治東偏有屋三間衡三十尺從丈九楹脉苟簡不與風日接

前守張幾仲小爲致葺訪後圃竹亭淨香廢爲表出之所種竹百箇既其實于今三年竟亦不能佳也屋日朽竹日悴正面棚葦深且低巧爲郭騃緖書燕坐未晡時已思秉燭晚陰雨憒憒無所見用紫爲窗故雖蹞步室奥而至則倦厭或不暇御若監軺起予惜焉即日革前楹屋而虛之凡室中之故若牖若壁盡撤棄弗用爲八窗四户楹其旁以高召明延晨曦而納涼颸穿門庭右客至可通車馬地不改辟而軒豁獻狀頓舊名不稱使復初而命此曰洞齋世指神仙所宅曰洞府山川之勝處曰洞天洞淵高門綺疏邃而廊者曰洞房洞户是皆不可擬至此中空洞無物足容君單數百人如周伯仁之肆言吾又不敢令之目吾齋特有取於四達皇皇明白洞徹之意云就賦詩曰佳眠起清坐目送孤飛雲娑娑此室中泡泡爐烟芬鬢邊霜千丈蓋說翰墨勲桃李春未了明粧羅縞裙庭竹雖不多照屏友墨君俗塵斷已盡底用成風斤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洞齋銘　鑿此環堵以爲主賓不施广庨而有窗牖孰知其中風温月秀是曰洞齋淨白無垢空空無物中有老人嚴棲谷隱偃僂頻呻其來無迹其出無心誰其似之如洞有雲

溪齋　唐李建勲詩溪齋　水木遶吾廬寒藤晚檻虛衰條寒露鶴幽果落驚魚愛酒貪遲甚趨時老更踈平慵自有素不是忽瞥搖　宋呂南公灌園集有懷溪齋奉寄微之　溪元清媚四山稠十五年前記薄遊郊屋讀書風滿座野橋尋酒月當頭身名不分輕如夢甲曆誰令過若流此地主人相問否一塵今帶百端憂　元張子淵詩宿單孟年溪齋次韻　蘇端元有約風雨亦來過曉市魚蝦集深秋芦荻多交情今管鮑詩句通陰何最喜華顛祖孫兒似小坡

湖齋　宋朱之純詩湖齋　平湖十頃水汪洋侍意茅齋且居藏園種小桃今結子池栽翠芰更聞香六龜已見千年瑞雙鶴看呈八月祥居此翛然忘世味此心尤懶去龍陽

井齋　宋蔡九峯集和陳子公井齋韻　生來井井義誰窮陽自初來位五中若信此間方寸地能安而慮即成功

水齋　南史羊侃傳侃姓豪侈初赴衡州兩艖艑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唐白居易長慶集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偶題十六韻　綠繞府西面瀠溪池北頭鑿開明月峽決破白蘋洲清淺漪瀾急夤緣浦嶼幽直衝行徑斷平入小齋流石疊青棱玉波翻白片鷗噴時千點雨澄處一泓油絕境應難別同心豈易求少逢人愛翫多是我淹留夾岸鋪長簟當軒泊小舟枕前看鶴浴床下見魚遊洞户斜開扇踈簾

半上鉤紫浮萍泛泛碧亞竹脩脩讀罷書仍展碁終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銷愁簷雨晚初霽窗風涼欲休誰能伴老尹時復一閑遊　劉夢得詩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　公府有高政新齋池上開再吟佳句後二似畫圖來結構踈林下夤緣曲岸隈綠波穿户牖碧甃疊瓊瑰幽異當軒滿清光繞砌迴潭心澄晚鏡渠口起晴雷瑶草緣堤種松煙上島栽漁遊驚撥剌浴鷺喜毰毸爲客烹林筍因僧採石苔酒餅常不罄書案任成堆簷外青雀舫坐中鸚鵡盃蒲根抽九節蓮蕚捧重臺芳訊此時到勝遊何日陪共譏吳太守新占洛陽才　李商隱詩水齋　多病欣依有道邦南塘晏起想秋江卷簾飛燕還拂水開户暗蟲猶打窗更閱前題已披卷仍斟昨夜未開缸誰人爲報故交道莫惜鯉魚時一雙　羅隱詩和河南白尹西池北新葺水齋招賓十二韻　二室峯前水三川府右亭亂流深竹逕分遶小花汀也甬通泉脉堂心豁地形坐中寒瑟瑟床下細泠泠雨夜思巫峽秋期想洞庭千年孤鏡碧一片遠天青魚戲搖紅尾鷗閑退白翎荷傾瀉珠露沙亂動金星藤架如紅帳苔墻似錦屏龍門人少到仙棹自多停游憶高僧伴吟招野客聽餘波不能惜便欲養浮萍　韋莊詩梁氏水齋　獨醉任騰騰琴碁亦自能卷

簾山對客闢戶大迎僧看蟻移苔穴聞蛙落石層夜窗風雨急松外一庵燈劉公是先生集水齋詩　野塘春水平閑客自揚舲鷗鷺時相近波濤亦俯聽榜歌漁父曲醉讀屈平經便欲從茲去秋河泛客星

濠上齋

（宋朱梅磨集濠上齋詩黃堂理事餘便坐永茲日）語默趣雖殊晦明心本寂旹聞真體露已歎犀疑失迨此復幾年定知久純白　道若大路然桀此人好徑即事昧本心離動覓真靜安知濠上翁妙入玄中境偶寄郡齋閑無欲民自正傳自脩詩題濠上齋二絕　焉知魚樂我非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癡蠅貪紙穴小窗烘日誘跏趺　小齋斗大四壁立只着匡床與瓦爐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著工夫

雪澗齋

（宋陳宗遠詩蕭季賢有齋名雪澗求鄙語）置諸賢之後勉成四韻　一派流泉遶坐奇紅塵不到客來稀舍煙竹塢朝常失當戶松陰晚自移想有寒猿當月嘯應有孤鶴吹風歸火雲六月流金石絕景應須稱此時

雪浪齋

（墨莊漫錄紹聖初元東坡帥中山得黑石白脈如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又作）白石大盆以盛之激水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公自銘有云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時四月二十日也閏四月三日乃有英州之命其後謫惠州人徙海外故中山後政以公遷謫雪浪之名廢而不聞元符庚辰五月公始被北歸之命明年夏方至吳中時張芸叟守中山方葺治雪浪齋重安盆石方欲作詩寄公九月聞公之薨乃作哀詞有云我守中山乃公舊國雪浪蕭齋於焉食宿俯察履綦仰有梁木思賢閱古皆經賦述玉井芙蓉一切牽復又曰石與人俱貶人亡石尚存却憐堅重質不減浪花痕滿酌中山酒重添丈八盆公兮不歸兮萬里一招魂思賢閱古皆中山後圃堂名也宋蘇穎濱集題子瞻雪浪齋　謫居杜老嘗東屯波濤遶屋知龍尊門前石岸立精鐵潮汐洗盡莓苔昏野人相望夾水住扁舟時過江西村窻中縞練舒眼界穩上雷霆驚耳聞不堪水怪妄欺客欲借楚些時招魂人生出處固難料流萍著水初無根旌旗旋逐金鼓發蠻箋尚帶風雨痕高齋雪浪卷蒼石此叟未見疑戲論激泉飛水行亦凍窮邊臘雪如翻盆一盃徑醉萬事足汪城氣味猶應存張文潛詩和定州端明雪浪齋　中山士馬如雲屯號令唯覺將軍尊熊旂犀甲羅左右金鉦鳴鼓諠朝昏少年猷畝老為將誰能復記躬耕村東坡先生事業異道峻不得安脩門眼前富貴念不起唯有山林勞夢魂榛中奇石安足比坐蒙湔洗見本根粹流駭浪勢萬里至畫乃掃筆墨痕黃牛三峽固細事赤壁長江何足論能令萬古蛟蜃怪幺麼入此玻璃盆扁舟猶往則不可平生致君言具存

雙峯齋

（饒雙峯年譜先生所居之前兩峯高）峙扁其齋曰雙峯四方學者稱為雙峯先生

雲峯齋

（餘干志陶穀字實夫陳州人初仕周為學士宋開寶八年春三月上）遣穀使金陵招李煜嵩門人李岐宜留金陵穀素慕嵩名因賦此詩　白頭如雪在雲峯瀟洒茅齋遶興濃高節凌空君子竹繁陰垂地大夫松自知有鐸鳴千載誰信無書上九重明日乞身歸故隱青鞋布襪定相從

松石齋

（元陳聚詩松石齋手種青松不記年松）根峙石翠相連不嫌落子驚殘夢且得閒雲伴醉眠半夜風聲疾寒作雨一林玉氣暖生烟日長對此攜棊局忘却人間有世緣

石友齋

宋張元幹歸來集石友齋　王郎胷次鬱崢嶸鑿牖開軒不浪名疾世政須論石友絕交今已見方兄我曹自笑真同病吾道誰能為主盟但得此心如此老故人寧復負平生

漱石齋

元張思廉集漱石齋為孫生賦　嗟嗟子荊邈焉寡儔矯俗異世漱石枕流惟其才高出言合理情雖不近旹實可取淑慎溫恭起繼祖風它山取石有玉不攻磨鑢礪鈍堅固困窮光掐有言菜根難嚙齒鋒既利百事可作我為銘詩用誡齟齬勉思鄙言以保繁者

巖齋

（宋吳可詩巖齋　誰知望雲眼犯此泱馬塵故山招不歸定為猿鶴嗔煌煌帝）王州喜有東山人頻來雲霧齋閱公碧璘珣要償風月債痛吟巖壑春賢找萬卷藏膏馥餘八珎空腸借一飽已覺咲語新肯學解頤公鑿壁惱四鄰犬勝不求真樂我平生真吳則禮詩巖齋　從來謝幼輿宜置丘壑中虎頭有妙理誰謂已顛工崎崎磊磊間聊復著此翁平生烏皮几不與兒曹同

月巖齋

（宋李方叔濟南集月巖齋詩　南山之北北山之南環岡繞嶺紫翠相參爭騰蹲躍萬里驛騎丘行沃若靈秀）所涵平巒毅虧餞日西崦月生大東錯落夕嵐凝輝萬壑澄若淵潭有襄人室架楹維三其名寔佳佳哉月巖襄人者何贊皇之裔伊誰名之宗伯子瞻嗟嗟襄人天民之淹昔也方將愚妄所漸喜功好名虎穴屢探輪轂綾墮卻戰猶酣老不及人綿力弗堪飲冰食蘗處約已甘天匪靳予事有莫兼俾予有知錫福則廉餘齡數奇辰也不占畀時若書雖侯伯謂心勞用寡遠愧周聃令師農圃穰蓑崇芟年登歲樂糠粃求饜褐寬緼帶懷此不貪門子之貴責我丁男我居匪中如爾之蘇尋外餘地焉用況沉逝將掃迹於焉養恬披風邀景玩自欽寬彼無獻嘲君之不慙

雪泉

齋

（元虞集學古錄雪泉齋詩）長河泣凝合。徹泉自溫活。蛟龍依以生。抱困待春發。釘雪不到地。泉流常在山。飛英散絕澗。流澌響潺湲。融結各有方。不息在無二。觀益保深長。乃得養生理。翟尊薦寒冽。養陽向煦怡。君子遠莫致。水言以相貽。

青林齋

（國朝張孟循詩題桂林臨青林齋）鵷羽興怨諷。兎爰起謳吟。叢蕪翳廣陌。一士寓青林。雲木何蔽芾。虛齋氣蕭森。揮戈修灌枘。褰幌眺岡岑。流水無冬夏。飛梁橫古今。幽聞竹下奏。宛是風中琴。秋雨變繁綠。春陽鳴候禽。鷗鷺未單響。歲月坐成深。適俗匪圓器。抱貞恒苦心。晚交玄牘侶。靜陶沖素襟。道晦狎樵牧。義高嬈球琳。夫君已好遁。而我方幽尋。須接泉石論。覩還風雅音。高賢寂寞後。同調式如金。

學圃齋

（元陳衆仲詩山陰張氏學圃齋）聞道山陰侶漢陰。丈人早已厭機心。疏苗連町春泉潤。瓜蔓侵籬夕露深。種石有時生白玉。鋤園何用得黃金。倚欄一曲成淒斷。珎重佳兒繼好音。程禮部詩學圃齋　舍畔多閑地。春來擬荷鋤。傍花穿小井。隔竹引清渠。菜甕挑偏熟。瓜籬插恐疎。書生生事拙。野老意何如。瓜果逞幽遲。桑麻接近亭。春風行野客。夜雨喜園丁。方略鄰人說。辛勤稚子聽。兒寬終仕漢。離角有殘經。

麗澤齋

（元徐容集）麗澤齋說　麗澤齋者。雷陽博士燕居室也。廳舊有扁不存。今莫君以道陞廣文之席。復扁其顏。與諸生講習以見教。思之無窮。偉哉夫兩物比附為麗。衆流瀦蓄為澤。八物之象。澤屬於兌。以兌加兌。故為麗澤。兩澤相倚浸灌滋益。彼得此以相涵。則滿而不盈。此得彼以相濟。則潤而不枯之。二者停聚汪洋無間。彼此皆附麗之功也。君子以之。同門之朋。合志之友。相觀為善。相攝以威儀。相恱以義理。凡有所未知則講究。而道愈精。有所未能。相與習熟。而業愈固。更唱迭和。而無彼我之間。亦猶兩澤附麗而互為滋潤也。夫苟私立畛畦。違棄繩墨。隄防不固。而有滲漏之隙。奔潰四溢。而容受之量不充。則非麗澤之象矣。豈朋友講習之道哉。莫君復麗澤之名。追配前賢之迹。俾諸生薰陶於仁義禮樂之中。優游而潛化。漸漬於道德教育之內。沾溉而混成。師得其所以教。弟子得其所以學。兩無愧矣。況乎學校乃講習之地。教官乃講習之師。身居人才之淵藪。而為流輩之模範。謂之麗澤。實稱名矣。莫君余所知。嘗屬作說。余乃演繹併系以詩。詩曰。重湖天開。日月合璧。上摩蒼穹。下歸無極。萬象泓涵。浸注充斥。魚躍鳶飛。上下昭格。兌象為澤。兩兌為麗。法象君子。朋友攸萃。朋友攸萃。誦詩讀書。以講以習。次已相須。難疑答問。取正碩儒。教學相長。誠意感孚。瞻言麗澤。濟米滌芹。君子居之。馨香孔紜。載瞻麗澤。菁菁者莪。君子居之。人才盛多。涵泳聖涯。翱翔學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講習在友。友分損益。益者當親。損者毋密。崇術立教。以友會文。孰其尸之。師嚴道尊。人才林立。仰配河汾。經義治道。湖學永存。勿謂遐壤。人心則同。莫君葺之。斯文以崇。斯文以崇。復于古風。

海隱齋

（宋項安世詩題王醇甫秀才海隱齋）萬人如海最堪藏。何必南山有豹章。避世金門師曼倩。變名桐瀨笑嚴光。驪龍淵底珠潛色。抵鵲山頭玉混芒。不比尋常溝瀆裏。蛙跳雀浴便張皇。

藏海齋

（宋李端叔姑溪集吳思道藏海齋記）昔之隱者有大隱。有中隱。有小隱。而大隱則不離朝市。蓋隱者非為嵓居穴處。與猿鳥居。麋鹿遊然後為隱也。利害不怵于中。紛華不役于外。謂我為牛則與之為牛。謂我為馬則與之為馬。隨所遇而安。因所得而勝。惟我之踈密而忘彼之厚薄。至於戴冠垂綬。從容廉陛之間。可進否退。容勿君臣之際。而綽然有餘裕矣。是之謂能隱。余於是泛觀於世。而知隱者之為難也。東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隱者嘗試言之。隱無不可也。能定則能隱矣。苟或未定。則嚴居穴處。居猿鳥而遊麋鹿。亦不得而隱。故知是之隱。則知朝市之隱。知朝市之隱。則無所不為隱。要之固有漸焉。既能藏則能覺。既能覺則能定。能定則能隱。以都城之浩穰。而寄一身之微眇。初固以是而藏。既藏矣。觸境可覺。既覺矣則能定。久之自然而隱矣。惟其處之久。而後知其然。知其然則東坡之語。過吾師也。吾友吳思道寓都下累年。其職事在秘殿。其所聞見。皆一時盛事。乃於所舍名之曰藏海。卓哉能師東坡之語而知朝市之隱為真大隱也。余與思道游久矣。一日謁告歸。余察其顏色。觀其詞氣。迨不類處巖近而寓繁會者。二日舉其齋之名而告余。曰君為我記之。余始知思道之所得乃如是。則豈特隱而已乎。將憑陵八極。超出三界。不離于座而照了一切矣。余嘗謂東坡乃佛菩薩位中來。以所示見而寓報緣。接物利生。期於成等正覺。思道以文章節義名於時。終日翰墨議論間。未嘗輟。聞斷而又所託乃如是。非東坡一會中來。詎能爾邪。

養源齋

（宋王東牟先生集養源齋序）大梁李子王姬五世孫也。少孤。附外氏。階鼎以炊。既長。襟韻峻發。不可禁制。好為詩章。掠取風月。據為己用。筆則是矣。實或疑焉。聞掃一室。横几案。散緗帙。寤寐其中。求名於予。予以養源目之。且告之故。曰。子知源之為貴乎。物之最鉅。宜莫若海。而三王之祭河實先之。不以此源而彼委故耶。夫五行者。行而不留之謂也。然金木之

質一受其成有朱紫而胸有艶而枯不能自化人實化諸性水之性與神為徒灝灝汗汗入有出無噓呵薰蒸湛瀋太虛崑崙之宂脈于天衢一派萬仞周行八區寰瀛雖大乃鍾其餘物之有源不既貴乎李子聞之曰水之源則聞命矣敢問學之源安在予推而辭之曰止子歸而求焉則吾與子同學趙蕃淳熙藁養源齋詩　江源初濫觴其末千萬里婆娑數畝陰歲月拱把爾士之於為學豈得獨異彼歸然九層臺亦自抔土累平生養源齋曾詩與王記二公死何年夫子益老矣向來之滔滔今乃見涯涘木值歲云秋實落村則美曾文清公集李商叟秀才求齋名於王元渤以養源名之求詩　自古詞林枝葉皆從根柢中來萬卷須窺藏室一塵莫點靈臺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尚論淵源師友它時派列江西學問直須富有文章政要深藏玉在山中輝潤蘭生林下芬芳

東府齋太平寰宇記齋在楊州江都縣梁宣城王為楊州刺史顧野王及王褒並為賓客野王好丹青善圖畫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七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兩絕

營道齋宋何桑仲集營道齋　春陵郡縣曰營道三十里而近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衆而業儒有子曰敦頤字茂叔遠宦南歸弛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

屋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關在目中也脩水江夏公敬慕之每稱獎其子壽燾燾即次元亦為坡公所知坡有故茂叔濂溪詩唯多其廉退脩水亦止述其廉平莫詳僑寓之意殆子弟不能達先志之罪也夫脩水相去甫數舍坡其同時人皆失本意文字傳誤吁可歎已余與先生同邑人也爰記宿於茲且有墳隴留人此創山房取吾邑名吾齋因語前事賦詩貺兒曹　儒行篇中有至論書齋鄉縣兩存存南音是國鍾儀操仁術函人孟氏言近信每隨流水到舊廬擬望度雲也里非勝母衆君子循取佳名覲聖門

白土齋太平御覽高齋泥色甚鮮淨南有白土齋又一齋以栗為屋梁武帝臨川寢卧於此齋中常有五色雲迴轉狀如盤龍屋上恒紫雲騰起形似繖蓋遠近望者莫不異焉梁武帝于此龍飛

時齋瀘川志時齋在錦堂之後舊名覺齋慶元間范公仲藝建于家孏堂後開禧元年李公寅仲徙建于此范公子長改稱絳仙宋陳耆卿篔窻集時齋銘　趙君汝渼寓句稽之廉六年人屈之不自厭也以時名齋且請銘　銖根寸莖中涵天機或遏而茂或蚤而萎方其未苞千髮莫汲及其既萼萬户莫禦寧為故栢毋為新葉委順知化溶溶太虛魏鶴山大全集通道朱宰求時齋字李肩吾為賦詩因次韻　朱君問時齋為誦義文書夫終伏剝果乾始函坤與坎離互藏宅返復更倚閣物理消處息人謀客中蹠即茲貫千古何所非廣居是以無妄時不耕穫菑畬薛嵎詩鄭氏時齋　力學競分陰俄驚歲月深豈為科舉地自遂讀書心名教有餘樂塵埃不可尋肯同祿祿者白首尚羸金僧北磵禪師詩時齋易去若難追知幾勇不疑枝纔起雷澤魚已奮天池夜冷梅粘雪秋零桂着枝風雲與人會元不與人期葛元承集仲和時齋即事　夾徑花開一丈紅傍池新竹萬枝風門來笑語忘為客盃酒淡煙明月中　時齋新植詩　紅欄一帶樹青青簾幙風輕颺曉晴日轉花陰燕飛去堂中惟有讀書聲

時敏齋元許有壬至正集時敏齋銘　寸陰是惜終食無違大聖且爾我何人斯一間或易將抵其巘一息苟怠有來其機泝流之篙豈容弛為山之簣進不可止易著自強詩稱不已念茲在茲作聖茲始

時習齋金趙周臣滏水集時習齋銘　朝乎時夕乎習惟學日益惟道德日積宇文虛中詩時習齋未厭平生習氣濃更將餘事訓兒童曾論二萬三千字悟入從初一句中

時省齋元蒲道源順齋藁題王士敏副運時省齋　敬能直內此心存不逐紛華向外奔政要惺惺明理欲豈容兀兀度

朝昏反身回顧希曾氏篤力情知過孟貪須刊工夫無間斷脩途端造聖人門

時術齋宋黃山谷集時術齋銘　禹初攄功洪水滔國作十三載民降丘宅君子觀於蟻而知學之可積

渴日齋黃山谷集渴日齋銘　學未竟日西入明追今終弗及

日思齋應天府志在府治忠實不欺堂前

日益齋合肥新志在雅歌堂西金斗池南與雅歌堂相並有水閣下臨金斗池淳熙丁未帥鄭興裔建嘉定庚午重修

日新齋宋王胄齋甲寅藁日新齋銘　上帝降衷無有不仁剛柔雜揉智愚是分惟欲易汙惟己難克改過遷善惟學之力疏瀹澡雪如垢消亡存養省察無時敢忘與日俱新與天不息月異歲殊昭然明德

日靜齋宋唐仲友詩題劉能之書室日靜齋　書齋一明窻平湖在軒闥良朋求我名題榜子聽說心靜見天地水靜燭毫髮槁木無死灰智動此機括微風不揚波方寸皦明月一舉在雲霄期汝茲奮發

日損齋元虞動降集日損齋詩　克己必從難者期於淨盡無餘茲乃聖門實學先須時習工夫往聖繼天立極維茲禮樂政刑割裒縱裨邪幅終然有稱無呈

日省齋

金趙周臣滏水集日省齋銘　言有非聊行有違耶。君子之患而小人之歸耶。

日三省齋（臨川志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夜存齋 宋王胄齋中寅藁夜存齋銘　性無不善。同此良心。而得其養。形定神清。持守一懈。候焉放失。休息之餘。求則復得。物欲遂忘。旦晝皇皇。有獨斷然。無補梏亡。學而日新。日不待夜。一言救之。謹厥操舍。

寅齋（輿地紀勝寅齋在欽州治。）

暖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暖齋詩　至足無求觸處同。小齋和氣日沖融。几筵已得嘯歌地。赤白何須繪畫工。況有午簷容愛日。更無北戶召寒風。清心適出塵埃外。突出高堂數仞崇。

浮春齋 宋李跨鼇先生集浮春齋詩　煙景金顏碧綠長。遲中日日載春陽。翠翰結屋驚鼇背。綠葉蘸沈夢水鄉。靜畫鳥啼三月老。路人風乞百花香。從它流水紅英去。化作人間有韻粧。

秋齋 唐張祜詩　垂老歸休意。栖栖陋巷中。晴燈棊子落。殘語酒杯空。滿幕侵簷露。虛蹤入檻風。何妨一蟬噪。自飽木蘭叢。白樂天詩　晨起秋齋冷。蕭條稱病容。清風兩窓竹。白露一庭松。阮籍謀身拙。嵇康向事慵。生涯別有處。浩氣在心胷。韓栩詩　山月皎如晝。霜風時動竹。夜半鳥驚栖。窓間人獨宿。宋寇準詩　齋景有誰同遠望。秋懷無柰直悲歌。雲收遠嶠凝嵐翠。雨歇空庭敗葉多。許棐梅屋集秋齋即事　桂香吹過中秋了。菊傍重陽未肯開。幾日銅壺無可浸。驚它飢蝶入窓來。元劉文貞公集秋齋詩　蕭蕭落葉打窓櫺。夢覺幽齋熟睡僧。萬里西風搖摯鳥。半窓烘日聚凝蠅。物華老盡直秋健。天運斡廻非力能。且倒方樽暖和氣。門前物態冷如冰。

冷齋 宋熊晃山瞿梧集和胡文友冷齋口號四首　一聲暮笛穿雲裂。數點昏鴉破雨飛。惆悵滿顛絲樣白。倚門竚立望誰歸。　近來觸景多生感。老去浮名紙浪誇。賴有風霜數叢菊。年年歲歲對黃花。　交情落落今如此。世事茫茫何所之。安得簷花清夜酌。相同鄭老話襟期。　户容學僕生常滿。囊有詩篇家豈貧。笑我淡交寒似水。勢無可熱亦無嗔。

獨冷齋 宋曹文清公集汪傳仁教授即官舍作齋。予以獨冷名之。昔君困虀鹽。遂首聰下。讀秋螢屢乾。死明月以為燭。麻衣肘欲穿。才換一袍綠。豈知冷淡債。十載償未足。書齋開冰廳。敗壁數椽屋。橫經綴鵷鷺。未省進鳧鶩。窮通吏事耳。袞翁有反覆。直令張羅地。便恐車擊轂。先生禁可流。示現着冠服。從渠勢炙手。了不見涼燠。小詩應大笑。笑我未忘俗。國朝釋宗泐全室集題張天秩獨冷齋圖　衆人趍炎門。百年吾獨冷。青山臨海城。幽齋寄閒靜。獨無車馬喧。捐與人事屏。散髮谷風涼。讀書林日永。信道中自怡。安貧外無騁。悠然慕黃綺。邈爾等箕潁。若人吾鄉念。未識心耿耿。江城有畫圖。吁嗟夢中境。

寒齋 宋劉後村集題林戶曹寒齋　舉世爭馳勢利場。君於冷處青人忙。不營摩詰散花室。直效蘇州聽雨床。種果園林無虎守。勘書窓几有螢光。直須喚起西塘老。來向齋中伴石塘。劉克遜詩題林司戶寒齋　高絕寒齋雖未到。但觀名扁定非虛。連床夜語爐無火。四壁秋聲案有書。要與西塘同苦淡。更容東野伴蕭疎。區區粗得歸閒趣。每見高風愧不如。

歲寒齋 元王惲秋澗集歲寒齋　松栢青青貫四時。木中推重為幽姿。史君特用為齋榜。要見真心老不移。

盤龍齋 太平廣記晉桓玄在南州日。嘗建一齋。多畫盤龍。時號曰盤龍齋。及宋高祖命劉毅鎮南州。居其齋。毅小字盤龍。其驗若此。

飛鵬齋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飛鵬齋銘　胡維國所御華舫。號飛鵬齋。晉陵孫仲益見而為之銘曰。營巢幕上。狄泰紉頭。棘刺之端。可以充猴。螻蟻之穴。如闢蒯牛。蚊聚一器。狂鬧啾啾。南海之鵬。載雲上浮。一怒決起。八極已周。俯視大千。區中之囚。達人大觀。跨海來浮。飄然無礙。不繫之舟。騎雲擴風。追汗漫游。二蟲何知。斥鷃鷽鳩。篤言從之。忽焉在後。

烏慕齋 國朝鄭居貞詩烏慕齋為孫思傑作　慈烏知返哺。人豈不如烏。嗟嗟純孝心。白首終不渝。雙親棄捐。鞠育賴太母。艱難數十年。念兒孫在手。孫今已得官。祿養志已違。搖搖風中木。哀哀有餘悲。霜露日以深。眷言永顧慕。何以慰母心。貞堅永終慕。

鶴西齋 元王文忠公集廣陵程公通甫卜居騎鶴樓之右。扁其齋曰鶴西。持卷求詩於予。遂賦二絶句以塞命。通甫昔掾集賢。予方繼入為直學士。相得歡甚。後予假守此邦。君亦得告家居。相見歡若平生。故終篇畧及此意也。　風臺月觀古揚州。騎鶴南來亦漫游。笑殺鶴樓西畔客。草堂清絶俯邗溝。　詩家西清語笑同。五雲雙闕謾蒼龍。秋風鶴背重歡會。一洗塵埃芥蒂胷。

鶴齋 元馬易之詩鶴齋為道士薛茂弘賦　僊人從騎鶴來。築室住空山。桃華落几上。白雲入窓間。昨從青城遊。採藥者遺以山君銘。刻之崖名下。開門望赤壁。明月滿中天。宵宵王笙韻。振在青松顛。邾君不可招。雙鳧下京縣。借問幾時來。笑指壁間箭。我有碧玉軫。與君彈九皋曲。終忽長揖。飛珮渺煙霄。張仲舉詩上清薛茂弘。虞內翰以鶴齋號之。為賦。羽人新得虞翁號。歸築衡茅亞翠微。卝室有風鳴佩帳。斗壇多露濕秋衣。畫

中作者薛少保華表亡年丁令威直擬身形鍊相似玉笙吹上白雲飛余闕青陽集鶴齋爲薛茂弘道士賦　葉縣飛鳧舄琴高駕赤鱗豈若青田鶴蕭洒廼仙倫刷羽琪樹側振唳華池津騫騰望霄漢逸氣已沖天鍊夜誥有驗滅景入無垠還來過緱嶺舉手謝鄉人

麟齋

宋胡寅斐然集麟齋記　麟龍鳳龜動物之殊尤者耳既以靈目之又稱瑞焉太平而後見非若凡物可力致也今易得莫如龜而龍也人亦多見之維麟與鳳則自周以來未嘗有覩其羽毛色象者漢獲一角獸爲之改元獸之一角者衆矣又安知麟之不兩角而斛脅衡骼也故史氏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者弗然之詞也維鳳亦然宣帝時鳳凰屢集而少府宋疇因譏被貶不待後世然後知其爲鶡爵矣孝宣治號中興然任刑餘尚法律不以中車府令爲龜監四三良臣死非罪而風俗尤薄水旱災異見於魏相之奏洪不足以震珍崖効九苞又況茂陵多欲奮泰窮兵四伐海内虚耗盜賊半天下幾與祖龍同轍麟胡爲而至哉故必聖如虞舜簫韶九奏而後鳳凰來儀必道如文王關雎之化成而後麟爲之應不可誣也由是觀之史載龍見于某江某水某井中當時以爲美談者殆亦可豢之龍必非神龍而九疇所寓禹貢所錫寧王所寶之大龜定非卜人朝鑽暮灼枯腸朽

骨之凡龜蓋物有同類而殊能者宰予所以興拔萃之歎也大龜神龍真鳳之不浪出審矣然則魯哀公之時周公之衰已久於是而獲麟何也曰麟非爲魯哀乃爲仲尼耳仲尼大聖之人也春秋聖治之法也以大聖之人立聖治之法雖享帝于郊未足以方其精神之所感動也雖升中于天未足以諭其和氣之所薰蒸也四靈皆至然後爲宜豈是一麟而曰多乎維麟爲仲尼出所以仲尼識之不爲魯哀公出所以魯人不識也仲尼歷聘七十餘國無所鈞用高蹈如耦耕貴卿如武叔從游如微生畝多智如晏嬰皆不能知也而麟乃獨知之謂彼不知者不如一麟是人而不靈也焉乎可謂彼聰明辯達萬物之靈也而豈不知孔子是果麟之弗若也曷乎不可麟乎麟乎得不爲靈智之瑞乎韓退之曰麟之形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故雖有麟亦不可知其爲麟也又曰麟之爲麟以德不以形然說麟趾之詩者謂其角端有肉無事於觸而其趾不踐生草其定題也亦必有異焉此既言其形矣若其德非神靈知識何以名之先儒謂仲尼感而作春秋曰麟出非其時聖人以自况此說非也仲尼志乎帝王詔教乎萬代豈以身之不遇感而著書與憤世疾邪者比邪使麟適不出春秋遂不作乎故知春秋非本於麟蓋經濟無施而寓於筆削性命道

德莫不中正禮樂法度莫不備善俊良賢傑莫不章涉讒惡慝姦莫不討弃璣衡七政莫不齊叙山川動植莫不繁廡積日黔首莫不率化蠻夷戎狄莫不賓服厥制既定同符於堯舜成康爲天下萬世太平熙洽之原於是麟出而爲之祥應此理昭灼炳著無可疑者以爲未然則亦未得其門不嚌其胾耳沙陽張時予發治春秋學以麟名其所居齋謁予記之予發潛心日久聖人宏規大用妙意精義當自得之予無以進焉姑爲麟說以表其在椒之珍而薦其下帷之趣云元劉静修集麟齋記　編修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所拘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興濁亂之氣數相爲消長於當時如麟者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可無者雖然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爲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之

所以爲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人之所以能爲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如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令聖人雖不盡其所致於當時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予之讀春秋者亦知予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則盧門闕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鳥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爲心而自麟其麟也魏初青崖集麟齋記　王文慷慨尚氣讀書以左傳爲專門之學因名其名齋曰麟蓋取春秋獲麟之意也初謂麟仁獸自黃帝堯舜以降歷夏商而周麟不屢出也夫麟必得天地仁厚雍和之氣以生在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前其仁厚雍和之氣比屋皆然雖有麟不以爲麟乎轍東遷王室實蠢蠢焉齊楚秦晉吳越熾烈之焰始波蕩風靡以横被六合或有爲窮奇爲檮杌爲饕餮爲魑魅魍魎爲蜂蠆毒爲蠱雕爲長蛇磨牙吮涎食肉于血當是時而麟出焉則其爲麟也固宜不然則郎之狩紅之蒐孟諸之田必有疑然而聚者參倖然而角者鹿豕豺狼麕麋之屬而不一也聖人不書獨拳拳於麟者必知其麟之

爲麟也麟之德也韓子曰麟之所以爲麟以德不以形是以麟不出於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雍和之前而出於齊楚秦晉吳越熾烈之後是知春秋之麟雖不根於仁政薰養之力而其自得天地者則固若也說者又曰麟爲明王出也無明王亦出則麟不爲當世其爲春秋爲後世麟也必矣是故學春秋者必麟其心其得然後聖人經世之志與夫天道人事之終始則有以得之矣其出也必有以麟天下其不出則所謂麟者固在也若嚴光之麟於漢諸葛孔明之麟於蜀陶淵明之麟於晉其出處雖不同而爲麟則一也王文貞積力久其胸中之麟他日必有一出不知天將使麟其所謂當世之麟者乎將麟其所謂後世之麟者乎麟乎麟乎是必有一在也今其張本耳故喜爲之記

霧豹齋

（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題霧豹齋　幽人樂安閑離世不復顧可憐有爲身輕被山林錮豈知牘達士用捨隨所寓聊從隱約中養就扶世具如彼南山豹深藏十日霧一朝文采成蔚然駭狐兔偉我王夫子術業久饒裕今猶事韜晦蓋亦以此故獨於議論間時肯一班露使得效所長英蹕可平步方今正急賢延納非一路願早隨鶴書勿久山間住

羔羊齋

（宋朱翌詩蔡倅羔羊齋）　有生不釀羔羊酒無日不誦羔羊詩賢哉蔡子勇成癖自勵要如三代時　畫輪精白承休德政用詩書造太平略爲周家推在位太顛閎夭散宜生元王詳詩樵川祭別乘求羔羊齋詩　平生冷眼看人忙歲晚寬留自信腸朱轂任君騎惡馬素絲從我詠羔羊　思君搔首白紛紛愁對江天日莫雲聞說郡齋新雪壁一尊誰與細論文　羊質何緣亂虎群應同蒼狗變浮雲若人早有羔羊德不用誇張虎豹文

戲鯨齋

（宋吳芾湖山集）（臻公釋氏之秀）者浮游倘佯跡接天下乃者歸卧雲山閉門不出遂命齋名曰戲鯨眞得古惠師之遺趣也予喜其志因留二十韻以贈之　吸盡百川還見底頭角驚殺鱣與鮪有時大瞋明月珠照耀六合光不死滄溟浩蕩極遊巡鈞深匪倬窮涯涘今者修鱗何側倚豈是吞舟厭遷徙秪應噴浪雲日翳故此盤桓良有以朝發夕至固無唯在在處期一視苟容肯向尋常溝要養此身數千里圉圉洋洋信自如涵泳喘噏眞得理從容詎止濠梁游枯槁寧同車轍裏至樂元非惠子知入舟肯作周王美講仙跨背應無由昌黎鱠鮑誠虛擬終日相望誰得似井蛙安足爲跨跱得所一任笑猶獺旋體寧容匝螻蟻清波孤虛有餘澤何必龍津誇鋸齒蕞爾鰥鮞徒唯唯春來秋化無轄已隨陽上下一何勞風波蕩潏不自止嗟乎大哉天獨委居

然不與衆麟比萬磨無爲還已矣肯向人求升斗水古來大魚不池活會須終作風雷起殷勤寄語任公子收拾巨鈎毋進餌　憶昔從吾友茲焉事筆耕螢窗秋夜短蓮社晚風清亂後成陳迹重來愴故情惟餘雲水客依舊戲長鯨

聚螢齋

（宋洪适盤洲集聚螢齋詩）　廣野螢如織涼郊書好觀借光須繼晷莫遣業頭乾許論詩書蠹猶堪讀囊螢亦彊觀鏡辰規後學繼晷匪油乾

蛙齋

（宋陳舜俞）集蛙齋詩　渴飲甞不足鑿井偶清泚井邊舊墻屋塗壁爲我居念彼作者勞容郤已有餘閒寬近簷楹天光滿圖書汲水屢洒掃塵去延空虛外潔內亦清體胖氣加舒納懷蛤中蛙樂豈羨蝦魚相居宅新府文木森周廬侯門多結駟賜金每論車身外無我觀儻來物固踈日食夜以息大小則皆如況無百歲人貴賤同丘墟但可蔽風雨此以永居諸

杉齋

（南史茹法亮傳法亮吳興武康人也事齋武帝甚見親任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

栢齋

（南史蕭南豐伯穎胄傳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遂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

石栢齋

（國朝答祿與權集石栢齋記）凡物塊然而凝者莫堅乎石蔚然而植者莫堅乎栢蓋堅則久久則壽其類異其操同故詩人頌之曰如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惟人性之剛健篤實而有恒者則能愛而重之如親友然必移而致之階庭戶牖之間朝夕相對不厭魏之南鄙曰濬邑臨河磐石之上雙栢生于石罅之中亭亭離立鬱乎蒼蒼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儼若夷齊比肩揖手而遊于首陽過者望之往往却立徘徊日移晷而不能舍去邑人王郁將營室于其側欲與石栢結歲寒之盟觀其所好則人之賢可知矣然石與栢質厚而材良其見用也可以爲柱石梁棟而不見遺于盛時其舍也亦必藏器林泉而其操愈厲吾見王生之德將與石兄栢友相看終老而不移矣故書以記之

松齋

（洛陽志唐王龜字大年父起爲東都留守龜趣尚蕭灑不樂仕）進在龍門山西谷構書堂名曰松齋放懷物外每朔望一至府第後歷越州觀察武寧軍節度使龜之子蕘蕘之子權後唐爲刑部尚書長興三年權於河南訟居民有侵其先祖書堂地明宗降勑書戒縣吏親治之河南府給戶帖爲證焉　唐白居易詩松齋自題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况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

卧吾盧形骸妥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宋楊傑詩汝直松齋　伊闕十五里唐朝三百年歲寒林木在王氏子孫傳門有登龍客風生飲虎泉丹方齋代列龕像魏時鐫居士山長對郎君谷已遷塔巍花繚繞溪淨竹嬋娟木記空陳迹烽臺息舊煙陸渾平獷俗八節穩漁船嗣絶傷宮傳碑亡歎鄭虔石樓延客醉天竺伴僧禪寓目鳴鑾地追懷奪錦篇白雲最深處約我詠歸田

張舜民畫墁集王氏松齋詩　人傳半隱在龍門天荅松齋過遠孫水石救蔚包嚴寺版圖磨滅指鄰村如將綠野還裴度不見潛溪付李藩壁土未乾三易主洛陽城裏有名園

題融師松齋　未解子荊流可枕冷笑陶令琴無紋臨流有耳安用洗續絃得膠還自煎不禁巢邊黃口鬧不作竿上鮎魚緣但欲移床倚西壁共師飽聽松風眠

元韓性五雲漫藁題松齋　幽人晴坐聞簫韶洞庭雨脚滄海濤出門仰看天宇淨髯龍起塗蒼崖高鉸刀剪雲碧成縷七柱水絃夜深語露濃煙淡窻几閒移得瀛洲入囊楮未須五車拾流眆明堂百尺須棟梁下視東風吹鼠尾漫山皺皺清陰涼

松濤齋

元虞集學古錄賦松濤齋　曾游海上聽松風積雪千峰水接空細若鳳簫雙嫋嫋雄於鼉鼓萬鼙鼙玉堂夜直蟾光裏銀漢秋横劒氣中欲截斷槎來浩蕩兩樵相對此時同

甘元從詩松濤齋　虬龍夜捲波浪驚樵人夜半窻戶扃撫枕不寐振衣起碧雲擁月懸中庭四面颯颯生秋聲

梅齋

常德府志梅齋翁椿年建葉德符作詩　子真隱仙地何年玉妃謫雲林莽蒼外艷艷寄幽絶小齋靜窻几閒簾照眉睫將渠江南春伴此天涯客靚粧清晨露踈影黃昏月對花真可人却憶西園別寄遠豈無情躊躇不忍折飲酣動狂吟未害心如鐵人言百花先我喜歲寒節雪霜飽憂患松竹伴孤潔東風桃李時紅紫鬧春色縱復有此香信知無此格

宋曾紘詩題蔡昌期梅齋　歲寒心事見吾徒庭種江梅聊自娛息國夫人靜無語吳宮西子未施朱紅酥綴萼承香靨白玉團枝瑩雪膚寄謝後來兆李輩誰能同汝作榮枯

鄧肅詩梅齋　江邊蘆葦風颼颼東君一點破寒愁憑闌踈影橫春瘦枕上冷香尋夢幽夜半竹折驚殘雪醉起捲簾千山月肺腑洗空龍麝腥落筆天香關清絶

元許有壬至正集題韓醫梅齋詩　之子心太素復愛梅清妍自知心與梅同有太素天水月影中影乾坤玄外玄相逢莫多語且醉梅花前

梅邊齋

元張子淵集梅邊齋詩　道人心與太極會結茅直與孤根對捲簾祇在香影中開戶獨當霜雪際我聞老逋湖上宅老樹團團春拍拍迴溯時復索一笑野月高標開清白何如道人屋如斗蒲團祇倚南枝右定回但見影滿窻碎喟晴聞香過肘差予生平懷此癖雪後蹇驢時一策繞花哦作清苦辭每欲及騷追楚䰟道人心骨如花清歲寒我亦當同盟擷芳煮鵠作清供婕身端合歸蓬瀛

桂齋

宋呂頤浩詩桂齋　雙桂亭亭傍竹齋窻前曾見紫花開它時釀入椒漿後香逐和羹滿坐來　團團雙桂拂茅齋虛楹踈欞盡日開會待高秋風露下清香飄泛月中來

張守詩桂齋　月裏移根傍小齋不惟收子看花開搗香篩練歸春甕準擬高人勝士來

元僧大訢詩曹伯埜築室曰桂齋戲作俳偕體　阿山騎蟾白銀闕醉折秋華餐玉屑霓裳曲散陳清塵涼夜素娥悲白髮玉輪碾香空翠寒流光萬里君合歡大星漸低海色白高齋翠影空團團萬卷芳心期厚地憔悴秋光忍相棄百年苦使富貴羈淮南小山歸不歸

桂香齋

宋洪适盤洲集題左逢功秀才桂香齋　小齋西逢瀛帝青得雙桂黃卷對聖賢欣然有餘地筆端妙言語挾此波瀾勢熒熒百鍊剛自是青萍器衡星不我識鉛刀且爭利于今修月手並振凌雲氣明年廣寒宮聲名都説似歸來八桂鄉浮丘挹仙袂

植杏齋

元程禮部集題植杏齋　吾聞董奉種杏杏成林賣杏致富家千金鄉人穀易論升斗猛虎咆哮為看守至今人説董奉家春來繞屋皆杏花謾君業醫如董奉肘後神方隨所用齋前植杏不計春以仁為本善為根根深花盛實亦大並無虎守何曾責君不見牧童遙指杏花村豈識人間董與諶

東梧齋

程禮部集東梧齋詩　誰種碧梧臨曲阿後來築室蔭高柯也知故老流傳久況復諸孫諷詠多秋雨過堦聲淅瀝朝陽當牖影婆娑何時棲得天邊鳳五色文章爛綺羅

櫟齋

蘇州府志櫟齋在石浦衛混正叔藏書之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四十　七皆

齋（齋名十六）

榕齋（方輿勝覽在富順監治以榕木當簷也）

木齋（元牟巘陵陽集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畧自號木齋問以諗予）予曰古蓋有端木其氏于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畧曰謫也非敢自擬於是顧平生狷急往往以語言忤物欲爲權晉木強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竊取自警焉特未知蒙莊氏所稱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爲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木訥而遽以爲近仁豈不以木者質樸堅韌而形之不外飾歟故其言也訒木訥類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色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韌之中蓋有闓動發生者在于其形不于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爲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於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象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蓋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爲仁質樸堅韌之所以爲闓動發生也公畧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勞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役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渻氏以雞之欲鬬虛憍而恃氣也應嚮景而疾視也養之三月使如木雞焉亦似矣然其德全者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辯公畧有大墨議論嘗爲吳興糾曹又爲臺省掾皆有聲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肯婾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慮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元王惲秋澗集木齋銘　大哉乾元寔維生德在人曰仁萬善攸出氣習物欲今焉以私營營四馳德其餒而聖門之學惟仁其事由近及中若射有志求不外鵠皆則近焉不學斯蔽心德奚全格物致知寡欲去私兢兢循循靡息靡虧日月之至三月之違遠夫一貫衆理聿歸粹然而溫截然而制曰中曰正况應曲值愛已愛人極乎博濟天地之功飭華猶喟求底志仁木以扁齋欲之斯至何遠乎哉編簡爐薰神明厥德任重道遠勉勉無斁

王沂伊濱集木齋爲方積賦　昔年種樹朱勝業老幹如今屋脊高廣許祖公分椽東牀招木客醉香醪衣巾白日騎蒼虬挽草西風夢海濤歲晚淹留吾老矣借君叢桂續離騷

薩天錫詩木齋爲九江方叔高賦　匡廬山中有佳士讀書結屋深雲松碧窻外影紫翠動落日照見香爐峯雨鐙夜壁山鬼過採藥春徑仙人達危檐慣聽風竹古寺隔嶺聞烟鐘每思幽絕動歸興歲晚落葉迷行蹤扁舟何日過湖口分我半壁青芙蓉

陳衆仲詩賦方叔高廬山木齋　山中種木圍書閣無數好枝生屋頭白浪吹雲湖舩晚青林含雨石窻秋賦詩富似韓宣子作器定從樊敬侯更愛小亭深竹裏竹根洗硯細泉幽

程禮部詩方隱君木齋爲叔高作　林深晝永掩重扉坐久濃陰起四圍白鹿兒人穿谷過黃鸝將子護巢飛靜聞彭蠡春聲動仰見匡廬夕照微更有青蘿懸石磴會因凉月挂絺衣

傳與礪詩題方叔高木齋　種樹千章合開軒四面臨徑微通窈窕簷迥起蕭森風雨行春氣雲霄落午陰碧從脩竹閒青任古苔侵養鶴幽時下垂猿客處吟都應結構好適覺往來深花發明閒巷藤懸拂挂琴閉門惟淨石倚杖即高林冢閣天涯夢逍遙歲暮心歸舟過彭蠡思爾定相尋

竹齋（漢陽府志在湖廣漢陽府治東元劉尚友集竹齋記）晉王子猷呼竹爲此君曰不可一日無此君武豈獨賞奇之名言哉竹之在乎宇宙間實如此也且以四時言之春雷蟄驚萬角濈濈未幾而拔地以起轉盼而琅玕如林生意之盛未有過焉者也炎風著日鑠石流金窮林高樹傘蓋宏蔽若乃蕭森連畝望焉而心凉踈明極目入焉而意消庇之而不晦寘倚之而不叢挫清陰之獨無得加焉者也凋梧悴柳望秋先零寒露嚴霜屆候靡與青青者特立而愈秀楚楚者抽潤而愈長勁氣之磅礴又孰得而踰也山空谷靜歲晏年非風能摇之而不能損其一葉雪能壓之而不能動其一枝而侵雲之千尺聳壑之百圍有枝披而榦折者矣晚節之高堅槩無得而與於斯也人有常言曰三友抑松之始也践於牛羊其出地之畜不能如其勇也梅之芳也不離乎姿媚其絶塵之標不能如其潔也然獨盛於東南而鮮出於西北徂徠之松新甫之柏閟宮清廟乃專棟梁之美而淇奧之菁菁璧圭金錫僅足以見君子之德擁腫被巖之櫟當途橫道亦或眩匠石之顧而孤竹君之表表冰霜鐵石惟足以着君子之操抑所以使人悚思而不已顧望如不及愈足以增其嘆而惜其遠者正復在此而竹何求哉武林朱君屢宰邑辨曲直所歷皆人所避處鋤強去梗不吐不茹殆所謂偏不治劇縣者士民之去思臺府之剡列刻成集而播盈路者固所在而是豪強之蜮中官權之鷙側朝加膝而夕墜淵者亦不無也然君直道而行中立而

不撓知行其素而已抑他人有君之一二當横飛軒擧而君猶海爵以在此也愛竹名齋閒記於予予愛寫竹之不可無而寓不能不爲竹嘆者於此而君之竹亦具是見矣齋前日永風清悠然揭予文壁間閑吟坐嘯有觸于懷當必對此君一笑曰惟我與爾有是夫韓性五雲漫藁竹齋記

植物之貴重者莫如竹見於詩易記禮之書異於凡卉尚矣世之人亦知竹之可貴重也甲觀大周培植相尚叢花茂草俯仰映帶以資游玩之娛壁如元夫鉅人大冠長劍而與貴介公子接膝綺疏華燭之側將重之耶抑溷之也嗟夫世之知竹者鮮矣暨陽王元章以竹名齋求記於予予家抵暨陽不百里而未嘗一至其處不知所以記元章出畫卷示余蒼巘斷橋中無雜木茅屋十數楹蔽看篁竹間指曰是所謂竹齋而求予之記者也可記以否嗟夫元章真知竹者非耶古者燕居之室曰齋有取袚滌自潔之誼元章居是齋圖史以爲師起居不肆冠珮不寞出門四矚清風凜然如接畏友遠去而不忘必假圖畫以寓其心目元章其真知竹矣而余何能記然有進也君家内史修禊蘭亭脩竹之名聞天下竹以人重也至若子猷事業不多見徒以愛竹之故世言竹者必徵子猷人以竹重也元章齋居求志業日益就使過其處者相語曰是竹齋者王元章讀書之所也餘暨之竹將由元章而重矣士患無志耳有志而無成吾不信也唐岑参詩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　京尹小齋寬公庭半藥欄甌香茶色嫩窻冷竹聲乾盛德中朝貴清風畫省寒能將吏部鏡照取寸心看宋胡寅斐然集携酒訪奇父小酌竹齋以詩來謝次其韻　優游林藪避塵沙杖巣巾横一幅紗却老自燒金鼎藥醒心時進玉川茶釣竿愛日頻遷坐蔭竹流泉屢滿窪常記此歡同醉處歌折柳舞傳芭　和奇父再寄末韻奇父易用　酒影何曽有畫蛇燈光不必草紅紗幸能真率時添菜未憶豪纖笑捧茶世路風波常起伏醉鄉田地絶隆窪愛公詩句如清瑟自比流魚感鈌巴孔平中詩竹齋　淅淅風敲韻亭亭日轉陰公應喜來此相得歳寒心楊誠齋詩凜凜冰霜節脩脩玉雪身便無文與可不有月傳神宋曽手搏齋先生集題項聖尹竹齋　之君命也有孤辰之子德孤無同人天遣之君友之子賓主相忘無彼此出橋春梢道骨輕侵書脫色天資清客來面目挾塵土對君有頭不敢擧客來言語挾塵埃對君有口不敢開坐聽一賓陪一主夜雨秋風相爾汝主人餐高賓養虛九天上與神龍供米松韋齋集竹齋詩　誰云山僧貧而有千椽玉幽眠豈無處愛此晴窻綠李直詩竹齋絹事　低齋結空野小竹移孤林齋閒竹淨好日媚

幽人心南方夏厭看獨此留殘涂雯雨挫從芽風使涼祺長簡展蘇亂歎奏歡禽侍奴裏村服語客拋塵誓志高成利譽思奐生詩濫值聖喜盈卷感古悲入琴山迎穗復遠月勸澄杯深業名雖未染筆亦非煙沈廖行之詩寄題李筠叟主簿所居竹齋　寄傲寧須門柳哦詩不必庭松伴我盡心直節領渠明月清風史堯弼詩竹齋　擢櫟雖不才亦各言其長婉此萬丈夫寐卧無何鄉林敏修詩喜到竹齋書事呈無位居士　嶺上小梅初破萼同雲作寒雪花落千里南還喜見君一杯相屬寧辭數楚狂小子笑孔立杖屨謾學名山遊二年勝景覽欲盡嬴得顔髪先驚秋卻歸竹下尋詩句進講前歎免千兔竹聞已有嗣宗狂吟醉何妨陪杖屨

種竹齋

宋司馬温公傳家集種竹齋詩　吾愛王子猷借宅亦種竹一日不可無瀟洒常在目雪霜徒自向柯葉不改綠殊勝石季倫珊瑚滿金谷

聽竹齋

餘干志吳存題西歷曹文炳聽竹齋　一片秋生萬玉中天然非徵亦非宮誰將千古伶倫耳寫入雌雄十二筒

竹林齋

宋黃裳演山集竹林齋詩　桃溪出世境竹林居士鄉中虛忪天韻外直凌秋霜靜久世味淡翠深人意涼觸目多俗物見君何日忘

竹逸齋

元豫章熊朋来集竹逸齋銘　周書無逸維君子所竹乃可逸是亦君子一溪六逸昔見徂徠太白巣父沔張韓裴譚君方仕而曰逸者非逸之逸畫圖難寫

竹梅齋

元藍静之集雪中低竹梅齋詩　衝風冒雨轉幽崖雪滿長空夜色催客枕有時驚折竹遊帷無處認寒梅野人籬落孤烟迥卯屋瓊瑤幾尺堆掃入公家瀲斂足冰山不顧太陽來

花香竹影齋

元張子淵集悦仲權宅城北隅鑿池植蓮環以翠竹友人烏繼善顔其齋曰花香竹影盖取慈湖楊氏之言曰花香竹影無非道妙因賦十韻　幽人嗜清謐結廬池南濆生意浮野綠波光蕩晴雲奇葩既嫵媚修篁亦繽紛繁紅靄晨馥翡翠護夕曛物雖一植微中有至賾存形色理固顯素隱邀見聞妙契俯仰間鳶魚亦翔奔乃知動植者至理同絪縕玄功諒誰宰物物均化醇説此香影妙嗒然難具論

[redacted]華齋

宋李復詩真長世譽賢允弟[redacted]名齋爲學詩華屢何妨因舊址春風不老是仙枝攀條漸見傳芳遠和氣先從近本知顛我彫零常吊影慨今徒益鬢如絲

筠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筠齋記　泰定丁卯先公捐館京師先友江南者夸山水之勝勸扶櫬南歸以地京師者則曰西山有佳

地子南北無恒產不幸雖奔走於斯斯亦安適之地也亦有指以地者而鄉里士大夫則不然其尤有意者至忿然曰予欲子孫浮華則南畝因京師富貴則此我知者父母邦爾荒迷中神魂無主三議鬨胥也太夫人泣而言曰我平生作勞無一不在鄉里死其決哉議遂決既葬殯走湯陰拜先塋不獨苦勞而亦脈不容宦矣從教授祿居久中改卜焉安陽城西山水靡不復歷始得武官原濕之湯今阡而定畫遷措皆允中為之允中學儒者也盡去俗師荒唐禍福之說壬申太夫人歸葬得其人益詳蓋外方內恭安命之士也戊寅予得請歸請記其齋曰筠者予知其安於所遇而念其才可施用束於冷局也扁筠之義其有不可自揜者乎古今人例喜言竹居必種植詩必托興其性若節言之備矣以言其用則簡牘箭竿麓簫笙簧筐篚箴席纜維縢絡之屬皆事也而其用之尤切者筠焉記言竹箭之有筠筠竹膚之堅者也竹寒暑一致守雖在節標捍襲護使不能干其內則筠之功焉若箴席筐篚纜維縢絡獨析其膚爾肉則薪也而簡牘箭竿麓簫笙簧雖膚肉俱用膚或有損則為弃物矣人謂允中幽閑曠適託於竹而已不知允中可施於用若竹之有筠也予不能施允中於用念其有力於先塋記其詳以志其交之始贊其才以待世之用者焉

宋許綸詩綸子幼靖節止酒醴賦筠齋余亦和而勉之綸以筠名齋種筠當檐階愛筠栽竹易見竹知筠難竹以筠為本筠居竹之間希筠歲寒操追筠古風還筠中聽瑟瑟筠外瀉潺潺人與筠俱勝筠隨境共閒

瑞蓮齋

宋楊誠齋集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引治祖考襆帶詩禮耕獵陶楮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為歸而遁其光遣其子異負笈遠從侍郎章公學焉其文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房之前池中生蓮一莖二花章公聞之曰耿耿祉哉為之兆矣是秋有司薦異諸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弟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廼遣異來謁予記之予曰章公之所謂瑞其止於一蓮而已乎將不至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楙焉者而家在唐自瑀至遘持國秉者八葉玆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楙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瑞之忠復之直瑞也萬之貴倪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于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瑞于而家者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擇乎

稼齋

元王惲秋澗集稼齋說　稼齋者府從事崔君之自名也求余以隸書匾於卷首余曰渠年少氣銳方馳騖撫仕以調義理務

為事何以為豈起家隴畝得焉而不忘其本耶豈食貧口衆祿不足以代其耕耶豈仕不為貪動久而思其靜耶曰崔氏世居茌平薄有田廬近在郊遂與城居不殊其靜僻殆谷耕林隱也往歲自海上罷官西歸脫煩鞅謝人事郊居者數月沖然大有所適方夏之初三農在田耘耔底績予開軒臥治觀良苗之懷新有田畯之至喜及夫多稼雲如薿薿彌望奄觀銍刈偃然覩崇墉之積賡豐年之歌動高廩之詠田里熙熙物情交暢以己之樂而為衆樂因衆人之安而為吾安是乃平昔明農私有所得於此也其為稼也不亦宜乎余曰四民之分各有攸業而進莫榮於仕退莫安於農仕則思吾所當安而明夫學之用也農則安吾所當遇而樂其身之適也君當仕而農將貽老農吾不如之鄙當稼而仕恐涉大易知進不知退之譏然進而懷靜退之心不猶愈於退而存不已之念也歟崔君其文服官政進退而能先求其所當安而安之而後思己之所安是亦先其所憂而後樂其所樂之意也作稼說以貽之

如蘭齋

元吳禮部集如蘭齋記　理之在天下本有不同而人心常患於不同者何哉私

以間之而已君子之學將以反乎其同也破私而為公併異而為一則凡天下之我同者未始有間也夫言發於心人之相與居必有以見於言也苟出於其同然之真則言之者藹然而可親聽之者油然而有得心融神會而彼此莫之違又何不同之患哉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大傳釋同人九五之辭也謂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始若不同而其心之同終實無間故其見於言而有味也如此足以觀同人之義矣且聖人喻君子之言而獨取於蘭者蘭芳草也君子實比德焉同人之上卦乾也聖人並言斷金如蘭金之為乾固矣芳馨之氣陽也君子陽類也草之芳者是不一名而蘭為衆芳之宗氣之尤純者也乾純乎陽而無雜此蘭之得附於乾而所以為同者歟其比類亦大矣貞定楊君士傑名其友王恒讀書之齋曰如蘭廉使濟南張先生為之篆以寵加之楊君與余在國子同僚以授余曰子盍記之予以未識雖楊君為言其人好修而文溫靜端厚君子也又聞張先生以風紀臨是邦所賓禮者惟楊君與恒二人皆造其廬相從於文義之樂他人莫與焉然則是齋之美不為虛矣抑愚切有感焉愚蘭溪之人也居多蘭之鄉德則媿焉然其心未嘗忘蘭也今雖未獲造如蘭之齋萬一造焉其麾而去之耶予而進之耶不可知也竊高二三公之誼倘得以

大宇自見而不為君子所棄是則幸之大者故受命不復辭且薦其說以請

菊隱齋

宋李應春詩唐主簿扁齋曰菊隱以史西樓詩求和　老圃禁持晚節香精神收看立風霜傍人籬落根多白歸我田園花更黃佗覽何心栖枳棘淵明雅意在柴桑餐英莫學湘纍苦當念斯民之蓋藏

茅齋

唐高適詩同熊少府題盧主簿茆齋詩　虛院野情在茆齋秋興存孝廉趨下位才子出高門乃繼幽人靜能令學者尊江山歸謝客神鬼下劉根階樹時攀折窗書任討論自堪成獨往何必武陵源　李洞詩避地冬夜與二三禪侶吟集茆齋　四海通禪客援吟會草亭撚髭孤燭白門日衆山青松桂敲冰杖爐溫注月瓶獨愁還舊祊劣冷立殘星　杜工部詩已上人茅齋　已公茅屋下可以賦新詩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遲江蓮搖白羽天棘蔓青絲空忝許詢輩難酬支遁詞　羅隱詩茅齋　從事不從事養生非養生職為尸祿本官是受恩名時態已相失歲華徒自驚西齋一巵酒衰老共誰傾　宋元憲公集次韻和北京太師丞相潞國公創作茅齋之什　地僻誅茅後堂幽搆厦餘誰知治城望更作傅巖居淨供香廚飯真籤藥笈書周公高世想轉憶舊田廬　蘇穎濱集寄題江煥長官南園茅齋　白髮辛勤困小邦塵勞坐使壯心降河陽罷後成南國彭澤歸來卧北窗畦畔草生親荷鋤牀頭酒熟自傾缸因君遺我添歸興舊有茅茨濯錦江　文潞公文集大名府舍創作茅齋因題八句呈太師相公　勿謂茅茨陋棲心即有餘非同諸葛卧頗類靜名居面壁思禪理向陽觀道書迴頭視華屋鐘璜宿蓬廬　魏鶴山大全集湘鄉趙縣尉與絲茅齋銘　茅之為物可葅可茵可藉可鼎可包可束堅剛潔白君子之屬肆古宮室編茅架木土階簡簡清廟肅肅侯宜分社農綯乘屋上下同然儉而易足匪惟著儉抑亦觀德於泰豕陽於詩比王充貴之分考工所錄迨其流敝丈題刻桷夷潔尚華損剛從欲趙君之居澗泉之目章泉之詩古義是篤睹名知訓我銘維賑　滄州集上饒趙與絲致道以魏鶴山所作茅齋銘相　示借作五言一章　棟宇茅茨儉襟懷宇宙寬源流雖常實背氣秖儒酸秋雨蓬蒿逕春風苜蓿槃青藜如扣戶借與異書看　文同丹淵集東谷茅齋詩　野徑轉深谷靜無車馬痕松花金粉墮苔葉翠苩翻蟲鳥春音雜煙雲晚色昏俗塵何處入長是掩谿門　劉忠肅公集路作茅齋成有詩次其韻　翦茅坐東岡心休境自適丈室居士家環堵儒者宅常令小博山一種裊餘碧燕雀來賀否應笑簷牖蛙步是清溪船可就泉石庭花秋娟娟牕月夜寂寂燈火亦可親隱几對方册不為寒鍛冬窮居忌嬌激可大亦可小人或未知識錢門廣夏人誰思萬里客　張舜民畫墁集杜城茅齋二首　已分長招湘水魂安知却返杜陵村陸居無屋舟無水坐看南山飛白雲　多謝材人亮素貧墻垣雖設不關門一杯藜粥茅亭上卧看南山飛白雲　韓淲澗泉集鷺鷥林下得周旋回首淒涼十五年豈謂交遊尋舊約不堪朋友話新編翠連山色高還聳綠滿湖波散復圓小酌更多今古意薰風吹樹聽鳴蟬　陸放翁詩茅齋茅齋雖絕小花子來新熟碧落霏霏雪爐生裊裊雲心將鷗共遠巢與鶴中分幾許人間事吾廬寂不聞　高恥堂存藁題趙致道茅齋詩　三百年前茅屋歌誰其繼者茅齋銘杜陵憂世何其切鶴山觀物何其精兩詩妙處均不朽吾能合異融其真崎巇雕宇貯豪士此豈有意於吾民從來大庇天下手乃在茅棟茨櫓人請君觀銘驗吾德復來歌義充吾仁庶幾體用歸一貫二老可作當欣欣　許綸詩茅齋　市近無營地自幽身閑何羡水中鷗周思容路竿遮日得似君家茅蓋頭　元蔡夢祥詩茅齋　草創衡茅只數椽時親佳友閱吟篇雖然眼底無他地却是人間小有天月冷動人東閣興風涼快我北窗眠粉墻朱戶誰家宅昨日笙歌今寂然　戴表元集茅齋詩　紅杏園林雨過花逑陂深草亂鳴蛙春風不問茅齋小自向階前長萵茅

蓬齋

儀真志在添差通判廳　蘇州府志在長洲縣東北進士周沔所居　宋陳季陵詩題王季恭蓬齋　小結茅廬寄一椽夜燈聊與客周旋閒知急雨來何處題作蓬齋亦偶然欲擾君江上句莫嫌鷩我醉中眠老翁辜負漁竿久何日烟蓑止釣船　陳簡齋集宴坐之地蓬蔭覆之名曰蓬齋　不須杯勺了三冬旋作蓬齋待朔風會有打窗風雪夜地爐孤坐策奇功　葛立方歸愚集王季恭蓬齋　湖汶園林隱環堵繋舟幾並春風浦柔櫓無聲百丈收卧聽蕭蕭蓬背雨只今尺五明光宮清夢時猶記短蓬　介本爲齋劣容膝舟居非水如張融嘗大自煎身有幾人不踏風波地傍侯不動莫倚閒蓬齋愈覺安如山

春草齋

元寓庵集春草齋詩　脉脉微雨收背習東風草十日不出門滿地生芳草棄綠散餘馨深居愜幽抱故舊來者稀寂寞城南道

芹齋

宋鄭夾漈詩千載清風去不留何人能伴赤松遊乞骸直到骸歸日告老須臨老盡頭元亮出園何處有子平婚嫁幾時休　湖州別駕發深省掛却軒冕便自由　方正字次韻　鄧侯牽挽政難留六十年來亦倦遊至竟眼高無俗韻不因人換始回頭江湖白鳥緣應熟塵土烏靴心少休可笑山翁癡未已欲成吏隱更何由　林達之次韻

春風芹下足遲留。白鳥平田憶舊遊。說盡軒裳還過眼。讀殘書卷復從頭。偶逢隱几何須問。不到投簪便擬休。平世聲名如暾日。欲將何地蓋巢由。

瓠齋

（宋宋濂一文安家集溫陵吳氏瓠齋）試問高齋底許瓠瓜呈含明還椰大能容千古壺中別有一天。大樗大椿等類率是內篇寓言。我謂惠王瓠種。合種莊家漆園。詩記斷壺秋半。易占碩果春先。粒許中間種子。乾坤生意無遺。提壺足供杯勺。吹匏可入絃歌。一瓠漢落無用。無奈夫君拙何。舒岳祥閬風集題正中瓠齋詩　大瓠秋成實。垂垂掛舊林。剖堅容亞石。濟急直千金。瓠飲希賢樂。匏尊共客斟。許由嫌汝聒。擲去是何心。

匏瓜齋

（元胡祇遹紫山集趙禹卿匏瓜齋）君不見王孟瑣堂黃金瓶。玳甌象筋爲銀罌。翠屏鈿几奪眼明。如意醉擊珊瑚堂。一朝奴單利財貨。所寶適爲他人榮。又不見昨日見遂令客卿高蓋危棟連飛甍。方花古礎排七楹。門楣大榜書佳稱。繡衣緣履雜簪纓。寶鞍朱鬣光照庭。夜半大厲瞰門扃。黃犬追嘆嗟虛鳴。汙宮瀦室竟何有。但見腐草飛流螢。羨君閱世能自寧。急飛勇退辭脫鷹。紛華美麗鴻毛輕。高齋命以匏瓜名。巵匜隨形各天成。撈然酒盡壺自傾。不將不迎來佳朋。醉者自醉醒者醒。去城十里上馬到。蕭然遠隔塵泥腥。盤谷圖序書座右。歸去來辭爲東銘。春課兒孫多種木。秋催童僕更深耕。一瓢陶然時自適。高歌擊壤樂升平。西山菴畫雲間橫。田收白黍能供酒。架滿黃雞可代蔬。飲食簞瓢能醉飽。也勝彈鋏嘆無魚。有客敲門起自開。犇衰羸馬滿風埃。一瓢醇酒聊相問。知自黃粱夢裏來。人道陶潛得趣高。歸來已厭折腰勞。何如不見官倉粟。便醉秋風蟹兩螯。人生眠食不虛言。短鷄長鵬且莫論。最喜心閑百無事。呼兒日在掩柴門。小亭飲罷上高臺。花柳村墟照眼開。爲向溪頭漁子道。直須風雨始歸來。

卧薪齋

（國朝何蝬庵集寄題義士鄭以太卧薪齋）雕峯有義士。鄭氏崆峒君。速年討狂賊。已著國士勳。一朝念故邑。不忍久沉深。奮然揮義師。豈憚勞與勤。魋魋聞黃洲。狂噬何狺狺。俄聞崆峒死。骨暴沙與塵。令子痛欲殞。哀號徹秋旻。天高帝聽遠。悲哉難重陳。歸來結茅屋。入處恒卧薪。誓將碎賊首。持以祭厥親。憶昔吳夫差。勇氣真無倫。復讐報先志。雪耻良不羣。云胡鮮克終。志得忘苦辛。屬鏤一何果。甘弃社稷臣。雖能酧乃心。宗廟竟爲榛。鄭子忠孝姿。於義早有聞。載天理不共。圖大身必馴。應懷卧薪志。勿學卧薪人。

蒲齋

（元宋本至治集馬正卿蒲齋詩）春雨歷山草木。秋風鸛鵲風烟。不見丘墳舊國。猶殘譜諜遺編。

鵰背圖南時。昔馬首欲東此時。一代仲宣有賦。三生莊舄能詩。

衮斧齋

（旴江後志新城縣南十五里石城之西村乃呂南公）所居之地。南公自號灌園先生。日以講道著書爲樂。嘗讀陳壽三國志。謂其脫畧無法度。銳意修之。將以勸一家之書。乃即所居東偏營一大室。題曰衮斧齋。以示筆削褒貶之意。

瓶城齋

（元劉復集瓶城齋銘）利慾之兵。或隳吾城。躁厲之機。或發吾瓶。默其守。不若修仁義之干櫓。全其緘默。不若篤聖賢之說。鈐若然則城何懼於脫扃。瓶何患乎建瓴哉。

簣進齋

（國朝何蝬菴集簣進齋說）學莫貴乎自進。莫患乎中止。能自進而不中止者何。力與志之謂也。力奮而志果。其不進者否矣。故聖人喻之以爲山。山非可爲也。而可以喻進道。苟有志且力焉。雖非可爲而尤可爲也。夫山非一簣之可爲也。而始於一簣。不可以少之也。貴乎進而已矣。及乎有成。又非一簣之可少也。而缺於一簣不可以棄之也。貴乎有終而已矣。若然則由方寸而至於九仞者。力與志之謂也。雖然。是一山之說而已矣。非衆山之說也。夫隆然於地者。有丘垤焉。有培塿焉。有嵩華而岱宗焉。由丘垤而視培塿。由培塿而視嵩華。不岱宗。不足以爲山。岱宗之與嵩華。雖不可以一簣進。而亦不可以自怠止也。或者不然。畫於自進。而培塿是安。狃於中止。而丘垤是足。是力不奮而志不果也。甚矣。奚山之能爲。抑又有甚者。忘其高且大。而基之弗固。築之弗密。朽壞之與。抔墳跡之與積。又或弗慎。而寘薪焉。有視之非不窮然崇矣。而又號於衆曰。吾豈虧於一簣之功。噫。吾見其惑也。益甚矣。今吾宗國學門之林。鼓而克求。又其翹楚者也。其學不以老自怠。力方奮而志益果。不培塿。不丘垤。而有嵩華岱宗之志者也。不朽壞。不墳跡。不寘薪。而基之固。築之密者也。推是心以往。其進豈可量乎。故吾因其以簣進名齋。而爲之說。詩曰。高山仰止。吾將於克永望焉。

覆簣齋

宋李復滴水集覆簣齋記　志之於學。非尚其志。强其力。終無異於衆人。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苟其志不立。心之所期。能如是之卓乎。冉求自畫不能循道而進。公孫丑謂道若登天而不可及。欲少貶焉。苟力能自强。行之所趨。遠欲如是而已乎。始銳而久則怠。朝勤而暮則倦。人之常情也。擧其高者遠者示之。猶患乎不勉。況姑以淺者近者誨之。其所學何足算哉。莫非學也。使能言之。行之不至。胃中未必洋然矣。是猶燕人之談。楚身未嘗至郢都。其說未必然也。孔子曰。譬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

覆一簣進吾往也。太原王生源明。自西河來上黨問學於予。今歸將闢齋舍於其居之後。圖求予為名。揭其齋。予既語以尚志强力。而遂欲觀其進。故以孔子之言名之曰覆簣云。

松瓢齋

國朝孫作滄螺集松瓢齋為王好問賦　身外纖微皆長物。一瓢飲足寄蒼虬。壺中日月懸林表。天上匏瓜下磵幽。器大從來成濩落。時危毋復事沉浮。只憂尚渴陶唐化。未放先生學許由。

雪蓬齋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雪蓬齋記　客有自東海來者。談明之南郭若有遯者之居焉。其居遠市而寂。戶牖階檻。晻映水林蘆葦間。吾嘗過而異之。因下馬造其室。室之上覆與其四旁皆施素焉。啓牖以觀。皦然若雪。而虛然若舟。其扁曰雪蓬齋云。時吾睹其室。嘆曰。業以事涉漲海。樓船快健。爭先取疾。若天馬羣躍。長風中旗旄飄揚。劍戟盪摩。蛟鼉鯤鯨。出沒導從。誠偉觀也。然當逢者時。赤日熾。波濤霧熏。天浩蕩無際。不知所辟。回顧父母妻子若隔異域。邈乎不可見。中心火熱。水不能沃。父兹登陸而郭行。不知有所謂雪蓬者在是也。既嘆而坐。雪蓬主出見客。問其名氏。若犢然無聞者。室中無他物。几攝琴硯書冊山水圖在焉。日正中。蒼涼外浮。虛白內朗。令人有醒然者。雪蓬主戶外蔭有桐。火石鼎汲井烹苦茗飲客。既出門。人事復坌集。

紛紛役役。夢寐度白日。竟忘詢其人矣。余聞其言而憶之曰。噫。豈吾故人陳元昭乎。元昭性澹泊。好畫山水。嘗游諸公貴人間。往往不意合。合聞其避處南郭矣。豈其人乎。余觀古之遯者。多蹈海而往。視人間世若有所不樂然。蹈海於海。以自遠。孰若蹈海於人。人中浮湛而莫我知也。元昭若遯雪蓬。蹈海於人。人中則人。人中之海不大於海之為海者乎。未幾。元昭寓書於余曰。為我記雪蓬。乃知雪蓬主果元昭。不錯也。因書客與余談者為雪蓬齋記。

運甓齋

南海志郡國可兼橋東有運甓齋。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運甓齋記。　昔長沙公陶侃刺廣州。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對曰。吾方致力中原。故習勞耳。嗚呼。晉自渡江而南。上下俱偷安。棄中原而不恤。侃獨有志於此。固非一時坐談老莊者所及也。及都督荊湘等州。總攝軍府眾事。未嘗少閒。又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其聰敏恭勤於此。見之非特運甓一事而已。吾意其擁強兵。據重地。蓄威養銳之久。當率諸郡請命北伐。拔黔首於羶腥。以雪宗廟之恥。而即安一方。凡四十餘年。所謂平日習勞欲致力中原者。真虛語耳。且諸胡迭興。未易剪也。蘇峻之變。國破君辱。正臣子反身之日。大兵雲集。乃欲遷衆西還。縱虎自害。亦獨何心哉。周大林帶之難。齊小白有兆之會。晉重耳有溫之師。侃以桓文自任。而所以勤王者如此。又豈果能踐其言如運甓時耶。他日且欲正卞敦之罪。致固可知矣。侃之夷大難。立大功。亦由溫嶠輩激以天下之大義。不相異同。故使偉石頭之捷。如其為進退事機。敗於垂成。則何異於敦乎。梅陶稱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亦過論也。雖然晉之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寔資其力。此為諸臣之冠。而著之於史焉。予故及復論之。其行事雖有未至。而所言則可為萬世法。何者。人情好逸而惡勞。天下之事恒成於勤而敗於逸。運甓之喻。豈不善耶。刺山單陽原以名其齋。蓋能志乎勤已。初陽原讀書山中。既不仕。洪武四年。詔徵諸儒。郡侯強起之。既至京師。又辭吏部。乃授漢陽湖泊使。然官無崇卑。能志於勤。則所施必有過人。而不虛生虛死矣。因其馳書三十里外求文為記。故書復之。若侃之為政。漢陽父老尚能道之。而破陳敏。於武昌平杜弢於湘洲。求其遺跡。可想見。其風流於千載之下乎。

凝香齋

元一統志在河南路。舊曰西齋。曾南豐史名取韋應物燕寢凝清香之句。令廢。曾南豐嘗命孔平仲賦一絕云。東郡經年久。西齋一事無。蕭然靜相對。惟有博山爐。　宋曾鞏詩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

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寔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沉煙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澹香齋

江州志周以雅字早仲。侃弟也。袁甫廣白鹿于山南。重僊尋溪于山北。先後聘長書堂。以雅日升講席。恪守師說。信從益衆。淳祐中吳淵欲以布衣薦。謝絕。杜門常曰。人不學則老而衰。韓魏公德業鮮儷。晚年尤切警戒。故有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之句。因取淡香二字以名齋。學者遂稱為淡香先生。

琴齋

宋周夢李集重建琴齋記　藝祖皇帝嘗詔郡縣吏代歸者。皆上其官舍弊壞。與葺之數。以為殿最。於戲。創業垂統。用敷于後人。休休如是。加意。待非它生寄命之地為甚重。民之綦賤。猶有閭廬以避燥濕寒暑。則仕四方。所居公廨。渠可聽其摧圮。而不知一日必葺之義乎。聖謨洋洋。為諸路玦此。萬世臣子之所當體承也。旌德創邑肇唐寶應。迄今五百載。廳治之建。雖曰昉于前令周公宗文。而堂皇寢室。歷年滋久。質背乏按圖志莫有其所從來。風雨漂搖。棟桷凡毀。葺之職。報期會日不暇給。補苴罅漏。隨力支撐。苟且及瓜。捍軼而去。比年有嚴墻覆厭之懼。權宜易處于廳事西偏。僅堪容膝。一席逼隘。糅朴喧囂。吁。終日宣勞。公餘偃仰。一張一弛。人之至情也。因陋就簡。非臥典歟。

興舊起廢非先務歟令尹喬如岡由戊申仲冬來領撫字日繁慨嘆作念經始崇何賦有宿逋帑庚赤立臺府之程督正旁午顧工役艱大始置弗言令畫庠陁杌求上應下孚兩朞以辦治稱於是謀之建尊定其規畫增高闢廣挍成梓人撤而新之牓曰製錦瞻叢堂𡵨屹然中庭間截令廼貫通地脉列矗三楹以吏出入邑之篤造欲議其政之然否亦延見於斯皆累政圖度而未皇者也光正何大參題扁得初揭茲為稱令俸弊棄束弗靳所施呂君濱一鄉善士復樂樹是役慮材鳩庸丁丁登登器使勝任興功於庚戌朔易畢手於辛亥孟陬纔三閱月而告成矣其也毫髮無擾於民信乎胥次出奇限前突兀疏庠黯為闉奥化剝腐為堅良琴齋靚深砥道夷坦氣象改觀視昔有光令之居此外適內餘其飲食也必欲斯民有右餐左饘之樂其宴息也必使斯民有上莞下簟之安利於民則興蠹於民則剔休戚同體豈特崇飾佝佚娛而設耶令律以端方涖官明敏下車未幾修學宮葺社遺門曰拱辰驛曰棲眞率加營繕圃有亭館舊名清風于湖張紫微之眞蹟屋漆矣榜亦弗存令即故基而締搆焉時則有兩岐之麥並蒂之蓮吏爲雙瑞與斯宇相爲輪奐暨將秩滿復捐餘力建閱武亭于尉廨之旁塗堊俱備益令不以豐殖爲己私計故能去如始至知無不為茲甚盛舉後之宰是邑升斯堂者當思令尹所以經始計度之勤勿眎爲傳舍第第相承其永無斁庶令尹之美意常新而德初扁題共爲不朽則斯堂之幸亦令之所望也士民懷甘棠之愛恐來者無所攷台辭以請夢李因述梗槩非但勒堅珉而紀歲月令政成伊邇必有錄與菁之寂表上于朝仰遵藝祖之詒謀者加甄擢而亦激勸云元元遺山集王子文琴齋詩　天下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直要文君典鷫鸘

琴隱齋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琴隱齋記　士生於千載之下而有思乎千載之上焉得其微於心者未必能盡於其言也讀於書尭典爲尊矣詠於詩周頌爲盛矣此仲尼之所以垂之萬世而教化於無窮者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大民無得而名也天命之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者非知天其孰能與於斯乎是故思之有所不及言之有所不盡則何以想像其形容於高遠精微者乎古人之爲樂有器曰琴士君子御之天地之高厚鬼神之變化古今之通貫聖賢之德業可托之以見其所思者焉故非常情之所在也吾友張汝遜允中學於成均求聖賢之道尊所聞而行所知欲施其學於寔言漂如也他日得古人之琴焉考其遺識則李唐時物也宛然含蓄之深暢焉宣朗之美心有所蘊則以托諸絃指之間其所寄者遠矣即中條山之舊隱爲齋以居之謂之琴隱而求予爲之記予曰子顯矣而謂之隱者何也將無思之所通明之所照有得於過化存神之妙而微顯闡幽於此者哉且夫中條之山接於蒲坂有虞氏之都在焉其投也九疇界於天九州定於地亦在是也其望於先之巍巍者豈有終極乎首陽之顛伯夷歸自海濱與叔齊終於此也文王係之矣然則絃而歌之於茲山之下其有饋世無窮之悲者夫謹述所聞以爲記

彈鋏齋

合肥縣志彈鋏齋在雅歌堂西今不存

鳴絃齋

宋家戶部詩鳴絃齋　徽金軫玉七絃存流水音中政事分宜自武城曾聽後至今方始得重聞

船齋

豫章續志在澧臺副使魏安行書已廢江陽譜瀘州志船齋　在廳後深五楹齋外兩傍各置欄檻通往來欄外植竹竹外各爲書室翼之翠稍掩冉窻扉互映幽閴可愛宋朱晦庵集船齋詩　考槃雖在陸滉漾水雲深正爾滄洲趣難忘魏闕心張南軒集船齋詩　窻低蘆葦秋便有江湖思久已倦垂綸游魚不須避張孝祥詩船齋　齋居安穩似乘船魚躍池光鷺宿煙還有一生江海客釣竿閑放日高眠郭印雲溪集船齋　虛舟橫沼面窻戶四玲瓏絳宇三山上青天一鏡中夜深楊柳月白永芙荷風公退渾無事江湖興莫窮張師曾詩船齋　齋居劇虛舟蘆雁半秋至月白一長鳴頓識乘桴意徐衡仲詩船齋　平生江湖心想像掛梁棟夜雨一番秋寒燈十里夢漂流任風波穩若萬斛艤果欲航巨川恐在不可用易士達集題鄧氏船齋詩　平生心樂水雲鄉卜得書窻瞰碧塘自有濟川勳業在不勞雨柁與風檣王灼集跋白氏船齋卷　紹興戊寅六月乙巳樊國器國材置酒坐客馮邦直劉誼夫王晦叔唐山叟馮全道傳夢良何晞顏李仲仁自申至戊罷飲白氏固濠上植蓮四根纔五年蕃衍近百步凡水芙蓉宜風月雨露令於既望後兩日四者得其一云

舫齋

輿地紀勝在和州設廳之後寧海志舫齋在寧海縣讀書徑北儀眞志舫齋在眞州郡治頗深廣元一統志舫齋在襄陽府房州治今廢湘潭志舫齋在湘潭縣舫齋舊名歸帆在縣圃花間令孫嗣慶謂置非其所始若圍水行舟乃徙之東池與清風閣通冠以新名曰若濟取若濟巨川義處州府志舫齋在舊推官廳宋淳熙九年推官王孝嚴建賦詩云我本湖湣一漫郎生來住處波茫茫時尋畫舸破煙水菰蒲滿路荷華鄉一川蒭蒓蛇紅蓼兩岸蘆葦明秋霜船頭鷗鳥日來往溪上風月相迎將一行作吏便相失合眼靈運春池

塘紛紛鴈鶩貪可厭紙尾姓字隨低昂漁書終是俗人甚江湖到了難相
忘公餘賴有數椽在棘端雨行如船裝不知風波世路險穩居萬斛隨風
檣人生短蓬何日定鄉來茗雲令括蒼江山轉施千萬里故人兩地遙相
望誰能爲我幻作葉頃刻泛宅歸滄浪只憑平生氣湖海隨所欲處爲艅
艎夜寒滿載明月歸北風打頭人不忙動未泛自不如靜悔吝不到處舟
傍胸襟五湖與三江是中莫測誰望佯直須喚取李郭車相與共泛無何
鄉今顧貴與民居齋亦廢宋末梅庵詩偏舟容與小房櫳搖蕩簾旌蜀錦
紅兩岸蒹葭秋已寒一川煙浪夕陽中不愁對鏡雙蓬鬢大怯江湖萬里
風築室水中聊爾爾何須極浦望朱宮湯華老詩題舫齋　誰人能使陸行
舟涉水寧無險覆憂日照簷楹帆影動風搖窗戶櫓聲來夢回渭水清新
句歌罷滄浪款乃愁更看霜天晴後月恍然如過洞庭秋范石湖大全集
舫齋信筆　燕居故可樂滿目翻可憐身猶儻更從來人半神仙既無楊
州鶴能鍾在吾年南齋深而明略以江西船船中何所有樂氣雜爐煙親
朋稀老伴敲來即飄然秋蠅獨戀戀朝相撲緣窗晴日色濃窗紙烘春
妍但愁添眼花眼生聊恭禪因從定中生覺勝夢相牽三昧未得力十魔
方現前久伸付一笑朽腐雜瑚錯來藍干齋動風順鍾鼓傳家人亦相呼
趣具先生盤中飼能幾何蟬腹易便便此日雖可惜姑付食與眠趙君鼎
詩舫齋　浮家泛宅謾區區一閣安然特適殊題作舫齋莫解吾意臨寄
傲在江湖李忠定公集題陳八欽舫齋詩　一心寓百骸是身已虛舟奇
形天壤間大塊日夜浮翔舷鼓據屋結構溪山幽假以舫爲名諦觀有異
不行藏本一體淵止同川流蕭然齋中人悟此復何求但聞泉石美京物
方清秋安得造其上一與鷗魚遊　晝舫臨流四面通綠窗面面有清風
年來始會虛舟意正在江湖波浪中張彥實詩舫齋　曾得操舟三昧功
浮家不借一帆風鱸魚如雪酒如玉宛在五湖春水中　題子溫姪舫齋
江湖著身鷗作鄰平生踏浪不踏塵晚從闤闠寄行李旋作舫齋聊寫
真夜闌閑月雲頭湧楓葉填窗不成夢鬧樂十口似浮家頓例一生如坡
家君看世事風打頭奔濤濺浪何時休不如閉錢多買酒萬斛與君供拍
浮　文之頗景蕃登子溫舫齋不偶詩頻賦詩予亦和之　漫郎不省塵
中走湖海收舟淨無垢規摹畫舫作齋館似要窗閒過山坳平生張緒本
豪放人物風流記宮柳不應蓬底了生涯況是寓言猶十九頗侯自況虎
頭孫縣不論功況乃久入門浪喜布帆在坐畫中流浸回首更將險語鬧
嘲諧詩膽故應大如斗我窮政以老侯喜持竿見魚不供口愛君馬上醉

眼花萬斛龍驤落盃酒未須暎芻頻易手且熟他年濟川手洪文安公小
隱集次韻相兄舫齋詩二首　長年三老漫艮圖何用西風十幅蒲四壁
煙光長在眼公知枕簟有江湖　浮家泛宅古無多只有高人張志和心
似虛舟元不繫泊然聊與世同波孫元卿詩題舫齋　滿船載月華亭子
泛宅浮家張志和何似舫齋趺坐穩莫教平地起風波董頴詩　指顧蛟鼉
宅九衢誰能經濟運雄圖先生道義為舟楫可但三江與五湖曾勛詩題
人舫齋君家作室擬虛舟想見低窗事事幽竹幹巧同墻影直簾波寒並
水光浮五湖煙月應無意四海風塵計少留掛帆天山端有待要憑巨楫
濟橫流呂渙詩次韻劉省元希範題孫伯溫舫齋　昔年曾伴江湖客
泛宅浮家煙水國蘭旌桂棹去夷猶醉吟爛賞湖山色即今別來四五年漁
蓑煙艇想依然驅車終歲走塵土夢魂猶在苕霅間主人好事誰能敵鑿
辟誅茅開一室宛如畫舫到江南左列圖書右經籍嗟予蹤跡若飛蓬笑
說偃息幸相從有時睡覺驚四顧恍然身在船窗中經營雅協滄洲趣祗
欠雲濤破煙霧蕭蕭風雨夜深時憶著扁舟橫野渡羨君腹大飽詩書筆
端摛藻飛瓊琚行看乘槎犯牛斗吾知此含真遁廬詹時澤詩題舫齋尖
頭屋子不嫌低上有青山下有池一陣東風拂松響恰如蓬底雨來時鄧
[illegible]詩悶悶之暑不可耐走馬來尋靈跡恠山深樹老龍鼠蟠洞閣雲寒鼠
飛敗蘚然角立九關鎖勢鑠晴空生險隘流泉犇湯一聲雷倒壁懸崖舞
澎湃上巖拖下水晶簾下巖擊碎溜璨派天風吹作六月寒辟易精神心
膽快宜搜得此天下奇恍然坐我神仙界雖與金樽映翠杓亦有山肴供
晚嘬解衣盤礴舞翠閣筆端寓作詩中畫葉景文詩舫齋　居家巧作浮
家樣此即人生不繫舟政恐風波起平地直教砥柱屹中流浪花影動重
簾月潮信聲喧萬葉秋夢裏不知容膝計翻身栩栩逐輕鷗王灼詩舫齋
平生江海志煙雨一蓑衣掛帆恨不早白首心事違作齋臨幽塘想像
未覺非時傾半擔綠自釣人鯉肥蘆花昨秋風柳帶搖春暉寄言宣城守
何必天際歸王宗賢詩舫齋　滿船載月歸時趣泛宅浮家避世狂趺坐
舫齋能靜嘿神馳遊宴無何鄉　袁起巖東塘集王醇父號帥舫齋詩
將軍忠勇貫家聲獨擅長江十萬兵早誓中流誇擊楫料公猶小舫齋名
[illegible]集寄題正倫姪舫齋詩　此道若長川行藏比泝沿浪恬寧在我
維泛且隨緣野色連幽岸溪光接遠天欲離平除地常使意超然　畫舫
名齋聞端居事若何燕知真晚妻言即是風皮未便乘桴去惟同載酒過
濟川如有意南去問施羅　鄧肅詩舫齋　寓形天宇間一枝慎所處到眼

無溪山堆背自塵土陳子作舫齋端能世外趣笑傲風波境恬無風波慮俏本無可觀厭心鷗自舞風景雖可人公于聊四顧紛紛逐末流誰援沉迷苦吾事在濟川慎勿五湖去陳默堂詩題公叙舫齋　昏扉来時揖鴟夷去後舟濟川曾入夢浮海竟難留忠信雖憑倚行藏要自謀應同仙似泰不數男如由水闊風濤多鱸肥浦嶼秋落帆如得計整棹欲何求明月時堪載新醪便可浮江山無盡意長憶劍溪頭

畫舫齋

武康縣志畫舫齋在武康縣圃西池中毛滂爲齋名畫舫東郡志畫舫齋在歸鴈亭歐陽文忠公修遺址尚存滑縣志歐陽修守滑時於署事西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曰畫舫齋有記元文集元一統志在大名路祭襄公扁宋歐陽公集畫舫齋記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爲畫舫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奧則穴其上以爲明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傍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崗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泛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爲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爲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

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絶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脱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爲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貪利與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廩食而安署居追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将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置于壁蘇穎濱集題滑州畫舫齋贈李公擇學士　窗户重重向日明船居氣味此中生汀洲出沒叢花短波浪澄虚兩岸平還逐南來身未穩要聞感物意猶驚前賢事迹君今似不妨當年畫舫名元劉文貞公集曾左丞畫舫齋　越羅衫子絳紅玉抜築軒勝濟浪深一片月明秋影裏奚吾於此兩無心

秋舫齋

國朝何蠖菴集題萬氏克欽秋舫齋

刺舫宜何處文陽別有秋運知木蘭槳多在蓼花洲古逕沙嘴屋層軒水市樓艣艤霜下釣答省月中收種秫多宜釀烹鮮富可觴朋來時共載兒慣往從流白餌逺須搘徽名視若蜉出遊思短棹歸築擬虚舟黄菊花前醉青山越下休海桴同逸志碧空玩輕漚直以身如寄都將世作浮蓬窓疑厦屋煙浪即苑裘嗟我應同調深居亦上遊還移艤雪棹共子縱冥搜

舊舫齋

江陽譜舊舫齋在蝸牛廬之側今廢晁公武春日詩云蝸牛廬畔舫齋前春晚風光絶可憐雲補斷山尤秀抜竹藏殘藥尚嬋娟

航齋

宋曹勛松隱集寄題祝秘校航齋詩　窈窕藤垂映檻樓濟川聊此艤虚舟羣經列坐供游息巨浪掀天得罷休猿鶴依棲知有地兒童遺墜且無憂業成一棹黄金闕穩上鰲頭拜冕旒

安舫齋

元許有壬至正集安舫齋詩　清江老人心休休宴息作屋才如舟人間論險菜邅水剞劂有藉安浮游等閒覆溺政不少有家幸免斯何求乃知平地足波浪大厦汎汎猶輕漚爭如容膝一齋小泰宇疑寄天光收百年居險能脱險人海一葉隨沉浮弦歌究在水中沚竹樹不減滄江秋舟居無水陸無屋三笑千載同悠悠若孫肎構恢萬斛欲事康濟攻厥修健帆風順更勉力首須擊楫窮瀛洲

艇齋

吉安志艇齋在萬州學直舍樂泮堂之後大觀二年攝教官王瑀立有記今廢臨川志曾季貍字裘父南豐弟校書郎宰之曾孫再舉進士師事陵陽韓子蒼東萊呂居仁東萊每見臨川士友必問曰諸公識曾先生乎學有淵源子歸而事之當時名公鉅儒莫不敬慕平居與凌侍郎景夏論規恢之策劉公珙論備邊事宜張公孝祥論區處亂卒監寺師稷論推行荒政其有條理多見施行築室城南號艇齋宋秦觀淮海集艇齋并序予以典校史領倅錢塘避逅得友丁君彦良於陳留官舍丁君彦良年少氣雋誦詩文亹亹不休動有過人語深恨得之晚也臨分以艇齋詩速予賦爲寄題一篇平生樂漁釣放浪江湖間兀兀寄幽艇不憂浪如山聞君城郭居左右羣書環有齋亦名艇何時許追攀釣古不釣今所得孔與顔不然如爾祖跨鶴出雲寰董霜傑先生集題趙賀夫艇齋　畫舫風流六一翁君分小樣過江東擁袍坐對舒波月不減披簑雪浪中瘦竹吟風橫笛處叢蕉著雨打篷時錦鱗只向銅盤釣鱸比松江似更奇喻良能香山集醉題艇齋詩　平生飽識江湖趣今日歸來鬢似絲閒户松風驚醉耳恰似雨浦聽潮時

煙艇齋

宋陳季陵詩趙觀察作齋名煙艇係耘老作唐律相邀同賦乃次其韻　知居

心本在滄州故揭寒齋作釣舟已遣江湖頻入夢便呼鷗鳥與同遊浮驂未可追前事畫舫猶堪擬勝流笠澤有家歸未得斷腸蘆葉荻先秋

艅齋

宋王灼頤堂集艅齋銘（并序）艅小舟屋也族弟德充書室如舟其以命之銘曰濫舟於陸物有失據理事皆左執云此室具體則艅居之甚安孝友為橋忠信為䑺文章為篙艢術為柁遂適于河浮于江入于海乘長風破萬里浪利涉而無禍

艅艎齋

張元幹歸來集艅艎齋詩　人間日日有風波不繫虛舟柰若何紬取平生濟川手行藏終與祖同科

虛舟齋

宋張南軒集虛舟齋銘　詹體仁闢齋於便坐屬予名以其虛且長也則題之曰虛舟他日體仁謂予曰滌園之說適而離吾無取焉耳在易之中孚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將於是焉體之予歎其善思也則又為之銘心本虛理則實應事物無轍迹來不迎去不留彼萬變我日休行斯適險可濟孚豚魚貫天地昌緣茲在充一去其室斯虛矣

雪夜舟齋

元程禮部集雪夜舟齋記　論古今人物風流莫盛於東晉而王謝諸公為之稱首其一言一行無關於世教之輕重然而當時誦之後世慕之至于今未已思其人仰其風況為其鄉人子孫者乎會稽王君九疇官寓京師名其會友之齋曰雪夜舟蓋有取於子猷訪戴之事昔晉王子猷之在會稽山陰也嘗夜雪新霽憶剡人戴安道即命小舟過之經宿而至及門不進或問其故曰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安道耶其事固無足論而高情雅度跌宕逸邁之氣有非世間榮名勢利所可得而羈絆者矣世嘗言晉人以清談誤國是殆不然夫晉以區區江左寄足之地符秦百萬之師談笑而麾之僅折謝太傅之一屐則經邦禦侮固自有在風流清談特其餘韻爾是不得以病東晉之士而王謝諸公矯然為千載之標望者亦宜哉王君其殆有見於斯乎身居魏闕之下而心不忘乎江海之上何其異於衆也或者非之曰子猷之事固為高矣今也舟非其舟以屋為舟雪非恒有不日而夜徇名責實不已妄乎余又曰不然乘興而往子猷之見安道也乘興之返子猷之不見安道也一往一返乘興而已今王君之名齋亦曰乘興而已又何疑乎於是王君聞之曰是得我心之同然者請書以為記是歲也京師大雪逾月不解冷光照几呵筆而書

剡雪舟齋

宋舒岳祥閬風集　新成小齋曰剡雪舟以此興有所思也　銀河枕上客星來殘夢西窓水鳥啼身入布衾如卧雪當年曾此戴公溪

鈴齋

東陽志郡治設廳之後為鈴齋

江川志郡衙有鈴齋在戒石廳後宋馮縉雲先生集鈴齋詩　亂離圖乡事贊招有要領一切本仁義條教日月炳邦民用不犯閭閻自非省猶能肖蓋公使我醉清淨春風花滿門午夢日轉影先已戒鈴下吏至無輒請

下帷齋

宋周美成清真集下帷齋　官事如拔毛小摘還復綱一嵐未易盡況欲禿九牛唯愚埋藪軸揄職辱孔周繼南有韻構嗟昔賓射侯扶傾與舟腹外好中貫不揉歌麋決拾休王良有由書生本不武誰言負薪憂古云不執弓防患術已踰詩書主六藝中有捍敵謀至勝不刃血吾將執其柔當有中的士為（梅溪與優）

磬齋

宋楊慈湖集磬齋記　昔孔子擊磬於衛厥有大旨夫子既不言門人又美之請衛賁者妄致贊替之議當置勿論然則聖人之旨亦得而贊明之乎有宋學者四明楊某起敬起恭而為之言曰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擊磬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擊磬也君尊臣卑父慈子孝兄愛而弟敬夫婦別長幼順朋友信無非擊磬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慮口之言四體之運動無非擊磬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皆擊磬之旨也小子恪請以磬名齋又請書其說慶元丙辰立秋日書于西嶼之竹房

砥齋

宋劉行簡苕溪集題章右推砥齋詩　今古時清罰自清由來讞獄賴儒生將軍誤惟獄吏貴廷尉本稱天下平萬態詭容逃水鏡此心真欲似權衡公家世德高門閥更著陰功踵令名

壺齋

宋江藻浮山集題周彥約壺齋　化人謁帝遊清都俯視宮室如積蘇那知神仙隱朝市雲窓霧閣在一壺古來志士守環堵宅彌萬里乾坤俱君今官令百僚底世人未識文於兔故營容膝尺度足卷藏風月吞江湖客卿筆墨共將戲維摩床坐同跏趺釣簾終日屏塵事卧聽秋雨鳴菰蒲伊余想像未得往一讀妙語清而腴遥知坐穩肉生髀滿壁但掛歸來圖功名富貴會相迫恐此骨相山林無平泉綠野看他日莫忘築室愚溪愚

器識齋

元胡祗遹紫山集段府判器識齋記　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何謂器襟宇度量是已故前賢論人曰器遠大度又曰洞若城府又曰汪洋如萬頃陂又曰陳元龍湖海之士推而至其極則包含洪大無不覆載何謂識見微而知著以時然而知已然以吾之一世而知未來之千萬世推而至其極則容光必照明燭六合故君子不學則已學必至如是而後可識欲進則必務窮理器欲大則必務容物二者日進區區文藝可不學而能量若斗筲識如面墻雖辯若懸河才能應

受不過博聞强記拾瀋墜踵沫迹而已耳其立論書之齋於私第求名與占其器識有足尚者余恐其臨下為高紐於小成請以器識扁齋之楣而大書焉俾以是告

畫齋

（宋文同丹淵集畫齋）試品齋中畫曾無第二流消囑與亂篠應挂在當頭

彀齋

（周翔）錢羊端安集彀齋記　丹崖子集諸生射于西圃樂其子之淳之彀而中也名其齋居曰彀庶幾其勉進于學也曰日發之淳謂伯均子予而問彀伯子進之淳而告之曰射為六藝一其中于侯也有道存焉雖然子之嚴君以儒者之道教人其望於之淳也豈直為一藝之　于昔羲黄以彀弋道寓中以彀弋德湯武以彀弋功桓文以彀弋伯彀之道古昔聖賢皆著之書矣易書詩禮春秋虎侯也參伋孟軻左丘明公穀之傳熊侯也周程張朱之書豹侯也外其餘諸子百家之書若麋侯布侯然其崇卑廣袤固未暇論莫不以仁義禮樂性命道德為之的也學之者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必至於彀而後發則發無不中矣不彀雖有弓矢不可得而中也試為之引弓挾矢獵程朱之緒言目睹乎正家手指乎西銘心馳乎通書太極以為之的吾知其朝發新安夕抵洙泗決夜入濂洛而發無不中此一彀之後也子之射誠好之而不厭則駕飇車騁逸騎馳獵乎東魯而軼塾乎雙之圃目注乎易真若龍馬之負河手指乎書真若科斗之出壁足履乎高堂后蒼之禮耳聆乎關雎四始之詩心馳乎獲麟之經以為之的而吾子之張弓舍矢如破則鄒嶧之道洙泗之域可得而入矣此再彀之後也若夫老莊之虛無正而不正申韓之淺陋鵠而不鵠楊墨之偏陂的而不的雜橫弓卻手斂金沒羽而中失之數子之道猶詭遇耳君子不彀也君子之彀志於聖人之道而已嗟夫聖人之道其猶張弓乎經也者聖人之正鵠也行也者聖人之弓矢也禮也者聖人之彀率也射者之張弓必志於彀率則發無不中於鵠君子之行已必志于禮義則行無不合于經之淳信能由射而進夫道焉始弓矢之審固也如彀率之合于準度也知之明行之篤如左右手之如拒如附也引而後發如四鍭之樹也夫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則可以進于聖人之道矣之淳勉焉

斗齋

（宋華岳詩斗齋）八方無處着瞿曇首合中間第一龕滿挹酒漿供北斗平量風月倍和南腰如可折豈徒五斗若果流何待三更喜小牕能航嶽夜寒江靜看山函稍希蓬和韻笑他白足道人饌準擬來同擲勸龕懸時不須誇即大折腰歸去傲牕南久藏還喜有真一就飲何妨說後三淳實拾來相對剖味甜疑是蹇中函秦觀淮海集寄題盧君斗齋　使氣軒軒輸墨場邅迴世路贅成霜出從牛馬行千里歸與琴書寄一方鳥特入簾春欲破爐香侵夢日初長扁舟會有山陰役聊借狂夫把酒漿

矴齋

（宋趙中正德文集矴齋）（可上浪三丈今名如舟之下矴也）長波浩渺拍青山細雨蓬窓一覺眠但向急流能矴止從他蛟鱷怒垂涎張舜民畫墁集宋行別矴齋詩　安坐豈不好有誰强爾行山川不改色兒女各為情岸隔霜林意齋空夜水聲虛傳少陵叟一室過平生李純甫詩矴齋　先生平地起風波畢竟中流定得麼放取斷頭船子去醉眠煙雨一漁蓑

濯纓齋

（宋楊誠齋集題潘彥政叔）姪濯纓齋　悲溪之口湘江左茅齋不小亦不大齋前看江江只流江中望齋齋更幽雨潘讀書韻清壯湘妃出聽魚吹浪大潘皎如鶴出林小潘不減在沙金向來姓名到天府市人莫笑渠塵土濯纓當屬最閒人兩潘且彈冠上塵

壺中齋

（宋曾協雲莊集李懋之勸）壺中齋請賦詩　山川吞盡一壺中未見先生芥蒂胷要識廣輸藏粟粒且將談笑舉針鋒橋中載酒初無礙伬裏行車足有容可但大千歸眼界網塵從此現重重

醉墨齋

（元宇文虛中詩醉墨齋）旋汲清泉起穀紋定知妻永是前身簡中自可逃真性不用淋漓污葛巾

振玉齋

（元劉將孫養吾集振玉齋記）曾以言侍平園益公周丞相之愛琴名玉磬者誠齋閣老寫奇語為之銘寶藏於峭峰郭氏有年適以佳壻雅尚頗而遺之與一鶴俱賓友讚詠比物引類義清頌潤新居作齋以居玉磬遠俾請名且記予取振玉以落之為振玉言曰古之君子動容周旋無往而非玉也珩璜衝牙環玦璁琀其文也韘鞘琫珌璲瑹琮珞式其度也瑱瑩珈璫靡璣綴望明其英也弁纓瑧琫垂璠結璵尊其德也璆珽琬琰章章來采登其華也輅車鼎鉉蔥蔥蒼蒼媲其義也璽章日湯孚尹雕琢尚其質也筆樽瓘瓚彝明薦奉嘉其衷也況於琴瑟之在御者乎玉非聲之謂振之則聲也聲何自而發振之者人也兮夫天籟之呼噏宇宙不足為其披靡而清風徽度一葉埒然未有不領覽而意消人籟亦若此矣金石之競奏也絲竹之交發也能使人神奔而意亂然廣庭之所賞可觀而不可常流俗之所趨而有道者之所不屑故夫琴者非清才靈氣不能悟其趣非幽閒深遠不能發其徵而其聲之所感有九奏萬舞之所不能加蕭韶英莖之所不能備而其德也同於君子之所比者在是矣蓋泗濱之所浮首有鏗鍧而無其純繹而溫潤過衛之所聞者得其切肒未得其沉潛而安和其龍瓏而縝栗者過於鶬雷

之轉壑而金奏者皆蝕鐘矣其清越而渾涵首贊於叩撞而擊拊而軒縣者皆煩手矣磬不必玉也玉固非磬也茲琴斯聲式昭德音而非振不至於是也玉韞於山閟於璞佩而規矩中焉聲而宮商具焉然則君子之所存可知矣孰非聲也有聽之而忘倦者焉有厭之而欲睡者焉有忽然得之而驚者焉則鶴之聲亦猶是已樂哉以名新齋晝永蕭虫塵寂汲泉煑茗隱几焚香興至理絃翛然一曲空庭鶴唳侶如和予撫人境之雙清怨高齋兮如昨昔人所謂玉振於江左者其茲人歟其斯齋歟。

玉笈齋

鎮江志通判南廳齋曰玉笈乾道中陸游建宋陸放翁集玉笈齋書事二首。莫笑新霜點鬢須老來却得少工夫晨占上古連山易夜對西京五岳圖卧夜曾聞高士嘯孔賓豈待異人呼眉間喜色誰知得今日新添火四銖。雪齋節堂鐘磬清晨齋枸杞一杯羹隱書不厭十回讀大樂何時九轉成孤坐月龕寒徹骨安眠魂息浩無聲剩分松屑爲山信明日青城有使行。

玉立齋

宋楊誠齋集玉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跨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每愛之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愛士之得天下孰

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於此幾年矣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代者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蓋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日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為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新誰之過也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為無不及予之過獨夫士也歟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下瞰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艴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耶然其生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為雨露而欣不為雪霜而悲非以其有立歟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避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為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而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為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也。題唐德明秀才玉立齋。坡云無竹令人俗我云俗人正累竹玉立齋前一萬竿能與主人相對寒青竹吹詩筆生力山童佐予盡忘食不但不可一日無斯須無此有何如詩成吹遍且復歌恐竹嫌詩太清絕丁寧一竿不可除竹亦何曾減風月

玉成齋

宋包宏齋弊帚藁畧玉成齋記　黄巖之谷口鄭簡子以書來閩山之泉司告予曰吾嘗作一室於祖廬之側而玉成齋名之取西銘玉女於成之意也夫富貴無憂戚世所貪慕以厚吾生者或疑猶鴆毒也不必戒人多至殺人若貧賤憂戚乃人所厭惡以拂亂其所為者抑孰知反能周吾志熟吾仁決有成而無壞乎吾素貧不求富吾素賤不求貴吾幼無怙恃辛綢拊長育於先祖母以至于成立常讀蓼莪詩李令伯表未嘗不為之三復流涕憂戚亦已甚而不求世間之樂有年矣然私竊自念人安知此非所以成吾哉猶之玉焉未有不琢而成者而玉不可以攻玉有他山之石之錯焉以吾家徒四壁身無一命不堪其憂幾如顏之簞瓢陋巷蓬戶甕牖治猶屋之上漏下濕吾既定於斯終富安於斯思父母祖母於斯思立身顯親於斯庶幾仁有得學有終而或底于成也然則貧賤憂戚豈非吾攻玉之石錯乎此吾取名之意也請君為吾記之予聞苦志勞骨餓體乏身乃有動有益也困心衡慮證色發聲乃有作有喻也知慧之生由於疢疾孤孽之達出於危

慮信乎貧賤憂戚之能有成矣然貧富貴賤憂樂之不同特其身之與世遇者爾在道則有至哉富有大業而已無貧也有貴於己之良貴而已無賤也有樂生焉可已而足蹈手舞之不知俯仰無愧怍而王天下之不與存者而已無憂戚也若身之貧賤憂戚則雖如吾夫子之飯食飲水曲肱而枕伐木削跡厄於陳蔡而視世富貴有如浮雲樂以忘憂不知老至真行乎貧賤患難無入不自得而德益盛聖益聖也以其所謂玉振之終條理而集大成者猶乾為玉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乾德也德即玉也成之極也簡子而欲自成如玉也則當曰乃所願則學孔子而終日乾乾可也甘貧賤憂戚如富貴婢樂推一念之孝以求天經人倫之至因玉女之旨以會訂檢體用之全如琢磨自修之功以究大學至善之止則其所成當如何無謂一室之小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將洞然宇宙天下之廣居正位不外是矣光耀玲瓏晝夜不息他日遠近之人望之必有白虹之氣上衝于天精神之發下見乎山川者必自谷口玉成齋中出之也余也猶願刮目而共觀焉敢以是復所謂不知簡子以為然乎不也

漱玉齋

宋元憲公集寄題奉寧樞直諫議新葺漱玉齋詩。聞說西齋水澤淺通畫檻雖添新賞不改故源清花落波浮亂樹遲屈曲行無用

浯夜宿同賓漾巖贊梅聖俞宛陵集鄭州王寺丞漱玉齋詩　渠渠梁照日泯泯水分京漱作飛巖勢流為雜珮聲圖書無近蹟草樹有冬榮景落人間處深花出古城

漱玉齋

（宋文同丹淵集漱玉齋山上草中多怪石近取得百餘株於東齋累一山漱水其間謂之漱玉齋）石林犖犖森座隅漱水注射成飛渠寒音琤然落環珮爽氣颯爾生庭除主人清標自可敵底處勝槩為能如想君不欲時暫去其餘滿案堆文書

如玉齋

（國朝非空上人詩集趙子溫如玉齋詩）　趙郎白沙屋名擬連城玉桂楹蘭橑辛夷楣繚以紫莖荀芬馥溫然之色光如璚君子居之德音足珪璋璚玖藏深櫝殘雲四挂素瑤盤閒窻四面青琅玕江梅忽作東風客六出飛璚當歲寒肬中挂樹萬花白照見郎湖初四月花前詩興發如酒酒杯豪為梅花發衡門高鎖人中年白日讀書無夜眠人生富貴當天然人無富貴閒如仙箄微野夫藏遠名窮山六十開東璚一里之城接山縣十年不出縣中行趙郎如玉之齋舍索我新詩重玉價散作金聲振林野飛佩琳琅騎鶴下只隔東璚遠百里放船三日郎湖水石母雲根無間氣白頭老夫青眼喜

集寶齋

（台州府志在清平閣右舊在雙巖堂左治平四年葛守閎建蓋）

集葛元司馬承禎柳公權及近世名人翰墨刻其間故名嘉定元年李守兼從今處羅致金石刻以實之宋陳貽範集集寶齋記　治平三年秋八月丁亥詔以光祿卿瑯琊葛公移守茲郡政平多暇周閱圖籍訪耆舊或曰天台桐柏一山也浙河東南此實巨鎮其間金庭方廣多聖真所都道風法樂賛人毛骨而教衆所基藏室所總隱然為天下歸嚮自亦為以還或樓適或登覽名迹尤著者有若葛仙公司馬練師柳常侍翰墨在焉凡舊題標榜有四道觀二洞門圖清各一并常侍漆書華屏院又批清觀紙尾合四十五字遠旬歲乃完況仙公於光祿是為遠祖今祖書之得相望千餘祀而手澤宛然復能備起而嗣述之得非陰陽護持自有所待及光祿遂成其美溯源由來有類武夷宗裔前所謂三賢名翰今留真故山副在琬琰列於西齋之壁命曰集寶齋成郡武元侯丞夫亦篆文以示茲迺累朝神品聚此一軒如斗牛之寶珠璧相照蓋欲久其傳而垂不朽也噫天台雖居勝地澤國深而奇貨屑然錯於無何之境不為虞褚草題評上前豈天意留落於此將名山之藏為宜邪刻三賢之心非專玩一藝當以高尚忠純之節而師仰之可也使百世而下聞其清與正悱存遺祕不復煙滅庶乎有所激云

寶硯齋

（元程禮部集寶硯齋記）　硯以寶名貴硯也以齋居尊硯也硯不能貴且尊也貴而尊之者人也筆墨紙硯四者世之學士大夫以為文房之寶也其為物也微而其用為甚重故貴之貴之故寶之然筆也墨也紙也皆出於人為而硯本於石割陰陽之英斷山澤之精渾然而天成玉德而金聲謂之寶也實宜持金以示人人皆曰寶也持珠以示人人亦曰寶也持硯以示人曰寶人不之信也是硯誠非寶也以硯與金珠匱而藏之盜賊竊發之則必舍硯而取金珠矣以硯以金珠同價而適市則人必貴金珠而賤硯矣是硯之不得比金珠為寶也使懸千金與硯而購夫學士大夫之賢者則彼必將辭金而受硯學士大夫之賢而有藏硯焉雖有好之者易之以明月之珠彼將不顧也是則硯之貴有重於千金明月之珠而謂之寶也亦宜哉繇是觀之金玉為常寶硯為非常之寶金玉為盜賊衆人之寶硯為學士大夫之寶明矣不寶學士大夫之寶而寶盜賊衆人之寶可不悲哉毗陵徐君元度家傳祖父之硯寶而尊之以特室其一端也不知幾世矣以手澤之存也尤寶之余因硯之用重而知金珠之輕因金珠與硯好尚有輕重而知徐君之賢

為作寶硯齋記

鐵硯齋

（宋李璜詩題陳性之鐵硯齋）　昔聞五代桑維翰力學不分夜與旦專門之學既已

成文來昭昭日星煥才高有司反棄捐乃用鐵硯窮磨研自謂研穿名必就為學益力志逾堅吳中陳生才卓犖本於師友相磨琢的然有志學桑君它日功名寧落落

檥齋

（宋洪适盤洲集檥齋二絕句）野色山光列畫圖坐看漁子入菰蒲恰如放鷁穿三峽何事航家問五湖

青翰不動柳陰多桂棹無聲鳥語和有此孤舟寄丘壑誰能平地起風波

隨波堪泛宅因壑遂藏舟坐穩無維楫任他風打頭許綸詩檥齋　心起五湖興身輕一葉舟箇中風雨夜不用轉舡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五百四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　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吳　仁
圈點監生臣陳惟默
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三

七皆

臺

七佛臺（輿地紀勝在順慶府南充。清居山君子峯後。又有鳳足佛足靈迹之異。見馮檝經藏記。）

七寶臺（長安志懷遠坊。有大雲經寺。當中寶閣崇百尺。時人謂之七寶臺。又云。唐儀鳳二年。於光宅坊。掘得石函。有佛舍利骨萬餘粒。遂立光宅寺。武太后始建七寶臺因改寺額焉。酉陽雜俎。七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窻下。尉遲畫。下層窻下。吳道玄畫。皆非得其意也。）

十八賢臺（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謁隆禪師塔。其前爲十八賢臺。江州志德化縣西南六十里。獅筆峯西石爲臺。環列石坐一十有八。昔慧遠與社賢憇此。下臨絕壑。今東林上臺。乃其續基也。輿地紀勝南康東林寺。新羅巖之東二里。有十八賢爲蓮社。慧遠法師以下十八人。宋陳舜俞詩臺下衣冠已化塵。臺前顏色尚如新。林泉合是修行社。巖穴誰非避世人。好鳥豈知當日事。幽花何似昔時春。老僧不辭論今古。應笑徘徊問隱淪。）

文殊臺（盱江前志南城縣南四十里。福山總持禪院有文殊臺。新城志在新城縣西南四十里。福山寺開山時有文殊現因此作臺。輿地紀勝廬山記云。文殊臺在獅筆峯閣會昌毀寺東林寺。二僧藏文殊瑞像于此。宋錢子言集文殊臺詩（臺在香爐峯下。東望獅子峯。）五臺山東現文殊。人指此臺名似虛。正濶東峯有獅子。恐冒高跨入匡廬。）

天王臺（峽山神異記唐廣德中癸卯歲。夏四月十七日覽公修葺諸處。中路忽見四小兒來。將謂有客上寺。擬迎至寺。復無一人。數日又見童兒四人。覽公遂問曰。乞垂姓名。童曰。吾乃海上四天王。覽公問因何現此相。童曰。時人驚畏。故現此身。衛護精舍。遂於西禺山上磨香石。北三步造四臺。仍塑四天王焉。元一統志天王臺在河間府城北門裏。少東有古臺一所。高約三丈有餘。北去城約近百步。上有古殿堂一間并獻殿全。內塑毗沙門天王聖像。一在大名路府城中。唐莊宗所築。三山志福州保安里有天王臺。大同志天王臺在於城北。外有舊城遺址。係元魏所建離宮。今立無祀鬼神壇。宋李若水集開德天王臺詩還家十日坐井底。北風吹我上高臺。亭亭寒日光彩薄。幕空雲影低徘徊。半折老木卧崖腹。銜枯野鵲時到來。沙飛客眼展不盡。殘稷向我爭崔嵬。故

入天涯雲水閒童背酒壺翀自開窗中磊砢危不下旁人已嘲紅滿腮雨湖百步水作界北城萬瓦煙成堆十年黃土說雙鳧把節今日踏霜苔登高能賦我輩事莫惜淡墨留牆隈彼日重來興白雲山陰陳迹空自哀（王伯道集）夜登天王臺。月色瑢銀欄不收蕭然風露欲中秋天河澄淡星芒小雲海濱濛夜氣浮臺影迴無群木啟琴聲清入素商流高吟此地容吾和長嘯雨山想獨遊元許衡集天王臺詩　樓閣荊榛幾變更登臨因見古今情當年勝迹無從問依舊春風草又生。謝枋得詩　新晴特特賞春華上到危欄日已斜無柳不禁羈客恨四圍山色滿城花。

羅漢臺（宋劉克莊詩海島五百士劉郎惠亦深不似阿羅漢神通無處尋）

金剛臺（光州志在固始縣城南一百四十里宋時民人避兵處宋史吳淵字道父為此因使朝廷付淵以光豐斷黃之事瓦朔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宋朱翌詩兒子門生交說勸要翁一出步溪雲金剛臺近城三里王友酤新盞十分反照江山紅半畝小春桃李暖如薰心灰已冷無機事戲象爭棋亦謾云）

禪師臺（太平寰宇記在萍鄉縣東五十五里）

桂師臺（江州志瑞昌縣西百二十里有桂師臺在桃花山石臺下出泉冬夏如一禱雨甚驗）

花首臺（元一統志惠州羅浮記洞中常有五百花首真人遊會唐開元二十六年勅建此臺名花首。惠陽縣志乾木多羅唐開元二十六年自西竺國以鐵釋迦像一軀長一丈六尺泛海而來欲貢中國至番禺舉之不動天寶二載中使何行成奉詔祭羅浮山聞羅浮有花首菩薩之迹施財建花首臺於山下因奏請其像置之）

金粟臺（元一統志在福州萬歲寺王閣時塑金粟像名金粟臺郭祥詩云雲凝香篆迷禪刹風捲潮聲出海門）

佛影臺（遠公廬山集佛影臺在西方那伽阿羅國南古仙人石室中以晉義熙八年因劉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共立此臺唐李邕詩云影圖面西來影圖謂佛影也後乃建寺以奉之）

甘露臺（豐城縣志淳熙壬寅感山海慧寺經藏成四方禱祈輻湊有甘露降于寺隅者三主僧曉瑩為臺扁曰甘露臺瑩俗姓管邑人徑山宗杲法嗣杲竄嶺外十七年瑩與之俱杲後得旨南歸終于徑山付以法衣瑩善為詩文自號雲臥庵有雲窗集及雲臥紀談羅湖雜錄禪門三傳行于世宋劉言史詩偶至無塵空翠間雨花甘露境閒閑身心未寂終為累非想天中獨退還姚成一詩有唐太和年宮中亦甘露留不如此臺空山自甘露。講師當此雨天花臺築山椒幾歲華一蓋雲峯聳孤標四盤江水走龍蛇好教絕頂峻嶒出莫放濃陰薈蔚遮應有醍醐餘味在僧房試覓一盃茶）

禪月臺（宋韓淲詩此臺已無沒禪月彼一時得句僧窗下空留洗墨池渺渺涼風起木犀相次開樂家空自住過客有誰來已是水溪棹更尋禪月臺贊寧湖海氣鷗鳥莫猜。山路難嫌脚力登儘高高處又碼陵豈無道院晚仙樂定有僧龕供佛燈。任為神多習懸都緣書冊易因仍。座頭卷尾誰連壁涼冷秋來老莫勝。　貫休一去二百載猶得靈山照玉溪不是臺高可留客秋來人要覓詩題。　僧清知野逸禪月有高臺自是登山去誰非入寺來孤花明落葉落聚起荒苔香篆茶甌久昏鐘我未回　尋得殘僧上月臺雨雲清薄未全開茶甌坐久酒盃舉桂樹落香黃菊來　涼風吹雨過城頭不近重陽不是秋斷送清樽欺老病吹臺供得幾多愁　螢動一臺秋氣深酒浮燈影喚微吟不禁騷雅多悲興且與枯禪話息心　齋餘洗鉢拖生臺此路開通一線潮咲殺淵明沽酒遠稚將誰去挽誰來赤章齋詩玉峯點染靡霄漢疑可梯玉水環城陰灩灩古柏侵僧臺壇二美吾策一時携何當蠟吾屐更欲照以犀塵勞不相赦竟類窮途迷我生靡靡

爾不羨駕輅驪何來丘壑懷語發人所訟長安黑頭公王勃朝金闈山林出戲言廣已無端倪誰收遨日手歸把耕雨犁紛紛塵土中等是鶩雞。頗聞山水間幽子飯蘿藜行當踐此語絕境同攀躋　孔武仲詩物有賤而貴勸公枚禪皮自能生烈火何用燕香脂山徑狂風夜茅簷密雪時金蓮猝難買唯此頗相宜　素月寒光好高齋夜已扃影難穿密紙光稍泛疎櫺皎潔臨書案朦朧到硯屏沈吟憶丹桂更欲步中庭　草泉集訪徐李益於禪月臺　郡郭凡幾到茲臺獨未登遺蹤問禪月文士得徐陵坐久意亡憊景驕詩不勝靈山何許是空翠湧千層）

五色雲臺（東陽志義烏縣高僧智者大師梁天監中武帝延師於等覺殿設禮欲命師先見形相師合掌入斬中結跏趺坐少頃化五色雲臺而出帝北面受戒親執弟子之禮）

乘雲臺（輿地紀勝在福州雪峯寺僧希運與一僧同登轉盼之間其僧忽騰雲而去運呀然而睇之）

披雲臺（宋葛勝仲詩深公出東都山色已清好流行滄江上快意時絕倒洗盡眼界塵拈提迹如掃衆挽來靈山世故亦相惱平生愛山心不厭更幽討捫蘿闢細岑航稜藉豐草聊煩坡隨石坐此突兀老是身端如雲去住殊未保孤峯起孤煙晴湖漾晴昊賁

主兩忘言可爲知者道

雨花臺

（建康志在城南三里據岡阜最高處俯瞰城闕舊傳梁武帝時有雲光法師講經於此感天雨花故勝名山謙之丹陽記云江南登覽之地三曰甘露曰雨華曰陵歊建炎之後臺址僅存後人乃請均慶院舊額即此基建寺又壞于太隆興元年留守陳公之茂重葺此臺牓一堂名總秀而徙均慶院於臺之下淳祐中吳公淵重修寶祐初王埜又加修飾自書其扁咸淳元年夏五馬公光祖既新烏衣園或謂臺與園相頡頏亦不可以不治乃併撤而新之高廣視舊加倍緣以脩垣旁建捲蓬又累石數百級以便登陟作門通衢以嚴啟閉江山觀覽之勝爲金陵第一矣）宋馬光祖記雨花臺勝甲江南事詳郡乘余公餘一往則臺屹其崇萬象環集山川城郭江淮吞吐如拱如赴而顧瞻吾臺藩垓級夷反若歊然有不足當者廣材吏繕不兩月告成既成率賓佐落之余撫欄作而言曰嗟呼地以山川勝山川以人勝而人之所以勝者何哉今吾與二三子登斯臺也仰而觀之行闕奐如趙元鎮張德遠之所建請猶凜有生氣俯而觀之長江渺如韓蘄國虞雍公戰勝之迹尚可一二數也子以是而觀之其亦有繫於心否歟向皆如晉元交輩把酒清譚脫落世事則雖茂弘新亭士行石城遺跡之丘墟久矣而

況所謂雨花臺者然則吾與若從容無事相與遊此也而可不知其所自耶知其所自則當監其所爲矣吾老矣何能爲惟閒誦此山移說東廬山故事則躍然有所契金盆石室諒不終寒我盟然前所謂元鎮諸賢之事其卒付之登臨一縈而已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吾敢以是爲二三子勉二三子有不勉者即乃相與離席而謝曰敢不勉因筆以爲之記劉潛夫詩昔日講師何處在高臺猶有雨花名有時寶向泥亭得一片山無草敢生落日磬殘鄰寺閣晴天牛上竟陵耕登臨不用深懷古君看鍾山幾箇爭王安石詩盤互長千有絕陘并包佳麗入江亭新霜浦溆綿綿靜薄晚林巒往往青南上欲窮牛渚怪北尋難忘草堂靈箯輿却走垂楊陌已載寒雲一兩星楊傑詩空書來震旦康樂造淵徵月業深山譯曼花半夜飛香清雖遠筆蘂散不霑衣舊社白蓮老遠公應望歸周必大詩歲晚相逢古帝鄉長松百尺傲冰霜青鞋踏遍南江岸更賦名花似漫郎　傳道詩僊折簡來破寒雪屋爲君開要將好句誇張籍故放歌謠吏部才　天女來參復上今逆知君動雨花心故令六出繽紛下免使荒臺更重臨馬野亭詩居士室中天女現生公臺上雨花懸只因妙語傾人聽非有真花墮我前却似文章稱錦繡亦如咳唾說珠圓不知誰向癡人道今望虛空眼欲穿張湯詩不諱仁義只諱空看參差在箇中臺上繽紛花正雨城邊一陣已西風　君王自有君王業何事區區翻貝葉雨花名臺非識奇要使後人知覆轍羅必元詩蕭帝傾心向佛家護言天女墜天花盧僧一葉橫江去回首梁園日腳斜張榘詩莫說南朝勝槩繁秖今近郭已江村臺荒浪絕曼花墜事往空餘古意存甌缺正緣輕納景鼎分誰謂不如孫滔滔千載興亡恨盡付凭欄對月樽劉瑞之詩六朝宮苑帝王州何事興衰若置郵奇是戰爭收拾後却將歌舞破除休千門靜鎖梧桐雨萬堞深籠薜荔秋試陟雨花臺上望夕陽煙水替人愁盧壽老詩鞘車行晚快新遊更上雨花臺上頭看不厭人渾是景清無極處奈何秋地完龍虎堂堂立江泊鯨鯢衮衮流一帶黃山是淮土依然望帯見神州郭功父詩雲公說法時諸天雨名花此事古老傳豈爲虛語誇至今數畝地長松肖龍蛇下不生蔓草上不存棲鴉夜或散瑞光爛若赤城霞沿崖僅可到狹徑寧容車嚴嚴渤海公好古心無涯攜節徐步至極眺頻吁嗟不惟古佛迹絕景未幽遐城郭如鉤環并廬雜禾麻青山斷綠野白水連平沙翔帆出天鏡疊鼓傳摻撾又復聽歸櫂大澤鳴鴈鶩雲烟失浦溆霜雪摧蒹葭顧瞻揖掌間千里無毫差中天二龍飛此邦恃大

牙納土業已緩何殊井中蛙神兵半夜甚城裂如剖瓜唯仁乃無敵四海同一家我公秉閑來式宴賓亦嘉作亭當舊址海月浮窻缾舉盃莫辭酒越女彈琵琶爲我謝雲公亦有三春葩真法忌揀擇豈校靜與譁酩酊馬上歸鬢髮從鬖髿　城南五里近驅車稍傳休層臺臨古刹欣陪清淨遊凭高送遠目考古思名流更讀琳琅篇叙事何其周尸黎與法雲棲迹居巖幽趣將金仙諳行匪科徑因至今手植松千丈騰龍虬悟發時異衆妙齡已依劉天華無根蒂應講禾飛浮帝釋昔舉手此理誰可侔適來表前蹤新亭壓鼇頭空渚棲古月大江浴清秋曠懷出十地壯氣橫九州三山連天門水府卧金牛故國羅綺藏深宮榛莽留興亡千歲間愁緒如繅抽惟餘北嶺雲無心自悠悠高鴻正飛冥羅網安得收公等真丈夫問學皆淵乎不應持使旌歸合登瀛洲桓桓鼎鼐司落落金馬儔君臣若堯舜明良互賡酬胡爲棊裡䚯玄微解而優頎舒三日霖尉此旱歲求乾坤涵潤澤使我醒雨眸咄嗟勿重陳玉樹後庭謳王贊詩亂草路秋碧斜陽立晚紅天低吞海霧江闊渡淮風臺有餘基壯碑無舊觀畫愁人惜倦眼不敢送歸鴻李和父詩不見梁時說法僧一臺芳草自青青滿山碼碯殷紅丁空驗天花舊點靈劉伯敬詩細蘚柔莎鎖舊堆昔年曾見異僧回如何天

上飛靈雨不爲人間洗刼灰。江接潮頭諸脉應。地連崗勢一支來。只今不假虛無事。別是春風歌舞臺。葉夢得詩言經來雀桁。復度白雞年。（云歲辛酉。）謝公不可見。廢壘蔓草纏。三日瞰坰牧。所懷多昔賢。坡陁北城下。誰可作九泉。石頭控崢嶸。日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謂定都孔明初勸之。）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慶。更作長千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花。容葉木有蟬。高臺略四遠。綠野浮芊眠。午陰久未移。幽景爲我延。使君固不凡。況有佳客先。老大百慮息。覽餘豈遺炮。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唐仲友詩竟夕飛花一尺圍。今朝晴色倚神禧。共尋蕭寺因乘興。宜上高臺是愛奇。鴣鶻餘寒通北極。鳳凰斜照落西畿。詩成似得江山助。莫遣金陵勝侶知。　促膝紅爐擁肉圍。淺斟竹葉介繁禧。明年宮裏人應徙。醉客詩成語益奇。戲捫巧爭肌玉瑩。快飡不省鬢絲垂。歸來鼻息春雷動。晴日三竿總未知。　因時興感易成空。更向層臺覓舊蹤。江渚餘寒棲白鷺。山崗晴色蟠青龍。風烟暖入千林景。絲管春生萬井仝。堪笑冷官詩思苦。絕塵高韻以難從。劉龍洲詩寒意滿烟草。浮生吹浪花。繞臺皆峻嶺。陳迹一飛霞。子醉辭吐鳳。吾狂字落鴉。兒童應笑客。風颭角巾斜。方岳詩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

付葡萄綠。遲雨空餘瑪瑙紅。我亦欲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史浩詩試扶鳩策上烟霞。尚想當年天雨花。潮熟野航歸別浦。雲乾宿鷺點晴沙。高連西竺三千界。俯眺南陽十萬家。更欲雲開窮遠目。鬱葱起處認中華。李之儀詩添傳勝致有無間。拔老方能一倚欄。千里江山來極目。萬家烟雨鎖初寒。姦雄幾許埋荊棘。笑語何妨擁蕙蘭。便覺寸陰真可惜。須將酒量爲君寬。　勝遊自有經年約。佳客難同信步來。無復風煙騎寒日。漸催花柳映高臺。雲光故事空陳迹。玉樹遺音失舊哀。今昔循環等相視。欲尋歸路更遲回。李峒詩雨花臺北倚晴空。烟草阡西是故宮。日暮六龍歸海上。夜深孤鶴語城中。山連巴蜀勢猶在。江截華夷氣不通。欲問興亡遺老盡。長林對面起清風。樂大用詩春城一望半桑麻。倚杖東風感物華。山爲人知難聚寶。臺從僧去不飛花。江吞蛇尾波濤險。地倭吳頭道路賒。不獨眼前風景異。夕陽烟草遍天涯。樂隆吉詩春中景物尚凄然。小立崇臺古樹邊。潮信不燕城寂寞。山光似與客留連。英雄馬鬣無餘地。氣勢龍蟠得幾年。眼底興亡總閑事。不如有酒醉花前。元陳剛中詩巍臺千仞梵王家。雲淡秦淮月映沙。天雨寶花今不見。空聞人唱後庭花。趙子昂詩雨花臺上看晴空。萬里風烟入望中。人物車書南北混。江山襟帶古今同。昆蟲未

螯霜先實。鳳鳥不鳴江自東。綠髮劉伶緣醉死。往尋荒冢酹西風。丁復詩城郭江山秖舊時。野園村巷總新詩。衣冠昔日繁華地。錦繡春風婀娜枝。慷慨莫謌周室黍。昇平方報漢家芝。願聞聖主賢臣頌。家是王褒賛未綠。國朝貝廷臣詩行行出城南。登高望三山。雉堞壯天居。宮殿若雲浮。星分斗牛野。水合江漢流。蒼然淮上山。聚米當馬頭。氣已無朔漠。入今冠中州。慷慨憶當時。遠近開朱樓。仙人翠羽帳。王母珊瑚鈎。貂蟬藹七貴。車馬從五侯。光輝互照耀。意氣何綢繆。皇威復禹跡。風氣移荒陬。千屯夾虎士。萬斛回龍舟。將軍衛霍功。相國房杜謀。我來覽奇觀。發興屬清秋。已將函谷並。遂與洛陽侔。所悲迫衰謝。蒙氾安可留。目送桃葉遠。水深鳧鴈洲。清談哂諸老。匡時忘遠猷。展窮八極曠。爛此千里遊。高啓詩大江來從萬山中。山勢盡與江流東。鍾山如龍獨西上。欲破巨浪乘長風。江山相雄不相讓。形勢爭誇天下壯。秦皇空此瘞黃金。佳氣葱葱至今王。我懷鬱塞何由開。酒酣走上城南臺。坐覺蒼茫萬古意。遠自荒烟落日之中來。石頭城下濤聲怒。武騎千群誰敢渡。黃旗入洛竟何祥。鐵鎖橫江未爲固。前三國。後六朝。草生宮闕何蕭蕭。英雄乘時務割據。幾度戰血流寒潮。我生幸逢聖人起南國。禍亂初平事休息。從今四海永爲家。不用長江限南北。僧宗泐

文集　雨花臺送客。　梁朝雨花臺。近在城南陌。不見講經人。空林淡秋色。登高俯大江。目送千里客。白鳥下滄波。孤帆遠山碧。宋王淮文集滿江紅。　路遍江南。爭豈爲解衣推食。謾贏得烟波短棹。月樓長笛。看劒功名心已死。積薪涕淚今誰滴。想中原一望一傷情。英雄客。　形勢地。還如昔。談笑裏。封侯覓。豈有於前代。無於今日。龍豹莫藏韜略手。犬羊快掃腥膻跡。看話公事業下臯爐。何勞擲。王雲塡文集沁園春　四十君王。三百載間興亡一家。嘆幕府峯高。生涯社燕。烟脂井暗。富貴飛花。山骨呈蒼。江聲帶恨。磨盡英雄歲月賒。君知否。是枋頭灞上。看數全差。　倚空長劍吁嗟。奈爭戰年來似亂麻。但蒼陵古冢。白楊啼鴂。莊園廢沼。青草鳴蛙。旗蓋東南。風濤天塹。難比興王濟地些。休凝竚。望長安路杳。夕照愁鴉。曰君瑞文集水調歌頭。　涼吹拂衣袂。盼我上高臺。雲簷風棟。牕戶絕纖埃。四遶江山雄麗。萬古盤龍踞虎。壯氣鎖崔嵬。二水中分遠。艇子自歸來。　望白雲迎碧漢。俯長淮。鐸聲到耳。亭亭孤塔現林隈。烟惹宮城深樹。日照酒樓簾幌。物象眼前排。長嘯下梯徑。欲去更裴徊。韓元吉文集水調歌頭。　澤國又秋晚。天際有飛鴻。中原何在。極目千里暮雲重。今古長干橋下。遺恨都隨流水。西去幾時東。斜日動歌管。萸菊舞西風。　江南岸。淮南渡。草連空。石

娥潮落。寂寞炬樹鎖離宮。且斟樽前酒美。莫問樓頭佳氣。往事有無中。却笑東山老。擁鼻與誰同。吳公淵詞滿江紅　秋後鍾山。蒼翠色可供餐食。登臨處。恁枕舊曲。催梅新笛。江近蘋風隨汛落。峯高松露和雲滴。歎頭童齒豁已成翁。猶爲客。　老懷抱非疇昔。歡意思須尋覓。人間世假饒百歲。苦無多日。已設風雲豪志氣。秖思煙水閑蹤蹟。問何年同老。轉溪濱漁釣鄉。吳公潛詞滿江紅　瑪瑙崗頭。右釃酒左持螯食。懷舊處。磨東冶劒。弄青溪笛。望事尚嫌山是障。醉中更捲江無滴。這一椎心事總成灰。蒼波客。　歎俯仰成今昔。愁易攪歡難覓。正平蕪遠樹。落霞殘日。自笑頻相猿鶴怨。相期蚤混漁樵跡。把是非得失。與榮枯。虛空擲。

法華臺

（宋張舜民郴行錄　潭州升中寺。後有法華臺高絕。山頂僧法崇者。昔誦法華經于此。有杉櫝數拳。其大如菌云。陶士衡手植也。）鄭剛中詩　湘西嶽麓法華臺。四十年中又再來。惟石與松如雅故。問僧弁寺已塵埃。區區獨恨恩難報。負負無言志已頹。退宿道林愁不寐。四簷春雨雜驚雷。郭功父詩　南出長沙城。西渡瀟湘水。誰鋪碧鮫綃。迥秀青金底。中分橘直洲。隱若鼇背起。府邑古稱雄。地勢信少比。苟非仁義圖。晴將甲兵洗。晚色烟霧開。人家明鏡裏。斯須捨舟楫。縱步踏蘭芷。遥遥望松門。物象愈奇偉。

枝葉既不繁。霜雪詎能毀。傳云陶將軍。屯營手植此。至今凌雲氣。猶如大君子。纔過清風峽。路轉不容跬。塵寰自此隔。佛界朗瞻路。層梯上重門。繪塑光煒燁。皓鶴去無蹤。寒泉但清泚。遂登法華臺。平日矚千里。迥驚人世界。塹壁徒爲耳。連甍十萬戶。羅列在案几。想當韓杜詩。荊榛悔遺址。不見湘西篇。唯誇道林美。幸同劉子泰。縱視眼不眯。作詩君莫謙。前輩尚可擬。揮筆方爭豪。求心翻自鄙。請看梁上題。半是泉中鬼。白髮纏利名。何由外生死。道師深悟禪。軟語聽疊疊。明驅三乘車。濟我岸超彼。臺名將謂何。此喻有深理。香色存天然。了不染泥滓。救物運真悲。得法終日喜。張栻詩　山間景物轉流年。臺上風光處處傳。放目便應雲夢小。憑欄平挹祝融巔。怎尋故國占天際。誰看孤舟繫岸邊。百感還將山下去。肯同槁木墮深禪。國朝顧祿詩　環山疑化城。維中屹高臺。昔年智誰構。寶座青蓮開。上貯大乘經。諸佛多演說。字字鏤金泥。行行翻貝葉。老僧結趺坐。澹然忘世氣。欲參西來意。終日誦云云。　郡縣志　法華臺。在永新縣北十里。夷陵志　法華臺。在遠安縣廉溪山西六里。寶慶府志　法華臺。在本府邵陽縣城外三里。東山絕頂。下瞰長江。實邵陽之勝槩。兵燹臺廢。止存石壁一座。陳琰詩　流水西來遶亂山。山包曲折幾重灘。烟雲出入復尋易。人世興亡入畫難。南楚歸舟。牽客思。西風脫葉轉秋寒。斗華漸晚。邊城遠。凝望中天更倚欄。

金經臺

（元王逢詩　綠懺白象藏。金書貝多葉。稍披四句偈。已斷七支業。）

翻經臺

（溧陽志　梅福翻經臺。在靈寶觀。按本傳福居家。常以此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或當寓此也。元豐中。封福爲壽春真人。臨川志　謝康樂翻經臺。在郡城寶應寺。宋書云。謝靈運爲臨川內史時。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唐顔魯公集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翻經臺。宋康樂侯謝公。元嘉初於此翻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公諱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秘書郎。公幼穎悟。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以襲祖爵。世人宗之。試稱謝康樂。初爲劉毅衛軍。從事中郎。太子左率。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公素愛好。肆意遨遊。稱疾去職。於始寧縣修營故墅。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因著山居賦。并自注之。與隱士王弘之等遊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一詩至。郡邑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徵爲秘書監。再召不起。太祖使范泰與書敦獎之。乃出就職。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多疾不朝。賜假東歸。免官。與從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道雍。

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時人謂之四友。尋山登賞。常著木屐。上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會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懇。公謂之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應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之。此言後遂表公有異志。公馳出自陳。太祖知見誣。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讖所翻大涅槃經。語小朴質。不甚流靡。品數踈簡。初學者難以措懷。乃與沙門范惠嚴。佳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試行於天下。其餘感神徵應。如高僧傳所說。邈乎階局不跢。棟宇俱無。真鄉叨剌是升。茲用慨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請以佛跡寺僧什喻。仙臺觀道士譚仙岩。同力增修。指其恢復。目是法堂之遺構。充崇先達之高蹤。百里而遙。四山不遍。三休而上。十地方超。經行之業既崇。斗藪之功斯懋。大曆己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于斯文。見咨紀述。俾之君子。其忘增修乎。銘曰。摩訶般若。解脫法身。是則涅槃。衆經中尊。曇無摩允。嚴觀是因。實賴同德。弘茲法輪。謝公發揮。精義入神。理絕史野。文兼郁彬。二無刊削。百代咸遵。遺跡忽睹。高臺峙峋。載懷祖謝。曷踐音塵。真卿慨然。倜故執新。檀那衣鉢。悉力經綸。不日復之。周邦仰仁。緬懷數幕。予亦何人。徒願神交。愧非德隣。刻名金石。永

永不移。唐白居易詩一會靈山猶未散。重翻貝葉有來因。是名精進纔開眼。最王無端石點頭。已結許野曼高臺下。前朝記不誣。金文翻古偈。漢字變胡書。綵綫風飄斷。緗縑火爐餘。破雲開白日。穿水照芙蕖。科斗頻更改。菴園幾遍鋤。真門兼逸韻。兩欲慕相如。宋梅詢詩靈運曾此臺。冥心任幽寂。重譯葉上書。深藏林中跡。遺文傳竹素。野蔓侵苔碧。登覽與未休。蒼山日將夕。謝逸詩吾祖牧臨汝。滯頌清公庭。胥吏退鴈鶩。疎簾掛寒飈。鼓角喚幽夢。草色池塘青。雙旌引五馬。駕言出郊垌。足躡雲端屐。手展貝葉經。稅駕妙高臺。几研陳軒楹。朱墨紛在眼。梵宇森如星。臺傾人已寂。聲名藹餘馨。想公忘言處。角掛山中麝。姚鉉詩康樂悟元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華石。郭功父詩盥手天池水。熏毫海諸香。翻成多少秩。臺石尚輝光。李則範詩五馬穿林詰曲來。崇丘盡處訪遺臺。平看列岫螺千顆。四顧春田酒一盃。偶爾登臨成縹緲。恨無資致可徘徊。古人不作誰由問。細草幽花自在開。趙叔靈詩勝事如飛去不還。無人更立白雲間。西風落盡貝多葉。明月自來天竺山。巖桂影寒泉暗滴。玉爐香滅蘚空斑。孤猿亦有斜陽恨。莫道三聲是等閒。強幾聖詩失道從僧指。窮高聽鳥呼。千山四迴抱。一徑百盤紆。人事空今昔。臺基儼有無。吟邊嵐氣夕。落日伴猿狐。況

遼詩不見康樂初翻經。崇臺百尺但有名。當時妙意遂可想。木葉落盡青山橫。元馮子振詩休休缾鉢倦投林。覺海澄源濯性靈。誰料客兒朝擁屐。能同佛子夜翻經。示菩薩相蓮華碧。問涅槃心柏樹青。若見遠公投淨社。是中纖雜未宜聽。陳椎詩石函朱机曙雲中。雲散臺高萬像空。枝重有時來白鳥。雨殘無處著晴虹。血書貝葉三千碧。秋入羅衣半袂紅。幾度山人同聽法。翠微深處石池龍。盱江志在麻源第三谷。謝靈運翻經之地。豫章志晉隆安四年。刺史胡尚書捨宅建崇勝禪院。於井東北十五里之雙嶺。有謝靈運翻經臺。亦號康樂臺。江寧縣志翻經臺在梓桐山下。基存。

東翻經臺

九域志謝靈運翻經臺在南康東林寺。又云南康軍有翻經東西臺。乃謝靈運翻經之所。南康志在星子縣東南山。有巨石平坦。下臨大江。世傳晉謝靈運翻經臺之所。王大史清隱寺記。所謂其東則謝康樂翻經臺。即此處也。靈運玄之孫也。襲封康樂公。性好山水。幽峻必造。雖巖障數十里。莫不登躡。嘗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今廬山與都昌。並有翻經臺其遺蹟也。元一統志在都昌縣西南七里。東西有翻經臺。石壁精舍舊基。皆謝靈運舊游之所。淵泉日記昔謝靈運與僧同於此翻佛國涅槃經。爲南本三十卷。即南康志所載處

宋李彭詩枉渚映寒林。野航飛鳥急。不見康樂侯。衡門煙際入。

西翻經臺

南康志在星子縣西南七里石壁之右。乃康樂舊遊之地。文選康樂石壁精舍還湖中詩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輝。精舍即翻經臺。

曬經臺

輿地紀勝在湖廣隨州應山縣東南三十里。昔唐三藏取經。到此山曬之。因名。

寫經臺

元一統志在新繁縣。漢末有句居士常于臺上搦筆書空曰。吾爲諸天寫經。後雨。臺上獨不霑濕。有僧過其下曰。此必異人寫經處。空中有寶蓋遮擁。臺側有石若硯。目爲居士硯。荊州志在江陵縣東。舊經云。劉虬繙金剛經於此地。

閱經臺

奉化縣志清涼山石爲夏林山絕頂有黃公閱經臺石址。

看經臺

台州府赤城志太平興國寺。有僧智顗看經臺。

燒經臺

僧殊隱詩漢明帝時。佛法初入東土。摩騰三藏。與道家比法燒經於此臺。因名。摩騰三藏離鄉時。白馬追風入漢畿。驗法燒經臺尚在。夕陽芳草秘玄機。

闕聖臺

河南志漢明帝建白馬寺以處摩騰寺有闕聖臺。二俗云。摩騰與諸善信。較聖義之所。

說法臺

元一統志隋開皇十三年所建。二祖慧可說法於此。今屬

成安縣。成安縣志在縣西南三里。遺址猶存。宋賀九華先生集虎丘生公說法臺。折天一徑入林幽。亂石牙牙蹲虎立。下爲生公夜點首。世間般若自頭頭。

課誦臺

廬陵志寶嚴院在縣西。梁時有僧自虔州湮山來結此菴。唐天寶中僧利涉築課誦臺。聰明泉明皇召至京師。德宗加咸通吉祥院。

生臺

宋黃庭堅豫章集無等院生臺銘。阿利底母衆以血食爲命。探懷取嬰兒。而其父母愁痛如來威名。爲開甘露門。乃敕清淨衆。受食施己分。稱誦五如來。及佛金口敕。粒粒遍十方。施衆生飽滿。彼阿利眷屬。化形來受供。若有彈射者。死墮畜生道。若彼慳貪心。謂少不飽衆。是人違佛敕。死入餓鬼道。司馬球旦泰。母夫人白氏鑿石作生臺。以施無量。故獲福亦無量。

餵生臺

海錄碎事薛逢遊廢寺詩草荒留客院。泥臥餵生臺。

施鳥石臺

唐李頎詩覺公院施鳥石臺。石臺置香飯。齋後施諸禽。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苔痕蒼晚露。盤勢出香林。錫杖或圍繞。吾師一念深。

妙高臺

延平志郡治之北有招衍堂。堂之後臺曰妙高。鎮江志龍遊寺在金山。有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蘇東坡有詩。宋蘇東坡詩我欲乘飛車。東訪赤松子。蓬萊不可

到弱水三萬里。不如金山去清風半帆耳。中有妙高臺。雲峯自孤起。仰觀初無路。誰信平如砥。臺中老比丘。碧眼照窻几。嶙峋玉爲骨。凛凛霜入齒。機鋒不可觸。千偈如翻水。何須尋德雲。即此比丘是。長生未暇學。請學長不死。周衡之詩妙高臺上金爲界。不二門中鐵作關。萬古雲根擎梵刹。六朝山色入僧閑。浮沉世事風濤外。突兀樓臺宇宙間。往古興亡多少恨。夕陽送盡暮春寒。楊誠齋詩金山未到時。羨渠奄有萬里之長江。金山既到了。長江不見。只見千步廊。老夫平生不喜事。點檢風光難可意。老僧覺我見睫眉。引入妙高臺上嬉。不知老僧有妙手。卷舒江山在懷袖。掛上西窻方丈間。長江浮在爐烟端。長江南還千萬山。一時飛入兩眼寒。最愛峯前絕奇處。江心巉然景純墓。僧言道許乃浪傳。龍宮特書珠貝編。初云謝靈運愛山如愛命。掇取天台鴈蕩怪石頭。疊作假山立中流。又云王逸少草聖入神妙。天腸琉璃筆格玉硯屏。仍將大江作闊淞。老夫聞二說。沉吟未能決。長年抵死催上船。徘徊欲去空茫然。周孚詩江雲隱峯巒。海月淨窻几。安得德雲来。與渠同徙倚。南海志妙高臺在南海縣靈洲寶陀寺去城六十里。有寶陀山架亭其上。江水環繞。景趣可人。南宦者必艤舟登覽焉。東坡詩云。靈峯山上寶陀寺。白髮東坡又到来。前世德雲今我是。依稀猶

記妙高臺。石刻猶存。涿郡盧摯代祀南海。回舟次靈洲登妙高臺。讀東坡詩。遂和其韻。老子扁舟日暮廻。眼花不甚見如来。憑誰借取羅浮月。掛向脊江玉鏡臺。曹豐詩靈洲妙高臺。　水心浮石出。洲背湧成山。草木僊家種。樓臺梵氏關。金輪緇衲老。長與白雲閑。隔岸風烟好。終嫌是世間。元黃文獻公集題雪竇妙高臺詩。　偶爲清游宿梵宮。凌晨試上最高峯。水翻雪色寒猶落。雲掩丹光遠更重。舊有一僧能跨虎。近聞三洞盡藏龍。下方車馬應難到。烟際唯聽日暮鍾。

靈應臺

（長安志萬年縣有靈應臺。去縣六十里。近在終南山。）太平廣記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谷中有靈應臺。臺上有塔。衆傳觀世音嘗見身於此。唐白居易詩臨高始見人寰小。對遠方知色界空。回首却歸朝市去。一稊米落大倉中。

無礙臺

（長安志去肇慶府九十里。有無碍臺。）

般若臺

（崧臺志西征記曰。姚興起般若臺。下作須彌山。）四面巖嶺重峰峭崖。神禽怪獸。靡不畢有。僊人佛像。變化萬端。林木嘉草。一代所無也。蘇州志在吳縣西二里。晉穆侯何準捨宅置東北角。有般若橋。時人呼作永明寺橋是也。僊游雜錄唐陳文叔常持金剛經。有銅山縣陳約。爲冥司所追。見地下築臺。問之云。是般若臺。築之待陳文叔涅槃經如来。自金棺湧身而出。座般若臺。宋宋景文公集台州白雲山北淨名庵般若臺記。　建塔廟。散香華。奉經典。攝受妄而爲功德。有爲者爲之。雖然佛滅度二千年。世與法交相喪。濁劫下根。誅爲愚冥。非廣示像法。無以震動而傾駭之。使趨善良。神道化時。巨得而已。沙門長吉。當茲世爲功德者也。初師以釋子之秀。來上都。會釋場高選。義學僧數演祖教。名在籍右。始與龍象爲徒。而覺華餘輝。注射物境。頗作歌詩雜擬。輒自異其宗。因是益爲人聞。我詔賜紫方袍。號梵才大師。勝流欽風。多所延供。久之厭著謝去。復山林之遊。歲在降婁。始還台州。州守悅其風虛淨名庵以舍之。惟師行嚴而身修。寓曠而氣安。能示方便。悅可大衆。居三年道益光明。台人異焉。捐金抵璧。踵往瞻事。四方來者。與秣草俱。乃闢精廬而肆之。刋林衡鏤巖椒。棘如而堂。帽如而庭者。且數百。楚朝熏夜祓。供擬尤具。凡年後作一成臺。寘大般若經六百篇。及刻千劫佛像。彼貨與力。不募自至。弗可貲紀。師復破膚取血。書維摩經。質神爲要。又欲推慧命而廣之。乃謀於公卿大人。於是龍圖閣直學士。南陽葉君倡始顯謀。分繕寶典。凡臺閣方面知名士數十族。叢喜送捨。衆記寫肅。閱三年臺成。納經奉像。處而安之。黑白相趨。距躍圍繞。以爲去聖滋遠。有能驅其說。植德於人。令佛威神巍巍現前。如

親炙面命。不在是經也。司是經讀誦。悟入悟五蘊泯空色。攬萬異爲一眞。其爲福又可稱量邪。僕頃師游。嘉其誓願之就。且枉錫顧我。丐辭以永傳。因宣是義而倡之曰。臺屹而崇。摧我慢而恭兮。經華而精。球我怠而誠兮。像嚴而顯。破吾魔而善兮。報我四恩。常不滅而存兮。師聞之謂余言爲信若其營綜之烈。役施之衆。日月之謹。大槩具之。至夫筆不可文。言不能宣者。僕與師均奇一歎而已。時慶曆二年八月中旬記。至五年臺成刻石。曹勛詩題黃鸞真如山般若臺。　真如山中龍象宅。前三後三率禪客。琛公提唱悟本心。一指不留庭下栢。我来春事梅已玉。仍吸靈泉酌寒碧。會看海印發光時。臺前璧月連天白。

波若臺

（晉書載記姚興既託意於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于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長安志姚泰逍遥園。有波若臺。鳩摩羅什譯經處。

般舟臺

（唐鄭宗元集般舟和尚碣。和尚）即崇嶺作精室。闢林莽劉叢蘂。厥含宏大廓廡脩直。凡南方人願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

香頂臺

（宋劉言史詩往）江中題香頂臺。　岧岧香積凌空翠。天上名花落幽地。老僧相對竟無言。山鳥却呼諸佛字。

天光臺

（楞嚴經忍有見虛遮）

（那踰天光臺。十佛圍繞百億國土及與蓮花俱時出現。）**光明雲臺**（華嚴十地品。於上虛空中成大光明雲網臺。又法花懺儀云。頌此香花遍十方。以為微妙光明臺。）**紫金臺**（淨土懺儀。但惟安養淨業捷直可修。即得阿彌陁佛觀音勢至現在其前。送紫金臺授手接引。）**花成雲臺**（仁王經。爾時十六大國王。復散八萬四千般若波羅密花。於虛空中變成白雲臺。）**乘金臺**（佛祖統紀。覃異法師集衆告曰。吾生淨土時至。當乘金臺隨佛西邁。澡身端坐。結印而逝。）**餧蚊臺**（佛祖統紀。如湛法師平時少睡。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花。袒身施蚊。門人謂師年高。宜息苦行。師曰。羽飛之類。妄值妙乘。所冀啖我血聞我經。以此為緣耳。後人因表其處為餧蚊臺。）**銀臺金臺**（佛祖統紀。仲閔法師順寂之日。集衆升堂。登師子座。趺足而坐。忽見銀臺自西至。師曰。吾平生解第一義。誓取金臺。今乃若此。瞑目而化。）**明鏡當臺**（碧岩錄。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鐵鋸和三臺**（禪林僧寶傳。天寧楷禪師作五偈。述其門風。其四曰鐵鋸和三臺。偈

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場。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大高臺**（西域記。羯朱嗢祇羅國北境伽河不遠。有大高臺。壘甎石而以建焉。）**舞三臺**（五燈會元。因禪師偈云。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汪僧字））**真佛靈臺**（宗鏡錄引懶瓚和尚歌云。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曾受熏練。）**孤燈照夜臺**（大藏一覽。引古德云。一盞孤燈照夜臺。上林別了機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天曉知他來不來。）**昇智慧臺**（正法念處經。智者不放逸。能斷於放逸。則昇智慧臺。得無上安隱。（穩今字））**靈光臺**（古尊宿語錄。龍門遠。題靈光臺壁。政和七年。院成。別於南山下作靈光臺。臺上立雙浮圖。西向見日沒處。是謂歸根收藏之旨也。一窣堵波。以奉前後宗師化盡報體。一窣堵波。用安十方禪僧火後遺骨。是二者。發彰寂滅之道。殊途而同歸。萬靈咸會者也。吾之朽骨亦藏于此。世世宜遵守之。長而且久。與夫虛空齊壽者。斯雙塔之所以建也。其年寒食日。住山清遠。記并述二偈云。吾打欲作真常語。更恐真常暗流注。不如不語人共知。人欲知之又勞慮。崖頭浮圖示其相。臺上野雲飛不住。周遊

獨步或可追。錦繡谷中歸舍去。百體潰散此日言。一物長靈異時語。此日長靈猶可知。異時潰散憑誰舉。可知所以有生滅。解散方能忘取與。光明寂照徧河沙。慎勿於中論爾汝。）**階前下馬臺**（頌古聯珠。懷安軍雲頂山德敷禪師（嗣[illegible]）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請師吞却階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笑翁堪頌。吞却階前下馬臺。這人有口亦難開。戟彩莫椎重拈出。曾是村歌社舞來。）**鷲臺**（元一統志。臺州臺山孤峭特聳。形勢肖西國靈鷲。因呼為鷲臺。）**靈塔臺**（三山志。靈塔臺在侯官縣永寧里。舊記靈塔寺。晉太康三年置。武德二年賜額。）**清源臺**（隋志。漢明帝遣郎中蔡愔秦景使天竺求佛經。得四十二章。因立白馬寺。其經緘于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文苑英華云。南宮畫像。送於清源之臺。）**轉水臺**（莆陽志。在興化縣東北梵率院之西。舊云窮山之顛。有泉源如車輪。在黃茅中。東巖大石。西流永福縣界崖壑中。唐末有陸禪師者。以鄉民苦旱。直至泉所。振杖大喝。石開水轉。而東溉田數百頃。師遂結廬居焉。乾符三年。於石上趺

坐而化。至今旱歲遠近迎水。其應如響。紹興三年。福清縣官以禱而得濟。建為香火祠。私以妙雲大師為號奉之。乾道二年。縣官請於朝。封慈濟大師。）**江家臺**（臨安志。杭州府沂靖惠王府東有僧院。地勢隆特。名江家臺。經始於淳祐甲辰。越己酉歲慶成。）**高四土臺**（太平廣記。唐宣律師在淨業寺修道。宣師以感通記問天人云。今西京城西高四土臺。俗諺云。是蒼頡造書臺。如何。云。隸書字。古時已有。答云。蒼頡於此臺上。增土造臺。觀鳥跡者。非無其事。且蒼頡傳此土。罕知其源。或云黃帝之臣。或云古帝王也。鳥跡之書。時變一途。今所絕有無益之言。不勞述也。又有天人姓陸。名玄暢。來謁律師云。弟子是周穆王時生在初天。本是迦葉佛時天。為通化故。周時暫現。所問高四土臺者。其本迦葉佛於此第三會說法度人。至穆王時。文殊目連化穆王從之。即列子所謂化人者是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穢污此像。護神瞋令公染疾。公又夢遊上帝。極被責謫。覺問侍臣由余。由余答云。臣聞周穆王時有化人來此土。云是佛神。穆王信之。於終南山造中天臺。高千餘尺。基址見存。又於蒼頡臺神廟名三會道場。公今所患。殆非

（佛為之耶。公聞大怖。語。田余曰。吾近獲一石人。衣冠非今所製。棄之馬坊。得非此是佛神耶。田余聞往視之。曰。此真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遂放光。公欲造佛像。無工人。又問田余曰。昔穆王造寺之側。應有工匠。遂於高四臺南村內。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於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今年老無力。不能作。所住村北有兄弟四人。曾為諸匠執作。請追共造。依言作之。成一銅像。公大悅。賞之。彼人得財。造功德於土臺上。造重閣高三百尺。時人號之高四臺。或曰高四樓。其人姓高。大者名四。或言兄弟四人。同立故也。或取大兄名以目之。故有高四之名。）

清涼寺臺（建康志宋劉龍洲詩。江南江北許多山。到處登臨得凭欄。老木換丹霜有信。怒濤拍岸水生寒。僊遊半世烏三匝。往事千年指一彈。落日正西催上馬。依依回首望長安。）

搆象臺（梁江文通集搆象臺賦。曰上妙兮道之精。道之精兮俗為名。名可宗兮聖風立。立聖風兮茲教生。鶩經記兮寄圖刹。畫影象兮在丹青。起淨法兮出西海。派梵音兮至南溟。網紫宙兮洽萬品。冠璇寓兮濟群生。余汨阻兮主南國。迹已徂兮心未扃。立孤臺兮山岫。架半空兮江汀。累青杉於澗搆。積紅石於林欞。雲八重兮七色。山十影兮九形。金燈兮江籬。環軒兮匝廻。相思兮豫章。戴雪兮抱霜。栽異木而同秀。鍾雜草而一香。苔蘚生兮封石居。蓮花舒兮繡池渠。伊日月之寂寂。無人音兮與馬迹。凝禪情於雲逕。守息心於端石。永結意於鷲山。長憔悴而不惜。）

宴坐臺（宋黃庶詩。老僧坐見萬物空。往往終日居此臺。破衣兀坐若枯木。山鳥不怕行每苔。）

化人臺（宋易士達詩。富貴功名一窖塵。白頭人送黑頭人。若教總識玄玄理。劫火何曾焚法身。）

三清臺（五代史閩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為天師。而妖人林興以巫見幸。事無大小。興輒以寶皇語命之而後行。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作樂于臺下。晝夜聲不絕。云如此可求大還丹。）

三姑臺（唐顧況詩。尋桃花嶺潘三姑臺。　桃花嶺下覺天低。人上青山馬隔溪。行到仙姑學仙處。還如劉阮二郎迷。）

三玄臺（三元玉檢三玄臺。玉檢紫文。九天真書在其內。）

八僊臺（吉安府永新志八仙臺。在永新縣勝鄉玉笥里。鳳陽府圖志八仙臺。在盱眙縣。東三里有八仙座石。故名下有神仙洗腸池。景定志八仙臺。在宋行宮御苑東北。相臺志八仙臺在白龍堂東。七賢八僊。皆古傳其名。云有隱士神仙之流。嘗會於此。其事未詳。）

九僊臺（輿地紀勝九僊臺。在臨江府玉笥山上。澤州陵川縣志九仙臺。在縣南六十里古賢莊。週圍相距三里。高千仞。三面泉流。古老相傳。九仙曾會於此。因名。）

九天闕臺（洞真玄經九天闕臺。上有上皇太真。高帝玉名。又後聖真人。簿籙太虛玉宸監典之。）

玉清臺（大洞王經訣太帝所處有玉清臺。又有散花臺。）

散花臺（見上）

玉真臺（安仁縣志在縣。後唐鄉真君嘗欲建基其上。至今石壁上題墨猶存。宋趙彥端詩。春色無窮巷。農鄉有太和。病嗟聞道晚。貧喜得閑多。草徑供徐步。鄰花獲屢過。層臺宜杭樹。誰與買烟波。）

太真臺（導引三光經王真人在太真臺中。）

真武臺（信陽志在州西北隅高三丈餘。舊有真武廟。今臺存。）

叢霄臺（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昔先師元始天王。時及閒居。登於叢霄之臺。）

僊臺（元一統志在赤水廢縣北五里。蘇瑕撰馮蓋羅記云。有山曰龍。多仙臺。腹有穴僅容一人。進登而出于冢。石負土草木生焉。相傳有馮蓋羅者。煉丹其上。晉永嘉三年。七月十五日。舉家七十人僊去。潼川志僊臺在州南保和觀西。即保和真人登仙之地。近別增築。云。宋李孝光集余客崇壽。日暮少揖華齋。望見東崦中有層巘。因問何民所栖。貞居云。任玉女之祠也。玉女父敦。居此仙去。玉女亦仙。觀即敦故宅也。祠玉女仙去之地。明日因從貞居策杖上觀。所謂玉女祠。石巖所栖。是名仙臺。盦既歸。爲賦道上所見東崦有仙臺。仰見地勢陽。冬日轉清霽。過午得散策。山花亦邐迤。山鳥鳴格磔。獨行大樹下。其石蓋玉脉。路經福鄉井。帝子所栖息。會意一莞爾。吾道本褊迫。阮生竟何物。但作眼青白。何如張山人。致此捫蝨客。元劉因詩碣石秋海際。西南奄全燕。中有學仙臺。燕平欲升天。燕平骨已朽。遺臺猶相傳。雖復生青松。歲久摧爲烟。極目望海波。不見三山巔。三山巨鰲戴。山人蟣蝨然。使無不足論。信有亦可憐。大塊如洪鑪。金石能久堅。天地會有盡。何物爲神仙。空山無笙鶴。落日下飢鳶。今古非一臺。浩嘆秋風前。）

僊人臺（元一統志在臨穎縣界內。僊人楊子山書居此。宣城志在正山上有仙人臺。仙人園舊有石刻。漫不可辯。有龍祠禱雨輒應。涇川志仙人臺。在湧溪石網坑溪流環繞。有一孤峯特立。崖石嶮峻。於絕頂）

上有石臺。父老相傳云。昔葛僊翁鍊丹於此。然人之跡所不能及。故其遺跡莫詳焉。臨安志仙人臺。一在錢塘縣北四十五里天目山雲封庵北一在縣西岸亭山。跨虛亭下數步。二在縣西七里山。有石壇。古傳徐伍二仙脩真之地。上極平曠。三在縣東二十五里。落雲山之巔。四面壁峙。上有石碁盤。枰路如新。下有石室。廣十餘丈。石室之前。列石屏風。高數十仞。一在錢塘縣北烏省溪。去縣三十五里。上元縣志仙人臺在慕府山西。有石碁盤。說者云有仙人對奕於此。故徐君平慕府山詩云。仙去碁枰草。白鷺是也。宮苑記云。閶風亭。甘露亭。瑤臺。皆在覆舟山上。永豐縣志縣南二十里。有聖嶺。高十餘里。相傳五季間。夜有神人數十。震動其上。及旦視之。忽有土城周圍數里。因以得名。前有峻峯。名仙人臺。（大平寰宇記）在膠水縣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下。列仙傳膠東公沙宿飲白鶴泉得仙。常遊石臺之上。即此也。其臺四絕。今不可登陟。郡縣志仙人臺在蘄州北大浮山之巔。舊傳四人於此登仙。河南志仙人臺在王屋縣東四十里。大行山西。俗說王子晉於此昇仙。亦謂之控鶴臺。昌黎縣志仙人臺在城北一十里。其山最高。上平如臺。有刻仙人像。及石碁盤存。

吳僊臺 南康志星子縣西北一里。有吳仙臺。乃吳真君磨劍之所。

曾仙臺 舂陵圖經在定遠縣何侯宅之西。武德後皆以曾女仙。故名曾女觀。又曰曾仙臺。

皇僊臺 南康志臺在南巖嶺之顛。高三十餘丈。（祥符經已有臺名。）昔皇南道人登此仙去。故為名。嘗立亭榭。望極四境。陳魏公先禱于山。乃夢神來謁。人以為即皇仙也。

東華僊臺 上清洞真玉經太上八景章。皆刻於東華仙臺。不宜於世也。

黃真人臺 元一統志在分宜縣南五十里。嶺有巨石坦平。世傳黃真人煉丹之地。舊有廟。今廢。

羽人臺 元舒岳祥詩夜靜秋清月朗天。時時霜鶴唳芝田。築臺正與仙人約。少駐人間五百年。

僊女臺 元一統志在永興縣北三十里西門山中有高臺。其平如掌。世傳昔有三小鬟至此問津。望其臺而入。竟不復見。二在梓潼縣東九里紫翁山北。舊經云昔後蜀李特公主。每夏泛龍舟登仙女臺遊戲。一云避暑臺。宜春志仙女臺在城內東南隅。與宜春臺相望。輿地紀勝仙女臺在鬱林州南流縣。一在郴州永興縣之西門山。鳳陽志仙女臺。一在疊玉峯。一在霍丘縣南一百六十里。汾陽州志仙女臺在州之西四十里。地名范滙市。與石湖畔。列仙傳云。江妃二女。皆麗服華粧。佩兩明珠。大如鷄卵。遊於

江漢之湄。逢鄭交甫。悅之。不知其神。遂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珠與交甫去數十步。女忽不見。佩亦失之。[illegible]縣志仙女臺在分宜縣南五里。有二峯。世傳有牧羊者登山。遇兩仙童對奕。語之曰。此上界也。子下界人。何為至此。今其村名下界。唐（皎然）詩寂寂舊來田。何時女得仙。應無雞犬在。空有子孫傳。古木花猶發。荒臺路不遷。暮飛雲一片。疑是欲歸年。宋李俊民鶴鳴亭諸友聯句。上清真女玉童顏。（壽汝）石坐苔低自古斑。（王禹偁）雲雨今歸何處去。（實甫）受人祭享占人山。（非長）

避暑臺 見上

玉女臺 大平寰宇記在登封縣東四十五里。嵩山記云。北有玉女三臺。山昔漢武帝東遊。過此見山有學仙女。帝往觀之。遂號為玉女三臺。與嵩高連亘也。（嵩高山記）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三仙玉女。因以名臺。輿地紀勝玉女臺在大劍山絕頂。上皆峭壁萬仞。下瞰古道。行人如蟻。世傳玉女於此煉丹。輕舉臺上。圓圍數丈。草不滋生。又有小石刻云。玉女煉丹之所。方輿勝覽玉女臺在林慮縣。高九百尺。唐沈佺期詩岳館孤峯玉女臺。

文女臺 南康志文女真人名慧通。東晉時學道于黃龍山。一里仙去。今山腰有石臺。乃真人飛昇之處。號文女臺。

僊姑臺 輿地紀勝在吉安府永豐縣嶠泉。

雲僊臺 瑞陽志在上高縣西七十里之箬坑。舊祇陁近地有雲仙臺。俗傳其上。常有風雲相吹噓。如聞仙樂聲。以故得名。今為棲真院。元迺易之詩臺殿青冥外。團團海月凉。簾櫳聞鳳管。衆竅奏霓裳。銅爵晨霞暖。金盤夕露瀼。仙人不復返。愁殺海生桑。

蛻僊臺 元一統志在英德郡東十五里碧落洞。石壁峻絕。中有人蛻骨。皆勾連。宋崇寧間廣帥王渙之北歸。躋攀觀焉。目為蛻仙臺。好事者因鑿石函貯之。余靖詩云。幽鳥前賢恨到難。泉聲清淺出巖間。驅馳宦路重來此。塵世難逢持地閒。韶州府英德縣湞陽志碧落洞在英德縣城南五十里。有石室深邃。懸石如霓旌羽蓋狀。一間中流。昔有蛻骨皆勾留。號為蛻仙臺。石壁多有名賢鐫題。

飛僊臺 相臺志在相州府解敵功堂東北。元祐中建。今構兩層觀音殿於其上。臺北十餘步踰巷。後圃內。有故休逸臺少北。南山亭故基。金節度使耶律懋戢建養素樓于其上。今廢。

列僊臺 北道刊誤志東京開封府。開封縣蒼垣城有蒼頡臺。列仙臺。

昇仙臺 陝西志昇仙臺在秦州西南一十五里。（大中祥符記）在寧化縣西四十里。亦名香爐山。舊傳隋義寧間有劉熊二道士脩煉其間。白日飛昇。居人為

朔昇仙臺。刻二像于石壁。祈禱感驗。今臺廢而像存。一在嶺南林州宣和間有道士號竹馬先生。土人傳云。至金初騰空而去。（松江府上海縣志）昇仙臺。在隆福寺前。遺址尚存。按舊誌引續仙傳云。王可交初居松江南。後入四明山。不復出。初無上昇之事。或傳為王淡交。不事繩檢。能為詩。語多滑稽似傲世者。非可交也。然龍江感行詩石刻云。上有王可交昇仙壇。則或者之說。有未然也。今其臺巍然。老樹叢雜。弔古請龍者。必為遊觀焉。元一統志。去泰州西南七里。在大胥觀。老子于此昇仙。故有此臺。元豐中蔣之奇題詩云。王臺尤在碧山層。想像真仙為勉登。況是仙風久傾挹。何當騎鹿共飛昇。

登僊臺（戴延之西征記。嵩。中嶽也。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七十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

元一統志。登仙臺。在鬱林縣北。山路旁。接仙女嶺山上。或聞宴鼓之聲。則歲豐人安。聞戰鼓之聲。則兵戈。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四

七皆

臺

披僊臺（金華志。臺在子城上。金華樓之內。前按金華山。欲以披揖二仙。故名。）**思僊臺**（洛陽志。關令君喜每日誦道德經。遂築思仙臺望老子。（詳見氣臺下。）太平廣記。淮南王安立思仙臺。又云。漢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皓白。門吏以白王。王聞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臺。）**祈僊臺**（三秦記。坊州橋山有漢武帝祈仙臺。高百尺。李欽止題詩云。四方禍結與兵連。海內空虛在末年。謾築此臺高百尺。不知何處有神仙。）**聚僊臺**（元遺山詩聚仙臺夜飲。永夜留歡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仙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座中人。）**集僊臺**（河南志。在登封縣北八里。一在興唐觀東五里。元一統志。集仙臺。在廣德路祠山之絕頂。乃張王興跡之地。宋天聖中。郡守梅詢所建。後有王渙來守廣德。詢有詩送之曰。我有集仙經。始在

勞君一到為重脩。宋張鎡詩。地荒無處可追遊。賴有茲山景頗幽。遠水一隅橫雪練。喬松千丈舞雲虯。飄飄霞想生乘鶴。膠擾塵心老更休。不向是中觀月去。城中那可度中秋。孫覺詩。海風吹清秋。林葉颯已落。山巔出高臺。隱隱在寥廓。賓從果幽期。層軒瞰郊郭。鳴鶴應崖谷。籃輿轉林薄。茲地已荒涼。茲人故寂寞。文識都木磨。山川恍如昨。畫屏見群峯。濃淡正參錯。烟雲下卷舒。欵若峯翠幙。蓮開碧扶踈。眉脩清綽約。長松不知年。拔起立旁礴。群龍上空虛。奮怒爭拏攫。叢篁與延蔓。斤斧聊跡削。深或縈蟲蛇。暮唯棲鳥雀。兩楠最瀟灑。前軒宜所託。枝幹晚青青。幾冒風霜惡。更憐山下人。備得山中樂。種田灌山谿。却老斸山藥。榮身祇偶然。人生似蒲博。蹉跎繆軒冕。志尚本丘壑。欲學山前翁。收身及耕鑿。）**僊遊臺**（輿地紀勝。在潮州治。）**僊侶臺**（黃州府志。在黃州府黃陂縣治北。後山崛然隆起。綠水環遶。茂林脩竹。蔚然森秀。世傳舊有仙人至此。因以得名。）**僊跡臺**（南安志。在大庾縣去縣一里。明教寺內。有一大石。上有巨手跡。掌指皆具。故名之曰仙跡臺。）**上昇臺**（安福縣志。黃仁覽為青州從事。娶旌陽令許遜女。從遜學道術。居清化鄉洞陽山。後全家上昇。山有上昇臺。）

飛昇臺（元一統志臺在買溪縣南二里）候神臺（三輔黃圖通天臺亦曰候神臺注見通天臺下）誓鬼臺（元一統志在雁州丈人峯下舊有龍穴出水暴害禾稼天師以臺於其上以鎮之開元四刺史楊勵本刻一面為玄宗真容二面為佛一面為天師像）崇霞臺（元耶律鑄詞鵲橋仙崇霞臺外明霞館裏著處蟠桃栽遍花開動是一千年知閬了春風幾面丁寧休把玉鸞金鳳也比雲間雖大且傾霞液莫留殘恨說道蓬萊路遠）縉雲臺（陳恒定仙都志在仙都山前劉澄山水記云縉雲臺黃帝煉丹之所）蔭雲臺（導引三光經道仙真人在何童天華林蔭雲臺中）雲秀臺（肇慶府圖經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二十日州西北天慶觀聖祖殿有慶雲見築雲秀臺府志雲秀臺在高要西北八里祥符間五色雲現於臺峯之上郡守范雍建）陽無臺（導引三光經九變真人在玉完天誥陽無臺中）初陽臺（杭州府志王清宮在錢唐門外葛嶺宋紹定元年道士諸葛得一主之理宗書玉清之宮四字以賜葛洪嘗鍊丹于此山頂有初陽臺宋堵簡詩峩峩古仙臺飛陛如雲齋傾崖罕履陟務蔓難遍捫夜半海曙開曈曨爛朝敞璇題排翠巘五采動檻軒葛翁天為徒宴坐習服吞駕鴻凌霄漢結構今猶存外史赤松裔玄契昔所敦研精老氏學析理闡輿言仲秋氣清淨露下草木繁終當從君隱於此鍊營魂咲視一杯水嚼藥弄潺湲元曾光詩季月際秋令湖山徹蒸埃幽期偶君子佳處窮縈廻言尋張外史去上初陽臺清都海雲表積石瓊林隈躋攀梯磴滑結構崖广椎粉壁亂題字丹爐猷伏炁瑤泉激碧井寶瑟生青苔仙翁陶貞白傲世與時乖齋居創老學靜見開闢來太虛玩物變萬象方悠哉徒驚雨景駛不見東逝回紫書如可授攜手駕蓬萊任士林詩人生塵埃中白日送昏曉不上初陽臺百年空自老初光散瑤天寶氣橫碧草想當丹成時飇車謁黃道丁公骨已寒壬女跡亦稀獨有山下泉清甘散群槁秋風灑銅盤夜月照吳沼陂竹不歸來浩歌林影悄甘立詩葛洪鍊丹處乃在初陽臺喬林停玄雲絕磴緣蒼苔不知幾百載結構猶崔嵬仰攀接飛鳥俯視凌紛埃東望不盈咫金鼇負蓬萊午夜海色動翕赩朝暾開照見扶桑枝火齊生瓊瑰紫光發窓戶五采流尊罍北斗挂屋角高居軼其魁旋聞九轉成飛去竟莫廻欣當宿雨霽登覽何悠哉言歸想琳館凉飇應時來外史仙之徒鶴髮頽如孩逍遙從兩童羽服長造憩執手論玄契脫略無嫌猜值茲休明期全化被九垓茫茫大塊中韜觀良可哀終當肆心意與子同徘徊張翥詩樹入高臺石路斜傳聞絕頂鍊丹砂樵人不識冬來雪道士嘗飧夜半霞鬱鬱磵松含晚翠娟娟霜葉學春華誰能飛鶴千峯外同看扶桑涌日車徐義夫詩守藥胎僊去不來空畱山頂煉丹臺明蘚烱烱初陽在知隔人間幾劫灰馮子振詩僊人手種玉芙蓉十二樓欄矗閬風千歲金蟬辭壞殼幾時瑤鶴降層空初陽臺上飧朝赤斜日山前褪夕紅長短百年休計較葛翁此事却輪儂太一當年玉字殘梅花留得鶴三間池鄰瓊島祥鸞翥天浸錢湖浴鷺閑秋澹略教雲結社夜深却倩月為關若無韻勝如和靖何處崔嵬不是山）昭臺（元張雨岩集白馬真人瑞像贊昔乘青牛車乃傳經於度關之初今騎白馬像復授經於昭臺之上既變化之不常奚飛勝之可量）讌臺（元耶律鑄詩萬象森羅動翠華謫仙名擅地仙家忽疑羽化隨青鳥空記嵩呼隔彩霞休計露槃承玉屑柱微雲液就丹砂兩龍勝迹空流水流盡臨風野蕎花）授經臺（元一統志列仙傳尹喜見老子受之五千言喜退而書之名曰道德經後在此臺授經之實證也蘇軾嘗游有詩曰此臺一覽秦川水不待傳經意已空軾詩意以謂登此臺之高曠自可以如觀劍而通草拈之神在海山而得揮琴之妙豈有文字相傳哉故曰不待傳經意已空蘇軾詩自注云臺乃終南山之一峯耳非復有築處）傳經臺（宋蘇穎濱詩輪扁不能令子巧老明雖智若為傳遺經尚在臺如故弟子今無似喜賢）說經臺（陝西志老子說經臺在西安府盩厔縣南三十里臺北三里即樓觀乃尹喜故宅因傳經後結草為樓因名之有碑新說老子說經臺在樓觀南三里樓觀內傳云說經臺又曰昇天臺老君傳道既畢於宅南小阜上乘雲駕景昇入太微華陽子錄記秦始皇好神仙於此建老子廟晉惠帝元康五年重修蒔木萬株南北連亘七里給戶三百供灑掃隋文帝開皇元年復修金末荒廢大元至元中增脩樓殿建碑倍加疇昔僧殊隱詩終南多勝槩占斷老君先山月入清淨松風出妙玄青牛蹄倦日白鹿角摩天坐看經臺上浮雲長自然元寓齋詩說經人去已千年木杪還臺尚巋然寰海至今傳妙旨猶龍無復見真仙風號地籟笙竽合日照山花錦綉鮮須信谷神元不死晚來幽鳥替談玄）昇天臺（見上）請經臺（元一統志在湖廣江陵縣龍山今屬野人泉乃老君

下降。號錫則于。函陽王說經之地。舊有祠。**望氣臺**洛陽志在靈寶南一十里。昔周老子欲出函關。是時尹喜爲關令。因見祥雲東來。駕青牛車。尹喜遂見老子。跪禮口傳教于尹喜。老子出關西過流沙。尹喜每日誦道德經。遂築思仙臺望老子。祥雲紫氣。號曰望氣臺。

二僊碁臺武陵圖經志在桃源縣。縣蘿山頂。鄭郭僊跡也。**着碁臺**元一統志在澶川路葛仙山晁公遡詩云。昔日句漏令。着書內外篇。能知局幾道。此自有臞仙。在空同山兩峰之間。有巨石橫亘。名仙人石。橋峰頂有石碁盤紋。俗呼爲仙人看碁臺。游師雄有詩云。石橋跨兩岫。野叟嘗遠蹠。旁有枰碁處。云是仙人奕。**步虛臺**元一統志在順慶路金泉山。鄭芳庭詩云。平生酷信退之詩。謝女仙蹤頗自疑。不到步虛臺下看。環臺珽佩有誰知。今發。求孫僅詩。抱懷寧獨固難窮。自與山林逸興同。白馬豈能分辨客。青牛還會識仙翁。疑神宅古河聲裏。望氣臺荒野色中。試上高原長一嘯。斷蓬衰草捲秋風。**昭真臺**句容志乾道建康志。道士張元之築臺以居。名昭真臺。句曲山記曰。靈寶院是也。真誥云。散尋真跡。多云封還昭真臺。蓋陶居宗脩楊許三真經堂也。今按真誥曰。

隱居所立昭靈臺前。欲立小石碣于。則是昭真臺。本名昭靈臺也。茅山志昭真臺。蓋隱居宗脩楊許三真上法。此爲藏經之室。山中久經盜敓云。寶書真蹟散逸無餘。雖有志學之士。何由復見真人手澤。至此慨歎而已。**昭靈臺**見上**尋真臺**漢武帝內傳。帝起尋真臺。齋至七月七日。夜半西南如白雲起。有頃西王母降。劉向列仙傳。漢武帝登尋真之臺。齋戒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定學道溝錄本行經曰。有尋真之臺。**棲真臺**荊州府志在枝江縣治東四十五里。宋陳希夷嘗煉丹于此。基址尚存。**含真臺**類說。處女得道者居含真臺。童男得道者居蕭臺。**明真臺**太洞玉經。九天之上。有明真臺。**朝真臺**宋馮山詩。聳秀山崗合。回環斗柄臨。焚香無俗慮。一息見天心。**朝元臺**相臺志。臺在林慮縣道之北。一峯聳起。出於諸峯。峯頂平若臺然。故名。**散華臺**茅君內傳。玉清天中。有散華臺。是四斗十七晨道君之所謂者也。**降靈臺**洞冥記。吊影山有降靈臺。**降生臺**唐高玄藝集。侯真人降生臺記。大唐大中五年。五月二十日。河南府永樂縣中條山陽道靜院。有道士姓侯。名道華。脩道昇仙時。年二十四芮城人也。真人生而如愚。默悟真道。是非泯絕。嘯傲雲水。初常爲人之服師事道靜院主周悟仙。以其器貌鈍儒。遇之以施力之儔。常役之以樵耕勞之以樵採。悟仙弟子十餘輩共輕而賤之。真人內自敏晦。外貌怡然口亦咄咄而吟。言道也者不可離也。尺鷃安知一舉九萬乎。悟仙聞而奇之。又役之冠隊。雖服道衣。執勞無替。師役之暇。則採藥草。鍊五粒松脂子又根葉。或湯而飲之。或乞而衣之。莫識其術。一旦暴疾如中惡。毒久而乃活。因而不食鹽米之氣。好作歌詩。獨吟朗詠。人或覺其聲音清暢。亦或觀其鬢髮清光。肌骨洞徹。真人嘗省兄歸芮之故里。經進士璀瑆墅居書齋之壁。有一芝草。真人看而笑指一芝曰。嘗於五老峯側。得而食之。其年夏之清日。有一羽客并一童子從忽至廬中。真人異而禮敬。及坐曰。吾居且非遙。聞君至道。故相訪耳。君道已成。仙籍有名。其期不遠。天人來迎。言訖而去。真人送行北昇山坂數里。仍令侯君改姓與名。爲李內芝。名繫上清宮。善進院真人嘗爲尊敬之。前林松暗臂三光。耀蔽啓其師請別去。繫枝松百株皆真人手植而高聳。忽有范陽盧頡自蒲罷幕。寄居永樂。閑遊道靜。問詰別松枝者誰。曰道華。盧君詬責。欲請邑宰治之。真人曰。行非宿訣

乎。乃詣道士姚黃中請筮。及卦成。姚曰。兆之無悋。有喜自天。卜何也。真人笑而不答。姚乃飲以卮酒而歸。及中途遇一老人。衣破弊。與之俱行。忽覺喉中塞而且痒。老人曰。開口。乃折棗樹枝。攪其喉。遂吐出蟲。約有三千頭黑身白。長寸餘。行數里。喉又痒。老人方欬。口掬澗流而漱。復出蟲三升狀若前者。逡巡失其老人。是夜歸院。乘其師令山下刈麥三十畝。不終日而擔負積院。路有山櫻桃。食之。曰。此後永不再食也。是夜因院道流但見水谷以爲收麥。因熱夜之。及半。烈風雷雨。折樹飄人。及曉道華之戶尚閉累開而覓之。不知所從。房中唯有燒丈書之爐。其尊毀兩有一喬松六丈下鋪一席。上有香爐。煙火未絕。及並折數樊。獲在地。其冠帔繫結松梢不可得而取之。房中鏡子帶上有詩曰。鍊得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盜喫卻令夜碧空飛。慙愧深珍重。珍重鄧尊師。（師與司馬山人煉得大丹。封在事鼓內。求服而謝。）多時煉得藥。留著待閑芝。吾師知此術。速煉莫爲遲。三清虛心待大羅的有期。於是具聞廉察。廉察上奏。于時宮史士庶。瞻禮稱歎焚香供養。日有千衆。歲餘不絕。玄藝牢閉芝日備聞斯實。欲旌顯之事力未久。忌命除替。固遺恨也。累有河東薛公詢牛刀割雞利刃多暇。有惡必懲。聞善必舉。乃於縣西北約二里。古道之右。即真人降生之地。築臺列

石永傳不朽。薛珣後記蔡嘗作尉句服。聞侯真人升仙之說。而未熟其事。洎辛巳歲。宰于斯邑。與渤海高公爲交代。方覩其文。及詰諸耆耋。皆與前聞符驗。噫。神仙之術。雖賢哲猶疑。而道華登高松。躡雲路。蟬衣松杪。鍾香尚煙。杳然昇天。孰能致詰。高公博學好古。欲旌其跡。俾蹈道之士。勵志精勤。故授受於予。克成其事。豈子晉吹笙來緱山。令威化鶴戀華表。獨留名於前代。而不變還故鄉。是刻石舊居。以期於絳節。

光相臺（元一統志臺在南充縣。青居山有仙人洞。）**玄靈臺**（洞真玄經玄靈臺。五老寶經。及玄母八門。金臺玄丹。三真洞元之經藏其中。）**太玄靈臺**（大洞雌一篇。目大洞真經在九天之上大有宮。太玄靈臺。五寶經。靈寶紫文。秘在九天之上太玄靈臺。）**衆妙臺**（台州府赤城志天台縣桐柏崇道觀有衆妙臺。宋洪适詩衆妙臺。臺有八稜柱。司馬子微朱篆書三）體道德經。白雲仙蹟紀琅函。三體丹書寶翠嵐。欲問在塗今捷徑。不須高價倩終南。**牧德臺**（羅泌路史高辛紀。帝嚳守高陽）之道。而不務乎其前。任智守數。以道其常。周聽廣真以輔其明。於是致學栢昭而師于赤松。舟人授書于鍾山。而拜師于牧德。註記言帝俈拜師牧

德。授四極明科。謂九天真王於牧德之臺。授嚳以靈寶。內文帝以道治世。逡秘之鍾山。而大霄琅書。謂靈寶秘文。內符九天真王等。以授帝嚳。藏之鍾山。北阿銅經。則言王子指鍾山授九化十變之書。隱遁日月。游行星辰。其言難考。李膺紀青城。有天皇受帝俈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今在。

洞臺（太平廣記大仙謂王妙想曰。此山九峯者。皆有宮室。命其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崕嵌谷。）**西玄洞臺**（金書玉字上經。西玄洞臺有金書洞房經。隱文。西女山下洞臺中。有贊偈結隣經也。王屋山清虛。中亦有此經也。而不備。惟太上女宮高上臺。及遂來南北室。金柱玉壁。則此並備。）**高上臺**（見上）**滄浪臺**（茅君內傳辰中真人帶延生符於滄浪之臺。）**方丈臺**（姬侍類偶真誥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聞吁一侍女名隱暉。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金臺**（關令尹內傳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晝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林。幽冥錄海中有金臺。臺內有金几。金根經八關天人散香其間

闕上有金臺九層。臺上玉晨鎮君所遊居也。飛空明經岷嵋山金臺之室。飛空明經秘其上。**銀臺**（西漢溥閒張衡傳聘王母於銀臺。因名王母銀臺。注云。銀臺仙人所居也。）**玉臺**（漢僞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西京賦西有玉臺。聯以昆德。注臺殿名。漢書天馬歌游閶闔觀玉臺。注上帝所居。鄧德明南康記曰。雩都君山上有玉臺。方廣數丈。周迴盡是白石柱。自然石覆如屋形也。四面多松杉。遥眺峨峨。彷像羽人之館。風雨之後。景氣明淨。頗聞山上有鼓吹之聲。山都木客爲催唱之節。）**玉映臺**（太平廣記晝律曰。靈華上宮夫人主領數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三層玉臺**（洞玄經三層玉臺在九天闕之上。臺上有太清寶經三百卷。）**白玉龜臺**（集仙傳茅君盈。字叔申。嘗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長生之道。得玉佩金璫二景纏練之道。真誥白玉龜臺。九靈太真元君封此。）**璿臺**（台州府赤城志玉京洞有璿臺。）**瑶臺**（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群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以爲臺基。玉訣經太

玄上宮大素真人常以春分之日。會諸仙官於崑崙瑶臺。校定靈寶真經。太洞玉京諸西田之瑶臺太帝所處。洞玄經瑤臺者高上帝藏金字羽章方神隱音在其內。）**西瑶上臺**（真誥玄圖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真秘文。盡在其內。）**瓊臺**（天台志在桐栢西畔。兩山夾澗中。一山屹然特起。上平如臺。所產石皆色白。因名瓊臺。半山有石崖。靈嵌可容一人坐。舊傳葛仙翁於此修煉。見有倚背盤膝之跡。其側有石壁危立。唐柳泌鏡詩於上云。崖石盤空大路回。白雲行盡到瓊臺等句。遇晴日望之渺茫可見。今莓苔翳焉。宋趙抃詩台嶺周回八百里。瓊臺中立許誰登。宵分疑有群仙集。月白風清最上層。元楊鐵崖集瓊臺之山四萬八千丈。上有瓊臺十二高崚嶒。草有三秀之英可藥疾。樹有千歲之實能長生。神人白面長眉青。玉笙吹春雙鳳鳴。曉然見我驚呼名。授我以靈虛之贊。和飛瓊約我一夢。玉杵重見西熊盈。剛風吹墮白雲精。一念老作河姑星。赤城老人在何處。何以遺我九節藤。往到瓊臺十二層。）**太空瓊臺**（劉向列仙傳太空瓊臺。太平道君處也。）**瓊瑤臺**（元一統志福州城六十里。清涼院有瓊瑤臺。）**瓊林臺**（元陳旅安雅堂集瓊林臺

記　昔余聞薛君玄卿。有志操。能文章。常游湖碭間。俠羨門安期生之徒。天子聞其賢。侍祠竹宮。日與名卿才大夫。周旋而歌詩以頌禧事。既而掾樂江南諸名山。人莫得其所存。余在京師時。或言龍虎山中有曰上清外史者其人也。元統元年。玄卿忽遣弟子持書來曰。求我於瓊林臺。明年余南還。過之句曲山下。又明年玄卿過錢塘。與余登吳山望野水。見邑屋鱗鱗然曰。吾臺所居。亦若是矣。泰定元年六月十五日。偶與客捫幽至龍虎西山顛。見有若壇然者。夷地數百丈。佳木皆入雲霄。白日根貫崖石。石液上行。枝葉澤如玗琪文玉之植焉。二年三月之吉。始克治茲土。芟惡草樹。因其基以石。肇之設大盤石為琴棋奕。研食飲之物。旁布方石以坐遊者。於是群山環立乎莽蒼之野。若徽君琵琶。臺湖雲林。鸛鵲大主。邀姑雲錦仙岩之類。獻態効伎。無所藏遁。霏翠翁主。林彩動盪其前。大溪橫流。吞吐原隰烟帆水鳥。出入有無。左俯丹樓。碧宮晻映於方壺華蓋者。正乙之玄都也。其外闤闠四周萬室。叢錯若蟻垤。吾嘗與隱君子數人。且東向坐食霞氣。不露晝墜衣巾。俄長風起溪上。有兩黃鵠來之。以飛過臺前。回翔久之乃去。客有詠神岳之章曰。寥寵靈谷虛。瓊林蔚蕭森。因以名吾臺云。陳旅曰。余聞三山七變。高仙家有化宮焉。仙人以玄卿之好遠遊也。故化山

為臺。充益殊觀。樂其心而休之。不然。環上清地。其人擭占盡矣。容有遺勝在目睫間哉。後之拂石苔。讀吾文。知茲臺之攸始。而處人世埃霧之中者亦有知。超然逍遙於空高之上者乎。元倪元鎮詩。飛鳥上清館。忽景瓊林臺。泝觀天壤外。瞰朗道紛紛。陰壁寒旭媚。陽岩暑霏開。高松歲春色。謖謖清風來。虞集詩。高臺積方石。瓊林樹交柯。晨光昡白雪。夕景纏紫蘿。每聞樵于唱。恐是仙人過。塵世在足下。豈能聞笑歌。遺海祇騎鶴。閑池還養鵝。外史政瀟洒。太白焉足多。　瓊臺近接通明宮。醉濤風派誰與同。因擭大地得奇勝。不讓群山爭長雄。雞犬人家竹亞地。鳳麟洲島花映紅。真師此日抱琴往。緬思昔人烟霧中。吳中傳詩上清羅宮居。金碧耀日闢。天遺西顛勝。窮然自成臺。空霏四山合。湛碧兩溪廻。琅玕雜玗琪。一一古仙栽。徹彼人如玉。何能儼相陪。風昔賦遠遊。並海觀蓬萊。經辭竹宮侍。空谷自徘徊。朝登雲霞發。夜坐星月來。高躅凌秋旻。遠氣橫九垓。渺焉不可攀。延佇起予懷。

天寶臺

太上玉京經。太上治所有天寶臺。台州府赤城志。天慶觀。唐開元天寶中獲天寶度人經。建天寶臺。元金元素。南遊遇興集。登台州天寶臺。　唐代寥寥數百年。仙家臺閣尚巍然。凭欄俯瞰三江水。望闕遙瞻萬里天。松老茯苓斑紫玉。山高瀑布瀉冰絃。丹房只在雕簷外。笙鶴時聞過石田。

寶蓋臺

太上玉京經。昔雲華真人在平育天玄唱寶蓋臺中。

晨燈臺

王元玉撿晨燈之臺。飛天撿文在其中。明照九天之上。

金牖臺

王元玉撿金牖臺。三元玉撿。刻題其中。

潛立臺

雲笈七籤。在北都。崔相國應夢修觀。驗北都潛立臺。有古觀焉。像設精嚴。樓臺宏敞。地形顯敞。迥出於都城之中。刱創多年。久無業葺。風號雨漂。日以傾推。相國公夢。常夢野步尋幽至古臺之下。翹首仰望其上。有紫氣氤氳。祥光四照。無登躡之路。良久復聆天樂笳蕭之音。尋訪之意猶切。但四隅陡絕。咫尺萬里。忽前有金橋如梯。層級寬博。遂攀梯而上。中路三四級。板闕欄攏。躋登不得。即見巨手金色。引指而接之。公握指未定。已登臺上矣。徘徊四顧。唯古殿欹摧。荒壇無況。歎嗟數四。復到天尊之前。認金橋乃座前之橋耳。金手乃天尊之手耳。不復聞天樂之聲。亦絕紫氣之像。因言曰。豈天尊有所付囑耶。何變化如此也。天尊忽言曰。予郡居此地。無忘摧殘也。俄而驚覺。旬日被北都留守。到鎮春月。恍恍然似有所失。似有所疑。因命駕縱遊。用據其志。聞潛立臺不遠。造而觀焉。唯古殿摧殘。深草埋蹤。乃瞻拜天尊。見儀像侍衛。宛若曾所遊觀。徐視座

前。金橋在焉。欄折板斷矣。復睨金臂及指。皆依然顯露。即前之所夢也。遂捐俸金募工。役章故而鼎新其宇。惟殿隨其古制。增修而已。其餘垣牆廊宇。壇庭門廡。圖繢丹腹。黼黻金翠。靡不畢備焉。締構之功。香花之獻。鬱為一時之盛也。

凝翠臺

龍虎志。在上清宮西十里。饒宗魯記曰。石以為臺。其天造神設。有聳絕之勢。而不貴於奇巧。有遊眺之適。而不病於荒遠。凝翠臺之所以為勝也。臺在龍虎山大上清宮西十里許。壽元觀之旁。有盤石枝地起。高數十丈。前臨溪潭。根蟠積水中。濤瀨激射。深不可測。磅礴臺之本名也。旁屋坳窪。土沐相輔。荊榛蔽草聚生其間。故人蹟罕至。過者望而異焉。至正八年冬。高士劉君伯達。與友人徐伯升氏。避而樂之。規以為臺。取其蒼翠聚列。故名曰凝翠。於是觀門石橋東去。千治其徑術。芟其蒙翳番府。登其巔。夷曠兀爽。天然成壇。累鏞以甃。使高下如一。步閒千凡。礎甃設以石。遊者不知有躋攀筋骸之勞。可以俟來忽往。詠歌長嘯。送明月而迎清風。雖數至不倦。無巖絕之險。不待旁扶前備。可以徙倚遠眺。雲林屋閣。竟婧旎。古象仙巖雲錦。烏㨂諸峯。嶄巖頹墮。參差代櫜。奔騰絡繹。拱倚前後者。可坐而數也。平沙浸流。煙雲竹樹漁舟下上。閒井隱見。乘某五穀之墊。綺錯暎帶於空曠杳靄之間者。可指而

識也。伯升余里人也。才清而學博。與余有宿昔之契。以劉君之意。求余文記之。噫。凡物出於自然而成於無為者能久。老氏之學。以自然為宗。無為為要。劉君之於斯臺。可謂善學老氏者矣。夫臺未不有因其高而名也。然崇於累土者其弘麗堅固。雖足張於一時。而廢興成毁。常相尋於無窮。蘇子所以有感淩虛也。若所謂凝翠者。自有宇宙。已有此石。劉君因而臺之。其屹立如砥柱。將逾久而彌存也。且臺之景。述者所不及。余不能言也。遊於臺者必各有適。余亦不能知也。奚事於余文哉。昔羊叔子之登峴山也。從事如鄒湛輩。不知其幾。徒以一言之相荅。遂著名焉。余辭於幽間之觀且老矣。得以執筆託之斯臺。與山石相為不朽。故樂為之記。張蕭詩。仙館深居寂寞濱。千巖濃翠濕無塵。巽臺一日臨風雨。驅石中宵使鬼神。潭上晝遊魚聽瑟。花間春醉馬嘶中。山靈不是藏真境。留待雲樓學道人。

鬱蕭臺

張蕭詩。家別有鬱蕭臺。洞戶陰陰晝不開。劒氣上天星斗動。琴聲入夜鬼神哀。青猿倚傍巢雲樹。白鹿歸休卧石苔。若許塵人到幽隱。胡麻隨水覓流杯。

文銖臺

輿地紀勝。在陝西。二僧擊救苦天尊像驗。文銖者長安人也。父母令別業讀書於莊前堆阜之上。置書堂焉。而性不踈誕。不樂文字。但與隣里少年彈射

飛鳥。捕格野獸。以為戲樂。至於筌筒之具。罻羅之屬。弋網罝罼。弓矢槍刃。靡不置之。數年之間。殺獲不可勝紀。忽有道士見之。謂曰。子之頭何遽變也。銖驚而問之。乃引於臺下。令其窺井照之。身其人形。而獸頭矣。欲求道士悔謝。更令熟視井中。頃刻之間。身形不改。而頭已百變。或鳥或獸。或蛇或魚。銖見之異常憂懼。道士曰。萬物營營。各貪其生。至於飛動。皆重其命。爾反天道而殺之。當有此報耳。變一頭則受一生。但爾所殺之數。一一償之。積月累日。計其壽限。自此之後。爾身則死。乃歷生累類之中。報所殺之命。百千萬年。未有還復人身之日。銖號泣求救。願焚弋獵之具。以謝前愆。洗心改悔。不敢更犯。道士見其誠至。乃謂之曰。我奉太上之勅。歷救衆生之苦。名曰救苦真人。爾有昔緣。早合道。此若不救。淪陷無期。乃以道士衣與之。令其終身修道。陰功救世。廣濟物命。方免前罪。道士即踊身而起。去地數丈。立於金蓮花上。左執瓊槐。右執柳枝。金冠鳳履。身逾三丈。通身有五色之光。上連天表。照曜一川。逡巡乃隱。文銖乃焚羅網之具。披道士天衣。於其處立殿。製所見之像。晝夜精勤。焚香懺罪。居十餘年。又感真仙授以藥訣。令遊行海內。救人疾苦。後乃得道而去。其俗所居處相傳號曰文銖臺。而救苦天尊之像猶在。忽有僧數人遊行見之曰。既是文銖聖蹟。何

得有道士功德。因知道士無良。使我古蹟已多年矣。曰拔得大木。二僧共擊天尊像。手折耳傷。口鼻亦壞。力擊其項。未能致損。用力甚困。二僧少歇。看天尊所傷之處。並已如舊。唯二僧口耳鼻項痛楚極甚。及看其手。亦已折矣。閣閣號叫。告於衆人。自述其事。良久而死。

刼仭寶臺

仙傳亦曰天寶臺。即玉京山上九層之臺。拂石為刼。言其久。八尺曰仭。言高。步虛經曰。仰觀刼仭臺。俯盻紫雲羅。（出虛皇經註。）

鄭公崑臺

仙傳。進士牛益。出都門。息柳陰之下。夢至高門大第。吏云此群玉宮也。熟視乃故人呂臻。呂曰。吾掌此宮。益見殿上有白玉牌朱篆。以綷紗大字云。中州天仙籍。其次皆名氏數千。其中唯識數人。呂夷簡。李迪。余靖而已。益問天仙之詳。呂曰。自有次序。真人而上。非子可知。益曰。今世卿相。率皆仙乎。曰十中有七八。益曰。富公弼國之元老。豈其仙也。曰富公是崑臺真人。壽九十三歲。方還崑府。益曰。公今何職。曰更三百年補地上主者。益曰。主者又是何官。曰掌五嶽四瀆名山大川者也。（詳仙傳）

送僊臺

元一統志。在臨江府玉笥山。漢九仙得道飛昇。羣仙餞送之地。

鳴琴臺

元一統志。在臨江府玉笥山。赤松子鳴琴之處。

素華臺

元楊鐵崖集。題張真人素華臺。　素華臺上月如水。仙人鶴氅生清秋。人間只有黃金屋。天上應無白玉樓。寶劍飛來天北拱。鳳簫吹徹海西流。唐家天子不識此。只識羅公一幻遊。王逢詩。玉臺岌業上水輪。風露清虛隔幾塵。珠樹鶴群長遠夜。金莖仙掌靜融春。斗牛星落臨南極。龍虎山高俯七閩。中外宴安祠事少。一泓明水獨朝真。　星斗闌干露氣清。神飆吹動珮環聲。雲封玉兔長生藥。人在丹丘不夜城。隱隱笙來王子晉。迢迢夢隔許飛瓊。世間福地俱仙境。何日從容散髮行。陳旅安雅堂集。素華臺上天無野。如在閬風臨八荒。白月盡懸文玉樹。碧空還結水晶墻。鳳凰笙奏霓旌下。龍虎衣寒寶露香。只有仙人能到此。山前車馬暮雲黃。黃叔美詩。仙翁近築素華臺。臺下清池映帶開。不用女媧圖亦上。只數王兕搗瓊瑰。江間日出明殘雪。壇上風清覆落梅。可見洞門真賞别。不令行處有塵埃。

東華臺

輿地紀勝。在新淦玉笥山上。

西華臺

五勝文。駕飛龍於西華之臺。謁拜帝真亦書。

西沙方臺

三元玉檢。西沙方臺上。真三元之檢在其中也。

鬱羅蕭臺

宋張時可書羽客林靈素。以待宸視侍劑。乞天下創神霄玉清萬壽宮。許改寺院為之。有

塔者去其相輪火珠。謂之鬱羅蕭臺。王洧詩洞霄儘有遊人到。罕有衝寒冒雪來。清曉步虛鍾磬響。玉山扶出鬱羅臺。

靈寶陽臺（玉訣經陽臺真人常以立冬之日。會諸仙官玉女於靈寶陽臺之上。）

洞天陽臺（金簡玉字經有洞天陽臺。玉佩金璫經在其內。）

始陽臺（洞玄經始陽臺在阮樂天中內。晉書在其上。）

無極觀臺（導引三光經澤嬰真人在越衛天無極觀臺中。）

絕觀臺（導引三光經定光真人在皇曾天絕觀臺中導引元氣。）

玄臺（太上玉京經孝道明王告母脩真之訣曰。每須高麗玄臺。踈絕異黨。脩閑立阜。餌順陽和。靜夷玄圖。妄鑒前非。）

紫碧玄臺（上清經上清有紫碧玄臺。）

玉京玄臺（太上玉京經馥朗天中有玉京玄臺。有神號西臺真人常誦無量洞章遊行。）

七寶玄臺（太上玉京經玉京有七寶宮。宮有七寶玄臺。即太上治所。）

玄景臺（太平廣記上元夫人以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以授漢武帝。告帝曰。此書上帝封玄景之臺。于其寶祕焉。王母曰。此書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

紫陵臺（見上）

紫蘭臺（本行經紫蘭臺瓊文紫字在其中。）

金闕紫臺（本行經四極明科。封於金闕紫臺。）

七映紫臺（飛行羽經太上飛經。藏於玉清上宮七映紫臺。）

紫天元臺（五寶經神州十轉舞天經。祕於紫天元臺。）

紫府北臺（太平御覽五臺山仙者之都。中臺有太華泉。蓋五臺之層秀。為紫府北臺。冬夏常氷雪。乃文殊鎮毒龍之所。）

朱陵臺（南嶽文衡山者。朱陵之臺。太虛之寶洞。是神靈之所宅。）

丹臺（池州志在陵陽山中峯之半。高二百餘丈。其地平夷。可容數人。漢竇子煉丹之所。至今遺址猶存。張師正括異志。張虛白者指玄論。五七言雜詩。唐魏詩。而名為丹臺。宋施文清詩丹臺居之西。有岡阜數畝。芝常產其中。藥臺為煉丹室。舊說茅君過。芝生瑞不虛。背松低結屋。傍水靜觀魚。鶴病窺丹鼎。人閑較曆書。鄰翁頻相訪。太與世情踈。）

煉丹臺（鎮江志昔濟寺。在焦山山項有臺曰。煉丹舊傳為焦光煉丹之所。合肥郡志煉丹臺。在九鄉山西。左慈遺事。池州府志白鶴真人煉丹臺。在青陽縣東南保寧觀後。王鑑常有

詩云林間望斷松梢路。白鶴真人尚未還。即謂此也。）

藥臺（元一統志在廣元路昭化縣西。今實于明丹竈存焉。其臺與壇。皆鑄石焚成。工極精巧。非今所能。）

煉藥臺（成都彭州志臺在今九隴故縣。葛仙煉丹于此。）

鶴臺（句容志鶴臺在金菌山後。元趙孟頫詩靜夜颯靈風。神君語帳中。至今雙白鶴。時下五雲峯。上有白鶴翔。下有幽人居。幽人道當成。白鶴來不虛。王仁輔詩白鶴駕泠風。丹臺杳靄中。玉笙有成約。時下積金峯。鄭元祐詩橫江不培風。瞬息瀛海中。空山難月白。鸞笙下前峯。傳野詩胎仙栖息處。層臺眇冥中。遼東何時歸。寒月飛千峯。劉汶詩輪翅起培風。雙飛縹緲中。乘軒嫌肉重。那得到三峯。倪瓚詩胎禽集丹臺。真宰降玄居。翕忽神飆散。燒香禮太虛。項炯詩泠風翻玉輪。石雲聳秋碧。月出吹洞簫。流響破深寂。張翥詩仙人有騏驥。背駐白雲居。犬頂秋風夜。長鳴和步虛。）

跨鶴臺（廣信府志臺在城南。世傳曾有仙人騎鶴至此。姚成一詩仙人白日上青冥。鶴去臺空。喚不應。千載令威歸得否。雪堂有客夢如水。徐璣詩清遊吾有分。渾似昔曾來。野屋憑高住。青山到水回。欲看春岫遠。須待曉雲開。漸漸生愁思。鄉心上古臺。歸流詩道人白鶴庵。絕頂似仙家。尋幽得臺城香杳入青霞。臺占溪南最上峯。政成民樂得從容。彼時高李情如許。此地蘇丁事偶逢。可是吾身羡輕舉。肯令人眼溷塵蹤。昂昂紫府飛來處。一片笙簫酒滿鍾。同諱守登臺。昔守王道南作此跨鶴臺。金行霽氣高。嘗同斷蒿萊。九日長沙歸。晦翁命予杯。至今清夢長。寂寂令心哀。君侯我輩人。能賦有餘才。復茲菊花秋。登臨為徘徊。于美高李句。萬里風雲來。世道古猶今。興也何悠哉。九日登臺有懷。山頭跨鶴舊登臺。今日那知我獨來。憶昨儒先追杖屨。因嘗鄉老共尊罍。呼兒且伴閑身健。好客何由笑口開。落魄使君王道南。幾回和月醉崔嵬。西風吹我上危臺。鶴駕仙人跨海來。雖少菊花猶破帽。既多楓落合傾罍。玉溪淨瀉秋容淡。靈岫森羅夕照開。老去悲傷易如許。人心何苦自崔嵬。）

迎鶴臺（元一統志在夔州武寧縣西山有臺亭。春月遊人飲于其上。）

控鶴臺（河南志王屋縣東四十里大行山西。俗說王子晉於此昇仙。亦謂之控鶴臺。非也。仙人臺下。）

白鶴臺（洛陽志在白鶴山之大廚院。即漢胡安飛昇仙之地也。石安期詩白鶴不來雲亦孤。青山長在樹榮枯。應隨道士青霞客。得到仙人白玉臺。蜀嶺秋風鳴夜壁。緱山明月下虛無。稍巢不遂乘鶴樂。眇眇高情未易呼。）

黃

鶴臺 宋吳則禮詩題瓜州黃鶴臺。九載星星侵種種。枝蕪不死翅大哭。西川華屋那可見。黃鶴臺南堪斷腸。

鶴舒臺 廣州府南海志州東北二十里白雲山。有鶴舒臺。蔣安期飛昇于此。

鳳生臺 三元玉檢鳳生臺太真金書在其內。

羊馬臺 元一統志在灌州赤石城崖上。乃天師與鬼誓形如羊馬。故謂之羊馬臺。或云羊馬自鳴此山。常有白日昇天者。天師居鶴鳴湖北羊馬頻鳴。

桂臺 王子年拾遺記宣帝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元舒岳祥詩神龍不知身變化猶認潛鱗爲故我。先生留出兩八紘。浪靜波恬歸海卧。先生兩處須桂臺夢寐一生遊學舍。阿宜移扁就山牕。鐵畫銀鈎金紐鏁。綠陰開戶不知春。長日觀書誰覺晏。天上吹香過遠山。月中散影流清夜。先生見扁如坐齋。隨行不用木上座。攀枝踏影弄猿鶴。萬事不到桂叢下。天下清芬是此花。世間最俗惟檀麝。後車還許樂天陪。吟筆更須侯喜把。幾人名遂不知幾。一日倉皇方決墮。人知德祐不出高。豈識咸淳歸計果。平生一辦桂臺香。口誦翁詩幾百過。舊臺何在桂凋零。日暮哀會自相和。今臺喜見桂婆娑。往來不礙江鷗社。舊臺不見見今臺。依舊風流壓江左。他年人訪桂臺遊。舊名更復因今播。月中桂樹最久長。此樹還如月輪大。　蒼苔路碎吟初就。綠蔭看成老又來。世事悠悠吾已矣。人生擾擾亦何哉。

松臺 元鄭彥昭集松臺即景。　南閩總炎熱。地僻且從容。松臺風聲細。淇園樹影濃。綠筠生玉版。丹荔熟金鍾。但恐村醪盡。何愁客思慵。

三松臺 南雄郡志在南雄郡城。東光孝禪寺後嶺。其地勢若臺形。上有古松三株。蒼翠如蓋。因以得名。又云在城東臨湞水。後與仁壽寺樓。上舊有三松臺。即唐之乾寧寺。宋改爲光孝寺。

偃松臺 太平寰宇記在萍鄉縣。北七十里楊岐山。

問松臺 天台志縣治堂後。旁有大松如偃蓋。舊爲松風亭。嘉泰三年。令丁大榮築爲臺。更今名。

雙栢臺 相臺志在林慮縣。二古栢生於石臺之側。故曰雙栢臺。

脩竹臺 元一統志在光州盛文肅公慶有詩云。我來小小郡。愛此高高臺。前對蒼筤竹。萬竿球琳材。今廢。

梅臺 元一統志梅臺在安陸府十里。舊傳梅福所築故也。天台志在赤城奇觀前。開禧元年。錢守文子建下臨巨壑。有梅數十本焉。郡縣志肇慶府晉康志州治嘉陰堂之南。有梅臺環以梅竹。洛陽名園記富鄭公園。稍南有梅臺。宋鄭卬詩百篇照春臺。標名只取梅。道人寧揀擇。聊記雪中開。程顥詩思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枝謾寄攀。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　常勸賸遊須及辰。莫辭巾屨染埃塵。秪應風雨梅臺上。已減前時一半春。司馬光詩京洛春何早。憑高種嶺梅。紛披百株盛。爛熳一朝開。青女工黏綴。霜娥巧翦裁。崑山雲滿谷。蓬渚浪成堆。勢擁樽前合。香從席下來。蜺旌粧天起。練甲洗兵回。不使光風散。留無夜色催。人稠衣馥郁。地狹舞徘徊。民服召公化。時推何遜才。淹留文酒樂。殘月上瑤臺。馮時行詩緬懷清絕姿。風流似居士。固宜命斯臺。俗子視桃李。元張仲實詩陵雲來閬峴。受月粉砌顏。下列羅浮樹。年年自開落。恭聞玉女宴。歲與東皇約。街書散青鳥。夾轂擁皓鶴。異香來氤氳。靈眖降寘漢。古稱銅雀臧。人爲。匪天作。浮華渙烟霧。荊榛日蕭索。茲臺今崔嵬。神物守雲壑。斯枝照夕坐。飛雪酒春酌。獲此豈偶然。真宰意有託。袁易詩高臺何亭亭。敞隅列奇觀。累土結崔嵬。飛甍發輪奐。下有千株梅。俯視平若案。躋身攬樹杪。引袖青山半。君侯大雅姿。風流富翰。招延東閣士。式燕良衎衎。朗吟瞻斗仄。豪舞驚雲亂。繁花生白光。夜景愈清旦。維侯昔臨吳。繡衣照霄漢。登車贍魑魅。持斧狐狸竄。云胡動遐想。超然謝羈絆。方今鄭廟正。黃道朝陽煥。和羹功業成。綠野計非晚。顧言長逸材。邦基待楨幹。

荔枝臺 宋陳瓘詩滿眼春花百鳥肥。（荔枝。一名春花。蜀中熟時。百鳥俱肥。）絳苞丹艷大纍纍。臺前採掇誰堪贈。譜外聲名世不知。顆小不堪妃子笑。（瀘戎荔枝顆小而肉薄。）味酸猶發少陵詩。（杜詩云。紅顆酸甜只自知。）高墳拱木今何在。（歐公銘君謨之墓云。有高其墳。有拱其木。凡閩之人。過者必肅。）此品軒昂獨恨遲。

蘆臺 寶坻縣志在城東南二百里。地接永平河。通大海。係水陸衝要。令設巡檢司。元郝經陵川集蘆臺記　宋人既改圖館留儀真使之分室聚爨。余之介佐二人。參貳二人。暨余共五位。四人各得後堂屋一楹。余則自中堂穿出。得南北棟者二楹。冬蔭夏敞。反不逮夫四人者之面陽背陰之正且敞也。方秋則江氣凝噤。入夏則鬱熇焚灼。局側墊隘。凡四易寒暑。甲子歲又將入夏望日。而氣先慄焉。於是一行共請於殺室之西。爲逭暑之所。乃喻伴使具役。即隙地起土樹址。翦蘆蘩繫。下爲臺者三四尺。上爲屋者八九尺。企步之間。別得一天。每於西北隅。置榻舒眺。迥踰館垣墉。遠踰州雉堞。自南而西。則平出綠樹之杪。建康諸山。隔江呼出。參羞被拂。雲容水影。閃鑠蕩漾。塊然九地之下。忽見九天之外。甕中醯雞。蓋愧天池之鵬。初於州北羌岸。受邦勞禮。坐與江山一接。館門忽闔。遂落陷

犇鉅姦魁猾。共為下石。積四五年。日益深重。雖意井裏閑目。忽為舉頭而復得江山勝槩。豈非造物者。哀其窮而使之然邪。凡所厭見。乃不使之見。所不可見。而遽使之見。是欲變吾目而新吾觀也。是行也。道也。刹而變吾之心。而新吾思。行拂亂而變吾之體。而新吾氣。為天關而變吾之誅。而新吾才。聽乎刹而變吾之耳。而新吾聞。令又變吾之目。而新吾觀。一目拘隅無不變而新之。日益其故所無有者。則天不負於余也。自今吾目。不待金篦之刮。車輪之運。將萬古一令。天下四海。無塵有塵。皦然如洞觀矣。彼其為蒙蔽為罔冒。而禍余者。視其計猶適日之手。覆天之盆。徒自蔽為爾。何傷於余乎。屋既葺。臺既平。於是與擊柝者和而為歌曰。江山余之故兮。劇余目之汙兮。適逢彼之怒兮。使余不得顧兮。乃令坐以看兮。山兮山兮會當與汝去兮。彼渠姦兮曷敢改余步兮。

樗臺

（國朝鄭居貞詩瓜山山下有荒臺。翠竹蒼桐手自栽。已有清陰生几席。豈無任實俏）尊罍。衣冠文物當年盛。行李風霜此日回。不有故人相慰藉。襟懷浩蕩為誰開。

榕臺

（莆陽劉氏詩拔地高厓如鐵色。拂天老樹作寒）聲。他年記宿榕臺夜。便是南歸第一程。　囊無金橐翁如故。鏡有絲生老奈何。一事尚堪誇北客。來時詩少去時多。

檀臺

（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陳成子遷諸寢。東漢書郡國志。趙國有檀臺。史記曰。趙成侯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

桐臺

（梁江）文通詩客于畏霜雪。憂至竟悠哉。綺帷生網羅。寶劍積塵埃。思君出漢北。鞍馬登楚臺。歲絲合雲光。平原秋色來。寂聽積空意。凝望信長懷。蕙芬自有美。光景詎徘徊。山中忽緩駕。暮雪將盈階。

樾臺

（盱江後志通判廨圃有樾臺。）

紫荊臺

（岳州志在白鶴）寺。嘗有江叟吹笛于此。

梧臺

（太平寰宇記在青州臨淄縣。亦名梧宮。說苑云。楚使適齊。齊襄王饗之梧宮臺是也。因大有梧樹而）建名。又郡國志云。宋人得燕石之所。

碧梧臺

（全州志在城西羅江水中。有石如臺。今存基址。嘉定九年。郡守林岊建并記。記）曰。吾何取乎碧梧哉。昔有周人之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夫菶菶萋萋者。梧桐之生也。雝雝喈喈者。鳳凰之鳴也。鳳非梧桐不棲。非醴泉不飲。非竹實不食。則植梧者。來鳳之道也。吾何取乎鳳凰哉。昔者虞氏之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夫九成者。樂之備也。來儀者。德之感也。鳳蹌于虞之庭。儀乎舜之樂。又鳴于周之岐。則鳳來者。有道之國也。湘有寺。寺前有勝地。面江枕山。江而澄潭。而聚石。奇峯疊壁。嶄削龍鱗。宛宛如公侯家屏。嶂山也。為臺表二丈許。亭立屋以憩賓客。環皆佳木亭亭可愛者。獨斯梧為最。晚翠欲滴。春草一色。午陰互盤。夏籜爭寒。月澄風攬。秋荷亂沼。雪落霜侵。冬松在林。臺以梧名。梧期鳳集。在漢黃霸潁川治理教化興行。其時上林長樂。鸞鳳之翔郡邑。並紀世之盛也。唐人過岐山之下曰。誰謂我有耳。不聞鳳凰鳴。序送何堅。謂湖南得道為蜀道。得堅為民堅。歸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吾將賀其見鳳而鳴也。噫。二士之賢。可以比鳳。虞周暨漢。鳳與賢俱集也。唐蓋慕古而思見之矣。皇振古道。承流宣化者。皆希昔人之治理。此邦人士。相與唱率以趨教令。不特何堅也。吾其不憮斯梧而徘徊哉。

蒼梧臺

（宋沈存中集蒼梧臺記　予始至海州。入其境。聞有朐羽之山。）書於經。見於傳記。小說疑其為非常。而未覩其為物也。東望有山蔚然。立於大海洪波之中。日月之光。蔽映上下。疑此為二山者。問之則二山顧在其西。庳薄禿陋。不充所望。向予所觀蔚然者。乃獨在海中。故瑯琊贛榆之虛。而今之東海縣也。予過海州。登朐山而壯之。其望大海。若吾之左右臂。天地日月之遊動。出沒可俯而窺也。朐山昔予小之。而不顧者。能尚可以如此。況其瞠然意可以無朐山者。予得從而登之。豈不益壯吾觀耶。於是有職不得往。其明年東海令以事去。而予得攝其官。其往也。以歲之四月。方草木脩茂。山氣秀蔚。下瞰口帆海而渡。以至邑之九日。登蒼梧之山。望大海之津。晨雞初鳴。夜漏未極。而東方雲霧氣如渥赤。旛懸幟羅。煙炎四發。火之溟波洞赤。鬱勃沸騰。淪如洋金。而朝日始放。倏焉乍安。茫洋扶輿。光景仰射。隙隴上指。人動為行。影在霄漢。反顧海之為州。僅在蒼煙晦霧杳靄之間。巍然如一浮萍之不可分。此其卑者。猶有大山焉。曰由吾關山。予雖得至其下。竟不果登而歸。聞多猛獸異物。往嘗有死於遊者。其言未必信然。而予固未可以與猛獸異物辨之也。蒼梧之為孤秀挺絕。四游八鶩。仰高俯下。日月之所徧。耳目之所接。吾得而盡於此山矣。蓋可以無求於彼而足也。乃謀築觀其上。以與邑人歲時彷徉翱翔。遊乎浩渺混茫之中。以忘吾憂勞。不能遠成。而予之不久於此也。

花臺

（沔陽州志周圍五丈。高一丈二尺。不知何代所作。今其地方。皆稱為花臺。）

百花臺

（四明志在本路太守曹洙建。今廢。南康志花臺在白鹿洞書院。與枕流亭隔溪相對。舊傳李萬卷雜植花卉其上。元一統志花）臺在濟南府城。南豐曾鞏守郡日有詩曰。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何似武陵遊。今郡人呼為南豐臺。宋劉屏山詩。森沉徑易迷。措節為徘徊。何處春光

多。時登百花臺。主人厝無情。林花爲誰開。孔平仲詩南瞻後北顧。春水漾漫漫。此地恭花林。全勝别處看。

杏花臺

（元一統志）在大伾山西。浮丘山東。高八丈。周百步。蓋金國富家築之。植以杏花。以備遊賞焉。

桃花臺

（廣信志在上饒縣北百餘里。其）山屹立千仞。插於層霄之間。遠望如覆鐘。與靈山相並而高。絕頂之上。有一巨石。室如臺。可立百餘人。石壁上有小桃一株。遇春花開。繽紛結實。纍纍然可望而不可採。石臺下有石門。可容一人入。常有毒蜂守護於洞門。不潔者不得進。歲旱則禱有驗。世傳葛洪煉丹之所。遺跡尚存。輿地紀勝臺在弋陽縣西二十餘里。濱溪而高平。相傳昔有道士種桃煉丹于此。南望龜峯列于前。今有妙香僧寺。宋韓淲詩倚棹捫蘿步古堤。井邊池上訪招提。荒荒草滿平原外。寂寂洲橫流水西。一葉小舟漁自樂。數行高樹鳥頻啼。人間俛仰仙凡隔。丹竈空留占葛溪。贊磴連天碧。危臺照水紅。何平仙子宅。今日梵王宮。句漏人雖遠。凌雲話亦空。徘徊羨真隱。吟寫分詩窮。

芙蓉臺

（元一統志在衢州府城上。又云在長）汀縣治。宋曾鞏詩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嬋娟。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爲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臺上遊人下流水。

柱脚亭亭插花裏。闌邊飲酒櫂女歌。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屐。綠柳連墻使君宅。孔平仲詩漾舟入芙蓉。花亂舟欹側。安穩此凭闌。清香生履舄。荊州記衡山有三峯極秀。一曰紫蓋。二曰石菌。一曰芙蓉臺。最爲竦傑。

玉芙蓉臺

（太平廣記唐寶曆二年。）淛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燕。二曰輕鳳。乃琢玉芙蓉臺。以爲二女歌舞。

蓮臺

（北史）魏明元帝泰常元年冬。起蓮臺于北苑。四年築宮其上。

蓮花臺

（合肥郡志在巣縣南三十里。與大秀山相連。世俗傳云。古有蓮花生於此臺。故後人傳曰蓮花臺。後有淨瓶山）一座。

瑞蓮臺

輿地紀勝在新州城北。舊名雲花樓。乾道五年。產生瑞蓮故名。

石蓮花臺

洛陽記唐安樂公主奪百姓莊園。作石蓮花臺。泉於臺中涌出。窮天下之壯麗。談之難盡。

壽花臺

（元一統志保定府通判廳西堂）北牖池生菖蒲。開花三四朵。時通判府事李秉以書占之。曰乃壽考之祥也。名其臺曰壽花。

天花臺

（長沙府志在醴陵縣）南六十里五鳳山頂。高二百餘丈。

寶花臺

（元一統志在漢川縣上。有雷史君廟。）

寶華臺

崧臺志在肇慶府西八十里。今廢。登州府志在黃縣金華宮北。今廢。

獻花臺

（相臺志在天漢橋下石臺上。有四時雜花。）

看花臺

（元一統志在容雲縣城西北三十里。）

撒花臺

（沔陽志在沔陽府景陵縣東南六里。廣百餘丈。常有異花）撒焉。

遶花臺

（宋何澹小山雜著遶花臺賦并引。）遶花名臺。取梁何遜早梅詩也。遜詩有枝橫却月觀。花遶臨風臺之句。然不知却月臨風之所。杜少陵和裴迪早梅詩云。還如何遜在揚州。參以遜傳。不見揚州事。遜詩出初學記。亦不見在揚州之意。按三輔決錄則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得傳寫。少陵所指。豈謂是耶。維揚圖經跡略之甚。內載城北有盧塘。宋徐湛之爲刺史。起風亭月觀吹臺琴臺。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遊玩之適。或遜所賦不止一篇。却月凌風。止因臺觀之盛。而自以意言之耶。賦詩短章。姑取節焉。暇日因爲之賦。陟彼春臺兮。意百卉而回環。乃獨取於南枝兮。豈孤潔而難攀。兼太皞之權輿。賦姑射之容顏。視桃李兮牛走。與松筠兮臭蘭。泄天機於庾嶺。寄驛信於長安。遣香魂之告謝。收鼎味之餘酸。蓋有始有卒。非若他品異類。徒一時之美觀。山澤有癯。帢巾氅衣。惡塵俗之入眼。喜冷淡而生姿。命曰清友。以邀

以嬉。共寄情於巵酒。歡照座之十眉。歲晏寒凝。木落草衰。雲四垂而一色。瑞六出以交飛。試壽陽之半面。陪白帝之萬妃。對清漣而弄影。待明月而爭輝。鵠紛立以就列。鶴布陳而出奇。癯儒於是巡詹而笑。倚闌而醉。動水部之清興。想燕城之故事。蓋以花則稊米之於太倉。以臺則高立之於培塿。誠細大之不侔。東海鼈而陷井蛙。各適其適焉。登遶花臺詩　詩翁當日上凌風。面面看花得句工。我亦巡簷來索笑。古今人意略相同。　臺因水部將花遶。隱爲耶溪號小山。且在我家爲故事。若言衣鉢有慚顏。詞　鷓鴣天　庾嶺移來傍桂叢。遶花安敢望凌風。癯儒合作孤芳伴。四面相看一笑同。冰照座。玉橫空。雪花零亂暗香中。有人醉倚闌干畔。付與江南老畫工。

天香臺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天香臺賦　雙溪醉隱嘉遯西園。而杜私門之請。偃蹇棲遲。縱適放言。憶高蹈養恬之勝地。葆光順真之靈境。綠野斯營。素意是逞。一花一草。親移自植。計日成趣。唯天香臺牡丹爲盛。婉若群仙。亂倚雲錦。珠樹相鮮。瑣枝相映。英華外發。風標天挺。精彩相授。逸態橫出。儼保靈和。恩華榮命。含情延引。派風廻穴。（飛風一作遊風。宋玉風賦廻穴錯迕。善曰廻穴即風不定貌也。）競笑應識幽人逕庭。（莊子大有逕庭。逕音勁。庭切。蓋其人呼勁爲剔與）

（仙定切，同。李云：逞，虞漫過也。）國色天香，獨占韶光，澄心定氣，延視追察，知其不妄進，號貴客，名為花王。（十客圖以牡丹為貴客。）雖此姚黃，（洛陽花木記曰：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潔，精彩射人。有深紫檀心，近瓶有青旋一匝，與瓶同也。開頭可八九寸許。甚有高潔之性。道山居士錄曰：道心業細無藥。亦有淺檀肥碳，時中心有緑葉三四，而踰寸，謂之緑蝴蝶。）穆穆皇皇，臺隸衆芳，眞其王也。（錢思公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以姚黃眞王也。魏紫乃后也。故有姚王魏后之號。見花譜又曰：洛人以姚花為王，魏花為后。誠善評也。）應道無私，應化無方，知隱知顯，知變知常。（異人錄山牡丹變易千種。）遲留煙景，蔭樾昭陽，吸風飲露，雲卧霓裳，魏后延佇，（魏后見上註。）醉妃小立。（醉妃紅見海山記。）欲與相扶，倚風無力，凝笑為容，爭妍取媚，醒酒香艷，懶晴天氣，翠袂揚袘，（弋亦切。）柔玉鏤刻，（玉鏤碧見花木記。）仙衣戌削，縷金絲織，（金絲緋見叢珍牡丹品。）昭著風流，分外猗旎，臭味幽遠，容止閑麗，素女掩嚩，（音讀。）不足程式，綠華無色，蘭香失氣，脫落塵凡，伴奐婷邁，表景異致，揄揚勝槩，靈貺攄彰，運鍾盛代，誕膺王者之稱，良有后妃之配，英奇特秀，望塞華域，姿色俱絕，勢傾人國，靡曼則如此，光大則如彼，不以純懿盡在於已，承天賜之優華，（天賜紫見熄叔牡丹譜。）騰芳聲於勝日，暉天外之奇名。（天外黃見海山記。）豈花中為第一，尤姿英艷，道潤金璧，姿有餘妍，艷有餘美，氣不可奪，操不可易，名有餘香，風有餘味，炎而不附，寒而不棄，遠之不怨，親之不比，動無所趨，靜無所避，色無所沮，心無所覬，縣無應而無營，故無慍而無喜，守所抱之天眞，任自然之榮悴，神靈根之有託，冠四時而為最。（靈根紅見叢珍牡丹品。燕南牡丹，則在秋南前後，北地高寒，常開在夏日。又有秋日牡丹、冬日牡丹。）宜其奕葉扶疎，宜其名華盛大，積於中者必形諸外，承休之徵，於是乎在，於穆令聞，書是不已，得無令人渴見風彩，有絕其倫，有拔其萃，唯道是從，唯神是契，不因物而顯，不附物而起，何王立而不群，何中立而不倚，儒英靈之間氣，呈瑞世之上瑞，（牡丹有瑞雲瑞霞之名。）感鍾美於所天，多化工之為地，千葩萬卉，雲屯霧積，（子智切。）煙披雨沐，擁陷抱砌，如屏氣動色，駢肩疊跡於朝會者，尤知花王之榮貴，倚扇成陰，（倚扇，孫氏瑞應圖曰：瑞草也。一名莖蒲，王者孝德至則生，枝多葉少。根如絲綸，而生風，主驅殺蟲。）地錦交展，（地錦花見花木記。）天幕旁垂，雲帷高卷，御袍浮動，（御袍黃，牡丹見洛陽花木記，千葉黃花，色與開頭大率類女眞黃。）異香冶艷，（異香，牡丹見王十朋集。）變律賁薰，薔薇露委，惜春情態，（惜春粧見叢珍牡丹譜。）戀春風致，（戀春身見熄叔牡丹譜。）花

雨漫天，金蓮布地，（地中金蓮，每至夏日，特異姿艷殊絕，尤見其位。金章願常宴泰和宮，夏日牡丹顏瑞尤妃。李氏曰：牡丹誠獨冠花品，以金蓮羅列其下，尤風流可愛，可謂潘妃步步生金蓮。）王妃綽約，（王妃見叢珍牡丹品。）玉肌半膩，（玉肌紅見熄叔牡丹品。）仙標閑整，風骨秀異，翠圍粉陣，櫛比鱗集，五色相宜，（黃花白花紅花及墨紫深碧，是謂五色。墨紫見六一居士花釋，其色如墨紫，類要衍義曰：有深碧牡丹。又賡記云：韓相製土，纂盆有碧牡丹二朶，後為金稜碧色。）芬藹相襲，玉澤堪掬，秀色可吸，擠（乇治切。）冶芳煙，頽然如醉，呈露優柔，溫潤猗（於綺切。）靡，春睡猶濃，束風扶起，錦被絢爛，（錦被花又有五色。錦被見花木記。）繡帶盛鞋，（繡帶花名。見花木記。）叢結同心，（同心，梅名。又有同心李。）延締連理，（孫氏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為一家，則木連理。又曰：王者不失民心，則木連理。）辟芳樂，為近侍，宜海棠為慶會，（西征記：蜀中近牡丹，多栽海棠，謂之君臣慶會。）仙人醉露以頹玉，（仙人以杏核中，後有杏者，為仙人杏。述異記曰：天台有杏花，六出五色，號仙人杏。洛陽伽藍記：有仙人棗。）玉女吟風而搖佩，（爾雅疏云：玉女，海棠也。公書易王圖春名為玉女花。王漢生牡丹詩：垂手亂翻雕玉佩。）翠展莎茵，錦團花幃，槐蓋傾偃，（天香臺前有槐，俗謂槐榔者，公書謂其不雅，故目謂槐蓋。）林幄閑敞，長樂維宮，（長樂花名。唐蘇頲有長樂花賦。）合歡維帳，（花譜有合歡桃，一朶二色。又有合歡桃。唐明皇有與群臣分合歡柑，賜妃外傳。蓬萊宮有合歡橘。）徑直忘憂，（天香臺，天香亭，三徑皆植忘憂花。晉古今注曰：欲蠲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即萱草也。）榮延交讓，（榮屋榮也。大魏諸州記曰：交讓，樹名也。兩兩相對，歲更才枯才生，不俱盛俱枯。）合昏儆夜，（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本草：合昏，棗似皁莢。槐。涑水紀聞云：即夜合也。日華子云：合昏。又云：合歡。）蓂莢典曆，（通曆云：帝堯觀蓂莢以知旬朔。一名曆莢，隨月盈虛，承曆開落。）平露謳政，（孫氏瑞應圖曰：平露者，如蓋，王者政平則生，東方政不平則西低，西方政不平則東低，他方亦然。白虎通曰：平露者，樹名也。）屈軼司直，（田俅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階，若佞人入朝，則草屈而指之，故曰屈軼。）帝休光燁，（山海經曰：帝休，木名。本草云：主不愁。帝之愁自銷也。）帝屋煥爛，（山海經曰：帝屋，木名，可以禦凶。）楙爽君子，（晉志：司君子樹名也。）清名無患，（纂文曰：無患樹乃木槵。古今注曰：此木為衆鬼所畏，取此木為器，可厭卻邪魅，故曰無患。）炳若丹青，粹然玉潔，足佐花王，潤色盛烈，期所望於重華，（重華見花木記。）可流芳於萬葉，（萬葉見花木記。）延群英之風槩，耀榮名於圖牒，（有白花魏王封

（瑣姚覲元續諸品牡丹外續以白花羽之）青松森挺大臣介然而廷立翠竹秀羅毅士肅然而就列池蓮澹澹翛然乎無塵君子居也籬菊亭亭凡然乎寄傲隱逸位也（無塵寄傲天香臺下二軒名）珍叢琦薄祥花瑞草（一本作果）深圓遠逸端竦低默者百執事之謂也若仰若俛如揖如伏者尊其王之義也策其芳名委其藻質內向光塵猶葵傾日靈雨均霑惠風同被含秀敷榮懷天德（天德紅見總叙牡丹譜）寶閣煇煌（寶閣紅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也）錦屏雙畫（錦屏紅見道山居士錄出壽安錦屏山也粉紅二層葉中心者極細而長有纓）瑞玉樓臺（瑞玉紅見叢玲牡丹品有玉樓子牡丹重臺牡丹亦曰越山紅樓子）夏開金碧（開金碧見洛陽花木記千葉紅花也色微帶紫而類金紫腰間頭八九寸許葉間有蘂異牡丹有數品）綺紛品彙區別列第霞駮雲蔚繡錯萬計（異人錄宋單父字仲儒有種藝術上皇召至驪山令植牡丹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為花師又呼曰花神）炫玉京之春色（玉京春見青州牡丹品粉紅花有花盤亦曰兩京強）夸兩京之神聚（兩京紅見洛陽花木記多葉紅花也）聯玉葉以延春（總叙牡丹譜有玉葉萬壽春牡丹）亘（直也切）會聖之盛際（會聖紅見花木記其餘諸花無比其大者）章明花界照映塵劫（選王簡棲頭陀寺碑功濟塵劫注云劫猶世也續仙傳于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也）深根寧極無為之業光寵妍時（選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云以為宗族交遊光寵注光美寵盛也）春心固結良怯年芳輕易衰歇我依我篆我步（一作步）我穠朝袪暮逐無情蜂蝶終然殊患本弱者其枝必披（上聲）末大者其幹必折審其本之弱者薙（音替又音雉除草也）其草萊盡其蟲蠹（牡丹譜蟲蠹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針之其傍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竅以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蟲即無矣花便繁盛）擇其瓦礫易其壞土（圖經曰國人欲其花之詭異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醫之治（平聲）之調之護之扶之持之正之直之培而養之使自滋之（洛陽花木記甘草黃千葉黃花也其花初出時為單葉因培養之盛變而為千葉）蔭而遂之使自榮之（花譜牡丹性極喜陰處）顧其末之大者去其邪枝剔（音惕）其錯節除其狂花翦其亂葉（牡丹續譜大率瘠打剝即花好）推之移之規之繩之背者向之屈者信之擘而分之（花譜曰白露前分擘牡丹）使自存之列而封之使自保之（牡丹記曰初植牡丹宛畢則以細土封壅其根謂之保澤固本）而强其幹而弱其枝俾隆其本而殺其末之為者也扶質立幹本道根真花明葉秀眼界一新客有訪醉隱於天香亭者不覺誇然而嘆曰向之蕪

穢焉其治也觀乎殊制甲天下可也醉隱曰向之卑藝使然也周其花者（歐陽文忠公花品序牡丹出洛陽者今為天下第一洛人唯直名曰花其意謂天下之真花不假曰牡丹而自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非其業也耘植非時灌揷（要術云揷也）無度責知自是忌能懷妬苟一矯衆枉不涉叢挫阿諛橫議雜然應和明其幾務執以不可謂出于彼非出于我或僅有所求微有所挫爭引其功相推其過思求其治焉可致也余承其弊特任其責推心於物旁搜遠索索彼得失洞研究覈從其可從革其可革紬諸荒惑採諸幽賾舉諸明筭運諸成策辨乎根蘖（根蘖見白氏長慶集畫蒙訓邵東野圖言洛中牡丹之盛以洛人以根蘖而知花之高下者知花之上也）定乎名色甄其瑰奇（甄吉然切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廉其瑕讁吡以殿最（驪珍花品序花以優劣為殿最吡以致切物次第也）品以資格然以陽和沃以膏澤窮精極智馳神運思孜孜夙夜不落吾事粗有是治無足齒也然天下之事曷嘗有異於是邪九土一臺也六合一圃也百花一王萬國一君為國之道在布此花之政也（半露臨政虛帙司直之謂也）經國之要寔理此花之仕也（種其所以殖其枝壅其本而殺其末之謂也）緒言未既客茫然進曰旨哉言乎旨哉言乎願以所聞書諸信史刻諸金石以壽其傳終古不感天香亭頌第紀風聲未勒磨崖蒙何以寧用是遂决敢獻其銘銘曰薄搆其亭于彼露座桃李無言燕雀相賀余作此賦會姪子輩通傳誦詠往往質問其所疑予時有疵（音慈）蠹（音妒）之瘢未聞及為酒所困倦於應對因命書史為音注其所請以示之

度香臺

宋張鎡詩（注度香即蠟梅也）

風篁弄踈晴幽蹊自來去氣韻妙無涯花中黃叔度

越香臺

宋陳季陵

洛佳木寄深塢自與春有期幽姿誰復省軒軒頗矜持真賞儻已遂清香襲人衣士為知己死此語良不欺

天與清香臺

元陸子方集天與清香臺記

沙山之麓陸公家焉後圃梅數十本虯枝偃龍綠苔封樹瑤英玉華照映岩谷一夕步月下顧盼若有所營乃呼卒肇土命工庀材甃以文石結構其上高簷四柱平瞰花頂如素綃千丈橫抹闌角如游化人之居雲影所照目眩不得視也臺成未名賸客落之酒半酣有客離席言曰公知造物私於此花者乎草木之香衆矣今夫紫莖歧葉赤花黑實名曰蘭蕙其香幽而野形如鼠李葉黃花白名曰椒桂其香辛而烈汝南之蓮未發而菡萏已發為芙蓉雍州之菊一名曰日精一名曰女華是二香者幾乎清矣然隕霜既繁苦雨淒晚則荒落無

迹。攬衆芳之蕪穢。耿歲寒而獨清。昔非梅也歟。天不與之。凡花而獨與之梅。非私歟。與梅相知者。莫如林君復。願摘君復天與清香之詩。以名公之臺。何如。予時在座。顧謂客曰。予謂君復以清香許梅。予殆非也。彼以自况爾。咸平景德間。處士名蓋天下。而一童一鶴。終老布衣。其節清矣。嘗記處士居西湖時。雪夜踞爐煨詩。倦而假寐。宜與神會。覩一處子于林之下。薄粧靚飾。宜笑的皪。歛裾少進而言曰。妾藐姑射山之神人也。爲帝司琪花之林。帝以君清節不仕。世胙孤山。以表湖曲。配食於水仙之宮。辭訖。揚佩而逝。處士驚覺。推戶出遊。但見平林踈風。野芳微度而已。今集中紅艶清香之句。疑當時所賦者也。處士與公固一派人。然心甚似。而迹不同。處士在山日與梅親。公屢出山。歲與梅踈。方其涉淮歷齊。以入燕。歸而戍紫陽使金陵。已而持節鄉郡。按轡杭秀間。星霜十換。驛居野處。當是時。故園之梅無恙。而香有不聞者矣。乃今名遂身退。幅巾歸第。登高折花。倚欄索笑。而吾與二三子。亦得以撰杖屨。侍樽俎。抵掌高談於臺上。此樂非天與耶。客良久曰。子言甚善。敢問君復遇仙事。出何書。予笑曰。龍城後錄也。公顧小史。取筆誌之。

香遠臺 臨江志。在江州舊名。奈月旁蔓茶蘗。郡守黃公寔改今名。

環榴臺 王子年拾遺記。吳王潘夫人之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夫人容態少儔。爲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爲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感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吳主見圖而嘉之。以琥珀如意撫按則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感人。况在歡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于後宮。果以姿色獲寵。每與夫人遊昭宣之臺。恣意幸適。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寫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特爲妖矣。權乃翻其名爲榴環臺也。

昭宣臺（詳見上。）

泣筍臺 安慶府志。在望江縣治北隅。乃山阜之地。形勢若臺。舊傳有竹一畝。每冬雪中。即有筍茁土。人相傳泣竹之所也。按孟宗字恭武。江夏人。事母孝。嘗爲雷池監官。有寄鮓與母事。而母在江夏審矣。今云泣竹之地。豈好事者因監池于雷。而地偶生筍於冬雪。慕孝子之盛。而欲勵乎俗者然也。故存之不能。無辯於此云。宋史蕭服傳。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爲本。訪古跡。得孟宗泣筍臺。葺亭臺上。俾民知所嚮也。

嘗穀臺 平陽志。在隰州東五十里。合桑村小而卑隘。傳以爲神農氏嘗穀於此。臺北一里有廟貌。居人歲時致祭焉。

耕緑臺 宋真宗詩。花村犬吠可能無。但使三農力有餘。千畝秋成雲漠漠。一犂春事雨踈踈。登臺想見同民樂。上考何妨亦自書。祗恐雙鳧便飛起。愛身寧許伴春鋤。

環翠臺 宋陸子靜詩。直從平地聳崔嵬。南向群山斗次來。盡此半春留客醉。莫愁一日不花開。水從緑野前頭遶。竹向芳菲歛處栽。目送斷鴻天外去。問他更是幾時回。

濃翠臺 宋張洞詩。君懷澹無營。瀟洒淵明伍。築臺面喬嶽。種竹環幽戶。糠粃身後名。徽纆腰間組。高風激奔競。株時非小補。李方叔詩。崇山界江粤。疑翠結雲臺。林壑紫烟散。澗道玉泉回。殊庭發真境。列士總仙才。遇高展遐眺。賞靜豁幽懷。晨霞閟金蘇。陰露溢瓊盃。松喬果可學。淇遐信堪哀。遠客多士思。薄宦妾塵埃。行當結瑤軫。因此求蓬萊。張翥詩。仙館深岩寂寞濱。千巖濃翠濕無塵。築臺一日臨風雨。騎石中宵使鬼神。潭上晝遊魚聽瑟。花間春醉鳥嘶巾。山靈不是藏真境。留待雲棲學道人。

蒼官臺 金耶律鑄詩。誰賛君侯締構功。盡收形勝壓天東。洪流下瞰朝宗遠。疊嶂橫陳保塞雄。鳳闕凝眸雲巘露。鷄林指掌樹冥濛。驊龍似識登臨意。時攪寒梢弄晚風。層臺重到記登臨。物態熈熈春意深。手撫長松望西北。晚雲千傾似歸心。

碧虛臺 宋阮閱詩（注臺在郴州）。節竹枝彎筏盖槎。登臨身覺在煙霄。千峯險似三川峽。一水聲如八月潮。

寒碧臺 四朝聞見錄。南園實武林之東麓。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宋少師韓侂胄。築臺其中。名曰寒碧。

紫臺 文選江淹恨賦。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唐杜工部詩。一去紫臺連朔漠。（注王昭君臨行掩袂曰。使妾別紫臺椒房。和親朔漠。大將軍能無愧乎。）

眺遠臺 宋蘇穎濱詩。山似高人悵遠人。不登高處見無因。築臺土石無多子。照眼峯巒得許新。陣馬奔騰時絕遠。風濤舒卷忽無根。白雲自是逃名處。猶恐此中藏隱淪。

眺望臺 宋趙抃詩。治圃我依浮石難。築臺分占白雲山。三秋一日登臨外。千里同風咫尺間。峯黛陰晴長黯黮。潤琴朝夕自潺潺。休官誰道何曾見。林下如今兩處閑。

觀望臺 樓觀本記。尹喜宅。南山阜上有館舍。即大夫觀望之臺也。昔老君於此山騰空。時人因號曰老子陵。蓋非墳墓也。故爾雅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此之謂矣。

賞幽臺 洛陽名園記。富鄭公園。右旋花木中百餘步。有賞幽臺。

樂視臺 元一統志。在富平縣西南三十里。有漢文帝薄太后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盛
圈點監生臣畢三留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五

七皆

臺

三臺越絶記夫地傳三臺者大宰嚭逢同妻子死所在也去縣十七里晉書石勒獲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秀雅堂脞記蘇有姑蘇臺故號蘇臺相有銅雀臺故號相臺滑有測景臺故號滑臺

五臺隋書地理志五臺縣舊曰慮虒久廢後魏置曰驢夷大業初改焉有五臺山

輪臺猗覺寮雜記漢武帝征和中李廣以軍降匈奴上既悔遠征伐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欲田輪臺以東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乃者貳師敗軍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起亭燧是擾天下非所以優民弘羊不足道也田千秋身既為相豈不知其意而奉承之乃更以田輪臺為請蓋千秋以一妄男子上書旬月取宰相恐主意怠也故以用兵勸之為固位計爾前後為相者皆誅獨千秋免豈武帝悔殺相之多如悔用兵耶不然欲擾天下之罪比諸公大矣舊唐書地理志輪臺縣取漢輪臺為名貞觀十四年與庭州同置唐岑參詩（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渠黎單于已在陰山西戍樓西望煙塵黑漢兵屯在輪臺北上將擁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軍行四邊伐鼓雪海湧三軍大呼陰山動虜塞兵氣連雲屯戰場白骨纏草根劍河風急雲片闊沙口石凍馬蹄脫亞相勤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首秋輪臺）異域陰山外孤城雪海邊秋來惟有鴈夏盡不聞蟬雨拂氊牆濕風搖毳幕羶輪臺萬里地無事歷三年

晉臺東昌府志晉臺博平縣邑名

鑾臺濟南府志鑾臺邑名

麟臺濟寧志麟臺鉅野縣邑名

桓臺濟南府志桓臺新城縣邑名

瓊臺南海志瓊州郡名瓊臺

長臺宋唐仲友詩（長臺道中）衝曉入山去行行遵遠近灘頭橫略彴林表出浮圖岑飯田家餉松醪野店酤紅塵自擾擾心與白雲孤

相臺秀野堂脞記相有銅雀臺故曰相臺宋呂元鈞詩（相臺道中）北道風霜老未諳倦驅羸馬亦駸驔此行誰信游沙漠心逐晴雲萬里南韓琦詩（六韻答張宗益工部喜來爲龍圖寶學刑侍郎同主相臺）嘉客非期會如因病守邀靜俱知道勝隱不侍文招柳色堆瑤樹荷香湊綺筵幾迴杯興逸同欲御仙飆許綸詩（過相臺）胡兒吹笛醉秦樓月白風清只共愁魏國九京如可作錦衣能復故鄉留（月白風清亦樓名）元劉秉忠詩（自魏府入相臺）三疊陽關幾處聽又辭魏府入西行灘沙射日星星白堤柳逢春葉葉青山色忽於高處見水聲翻在下頭鳴愁誰三得黃華地飽着雲巢翡翠屏

邢臺宋洪邁詩（邢臺懷古）蕞爾邢侯國巍然昭義軍未能為晉重忽已被梁分壞沃連三郡時移北四君蒼茫懷古意群醜謾紛紜李壁詩北地霜濃九月寒馳裘破曉上征鞍也知骨相非麟鳳慚愧州人向宰存元劉秉忠詩（始到邢臺）十年抖擻客衣塵閭里歸來感慨頻百色衣冠渾變故五聲歌舞又翻新黃台總作墓中思坊巷半居鄉外人精舍東邊存舊宅問名都不識比鄰虎眉黃色照歸鞍雙眼增明見故山和氣一城情緒好征塵十載鬢毛斑昔年林下閑為貴今日鄉中貴是閑布衲襤衫人調笑如何不着錦衣還（丁亥始還邢臺）十年飄漢到鄉城里巷傳聞喜復驚老者相看更相命小童爭拜又爭迎忘懷不講世俗禮無外始知鄉黨情向日垂髫皆冠帶旋通小字旋知名清明側佐上歸鞍急到邢臺六月間萬里春風吹綠鬢一城和氣暖朱顏（庚戌再還邢臺）前春抱病至秋平九死真成得一生沙漠北歸身幸健鄉關南望眼增明鵲山突兀連天碧鶴水迴環湧地清親舊相看喜無恙二年又不到襄城宋誠夫詩春動空濠冰乍開孤城不鎖角聲哀常山祠畔邢臺驛月下征人匹馬來高彥敬詩（過邢臺）夜長客枕不勝寒人道愁懷待酒寬惆悵清貧介學士參除短當具杯盤

滑臺東郡志按水經云河水右經滑臺城北小城外大城高昌所築符堅亂後丁零翟遼據之小城內連弗登漆林猶存又周書滑臺貯粟以擬白馬津按述征記云登滑臺城西北望太行山白鹿巖王莽嶺冢於東山表也唐高適集（韋司倉往滑臺）飲酒莫辭醉醉多適不愁孰知非遠別終念對窮秋滑臺門外見淇水眼前流君去應回首風波滿渡頭崔峒詩（送馬將軍歸滑臺）玉門別後到滄州帝里相逢俱白頭自歎馬卿常帶疾還嗟李廣不封侯棠梨宮裏瞻龍袞細柳營中着虎裘想到滑臺桑葉落黃河東注杏園秋唐玄宗詩（送李邕之滑臺）漢家重東郡宛彼白馬津黎庶既蕃殖臨之勞舊臣遠別初首路今行方及春課成應第一良牧采奇勳張祜詩（送周尚書赴滑臺）楚謠襦袴整三千喉舌新恩下九天蕃輔雄都分節鉞蛟龍舊國罷樓船岷河已在兵鈐內棠樹空留鶴嶺前多病無因酬一顧鄢陵千騎去翩翩宋趙忠正德

文集（之羊臺）大羊何自假游魂。惟喔奇謀妙若神。沙漠宣威元有將。燕然勒頌不無人。山川流恨荒涼地。桃李無言寂寞春。呵炯孤懷古。何補猶能狂飲吐車茵。蒜味功名安用之。史堪心事巧相違。紙緣叔夜此生懶。更悟淵明前日非。客舍那知春色暮。東風但見柳花飛。瀟湘亭下煙波好。送我如將短艇歸。元王惲秋澗集（[illegible]臺道中）沙路無泥霧雨班。綠深紅淺惜春殘。清吟送飛鷲。遺木野色隨行。柳拂鞍。滿徑幽花和露濕。幾家墟落隔林看。行人羨煞居人樂。護向東風詠考槃。劉德淵詩（[illegible]）當年經畧草群英。（行臺曹吳大將軍五人[illegible]）（[illegible]）善政流風仰八紘。笑殺傳學漢天子。云何不義錫侯名。當今經畧草群英。善政流風仰八紘。惆悵斯民太無祿。却教鴻業失垂成。當年經畧草群英。善政流風仰八紘。悵恨發興奚數在。一襟清淚滴芩苹。當年經畧草群英。善政流風仰八紘。此日驚輿沙何許。白雲深處是蓬瀛。

邪馬臺（北史倭國傳。其國地勢東高西下。居於邪摩堆。則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

泉臺（唐段成式詩[illegible]）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兒女累。誰哭到泉臺。姜公頻要泉臺下。閟繐帳參參。

夜臺（陳周弘正詩。搶搶夜臺冷。點點泉燈色。唐駱賓王詩。千秋掩夜臺。高適詩。夜臺今寂寞。猶是子雲居。）

愁臺（五代史。後唐元行欽傳。明宗入汴州。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與行欽登道傍冢置酒。）相顧泣下。有野人獻雉。問其冢名。曰愁臺也。莊宗不悅。因罷酒去。宋王荊公詩。頹垣斷壍有平沙。老木荒榛八九家。（杜詩。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河勢東南吹地坼。（杜詩。大荒大地傳。又。吳楚東南坼。）天形西北倚城斜。（晉志。天形如倚蓋。列子。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缺東南。百川水潦歸焉。王康叢臺詩。[illegible]無人路。東西澗水走成斜。）傾臺語罷還登眺。岸幘詩成却嘆嗟。萬事因循今白髮。一年容易即黃花。（杜牧之詩。故人多易去。白髮等閑生。）

券臺（晦菴語錄。今人呼基地前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著。後見唐人文字中言其朝詔改為券臺。）

馬臺（續談助。營造法式。造馬臺之制。用石。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八寸。廣二尺二寸。其面方。外餘一尺八寸。下面分作兩踏。身內或通素。或疊澁造。隨宜雕鐫華文。）

鏡臺（太平廣記。東海馬侍封窮伎巧。為王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

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櫛沐。於鏡奩後臺下門開。有木婦人手執巾櫛。至后取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粉黛髩花。凡所用物。皆木人執繼至。取畢即還。門戶復閉。雜物疏。鏡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也。宋謝朓宣城集。玲瓏類丹檻。苕亭似玄闕。對鳳懸清水。垂龍掛明月。照粉拂紅粧。插花理雲髮。玉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七寶鏡臺（三國典略。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戶室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鑰。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開。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玉鏡臺（世說新語。溫嶠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惟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元楊廉夫詩。郎贈玉鏡臺。妾挂菱花盤。安得咸陽鏡。照郎心肺肝。）

千金鏡臺（北史。齊後主武成子也。志驕縱。為無愁之曲。自彈胡琵琶而唱之。和者數百人。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宮女寶衣玉食。一裙直萬匹。鏡臺真千金。）

玳瑁鏡臺（東宮舊事。皇太子納妃。有玳瑁細鏤鏡臺一。）

銅鏡臺（老學菴筆記。徐敦立嘗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用梳洗床。火爐床。今猶有高鏡臺。蓋施床。則與人面適平也。）

剪尺鏡臺（處州志。百丈山。在青田縣六都界。於松湫。五季時馬氏女居此。姊妹二人學道修真。後俱白日飛昇。至今巖上猶有剪尺鏡臺裾帶遺跡。）

博山香臺（宋曹彥約詩（次韻[illegible]宜德石博山香臺）水骨苔痕洞穴開。龍騰波湧碧崔嵬。煙雲靜向林中起。風雨飛從海上來。江外廬峯傾瀑布。日邊鼇頂對蓬萊。幾經兵火今猶在。拂拭還看貯劫灰。宋黃山谷集（博山香臺賛）石蘊璵璠。山得其來之澤。（文選文賦。石韞玉而山暉。魏文帝書。昔之璵璠。[illegible]）木無犧象。天閱不材之祥。（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禮記。犧象周樽也。左傳。犧象不材之木。亦見莊子。）屹金爐之突兀。其山海之來緻。（[illegible]）然以明哲之大。熏以忠信之香。俯仰一時。非智所及。付與萬世。其存者長。唐孟襄陽詩（題融公蘭若）芰荷薰講席。松栢映香臺。）

書臺（東宮舊事

皇太子初拜有栢書臺。太子妃有漆書臺。

燕臺 高麗圖經。燕臺之狀。如中國之有几按也。四角稜其鋭。白藤穿花。面分四隔。而以丹漆為飾。益以塗金裝釘。復增紅羅繡幃。四面垂帶。相比如羽。惟王館以假未終制。易紅為紫爾。坐床之制。與中國同。而高大多三分之一。

酒臺 高似孫緯略。晉舊事曰。酒臺二。金塗環鈕。按周禮六彝皆以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今時承盤也。今所謂臺盞盤盞。並出此。述異記。唐龍朔年己未。百姓飲酒作令云。子母相去離。拗倒子母者。盞與盤也。建臺者建盤拗盞倒也。自後廬陵徙均州。子母相去離也。建臺拗倒者。則天被廢。諸武遷放之兆。

燭臺 道山清話。溫公在永興。一日行國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

燈臺 摭遺新說。東山寺道覺。謂劉中明曰。某備蘇油如來聖象前。二十年不絕。積茲勝利。所謂無涯。中明曰。古者修行。子以身為燈臺。心為燈盞。增諸戒行為油。照一切無明。以油燭為勝利。即非也。（見仙）

鐵燈臺 述異記。晉孫泰字探順。有古賢之風。嘗於都市遇市鐵燈臺。既而命磨洗。即銀也。泰亟往還之。

光明臺 述異記。光明臺。槃燈燭之具也。下有三足。中立一幹。形狀如竹。逐節相承。上有一盤。其置一甌。甌中有可以然燭。若然燈則易以銅釘貯油。立炬鎮以小白石。而絳紗籠之。高四尺五寸。盤面闊一尺有五寸。單面六寸。闊五寸。

撤飯臺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列營奉天。渾日進單騎衝營。扶一蕃將躍馬而歸。蕃將奮身失其撤飯臺。軍中望之益擾。

輿臺 左傳昭七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臺於臺下所役。所謂人有十等也。）孟子萬章篇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注臺賤官。主使令者。

重臺 經鋤堂雜志。婢之婢世謂之重臺。評書者謂羊欣書似婢學夫人。米芾學欣書者。故高宗謂米字為重臺。今有人以非道進身。而人又求出其門。是亦重臺也。耆舊續聞。評書謂羊欣書如婢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世言米芾喜效其體。蓋米法欹側。頗協不堪位置之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效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臺者耶。李翀日聞錄。今人稱奴婢為重臺。

玉臺 陳思小字錄。庾友字惠彥。又字弘之。司空冰第三子。小字玉臺。晉中書郎東陽大守。庾希。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及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栢豁女也。徒跣求進。閽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鳳花臺 述異記。鳳花臺。君山鷓鴣名也。詳武字

蜂王臺 清箱雜錄。蜂王臺所處必造一箇大如棗。謂之王臺。詳蜂

蟻王臺 清箱雜錄。淳于棼尋古槐下穴。積土壤為小臺二。大蟻處之。詳蟻

金盞銀臺 百菊集譜。金盞銀臺。大如折二。此以形色而為名也。惟初開似之。爛開則其狀輒變。又金盞銀臺。心尖起深黃。四邊白。史鑄詩。黃白天成酒器新。曉承清露味何醇。恰如欲勸陶公飲。西皞應須作主人。許光曾詩。黃中素表折秋葩。恰似閒筵富貴家。晃耀西風深院裏。清標不減水仙花。劉蒙菊譜。銀臺菊名。菊之品第九者也。

小銀臺 百菊集譜。龍腦菊。一名小銀臺。出京師。

氷臺 趙德麟侯鯖錄。艾一名氷臺。一名醫草。

菰臺 海錄碎事。茭心生白臺曰菰臺。詳菰

雲臺編 苕溪漁隱。六一居士詩話云。鄭谷詩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余為兒時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余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玉臺體 唐權德輿詩。空閨滅燭後。羅幌獨眠時。淚盡腸欲斷。心知人不知。昨夜裙帶解。今朝蟢子飛。鉛華不可棄。莫是藁砧歸。萬里行人至。深閨夜不眠。雙眉燈下掃。不待鏡臺前。嬋娟二八正嬌羞。日暮相逢南陌頭。試問佳期不肯道。落花深處指青樓。羅隱詩傚玉臺體。青樓枕路隅。壁甃復椒塗。晚夢通簾押。春寒逼酒爐。解吟憐芍藥。難見恨菖蒲。試問年多少。鄰姬亦姓胡。一寸春霏拂綺窗。蔥花江上雪初銷。傷心燕子重來地。無復人吹紫玉簫。主人流落委荒墳。燕子還來壞我門。惟有桃花古時月。端端正正照啼痕。宋范成大詩。搖幔燈千朵。鉤簾月半弓。繡鴛翔澀水。金雀跌屏風。細意偏長袖。多情結短封。銅臺從晚晚。玉佩正丁東。劉履道詩。兩彎彎月眉端照。一朵鬆雲鬢畔歸。欲默不能言不可。嬌心無著見青衣。六曲鴛屏紫玉環。殘衣紅地繡雙鸞。相思未必君如我。一夜芙蓉翠露寒。行雲一夢去無蹤。鳳尾羅衾翠幔重。人壽幾何禁此別。海棠花下悔相逢。宋楊冉冉四垂春。綠霧低迷修去程。斜日半山煙

半嶺。人生不合遇傾城。梅聖俞詩擬玉臺七首　鸞衾羅薦開。翡翠香幃寂。胖帶鏡蓋明。移燈向東壁。（右欲眠）攜手出中閨。殷勤翅客期。盈期難不遠。回顧步遲遲。（右攜手曲）來時雲冉冉。去值雨霏霏。莫怪羅衣濕。荊王夢罷歸。（右雨中歸）昨日日暮別。今日日暮愁。猶認緗裙色。依依在石榴。（右別後）情來不自理。明月生南樓。坐感昔時樂。翻成此夜愁。（右夜夜曲）含情獨不語。落日憶中時。妾意與君意。相思只自知。（右落日窻中坐）出門自折製。纖手行自整。領作花上貌。長年承素頸。（右領邊繡）

還臺樂

陳陸瓊詩　蒲萄四時芳醇。瑠璃千鍾舊賓。夜飲舞遲銷燭。朝醒絃促催人。春風秋月恒好。懽醉日月言新。

三臺詞

程大昌演蕃露　三臺曲名。眾樂未作。樂部首一人舉板連拍三聲。然後管色以次振作。青箱雜記　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醉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龍常為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說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又劉公嘉話云。人以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按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為雀置於臺上。因名焉。又按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於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虎曰聖德。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群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知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爾。嘉話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群臣得名也。唐韋應物詩（諸鄴都故事。見漢獻帝建安五年。曹操破袁紹於鄴。十五年築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十九年造冰井臺。所謂鄴中三臺也。按樂苑。唐天寶中羽調曲有三臺。又有急三臺。餘見青箱雜記。）一年一年老去。明日後日花開。未報長安平定。萬國豈得御杯。　水泮寒塘始綠。雨餘百草皆生。朝來門閣無事。晚下高齋有情。

王建詩上皇三臺　不寐倦長更。披衣出戶行。月寒秋竹冷。風切夜牕聲。

宮中三臺　魚藻池邊射鴨。芙蓉園裏看花。日色柘袍相似。不著紅鸞扇遮。　池北池南草綠。殿前殿後花紅。天子千年萬歲。未央明月清風。

江南三臺　揚州橋邊小婦。長干市裏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　青草湖邊草色。飛猿嶺上猿聲。萬里三湘客到。有風有雨人行。　樹頭花落花開。道上人去人來。朝愁暮愁即老。百年幾度三臺。　閒身彊健且為。（一作閒身康健早為）頭白齒落難追。准擬百年千歲。能得幾許多時。

司空圖詩突厥三臺　鴈門山上鴈初飛。馬邑闌中馬正肥。日旰山西逢驛使。慇懃南北送征衣。元耶律鑄詩前突厥三臺　雕騎生馬射鵰兒。恰似征西小月氏。笑說漢家將野戰。得非是我受降時。　鴈門關北分降地。馬邑山南已拜（一作拜戰）旗。盡道漢家無願藉。錦帆終不有廻期。　後突厥三臺　陣雲寒壓渭橋低。四野驚雷殺鼓鼙。約定引還雲騎去。一時爭賣北風嘶。（突厥北保戰地。嘗為貢馬嘶。以為將敗之徵。）貔虎揚威指顧間。先聲已碎玉門關。向來香火情何在。已說元戎過鐵山。

鳳臺曲

梁武帝詩（古今樂錄曰。鳳臺曲和云。上雲真。樂萬春。）鳳臺上兩悠悠。雲之際。神光朝。天極華蓋道延州。羽衣昱耀。春吹去復留。唐王無競詩鳳臺何逶迤。嬴女管參差。一旦綵雲至。身去無還期。遺曲此臺上。世人多學吹。一吹一落淚。至今憐玉姿。李白詩嘗聞秦帝女。傳得鳳凰聲。是日逢仙子。當時別有情。人吹彩簫去。天借綠雲迎。曲（一作心）在身不反。空餘弄玉名。

臨高臺

樂府詩集（古詞言臨高臺。下見青水中有黃鵠飛翻。關弓射之。令我主萬年。若齊謝朓千里常思歸。但言臨望傷情而已。宋何承天臨高臺篇曰。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則言超帝鄉而會瑤臺也。）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原。魏文帝詩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為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宮。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齊何承天詩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凌太虛。攜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瑤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西海。濯洧盤。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穨窈冥。辭仙族。歸人群。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為遠想令心勞。謝朓詩千里常思歸。登臺臨綺翼。纔見孤鳥還。未辨連山極。四面動春風。朝夜起寒色。誰知倦遊者。嗟此故鄉憶。王融詩遊人欲騁望。積步上高臺。井蓮當夏吐。窻桂逆秋開。花飛低不入。鳥散遠時來。還有雲梯（一作仲）影。含月共徘徊。梁簡文帝詩高臺半行雲。望望高不極。草樹無參差。山河同一色。髣髴洛陽道。道遠難別識。玉階故情人。情來共相憶。沈約詩高臺不可望。望遠使人愁。連山無斷續。河水復悠悠。所思竟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陳後主詩晚景登高臺。迥望春光來。霧濃山後暗。日落雲傍開。煙裏看鴻小。風來望葉回。臨窻已

響吹。極眺且傾杯。張正見詩：層臺通清漢。出迥架重芬。飛棟臨黃鶴。高窗度白雲。風前朱幌一（作幌）色。霞處綺疏分。此中多怨曲。地遠詎能聞。蕭愨詩：崇臺高百尺。迥出望仙宮。畫栱浮朝（一作雲）氣。飛梁照晚虹。小衫飄霧縠。豔粉拂輕紅。笙吹汶陽篠。琴奏嶧山桐。舞逐飛龍引。花隨少女風。臨春今若此。極燕豈無窮。唐王維詩：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褚亮詩：高臺暫俯臨。飛翼聳輕音。浮光隨日度。漾影逐波深。迴瞰周平野。開懷暢遠襟。獨此三休上。還傷千歲心。王勃詩：臨高臺。高臺迢遞絕浮埃。瑤軒綺構何崔嵬。鸞歌鳳吹清且哀。俯瞰長安道。萋萋御溝草。斜對甘泉路。蒼蒼茂陵樹。高臺四望同。帝鄉佳氣鬱葱葱。紫閣丹樓紛照曜。碧房錦殿相玲瓏。東彌長樂觀。西指未央宮。赤城映朝日。綠樹搖春風。旗亭百隊開新市。甲第千甍分戚里。朱輪翠蓋不勝春。疊樹重檐相對起。復有青樓大道中。繡戶文窗雕綺櫳。錦衣晝不襞。羅幃夕未空。歌屏朝捲翠。粧鏡晚窺紅。爲吾安寶髻。蛾眉罷花叢。狹路塵間黯將暮。雲間月色明如素。鴛鴦池上兩兩飛。鳳凰樓下雙雙度。物色正如此。佳期那不顧。銀鞍繡轂盛繁華。可憐今夜宿倡家。少婦不須顰。東園桃李片時春。君看舊日高臺處。柏梁銅雀生黃塵。僧貫休詩：涼風吹遠念。使我升高臺。寧知數

片雲。不是舊山來。故人天一涯。又客殊未回。鴈來不得書。空寄聲哀哀。宋曹伯啓詩：築臺必臨高。風月有雙清。開窗必望遠。心目要俱明。築臺莫臨高。視下無隱情。開窗必望遠。何以應將迎。沈瀛詩：上臺意悲傷。下臺夢顛倒。不緣臺高下。心腸自草草。臺下東西水。水遠南北道。一水一重山。紅顏望中老。文與可詩：臨高臺。望故鄉。地千里。天一方。極目外。空茫茫。孤雲飛不我將。女得羽翼西南翔。吳沆詩：臨高臺。高高軒檻日照東。扶桑柱植西崑崙。上有明真紫霞客。厮征伯僑從羨門。月馭叱前驂風馭殿後。弁靈衣披拔溘晻靄。玉斧斷斷除頑冥。畫皇下兩耳。授以金簡文。相觀嘆極不容步。擬軼清氣排重閽。燃日誦黃庭。滴露抄韋編。羊歧之亡罔象得。蠻觸之角醯雞之瑞。臺一笑俱超然。高築黃金貯俊士。雲關玉鎖閉誰開。若非侍賴東風力。安得憑虛直上來。高臺峙崇岡。層宇鎖空霧。新晴洗雙目。千里在跬步。霏霏漁浦煙。冉冉富春樹。風花不我私。何以埋愁緒。誰能向此境中有浮雲變。浮雲吹不開。不見行人去。元謝巽泉詩：崇臺凌空起。登者邃雕闌上。窮黃鵠近下見。清水奔高振。飛霞珮俯挹。承露盤。甍實雙闕正嵯峨。萬年安柏梁。歡宴夕。未足誇奇觀。

一年三築臺

左傳莊公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西漢書五行志：莊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

妨農築臺

左傳襄公十七年。宋皇國父爲大宰。爲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

執手登臺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太子蒯聵獻人將殺之。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

彎弧登臺

通鑑周外紀。宋景公使工爲弓。九年而成。曰。臣精力盡矣。歸三日而死。公彎弧登臺東射。矢踰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觴於危臺

類說：梁王魏嬰觴諸侯於危臺。魯君曰。昔帝令儀狄作酒。禹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調五味以進。公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强臺。左江右湖。其樂忘死。王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

主君之調。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梁王稱善。

登臺言志

唐太宗詩：登三臺言志：未央初壯漢。阿房昔侈秦。在危猶騁欲。居奢遂役人。豈如家四海。日宇罄朝倫。扇天裁戶舊。砌地翦基新。引月擎宵桂。飄雲逼曙鱗。露除光汰玉。霜闕映雕銀。舞接花梁燕。歌迎鳥路塵。鏡池波太液。莊苑麗宜春。作異甘泉日。停非路寢辰。念勞慚逸己。居曠返勞神。所欣成大廈。宏材佇渭濱。許敬宗詩：和前。中天表雲樹。載極聳嶢樓。聖作要玄造。軒何後聿修。高門符令節。形勝總神州。企翼搏翁華。飛甍燕雀遊。綴星羅百拱。緣漢縛三休。旦雲生玉爲。初月上銀鉤。妙管含秦鳳。仙姿縈斗牛。形言防志逸。粹藻發嘉猷。荷生無以謝。盡瘁竟何酬。

築臺候玉女

舊唐書：五軌傳。武德元年。高祖封軌爲梁王。二年。遷尚書左丞。鄭晚隨使者入朝。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時有胡巫惑之曰。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遂徵兵築臺以候玉女。多所糜費。百姓患之。

脩飾池臺

仙愚錄：唐高宗時開府儀同三司鄂忠武尉遲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脩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年七十四以病終。

壘石爲

臺（宋史錢惟演傳惟演子暄知台州台城瀕地下秋潦暴集鄉地瀕人多即山爲居暄爲增治城堞壘石爲臺作大隄扞之）

敲擊門臺（射狩頗要宰相動止僉有據槷神衛之所以秦中歲時記言宰相儀仗有頳丰頭形者即是也今之宰執出入其金吾先以物敲擊門臺謂報警㩳槷神也）

無宅起樓臺（趙善璙自警編處士魏野贈萊公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坐中無荅丁謂令譯者謂曰朝廷初即南方須大臣鎮撫萊公暫撫南夏非久即還）

繡草宣臺（兩陬雜錄寒食賜侍臣帖綵毬繡草宣臺）

金針織女臺（文昌雜錄唐歲時節物七月七日則有金針織女臺乞巧果子）

僊石靈臺（唐薛存誠集僊石靈）臺賦　惟神化之所感何禎祥而必臻從將天而同德天與日而共新百靈扶於三善萬象資乎一人是以英聲遠被嘉瑞必陳於是祕其迹則如畫如曉圖其文則匪雕匪刻亦若緣業封同髮自彩非因染鮮無假飾雖真錄之可觀豈神功之靡測昔因煙消霧發苔滋文生狀若波起含日金明彩八千之綿祚著三代之珍名或鸞迴而鳳轉乍雲點而霜橫法無象積體備形聲信天筆之攸假實神斡之所成至如桂影宵臨星光夜燭分若珠聯連同壇續映朝霞以散錦流夕露以垂玉紀三皇之故事包五代之遺躅兒使洞河龍泳清洛龜沉既超前而種後亦扶古而光今所以管絃流韻鍾石鼓音宣獨妙符至理固亦道叶乾心想群瑞以考徵寔表盛乎貞紀騰茂實於千載激清流乎萬祀玄象與以呈祥靈山蹲以効祉明皇期（一作基）之永固與天地乎終始嗟微臣之菲薄屬欽明於春當望天闕以長謠願顧戀其何已也

心爲靈臺（莊子達生）篇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心爲靈臺一而不桎庚桑楚篇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容齋續筆（郭象云有持者謂不動於物爾其實非持若知其所持而持之持則失之陳碧虛云真宰存焉隨其成心而師之予謂是皆直論於言意之表之之言遠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本旨殆不然也書記洪夔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茍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釋者均而子所載故先而爲之辭）唐韋承慶靈臺賦　歲已殫夜向闌風威勁霜氣寒月斜臨於棟首河半落於簷端心耿耿而不寐魂煢煢而未安乃振衣起步以乙太息嚲怳於古今之津佇倏於天地之域專若天分地闢古往今來物之播爲成萬品人之生也配三才伊生人之爲貴咸賦識於靈臺彼靈臺者含粹（一作含精）而包惟神所止想四大之樞機執五成之端紀精靈之往復括（一作恬）性命之終始次憑惠而宣聽離假明而暢視六儀昧而永尊百骸運而爲使若衆星之拱璣極猶列國之宗王庭夫其號動陶甄範圍滋育質微用黃如土圭之準益端精靈器要譬灰琯之調涼樅撫二儀之幹運心明此而休復閑庶類之區分亦俟茲而大畜其室資明於洞亡飛軒奇精於軫軸靈筠梃防露之望孫穎秀梢雲之木其高也巍乎峻峙傑爾孤標上干日月迴往雲霄其深也如海之渟如淵之邃宵萬仞兮況以精潛九重兮隱而闕其平也周道如砥君子之表句其除也蜀門若劍小人之跂蹋綱性場而極覽博情圍而環矚鮮開曠而開擬多辯煙而甚從萌一緒而千變兆片機而萬觸無半刻而恬想乃終年而汨欲大木百圍而寂寂長河九支而屈曲怒則然火翕於衡巖喜則春露融於封想懼驚悚其若墜憂結念其如束或漫漫而川浮或迢迢而山屬縈霧谷而埋飛單思針懸而縷續其驚時也似飛蛾陵亂而投明燭其趨利也若駿馬聯翩而臻埸衆力方頹而猶騁量已傾而未足吹劍有而括炙輠挽鍼秩而銜利玉鍼俟下謀於山阜巨海見排於井谷沉浮兮靡定去就兮多定乍排下而進上忽出有而入無轉息而延緣萬古迴瞬而周流八區形寂寂於祉席慮森森於燕娛乃榮乃華如馳如驅甚飛猋之驕（一作嬌）言下太遺斧咒之遠倚衢雖杼軸而無已吾未知其所圓爾其清蜀兩貲咸勇表引有綬者而容首栽附之而益之多法於馬鏡爽明海所以相欺或外靜而中躁或情愠而顏怡或趨蹤而迹偶或言信而誠既眉睫而連（一作目）而相對山河萬里而在茲莫覩其深淺之實把捷見其俯僂之虛姿斷陰陽之不測匹神鬼之難期不可審之以權量不可卜之以蓍龜爭長而自我以守勝而爲帥設皇綱而懸帝制張地絡而舉天維雖衆條之所檢轄在斯軌而不能持懲善惡於運祀詐賢愚於舉冊軒昊用之而司契堯舜守之而允定湯武任之以爲王桓文杖之而作伯弘聖道者謂之周孔肆凶德者稱爲桀跖體仁成曾史之行毓智舉良平之策六國起交爭之搆三方構鼎峙之迹故焚書而騁恭臣誦典而宗儒詔說脅而獲誅新諧原而受斥軻發憤而揮匕如覩楹而抗璧蕭朱始諧而末暴所耳始好而終隳寵包訴而貶軾牢縕邪而附石究迴究於今古鬱續紛於載籍匪外物之所嬰諒乃心之攸適若乃無損無益不盈不沖

湛虛明其若鏡，坦宏量其如空。靜凝神而合道，動應物而收功。待至無於象外，乘妙有於寰中。既胎合而懸解，且兼忘而大同。象罔之珠易索，蒿之用無窮。入窅冥而超宇宙，翔寥廓而轥樊龍。斯上聖之神理，邈先幾而感通。諒凡情之靡及，徒仰止於余衷。至於宅義依仁，據貞履順，崇禮讓之高閎，倚溫恭之墻仞，赴巘（一作鼓）壑而全忠，處龍鄉而執信。情居損而能酌，時處遜而無慍。（一作遵在位而不矜）遊書圃而摭芳，掞文河而操潤，循雅度而成則，服嘉言而遣吝。乃懿士之清規，寔吾人之所徇。待時稀而知勉，飾微躬而底慎。思不忮而不求，絕相靡而相刃。慨投筆而長想，聊綴音於末韻。

如登春臺

老子異俗章：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唐陸宣公翰苑集登春臺賦（以晴眺春野氣和感天為韻）春發生以照物，臺居高而處明。俯而望焉，舒郁郁之和氣，登可樂也。暢怡怡之遠情，觸類斯感，熙芳俱榮。風出谷以天驚，雲歸山而景晴。俛視乎皋，傍臨遠嶠，窮漢苑以周覽，亟秦城而迥眺。林巒彩翠，淨佳氣於逶天宮；觀參差霧飛甍於夕照。望莫莫兮望遠，感何深兮感春。登其臺則歷階而至極，應乎律故陰慘而陽伸，令行斯順，澤布惟均。視雖微而必審，思何遠而不覩。懿夫情之誘人，人罔或捨；時之感物，物莫能假。臺有春而必

望，春何情而不寫。條風始至，散灼灼之紅桃；穀雨初收，潤萋萋之綠野。天何言哉，生衆象。人有靈兮感元氣，既望春而可樂，亦升高而足賞。背同沂水，聊舞雩以永歌；登異觀，臺亭榭塏而增欷。周望既極，含情則多，媚遲日之未下，愛輕風之屢過。目眇眇以心遠，野悠悠而氣和，可以樂兮時之景物，壯皇室之山河。豈比夫騷士登樓而作賦，傾人在軸而為歌者哉。春無物而不滋，臺無遠而不覽。豈老氏之或論，伊潘生之所感。持其趣時之想遠，創意之義深。春非臺而何樂，臺匪春而罔尋。故望春者惟臺是履，登臺者惟春是臨。繫在物之有用，必從時之所任。儻自下而可託，庶升高而在今。苗方登春臺賦第二（同前韻）惟窮愁之伊鬱，嗟大塊之勞生。登春臺以寫望，獨觀化以娛情。熙熙然不知吾之喪我，悠悠爾方悟象之雖名。矧夫見千門之霽景，達六合之風清。夫何化之斯化，使無成而自成。樂以忘歸，歎盤遊之楚后；極而起恨，痛傷心於屈平。（未見晴字自韻）則知春之為氣，可以感人；臺之為高，可以觀徼。總山川以窮覽，極宇宙而遊眺。俯瞻魏闕，散嘉氣之氤氳；延望天門，登大明之晶耀。于時也三農伊始，百卉皆春。天地相近，雲雷解屯。伏太皞之在震，嘉句芒之御辰。以斯觀乎天倪，乃無所不至；以是觀乎王化，亦何遠不均。偕乎登臺之意也，寔與寔黨忘情，蓋寡獨有役於耳目，匪安排於原野。爭物以矜能，適升高而自下。庸詎知澹乎無為，道之所貴。起乎累土，采老氏之玄言；歌彼載陽，識詩人之所謂。方發生之導達，屬陽和之布氣。登臺謂何，惟興適多。玩韶景而則鶯聆，微風而轉和。雖黃鳥之可悅，無同人而則那。時來何歎，物至而感。思千里之遐騁，登九層以流覽。寒冢木喬，徒有望於江湖；藻鑑高懸，且欲呈其肝膽。故其取類也遠，寓興也深。庶鑒登高之賦，無遺入豐之音。（無遺一作入）張蒙登春臺賦第三（同前韻）達萬類者莫尚於和氣，鬱萬類者莫極於幽情。故登臺而豁望，得寓目於春榮。高臨乎雙闕，迥出乎重城。洞千門而拂曙，拔九陌於初晴。雲當軒而氣潤，風溢檻而光清。陰始分而土膏起，陽已靡而泉脉生。縹緲九層之端，希微四遠之眺。春啟興而搖蕩，興牽春而窈窕。鶴鵠來於東野，鴻鴈去於南津。爰煙霞而改舊，嘉草樹而含新。思欣欣於麗景，情艷艷於韶春。雖潛陰陽之義，且知天地之仁。我國家道洽衆靈，化函一（化兮）請夏吹律，豈勞於鄒衍；探音寧藉於子野。德被荒遐而有截，澤周品彙而無偏。因壽域以同歸，異樂郊而獨寫。是知氣之所感者情，情之所知者氣。氣苟達而內愜，情必洽而外慰。等波純綿之溫，若享太牢之味。固在極於美溢，寧止臻於騁辭。不然者，太昊之令何榮，老氏之言安貴而已也。

春臺峯兮鬱峨峨，巀亂嶙兮傳戊柯。聊登陟兮一過，攬春心兮未和。春臺晚兮光瀲灩，花鏡落兮如熒熒。遠思臨兮一覽，媚春心兮多感。感內外而重複，和自中而再尋。任三陽之榮悴，齊萬化以浮沉。風何知於虎嘯，雲何識於龍吟。猶春臺之蹈泰，與聖政之同深。

瑞載魯臺

宋王珪華陽集內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冬節詞語：陽生漢殿，合偶士之八能；瑞載魯臺，備祥雲之五物。

久汙天臺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耶？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汙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

位登天臺

宋歐陽公集余襄公神道碑銘：惟公位登天臺，秩正三品，遂有爵土，開國鄉州。

涉筆茗臺

宋李曾伯可齋集上江陵別帥啓：涉筆茗臺，鷹肅遂脫韝而去；吹竽酒室，烏亦由擇木而來。靡鮮濫

（觴禮粕之餘良以頗學祖立之事。）**迹厠金臺**（宋歐陽公集代晉學士啓所念名標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厠金臺。）（後叨居於始賞）**首築金臺**（宋劉後村集謝制置李尚書啓威行而草木知名令下而旌旗變色衍開玉帳首築金臺。）**明鏡非臺**（傳燈錄五祖求法嗣令寺僧各述偈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假有塵埃時六祖慧能在碓坊井臼之間夜書於秀偈旁曰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來觀心契法嗣遂定。）**臺州**（舊唐書地理志臺州貞觀六年處覺頃置西洛州八年改爲臺州無縣至京師二千一百三十五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六

七皆

臺

朝廷稱臺（雲麓漫抄南史凡朝廷遣大臣督諸軍於外謂之行臺自臺出師謂之臺兵武有自行臺被彈者因仍故號則自稱朝廷爲臺如言向臺及臺遣使之類是也與漢人言縣官無異甚至曰京師之城爲臺城梁呼建康爲臺城至今言之）**省禁稱臺**（近事會元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爲臺使卿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曰臺所求須調發曰臺所遣兵令人於他處指建康爲臺城非也晉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猶云大小城令於他處指成都爲小城非也。）**尚書臺**（事物紀原漢有尚書臺近事會元在司馬門內聽政門外魏都賦注曰升賢門內有聽政閣閣外東入有尚書臺）**文昌臺**（類說唐高宗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尋復資治通鑑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甲寅改尚書省爲文昌臺。）**都臺**（近事會元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文昌都省爲都臺至神龍二月二月詔依永淳已前官名。）**麟臺**（近事會元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爲麟臺至神龍二年二月詔並依永淳已前官名六典後唐改秘書爲麟臺唐宋之間詩各夜寓直麟臺詩　直事披三闔重闈秘七門廣庭轉雲淨狹室書爐溫片幌若虛襆風幔竹暗宣東山白雲意茲夕寄謀言白居易詩酬盧秘書詩世家標甲地官職滯麟臺。）**鸞臺**（資治通鑑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甲寅改門下省爲鸞臺宋史程公許傳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叙州宣化人遷將作少監上言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諸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析五行使公許繳申省萬之格不行徑揭黄榜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容臺**（淮南子夏桀之時容臺振而掩覆注行禮容之太常臺。近世以禮部爲容臺）**曲臺**（鄭氏譚綺稱太常寺曰曲臺。武陵圖經在郡提刑司西獨舊廳側取永嘉陳謙所書詩云宗伯舊爲丞曲臺令作長欽聞孔聖言德理政刑上宋李曾伯可齋集賀陸常卿兼修注啓議主曲臺任稽古禮文之事書言直筆爲御朝言動之司。）**銀臺**（唐書貞元十二年左右十軍使奏鑾駕去冬幸諸營於銀臺門

外立碑紀聖迹太和九年九月帝幸右銀臺門觀門樓與功大中二年正月修右銀臺門樓又曰唐肅宗乾元二年御史臺大理寺重囚載推斷來畢李輔國進詔銀臺一時縱之又曰宣宗大中二年神策軍修左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墻至睿武樓禁扁唐左右銀臺有二一在東京宮城內一在大明宮東西李白詩君登金華省我入銀臺門五代史梁以正衙東偏門為左右銀臺門宋史淳化四年八月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始同知銀臺通進司視章奏使牘以稽出入九月乙巳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進司夢溪筆談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乃給事中之職當隸門下省故事乃隸樞密院下寺監皆行劄子寺監具申狀雖三司亦言上銀臺主判不以官品初今獨賜翠毛錦袍學士以上自從本品行東同樞密院雜司人吏主判食樞密廚蓋樞密院子司也四朝聞見錄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已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答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為僞歸咎奏邸報吏妄撰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判襄帥自列係笞射之淺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婚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繳進上至以楊公疏宣諭時相時相以咨白契勘後于上遂止劉下鈌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郎史

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復引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真文忠已居玉堂然以官非正從當劄有所可否亦止入劄已數奏楊公急於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都水臺

事物紀原漢武元鼎二年始置水衡初秦有都水丞於是水衡方有都水帝置都水謂之都水臺隋書百官志都水臺使者及丞各二人參軍三十人河堤謁者六十人錄事二人領掌船局都水尉二人又領諸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長四人

謁者臺

隋書百官志謁者臺大夫一人（從四品五年升正四品）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察授及受冤枉而申奏之駕出對御史引駕置司朝謁者二人以貳之（從五品）屬官有丞一人主簿錄事各一人等員又有通事謁者二十人（從六品）即內通事舍人之職也次有議郎二十四人通直三十六人將事三十人謁者七十人皆掌出使其後廢議郎通直將事謁者等員而置員外郎八十員尋詔門下內史御史司隸謁者五司監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尋又置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承議郎（正六品）通直郎（從六品）各三十人宣德郎（正七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正八品）將事郎（從八品）常從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是為正員並侍祿當品又各有散員郎無員無祿尋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自散騎已下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

司隸臺

隋書百官志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別駕二人（從五品）分察畿內一人案東都一人案京師刺史十四人（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置丞（從六品）主簿（從八品）錄事（從九品）各一人後又罷司隸臺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員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續談助大業雜記東都東朝堂南第三街第一司隸臺

留臺

海錄碎事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安帝時劉裕置留臺具百官　葉夢得曰兩京留臺皆有公宇榜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重臣休老養疾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郡政不當有訴於臺者正肅即為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

公熙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令甚嚴如國忌行香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宮觀後重臣不復為用常謂庶官比宮觀給使請俸差優爾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給與屬吏無異矣

東西臺

晉紀惠帝永興元年冬十一月乙未濟河張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劫掠後宮分爭府藏魏晉已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大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焉　宋治平二年祖無擇言門下與中書尚書三省其長官皆掌宰相之任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已將中書省與門下省對移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

西臺

（二事會元）唐龍朔二年改侍郎為西臺侍郎舍人為西臺舍人唐語林高宗朝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南臺南朝同武后朝御史有左右肅政之號當時亦謂之左臺右臺則憲府未

曾有東臺西臺之稱惟俗間呼在京爲西臺東都爲東臺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後人下名者呼爲西臺不知出何故事豈以其名上有栖字故邪趙璘歷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爲目璘因質之曰祠部改後唯有職祠司禮二號無祠曹之名爲以後漢趺龍碑司徒府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平決無不厭伏又晉朝荆州人爲羊祜諱嫌名改戶曹爲祠曹故誤呼耳老學菴筆記唐人本謂御史在長安者爲西臺言其雄劇以别分司東都事見劉誅錄本朝都汴謂洛陽爲西京亦置御史臺至爲散地以其在西京亦號西臺名同而實異也南部新書伊闕縣前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即先於小灘奇章公爲尉忽報灘出邑宰别筵觀之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爾若是西臺當有鸂鶒雙立於上即是西臺牛公舉杯自祝我有鸂鶒飛下不旬日有西臺之拜常談桂錄歸田錄俚語云趙老送登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登臺世長深惡之後竟死留臺也

三臺

數類　漢稱三臺謂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也（見漢官儀）又錦帶書曰蘭臺謁者臺御史臺爲三臺蔡邕傳曰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漢之蘭臺本藏書之室御史大夫有兩丞其一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故曰中丞持書即蘭臺也蔡邕自侍御史轉持書御史遷尚書爲周歷三臺是以御史臺蘭臺尚書臺爲三臺也（持書御史書本漢宣帝元鳳中月路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言深采覽之季秋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持書本治書也書避高宗諱自持書御史復置中丞云）隋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謂謁者司隸御史三臺也

五臺

數類　唐高宗龍朔二年改尚書省曰中臺門下省曰東臺中書省曰西臺秘書監曰蘭臺御史臺曰憲臺故有五臺之號唐新語曰高宗時姜恪以邊將立功爲左相閻立本爲右相時以年饑放國子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謂此五臺也

行臺

南史梁本紀　元帝始爲湘東王太清三年三月侯景陷建鄴武帝崩詔授帝位假黄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焉與地紀勝云唐武德時建東道大行臺於蔣州資治通鑑昭宣帝天祐三年十月丙戌王建始立行臺於蜀建東向舞蹈號慟稱自大駕東遷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封拜仍以榜帖告諭所部藩鎮州縣元一統志陝西華昌有宋紹興九年胡世將爲宣撫所駐治爲行臺其後鄭剛中亦然

漕臺

合肥郡志　宋設漕臺以轉運江襄漕事陸公張士元嘗爲使建倚古閣今在東北隅有基豫章續志轉運使始於唐開元二年（以河南少尹李傑充水陸轉運使）十八年置副（以宣州刺史裴耀卿爲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爲之副）國朝因之官制名稱少異又有判官考之實錄開寶九年知昇州楊克讓兼江南諸州水陸計度轉運事職兼東西兩路故治不在豫章太平興國二年知洪州王明兼江南西路轉運使時止以郡守兼之故漕臺未有治所雍熙中楊緘漕江西實始爲治焉在府城東北二百四十步後經兵火紹興四年轉運使張澄復新之（有東廳題名記）改卜于子城東門外二十餘步總以外門分爲東西兩衙僉廳居其兩門舊無門上循東西兩司左右廡往來淳熙十年九月漕使蘇峴始爲之於後漕使不並除臺治亦偏廢暨年既久悉多圯壞紹定改元運判史公彌忠悉徹其舊鼎建爲一規摹宏敞大非昔比宋韋驤集福建曹臺題名記　聖宋諸道置使曰轉運者維以姓度曹轍爲名而進賢舉能發姦摘伏養兵止盜治獄均役省刑罰平訟詐究利病審因革凡州縣之所得推而行者無不兼總而督察之朝廷倚其言以爲黜陟取舍之信其任豈輕哉閩部八州號節鎮者三而督府居其一領縣四十六占籍之戶無慮百餘萬儒冠搢紳布滿朝野公卿輩人間出其間漸陶薰灼可謂至矣而紋據桀黠怙險肆鷙於霧山烟海之閒者無時無之猾吏舞文謝賕與夫頑頑嚚訟之俗飾詐交訟亦倍蓰於他部歲之用度以萬計緡者百有二十穀帛不與焉而所入不足以枝其費貢輸之金當十之三出於巖崖不常之產市於蟻聚枿手不逞之徒以塵不可避之期會運致桀於險阻儲偫病於蒸溼即山以鑄煑海以販緩之則害法急之則滋寇凡此者皆所宜督察區處而必知要之所在然則居是任者尤難其人太平興國初始遣轉運一使至慶曆中增置判官元祐之制或雙除而不遣使副然使副判官稱號則殊其綵權曉領一也自置使臣來百餘年間類多聞人其風績播在人口固有班班可稱者指其顯榮則丁寵二公致位丞相登侍從者凡七八人蓋亦盛矣而治事之廳題名蔑然無以示遠豈前人有所未暇耶殆忽爲細故而不爲之爾僕承之于此行將受代因求諸舊牘得其姓名次以年月其不得者闕而不書乃刻寘東壁且虛其末以俟繼至者以補一時之遺而使來者有所考究焉

宋强戢聖詩送漕臺感書　郡縣齊瞻使者塵馬蹄行處是霜威前驅寧免為負弩高謝未能圖拂衣顧己自知吾道在折腰甘被俗人譏古來萊足皆貧賤伊起耕夫呂釣叟元耶律鑄詩先賀先生美赴漕臺成行有日要以贈言某以同僚之義不敢謙默亂構荒拙以叙別意　執簡聯司弄閑餘一麾更署漕臺書癡聾多識門喧雜瘦馬東歸食有魚盞底夜明閑照影琴中流水弄虛徐紫微光動君先去誰謂功成獨不居來歸頻詩錢呂子敬赴漕臺　北風吹海波寒氣已慘栗歲功方告成上計倉廩實大府督先期利城群彥集公來親奉辭王事有遠役入登和鈞堂諮諏侍前席力陳功利源首先二三策民實吾同胞苛痛體均一商賈趁懋遷負販致其力上以奉王供下以和民食嗟余忝命吏三載貳下邑適丁歲屢歉誅計虛所入使車勤遠人問俗考肥瘠念茲災疹餘推類減其籍寒者煦之溫飢者哺之粒胥非大府嚴雲雨手轉劘公歸啟顏問為我對以臆倘能出泥淖窮困非所惜相期在歲寒梅邊問消息

御史臺

燕語考異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已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金臺門上獨設鴟吻亦非他官司所有也長

安志按鄴都故事曰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蓋以權宜耶譚賓錄曰北開者或云是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近故開北門元和四年御史臺佛舍火罰直御史李膺一季俸料鄭氏譚綺御史臺謂之霜臺憲署憲府栢署栢臺烏府烏臺黄文獻公筆記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東漢傳但稱御史府後人多引傳故事稱栢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隸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而門下為東臺中書為西臺秘書為麟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為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今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州郡唐以稱三司監院之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漢官解詁注云西京謂御史府亦謂御史大夫寺東京謂御史府為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而應劭漢官儀云廷尉掖貴上御史臺此則當是廷尉呼為御史臺非當行臺名也後魏書凡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

尚書令僕以下悉送南臺（注南臺御史臺也）北齊書御史臺掌察糾彈劾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檢校御史各十二人錄事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以為司憲府隋書百官志御史臺梁國初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常督司百寮皇太子以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執壽儀囊在前囊題云宜官吉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斷官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下分統侍御史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糾察不法殿中御史四人掌殿中禁衛內又有符節令史員隋高祖置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請革選御史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置御史自開皇已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御史臺煬帝時增治書侍御史為正五品省殿內御史員增監察御史員十六人加階為從七品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又置主簿錄事員各二人五年又降大夫階為正四品減治書侍

御史為從五品增侍御史為正七品唯掌侍從糾察其臺中簿領皆治書侍御史主之後又增置御史從九品唐書職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主簿一人錄事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書令史二十三人殿中侍御史六員令史八人書令史十八人監察御史十員殿中監一員少監二員丞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十二人亭長掌故各八人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六人殿中侍御史九人監察御史十五人武后文明元年改御史臺曰肅政臺光宅元年（分左右臺左臺專知百司監軍旅右臺專察州縣省風俗尋命左臺兼察州縣兩臺歲再發使八人春日風俗秋日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兩臺御史有假有檢校有員外有試神龍初皆廢景雲三年以兩臺望重糾寮苛察百寮欲其順乃廢右臺延和元年復置歲中以尚書省隸左臺月餘而右臺復廢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裹行內供奉或兼或攝號使下官亦如之會昌初升大夫中丞品東都留臺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主留臺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置）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外

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舊唐書職官志御史臺秦漢曰御史府後漢改為憲臺魏晉宋改名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名憲臺咸亨復光宅元年分臺為左右號曰左右肅政臺專知京百司右臺按察諸州神龍復為左右御史臺延和年廢右臺先天二年復置十月又廢也新唐書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冤而無告者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幸乘路車為導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遲明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押班侍御史顓舉不如法者文武官職事九品已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上及折衝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王入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九品以上自十月至二月袴褶以朝

五品以上有珂蕃官及四品非清官則否凡朝位以官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齒致仕官居上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文散官居職事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親王嗣王任文武官者從其班官卑者從三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同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居太子太保之下郡王次之國公居三品之下郡公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居四品之下侯居從四品之下伯居五品之下子居從五品之上男居從五品之下以前官召見者居本品見任之上以理解者居同品之下本司參集者以職事為上下文武三品非職事官者朝參名簿皆稱曰諸公凡出不踰四面關則不辭見都督刺史都護既辭候旨於側門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初拜以表讓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謝於正衙復進狀謝於側門兩班三品以朔望朝就食廊下殿中侍御史三人為使莅之唐會要武德初因隋舊制為御史臺龍朔二年四月四日改為憲臺咸亨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復為御史臺光宅元年九月五日改為左肅政臺專在京管百司及監軍旅更置右肅政臺其職員一準左臺令按察京城外文武官寮以中宗英王府材石營之殿中侍御史石抱正繕造焉神龍元年二月四日改為左右御史臺景雲三年二月二日廢右臺先天二年九月一日又置右臺諸道按察使宜停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又廢右臺依舊置按察使初置兩臺每年春秋發使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令地官尚書韋方質為條例方質刪定為四十八條以察州縣載初已後奉敕又巡每年不出使故事云臺門北開者法司主陰取冬殺之義或云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使向省便近故開北門蘇氏駁曰此說或近之矣若取冬殺之義則東都臺門亦合北開何故南啟況本置臺司以察冤濫是有國者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意以入人罪者乎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開元十四年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乖自古風聞之義至今不改蘇氏駁曰御史臺正朝廷紀綱舉百司紊失有彈邪佞之文無受詞訟之例今則重於此而亡於彼矣故事臺中無獄須留問寄繫於大理寺至貞觀二十二年二月李乾祐為大夫別置臺獄由是大夫已下各自禁人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為大夫引故事奏掘去之以後恐罪人於大理寺隔街來往致有漏泄獄情遂於臺中諸院寄禁至今不改西臺舊東鄰宗正寺後移寺於廢右御史臺其寺舊地並隸臺司故事其百寮有奸非隱伏得專推劾若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已上則書而進之并送中書門下故事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

告與者三司詰之（三司御史大夫中書門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開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敕御史臺宜置主事二人貞元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敕御史臺每月別給贓罰錢貳伯貫文充公廨雜費用八年正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推事多是制獄其中或有准敕便須處分要知法理又緣大理刑部斷獄亦皆申報臺司儻或差錯事須詳定比來部令刑部大理法直檢勘必恐自相扶會縱有差失無由辯明伏請置法直一員冀斷結之際事無闕遺其糧料請取臺中諸色錢物量事支給其功優等請準刑部大理處分敕旨依奏九年二月御史臺奏今後府縣諸司公事有推問未畢輒撾鼓進狀者請却付司推問斷訖猶稱抑屈使任詣臺司按覆若實抑屈所由官錄奏推典量決責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法處分元和四年御史臺奏諸道州府有違法徵科者請委鹽鐵轉運度支巡院察訪報臺以憑舉奏從之五年三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月轉準具員不加今請仍舊殿中侍御史舊例在任十三月轉準具員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侍御史舊例在任十月轉準具員加至三月今請減至十月從之十一年九月御史臺奏御史同制除官承前以名字高下為班位先後或多在前身在外及到却在舊人之上後先有忝

勞逸不均令請以上日爲先後未上不得計月數從之十五年三月御史中丞崔植奏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計月數者準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立班次即宜以勅内先後爲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參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爲懲創恐乖舊制殊未合儀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名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巍然在下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已後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爲定除拜上日便爲月數須觀績効豈繫旬時如有除官以後赴職稽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職事而已從之長慶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十惡及殺人鬭毆官典犯贓并造僞許良劫盜竊盜及府縣推斷訖重論訴人等皆是奸惡之徒推鞫之時盡皆伏罪臨刑之次即又稱冤每度稱屈皆須重推支證干人常被追擾若無懲革爲弊實深伏請今後有此色賊臺及府縣并外州但通計三度推問不同人皆有伏欵及三度斷結更有論訴一切不重推問限其中縱有進狀勅下如是已經三度結斷者亦請受勅處聞奏執論如本推官典受贓賂推斷不平及有冤濫事狀言訖便可立驗者即請以重推如所告及稱冤推勘又虛除本犯是死刑外餘罪於本條更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實亦請於本罪更加一等如所冤屈不虛其第三度推官典請於本法外更加一等貶責其第度官典亦請節給科處從之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諸道節度觀察使請在臺御史充判官臣伏見貞元二年勅在中書門下兩省供奉官及尚書御史臺見任郎官御史諸司使並不得奏請任使仍永爲常式者近日諸道奏請皆不守勅文臣昨十三日已於延英面奏伏蒙允許重舉前勅不許更有奏請制曰可（時段文昌自宰相出鎮劍蜀奏請官柱史肅官郎二人爲參佐以其職帶分銜上疏可知不適乎人表御史上中伯監察蕭希甫當中不了執左舉舊章議者以爲善）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伏以臺司奏報並有舊條昨因左巡奏昧闕已準勅料罰聞奏訖臣今檢尋條件本不該詳事須添改令可遵守伏請添一節文應諸司科決人致死雖不死而事異於常稍涉非理者並準前條聞奏禁城内不在此限庶得從今已後免有遺闕勅旨依奏寶曆元年九月御史臺奏常參官及六品以下分司官比來淹延動經累月今後常參官分司勅下後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司官請待臺牒到發限外若妄稱事故不發常

參官奏聽進止六品以下官臺司舉罰兩月俸料從之大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囚徒準勅科決者臣當司準舊例差御史一人監決如因稱冤即收禁聞奏便令監決御史覆勘者伏慮監決之時各懷疑懼務求省便難究冤辭恐至無告屈之人失陛下好生之理且臺司本定四推以鞫疑獄六察職事已重不合分外領推伏請自今已後有因稱冤者監察御史聞奏勅下後便配四推所冀獄無冤滯事得論理從之四年九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并監院等公事申牒臣當臺各令遵守時限并臣當司行牒勘事多緣準勅推勘刑獄或是遠方人事有冤抑凡於關繫盡須勘逐事節不精即虛滯屈比來行牒有累月不申兼頻牒不報者遂使刑獄淹恤懼涉慢官其間或有須且禁身動經時月者若無條約弊恐轉深臣等今勘責各得遠近程限及往復月數限外經十日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等各罰三十直如兩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勾官各罰五十直如三度不報者其本判官各罰一百直如涉情故違勅限者本判官勾官牒考功書下考如經過所由鄉有停滯其所由官等節級別舉處分其間如事須專行文牒諸處追尋亦須具事由回報勅旨依奏九年八月御史臺奏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合臺參官等舊例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尹以下並就臺參見其新除三院御史並不到臺參亦不於廊下參見此爲闕禮尤甚伏請自今已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等並請勒京兆尹及少尹兩縣令就廊下參見冀使稟奉之禮不虧臨制之儀可守臺司令史及驅使官諸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犯罪稍重者皆是愚人常態不可一一奏聞使欲隨事科繩又緣臺杖稍細以細杖而止大罪必兇狡不懲自今已後如有情故難容不足上黷聖聽者許臣等據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決訖報冀得戒懼之意稍嚴奸欺之心可革勅旨依奏大中元年四月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至如婚田兩競息利交關凡所陳論皆合先陳府縣如屬諸軍諸使亦合於本司披論近日多便詣臺論訴煩褻既甚爲弊頗深自今已後伏請應有論理公私債負及婚田兩競且令於本司及本軍本州府論理不得即詣臺論訴如有先進狀及接宰相下狀送到臺司勘當審知先未經本司論理者亦請且送本司如已經本司論理不平即任經臺司論訴若臺司推勘冤屈不虛其本司本州元推官典並請追赴臺推勘量事情輕重科斷本推官若罪輕即罰直書下考稍重即停任貶降以此懲責庶免曠官臣今月三日已於延英面奏

令臣將狀來。勑旨依奏。三年十一月，御史臺奏：應三院御史新除授月限，伏以當司官三十餘員，朝廷舊例，月限守官，年勞考績，令監察御史以二十五月為限，殿中侍御史十八月，侍御史十三月。所主公事，起自出使推劾諸色，監當經歷六察，糾繩百司，知左右巡使，監臨倉庫，四推鞫獄兩彈舉事，皆無敗闕，方得轉遷。承前遠地除官，或三月五月，然始到京，所務迍邅，貴延時日，年終考課，便繫虛月，官事勞苦，併在舊人。侍御史周歲而遷，或到城欲及滿歲，監察二年為限，或在外有至半年，致此依違，曹無督責。臣請起今已後，應當司官新除授者，並請以上後繫月，仍以上日在後者為新人，不得更數虛月，不唯分月直之勞苦，抑亦足遠來之道途。又三館奏請御史充職等，伏以臺司三院御史職在專臨，如繫他曹，必有所牽，況推鞫公事，察視百司，無不急才，以副欺限。儻或官留此地，志苟異衙，固非便宜，實亦乖當，如書府或須奏請，南宮可輟郎官，兩館忽將闕人，北省自有遺補。事理至便，兼不曠官。伏乞聖慈，察臣當司公事繁重，特勑中書門下自此更不許三館奏取御史充職，兼見有者亦乞落職放還。勑旨依奏。其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三院令史請準刑部大理寺例，許七考放選。勑旨出使及推制獄減二年勞餘，依四年。二月，御史臺奏：應文武常參官，本朝

及入閤，退朝不到，并連請假故久闕朝參等，臣今月二十一日，延英面奏進止，以班行務在嚴肅，令臣切加提舉。臣伏見元和元年，御史中丞武元衡奏，止於吏部兵部禮部尚書侍郎郎官等選舉限內，又廢朝參。雖事在奉公，猶奏請。董華近者以久絕提舉，稍涉因循，應文武常參官，多妄請假故，不妨人事，無廢宴遊，多務便安，有虧誠敬。以至上勞聖念，俾肅朝行。臣忝憲司，親承睿旨，苟或避事，實廣曠官。臣請起今已後，文武常參官等，除式假及疾病的然為眾所知外，有以事故請假者，並望許臣舉察錄奏。其所陳假牒，請準舊例，每牒不得過三日，每月不得再陳牒，如本合朝日，無故壹不到，請準常條書罰，再不到，臣請倍罰，頻三朝不到，請使具名銜奏聽進止。其進朝入閤，近例全合赴班，壹不到，準條已倍書罰，頻兩朝不到，使請具名銜聞奏，所冀臣僚稍加惕勵，班列得以整齊。勑旨依奏。職官分紀：三京留司御史臺，唐制自中丞以下，元額七員，中丞、侍御史各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唐會要：舊制，東都留臺官自中丞已下，元額七員，中丞一員，侍御史一員，殿中侍御史二員，監察御史三員。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都，致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死之。雖下自息）

（皆任留臺。以官注正以。）大曆十年，以檢校駕部郎中兼侍御史河運出納使蔣沇兼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十四年七月，以吏部郎中房宗偃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建中二年六月，以檢校秘書少監、水平軍節度副使鄭叔則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充東都畿汝觀察處置使。貞元十六年十二月，以給事中姚齊梧為御史中丞，仍東都留臺。元和二年四月，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盧坦為御史中丞、東都留臺。十三年三月，以權知御史中丞崔元略東都留臺。自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臺之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五代史職官志：後唐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為御史大夫。自後不復除。其年冬十一月丙子，諸道進奏上言：今月四日，中丞上事，臣等禮合置臺比期，不越前規，依舊傳語。忽蒙處分，通出尋則再取指揮，要明審的。又蒙問大夫相公上事日如何，臣等詳云：大夫曾為宰相，進奏官伏事中書，事體之間，實為舊吏。若以別官除授，合云傳語勞來。又堅令通出，臣等出身藩府，不會朝儀，拒命則恐有奏聞，遵稟則全隳則例，伏恐此後到臺參賀，儀則不定者。詔曰：御史臺是大朝執憲之司，乃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待整齊。藩侯尚展於公參，邸吏豈宜於抗禮，遽觀論列，可驗侮輕。但以喪亂

弘多，紀綱隳紊，霜威掃地，風憲銷聲。今則景運惟新，皇圖重正，稍加提舉，漸止澆訛。宜令御史臺，凡關舊例，並須舉行，如不稟承，當行朝典。時盧文紀初拜中丞，領事於御史府，諸道進奏官來賀，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喬德威等言：朝廷在長安，進奏官見大夫中丞，如胥吏見長官之禮，及梁氏將革命，本朝微弱，諸藩強據，人主大臣皆姑息邸吏，時中丞上事，邸吏雖至，皆於客次傳語，竟不相見，自經兵亂，便以為常。文紀令臺吏諭以舊儀相見，擬秉端簡通名贊拜，邸吏輩既出，怒不自勝，相率於閤門求見，騰口喧訴。明宗謂趙鳳曰：進奏官比外何官？鳳對曰：府縣發遞知後之流也。明宗曰：乃吏役耳，安得慢吾法官。乃下此詔。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為清望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正五品上，今始升之。三年三月壬戌，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贓罰、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勑宜依舊制，遂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皥為河南少尹，自是無省郎知雜者。開運二年八月，勑：御史臺準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振舉之間，紀綱未峻，宜遵舊事，庶叶通規，宜於郎署中選清慎強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五代會要：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三十日，

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謂之五使其推直有四推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凡京師外推則左右巡使臺鞫劾及出於外皆推直御史三院闕則他官權充推直官咸平中嘗置推勘官十員後罷又主簿亦專在臺鞫獄兩朝國史志御史臺大夫中丞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裏行主簿大夫國朝未嘗除以中丞為臺長凡中丞無正員則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清朝廷紀綱大事則廷辯小事則奏彈以郎中員外兼侍御史知雜事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隷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隷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隷焉凡祭祀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以御史二人充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左巡主之凡祭祀則兼監祭使三院御史四人官卑而入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者謂之裏行　景祐元年置以三丞以上嘗歷知縣人充慶曆三年以兩人為額凡文武常參班簿祿料假告皆巡使分掌又別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推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主事一人令史十六人主推四人書吏四人朝堂引贊官一人副引贊官一人知班三人引事司一人驅使官六人四園驅使官五人中丞一人秩從三品總判臺事侍御史一人秩從六品殿中侍御史二人秩從七品分糾朝班殿中而上言事監察御史六人秩從七品分領六察隨事糾正及監祭定謚皆屬之檢法官一人秩從八品主簿一人秩從八品檢掌凡刑法錢穀各一人從八品掌凡簿書及架閣吏額前司主管班次三人引贊官兼令史一人副引贊官兼令史一人知班驅使官兼書令史五人驅使官兼書令史五人守闕驅使官五人四推主推各一人書吏共三人六察戶察書吏四人貼司三人刑察書吏二人貼司二人吏禮察書吏各二人貼司各一人兵工察書吏貼司各一人二十六年十二月詔六察貼司共存留六人知雜司法司各一人後減六察書吏共以八人為額（以上中興會要）神宗正史職官志御史臺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六品各一人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及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失而中丞侍御史為之貳凡其屬有四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監察御史六人從七品掌以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分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及監祠祭定謚檢法官掌檢詳法律主簿掌鉤考簿書各一人從八品歲遣御史詣三省樞密院檢察付受稽失其應彈治事聽長貳或言事官論奏

非隷察官司亦如之應狀牒並參議違言惟彈章則否無所閡白凡察事小事則舉正大事則糾劾各籍記其多寡當否歲終條具殿最以詔黜陟大禮儀仗則中丞為使中都推鞫命官或重繫旬以因由報臺有詔獄則言察官輪治文武官卿監防禦使以下到闕授任之官應參謝辭者引見御史體驗老疾則試以拜起書札凡事經州縣監司寺監省曹不能直者受其訟焉舊以中丞兼理檢使侍御史兼知雜事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監祭使及行官制定員分職實領其事而使名悉罷分案十有一設吏四十有四（以上續國朝會要）三京留守司御史臺西京於分司官內差一員權闕或特差官權判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置臺專差官領令則三京皆有正官領之（以上國朝會要）兩朝國史志三京留司御史臺掌勾臺事各一人以朝官以上充掌拜表行香糾舉違失凡史吏有令史知班驅使官書吏各一人（以上續國朝會要）　真宗咸平六年四月詔西京留守司御史臺置令史驅使官二人祇應祭院管勾兩班大中祥符七年十一月詔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今後行香拜表不以官班高下止以知府兼留守為首先是刑部郎中直昭文館趙湘知河南府右諫議大夫陳象興權御史臺事象興自以官高立班湘上衷老倨慢本路轉運司以為言故有是命　天禧四年四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晁迥進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迥累表引年求解近職故也他官止云權迥以三品故云判　仁宗慶曆五年九月詔置南京留司御史臺　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置北京留司御史臺仍差太常少卿馬絳管勾　皇祐三年正月十八日以光祿少卿張子立權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公事　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太子太師致仕杜衍言臣男訢秘書丞通判應天府乞候成資日就差管勾南京留守御史臺公事詔候今任滿差權替年滿闕行以引年退居仁宗卹其耆德特從所請非常例也　嘉祐六年九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李柬之為刑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柬之以老自請從之（以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令三京留司御史臺添權判或管勾官一員仍差大卿監并職司以上差遣人須精神不至昏昧堪任釐務者充三十箇月滿替三京留司御史臺皆有常員至是增員以待卿監監司之老者國子監亦增之及宮觀仍不限員以待知州之老者三年正月二十六日詔應已留司御史臺差遣除兩制以上臨時取旨外餘候到闕體量定差　七月二十七日詔應三京留司御史臺添差大兩

省大御監。及職司資序人。依本人見任官通判例武臣即比類施行。若遥郡已上罷任及遥郡南班官元係文資內有功績殊異者。別取旨　四年四月十八日。新知許州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　元豐五年。九月十六日。詔應尚書吏部陳乞留臺宮觀國子監人年六十以上兼用執政官恩例者。通不得過三任。　崇寧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省言熙寧中。詔臣僚歷監司知州。有衰老不任職者。使食宮觀俸給。自後添支屢經裁減。而諸州供給亦無定例。今以熙豐以來條制參立三京留司御史臺。國子監。諸州宮觀嶽廟提舉管勾等官添支例為八等。差七十以下不得過三任。七十以上。曾任侍御史兩任寺監長官及職司中散大夫以上一任從之。宋會要太祖開寶七年。閏七月。詔除授京官差遣勾當縣除令中書依朝堂官例。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七月。詔御史臺推勘公事。其當推御史並須當面推鞫。不得垂簾只委所司取狀仍令中丞知雜御史。專切提點務在公當不得淹延。如經勘斷後。致人披訴抑屈。勘鞫不實。本推官吏重寘之法知雜御史與中丞別取旨　淳化三年二月詔京朝官除授替移。及丁憂免官請假身亡除

朝旨出落班簿外。仍令進奏院。畫時抄錄報臺。四月詔令後御史臺所勘公事。徒罪已上。案成後輪差丞郎諫議已上一員就臺錄問取伏款文狀方得結案以聞。　四年二月詔御史臺追勘外州刑獄舊例差驅使官從人賫牒徑往追取。若取受錢物縱放罪人漏泄公事。即勘鞫決停。　三月四日。詔御史臺勘事須中丞知雜當面引問。提舉催促。看詳款狀盡理。方得結案。若無干礙。遂旋踈放。不得淹延枝蔓。每追到罪人。即躬親問過。令史引於直官前。點檢公身及卧物。不得將紙筆文書刀子入獄。直官須輪次承事直即禁人送食。不得用甆器。先於直官前呈過。及出再呈。不得帶文書器令。以致傳達獄情。其推事須問頭碎款連穿長款圓寫。即經中丞知雜看讀錄問責伏款狀。方具奏案。其孔目衙直四推令史過勘事。曰不得出中門。因有病者。勾官醫人看治省視湯藥。日具增損由報。夏月即五日一湯刷枷杻令罪人沐浴。直官監視。勿令交雜。每酉時直官押令史點唱鏁牢。夜間公事。即據房旋開。在臺公人有因緣推勘乞覓錢物者。許人陳告決停。　二十二日。詔令後御史臺所勘公事。係徒罪已下。結成文案更不差官錄問。只委中丞知雜錄問。無致枉濫。　六月一日。詔臺憲之地朝廷要司。如聞近年。頗紊前制。立朝之士多闕於恪恭。執憲之臣務從於拱默。宜申詔有司。警諸司當思遵守典章審詳按劾。使搢紳之內各務恭虔。囹圄之間不聞冤抑。共致和平之氣。體茲勤恤之懷。其御史臺合行故事。仰令條奏以聞。應有刑獄公事中丞已下躬親點檢推鞫。不得信任所司致有冤濫。　九日詔御史臺四推主推四人書吏八人。自今於京東京西淮南河北四路選差。每有滿闕。即申轉運使。指定州府委知州通判揀選廉幹有行止能書札者。别日解押官補主推使州院前行補書吏給口券押赴臺試驗收補。　主推四年無遺闕與奉職書吏三年滿轉主推吏　年亦與奉職如無主推闕即候滿四年與借職若只願令州安排者主推與都押衙書吏與孔目官　　日詔御史臺不得於兩軍巡府司押差曹司　閏八月詔御史臺就勘公事令所差臺官於軍巡府司權抽曹司取勘結案申奏才畢發遣歸本處。　五年正月詔在京臣僚有過犯差官取勘結案申者不得隨班起居及上殿奏事。仍令御史臺具名牒閤門。　三月詔御史臺應干刑獄機宜候朝旨者即實封通進常程文狀止得通封　至道元年四月詔御史臺於三館不得與常百司雷同行遣　真宗咸平元年六月詔應丁憂京朝官所在具名銜及聞哀月日持服去處報臺置簿抄上候服闋前預奏候朝旨　十月詔中丞月給錢十

五千。知雜十千推直官七千　二月閏三月詔御史臺劾案杖罪已下責保在外不得禁留　三年七月詔御史臺糾察常參官進退出入。　十月詔御史臺徒罪已上奏案自今尚書省郎中已上兩省舍人已上從下依次牒請錄問　四年二月詔御史臺差朝官錄問軍巡院大辟罪人不得與本院官相見仍放常朝　三月御史中丞趙昌言言近例臺司多遣人吏巡察請依故事令左右巡使分其職有踰越法式者具名以聞從之　閏十二月詔臣僚勘鞫者除三司臣僚及開封府臨時奏裁外餘並即時劄送閤門不令朝參　五年六月詔御史臺勘事不得奏援引聖旨及於中書取意　七月詔御史臺於左右金吾二司凡差使公人每司抽三人在臺輪番差使月給錢二百以食茶之費一分　六年二月詔御史臺令後推勘公事令中丞知雜躬親按詳必須子細詢問御史臺推直官躬親勘鞫仍令知雜與中丞提點勘當其間被推之人别有申訴欲見中丞知雜明理仰引出更切審問不得只憑元狀子須令剖析毋致有抑屈如斷遣後却有偏曲其本推官或重寘之法中丞知雜别取旨　四月詔御史臺定職掌以十七人主事一人令史十六人朝堂引贊驅使官十二人四園驅使官五人兩臺驅使官一人主推書吏十二人所掌內推六案百

司侍制兩縣三衆仍舊外新賜職田六品三衆不行外縣三衆刑獄免從二衆見行六品一衆不行雜事五衆禮錢贓罰月中申支計解補並見行四推臺一臺二殿一殿二並見行五使右巡左巡監祭見行廊下監香使每入閤國忌臨時差六察吏察兵察戶察刑察禮察工察及宣敕公解二庫並見行本臺奏狀中書丞銜移牒三院書銜除閤門平空外自餘並不平空開封府九寺三監並云牒上臺臺中中書密院並云申狀 七月詔應諸牌印官有改移替見今御史臺即時牒禮部置簿追納 九月詔丁憂京朝官令御史臺畫時抄錄報吏臺司置簿舉行其合給官誥並送御史臺給還 景德二年九月詔御史臺應差官就勘公事量事大小給限牒報刑部提舉臺司常切催促 十二月詔御史臺所勘罪人並須依公盡理即不得言語怕嚇虛令招罪違者重寘之法 大中祥符二年九月詔左右軍巡凡殺害人命未獲賊令開封府別狀上御史臺專切提舉勘令追尋 三年三月詔御史臺公用錢令三司月給二百五十千其及贓罰錢更不分支給 五年八月詔尚省及諸司五品已下官各具本貫三代出身歷任有無遺闕家狀上御史臺自今新陞朝銜謝後並須準此具家狀納審官院遞旋牒送御史臺編聯收掌準備非時檢閱 七年五月御史知雜王隨言請以御史臺新降條目編為儀制從之 九月王隨又請命兩制撰重修御史臺記從之 二十九日詔步軍司差剩員五人於御史臺洒掃不得抽差當直 天禧元年十一月知雜御史呂夷簡言臺直所勾公事自來有同科同年及弟者多援認文牒有違礙望行條約勿使迴避從之 二年十月右巡使王迎等言準詔趙安仁所請重修定令式緣諸處文字悉無倫序難以編緝欲望且仍舊從之 仁宗天聖三年六月右巡使張億等言御史臺推勘公事可只就本臺差人吏不於開封府抽差曹司宰臣曰本臺自有四推人吏公事至少請如億奏從之 四年閏五月二日御史臺言近年外州差到四推人吏共十二人多未諳推事欲下開封府於使院前行內揀選有行止諳會公事者六人充候三年滿日如無贓罪節級給與御史臺主推前行與書吏候有闕於開封府依上項資次抽取填補從之 七年九月十一日御史知雜鞠詠言故事三院御史除朝參非公事不得出入并行人事近年以來看謁無度乞今後並不許非時出入從之 寶元二年四月中以御史王素言又申明降詔八年六月詔御史臺今後凡有刑獄文字更不供報許察刑獄司 寶元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侍御史方偕言見供職臺官有男女親家并五服內

外親覺許令相看從之 慶曆六年六月詔御史臺凡大辟因將決而獄吏敢飲以毒藥及諸非理預致死者聽人告論支賞錢十萬 七年七月五日詔御史臺自今後定奪公事如有人請求行用許人陳告支賞錢二伯千從權御史中丞魚周詢所請也 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陛下雖書閣諫爭然考其施用其實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換令御史諫官具員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之仍以尚書舊所置簿具其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諫官言事簿令以時勾檢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嘉祐六年正月十九日詔今後兩制臣僚許如諫官例與臺官相見從權御史中丞王疇之請也 七年正月權御史中丞王疇等言開料察在京刑獄司審奏府司左右軍巡皆省府所屬其錄大辟之翻異者請下御史臺竊惟府縣之政各存官司臺局所領自有故事若每因一囚翻罪用御史推劾是風憲之職下與府司軍巡共治京獄也恐不可遂行從之 英宗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舊十日一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上閤劄舍吏） 神宗熙寧元年六月十八日中書門下言御史臺季進班簿所供遷官職任去處並不開說其人見在任某人見待闕及無明具係堂除堂選審官院差遣路分兼多錯誤臺司點檢班簿內審官院依外任官闕到遂官待闕去處諸州進奏院申到外任官到任替罷姓名勾鑿外其見在京京朝官勾當差遣去處自來未有指揮多不供申赴臺致無憑勾鑿乞下三司開封府大宗正司都水監群牧司三館秘閣尚書都省諸司寺監鼓院檢院銓曹官誥院應今所轄諸司庫務到任替罷勾當京朝官畫時具職位姓名報臺庶得修進班簿齊整從之 二年正月二十三日權監察御史裏行王子韶言朝廷以職事官年七十已上及疾病疲癃者付御史臺體量可否此宜悉委有司豈可每煩朝廷伏況內外職任煩有事繁務劇之處其不能勝任者豈獨老病至於昏懦庸闇之人是能曠官敗事者也今必待朝廷指揮然後體量則所察者少而所遺者衆恐未足以澄清簪笏也臣竊見得替赴任官並有臺參臺辭之制自來只於朝堂與丞雜御史拜揖而已徒襲舊儀殊無義理欲乞今後臺參辭並須詣御史臺本臺每日令御史一人接見詳加詢察遇有老病昏懦之人即白丞雜再同審覈若委實不堪釐務者並許彈奏從之 二月十二日王子韶又言自來冬年寒食節放見謝辭正衙引對之時亦不曾到臺參辭其間頗有避見本臺體量多赴假故冀幸免故

有自到闕至出京。並不曾到臺參辭。已令後除朝廷非汎差遣。及請假依舊外。其得替到闕。及赴任出京。須候臺參臺辭。况節假自來止三日。不入臺顯不注滯。從之。　八月二日。詔三館秘閣。借會要付御史臺謄錄。從所乞也。　十一月三日。御史臺言。臺參辭臣僚。自來於朝堂先赴三院御史幕次。又赴中丞幕次。得以體按老疾之人。今若只於御史廳一員對拜。不惟有失舊儀。兼恐不能公共參驗。乞依舊制朝堂拜揖。如遇放常朝。即於御史臺。從之。　元豐二年十月二日。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皆臣任中丞日。舉臣今備位政府。理實為嫌。乞罷正臣、顏御史。於是權御史中丞李定言。臺官雖令官長薦。然皆陛下召對。以為可者。然後命之。取舍在陛下。不在所舉。今欲迴避。不過以為恩有所在矣。背公義而懷私恩。此小人事利者之所為。今選為臺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以備耳目之任。儻以區區之嫌。遂使迴避。則是以事利之小人。待陛下耳目之官。此尤義理之所不可者也。詔不迴避。　十二月六日。詔御史臺重修一司勑。八日。詔內外官司於中書尚書省三司。不以有無統攝。用申狀。唯御史臺於三司移牒。後又詔御史臺應官司冠尚書字者。用申狀。　三年八月三日。詔御史勘公事權罷本職。不得與在外官吏往還。從中丞黃履奏也。

復言本臺推鞫公事。至有逾年而後畢者。遂為行遣。以致淹久。欲乞自今本臺獨勘。或外官同勘。並令宿直。仍罷本職。不與在外官吏交往。而吏人食直隨獄大小。立以三等為之。給式大者三十日。中者二十日。小者一十日。過此雖獄畢。亦不給。而官負食緡。亦少裁損。詔尚書省立法。送中書省取旨。　七年二月三日。詔外任官乞赴闕奏事。如到闕無所陳其事。不可形於文字者。委御史臺彈奏。　十二月一日。詔應臺察事已奏。雖經恩不原。　八年九月十九日。尚書省言。朝奉郎試御史中丞黃履奏。本臺察案檢察官司稽違。其勾未發。閣滯書違式之類。係事理輕小者。欲止從本臺牒官司改正。仍不理。為官吏功過殿最。已依所乞。所有被察官司除官負依法減等無罪外。其人吏自合隨事上簿理為過犯。歲終比較。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十八日。詔應差除吏改事。畫黃錄到六曹。並畫時報御史臺。後省錄官。接從御史中丞劉摯請也。　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刊神宗皇帝舉御史詔于御史臺。從滕元發請也。　四年。詔邊機文字。不許御史臺取索。（此據職官志）　四月十八日。詔應臺察事已彈察。後及一月以上遇赦降者。其稽違本罪。不得原減。從侍御史盛陶言也。　七年七月十一日。殿中侍御史楊畏言。在京刑獄淹弊。近聞府縣中李實病雖身死。而本

臺牒府差官覆驗。乃係拷掠致死。不可不察。其糾察在京刑獄一司。今係臺察專領。欲乞今後若有禁囚死亡。專委御史臺定差。自來合檢驗官員。依條檢驗。從之。　九月十四日。監察御史楊畏言。應吏部銓量官吏職位姓名。請依三省樞密院。奏差除人例。關御史臺。以憑考察。詔今後銓量到人。依條關奏外。仍關吏部置簿籍記。　十二月四日。詔應獄死罪人。歲終委提刑司在京委御史臺。取索姓名罪犯。報刑部。數多者申尚書省。　紹聖元年。七月十一日。詔應御史臺見領舊糾察司職事。內錄問公事。令刑部右曹郎官施行。餘並仍舊。從御史劉拯言也。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殿中侍御史董敦逸言。伏覩朝旨。大理寺。讞異公事。徒以上送御史臺者。臣竊詳臺獄與開封府三院事體不同。本臺除承行官吏外。應干公人。兵級之類。多是旋差。日有添支食錢。及諸般費用。難以淹久。今乞所鞫之事。易為結勘者。乞依令來指揮。若根磨官物。或移文他路。未可遽畢者。乞別取旨施行。從之。　六月一日。御史中丞黃履、監察御史蔡蹈言。近詔以大理寺申請。自今御史臺彈察諸司違法稽滯等。人候朝廷批降大理寺。從本寺牒元舉發處。令責限取索送寺。書斷緣本臺紀綱之地。豈可代有司區區應報。請應彈奏諸司違慢等事。依元豐舊例。止從大理寺取索約法。庶

官司各安分守。從之。　四年九月七日。御史臺言。應非察案人敢入察案門者。乞依入六曹法。從之。　元符元年八月五日。刑部言。在京官司被受朝旨。乞依元豐四月以前指揮。關報御史臺。從之。　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詔吏部守令課績在優上等。即關御史臺。嚴加考察。如有不實。重行黜責。從吏部之請也。　徽宗大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比覽臺諫所上章疏。論列政事。挾情觀望。迎合大臣。公肆姆惡。務快私忿。乘間伺隙。枝蔓無窮。且以慶賞已行。而力請追削。臣僚放廢。則極意傾擠。罷革政令。損減員額。十去七分。而紛紜不已。撙節用度。省罷營造。殆無虛日。而裁減未止。託是以擠非。指無以為有。乞從究治。而後交章論辯。搖魘人主。沫動群聽。遂致在位在服。各懷畏縮。不安所守。發號施令。下多阻礙。莫知乎信。良由建明失中。措撫已甚。君弱臣彊之漸。不可不革。自今臺諫言事。若涉好惡。迎合觀望失當者。國有常刑。必罰無赦。應章疏不可施行。事並將上取旨。　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耳目之寄。臺諫是司。今言者不治激以徼名。則畏避以趨利。或陰交貴勢。顯比近習。職所當糾。縱而弗治。盛則俛首附麗。無則鼓舌詆訾。以此觀望。而取世資。何所賴焉。朕宵旰圖治。僕乎以聽言為難。有言責者。宜直道而行。必覈是非。毋俾大吏。毋滋舊習。　六年十

月八日臣僚言乞在京職事官與外任按察官雖未至通直郎並赴臺參辭謝從之。 七年七 十四日御史中丞王安中奏陛下躬覽萬機凡大號令政事皆出親翰丐又必詔憲司行下之[illegible]奉比者面蒙聖訓以謂承之之任視為空文臣聞命震恐思所以自効繹尋叢聚粗見本末契勘本臺政和四年建請修總官制格目成彈奏三卷續有所降付雖未經編纂亦循舊制應彈奏事並揭于牓初未嘗釐去御筆盡與海行舊條一時指揮不見少異臣恭覽御筆所謂告有以一道德嚴分守者有以隆道揆明法守者有肅朝儀者有整軍政者有正官制者有抑吏強者有戒元祐黨人復出為惡者有戒諸司奏請之有衝改者有戒監司守令不切遵守御筆者有戒侍從而下非職干預侵越者有戒除橫行落內職夤緣請求者有申敕常平散斂玩法為姦者有申敕和預買前期給價者有申敕夾錫錢妄傳文移者有申敕推賞濫冒不以勞能定等者有申敕明堂推恩輙有攀援者凡此皆大猷顯合與行馬失序等同為一格綱目混淆舊牓昏黑寖昧本意臣今已除已備成格目外則將本臺前後所奉御筆令覺察彈奏事專為一書每殿中侍御史以上即抄錄一本給付仍牓內鑒出御筆揭示其餘條令之首庶幾上可以嚴君父之命下可以儆有司之守從之 宣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臣僚言天下所恃以安者朝廷之紀綱紀綱所恃以立者臺諫之臣若臺諫有所畏忌受制於人必容姦於國而紀綱以壞是故人君惜之事權不繫於官卑不拘於大臣養其志氣使不挫於權豪不畏於彊禦雖其人未必皆賢其言未必皆當許以風聞而貸其不實之愆納以虛懷而開其敢言之路豈徒然哉凡欲以破姦回之膽救陵夷之患也方今天下平治朝廷清明然間有擅權挾寵之徒肆為敗常亂俗之愆蔑視風憲之官不啻奴僕之役若非懷以私情終必結為仇怨恐其攻己則先設隄防以拒其來聞其有言則廣行營救以反其罪不擿排以令事必中害以它非指切直者為沽名謂披忠者為訕上巧言令色千計百端是致發意欲彈者改遷抗章纔及者貶竄前者沉滯流落而不聊其生後者惴恐憂思而深以為戒忠義風采消委殆盡臺臣雖備位名存而實亡恐非朝廷之福夫彈劾之職當急先其大者譬如捕盜先其渠魁去草急在根本今使置其大者而言其小者是猶捨渠魁而收疲羸留根本而摘枝葉適以激其怒而滋其萌是豈除惡務本之意乎且姦人始兆在糾劾而非難其惡已成雖斧鉞而何及故治國者平時宜有直言預勇之士則悠久庶無姦謀指鹿之臣今陛下仁天廣覆智燭旁臨

賞罰如寒暑號令如風雷所以舉直錯枉防微杜漸者固不患不至所患者姦回植黨堅不可破牢不可拔或左右先容或前後救援不能無誤聞聽至有逆已行之命或方頒而旋改沮必罰之威或朝黜而暮陞蠹國害民之事或過而復熾欺公罔上之人或沮而復起國是動搖人心惶惑其根源不在於他在於彊援與知之間而已夫搏擊之任豈人樂為公議所存有不得已人孰不欲保其父母妻子孰不顧富貴安榮何苦取怨於權臣犯顏於人主邪聽言之道當以事觀苟惟在己無係則於人言何卹妄用預設隄防苟事干國體則亦何黨何讎奚事廣行營救臣願陛下深惟此理上體祖宗之成訓下為萬世之成規重惜憲臺之權優養直士之氣使姦回必劾而無遺罪戾必罰而無赦止其防備之私絕其救援之弊明出詔令自今凡臺臣有所論列與夫干請私謁拯救護惡巧為粉飾者真之重辟庶姦無所緣紀綱一正天下幸甚詔牓朝堂 三年五月三十日詔臺諫耳目之官辨忠邪伸枉直別勤惰明是非乃惟其職近歲任非其人懷諼罔上同于流俗小大之臣苟有勢援憑藉雖犯義抵法緘口弗言而內外尊君事上竭節首公不恤怨忌無所阿諛者摭以他事或受偏詞類遭彈擊使盡瘁之吏每懷顧避弗敢自効朝廷之上亦無以勸使群工豈不大辜風憲之任甚者至背公死黨肆為詭譎阿附權貴為臣不忠孰大於此自今尚敢狃習近態靡有革心邦憲具存當於眾棄仰三省覺察取旨竄責仍牓御史臺 六年四月一日臣僚言竊見御史臺每被詔旨令覺察彈奏有牒言官之文有揭牓長貳廳之法閱歲寖久被受滋多而無成書可以總括詔旨遂為虛文乞令臺臣按閱修成格目以備稽考從之 八月十五日手詔御史以持邦憲糾官邪為職治忽所繫豈容曠官比來中執法而下類皆明附無所建明觀望意嚮靡有定論擿摭細故僅塞言責鉗口結舌寖以成風朕務函容屢申戒諭既失所守終以不悛紀綱耳目之寄何所望焉宜從薄責以示好惡御史中丞劉武仲與宮祠侍御史洪擬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知洋州吳巖夫並送吏部以嚴夫通私書妄薦景衡等故也 七年正月三日手詔持邦憲糾官邪責在言事之臣往者臺綱不振植黨交私耳目之寄夫何賴焉朕既遴選臺察廣開言路爾其各揚乃職毋憚大吏毋徇私交毋同大臣風旨以為鄉背務公好惡振紀綱朕方虛己以聽尚祇欽茲毋忽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臺諫者天子耳目之臣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制 五月十七日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自祖宗以來定令本臺僚屬非有出身未嘗除

撿近者唐恕除監察御史恕實有行業士類推許儻使分領六察固優為之然以蔭補入仕有違祖宗條例恐此一開自是權豪之子攀援進取者足相躡於憲府矣欲乞改除一等差遣詔以恕為郎官高宗建炎元年十二月詔四察日差知班通作六人下殿編排班次舊例二人政和間添作四人今以員數倍多故有是命 三年三月六日詔臺諫員闕甚多令侍從官公共薦舉堪充臺諫官二員 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宰執進呈臣僚言乞以所論事行與不行劄下照會范宗尹曰凡言官所論朝廷但當容納可即行之不可即已不必相與較是非也上以為然紹興元年五月二十五日詔應選人投下磨勘官文字以姓名及到部月日關報御史臺置簿籍定如人吏受賂及故違條限仍許御史臺檢舉送大理寺依法斷遣所有京朝官大使臣亦依此 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詔臺諫言事官係非時上殿不合在輪對條具之數先是有詔外內侍從省臺職事官等限半月各述所職利害條具以聞及應行在通直郎以上輪對臺諫中明諫官及本臺言事官遇有時政利害並非時上殿數奏若依自來轉對條例恐不合在輪對及條具之數故有是命 三年正月九日手詔臺屬憲臣檢察刑獄月具所平反過刑獄以聞御史臺狀除行在大理寺殿前馬步軍司本臺已檢察外有臨安府并錢塘仁和縣係浙西路合屬憲司檢察刑部檢準臺令每季詣大理寺及應有刑獄去處點檢既稱應有刑獄去處其臨安府錢塘仁和縣亦係刑獄去處合依上條每季點檢從之 九月二十五日侍御史辛炳言三省點檢都錄事投官即無不赴臺謝之法所有今年二月十四日魏彥搢楊從古俞宗達等畫降聖旨不赴臺指揮竊慮有礙臺令詔今後轉官人依條令赴臺謝 十月二十日詔御史臺每日體量臺參謝辭官合用木炭茶湯等內木炭於左藏庫勘請茶湯下臨安府支破 四年二月一日詔南班宗室今後並赴臺參 以殿中侍御史劾奏右監門衛大將軍士㒟等一十一員不赴臺參拒過飾非故也 五月二十三日詔今後吏部奏鈔刑部斷案每鈔奏上省限次日報御史臺其間經涉日久無故留滯許本臺彈劾 八月二十五日進呈樞密院進擬崔慎習王宏差遣上曰此是魏矼所薦論臺臣為朕耳目之官職在彈擊官邪若因而薦論人才竊慮私有好惡慎習等且依舊可上簿籍記姓名他日遇有差使量材選用宰臣朱勝非等曰陛下聖德英斷非臣下所能仰窺萬一 十一月八日上宣臺諫論事許風聞要須審實至如排擊人才豈容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故擠置人於有過豈惟盛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鼎曰聖訓廣大此言者宜奉以周旋 五年三月十五日御史臺言德音根勘前湖州州學教授汪處厚公事本臺主推書吏人力不勝今欲貼差推司三人書寫人三人許於本臺察案并內外官司指差不以有無官資並許不拘常制抽差不許執滯仍依從來例帶行見請給理為在任在司月日候畢日發歸元處其錢當根勘公事例有雜支錢欲於左藏庫每次支錢五十貫從之 九月十七日詔大理寺臨安府等處杖以下罪並令一面斷遣具名申臺從本臺檢察有挾情曲法鬻獄等彈劾施行 十二月十三日詔本臺糾參用釐務不釐務通直郎以上望參用釐務通直郎以上趁赴除宣制非時慶賀以望參官餘並以朔參官赴 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右諫議大夫趙霈言竊見御史臺察案近有察吏部書令史隱匿過名還補事既已申之朝廷付之有司乃私呼棘寺人吏事涉容情致被罪者不伏以為棘寺有所觀望朝廷移赴臨安府再勘而臺吏二人恣生特旨編管臺吏緣此遂有料察之嫌司局緣此遂有慢易之弊寖以成風漸不可長詔劄與御史臺 十月八日詔御史臺所受諸路詞訟如有事理重害日久不決者具申尚書省取索看詳其監司州縣留滯經時裁處失當亦許依法彈奏從監察御史趙渙之請也 七年九月二十九日詔御史臺守闕驅使官令依條揀試從本臺申明也 八年五月十一日詔御史臺於六察使臣及書吏內從上選差一人充點檢文字 九年二月五日詔御史臺將不赴朔望在告最多之人核實彈奏 六日宰執進呈上曰朕欲用謝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機卿等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臣檜等奏陳臺諫乃天子耳目自朝政闕失所當論列恐召至朝堂然後除授外間不知陛下之意不能無嫌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機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臣檜等雖荷上眷知卒不敢召祖信但退相勉策曰上虛懷待遇如此其忍負哉 四月詔御史臺守闕驅使官許招收十人為額 十年閏六月二十日詔應有刑獄去處獄具違戾令御史臺彈劾以聞 十一年四月十七日詔訊囚非法之具並行毀棄尚或違戾委御史臺彈劾以聞 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詔鞠獄干證等人行在委御史臺常切檢察月具有無違戾聞奏 九月十三日詔禁囚貧之無家供送飲食依法官給委御史臺常切檢舉約束 十二月詔御史臺守闕驅使官上三名每日支破食錢二百文餘七人每日支破錢一百文 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詔今後筵宴等臣僚戴花過數令御史臺閤門彈奏閏四月

七日，詔四川二廣定差案闕令史部四選逐色闕員，號簿各二冊，一納御史臺，一留本部，行下川廣，依准起置，遇川廣用字，號定差，差遣以細狀申部，以逐號單狀申御史臺，注名於簿，從臣僚請也。　九月二十二日，詔將來郊祀大禮導駕文武官，分左右步騎導，本臺與閤門編排報引，同日詔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饗太廟，至日圜壇行禮，導駕文武官，分左右步騎導，本臺量差知班於禁衛內往來覺察，今後遇車駕行幸準此。　十月十五日，詔將來郊祀大禮應行事官等務在嚴肅，如有懈怠不恭，令閤門取旨，送御史臺施行。　十四年正月九日，詔每遇駕出，其前導後從臣僚各有行列次序，令御史臺閤門編排遵守施行。　十一月五日，詔案察後推書吏，今後如有願換副尉之人，並依六曹寺監人吏法比換副尉，如不願換，即依本臺見行出職條法。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內降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振舉紀綱，糾逖姦邪，密贊治道。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惟結主知，無更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訓，毋自貽咎。　二日，右正言張修請刊聖詔於御史臺諫院，從之。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日，御史臺言：六察貼司見管一十人，今欲減罷四人，守闕騎使官舊額一十人，今欲減罷五人，主管班次舊額五人，今管三人，見闕二人，引贊官格法一名，副引贊官格法一名，知班驅使官兼書令史格法九人，今管五人，見闕四人，待次守闕驅使官二十人，委是冗併，並合減罷，從之。（以上中興會要）　紹興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詔御史臺今後引贊官出職已補授官之人，存留充主管班次，却將見今主管班次之人，從上一名撥出，發遣歸部，從本臺請也。　十月十九日，右正言周操言：三省有六房，其屬為六部，而御史臺有六察，蓋所以相為表裏也。祖宗之意正欲御史糾六房六部之稽違者，今之六房六部人吏積習玩侮，情弊百出，欲望申嚴行下六察官，每月糾察所隸官司，親加詢究，小事具奏，大事隨長貳上殿，庶幾察官雖不得言事，亦得各舉本職。詔令檢舉見行條令施行。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十二日，詔御史臺將察案後推書吏，自被差到臺，及五年，如有願比換之人，依察案貼司用抵係依條比換，從本臺請也。　八月三日，御史臺狀：依指揮條具，併省吏額前司主管班次五十為額，見係右從政郎馬彥俊并已年滿合補官人胡世昌二人充，今欲並行減罷，發遣歸部，所有見闕主管班次三名，更欲裁減一名，止以二名為額。書令史目今見闕四人，並省減罷，自後更不立額，驅使官五人，已經裁減

今乞更不省減。六察書吏一十三人，今併省二人，內成忠郎、六察點檢文字盧宗邁、成忠郎、史察書吏馬希顏，各見依已降指揮，本臺專法理為資任，欲候逐人任滿解罷，其上件窠闕更不差人。貼司六人，已經裁減，今並乞存留，後推書吏七人，今乞減書吏李汝楫一名。詔依見在人，且令依舊，將來遇闕，更不遷補。　乾道元年三月十七日，御史臺狀：本臺係掌行糾彈百司稽違，點檢推勘刑獄，定奪疑難刑名，婚田錢穀并諸色人詞訴等事，務繁重，全藉知次第人主行，今欲將察案後推書吏，如有願陳乞比換之人，候比換訖，許本臺存留，依舊祇應。從之。　三年五月十一日，上宣諭曰：昨批韓曉奏狀，知隨州林蕤放罷，如此處置，莫是。葉顒奏曰：臣昨見言者論罷韓曉，臣知林蕤陰遣其家屬來行在，納短卷於臺諫，臣方欲再開陳，今陛下批出，可謂明見萬里之外。陳俊卿奏曰：近日此風頗盛，惟其巧造語言，以陰中傷，是使監司不敢按郡守，郡守不敢按縣官，臣嘗見之。上曰：此風誠不可長，朕方欲手敕戒諭臺諫。　六年五月四日，御史臺狀：依指揮條具，併省吏額前司舊額主管班次五人，已經裁減三人，今止以二人為額，正副引贊官舊額管二人，今乞依舊入品，知班舊額管三人，今乞依舊，知班舊額管六人，欲乞止以五人為額，候有闕補書令史舊額管九人，已經裁減四人，令史省減一名，驅使官舊額管十人，已經裁減五人，今史省減一名，法司一名，今乞依舊，前司共以二十三人為額，六察舊額管書吏一十三人，今乞以九人為額，舊額貼司一十人，今乞止以五人為額，舊額管通引官五人，今乞止以三人為額，理檢院舊額管手分二名，本臺已申朝廷，乞將一名撥送諫院，見管一名，今乞省減，其所掌行遣文字欲併入刑案兼管，後推舊額管七人，今乞止以五人為額。詔依，將來見闕日，依名次撥填，其減下人額，依條比換名目者聽。　二十八日，詔舊制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臺諫則救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章疏太頻，憚於論列，深未盡善，自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事之至微，亦毋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奏聞，務正天下之事。　九年五月十六日，詔在外臣僚召赴行在，或令赴行在奏事，被旨日久，往往遷延，間有托故稽留起發，令御史臺覺察以聞。　九月二十日，御史臺狀：本臺前司所掌事體非輕，全藉慣熟諳練儀範舊人應奉，其引贊官依條年滿出職解發赴部，擬官訖，依已降指揮存留充主管班次，三年滿日，從上儹那赴部注授差遣，昨承紹興七年指揮，內引贊官候年滿出職了日，存留充主管班次，不妨

赴部注授差遣今欲乞行已令主管班次并日後引貲官出職補官人先次赴部注授差遣訖却依元降指揮存留充主管班次候三年滿日贊那離臺如注授差遣後未滿三年偶因應赴亦合離臺施行從之　十二月三日御史臺狀檢準御史臺格戶察貼司三人本臺節次承指揮裁減貼司二名外目今戶察只有貼司一名契勘本臺日受詞狀多是爭訟婚田事屬戶察行遣及本臺所轄戶部五司倉場庫務五十餘處逐時取索點檢事務繁劇貼司一名支梧書寫不及乞以二人為額庶幾職事不致妨廢從之（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三年八月三日詔御史臺六察官近日糾察庶務各揚其職臺綱益振各特轉兩官（侍其瓘文肯劉益）四年七月十七日敕令所上重修淳熙編類御史彈奏格三百五條詔頒行先是御史臺言覺察彈劾事件前後累降指揮經今歲久名件數多文辭繁冗又有止存事目別無可攷竊恐奉行抵捂乞下敕令所刪修成法各隨事以六察御史察所掌分成門類繳申取旨降下本臺遵守批下本所至是止之

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御史臺六察自今如有違戾去處許隨事具實狀彈劾仍許令訪聞覺察聞奏　六月二十一日詔翰林學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舉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用　七年十月十六日詔監察御史張大經察到諸路刑獄奏報淹延未決者至一百六十餘件當以奏狀付可外令所司勾銷未結絕者催促結絕大經既能舉職可與轉兩官　八年八月十一日詔新權發遣舒州王藺兩經奏對鯁亮敢言朕甚嘉之雖不曾作縣可特除監察御史　十四年十月十四日詔御史臺減前司看管來牘剩員五人六察看管來牘剩員三人既以司農少卿吳燠議減冗食下敕令所裁定故有是命　十五年六月十一日詔冷世光身居風憲囑託徇私可放罷既而以大理少卿袁樞言奉旨令本寺勘通州百姓高楠訴兄居賢事却承御史臺姓閻人傳意本寺欲責出余琢稱詳其人係的切干證竊恐上下觀望乞改授差遣奉旨將作監丞鄭湜就臨安府置院追王構及姓閻人鞫實乃殿中侍御史冷世光閽大敵僕王構云余琢是殿院親戚罪已該赦錢有下落可與責出知在故有是命（以上孝宗會要）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三日筆款進呈李信甫乞遵用天禧熙寧故事許六察言之上曰祖宗前後典故甚明宜且遵守不可輕易史變留正等奏六察臺格具在條目詳備若能舉職細事亦儘有可言者誠如聖訓不必更變舊制　紹熙四年正月一日御史臺檢法官李謙御史臺主簿彭龜年狀謙等昨從侍御史林大中奏辟入臺林大中既遷

法合隨罷今來侍御史張叔椿再行奏辟令依舊在任緣大中所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四邪等事謙等亦嘗與聞今來大中既除職與郡即是以當來所劾為非謙等裨贊無狀豈得無罪若再從辟入臺是以裨贊無狀之人復誤憲府乞與謙等一在外差遣下御史臺別辟屬官詔李謙除太常丞彭龜年除司農寺丞（以上光宗會要）　慶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侍御史兼侍講黃黼言竊惟御史臺有三院其一為監察御史列職甚衆蓋使之糾正官邪而分察六曹之務也高宗之時固嘗置六員矣孝宗之朝亦嘗治三員臣以非才濫司風憲不量敢辟臺屬而分察之任止有胡紘姚愈二人訟訴之紛至勸講之番直點檢刑獄之中失考校簿書之稽違監董祠祭之不如儀舉劾官吏之不奉法分頭營幹常有日不暇給之憂乞更與增置一員庶幾稍振臺綱不敢闕誤從之　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御史臺紀綱之地風憲之司非特糾逖官邪維持國是凡上而朝廷下而百司庶府外而監司州縣一事之罷行一民之休戚所可以為據依所可得而稽考者文書而已今所至循習日久應有文書不問緊慢多是不報本臺所置簿書無不詳備事無大小有報必錄如人戶之詞訟百官之黜陟以至臺諫之言章給舍之繳駁監司守臣之按劾凡命自上出事由下達片紙到臺皆有拘籍近日以來事多不報報不以時六察之中惟存虛簿事有罷行民有休戚不得而知檢照在法諸被受條制限三日謄報三省樞密院（御史臺勾書刑部門下中書後省諫院大理寺左斷刑右治獄開封府司）五十紙以上五日即一時指揮準此仍別為籍節錄來書注之仰惟祖宗立法蓋如此其嚴且密有萬世不刊之典無恪意奉行之官吏其視一臺略無少憚近者扶須申明指揮蓋七月內雕刊已就及其到臺凡四閱月臺部相去無一里遠稽違如此乞詔申飭攸司各遵成憲自今以往遇有片紙文書並照條限謄報如仍前稽違從本臺覺察彈奏所有人吏重行斷罷從之　嘉定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嘗考臺令參謝辭三者之文最為詳備今也不然文武官之任者多不赴臺參辭御帶環衛南班等除授轉官並不赴臺參謝其尊朝廷之意安在哉且御史耳目之寄凡官僚到部必先令赴臺視其言辭儀禁驗其能否盛衰然後就部差注安得先授差遣臨岐出關涉迹臺門飄然徑去之理又況有不赴臺參驗者乎紀綱不肅莫甚於此乞申敕中外今後外官任滿到闕先須赴臺參出給關子付之以憑參部所有在京除授及轉官合赴臺謝或赴外任亦合臺辭並照例給關子付本官照應從之（以上寧宗會要）

世大典世祖皇帝建元中統始置官府立中書省以總百官宣庶政樞密院以統軍務安邊鄙內外百司秩然有序然耳目之司未有攸寄以為草創之初未遑舉行至元五年七月初四日始立御史臺秩從三品有旨曰令委塔察兒為長行御史臺事彈劾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等內外百官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并監察祭祀及出使之事設官七員御史大夫一員塔察兒從二品中丞二員鐵赤阿里從三品侍御史二員劉瑜姜彧從五品治書侍御史二員高鳴張鵬翼從六品典事二員高祥馬甫從七品檢法二員沈佩張好退獄丞一員七年五月改典事為都事十八年添設中丞二員十九年三月省檢法獄丞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夫以從一品散官為之中丞陞正三品侍御史陞正五品治書陞正六品都事陞正七品十月添設蒙古都事一員二十三年詔書定省院臺額設御史臺官七員（行臺同）二十七年三月大夫月魯那演已下品從各添一等於是侍御史陞正四品治書侍御史陞正五品蒙古都事一員改陞經歷大德十一年九月陞從一品御史大夫為從一品中丞為正二品侍御史為從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經歷為從五品都事仍正七品（行臺同）皇慶元年中丞三員二年減一員臺官定為八員延祐四年特奉旨復舊三員至治二年五月止設大夫一員令定置臺官御史大夫二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架閣庫管勾兼承發司一員至元五年始置十一年三月為本臺收支贓罰錢物架閣文卷數多增置管勾二員內架閣庫同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本臺獄丞一員十二年三月增置庫子一人二十三年又增置庫子一人吏屬掾史一十五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八年三月增五人十九年省二人皇慶元年七月本臺改陞從一品監察御史言請以令史改稱臺掾部議改掾史令定置一十五人譯史四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八年三月增置蒙古必闍赤五人省元置畏兀兒譯史十七年三月減蒙古必闍赤二人二十三年四月置回回令史令省定置四人知印二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六年增置一人通事二人至元五年七月始置宣使十人至元初置抄事後廢七年置六人十七年增四人令定置十人臺醫二人蒙古書寫二人典吏六人庫子二人殿中司至元五年七月始置秩正七品後陞為正四品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者則糾罰之在京百司官員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殿中侍御史

二員殿中司知班四人至元七年始置令定置四人通事一人至元七年始置譯史一人察院至元五年七月始置監察御史一十二員秩正七品悉以漢人為之用王惲李天輔韓彥文李祐高從道梁貞楊之奇孫公亮臧棲王惲王君佐唐天英等充八年三月增置六員十九年三月省二員十二月增置一十六員初用蒙古人供任糾舉之事以哈馬哈只牙赤哈兒渾也兀連赤思哈月倫鐵木兒昔里吉思情係孛樂腓阿苦各脫孫沙的塔本失乞里吉思伯顏等充令定置監察御史三十二員蒙古色目漢人參用至元二十二年御史中丞崔彧建言內外臺監察御史參用南儒二人吏屬書吏三十二人至元五年始置令史二人八年增一人十年以監察御史一十六員止設司吏三人難於辦集增九人十二年改司吏為書吏增至十六人二十年增置十六人元史百官志御史臺秩從一品大夫二員從一品中丞二員正二品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治書侍御史二員從二品掌糾察百官善惡政治得失至元五年始立臺建官設官七員大夫從二品中丞從三品侍御史從五品治書侍御史從六品典事從七品檢法二員獄丞一員七年改典事為都事十九年罷檢法獄丞二十一年陞大夫為從一品中丞為正三品侍御史為正五品治書為正六品二十七年大夫以下品從各陞一等始置經歷一員大德十一年陞中丞為正二品侍御史為從二品治書侍御史為正三品皇慶元年增中丞為三員二年減一員至治二年大夫一員後定置御史大夫二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品秩如上經歷一員從五品都事二員正七品照磨一員正八品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正八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一員正九品掾史一十五人譯史四人知印二人通事二人宣使十人臺醫二人蒙古書寫二人典史六人庫子二人其屬有二殿中司殿中侍御史二員正四品至元五年始置秩正七品後陞正四品凡大朝會百官班序其失儀失列則糾罰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報者則糾舉之大臣入內奏事則隨以入凡不可與聞之人則糾避之知班四人通事譯史各一人察院秩正七品監察御史三十二員司耳目之寄任刺舉之事至元五年始置御史十一員悉以漢人為之八年增置六員十九年增置一十六員始參用蒙古人為之至元二十二年參用南儒二人書吏三十二人內道八山東東西道濟南路置司河東山西道冀寧路置司燕南河北道真定路置司江北河南道汴梁路置司山南江北道中興路置司淮西江北道廬州路置司江北淮東道揚州路置司山北遼東道大寧路置

司　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官。品秩同內臺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于揚州，尋徙杭州，又徙江州。二十三年遷于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道憲司，而總諸內臺。初置大夫、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一員，統淮東淮西、湖北、浙東浙西、江東江西、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增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三道。二十三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三十年增海北海南一道。大德元年定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設官九員，以監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大夫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令史一十六人，譯史四人，回回掾史、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八人，典吏、庫子、臺醫各有差。察院品秩如內察院。至元十四年，置監察御史十員，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十四員，書吏十四人，又增漢人御史四員，書吏四人。後定置御史二十八員，書吏二十八人。江南十道：江東建康道，寧國路置司；江西湖東道，龍興路置司；江南浙西道，杭州路置司；浙東海右道，婺州路置司；江南湖北道，武昌路置司；嶺北湖南道，天臨路置司；嶺南廣西道，靜江府置司；海北廣東道，廣州路置司；海北海南道，雷州路置司；福建閩海道，福州路置司。經世大典：至元十四年，始置江南行御史臺，建臺於揚州，後遷建康，以監臨東南諸省，統制各道憲司，而總諸內臺，其品秩職守則如之。初置大夫一員，以相威為之。中丞一員，侍御史一員，治書侍御史一員，都事二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架閣管勾一員，令史十八人，蒙古必闍赤三人，通事、知印各二人，宣使十八人。統江北淮東、淮西江北、山南湖北、浙東海右、江南浙西、江東建康、江西湖東、嶺北湖南八道提刑按察司。十五年增置江南湖北、嶺南廣西、福建廣東。二十年改福建廣東為福建閩海矣。二十三年，刪定省臺官員額，本臺增侍御史一員。是年以淮東、淮西、山南三道撥隸內臺。二十五年，始置回回令史一人。三十年，別立海北海南道，割瀕海之舊隸廣西者十郡隸焉。時已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元貞元年，以江浙平章阿老瓦丁為添設大夫，後不置員。本臺品秩由始置凡再陞至從一品，事見內臺篇。大德元年七月，建康行臺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置大夫二員，中丞、侍御史、治書侍御史各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其屬架閣庫管勾、承發司管勾兼獄丞各置一員，而察院隸焉。監江浙、江西、湖廣三省，統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福建、海南十道。臺官大夫一員，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首領

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管勾兼獄丞一員，吏屬掾史十六人，譯史四人，回回掾史二人，通事二人，知印二人，宣使十八人，典吏、庫子三人，臺醫一人。察院至元十四年初置，品職如內察院，置監察御史十員，書吏十員。二十三年增蒙古御史十四員，書吏十四人，後又增漢人御史四員，增書吏四人，今置監察御史二十八員，書吏亦如其數。　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設官品秩同內臺。至元二十七年始置雲南諸路行御史臺，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西行臺，而雲南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二年復立，統漢中、隴北、四川、雲南四道。定置大夫一員，御史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掾史一十二人，蒙古必闍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通事二人，知印一人，宣使十人，典吏五人，庫子二人。察院品秩同內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書吏二十人。陝西四道：陝西漢中道，鳳翔府置司；河西隴北道，甘州路置司；西蜀四川道，成都路置司；雲南諸道，中慶路置司。至元二十七年始置雲南諸路行御史臺，先以按察司按部給判章之地，至是以雲南置省，而以按察司臨之，於事輕重失宜，慮無以節制之，乃置行臺，而官止四人，不備員，二十八年，為其地語言文字不通中國，准設贊白譯史，以達其俗。大德元年四月，以甘肅、陝西兩行省所部邊遠，諸王駙馬在焉，錢粮供億甚重，移雲南行臺於京兆，為陝西行臺，而雲南改立廉訪司。延祐元年罷行臺，二年鐵木迭兒奏：世祖皇帝以西邊要地，故立行臺，今罷之，於民不便。復立行御史臺。罷臺時，陝西漢中廉訪司自鳳翔移治陝西臺，復還治鳳翔。今定置臺官大夫一員，御史中丞二員，侍御史二員，治書侍御史二員，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照磨一員，架閣庫管勾一員，承發司管勾兼獄丞一員，吏屬掾史一十二人，蒙古必闍赤二人，回回掾史一人，通事二人，知印一人，宣使十人，典吏五人，庫子二人。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員，書吏二十人。行御史臺至正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命太尉納麟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以次官員各依等第選用。是日，御史臺奉旨，移置行臺于紹興。十二月合臺官屬開臺署事。是年置河南廉訪司于沂州。十八年，御史臺奏准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權於建寧路開司署事。二十二年九月，權置山北廉訪司于惠州。二十三年六月，濟南路復置肅政廉訪司。二十五年閏十月，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奏：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衙門，寄奉旨於紹興路開設，近因道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北、江西、福建等處凡有文書，北至

南臺風信不便徑申內臺未委事情虛實宜於福建置分臺給降印信俾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北江西福建各道文書由分臺以達內臺於事體為便有旨從之十一月仍置河東廉訪司于冀寧析津志臺以紀臺端乃天子耳目之官朝廷紀綱所繫故推官必自聖裁取其人必忠純體國以成篤厚風紀之政庶幾盡心厥職惟結主知莫不尸言責也是以開公道路杜邪倖門秉鈞執法莫不與國同體職其職者則庶績其凝此臺諫之事也而我世祖皇帝建國以來於至元五年七月詔立御史臺定臺綱三十六條三臺立而海宇清肅凡吏之挺身不正者罔不自勵以咨贊治道為心兼累朝備降詔旨作新風憲可謂任道遠矣乃作臺諫志創建沿革國初至元間朝儀於肅清門之東置臺故有肅清之名而今之臺乃立為翰林國史院後復以為臺臺在澄清坊東哈達門第三巷。轉西臺之西有廨房所以館西南二臺及各道廉訪司官吏攢報一應事蹟謂之臺房若廣東廣西海北海南道咸館焉御史臺（中臺外儀門三間[illegible]）之左[illegible]中儀門內儀門正廳其後正堂東西幕廉經歷司（[illegible]首都事照磨）右察院在殿中司架閣庫堂食句經世大典至元十八年七月奉旨建肅政堂五間經歷司三間殿中司三間東西過道門各一間左右司房四十四間中門一間獨脚門一間前大門三間庖室五間臨街房一百八十間察院正廳三間東廳三間西廳三間左右司房二十四間監房五間庖室二間門二各一間架閣庫正庫三間東庫二所八間西庫三所十三間管勾廳正廳三間司房一間小門一間舊殿中司二間御史臺上都至元五年五月中書省奉旨立上都御史臺公廨事下上都留守司以中統鈔五十六錠四十五兩選買制司僉事宅一區其地南北長四十四步東西長三十一步計五畝六分凡為屋三十七間正廳七間東盝頂房三間西盝頂房三間庖室四間盝頂土房四間獨脚門一間土屋二間臨街房

十六間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八　七皆

臺（御史臺三）

元憲臺通紀序。　御史臺欽惟世祖皇帝稽古建官立御史臺登庸勳舊剛核忠良糾察百司紀綱庶政列聖相承體統咸備輔國便民永世攸賴。其誥命訓飭之明選擇責任之重如日月四時昭著而有序苟不載諸簡冊何以垂範將來本臺舊有沿革雖大綱既舉而節目猶疎迺命參考溥籍起自至元五年以迄于今凡立法定制因革變通與夫除拜先後官聯名氏彙集成書凡二十四卷定其名曰憲臺通紀于以彰聖朝委任風憲之初意議以御史中丞耿資德侍御史羲中奉經歷咬南都事尚有用王敬方王頌校正。奏請刻梓摹印頒須內外臺憲以為一代之盛典且使司風紀者有所持循於式於億萬斯年。　至元二年四月十二日阿魯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穿廊裏有時分必闍赤沙加班等有來本臺官帖木兒不花大夫撒迪大夫脫脫中丞耿中丞慕侍御曩治書咬南經歷尚都事王都事蒙古必闍赤凱霖加歹等奏欽惟世祖皇帝初立御史臺委付大臣選用好人糾察百司紀綱庶政累朝遵依着行到如今於國便民上下體統全備了的若不紀錄後來典故考有臺裏舊有沿革為的不備的上頭交參照從立臺至今文卷粹校編類成書印散呵世祖皇帝初立御史臺的好意思都見也者俺商量來交耿中丞慕侍御咬南經歷尚都事王都事一同提調校勘定於南臺官錢內應付開板紙札工本印造完備依數與內外臺察廉訪司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當月十三日交火者當住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後序。　洪惟世祖皇帝肇建憲臺慎簡端士任以耳目之職規模宏遠法制詳備綸音煥見諸簡策其所以肅清風化昭示彝典徵于有位者至矣列聖相承咸守成憲今聖天子作新風紀祖訓是式憲臣思所以上體宸衷下振綱維以為風憲宏綱雖已頒布然事之首尾制之因革猶未盡舉至若因事處宜隨時立制者。苟不備載沿革。無以詳其本末考其先後乃命憲屬趙承禧搜之簡策參以案牘旁詢曲采彙集成書不惟法制始終除拜先後昭然可覩而孰為邪正孰為得失亦不容掩書成憲臣奏請刻梓摹印以頒內外嗚呼一代之盛典也凡膺是職任是責者朝夕披玩三復播考不可徒歆於前抑當思勉厥後食其祿居其官可不惴惴于中以圖盡厥職哉承

德郎監察御史潘廸理序、 僻海西遼東道入山北東西道按察司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本臺官奏女直田地裏有的按察司他每管下的地面裏昨前日那裏行來奉思叨民戶也。咱不消立按察司的一般把那按察司罷了併入北京的按察司裏來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照刷文卷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省臺官奏准監察合行事理內一款節該諸官府文卷在先每季照刷其監察御史刷夏季者不照春季刷秋季不問夏季其間錯失不能盡知今後上下半年通行照刷事有違錯不為盡心透漏刷過者量事輕重治罪欽此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諸官府文卷上下半年照刷但有遲錯依理決罰凡干碍動支錢穀辨除戶免差事理雖文卷完備數目不差仍須加意體察有詐冒不實者隨時究治欽此

有司未絕公事不許吊卷。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本臺官奏准諸官府見行未決之事監察御史不得輒憑告人飾詞取人追卷俟判決了畢果有違錯依例糾彈罪因有寃隨即究治

設立憲臺格例　至元五年七月欽奉皇帝聖旨今委塔察兒為頭行御史臺事合行條畫區處于後　彈劾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等內外百官奸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并監察祭祀及出使之事　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凡有奏稟公事與御史臺官一同聞奏。　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陳告如有寃抑民戶經左右部軍戶經樞密院錢穀經制國用使司如理斷不當赴中書省陳告究問歸著若中書省有徇或理斷不當許御史臺糾彈　諸官司刑名違錯賦役不均擅自科差及造作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　應合遷轉官員如任滿不行遷轉或遷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　非奉朝命擅自補注品官者委監察糾察　隨路總管府統軍司轉運司漕運司監司及大府監并應管財物造作司分隨色文帳委監察每季照刷。　官為和買諸物如不依時價冒支官錢或其中尅減給散不實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吏將官物侵使或移易借貸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吏乞受錢物委監察糾察。　諸院務監當官辦到課程除正額外若有辦到增餘不盡實到官者委監察糾察。　應營造役工匠之處委監察隨事糾察。　諸衙門有見施行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訊之人并從初不應受理之事過犯人勾補毋得捏合根腳源清則流清百官自正奉聖旨哏道的是也交疾忙那般行者欽此。

監察則管體察。　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一日香殿前面有時分本臺奏事畢奏聖

旨忙古歹說監察的勾當是雖說來怯里馬赤阿散說忙古歹教我說來道你每出錢來問的其間裏監察每入去有問的人每根底將去有奏聖旨王建帖木兒你那裏的伴當根底說將去者他每尋錢的其間裏休入者監察每則管體察者欽此。

行臺體察等例　至元十四年七月欽奉聖旨今南宋平定委相威為頭行御史臺所有合行條畫逐一區處于后　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行省宣慰司委行臺監察其餘官府並委提刑按察司。　自行御史臺到任日為始凡察到諸職官贓罪追問是實若罪至斷罷停職者咨臺聞奏其餘盜官財者雖在行臺已前並聽糾察　諸官司刑名違錯賦役不均戶口流亡倉庫減耗擅科差發并造作不如法和買不給價及諸官吏侵欺盜用移易借貸官錢一切不公等事並仰糾察。　委監察從實體究如是實有寃枉即開坐事因行移元問官司即早歸結改正若元問官司有違即許糾察。　諸因禁非理死損者委監察隨事推糾　諸承追取合審重刑及應照刷文案若有透漏者委監察糾察　諸鞫勘罪囚皆連職官同問不得專委本廳及典史推問如違仰監察糾察。　職官若有老病不勝職任者委監察體究　諸官吏若有廉能公正者委監察體察得實其姓名聞奏如有汙濫者亦行糾察。　諸公事行下所屬而有枉錯者承受官司即須執申若再申不從不報者申都轄上司不從不報者委監察糾察　私鹽酒麴并應禁物貨及盜賊生發藏匿處所若官司禁斷不嚴緝捕怠慢者委監察隨事糾察　沮壞鈔法澀滯者委監察糾察　蟲蝻生發飛落不即打捕申報及部內有災傷檢視不實委監察並行糾察　諸孤老幼疾人貧窮不能自存者仰本路官司驗實官為養濟應養濟而不收養或不如法者委監察糾察　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農桑不勤倉庫減耗為私蠹害黠吏豪家兼并縱暴及貧弱寃苦不能自伸者委監察並行糾察　諸求仕及詐訟人若於應管公事官員私第謁託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府如書呈仕來者委監察糾察　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委監察糾察（監察不在此限。）　左都司獄司直隸本臺　從軍征討或在鎮戍私放軍人還者及令人冒名相替委監察並行糾察、　軍官凡有所獲俘馘申報不實或將功賞增減隱漏者委監察並行糾劾。　邊境但有警急不即申報者委監察隨即糾劾　邊城不完衣甲器仗不整委監察並行糾彈　諸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糾彈之官知而不舉劾亦減罪人罪五等　諸道御史臺官擇及上御史臺訴不以實或詐訟

人吧哷陵忽者並行斷罪　應有合奏稟事理仰本臺就便聞奏　該載不盡應合糾察事理委監察並行糾察　體察八員句當　御史臺咨至元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本臺官奏俺御史臺裏監察裏按察司裏句當的人每句當其間裏省家俺根底不商量了呵句當傳麼道使遠處使喚有奉聖旨這的休疑惑者您根底句當的人每您根底不商量了呵休與者欽此　臺察咨稟等事　至元二十四年三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葉李呈於二月十五日奏過下項事理具呈照詳事都省除外今將本臺合行事理開坐前去依聖旨事意施行承此本臺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御史臺天子耳目之官常呈事務可以呈省至若監察陳言外臺咨稟事關軍國利及生民使合奏聞以廣視聽不應一例呈省送部講究遂成文具合依至元五年立臺條畫應有合稟事理仰本臺就便聞奏上件事已於至元二十三年香殿有時分奏准今再題奏欽奉聖旨交那般行者　御史臺按察司監察御史係糾彈衙門官吏正己方可正人不應受贓出首今後有犯人比之有司官吏加罪一等經赦不赦經減降不減降外有倚恃衙門氣力為人營求職名把持公事乞嚴行禁止　大兵渡江以來田野之民不無擾動今已撫定宜安本業仰各處正官每歲勸課如無成効者糾察　邊境有聲息者不即申報者糾察　隨處鎮戍若約束號令不嚴水甲器仗不整或管軍官取受錢物放軍離役并虛申逃亡冒私代替及私自占使商販營運或作佃戶一切不公並仰糾察　管軍官不為約束軍人致令掠賣歸附人口或誘說良人為驅一切擾擾百姓者糾彈　管軍官申報戰守功勞循私不實者糾察　諸色官吏私使係官船隻諸物者糾察　官員權豪之家較固山林川澤之利及妄生事端恐嚇小民田宅諸物或侍勢侵奪者糾察　諸官員除正名破使人從外下使軍民者糾察　守土官司火禁不嚴以致疎失者糾察仍須常切申明火禁　管屯田營田官司不為用心措置以致無成者糾察　把截軍官起補逃亡軍人存心作弊搔擾軍戶軍前不得實用者糾察　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訊之人并從初不應受理之事糾察　諸罪囚稱冤按驗得實開坐事因行移元問官司即行歸結改正　朝廷所行政令承受官司稽緩不行或雖已施行而不復檢舉致有稽廢者糾察　蝗蝻生發官司不即打捕申報及申驗災傷不實者糾察　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糾彈之官知而不舉劾者亦減罪人罪五等　諸鞫勘罪囚連職官同問不得專委本廳司吏及弓兵人等推問違者糾察

諸罪囚枷鎖監禁之例各以所犯斟酌干連人不關利害及雖正犯而罪輕者召保聽候毋致非理死損違者糾察　刑名詞訟若審聽不明及擬斷不當釋其有罪刑及無辜或官吏受財故有出入一切違枉者糾察　司獄司直隸本臺非官府不得私置牢獄　諸承追取合審重囚及應照刷文卷漏報者糾察　諸訴訟人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陳告如有冤抑經行中書省理斷不當者仰行御史臺糾察　各處官員為治有方能使訟簡政平民安盜息一方鎮靜者即聽保舉其有貪暴不稱治體敗壞官事蠹害百姓及年老疾病不勝職者並行糾察　諸公事行下所屬而有枉錯者承受官司即便執申若再申不從不報者糾察　提刑按察司比至任終以來行御史臺考按得使一道官政肅清民無冤濫為稱職以苛細生事闕於大體官貪暴民多冤抑所按不實為不稱職皆視其實跡咨臺呈省　諸道行御史臺旨揮及上御史臺許以不實或詐訟人吧哷陵忽者並行斷罪　凡可興利除害及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咨臺呈省聞奏其餘該載不盡應合糾彈事理比附已降條畫斟酌彼中事宜就便施行　至元十五年五月欽奉聖旨儘行御史臺奏下項事理今降聖旨仰中書省宣慰司都元帥府都轉運塩使司應管軍官管民官管匠官其餘大小諸司官府照依見降聖旨事意施行　諸職官犯罪除按宣實照依已降聖旨咨臺聞奏受勅人員應斷應罷者聽從行御史臺區處其餘受省劄人員並聽提刑按户　依上施行仍先委監察彈劾宣慰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令擬從本道提刑按察司就便依上施行　應有至死罪囚有司取問明白追會完備行移提刑按察司審錄無冤有司依例結案申行中書省移咨中書省類奏待報施行　自行中書省以下諸司官府應行公事今後小事限七日中事限十五日大事限三十日如違照依已降聖旨比附已行體例從行御史臺提刑按察司就便施行　立行御史臺官　大德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欽奉皇帝聖旨蠻子田地裏有的行中書省為頭各衙門官人每令史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眾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如今交阿里馬為頭做行御史臺大夫委付了也大小句當裏他但行的官人每令史每行的是的不是的體察者軍民生受的省諭者大句當有呵奏將來者小句當有呵他每依着體例就斷者除這的外合行的句當有呵依着在先行來的聖旨體例裏體察者更廉訪司官人每監察每用心謹慎行者這的每句當其間不揀是誰休入去者入去的人不怕那這的每更這般道來也麼道沒體例的句當

做呵他每更不怕那聖旨欽此　監察合行事件　至元二十五年三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近奏准起出書有議到監察御史合行事理於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二日句寺東北裏呵答必察兒裏桑哥丞相為頭尚書省官每玉速怙木兒大夫為頭臺官每一同奏請過奉聖旨准欽此　諸官府文卷在先每季照刷其監察御史刷夏季者不照春季刷秋季者不問夏季其間錯失不能盡知議得今後上下半年通行照刷事有違錯若不為盡心透漏刷過者量事輕重治罪　凡察到公事合就問者就問事干人衆申臺呈省　諸官府見問未決之事監察御史不得輒憑告人訴詞取人追卷候判決了畢果有違錯依例糾彈其罪因有見隨即究問　監察御史察到不公人員本管官司有占怯不發者究治　監察御史任滿驗所言事件小大多少定擬陞降　御史臺陞正二品　至元二十七年尚書省劄付三月十七日奏御史臺官人每俺根底與文字至元二十一年火魯火孫那底皇帝根底奏了御史臺衙門做了正二品自月兒魯那演以下官人每根底品從各添與了一等來這裏的二品衙門的官人每的品從從上至下挨次着有俺御史臺官人每中丞之下四品的無有如今侍御史做正四品治書侍御史做正五品首領官三箇都事有

交一箇做從五品的經歷說有俺商量得休着他每說來的各添一等品從三箇都事內交一箇達達都事與別箇的一體做經歷與宣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仰照驗承此依上將達達都事秀才陞充經歷　勸農司併入按察司　三月二十七日省臺官奏俺與御史臺大司農司官人每一處商量來在先腹裏城子裏頭江南地面裏頭一箇按察司裏六箇官人一箇勸農司裏四箇官人委付來如今勸農司農桑的勾當見次第也將行司農司勸農司衙門罷了休在先體例裏併入按察司裏一箇按察司再添兩箇僉事共八箇官人委付農桑的勾當有呵大司農司裏呈者刷卷并體察的勾當有呵御史臺裏呈者在先孛羅張仲謙管時分勸農司按察司一處有來在後奏了分開來如今依在先體例裏教合併了呵怎生麼道奏呵您衆人商量了那般說有也者麼道聖旨了也俺與臺官每司農司官人每衆人商量來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更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制　至元二十八年欽奉聖旨不揀甚麼勾當成就者麼道省官人每根底委付來是的不是的行的根底體察者麼道委付御史臺官人每來省官人每做賊說謊欺百姓每生受來御史臺官人每也不曾體察得他每也做賊來有來臺察官人每這般行的上頭大小勾當裏行的都要肚皮壞了勾當來如今中書省尚書省根底合併了則休在前體例裏交做中書省也從今已後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宣徽院部官每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大小官人令史每肚皮休要者委付來的勾當裏在意幹辦成就者似在前一般要肚皮壞勾當的人每重要罪過也要肚皮來麼道告的人根底言語是實呵與賞者臺家糾察的官人每明知道不糾彈呵有罪過者外頭有的提刑按察司官人每在先半年裏一遍刷卷體察勾當出去有來各道裏不住多時一路的過去上頭百姓生受官人令史每做賊說謊的不得知來為那般上頭將提刑按察司名字改了呵立了肅政廉訪司也這廉訪司官人每提調着各路監臨坐地者在先一般做賊說謊弊幸勾當革了者不揀甚麼勾當成就休交百姓生受者麼道曉諭的聖旨行有如今但是勾當裏行的官人每交百姓每生受要肚皮壞了勾當的人每肅政廉訪司官人每體察着拿住呵受勅的官人每根底取了招伏呵杖子裏決斷的罪過有呵他每就便要了罪過者重罪過有呵臺裏與將文字來咱每根底奏者受宣的官人每做罪過呵取了他每招伏奏將來者更不要肚皮不揀甚麼勾當成就了不交百姓生受行的人每根底明白文字裏奏將

來呵他每根底名分添與的怎生般賞的咱每識也者又鈔法塩貨的勾當官民得濟得勾當有麼道不揀甚麼課程錢粮提調的官人每用心完備成就者課程官粮從實完備不納到官偷盜的人每根底廉訪司官人每用心體察者又管民官與按察司官遍相照刷文卷有道來那般照刷呵遍互厮掩閉者罪過不交出來有如今廉訪司的文卷管民官休照刷者管民官的文卷肅政廉訪司官人每依舊照刷者廉訪司官人每行的是與不是的省裏臺裏差的人去他每根底體察照刷文卷者更肅政廉訪司官吏人等要肚皮壞了勾當的人每根底比別箇做官的人每的他每的罪過重者更別箇體察的勾當依着初立按察司行來的聖旨體例裏行者道來欽此　各道擬設書吏奏差　至元二十八年六月奏准按察司改立肅政廉訪司擬合設書吏書史奏差承奉中書省劄付除書吏不須設立外每道擬設書吏二十名奏差六名移咨行臺并遍行各道依上施行　承發司管勾兼照磨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初六日本臺奏准內外贓罰錢物本臺收納及事關錢穀必用照磨若另添設似涉冗員合擬承發司管勾兼獄丞楊士元兼照磨職事并擬添設典吏三名中書省劄付准擬　廉訪司增設管勾兼照磨一人　至元二十九年本臺奏准

各道元設書吏盡行減罷所掌文字繫兒每道添設承發架閣庫官勾兼照磨一員。擬正九品典吏一名。

立鄂州肅政廉訪司。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本臺官奏荊南府有廉訪司有如今江北裏底南京省管著呵這廉訪司這臺裏管着道來在先鄂州一道按察司有來桑哥做官時分要束木說了。那按察司罷了來。如今江南裏底九箇城子地面也寬有依在前體例裏鄂州立一處廉訪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江南浙西道杭州置司。至元二十九年八月三十日本臺官奏杭州有底按察司也是桑哥奏准杭州這壁蘇州小名底城子裏交來有來如今交廉訪司。杭州省邊頭住呵便當麼道省官人每根底商量了。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官吏首贓。至元二十九年六月中書省御史臺呈官吏首錢等事刑部議到下項事理都省准擬。

官吏出首取受之贓。既已准首免罪雖議點降依例標附過名若贓官再犯量事輕重科斷點降吏人等。再首無問所首贓物多寡勒停

官吏首罪事重者監收輕者召保聽候。取勘別無詐冒及未經事發者准首原免若知人欲告而自首者。減罪二等或聞知別處事發赴官陳首若計所首日程可知雖是不知仍依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亦減二等科之詭名代替不在原免之限

如犯人實有病故許令親屬代首。

首罪不盡者止以不實不盡之罪坐之。

廉訪司官參用色目漢人 至元三十年正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昨前日省官人每商量了。一箇廉訪司裏八箇官人有八箇裏頭交四箇漢兒人者。那四箇蒙古河西畏吾兒回回人每相參着委付者。一箇路裏。一箇色目人。一箇漢人兩箇根底一處委付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和月魯那演省官人每一處商量了省裏部裏行底管民來底人每裏頭外頭臺裏廉訪司裏合委付底色目漢人五十一箇有交實的三十八箇交初的一十三箇。人有麼道奏呵。你每底勾當有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風憲官吏贓罪加重。至元三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廣東按察司裏行來底兩箇官人一箇麻剌忽思小名底副使。八根底要了貳拾伍錠鈔一條玉繫腰一箇乞台帖木兒小名底僉事。八根底壹拾叁錠鈔肆兩捌錢沙金要了來麼道行臺裏官人每他每底招伏文字與將來了俺商量來在先按察司官人每要肚皮呵。比別箇人每重要罪過者麼道聖旨行了。有來如今這兩箇根底依體例一百七打了。復頭勾當裏不交行底體例有重要罪過者道來底聖旨體例裏更他底財物斷沒一半。打了。勾當裏休交行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欽奉聖旨節文。今命月魯那演太師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首振臺綱凡軍民士庶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以致軍民困苦或究滯不為審理及官員侵盜誑詐污濫不法若此之類。肅政廉訪司監察御史有能用心糾察量加遷賞若罪狀明白廉訪司御史臺不為糾彈受賂循情或別作過犯諸人陳告得實罪比常人加重。誣告者抵罪反坐。肅政廉訪司官監察御史察出公事。取問其間諸人毋得攙擾沮壞彼若滯此非理妄行以致人難寧不畏罪。其御史臺肅政廉訪司監察御史應有大小公事照依累降聖旨條畫施行。各盡乃心毋曠厥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廉訪分司斷職官會議。至元三十一年六月本臺奏准條畫內一款凡職官取受錢物贓狀明白例合斷決者欽依元降聖旨。除受宣官員申臺聞奏外受敕官員移牒總司會議斷決事有疑似備細申臺。欽此。

命只兒哈郎為御史大夫 元貞元年正月初八日。承奉中書省劄付奏過事內一件御史臺完忽赤之上委付只兒哈郎的完澤根底商量了擬定名分說者聖旨有來完澤丞相等俺眾人商量來臺的勾當大有合委付為頭兒底人只兒哈郎根底大夫名分裏委付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與大夫名分裏行者。聖旨了

也。欽此

命完忽赤為御史大夫 元貞二年正月二十日本臺官奏月呂魯那演替頭裏皇帝可憐見交只兒哈郎右手裏畫字了也只兒哈郎左手裏畫字的替頭底皇帝可憐見呵交完忽赤做大夫畫字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命頑閭為侍御史。元貞二年二月初五日。本臺官奏阿忽歹底兄弟頑閭交這臺裏做侍御史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省臺共議選用人員 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奏整治臺綱事內。別怯木兒說自來御史臺無選法。用着人呵於管民官內選用來近年自其間互相保舉選用為那上頭。省臺選各另了也。又立廉訪司。六七年間勾當人每內也有好的也有歹的。今後有闕呵省臺官一同依在先體例裏商量着委付呵怎生說有阿老瓦丁也說廉訪司官每。都合從新揀擇好人委用廉訪司官內若有自前不曾管民的管民官裏委付呵民間便與不便的勾當知也者若這般更新呵臺官於省官人處商量了委付呵宜的一般說有俺眾人商量來臺官并他每之下行的首領官監察每依先的體例裏則他每選用者廉訪司官若便都從新更換呵別無緣故動衆的勾當有不宜也者如今廉訪司官有闕并未滿替頭歹的省臺官一同選人替換委用監察廉訪司官裏頭若有合罷省

的呈省。依體例委用、不曾管民來的、依着阿乜兀丁所言管民官裏委用。又廉訪司官每、衆人商量了、從新委付了之後、臺官人每省部諸衙門裏勑素八阿省裏商量者。大德元年、衆人商量了、委付來的人若自其間選調阿、則臺官人每執使選調者、省官人每臺官內選用呵也、依那般臺官每根底說了委付呵、怎生這般擬定體例、行壓道商量來奏呵、奏聖旨是您衆人商量來那聖旨問呵回奏是俺衆人一處商量來奏呵、哏商量的是也那般行者、壓道聖旨了也、欽此　立陜西行御史臺　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本臺官奏陜西等處四省、勑立行御史臺、比着江南四省、呵、錢粮百姓雖是少呵、這四省地寬遠、甘州行省每年去的錢粮支持大有、臺立呵不愛的八多去也、比着江南立定呵、勾當上有益去也、如今聖旨裏委付了、爲頭大夫也、依着那立行臺的體例、提着名字宣諭的聖旨與呵、怎生奏呵、是有先立了臺呵、商量者、聖旨了也、欽此　整治事理　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本臺官奏、准御史中丞崔資德建言整治事理開列于后、　御史臺、本無選曹、所用人員、多於省選流官內公擧、其餘官員、省部自有選例、近年以來、御史臺用人、止於本臺衆用人內互相調轉、其肅政廉訪司官、監察御史、首領官、任滿解由、臺呈到省、或有不即遷轉者、所以省臺之選、自分爲二、今後省部、并各路管民官內有廉幹人員、憲臺各當擧用、外、廉訪司官、監察御史、首領官、臺呈解由到省者、依例早爲遷轉、省臺既不分彼此、通行選用、則人無去彼就此覬覦之私、賢者進而不肖者退矣。　南北二十二道肅政廉訪司、科彈諸路、不爲不重、其爲頭廉訪使、當選聖上知識、根脚深重、素有名望正蒙古人、其次漢人回回諸色目人、欽依已奏准世祖皇帝聖旨體例、相參選用　各投下色目監察御史、每年保用到今一十五年、中間以有限窠闕、待無限人員、久而員多闕少、今後自內臺、江南、雲南兩處行臺、色目監察御史、從各投下通行保用、見行體例、色目監察御史任滿、例轉各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再任滿、其行過事蹟、呈省、合陞用者陞用、合本等遷轉者本等遷轉、如此則內外事體通知。亦使有所激勸、　御史臺凡選用內外人員、舊例除臺官首領官監察御史、從本臺不次擢用外、各道肅政廉訪司官、首領官、自改立到今六年、其間能否糅雜、欽依見奏奉聖旨事意、從新立法度整治、今後有闕、省臺照依舊例商議、公擧通用、不惟風憲一新、人材優劣、亦可見矣。　臺綱切要務在得人。得人則何患不治、今既臺省公論選人、其管民官犯贓罪者、却令行省以下、再行審斷事理、是乃行省明里不花一已之見、目今奏奉

聖旨、省臺商量立法度、從新整治、合從省臺集會翰林集賢諸老學士商議聞奏欽依改立肅政廉訪司聖旨并初立提刑按察司條畫累降聖旨施行、委任既專、紀綱自振、　御史臺用人除近侍當怯薛人員特旨委用外、今後並不得用不曾受宣勑人等、雖有請俸歷過月日止合入流品、其不曾親民者、亦不許用、中間若有必合風憲內任用者、具實蹟明白聞奏　甘肅陜西兩處行中書省、控禦西北邊境、諸王駙馬大軍駐札去處、錢粮出入、支持浩大、四川雲南兩處行省、亦係邊遠蠻夷地面、不漸聲教、形勢險惡、今雲南立行御史臺、甘肅陜西四川各立肅政廉訪司、輕重例置耳目、有所不及、若將雲南行臺移置安西路、陜西等處、其雲南止設肅政廉訪司、又陜西道元立廉訪司、却於鳳翔府附中處設置、并甘肅四川兩處廉訪司通計四道、隸屬陜西等處行御史臺節制、四省文卷、每年監察御史照刷、其甘肅邊境等處、每年行臺官親行鎮遏軍民、糾察非違、其於國家便益不可盡言　監察御史任滿、驗行過事蹟高出倫輩、知大體者、聞奏陞遷、其餘驗所行事蹟、堪充各道廉訪司官、依例選用、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比依舊例、宜立程式、　行御史臺監察御史、若有異政、依例不次擢用、或再歷內臺監察御史一任、內有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　各道肅政廉訪司官任滿憑解由開到事蹟、合陞用者、臨時聞奏、不次擢用、合呈省遷轉者、依例呈省、合就便於各道本等內遷轉者、依例本等遷轉　照刷樞密院文卷　大德二年七月十三日、本臺官奏、在前世祖皇帝時、於月呂魯那演奏來、軍的數目、休交照刷者、體例裏、院裏天下軍馬總數目、皇帝知道、院官裏頭爲頭兒的蒙古官人知道、外處行省裏頭軍馬數目、爲頭的蒙古省官每知道、這般文卷也不照刷、更這邊關機密不合交多人每知道的勾當、這般文卷監察也不照刷、外、樞密院裏委付萬戶千戶百戶、彈壓、各自一枝兒勾當、更勾補逃亡事故軍呵。各路州縣裏的勾當、這幾年院家推辭着有軍數目、壓道不交照刷、更有人告他每不依體例要肚皮、别了聖旨、委付人取文卷去呵、漢兒每推着蒙古官人每不與文卷、他每主意、遮藏他每弊倖、有如今只兒哈郎大夫爲頭、俺每商量來、裏頭院裏外頭行省裏、軍馬總數目、這邊關軍情機密勾當、不交照刷外、委付大小軍官、選各宗文卷、并勾補逃亡事故軍文卷、依着立御史臺聖旨、并照刷中書省體例照刷呵、這院裏的弊倖革得少去也、奏呵、欽奉聖旨、是也、那般者、欽此。　命徹里爲南臺御史大夫、　大德三年、三月十七日。本臺官奏、中書省家俺根底與將文書來、江南行臺裏有底兩箇

大夫裏頭臺官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麼道說將來，俺商量來，依體例做里。為頭是哥哥有徹里，合行有阿老瓦丁他也說有。依體例我是兒不我合出去麼道說有。奏呵，徹里交行者，阿老瓦丁出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復立京兆廉訪司　大德三年正月初九日，本臺官奏：京兆南有的臺罷了，依着在前立廉訪司麼道聖旨有來。如今這裏委付將人去呵，勾當就擱也者。則那裏臺官裏頭，闊闊兀中丞根底，那裏為頭交做廉訪使；一箇姓高底侍御根底，交做大使；撒判兒小名底阿恥斡人，更一箇姓李底漢人，這兩箇交做僉事。更常哈剌哈孫小名底人，江南做僉事來，那裏官吏每根底察着要肚皮來的，錢多追了。向前行來為他行的是的上頭，陞他一等，京兆廉訪司裏交做副使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照刷鐵冶提舉司文卷　大德三年八月，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廣平、順德、濟南三處鐵冶提舉司，中年例七月科撥礦炭，八月般顧大石，修疊爐座，冬春興煽，次年五月爐終。若將行過文卷，於夏季四月至六月內照刷，似不相妨。本部參詳，擬合依准各提舉司所擬，候爐終日照刷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相度，鹽運司年終刷卷已有定例，其鐵冶提舉司若准爐終照刷文卷，於事為便。合下仰照驗施行。　選用風憲官

員　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臺官奏：去年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不曾管民的不教行，曾做管民官的分揀好人委付相應麼道，別帖木兒、阿老瓦丁等題說呵，依他每的言語奏過，那般行來。如今不須則管民官裏取，選揀了得的好人委付呵，怎生？伴當每却那般說有，俺商量得依他每的言語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復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　大德四年正月，本臺官奏：去年海北海南道廉訪司為田地遠的上頭，做官去的人每難到有麼道，併在廣西廉訪司裏來。如今那裏的軍官每、民官每立廉訪司呵，軍民多得濟麼道，省裏臺裏與將文書來，有荅剌罕丞相也說有：廣西廉訪司官每海南刷卷去呵，為田地遠，做使臣的一般疾忙迴來的上頭，軍民疾苦不理的有，說有。俺與完澤丞相為頭省官每根底商量來，廉訪司立呵是也麼道來。奏呵，依在前體例立廉訪司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大德五年三月　日，欽奉皇帝聖旨：中書省官人每根底、樞密院官人每根底、行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內外大小諸衙門官吏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御史臺官人每奏，自立臺以來，糾彈罷取受的官吏數多，不知自己的罪過的人每妄生事端，沮壞臺事。元貞元年，明里不花，杭州省裏行時分題說的上頭，察知宣慰司官的罪過呵，與行省同官審知；

路官的罪過呵，與宣慰司官同審；州縣官的罪過，與路官同審。這中間，宣慰有宣慰司相離行省遠的，往復一萬里的也有，難以同審。又監察每行省令史每的稽遲違錯罪出來呵，與行省可一同審了斷，有行省官終是一箇勾當裏行有，同審呵不便當。又廉訪司察知的勾當裏，事干人衆，卒難結絕的公事，管民官裏休摘委一員，一司裏歸問的上頭，州縣勾當多廢。推着公事成就不得，這五年行臺廉訪司監察每累累的文字裏說將來：依在前行來的體例裏交行呵，怎生？麼道奏來。今後但是內外勾當行的大小衙門裏官吏每，各自委付來的勾當謹慎成就者。教百姓安着。廉訪司監察每用心體察者，勾當裏謹慎行的，有實蹟有呵，將他每姓名申臺者。要肚皮沒體例行的，依着立廉訪司以來，世祖皇帝已降聖旨事意，交勅官廉訪司問的，招了呵，行移總司會議，斷者。事重申臺者，交宣官申臺聞奏者。被問的官吏他每的罪過既有顯驗，避罪翻異呵，再差官問的，招了呵，比本罪上加等要罪過者。監察每照刷出行省令史稽遲違錯輕罪，就使斷決，重事申臺者。廉訪司問的公事裏頭，有干礙人衆，卒難結絕，不能親到呵，管民官裏選廉幹人員歸問者。廉訪司官、監察每為用心體察，分外沒體例行呵，罪比常人加重者。　大德五年八月，欽奉詔書內一款：

行中書省、宣慰司、肅政廉訪司，列置諸路之上，本以弭盜賊、修政事、糾不法、撫良民。又近年於此略而不問，自今各修乃職，凡在所屬之內，常加檢責，期於政成民安，諸路鎮靜而已。有不稱其責任者，從中書省、御史臺錄其實蹟，聞奏黜罰。　又一款：近年累降詔條，各處官司有奉行不至者，仰中書省、宣慰司、廉訪司遍曉舉問。　審理罪囚定例　大德五年八月初三日，欽奉聖旨：賑災條畫內一款：諸處罪囚，仰肅政廉訪司官分行審理，輕者決之，冤者辯之，滯者糾之。有禁繫累年疑不能決者，另具始末及其疑狀，申御史臺呈省詳讞。在江南者，經由行御史臺。仍自今後所至審囚，永為定例。　體覆災傷　大德六年正月十五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徹里題說有：初立御史臺時分，不揀甚麼勾當有呵，監察每、按察司官人每體察有來。那的後頭，民間田禾旱澇災傷教體覆有來。如今不揀甚麼勾當，都教體覆，有俺體覆了呵，再誰體察？勾當裏窒礙麼道說有。俺商量來：民間田禾旱澇災傷，依例體覆，其餘的則依着初立御史臺體例裏，教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體察呵，便當的一般。有麼道奏呵，和省官人每商量着，管定三箇日頭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呈奉中書省劄付：大德六年正月二十日，奏過事內一件：初立臺時分，則教體察來，在後立按察司

時分有水旱災傷田禾不收呵體覆呵後頭漸漸的不問大小勾當教俺體覆有其間多有窒礙麼道說有體覆的勾當短少錢粮等事一面詞因怎生作數麼道教監察廉訪司官體覆虛實行文書有體覆的緣由是這般不是新行來的勾當行了多年也伴當每道俺的勾當裏有窒礙麼道說有何平章也說在先體察來水旱災傷呵合體覆除那的外合體察麼道說有休着伴當每的言語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照刷中政院文卷　大德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院官啓過事內一件在先中御府時分文卷休刷者麼道懿旨有來如今中政院管着的怯怜口阿塔赤阿答赤主烈赤匠人每管民官吏等但是俺管的省東臺東內外衙門俺根底不商量做罪過來麼道拿將去問有那般啓呵您說的是有家私的勾當有但屬您管着的省東臺裏休問者這裏倒近有的罪過做呵您問者外頭有的做罪過呵各路有的廉訪司官人每依體例問者是實呵您根底文書裏說將來者重罪過的啓者輕罪過的您依體例行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　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欵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吏所以糾劾官邪俯求民瘼肅清刑政共成治功今後各思所職有徇私受賂者照依已降聖旨加重治罪

整治臺綱　大德十一年十月十五日欽奉聖旨節該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用內外但是勾當裏行的官人每使見識行無體例的勾當呵體察者肅清百姓每的風俗照刷各衙門的文卷者麼道教行呵於民便益來如今脫脫奉國公右丞相爲御史大夫只兒哈郎爲御史中丞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軍站民匠管着的官人每不用心撫治率斂錢物無體例攙那差役的上頭百姓每生受有係官錢粮造作物料內尅落侵盜的移易借貸的覷面皮要肚皮教百姓每生受不公不法的官吏每根底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人每用心依體例體察的每根底添與他每名分他每無體例差池了呵告的人每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首者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每體察出來的勾當問的其間不揀誰休沮壞者這的每道這般宣諭了也麼道別了體例行呵他每不怕那甚麼但有合行的勾當依着在先行來的聖旨體例裏行者各自委付着的勾當裏用心向前行者麼道衆人每根宣諭的聖旨行了也聖旨俺的羊兒年十月十五日　至大二年九月尚書省欽奉詔書內一欵風憲爲紀綱之司民生休戚官政廢舉關係非輕御史臺戒飭監察御史廉訪司體承美意協贊治功所司奉詔不虔並行究治　至大四年四月任罷銀鈔銅錢詔書內一欵風憲之官職應耳目糾劾百司匡政令之從違生民之休戚言責所關寔要且重惟今百度畫新圖治伊始尤遵世祖皇帝以來累朝成憲各揚乃職以肅政綱

殿中標記奏事　至大四年六月二十日本臺官特奉聖旨不揀那箇衙門奏事呵殿中合一處入來聽自薛禪皇帝時那般有來今後省官爲頭不揀那箇衙門但奏事呵殿中聽者標記者完澤你只在這門前生地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選用色目監察御史　至大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我根底近行的人有得事的老實的選做色目監察漢兒監察每您自選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西臺增設監察御史四人　至大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本臺官奏西臺官人每文書裏說將來俺提調着四省的勾當管的地面寬遠先設着二十箇監察有來後減了四箇南臺管的地面和俺一般如今南臺二十八箇監察有那監察裏頭摘那與俺四箇呵便當的一般俺衆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南臺二十八箇監察內減做二十四箇西臺添做二十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作新風憲　至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臺裏合奏的事早奏者合行的事休遲了行者休交百姓生受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塔思不花失海牙並爲御史大夫制　皇慶元年正月欽奉聖旨中書省爲頭內外大小諸衙門官吏每根底各投下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自中書省爲頭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人每使見識無體例勾當做呵體察者肅清風俗照刷諸司文卷者麼道行呵益國便民來如今教中書左丞相塔思不花河南省平章塔失海牙兩箇做御史大夫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但凡委付着的官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係官錢粮差發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無體例做着交百姓每生受的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根底使見識休閑究狀了者麼道似這般一面詞休奏者更內外委付着的近行的每自己其間影蔽着係官錢粮乾落了的做無體例勾當的每根底不交御史臺官人每問他每自己其間裏問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革罷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依着在先體例裏問者庶有印信衙門的文卷依例照刷者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勾當裏用心謹慎行的添與名分也者他每無體例做了監察廉訪司官人每他根底休問承麼道告的人有呵依在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告者照的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根底依體例

要罪過者若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這的每有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他每都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凡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條畫聖旨體例行者衆人根底宣諭的聖旨行了也。欽此。　更令史為掾史。　皇慶元年七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劄付特奉聖旨節該集賢院從一品衙門令史的名兒改做掾史者欽此都省劄付吏部議御史臺呈衙門既陞從一品本臺令史改稱書史以此參詳本臺既與集賢院同品如蒙改稱掾史相應　作新風紀　皇慶元年正月本臺官傳奉聖旨不揀那箇大官人每無體例勾當行呵您臺家衆臨察每我根底說者行不行的我識也者。麼道傳聖旨來欽此　照刷徽政院文卷　皇慶元年十一月徽政院咨。來咨皇慶元年七月十二日欽奉聖旨節該應有印信衙門的文卷依例照刷者欽此有詳青院所轄諸路財賦總管府大小司屬衙門錢帛詞訟事務繁劇多與有司相干江南行臺咨財賦總管府官吏不公不法等事。請就便啓聞施行。准此照得至大四年七月初六日特奉皇太后懿旨小羅大都奏將來御史臺家奏欽旨刷徽政院卷有刷卷呵造作有窒礙的一般。有等候造作了交刷呵怎生奏將來大主人。有時分徽政院家文書不曾覷有咱每家私的勾當依在先文卷休交覷者交塔思不花大都臺與將文書去者您徽政院家小羅根底也與將文書去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　命伯忽為御史大夫　皇慶二年正月初二日本臺官特奉聖旨交伯忽塔思不花替頭裏做大夫者初四日好日頭有交那一日禮上日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脫歡為御史大夫　皇慶二年三月初六日特奉聖旨塔失海牙替頭裏教脫歡做大夫者只教兩箇中丞八員之上休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黜陟官員　延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本臺官奏近年管民官內一年考校一遍殿最官各一員以憑黜陟麼道詔書行了來行臺各道廉訪司考校文書裏行的多的倚依體例要了罪過行了也行的好的省裏與了文書來如今五事的陞一等廉能的減一資有這兩等根底添與名分最官根底若不添與名分呵向前謹慎行的人每心落後一般有比及省家定奪陞用呵俺臺家他每根底各與一表裏做記驗他做官的多人每做學有向前謹慎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臺察官吏犯贓加重　延祐元年九月十四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監察每文書裏說有世祖皇帝聖旨臺察官吏但犯贓呵永不叙用在後又教加等斷罪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省部衆議

將臺察官吏犯贓不枉法者加至一百七永不叙用與世祖皇帝聖旨體例不斷似的一般有今後臺察官吏人等內事取受加等斷罪雖不枉法亦除名不叙麼道說有俺商量來原想是掌把紀綱法則的職分若自己身上不嚴的呵乾淨呵難正多人的一般有依着監察每說來的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復立陝西行御史臺　延祐二年五月初一日本臺官奏昨前廉訪司裏換與銀印者麼道奏過特奉聖旨有來到今不曾與有省官人每這裏有可憐見呵依着先了的聖旨交與的上位識者麼道奏呵上位宣喚帖木迭兒丞相至御前奉聖旨昨前廉訪司裏與銀印者道來如今該作與者麼道聖旨有呵帖木迭兒丞相奏休着皇帝根前我省得的奏者為罷了西臺的上頭那裏衆百姓每生受薛禪皇帝為這西是緊要地面上頭交鎮遏麼道立着行臺有來省呵是身體一般院是手足一般臺是耳目一般有院臺都只是一箇勾當有為罷了西臺上頭大勾當裏好生妨礙着有可憐見呵依先體例交復立的上位識者麼道奏呵作說的是有我也那般尋思有來依着先例交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復立陝西廉訪司　延祐二年六月十九日本臺官奏奉聖旨陝西立了行臺也如今陝西廉訪司依舊移往鳳翔立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人發委問　延祐二年正月本臺奏過事內一件今後各道凡有告言不公不法等事總司合受理者即與受理合牒分司者即與移牒合親問者即與親問果若事干人衆卒難結絕不能親到者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不可一槩尋委府州司縣官員互相移問及合取問之事不為受理　命伯忽脫歡荅剌罕並為御史大夫制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諭中書省以下內外諸衙門官吏人等朝廷設立御史臺肅政廉訪司專一彈劾百官姦邪非違刷磨案牘肅清風俗當理冤滯行之已久比聞各道按治失宜事漸不舉有司往往多不奉職今命太傅御史大夫伯忽御史大夫脫歡荅剌罕等整飭臺綱作新風憲凡軍民衆處所司不務存心撫治致使困苦及官吏贓污侵盗係官錢糧不公不法或因獄冤濫不與伸理若此等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有能恪盡乃職用心糾彈事功昭著者量加陞擢若或循私受賄罪宜加重督績不佳即聽奏代風憲勾當其間諸人毋得侵擾沮壞自今以往遵守憲章務在必行毋為文具欽此　加脫歡荅剌罕大夫散官　延祐三年七月十二日本臺官奏前九月兒曾那演荒忽赤大夫。大你赤中丞等勾當裏行數年的其間上位都曾添與散官來如今荅剌罕做大夫

行了四年也他是老奴婢根脚有臺裏在意行來依着在先大夫的體例他根底添與散官呵怎生麼道奏呵他不比別箇的有我對省家說門令日便教與宣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中書省劄付特奉聖旨榮祿大夫御史大夫脫歡荅剌罕特加金紫光祿大夫職事如故欽此

照刷營田提舉司文卷　延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省家與俺文書河南江北道奉使宣撫文書裏說有棗陽路立着營田提舉司五品衙門翰會福院所管有那裏官吏每爲不刷他每文卷的上頭恣意做無體例勾當要肚皮好生害百姓有交俺就便聞奏麼道有俺商量來依着省部擬定來的與諸處運司太后位下財賦辦錢粮的衙門一體聖旨懿旨裏每年終錢粮成就了畢呵似這營田提舉司一般衙門的文卷依例交廉訪司照刷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廉訪分司斷職官會議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新風憲內一款廉訪分司按治諸職官有犯公罪事重者會議總司事輕者依例罰贖其首領官稽遲罪犯斟酌輕重依例施行欽此

人衆妄問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新風憲內一款各道廉訪司諸人應告官吏不公合就問者就問不得轉委如果事干人衆并地里遙遠卒不能結絕者許委附近管民廉幹正官

歸問有詐不實不盡者就爲伸理毋致偏抑如違監察糾察

廉訪分司出巡日期　延祐三年六月欽奉聖旨作新風憲內一款各道分司若不遍歷百姓利病官吏貪廉豈能周知今後除廉使守司刷按置司去處餘擬每年八月中分巡至次年四月中還司如不依期出司及巡歷未遍托故廻還或依期還司不曾遍歷并應結絕之事而不結絕者聽總司申臺區處審因日期不過六月初間其將引書吏奏差並仰廻避元籍元役路分違者究治

命朶兒只爲御史中丞　延祐四年三月初七日本臺官特奉聖旨御史臺在先三箇中丞有來如今教朶兒只做中丞者休教推辭只今日便教禮上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風憲官鈐束吏屬　延祐四年四月初四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初立行御史臺各道廉訪司時官吏各自守着職分行的好來近年以來上下分限比在前不斷似事上不便當有俺商量來今後各道書吏比及監察去呵有聲跡不佳的從司官即便退罷行臺察院書吏似這般的有聲跡的亦從監察糾罷監察每不依體例行事呵許行臺官指陳著明實跡就便黜退這般體例守着行呵怎生奏呵是有那般做體例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脫兒哈帖木兒不花並爲御史大夫制　延祐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欽奉聖旨中書省爲頭內外大小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官吏贓汚不法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行呵益國便民有來近年以來委付着官人每勾當裏不肯用心行要肚皮壞政事積漸的多了教百姓每根生受有監察廉訪司官不曾盡心糾彈上頭與初立御史臺體例不斷似有今命月呂曾那演子廣平王脫兒哈塔察兒大夫孫帖木不花爲御史大夫整治臺綱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行的官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錢粮運法刑名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做無體例勾當交百姓生受的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人每用心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使見識教上來休問放了者麼道似這般一面詞不揀誰休奏者請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更內外勾當裏委付着的并近行的人每自己其間影蔽着係官錢粮耽落了的做無體例勾當御史臺官人每休問他每自問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華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廉訪司官每依在前體例問者但有那信衙門文卷依體例都照刷者益國便民的勾當題說者內外大小官吏不公不法蠹政害民別了體例的每根底監察廉訪司每盡心體察行的與名分者知道不肯糾

彈呵有罪過者官吏每無體例勾當做了的說監察廉訪司官每枉問了斷罪來麼道告的人有呵依在前體例御史臺裏告者外頭有的行臺裏告者問的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依體例要罪過者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臺察裏勾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根底要罪過者他每却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風憲裏合有整治的勾當呵從新整治者凡有合行事理照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條畫聖旨體例行者欽此

御史臺復陞從一品　延祐七年四月十四日本臺官奏俺與廣平王脫兒哈大夫一處商量了奏有近間爲衙門冗濫驟陞品職的交減降有御史臺元是二品有來曲律皇帝聖旨普顏篤皇帝潛邸聖旨御史臺與樞密院一般教陞做從一品呵怎生麼道奏呵奉普顏篤皇帝聖旨我和太后一處商量來索甚麼陞有則依舊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來御史臺是糾彈別人的職分有減降的勾當先從俺合說有依舊做二品的上位識者奏呵奉聖旨索甚麼那般說有集賢院翰林院也先是從一品有御史臺在先是從一品有來只依舊做從一品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選用風憲官員　至治二年正月十四日本臺官奏世祖皇帝立御史臺選用着好人行呵本爲整治國家大勾

當行來難同有司選法理算月日給由銓注風憲裏選得識治體好人行呵國家大㝵當裏得濟有今後若公事上不肯向前風憲裏不宜入來的將他每的腳色呈與省家遷敘肯向前行的俺風憲裏陞用這般行呵激勸多人有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選用官員　至治二年正月十四日本臺官奏在前臺察裏父子叔姪弟兄內依着裕宗皇帝聖旨只教一箇行來在後臺官每完者篤皇帝根底奏了一門之內有好人呵一處休交盡宗都委付行來次後普顏篤皇帝根底奏了一門之內只交一箇行有來在後特奉普顏篤皇帝聖旨一門之內只交一箇行的索甚那般說有依着在先體例都委付者麼道聖旨有呵來曾行有俺怎生呵是麼道奏呵奉聖旨一門之內有好人呵都委付者欽此

舉保官員　至治二年正月本臺官奏御史臺廉訪司糾彈諸司不公不法的衙門有須索選識治體的好人委付倚憑着監察廉訪司舉保來的人每選用有交後人肯向前謹慎行的有舉察的人每或有不當過犯呵隨事斟酌輕重黜退元舉官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命禿忽魯紐澤並為御史大夫制　泰定元年四月初五日欽奉聖旨中書省為頭內外大小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為天下百姓上頭體着歷代典故立御史臺為耳目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司姦邪貪汚敗法亂常刷磨案牘觀察風俗行呵於國家百姓好生有益來比因委任失宜紀綱廢弛令命禿忽魯紐澤兩箇為御史大夫從新整治不以是何大小㝵當裏行的官吏史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錢粮選法刑名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別了體例交百姓生受的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用心體察追問者有能盡心奉職政跡昭著者保舉又做下罪過敗露了被問的使見識教上來休問放了者麼道似這般有呵休奏者傳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更各衙門㝵當裏委付着的并近行的人每做無體例㝵當犯着法度自己其間影蔽着休交御史臺問他每自問麼道有執把的聖旨呵革了者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休在前體例問者但有印信衙門文卷依體例照刷者又監察御史廉訪司官職居言路關係着國家得失軍民利病不揀甚麼㝵當有呵題說者知而不言呵有罪過者盡心體察行的添與名分者官吏每別了體例要了肚皮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人每問的明白依體例斷了被斷的人每却說道枉問來麼道告的人每有呵依在前體例御史臺裏告者外頭行臺裏告者實呵元問的官人每根底依體例問者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欽

有違越御前開別衙門裏告的斷罪者今後裏凡行的㝵當且隨不揀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根底有罪過者他每那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合整治的㝵當有呵好生整治者凡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體例行者欽此

命伯顏亦列赤並為御史大夫制　天曆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御史臺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總管府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內外諸司大小官吏人等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專一體察官吏一切非違刷磨諸司案牘肅清風俗宣明教化有益於國有便於民邇者朕至自江陵大河以南歲入懷慶行省平章伯顏慮致道路梗澀即與誅夷虜從北來功跡昭著今命伯顏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御史大夫亦列赤為光祿大夫御史大夫一同前總臺綱凡軍民士農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以致軍民困苦或或舉不及審理及官吏侵盜欺誑贓污不法若此之類肅政廉訪司官監察御史有能用心糾察量加遷賞若罪狀明白廉訪司官知而不糾彈或受賄循私及別作過犯許諸人依例赴臺陳告得實罪比常人加重誣告者抵罪反坐凡有印信衙門並聽照刷若有罪被問之人無得結託近侍諸衙門官員朦朧奏請冀交取問又被問其間不得托以他上題於㝵當商避其事內外風憲諸衙門毋得侵入攙擾沮壞彼此此此理妄行事不懼罪其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應有大小公事照依世祖皇帝以來累降條畫聖旨事意施行欽此

作新風憲　天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本臺官奏近日委付俺交整治臺綱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的合整治的㝵當有幾件合題奏有欽奉世祖皇帝累朝聖旨御史臺㝵當其間諸人不得入來攙擾沮壞聖上初登寶位凡有諸人妄行托請近侍奏聞奏索要風憲名分贓罰錢物的人有也者那般人有呵與在先體例不斷以有今後臺裏大小一切事務禁止諸人不許入來攙擾風憲名分贓罰錢物亦不得奏索這般行呵皇帝大福蔭裏風憲肅清臺察的事行的也者俺與省家文書照依在先體例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自立臺以來委付都事呵於各道廉訪司僉事內選用有來曾授宣的除各道副使授勑的止除僉事有來近年授宣的授勑的未做都事委付了呵不論地面月日便除做各道副使有似這般呵實礙選法都想望着要做都事的多去也今後依在先體例曾授宣的除副使授勑的除僉事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授勑入來的出去呵僉事裏除者授宣入來

的出去呵，副使裏除者，資品不到的，除副使呵，廣東除者，聖旨了也，欽此。又特奉聖旨，臺經歷有根腳資品散官到的，監司裏除者，無根腳資品不到的，副使裏除者，吏員品散官不到的呵，除監司，交遠方去者。委付臺部事呵，秀才吏道內各用一員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初設立各道廉訪司，特奉世祖皇帝聖旨，委付的官員，蒙古畏兀兒、河西、回回，這四等人與漢人相參着委付有來，近年以來，不依在前體例，一色人內委付兩箇三箇的上頭，很壞事有。今後只依世祖皇帝定制，蒙古色目內各用一員，與文字漢人相參委付，休在先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正蒙古人重委付一箇呵，也中，其餘各色目內，止用一員者，聖旨了也，欽此。　臺裏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月日滿了呵，事上行的好呵，除行臺監察御史的也有來，漢人充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的也有，將他每一例除做監察御史呵，寫不的彈章，刷不的文卷，於事上好生不便當。有今後除蒙古色目外，漢人不通儒吏的，月日滿呵，倫呈與省家，依體例定奪與他每勾當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又奏，初立廉訪司時，分着了四箇書吏，攸做一員，照磨管勾，要管架閣庫文卷、收掌贓罰錢物，文資相應人內選用來，近年以來，於臺宣使知班并色目人內一聲委付有，然初立廉訪司事意不同，今後各道照磨有闕呵，依着在先例，通曉儒吏相應人內委用，做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昨前奉聖旨，各道廉訪司書吏，於職官路吏教授下第舉人內教行者，游學歲貢秀才，休用者，歷道有聖旨呵，俺商量來，各道書吏，額設着一十六名，今後有闕呵，於終場下第舉子內用四名，教授內用四名，路司吏內用四名，通吏職官用四名，須要無過犯，行止廉慎，通達政務，照依舊例，委文資正官試驗，相應方許收補。如所舉不當，或不依例選取，從監察御史糾彈，罪及舉官。似這般選取做體例行呵，於風憲便有，奏呵，奉聖旨，是，有用終場下第舉子四名，教授二名，路司吏五名，通吏職官五名，其餘依在先奏的，今後做體例用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自世祖皇帝以來，廉訪司官書吏犯贓呵，交斷沒當房家產有來，次後奏完澤篤皇帝聖旨，廉訪司官吏有罪過呵，比之常人加等要罪過者，歷道說來，不曾革了斷沒的體例，近年各道官吏犯贓，玷壞風憲的也，只加等斷罪呵，比世祖皇帝聖旨不厮似，有南臺裏，遍合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歷道咨將文書來，有俺商量來，如今整治其間，依着南臺題說，將來的人，俺廉訪司官吏但犯贓呵，依着世祖皇帝聖旨，要了合得罪過，斷沒他每的當房家產呵，不壞了風憲，犯贓的少也者，奏呵，是，有那般行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三臺典史充書吏　天曆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本臺官奏過事內一件，昨前特奉聖旨，各道廉訪司裏委用書吏呵，於終場下第舉子教授職官吏員內相參用做書吏者，歷道有聖旨來，三臺典史并各道廉訪司奏差，於吏員書吏窠闕內相參交做書吏用呵，怎生，歷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命立御史臺題名碑　天曆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本臺官欽奉聖旨，洪福世祖皇帝自至元五年設立御史臺呵，教做耳目者，歷道立了來，在內若無御史臺，在外無行臺各道廉訪司衙門呵，做賊說謊的人每根底，怎生整治的，有根元，世祖皇帝立這衙門，好處說那的呵，是如今天的氣力裏，我登了寶位，其間合與世祖皇帝立臺來的聖旨，明白稱贊着的，臺裏委付着的，臺官并首領官等，各人名姓，教臺裏立碑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帖木兒不花、玥珞博華並為御史大夫制　至順元年三月十三日，欽奉聖旨，節該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內外諸司官吏人等，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官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益國便民，有來，今命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帖木兒不花，為御史大夫，太禧宗禋院使玥珞博華，為御史大夫，首振臺綱，凡軍民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贓污不法，以致吾民困苦，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盡心糾察，凡察到公事，取問其間，諸人無得攪擾沮壞，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按問之人，不得過給元問官吏，果有冤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御史臺陳訴，諸衙門不許受理，及被問之際，不得推稱事故赴上，近侍人員亦不得題奏，宜與就便其罪，內外應有印信衙門，並聽照刷，但是朝廷得失、軍民利害等事，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題說，可採則行，不可則止，內外官員，各修乃職，其餘合行事理，並遵世祖皇帝以來累降聖旨條畫事意施行，這般宣諭了呵，沮壞的人每，要罪過者，風憲之官，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寧不知懼，欽此。

照刷宣徽院文卷　至順元年六月十三日，本臺官奏，大都臺官每，備着監察每文書裏說，將來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官姦邪非違，刷磨諸司案牘來，近間為整治臺綱的上頭，內外大小應有印信衙門文卷，照刷者，歷道聖旨有來，宣徽院收支錢粮浩大，本院并司屬俱有印信，在前他每指以大鍋子茶飯為由，滕朧奏罷，不曾照刷來，因着這般上頭，出納無法，侵欺作弊，蠧耗了財物，有今後除內府大鍋子飲膳茶飯酒醴，遵依世祖皇帝定制外，其餘一切收支，各項文卷，依例合照刷，歷道，又諸王公主駙馬拜見上位，把茶飯筵會，既於兩淮屯田總管府、省部

大司農司等處收買物內應付其各投納將來的茶飯錢物宣徽院部合辯與省家作數交監察御史隨卷照刷呵怎生麼道奏呵我的大鍋子裏准備的茶飯酒醴教依在先定制者其餘宣徽院并所管收支錢物等文卷監察每依體例照刷者諸王公主駙馬與的筵席錢宣徽院收着數目交省部家知道者不得省家言語休動着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亦釋董阿爲御史中丞 至順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本臺官奏昨前奉聖旨臺裏達達官人每整治仕辭緊用的人每有怎住夏在先也臺裏曾委付三箇中丞的例有來依着那例住夏的中丞您商量了奏者麼道有聖旨來俺標寫了幾箇人名字上位前里者過奏呵奉聖旨河南省平章亦釋董阿交做中丞者您差人去交疾忙來之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脫別台唐其勢並爲御史大夫制 元統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及內外諸司官吏人等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以下內外百司官吏人等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審理冤滯刷磨案牘益國便民有來今命脫別台唐其勢爲御史大夫肯振臺綱凡軍民士庶諸色戶計所在官司不務存心撫治以致吾民困苦或因獄究滯不爲伸理及官吏侵盜欺誑贓汙不法若此之類監察御史肅政廉

訪司官有能恪盡厥職用心糾按量加遷賞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察到公事取問其間諸人無得攪擾沮壞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官按問糾劾官吏人等不得摭拾陳告元問元言官吏果有冤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告及被問之際推稱事故欲脫其罪近侍人員朦朧題說宣喚的不揀是誰休奏者但有朝廷得失軍民利害等事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官盡心題說其餘合行事理並遵世祖皇帝以來累降聖旨條畫事意施行這般宣諭了呵臺察勾當裏入來沮壞摭拾的人有呵體察要罪過者風憲之官倚此妄行寧不知懼欽此 命普化爲御史中丞 至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臺官奏普化先臺裏做治書侍御史依本分行的上頭除做南臺中丞來他去的其間省裏用好人的上頭除做參政來昨前遇大事其間再將他依舊臺裏委付做侍御來他臺裏的勾當謹慎行了多時也如今將他做次二中丞他的替頭裏教徽政院副使別里哥不花做侍御史部尚書脫脫做治書委付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當日教火者先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不許犯分糾言 至元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臺官奏監察每文書裏題說檢會得風憲宏綱內至元五年世祖皇帝立御史臺條畫內一款彈劾中

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等內外百官姦邪非違肅清風俗刷磨諸司案牘并監察祭祀及出使之事又照得至元十四年立行御史臺條畫內一款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委行臺監察其餘諸官府並委提刑按察司者麼道有聖旨來如今擬合申明舊章各司乃職說有又元統三年三月內監察御史文書裏說近年以來各道廉訪司官不率舊章違禮犯分互相糾言的多有廉訪司官言臺臣的也有體統不斷似今後廉訪司官事干聲跡的從監察御史體究若有似前隔越道分互相糾言違禮犯分呵並聽黜罷麼道說有休着監察每說的做例行呵怎生麼道奏准欽依聖旨體例行移與兩臺各道廉訪司文書來俺商量來設立臺察衙門專以糾劾內外分治各有攸司今後內外臺察的勾當果有題說的依例題說也者糾彈的勾當說呵臺裏世祖皇帝立定的宏綱體例明白有如今行與各道文書欽依始初建立御史臺聖旨體例交遵守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這般宣諭了隔越犯分互相糾言呵他每的言語休行者他每也風憲裏怎生行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九　七皆

臺（御史臺四）

元憲臺通紀續集序　國朝前至元五年戊辰立御史臺後至元二年丙子作憲臺通紀凡建官定制品秩之增崇司屬之存革員額之損益莫不備載至於累朝詔誥訓辭昭揭于篇煥若星日每一啓誦如親威顏如面受戒飭俾有位者竦然而敬心生故是書之作非徒書事紀載於風紀寔有助云後十有五年臺臣議以掾史唐惟明摭故府事蹟自丙子已後倣前凡例有合載者作續集以補之迺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入言于上有旨命御史中丞臣璩治書侍御史臣秉彝經歷臣馬馬碩理都事臣莊文昭陳敬伯等重加參訂以南臺贓罰鈔付浙西憲司鋟梓分賜內外臺察及諸道肅政廉使者於是屬臣叙其卷端臣乃拜手言曰昔者世祖皇帝建號紀元甫九年而憲臺立距今八十有五年而憲臺通紀一再作矣我元億萬年無疆惟休是集之續未有紀極也雖然祖宗建臺之良法惟其所操者約所執者中故國治之久臺綱之重相為無窮今夫臺臣持

三尺之法而定天下之正邪御史綰方寸之章而論天下之利病歸於一是而已成周立政有常伯常任準人所謂準人者執法之官也準於天下之物未嘗任其重也而天下之物必於此取正焉知是道也則知建臺之初意而可以得是書之綱領矣是書之作御史大夫臣也先帖木兒撒思監中丞朶兒只侍御史劉撒凡孫參從德治書悟良哈台咸協議云是年壬辰二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歐陽玄撰　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哈麻朶列帖木兒云都赤朶兒只殿中燕赤不花等有來衆臺官每商量了朶兒只中丞杜秉彝治書馬馬碩理經歷陳敬伯都事蒙古必闍赤月魯帖木兒等奏憲臺通紀一書本為臺察沿革而設其初未甚詳備至元後二年臺臣迺始奏請編進成書自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來凡建官定制誥命訓飭與夫品秩陞崇衙門存革官聯姓氏莫不備載粲然可觀自時厥後十又五年聖天子方隆治化法度修明紀綱振舉視世皇初立臺察以來事例繁簡雖若不同而其立經陳紀之丈推誠納諫之美有光前烈然而卷冊浩繁散無統紀若不再加編集無以垂示將來迺命掾緝成書凡一十五卷名曰憲臺通紀續集俺商量來臺官內教張璩中丞杜秉彝治書馬馬碩理經歷莊文昭陳敬伯都事一同提調校勘定於南臺贓罰錢內應付工本紙劄於浙西廉訪司開板印造完備依散與內外臺察廉訪司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風憲親問　至元四年正月初一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內外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官一應公事職所當為者往往委官追問中間事有輕重未便今後必須親問欽此

命脫脫為御史大夫　至元四年四月初八日本臺官奏如今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昨前監察御史每文書裏說有為脫脫中丞經年每日與汪家奴沙剌班近侍上位有汪家奴沙剌班兩箇位列三台職居一品脫脫中丞今陞做一品職事說有奉聖旨行每題說的呢是我後的回說也者有聖旨來如今監察御史每又說有脫脫中丞志正器宏德高望重合再上位根底題說陞一品的職事說有上位根前奏教添與名分說有俺眾人商量來脫脫中丞臺裏呢行的是來如今可擇日呵撒迪大夫替頭裏教臺裏做大夫的上位識者奏聖旨我也那般尋思着來待呢題說的是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當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褒贈臺臣　至元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本臺官奏俺根底監察御史文書裏說金紫光祿大夫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至元

四年八月十三日薨謝竊惟我國家世德元勳崇加恤典自有故事故大夫帖木兒不花在憲臺首振宏綱為上毗倚為下瞻依如良金美玉寶惟稀世之珍比儀鳳祥麟端若嘉時之瑞忠清秋厲德諭春融一旦云亡百司增慨溢典贈官勒碑作傳豈宜併請伏望特加表崇用為忠貞且以為天下後世勸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說將來的行與省家文書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當月十二日教火者當住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來欽此

類申事故官員　至元五年正月初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俺根底說臺察是朝廷耳目紀綱所用官員必由材德可稱廉能兼備政績昭著行無玷瑕的人材得與是選或有到任之間丁憂患病或因侍親遷葬闕親迴避等項事故廻避不望進用所在有司既不申聞廉訪司官又不薦揚使其終身沉滯不能上聞甚負國家選辟賢能美意今後風憲為前項事因還家不希進用的官員在外廉訪司在京監察御史每季類申憲臺即與甄錄其被聲跡所犯非犯贓私并刑獄枉錯等重事亦宜取其所長轉達都省驗其資品區用這般行呵人材無所遺棄通行取勘為例遵守麼道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說來的兩臺各道廉訪司遍行文書呵怎生奏呵聖旨那般

者壓道當日教火者當住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賊誣風憲

至元五年四月初九日本臺官奏俺根底監察御史文書裏說刑者輔治之具用之欲其得中輕則失之寬縱重則至於慘酷二者皆非弼教之義風憲官吏取受比之常人加等斷罪流遠籍沒家產俱有定例果其真犯死有餘辜比年以來各處有司貪縱之徒贓污狼籍憲司所至之處或方受狀或方取問巧生奸計以錢物置之床榻之間以金珠授之戶牖之下彼憲司官豈能早見預防謂之有失鈐束致使所然因而黜退遂使奸計得逞彼有司之所犯輕者罷役重者追奪廼以贓誣憲司自脫解危及事發之後止坐以不應所謂失之寬縱者此也今後若有如此所犯其憲司官能自舉覺就便取問明白議擬移牒總司反坐贓罪其分司官不得因而遷回以妨廵歷既自舉明其事難坐有失鈐束宜從憲臺聞奏遍行各處以勵中外廉小人之計無以自行風憲之　俾壓道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的遍行中外爲例遵守了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聖旨了也當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照刷銀冶提舉司文卷

至元五年四月御史臺據監察御史呈照得宣德等處銀冶提舉司係五品衙門管轄提領所一十餘處每處設官不下二三員行使九品印信治在僻野山場專爲召募人民採取礦炭煉銀辦課若不按臨照刷文案於事未便近因廵歷蔚州等處人民告稱上項提領所將採煉洞冶去處抽分過礦炭部領無籍之徒十數成羣又將興販細民每馱重取錢物及接受民訟起滅事端其冶場官司賴以不曾照刷文案妄此所爲若便取問正是辦課時月又所辦課額不見有無增羨爲此看詳宣德雲州等處銀冶等場提舉司并各提領所文卷與檀景鐵冶撥金提舉司即係一體擬合爐終於審因月分就便照刷相應具呈照詳得此呈奉中書省劄付送據戶部呈議得上項事理合准監察御史所言爐終照刷相應宜從都省劄付御史臺照會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

守郡分司

至元六年正月二十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俺根底文書裏說各道憲司每歲支郡分司出於外而守郡應有印信衙門又摘廉使一員照刷文卷其餘首領官吏並不興聞刷卷之除事干會議移文總司待其廻文然後處決跬步之內反復文繁其餘專行之事總司既不干與妄生彼此傍觀坐視面是背非政事乖戾官府不和恒由此出今後莫若除支郡分司外將首司去處應有公事令守司官員一同按刷首領官書卷庶絕彼此之分亦無文繁之弊官府和睦政事流行體統歸一紀綱不紊壓道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的行與兩臺各道文書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當月二十七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命也先迭木兒爲御史大夫制

至元六年二月十六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脫脫替頭裏嶺北省平章也先帖木兒教做大夫者壓道聖旨了也欽此

宴會

至元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本臺官奏俺根底南臺與將文書來監察御史互相糾言挾妓飲酒的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職專體察肅清風俗朝廷得失軍民利病是他每合說的勾當有他每不思職分互相糾言於臺察體統上好生不斷似有將這的每黜罷了今後兩臺各道廉訪司除聖節正旦迎接詔書外其餘一切宴會依着內臺例不許呼喚歌妓爲例遵守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當日教火者充滿迭兒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傳懿旨來欽此

復遵舊制

至元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本臺官奏俺根底衆監察御史文書裏說近年每遇問事并一切事務輒令監察御史同往甚失臺憲舊規又兼西南兩臺各設御史分治臺務邇者行臺按治去處亦復遣內憲御史行事是行臺之任漸輕內臺之任益擾宜遵舊制以復成規合聞奏舉行的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來的行與省家文書教做例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壓道聖旨了也當月二十六日衆臺官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壓道懿旨了也欽此

公田折價

至元六年七月初七日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官員職田近年以來多占戶計添荅價直多收子粒病民爲甚今後除廣東廣西海北三道每石折收不過中統鈔貳錠其餘去處照依時直多者不過壹錠其濫設莊官頭目截日革去拘該有司依例追徵多餘取要者以坐贓論罪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元六年八月初一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行中書省行樞密院行御史臺官人每根底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官人每根底管民官管軍官應內外諸司大小官吏人等宣諭的聖旨洪惟世祖皇帝有天下以來設置臺憲實耳目之寄糾劾奸貪肅清風化審理冤滯刷磨案牘廼綱紀之成規宜忠良之振舉今命伯薛官宣徽院使別理怯不花嶺北省平章也先帖木兒並爲御史大夫振舉臺綱凡軍民士庶諸色戶計所司失於撫字致使困苦或冤滯不理官吏侵盜贓污不法及朝廷得失軍民利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用心糾言可採則行不可則止並無罪責凡風憲行事其間諸王駙馬不揀誰休入去侵擾沮壞者又內外勾當裏行的并近侍人等做

了罪過巧使見識欲運官刑救上來省臺察官休問他每自問些道似這般今後不揀誰休奏者傳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

這般宣諭〃呵〃紀之司待此良行寧不知催所有合行事理欽陳于后

一立御史臺行御史臺彈劾中書省樞密院以下內外諸司官吏奸邪非違刷磨案牘當理究滯並依舊制　一各道廉訪司官期於照刷盡心按治有法俾一道肅清迺為稱職若或苛細闕於大體仰迤行監察御史具實糾呈書吏奏差俸專案牘若不守成憲敗壞風紀從司官就便黜退行能無取者不許申貢求補入數許在籍聽候挨次取補不得於置司處守闕　一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察出諸衙門公事除行省官首領官壇茶鹽運司官首領官申臺其餘合追問者所司毋得占恡不發違者究治

一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今後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一同追問公事收捕盜賊等事　一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按臨去處照刷當理務要盡心毋使冤濫仍督責有司須要公事辦集錢糧成就奉行不至者黜退　一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問犯贓斷罪官吏人等無得擬拾贓污元問元言官吏果有冤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訴違者仰監察御史糾察究治革後稱冤並仰革撥　一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或理斷不當遷延不決在內經由省部在外赴行省宣慰司陳訴違者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察治罪　一兇徒惡黨累曾經斷之人事非干己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論告官吏沮壞官府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並行究治　一蒙古漢人學校為育材之地農桑乃衣食之本水利水害尤切於民近年以來有司官府失於提調以致學校廢弛農桑闕悞水利不便今後仰所司提調正官用心勉勸務要有成毋為文具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加覺察　一比年以來內外舉人殊無事實贓否混般難於去取自今伊始監察御史廉訪司應保廉能最官及五事全備有異政可任風憲者須具著明實跡并從察官姓名結罪申呈以備擢用但犯贓私違坐舉官所舉得人量加陞擢　一欽惟世祖皇帝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事有不便於國害及於民者許諸人上書言事可採者量加旌賞言不可採者並無罪責猶諸闌職其於激引言路可謂極矣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並依世祖皇帝舊制極言所見毋曠厥職　諸告言官吏取受不公不法等事須候本宗公事結絕及自身上乾淨了方許陳告諸衙門不得受理違者許監察御史廉訪司糾治　廉訪司首領官果有違枉毋得互相訐舉違者從巡行監察御史具實糾察風憲不許優用

其餘該載不盡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事意施行

動勑臺察　至元六年九月初七日別理怯不花怯薛第一日三宿直納鉢裏有時分哈麻殿中傳奉聖旨昨前為項住的上頭監察御史動文書有來恁奏呵不曾教行有為那上頭監察御史納了印辭職了歷道如今我好生尋思呵是監察御史合做的勾當有今後監察御史言人呵無實跡的勾當休說者世祖皇帝行來的聖旨監察御史題說的是呵行也者不是呵那里肯指着他每歷道聖旨有來如今王樞虎兒吐華等監察御史休辭還職但凡題說的言語休愛惜休先例題說者歷道傳聖旨來欽此　重惜名爵　至元六年九月十九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近來殿中經歷做了歷道便做監司有司有似這般呵選法的勾當不斷似有殿中經歷名分想望的人多有從今後行了多時的散官他每到的教做監司月日淺短的教做副使委付者歷道聖旨有來欽此　命伯撒里為御史大夫制　至元六年十一月初一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河南省平章伯撒里教別里怯不花替頭裏做為頭大夫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添行臺官祿米　至正元年正月初一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行省行臺宣慰司等官既無職田何以養贍除俸錢外每月量給祿米一品者拾碩二品者捌碩三品者陸碩四品五品者肆碩六品以下貳碩於所在官糧內支給無糧去處每碩折中統鈔貳拾伍貫　命亦憐真班為御史大夫制

至正元年正月初二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教南臺中丞亦憐真班他先帖木兒替頭裏做大夫委付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不許連銜署事

至正元年正月初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有置官風紀朝廷寄耳目之司給印同文柄用表風憲之重洪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官制中外立三臺分廉訪司為二十二道欽具依揚風采而肅清民俗也然三臺設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信執法之象上應太微政所以示職任之尊而臨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來或逆非才浸訛舊典動一官則衆人共署保一人則闔院同僉議論之間高下其事一堂之內自相矛盾因而紊事廢紀併及其人至於懈事不察則又互相彈糾執羅誣罔靡所不為殊失朝廷建官之意大傷風憲用人之公今後監察御史除分省出建守院侍以同事外凡彈劾保舉建言及其餘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許連銜並署以昭體統之大而著禮外之宜以彰司憲之嚴而增紀綱之氣登是職者彼此相規人人自勉庶幾有以合朝廷初設臺察之舊制公道幸甚的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說來的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監燒昏鈔官不許差除 至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官本臺官奏在先在京燒毀昏鈔省臺委官監燒其間因著別差使并其餘處聚會悞了燒鈔的上頭至順二年至元三年二次奏奉聖旨省臺已委燒鈔官除聖節賀正迎接詔書外其餘聖旨御香并各寺院裏聚會都不教去推事故不聚會燒鈔的教要罪過來如今自泰定三年到今追補下的昏鈔至元折中統壹拾玖萬玖仟餘錠前後十有餘年累次委官監燒或推托事故或營求差除或虛使司屬人等相約聚會日期遷延畏避俱不燒毀因而虧損以致鈔法澁滯奸弊滋生似這般怠慢不整治呵如何中有俺和臺官每一處商量來今後省臺官燒毀各季并積年昏鈔除聖節賀正詔書妨務一日其餘聖旨御香并各寺院裏聚會等事俱不許妨務及不得推托事故不聚經營差除須要每日赴庫檢閱燒毀過鈔數五日一次發落開呈直候燒毀了畢方許還職本燒鈔未畢諸衙門不得差除雖經別除不得之任雖有差遣亦不得承受似這般不行遵守違犯的要罪過黜罷其餘行省宣慰司廉訪司燒鈔去處都這般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下名御史臺因燒鈔 至正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本臺官奏審因燒鈔是重事當有俺衆人商量來今後教下名御史審因燒鈔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御史職專體察 至正元年三月十三日本臺官備奉聖旨省院臺宗正府翰林院官一處將且漢的勾當問者麼道傳奉聖旨來立臺呵為體察的上頭立着有來依前例教他每問俺體察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審因去呵監察御史一處不去那其歷聖旨有呵臺官又奏審因去的是體問的事有這般當裏一處問事呵初問的事有偽或有差錯呵教誰體察有則教他每問了的後頭教俺體察的聖旨知道也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不許越道辯明 至正元年七月十一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近年以來被劾官吏或因贓濫不法或因雜進不應輕則黜退重則追奪其間實跡著明者有之挾一時之意飾詞毀敗者亦有之既而言官陞轉衆論不服遂與辯明既多是非淆亂其當辯者罔足以伸公論其不當辯者亦以公論行之執簡紛紜臺綱安在今後凡係行臺及各道廉訪司彈劾追問者必須經由本臺本道辯明其各道廉訪司官吏被劾者亦必須本道體覆聲跡御史辯明然後各處伸論庶幾事實不紊曲直易明蒙古色目官員辯明者漢人官員體覆漢人辯明者蒙古色目體覆辯明體覆既得其實明示改正辯明體覆不得其實亦合明示其誤

如此則守職益謹紀綱益重彈劾者不敢以輕辯明者必合於公論奸邪者不可以僥倖矣宜從憲臺聞奏為例遵守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每說的斷似的一般有今後蒙古色目官人每辯明的人呵漢人官人每體察者漢人官人每辯明的人呵蒙古色目官人每體察者麼道做例者兩臺各道廉訪司裏行將文書去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御史不許再任 至正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呈近年以來曾任內臺監察御史人員以後復推是職初任之人凡事可言或有顧忌以為是職後可復得必遷延歲月以待後日盡言往往流為廢職今後莫若曾任內臺御史者不必復除是職如此則初任人員無有後日之望則必見事力陳公道章甚麼道說有俺商量來御史之設肅清風紀繩糾奸邪實要且重若令復任擬諸憲體有所未宜合准所言令後曾任御史者不許復職其有選衙門選用御史不相應者本臺回奏其於綱紀似為便益為例遵守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制 至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樞密院知院也先帖木兒教亦憐真班替頭裏做大夫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審因官不許別除 至正二年四月中書省劄付至正二年四月初九日中書省官奏京師四方輻輳詞訟繁多有司繫囚時常盈獄比者五府審囚官吏託故不聚久禁囚人明正其罪者百無一二死於囹圄者十有八九致使兇頑惡少之徒不知警畏獄囚淹延實在於此俺商量來今後五府審囚官除聖節正旦拜賀表章迎接詔書外自至正二年夏季孟月為始審理當年春季罪囚每日早聚晚散參考審理應禁囚徒若大情已定贓驗明白輕者即與疏決重者就催有司疾早依例結案不出季於須要過歷審理勿得推稱小節不完致延其事仍於季月二十日已裏完行呈省催差次季官員教贊都省憑此劄付院臺宗正府等衙門隨即差官依上接審毋以限遍為辭致留合録囚徒續其審過已未斷罪囚起數開呈又已委五府官審理未畢不許別除雖有除授不許之任亦不得別行差占違者核問究治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三年三月十二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院內外百司官吏人等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膺耳目之寄振肅紀綱表正官府繩糾奸貪審理冤滯考覈文績咨詢民隱由朝廷以及萬方清風俗而正憲度治道所繫委任匪輕今命御史大夫伯撒里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首振臺綱作新風憲中外之臣恪守成規毋曠厥職其有不公不法蠹政害民者監

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擿事効著明、別加陞擢。若乃循私受賄、戳敗憲綱、加重論罪、已有定制。蹤跡不佳、即聽汰代。風憲追問之際、諸王駙馬、并各衙門及近侍人員、毋得侵擾沮壞。繼自今以往、風紀臣僚、其遵守成憲、務在必行、毋爲文具。合行事理、條列于后。　在內御史臺彈劾中書省樞密院等內外百司、奸邪非違。在外行御史臺廉訪司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以下諸司官吏奸邪非違。凡察出諸衙門公事、除行省官首領官、茶鹽運司官首領官申臺、其餘合追問者、所司即便發遣。務在明於分守、以振憲綱。　監察御史廉訪司官、舉薦廉能官員、可任風憲者、須具德望才能、從於有政蹟効昭著、惠利及民、具實保結、舉明移文、同体覆察、備具舉察官姓名呈臺、登簿、以備選擢、毋涉泛濫。　內外監察御史、今後守省體覆贓跡、不過九月初旬、必須通歷事畢、方許迴還。　各道分司、以時巡歷、所務咨詢民瘼利病、舉察官吏貪廉。今後每歲須以八月中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仍具出巡還司日期申臺。夏季審囚、不過六月初旬。重囚催督有司疾早依式結案、輕囚即與疏決、具當斷過起數開申。如託故遲期、及巡歷未遍、事應結絕、而以小節故延其事、從監察御史體察糾劾、書吏斷罪黜退。分巡書吏委差、迴避元籍充役處所。　學校育材之地、農桑衣食之本、水利水害、民政之先務也。有司官府不能舉職、以致廢弛。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所至之處、勉勵覺察、務臻成効、毋事虛文。　風憲官無故不得擅自離職。其已除官員、驗治裝月日、地里遠近、須要到任。如果必合迴避、具實申臺。妄稱事故迴避及違期不即赴任者、風憲毋得錄用。　糾言官吏、已有成憲。今後事在赦前、罪既遇原、不在糾劾之限。其風憲官吏罪跡明白、並聽糾察。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御史臺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肅清風化、辯理寃滯、體覆體察、建言糾劾、此其職也。今後不許與各衙門追問公事、監捕盜賊。　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問責斷之人、不得挾讎摭拾、言告元問官吏。果有稱寃事理、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告、別行委官歸問。實有寃抑、隨時改正、元問官吏量事輕重究治。若元問是實、加等斷罪。　其餘風憲合行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條畫施行。

辯明不覆察　至正三年四月初六日、本臺官奏、在先監察御史動文書彈劾的人、行辯明改正呵、無覆察的文書呵、休教奏者麽道奏着有來。俺商量來、似這般行呵、事上窒礙的一般。有今後監察御史辯明改正的文書、俺看了是實呵、不着覆察、依前例教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分揀奏事　至正三年七月十五日、本臺官特奉聖旨、監察御史并廉訪司官、不揀甚麽勾當題說呵、您臺官分揀者、合我根底奏的奏者、合結絕的您結絕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分巡日期　至正四年三月十九日、本臺官奏、南臺咨、海北道廉訪司申、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奏准、雲南廣海地面多係煙瘴、官吏出巡十月初間分巡、次年二月末旬還司。至正三年七月初二日、欽奉聖旨、各道分司每歲須以八月中出巡、次年四月中還司、理合申稟、麽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雲南廣海等處煙瘴地面的上頭、分司出去的、依着在先舊例教行、別箇各處廉訪司分司出去的限次、依至正三年聞來的聖旨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也先帖木兒帖睦爾達實並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四年八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興聖殿東鹿頂殿裏有時分、對云都赤蠻子、殿中卜顏不花、俺都刺蠻、阿曹禿、右丞相太平、平章馮侍御、織普治書等。也先帖木兒大夫根底、特奉聖旨、伯撒里根底與了太保名分。如今也先帖木兒你做爲頭大夫者、麽道有聖旨呵、也先帖木兒大夫奏、奴婢年幼、事上不省的、上位可憐見着、自從臺裏第二大夫名分委付的、其間自己不能的意思奏麽道、想着有來。如今上位將奴婢這般可憐見、臺裏教爲頭委付呵、大對當裏有窒礙的一般。可憐見呵、伯撒里大

夫從前出氣力、得好名兒的人、有教他依舊爲頭、也先帖木兒做第二、與上位出氣力、麽道奏呵、奉聖旨、自從臺裏委付你、到今這幾年、我心得安有。休推辭者、麽道聖旨了也。又帖睦爾達實平章根底、特奉聖旨、也先帖木兒替頭裏做大夫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加授散官　至正四年十一月初四日、中書省劄付、至正四年九月十八日、阿曹圖右丞相根底、特奉聖旨、節該臺大夫也先帖木兒根底、與開府儀同三司散官、帖睦爾達實根底、與銀青榮祿大夫散官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又至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官奏、教也先帖木兒大夫、帖睦爾達實大夫、兩箇知經筵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不拘資格　至正五年三月、中書省劄付、至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官奏、俺根底御史臺官俻着監察御史文書裏呈、爵祿者乃勵名節之器、銓衡者實賞罰之權。今乃限以資格、其人亦恐難其選也。今後省院臺選用、悉遵舊制、不限資格、惟務得人、度材而任職、量能而授官。如是則賢否無並進之患、而朝廷有得人之實。麽道呈文書的上頭、教吏部定擬呵、積勞陞轉、自有常規、簡拔賢材、雖拘資格、合准監察御史所言、除省院臺選用人員、不在超越之限、其餘有選衙門悉遵定制的說有。俺商量來、省院臺選用好人、依先例不限資格

其除有選法衙門。依部家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不拘月日。　至正五年四月。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至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呈。檢會到至元新格內一款。諸職官隨朝三十箇月為滿。在外三週歲為任滿。錢穀之日各以得代為任滿。吏員須以九十箇月方許出職。由職官轉補者。同職官例。若未及任滿。本管官司不得輒動公文。越例保陞。果才幹不凡。有事跡可考者。從御史臺察舉。其非常選所拘。若急闕人材職相應者。臨時定奪。欽此。除欽遵外。近自元統年間詔旨。天下節該。並依世祖皇帝定制。伏覩聖朝奄有四海。爰立省部臺院。總握機務。至於錢粮選法。禮樂刑政。糾劾不法。一切軍國重事。靡不關係。所設官吏。若非才德兼茂者。難膺斯任。實要且重。比之其他衙門。大不相侔。世祖皇帝。酌古準今。已有成憲。其用人之際。雖有月日定規。然獎才俊。未嘗惜爵。何也。省院臺衙門掾譯史吏員人內。果有才器不凡。什能昭著者。不以月日所拘。使之顯達。以備將來之用。所任之才。往往可考。行之百年。近因銓衙之官。本欵一時之弊。更易良法。一槩將內外大小諸衙門。未換授人員。無論賢否大小。俱以九十箇月為滿。方許出職。是以棄才能而尚年勞。舍英俊而數月日。考之古今。實有任用之盛典。以此參詳。今後選用人員。果有才幹不凡。什能超異者。其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六部。察院。掾譯史並遵舊制。或以不拘月日選擢。或以近及兩考選取。如此。則賢才不滯於下。後進得達於上。緣係為例事理。宜從憲臺聞奏。具呈中書省施行。公道幸甚。麼道說有。又南臺家為這事。咨將文書來有。俺商量來。省院臺掌管重事。有如今行與省家文書。這三箇衙門。蒙古必闍赤掾史通事知印宣使。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內。將他每好的月日。到兩考的勾當裏委用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具呈照詳。送據吏部呈。議得。御史臺奏准。省院臺這三箇衙門。蒙古必闍赤掾史通事知印宣使。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將他每好的月日。到兩考勾當裏委用。以此參詳。即係憲臺奏准聖旨事理。如蒙准呈。宜從都省欽依聞奏相應。具呈照詳。得此。至正五年四月初一日。中書省官奏。俺根底御史臺官俺着監察御史文書奏了。省院臺家蒙古必闍赤掾史通事知印宣使。但是勾當裏行的人每內。將他每好的月日。到兩考的勾當裏委付。麼道呈文書的上頭。教吏部定擬呵。依着臺家奏來的教行的說有。休部家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欽奉聖旨。惟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設官分職。各有攸司。爰立御史臺。表率百官。澄清庶務。宣明教化。糾劾奸貪。治道所繫。委任非輕。雖嘗頒示戒諭。尚慮司民政者。失於撫治。居風憲者。怠於糾察。今特命開府儀同三司也先帖木兒。銀青榮祿大夫帖睦爾達實。並為御史大夫。振肅臺綱。作新風紀。布告中外。凡在官守。遵我憲度。恪共迺職。期於政肅民安。令行禁止。欽有欺公玩法。怙勢蠹政者。罔不知懼。所有申明。及合行事理。條列于后。

在內御史臺。糾劾中書省。樞密院。以下百司。在外行御史臺。廉訪司。彈劾行中書省。以下諸衙門。奸邪非違。務在明於分守。以振憲綱。　內外大小官員。不公不法。監察御史。廉訪司官。有能盡心體究者。量加優擢。其或循情敗法。不守憲章。糾彈黜退。　內外諸司。各有攸職。風憲之任。專以糾察。非奉特旨。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一同追問公事。　舉善薦賢。為治之要。今後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每歲各舉所知職官一員。稱其才器。堪充何職。以憑擢用。須開著明政績。不得泛言其善。不如所舉。或犯贓私。其元舉之官。斟酌輕重黜降。懷才抱德。隱晦不仕者。亦聽薦揚。　風憲官吏。不先正己。何以責人。凡在臺察。並宜公勤奉職。廉慎律身。無忝清要。嚴行約束吏屬。毋令擅作威福。廢弛綱紀。　各道廉訪司官等。公務勤惰。行止臧否。監察御史每歲出巡所至之處。體覆聲蹟。例應隨即呈報。以憑黜陟。如或毀譽失真。善惡不實。違期不行申報。元體覆官並仰黜退。　內外大小官吏。若犯貪污不公不法等事。其父兄子孫弟姪。事不相干。罪不相及者。不許因而一槩糾劾。　各道分司。以時巡歷。已有定制。務在審決獄囚。刷磨按牘。諮詢民隱。按劾非違。今後須要依期出還。毋曠厥職。　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問責斷之人。不得摭拾告言元問官吏。果有冤抑。在內御史臺。在外行御史臺。依例陳訴。其或虛誣。罪宜加重。　臺察一應合行追問事理。中間諸人毋得侵擾沮壞。犯者以違制論。　該載不盡風憲合行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條畫施行。　命太平為御史大夫制　至正五年十月初二日。阿魯圖怯薛第二日。明仁殿裏有時分。也先帖木兒大夫。朶兒只殿中有來。教太平做御史大夫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不許奏委追問　至正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本臺官奏。省官每俺根底與將文書來。為頡伯只曾堅桀坝裏賊人入去了的上頭。省臺也可劄魯忽赤裏差人教問去者。麼道說將來有。在先行來的作新風憲聖旨。諸衙門問事呵。不得奏委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一同追問公事。麼道開讀了聖旨有來。俺商量來。依着在先已了的聖旨。如今臺裏不教差人。教他每問了呵。俺要差監察御史體當呵。怎生奏呵。奉

聖旨那般者欽此。命亦憐真班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六年七月初八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教亦憐真班也先帖木兒皆頭裏做臺大夫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六年八月十一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暨內外大小百司昔我世祖皇帝臨御天下治具畢張謨猷宏遠爰立御史臺以司糾劾肅清風化列聖相承恪守成規罔敢或墜朕自即位以來于茲有年日夕警惕重惟祖宗致治之勤臺察耳目之寄已嘗戒飭中外凡在庶官各共乃職俾吾民咸享有生之樂尚慮諸司失於奉行風紀怠於糾察夙夜於念罔釋于懷今命知樞密院事亦憐真班宣徽院使太平並爲御史大夫首振臺綱作新風憲爾內外大小官吏欺有致我弊害病我黎元貪墨不公怙勢玩法糾問之際沮壞風紀者事無巨細悉加糾劾務彰善以癉惡毋以剛而茹柔期於網維振揚庶政修舉副朕寄託之意焉若或恃此妄行事不知體所有具載不盡事務並依世祖皇帝與累朝已降聖旨條畫施行故茲戒諭想宜知悉。　僭越行私。　至正六年十月十一日本臺官奏風憲宏綱內一款至正二十一年五月內外臺監察御史每有保舉人員多不呈臺今後凡保舉官吏及草澤之士並須指陳實蹟呈臺定奪不得擅行公文於各道提刑按察司及諸衙門保舉委用其諸衙門亦不得承受所貴公道開明仕途清肅無倚公濟私之弊俺商量來今後依舊例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內外各衙門裏休行移保舉的文書者若不呈臺擅便徑直保舉呵將他每見行的勾當裏黜退了風憲再不錄用各衙門如承受保舉的文書呵首領官吏依不應例斷罪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照刷內史府文卷。　至正六年十二月中書省劄付至正六年十二月初九日中書省官奏世祖皇帝時分設立御史臺衙門將但凡有印信衙門文卷監察御史照刷有來這裏的并幹耳朶思內史府衙門文卷監察御史不曾照刷的上頭委付來的人每勾當裏不用心將衙門的事務好生怠慢有監察御史建言合照刷麼道說來俺眾人商量來如今行與御史臺文書今後將這裏的并幹耳朶思內史府及司屬衙門文卷依着其餘衙門例教監察御史照刷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御前開拆。　至正七年正月初五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欽惟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爲耳目之寄紀綱之司不爲不重設監察御史三十員振揚中外糾劾奸邪事關機密重事許從上聽取自聖裁實我皇元累朝之令典載在方冊昭然有考若以監察御史所言重事令臺臣開視然後聞奏不惟上下之情不通恐負世祖皇帝始設諫官之美意如蒙聞奏今後監察御史所言機密重事必合上聽者遵依世祖皇帝舊制仍舊御前開拆公道幸甚歷道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題說的是的一般有皇帝開讀的詔書上並依世祖皇帝舊制行的其間御前開拆關係機密重情有今後若有御前開拆的文書呵御前開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監察御史每題說的是有關係國家重事依世祖皇帝舊制咱每前面開也者除這的外彈劾人的文書并其餘的勾當有呵憑臺官分揀着可行的奏者不可行的休奏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改除當因燒鈔御史。　至正七年正月初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法有未通官難遵守事涉非便理宜更張照得當因燒鈔未畢難經改除不得之任切詳改除官員或風憲除充省部或省部除充風憲新除衙門職任果與同署官不相妨礙猶或庶幾中間倘有干係上司司屬既已聽蒙聖旨欽受別除若復勒令依前列坐同署上下禮體所拘不惟使人彼各不安其於事實未便今後已委當因燒鈔官員未畢除各衙門差占聽依舊例如果欽蒙改除從合別行差委庶幾不致妨礙於事便益如蒙聞奏遵守相應歷道說有俺商量來監察御史每題說的是的一般有監察御史每當因燒鈔其間休教推稱緣故者別勾當裏委付

了呵隨即俺他替頭裏別差委監察御史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命納麟爲御史大夫制。　至正七年三月十四日本臺官特奉聖旨南臺大夫納麟教做內臺左大夫疾忙教鋪馬裏上來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掾史毋言官長。　至正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禮分之端既明風俗之本自厚切見幕職及爲掾史者多與同僚官長議論不同常使仇怨及居風憲御史輒誣言已前官長冤屈莫伸是非難辯每每有此今後嘗爲幕職及掾史者不得妄言已前同僚官長庶革澆薄之風以厚教化之本歷道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題說的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書吏聲蹟。　至正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本臺官奏俺商量來三臺察院書吏各道廉訪司書吏奏差人等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將他每聲蹟了的或因事黜退了的却隨即辯明依舊還役行呵勾當裏好生窒礙有今後聲蹟及因事黜退了的風憲裏再休用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分揀奏事。　至正七年四月十九日本臺官特奉聖旨監察御史題說的文書臺官每不看過徑直我根底教聽讀有今後監察御史不揀甚麼題說的文書有呵憑臺官每先看過合奏的我根底奏者不合奏的憑結絕者歷道聖旨了也欽此　命

朶兒只馬御史大夫制。至正七年五月初三日本臺官特奉聖旨江浙省丞相朶兒只做御史臺右大夫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糾言辯明

至正七年五月十七日本臺官奏監察御史文書裏說切惟御史之官以言爲責言之可採尤自衆言不可採並不加罪此列聖不易之規誅官世守之法事涉追問照刷書吏司文之言關機密糾彈不嚴不惟漏泄是防實乃體統所繫使書名於紙尾尤憲式之所無凡開訟訐之門誣害吏民之枉或尤辯者之濫良宜分揀以行一槩置之不論冤者何由得雪且人之冤抑孰有尊卑令史人不許辯明是微者獨無冤抑豈理也哉今後莫若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凡糾言辯明無分有司風憲官吏及相該官長奸惡必合糾言者開具實蹟糾言冤抑必合辯明者詳察情狀辯明言官除坐罪之條書吏去與事之弊庶幾是非公而黜陟平言路通而綱紀正如蒙聞奏公道幸甚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題說來的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爲這的每上頭題說的言語不斷似呵傷他每呵如何中將無罪過的好人入罪言的每根底是的不說倚恃着泛濫言呵咱每怎麼分揀獎進好人黜退歹人呵這的是整治百姓緊要的勾當有今後尋趁着誣枉將好人每入罪說的人每根底依着將御史每言來的是的不是的分揀了奏呵輕重的我識也者其餘依着監察御史每題說的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越道彈劾

至正七年正月二十三日特奉聖旨內臺行臺廉訪司官各有按治地面越道言人呵不斷似有今後果有合言的人呵將各自按治的地面裏人言者越道休言者於國便民的勾當有呵休分揀題說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毋言赦前事

至正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本臺官特奉聖旨赦前的舊勾當休言者麼道行了詔書來攙頭再說的上頭大勾當裏好生窒礙有若這般言呵在後多人如何取信整治勾當難有如今徑行臺各道廉訪司衆行將文書去詔書已前的舊事休言者果實做贓況謊的勾當有呵依體例言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作新風憲制

至正七年七月十七日欽奉聖旨諭中書省以下內外諸衙門官吏惟我世祖皇帝繼天立極遵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立中書省總理庶務建御史臺糾按百司猶股肱耳目之相資規矩準繩之相正列聖世守垂九十年功存於人澤流于後肆予小子獲纘鴻基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古今守成之不易惟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昧於經國之務弗精委任遂隳紀綱繫獄之囚冤抑莫釋在位之士姦惡猶存耕桑廢於田廬風俗趨于澆薄重以和平未洽災沴荐臻水旱連年盜賊時起富民被掠農人阻飢得非股肱失於維持無乃風紀怠於糾察緬求其故咎實在予今命金紫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朶兒只銀青榮祿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納麟爲御史大夫振舉臺綱澄清天下同心協力將成治功期於賢才登庸姦惡屏息風俗淳厚中外治安以盡汝事上之誠式副朕責成之意所有憲臺作新事宜條列于后。

三臺中丞以下官員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凡利害可以興除軍民休戚切於時政者皆職分之所當言各宜盡心敷陳以俻採擇御史臺置建言簿考其在任久近所言事大而且多剴切忠盡者陞擢。

監察御史體覆廉訪司官聲蹟往往失於輕忽今後所至之處一一咨詢置司去處再加訪問所聞善惡皆同又考覈蹤蹟以驗人言必得其實然後隨其聲蹟善惡開具呈臺其或失於詢訪獨見偏聽致使毀譽亂眞善惡失實者元體覆官並依舊制黜退。

廉訪分司凡有會議公事議擬未當者總司駁回再行追問行過文案總司參照檢舉果有差錯隨即改正此實舊章行之有素比年以來分司官多飾非自是惡人規正總司官復因循顧忌不即擬決以致公事差錯爲弊多端犯者分總司官從巡歷監察御史糾呈書吏就便黜退。

御史臺擢用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必選歷練老成有學有識之士爲之胥吏選者亦當洗心滌慮公是公非官吏奸貪毋惜盡言善良冤抑須爲辯理務要糾必當罪辯必當冤以稱朕求治之意如糾弗當糾妄摭無稽之語辯弗當辯強爲飾非之詞考驗得實風憲毋得再用。

監察御史廉訪司審理罪囚凡遇贓仗證驗明白輕者隨即發落重者督併有司疾早結案毋以小節致延其事以致非理死損事畢具審斷起數呈臺以考勤惰有司官將應斷罪囚託故淹禁者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

諸禁囚枷鎖監收飲食治療具有成法近年有司失於奉行畏風憲之審錄惡上司之駁問往往將病囚不即治療無粮者弗與飲食甚者託以患病其實抑死獄中使爲惡者失正其罪冤抑者含恨九泉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

近年水旱荐臻郡縣失治盜賊切發百姓被害有司不即申報或申報不即收捕虛文會合賊東乙西兵弗教閱器不堅利忽遇賊兵反爲所勝仰監察御史廉訪司多方設法督併有司務要盜息毋事虛文。

弓手專一捕盜巡防近年以來本管官員及過往使客往往差占有防巡捕違者監察御史廉訪司究治廉訪司亦不得多餘占使迎送違者監察御史體察。

軍官所獲得賊申報不實或臨事失機致賊猖獗及無功妄稱有功欺誑覬覦爵賞或將

所部切實增感隱漏以致有切解體俛俾得詳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糾治。和顧和買對物兩平支價形于詔旨屢矣有司失於奉行虧價估買或不給其直或令百姓輸錢有同差稅者生民困苦殆不能堪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督併虧價者貼還其價未還者另還其直輸錢者追給其主就徵當該官吏其減價私買民物者嚴加究治立臺置司去處尤宜嚴禁吏屬不得虧直買物分付公私犯者加等斷罪失於鈐束者監察御史體察。　諸職田損民雖屢禁治貪婪者尚循舊轍多取或令百姓虛包致使吾民重困無所控訴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究治廉訪司官多收者監察御史體察。　比年諸衙門給驛泛濫以致站戶屢僉屢亡中書省樞密院并應給驛衙門凡起鋪馬每季具起數行移御史臺行省行院等衙門行移行御史臺宣慰司元帥府王傅茶鹽運司萬戶府及路府州諸衙門行移廉訪司內有不應者隨即究治雖有舊章多不遵守今後宜從實檢舉泛濫者須當重治御史臺行御史臺廉訪司給驛尤宜撙節以蘇吾民在內八道從巡歷監察御史取具每季給驛起數申臺在外十四道從行臺巡歷監察御史依上取具開申本臺移咨御史臺每上下半年驗給驛不應者依例究治。　各道廉訪司書吏奏差名役雖微所關甚重比年保舉

無法取補失宜每道籍記百有餘名少亦不下四五十名往往請託官府壞亂紀綱今後廉訪司不許再行籍記牒發俟補盡此等遇有闕方許依例保舉體覆錄用見役書吏奏差不得牒發鄰道守補三臺典吏亦俟各道書吏有闕然後發補內外察院書吏亦不得似前預貢每道書吏除職官教官八名外路吏三名臺典吏三名奏差二名補用不得踰越虛舉人有定志吏無冗員廉訪司嚴行遵守違者當該正官首領官從監察御史糾呈書吏就便斷罷。　內外大小諸衙門掾史人等取要新人會錢所司已嘗禁約比聞不知悔過取要愈多仰事俯育何自而出今後與者黜罷見役取者以不枉法論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廉訪司約束不嚴從監察御史糾呈犯人就便究治。　察院廉訪司書吏被劾黜退者不得於宣慰司元帥府衙門收補已有舊章近年多不奉行違者雖有歷過月日追奪還官當該正官首領官吏依例治罪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糾察　諸被問官吏不得推稱事故擅自赴上近侍人員不得朦朧題奏宣喚諸衙門不得推稱有礙見掌公事聞奏呂怯不令取問被問之人不得擬給元問。累朝具有禁例比年違之者眾犯者以違制論。　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不才守令往往忽之以致人材廢弛農事不脩鄉無善俗野有餓殍失朕育材富民之意。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勉勵仍督有司務從實効毋事虛文。　常平倉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乃平糴之良規裕民之善政如有糴本不敷去處三臺并各道廉訪司今後但有追到贓罰撥續撥付以充糴本庶幾實惠及民。　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寖霖勞傈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丘園不求聞達者監察御史廉訪司備員保舉。覆察申臺呈省以備擢用。　該載不盡合行事理照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朝聖旨條畫事意施行。　料言。　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本臺官特奉聖旨在前一簡衙門裏廝該來的首領官吏人等為行事中間差的上頭後來風憲裏行呵記贓劾文書糾言舊官長的禁了來在後御史每言着卻教糾言有我尋思來薛禪皇帝聖旨俺每有的不是也說呵是求言納諫的勾當有首領官吏人等不教言在前廝該着的官長是厚風教的事有與求言納諫的勾當不廝似有。如今依遍行文書教禁了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陸萬春
圈點監生臣畢三畏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　七皆

臺（御史臺五）

元南臺備要南臺類紀者以紀南臺之事而作也至元十四年宋既平國家以疆域廣遠照臨或有未及爰立行臺於維揚以式三省以統諸道即今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之在集慶者也建官設屬委任責成與中臺如一迨于累朝明揚舊章率循惟謹其形諸詔旨播之天下者燦如日星中臺嘗析其官屬之名氏除拜之歲月合爲一書刊布中外所謂憲臺通紀是已至正癸未纂成董公守簡由中臺侍御史授湖廣行省左丞未任來爲中丞視事未幾告諸同寅曰竊觀通紀固爲嘉書然在我臺事多未悉宜別爲載籍以備觀覽同寅曰善廼命掾屬劉孟琛率其肄業生劉敏揚遵錢適王仲恒披牘歷案稽覈故實裒輯成編自有行臺以來典章制度與夫隨時制宜者罔不畢備至若治所之變遷官聯之除擢屬道之廢置亦皆秩然臚列於斯所攷矣或曰是編之載頗與通紀疊見重出者多不亦贅乎應之曰夫物有本末聖賢名言今多同於通紀者臺之典章制度也

其所不同者事之繫於行臺者也典章制度本也事末也語其末必推其本遺之具可手繼自今凡我有官君子讀是書者兼本末而求之可以一覽而盡得由是而思所以稱其職業庶不負聖天子委任責成之意矣奉直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都事索元岱謹序

立行御史臺命相威爲御史大夫制

至元十四年欽奉聖旨諭行中書省宣慰司都元帥府招討司管軍萬戶府諸管軍官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匠官打捕鷹房總管公事諸色人等遍諭的聖旨天可憐見得了南宋也所委去的大小官吏恐句當其間裏百姓每根底沒體例科取差發非理擾擾凡有公事者覷面皮如今大小公事裏倚付去的官人每根底揀那阿誰是的不是的體察行者相威爲頭行御史臺倚付了也欽此

立行御史臺於揚州

至元十四年省臺官欽奉聖旨迤南設立行御史臺八道按察司事擬於揚州置臺欽此

立行御史臺條畫

至元十四年七月欽奉聖旨今南宋平定委相威爲頭行御史臺事所有合行條畫逐一區處如右

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及以下諸司官吏姦邪非違刷磨案牘行省宣慰司委行臺監察其餘諸官府並委提刑按察司

自行御史臺到任日爲始凡察到諸職官贓罪追問是實若罪至斷罷停職咨臺聞奏其餘盜官財者

雖立行臺已前並行糾察　諸官司刑名違錯賦役不均戶口流亡倉庫減耗擅科差發并造作不如法和買不給價及諸官吏侵欺盜用移易借貸官錢一切不公等事並仰糾察　邊境有警急不即申報者糾察　大兵渡江以來田野之民不無擾動今已撫定宜安本業仰各處正官歲時勸課如無成効者糾察　隨處鎮戍若約束號令不嚴衣甲器仗不整或管軍官取受錢物放軍離役并虛申逃亡冒名代替私自占使商販營運或作佃戶一切不公並行糾察　管軍官不爲約束軍人致令掠賣歸附人口或誘說良人爲軀一切侵擾百姓者糾察　管軍官申報戰守功勞循私不實者糾察　諸色官吏私使係官船隻諸物者糾察　官貴權豪之家較固山林川澤之利及妄生事端恐喝小民田宅諸物或恃勢侵奪者糾察　諸官員除正合破使人數外占使軍民者糾察　守土官司火禁不嚴以致疎失者糾察仍須常切申明火禁　管屯田營田官司不爲用心措置以致無成者糾察　管軍官起補逃亡軍人存心作弊搔擾軍戶軍前不得實用者糾察　枉被囚禁及不合拷訊之人并從初不應受理之事糾察　諸罪囚稱冤按驗得實開坐事因行移元問官司即行歸結改正　朝廷所行政令承受官司稽緩不行或雖已施行而不復檢舉致有

廢弛者糾察　鈔法茶鹽酒麯各處官司禁治不嚴及沮壞諸色課程者並行糾察　蝗蝻生發官司不即打捕申報及申檢災傷不實者糾察　諸監臨之官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人罪五等糾彈之官知而不舉劾者亦減罪人罪五等　諸鞫勘罪囚連職官同問不得專委本廳司吏弓兵人等推問違者糾察　諸罪囚應枷鎖散禁之例各以所犯輕重斟酌干連之人不關利害及雖正犯而罪輕者召保聽候因無家屬官給口糧病則差醫看治無致非理死損違者糾察　刑名詞訟若審聽不明及擬斷不當釋其有罪刑及無辜或官吏受財故有出入一切違枉者糾察　司獄司直隸本臺非官府不得私置牢獄　諸承取合審重刑及應照刷文案漏報者糾察　諸訴訟人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經理陳告如有冤抑經行中書省理審不當者許行御史臺糾察　各處官員爲治有方能使訟簡政平民安盜息一方鎮靜者即聽保舉其有貪暴不諳治體敗壞官事觸害百姓及年老衰病不勝職者並行糾察　諸公事行下所屬而有枉錯者承受官司即須執申若再申不從不報者糾察　提刑按察司官比至任終以來行御史臺考按得使一道官政肅清民無冤滯爲稱職以苛細生事闇於大體官吏貪暴民多冤抑所察不實爲不稱職

皆視其實蹟咨臺呈省　諸違行御史臺指揮及上行御史臺詐不以實者並行斷罪　凡可以興除利害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咨臺呈省聞奏其餘該載不盡應合糾彈事理比附已降條例斟酌彼中事宜就便施行　立江南提刑按察司條畫　至元十四年七月御史臺欽奉聖旨今南宋平定擬立提刑按察司合行條畫區處如后　隨處重刑每上下半年提刑按察司官親行參照文案當面審視若無異詞行移本處官司依例結案仍具審過起數開申行臺其有審異及事涉疑似者即聽推鞫若干人衆卒難歸結者許委附近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更有可疑亦聽復審毋致冤枉其餘罪囚亦親錄問其各處司獄並隸提刑按察司　府州司縣凡遇鞫勘罪囚須管公座圓問並不得委公吏弓手人等推勘外據捕盜人員如遇獲賊畧問情由即便牒發本縣一同審問若無冤枉畫申本管上司擬設定弓手專一捕盜巡防本管官員不得別行差占如違並仰糾察其應監禁之人除官府正設牢禁外並不得擅置牢獄違者並行糾治　守土官司常切覺察毋致盜賊生發或有賊人起於不意即時申報上司并行移隣近官司併力捕捉如申報稽遲及有失覺察致令滋蔓結成羣黨者糾察　訴訟人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依理陳告若理

斷不當許赴提刑按察司陳訴其越訴及誣告者亦仰治罪　除去南方官員與就用歸附官相參連署勾當宜盡心力共成事功若所見不同開申合屬上司定奪不得妄生爭競違者視其曲直糾察　隨處鋪驛及關津渡口舟楫橋梁若修治不如法者及刁蹬行旅一切違枉等事並仰糾察　隨處兇徒惡黨不務本業以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論告官吏恐喝錢物沮壞官府此等之人並行究治　諸衙門應起鋪馬站船每季具起數行移提刑按察司內有不應者即便糾察　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因事取受錢物者仰提刑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行御史臺施行　提刑按察司官若遇分輪巡按並聽馳驛經行去處須差弓兵防送不致踈失其所到處若有改正并移關公事報本司照驗如或不當聽還司會議復官巡按所見不同者亦如之事涉疑難申行御史臺詳酌本司所行之事司官有異見者亦准此　提刑按察司官所至之處勸課農桑省察風俗問民疾苦勉勵學校宣明教化若有不孝不弟亂常敗俗豪猾兇黨及公吏人等禁煩官司侵凌細民皆糾而繩之其利害可以興除及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開申御史臺施行　提刑按察司行移與宣慰司轉運司往復平牒各路三品官司令故牒回報牒呈上四品以下並指揮

回報申若諸衙門相關事務除蒙古軍馬約會本管頭目外其餘不須會約仰提刑按察司依例施行　應合糾彈官吏違枉不公等事自行御史臺按察司到任日為始吏員有犯從本司就便斷決職官有犯每季類申行御史臺合速申者遊旋申覆諸官府文案權擬指卷照刷若有該載不盡應合按治事件照依已降條例就便施行其事關利害者申行臺定奪

行御史臺官吏品秩　御史大夫一員從二品月俸中統鈔貳百捌貫叁錢叁分　御史中丞二員從三品月俸員中統鈔壹百陸拾陸貫叁分　侍御史二員正五品月俸員中統鈔柒拾柒貫陸錢叁分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品月俸員中統鈔伍拾伍貫　都事二員從七品月俸員中統鈔肆拾貫　架閣庫管勾一員月俸中統鈔貳拾伍貫　承發司管勾一員月俸中統鈔貳拾伍貫　令史十八人月俸人中統鈔叁拾貫　譯史二人月俸人中統鈔貳拾伍貫　通事二人月俸人中統鈔叁拾貫　知印二人月俸人中統鈔叁拾貫　宣使十人月俸人中統鈔貳拾貫　典史三人月俸人中統鈔壹拾貳貫　庫子一人月俸中統鈔捌貫　察院監察御史十員秩七品月俸員中統鈔伍拾貫　察院書吏十八人月俸人中統鈔壹拾貳貫

行御史臺印幷各官職印　行御史臺行使銀印一顆　御史大夫銀職印一顆　御史中丞職印一顆　侍御史職印一顆　治書侍御史職印一顆　都事印一顆　監察御史印一十顆　刷卷條印一十顆　承發司印一顆　架閣庫印一顆

八道按察司道分　江北淮東道淮安置司　淮西江北道廬州置司　山南湖北道荊南置司　浙東海右道紹興府置司　江南浙西道臨安府置司　江東建康道建康府置司　江西湖東道隆興府置司　嶺北湖南道潭州路置司

提刑按察司官吏品秩　使二人三品虎符　副使二人四品金牌　僉事二人五品金牌　經歷一人七品銀牌　知事一人　書史四人　書吏十二人　蒙古必闍赤一人　通事一人　奏差八人　典史一人

提刑按察司印信　司印一顆　使職印二顆　副使職印二顆　僉事職印二顆　經歷司一顆

浙西按察司移平江　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御史臺欽奉聖旨揚州剏立行御史臺按治江南各道按察司於酌中處立司內淮東一道揚州最為酌中當時為行臺在揚州將淮東按察司於淮安州設立即目欽依聖旨江淮行省行臺移置杭州若將淮東道按察司移於本道揚州置司浙西道按察司却移於本道平江府置立各轄路分酌中伺候行省起移一就各各起移似為便當

侍御史以上臺官皆得言事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御史臺官崔中丞奏御史臺自侍御史以上不特置押監察彈文至於國家政事得失王公將相或有不法不公皆得糾而繩之今後侍御史以上臺官各以已見陳言國事共議可否聞奏其下化之為監察者誰敢緘默伏取聖裁欽奉聖旨這言語說的是有你說道俺每有的不是呵也說麼道這言語道的是你每說的是呵行者不是呵休行者不是呵也那裏肯交損著你每根底說呵別人根底怎肯放過這言語只不是今日說已前多說來索甚麼多說這的你每省的也者欽此

立廣東道按察司改廣西福建兩道名字　至元二十年三月十六日御史臺咨正月二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年時節上都奏准聖旨交廣東剏立提刑按察司如今改作海北廣東道名字却將福建按察司改做福建閩海道名字廣西按察司改做廣西海北道名字這新立了底按察司依別箇按察司體例令降聖旨條畫外改名字的按察司官人每換授宣命與呵怎生欽奉聖旨您和省家官人每商量來那不曾回話俺商量來聖旨那般者欽此

提刑按察司增設察判　至元二十年十月三十日御史臺官奏俺的按察司裏六箇官人有刷卷行踏呵人少有他每那裏頭減了一箇副使兩箇察判小名的添呵一箇月裏多五兩

俸錢有却添一箇人使當有和中書省家官人每一處商量來有體例麼道你就便奏者奉聖旨我不理會的有那的是你底勾當有依著你每底言語者欽此

行臺移杭州　至元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御史臺咨過事內一件揚州有底行御史臺為行省揚州有底上頭那裏坐來如今行省杭州坐地者麼道聖旨了也俺商量得行御史臺依着那體例裏杭州坐地呵怎生麼道啟呵奉令旨那般者啟此閏五月初九日奏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行臺移江州　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於大口北虎皮察只兒裏御史臺官對安童丞相阿必失阿平章盧右丞撒的迷失叅政不魯迷失海牙叅政等奏罷了行御史臺底勾當俺題說來聖旨到大都裏聞省官人每麼道道來奉聖旨問省家為甚麼罷來安童丞相奏說臺官家人每說有江南盜賊竊發生發這行臺鎮遏來我也俺伴當每根底說來罷了呵不宜的一般聖旨依着您底言語教行御史臺移去江州立者欽此

行臺復移杭州　至元二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大安閣裏有時分御史臺官奏在先盧右丞奏過交罷行臺有來後頭俺衆人商量了酌中處江州立麼道奏來如今忙兀歹省裏說將來蠻子田地寬有百姓多有錢穀大交行臺江州去呵不中依先體例交行臺杭州省一處有呵

怎生麼道題說將來俺臺官伴當和省官一處商量呵是有上位奏者麼道說將來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行臺陞正二品　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准御史臺咨承奉尚書省劄付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在先這裏的御史臺印信從二品有來在後奏了做正二品來行臺的印信是只依在先體例從二品有今倒換與正二品的印信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治書侍御史陞資品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初三日准御史臺咨來咨本臺陞充正二品衙門治書侍御史若陞五品換授相應咨請照驗准此照得比咨已前奏准貴臺治書侍御史合得資品具呈尚書省依例須降宣命外今准前因咨請照驗准此　福建省併入江西省及行臺不呈行省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御史臺咨承奉尚書省劄付至元二十八年二月初五日議擬到下項事理於初六日聞奏過奉聖旨節該依您商量來的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　蠻子田地裏有的四箇省根底合併做三箇省俺商量得江淮湖廣這兩箇省根底依舊有者福建省合併入江西省福建合立宣慰司　行臺裏相威一般的人合委付行省裏文書不交行移的俺商量呵依在先立行臺的體例裏行省裏不呈爲頭兒的相威一般的人交去的上位識者麼道這言語奏呵依您商量來的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行臺再移建康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行臺揚州有來如今屬了南京省也行臺交江南裏建康府去淮安州有底廉訪司交揚州住呵怎生奏呵那般底我那裏理會得依你便當處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體察釐蹟　元貞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御史臺奏過年例外頭外省文卷照刷者麼道差監察每去著就著監察去的其間遠處近處有的廉訪司官人每令史每行的好的行的歹的依在前聖旨體例委監察每時常體察行的是的不是的明白說來呵俺分揀了合替換的擬定奏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立行臺名字　大德元年十月初三日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奏准整治御史臺事內行臺除授官員集會翰林院官議行建康行臺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京兆行臺爲陝西諸道行御史臺　大德元年五月十九日奏准海南道廉訪司併入廣西道　大德元年九月初六日准御史臺咨大德元年七月十四日奏過事內一件廣西廉訪司根腳裏立時分直按治到海南來世祖皇帝時分闊里吉思海外勾當呵提奏來那裏另立廉訪司來近間省臺官商量廉訪司官呵這海南是最

遠田地百姓少更詔書裏交減併衙門將這海南廉訪司罷了併入廣西廉訪司依着舊体例委付八箇官人巡按呵使當一般商量來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整治臺綱　大德元年四月初四日省臺官一同圓議定奏准整治臺綱內一件阿老瓦丁說在先行臺官分着各省巡按去來在後這般行的內臺官奏了罷了來如今依在先體例裏臺官內將引合用的伴當各省裏巡按去呵怎生如今他每根底有一顆分臺印更索着一顆印有俺衆人商量來行臺官分臺按治的臺官每奏准罷了來如今也不須每年分臺出去果有臺官必合親去整治的勾當呵休做體例將着已有的印信斟酌出去行呵怎生聽讀過奏文呵奉聖旨您這商量來的勾當每都是也依着您商量來的行者欽此　准設臺醫　大德元年八月十三日准御史臺咨來咨臺醫劉瑞考滿除已選取建康路醫學教授李元章補填前缺外請照驗事呈奉中書省劄付該本臺回呈照得至元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臺官奏揚州行臺裏勾當的人每都是這北來的不服水土病的多有誠恐悞了勾當如今行省家見設着六箇醫人俺比附行省體例設兩箇醫人奉聖旨就那田地裏揀好醫人要兩箇者欽此已呈都省照驗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咨請照驗依上施行准此　命徹里爲南臺御史大夫　大德二年三月十七日御史臺奏中書省家俺根底與將文書來江南行臺裏有底兩箇大夫裏頭一箇罷了者麼道聖旨了也麼道說將來俺商量來依體例徹里爲頭是哥哥有徹里合行有阿老瓦丁他也說有依體例我是兄弟我合出去麼道說有奏呵徹里交行者阿老瓦丁出去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移臺事　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杭州省裏高平章行臺交來杭州呵便當麼道奏呵交俺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徹里等那里的每說將來江南地面裏御史臺三處行省的勾當料治有杭州去呵一壁偏有依在前建康府便當麼道說將來奏呵依前建康府有者麼道聖旨了來欽此　行御史臺官吏祿米　大德七年六月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大德七年五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前者爲內外勾當裏行的官吏俸錢少的上頭俺省官臺官并老的每一處商量了添與俸米者麼道奏了行了聖旨來荅剌罕丞相大都省官人每與學士每一處商議定奏將來但是無職田的請十兩以下俸錢的依着先定來的小吏俸米例每一兩與一斗米十兩以上至二十五兩與一石這的之上不揀請多少俸錢的十兩加與一斗俸米呵內外官吏一年約該二

十八萬餘石米有這般與呵上都等處山後州城甘州等處河西州城𢌿和林不係出米去處從着各處事宜與價錢𢌿口粮更迤南州城若無見在米呵與價錢的擬將幾箇分例米有俺與完澤太傅右丞相衆人商量來請三錠以上俸錢的不與米三錠以下俸錢的依着大都省官人每與學士每一處定將來的與呵怎生取自聖裁奏呵奉聖旨依着您商量來的與者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除本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月支俸鈔俱係三錠以上欽依不支俸米外擬其餘官吏合支祿米擬自大德七年七月為始放支者奉此　侍御史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八斗七升六合　治書侍御史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五斗　經歷一員月支祿米一石三斗五升　都事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一斗五升　照磨一員月支祿米一石　管勾二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　令史一十三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蒙古必闍赤三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通事二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知印二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五升　宣使十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臺醫二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典吏五名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庫子三名每名月支祿米八斗　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八員每員月支祿米一石二斗五升　察院書吏二十八名

每名月支祿米一石　裁減吏員　大德八年准御史臺咨該欽奉詔書內一款官冗吏繁擾民害事者從省臺合併裁減承奉中書省劄付坐到內外兩臺并各道廉訪司合減人員數目除外咨請依上施行准此本臺五衆依上裁減開坐于后　本臺合減六名　令史元設一十六名存設一十三名減去三名　宣使元設一十名存設八名減去二名　典吏元設五名存設四名減去一名　浙西道廉訪司　書吏元設二十二名存設一十八名減去四名　奏差元設六名存設五名減去一名　江東等九道廉訪司　書吏元設二十名存設一十六名減去四名　奏差元設六名存設五名減去一名　照刷鹽運司文卷　大德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大德二年五月初六日奏准節該鹽運司年終照刷文卷呵教臘月一月照刷了再休照刷者不曾限定十一月為頭至次年正月這三箇月其間照刷文卷者那其間運司勾當也得空便有其餘事理依已降運司聖旨體例行呵怎生麼道剔帖木兒根底商量奏照刷文卷的自十一月為始至正月三箇月其間照刷呵適了者其餘事理依聖旨體例裏行者剔帖木兒那般說來教那般行呵怎生商量來奏呵奉聖旨則那般行者欽此又大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奏過事內一件

臺官每說一句言語有鹽課勾當裏行的官吏人等做賊說謊呵到年終聞者道來若候年終聞呵影蔽了做賊說謊的若拿住他每做賊說謊的呵不候年終便拿着聞呵怎生這般說有俺回說在先這勾當不是不曾行來為辦大課程其間好生有窒礙的上頭在前官人每多曾迴互聞奏終不曾定體來如今依着您的言語許您便交拿着聞呵這其間整治軍人氣力并其餘支持用錢處多有每年收的錢鹽課辦着多一半大課程虧兌了呵在誰身上有這般說呵臺官每不曾回言語來俺衆人商量定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廉訪司名字不改　大德九年御史臺奏前者省官每俺根底傳聖旨臺官人裏火你赤以下都交替者更行臺阿里馬之下都換者廉訪司改做詳刑觀察司官吏都換者麼道傳聖旨來如今俺與省官每商量來火你赤之下合替的官人每替頭裏達達侍御浙西道廉訪司監司脫脫木兒漢兒侍御河間路總管于明安答兒色目治書省左司郎中烏都剌漢兒治書汴梁廉訪司副使王仲安麼道又禿赤大夫俺每商量來俺伴當每未完裏行臺官廉訪司官只依在前體例勾當裏交行者廉訪司名字不交改只依那名兒行者奏呵奉聖旨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人衆委聞　大德

十年九月御史臺議得今後若有干礙人衆事理須要慎加選擇品級相壓廉正官員追問庶革前弊其或蹈循舊弊委官失當宜惟不能厭服公論抑亦有傷肅清之治遍行依上施行　戒飭　大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內臺外頭兩箇行臺各道廉訪司官月日滿了也麼道勾當裏不做伴疑惑行的有也者那的每根底依在先體例用心向前教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依在先體例行者欽此　廉訪司取問行省令譯史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御史臺官脫歡丞相等奏過事內一件薛禪皇帝時分行省官首領官沒體例勾當做呵臺裏說將有來蒙古漢兒必闍赤宣使人等沒體例要肚皮勾當做呵廉訪司官他每就便問有來完者篤皇帝時分阿忽歹八都馬辛等不教廉訪司官問教監察每問者麼道完者篤皇帝根底奏着交行文書有來這般行呵大勾當裏窒礙有做賊說謊的人每多了有也者可憐見可依着在先薛禪皇帝行來的聖旨體例裏教行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整治臺綱制　至大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宣諭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自中書省為頭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人每使見識無體例勾當做呵體察者肅清風俗照刷諸司文卷者麼道行呵於國便民來如今只

兒谷即也兒吉你兩箇爲御史大夫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委付着的官吏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係官錢粮差發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行無體例勾當交百姓每生受的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用心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根底使見識休聞者放了者麼道一面詞休奏者內外委付看的每近行的人每自己其間影蔽着係官錢粮裏尅落要了的做無體例勾當的每根底御史臺官人每休聞者他自己其間裏聞者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葦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依先體例裏聞者應有印信衙門每的文卷都照刷者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勾當裏用心謹慎的添與名分他每根底與賞也者他每做無體例的勾當呵告的人每依在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告者這的每勾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這般宣諭了。別了聖旨呵有罪過者每却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凡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條畫聖旨行者欽此　職當體察。　至大二年三月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中書省將文書來亦剌馬月傳奉聖旨。海裏做買賣的船來也麼道昨前委着人市舶物內合納官的教人取去呵。他每好物不將來爲將歹物底上頭如今省裏臺裏泉府司裏差好人和那裏根着的人每一處抽分着要了呵和那裏省官一處明白封了教送將來麼道聖旨有來如今行臺家與將文書來監察每廉訪司官似這般勾當差使的無有麼道說有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不揀有甚麼勾當呵合體察有可憐見依着先的體例裏察呵怎生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整治臺綱制　至大三年八月初二日欽奉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自中書省爲頭內外但凡勾當裏委付着的人每使見識無體例勾當做呵體察呵肅清風俗照刷諸司文卷者麼道行呵益國便民來如今忽剌出塱日兩箇爲御史大夫整治臺綱者麼道委付了也不以是何大小勾當裏但凡委付着的官吏每更近行的每不揀是誰軍民站赤係官錢粮差發造作中間做賊說謊要肚皮覷面皮無體例做着交百姓每生受的監察每肅政廉訪司官體察者又做罪過來的人每根底不揀要了甚麼使見識休聞者放了者麼道一面詞休奏者內外委付看的近行的每自己其間影蔽着係官錢粮裏尅落要了的做無體例勾當的每根御史臺官人每休聞者他每自己其間裏聞者麼道與來的執把聖旨葦罷了者御史臺官人每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依着在先體例裏聞者應有印信衙門文卷都照刷者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勾當裏用心謹慎行的添與名分也者他每無體例做了更監察每廉訪司官人每俺根底枉問來麼道告的人有呵依在先聖旨體例裏御史臺裏告者怎生合問的根底問者是實呵被告的官吏每根底依體例要罪過者若虛呵告的人每根底加等斷罪者這的每勾當其間不揀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了的人每有罪過斷沒者他每却別了體例行呵不怕那甚麼凡有合行事理照依初立御史臺以來頒降條畫聖旨體例裏行者麼道衆人每根底宣諭的聖旨行了也欽此

行御史臺官吏俸給（二條）

至大三年二月初七日准御史臺咨該奉尚書省劄付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官吏祿薄不能養廉以致侵漁百姓治效不修尚書省從長計議頒給欽此送戶部照擬到各項事理至大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天下諸衙門官吏俸錢不敷的上頭交俺商量了添與者麼道行了詔書來俺奏入商量來隨朝衙門官員并軍官每如今見請的俸錢內减了加五改撥與至元鈔住支俸米外任有職田的官員三品的每年與祿米一百石。四品的六十石五品的五十石六品的四十五石七品以下的四十石俸鈔改支至元鈔將職田拘收入官又外任宣慰司軍官雜職等官俸錢十分中减去三分餘上七分改支至元鈔兩隨朝衙門行省宣慰司的吏員俸鈔減去加五其餘鈔數與至元鈔至元鈔十兩以下每月與俸米五斗外任行的小吏每的俸鈔依數改作至元鈔俸米依舊與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議得在都隨朝官吏俸秩截自至大三年正月爲始欽依支付所據在外行省同隨朝衙門官員并外任俸給擬自文字到日爲始支付都省除外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咨請欽依施行除欽遵外議得在都隨朝衙門俸給在前增添加五今次減去元添之數改與至元鈔兩住支俸米所據在外行省行臺官吏俸給在前不增加五添支未審合無一體剏減加五及有本臺合設醫人二名每名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八兩亦合依例支付至元鈔兩誠恐差池移咨御史臺照詳去訖今照勘到本臺并察院官吏至大三年二月分舊有新收開除實在員數覆蒙憲臺議得本臺官吏人等俸給比及咨准御史臺回降以來擬自文字到日二月爲始權且減去加五扣筭其餘鈔數改支至元鈔兩送照無差劄付建康路依例放支施行者奉此　御史大夫一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四錠八兩三錢三分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錠一十九兩四錢四分四釐其餘鈔二錠三十八兩八錢八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　御史中丞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錠一十六兩三分今俸鈔減去加五

該除中統鈔一錠五兩三錢四分四釐其餘鈔二錠一十兩六錢八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　侍御史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二錠一十二兩六錢米一石八斗七升六合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三十七兩五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一錠二十五兩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治書侍御史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錠二十五兩米一石五斗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二十五兩其餘鈔一錠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經歷一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錠一十兩米一石三斗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二十兩其餘鈔四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都事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四十兩米一石一斗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三兩三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二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照磨一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二十五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八兩三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管勾二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十五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八兩三錢三分四釐其餘鈔一十六兩六錢六分六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令史一十三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

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餘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蒙古必闍赤三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餘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通事二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餘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知印二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三十兩米一石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兩其餘鈔二十兩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宣使八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二十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六兩六錢六分七釐其餘鈔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臺醫二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八兩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六兩其餘鈔一十二兩改支至元鈔兩　典吏四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二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四兩其餘鈔八兩改支至元鈔兩即係十兩以下每月俸米五斗　庫子三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八兩米八斗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二兩六錢六分七釐其餘鈔五兩三錢三分三釐改支至元鈔兩即係十兩以下每月俸米五斗　察院監察御史二十八員每員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錠米一石二斗五升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一十六兩六錢六分七釐其餘鈔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改支至元鈔兩住支俸米　察院書吏二十八名每名元例月支俸錢中統鈔一十二兩米一石今俸鈔減去加五該除中統鈔四兩其餘鈔八兩改支至元鈔兩即係十兩以下每月俸米五斗　至大三年五月准御史臺咨為本臺官吏俸給事除已具呈尚書省照詳外咨請欽詳元奉聖旨事意施行准此　減本臺監察御史四員　至元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御史臺奏西臺官人每文書裏說將來俺提調着四省的勾當管的地面寬遠先設着二十箇監察有來後裁減了四箇南臺管的地面和俺一般如今南臺二十八箇監察有那監察裏頭摘那與俺四箇呵便當的一般俺衆人商量來他每說的是有南臺二十八箇監察內減做二十四箇西臺添做二十箇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赴臺稱冤　皇慶元年四月十二日御史臺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如今訥昔兒等三起人每稱冤的上頭奉聖旨刑部裏臺裏差人分揀者麼道省家俺根底與將文書來這人每又違了聖旨將被前勾當告沮壞臺綱待做乾淨人麼道這般上位根底告來這告的事都

是赦前的勾當有刑部家也說道省家合回奏麼道省裏與了文書有俺商量來似這般勾當若開呵做賊說謊的人廝做學臺家事也有窒礙依着已了的聖旨革撥了呵怎生今後稱冤的人有呵教臺裏告外頭的有呵教行臺裏告依着聖旨體例裏分揀呵怎生奏呵歹人每有悠說的是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行御史臺官俸給　皇慶二年三月初九日准御史臺咨呈奉中書省劄付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李平章特奉聖旨御史臺俸錢依宣徽院的體例與者他每推辭呵恁每也與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臺官員俸給已蒙比依宣徽院官俸給逐月幇支各處行省官員俸秩亦與都省官俸例相同本臺官員既已欽依聖旨比例放支外據江南陝西行臺衙門元係二品今亦改陞從一所據月俸宜與內臺一體添給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戶部呈移准吏部關大德十一年九月初九日月赤察兒怯薛第二日別不花平章奏前者皇太子御史臺與樞密院一般交從一品呵怎生麼道奏呵明日題者麼道聖旨有來他每根底添與名分氣力呵行勾當裏也行的好他每也謹慎體察麼道奏呵是有與了從一品宣他每根底疾早鑄與印者麼道外頭兩箇臺裏的印拘收了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禮部關大德十

一年九月鑄造陝西江南行臺從一品印二顆令奉前因本部議得内臺行臺品秩雖同却緣元定俸例不一以此參詳行臺官見請俸鈔擬合照依内臺官所添分數添給自都省許准咨文到日放支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咨請照驗依上施行准此　行臺官新舊俸例　舊支俸例中統鈔御史大夫月俸四錠八兩三錢三分御史中丞月俸三錠一十六兩三錢侍御史月俸二錠一十二兩六錢治書侍御史月俸一錠二十五兩至元鈔御史大夫月俸二錠三十八兩八錢八分御史中丞月俸二錠一十兩六錢八分侍御史月俸一錠二十五兩六錢治書侍御史月俸一錠今次比依内臺添支俸例擬到行臺官合支俸給御史大夫月俸至元鈔三錠五兩御史中丞月俸至元鈔二錠四十四兩侍御史月俸至元鈔二錠二十五兩治書侍御史月俸至元鈔二錠一十八兩　糾門行宣政院官吏　延祐六年十一月准御史臺咨來咨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申參詳行宣政院文卷既係監察御史照刷行院官首領官令譯史宣使人等有犯非違合無比同行省一體究問申乞照詳得此咨請回示准此延祐六年十月十五日拜住怯薛第一日文德殿後鹿頂殿内有時分速古兒赤乞兒吉歹黑廝黑漢失實赤買納等有來本臺官禿禿哈大夫帖木兒不花大夫咬住侍御納赫椏治書帖木哥殿中等奏過事内一件南臺官人每備着浙西廉訪司文書裏說將來杭州立了行宣政院衙門文卷交監察每照刷有官人每首領官做無體例勾當依着行省官首領官犯罪的例臺裏着文書說將來者其餘但有俸人無做無體例勾當呵交廉訪司他每根底依着體例亦就追問麼道說將來有依着他每說將來的交行的上位識者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咨請欽依施行准此　振舉臺綱制　至治三年正月欽奉聖旨諭中書省以下内外諸衙門官吏人等中書省總理庶政御史臺糾劾百司猶股肱耳目體用相助近命拜住爲中書右丞相整治省事已嘗詔示天下令命御史大夫帖實振舉臺綱同心恊力弼成治功期於姦貪屏息中外乂安式副委任責成之意所有臺察合行事宜條列于后　一方今治化更新凡政令未便刑賞失宜臣下之奸邪民間之疾苦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皆得具實糾言於事切當量加遷賞　一張官置吏本以爲民若操守乖方貪縱不法以致軍民困苦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嚴加禁治　一學校作養人材之地農桑生民衣食之本仰肅政廉訪司督責有司勉勵勸課務要實効　一内外諸司各有攸職風憲之任專以糾

察非奉特旨諸衙門不得奏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一同追問公事　一除内府文卷外其餘内外大小諸衙門凡行文案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並行照刷其不該刷卷官吏人等有犯取受不公亦仰依例按問承追合問人數毋得占悋不發違者究治　一肅政廉訪司官所貴非幹能使一道鎮静官吏畏服乃爲稱職苛細生事闕於大體紀綱廢弛庶務不脩是不勝任歲終具行過事蹟報臺以言事大小定爲陞降仍委監察御史巡歷體察聲蹟不佳者隨即注代　一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分司巡歷去處毋令有司官吏人等遠出迎送妨廢公務飲食供帳不得過分　一諸人陳告職官俸吏取受不公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親行追問不得轉委有司若事干人衆地里窵遠未及親到者聽依舊制　一舉善薦賢爲治之要今後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每歲各舉所知職官一員稱其材器堪充何職以備選用須開著明政蹟不得泛言其善並仰獨員保舉覆察將來不如所舉或犯贓私其舉察之官斟酌輕重黜降懷才抱德隱晦不仕者亦聽薦揚　一御史臺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行事之際應管公事大小官吏及各投下諸色人等毋得侵犯沮擾違者治罪　一諸官吏人等被問其間不得摭拾元問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官如有違犯之人依例究治　一諸被問官不得推稱事故擅自赴上近侍人員亦不得徇私朦朧題奏宣喚僥倖脱罪犯者以違制論　一風憲官吏不先正己何以責人凡在臺察並宜公勤奉職廉慎律身無忝清要嚴行約束吏屬毋令擅作威福若犯非違罪比常人加重　一該載不盡合行事理照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行御史臺提刑按察司肅政廉訪司及累朝頒降聖旨條畫事意施行　開言路制　至治三年五月十二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官人每根底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官人每根底内外有的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拜住題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爲耳目糾察姦邪來我也想着開言路有責任官府本爲安撫軍民做好勾當交天下生民得濟來若體着咱每的意行的好的薦揚歹的合戒飾糾劾有今後御史大夫帖實爲頭臺官每監察御史廉訪司官似咱委付來的本意一般用心體察着行於國家大體例上頭但凡有得濟便益的好勾當頻題說者有可採的言語呵交行不可採的言語有呵饒也者臺綱正要有氣力好生行呵官吏也不做賊說謊卽漸的行好勾當交衆百姓每得安也者聖旨　整治臺綱　泰定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欽奉聖旨中書省爲頭内外大小諸衙門官人每根底軍官每根底

軍人每根底各枝兒頭目每根底衆百姓每根底宣諭的聖旨天的命福裏自登寶位以來憫恤天下軍民都教得安不揀甚麽事務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麽道幾遍行了詔書聖旨來御史臺官職膺耳目中書省爲頭內外大小諸衙門但凡行的勾當若有差池不公不法依聖旨體例糾彈按治者麽道委付着有近年臺事失宜逐漸廢弛命中書省左丞相倒剌沙與紐澤兩箇爲御史大夫御史臺合行事理並依世祖皇帝定制拯治者麽道委付了也在先若有行過不應事理如今都教依着世祖皇帝聖旨體例行者內外臺察廉訪司裏委付着的官人每監察御史等不揀甚麽合糾彈按治的勾當裏好生用心謹慎行者若有合題說的言語呵盡心題說臺官每奏者干礙臺綱勾當其間諸王駙馬并各衙門官員近侍人等不以是誰休入去者休沮壞者這般宣諭了違別了的人每有罪過者這的每宣諭了也麽道行無體例勾當呵他每不怕那聖旨　作新風憲　天曆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御史臺官奏近日委付俺交整治臺綱者麽道聖旨有來俺商量的合整治的勾當有幾件合題奏有一欽奉世祖皇帝累朝聖旨御史臺勾當其間諸人不得入來攪擾沮壞聖上初登寶位凡有諸人轉行托請近侍等官闌奏索要風憲名分贓罰鈔物的人有也者那般人有呵與在先體例不斷似有今後臺裏大小一切事務禁止諸人不許入來攪擾風憲名分贓罰鈔物亦不得奏索這般行呵皇帝大福蔭裏風憲肅清臺察的事行的也者俺與省家文書照依在先體例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一自立臺以來委付都事呵於各道廉訪司僉事內選用有來曾授宣的除各道副使授勑的止除僉事有來近年授宣的授勑的教做都事委付了呵不論他每月日便除做各道副使有似這般呵窒礙選法都想望着要做都事的多去也今後依在先體例曾授宣的除副使授勑的除僉事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授勑入來的出去的呵僉事裏除者授宣入來的出去的呵副使裏除者資品不到的除副使呵廣裏除者聖旨了也欽此又特奉聖旨臺經歷有根脚資品散官到的監司裏除者無根脚資品不到的副使裏除者更資品散官不到的呵除監司交遠方去者委付臺都事呵秀才吏道內各用一員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一初設立各道廉訪司特奉世祖皇帝聖旨委付的官員蒙古畏兀兒河西回回這四等人與漢人相參着委付有來近年以來不依在先體例一色人內委付兩箇三箇的上頭哏壞事有今後只依世祖皇帝定制蒙古色目內各用一員與文字漢人相參委付依在先體

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正蒙古人重委付一箇呵也中其餘各色目內止用一員者聖旨了也欽此一臺裏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月日滿了呵事上行的好呵除行臺監察御史的也有來漢人充蒙古必闍赤怯列馬赤的也有將他每一例除做監察呵寫不的彈章刷不的文卷於事上好生不便當有今後除蒙古色目外漢人不通儒吏的月日滿呵俺呈與省家依體例定奪與他的勾當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又奏初立廉訪司時分革了四箇書吏改做一員照磨管勾專管架閣庫文卷收掌贓罰鈔物文資相應入內選用來近年以來於臺宣使知班幷色目入內一槩委付有與初立廉訪司事意不同今後各道照磨有闕呵依着在先例通曉儒吏相應入內委用做體例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一昨前奉聖旨各道廉訪司書吏於職官路吏教授下第舉人內教行者游學歲貢秀才休用者麽道有聖旨呵俺商量來各道書吏額設着一十六名今後有闕呵於終場下第舉子內用四名教授內用四名路司吏內用四名通吏職官用四名須要無過犯行止廉慎通達政務照依舊例委文資正官試驗相應方許收補如所舉不當或不依例選取從監察御史糾彈罪及舉官似這般選取做體例行呵於風憲便有奏呵奉聖旨是有用終場下第舉子四名教授二名路司吏五名通吏職官五名其餘依您奏的今後做體例用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一自世祖皇帝以來廉訪司官書吏犯贓呵交斷沒當房家産有來次後奉完澤篤皇帝聖旨廉訪司官吏有罪過呵比之常人加等要罪過者麽道說來不曾革了斷沒的體例近年各道官吏犯贓玷壞風憲的也只加等斷罪呵比世祖皇帝聖旨不斷似有南臺幾遍合依着世祖皇帝定制行麽道咨將文書來有俺商量來如今整治其間依着南臺題說將來的今後廉訪司官吏但犯贓呵依着世祖皇帝聖旨要了合得罪過斷沒他每的當房家產呵不壞了風憲犯贓的少也者奏呵是有那般行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振舉憲章制　元統二年四月十五日欽奉聖旨中書省樞密院內外百司官吏人等根底宣諭的聖旨世祖皇帝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已下內外官吏姦邪非違廉問風俗審理冤滯刷磨案牘益國便民有來今命金紫光祿大夫荅剌罕太平王昭功萬戶都總使就帶已降虎符龍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管龍翊侍衛親軍千戶所達魯花赤唐其勢銀青榮祿大夫就帶已降虎符總管高麗女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馬札兒台並爲御史大夫肅清風紀振舉憲章凡軍站民庶諸色戶計所在有司失於撫治囚獄冤滯

不爲伸理官吏侵盜贓汚一切不公不法朘剥吾民者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殫心糾治務在政舉民安有能恪盡乃職量加陞賞曾經監察御史廉訪司追斷糾劾官吏人等不得摭拾陳告元問元言官吏果有寃抑在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御史臺陳告被問之際推稱事故欲追官刑近侍人員因而題說宣喚不揀是誰休奏者朦朧奏的人有呵重行治罪凡朝廷得失軍民利病監察御史廉訪司極言毋隱其餘合行事理並遵世祖皇帝立臺以來聖旨條畫事意施行這般宣諭了呵臺察勾當裏入來沮壞呵要罪過者內外風憲裏行的人不守常憲恃此妄行寧不知懼

廣海分司出還日期　至元元年九月准御史臺咨准陜西行御史臺咨雲南廉訪司申廣海地面多係烟瘴又值變亂以來生民百無一二雖有郡名無州縣之實若與中原一體八月中分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正當烟瘴肆毒之時出巡官吏多係中原不服水土刷按已畢不敢輒廻坐待日期虛喫祗應又處瘴鄉致有因而感冒成疾死於邊荒誠可哀憫今後以十月初間分巡次年二月末旬還司不惟首思省久之費抑亦分司官吏免烟瘴之害咨請聞奏施行准此元統三年七月十八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洪禧殿後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汪家奴渾禿帖木兒必闍赤沙剌班怯薛官人篤憐帖木兒等有來太臺官馬札兒台大夫等圖商量了呵察赤大夫亦只里不花治書帖哥不花經歷家古必闍赤蔡明安答兒等奏大都省官准西臺備着雲南廉訪司文書說將來雲南廣海地面多係烟瘴又經值變亂以來生民百無一二雖有郡名無州縣之實若與中原一體八月中分巡次年四月中還司正當烟瘴肆毒之時其出巡官吏多係生長中原不服水土刷按已畢他每不敢廻還坐待日期虛喫着祗應又在瘴鄉因而感冒成疾死於邊荒誠可哀憫今後至十月初間分巡二月末旬還司首思省久之費分司官吏免烟瘴之害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依着他每說將來的交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欽依施行准此　首振臺綱　至元二年四月欽奉聖旨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內外百司大小官吏軍民諸色人等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御史臺爲耳目之寄糾劾奸貪肅清風俗宣明教化審理寃滯刷磨諸司案牘益國便民有來永爲綱紀之崇式選忠良之助今命知樞密院使帖木兒不花中書平章政事撒廸爲御史大夫首振臺綱委付了也凡軍民站赤諸色戶計所司不務撫治致使吾民困苦錢糧選法刑名造作及官吏贓汚一切不公不法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用心體察臺憲之

官職應言路凡朝廷得失軍民利病果能盡心題說量加陞擢但凡風憲勾當其間諸王駙馬不揀誰休入去使㨿沮壞者又內外勾當裏行的幷近侍人等做了罪過巧使見識欲追官刑教上來者臺察官休聞他每自開曆道似這般今後不揀誰休奏者傳來的聖旨有呵休行者別了的人每要罪過者這般宣諭了呵風紀之司恃此妄行寧不知懼自今伊始恪守憲章務在必行毋爲文具所有合行事理條列于后一在內立御史臺彈劾中書省樞密院等內外百官姦邪非違刷磨案牘在外立行御史臺彈劾行中書省宣慰司以下諸司官吏奸邪非違刷磨案牘並依舊制一各道廉訪司官果能照刷盡公按治有法官吏畏服一道肅清迺爲稱職若專務苛細闇於大體是不勝任仰巡行監察御史實糾呈書吏奏差尤當慎選若數壞風紀不守憲規從司官就便黜退行能無取不許呈貢一方今治政更新凡政令未便刑賞失宜臣下奸邪民間疾苦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具實糾言凡察出諸衙門公事除行省官首領官申臺其餘合追問者所司即便發遣毋得占悋違者定治一內外百司各有攸職風憲之官職專糾察諸衙門不得差委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一同追問公事收捕盜賊一各道廉訪司按治去處督責有司務要公事辦集錢粮成就及一切合行便民條例若有奉行不至隨事糾彈一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每遇分巡照刷文卷審理罪囚務要盡心毋致寃濫一內外百司官吏人等曾經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問不公不法無得挾讎摭拾元問元言官吏違者加重斷罪一犯贓經斷官吏若以贓證不明按問失當內赴御史臺在外赴行臺陳告如勘會不實者加等斷罪革後稱寃並仰革撥一諸訴訟人等先從本管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或理斷不當遷延不與歸結在內經由省部在外赴行省宣慰司陳訴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糾察若越訴及誣告者依條治罪一凶徒惡黨累曾經斷之人事非干已風聞公事妄構飾詞論告官吏沮壞官府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並行究治一蒙古漢人學校爲育材之地農桑迺衣食之源近年以來鮮有成効蓋因有司奉行不至風憲失於勸勉以致如此今後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督責所司務要有成毋爲文具一比年以來臺察之官所舉廉能官員應未盡用若不嚴責實効何以激勸將來今後仰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應保廉能官及五事全備有異政才堪風憲者開具著明實跡并覆察官姓名結罪申呈以備擢用但犯贓私連坐舉官所舉得人量加陞擢一其餘該載不盡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累降聖旨事意施

行

保舉官員蒙古色目漢人相參覆察

至元六年三月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嘗謂立法任人乃為政之本賞善罰惡實風憲之綱蓋任人非難而知人為難立法非難而守法為難故善惡分則人人知勸賢才進則治具畢張會驗到至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憲臺奏過事內一件監察御史言節該路府州縣所任之職猶且遷勵勤怠考覈臧否以懲黜陟以嚴遴選況風憲之官為郡縣之儀刑寄朝廷之耳目彰善癉惡賞功罰罪悉皆委之所用之人尤當慎選得其人則維持風紀匡輔治化非其人則數壞憲綱撓亂國政故凡擇之必精用之必當職務因而脩舉紀綱由是振揚苟非其才輕於委用彼自狼藉人誰懼服何以表率諸司按臨郡邑使有司之中雖有善者亦莫能伸其才志而為惡者愈得肆其貪邪其於治道恐有未便以此參詳今後已歷風憲官每行巡監察御史體覆得聲蹟不佳闒於大體者依例黜退凡保舉所居風憲有司之官必須開寫任內行過著明實跡元舉覆察官姓名其在京官員曾任有司者一體舉察如未任有司官止許從實結罪舉其始末歷任行止廉慎行能可取衆所推服者以憑選用于以廣布賢才作新風憲庶不負聖朝委任責成之意麼道說有俺商量来依着監察每說来的為例遵守行呵怎生奏呵那

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切惟聖朝汲汲於求賢孜孜而圖治然而立法雖已盡善而守法者不能舉行欲人才進而治道隆也難矣今後凡遇保舉德行才能可居風憲之人監察御史幷各道廉訪司官所舉之人須要開寫出身歷仕行過著明實蹟直言所長結罪薦舉御史呈臺司官移牒總司候承准劄付牒文依例令蒙古色目漢人相參覆察相同然後申呈憲臺以備匯用如此將見朝廷得有用之才風憲增紀綱之重公道幸甚宜從憲臺明白聞奏移咨兩臺劄付各道廉訪司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至元六年正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二日玉德殿西耳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禿赤云都赤赤老溫殿中不花察兒等有來別怯里不花大夫脫脫大夫教化中丞韓治書王都事蒙古必闍赤阿魯威等奏監察御史俺根底文書裏說嘗謂立法任人乃為政之本切惟聖朝汲汲於求賢孜孜而圖治然而立法雖已盡善而守法者不能舉行欲人才進而治道隆難矣今後凡遇保舉德行才能可居風憲之人監察御史幷各道廉訪司官所舉之人須要開寫出身歷仕行過著明實蹟直言所長結罪薦舉御史呈臺司官移牒總司候承准劄付牒文依例令蒙古色目漢人相參覆察相同然後申呈憲臺以備匯用歷道俺商量来依着監察每說的

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麼道當月二十七日款火者禿滿迭太皇太后前啓呵那般者麼道傳懿旨来欽此除外咨請照驗欽此施行准此

監察御史不許連銜並署

至正元年二月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嘗謂置官風紀朝廷寄耳目之司給印同文柄用表威權之重洪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官制中外立三臺分廉訪司二十二道欲其振揚風采而肅清民俗也然三臺設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執法之象上應太微政所以示職任之專而臨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來或選非才復訛舊典動一官則衆人共署保一人則闔院同僉議論之間高下其事一臺之內自相矛楯乖爭陵犯必吹毛求疵併及其人至於發事不密則又互相糾彈執羅誣罔靡所不為殊失朝廷設官之意大傷風憲用人之公卑職以謂今後監察御史除分省出巡守院得以同事外凡彈劾保舉建言及其餘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許連銜並署以昭體統之大而著禮分之宜以彰司憲之嚴而增紀綱之氣若然則登是職者彼此相規人人自勉庶幾有以合朝廷初設臺察之舊制公道幸甚緣係為例事理具呈照詳得此至正元年正月初七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二日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云都赤脫歡不花等有來伯撒里大夫古納剌侍御何

治書鎖南班經歷史都事蒙古必闍赤阿魯威等奏監察御史常泰等文書裏說有嘗謂置官風紀朝廷寄耳目之司給印同文柄用表威權之重洪惟我世祖皇帝肇建官制中外立三臺分廉訪司二十二道欲其振揚風采而肅清民俗也然三臺設御史七十有四人各有印執法之象上應太微政所以示職任之專而臨事得以自便也夫何近年以來或選非才復訛舊典動一官則衆人共署保一人則闔院同僉議論之間高下其事一臺之內自相矛楯乖爭陵犯必吹毛求疵併及其人至於發事不密則又互相糾彈執羅誣罔靡所不為殊失朝廷建官之意大傷風憲用人之公卑職以謂今後監察御史除分省出巡守院得以同事外凡彈劾保舉建言及其餘一切章疏既各有印信不許連銜並署以昭體統之大而著禮分之宜以彰司憲之嚴而增紀綱之氣若然則登是職者彼此相規人人自勉庶幾有以合朝廷初設臺察之舊制公道幸甚的說有俺商量来依着監察御史每說来的交行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外咨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

掾譯史人等職官相參

至正二年六月准御史臺咨中書省奏內外諸衙門額設掾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補用之法內職官一半相參具有成憲比年以來所司失於奉行往往違例

補用侍塞職官名數歲積月增官冗事弊其於選法不無壅滯俺商量來今後內外諸衙門所設掾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並依今次立定等第職官一半相參掾令史相應文資流官選取譯史選識會蒙古畏吾兒文字語言通事精通譯語及知印並於流官內選取宣使奏差於蒙古色目漢人無粘帶職官內依例相參取補上項各色合用人數須於仕廻有解由已除未任不係急闕并見任有注代職官內選俱要歷及一考。除宣慰司廉訪司依例減資其餘等衙門驗應得資品陞一等不許就陞轉。止除元任地方有過并雜職不預其初滿類選換投人員在內衙門不許取用須要仕廻依例取補違者當該首領官吏斷罪標附合行事理俺定擬了也依着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一行省行臺廉訪司行省行臺掾令史正從八品文資職官內選取回回掾史。一體參補須要識會亦思替非文字譯史通事於正從八品職官內選取知印於正從八品職官內選取宣使於正從九品職官內選取廉訪司書吏於正從九品文資出身職官并儒學教授內選補考滿職官減一資歷教官理本等月日通事譯史職官與相參者遞進

禁糾言舊官長

至正八年三、准御史臺咨至正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御史臺特奉聖旨在前一箇衙門裏廝該來的首領官吏人等為行事中間差的上頭後來風憲裏行呵記讎動文書糾言舊官長的禁了來在後御史每言着却交糾言有我尋思來薛禪皇帝聖旨俺有的不是也說呵是求言納諫的勾當有首領官吏人等不交言在前廝該着的官長是專風教的事有與求言納諫的勾當不斷似有如今怎遍行文書教禁了者麼道聖旨了也

風憲不用樂人

至正八年四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御史臺奏風憲裏委付來的官吏人等休教喚歌唱的者麼道禁的聖旨有來近來衙門裏不用却於私家或別處指以筵會為由却用麼道就裏玷污風憲有今後除天壽節正旦迎接詔書呵用者其餘不揀那里毋得呼喚做雜劇并彈唱的婦人每者若別了的人每根底要了罪過風憲裏不用呵怎生奏呵似這般歹行止的每根底糾言者麼道聖旨了也

分巡違期

至正八年五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四月十二日御史臺奏俺根底山東等處體覆官吏贓蹟去的監察御史脫火赤楚惟善文書裏說將來山東僉事剌思八朶兒只稟性雖專滋事荒疎本官至正七年八月十五日前往益都等處分司出巡至正八年三月中還司又據壽光縣入户李德口告田賦所隸提領司吏徐吉安等因事取受錢物爲是分巡官不曾到來本縣根訪至昌邑等處知得已行還司以此前來就赴總司陳告具分巡僉事剌思八朶兒只畏憚巡行失宜止於置司處接受李德吉狀切詳益都分司按臨州縣數多地里窵遠比年以來水旱相仍官府失治盜賊蜂起民物凋耗本官職司風憲。分治一方不能遵守成憲。依期遍歷。以懲官邪以究民隱顧乃偷於勤勞安於怠惰先期一月之前無故違例還司合行公事尚未結絕贓蹟略無所聞據此行為有乖憲體擬合奏代麼道說有俺商量來依着監察御史每題說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說的是有整治勾當其間似這般怠意違期先行還司合整治勾當不做那得這般體例來您自家整治的是有行與各處文書今後有這般行的呵教監察御史每糾言者麼道聖旨了也

照刷宣慰司卷

至正八年六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御史臺官根底特奉聖旨各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文卷廉訪司照刷有來體覆各道廉訪司贓蹟的監察御史每到彼住二三日回來呵有司官并廉訪司官的行止好歹如何便得知道如今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的文卷休教廉訪司家照刷內臺按治地面交內臺監察御史每照刷者兩行臺按治地面裏教行臺監察御

史照刷者這般緩慢行着照刷呵官吏行止好歹的知道也者。今後為例遵守行者麼道聖旨有來第二日御史臺奏俺尋思來監察御史每照刷各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家文卷時分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官吏人等一切不公不法等事監察御史每糾問也者若監察御史事畢廻還之後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官取受有呵教廉訪司糾察其餘首領官吏人等取受教廉訪司依例取問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書吏奏差犯贓

至正八年十月准御史臺咨至正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御史臺奏俺根底南臺備監察御史拜瑚禿曾哈剌台赫斯忙古歹安明德李煥文李敏中劉真李從政與將文書來嘗謂風憲之職糾察貪污肅清風化固賢能之是尚亦清白之為先苟或犯於贓私實有玷於風紀欲勵廉明宜嚴約束故犯贓加等斷罪籍沒贓重流遠已有定制近年以來江南各道廉訪司書吏奏差間有不務守慎恣尚貪饕如福建道書吏周壹臣取受吳天錫等中統鈔二百餘錠招贓明白僥倖遇原乃與常例一體革撥滋長奸惡廢壞紀綱若不嚴為立法無以激勸將來以此參詳書吏奏差因事受賂犯在革前發在革後赦書未到取訖招狀罪雖革撥既係風憲人員以贓敗露理合不拘常例加以除名不敘發還元籍禁錮籍沒當房財產其或受

狀勾問已證相同未有招涉雖遇革撥而貪跡既彰豈容仍復元役亦當黜退風憲永不錄用如此則貪墨者絕覬覦之心敗贓者無僥倖之免紀綱肅清公道幸甚彥道說將來有俺商量來依着南臺家說將來的適行為例遵守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

分司擅還　至正九年七月准御史臺咨至正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御史臺奏俺根底監察御史務速思文書裏說奉臺劄山北道廉訪司遼陽分司僉事燕帖木兒接治至懿州路元患積氣舉發於至正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還家奏奉聖旨差監察御史體覆取問欽依前去山北道責到招伏看詳僉事燕帖木兒所招職居風紀承准總司牒遼陽等處分巡未曾遍歷因為患病弗及百日擅自迴還大都原其所犯擬合究問宜從憲臺區處聞奏俺商量來風憲裏嘗得事重似這般擅自離職了事上不便當有燕帖木兒根柢便要罪過呵近年為因循着究問上頭似這般回來了的也有如今將他黜退了依着至正三年例風憲再不錄用今後臺察除授人員患病的依例守候百日外如有必合離職緣故須候憲臺回准明文方許迴還如違依着有司官擅自離職例要罪過遍行文書為例遵守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

整治臺綱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諭

中書省樞密院內外百司官吏人等朕惟臺諫之官執憲中朝紀綱治道古今所重我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總司耳目糾察奸邪垂法示訓粲然有章列聖繼統罔不克紹厥猷政肅民安令行禁止于茲有年朕自即位以來益崇斯任屢嘗作新播告中外尚慮言路未通民生未遂如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剛方直亮世篤忠貞三處臺端譽望素著出鎮南服入居宥密克盡厥心朕實嘉之今復命為御史大夫首振臺綱弼予于治咨爾大小臣僚恪供厥職敢有玩法自私備黜是係者國有常刑寧不知懼今有風憲合行事宜條列于右一中書省樞密院及百司庶府有奸邪蠹政非法不公者仰御史臺糾劾在外行中書省宣慰司幷以下衙門有違法病民挾私害公者從行御史臺廉訪司糾劾務協至公毋為顧忌一臺官中丞以下及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各以己見言事載諸憲章今後凡時政得失軍民利害直言無隱以備採擇一薦拔賢才責在風紀近年限以越道不得舉人致有遺賢之嘆今後三臺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官除糾言不許隔越外但有所知材堪風憲者不限遠邇悉聽舉揚一監察御史體覆廉訪司官贓績以憑黜陟不為不重比者往往輕聽浮言不加詢訪以致毀譽失真淑慝難辯今後須要據實呈報如蹈前非並依舊制黜退一各處罪囚起數每季申達廉訪司已有定制其監察御史廉訪司官重加審理本欲祈究決罪不使入淹囹圄死於非命有傷和氣比聞有司官吏不體此意惟恐按臨所至預將囚徒非理致死以圖自便誠可哀憫今後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審理去處雖報無囚必須遍歷若有非理死損者嚴加究治一各道廉訪司官責任至重務在宣明教化勸課農桑興舉學校其於益國便民之事分所當為有能恪盡厥心處事平允者不次陞擢其或苛虐生事釋其有罪刑及無辜仰監察御史糾言黜退一各道總司檢舉分司文卷已有定制近年以來上下相容視為文具今後總司尚有似前容情廢法者仰巡歷監察御史體察糾言一各道廉訪司官分巡時月已有定例近年以來多不遵守託故往返巡歷不周以致訟繁政弛甚失委任之意今後巡歷未遍及出還不依期者聽監察御史糾言黜退一比者臺察廉訪司官往往妄稱事故及託故不行赴任若加論罪有乖憲體今後如有託故不行赴任及妄稱事故離職者風憲不許再用一監察御史分巡守省體覆贓跡若令照刷各處宣慰司元帥府文卷地里寫遠難於遍歷今後宣慰司元帥府文卷並依舊制令拘該廉訪司照刷一臺察之設糾繩奸慝言路通塞有關治道曾經彈劾被問經斷之人無得摭拾

元問元言官吏違者究治一官吏貪婪病民為甚廉訪司職當追問不得轉委有司已有定制比聞分司所至之處遇有告言取受往往憚於追問巧為沮遏吾民重困寔在於斯仰巡歷監察御史悉心體訪違者糾劾以聞一該載不盡事理並依世祖皇帝立御史臺以來聖旨條畫事意施行

體覆災傷　至正十年二月准御史臺咨照得近准行臺咨并各道廉訪司備路府申至正九年災傷病及於民不為不重今乃視為泛常其有司不為用心檢踏廉訪司不行依期出巡以致百姓災傷耽延弗與依例體覆至於申報之際往往違期使民失所深為未便今後各道分司須要八月中出巡凡遇災傷隨即體覆如是似前因循違慢欽依究治施行

體覆守令贓跡　至正十年二月准御史臺咨中書省奏俺根底吏部呈路府州縣任迴守令例合督攝所屬俱治者陞一等及半者減一等俱不治者降一等其路府州已保守令任迴俱有所轄縣分即係督攝所屬治否人員今次卻以六事俱備繳連憲司牒文別無考覈督攝所屬明文與例不同又兼到任中間相該所屬前後年月不齊難議黜陟以此參詳上項守令給由廉訪司體覆牒文未完擬合行移本道依乃覈及已完而所屬給由未到者俱將各官姓名於守令簿內明白附寫候考覈牒所并所

蜀給由到部至日通行依驗升降所有各官應得資品先行類選庶不淹滯人雖慮道説有倖商量來路府州縣守令上下相維各有定分省督攝專責於路則是府州無督攝之責矣今後守令督攝之格路督攝府府督攝州州督攝縣如所屬直隸路府州者就使督攝各道廉訪分司每歲廵歷之際就行體覆不親民路府州達魯花赤總管知府知州任内行過實蹟比及遷司明具各官聲蹟美惡及所屬治否先行移牒總司須要年終申臺呈省置司處所并三臺監察御史按治去處依上呈報委吏部正官首領官提調明白附簿以憑黜陟各官任滿給由到部驗應得資品先行類選照勘逐年報到聲跡美惡所屬治否斟酌除授其升降等第須候所屬仕滿考覈牒文俱到驗相該月日通行定奪外據親民守令依舊任滿考覈六事繳連牒文申達省部依驗等第陞降然任官選才内外通融輕重迭用乃選法之良規其在任二三年未有成効者有選衙門不得取用其餘事理並依至正四年至正八年聖旨事意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

出使官員俸給　至正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户部呈奉省判本部呈嘗謂臣子有行役之勞國家有優崇之典或扈從上京或出使遠方此行役之勞亦臣子當爲之事然預借以俸則行李有從容之樂室家無反顧之憂其優崇亦可謂至也切照本部職司全谷出納惟謹緣近年以来在京各衙門被差人員無問地里遠近事務輕重槩以出使爲由輙便預借俸鈔合得禄米於本衙門通俸内逐月放支具餘各衙門不許預借如此則行役足得以優游而錢粮不至於泛濫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照會各衙門劄付本部就行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覆奉都堂鈞旨連送户部再行照擬呈省奉此本部再行議得今後各衙門年例預借上都俸禄依例全擬支付其或出使邊遠重事并嶺北甘肅雲南者止許預借俸鈔禄米於本衙門通俸内逐月放支其餘各衙門不許預借如此則行役足得以優游而錢粮不至於泛濫合依已擬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照會樞密院劄付御史臺本部就行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依上施行承此咨請依上施行

均禄秩　至正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内一款節該肅政廉訪司職專糾劾責任尤重歲頒禄秩理宜從優今後各道廉訪使歲給中統鈔陸伯錠廣東廣西雲南海北俱係邊遠重地比與腹裏江南不同其廉訪使歲給鈔捌伯錠上路達魯花赤總管每歲各給鈔肆伯捌拾錠下路達魯花

赤總管各給鈔肆百貳拾錠都水庸田使江西茶運使河間山東河東兩淮兩浙福建鹽運使與上路同四川茶鹽運使與下路同其餘四品以下官員驗其品級歲給鈔錠具有等差欽此至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延春閣後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哈麻云都赤朵兒赤殿中那海給事中荅海帖木兒等有來脱脱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搠思監平章韓鏞參政帖理帖木兒參議悞良哈台參議杜秉彝參議烏古孫良楨參議邊公佐郎中鎖住員外郎李稷員外郎伯帖木兒都事田復都事武祺都事黍古必闍赤也先不花等奏雲南省所轄路府州縣等官所無撥到職田見請俸錢已是倍支再難添給合後並依舊例預爲申索鈔錠須要按月支付庶使官獲養廉上付聖天子一視同仁之意麽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都省議得上項官員禄秩擬自至正十一年正月爲始於各處諸名項錢内按月驗數支給如是不敷預爲申索外據元支俸錢隨即開除仍將四品以下官員合得禄秩開坐前去合下仰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一各道廉訪副使歲給鈔肆伯錠僉事叁伯錠經歷貳百錠知事壹伯伍拾錠照磨壹伯錠其廣東廣西海北雲南四道副使歲給鈔伍伯錠僉事肆伯錠經歷叁伯錠知事貳伯錠照磨壹伯伍拾錠

一上路同知歲給鈔貳伯肆拾錠治中壹伯捌拾錠府判壹伯伍拾錠推官壹伯貳拾錠經歷壹伯貳拾錠知事玖拾錠案牘陸拾錠

一下路同知歲給鈔貳伯壹拾錠府判推官經歷知事案牘與上路同

一散府達魯花赤知府歲給鈔叁伯陸拾錠同知壹伯捌拾錠府判壹伯貳拾錠推官知事案牘與下路同

一上州達魯花赤知州歲給鈔叁伯錠同知壹伯伍拾錠州判壹伯貳拾錠知事案牘與散府同

一中州達魯花赤知州歲給鈔貳伯肆拾錠同知壹伯貳拾錠州判玖拾錠都目叁拾錠

一下州達魯花赤知州歲給鈔壹伯捌拾錠同知州判與中州同

一上中下縣達魯花赤縣尹歲給鈔壹伯貳拾錠縣丞玖拾錠主簿陸拾錠縣尉陸拾錠

一録事司達魯花赤録事各給鈔玖拾錠録判陸拾錠

一各處廵檢獄丞司獄歲給實鈔陸拾錠

一江西茶運司都水庸田使司河間山東河東兩淮兩浙福建鹽運司與上路同四川茶鹽運司與下路同

守令　至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吏部呈照得近奉省判至正八年四月初九日奏准選舉守令内一款選舉守令已嘗定制令六部宣慰司廉訪司每歲舉才堪守令者一人後以天下郡縣之廣所舉者不足充數復令内外三品以上流官依上歲舉近考

所舉之人多洪大椅右懸一縣除催誠恐轉爲民病今後在內六部司農司集賢翰林國史太常禮儀院祕書崇文國子都水監侍儀司在外宣慰司廉訪司并各路府達魯花赤總管知府到任三月以裏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州已下達魯花赤州尹知州縣尹錄事到任亦限三月以裏各舉一人自代從中書斟酌注用投下不與所舉守令每季類報腹裏江南陝西不過次季仲月兩廣四川甘肅福建不過次季季月以裏須要咨申省部各官任滿仍於解由內開寫所舉姓名或悍於連及過期不舉者三品以上罰俸標附風憲合罰俸給移文御史臺一體施行已下人員於再除之際削降散官一等若舉年近致仕素有痼疾不應入流及見任守令度朝廷必不准用之人量事輕重黜罰應舉守令官員禮任之日即將到任日期各申所屬上司轉達省部考覈黜陟之法並依至正四年定制欽此除欽遵外照得先爲此事累經遍行各處應舉守令并自代官員多不依期舉保本部議得除腹裏路分各道宣慰司另行外上項事理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催督欽依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沙汰減俸　至正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內外大小諸衙門內度其事務繁簡合併衙門壹伯壹拾處沙汰冗官員陸伯肆拾伍員裁減吏額貳仟玖伯叁拾貳名欽此至正十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延春殿後寢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哈麻云都赤朶兒只殿中那海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搠思監平章韓鏞參政帖理帖穆爾參議悟良哈台參議杜秉彝參議烏古孫良禎參議邊公佐郎中鎖住員外郎李稷員外郎伯帖木兒都事田復都事武祺都事蒙古必闍赤也先不花等奏昨前爲減併衙門沙汰冗官均職田的開讀詔書來沙汰冗官陸伯肆拾伍員裁減吏額貳阡玖伯叁拾貳名如今行與各處文書官員隨即給由求仕掾譯吏知印怯里馬赤司吏人等候歷俸考滿離役及陞轉事故歇下名缺驗職官吏員相參裁去人數再不收補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遵外都省議得上項合併衙門官吏隨即革去合裁官吏除都護府太醫院等處照依坐去員數裁去其餘衙門從下裁減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就行欽依施行

御史臺裁減吏等捌拾捌名　本臺并各道貳拾玖員掾史叁名醫人壹名　殿中司通事壹名　各道[illegible]史等貳拾肆名　山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燕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河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河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山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山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淮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淮西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南臺吏等叁拾玖名　本臺伍名令史叁名譯史壹名醫人壹名　各道十處吏等叁拾肆名　江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江西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浙西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浙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湖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湖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廣東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廣西廉訪司伍名書吏肆名通事壹名　海北廉訪司伍名書吏肆名通事壹名　福建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西臺吏等貳拾名　本臺陸名令史肆名宣使貳名　各道肆處吏等壹拾肆名　河西道廉訪司伍名書吏肆名通事壹名　漢中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四川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雲南廉訪司叁名書吏貳名通事壹名

建言職官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五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照得近據吏部呈該爲建言職官一半相參補用　事得此移准奏事房付至正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阿魯圖怯薛第三日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科住云都赤金剛寶殿中那海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太傅右丞相太不花平章玉樞虎兒吐華右丞脫列參政韓鏞參政帖理帖木兒參議悟良哈台參議杜秉彝參議烏古孫良禎參議脫火赤郎中李稷郎中董鑰員外郎伯帖木兒都事田復都事直省舍人速世普花完者帖木兒蒙古必闍赤都兒迷失海牙也先不花等奏至正二年奏准內外諸衙門額設掾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補用之法於內職官一半相參具有成憲在後至正八年奏准上都留守司并在京三品以上衙門果有應補職官依例選取如或不敷許於相應人內依例取用俺商量來若依至正八年奏准事例三品以下衙門職官不敷許於相應人內補用有礙選格擬合欽依至正二年事例須要一半相參補用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付請欽依施行准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就行欽依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一　七皆

臺（御史臺六）

元南臺備要建言燒鈔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江西省咨平章卜顏帖漢而榮祿建言本省控制江廣提調一應軍機庶務所設止官平章左右丞叅知政事時常員缺每遇燒毀昏鈔便行妨職以致省務壅滯除廣東一道江西壹拾壹路南豐州各季昏鈔係隷本省摘委省官一員急司官不妨本職一同燒毀原具各路州倒到一季昏鈔動以數萬之計縱日逐燒毀不下一月餘日才方了畢倘或司官公務不能摘離省官坐待旬月方可約會監燒若行請由兼著省事緣例所拘比之在京監察御史斷事官各部官輪番交換本省官員遷除不常又無以次可以輪更之官況值不測調遣及抽分番貨提調段疋錢粮等事實與在京不同然止令省官妨職專以燒鈔不無遲悞事機莫若今後監燒昏鈔逐季輪番更替不妨本職監燒仍復署押省事庶得公務均濟兩無䟽悞實為便益准此宜從本省移咨中書省詳酌施行咨請照驗

准此省詳上項事理如准平章卜顏帖漢而榮祿所言官府使益咨請照詳希咨回示准此送據戶部呈行據諸路寶鈔提舉司申叅詳燒鈔之官例皆妨職然而內外事理不同似難一例拘之各處行省宣慰司官近年員數多不齊備倘遇燒鈔官既缺員若擬妨職恐於政事有所窒礙若不妨職却與舊例相違擬合今後行省宣慰司燒鈔去處若不缺官所委人員依例妨職果是缺員別無以次合准所言通著其事相應申乞照驗得此本部議得江西省平章卜顏帖漢而言監燒昏鈔官不妨省事公務均濟兩無䟽悞寶鈔提舉司申在外行省宣慰司燒鈔去處若不缺官依例妨職如果缺員通著其事以此叅詳合准所擬如蒙准呈宜從都省可否聞奏遍行各省劄付御史臺照會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至正十一年正月十一日也可怯薛第二日光天殿後寢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兒只云都赤金剛寶殿中郯海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省官每商量來定住平章晉化平章帖理帖穆爾叅議直省舍人達世普化完者帖木兒家古必闍赤忙古兒等奏俺根底江西省官備着本省平章卜顏鐵漢而文書裏與將文書來本省控制江廣時常缺員每遇燒毀昏鈔便行妨職以致省務壅滯莫若今後監燒昏鈔逐季輪番不妨本職監燒仍後著押省事庶得公務均濟兩無䟽悞實為便益麼道與將文書來的上頭交戶部定擬呵今後行省宣慰司燒鈔去處若不缺官所委人員依例妨職果是缺員別無以次合准所言通著其事聞奏遍行各省劄付御史臺的說有依部家定擬來的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整治鈔法　至正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戶部呈檢會到至元十九年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先為民間有不堪行使鈔數許令赴行用庫倒換每兩尅除工墨三分如有私下倒昏鈔之人告捉到官將犯人所責鈔數給付告人充賞累行禁治今捉獲交鈔提舉司轄囑庫官人等私下倒換昏鈔除對問斷決外又體知得街市專有一等不畏公法覔利之人結攬昏鈔恃賴權勢抑逼庫官倒換及有庫官庫子人等通同將關到鈔本推稱事故刁蹬百姓不行依例倒換私下結攬妄分料鈔擇鈔市鈔等第多取工墨接到使諸人不得倒換據大都在城已經委官及劄付御史臺體察并出榜禁治如有違犯許諸人首捉將所責鈔數給付告人充賞犯人斷五十七下中間却有妄告恐嚇錢物之人亦仰依上斷罪除已劄付戶部遍行禁治外仰下各道按察司體察施行又一款至治二年

五月刑部與戶部議得內外設立行用庫例換昏鈔本以流通鈔法便於交易庫官司庫攢典人等往往結搆小倒之人及與官豪勢要通同結攬商賈行鋪昏鈔暗地倒換多取工墨提調官不為用心鈐束致使庫官人等推稱撿閘為名故意不行開庫今後各處行用鈔庫須要每日平明開庫庫官親臨監視司庫人等先儘小本細民過往客旅次及行鋪之家不限多寡盡數倒換未時後收計即將昏鈔編類成料提調官常切用心鈐束如監臨主守官吏人等詭計作弊多取分例並計贓以枉法科斷知情者減犯人罪二等失覺察者減三等鈔主決五十七下其鈔沒官仍追中統鈔伍錠付告捉人充賞提調官失於鈐束量情究治任滿解由內開寫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都省准擬本部議得各處有司提調官及庫官庫子人等多不奉公縱令公使人等及權豪勢要街市無藉之徒通同結攬小倒自五門順承等門羊市角鍾樓前樞密院東十字街人民輳集去處往往羣聚公然倒換昏鈔拾兩內除宜兩或壹兩伍錢甚至貳兩者有之以致民間行用揹除搭頭鈔兩沮壞鈔法良由於此且以庫官止取工墨三分而百姓不往倒換者蓋由庫官庫子人等刁蹬留難之故街下小倒揹除加倍而小民爭先博易者為無遲滯淹留之患是致發國家

惠民之善政徒資無藉貪婪之奸黨傷公敗私沮壞鈔法若不申明舊章嚴加禁治深為未便擬合令實鈔提舉司就行在京六行用庫須要每日開庫從朝抵暮依例倒換毋致留難刑部大都路多出文榜嚴加禁約但有權豪勢要街市無藉之徒通同結攬小倒多取工墨街市行使揹除搭頭鈔兩許諸人捉拿到官依條斷罪仍令巡視倉庫司許官常川巡綽毋致違犯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體察刑部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已劄付刑部多出文榜於人煙輳集去處張掛仍行所屬嚴加禁約敢有似前小倒昏鈔多取工墨街市行使揹除搭頭之人許諸人捉拿到官依例斷罪仍將所賞鈔兩給付告人充賞外其餘行省腹裏去處亦仰一體禁約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建言燒鈔　至正十一年六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陝西省咨奉元路申西臺劄付監察御史范勿丞直呈於至元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與陝西省參政溫中奉一同監督奉元路總管馮太中差倩行人將行用庫子王諒至正七年夏季昏鈔肆阡柒百伍拾叁錠叁拾玖兩肆錢內剔下不堪短少壹百伍拾肆錠玖兩玖錢照得元配料內俱有合用印帖一切於上開寫行用庫子王諒配料鈔錠子右次行玄字號至元貫伯壹料壹阡張二行盛寧縣雜物行人其本名下畫字次三行配料官三原縣主簿不嚴達實庫子王諒貼庫門諒各於本名下畫字年月日下攢典蒲亨附追究得勘合簿係庫使王瑛收掌比對料號配料官庫貼行人姓名相同鈔料別無行人關防止是庫官庫子配料官封記呼喚行人辯驗薄貼勘合別無爭差惟檢閱得剔下不堪鈔數並不是元檢之數堪燒昏鈔背上却有行人小印記畫蓋由庫官庫子配料官等虛直薄帖明視關防暗作窺弊以致奸偽日滋鈔法澁滯其餘去處鈔庫諒同一體以此參詳今後倒下昏鈔揀料之際許令庫官如前勘合關防及令檢閱上料行人各於料號搭頭上如法封記成料布袋外令貼庫同封揹姜之外庫官配料官用印封記須要提調官躬親監視裝封九遇燒毀令元檢揀料行人各驗元封相同然後開檢庶望少革前弊鈔法通行宜令合干部分定擬通行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除外憲臺合下仰照驗就申陝西行省依上施行申乞照驗本省看詳上項事理如准監察御史所言宜令合干部分定擬為例遵守相應咨請照詳關亦准此送據戶部呈議得陝西省咨監察御史范勿監視奉元延安二路至正七年春夏二季昏鈔剔下不堪短少鈔壹百伍拾肆錠玖兩玖錢元

配料內俱有合同印帖開寫庫子行人配料官貼庫姓名各於本名下畫字比對姓名相同不堪鈔錠行下辯驗得並不是元檢之數蓋由庫官庫子等虛直薄貼關防今後倒下昏鈔揀料之際許令如前勘合關防及令檢閱行人料號上如法封記成料布袋外令庫貼同封揹姜之外庫官配料官用印封記須要提調官躬親監視裝封九遇燒毀令元檢揀料行入各驗元封相同然後開檢庶望少革前弊以此參詳各處行用庫倒換昏鈔設立行人庫子庫官人等眼同檢數勘合薄貼關防奸弊務欲畫實倒換真昏前項所言事理合准所擬相應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建言鹽法　至正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司申淮淮安等處分司牒該准副使姚太中牒嘗謂致治必澄其本救弊必塞其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欲行去其弊未之有也切觀朝廷立法甚為允平有司奉行常患不至法不掀詳人多寃枉伏覩國家以鹽課為重比因各處私鹽生發蓋因拘該有司失於關防以致侵襯大課巡禁至淮東路據本路牒報到見禁罪囚數內鹽徒四起一起郭老九等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四月十六日各出本錢壹拾錠於安東鹽倉河下卞綱頭買訖私鹽大小肆拾陸袋一起包和尚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五月初五日用鈔壹拾壹兩伍錢買到廟灣場竈戶蔣海驢私鹽壹伯捌拾斤一起戚都保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九月十八日同徐于中等四名各出本錢共肆拾伍錠於調字綱卞綱頭處買到私鹽捌拾伍蒲包一起許季保狀招不合於至正八年七月初六日用鈔壹拾兩於五祐場廣盈團蔣六三處買到私鹽壹百餘斤除錄另行外切詳凡私鹽及犯界鹽貨止理見發之家不得展轉指攀平民之例謂如甲私鹽被獲到官招指此鹽係乙處所買乙又不招復指於丁是為展轉指攀令郭老九等明供所犯私鹽於調字綱卞綱頭廟灣場竈戶蔣海驢五祐場廣盈團蔣六三處買到多至萬餘斤少者數拾引本係各場元煎官鹽為因場官綱官通同巡鹽軍官軍人縱令竈戶綱頭恣意盜賣比與小民煎熬展轉攀指人數不同此等之人處心使倖貨鹽則收利於己事發則歸罪於人捕獲之際鹽徒指出各場偷賣官鹽之家其路府州縣必須移文合該場分科申牒運司取發皆以止理見發不得展轉攀指及以起火時月有妨辦課為詞往往狥私占恡一槩互而不問是致猾吏得以肆其奸鹽徒得以長其惡使愚民枉受侵配之刑場綱人等

坐享豐孚之利苟免犯賣之愆甚失朝廷立法之初意又恐日就月將大啓倖門為弊滋甚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依例止理見發如此不惟用法允平抑且鹽課易辦而斯民亦免枉罹刑憲之苦也當司牒請照驗轉達施行准此者詳如准副使姚埥太中所言誠為允當申乞照驗得此具呈照詳得此批奉都堂鈞旨送刑部照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御史臺呈准東道廉訪司副使姚埥太中言凡私鹽及犯界鹽貨止理見發之家不得展轉指攀平民本係元煎官鹽為因場官網官通同巡鹽軍官軍人縱令竈户網頭恣意盜賣捕獲之際鹽徒指出各場偷賣官鹽之家其路府州縣必須移文合該場分幷申牒運司取發皆以不得展轉指攀及以火起時月有妨辦課為詞往往狥私占恡一槩置而不問其致猾吏得以肆其奸鹽徒得以長其惡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私鹽止理見發之家外據販賣鹽徒指出場官總催網頭竈户工丁人處買到官鹽者不計多寡擬合並依正犯私鹽例一體科斷雖同止理見發不惟用法允平鹽課易辦以此參詳私鹽止理見發不得展轉指攀平民已有定例其場官總催網頭竈户工丁通同巡鹽官軍將煎辦官鹽私地貨與鹽徒事發供指到官雖同指攀平民對問是實擬合隨事追問依例科斷相應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本部依上施行户部遍行為例遵守相應連呈照詳覆奉都堂鈞旨送刑部約會户部一同照驗連呈奉此刑部與户部一同議得准東道廉訪司副使姚太中建言凡獲私鹽及犯界鹽貨止理見發之家不得展轉攀指平民如甲犯私鹽指係乙處所買乙復指於丁是展轉攀指郭老九等明供所犯私鹽於調字網下網頭等三處買到多至萬餘斤少者數十引本係元煎官鹽為因場官網官通同巡鹽軍官軍人縱令竈户網頭恣意盜賣比與小民煎熬展轉攀指人數不同此等之人處心僥倖貨賣則收利於已事發則歸罪於人捕獲之際指出各場偷賣官鹽之家其路府州縣必須移文合該場分幷申牒運司取發皆以止理見發之家不得轉指及以起火時月有妨辦課置而不問猾吏肆奸鹽徒長惡日就月將大啓倖門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依例止理見發外據販賣鹽徒指出場官總催網頭竈户工丁人處買到官鹽者不計多寡擬合並依正犯鹽徒例一體科斷雖同止理見發用法允平鹽課易辦以此參詳各處運司地方有異風土不同情弊多端難拘一律謂如准浙二司鹽場無不毛之地悉皆開墾種蒔若催煎運司官場司官吏人等煎辦之際用心設法關防巡場軍官軍人晝夜嚴加巡綽使竈户工丁人等將給本煎辦鹽袋盡實秤盤入官則私鹽何從而出又山東河間二司鹽場多在瀕海煎造其在海大船每歲入場通同場官竈户人等公然買賣般給本已煎官鹽賤如糞土每船少者買販數百引多者阡餘引運至揚州路管下崇明州地面石牌鎮揚子江口轉賣此間邊江撥脚鐵頭大船結艅運至上江發賣拒敵巡哨軍船殺害軍官人等歲歲有之此走透官鹽致有虧煎兌賣廉副姚埥所言切中弊情今後除小民自行煎熬攉貨器具明白者依例止理見發所據河海販鹽幷陸地十引之上鹽徒指出場官總催網頭竈户工丁等處買到鹽數合准所言難同止理見發並聽隨事追問如此庶幾鹽無走透課易辦集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依上施行照會刑户二部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公差人員

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准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各省使呈照得都省統領萬機總裁庶務凡無直省宣使人等通報事辦集公務往往推稱緣故及托病不經由元行站道郵乘站船恣意遠轉採覷親戚遷延歲月不行回還以致公事遲慢若不立法深為未便今後公差人員出使四方照依水陸路程往廻給限果有病疾拘該有司令醫者治問寫患病緣由痊可日期明白具印信文解申達以憑稽考若違元限驗日數遠近定擬罪名不惟使人知所警畏庶得公務早為辦集以此參詳上項事理宜從都省劄付合干部分定擬遍行各處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刑部呈檢會到至正條格內一款至正十四年四月湖廣省咨本省譯史姚朶魯朶海因押運麵樂廻還至南京不由正道馳驛却與溫迪罕參政稍帶家書衣服經由襄陽府水站還省都省擬四十七下罷役一款天曆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中書省綱維百司總裁庶政其餘大小諸衙門裏委付的人每合遵守中書省節制行有近間省官每上位根底奏過衆人商量定各處為錢糧等事被差的人關訖鋪馬聖旨差劄推稱事故不肯去的也有若便取問呵罪經釋免如今遍行文書今後但凡中書省差使裏如無緣故不去的記了他的名字上位根底奏呵怎生奏呵奉聖旨受宣的咱每根底奏者受勑的恁就要罪者欽此本部議得各省使臣公差人員凡差直省舍人宣使人等通報事情辦集公務往往推稱緣故及托病疾不行經由元去站道郵乘站船採親遷延歲月不行廻還以致公事遲慢若不立法深為未便今後公差出使人員照依水陸路程往廻給限果有病疾拘該有司關寫患病緣由痊可日期具印信文解申達以憑

稽考若違元限驗日數遠近定擬罪名以此參詳今後諸衙出使人員果有營幹已事故托患病稽遲程限失悞公事擬合停俸取問明白依例治罪庶幾人知警畏事免稽遲如蒙准呈遍行為例遵守相應連呈照詳得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僉補站戶　至正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福安劉繪檢會到至正條格內一款大德六年八月兵部議得逃亡消乏之站戶合令親管州縣保勘具申總管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官親行體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差申覆省部定奪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但有不實將保勘體覆等官驗數多寡責罰標附過名任迴降等遷敘主典人吏勒停都省准擬又泰定四年五月兵部議得各處水旱站亦消乏有司遷延不肯保勘廉訪司以體察例不同文往復數年不能補替致將同甲貼戶一併靠損參詳站戶消乏例合隨即僉補雖有呈准通例令親管官司保勘不干礙五品官體覆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為無所立程限往覆淹延民受其害今後擬合自動文字日為始至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了畢通理不出一年須要完備若有限外不完去處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體察都省准擬承此依奉憲臺劄付巡歷京畿東道至三河縣照刷出本縣文卷內一件夏店驛站戶趙信刑運成等貳拾肆戶陳告貧難消乏累經數載遷延不與從公保勘體覆又檀順二州平谷昌平等縣似此事理遲慢者衆已將隨處官吏量情責罰外切詳比年以來水旱站赤蓋因諸衙門給驛泛濫使客頻繁以致通臨日漸消乏及至陳告到官各處親管州縣官司以保勘不完為由故行遷調往復動經數年不能隨即補替致使站戶愈加靠損其中貧男鬻女應役者有之拋家弃業逃亡者有之灼其民病莫甚於斯雖有舊章不出一年須要完備多不遵守蓋為別無定立限外罪名因而拘該有司視同泛常徒為文具今既呈准虛申站戶消乏逃避保勘不實并將貧下小戶虛捏事產妄作富實人戶僉充已有關防所定罪名遍行各處并大德六年任迴降等主典人等勒停通例外其出違程限一節若不嚴立科條必致年復一年踵習前弊又係前日虛文也今後站戶果有消乏逃亡從各戶赴當該站役官司告稱端的不能當站貧乏緣由及或有在逃人戶不行應役津納同甲貼戶差發即時行移元籍官司照依該載事例扣算責限不出一年須要保勘體覆完備隨即飛申本管上司於相應戶內依例從公僉補替換若有出違程限去處當該親管州縣正官首領官比例照依

戶數多寡坐以責罰罪名標附其拘該上司并不干礙體覆等官如果限外違慢臨時詳情究問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體察非惟站赤少甦亦且官吏知畏事無遲滯所擬罪名等第宜從憲臺具呈都省令合干部分明白定擬遍行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兵部呈本部議得監察御史建言逃亡消乏之站戶親管官司保勘不干礙體覆等官出違程限定立罪名等第已有呈准定例遍行各處別難再擬如蒙准呈宜從都省劄付御史臺本部依上施行具呈照詳得此已經劄付本臺照驗依上施行去訖又據御史臺呈監察御史福安劉繪元言今後站戶果有消乏逃亡者各戶赴親管站役官司告稱端的不能當站貧乏緣由及有在逃人戶不行應役津納同甲貼戶差發即時行移元籍官司照依該載事例扣算首尾不出一年須要保勘體覆完備隨即開申本管上司相應戶內依例從公僉補替換若有出違程限去處當該親管州縣正官首領官比例照依戶數多寡坐以責罰罪名標附其拘該上司并不干礙體覆等官如果限外違慢臨時詳情究問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體覆今奉照到通例止是虛申站戶逃亡消乏元申體覆官司各各不實罪名具呈照詳得此送據兵部呈議得建察御史劉繪等建言水旱站赤比年以來諸衙門給驛泛濫使客頻繁以致通臨日漸消乏及至陳告到官親管州縣以保勘不完故行遷調往復動經數年不能補替致使站戶愈告靠損其中貧男鬻女應役者有之拋家弃業逃亡者有之詢其病民莫甚於斯雖有舊章不出一年須要完備多不遵守蓋為別無定立限外罪名因而視同泛常徒為文具若不嚴加科條必致年復一年踵習前弊以此參詳監察御史所言整治站赤事關急務今後水旱站戶果有端的消乏貧難或有逃亡委無親族同戶丁產者並聽當該站官受理隨即行移元籍親管州縣委官體勘不出兩月不干礙五品官體覆不過三月申達省部定奪一年之內須要於相應戶內依例僉補了畢毋致耽誤歇役若過違程限本年事不結絕者親管州縣每一戶至五戶正官罰俸半月首領官罰俸一月司吏笞決七下五戶以上至十戶正官罰俸一月首領官笞決七下司吏一十七下十戶以上至二十戶正官七下首領官一十七下司吏二十七下二十戶之上罪止正官一十七下首領官二十七下依舊勾當司吏三十七下革役別敘其不干礙五品官或引本廳司吏承管公文顧忌違程不行體覆回報者驗戶多寡與親管州縣官吏一體論罪如拘該本管上司路府州縣准所屬申解苟延不依程限催行以致相耽站役過臨見戶代

當者正官罰俸一月首領官笞決一十七下司吏二十七下通行標附從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嚴加照刷體察究治庶費站赤少乏而官吏知所警畏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本部遍行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准擬除外合下仰照驗就行依上施行承此除外本臺咨請依上施行准此 奏事 至正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篤憐帖木兒怯薛第三日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兒只云都赤朶兒只給事中忻都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特奉聖旨世祖皇帝時分不分諸色人等有才學的選擇着勾當裏委付有來近間將南人省院臺裏不曾委付上頭偏付的一般有天下四海之內都是咱每百姓有如今依着世祖皇帝時分用人例南人內有才學的好人有呵省院臺裏交用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除欽遵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咨請欽依施行 譯史人等 至正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閏三月十六日咬咬怯薛第三日明仁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荅失里云都赤朶兒只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月魯不花平章普化平章帖理帖穆爾參政偰哲篤參議脫火赤參議汝中栢郎中伯顏帖木兒員外郎完者帖木兒都事等奏各衙門譯史怯里馬赤知印宣使奏差職官相參用者麼道奏着為例行了來各衙門職官闕裏用了白身人有要罪過呵經革了有即目行事之除各處差使用人有如今至正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已前職官闕裏參了的譯史怯里馬赤宣使奏差勾當差使去辦事的不為例自公參月日為始與他每准設今後職官闕內再參補不應人呵依例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咨請欽依施行

開讀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天惟祖宗混一函夏全付眇躬朕承丕基兢兢圖治罔敢暇逸不謂近者河南反賊聚此承平之久誑惑愚民弄兵構難剽掠城邑荼毒黎元是用將司捕擒獲渠魁戮以徇衆餘黨狂悖尚逋嚴誅亦嘗肆宥開以自新怙終不悛致煩師旅太傅右丞相脫脫勲舊忠貞朕所眷倚爰自賊發迄今屢請董師致討重以心膂之親固難其請而期於自效誠懇益堅朕惟事體之大付託實難匪資匡濟之材孰勝戡定之任乃命依前以荅剌罕太傅中書右丞相愼簡官屬分省于外督制諸處軍民爵賞有功誅殺有罪脩舉庶政輯安斯民綏順討逆悉聽便宜從事樞密院御史臺各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毋或有違務使將帥一心士卒用命廓清妖沴永底隆平於戲太傅實左右朕躬其行在安靖天下故分總揆之重屬以討賊之勞尚允欽承懋建丕績咨爾多方體予至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三年閏三月二十五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荅失里云都赤阿八赤殿中蘇赤不花給事中忻都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伯撒里知院定住平章衆家奴知院搠思監大夫月魯不花平章普化平章實魯左丞朶兒只中丞福壽同知哈麻同知帖理帖穆爾參政烏古孫良禎參政不顏帖木兒副樞悟良哈台副樞劄撒兀孫侍御阿藍荅兒僉院偰哲篤參議脫火赤參議王敬方參議李稷參議伯帖木兒郎中周璿郎中完不花員外郎劉鑌員外郎安明德都事直省舍人安童蒙古必闍赤忙哥帖木兒等奏如今江浙省地面謀反賊徒燒毀城池殺擄人民調兵勦捕之際行省官凡有輕重事務若是一一咨稟誠恐緩不及事俺省臺院衆人商量來若不交他每從便行事呵躭悞了勾當有如今江浙省裏一應合行的事交本省官好生用心行凡有調遣軍情重事及創動官錢不須咨稟就與納麟大夫處商量了交他每從便區處其供給軍儲召募把截一應軍需等事所司若有怠慢呵四品以上取招咨稟五品以下就便究治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已差直省舍人渾秃帖木兒賫文前去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江浙省及照會樞密院就行欽依施行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完者帖木兒 至正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咬咬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不荅失里云都赤迭里必失殿中阿不花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伯撒里知院定住平章搠思監大夫普化平章實魯左丞朶兒只中丞帖理帖穆爾參政烏古孫良禎參政劄撒兀孫侍御童于治書偰哲篤參政脫火赤參議王敬方參議李稷參議伯帖木兒郎中周璿郎中孛羅帖木兒參議馬馬碩理經歷劉繪員外郎咬住都事安明德都事直省舍人安童蒙古必闍赤忙哥帖木兒等奏山南廉訪司官將分司副使完者帖木兒取廻總司委領千戶壹員將壹阡名軍人壯丁前去與反賊迎敵呵副使完者帖木兒於正月二十六日迎見反賊不行迎敵當日避走將坐鎮馬經由四川陝西省來到這裏有行事之際似這般怠慢了避走的若不整治呵怎懲戒多人俺省院臺官衆人商量來如今完者帖木兒根底

取了招伏將他杖斷壹百柒下追奪所受宣勅不叙發去海南常川安置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都省合下仰照驗欽依施行承此除外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欽依施行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至正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脫脫怯薛第三日嘉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朵烈帖木兒云都赤朵兒只殿中燕赤不花給事中塔海帖木兒等有来省院臺来入商量了普化平章朵兒只中丞哈麻同知蠻子參議燕帖木兒員外郎直省舍人完者帖木兒蒙古必闍赤釋家奴等奏俺根底李羅不花鎮南王與將文書来為反賊過江往湖廣省所轄地面裏劫擄人民有歷道說將来有俺省臺院来人商量来江南三省是緊要地面有緊關隘口若不把截呵怎中如今交江浙省平章伯顏帖木兒江西省平章星吉南臺中丞蠻子海牙等疾早起程鎮守江州於兩省所管軍馬內交他每從便斟酌調遣及召募壯丁民義等於沿江兩岸緊要關津渡口好生用心把截整點軍馬完備前去湖廣併力勦除反賊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已移咨江西省平章星吉江浙省平章伯顏帖木兒欽依召募民義壯丁人等於長江兩岸上下水注衝要緊關去處牢加把截整點軍馬完備前去湖廣須要日近

併力勦除及咨湖廣江西江浙行省照會樞密院欽依施行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依上施行承此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就行依上施行　勦捕海賊　至正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至正十二年四月三十日也可怯薛第一日皂角納鉢馬上来時分速古兒赤哈麻云都赤朵兒只殿中阿不花給事中朵兒只等有来脫脫荅剌罕太傅右丞相定住平章普化平章悟良哈歹參政脫火赤參議伯帖木兒郎中哎住都事等奏昨前南臺侍御左荅納失里做江浙省左丞總兵勦捕海賊者麼道有聖旨来俺根底南臺大夫納麟說將来左荅納失里在蕪湖太平等處好生謹慎把截關津隘口與賊相敵即目交江浙省參政保哥等勦捕海賊去了有交左荅納失里依前把截蕪湖太平等處關津隘口的說將来有俺衆人商量如今交左荅納失里休去依前各分把截蕪湖太平等處關津隘口交恩寧普浙東去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已移咨江浙行省照會樞密院劄付御史臺及南臺侍御左荅納失里恩寧普就行欽依施行准此除已移咨江浙行省照會樞密院就行欽依施行外都省合下仰照驗就行欽依施行承此本臺合行移咨請照驗欽依施行准此　勦捕反賊　至正十二

年正月十七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兵房付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呈欽奉聖旨勦捕反賊欽此照得近奉中書省劄付摘委江西平章星吉南臺中丞蠻子海牙率領官兵民義直抵小孤山等處就管在彼元軍荅剌罕民義人等日夜嚴加把截克復江州救援江西仍差人前去催督各處官軍作急前進依上施行奉此依上與江西平章星吉寬徹不花太子并官軍沿江兩岸勦捕紅巾反賊於小孤山江岸住劄仍督責各處官軍人等日夜嚴加把截及沿江巡哨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巳時據邏哨頭目趙國用報說哨見三江口有紅巾反賊乘勝大小船隻萬餘順流前来并江兩岸步行賊徒不計其數水陸相接卑職聽知同江西平章星吉寬徹不花太子統領怯薛丹官軍丁壯人等駕船迎敵不期前賊火船衝突入陣卑賊等與賊奮敵賊勢退散至次日天明據江西平章元領怯薛丹鎖南藏卜不花帖木兒等告稱至正十二年九月二十日辰時有賊人數萬餘衆分作三隊下流放燒火船火筏不計其數差江州路同知也孫帖木兒龍興路同知賽都魯丁怯薛丹不花帖木兒等同南臺中丞寬徹不花太子并鎮撫按攤不花都事木八剌沙掾史宗椿并怯薛丹不花等各枝兒丁壯人等與賊對敵賊勢浩大官軍失利下流浪戰相及一更

其時月黑彼我不認至二十一日早見怯薛丹朵兒只說稱我根隨大人平章夜来殺過小孤山大人被賊弩射壹箭正中左膊又殺至小孤山下被賊人圍遶各船着火平章及怯薛丹鎖南朵兒等壹拾名鎮撫按攤不花都事木八剌沙俱各對陣不存掾史宗椿等不知下落各官元起馬聖旨并勅牒俱於船內危急不能救取我浮水出来了得此照得元委理問完者帖木兒所申總兵官江西平章星吉與賊對陣不存本省元領軍馬正在徑進之際一時不可缺官統領即與寬徹不花太子商議就令委理問完者帖木兒龍興路同知賽都魯丁權行統攝軍兵　詳上項事理係關軍機重事宜從選委重官前来總制令差怯薛丹哈馬貪呈前去乞賜早為遴選大將前来總制併力勦捕施行具呈照詳得此一呈至正十二年十月初二日調遣怯薛丹荅剌罕僧伽等哨見紅巾賊人衆坐船大小三千餘號在於吉陽洑下安慶地面梢泊當時即同寬徹不花太子調兵至初三日與賊對敵賊勢猖獗官軍數少致使官軍突綜若不差人作急飛報早差總兵官將引快便船隻及借撥錢糧前来救援併力勦捕事在危急今差宣使苫思丁賫呈告稟具呈荅剌罕太傅丞相早賜作急救援施行准此一呈摭所委江西理問完者帖木兒等呈權行統攝見在官軍

人等於安慶路山口鎮住劄右使前進切緣官軍義兵人等日支粮米並無顆粒亦無分文鈔錠若不作急差委重臣總兵及添撥錢粮軍器免致失所有悞軍機今差臨安路治中孛蘭奚賫呈前去具呈太傅荅剌罕右丞相照驗具呈照詳得此至正十二年十一月初五日也可怯薛第二日興聖殿東鹿頂裏有時分速古兒赤朶列帖木兒云都赤阿八赤殿中燕赤不花給事中禿魯帖木兒等有來脫脫荅剌罕太師右丞相定住平章搠思監平章忽都海牙平章哈麻右丞悟良哈台叅政烏古孫良楨叅政杜秉彞叅政朶來叅議汝中柏叅議王敬方叅議鎖住郎中咬住員外郎劉繪員外郎荅兒乞荅思都事哈剌罕都事訾傒理直省舍人阿速台等奏教江浙省平章教化將元領軍馬勦捕饒信等處謀反賊徒去來他近到江浙省反賊經由昱嶺關到江浙近了也麽道南臺大夫納麟等前後累次差人催督去呵教他還延七日不行前進却廻去到嘉興的上頭以致賊人突入江浙了麽道便差人前去體覆呵他不與賊人相敵回到嘉興是實有如今將教化奏付做江西省平章這裏差人前去取了他怠慢招伏呈吉替頭裏交做總兵官與南臺中丞蠻子海牙一同勦捕小孤山等處反賊若他向前勦捕反賊有功呵上位識也者又與教化一同徑進

去的董搏霄等官處取將招伏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外所據錢粮付請依例應付施行准此施行間又准兵房付准江浙省平章卜顏帖木兒榮祿咨至正十二年十月初四日據益都翼萬户李荅里麻失里申十月初三日早職廵哨至烏沙夾見江內有大小船不計其數從上下流前來差千户八思不花等哨聞得數內一人稱係老老廵檢說稱這船俱係安慶路南門外河下駐劄民船并楊柴洲和尚平章水寨船隻被上江紅巾反賊水陸前來攻打安慶城池爲是賊人浩大俱各奔走下流避難得此除已嚴加把截晝夜用心廵綽遇賊併力勦捕外得此又據湖廣省所委八番順元等處宣慰司副使脫列禿魯述失呈至正十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奉本省劄付差委前去安慶路與淮西元帥也里堅住一同勦捕反賊遵依九月十四日到於安慶有也里堅住先行病故早職督併軍民官兵人等日夜牢固把截八月二十七日有反賊五六萬衆到來安慶城與賊對敵至十月初三日未時賊衆增多不能抵敵被賊突入西門放火燒毀殘破本路官軍民義潰散初四日到於池口稍泊得此叅詳池州路與安慶唇齒之地相離五六十里蕞爾孤城數百軍壯拒捍無邊之賊誠恐朝不保夕之狀也宜從太尉御史大夫備念危急矜憫生靈

早賜促起元帥帖木迭兒所領民義壹仟叁伯名及多撥達達軍馬摘附近軍壯星夜前來救援勦捕以解黎民倒懸之急伏請早賜添撥軍馬更乞催督摘撥軍兵民義星夜前來救援勦捕施行准此又一咨准南臺中丞蠻子海牙咨該勦捕反賊至正十二年十月初三日賊人乘坐大小船約叁仟餘隻在於安慶地面江岸稍泊進兵與賊迎敵被賊火船火筏衝入行伍官船失綜至夜到長楓沙夾地面駐劄咨請於所統軍馬內多差官軍船隻及借撥錢粮撥來救援一同併力勦捕施行准此已經差撥廣德翼千户伯顏不花將引百户二員軍人肆拾壹名民義貳伯伍拾玖名斗子邊江船貳拾柒隻幷在上梢水人等前去聽從中丞調用及支撥官粮叁仟石於軍需錢內借撥中統鈔壹仟錠幷軍器等物着發中丞收管支用除已移咨太尉大夫早賜將元帥帖古迭兒荅罕不花所領元募民義壹仟叁伯名及摘撥達達軍馬多撥附近軍壯發來救援及咨南臺催促起遣外咨請照驗之賜添撥軍馬前來救援施行准此又據江浙省叅政呵兒渾沙二呈俱爲此事除已移咨本省平章卜顏帖木兒多設方畧於緊關水陸隘口嚴加把截隄備遇賊併力勦捕勿致失機悞事外所據多撥錢粮接濟一節付請依例應付施行准此

建言駝䭾頭疋

至正

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刑部呈河東鹽運司申准分司牒本司判官丞哥奉議牒呈嘗謂除奸止惡賴法令之得宜勸善化民在行爲之多効伏念卑職叨居佐貳職專廵警累有淺見未敢緘默會驗至正條格內一款節該天曆二年九月刑部議得捉獲私鹽其載鹽船隻知情受顧者没官不知情者給主都省准擬欽此照得本司行鹽地面與元豐翔慶環寧源涇邠及溫吉遼沁州府所轄縣分敗獲鹽徒每歲不下千百餘起臟鹽數萬餘斤源源不絶較數若等〻其所犯私鹽本曾貨賣者例同買食科斷盛於臟鹽布袋鞍屜等物作價没官另項已解省部外據駝䭾驢馬給付鹽徒切詳無賴之徒本以貪圖厚利恃賴有司科斷中間因循又以駝䭾頭疋不在没官之數全無忌憚亦不悛改搆集人衆執把器杖再行趕喝驢馬動者不下百十頭疋畧買到私鹽却來本境公然販賣食用每歲督令奏差把截盤捉迯避者不勝其數食用何可計言及沁州武鄉縣捉獲魏那孩等四名違犯私鹽五百餘斤拒捕致傷弓手即日鹽袋淹滯又不能出場况兼載渡私鹽船隻尚且没官駝䭾私鹽頭疋却行給付䭾主觀其所以實爲不倫若不懲約俾令鹽徒猶意違犯往往侵覦虧兑大課今後但有捉獲私鹽將元駝䭾鹽頭疋與賊贓物

件比依前例一體沒官囬易作價半終另項通行起解如此不惟禁誡惡民不至輕犯憲章其於轉運之方似為少助緣事干為例牒呈轉達施行准此牒請照詳准此看詳諸凡私鹽馱脏頭疋如准判官歪哥奉議所言與般載私鹽船隻一體沒官似為少除姦弊鹽法易為辦輯卑司除外申乞明降遵依施行得此本部與戶部一同議得河東鹽運司判官歪哥言本司行鹽地面與元咸州等州府并所轄縣分捉獲鹽徒每歲不下十百餘起脏鹽數百餘斤趕唱驢馬公然販賣盛放脏鹽布袋鞍笹等物作價沒官已解省部具私鹽賊徒載鹽船隻尚且沒官般馱頭疋却行給付脏主實為不倫以此參詳上項事理係干大課合准所言今後捉獲私鹽賊徒但犯馱載私鹽頭疋等物擬合比依載鹽般隻例沒官囬易作價另項起解相應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省劄付各部為例遵守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上項事理除顧覔他人頭疋般載中間果不知情依例給主餘准部擬除外合下仰照驗依上施行承此除外本臺咨請照驗施行依上施行烏臺筆補至元改元之五年秋七月憲臺肇建于以配肅天德用詔太微執法之象詔前平章政事塔察公為御史大夫曰中丞曰殿中侍御史以帖赤木八剌撥灰貳為曰侍御史曰治書曰監察御史純用漢人一切事宜率循舊典其裏行十有二人令各合舉所知以充員數侍御史太原高公乃以相人梁貞前翰林脩撰左司都司俾俾膺遴選方朝廷嚮治思有以重之其監察到臺特詔庭見以肅具氣優祿稍以勵其嚴未衣豸板雖以七品就列秩望清峻天下事無非所當言者其出使四方佩金符分蜀掾馳驛傳中外具瞻凜然聳繡衣直指之望主有恨其崇資不得與之同事者內則號下臺通論駁議六察畫坊廂縱游營小大事月限以數於是騰章抗狀紛畓迭作霜透簡花風聳動臺閣奕僕偎佩囊行頗收薄用比爻更凡三十有二月尸素既久具橐紛獄併以外臺綱書記事狀時務等篇總一百五十餘章釐為五卷題之曰烏臺筆補客有覧而誚予者曰昔人諫草往往削而去之予今是舉不幾於自用昭晰以章時事之非乎予曰客何以見之晚也裏行言責也人與言雖卑而徵其見於此者皆本臺已行底至而不遺者也故書之裏正欲表夫朝廷寬忌諱重臺諫顧惟先言曾不少棄見乎微其至可知已可知已至於政有有但辭尚體要予雖不敏中或有一得為是又不可因已陳而廢之也客唯而退於是乎書以為序　古今名號更易　御史大夫（秦）　大司空（漢）　太司憲（唐）　御史府（漢）　憲臺（後漢）　蘭臺（魏晉宋齊）　左右肅政臺（唐）

左右御史臺（唐）　員數品從　唐制　大夫正三品（百官志一員六典二員）　中丞二員（百官志正四品六典正五）　侍御史（百官志十員從六六典四員正六）　殿中侍御史（從七百官志九員六典六員）　主簿一員（從七）　監察御史正六（百官志十五員六典十員）　錄事二員（從九）　金制　大夫一員從二　中丞一員從三　侍御史二員從五　治書侍御史二員從六　殿中侍御史二員正七　監察御史十二員正七　典事二員從七　檢法四員從八　三院人數　唐制　臺院　令史七十八人　書令史二十五人　亭長六人　掌固十二人　殿院　令史八人　書令史十八人　察院　計史三十四人　令史十八人　掌固十二人　金制　獄丞一員　架閣庫管勾一員　令史一十人分掌名頭　上臺機密房掌察到應干公事　下臺機密房掌同上臺謂監察糾到公事申臺　吏戶禮兵刑工房斟酌繁簡（分掌所業）　三院例　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呼端公知雜事謂之雜端非知雜者號散端　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呼侍御新入者知右巡以次左巡號兩巡使　三曰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亦呼侍御每公堂會食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皆絶笑言　臺門例　舊日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取陰殺之義　直獄例　舊臺中無獄有須留問寄禁大理若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唐李乾祐為大夫請於臺置獄雖按問為便而增鞫獄之弊至開元間御史大夫崔隱甫奏罷之有留問者寄禁大理　班簿例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十日一具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兩臺發使例　舊例兩臺歲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以四十八條察州縣　受事例　舊例隻日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　職官始置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其監察御史掌監郡　彈奏進止例　舊例彈奏皇帝視事日御史奏之景龍後皆先進狀聽進止許則奏之不許則止　同詰寬獄例　凡為三司同詰三司為御史大夫中書門下省大事奏裁小事專達　衣冠例　秦御史冠柱後惠文蓋用鐵為柱取其審固不撓唐大夫中丞遇大事押奏冠法冠（謂豸冠也）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　大禮例　國有大禮則乘輅車為之前導　審覆例　若有制使覆囚徒則刑部參擇之　三司理事例　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於朝堂受表　中丞與皇太子三公相遇例　元魏朝故事中丞出與皇太子分路三公皆遥駐車去頓軛於地以待其過其或遷延則前驅以赤棒棒之　六職例　一曰奏彈　二曰三司

三曰西推　四曰東推（東西朝堂）　五曰贓贖　六曰理匭　侍御史五曹例　漢皆用公府掾屬高第者爲之　一曰令曹掌律令　二曰印曹掌刻印　三曰供曹掌齋祠之事　四曰慰曹掌厩馬之事　五曰乘曹掌護駕之事　新除有罰例　舊例新除者未曉制度有罰至罰有逾萬錢者若議罰則詢於雜端　侍御等裏行例　唐龍朔元年置侍御裏行殿中裏行監察裏行武后文明後頗以裏行名官長安二年復置内供奉官　供奉例　舊例掌殿庭供奉之儀式每朝與侍御史隨仗入位在中丞下給事中中書舍人後　持書故事　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中因路温舒上書宜尚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清獻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故曰持書侍御史　四推莅太倉左藏出納例　舊例以殿中侍御史第一人同知東推莅太倉出納第二人同知西推莅左藏出納號四推御史　大朝會例　凡冬至元正大朝會則具服陞殿若皇帝郊祀郊巡省則服從旌門往來檢察視其文物之有虧闕則糾之　銜看例　凡彈劾之事御史言於大夫若遇大事則方幅奏彈小事則署名而已　監察不得供奉例　舊例監察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開元間勅並令隨仗而入不得供奉　監察例　凡冬至祀

圜丘夏至祀方丘孟春祈穀季夏祀明堂季冬祀神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齋太公蜡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辯其輕重有不脩不敬則劾之　會議例　尚書省監司七品已上官會議先牒報臺亦一人往監若據狀有違及不委議意而署名者糾彈凡有勑令一御史往監即監察受命而行亦監其過謬　監齋例　凡京都忌齋日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七品已上清官皆顧行香不到則牒送法司　監決囚徒例　凡決囚徒則與中書舍人金吾將監之　在京監察例　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内有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匿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切獄訟冤濫諸州綱典貿易隱盜賦斂不如法式諸此之類蔽匿者則量其輕重而坐所由御史　監察御史雜例　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政朝儀朝廷有不肅敬者御史則糾而劾之每二人五日分知東西朝堂　邊功例　凡將帥戰伐大克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辯其真偽　門直例　凡自監察御史已上每日一人於本司當門直以檢察臺中出入及令史領詞訟過大夫之事若緣詞訟事須推勘者大夫使委門直御史以推之　風聞例　舊日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詞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

外收采知可彈者畧具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相遇例　凡御史已下遇長官於路去戴下馬長官斂轡止之　監園例　舊例蒐狩則監園察斷絕失禽者　監選例　舊例吏部將除定員數及擬到州縣付之監察於吏部別置監察一幕御史閱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授除官陳告御史即推究根因與之改正　進帖例　監察舊例所進帖子止是令呈子様但内爲腰封其囊上用黄紙作帖黄上書奏帖二字下書臣某謹封　照刷例　舊例照刷所司先具事目到臺具文卷後粘連刷尾具公事本末赴臺照刷監察御史於正位坐閱未銷簿臺令史一人在傍亦坐執掌具到事目其當該人員引卷通讀若係算數文卷更設帳科司吏一名與臺令史一同刷磨其中但有違錯稽遲監察將文卷收訖申臺量情治罪餘無違錯者即令大程官於刷尾騎縫近下先用刷訖銅墨印然後蓋以監察御史朱印及於未銷簿上結尾後亦用刷訖銅墨印　督軍御史　晉書職官志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東晉孝武太元六年復置隋煬帝時監軍御史　符節御史　西漢書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黄綬漢官儀尚璽四人掾史趙尧爲符璽御史尚璽者也晉書職官志符

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掌綬節銅虎符竹使符及泰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防禁御史　按魏晉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等七品蘭臺之職也　漢六條　漢官儀部刺史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其一條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　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　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病山崩石裂祅祥訛言　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　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巡案官選判官支使例　舊例十道巡案則選判官二人爲之佐如本道務繁得量差官人歷清幹者號爲支使　巡案出入例　漢監者每三歲一更常十一月奏事三月還監爲唐巡案使率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入奏事宰相李嶠請率州置御史一人以週年爲限　巡案州縣例　諸監司每歲分上下半年巡案州縣具平反冤訟案訪利害及薦舉循吏案劾姦贓以聞　案察所部有犯　諸案察官如所部官有犯若事理重者躬親廉察（部民）

訴訟縣令同餘事聽先委不干礙清強官體究有無實蹟結罪保明申所委官司於委章內明坐所差官體究到事因科不得出榜召人首告即犯贓私罪雖已離任被告論或因事彰露者聽案治。具發摘過贓吏例　諸案察官每歲終具發摘過贓吏姓名置籍申尚書省。巡案許見賓客例。諸監司巡案許接見賓客惟不覲謁。直指使。漢直指使持斧衣繡衣（直指者為指事而行無阿私也衣以繡衣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大獄）。知班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例　舊例百官入朝知班一人於宮門受百官及命婦入宮帖子其止書某官某職某爵上用職印令執事人受知班蓋使知其百官是日有疾病有故者其所告狀為之書狀　知班糾彈例　殿中侍御史下設知班十人如百官朝會知班四人於四方臨視如有失儀墜簡者知班向其人前問何姓氏然後具狀糾彈。主簿例　隋大業三年始置隋二員唐省一員掌印發事發辰勾檢稽失及管轄

臺中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先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奔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闊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殺智詘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考帝王之道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為立官府置郡縣各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務丞相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軼若畫一莫敢踰為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迹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脩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責諸風憲之官雖責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歟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文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其觀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姦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當宁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五年置秩從二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莫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法二人後廢嘗勾三人其一人兼架閣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二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涖江南

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涖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今六十年歷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記。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倿媚側僻一朝居位臨民民為得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設監察御史振肅庶民糾劾貪邪以繩吏積以除民瘼當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餉供給羽書四馳中原數十百州日以飛輓為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為急矣而我世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瘝官毒我黎庶則雖先舜之明四目達四聰者豈是過哉列聖相承成法具在天曆皇帝登極顧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花若曰內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發乎汝可以臺院殿院察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曆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臣三院題名者臣馬祖常才雖譾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孝以樂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題名記後天曆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天聰民達报物知情而文字簡易蓋先舜都俞之音也夫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何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既承詔為文至順三年九月日臺臣等謹敷宣德意列載如上雖時長貳曹屬之次仍列于下後之來者尚徵於始而繼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懲勸之義而不可廢也嗚呼慎哉。殿中司題名記　國朝官制御史臺立殿中侍御史雖王府大臣奏事殿中先相關白大朝會則知百官序班於庭在臺則百官有故三日各令曹屬報狀云官獨簡貴平居無文書出則秉憲節為使一道故職是者必國人世臣之胄必由監察御史以次進他人不與也天曆皇帝在位顧臺臣若曰殿中侍御史題名無刻不宜爾可令自今已上制官之始咸刻之於其署殿中侍御史叱南字羅詔侍御史馬祖常言記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暮府文書之事後改為都事三人後以都事之長蒙古色目一人為經歷檢校二人後廢嘗勾三人其一人兼架閣照磨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

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年專蒞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而監察御史令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陜西號陜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陜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令二十八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令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察兒也令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者在後來者有目為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為御史者可不慎哉臣祖常相曰爾為御史時且以爾嘗學古文是記爾宜為之是為是而知天曆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脫脫王德訢請曰石既具矣請以爾言為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氏咸列于左云元許有壬至正集上都分臺題名記　官署題名舊制也司馬公記諫院其較著者為世祖建御史臺勅省院百司非遺諫議言咨實總之省若院鼎足立臺政則省院無與其雄峻古所不及大駕歲幸上京則分臺從大夫二必大貴近不去左右中丞下分員行夏涖秋還機務常督至外是未遑也分臺舊無題名至順癸酉始榜堂額元統甲戌大夫銀青公既入視事謂木不能年且積久徧壓壁不稱具贍而上京難石請于上得陛材磐而畫之為十八年地斜其陰為三十六年往者茲無從徵且不勝書斷自癸酉訖始今天子即位年書之維者肫勤其下若稽建臺昉至元戊辰青大寄重有識共知六十七年章程具悉無庸贅及惟先哲言官事如家若近寔遠今夫齊民構屋作器必欲終其身及其子孫而勿壞政治之癈有官之治其事不能如齊民之治其家也事去手則已為歲月計者且不多得況有為世計者乎公之心可謂周已推此心也一事不如法一人不得乎其肯因循而不恤乎體者又能推公之心由三十六年至於百千年感激率興有功風紀其可量耶而具止其邪觀者得以指議知所擇從則又司馬公之意也斯石也其亦有補於風紀者乎　勅賜重修陜西諸道行御史臺碑　至正丁亥十一月庚戌日南至皇帝御延春閣御史大夫臣納麟等奏陜西行御史臺歲久屋弊既撤而新擬御史中丞臣有壬文其故于石制可臣有壬承詔謹按其狀而筆其槩曰臺治位今奉元城之艮隅且五十年罅不即塡撓不即易馴玩將不可支歲辛巳都事樊執敬言行臺擬雄鎮具瞻重感發乃若此今不亟修後費滋甚乃移文中臺再閱歲始報可於是市材秦

隴得木山積瓦甓百需靡不具集而尋引斧斤稽而不用乙酉冬十月中丞韓嘉訥涖止按視儲木暴露不衰朽已過半慨然率作俄復召入累遷為御史中丞奉元無良梓人巧者以告中臺中丞為請諸尚方擇精其藝者乘傳而往侍御史沙班李好文都事朱守諒肇得以傳其功焉丙戌五月庀工六月中丞篤思獗實治書侍御史老老至九月正堂暨幕署告成且輟且作中丞趙德壽侍御史慶善繼之明年四月韓嘉訥復來為御史大夫八月侍御史沙剌班至後先恊恭遹還就緒入冬而落焉堂廡至公仍其故也袤深五尋有二尺廣九尋挾以翼舍麗以兩廈貫以脩廊翼以圜堂東西曹局各二十六間過廳前峙照磨所附其西位置秩秩察院若掌故帑藏不易舊貫化悉一新庖傳概攊各底堅好堂北代土泉湧因浚為池益以龍首渠水構亭其上池陰東西各為亭基城東北作屋以備登覽前三其門引映峻邃先是出入委巷狹隘迂折民告直其衝者頎斵為道倍直酬之闢為通衢如砥如矢是役臺官總於上僚屬奉於下舉盡恪恭毫釐之費皆出臺儲以故工不知勞民不知擾考室度功名雖曰修而實則剏矣我世祖皇帝至元戊辰建御史臺以清風俗以正百司而政之布報地之遐邇有不齊焉丙子平宋明年立南行臺總十道以按三省寔南則提刑按察司治之尋升行臺以按邊徼邊徼既寧相地之宜以大德丁酉四月移治京兆是為陜西諸道行御史臺按陜西甘肅四川雲南四省總陜西河西西蜀雲南四道廉訪司而節制於中臺焉關中東控中夏西南北極邊陲樹之行臺脩制部屬崇嚴之勢立則敬畏之心生敬畏之心生茲用不犯矣此其小者爾若夫消姦邪於未萌軋豪猾不敢喘氣使山川失險里巷不驚臺與地亦重矣哉臣有壬考其歲月因有以觀政焉廨弊已久始有脩葺之議又七年始有成其不至傾圮幾希今也堅足以待歲月容足以庇風雨崇足以詟部屬為政之道寔外是哉建臺雜務公廨廚庫檢晳令史奴婢配點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謫罰　五使例　謂廊下使入閣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充通謂之五使　三京留司御史臺　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　宋朝西京於分司官內差一員權闕即差官權掌南京止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置臺專差官天禧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晁迥為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他官止云權而迥云判者以三品故也中書堂事紀舊日監察所行　差監察例本臺且以三人為率本臺備具本官脚色作奏

日進呈御筆點差。假如首先一人是臺家注意者。御筆或點卻次者第三者。無故入御史臺杖六十。揔缺者先杖八十。臺諫檢院缺院臺既六。餘皆合行。缺院在掖門東。檢院在掖門之西。舊來監察照刷。止是徵卷者讀。但有稽遲。即有杖罪。如違錯等事。更不消說。監繫取招。訖送法斷定。然後決罰。據句當限次。如瘡未愈。句當瘡已愈不出。又是罪及照閘朱銷薄。金國省院臺為三省。舊有六臺六院。上下臺大夫中丞為上臺。侍御史以下為下臺。治書侍御史乃是臺奏事官為制。又臺事也。報午時省即起。然後臺起。六部視臺起。然後部起。按察兼運使其意已為按察中間一切欺隱不公事則不敢犯。早辰先與書史判按察司事。次乃與同知副使判運司事。舊日監察如某吏行止不修及贓濫者。監察於本人門或帖子。或粉壁書云某人行止如此。身事便索廢卻。臺有三臺。上臺下臺外臺。舊日監察出使帶牌起驛馬。監察有急事至撒合門納帖子。無問早晚。自宮中傳入奉御。傳於門娘。轉於承御。承御聞奏。上如熟寢。承御直夜者不敢聲言。擊所懸之玉為之聲。聲既竊進請某人奏到帖子如此等事。若上即裁決。令承御批送省部臺上。用小方玉印印之。所司得旨。登時勾當。趁明日朝奏對。舊日監察外路有體究公事。差部官一員。科部令史事得其實官。臺史人杖一百已下皆決之。若有大段公事。臺司覆察得實。開所該部分差部官與監察一同致勘。如所察不實。監察所得罪止是罰俸贖銅。舊日三品已上官有罪。監察體究得申臺呈省聞奏。若宣勘本官。不問虛實。即便承伏。如中間實有冤枉。令家屬告登聞檢院。不理。然後撾鼓以聞。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六百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齊視壽
圈點監生臣畢三留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九　八灰

崔

崔邠

舊唐書列傳字虔仁清河武城人祖結父倕官卑新唐書列傳（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侍郎）邠少舉進士又登賢良方正科貞元中授渭南尉遷拾遺補闕常疏論裴延齡爲時所知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至中書舍人凡七年又權知吏部選事明年爲禮部侍郎轉吏部侍郎賜以金紫邠溫裕沈密尤敦清儉上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爲相屬病難於承答事竟寢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頗以孝敬怡睦聞後改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於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輿公卿逢者迴騎避之衢路以爲榮居母憂歲餘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時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簡弟鄯郾鄲等六人（新唐書列傳弟鄯郇郾鄲鄲子璀瓚瓘子彥融皆進士第歷位臺閣）

崔鄲

舊唐書列傳鄲字廣略舉進士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三命升朝爲監察御史刑部員外郎姿質秀偉神情重雅人望而愛之終不可捨不知者以爲事高簡拘靜默耳居內憂釋服爲吏部員外姦吏不敢欺孤寒無援者未嘗留滯銓叙之美爲時所稱再遷左司郎中元和十三年鄭餘慶爲禮儀詳定使選時有禮學者共事以鄲爲詳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鄲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新唐書列傳鄲進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其治其亂繫於陛下自山以東百城地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長慶中轉給事中昭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鄲奏曰陛下用臣爲侍講半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實慚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鉞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鄲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綵二百匹銀器等其年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爲輔相名卿者十數人出爲陝州觀察使舊弊有上供不足奏吏俸以益之歲八十萬鄲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新唐書列傳郾曰吏之不能贍於安眠無民命不能獨治食俸自封即以前常費代之人治以其輸人令自給歲數萬石民困於輸則入苞而致之河鄂乃言高大致吏貲而江湖篋鹹民以忌輸之勞）居二年政績聞於朝遷鄂岳安黃等州觀察使至則寬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則峻法嚴刑未常貸一死罪江湖之間萑蒲是叢因造家衛小艦上下千里恭月而盡獲群盜凡三按廉車率由清簡少事財用有餘人遂寧泰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吏部尚書諡曰德（新唐書列傳郾不藏貲有輒周給親舊爲治其家表居恩怡使大河子弟子弟自此至處常滿無步無至從淨則衣盡所殁以贍外姻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位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者也時者服焉）鄲與兄邠弟郇等皆有令譽而鄲踈財恢廓昆仲所不及子瑑瓌瑾珮璆珪大和三年登進士第出佐藩方入升朝列累至中書舍人大中六年知貢舉旋拜禮部侍郎出爲浙西觀察使又遷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終於位瓌珮璆官至郎署

給諫瑾大中十年登進士第累居使府歷尚書郎知制誥咸通十三年知貢舉選拔頗爲得人尋拜禮部侍郎出爲湖南觀察使杜牧樊川集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曾祖某皇任醴泉縣令　祖某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　父某皇任檢校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師　公諱某字某威儀秀偉神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顧公爲賓而不樂之笑辭載幣使者數反公徐爲起之且曰不聞上聞攝職可也奏署爲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侍御史刑部員外丁鄧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聞焉外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慮進而進公親自按格循法必留尺程必點每懸勝舉隨富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胥吏逡巡縛手係舌頤指一歎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都郎吏部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色爲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

日失之兩望弍曡距宗廟十舍百姓惧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爲之動容歛袖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令相國奇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金紫擢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祿大夫高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叩闕乞爲承簡樹政德碑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詔學士上曰承簡功臣亂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爲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皐天下形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爲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如前辭上曰許昌天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劄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覲重無與爲比歷歲顧出守本官辭懇而遂遷禮部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材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閤曰顧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人必月剋俸錢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能卹民吾不能獨治安可自封即以常給廉使雜費下至于鹽酪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爲代之官人感悅隨治短長不恐爲欺萬國西走陝實其衝僕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于缾盎已毙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吏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賓載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爲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又稅衆輸太倉者歲數萬斛始歛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于河復籍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傾于路前政咸知之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飢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遠受其弊況今逗直之計有不翅（試）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籌而計之北臨黃河衡倉四十間冗倉爲漕下注爲舟因隙實其不敗時務自此壯者斛幼者斗負挈囊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逃奔走駢軿爭闕顧爲陝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吏口讚頌凡二年改岳鄂安黃蘄申等州觀察使囊山帶江三十餘城綠統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荊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北有蔡盜於是安鎮三關鄂綠萬卒皆傖楚善戰浸有戰風稱爲難治有自來矣公使節之荷服伍旅修理械用視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創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邵盜公曰劫于

水者以盡救爲習雖值僮昏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內必累加之盜相誡曰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后黜棄奸胥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又子兄弟不得同販於闔境之內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宮置博士設生徒稟餼必具頑惰必遷敎讓之風人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泛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軍士齊民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內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瑱相問遺富樂歡康肩於治右凡五年遷浙江觀察使加禮部尚書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爲旱因下爲水者六歲矣輕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萷悅所謂公家之患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料民等第籍地沃瘠均其征賦一其徭役經費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藏於上供者必代而輸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日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以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多栖於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行必接盡禮因訪里閭益知民之疾苦隨以治之才逾春歲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于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負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生得靈和自千名立朝爲公卿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奉率欲顯名合朝而仁義忠信明智恭儉爵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約結而善人自親不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後甲焉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以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佐吏之屬徧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爲重鎮並宜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故舊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爲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爲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廊賓至值雨則張蓋蹐嶷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陝或來棲經月不鞭一人至于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爲代之著爲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爲其爲仁愛而臻於此及遷鎮鄂渚嚴浚刑法至於誅罰未嘗貫一等後一刑或問於公曰陝之政不可俱臻於治何也公曰陝之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饑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刑莫能致治政貴知變蓋爲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歿而不朽者也易名定謚爲國常典狀書先烈達于執事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崔鄯

舊唐書列傳鄯少有文學舉進士元和中歷監察御史大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衛大將軍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鄲三人知貢舉掌銓衡冠族問望爲時名德鄯大和九年冬爲左金吾大將軍無病暴亡（新唐書列傳以韓約代之不聞其卒州亂約元於祖不旬日）有訓注之亂其亂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鄯之亡崔氏積善之徵也贈禮部尚書子瑄

崔鄲

舊唐書列傳鄲登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三遷考功郎中大和三年以本官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六年罷學士八年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權知禮部真拜兵部侍郎本官判吏部東銓事文宗勤於政道每苦選曹訛弊延英謂宰臣曰吏部殊不選才安得擁賓無濫可釐革否李石對曰令錄可以商量他官且宜循舊如配官耳賢不肖安能甄別帝召三銓謂之曰卿等比選令錄如何注擬鄲對曰資敘相當問其爲治之術視可否而擬之帝曰依資合得而才劣者何授對曰與遠邊便宜帝曰如以不肖之才治邊民則疾苦可知也比朝廷求理遠近皆須得人苟非其才人受其弊矣尋拜吏部侍郎開成二年出爲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宣歙觀察使四年入爲太常卿七月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尋加中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鄲弟兄素善鄲在相位累年歷方鎮太子師保卒新唐書列傳鄲及進士第補渭南尉累除刑部郎中出副杜元穎西川節度府召入爲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再遷吏部侍郎由宣歙觀察使入爲太常卿文宗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罷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宣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節度淮南卒于軍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爲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爲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云楊正衡音義郾（於憾切）邠（悲倫切）鄲（多寒切）鈛（興域切）艚（作勞切舟也）駛（疎吏切疾也）庳（胥須切）廡（罔甫切堂下周屋）淖（奴教切泥也）稷（子之切齋也）齋（也亦切土海）

崔衍

舊唐書列傳左丞倫之子（新唐書列傳衍字著東州安中人○父倫字叔○唐父貴○玭潔傑行十里○遺蹤寓流澤○癰家㒂年○服除○久進士第○歷吏部員外郎○貴祿山反○陷十賊○不污僞官○使于弟渭來賊中○賊中不遷○會州長史李齊物劾其志○從長史令○封武已縣男○實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省約留二歲○執倫至涅州○逼爲書約戚十餘○倫不從○史曰遣沒賊間六歲○終不屈○乃許還○代宗已之○爲感動嗚咽○即具陳虜情僞○山川險易○揹重中外人服其詳○遷尚書左丞○以疾改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謚曰敬○衍○天寶不復明經擢第十科○）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衍時爲富平尉倫使于吐蕃久方歸李氏衣弊衣以見倫倫問其故李氏稱自倫使于蕃中衍不給衣食倫大怒召衍責詬命僕隸拉于地袒其背將鞭之衍涕泣終不自陳倫弟殷聞之趨往以身蔽衍扶不得下因大言曰衍每月俸錢皆送嫂處殷所具知何忍乃言衍不給衣食倫怒乃解由是倫遂不聽李氏之譖及倫卒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部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于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後歷蘇虢二州刺史虢居陝華二州之間而稅重數倍其青苗錢華陝之郊畝出十有八而虢之郊畝徵七之十衍乃上其事時裴延齡領度支方務聚歛乃給衍以前後判史無言者衍又上陳人困曰臣所部多是山田且當鄜傳衝要屬歲不稔頻甚流離舊額賦租特望蠲減臣伏見比來諸郡論百姓間事患在長吏因循不爲申請不詣實不患朝廷不矜放有以不言受譴者未有言而獲罪者陛下授臣牧大郡委臣撫疲民

臣所以不敢顧望苟求自安敢罄狂瞽上干聖覽帝以衍詞理切直乃特勑度支令減虢州青苗錢遷宣歙池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土者待賓僚率輕傲衍獨加禮敬幕中之士後多顯達貞元中天下好進奉以結主恩徵求賬歛州郡耗竭韋皐劉贊裴肅爲之首贊死而衍代其位衍雖不能驟革其弊居宣州十年頗勤儉府庫盈溢及穆贊代衍宣州歲饉遂以錢四十二萬貫代百姓稅故宣州人不至流散貞元二十一年詔加工部尚書（新唐書列傳衍儉約果淺無安修務精用於饋餉獎理嫁娶○衍以齊有數十家○凡卒不能葬者表諸朝○賜將常三百段○衍累擇之○元是天下以進奉結主恩○州藏耗竭○韋皐劉贊裴肅爲之倡○贊死○衍代之○遣貢金錫凡十八品○皆陪直市于州○民遭多進女○衍建鑄之○凡十年多用度府庫充○衍又精貢代州以錢四十萬緡收民賦○歲雖旱人不流衍由衍當積有素也○孫恩爲觀察使○以衍有患於民言狀○元和元年諡曰襄賜一子官云○諡曰懿）

崔弘禮

舊唐書列傳字從周博陵人北齊懷遠之七代孫祖育常州江陰令父孚湖州長城令弘禮風貌魁偉磊落有大志

舉進士累佐藩府官至侍御史元和中吕元膺爲東都留守以弘禮爲從事時淮西吳少陽初死吳元濟阻兵拒命山東反側之徒爲之影援東結李師道謀襲東洛以脅朝廷弘禮爲元膺壽畫部分兵衆以固東都卒亦無患累除汾州譚州刺史會田弘正請入覲請副使乃授弘禮衛州刺史充魏博節度副使歷鄭州刺史長慶元年劉總入覲張弘靖移鎮范陽復加弘禮檢校左散騎常侍充幽州盧龍軍節度副使未及境幽鎮兵亂改爲絳州刺史明年汴州李介反急詔追弘禮爲河南尹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都防禦副使介平遷河陽節度使整練戈甲頗壯戎備又上言請於秦渠下闢荒田二百頃歲收粟二萬斛詔皆從之以疾連表請代數歲拜檢校戶部尚書華州刺史會天平軍節度使烏重胤卒朝廷難其人復以弘禮爲天平軍節度使仍詔即日乘遞赴鎮文宗即位就加檢校左僕射理鄆三載改授東都留守仍遷刑部尚書詔赴闕以疾未至大和四年十月復除留守是歲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司空弘禮少時奇以倜儻意氣自任通涉兵書留心軍旅之要用此累更選用歷踐藩鎮所居無可尚之績雖繕營有素然善治生蓄積物議少之

新唐書列傳弘禮系出博陵北齊左僕射懷遠六世孫磊磊有大志通兵略遇宣武從劉玄佐獵夷門玄佐酒酣顧曰崔生獨不知此樂耶弘禮笑曰我固喜武請爲公歟玄佐臂鷹與弘禮馳逐意緩在手一軍驚曰安得此奇客玄佐大悅欲留之固辭厚爲資餉至京師所善李觀病且死弘禮殫褚爲治喪葬畢乃去及進士第平判異等宣武李樂表爲判官以親老不應更署東都留守吕元膺參謀時天子討蔡李師道謀襲洛脅沮朝廷以釋蔡危弘禮爲藉揣賊情部分設張東都卒無患遷留守判官擢忻汾二州刺史田弘正請朝表弘禮徙衛州兼魏博節度副使代李師道弘正多所咨逮還魏博又表爲相州刺史長慶初張弘靖鎮幽州詔弘禮佐副未及行軍亂改絳州刺史李㝏反于汴詔徙河南尹倚以捍賊遷河陽節度使治河内秦渠溉田千頃歲收八萬斛徙華州刺史改天平節度使李同捷叛與李聽合師討之至濮州大將李萬瑞劉寀擁兵自固弘禮表萬瑞守沂州寀守黄州奪其兵擊賊爲城破之獲鎧裝數十萬時徐泗節度使王智興擊兗海鄆曹淄青當徐道者出卒五千乘轉粟饋軍弘禮度道遠乃自兗開育山故渠自黄隊抵青丘師人大濟李祐以鄆滑兵三千入齊而潰弘禮悉斬之爲出鄆兵二千祐遂大破賊尸稽十餘里祐望鄆拜曰活我者崔公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東都留守召還以病自乞改刑部尚書復爲留守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弘禮短於治民少愛利晚頗務多積素議訛之

楊正衛音義薾（其康切齊也）夰（古拜切）洮（成孫切土高）

崔玄亮

新唐書列傳字晦叔山東慈州人也玄亮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從事諸侯府性雅澹好道術不樂趨競久遊江湖至元和初因知己薦達入朝再遷監察御史轉侍御史出爲密湖曹三郡刺史每一遷秩謙讓輒形於色（新唐書列傳又表本爲郎卟呂以刺也下洪固請辭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清愼介特澹如也俄遷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吏得爲姦玄亮焚其籍一不問民山處輸租者皆令計斛輸錢民賴其利）大和初入爲太常少卿四年拜諫議大夫中謝日面賜金紫朝廷推其名望遷右散騎常侍來年宰相宋申錫爲鄭注所構獄自内起京師震懼玄亮首率諫官十四人請延英請對與文宗往復數百言文宗初不省其諫欲寘申錫於法玄亮泣奏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方寘於法今至聖之代殺一凡庶尚須合於典法況無辜殺一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實不爲申錫也言訖俯伏嗚咽文宗爲之感悟玄亮繇此名重於朝七年以疾求爲外任宰相以弘農便其所請乃授檢校左散騎常侍虢州刺史是歲七月卒於郡所中外無不歎惜（新唐書列傳年六十六贈禮部尚書玄亮晚好黃老清靜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遺言山東士人利便近皆葬兩都吾族未嘗遷當歸葬滏陽正首丘之義諸子如令）始玄亮登第純亮寅亮相次昇進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達玄亮孫貽孫位至侍郎

白居易長慶集唐故虢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銘（并序）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玄亮字晦叔其先世於炎帝至裔孫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漢初始分爲清河博陵二祖故其後稱博陵人曾祖悅洺州司戶參軍贈太子少保祖光迪贈贊善大夫考抗揚州司馬兼通事舍人贈太子少師妣太原王氏贈晉陽郡太夫人公即少師季子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宣歙二府奏授協律郎大理評事朝廷知其才徵授監察轉殿中歷侍御史膳部駕部員外郎洛陽令密州刺史公既至密密民之凍餒者賑恤之疾疫者救療之骨骸未瘞者命葬藏之男女過時者趣嫁娶之三月而政立二年而化行密人悅之發於謳詠換歙州刺史其政如密先是歙民畜馬牛而生駒犢者官書其數吏緣爲姦公既下車盡焚其籍擧息貿易一無所問先是歙民居山險而輸稅米者擔負躋涉勤苦不支公許其計斛納

穡賤入貴出官且獲利人皆忘勞農人便之歸如流水朝廷聞其政徵拜刑部郎中謝病不就俄改湖州刺史政如密歙加之以聚羨財而代逋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饑罷祇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謝病不就拜太常少卿遷諫議大夫屢上封章言行識舉上召對加金紫以獎之假貂蟬以寵之未幾朝有大獄人心惴駭勢連中外衆以爲冤百辟在廷無敢言者公獨進及當危言觸鱗天威赫然連叱不去遂置笏伏陛極言是非血淚盈襟詞竟不屈上意稍悟容而聽之卒使罪疑惟輕實公之力既而真拜因旌忠臣錄是正氣直聲震懼朝右搢紳者賀皆曰國有人焉國有人焉公以爲名不可多取退不必待年決就長告徑適歸路朝廷不得已在途拜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公濟源有田洛下有宅勸誨子弟招邀賓朋以山水琴酒自娛有終焉之志無何又除虢州刺史蓋執政者惜其去將欲馴致而復用之大和七年七月十一日遇疾薨于虢州廨舍天子廢朝一日贈禮部尚書周行士林聞者相弔宗族交友靡不出涕遺直遺愛公兼有焉烏虖公之將終也遺誡諸子其書大畧云吾年六十六不爲無壽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自天寶已還山東士人皆改葬兩京利於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遷我歿宜歸全于滏陽先塋正首丘之義也送終之事務從儉薄保家之道無忘孝悌吾玉磬琴留別樂天請爲墓誌云爾夫人范陽盧氏先公而歿有子九人長曰嵒通事舍人次曰罕言罕言舉進士次曰綬中牟尉其下皆幼稚嵒等哀毀孝敬號護輀翣以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用大葬之禮歸窆于磁州昭義縣戀邑鄉北原遣盧夫人而合祔焉遵理命也公之丁少師憂也退居高郵其地卑濕泣血卧苫者三載因病痺其兩脛焉逮于終身竟不能趨拜從祖弟仁亮竄謫巴南歿而後歸公先命長男嵒護喪歸葬後命幼子聽繼絕承祧自宗族及朋執聞有死無所歸孤無所依者公或祭之葬之或衣之食之或婚之嫁之侯齊二家之類是也故閨門稱其孝郡從仰其仁交遊服其義可不謂德行乎公幼嗜學長善屬文以辭賦舉進士登甲科以書判調天官入上等前後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公之典密歙湖也理化如彼可不謂政事乎居大諫騎省也忠讜如此可不謂言語乎公夙慕黃老之術齋心受籙伏氣鍊形暑不流汗冬不挾纊膚體顏色氷清玉潤未識者望之如神仙中人也在湖三歲修三元道齋輒有彩雲靈鶴迴翔壇上久之而去前後致齋七

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修外感也如此可不謂通於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於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敲石火即空即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三教者也居易不佞辱與公游者三十餘年年老分深定爲執友既奉遺約託於斯文且慙鄙陋不敢辭讓銘曰　滏水之陽鼓山之下吉日吉土載封載樹烏虖博陵崔君之墓

崔羣

舊唐書列傳字敦詩清河武城人山東著姓十九登進士第又制策登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新唐書列傳陸贄主貢舉梁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元和初召爲翰林學士歷中書舍人羣在內職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爲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穆宗時爲遂王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將建儲貳命羣與澧王作讓表羣上言曰大凡已合當之則有陳讓之儀已不合當因何遽有讓表令遂王嫡長所宜正位青宮竟從其奏時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修開業寺羣以爲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其所進羣前後所論多愜旨無不聽納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戶部侍郎十二年七月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四年誅李師道上顧謂宰臣曰李師古雖自襲祖父然朝廷待之始終其妻於師道即嫂叔也雖云逆族若量輕重亦宜降等又李宗奭雖抵臟憲其情比之大逆亦有不同其妻士族也今其子女俱在掖廷於法皆似稍深卿等留意否羣對曰聖情仁惻罪止元光其妻近屬儻獲寬宥實合弘煦之道於是師古妻裴氏女宜娘詔出於鄧州安置宗奭妻韋氏及男女先沒掖廷並釋放其奴婢資貨皆優賜之又鹽鐵福建院官權長孺坐贓詔付京兆府決殺長孺母劉氏求哀於宰相羣因入對言之憲宗愍其母老年乃曰朕將屈法赦長孺何如羣曰陛下仁惻即赦之當速今中使宣諭如待正勑即無及也長孺竟得免死長流羣之啓奏平恕多此類也（新唐書列傳帝嘗語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凡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略以日獻登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則欺爲難害也故孔子有衆好惡必察之說以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

（凡之以法則人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韙其言）時憲宗急於盈冦頗獎聚斂之臣。故藩府由是希旨往往捃拾自爲進奉。處州刺史苗稷進羨餘錢七千貫。羣議以爲違詔。受之則失信於天下。請却賜本州代貧下租稅。時論美之。魔又使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羣累疏其奸邪。嘗因對面論語及天寶開元中事。羣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新唐書列傳曰玄宗少歷艱險更民間疾苦故初任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暱小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專恣則天寶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鎛深恨之。而憲宗終用鎛爲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其中矣。竟爲鎛所構。憲宗不懌。（新唐書列傳會度支所給邊士不時物多敝惡李光顏憂甚且欲引佩刀自殺中外皆恐鎛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爲湖南觀察使）出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撿校兵部尚書。兼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等使。初。幽鎮逆命。詔授沂州刺史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副使。領徐州兵討伐。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旄鉞。竟寢不報。智興自河北迴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羣爲智興所逐。朝廷坐其失守。授秘書監分司東都。未幾改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復改宣州刺史。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等使。徵拜兵部尚書。久之。改撿校吏部尚書。江陵尹。荊南節度觀察使。踰歲改撿校右僕射。兼太常卿。大和五年。拜撿校左僕射。兼吏部尚書。六年八月卒。年六十一。贈司空。羣有沖識精裁。爲時賢相。清議以儉素之節。其終不及厥初。羣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羣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羣弟子登進士。官至郎署。有令名。子充亦以文學進。歷三署。終東都留守。（新唐書列傳贊曰聖人不貴多賢長無賢何代多賢之世人人未慮而深謀且陽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復亡不般又何以安故能聚天下材之典是之也楊體已平生治下雄能能自招曰賢雖得罪無賢而可治也使可知難存使不逆亂也推而衆償恩順帝天假然曰賢因代多以善收能聚天下材之人所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聖人難之觀李胡皇甫中未中主遠變可與深治持求不可與共於有事以爲個牛林甫則治亂已分矣言信我是南陽所以消拒沃也）通鑑綱目。唐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初上爲廣陵王時羣以[illegible]及即位羣[illegible]愚之上故以爲[illegible]待九臣之上不他遷言入與聞度與張上方持度以平蔡乃罷逢吉言而九日寓拳事王涯[illegible]不聽[illegible]由是恐[illegible]言謂[illegible]方之言與皇甫鎛相表裏淄士之）曹國志。崔羣貝州武城人。祖朝。字懿忠。懷州刺史。父積。撿校金部郎中。古今紀要。乞上勿問子儀家與嬖人爭財之訟。人謂識大體。詰吳少誠擅決清水溉田。羣然聽命。與施紀勝。舊史云。羣隱居毗陵。以節操聞。韋夏卿薦。羣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羣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自草澤擢臣爲拾遺。是難其進也。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爲判官。一何易也。因話錄。崔相國羣爲華州刺史。鄭縣陸鎮以名與崔公近。諱音同。請假。崔視事後遇闕官。屬陸鎮不在列。左右以迴避對。公曰。縣尉音官也。不可以刺史私避而使之罷不治事。召之令出。鎮因陳牒請權改名鎮。公判准狀。仍戒之曰。公庭可以從權。簿書則當仍舊。盡省中無陸鎮名也。其知大體如此。唐宋名賢歷代確論。范祖禹論羣對帝以元宗罷張九齡相李林甫爲治亂之分。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之者昭然可睹矣。崔羣以罷張九齡任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蓋從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白居易長慶集祭崔相公文　維大和六年。歲次壬子十月庚申朔。二十四日癸未。中大夫守河南尹上柱國晉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相國吏部尚書贈司空崔公敦詩。惟公德望事業。識度操履。爲時而生。作國之紀。巖廊臣輔。藩部政治。父母黎元。股肱天子。斯皆談在人口。播於人耳。今所敘者。蓋知而已。於戲。自古及今。實重知音。故詩美伐木。易稱斷金。始愚以公同入翰林。因官識面。因事知心。欵納合卑。對揚無猜。以忠相勉。以義相感。朝揆同食。夜床並衾。綢繆五年。情與時深。及公登庸。累分闕鉞。愚亦去國。出領符印。公宣遠郡。愚杭退郡。鴈去寄書。潮來傳信。無由會合。祇望音問。木卜後期。但敦前歡。余大和之初。遂假歸朝。公長夏司。愚貳秋曹。王德

漏溫松心不凋南宮多暇雙接遊遨竹寺雪夜杏園花朝杜曲春晚灞亭月高前對青山後攜濁醪微之夢得綦巢師皐或徵雅言酬詠陶陶或命俗樂絲管嘈嘈荇草蔭松枕麴鋪糟曾未周歲宗然分鑣公又授越南撫荊蠻報政入覲後總天官愚因謝病東歸澗瀍方從四皓旋守三川時豕問訊日奉周旋茁無要約良有由緣洛城東隅覆道兩偏修篁迴合流水潺湲與公居第門巷相連與公齒髮甲子同年兩心相期三逕之間優游携手而終老焉嗚呼易失者時難忱者天既奪我志又殲我賢丘園未歸館舍先損百身莫贖一夢不還斷斷佳城茫茫九原淒涼蕭敦慘澹風煙祖奠遲遲泣涕漣漣平生親友羅拜柩前賢人已矣天地蒼然嗚呼哀哉

故許尚賓文苑英華牛僧孺撰相國崔群家廟碑　憲宗紀元十四年詔右相中書侍郎平章事清河公群立家廟于長安崇業里廟三室越五月二十二日天子命以羊一豕一助奠太常出博士一人相禮儀即日加贈烈考金部公尚書左僕射極顯親之榮錫教忠也先是丞相清河公諏日卜牲致齋盥洗朝服立於阼階之東司儀告辭宗祝贊事奉贈鄭州刺史府君神主祔於第一室夫人樂平郡大夫人王氏配座室曰皇考廟奉懷州刺史贈太子少師（一作太保子云）府君神主祔于第二室夫人魏國太夫人李氏配座廟曰王考廟奉令贈太尉府君神主祔于第三室夫人齊國太夫人盧氏晉國太夫人王氏配座室曰考廟始迎嚴嚴卒事乾凌僥興舒於愉愉勿勿瞻虔俯恭肸蠁文格逮閒質明禮既勿違君子於是觀卿大夫之孝而知周德之所在矣廟第一室曰鄭州公諱湛字湛然以德門清閑邁當代之（後作以）弘度茂質儀搢紳以全用其業職文武釋褐常州武進縣主簿累遷潁川滎陽二長史動必中禮廷必以廣治官將務嗽矩矩歲終上能率相啓公爲壽州刺史未被詔而公捐館爲有德者之所哀痛第二室曰懷州公諱朝字守（唐書世系表作總）忠郎鄭州公第二子也純粹凝秀發爲菁華臨莅不擢舉適大當屬天寶羯起虎臣扞難賦得士爲勇頹公以辟三府由試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四遷檢校倉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鄭潁兩州節度使觀察留後錄刺史事時副元帥梁國公抱玉以全師軍岐下饋餉稟食悉責於公急須華華一呼三索應卒尤翔了辦緯綿移試國子司業兼懷州刺史內殿召問賜金紫寵之以基址大用未裁改檢校左庶子充河西隴右糧料使是以志將嗜誅陟岵以不及致詔思重此路前能優贈秘書監大夫家風行孝貞於貞元中右相司徒滎陽鄭公餘慶神道碑文第三室曰贈太尉公諱積字實方懷州公之嗣子也善一（作首）史書五言詩爲文而敏政建中年德宗狩梁漢九州歲貢悉縮不集上在巡貢賦稅急租庸也大夫表公嘗從二府事澄磨劃劃以斷斷於當時累請公以秘書丞兼中侍御史爲判官居廣陵揚子運江南以趨行在公號憂用厄晡旦自力歸馳纖飛職貢填路延平謝也翛然脫屣雖蹤希象外而功行鍾均爲時須速遂遍無容矣三遷檢校金部郎中司自陝以東水陸運會其年夫仲弟哀踰於禮遂嬰疾不起其後寵章七告見自因後公冊贈太尉至於初終密行具於舊相今太常趙郡李公絳神道碑文矣以鄭州之厚仁懷州之器業金部之忠孝三良百行施豈無集元和年清河公竟以全德文武恭忠溫直相憲宗外綏華戎內揆萬機條綱品例踈貫析析不質不要天下膽信立言者識丞相之輔理而知三廟之遺懋遠矣古者道施於人則鏤於鐘鼎書於簡編其或行浮而實未稱者史氏闕焉乃必噫哀於謚誄發揮於文辭寄金石存景行以倫紀事者以之猶捸今清河公積祥聖代肅跡掉闈推始反本以崇廟祧祖夕豐非一中於度牲拴豆箪無有缺時春秋禘嘗盡志盡敬猶以丕烈耿光未克褒揚泣奉家老狀請隴西牛僧孺傳而詩之銘曰

昭昭成廟櫨松捕柏斷之礱之謹古不飾二門耽耽瞻東應南周匝墻垣庭植冬陰三室峙屬蕭攄嚴深濟濟孝孫以時饗之簋簠豆籩既具而宜恪慕馨聞如見如疑明德馨香百福已來厥初大風齊太之遺戈亂茂秩累累而賢滎陽之仁河內之才太尉值行時聞以光卅究感靈乃儀鳳凰丞相厥生輔我唐章忠孝懋宣興時太平擢榮祖宗以尊顯親既祭則禮（一丑）以敬如一（作如）存牲牢具肥祝史贊神宗婦宗工整整平平祉祚之傳若火移薪於萬斯年爰有記云

崔損

舊唐書列傳字至無博陵人高祖行功已後名位卑替損大曆末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省校書郎再授咸陽尉外甥王栩爲京兆尹改大理評事累遷兵部郎中貞元十一年遷右諫議大夫會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憬卒中書侍郎平章事盧邁風病請告戶部尚書裴延齡素與損善乃薦之于德宗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給事中趙宗儒同日知政事並賜金紫初二相有故則日中外瞻望名德損比無聲實及制下之日中外失望性靦然謹慎每延英論事未嘗有言十四年秋轉門下侍郎平章事是歲以昭陵舊宮人爲野火所焚所司請修奉昭陵舊宮在山上置來歲久曾經野火燒爇摧毀略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左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置緣供水稍遠百姓勞弊今欲於見住

行宮葺脩創。冀久遠。使人心。又為改移。奉制悲禮意未周。宜令宰臣百寮集議。議者多云。舊宮既焚。宜移就山下。上意不欲遠移。只於山上重造。命損為八陵脩奉使。於是獻昭乾定泰五陵造屋五百七十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唯建陵仍舊。但脩葺而已。所緣陵寢中牀蓐帷幄一事已上。帝親自閱視。然後授損。送於陵所。損以久疾在家。賜絹三百匹以為醫藥。南北兩省清要。損皆歷踐之。在位無稱於人。者身居宰相。母野殯不言展墓。不議遷祔。姊為尼。沒於近寺。終喪不臨。士君子罪之。加以過為恭遜。接見便僻。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已後。宰相罕有久在位者。數嚴罪黜。損用此中上意。竊大任者八年。上亦知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憐而厚之。貞元十九年卒。贈太子太傅。賻布帛五百端。米粟四百石。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冬十月。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損嘗為裴延齡所薦。故用之。范氏曰。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而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也。雖使之惑人也。寀是以好有好賢如好[illegible]書也。）元一統志。崔損字至無。係本博陵。舉進士。又中博學宏詞科。貞元十二年拜相。齪齪無大施為。然心本純白。除吏絶無私心。

崔咸

舊唐書列傳。字重易。博陵人。祖安石。父銳。位終給事中。咸元和二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鄭餘慶李夷簡辟為賓佐。待如師友。及登朝。歷踐臺閣。獨行守正。時望甚重。敬宗欲幸東都。人心不安。裴度以勲舊自興元隨表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客命酒。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度耳而語。咸嫉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躡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累遷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等使。自旦至暮。與賓佐痛飲。恒醉不醒。簿領堆積。從分省覽。剖判決斷無毫釐之差。吏以為神人。入為右散騎常侍。秘書監。大和八年十月卒。初。咸佐李抱真為澤潞從事。有道人自稱盧老。曾事隋朝雲際寺李先生。預知過往未來之事。屬河朔禁遊客。銳館之於家。一旦辭去。且曰。我死當與君為子。因指口下黑子。願以為志。咸之生也。果有黑子。其形神即盧老也。父即以盧老字之。既冠。挾心高尚。志於林壑。往往獨遊南山。經時方還。尤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忘懷。必凄愴霑襟。旨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二十卷。（新唐書列傳。咸素有高世志。造詣詭逸。或犯夜入南山。乘月吟嘯。至欲曙。上下。[illegible]文中收。）行義書。太平廣記。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與議行止。崔時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閒。叔家人草竊罵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少年郎議之。白居易長慶集祭崔常侍文。　維太和九年歲次乙卯二月丙午朔七日壬子。中大夫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白居易。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秘書監贈禮部尚書崔公。惟公之世祿家行文華政事。播於時論。此不復云。今但叙鄙好為衷誠而已。嗚呼。居易弟兄。與公伯仲前後科第同登者四五。辱為僚友三十餘年。又膳部處與公同聲塵之游。定膠漆之分。兩家不幸。十年以來。哀豐所鍾。零落殆盡。我老君病。唯餘二人。天不慭遺。公又即世。不登大位。不享永年。夙志莫伸。幽憤何極。居易方屬疾恙。不遂執紼。遣姪阿龜往展情禮。此如不祭。永痛奈何。嗚呼重易。平生知我。寢門一慟。可得而聞乎。嗚呼重易。平生嗜酒。奠筵一酌。可得歆乎。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崔琯

舊唐書列傳。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顒。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為同州刺史。卒。顒有子八人。皆至達官。

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為尚書郎。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殺李絳。命琯平亂。衆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為江陵尹。御史大夫。判南節度使。八年入為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真拜左丞。時弟珙為京兆尹。兄弟並居顯烈。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琯以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勝時哲。得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旌識良之敗。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琯。誠明履正。粹密郁然。有子政之精忠。傳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為身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由長孺之道。以佑正人。徹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王吼之邪。莊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屬巽之志。始終不渝。未陟台階。貲事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新唐書）

（列傳：琯字從律，擢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歷左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遷給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廬能使。有指，又與元晚李作，優伎時御掌皆換官，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厄，崔堅切尚時，宰敢斜官，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荊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兼捷頗劇，世以爲榮。拜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復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會昌中，以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琯行方介有器識，人冀以爲相而竟不至，當時共歎云。弟琮。璵丸頊[illegible]刑部尚書。[illegible]河中節度使。）

崔珙

舊唐書列傳：珙，琯之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此可以臨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京畿旱，珙奏灌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代珙領使務，乃持摭珙領使日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澧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還，爲太子賓客，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己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罹譴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揚於右輔，爲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邊，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覺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致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宮之轄，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　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新唐書列傳：有性閑敏。爲杭州刺史，父老木盡訴，乃丈召以代，參寓姓名傳操上。過前一關，使數百人呼指無狀，於御史大夫。）

崔璯

舊唐書列傳：璯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方鎮。　璪，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爲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璪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爲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澹，大中初登進第。

崔璵

舊唐書列傳：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戶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戶，轉兵部侍郎。　子澹。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位終吏部侍郎。（新唐書列傳：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當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龍，中消東執不得預，雖日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澹子遠，

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戶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百戶，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御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新唐書列傳：議者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子孫皆若婦孝。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崔球

舊唐書列傳：球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使判官，入朝爲尚書郎。子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　太平廣記：崔珙爲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中書舍人崔荆爲庶子，公務謁珙，珙不爲見。荆乃求與珙素厚善者，使候問之，珙怒不已。他日因酒酣，使詰之居守，益怒曰：珙誓不與此人相面，且人爲文詞，言語何限。

宣可以哄弟兄作假對耶判循不渝親族咸憂懷不安甥姪中有穎悟者探取判文集詳乃掌制日貶崔球爲撫州郡丞詞云因緣屬序鼓扇澆風判因湔

成疾。

崔彥昭

舊唐書列傳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在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寇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深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吏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閑張用經綿之久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并部殆若長城但允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爲據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揚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裴坦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寮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愧涉於六月業是一心脩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岐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消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利於明年郊廟所供充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勳於黃閣俾正位於紫垣欽服誡詞永堅茂業嗚呼柔君之道何所難哉優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脩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實暫勝者貽其永敗活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年唯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既畢闔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謁獨推元老曾請思微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最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性可嗟樂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爲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先哲亦

比爾於皋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母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咸時慶賀公卿拜廉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釐（新唐書列傳與王鐸外兄弟也鐸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鐸鐸倨不生舉鐸言曰不若從明經彥昭爲憾至是鐸爲兵部侍郎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鐸免見伶人李可及爲僖宗所寵狎甚彥昭奏逐元頒劇）習學紀言按崔彥昭相於乾符初在路巖楊收韋保衡後僖宗尚能加以訓誡勉其充終不知此意出於人主或中官爲之然則雖將亡而馭臣之柄猶存也至於舉一國以聽奸臣之所行賢否同聲威福日遷而莫名其所以然後卒伍賤人未至於橫潰而問罪者特有幸不幸爾　唐末可稱者劉　崔彥昭鄭畋鄭從讜王鐸至鐸爲收復元功然以三伯口併命於高駢潰則士大夫力指氣使之勢蕩盡而唐隨以亡矣蓋職慮不及而侍虛驕立事唐人之敝也若鄭綮祖自立能量其材分所止未餘先顯不爲國辱比於諸人殆似過之而當時反以爲命相光蹤李末之妖然則議論好惡者此國祚何以望其少延哉

崔信明

新唐書文藝傳青州益都人高祖光伯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信明之生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令史良爲占曰五月爲火火主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此兒將以文顯然雀類微位殆不高邪及長彊記美文章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位不到耳隋大業中爲堯城令竇建德僭號而信明族弟敬素者爲賊鴻臚卿自謂得意語信明曰夏王英武有舉天下心士女襁負而至不可數兄不以此時立功立事豈所謂見幾不俟終日乎答曰昔申胥海隅釣師能固其節爾欲吾屈身賊中求斗筲祿邪遂踰城去隱太行山貞觀六年有詔即家拜興勢丞遷秦川令卒信明蹇亢以門望自負嘗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不許揚州錄事參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批輕忤物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去世翼鄭州滎陽人周儀同大將軍敬德孫貞觀時坐怨謗流死巂州撰交游傳行於世信明子冬日武后時位黃門侍郎爲酷吏誣死

崔元綜

（舊唐書列傳）鄭州新鄭人也。祖君肅，武德中黃門侍郎。鴻臚卿。元綜，天授中累轉秋官侍郎。長壽元年，遷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元綜勤於政事，每在中書，必束帶至晚，未嘗休偃。好潔細行，兼辛不歷口者二十餘年。雖外示謹厚，而情深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辟，以此故人多畏而鄙之。明年，犯罪配流振州，朝野莫不稱慶。尋赦還，復拜監察御史。中宗時，累遷尚書左丞、蒲州刺史，以老疾致仕。晚年好攝養導引之術，年九十餘卒。南部新書：崔元綜則天朝為宰相，得罪流南海之南，會恩敘赤尉，引謝之日，授分司御史，累遷中書侍郎。卒時九十九。唯獨一身。

崔顥

（唐才子傳）顥，汴州人。開元十一年源少良下及進士第。天寶中為尚書司勳員外郎。少年為詩，意浮艷，多陷輕薄，晚節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狀極戎旅，奇造往往並驅江鮑。後遊武昌，登黃鶴樓，感慨賦詩。及李白來，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無作而去。為哲匠斂手云。然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擇美者，稍不愜即棄之，凡易三四。初，李邕聞其才名，虛舍邀之，顥至獻詩，首章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入。顥苦吟咏，當病起清虛，友人戲之曰：非子病如此，乃苦吟詩瘦耳。遂為口實。天寶十三年卒。有詩一卷今行。

崔元翰

舊唐書文藝傳：崔元翰者，博陵人。（新唐書文藝傳：名鵬，以字行。父良佐，與齊國公日用從昆弟也，擢明經甲科，補湖城主簿，以母喪遂不仕，治詩、易、書、春秋，撰演範、忘象、渾天等論數十篇，隱共北白鹿山之陽，卒，門人共謚曰貞文孝父。）進士擢第，登博學宏詞制科。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李汧公鎮滑臺，辟為從事。從北平王馬燧在太原，聞其名，致禮命之。又為燧府掌書記。入朝為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竇參輔政，用為知制誥，詔令溫雅，合於典謨。然性太剛褊簡傲，不能取容於時，每發言論，略無阿徇，忤執政旨，故掌誥二年而官不遷。竟罷知制誥，守比部郎中。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既介獨耿直，故少交遊，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伯喈，而致思精密，為時所稱。終于散位。（新唐書列傳：純班固、蔡邕間，以自名家，陸贄、李元乃附梁此於迭齡表倒枝求兆安貴，傳文甚思，而元寡自異道，竟不能傳致以寡云。）

崔立之

（容齋續筆）字斯立，在唐不登顯仕，它亦無傳，而韓文公推獎之備至。其藍田丞壁記云：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肆。其贈崔評事詩云：崔侯文章苦捷敏，高浪駕天輸不盡。頃從關外來上都，隨身卷軸車連軫。朝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遒緊。才豪氣猛易語言，往往蚊蟜雜螾蚓。其寄崔二十六詩云：西城員外丞，心跡兩崛奇。往歲戰詞賦，不將勢力隨。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為。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窺。佳句喧眾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若摘頷底髭。其美之如是。但記云：正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而詩以為連年收科第，何其自為異也。予按抗本韓文作再屈千人，蜀本作再進屈千人，文苑亦然。蓋他本誤以千字為于也。又登科記，立之以正元三年第進士，七年中宏詞科，正與詩合。觀韓公所言崔作詩之多可知矣，而無一篇傳于今，豈非蟦蚓之雜，惟敏速而不能工邪？韓昌黎集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

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

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孀。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勍者再刖。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未有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勍者果誰哉。再刖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　八灰

崔

崔行功

新唐書文藝傳。行功恒州井陘人。祖謙之。仕北齊終鉅鹿太守。從占鹿泉。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因倩作文奏。高宗時累轉吏部郎中。以善占奏。常兼通事舍人。內供奉。坐事貶游安令。又召爲司文郎中。與蘭臺侍郎李懷儼並主朝廷大典冊。初太宗命秘書監魏徵寫四部群書。將藏內府。置讎正三十員。書工百員。徵徙職。又詔虞世南顏師古踵領。功不就。顯慶中。罷讎正員。聽書工寫于家。送官取直。使散官隨番刊正。至是詔東臺侍郎趙仁本。舍人張文瓘及行功懷儼相次充使檢校。置詳正學士代散官。以勞遷蘭臺侍郎。卒。孫銑尚定安公主。爲太府卿。初主降王同皎。後降銑。主卒。皎子繇請與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駁奏主與王氏絕。喪當還崔。詔可。銛猶出爲瀘州都督。行功兄子玄暐。別有傳。

崔知温

新唐書列傳。知温字禮仁。許州鄢陵人。仕爲左千牛。稍遷靈州司馬。州有渾斛薩萬帳。數擾齊民。農皆釋耒習騎射以扞賊。知温表徙河北。虜不樂。遷將軍契苾何力爲言。乃止。知温固請。疏十五報。卒徙河北。自是人得就耕。渾斛薩至徙地。顧善水草。亦忘遷。後入朝。過州謝曰。初徙且怨公。今地膏腴。衆孳夥。更荷公恩。皆再拜。四遷蘭州刺史。党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衆懼莫知所出。知温披閤不設備。羌疑之。不敢進。俄會將軍權善才率兵至。大破其衆。善才欲遂窮追取之。知温曰。古善戰弗逆奔。且谿谷複深。草木荒延。萬分一有變。不可悔。善才曰善。分降口五百贈知温。辭曰。我討公事。圖私利耶。累遷尚書左丞。轉黃門侍郎。脩國史。永隆初。以秩卑。特詔同門下三品。兼脩國史。遷中書令。卒年五十七。贈幽州大都督。謚曰忠。子泰之。開元時爲工部尚書。諤之爲將作少匠。與誅二張功。封博陵縣侯。實封戶二百。終少府監。兄知悌亦至中書侍郎。與戴至德郝處俊李敬玄等同賜飛白書贊。而知悌敬玄以忠勤見表。遷尚書左丞。裴行儉之破突厥。斬泥孰匐。殘落保狼山。詔知悌馳往定襄慰將士。佐行儉平遺寇。有功。終戶部尚書。

崔器 新唐書列傳器。深州安平人。曾祖恭禮尚館陶公主為駙馬都尉。貌豈偉。飲酒至斗不亂。器有吏幹。然性陰刻樂禍。天寶中舉明經。為萬年尉。踰月擢監察御史中丞。宋渾為東畿採訪使。引為判官。渾坐贓敗。器亦廢。後為奉先令。安祿山陷京師。器以賊署守奉先。項之同羅背賊。賊將安守忠張通儒亡去。渭上義兵且數萬。器大懼。悉毀賊所署符勅。募眾以應之。渭上軍敗。遂走靈武。素善呂諲。諲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肅宗至鳳翔。兼禮儀使。二京平。為三司使。器草定儀典。令王官陷賊者悉入含元廷中。露首跣足。撫膺頓首請罪。令刀仗環之。以示扈從群臣。器既殘忍。希帝旨。欲深文繩下。乃建議陳希烈等數百人皆抵死。李峴執奏。乃以六等定罪。多所原貸。後蕭華自賊中來。因言王官重為安慶緒驅脅。至相州。聞廣平王宣詔釋希烈等。皆相顧慨悔。及聞崔器議刑。眾心復搖。帝曰。朕幾為器所誤。後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上元元年病。亟叩頭若謝辠狀。家人問之。曰。達奚尹訴於我。三日卒。

崔覲 舊唐書列傳覲。梁州城固人。為儒不樂仕進。以耕稼為業。老而無子。乃以田宅家財分給奴婢。各為生業。覲夫妻遂隱於城固南山。家事不問。約奴婢遞過其舍。至則供給酒食而已。夫婦林泉相對。以嘯詠自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高其行。辟為節度參謀。累遷方至府第。為吏無方略。若不達人事。餘慶以長者優容之。大和八年。左補闕王直方上疏論事。得召見。文宗便殿訪以時事。直方亦興元人。與覲城固山為隣。是日因薦覲有高行。詔以起居郎徵之。覲辭不起。卒於山 贊曰。高士忘懷。不隱不顯。依隱釣名。真風漸鮮。結廬泉石。技拔市朝。心無出處。是曰道

道。

崔昭緯 舊唐書列傳昭緯。清河人也。祖庇。滑州酸棗縣尉。父璵。鄂州觀察使。昭緯進士及第。昭宗朝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性姦纖。忌前達。內結中人。外連藩閫。窺朝廷微弱。每託援以凌人主。昭宗明察。心不能堪。以誘召三鎮將兵詣闕。賊殺宰輔內臣。帝深切齒。會太原之師誅行瑜。罷相授右僕射。後又以託附汴州。再貶梧州司馬。尋降制曰。崔昭緯頃居內署。粗着微勞。擢於侍從之司。委以燮調之任。不能忠貞報國。端慎處身。潛交結於姦臣。致漏泄於機事。罪霜累換。匡輔蔑聞。爾罪一也。又快其私忿。輙恣陰謀。託崔鋋之險巇。遣行瑜之

計。畫遂致稱兵向闕。怙眾脅君。故宰臣韋昭度李谿並以無辜見害。幾危宗社。顛覆皆覲爾罪二也。又行瑜敗。咸京國甫安。而乃自懼欺誣。別謀託附。又以藩閫潛請為論。不唯苟免罪愆。兼亦再希任用。貪榮冒寵。踰濫無厭。敗俗傷風。賢愚共鄙。爾罪三也。又將厚賂欲結諸王。輕侮我憲章。玷瀆我骨肉。貨財之數。文字具存。賴諸王作朕腹心。嫉其蠹害。盡將昭緯情款兼其親吏姓名。直具奏聞。拒其求託。昭緯曾居宰輔。久歷清崇。但欲遂其回邪。都不顧其事體。觀其議見。實駭聽聞。爾罪四也。自姦邪既露。情狀難容。尚示寬刑。未行嚴憲。投于荒裔。冀其自新。而不能退省過尤。恭承制命。遽赴貶所。用守常規。而猶自務宴安。尋聞所在留駐。攪擾藩鎮。侮慢朝章。曾無柬畏之心。可驗苞藏之計。罔知愆咎。唯謗朝廷。爾罪五也。朕以恩澤者帝王之雨露。刑法者邦國之雷霆。無雨露則庶物不榮。無雷霆則萬邪不肅。朕體天道以化育。遵王度以澄清。罪既昭彰。理難含垢。凡百多士。宜體予懷。宜所在賜自盡。時昭緯行次至荊南。中使至斬之。兄昭符仕至禮部尚書。昭愿太子少保。昭矩給事中。昭遠考功員外郎。（新唐書列傳昭緯。字蘊曜。其先清河人。及進士第。至昭宗時。任翰林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位凡八年。累進尚書右僕射。性險刻。陰結中人。外連藩鎮。內制天子。以固其權。令族人鋋事王行瑜。邠事某甫。要己宰相。建議欲詔令有不便於己。必使鋋密告行瑜。使上書訾訐之。則紛罔助之。方是時宰宦賊。人主首贊於然。始帝委杜讓能調兵食。以討鳳翔。昭緯方倚李茂貞行瑜為重。陰得其計。則走告之。欲使稱兵向闕。逐殺讓能。復入輔三鎮於殺韋昭度等。帝性明。不堪忿。會誅行瑜。乃罷昭緯為右僕射。復詔求全忠為己。又厚賂諸王。為所奏。貶梧州司馬。下詔條其五罪賜死。行次江陵。使者至斬之。鋋亦誅。）楊正衡音義。訾（即移切）毀也。訐（居列切）贊（來尚切）猝（敗周切貌也）

崔瓘 舊唐書列傳瓘。博陵人也。以士行聞。從職清謹。累遷至澧州刺史。下車削去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襁負而至。增戶數萬。有司以聞。優詔特加五階。至銀青光祿大夫。以甄能政。遷潭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瓘到官政有簡肅。恭守禮法。將吏自經時艱。久不奉法。多不便之。大曆五年四月。會月給糧儲兵為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覲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厲色而去。是夜。玠遂構亂。犯州城。以殺達奚覲為名。瓘惶遽走。逢玠兵至。遂遇害。代宗聞其事。悼惜久之。元一統志。事唐。領湖南觀察使。當宣皇尚武之際。用

愷悌脩政推理行第一權載之集云。唐元次山集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瓘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參軍鄭洌爲鄉人某等請余爲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謹頌之聲。達于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爲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老寡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强家無利害貫人就食之類。各得其業賦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廉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又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爲虞。未即徵拜使蒼生正賜於然之而去其麻瘵使蒼生正渴而蔽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威德。於戲刺史有土官也。千里之內品形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堅恭類貪夫姦黨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有者。豈獨真刺史耳鄭洌之爲。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惧清廉正直之道溺於澆俗君子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崔魯 唐才子傳魯廣明間舉進士。工爲雜文。才麗而蕩。詩慕杜紫微風範。贍句絶多如梅花云。强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云何人解把無塵袖。盛取清香盡日憐。山鵲云一番春雨吹巢冷。半朵山花咽觜香。又別題云。雲生柱礎降龍地。露洗林巒放鶴天。等皆綺製精深。膾炙人口。頗嗜酒無德。常醉辱陸肱郎中。旦日慚甚。爲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羞。麯蘖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陸亦諒之。悠悠亂世。竟無所成。魯詩善於狀景詠物。讀之如嚥冰雪。心爽神怡。能遠聲病。氣象清楚。格調且高。中間別有一種風情佳作也。詩三百餘篇。名無機集今傳

崔雍 唐語林雍少有令名。進士第。與鄭顥齊名。士之遊其門者多登第。時人語爲崔雍鄭顥世界。自起居郎出守和州。遇龐勛寇歷陽。雍棄城奔浙西。爲路巖所構賜死。雍兄明序僖兄第八人。皆進士列甲乙科。當時號爲點頭崔家。

崔道融 唐才子傳道融。荆人也。自號東甌散人。與司空圖爲詩友。出爲永嘉宰。工絶句。語意妙甚。如銅雀妓云。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春閨云。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雁寄征西。寄人云。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寒食夜云。滿地梨花白。風吹碎月明。大家寒食夜。獨貯遠鄉情等尚衆。誰謂晩唐間忽有此作。使古人復生。亦不多讓。可謂出乎其萃。拔乎其類者矣。人悉推服其風情雅度。猶根出處未能棟梁之也。有申唐集十卷。自序云。乾符乙卯夏寓永嘉山齋。收拾草藁得五百餘篇。今存于世。

崔塗 唐才子傳塗字禮山。光啓四年。鄭貽矩榜進士及第。工詩深造理窟。端能竦動人意。寫景狀懷。往往宣陶肺腑。亦窮年羇旅。壯歲上巴蜀。老大游隴山。家寄江南。每多離怨之作。警衆如流年川暗度。往事月空明。巫峽云。江山非舊主。雲雨是前身。如病如新喜少老別故交離。孤雁云。渚雲低暗度。關月冷相隨。山寺云。夕陽高鳥過。疎雨一鐘殘。又谷樹雲埋老。僧窻瀑照寒。鸚鵡洲云。曹瞞尚不能容物。黄祖何因解愛才。春夕云。胡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隴上云。三聲戍角邊城暮。萬里鄉心塞草春。過峽云。五千里外三年客。十二峯前一望秋等聯。作者於此歛衽。意味俱遠。大名不虛。有詩一卷今行。

崔國輔 唐才子傳國輔。山陰人也。開元十四年。嚴迪榜進士。與儲光羲綦毋潛同時舉縣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郎中。天寶間坐是王鉷近親。貶竟陵司馬。有文及詩。婉孌清楚。深宜諷詠。樂府短章古人有不能過也。初至竟陵。與處士陸鴻漸遊三歲。交情至厚。謔笑永日。又相與較定茶水之品。臨別謂羽曰。予有襄陽太守李憕所遺白驢烏犎牛各一頭。及盧黄門所遺文槐書函一枚。此物皆己之所惜者。宜野人乘蓄。故特以相贈。雅意高情。一時所尚。有酬酢之歌詩并集傳焉。

崔署 唐才子傳署宋州人。少孤貧。不應薦辟。志況疎爽。擇交於方外。苦讀書。高栖少室山中。與薛據友善。工詩言詞款要。情興悲涼。送別登樓。俱堪淚下。集傳于今也。

崔峒 唐才子傳峒。博陵人。工文有價。初辟潞州功曹。後歷左拾遺。終右補闕。詞彩炳然。意思方雅。時人稱其句爲披沙揀金。往往見寶。詩集一卷今行於世。

崔遠 太平廣記唐崔遠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如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諧道金銅茶籠子近來想四掩也。遂復起。

崔希真

茅山志。客鍾陵。舍于郡西。善鼓琴。工繪事。兼好修鍊之術。大曆二年十月朔。夜大雪。希真晨啟門。見一老人。衣蓑戴笠。避雪門下。崔異之。延入。脫去蓑笠。神色毛骨非常。益敬之。問曰。家有大麥麪。聊以充飢。公能食乎。老父曰。大麥受四時氣。穀之善者也。沃以豉汁則佳。崔命家人具之。間又獻松花酒。老父曰。花澀無味。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乃探懷中丸藥。色黃而堅。以石打之。置少許酒中。甘香頗異。仍以餘藥遺希真。崔入宅隙竊窺之。見老父於幃帳前所頓畫素上。如有所圖繪。息而罷。崔出。已失老父。遂蹤雪迹。逐去數里。至江。入蘆洲中。見一大艋舫。中數人。狀皃皆奇。其人傾笑曰。葛三乃見逼於伊人。迴謂崔曰。尊道嚴師之禮。不必然也。崔拜而謝之。歸視帳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其二人蓋方外之狀。手執玄芝。二似承藥者。二樹似松柏。皆幽岩爲風雨所敗。枯朽之狀。根相連屬。非常意所及。後携圖幷丸藥來山。詣李含光天師。天師曰。此真人葛洪第三子所畫也。李君又曰。寫神人形狀於朽木之下。意若得道者壽過松栢也。其藥乃千歲松膠也。事見原化記。

崔芊

茅山志。處士。隱居茅山。貞元十二年。右諫議大夫韋渠牟薦之。德宗徵至闕下。事見唐史。

崔偉

陝西漢中府志。金州刺史。中和三年。黃巢亂。攻陷州縣。偉乃保守疆土。民獲其安。事平。遂死於任。民立廟以祀之。

崔訂

湖廣沔陽志。韓愈送崔復州叙曰。崔君之仁。足蘇復人。又慶復人將蒙其澤。

崔棁

五代史。字子文。深州安平人也。父涿。唐末爲刑部郎中。棁少好學。頗涉經史。工於文辭。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進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三年。舉進士甲科。開封尹王瓚辟掌奏記。棁性至孝。其父涿病。不肯服藥。曰。死生有命。何用藥爲。棁屢進醫藥。不納。每賓客問疾者。棁輒迎拜門外。泣涕而告之。涿終不服藥而卒。棁居喪哀毀。服除。唐明宗以爲監察御史。不拜。踰年再命。乃拜。累遷都官郎中翰林學士。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初。棁爲學士。嘗草制。爲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而棁少專於文學。不能治事。維翰乃命棁知貢舉。棁果不能舉職。時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當時所惡。棁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謂棁曰。孔英來矣。棁不諭其意。以謂維翰以孔英爲言。乃考英及第。物議大以爲非。即罷學士。拜尚書左丞。遷太常卿。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自唐末之亂。禮樂制度亡失已久。棁與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呂琦。禮部侍郎張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襠。錦螣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按。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按設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錞一。歌簫笳各二人。王公上壽。天子舉爵。奏玄同。三舉。登歌奏文同。舉食。文舞舞昭德。武舞舞成功之曲。禮畢。高祖大悅。賜棁金帛。群臣左右睹者。皆嗟歎之。然禮樂廢久。而制作簡繆。又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慝。如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棁以風痺改太子賓客。分司西京。以卒。開運二年。太常少卿陶穀奏廢二舞。明年契丹滅晉。耶律德光入京師。太常請備法駕。奉迎樂工教習鹵簿鼓吹。都人聞者爲之流涕焉。

祈外五代史。棁。博陵安平人。累世冠冕。曾祖元稜。累遷吉。直史

館。雖歷安濮二州刺史。入爲刑部郎中。棁平生所著文章碑誄制誥甚多。人有借本傳寫者。則曰。有前賢。有來者。實用此爲允。文記而作者。必親札致之。即焚其稿。懼泄人之假手也。棁笑不至哂。怒不至詈。接所退從主。本嘗與諸馬。群居公會。端坐寡言。嘗云。非止致人受詈。且或干人祖禰之諱。從命儀從。亦用禮節。戲慢都塞。不使有犯。嘗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學二入前引行路。一人許他里曰。一舍矣。可以去。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後行如所言。二人偕止之。俄而驚覺。棁常識是夢。以爲定命之限。故六十七請退。明年果終焉。允掄有應懷好釋氏。閒居滑州。常欲誘人於白馬津北。又臨岸歎曰。波勢洶湧如此。安可濟乎。乃止。後徵升左拾遺。辭疾不赴。

纂誤崔棁二事。晉高祖時。以戶部侍郎爲翰林學士承旨。權知天福二年貢舉。維翰素貴嚴尊而語簡。今按桑維翰入拱。嘗事張全義。而底其有思。維翰止以進士及第。節度使幕賓。偶因晉祖開國爲相。天福二年。晉祖方即位之二年。而維翰爲相僅一年許爾。皆未可素貴。况嘗相之重。人皆尊之。非獨維翰自尊而使尊也。何不曰維翰素矜嚴而語簡。蓋維翰本傳云。維翰素以威嚴自持故也。天福八年。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詳定正冬朝會禮及樂章。棁等草定之。其年冬至。高祖會朝崇元殿。廷設宮縣

二舞在北。登歌在南。王公上壽禮畢。高祖大悅。賜棁金帛。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聞者皆悲憤。其年高祖崩。（按晉本紀。天福七年六月高祖崩。安得有八年詔復二舞之事。此其一也。又按本紀天福五年庚子十一月丙子冬至。始用二舞。至七年壬寅六月高祖崩。今此傳乃云其年冬正會朝賀廷設宮縣一舞。明年高祖崩。其說又與紀不同。此其二也。此紀傳必有誤者。）

崔協

五代史協字思化。遠祖清河太守第二子寓。仕後魏爲太子洗馬。因爲清河小房。至唐朝盛爲流品。曾祖邠。太常卿。祖瓘。吏部尚書。父彥融。楚州刺史。彥融素與崔蕘善。嘗爲萬年令。蕘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皆賂遺中貴人。蕘知其由徑。始惡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蕘爲左丞。通刺不見。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未見。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誡其子曰。世世無忘蕘。故其子弟常云崔雕協即彥融之子也。幼有孝行。登士第。釋褐爲度支巡官。渭南尉。直史館。歷三署。入梁爲左司郎中。萬年令。給事中。累官至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於暮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之。左降太子詹事。俄拜吏部侍郎。同光初。改御史中丞。憲司舉奏。多以文字錯誤。屢受責罰。協器宇宏爽。高談虛論。多不近理。時人以爲虛有其表。天成初。遷禮部尚書太常卿。因樞密使孔循保薦。拜平章事。初。豆盧革韋說得罪。執政議命相。樞密使孔循意不欲河朔人居相位。任圜欲相李琪。而鄭珏素與琪不協。孔循亦惡琪。謂安重誨曰。李琪非無藝學。但不廉耳。朝論莫若崔協。重誨然之。因奏擇相。明宗曰。誰可。乃以協對。任圜奏曰。重誨被人欺賣。如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謂之沒字碑。臣比不知書。無才而進。已爲天下笑。何容中書之內。更有笑端。明宗曰。易州刺史韋肅。人言名家。待我甚厚。置於此位何如。肅苟未可。則馮書記是先朝判官。稱爲長者。與物無競。可以相矣。道嘗爲莊宗霸府書記。故明宗呼之。朝退。宰臣樞密使休於中興殿之廡下。孔循拂衣而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居此位。重誨私謂圜曰。今相位缺人。協且可乎。圜曰。朝廷有李琪者。學際天人。奕葉軒冕。論才校藝。可敵時輩百人。而讒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重誨笑而止。然重誨與循同職。循日言琪之短。協之長。故重誨竟從之。而協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朝廷以國庠事重。命協兼判祭酒事。協上奏。每歲補監生二百爲定。物議非之。四年春。駕自夷門還京。從至須水驛。中風暴卒。詔贈尚書左僕射。謚曰

恭靖。子頎。頌。壽。良。惟頌仕宋朝。官至左諫議大夫。卒於鄜州行軍司馬。史臣曰。夫相輔之才。從古難得。蓋文學政事。德行謀猷。不可缺一故也。如數君子者。皆互有所長。亦近代之良相也。如齊公之明節。李琪之文章。足以主表搢紳。望實典誥。陟之廊廟。宜無愧焉。

崔沂

五代史沂大中時宰相魏公鉉之幼子也。兄沆廣明初亦爲宰輔。沂舉進士第。歷監察補闕。昭宗時累遷至員外。知制誥。性抗厲。守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周舍顏蕘錢珝俱秉筆。見蕘珝聽達草制數十。無妨譚笑。而沂自愧。翌日謁國相訴曰。沂疏淺不足以供詞翰之職。相輔然之。移爲諫議大夫。入梁爲御史司憲。紀綱繩違。不避豪右。開平中。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現者不時迴避。前導伍伯捽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前白於梁祖。梁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況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當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況梁現不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捽首投軀。深乖朝憲。請論之以法。梁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鬭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鬭毆條。不鬭故毆傷人者。加傷罪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遷左司侍郎。改太常卿。轉禮部尚書。貞明中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時張全義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守太尉中書令魏王。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沂至府。客將白以副留守合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尚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相勞煩。莊宗興復唐室。便用爲左丞。判吏部尚書銓選。司坐累謫石州司馬。明宗即位。召還。後爲左丞。以衰疾告老。授太子少保致仕。卒於龍門之別墅。時年七十餘。贈太子少傅。史臣曰。自唐祚橫流。衣冠掃地。苟無端士。孰振素風。如廷珪之文學。崔沂之剛正。劉岳之典禮。舜卿之掌誥。消慶徵而下。皆蔚有貞規。無虧懿範。固可以爲搢紳之圭表。肇朝廷之羽儀。以之垂名。夫何不韙。

崔貽孫

五代史貽孫祖玄亮。左散騎常侍。父蕘。言潞州判官。貽孫以門族登進士第。以監察昇朝。歷清資美職。及爲省郎。於江南廻以橐裝營別墅於漢上之穀城。退居自奉。清江之上。綠竹遍野。狹徑深密。維舟曲岸。人莫造焉。時人甚高之。及李振貶均州。貽孫曲奉之。振入朝。貽孫累遷丞郎。同光初。除吏部侍郎。銓選疎謬。貶官塞地。馳驛至潞州。致書於府帥孔勍曰。十五年穀城山裏。自謂逍遙。二千里沙塞途中。今

爲遂客。勅以其年八十。奏留府下。明年量移澤州司馬。遇赦還京。宰相鄭珏以姻戚之分。復擬吏部侍郎。天官任重。耆耋罔知。復禮部尚書致仕。而辛。有子三人。自貽孫左降之後。各於舊業爭分其利。甘旨醫藥。莫有奉者。貽孫以書責之云。生有明君宰相。死有天曹地府。吾雖考終。豈放汝耶

崔居儉五代史居儉清河人也。祖蠡。父蕘。皆爲唐名臣。居儉美文辭。風骨清秀。少舉進士。梁貞明中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唐莊宗時爲刑部侍郎。太常卿。崔氏自後魏隋唐與盧鄭皆爲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禮。至其後世子孫。專以門望自高。爲世所嫉。明宗崩。居儉以故事爲禮儀使。居儉以祖諱蠡。辭不受。宰相馮道即徙居儉爲祕書監。居儉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戶部尚書。晉天福四年卒。年七十。贈右僕射。居儉拙於爲生。居顯官。衣常乏。死之日貧不能葬。聞者哀之。

崔廷勳五代史廷勳不知何許人也。形貌魁偉。美鬚髯。幼陷虜庭。歷僞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虜主犯闕。遷晉帝於封禪寺。遣廷勳以兵防守。尋授河陽節度使。甚得民情。虜主北行。武行德率軍趍河陽。廷勳爲行德所逐。乃與奚王拽剌保懷州。尋以兵反攻行德。行德

出戰。爲廷勳所敗。及虜主死。遂歸鎮州。漢初與麻荅同奔定州。後沒於北蕃。通鑑綱目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崔廷勳等遁去。通鑑續編漢天福十二年夏四月。晉主知遠自太原南下。遼崔廷勳耿崇美等皆棄城北走。河南州縣悉復爲晉。

崔英桂苑叢談年九歲。秦王苻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皆趨。英獨緩步。怪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不驕。堅爲之起。更問有何義。從天子至于庶人章。上愛下。下敬上。曰卿好去。年十七用卿爲大夫。英曰。日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何在後期。堅曰。勤好學。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崔彥進宋史列傳大名人。純質有膽略。善騎射。漢乾祐中隸周祖帳下。廣順初。補衛士。世宗鎮澶淵。令領禁兵以從。顯德初爲控鶴指揮使。從征淮南。以功遷散員都虞候。從平瓦橋關。改東西班指揮使。領昭州刺史。宋初改控鶴右廂指揮使。領果州團練使。征李筠爲先鋒部署。以功遷常州防禦使。從平李重進。改虎捷右廂。建隆二年。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武信軍節度。大舉伐蜀。爲鳳州路行營前軍副都部署。

蜀平。坐縱部下略玉帛子女及諸不法事。左遷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太祖郊祀西洛。彥進來朝。授彰信軍節度。太平興國二年。移鎮河陽。四年正月。遣將征太原。分命攻城。以彥進與鄆州防禦使尹勳攻其東。彰德軍節度李漢瓊。冀州刺史牛思進攻其南。桂州觀察使曹翰。翰林使杜彥圭攻其西。彰信軍節度劉遇。光州刺史珪攻其北。彥進督戰甚急。太宗嘉之。晉陽平。從征幽州。又與內供奉官江守鈞率兵攻城之西北。及班師。詔彥進與西上閤門副使薛繼興。閤門祗候李守斌。領兵屯關南。以功加檢校太尉。是秋。契丹侵遂城。彥進與劉廷翰崔翰等擊破之。斬首萬級。五年車駕北巡。以彥進爲關南都部署。敗契丹於唐興口。雍熙三年正月。命將北伐。分兵三路。詔彥進爲幽州道行營馬步軍水陸赴都部署。與曹彬米信出雄州。大軍失利。彥進坐違彬節制。別道回軍。爲敵所敗。召還。貶右武衛上將軍。事具彬傳。四年春。授保靜軍節度。端拱元年被病。召歸闕。卒。年六十七。贈侍中。彥進頻立戰功。然好聚財貨。所至無善政。没後諸子爭家財。有司攝治。太宗召見。爲決之。謂左右曰。此細務。朕不遑親臨。但以彥進嘗任節制。不欲令其子辱於父耳。子懷遠至內殿崇班。懷清至崇儀副使。懷遠子上賢娶鎮王女崇安縣主。懷清子從湜娶岐王女永壽縣主。爲西京左

藏庫副使。後坐事除名。　論曰。崔彥進與王全斌征蜀。黷貨殺降。以致蜀亂。惟劉廷讓一軍。秋毫無犯。紀律嚴否。於斯別矣。尹崇珂所至謹畏。臨淄攻守之績。嶺嶠廓清之勢。至於瘁事皇甫繼明力疾以護軍行。祝誠奮節皆見嘉尚。張廷翰西征未覩奇效。張美雖稱幹敏。而初有自媒之行。郭守文敦詩閱禮。輕財好施。慎保封疆。士卒樂用。終以勲舊蒙眷。聯姻戚里。宋初諸將。要終而論。臧否異趣。何昭昭若是哉。

崔翰宋史列傳字仲文。京兆萬年人。少有大志。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以隸麾下。從周世宗征淮南。平壽春。取關南。以功補軍使。宋初。遷御馬直副指揮使。從征澤潞。開寶初。遷河東降民以實陝地。晉人勇悍多習武藝。命翰差擇之。及閱試河北鎮兵。取其驍果者。以分配天武兩軍。九年領瑞州刺史。太宗即位。進本州團練使。太平興國二年秋。講武於西郊。時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瘖。命翰代之。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亘二十里。建五色旗號令。將卒望其所舉以爲進退。六師周旋如一。上御臺臨觀。大悅。以藩邸時金帶賜之。謂左右曰。晉朝之將必無如崔翰者。四年從征太原。命總侍衛馬步諸軍。率先攻城。流矢中其頰。神色不變。督戰益急。上即軍帳撫問之。太原平。時上將有事幽薊。諸將以爲晉陽之役。師罷餉

原劉繼元降貴戚且未給遣有平燕之議不敢言翰獨奏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上謂然定議北伐既而班師命諸將整服以還至金臺驛大軍南向而潰上即令翰率衛兵千餘止之翰請單騎往至則諭以師律衆徐以定不戮一人既復命上喜因命知定州得以便宜從事緣邊諸軍並受節制軍市租儲得以專用冬契丹兵數萬趣滿城翰會李漢瓊兵於徐河河陽節度崔彥進兵自高陽關繼至因合擊之契丹挾西山坑谷中死者不可勝計俘馘數萬所獲他物又十倍焉以功擢武泰軍節度使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俘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胄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構於上明年夏出為感德軍節度使至鎮時盜賊充斥翰誘其渠魁戒以禍福群盜感悟散歸農畝境內肅然雍熙二年移知滑州三年北伐不利上追念徐河之功召翰為威虜軍行營兵馬都部署四年春改鎮國軍二年移鎮鎮安軍淳化二年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尸足矣上壯之復令赴鎮月餘卒年六十三贈侍中翰驍勇有謀所至多立功輕財好施死之日家無餘貲晚年酷信釋氏子繼顒虞部員外郎孫承業內殿承制閤門祗候承祐內殿崇班江少虞類苑崔翰太原既平劉繼元降遂鑾輿

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達有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奏曰當峻阪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噬臍上然之改蹕北伐功將集而班師因整旅徐還無何至金臺驛王師失利聞或南潰者數千騎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願請單騎獨往可携之而歸上許之翰策馬獨往追之將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耳何傷怨違主上天鑒處置精明君等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旦小恣豈不念父母妻子憶戀之意耶上於遣吾邀爾輩同還宜知幾速反衆稍稍遂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雞犬亦不鳴上喜容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繫者類苑崔翰京兆人以鎮安軍節度充高陽關都部署召還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　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　太宗壯之復令之任翰驍勇有方略所至立功萊公少時不脩小節頗愛飛鷹走獵太夫人性嚴嗇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瘢輒哭

崔鶠

宋史列傳鶠字德符雍丘人父毗徙居潁州遂為陽翟人登進士第調鳳州司户參軍均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曰臣聞諫爭之道不激切不足以起人主之意激切則近訕謗夫為人臣而有訕謗之名此讒邪之論所以易乘而世主所以不悟天下所以卷舌吞聲而以言為戒也臣嘗讀史見漢劉陶曹鸞唐李少良之事未嘗不掩卷興嗟矯然有山林不反之意比聞國家以日食之異詢求直言伏讀詔書至所謂言之失中朕不加罪蓋陛下披至情廓聖度以來天下之言如此而私秘所聞不敢一吐是臣子負陛下也方今政令煩苛民不堪擾風俗險薄法不能勝未暇一二陳之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臣生於草萊不識朝廷之士特恠左右之人有指元祐之臣為奸黨者必邪人也使漢之黨錮唐之牛李之禍將復見于今日甚可駭也夫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崖軍司户司馬光左右以為奸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臣請略言奸人之迹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奸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廷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優女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奸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奸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夫有其實者名隨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誰肯信之傳曰謂狐

為貍非獨不知狐又不知貍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倘佯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光忠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奸是欺天下也至如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貴極宰相人所具瞻以名呼之又指為賊豈非以其孤負主恩玩竊國柄忠臣痛憤義士不服故賊而名之指其實而號之以賊邪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小人譬之蝮蝎其凶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比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日者陽也食之者陰也四月正陽之月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變為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天運乾剛大明邪正毋違經義毋鬱民心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徹樂而無脩德善政之實非所以應天也帝覽而善之以為相州教授後蔡京條籍上書人以鶠為邪等免所居官久之調績溪令移病歸

始居郊城治地數畝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尊師之宣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既至而欽宗即位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使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網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原京與澥罪乃天地否泰所係國家治亂由之以分不可忽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考定之同己爲正異己爲邪澥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下於茲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累章極論時議歸重忽得攣疾不能行三求去帝惜之不許呂好問徐秉哲爲言乃以龍圖閣直學士主管嵩山崇福宮命下而卒鶠平生爲文至多輙爲人取去崔無留者尤長於詩清峭雅深有法度無子婿衛昂集其文爲三十卷傳於世墨莊漫錄崔鶠字德符潁昌陽翟人元祐中擧進士登科不汲汲於仕宦宣和中監西京洛南稻田務時中官容佐掌宮鑰於洛郡條事之惟恐不及惟德符不肯見之容極銜之德符一日送客於會節園時梅花已殘與客飲梅下已而容奏陳以會節園爲景華御苑德符初不知也明年暮春復騎瘠馬從老兵徑入園中梅下哦詩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林閒小憩藉清影低草啄微酸故人不復見春事今已闌繞樹舜履迹空餘土花斑徘徊而去次日容見地有馬跡問園吏吏以崔對容怒其輕己遂劾奏鶠徑入御苑以此罪廢累年靖康初起爲左正言未就卒贈直龍圖閣歸葬郊城詩文甚高

崔立

宋史列傳立字本之開封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中進士第爲果

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道險乃率衆錢傭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當斬三人立曰此非私己罪杖爾從革初不聽卒論奏詔如立議真宗記之特改大理寺丞知安豐縣大水壞期斯塘立躬督繕治踰月而成進殿中丞通判廣州許州會滑州塞決河調民出芻稭命立提擧受納立計其用有餘而下戶未輸者尚二百萬悉奏弛之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教民濬治既成溉田數千頃及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漢相潞兗鄆涇七州兗州歲大饑募富人出穀十萬餘石振饑者所全活者甚衆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帝既封禪士大夫爭奏上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大火天所以警驕惰戒淫泆也區區符瑞尚何足爲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章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人審服其鑒云韓魏公安陽集故尚書工部侍郎致仕贈工部尚書崔官行狀　曾祖（光表）右補闕直史館　祖（周度）兗州節度判官贈祕書少監　父（汝礪）左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　本貫開封府鄢陵縣儀鳳鄉鳳凰里名立字本之年七十五　崔出姜姓始齊丁公之嫡曰季子以其國推叔乙而食采於崔因而命氏十六世孫業爲漢東萊侯居清河之東武城至後魏殿中尚書休始與其弟寅分大房小休號大房自元魏歷周隋間世居顯仕而至唐尤盛與盧李鄭三姓遂爲諸侯之望而崔爲之首曾祖諱光表清河大房休之後十二世孫也後唐同光初擧進士爲天下第一終右補闕直史館祖諱周度性忠鯁敢言周初爲兗州節度判官其帥慕容彥超叛即以大義譬責之後引近世逆順禍福以爲監不聽卒爲其所害周祖聞而傷之贈祕書少監父諱汝礪以父死節尚幼　朝廷欲優其廩給乃以爲左班殿直後以家世儒者恥從武弁之列遂棄官歸鄢陵安處先廬不以榮利爲意以公貴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公諱立字本之侍郎之次子也少警悟博學而尤長於古文時柳公仲塗爲世大儒學者仰師一見公文而奇之於公卿間比比延譽咸平二年秋擧進士於開封府試入高等明年春及第補果州團練推官郎有役卒輦官物于他州苦其道之險乃率衆錢傭便舟而下其守姜從革者發其事法官張昇引率斂條坐始謀與率錢卒三人皆當斬公曰醵錢私己與本意於公殊科罪當杖固執不斷姜怒乃以其獄聞請下有司詳讞卒如公議姜與法官俱得罪滿歲用是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臨清縣事丁侍郎憂去職服除知壽州安豐縣事屬歲大水壞期斯塘民失灌溉

之利者給千餘家。公亟募工伐。補塞隄障。日暴露於塘下。踰月而塘完。民以安業。轉殿中丞。徙通判廣州事。改太常博士。嶺南舶商所湊。珍貨叢委。至者一爲利所動。則隳其故節。公素以清約自守。凡彼之所有。不市一錢。官滿。但舟貯俸緡所餘而還。時文懿張公爲本道轉運使。常歎服之曰。古之所謂廉吏者。恐無以過此。俄丁母延安郡太君李氏憂。去官。服闋。通判許州事。改屯田員外郎。知江陰軍事。　仁宗即位。以恩增秩都官。有利港者。舊溉民田數千頃。歲久湮廢。公諭其民開濬之。曰。初雖少勞。而其利無窮。民皆樂然獻力。遂成。官無少費。而民利如故。又開橫河六十里。以通漕運舟楫之便。　天子嘉之。而賜詔書褒美。代還。會東都塞決河。命公提舉受納梢草。是時所費既廣。旁近數路之民。皆被科擾。公處興功過半。薪楗山積。而所逋之數尚數百萬。皆單細之戶。力不能堪者。公獨抗奏。願一切蠲放。保無所乏。　朝廷從之。衆大蒙惠。遷職方員外郎。知■州事。城中池素鹹鹵。民苦水泉不給。公擇衢巷要便之地。爲浚百井。而間有甘冽者。衆謂公至誠之感。闔郡歌樂之。累遷都官郎中。歷知漢相路三州事。以明道恭謝天地恩。遷職方。俄轉大常少卿。知兗州事。值歲大蝗旱。民罹凶饑。公處荒政之急。而爲常法所拘者。一皆濟以權宜。唯上所罷。又募里豪出

粟數十萬斛。以哺飢者。所活甚衆。而拖決旁境。從鄆涇二州。就拜右諫議大夫。改知濰州事。濰民氣豪喜訟。號難治。始至。繫囚滿獄。公爲區判善惡。勸沮明白。未幾。民服公化。境內以清。代歸。民走淶沮二水之次。遮公呼曰。吾之父母。今焉往。至群卧灘石上。使公馬不得前。公爲回駕。望日餘。聞道乃得去。至闕。以年漸高。筋力不強。願補閑僻之郡。乃出知濠州事。轉給事中。年甫七十。即上書曰。臣老矣。於國家之事。力不能勉。乞臣骸骨以歸田里。上憐之。遷秩工部侍郎致仕。公既歸許之私第。遂謝絕人事。治家圃。羅植松竹。中起小亭。曰蓧光。自號蓧光子。終日怡然。隱几於其間。每良辰美節。則召親族以觴詠爲娛樂。心休休然。自謂處羲皇之世。如是者凡五年。一日體中不佳。召諸子而謂曰。人生得七十者爲少。而吾壽已過之。又官爲丞郎。汝輩皆爲京寺之官。女配吉士。吾自顧無一不足者。夫生而死。物理之常也。汝輩但師吾忠孝。無甚悲也。諸子與家人皆環侍號泣不能勝。而公神色不少變。而終。君子以爲達性命。時慶曆三年十一月三日也。公方重沈敏。不妄喜怒。外雖嚴莊。而內極仁恕。平居斂袵。危坐凜然。如在官府中。家人輩皆悚戒自飭。無敢跬步於前者。天性至孝。二親之亡。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疏食飯柴毁。見者嗟惻之。事其兄中舍君尤謹順。諸姪少孤。皆奏以官。義均己子。歷治十郡。所至務以約制煩。以靜勝擾。而政一出於仁恕。凡議罪有不合法意。或所誅不當其情者。則類從輕比。故民感而易化。所去殊思之。又性本恬晦。不自矜耀。以道平進。志不可屈。文靖呂公。乃公之同年生也。文懿張公乃向爲監司知公之深者也。而公足未嘗一妄及其門。常曰。人苟公而待物。當自知我。必欲求而後知。則吾豈爲此。富東郡之督薪芻也。內臣閻文應方爲小官。與公共事。文應舉動或不如法。公必極言規正之。後爲入內都知。權傾中外。感公嚮昔誨勖之恩。百計欲一見公。而不能得。其自重如此。前後上封言時政利害得失凡四十事。多見施用。能文之外。優長於篇詠。文正范公嘗謂某曰。余向在江陰。多見崔公詩。格清而意遠。詩人之作也。有集二十卷。自名己歛集。茲又見其謙德之高也。夫人冉氏。故職方員外郎宗閔之女。淑行純德。宗族師法。門內之聽。肅然以和。封仁壽郡君。先公而亡。年六十六。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與夫人于鄭州之新鄭縣臨洧鄉。先侍郎之墓次。男三人。長勉。天聖五年擢進士第。強敏能政。終大理寺丞。次公孺。性渾厚。有高識。多聞博覽。尤高名理之論。今爲國子博士。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次長孺。和雅善屬文。終大理寺丞。女四人。長適比部員外郎杜昉。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

校理知陝府事趙宗道。次適大理寺丞張汝士。次即某之配也。故於公治官治家之迹。知之爲最詳。而辭患鄙訥。不能發揚公之清芬盛烈。使纖悉而明著之。姑舉其大槩。以資名德鉅賢筆削之。公用垂信於後世。謹狀。

崔頤正

宋史儒林傳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雍熙中爲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爲國子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illegible]知政事。以頤正對。上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緋。自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懇表求致仕。上命坐問恤甚至。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侄佺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侄佺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為甪。（上但）兩點為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侄佺說尚書。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繒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崔遵度

宋史文苑傳。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緇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受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撥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定迹。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濤上其勤狀。召歸對便坐。因獻文自薦。時就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賊遣其黨張餘來攻。遵度領甲士百餘。背城而戰。賊踰堞以入。遵度投江中。賴州兵援之得免。坐失城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取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同為編修官。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左史十餘歲。立殿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舍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嘗著琴箋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辯者。至唐協律郎劉況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索。泛其絃。而十三徽聲具焉。況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文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其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考之。然後聞。斯格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之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為一。自中而左泛有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減。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鍾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為君。絲以琴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畫矣。夫徽十三者蓋晝昭昭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二十三徽焉。是一氣大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無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七年。東郊建壇恭謝。壇上設正坐奉天地。配坐奉二聖。遵度時與張浚同典記注。書昊天為天皇。又增聖祖配位坐。謬誤。降為右正言。浚亦責為工部郎中。踰歲。並復其秩。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曰。遵度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又賞襲衣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因謂左右曰。翊善記室皆府屬也。故王皆受拜。今賓友之禮。當令答拜。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王讀孝經。徹章。復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昇邸進封。改禮部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諭德。未數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遵度性寡合。善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辯其數。並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其子拜官者二人。仁宗即位。特詔贈工部侍郎。又授其二孫官。有集二十卷。東軒筆錄。真宗為壽春郡王開府。太宗詔宰執為朕選端方純明有德學無過問臣僚二人。為王友。僉擇累日。惟得崔遵度張士遜。尒遵度與

物無牾口未嘗言是非清潔完晴不喜名勢掌右史十年每立殿墀屈身檻檻之外以避顧眄善琴得古人深趣著琴箋十篇鳴琴於室妻子始不得見通夕只聞琴聲

崔縱

宋史列傳縱字元矩撫州臨川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嶉山主簿仙居丞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以志恨成病竟握節而死洪皓張邵還遂歸縱之骨詔以兄子延年爲後

崔頌

宋史儒林傳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爲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録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爲左拾遺遷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爲吳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爲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爲觀察判官賜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充判官以繼獄誤失罷職守本官即位拜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顧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綏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爲所親求使官出爲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七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文當時稱其遒麗篤信釋氏繪佛像必拜性多技在鄜州官舍嘗召巧工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曉子文炳雍熙二年進士淹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咸維爲曹國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尤資賢道維近儒循默不能規戒聞崔矑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充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崔嶧

宋史列傳嶧字之才京兆長安人進士及第累官尚書職方員外郎知遂州建議瞿塘峽置關如劍門以察姦人事既施行徙提點刑獄嘉陵江歲調民丁治堤堰嶧更用州兵代其役文州番卒數剽攻邊戶守臣慮生事多以牛酒和遣嶧請守臣歲時得行邊益募勇壯伺其發一切捕擊之後無復內寇就除轉使歷三司戶部判官河東轉運使會更錢法潞州民大擾推其首惡誅之人心遂定徙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爲河東都轉運使遷給事中還糾察在京刑獄諫官御史言宰相陳執中縱嬖妾殺婢命按治嶧以爲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妾殺之頗左右執中即授龍圖閣待制知慶州羌井坑族亂潛兵討平歷知同州鳳翔府改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汙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至河中請老以刑部侍郎致仕卒范蜀公奏議乞追崔嶧龍圖閣待制劄子　伏見陝西四路安撫使並以三年爲滿今慶州何中立才及二年遂差崔嶧交替外議皆爲非當欲乞且令何中立終滿三年及追寢崔嶧成命免致諸路攀例寖成僥倖

崔公度

宋史列傳公度字伯易高郵人口吃不能劇談而內絕敏書一閱即不忘劉沆爲茂才異等辭疾不應命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益閉戶讀書歐陽脩得其所作感山賦以示韓琦琦上之英宗即付史館授和州防禦推官爲國子直講以母老辭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利論安石解衣握手延與語召對延和殿進光祿丞知揚武縣京官謁尹故事當拜庭下公度疑尹辱己徑詣安石訴之安石使鄧綰薦爲御史未幾爲崇文校書刪定三司令式於是論言京官庭謁尹非宜安石爲下編敕所更其制加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起布衣無所持守惟知媚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爾見者皆笑亦恬不爲恥請知海州元祐紹聖之間歷兵禮部郎中國子司業除秘書少監起居郎皆辭不受知潤宣通四州以直龍圖閣卒孫公談圃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大行山賦以大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責語身至乃授伯易潁州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判公嘗

（玄感山賦不若明珠賦）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繼芳
圈點監生臣周汾
臣曹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一

八灰

崔

崔台符

宋史列傳台符字平叔。蒲陰人。中明法科。爲大理詳斷官。校試殿帷。仁宗賜以畫美二字。熙寧中文彥博薦爲群牧判官。除河北監牧使。入判大理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爲非。台符獨舉手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己。故用之。歷知審刑院判少府監。復置大理獄。拜右諫議大夫。爲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台符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所在以鍛鍊笞掠成之。都人惴恐。至不敢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官制行遷刑部侍郎。官至光祿大夫。元祐初。御史林旦上官均發其惡。出知潞州。又貶秩徙相州。復爲監牧使。卒。年六十四。舊制武臣至內殿崇班。始蔭其族。台符言文臣州判司簿許用蔭。武臣五歲一遷。自借職四十年乃得通朝籍。輕重不相準。請自供奉官即用蔭。從之。嘗使遼。至其朝。久立帳前。儐者不贊揖。問其故。曰。大于未至。台符詰之曰。安有君父臨軒。而臣子偃蹇不至。久立仗者禮于儐者。懼。贊導如儀。

崔與之

宋史列傳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困場屋。每曰。人不爲宰相則爲良醫。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登紹熙癸丑進士第。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潯州法曹。常平倉久弊。葺廩米爲兩損。撤居廨瓦蓋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伏而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害於豪民。適爭毆死。其子捉之者。其長欲流之。與之曰。小民一時計出無聊。忍使一家轉徙。況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開禧用兵。軍旅所需。天下騷然。與之獨寬以條省錢。吏告月解不登。曰。寧罷去。和糴令下。與之獨時價糴。令民自槩。通判邕州。守武人。訴判求錫不時給諸卒。大閧。漕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闔郡以寧。擢守賓陽郡。政清簡。未踰年。提點廣西刑獄。徧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傳車栽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朱崖地產苦藤。民或取其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婦人。官役有至一年者。并推遣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其他利病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遠。刑獄慘毒。用及鼓椎鐵尺。庚跡木提之類。催科差役。有領長卷用印。到限銷鈔。請憑由等錢之號。至官吏下鄉。排門對鈔。則弊尤甚。皆蹤其條目。申諭而痛懲之。高惟月書鉞之。號嶺海使民榜。廣右僻縣。多右選攝事。類貪黷。與之請援廣東循諸邑減舉員賞格。以勸選人。熙寧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顏戣。戣守瓊。遂行之。召除金部郎官。時郎官多養資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爲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金虜困於韃遷汴京。朝議疑其爲進迫。選帥淮東。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堡寨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地往來。爲易以甓。因滁陽山林之阻。創五寨。結忠義民兵。虜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虜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維揚兵久不練。分強勇號淮西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淮民多蓄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民爲之。時相不果行。浙東饑。流民過淮。與之閉門撫納。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遁。疑不前。擒戮之。分其餘隷諸軍。山東爭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時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時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有僥倖心。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時相。言與之來鄞五年。士卒之勇悍者。愛惜如子。今以萬餘士卒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未幾。虜入寇。時相疊三書。俾議和。與之答謂。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寨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歲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寨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漣水已爲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爲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劾。琸敗。亟修守戰備。遣精銳布要害。虜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時議欲不除江淮制置。委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咨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淮有警。西帥果能電馳往救乎。西淮有警。東帥果能電馳往救乎。制閫俯瞰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事中稟朝廷。必稽緩誤事。議遂寢。召除秘書少監。軍民遮道無涕。與之力辭召命。竟歸。將度嶺。趣召不已。回次池口。已聞金虜寇邊。乃造朝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舉蹤數千言。每歎養虎將自遺患。未幾戍

部帥董居誼以黷貨爲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逆害蜀大擾與之以選除工部侍郎帥成都至即帖然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安丙薨詔盡護蜀之師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人士之望附循戰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不立戎帥多不協和戊寅之春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才之兵潰嶓昌祖不救遂棄皁郊己卯之春吳政屯鳳州張威屯西和虜自白環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逆路由七方關上青野原虜遂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安丙嘗納雞夏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雞夏不至我師遂有皁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雞夏復攻金虜俄遣百騎入鳳州邀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諭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而大兩國之好宜斂兵退屯雞夏知不可動不復有請先是金虜爲雞夏所困征調苛歧民不聊生率衆歸順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虜萬户呼延棫等扣洋州來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虜自是不敢窺興元既鎮榜邊關開諭招納虜謀得之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

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毋爲金虜所截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而馬政舉矣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虜騎衝突隔芽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固厚間探者賞使譬覘虜動息悉知其邊防寂矣總計吉賞首撥成都府等錢一百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而軍儲充美蜀知名士無不薦進間有名浮於實用過其才者亦歷歷言之沔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虜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虜乃退除禮部尚書不拜使道歸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忠定趙清獻名三賢祠理宗即位除帥長沙辭除江西辭既親政除吏部尚書親灑宸翰以起之皆力辭全六劘廷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予祠亦辭俄除廣東經畧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連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東西轉戰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

相率倡亂縱火屯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洎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使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除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皆移家還人無知者俄而所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禁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上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捨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人之道毋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爲無才必欲求其才者用之意猶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廣精更始推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以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逝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早與召還使天下明知陛下非昧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

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似聞獨斷以來朝廷之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爲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下矣又曰昨和使在黃岡而賊兵之犯淮犯蜀自若今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據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變故層出不知其幾夷狄之桀驁盜賊之跳梁雷霆之震驚星辰之乖異皆非小故至如京城煨燼之厄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南陽近屬秦府舊僚戚畹衣裳之親以至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宜知愛惡之私此因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上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七月乃得致其事夙慕韓魏公寒花晚節之詩自號曰菊坡家居職名祠廩米邑之入月繼受數十千自領鄉郡戒吏毋

得使給凡俸餘皆以均親黨。嘉熙己亥十月一日丁丑薨。壽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塟增城縣古華山。謚清獻。史臣袁擬贊曰。與之守淮帥蜀。忠而有謀。使用之盡其才。邊鄙晏然。坐銷敵患於無形。可也。嘉定權臣乃他使懦帥代之。將端平雖不起釁。邊事已有可憂者矣。况以貪虜而挑之乎。歸老五年。力辭丞相印不拜。與之深察世變久已。雖然贊決間世皆高之。而不知與之之心非得已也。吁。元一統廣州路志。與之字正子。廣州增城人。補入太學。紹熙四年登進士第。自小官至官。遂以清白自持。嘉定中。由秘書監出知揚州。治最上聞。有趙氏子爾衆劫殺。與之捕主趙氏子曰。我宗室也。不可加害。與之屬贊曰。我非勘宗室。乃勘殺人賊。獄具。遂抹之。一方肅然。四川宣撫使安丙卒于漢中。命與之入蜀為安撫使制置使。威惠兼濟。民悅兵服。全蜀人才。多出其門。如游似一見。期以宰相。又目某人為侍從。某人為卿監。某人為帥蜀。厥後果如鑒裁。召為禮部尚書。真德秀在經筵。嘗告理宗曰。崔與之南歸。不持蜀中一物。惟滿載皆書帙而已。蜀人思與之善政。甚於旅詠趙抃。為立三賢堂。祠事惟謹。除參知政事。至拜右丞相。皆不就。嘉熙三年卒于家。贈少師。謚清獻。與之在鄉杜門讀書。不接世務。中間山賊作亂。起帥鄉部。遣事平即上印。退然如一寒素。有叔

犯法。憲司將奏裁。族屬告與之致曲。與之不荅。遂聞其案。秋與之遣盤飧餽叔以代面訣。有司廉知之。乃曰。菊坡之親也。可以法坐之乎。遂從末減。君子以是服與之善於處世。廣州南海志。正子。增城人。家昔貧。力學自奮。尤是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肆業。足跡不嘗至塵市。禮部奏名。庭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壁流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掾。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強發廩者。公析其手足以徇。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閫稽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令民自槩。不擾而辦。為諸邑最。趙漕使希擇命諸邑視以為法。且持薦于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授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為材。挽公使留。公不可。諸公中其請。有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秩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性苛刻。過禁平無狀。捐率為亂。公時攝守賓陽。聞變。坐帥救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驅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繳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賓陽。徙典廣西刑獄。創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隔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丈不給券。攜緡錢自隨。計日給之。侍卒決遣無須判。暇獎廉勸貪。多所判舉。風采震動。召除金部。屬金虜南侵。邊警震恐。淮東岌通攻汴。朝廷謀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根本。五年。以秘書監召。會興元倡亂。害總計。遂制馬。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新可安邊。益州為四路心腹。惟恃錢粮。厚於他郡。軍興節度。昔遣宜厚儲積。以壯邊陲。拜踈即行。初。安丙撤西夏夾攻金虜。不克。虜乘釁數盜邊。蜀大擾。丙薨。公使直度。勅以鎮閫表。除公制置使。畫護四蜀之師。西北二閫合從攻鳳翔。叩鳳州。借粮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荅。搘持陝西五路。遣黎伴桀驁自固。衛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瀕灘險遠。艱於漕運。立為運米賞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菊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寒花晚節香之句於門。蓋推志也。公之門無雜賓。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惠陽排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群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閫。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威欽

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侍羅介。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區處條畫。撫摩調度。洞中事機。召兵四集。賊一戰不支。聚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戮其桀黠者。代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辭平拜右丞相。上遣中使促召。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銜命而至。遜辭九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下老。亦有盡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主于薦引。惟游似。洪咨夔。林略。翁甫。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嘗度韶關。留題云。滿洞清泉白石怪。我歸盟寒。里人采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凡於施行者。雖揚倅高惟月。狄梓同。崔公嶺海使民侍。朱崖之人又編次其能行揆氏之政。曰崔公海上澄清錄。在蜀時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為三賢。淳祐甲辰。真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于學。號為二獻。咸淳然丙。經畧劉應龍又祠公于西城之高桂坊。令縣學即其地也。成都大一統志。嘉定中。自揚州移知成都府。兼四川制置使。清介立身。人謂有文

武威風識大體自趙汝愚後才再見耳寬減征賦篤志為民前此制帥於成都土貢之外盡取以奉丰相史彌遠與之日民力重困矣訖不與彌遠末如之何羅致四蜀才名之士其後多為名卑輔弼謂與之知人久之召為禮部尚書歸老所載惟圖書他無有也

崔敦禮

（金陵新志敦禮與弟敦詩本通州靜海人同登紹興庚辰第僑溧陽山水買田築屋池上有讀書堂扁曰雙桂敦禮）字仲由歷江寧尉平江府教授江東撫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敦詩字大雅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博覽強記歷祕書省正字除翰林權直崇政殿說書權給事中家難服闋除樞密編脩官著作郎權吏部郎官入兼崇政說書進國子司業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卒贈中大夫　除吏部架閣謝左揆啓　聞洪鈞而播物孰不依歸陟來藝以求知誤膺狀錄竊惟人物臧否之辨在乎大臣選擇之間洋然動心我然縱冠咸願攀躋於梯級藝者必屬善者必錄孟將羅絡於英材俱收並蓄而詩用無遺校短量長而惟器是適如敦禮者未忘智短汗漫材疏惟貧且賤無所用其能惟蒙且拙無所試其志故常沈湛乎章句之習沉潛乎經傳之辭補苴罅漏而學欲傳其全聯虛緝纂而文欲窮其妙一命歷坎之域

三年鑿楯之勞嘆俗狀之可憎恥前功之頓廢固即六朝之都會歷稽千古之興衰心術彈於廣記之餘精神耗於多思之際原原本本庶幾求至當之歸是是非非亦足為名教之助章逢賢德之在上位將收智慮以成茂功宣伊嶽苓之微自棄鈞陶之外儒服不用他藝獨惟文字之知未書而來京師入或興迓聞之譜敢期造化曲賜甄收職隸省曹是欲少階其後用近臨天日使其易見於寸長將德若斯捫心知幸茲蓋恭遇某官高明而博厚敬義而直方素所傳滋固許己卑蔑之列若時經畫必致君堯舜之隆舉人材之進退而納之於至公排天下之好惡而敍之於不敢判黑白於冰鑑審輕重於權衡乃知散散之文亦被生成之賜敦禮敢不念堅素履益勵操修三公盡知音之人誠為幸會于虛動凌雲之志尚冀提撕

琴川志世家靜海晚僑常熟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揚州高郵簿兩浙運幹除祕書省正字繼兼翰林權直早有文名所為制詞溫潤詳推兼崇政殿說書權給事中遭內外艱時翰林學士周必大乞補外壽皇中批問吏部尚書韓元吉曰崔某今安在元吉乃具言之既召見除樞密院編脩官後為權直既拜命即言翰林權直為名未正即史為學士院權直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入兼崇政殿說書進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拜中書舍人加侍講直學士院敦詩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自直省遠講遇引對所陳必剴切至造膝密啓有家人不得覩其藁者上深所器許九年夏以疾卒年僅四十有四贈中大夫有文集三十卷內外制集二十三卷奏議總要五卷通鑑要覽六十卷制海十編鹽韻五編南澗韓尚書元吉誌其墓　經筵徽章轉官辭免劄　恩雖甚厚義有難安敢忘冒犯於威嚴須至瀝陳於悃愊伏念臣等各膺詳擇並列華途當上聖清光莫望之時寔下臣淺學可施之日曾靡海於歲月適荐徽於篇章徒有光榮進典祥益賠衣頒之扣忱被天語之寔嘉僕僕拜登既叨命錫呦呦和樂仍沐燕慈已歎兄於深仁敢過希於茂渥恩傳出命例伴進階雖他賜之已承獨此心之是歉竊稽聖代寔獎儒臣盛平論禹謨於禁闈允豐講典迺於冑監雖厚恭禮但加服章越推異恩實始近比辭莫獲命斷猶在顏慷史溢於寵靈始真成於冒沒上累朝廷慶賞之柄下傷搢紳廉恥之風伏望推廣大明監觀小志即收還於前令庶厭塞於公言　辭免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劄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九月二十三日聞奉聖旨崔某兼侍講兼直學士院臣聞命衰驚罔知所措臣竊惟祖宗重惜經筵始置說書以侍質淺者進以歲時方陞天章閣侍講又久方除侍

講于時首選則賈昌朝是也臣又惟國家崇重翰苑未至學士皆命兼權直院間有侍郎尚書亦帶兼權者至於中書舍人亦有兼權直院其在近比則王綸是也臣誤蒙親擢俾玷從班恩寵非常震悸未定今又疊頒宸言優進華塗揣分量材實惟忝冒不皇寧處須此控陳伏望睿慈洞照愚衷併收成命庶幾內安微量外穆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韓元吉南澗文集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崔公墓誌銘

上乾道九年思得文學之臣以視草司詔令惟翰林學士品秩甚崇雖或假攝亦必侍從將擇庶僚之俊異者寓職玉堂以作古始後世於是詔左宣教郎祕書省正字崔公敦詩首為翰林權直公通州靜海人也少年中進士科早有文名用薦者入館閣所為制詞一出溫潤詳雅明白有體要衆以驚嘆兼崇政殿說書兼權給事中而公以封駁之重資望未稱辭焉上益嘉重其名明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未除喪復遭內艱淳熙之五年也翰林學士今知樞密院周公子充屢請補外上以謂難其人一日中批以問舊書薦公吏部尚書韓某曰崔某今安在然後知公之存未忘且復用矣某因具言公連有家難適外除陛下用之此其時也既召見即言國家治否係公論廢興公論者衆心所在理之當然乃天道也頗明詔大臣

施舍發直務合於此上稱旨除樞密院編修官俾爲權直公既拜命從容言曰翰林院者自唐以來雜卜技術皆預直也至開元別置學士院則專待儒臣今泛然以翰林權直爲名固不能稱所惧聖朝官名未正爾上悟即更爲學士院權直遂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又兼崇政殿說書公具辭曰銓曹事劇非文字講説所可兼也未幾遷國子司業改權直學士院八年九月拜中書舍人加侍郎直學士院公賦性端厚議論疏通知大體始以國人心振士氣爲言且謂監司郡守以嚴厲之威爲強以敏給辦事爲能詞訟不理而專事財利教化不修而盡用刑法是爲知要自宜宿遊講選引對所陳必剴切然不務激訐以沽名聲故眷予隆甚嘗論儲蓄將帥韓范二公備邊之策乞用通練持重從臣三四爲沿邊都轉運使委以邊計選單與則正以宣撫之名或用大臣宣撫則俾爲判官參贊人言事執日先天下士而偏裨將校未有登其門者且令歎納以擇其才執政從官任帥臣方面於外亦責其薦凡侍從臺諫初除及三衙都統制諸路總領到任半年各舉勇畧之士籍名禁中以備選用皆深契聖意進選德殿六箴曰戒令聽察曰用與射樞規正之義且言用人之道不輕於始無忽於小州縣長官當以教化爲務而厚風俗羣臣章奏多慮致事挺按無實顧

依真宗朝稽記其言以考察是否則忠言樂輸而虚誕不敢進矣及在經筵嘗請遇免講日則講讀官以所讀及講解之文并隨義口奏之事錄本進入以廣聖德而盡儒臣之藴在西省尤多繳駁正色無所顧避先是臣下有援例陳乞既降特旨雖其比類或不一中書無敢審覆公言此非所以嚴朝廷也宜令有司詳考而後施行上皆嘉納屬歲旱議荒政公引太宗皇帝救災之旨條五事以獻其説則擇監司郡守謹盜賊嚴賞罰遂鄉并儀以定分數而寬税賦之期量行倚閣且乞減諸路丁錢米出空名告身以誘募入粟寬飢民強貸之賞毋又繫囹圄以召和氣皆切於用者又進嘉祐中置寬恤司故事上顧問甚至因條上其詳曰此固根本護元氣者也願置一司於戶部詔中外以民間利病來付館職二人編排而侍從二人看詳陛下與大臣審擇罷行之歲計之有餘矣後論和糴之擾輸納稽没科罰之弊命令稽緩之由求安静之吏以寬民力獎正直之風以作士氣因及通判科抑責鹽以惠其鄉特方議監司郡守將迎之費公曰此末也獨寅緣互送之饋可革爾悉見聽至遣陳森陳有求人不得覩其蓋者上深所器許衆謂公之柄用可期矣九年大疫遂以疾五月幾日以不起聞天子悼嘆士夫吊者皆失聲墮涕詔贈四官推恩其後所以旌卹之

特序始公遊行變溧陽縣山水買田卜居及父之喪得邑之東福鄉衆山塋爲至是以十年二月丁酉祔于衆山勑建康府爲辦塋事公字大雅其氏族自唐爲甲姓五代末有師約者仕南唐因家靜海曾祖珙祖澤皆隱德于鄉累世皆善行以不救爲勸號崔救主家至父邦哲始業進士而歎于甚力以子封承事郎贈宣教郎嘗紹興三十年承事君以累舉奏名而公與兄教授禮登第父子三人同日解褐鄉人榮之教授爲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病而卒不數月公又物故人尤哀之公初主揚州高郵縣簿次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遂正字於秘書省遠遷朝除擢皆出上選三年四遷而侍西掖典內外制執經勸講可謂千載之遇而不究其用嗚呼得非命耶公博覽強記爲文敏贍嘗倣漢魏至唐爲鐃歌鼓吹曲十二篇以述祖宗功德之盛見稱於時又以司馬公資治通鑑於治亂得失忠邪善惡有所未論者凡一君之後爲總説一代之末爲統論成六十卷號通鑑要覽皆以奏御而上命公更定呂祖謙所編文鑑中羣臣奏議其增損去留率有意義有文集若干卷內外制藁若干卷所類制海十編鑑韻五編藏于家官自朝奉大夫贈中大夫年僅四十有四娶陶氏贈安人娶單氏少監鉉保之女封安人一男子端學幾歲四女子長及笄餘尚幼方公允之

没也公悼之甚誓以己之悲先與其姪令錢夫人遂推遺澤以成公之志故其塋也士友相率爲之請銘是重可表也銘曰　惟文之修言乃立學而能通濟以識細爲歌詩鉅典册皇猷帝謨莊潤色猗嗟崔公學先力於哉遇聖眷斯赫玉堂增官首其直溫然珪璋蘊其德從横詞林論皆蓋帝眷之隆且亟嚮年方剛強衆所惜生惟之儒瘞于溧

崔遵新津志遵字懷祖幽州人父建昌字曼卿大定二十五年進士仕至同知武安軍同知節度使司事懷祖少大吏事繼母孝與人交有始終遇重少語未嘗言及人短長少日在太學有賦聲南渡後不就舉遷居山松山間課童治生理亦粗給前輩如趙禮部仲文張左丞信甫馮亳州叔獻咸爲懷祖丈人行皆與之詩酒相往來懷祖嘉賓客有蘊籍從容文雅使人久與處而不厭也嘗有宿少林一詩云青山已有十年舊小雪又有三日留其他往往稱是

崔諒宋史孝義傳滄州人七世同居咸平後所在請加旌表詔從之仍蠲其課

崔公誼

湘山野録鄧州德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舅氏賈魏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未已而公狙秩滿挈家已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又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始開門寂無所覩其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必慮其死遂兼程送其挈至壽陽次日遂卒

崔耕

京口耆舊傳字莘父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上舍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再為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卒于官無子耕資稟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欽雖場屋之文皆有本源授徒金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崔放生

通川志崔氏之先自五代時遠祖師約避地靜海遂世居焉放生公諱深乃其後也公生方三歲一日戲于母前適有蛾自穴出公即拯足避之似恐踐傷母見之曰是子宿有善習他日必有壽及長留意放生雖蚊蝱亦置之草間每見蜘蛛蚊蚤投之蛛網尚活者必與救脫此意無少懈延平鄉人共為放生會故鄉人呼為崔放生家客有貨膝穢者公隨至舟所盈載本貨竊自念曰此物盡貨之則害數百萬物命何可計也旁或有人告公曰此物一為水漬即不可用公方喜其得計視彼舟小且輕因立其上佯為失足狀蕩覆其舟即以有援不溺人視公始得公且笑謂客曰偶以失足故致舟覆料所貨已為水所漬不復可用其當償其直遂邀客至家以物命勸諭貿錢償之公後徙居城南施家巷舍後有捕雀者其家有大樹晨夕禽雀飛集其上捕者日投竿設網取之所殺已不可勝計公見而謂之曰爾日貴幾何而殺命若此捕者曰有錢別做道路則不復為此公歸取其妻首飾之物質錢如所欲與之作本因令焚其竿網曾未踰月捕者如故公聞之捕者復以貧訴公又以妻之裙袴之類質錢與之必冀彼之捨去此業捕者紿公至于三公猶不知捕者所歸竿網非其所日用者公之誠於救物不究人之見紿者如此政和中兩淮饑饉流離滿道棄遺兒女或在襁褓或二三歲將為餓殍公見之即抱負以歸與其妻日夕躬哺之小兒滿前夫婦無厭倦意後郡侯賑濟人猶獲食公即揭榜召所親認之認者駢集得見兒女皆涕泣謝公至有小兒不肯捨而去者公之好生如此之類不可縷數故其陰德垂裕于後

公之幼子邦哲初就恩科為郡文學後以次子在館閣乾道九年郊霈授承事郎公之二孫敦禮敦詩梁克家榜登進士第皆以妙齡致身華要又孫敦義屢預鄉書源源之慶當必相襲昔于公自知決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其言果驗崔家放生會至今不廢所救物命不知其幾何也則其陰德豈有既耶

崔涯

雲谿友議吳楚之狂生也與張祜齊名每題一詩於倡肆無不誦之於衢路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盃盤失錯嘲曰誰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个月生下崑崙兒又布袍披襖火燒氈紙補箜篌麻接絃一着一雙皮屐子紇梯紇榻出門前又嘲李端端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煙囪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詩憂心如病使院飲迴遙見二子躡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灼曰端端祇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贈一絕句粉飾之於大賈居豪競臻其戶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期一日黑白不均紅樓以為倡樂無不畏其嘲謔也祜涯久在維揚天下晏清篇詞縱逸貴達欽憚呼吸風生暢此時之意也贈詩曰覓得黃騮鞁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日暮迎來香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又悼妓詩曰赤板橋西小竹籬槿花還似去年時淡黃衫子渾無也腸斷丁香畫雀兒崔生之妻雍氏者乃揚州總幼之女也儀質閑雅夫婦甚睦雍扶以崔郎甚有詩名資贍每厚崔生常於飲會之處畏無禪敬之顏但呼妻父雍老而失雍久之不能容物然性剛呼女而座崔秀才曰某河朔之人唯褻弓馬養女合嫁軍門徒慕士流之德小女違公不可判離使令出家立令涯妻剃髮為尼汝若不從吾當揮劍涯方悲泣悔過雍亦不聽分疏親戚揮慟別易會難涯不得已載詩留贈至今江浦離愁莫不吟諷是詩而惜別也詩曰隴上流泉隴下分斷腸嗚咽不堪聞姮娥一入月宮去巫峽千秋空白雲

崔膺

桂苑叢談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眾子作道傍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吟其才引為上客善為畫因酒興偶畫得一尺馬為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膺將問毛色應云膺馬昨夜猶在氈下豈

軍怒。請食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卻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後淮南節度杜祐先婚梁氏。死。女七人。梁卒。策嬖姬李氏爲正嫡。有勅封邑。爲國夫人。膺素勸請讓追封亡妻梁氏。諸請膺爲表。略云。以妾爲妻。魯史所禁。又云。豈伊身賤之時。妻同勤苦。宦達之後。妾享榮封。云云。遂乃梁氏得追封。李亦受其命。時議美焉。其後終爲李氏所怒。杜曰。公命食氣肉。國爲李氏割害而卒。已前膺人於宛陵太守狀一小將獲宥。斯人感之。以女爲託。見膺性狂。恐後有棄背。乃請一帖曰。立帖索婦。不可爲妾。驅使理之常。條具後果棄擲。不錄斯人執書理之。云叢日大字見在。膺乃笑命辭去。

惟揚志李涉　醉中贈崔膺　與君兄弟斥嶺故。與君相逢揚子渡。白浪南分吳塞雲。綠楊西入隋宮路。隋家文物今雖改。舞館歌臺今尚在。煬帝陵邊草木深。汴河流水空歸海。今古悠悠人自別。似此繁華終未歇。大道青樓夾翠煙。瑤婦繡帳開明月。與君一言兩相許。外捨形骸中爾汝。揚州歌酒不可追。洛神映　湘妃語。白馬黃金爲身置。誰能獨羨他人醉。暫到香爐一夕間。能展愁眉百年事。君看白日光如箭。一度別來顏一變。早抹侯印佩腰間。莫遣看花鬢如霰。

崔嘉彥（江州圖經志字子虛。成紀人。脩神農老子之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干時宰趙雄。雄奇之。不及用而去國。嘉彥亦西）歸。過廬山。得故西原庵址。築室居焉。墾田種藥。晝疾耕。夜吐納。四方之士皆取食焉。病癃孤老無歸者。皆收養之。筋力至老不衰。朱文公熹嘗訪之。傾蓋道故平生。熹爲賦詩曰。無處堪投迹。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絕壑。緣徑上層巔。檻闊吞江浪。階空響谷泉。丹經閑日讀。不爲學神仙。先是張栻嘗詩曰。厭踏千山折。欣逢屋數椽。衣冠存古制。松雪對華巔。自處甕中酒。仍烹澗底泉。桃源疑此是。不必問神仙。熹故和之。又記其庵。熹見卧龍庵與西原鄰。嘉彥實經紀之。未幾。滿去。嘉彥不復至城市。年八十三卒。熹寄詩挽之。聞使遺書老。天資倚勇多。雙瞳光射日。寸舌辯傾河。居術三江近。牌從五老遊。廬空人不見。猿鶴奈愁何。林下相從舊。回頭一十年。君論金馬訣。我賦白雲篇。泉石無閑意。丹砂結世緣。康山空蛻骨。已作洞中仙。

崔仁冀（臨安志字子達。錢塘人。初娶。其母多疾。父詢欲投以藥鍼。上有蛇蜒蜒並濃其鍼而飛。夫所在遂止。仁冀少篤學有）文采。事錢俶爲通儒學士。俶寵沈子虎改事。以仁冀代之。總其兵要。太祖嘗言於俶曰。元帥見此陵有大功。可暫來與朕相見。仁冀告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係族全名上策也。俶深然之。及太宗時。俶遂獨與仁冀決策納土。上以仁冀爲淮南節度使。俶薦其才可用。擢授衛尉卿。判大理寺。後移知撫州。卒。

崔貢（臨安志字建碩。仁和人。端重有學識。褒行防備。黨里咸敬事之。大觀中。詔天下郡縣保任士有孝悌睦婣任恤中和八行者。貢）入太學。司成考驗以聞。釋褐命官。以和五年。郡太守董正封舉應詔以禮廷致于學。授嘉州文學。卒。鄉人立　一日八行先生。後仁和縣學立三賢祠。建與諸文公許荊州並祀焉。

崔希甫（元一統志高郵人。事宋有文武才略。滿美薦于朝。召見賜金紫。知原州。召拜監察御史。更置諸道事務。又面賜金帶。）仍命賜魚。時號重金御史。

崔唐（周密澄懷錄。閩人。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婣。二公登第。崔無然罷舉。澹乎自持。有遺物離形立於獨之意。其後二公入三館）

乘馬。皆出循汴岸。見一士賦舟坐篷下。蓋崔也。亟執謁之。問其別後況味。曰。初到筐中。恰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來往江湖間。其半市雜貨。時取贏以自給。意所欲往則從之。初無定止。粗足衣食而已。不求有餘。雖云況搜颻。進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邀與歸。不可。但扣官居坊曲所在。曰當往見。臨別惆悵而去。明日自局中還。忽覩崔留刺。於是再訪舟次。則不知所在矣。歸則覩刺字。其末有細書一絕句云。集　仙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崔禧（歸潛志字伯善。衛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於史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爲翰林待制。與閑屏山同在院。後出判永州。病卒。）

崔子方（儀真志字彥直。涪陵人也。徙家居于縣南遠城之西。通春秋學。與東坡山谷諸名士交游。嘗爲知滁州。曾子開作茶）仙亭記。刻石醉翁亭側。又書與歐陽文忠公辨芳草洞詩。

崔閑（南康志字誠老。星子人。自少讀書。不務進取。襟懷清曠。平日以琴自娛。始遊京師。士夫見其風表。莫不傾屐後偕游後歸乃結）

廬于玉澗兩山之間。號膽足庵。自謂玉澗道人。宋坡過之。因謂醉翁吾瑯琊山水之勝。而沈遵以琴寫其聲。惜無其詞今。今玉澗道人特妙於琴。故因其聲而為詞書以補之。石刻今在郡齋。九江府志。閑星子人也。不事科舉。家玉澗之上。耕蒔以給。自號無着道人。蘇軾號之曰玉澗山人。軾游山必館焉。有寄澗詩云。雪堂居士醉方熟。玉澗山人冷不眠。閑妙于琴不拘操弄。而有清致。每恨醉翁操有聲無詞。因對軾絃之。軾倚聲為詞。一寫而就。軾後寄詩云。道合何妨過虎溪。高山流水是相知。與君一別無多日。夢到琅然夜鶴時。蓋檃括操中琅然清圜之語也。程俱送閑入山詩。白露下脩竹。當窗作秋聲。泠然拂高絃。客子中夜驚。振衣一長嘯。下賴如飛星。昔者去草堂。新松蔭軒榮。別來今十年。霜華已青青。想見溜雨姿。森蒼舞蛟鯨。歸歟當及健。覇栖亦何營。一日作頌曰。每與本坡心印傳。雪堂終日悟琅然。七絃高掛禪無用。明月當天一點圓。而辛年七十八時。有皮仙翁者。不知何名。亦與蘇黃往來。庭堅嘗為賦清江引曰。先生抱琴坐客床。坐中令冽凝清霜。琴心靜與人意會。一瀉萬里之長江。七絃維在十指空。江水東流波不動。仙翁默坐我忘機。似成白畫羲皇夢。其風槩可知。

崔白 鳳陽府圖經志。字子西。濠梁人。善畫花鳥之類。無不精絕。宋畫院較藝者。必以黃筌父子筆法為程式。自白及吳元瑜出。其格遂變。神宗朝畫垂拱殿御康稱旨。補圖畫院藝學。見圖繪寶鑑。

崔皐 合肥新志。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九日戊子。李顯忠軍統制敗金人于舒城縣。二十日己丑。張俊兄廬州。金人退于紫金山。張俊得廬州。與楊沂中。劉錡軍皆駐于廬州。

崔德明 鳳陽府盱眙縣志。宋紹興五年。金人自六合北歸。張浚遣王進追之。虜衆潰墜淮水而死。崔德明又敗之於盱眙。

崔德乾 肇慶府圖經志。新興人。大理寺丞。

崔蠡 習學記言。戶部侍郎崔蠡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幾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以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而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冥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將崔蠡奏論。遂達封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行香。起今以後。並宜停罷。此開成四年也。唐世禮文不為知禮者所許。然如此等事。猶能釐正。不若後世定著不刊。以為臣子恭順報效之節。無適於此也。近傳蘇子瞻程正叔爭行香日食葷素。俱有劉氏左袒之誚。而范淳父黃魯直各私其所主。遂結怨嫌。然則安於流俗。而討恭慢之偏。恐或未考也。

崔斌 元史。斌字仲文。馬邑人。性警敏。多智慮。魁岸雄偉。善騎射。尤攻文學。而達政術。世祖在潛邸。召見。應對稱旨。命佐卜憐吉帶將兵。進徇成淮南。斌負才略。卜憐吉帶甚敬禮之。兵駐揚州西城。俾斌領騎兵覘敵形勢。斌視敵兵亂。潛出襲之。多所殺獲。俄丁父憂。襲授金符。為總管。中統元年。改西京參議宣慰司事。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一人。安童舉斌入見。數陳時政得失。曲中宸慮。時世祖銳意圖治。斌危言讜論。直指面斥。是非立判。無有所諱。帝幸上都。嘗召斌。斌下馬步從。帝命之騎。因問為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其為我舉可為相者。斌以安童史天澤對。帝默然良久。斌曰。陛下宜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感歟。今近臣咸在。乞来與言。陛下裁之。帝俞其請。斌立馬廄言曰。有旨問

安童為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為相。除斌左右司郎中。每論事帝前。群言終日不決者。斌以數言決之。進見必與近臣偕。其所獻替。雖密近之臣。有不得與聞者。以此人多忌之。會阿合馬立制國用使司。專總財賦。一以掊克為事。斌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於帝前屢斥其姦惡。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擾民庠。捉其赤子於地。以死。訴於斌。斌馳謁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歲大侵。徵賦如常年。斌馳奏以免。復請于朝。得楮弊十萬緡以振民饑。六年。除同僉樞密院事。襄樊之役。命斌僉河南行省事。方議攻鹿門山。斌曰。自峴山西抵萬山。北抵漢江。築城浚塹。以絕餉援。則襄陽可坐制矣。時調曹濮民丁屯田南陽。斌議罷曹濮屯民。以近地兵多者補之。民以為便。又議戶部給濱■青滄鹽務。付行省募民以米貿之。仍增價和糴。遠近輸販者輻輳。餽餉不勞而集。有旨河南四路籍兵三萬。以益襄樊。斌即馳奏曰。河南戶少。而調度繁多。實不堪命。減其半為宜。從之。襄陽既下。轉嘉議大夫。仍僉行中書省。十年。詔丞相伯顏總兵南征。改行省為河南宣慰司。加中奉大夫。賜金虎符。充宣慰使。是時襄陽正陽諸軍。急道河南。供億雖繁。而事無缺失。伯顏既渡江。分阿里海

才定湖南諸城斌貳之拜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月圍潭州斌攻西北鐵壩阿里海牙中流矢不能軍斌以單夜集柵下黎明單登不利斌曰。彼軍小捷而驕絕吾今焚其甬棧斷其棧道塹城為三周如此則城可得諸將然之。廼誓師銜枚潛登鐵壩人賷芻稭梯其樸火之且豎木柵城上。詰旦布雲梯鼓譟而上。斌扶盾先登阿里海牙持酒勞曰非此城公之力也。斌自語阿里海牙曰潭人膽破矣若歛兵不進許其來降則土地人民皆我有自重湖以南連城數十可傳檄而定若縱兵急攻彼無噍類得一空城何益。從之明日即遣閒赤楊福城中爭出降諸將怒其抗敵持久咸欲屠之斌諭以興師本意諸將曰編民當如公說敵兵必誅之斌曰彼各為其主耳。宜旌之以勸未附者且殺降不祥諸將廼止捷聞帝嘉之進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潭人德之為立生祠十一年奉旨撫諭廣西尋命還治湖南。潭屬邑安化湘鄉衡山以南賊周龍張唐張虎等所在蜂起斌駐兵南嶽凡來降者同條議欲盡戮以懲反側斌但按誅其首惡脅從者盡釋之十五年被召入覲時阿合馬擅權日甚廷臣莫敢誰何斌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蠹帝乃令御史大夫相威樞密副使孛羅按問之汰其

冗貟黜其親黨檢覈其不法。罷天下轉運司。海內無不稱快遷尚書留夢炎謝元昌言江淮行省事至重而省臣無一人通文墨者乃命斌遷江淮行省左丞。既至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己。據摭其細事。遣留使不獲上見。因誣構以罪竟為所害。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年五十六。至大初贈推忠保節功臣大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毅子三人良知咸思孫一人敞皆為大官。

崔彧

元史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兒弘州人。負才氣剛直敢言世祖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才納术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往。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九年除集賢侍讀學士。彧言于世祖謂阿合馬當國時同列皆知其惡無一人孰何之者。及既誅。乃各自以為潔誠欺罔之大者先有旨凡阿合馬所用之人皆革去。臣以為守門卒隸亦不可留。如參知政事阿里請以阿散襲父職。備使得請其害人有不可勝言者賴陛下神聖灼知其奸拒而不可

臣已疏其奸惡十餘事。乞召阿里還辨。帝曰。已勑中書。凡阿合馬所用皆罷之。窮治黨與。纖悉無遺。事竟之時。朕與汝別有言也。又請以郝禎剖棺戮屍。從之。尋奉旨鉤考樞密文牘。由刑部尚書拜御史中丞。彧言臺臣於國家政事得失。生民休戚。百官邪正。雖王公將相亦宜糾察。近唯御史得有所言。臣以為臺官皆當建言。庶於國家有補。選用臺察官若由中書。必有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巡歷為宜。皆從其言。二十年權以刑部尚書上疏言時政十八事。一曰。開廣言路。多選正人。番直上前。以司喉舌。庶免黨附壅塞之患。二曰。當阿合馬擅權。臺臣莫敢糾其非。迨其事敗。然後接踵隨聲。徒取譏笑。宜別加選用。其舊人除蒙古人取聖斷外。餘皆當問罪。三曰。樞密院定奪軍官賞罰不當。多聽阿合馬風旨。宜擇有聲望者為長貳。庶幾號令明而賞罰當。四曰。翰苑亦須阿合馬功德。宜博訪南北耆儒碩望。以重此選。五曰。郝禎耿仁等。雖在典刑。若是者尚多。罪同罰異。公論未伸。合次第屏除。六曰。貴游子弟。用即顯官。幼不講學。何以從政。得如左丞許衡教國子學。則人才輩出矣。七曰。今起居注所書。不過奏事檢目而已。宜擇蒙古人之有聲望。漢人之重厚者。居其任。分番上直。帝主言動必書。以垂法於無窮。八曰。

憲曹無法可守。是以奸人無所顧忌。宜定律令。以為一代之法。九曰。官冗若徙省一官員併一衙門。亦非經久之策。宜參眾議而立定成規。十曰。官俸無以養廉。責其貪則苛。乞將諸路大小官有俸者量增。無俸者特給。然不取之於官。惟取之於民。蓋官吏既有所養。不致病民。少增歲賦。亦將樂從。十一曰。內外百姓流移江南避賦役者。已十五萬戶。去家就旅。豈人之情。賦重政繁。驅之致此。乞特降詔旨。招集復業。免其後來五年科役。其餘積欠並蠲。事產即日給還。民官滿替。以戶口增耗為黜陟。其徙江南不歸者。與土著一例當役。十二曰。凡丞相安童遷轉良臣。悉為阿合馬所擯黜。或居散地。或在遠方。並令收擢。十三曰。簿錄奸黨財物。本國家之物。不可視為橫得。遂致濫用。宜以之實帑藏。供歲計。十四曰。大都非如上都。止備巡幸。不應立留守司。此皆阿合馬以此位置私黨。今宜易置總管府。十五曰。中書省右丞二而左丞缺。宜改所增右丞置諸左。十六曰。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蓋臣欺罔之論也。十七曰。阿剌海牙掌兵民之權。子姪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之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合馬下。宜罷職理算。其黨雖無污染者。亦當遷轉他所。勿使久據湖廣。十八曰。銓選類奏賢否莫

知自今三品已上必引見而後授官詔奏即日命中書行其數事餘命與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議行之又言江南盜賊相挺而起凡二百餘所皆由拘刷水手與造海船民不聊生激而成變日本之役宜姑止之又江西四省軍需宜量民力勿強以土產所無凡給物價與民者必以實召募水手當從其所欲伺民氣稍蘇我力粗備三二年後東征未晚也世祖以爲不切曰爾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或又言昨中書奏旨差官度量大都州縣地畝本以革權勢兼并之弊欲其明白不得不於軍民諸色人戶通行覈實又因取勘畜牧數目初意本非擾民而近者浮言胥動恐失農時已降旨省諭詔中書即行之又言建言者多孰是孰否中書宜集議可行者行之不可則明諭言者爲使又言各路每歲選取室女宜罷又言東大忠院小口解出入官糧無所容隱所宜頒行皆從之二十一年或劾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忤旨罷二十三年加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同僉樞密院事俄出爲甘肅行省右丞召拜中書右丞與中書平章政事麥朮丁奏曰近者桑哥當國四年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而得者其昆弟故舊妻族皆授要官美地唯以欺蔽九重朘削百姓爲事宜令兩省嚴加考覈凡入其黨者皆汰逐之其出使之臣及按察司官受賕者論

如律仍追宣勑除名爲民又奏桑哥所設衙門其閒冗不急之官徒費祿食宜令百司集議汰罷及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又大都高貲戶多爲桑哥等所容庇凡百徭役止令貧民當之今後徭役不以何人宜皆均輸有敢如前以賄求入容庇者罪之又軍站諸戶每歲官吏非名取索賦稅倍蓰民多流移請自今非奉旨及省部文字敢私斂民及役軍匠者論如法又忽都忽那顏籍戶之後各投下毋擅招集太宗既行之江南民爲籍已定乞依太宗所行爲是皆從之二十八年由中書右丞遷御史中丞或奏太醫院使劉岳臣嘗仕宋練達政事比者命其參議樞務衆皆稱善乞以爲翰林學士俾議朝政又言行御史臺言建寧路總管馬謀因捕盜延及平民搒掠至死者多又俘掠人財迫通處女受民財積百五十錠獄未具會赦如臣等議馬謀以非罪殺人不在原例宜令行臺詰問明白定罪又言昔行御史臺監察御史周祚劾尚書省官忙兀帶教化的納速剌丁滅里奸贓納速剌丁滅里反誣祚以罪遣人詣尚書省告桑哥嗾牀以聞流祚于憨荅孫妻子家財並沒入官祚至和林遇亂走還京師桑哥又遣詣雲南理筭錢穀以贖其罪令自雲南回臣與省臣閱其伏詞爲罪甚微宜復其妻子皆從之二十九年或偕御史大夫玉昔帖木

兒等奏四方之人來聚闕下率言事以干進國家名器資品高下具有定格臣等以爲中書樞密宜早爲銓定應格者與之不當與者明語其故使去又言事有是非當否宜早與詳審言之當者即議施行或所陳有須詰難條具者即令其人講究否則罷遣帝嘉納之又奏納速剌丁滅里忻都王巨濟黨比桑哥恣爲不法楮幣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之銜命江南理筭積久逋賦期限嚴急胥卒追逮半於道路民至嫁妻賣女殃及親鄰維揚錢唐受害最慘無故而殞其生五百餘人近者闔里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聖天子仁愛元元而使之至此極者實桑哥及其兇黨之爲也莫不願食其肉臣等共議此三人者既已伏辜宜令中書省御史臺從公論罪以謝天下從之又言河西人薛闍干領兵爲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三十六事檄僉事薄問而薛闍干率軍人劫問者辱之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薛闍干仍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桑哥既敗使臣至自上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僞莫辨臣等請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咬剌也奴伯顏察兒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奏松州達魯花赤長孫自言不願爲錢穀官願備

員廉訪司令木八剌沙上聞傳旨至臺特令委用臺臣所宜奉行但徑自陳獻又且嘗有罪理應區別帝曰此自卿事宜審行之又奏江南李淦言葉李過愆被旨赴京以辨令葉李物故事有不待辨者李淦本儒人請授以教官旌其直言又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要束木惡其害己令桑哥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察司首告已有成憲自桑哥持國受賕者不赴憲臺憲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旨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又監察御史塔的失言女直人教化的去歲東征妄言以米千石餉闍里鐵木兒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本處廉訪司究問與本處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三月中書省臣奏請以彧爲右丞世祖曰崔彧不貪於言惟可使任言責閏六月又同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兒奏近耿熙告河間鹽運司官吏盜官庫錢省臺遣人同告者雜問凡盜二萬二千餘錠已徵八千九百餘錠猶欠一萬三千一百餘錠運使張庸嘗獻其妹於阿合馬有寵阿合馬既沒以官婢事桑哥復有寵故庸夤緣戚黨得久居漕司獨盜

三千一百錠臣等議宜命臺省遣官同廉訪司倍徵之又言月林伯祭江西廉訪司官木兒赤帶河東廉訪司官忽兒赤禮縱盜賊抑奪民田貪汙不法今月林伯以事至京宜就令詰問又言揚州鹽運司受財多付商賈鹽計直該鈔二萬二千八百錠臣等以謂追徵足日課以歸省贓以歸臺斟酌定罪以清蠹源並從之又奏江西詹玉始以妖術致位集賢當桑哥持國遣其掊核江西學粮貪酷暴橫學校大廢近與臣言撒里蠻答失蠻傳旨以江南有謀叛者俾乘傳往鞫明日訪知爲先達忽香山欺罔奏遣玉在京師猶敢誑誕如此宜亟追還訊問帝曰此惡人也遣之往者朕未嘗知之其亟鞫以來三十年或言大都民食唯仰客糶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爲便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乃蠻帶告或嘗受卯道源許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就鞫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爲牘袖之視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瘦死仍籍其家一女入宮乃蠻帶知微皆坐杖罪除名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先是或得玉璽于故臣扎剌氏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即以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皇后手以授于成宗或以久任憲臺乞還他職不許成宗諭之曰卿若辭避

其誰抗言哉或言肅政廉訪司案牘而令總管府檢劾非宜成宗曰朕知雜行當時事由小人搆奏耳其改之大德元年或又條陳臺憲諸事皆見於施行於是或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疾之監察御史斡羅夫判劾奏中丞崔或先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等事成宗怒其妄言笞而遣之十一月御史臺奏大都路總管沙的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律當杖百七不敘以故臣子從輕論而成宗欲止權停其職或與御史大夫只兒合郎執不可已而御史又奏或任中丞且十年非所宜或遂以病辭成宗諭之曰卿之辭退誠是已然勉爲朕少留之閏十二月兼領侍儀司事與太常卿劉無隱奏新正朝賀歲常習儀大萬安寺成宗曰去歲凡都帶以雪故未後今而後然諸不至及失儀者殿中司監御史同糾之二年加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尋與御史大夫禿赤奏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成宗深然之命或與不忽木阿里渾撒里同翰林集賢議特降詔條使作成人材以備選舉或以是歲九月卒至大元年七月贈推誠佐正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鄭國公謚忠肅

崔敬

元史敬字伯恭大寧之惠州人通刑名法律之學淮東山南廉訪司皆辟書吏天曆初辟御史臺察院書吏歷刑部令史徽政院掾史遂陞中書掾至元五年開累考及格授刑部主事六年遷樞密院都事拜監察御史時既毀文宗廟主削文宗后皇太后之號徙東安州而皇弟燕帖古思文宗子也又放之高麗敬上疏略曰文皇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禍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太子年方在幼雅此播遷天理人情有所不忍明皇當上賓之日太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視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太子皆嫡孫也以武皇之心爲心則皆子孫固無親疎以陛下之心爲心未見有彼此之論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爲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子育黎元當使一夫一婦無不得其所今乃以同氣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測度倘生他變關係非輕興言至此良爲寒心臣願殺身以贖太子之罪望陛下遣近臣迎歸太后太子以全母子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人心悅則宗社幸甚不報又上疏諫天子巡幸上都宜御內殿其略曰世祖以上都爲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爲常閣有大安殿

有鴻禧睿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今失剌斡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屢降德音祇行宗廟親祀之禮雖動植無知罔不歡悅而國家多故天道變更臣備員風紀以言爲職願大駕還大內居深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道萬機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究古今盛衰之由緝熙聖學乃宗社之福也時帝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又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所賜不過鈔蓋重惜天物爲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燕南亢旱海潮爲災天文示儆地道失寧京畿南北蝗飛蔽天正當聖主恤民之日近侍之臣不知慮此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於府庫百年所積之寶物遍賜儇御閽寺之流乳稚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人有大功又將何以爲賜乎乞追回所賜以示恩不可濫庶允公論是年出僉山北廉訪司事按部金寧獄有李秀以坐造僞鈔連數十人而皆與秀不相識敬疑而讞之秀曰吾以訓童子爲業居村落間有司空秀僉謂秀爲僞造鈔者捕楚之下不敢不誣服耳敬詢知始謀者乃大同王濶十餘年事不泄而有司誤以李秀爲王濶也移文至大同果得王濶爲其造僞鈔者至正初遷河南又遷江東所至抑豪強恤下窮洗冤滯興學勸農百廢具舉除江西行省左右

司郎中。入為諸路寶鈔提舉。改工部侍郎。十一年遷同知大都路總管府事。直沽河淤。數年中書省委敬叟台之。給鈔數萬。役夫工萬人。不三月告成。咸服其能。除刑部侍郎。遷中書左司郎中。十二年歷兵部尚書。為樞密院判官。十四年遷刑部尚書。廣東府憲雄毅以沙加班慶大逆。敬詳憲府以私相害。致有是變。從入者自有典章。得坐一人。大逆非謀反。則不科。得坐一家。敬立論全重而就輕。朝廷咸以為然。十五年復為樞密院判官。尋拜參知政事。行省河南。復為兵部尚書。兼濟寧軍民屯田使。朝廷給以鈔十萬錠。散於有司。招致居民軍士。立營屯種。歲收得百萬斛。以給邊防。居歲餘。其法井井。十有七年召為大司農少卿。遷拜中書參知政事。盜據齊魯。敬與平章政事答蘭參知政事俺普分省陵州。陵州乃南北要衝。無城郭。而居民散處。敬兼領兵刑戶工四部事。供給諸軍事無不集。丞相以其能上聞。賜之上尊。仍命其便宜行事。敬與俺普議曰。我軍雖且勝。彼將敗而降。如得仗義之士。直抵其巢穴而招安之。亦方面之幸也。有國子生王恪等願請往。敬以便宜授以官。俾之行。至鄆城。見李秉彝田豐等。諭以逆順禍福之理。豐與秉彝皆悔過自新。山東郡邑之復。敬之策居多。敬以軍馬供給浩繁。而民力日疲。乃請行納粟補官之令。中書以其言聞。詔從

之。河北燕南士民踵躡而至。積粟百萬石。綺段萬疋。用以給軍費。民獲少蘇。十八年除山東行樞密院副使。俄遷江浙行省左丞。卒年六十七。贈資善大夫江浙行省左丞。如故。謚曰忠敏。

崔洪範

（圖經志潼川縣人元國學生貢同知琢州累遷兩臺御史雲南漢中四川憲副剛正嚴明聲播朝野）

崔尚志

（東郡志字士元安豐務提領）

崔孝廉

（蘇天爵滋溪集孝廉名顒字權卿有官君子也不稱其官而曰孝廉者著其行也著其行者所以崇世教也侯早喪父獨）

善養母。母年七十。樂居鄉里。其兄千夫長昌戍齊安。不敢歸。侯方隨牒仕遠州。獨慨然曰。吾年為盛。服官政之日長。奉親日短。曷忍遠吾親乎。遂棄官侍母。母年八十五方終。侯養志得其歡。居喪致其哀。既亡又走江淮迎其長歸。此侯孝弟之行著于家者也。侯初佐官長。縣即以清理見稱。及尹建平。奉法而無所私。民之富者安之。貧者撫之。強者抑之。弱者植之。上下相親。有如父子。崇仁販戶四萬。私牒填委。侯識精明。片言折之。猾吏無文致之。訴田里絕迎呼之擾。當天曆旱荒之餘。民被饑疫之苦。侯勸帥賑恤。衆獲休養。此侯廉平之政著于民者也。侯由門功入官。以養親辭歸。再調鹽官州判官。廣平邯鄲縣尹。皆不果上。母老終養。乃調壺關縣尹。又以兄喪弗克終任。歷尹建德之建平撫州之崇仁。民皆攀戀涕泣。不忍代去。于時侯年已老。始遷長縣知州。部使者屢薦其材。侯未嘗肯進取。賤吏五十餘年。僅受八命。轉階奉政大夫。此侯曆官之始終也。當金季世。將兵千人歸太師國王。侯從太師遂收將武仙。克復真定。官至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諱祥者。侯之祖也。佩金符。行軍千戶。戍鄧緒治壁壘。奪宋將帥張貴餉船于襄陽。敗江州都統軍鄧之武磯。追宋資師于丁家州。復將士二百。戰艦五十艘。施江淮數年。不之官。至懷遠大將軍。所析江淮行都轉運使。贈博陵郡侯。謚桓靖。諱德彰者。侯之考也。北京行六部尚書。贈太保趙國康惠公秉直之孫。宣權五路萬戶天安之女。封博陵郡夫人史氏者。侯之妣也。中書左丞相贈太師鎮陽忠武王天澤之孫。同知澧州路總管府事梓之女。封元氏縣君史氏者。侯之配也。自大寧之富庶。居真定之真定。侯先世遷徙之所由也。富庶之北韓岩。真定之治頭原。侯祖考宅兆之所歸也。侯家世勞伐之舊。內外姻族之盛。曾不以富貴奢縱有所改易。而

以孝弟廉平表其名稱。此侯稟賦有以異于人也。謹摭其事著于篇。　讚曰。昔集賢宣城公奎居鄉建平。每嘆東南數十百縣為令者儻倖苟且。求能慈祥惻怛如崔君無有也。臨川吳文正公歸老于鄉。嘗言今所在郡邑困瘁極矣。得如崔權卿之輩。以愛人者治之。其少蘇乎。嗚呼。考求二公之言。當國者可不思其故歟。然則孝廉賢矣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八灰

崔

趙元楷妻崔氏

（隋書列傳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儦在文學傳家有素範子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攻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僕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遂為賊婦終必不能羣盜毀裂其衣形體悲露縛於床簀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崔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覓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慚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時遭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水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房愛親妻崔氏

（北史清河房愛親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孫之女也性嚴明有高節歷覽書傳多所聞）知親授子景伯景先九經義學行脩明並當世名士景伯為清河太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為之悲傷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禮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汝左右令其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崔氏處之於榻與之共食景伯為之溫凊其子侍立堂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慚未知心愧且可置之凡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其識度勵物如此竟以壽終

鄭善果母崔氏

（北史鄭善果母崔氏者清河人也年十三適滎陽鄭誠生善果周末討尉遲迥力戰）

死于陣母年少而寡父彥睦欲奪其志母抱善果曰婦人無再男子之義且鄭君雖死幸有此兒棄兒而不慈背死夫而無禮寧當割耳剪髮以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數歲拜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開皇初進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為魯郡太守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嗔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終日不食善果伏於床前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為汝婦獲奉灑掃知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守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徇國繼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婦耳有慈無威使汝不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茅土汝今位過方岳豈汝身致之耶不思此事而妄加嗔怒心緣驕樂墮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失亡官爵外則虧天子法以取罪戾吾死日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恆自紡績每自夜分而寢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此答曰吁汝年既長吾謂汝知天下理今聞此言公事何由濟乎今秩俸乃天子報汝先人殉命也當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貴乎又絲枲紡績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及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墮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乎自初寡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其前靜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詣其門非自手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入門善果歷任州郡內自出餜於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理公宇及分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公清平允遂不知疇昔焉

王澄妻崔氏

（唐權載之集博陵縣君崔氏祔塋基銘　夫人姓崔氏博陵安平人皇鳳閣侍郎平章事博陵）郡王玄暐之曾孫禮部侍郎璩之孫侍御史貢之息女洋州刺史琅琊王君澄之嘉耦崔氏自漢齊北長岑代為文宗王氏自晉睢陵郎丘繼生元臣二族之茂芘蔚宗沈休文推本言之矣重以母后中宗之際石泉博陵二先正有經綸命代之材推戴格天之業延耀濟美為祥為祉為君子為士女合姓好逑與他族不侔夫人未笄累丁恃怙旁於弟兄血泣襄事奉二尊彙帷門閫道達自鍾陵抵洛邑表歛典禮三者無違神佑純孝為宗

姻所歎其年從父兄縱盛選鄉才故王君納采焉王君以才器政事連辟公府歷御史司直為河南紀綱掾改陽翟令入為尚書屯田郎出判洋州柔嘉左右叶婺休德初洋州閨氣八人名位焯於當時家婦介婦必華宗淑哲夫人贊宗事供先祀技悉誦詩姿操嫻雅奉上以誠聲居用和外言內言不越於閫朝服祭服必成於手洋州捐館二十年而夫人從於櫟陽之別墅時貞元十九年秋七月其甲子蓋年五十一初洋州娶滎陽鄭氏生子曰悅而夭夫人以繼室生子三人曰遞曰遠曰邁母儀養皆為良士遠仕至藍田尉遞脩詞與計偕邁遂咸以門資分左環列衣號則繼注閥閱以二十年冬十月其甲子祔于洋州之舊封先是洋州倚于興平尉源長從夫人之理命曰吾與爾二門猶德奕代銘表必咨時文先舅之碑吏部郎趙郡李公實為之先君之誌從翁大傅文貞公實為之且以德與於夫人有通世之舊猥求論譔泣狀遺懿實而不華是用采獲以銘內則銘曰安平臨沂右族蕃滋仁賢是儀嬪合喈喈乃封故地家服斯貴諒無攸遂亦勸以義婦順彰聞母儀可尊肅肅閨門四男晨昏于嗟鳳樹奄閉泉路曹人之祔皇辟之

墓鏤茲淑聲永識宾宾

薛巽妻崔氏

唐柳宗元集朗州員外司戶薛君妻崔氏墓誌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簡女諱媛嫁為朗州員外司戶河東薛巽妻三歲知讓五歲知戒七歲能女事善筆札讀書通古今其暇則鳴絃桐諷詩騷以為娛始簡以文雅清秀重於當時其後病惑得罪投驩州諸女蓬垢涕號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子厚自謂）歸於薛惟恭柔專勤以為婦妻恩其故他姐子雖已子遑次莫能辨無忮忌之行（忮之豉切害也）無犯迕之氣（迕音忤逆也）一畝之宅言笑不聞于鄰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乳生也）病肝氣逆肺牽拘左腋巫醫不能已期月之日潔服飭容而終（飭一本作飾）年若干其月日遷柩于洛其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東巽始作河北軍食有勞未及錄會其長以罪聞因從貶吏大赦方北遷而其室已禍巽之父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贊善大夫環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書真藏簡之父曰大理司直曄祖曰某官觀唐興中書令仁師議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姐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張婁妻之子女子曰陀羅尼丈夫子曰某實後子銘曰巽巽仁師（崔仁師）惟仁之碩一言刑輕綿載二百其慶中缺曾玄不績簡之溫文卒惛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禍六總數存如淺宜福而災

伊誰云恤惟薛之婦德良才全聲無言聞臧獲以虔推仁撫庶嫉不與儕凡公是怙（公一本作于）夫齊折然篋笥我我（我當作哉一說音我）遂豆惟嘉烝嘗資絲其羞孔多有炎有嚴中饋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奚仲封于薛十二世孫仲虺為湯左相）高曾祖考封嶽之號叔人不居誰任于家書銘告哀以義嚴阿

獨孤夫人崔氏

唐柳宗元集唐前楚州司馬河南獨孤公故夫人博陵崔氏墓誌（并序）

夫人諱某博陵安平人也曾祖恭禮駙馬都尉延群易三州刺史封博陵郡男祖興宗饒州長史考偶虔州臨滸縣丞夫人少孤在家以純孝稱既笄莊明而賢柔順有識年若干歸于獨孤氏奉蘋蘩供祭祀事長撫幼紀合宗族敬恭而誠孝從備至動必由禮作法度未嘗幾也生子四人教之以義方夙夜貞勵家道以正婦妣服其義親戚稱其慈天不降衷于我大周八年十一月某日卒年若干後于壽州少長行哭六姻弟泗傷夫人有宜室之美勸義之明而司命奪其長算使德與壽反嗚呼哀哉明年十一月日公使長男勍奉夫人之喪返莖京師某原先塋之側禮也刊石以誌庶德不朽其銘曰夫人之德柔明淑慎從夫以禮承姑以順奉若家節卒由典訓還福是期盖至何迅謂仁者壽夭實不信同塵彭殤歸根大運于以刊石永播

淑聞

崔氏女

文苑英華穆員撰崔太常長女墓誌銘

崔氏長女名某先笄之某年不幸遘厲未幾丁烈考太常卿贈吏部尚書常山公難至哀哀之共迫正氣以貞元七年秋八月乙酉夭於東都冬十月乙巳元方衰奉尚書從先相國于北邙山以長女祔於尚書之側嗚呼女之生也秉高祖博陵王之殊勳曾祖禮部府君之令望先相國之盛業先尚書之重德何四葉垂裕合為禎祥與夫惡疾至性摧之不勝宣天之所助不能移定命乎不然者烈祖顯考之德之（一有也九二字恐非）純嘏以溢我我其收之且施之有年移之他族宜乎起家而居有公侯之位推人所以歎韓姞者嗜維之哉夫內則之美不傳于外禮也存命於其兄者誌卒塋焉銘曰崔之九原實維邙阜孝女祔先與天地久

周朮忽妻崔氏

（元史列女傳崔氏周朮忽妻也丁亥歲從朮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持朮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急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將信之使卒夫書其臂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非禮也以金賂吏使書之紙吏曰吾知汝誠貞婦然今不敢違命崔自撦袖去懸筆而書焉既出有言其詐者將怒命追之崔與禎伏土窖三日得免既與朮忽會未幾朮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前誓不更嫁斥去麗飾放散婢僕躬自紡績有權貴使人諷求娶輒自爬毀其面不欲生四十年未嘗妄言笑撰吉會治家教子有法人比古烈婦云

崔鶯鶯

（元稹長慶集崔鶯鶯傳）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遊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洶洶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無幾何張生遊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

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六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於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閒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沈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踰焉達其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紿之曰崔氏之牋召我矣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柰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

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遊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覩覽大略崔之出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辯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不識喜慍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

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恵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感深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嚮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欷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有如所失於諠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至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

寢席義盛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歿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絇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嘉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示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一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元稹亦續生會真詩三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樹漸蔥朧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羅綃垂薄霧環珮響輕風絳節隨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悄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龍瑤釵行綵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帝宮因遊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雪雖登牀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脣朱暖更融氣清蘭蘂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暗蟲華光猶苒苒旭日漸曈曈警乘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幕幕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度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蕭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銷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牀不為傍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余常

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余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侯鯖錄王性之作傳奇辨正云嘗讀蘇翰林贈張子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云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元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果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楊阜公嘗得微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蓋微之自敘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誌文豈于家所收未全或別有他本爾然細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書則與季裕所說皆合蓋昔人事有悖於義者多託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他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敘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矣（傳奇言生年二十二不知女色）又退之作微之妻韋叢誌文作壻韋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傳奇謂）

（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正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矣）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睦州刺史鄭濟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綴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之者則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決絕詞夢遊春詩前敘所遇後言捨之以義及歎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游仙詩云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幸門止合歲止入多雅稱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之）其詩中多言雙文意謂疊疊鶯字為雙文也併書於後使覽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岫當階翠牆花拂面枝鶯鶯愛嬌小燕巽說逶迤（注云昔予賦詩云為見墻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蒲中詩人楊巨源善日課為詩傳奇言生發其書（於所知今亦聞其說生所善楊巨源為崔娘詩一絕）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決為微之無疑況於如是之眾耶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張姓出黃帝之後元姓亦出黃帝之後為拓拔氏後魏有國改姓元）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或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歲之書而探千歲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本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章風流餘韻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事之緣此特鮮也雖為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覆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鄭氏誌文當詳載于後

微之古艷詩春詞云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墻花滿樹紅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閑弄水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鶯鶯詩云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暗淡粧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髣髴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嗔阿母等閑教見小兒郎

離思云自愛殘粧曉鏡中環釵謾簪綠絲叢須臾日射胭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　山泉散漫遶堦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閑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紕縵最宜人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云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娃兒撼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決絕詞云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為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暮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可知春風撩亂百勞語況是此時拋去時握手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決絕妾意已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不見比一日於三年況三年之曠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筍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眾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皚皚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覩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別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覺相悅虹橋薄夜成龍駕侵晨列生憎野鵲性遲回死恨天雞識時節曙色漸曈曨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何可徹有此迢遞期不如死生別天公隔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

雜憶云今年寒食月無光夜色才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櫳深處暗聞香　花籠微月竹籠煙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桃葉送秋千　寒輕夜淺繞回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朧月下小樓前後捉迷藏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磚墻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草倚新簾　春冰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映褪紅酥

贈雙文云艷極翻含態憐多轉自嬌有時還暫笑閑坐愛無憀曉月行看墜春酥見欲消何因肯垂手不敢望回腰

夢游春云昔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漠畫舸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叢邊繞鶯鶯池光漾霞影曉日初明煦未敢上堦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閑窺東西閤奇玩參差布隔子碧油糊駝鉤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相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繡紅茵施張鈿妝具潛褰翡翠帳瞥見珊瑚樹不辨花貌人空驚香若霧身回夜合偏態斂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粧蓮委露叢梳百葉髻（時世髻）金蹙重臺屨（紛紋絲）紕軟鈿頭裙二已也玲瓏合懽袴（夭順占）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最似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靈境難久寓夜夜望天河無由重沿泝結念心

所期迓如禪頓悟覺來八九年不向花間頗雜洽兩京春喧閙求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仙句浮生轉經歷道性老堅向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一夢何足云良時是婚娶當年二紀初嘉節三星度朝蕣玉佩迎高松女蘿附草門止全盛出入多憺裕（元云樂天知我之夢游仙詩序云斯言也不可使不知音者知音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音也音不敢不使音子知所爲斯言三復其言夫然悔既往而悟將來也云云正謂此事非依託益明矣）微之年譜已未代宗大歷十四年（是歲微之生）庚申德宗建中元年辛酉至甲子興元元年（是歲崔氏生）乙丑正元元年丙寅至癸酉九年（是歲微之明經及第）甲戌至己卯十五年（十二月卒大成事王渾瑊薨于蒲丁文雅不能御軍遂作亂）庚辰十六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二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未近女色崔氏年十七傳奇言於今上正元庚辰十七年矣）辛巳十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三傳奇言生以文調西去所謂文戰不利是止京師崔氏書所謂春秋多感正次年春也）壬午十八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四以中書判第四等授校書郎傳奇言後歲餘崔亦委身於人生亦有所娶授之作微之手書云日從峪時頗知此遷試於書郎即與微之夢游春一記初三星度所謂有所娶之言同）癸未十九年至乙酉順宗

永正元年丙戌憲宗永和元年（是歲微之年二十八歲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科第一拜左拾遺出爲河南尉）丁亥戊子三年（是歲授監察御史）己丑四年（是歲妻韋氏卒年二十七）庚寅五年（是歲貶江陵士曹）辛卯至甲午九年（從唐州從事）乙未十年（是歲召入都復通州司馬）丙申至己亥十四年（是歲從虢州長史爲膳部員外郎）庚子十五年（是歲移宗正少卿祠部郎中知制誥）辛丑穆宗長慶元年（是歲權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平章事）壬寅二年（是歲出爲同州刺史）癸卯甲辰四年（是歲移浙東觀察使越州刺史）乙巳敬宗寶曆元年丁未文宗大和元年己酉三年（是歲召爲尚書右丞檢校鄂岳節度使）庚戌辛亥五年（是歲薨于鎮年五十三）

商調蝶戀花詞　夫傳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載於本集而出於小說或疑其非是今觀其詞自非大手筆孰能與於此至今士大夫極談幽玄訪奇述異無不舉此以爲美話至於倡優女子皆能諷誦其大略惜乎不比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聲樂形之管絃好事君子極飲肆歡之際願欲一聽其說或舉其末而忘其本或紀其略而不及終其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因暇日詳觀其文略其煩褻分之爲十章每章之下屬之以詞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別爲一曲載之傳前先敘前篇之意調曰商調曲名蝶戀花句句言情篇篇見意奉勞歌伴先定調格後聽蕪詞　麗質仙娥生玉殿謫向人間未免凡情亂宋玉牆東流美盼亂花深處曾相見密意濃歡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輕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淺等閒不念離人怨　傳曰余前所善張君性溫茂美風儀寓於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張出於鄭敘其女乃異派之從母是歲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大擾劫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惶駭不知所措張與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難鄭厚張之德因飾饌以命張謂曰姨之孤遺未亡提攜弱子幼女猶君之所生也豈可償恩哉今俾以仁兄之禮奉承乃命其子曰歡郎次命其女曰鶯鶯出拜爾兄久之崔辭以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寧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淺黛雙臉桃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爲之禮因坐鄭傍既睟麗絕若不勝其體張問其年幾鄭曰十七歲矣張生稍以詞導之死不對終席而罷奉勞歌伴再和前聲錦額重簾深幾許繡履彎彎未省離朱戶強出嬌羞都不語絳綃頻掩酥胸素黛淺愁生粧淚注怨絕情凝不肯聊回顧媚臉未勻新淚污梅英猶帶春朝露張生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侍兒曰紅娘私爲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翌日

紅娘復至曰郎之言所不敢忘崔氏族姻君所詳知何不因其媒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之時性不苟合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踰旦暮若因媒而娶則數月之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紅娘曰崔之正順自保雖所尊不能以非語犯之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爲諭情詩以亂之不然無由得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奉勞歌伴再和前聲懊惱嬌娘情不慣不道看看役得人腸斷萬語千言都不管蘭房跬步如天遠廢寢忘餐思想遍賴有青鸞不必憑魚雁密寫香牋論繾綣春詞一紙芳心亂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云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樹動疑是玉人來奉勞歌伴再和前聲庭院黃昏春雨霽一縷深心百種成牽繫青鸞翼驀然來報喜花牋微諭相容意待月西廂人不寐簾影搖光朱戶猶慵閉花動拂牆紅萼墜分明疑是情人至張亦微諭其旨是歲二月十四日矣崔之東牆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其所踰焉達於西廂則戶果半開良久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心謂得之矣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家厚矣由是慈母以弱子幼女見依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泆之詞始以護人

之亂爲義而終捄亂而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正明之母則背人之惠不祥是用因踰短章願自陳啓猶懼見之難因鄙靡之詞以求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保無及於亂言畢翩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由是絕望矣春芳歌伴再和前聲屈指幽期唯恐誤恰到春宵明月當三五紅影壓墻花密處花陰便是桃源路不謂蘭誠金石固斂袂怡聲恣把多才數惆悵空回誰共語只應化作朝雲去後數夕張君臨軒獨寢驚欻而起則紅娘斂衾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爲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儼而紅娘捧崔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向時之端麗不復同美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也有頃寺鐘鳴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而去終夕無言張生自疑於心曰豈其夢耶所可明者粧花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春芳歌伴再和前聲　數夕孤眠如度歲將爲今生會合終無計正是斷腸凝望際雲心捧得嫦娥至玉困花柔羞未收淚端脈妖嬈不與前時比人去月斜疑夢寐衣香猶在粧留臂　此後又十數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向所謂西廂者一月矣張生將往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愁怨之容動人矣欲行之再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春芳歌伴再和前聲　一夢行雲還暫阻盡把深誠綴作新詩句幸有青鸞堪密付良宵從此無虛度兩意相歡朝又暮不柰郎鞭暫指長安去最是動人愁怨處離情盈把終無語不數月張生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張生雖知崔氏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雖待張生之意甚厚然而未嘗以詞繼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不復鼓矣張生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崔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今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終之亦君之惠也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則君既不懌無以奉寧君嘗謂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達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左右皆歔欷崔投琴擁面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春芳歌伴再和前聲　碧沼鴛鴦交頸舞正恁雙栖又遣分飛去灑翰贈言終不許援琴請盡奴心素曲未成聲先怨慕忍淚凝情強作霓裳序彈到離愁淒咽處絃腸俱斷梨花雨詰旦張生遂行明年文戰不利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氏賦歎之詞粗載於此書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兼惠花勝一合口脂

五寸致耀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伏承使于京中就業進脩之道固在便安但恨鄙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忽忽如有所失至於夢寐之間亦與敘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昔日表相因或同宴處先有援琴之挑鄙無投梭之拒及薦枕席義感意深愚幼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不能以禮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櫛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儻若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或如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爲可欺則當骨化形消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伸千萬珍重春芳歌伴再和前聲　別後思君心目亂不謂芳音忽寄南來鴈卻寫花牋和淚卷細書方寸教伊看獨寐良宵無計遣夢裏依稀暫若尋常見幽會未終魂已斷半衾如暖人猶遠玉環一枚是鶯幼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之佩玉取其堅潔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致彩絲一絇文竹茶合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潔鄙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爲好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爲佳慎自保持無以鄙爲深念也春芳歌伴再和前聲　尺素重重封錦字未盡幽閨別後心中事佩玉彩絲文竹器頻寄君一見知深意環欲長圓絲萬縈竹上斕斑總是相思淚物會見郎人永棄心馳魂去千里張之友聞之莫不聳異而張之志固絕之矣歲餘崔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其所張求以外兄見夫已諾之而崔終不爲出張君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詩寄張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床不爲傍人羞不起爲君憔悴卻羞郎然竟不之見後數日張君將行崔又賦一詩以謝絕之曰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春芳歌伴再和前聲　夢覺高唐雲雨散十二巫峯隔斷相思眼不爲傍人移步懶爲郎憔悴羞郎見青翼不來孤鳳怨路失桃源再會終無便舊恨新愁那寄遣情深何似情俱淺逍遙子曰樂天謂微之能道人意中語僕於是益知樂天之言爲當也何者夫崔之才華宛美詞彩艷麗則於所在緘書詩章盡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態則不可得而見及觀其文飄飄然彷彿出於人目前雖丹青摹寫其形狀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僕嘗採摭其意撰成鼓子詞十章示余友河東白先生先生曰文則美矣意猶有不盡者胡不復爲一章於其後具道張之與崔既不能以禮定其情又不能合之於義始相遇也如是之篤終相失也如是之遽

必及於此則全矣斜應之曰先生真爲丈者矣言必欲有始終箴戒而後已夫抵鄙靡之詞止歌其事之所可歌不必如是之備若夫聚散離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況崔之始相得而終至於相失豈得已哉如崔已他適而張詭計以求見崔知張之意而潛賦詩以謝之其情蓋未能忘者矣樂天曰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豈獨王彼者耶予因命此意製成一曲綴於傳末鏡破人離何處問路隔銀河歲會知猶近只道新來消瘦損玉容不見空傳信棄擲前歡俱未忘豈料盟言陡頓無憑準地久天長終有盡綿綿不似無窮恨

韓琦妻崔氏

（宋韓魏公安陽集録夫人崔氏事迹與崔殿丞請爲行状）夫人姓崔氏其先姜姓齊穆伯食采於崔因以命氏自穆伯二十九世而至漢泉萊侯業居東武城爲清河郡自業二十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始號大房自休十四世而至石晉左拾遺周度佐兖州慕容彥超幕彥超叛死節周度贈秘書少監即夫人之曾祖也祖汶隰皇任左班殿直贈兵部侍郎父立皇任工部侍郎致仕直道能政縉紳宗仰崔氏自唐以來爲衣冠甲族與盧李鄭數家相爲婚姻它族不得預夫人曾祖母祖母繼皆盧李二姓故世高其門風夫人即

侍郎之第五女柔靜端潔幼有成德女功之事莫不臻極年二十一而歸于韓氏逮事琦所生秦國太夫人胡氏能盡婦道秦國寢疾躬侍湯劑夙夜不懈及其亡也號慕以奉几筵訖于終喪無一不如禮者韓氏内外族屬多而素貧孤遺者衆夫人天性仁賢義隆孝睦極意存育常若不及視爲婚娶者幾二十人雖竭家貲而不顧也其於待己則躬履儉約恬然無欲服用粗備不求過飾琦未参侍從之前俸尚薄久官京師夫人雖一釵之微未嘗在首時質縟鈘以濟諸親琦每賑給宗族暨周人之急夫人必欣然贊助惟恐不允此天下之共知而婦人之尤難也又治家嚴明事無細大處治條理皆有法度閨門之内猶官府然故琦家無私室之慮而得專心公家者夫人之力也凡歲時祖宗之祀夫人必先期嚴潔饌悉精至酌爲之日禮極恭恪如是者三十餘年六親師服之父母之亡摧毀過甚幾不能生以至圜家嚴事皇於終身與諸姊諸弟友愛備篤情禮兼至雖在顛沛未嘗忘也夫人始封壽安縣君進安康郡君安康樂安二郡夫人安國夫人嘉祐七年春末得疾背膈痛臥起爲梗醫者言氣血凝滯下之當愈然時以藥宣治之而不能去涉夏秋之交變爲泄注日以沉劇九月三日而亡上與中宮聞之皆遣尚宮臨奠賻贈加等夫人介潔純直待人以至誠平生無一妄言善書札體法甚老殊無婦人氣格好讀諸史氏書縣知歷代興亡治亂之事時作篇章有理致然以爲非婦人之事雖至親不得見也臨事取捨剖斷有則雖大丈夫所不能爲者嘗曰我遇小事則膽薄多驚若處大事知義所在雖死不怖也平居散於左右必與下房者均琦嘗悵間謂宜少有差等夫人曰我性好平不欲使人見有輕重厚薄意雖久而視家事不倦待宗親益周琦嘗勸譬之謂非順養之理乃慨然曰此我平生所存豈至此可變也唯死然後不能爲也其用心如此三子長忠彥光禄寺丞次端彥太常寺太祝次良彥秘書省校書郎早亡五女長不育次適許州司戶參軍王景脩次二女早夭次尚幼夫人慈愛至厚其待非所生者過於己出嗚呼夫人内行高絶如此之著恐雖當世賢婦人少能偕者今取十一月二十九日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墳之次壙有銘故觀華具大槩以俟實録焉

包繶妻崔氏

（宋史列女傳崔氏合肥包繶妻）繶樞密副使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拯夫婦意崔不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蓬垢涕泣出堂下見拯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齒賤獲執澣滌之事幸矣況敢汙家乎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他也其後稚兒亦

卒母呂自荆州來誘崔欲嫁其族人因謂曰喪夫守子子死孰守崔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舅姑故也今舅没姑老矣將舍而去乎呂怒詛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歸須爾同往也崔泣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荆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絶於尺組之下願以屍還包氏遂皆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遂包氏）

孫廣妻崔氏

（鄭獬鄖溪集崔夫人墓誌銘）夫人崔氏初歸大名孫君君諱廣樂安郡王漢韶之後也以故王孫氣義喜俠盡耗其家貲夫人未嘗靳一毫及孫君卒夫人孤居益貧挈二稚兒入京師依姊氏久之姊又卒夫人撫二兒以泣曰吾不忍兒之無以就也乃再歸於高密趙君二兒逮得成立長曰勉遂中進士第季曰過尤能苦學朋友推譽之夫人歸趙氏二十六年至其亡如初歸也趙君性高嚴而夫人能以禮順之諸子不一出而夫人能以愛均之門内族居數十而夫人能以和處之見諸子之爲業有所進則喜曰吾持心平足以有陰報在吾子也歸趙氏初生一女適亡其家婦有遺孫已數歲夫人即致己所生於侍者而自收乳其孫侍者不謹所生竟不祿夫人亦無悔言

聞者皆歎伏以為不可及夫人之卒年五十七以趙君登朝封長安縣君趙君諱扶仕至比部員外郎後二年亦卒夫人之考曰某鄆州中都令母曰范氏乃御史中丞諷之女夫人於趙氏有三子某卿俊卿皆舉進士以某年月日塟于某所祔趙君之塋將塟抱遇皆來乞銘某曰予敢不銘哉銘曰卜之吉筮之又

吉千萬年斯安此室

杜員外妻崔氏

宋范忠宣公集比部杜君夫人崔氏墓誌

尚書比部員外郎杜君名某之夫人崔氏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其子光州定城縣令儀之官舍熙寧二年四月某日比部君舉夫人之喪塟于某所將塟夫人之弟象之狀夫人之行以求予銘象之余之執友也故不得辭而銘之按崔氏之先出於齊丁公之後食采於崔因以為氏積二十八世而至漢東萊侯業又二十三世而至後魏七兵尚書休休之弟宣分為大小二族大崔之裔至唐尤盛延于諸姓夫人十二世至夫人之曾祖諱某為周兖州從事以慕容彥超之叛說以大義不聽而死周祖嘉之贈秘書監錄一子官為殿直殿直諱某累贈某官生工部侍郎諱某以清德懿行顯于皇朝累贈工部尚書夫人即尚書

之長女也少而賢惠為父母所鍾愛年十九尚書聞比部君有俊譽遂以歸之事舅姑至孝曲盡婦道皇姑福昌君以嚴嚮治內人不堪其勞而夫人奉順益謹諸姑方年少頗加譖愬而夫人引咎不較及其出適必罄奩槖以資之有喪夫而歸者撫之彌厚福昌君感疾累年手足不能自舉飲食盥櫛皆俾夫人為之而未嘗有倦色及居喪哀毀動人有古孝婦之風歲時祭祀必親其薦羞極於精潔平居好讀經史佛書既曉其義亦必終身行之後聞為歌詩皆有清思善教諸子而均其撫養人莫知其有嫡庶焉以比部君登朝封萬年縣君次封壽安晚年又以季妹為相國韓公九配恩加冠帔時內外姻族多以華侈相尚獨夫人布素自若左右或羞之夫人曰婦人之服當視夫之爵秩豈宜過奢自取失禮邪既被疾謂諸子曰吾其終乎吾所遺汝曹者清白孝謹而已無他物也斂送之具悉使預備遂瞑目誦佛而逝享年七十有二嗚呼幼為淑女長為賢婦其老也能盡為母之道其歿也能順性命之理可謂德之全而人之難矣子八人長曰偉池州軍事判官次即儀也皆廉直有吏能次僎試將作監主簿次佺早卒次偕任偃佺皆業文未仕女三人長適內殿承制張儼次適大理評事張及孫次適應茂材異等科張斌諸孫及曾孫十人銘曰夫人之德生與性俱孝于家庭以及舅姑古人之難我獨有餘積善之報福慶以隆壽夫令子順理而終納銘于壙以告無窮

崔春娘

夷堅志春娘南城士人張臨壯歲未受室與郡倡崔春娘甚昵約為夫婦偕詣城隍廟詛盟居數年嘗宿其家崔亦堅意合好不復納他客已而臨連獲鄉舉有媒妁來為議娶富家華婦臨深念半世困於書生苦貧為累若更聘一倡兩窮相守何時可蘇令章會此姻當不終否彼安盟無質何足恤哉乃備禮納采不令崔知將成昏或以告崔崔走僕邀臨至責其負約臨猶諱云焉有是事讒者妬我二人耳勿輕聽妄言崔曰君嘉期已定卜用某日謂我真不知邪不然可同詣城隍以驗之臨既慊於心不須行而辭不得免強往焉崔拜泣而訴曰春娘昔與張臨立誓於大神有渝盟者明神殛之不意臨見利忘義欺人罔神神如有靈乞垂警治臨即股栗仆地噤不能言但悔懼搏頰輿還家數日而卒（以此氣字　鈔在前說）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

卷二七四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許湲
圈點監生臣周荐
臣曹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三　八灰

崔

崔烈（文苑英華崔烈論　漢室中葉戎狄侵軼之患遼郡暴無寧歲兵連禍積歷世不已天下以困用不足権酤租算之外乃許民）聞堝產助國出金贖罪鬻以爲郎以爲經世之術救弊之務遂主桓靈之世天子要之百萬然後用爲三公崔烈常以賄求備位於公輔問其子外以我爲何如對以銅臭之說垂於前史然近之其（疑）人主無桓靈之辟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取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爲時貨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縣令爲時貨宰相若干萬緡判史若干千緡令若干百緡皆聲言於市井之人更相借貸以成其求待權居任之日若有所求足其欲信又倍於科矣爭圖之者仍以多爲愈彼十萬我以二十萬彼以二十萬我以三十萬自宰邑用賄之法爭相上下復結駟連騎而仕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太三公宰相生而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

之重判史縣令爲生民教化之首率皆如是不亡何待慮其心而聞其謀即皆販婦之行一錢之出希十錢之入十萬有望二十萬之獲三十萬者圖六十萬之報盡生民髮與骨髓尚未足以厭其求漢之亡也人主爲之國家之禍也權倖爲之或曰兆其釁者崔氏之子爲子（疑作不）朽之罪人乎武帝開之於前桓靈成之於後以至今日鍾（疑作踵）而行之而已且烈之世不聞教子以義方不能遺子孫以清白多藏若是傳祿之所獲者不及於昆弟親戚矣不施鄰里鄉黨矣其賄賂得之乎今日用之以遠（疑）不亦是乎且桓靈之世國家既危喪亂日臻烈能盡用以榮其身他日之家謀旦（疑作且）曰烈爲相矣不如是亦群道（疑作盜）之所奪乃積之者過非用之者罪也被髮而祭於何（左傳作野）者乎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惧其徇焉蓋知防其漸之日也明明天子許而行之何罪之有崔子素無異聞貪榮圖利者小人之常也不施於親戚自圖於爵位者亦小人之常也何足加其罪有國家者不以仁義而務財利之道許而行之斯不可矣不許而自行之而不能知之又不可矣亦覆國家者不亦過乎

崔善正（唐宋名賢確論范祖禹論崔善正言鎬不法上械送鎬鎬坑殺之曰宗本惡崔善正直言故使李鎬甘心焉善正之）

死非特以告錡也，鉗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吉者也。張唐英論：浙西布衣崔善正上封事言李錡反，德宗械善正以賜錡，俾坑殺。噫，善正一布衣也，茹藜藿則有八珍之甘，處蓬蓽則有藻棁之樂，非食國家之祿，有憂國家之心，蓋以慮肉食者夫於廟堂，而黎民抱骸於草莽，故越數千里至京師上言，首言錡之叛。爲德宗計者，宜念古人之戒，欲入澤者問牧童，欲入水者問漁師，以其知之審也。宜先遣一詔使，巡行江浙，察錡之志有無叛上之謀，察善正之言審與不審，然後以善正付法，未爲晚也。何至聞聰遽明，械之以賜錡，使忠義之士死於無辜，以箝天下直臣之口哉。爲錡之計者，已既有不臣之迹，致善正諫言，朝廷釋然不以爲信，則宜翻然悔禍，納于歸朝，亦不失一節度使。彼善正者，雖發己之惡，宜寬而恕之，上章於朝，請德宗任用之，以來天下直言之士，則可謂善補過矣。德宗既褊急，而以善正賜之，李錡又不悔過，從而殺之，至憲宗之初，錡果叛，則善正不爲狂妄，且下詔旌賞，爵其子孫可也。而天子與公卿大夫卒不議及於此，善正可謂生死無有一人知者，可哀也哉。

崔裔　唐宋名賢確論：范祖禹論：誅宦官不克，因陰結朱全忠，請帝幸東都，韓全誨結李茂正劫帝鳳翔，曰：崔裔本與韓全誨爭權，

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正，其裔結朱全忠，各倚強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裔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噬，而人主受其禍，豈不足爲將來之永鑒哉。

崔其　呂和叔集：故博陵崔公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鄧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　狀斧藻天理，立爲人極，敬終端本，俾所以將就誠明，褒貶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已，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臧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羈貫而老成，情約性充，靜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翰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舉言適於事，而揚欲藏智而蒙滯，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適。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荊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健筆良書，三邦有聞，旋遷內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竟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濟發義心，琴木成聲，擢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從，廓清華輦，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爲京兆者，政以暴聞，史有冤辭，公表陳狂直，伏閤待罪，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爲華原令。大兵之後，旱歲爲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澗屋，闢曠土爲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歐駱，號爲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未朞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溪聚，剪鋤山豪，既去害群之奸，遂寧跣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鋌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圖歉於豐，量賑爲糴，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諭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郡人有豪奪鄉學，陰持吏失，朋構紛獄，累政所患，公斷以奉斧，破其黨素，人樂其然，而法制行焉。郡城自樂寇之餘，傾隍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權員大興版築，下不知役，而高國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祥在冢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于陝服，封介晉楚，寄分函崤，而戎備不修，兵庫虛閒，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爲梁，經始匪工，毀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沚省艦而三分，巨派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瀰，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

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圖書，留府盈乎衆帛，豐公納私，於是乎侈，既而懇陳乞以尚書致政，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謨者多之。公自解褐，至于捐館，思不踰矩，動不越思，以忠貞爲仕模，以勤儉爲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逾厲，羇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寵，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貽謀尚在，時論可徵，已通書墓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　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贈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外生朝議郎行尚書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某謹上尚書考功。　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人，終於身，君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于官業，惠于鰥寡，致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于前訓，以咨謚法，無愧至公，謹狀。

崔獻　文苑英華：楊炯撰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崔獻行狀　祖弘壽，隋獲嘉縣開國侯；父萬善，皇朝左監門將軍、持節隆州諸軍事、守隆州刺史（唐世系表：弘壽，左監門將軍、龍岡男；萬善，閬州刺史），上護軍、成安縣開國男，謚曰信。郡縣鄉里崔獻（獻字大作又遠），年六十七，大雅其

天命南端上將之文考其地靈北極崆峒之武歎次有來方曼倩卓（集作半）達於孫吳鄉鄉有諸葛孔明渠期於管樂貞觀九年起家太僕皇后挽郎十六年授營州都督府參軍事燕齊邊遠所以分置營州天子命我以參鄉軍事太宗文武聖皇帝把金鉞動璇璣發四方（集作西土）之人爰整其旅問東夷之罪恭行天罰公自家刑國資父事君樂王粲之神武業班超之筆硯一鼓作氣方輕肉食之謀七旬舞干始受呂言之拜二十三年遷徐王府西閣祭酒梁王武者漢皇之少子廣東苑屬平臺則司馬相如所以騁其詞賦陳思王植者魏國之天人遊西園擁飛蓋則邯鄲子叔所以爲其賓友永徽六年授晉州司士龍朔三年遷岐州司戶剪桐盍珠珪壁相輝紫鳳寶雞休祥狎至從乾值異之風土被山帶河之國邑邦君坐嘯方推太守之名鄭國從遊始屈陪臣之禮尋丁外憂三年泣血一慟能蘇達賢人之術就麟德元年有詔起公爲左威衛脩仁府左果毅都尉仍命右羽林軍長上來興歷日月步山川詳益地之圖書聽千雲之律呂長城十周盡入提封高闕三襲並爲州縣於是九姓抗表請築安北府城詔公馳驛許以便宜從事則榮奉中旨計日期運親降鑾輿待於故都樓上

雖復東西萬里張博望之尋河裝槖千金陸大夫之使越猶未聞降星躔迴帝車徵於閶保和天門之八襲方於曾陽留白日於三舍若表類上帝徧群神則孔宣父之所刊者五年一狩登泰山禪梁甫則管夷吾之所識者十有二君秦皇致風雨之迷魏后積貂羊之恥夫名山之所望非我后而誰哉是以馭蒼龍揺玉（集作畢）鳳陰陽不測發揮於作樂之文天地無私循禪讓於升中之禮公陪祠汶上虎蹕渠陰列藩衞於環星受嘉名於捧日與大茂陵之下獨留符命之書河洛之間不覩漢家之事豈同年而語也朝鮮舊壤歌（集作歌）箕子之風謠斗骨危城蜀河孫之背誕地惟狐竹不聞謙讓之名親則同林曾無恙難之意特進全（唐書作泉）男生以蕭墻構學莫草方滋欲去危而就安思轉禍而爲福請歸有道所向（集作使）者望夫天皇懸一物之推溝詔公於國城內迎接先之以造化之大示之以雷霆之威受其壁焚其櫬便徵侍子來朝京闕亦猶鄭生憑軾入齊國而下其城賈誼上書伏匈奴而笞其背乾元元年詔遷游騎將軍左威衛義陽府折衝都尉仍加上柱國右羽林軍長上如故是歲也太子太師英國公登壇以（集作而）拜鑿門而出紫泥明詔不入於三軍之中黃石奇兵自行於九天之外山林爲室不能有藩籬之險魚麗成橋不能有逃亡之路詔

公出使預參帷幄進奇策納嘉謀懷無臂而執無兵戰必勝而攻必取斬大風之翼務卷青丘卧長鯨之鱗煙銷碧海二年以平夷功詔除定遠將軍右武衛中郎將檢校左羽林軍總章二年詔遷宣威將軍守左武衛將軍檢校右羽林（集無此句）襲封成安男咸亨二年進爵爲子尋奉別勅檢校右羽林軍餘如故太夫人以桑榆晚節霧露沉痾滅年歲之伏危受星天之（集作星辰）而賜藥饗陳表跡方請告歸頻降絲綸未家優許則知忠臣奉上多從孝子之門受命臨戎始見忘家之事潘安仁之里第始奉輕軒張景胤之純深終悲畫扇儀鳳三年以內憂解職尋降詔起復本官四年加雲麾將軍正除左武衛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如故王人牽服縗闕趙意之表明主相憂獨許何曾之毁且割哀而從禮將以義而斷恩受單麾命服之數掌期門佽飛之職以漢宮清署忽照邊烽秦塞長城遂聞胡馬匈奴未滅霍去病是（集作所）以辭家天子動容周亞夫於焉不拜調露元年詔公龍門鎮守兼於夏州防捍飲冰受命倍道兼行鞍甲成勞晦明爲瘥璽書降下（集作門）即日追還中使接跡於家庭尚（集作上）藥綢繆於錫養人生詎幾神道何知仰觀於天值三軍之星落俯察於地逢五將之山崩詔書來北斗之門圖象在南宮之壁以三年秋七月薨於紫桂宮右羽

林軍之官第詔賜御食并錦被一張常服一襲雜米百五十段贈物一百段粟一百石勅書弔贈禮越常班喪墓（集作卅）所資數優恒典琳瑯觸目日月在懷陶謙則戲引幡旗賈逵則常陳部伍閨門有德歡君友朋事君無隱心如鐵石至如出車授鉞東征西討狐虛向背則雖女子之衆可以當於丈夫前後折旋則雖婦人之兵可以陷於湯火虎起而鳥舉龍騰而鳳飛無戰不平無城不尅有如馮異蓋言大樹之功宛（集作或似）曹連不受黃金之賞太平之事業行矣人主之恩榮備矣山河之寵久預同盟社稷之臣俄悲輟祭聖君興悼列辟相趨觀高鳥而數良弓聞鼓鼙而思將帥宏圖秘略實無得而稱焉追遠飾終請有易其名者謹狀永隆二年正月十一日故左武衛將軍成安子府功曹某上尚書省考功名也者功之表也謚也者行之跡也公叔文子曹辱四隣之交黔婁先生有餘天下之貴謹按故府主左武衛將軍上柱國成安子崔獻誕靈辰昴降德山河漢陽關忠許有良平之策潁川徐庶知其管樂之才生觀太平仕逢明主秋風金鼓有司馬之論兵吉日壇場有將軍之拜職任重而道遠功成而身退奄息百夫之特彼蒼者天相如千載之人猶有氣象（集作生氣）是珠襦玉匣禮備於送終筮短龜長事（集作日）從於光見（集作是）易名之道蓋取

之於舊儀累德之文敢一（作以）帝之於執事謹狀

崔其

唐柳宗元集爲韋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維年月甲子京兆尹韋夏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靈惟靈稟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學殖（承職切左氏夫學殖也注殖猶生長也）孔氏之訓專其傳釋黃老之言探乎幽賾（士革切）六書奧秘是究是索（六書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會意四曰假借五曰形聲六曰轉注）並字學叩爾玄關探其真宅藝成行備披雲騁跡康莊不窮（爾雅道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濛汜已極（濛去汜音似楚辭注汜水涯也言日出東方暘谷之中暮入西極濛水之涯）嗚呼哀哉風歲同道從容洛師（書洛誥朝至于洛師唐東都）接袂交襟以遊以嬉策駕嵩少（嵩息弓切少失照切嵩高少室二山名在河南府）泝舟瀍伊（泝音素瀍伊二水）笑詠周星（左傳二星終矣謂十二年）其樂熙熙丹霄可望青雲可期洛中十友誰者榮之惟鄭洎齊各登鼎司（鄭絪處齊映）或喪或存山川是遷繄我夫子賢（烏兮烏帝二切）宜相清時命之不遐孰不懷悲嗚呼哀哉往佐居守及爾同寮笑遨交歡匪夕則朝入同其室出聯其鑣（甲驕切馬銜也）授文報章既歌且謠及我爲郎優游吏部公爲御史待憲天路文陛徐趨眷戀相顧歡愛之密有加于素自我于邁歷判東吳離憂十年役會名都余爲侍郎銓總攸屬實得茂彥奉其規模聯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亞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鏘謂保愉樂長此翺翔抱疾幾何忽焉其亡嗚呼痛哉原念往昔受均骨肉我有書笥盈石尺牘窮言在耳今古何遠夫涕興哀爾園往哭撫筵一呼心焉摧剝（北角切）日月逾邁佳城遷卜素車千里遠適山谷（遠於萬切適今文切）嗟爾精靈藏之斧屋（禮記檀弓孔子曰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嗚呼哀哉丹旌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爾冥冥敬陳洞酌以告明靈（詩大雅泂酌彼行潦注水之薄者遠酌取之）臨觴永慟庶鑒哀誠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崔景晊

文苑英華李華撰太子少師崔公墓誌銘　聖唐祖宗重光丕變萬國玄宗肅宗今上三后繼明格于上下其輔弼之臣曰趙公奉先少師之訓有大功於王室少師諱景晊字某清河東武城人也惟成於姜水谷曰有呂德莫厚乎粒蒸人大庭之烈也勳莫盛乎除暴虎尚父之明也讓莫大乎推社稷季子之高也丁公之元子曰季克讓乞歸老於崔氏宜乎其盛也八代祖元孫宋度支郎中以忠順烈見危致命夫人携二子亮敬默依夫人之黨挺志羈孤之中安親危害之際亮即公七代祖也八爲尚書一爲僕射孫肇官至中侍郎元子北齊安州總管府掾諱道淹公之曾孫也生萬年主簿臨洺令諱方騫公之大父也生武功主簿贈吏部尚書諱真固公之考也郎中絢王事僕射利主人中書之名望安州之道德臨洺之愛人武功之體道前淑以盛德友于陳寔以素風及孫誠哉吾聞語矣今見其人也公孫抱太夫人終童幼武功府君逝根於至性毀過于哀鄉黨偁之皆曰純孝既除喪外從禮訓內積憂慕啜菽飲水勵志讀書誦無遺文釋無遁義皆一覽也年十七與親兄畋同舉明經調補梁州南鄭尉轉蜀州晉原尉前後使臣表公第一遷大理評事親累貶利州葭萌丞歷梓州鹽亭丞樂天知命貞獨自晦君子哉改晉州司法參軍政尤一道刺史按察皆以上聞充河東支使單畢尚書構爲連帥也假公判官仁者悅不仁者懼遘厲終於官舍春秋四十權厝於邙山玄元廟西北原識與不識罔不相弔時人之安放後人之不幸滎陽夫人鄭氏皇兵部郎中衢州長史玄昇之女吏部侍郎平章事愔之妹終於京兆崇賢里權殯於長安東南杜陵原夫人鞶佩紒縰（禮記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金燧）以寧顏色澄羃酒以奉蒸嘗輔佐君子黔婁之室也撫導賢備孟軻之母也內訓傾謝婦儀無愧嗚呼哀哉大曆四年龕筮從吉嗣子圓尚書右僕射趙國公哀奉先少師夫人之衾帷合祔於河南北邙山其原禮也趙公初爲益州刺史屬逆羯內向天下兵起至尊出長安避狄未有岐下之都因奉表上迎保寧聖德遷爲中書令冀大明復天下肅宗中養玄宗申慈趙公之宣力也事今上鎮揚州爲吏部尚書左僕射崔氏之門公盡善哉洪河在北清洛在南二室之下邙原高起是地也是宜君子幽宅寧於斯永保子孫昌於斯其文曰翼翼孝嗣銜哀不言祇感永思常試討論畜爲霸國郁甸　姬姜協德貽慶後昆在昔貞烈有魏與播遷建都公將南轅遺舟人使關灃利源宜有令胤中書王振安州營道臨洺體順尚書葆光公以德鎮既輸典刑亦清雖晉天不我遺時將時晦夫人之德柔善有則鼓鐘于宮聞于四國從夫訓子天下是式不及劬勞趙公罔極克誕趙公篆義孝思敬若先訓其賁如斯今日之祿先人之慈保寧幽宅天地無期（此是宰相負圖之父贈太子少師乞從入宰相門令移於此）

崔志堯

騎省徐鉉集故唐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崔君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用之其先清河人也周室大風肇洪源於

公望漢庭明月抗忠節於李珪德厚流光謀孫翼子冠蓋之盛莫之與京我高祖翼亮有唐四至丞相曾祖磊不仕祖滂吏部員外郎考德建州建陽令值天下亂因而家焉今為建安人也君少而不羈長而好學介然如石非禮不行鄉曲之名籍甚於世季唐嗣業傳米時才君以鄉族之秀獻書求試補江州彭澤滁州清流二主簿改建州浦城軍判官所至有聲應用不暇再為建州將樂令其地嚴險其民獷悍寇攘亡賴率以為常君厲以嚴明信其刑賞汙俗咸革比戶安居遂獲真幹之稱又遷紀綱之任改常州錄事參軍遷考善最擢拜殿中丞遷虞部員外郎郡國之政多使禁治忘身徇節綽有能名無何郡下受兵群帥入獲以君為水部郎中實掌軍饋既而時運吉謝宗社淪胥諸侯之師莫不卷甲君與其部將衛趣建安中塗衆潰遂沒於難春秋若干嗚呼興亡之數聖賢安能免忠義之節顛沛必於是不然何以見伯夷首陽之風王蠋布衣之操也夫人吳氏克有婦德能緝素風貌是流離不墜門閥子憲寔定等皆稟庭訓咸脩詞業憲在舊國以進士擢第入朝為穎州沈丘尉復從州里之舉皇上臨軒親試又擢高科為隨州觀察推官所謂善人必有餘慶某年月日憲等始備大塋之禮號奉靈櫬窆于某州縣鄉里之原禮也銘素熟君行學固銘墓焉銘曰　嗚呼崔君百世清芬忘身徇國斯為真臣種德垂訓斯為慶門克光故園峩峩高墳沒而不朽用勒斯文

崔其

唐李華集淮南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崔公頌德碑銘　昔在召公相武王除害去虐敷命帝廷周公佐成王卜洛定宅登頌清廟祭康王會朝豐宮克致太平惟崔公亦相玄宗保寧聖德鎮安天下輔肅宗掃除凶穢紹享天命令上振宣明威撫綏淮海惟申伯翊宣王登南邦興周室小白率諸侯征楚翼奉王職與崔公叶德同勲皆姜姓也末議盛德論大功贊大賢舉其殊倫卓然昭明不已書其細申大體也故詩陳方叔之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又美韓侯之封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令述崔公亦不名不備官古之制也後魏尚書亮八代至公海內首族人倫德範公少負文學重名且兼宏畧揚于王庭甲科入仕歷京兆倉曹參軍再遷司勲員外丁太夫人憂以毀聞終喪拜刑部員外兼侍御史知劍南節度留後使逆臣起幽陵隳潼關主尊哀兆人思古公避狄之義於是帝車西南依我心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劍南節度採訪使玄宗克禳聖子家為唐虞公出納王命至于朔方衛諧二聖孝慈光明自西自東殄殲元惡天討之師發如山行冠若霜藁鼓椽無存帝曰爾圖寶叶朕志官中書令封趙國公公拜稽首臣敢上肖以負天明帝遂其高俾作少師師訓東宮兼長邦憲居守洛京乃傳濟王又與汾州王德日宣汾州卑寄乃統江淮主三軍省萬人加工部尚書時征鎮之司特勲奸令公獨露奏愿用輟興轉吏部淮南既清軍有餘逆夷難江南萬里康哉六歲在鎮心馳王怪戀慕之極至于流涕獻章請朝帝恩降允公不俟駕建旆將驅耆耋泣訴吏人遮道即日詔關乞留者三百餘人公申諭而行至于京師天子大悅曰趙國先帝元臣嘗為朕師自我不見于今六年有司如朕意待之加尚書左僕射遂淮南之請所部八州人舞手蹈足秘書少監兼廬州刺史長樂賈深有文武才畧忠于王室推心馭下嘉績并聞戴公仁明思揚盛德合肥令彭城劉商先后之族臨人惠和一州之老幼咸曰我州我邑教王德澤崔公封內我是以安其仁不銘其德不可謂華嘗參公游咨以為頌夫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公入掌三公之政出踐諸侯之長昔鄭武公為卿士詩人賦緇衣曾傳公為周賢侯史克頌駉野敢附前烈以書公不朽故褒大臣則王室尊崇美政則王命行不惟頌公尊天王也今載公朝覲之禮以弘大之其文曰　思崔公出鎮之崇克孝克忠宣帝之武恢帝之功自蜀自朔至于泰宮出納大命決事于衷思崔公烈烈郁郁以

邕以肅乃統淮服洎江之陝閩閩長轂霞旆霜鉞蠢爾光毒罔不顛覆思崔公三世元臣德綏生人乃朝于王王顧殊倫且曰東南飲化如春焉朕腹心寧其詠吟思崔公入覲于王鸞聲央央佩玉以鏘秉珪奉璋公復于揚四牡其驤公慕彤庭涕濡于裳思崔公廬江州邑孰不垂涕我公之還陽和起蟄乃求樂石樂石爰立判之頌之介福攸集介福攸集州人斯及

崔其

唐權載之集唐故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守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崔公神道碑銘　博陵崔公諱某字某仕至御史中丞洪州刺史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元和七年冬十一月某甲子啓手足于郡舍享年五十五皇帝不視朝從以左散騎常侍印綬命郎吏吊祠明年十一月祔窆于東都河清縣先正之大塋又明年其孤仲纂纂其代德家法命書懸門請刻石繫辭且自本曰炎帝之後泰夏里黃公鄭漢東萊侯伯泰東漢長岑長駰濟北相瑗晉左僕射洪之代也洪七葉至北齊禮部尚書文恭公聖念聖念四葉至君曾祖知晦應銷聲舉後兗州金鄉丞王父瑜朝議大夫忠王府諮議贈太子賓客烈考濮再為澧州澤州刺史

以御史中丞領湖南觀察使當宣皇武之際用愷悌修政爲代史師保詔錫金爵推理行第一神道終監遭羅戕害他日以君之勤贈太子少師君慈和脩絜平粹文敏以覲身之功善揚積厚之風類始以門廕調河中府參軍歷邑丞廷史從事察視凡南臺外三爲殿中侍御史嘗以公事貶台州司馬聯師表於理下旋以上介入拜侍御史遷考功員外郎處文吏部二郎中商常二州刺史以至按部撫封爲太子守臣所居可紀漸漬光大其爲郎中考課經費彌綸綜覈三刺曹無留事瀕江郡國仍歲大饑而浙河之東西旱特甚縣官恤然臨遣使臣發吳之公聚賑越之饑食君受命載馳仁聲先翔噢咻惜但布施優裕不樂宴私不嘗酒肴東人鼓舞感動肝膈其爲常州曹引河渠通中夏二漕以宜利澤郡有聽斷之下如有神明及處方任爲仁由己凡封道員數千萬夫家病焉君曰不贖然大資無以休息悉用條上盡蒙可報然後均列城之田賦去都府之煩弊史措手足事無凡遺仁矣哉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中伯柔惠且直惟君亦柔而立溫良而能斷敎順導利外寬內明函遑于稚故勤施于政事揩洪範三德其甫中之柔乎凡歷柱下史東曹郎皆居代官列郡二千石方師執法皆循風訓江湖之間壤地相錯冢君父子仍代之澤豈天意之將斷人邪

鄙夫久貳六官與君周旋甚熟頃參宰府詳知報政迨茲居守而仲蕃徽然焉莫疾不文直詞傳信銘曰矯矯少師溢湖之南播遺懿兮抑抑常侍在江之西施美利兮仍代元侯寬明輯柔政樂易兮比物此志四封茂遂古循吏兮宜永介福奄然厭復左貂襚兮河清鮮原羽葆翻翻潛智氣兮有涯必盡流此淑聞斯可貴兮刻飾豐碑崔嵬巍蛸永爲識兮

崔適

（唐權載之集）唐故朝散大夫持節饒州諸軍事守饒州刺史上柱國崔君墓誌銘　傅陵崔氏爲山東右族以政事方直稱者曰饒州刺史諱適字某貞元十四年某月甲子寢疾終于所部之廨舍春秋若干君仁厚信實方嚴清厲詞無枝葉而顧言必踐交不諂瀆而與人必誠深於士行精於吏職蓋其天性然也一命爲懷州參軍累遷至大理評事司直監察御史好畤武功二縣令常絳二州司馬乃理當平遂佐興元貞元十一年春以西諸侯之師轉粟調食特科倉部郎中兼御史中丞以董其事其年冬徵拜衛尉少卿明年改鄭州刺史尾蓋將行又換鄱陽歷官十五竟未充量其爲御史也實常侍主以才名尹轂下實所慰薦焉之賓介將常侍沈以公廉幹河運交辟將事弘助居多其率封畿也縣鄙之地直于西郊禁衛之師劫于左次事爲之節官修其方軍興人安閭境謠誦其佐晉陵也晉國韓公當撫之重者焉推官輅傳所至平反審克假守新定新定之人宜之薄於進取未數月引去其須陵邑也充奉齋敬里閭均定黠史強家望風累息相率屏匿者十八九其分憂爲邦約己惠人樂已而知禁清明而不擾此皆歷職必聞之効也至若章章尤著焉士君子之所景行者則奉使西方鄙能言之縣宜乘塞宿兵旌旄相望饋饟之重非君莫可既而經貫出納制於中臺克伐之人順非言利不率以布帛之不中於度不鬻於市者積以寖濫備其名物移用於軍增三陪之債乎羅於人無一時之蓄掠是根本命爲奇贏既襄邊備實蘇理道時有覆視誨其相家徒列簿書之文不登釜鍾之量因緣詭功觸類而起君受命不苟臨事風生條其積弊盡達聰聽雖信信之吹營營之飛置於度外不直不已連章上愬詞旨深切群情恟駭處之恬然謝病已去終無所屈皇明嘉納入亞九卿時搢紳之士多以憑暴爲戒怵迫附離而不能自固者多矣如君之特立剛毅不更其守古之儒行何以嘉焉此德與所以受其祇之哀請而不敢辭也君之曾祖玄基皇朝散大夫會州長史祖紹先皇揚州揚子縣尉父炅皇大理司直兼河南府河陰縣令代名士行裕是遺烈

初君娶于某氏某官之女子曰包而歿繼室以某氏某官某之女皆有淑行如君子之志以十四年某月日叶吉卜祔窆於河中某縣鄉原之舊封禮也初包以德輿朴而好直且嘗奉行君之命書曰四乃列其官薄次第俾識于墓石既而包毀瘠滅性夭於倚廬之中諾其請矣故銘之曰崔君之直兮不枉尺兮崔君之正兮不由徑兮展如之人宜錫蕃祉兮天實柔何一麾遄已兮穰穰惟冢來自鄙之陽兮莪莪丘封墍于河之東兮刻此貞珉識清風兮

崔孚

（白居易文集）唐故湖州長城縣令贈戶部侍郎博陵崔府君神道碑銘　公諱孚字某古太嶽胤也今博陵人也唐虞之際因生爲姜姓暨周封齊分類曰崔氏長派遠派大族清門珪組賢俊準繩濟美斯崔氏所以綿千祀而甲百族也隋散騎常侍諱洽公六代祖也唐冀州武強令諱紹曾祖也監察御史諱頊王父也常州江陰令育皇考也公幼以門蔭補太廟齋郎初調授汝州葉縣尉再調改宋州單父尉時天寶末盜起燕薊毒流梁宋屠城殺吏如火燎原單父之民將墜塗炭公感激奮發伏順興兵挫敗賊徒保全鄉縣拳勇之旅歸之如雲方欲糺合

貔虎毆誅虵豕京觀群盜釜湯一方本道節度使奇之將議上聞會有同事者爭功陰相傾奪公超然脫屣遂以族行東游江淮安時侯命蜀吳王出閤領鎮求才撫人嘗聞公名試以史事遂表請爲宋城尉事舉移假連水令賞緋魚袋縣政脩轉常州録事參軍糺察課成浙東採訪使聞之奏授越州餘姚令吏畏人悅歲未滿浙西採訪使知之奏攺湖州長城令長城之理又加於前二邑焉政成秩滿解印罷去優游自得獨善其身興元元年疾殁於宋大和五年遷葬於洛享年若干詔贈尚書户部侍郎夫人隴西李氏追封岐國夫人皆從子貴也公爲人儀表魁梧氣槩倜儻負不覊之才蘊非常之功始發軔於草父志立而功不就終稅駕於長城道行而位不達善慶所積實生司空司空諱弘禮公之幼子也以學發身以文飾吏以幹蠱克家以忠壯許國典十郡領二鎮再蒞東土追命上公雖天與之才國與之位亦由公義方之訓輔而成焉大丈夫貯蓄材術樹置公利鎡基富貴焯燿家邦不當其身而得於後父析子荷相去幾何嗚呼崔公何不足之有按國典官五品已上墓廟得立碑又按喪葬令凡諸贈官得同正官之制其孫彥防彥佐等奉父命述祖德鐫石于墓勒銘于碑銘曰　天無全功賢無全福既享天爵難兼世禄蟜蟜崔公道積厥躬大志長畧卷于懷中黃綬遺芳思奮奇功綱印子人躬行古風才高位下步闊塗窮竟戢羽翮不展心背天道有知善積慶鍾昭哉報施其在司空

崔遊

唐權載之集唐故洪州建昌縣崔君墓誌銘　君諱遊字某博陵安平人也六代祖北齊右僕射昻以文學正直剛整諸曹禮樂刑政所損益者十七八生隋水部司門二郎中洽有風儀器尚以世其家司門生皇掖縣令爰首掖縣生武邑令紹武邑生白水尉頊頊生汾西令贈定州刺史昇之自掖縣四世含德不耀君即定州府君之長子故相國右庶子安平公其介弟也恬淡愿慤不遺于時仁于鄉黨友于兄弟大歷中御史大夫贊皇李公之宣風于吳也聞其賢起家表爲常州武進縣尉跡徇知己心不近名俛視官曹非其好也建中初嗣曹王分閫按部于九江之西又以名聞轉洪州建昌縣丞君喟然曰莊生於陵子吾之師也惡用是哉終不屑就先是築室于毗陵跡清流蔭碧鮮樹藝偃仰有終焉之志貞元十年正月日寢疾終于其家享年六十三夫人范陽盧氏華宗淑行動循禮法其孤景伯等年未及冠皆專徑趣善貌然衘恤護奉精專以明年十月某日歸祔于河南某原之舊塋先遠故殯也季弟著作郎述貞諒遊佛稱於士林抱終鮮之痛主歸全之禮以德與詳其所履俾爲墓銘銘曰　公焯之道澹無欲兮潔身用晦言可復兮視履考祥宜戩穀兮乃如之人胡不淑兮周原舊封森拱木兮于以寧神識陵谷兮

崔泳

文苑英華穆員撰陸渾尉崔君墓誌銘　崔君名泳字君易清河東武城人皇朝刑部尚書贈太傅忠公隱甫之孫河南少尹徽（唐世系表一作徽非）之子進士擢第調同州參軍陸渾尉生四十有三年以貞元四年冬十月景子卒于洛陽毓德里之第丁酉從先尚書少尹于此丘禮也崔族著明洎忠公德如其謚焯乎代之聞見其所憑者學矣惟先生之樂實祖考之世及君子之所以爲攜爲穫者加生知之力行之故其事親也以無間言無違志無失色無過行其執喪也視禮經有加等而惡用吾情之歎異夫古焉其蒞官也才無不器事至（一作上）以鋒致理者以備群司陟明者以充首賦其會友也以晏平仲久敬子路無宿諾植之爲本而游夏之藝文被闇使錫厥永年被之貴仕俾自家刑國以及生人未始涯也嗚呼才長命短古有之矣君之所以墮諸公之後使有餘恨者方兄弟燕言之次無分陰之疾如寐如息而不反焉夫人范陽盧氏令族美行宜（一作可）爲君之伉儷四子男曰某女孟仲季未笄未笄初可尚府君祥踰月夫人范陽縣君遂養又祥踰月君繼夭君長兄河南府司録參軍澈不勝其哀乃至謂其身之存不若君君之没而無知也當無窮之君（疑作若）如有知也先人在焉託我友生銘其墜緒詞曰　有生有死彭殤同致德義爲宗嵩高匪貴雲歧於山昌爲時雨嗟我哲人脩郎之土

崔汪

文苑英華常袞撰劒南節度判官崔君墓誌銘　故人清河崔汪字巨源舉秀才校文尊佐戎衞遷廷尉評辟判襄益三府春秋若干大曆四年月日遇疾終于成都官舍以己酉歲律中南呂庚辰之辰送塟於鳳棲原龜從也惟先德世熙焯叙前志祖仁堅父綱位不配才佐郡貳邑而已公志經炳大義精恪峻敦孝本義篤近周親定交後衰忠告善道達則兼濟否則艱貞天寶之難覩萌晦跡旋行導濛儉德全身陶融大和不嬰物累而辟書裨至傳駟雲午不暇棲伏俛而受命竟友於諸侯咨以書奏籌畫之事抗詞中病動不求合老將嘆嗜大纛推張正色檢御革心畏憚從容儒服以靜邊荒夷險終始坦然一致初郭英乂鎮蜀政暴及禍公以書所辟用雖言之不行終全節守義遂與妻子居巖石之下不復歛袂於故府矣及相國衞公式是南邦極禮賢士待以坐嘯咨諮戎政議者謂翰飛紫霄邈其遠矣志士方展國華中零哀哉蓋君子恥食浮

於人不患無位故曰孔門不稱其官閥穎川尚恕於鄉長公始以文顯中以道勝終以義全斯亦成名矣何必乘軒服冕方謂之達歟然以有王霸之畧通質文之變不得與公卿大夫高議明庭鬱湮重泉知者悼惜旅櫬南下浮江阻寇夫人河東薛氏故水部郎中儆之女也之死明誓崩戚動潛舟夜風反柩湍險神明所護川后安波出于萬死之中克此乙原之塋可謂貞烈孝婦執儀壼教嗣子師周十一歲而孤危身過毀以余先君之舊見託銘述詞曰元和內融懿鑠孔純學洎泉源文鬱春雲脩德處難起然世家即戎雅歌偃息中軍參以天時合於兵機道行則安言厖則危終保風節蜀人高之英靈沉埋旅櫬流離衰哀孝婦上訴蒼昊全柩巴江歸魂蜀道田橫舊曲李布餘歌一閟泉扃千秋蔓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　八灰

崔

崔敏

唐柳宗元集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誌（崔敏）　維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於路寢景寅遷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歸塋于某縣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贈户部尚書府君之墓尚書諱漪（於宜切一本作倚者非）玄宗南巡內禪聖嗣府君以謀畫定命起一旅以復天下厥功載焉尚書之先曰貴鄉丞贈太常少卿府君諱于美太常之先曰揚州江都丞府君諱道禎（陟盈切）行高位卑華冠士族公諱某字某承世德之清原浚之以蠲絜以端其志（蠲居淵切絜也）采群言之枝葉植之以茂實以脩其能始由右千牛備身佐環衛吏盩厔（音粥窒）三原藍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三徙皆爲尉繼授許州臨穎汝州龍興令推以直道二邑齊風哥舒曜尹河南鯨抵猾犞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搜糧芻茭（茭古交切又丘效切[illegible]木茭也茭乾芻）戎備畢給版圖田洫（許域切）民事時人遷揚州錄事參軍實吳楚之大都會也政令煩拏（女加切）貢奉叢沓一日不肯（依云七入切當是葺字寫特作肯吳本楚辭中有如此書者）讙譟四至（讙呼全切譟先到切亦作諠譟也）公爲之優游有裕長史司徒杜公（杜佑也）與之揖讓異於賓僚入爲太子司議郎拜歸州刺史巖險湍悍人類鳥獸古號難理公克有聲遷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風浮俗鬼户爲胥徒家有禳禬（音檜禬言之祭）大者虐暴狐以盜邦賦毆愚蒙以神詭言悖于政經莫有禁禦公於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漁者數百人（牟取也）以付信于下而征貢用集擒戮妖師毀焚蕩淫昏者千餘室（焚音弗火也禮記云君萬使渝人左傳云用諸淫昏之鬼）以舉正群枉而田閭克和寬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紳猶鬱其望體魄遽降（死也出記禮運）哀何有窮嗚呼公前夫人徐州參軍滎陽鄭鉅女有子曰義和早夭後夫人萬年尉范陽盧彤女嘉淑之德繼閨宗族有子曰貽哲貽儉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勵曰禮誠願志于墓無忘公之德銘曰　孰爲德門清河濬源遠哉沄沄（遠哉一作具爾）世有顯懿揚其清芬煥炳增華昭于後昆惟魴與鯉舊史是尊孰爲茂功尚書清風謂其有融勃焉而興披草從龍布令諸夏軟和六戎赫矣太陽克昇于中孰爲惠政公嗣餘慶形于謳咏小程其功大遂其

怯黠吏是省妖氛以正于邑于邦（一作施于邑邦）允揚休命孰爲遺愛公去昭代邦人斯瘁（音悴病也）始爲是頼今也何戴孰墍我公于洛之會何以銘之徽音不昧

祭崔君敏文（永州刺史）　天產崑崙者難爲玉植鄧林者難爲木公以令望顯于華族藝逐六書（字書也）學該七録（阮孝緒所集）耽此黄老（耽丁含切）恬於寵辱入補黒衣（戰國策左師觸龍曰願得補黒衣之數以衛王宮謂宿衛以千牛備身侍衛也）出參甸服（敍爲盩厔三原監田尉三邑皆屬京兆）紀綱淮海政令惟肅（書爲貞自海淮揚州謂敍遷揚州録事參軍）宰制岳濱周於仁育（謂爲許州臨潁女川龍興令）儲閑興議直清攸屬（之欲切謂自揚州入爲大寸司張郎）久次推能二州繼牧（謂爲郴州刺史遷永州）至于是邦率由舊俗和易勿亟優游自足既有少吏勤于庶獄妖誣殄除淫祠剪覆出令三歲人無悲讙（況袁切）進律未行歸神何速其咸以罪戾謫蕃炎方公無惠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泛鷁沿湘（重云鷁倪歷切亦作鶂船首畫鷁）廣筵命樂華燭飛觴高歌屢舞終以無萊紛慮斯併憂懷暫忘良時不再斯樂難常今其來何顧慕感傷嗚呼室有迭去川無息流追懷曩辰恍若夢遊莫徹中寢魂還來升邦人永思罔罔隱憂況我懷德心焉若抽潔誠可鑒蘋藻非羞

崔簡

唐柳宗元集故永州刺史崔君權厝誌（崔簡字子敬子厚之姊夫）博陵崔君由進士入山南西道節度府始掌書記至府留後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出刺連永兩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懇君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幼弟訟諸朝天子然連師罷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復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處道泊守訥奉君之喪踰海水不幸遇暴風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葬楚于社壇之北四百步（壇以醉切又平之二音）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給數敏辯善謀畫南敗蜀虜西遏戎師其慮皆君之自出後餌五石病瘍且亂（瘍音陽瘡也）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東柳氏德頎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墓在長安城南少陵北君以窮没家又有海禍力不克祔三年將復故墓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紀焉祖華爲父世文儒積禍厚簡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墓湘灌（重日音望水淮）非其地後三年辭當備

祭姊夫崔使君簡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靈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敏其英炭雖于初譽動京邑施于方隅密勿書奏元使是命（崔簡貞元五年中進士第從入山南西道節度使爲掌書記至府留後）蜀冦內侮禍聯羌髳（謀云擊茂侯切夷名也在西蜀髳在巴蜀中

前髳請爲撲）君出顯畫撥攘其徒南平劒門西獲戎俘超受刑曹留德南鄙（簡在山南凡五徙職六增官至刑部員外郎爲行留後）移判連部（部一本作郡謂簡自山南西道府遷連州刺史）下民其蘇道不可常病惑中逞悍石是餌元精以渝（簡後餌五石病瘍且亂）讒諺爰興按驗增誣（簡自連州徙永州未至而連州人訴簡御史按章具獄坐流驩州）始雖進律終以論棄（記上刺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注律法也）溟海浩浩而君是踰萬山茫茫而君是居（驩州當作崇山驩兜所放處在驩州界）厥弟抗憤吁于康衢天子惻焉訊以丈書御史既斥連帥是除（簡幼弟詣闕訟冤天子爲之黜連帥罷御史）期復中壤還論別區長還大浸又溺二孤（簡子處道守訥奉簡之喪踰海水遇暴風二孤溺死）痛毒荐仍振古所無何譎于天降此罰屠柩不及歸寓茔荒墟將葬將就誓還里閭嗚呼哀哉君之于姓惟自我出母儀先虧（簡妻柳氏先十年卒）又訓又夫煢煢相祖（煢渠營切是也與惸同）撫悼增恤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與君年殊志匹晝咨夕計期正文律實契師友豈依視睨誰謂斯人變易成疾良志莫踐乖離永訣嗚呼哀哉永山之西湘水之東殯剌以出斧屋爰封（記吾見封之若覆夏屋者矣有若斧者矣）神非久留旦駕于中書石爲誌世德斯崇乎軒以酹（重云軒音拘挽也酹也酹音外切）涕出爲竆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神柩一本作旅櫬）　嗟乎崔公之柩（旨一本作嗟乎柩巨救切）嗟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頽（坋符吻切塵也）或确而嶭（确音殻嶭五葛切山多大石卒非律切詩注卒者崔嵬）陰流泄漏瀸沒渝溢（瀸子廉切推果一見一否也哉郭璞曰覺有鼫）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跡脆薄久乃自室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嗟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蹤戾佹險（佹音起詭也偷也）睒睸歘苟（睒失冉切睒視貌睸人驚視睸呼骨切書月切疾目也）脞賤瞎胷（脞先果切細碎無大略肯古患字）輕躁妄走（躁音燥）不思已類好是群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肩轝（旅云夆士依斗車也）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隣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矣殊世爲從之遊酹觴于座與涕俱流

崔述

唐權載之集唐故給事郎使持節房州諸軍事守房州刺史賜緋魚袋崔公墓誌銘　公諱述字元明博陵安平人自東漢長岑長濟北相代種雕龍之美濟北五代至晉大司農洪州農八代至北齊右僕射節僕射三代至公皇祖皇朝散大夫冀州武邑縣令諱緄大父同

州白水〻尉諱頊烈考晉州汾西縣令贈定州刺史諱昪之代有文行懿德爲北州冠族公夷雅溫粹安舒廉靜於座右銘得舍光之妙於政論得理道之輿以之脩身以之涖官蓋家法植厚而公能踐之之故也始自宮衛試吏未弱冠而爲藍田尉已有嘉聞尋轉虢州浦陽令揚州兵曹參軍皆以吏理著稱故辟書交委命書随之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再爲侍史實佐壽潭洪三邦車賦之重樹循輯睦緊上介是賴府遣于荊爲言于朝拜著作郎虞部員外郎論著蠹議率循憲矩不毀方以求合不出徑以趨捷貞元十二年出爲房州刺史丞長帥剛嚴之理當興師饋饟之殷暴征繼起頊言押至而能權情壓身以裕勞人惻隱所被四封嘉績十七年秋九月辛酉感疾捐館舍春秋五十七夫人京兆韋氏承公官之訓爲女士之表凡合姓二紀柔而正勤以義之道備焉其孤文伯武伯等學道禮籍姿性純至斬焉相視滋泰衆帷以冬十一月甲子祔葬于東都某原禮也初公仲兄左庶子安平公有重名於時安平所與游者公皆從而遊焉故常與賢士大夫推古今世道博約論辨摅之於詞凡數千言因以賸貲之文吾所甚懼彼外馳塞路者既不可遏又悉用斐然之爲也邪逆輒削去其用晦如此行義醇備慈仁任卹安平既即世伯兄繼沒猶子之解巾結犒免於己子故不舉火之日男未仕女未行其於疾則十起衣無常主雖伯魚推眷不能加焉群從族姻均祿且以賙其之不給黨友不遇聲利者欲脩性息跡考一丘之樂而未勉齒與位背負其奄然不淑焉知者所嘆建中初德輿遇公于九江之西其後府安平戴侯之知於公復南谷之眷刻石誌美不敢曼詞而實錄焉銘曰　喬稱大風漢有文宗博贍藏疑似績昭融坦坦房陵勞謙孝恭優游祿仕惟道之從素履不華黃裳在中乃儀列星乃師伏熊居易處厚有初有終魂氣杳冥諸孤衰慟圓蓍大筮光遠攸同刻茲貞珉永賁丘封

崔其

權德輿集祭崔士曹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朔日禮部尚書權某〻〻故京兆府士曹崔君之靈烏乎相門令嗣被服文義青襟隸業黑衣入侍贊佐征師參榮臺寺職列京掾年纔強仕謂登公朝稍進名器曾雲未霄迹奠戚墜惟先甥公左官江干一言譬道二姓交歡信郡遷止君初丱角楊都會合甫過幼學自至京轂相傳博約永言舊知故志先託常日繫後內惟菲薄缺然深哀猶負前諾力命未展英華銷鑠方馳康莊已嘆冥冥長女未笄幼男孩提披彼蘘衣啾啾媦婁猴原大墓祖載東祔贍言體魄歸此壤樹碩我室入沉痾積年四支半廢雙

足不前常痛終鮮況茲歸全氣息纔屬形神悄然哭不爲位哀不成禮巨林究轉如刀集體挨精晚發銘旌前啓魄無不之歆此半醴尚饗

崔倕

劉賓客集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贈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師崔公神道碑

太師名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爲氏後十四世至秦末東萊侯意如來萊之子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爲魏名臣又九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之間以友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王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鯢賦上獻既聞爾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寮屬未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鋩刃不頓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戶部侍郎掌邦賦思於用材薦公爲監察御史主河東租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理之歎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知袁州刺史期月有成語書顯揚就加真秩益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戶部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條半盜謹衛石煎和既精飴散乃盈商通而府至大懽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用益饒歲抄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以重任天奪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貞元七年某月某日遘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三百萬以備飾終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世墓也某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子六人長曰邠及公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鄯至太府卿次曰酆至外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鄘至執金吾季曰鄲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令妻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自業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文當進階遂上跡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酆爲大農咸白髮貴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某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

睢凡五百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入歷八侍郎號而論之三大鄉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爲婚媾入于姻黨無第二流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積爲吏部郎維爲司勳郎其它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訖訖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猗歟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嘗事于家禮成起慕悄然永懷曰古者鄉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敗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咨於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某日吉于廟盡誠也儀患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迺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鬱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材如彼根株必生徂徠太公之後牖二十祀烱如貫珠煒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塈茨生逢騤虞戎見突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祖也如夷乃主平雜乃分竹使治衆爲邦其道一致蒲實近地疆爲利私使車來思剗弊立程吏暴商通歲倍其羸奏課連最德音褒明就加執法好爵秩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沒揚淑聲上聞軫懷備樂爲贈襚之禮俾于公卿萬石貽訓根於孝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裴爲壽母三十餘年人倫之首以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筥佩玉鳴環交響庭尺中申秩秩歡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尊先德蔭之黯如重雲孕和含粹鍾閭本根景裛之原幽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礴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崔漪

張說之集唐故瀛州河間丞崔君神道碑　蛟龍蟠于沼無雲雨而不翔君子志于道無運命而不彰然則變化者冥神靈之來當貴者非德行之本守其真樂其於不其至矣世有人焉君諱漪字其博陵安平人在唐爲姜姓炎帝之孫也在周爲崔氏齊侯之亂也遠源長發洪河之水接于天層蟠烈爰太行之山拒于海東觀所以美其文宗北州所以貴其祖族魏冀州刺史蔚公諱裦君之高祖也齊散騎常侍諱賾君之祖也隋大理少卿諱世立君之大父也故祁陽令諱梲君之皇考也丞百代之隆慶總五德之清淳孝友忠肅宣慈恭儉好古博雅儻然亞聖蘊而若虛漠而無象非大人周公之廟升孔子之堂則憲章禮樂鮮得其門而觀矣弱冠以門胄入國學舉進士孝弟及亦以明經同年擢第大理御張公大瓘人倫之表也日君曰昔兩劉並舉以爲將二龍焉今兩崔齊飛可謂儀鳳矣搢紳景慕憧憧往來徙宅就居拔判成市若衆流之赴壑也及觀而俗盤桓利真解褐澤州晉城尉降爲光州安樂尉換蘄州黃梅尉轉河間丞凡更三尉佐四邑體公諱之不欲屬伯夷之高操臨事以簡御人以寬雖爲小政必有可觀故八使延風再薦清白河上遺老江濱舊吏吟詠餘聲祖述前事人到于今稱之若夫碧樹煙韻於江潭紅荷藻耀於澤畔寶貝炯光於空浦美玉明潤於斷岸不爲珍輿瑤琴之飾前殿後池之玩誠自得焉必將有貴心之所歎也況乎殿邦光國之寶罇俎柱石之器道爲帝王師言爲天下利己而抗遠蹟於窮轍頓高才於下位亦無憾焉固將有知音之所歎也垂拱元年奉使上都遘疾終於將邑里之旅館享年六十有二夫人河東裴氏湖州治中懷儉之孫滁州司馬昉之女也稟訓華室作合高門嗣徽先妣克和娣姒德容之盛閫傳罕有衰親過毀蕣華朝落儀鳳中卒於鄭春秋二十有八長安三年春二月合葬於金谷鄉邙山之陽禮也北據高崗連隴南面大道禁林上國涅洲川原指掌仙門宰樹碑闕相望玄靈嘉之是宅嗣子日用景龍中爵安平縣子職兵部侍郎夙遭閔凶不承誨誘慎終追遠乃家用興蒙聖王拔奇育異絕等超倫三顧赤墀之下一興青雲之上祿廩所資吉蠲致美實光人爵十世降祥之所及也永惟官不達者身不登乎明堂行不夸者名不書乎史冊則韜光隱德緒俾後代將何述焉未銘景鍾稱茂伐彼大夫之事冢豈石揚令名此孝子之志辭曰　維嶽建國厥生炎皇維師尚父諒彼武王古人言曰必齊之姜齊之丁公後有崔子因邑命族世濟其美黃鵠何歌雕龍擅史偉哉嗣武含章挺生以蒙養正用晦而明混之不濁人莫能名學以崇道文以慰志垂其雲翼坦然卑位祿逮吾親榮非我仕皇皇上帝建官惟賢有人在下胡寧捨旃就云輔德曾不永年展矣邦媛宜其家室友如樂諧皎如月出重壤既兆終天偕果北陵墳丘松檟千秋金碑石樓祇令人悲東都城郭通澗瀍洛飛橋連闕金管迭作人世之悖然兮山川之宛然兮德音之緬然兮

崔翰

韓昌黎集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安平或作平安方云今深州有安平縣）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同方作重非是或無相字）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長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

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誠諧縱諠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卓詭方無此二字或作處世皆非是）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方云以卒日考之七當作六）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弘或作化）既去職遂家于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則賢也之（從或作從事或併出之之字皆非是）署爲觀察推官實掌軍田鑿澮溝斬艾茅（或作茅方云茅恐芟字也此東坡陰言之作茅日當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或無焉字五百或作二十）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或無其字）使者來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賓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方無大歛字）（按上文并大歛計之乃得三哭方本非是）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與方作以或無于字）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其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德者下或有其終字）銘曰朔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乘馬馳（馬下或有而字）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其下或有可字）

崔其

羅昭諫讒書弔崔縣令丁亥年夏前晉陽崔縣令死於道路里客舍殍也余雖不識其人且念其官不卑也死亦命也而竟以餓者是必不爲貪吏則不然因作詞以弔之　南風熱兮雲蒸乾緬飢鬼兮愁髣髴涖晉陽兮俸薄鬼之廉兮無剥削余詞以弔空鬼來視兮無西東鬼無山兮山之鬼夷叔彼之生兮未嘗足鬼無野兮野之鬼陳仲彼非其得兮一斤不之共鬼邀留兮亦歸上愉愉兮下怡怡殘敗肉兮乞狗彘捨此兮何之諒天地之廣大兮吾不得而知雞則走而鳥則飛鳴蟬瘦而蝤蠐肥何濁也則是清也則非茫睹既不可以問兮盤礴不可得而推況吾懷以四顧兮孰知夫天地之云爲

崔四

上元志李白翫月金陵城西孫楚酒樓達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綺裘烏紗巾與酒客數人棹歌秦淮往石頭訪崔四侍御

昨翫西城（月）青天垂玉鉤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忽憶繡衣人乘船往石頭草裹烏紗巾倒披紫綺裘兩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酒客十數公崩騰醉中流謔浪棹海客喧呼傲陽侯半道逢吳姬捲簾出揶揄我憶君到此不知狂與羞一月一見君三杯便回橈捨舟共連袂行上南渡橋興發歌綠水秦客爲之謳雞鳴復相招清宴逸雲霄贈我數百字字字凌風飈繫之衣裘上相憶每長謠

崔其

維揚志羅隱獻淮南崔相公天臨黃閣如秋淨日照洪鈞若晝清虎帳坐分真宰氣豪筵吹出泰階聲雲霞自入淮王夢風月誰吝煬帝情見說蓬萊百王發玉皇吟出廣陵城

阿崔

白居易長慶集贈阿崔　謝病臥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望有雖晚亦勝無蘭入前春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綳小繡襦玉芽開手爪蘇顆點肥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穀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崔鈞

蘇邁斜川集河東提刑崔仁仲狀　曾祖諱裔故贈工部侍郎祖諱暉故任刑部侍郎贈特進考諱度故任朝散大夫累贈宣奉大夫公諱鈞字元擒姓崔氏系出於魏相琰至唐世有顯人爲天下望族其先由籍光州徙居開封不知所從之自特進公師慶隆乃家于雍公以特進公蔭授將仕郎守將作監主簿初任涇州酒稅積官至朝散大夫自涇州酒稅歷遷知鳳翔之扶風瀛州之河間磁州之武安縣簽書邃州判官通判岢嵐軍知南渠均遂三州領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梓州河東刑獄河東路轉運副使初扶風以母憂去官河間復丁父憂皆不能終任知南渠州被旨改提點大邊頓事不赴凡出仕四十有四年終始一節公爲人溫厚靖深喜慍不見於色少讀書以功名自任不苟於吏事初宰武安則既以整辦稱矣時深冀水潦民流移於武安者以千數諸說豪右出粟平其直藉貧民使得市而公自臨視之至秋大熟迄無殍瘠黃髮垂髫扶攜而歸皆曰活我者崔公也武安之民紀公善政聞於朝願再留三年詣闕下者五百餘人時人驚異之其後出守專以清淨不擾爲政務在舉大綱略細故與吏民立揆期於無犯推轂士率名寒素振爲有故人子記以其父書求薦章置金函中公舉之有物笑謝而却之然卒加薦引人以

此呂公篤於故舊而能掩人之私也崇寧中有詔天下建置佛宇號曰大寧萬壽公時爲遂寧守奉詔瞿然曰此地上始封之國可使不先他郡乎然民不可勞也乃因城南發寺庀材治其役自督視鼓舞吏民不踰月而告成民視輪奐之鼎新初不知息肩之擾也大觀初大行有黠盜曰李先者聚徒山谷時出抄掠驚擾郡邑朝廷遣將兵捕虜久無功乃自梓州路提點刑獄移公河東專董其事公入境以方畧授諸將按劾其逗撓疲懦素無狀者數人由是人人自力皆倍其勇未幾披其黨聚賊窮請命詔釋之大行以寧就改轉運副使河東地瘠民貧漕挽歲常不足公曰民不可取也乃盡索諸郡貢賦山澤之籍與掾史參兵儲運之費計入以爲出罷不給之務講在官之利寬恤民力明年儲廥皆盈初行均糴法河東俗少種麦民無以輸吏恐不能塞責公獨抗疏於朝論其不可數辨之狀有旨遂罷夏糴公私便之詔天下言便民事公在廳以八事應詔一曰議升貢二曰重守令三曰經漕通職四曰慎舉官五曰罷推酤六曰議財七曰罷時估八曰重吏事其言皆切於世務可以見公行己之大畧人之復除本路提刑發伏摘姦部吏震聳先是有爲浮屠氏者爲獄詞連引目以妖賊餘黨久未就捕一日獲於晉州詔公案治衆謂必誅死公獨辨正其非黨與獄于朝貸之使爲浮屠如初人方知公嫉惡出於天資而其詳刑法民自以爲不冤實長者也公在河東凡十餘年既倦游慨然有歸志乃買田陽翟將老焉方築室會以事罷乃徑請歸閉門不治外事絕賓客專以道家養生練氣之術爲意無何無甚疾而終享年六十有六時政和五年七月十四日公兄弟二人季曰龠字元量布衣從公南北友愛未嘗相捨大禮當任子捨其息以先龠朝廷不從歎謂龠曰吾弟未祿仕吾無以見先君既得歸乃謝事以恩授龠命下兩月而公卒烏乎可謂君子哉若人也公娶周氏朝請大夫宗問之女累封宜人先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彪曰諷皆早世曰高將仕郎孫男二人曰孝彦孝純尚幼以是年八月十七日合葬于陽翟縣宜人之塋公平生無他嗜好惟喜藏書蓄古器傾家貲以求之不憚著作詩傳於士大夫之間編集於家二十卷又自取唐史撰次其文物之美者各爲詩以紀之名曰易覽亦藏于家過昔從仕大原公爲部使者數得以事見公風姿秀整氣溫而色莊口不論臧否言不及世故獨好問長生之術與方士內外丹之訣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之說靡不達其精微益自矜齡從事於茲晚歲亦專心致志焉曰黃金可必成飛仙可必學故年高而齒髮不衰顏如兒殆有得於出世間法者夫重於內者必輕

於外故公所至能以身徇義愛民利物不求赫赫之名去而人輒思之適嘗辱公之知論薦于朝又與其弟元量遊復同閭里謂公平生爲詳乃狀其行事以告當世君子庶幾採摭以誌其墓隧云爾

崔正言

晁景迂集祭崔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悔嗟遠宦沅湘樂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無能而畏人識者譽聞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王濟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於人物之盛耶嗚呼遇於梅家身偶高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不得容今天子夢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臞然捐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纔一對病卧累月郤樂餌而稀罕奏章跡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翁雖闒茸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已退未遂掛冠弗愈諫臣傍徨黽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懸恨僕死其行幸蒙恩賜興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純朴以疾歸閑寵之能闒視于貧賢待爾勿藥尚冀命以再生宜亟咸之下作嗚呼天乎埋或真漠但驚朝露葬論夜壑說之也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於危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亡歸於冥揖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於一危

崔遹孝

鄒道鄉先生集提點刑獄崔君墓誌銘　元符三年春天子既嗣位妙簡畯良助隆初政而朝奉郎嘉興崔君遹孝立實自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召爲尚書戶部員外郎道病十月四日次常州無錫而卒享年五十有二母壽光縣太君沈氏垂老子傳世尚幼三女皆未行諸弟舉進士未第弟之子以貢賀奉表霑恩未出官上下內外賴君以濟而君逝矣聞者悲焉其家以建中靖國元年某月某日葬于杭州臨安縣靈鳳鄉其所之原其弟適太學名士也以君行狀來求銘曰君諱仁稷之曾孫國子監丞諱伸之孫歙州婺源主簿贈朝散郎諱敏中之子初學即崇義理不務詞章會神宗以經術取士遂登乙科調宣州宣城主簿朝廷方選教官委國子監考所業以聞君詩說十卷丞相王文公稱之擢爲夔州教授夔險遠難侍親以行辭不赴宣城用薦者還杭州於潛令又用薦者改宣德郎知袁州分宜縣桒丁朝散憂服闋知潁昌長社縣戶

部奏留爲檢法官又留驅磨文字就除幹當公事會哲宗復遣常平使者遂使淮南西路主議者懟不懌已降通判定州文之事明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辭以母老改江南西路就除提點刑獄再娶皆殿中侍御史錢公顗之女長贈德化縣君季封德清縣君君事親孝友淵睦行己待人一本於義輕散貲甚鄉有高其節者出婚錢數百千助畢婚嫁其名雖貧其實非也君既終喪乃力自儉約月儲半俸積之必其受而後已少年登科聲動輦下公卿爭欲妻之以子不就曰以貲富偶貧賤肯屈意事吾親哉錢公方斥監秀州稅乃自請婚焉又取其季以繼其室諸弟試有司不利往往連日咨慨若無所容至其絀爲通判則怡然修職如州縣時在宣城復圩田在於潛去胥吏民到于今懷其賜繩姦不避要權爲士必先寒遠與人交久而益固聞人善不啻如己有自宣德郎再遷至承議郎不磨勘者八年或問其故曰嘗夢官止朝奉母老矣幸少延以奉甘旨已而覃恩自還其官乃愴然歎曰終於此乎後數月果不幸其生平可知者如此其惟恐人知與人不得而知者可以推此類見也念非銘得所託則無以信後世敢請嗚呼君孝立者殆庶幾所謂躬行君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者歟其何足以銘之然其不敏孝立取以爲友有年矣去年北歸過潁上相見驚喜且曰自予竄嘗鄉吾母日誦佛書視子無恙然則孝立雖不可作所以慰其母夫人無窮之哀思者敢不勉爲銘邪銘曰孰不戴天孰不比人孰無愧作以立其身安于躬行是謂君子將聖不亡我知其與顯豈在位傳豈在嗣昭如列星庶其在此。

崔象之

韓魏公安陽集故尚書比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崔君象之有道君子也余妻雖象之之姊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今之云亡其子振孫奉以墓有銘哀號跪請屬余以辭余固知象之者其可不銘象之諱公孺後魏清河大房七兵尚書休之後今爲開封鄢陵人曾祖周度仕周佐兖帥慕容彦超彦超叛以大義切責遇害贈秘書少監祖汝礪以父死節補右班殿直贈尚書兵部侍郎父立爲世名臣終尚書工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象之幼簡重有高識喜學善屬文始以父任補將作監主簿耻在蔭籍欲自取進士第既不利有司慨然以篆刻之技不足爲遂益究覽經史百家之言至于浮屠老子之書無不探考得其淵妙視富與貴恬然不能少動其心也初監許州商稅丁尚書憂服除監許州合流鎮酒稅再監許州衛稅丁所生靈壽縣太君嚴氏憂服除時丞相賈魏公鎮許薦知陽翟縣事歲滿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事用三司奏都

大管勾許汝州石塘等河催綱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熙寧四年正月十七日以疾卒年五十八象之孝悌仁恕出于天性母夫人仁壽郡太君冉氏早亡事尚書與嚴夫人朝夕左右承順顏色未嘗少懈其居喪也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及葬雖盛寒必跣足負土與庸者雜作終喪始復葷茹兄弟皆盛年物故孤遺滿室象之極力撫養不忍去爲遠官故仕宦專以庇族爲意不復計較資品高下居官治民清約不擾見有位者必爲陳國家大計民之疾苦與夫所知之賢者冀以行其言而已未嘗自有也正人佳士雖未識面推獎不已道或不合雖大權重位招之不往也慶曆中仁宗皇帝勵精圖治象之乃詣闕上書論十事其目曰培根本教宗室擇守宰求遺逸資孝治御英豪輕賦斂省冗滯節浮費嚴武備凡數十言引據深切而亦不求人知亡後諸子得其藁於楮中於是人益知夫象之雖在小官有愛君憂國之心而自晦其德如此與人交務盡誠信以風誼自許有過失者必毅然規正無不畏而爲善周人之急厚自損刻而不以爲惠也從事許昌日官吏斷獄誤引重比同幕祼統者懼及于譴則欲格爲駁人象之曰持議而誤在我遂請獨當其罰論者高君之義所居東北隅有亭曰滌光尚書之所創也君常處其間默坐終日外無一物能嬰其慮交游之至則以文酒爲樂往往忘其鄙吝與處士孔寔極尤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閑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去素樂閑退與相知爲林泉之約頗預者輒以籍記之已而皆背去其籍爲空象之笑而不怪也然象之亦爲族屬所累未能如其素志而天復不畀其壽悲夫臨終謂諸子曰吾神識無纖毫妄亂來亦我來去亦我去此又見其達性命之深也其作詩尤工人多賞其清麗夫人安福縣君程氏某官某之女柔順而正內治以儉男二人長曰振孫大理寺丞次曰保孫試將作監主簿象之教子嚴而有法而皆能承訓自飭當嗣其慶云以其年三月二十一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某鄉尚書之兆次銘曰　既孝于家又忠于友惟德之尊富貴紛麗恬不可誘惟道之依死生之際亂則何有達性之根人雖亡矣名不朽矣事著斯文

崔志亨

王初寮先生集崔志亨墓誌銘

士而自喻初不期於有獲而在理爲可必者豈泊然遽無意於求哉致於可必之理終不足恃則放乎眾人之所不恥以逆吾之心庶幾得喪之可忘而舒愉閑曠之氣足以養體而輔生不幸而又致於自病或者文學行義所以取顯而不必顯優游嘯咏所以爲樂而不必樂吾然後知夫命之果有制也博陵崔志亨五歲知讀書晝夜不輟未冠入太學志甚厲業成籍北都

外監論辯英發筆横驚於教者每見咨伲業貢禮部頓出奇悉鋭不肯與人相行縱既報罷自誦所試音節琅琅聚聽者賛然許之初志亨之祖官南廣所部戍兵思歸志亨構茅屋崖谷間榜曰快意日奉其祖盤礴亭上爲文紀道山川之勝若不欲去者戍兵嘗其指欣焉留也祖亡痛足扶櫬歸親有疾封股肉餌之服喪毁甚於後母尤盡至瀝指血書梵號以薦福叔與二弟前殁睦婺字孤同爨三十年無愁患厚薄嫁甥張南夫以窮歸志亨爲共有無終則以己地葬之且嫁養其三女鄉里歲饑以家貲瘞殍骨數百清平傳平嘗以經明行修舉會科罷不行而志亨既不遇合因悼前猛就新儒學易作訓傳改觀春秋深意築竹室里第檜竹茂處把酒賦詩陶然無復進取計俄苦風痺使廢此事以政和三年十二月某日卒享年六十有五茲命也已志亨一名沖其先　州歆次人徙居大名之清平曾祖辛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妣卜氏贈永昌縣太君祖懷忠西京左藏庫副使妣李氏封永安縣君考問故三班奉職妣劉氏志亨娶號略楊氏子三人曰安時隸貢士業曰安雅曰小僧蚤亡孫二人曰百川百禮孫女三人皆幼安時奉母命以四年三月三日葬志亨於博平之先塋求誌其墓其兩姑歸志亨之弟圖南名博兄弟皆以豪邁爲吾先君子之所稱爲作銘曰　維師太公燕及孫子穆伯邑崔因邑命氏博陵仲年立如是似降驅及鈞封植根柢迄唐仁師又世十二從　遷魏灌灌條枝兄弟敏文自堂就基志亨老成人莫敢疵貫能弗售病又廢之身不逮享其後人施勉哉傳兆念此刻詞

祭崔志亨文　維年月日北獄王某謹遣人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崔六丈志亨之靈惟靈學問成於妙年孝友稱于一鄉軒奇磊落既自許以氣節扶疎勃鬱又大備於辭章宜青紫之俯拾指寥廓而高翔顧皎皎之不逝卒蹉跎而歸藏惟興寄之超然友千載而相羊亢醉吟以終日哆餘瀝之淋浪疑可以適志而引年追荷篠而侶紫桑病奄奄其此發曽爲樂之不長今遂往而不返豈易度於彼蒼念昔予之諸姑配李子之頡頏倏姻連之四紀㮚宰木之戟霜憶先君之愓予隨鄉賦于大梁予齠齓而工文娛二老於隣房比悽擬於聽傳過里門而登堂覲巾拂之歆既屹婢僕之扶牀如美疹之加劇果藥石之無良歲行盡而訃聞益感舊而慨傷閔外妹之子立諒思拊之罔忘氣忽上而填膺淚落下而沾裳聊寓哀於短詞侍往侑於一觴尚饗

崔漢臣

宋廖剛高峯集崔左藏墓誌銘　侯諱某字漢臣世爲荆州江陵人年八歲失所怙順事其母如成人既冠而母逝廬其墓三年齋蔬瘦塊竭心力於浮屠氏之法以爲追報由是以孝聞于鄉除喪益慕古人立身揚名爲父母顯之遊學四方逾江走長時州將騏使張公璹一見而愛之遂妻以女神宗皇帝即位張守德順例得一子官奪以與侯曰如崔郎當不負此恩再辭不應任且陳非志強之授三班差使俄慨然曰且子忠孝是職功名所階亦奚儒冠武弁之擇吾知所以致吾身矣自是研涉兵法目擊心判論議宏偉畧謝凡近識者奇之熙寧六年朝廷經畧河隍主帥王公雅聞其才重之首辟掌機宜文字有所諮獻往往忻納侯不樂處帳下數從大將景思立部兵趣敵最號有功異時掌貨人人自列惟恐居後侯獨不以爲意或者怪之笑曰丈夫生明盛時方天子用武無奇謀異畫足以上動冕旒資取節鉞録録隨衆效命正慣廩餼耳何功足云聞者愧服竟録斬獲攻守之勞自三班差使累遷右侍禁元祐紹聖間歷吉撫二州兵馬都監左丞張公商英嘗爲江西轉運副使力薦其能於朝不報惟端介不善邀驚故人亦鮮能知者卒以書年叙遷至西京左藏庫副使崇寧五年寢疾卒享年六十有九侯爲人風神整秀進止詳華忠信愷悌自其天性而沉幾果敢有過人者噫其良將之不試者歟曾祖某祖某蒙富鉅萬爲鄉豪以樂施聞父某左馳衛將軍娶趙氏江

陵縣君皆以侯贈張氏封長安縣君先侯若干年卒再娶曹氏封安仁縣君慈聖皇后之初從姪也子五人長曰振東頭供奉官次曰援左班殿直次曰抗三班借職次曰拱次未名女二人皆適宗子長右班殿直令淮次右侍禁不𢀖孫六人之奇之純之邵之才之美之問女孫二人以二年癸未十一月二十日丙申葬于江寧縣之陵山長安祈馬銘曰　惟孝與忠有實其衷神也允相志焉則從才高其倫尚多不試匪富我躬以遺後嗣

崔氏慶流其源在茲

我銘幽宮示人不欺

崔覞

晁無咎集奉議郎致仕崔君墓誌銘　奉議郎致仕博陵崔君承之元符二年十二月戊戌辛未葬也其孤禮來求銘曰我先君生十歲我大父母下世自傷其提孩孤也號泣三年乃日夜自學問如其親之存用以成人得科名既官不偶即解其印紱去閒居讀書勸鄉人爲善以壽終曹人高之咸謂其君子且知止其生而不遺命也其殁而不傳則禮實不肯獲也禮爲亭猶側名亭曰罔極春秋祭祀哭亭上惟慢墓是懼敢以是私於下執事補之曰孝哉自補之初偕鄉書稱好與曹諸生學士游嘗已聞崔君賢乃叙而銘之君諱覞承之字也齊丁公伋之裔食

承於崔者漢以來益蕃故有雙郡寓金東西南祖中祖別派而博陵清河之崔最顯後散處四方自唐初脩氏族志猶第一而君首大父廷溫隱居安平安平蓋唐志博陵崔然不知何祖出也避胡南徙瑕丘廷溫生繼榮贈大理寺丞繼榮生子良贈朝奉大夫君考也大夫與其兄之子知侍御史雜事暨俱進士起家大中祥符間生君世其科則嘉祐二年也而瑕丘之崔始大君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參軍咸以能稱用舉者遷全椒令又稱治考滿不遷喟然嘆曰余不負丞而丞負余此故吾家斯立在藍田時語也吾又倦游士思安能如丞屈於不已知漫不省事即謝病去以秘書省著作佐郎於時年六十也其掾沂使者檄校士東武東武士豪善構場屋訟異時主司畢事出或遮道問誰何不合或裂牓相詬詠主司恐為中夕張氏名州遣衛乃得去人語君故君不郵將出闢戶衆洶而前闖堂下索牓君徐語吏示之曰某第一某次咸相顧君厭者君即令冠帶騎而去而所取第一者後貴為宰相則故趙公挺之也其掾陳州守侍讀范公鎮最厚君君議法多附經平反范公大儒重許可察君知書長者欲奏使教授諸王宮君辭寒士不足範宗室貴者范公歎賞乃以治劇薦之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悌力田相親睦

故訟少盜衰。初君常自痛祿不及親既告休以恩遷奉議郎勲飛騎尉服五品累贈其考秩大夫妣任氏金華縣太君因愀然語人曰吾無它時捧檄歡今幸以登朝貴仕者哭告吾考妣墓不恨矣配馬氏仙源縣君繼時氏旌德縣君皆前卒三男子禮藻禔皆舉進士藻前卒二女子歸孔奭孔犍奭趙州司理參軍。穀進士諸孫男女十四人卒後八年大觀元年閏十月壬寅塟兖州龔丘縣萬歲鄉之三埠村其先塋之南君為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為鄉閭所推許其學善書經工為詩賦蚤有名譽所嚴事徂徠石介蕃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幸有名第修立家故饒裕而澹薄無聲妓娛貧無食病無醫藥死不能塟者皆從君甚有恩杜門蕭散忘懷得失年八十五乃歿故魯人高之以此補之嘗謂士之奔競始於尚科舉唐以來士相較曰速化俗貫習久不復止童子足始踐場屋則增其年曰可蚤入仕稍長則吏損焉曰休老尚可引歲月如君蚤棄事家居二十五年死而日不恨補之不能知天下之遠何如此吾東州所未有何必它奇節異行然後為賢徒使人相謂知止亦足以愧窘拘之士什百矣是宜銘銘曰　道何必遠入孝出悌可以為宗族師藝何必多餘力學文可以為一世賢患何必及天下脩之身可以為政事施其大既師其小亦施柳八十五而歿其又何悲

崔從政

胡銓澹菴集河源縣令崔從政墓誌銘　紹興戊午某備數春官同僚周執羔表卿得出房詩賦卷喜謂余曰僕選為得人矣既唱第則新興崔君偶公治也嘗恨不識其人無幾何某以狂妄言北虜不宜講信撼廟堂大議得罪上不忍誅流新興道英州公時尉真陽一見如舊余既抵新而公治亦官滿來歸朝夕過從論文歡醉未嘗不極歡而罷也則又遣其季若冊若雨從余授春秋易而公治與其友彭元永陳介卿彭元合亦偕往其間時漳人陳元忠景衛客番禺佳士也聞公治兄弟志學而新之士皆化翕然於是浮海輕千里願交一時精舍為盛已而公治為惠之河源令而余自新興再遷吉陽別去不相聞知者久之一日海賈萬里持景衛書來為上問余安否且曰公治如行所改秩命且下以疾卒其云為澹菴所知也敢請銘某哭曰余失良友尚忍銘也耶粵明年景衛書速銘益勤不懈逆閱其本而銘之君幼克嶷長讀書功力兼人不記其先世業事親篤孝壯詞藻學守行乎南表國朝三歲大比。合二廣登第者財數人新益嬌古無達者自君始破荒士豔其榮在官

洗于奉職所居民化河源最僻邑民罷吏桀黠而君柔濕馭丁子惠祇襟姜枯以賞奉上不阿而不忤者媒蘖其短坐廢法若干條君曰與受垢死無寧直之卒亦絲髮左驗君能益白其罷尉氏如選曹也表卿適為三銓亞卿聽所願為君止求一縣自試曰此家飯識者與其介卒以己巳年十一月初四日饗年四十有三若冊走錢塘以其喪歸塟歸化鄉湧水原君經學有根柢工詩文嘗挽余兄邦光云通昔笑談成昨夢百年忠孝忽豐碑又云要使閭閻皆尚德敢忘畎畝亦尊王長短句云愁綿有兵傳老怕能言孝其思致多此類余詩哭之云聲名世上少知滿文物嶺南難若人蓋實錄云曾祖諱鵬不仕祖諱惟肖廣州懷集縣主簿父諱納海封州開建縣令母區氏娶梁氏無子有女一人年十三君兄弟三人若冊若雨皆舉進士試禮部惟一妹母夫人擇所宜歸曰必嫁官人君因以妻景衛比婚行古奠鴈同牢禮不舉樂以矯俗廣之三循踵之既景衛偕計有場屋聲衆始伏君知人故景衛亦為之盡銘曰　髡未卅兮卒其身高疾路兮位不對德兮後則光畢受益兮使不得其高君獨厄其畀不謂賢哉不謂賢哉

崔遵用

蘇子美集處士崔君墓誌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于平涼將改塋其先君以聞得銀遂來求誌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籍之先君則與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魁購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甲籍其名上之中令暨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雷州惟與友善偕試于廷中君文中格上猜以年少特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覊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記君終不肯一造其門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為建言其筆數十百人試以補武吏又期就廣君慮槩曰我素以鄉術自標置一旦不耦返栖屑執筆求為賤役亦不鄙乎乃發卷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頹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臣賜麟苑中幕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吾聞道之是已今日不圖為貴人氏所貶也遂行買田築室著箕潁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絕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為鄉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有五時乾

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曾公質之諸女早卒今卜合塋于上都開封縣之其鄉村用景祐丙子冬十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輔相而卒不啻一命亦其命歟旊節用術執劉飲以收其心哀哉

崔保孫

張文潛宛丘集崔君墓誌　君崔氏諱保孫字祖德許人也以其舅程康穆公恩試將作監主簿年二十有四居父喪以毀卒曾祖某贈工部尚書祖某贈禮部尚書父某贈中大夫夫人范氏令樞密高平范公之女二男子曰復應天府宋城縣尉曰漸舉進士其孤以某年月日葬君與范夫人於鄭州新鄭縣某鄉清河張耒實銘之銘曰惟崔氏隖陵人遷於許禮部君君為兒卓不群長好讀書篤慎不玩多衷如賓居暮喪戚斯文服其服徽祖尊或止之君不聽世禮衰半亡存惟齋斬僅不泯克守古君歟仁　許書忘本根曰吾學可設陳嗟爾主惟浮文歸忠獻世大公謂君賢崔其張高平公譽毀信自君少以予壻謂崔氏是駒駿軌與之幼而閑軌身之矱而循蔵千萬不一陳其或者在子孫

崔著

鄭獬鄖溪集崔進士誌　進士崔著家於竟陵贈工部侍郎遵度之孫左侍禁仲求之子生四十一年至治平之乙巳三月壬午卒於江陵無室家以服其喪無子以主其祭序其棄裝以塋之於北郭長林門外地衍而高增土三尺築垣以隱之植木以庇之荊州守鄭某銘辭於石以誌之

崔敬嗣

廣川書跋崔敬嗣墓誌　集古錄曰崔為唐名族而敬嗣不顯余考之唐有兩崔敬嗣昔中宗放房州吏多肆慢不為禮敬嗣為刺史獨盡誠推奉中宗復位有與敬嗣同姓者每擬官輒超拜名見悟非是訪真敬嗣死矣即授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嘗持節荊襄徙鳳翔又節度劍南其官職甚顯敬嗣亦以此名於世昔人偶不考也

崔憲

趙周臣滏水集崔公墓銘　君諱憲字子真涿郡良鄉人世系載先塋幢事業載壙銘先生賦中庸之正性抱醇懿之休德不沽激以忤物不苟合以趨時淹貫六籍兼綜群藝循循焉彬彬焉善誘善導可謂淑人君子者矣故能學為人師行為世表慈祥孝友篤密愷悌人無得而稱焉然天下學士大夫言善人必曰子真云其醇而不耀陳仲弓黃叔度之流乎無何稟命不融以大定二十九年卒于官春秋五十有二

官至於孝義縣丞嗚呼惜哉先生一第進士甲選以誤黜再上復中乙選之才之卲猶以行掩之也與同邑劉器博翟瑜以道義相友善門人前左司郎中劉昂等僉以有道無命古有誤述勒銘斯表用旌不朽銘曰　元氣亂氤降為仁人含和韞真不淄不磷介然而石溫然而春聲溢天下祿纔及身青雲諸生滿其後豐勒名真石垂聲不泯

崔榮

劉文簡公集陽丘崔氏先塋之記　崔氏本姜姓太公之孫叔乙讓國居崔邑因以為氏其上世冀之棗強人當宋承康中七世祖以水害徙陽丘遂占籍焉世貫販致饒名于鄉里高曾祖忘其諱曾祖妣鄧氏子五人其第五子祖考也諱永祖妣王氏子四人父為長諱聚天資博厚有才術在童幼遇金季亂生業蕩裂無遺既益壯挺然以承家幹蠱獨任其用本之以信義行之以權宜而終之以勤儉孜孜焉矻矻焉規無濟有寒暑晨夜弗懈屬江左平往來貿易湘湖間以是致貲累鉅萬言富室無居其右家既成矣乃更詳謹和裕以謙德自牧凡子錢如而賢者弗務貧無以償者折券不責其飢乏者恤之如不及人知德之有子五人且老一夕感焉具以貲產均析而畀之曰無墮而事乃從容於鄉洽親

友書舊盡東阡北陌之樂春秋八十有終配趙氏耿氏五子皆趙出長名成字國遜卒歲年七十娶李氏二子曰嵒子安鄉早世曰泰祥鄉州務使第二子名順字善甫娶楊氏四子曰公恆曰公吉曰公正曰公與第三子名榮字壽甫娶張氏施氏三子曰公緯曰公忠曰義第四子名顯字通甫娶郝氏唐氏二子曰公溥曰公達第五子名璋字潤甫娶鄭氏房氏泥氏三子曰公勉曰公勤曰公歷榮雅與余善來以善狀請曰榮等賴祖先餘澤無所於報先生辱惠以文載諸石爲松楸光華俾前美有聞後人有所循持榮等之願也爲述而銘之余爲人之家世不同若其善則必隆不善則必替未始不同也洪範五福言富不言貴故家之隆莫如富而富之所止必其善焉傳稱富而無驕未若好禮滿而不溢富以長守衛公子荆於其始有曰苟合少有曰苟完富有曰苟美謂之善居室不眩於物也不膠於富也漢樊重子孫公侯奕世其原出於君子之富以是觀之富可以不善有矣崔氏拖於干戈擾攘之際曾不幾何而其先人迺拔孤起復其隆盛燁燁如此非夫以善繼善則其能至於爾耶嗚呼彼其昆季孝友相維克迪先猷户庭華腴角立雄峙其孫息楚楚焉皆以問學克家繼踵樹立内外嬴二千指蔚爲大族名門乃復擴報本之誠盡追遠之孝斯又善之

善也歟吾見其家慶之來繩繩無已也銘曰崔姓之傳實惟姜所出支衍派分厥系莫述冀以溯遠止于陽丘勤力致饒世德孔優厄丁六葉玉石具燬剥極慶鍾起家有子其子維何信篤義專閭未之饒用莫我賢家既隆矣樹德邇戀優游以終八十其壽五桂並榮孫息繩繩堂構益崇乃惟善徵伐石勒辭泉壤是貴俗矣後人繼善毋替

崔玭

東郡志内黄縣崔令尹頌德記　内黄邑晝甲之東壖也即濬闕咽喉神散血脉前吞馬頰右控龍岡列王豹變之鄉七雄虎踞之地張肩崔皓曹拖禪圍之謀苟或田豐亦運邦家之策高揖長軒而驟雲屯綿歷歲華其來有矣洎故南陽郡王恣其酷虐縱彼兇狂納奸佞之言志中諛之諫内棄貔財之士外連烏雜之兵禍及生靈毒流草木致使交鋒洹水決戰斯疆尸滿郊原血流平地曹公之入徐壤靡有孑遺項氏之陟襄郊疑無噍類爰我相國謂左右曰然已息干戈未蘇疲俗活吾赤子洎籍良材乃衆舉傳侯公玭爲之令尹語於相國曰公甲門茂族禮樂名家涖事惟能應機不滯累曹撫字頗著普牧若令尹以用於心可上尋與當如是耗君見治願親化耗以其斯道令尹既得其命尋主茲封煙去蹤燎威之尚煤刀光之跡染閭巷之猶腥蘊室燎擔極目荒毀燕棲春樹人宿燒屯十家之中黔首無一半矣國行之内肯使無二三焉莫不測閭鄉闔躬詢比屋傷嗟待之起念通宵憧憧往來孜孜朝夕而又撫之以惠成之以能均許勸之恩妙有推攜之能未途暮歲歸俗如流襁負盈途接踵而至然後重修驛署置門楣之尤新再構旗亭飾廊房之過舊相國乃賞其功幹述任新鄉耆老攀車兒童卧轍諠譁塞路行莫能前迺相讓之遂再陳請乃問於相國相國聞而善焉謂左右曰當來所舉信不同乎有此政聲宜從請矣即可思以遠錫爵可就加纔歷周年兩授寵秩初允留之請旋加正之名信及蝟蚳聲揚相府政均前哲名邁古賢不徇私而立身不苟媚而取俗陶淵明之五柳更益芳聲宓子賤之一琴尤光茂績我令尹潛敷陰隲顯著誠明愈四鄉之瘡痍蘇百里之疲瘵洋洋德美嘉譽孔彰聊書不朽之功以紀他山之石縣尉樊公偲儒圖騰芳詞林秀心澄皎月德瑩冰湖勸彼農桑出不嫌於來露聞其疾苦歸匪憚於帶星與令尹盡節奉公勞神華思席無暫暖身不求安固乃規畫不日完緝此乃聲流衆口德叶群情裨贊之功可謂大矣列在貞珉以述攸能大順元年閏九月十日鄉貢進士蘇圖元撰

崔帥

惟揚志洪谷變寄崔帥　歸鴻見影宿汀州夢繞蘆花不奈愁頡谷杯吳無日遣騷暴孝飲有時酬功名贖世來斯受議論驚八合則派此事大關天下望殷勤爲報古揚州　美官誰不愛所貴以道得道足以得之有底去亢力祥麟快掣箱宮鶴不受弋此意關重輕富有識者識　欽承早患失光尚晚志得飄風一鴻毛何能益人國已重物乃輕此理有深識方寸浩然氣天地吾其寓　富貴紛探驪功名競騎虎昏端萬國愁心意良獨苦五年安邊功延口不自語仙帆去蓬萊患浪一砥柱　出江梅未花過嶺青著枝解紫書洗林自課應門兒獨樂非不好民瘼將時醫詔來不俟駕世事猶可爲　揚州傾城出作迷事追送諸生吏依依瘦馬踏朝冰寒鴻去何許水落霜宇空擊搖心緒長危檣曳清夢

崔世榮

永本至治集元故中順大夫刑部員外郎崔君墓誌銘

泰定四年六月二十又二日己丑中順大夫刑部員外郎崔君卒于上都庚寅合以水銀鉏松萬棺既歛三來以銘辛卯載轜車一乘官命刑部參差孫遠哲護于上都留守司宣使邁閭以喪歸葬薊州平谷縣其鄉也始君卒兩丞相嗟念出公使錢萬五千緡以賻參知政事史公惟良參議中書省事篤納右司郎中八拉合赤都事常珪左司郎中姚

膺都事王明德涅跌干直省舍人野德攝實魯華斷事官梁謙洎掾史十四人回紀掾史一人譯史一人別自時吏部員外郎程恕主事溫格非戶部員外郎优濟主事宋伯仁禮部郎中宋本主事陳允文兵部主事王主敬刑部侍郎鈇木爾揚石主事白元米工部尚書巴臘合赤員外郎武祐主事尚師簡又聘樞密院判官韓謙參議樞密院事沙碑都事石林彥通御史臺都事郭炯監察御史獲理台梁遵欽察台王恭亮阿合麻劉從禮翰林直學士馬祖常國子博士韓鏞詹事院長史于欽家令司典簿周馭集賢院都事安處約宗正府郎中卜顏鈇睦爾典瑞院經歷張忠都事徐世榮太醫院都事潘大榮司天少監王弘鈞司農司都事韓輔上都留守司判官柴惟一都事王敏賁德隆武備寺經歷宋通賴皆時太府監尚乘寺覆實司宣徽通政兩院洎郡人濮州尹貫某尚食副使李某館人吳思恭又皆時來時者皆拜有嘆惋者哭者哭而哀者韓博士曰是奚益聞君嗣子幼惧不能備禮君善人仕亦顯撰志刻石以納諸壙期不朽可乎衆謹曰實吾屬責武君优君遂屬筆於予曰予危從來上京一見君即大相得每日晏出曹署與六官諸君子歸所寓留守司官舍必會聚若飲高論閑談平生或歌嘯抵暮罷明日復爾是月十三日晡時君與予博武优兩君尚坐默壽助叫譟君挨壞大呼采意氣迸躍橫出然與予迭下上勝負乃不平曰苟某必不能我抗遂棋果運思不可測予大北其神固不亂也明日得寒疾常君曰是不可委庸醫爲召太醫院使呂廷玉與其徒五輩來切脉曰不可爲也衆駭而憂之日俟公貴少間疊往候詢藥起居次第已而竟不起嗚呼予忍不銘君哉然求其歷官行事不可得优君之言曰君始以大都路吏貢刑部令史轉宗正府尚書省掾授武備寺照磨東充雲南奉使首領官調徽州路推官入爲刑部主事樞密院都事就遷經歷升斷事官改大都兵馬都指揮使出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拜監察御史復入刑部爲員外郎其行事雖得一二迫發引之亟未能詳當待其子弟故吏狀其行別碑神道今不暇也乃第取得者書之君諱世榮字顯卿一爲刑部令史再爲刑部官三爲檢勘官再爲治獄官一爲治盜賊官人未嘗指名暴酷及從錄其物得帽衣衣之有著者裹帶靴履職茵挽食氈馬之疑案總二十有七事馬一匹錢五百貫亦寬且廉也哉嘗聞其言法律意輕重皆往往有義理可聽性樂易故交者率愛而痛其死合從紋飲皆臨視而得武君白主事兩人力爲多君大父某父某贈某官娶劉氏早卒繼李氏並封某郡夫人男四壽安壽童山壽海壽銘曰　人善不善視衆好惡以兄死而求悼傷戮然其臧故雖死于遐尤藥以啟勝厥家人之安天將弗害奚責諸天其固其墳

崔架之

（劉申齋集湘陰知州崔架之墓誌銘）余平生老友崔架之質直方正天性好誼誼主高尤惡薄當世者常欲抗天下熙熙穰穰皆回心而鄉誼甚盛心也喜賓客至傾竭輒脫妻子所服飾曾貿以供無勞贈賄以爲常人人滿意去不知架之故無宿舂聞人有急暮夜馳赴不一語家人猶恐後事之不師德古信義士也架之諱櫟世爲晉寧絳州翼城人系世吉國子博士翊弱冠試吏江西鈔提舉司行泉府司理問所知名提控富州安福州撫州路業積名益聞歷大都人匠都總管府留守司少府監知事陞監經歷改留守司都事經歷瑞州路省臺交章不報授天臨路同知益陽州事年六十九以奉議大夫天臨路湘陰州知州致仕架之有守有爲常思奮不顧身以脫人於險其素所蓄積甚於人所嗜欲常從韓理問多方白員主簿賞不與贓通貧得不死瑞州日飯施縣丞又代輸其誣服之贓施得不以餓死難皆死所甚難而意不滿不能力爭省憲脫二人於亡辜西師與益陽當轉糴播州往復道里六千判官當皆餉於堂馬覓辭讓架之屢請身督餉秣四十萬軍士飢欲死者父老遮留不許至常德兵蜀平班師架之亦還治則天也益陽有故監縣大原人無子而家貲鉅萬諸塔爭二十餘年不決架之遣吏其鄉訪求得其族子常爲後者而訟爲息此居官理余所知者也其閑居有鄉人遠服賈于洪失利而病且死自言識架之實未嘗識問其名居則曰魏仁卿焉謁醫治病病已又爲稱貸以資爲費乃好飲盡亡其財脫身遊高安竟以貴累架之亡日其父携孫來求亡子以父命召之不至父歸置其子崔氏久之仁卿以疾病來入日死架之爲買棺以瘗父教育皆娶其子焉嗟夫薄俗多藏厚積遺所不知何人而塗人視其親昆弟於其族之人與所厚舊友棄不遑恤者皆是也而況素所不識人者乎架之豈不誠賢士大夫矣哉使架之壹從州縣編歷省臺當使所至風移俗易人人恥爲薄夫鄙人豈不世道人材亦職有賴而卒以滯海老死下位與架之同時共起在高位者多矣能進退人材者無餘責乎孔子稱下展禽爲不仁又爲竊位可勝恨哉架之死元統甲戌某月日年七十有一矣非不得年也娶常氏封宜人先四年卒貴賢內助子男二子誠國學生累官至承事郎廣州路番禺縣尹次思立女二壻鄭文煥張頫孫男四葬某所以某月日銘曰　無不知己輒薦其賢無不俾兩又假之年而止於斯於于架之

崔其（蒲道源順齋叢集三務提領崔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世爲顯姓大父諱堅父諱善娶某氏君弱冠克自樹立時平陽始附國朝事皆草創守土者辟君攝冀氏縣尉陞爲尹縣事以治繼改充管軍千戶并典晉寧後隨軍至興元因家焉屢更錢穀之任以能稱君性剛直人有一毫侵於己必求伸理雖強禦不畏或以爲訐實非也以大德五年正月六日卒享年七十有五初娶翟氏卒繼解氏卒繼蘇氏子男五人長天祐翟氏出娶王氏次天祥解氏出娶楊氏次天輔天麟天禮皆蘇氏出婦喬氏王氏張氏孫男五人孫女六人皆幼以是年三月壬寅卜塋于興元府南鄭縣開化村西庄壬舍其妻蘇氏與天輔等來請銘銘曰　惟若人兮直匪頗平既修兮子孫多瞑目玄堂憾復何勒銘茲碣永弗磨

崔君舉（劉將孫養吾集前太學進士復心崔公墓誌銘）　往歲甲戌聚江右士大試于洪以十數萬計于時復心以書權第一先君子須溪先生閱之喜得人考官爲温陵郡宗斗留郡幕即索謄副讀之風簷薄莫再三過不能已侍遂以見授曰前無此作也吾不意文字

之妙至此其題爲多方中汝南先敬止敬者義理之粹言而下之爾田瀬宅者須民心腹之曲折故難爲言審評斯義極小人之隱微而有君子之德美其爲望復心何許未數月而橋門士散又一期而崇化草生之矣每慨然科舉千五百年而後文字變化始還於極孰知盛之不復可加者乃其運訖之候耶嗚呼今幾五十年矣讀其文猶恐然也古所謂言立者一言而止耳或且有其意已足是雖時文進取抑書生不得與於論議予奪而一日之長可傳誦至今有鉅公顯仕高文大冊所不能及是豈不足以不朽也耶公崔氏諱君舉字宗甫世百篇當家父簡齋老場屋稱經師少即才氣從横掃群筆一空論議卓犖月書季攷無與前諸大宗父行皆望屈下之庚午大比郡擬試第一秋賦亦如之試南宮又幾如秋闈而對策景景顧時忌逆不第然名聲隱然出一時奏名上次舉混試廷江西參觀化中途而歸歸而浮湛笑傲不知時世之易遇酒酣縱談顧四坐嬰兒之隨意皆適不復計某某當何如或時抑首嘿嘿如不能言一語微中能使他日猶絕倒孺兒嬉弄觝排掎摭拔扶若不遺而孰何無不依於義厚意藹然闇見款知熟視揮手去是孰能體其所存哉筆墨精麗詩文倉卒沛然不蹈常襲故感慨宛轉烏烏縷縷理盡辭達皆有味其言也使客之生

於安成者無不知尊禮鋒雋鍔鍔不小挫邑校要借重分司廉車選教太和行集賢數請長鳳山所至斯文宗之塵埃辦批猶足以陶鑄興盡歉去鳳山以簡齋憂去不復有當世意提學使者雖再委鄉校及本州又舉省掾再强起鳳山意泊如也二親高年俳佪膝下友愛婉孌故舊急難曲意經紀無不盡於分平生於是非好惡不能吐茹間以嬉笑出之所過大家子弟可稱稱之可進進之各因材而篤中誠覺之暴用不能忘山立張拱神意淳眉宇間非其意合即貴游執篤不少假借世難多藉隙嫌要構回旋偪仄有不獲已者矣非機變闖闔殆不自拔館穀東西不足以振貧浩然無所回屈晚更多病病逾林臥疾五年而没没而郡僚倡率弔祭之哀達被士追思之不置蓋一州之名士四方之人望頓絕於此矣生淳祐辛丑六月二十五日寅没延祐丁巳五月二日寅曾祖上達祖懷卿父子敬簡齋也娶劉氏先卒男二復長先十五年卒次積中女一適劉庭芳孫男師錫卜九月甲申塋州南順安鄉東塘阡劉氏墓側遺文狀拾尚四十餘卷若所不起草者有之四方無不傳長弟應材第甲戌皆所成教晚亦授蒼梧廣文掾于自甲戌相與周旋忘年晚晚昨闕歸值已病不復見心愴然長聞安否積中書來謁銘復先君簡齋銘墓事契感念今昔之故其不可

傳者已矣乃欲彷彿於抵掌談笑以存其形容而感之深辭之隱意有餘而語不逮也於乎悲夫銘曰　科舉之行千五百年名公大儒豈非能言高科膴仕陳迹飛烟雄辭傑作曾不一傳或謂渾樸乃繫福全幾年千將光欲燭天寶氣蕭條秋風寒著千古之傷世何是循究其色笑與時周旋居今言之孰不謂然

崔仲温（郝經陵川集崔氏世德銘）　博陵崔氏由漢魏以來與范陽之盧爲河朔右姓門地世閥更負迭庇高自擬絕當世貴官要族猶恥與聯昏匹然其家皆能自脩飾世守禮義爲朝貴爲國士爲上豪嶽嶽樹立卒不靡於流俗蓋其先德光代流風遺範有以致然故王謝子弟雖文獻不足而猶超人群高陽崔仲温博陵之別眷也某嘗與之游其論議粹白容止雅亮每爲敬仰想見世家風采一日狀其世德而請爲之銘乃爲傲落之崔氏世遠族大漫不可考河間與博陵連壤其先自博陵徙河間故爲河間高陽人仲温之祖某字種德淹綜經術方以經旨授鄉曲俊秀而禮部設經童舉君乃裂篇題鈔句讀定關例童稚甫亂語言猶啞吒即令明了功近而力捷其師法見稱於一時娶張氏生某字

伯玉業進士有聲場屋方擒藻書秀郁爲國華而北鄙用兵信安軍帥徵爲史知管身以才幹辟按察司議事居無何遷提舉南河漕運時京師戒嚴河渡拔塞往往泛舟而去君踰以禍福曲爲防制根餉竟達既而燕都失守河朔郡縣相繼降沒惟信安爲金守四郊皆壘屹如面誌君與其帥勢與國斃以戰多累授驃騎衛上將軍遥領邢州節度副使卒年六十配溫氏貞孝賢明母儀婦德中表宗之卒年八十一初君蚤喪其父終身不始輩內事母尤謹及卒信安猶被圍乃偶爲殯竊骸而瘞之家三年與其子其胄重圍瘞先塋人以爲難能其即仲溫也資純孝篤於天倫弱冠而孤信安既潰乃負母携寸裹粮闢丹隱垣墉蔽蓬蓽日數十徙遇寇則戰戰已則食其母而哺其子展轉自囹宛歸鄉社掃除先人之廬養老撫幼益能於大其家萬戶張公知其綜實授規運使非所好也去之取張氏子果字晉之業進士卓犖不群嘗從余授左氏春秋一女適劉氏男孫一尚幼銘曰　博陵族崔世閥先澤流代不之惟種德經作業惟伯玉從宛節賢父子孝奕業惟仲溫志烈烈力幹蠱必也蜀負厥母突寇宄患愈堅歷百折逃威斧患難疊艷松楸改顏色子復孫嬖弗絕我爲銘照什佰九原光萬古偈

崔思義

（元明善青河集大元新城崔氏先德之碑）崔爲著氏舊矣新城之族其可譜者四世曰諱伯祥府君由霸州之信安來登菑積天兵鄆金中州版蕩府君克自持達不顧流俗樹果則農逆利則商主殖既敬家範延爾群衣衣寒推食食饑鄉里歸心焉享年八十卒葬某原夫人劉氏淑慎有法婦母道最姻戚卒祔夫墓丈夫子二曰泗曰簡側室胡氏子曰邦直於次第二諱泗府君以儒學從身甫藝有司復其家無所予事年七十有七卒葬先塋夫人高氏祔丈夫子一曰思忠娶郭氏丈夫子一曰揆諱邦直府君娶于氏丈夫子一曰思敬終家令孫諱簡府君妙有天質學則深達孝弟不間於人言而人言又稱其信義卒時年二十有五夫人張氏丈夫子一曰思義女子一歸王氏張夫人事姑處孀滿室安之卒祔夫墓思義七歲失父世父憐其孤愛其秀使受尚書於名儒年二十一群試京師中時選世父德也父之推兵部令史轉序事掾見裕皇東宮爲家令典簿階從仕郎出同知蔡州遷郎承事入爲戶部司計又爲中書檢校官郎遷承務遷五品官階曰奉訓大夫宣徽院經歷又遷宣徽判官轉兵部郎中爲四品大夫曰朝列又遷中議僉通政院事掌驛人之諸政令又都提舉諸路實鈔之法制織拜禮部侍郎出爲臨江路總管轉陝西都轉運鹽使特命奉使四川宣國威撫民瘼郡縣震焉未還改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陝西戒真拜治書侍御史累階嘉議大夫出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天子嘉其清獻階正三品制追贈其祖考太中大夫永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封保定郡侯祖母追封保定郡夫人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保定郡侯母保定郡夫人故妻尹氏保定郡夫人尹夫人生丈夫子二曰攢延福司照磨曰梧再娶劉氏榮氏邢氏皆卒令夫人劉氏丈夫子一曰某新城之崔潛脩不耀至治書君而顯顯而達崇三世人欲不爲善觀於斯也能無歆心歟雖然治書君方嚮大用而秀子俊孫嗣厲厥職歲崇華而代登實者將自今日治書君既拜錫命思剋其世于石述言曰惟思義之榮寔天子之恩仍榮沛恩繇祖考之積茲揭皇猷廣昭先德遂謁斐文徵信來哲其銘曰　昔者崔篆保抱遺一日帝臣疑其偉人多爲世父閩夫英儒遜致之儒儒而果樹有槃崔門起高齊雲孝編白民兩侯是尊妣爵從封賁寄小君人謂于賢相之以天子曰豈然輝赫蟬聯帝力我倫日起月還儲休秉懿越自我先不發爾前繼世延延捫木則本探水則源匪天曷全匪君曷乎髴祉翩翩脈燬綿綿無或蒯懲裕及孫玄愈遠而傳益大以壽世德唯元匪石之鑽有昭其美頤在

銘言

崔德彰

（元吳澄支言集元懷遠大將軍行都漕運使贈昭勇大將軍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陵郡侯謚桓靖崔公墓表）

崔公姓也德彰公名也光甫公字也大寧富庶縣北韓里公之家也公之考諱祥金季聚千衆于鄉友國朝兵至以其衆附得命就領之既而隸真定史帥麾下從史帥取河北山東諸郡值金降人叛帥死佐帥之弟千其亂官至管軍千戶真定同知權府事公其中子也謀略如其考憲宗朝乙卯歲攝彝州慶都等處行軍千戶隨史萬戶戍鄧西起武當東抵下邳繕治壁壘亘數千里乙未歲世祖師指鄂戰武磯公敗宋江州都統軍中統元年庚申改授金符至元四年丁卯從阿朮破宋劉義砦五年攻宋鄧砦南川高頭擒其將五九年宋將張貴餉襄陽圍城中衆乘夜出公偕諸將奪其舟而殲焉通襄樊城覽郢黃家堡十一年冬圍沙洋渡江襲青山磯大捷十二年春宋師潰于丁家洲公追逐百餘里獲將士二百戰艦五十進臨毗陵督砲兵推木綱以入克其城益公宋兵千授宣武將軍管官總管由宣武陞明武從遷懷遠大將軍兩浙江淮行都漕運使金虎符在

職數年轉輸裕如也一旦言曰棄宣力行陣委身於國奚暇恤家之私四海既一報國事紓當歸養老母以供子職惝然棄官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遘疾而終年四十九明年正月九日祔葬真定真定縣治頭原之先塋夫人史氏北京路行六部尚書諱東直之孫宣權真定河間大名衛輝濟南五路萬戶諱天安之女子男二昌武略將軍管軍上千戶顯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尹女二壻忠顯校尉德州齊河縣尹史焰奉直大夫僉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事史燿也至順元年庚午制贈貽男大將軍真定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陵郡侯謚桓靖追封史氏博陵郡夫人而公之子在崇仁貽書云先人歿五十年餘二親始受褒封若不勒辭以昭天寵無以盡人子之道斬界片文文諸石予覽公之墓誌銘神道碑載公事蹟備矣今最其大凡而表國恩之隆公先幾款附智也向敵莫禦勇也竭力爲國忠也念親還家孝也一身而兼智勇忠孝之美四允矣當代之英賢乎天畀其身前之壽而豐其身後之榮陟階賜勳跡封頒爵易名節惠著闢土克國之功篤寬樂令終之德孝子慈孫雖百世猶將家其底賴耿光彌久而彌彰焉予不及識公而識崇仁君其潔己其愛人所謂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有以增光於往昔崔氏其世祀也已

崔傑

元吳澄支言集（元贈承事郎同知深州事崔君墓表）

往年予客金陵真定崔原道掌南臺行人職剛腸疾惡勇於赴義以予泥古不徇今言行或相契暇隙數數過從子嘉亦來問學南臺仕九十月朝命授廣西憲屬丁艱改授廣東憲屬任滿選充星子縣尹縣隸南康路與予所居同爲江西道俾嘉造予求文文其考承事君之墓石承事君諱傑字彥卿其先臨川人臨洚淄三郡俱有墳墓高祖某在金擢魏科曾祖某宣武將軍扈親王鎮河南柘城縣因而家焉祖某爲儒不仕人某母孟氏壽近一百歲國朝既得河南地徙遺民實北邊君奉父母自柘城徙真定之元氏縣倉卒就道程期逼迫上世誥勑譜諜悉委棄中途而去來吏革之會貽爵位者不一君獨闢萊圃蔬耕種自樂寬厚謙讓儀度有古長者風閭人善之稱不絕口閭人惡戚然懼其陷罪罟里人鬭鬩輒不即官府而詣君判曲直公誠能服人心故也廓廓有容忍或肆凌侮待以一笑彼自愧悉而止延祐庚申七月之望疾終于家年八十四子貴贈承事郎同知深州事配馮氏勤儉克相養姑至孝先卒年五十贈宜人子男三長道原字君章次道大字君美季天瑞字君祥女二適曹適張孫男五德嘉允誠愚女二曾孫男三女一君章混混流俗中毅然持異令觀其家之所積

若是有良考固宜有名嗣嘉之學又進進立身揚顯未可涯也爲書所聞以表于墓前

崔永復

國朝徐一夔始豐稿（題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復行實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博陵崔元初會于西湖之上元初時爲淮南行省宣使善辭章其氣充然其言粲然一時材俊罕及也其後余避亂村墟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初躋膴仕矣一日在友人几格上觀一巨帙啓而視之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箴藁也既讀已歎羨其辭章之益工復閱至牘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崔永復行實驚曰永復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痛之切故著之元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況其兄耶或曰予之翼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靳之耶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解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　卷二千七百五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克弘
臣傅拱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四　八灰

陂

車陂

（廣川府郡縣志在廣州府連川郡內宋鄭俠西塘集連川重修車陂記　熙寧九年歲除日杜靖國守連州明年正月之初明）以書來言車陂之利曰連江山之佳郡惟岡嶺重複而地磽确穴地數尺鮮不遇石城中之井以十數而少旱即涸皇川自郡北南行而陂於西城百步而近其流清其味甘雖大旱山焦草焚而此不竭也昔有就陂之深而爲車者破石爲渠道之入城凡倉廩府庫郡官之廨宇皆得以周濟歲旱則引其流環之城中蓋民屋吏家僧居道室甍上之罌與夫溝池之受潤園圃之灌溉鮮不賴其施者有終於政體不思其費小而利大也因廢而不修郡人甚嘆息之歲少乾涸則公私皂僕汩汩遠至城外汲漢以待餘饍滌灌而餘無及矣如是者累年予之文代郎中張公始復其舊且言張公之爲政青平夷易無私聰明以掩前人之美而見己之善惟公私之私是圖予嘉焉于其志之予磐石待之未載文以書來曰石既具矣然予

以城中之民其口萬計而車陂之利一輪爲不足又於其旁增置一輪於是城中遠近無不均濟益其費無功用之成曾不旬日而舉郡皆利此爲政之急務也夫又何憚而不爲哉予於是喟然歎曰靖國其真樂人之善而覺民深之所爲也夫蒼山巨崖陂湖池澤丘陵陂險凡在天地之間者孰非民之利患在乎人不盡其心耳惟智者爲能樂運其才而思以濟眾爲己任是故位無小大地無遠近凡可以有爲者無不舉而世之飾智矜愚嗇功名而喜新奇者往往率意妄作誕謾誣罔牖春葩而畫凝脂有徒廢而無實効固多矣而忘修憚作樂因循而苟歲月者又皆懼譏畏識偷懦窳楯毀佳屬於己成指厚利爲無益比比皆是也是以山澤之利閒而不施陰陽失其道理而民不被其賜也如張公所爲修之已廢而不自以爲功靖國又能樂道前人之善而益其所未至使環州之人無不均濟率皆吏改易任未嘗相知名而所以興滯起廢惟公私是利者猶之同序而謀也嗚呼何用心之公而措事之當與夫所謂牖春葩而畫凝脂有徒費而無實効毀佳屬於己成指厚利爲無益者遠矣予是以樂爲之書熙寧十年五月十五日記

雜陂名

（澄川志汪陂二　留情陂　卑陂二　石澗陂　鋪口宋村陂　圍陂　胡桃陂　先千陂）

落狗陂 前韓陂 宋花村陂 挿陂二 荆六陂 胡每陂 魁山陂
黃公陂 汾水陂二 汪村陂 蘆潭陂 宅下陂 宅前陂 黃泥潭陂
西南衖陂二 蔣仕陂 胡家陂 麻嶺下陂 查溪陂 韓家坑陂
施二門前陂 水家陂 呂村陂 左村陂 吳二陂 江陽村陂
楊木坑陂 東子陂二 西子陂二 羅家陂 憫坑口陂 洪立陂 磨石泉陂
楊木陂 標木陂 東村陂 雙陂 橫陂 湖干陂 張華村陂
章村上下陂 白麻陂 黃厂陂 穐慢陂 石干陂 三溪口陂
招義莫橋陂 曹二陂 江村陂 浮桃陂 張八陂 施家礲陂
陳家山下陂二 劉巡陂 周陂 陳家中陂 馮陂 三楊村陂
尹陂 張陂 汪陂 嵩陂 塘頭陂 泉家陂 下陳陂
泉立陂十五處 胡村陂 雙閘陂 鄢陂 桐城陂 上蕭陂
中蕭陂 下蕭陂 泉旺陂 勾干陂 王陂 白額陂 楓村賀陂
鰕坑陂 中墠陂 劉村陂 檢水陂 錢墠陂 泠水陂 湯陶村陂
池潭陂 赤艷陂 麻潭陂 侯家陂 楊木陂二 方村陂 范家陂
陳公陂 王覇陂 曹公陂 胡坦陂 范离陂 胡灼陂 上楊陂
下楊陂 滑石陂 絶陂 常泉陂 查陂 石覇陂 直路陂
姚家陂 赤石陂 花陂 搭東陂 施村陂 官田陂 余家陂
章家陂 紀家陂 仁陂 林禽陂 湯允懷陂 戴家陂 楊五十陂
橋下陂 曹家陂 洪家陂 墫村陂 呂村陂 楊陂 葉子僊陂
赤江陂 楓林陂 黃坑大陂 洪干陂 垛頭陂 成公陂 袁家陂
小陂 張家陂 西山下新陂 杜家陂 石板陂 王仁陂
蔡家陂 蔣家陂 油榨陂 板坑小口陂 洪江陂 石山小陂
石山大陂 黃家陂 東衖陂 程家陂 青山下陂 淩家陂 十八陂
大九百陂 王仁陂 平坑口陂 嶺風陂 胡村小陂 鍾村陂 汪村陂
萬公陂 上何陂 西坑大陂 何陂 江家陂 長潭陂 彭陂
西嶺陂 泉水陂 將軍陂 上馮鄢陂 劉陂 楊葉陂 阮家陂
嚴陂 銅陂 柯陂 湖山溪陂 汪陂 馬陂 廟陂
羅塘陂 賀村陂 洪陂 古田陂 廟前陂 大溪陂 王賀村陂
下通陂 胡家陂 溪南陂 眉陂 冷水陂 湧溪陂 車載坑陂
榜山陂 鄭渡陂 寒伏陂 馬渡陂 後林陂 汪家陂 老坦鍾陂
胡老坦陂 高六陂 江六陂 詹村陂 丁家陂 施村陂 黃土溝陂
三郎陂 烏塘陂 柯公陂 墓陂 破溪陂 廟邊陂 黃田厂陂

杜成徐家陂 水南陂 施利陂 馬六陂 高六陂 石梘下陂
長溝陂 瀨龍陂 三分陂 丁家陂 風林陂 招干陂 墠頭陂
大橋陂 舍子陂 度路陂 東山陂 查基大干陂 萬家樓陂
萬家陂 大干陂 楊柳陂 大橋陂 中干陂 新干陂 丁陂
汪陂 石虎陂 泉陂 五里陂 櫚石陂 鍾家陂 堂前陂
汪七陂 宋家陂 商家陂 大石陂 狗兒陂 栗陂 汪細六陂
王峃陂 李六陂 陳劉陂 長山陂 中陂 周家陂 西坑頭陂
石府陂 倪村陂 周鳳村陂 荊林陂 雄陂 官塔陂 中祖旦陂
唐陂 下視陂 下本陂 葛家岸下陂 大坑陂 龍門嶺陂
橫陂 王山陂 殺家陂 胡家陂 淡石陂 板陂 曹村口陂
撞頭陂 了頭陂 椰木陂 葉石高陂 上西陂 下陂 亘公城陂
上渡陂 俞村小陂 板下陂 攙口小陂 截水陂 第二陂 埋石口陂
塔子嶺陂 俞城陂 曹衖山壽陂 高擎陂 石確陂 葉四塞陂
黃沙陂 蔣坎陂 小塓陂 張塝陂 重坑口大陂 歇陂
象旦陂 穿山陂 郭陂 洛斗陂 鳴口陂 鮑家陂 茆田陂
含黃陂 白石陂 子干陂 黃泥陂 中村陂 橋下陂

宣城志云。總一邑陂塘。幾八百所。姑叙其九者。今亦因其舊焉。清流鄉二百七十有九。射亭鄉一十有九。嘉禾鄉一十有六。四望鄉一十有九。留愛鄉二十有一。上昭亭鄉有七。下昭亭鄉三十有一。長安鄉四十有六。鳳林鄉一百四十有三。昆明鄉二十有四。興賢鄉二十有七。千秋鄉七十有八。仁義鄉一百五十有六。宣義鄉二十有四。 國朝丙午歲大旱。知縣王文貞訪求陂堰遺跡。因其廢塞者興築。而疏導之。皆西匯官河之水。而入于陂。東流至于東南諸山。循析山。抵麻姑。北至白羊。西北至雙橋。凡陂有垻有埒有廣狹。分水以達諸鄉之溝會。灌溉幾五十里。其爲利博矣。陂之大者七。曰笪岳。曰長安。曰嶧陽。曰大布。曰富立。曰新稔。曰大有。陂之小者一十有四。曰高。曰蔡。曰丁。曰郝瀨。曰胡村。曰花蒲。曰新。曰廟湖。曰殿前。曰新田。曰枯缺。曰泉水。曰充干。陂凡二十有一。爲笪岳陂垻五。堰一。坪三十有九。溝塘三十有二。長安陂垻一。坪一。溝塘一十有八。嶧陽陂。則跨歷四都。水行二十里。其南爲大布。東爲富立。若新稔陂。則垻二。坪二十。胡塘四十有五。大有陂垻四。坪七。溝塘一十有五。諸小陂溝塘則一十有二焉。

旌川志
丁家莊陂 伍五陂 壽堂陂 古樓陂
汪王廟前陂 阮家陂 胡村陂 長橋陂 倪正陂 叢子陂

和尚陂　料竹陂　楊木上甲陂　盃陂　方家陂　楊木陂
中甲陂　范村陂　石碣陂　蒿亭陂　石櫊陂　碣陂　下埿坊陂
竈臺寺前陂　皂角陂　上勾陂　後坑陂　將村陂　土橋頭陂
丘陂　上石陂　啞兒陂　方家塍前陂　柳溪陂　丫頭口陂
胡大陂　青山陂　程村大石陂　石碣陂　隱塘陂　楓木嶺陂
方村下沙陂　方陂　泉陂　宅下陂　南衝陂　天鮮石陂
劉陂　長陂　王大陂　黃連陂　七十陂　清卑陂　松木嶺陂
豐陂　後溪陂　金風陂　茅坦陂　上保陂　梅陳陂　查陂
苦李陂　破龍陂　橫千陂　趙村陂　蘆陂　李家陂　梅千陂
檀石陂　盛潭陂　賀村陂　瓶樓陂　巖村陂　大安陂　湯村陂
洪郎陂　瑞蓮寺前陂　塔裏陂　鍾村皂角陂　洞仙橋陂
虎千陂　錢家陂　王家陂　葉村陂　廣院陂　凡村陂　葉村下陂
黃栢陂　橫山陂　葉家陂　上沙陂　高塢陂　牌後陂　下沙陂
孫村陂　良難陂　梅木人和陂　楊公陂　彎陂　大坑陂
中村小溪陂　郎村皂角陂　下广陂　郎石陂　郎村下陂
郎村陂　郎村殿前陂　沙陂　沙垃陂　上步陂　石嶺陂
劉村陂　葉家陂　磨石陂　楊木陂　余村橋頭陂　汪王廟陂
塍頭黃連陂　河陂　昌潭陂　李村陂　前陂　魚寶堨陂
沙陂　高覽陂　郎村坊前陂　笪陂　長陂　胡馬堨陂
驩陂　汪陳陂　堨陂　黃土陂　黃栢陂　丫陂　長城嶺陂
前村陂　汪村陂　合同陂　周村陂　鄭門口陂　大坑陂　羊千中陂
羊千上陂（以上並在建德縣內）池州府志　羅家陂　胡家陂　峽石陂
沙丘陂　清塘陂　竹園陂　何村陂　銅山陂　畢冲陂　茶擔陂
南莊陂　楊林陂　查家陂　陳村陂　烏山陂　沙坦陂　陳家陂
浮由陂　韋家陂　新置陂　中陂　陷瓦陂　曹陂　孫陂
劉公陂　穀雨陂　許家陂　汪家陂　陳家陂　孫家陂　張家陂
古廟陂　谷牛陂　上莊陂　韓家陂　呂家陂　曹公陂　葉公陂
夏家陂　姚其陂　夏家陂　松林陂　堯家陂　新田陂　上藥陂
上西陂　下西陂　象奧陂　潘家陂　王家陂　陳家陂　源頭陂
檀家陂　吳家陂（以上並在貴池縣）苦李陂　西山陂　楊林陂
下新陂　劉村陂　梓橦陂　巧溪陂　金家陂　茶溪陂　想思陂
雚主陂　黃姑陂　何姑陂　黎吳陂　金坑陂　葛仙陂　稈田陂

畬陂　田南陂　相林陂　新田陂　南岸陂　壇陂　馬陂
朧壇陂　檀日陂（以上並在銅陵縣內）故陂　烏林陂　僧衆陂
塔龍陂　城寸陂　琅陂　梅樹陂　麥家陂　狐田陂　吳家陂
沙田陂　磨隆陂　施村陂　杜家陂　下戶陂　北岸陂　楊村陂
鄉口陂　掘株陂　湖田陂（以上並在石埭縣內）彭陂　趙家陂
蕭家陂　和陂　曾家陂　留山陂　梅墩陂　黃白陂　葛公陂
楊桂陂　黃栗陂　馮家陂　烏龍陂　泥黃陂　梅山陂　樂家陂
金家陂　洛家陂　菱草陂　伍娘陂　趙家陂　滿倉陂　李家陂
陶家陂　班燗陂　蕭家陂　黃泥陂　仲坑陂　塔下陂　合母陂
青山陂　栗樹陂　劉晨陂　歐家陂　阮家陂　白石陂　董家陂
金竹陂　學堂陂　鄭家陂　杜家陂　豐樂陂　貓兒陂（以上並在建德縣內）
歐家陂　黨家陂　金鐵陂　吳家陂　黃鄭陂　列塘陂　任家陂
勝廣陂　新開陂　柯田陂　金莊陂　甘陂　劉家陂　魏村陂
李家陂　黃家陂　安樂陂　桑村陂（以上並在東流縣內）秋浦新志
西洪陂　董家陂　洪勝陂　高家陂　彭家陂　羅家陂　齊家陂
雕家陂　陳家陂　谷陂　橫石陂　崢嶸陂　丁陂　拱陂
郝家陂　小石陂　木蓮陂　江家陂　赤土陂　黃衝陂　周家陂
橫澗陂　泥汊陂　都藍陂　石湖陂　杜屋陂　戎山陂　杜陂
大千陂　楊林陂　油榨陂　邵家陂　鄉油陂　犁陂　沙田陂
泥陂　和尚陂　大張陂　四百陂　昝陂　南港陂　早稻陂
西山陂　沙陂　竹塔陂　新門陂　小張陂　洪公陂　翟家陂
南山上陂　朶栗陂　南千下陂　方南陂　南千上陂　楊林陂　方南上陂
南山下陂　趙陂　楊林上陂　上秧陂　石門陂　下秧陂　學堂陂
錦鄉陂　蘆陂　桐樹陂　張家陂　何家陂　力山陂　下南宅陂
大伯陂　三伯陂　高家陂　欟樹陂　桂家陂　中陂　上南宅陂
上伯陂　伯子陂　錢家陂　王家陂　舒家陂　南塘陂　新興趙陂
壇石陂　杜屋陂　後門陂　長陂　顏村陂　瓦塍陂　修田新陂
收陂　駱家陂　石碣陂　亭子陂　上柴陂　沙陂　上下深陂
山背陂　石港陂　洪塘陂　曾家陂　何家陂　下柴陂　上魚池陂
朱家陂　石槐陂　木瓜陂　牛欄陂　廟前陂　從家陂　下魚池陂
中陂　山底陂　菱陂　古樓陂　夏村陂　塚頭陂　小佘家陂
姜家陂　康衕陂　夏村門前陂　董家陂　梅家陂　佘家上陂

上石陂 下石陂 羅家陂 泒泒陂 汪家陂 粉壁陂 大佘家陂
丁山陂 三郎陂 汪家墓下陂 汪家墓原有陂 楊水漳陂
宅下陂 洪家陂 水步陂 陳家陂 湖手陂 芝陂 白狼浪陂
張二郎廟前陂 汪家墓上陂 筆萬陂 老田陂 西彎園陂
栗子陂 紙窒陂 包家陂 芑芒陂 胡家陂 迪衝陂 楊九郎陂
城子陂 張家陂 郜家陂 甘陂 石腦陂 皂角陂 徐義安陂
下菌陂 嘸陂 新興陂 彭家陂 胡衝陂 趙家陂 何通橋陂
楊林陂 易家陂 水碓陂 烏石陂 史家陂 大橋陂 後千陂
新修三百坵陂 大沙陂 胡潭陂 颯衝陂 蕭承節門前陂
赤土陂 柿樹陂 殿後陂 楊家陂 何村陂 學堂陂 罕千陂
大楊陂 横溝陂 泉水陂 澗西陂 董家陂 徐梅陂 董家上陂
石陂 管泉陂 雙坑陂 時家陂 方家陂 胡師陂 小石陂
楊柳陂 黄土陂 烏木陂 舍子陂 錢家陂 下栫陂 上栫陂
大坑陂 舒家陂 下砂陂 茶蘭陂 項家陂 上石陂 石壁墠陂
櫓水陂 青山陂 下石陂 杜屋陂 黄建陂 甯真陂 三溪口陂
九焦陂 施村陂 桂家陂 衆家陂 大千陂 毋公陂 黄石港陂
分流陂 李公陂 神山陂 袁村橋下陂 共村陂 洽千畢陂
神儛陂 柳坑陂 油榨陂 曹家陂 麻墠陂 冷水陂 徐山人陂
杜廟陂 黄石港橋下陂 武陂 衆陂 小石陂 大尖山陂
藍陂 楓樹陂 上隱陂 上石陂 大石陂 檢陂 小尖山陂
姜園陂 中陂 羅家陂 施家陂 下羅陂 戴家陂 袁村董陂
齋堂陂 張清陂 全陂 童陂 光巖陂 深陂 共衝坑陂
楊潭陂 新梁陂 章陂 新堰陂 小巷陂 佐家陂 蘆荻陂
姜陂 倪陂 盛范陂 金陂 唐古陂 葛良陂 玉田陂
梅塘陂 横陂 下梅陂 板橋陂 畢公陂 楓樹陂 石船陂
橋柱陂 茅陂 水石陂 小陂 趙陂 深陂 蒲陂
周陂 學堂陂 前山陂 珠砂陂 烏龍陂 汪成陂 楊陂
林家陂 城陂 白家陂 吳家陂 横陂 從陂 沈七兒陂
上梅陂 九郎陂 張陂 元覃陂 劉陂 東容陂 袁家陂
羅陂 姚家陂 西東陂 藍楊陂 大塘陂 搭抽陂 大河都陂
賁陂 何莊陂 史家陂 禹家陂 張家陂 胡家陂 湖田陂
長樂陂 寺家陂 杜家陂 楊家陂 青潭陂 黄墠陂 新城陂

上陽陂 下陽陂 陳陂 康陂 昌家陂 華家陂 陳村陂
鄧村陂 潘進陂 新興陂 張村陂 於村陂 方村陂 查林陂
城子陂 石橋陂 湯家陂 潘家陂 楊十陂 施家陂 潘村陂
平田陂 尸村陂 上流陂 下流陂 烏犀陂 考坑陂 石子陂
柴陂 曹陂 楊村陂 小林陂 百丈陂 昌家陂 龍進陂
江安陂 相陂 烏谷陂 土陂 湯陂 羅家陂 佘家陂
城子陂 土埭陂 高莊陂 笙竹陂（以上並在青陽縣內）合肥新志
塼窒陂 油泥陂 黄姑陂 卧牛陂 青菱陂 洋平陂（北裴寺兩界）
塔陂 含慈陂 侯陂 城山陂 期陂 車陂 石掌陂
閘陂 徑陂 翟家陂 蘆陂 白荆陂 倒灌陂 陵陂
三丫陂 孤陂 豐鄉陂 南汊陂 壕陂 白河陂 泊陂
苦竹陂 鹿肴陂 曹陂 上河陂 下河陂 小蒜陂 凌水陂
三角陂 三郎陂 棠梨陂 上下三重陂 王老陂 七里陂
塘陽陂 牛弋陂 柿陂 白茆陂 上陽陂 桑陂 欒城陂
到觀陂 衝陂 黄連陂 吳竹陂 時陂 孤窒陂 中白茆陂
窒陂 尹陂 格子陂 後陂 揷秧陂 蘭單陂 下陽橋陂
蘇子陂 湖成陂 高城陂 上廣陂 下廣陂 松陂 下落龍陂
下羅陂 上露陂 南澗陂 坵陂 下露陂 竹子陂 上白茆陂
柘陂 缸陂 苑子陂 水坵陂 河陂 樂公陂 上下竹陂
梁重陂 烏陂 兩流陂 索頭陂 大豐陂 數祿陂 上丁安陂
脩陂 掘流陂 常湖陂 奔陂 上化陂 衝陂 下丁安陂
清流陂 漫陂 魚草陂 渟陂 下化陂 李陂 下米阜陂
平路陂 盤陂 路子陂 上金陂 朱陂 三重陂 上吳石陂
丁峯陂 宋陂 下金陂 董子陂 下路陂 黄副陂 下吳石陂
下湖陂 榆陂 大蘆陂 沖陂 塘牙陂 上湖陂 下孟秋陂
榆歡陂 蘇陂 小蘆陂 上路陂 丁路陂 茶埠陂 上孟秋陂
讀助陂 范陂 竹子陂 壞陂 石寶陂 仲南陂 上下舍陂
窒子陂 陀陂 蘆路陂 柘陂 蜀歷陂 上陂 上下陽陂
上南陂 下南陂 城助陂 許陂 城子陂 蔡陂 下山楊陂
衛坵陂 三城陂 壞陂 東路陂 亮陂 李陂 又路子陂
栢坊陂 元竈陂 何陂 光路陂 草渠陂 澗陂 下欄千陂
下堠陂 芡陂 梁童陂 當衝陂 滿城陂 上堠陂 上桑路陂

上魚陂 周邊陂 棠梨陂 上許陂 下許陂 寨甫陂 下桑路陂
峰陂 魚龍陂 馬色陂 角陂 葉家陂 孔家陂 上花平陂
金陂 三城陂 黿陂 五栢陂 上陂 紫海陂 下花路陂
壞陂 麻師陂 丘子陂 孤陂 上龍陂 馮塔陂 上陳歡陂
馮陂 油榨陂 賈家陂 謝凌陂 鄧家陂 泉陂 下陳歡陂
黃土陂 鵲鵠陂 鬬陂 萬人陂 癡兒陂 徑陂 上渠滁陂
江家陂 厭子陂 堅佛陂 三塘陂 茄陂 栲栳陂 下渠滁陂
蔡陂 苦麻陂 撥陂 平陂 小公陂 泉陂 下降椰陂
三重陂 賈陂 城陂 油麻陂 棡陂 青堙陂 上青陽陂
斗陂 義陂 小陂 高家陂 陽陂 王郎陂 中青陽陂
孤陂 山側陂 柳陂 蘆陂 城子陂 練陂 下青陽陂
蘆白陂 石秋陂 白塚陂 城陂 鍾陂 朧陂 塔兒陂
四層陂 柴大陂 鬧陂 上柳陂 塼窰陂 槮陂 章大陂
榆木陂 特陂 清流陂 尹南陂 蓮荷陂 善陂 南城子陂
滿陂 落龍陂 川路陂 渠兒陂 蟾陂 石秋陂 破堙陂
青障陂 衝車陂 上漆陂 瓦子陂 楊衝陂 下漆陂 五衝陂
蘆陂 黃桑陂 里路陂 頹陂 廣陽陂 潘陂 滂光陂
趙管陂 于陂 管掃陂 刀鼓陂 周陂 烏沙陂 稻城陂
花陂 紫蕭陂 上戈陂 新小陂 花陂 猪欄陂 黃馬陂
辛陂 孫大陂 馬大陂 阡陂 顧大陂 陳陂 高側柳陂
曰咸陂 王家陂 白陂 東新陂 西新陂 純陂 馬豹陂
黃草陂 車陂 埒蘭陂 孤陂 平陂 蘆陂 三城陂
菖陂 撥陂 蘆花陂 晝陂 張家陂 檀木陂 五欄陂
陳木陂 芮陂 淘鐵陂 李長陂 趙大陂 王家陂 三家陂
白露陂 張陂 八家陂 南游陂 下陂 竹子陂 林西陂
坵陂 石泊陂 黃崗陂 嵒陂 大藕陂 李家陂 上孫陂
孤陂 蘆陂 孤陂 上大陂 牛角陂 鵝陂 黃水陂
王婆陂 栗陂 孫家陂 小孤陂 張陂 大孤陂 路大陂
國武陂 頓大陂 格陂 松林陂 壞陂 流泛陂 祝俗陂
辛陂 勑邦陂 阮家陂 窰陂 老車陂 柳陂 胡撞陂
里陂 戴家陂 通蛇陂 水檻陂 丁陂 皁塘陂 祝裕陂
西金陂 丁令陂 章陂 泊城陂 皇甫陂 柳陂 馮家陂

清水陂 下陂 城子陂 韓流陂 坵陂 澤孤陂 上夌陂
蒲陂 楊柳陂 應山陂 死陂 城子陂 荻陂 孤陂
蒲陂 河陂 甘郎陂 清流陂 蛇陂 突螺陂 上新陂
寨陂 界南陂 窰陂 米陂 楊長陂 下三陂 孫陂
晁家陂 垾子陂 丁陂 大城陂 上三陂 九重陂 下流陂
城陂 鮮公陂 天井陂 陸家陂 故塞陂 中三陂 下三陂
泉陂 黃連陂 抱陂 壞陂 暗造陂 蘆陂 鬬陂
古領陂 牛陂 城子陂 揚陂 曽陂 助分陂 董陂
蘆陂 上陳陂 孫陂 上陂 下陳陂 鄭陂 小三重陂
欄陂 下陂 朴嵯陂 竹陂 周車陂 周陂 小蔡仙陂
塔路陂 公城陂 三重陂 姑陂 下淳陂 鷹章陂 小三重陂
蔡仙陂 下章陂 港陂 鮑徐陂 米路陂 馬陂 第一陂
馬長陂 石郎陂 三重陂 定遠陂 上淳陂 四重陂 吳兒陂
牛陂 枚稻陂 漉車陂 埂陂 村泉陂 馬長陂 角猪陂
鬬陂 上擺陂 下擺陂 下陂 章陂 洒陂 鵝鴨陂
白兹陂 塩陂 陶陂 斜萬陂 滕家陂 蘆陂 長史陂
斜萬陂 河陂 側口陂 烏沙陂 烏陂 上烏陂 子烏陂
鬬陂 丘陂 黃柳陂 陳蘆陂 砂陂 棠梨陂 城子陂
陳陂 烏舊陂 蘇浦陂 杜宜陂 鬬陂 小柳陂 兩小柳陂
蔣陂 蒲陂 下砂陂 方陂 盤蛇陂 尚陂 上榆陂
蓮花陂 溧陂 鷺鷥陂 隍城陂 城陂 石杞陂 灌巢陂
清陂 灌梢陂 楝城陂 龍安陂 長城陂 格子陂 烏石陂
陳野陂 石剌陂 刁家陂（以上五在舒城縣內）賀祐濡須志 胡母土陂
香山陂（八公鄉） 謝塘陂 蒲陂（宋政鄉） 銅陂（柘阜鄉）
閘慈陂 垾陂 上秦陂 大京陂（以上並在巢縣內） 許青鬬陂
柘格陂 子陂 董大陂 劉章陂 下常陂 崔陂 杜受陂
豹陂 丁家陂 高邦國斗陂 陳陂 仁塘陂 王長全陂
赤堙陂 都陂 何陂 荊陂 東角陂 長熟陂 劉仲柳陂
夏郭陂 藍受陂 韓陂 夏侯陂 浪堙陂 毒龍陂 赤塘堙陂
九重陂 青章陂 却月陂 張聚秦何陂 丁雲陂 許辿泉陂
蓮荷陂 烏砂陂 柘安陂 顏陳陂 塔下陂 獨木陂 王住等陂
踏陂 周吉陂 陁陂 助收陂 風陂 七里陂 三灘白陂

中陂 馬舊陂 鯉魚陂 流湖陂 鬪演獨名陂 張士通陂

郭馬陂 古顏陂 清流陂 桐泉陂 還陂 小陂子 上陂

蔡隱陂 塘陂 當百陂 上陂 臈羊陂 東上陂 西陽陂

陽于陂 淩道陂 泉陂 張明朝東陂 常鍾二戶 小陳陂

劉立小洪陂 送陂 道水陂 步古陂 後陂 朴消陂

丸步陂 使牛陂 蓮花陂 牛刀陂 湯彎陂 小陂 上黃泥陂

空塚陂 下柳陂 王九陂 寶陂 虎頭陂 南陽陂 大合陂

上各陂 東倫陂 半頭陂 書郡陂 塔堽陂 關陂 馬家陂

寨南陂 五關陂 下竹陂 陳陂 蒼百陂 陳隆陂 車古陂

濫陂 矩用陂 孤柳陂 周陂 陳寬陂 下鵶陂 上又陂

下又陂 下查陂 瀉馬陂 白龍陂 上花陂 龐華陂 新堰陂

洸陂 銅鑵陂 允陂 五龍陂 白油陂 丘陂 雙盧陂

榭陂 五次陂 黃秀陂 崇陂 大銅陂 柳陂 土花陂

上家陂 游陂 抱土陂 黃郎陂 周琪陂 陳陂 梁彥真陂

上下柘格陂 上游陂 下游陂 踏春陂（以上並在梁縣內）

臨川志：牽牛東有羅堰九星，岠馬也，以壅畜水，溉灌溉爲陂塘之象。牽牛南有九坎。九星溝渠也，以導達泉源，通溝洫，爲渠堰之象。兩星之照臨，雖天下所同，吾州爲牛斗之分，則豪其潤澤應多。自井田廢而溝洫之制壞，漢唐以來，天下之治溝渠者不可枚舉。治陂塘以利民，固本者則可指數。吾州五邑，臨川、崇仁平陸多，故陂塘多；金谿、宜黃、樂安山谷多，故泉源多。蓋水利亦係乎地利。昔顏魯公作州，嘗建土塍陂，去之五百餘載，陂不知所存，而人猶不忘其惠。吳吏宜知勉，使魯公專美於前。

博陂（在新豐鄉，載宜黃縣水，溉田六十三頃三畝有奇，而虎及崇仁之穎秀鄉，爲田亦九十頃有奇） 花林陂 華陂 紫背陂 流源鵝鴣陂 曾家坪陂

楊家陂 官塘陂 周陂 厚澇陂 黃堨陂 檀陂 前坑子陂

坪上陂 黃土陂（二所） 後門陂 何陂 李圳陂 羅家陂 後坑子陂

烏桕陂 學陂 下陂 小港陂 胡家陂 曾公陂 黃竹湖陂

張陂 楊塘陂 趙家陂 李陂 藕陂 偶陂 林樹橋陂

陳陂 中陂 河陂 園陂 吳畫陂 饒家陂 臺山下陂

嶺下陂 沙堀陂 車頭陂 杜林陂 白竹陂 李家陂 袁家陂（二所）

殺家陂 王五陂 橋頭陂 故都陂 塘頭陂 陂山陂 筋竹橫陂

劉家陂 牢陂 松陂 大夫陂（二所） 湖頭陂 龍陂 南田邊陂

邅陂 屯陂 牛頭陂 李家陂 橫塘陂 嶠坑陂 袁家塘陂

凃陂 泉陂 長陂 陳陂 藕陂（大小二所） 牛車北陂

曲陂 三角陂（四所） 杜七陂 吳家陂 方家陂 衆祿大陂

橫圳陂 游三陂 長岡陂 楊垓陂 樟源陂 高橋陂 樟山下陂

朱家陂 陵家陂 赤石陂 清水陂 汪藍陂 萬家陂（上下二所）

新村陳家陂 窐前陂 鵓鴣陂 周家陂 浮游嶺下陂

百葉陂 段家陂 杜家陂 陳家嶺下陂 清湖陂 黎坊陂

崖峩嶺下陂 黃土陂 樓橋陂 北源晏家陂 石岡源陂

渠源陂 鶴生橋陂 神橋陂 萬婆橋陂 河陂 載陂 清湖井陂

社陂 籍陂 檀陂（二所） 茭陂 烏陂 樂家陂 止馬橋陂

石城陂 烏圳陂 蛇形陂 竹管陂 藍谿陂（二所） 石頭陂 石源陂

荷葉陂 上灣陂 池圳陂 黃家陂 新諭箭港陂 鄧家陂（二所）

七星陂 艾家陂 下署陂 桃板陂 波汶陂 李二門前陂

油底陂 陂東陂 尹家陂 謝陂 陳陂（二所） 越陂 石圳上陂

周陂 諳陂 池陂 株陂 楊麻陂 鄧一陂 黃家陂

建福陂 中塘陂 東龜陂 艾家陂 高丘陂 袱山陂 杜林陂

烏譜陂 水大陂 盧家陂 公作陂 石頭陂（雙林院前） 鹿頭陂

虭橋陂 大石陂 芹竹陂 吳家陂 彭家陂 西岸陂 丈顯陂（二所）

樟木陂 大塘陂 石板陂 古塘陂 胡大陂 凃坊陂 鐵爐坑陂

周九陂 鄒坊陂 王婆陂 上下梯陂（二所） 吳城陂 甘竹陂（二所）

萊陂 弦陂 池陂 楊圳陂 城背陂 竹陂 大城陂

白鶴陂 余家陂 禄陂 白泥陂 艾家陂 樟梘陂 烏泥灣陂

誠陂 陂前陂 吳城陂 辜陂（三所） 大黃陂 陳家陂 鄭家陂（二所）

蔡家陂 高記陂 堰子陂 中陂 楊陂 蔡陂 大橋陂（二所）

長陂 秋陂 下陂 中陂 牛陂 鄧陂 石羊陂（三所）

新堰陂 秧山陂 高湖陂 黃家陂 下蛇陂 茯菇陂 高家陂（二所）

三百陂 擅古陂 百樂陂 廖家陂 葉圳陂 徐迷陂 鄒家陂（四所）

大孤陂 艾坵陂 魚梁陂 過路陂 李家陂 城陂 蓋竹陂（二所）

徐公陂 學堂陂 木榇陂 李家陂（七十八都） 張家陂 下楓樹陂

石頭陂 陵家陂 烏石陂 烏泥陂（二所） 中洲陂 三種陂 烏株橋陂

赤土陂 黃泉陂 刀鎌陂 櫟樹陂 董家陂 冷水陂 濠潭橋陂

石頭陂 石礁陂 戕陂 白竹坑桐陂 草陂（二所） 臺陂

文家陂　彭家陂　方家陂　洞鈹陂　蔡家陂　黍橋陂　吳家陂
黃家陂（又名迎陂）　陂頭陂　港口陂　石琴陂（州學在）　曹家源陂
沙井陂　墩上陂　港邊陂　黃家陂　吳家陂　白竹陂　彭家閫陂
周家陂　游陂　赤竹陂　泥坑陂　下引陂　李家陂　西源陂（二所）
謝家陂　詹坊陂　危家陂　和尚陂　岸陂（二所）　白茅陂（二所）　臨川舊志
塘陂　謝陂　朱陂　鵝陂　小陂　丁陂　墻陂
春陂　石碣陂　鄧家陂　石梁陂　菱湖陂　柴湖陂　林頭陂
章家陂　莊家陂　盧家陂　黃公陂　查木陂　牛路陂　陸家陂
龍潭陂　蔡港陂　四洲陂　柴家陂　余家陂　永杰陂　胡頭陂
胡公陂　屆前陂　大港陂　小巷陂　聚龍陂　長流陂　洪家陂
港口陂　滌車陂　水車陂　南源陂　茅坪陂　葡婆陂　蕭家陂
載橋陂　松林陂　新田陂　黃港陂　大落陂　候落陂　石賴陂
田步陂　石下陂　徐家陂　柴家陂　楊梅陂　烏桐陂　馬家橋陂
楊坊陂　北石陂　千坪陂　吳塘下石陂　大源陂　符竹陂
何塘陂　官坊陂　柘步陂　黃峒陂　葛家陂　芨陂　桂家陂
姜家陂　墩裏陂　上原陂　曾家陂　鴨池陂　長坑陂　大段陂

蔭泉陂　楊家陂　胡帶陂　清水陂　陳坊陂　圳上陂　三港陂
寒祭陂　艾光陂　傅家陂　何源陂　大流陂　廣蔭陂　安樂陂
白蓮陂　蔣家陂　孔坊陂　盧坊陂　秧苗陂　小水陂　王家陂
木堆陂　坦橋陂　馬脊陂　鳳林陂（以上並在撫川府臨川縣內）臨川
志梓陂（在穎秀鄉）　芡陂（在屯安鄉）　永豐陂（在長安鄉地名臺林藏）
（崇仁卷）傅陂　熊陂　小陂　中陂　驢陂　王雷陂
漁陂　趜陂　攄陂　甘竹陂　埰石陂　黎家陂　堆下陂
栢葉陂　山池陂　黃竹陂　紫萌陂　石竹陂　大爐陂　猪家陂
管家陂　上城陂　下城陂　司空陂　樓前陂　險口陂　小埰石陂
箬塘陂　杜前陂　黃柏陂　杜家陂　鵝池陂　栢羅陂　橫溪東陂
檀木陂　楓樹陂　楊木陂　石下陂　下黃陂　大池陂　山下黃陂
王坊烏石陂　劉家陂　林家陂　晏家陂　楊陂　嚴坊前陂
崇陂　浪陂　蕩陂（一名日陂）　決陂　白陂　源陂
羅陂　小陂　社陂　田雞陂　竹葉陂　王霞陂　黎家陂
許家陂　嚴家陂　李家陂　詹家陂　康源陂　唐家陂　溪山陂
珠江陂　落岡陂　曲從陂　灣裏陂　朴陂　堁土陂　楊家車陂

張坊陂　桐陂　湖東陂　油榨陂　巴山內橫嶺陂　牛頭山陂
吳家車小陂　鄒陂　徐家陂　羅梘陂　左港陂　寨牢上陂
潘家陂　陳家陂　辜家車小巷陂　沙陂　黎陂　梘村潭陂
田陂　槊田中車陂　李陂　羅梘新脩陂　上觀官陂
楊陂　硬陂　中陂　土陂　葉家陂　上曹陂　柞木灘陂
下曹陂　鄒家陂　由草陂　中湖陂　烏墨陂　水碓陂　小中湖陂
黃向陂　長奧陂　株木陂　杜家陂　赤岡陂　羅家陂　白竹陂（二所）
曲江陂　小橫陂　段家陂　狗塘陂　牛頭陂　丁家陂　後門小陂
和尚陂　嚴陂　張家陂　黃鳳陂　馬石陂　寒陂　百衆陂（以上並在崇仁縣內）
上樂慶豐陂（在懷桂鄉）　下樂永豐陂（在懷桂鄉）　湖口陂
索富陂（在懷桂鄉）　徐家陂（在代賢鄉）　胥坊陂　源口陂　神嶺小陂
園陂　韓家陂　南坑陂　元陂　柯畬陂　孤陂　大深源陂
下坪羅家陂　上官陂　下官陂　羅家陂　大港陂　曹坊港陂
羅陂　大港下小陂　鄭家陂　涂坊陂　港口陂　梗背車陂
鄒陂　祿堂陂　滌步陂　章家陂　下滌陂　新橋小陂　小羅坊陂
下黃小陂　甘家陂　過亭小陂　唐居陂　合陂　下黃陂　小樂家陂

上黃陂　戴家陂　馬舍陂　何口陂　安搓陂　小梅陂　堰口小陂
大梅陂　梘坑圳陂　謝村巷陂　三彎小陂　南村小陂　侯方小陂　小村圳陂
陳坊小陂　巷广小陂　鄒坊小陂　貴溪小陂　上滌小巷陂　安搓小圳陂（以上並在宜黃縣內）
畆陂　聲陂　同陂　浩陂　賴陂
城陂　劉陂　李陂　中陂　溫陂　石堆陂　小朗陂
板木陂　南广陂　津木陂　左家陂　鄧家陂　上同陂　陳家陂
蔣家陂　南莫陂　樟木陂　唐家陂　佛臺陂　黃土陂　甘八郎陂
陳老陂　唐家陂　聶家陂　賴由陂　長陂　曹陂　杜下官陂
下陂　杜園陂　炎陂　真陂　橋陂　雷江陂　樟樹陂
早禾陂　觀前陂　桃花陂　康源陂　下陂　藍陂　總神堂陂
李陂　謝陂　泊陂　雙陂　孤陂　偃陂　木陂
沈陂　祝陂　使陂　精陂　泥陂　小陂　瀾陂
姑陂　新田陂　黃土陂　柞木陂　吳城陂　流堤陂　大寧陂
羊燥陂　黃閔陂　大石陂　長牢陂　連盤陂　破口陂　早禾陂
泊崑陂　大覺陂　黃辛陂　鹽湖陂（二所）　溪崑陂　黃家陂　大辛陂
陳家陂　新塘陂　熱塘陂　青樹陂　黃池陂　杜園陂　周家陂　一

胡家陂　鄒六陂　覺博陂　觀前大辛陂　蔡家陂　黄日池陂
南石陂　油麻坑龍口黄石陂　袁家陂　馬江雙巷口車陂　黄潭陂
李家陂　楊林陂　鄭家陂　羅家陂　楊木陂　涂陂　小侃陂
高車嚴家陂　古宅陂　蓮河戴家陂　王陂　何家陂
史家陂　雙巷口車陂　小陂　周陂　洪陂　楊陂（二所）
茭陂　翁陂　壕陂　彭陂　遠陂　嚴陂　長陂
木陂　沙陂　古陂　羅陂　苦陂　神前陂　社公陂
冷水陂　石峽陂　璒湖陂　白家陂　獺池陂　瓦窯陂　童家陂
禪家陂　劉源陂　大義陂　水長陂　周公陂　大巷陂　潭橋陂
大池陂　方家陂　槐家陂　石橋陂　杭橋陂　王家陂　羅家陂
楊池陂　黄泥陂　萬石陂　鄧家陂　胡子陂　永安陂　南源陂
孫婆陂（一所）　樓前陂　油醉陂　雙頭陂　烏儒陂　白竹陂　腰帶陂
英居陂　箭塘陂　莊茹陂　吳相陂　湯家陂　客村陂　三木陂
黎園陂　全翁陂　姚家陂　官規陂　積水陂　行橋陂　牛車陂
菱角陂　陳華陂　清水陂　常富陂　東塘陂　上陂　洪師橋陂
中陂　下陂　桐陂　藍陂　堨陂　率陂　新池下陂

城陂　小陂　張陂　章陂　撑陂　眷陂　翠雲下陂
秋降陂　黄石陂　烏兆陂　城壕陂　黄家陂　傳家陂　攬下大陂
佘婆陂　上馬陂　樂家陂　謝家陂　阮家陂　何家陂　四百坵陂
三百陂　江姑陂　逕粵陂　西橋陂　何坊陂　大橋陂　余家陂
豪胡陂　湖口陂　中圳陂　堰陂　周陂　查陂　奴陂
小陂　夏陂　長陂　橋陂　春陂　竹陂　嚴陂
松陂　斯陂　茗舍陂　丁家陂　竹林陂　金家陂　大官陂
大藕陂　崇溪陂　橋頭陂　牛路陂　胡内陂　彭家陂　楊湖陂（二所）
廟前陂　三規陂　朱木陂　胡家陂　楊叢陂　嚴湖陂　蘇家陂
東管陂　朱家陂　豪居陂　黎家陂　樟木陂　許家陂　傅家陂
雄堂陂　徐家陂　湖頭陂　小官陂　嚴家陂　沙湖陂　左家陂
連湖陂　楊家陂　蕭家陂　方家陂　白芒陂　鄒家陂　黄圍陂
李公陂　後庳陂　承砂陂　鄭家陂　梅樹陂　過路陂　黄泥陂
小巷陂　横池陂　衆戶陂　白竹陂　牛池陂　譚家陂　沙步陂
後賽陂　石崖陂　田螺陂　窒前陂　祝家陂　劉家陂　黄家陂
林五陂　大巷陂　高峰陂　湖坵陂　白茅陂　獅窟陂　林三陂

塍陂　羅陂　土陂　株陂　三陂　仰陂　青原陂
迎陂　桂陂　吳公陂　清江陂　廣崇陂　車田陂　古港陂
神林陂　鮑家陂　狐狸陂　邵家陂　小港陂　清水陂　阿胡陂
板橋陂　馬度陂　吳浩陂　吳家陂　麻石陂　堿頭陂　戴坑陂
小巷陂　白石陂　三角陂　游家陂　櫟木陂　劉家陂　彭三陂
裴家陂　顔家陂　黄塘陂　永彎陂　何家陂　古坑陂　中湖陂
黄竹陂　脩五陂　楊原陂　駱家陂　游家陂　黄鵅陂　倒石陂（以上五在金谿縣内）
撫州府圖經志趙家陂（在一都）　劉家陂　四車陂
車田陂（在十都）　低州陂（在十三都）　大巷陂　黄家度陂　杜家步陂
廖家陂　王坊陂　劉坊陂　聶牌陂　劉受四陂　樊家陂　王提領陂
左港陂　楊裴陂（在五十五都）　種方陂　茭陂（在四十九都）　劉家渡陂
章左陂　司空陂（在八都）　傳陂（在十九都）　横巷陂　高德三陂
石背新梓陂（在四十四都）　富家洲新梓陂　樟坊堰垥陂
新梓陂臨江府舊圖志陽陂　牛路陂　大塘陂　承錢陂　牢溪陂
百頃陂　陵陂　馬家陂　黄家陂　角陂　黄車陂　安湖陂
盧陂　規陂　白竹陂　石臼陂　屯陂　李陂　赤土陂

熊家陂　長陂　趙家陂　不排陂　毛陂　金花陂　踵陂
石溪陂　張陂　橋木陂　午陂　黄規陂　宅下陂　大橋陂
羅家陂　西規陂　候陂　上方陂　峽口陂　前定陂　徐家陂
思塘陂　遠陽陂　規田陂　繡連陂　荷湖陂　屛陂　響窟陂
昇陂　敢陂　長陂　棲陂　大笪陂　徐姿陂　祿陂
長安陂　都與陂　金城陂　土地陂　上木陂　逆陂　樟陂
烏陂　郭家陂　石坙陂　足陂　楓木陂　規陂　丁思橋陂
弓陂　黄家陂　木陂　橋頭陂　小陂　龍溪陂　雙巷陂
觀陂　阿陂　茶芽陂　盧陂　狭陂　雌陂　黄土陂
中陂（已上五在青上縣内）　阻陂　烏陂　楊分陂　荷連陂
益仁陂　丁爭陂　霧露陂　木葱陂　大堨陂　鳳巢陂　上蒔陂
高家陂　下蒔陂　程陂　艾陂　棣陂　彭陂　單陂
庳陂　合陂　丁陂　彼陂　鳥陂　成陂　桐陂
軟陂　肥陂　炎陂　善陂　父陂　石當陂　具湖陂
羅塘陂　住塘陂　厚山陂　累石陂　塘順陂　化塘陂　羞下陂
當洗陂　菜當陂　陳家陂　故村當大溪陂　大蔟陂　和尚陂

龍家陂　黃家陂　曾家陂　大橋陂　宋家陂　大竹陂　早木陂
烏石陂　上坎陂　漳家陂　社下陂　前田陂　如石陂　鄧家陂
梅竹陂　周倉陂　伯家陂　橋下陂　相思陂　不衝陂　船車陂
桐木陂　石斧陂　故會陂　周家陂　烏日陂　黃土陂　當上子陂
曲本陂　八角陂　小江陂　上陂　下陂　巖陂　合陂
智陂　前陂　上塘陂　官塘陂　車陂　勇陂　文湖矩陂
流塘陂　蘆塘陂　西河陂　高胡陂　盤塘陂　蕭陂　兜湖斈陂
南湖陂　南河陂　薑當陂　後落陂　龍潭陂　大源陂　大石陂
宅湖陂　許家陂　小率陂　下率陂　後壠陂　王家陂　孫大塘陂
管田陂　周家陂　當重虎塘陂　方家陂　路基陂　新官塘陂
社山陂　調陂　張陂　上陂　攬陂　上陂　歌樂塘陂
晚墉冷水陂　白楊陂　小陂　儀陂　聾陂　王湖度陂
周陂　子陂　但陂　李陂　成陂　管陂　茂陂
溜陂　長陂　風塘陂　薑塘陂　高塘陂　荡塘陂　清塘陂
早塘陂　水塘陂　黃塘陂　合陂　小陂　歐陂　橋陂
本陂　厚塘陂　楊塘陂　巖陂　台陂　烏陂　淵陂

藍塘陂　寒陂　沙當陂　老公塘拱充陂　油店陂　大橋陂
黃土陂　鄧家陂　劉一陂　何家陂　牛路陂　櫻公陂　山下小陂
白竹陂　鄒江陂　栰夏陂　藍陂　曾陂　早禾陂　行路塘陂
嶺頭陂　塘邊陂　苦竹陂　楊村陂　楊家陂　李家陂　三殺塘陂
黨楊陂　黃土陂　櫪广陂　鍾广陂　苦塘陂　三峯陂　伯姑塘陂
計塘陂　青山陂　黃齋陂　大嚴陂　劉家陂　社山陂　大當陂
湖蘆陂　下當陂　淘坑陂　石斧陂　狗彎陂　大分陂　下冷塘陂
楊井陂　當新陂　池塘陂　冷水陂　劉家陂　黃茂陂　小泉塘陂
三峯陂　上塘陂　下小陂　逢陂　郡陂　小陂　大泉塘陂
杭陂　上陂　衰陂　威塘陂　官塘陂　鄒沙陂　味塘陵陂
藍背陂　櫟頭陂　新圳陂　安福陂　斛木陂　小當陂　山塘端陂
小泉陂　爐陂　鍾陂　下陂　雄陂　健陂　麻陂
竹陂　長陂　李陂　行陂　市陂　對陂　龍塘袁陂
蔬陂　蘆陂　合陂　文陂　木下陂　燠陂　亮陂
乍陂　巨陂　征陂　金塘烏石陂　張務陂　黃任陂
李家陂　西柱陂　柿木陂　黃家陂　狗當陂　器徑陂　廖家陂

攬陂　裹陂　矩陂　鍾陂　木陂　任後陂　竹頭陂
新頭陂　蘆湖陂　楓江陂　櫝木陂　下造陂　黃花陂　山陳陂
木下陂　荊棠陂　乍陂　中陂　任陂　蟹陂　接陂
過陂　杜陂　前陂　後陂　掐陂　板陂　橫陂
池陂　擅陂　木陂　灰陂　箭陂　五山陂　張家陂
广下陂　下路陂　茶姑陂　大分陂　前田陂　長興陂　翁橋陂
上牛陂　胡家陂　簡家陂　黃田陂　杜藍陂　上苦陂　下苦陂
白石陂　覆塘陂　上八陂　收健陂　合陂　上土陂　鐵爐陂
陳陂　彭陂　黎陂　蕩陂　櫟陂　桐陂　久陂
泉陂　觀陂　荷陂　合陂　桑陂　尹陂　丁塘塘陂
撫陂　流陂　乇陂　沙陂　大陂　歐陽陂　英塘蕭陂
欄江陂　落勾陂　小高陂　梅木陂　盛家陂　艾元陂　煙甫陂
袁家陂　石塘陂　何當陂　高家陂　村心陂　丹樓陂　畫家陂
伍家陂　柿木陂　鐵營　鄒家陂　大田陂　黃乇陂　大塘陂
魚池陂　大中陂（以上五在新喻縣內）　師姑陂　羅陂　十欄岡陂
荷葉陂　男母陂　楊林陂　撫陂　苦竹陂　馬陂　西頭車陂

毛陂　流陂　社陂　火石陂　東嚴陂　合陂　牛規頭陂
上車陂　曹家陂　下坊陂　中陂　嚴當陂　鵝項陂　袁家車陂
土牆陂　灰竈陂　查陂　黎陂　昉陂　淮陂　白作陂
山口陂　松林陂　桐車陂　俞家陂　樓陂　長潭陂　三塚陂
卯陂　常陂　太和陂　淡陂　株陂　潮陂　劉家陂
規陂　易家陂　林陂　兵陂　廖家陂　嚴家陂　小雞陂
觀步陂　白淡陂　五石陂　奧陂　村陂　曹陂　馬家陂
爐門陂　流陂　鹿台陂　大門陂　楓陂　楊陂　薑洲陂
午陂　馮家陂　清塘陂　家車陂　中車陂　柘州陂　黃家車陂
李萬陂　店步陂　車上陂　楊渾陂　小辛陂　五石陂　大藍姿陂
櫓木陂　羅家陂　辛陂　苦路陂　牢山陂　版橋陂　大赤岡陂
李葉陂　小陂　牛路陂　柘山陂　大潭陂　曾家陂　大溪桐陂
箏江陂　楊木陂　觀叟陂　白石陂　自陂　酬陂　小赤岡陂
黃家陂　野陂　兵陂　前耿陂　池岸陂　荷陂　規山陂
傳姑陂　丈陂　歐陂　樟陂　閘陂　苦杖陂　歐陂
黃家陂　桐車陂　許湖陂　黃湖陂　廟前陂　沙陂　楊家陂

甘家陂 早木陂 桑陂 小石陂 煩石陂 徐家陂 逕遠陂
熟陂 棠頭陂 大石陂 上石陂 下石陂 荷葉陂 聶墓陂
合陂 萬陂 楊家陂 楊陂 楊家陂 鶴藪陂 梘陂
藤陂 章陂 城岡陂 塔下陂 辛陂 百落陂 石窟陂
蕭家陂 李公陂 蠏坑陂 長广陂 何家陂 唐陂 帶元陂
長景陂 公陂 四陂 鄢陂 塔前陂 磊石陂 過路陂
盧陂 觀陂 皇石陂 檀木陂 長家陂 東岡陂 烏武陂
針陂 梅林陂 吳田陂 樟柱陂 劉家陂 吉陂 記廷陂
東胡陂 棯陂 蔡陂 盤陂 樟陂 憩陂 沙柱陂
彭陂 龍潭陂 神陂 湘洲陂 盧陂 上落陂 下落陂
山下陂 針田陂 彭田陂 江漚陂 馬田陂 上曆陂 唐姑陂
聶莊陂 荷湖陂 傍姑陂 白竹陂 基陂 腰湖陂 三胡陂
八角陂 蕭家陂 上胡陂 鷰陂 楊木陂 折陂 廣陂
少陂 嚴陂 大广陂 楓木陂 審陂 黃頭陂 百工陂
石角陂 東岡陂 小張陂 車陂 譚陂 單陂 二中陂
蛇陂 楓柱陂 小陂 張陂 羅家陂 潘分陂 陳家陂

柘鄉陂 黎陂 靳陂 車陂 里富陂 徐家陂 三丘陂
王家陂 鄧營陂 步陂 鹽陂 先陂 伍陂 曾家陂
城陂 觀陂 承陂 鵝頭陂 雷上陂 神陂 黃梅陂
楊虎陂 橋陂 郎陂 傍卜陂 楓林陂（以上並在新金鄉內）
安福志 蒙陂 溢流陂 三陂自縣之西遶縣北境而東僅十五里
寅陂在縣西四十里（以上並見安福縣內）萬安志 北隩陂 盜硃陂
平石陂 盈陂 台陂 陰陂 濃陂 陽陂 盧陂（以上並在吉安府萬安縣內）
贛志 麦源莊陂 麦源莊南陂 謝公畬陂
麦莊陂 莊前陂 黃家莊陂門前陂 社前陂 石峽陂 衆水湖陂
麦家陂 麦家小陂 王全陂 南莊官陂 大唐陂 大東坑陂 南坑塘陂
王五邊塘陂 粟坑塘陂 劉峯頭羅陂 九曲嶺陂 魚溪村陂
木林陂 梁德莊陂 章株陂 黃坑塘陂 官莊陂 橋下陂 黎坑口陂
龍窠陂 石虎陂 朱公陂 李鬼陂 土陂 小陂 潭坑村陂
和尚陂 楊原村陂 熊家門前陂 心路下陂 沙陂 沃竹手陂
河陂 沆湖陂 東陂上陂 小陂 東陂下陂 李三陂 石魚頭陂
社下陂 鄒尋門前陂 郭陂 橫坑陂 下南陂 王坑口陂

杜塘陂 湖塘陂 沆塘陂 大車陂 小溪陂 早木陂 小龍坑陂
栖心寺前陂 南田陂 五屋陂 羅塘陂 并坎陂 彭坑口陂
梅前陂 杜前陂 田分陂 審前陂 戒珠院前陂 封坑口陂
林下陂 回望陂 石壁陂 河陂 水坎陂 中沙陂 許八畬陂
腰陂 石斧陂 符家基下陂 合水陂 路逢陂 車坑下陂
石虎陂 凹下陂 下爐陂 七觧陂 梓樹陂 曹坑陂 陳七園陂
中屋陂 會吳陂 中陂 土堠前陂 菓衣坑陂 板橋坑陂 上桂溪陂
下溪陂 上烏兜陂 下烏兜陂 長坑村陂 長溪村陂 黃坑村陂 苦竹前陂
黃柴田背陂 郭公陂 樵林村陂 田車陂 小獨大陂 小廠坑陂
蔡家陂 橋頭陂 黃堂霸下陂 小广陂 宋家陂 石龍頭陂
曲坵頭陂 黃坑口陂 沙陂 牌頭陂 蛟窟陂 草鞋石陂 土堆下陂
温公園下陂 通路大陂 大禾陂 教口陂 郭公陂 何村坊陂
戴家陂 于陂 王花陂 莊前陂 雙陂 水口陂 石障下陂
郭陂 大帳陂 小帳陂 豈下陂 養石陂 花陂 下彭急陂
社屋陂 上湖陂 羅新陂 石傳陂 大由陂 羅陂 大陂頭陂
王陂 前陂 小姑陂 小山陂 石頭陂 家陂 劉婆畬陂

神前陂 五臣陂 賴湖陂 張家陂 石人下陂 石峽陂 陳鞋婆陂
小坑莊前陂 急陂 寒坑口陂 嶺背陂 常平陂 當人陂 白竹園陂
小陂 郭邊陂 村邊陂 竹坑石峽陂 梅頭陂 謝屋分陂
封陂 畬陂 白芸陂 焊埃陂 黃田坑尾陂 下村寺陂
和尚陂 上角陂 塘坑陂 石虎陂 黃嚴陂 魯溪陂 甘刀石陂
汶山大坑陂 桐湖陂 龍面龍广陂 王三陂 新塘尾陂
五坑陂 獅子石背陂 吳分陂 麼屋陂 劉屋陂 手踝莊陂
黎豈頭陂 合溪水陂 手踝文屋陂 車陂 龍大陂 三湖名陂
原陂 塘尾大陂 棗林下陂 石下湖陂 木嘴坑陂 雲陂 大湖下陂
壁木陂 赤大陂 大衆陂 揚勞陂 小陂 社陂 陳龍逕陂
猪狡陂 棗大陂 章陂 藍田陂 虎广陂 石下陂 下底川陂
黃園陂 小寒陂 蛟湖陂 屋側陂 沙田陂 木折陂 苦竹尾陂
樟樹陂 燕潭陂 馮屋陂 禮口門前陂 長溪陂 朝上逕陂
小逕陂 少陂 相思坑口陂 烏陂 村基頭陂 小大广陂
蕭屋陂 給圳口陂 廟前陂 村頭石陂 壚場大陂 郭分陂 禮元逕陂
白窒陂 蚕溪陂 圓當陂 沙州陂 石斧陂 背圳陂 大豈陂

仰布陂　娘布石甬陂　高鏡陂　劉青陂　中陂　小墻頭陂
後陂　封陂　川堂陂　盧陂　規陂　里木陂（以上並在贛
州府贛縣內）寧都縣志　丿陂　曹龍陂　歐黄陂　柑湖陂　郎原口陂
石背陂　平頭陂　謝陂　村心陂　龍山陂　丁仔陂　鳳凰石陂
巖田陂　脉田陂　下保杜園陂　下保水車陂　獨源口陂
三嶺陂　石壁陂　謝家陂　小陂　杉樹陂　焦林陂　浮嶺下陂
黄家陂　黄沙陂　社園陂　廟前陂　原頭陂　桃林陂　堤平車陂
盧畬陂　唐林陂　雙圳陂　上角陂　山角陂　上胡陂　黎家車陂
巃車陂　沙陂　謝陂　廖陂　土陂　城下陂　充坑口陂
企陂　堂陂　驅陂　李家陂　謝彼陂　上車陂　石碣口陂
黄連陂　高平陂　下傳陂　圓當陂　原頭陂　烏木陂　黄家車陂
謝坡陂　王田陂　大步陂　大步頭陂　龍分陂　壢堂陂　公木坑陂
西堂陂　背田陂　土臺陂　炭家陂　羅車陂　巖渡陂　謝興原陂
姜維陂　朱家陂　曾家陂　謝家陂　共荒陂　謝家灘陂　劉家車陂
高車陂　黄泥車陂　小旬車陂　溪口陂　早溪陂　車陂　謝坊車陂
大又車陂　小又車陂　合溪口陂　苧畬覇陂　陳坊車陂　坪背陂　車田上陂
合溪陂　南堂陂　破塘陂　廟前陂　曹頓陂　高車陂　上窟上陂
徐觀陂　三角陂　石湖潭陂　石頭車陂　東諸田陂　廖家車陂　朱家車陂
魚堂陂　猪婆陂　李家陂　寺前陂　土覇陂　宋陂　吳屯村陂
長堂門前陂　苦竹陂　宋陂　廖婆陂　新溪陂　何田車陂
車頭陂　渡頭陂　連江陂　觀車陂　梨樹陂　杉口陂　石頭節陂
陳斷陂　車陂　杷林陂　寨下陂　碓頭陂　下車陂　牛欄頭陂
謝家陂　苦椎陂　大桑陂　樹陂　江頭陂　峽面陂　胡田肖陂
稻陂　小間陂　陀上陂　蛟潭陂　石角陂　吳家陂　胡田分陂
陳頭陂　肖分陂　彎裏陂　樊溪陂　牛欄峽山陂　姜坊上陂
桐木陂　羅田陂　杉陂　姜坊陂　何田陂　胡唐陂　黄坊墟陂
甘坑百田陂　高家陂　波頭陂　胡庄陂　山下陂　黄溧广陂
江背陂　腕裏陂　麻陂　雙源陂　韶陂　宵陂　謝十四陂
許陂　陳元陂　還口陂　黄溧陂　溫坑陂　峯堂陂　觀逑頭陂
螢坊陂　杜前陂　上車陂　廖家陂　丘祥陂　謝家陂　石攔顆陂
廖張家車陂　中車陂　廖家車陂　丘家陂　羅家陂　三沙背陂
高車頭陂　溫家車陂　張家陂　王坊陂　中陂　賴婆陂　王坊車陂

村前陂　朱家渡頭陂　甘家陂　謝家陂　茅車陂　山前灣陂
含田陂　廖家陂　劉坊陂　蓮塘陂　張元陂　村前陂　古樓堂陂
羅陂　列陂　陂下陂　馬屯陂　李坊陂　鐵爐陂　水南村陂
赤土陂　高車陂　原頭陂　村頭陂　水南陂　流覇陂　水南車陂
畔陂　溫家陂　虎陂　羅陂　黎家車陂　上車陂　羅家車陂
吳家陂　大車陂　黄田陂　上陂　蔣田陂　付尾陂　楊梅車陂
賴水陂　下園陂　覇裏陂　井水陂　賴容陂　賴牙陂　李家坊陂
江口陂　上陂　中陂　林頭陂　滑石陂　坑頭陂　陂䫜堂陂
遭格陂　長地陂　三車陂　黄四門前陂　高富陂　杜前陂　石下圳陂
陂頭陂　柞樹陂　莫大陂　磜下陂　溪口陂　桐樹下陂
雙車陂　氣下陂　破角陂　黄沙陂　小广陂　陳婆陂　竹園頭陂
杼坑陂　大分陂　堂下陂　苦株陂　謝大陂　大角陂　楊田華陂
雙車陂　陂面陂　村頭陂　田背陂　甌裏陂　漿溪陂　小坑口陂
田步陂　寺前陂　楊家門前陂　瀨裏陂　華裏陂　亭長口陂
覇尾陂　塘广陂　蓮塘陂　華嶺陂　車坑陂　大塘陂　鐵爐上陂
中車陂　把林陂　長離陂　白沙陂　路背陂　長分陂　白沙口陂
窑背陂　白芸陂　草步陂　黄公陂　柯樹陂　坡圳陂　大長分陂
丘田陂　南坑陂　梻樹陂　曹湖陂　溘背陂　橋頭陂　小車上陂
寺前陂　馬曰陂　樟樹陂　龍窟陂　胡屋陂　油底陂　江田上陂
小溪陂　寨頭陂　巖坑陂　黄家陂　謝屋陂　虎撩陂　大車頭陂
下村陂　莞竹陂　虎板陂　車中陂　下車陂　車頭陂　井塘坡陂
車陂　石遷陂　乾軟陂　村坑陂　大塘陂　秋塘陂　小布遷陂
柯樹陂　常嶺陂　門前陂　勞田陂　黎家陂　觀潭陂　王小坑陂
黄瀨陂　章傳陂　黄潭陂　王陂　上觀陂　黄坑陂（以上並在贛
州府寧都縣内）大舟陂　阿賴陂　謝田陂　背屋陂　十四大陂
雷嶋陂　巖典第三陂　圓翰陂　茁前陂　石斧陂　苦竹大陂
魚瀨陂　田覇上陂　田覇下陂　蘇陂　潭口陂　謝聖遷陂　鹽坑圳陂
新營陂　曹田水陂　大湖陂　增陂　摘花嶺前陂　大傳前陂
中陂　石下門前陂　早陂　五斗灘陂　石馬陂　石頭大陂
衆陂　梓陂　油搢所陂　官圳陂　朱陂　劉陂　共水坑陂
蝦徑陂　麻田陂　嶹陂　死狗陂　西坑寨下陂　陳尚下陂
寺前陂　杜下間陂　石下間陂　猪跳龍陂　古田坑陂　黄土坑陂　仕園頭陂

社下陂　古田上下陂　張陂　烏桐陂　李馬陂　猪平龍陂
蛇頭陂　苦竹陂　何陂　唐田陂　胡背陂　香田陂　門前坑陂
黄岡陂　泉陂　破溪陂　谷樹陂　楊鞋陂　賴田陂　張屋圳陂
三渡陂　低陂　苦竹陂　竹源陂　爐下陂　寺前陂　壇石下陂
黄花陂　橘樹陂　歌山陂　烏口陂　官塘陂　烏陂　大陂頭陂
衝陂　石含陂　水塘陂　廟前陂　杜陽陂　竹坑陂　拔口園陂
大胡陂　黄花陂　臘塔陂　黄沙陂　思心陂　梁陂　孫平陂
店陂　神塲陂　磨下陂　廟頭陂　板徑陂　楓林陂　曆源圳陂
常陂　曆源徑焊陂　上岸陂　思陂　石洞陂　塚前圳陂
管陂　古陂　石斧陂　深陂　汗復陂　大分陂　黄晚口陂
遥屋陂　黄土陂　石寨陂　箬竹陂　侃坑陂　冷水陂　小坑圳陂
任屋陂　香陂　上徑水圳陂　龍潭陂　杉岡陂　龍坑口陂
大吉陂　社背陂　大塘陂　新田陂　遠陂　桐林陂　連塘圳陂
大分陂　南木分官陂　署伏陂　龍前陂　羅陂　王坑圳陂
寨尾陂　見分陂　大分陂　賴分陂　池陂　小莊陂　八十地陂
石虎陂　爐陂　大傳陂　湖沈陂　江右陂　上侶陂　林頭下陂
塘陂　石勿陂　曾陂　下侶陂　爐園陂　瓦竈陂　樓前下陂
馬口陂　碓坑陂　井甑陂　逐陂　岡下陂　石前陂　固石坑陂
山下陂　樓前陂　深步陂　壇口陂　下陂　冷水陂　猪湖塘陂
水遥陂　磜下陂　高坑陂　磚竈陂　思塘陂　大塘陂　江湖塘陂
温坑陂　李湖塘陂　蕭四遥陂　樟木湖陂　杜壇陂　故車陂　覓水湖陂
謝屋林頭陂　高二陂　大龍水湖陂　橋水湖陂　伏牛坑陂
伏牛坑尾陂　李傳陂　劉坑陂　伏牛嶺下陂　雷屋塘陂
坑口陂　村尾陂　村下陂　高坑水陂　同塘坂陂　賴大陂　和尚陂
坑口陂　黄分陂　坑陂　磜丫陂　傷凹陂　水碓陂　小水陂
河陂　棃屋門前陂　高布陂　隆教陂　社下陂　大角陂
隘次山下陂　下龍陂　黄沙陂　下尉陂　寺前陂　潭陂
塘陂　焊塘陂　郭屋門前陂　湖塘陂　破塘陂　曲坑塘陂
杉陂　總陂　謝陂　社陂　周田陂　連塘陂　苦校塘陂
上車坑水陂　朝山塘水陂　橋頭陂　水陂　謝七姑陂
井下陂　門前陂　丁屋陂　舍前陂　何陂　井塘陂　西坑水陂
上林陂　龍下陂　杜坑陂　扁頭陂　寺背陂　神前陂　朝山頭陂

社下陂　苦塘陂　長塘陂　徐陂　七項陂　竹車陂　赤米龍陂
黎屋陂　城下陂　立屋陂　五斗陂　小陂　壘石陂　大坑口陂
籍陂　寅陂　柟木陂　黄岡陂　黄土陂　小塘陂　杜坑口陂
杜陂　龍小陂　水口陂　赤嶺陂　浮石陂　底車陂　石下塘陂
村前陂　鄭屋陂　白石門前坑陂　白溪陂　劉步陂　葉屋車陂
劉村對江陂　冷水門前陂　羅陂　王江陂　石磜下陂
中田陂　藥棘陂　中黄陂　豐田陂　石峽陂　門前陂　雷田坑陂
鴈門溪口陂　水碓陂　三車陂　傳空陂　心村陂　杜下古陂
半服陂　半陂　石沙陂　小車陂　大湖陂　門前步陂　田頭坑陂
上下流陂　長流步陂　盧龍陂　黄沙廟前陂　溪背陂　劉醉坑陂
大許陂　注水陂　石擒陂　社口陂　何坑陂　石虎陂　胡石下陂
鐵教陂　大磜陂　大圳陂　鍾坊陂　教溪陂　門前大陂　竹遥大陂
大佩下陂　山下陂　高車陂　勾土陂　黄屋陂　棃陂　龍遥大陂
石下陂　和尚陂　蕭屋陂　甘湖陂　牛磜陂　上陂　大田古陂
藥棘古陂　賴分陂　胡村陂　門前陂　大坑陂　陳坑陂　大田上陂
大山陂（以上並在雩都縣內）　織陂　温陂　車陂（以上並在興國
縣內）　羅陂　温家車陂　小車陂　白步陂　王陂　鍾家車陂
杷潭陂　塘陂　百丈陂　白步陂　歸義陂　汶龍陂　下市車陂
塘梨龍車陂　公婆田面陂　黄得鐮車陂　張家潭車陂　官山車陂
孫家霸車陂　潙口上車陂　潙源上車陂　江東橋上陂　孫家車陂
上唐子車陂　過路灘車陂　龍洲嚴坑陂　石鼻頭車陂　下磨車陂
黄崖都分陂　汶口陂　潙口車陂　橋頭車陂　魚梁陂　舊磨車陂
下唐子陂　顏家車陂　鍾家車陂　艮石車陂　南步陂　黄家車陂
陳家車陂　石瓏頭陂　虔頭車陂　上萑車陂　陂坑陂　南分車陂
下渠車陂　園圍車陂　許方車陂　小溪車陂　劉村陂　長村車陂
焦坑車陂　大園莊陂　大分車陂　黄沙村陂　藥勒陂　水木村陂
謝窐陂　韓家陂　臨江陂　羅田陂　觀前陂　斜溪陂　鄺家車陂
高磧陂　料石陂　山角陂　駱陂（以上並在龍南縣內）　內田老陂
竹子陂　木鍬陂　營陂　獨塘陂　桐陂　合羅陂　何田陂
温陂　莒步陂　大潭陂　橋下陂　車頭陂　東傳陂　楊柳陂
石湖陂　王陂　皂角樹下陂（以上並在信豐縣內）　餘干志　陂圩防水
早已。餘干山澤相半。田依山者多高亢，依澤者多窪下。唐韋丹為都水使

政新鄉之吳高陂德化南鄉之菱塘凡數百所皆丹所作宋何應龍爲義士德化北鄉之圩圻凡二十里應龍所作表陂付之作所以豬泄故旱有水之利潦無水之害也然則是乃國之賦民之食在有所資焉故牧民者以爲重（元○湯自思重脩洪武間○易元傑又脩）王陂　石巖陂　斷樹陂

袁家陂　行公陂　竹下陂　曹家陂　晏家陂　東良陂　吳高陂

余陂　小池陂　周師陂　艤陂　黃華陂　安樂陂　梓木陂

聚陂　馬橋陂　危家陂　黃家陂　辛陂　段家陂　小行陂

西胡陂　三閭陂　新塘陂（以上並見饒州府餘干縣內）　上饒縣志

洪陂　石渠陂　赤石陂　石溪陂　長田陂　鷄鳴陂　川閘大陂

周家陂　港口鮮塘陂（以上並在廣信府上饒縣內）　催陂　下塘陂

喬村陂　周家陂　官田陂　蔡家陂　李家陂　盤陂　鵝壠陂

桑田陂（以上並在廣信府玉山縣內）　大陽陂　吉陂　唐石陂

砙陂　康泰陂　黃少陂　烏槎陂　唐石陂（以上並在廣信府貴溪縣內）　晚陂　白石陂　石腰陂　石窗陂　大渠陂　雨巖陂

皎陂　百家陂　獵橋陂（以上並在廣信府弋陽縣內）　永豐志周官稼人以豬畜水即今之陂塘也以溝決水以澮寫水即今之溝渠也灌溉之利比於桔槔大且不勞今國家立都水庸田司重水利也豐溪一道泝源沿流其陂之大者具載于此小澗之陂不能盡述　大仙陂（在縣小西門外）

鳳寨陂（在縣東十里）　東觀陂（在縣東五里）　毛村陂　排前陂　漸湖陂（在縣東四十五里）　王家陂　均潭陂　皇順陂（在縣東五十里）　朝省陂（在縣東南一十里地名藤坂嘉定年間創築以上並在永豐縣內）　鉛山志

三里陂　武陵陂　陳潭陂　護山陂　黃栢陂　高門陂　西源陂

徐源陂　石塘陂　少溪陂

長冶陂（以上並在鉛山縣內）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五　八灰

陂（陂名四）

壽昌東南陂　楊井陂　何四陂　婁家陂　黃公陂　秦家陂

少府陂　大陂　蘆陂　廖家陂　楊家陂　鋪陂　鹿山陂

金陂　蓮荷陂　李婆陂　蔣二陂　甘師陂　蚩陂　宋八公陂

新陂　後陂　古陂　曾家陂　黃師陂　黃土陂　白水坑陂

成子陂　橫陂　曾二陂　小洪陂　余家陂　李婆陂　雷城陂

彼家陂　油榨陂　陳從陂　九陂　小陂　姚二陂　赤楓陂

蓮荷陂　石陂（已上並在武昌府郡邑內）　武陵圖經按唐郡國志於朗州不載他山水獨志陂堰十餘處未盡水之利以裕民力使雨暘不能貧之者自古賢守令皆然矣况順其勢而防之使民無墊溺之害其惠豈淺哉

伏龍皇城陂　蒲湖陂　歐家陂（在龍陽縣上林村）　上峒陂　沿田陂

小塘陂　小姑陂　薦葉陂　子母陂（在龍陽縣赤竹村）　烏荊陂　四姑塘陂

獨樹陂　根塘陂　石子陂　龔家陂　蔡家陂　驀下陂　煙陂

溪姑陂（在龍陽縣永豐村以上美壽鄉）　大稔竹隊二陂（在龍陽縣長樂村）

煙陂　慕容陂　大小溪陂（在龍陽縣小塘村）　雙家陂　魏師陂

流鹿陂　大小黃下五陂（在龍陽縣安立村）　寬塘陂　黃塘陂　蒲姑陂

三股陂　深潭陂　上下韓陂（在龍陽縣押西村）　根竹陂　芭蕉陂

苦穀陂　穀塘陂　大段陂　金堰陂　八方陂　小煙陂　白若陂

茭陂（在龍陽縣穀塘村以上並在金節鄉）　寒陂　舊櫃陂　水門陂

柳公等陂（在龍陽縣武順村）　胡塘陂　東薑陂　小若陂　下朔二和等陂（在龍陽縣張公村以上濁政鄉）　鬼山陂（在龍陽縣壽塘村）　葉家陂

新塘陂（在龍陽縣白如村）　胡老陂　武師陂　李鬼等陂（在龍陽縣安樂村）　栢樹陂　藕河陂　蔭牛陂　俞家等陂（在龍陽縣百夭村）

青篠陂　赤蘭陂　東隩陂　黃新陂　師姑等陂（在龍陽縣大羅村以上不興鄉）　孟大陂　曹寒陂　長湖陂　大白陂　竹夾陂（在龍陽縣沅州村）

石公陂　土塘陂　小土陂　杉樹陂　江家陂（在龍陽縣梅美村）

長渠陂　小渠陂　白田泥湖陂　表家陂（在龍陽縣上會村）

團山陂　洞城陂　小堰陂　祖產陂　黃公陂（在龍陽縣七曆村以上會良鄉）

湛運陂　官莊陂（在桃源縣白石村）　古塘陂

姚陂　陳陂（在桃源縣大安村以上桃源鄉）　河陂（在桃源縣東社村）
白楊陂（在桃源縣白馬村）　斗罡陂　李黃陂（在桃源縣澤鄰村）
陳家山陂（在桃源縣延口村）　龔劉陶孟汪鄭楊胡八陂（在桃源縣桐木
村以上仙瑞鄉）　陳師陂（在桃源縣東村）　菱陂　青塘陂　黃屯蓮荷
上莊三陂（在桃源縣大高村）　童家陂（在桃源縣後巷村）　肆陂（在桃
源縣仙洞鄉五達村）　大草陂（在桃源縣建寧鄉羅林村）　山陂　燕公陂
鄭河陂（在桃源縣大廷鄉以上並在常德府郡邑內）　都梁志　溫口陂
勾欄塘陂　官灘陂　三門大水洞陂（已上並在武岡州）　石埠陂　石潭陂
趙家陂　豐陂　黎髯陂　新田陂　周家陂　下豐陂　石洞陂
荼陂　寺陂　都嵐陂　新田陂　夏六陂　曹家陂　觀步陂
譚家陂　神灘陂　羅廓小陂神山陂　广陂　高村陂　上禮溪陂
乾溪第一陂　乾溪第二陂　白沙陂　盆溪陂　下禮溪陂
梅田陂　花家陂　神山陂　何伯難灘陂　白水林家陂
熟里陂　赤塘陂　徐家陂　高佛陂　石土陂　神山陂　竹背大陂
羅溪陂　高橋陂　横陂　石門大陂灘頭大陂　桃花上車陂
桃花下車陂　桃花中車陂　窒頭陂　小洞陂　唐後上陂
風彎陂　羅家陂　陳庠陂　譚家陂　沈家陂　李家陂　唐後下陂
白節陂　大橋陂　楊家陂　烏泥陂　羅木陂　胡家陂　古院上陂
高車陂　溫塘陂　厄頭陂　盧家陂　大車陂　其田陂　古院下陂
西湖寺下陂　西湖寺上陂　雙車陂　禄漿陂　古院中陂
樊事陂　尹彥修陂　車頭乾陂　大步陂　車頭陂　曲塘陂（以上並見寶
慶府新寧縣內）　建安志　南山陂　峽頭陂（以上並在甌寧縣內）　陳彎陂
陳屯陂　高蘇陂　崧陂　岑陂（王彝與重築）　黃石陂　蓺陂（接三
督山下水陂高二丈以上五陂爲會仙人）　昏陂　盧陂（地名建豐）
楊陂　王龍陂（以上並在崇安縣內）　龍居陂　黃泉陂　陂角陂（以
上並在松溪縣內）　范園陂　游田陂　姜家陂　東岸陂　圹頭上陂
圹頭下陂　山灣陂　瀛口宋陂　浮竹官陂（淳熙初書壞十年再築）
百黎廷陂（以上並在政和縣內）　莆陽志　引太平陂　蔡陂　揀林陂
上洋陂　下洋陂　張莊陂　鹽場陂　鹹潭陂　王峬陂　石枝蓮陂
林下陂　可畝陂　陳官陂　館洋陂　東渡陂　梅林陂　章水陂
水南陂　白杜陂　中洋陂　官城陂　劉龍陂　磨下陂　狐狸陂
坑尾陂　新坂陂　余田陂　小官陂　古瀨陂　張陂　黃塘陂

大官陂　郭塘陂　水南陂　孤單陂　洋中陂　石音陂　小孤單陂
金田陂　崩岑陂　郭墩陂　何葉陂　黃乾石馬陂　大目官陂
寺家陂　崩岑後陂　郭坑洋陂　黃塘陂　官城陂　大目小溪陂
柘山陂　黃广陂（以上並在莆田縣內）　楊梅陂　廟前溪陂　石井溪陂
倉前陂　神宮溪陂　北洋溪陂　南洋溪陂　蘇洋溪陂　白沙小陂　雙坑溪陂
灣洋溪陂　赤口溪陂　羅乾陂　西音陂　龍亭溪陂　秋蘆溪陂　吉埔溪陂
名潭溪陂　薛手溪陂　離威陂（以上並在興化縣內）　長壽陂　東布洋陂
柳陂　新洋陂　吳洋陂　九龍洋陂　狗骨陂　薑黃陂　楓林洋陂
歐陂　前政陂　溪坡陂　新洋陂　田陂　螺坑陂　烈石洋陂
張陂　南峙陂　官塘陂　虫坑陂　倉前陂　置塘陂　置堂前陂
上洋陂　溫巖陂　沈陂　郭洋陂　烏泥陂　朱玉陂　置堂後陂
蘇洋陂　沈塘陂　確陂　甘竹陂　後坑陂　撤攪陂　上石馬陂
石梯陂　松栢陂　柳陂　余洋陂　鄭洋陂　洪塘陂　連坑外陂
芦坑陂　坑西陂　孤塘陂　巖頭陂　七木陂　蕭坑陂　吳倉前陂
大塘陂　伍宅陂　溫陂　章塘陂　東溪沈龍陂　石坂頭陂
石馬陂　沈陂　羊蹄陂　朱玉陂　林東墩陂　朦亭外陂　朦亭裏陂
沈陂　石潭陂　郭宅陂　東坑陂　黃塘陂　盧洋陂　重東墩陂
漈下對竹陂　烏石陂　後广陂　黨陂　周洋陂　大乾陂
林坂陂　盧口崇因陂　蘆叢陂　撥坑陂　漈坑陂　莊前陂
淨平陂　白葉陂　蘇洋陂　李洋陂　漈頭陂　相思陂　赤石洋陂
黃洋陂　潘充陂　游陂　院陂　瓷竈前柯園陂　下宅陂
巷口陂　鹽亭陂　張塘陂　李宅陂　蔣陂　陳宅陂　瓷竈前陂
中陂　方防　黃嶺陂　無礙陂　竹林陂　車陂　李宅陂
陳陂　山頭柳六陂　芹山陂　羅峬陂　南塘陂　前坑陂
下坂陂　上坂陂　上洋陂　水溝陂　鬼塘陂　羅漢陂　鹽坑下陂
瓷竈陂　倉前陂　上段陂　瓷竈前柯園西陂　蔣潭陂　章朗洋陂
董龍洋中陂　西洋陂　莊前陂　余洋陂　拖坂陂　溪尾孫陂
陳洋陂　林坂陂　吳洋陂　東山陂　東洋上高陂　黃沙洋陂
早洋陂　新田洋陂　大洋陂　東洋陂　宅後洋陂　衆洋陂　割股洋陂
東洋下高陂　官田陂　柴坑陂　宅角陂　宅柄陂　陳橋學陂
塘上陂　鄭園下陂　官田洋陂　陳乾烏石陂　陳皂陂　下格陂
廟前第一陂　洪溪陂　曽陂　黃泱陂　柯陂　白杜陂

鄭井陂　白胡陂　薛洋陂　畬乾陂　西奚陂　臼塘陂　鄭竹洋陂
莫分陂　坑坂陂　前塘陂　九彎陂　後門陂　卓坂陂　揭乾小陂
大乾陂　小坂陂　石斛陂　大坂陂　合口陂　水磨陂　吳充坑陂
九馬陂　石卑陂　王厮陂　可坑陂　張乾陂　劉陂　岐山方陂
蘆陂　竹頭陂　陳塘陂　枇枝陂　黃坂水磨陂　下滄洋陂
畬陂　予田陂　行工陂　堪坑西洋陂　吳仗陂　中溪故陂
陳陂　前田委洋陂　白葉陂　後洋陂　故宅水磨陂
大洋陂　北乾陂　章洋陂　郭龍陂　大嶺陂　石崗陂　鏈石洋陂
李馬陂　陳乾陂　高計陂　張乾陂　坑塘陂　岐分陂　中溪新陂
東林陂　盧宅陂　上坂陂　前坂陂　楊條陂　張陂　上砂故陂
莊宅陂　下倉陂　石瓮陂　方宅陂　墓尾陂　崩岑陂　沈柳洋陂
林兜陂　張奚陂　坑口陂　鏈石上洋陂　大洋陂　楊屋前陂
林前陂　林陂　洋坑陂　水磨陂　蔡陂　東分陂　楊坑後陂
磨上陂　蘆塹陂　西坑陂　陳扶門前陂　滁溉陂　黃坎坂陂
西分陂　白苧陂　黃坑陂　章林陂　石舟陂　瓮竈陂　歐坑小陂
胡囚陂　白胡陂　上坂陂　茅洋陂　章塘陂　階下陂　上張洋陂

大夫陂　溪口及琴陂　黃洋陂　陳賓陂　官洋陂　鄭坑龍陂
章檻陂　東洋陂　西洋陂　蔣陂　承胡陂　石滁陂　東南乾陂
石扇陂　縣州陂　甜竹陂　林婆陂　耶湖陂　西庵陂　上廊小陂
岔前陂　西鄭陂　楊坑陂　白蓮陂　謝林門坑陂　奚坑小陂
章林陂　石磁陂　磨前陂　東广洋尾陂　觀前陂　上陳重陂
楊陂　黃宜陂　黎石陂　師姑陂　小洋陂　羅漢陂　官栗園陂
上廊陂　北項陂　屏風陂　鄭坑陂　魚塘陂　蕭分陂　高峬北陂
南乾西圳陂　九仙陂　神堂陂　山崢陂　後分陂　官背下陂
青潭陂　九石陂　塩坑陂　潘田都大陂　大官陂　林二高陂
洋泉水口陂　黃洋陂　黃潭陂　沙田陂　官背陂　蔡宅下陂
黃田陂　石岩陂　陳潭陂　蔡慣陂　大官陂　東广陂　黃塘小陂
青山陂　高望陂　烏石陂　吳徽陂　林乾陂　坑源陂　峬西坑陂
柳引陂　張乾陂　大弄陂　楊陂　大分广口陂　金牛跡陂
小柯陂　飛烏陂　黃塘陂　莊前陂　陳洋陂　西攬陂　圳古頭陂
彭宅陂　洋上陂　徐泉陂　魚倉陂　陳平陂　坡畔陂　劉宅坑陂
店頭莊園陂　角宅陂　陳根陂　西溪洋中陂　洋中陂

員陂　吳伏陂　西圳陂　梅衕陂　董龍陂　塘東陂　觀田陂
萬粟陂　潘塘陂　陳店陂　幽間陂　大洋陂　里官圳洋陂
西广陂　羅陂　上坂陂　洋分陂　烏石陂　義广陂　滁柄陂
麻黃小坑陂　盧塘陂　橫圳陂　洋塘陂　大洋陂　苦竹坑陂
山崢陂　陳宅陂　東溪陂　柘山陂　高坑山萬陂　后禮坑陂
烏石陂　蔣埕陂（以上並在仙遊縣內）清源志蘇陂　相家陂（跨永福里界）
（半堠僧了性助以石址水不能畱）韓陂　楊木陂　洪巖陂　石壁陂
伏烏陂　八丈陂　倉陂　覲林陂　孫雲陂　謝陂　柑洋陂
深陂　少陂　蕭陂　李陂　北乾陂　泉山陂　蘇坑雷陂
上塘陂　田尾陂　蔡陂　赤霞陂　南塘陂　石埭陂　石圍潭陂
牛糞陂　莊陂　呂陂　陳陂　曾陂　高涇陂　冀斗洋陂
儻林陂　曾陂　黃塘陂　許龍陂　徐塘陂　深堰陂　後洋牛陂
楊塘陂　貴陂　小陂　蔡陂　車積陂　龍井陂　都由潭陂
香爐陂　許陂　張陂　五德陂　柳堰陂　陳塘陂　柯宅谷陂
洪塘陂　張烏陂　五陂　五斗陂　洪陂　施陂　後尾坑陂
王陂　王前上塘陂　王前陂（以上陂並在泉州晉江縣內）

馬塘陂　驛迎陂　上陂　道上陂　上陂　下陂　寺前積陂
郭景陂　渌水陂　漕陂　周陂　王陂　陳塘陂　盧山後陂
崑崙陂　莊塘陂　沙陂　赤石陂　後安陂　觀闌陂　官田洋陂
陳陂　牛尿陂　下村陂（在龍湖山下）徐塘陂　蘇陂　馬坂陂
太上陂　五李陂　塔山陂　蕖陂　官塘陂　坑陂　侯崙陂
長洋陂　滁境陂　林口陂　廖陂　蔡陂　東洋陂　蒲堤陂
徐塘園中陂　黃山陂　山園陂　滁頭陂　南乾陂　百渠洋陂
梁家陂　楊郭陂　上溪陂　官莊陂　源龜陂　吳境陂　田園洋陂
趙塘陂　八尺陂　豐棠陂　靈源陂　龍潭陂　姑陂　陳行峬陂
陳陂　曾陂　下田陂　塘上陂　曾陂　劉陂　延福寺陂
漸山陂　侯安陂　福平陂　李常陂　李陂　上陂　赤石莊陂
新塘陂　竹濟陂　桃梨陂　淺竹陂　苦龍陂　坑洋陂　東灣小陂
林灣陂　崎山陂　蔡分陂　沆陂　陳洋陂　蔡陂　板橋洋陂
岑兜桃花陂　洪塘陂　按巖陂　南坑陂　龜陂　大官陂
曾陂　後裹官陂（以上並在泉州南安縣內）小司陂　薰陂
峯陂　余陂　陳陂　曾陂　石馬陂　牛嶺陂　大華陂

筠竹陂 塘潭陂 坤陂 石柱陂 甘陂 姚陂 東坑口陂
經冬陂 烏泥陂 劉洋陂 王陂 李陂 馬陂 馬園黄陂
毛陂 赤竹陂 東乾陂 西乾陂 龔陂 鍾陂 新園洋陂
李陂 曾陂 徐山陂 石阜陂 朱心陂 葉陂 碌墳凼陂
馬陂 宋陂 大洋陂 南洋陂 張宅陂 五峯陂 西乾下陂
朱陂 吳坑陂 水磨陂 盧陂 徐陂 許陂 楊龜葉陂
王陂 蔡陂 紙縛陂 洪竹陂 蔡陂 盧陂 大口云陂
外塘陂 石竹陂 古漏陂 傅陂 眉洋陂 石純陂 曾潭陂
崇勝陂 陳陂 辜痕陂 曾陂 石阜陂 溪東陂 前崗云陂
義陂 洋坂井尾陂 前崗背陂（以上並見清源志泉州同安縣內）
上林陂 産田陂 謝陂 王箕陂 曾陂 東洋陂 前坂下陂
蘇陂 坑源陂 大兜陂 甘塘陂 小淩陂 西洋陂 甘坑新陂
東洋陂 巨濟陂 澤梁陂 新坂陂 下梁陂 桑田陂 劉門前陂
梅林陂 西洋陂 東洋陂 坂上山坑陂 上蔡陂 林門前陂
新宅門前陂 崇福陂 張坑陂 萬仰陂 林宅陂 大溪上陂
後門陂 貳捌陂 陳陂 潼陂 白馬陂 庵西陂 大溪下陂
倉西陂 永陂 王明陂 張陂 碌木陂 鄭陂 大溪尾陂
董陂 洋陂 連酬陂 白巖陂 毆陂 蔡宅陂 賈南陂
谷陂 小陂 黄洋陂 六木陂 發洪陂 上坂陂 魏林陂
乾峯陂 新坑陂 林田陂 長分陂 石碧陂 百擔陂 故宅陂
白巖陂 白葉陂 故頓陂 小溪陂 長潭陂 康陂 黄塘陂
甘泉陂 新塘陂 舍利院前陂 石境陂 城山陂 承天陂
萬歲陂 麥洋陂 普安陂 妙音陂 盧陂 前坂陂 溪竹陂
小林陂 倉前陂 大房陂 碣石陂 桃李陂 林范陂 大房陂
石碣陂 楊陂 丘壠陂 大部陂（以上並在泉州府惠安縣內）
倉前陂 後門陂 張浦陂 白馬陂 吳洋浪湯陂 大禹小陂
鄭陂 坂頭馬嶺山前陂 官瓜陂 鄭陂 陳陂 傅洋陂
曾陂 留坑陂 高大陂 蓋洋陂 長沙陂 溪西陂 巖前陂
杜山陂 石蛇陂 杉坂陂 亭前西門陂 山洋陂 前山坑陂
陂烏陂 盧汀陂 猿步坑口承魚陂 塠陂 琳田陂 曾分頭陂
平斛陂 陂巖陳巖陂 産坑陂 烏德陂（以上並在泉州府永春縣內）縣田多於山巵耕側種者率引泉以灌一綫之溜纔絶山谷雖旱茀

滙閒有小陂壞然非巨川不注官籍舊志所載二陂而已今縣中復有六陂 董坂陂（在雙魚山下歲有田輸收以爲葺陂之費陂戶亦捐金助役溉田數十頃） 鄭陂 郭洋陂 董陂 峽頭陂 頭陂（以上陂在泉州府德化縣內）

清漳志 楊陂 仙溪陂 銅賀陂 竹洋陂 辜羊陂
南豐陂 獨坐陂 天陂 中陂 白銀陂 鄭陂 山溪源陂
林陂 陳陂 白衣陂 縣陂 張陂 林陂 董逕陂
林角陂 大黄陂 黄竹陂 普通陂 陳洋陂 莒溪陂 瞻軍陂
陳陂 師姑陂 大壽陂 古溪陂 古溪下陂 蔡陂 綠陂（以上並在漳州府龍溪縣內） 金鉢陂 方陂 陳陂 龔陂 尊塘陂
黄塘陂 狐狸陂 良崗陂 使院陂 薛陂 陳坑陂 西羊陂
蘇陂 古溪陂 頹陂 東溪陂 黄羊陂 陳陂 上高陂
豐成陂 南流陂 官路陂 田子陂 寒洋陂 辜陂 下陂
蘇陂 西乾陂 新田陂 赤水陂 洪陂 劬塘陂 蔡陂
洪山陂 巖頭陂 竹木陂 許陂 楊陂 陳塘陂 湯湖陂
烏石陂 毛黄陂 歐陂 小君陂 楊溪陂 新塘陂 圭洋陂
蘇陂 合掘陂 大分陂 董仙陂 長陂 後溪陂 古勞偃陂
羅彭陂 長背陂 余丹陂 盧洋陂 陳洋陂 羅背陂 二重王陂
方洋陂 新城陂 水利陂 通濟陂 溪陂 鬧稽陂 蔡溪陂（以上並在漳州府漳浦縣內）

萬金郡志 後朗陂 蒼溪陂 牛路頭陂
黄黎陂 吳村陂 多謀陂 新村陂 吳家陂 烏木陂 三家陂
吳九陂 芒頭陂（上並在汀州府內）

萬頃之陂

世說新語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少孤年二十行學至城阜屈伯彥精廬之食衣不蓋形而處約味道不改其樂李元禮一見稱之曰吾見士多矣無如林宗者也及卒蔡伯喈爲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慙容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初以有道君子徵泰曰吾觀乾象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辭以疾汝南先賢傳曰袁閬字奉高慎陽人友黄叔度於童齒薦陳仲舉於家巷辟太尉掾卒）車不停軌鸞不輟軛詣黄叔度乃彌日信宿人問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萬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泰別傳曰薛恭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易挹耳）南史王惠傳惠仕宋武帝爲行參軍累遷世子中軍長史嘗得與謝靈運文言靈運辯博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

有如萬頃之陂焉。太平御覽孫綽子海人曰。梅每有魚。一吸萬頃之陂。

東岡之陂

（回溪史韻後漢周燮字彥祖。汝）南人。不讀非聖人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自給。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宗族更勸之曰。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世以來。勲寵相承。君何為獨守東岡之陂。

敗於伐陂

（回溪史韻晉庾袞字季野。為征北大將軍鎮京口。石季龍）死。袞請伐之。詔加征討大都督。徑進彭城。河朔士庶歸者日以千數。袞遣督護徐龕迎魯郡建義者。龕違袞節度。為石遵所敗於伐陂。死傷大半。龕被害。詔袞還鎮京口。袞以遠圖不就。憂慨成疾。至京口聞哭聲甚衆。袞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伐陂之役也。袞益慙恨而卒。年四十七。

起田為陂

太平廣記漢文翁嘗起田。斫柴為陂。夜有百十野猪鼻載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稻常收。翁嘗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人。翁先咒曰。吾得二千石。斧當著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守。（出小說）

龍躍于陂

（衛元嵩元包孟陽第八。解）雷趯于埜。龍躍于陂。悸悸悸。慨叩叩。傳曰。龍躍于陂。驚於水也。（趯。他歷切。叩。許黎切。）

風罙于陂

（衛元嵩元包孟陽第）八。大過娣越。姒娣陵姊。風罙于陂。舟休于水。傳曰。風罙于陂。過其度也。（休。音。潞。）

東坡作陂

（宋蘇東坡集西成老來雪）堂。日日晝寢。會東坡作陂。喧喧不復成寐。吾能於桔槔之上。聽打百面腰鼓。一畔鞦韆。且喫茶。罷當傳此法也。

文詩

晉張載集洪池陂銘。銘曰。開源東注。出自城池。魚鼈熾殖。水鳥盈涯。菱藕狎獵。杭稻連畦。漸臺中起。列館參差。惟水泱泱。厥大難訾。

宋林希逸竹溪集福清縣重造石塘祥符陂記

陂之名何始乎。其在夏書已有所謂九澤既陂者。求之水經。則自楚人期思而後。天下不知其幾。無非賢守令為民為之。然廢興不常。作其始者固難。而復其舊者尤不易。汝南鴻隙大陂也。翟子威廢之。灌龍之夢。黃鵠之謠。皆怨者託其言以永後。卒至鄧晨而後作。用力九數年。其難可知矣。況今人乎。王融石塘陂。昔縣宰郎公簡所作。碑亡矣。志有之。水之源始於闕長邑。南下五十餘里。至邑之西。湖逶行及藍尾。則由小橋而東注矣。瀕江為隄。直抵古放生湖。其匯始大。又行七八里。則湖之尾焉。溉田五千餘畝。為邑上腴。以其作於祥符也。以祥符名之。中嘗湮圮。嘉泰甲子。張侯大任實興之。既而時弊時葺。至景定癸亥。遺於洪濤。始大壞。故邑東諸洋。皆無所仰。雨至莫留。旱則立槁。民甚病之。役大費夥。莫適為謀。戊辰。賢令尹賈來。諗於衆而知之曰。邑雖貧。是烏可已。作意復之。寓公大姓。亦樂為之相。有草曰薔湖。昔所無。是歲忽生。售錢六萬。令捐以助役。堤之基非沉以巨艦不可。適有槃人沒舟者。令即給之。當者役者。輸財竭力。惟恐後。令又時出而諭勞之。孟秋始事。良月訖工。縻金錢六十萬。工六千。中役兩毀敗。後中秋三日。洪發。前重陽八日。海漲。諸隄岸多漂沒。而此獨存。人以為令尹一念所格。聞者皆加額焉。是堤也。南臺廟東舊通江。移而改築。以丈計之。六十五。基尺三十。其上半之。湖尾為丈二十。基尺八十。高半之。其上損四之一。邑人始疑其難。既成而喜。來請記。余亦喜為之書。曰。祥符古陂。于邑之東。既廢而久。湖與江通。昔壞之腴。今廢而涸。賢哉令尹。為民更作。堤成禾半。湖堤溪涯。屹如有相。神監其心。繄令之心。惟民是福。天亦應之。嘉禾瑞麥。我歌屢矣。況此役乎。令尹之德。與長江俱。波流泱泱。禾黍旆旆。昔誰之如。賈渠召埭。令尹薛氏。（名某。字某。）永嘉人。是歲實為咸淳四年。十有一月。林某記。

元虞集歸田藁重書黃子中澄陂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事而不以為撓。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悶。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心。

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蠆之螫。破釜之失。而欣焉以動。執焉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釜鍾之分。瓶瓿甕盎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物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窒。明睿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精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為記之。其子盎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為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任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悲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為世所咨嗟。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為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為非。而略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為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

陋巷。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未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禹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況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為量。其有所不可知也矣。其有所不可及也矣。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學歸之。學者學為聖人者也。周子曰。學顏子之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波在其中矣。唐王維詩汎前陂　秋空自明迥。況復遠人間。暢以沙際鶴。兼之雲外山。澄波淡將夕。清月皓方閑。此夜任孤棹。夷猶殊未還。宋王荊公詩同應之登大宋陂　望闕真多思。憑高更損神。山川散白日。草木共青春。寂寂興亡事。悠悠來往人。素衣吳白紵。盡化洛陽塵。阮戶部詩過算陂（二首）　湖上千山山外天。寒光翠色混輕煙。籃輿路轉重回首。疑是松江在目前。　湖水隨風洗岸沙。筍梢成竹荻生芽。不知誰喚春歸去。留下子規啼晚花。彭汝礪鄱陽集小舟過陂口　輕舟落陂滑。脫去如一葉。萬工習欹險。振呼矜巧捷。急水生凉風。颯著慰汗浹。涉遠雖力壯。臨危固心怯。不如山居安。魂夢亦安怗。劉敞彭城集寧陵陂（二首）　十里菰蒲百頃陂。秋風嫋嫋蕩漣漪。旅游已信江湖遠。水國猶將畫夢疑。　屈鈎結網老農妻。鼓檝鳴榔舊牧兒。世事誰令桑海變。可憐機械亦相隨。梅聖俞詩牛老陂　吳牛行欲老。漢馬得肥。筋力不可恃。游子當念歸。鄧紳伯詩晨雪度洑陂　竹外揚枝學小梅。竹間茅屋白皚皚。撐舟擁葦蓑衣出。堪畫何須待晚來。曹文簡公昌谷小集泛舟蕭公陂　山水遠青爐。耩紅花鬧紫。亂春欲空。太白酌酒塵世外。小舟蕩槳農事中。築堤溉田十里同。居民舉手稱蕭公。蕭公有惠何時窮。千里據蒙無凶豐。景仁寄和蕭公陂詩次其韻　照眼石榴裙褶紅。回頭浪藥隨春空。春歸盧浦風塵外。詩到淮南煙雨中。護田將綠一水同。造化奪功非大公。錦囊不盡使無窮。我欲從之歌元豐。張横渠集和薛伸國博溧陂　幾年煙浪掩遺蹤。今意扶持古意同。簪笏每游高聖世。尊鱸聊為快秋風。輕陰島嶼蓴苗濕。夜雨蛟龍窟穴空。南浦雲峯晴不亂。北窗喬木暗難通。春農岸柳成行碧。日暖汀花取次紅。歲月可悲倡發苑。山河終近漢離宮。歸禽影轉沙堤曲。處士居隣竹塢東。星斗已知天象高。菱蒲堪喜地毛豐。持竿幸有魚充鼎。混俗須嗟鶴在籠。更憶尚能遊物外。江鄉何必羨吳中。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度陂南用斜川韻

萬物自有得。吾生感行休。及茲天氣佳。步尋水南遊。青板得野航。荒渡一葦流。衆流本無心。豈有不下鷗。閒口月有幾。百年終一丘。與世似異趣。此行誰我儔。村醪亦足醉。對影自獻酬。未知無老日。能遂此樂不。事定會當諧。不復懷預憂。但願營自安。孰是都無求。　歸陂北用斜川韻　薄遊不盡興。歸卧當少休。曲水雖陳迹。斜川有新遊。浩歌獨長往。豈亦愁此流。儔寓三家村。飄如浮水鷗。屢爭魚樵席。共守孤鼠丘。削跡屏冠服。索居謝朋儔。中有餘滴子。獻復父酬。殷勤問稚子。汝復樂此不。推子捽頭笑。老夫豁深憂。但今常復爾。過是吾何求。強祠部集和過尉氏林香陂　長年京洛事塵埃。懷抱那能一日開。魚鳥宿心聊此得。江湖清興劃然回。天圍野色鱗鱗合。風獵林香冡冡來。漸有人喧迎馬足。郊原佳處好徘徊。黃山谷外集彫陂　彫陂之水清且泚。（老杜云。岐之横出清泚。）屈為印文三百里。呼船載過七十餘。褰裳亂流初不記。（鄭風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彫亦作雕。）（漢書云。琢又也。東七十餘渡。徒步者不可復數。）竹輿嘔啞（見上）山徑凉。僕姑呼婦聲相倚。（見上）篁中（見上）猶道泥滑滑。（泥滑滑蜀中號鵜頭鵝）僕夫慘慘耕夫喜。翁山為史如漫郎。（漫即唐元結自謂也。見本傳）安能為人作嚆矢。（莊子在宥篇知曾史之不為桀跖之嚆矢也。）老僧迎謁喜我來。吾以王事篤行李。（鮑明遠詩。手進可侍。心顧爾篤行李。）知民虛實應縣官。我寧信目不信耳。（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宇傳。縣官年少。張安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高士傳。孔子曰。吾之信顏回。非獨今日所信者。日日猶不可信。）僧言生長八十餘。縣令未曾身到此。董霜傑先生集宿業陂用前韻　別業松間八九椽。何宜清夜對床眠。飛流濺沫知何處。環珮餘音到枕前。僧無詰蘭雪軒詩集舟次平陂　水宿平陂夜。窮年百慮煎。孤村防賊火。小巷破箄船。斯地思樊圃。耕山想舜田。病夫留兩眼。白首望高天。揚弘道小亨集蒼陂吟　蒼陂萬頃溉良田。誰決枝渠注別川。臨事縱能知有命。逢秋未見歎無年。隄防力復何勞止。橡擣功成若自然。欲受餘夫五十畝。忖心慙在老農前。元危太樸詩早飯稍陂　舟泊稍陂驛。所魚餐早飯。是行新雨過。水落寒沙半。櫂謳方零亂。鷗鳥忽驚散。笛聲起滄洲。又逐驚飈斷。

攔江網體字（既田　鄭水）

（石陂　水門　灌既　蟾石）

黃陂縣

（隋書地理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置總管府。又有安昌郡。開皇初府廢。又後齊置產州。陳廢之。舊）

唐書地理志黃陂縣漢西陵縣地後周於古黃城西四十里獨家村置黃陂縣武德三年置南司州七年州廢縣屬黃州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爲西陵縣地三國建安中劉表於此築黃城鎮後周大象元年以鎮爲南司州併置南陂縣又改南司州爲黃州隋開皇徙治於黃陂縣唐武德三年以縣置南司州七年州罷以縣屬黃州宋因之端平三年寓治鄂州青山磯元復還舊治）國朝因之

澤陂（詩陳國風篇名）　彼澤之陂（叶音波）　有蒲與荷（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朱子集傳興也陂澤障也蒲水草可爲席者荷芙蕖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大旨與月出相類言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而如之何哉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而已矣　毛萇傳鄭玄箋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傳云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傳云傷無禮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傳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箋云寤覺也　孔穎達正義彼澤至滂沱　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之爲草甚柔弱荷之爲華極美好以興陳國之中有男悅女云汝體之柔弱如蒲然顏色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亂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好如是不能自防以禮不以禮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旣不可柰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亂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鄭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滑荷之莖極佼好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云汝之形容佼大如荷然聚會之時相悅如是及其分離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旣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寢之中更無所爲念此美女涕泗滂沱然淫風如此故舉以刺時也　傳陂澤障荷芙蕖　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內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

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疏云蓮青皮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禮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美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象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　箋蒲柔至姓生　正義曰如爾雅則芙蕖之莖曰茄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字者也箋以序云男女相悅則經中當有相悅之言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女悅男言男之心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體男悅女之形體佼大如荷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淫風由同姓生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　箋傷思至見之　正義曰傷思釋詁文以溱洧桑中亦刺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其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禮至於涕泗滂沱輾轉伏枕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孫毓以箋義爲長　箋自目至曰泗　正義曰經傳言隕涕出涕皆謂淚出於目泗旣非涕亦涕之類明其泗出於鼻也陸德明釋文澤陂（彼皮反陂澤障也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普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與荷（音何夫渠也）澤障（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蕖）之莖（幸耕反）佼大（古卯反）覺也（古孝反）重言有美一人四本詩三野有蔓草一　寤寐無爲重意關雎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要義荷是大名莖葉本華實根各名　傷無禮何至涕泗箋易傳爲思美人（並見正義）蘇潁濱集傳陂澤障也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罥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東萊呂氏讀詩記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　說文曰蒲者似莞（音官）而褊有脊甚柔而溫　爾雅曰莞苻蘺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毛氏曰並見毛傳鄭氏曰見鄭箋爾雅曰郭璞曰孔氏曰並見正義蘇氏曰見集傳）嚴氏詩解彼水中之澤其障水岸之陂有似莞而褊之蒲其葉柔滑喻婦人之容體有芙蕖之荷其花紅艷喻婦人之顏色有美婦人如此思而不見憂傷其柰之何哉寤覺寐寢之中更無所爲目涕鼻泗而俱下滂沱然也（說文曰見續詩記爾雅曰見正義）華谷嚴粲詩緝山陰陸氏曰蒲水草也生於水厓可

以爲庸故男執蒲璧言其安人之道今曰斯干下莞箋云小蒲則莞精蒲麤矣陳氏曰皆以美物相依涕四滂沱今曰漸漸之石俾滂沱矣疏以爲雨盛此言涕四如雨也蒲葉柔滑荷花紅艷皆物之美而可愛者彼澤之陂有蒲與荷言美物相依也今有一美好之女不得如蒲荷之相依我心之傷奈之何也或寤而覺或寐而寢更無他事但曰涕昇泗俱下滂沱如雨而已識而鄙之也（董氏曰既又曰並見韓詩記傳曰並見毛傳釋草曰陂曰並見正義）劉玉汝詩纘緒蒲荷二物容色相鮮佇澤陂之間見蒲荷之盛而美人一彼一此不得同處而並居則如之何而不傷感邪以蒲荷二物並居雜處容色相鮮興男女之相憶反不如蒲荷也李公凱句解彼澤之陂（彼澤陂之中）有蒲與荷（則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彼有一人者亦如此蒲荷之美也）傷如之何（我不見之其憂傷之情當如何乎）寤寐無爲（寤而況覺他無所爲）涕泗滂沱（目曰涕鼻曰泗但涕四滂沱而盛耳傷之甚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反叶居賢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朱子集傳興也蕑蘭也卷鬢髮）

之美也悁悁猶悒悒也毛萇傳鄭玄箋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傳云蕑蘭也箋云蕑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傳云卷好貌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傳云悁悁猶悒悒也孔穎達正義傳蕑蘭正義曰以溱洧秉蕑爲執蘭則知此蕑亦爲蘭也蘭是甚香之草蓋喻女有聲聞箋蕑當至言信　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別據他草且蘭是陸草非澤中之物故知蕑當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傳悁悁猶悒悒　正義曰俗本多無之陸德明釋文蕑（古顏反蘭也鄭改作蓮練田反芙蕖實）且卷（本又作婘同其員反好貌）悁悁（烏玄反猶悒悒）蘇頴濱集傳蕑蘭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嚴氏詩解蕑蘭也蘭是芬香之草喻女色也卷好也悁悁猶悒悒也華谷嚴粲詩緝釋文曰鬈髮好貌蘭是芬香之草喻女美也或疑碩大非婦人之稱遂疑此爲慕賢之詩觀衛風以碩人稱莊姜車舝稱辰彼碩女則詩以碩大稱婦人多矣（傳曰並見毛傳李氏曰見集解）李公凱句解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拳）寤寐無爲中心悁悁（中心憂之悁悁然鬱結不申蕑音艱悁音娟）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叶待檢反）有美一

人石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伏枕（叶知檢反朱子集傳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輔廣童子問男女相悅至於憂也感傷如月出澤陂之詩則其末流之害當何如哉男有男之業女有女之事今也相與慕悅憂傷至於寤寐無爲盡廢其事業則是亦可憂也已情思之流其弊必至於此）毛萇傳鄭玄箋彼澤之陂有蒲菡萏傳云菡萏荷華也箋云華以喻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傳云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陸德明釋文菡（本又作萏又作欿戶感反）萏（本又作欿大感反）且儼（本又作曮魚檢反）矜莊貌輾轉（張輦反本又作展）蘇頴濱集傳詩止於陳靈何也古之說者曰王澤竭而詩不作是不然矣予以爲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蓋亦嘗原詩之所爲作者予詩之所爲作者發於思慮之不能自已而無與乎王澤之存亡也是以當其盛時其人親被王澤之純其心和樂而不流於是焉發而爲詩則其詩無有不善則今之正詩是也及其衰也有所憂愁憤怒不得其平淫決放蕩不合於禮者矣而猶知復反於正故其爲詩也亂而不蕩則今之變詩是也及其大亡也怨君而思叛越禮而忘反則其詩遠義

而無所歸嚮由是觀之天下未嘗一日無詩而仲尼有所不取也故曰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先王之澤尚在而民之邪心未勝則猶取焉以爲變詩及其邪心大行而禮義日遠則詩淫而無度不可復取故詩止於陳靈而非天下之無詩也有詩而不可以訓焉耳故曰陳靈之後天下未嘗無詩由此言之也嚴氏詩解菡萏荷華也儼容貌儼然矜莊也臥而不寐其身輾轉回動而不周伏枕而思也李恕音訓輾轉伏枕不寧也伏枕以思而已李公凱句解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荷花也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碩大而且有儼然容貌矜莊）寤寐無爲輾轉伏枕（但爲之反復不寧伏枕上而已）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彼澤之陂陂者許慎說文曰陂阪也澤畔障水之岸也蒲者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荷者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凡此數名其實一也未發則爲菡萏既發則爲芙蕖蕑者蘭草也鄭氏以爲蓮字彼從見上文言荷下又言菡萏皆是蓮之類故以蕑爲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於此蒲之滑柔蕑之芬芳荷與菡萏數者之美是取喻男女之相悅也鄭氏以蒲喻男以荷喻女陂中之物喻淫風由同姓王氏則以澤爲君以陂爲臣此皆鑿說也此詩

男女相悅自靈公化之然詩中本無說靈公之事至鄭於此詩徒求其君臣淫亂之事遂爲之說是求之太過也以澤陂爲君臣以蒲荷喻男女其文又安得相貫惟其男女相悅故有美一人則其情感傷如之何而得見之或寤或寐但涕泗滂沱而已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毛氏以爲傷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泗滂沱也碩大且卷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儼者儼然容貌也悁悁憂貌也輾轉伏枕言寐之不熟思之如此王氏曰東門之楊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此說是也至於言苟以至誠爲之則未必無應苟無其應則是誠之未至尒此不知道者之言也人之爲善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人之至誠則能爲善爲惡則安得謂之誠不誠人固有詐善者也不聞有詐惡者也楊龜山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化非聖人不足以與此未有至誠而爲惡者爲惡者則失性矣尚何至誠之有此實至當之論（黄講同）放齋曹粹中詩說陂障也蕳蘭也蒲以喻男子之柔而曼荷以喻女子之柔而潔蕳以喻女子之柔而芳菡萏以喻女子之柔而艷男子非柔曼而無特操者不志於淫女子則隨所美足以爲悅故專以蒲興男而以蒲蕳菡萏喻女也此數物者各以弱媚相依倚於水澤陂障之間男女之相慕悅者恨不能然是以感物興懷而至於憂傷涕泗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卷者卷髮也儼者嚴莊也自宣公三世而至靈公靈公後五世而爲楚所滅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澤陂男子相說憂思感傷也首章言蒲與荷說者謂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然三章皆言蒲蒲未可以爲美也蒲近於荷猶蒹葭倚玉樹之意蓋男子自謂也寤寐無爲言思之而無所用力也慈湖楊簡詩傳（菡戶感切萏大感反枕滿音知筆切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周易險且枕入于坎窞亦以枕韻窞揣音入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占欽切乃今音之微轉若知筆切則差甚矣）是詩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泗滂沱也攷諸其史則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爲婦人誤矣攷他詩簡兮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士孔子嘗以狂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皆謂大夫況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子之容耶美史謂衛宏作毛詩序屢攷衛序差繆不一蒲與荷生於水中至絜矣君臣俱淫餘皆從靡獨泄冶直諫此國國人之所

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蓋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往或聞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不敢必也亦愛賢者不忍言殺也然畜之其情狀將至於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爲百爲俱廢至于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今俗亦曰鼻涕毛傳謂蕳蘭而蘭未嘗生於澤陂故鄭改爲蓮然攷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爲蕳歟荷葉與華本相間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云荷芙蕖其葉蕸其華菡萏其實蓮蕳其蕸之異名歟卷者其背豐隆外形卷舉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輾轉亦見關雎林岳講義陂障也澤畔有障水之陂岸內有蒲荷荷指芙蕖之莖菡萏指芙蕖之華女體柔弱如蒲顏色之美如荷傷如之何思之切也自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芙蕖之莖亦曰茄其葉曰蕸其本曰蔤自蒻在泥中者其華曰菡萏其實曰蓮其根曰藕其中曰的青皮裹白子於蓮房中者也的中有青曰薏味苦的蓮實薏中心也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里語苦如薏樊光注爾雅引有蒲與茄蕳是芬香之草悁悁猶悒悒也許謙名物鈔澤陂男女相念經　輾轉見周南關雎傳　月出男子思婦人也澤陂婦人思男子也

澤陂三章章六句

（胡一桂附錄纂）疏愚按濮氏云序以此爲淫詩則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其辭莊甚絶不類狎邪氣象竊意詩次株林後當時相因而作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公卿宣淫陳之亂極矣而泄冶獨以諫死有美一人其泄冶乎詩人所以痛傷之也而變風於是終其亦可以有所感矣許白彼章陳之於方廣決責乃有芊烈之意嘗一荷與蕳皆非所宜有也以興陳國危亂乃有如泄冶之賢獨不得其死當如之何其傷之有碩大之德且勤勞以盡忠儼恪以事上使我寤寐心無所爲涕泗交流中心悲痛展轉反覆於枕席而不能起也按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夏姬泄冶諫不聽而殺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其間男女夫婦之詩一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隆汙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重複亦何疑哉

波 洪武正韻晡回切漢書陂山澤波池師古曰波音陂又歌韻

羆 洪武正韻晡回切獸似熊而黃白色許慎說文羆从熊罷省聲彼爲切羆（古文）從皮爾雅羆如熊黃白文郭璞注（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有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熊刑昺疏擇曰舍人曰羆如熊色黃白也詩大雅韓奕云赤豹黃羆陸璣疏云羆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麤理不如熊白文也）顏野王玉篇鄙爲切羆（古文）徐鍇通釋彼移反宋重修廣韻孝經援神契曰赤羆見則姦宄自遠也丁度集韻班糜切楊桓六書統諧母羆（說聲）羆（古文）羆（封止）能省羆或从熊羆（省聲）羆此本符羈切借爲此義羆如熊黃白文从能省皮聲羆（古文）熊也韻會舉要宮清音趙𢁺聲音文字通書如熊如羆借牛名爾雅作犤非注今犤牛又呼果下牛韻會定正字切帮圭帮覔邊羆

篆書羆（古）羆羆羆（並楊鉤鐘鼎集韻）羆羆（並牧子文）羆羆羆（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羆羆（並徐鉉篆韻）羆羆（高勉齋學書韻總）羆羆羆羆羆羆（並六書統）隸書羆羆（隸正並同上）真書羆（顏真卿）

草書羆羆（並索靖）羆（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熊羆 陸佃埤雅釋獸云羆如熊黃白文羆似熊而大爲獸亦堅中長首高脚從目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目淮南子曰熊羆之動以攫搏兕牛之動觝觸是也其白生於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麤秋冬則有春夏則亡猛憨多力能拔大木故書曰以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熊羆之士以力言也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陽物也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陰物也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蓋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之吉凶各以其類至俗說熊羆當脂至春臙瘠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臙令人當能以捷捷之更致壯長蓋放於此舊說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瞋熊見之而躍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九經高山多熊羆西山經嶓冢之山獸多犀兕熊羆海外南經長臂國狄山爰有熊羆海外北經務隅之山爰有熊羆太平寰宇記胖州土產

赤豹黃羆 詩大雅韓奕篇赤豹黃羆草木蟲魚疏曰黃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理汲冢周書王會解東胡黃羆（東胡東北夷）

維熊維羆 詩斯干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非虎非羆 史記太公望釣於渭水之濵西伯將獵史編卜曰田于渭陽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及田果遇太公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載與歸立以爲師

教熊羆 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

如虎貔熊羆 宋史列傳太宗征太原嘗賜從臣食於中路頓賜衛士手臂臑巵酒觀其飲啖上見其雄壯問顧錢俶俶進曰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者也

夢射熊羆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扁鵲視之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居二日半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帝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賜之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曰吾欲有謁於主君簡子召之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賜之何也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必且有代簡子問其姓欲官之當道者曰臣野人也致帝命耳遂不見

夢羆 晉書載記苻健字建業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

犬逐羆 宋陳後山集晉人以大獵以五犬逐一羆羆猶而力長於用大所與敵者皆天下疆有力也犬弱而捷巧於用小顧左而右逐前而後羆不能搏也行不十數里羆憊而伏犬更前而殺之獸之鷙者爪莫如虎齒莫如豕而羆兼之故稱勇力必曰熊羆而受制於犬者遇非其敵困于群也詩云憂心悄悄愠於群小羆之謂也

老羆當道卧 經進東坡故事王羆除華州刺史齊神武遣韓軌從可東宵濟襲羆羆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內洶洶有聲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

文詩

唐柳宗元集羆說　鹿畏貙（丑俱切）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罌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貙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貙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捽昨沒切）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杜工部詩熊羆咆深林深叢見孤羆熊羆守華儌青兕黃羆向我啼

擱江綱賦句（俞本庾河雖逢飛廉陽周飲泉前徐崇虎　羆獻其皮也）

（欽伴象之歸懷熊蹯於棲也與騏人之精現　非虎非熊豚如據於商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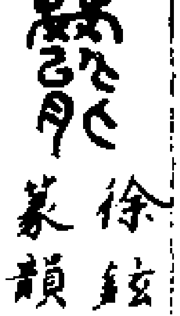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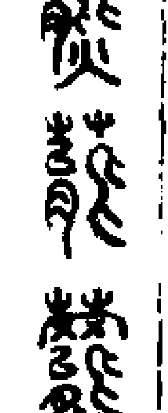
（非龍非羅神君遊於渭水　牧野不必皆可如武穆之義渭濱不待卜也）

（總文丈）

（之盛）

藣

洪武正韻蒲回切草名又筍虡飾爾雅旄謂之藣又未韻（从艸从罷）許慎說文藣草也从艸罷聲符羈切爾雅刑昺疏（郭云旄牛尾一名藣舞者所執也）顧野王玉篇補爲彼爲二切徐鍇通釋按爾雅旄謂之藣注旄牛尾也蓋似此草也彼移反丁度集韻或作藣藣司馬光類篇班糜切又攀糜切又蒲糜切又部靡切又部買切又彼義切旄也楊桓六書統幫母藣黃藣也从艸羆聲藣（隸正）藣（省）藣或从罷聲藣或从罷省藣（自首而論）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潾傳義音陂又薄蟹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紂可切見並音方音見去聲又竹名作䉛非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賓邊藣

篆書徐鉉篆韻並六書統　隸書藣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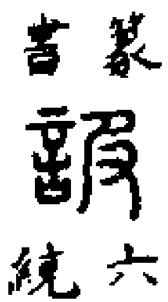
䉛

洪武正韻蒲回切竹名宋重修廣韻彼爲切丁度集韻班糜切揚桓六書統幫母䉛（原聲）䉛从竹罷聲字潾傳義波爲切又逋眉切

篆書 並六書統　隸書䉛六書統

詖

洪武正韻蒲回切諭詖辯論也慧也佞也廣韻辯辭又未韻陸法言廣韻音似宋重修廣韻彼爲切丁度集韻班糜切辯僻之辭楊桓六書統幫母詖从言皮聲詖（隸正）詖（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潾傳義彼義切

篆書六書統　隸書詖六書統

險詖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六年丙申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腳。陷人倒卓。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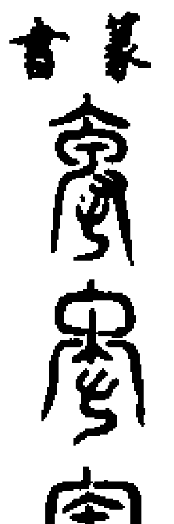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趙燿祖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六　八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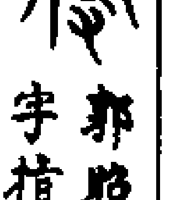
卑

洪武正韻補回切下賤也又見尾字韻許愼說文𤰞補移切賤也執事也从ナ甲徐鍇通釋曰右重而左卑也在甲之下會意賓而反顧野王玉篇下也孫愐唐韻府移切亦姓顏元孫干祿字卑畀上尊卑下畀與必寐切宋重脩廣韻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屬門卑整丁度集韻賓彌切司馬光類篇又頻彌切俾也陸德明說又毗賓切輝或作卑又遣還切水名出越嶲縣又補弭切使也又部拜切形下大也又毗至切庳或作卑又辟吉切鳥名郭守正紫雲韻詩謂山蓋卑本又作庳音婢又必支切褌冬官輪已卑音婢此非王柏正始音卑補支切下對高又部止切下之楊桓六書統樹毋卑（注）参古文義同上卑隸正卑訛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又鮮卑東胡之支依鮮卑山爲號在柳州界又鮮卑帶名楚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鮮卑衮帶頭也言腰支細小頸銳秀長若以鮮卑帶約而束之也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卑非李登存古正字于算而少卑謙贊音文字通徹小偒ナ本尊反在甲下卑小之意蓋位卑而言高或用庳埤楊子庳則儀秦鞅斯荀子埤汙庸俗借東胡依鮮卑山爲號轉注見吃韻又去聲庳見几韻此方音因與卑同用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賓邊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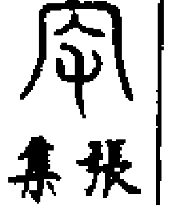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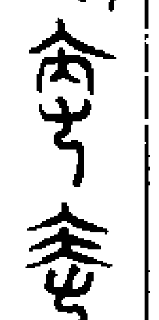
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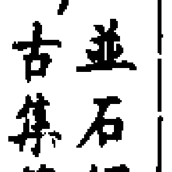
郭昭卿字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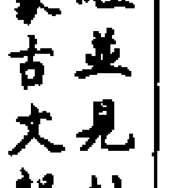
張揖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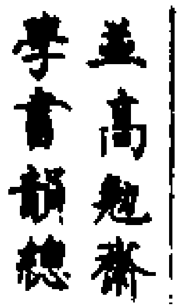


並石經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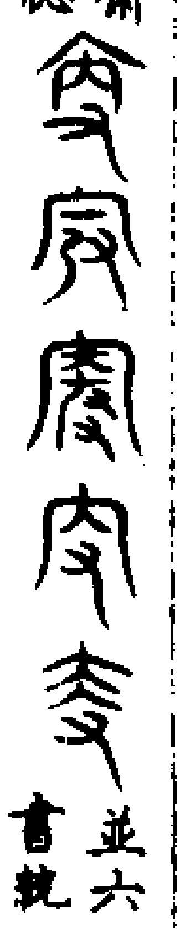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





並高魏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書　卑　華山亭碑　卑　華嶽碑

卑　校官碑　卑　朱龜碑　卑　魏大饗碑並漢隸字源　卑　六書統　真書　卑　智永　卑　虞世南　卑　顏真卿　行書　卑　顏真卿　草書　卑　智永　卑　柳公權　卑　卑　並張錦漢　卑　趙子昂

總敘

禮記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爲已偞卑。孟子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晏子內篇問上十五晏子曰學者詘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抱朴子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隳谷以卑安。

尊卑

易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禮記學記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祭統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郊特牲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成帝紀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白虎通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西漢書司馬相如風通西南夷書夷狄殊俗之國君臣易位尊卑失序東漢書鄭太說對董卓詞就有其人而尊卑無序王爵不如西漢書袁盎傳尊卑有序則上下和　公孫弘叢尊卑有分謂之禮　杜鄴傳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東漢書賈復傳因鄧禹得召見署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賜之官屬以復後來好陵折等輩調補鄗尉光武曰賈督有折衝之威方任以職勿得擅除（注曰時上置府官屬復與陂李共坐李曰君將軍督我大司馬督不得共坐復曰俱劉公吏有何尊卑官屬以為不遜）方眾累例尊卑有常序春秋謹於別尊卑通鑑周外紀周公謂伯禽曰吾聞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淮南子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王弼辨位有尊卑又有陰陽尊者陽之所處卑者陰之所履

也故以尊為陽位卑為陰位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五刑解殺者生於不義義所以別貴賤明尊卑也貴賤有別尊卑有序則民莫不尊上而敬長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五代史霍彥威傳明宗討趙在禮明宗軍變明宗涕泣諭之軍士曰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勸明宗乃入城經子法語上欲尊而宇欲卑

天尊地卑

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注曰先明天尊地卑以定乾坤之體天尊地卑之義既列則涉乎萬物貴賤之位明矣疏曰天以剛陽而尊地以柔陰而卑則乾坤之體安定矣卑謂地體高謂天體高上卑下既以陳列則物之貴賤得其位矣若卑不處卑謂地在上高不處高謂天在下上下既亂則萬物貴賤不得其位矣禮記樂記天尊地卑君臣定矣疏云廣明禮樂之功也天地之德此天尊地卑明禮為天地之別也莊子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夫尊今而卑古學者之流也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而卑今失其原矣文中子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東漢書禮儀志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

君尊臣卑

管子明去法立數得而無比周之民則上尊而下卑夫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式也西漢書賈誼傳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

男尊女卑

列子榮啓期曰男女之別男尊女卑以男為貴吾得為男三樂也

位卑

孟子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羞卑

楚辭云衆[illegible]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宋黃庭堅章明楊基硯銘夫嗟咨咸老羞卑明楊熙熙

自卑

禮記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諸子項林齊隸同姓以自卑

齊將卑

子華子晏子問於子華子曰齊之公室懼卑柰何子華子曰夫人之有欲也天必隨之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昔者軒轅二十五宗故黃祚衍于天下于今未忘也宗周之王也姬姓之封者凡七十夫指之不能率其臂猶臂之不能運其體也今齊自襄桓以來斬斬焉朝無公姓野無公田帶甲横兵挾轂而能戰非公士也結紱纓纓位列而籍展公臣也公族之子若其孫散而之於四方惟童隸是係公所以與俱者自有肺腑者也於詩有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何以是蹈

蹈而以臨於人上也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今之人分財賄而設鉤策良有以夫鉤策者為能均也使善惡多寡無所歸其怨也是以聖人窮造物以為識量然且龜卜蓍筮以為決所以立言於公也聲出而應律身出而協度然且權量尺石以為器所以立正於公也義適而理訓舉天下無敢以容其議然且書契章程以為式所以立信於公也德澤汪濊威制宏遠盡四海之大無不面納然且法制禮籍以為準所以立義於公也今齊則不然所以為國舉出於私矣非止乎此而已也而又公飲其怨私受其福矣公實其名私事其實矣齊之忘於公室非一日也故齊將卑是求夫何懼而不獲

知崇禮卑

易繫辭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効天卑法地程若庸增廣字訓窮理之精知識超邁是曰知崇循理之篤踐履切實是曰禮卑朱子曰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知天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切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着實做去程子曰崇底便是知卑底便是禮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張子曰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又曰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智極其高

故效天禮自卑故效法地人必履以爲夫禮則執爲道其智曰智崇者所以效吾知也禮卑者所以飭吾行也張子嚴曰聖人青明之以知措於天道德仁義之化自是而行故德以之而日新聖人中正之禮術則於地紀綱法度之數自是而出故業以之而富有項平菴曰聖人體易於身也知窮萬理之原則效而極之乾之始萬物也禮循萬理之則則踐而行之坤之成萬物也朱子曰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又曰大學以致知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要極其卑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趙有元茂子曰一性之知五行之水也水之性就下猶知易流於卑也故聖人仰之而使之效天故以崇言天之高明吾知之高明也一性之禮五行之火也火之性炎上猶禮之易涉於亢也故聖人俯之而使之法地故以卑言地之降卑吾禮（之等／序也）

謂山蓋卑（詩正月篇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降尊就卑（禮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登高自卑（中庸云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

辭尊居卑（孟子萬章篇孟子曰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

天高聽卑（史記宋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曰吾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曰歲飢）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退後果徙三度又列女傳孫叔敖母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甚卑也汝／必興於楚後果然）

失不汙卑（楚辭得之爲大夫不汙卑／凡吾所有不敢以施也）

轉近轉卑（王讜唐語林陽城吾夏縣拜諫議大夫鄭絪居相職并右拾遺／李周翰吾曲江拜校書郎時人以爲轉遠轉高轉近轉卑也）

兵微用卑（唐李觀涇州王將軍文苟聖人用人之一如將軍斧鉞／之雄征鎮之類則將軍無情處涇州無陷圍亦可知）（矣惜若兵微用／卑以至於是焉）

以尊臨卑（袁絜齋奏議以尊臨卑以上制下心／所欲爲何事不集雖高屋之建瓴水）（不足喻其捷也群書足用體題高／下大小有序有分等衰）

化卑（莊子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

祇卑（元眞子碧虛篇無涯者鍊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莧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莧怪天地之名而問之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樓物尊圖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脉泉汗露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

句卑（史記吳太伯世家／頡高辛子句卑立）

蒲卑（姚寬西溪叢語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

卑氏

卑躬（三國志河間人今／漢北平太守）

卑整（三國志鴈門人今／東漢太尉掾）

卑術（三國志公／孫度將）

卑昌齡（三國志鴈門卑氏刺史／昌齡之後昌齡生子牧）

卑牧（江陽譜字自／牧因任瀘州）樂共城路今居于瀘後知黔州孝宗召見議夜復輔音又已免黔州故估從之知成州治爲利路最再知雅州卒

卑嶧（江陽／譜牧）之子字魯山以父恩補官知威州又知珍州至武經郎致仕廉而好施死無餘貲

卑嶠（江陽譜牧之子字／巨山以父恩補官）

卑杲（江陽譜嶧之子字／子明以父恩補官）

附

西卑（元史西卑唐兀氏太祖皇帝時充／博兒赤積官金紫光祿大夫子阿束）世祖皇帝時充速古兒赤至元十八年授安遠大將軍唐兀親軍副都指揮使佩虎符二十二年進奉國上將軍樞密同僉右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領唐兀衛三十一年卒子仙仙初充舍兒伯赤元貞元年授昭勇大將軍唐兀親軍都指揮使仍虎符大德二年卒子和實納初以弟三哥兒襲職後改陞甘肅省左丞以和實納襲前職積官昭武大將軍致和元年秋八月西安王以兵討倒剌沙命從丞相燕帖木兒擒其黨兀剌伯都萬丞相（賞金帶一命以／兵備守禦有功）

鮮卑國（又山名北史魏本紀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射獵爲業淳樸爲俗簡易爲化不爲文字刻木結繩而已隋圖經曰鮮卑山在柳城縣東南楚辭小腰秀頸若鮮卑只注家帶頭也言腰如小頸如大若以鮮卑帶約而束之羅泌路史後紀戎子道朔野有葛烏釋世長鮮卑又以侯斤侯汾渝汾嗣汾侯巖爲氏注云神名既成子孫遂居北方號鮮卑呼草爲侯汾以其嘗草功號後汾氏海錄碎事秦有熊氏之苗裔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間

為匈奴所敗保于鮮卑山因以為號後漢書鮮卑者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於饒樂水上（水在今營州北）飲讌畢然後配合又禽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俗謂之角端弓者（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大角出西方前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貂鼲並鼠屬豽猴屬也）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焉光武初匈奴強盛率鮮卑與烏桓寇抄北邊殺略吏人無有寧歲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事已具肜傳由是震懾及南單于附漢北虜孤弱二十五年鮮卑始通驛使其後都護偏何等詣祭肜求自効功因令擊北匈奴左伊育訾部斬首二千餘級其後偏何連歲出兵擊北虜還輒持首級詣遼東受賞賜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詣闕朝賀慕義內屬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時漁陽赤山烏桓歆志賁等數寇上谷永平元年祭肜復賂偏何擊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並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為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

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九年遼東鮮卑攻肥如縣（肥如縣故城在今平州也）太守祭參坐沮敗下獄死十三年遼東鮮卑寇右北平因入漁陽漁陽太守擊破之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為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為郎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鄧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赤車參駕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通胡市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收降質）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畔與匈奴烏桓更相攻擊元初二年秋遼東鮮卑圍無慮縣（無慮縣屬遼東郡）州郡合兵固保清野鮮卑無所得（清野謂收斂積聚不令寇得）復攻扶黎營殺長吏（扶黎縣屬遼東屬國故城在今營州東南）四年遼西鮮卑連休等遂燒塞門寇百姓烏桓大人於秩居等與連休有宿怨共郡兵奔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悉獲其生口牛馬財物五年秋代郡鮮卑萬餘騎遂穿

塞入寇分攻城邑燒官寺殺長吏而去乃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鮮卑入上谷攻居庸關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萬人屯列衝要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馬城縣名屬代郡也）度遼將軍鄧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永寧元年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率衆詣鄧遵降奉貢獻詔封烏倫為率衆王其至鞬為率衆侯賜綵繒各有差建光元年秋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雲中太守成嚴擊之兵敗功曹楊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鮮卑於是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涿郡甲卒分為兩道救之常夜得潛出與夔等并力並進攻賊圍解之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延光元年冬復寇鴈門定襄遂攻太原掠殺百姓二年冬其至鞬自將萬餘騎入東領候分為數道攻南匈奴於曼柏（縣名屬五原郡也）薁鞬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三年秋復寇高柳擊破南匈奴殺漸將王順帝永建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死明年春中郎將張國遣從事將南單于兵步騎萬餘人出塞擊破之獲其資重二千餘種時遼東鮮卑六千

餘騎亦寇遼東玄菟烏桓校尉耿曄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三年四年鮮卑頻寇漁陽朔方六年秋耿曄遣司馬將胡兵數十人出塞擊破之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斬首八百級獲牛馬生口烏桓豪人扶漱官勇健（漱音所六反）每與鮮卑戰輒陷敵詔賜號率衆君陽嘉元年冬耿曄遣烏桓親漢都尉戎朱廆率衆王侯咄歸等出塞抄擊鮮卑大斬獲而還賜咄歸等已下為率衆王侯長賜綵繒各有差鮮卑後寇遼東屬國於是耿曄乃移屯遼東無慮城拒之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夫沈等出塞擊鮮卑破之斬獲甚衆詔賜夫沈金印紫綬及縑綵各有差秋鮮卑穿塞入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能克後其至鞬死鮮卑抄盜差稀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歸怪欲殺之妻言嘗晝行聞雷震仰天視而雹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宜長視之投鹿侯不聽遂棄之妻私語家令收養焉名檀石槐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異部大人抄取其外家牛羊檀石槐單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亡者由是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檀石槐乃立

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音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永壽二年秋檀石槐遂將三四千騎寇雲中延熹元年鮮卑寇北邊冬使匈奴中郎將張奐率南單于出塞擊之斬首二百級二年復入鴈門殺數百人大抄掠而去六年夏千餘騎寇遼東屬國九年夏遂分騎數萬人入緣邊九郡並殺掠吏人於是復遣張奐擊之鮮卑乃出塞去朝廷積患之而不能制遂遣使持印綬封檀石槐爲王欲與和親檀石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乃自分其地爲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爲東部魏書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爲中部魏書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爲西部魏書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靈帝立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不可勝數熹平三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爲護烏桓校尉五年鮮卑寇幽州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尚書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猾亂也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前書淮南王安曰鬼方小蠻夷也音義曰鬼方遠方也）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大將軍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也）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閒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武帝使東郭咸陽孔僅領天下鹽鐵敢私鑄鐵者鈦左趾榷專也官自賣酒人不得賣也又弄緡錢二千而算一令各以其物自占占不悉聽人告緡以半與之音義曰緡絲也用以貫錢故曰緡錢二算百二十也）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武帝天漢二年泰山琅邪羣賊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武帝使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也）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丞相爲富民侯（封丞相車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人主父偃上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相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頻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頻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蚧音介搔音新到反埤蒼曰瘭音必燒反杜預注左傳曰疽惡創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詬恥也音許豆反）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蹙國見西域傳）豈與蟲螘校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旰晚也左傳伍子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校報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前書音義曰廝微也輿衆也）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史記曰李牧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不入幕府爲士卒費謹烽火遠無失亡也）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前書王莽發三十萬衆十道出擊匈奴莽將嚴尤諫曰匈奴爲害所從來久未聞上代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出征盡境而還是得中策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三十餘年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築長城之固以喪社稷是爲無策班固曰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

蕨九論之當奏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備二子之業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左傳曰然大夫毛皆墻實恐寡王曰晉二字君臣曰可矣）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爲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冬又寇酒泉緣邊莫不被毒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集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流（從音子用反）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善網捕於是東擊倭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光和中檀石槐死時年四十五子和連代立和連才力不及父亦數爲寇抄性貪淫斷法不平衆畔者半後出攻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廉縣名屬北地）射中和連即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立自檀石槐後諸大人遂世相傳襲（續後漢書）步度根既立衆稍衰弱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爲大人中平三年冠幽并二州建安中曹操定幽州步度根與軻比能等因烏桓校尉閻柔上貢獻後代郡烏桓能臣氐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氐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即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曹丕立田豫爲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丕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反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魏貢獻厚加賞賜是後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曹叡立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畧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軻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由是威制餘部最爲強盛自雲中五原已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延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麾以鼓節爲進退

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桓反比能復助爲寇害曹操以鄢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比能遣使獻馬曹丕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桓脩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鬬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掎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擊走之由是懷二數爲寇鈔幽并苦之六年并州刺史梁習擊破比能比能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讎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夷狄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尚知美水草況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於天子輔得書以聞丕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又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壻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即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五年比能率丁零大人兒禪詣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爲比能所誘自有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威鎮乎促出軌已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臨陳殺尚弼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三年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其種落遂衰初比能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曹丕立素利彌加爲

歸義王素利與比能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以弟律歸為王代攝其衆○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自是部衆分散有慕容氏乞伏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云通鑑綱目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入寇　二十二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肜擊走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貊人鮮卑烏桓並入朝貢（東徼外貊人寇遼東太守祭肜招降之肜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肜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斬匈奴持頭詣郡其後相攻歲歲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肜為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集覽徼外貊人徼吉弔反境也師古曰謂以木石水為界晉灼曰西南之徼猶東北之塞也貊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濊貊偏何大都護姓名駱驛款塞顏會注往來不絕曰駱驛字通作落澤鮮卑烏桓本皆東胡種漢初匈奴冒頓破東胡其餘衆散保烏桓山鮮卑山為二族）漢章帝章和元年秋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　漢和帝永元五年鮮卑從據北匈奴地　十三年鮮卑寇右北平漁陽　漢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沒　漢安帝永初三年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

漢孝安帝元初二年秋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集覽無慮縣屬遼東邑名無或作巫慮音閭字或作閭今廣寧路閭陽縣是縣北山即醫巫慮也周禮職方氏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案輿地要覽滄閭以東行南瀕營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土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此醫巫閭山也）　四年遼西鮮卑入寇郡兵擊破之　五年冬十月鮮卑寇上谷　六年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　永寧元年遼西鮮卑降　建光元年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　延光元年冬鮮卑寇遼（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弦數萬騎寇鴈門定襄太原）　漢順帝永建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　三年秋九月鮮卑寇漁陽　四年冬鮮卑寇朔方　陽嘉元年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護　二年鮮卑寇馬城（是後其至雖死鮮卑抄盜差稀）　漢桓帝永壽二年秋鮮卑檀石槐寇雲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　漢桓帝延熹元年十二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稅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　八年六月南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　九年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　漢靈帝建寧二年鮮卑寇并州　四年鮮卑寇并州　熹平元年鮮卑寇并州　二年冬十二月鮮卑寇幽并　三年十二月鮮卑入北地又寇并州　四年鮮卑寇幽州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闕職經時吏民延屬而三府選舉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兩州縣空萬里蕭條無所管繫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繫以末制乎臣願陛下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司馬公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明王之政謹擇忠良而任之中外之臣有功則賞有罪則誅無所阿附法制不煩而天下大治及其衰也百官之任不能擇人而禁令益多防閑益密有功者以闕文不賞為姦者以巧法免誅上下勞擾而天下大亂矣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適足為笑而深可為戒哉　集覽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為官也章懷注縣空縣讀與懸同叔向春秋晉公族也姓羊舌氏名肸雖不專晉國之政而晉之執政趙文子韓宣子皆訪之而後行向音享闕文闕與缺通大法也）　五年鮮卑寇幽州　六年鮮卑寇三邊　秋八月遣校尉夏育等擊鮮卑敗績　鮮卑寇遼西太守趙苞破之（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劫質苞母載以擊郡苞出戰對陳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為賊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程子曰以君城降賊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矣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不顧而遽戰乎必不得已身往降之可也徐庶於此蓋得之矣　集覽劫質劫威脅劫也質以物相贅也質又音致又有作劫執者徐庶於此蓋得之矣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追劉備及於當陽之長阪徐庶母為操所獲庶辭備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　光和元年鮮卑寇酒泉　二年鮮卑寇幽并　三年鮮卑寇幽并（集覽幽并二州名在朔方）　中平三年鮮卑寇幽并　漢後主建興十有三年魏殺鮮卑軻比能（先是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以叛并州刺史畢軌遣將軍蘇尚董弼二人擊走）

（本北後叛其地弗于是幽州刺史王雄使人刺殺之種落離散邊陲差安）續後漢書牽招傳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閉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通鑑綱目漢昭烈帝章武元年魏置護鮮卑烏桓校尉（初魏太祖既克蹋頓烏桓浸衰鮮卑大人軻比能素利彌加等因求通市太祖皆表以爲王軻比能本小種以勇健廉平爲衆所服威制餘部時自雲中五原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分地統御軻比能近塞中國人多歸之素利等在塞外道遠故不爲邊患魏主丕以牽招爲護鮮卑校尉田豫爲護烏桓校尉使鎮撫之）漢後主景耀四年鮮卑索頭貢質于魏（鮮卑索頭部世居北荒不交南夏至可汗毛始强大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焜氏分統部衆爲十族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居匈奴故地詰汾死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部衆浸盛諸部畏服之至是始遣其子沙漠汗貢于魏因留爲質　集覽索頭鮮卑别部也姓拓拔氏其俗以索辮髮因號索頭可汗音揩寒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毛可

汗名後追尊成皇帝推寅可汗名後追尊獻皇帝車焜鮮卑别族也焜古混反詰汾元魏神元皇帝名定襄古并州之域秦爲太原郡地隋改忻州有定襄縣盛樂雲中郡邑晉咸洛括地志云故城在并州新興縣）冊府元龜魏文帝漢延康元年鮮卑素利彌加遣使獻馬加爲歸義王（先是漢獻帝建安中鮮卑素利彌加厥機因校尉閻柔上貢獻通市太祖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至是素利彌加各遣使獻馬故有是命）晉泰始六年六月晉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敗死通鑑綱目晉武帝太康二年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内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内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集覽慕容鮮卑王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是燕代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轉曰慕容因以爲氏按姓纂鮮卑涉歸進拜單于遷徙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爲氏[illegible]也攝古協反若大之攝攝不可附也前漢儒林傳狄傳曰攝攝亡秦注攝攝懼貌雜胡戎狄之在塞内諸部者雜居）

（又一）晉惠帝永寧元年鮮卑宇文部圍棘城慕容（廆）擊破之（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不案簿書始無遺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訟清允　集覽慕輿代北複姓或云即慕容以後訛轉爲慕輿耳非）隋書食貨志魏文宣受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内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絶倫者謂之勇夫以備邊齊書本紀武明太后產顯祖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北史鐵弗劉武傳北人謂胡父爲鮮卑羅沁路史餘論鮮卑者東胡也漢初敗於匈奴退保鮮卑烏丸之山曰鮮卑亦曰烏丸（隋國烏丸山在柳城東北二百里又棘城東塞外及遼西北百里亦有鮮卑山杜佑不能辨蓋皆其地）露宿蕃飲桓靈之際盡并北匈奴地光和中亂檀石槐種爲小種鮮卑破之魏初莫護跋部入遼西從討公孫淵封國於大棘城之北曰步搖子卜延爲左賢王孫徙何涉歸漸華風遷

拜單于子長曰吐谷渾以馬致國甘松之南孫葉延爲吐渾氏官俗順同中國及辛兄弟繼立至夸呂號可汗百餘年還爲慕容氏（慕容鍾都皆鮮南書事奔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自永嘉國爲吐谷渾隨有伏允死子順爲可汗順子諾曷鉢立封青海國王死子忠立忠死子宣超立襲可汗號生曦皓辛子非嗣龍朔三年土蕃併其地散徙朔方河東境俗謂退渾凡三百五十年國絶）次若莫廆遷徙何之青山以大棘城帝顓頊之虚（徙爲）元康四年教農桑修政令徵儒生撫華裔四遠歸之乃立四郡統爲子皝遂王燕前燕後燕南燕皆其别也張邦基侍兒小名録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子懷順經世大典鮮卑仲吉中山人歲乙亥國朝遣兵定中原鮮卑仲吉首率平灤路軍民詣軍門降太祖命爲灤州節度使從阿達曹南征充右副元帥攻取信安開州諸城以功賜虎符授河北等路漢軍兵馬都元帥歲壬辰平蔡有功加金吾衛上將軍興平路都元帥右監軍永安軍節度使兼灤州管内觀察使提舉常平倉事開國侯尋卒子準歲戊午充管軍千户從札剌台火兒赤東征高麗中統元年賜金符扈駕征阿里不哥以功受上賞三年從征李璮四年修萬壽山宫殿命董之至元十年授侍衛親軍千户積官昭武大將軍大都屯田萬户佩虎符卒子誠襲初

校宣武將軍高郵上萬戶府副萬戶佩虎符欽授懷遠大將軍命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事領兵征爪哇攻八百媳婦國使廣東克勤于役尋以疾辛卯忽篤土饗職致和元年秋八月兵興西安王命領所部軍京師備守禦通鑑紀事本末秃髮據廣武晉安帝興寧三年冬十月鮮卑秃髮推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推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武帝太元十九年初秃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烏孤與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真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真若留曰吾本根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　二十年秋七月秃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爲廣武郡公二十一年夏六月三河王呂光遣使拜秃髮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爲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謝而遣之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秃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善天文數術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纂凶悍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爲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彊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爲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爲內應事泄詳被誅黁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起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黁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爲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爲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呂氏若亡吾爲弘演矣統至番禾遂叛歸黁弘纂之弟也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黁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與黁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爲盟主軌略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蛇尾非計也軌

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纂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秃髮烏孤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二年春正月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爲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秃髮烏孤遣其弟車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于城北夏四月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黁救之纂敗還六月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黁每以天道抑止之涼常山公弘鎮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彊不可取矣乃與秃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黁性褊急殘忍不爲士民所附聞軌敗走降西秦西秦王乾歸以爲建忠將軍散騎常侍弘引兵棄張掖東走秋九月楊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秃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軌尋爲羌酋梁飢所敗西奔僇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爲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禽也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爲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彊多以爲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擅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飢雖驍猛軍令不整易破也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冬十一月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十二月西平王秃髮烏孤更稱武威王三年春正月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留鎮浩亹夷夏俊傑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彊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段氏書生無能爲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呂光衰耄嗣子微弱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舉則二寇不侍攻而服矣烏孤曰善夏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爲涼州牧鎮西

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謚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四年春正月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夏五月楊軌田玄明謀殺利鹿孤利鹿孤殺之五年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衽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彊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以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夏六月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元興元年春三月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改元弘

昌遷于樂都謚利鹿孤曰康王是歲秦王興遣使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三年春二月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彊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秦主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蓋為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義熙二年夏六月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枕血共守孤城仰恃陛下聖德俯伏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疋羊三萬口賤人貴畜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户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

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傉檀燕羣僚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傉檀善之秋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樂都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冬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三年秋七月禿髮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盤斬其使送長安九月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代沮渠蒙遜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十一月夏王勃勃帥其二萬擊傉檀于支陽殺傷萬餘人而還傉檀帥眾追之勃勃逆擊於陽武下大破之殺傷萬計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四年夏五月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郎韋宗往覘之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

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眾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陵人者易敗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鎮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興遺傉檀書曰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彊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

將軍敵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秋七月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爲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欽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冬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皇后世子武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昌松侯俱延爲太尉劉裕滅南燕　晉安帝義熙元年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爲張掖太守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冠淮南也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平卒段氏爲超娶其女爲婦超恐爲秦人所識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殆非真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爲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妍

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辯因鄉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鎮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衛太子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封超爲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妙選時賢爲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爲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秋九月汝水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令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爲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己未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爲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鎮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爲太尉鞠仲爲司空封嵩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謚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超引

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爲青州牧宏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羈不處內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望懿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五樓聞而恨之二年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封孚韓諱屢諫不聽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王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秋九月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即以語法法爲謀見誤知復何言超乃車裂嵩西中郎將封融奔魏超遣慕容鎮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群盜襲

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并將其衆攻梁父克之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鎮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爲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爲始平太守凝爲侍中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衆議不合而止冬十月封孚卒三年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群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既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之降屈乎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爲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復可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群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既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柰何一旦爲豎子屈節超曰吾爲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遂北面受詔冬十月南燕主超

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宋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四年春正月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幔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冬十一月南燕汝水竭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帶京城近日月也超大悅賜朝服一具五年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群臣歎太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領軍將軍韓諄曰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廣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政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鎮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為國結怨何功而封超怒不荅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比歲屢遷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并州刺史劉道憐鎮淮陰以備之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謝裕安之兄孫也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輔國將軍廣寧

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諄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超遣尚書郎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鎮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鎮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宜遣乞師超從之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使周城呼曰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興遣使謂裕曰

慕容氏相與讎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云何遽爾荅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秋八月封融詣劉裕降初秦王興遣衛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為勃勃所敗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裕將範循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諱盡忠無貳并範家赦之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懸綱母於城上支解之冬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超手殺之六年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朝群臣於城上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彊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銑勸超降超怒囚之二月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擊晉兵不能却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彫瘁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茍歷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彊則附之既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

橫鶩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控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群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一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占卑國

（唐會要）大中六年十二月占卑國佛邪葛等六人來朝兼獻象牢相魏耆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咸通十二年二月復遣使朝貢

庳

洪武正韻賙回切同上下也揚子庳則儀秦鞅斯又尾韻爾雅鷯鶉其雄鶛牝庳（邢昺疏釋曰李巡曰別雌雄之言鶉一名鶛其雄名鶛其牝名）庳陸法言廣韻下也又音婢宋重修廣韻庳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一曰鶛牝名司馬光類篇頻彌切又都彌切說文中伏舍一曰屋庳又部靡切舍下也又平祕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庳俗音卑正作庳字楊桓六書統帑毋庳統篆庳隸正庳譌下倣此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通作埤孟子為淵敺魚注猶水樂埤下荀子埤污庸俗又紙韻

篆書 六書統

隸書庳六書統

裨

洪武正韻賙回切補也說文接也益也又微韻許慎說文 从衣卑聲府移切顧野王玉篇補移切又婢移切副將也亦姓或作椑陸法言廣韻增也與也付也助也又音陴張參五經文字比支切徐鍇通釋接益也鍇曰若衣之接益也賓而反司馬光類篇裨賓彌切又頻彌切將偏副一曰冕名陴說文城上女垣俾倪也又蒲街切戴侗六書故婢支切衣之次也覲禮侯氏裨冕墨車以朝（康成曰裨之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餘為裨）諸侯亦服焉按裨之義引之為裨益為裨附為將帥之偏裨裨冕冕服之次也諸侯玄卷為上服朝於天子則降而服其次公當卷則服鷩冕猶當乘路而墨車以朝也（鄭氏謂大裘而下為裨不然）郭守正紫雲韻蓋也字從衣旁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卑附也又附支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裨又音毗販也姓氏字說禮記裨冕荀子禮論作卑絻（與裨冕同）楊桓六書統帑毋裨从衣卑聲裨隸正䫌从自从卑陴隸譌本頻彌切女墻也借為此義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涂溥義通作埤趙謙聲音文字通雙音見益音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賓逸裨

篆書

古論語
說文
集韻並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裨（呂君碑）埤（唐扶頌）埤（陳琳後碑）埤（西狹頌並洪適漢隸分韻）俾（李翕碑見漢隸字源）裨

脾（并六書統）草書椑（張錦溪）椑（鮮于樞并草書集韻）

詎足相陪椑（韓昌黎詩詎足相陪椑）竟死何椑（韓昌黎詩進學解投閒置散逐竄南夷頭童齒豁竟死何椑）

錍

洪武正韻補回切說文鈭錍也从金卑聲博雅錍謂之銛一曰斧屬亦作鈚許慎說文鈚府移切顏野王玉篇匹迷切斧也又音卑徐鍇通釋賓而反丁度集韻頻糜切又賓彌切婁機廣干祿字音卑又青批箭鏃廣長者釋行均龍龕手鑑必夫婢迷二反韓道昭五音集韻彼爲切楊桓六書統幫母錍（統）聲錍（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魏柔克正字韻綱篇迷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錍刀切作鈚非方音如埤不出雙音見陔韻韻會定正字切幫青幫賓迷錍篆書錍（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錍（徐鉉篆韻）錍（六書統）隸書錍（六書統）草書錍（鮮于樞草書集韻）

椑

洪武正韻補回切木名實似柹而青色文選閑居賦梁侯烏椑之柹荊州記宜都出大椑又見賀韻宋重脩廣韻府移切司馬光類篇賓彌切又邊迷切椑榼飲器又駢迷切說文圓榼又毗亦切棺也又蒲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椑椑音卑又俗音牌楊桓六書統幫母椑（統）聲椑（隸）椑（爲）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倪鏜六書類釋椑柹同類柹實赤而椑烏綠故謂烏椑又名綠柹又部覕切親身之棺曰椑記君即位而爲椑鄭氏曰謂杝棺親身者又部迷切考工記句兵椑鄭司農曰讀若鼙康成曰齊人謂斧柯爲椑則椑隋圜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鈹刀切雙音見陔栘二韻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賓邊椑篆書椑（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椑（徐鉉篆韻）隸書椑（六書統）草書椑（章草）椑（鮮于樞）

總敘

三元延壽參贊書椑子性冷與蟹同食腹痛大瀉荊州土地記宜都出大椑晉宮閣名華林園有椑子二株范汪祠制孟冬祭用椑柹稽神異苑傅亮永初中爲護軍兄珎住府西齋忽見北窗外椑樹下物面廣三尺狀若方相久乃自滅韋耀豔陽賦蕉椑柹榛栗木瓜謝靈運山居賦椑柹被實於長浦梁武帝爲荊州牧上書以謹上椑棗二箱郃陽志郃陽縣土產岳陽志岳州府土產郡縣志江陵府江陵縣及武岡州並土產

烏椑

地理志梁侯園有烏椑八稜大如醬盞文選潘安仁閑居賦梁侯烏椑之柹又金谷詩曰前庭樹沙甘後園植烏椑

黃椑

長沙府志攸縣土產湘潭縣土產郴州志郴州土產紹慶志本府土產重慶府志本府土產

埤

洪武正韻補回切與卑同下也孟子爲淵敺魚注氏思明君猶水埤下荀子埤汙庸俗又見微尾二韻司馬光類篇賓彌切又頻彌切說文增也一曰厚也又匹計切埤堄城上垣又部彌切田百畝又部靡切下濕也春秋國語松柏不生埤又卜禮切又補買切兩手擊也楊桓六書統幫母埤（統）聲埤（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注與卑同非是宇濛博義爲卑切附也埤陴裨同上篆書埤（六書統）隸書埤（六書統）

箄

洪武正韻補回切取魚竹器又尾韻徐鍇通釋箄從箄也从竹卑聲邊彌反宋重修廣韻府移切司馬光類篇賓彌切捕魚器又邊迷切篝笭謂之笓箆或作箄又蒲街切大桴也又補耳切說文簁箄也博雅箄簍簏也方言箈箄折也又必至切薄也又蒲計蒲歷二切楊桓六書統幫母箄（統）篦蓋也又并弭切（統）聲箄（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濛博義六毘切江東呼小籠爲箄又必是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鈹刀切雙音見上聲韻會定正字切幫圭幫賓邊箄篆書箄（六書統）隸書箄（六書統）

鞞

洪武正韻補回切牛鞞縣在蜀又微尾梗三韻陸法言廣韻又蒲迷補鼎二切宋重修廣韻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鞞俗鞞正音卑與鼙同楊桓六書統幫母鞞本并頂切借爲此義（統）鼙鞞（隸）鞞（說）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篆書鞞（六書統）隸書鞞（六書統）

牛鞞

成都志牛鞞今簡州

䥯

補回切許慎說文䥯梠屬从金罷聲讀若嬀彼爲切顏野王玉篇彼皮切徐鍇通釋彼移反丁度集韻班糜切廣雅耕也或从罷作䥯亦作䥯司馬光類篇又補買切鉠杖又部買切又步化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銘䥯楊桓六書統幫母䥯（統）聲䥯（隸）䥯省䥯或从罷聲䥯（隸）䥯（古）䥯从夫罷省聲

䌜同纙（隸丐纙省）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乃切。篆書⿰金罷　徐鉉⿰金罷　篆韻⿰金罷⿰金罷⿰金罷（並六書統）　隸書⿰金罷

⿰金罷纙（並六書統）

⿰卑頁

蒲回切。許慎說文：⿰卑頁，須髮半白也。从須，卑聲。府移切。顏野王玉篇：方皮切。⿰卑頁云：⿰卑頁⿰卑頁。徐鍇通釋：宜而反。丁度集韻：賓彌切。楊桓六書統：幫母⿰卑頁（統聲）。⿰卑頁（隸字）潘傳義音卑，髮白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乃切。篆書⿰卑頁（六書統）　隸書⿰卑頁（六書統）

犤

蒲回切。爾雅：犤牛。（邢昺疏：釋曰：犤牛名也。郭云：犤牛庳小，今之㹀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以其庳小，可行果樹下，故呼果下牛。）陸法言廣韻：下小牛也。又音皮。張參五經文字：補池反。宋重修廣韻：犤，符羈切，亦作犤。又彼爲切。丁度集韻：班糜切。司馬光類篇：步買切，牛短足。犤又蒲糜、蒲街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碑，使牛鬆。又平爲、平媧二切，牛名。又音吠。楊桓六書統：幫母犤（原聲）犤（隸正）。犤省。犤或从羆聲。犤（隸正）犤省。篆書犤犤（並六書統）　隸書犤犤（六書統）

襬

蒲回切。楊雄方言：帬，陳魏之間謂之帔。（音披）自關而東謂之襬。顏野王玉篇：彼皮切。關東人呼裙。丁度集韻：襬，班糜切。或从罷，作襬。从皮，作帔。司馬光類篇：彼義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帔，衣襬。楊桓六書統：幫母䙡（波爲切）。从衣，羆聲。襬（隸正）。襬省。帔與襬同，从巾，皮聲。帔（隸正）帔省。篆書䙡帔（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䙡䙡帔（並六書統）　隸書襬襬

帔（並六書統）

⿰田卑

蒲回切。顏野王玉篇音碑，⿰田卑，田也。丁度集韻：班糜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田卑，音卑。⿰田卑，碑、單二音，地名。楊桓六書統：幫母⿰田卑（原聲）⿰田卑（隸正）⿰田卑（俗字）。潘傳義波爲切。又音陂。篆書⿰田卑（六書統）　隸書⿰田卑（六書統）

⿱陂金

蒲回切。陸法言廣韻：錍，鉏。宋重修廣韻：彼爲切。丁度集韻：班糜切。⿱陂金，鉏也。或作鎞。司馬光類篇：攀糜切。楊桓六書統：幫母⿱陂金，从金，陂聲。⿱陂金（隸正）。⿱陂金省。⿱陂金誤。篆書⿱陂金（六書統）　隸書⿱陂金（六書統）

⿰巾卑

蒲回切。陸法言廣韻：見也。宋重修廣韻：府移切。司馬光類篇：賓彌切，見名，通作裨。又吡亦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巾卑（正）音卑，見也。楊桓六書統：幫母⿰巾卑，从巾，卑聲。⿰巾卑（統）。篆書⿰巾卑（六書統）　隸書⿰巾卑（六書統）

鵯

蒲回切。陸法言廣韻：鵯鶋，鳥。又音匹。宋重修廣韻：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爾雅：鸒斯，鵯鶋。或从隹，作雃。司馬光類篇：又䴘吉切。戴侗六書故：鵯（正）移切。鵯，古洽切。鵯鴂，鳴旦之鳥。釋行均龍龕手鑑：鵯或作鵯（正）音卑。楊桓六書統：幫母鵯，从鳥，卑聲。鵯（隸）。雃與鵯同，从隹，卑聲。雃（隸）。篆書鵯雃（並六書統）　隸書鵯雃（並六書統）

渒

蒲回切。宋重修廣韻：府移切。丁度集韻：賓彌切，水名，在弋陽。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渒。楊桓六書統：幫母渒（原聲）渒（隸）渒（譌）。篆書渒（六書統）　隸書渒（六書統）

⿰歹卑

蒲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說文：別也。司馬光類篇：班糜切。又補美、補買二切。博雅：裂也。又部買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彼爲切。又府移切。楊桓六書統

幫母⿰歹卑（統聲）⿰歹卑（隸）⿰歹卑（譌）字。潘傳義波爲切。另（同上）。篆書⿰歹卑（六書統）　隸書⿰歹卑（六書統）

⿰魚卑

蒲回切。丁度集韻：班糜切，魚也。司馬光類篇：賓彌切，魚名。又蒲街切。博雅：黑鯉謂之⿰魚卑。又匹寐切。楊桓六書統：幫母⿰魚卑（原聲）⿰魚卑（隸）字。潘傳義俯移切。音卑。篆書⿰魚卑（六書統）　隸書⿰魚卑（六書統）

⿸疒盃

蒲回切。丁度集韻：蒲枚切，弦病。

綼

蒲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鄭康成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司馬光類篇：頻彌切。又薄必切，紛也。又必力切。又蒲歷切。戴侗六書故：綼，吡支切。劉氏音卑。楊桓六書統：幫母綼，从糸，卑聲。綼（隸）。篆書綼（六書統）　隸書綼（六書統）

郫

蒲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邑名，在晉。孫氏字說以郫皮爲卑。楊桓六書統：幫母郫（原聲）郫（隸）郫（譌）。篆書郫（六書統）

隸書郫（伯喬趣名）郫（惠酬碑）郫（建平碑，並洪适漢隸分韻）郫（鄭烈碑，見漢隸字源）郫（六書統）

俾　賙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安俾縣在安定郡。司馬光類篇又邊迷切，使也。又補彌切，說文益也。一曰俾門侍人。又普米切，俾倪，邪視。又匹計切。楊桓六書統，幫母，脾本拜彌切，借爲此聲。牌隸也。俾爲字，滌傅義，術移切，音卑。篆書俾六書統　隸書俾六書統

諀　賙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諀訾，好毀譽也。司馬光類篇又普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諀，俗音卑。楊桓六書統，幫母，諀（原缺）諀隸。篆書諀六書統　隸書諀六書統

萆　賙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萆薢，艸名。一曰萆麻。一曰蓑衣。司馬光類篇又頻彌切，艸名。又補弭切。又必袂切。又補八切，人䟤亦切。萆蘼，艸。又蒲歷切，又艸似烏韭。戴侗六書故，薄府移切，萆薢根主痿痹，擣之淘取粉可爆食。一名山兔茨。又雨衣亦謂之萆。又與蔽通用，漢書萆山而望趙軍。楊桓六書統，幫母，萆从艸卑聲。萆隸。字學傳義，萆房脂切，植物聲。音文字通鐵丌切，作萆尾莞，俗字，雙音見衍昏二韻。篆書萆六書統　隸書萆六書統　草書萆章草

椑　賙回切，丁度集韻，賓彌切，博雅，木下支謂之椑櫥。楊桓六書統，幫母，椑从木卑聲。椑隸。篆書椑六書統　隸書椑六書統

⿰片咅　賙回切，丁度集韻，賙枚切。司馬光類篇，版也。或作牌。陪又蒲枚切，又蒲來切。釋道昭五音類聚，布回切。楊桓六書統，幫母，陪从片杏聲。陪隸。陪因省而譌。牌與陪同，从片不聲。篆書⿰片咅集韻見杜从古　篆古大韻海⿰片咅⿰片咅並六書統　隸書⿰片咅六書統

𤰞　⿱业卑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俗，音卑。杳嚴，又音單。

⿱不儿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彼爲反，玉篇云，⿱不儿易卦也。

俳　⿰亻厞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俗，音悲。

⿰角卑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卑。

⿰忄卑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卑。

⿺走卑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彼爲反。

⿰口悲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悲。

⿰忄悲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悲。

龀　賙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卑。

⿰虫悲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邊迷切，諸⿰虫悲蝥名。

捭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卑擗二音。

綼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髀。

⿰卑攴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卑。

芯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悲。

扒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部移切，擘也。

毛　賙回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碑。

彼　賙回切，字滌傅義，班糜切，辯論也。

⿰角卑　賙回切，字滌傅義，術移切，橫角謂之⿰角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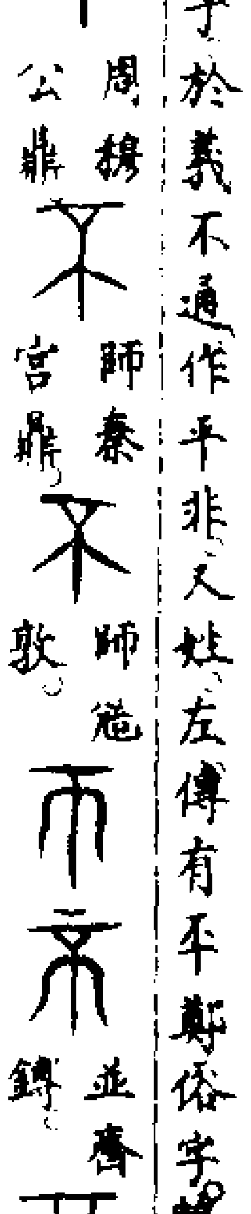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七　八灰

丕（洪武正韻鋪杯切大也書嘉乃丕績亦作平又姓左傳有平鄭許慎說文丕从一不聲敷悲切徐鍇通釋古音不若夫故得不爲丕字之聲也鋪眉反爾雅丕丕大也邢昺疏釋曰書立政云以並受此丕丕基顧野王玉篇普邳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平上同顏元孫干祿字平丕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左傳晉大夫丕鄭丁度集韻攀悲切人適眉切鄭樵六書畧从不音跗象華之不萼敷披於地上之形婁機廣干祿字丕丕上石經下說文春秋傳里平之難戴侗六書故丕說文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否不也从口从不不亦聲又敷悲切通爲丕字書云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詩云不顯不承易駟曰詩中不顯之類皆當讀如丕秦和鐘銘曰不顯皇祖詛楚文曰不顯大沈久湫不顯大神巫咸不顯大神亞駝此最可據者又丕古借用不別作平張參曰石經从十釋行均龍龕手鑑疋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鶏切楊桓六書統滂毋丙枕鷟丕隸帚或从一在不中平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誰謙聲青大字通滂丌切華落也从不在地上一指地俗借據又大也則从一意不聲古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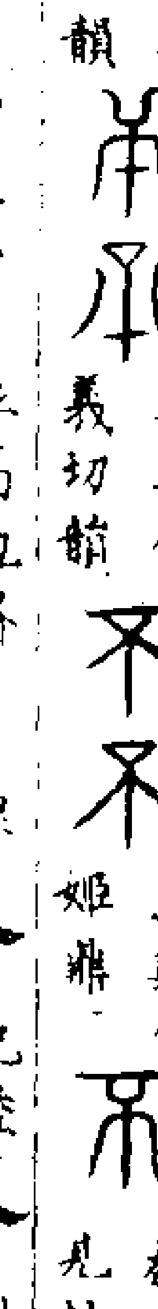
平仁山金氏曰凡詩美詞而加不者皆丕字也如古杭詞曰顯大神謂丕顯大神也說者豈不顯乎於義不通作平非又姓左傳有平鄭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滂主滂娉偏丕）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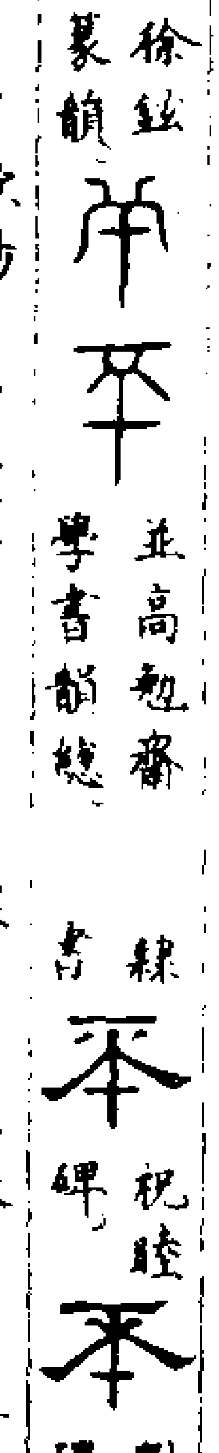


周楊公鼎　師秦宮鼎　師箍敦　並齊鎛

盉和鐘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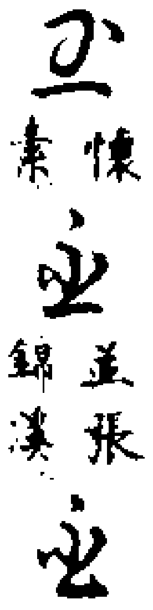


集韻　並王存義切韻　並鄭伯姬鼎　秦鐘並見杜从古集篆古大韻海



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祝睦碑　劉熊碑並見洪邁漢隸分韻

眞書　丕　歐陽詢　平　虞世南　草書



懷素　並張錦漢　鮮于樞

總敘（書大禹謨嘉乃丕績盤庚民用丕變大誥爾丕克遠省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立政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召誥庶殷丕作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君奭丕單稱德丕冒海隅）

十倍曹丕（三國志蜀諸葛亮爲丞相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又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不十爲平（三國志吳闞澤初魏文帝即位孫權問群臣曰曹丕盛年即位恐孫不及見之澤曰不十年丕其殁矣以字言之不十爲平此其數也果七年而卒）

道丕（高僧傳釋道丕長安貴胄里人生而岐嶷端雅任保管寺禮纖能法師而師之時長安焚蕩丕負其母東征華陰顯德中示化）

丕禪師（五燈會元同安丕禪師僧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此理如何師曰孤峯廻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嗣膺禪師）

丕鄭（史記秦本紀繆公九年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繆公許之夷吾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君急召呂郤至則更入重耳繆公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等疑丕鄭有閒乃言夷吾殺丕鄭子丕豹奔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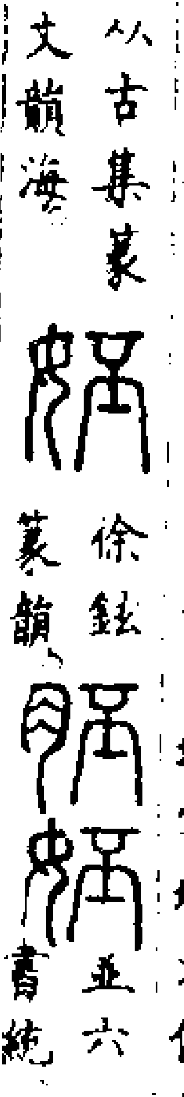
丕豹（史記李斯傳晉繆公求士求丕豹於晉）

丕氏（羅泌路史黃帝紀丕氏黃帝之後）

茲丕氏（羅泌路史少昊紀茲丕氏少昊之後）

肧（洪武正韻鋪杯切說文婦孕一月又器物朴許慎說文肧从肉不聲匹桮切劉熙釋名肧衃也氣衃結也顧野王玉篇匹尤普回二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孫愐唐韻芳杯切徐鍇通釋按文子注肧肧也聲如水中泡鍇以爲肧肧即如衃衃凝血普杯反丁度集韻鋪枚切或从女作妚司馬光類篇又披尤切肧胎未成之物張有復古編别作肧非釋行均龍龕手鑑肧俗肧正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梅切楊桓六書統滂毋肧統聲胚隸婦或从女娝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孛悖反文字注通作衃趙謙聲音大字通肧作坏胚又器物朴當用坏字切滂偎滂娉偏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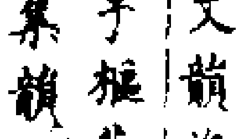
篆書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胚　娝　並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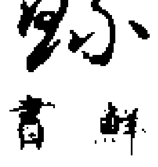
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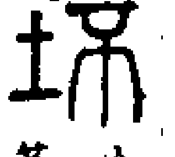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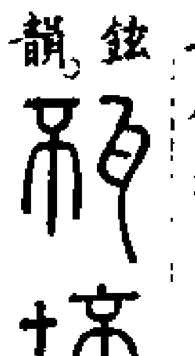
鮮于樞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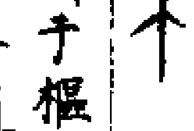
衃（洪武正韻鋪杯切凝血許慎說文衃从血不聲芳桮切顧野王玉篇匹尤匹才二切徐鍇通釋衃猶肧也普杯反宋重修廣韻芳肧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戴書作衁司馬光類篇又方鳩切又房尤切艸名爾雅葰衃衃多華少葉又披尤切肧胎未成物之始或从血作衃又俯九切戴侗六書故今

人以臘脂為衃盇取諸此伯曰女子任身一月為始衃言血始凝也別作肧揚桓六書統滂毋衃說篆衃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取古肧字之義盇多一月則血水訓異而義同字切滂偎滂娉偏衃

篆書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草書鮮于樞草書集韻

坏洪武正韻鋪杯切未燒陶瓦又見下顧野王玉篇普梅切又作坯宋重修廣韻芳杯切司馬光類篇培鋪枚切又蒲枚切說文培敷土田山川也又蒲來切封也又房尤切闕人名魯有中培公又薄亥切莊子乃今培風又薄口切博雅培壞冢也又鼻墨切重也張有復古編坏坏丘再成者一曰瓦未燒从土不別作坯非芳栝切畫襆廣干祿字培坏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步枚切以土封罅隙也記曰坏牆垣又曰蟄蟲坏戶亦作𡉏莊周曰日中穴陪又步庚切疑與培一字又作坯墒壞瓦之齊未燒為坯說文作坏郭守正紫雲韻揚子哀則坏按注古本作坯釋文均龍龕手鑑坏俗坯通砙正坏今普杯反砙俗音坏韓道昭五音類聚坯丕坏二音揚桓六書統滂毋配塙坏說篆坏隸塙或从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崔駰達旨坏冶一陶注土器未燒郭璞爾雅注鎔物之始趙謙聲音文字通作坯非又瓦未燒者作坯非又墻也記坏墻垣莊子鑿坏而遁作坏非莊日中穴坏俗字或青裴不出韻會定正滂偎切魯頻闕聞使至鑿坏而遁即坐坏墻也字切滂偎滂娉偏坏

篆書 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並六書統

草書鮮于樞草書集韻

盛橐鑿坏漢揚雄解嘲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注盛橐謂范雎鑿坏謂顏闔也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為相使者往聘闔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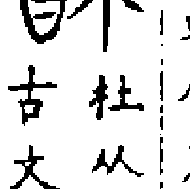
干飴鍚坏揚雄太玄經天玄干首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坏注坏未成瓦也五為土故稱坏丘聚也飴美食也家性為干五處天位當清身納己干祿百福而反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坏土之辱

室無穴坏宋曾文定神道碑文定知齊州齊俗悍強盜賊橫發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幾察急追捕且捕且訪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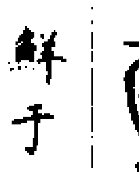
貨委于塗大不夜吠

遇雨般坯盤山語錄師云昔東堂下遇雨如事人普請不擇老幼般坯衆皆競應惟一老仙安坐不出事畢大衆闻坐欲斜老仙有言於長春真人者真人呵之云坯盡衆直幾何一人煉心端的到休歇處如貫珠無價且莫谷人心地用事去大抵教門中以得人為奇也

醅洪武正韻鋪杯切酒未漉許慎說文醅醉飽也从酉音聲匹回切顧野王玉篇匹才切未釃酒也宋重修廣韻芳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一曰酒未沈或作酙司馬光類篇又披尤切又普后切戴侗六書故鋪回切酒今未拔也揚桓六書統滂苦醞說篆醅隸酥或从不聲酥隸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李詩恰似蒲萄初潑醅韻會定正字切滂偎滂娉偏醅

篆書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草書鮮于樞草書集韻

雪醅清波雜志醞法言人人殊故色香味亦不等醇厚清勁復繫人之嗜好泰州雪醅著名惟舊蓋用州治客次井孏黃水孏黃不堪他用止可供釀紹興間有呼匠輩至都下用西湖水釀成頗不逮有詰之者云孏黃水重西湖水輕普較以權衡得之

蒲萄醅梁谿漫志敘州本戎州也老杜戎州詩云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今敘州公醞遂名以重碧東坡在齊安有春江淥漲蒲萄醅之句晴康初元韓子蒼舍人作守有旨添賜郡醸因名其庫曰蒲萄醅仍有詩云孫臣政術不堪論尚得君王賜酒尊老父異時尋故事蒲萄醅熟記初元李白詩遂看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潑醅陵陽集以正賜庫蒲萄醅送何斯舉復次其韻　歎息蘇公無恙日坡頭自築小山房五年不識官壺味只以春江當酒賜　蒲萄酒用春江水壓倒雲安麴米春未解敲門問奇字一杯聊醉草玄人

綠醅蘇東坡詩萬頃蒲萄漲綠醅

舊醅杜工部詩盤飧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舊醅

新醅陸龜蒙詩看壓新醅寄懷襲美　曉壓糟牀漸有聲旋如荒澗野泉清身前古態熏應出世上愁痕滴合平飲啄斷年同鶴儉風波終日看人爭樽中若使常能綠兩紋通侯總強名皮日休詩一甕松花細有聲旋將渠挽撇寒清春共楸恐等來近劉項真應釀得平酒德有神多客須醉鄉無貨沒人爭五湖烟水郎山月合向樽前問底名

春醅蘇東坡詩米賴發過如春醅

金醅

（文鑑王蘭酒熟金醅溢）**玉醅**（蘇東坡荼縻詩月折霜蕤凌玉醅）**貯醅**（梅聖俞詩屈原自肴漁父篇餔糟不及漁父）賢世無功名多浪死劉伶阮籍乎今傳兩來獨酌邀明月唯有青山李謫仙謫仙歿後幾百年市樓日沽千萬錢沉酒豈少當道賦文字不見空月圓吴均之孫何我慵雙壺貯醅持置前豈乏阮李詩興寢淺飲但對春風妍

伾

洪武正韻鋪杯切有力也衆也書至于大伾許慎說文伾从人丕聲詩曰以車伾伾敷悲切顧野王玉篇匹眉切徐鍇通釋晉有力人曰秦堇父好勇名其子曰丕茲取此義浦丕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人貧悲切一曰大力又蒲枚切山名又鋪枚切爾雅山一成又鋪來切又並鄙切山名又部鄙切又五忽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數羈切揚桓六書統滂母偪聲隸阫或从不聲阫鈇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滕博義通作伓伾走貌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又恐懼也作怌非揚子桌則怌俗字借山再成曰伾通用坏作岯坯非爾雅一成坯俗字方音如毗杖韻會定正滂圭切伾伾馬以車有力也字切滂圭滂娉偏伾

篆書 伾 伾（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伾（徐鉉篆韻）伾（六書統）

隸書 伾 伓（並六書統） 草書 伾（鮮于樞草書集韻）

大伾（書禹貢導河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注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為在成皋鄭玄以為在脩武武德臣瓚以為脩武武德無此山成皋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盡大伾也）

伾氏（羅泌路史黃帝紀伾氏黃帝之後）

秠

洪武正韻鋪杯切一稃二米黑黍也又尤賄二韻許慎說文秠从禾丕聲詩曰誕降嘉穀惟秬惟秠在天賜后稷之嘉穀也敷悲切徐鍇通釋后稷勤於稼穡天降此穀尚書曰稷降播種浦宜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披尤切又普鄙切又俯九切又匹九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孚鄙孚悲二反釋行均龍龕手鑑杯（俗）秠（正）音丕韓道昭五音集韻數羈切揚桓六書統滂母秠（从丕）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書云稃穀糠也爾雅秠皮也李巡曰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中之有二米者別名為秬又紙韻爾雅翼曰周禮也入注疏秬如黑黍一稃二米秠即其皮稃亦皮也按百穀之中一稃二米唯秬為然說文解秠字一稃二米而解米字云米麩一米二麩是秠正此米麩爾古者米麩丕三字相通鄭注以秠稃皆解為皮失實字滕博義通作秠又普弭切又部癸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方音見上聲韻會定正滂圭切邑人以之為邑者字切滂圭滂娉偏秠

篆書 秠（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秠（徐鉉篆韻） 隸書 秠（六書統） 草書 秠（鮮于樞草書集韻）

秬秠（漢書五行志漢章帝元和中秬秠生郡國）

駓

洪武正韻鋪杯切爾雅馬黃白雜毛今桃花馬也說文黃馬白毛許慎說文騂从馬丕聲敷悲切顧野王玉篇普悲步悲二切馬黃白色駓（同上）張參五經文字駓騂二同並音丕徐鍇通釋浦宜反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貧悲切馬駁色韓道昭五音集韻數羈切五音類聚平悲切又駓駓馬走貌揚桓六書統滂母駓聲駓書或如此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借狸子也作豾非又羣走貌作狉非柳文鹿豕狉狉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駓

篆書 駓（杜从古集篆古文韻）駓（徐鉉篆韻）駓（六書統）

隸書 駓（六書統） 草書 駓（鮮于樞草書集韻）

有騅有駓（詩駉篇薄言駉者有騅有駓）**逐人駓駓**（楚辭招魂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

豾

洪武正韻鋪杯切貍也揚雄方言貔貍別名音毗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豾（江東呼為貊貍音丕）顧野王玉篇倍悲切貍屬也宋重修廣韻數悲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貍子曰豾又貧悲切貔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豾狉二俗作丕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狉或从犬數羈切揚桓六書統滂母貔从豸丕聲原聲貔與駓同从犬丕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豾

篆書 豾 豾（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豾 豾（並六書統） 隸書 豾 狉（並六書統） 草書 豾（鮮于樞草書集韻）

鉟

洪武正韻鋪杯切靈姑鉟旗名亦作鉟張參五經文字音丕見左傳丁度集韻貧悲切又攀悲切揚桓六書統滂母鉟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左傳齊侯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字滕博義鉟（同上）韻會定正字切滂圭滂娉偏鉟

篆書 鉟（六書統）

鉟　洪武正韻鋪杯切左傳齊侯卜使王黑以靈姑鉟率吉廣韻矛戈鋒僉會李正封聯句何當鑄鉅鉟是也顧野王玉篇匹眉切宋重修廣韻符悲切又敷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鉟俗鉟正芳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鉟从金丕聲鉟說聲鉟隸倪鏜六書類釋攀悲切靈姑鉟旗名見春秋傳類篇刃戈也按傳云斷三尺而用之蓋旗柄之有刃者也　篆書鉟杜从古集篆　鉟古文韻海　鉟　鉟（並六書統）　隸書鉟六書統　草書鉟鮮于樞草書集韻

怌　洪武正韻鋪杯切慢也揚子柔則怌顧野王玉篇孚悲切恐也丁度集韻攀悲切恐懼也郭守正紫雲韻省試聖人陶成天下之化賦五押之字俾無駓怌在此然按揚子光注定作坏鋪回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丕心怌也楊桓六書統滂母怌从心丕聲原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丕　篆書怌六書統　隸書怌六書統　滂娉偏怌

狉　洪武正韻鋪杯切羣走貌柳文鹿豕狉狉司馬光類篇攀悲切狸子又貧悲切貔也方言北燕朝鮮謂之狉韓道昭五音類聚符悲切熊忠韻會舉

要宮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滂丕滂娉偏狉

邳　洪武正韻鋪杯切下邳地名又姓許慎說文䣚奚仲之後湯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薛縣从邑丕聲敷悲切顧野王玉篇蒲悲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徐鍇通釋部眉反宋重修廣韻縣名在泗州又姓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其後為氏後漢有信都邳彤符悲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貧悲切戴侗六書故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奚仲興于邳今為淮陽軍下邳縣楊桓六書統滂母䣚說聲邳隸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滂刀切左傳商有姺邳韻會定正字切滂丕滂娉偏邳　篆書邳杜从古集篆　邳古文韻海　邳徐鉉篆韻　隸書邳韓勑碑　邳孔宙碑陰　邳嚴訢碑　邳孔宏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邳孔宙碑陰　邳孔彪碑　邳楊雄碑並漢隸字源　邳六書統

姺邳　左傳昭元年趙武曰商有姺邳（注姺邳二國皆商諸侯邳今下邳縣姺不可考）史記大邳（注再重曰英一重曰邳）

邳州　東漢書志本泗州下邳縣按尚書禹貢九州分野屬徐州又按下邳地理屬淮陽風俗通云奚仲為夏車正自薛封邳按春秋薛國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仲虺居薛為湯相武王復其封為薛侯齊桓公復之為伯魯襄公二十四年會薛伯于夷儀後為齊所併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故知通於滕也有薛城薛河者古下邳地秦置薛郡漢為東海郡所隸後漢為下邳國晉宋梁為武州及下邳郡後魏為東徐州後周為邳州隋開皇元年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爲下邳郡唐武德四年復置邳州貞觀六年州廢屬泗州元和四年又屬徐州宋太平興國七年置淮陽軍割下邳宿遷二縣屬焉今復為邳州割蘭陵來隸金亡宋暫有其地元中統二年立十路宣撫司以其地屬河南後以民戶稀少併睢寧宿遷下邳三縣一州領之陞蘭陵為嶧州至元八年以邳州屬歸德府十二年後置睢寧宿遷兩縣屬淮安十五年還來屬元因之

國朝洪武初革領宿遷睢寧二縣仍隸淮安府其縣之沿革各詳縣名之下　宋汪元量詩身如傳舍任西東夜榻荒郵四壁空鄉夢漸生燈影外客愁多在雨聲中淮南火後居民少河北兵前戰鼓雄萬里別離心正苦帛書何日寄歸鴻　又文天祥詩中原行幾日今日纔見山問山在何處云在邳徐閒

邳州山徐州水項籍不還韓信死龍爭虎鬭不肯止煙草漫漫青萬里古來劉季號英雄樊崇至今幾千歲　元貢泰甫詩吳船蕩漾一篙輕楚客飄零萬里情驟雨挾雲行斷岸亂山湧浪入孤城黃河風起鷗無侶紫塞春深鴈有程莫作仲宣多感慨朔來白髮鏡中生　又　一帶黃河百折灣下邳城外更潺湲煙迷兩岸疑無地日落中原喜有山法重鹽租嚴犯界官多魚稅倍征關白頭父老相逢處猶佀圯橋授履還　貢奎詩荒城十里路重經暫艤扁舟出驛亭春到梅花何處白雪晴山色向人青心驚家遠書難寄面迎風寒酒易醒莫憶牽衣兒女態皖猿夜鶴咲林扃　周衡之詩百戰殘城古下邳白門樓下草萋萋古來多少英雄恨落月城頭烏夜啼　陳剛中詩沂水碧潺潺汀洲白鳥閒林邊郯子國煙際嶧陽山茅屋秋先破荒城夜不關烹魚呼濁酒一咲夕陽閒　馬虛中詩戰骨銷沉水氣濇沙邊砲石尚縱橫不知天定安危計虛使生靈死亂兵　又　昔日旌旗古戍樓將軍曾此覓封侯如今戰地成耕地得見昇平任白頭

下邳國　後漢書地理志武帝置為臨淮郡永平十五年更為下邳國（雒陽東千四百里十七城戶十三萬六千三百八十九口六十一萬一千八十三）下邳本屬東海（戴延之西征記曰有沂水自城西西南注）

（泗對下邳城南亦注泗舊有橋處張良與黃石公會此橋）葛嶧山本嶧陽山（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有鐵徐本國有樓亭或曰古葽林（杜預曰在僮縣東南北征記曰縣北有大冢徐君墓延陵解劍之處）僮侯國 睢陵 下相 淮陰（下鄉有南昌亭韓信寄食處淮濱）盱台 高山 潘旌 淮陵 取慮有蒲姑陂（左傳昭十六年齊師至蒲隧杜預曰縣東有蒲姑陂）東成 曲陽侯國故屬東海 司吾侯國故屬東海 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左傳昭十三年晉會吳於良）夏丘故屬沛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二（魏氏春秋曰初平三年分琅邪東海為城陽新城昌慮郡建安十一年省昌慮并東海）

下邳郡

（隋書）地理志下邳郡後魏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又改曰東楚州陳改為安州後周改為泗州 統縣七戶五萬二千七十七 宿豫 夏丘 徐城 淮陽 下邳 良城 郯 梁曰歸政置武州下邳郡魏改縣為下邳置郡不改州東徐後周改州為邳州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有嶧山磐石山

下邳縣

（太平寰宇記）舊十三鄉今九鄉本夏時邳國後屬薛春秋云薛之祖奚仲遷于邳韓信為楚王都此魏武帝於此城擒呂布按郡國志云下邳城有白樓門即曹公征呂布所登晉太康元年自徐城移下邳國理此封安平王子晃為王宋為下邳郡北征記云中城呂布所守也南臨白樓門梁改下邳縣為歸政仍於此置武州尋入後魏明帝又改為東徐州後歸政為下邳縣置郡不改後周改東徐州為邳州隋開皇三年罷郡郡所領縣並屬邳州大業二年省邳州以縣屬泗州唐武德四年又置邳州貞觀元年又省為縣即今理是也宋建淮陽軍令縣屬焉舊唐書地理志下邳縣漢下邳郡元魏置東徐州周改邳州隋廢武德四年復置邳州領下邳郯良城三縣貞觀元年廢邳州仍省郯良城二縣以下邳屬泗州元和中復屬徐州

下邳

（史記）張良擊秦皇帝博浪沙中秦皇怒求賊急良乃亡匿下邳 漢書張良曰臣始起下邳西漢書地理志下邳注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有鐵官莽曰閏險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也師古曰瓚說是縣名屬東海郡（史記）項羽本紀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 淮陰侯傳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晉書所見唯劉下邳（注謂劉裕也）南史江華傳華事母孝轉客下邳貧窮縲跣行傭以供母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注下邳縣屬徐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八十里）龐勛命鄭鎰救之鎰帥死部來降 昭宗光化二年朱全忠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人追及之於下邳（注下邳古縣唐屬徐州九域志在徐州東一百八十里）殺千餘人 山陽志歷代攻守事實 後漢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陵 謝原幼落庵詩藁 謝原幼下邳待月詩 萬里吳船泊下邳秋風短髩欲成絲就無韓信酬金志已後張良進履時河水東遷非禹跡嶧山西峙尚秦碑鱸魚黍酒沙頭艤今夜如何月上遲 元王昱初菴軒集下邳有感詩 圯橋千古舊名存猶指劉侯話本因進履不違秦父老萊封安得漢宗臣壯懷轟轟重回首世事悠悠一丈伸三卷素書傳教了不應豪傑便無人

邳姓

（與丕同）宮音 清河 史記夏禹車正奚仲自薛封于邳望于信都

邳彤

東漢書列傳彤字偉君信都人也父吉為遼西太守彤初為王莽和成卒正（東觀記曰王莽分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為卒正也）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世祖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世祖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世祖軍彤尋與世祖會信都世祖雖得二郡之助而兵眾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埶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部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為後大將軍和成太守如故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譬吏民世祖夜至即開門出迎

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恒州靈壽縣西北）行大司空事帝入洛陽拜彤太常月餘日轉少府是年免復為左曹侍中（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常從征伐六年就國彤卒子湯嗣九年徙封樂陵侯（樂陵縣名屬平原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東也）十九年湯卒子某嗣（史闕名也）無子國除元初元年鄧太后紹封彤孫音為平亭侯音卒子柴嗣初張萬尹綏與彤俱迎世祖皆拜偏將軍亦從征伐萬封重平侯綏封平臺侯（重平縣名屬勃海郡故城在今安德縣西北臣賢案平臺縣屬常山郡諸本多云平臺者誤也）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以理隱難昭（幾者事之先見者也）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若迺議者欲因二郡之衆建入關之策委成業臨不測而世主未悟謀夫景同邳彤之廷對其為幾乎語曰一言可以興邦（論語曰魯定公謂孔子之言）斯近之矣唐宋名賢論東坡曰王郎反河

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獨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兩衛者耳上乃大驚始決意北征瓊之言大畧似邳彤皆一時雄傑也洪邁容齋三筆邳彤酈商論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為人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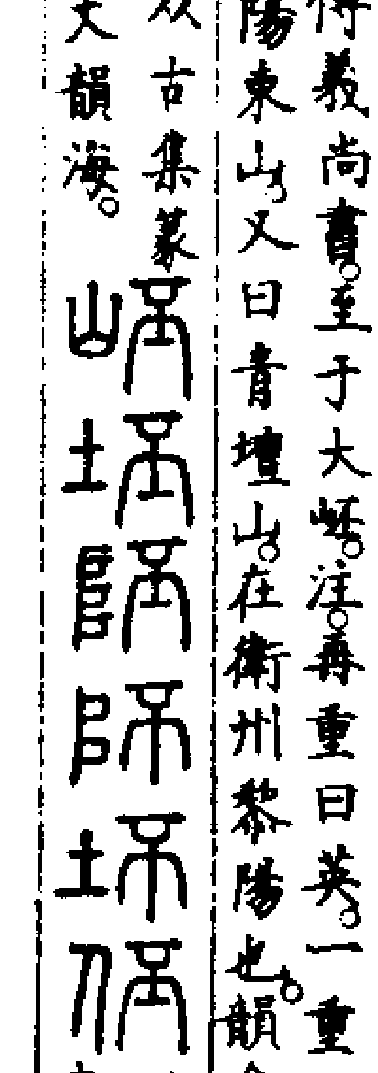
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亡可蹻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唉談閒廓廓無事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紿之出遊使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封侯賜金而寄不録平勃亦不為之一言此又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為侯又以罪免惜哉

邳栢（三國志栢荊楚名族仕蜀為黃門侍郎）

岯

洪武正韻鋪杯切大岯山名說文山再成曰岯又曰山一成亦作伾又隋韻許慎說文坏丘再成者也一曰瓦未燒从土不聲芳桮切爾雅山一成坯郭璞注書曰至于大伾邢昺疏釋曰案此文則山上更有一山重累者名坯書曰者禹貢文也孔安國云山再成曰伾與此不同者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臣瓚以為皆非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岯乎瓚意當然張參五經文字坏普梅切又音陪徐鍇通釋普杯反李東修廣韻符悲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或作伾坯阫又鋪來切司馬光類篇岯攀悲切又貧悲切又普鄙切又部鄙切

坏又蒲枚切牆也又披尨切坯又五忽切張有復古編別作坏非婁機廣干祿字音邳皆山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岯統聲坯或从土阫或从阜宇潦博義尚書至于大岯注再重曰英一重曰岯括地理志云大邳山今名黎陽東山又曰青壇山在衛州黎陽也韻會定正字切（滂毒滂娉偏岯）

篆書 
（杜从古集篆古大韻海）（并六書統）

隸書 岯 坯 阫（並六書統）

登大岯（宋張舜民畫墁集東郡韓延壽黎陽李魏公一時推豈弟累代想英雄草木芳菲外山河感慨中但違川上客不見狎鷗翁）

披

洪武正韻鋪杯切開也分也散也又荷衣曰披亦作被又隋木二韻許慎說文披从旁持曰披从手皮聲敷羈切楊雄方言披散也東齊器破曰披劉熙釋名婁兩旁引之曰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徐鍇通釋周禮曰哭執披史記無不披靡謂四向而散也坯畀反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又披義切散也又彼義切柢行夾引棺者又平義切吳棫韻補叶音滂禾切劉邵趙都賦布護中林綠延陵門從風發騰猗靡雲披婁機廣干

隸字又普靡切裂也从木碑說反木名戴侗六書故撥開也史記曰披山通道因之為披衣之披又普靡切披靡風之所吹披散偃靡也（別作𢬵旇）大曰柱旗披靡也又披義切記曰飾棺君纁戴六纁披六康成曰披柩行夫引棺有婦人之服披於表者曰披別作帔說文曰弘農謂帬帔也飾棺之披與婦人帬帔義同陸氏讀彼義切非郭守正紫雲韻又紕韻乃披靡字王栢正始音鋪畀切開謂之披鋪彼切分謂之披釋行均龍龕手鑑𢬵俗𢬵或作𢬵今普皮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彼寄切檀大喪士執披持棺者也又匹美切揚桓六書統滂母翍統聲𢬵隸正披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通作翍漢揚雄傳翍桂椒注古披字亦通作鈹荀子滑鈹輕重史謹持之注與披同又紙韻項籍傳漢軍皆披靡音彼切司馬相如傳罔不披靡丕靡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俗用被鈹左傳被苫蓋方音如帊不出又剖分肉也作㱟揹非又耕也作⿰耒皮非借張羽說作翍非變音見上聲又近韻韻會定正宇切滂圭滂娉偏披

篆書　披（古史記）披（石經）披（郭忠恕永安院殿記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披（徐鉉篆韻）披　披（並六書統）隸書　披（楚相碑洪邁漢隸分韻）披（六書統）

真書　披（虞世南）披（顏真卿）行書　披（蘇軾）草書　披（王羲之）披（王獻之）披（索靖）披（鮮于樞草書集韻）

昌披

離騷何桀紂之昌披兮惟捷徑以窘步

紛披

文選凱風紛披蘇東坡詩海天風雨看紛披

離披

柳宗元詩驚風正離披

不停披

韓愈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

被

洪武正韻鋪杯切左傳襄十四年被苫蓋又光隊韻丁度集韻攀糜切稆被不帶也孫氏字說揚雄傳亡春風被離（被讀曰披）楊桓六書統滂母被又皮彼切[illegible]聲被隸被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又荷衣曰被漢古今人表被衣史記漢絳侯世家甲楯五百被通作披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楚詞何桀紂之昌被昌被苎注昌被衣不帶之貌令俚用披變音見几韻韻會定正宇切滂圭滂娉偏被

篆書　被（六書統）隸書　被（六書統）

狓

洪武正韻鋪杯切張狓顧野王玉篇普皮切張也亦作披陸法言廣韻狓狓張之貌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或書作𤟣司馬光類篇又

滂木切飛貌又平義切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普碑切孫氏字說揚雄傳翍桂椒欝栘楊（翍古披字）楊桓六書統滂母翍从羽皮聲統作翍隸作翍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韻會定正宇切滂圭滂娉偏翍

篆書　翍（說文）翍（古史記）翍（石經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翍（六書統）隸書　翍（六書統）草書　翍（鮮于樞草書集韻）

㱟

洪武正韻鋪杯切割肉開肉陸法言廣韻又匹靡切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剖肉也或作攡司馬光類篇又部靡切揚桓六書統滂母㱟从歹皮聲或从罷省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illegible]系見正字韻綱普糜切析也字漆傳義篇夷切韻會定正宇切滂圭滂娉偏㱟

篆書　㱟（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㱟　㱟（並六書統）草書　㱟（鮮于樞草書集韻）

旇

洪武正韻鋪杯切旗靡許慎說文旇旌旗披靡也从㫃皮聲敷羈切顧野王玉篇普皮切徐錯通釋披靡散貌也坏畀反丁度集韻攀糜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麾謂之旇又母被切旌旗貌又平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普宜反揚桓六書統滂母旇統聲旇隸旇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漆傳義又平秘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丌切麾也作鉢鉟非左傳以靈姑鉟俗字又旌示旇靡也俗俚用披韻會定正宇切滂圭滂娉偏旇

篆書　旇（義雲章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旇（徐鉉篆韻）旇　旇（並六書統）隸書　旇（六書統）

⿰耒皮

洪武正韻鋪杯切耕也顧野王玉篇匹皮切亦作嗏小高也又普皮切耕外地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又普大切嗏吹小高貌釋行均龍龕手鑑⿰耒皮定宜反揚桓六書統滂母⿰耒皮从耒皮聲原聲⿰耒皮隸⿰耒皮省𤱉从田皮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清音字漆傳義篇宜切韻會定正宇切滂圭滂娉偏⿰耒皮

篆書　𤱉（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耒皮　𤱉（並六書統）隸書　⿰耒皮　𤱉（並六書統）草書　⿰耒皮（鮮于樞草書集韻）

㓟

洪武正韻鋪杯切削也顧野王玉篇㓟匹迷切又剔匹奚切斫也又方戴切陸法言廣韻㓟斫丁度集韻篇迷切司馬光類篇又頻脂切斫也又匹

計切割也楊桓六書統湧母𠜱或从皀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通作批杜詩竹批雙耳峻 篆書𠜱𠜱並六書統 隸書𠜱六書統 𠜱鮮于樞草書集韻

磇

洪武正韻鋪杯切磇霜顧野王玉篇砒房脂扶迷普兮三切石也陸法言廣韻石藥出道書孫愐唐韻匹支切宋重修廣韻匹迷切丁度集韻篇迷切或作磇又頻脂駢迷二切戴侗六書故𥕕毒石也又作硍釋行均龍龕手鑑步迷反楊桓六書統湧母𥕕與砒同从石皀聲磇隸𥕕从石比聲 篆書𥕕𥕕並六書統 隸書磇砒並六書統 草書砒張錦溪草書集韻

錍

洪武正韻鋪杯切箭鏃揚雄方言箭鏃廣長而薄鐮謂之錍普啼反陸法言廣韻錍斧又方支切宋重修廣韻匹迷切丁度集韻篇迷切方言或作鈚鈚鎞楊桓六書統湧母鎞鈚或从比聲鈚或從匕聲並與錍同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字濮博義篇夷切說文鍪錍也博雅錍謂之銘 篆書錍鈚釓並六書統 隸書錍鈚釓並六書統

魾

鋪杯切許慎說文魾大鱯也其小者名鮡从魚丕聲敷悲切爾雅魾大鱯小者鮡（刑昺疏釋曰鱯之大者別名魾小者別名鮡也）揚雄方言魴魾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魴音房魾音毗）孫愐唐韻又音丕丁度集韻頻脂切魴也或作鮃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貧悲切戴侗六書故魾大鱯也鱧鱯也又鰈鱧也孫氏曰鱯胡化反鰈胡瓦切鱯鰈特一字釋行均龍龕手鑑符悲反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又房脂切楊桓六書統湧母魾从魚丕聲（紑聲）魾或从丕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湧丌切丕見鱯注 篆書魾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魾徐鉉篆韻 隸書魾魾並六書統 草書魾鮮于樞草書集韻

娝

鋪杯切許慎說文娝不肖也从女否聲讀若竹皮箁匹才切楊桓六書統湧母趙謙聲音文字通湧俖切方音見否韻 篆書娝六書統

娝氏　羅泌路史黃帝紀娝氏黃帝之後

𩓾

鋪杯切許慎說文𩓾短須髮貌从須否聲敷悲切陸法言廣韻鋪回切徐鍇通釋普灰反丁度集韻𩓾𩓾攀悲切或从丕司馬光類篇又貧悲切𩓾又芳無切美髮謂之𩓾又普溝切又蒲侯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𩓾平羈切𩓾方于步侯二切楊桓六書統湧母𩓾（統）聲𩓾从須丕聲𩓾隸 篆書𩓾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𩓾徐鉉篆韻𩓾六書統 隸書𩓾𩓾並六書統

鮍

鋪杯切許慎說文鮍魚名从魚皮聲敷羈切陸法言廣韻魚鮍徐鍇通釋魚也坏卑反丁度集韻鮍鮍攀糜切一曰破魚或从披釋行均龍龕手鑑鮍正鮍今音披韓道昭五音類聚鮍披二普皮切又匹皮切鰏魚也楊桓六書統湧母鮍（統聲）鮍（隸）鮍（花）鮍（俗）或曰魚之破者趙謙聲音文字通湧丌切 篆書鮍馬日磾集鮍集韻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鮍徐鉉篆韻鮍鮍並六書統鮍古文同上 隸書鮍六書統

痞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補回切瘀結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瘀結病也亦作痞楊桓六書統湧母痞鋪枚切博雅胕痞病也又弱也从疒否聲人符鄙切（統聲）痞（隸） 篆書痞六書統 隸書痞六書統

苤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花盛也司馬光類篇攀悲切艸木花盛貌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湧母苤丕聲 篆書苤六書統 隸書苤六書統

䫠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眉切宋重修廣韻敷悲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大面謂之䫠司馬光類篇又蒲眉切又蒲枚切曲頤也楊桓六書統湧母䫠从頁丕聲 篆書䫠六書統

髬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悲切被髮走貌陸法言廣韻髬髵猛獸奮鬣貌宋重修廣韻敷悲切丁度集韻髬髬貧悲切或从丕司馬光類篇攀悲切又鋪枚切髬髵多貞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音丕髬髵散貌也髬髬二俗普悲反正作髬字又去聲韓道昭五音類聚符悲切又芳杯切又音皮髮謂之髬楊桓六書統湧母髬从髟丕聲从熊字濮博義敷羈切髬同上 篆書髬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髬髬並六書統 隸書髬六書統

痞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匹杯切。痂也。瘠也。陸法言廣韻病也。宋重修廣韻芳胚切。丁度集韻鋪枚切。博雅胗痞創也。司馬光類篇又滂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普杯反。楊桓六書統滂毋痞。（原聲）痞（隸）。篆書痞六書統。隸書痞六書統。

岥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匹之皮美三切。器破也。陸法言廣韻器破而未離。宋重修廣韻敷羈切。司馬光類篇篇夷切。又普鄙切。方言南楚謂器破未離曰岥。又部鄙切。齊楚謂瑩曰岥。又匹寐切。又攀糜切。鄭樵六書畧諧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披。楊桓六書統滂毋岥。从比。从支。言已支離而猶相比也。（原注岥隸）岥（或从岥省）。篆書岥集韻見杜从古岥集篆古文韻海岥岥岥并六書統。隸書岥岥并六書統。

㓟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符碑切。剝也。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刀析也。又清糜切。又披義切。楊桓六書統滂毋㓟。从刀皮聲。（原聲）㓟（隸）。宇濛博義敷羈切。又音披。篆書㓟六書統。隸書㓟六書統。

怶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皮切。恐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憂也。五音類聚怶義切。正作彼。衣彼也。宇濛博義敷羈切音披。

鑋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方皮切。鉏也。丁度集韻攀糜切。篆書鑋集韻見杜从古。書鑋集篆古文韻海。

啡　鋪杯切。顧野王玉篇普梅切。唾聲。丁度集韻鋪枚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啡。（原聲）宇濛博義芳杯切音杯。篆書啡六書統。隸書啡六書統。

鴀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鴀也。宋重修廣韻符悲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又貧悲切。鳥名。山海經鍾山欽䲹化為大鶚。狀如鵰。音如晨鵠。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敷悲切。又覩佳切。楊桓六書統滂毋鴀。从鳥丕聲。（原聲）篆書鴀六書統。

瓿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瓜瓿。丁度集韻鋪枚切。宋重修廣韻芳胚切。楊桓六書統滂毋瓿。从瓜咅聲。（原聲）瓿（隸）。篆書瓿六書統。

抷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披抷。宋重修廣韻芳胚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手掬也。司馬光類篇攀悲切。披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匹眉切。楊桓六書統滂毋抷。又蒲侯切。協韻。（統聲）抷披也。从手丕聲。（原聲）抷抷（隸）。篆書抷抷并六書統。

妚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普雷切。好色貌。又普才切。丁度集韻鋪來切。司馬光類篇鋪枚切。又班交切。又俯九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妚。从女丕聲。（原聲）妚（隸）。宇濛博義芳杯切。妚（同上）又方九切。篆書妚六書統。隸書妚六書統。

狉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狉猸貌。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狉猸飛颺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披。楊桓六書統滂毋狉狉。（隸）狉省。篆書狉六書統。隸書狉六書統。

秛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禾租。宋重修廣韻敷羈切。司馬光類篇攀糜切。廣雅秛也。又攀悲切。禾租曰秛。又敵爾切。又普靡切。又彼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普宜反。楊桓六書統滂毋秛。从禾皮聲。（原聲）秛（隸）。篆書秛六書統。隸書秛六書統。

帔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又芳髮切。宋重修廣韻敷羈切。丁度集韻攀糜切。方言帬。陳魏之間謂之帔。一曰巾也。司馬光類篇又班糜切。又披義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帔。篆書帔六書統。

魾　鋪杯切。陸法言廣韻魚名。宋重修廣韻芳胚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一曰魚觜未成鱢。楊桓六書統滂毋魾。篆書魾六書統。

嚭　鋪杯切。丁度集韻攀悲切。字林大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敷羈切。五音類聚敷悲切。楊桓六書統滂毋嚭。大喜也。與嚭字同。（統聲）篆書嚭六書統。隸書嚭六書統。

垺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陶器範。一曰大也。楊桓六書統滂毋垺。从土孚聲。又方鴆切。協韻。（原聲）宇濛博義芳杯切。篆書垺六書統。隸書垺六書統。

胚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肉醬未成醬。楊桓六書統滂毋胚。胚（隸）。宇濛博義芳杯切。篆書胚六書統。隸書胚六書統。

娝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人無行。楊桓六書統滂毋娝。（統注）娝（隸）。篆書娝六書統。隸書娝六書統。

脖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界埒也太玄福則有脖楊桓六書統滂母脖說見魚韻敷母 篆書脖六書統

⿰米丕 鋪杯切丁度集韻鋪枚切淅粉為麵韓道昭五音類聚芳杯切楊桓六書統滂母⿰米丕从米丕聲从聲秠隸 篆書⿰米丕六書統

⿰女皮 鋪杯切丁度集韻攀糜切女子韓道昭五音類聚敷羈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女皮从女皮聲从聲 篆書⿰女皮六書統

⿰章丕 鋪杯切司馬光類篇鋪來切爾雅山一成曰⿰章丕韋昭讀楊桓六書統滂母⿰章丕義闕 篆書⿰章丕六書統

罷 鋪杯切司馬光類篇攀糜切罷羣碑柱以祭又班糜切如熊黃白文又蒲糜切勞也又蒲巳切止也論語欲罷不能陸德明讀又部靡切務也又補靡切又部買切說文有罪也从网能言有賢而入网而貫遣之引周禮議能之辟又部下切止也又柏追切判也楊桓六書統滂母罷本蒲糜切借為此聲統注罷隸省字滂博義數羆切音披 篆書罷六書統 隸書罷六書統

⿱非己 鋪杯切司馬光類篇攀悲切鳥名又非尾切說文別也又府尾切又匹寐切棄⿱非己鳥名又平秘切楊桓六書統滂母⿱非己別非也从己从非別非當自己始也六書統注⿱非己隸 篆書⿱非己六書統 隸書⿱非己六書統

炋 ⿱丕火 鋪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丕火也亦作⿱丕火又音休楊桓六書統滂母炋⿱丕火並普悲切从火丕省聲 篆書炋⿱丕火並六書統

⿺毛皮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毛也五音類聚音披

秏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悲切正作髲又去聲秏音丕

⿷匹毛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悲切正作[illegible]字又去聲

呸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丕

苤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篇音丕花盛也

⿱丕土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丕

⿱敝力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威切

玫 鋪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杯

賦 鋪杯切字潦博義方回切小阜也

刲 鋪杯切字潦博義苦圭切擷也

枚 洪武正韻謨杯切衆枝又姓毛詩傳枝曰條幹曰枚左傳南蒯枚筮之杜預曰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枚卜功臣周禮有銜枚氏顏師古注漢書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絜於項繣結凝也絜繞也又馬檛左傳襄十八年以枚數闔許慎說文榦幹也可為杖从木从支詩曰施于條枚莫桮切陸法言廣韻枝也亦姓也郭忠恕佩觿集枝枚上章移翻枚柯下莫回翻條枝徐鍇通釋自條而出也故尚書曰枚卜功臣言一一卜之也今人言

一枚二枚春秋傳曰以枚數闔枚馬檛也言以馬檛數門扇之版也此字會意莫惟反宋重修廣韻亦姓漢有淮南枚乘丁度集韻枚箇凡也戴侗六書故榦條之挺直者也詩云伐其條枚故小木因以枚數按枚玫皆以文為聲楊桓六書統明母[illegible]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今文作枚王氏曰凡數物曰枚數事曰條禮記下皆銜枚注疏云止喧囂也又考工記鳧氏為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注帶所以介其名也枚鍾乳也李登存古正字枚與玫瑰同从文它无韻會定正明偎切枚卜枚筮謂一箇二箇卜之筮之也又銜枚銜之於口以止語也字切明偎明民眠枚 篆書枚上林斗 枚 枚並汾陰鼎見楊鈞鍾鼎集韻 枚古文 枚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枚徐鉉篆韻 枚六書統 行書枚米芾 草書枚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銜枚 周禮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囂呼嘆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太平御覽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鄭玄曰勿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銜枚之事也）禮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綍五

百人皆銜枚。周禮夏官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國語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賈逵曰泝逆流而上曰泝徑渡曰踰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其中軍私卒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史記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邯夜銜枚擊楚（殺項梁）陸賈楚漢春秋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雞犂而翼奮鷄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漢書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都甘切）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儋於臨濟下。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東觀漢記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梁作國統孫權嘗賜甘寧酒米穿以米賜帳下乃以銀椀酌酒自飲次與其郡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王隱晉書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于城下。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攻浚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遏近銜枚寄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請降。宋書

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汞軍並造陝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二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袁淑傳淑上議曰宜選敢悍數千鶩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羅獻留守吳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詭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壘孤城百姓無主吳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破憲。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幸長安河間王率恭佐到霸水上迎乂兵去路百餘步銜枚屯列。崔鴻後秦録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于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未進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前涼録張璩字元珠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日璩銜枚寄擊大破之由是顯名。又蜀錄曰李特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及將士奔于流柵。越絶書吳王闔閭問五子胥軍法子胥曰工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

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款歌擊鼓者斬。曹瞞傳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太公六韜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吳恭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魏文帝兵書要畧銜枚毋諠嘩唯令之從。左思吳都賦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伐其條枚　詩召南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施于條枚　詩莫莫葛藟施于條枚。

枚枚　詩實實枚枚（注實實閟枚枚礱密也）

部尊一枚　周禮冬官輪人為蓋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注部蓋斗也尊葛也蓋斗上隆高一分也）

篆閒謂枚　周禮鳧氏為鍾篆閒謂之枚枚謂之景（注鄭司農云枚鍾乳也玄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

珠十枚　通鑑魏大侯徑寸珠照前後十二乘者十枚。

桃七枚　漢武內傳王母以桃七枚與武帝。

紙九萬枚　唐語林王右軍為會稽庫中有箋紙九萬枚。

造物九十枚　南史宋明帝奢費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民不堪命。

企及揚枚　唐書杜甫字子美玄宗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

枚櫰　唐語林叢有似薔薇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櫰（音瓌）實語訛櫰名也當呼為梅槐（槐在灰部音回）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枚條而演微哉至今葉形尚疑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梅櫰之義也真使便為玫瑰字宜百花中獨珍是取象於玫瑰耶（玫瑰亦音回不音瑰字音瓌者是類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

進枚　文苑英華于公異進枚狀右臣得所由狀送前件物至臣所者臣輒令瑩拭非是常珍宜在井閭輒敢上獻陰陽造化神妙澄功產生既偶於昌期靈貺宜私於聖德伏惟皇帝陛下化通立默躬賛昇平神功所以服不庭大孝所以尊清廟故天惟儲慶雲物表瑞於非煙地不韜珍寶玉騰光於內府陛下方弘至道爰紀殊祥仰聖德而彌高在

天心而難讓至如此寶安敢無言觀其形製標奇非一時之物精輝旁射逾百鍊之珍臣輒比擬他金光芒獨映求之故事未或前聞表孝通誠美已彰於盈塋徵神錄異慶常美於化鈞況其賦質堅剛銷形益笮膺大雅獻酬之用告太平歡樂之符時佇休明潛躍久同於瓦礫道合交泰或器堪佐於罇罍況因封管而生以表徵衷而獲儻從殊貸是更褒揚必取類於金堅至遂成於家寶期於銘刻傳在子孫長承聖主之恩使効微臣之範

枚根

西漢書西南夷傳粵巂蠻任貴殺太守枚根自立為功穀王（注枚根太守姓名也）

枚赫

西漢書衡山王傳衡山王有逆計遣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鏃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

枚乘

西漢書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師古曰聚聚邑也音才喻反）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師古曰德政和平上感天象則日月星辰無有錯謬故言不絕三光之明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師古曰言父子君臣其義一也）

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師古曰駭亦驚也鼓擊鼓也）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欲計取禍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也）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師古曰脫者免於禍也音土活反）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師古曰敝盡也究竟也）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師古曰走趨向之也音奏）此愚臣之所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師古曰背音步內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鄭氏曰音悽滄之滄寒也）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師古曰炊謂爨火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適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師古曰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為不曉射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服虔曰胎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師古曰納猶藏也何自來言無所從來也）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綆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為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言鹿盧為綆索久鍥斷井幹也晉灼曰古單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為欄者也孟云鹿盧失其義矣綆汲索也音鯁契刻也音口計反）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師古曰靡盡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鄭氏曰石百二十斤張晏曰黍所稱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師古曰言自小小以至於大數則有輕重不同也度音徒各反）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師古曰徑直也）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師古曰如蘖言若蘖之生牙也搔謂抓也搔音素高反抓音莊交反）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師古曰礱亦磨也底柔石也厲麤石也皆可以磨者礱音聾）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案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

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師古曰鄉讀作嚮）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師古曰即今所謂榆關也）南距羌筰之塞（師古曰筰西南夷也音才各反）東當六國之從（師古曰從音子從反）六國乘信陵之籍（孟康曰籍公子無忌號信陵君無忌音總五國卻秦有地資也）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脩戎狄之義（師古曰脩其義以撫戎狄）而南朝羌筰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師古曰地十倍於秦眾百倍於秦）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師古曰言勸王反則於吳為禍也）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晉灼曰訾量也師古曰音子移反）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師古曰蚋蚊屬也齒謂當之也蚋音芮又音人悅反）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師古曰失職謂被削黜失其常分）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師古曰隱謂僻在東南）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

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王也。四方更輸錯互更出攻也。如淳曰東方諸郡以封王侯。不以封者二十四耳。時七國誅反。其餘不反者十七也。東山吴王之府藏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輓而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吴之富也）。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也。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臣瓚曰海陵縣名也。有吴大倉。師古曰瓚說是也。鄉讀曰嚮）。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服虔曰吴苑。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吴東）。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吴以海水朝夕為池也。師古曰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曲臺殿）。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樂也（師古曰言其富饒及游宴之處踰天子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與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吴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蘇林曰羽林黃頭郎習水戰者也。張晏曰天子舟立黃旄於其端也。師古曰鄧通以棹船為黃頭郎。蘇說是也）。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吴之饟道（師古曰饟古餉字）。梁王飭車騎。習戰射（師古曰飭與勑同。飭整也）。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吴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師古曰已言終之辭）。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晉灼曰吴楚反。皆守約不從也）。齊王殺身以滅其跡（晉灼曰齊孝王將閭也。吴楚反。堅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吴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諫書即已稱之。二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南淄川王也。發兵應吴楚。皆見誅）。趙囚邯鄲（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因無異）。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師古曰言事已彰著）。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師古曰梁下已兵方十里也）。張韓將北地（如淳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將皆仕梁。北地良家子。善騎射者也。師古曰將北地者。言將兵而處吴軍之北以距吴。非北地良家子也。張羽韓安國不將漢兵。如說非也）。弓高宿左右（服虔曰韓頹當也。如淳曰宿軍左右也。復弓高侯責將輕騎絕吴糧道。古曰宿。止也。言弓高所將之兵。也止於吴軍左右也）。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吴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為弘農都尉。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游。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孝王薨。乘歸淮陰。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道死（師古曰在道病死也）。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後乃得其孽子皋（師古曰孽庶也）。

晁無咎濟北集枚乘事梁有愧於鄒陽。　乘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吴王不納。去而之梁。吴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漢聞之。斬晁錯以謝諸侯。乘復說。云云。吴王不用乘策。枚乘傳濞始謀反。而未發也。鄒陽枚乘皆其客。皆諫。陽詞厄濞。雖皆不聽。而亦皆不害之。蓋害之則事未發而先聞。是以不敢。此濞之情也。至乘已去。吴濞已舉兵。遂事不諫。乘復說之。何補哉。夫濞為藩臣。連六國之兵以鄉漢。借使錯誅而兵罷。濞復能泰然無事而歸國。漢終能漠然不問而捨濞哉。乘之智。亦足以及此。儻曰愛漢與吴之民命。其可矣。至梁孝王願求嗣漢。乘與陽亦皆其客。陽諫而乘不敢。至此愧陽矣。何則。濞始微謀。恐先誅士。後己舉士。奚鄒人言。乘揣其情。庶幾言之而無患。至孝王無所忌憚。欲必其求。雖漢廷臣悍如爰盎。而敢於刺殺之。至害乘與陽何足道哉。故陽以爭。下獄幾死。乘以不敢諫。依違得全活矣。且乘名梁客。食其食而不救其禍。於陽得無愧哉。故班固亦謂陽有智略。而不及乘。此其意也。然乘文辭過陽。其所為七發。蓋相如比。自陽已下不及也。

楊龜山集鄒陽　枚乘論　吴王怨望陰有邪謀。鄒陽枚乘之徒不能明義以導其君。而區區以利說之。宜乎其無益也。及吴兵西嚮。而枚乘猶以民之輕重。國之大小為言。則是使吴重大而漢輕小。則吴兵可得而進也。吴亡。乘不及禍。而卒以取重於世。幸矣夫。

枚皋

西漢書皋字少孺。乘在梁。為小妻。乘之東歸也。皋母不肯隨乘。乘怒。分皋數千錢。留與母居。年十七。上書梁共王（師古曰恭王名買。孝王之子也）。得召為郎。三年為王使。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冗音人勇反）。見讒惡遇罪（師古曰惡謂冗從言其短惡之事）。家室沒入。皋亡至長安。會赦。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李奇曰詼。嘲也。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詼音恢。俳音排。嘲音竹交反）。為賦頌。好嫚戲（師古曰嫚褻汙也。音慢）。以故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音瀆）。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武帝春秋二十九。迺得皇子。羣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師古曰禮月令祀於高禖。高禖求子之神也。武帝晚得太子。喜而立高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

皇子也。初衛皇后立。皐奏賦以戒終。（師古曰令慎終如始也）皐為賦善於朔也。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師古曰蹵足蹵之也。鞠以韋為之中實以物蹵蹋為戲樂也。蹵音千六反。鞠音巨六反。）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乃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東方朔。（如淳曰娸音欺。詆猶刑辟也。師古曰詆毀也。娸醜也。詆音丁禮反。）又自詆娸。其文骫骳曲隨其事。皆得其意。（師古曰骫古委字也。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八

八灰

梅

洪武正韻謨杯切果名又姓許慎說文梅莫桮切枏也可食从木每聲楳（或从某爾雅梅枏郭璞注枏而占切邢昺疏釋曰孫炎云荆州曰梅揚州曰枏郭云似杏實酢）徐鍇通釋莫堆反顧野王玉篇莫回切張參五經文字以每每字下作毋从母者訛毋音無諸从母者放此宋重修廣韻又姓出汝南本自子姓殷有梅伯漢有梅鋗司馬光類篇梅或作楳某槑亦書作棄梅又母罪切某果又莫後切酸果也鄭樵六書畧某柑別聲轉注婁機廣干祿字梅梅上莫來切下莫敗切貪也戴侗六書故槑呆果古文某（酸果也从木从甘槑古文李陽冰曰此正梅字也伯氏曰槑某皆象形作目者口之甜也梅酸果從目非也按梅之為果書傳所同惟終南之詩曰有條有梅毛氏以為枏畫本爾雅爾雅以梅為枏是以一字而名兩木也說文既以某為酸果又為梅枏為可餐是又合三字而為一物也梅之為枏無所稽疑可也）某借為某人之某莫后切郭守正紫雲韻似杏而酸韓道昭五音類聚某又音母不知名者云某某音梅字者也楊桓六書統明母果从木上加甘甘以象其形恐其未明復以木指之（槑形）槑古文或象叢木結實形以叢木指之也楳旁後加木者闕文也楳或从每聲呆槑梅棄（隸）楳（俗）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詩摽有梅注木名春而實夏晚落初學記引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者如杏而黑尚書鹽梅周禮梅梅禮記梅諸倶取其酢味又夏雨謂之梅四時纂要云閩人以立夏後逢庚入梅芒種後逢壬出梅禮記玉藻視容梅梅注疏云微昧也又悲酸貌又州名又姓出北海殷有梅伯為紂所醢倪鏜六書類釋按槑呆皆象形口在木下為杏反杏為呆酸甘不同也周伯琦六書正譌杲古梅字从木甘會意字漆博義花於冬實於春黃熟於夏之果趙謙聲音文字通杲从木上指梅實之形作槑非俗隸譌作某當作呆凡从者皆然轉注見有韻槑古文从二木象兩實在上楳亦更加木因酸味之義借訓醢也作醂非梅亦从每聲借姓又梅梅猶昧昧玉藻視容瞿瞿梅梅蓋即昧字之方音也作𣛭非韻會定正字切明偲明民眠梅

篆書 𣝝（並王存義切韻見楊鉤鐘鼎集篆）楳槑（並集韻）杲（同上本某字）𣝝（古尚書）

梅𣝝（並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梅楳（並徐鉉篆韻）呆槑𣝝呆

槑𣛭（並六書統）（隸書）梅（應酧碑見洪適漢隸分韻）梅棄楳槑杲（並六書統）

（真書）梅（蔡襄）（行書）梅（米芾）（草書）梅（王獻之）梅（黃庭堅）梅（張錦漢）梅（鮮于樞）

總敘

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䕩（注䕩梅乾也）禮記內則桃諸梅諸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九經踞山其木多梅鎮江志梅有白有紅花皆五出其實有圓消梅葱管消梅金定梅苦梅未熟曰青梅熟曰黃梅惟千葉者花而不實悅生隨抄卉木皆盛春氣而後敷生者以木旺於寅卯然也獨梅開以冬其故何哉蓋東方動以生風風生木故曲直作酸則酸者木之性唯梅之味最酸乃得氣之正方水爲之母以生之則易感故梅先衆木而花甕牖閑評玉篇云楳與梅同字說云楳用作羹和異味而合之如媒也然則梅李字亦可作楳李矣陸佃埤雅梅一名枏杏類也其實酢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華在果子華中尤香俗云梅華優於香桃華優於色故天下之美有不得而兼者多矣若荔枝無好華牡丹無美實亦其類也記曰變其窮與梅先桃李而華女失婚姻之時則感已之不如亦梅花雖先桃李然其著實乃更在後則婚姻之年或未慊也故詩人以興為詩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摽有梅頃筐塈之則婚姻尤晚矣得及男女之時而已蓋始於李秋終仲春者婚姻之時也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者男女之時也周南婚姻以時召南則男女得以及時而已且及者汲汲之詞此其所以淺迫而為召南然則曹衛之政兄弟也周召之化其父子歟詩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墓門之隧既非梅之所宜生而鴞之為物食葚而甘之以自美非梅之所能養而美之者也猶之陳佗無良師傅養成其質以至於不義且鴞所鳴民有禍則惡加於萬民之譬也今江湘二浙四五月之間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礎壁皆汗蒸鬱成雨其霏如霧謂之梅雨沾衣服皆敗黦故自江以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轉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傳曰五月有落梅風江淮以為信風亦華信風之類貫思恕曰按梅華早而白杏華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為一物此則北人不識梅也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條柚也蓋柚渡淮而為枳梅變

而成杏今終南之所主有條有梅而材實成焉則山之所以美化乃在于此以譬則人君之道化也書曰若作酒醴尔惟麯櫱若作和羹尔惟鹽梅蓋造而始之者麯櫱也調而成之者鹽梅也高宗之於傅說始命之曰用汝作礪言命汝作此而已所謂格則庸之者也終命之曰尔惟麯櫱尔惟鹽梅則其所以待之厚矣蓋麯櫱所以作酒故也鹽梅所以作和羹故也七命云燀以秋橙酢以春梅正言春梅者春實尚青味酢故也淮南子注曰一梅不足爲百人酸喻少不能有所信故曰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舊說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始華故文二人句陽爲以向陰爲比士之趨嚮不可不慎也事類蒙求屈原作離騷䝉衆芳草獨不及梅楊誠齋和梅詩序楚騷遠取江蘺杜若而近捨梅豈偶遺之哉曾蒼山詩少陵忘却渾閑事更有離騷忘却梅事類合璧梅之來久矣戎之前載其始見於炎帝之經至於詩書靡不稱述自是以來漢見於上林苑魏見於曹林晉見於江南南北朝宋見於含章宮梁見於揚州法曹廨舍隋又見於羅浮松林間花之名始著見於墨客騷人之手者不一下逮李唐而至于本朝其賦詠何多也然其品類亦甚蕃有非一言之所能盡雖其間譜之者不一而是亦不過隨所得而爲之是豈一人兩耳目所可得而徧及耶以見天地之大造物之巧窮之而不可勝窮也物皆然况梅乎君子謂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衆而梅也獨先天下而春是故首及之老學庵筆記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梅必稱驛使至慶曆後惡其陳腐姑一洗之齊民要術種梅杏　爾雅曰梅柟也時英梅也（郭璞注曰梅似杏實醋英梅未聞廣志曰蜀名梅爲橑大如鴈子梅杏皆可以爲油脯黃梅以熟橑作之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實赤於杏而醋亦可生噉也煮而曝乾爲蘇置羹臛䪥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西京雜記曰侯梅朱梅同心梅紫蔕梅燕脂梅麗枝梅）

早梅

范石湖梅譜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錢塘湖上亦有一種尤開早余嘗重陽日親折之有横枝對菊開之句行都賣花者爭先爲奇冬初折未開枝寘浴室中熏蒸令拆强名早梅終瑣碎無香余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夕則嘗青子皆非風土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特耳。曾慥類說王沂公曾布衣以所業投呂文穆公蒙正有早梅詩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文穆曰此生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後皆然石林燕語宋朝狀元爲相者四人呂文穆公王文正公李文

定公宋元憲公文穆登第十二年拜相文正二十一年文定二十九年元憲二十七年文正文定皆再入而文穆三入爲尤盛初文正行卷見薛簡肅公其首篇早梅云如今未說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簡肅謂之喜曰足下殆將作狀元了做宰相耶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僧齋己善於風雅鄭谷仕袁齋己一日携所爲詩往謁之中有早梅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咲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爲佳齋己蹶然叩地設拜王銍刻錄早梅花賦　韻勝群卉花稱早梅稟天質之至美凌歲寒而獨開標致甚高欲孤芳而靜吐陽和未動擬春色以先回原夫尤物之生英姿特異方隆冬之屆候屬祈寒之非至臆達岫兮無色彫叢條兮失翠欽美倦姿夐存幽致春風萬里報南國之佳人香艷一枝留東君之妙意觀大離類絶俗含新吐奇妙有江山之興蕭然風露之姿氣韻雅甚精神遠而雪滿南枝想梁園之未賦春生寒谷鄙鄒律之潛吹其時擔冉半開娉婷一咲絢紅日以朝映脉青燈之夜照何郎秀句不足以詠其妍徐熙淡墨不足以傳其妙城隅璀璨逞瞻妍女之姝月下横斜乍識皎人之僚至若霜鳥寒齋江村晚晴竹外煙裊松間雪清惱遠客以魂斷悦幽人之眼明語其能則潔而無滓窮其用則大而難名僅遇兵塵可止三軍之渴如逢鼎味堪調一相之羹譬夫豪傑之士豈流俗之能移節義之夫雖阨窮而愈厲時當搖落之後氣極嚴凝之際茲梅也排風日而迥出傲霜雪而獨麗色靡竟於陽春志可期於晩歲所以興動錢塘之老妙語增新有貽隴首之人芳期遠契彼清露兮被三徑之菊彼光風兮况九畹之蘭歆紅葉於夏永破丹杏於春寒麗質鮮妍則比我已遠高情瀟洒而方茲實難塞曲悲涼望作南樓之弄詩魂飛動尚留東閣之觀於是倚檻凝神巡簷撚首看落英之着袂折粉香而在手吾方破悶析醒於此爲信花中之未有唐謝燮詩迎春故早發獨自不疑寒畏落衆花後無人别意看杜工部集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起仔稱情）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亦兇素况着）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何遜嘗爲廣陵記室梅朶有楊州早梅詩爲常之韻語陽秋云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按遜傳無揚州事而遜集亦無揚州梅花詩但有早梅詩云兎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横却月觀花繞凌風臺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杜公前詩乃是早梅而作故用何遜事又梅洒長門泣夕驪臨邛盃眞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却月凌風皆

（揚州臺觀名因近時有妄人撰東坡名作老杜事實一編無一事有據至謂遂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一株吟咏其下云不浮學者）韓昌黎集 春雪間早梅（聞或作枕）梅將雪共春彩豔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遍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從將玉樹親（從將或作將從 孫曰揚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倫）先期迎獻歲（韓曰楚詞獻歲發春兮）更伴占茲辰（或作晨）顧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矜（微或作嚴）柳宗元集 早梅發高樹迥映楚天碧朔吹飄夜香（颭與颯同）繁霜滋曉白欲為萬里贈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銷落何用慰遠客 戎昱詩 一樹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銷 李義山詩 酧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 知訪寒梅過野塘久留金勒為迴腸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薰爐更換香何處拂胸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維摩一室雖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場 許渾郢州集 聞薛先輩陪大夫看早梅因寄 澗梅寒正發莫信笛中吹素豔雪凝樹清香風滿枝折驚山鳥散携任野蜂隨今日從公醉何人倒接䍦 吳融詩 靈池縣見早梅（時太尉中書令京兆公奉詔討蜀余在幕中）小園晴日見寒梅一寸鄉心萬里迴春日落時拋笠澤戰塵飛廟上琴臺棲身未識登龍地落筆元非倚馬材待勒燕然歸未得雪枝南畔少徘徊 羅鄴詩 早梅 綴雪枝條似有情凌寒澹注笑妝成凍香飄處宜春早素豔開時混月明遷客嶺頭悲褭褭美人簾下妬盈盈滿園桃李雖堪賞且要東風晚始生 崔道融詩 對早梅寄友人二首 憶得前年君寄詩海邊三見早梅詞興君猶是海邊客又見早梅花發時 憶得去年有遺恨花前未醉到無花清芳一夜月通白先脫寒衣送酒家 李紳詩 早梅 早梅花滿枝枝發東風報春春未徹紫萼迎風玉珠裂楊柳未黃鶯結舌委素飄香照新月橋邊一樹傷離別遊蕩行人莫攀折不競江南艷陽節任落東風伴春雪 元微之詩 賦得春雪映早梅 飛舞先春雪因依上早梅一枝方漸笑六出已同開積素光逾密真花節暗催搏風飄不散見晛忽偏摧郢曲琴空奏羌音笛自哀今朝兩成詠翻挟昔人材 方玄英詩 胡中丞早梅 不獨閑花不共時一株寒豔尚參差凌晨未肯含霜朵應候先開亞水枝芬郁合將蘭並茂凝明應與雪相知謝公吟賞愁飄落可得更拈長笛吹 陸凱詩 寄早梅 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僧齊己詩 早梅 萬木凍欲折孤根暖獨回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風遞幽香出禽窺素豔來

明年如應律先發映春臺 朱慶餘詩 天然根性異萬物盡難陪自古承春早嚴冬鬭雪開艷寒宜雨露香冷隔塵埃堪把依松竹良塗一處栽 張舜民郴行錄 舟行湘岸見早梅盛開 江上離邊見早梅天寒地暖數枝開為憐北客漂流遠偷報東君信息回香氣輕於新釀熟標懷重似故人來舟中莫問無兼有急急呼兒買酒盃 梅聖俞詩 早梅 江南近臘時梅亞雪中枝一夜欲開盡百花猶未知人心空共惜天意不教遲莫道無穠艷芳筵最好吹 依韻答僧圓覺早梅 江南自寒苦花不與時同清向三冬足香傳一國中雲湖藏落市雪樹認新豐木有斷冰素隨粧入漢宮李跨鼇集 次韻子溫早梅 霜多木葉大孫寒欲向春前倒樹開莫道東風無意在餘香看即度墻來 早梅 真實玄崖宅有神冷香寒色漏天真感深暖日常為力傑出飛霜恐後春千里故人何以寄一枝幽意望誰親孤標若值芳華苑羞與妖紅碧樹隣 邵子擊壤集 和商洛章子厚長官早梅 只應玉女專經巧剪碎天邊亂白雲無限清香與清艷樽前欺事盡輸君 梅覆春溪水遶山梅花爛熳水潺湲南秦地暖開仍早北至春初已數番 群芳萬品遞相催若說高標獨有梅會得東君無別意為憐清淡使先開 霜扶清節高高起風駕寒香遠遠留太守多情客多感金樽倒盡是良籌 和商守宋郎中早梅 山南地似嶺南溫臘月梅開已決辰恥與百花爭俗罷獨殊群艷占先春角中飄去凄於骨笛裏吹來妙入神秀頰粧殘粘素粉畫梁歌暖起輕塵寧君惜艷歎州牧太守分香及野人手把數枝重疊嗅思歡芳酒不濡唇 王安石臨川集 次韻次道憶太平州宅早梅（次道宋敏求也參知政事綬之子嘗爲太平州歐公諸人皆有送行詩）太梁春賞寶刀催（宋之問立春日侍宴賦剪綵花詩今年春色早應爲剪刀催）不似湖陰有早梅（王敦舉兵至湖陰晉明帝微行覘其營壘由是樂府有湖陰曲即今太平州是也） 韓偓詩 中宵忽見動葭灰料得南枝有早梅 今日盤中着剪綵當時花下就傳杯（洪駒父梅詩云須還當蘇學作兩三枝 杖紛成功傑自詠作新梅 杜詩傳杯不放杯）紛紛自向江城落杳杳難隨驛使來知憶舊遊還想見西南枝上月徘徊（曹子建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 白詩西園飛蓋處依舊月徘徊）蘇魏公集 和發判郡圃早梅 綠萼丹跗炫素光東園先見一枝芳凌晨露點鉛胡粉滿檻風飄水麝香味入和羹來傳野騎隨邊角動漁陽山亭最好通宵賞微雪相輝映月廊 強祠部集 次韻公勝早梅 昨夜寒梅忽一枝早如常歲合開時欲冬天地恩先及未雪園林色易知世眼已教容易

賞曉風何用再三吹若論霜菊無多曉只比春葩苦較遲黃（庭堅豫章集）次韻中王早梅二首　按藥爭先公不嗔知公家有似梅人何時各得自由去相逢揚州作好春（莊子曰見似人者而喜老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樂天詩好作開成第二春）　折得寒香不露機小窗斜日兩三枝羅幃翠幙深調護已被遊蜂聖得知（此詩亦以戲中王之歌舞者李賀將進酒曰羅幃繡幙圍春風漢書張湯傳調護之尤厚退之盆池詩夜半青蛙聖得知）　謝送早梅二首　欵船結纜北風嗔霜落千林憔悴人欲問江南近消息喜君貽我一枝春　探請東君第一機水邊風日笑橫枝鴛鴦浮弄嬋娟影白鷺窺魚凝不知（楊龜山集）用前韻和早梅二首　楚國春歸早寒梅處處開月和清艷冷天與靚粧來東閣詩意動南枝歲律回蕭然冰雪態無處覓輕埃星馭經行處梅花忽已開只疑春信早先擁使旌來嫩蕊紅初破寒柯綠未回淩霜半含月皎皎絕纖埃陸游劒南續藁早梅絕句　東塢梅初動香來託意深明知在籬外行到却難尋陳默堂集山寺早梅三首　竹籬茅舍近前溪煙淡風微月上遲認得暗香來去處夜寒無路覓橫枝冰雪情懷未遽開芝蘭風味已先回故人隔歲無因見一夜月明何處來丹蕚猶含綽約肌水邊籬落雪晴時此間妙得無言意只有西湖處士詩（王十朋梅溪集）早梅　北陸寒未半南枝春已回方於雪中種便向雪中開　次韻曾監務早梅　群芳避路放梅開犇走遊人踏砌苔半樹溪邊衡雪破一枝頭上帶春回月移瘦影供吟興風薦幽香襲酒杯剛被西湖都道盡至今詩客句難裁　途中見早梅　山行初逢建子月始見寒梅第一枝遥想吾廬亦如此誰能千里贈相思梅花發處思家切竹間水際出橫枝暗香蹤影和新月自是離情禁不得觸物都堪此時節春前臘後定歸來要看溪上千株雪朱晦菴集早梅霜風殊未高枝蕚蕆罥寒遷于別經年相看共驚喜　次韻秀野早梅　可愛紅芳發素芳多情珍重老劉郎蹤英的皪尊中影微月黃昏句裏香留取自憐真玉雪人間何處有冰霜延卷說盡心期事肯醉家人錦瑟傍胡銓澹菴集千林閒無伴獨秀益孤明索笑延幽賞聞香失宿酲天教清到骨我豈淡無情睡起黃昏月花邊浣破觥張鎡湖南集敬和東宮早梅二首　月贊風裳不受塵獨從天上巧呈新情知壓倒橫斜語青震事回萬木春　乾坤連夜玉為塵照映冰容面面新句妙莫疑難屬和真成白雪對陽春吳芾湖山集坐間見裝成早梅數枝　正欲攀條折藥看忽驚枝上雪斑斑不知妙手新裝

縱誤使乘翁爲解顏　又和黃清表惠早梅　姑射風姿絕點埃年年長是臘前開方疑今歲無消息多謝君能折取來　和曾通判早梅韻　歲歲梅花破臘開賞花嘗記坐蒼苔今年似覺寒猶未昨夜不知春已回喜有暗香供雅客可無佳句助深杯須知不比閒桃李莫把金刀取次裁胡寅斐然集早梅　何事悲摧落空林有早春光輝一笑粲領畧萬花新看去疑山雪攀來効席珍妙香風遞遠秀影月傳真肌冷冰難斷粧初粉未匀商量閒度藥剩得占芳辰趙蕃淳熙藁客長沙邢園堂下梅花一蕚先開有懷成父斯遠二首時聞來先生辭江西憲節歸舊隱恨不與斯遠同上謁也　老樹發青枝積多雨亦奇一花成獨破病眼得先窺又作殊方見還成寄遠詩不知闕興測何處念乖離　亦到溪南否還能念我不梅花今次第客子政飄浮師法真難得微官盍罷休飢寒還累我寤寐只關憂蔡九峯集早梅寄周純臣（因越丞相謫居南思得旨自便）秋風日日吹芳草山北山南跡如掃江梅一夜暗將春蹤影橫斜水邊道逢驛使江南歸袖中袖出天香老英姿獨步霜雪中清臞只為風流早　和吳伯綸早梅　籬落當歲暮春至無人知鸞鶴候爾集蜂蝶更先期月落步影空明見幽姿香氣誰與達賴有清風吹　和介卿唐石道中早梅六曲溪頭處士家年年籬落萬枝花怪來驛使無消息却報烟村一樹斜楊誠齋南海集西園早梅二首　已剗酥花趁臘前更圍蠟蔕等春妍不知天巧能多少一朵梅花占兩年　小朵生來便瘦斜藥宮桂殿即渠家只言瘴雨無南雪為底橫枝雪作花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石湖居士梳中早梅二首　詩翁靜三昧節枝雖間橫小閣自清絕幽芳從瘦生巧當寶影見時映燭花明底用尋春去衝寒踏月行　羅幃護春色群木木胎蘇絕勝翻香坐聊陪琢句臞天資便靜獨冰影倚空無後夜逢姑射仙家白玉臺（翁約相遇）韓淲澗泉集折南礁早梅送周國正　送客逢花小棹飛折來誰與歲寒期老身不患看千樹明眼須容薦一枝意象春融知玩索味歎物妙想舒邊孤高比玉人之德公豈尋香逐色思曹彥約昌谷集次韻李晦父炎早梅　革顛淡色催人老造化無功春不早翰林風月思推排萬馬一空三峽倒吟暖從渠入世情孤貞爲我參幽抱畢于木覺鼎吳儂不與人間障煩惱王曾齋甲寅藁早梅有感　新陽來復未十日窗外梅花已狼藉精光烘過水雪融微風不動暗香客急呼清樽相尉藉無數落英墜巾帙兒童但喜花開早太早翻令我心悚今年寒色苦未老戶穴不固泄萬蟄造化不翕何以張不然生道幾於息明言歲事未足言深憂南

氣日馳坵誰道東君庾嶺來賣酒銀瓶薦嘉賓李公明詩早梅　東風才了又西風群木山中葉葉空只有梅花吹不盡依然新白抱新紅章玉堂集照夜直爲明月侶倚風先作艷陽媒多情欲著紅粧面故上含章白玉臺玉炎雙溪類藁似無還有暗香來知是春風到早梅一歲一番花似玉老人見得幾番開翁靈舒詩含外早梅　行遍江村未有梅一花忽向暖枝開黃蜂何處知消息便解尋香隔舍來詹琲詩雨後溪邊見早梅老餘蹤枝淺寒碧淺香孤韻帶微霜迎風破萼未全折含笑佳人對曉粧一本老餘蹤枝淺寒碧淺香孤韻堪清晨招魂不用開屏障惟有詩情當寫真胡仲弓葦航集次韻早梅　枝頭未受雪霜摧偏傍江南暖處開不是東君私造物有何憑據作花魁鄧中伯詩早梅　荒村野水小春時纔有梅開人得知幾度携筇無覓處今朝映竹忽橫枝脫非入骨清香動怨被傳神淡墨欺酸意中含和鼎實相期遠到誦黃詩江湖集李希聲詩　雪徑清寒蝶未知暗香誰遣好風吹野橋漏洩春光處正爲橫斜一兩枝雄蜂雌蝶兩紛紛梅子花香着莫人風急落英無藉在已應先減幾多春方澄孫絅錦集尚居闕菊殿豈占杏桃先梅自傷遲暮人猶作早看艾性夫剩語一陽未嘘枯霜木醉夢裏照眼忽橫枝令我折復喜張嵲詩忽見早梅　積雪凝關嶺凌風識暗香疎花經雨瘦盯影入溪長萬里難爲贈九回空繞腸綠原聊駐屐試待月荒凉華鎮雲溪居士集早梅花二首并序余往在會稽早梅花時雖蹀雪衝寒必先來擷置研席閒素華射窓流芳盈室絃歌其側欣適無涯迨隨牒薄遊越江而北心賞一失淩更歲時今茲春初梅榮南國慨然遐想千里增懷作詩二章姑以自釋　早歲越溪上莭齋欲雪辰雖無十日飲常得一枝春不識霄漢路空緇京洛塵遥憐遠巖壑芳秀爲誰新　畢竟成何事無端走四方年年思素質歲歲失幽香東國溪雲好南枝海日長何時一杯酒相對淺清傍　次韻和道守曾大夫堂前早梅花　畫堂深處臘前開應咲孤根庾嶺隈不比一枝隨驛至肯愁三弄逐風來華繁素遶窓紗月香重寒銷印篆灰賢守吟看多麗句清新未羨宛陵梅何澹小山雜著早梅二首　庾嶺香魂想未眞東明絕見一枝新陽和衣被凡花卉繁杏夭桃次第春　姑射仙肌不受塵舊粧重傳恰如新東君少試回天手已占人間幾許春蔡君謨詩曾把早梅枝思君在別離雖云有萬里萬里有還期文同丹淵集十月凍墻隈芙英見蚤梅應從九地底先領一陽來馬虛中霞外集山中早梅孤根傲后土破冷爭春回惜哉氷雪姿落此荊榛隈若生白玉堂不負黃金臺一見

一惆悵再歌再徘徊未央宮中花直待羯鼓催王之道相山集和韋序臣梅花二首　之道比因諸公以賤事多出無復有以詩相牽帥者筆硯遂埃淡今日偶得早梅數枝不敢獨有漫送序臣廼辱妙句輒嗣元韻奉謝　三月詩筒絕佳來有詩談塵許追陪梅花雅欲撩佳句犯雪凌霜爲我開　多謝蒼頭語我來恍如相見笑相陪新詩高妙梅清絕展讀花前病眼開王灼詩次韻君俊卿梅花絕句　人間幾桃李漫漫化泥塵不恨收功晚新年第一春釋契嵩鐔津集亭亭映曉景皎皎出林端小圃連雲渼孤芳冒雪寒人間殊未見物外最先看但欲方瓊玉寧將勝牡丹王景初蘭軒集早梅　萬物收榮避歲寒一枝驚向臘前看都緣鼎鼐和羹晚故使山林得伴難有恨詩人休折去無情羌管莫吹殘冰霜窟裏陽和露此是乾坤造化端王惲秋澗集詠早梅四首招曲山同探　早梅香信臘前開竹外橫斜映野臺待着一杯相慰藉約君同往肯前來　松風亭下一樽開於日裴回醉竹臺雲帶冷香歸去晚夜深猶傍枕邊來　花開花謝催人老花本無心人自衰折得一枝香在手且分春色入城來　梅花風韻不凡木冰雪方凝始見開任使和羹無翠實等閑斤斧不爲災舒岳祥閬風集喜見早梅花　朔雪吹吟屋春風駐酒家野塘冰上雁官柳月中鴉玉鎖寒沙荀金齋夜雨苐開隱有新事書見早梅花蒲壽宬詩早梅　荷已全凋菊未殘一枝的皪照江干暖風莫詫穠先意留取清芬待歲寒江湖後集李龔父詩　草木盡凋殘孤標獨耐寒瘦成唐杜甫高抵漢袁安雪裏開春國花中立將壇年年笑紅紫翻作背時看　山崦早梅　晴逼寒苞春滿鄰溪奩芳額漸輕匀東風未放全消息兩萼愁香不見人韋珪詩早梅　芳信挽先露雪葩小春怱見玉無瑕世人盡說南枝暖更看枝南第一花詩海繪章陳元老早梅　春勝寒梅占作魁粉香前夜嶺南開人間臘月未曾到天上花王先遣來已共雪霜同曉白不煩雷雨趁時催夕陽溪下漁翁笛一曲蓬牕酒一杯舒信道詩和早梅二首　霜林盡處碧溪傍小露檀心媚夕陽天下三春無正色人間一味有真香相思誰向風前寄更曉那辭雪後芳朝夕催人頭欲白故園正在水雲鄉　依然想見故山傍半倚垣陰半向陽短笛樓頭三弄夜前村雪裏一枝香可能明月來同色不待東風已自芳幸免杜郎傷歲暮莫辭吟對釣漁鄉雲南志畧段祥詩早梅　四望空山萬木摧溪梅真得景悠哉高陪翠竹迎春早冷放寒花傲雪開疎影夜橫松榻靜暗香風自水濱來數聲畫角霜天曉清然夢隱老秀才澧陽志郭貫詩冬至後一日獨坐分司精舍教授李伯揀使領張

用夫持早梅一枝相訪洗玫命酌翌日有詩　繞枝冰梢三兩花已分春色到詩家幽香自與吟懷遠高韻能教飲興加相伴青燈映書卷也勝銑月印窗紗光親坐對清無寐細聽簷風落玉沙周巽泉詩孟冬天地閉萼緑數花開步繞溪上見香從谷中來冉冉年將盡忽忽春又回征鴻避霜雪行于隔風埃歸來履芳躅慰我平生懷僧慧洪詩次韻扳敏叔畫早梅二絶　要看江雨滴殘春作陣驚飛亂蝶群好在一枝長不死讀煩詩句掃烟雲　玉骨冰姿過眼空却須筆刻倩詩工猶香錯莫誰知寫多謝黄昏一再風　徐安國西窓集早梅（壽山溪）青枝骨瘦已有生春意椒萼露微花便覺香魂旖旎惜花公子可是賦情深携瘦竹遠疎離終日咸孤倚賞心樂事又也何曾廢烟露濕鉛華誤啼粧三年客裏江南芳信歎自不愁期吳山遠越山長夢寐添憔悴柳耆卿詞（瑞鷓鴣）天將奇艷與寒梅乍驚艷杏朧前開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鮮染臙脂細剪裁壽陽粧罷無端飲凌晨酒入香腮恨聽煙塢深中誰恁吹羌管逐風來絳雪紛紛落翠苔程大昌詞（萬年歡）秋後花窠放兩枝三朵來通芳信詩眼驚覩謂是春光倒運便即移尊就賞更不惜黄封亦印何期道青女專持露華忽變霜陣詩翁笑但休問那陽和有腳駸駸日進待得灰飛梅晩果先騁侯次後違天紅紫向東風萬般嬌韻恁時節玉勒挑鞍郊原莫論遠近丘宗卿詞因見早梅作（訴衷情）十分風味似詩人有些子太清主只應寂嫌俗子消瘦却盈盈　風乍静雪初晴月微明泊然（缺）莫是無情作箇關情呂勝已詞（謁金門）芳信拆漏洩東君消息帝殿寶爐烟未熄龍香飄片白點綴枯梢的皪疎影蕩搖寒碧指與纖纖教自摘枝横雲鬢側李端叔姑溪集（臨江仙）　江東人傳早梅見約探題且訪梅所在因携賤首就賦花下初破曉寒無限思融融臘意全迷春工從此被人知不隨蜂蝶長伴玉蟾低　縹緲雲間應好在盈盈淚濕征衣背人偷擲向東枝清香滿袖猶記畫堂西　早梅芳　雪初銷陡覺寒將變已報梅梢暖日邊霜外迤邐枝條自柔軟嫩苞勻點綴緑萼輕裁剪隱深心未許清香散　漸融和開欲遍密庭疑無間天然標韻不與群花鬭深淺夕陽波似動曲水風猶懶最銷魂弄影無人見梅苑曾公袞詞（早梅芳）冰唯清玉唯潤清韻無風韻此花風韻自然清潤傳香粉故惹春意別不使凡俠混到春前臘後長是寄芳信　此情閑此意遠一點縈方寸風亭水館解與行人破離恨廣寒宮未有姑射山曾認向雪中月下吟未盡無絃琴譜碧溪灣疎竹外正小春天氣緑珠羞海半吐椒紅可人意月香傳瘦影露臉凝清淚笑倡條冶葉怕冷尚貪睡　馬行邊雪未霽還憶前村裏青禽啁哳疑是當時夢初起舊愁歸塞管遠恨瀟湘水望江南故人宇萬里程觀過詞北帝收威人採得早梅漏春消息粉蘂瓊苞擬將燕脂輕染頗色素質盈盈終不許雪霜欺得索化工偏宜賦與壽陽粧飾　獨自還冰姿比夭桃繁杏迥然殊別爲報山翁達此有花罇前且須攀折醉賞吟戀莫辜負好天風月怨笛聲悲紛紛便似亂飛香雪李德載詞早梅芳近　深院静小欄傍標致不尋常儘他桃杏占風光誰敢鬭新粧　玉堂中梁苑裏休把雪來輕比莫吹長笛巧摧殘留取月中看（又）殘臘裏早梅芳春信報新陽曉來枝上鬭寒光輕點壽陽粧　雪難欺霜莫妬別是一般風措望林人意正夭饒又看長新條王炎雙溪類藁（好事近）　玉頰映紅綃攙報東風消息雖則清臞如許有主香真色相看動是隔年期忍不飲消滴莫待輕飛一片却説花堪惜李易安詞（春光好）看看臈盡春回信息到江南早梅昨夜前村深雪裏一朵先開　盈盈玉蘂如裁更風清細香暗來空使行人腸欲斷駐馬俳徊陳亮龍川集見早梅呈呂一郎中鄭四六監嶽（漢宮春）雪滿江頭恠一枝不耐還漏微陽詩人越様眼淺早自成章群葩如繡到那時争愛春長須知道未通春信是誰飽試風霜　堪笑紅爐畫閣問從來寒氣損甚容光枝頭有花恁好映帶新粧寒隱愁絶襲清芬不料飢腸都緣是此君小巽費他萬種消詳（又）雪月相投看一枝纔爆驚動香浮微陽未放綠路説甚來由先天一着待關閑多少的頭却引取春工入腳爭教消息停留官不容針時節做一般孤瘦無限清幽隨緣柳紅柳白費甚彫鏤疎林野水任横斜誰與粧脩猛認得些兒合處不堪持獻君侯　李子大詞和宋子開早梅（卜算子）南國小春時常是寒威淺玉綴香苞已有梅疎影無人見愁憶故園芳夢斷揚州遠不御鉛華自出塵賽過徐妃面張元幹歸來集唐腔也爲伯南賦早梅後和韻（豆葉黄）冰溪疎影竹邊春翠袖天寒烟暮雲雪裏精神瘦竹人隔重門寶衆生香玉半温（又）疎枝冷蘂忽驚春一點芳心入鬢雲風韻情知似玉人笑迎門香爇紅爐酒未温

古梅

宋范成大梅譜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緑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致然詳考會稽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非必古木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苔皆剥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即不變移風土不相宜會稽隔一江湖蘇接壤故土宜或異同也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葉之眼惟罅隙間始能發花花雖

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絶苔剥落者則花發仍多與常梅同去成都二十里有卧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謂之梅龍好事者載酒遊之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傍枝四垂周遭可羅坐數十人任子嚴運使買得作凌風閣臨之因遂進築大圃謂之盤園余生平所見梅之奇古者惟此兩處爲冠隨筆記之附古梅後桐汭志古梅在玉溪之北俗號曰千枝梅枝柯盤屈姿態奇古築亭其上扁曰回春騷人雅士多載酒賞焉宣和間用事者嘗圖以進淳熙六年郡守趙希仁摹刻于石梅今不存會稽志古梅會稽餘姚皆有之老幹奇怪而綠蘚封枝苔絲四垂踈花點綴極爲可愛他處所未見也俞亨宗詩云踈踈瘦蘂含清馥矯矯虬枝綴碧苔疑是驊龍離雪殿蒼鱗遥駕玉妃來温州府樂清縣志身如枯槎其枝樛曲苔蘚蘚鱗而作花踈瘦可觀日覊名爲乾孫而閩官祭祀以供道王會之集古梅行　蒼龍蟄大澤浩莫知歲華不肯作霖雨偃蹇眠烟霞玉皇欲强起六丁丁砱砑紫蛇掣金電霹靂轉香車振鬣欲騰杳夭矯勢攫拏神通挐蟬蛻僵作老樹丫大枝露鱗爪雨蝕成背汗小枝半朽折苔蘚封植牙意未甘寂時着三五花花少香氣壯積雪應難遮妝賢惡皴皺梓匠嗔虬斜日月自今古獨免斤斧加可謂遺世巧全眞傲幽遐豈知好事者僻性尋枯塹叢薄一見面倚伏生驚嗟剪鉏斲明月移入蓬宇誇詩翁爭着句詩價方喧譁老我有深意默默不汝嘉戒汝更藏拙慎勿抽新芽寒崖枯木上何用關冰葩古樵當厭汝乞與山人家我即乘之上河漢千載不數張騫槎　重賦古梅行　千金卜得縣非熊木德將興碣太公槐安興國已陳迹盛衰直與陰陽通和羹自昔靚殳記飲冰餐雪工磨礱此中洞洞無所有徹上徹下俱玲瓏苔膚蛻骨半榮悴連峯峭厲飛銅駮生意雖偏本昔斷猶有王氣居南東南柯突出已奇甚連蜷夭矯翔虬龍東邊新梢更絶特轉要作勢將騰空風號竹塢月黯淡露濃松壑泉琤琮一花玉立蒼鬣表萬花辟易難爲容轍環四海無處覓只今歲晚饒相逢酹酒高歌盟萬古天意决不寒孫風北磵禪師詩國清寺絶頂更好亭下古梅　花開更好亭前枝亭曰更好花更奇我猶未到春已到春不到此將爲歸千山萬山儼環抱一樹兩樹藏嵌嵌晚粧弗受朱粉汚老去自着蓑笠衣濃交霜鬢與蒼玉雅宜茅舍横踈籬雲英風味有餘裕石鯨鱗甲饒華滋恍然羅浮月中見髿髿紺髮森氷肌人如大窖凍不死凛凛素節無瑕疵紛紛紅紫不鮮事與君角逐何遑遑待文作興不足道元氏碌碌終奚爲孫芳拔俗千萬丈未厭相與論襟期貞姿皓態美無度幽意獨許鮮風知悠

然憑高一披拂僧窓處處開晴霏寬閒跏趺擁風葉照見碧眸岩電馳淵淵方寸湛古井一漚不動清漣漪天香闕此無盡藏潛於鼻觀通幾微水流山空但自笑理與神遇端如斯鄉來孫山水清淺龜膚鶴膝相參差青銅盤屈破香雪紫鐵矯揉駢明璣霄宵泉石政爲此冠冕草木今其誰天公亦復加新惜閒着湖水無邊涯八篇只遣處士賦一點不放紅塵飛是中衆石圍深秀惜欠晴湖山四圍容如我輩亦不惡擬賡踈影横斜詩優車合政效顰轍亦若佩弦仍佩韋江湖續集徐羲夫詩　官舍庭前古梅尋常閒揆歲暮余整歸裝而乃蚕化不容自嘿　猙獰古怪虬龍枝着花傳舍賓歲晚往往來來幾番人老大相期疑未護顧我冷眼慣相看嗅花嚼蘂當餐飯横斜峭拔耐雪霜肯媚陽和齊婉娩把酒邀月共說詩踈影上衣成繾綣朔風吹夢入家山鼓舞倦矣客芳返誰謂花先常歲期徹夜萬葩玉一本花應有心餞我行吐芳非爲冬日暖我亦逆知此花意孫潔難與俗人混似嫌托根富貴場不若棲身山林穩惜乎花只不能言一花一心誠懇任他世間饒酣桃李春花獨與我結歲寒盟涇川志陳天麟與客飲乾明寺東古梅下詩　寥寥耆舊盡欣欣花木新十梅亦老矣手植知何人不種官路傍社櫟同百春想當太平時來者紛蹄輪我來幾世後尋芳披棘榛衆枝疊玉蕋光風卷香塵坐客稍稍醉墮英欲成茵老圃亦後來始圃從誰詢淵明飲松下故事良可遵飲散棄花去明日迹已陳雪篳詩思蔵主送古梅求詩　折得前村雪裏枝慇懃來聘老夫詩諸公靜看横斜影便是當年一字師陸游渭南集古梅　梅花吐幽香百卉皆可屏一朝見古梅梅亦墮凡境重疊碧蘚暈夭矯蒼虬枝誰汲古磵水養此塵外姿　吾州古梅舊得名雲蒸雨漬綠苔生一枝只好僧窓看莫售千金入鳳城（山陰古梅枝幹皆苔蘚都下甚貴重之）朱晦庵集丘子服來訪道間得古梅折以爲贈劉叔通江文卿俱來各有佳句因各次韻爲荅三首　老枝横出數花新誰寄寒齋雪夜春江路猶應有幽伴秖愁難得賞心人（用子服韻）　獨樹臨孤岸踈枝放淺花不須煩驛使正耐雪斜斜（用叔通韻）　西湖居士尋詩處今墮軟紅車馬塵半樹横枝空好在只應無地覓高人（用文卿韻）范石湖大全集古梅二首　孤標元不鬭芳菲雨瘦風皴老更奇壓倒嫩條千萬蘂只消踈影兩三枝　誰似西湖處士才詩中蘺落火塵埃陸郎舊有梅花詠未見今年句子來張鎡詩玉照堂次韻茂洪古梅　天教萼綠伴羊權羞損塵塵粉黛妍不必脩眞事靈訣與花端合共長年　袁起岩東塘集江岸茅舍傍古梅奇甚攜酒即之　不

爲村深興水限也依蘿落及時開幾年寂寞無人問一日聲名動客杯（樓鑰詩）古梅遺根時可　杖封蒼蘚潛花跡一種風流高更孤試問約齋三百樹林中還有此枝無（許綸涉齋集）次韻古梅二首（予近得鄉中飄湧梅坡皆老梅）綠苔枝上玉蹤蹤折贈詩人意不孤惱殺渠儂歸未得梅坡千樹有如無　玉鑑堂前迹已蹤殘香應伴鶴聲孤郎潛桂隱藏身却新爲梅花着句無（韓淲澗泉集）初六日民贍古梅留飲　眼到梅花便有詩圍居丈遷入蹤離崔嵬自興人高古爛熳誰知我笑嬉煙濕遠荒吟不盡雨妝此隱醉爲宜新年陡覺新愁少坐對南枝更北枝　過楊鮮元看古梅　春風晴日草玄家城北坡陁一徑斜遠以雲山供境界靜惟書籍是生涯敲門忽有醉吟客隔屋初無桃李花夭矯龍蛇只梅樹孤芳眞足對年華（張侃）拙軒集野航池邊古梅二首　池邊梅花種幾時枝柯古怪苔紋圓可憐守分不入宜開時却有天然姿因看冬夜月初上覺像森然寂難狀梅枝寫影已清奇不用畫師作圖障　凡花雖艷艷在眼梅花帶清清入骨時人喜艷不喜清綺言麗語寓輕忽池邊之梅格又高霜月次第上林杲平生愛梅被梅惱梅亦怜吾非年少　採野航古梅　池邊梅未綻不是怯霜風待得陽和到清香一線通（周益公詩）中秋古梅盛開次于中丸韻乙卯抱甕畦大破井苔炎天日日灌陳黃採枝春夜無聲雨贏得冰花帶葉開（初無他法盛夏汲水灌溉遂如此）李邦獻詩仁壽堂古梅（予植千葉梅盛開作二十八字）手種黃梅已着花此身依舊在天涯二年客罷攜家去贏得東風兩鬢華（昔紹興二十五年）　法喜詩次李大夫韻　人自飄零梅自花關河歸計渺無涯明年逢食家何處更有新詩訪物華（楊方詩跋云紹興末年三守李姓是公蓋有關河之思）趙時煥恥齋集梅龍閱世今幾春皮毛剝破生蒼鱗通身苔蘚雲氣濕恰如初蛻離海濱蜿蜒恍惚露半腹花光補之難貌眞愁恐天上行雨去呼吸風雷驚世人（徐霖徑畈集）蓑蓑細碧江南地上有梅花朔易天識石空餘心已盡霜明日潤若爲妍（題云臨川郡治仁壽堂前古梅蜿蜒枯古不書龍跳而臥下也楊夢錫草堂集）雪後古梅正芳月夜常不輕來訪相與一笑梅下（常不輕和篇附）幽棲地僻經過少花徑不曾緣客掃積雪飛霜此夜寒不知明月爲誰好公來肯訪浣花老但話宿昔傷懷抱忽憶兩京梅發時遲落索共梅花笑　常不輕次韻見寄兼呈李史君　郭相謀深古來少詞翰升堂爲君掃憶君誦詩神凜然相逢苦覺人情好歌詞自作風格老百壺且試開懷抱

豈蓋能忘折野梅浣花溪裏花饒笑處（倚亭白堂集）次韻古梅　怪底昌園一種梅老枝猶項獨遲開伶俜鶴膝槎牙瘦皴皺龍鱗不受摧羞把冰肌混桃李故將粉面映莓苔廣平鐵石心猶在寧有詩情似玉臺（蘇洞詩）再和古梅　和羹之說昔有聞豈得不如魯津芹聞名尚欲渴將軍會稽竹箭胡能群初花的皪美無度情事淡泊春空雲樹猶如此人何堪再三歎息殷仲文江南晚生敬耆舊汲水封植敢不勤清霜既降河水涸笑持雙鬢樂似君人間凉燠易更變有底寒谷回亂氣神奇正爾出臭腐枯木何怪生奇芬諸生徑登李杜壇此老行業伊傅勲吾詩稱贊愧不足舉止羞澀如羊欣　和九光古梅　處女何因髮半華一生藍縷在貧家冷灰豆爆眞奇事枯樹中間忽數花　次韻古梅　獨立枝南萬事非歲寒引去合知幾伯夷自信西山餓公望何須東海歸笛外數聲空入夢江頭一樹忽斜暉相看有愧垂垂老莫遣無端片片飛（徐璣靈淵集）題方上人房古梅（方即故道書記所居）曾聽道公語先師愛此梅但知傳說老不記若年栽半樹枯重發疎花晚自開方光頭又白常喜故人來（熊西玉冕山野梧集）古梅　風度飄飄一世豪健然猶自外離騷諸公慣作婆娑態動說山人索價高（賓祐滿須志）劉用行詩無爲縣齋古梅　疎疎密密臥蒼苔古縣清貧有此花彭澤菊松無醞藉河陽桃李太鉛華臨池照影成雙好與雪爭輝自一家消得抱琴鳴膝上夜深燃燭對瓊葩（孫介燭湖集）石龜古梅（參方）妙絕人間獨此遷石龜峯下野橋東亭亭玉骨冰肌子擲擲蒼髯綠髮翁偃蹇主懷千古意蕭疎元是一家風何妨少入時人眼鼎鼐終論第一功（程琉禮耕齋集）建平邑庠堂後古梅久因斬伐問王明府賦　槎牙堂後梅欝欝含早春託根已得所植遊泮水濱能愛此樹一何少斧斤斬伐從此憐傑梅已盡根斡存況此憔悴誰復珍我願爾爲禹廟之梁勿作爨人之薪君不見爨人無知蔡邕死禹廟之梁爲龍變化如鬼神能興雨澤害時人（許岳祥閬風集）和侯其按察詠縣學古梅　前身自是傳岩梅持斧江南得得來一笑見花同臭味百妖潛影入莓苔只將冷淡全超俗肯向繁穠浪占魁愛惜耆儒如此樹二天雨露好培栽　再和　四教堂前百歲梅北方豪傑爲渠來清癯自許根封雪勁峭何妨骨鎖苔影裏青衿飽絃誦花前玉節照杓魁林逋只向孤山種不及文宣廟裏栽（馬虛中霞外集）賦古梅得心字　重疊苔衣結樹身靜中生意見天心凍凝疎蕊香仍在老折枯條冷不禁崛強瘦蛟愁出水伶仃小蝶倦依林明年四月冥冥雨青子還看滿綠陰（石良輔節齋集）柯山齋還銅餅古梅與俱作詩

以謝之 蒼蘚粘雲銅作骨瑤英點雪粉含腮容寬無寐單衾冷爲送清香入夢來衛後樂先生集憶環谷梅梅 百花頭上春先到雪壓霜欺意更奇歲歲倚欄相望處水邊竹外最南枝 故園一別換年華客裏看花更憶花昨夜西窗無限月伴人春瘦一枝斜 古今詩統古梅 湘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掛珊瑚枝醜怪驚人能嫵媚斷魂只有曉寒知 百千年蘚着枯樹一兩點春供老枝絕壁笛聲那得到直愁斜日有蜂知 韋珪詩 曉月清江寂寞濱心含太極獨先春風霜歷盡蒼顏在孤竹赤松吾故人 陳夢庚竹溪集題橫清古梅 千百年藤抱蘚枝影斜十丈插清漪老龍飲澗精神別未許林逋說自詩 江湖續集程清臣古梅詩 水邊山脚友漁樵梅欲窺人故故招樹剝龍鱗黏碧蘚枝翹鶴膝拶紅椒詩如老杜吟東閣夢約逋仙過斷橋好待月窗清影瘦傳他神子上生綃 張烽芝田小集泉石照幽質冰霜締深盟虬枝走枯健鱗皰綴輕盈色潔時所妬香淩詩同清寥寥孤山下開謝誰關情 盧疎齋集題部從事鐵壁包君古梅詩卷鐵壁仙人有所思爲誰調護歲寒枝無人解共梅花咲惆悵河清又一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見沈存中筆談） 國朝僧無詰蘭雪軒集題何自明所藏古梅 誰將東閣繁花寫寄與揚州從事看恰似小樓山月上一枝斜搭玉闌干 嶺南地暖東風早白玉堂前又不如昨日曾因詩思惱芒鞋踏雪到西湖 宋韓淲澗泉集楊氏聽索古梅曲次其韻（古梅曲）園居好處是古梅飛動欺霜凌雪底問紛華桃李態自倚天姿明潔城外靈山橋頭玉水多少佳風月歲寒時候南枝尤與橫絕幾回喚酒尋詩詩成小醉絮帽渾欹側領略不辭身跌宕一洗塵兒喁哳正始遺音元和新樣到了都難說草玄經在對花何悶孤寂 陸游渭南集月上海棠（成都城南有蜀王舊苑尤多梅皆二百餘年古木） 斜陽廢苑朱門閉吊興亡遺恨淚痕裏淡淡宮梅也依然點酥剪水凝愁處似憶宣華舊事 行人別有淒涼意折幽香誰與寄千里佇立江皋杳難逢隴頭歸騎音塵遠楚天危樓獨倚（宣華故蜀苑名） 姜白石詞越之昌源古梅妙天下（小重山） 御苑接湖波松下春風細雲綠莪莪玉萬枝別有仙風味 長信昨來看憶共東皇醉此樹婆娑一惆然苔蘚生春意 張叔夏玉田集花犯（山巷有梅古甚老僧云此樹近百年矣余置酒花下竟日忘歸因有感於孤山島賦此調） 一白受春知獨愛老來疎瘦偏宜古月黃昏許松竹相依暈蘚枯槎半折影浮波潟龍倒窺歲華凋謝水邊籬落雪後忽橫枝 百花頭上立且休問向北開遲老了何郎不成便無詩惟只有西州倦客怕說着西湖舊時

難忘處放鶴山空人未歸

江梅

（范石湖梅譜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處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梅名品江梅粉紅色香類杏 唐杜工部集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 鄭谷光啓集江梅 且緩飛前輩有歌詞莫惜黃金縷難忘白雪枝吟看歸不得醉嗅立如癡和雨和烟折含情寄所思 王適詩江濱梅 忽見寒梅樹開花漢水濱不知春色早疑是弄珠人 劉敞公是先生集江梅 江南誰折一枝春玉骨冰膚畫不真撩亂清香隨驛使壓埃滿眼正愁人 王之道相山集酬韋序臣二首（此得江梅數枝於里人因以遺序臣韋公既報我以兩絕又有唐律用用韻和呈）風梢搖落雪飛花誰傳江梅到我家曾把數枝分臘後要催羣卉助光華高吟兩絕那容繼勝賞雙清幾以加春不世情應委曲十年留滯在天涯 老懶觀梅喜見花一枝聊復寄君家清香撲袂傳春信疎影搖窗借日華小小池塘從掩映依依楊柳漫交加和羹風味今猶古回首青青遂有涯 陳簡齋集江梅 風雪集歲暮江梅開不遲朝來幽窗底明璫綴青枝（漢輿服志皇后白珠璫杜牧之獨酌詩路碎雙明璫）上天播淑氣百卉分四時（淑氣見王廷賦宋玉九下皇天平分此四時兮）寒村直西子（曹植扇賦發西子之玉顏陸士衡連珠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顏）足以昌吾詩（昌黎孟郊墓銘以昌其詩） 王十朋梅溪集 園林盡搖落冰雪獨相宜預報春消息花中第一枝 王灼頤堂集 雲溶江皋曉飛香到短篷望窮渾不見恨滿白蘋風 鄭獬鄖溪集杭州別來有餘才戲作佳篇寄我來已教吳娘學新曲鳳山亭下賞江梅 陸游渭南續稾江上梅花 老來樂事少關身猶喜樽前見玉人豈是淒涼偏薄命自緣纖瘦不禁春娟娟月上明江練點點天低接玉塵絕礀斷橋幽獨處護持應有主林神 呂居仁詩江梅消息未真傳微露芳心几杖前不信冰霜能作惡要令桃李便爭先斜枝似帶千峯雪冷艷偷回二月天準擬從君出城去竹輿仍勝百花鶴 朱晦庵大全集元範尊兄示及十梅詩風格清新意寄深遠吟玩累日欲和不能昨夕自白鹿玉澗歸偶得數語 大雪天地閉窮陰沴寒濱誰知江南信已作明年春 項安世悔菴後編江梅 千林憔悴獨含春笑倚黃昏未識顰紅小粉疎煙冪冪影低香遠水粼粼從教雪路事愁冷遮莫芹簪可怕貧欲問橫枝緣底瘦似無如有最柴人 張九幹歸來集蓋雪飛花萬木僵南枝的皪待朝陽還知百果輸先手政爲孤根壓衆芳曾協雲莊

吳北風饕喬林萬象無容姿高標自有時正與水雪宜老榦儼枯木跡花繁横枝刻玉費天巧不爲俗眼窺託質在空谷清高終見知論功鼎鼐間枝頭子離離（艾性夫剩語追晦庵先生十梅韻）貞姿抱水雪繁繁楚江濱照水淡寒影寄人生遠春（李彭日涉園集）江梅疏蕋弄晴熏割取江東一信春聖得耐寒饑蛺蝶竟來占醉倒綸巾未容作賦重招屈宜敢合臺論過秦何日大梅梅子熟從渠高浪白如銀（郭印雲溪集）姿韻清高自一家不將天艷喚蜂衙衙寒萬木渾無葉回暖孤根獨放花要與雪霜爭皎潔肯隨桃李趁繁華更看結實調羹在疏影寒香未足誇（韓性五雲漫稾）落盡瑤瓊春向深不須重舉歲寒心南風池館無窮樹惟有江梅好綠陰（韋珪詩）花下寒潮漱石磯朔風捲雪濺苔衣西湖自有清香在只把吟蓬載月歸（郝經陵川集江梅行）江城畫角吹吳霜破月着水天昏黃波澄煙妥林影澹雪梅帶雪横溪塘此時水平風物盛家家種玉栽琳琅朝來伴使安江館銀瓶亂插吹銀管霏微香霧入紅袖參亂春雲迷金盌都將和氣變荒寒錦瑟愁生燕玉暖爲言儀直梅最多苔花古樹深煙鎖一年十月天六月紅紅白白滿江花自從天時飲江水草根掘盡梅無柯攙子八家楚三户今年幸有燒殘樹忽聞星使議和來畫貯巧龍侍供具從

今江梅好顏色爛醉長吟嚼佳句黄人傑詞江陵二車席次爲江梅臘梅賦（洸溪少）的皪江梅共臘梅剪金裁玉一時開黄姑相伴雪兒來　別駕公餘無箇事得將詩酒與栽培爲春留客小徘徊（元姚枚庵集）謝王子勉提刑送江梅（江梅引）西湖不近上林限問江梅定誰栽莫是冥鴻銜子遠飛來紫陌遊人多不識但驚看青霞一樹開　獨有使君憐寞爲持盃能幾回玉纖横管東風外落日樓臺不恨明朝飛雪滿蒼苔恨殺南溪調鼎手恐遲暮而今霜鬢摧又年年江上見寒梅幾枝開暗香來疑是月宮倭子下瑶臺冷艷一枝折入手斷魂遠相思切寄與誰　怨極恨極嗅玉蘂念此情家萬里暮霞散綺楚天外幾片輕飛爲我多愁特地點征衣我已飄零君又老正心碎那堪聞塞管吹

直脚梅

（詳前江梅下）

野梅

（宋范石湖梅譜）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絶之處皆有之（詳江梅）（唐皮日休集行次野梅）　蔦拂蘿梢一樹梅玉妃無侶獨徘徊好臨王母瑶池發合傍蕭家粉水開共月已爲迷眼伴與春先作斷腸媒不堪便向多情道萬片霜華雨損來（陸龜蒙詩奉和次韻）　飛棹參差拂早梅強欺寒色尚低迴風憐薄媚留香與月會深情借艷開桑駁得非蕭帝瑞齊宮應是玉兒媒不知謝客離腸醒臨水刪添萬悵來（梅聖俞宛陵集野梅花）　江南臘月前溪上照水野梅多少株艷薄自將同鵠羽粉寒曾不逐蜂蜎桃根有妹猶含凍杏樹爲鄰尚帶枯楚客且休吹玉笛清風飄盡更應無（朱梅春天全集）野風吹孤芳迥立正愁絶皂蓋莫徘徊堪看不堪折（陳藻樂軒集）野水橋邊幾樹梅歲寒欵欵向人開精神別帶陽春到造化勻分臘月來滿眼松筠皆臭味一天霜雪是胚胎看花遠地身還老買屋何年手自栽（艾性夫剩語）蒼涼壓荒野交與桃李絶遠聘不肯來爲君三磬折（馬虛中茂外集）彫盡群芳一樹奇傍山傍水最相宜如何慣守堅貞操不怕風霜怕笛吹（韋珪詩）不因地僻減清奇春到孤根到處芳抱月荒村甘寂寞任他桃李在門墻（李龍詩）野梅歎　蒼岑大野臨回岡有樹破臘揚孤芳枝頭粘得太古雪月底散出無邊香一清烱然抱幽寂老與樸嫩埋冰霜青苔黄蘚裹寒骨橋南不入春風場春風依稀煦桃李桃李紛華盡羞死綢繆卅味尚甘脆愁醆謾託青青子（林雪巢詩）野梅　野梅空山中正爲照人開如何綠萼底疎枝帶蒼苔願似古君子無人自不諧竹徑酒初醒一信清香來（幽蘭居集禾性情集）郊外一枝雪村邊十月春行吟逢處士索笑向佳人茅屋寒煙外板橋流水濱欲乘芳興去雲樹隔嶙峋　野有梅思君子也君子在野感物而托

興焉　野有梅山有璞歲將晏兮微霰初落我思美人如玉追琢　山有璞野有梅歲云暮矣飛雪皚皚美人既見我心孔諧　吁嗟美人兮贈我以瓊英酬以琅玕聊結中情願守貞白毋渝初盟　右野梅三章章六句五言古體　玄冥啓芳藉化機動元英六華凝中素一氣分太清涵養成佳實味之以和羹碩果如不食剝盡還復生（宋玄信庸庵集野梅圖）淒淒山澤畔慘慘雪霜中獨有憂心者時來嗅朔風（費時舉詞驀山溪）當時曾見上苑東風暖今歲却相逢向煙村亭邊驛畔垂鞭立馬一餉無言江南信壽陽人悵望成腸斷　瓊姿雪綴滿野空零亂誰是倚闌干更那堪胡笳羌管疎枝殘蘂猶賴不嬌春水清淺月黄昏冷淡從來慣（葛郯詞鷓鴣天）千樹家園鎖舊津誰移數點在孤村海僊採藥留影楚客穿花蝶舞魂橋斷港水横門殘霞冷落晚烟昏只因留住三更月贈裏香來別是春　萬本家園霧暗津不須踏影下前村須知若雪水雲窟自有羅浮水雪魂　横木館倚樓門參旗有約共黄昏此中有句無人見誰在樽前領略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九　八灰

梅

紅梅

范石湖梅譜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著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為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遊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蕋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摭遺新說紅梅傳蜀州有紅梅數本清香豔花之殊品者也郡侯構閣環堵以固之梅盛芳則郡侯開

宴賞之他時皆扃鑰遊人莫得見之。一日梅已芳郡將未至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語笑守梅吏仰視因驗扃鑰如故而上有人何耶乃走報郡侯侯遣人往驗既啓鑰不見人惟於閣東壁有詩一首其詞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詩意清美字體神秀豈神仙中人乎。全芳備祖南唐苑中有紅羅亭四面專植紅梅周必大詩紅羅亭深宮漏遲宮花四面誰得知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拭天然姿臨安志杭州有紅梅閣土人有福州紅潭州紅柔枝紅千葉紅邵武紅夷堅志宜興縣齋前紅梅一樹交陰半畝有趙令者花時飲客酒散月明見紅裳女子自此恍若有遇老卒曰某令之女死葬於此植樹識之令發視棺正臨根下兩和微蝕一竅如錢啓視艷如玉真國色也遂舁置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和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已而慘然瘦瘁其家穴壁取焚之令亦殂王黃州小畜集紅梅花賦　凡物異於常者非祥即怪也夫梅花之白猶烏羽之黑人首其黔矣吳苑有梅亦紅其色余未知其祥邪怪邪姑異而賦之其辭曰　水國方臘江天未春何青帝之作怪放紅梅而媚人倩柯焰發碎朵霞勻謂夭桃以何早謂紅杏以非鄰燒空有豔照水無塵仙人之絳雪團來煙苞向暖工女之霞漿染出露蕋含

津櫻欲然而取類火土木以非真上界之霓旌乍降行春之雙旆初陳誰歌麝臍散幽香而不斷誰澆猩血潑繁英而尚新盡覺渥丹而非素休論返朴以還淳至若雪瀌瀌風習習風欺雷打枝枝濕徐福舟中五百人髻頂未達皆掩泣又若煙漠漠露瀼瀼洗煙蘸樹樹芳漢皇宮裏三千女鯨鍾聽後齊嚴粧足使萬木羞恥千花伏藏掩素娥之抱朴陋白帝之含章榆燧曉散蘭燈夜張宜玳瑁之筵畔耐燕脂之臉傍蜀水春時濯大君之錦段驪山宴處舞妃子之霓裳向暖如醉凌寒似傷雖與物以無競亦令人之發狂宋玉鬪來難展施朱之手何郎折去應慙傅粉之光先疑寡耦媚可齊房入何人之玉笛況誰氏之瑶觴含情可狸不誰難量吟成陸凱之詩未知標格羞破壽陽之面懶出閨房天使異衆人嫌弗常苟群莘之不異在聲名之莫彰梅之白兮終碌碌梅之紅兮何揚揚在物猶爾唯人是比木之華兮人之文絲木之實兮人之指麾苟華實之不符在顏色而何以苟屢行之克修雖猖狂而何恥矧乎梅之材兮可以為畫梁之用梅之實兮可以薦金鼎之味諒構廈以克荷在和羮而且止梅兮梅兮宜限乎紅白而已。錢塘韋驤集紅梅賦　於宜梅之時得花似梅而所不宜者也非梅耳問其種則曰梅也接之以杏則紅矣問其實則曰所益者異

而不能也予感而為賦其辭曰　菴梅之丹兮衆女慕兮予女惡兮何用智之深竊兮特戕賊其所賦兮雖衆時而則故兮質已遷而非素兮第其華之惟務兮胡喪實而不顧兮彼以為巧而拙孰喻兮豈身亦然而不克悟兮其本何誅而在所措兮毋自女棄而堪輿之懟兮　噫李石方舟集紅梅閣賦　閭茂歲春次于崣下始至有謁主人可者虛治寢之右偏業寬榭之邃雅主顧謂客且焉此舍橫書與琴中食息矣始以迄今時之易矣彷彷徉徉如遺如忘主人之謂誰而客亦不知身之為客也夜半朔風隱然動地草木摧落鳥驚蟄閉姚黃魏紫灰冷無氣猗彼嘉樹儼乎庭前含太素以獨秀破小蕚之微丹友松與篁真伯中間幽巖霜其何畏似古人之歲寒夜色布微蒼月沉浮攪衣起步誰與獻酬耿耿清質忽令增枝影橫陳以向夕香徹曉而不收客曰美哉天贊我也其何不承有琴我援有酒我酌我亦有身焉云不樂蹈大方於無悶味至理於淳樸望三山之匪遙欲翔風之寥閴寔進塊之匪予麻懷歸之敢作然後主人命客之不薄也既醉而夕既醒而晨具衣與巾以謝主人主人曰噫此客能勤矣哉

清容居士集紅梅賦　閬閬仙羽朝歸絳都冰停雪峙湛焉澄居候寒主之微影察衆芳之榮枯草藏荄而永蟄木脫葉以無徒彼陰陽之妙寄囿

能返乎玄虛於是天回景溫擷扶候促兮雲豐融美紅纈屬睠炎州之嘉植渙乎其忽此垢觸也儼藥珠之揚蜜貯粉服於太素未九芒之粹精蠟萃氣以內護頳容耿以自持兮抱吐吞而莫吐衣赤霜之羽袍曳文錦之靈佩弃明月之寒璫綴飛瓊以爲琲匪衒色以自矜表貽質之莫昧凜世塗之如焚艶微慍以郤背惟深根固蒂之不可恃兮將求化以養晦翳煒燁之滑稽惟乎惡朱者之見咲鵠浴日以設雛鶴舞丹而希壽念形色之莫踐徒變幻以眩售萬籟凝寂穆然長思絢此的皪中之以薛薜曰貌充心明道之腴兮傺光粲貞慎德猥兮渥丹自持惟受初兮不爍不朦莫可渝兮特至神完吾其數兮吾其數兮物莫與俱兮（羅昭諫集）紅梅詩　天腸胭脂一抹腮盤中磊落笛中哀雖然未得和羹便曾與將軍止渴來（梅聖俞宛陵集）送紅梅行之有詩依其韻和　緻緻紅梅肥似蠟濛濛飛雨酒如脂吳郎齒軟食不得翻憶張公大谷棃　家住寒溪曲梅先雜煖春學粧如小女聚笑發丹唇野杏堪同舍山櫻莫與鄰休吹江上笛留伴庾園人　張舜民席上賦紅梅　吾家有嘉樹紅蘂開朝霧笑杏少清香鄙梅多俗趣江居別乘居似見句溪圃坐中忽苦疑結子看春暮　吳正仲求紅梅接頭　君家梅溪上但見梅花白我家家樹紅求枝寄歸客翦接如交情本末不相隔明年舉酒時醉頰生微赤　紅梅篇　昨夜輕雷起風雨芍藥紅芽竹欄上南庭梅花如杏花東家殘朱塗頰酺萼爲裳衣蘂爲組枝爲高居幹爲戶蛺蝶未生蜂未來赤身捧飲無金縷終然有子當助傅說羹落亦不學飛鸞皇后迴風舞此意又笑麻姑與玉女句引何人擲鱗腩是非方朔謾漢武只知此桃不知語樹不着口數而今言之已莫補放我渾丹鳳凰狂（鄭獬鄖溪集）追賦風雪出省詠張公達紅梅之句　雪花障路飛飄濕紅杏鞴歸馬碧蹄疾踏破白玉田攬轡獨長想物境眞可憐朝紋未掛身豪逸倚少年結客上高樓珠箔遮碧天燒酒紫煙沸剖炙白膏鮮美人揶揄手笑弄琵琶絃醉眼生亂雲不省到家眠俊遊或如失倒指還慘然薄莫出華省下馬燈已燃强笑破老顏寄恨樺華牋世張公子嗜酒眞神仙拋擲詠紅梅尋伊清樽前（公達詩云紅梅花下一樽酒拋擲清香是負伊）再讀再三歎心斷空悄悄起予如蠒絲織愁成短篇（陳古靈集）和程公闢紅梅　誰把繁英染絳脂曉粧紅淡臘前時栽培上苑無多地囑付行人第一枝　朔雪有情相掩映東風何事少吹莫嫌冷落天涯遠他日和羹氣味移（王荆公詩）紅梅　春半花纔發多應不奈寒北人初未識渾作杏花看（梅宛陵詩時使前時走馬回北人初識起人

梅西溪詩話云晏元獻詩曰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苕溪漁隱曰介甫紅梅詩與元獻詩暗合然介甫句意視元獻爲工）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洩春顏色凌寒終慘澹不應摧落始愁人（杜詩爲度春光有柳條言方冬時紅梅雖春意在覺條者不必待當春而後愁）蘇東坡集　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　年來芳信負紅梅江畔垂垂又欲開（老杜詩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珍重多情關令尹（師史記關令尹喜以謂景仁也）直和根撥送春來　爲君栽向南堂下記取他年着子時酸釅不堪調衆口使君風味好攢眉（毛卿廬阜雜記曰遠法師結白蓮社嘗以書召淵明淵明曰弟子性嗜酒法師若許飲即往矣遠公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此詩說梅實酸不合攢眉非說風味則是引用淵明事矣）又紅梅三首　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次公曰杜詩點注桃花舒小紅）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石曼卿紅梅詩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任曰先生詩大分原哉石曼卿詩云云此至陋語村學堂中體也）雪裏開花却是遲（任曰許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則謂梅也）何如獨占上春時也知造物含深意故與施朱發妙姿（次曰宋玉云施朱太赤）細雨裏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不應便雜夭桃杏半點微酸已着枝　幽人自恨探春遲（子仁曰杜牧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不見檀心未吐時丹鼎奪胎那是寶（次云朱砂紅銀謂之不奪胎也）玉人頹頰更多姿（次曰頩普經切楚辭遠遊云玉色頩以脕顏兮精神粹而始壯頩艶色也玉人然則頩紅）抱叢暗蘂初含子落蓋穠香已透肌乞與徐熙畫新樣（養直曰圖畫見聞志云徐熙鍾陵人世爲江南士族善畫花木）竹間璀璨出斜枝　沈存中長興集　雨中紅梅盛開折送李野夫　輕苞滿檻簇花鈿雲幕低垂黯淡天巫峽人歸銜暮雨阿溪家遠隔非煙少分山容紅雲破擬奪星郎錦帳鮮未上春風惜寒晚故教開向衆芳前　毛東堂先生集　紅梅　何處曾臨阿母池渾將絳雪點寒枝東墻羞頰逢誰笑南國酡顏强自持幾過風霜仍好色半呼桃杏聽群兒青春獨養和羹味不爲黃蜂飽蜜脾　張文潛宛丘集　同仲達雪後踰小山游蔡氏園得紅梅數枝奇絕因賦二首　興君陟巘踏春泥邂逅紅梅得一枝夫鄙孤山風露格却成卯酉醉春肌（李正封牡丹詩有國色朝酣酒之句）　北風凜凜留高樹融雪涓涓聚小塘三畝山園半春草無人爲結小丁香　王東半先生集　和向監廟紅梅　向來冰艷

敵寒室直待春來試淺紅大抵一般標格在兩般顏色不須同 已爲春
風一醉來不知粧鏡爲誰開虛妃只解如飄雪也費陳王八斗才 南人
誤種桃李欄北人疑作杏花看更須結子成佳實留到清和伴牡丹 再
賦紅梅 爲怯清宵短然膏約傍欄頻疑西子醉花誤北人看點露燕支
破啼粧風雨殘莫嫌翠袖薄猶得護春寒 比玉比冰俱未切恰是紅兒
兼比雪東君主掌不堅牢也作堪憐也堪折 和李商隱賦紅梅 公主
簷間睡起時匀紅行繞大安池北人未識春迷眼妃子偏憐酒入肌更若
施朱疑太赤不須生女白如脂由來風骨都相似豈爲丹青別賦詩 梅
蓋年年破臘時玉花飛舞集鸞池獨將艷色添真色任爾冰肌映雪肌帶
恨不妨紅作淚洗粧終見白凝脂可憐渠有風流句只作歌詞不作詩
玉亞之元夕招客庭下紅梅兩株相對盛開 君家不種通神錢只種春
色留庭前庭前春色誰最妍二女解珮來江邊況況華屋清夜起火樹銀
花月如水自然顏色變韶稚況乃新粧露初洗春初艷粉狀初蓮絳綃廣
袂羅群仙華清池畔嬌無力赤鳳樓中困未眠後來更許誰相擬海棠欲
膾薰櫳李亦知等級且追陪格外風流不相似一枝已得歸茅屋窗裏銅
缾窗外竹不禁清絕意蕭然大似佳人依草木閬苑花無世上綠妝香還

入四禪天明朝風雨催歸去花月重圓又一年神清邃美膚清瑟涇渭由
來兩清濁要求繪筆盡芳妍更問尊前老大學 李忠愍公集紅梅 東風
一戲劇會使紅綠爭紛紛牆角花朝霞剪芳英自怜冰雪志携與桃杏并
未應素節改但覺羞頻頳孤標翳塵土疎香掩蓬荊遊蜂顛知己飛遠千
回輕其奈逐臭夫對之白眼橫主人情不薄愛君成瘦生今來攝從事吏
課殊少程何時把杯酒一洗千枯榮 王十朋梅溪集桃李莫相妬夭姿元
不同猶餘雪霜態未肯十分紅 元賓贈紅梅數枝 江梅孤潔太絕俗
紅杏酣酣風味薄梅花精神杏花色春入蓮洲初破蕚（花在壽樂堂前蓮
者中）膳瓶分贈兩三枝醒我沉痾不須藥（時某以疾在告）顧公及早辦芳
樽酒暈冰肌易銷落 次韻洪景盧編修省中紅梅 不爲怕寒貪睡遲
東君妙意端可知雪英零落眼界寂放此孤瘦紅南枝蓬萊更向逸遠地
（局在著作後）中木筆有天饒姿冰容戲作桃杏色醉臉稚與神仙宜江北
蟻友已前筆黃生後出非同時丹心獨與勁節侶疎影共浸清漣漪騷人
相顧最不惡何用車馬紛蚩蚩與衣莫惜共攜酒對華一展思鄉眉 林季
仲竹軒雜著陪趙守登樓賞紅梅 大槩特爭姨獨醒人更疑漫隨春色
媚不改歲寒姿霞帶壽陽臉酒融姑射飢憑誰慰孤寂新有倚樓詩 趙

敵撰賞紅梅次韻 西湖獨未賦紅梅留待知音細細開好把新詩相遣
逸不才空與作雲來 東燭照紅梅再次前韻即席 玉妃初醉下瑤臺
紫霧深深擁不開却怨錯穿桃杏徑高燒銀燭照歸來 陸游劍南續藁紅
梅絕句二首 苧蘿山下越谿女戲作長安時世粧白白朱朱雖小異斷
知不是百花香 雪裏溪頭已占春小園又試晚粧新放翁老去風情在
惱得梅花醉似人 黃公度知稼翁集不與雪霜分素艷却隨紅杏競芳辰
自知孤潔羣心妬故着微紅伴早春 少年桃李競青春回顧寒梅已又
人強欲施朱追俗好誰知翻是失天真 洪适盤洲集不謂天然白今同杏
與桃玉肌添酒暈還是冠風騷 葛立方歸愚集次韻法觀送紅梅栽 羅
襪初凌一水間霜深應怯夜來寒含章簷下渾冰雪却要騷人帶醉看 李
壁鴈湖集次韻張李長紅梅七言三首 江路悠悠無驛使消南行寄恨
公心似嫌大槩黝先弁故染輕紅伴醉吟 絕艷偷春來雪徑絳葩翻露出
瓊林病餘不得陪真賞秋玩新章抵碎金 琳館清閒異馬曹紅梅折得
助揮毫眼明北客初疑杏笑倚東風亦類桃露浥檀心滋鼎實春生玉面
散宮醪從今約略施丹粉未害從來品格高 雪裏橫枝東不禁故將濃
靚變輕盈色分鶴頂真如醉影借蟾輝也自清晚覺鄭公殊嫵媚生憎夷

甫大鮮明上林休舊羣芳首龢笑唐昌浪得聲 范石湖大全集紅梅 酒
力欺朝寒潮紅上粧面桃李漫同時輸了春風半 嶺上紅梅 霧雨胭
脂照松竹江南春風一枝足滿城桃李各嫣然寂寞傾城在空谷城中誰
解惜娉婷遊子路傍空復情花不能言客無語日暮清愁相對生 次韻
知郡安撫元夕賞倅廳紅梅三首 春入林梢一再風破寒匀染費天工
雖然媚蕩新粧別只與橫斜舊格同 午枕乍醒鉛粉退晚奩初罷蠟脂融
後來顏色休論似夾路漫山取次紅 真色生香世絕逢煙花池面雨溶
溶楚鄉不待施朱好號國翻嫌傅粉濃 晴日烘雲春照耀溫風霽月夜春
容酒闌且駐紗籠看慢破團團一壁龍 司花一笑爲誰開知得朱轓得
得來疎影有情當洞戶暮香無語墮空杯風生翰墨留連看月入笙歌次
第催來歲如今翻舊唱五雲叢裏望三台 新安絕少紅梅惟倅廳特盛
通判朝議召幕僚賞之坐皆有詩亦賦古風一首 華燈收盡江梅落別
有橫枝照林薄天教閬苑染芳根小住山城慰蕭索騰騰醉後酒紅醺淡
淡粧成笑靨新斟酌東君已傾倒爲渠都費十分春約束胸懷有風月催
喚清尊洗愁絕花知主客俱不凡一夜光風融絳雪樓頭煙暝吹單于花
梢掛星光有無歸來境熟落春夢夢入鎖香紅綺蹤 趙蕃淳熙稿嚴光筆

詩送紅梅次韻　畫道梅花白能紅又一奇渾疑丹換骨不是酒侵肌看此敍胭色思儂少壯時盛年雖不再猶擬歲寒知（吳芾湖山集）歸來到紅梅下有感　惜花端擬醉花時不謂花閒失素期去日橫枝纔倍蓄歸來滿樹已離披雖知勝賞輸同舍尚愛餘芳繞曲池花亦念予情不淺更留殘蕚索題詩（樓攻媿先生集）潘端叔惠紅梅一本全體皆紅梅也香亦如之但色紅爾來自湖湘非他種比自此當稱爲紅江梅以別之王文公蘇文忠石曼卿諸公有紅梅詩意其皆未見此種也感歎不足爲賦二十絶

舊家桃李種河陽今日紅梅自楚湘根撥送春君意重爲移絶艷到吾鄉　黃姑曾爲點冰肌亦有緇塵染素衣何似胭脂天賜與臘香猶在是耶非　爲君手種向南堂誤認昌州移海棠元是玉妃生酒暈帳中仍帶返魂香　前身施粉忌太白今日施朱忍太紅說似傍人剛不信清香萬斛在花中　歇後難紅色漫穠絳桃空自笑春風何人擊碎珊瑚樹惱得瑤姬面發紅　舊見寒花蠟蔕紅寧知沁入雪膚中絶憐金谷佳人墜到地餘香散曉風　梅花幾種畫相聞老矣才欣見此君相與對花大字飲絶勝歌舞醉紅裙　人間丹桂亦微黃未見紅花鮮有香惟喜此花兼衆美麝臍薰徹絳紗囊　初移湘水一枝春賸馥還欣爲我分夢入山房三十樹何時醉倒看紅雲　歲晚紅英繞東柯玉人無那醉顏酡廣平賦就如逢汝鐵石心腸可奈何　少陵年後詠花閒未見胭脂一抹腮可惜當時詩興動止因東閣看官梅　坡翁着意賦三詩謾說穠香已透肌若見此花應絶倒惜君生晚不逢時　花品無庸定等差國香國色屬吾家海棠正自慙羸俗莫鬭漫山桃李花　不學江頭玉樹寒壽陽紅粉舊粧殘嬋娟可是慙隨俗莫作金沙鎖骨看　客來試與倚闌干拂拂清香觸鼻端儘做北人渾不識不應敢作杏花看　全體江梅臘裏芳紫綿新拂漢宮粧臨川借得江梅句傾國天教抵死香　詩老爲花空自忙想應未識此奇芳青枝綠葉何須辨桃杏安能如許香　只說梅花似雪飛朱顏誰信臘香隨不須添上徐熙畫付與西湖別賦詩　縞帬練帨玉爲肌誰點微頳向北枝若使羅浮見顏色定須將此比紅兒　自昔梅花雪作團紅梅曉出可人看江梅不解追時好秖守冰姿度歲寒　南枝零落北枝殘失喜新粧苦耐寒莫道北人渾不識南人幾作杏花看（許綸涉齋集）梅格依然在詩家莫認桃縱煩金井水終近楚人騷（蔡九峯集）一樹芳非露短墻綵霞千縷帶斜陽東君賦予知何意剩與胭脂使嘗香（楊誠齋荆溪集）南齋前衆樹披猖紅梅居間不肆因爲觴酌　道是司花定有神元來遣

化在詩人掃除碧樹無情朶放出紅梅恣意春（項安世悔稾後編）次李校書韻嘲閣下紅梅　試近千花真可曾冰姿何敢露秋毫祇隨婢子希紅藥肯信仙家有碧桃照影日華烘玉頰承恩衡勺醉香醪自拋臘雪茆蒼麥應羡春風畫閣高　瘦影從來雪不如宿酲誰見綺霞舒道山堂下春風面還向天涯伴校書（館中紅梅一株最盛年例作賞花會）已賦四花復得紅梅因念閣下舊賞遂足五花之韻　吾衰不復夢蓬瀛忽見紅梅眼暫驚獨樹正當雲閣起艷粧斜照石渠明頗隨朔雪傳春信長倚東風託曉酲歲晚江湖逢驛使羞多無奈臉霞生（韓淲澗泉集）春山看紅梅　年年常得醉君家今日紅梅正著花點注初非桃有豔橫斜寧與李爭華依然竹外居林下況復山顛與水涯步遶孤根香更在高懷無惜共流霞

次韻紅梅　臘香疎影入深杯人怪新粧不是梅秖恐冰清驚俗眼故移酒暈入花腮蘭生林龐元同臭杏滿園時肯亂陪遲日艷陽天氣裏有歡龕得倒金罍（周益公大全集）次洪邁館中紅梅韻　紅雞亭深宮漏遠宮花四面誰得知（南唐苑中有紅雞亭四面專植紅梅見雜誌）蓬山移植自何世國色含酒紛滿枝初疑太真欲起舞霓裳拂飾天然姿又如東家窺墻女施朱傅粉尤相宜不然朝雲頗薄怒自持似對襄王時須臾燕支着雨落整粧俯照含風猗遊蜂戲蝶日採擷嗟爾何異眠之蚩　提壺火急就公飲他日隨馬空啼眉（朱晦庵大全集）紅梅　聞說寒梅盡尋芳去已遠冷香無宿蘂穠艷有繁枝正復非同調何方續舊詩廣平偏嫵媚鐵石誤心期　似桃非桃杏非杏獨與江梅相參晚天姿約略帶春酲便覺花容太柔婉霞觴瀲灩玉妃醉應誤劉郎來閬苑會須參作比紅詩莫學增頭等閑見（章甫自鳴集）諸公過易足爲紅梅一醉醉後率然成數語　一冬雪與寒俱少青澤春來頗傾倒甚寒病嬾不出門未覺心情被春惱花木今春種種遲眼明始見紅梅枝容華頗稱俗子意風骨獨有詩人知人生百年誰滿百去日漸多來日窄衰顏已減舊年紅短髮明年應更白覺頭有酒不用沽有輒得隨家有無主人頹然客亦走明朝無事重來不厭景萬集句紅梅五言二首　輕紅照碧池（鄭谷）背日兩三枝（杜甫）不肯先飛杳（左緯）芬芳共此時（薛逢）　粧早臘脂冷（毛滂）吟看莫怨休（方干）不將冰雪面（呂居仁）壓得杏花羞（左緯）　七言二首　神疑姑射今仍在（韓持國）天賜臙脂一抹腮（羅隱）要避冰霜發妍笑（惠洪）故應不向臘前開（鮑欽止）

壽陽粧韻太矜持（盧襄）酒暈無端上玉肌（東坡）辨杏認桃君莫謾（王履道）却呼桃杏聽群兒（毛滂）（曹彥約昌谷集）同官約賦紅梅成五十六字

淡中着色似狂顛心與梅同違不然奪我為丈寧免俗宜無膏沐獨爭先辨桃認杏何人拙壓雪欺霜政自妍只恐東君招不得好修猶在竹籬邊　再賦四十字　雪月共高寒求多意未闌林逋五品服宋璟九還丹老友松筠健賢宗非雞酸任淇蜂蝶鬧難作武陵看　劉後村集憶昔矜容色如今慚抹塗誰能面皮皺施粉又施朱　閬苑花神妬艷晏家園吏偷春當時傳一二本今日化千億身方秋崖集君用致紅梅云不開數年矣　山家已作枯槎看帶雪移來却自春一夜端摩花意思寧將醉面向村人　再用韻奉酬　灞橋爭洗冰霜面拂略潮紅笑向春莫作野桃看過了煩詩說似武陵人　昔公安在見何曉寧欲霜埋不受春不是三生曾一面寧堪開向世間人　陳杰自堂存藁紅梅　千樹江頭雪作案一枝故故犯時粧分明瑩薄裁瓊玉不比臙脂抹海棠（項紅玉）張盧濱詩杜園九日紅梅主人以為瑞彭潛心索賦　鞠後西風醉飲醇醞香釀影奪初春幾年江縣依綠舊一笑孫枝造化新鈿萃半偏如意悞鑰魚曉枚宇宮人是誰不識花為瑞分寸躋攀及太真徐娛詩紅梅　江梅開盡臘梅稀又是紅梅占曉枝却憶東坡詩上語淡粧濃抹總相宜　喻良能香山集亦好江梅變紅仲大李直二弟有詩因次韻　蕭蕭亦好耐寒枝天與風流

一段奇劖玉不唯工傲雪施朱端欲妙凝脂佳人頰頳令纔見公子酡顏項未知便好作軒名頓有二難連璧賦清詩吳顧金溪集次邢憲宣德紅梅詩韻五首　攀條弄蘂學離人半臂金翹笑整巾慣見冰肌斜映月似驚酒面暗生春詩翁思苦饒先醉畫史愁多恐失真寄語東風為攏拂莫教容易老芳塵　年來惱亂探花人裂畫陶公鹿酒巾傳粉早工欺白雪施朱更欲媚陽春衣冠未怪多儕俗花木無情亦喪真他日和羹何所賴紛紛行見滿前塵　玉骨冰肌冷照人勻紅輕逆絳羅巾更無凡木能爭艷定向壺中別得春久稔新詩能寫物須知罇酒可藏真寄聲閉戶英夫子體取居塵不染塵（中立以詩從邢憲其酒肯紅梅而下首未嘗赴僚友酉會邢獻吝詩有羣子四車之句故及之）　留情賦詠盡閒人似得吳姬為枕中蝶趁梢應容辨色桃腮無便敢嬌春似嫌素艷同姑射着意新粧學太真栽近華堂歌舞地未容車馬送纖塵　絕品花逢絕俗人吟看屢倒接䍦巾剗煩自昔多餘刃痛飲于今莫負春喜事種名雖有素屢空此語恐非真（大周以詩從邢憲為紅梅會而邢志谷以疏走屢故有是句）典衣貫酒猶非惡醉任清歌落暗塵　任希夷斯庵集仲一弟梅花一絕併簡丘王父　紫紫霜林白玉闌誰將紅糝亂青枝天憐粉面太孤絕故遣施

未出一奇李曾伯可齋集和傅山父紅梅韻　獨立千林壓衆葩正由風骨傲烟霞誰教韋玉峰頭客也染紅裙一幅紗　節士恥隨時世粧若為嫵媚着春裳如何清淡甘天分莫與兒曹較色香何濬小山雜著紅梅　冷淡梳粧不入時故將粉面以朱施風標可作孤山敞枝葉能令北客疑及與松筠論舊故未容桃李強追隨芳名亦占群花上所恨無功到鼎羹館中賞紅梅　石渠南畔小闌干一種孤芳萬玉攢應為癯儒嫌冷淡故將素面汙鉛丹花前酒盞渾如夢池上詩盟幸不寒去歲寧癡故事故云美景要須公管領轉頭還作隔年看徐安國西窓集紅梅未開以湯催趁之　頻將溫水泛花枝催得紅梅片片飛恰似鄰家窮媳婦半生猶着嫁時衣　方澄孫絅錦小藁紅梅　不但色穠華更覺香幽逈笑殺海棠仙兒抱淵材恨　吳則禮北湖居士集楚州紅梅如許紅作魔猶有幾信風天公笑人但飽飯不辨青春看花眼呼兒徑買北神酒澆我澗靦說詩口莫教一片飛黃吝喚取百吉來細論　客有自南徐來者云紅梅已開作此十日天寒守圭竇今朝對客何佳哉春催江上紅梅發雪暎淮南青子來從兒作相論句發乞我澆喉待酒盃半世儒冠今種種端須搜取鼻頭回買動之盍簪堂紅梅欲發作此問訊　江南風雨餘幾信有底淮南春

事邊憑君料理玉妃面快作酒紅生暈時　韓元吉南澗集紅梅　不隨羣艷競年芳獨自施朱對雪霜越女漫誇天下白壽陽還作醉時粧　半依脩竹餘真態錯認夭桃有暗香月底瑤臺清夢到兒裏新樣舞衣長　林希逸竹溪集臨清堂前觀紅梅作　瀕溪竹伴老梅叢種此妖姿與杏同直看倒垂橫者度水中同樣影青紅　姜特立梅山續藁紅梅　元質也自不落莫採借春風紅樹枝姑射牙全映霞珮帶陽粧點臙脂長於山杏難為弟配以江梅合作妃滿面酡紅緣底事如逢太子吳相闕　劉忠肅公集再次紅梅二篇柬簡李賀夫　色不大濃始是華仙家耕觀倚雲霞春酣白玉酷香入日射紅窮翦影應猶夢亂亂能淡佇枝寒曆史陳斜闕都誰與論高下未愧蟠桃賞碧花　春工着意與丹華換白添紅翦絳霞肉色膩勻宜日上天香清冷怯霜遮半臨回岸細波動巧映朱扉錦徑斜為寄瑤林主人語爭妍應有曲房花　沈蒙奉景寧紅梅三首　故人江驛寄瓊華紫玉枝頭散嫩霞日暖露桃春尚淺醉餘粧面粉難遮綠溪地靜東風過雕檻香寒曉月斜水畔琮璃聊自喜不堪塵眼紙空花　蕭疏仙梗擢芳華巧刻圓瓊傳淡霞香骨本非桃杏比能輕聊砥雪霜遮香含暮雨闌邊豔倚春風驛上斜閒說尊前偏屬有青黃未粉更無花　仙閬瑤

林冠物華觀英明嫣未晴霞酥裝卻費胭脂暈戲扇遮頻絳粉匀天上念奴春膩足風前飛燕舞容斜後房宜勸歌聲小娑惜今年第一花蘇州今淮海集紅梅　遊仙一曲夢初回依舊江郊非霏才歲晚應嫌大孫寂未妨隨俗引三杯　天與清高親我過歲寒只合老岩阿無端自學閑桃杏只恐情多事亦多　箏觀非白亦非紅開落那知色是空綠葉成陰花又子幾將心事託東風　空墻碧水芳菲處泣盡胭脂恨不銷不遣二妃陪舜葬故應淚沁雪枝條　韓子蒼詩如吉甫紅梅絕句　春風着意併寒梅淺白輕紅一道開竹屋西頭如有路扶藜不問主人來　路入君家百步香開簾初試漢宮粧直疑夢到昭陽殿一簇輕紅繞淡黃　石曼卿詩梅好唯傷白今紅是絕奇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烘笑從人贈酡顏任笛吹未應嬌意急發赤怒春遲　晁無咎詩嬌朱淺淺透冰光瘦倚踈篁半出墻雅有風情勝桃杏巧含春思避冰霜融明醉臉籠輕暈欲掩仙裙獻嫩黃日暮風英隨行袂依微如着領巾香　趙君臣金水集試院中愁坐叔獻學博忽送紅梅小桃數枝坐念春物駘蕩西園開鑰不得一觀作詩破悶兼簡張大學仲山　數日天氣殊未佳文書如山眼生花忽遣官梅入吾室政爾東君解留客蠟梅無韻空有香紅梅亦復清而莊此花韻勝開較晚天許風流嫁海棠海棠春驕勝未足環兒酒暈紅潮玉不應更有林下風翠袖天寒倚脩竹銀瓶亦有小桃枝茜裙游女窺荊籬青枝綠葉不須問自有月影溪光知冰花不肯相媚嫵來伴詩人作詩苦橫斜影落水心中融入詩中作奇語古來詩人例多窮把酒對花酒已空亦知寒食只數日醉夢不到西園中天上公子被花惱一笑回波嚼栲栳不須區區索酒錢但可煎茶對花前　張偘拙軒集紅梅　天然標致出群品綠葉青枝說太狂卯酉醺酣紅玉軟春風觸撥瑞龍香清臞尚餘山澤相淡薄强隨時世粧更道北人初不識杏花應不敢承當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群仙進夜倚欄時東閣詩成一段奇休遣北人輕辨認杏繁較似乏清姿　中州元氣集房皞詩　天生玉骨更朱顏一種春風顏兩般草木也隨時事變艷粧要入俗人看　麻九疇　姑山仙子絳羅襦只是當年玉雪膚向使劉郎前度見桃花那得冠玄都　且隨凡艷屈真心縱點胭脂未肯深喜殺還花場上客前村容易雪中尋　元是風神林下秀不應肯抹市倡紅未能免俗花猶爾何怪時粧列漢宮　旋粉翻嫌太白多故將丹色調陽和黃昏一任群花妬奈爾從來玉骨何　已教結子更未頹天意誰言好處慳不似狂花等閑落一聲長笛滿關山　李石方舟集　零落孤根玉雪團天孫剪月

試天寒凡間諱白驕紅紫卻把梅花作杏看　中興江湖集高氏紅梅花帶雪匆匆別楚雲天寒休約見湘君只疑不合瑤池去引得春風入九分　方惟深和周楚望紅梅用韻　清香皓質世稱奇試作輕紅更自宜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嚴處只恐朝雲有去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牟士良紅梅詩　隴頭人未來江南春幾許惆悵玉笛聲吹落胭脂雨　中州集趙達夫詠紅梅　西湖句好已成塵蠟點都能幾許春乞與瓊兒薄梳洗才情留待月中人　元日能　天上瓊兒白玉肌吳粧略約更相宜認桃辨杏由君眼自有溪風山月知　嚴老同賦云一點清香透雪霜暈中須得杏花天詩看謂、許同意東君細把南枝着喚作梅妃一捻紅　舒岳祥閬風集問佔紅梅二章　花輕泉湘裙步曉陰昨夜雨肥添酒暈紅情染得十分深　趙師秀詩郡圃梅花開有如微點胭脂者因以記之　謝蒼胭脂注玉容新粧偷約杜丹風到紅梅真有韻人生白髮未宜愁只須盡就花前醉如此重來不外求東白千林須雪重腰紅一點着春多喚醒瘦東平章去如此風流奈老何對紅香梅　雪裏紅梅樹尊前白髮翁莫求顏色似風致許渠同　十二月十七日歸故園酌紅梅花下（十八日立春）今年剩有冬一月今冬先得半月春留春借冬皆樂事但昔世上無閑人千年梅花如雪浪夜色寒光迷汜濮就中紅香清且妍風流故在海棠上昨夜月明天不寒夢中走馬來花前舊時都下十全買翻章卓春工底錢四清肯達初獻近人不見之嬌可憐今朝起揀白鬢白未能免俗剪花插小數嬌被漢石擠千推酒驗長魚無人對飲花為伴小奴解酬長管花應滿我老而狂起舞踏影月凌亂老人更醉三十年不為酒仙即花仙　紅梅　掃盡西風萬葉紅梅花一色照青空天公又恐太枯淡故着紅藍染雪叢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紅梅以詩謂詠紅梅無非葉梅杏者云何輕是花語之瘦損佳人冰雪姿天教粧抹入時宜小桃嫌鋪翠雲華疎杏鶯青碧玉枝李白詩成怒妃子吳宮宴罷醉西施而今辜負黃昏月只少西湖處士詩天仙皎皎事羅常淡抹濃塗總不妨酒暈半潮妃子醉臙脂初試壽陽粧肯同桃李迷蜂蝶本與松筠傲雪霜顧影也應悲漢室臨風猶似怨三郎　郝經陵川集望京府賞紅梅　汴梁宮中絳萼梅移向汴河堤上栽青條團攢杏花顆瑣瑰向陽才半開張公小隊呼我飲風色便覺寒氣禀玉街徑路黃河冰鉛帽麾營柳營錦金鞍細馬歌舞人雪壓小橋不動塵入門

下馬蔟花宴紅蓮舊府花正新玉川金及碧青酒折花遍插分素手春透寒梢未全綻風流正要臙脂瘦骨梅不用歌落梅縷歌却看銀笙催愛香細擷生霞藥浮動雲腴嚼一杯本是前村冷澹花不稱王侯將相家明朝會散更向明月底藉雪凍吟蹤影裏董思學靖傳翁百花詩此花粉紅標格猶誇曰梅而繁容枝滿則宛如杏花姿元獻移植西岡圃內荊公詩北人渾未識渾作杏花看　瘦倚西岡石圃陰王容忽抹艷粧深染春應借東君手眩眼曾疑北客、霞吐丰姿情脉脉雪遺香影夢沉沉楊錫風景清明近錯認盧山種一林佺遠金淵集東園賞紅梅　花娘夜擣守宮血染就南枝花貌別宿酲未解春正酣一片晴霞消凍雪莫道有人疑作杏老眼頻看亦生纈東閣更有蕚綠華精神標致尤清絕先生焚香讀書處把酒花前相暖熱羣蜂知香不知色一枝肯許兒童折兩株橫卧處士橋夢中歸踏孤山月虞集道園學古錄于仲元舍賦紅梅　白雪不成夜丹霞遂崇朝妙質承日映飛英向風飄醉來紅袖近歌罷綵雲消揚州閒何遜何似董嬌嬈　次韻陳溪山紅梅　冰雪肌膚絳雲歲寒林下對吟身先天氣至渾如醉初日光融轉更新白髮無能酬造化金丹有道駐長春少年莫笑詩成處傾倒相歡忘主賓　春曉紅生島嶼雲此中儘着兩閑身不愁花笑髮猶白謾詑人傳句法新曲水排徊天上日深杯斟酌自家春　繁英未落須頻到翠實全盤尚及賓　雪後孤根發暖雲栽培本自一人身紫薇遺意成千古絳蕚深期又一新　忠厚敢忘嘉樹賦沖和思廣此枝春若爲揮子猶堪教三祝三加望大賓　張西岩集賦趙西湖宜慰紅梅　小團庭處可藏春一樹紅梅最可人應鮮詩人有新句樽前也作醉精神　扶疎脩竹遥相映裊娜垂楊未敢侵一片絳雲飛不去東風吹影落池心陳深源片雲山人小葉紅梅　便着臙脂也不同比桃嫌媚杏嫌穠夜來定與師雄飲早起花間帶酒容宋本至治集趙彥可家紅梅　誰染燕支徹骨濃醉痕常暈倚晴空可憐萬古孤山月只見冰姿冷淡中萬斛生香散曉霞南枝滿意占芳華北人今日多經慣不向東風唤杏花楊仲弘集次韻羅雲叔紅梅　玉人中酒殢芳華畫壓東風百種花樸被冬深栽異錦篝灯夜永障輕紗纖鞋露沁蜂腰媆容益雲蒸鶴頂砂爲問閬風何處在相期高樂薦晨霞　梨雲無夢倚黃昏濤倩未鈆蝕淚痕宿酒破寒薰玉骨仙舟偷煖返冰魂茜裙影露羅衣捲霞佩香封繡袂溫回首孤山斜照外尋春誤入杏花村吳舜舉吾吾類藁畫闌圍絳雪羅襪絕清塵蘸骨朝酣酒濃香淺殢春翠屏寒影瘦鸞鏡曉粧匀莫聽樓中笛

新贊故惱人石林良輔、集壽陽浴罷起瑤池酒暈雙腮半醉時紅肉映沙增百媚何須臙粉傅臙脂　拘膝吟　横斜踈影蘸清池姑射仙人獨步時猶恐世人稱淡薄故將天質涴臙脂　徐宋二先生湘行藁　和大經紅梅韻　炰鳳烹龍泣玉脂珍珠紅暈上梅枝染根仙子隨時好誤蒙詩人被眼疑踈影暗香元不似淡粧濃抹總相宜海棠若見應羞死桃李漫山俗可知許棐梅屋集紅梅　不堪冷照黃昏月強倚春風作杏粧雖得容顏暫時好欠他肌骨舊來香周清詩　姑射仙人笑臉開肯將脂粉涴香腮只因誤入桃源洞惹得春風上面來武朝宗藏拙餘藁　雖紅不艷自清臞時復湖邊見一抹因笑北人看作杏杏花還有此香無王志道詩　穠華不與衆芳同偏愛施朱立曉風莫道春來無酒病臉霞猶帶夜來紅桂水詩　紫府移來姹早芳玉容寂寞試紅粧花含曉雨臙脂濕枝透春風絳雪涼　徐介軒詩　寒香冷艷綴輕枝誤認夭桃未放時盛飾霓裳陪越女不施粉黛抹臙脂　輕盈弄月醉霞觴嬌軟酡顏襯曉粧嬌素叢中紅一點好花終是不尋常　香梅爛熳見紅梅白白朱朱次第開料得故園春色滿有人花下正徘徊　楊平洲詩　誰將醉裏春風面換却平生玉雪身賴得月明留瘦影苦心香骨見天真　沈蒙齋詩　才是臙脂半點侵更無人信歲寒心自來不得東風力又被東風誤得深陳景沂詩　色與名同失主張厭寒附煖逐羣芳當知不改冰霜操戲學陶家艷冶粧鄧文原詩奉謝伯雨高士惠紅梅　空谷彤霞護冷姸移根來自羽衣仙玉爐曉結丹芽嫩琳館春浮絳樹先醉裏彤神涵太素靜中空色悟真玄十年不見南枝面擬侍詩翁貰酒錢虞文靖公集紅梅花横幅錢舜溪畫　枝葉已殊桃杏孫根偃占春先汗血行人渴處須君沃潤丹田　國朝僧妙聲東皋録題紅梅　妙德清涼地春風駐翠華因陳三獻酒玉色絢晨霞周巽泉性情集彩鸞下雲壑歲晏停香車素妃持絳節丹臉含藥砂謫居雕仙苑步出東皇家朝迎暘谷日暮飧赤城霞尚恐芳華歇飄忽令人嗟貝廷臣清江集時世新粧學內家爲人錯認武陵霞百年艮嶽空留樹一夜春風爲染花月裏嫦娥羞素服山中仙客餌丹砂也知風骨依然在雪後黃昏瘦影斜龍門狂僧老萬回臙脂常染玉堂梅木杯何日過東海拾得海底珊瑚來　紅羅亭下又春風小度飛來樹已空後主當時歡宴處新花如火照唐宮　野橋山店記年時嘗領春風有一枝却喚羅虯不解事百篇空賦比紅詩　山杏一抹臨大路宮桃千葉倚空墻如何冰雪羅浮女也學春風半面粧劉璉自怡集次韻瓶中紅梅　冰肌天賦玉團團誰染丹英比

木難不共小桃爭艷冶自陪修竹報平安瑤池隊裏春風細紫塞筆中夜月寒折向膽瓶看未足一枝還雜竹皮冠

紹興府會稽續志紅梅城圍中及他邑皆有盧天驥封中同邑官登迎薰堂紅梅詩　河陽滿縣栽桃李風過落花吹不起潘郎遠韻故不凡爲米折腰聊爾爾剡溪詩尹亦可人作堂餉客名迎薰雖無桃李繼潘令紅梅一窠香入雲自憐多病緇衣客百年未半鬢先白長鞭短帽飽霜露田園將蕪身未歸何日背琴携瘦節鳴絃堂上迎薰風梅香已斷葉初稍滿林看子雙頰紅寄聲艇子可留意爲我沿溪撑短篷

李龏梅花集句　小萼栽成絳蠟勻（石之如）繡難相似畫難真（方干）春風用意勻顏色（鄭谷）未怕青腰玉女嗔（王介甫）（徐是臣中元集）玉人睡起宴初酣斜倚東風力不堪肌骨可憐消瘦盡相逢猶是在江南

庚溪詩話毘陵薦福寺紅梅閣士大夫留題惟程給事致道洪嘗有詩其略曰　春風如醇酒著物物不知居然北枝後迫此白日逢春風日浩蕩醉色回冰肌所恨培雪根向來歲寒枝差池弄芳晚坐令頹色格韻色固嫵媚清香無故時意新語妙又存規矩苟作此嘆于句詩題紅梅

王質　誰將染舊紅羅浮仙子醉春風從今頹色如秋杏標格孤高自不同

山陰韋珪詩　昨夜瑤池醉玉顏曉粧濃試破清寒應憐鬢雪冰肌瘦已與春風換骨丹

畫紅梅　一夜花房賜守宮丹青誰爲寫微容卻疑那酒傷多後銷帳春寒臉上濃

僧無詰禪師集題畫紅梅　楊柳橋西啼乳鴉青樓一簇漾晴霞吳姬半捲朱簾笑不似桃花似杏花（宋玄僖東庵集）

爲胡生想題王時敏紅梅畫　去年京洛寸心酸歸到江南淚未乾泣血只疑花濺淚故園不作杏花看　胡生曩以父喪還自河朔有泣血之書而事母讀書不懈有足念者故爲賦此詩

題紅梅畫四首　莫向羅手月下遊天寒有酒豈銷愁暮年作賦江南客可使紅顏對白頭　春色隨人雪裏歸玉堂清夢已相違宮袍莫怪裁雲錦更有緇塵染素衣　玉顏爭洗西湖水一見令人日夜思圖畫寫真誰爲到東塗西抹費臙脂　幾年冷落在深宮不入寬家舞隊中欲待君王同一笑也將紅袖拂春風

題紅梅畫三首　自喜春光早翻憐月影孤鐵心亦愛惜不肯擊珊瑚　縞帶何時換紅裳向日明天寒有翠羽春近憶黃鶯　日遠江南路愁深洛下塵淚痕都是血寄語鐵心人（盤戩總翰集）

龔大史紅梅爲張邦秀題　鶴膝橫空綠玉翹頂朱新試不全嬌香凝筆腕春先轉曉溢丹砂雪易消殊色未知逢驛寄群芳須讓勝排朝早知塞北無人識別寫新詞付麗譙　冰雪姿容舊寫真一枝留寄隴頭人相逢香閣今消息爲說江南別有春（鄭允端肅雝集）

題王元章紅梅　我本北人剪奇家慣從湖上看橫斜容中忽睹春風筆眼亂初疑作杏花（劉泰僕昭集）

題畫紅梅　水晶宮裏玉真妃宴罷瑤臺步月歸行到赤城天未曉今霞飛上六銖衣

又夢與有紅梅未賞致遠暫以長句次韻戲之　道人自以廣平期奈此嫣然竹外枝慣見縞衣和月色却憐紅雪上冰肌清尊合遣諸公集綵筆先成一段奇爲語北人須細看不應繁杏竊幽姿　綽約多年度丹霞紫玉軒成功還九轉東宴杏花園燦燦珊瑚珹盈盈瑪瑙杯東風吹不醒扶醉上丹臺

西湖林處士日日酒盈樽消得梅花醉題詩半掩門　丹陽杪精飛升綠萼仙東風傳絳雪先占小春天（僧宗泐全室集）

題紅梅　吳人前度見孝服雪宮來今日春風裏紅顏一笑間（韻梅集）

題紅梅閣　群仙醉宴蘂珠宮蹁躚鶴歸來夜月中三日天風吹不醒玉顏猶自帶春紅

真西山詞蝶戀花　兩岸月橋花半吐紅透肌香臘把遊人誤盡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　先自冰霜真態度何事枝頭點點臙脂污莫是東君嫌淡素問花花又嬌無語

石書卿詞　青玉枝頭紅顆吐粉頰愁寒濃與臙脂傳辨杏猜桃君莫誤天姿不到風流地　雲破月來江上住要共佳人弄影參差舞只有暗香穿繡戶昏黃一曲鶯吹去

盧疎齋集　春正月八日借猗劉氏樓居翌日早起賦詞中紅梅以蝶戀花歌之　冰褪鉛華臨雪徑竹外清谿拂曉開粧鏡銀燭銅壺斜照影小樓應斷江雲冷杳遠羅幃春睡醒如許才情肯到枯枝杏客子新聲誰聽瑩孤山伏與林和靖翻圖作客較語

留春令　玉妃春醉夜寒吹墮江南風月一自情留館娃宮在竹外尤清絕　貪牆開時風韻別向杏花休說角冷黃昏艷歌殘怕鶯落臙脂雪（毛滂東堂集）

木蘭花　當日嶺頭相見處玉骨冰肌元未好近來因甚要濃粧不管滿城桃李妬　酒暈晚霞春態度認是東君偏管顧上羅衣疑爲誰羞香冷熏爐都不覷（維陽志趙師[illegible]）

木蘭花詞　江南春早春到南枝花更好不比尋常深著臙脂學弄粧嬌陽開燕拂拂紅霞生酒面從此溪橋步障鬚勝著緋綃（蘇東坡集）

定風波　好睡慵開莫厭遲自憐冰臉不時宜偶作小紅桃杏色閑雅尚餘孤瘦雪霜姿　休把閒心隨物態何事酒生微暈沁瑤肌詩老不知梅格在吟詠更看綠葉與青枝

菩薩蠻　嶺南江淺紅梅小小梅紅淺江南嶺窈窕我向疎籬籬疎向我窈　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離別惜殘枝枝殘惜別離（馬古州）

花心動　雨洗臙脂被年時桃花杏花占了獨惜野梅風骨非凡品格勝如多少採春常恨無顏色試濃抹當場出笑都時節千般占艷是誰偏好

直與歲寒共保問單于如今幾分嬌小莫怪山人不識南枝橫玉自來同調豈須攜葉分明認又何必枯枝比較恐桃李開時妬他太早吳感詞折紅梅（吾述鶯）喜冰澌初泮微和漸入東郊時節春消息夜來頓覺寒梅數枝爭發玉溪仙館不是箇尋常標格化工別與一種風情似匀點臙脂染成香雪重吟細閱比繁杏夭桃品格真別只愁絲雲易散冷落謝池風月憑誰向說三弄處龍吟休咽大家留取時倚欄干閒有花堪折勸君須折　又　覩南翔征鴈踈林敗葉凋霜零亂獨紅梅自守歲寒天教最後開綻盈盈水伴踈影蘸斜清淺化工似把深色臙脂汚姑射冰姿剩與紅間　誰人寵春侍金鎖不開凭欄先看曾飛落壽陽粉額粧成漢宮傳徧江南風駿春信喜一枝清遠對酒便好折取奇葩擬清香重嗅舉盃重勸　又　㩳消殘雪曲水流斷一氣潛通羣花冷未吐夜來梅萼數枝繫紅光奪化力發艷色不染東風信恁曉風難壓精神占青春未上別是標容　天香漸香似蓬闕玉妃酒困嬌慵只愁恐上陽愛惜和根移種瑤宮歸驛使折贈處庾嶺溪東又須寄與多感多情道此花開早識遊蜂　又　倚危欄清曉俳佪深得南枝初綻迺春意漏巧鬭奇東君首先回暖盈盈素面剛強點臙脂深淺是他自有標格清香恣千種妖饒萬般閑雅移時細看算濃雪嚴霜怎生拘管也延是小桃未蘇依約杏添清泮苗聲休怨恐怕使芳羣零亂侍須把酒守着花枝願期與花枝久長相見　又　憶笙歌筵上匆匆見了相別紅樓暖畫簾繡閣曾共鬢邊斜插南枝向暖北檻裏春風猶怯也應別後不減芳菲念咫尺欄干甚時千里折　清風閒發如天與濃香粉匀檀頰紗窗影故人疑處冷落暮天殘雪一軒明我悵望花爭情切便教儘做都不思量也須有驀然上心時節韓流澗泉集十三日小園梅枝微紅點綴便覺可句（賀新郎）　梅藥依稀失歲華深脩然但把杖藜閑倚山遠荒林紅葉下落日孤城煙水意興寄云何則是底事疎枝橫絕峭未吹香便與花相似不忍折爲之喜　寒鴉萬點霜風起正人家圍坐芋栗小槽初美欲醉可誰因一飲擬賦纔成又止老態度渾侵髮齒摸索孤根春在否任紅紅白白皆桃李空爛熳豈能爾　紅梅已謝　紅梅已謝杏花開也一片海棠猶未春風吹我帶湖煙甚恰限新晴天氣　黃昏樓上燭花影裏拚得那回滋味暗塵絃索拂纖纖黃留取巫山十二孏窟詞（浣溪沙）次韻王子弁紅梅　倚醉懷春翠黛長肉紅衫子半窺墻蘭湯浴困懶匀粧　應爲長年偷蜂雪故教丹頰耐清霜弄情飛騎笑馮唐李彌遜竹溪集（浣溪沙）　向日南枝不奈情無風蜂雪自飄零

畫樓更作斷腸聲　小側金荷迎落藥高燒銀燭照殘英主愁斜月酒初醒劉須溪集（添字浣溪沙）　淡淡胭脂淺着梅溫柔不上避風臺若比杏桃真未識奪銀胎　汗面拭來慵傅粉酒香濃後暗潮腮嬌嫩不應醒似醉有誰猜　（虞美人）　娟娟二八清明了猶說淮陽早錢歐陸譜偏花王紅到壽陽也不說淮陽　此花地望元非薄回首傷流落洛陽閒不斷春風怎不當時道是洛陽紅　王逸民詞　誰染深紅酥綴來意濃含笑美顏開謀認浣溪人飲罷上香腮　擗杏疑桃稱好句名園色異占多才折得一枝斜裊鬢墜金釵　葉少蘊詞（臨江仙）　昨夜新陽回候管芳菲正滿霜林此時珍賞重千金誰知紅粉艷還有歲寒心　風動霞衣香散漫酒蘸丹臉深深妖嬈偏稱美人簪一枝無處贈折得自孤吟　王晉卿詞（畫堂春令）畫堂霜重曉寒消南枝紅雪粧成捲簾疑是弄粧人粉面帶春醒　最愛壯江臨岸含嬌淺淡精神微風不動水紋平倒影鬭輕盈　（黃鶯兒）　香梢匀藍先廻暖點點臙脂輕襯紅苞隱映疎籬紅翠相間方瑞雪乍晴時愛日初添綠五雲樓上遙看似覩溪邊仙子粧面　堪羨影轉玉枝斜艷襯朝霞淺就中妖嬈獨得芬芳偏教容易瓊花開又報一陽時不似鶯聲喚肯與梅臉爭春翻笑群芳晚　魏青崖集竟氏園亭紅梅次徐子方韻（太常引）　亭亭清瘦阿誰鄰合占了百花春蜂蝶漫成羣只山月澹煙最親　舊家窻戶精神好在紅䕺簇香新有酒到吾唇更拚作花邊醉人　張西巖集　幽香拍塞滿比隣問開到幾番春謝絕蝶蜂羣揔幺鳳和渠意親　醉紅肌骨艷紅粧東能有許時新也待不挂唇思孤負風流玉人　又　兩株如玉瘦相鄰儘紅樸抱芳春看到不同羣比問白尋黃更親　出塵態度倚風標格消得一詞新誰解按歌唇款唱與青崖故人　史邦御梅溪詞紅梅（瑞鶴仙）　館娃春睡起爲發粧酒暖臉霞輕膩水霜一生裏厭從來冷淡粉腮重洗臙脂暗試便無限芳穠氣味尚黃昏竹外寒深醉裏爲誰偷倚嬌媚春風模樣霜月心腸瘦來肌骨孤香細細吹夢到杏花底枝高樓橫管一聲驚斷卻對南枝酒淚題相思桃葉桃根舊家姊妹汪元量詞（瑞鶴仙）　腊香西湖社友有千葉紅梅照水可愛問之自來乃舊內有此種枝如柳梢開花繁艷兵後流落人間對花泫然承臉而賦　館娃艷骨見數枝雪裏爭開時節底事化工着意陽和暗偷泄偏把紅膏染質都點綴枝頭如血最好是院落黃昏壓闌照水清絕　風韻自迥別謾記省故家玉手曾折翠條裊娜猶學宮粧舞殘月腸斷江南倦客歌未了瓊壺敲缺更忍見吹萬點滿庭絳雪　踈影　西湖社友賦紅梅分韻得落字　虬枝茜

莫使輕盈態度香透簾櫳淨洗鉛華濃抹臙脂風前伴我孤酌詩翁瘦硬斷不放春風鎔鑠有隴頭折贈愁怨又恐暮笳吹落　寂寞孤山月夜玉人萬里外空想前約鴈足書沉馬上絃哀不盡笑陰砂漠昭君滴滴紅氷淚但顧影未快梳剩等徒時環珮歸來却慰此兒蕭索陳造江湖長翁集趙史君送紅梅（洞仙歌）蝶狂風鬧不到凝香地誰見飛瓊巧梳洗馱孤標冷艷不入時宜銀燭底酒沁冰肌未臘東君憐索寞分寄寒齋鬧耐殘醒嗅芳蘂費西湖東閣多少詩愁援綵筆重與江梅品第算肯容丹杏接仙遊又却要蘂宮侍香扶醉　千葉紅梅送史君（水調歌頭）勝日探梅去邂逅得奇觀南枝的皪方覺品俗又香慳曾是瑤妃清瘦帝與金丹換骨酒韻上韶顏百疊傍羅袂小立耐春寒　凝香地古仙伯玉麈閑煩公持並三友秀色更堪淩定笑芙蓉騷客認作東風桃杏醉眼自相謾想見落詩筆字字激龍鸞曹遇集（水調歌頭）造物巧鍾賦新臘報花期江梅清瘦只是潔白逞芳姿我欲超凡絕類故學仙家繁杏穠艷映橫枝未粉膩香臉酒暈着冰肌　玉堂裏山驛畔寂布奇誰將絳蠟籠玉香雪染臙脂好向歌臺舞閣取紅粧嬌面偎倚韻偏宜羌管莫吹動風月正相知胡銓澹庵集（滴滴金）斷橋雪霽聞啼鳥對林花弄晴晚畫角吹殘客愁醒見梢頭紅小　團冰剪蠟知多少向風前壓春倒江嶂人煙畫圖中有短蓬香透向子諲江南新詞（鷓鴣天）江北江南雪未消此花獨步百花饒青枝可愛難為杏綠葉初無不是桃　多態度足風標蓋珠仙子醉紅潮絕憐竹外橫斜處似與鄰林慰寂寥張九幹歸來集（醉落魄）綠枝紅萼江南芳信年年約竹輿路轉溪橋角晴日烘香的皪疎籬落　玉臺粉面鉛華薄畫堂長記深羅幕惜花老去情猶着客裏驚春生怕東風惡趙彥端介庵詞（訴中情）江梅初試兩三花人意挽年華春工未敢輕放深院擁吳娃　釀酒戲醉人家舊生涯而今且趁便面斜陽莫照紅紗洪中宣公鄱陽集（點絳唇）不假施朱鶴翎初試輕紅亞為栽室下更詠樵人畫　綠葉青枝辨認詩腸慣休催也恐寒郊野留待東坡馬張侃拙軒初藁（秦樓月）冰肌削水沉香透臙脂萼臙脂萼怕愁貪睡等閑梳掠花前莫惜添盃酌五更嫌怕春風惡春風惡東君不管此情誰托　月上海棠　南枝消息憑誰送北枝寒清曉破餘凍橫溪浸蹤影月黃昏暗香浮動真仙種不與梨花同夢洛陽姚魏爭先貪妬紛紛紅紫眩新寵儘雪壓風欺和羹此時須用煩珍重莫作桓伊三弄　元夕後二日同彥敬郎中飲洪宣慰山園紅梅下得感皇恩二闋（感皇恩）佳處記曾遊十年重到看畫湖山最春早紅梅幾樹一夜東風開了枝松脩竹外依然好　玉色熏酣香團嬌小消得金樽共傾倒滿懷風味前度何郎今老徘徊蹤影裏花應笑　又　換骨有丹砂阿誰傳與愛惜芳心不輕吐容未爛熳解待此情良苦有時三兩點臙脂雨　舊說江南紅羅亭下未必春光便如許認桃辨杏最是渠家低庭閒花曾恐不嬌無語王魏公集（西江月）梅好惟嫌淡竚天教薄與臙脂真妃初出鳳凰池酒入瓊肌半醉東閣詩情易動亭樓玉管休吹北人渾作杏花疑惟有青枝不似金谷遺音（滿庭芳）瘦頰凝酥殘粧弄酒相逢一笑東風並肩攜手羞落可憐紅疑是回心院裏埋醉首吐作芳叢無端庭雄蜂雌蝶相美兩情通　一從攀折後漢皋珮失銅雀春空想桃葉桃根此恨能同多謝金鑾舊客收拾在芸閣藏中還知否竊香傳粉輸與蠹書蟲房舜卿詞（搗練子）搗練子賦梅紅玉體凝酥半醉中詩酒興來須要早忍看細雨落西東

朱梅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朱梅

消梅

宋范成大梅譜消梅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北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溫州府志消梅花與諸品同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邵堯夫詩東軒消梅初開勸客酒二首　為愛消梅勝早梅數枝先發日徘徊若教嶺表臘前盡安有洛陽正後開　香透暖風初出谷艷隨芳酒正浮醅佳賓會取東君意莫負乘春此際來　春色融融滿洛城莫辭行樂慰平生深思賢友開眉笑重惜梅花照眼明況是山翁差好事可憐芳酒最多情此時不向樽前醉更向何時醉太平　黃庭堅豫章集戲答兆深道乞消梅二首（王立之詩話云消梅京師有之不以為貴因予摘遺山谷山谷作數絕送名振于長安是深之字深道後改名詠之字知道）青莎徑裏香未乾黃鳥陰中實已團（言物化之速也唐人劉滄詩莎徑晚烟凝竹塢歐公詩綠陰黃鳥春歸後）蒸豆作烏鹽作白屬聞丹杏薦牙盤（齊民要術有作白梅與作烏梅法此用其字今人作糖梅雜以豆取其色黑屬饜本草梅實條曰以鹽殺白梅入藥用漢書谷永傳曰屬聞以將進頒城門兵注云屬近也音之欲反退之李花詩曰冰盤夏薦碧實脆盧氏雜說曰御廚進饌用九釘食以牙盤九枚裝食味於其間詩意謂當梅橘柿失性之時此李方家獻御之寵與老成屏棄而新進見用何異哉）北客未嘗眉自顰南人誇說齒生津（草訣載此作中茶喻詩云誰把嫩香名准古定知北客未嘗負按唐衛孫及有指北客大世說曰南人學問如牖中見日嘗眉謂梅皆使人消有世說又載魏武帝行失道三軍皆渴望）

（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磨錢和蜜誰能許去帶供鹽亦可人（今人以蜜梅法一一銅錢貫其丁形多益鮮誰能許謂寒家不辦此也漢書食貨志曰或盜摩錢質而取鋊蜀志費禕傳曰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字出禮記此借用謂堪可人意張文潛宛丘集）和立之消梅　木奴度淮輒爲枳后皇嘉之理應爾青梅千里江南春何時相逢車馬壓我衰病齒不能酸微香觸鼻舌生泉想見曹瞞老狡獪指林駐馬三軍前留大請一朶消梅花　未見枝間著子切問名已療渴相如花肌自是冰和雪耶伴生兒不似果　李希聲詩曾看寒花弄寒月月下橫斜梟香雪綴令詩眼散春愁已見青青子爭結夢懷碧脆薦冰盤細雨江南耿遠山好事園林肯分我不知摩大在長安　方登孫絅錦小葉四月沙河市青盆雪色鹽吳兒甘美歟可是喜酸鹹

杏梅

范成大梅譜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扁有斕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　韋圭詩杏梅　董林驀地暗香傳淡淡紅芳照眼妍有客前村來問酒扶童誤指到花邊　張翥蛻菴集江城梅花引　九日杏梅同開汪國才折以請賦　玉兒睡起怕蒙頭更嬌柔見郎羞縞袂仙人一笑艷明眸粉瘦紅愁春夢斷畫闌畔對西風憶舊遊　憶君恨君思悠悠自淒涼不耐秋艷

絶韻絶香更絶特地風流宜與雲鬟雙插倚粧樓月又漸低霜漸冷花似雪滿蒼苔總是愁

緑萼梅

（范成大梅譜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緑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緑華京師艮嶽有萼緑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緑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　朱弁曲洧舊聞頃年近畿江梅甚盛而許洛尤多有江梅椒萼梅緑萼梅千葉黄香梅凡四種許下韓瑨景文知予酷好梅也爲予致椒萼緑萼兩種各四根予植之後園作亭遂以緑萼名之書曰他日訪公于秦洧之間杖屨到門吏不通名岸巾亭上梅乃吾紹介也景文三韓家少師子華孫也風采瓌潤字畫遒媚亦好作詩嘗爲都廂人頗才之　王質雪山集和黄少謇緑萼梅　緑毛么鳳仰銜花不在山椒即水涯昔日鬢邊能似此春愁磨盡總成華　洪适盤州集懷雪緑蓑翁銜環青鳥使鯵舞鬱輪袍見花驚酷似　范石湖大全集朝罷東皇放玉鸞霜羅薄袖緑裙單貪看脩竹忘歸路不管人間日暮寒　趙蕃淳熙藁謝荅蘇用韻送緑萼梅　兩詠君家兩樣梅清愁已瘦一分肌春風咫尺花無數更合安排幾首詩　瀟湘良玉質淺黛拂脩眉倚竹無人問碧雲添一涯　九月十六日大興折贈緑萼梅數枝花多而

甚香非尋常紅花比也　倩聞良月似春時真有梅花如許枝緑萼深宜翠羽宿靜香獨許蜜蜂知木犀莫道開能再庭菊無嗟晚乃移不是南方地偏煖寵光潛已落天涯（是日明堂肆赦）許綸涉齋集緑萼梅　龜清萼緑華望極江南使天寒倚竹時風標略相似　韓淲澗泉集次公山中有緑萼梅　聞訊春山緑萼梅今年還有幾枝開主人曳履花香底誰是漁樵可往來　我亦離前見野梅殊非緑萼未全開稀疎紅顆多纖瘦啼徹幽禽撲下來　萼緑花仙作爾梅肯隨塵態向人開是中只可添風月興熟還知得句來　次公招看緑萼梅和韻　春山有梅萼緑香潔愛雪宜霜逸風藉月花已開明枝優橫絶翠袖天寒供吟試折　李彌遜竹溪集次韻嚴起緑萼梅　平生始識真梅不數朱唇皓肌小立寒梢注目幽香已著人衣　枝上未聞睍睆盃中切薦屠酥誰遣雲英萼緑臨風搖曳輕裾　太清不着微雲冰雪精神占春詩老自知風格淺紅未可驕人盼良能　香山集緑萼梅　白練銖衣翠袂斜洗粧不着臉邊霞天寒日暮倚脩竹初見仙人萼緑華　方登孫絅錦小葉楚楚碧霞裳輕輕青玉履三千一大真道粧侍天子　程公許滄洲集縹緲南山萼緑華春宵侍宴玉皇家定知飲酣玻瓈椀去擁雲軿併六花　曾丰撙齋集贛縣向宰座上見緑萼梅主簿程閒老相勉賦詩　素與百花少相諧醉眼時爲梅一開嶺南嶺北幾十種人所常見非奇瑰中有孤根別風骨白金鍾盞玻瓈臺白華紅萼難傾國但恐紅非本色來逃紅歸緑未到真與真相近亦天德化工厭駁會還純華萼併教同一白　維揚志趙師羃緑萼梅詩　南枝飛影到橫牕點點凌寒學弄粧玉色不親紅粉鏡冰肌宜稱緑羅裳向人驕小春先動越樣尖新夜更香不爲此花排日醉廣平真是鐵心腸　蘇泂泠然齋集鍊得丹成却羽衣更餐日彩弄晨曦九疑龜斷歸無計自倚湘[illegible]集緑趺黄蕊襯瑤華霜雪林中自一家最好月寒迷粉素翠鈿依約猶橫斜　萼緑華堂艮岳東梅花萬數繞離宮宣和舊事無人記粉面含愁向朔風　朱翌潛山集不肯當同自一家青裙獨立水之涯只應夜過許長史全似當年萼緑華　姜白石詩黄雲承襪知何處招得冰魂付北枝　金谷樓高愁欲墜斷腸誰把玉龍吹　中州集房灝詩王鼎玉雲賦萼緑梅　一林香雪冠溪南萬紫千紅總覺慚只爲平生大清絶白頭嬴得看青衫　劉內翰文季侍郎得緑萼香梅于文待制有詩輒亦同賦　一枝萼緑冠群芳瀟洒猶疑楚岸傍香骨瘦來冰蕊細夢魂清處月波涼[illegible]酬便合成千首醒醉寧須計百觴橫玉叫雲吹不盡只教今古洗離腸　舒岳祥閬風

集綠萼香梅十樹成俱脩自內前買歸兆後尚存對之感嘆　縞衣黃裹綠雲蹤仙家結束來天遇承平放態今尚爾不落空山成嘆吁莫對此花枝崇愷惜花情重人共老多少當時似玉人埋渼沙塲隨塵草杳杳宮車去不回上林萬過無書到內園今更不堪看蝶廢蜂休日易昏玉砌無人寒更人駐枝接草野蹤跡不離芬芳今如此豈為梅花故斷鼂盡跡舊集綠萼梅　玉頰多思對微吟翠袖天寒瘦不禁吾與花枝共凝絶竹烟溪月百年心　張伯雨句曲外史詩詠綠萼梅　山中古仙子無言春寂寥玉容澹朝雨翠氣如微綃凌風怯龍影弄空婥攀條鮮巽何郎句還馮舞袖招玉真道詩天放膽玉細生青斜倚東風妙粧裝可是春寒猶料峭曉窻猶試綠羅裳　韋珪詩翠袖籠寒映素肌靚粧仙子月中歸露香清逼瑤臺曉隱約青衣侍玉妃　何孟舒詠物詩萼綠仙人下玉堂清魂夜化雪芬芳荷衣薄襯霞衣冷麝佩濃薰縞袂香曉額浮蘇凝淺黛芳容點翠照新粧料應誤入羅浮夢想絶黃昏鬢已蒼　洪中詩集克家少軒綠萼梅末集克家在湖中揚陽縣古鉅是東坡梅花句大志家姪詩曰少鼎突詞然有待自從目為脈古有偉然天下十年伴相人生志氣以詩吉珍重東軒詩一聯尤鼎褒誠終有望狀元八相此開花　無名氏綠萼花開春到早黃昏枝上月來遲群妃搖珮青裳動淑女携香翠袖歛微映竹光翻雪羽淡含柳色出冰姿猶疑空裏飛鸞下魂斷休將玉管吹　范石湖大全集玉樓春佳人無對甘幽獨竹外松風相澡沐山深翠袖自生寒夜久香肌元不粟却尋千樹煙江曲道骨仙風終絶俗絳帬縞袂各朝元誰有散仙名萼綠　姜白石詞綠萼橫枝皆梅別種凡二十許名西村在孤山後梅皆異陵時所種　象筆帶香題龍笛吟春咽楊柳嬌癡未覺愁花管人離別　路出古昌源石瘦冰霜絜折得青蘂碧蘚花持向人間說

椒萼梅

（曲洧舊聞許洛有椒萼梅詳見綠萼梅下）

綠英梅

（梅聖俞言李白雜體思李僧獻綠英梅）

紫蔕梅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紫蔕梅　温州府志紫蔕梅色紫）

青蔕梅

（四朝聞見錄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于郊壇旁安齋之梅亭云謁款泰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岩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為賦梅巖云　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翠霞玉肌冰骨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真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與作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　八灰

梅

臙脂梅

（西京雜記上林苑有臙脂梅　韋珪詩詠臙脂梅）濃粧出色染芳林春入脉胎違澤非是玉顏凝酒暈也知紅粉有丹心　國朝龔斆鵝湖集不着京塵染素衣賞心還自愛芳菲曉來東閣無詩興帶得紅粧馬上歸　舊是仙人萼綠華手持絳節弄朝霞何人與換南枝骨冷藥凝餐伏火砂

鴛鴦梅

（范成大梅譜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顆必並蔕惟此一蔕而結雙梅亦尤物）陳仁子牧萊脞語鴛鴦梅贊　吾家植梅數本有鴛鴦梅者華而蔕自蔕而實自實而調美皆相比不相離也既命工圖之復為之曰嘉魚比目祥禽比翼猗歟江梅比蔕而實如膠其朋陳雷之漆齊眉孟之匹千年精英化此顆粟調鼎何時永堅無斁　方澄孫桐錦小生殿金釵恨最長分明後身是環子伴三郎　中州集黃藥迎春花花下結雙梅可憐太是和羹物却向書窻佐酒盃　洪适盤洲〻梅送曾守是日曾守携家遊南園（浣溪沙）報道傾城出洞房水并清香風流更有小鴛鴦　蟬鬢半含花下笑蛾眉相映醉時粧不到白雲鄉　又　以鴛鴦梅送錢漕　玉頰微醺怯曉寒可憐凝笑整雙翰枝頭一點為誰酸只恐輕飛烟樹裏好教斜插鬢雲邊淡粧仍向醉中看　張鎡湖南集（菩薩蠻）前生曾是風流侶返魂却向南枝住蹤影卧晴溪恰如沙暖時　綠窻嬌插鬢依約猶交頸微笑語還羞願郎同白頭　張炎玉田集（清平樂）心目娟娟山川何今自古怕依然認得米家船明月閑延夜語落花靜擁春眠吟邊象筆蠻箋清絶處小留連正寂寂江潭樹猶如此那更啼鵑何妨閑門隱几好林泉都在卧游編記得當時舊事誤入却是桃源

官城梅

（范成大梅譜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

判官梅

（新安志梅有名判官者花豐實大）

同心梅

（西京雜記漢武帝初脩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有合枝李同心梅太平廣記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昭儀遺飛燕書及上襚有同心梅）

二色梅

（邵堯夫詩集東軒黃紅二梅正開坐上書呈友人）

一年一度見雙梅能見雙梅幾度開八帙百年今六十休論閒事且銜盃（王東牟先生集和方智善兩色梅）春到冬餘去住間玉樓無處不輕寒鮮鮮魏女覆下髮槃髮貞妃冠上冠眼亂互採歌扇羽心驚添著粉闌干東君厚薄非無意一種馨香兩眼看（汪藻當宛陵集和阮環綠紅白梅）白白紅紅相映開迎春破臘要爭魁誰知月上紗窗後一種橫斜度影來（吳性夫賸語賦太和寺同根紅白梅）雪影蕭蕭帶晚霞胭脂灼灼傍鉛華孤山夜合連枝木一樹春分二色花牛繼馬來然換骨鸕鶿去忽通家向來道老題詩處曾有紅裙拂碧紗（徐安國西窗集次張約齋二色梅韻）詩焰從窺萬丈光老夫安在不踈狂知君占得芳容在要與夭桃較短長　閒訊橫斜竹外枝催開無吝費新詩從他洞口行人笑大似劉郎不致疑　庾嶺何妨帶雪來數株移傍玉堂開兒家門户從〻閉剗著臙脂暈早梅　浴罷湯池儘晝眠亂粧慵對寶臺前從他錯認桃源路一點微酸意不傳　明妃拂曉駕紅雲盛飾濃粧欲見君生怕北人初未識杏花無似解紛紜　雕盤深縷錦文回縷點酥山玉未摧應恨寒香太踈絕不來〻向錦屏開　堆下精神取次看頻煩閒處雪漫漫只愁笑裏傲粧細香入廣寒　偷傳花信宿煙村香霧濛濛破月痕一掬芳心愁〻〻卻無淚泣黃昏　相看青眼未昏花照映何須燭絳紗留取大家粧束在夜寒和月伴山茶　青枝如寄有無中空裏踈花不索風憑仗道人厭七七更於神化署施工　龔德高送二色梅　花神馳檄下南山春事從窺豹一斑賴有官梅作盟主豈容將作杏花看　范德機詩次韻賦吳尊師漱芳亭白紅梅花二首　梅仙之宮在何許五尺青天隔風雨冰雪肌膚綽約人鐵石心腸軟媚語行藏一粒粟中寄品格百花頭上數所以商廷和鼎功大漢登之六代舞嗚呼安得東皇錫白社胙以金陵爲爾土　惟梅本是羣仙侶別有芳姿照徽兩人嘗誤作杏花看我亦戲作蓮花語即色非空還是色遽數不終須悉數偷服丹砂忤玉唇頳頳謫向春風舞嗚呼安得東皇錫赤社胙以朱陵爲爾土　國朝宋玄僖庸菴藁紅白梅花畫　月下吟詩客未歸紅紅白白鬬芳菲卻疑桃李花開夜秉燭愁驚蛺蝶飛

三色梅

青瑣高議隋煬帝時湖南進三色梅三圓成梅紅紋梅弄黃梅大雅集賦三色梅花　姑射肌膚白於雪夜出瑤臺看明月羅浮仙人醉餘丹笑踏絳蟾下銀闕相逢同過金母家金母小王名陵華一色羅衫染鞓紅仍帶緋囊盛紫霞珊瑚鈎起真珠箔玉笛吹殘風色惡羣仙齊悲老容華斑斑淚向鮫綃落

六出梅

（周益公大全集胡季懷惠六出梅一枝仍枉絕句輒然次韻勿笑拙速）惟底雪花今歲少東君聊巧入壺春老夫只學龜藏六未羨梢頭首面新

九英梅

古今事通常朝錄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至廊下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雙梅

（王十朋梅溪集丞廳後圃雙梅一枝發和以表弟韻）浸游蹤跡成浮家一身四海驚年華不禁草木競時節忽見霜餘排新花曉雲生寒日未透南枝半肥北枝瘦就中一枝最先發浪蘂浮花敢居右山翁涉世如狠胡功名日遠霜侵鬚與花同是江南客一笑爲解東陽腰吟哦繞樹正百匝未放零落空殘株春風雜花儘明媚此君風味應知無雨中著子尚不惡可堪老葉繙蟲書　楊誠齋集壬辰別胡元伯丞公折雙梅見贈作一絕以謝之　一花惟結雙青子獨蔕還藏兩玉花薄相春工寧底巧眼明初見雪枝斜　虞儔尊白堂集以雙梅二枝送都簿小詩見意　連枝並蔕更同根結實雙雙向小園調鼎異時知有伴相期攜手上天門

層梅

（少陵深斜）錦里化工真是巧玉蘂更層層若史〻〻千年猶未成

重萼梅

（李洪芸菴類藁萬壽觀重萼梅）天街傍路軟紅塵喜見宮梅漏泄春〻剪瓊多態度九英照日倍精神香清暗馥維摩榻韻勝金錢姑射人好是孤山臨水看廣平能與賦清新

重臺梅

梅聖俞宛陵集吳正仲往靈濟廟觀重臺梅　玉盤疊捧溪女歸魚鱗作室侍水妃竹閒山鬼入夜啼古廟文閒誰啓扉屈原惧悴江之圻芙蓉木蘭託興微賈誼來召絳灌擠香草嘉禾徒菲菲曾無半辭助訶譏國風辛賴相因依　讀吳正仲重臺梅花詩（此詩在靈濟廟）　楚梅何多葉繁華攢瓊瑰常惜歲景盡每先春風開龍沙雪爲友青女爲作媒託根通廟堂結子助鼎鼐吳侯本吳人筆力高崔嵬但詠同姓木予非棟梁材　依韻和諸公慕靈濟重臺梅　梅要山傍水次栽非同桃柳近章臺重重葉葉花依舊歲歲年年客又來雖愛千枝競繁密還嗟短髮已衰頹　郎官博士留卑蹤擁敝脩望爲所閒　依韻和正仲重臺梅花　芳梅何清倩素葉吐層層近蠟寒猶勁先春氣已冰冷香傳去遠靜艷密還增有意常欺雪無功合鏤冰早煙籠玉暖涷雨浴脂凝漢女新粧薄燕姬瘦骨稜壓枝唯恐折獲蒂似難勝神物終來護江鄉未鮮矜獨奇心豈欲寄遠客何曾不見黃鸝度寧防粉蝶凌月光臨更好谿水照偏能畫軸閒雲霧宮刀剪綵繒都無筆可衒莫信巧堪憑丹杏塵多雜夭桃俗所稱故林嘗謁望大

庚史愁登重和陽春曲聱辭猥媿仍　依韻和吳正仲屯田重臺梅花詩　桃花已滿春人洞杏樹猶存董奉祠莫作寒梅獨多葉只緣樂府有新詩　依韻和吳正仲聞重梅已開見招　雖聞密葉不因寒誰剪鴉兒短羽攢猶是去年驚目豔不知從此幾人觀重重好葉重重惜日日攀枝日日殘我為病衰方止酒願携茶具作清歡（張鎡湖南集）戲題重臺梅　只將單萼綴層花弱骨豐肌自一家戴朶折來誰可稱寶釵雙燕綠雲斜

重葉梅

（范成大梅譜）重葉梅　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為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近年方見之蜀海棠有重葉者名蓮花海棠為天下第一可與此梅作對（辛幼安稼軒集）百花頭上開冰雪寒中見霜月定相知先識春風面　主人情意深不管江妃怨折我最繁枝還許冰壺薦溫州府志春之桃李夏之荷榴秋之容菊四時之蘭桂皆江南所同產若冬之梅花其產雖同然溫地最暖奇品尤盛故特表而出之曰重葉梅吳澄支言集羅浮夢斷杳無蹤冰雪僊姿兩兩逢縞袂怯單寒後襲粉粧嬌薄曉來濃迎風一咲知顔厚臨水相看見影重道眼只將平等視玉環飛燕總天容曾協雲莊集次沈正卿重梅韻　恰占春工一倍奇休言造化總無私香羅剪透因稠疊欻玉裁成却附離愛玩枝頭無限思題詩筆下若為辭開時縱曉春猶早底事遊蜂聖得知桐汭志趙汝談題劉明叟（浩）重梅　薄羅不障春風面數竹扶疎月斷腸昔日單衣今御袂非關僊骨怯冰霜　白衣居士亦多情冷淡家風祇本真百萬億千無不可莫教一片落驚春　花得道腴疑遠度枝緣詩瘦絕孤標風裳水佩已蠹斷練悅鵠裙何處摇　雙頭綠萼頗鬭[illegible]百葉緗苞亦孔壬鉛華剝落唯真色表裏分明秪此心　添香傳白護春寒可柰攛心半點酸乳眼莫生雙葉想道人只作一花看　重重着意天公巧字字鍾情我輩工弄影供愁半窻月含顰索笑

疊葉梅

吳舜舉吾吾類稾次韻賦疊葉梅　群玉姿豊潔一層風[illegible]妬[illegible]分霰影[illegible]雪助多嬌瓊液朝勻粉冰棉夜爨綃神凝秋水淨香逢好風[illegible]金屋應堪貯銀牋信可描苦憐霜露墜尚憶雨雲消清賞曾連夕相思劇此宵也知渠實美輩管暗中調　王逸民詞（添字浣溪沙）取次勻粧粉有痕參差玉軟淡精神姑射重綃風倦亂喜相迎　蝶戲飛層雙翅重清中富貴最多情全似壽陽宮日事點殘英

百葉梅

李方叔濟南集百葉梅　寒香本已清真色初既好誰私化工力增綴愈妍巧繁葩貯春意幽姿照青美獨無和美賞終應愧其表謝無逸溪堂集戲題百葉梅花　細朶斜枝惱意香月明疎影媚横塘懸知不結青青子故作無情淡淡粧

千葉梅

王質雪山集一枝獨立眾芳先小翠長紅一任妍縞袂仙人來閬世鄉來手眼故千千范石湖大全集至昌為具賞東軒千葉梅然梅尚未開　玉葉重英意已芽新移竹外小横斜東齋何事春工晚鐵樹已花梅未花韓維南陽集千葉梅　南園卉木偏春光獨愛瓊葩擅眾芳不為雪摧緣正色忽隨風生是真香未經採折携罇酒忍見飄零入野塘醉客為予簪白髮攔遮幾上作少年狂王十朋梅溪集吳秀才克家以壽樂蓮洲中千葉梅花為贈酬以詩　東君次第柰群芳更與南枝別樣粧水淺春洲浮鴨綠日烘花臉帶鵝黃雪中瓊蘂不多得酒後玉肌無此香（謂以梅也）玉淵冰清總佳士驛筒相繼贈春光（吳[illegible]乃[illegible]齋[illegible][illegible]南溪集）和提刑千葉梅　層層玉葉黃金蘂漏泄天香與世人開叔未須嗟失地年年長冠百花春　擢玉自成超俗格施朱不學入時粧莫將纖慕輕遮護從放樽前自在香王安石臨川集耿天騭許浪山千葉梅見寄　聞有名花即謾栽忍思準擬故人來故人歲歲相逢晚知復同看幾度開（句詩注假人看）（舊時）章珪集千葉梅　密攢玉瓣費神工什百春藏一朶中雪壓皺綃　骨冷故教重疊護東風李石方舟集茶蘼薰肌屑沈水郁李注臉勻丹砂子真吳市變名姓仙種自是成一家　一抹女仙瓊玉蘂千葉化佛冰雪圍且袖令時宰相手領取前輩儒生酸　接花莫接南北枝姑射仙人冰雪肌一塵不食自然瘦紅紅紫紫糅粃肥　野芋接花一日事刻玉作楮三年工此家妙有轉物手老圃寬褐藏春風姚述堯詞（減字木蘭花）暗香清絕不比尋常枝上雪細疊冰綃多謝天公快剪刀　仙姿楚楚輕曳霓裳來帝所淡拂宮粧瑞腦重鋪片片香　又　霜天奇絕江上寒英重綴雪簌簌輕綃應是司花巧奏刀　東君清楚故把疎枝來酒所（出西漢）點點新粧冷浸冰壺別有香

百葉緗梅

（范成大梅譜）百葉緗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微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

千葉緗梅

（詳見百葉緗梅下）張鎡湖南集詠千葉緗梅　巧留芳艷待春回不受霜飈苦折摧應對群葩羞冷淡數花併作一花開　忍凍拖節月下看煙籠繁影共汗漫緗裘不是多重數爭奈清宵爾許寒　一枝深雪綻前村冷落猶能從夢魂況有堆林春萬疊傳渝世此度朝昏　光摇層蕊望晴花催把鵝黃染練紗已是被香清

到骨不須呼酒但烹茶　玉切珠攢萼翠中間時應是費東風臨筆不着詩人手剪綠徒勞盡女工　（王照東西兩軒有紅梅及千葉緗梅未經題詠因倒用前韻各賦五首）　昔遊嘗到海中光我與諸公各醉狂同向壓中三十載朱顏應咲鬢絲長　雖嫌綠葉與青枝入格依前自欠詩幾向斜陽溪畔見猶將桃杏誤猜疑　一粒丹沙換骨來移根聞自浙東栽市門古矣留遺迹問訊仙翁定姓梅　海棠曾把比朝眠妃子粧慵玉鏡前若似此花顏色好定教天寶畫師傳　方諸臺贊日邊雲望拜青童上相君侍女百千皆絳服恰如簷外樹紛紛（陸游渭南集緗梅絕句三首）　踈影橫斜事已非小園日暮鏁煙霏素綃應怯東風惡故作重重淺色衣　香似海沉黃似酒不禁風雪最遲開放翁欲作梅花譜蠟屐楮節日日來　紅梅眼看風吹盡更有緗梅亦已無天與色香天自愛不教一點上蜂鬚（周益公大全集次韻真父著庭緗梅壬午二月）　劉黃纖就費天機付與園林曉出枝東觀奇童承詔後南昌故尉欲仙時芳心向日重重展清馥因風細細知詩老品題猶誤在紅梅未是獨開遲（秋崖集次韻葉宗丞緗梅）　姮娥灑泣凝春竹粉落脂殘不忍粧聞作踈花寄幽獨雪中仍作楚臣香（又）　庾嶺以南非楚產離騷不載亦堪嗟行吟儻見靈均否且與辛夷定等差

紅白千葉梅

（丁復檜亭集紅白千葉梅）作白歲已晚能紅春未深天地固異稟冰霜同苦心

黃香梅

（溫州府志）黃香梅色黃詩人有面香尤勝上元開之句（王十朋梅溪集）省中黃香梅盛開同舍命予賦詩戲成四韻　眠眼非梅亦非菊千葉繁英刻琮玉色含天苑鵝兒黃影蘸瀛波鴨頭綠日烘喜氣光燭鬚雨洗道裝鮮映玉此梅開後更無梅莫惜攀條飲醽醁（周益公大全集次韻王龜齡大著省中黃香梅辛巳）化工未幻酴醾菊先放緗梅伴群玉幽姿着意染鉛黃正色何心輕蕚綠粧成自淺風味深對此寧辭食無肉可憐涪翁被渠惱中歲梅屏栖杓醁（省中黃梅在酴醾之側黃魯直戲答王觀復酴醾菊詩云誰將陶令黃金菊幻作酴醾白玉花）（王質雪山集）新翻微變壽陽粧喜色橫斜水一方點破冰肌愈清絕月明無處着清香（曾文清公集曾園黃香梅）　雪裏何人作道裝冰綃重疊色鵝黃渠將定着薔薇露雨洗風吹故自香（陳后山集和豫章公黃香梅二首）（渠寄公謂黃魯直魯直自立戲為之人）寒裏一枝春白間千點黃（荊州記陸凱寄范曄梅花詩以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道人不好色行處若為香（渠書兼答不好色是指人情夫欲大循聞且是此句時用其意豫章戲作其嚴然有道人之語花香惱人故由愛着然此亦天香便是為）色輕花更艷體弱香自永（樂天詩青娥低竹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東坡荼蘼詩不粧艷已絕無風香自遠）玉質金作裳（棫樸詩金玉其相注相質也文選劉越石表曰玉質幼彰西京雜記上作黃鵠歌曰金為衣兮菊為裳）山明風弄影（選詩山明望松雪王介甫詩陂樹弄影[illegible]舞按文選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

又黃梅五首　異色深宜晚（玉臺新詠沈約芳樹詩曰藻並非一香余差多異色）生香故觸人（又吳均詩綠萼相鬭爭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樂天榴花詩香來擬輒笑稱人）不施千點白（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着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別作一家春（一家春見上注）舊鬢千絲白（老杜詩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新梅百葉黃（老杜四松詩終然振撥損得愜千葉黃）留花如有待（退之詩留花不發待郎歸）迷國更須香（言其色自足迷國矣尚何須香耶宋玉賦曰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冉冉梢頭綠婷婷花下人（東坡詩冉冉綠霧生人衣杜牧之詩豆蔻梢頭二月春元微之詩娃行回玉顏婷婷樹下立）欲傳千里信暗折一枝春（見上注）黃裏含真意（退之蠟花詩襄裏排金粟直謂顏開花細也此借用）春容帶薄寒（趙師民詩黃他露光吒晚恨拂提煙柳弄春容）欲知誰稱面（劉禹錫詩好李衣宛梅猶南枝更信為予賦曰綠葉起秋紅花宜雨）偏插一枝看（王維詩遍插茱萸少一人）花裏重重葉釵頭點點黃秖應報春信故作着人香（玉臺新詠徐君倩詩草短猶通屧梅香漸着人）

李壁雁湖集賦黃香梅絕句八首正月二十三作時築樓居將就　樹繞高花亢老蒼風流舊日漢黃香雖非有意爭妍暖豈是無心避雪霜　春風一樹斬新開盡日花邊轉幾回悵底玉顏含瘴色謫仙曾住夜郎來　剪蠟霜前色太深何如萬萼占春陰今朝懶不行花徑揷遍銅彝供石林　滿園春物正闌情忽到梅邊眼倍明別有醉餘霞臉在大都風格畫飛瓊（傍有紅梅樹）　天留孤艷照青春橫目何人解識真蒸累琢成渠不受人間拖覩幾番新　姑射僊人瀰匹儔若為塗額效宮娃從來定價須平子速剪繁枝送郡齋　方琮分潤作幽姿一點檀心說向誰正使持來供鼎事輸他雪外兩三枝　一種清香屬富家將黃對白本非差胡床十日花前坐看得樸成營物華

鶴山大全集李參政壁折贈黃香梅與八詠俱至用韻以謝　黃雲冉冉曉蒼蒼開倚平湖只自香較似寒枝雖未至依然風韻挾冰霜　犀鎮簾帷風焯開當庭恰似剪花回首間一點看渾似笑領江南春信來　露拂薔薇不太深春風庭院曉陰陰來遲未入黃昏句誰與錢塘人

姓林入眼風光似世情金裳玉質精分明額黄十二誰分似疑是仙人成智瓊　氷魂玉骨一枝春風格南呂舊子真誰幻神仙黄白術時裝近日太尖新　玄天黄露真顔色金步搖中顫舞娃更倩南窻書婖味不妨來伴太常齋　和羮心事歲寒姿若邪風標舍更誰謾道色輕花更艷陳詩幾成塗抹水邊枝　詩翁曾住玉皇家剛與梅花定等差染上鞠衣宮樣淺𫄨裙縞帨覺無華（李龍高詩）雲葉重重護雪花玉人隱隱隔窻紗雖然不帶微酸味免與時人置齒牙（方澄孫網錦小藁）香清還耐久繁繁鏤金範想見蜂為蠟單方採此花（喻良能香山集）亦好園海紅黄香梅着子戲成小詩　一枝濃艷倚東風千葉輕黄點翠叢占得娉婷仍結子故應花果譜無通（綦崇禮北海集）和東園黄香梅之作因復勸遊　寒梅殘發枝挿花無數髮傍房不得地飄零人所忽谿風晚來急尋香堆碎月不料東城春嬌黄方秀發新詩寓佳賞留情寧一物芳卉滿春山藍輿來莫歇　朱翌潛山集題山谷姚黄梅花　姚黄富貴江梅妙俱是花中第一流戲出小詩花一樣先生下筆與春謀（許綸涉齋集）多葉似太繁淺裝還越樣格韻細題評遠出紅梅上（王灼頤堂集）雖無滴俗韻亦有可憐香定自嫌朱粉髓成點點黄（洪适盤洲集）傳粉壓淡粧施朱媿宮樣一點額間黄散

在横枝上　謝邁幼槃集春日黄香梅花二首　臘梅初與雪爭妍素艷寒香亦可憐政使北風吹得盡一枝金蓓始嫣然　傍人如笑不勝妍曾是尋芳向臘前縱使遊蜂能拂掠含酸結子為誰圓（彭汝礪鄱陽集）陳師道教授示黄香梅詩次韻呈正夫學士三首　美色絶殊衆暗香時着人齊州（中州也）終自別不比嶺頭春　可但深宜晚須知巧耐寒北人渾未識秪作地棠看　舊作酴醾白新翻蛺蝶黄不須多變態固自有真香不獨看花懶吟詩味亦忘此花誰可賦顧曲有周郎（程公許滄州塵缶編）緗枝滌露最鮮明瓊佩歸來帶宿酲莫向人間强分別一般品職列三清（陳杲）蔚晏窗梅花集句五言二首　妬雪來相並（杜牧）偷傳半額黄（呂居仁）壽陽當効此（左拾）迷國更須香（陳無己）新梅百葉黄（陳無己）愈更發清香（呂居仁）國艷寧施粉（曾幾）輕盈淡薄粧（徐俯）七言二首　良夜曾期宴藥宮（韓持國）官衣黄帶御爐風（山谷）檀心更作龍涎吐（東坡）一種清香廣座中（舒亶）淪雪凝酥點嫩黄（洪玉父）偶先紅杏佔年芳（荆公）何人會得春風意（東坡）別作人間一品香（舒亶）盧踈齋集（天仙子）用韻和趙平遠折贈黄香梅之作（并序）致政宣慰平遠趙公園館黄香梅始華折枝走伻仍賦樂府天僊子藉以見餉用韻和之聊答盛意　半額淡粧窺影翠約畧玉人新病起

碧彝金雀膌香來凭竹兒熏沉水詩在靜華春夢裏着溢蠟痕無意味儘縱蜂英爭嫵媚中州風韻到南枝歸賴計紉蘭佩日暮對花愁欲醉

百葉黄梅

（章忠恪公集題饒州永平監百葉黄梅）百葉黄梅照小堂江南春色冠年芳洛妃不露朝霞臉秦女聊開散鵞粧已薦香風來枕席更留芳美會待盃觴（彦先云百葉梅不實此花獨結子）一枝今日欲誰贈且伴釵頭金鳳凰

千葉黄梅

岳琦剡録千葉黄梅剡中為多王梅溪詩蒱以黄為正梅惟白最嘉徒勞千葉染不似雪中花先公翰林詩一夢梨花失曉雲晚含黄裏弄精神寒枝染透薔薇露猶向人間犯色塵（邵氏聞見録）千葉黄梅花洛人殊貴之其香異於他種蜀中未識也近為利州山中樵者薪之以出有洛人識之求於其地尚多始移種遺喜事者今西州處處有之張鎡湖南集千葉黄梅歌呈王夢得張以道　笛聲吹起南湖水散作奇葩滿園裏被春收入玉照堂不遂餘芳弄紅紫一春闘齊能幾時江梅正多人來稀光風屈指已過半賴有緗蕋森高枝今朝柱杖偏宜到暖碧紅煙染林草悠然試就花下行便有蹊英點烏帽細看寶壓輕金塗帝網繫綴萬斛珠一香舉處衆香發幻巧更吐冰霜鬚巨羅盛酒如春沼不待東風自開了

呼童撼作精雪飛雪飛爭似花飛好上都賞翫爭出城日高三丈車馬塵誰能擺脫熱官與銅臭肯學花底真閒人時乎空山老壯士不得燕秦報君死鷄鳴撫劍起相歎夢領金師渡河水吾曹恥作兒女愁何如且挿花滿頭一盞一盞復一盞坐到落梅無始休無梅有月尤堪飲醉臥蒼苔石為枕醒來明月別尋花桃岸翻霞杏堆錦（范文正公集）黄魯直示千葉黄梅余因憶蜀中冬月山行江上聞香而不見花此真梅也黄魯直然余言曰不得此樂久矣感而賦小詩　江上清香隔水聞林間不見雪紛紛春寒忽憶登山屐歸夢猶尋谷口雲（葉石林老人詞）次韻兵曹席孟惠廨中千葉黄梅（千秋歲）曉煙溪畔曾記東風面化工更與重裁剪額黄明艷粉不共妖紅軟凝露臉多情正似當時見　誰向滄波岸特地移閑館情一縷愁千點煩君搜妙語為我催清燕須細看紛紛亂蘂空凡艷

連理梅

（古今事通）廣德治後玉溪之北有千枝梅姿態奇古上為回春亭宣和中嘗圖以進梅北二木異根相距數尺中間合為一幹挺然直上柯葉隆冬繁茂人呼連理木（出郡志）宋史咸平九年資州梅樹與青桐樹上合成連理

千枝梅

（詳前連理梅下）

横枝梅

（喻良能香山集何遜梅花詩云枝横卻月

觀林和靖云水邊籬落忽橫枝人云踈影橫斜水清淺是或一律也亦好江梅一株枝橫丈餘作平壇甃小池於其下壇池初成榜曰橫枝喜而賦詩　却月枝橫淮海初水曹句法到西湖橫枝影瘦池清淺奇絕何人作畫圖

麤枝梅（西京雜記上林苑有麤枝梅）

壽梅（元一統志常德城珠履坊有壽梅相傳劉海蟾所種也元宋本至治集常德通判廳壽梅圖贊）　莊椿靈誕不經惟梅見壽有徵根株獰樛枝撐後天生殆千齡嗟大名宰晚成河之清作和羹郎昂詩集積鐵蟠根氣凜然歲寒元與古松堅橫枝樛曲苔鬚滿凍骨鱗皴雪錦纏萬斛暗香沉老月千年幽夢入歌筵不知造物從何理占得人間五福先　突兀形神萬狀奇鮮痕封遍雪間枝休從姑射山頭想恐是成都野外移春酒一盃人莫祝曉天三弄笛從吹丹砂已得長生訣何必刪尋獺髓醫（姚牧菴集減字木蘭花）程平章容劉子善得常德壽梅圖持歸鎮江壽其父梅軒　壽梅紙本傳常武遠壽梅軒歸北園愛梅無有似君貪東極吳中西畫楚　黃昏清淺孤山路能對春風旬日許不如滿歲畫中看冷藥蹊枝常照戶

瑞梅（咸淳毗陵志紹興二十八年莫守伯虛爲郡郡宅梅忽發異花紫心碧暈時以爲瑞洪平齋集族叔疇甫老兒於場屋人共惜之其子得瑞梅於園實三丙花一花十二瓣碧色其遺文發祥歟老人爲賦詩敬用韻）　乃翁抱璞售無媒去作脩文地下魁換骨法從青子得返魂香自綠陰來詩書根氣春無盡清白源流慶有開十二循環花瓣異信知天理有時回趙庸齋蓬萊集和史繡使瑞梅韻　憶昔朝旌別未央通仙風味飽嚌嘗繡衣來酹東濤月清節更浪南雪香姑射瑞仙陪直指綠華再萼瑞萬堂蓬萊花使傳春信早晚芝書趣覲王吳泳鶴林集和史子威瑞梅（卜算子）　漠漠雨其濛湛湛江之永凍壓溪橋不見花安得杯中影　剪水未登彝飾玉先浮鼎寄語清居山上翁驛使催歸近

甜梅（述異記番禺有餕柿甜梅李尤果賦生物之偏梅甜柿酸）

玉梅（新安志玉梅者重葉脫實花開下瞰又曰照水宋方澄孫綱錦小藁玉梅）　金初非橘性石浪作榴名誰謚梅爲玉千年無攷評姜夔白石道人詞（玉梅令）石湖宅南隔河有圃曰范村梅開雪落竹院深靜石湖畏寒不出因製此聲　踈踈雪片散入南溪苑春寒鎖舊家亭館有玉梅幾樹背立怨東風高花未吐暗香已遠公來領客梅花能勸花長好願公長健便揉春爲酒剪雪作新詩判一日繞花千轉辛亥冬載雪詣石湖上徵新聲作仙呂宮暗香踈影兩曲石湖把玩不已使工肄習

之[illegible]猶高春力尚怯微律先催梅拆晚日輕烘清風頻顫凝散數枝殘雪嫩袂姑粉嗟素艷有蜂蝶全似人來向我依前頻然離別徘徊寸腸萬結又因花暗成凝咽撚蘂冷香不奈恨深難絕若是勞心解語應共把此情細說淚滿欄干無言强折

金梅　鎮江志金梅黃花五出初夏時開李應春詩柳葉金梅（次趙制幹韻）　柳般葉剪翠眉雙梅樣花鈿點額黃異品獨開群品後兩家併作一家粧根從上苑來邊地色占中央壓四方衆綠結帷紅老根此時伊是曾靈光

石梅（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石梅生海中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雖巧花工造作所不能及根所附著如覆菌或云本是木質爲海水所化如石蟹石蝦之類）　石梅石柑生海中未詳可入藥永豐志石梅生永豐縣治圃中經夏歷秋常青不落

榔梅　啓聖實錄昔玄帝脩道於襄陽之武當山一日下山行至一澗見一老嫗操鐵杵磨石上帝問曰磨此何爲嫗曰爲針耳帝曰不亦難乎嫗曰工至自成帝感其言復返所居途中折梅一枝插榔樹上仰天誓曰余若道成花開子結後帝沖舉樹果結梅實因相傳曰榔梅食之愈疾後呂仙翁過其地有詩其畧曰高真學道此山時親折梅枝寄榔枝行滿功成應沖舉花開子結識先知

三種梅（宋司馬溫公傳家集和史誠之謝送張明叔梅臺三種梅花）　別後相驚兩鬢霜可憐梅蘂爲誰芳臺頭日暖分三色林下清風共一香正爛熳時遊不足忽離披去樂難常慇懃手折還相贈不欲花前獨舉觴（趙蕃淳熙藁）書案上三種梅三首　人人共說梅花好試問梅花好柰何到底物名嫌太甚市區酒肆盡東坡（孫莘老問李成季東坡如何成季公以云吾年老去市區酒壚皆東坡可乎）　我貴當緣知我希蠲梅全不事芳菲自非牢落山中士誰可與之同一歸　翠袖佳人倚竹詩昔人比興乃陳辭我今頗欲求真相綠萼梅花並竹枝

四種梅（宋曾肇文清公集觀四種梅）　花信風從底處來水邊採得一枝開復與日日溪南北看盡江梅看臘梅　斬新梅蘂破東風一樹鵝黃一樹紅不着鉛華元自好未妨時世畧相同

玉照堂梅品（齊東野語）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圃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漫弗治爰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江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緗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珂月因名玉照

復閒淵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日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亞保周益公秉鈞予嘗造東閤坐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人境可見矣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歎艷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反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大夫首陽二子寧槁山澤終不肯頫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閒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汙褻附近畧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胷中空洞幾為花叫呼稱冤不特三歎屢歎不一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為奬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世人徒知梅花之佳而不能愛敬之使使予之言傳聞流誦亦將有愧色云紹熙甲寅人日約齋居士書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澹陰 曉日 薄寒 細雨 輕煙 佳月 夕陽 微雪 晚霞 珍禽 孤鶴 清溪 小橋 竹邊 松下 明窻 疏籬 蒼崖 綠苔 銅瓶 紙帳 林間吹笛 膝下橫琴 石枰下棊 滴雪煎茶 美人淡粧篸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狂風 連雨 烈日 苦寒 醜婦 俗子 老鴉 惡詩 談時事 論差除 花徑喝道 對花張緋幙 賞花動鼓板 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主人好事 賓客能詩 列燭夜賞 名筆傳神 專作亭館 花邊謳佳詞

花屈辱（凡十二條） 俗徒攀折 主人慳鄙 種富家園內 與麤婢命名 蟠結作屏 賞花命猥奴 庸僧窻下種 酒食店內插瓶 樹下有狗屎 枝上縣衣裳 青紙屏粉畫 生猥巷穢溝邊 昔李義山雜纂內有殺風景等語今梅品實權輿於此約齋名鎡字功父循王諸孫有吏才能詩一時所交皆名筆予嘗得其園中亭榭名及一歲遊適之目名賞心樂事者已載之武林舊事矣今止書其賞牡丹及此二則云

梅龍

黃氏日抄撫州仁壽堂續種梅龍記紹興十九年顯謨李侯為撫州種古梅仁壽堂偃蹇橫出世稱梅龍四方至圖其狀以玩越百二十有三年而余來則梅已為闘松蔽日者所萎僅餘根榦在余惜之因擇梅之夭矯非闘松可萎者再植之一歲即秀發穎出駸駸將充肖侯之四世孫南雄使君適僑居於撫喜前人之迹有繼也屬余記之余謂是有可記者存其舊有謹終追遠之義續之新有存亡繼絕之義偃蹇者名揚夭矯者氣伸凡皆於人事有關至若風雨霜露不可一日與地之神氣隔此又足以觀造化然又豈惟此哉造化之妙不驗於假火之日而驗於絕續之幾窮冬沍寒生意幾息一花初白萬宇皆春是梅為天地之仁之發見而仁為造化生不息之機國家體天地之仁而躋民壽域凡任宅生之寄皆宜知所觀省然則縱目乎仁壽之堂此梅實一鑑之存毋但效風流詩酒巡簷索笑咸淳九年癸酉歲四月四明山黃震記陸游渭南集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六里梅至多有兩大樹夭矯若龍相傳謂之梅龍予初至蜀嘗為作詩自此歲常訪之今復賦一首丁酉十一月也　昔年曾賦西郊梅茫茫去日如飛埃即今衰病百事懶陳迹未忘猶一來蜀王故苑犂已遍散落尚有千雪堆珠樓玉殿一夢破煙蕪牧笛遺民哀兩龍卧穩不飛去鱗甲脫落生莓苔精神最遇雪月見氣力苦戰冰霜開羇臣放士耿獨立淑姬靜女知誰媒推傷雖多意愈厲直與天地爭春回蒼然老氣壓桃杏笑我白髮心尚孩微風故為作嫵媚一片吹入黃金罍南遊寓興崇國寺中梅一樹枝柯蒼古似龍形偏宜和靖來題句却恐僧踈去點睛月照鬅鬙分瘦影風吹鱗甲散餘馨不知誰是調羹手聽取春雷擘地聲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千年一老樹瘦骨似蟠龍玉爪冰霜合翠鱗苔蘚封羅浮雲裏見夏禹廟中逢來取臞仙駕飛光來九重

梅仙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飄飄羅浮駕皎皎劫外身娟娟冰是骨槃槃雪為神持節來瀛海噓氣為陽春若非王喬侶恐是赤松隣殷勤問芳訊未盡寰中塵

梅兄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羣英生有序迥在羣英先巡簷笑木李臨浦愧水仙根枝本同氣華萼何相偏鴈行來遠塞塤聲動芳筵嗟彼紫荊花輝耀春風前

梅樹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南昌千載樹屹立出凡塵人想邑中尉仙留世外身清癯孤鶴骨夭矯半龍鱗擬掛一壺酒倚歌招子真

梅根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孤根培厚地春意在東原蟠屈龍形古發生陽氣溫冰堅凝體魄雪淨返精魂大本深含蓄嚴冬花正繁

梅梢

宋韓淲澗泉集放步山根梅梢一花奇甚老去情懷觸景移意行何地不吾詩小園雨後將飛雪探得梅花第一枝

太極梅梢

元朝風雅熊勿軒弄條倚南椽剥落見根柢形容若外槁精腴實中美偃蹇勢難屈清風壓不滓白憐方寸徹未發正如此

梅枝

宋韓淲澗泉集今年未見梅花好竹外溪頭春自早滿瓶夭矯送香來照坐淋漓拚醉倒瓊林飛出蒼精龍朔雪未下風滿空笑指蓬萊

清淺水。連雲瑣斷最高峯

梅蘂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輕冰融凍蘂。點綴見仙姝色潤藍田玉光浮合浦珠枝頭帶蟾影花底露蜂鬚此日相看處。芳容何大癯。

梅英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霏霏含玉蘂粲粲出瓊英春色梢頭見陽和根底生。中心守貞白芳氣得輕清隱若飛仙佩飄翩來上京

梅萼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凍萼凝芳思。空山見美人氷姿含翠靨玉齒粲未啓結蒂棲香雪綴枝迎早春。醉香鬧也未微笑問花神

梅香

國朝周巽泉情性集瓊樹派清氣花飄晴雪香暗凝翠雲袖微襲紫羅囊旖旎來東閣芬菲滿洞房。酒酣三嗅醒吟斷月昏黃

梅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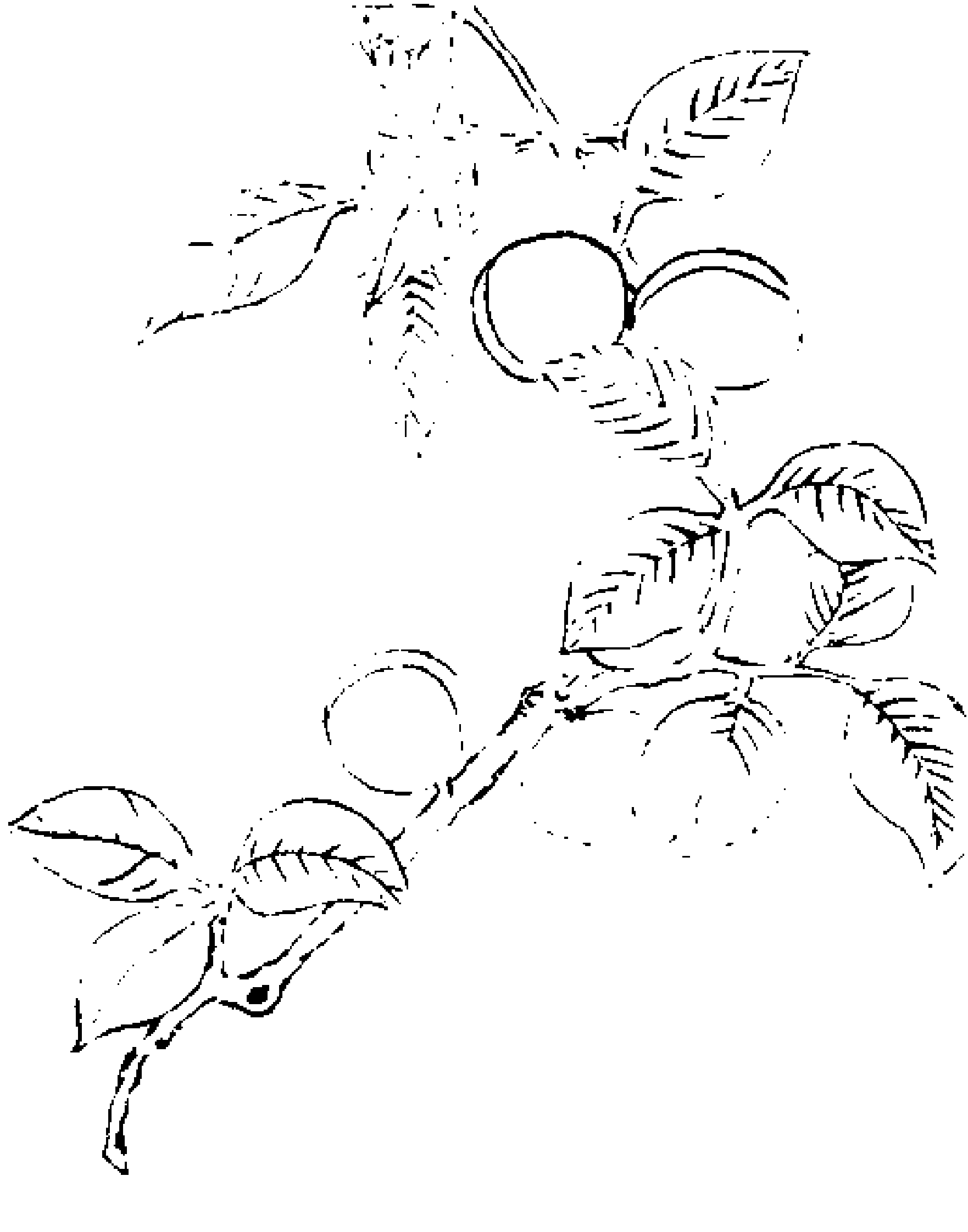
周密浩然集遠時民間有女子蕭麓真十歲能詩賦梅影云窻間疑是李夫人江月多情爲返魂不似丹青舊顏色十分清瘦怯黃昏郭印雲溪集梅影斜斜曾向漢邊見淡淡還從月下看那得世間三昧手爲君寫出一枝寒。元陳景仁詩梅影　孤標睽徹香痕淡鬢鬋應疑散碧霞溪面不隨流水去梢頭半被粉墻遮月窻印出橫斜態晴檻移來三兩花舊有華光模入畫醉餘想像岸烏紗僧大偉竹窻小藁竹所席上賦梅影分韻得枝字先自孤標有許奇况於閒處瞰清池倒涵波底生香骨斜界窻腰帶瘦

枝。和靖湖山月明夜少陵江路雪晴時幾回松竹陰邊看松竹如何得似伊何孟舒詠物詩水中梅影　澄澄寒碧印氷條雲母屏閒見阿嬌春色一枝流不去。雪痕千點浸難消臨風倚鏡雲衣濕帶月凌波玉佩搖最是黃昏堪畫處橫斜清淺傍溪橋國朝周巽泉情性集江碧涵疎影飄蕭鶴不羣斜橫半窻月低轉一簾雲晝掃塵無迹陰移篆有文常隨芳質見隱映雪繽紛顧祿詩見窻間梅影　瘦影一枝橫窻間弄月明焚香閒坐處詩思不勝清。宋王質雪山集（清平樂）從來清瘦更被春僝僽瘦得花身無可有莫放隔簾風透。　一枝相映孤燈燈明不似花明細看橫斜影下如閑溪水冷冷。强祠部集（漁家傲）雪月照梅溪伴路幽姿背立無言語冷浸瘦枝清淺處香暗度粧成處士橫斜句。渾似玉人常淡佇。黃花相對盈清楚誰解小圖先畫取天欲曙恐隨月色雲間去晏幾道詞（胡搗練）小春花信雪中來隴上小梅先折今歲東君消息還自南枝得。素衣染盡九天香玉酒添成國色一自故園疎隔腸斷長相憶。又　小亭初報一枝梅惹起江南歸興遙想玉溪風景水漾橫斜影。異香直到醉鄉中醉後還因香醒好是玉容相並人與花爭瑩。又　夜來江上見寒梅自送芳妍標格爲甚東風先折分付春消息　美人釵上玉鐏前朵朵濃香堪惜誰把影臺描得。免憑輕把撚。李易安詞梅影（河傳）香苞素質。天賦與傾城標格。應是曉來暗傳東君消息。把孤芳回暖律。壽陽粉面增粧飾。說與高樓休更吹羌笛。花下醉賞。留取時倚闌干。鬬清香添酒力。（七娘子）清香浮動到黃昏。向水邊疎影梅開粉。溪伴輕蘂有如淺杏。一枝兒喜得東君信。風吹只怕霜侵損。更欲折來插在多情鬢。壽陽粧面雪肌玉瑩嶺頭別後微添粉。　（憶少年）疎疎整整。斜斜淡淡。盈盈脈脈。徒憐暗香句。笑梨花顏色。羈馬蕭蕭行又急。空回首水寒沙白。天涯倦牢落。忍一聲羌笛。權無染詞（烏夜啼）。洗淨鉛華污玉顏自發輕紅無言雪月黃昏後別是箇丰容

骨瘦難禁消瘦香寒不並芳穠

與君高却看花眼紅紫謾春風

梅實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梅實味酸平無毒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肢體痛偏枯不仁不飢去青黑誌惡疾止下痢好唾口乾。生漢中川谷五月

採火乾　陶隱居云此亦是今烏梅也用當去核微熬之傷寒煩熱水漬飲汁生梅子及白梅亦應相似今人多用白梅和藥以點痣蝕惡肉也服黃精人云禁食梅實　唐本註云　別錄云梅根療風痺出土者殺人梅實利筋脉去痺宋嘉祐本按　藥性論云　梅核人亦可單用味酸無毒能除煩熱　蕭炳云　今人多用煙熏為烏梅　孟詵云　烏梅多食損齒又刺在肉中嚼白梅封之刺即出大便不通氣奔欲死以烏梅十顆置湯中須臾挼去核杵為丸如棗大內下部少時即通謹按擘破水漬以少蜜相和止渴霍亂心腹不安及痢赤治瘧方多用之　陳藏器云　梅實本功止渴令人膈上熱烏梅去痰主瘧瘴止渴調中除冷熱痢止吐逆梅葉擣碎湯洗衣易脫也嵩陽子云清水揉梅葉洗蕉葛衣經夏不脆余試之驗　日華子云　梅子暖止渴多啖傷骨蝕脾胃令人發熱根葉煎濃湯治休息痢并霍亂　又云　白梅暖無毒能治刀箭止血研傅之　又云　烏梅暖無毒除勞治骨蒸去煩悶澁腸止痢消酒毒治偏枯皮膚麻痺去黑點令人得睡又入建茶乾薑為丸止休息痢大驗　圖經曰　梅實生漢中川谷今襄漢川蜀江湖淮嶺皆有之其生實酸而損齒傷骨發虛熱不宜多食之服黃精人尤不相宜其葉煑濃汁服之已休息痢根主風痺出土者不可用五月採其黃實火熏乾作烏梅主傷寒煩熱及霍亂躁渴虛勞瘦羸產婦氣痢等方中多用之南方療勞瘧劣弱者用烏梅十四枚豆豉二合桃柳枝各一虎口握甘草三寸長生薑一塊童子小便二升煎七合溫服其餘藥使用之尤多又以鹽殺為白梅亦入除痰藥中用又下有楊梅條亦生江南嶺南其木若荔枝而葉細陰厚其實生青熟紅肉在核上無皮殼南人淹藏以為果寄至北方甚多今醫方鮮用故附於此政和本　聖惠方　主傷寒下部生䘌瘡用烏梅肉三兩炒令燥杵為末煉蜜丸如梧子大以石榴根皮煎湯食前下十丸　又方　治痰厥頭痛以十箇取肉鹽二錢酒半盞合煎至七分去滓非時溫服吐即佳　又方　治痢下積久不差腸垢已出以二十箇水一盞煎取六分去滓食前分為二服肘後方同　又方　治瘡中新努肉出杵肉以蜜和捻作餅子如錢許大厚以貼瘡差為度　外臺秘要　治下部蟲䘌杵梅桃葉一斛蒸之令極熱內小器中大布上坐蟲出　肘後方　治心腹俱脹痛短氣欲死或已絕烏梅二十七枚水五升煑一沸內大錢二十枚煑取二升半強人可頓服羸人可分之再服　又方　治手指忽腫痛名為代指以烏梅仁杵苦酒和以指漬之須臾差　又方　治傷寒以三十枚去核以豉

一升苦酒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服　葛氏方　治赤白痢下部疼重以二十烏梅打碎水二升煑取一升頓服　又方　折傷以五斤去核飴五升合煑稍食之　經驗方　治馬汗入肉用烏梅和核爛杵為末以頭醋和為膏先將瘡口以針刺破但出紫血有紅血出用帛拭乾以膏傅上以帛縛定　梅師方　治傷寒四五日頭痛壯熱胷中煩痛烏梅十四箇鹽五合水一升煎取一半服吐之　簡要濟眾　治消渴止煩惱以烏梅肉二兩微炒為末每服二錢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入豉二百粒煎至半盞去滓臨卧時服　鬼遺方　治一切瘡肉出以烏梅燒為灰杵末傅上惡肉立盡極妙　吳氏本草　梅核明目益氣不飢　毛詩疏云　梅暴乾為腊羹臛韲中又含可以香口魏文帝與軍士失道大渴而無水遂下令曰前有梅林結子甘酸可以止渴寇宗奭衍義曰梅實食梅則津液泄水生木也液泄故傷齒腎屬水外為齒故也王叔和曰膀胱腎合為津慶此云雖鄙然理存焉燻之為烏梅曝乾藏蜜器中名白梅　紹興本云　梅實性味主治已載本經然種類不一其性無異唯一種黃大梅以火燻之令乾今烏梅是也溫州等處多造之治蟲斷痢諸方多用又鹽乾之為白梅主治雖異亦入于方其梅或以生或以乾亦世之果品然傷肺作痰頗驗當云味酸溫無毒為定又根葉核人雖各分主療皆未聞驗據江南多產之陳衍寶慶本草折衷梅實味酸平暖無毒核仁味酸無毒除煩熱明目益氣烏梅一名黑梅味酸平暖無毒白梅味酸鹹平暖無毒　續說云　嘗謂白梅主傷寒痰厥頭疼折傷下痢腸垢令嘔者服之尤驗　金劉智經驗普濟方　乾烏梅法先泥一爐高約四尺內安鐵柱五重或木杖子取合熟帶生烏梅杏重重排爐隔上過也爐下用穀糠灰火熏至熟盆合爐口灰火熏乾未黑用黑豆皮煎濃汁入白礬末攪勻染過烏梅熏之至黑再熏乾不住翻轉勿令焦過劉守真保命集烏梅助脾收肝進食李東垣試效方藥象　烏梅酸溫主下氣除熱煩滿安心調中治痢止渴以鹽為白梅亦入除痰藥中用　心法　氣寒酸溫收肺氣陽也山居備用烏梅先淨洗搥碎去核取淨肉微炒入茶用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烏梅味酸性暖無毒療偏枯及膚麻痺治骨蒸勞熱虛煩止赤白痢不息去青黑誌惡疾除煩滿安心醫口乾好唾定霍亂吐利收肺氣喘急手指腫痛杵梅仁苦酒漬之消渴煩悶炒梅肉入豉煎服痰嗽藥中為引瘴瘧方內宜加生食傷齒胃又令人發虛熱產漢中川谷今淮嶺江湖五月採火乾多用煙熏黑胡仕可本草歌括烏梅本草名梅實下氣調中止口乾治產治

瘵仍治痢骨蒸勞熱用之安周禮籩人饋食之籩其實乾橑（注橑梅乾也）詩義疏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黃乾爲蘇置羹臛齏中又可含以香口齊志蜀名梅爲橑大如鴈子梅橑皆可以爲油脯黃梅以熟橑作之（淮南子）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百人酸（陳眾萬集句）茅屋西山曲（孫仲益）風回忽報晴（東坡）古來和鼎實（山谷）雖老未忘情（呂居仁）南園已如荳（左緯）悵望陽春煙（祖可）把酒來相就（呂居仁）令人憶去年（鄭谷）醉到江南又未還（呂居仁）東風入樹舞殘寒（方干）青春獨養和羹味（毛澤民）試薦氷盤一點酸（于湖）濃香吹盡有誰知（李易安）已是成陰結子時（東坡）從此只應長入夢（王介甫）午寒才起暖金巵（趙德麟）

梅子

格物總論梅子大者如小兒拳小者如彈丸枝頭碧顆初熟帶臙脂色熟甚黃而隕凡數種一種負小鬆脆多液無滓者名消梅一種結實多雙名重葉梅一種一蔕結雙實名鴛鴦梅又一種蠟梅亦生子者名狗蠅梅味酸甘嗽之過多能使人齒損人多用以煎造最耐久藏惟消梅不宜熟亦不耐日乾止堪青嗽也夢溪筆談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望梅止渴也又謂鵝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燖鵝作書云醋浸曹公一甏湯燖右軍兩隻聊備一饌張舜民畫墁集月破寅寅兩枝搖門閂黃口中先水出衣上帶花香肺疾須搉醉牙蹤不賴嘗調羹無復用山谷日傾筐黃庭堅豫章集帶葉連枝摘未殘依依茶塢竹籬間相如病渴應須此莫與文君處遠山楊誠齋集又兩令人不出門新晴喚我到西園要知春事深和淺試看青梅大幾分　亦山亭前梅子　道傍小樹復低枝摘盡青梅肯更遺偶爾葉間留一箇且看漏眼幾多時　又詠梅子　紅雨斑斑竹外蹊黃金婀娜水邊緣擧頭㨂適低陰處帶葉青青摘一枝彭汝礪鄱陽集道上人家梅子枝背春還復葉離離詩翁觸物俱歸思不用風前叫子規張侃拙軒集一株綠色未成陰千點微酸已沁心細雨功深人不識摘來先與了清吟（蘇景遇集謝園撲梅子）雲隨杜渚月依崖未宜低頭幾不堪顧我傖翁宜塞北因君梅子憶江南君乎學問二劉比南北該通酸自甘南遊寓興集綠樹成陰簇青團炫日明人皆論止渴我獨問調羹王十朋梅溪集梅子先　竹外溪頭手自栽群芳推讓子先開好將正味調金鼎莫似櫻桃大不才北澗禪師詩集青梅子　雪未消時入旦評纔黃又屬傳岩人暫分葉底藏身地部領鸞花過半春黃楊集王仲彰南園梅子步稱南園不憚迷枝頭梅子大如錢主人莫惜頻來摘長日思君渴未消舒岳祥閬風集三月十七日食梅子有感　春事已隨花事殘東風急處

首憑欄枝頭青子生來苦守得黃時也自酸（王惲秋澗集）食梅子有感稱歲食梅矜行輩並擬連彈罪長喙近年雖列鮭滿前黃熟有餘聊雋味極槊不過三數枚老頰流酸牙莫對物遂時新歲歲同人到中年凡事退潮陽南遷幸不死齒豁頭童足悲慨我今五十齒雖牢食不能多行亦憊只有區區行志心若與公同人不遠（宋本至治集）梅樹子　不及見梅華猶當得梅實時去兩莫追倚樹謾終日（國朝周巽巽泉情性集）中林有佳實孟夏雨初肥離離青垂處落落紅綻時昔曾感商夢摽有興周詩調渴將用汝傾筐一墜之臨風每相望聊以慰渴思

梅仁

（國朝周巽巽泉情性集）佳實存芳核中含元氣清陽生春欲動甲拆暖初萌雪後孤根發年深老幹成長留酸一點金鼎待和羹（黃人傑可軒集）（生查子）煙雨不多時肥得梅如許早有點兒酸請沒星兒苦　飛燕惡禁持又待街春去容著水精鹽覓箇調羹處（蔣山叟）翠環驚報葉底梅如彈小摘試嘗看齒微酸生香不斷煙丸露顆肥得頰兒紅還欲近淺黃時風雨摧殘半　何如珍重剩著氷盤薦持酒勸飛儂似江梅纍纍子滿饒將風味成就與東君隨鼎鼐著形鹽早趁調羹便（楊無咎逃禪詞）（永遇樂）風裡茉英雨肥繁實又還如豆玉核初成紅腮尚淺齒軟微酸透粧牆低亞佳人驚見不管露沾襟袖折一枝釵頭未插應把手梭頻嗅　相如病酒只因思此免使文君眉皺入鼎調羹攀林止渴功業還依舊看看飛燕街將春去又是欲黃時候爭如向金盤滿捧共君對酒（孫滌師詞）（菩薩蠻）一聲羌管吹嗚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斷橋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點著枝酸吳妃先齒寒

青梅

（白氏六帖）前蜀王建不識文字而好謙下節判馮涓大夫好戲時屬翔請判官結權好畧同張郎中也來晨宴接屬馮公先語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撲乃令容將傳達且請緘默坐既安而賓主寂然無敢發其語端者馮公乃取盤中青梅鏗然一嚼之四坐流涎因成大笑事類合璧五代趙康凝楊偓方宴食青梅康凝顧偓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慢仍貶康凝海陵蔡端明集和吳省副青梅　梅華畏高寒獨向江南發那知汴陽墅青顆摘春月持之令所無歸思動楚越願君侑清罇行恐新芳歇（梅聖俞宛陵集）梅葉未藏禽梅子青可摘江南小家女手弄門前劇齒軟莫胝酸棄之曾不惜寧顧馬上郎春風滿行陌王之道相山集蹤白欺人侵短鬢老紅乘酒駐衰顏食梅已判非吾事把讀清詩憶故山曹勛松隱集和子忱惠八月青梅神傳閒水部妙物與長生鼎飪元滋味山樊好弟兄佳音當有象短韻已

驅兵試咽甘酸處行看雪裏英（洪平齋集）敬和老人青梅。雪水迎風細作鱗青青又是故園春只知和鼎非凡子豈料升盤有苦人還我核來撲轉熟寄渠花去意猶新側生底事侄車頻空作漁陽一點彈（方澄孫絅錦小藁）青梅如豆。春去雨霏霏青梅未擾時青青幾萬斛可惜不充飢（楊弘道小亭集）青梅。詩名籍籍何益吾道悠悠可哀莫謂鬧身已老盡牙不憚青梅（廣文靖公集）管灰青萼生雨去雪攢英粲餘香嘉實成鹽味終應啟（蒲道源順齋叢藁）青梅。豆顆輕盈綠襯膚仙姿高掛月清臞府監天上新移種素艷清香世絕無（山陰韋珪集）景景酸實釀餘春小摘枝頭可薦新之子深能保自固中含天地發生仁（葛天民無懷集）嘗青梅。蹊影橫斜處忽忽入夏看綠陰遮待晴青子結來酸因病全疎酒如癡猶凭欄楊花無藉在風急正漫漫（中州樂府）李欽叔為飛伯賦青梅（江梅引）漢宮嬌額倦塗黃試新粧立照陽萼綠倦姿高髻碧羅裳翠袖卷紗閑倚竹瞑雲合攢枝薦暮涼。璧月浮香搖玉浪拂春簾瑩綺窗冰肌夜冷滑無粟影轉斜廊冉冉孤鴻煙水渺渺三湘青鳥不來天也老斷魂些清霜靜楚江（葉石林詞）與幹譽才卿步西園始見青梅（定風波）破萼初驚一點紅又看青子映簾櫳冰雪肌膚誰復見清淺尚餘疏影照晴空　惆悵年年

桃李伴腸斷秪應芳信負東風待得微黃春亦暮煙雨半和飛絮作濛濛（吳文英夢窗藁）賦瑤圃青梅枝上晚花（西江月）林裏一痕雪在葉藏幾豆春濃玉奴最晚嫁東風來結梨花幽夢　香力添薰羅被瘦肌猶怯冰綃綠陰青子老溪橋羞見東鄰嬌小

青梅湯（食經）

（諸品）青梅湯。梅湯家家不同初造時香味亦無甚來去歲之經月若製造未到一毫失法便爛熟如黃梅湯蓋有數說于後一者須用稍青者小滿前採破核去仁不犯手以竹夾搥碎銀匙抄擬打拌攤在淨潔篩子中令水脉略乾爽二者甘草生用不見火三者炒鹽待冷不可熱用四者生薑不須經水浸去皮一半切絲條一半擂碎不犯手攪五者青椒不可帶葉旋採眼乾製度俱依法了用銀匙或銀筋或竹筋拌勻不可犯手抄入淨乾磁器內不可大恰好盛得十盞料滿者仍用少炒鹽摻在面上不可用箬籓作掩面只用兩層油單夾一層厚表紙緊緊扎定必依法然後可全脆青。

黃梅

（宋劉漫塘集）林梢脆實薦辛酸尚記兒時刮目看老去齒牙無復昔曉枝猶喜墮金丸（方澄孫絅錦小藁）雙雀啅餘芳長記來時路暫見金彈丸相呼遠飛去（韋珪詩）青子纔看過綠陰轉頭紅綻又垂金未應功到和羹盡更為蒼生大作霖（王炎雙溪類藁）縣圃黃梅半墮草間。荷鋤芟草强畦丁手拾黃梅逸樹行結子青青隨雨老開花白白本冰清。嘗新爭擘紅泥酒知味誰調玉鼎羹齒軟眉顰遭棄擲誤從雪裏競欣榮（黃人傑可軒集）柳梢青　恰則年時風前雪底初見南枝可憐忽忽花才清瘦子已紅肥　安排酒盞相隨看金彈纍纍四垂渴後情懷
鼎中風味
惟有心知。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一　八灰

梅

蠟梅

（范成大梅譜）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踈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宋度宗於宮中種蠟梅築亭於中名亭曰別是一家春遂成讖（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東南之有蠟梅蓋自近時始余爲兒童時猶未之見元祐間魯直諸公方有詩前此未嘗有賦此詩者政和間李端叔在姑谿元夕見之僧舍中嘗作兩絕其後篇云程氏園當尺五天千金爭賞凭朱欄莫因今日家家有便作尋常兩等看觀端叔此詩可以知前日之未嘗有也（杭州府志）東坡有在杭日贈趙景貺蠟梅詩云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寄物又云萬松嶺

山黃千葉玉蘂檀心兩奇絕今此花亦有數品以檀心磬口者爲佳（鎮江志）木身與葉如蒴藋香氣似梅而加郁烈華亦五出類刻蠟而成又與梅開同時故名蠟梅實非梅也以花瓣之肥大者爲貴細瘦如蠅翅者爲下（會稽志）蠟梅越中近時頗有剡中爲多花有紫心者青心者紫者色濃香烈謂之辰州本蠟梅磬名自蘇黃始徐師川詩所謂江南舊時無蠟梅只是梅花臘月開王梅溪剡館蠟梅詩非蠟復非梅誰將蠟染腮游蜂見還訝疑自蜜中來溫革瑣碎錄銅缾浸蠟梅花水有毒不可飲（黃庭堅豫章集）戲詠蠟梅二首（山谷書此詩後云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品明類女功撚蠟所成京洛人因謂蠟梅木身與葉乃類蒴藋竇高州家有灌叢能香一園也王立之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絕緣此盛於京師）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顏風味極不淺（集韻曰蓓蓓蕾始華也蓓音倍蕾音磊樂天詩愁鎖鄉心鎖不開老杜詩穿曲花蘂類家家惱殺人桃李顏本作桃杏紅後改之太白詩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風味見上注晉書庾亮曰老人於此處興復不淺）體薰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林逋梅詩小園煙景正淒迷陣陣寒香壓麝臍陶隱居注本草云麝形似麞食柏葉或有夏食蛇蟲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自以腳踢出人有得之者此香絕勝雷公云用蹄尖彈臍此香價與明珠同楊文公談苑云金陵宮中人接薔薇水染生帛一夕忘收爲濃露所漬色倍鮮華後令嶺南薔薇露染衣黝黃莊子曰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執居無事而披拂是文選陸士衡詩彌形不盈衿林逋梅花詩暗香浮動月黃昏披拂不滿襟一本作不盈懷按文選古詩云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天工戲翦百花房奪盡人工更有香埋玉地中成故物折枝鏡裏憶新粧（蜜花房謂其作蠟樂天詩點綴花房小樹頭末句蓋有所寄駙馬都尉王詵晉卿尚蜀國公主主已下世故有埋玉之句新粧用壽陽公主梅花粧之意風俗通云張伯偕仲偕兄弟形貌相類仲偕妻新粧鏡中忽見伯偕問曰今日粧飾好否此蓋采其意）從張仲謀乞蠟梅　聞君寺後野梅發香蜜染成宮樣黃不擬折來遮老眼欲知春色到池塘（寺謂官寺老杜詩江路野梅香傳燈錄僧問樂山爲什麼看經師曰我只圖遮眼老杜詩皇天無老眼謝靈運詩池塘生春草此引用言仲謀當有詩興）孔武仲詩蠟梅二絕黃魯直云王都尉有之邀同賦　蠟梅直何如但聞鄭家說淡日明晨霜涼酥點春雪　清嫌水麝俗淡學池鵝黃情知不是蠟風定有餘香張舜民畫墁集和陳憲車蠟梅　黃宮暖律暗

相催臘後春前見蠟梅青帝不知無蝶至黃華先賞有蜂來風飄嫩蘂添鷺羽雪駕寒香入酒盃盡道此花居第一如何更有百花開蘇東坡集蠟梅一首贈趙景貺　天工點酥作梅花此有蠟梅禪老家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奇物天工變化誰得知（子仁曰杜詩蒼天變化誰料得）我亦兒戲作小詩（厚曰韓詩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戲）君不見萬松嶺上黃千葉（次曰第七卷先生留劉景文詩亦云　德操按杭州圖經萬松嶺在錢塘舊治正南到縣一十里）玉蘂檀心兩奇絕（次曰李白詩光景兩奇絕）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歸來却夢尋花去夢裏花仙覓奇句此間風物屬詩人我老不飲當付君君行適吳我適越（次曰先生時有會稽之請故也）笑指西湖作衣鉢（子仁曰唐摭言狀元以下到主司主事請謝衣鉢謂與主司名第同者　任曰禪家謂傳法爲傳衣鉢）劉才邵文集次韻鄭守蠟梅二首　靈根何年離衆香色相全似金容黃曉姿熒熒炫寒日夜氣耿耿凌風霜天真何曾資外飾坐笑塗額誇宮粧廣平當時應未見獨爲梅花回鐵腸賴有花僊覓奇句東坡着意憐孤芳詩中寫就無遺巧安用學花粧蜜房　多情偏愛被花惱聞香心醉難禁當況復低垂深有意欲教醉賞傾瑤觴　忍冷衝寒破霜萼爲報春園行灼灼黃輕正欲金波

助斜抹寒梢轉磨角香隨風遠自析醺豈待嗅芳方辟惡不逐嫦娥向月奔芳桂相望空斷魂新詩清絶慰幽獨勝似對月開綠樽

詠蠟梅呈李仲孫　霜鋪鴛瓦茸茸白紅日破寒舒曉色小枝叙傍碧闌干光透香融嬌欲滴緣何使證紫金容勝妙從來衆香國時世梳妝嫌不稱豈假嫩黃拂宮額清潤疑和玉髓膏鮮妍似鍊鸞蜂液團香掠蘂太辛勤堪笑蜜房毛羽客更有一般超絶處畫史儘工描不得漏板丁丁夜向闌金波浸影寒光溢賞奇自昔屬多情況復南人多未識恰及開時寄一枝後時便恐香難拾須藉高才與發揚妙句收歸花萼集

曾文清公集謝送蠟梅二首　天將何物染江梅白玉花成裹玉開一種暗香全似舊小罌和雪送春來　化工團蠟作寒梅絶勝牛酥點滴開不是前村深雪裏蜜蜂應認暗香來

次韻鄭侍郎送蠟梅三首　折來梅與句爭清强和餘音本不能欲向都官論一字略無佳處似詩僧（用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事）　小瓶梅映短檠燈幽獨何人似我能枉沐歌詞無用處維摩詰是在家僧（鄭有念奴嬌詞）　江梅難以蠟粧成女手雖工未必能香氣惱人眠不著若爲學得定中僧

詠蠟梅　花時冶遊郎紛若一閧市蠟梅空自芳俗眼不辨意洗心無一塵坐覺香細細乃知成風斤要斲郢人鼻

晁无咎集謝王立之送蠟梅五首　未教落素混氷池且看輕黃綴雪枝越使可因千里致春風元自未曾知　恐是凝酥染得黃月中清露滴來香定知何遜牽詩興借與穿簾一點光　上林初就詔羣臣紫蒂同心各自新誰見小園深雪裏破春一萼更驚人　詩報蠟梅開家先小蘤分寄雪中研水村映竹家家有天漢橋邊絶可憐　去年不見蠟梅開准擬新年恰恰來芳菲意淺姿容淡憶得素兒知此梅

李方叔濟南集次韻秦少章蠟梅　底處嬌黃蠟樣梅幽香解向晚寒開故人未寄嶺頭信先報江南春意來

晁景迂集知宗即使臨渡江至金陵送蠟梅來　江北江南疊鼓催清香清淚各徘徊知君請德用無盡掉欲移時留蠟梅

陳簡齋集同家弟賦蠟梅詩得四絶句　朱朱與白白（昌黎感春詩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著意待春開那知洞房裏（宋玉風賦躋于羅帷經于洞房相如長門賦沮清夜於洞房）已傍額黃來（見二卷蠟梅詩）　韻勝誰能搭（選頭陁寺碑道勝之韻山谷以茶送孔常父詩心知韻勝舌知腴）色莊那得親（色莊見論語）朝陽一映樹（卷阿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到骨不留塵（杜牧之自貽詩到骨是風塵）　黃羅作廣袂絳帳作中單人間誰敢著留得護春寒（帳一本作紗唐車服志凡祀天地之服皆白紗中單天子朝讌衮冕中有白紗單中有

明衣皆于祐之服以行於後中單漢祖與項羽交戰于是中單改名汗衫）　一花香十里更位滿枝開承恩不在貌誰敢鬬香來（杜荀鶴春宮怨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

又詠蠟梅　智瓊額黃且多誇回眼視此風前艶（半借猫幽怯綠睛唐開已印入橋團霜後兩橋大如三四老史二老史泉戲單一變曰君輸我智瓊額黃十二枝少頃共來龍而去集仙録魏濟北從事弦超夢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姓成公字智瓊）家家融蠟作杏蒂（溫庭筠古詩碎融蠟作杏蒂男兒不憶家）歲歲逢梅是蠟花（蘇東坡蠟梅詩蜜蜂採花作黃蠟取蠟爲花亦其物）世間真僞非兩法映日細看真是蠟（東坡淵然堂詩定以照寂非兩法）我今嚼蠟已甘腴況此有味蠟不如（楞嚴經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只愁繁香欺定力薰我欲醉須人扶不辭花前醉倒卧經月是酒是香君試別（法華經以禪定智慧力智度論以定力故出生死山谷答馬中玉詩錦江春色常人醉又鄉子廷詩與我酒黃人醉）

蠟梅四絶句　花房小如許（山谷蠟梅詩天工戲剪百花房王傳遠如許）銅剪黃金塗（王增朝五臺山佛刹銅為瓦以黃金塗之）中有萬斛香與君細細輸　來從風處所黃露滿衣濕（洞真記及東方朔別傳母乞夫朔所種果乃歸曰臣之過之家恩宗都崇墨王公嗤以丹粟霞漿飽問幾九乃飲玄天黃露半合即醒後武帝欲之朔乃乘步景之馬至東極得玄露青黃露還以授帝呂黎謝吏詩湖州底處所）緣憨翻得憐亭亭依風立（南部煙花記隋煬帝御女袁寶兒喻治多態帝寵愛之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帝令持之號曰司花女帝謂虞世基曰寶兒多態憨御試嘲之世基爲詩曰學畫鴉兒半未成垂肩軃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常把花枝傍輦行老杜牛女詩亭亭新粧立又江畔尋花詩春光懶困倚微風李義山蜂詩趙后身輕欲倚風）奕奕金仙面（涅槃經曇大仙李太白贈僧公詩授予金仙道曠劫未始聞宮詩新廟更乘郎蔓技美也）排行立曉晴慇懃夜來雪少住作珠瓔（維摩經人見珠瓔在彼佛上）亭亭金步搖朝日明漢宮當時好光景一似此園中（漢輿服志皇后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吳谷子周文王於髻上加珠翠翹花傅之鉛粉步步而搖故曰步搖李太白越女詞新粧蕩新波光景兩奇絶）

王之道相山集進曾直蠟梅二首　一種幽素姿凌寒爲誰展似嫌氷雪清故作黃金淺　歲窮壓霜雪春至喜風露一枝蠟花梅清香美無度

蠟梅次韓韻　一枝橫亞竹梢黃宮樣新翻半額粧閒淡似宜冬後日清癯應怯夜來霜生憎丹臉嬌含酒巧妬

氷肌冷透齊取蠟為花緑底事浪吟空發少年狂　可憐風骨肖梅英試問東君肖似生正色不從朱粉涴柰寒猶怯雪霜輕論文彥藺君為勝役社醉醲我更清縱美詎能齊衆口此言何獨指羊羹（王東牟先生集）鄭顗道東蠟梅　一種佳名兩字猜蜜脾融液臘中開雪花不敢迷真色風格都緑不是梅　長垂月帔别天指翦作金鍾應律灰世上語言無入處好從天上覓詩來　又詠蠟梅　江梅已勝猶非似此外餘芳更堪數信知風格忌太高至此從前難著語世間初無字可誇且隨顔色稱蠟花醉人香味解禪定挾眼靜佇辯紛華徐熈畫花只畫神黄荃細瑣皆逼真要須别花如别畫只恐此心難付人（呂居仁詩）學得漢宮粧偷傳半額黄不將供俗鼻愈更覺請香（洪适盤洲集）天遣金鍾霞人稱刻蜜脾暗香深雪裏凍蝶蚤前知（劉屏山集）張巨山賦蠟梅因成四首　取名慕横枝要自同風格雖微調鼎味究有金鉉色　渾疑蠟作花貌野中抱幽冷香不盈皆意畫仍一派　尖葉破微雪明犀透清暾不有朱紫繁那知中色尊　今日尋此梅危行石澗東花神欲宣令萬鐸懸春風（王十朋梅溪集）非蠟復非梅梅將蠟染腮遊蜂見還訝疑自蜜中來　蝶採花成蠟還將蠟染花一經坡谷眼名字壓群葩　色含天苑鵝兒黄影醮瀛波鴨頭緑日烘喜

氣光燭顏雨洗道粧鮮映肉　天工着意點駝酥不與江梅鬭雪膚露滴蜂房釀崖蜜日烘龍腦噴金爐萬松張蓋黄尤好三峽藏春緑不枯（東南蠟梅葉落始開峽中地暖華開而葉不落）題品儻非坡與谷世人應作小蟲呼（宋山甫知縣云大寧監多蠟梅土人不知貴呼為狗蠅花）張思豫主簿送蠟梅　蓮幕何人送此花不容一藥污貧家歸來自覓清河種馨德如人最可嘉（予在越幕有送蠟梅者却之間像有蓮幕風清不受梅句）

義夫許贈丁香蠟梅　劉郎不獨種桃花蠟藥柔香更可嘉臭味相同林下友從今花木亦通家（予植十八香目丁香曰柔香取杜詩丁香體柔弱）（胡銓澹菴集）和山谷從張仲謀乞蠟梅韻寄吳明可　玉壺佳處野梅發未減後山襄樣黄色取一枝淮海去不應春色占錢塘（曹公隱集）送蠟梅與曾兹父　紫煙破萼綴蜂房薇露濃薰苒苒香寄與赤城賢太守要知和氣入風光（吳芾湖山集）蠟梅二首　誰將栗玉刻蜂房巧向梢頭取次粧羞得江梅都避舍滿園不見一枝芳　園林揺落獨芬芳未讓江梅雪裏香還恐人嫌梅太白故来枝上畫塗黄（鄭剛中北山集）縞衣仙子變新粧淺染春前一樣黄不肯皎然爭臘雪只將孤艷付幽香　金房道閒皆蠟梅居人取以為薪周務本戲為蠟梅歎予用其韻是花在東南每見

一枝無不眼明者　邊城草木枯散漫惟蠟梅花蜂不成蜜深黄吐春回如行沙礫中眼明見瓊瑰初謂此邦人推為百卉魁文房與幽室佳處定使陪羞充蔬菜類屏置山墻隈事有大不然驚呼謾徘徊頑夫所樵採八九皆梅材餘芳隨束薪日赴煙與埃曲突黔家火靈根萬花灰我欲從化工緩語揺頰腮天涯有清容不善為身媒鮮鮮犯霜露旦旦斤斧摧寧若楠樊枳甘心擯長淮今渠負此姿風韻元不頹胡為雜榛棘僅與社櫟偕化工為垂手毋令識者哀　再和　我賦蠟梅什吁嗟何獨梅天衢誰謂高富貴容姦田世路可憐窄巖穴老奇瑰劉蕡策如虹李郃方為魁漢帝稱盛禮太史不得陪楚亦多大夫靈均葬江隈天馬縶四足悲鳴謾徘徊楩楠遇拙匠血指成棄材高冈鳳鳴資竈下隨煙埃泛觀無不爾何歎花為灰我欲勸處子無庸畫紅腮我欲勸朝士無庸巧相媒時來雞犬仙勢去金石儕置器戒如斗酌酒當如淮陶陶醉鄉中壯心休自頹小視造物者令與兒輩偕浩氣塞天地容易毋悲哀（李壁鴈湖集）蠟梅　數枝託悟上人持供南園　色染薔薇水麝薰靜中時有暗香聞上人生怕花料理未信眞能惱石君　余十歳時從巨兄仲氏侍先父攝師江陵郡圃蠟梅數百株〻昔盛開予為記之仲兄頗賞愛以為工今十六七年矣偶感前

事重賦七言以紓余悲　病眼清晨欲洗霜誰將幻色對山房十年猶記湖陰夢幾度愁聞漢苑香臘雪近春纔一白好花得地更深黄祇應無復當時竟草木何知我自傷（陸游渭南集）荀秀才送蠟梅十枝奇甚為賦此詩　與梅同譜又同時我為評香似更奇痛飲便判千日醉清狂頓減十年衰色疑初割蜂脾蜜影欲平欺鶴膝枝插向寶壺猶未稱合將金屋貯幽姿（潘良貴默成居士集）蠟梅三絶　孤芳移種自仙家故着輕黄映日華舉世但知梅藥白不知還有蠟梅花　旦評人物尚雌黄草木何妨定短長試問清芳誰第一蠟梅花冠百花香　枝頭蹀藥吐檀心借日嬌黄色淺深却倩江梅來作伴要看明玉間良金（張廣東窗集）次韻曾大卿用東坡先生韻賦蠟梅　湘潭有客善種花曉移根撥來君家天公着意為刻蠟幻出新芭亦尤物至遴老儒舊相知少年惜花多賦詩而今更挽金蕉葉與花一處成三絶夜闌寶帳攢遠山斂頭餘芬薰醉眼明朝紅紫塵不去妖艷妨人覓佳句始信清臞自可人此語嗎誰當寫君請為百花作檀越得意不妨時擊鉢　再次前韻　梅花聲名降百花蠟梅後出亦世家真香不多讓以蠟玄官風流無長物瀛洲閣老聖得知不解藏鋒屢作詩君不見大蘇曾賦黄千葉歳晚無膠績絃絶君今頗陋飯顆山桃上宾

挼那得眠想應不妨花歸去開處韓郎有新句淺黃官樣苦撩人此事從來合付君我亦評花太僭越不問吞針與嚼鉢　蠟梅近出或謂藥中一種不結子非梅類戲作數語為解嘲云　梅花孤高少輩行蠟梅晚出輙爭長素粧落額豈不好淺黃拂殺更官樣檀心半迎寒日吐暗香坐待初月上春風不是苦靳惜未肯開花大如掌君不見桃李開花到結果削梗鑽核終奇禍蠟梅沾蠟如幻成渠要調羮身後名　朱晦庵集蠟梅　風雪催殘臘南枝一夜空誰知荒草裏却有暗香同資瑩輕黃外芳勝淺絳中此不遣岑寂似何以媚芳叢　唐仲友說齋集蠟梅十五絕和陳天予韻　此花清絕似幽人苦耐冰霜不愛春蠟蘂輕明香萬斛黃姑端的是前身

點綴何曾待化人密房瑣瑣暗藏春定應昔與江梅友惹得清香尚滿身

秋剪黃羅亦可人君詩賸覓小園春最憐丈室銅瓶裏獨對維摩似病身　黃姑侍女兩三人散作名家不嫁春僊桂飄零離菊盡香容付與雪中身　日暮天寒倚竹人淡粧別有一般春紫囊深貯香無限金縷初裁穩稱身　山麝時時暗襲人薔薇露濕滿枝春若教粉蝶知音耗應惹韶華枉誤身　的皪光明色照人枝頭已有十分春我驚喚作菩提樹為是如來幻化身　不管江梅妬殺人壺中日月已先春恰如姑射神僊子野服高閑物外身。　長伴南枝帶雪開渾無蜂蝶去徘徊可能熟識金僊面只有詩人日日來　只恐幽花取次開哦詩忍凍幾徘徊莫猜野服風情淺鮮把天香暗裏來　甚欲陪君酒甕開寒侵病骨却徘徊不辭更琢金僊句圖得枇杷換玉來　為愛凌晨細細開誰人伴我獨徘徊朝陽滿樹無塵滓寒雀驚窺欲下來　一點輕明照雪開六花驚妬亦徘徊清香不在江梅後底事全無驛使來　幾歲嚴扃獨自開何人立馬為徘徊只因坡谷傳佳句惹得尋春使少來　積雪愁陰久不開為憐花冷故徘徊憑君琢句留金蘂待取霜風送月來　凌寒不獨早梅芳玉艷更為一樣粧懶着霓裳會野服自然仙骨有天香輕明最是宜風日冷淡從來傲雪霜欲識清奇無盡處中閑深佩紫羅囊　張鎡湖南集問訊家林蠟梅　蠟梅吾甚愛園種未能多旋去東南竹新添二十窠鄰家戲半月放蓓想盈柯前日丁寧句花神記得麼　蠟梅二首　金谷園中夜寵炊照花滴蠟上林枝清芬更比寒梅耐不是蜂房借蜜脾　家世凌風却月旁別來衣變嚮金光神仙定遇容成子數服三黃適體香　龍井山主送蠟梅　風落松釵滿磵橋野蜂移蜜上枯條道人叅得山中語不是塗黃一樣嬌　次韻茂洪貢蠟梅　世路嶔崟費折枝退耕非我更其誰真花似假無心詠

只誦涪翁舊日詩　種蠟梅喜成時欲暫往梁溪。　出得荊扉喜欲顛園夫撐到蠟梅船包封山土根微脫束縛溪藤葉尚鮮般處側從新逕裏種時圍向舊堂邊丁寧哥待吾歸看切莫開花小至前　道旁方訝撲人香金蓓花開滿擔裝尚有松釵掛枝杪買歸徧稱佛山堂（道中買蠟梅兩本）

僧廬草創石崖根慣見西湖不喜論安得便如居士意移為官舍讀書軒（大佛庵僧賦月湖詩）　病起見缾中蠟梅偶書　南湖地勝無凡木只說寒梅詩不足四般風韻兩般高黃如蜂蠟白如玉餘品緗紅亦總嘉早開最喜黃白花去年樹下看不厭吟興被壓空長嗟今冬一病恰半月未暇尋梅踏殘雪數枝蠟蘂忽先來吹香大慰經年別道人不作群兒癡三嗅喚醒勝良醫黃絹幼婦語難辯一點自有無窮詩此機亦似維摩老何曾真難文殊倒從茲不病是談禪命花却為金色仙（范石湖大全集）從巨濟乞蠟梅。　寂寞人在曉難聰苦憶花前續斷腸全樹折來應不惜君家真色自生香　次韻漢卿弟蠟梅二首　垂垂瘦蔓泣微霜剪剪纖英鎖晴香金雀釵頭金蛺蝶春風傳得舊宮粧　湘袂朝天紫錦囊光風徵度絳霄香壽陽信美無仙骨空把心情學淡粧（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蜂房釀餘滋眾香叢蜜脾幻作應真面行行排玉枝相看紫檀色風搖振金錫天遣久住世不畏高樓笛　趙蕃淳熙藁和何叔信別種蠟梅韻　不識梅當牖唯知竹映墻晚成元似蠟染就卻殊黃自是風神秀寧由肌骨香木犀雖瑣碎品色庶同方（木犀亦有黃與白者元不異月）　以蠟梅分供堂頭希盧首座沖南首座惠絕句次韻併簡堂頭二首。　寒黃初出一枝春分似堂中得定人各各聞香獲三昧信知文字本非真　才盡年來怕及春上人那說是詩人撥殘芋火寧餘事故欲撩公嬾是真。　陳嚴二君頻送蠟梅因以成詠　緣蠟為花判作枝列為梅種自何時詩多草木初無與賢比蘭荃久見遺祗道品題終不遇豈期坡谷解相知却憐二士空齋冒不及西都講武儀　次韻何叔信二月蠟梅猶盛之作　江梅未醒如凍蠅。蠟梅先折能寧馨江梅既開瘦欲絕蠟梅吐香方未歇幾思覓句攄襟期嫌如踈蜀傷肝脾君詩與花辱俱見郤悔臨淵祗癡羨君因此花詩再題遍讀快若垢得篦從渠見者不著目亦勝長安紛市鬧。　又詠蠟梅　蠟梅初看十日前黃深紫鮮香欲然要充銅瓶頓棐几欲折還加憐蠟梅重看十日後黃淡紫蔫香欲覆是當雪砌與霜擔。欲開未開成未就山叟山居山徑荒祗有竹樹參天長浮花不省著老眼此物未免搜枯腸雪消霜熟冬行莫凜日凝天應有數蠟梅引破春風路紅潔緗叢看樹樹。

許綸涉齋集司花工剪蠟墨容巧抽脾醞藉無梅標生香認得知 次木伯初蠟梅三絶 裕韻秤量故是梅採新叢裏凍花開蜂衙不逐飄零盡真似天工蠟綴來 蜂薰脾蜜麝薰臍香染薔薇色染梔大似幽蘭懷隱操有心閒處得香還 氣禀中央色自莊丹心展盡只輸香自知不結和羹實盡作山家澹泊裝 沈與求龜溪集次韻劉希顏蠟梅二絶 仙衣曳紫練裙黃天遣清臞勝國香月上小窻寒影動不禁風味惱剛腸 剪成香蜜綴蹤枝度臘爭春已恨遲清夜無人花睡去小園風露更相宜 楊誠齋荆溪集天向梅梢別出奇國香未許世人知殷懃滴蠟緘封却偷被霜風折一枝 蜜蜂底物是生涯花作餱粮蠟作家歲晚略無花可採却將香蠟吐成花 眉間蜜酒發輕黃對看詩人不惜香金作仙衣元自冷月中仍帶一身霜 蒼頭元不是花房融蠟㓗酥戲滴將忽見徽舒金爪甲不知中有紫香囊 江梅珍重雪衣裳薄相紅梅學杏裝渠獨小參黃面老額間艷艷發金光 粟玉圓彫蕾金鍾細着行來從真蠟國自號小黃香夕吹撩寒馥晨曦透暖光南枝本同姓喚我作他楊 次東坡先生蠟梅韻 梅花已自不是花冰魂謫墮玉皇家不餐煙火更餐蠟化作黃姑瞞造物后山未覺坡先知東坡句引后山詩金花勸飲金荷葉兩公醉吟

許抑絶人間姚魏漫如山令人眼暗只欲眠此花寒香來又去惱損詩人難覓句月無花影恰三人欠箇文同作墨君吾詩無復古清越萬水千山一瓶鉢 盱眙軍無梅郡圃止有蠟梅兩株 只道橫枝春未回又疑不肯犯寒開逢人問訊花消息不識江梅只蠟梅 臘裏花開已是遲西湖十月見瓊肌嶺頭猶說南枝暖却向淮南覓北枝 燭下瓶中江蠟二梅 江梅蠟梅同日折白晝看來兩清絶如何對立燭光中只見江梅白於雪 韓淲澗泉集武林買蠟梅栽在園 移得西湖一種來小園已是十年栽輸香淺色霜風晚合與幽人子細開 澗上蠟梅香甚 照眼花枝是蠟梅香傳小樹為誰開弄陰欲雪山長瞑破曉終風水漫洄鳥語春聲喧候靜鴻飛寒影去還來數間敗屋浮橋外何苦無吟不舉杯 又詠蠟梅 家山蠟梅開歷歷水邊樹故園不可見胡能寫吟句隨風惜其姿破霧得其趣淋漓街一杯錯莫展數步不道緇塵中惱我尚况痼疾瞀良自佳但恐失平素香傳疑麝煤體弱豈金鑄我居小窻橫幽懷眇回互須安世 梅溪後編蠟梅花 香如江路晚風騰色似蜂房曉露凝姓蠟名梅俱是假世間多少墨成蠅 江梅蠟梅同賦 淡白輕黃著蜂跗截肪蒸栗玉肌膚品題道骨誰高下着莫清香似有無野服黃冠離世士縞裙瑶佩列仙儒

春風底處無紅紫誰肯衝寒到玉湖 詠蠟梅 枯蹤寒影變豐肌約爍冰肌染沁黃難免世人梔蠟議頗憑天骨蕙蘭香情知不作和羹計老才誰能弄粉粧却笑南枝心未死壽陽新額小紅裳 蔡九峯集造物無窮巧寒芳品更殊花腴真類假枝瘦嬾猶枯帝子明黃表宮人隱絳襦若論風韻別桃李亦為奴 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趙帥蠟梅 窻底閒尋斷續香貼金誰此想風裳漢姬嬾赴昭陽燕宮額塗成却覆腸 周益公大全集題黃纖就貫天機付與園林晚出枝詩老品題猶誤在紅梅木是獨開遲 曹彥約昌谷集和三十郎蠟梅 官黃新賜極恩榮花不同梅與共名頗謂寒中宜作伴想因開早更為先世間何物疑真蠟海上新來染碎璵體得自香天分好金塗銅切却崢嶸（袁絜齋集）金相玉質舊同科暗裏清香萬斛多絶俗風流寧不似調羹功用竟如何（楊冠卿客亭類稿）蠟梅四絶 避蜂辛苦事芳菲嚼藥偷香釀蜜脾還被東風巧妝拾又隨春色上南枝 枝上緗鍾萬顆垂凌寒傲視雪霜姿從今竦影暗香句不數西湖處士詩 塗黃不學漢宮粧一點檀心萬斛香嚼蠟我今忘世味看將花譜細平章 阿嬌歛處黃金屋洗盡鉛華見女粧香魂夜寒伴幽獨書燈相對吟胡床 周益升陽蠟後集蠟本花所作作花應更香日參無味禪不作有色

妝未知香山白何似江夏黃生今彼槩者難擅春風場（王邁齋中菴集）和立齋蠟梅韻 蠟花檀暈香如梅攙步入譜名京垓立齋形容消息大濃芳不受霜雪埋蹤影橫枝雖未足淡淡中色接光閒薰然不待詩料理詩人無奈清香催詩清香韻兩奇絶詩香相感從何來只緣人與花相似心香洒洒俱無埃坡公衣鉢何敢覬隨齋香酒非吾裁有時靜聽群兒讀繞樹日走數百迴仰頭生意已如此俯視百草方枯黃（虞儔尊白堂集）龍麝濃薰總不宜幽香細細忽聞時蜜脾懸磬無餘味鶴膝橫陳有老枝玉蘂檀心還得似蠟言脂貌有誰欺却疑不是人間物三嗅題詩與賦詩 再和 冰霜元不與花宜頓帖梅花亦後時庾嶺別來無驛使少林忽見有橫枝化工真幻知誰辨詩老題評豈我欺世味飽諳渾似蠟對花不飲謾賡詩 和萬舍人折贈蠟梅韻 問訊江梅意未回少林橫出不知栽爭先頼有園夫眼折贈空驚驛使來蹤影晴香爭是伴蠟言梔貌未須媒主人間說歸朝近且趁眉間喜色開（以日上報舍人除秩侍云）再和 蠟綴枝頭春未回緗羅休用剪刀栽直須浮蝶相攜去應有遊蜂錯認來暈紫檀心真似假嬌黃粧額自能媒年來世味渾如此嚼蘂吹香一笑開 再和 步遶名園日幾回司花着意巧能栽影蹤雅稱燈籠映（東坡詩有）

焯紙燈籠香細疑從酒面來（酒有蠟面）破白江梅羞月姤粘紅傒杏待春
媒何如新樣龍山種却在京都占早開　夜讀邵堯夫詩戲効其體再賦
蠟梅　紛紛蜂子競生涯每到花時趂放衙懸室盡將花作（去聲）蠟何人
鬣以蠟為花姑從凡卉論先後若此江梅有等差弄假像真真像假小兒
造物未須誇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賈主簿家蠟梅　臘月邊城風雨沙帶
香誰剪蠟梅花寒燈枉作江南夢春在墻東主簿家　小臺貯江蠟二梅
幽絕俱可喜作三絕　遮眼梅花不要多著人無復奈香何月明羞看銅
臺影矮樹斜枝憶短坡　吳娘鮮滴酥成蘂天女能融蠟作花付與詩人
說妍醜風流二士本同家　天上姮娥白玉肌蘂珠宮女鬭金衣相逢月
下渾無語笑指蓬壺作伴歸　乞蠟梅　老翁真是可憐人却覓花醫病
眼昏乞取蹤枝更蹤蘂莫論桃葉又桃根　臘盡冰消未見時春風應入
近南枝懸知老樹開花早苦恨幽人得句遲　臘月二十三日郡廳禱雪
夜宿齋房趙尉燈下送蠟梅　半昏燈火宿齋房驚見梅梢破蠟黃夜靜
月斜簾不捲步虛聲裏得花香　蠟梅六言三首　剪蠟枝橫隴月釀花
蜜滿蜂房誰遣凌寒枝上中含百和花香　雲佩風侵玉冷仙裳霧卷羅
黃家在蘂珠宮裏衣熏鶻尾爐香　桃花占上林薄蘭芷擅離騷經欲弔

花中遺逸聊尋世外林坰（此花香韻俱絕。而二書俱不載。故有花中遺逸之句。）再賦三首。孤根雅宜幽處空明宛似僧房我作蒲團燕坐時參
鼻觀清香　淺俗微嫌菊隱麤疎不愛葵黃花裏誰方高韻人中可比黃
香　移種定從天上世間那得此香白髮人應羞看鵝兒酒可爭嘗　蠟
梅大有生意　幽芳念初分厚地凍始裂耐寒憐孤根忍苦度尺雪誰持
萬金良起死醫寸藥伶俜初回姿荏苒似着葉灌木猶未成已與凡草別
平生冰玉交勝韻頗奇絕微風折輕黃香霧濕寒月柴几著氷壺餘芬散
清樾只有滿眼花想像疑可折感君分似意老味倍欣悅添我小窻春芳
意未衰歌盛德不可忘封殖寧敢闕　蠟梅一首　彼美青樓倡顏色豈
不好春風桃李花過雨堪一掃粲粲星冠女雲宮在三島霧帔卷黃羅披
風出雲表焚香禮夜壇香霧生杳眇恨無脂粉顏千金聘嫦娥劉郎竟不
來含嚬弄清曉誰憐傲霜枝照眼自明瞭永懷蘂宮姿微黃淡飛縹清蟾
耿寒枝與月自相惱真賞久未逢殘英惜空老　吳幾聖許分蠟梅栽二
首　林下幽姿惱殺人書來分我月黃昏杜陵老子堪憐許枉乞桃栽一
百根　越羅新學染宮黃不着紅藍一點粧移取綵衣歌舞樹莫教曉夢
怨餘香　執聖以三詩寄蠟梅栽次韻　寄將琢玉風前句剪送和香雪

後枝要識此花真面目細看無色畫中詩　釀蜜成花比似難移根深根
老來看豐肌弱骨須調護可怕寒梢白露團　慣見江邊雪樣梅此根常
恐自天來懸知老去醉中眼便是姚黃花嫩開李大隱先生集和同院蠟
梅　曾笑江妃粉面光化工端為拂嬌黃蜜脾旋滴明如剪宮額新塗暗
有香　應與群梅分氣味不同陶菊鬭輕狂捧心誰識西施病臨鑑深顰未
試粧　嶺梅開過已飄揚獨出奇姿淺淡黃綷蔕巧粘花蘂蜜緗羅輕熨
水沈香　光搖燭跋連宵賞色映鵝兒滯酒狂只恐壽陽公主惟蛾眉畫了
不成粧　瘦骨纖肌出眾芳嘉名聊占蜜脾黃黍酥亂點寒生粟春酒初
開凍發香事異代新矜屋潤巧同刻畫伴兒狂十年不見春風面依舊輕
輕薄薄粧　再賦蠟梅　不雜寒枝冰雪光蜜脾初點一分黃我時巧借
韓湘手到處濃薰荀令香東閣欲藏羞太白游蜂邂逅恍如狂艷陽時節
開桃李任學風流時世粧洪炎西渡集蠟梅　見江樓下蠟梅花香撲金
罇醉落霞獨倚東風如夢覺一枝春色別人家謝翺詩冷艷清香受雪知
雨中誰記蠟為衣蜜房做就花枝色留得寒蜂宿不歸韓元吉南㵎集蠟
梅二首　白壁黃金取意裁極知變態自江梅風流一樣香仍好共趁春
前蠟後開　未憾籬東染御黃天香特地剪蜂房應憐雪裏昭君怨洗盡

鉛華試佛粧衛宗武秋聲集次韻賦蠟梅　將到窮冬寂寞鄉誰知花事
未渠央寂憐剪蠟翻新樣却笑燒鉛作素粧　能向早梅前獨秀何妨秋
卉後纔香秪嫌一種開何晚直待東風為發揚劉習之方是閑集色異政
自貴香清未堪嗟蜜蜂擅造化幻作姚家花丰姿輕明體充實染透薔薇
綵晴日從稱紫篳黃檀心桃李依然是凡質　飲東屯庶姪家賦蠟梅和
陳簡齋韻　釋迦黃面禪可誇色想熏讀霜中葩不然安得白玉藥而乃
幻此黃金花信知造化真有法蜂擷釀蜜蜜釀蠟蠟凝花房豈不腴桃李漫
山焉可如繁枝摘索爍粟玉吟叟西郊信杖扶小須夜脫疎影掛明月是
蠟是花君自別崔敦詩舍人集和唐致遠蠟梅　萬木折冰雪千葩謝華
樸誰約金童仙衝寒下嚴風惱人風味深縷衣立隆冬旁有玉京子含香
笑相逢夜水吐玉龍月窻影相重詩情太牢落聊以二友供清標體黃裳
素姿掩凡容東君着意先羣英絕追蹤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和蠟梅詩
江邊一樹垂垂花酒盃曾覓黃公家誰敎五出作黃蠟六出休論為尤物
鼻端有毀儂自知群兒空誦詩人詩天公與花不與葉要遣孤芳作超絕
緬懷南徐江上山醉入梅花源中眠梅花亂落青鳥去大是天公送羣句
天公定不辜吾人蠟梅句法聊付君禪林僧兒學吳越煮菜從來滿齋鉢

姜特立梅山續藁百花結成蠟花香蠟不香如何此枝上似蠟更芬芳意彼百花魂結聚無所發英靈爲此花色香相假合虞姬死爲草舞動應樂節蜀主化杜鵑啼染枝頭血輪回有託化亦聞金仙說花月自有妖未易以理察爲知此花魂爲香不爲蠟　張紫微先生集朔風吹同雲萬木不敢芳黃衣何許仙窈窕來離房終期賞心會未恨冰雪鄉向來脂粉涴睥睨誰敢當宜於風露晨置在清淨箱更招能賦客苾芻詠奇香楚人意已踈已聞爲操章　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滿面宮粧淡淡黃絳紗封蠟貯幽香遥憐未識春消息已與一枝歛斷腸　徐安國西窻集次韻南澗先生蠟梅　曾鏁金縷書新裁非是江梅是蠟梅不憤南枝出奇早率先齊向雪中開　試將蝶粉較蜂黃未易差殊定出房幾露春前好消息寵惹徵軋漢宮粧　再用韻呈應祺　玉立花班獻所栽風流誰復讓官梅攙先已露含香意更作金蓮小樣開　金仙酣飲潑鵝黃睡起香毫遠洞房不待檀郎與吹粉等閒馳作道家粧　謝諸葛元亮送蠟梅　嬌額塗黃自淺深感時凝竚正關心樓鸞恰似知人意已與釵頭一寸金　謝諸葛元佐送蠟梅　多病維摩眼懶開不知春去幾時回花神得自能修敬故遣天香入寺來　見花知有蠟梅開欲聘夫何欲速回獨恨漢亭葛夫子不携詩酒與同來　喻良能香山集次韻李野夫蠟梅　娟色全勝柳孤標半似梅藥寒金粉膩香重靡嬌閒徐筆那能畫并刀未易裁扶頭中酒味安得一枝來　何澹小山雜著和聖製蠟梅（臣今月三日蒙恩賜對便殿玉音宣示蠟梅新製聖律高古願藻回春臣一介愚陋得誦宸章之妙實千載之榮遇謹昧死依韻和進二首伏乞萬機之暇略賜乙覽臣無任皇懼戰灼之至）　庾嶺天開一種芳金枝先到殿中央東皇爲作陽春倡壓倒千花萬卉香　不容紅白鬬芬芳色染薔薇照水央冷艶可供清燕賞日馳風軟暗傳香　曾協雲莊集小樹列仙質脩然道家裝雲帔掛淺絳鉢衣曳微黃清風一披拂芝蘭讓幽香老子專鼻觀此花巧相當就令困露雪肯受泥塗傷　題評得名字詩人借輝光雖無調鼎實不作時世粧　晁沖之具茨集和王立之蠟梅二首　茅簷竹塢兩幽奇岸磧（磧一作幘）尋花醉亦知崖蜜已成蜂去盡夜寒惟有露房垂　老去攀翻興益奇招携風月作新知但令春釀常如此百罰深盃亦倒垂　次韻江子我蠟梅　步繞穿花醉曉風翻枝摘葉興何窮他年上苑求佳種越白江紅掃地空　江城仍似錦城無半額輕黃笑越妹我亦少花如杜老含南爲乞兩三株（此花吳蜀所無）　樓攻媿先生集水仙蠟梅　二株巧笑出蘭房玉質檀姿各自芳品格

雅稱仙子態精神宜著道家黃宮妃謾妒凌波步漢殿徒翻半額粧一味真香清且絕明窻相對古冠裳　楊巽齋詩香蜜栽能分外工疎枝數點綴雛蜂嬌黃染就宮粧樣香暖尤宜愛日烘　姚西岩詩花簇柔枝疑蜜窠蒂含新藥似蜂房外無梅粧鉛華飾中有蘭心紫暈香　韓子蒼詩路入君家百步香隔簾初試漢宮粧只疑夢到昭陽殿一簇輕紅繞淡黃　吳泳詩若得西湖處士疑知何顏色到鵝兒清香全與江梅似只欠横斜照水枝　江湖集曾由基蜩蠟梅　孤芳不被雪霜欺占得南枝最崛奇氣骨不凡風韻少呂嚮初見退之詩　施智言蠟梅送東畎先生併寓探梅之意　澤國寒深未見梅東風何日到南枝玉堂應有新消息恐是人間未得知　程炎子題蠟梅　畫樓人醉燭高燒滴在寒枝蠟未消藥撚打驚金彈滑花懸驅雀綵鈴搖歌兒戲拍供檀板妝女輕裁貼翠翹酒揭黃封詩嚼淡時勻乳蜜過山腰　周端臣次韻勿齋蠟梅　不與南枝鬭粉光品題應合讓蘇黃馳成蜂蠟千葩秀散作龍涎數陣香立悟瞿曇真面目坐忘姑射舊梳粧好風吹墮檀心句白雪空驚寡和章　劉給事集雙成送我蠟梅花夜靜幽香自一家疑是素娥乘月下淡黃衣袂紫雲車　趙周臣滏水集淨安寺紫蠟梅　倩誰傳語主林神莫以時宜鬬斬新只是舊時黃面老而今見作紫金身　古瓶蠟梅　石冷銅腥苦未清瓦壺溫水照輕明土花碧暈龍紋澁燭淚痕踈鴈字橫未許功名歸鼎鼐且容風月入瓶罌嬌黃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草棘生　許棐梅屋集蠟梅江梅同瓶　苗裔元從庾嶺分兩般標致一般春淡粧西子呈嬌態黃面瞿曇現小身不羨腰金橫玉貴來尋嚼蠟飲冰人只愁花謝香狼藉桃李如何接後塵　張伯雨集蠟梅　商略羅浮水月鄉論資也合弟黃香蠟珠誰與僧虔戲綴作斜枝小鳳凰　曹橘林集和李支使蠟梅　纖葩點蠟未乾時好是黃蜂凍著枝若使無香似金雀詩人誰解琢雕爲　昨夜花神軋剪刀巧栽粟玉綴香苞此花不出人間世想見江梅價倍高　江湖續集武衍蠟梅二絕句　磬口檀心紫暈重叢香微淺嫩簾風照花休用添紅燭却怕輕明暖易馳　賦得姿容類土中悄枝宿葉入春風品題雖入江梅譜可惜名同韻不同　寓齋詩集雪盡南枝𨒪遞芳嫩苞摘索破輕黃宮衣新染薔薇露仙骨濃薰薝蔔香甘與松筠同晚節耻隨桃李競春光詩成娛媚人應笑未害平生識石腸　中州集趙伯成題蠟梅二首　凍蘂含香蠟點勻古來幽谷有佳人詩家只恐和羹晚不道紅梅別是春　冷艶疎香寂寞濱欲持何物向時人東風自是清狂手辨作竹籬茅舍春　韋珪詩金玉同盟破雪開清

香異色滿瑤臺不因蜜滓將花染安得蜂黃點額來（蒙齋詩）蠟梅三絶
蜂採群芳釀蜜房釀成猶作百花香化工却取蜂房蠟剪出寒梢色正黃
林下雖無傾國艷枝頭疑有返魂香新粧未肯隨時改猶是當年漢額
黃　寒菊已枯分正色春蘭未秀借幽香憑君折取簪霜鬢鮮與眉間一
樣黃　何應龍詩　晴日烘開小蜜房紫檀心裏認蜂黃一冬不被風吹落却
討江梅易斷腸　周邠汶陽集　覺花偏倩織人尋殘雪偷春上林林山岸有
誰先得見冷香疎亞辟寒金　李石方舟集　軟條蠟梅　南衛柔軟北叢烘稿
碧霜青各立林但得東皇均一笑黃梅吹綻白吹酥　蠟梅四首　黃昏
澹霜晴風健香骨透煉金呈赤心（山引潛孤叟）莫學卧愁花嬌黃嫩粉
顏仙官道家粧靜處立標格　霜林作嬾刷成衣只道花多綠葉稀辛苦
為伦成蜜後蠟蜂猶自趁花飛　一株坐斷寶花臺冰雪光中眼倦開無
事暗香浮鼻觀思量也自識花來　李龔集句　絶無聲色動凡情（林逋）香比
江梅分外清（洪覺範）欲問此根何處得（石湖）游蜂多思近經營（錢遇之）陳
畢萬集句蠟梅　黃露滿衣濕（陳去非）花非利素紋（洪覺）香飄風外別（山
棠）金蓓鎖春寒（山谷）檀心自成暈（東坡）別作一家春（后山）色染薔薇露（山
谷）排枝巧鬪新（韓昫）風格高奇是蠟梅（王履道）去年不見蠟梅開（晁無咎）

憶伊細把香英認（黃叔原）不染春風一點埃（王旦）忍看輕黃綴雪枝（晁無
咎）韜藏絶色有誰知（趙世長）風流不與江梅共（呂居仁）香似江梅開不遲（
山谷）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謝王巨川惠蠟梅因用其韻　雪裏氷枝破
冷金前村籬落暗香侵令人多謝王公子分惠幽芳寄好音　蠟梅二首
越嶺仙姿迥異常洞庭春染六銖裳枝橫碧玉天然瘦蕾破黃金分外香
反笑素英渾淡抹却嫌紅艷太濃粧臨風浥此薔薇露醉墨淋漓寄渺茫
氷姿夢裏慕姚黃滴蠟凝酥別樣粧生妬白紅太濃淡懶施朱粉自芬
芳寒英深染薔薇露冷艷微熏篤耨香受用清絶恣吟逸惜花一念未全
忘　郝經陵川集奉和詳議叔蠟梅之什　蠟顆含春色更嬌物窮宜着點
枯條日融蜂翅黃將破雪壓檀心紫欲消驛使最憐和竹把野人不惜並
新燒何當走馬與南道管領東風玉燭調　薰思學百花詩集蠟梅　此花
出京洛間顆撚蠟而成令在在有之此梅經接花踈雖盛開花常半含名
磬口梅最先開色深黃花容香穠名檀香梅極清芬後山云不施千點白
別作一家春　剛條簇簇凍蠅封勁葉將零傲此冬磬口種奇英可嚼檀
心香烈蒂初鎔根休陽地春風透稜倚晴窻日氣濃一樣黃昏踈影處懸知水月不
相容　張翥蛻庵集李先約餉蠟梅并詩用韻答之　空谷佳人縞袂單淡

黃衫薄說春寒色欺隱者山中桂香逼騷壇晚內蘭蔦吐粟金粧處巧蜂
留蜜滓煉來乾數枝乞與吟窻供溫水銅瓶自插看（陳方庵）詩　瓊仙終日卧
含章不記醒來隨額黃飛下蕊珠蜂翅穩釀成花髓蜜脾香誰憐松月傷
春思自愛蘭雲說晚粧世味豈堪重細嚼為君還醉軟金觴（舒岳祥閬風
集）蠟梅詠（正月）蜜蜂數日不出衙將謂凍殺無生涯今朝起看後園
樹總將蜜蠟街為花香作蜜香色蠟色花瓣分明是蜂翼不是巢頭乾死
螢不是營營蠅止棘朝陽熠熠泛崇光黃露溶溶蜜滿房柴梢不入嬋娟
隊道韻偏宜冷淡裝與梅同時喚作梅風味甚似枝葩非若將形色定品
格何得江珧比荔枝（盧疎齋集）一滴春風萬斛香玉仙初試滿金裳遥知
林下羅浮月不照花中嫵媚娘（姚牧菴集）次齊彥提刑和余肖齋蠟梅詩
韻　閑辯湘中巖桂樹晝戰凝香正風露此時清趣肝膈橫遥應半歲猶
朝暮移節南陽但芽屋低雜邑人三百戶冠雖觸邪心解角公論非我出
先覺化行仁厚到生蟲戢之未忍那肯啄定國治獄民不冤安有六月飛
霜窟蓑萋碧草春風芽相逢官路黃柳花繡衣驄馬未出宿先聲已過河
干沙東西百里不易見況使南北千里耶又聞不避南陽詬官舍盡室無
一後已遣魚軒還潞水但畏兒童瘦生脛又知是耶多此疾賢如元凱終

不宥蹇我白頭學詩遲佳句求法將軍歸伻來一月再惠寄無乃有意幸
教之我雖不作能知詩評君一語君莫嗤古人後生不是過百泉梅花更
奇作爲終用筆愈精緊餘子工夫無許大東鄰好事有肖齋併取歸家玩
行坐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　鏡裏素娥容貌改鉛華淨洗試新妝纖穠微
沁蜂鬚容踈蘂中凝麝髓香苒苒仙姿含淡白盈盈宮粉帶輕香先迎臘
雪留孤迹獨倚春風壓衆芳（全芳備祖）李方舟（卜算子）密葉蠟蜂房花下
頻來往不知辛苦為誰甜山月梅花上　王質紫金衣香雪隨風蕩人間
喚作返魂梅仍是蜂兒樣　宋王十朋梅溪集十八香　蠟換梅姿天然香
韻初非俗蝶馳蜂逐蜜在花梢熟　岩壑深藏幾載甘幽獨因坡谷一標
題目高價掀蘭菊　費時舉詞（驀山溪）黃苞初綻誰向南寄天賦與清香笑
紅顏呈妖逞媚低垂花面不與衆爭妍春尚未先舉卉獨稟中央氣　何
須施巧點綴芳叢衆只恐蜻尋香誤蜂兒歸來故壘玉蠟螺處金釧色相
宜朔風寒空雪墜痛賞休辭醉　又　梅梢破萼已見春心了別有淡容
儀又不與嫣然同笑東方剪蠟臺作鬧鵝兒氷未泮水猶寒散在千秋表
輕衢小悄行盡荒山道一點麝臍香惱着人多多少少月斜門掩銷黯怕
黃昏清影亂翠幃深且喜歸來早　又　小山蒼翠竹影橫窻半青縷斷

熏鐘覺身居風臺月觀清香相近誰爲植幽叢金作蓓蠟成花尚帶鵝黃淺　漢宮半額未許人間見不比嶺頭梅開無因天髙水遠宜烟宜雨淡淡一枝春　乘好興綴新詩只恐水生硯　又　江南春信已過長安路柳眼尚貪眠又爭知先傳春去東風漏泄休更譂垂楊深雪裏一枝開誰占先春處　當時馬上回首曾凝顧水淺月黃昏倚瓊枝誰家亭戶一聲羌管遺恨到如今憑欄處賞花時莫使花輕負洪忠宣公鄱陽集（蠟梅香）耐文芳馨擬將蜂蠟龍涎亞化工栽下風韻勝如畫鼻觀時通頻減沉檀價思量也夢遊吳野憑仗神爲馬馮縉雲先生集（點絳脣）點酥點蠟憑君儘做風流骨漢家舊樣宮粧額添落人間真箇沒人識佳人誤撚龍香□一枝初向烟林得被花惹起愁難說恰恨西窗酒醒烏啼月韓淲澗泉集蠟梅春　一朶梅花百和香淺色春風別樣宮粧西湖衣鉢更難忘雪意江天渾斷人腸　清夜橫斜燭影窗籠得相思魂夢悠揚玉溪山外水雲鄉芳含蹤離不換金章　玉蠟梅枝　閒尋杯酒清翻曲語相與送殘冬天地推移古今興替斯道豈雷同　明牕玉蠟梅枝好人情淡物華濃箇樣風光別般滋味無夢聽飛鴻李端叔姑溪集（醜奴兒）謝人寄蠟梅　春風似有燈前約先報佳期點綴相宜天氣猶寒蝶未知　嫩黃染就蜂鬚巧香

壓團枝淡注仙衣方士臨門未起時吳師孟詞錦里陽和看萬木凋時早梅獨秀珎館瓊樓畔正絳趺初吐穠華將茂國艷天葩真淡佇雪肌清瘦似廣寒宮鉛華未御自然粧就　凝睇倚朱欄噴清香暗度易暈襟袖好與花爲主宜秉燭頻觀泛湘酎莫待南枝隨樂府新聲吹後對賞心人良辰好景須信難偶俞明仲詞曉日初長正錦里輕陰小寒天氣未報春消息早瘦梅先發淺苞纖蘂搵玉匀香天賦與風流標致問隴頭人音容萬里待憑誰寄　一樣曉粧新倚朱樓凝盼素袂如墜映月臨風處度鬟聲羌管愁生鄉思電轉光陰須信道飄零容易且頻歡賞柔芳正好滿瞽同醉　又　愛日初長正園林纔見萬木凋黃檻外朝來已見數枝復欲掩映田廊賜與東皇付芳信粧點江鄉想玉樓中誰家艷質試學新粧　桃李苦尋芳縱成蹊豈能似恁清香素艷妖饒應是晝夜曾與明月添光瑞雪氷霜渾疑是粉蝶輕狂待拼吟賞休聽畫樓橫管悲傷虞儔尊白堂集（滿庭芳）色染鶯黃枝横鶴瘦玉奴蟬蛻花間鉛華不御慵態儘歌鬟冷淡瑣窗煙霧乘清供瑩爾怡顏狂蜂蝶還須歛衽何得傍髙閒　西山招隱處寒雲繚繞流水回環念風前綽約雪後清孱別是儀標道韻應羞對舞袖弓彎憐真賞今宵歸夢一餉許躋攀劉克莊詞園林蕭索亭臺寂靜萬

木皆凍凋傷曉來初見一品蠟梅芳疑是黃酥點綴超群卉獨占中央堪開竅檀心紫蘂清雅噴幽香　華堂惟曾處陶陶共賞相勸瑤觴遲風流開早不畏嚴霜才子佳人属意裡新句吟詠詩章歌筵罷醺醺歸去蟾影照回廊　瑞鷓鴣　漢宮鉛粉淨無痕蠟點寒梢水伴村忍犯氷霜欺竹柏肯同雪月弔蘭孫　騷人詠去清詩健驛使傳來舊興存病眼渾疑春思早一枝聊決畫圖昏　蠟點梅花　柳未回青蘭未芽誰知此物在君家綠窗借得春先手黃蠟吹成耐凍花　永巖暗熏香鬢鬟山蜂誤認影橫斜憑君說與徐熙道翰墨從今不足誇　張孝祥詞（風入松）玉妃孤艷照氷霜初試道家粧素衣嫌怕妲娥妬染成宮樣鵝黃宮額嬌塗飛燕縷金愁立秋娘　湘羅百濯盛香囊寒露綴瓊芳薔薇水離檀心紫蘭金薰染濃香萼綠輕移雲襪華清低舞霓裳　葛郯詞（洞仙歌）丹青明試霜着誰家樹滿眼風光向誰許送寒鴉萬點流水孤村歸來晚月影三人夜舞　金英秋已老蠟綴寒葩空裏時聞暗香度任一枝瓶小數點欽寒佳人笑飲畫床頭玉露香窗綃紅日上三竿把蝶影梢空在花深處　趙東文詞（滿江紅）上清宮蠟梅傑觀雄樓相照映此花幽獨誰解識蘂珠仙子道家裝束蠟蔕紫苞融燭淚檀心淺暈團金粟漸蜂兒展翅上南枝風掀綠落落伴

湖心玉蕭蕭映壇邊竹記月痕曾上小欄干曲輸與能詩潘道士夢爲蝴蝶花開宿向夜深霜重不勝寒騎黃鵠梅苑詞權無染（南歌子）照水金蓮小披風寶麝浮雪中開占百花頭一味蕭蕭洒洒自風流　病態含春瘦芳魂傍月愁輕煙微雨更清幽還莫姚黃相並也應羞　又　一點檀心紫千重粉翅光薔薇水浸淡鵝黃別是一般風韻斷人腸　有艷難欺雪無花可比香尋思無計與幽芳除是玉人清瘦道家粧孔虔度詞（鷓鴣天）却月凌風度雪清何郎高詠照光明一枝弄碧傳幽信半顆塗黃拾晚榮　春思淡暗香輕江南冷雨若爲情猶勝遠隔瀟湘水忽到窗前夢不成　又　別得東皇造化恩黛銷鉛淺自天真趾隨庾嶺花爭白疑是東離菊返魂　風淡淡月盈盈麝媒沉馥動狐根寒蟬冷蝶知何處惟有蜂房不待春邵叔齊詞不比江梅粉作華天香肯並俗香誇高懸蠟蓓蜂房蜜遍掛金鐘鴈字斜　侵月影上窗紗中央顏色自仙家玉人揷向烏雲髻渾似靈犀正透花王澤民詞（踏莎行）栗玉玲瓏理酥浮動芳蹤染得胭脂重風前蘭麝作香寒枝頭烟雪和春凍　蜂翅初開蜜房香弄佳人寒曉愁如夢鵝黃衫子茜羅裙風流不與江梅共李子召花萼詞（西江月）可是江梅開晚從教蠟雪來遲此花清絕勝南枝攙過春風第一　雖蠟女工開

巧塗黃漢額偏宜腮相倚並開時認取東君深意（洪覺範詞）（西江月）黃蠟誰將點綴紅膏不許施粧孤根來自水雲鄉風味天然醞釀　看取玉奴呵手摘來珠露霑裳翠鬓斜插一枝香似簇蜂兒頭上　又　萬木經霜凍折孤根獨報春來前村雪裏一枝開將換月華光綵　一點唇紅不褪粧如傅粉皚皚和羹端自稟天才終日庖人鼎鼐（韓元吉南澗集）（菩薩蠻）江南雪裏花如玉風流越樣新裝束恰恰縷金裳濃熏百和香分明籬菊艷却作粧梅面無處索君何一枝春更多（李士衆詞）（菩薩蠻）況刻蠟工夫巧蜜脾鏤碎金鍾小別是一般香解教人斷腸　冰霜相與瘦清在江梅右念我忍寒來恰君特地開（洪忠宣公詞）和蠟梅（減字木蘭花）蜂房餘液窩就南枝凌正色折餘無芳點綴如生秘暗香壽陽粧樣纖手拈來簪髻上恍若還家暫覩真花壓百花（葉少蘊詞）（減字木蘭花）鵝黃初吐無數蜂兒飛不去別有香風不與南枝鬭淺紅憑誰折取擬把蠻牋分付與碧玉搔頭淡淡霓裳人倚樓　又　園林寂槁一品梅花開太早紫藥擅心獨占中央色似金幽香清遠對景開樽同賞歡雅稱仙姿莫是多情染相思（馬古洲詞）（十拍子）點綴莫窺天巧名稱却道人為香搵蜜脾分我點色映烏雲倚一枝迷看倒遶遲　映水不嫌蹤影嬌春也自同時紅樹落殘

風乍暖塞管聲長曉更催此花知不知（浪淘沙）嬌額尚塗黃不入時粧十分輕脆柰風霜幾度細腰尋得蜜錯認蜂房　東閣久淒涼江路悠長休將顏色較芬芳無柰世間真若偽賴有幽香（吳夢窗詞）（天香）蟬葉粘霜蠅苞緘凍生香遠帶風峭嶺上寒多溪頭月冷枝北瘦枝南小玉奴有姊先占立墻陰春蚤初試宮黃淡泊偷分壽陽纖巧　銀燭淚珠未晚酒鍾慳貯愁多少記得短亭歸馬暮衙蜂鬧荳蔻釵頭恨裏但恨望天涯歲華老遠信難封吳雲雁杳（葉石林詞）（千秋歲）曉煙溪畔曾記東風面化工更與且裁剪額黃明艷粉不共妖紅軟凝露臉多情正似當時見　誰向滄波岸特地移開館情一縷愁千點煩君覓妙語為我催清燕須細看紛紛亂蘂空凡艷李易安詞（玉樓春）蠟梅先報東君信清似龍涎香得潤黃輕不肯整齊開此着江梅仍更韻　纖枝瘦綠天生嫩可惜輕寒摧損劉郎只解悮桃花惆悵今年春又盡（廖舜卿詞）（獨脚令）蕙子蘭孫小樣兒化工盛就寄南枝笑他蘭蕙雖韻帶輕肥　香韻紫檀和露重色攢黃蠟界金徽有人瀟灑插向鬓邊宜又誰到花房採蜜脾剪成黃蠟小花兒恩嬌來粉不肯肖青枝　擅吐暗香關許韻月移芳影雪生肌不妨花蘂羞苗儘教吹王履道詞（蝶戀花）剪蠟成梅無着意黃色濃濃對華看粧綴百和

薰肌香旎旎仙裳衣洒薔薇水　雪徑相逢人半醉手折低枝擁髻雲爭翠鬟蘂撚枝無限思玉真未洒梨花淚（王通叟詞）（浣溪沙）蜜室蜂房別有香臘前偏會洩春光凝竚清容何所以笑姚黃　蠟蛀金鍾誠得意風飄氣味壓羣芳不似壽陽誇粉面道家裝（桃源憶故人）寒苞初吐黃金瑩色染薔薇猶嫩枝上紫檀香噴洒落饒風韻　南枝一種同春信何事不快朱粉自稱霓裳孤令怨感宮腰恨鄭宣撫詞（一剪梅）漢粉重番內樣粧新染水肌淺淺鶯黃廣寒宮迴阻歸期襟袖空餘點淡香　江路遙遙楚塞長夢裏題詩欲寄將覺來斜月又沈西一點檀心半染微霜王晉卿詞（花心動）春欲來時看雪裏新梅品流珎絕氣韻楚江顏色中央數朶巧鎔香蠟嫩苞珠淚圓金燭嬌腮潤蜂房微缺畫欄悄佳人道粧醉吟風月　淡白輕紅謾說算何事東君用心偏別賦與異姿添與清香甚向苦寒時節但教開後金鐏滿休惆悵落時歌闋斷腸也繁枝為誰贈折張子野詞（漢宮春）紅粉苔墻透新春信息梅粉先芳奇葩異卉漢家宮額塗黃何人鬪巧運紫檀剪出蜂房應為是中央正色東君別與清香　仙姿自稱霓裳更孤標俊格排雪凌霜黃昏院落為誰家解羅囊銀瓶注水浸數枝小閣幽窗春睡起纖條在手厭厭宿酒殘粧趙明發詞（好事近）雪裏曉

寒濃色見蠟梅初折應是月娥仙掛與嬌蒐香蒐　玉人挨鬢一枝斜不忍更多摘酒面暗沉蹤影照鵝兒顏色　又　瀟洒點蹤叢渾似蜜房雕刻不受艷粧濃粉借嬌黃一拂　有情常恁早相逢須信微尤物已是惱人風韻更芝蘭香骨　又　造化有深功綴就梢頭黃蠟剪刻翻成新樣與江梅殊別　半開微露紫檀心瀟洒對風月素手偏宜折取向烏雲斜插　又　剪蠟綴寒條標韻自然奇絕不待隴頭春信喜一枝先折　壽陽粧鑑曉初開殘抉若飛雪何似嫩黃新蘂映眉心嬌月周竹坡老人詞調人分似蠟梅一枝　香蠟染宮黃不屬世間風月分我照寒金蘂伴小窗愁絕　高標獨步本無双一枝為誰折壓盡半春桃李任滿山如雪趙彥端介菴集一種歲前春誰辨額黃腮白風意只吟羣木與此花俯別此花佳處似佳人高情帶詩格君與歲寒相許有芳心難結　又　朱戶閑東風春在小紅纖雪門外未寒猶暖惟有花堪折　梨花菊葉不相饒嬌黃帶輕白莫厭醉歌相惱是中原鄉客張仲舉蛻菴集（小[illegible]吟）鄭蘭玉賦蠟梅工甚予拾其遺意補之　玉人梔貌堪憐曉粧一洗鉛華盡此花應是菊分顏色梅分風韻　蜂點酥口攢金蕊心凝檀粉甚女真染就仙衣絕勝蜂兒重鵝兒嫩　說與玉龍莫品怕宮波一般流恨故人堪寄折

枝代取江南春信沉水全薰蘗綠蜜緞額黃深筆作吳姬未識是花是蠟笑儇入閒（張西岩集賀新郎）余家古瓶蠟梅忽聞清香可愛賞之范石湖梅譜乃宿葉而佳者也且云素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小詩而已在簡齋餘作且勿論偶不及東坡長句何耶因以樂府賀新郎見意　不受鉛朱汙閒嬌黃當初著甚染成如許便做釆從真蠟國特地朝勻暮注也無此宮粧風度長記方壺春半貯只蕭然儘麗入情苦誰更望暗香吐　爲渠細撿梅花譜以芳馨與梅相近故梅名汝底是石湖堪惟處說道涪翁曾賦還忘却東坡佳句從被二仙題評了到而今傲然吟詩似吾試與下斯語

狗蠅梅　**磬口梅**　**檀香梅**（並詳前蠟梅下）

藏梅法（食經）蜀中藏梅法　取梅極大者剝皮陰乾勿令得風經二宿去鹽汁內蜜中月許更易蜜經年如新也溫革瑣碎錄藏桃梅之類隔年如新法於竹林中擇一大竹截去留五尺通置果於竹中以蒻封泥塗之

鹽梅（書說命）若作和羹爾惟鹽梅（注羹非鹽梅不和。然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書林事類唐于志寧跡　明君馭曆當俟獻替之臣聖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

欲水火相濟（皆盡）鹽梅不適羹棄不食否鮮曰鹽梅不適性有傾也（注羹雖美。鹹酸不適。則見棄于鄉美。性情不測。則有害。）唐仲友說齋集賀施樞參啓　醯醢鹽梅正資謀王體而斷國論舟楫霖雨行將救歲旱而濟巨川李曾可齋集通制置啓　銘彝鼎銘旂常已書勳於盟府作鹽梅作舟楫佇正位於宰廷何幸幺微獲奉奔走方澄孫綱錦小蒐衆口一酸調佳處在味外忽使水火爭誰令居鼎鼐山陰章珪集熱波翻雪子青青鼎鼐同登要適均何代無賢如傅說大羹不和味尤真陳秋崖集留忠齋丞旨南歸家寄廣香鹽梅作別　渴心火生塵鼻孔徒遼天宣意留夫子脩書念膻僊奇香清垢衣鹽梅止饞涎氣味憶吾土安得隨歸鞭

烏梅（農桑輯要）作烏梅法以梅子核初成時摘取籠盛於突上熏之令乾即成宜入藥不任調鼎溫革瑣碎錄烏梅去核一升以釅醋五升浸一夜日曝乾搗為末欲食以少許入水中成醋味又麋脂不可合梅李實食羊肝不可合烏梅白梅及椒食齊民要術作烏梅欲令不蠹法濃燒穰以湯沃之取汁以梅投之使澤乃出蒸之食經諸品烏梅大者三十枚湯煑爛去核同汁攪勻粗布扭去滓為膏子沙糖鬆者一斤入湯一挑泡化同乾松蒼香葉各一錢熬成膏濾去扭淨生姜自然汁一盞　右將烏梅糖姜汁同和勻用砂石器熬成稠膏子然後入檀桂腦麝末各半兩同拎入淨磁器收貯點服不若去糖用蜜者尤妙唐書蕭倣為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廚取之倣知而令還之促買於市太平廣記廣陵男子每見馬矢即取食自云嘗為人飼馬馬惰不能夜起其主見槽中無草督責之乃取烏梅飼馬馬齒楚不能食竟死後病見馬矢輒流涎欲食食之與烏梅同味了無穢氣神異經北荒石湖有橫公魚夜化為人煑之不死以烏梅二七煑之即熟可已邪病

白梅（三山志）福州懷安侯官鄉戶園林種至千萬株鹽曝者為白梅焙乾者為烏梅運至江浙齊民要術作白梅法　梅子酸核初成時摘取夜以鹽汁漬之晝則日曝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調鼎和虀所在多入也（山居備用云梅本用調羹鮓肉味皆用之）

韻梅　是齋售用韻梅法　梅子壹百箇揀黃嫩者沸湯略焯過鹽壹兩薑一斤細研新椒肆兩甘草肆兩剉細　右一處拌和日中曬乾臨乾時捻破梅子團諸料物在面上別用薑絲肆兩勻糝入瓶以乾為度

對金梅　是齋售用對金梅法　每黃梅子壹百箇鹽淹透取出曬壹日用砂糖一斤蜜半斤鋪薑絲一重梅一重糖一重勻鋪了煎醋一大盞入瓶內用綿紮口曬半月熟薑絲看多少用

十香梅　是齋售用十香梅法　青梅十斤核未甚硬者十字劈作四片入鹽壹斤糖三斤薑絲一斤椒貳兩一處淹拌勻日曬頻攪拌至汁盡不得令極乾再用縮砂仁桂各一兩甘草二兩三味為細末入淹梅一處拌勻入磁器收之香藥末可入又收不得要蛀不若只收曬乾糖梅坯旋入香藥

紫蘇梅　是齋售用紫蘇梅法　黃梅一百箇無損者沸湯略焯過紫蘇葉一斤細切甘草二兩細剉鹽二兩新椒二兩　右一處拌勻用梅滷一挑日中曬臨乾時捻破梅子團諸料物在面上以乾為度

荔枝梅　是齋售用荔枝梅法　青脆梅一百箇去皮用竹針徧劉眼子數十箇鹽半盞淹一宿次日用小刀子取去核煎沸湯令冷洗過入淺鉢內將糖二斤切碎拌勻於糠火上慢煙熏候乾取出日曬新瓶收永不壞

蜜煎梅　溫革瑣碎錄蜜煎梅法　黃梅子不破者一百箇鹽二兩於沙盆內略擦勻後一夕取出曬半乾煉蜜浸曬如蜜酸又換候甜為度入瓶緊閉

蜜漬梅花　家清供蜜漬梅花　楊誠齋詩云　甕澄雪水釀春寒蜜點梅花帶露餐句裏略無煙火

氣更教誰上少陵壇剝白梅肉少許浸雪水以梅花溫釀之露一宿取出釜漬之可薦酒較之敲雪煎茶風味不殊也

替核釀梅（山居備用）替核釀梅用木瓜三十箇去皮蘇荸半斤菖蒲四兩細切用鹽二兩醃一宿曬乾別用沙糖一斤半蜜半斤桂末半兩甘草末一兩縮砂末一分拌和蒸三兩次令爛攪勻別以大黃梅三百箇同鹽三兩盆內擦軟日曬半乾去核以木瓜等實梅皮中慢火略焙燥日入器收之

糖松梅（沉梧忌懷錄）糖松梅用新松子一百箇大青梅一百箇洗控乾置銀器內一重松子一重梅次第安著以糯米一合細研入水四椀用炭火煮約水耗一半不得抄待停冷一宿方傾出酸水。又以四椀水再煮約耗一半再傾出酸水入乾糖一斤半混糖一斤半煮熟為度放冷以新甆瓶收須是乾淨如久後味酸再入乾糖斤半同煮青梅未黃酸硬者佳此時松房已如梅栗或若豆亦不妨或至細者尤好但以三二枚當一枚可也其味頗殊但經久即爛

糖脆梅（山居備用）糖脆梅用青梅一百箇畫成路路兒將熟冷醋浸沒一宿取出控乾別用熟醋調沙糖一斤半浸沒入新瓶內以箬葉扎口仍用桃寶藏在地中深一二尺用泥土蓋過白露節取出換糖浸

糖椒梅（山居備用）糖椒梅用黃梅大者不拘多少搥破核未搥以前先以鹽淹一日鋪梅一層入沙糖用椒生薑絲一層重重鋪罐內八分以物蓋覆蒸一遍再用生絹覆罐口曬十日可供曬時先用些椒葉鋪在梅肉上

解酒楚梅（山居備用解酒）楚梅梅子選肥壯微着紅臉者輕手摘下勿令稍損每一百顆以鹽汁三四椀浸過兩宿漉出控乾別以鹽花一百錢重滾湯泡悶濟紙隔取清汁寬浸日中曬之後鹽汁凝霜乃熟極能醒酒

造化梅（山居備用）造化梅用五月間半熟青黃梅三斤用糖一斤半鹽一兩半欲滿甕則梅九斤糖四斤半鹽四兩半先將鹽糖打和勻一層梅一層糖鋪入沙糖甕內上用烏盞一隻或覆或仰防水入甕緊包甕口用石灰泥頭勿使有縫隙安向陽屋上。任雨打日曬直至九月間收用甘味酸甜頗有風韻每層更着龍腦薄荷一層尤妙

糟藏梅（山居備用）糟藏梅用青梅杏一斗好者先以鹽水於銅器中醃三日。去鹽水控乾糟三斤鹽一斤稀煮粟米粥攪和候冷入瓶醃之以石灰泥頭勿令近水可經冬道僧利諭做糟梅小滿前用二綠凡糟同和

醃姜梅（僧道利諭）用梅子不犯生水先用石灰一升好鍋灰二升和以沸湯淋灰水浸一日夜撈出陰乾每梅子一斗用鹽二斤就滲梅子醎水自出勤拌動醃約半月撈出梅子曬一二日入器為鹽梅多採牽牛郎花剪除白蒂存紅花瓣或採急性子紅花瓣亦得於元醃梅子水內浸却將杜前生姜擦去皮用蔴布拭乾入鹽花水內醃透心紅帶漿水收却撈出花瓣研爛用砂糖水和炒麵印脫諸般花樣餅子將賓餘剩鹽梅水調美用

椒梅（山居備用）椒梅用黃梅一百箇為率用瓷硝少許渾過漉出控乾搥碎入生薑絲半斤甘草四兩去目川椒一兩磁盆拌勻。又入炒鹽半斤同製如欲作梅湯曬放稀如欲作餅子曬放乾曬時兩三日攪一次。（一方用薑絲一斤）椒梅湯煎用杏梅一斤水淘過兩次用蜜一斤椒二百粒醋半升將蜜煉過下入梅椒醋同煎椒軟為度計為渴水

湯綻梅（山家清供）湯綻梅十月後用竹刀取欲開梅蘂上下蘸以蠟投蜜缶中夏月以熟湯就盞泡之花即綻香可愛也

槃梅（爾雅郭璞注）机樹狀似梅如脂頭赤色似小柰可食（机者杏槃音計邢昺疏釋曰机一名槃梅）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illegible]
書寫儒士臣王[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林民貞
臣董子諭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二　八灰

梅

墨梅

墨梅畫評衡州花光山長老工畫墨梅山谷就以花光呼之嘗嘆曰花光長老得墨梅三昧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無香耳范石湖梅譜（後序）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怪奇者為貴其新接稚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揚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做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評之者余故附之譜後許景迂野雪行卷湯叔雅臨海士人工畫墨梅名繼江西楊補之年八十餘乃卒無子有女能傳其業筆力差不及其父而嫵媚過之古今事通程史楊補之號逃禪老人作墨梅祖花光有進其梅者禁中曰村梅因自題準敕村梅後捷仰山神極寶之借觀信息不還輒見變怪而取之趙宗英隱甄掃

梅有云枝不對生花不並發一俯一仰枝梢向上寫竹有云別一迸二攢三聚四雖遠妙不以言傳少資初學（東南記聞）單路公煒字炳文京師人後居沅州書法有所傳授以任為右階吉水郭敬叔與番陽姜堯章皆師焉單云光章得吾骨敬叔得吾肉單又自畫梅作一絕與敬叔云蘭亭一入昭陵後筆法于今未易回誰識定齋（單自號）三昧筆又傳壁圻到江梅其風致可見尚憶敬叔龍虎山志高士梅希仙時江人工詩善畫墨梅忽一日庭前梅花盛開希仙索紙筆竟無所書大笑而化

王冕梅譜原始　夫梅始自花光仁老宋朝哲宗時僧住衡山花光寺老僧酷愛梅唯所居方丈室邊亦植數本每花發時輒床據於其下吟詠終日人莫能知其意月夜未寢見疎影橫於其紙窗蕭然可愛遂以筆戲摹其影之晨視之殊有月夜之思因此學畫而得其無諍三昧名播於世山谷道人嘆之曰如嫩寒清曉行孤山籬落間但祇欠香耳士大夫有請數筆而未得之者有不求而自與之者老僧畫時必先焚香默坐禪定意靜就一掃而成人或難戲之曰昔予獻好竹師何獨於梅乎老僧正色曰真趣安許輕薄子所知耶問者悚然老僧之所傳五六人獨補之精通妙理逃禪居士是也老僧有一千二百餘本傳於世臨終作披風洩露寄山谷

謂
撒
慘
花
妙
酒
無
而
奴
水
矣
處
如
要
假
十
枯
梅
亦
書
拆
丁
須
欲
靜

中
出
書
清
潔
欲

十柄𣏌尾鶴膝海棠鷹爪荊棘等梢勢要條先俱分左右且如弓梢斜上橫來一梢謂之絃梢兩邊小梢謂之箭此弓梢也鹿角朝上多用梢幹相朝是也蜂腰梢頭尾分枝是也鶴膝梢一上一下是也雖空而發是也斗柄梢象斗發枝多向左邊是也鼠尾斜上發枝出下帶直是也鷹爪梢乃短梢就曲分枝是也海棠無荊棘梢無萼其餘小梢視一時之興自有妙處不能備述也花開五出各以名興萌芽椰眼麥眼椒眼蝦眼蓓蕾正為古老背為枯髏骷髏孩兒頭女子面丫頭底唇兎唇傀儡蜂兒蝴蝶仙人捧鏡狀元結巾泥露頂雪吹香正背偏則向陽正半半背正偏陰陽臨風側向照水粉蘂弄香攢三簇四或上或下正開花蘂各須分曉繁而不亂有前有後此述梅之真趣盡矣後學君子當熟玩之何患不成縱橫自然故述此以助好事者云　掃梅十要　一要得意下筆二要水墨濃淡三要枝分左右四要構斜上下五要老嫩相兼六要下筆不填七要有花無花八要花分跡密九要枝分女字十要十字藏花胡仲申集少梅賦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寘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兮馳余思乎琛之圃君有人兮獨立乎千古氷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以消搖兮貞姱節

而不可拔恍頹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飛龍以超忽情惝怳以搖曳兮氣漫汗而揮霍歛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繼之雨雹撫陽闔與喬如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既猶兮眷瑤華其何異覩嬋娟而淩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沖和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拆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珠兮其機孔神服貞白以自嘉兮今胡為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逐臭也豫章不辨兮楞中繩墨棄厥簡籍兮天蓮以為直憫眾兮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佩纕而弗勝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鼎以進帝鳴呼勗哉兮保茲令美世莫諒其眞兮尚識其似歐陽守道巽齋集題郭靖翁梅圖　郭靖翁寄示予梅圖予展玩日薄晚矣入夜寒甚索一二句題圖後未得置之就枕夢一丈夫潔白清峭服如其容方獨立予揖之慨然謂予曰予適有思當就君謀之予曰何如曰予館于此有年荷主人之知捐尋丈地以容我彼欲以利規主人者或欲蕆效珍奇或欲日獻甘旨彼皆善結主人僕從為之游譽者多爭欲奪吾地以苦之賴主人不聽予得在此然介者主人愛我之過予反有所不堪方思去之閒居頗有山林之交

試為予謀何適予曰何哉主人愛君之過曰予性使幽僻不願知於人荒閑之野寂寞之濱足以遂予之雅志主人既強我在此矣今乃欲築堂以即我而日延賓客以狎我使我日與紛紛者接夫紛紛中豈無脩士雖然謀裾塵埃口腹膻葷者將眯予目逆予鼻庸能禁其不至哉予是以思去之予不幸有清潔之名主人惟無此意則已有則彼將競至借予以蓋汙也然將汙我且汙主人必不得已予將稱病正立談其君遽悴者予恍然驚覺斜月在窗霜氣透帷思之莫得其說既旦案上郭氏圖在予悟曰此梅之神也圖中有近樹架屋迎客看花等語梅殆有知耶書圖後歸之寶祐戊午臘歐陽守道書劉將孫養吾集贈梅不塵于桂翁畫梅序　畫非塵外人不能作也況於梅哉古之畫者稱盤礴臝以為真畫者梅又歲寒山中世外之品目也予聞永新梅不塵以澄觀加冠巾從禪心戲飛絮不娃聖俞而以之氏其磊落變化如此足以應是梅矣夫梅者出於江南幽遠絕夐之地而騷人墨客之所周旋者也宇宙以來三千年無還傾之者使調羹者徒以其實之酸耳何遜之揚州子美之東閣創以其一時賞為千載然未盛也和靖暗香疎影一聯始入於畫簡齋墨梅數絕大行於時至逃禪筆妙時命不遇遂貽集玏之歎嗟乎梅豈富貴福澤哉貴人肉眼

以牡丹芍藥者視梅梅固異趣矣若江空歲晚山寒谷迥蟬蛻污濁之中風流枯槁之後梅固非世俗之所得友豈亦非青州之所能及也不塵遠矣其畫方千金于桂翁得之家傳者橫斜而浮動其筆如不塵為予圖吾於不塵之不絕也為著梅之始終以發之抑陸放翁有云補之畫蘭亦半樹補之吾江西人也每見一枝孤蘂蕭條可愛未睹所謂半樹也此事非吾言語文字所能及桂翁既家傳而世有之矣其半樹耶一枝耶必有以發矣王惲秋澗集東漢墨梅圖引　性之所得於天有不行而至不學而能者況託物游藝意存所寓者哉魏尹漢臣善寫梅樂之終身而不厭且梅以墨繪點淡枯寂無聲色臭味可嗜而悅蓋性之所得有不容自已者余嘗踏雪過南塘入東閣主人開樽小酌醉中出示所製溪雪春風等圖亦以淡僻故為把玩者久之覺冷香踈影動盪於几案間令人翛然有孤山籬落之想從考試洛陽復與君會府署之梅花堂庭之所植者皆是也因聚觴相屬曰水南梅之淵藪又久官於此殆將俾使君移船花也臻超然之極致耶東歸遂以近作贐予其風味之勝瀟洒之工又非向時只下矣及入汳解裝盡為好事者索去嗚呼君今已矣梅寧復得耶其弟唐臣裒夫筆追憶風流事亦如存檻綴遺墨求名士夫題詠將昭大兄游藝之

美來屬引共端漢臣於予契久且欵故知為人頗詳君天資誠慖與人交有終始於脩身齊家孝友純至一門之中融融怡怡以及於政是知託物寓意於歲寒三友之間者不徒模寫形似伴自得之趣冠時人而名後世也十七年立秋日秋澗序　跋揚補之墨梅後　花光梅在前宋為第一賞之者至有買船來往之語及補之一出變昔硬為秀潤曾觀春風雪溪二闕者乃知予言為不妄一（有自題云月移清影人立黃昏其用意不分周已神交於此君矣）跋僧花光梅後語　蜀僧超然字仲仁居衡陽花光山避清康亂居江南之柯山與參政陳簡齋並舍而居山谷所謂研墨作梅超凡入聖法當冠四海而名被世嘗有移船來近花光住寫畫南枝與北枝之句其丰度可想見矣雲夢趙復題云如王謝子弟倒冠落佩舉止欹傾自有一種風味此蓋前金高丞相家藏舊四幅暗香疏影溪雪春風今失其溪雪見為宋子玉所收朱晦菴大全集跋湯君墨梅　墨梅詩自陳簡齋以來類以白墨相形遂其末流幾若禪家五位正偏圓頌矣故湯君始出新意為倒暈素質以反之而伯謨因有氷雪生面之句也然白墨未分時一句畢竟未曾道著詩社高人試各為下一轉語看湯君自云得其舅氏揚補之遺法其小異處則又有所受也觀其醞藉敷腴誠有青於藍者特未知其豪爽超拔之韻視宇之為何如爾病眼昏不能款論故願與諸君評之戊午三月病起戲書黃氏日抄跋江文卿畫梅　樂府墨戲皆枝耳往往一筆一語及於梅輒使人之意也瀟然梅亦豈易知彼各以伎自憾故或借梅以為清描模詠思未必得髣髴吾見梅之有功於伎未見伎之有功於梅也江文卿吾黨士之驗者也嘗梅特甚品別異態手自圖之復手自為之詞使人披展注視一唱三歎凜然神化猶將身與梅一況文卿胸中之自得者乎因嘗語之一元磅礴不鬬不發窮崖冱寒跡英摘索此太極流行之端而乾元之仁之初軒豁也其為茂叔之窻前草也大矣亦可以墨蹟言語求否耶文卿大笑謂此正吾不可形容之妙劉後村集題信庵為包君用作墨梅　頃年見信庵丞相為林肅翁作墨梅橫捲肅翁自言嘗客於公之塾後來擢上第入翰苑今觀此卷乃為永嘉包君用所作筆愈老君用亦公客也蓋山相嘗求公一筆不與若二客未遇而公直以魁百花調鼎實之事期之可謂具眼矣君用勉之他日拜第官職當不在肅翁下君用名國器余先君少師同年通守公之孫余舊同官錄參軍之子　信庵墨梅　京洛貴人所愛金盆盛牡丹爾信庵乃以機務餘閒為梅寫真其蒼枝老幹挺身突兀者元輝宣仲不及也其繁葩

珠露幽妍芳潔者花光補之復出也烏虖其身廟堂而心巖壑者微頃當國事相欲求公一筆公怒曰趙某乃為某人畫梅耶公靳寸墨不予彼相顧掃匹紙以贈故人此其所以為一代偉人　跋揚補之墨梅　予少時有落梅詩為李定齋宣華箋註幾陷罪罟後見梅花輒怕見畫梅花亦怕然不能不為補之作跋小兒觀儺又愛又怕予於梅花亦然馮縉雲先生集題墨梅花　騷人以荃蓀蕙茝比賢人世或以梅花比貞婦烈女是猶屈其高調也王逸民以淡墨作寒梅雙影以見貺余目之曰此孤竹君子也座客頗以為知言王灼熙堂集跋墨梅　畫花必從脂粉設色至近世始易古法專用淡墨而得花之真此兩梅枝尤奇然不知何人作予舊有句云飯顆從朝瘦湘流獨占清脫梅花於閒處黨錮中蓋此畫與此詩乎陳止齋集跋林宗大家藏湯氏畫梅　湯梅近稍不貴重於世余意宗大藏之之梅也故為之書　題杜大春畫梅　偶與文叔時身論十五國風次第取季札舊序參孔氏序特退秦於魏唐之後繫幽於末略經改定而意以獨至晚於燈下觀蜀客卿作梅筆墨無幾知在籬落因悟萬事無支離法余謙一文安家集跋宋松岩墨梅　梅為天下白太素之初正色也爾後為紅為蠟為萼綠窮造化之工而為之設色止於此耳花光逃禪始寄之墨妙則又化工所不能為者光暗而味長貌質而神澤蓋嘗評之如拾棋高弟如吞炭義士如墨池老儒如烏衣年少如塵埃中建隆宰相如瘴嶺外元祐流人緇塵素衣之喻無住老禪疑未盡也凡繪事於花未有不借色於丹粉惟梅也於墨本為最宜是當以標致觀不當以色相求世有黑牡丹之說假使洛花眞着黑色然亦奚足貴哉花光華人不傳者死松岩來君作為大軸置壁逼人予與岩俱生谷城下三家村裏不知此筆何處得來　隱顯翁遊山集跋墨梅手軸　世之草木各有所愛獨梅之愛多者何也友松竹鄙桃李貴節操賤妖媚風霜嚴際萬木搖落孤根獨春歷歲寒而不屈得雪月而愈高暗香浮動清詩骨達俗態終期調鼎佐王化澤萬民其功莫大故愛之不足復圖而詠焉徐梅埜先生集題余宣瞽所藏揚補之梅　此花在群品有衆美萃其潔淨似易其正葩似詩其屈曲枝幹似盤誥其節似禮其樂似樂其謹嚴似春秋蓋花之有文實者也畫工勘破其蕤骨而後筆法能意足意足而後不求顏色似矣觀者當自得之某觀蘭戲題之後又賞此卷而為之書　國朝孫作蒼螺集書吳中桂墨梅卷後　梅以韻勝格高為佳楊補之好於老幹奇姿疏枝筆作數條以爭妍而韻與格遠矣軟為村梅殆非過語然今日求村梅亦不可得近

世爭指王元蘇出新意作繁花抹有思致益花多則似李政尤難工嘉興吳中珪能詩以山水竹石名家不知其善梅也此本真仲珪筆汪洋澹泊性與畫會昔東坡善文與可不知其能飛白嘗歎其知人之不易余不識仲珪而臆斷其是非此豈可為法哉然識者有以知余言之不妄也劉習之退庵近藁題墨梅卷　古稱林和靖詩詠梅絕唱然如暗香疎影或者猶病其徒得形似必雪後園林水邊籬落乃併與梅之情性得之然則論畫之品格孰異乎是鄧憲從事李憲章以水墨寫梅每意定神閒之際則洪筆和墨洒那乾而橫枝疎影迎風亞雪水邊月下之態宛然孤山雖浮興致所獨久者香耳君子之於游藝固有清絕遠詣若是其極者哉余嘗謂人各有好憲章處風紀之地屬冰蘗之操介然自守宜其與梅同調抑孰知梅之為物華實相承體用俱備使異時煙雨青黃冰盤薦實鼎鼐和美則梅之為梅又別有大用適時者在然則吾之所以期憲章尤在彼而不在此也書以勗之宋北磵禪師詩集書楊補之梅　寓素於玄質成烏有責芳於影夢酣黑甜展卷臨窻色香俱在柄此能事焉諸逃禪詠姑射真須春風手光驅醉穎抹玉在側後振釆豈覺我行熾浩然齋雅談魏華父墨梅詩　素王本自難淄涅墨者胡為亂等差玄裏只知楊子白皓

中護見聖人汙鶴山又有東西日月自來往遂郵人間有喘牛之句亦佳韓性五雲漫藁題花光梅墨本　花光之畫白石之書極天下之合作未易到之境如水中月影玉塔層瀾改自可見　題慧門上人所藏叔雅梅　叔雅畫梅不求形似其標格超然出於香色之外宜為世所寶也平生見叔雅梅生多然賞者不少可賞者形似不可賞者標格觀此紙可見題梅深　夢入梨花遲遲迷翠禽栖處隔前溪東風不掃千林雪三素雲寒月未西劉郁歸潛志劉仲尹致君號龍山遼陽人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萬谷類編畫墨梅送與人　某啓前日承枉顧極佩存厚感慰文集今早欲詣謝值少幹不克如願為恨以之即刻薄著伏惟尊候萬福墨梅（昔花光仁老得墨梅三昧山谷道人嘆曰如嫩寒青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遠景共四軸名工畫者謹送齋館聊以悅目儻蒙不鄙幸賜音留不宣　答　某再拜承別未久企詠已深忽被教字感荷無窮就審即旦尊候佳勝古畫甚佳真所謂手奪造化者特推珎好見遺佩服誠意臨紙未易占敘稍涼即容面謝區區姑此以復將命不宣王東牟先生集僧畫梅贊　瘦勝肥狂勝癡淺可久色易衰水邊星骨月下橫枝蘇東坡

大全集題趙昌畫梅　南來渡關山沙水清綠綠行人已愁絕日暮集微霰態愁小梅花髣髴吳姬面暗香隨我去回首驚千片至今開畫圖老眼淒欲泫幽懷不可寫歸夢君家倩黃庭堅豫章集題花光為曾公卷作水邊梅　梅蘂觸人意（樂天觸花詩香艷擬觸坐禪人）冒寒開雪花遙憐水風晚片片點汀沙（余舟夜泊衡州花光仁老以二烏梅寫五類之日如嫩寒春曉行孤山籬落間但欠香耳）花光仲仁出秦蘇詩卷思兩國士不可復見開卷絕歎因花光為我作梅數枝及畫煙外遠山追少游韻記卷末（中仁住衡州花光山長老）　夢蝶真人貌黃槁籬落逢花須醉倒（夢蝶真人謂莊子今以屬秦少遊取游戲花間之意夢蝶見上注莊子刋[illegible]蕭曾甫曰人處窮閒泰僅須黃識者雨之所短也籬落逢花而消把菊事見上注）雅聞花光能畫梅更乞一枝洗煩惱扶持愛梅說道理自許牛頭參已早（盧仝詩石公說道理司司出只格傳燈錄去融禪師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岩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長眠橘州風雨寒今日梅開向誰好（少游北歸至藤州卒於江上其子處度護喪歸于潭故有長眠橘州之詩張耒所遺雜記章州事云橘州在湘江中南北與州城等者杜詩所謂橘洲田土肯膏腴者也華嚴經曰一切衆生造業所繫長眠生死何

況東坡成古丘不復龍蛇看揮抹（太白詩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老杜詩龍蛇動篋笥）我向湖南更嶺南繫船來近花光老歎息斯人不可見喜我未學霜前草（山谷自言其未老丈避地衡州時從歌收野草我暮亦云已）寫盡南枝與北枝更作千峯倚晴昊（白氏六帖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老杜詩當峯見送千峯雨又詩亂掉繁花向晴天）陳簡齋集和張規臣水墨梅五絕　巧畫無鹽醜不除（晉庾亮謂周顗曰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為齊宣王正后極醜無雙）此花風韻更清姝（靜女詩靜女其姝毛詩姝美色也東坡送劉景文詩紙帳楮衾清而姝）從教變白能為黑（史記秦穆伯子賊變白而為黑以上為下）桃李依然是僕奴（東坡梅詩天教桃李作輿臺杜牧李賀集敘僕命騷）病見昏花已數年只應梅蘂固依然（東坡送程德州詩病眼昏花困書檄陳後山八月十日詩一夢人間四十年只因坟墓倘依然）誰教也作陳玄面眼亂初逢未敢憐（韓愈毛穎傳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會稽楮先生友善又一人嘗梅詩憐杜和札憐）聲繫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萬玉妃見十朔雲詩東坡梅詩玉妃謫墮煙雨村）相逢京洛渾依舊唯恨淄塵染素衣（陸士衡為顧彥先贈

（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謝玄暉酬王晉安詩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含章簷下春風面（雜五行書宋武帝壽陽公主人日卧含章簷下梅花落額上成六出花老杜明妃詩畫圖省識春風面）造化功成秋兔毫（朝野僉載歐陽詢子通書筆以狸毛為心盖以秋兔毫筆諸見作筆須取仲秋兔毫）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皋（又記最要傳子之意所以為足列子秦穆公謂伯樂伯樂薦九方皋穆公使之行三月而返曰得之矣問之曰牝而黃使人往取則牡而驪公不樂召伯樂謂之曰求馬者物色牝牡尚不能知又何馬之知也伯樂喟然曰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皋者乃有貴乎馬者也）

自讀西湖處士詩年年臨水看幽姿晴窗畫出橫斜影（林和靖梅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絕勝前村夜雪時（唐齊己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

次韻何文縝題顏持約畫水墨梅花二首（文縝名㮚仙井監人政和中廷試為天下第一欽宗朝任右僕射持約名博文靖康初為中書舍人）

寬閒光景晚來新（老杜見入參橫梅詩又曰默酬吳功曹詩是時山水秋光景何鮮新）半幅溪藤萬里春（紙譜剡溪之藤為紙最妙唐舒元輿云今之錯為文者皆天閼剡

溪藤之流也）從此不貪江路好勝拚心力喚真真（杜西郊詩江路野梅香播神貺說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軟障圖一婦人甚佳顏欲得如此真畫工曰余神畫也此名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活顏如其言果下障言笑飲食如常踰年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嶽地仙也君忽疑妾不可更住攜其子卻上軟障嘔出前酒畫上添一子）奪得斜枝不放歸倚窗承月看熹微（林和靖梅詩屋簷斜入一枝低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墨池雪嶺春俱好付與詩人說是非（雲溪友議崔涯張祜齊名每題詩娼肆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朝李端端云黃昏不語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鐺獨把象牙梳插鬢崑崙山上月初生端端道旁見二子再拜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贈詩曰覓得黃騮被繡鞍善和坊裏取端端揚州近日渾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於是賓客競臻其戶或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何其一日黑白不常）

又六言

未央宮裏紅杏羯鼓三聲打開（見前鄭杞詩）大庾嶺頭梅萼管城呼上屏來（李義山對梅雪詩梅花大庾嶺頭發白氏六帖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管城見山水賦）

陳了齋集花光仁禪師以墨戲見寄以小詩致謝

禪心已出包

匡宗墨海靜勝作雪梅三昧筆端俱戲事定除幽室精香未儒學參悟客

有攜陳去非墨梅詩於予者且曰信古人未曾道此予摘其一曰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只是緇塵染素衣世以簡齋詩為新體豈此類乎客曰然予曰此東坡句法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漫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荊棘誰信幽香是返魂簡齋亦喜奪胎爾簡齋又有蠟梅詩曰奕奕金仙面排行立曉晴殷勤夜來雪少住作珠纓亦此法也

鄒道鄉先生集仁老寄墨梅七首

二月八日春氣分忽見梅英枝上繁顛狂索酒醉復醒知是筆端回化元
嶺南消息報來新正想梅花傍酒樽生出兩枝遙寄我道人方便信多門
前年謫向新州去嶺上寒梅正作花今日霜縑玩標格宛然風外數枝斜
馬祖菴頭掛鉢囊晚隨緣出住花光僧錄一筆無人會戲作寒梅自在芳
解衣盤礴寫梅真一段風流墨外新依約江南山谷裏淡烟疏雨見精神
金張許史競東風魏紫姚黃醉眼中賓客貴人吾不預獨將清韻照禪宮
春晚晴光破雨回閑將花軸傍簷開爐烟細逐軸風散疑是香從梅處來

觀花光長老仲仁墨梅

我從梅花海裏來驚此兩枝堂上開不由天降非地出道人作歷生栽培無縫塔子通一線放光照醒陳根荄玉蟾銀

漢雨初霽半啓瓊室通理臺香雲漢漢護顏色世眼欲觀誠難哉不如取酒共春醉一盃一盃復一盃

王之道相山集和徐季功墨梅六言

閑想窺池劍影戲成落筆斜枝縱涅難緇玉質細看何似當時

又

便是未曾素面那知綠葉青枝淨几明窗展處微風淡月醒時

李忠愍公集次韻秦會之題墨梅二首

南枝春色弄微溫記得清香撲酒樽今日相逢隔烟霧揚州殘夢足銷魂

又

長愛孤標似君子不禁橫竹巧攙排短幅離離乃遺像至今寒蝶誤飛來

王質雪山集

貴簡不貴繁妙在有無間滿眼春不見約畧見纖纖貴老不貴稚妙在榮枯際芳態減初年其中寓幽意貴瘠不貴肥愈瘦愈清奇瘦到無何有政好說空枝貴含不貴開風度韜肝胎游蜂嗅不得乃始抱全才宜在幽且遂終日無人至水繞山重重隔樹令人嗟宜在平且闊大江驚濤潑潑上捎連巔半篙忽衝眺宜夜不宜晝更宜月波瀾崖淨澗淙淙漁子推蓬嗅宜陰不宜晴更宜雪花凝五七點未足封枝要全扃宜與竹相鄰白白希青青所恨花無音聞借竹為聲宜與松相伴扶疏交凌亂松香麤則麤亦能佐一半其鳥宜翠羽否則碧蒿侶山雀仍山鵲遠去切勿駐其人宜野僧否則閑道民宜疏綺紈客公子共王孫吾非僧又非道兩眼貯五湖兩肩負三島相煩健筆凌風掃梅子

王子成二老　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自從東坡老子乘此英茫茫世界總無人跡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從西湖處士揚此聖紛紛豪俊半無神贈予一轉語挑予萬年撰嘴蘇詩嘴林詩要使蘇詩林詩透心脾槎南枝接北枝直使南枝北枝伏指麾九州四海尋人去不遇當人不要歸　吳夢辰早掉鞅功名之場中梁指酸釜又與鼎食參差胡沙南鶩袖短書撼成閱於漢南健語鮮明曉晨以章服香火歡籟而稍食之結廬下雉之西郭自見謂老圃樊遲頗學而孔子不與何也樊遲將以此利物蓋墨氏發源者今措意不然誦余所詠可以興懷長嘆也余不欲自作機杼其叶律皆沈述之者　和沈述之與俞舜俞題墨梅玉京摩帝周大雅芙蓉倒影旌旗多明視仍孫竊姮娥雙成飛瓊相和歌飛瓊授以無聲詩下走人間馭莫追梅花狂拂不自持但見浮動橫斜他不知中書君貴列鍾鼓嗔下眞眞命歌舞眞眞呼上復呼下上屏不言下屏語空郊莽蒼江渺茫中書頭銳身瘦長玄泓濡首醉淋浪首所觸者皆生香揶山俞生氣象別不惟手潔更身潔中書相與有良緣共看霜天差覺裂十指五指握妙筆不在山顛即水涯老楊死守梅花樹樊枝弄葉猶咨嗟眼光落此亦前定過去垣外觸參井俞生今世伴梅花君伴他花應

不肯　題龔嘉謀墨梅　梅花一枝復一枝是耶非耶吾不知空堂慘澹寒寂寞安得璀璨生光煇今朝朔雲覆江野無乃雪花銜崖楣少定徐觀元不離壁上橫陳皆不飛摩挲零亂爭欲動亟避又不來沾衣稍悟寒英着明縞已信未信猶衍疑雖然是梅不是雪亦豈人力援天機伸腳欲下俄復縮冷冷亦似奔湍溪忽聽簷牙啅林雀紛紛驚下玉蕊雞鼻端三嗅定何有蕭騷君有霜風吹乃是濮溪小龔手搦筆汎翰生清奇老杜見松被松梅王子見梅遺梅歎却憶西湖踈影裏斷橋流水袖香歸　題俞舜俞墨梅　菁村江梅竹山蠟梅余雖不遍歷天下東南未見也俞子充況灌糅次周行薄海多識偉人如此而後藝進於道有日也郭恕先云吾咸當山下見一峯始大悟又陳圖南曾同吾渡水顧影忽有覺吾山水益得妙於此俞子與梅花有良緣試用吾言推之　揚無咎透梅肝膽入梅心俞舜俞劃梅皮骨到梅髓大江之西出二士長淮以北屈兩指吾書菁村山中飽玩玉蕊雞十里五里無他枝所恨俞子不同載至今心繫吳江湄吾書竹山道上爛看蠟淩亂三程兩程行不斷所恨俞子不同往至今夢繞襄山畔百尺卷雪穰十頃黃龍州此地遇俞子此時逢孟秋與二勝六皆未饒廣寒宮中暗竊來相投一枝兩枝雖不多千林紅紫無君何七尺

八尺抑何短萬里莽蒼亦云滿瞻兩一則語北却萬年功眞梅蘊本磊磈胃灼梅流出精明瞳溟濛摸索未有觀慘澹經營何所從中庸大學松齋揮我轉楞嚴圓覺竹几緒數卷他時相逢江路傍茫茫江月梅花香但見梅花普照眼不爲梅花空斷腸　題李贊可撚蓬梅軸　低蓬撚起湊平沙略見玲瓏八九花自有青天衮明月靈臺長見影橫斜　半腰已自見全身但要當人着眼明覷到梅花頭上上十方同是玉爲京　右俞舜俞所作其意緒多步武楊無咎以此自名壬戌死秋書入春聞至不能落筆余叔父君玉戲曰君拈一枝當作首元矣無咎長嘆曰天地大德曰生賦全無一語秋有八陣圖詩兩句以遺公曰遺法千年在斯人百代無語說拂袖而出無咎不惟筆端梅格絕倫其詩清婉堪咀嚼併書於此　再題不見梅梢不見根參橫只尺未能捫撚蓬何自撚蓬畫一任江風吹斷魂　半江鼻觀已前知恨不身先急催飛雖則梅花不全見妙香滿載野航歸　既題撚蓬已又出此軸亦撚蓬也與梅花因緣獨在江湖何耶余在成都西樓下見晁子止侍郎有詩在扇云短蓬煙裏冷蕭蕭兩岸梅花各見招吹散前村一盃酒滿江風雨不相饒余屢玩頻歎子止曰君愛此耶出小橫軸江路野梅數枝曰爲我題此當以扇乞君余沉吟良久曰西樓

何自有江聲安得梅花的皪明斗轉參橫無定舍侍郎行處亦隨行子止即舉扇與余至江陵劉共父樞密覓去味此風標與撚蓬大同而小異者耶　國朝龔斅鵝湖文集爲張邦英題錢舜舉折枝梅花　西湖美人風韻奇玉爲資質氷爲肌江梅向暖開南枝美人與之同襟期月香水影有妙句橫斜浮動無人知世間凡卉不敢並香名萬古芳菲菲羅浮美人亦大好笑靨盈盈破春早明日蕭條客夢醒參橫月落春光老惆悵松林不見人多情翠羽空相惱繁花亂插滿頭歸芳心寂寞憂心搗吳興美人眞可人興來亦寫梅花眞奇奇妙妙發天趣斯須幻出江南春疎花綽約有生意鮫綃半幅無纖塵固知佳畫不易得百年誰復藏其珍朝雲不入黎花夢鈴閣無聲畫屏淒淑態偏憐夜雪欺幽香不許春風動意態娉婷當貴盖精魂冷落清寒我時指病目一摩挲萬紫千紅竟何用山陰古多圖與書張郎自是山陰癯平生愛畫入骨髓得此眞之坐右隅我生亦有畫梅癖對此不覺形神俱含丹吮墨我不如還君此畫長嗟吁宋陸游渭南集題施武子所藏楊補之梅　補之寫生梅至簡亦半樹此幅獨不然豈畫橫斜句　題劉漢藝上人梅花小軸　孫舟清曉下溪灘爲訪梅花不怕寒忽有一枝橫竹外醉中推起短蓬看　張守毗陵集序大光邀同賦墨

梅花（頎惇士畫六首）　鏤冰斵雪賦精神不受丹青一點塵施粉故應嫌太白漫憑水墨見天真　騷人洗硯試松煙造化罏錘貯筆端春破南枝入詩眼句成紙許畫中看　笑揮墨妙當鉛華真是天然玉雪花月冷霜清春不管一枝寒影墮溪斜　墨白何妨俗眼疑寫真妙處足天機橫斜疎影黃昏月貌盡西湖處士詩　墨竹文翁舊寫真墨梅頗子更超群我家幸有篔簹谷乞取冰姿伴此君　故園雪樹想彫零却向毫端見典刑夢破江南愁絕處前村煙雨冥冥（吳居仁詩）嶺南十月春漸回妍暖先到前村梅問君何處識此妙一枝冷豔隨霜開長江凜凜欲崩岸乃見好事多牆隈初疑滲漉入瘴霧更恐寂寞埋煙堁微風不動暗香遠淡月入戶空徘徊坐看粉黛化糞惡豈但桃李成輿臺我行萬里厭窮獨疾病本已心先灰對此不覺三歎息恐是轉側同南來興御久處少意緒破壁相對無根荄古來寒士每如此一世埋沒隨蒿萊韜光藏德老不耀肯與世俗相追陪輪囷離可多見用撥尋青黃木為災含毫吮墨去顏色況自不必須穿我歲窮路遠莫惆悵此去保無蜂蝶猜李忠定公集戲賦墨畫梅花　道人畫手真三昧力挽春風與遊戲露枝煙蘂忽娟然自得工夫哇徑外由來墨白無定姿濃淡間錯相參差烱如落月耿寒影翳若宿霧含疎枝群芳種種徒紫縛脫略丹青尤拔俗妙質聊資陳氏媒幽姿好伴文王竹世呼墨竹為墨君此花宜稱墨夫人鉛華不御有餘態世間顏色皆非真年來妙觀齋空色天花時露真消息試須幻出數千枝不費梁鉛一丸墨許景衡横塘集墨梅花三絕　園林颯颯正飛沙欲見東風第一花畫裏有詩還會麼分明竹外一枝斜　柔條亂蘂照人寒多少冰姿在筆端迥出暗香疎影外詩人莫作一般看　冰蘂連梢無點翳忽驚雪片滿寒枝須知造物生成處也似毫端拂淡時　先兄舊作梅花見張先生畫因覽之愴然輒次其韻　茂陵雪片迸方好亂點鉛華却不宜多少人間春色在未消寫盡向南枝曹勛松隱集分題墨梅得容字　北風吹雲付寂寂練練溪流凜寒碧馬頭忽有暗香來撼雪尋芳識標格揚鞭敲鐙荒寒路酒惡難禁頓銷釋隴上故人消息遲一枝誰寄踈煙隔老禪幻此空花相墨暈橫斜清照容定應飛夢會姑仙玉樓滄月連天白朱松韋齋集三峯康道人墨梅三首　一枝春曉破霜煙影寫清波最可憐衲被犯寒歸吮墨也知無地着朱鉛　冰盤青子消爭嘗惟有橫枝着意芳等是毫端幻三昧更煩覓句為募香　緗裳墨本入宣和林下霜晨手自呵不覺霜臺要全樹動人春色一枝多（康畫書後還又為朱勔畫全樹恨極精採）

覿鴻慶居士集題隆上人墨梅花　一枝倚向釵頭見千樹開時雪裏看慚愧道人三昧手盡將春色寄毫端　董霜傑先生集題龍嵓居士墨梅龍嵓戲墨作橫枝韻勝何妨不入時黑霧玄霜遮媚秋玉妃謫墮畏人知胡銓澹菴集劉景仁畫墨梅扇上又畫梅影於扇陰求詩各題一絕　竹外梅花耿玉顏凜然冰句落霜紈莫將輕扇邀炎手留作人間六月寒又一首　踏月看梅不見花只餘水底影橫斜歸來拂向冰綃扇袖有西湖處士家　朱晦菴大全集夢裏清江醉墨香蘂寒枝瘦凜冰霜如今白黑渾休問且作人間時世裝　袁起巖東塘集用謝艮齋韻題歐陽長老墨梅三首　訝墨雖嚴白花埃欲歛昏誰將草玄手着意寫前村　屏燈紅灼爍窗月正黃昏印出橫斜影分明竹外村　溪藤橫翠約老眼頓眵昏喚入淩煙後江村不是村　用楊誠齋韻再題歐陽長老墨梅三首　紅粧誇賸足粉額越顯開惟有江梅樣蛾眉淡拂來　玉容曾冠蔚彷彿帶香聞不比真花怯闌斑怕雨來　從來冰雪體引墨為君開寄語金鶯客和羹人正來　李英才作墨梅于天慶觀壁　小折霜林半望開春風日日付毫端秋高為借橫斜影留與吾師歲晚看　又題墨梅　輕棋拂拂有餘清筆下翻成月下橫昨夜小屏幽夢斷恍如煙雨瘴江城　張南軒集眼明三伏見此畫便覺冰霜抵歲寒喚起生香來不斷故應不作墨花看日暮橫斜又一枝水邊記我獨吟時不妨更作江南雨併寫青青葉下垂北磵禪師詩集　描邈檀欒點素元萬紅千紫失根源太玄自古人嫌白白盡何妨反太玄　楚楚仙裳淡染緇耐寒宜瘦不宜肥莫言無予調商鼎卿相當年有黑衣　省力尋春愈出奇鬭蓬團上看新詩殺風景問春知否兩手風霜一樣龜　莫恨丹青廢畫工不須求異只須同玉容不及寒鴉色故託緇塵異漢宮　宋光安卿墨梅　清姚渾非鐵石姿故家列譜合傳衣華風不療春痕瘦可是工夫不逮微　定平懷墨梅　南昌梅少府人道是梅仙不療踈枝瘦安知壞色妍春歸天上去真自鏡中傳同出吟機杼無聲亦自賢張鎡南湖集盧陵李英才自製墨與梅花寫真艮齋誠齋又許其能詩十月七日携畫見訪且索拙語因成古風以贈　我家種梅三百樹惱人不特香如霧堦前花影二更來月光到處縱橫佳數回欲畫嗟未曾李君能事乃爾能素綃鑷我當時景更引夜月花邊升濡毫蘸水厭凡墨拂煙自就千枝燈客冬緇畫不復恨但喜古蘂清如米（英才之言云爾）圭玄漆嘗用不盡博金價定無數增又聞覓句頗清熟社中宗匠交口稱雲臺萬事無心計只學希夷多愛睡醒時非畫亦非詩從向盧

空寫千個君紅再過嵎中來烏丸併望新篇寄醉來染試酒溪藤滿壁蛟龍風捲地 許綸涉齋集 明日欲對通夕不成寐枕上賦墨梅詩遣契師宿遺 師住一庵幾何年山深更過靈隱前遣我江南幾張紙中有寒枝真契禪 胃中掃除烟火食筆端洗滌蒼苔痕立雪家風真第一我欲着句令忘言 蒼顏幸泛黃塵裏清夢思隨孤山涯處士橋邊卷蓮相疵兒莫訝得香遲 昔看灘頭印明月今觀海底拾玄珠自從迦葉天機洩不但花無筆亦無 春風不逐花光老心印自傳圖契師師能寫出夢中夢我却墜成詩外詩 吳仲孚詩 擬蓮梅 斷橋月老水漏茫誰託舟扉夜望長寒雪正理和靖骨淡烟微見壽陽妝一時韻巧傳清思幾度凝愁憶暗香來世可無題品手穠楊到底屬何郎 楊誠齋集 跋京仲遠所藏楊補之紅綾上所作香色擬蓮梅 朔雲暗天雪到地朔風裂山吹脫耳長江萬頃一艇子一夜雪寒不成睡詩翁曉起鬢髼鬆縮頭微擬黃篾蓬夜來急雪已精了東方一抹輕霞紅江梅的皪開獨樹蓬間戢入梅尺許老幹新枝叢復青花凋白玉蘋黃金滿身滿面都是雪梅雪却與霞爭明不知詩翁何處得霜綃和雪和梅斲將去恐是并州快剪刀不然吳剛修月斧下無根幹上無梢一根橫陳梅半開東省拈出寒蕭蕭至今花頭雪未消 董

主簿正道壁間作水墨老梅一枝宿鵲縮脰合半眠栖焉 斜枝跑風雪踈花淡水玉一鵲思清寒居然伴幽獨 醉後撚梅花近壁以燈照之宛然如墨梅 老子年來畫入神鑿空幻出墨梅春餘爲玉板燈爲筆整整斜斜樣樣新 鄉士李英才得老濤墨法善作墨梅復喜作詩民齋目以三奇贈之七字子復同賦云 吾鄉李君爾寬留夜持雲梯倚秋空月中奪得脩月斧斫倒南山千歲松來歸丹竈和玉杵燒出綠霧霏鸞龍椅成玄圭與蒼璧潑作橫枝歲寒色庾嶺霜林和靖園撥入生綃供戲劇幻松作辟辟作梅豪氣勃鬱尚不閑瓊艘滿醅梅雪下吐出西湖有聲畫 七月二十三日題李亨之墨梅 夏熱秋逾甚寒梅著亦閒無塵管城子幻出雪枝來 草堂集 陸德原和題新安畫梅花韻 東風一夜渡江新消揃梅花照眼匀何遜從來有才思題詩不負廣陵春 韓流澗泉集 自吳中持陳紹之墨梅歸置屋壁 西湖貌得一枝來長夏風軒畫日開老眼暗中時摸索便知玉雪不能猜 又題墨梅 只在山林不見花誰將水墨試橫斜與君一笑霜風裏從此留詩到酒家 楊補之梅花小軸 臘前到處見梅藥影落寒窗只自知珍重西江三昧手玉谿西隱看橫枝 蔡九峯集 馬司戶思所作墨梅并示佳作因次韻 誰把霜毫歸庾嶺王孫去後

人寥寥長時月夜橫踈影鎮日春風上素綃可笑兒童爭剪插如知蜂蝶亦邀招人心造物無窮巧頃刻功成永不搖 沈繼祖桃林集 俞舜俞作墨梅八軸皆取古人詩句請余賦之 天生萬物俱森羅詩人於梅詩獨多不言成蹊桃與李何枝當此不類歌由來畫中有新詩俞君追次以筆追渾然莫知詩畫異手與心猶不自知紅杏花開驚鸜鵒虞美草謳歌聲舞筆能招此玉梅夢花非解語如欲語我生身世兩茫茫獨與此花交分長書窻有月半弄影山驛無風遠有香溪流落英送我別誰念孤芳增皎潔此時我有萬斛愁吹斷參差山石裂吳霜忽點雙鬢華故人各在天一涯南望一枝書斷絕臨風不復三歎嗟天花何曾着禪定百憂煉心澄古井世有鐵心石腸人來似我詩應首肯 須安世悔菴後編 題屏風墨梅二絕 一段西山雪中含太古梅無香亦無色免被百花猜 天上和羹事業由不思閑踈花將瘦影閒卧一溪雲 二十七日衡陽縣義寧以吳奴墨梅俏客（太初字中立） 鐵石心腸宋廣平賦含脂粉太多情因應却有柔荑手淡拂橫枝徹骨清 張侶拙軒初藁集 題禪鄉院壁間墨梅 昔年曾作梅花夢夢回不上寒香重掇聰偶見一枝閑早是江南春意動凡花不似梅之清精神骨相由天成處從畫手細傳本但知刻畫非寫生官塘荒

寺門斜掩嵗久廊欹風雨颭不須精雪明千堆勝喜墨痕留數點 方秋崖集 書趙相公梅卷 一梢兩梢踈離月三花五花暮江雪春風到手眼生寒煙水村深有茅苑 用鄭少傳韻題趙參政梅卷 雪谷冰崖枯槁士上雖無煙寒匪揹朝飢鬱屈鳴不平烏玉磨雲翻硯水花光若朽補之弱吐作冷花春几几相公折簮笏神兵肯與此筆爭詩名橫梢嘆墨偶然爾別有妙處賢長城單于吹葉遠關塞張我大漢之天聲老生經濟知無術爾雅蟲魚寧闢筆嚴廊有此磊落人安事儒士嘔心出吾文不在雙僕驕爾曹政可衡官屈所憐浩蕩同元工寧比八九吞雲夢銘常勒鼎勳業在木可枯木窺坡翁謹勿閑揮稱天子且掣一世春風中軍書夜下飛如射彼蠢者胡猶梗化梅花嶺外有傳聞老我乞寒足驚咤神樞淨洗甲兵腥擇月變烟亦堪畫 書惟揚張君梅卷 平生何遜揚州夢到得揚州月自寒誰遣雪蓬春半樹詩情便作故人看 月明臨得霜橋影只恁橫斜自一奇喚起江南歸夢遠竹村烟水有茅茨 蔡戡定齋集 端約遺墨梅以詩謝之 先生出語已驚人戲作梅花人逼真眼底江山詩有助胃中丘壑畫精神 清香素質惱詩情更倩揮毫爲寫真共挽東風拚一醉不須摹做費精神 題墨梅 誰作橫枝太逼真枝頭的皪眼俱明也知筆力窺

大巧無余清香盡不成劉後村集信庵丞相爲余作墨梅二軸詩以小詩天界村翁一段奇筏西虹氣貫茅茨肯移金鼎調元手爲作玉龍柴雪枝絕艶從教百花妬祕藏莫遣六丁知信庵丞相親分付麾出花光與補之

再題信庵墨梅　信庵墨戲古無之元氣淋漓爾許奇特與此翁揮匹楮不爲彼相作橫枝（山相）秘藏掃雪輞川畫曾序調美沂國詩（余書字以詩以此求）惠九十老農尤寶惜時時開卷拂蛛絲洪平齋集和黃幾叔墨梅二絕　月暗雲迷竹外枝寒香未動便能奇而如坡老南歸後骨似溫公獨樂時　六月度寅留取看霜風蕭颯墮林端問渠底事青青晚恥上尋常桃李盤劉草漫塘集題劉文蔚所藏墨梅卷　烟雨和成宛擴場新來龡着雪衣裳以吾不可學渠可善學楊君祇此郎（楊補之楊湯君以畫自謂得補之句墨相形法此卷乃爲倒暈素質以見之）王曹齋甲寅藁

題墨梅七首　歲寒無與偶獨抱幽貞長筆下孤梢瘦冰花紙上香　筆頭問造化花外想精神偃蹇蟠龍表新梢最可人　冰疑開雪頼墨妙發孤香不襲逃禪印枝頭有異才　窮冬天地閉萬物正彫殘玉立清梢表天然獨耐寒　胸中含靜操筆下走寒梢一見孤山客清香盡拆苞　素質天然靜清芬鼻根更於翹楚上一筆起冰魂　一枝橫出曉霜外數花開誰識生綃上清香靜處來

和諸庵花光十梅頌　一筆劃斷寒巖蹤藥數枝低亞不待雪壓霜摧已自全體放下　孤山樹槁神枯一段風流工夫脉脉不知幾轉忽然眉眼皆魁　空裏翻身透出風前玉之精神百草頭邊未覺還他獨占先春　不問東風來未冷水水中待意誰於筆外相知更有無味之味　接得少林枝葉滿腰風雪馨香一自飄零庾嶺花光也解流芳　江頭千樹紛紛紙上不堪狼籍翻思洞口風流忽見半梢橫出　孤標向背從地枝頭各自精彩堂堂妙用縱橫誰識筆根所在　大化元無揀擇墨光隨手高低但得歲寒風度自然處處皆宜　幾度落花流水何待空枝方省要須拔筆虛空幻習與之俱盡　推出突欒本相爲肥葉底清黃熟後何曾酸澁舌根自不尋常

題畫梅　枝頭寂寞若爲情喚起毛錐爲寫神月下風前長玉立娟娟一紙四時春

題花光梅十首　着脚孤高太小奇憑空斜落兩三枝大風動地吹崖裂正是冰姿蘊耤時　一曰縣崖放下　深山大澤老龍僵不染樵人斧上霜月魄存存枯槁裏忽然枝上弄精光　二曰絕後再甦　見說前村破雪開我來雪影後蒼苔平主不識春風面却道春從花底來　三曰平地回春　一丘一壑似夷齊勁雪繁霜特立時瘦影橫斜清峭峭世間幾箇趁心期　四

曰淡中有味　幾求蹤雪然多工次第開時箇箇同夜半傳香未庾嶺至今枯起作家風　五曰五葉聯芳　踏雪尋香幾度吟吟詩那得似花人水村雲壑抽身出月掛疎籬別有春　六曰一枝橫出　枝南枝北出天然雪艶烟痕君可憐冷面峥嵘無向背何嘗有意向人妍　七曰偏正自在　亞水凌空任短長枝枝風度要平章一樽月下吞花影剔在須頭點點香　八曰高下隨宜　孤標不肯結春緣細雨黃昏瞑正殘望斷落花流水遠枝枝點點是微酸　九曰幻花滅盡　青青葉底未堪嘗已作商家鼎鼐香四月江南煙雨濶安心且待那時黃　十曰實相圓常

和避澤韻取臨江叔又墨梅　我翁久駕白雲歸誰寶冰綃一舊枝疎影暗香浮戲墨光風霽月奥仙姿只疑和靖舊爭長縱是逃禪甘伏雌寄語古樵毋睥睨肯攜歸我不應遲

和仰菴池上梅韻　照外梅兒不可無山人一見兩眉舒江頭千樹應難得池上數根冝有餘蟠螭浮香無定相虬枝壓水可常居只愁疎影翻多事一片清光不得虛家鉉翁則堂集墨梅非香之香非色之色伴我孤吟風清月白　冰崖孤芳雪林早春伴我清易見天地心何太虛知非堂集江北江南春入動操前賸後梅仍花三點五點雪爭瞑一梢兩梢鐵擘槎枒根健迸石色潤半身倒浸溪流科逃禪老人招不得樹穴探環今是邦華鎮雲溪居士集南嶽僧仲仁墨畫梅花世人畫梅賦丹粉山僧畫梅匀水墨淺籠深染起高低烟膠翻在絲筆色寒枝鱗皴節目老似戰高風聲淅瀝三花兩朶筆不煩全開半函如向日疎點粉黃危欲動縱掃香頁輕有力不待孤根暖氣回分明寫出春消息大空聲色本無有宮徵青黃隨世識達人玄覽徹根源耳觀目聽縱橫得禪家會見此中意戲弄柔毫移白黑佳句題殊致兩奇業情邅迴高雙壁不愁開謝逐東風全勝當年隴頭驛陳郁詩題梅花便面　白團橫寫句南枝冷蘂寒梢手自持絕似曉空涼影裏月明中有桂花時

題林可山爲倪龍輔所作梅村圖後　當年一句月黃昏香到梅邊七世孫應愛君詩似和靖爲君依樣畫西村張紫微先生集墨梅四首　未增丹粉累幽姿故看輕煤寫瘦枝還似故園江上影半籠煙月在踈籬　南枝昨夜雪初乾瘦質臨風亂蘂繁憶向溪橋曾駐馬却疑渾是霧中看　化工着意作幽花疑是來從阿母家寂寞沙村煙雨裏如看竹外一枝斜　山邊鳥路水邊村曾被踈花斷客魂猶恨東風無意思更吹煙雨暗黃昏

題酬于跗夫墨梅二絕句　黃廣綵蘂護輕寒猶憶當年叩畫欄紅燭淚殘人語寂玉人曾篇倚闌看　不御鉛華著素衣玉奴風調似清姿何郎不

作凌風句幻出江南煙雨時李俊民鶴鳴集雪庵二梅圖　老樹風光百不堪畫圖鬢鬚見江南爲君試草花間賦未必心勝似雪庵　雪庵題錢過庭梅花圖　已把神傳畫譜又看格在詩評月落雞尋清夢雲空乃見高情吳則禮北湖居士集仁老畫梅　跡影只橫斜羈臣真畫耄觀渠小閒落得此大夢覺　玄北要配知六出端不死妙高一辦香付與毛錐子題劉常梅　未惜長紅飛淺白只有疎影連暗香憑君且置風月事一笑姑爲時世粧　姜特立詩賦潛庵墨梅　李倫珊瑚光奪目元載胡椒高柱屋潛庵紙上一枝梅富比王侯誇不足此花清絕更無倫和粉磨丹吾所嗔向來華光最入神幻出西湖煙雨春　李仲永墨梅　寫竹如草書患俗不患清畫梅如相馬以骨不以形墨君囊有丈夫子蟬腹蛇跗具生意當時一派鬭蘇公雨葉風枝略相似花光道人執天機信手掃出孤山姿陳玄幻却西子面此妙俗士那能知近時賞愛楊補之補之嫵媚不足奇李生於梅却有得高處自與前人敵倒暈疎花出古心膜雲晴谷藏春色我一見之三歎息意足不暇形模索君若欲求之點畫胡不去看江頭千樹白王炎雙溪類藁墨梅　酷似西湖處士詩雖無半樹有橫枝天寒地冷清癯甚故着緇衣護玉肌任希夷斯庵集題藍道人畫梅詩軸　湖

海知君歲月多欲尋笙鶴問煙蘿相逢一笑江南陌聽徹絲桐聽踏歌我家蕪水東瀍住手種寒梢一萬栽客路十年清夢斷誰將疎影巷中來林李仲竹軒雜著一枝娟娟照人寒絕似溪橋立馬看祇恐春風驛相惱漏他消息入毫端宛陵群英集汪珍墨梅　三更四更霜壓屋一枝兩枝風折竹江南歲晚客未歸夢入溪烟小橫幅韓元吉南澗集西北佳人絕代姿傾城傾國未爲奇自然冰雪生顏色不用人間朱粉施　影落寒塘月照時夢爲蝴蝶拂高枝畫工欲畫無窮意不道幽人聖得知　鄭仲南五梅圖　江南酒美樽不空十年醉倒梅花中經行所見甚可譜一一秀骨含仙風不將鉛華汚真色亦有醉臉勻春紅重英千葉兩何妨玉立但喜肌微豐紅綃金縷變新樣品異獨許天香同花開到處即吾圃水寒月淡烟空濛醉來踏雪更起舞長歌目送南飛鴻自從春歸厭寂寞坐覺桃李難爲容忽驚橫軸入吾手世上猶有丹青工扶疎清影卧窗牖一笑似喜曾相逢君家亭館要用此此物自惜添詩窮詩成妙手儻不惜畫我支杖穿芳叢詹狀仁清隱集介庵贈古墨梅酬以一篇　開屏展卷有梅花淡藥疎枝驀驀斜墨散除香點酥蕊月留瘦影煙籠紗　曾丰撙齋集題楊補之梅　風流青帝欲回春先遣玉妃清路塵過眼被渠偷筆寫雖忙猶得九分真　竹蘿茅舍養吾清正恐人間識姓名毛穎傳神偶相似爭先快覩輒傾城　曾德禮墨梅竹篆隸皆精歲在己未示以墨梅酬贈國非所吝會即赴官嶺表度難自隨還以授之副之古風　北枝頻頻如不仁南枝警敏如有神方當群有急歸宿忽自太無偷發春晝晝清修枝振蘖點點精明花引類幻盡歲寒姿者天吾宗所幻天相似溪邊照水風遠氏麾下橫窗昔詩人賞次還除墨外墨筆端更寫真中真把南金報猶輕議洣龍壁歸非厭嗜只今隨牒廣之南彼大庾山吾畫筍萬吉嬾直詩著識破宮粧色是空香魂分付與東風黑雲潑眼催詩急看我江頭春暗中方澄孫綱錦小景補之初譜村簡齋致公輔未必畫慚詩只爲遇不遇張元幹歸來集龍眠墨梅　江南一枝春歲久暗香減怪得深夜寒荒村映殘雪　題忠上人墨梅　寒悄的皪點昏鴉雪後風前皎月華結習未除應老眼更看淡墨幻空花　趙蕃淳熙藁題楊補之梅　翠潦橫斜鶴膝枝江南籬落雪殘時楊郎筆下烟嵐集留作精窗覓句資李彭日涉園集嬋上人畫梅乞詩　激風正雨送何氣忽見筆梅冰霰姿元是道人三昧力明窗歎墨發南枝　呂書記畫梅　花挪春風紛衍禪窗晚放橫枝號國夫憎粉黛晚粧淡掃蛾眉熊克山甠梧集谷王山仲作墨梅求詩韻　容從

羅淨未遣我一枝瓊仙風溢毫楮天矯冰雪清威慄嚀昔夜醉飲月中英青衣歌未竟斗轉參已橫俯仰今成古散聚若爲情幾回疎影裏呼鶴引長鳴無人能悟此空遶晚雲行因予重欷歔聊以寫吾生　冰者卿貢寶集題湯正仲墨梅　開庵筆底回三春平生愛爲梅寫真只今龍鍾僅八十雙瞳扶電掃青芝芒鞋嫩跡半天下學語兒童誦君畫孤根踞鐵幾經年轉作平梢月倒掛我家風雨送蝸牛敗壁淋浪秋復秋試剪纖練覓天巧門外觀者何其稠真花着雪幾如斗爲君猶摸應添瘦朝開暮落把不留豈若墨本南山壽臨風一嗅知味長何當爛熳揮滿床孤山老人醉中見便欲信手賦暗香　周紫芝太梯米集題徐季功畫墨梅一首　古夜色無人能畫徐郎挽上寒枝髣髴孤山畫處黃昏月到花時　張元明爲道卿畫竹間梅　我作東窗竹外開斷魂香自雪邊來細尋水墨圖中意似對揮樂塢裏梅華下懸知有冰玉骨中元自少風埃可憐能事王摩詰解遣春從一笑開　次韻徐伯遠題錢少愚畫孤山月梅圖　錢郎名與大年齊貌得孤山一段奇月色昏昏人寂寂梅花淡淡水漪漪戲將三昧傳神手東坡有題呂花傳神之語僮動千林破臘枝不用摩挲窺妙墨暗香疎影在新詩　李曾伯可齋雜藁推篷梅軸　玉奴梳洗曉半面露新粧江岸數

枝影逍寬一鋳香横披含曉色卧對壓春芳庾嶺幾多力封溪方寸長蕭然臨水月即之貫水霜老出墨池手清入詩人腸孤梢亞籬落全樹唤玉堂故舊靜后見寫永約暮窗熏爐篆罷供醉夢紙帳傍賴君潤色工看我慷袖藏太繁厭易啓所取廉母傷誰為語逋僊待此同相羊　又題　子玉漏春色枕逢江路傍中山費巧思誇陽矜輕粧精神盈一握標格壓声芳彷彿水邊影有無風前香卷舒適人意推敲撓予腸形狀僕草玄譜系根花光勿謂數枝隘中寓千丈強吳不滿幾尺馬用張堂堂桃李空滿園慨死安敢當大美少為貴罪龍滋味長只愁揩君弱蠧魚食春陽慎勿示肉眼妝付奚奴囊玉與鈞盥縷集經筵徹章御賜詩卷　一種寒梅白玉條迥臨村路傍溪橋應緣近水花先發疑是經春雪未消　贅畫集僧善權送墨梅與王性之二首　道人筆下有春色寫出江南雪壓枝千里持來須驛使晴香不減隴頭時　眼底春光回隴首雪中疎影落平湖歧須送與王摩詰對着輞川烟雨圖　仁老湖上墨梅　會稽有佳容道釉媚考槃軒棠不能榮老禍圍歲寒姿姿弄泉月松風寄絲彈君入天機深萬象回筆端湖山入道眼鳥樹繁微瀾幻出隴首春疎枝綴冰蛀初疑暗香度似有危露溥縱觀烟雨姿已覺齒頰酸適知淡墨妙不受胭粉殘為君東孤

芳長年配崇蘭　張子文次韻何文縝墨梅二絶　偃蹇江頭卧夕烟懶將玉雪鬪春妍心期老氏餘知白興寄揚雄獨守玄　山衣雲襟拂虹猫林下神情特地宜姑婦津頭風恐急壞粧卸為變冰姿　墨梅三絶　筆端喚醒玉梅魂滿袖春風不見痕未許捲簾新月上却教烟雨惱黄昏憶昨江湖倦戰歸暗香疎路雨霏微誰人貌得春風景遠看如烟近却非逸少池邊發興新管城別作一家春臨風玉笛無人會真髮空歸想太真　僧慧洪書花光墨梅　一枝已清妍交枝更嫵媚見之已愁絶那復隔烟雨錢塘千頃春想見西津渡他日到南屏莫忘孤山路　妙高梅花戲折寒梅畫裏傳便知香嬰攬佳眠愛君花下逡巡有乾笑春風入暮年　妙高老人卧病遣侍者以墨梅相乞　萬係才散轉輕雷無數晴峯笑醫開大士已聞方卧疾小空端遣出山來賓坊世路知無隔俗駕山靈故勒回多謝多情似春色十分渾在一枝梅　光上人送墨梅來求詩還鄉南岳有雲留不住東歸結伴過湘湄解將疎影横斜句來換驪珠的皪詩癯甚鶴肩寒入畫清於鶴骨老難醫近知入嶺風烟瘱正及追尋䞉歲時　墨梅寄花光仁老　雪裏梅開何草草欲問消香無處討回首水際竹籬間寂寞開愁洗粧早來戲作有聲畫竹外一枝斜更好但恐金蕤

容易墮額黄維妙難常保笑笑先生獨愛竹雪壓風梢磨爆掃塵謂冰姿不可傳醉裏相忘亦顛倒慚愧高人筆下春解使孤芳長不老從來病眼怯黄昏隔霧相看更相惱　王承可墨梅　前身姑射冰相似今代潘妃王不如坐對真成在江國淡烟微雨暗扶疎　可是傷春故瘦來應無意作娉婷不須更向嶺頭覓只此松煤盡典刑　僧壁師　花光墨三昧幻出小梅枝烟重月華籌冰魄暗弄姿　閑人武子　顱首人歸信息稀愁看冰梢破寒枝瑶姬駐立緣何事直到霜飛月墮時　僧祖可求初老墨梅　手開玉蘂心希有乃得横烟水雪枝枯木堂中安用許適堪病眼發新詩　墨梅　不向江南水雪底乃於枯木發春妍一枝無語淡相對疑在竹橋烟雨邊　曹元象客有遺予畫梅者淡墨暈成因命之曰梅影　惜昔神遊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　僧士珪次上座所畫墨梅一首　道人邑以浮了見造物根筆端開此花胷中有丘園清香疑暗度疎枝卧黄昏撞鍾西湖寺見月羅浮村老眼隔烟霧一笑作籬藩　陳子高畫梅花三首　溪路横斜半山雪暗淡寒梅一枝月醉胖無處認冰姿兩袖香風更愁絶　長恨難云阿楚雲夢中猶記好精神忽逢冷艷冰綃上嘆息侯家占好春　誤人吹裂柯亭

笛豈有殘英落歌席始信詩傷人寫真不知江南舊消息　樓攻媿先生集題趙晞遠墨梅　窗前驚見一枝斜照眼英英十數花千載簡齋儀去後何人更著好詩誇　陳起芸居詩集梅谷毛應麟畫梅　生平只為愛梅看故喜春風上筆端短軸攜來新簡密横枝化作老龍蟠　瘦於影落蟾波夜清似香飄雪嶺寒擬貼曲屏圖好夢皆唫依舊錯憑欄　奉酬竹溪陳史君新詩墨梅之貺　千里雙魚賞草堂中藏環異夜騰光興闌東閣增懷想影落前營不寄香四韻休誇毛顛伎幾回曾誤壽陽妝感公意過兼金貺斷乏瓊琚愧報囊　章桂詩水墨梅　香銷南國雲愁地影落西湖月暗天回首玉堂春夢杳一池黑雨起龍眠　中州集李解題秘書張監墨梅圖　眼中只有梅千樹不挂世間蜂蝶花十載江南春夢斷至今清影在君家　李晏題吳梅圖　朧朧露色冷黄昏缺月疎籬水外村人在天涯花在手一枝香雪寄銷魂　楊邦基題墨梅　粉蝶如知合斷魂啼粧先自怨黄昏花光筆底春風老寂寞嶺南烟雨痕　呂誠草堂集和靖看梅圖　西泠橋下林家墓猶有舊時無數花孤雲何處雙飛鶴落日文青滿白沙　林表民玉溪唫草題徐無競所藏花光仁老墨梅　江路冥迷飛霰道人定起幽情逸忽邀龍子幻新妝粉淡香乾春一筆寒梢瘦著苔衣昏嚗

色空留夢裏身幾回月墮窗疏曉霜髮相看不知老慕宗本連播文堂集
和衡姪題孫德明墨梅　霜風栗烈砭人肌又是江南梅發時寫影尋真
未端的此心隱處是南枝侯東山集贈畫梅王文頴　子作寒梢已通真
不須向上更稱神由來絶藝知音少只恐今人過古人草堂集張渥題王
冕梅　照水疎花冰有華横窗瘦影玉無痕孤山月冷黄昏後拄杖曾敲
處士門廬州集子新今郎作墨梅有奇趣　水邊疎影自横斜曾被詩人模
寫來馬愛郎君知畢竟胸中應是有詩材　從來淡墨勝鉛華光補而來
三兩家妙處不通言語說似花還復似非花　觀月秋作梅　歸路漫漫
雪正深無人為寄一枝春陽關
邂逅江南客寫得孤山面目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三

八灰

梅

宋黄彦清黄楊集　恢上人墨梅　冰姿玉質本天真幻化移來物外春可
是道人嫌太潔從教素張染緇塵草堂集熊夢祥題王冕畫梅花　水影
晴光為寫神當時已是失天真一從殘角吹新曲幾向寒窗覓故人縞袂
歸來猶有月佩環飛去更無塵莫言醉眼空離落信把和羹屬大臣　紫
禁春醲雪未消年年香冷只飄飄許身入畫酬清賞不嫁東風過小橋施
樞若隱勸游藁賁吏使和毛君玉送墨梅韻　東風吹上歲寒枝筆下工夫
頗涉奇此操直應同晚節有香亦合伴冰姿淡於淺水龍蟠夜清似疎
簾壓雪時春在小窗横幅裏調羹深意許誰知胡仲弓葦航漫游藁題高
伯壽墨梅　纔見梅花喜溢眉無聲詩索有聲詩自從即墨移來種莫辯
南枝與北枝　生來潔白本無瑕剪雪裁冰搵一家堪歎谷流渊然沉致
將水墨寫梅花董把聽松吟藁略約紙横露淺離瘦節獨立月華殘一枝
拂掠渾如舊思入清江煙水寒大雅集馮以默題墨梅　一枝竹外夢春

酣零落綃裳舞翠鬟天淡水平山月小有人吹笛過江南李石方舟集水
兄作靈照女墨梅兩紙殊佳仍書二絶其上以為餉次韻謝之　花畦草
棘猜霜秋菜飽無期那不愁老去雙藍問靈照此間熟處要經由　不干
老眼眩求花自是詩人醉墨斜從此絳州煙水畔竹籬茅舍子真家葉景
文順適堂吟藁可山寫梅　放出東風手段寫成江路枝梢君復無聲句
法要與廣平解嘲　林可山薦毛監場寫梅　漢庭延壽丹青名解使蛾
眉休甲兵之子懶作乃翁畫直向梅花苦用情筆端不復污脂粉臨成天
地無邊清吏將此意與君復歲寒應與孤山盟吳景淵頴集題畫墨梅
北風吹倒人古木化為鐵一花天下春萬里江南雪　國朝非空上人詩
南北高峯雪未開只兒却棹酒船來西湖月照六橋水十里寒香都是梅
臨泳華谷詩藁題梅塢畫推蓬梅　氷魂銷不盡招得上南枝依約横斜
影紗窗月上時草堂集鄭東題徽廟馬麟梅　龍樓鳳閣美人歌賞畫瓊
花碧玉何驛使去時休浪折江南春色已無多謝無逸溪塘集朝見一枝
吐暮吟疎影寒亭亭不辭語助我青毫端　毫端直似林逋君千年萬年
作知己孤山憶有詠殘枝洗盡鉛華對寒水馬虛中霞外集疎蘤結冷光
素質凝古色濡毫誰氏子巧奪真宰力展卷如有訴老危向天泣髩髯月

沉將影落參旗直夜久書燈青鴻飛楚天黑寒香忽破鼻幽意不可得悠悠感物理對此成太息我欲將贈遠真幻兩莫識長笑臨春風春風浩無極（南游寓興墨梅四首）　山邊籬落水邊村楚楚孤標逈出羣歷盡風霜清不減儘將春意報東君　月中清影雪中香老樹槎牙近野塘爲報詩人高著眼調羹滋味在巖廊　無邊風雪凍關河不減當年鐵石柯珠影滿窻香滿屋玉堂清夢近來多　東閣西湖春意多香凝玉砌影沉波而今見畫風霜裏尤愛昂藏鐵石柯　宋名賢詩須知造化元無物剛被花尤強遣端認得色空都是幻南枝非暖北枝寒　抄錄雜詩走筆題姑蘇人梅花卷　闔閭城中十萬家我昨到城初日斜欲向城頭吹玉笛不知墻外有梅花　廣信府永平志縣齋觀林德亮墨梅　留次毫端絕點塵畫師終不似詩人知君和靖先生後寫得梅花分外真　色香本幻還生幻水墨爲梅真是梅拄向小蓖禪榻畔引他胡蝶夢中來　生平幾度醉花前紙怕飛英落酒邊今次相逢不須壽鉛筆已畫得長年　嶺頭飽歷雪霜清今日移居入管城須信凌煙新繪像向來白面舊書生　憶昔承恩入帝宮曉粧幾聽壽陽鐘無錢已與毛延壽玉膩翻成黑瘦容　花光御月來爲奇筆法真傳揚補之意足不求顏色似自慚未及簡齋詩　李龏撫髭吟

臺　從笛裏送孤妍（倍相錫）擲寄揚雄獨守玄（洪守之）憶看江南舊行路（外石從）可憐風味故依然（夢蘋）半幅溪藤萬里春（陳去非）疤窗添起月精神（石恐）眼看白璧埋黃壤（黃魯直）鬢髮空歸想太真（張子之）中州集林少卿淡墨梅花二首　妙入端毫太逼真便分南嶺一枝春風天月夕開舒蠶疑有清香暗襲人　不爭光暖戀陽阿臘雪春風奈爾何一樣淡粧冰幅上記然跡影在清波　劉仲尹墨梅　瘦損昭陽鏡裏春漢家公主春為孫淚痕滴盡穹廬月誰道神香解返魂　絕纓人醉燭花殘意方濃未厭歡十五瓊兒梳洗畢琵琶才許近簾彈　未惜施粉與施朱換骨玄都亦自姝跡影冷香題不到夢驚煙雨暗西湖　趙郎愛畫人不知羅浮山下有佳期春寒徹骨角聲起才記參橫月閒時　君王鳳駕九龍池後筆傳呼召雪兒狼藉玉臺銀燭暗丁香小靨印宮眉　鍾鼓沉沉度花墻玉緇初青跂東廂蔔妃早發雞鳴爆殘月微分燭下粧　衢州何處問花光抹月批風只欠香安得江南斷腸句為題風雨淚啼粧　高髻長娥滿漢宮君王圖上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貫畫工　古縞誰藏謝女真天寒翠袖一招魂江山妓畫風流夢雪滿水溪月掛村　妙畫工意不工俗老子見畫只尋香未與塗抹相溪得耽自不為時世粧

趙昌臣益以其畫師不作臙粉面却欣傳人媚我真相逢莫道不相識夏馥從來珍玉人中州已收劉昂　論畫如論人形以意為主欠香大癡絕相馬似禪語君評此花枝破的在何許招魂湘水深背面東風皆　鄧樞墨梅　雪裏精神月底容却交憔悴東風龍沙萬里玉家客不看千金買畫工　劉文自公集跋宋先生花光墨梅　一事造精微萬事不錄錄困花人得名由人花不俗人今不見花尚存二百年來如轉轂栖遲零落不可求到手廿四槀珠玉昔時祕在高相家今日采蓄於君屋宋君遠宗有廣平鐵石心腸湖海胞梅花一賦儘風流長與水挑冰玉骨先生不貪寶平心粘卷求詩已盈軸吏部文章謫仙詞兩霏明霞映孤鶩詩人句裏有西湖堪惜一篇珠萬斛家休衲子一閒人無帶白雲不拘束偶從枝頭到雲中一見先生如昔宿老生相愛鬢相招寫字吟詩指網目別來卜宅在燕城靜掩衙門厭奔逐琴休因謁見冰姿恍惚迷身入梅窠江山弊幃良其背王面傳觀只三幅一樹珠影描斜一樹暗香疑郁雪寒不復到君家一樹春風同化育風聲豈得閑月七郎可掬有風不渦答無月亦清故有瀑南枝與北枝背淡春蘭與秋菊江邊瀨又忘孤清撥雪移來伴松竹滿城桃李不能春迴得春風宜退縮海棠容冶弄紅芳欲嫁應辭相訪浮花

花一向作標新還有詩人歌棫樸世間刀鋸自不加恰似幽人在盤谷當聞畫如書書畫在同健又聞畫如詩詩句貴含蓄一花頭上無邊春玉問枝條如鐵屈羲獻千年不復生李杜一時同泯沒詩仙青蓮草聖魂藏入柯山為誰出想見花光下筆時一寸靈明真造物却嗟人巧奪天工夜半誰知嗟搨指花上功不抉其心信手揮毫自神速始將淡墨掃儀形斬引長梢爭突兀以虬以久皮已皴穿雪年深節還瘦藤攢三刺勁於須花破孤英清勝鐵瀟灑自有林下風世路黃塵遮誰拂功成端欲致春迴底扛已含不寒促定知神物有護持千手紛紛莫傷觸光輝相映君子家外見雍容內嚴肅不知一日幾摹抄玉色鮮明若新沐容來何以得不假淨娥綠一枝清香一枝茶拄壁無言淡相晤客去何所為危坐展書讀市聲寂寂夜寒寥素態偏宜照紅燭東鄰已留西鄰貧北里食虀南里肉萬事參差不可齊天外浮雲幾飄忽先生頗有子充家門舍水田成小築元龍豪氣不能平百尺高樓已顛覆旋教楊揮買陂塘深巷幽居在南陸兒孫滿眼田園成世間更有何為福先生有四子二子學乃篤字畫俱有功漢漢畢自牧七郎悟得花光梅欲使斷魂來再續四郎擊執苗君琴爭把絕絃傳古曲大郎純厚四郎清素道依仁漸精熟當今天子選人才老向雲霄

看鴻鵠富貴可求不可求且向華齋從所欲梅花影裏琴聲中清樂漫湊貧亦足　跋米漢臣墨梅　寫成孤瘦雪霜姿造化都由元顥司宋子一章詩外畫林君兩句畫中詩恍疑雪裏初開後全勝溪邊未發時暗鼎噴香澄似月小窗疎影看橫枝　又　體盡江村雅淡情映來紙上照人清枝梢欲向風中動根榦元從筆下生幾簇芳英雪粧點一彎新月玉斜橫花光不死西湖見也索驚嗟問姓名胡祇遹紫山集題杜君優家藏王黃華雪梅圖　玉堂仙人飽玉食倚風咳唾成珠璧散花天女不耐前瓊室瑤階衆香國却嫌太素苦清寒試手春風開玉粒欲書不書持醉筆林盡冰綃三萬疋月明蓬萊水清淺偃亞寒梢幾千尺玄冥退席驚奇特揮斥冰花蒙玉質羅浮窗戶愧庸俗江妃蘿落羞寒乞趙昌徐熙塵土人辨與凡花送顏色仙人飛升今幾秋高氣清香尚蒸濕人間寶墨有如此錦囊玉軸如珍惜幽人不見林西湖誰有新詩能破得九原喚起花光僧若枕分香照還碧展卷相看洗塵臆　梅圖　影落水綃萬尺長坡仙已為細論量顏色已足意未足十里西湖一樹香　題楊秘監畫梁晉公探梅圖晉公貌不踰中人有唐輕重係一身四朝顧命二十載千瘡萬孔俱徧論功成不有若無事別業倘佯洛水濱四表致問氏戴慕祝公遐壽踰千春

一存一寔八傳詠到今陳迹猶如新息軒尚友志不淺思公非不同朝紳探梅故事作橫幅堂開綠野延佳賓招之不來白少傅歸舟觸碎波心雲美人清唱梅花曲雪寒四座廻春溫淮蔡誅夷太平後此樂未足酬公勳畫圖宜為十襲珍望之威重不敢親儼儼元和社稷臣　魏初青崖集宋氏家藏花光墨梅　人說花光物外仙文章豪客欲移船春風留在三花樹要與東溪結後緣（東溪趙尹漢臣自號也其自於梅事故云）　程雪樓詩集　題趙補之畫梅　開卷見橫枝逃禪不可期忽思霜月夜獨坐小窗時　題趙雲趣梅圖　燭龍一步九徘徊便恐花明嫩作灰避熱雪樓無去處天留半樹補之梅　白吾樂窩蕭集驚梅圖　一笛西風翠袖寒斷腸聲裏玉英殘披圖省識春嬌面還似羅浮夢裏看　趙提學示屏上梅詩約同賦東閣屏風上南枝滴蠟黃巡簷曾一笑破墨到孤芳自惜調羹品蓋為落頭粧詩人朝夕視且莫恨無香　吳澂支言集題梅圖　姑射仙人冰雪姿壺中春裏瑩無瑕合供天上瓊樓供不要人間俗子詩　題逃禪畫梅詞後二首　小園梅開能幾時只餘豆粒綴青枝禪翁寄得花如許二首年來雪月姿　天與才情箇樣清前身端是老梅精妙詞難作人間唱夢裏羅浮翠羽聲　題梅圖　姑射仙人識面來偶然有見却驚猜誰家埜

月橫樹影絕憶前時雪裏開蒲壽宬心泉學詩稿贈林熙庵墨梅　色空已解花光意香影難隨適老纔此叟芒端不著塵幾回曾誤壁間蜂吳禮部集趙子固畫梅　千樹西湖淡碧漪醉拈玉笛遶花吹秖今無限淒涼意留得春風雪一枝　王沂伊濱集煙冷吳宮幾斷魂飄零江北未知春畫圖一見參差是猶怕青樓玉女嗔　一聲羌管月明天零落徐妃白玉鈿惆悵香魂招不得瑤臺十二鎖寒煙　花光墨梅　玉笛聲中作雪飛含章入恨曉粧遲冰肌依約春風面莫問南枝與北枝　羅浮招得玉妃魂曾倩花光為寫真準擬明年林下見風姿還似卷中人　姚牧庵詩集楊補之墨梅（肖齋家藏）古之賢達士名託技以傳由來含毫人不及纖指年雖求異世知存一遺百千偉也清富居綠髮金印懸脫落貴介習博雅嗜奇偏邦唐鄴侯架寶晉洺江舡墨梅取無咎軸首踈筆填使有透綃詩詎讓花光前虛堂清風夕欹襟泛爐煙對此冰雪姿昔夫走與然令人起幽思杖屨西湖泉　趙信庵墨梅　廣平鐵筆賦梅時鐵石心腸吐媚辭千載信庵瀰此恨却將鐵石作梅枝　楊補之墨梅　枯枿殘枝三數花似臨清淺照橫斜草玄善學營丘筆水墨齋行自一家　牟獻陵陽集題梅圖一首寒梅在空谷本自凌冰霜託根傲衆木開花陋群芳逕風遞清氣過水

涵孤光美實初可口採掇升岩廊念爾如傳說和美初見嘗不負美幽蘭深林自吹香　又畫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着起視天宇參橫月落老逋之詩逃禪之筆烱其玉雪忽在我側　予方卧病毾院劉君以畫梅堅索詩口占遣之　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何況病夫空百憂只於真實認根芽貢泰父閩南集題李生質夫所藏梅花圖　水晶簾幙珊瑚鉤萬玉花間一鏡秋睡起瀟湘寒凜烈却疑飛雪在羅浮　又　夜深瑤女出寒江分得南枝雨一窗可是貞姿共清絕神仙肌骨更無雙仇遠金淵集題趙信國墨梅後書宋廣平賦　廣平鐵石清便賦信國水墨橫斜枝總是平生和鼎手更憑誰寫簡齋詩　又　素衣喜不浣緇塵貞女江頭見似人桃李門墻零落盡江南猶有一枝春　又　題李益所藏和靖吟梅圖（師道所作）瓶插梅花一兩枝逋仙隱几自吟詩北風釀作西湖雪不顧山童凍得癡天景初蘭軒集題墨梅有感　杖藜踏雪西湖路為愛梅花幾來去暗香疎影月黃昏更遶寒枝啼翠羽十年一夢隨東風回首清游覓無處憶梅欲寄斷腸詩每恨塵埃無好句他年再與梅相遇定擬花邊結茅住江南春色今如何驛使不來空歲暮花光老筆通三昧刹境陽和發天趣風神良是昔容非應為緇塵染衣素蘭軒幽容避繁華終日閑

門香一炷瑤臺仙子來何方病目增明喜如故相逢便可倒清樽不須更草招魂賦 貫酸齋集春風落紙老橫枝玉肩皴寒有可思小袖摸花香暖猶帶簷吹動雪參差 月射天階夜不轉扁聲移影過窗紗誰人共聽黃昏角說與閒西來落花 青綾夢斷恨初動簷下風生信與參砧韻敲寒驚楚曲有人飄泊在江南 角韻淒淒晉夢參長吟雲碧鎖寒車而今清瘦無消息人與梅花憔在南 落索香魂玉欲花月明無際水無涯不應誤入橫斜手收拾春痕補龍芽 斯花本是園中物勉強移根山上栽唯有香魂留不住隨風終日下山林 題花光墨梅 和露和烟送墨半蘇半暮好枝說得羅浮夢丹隔窗山月來時 借問如何太瘦歲晚花光寫神疑認黑本宰相白花元是山人董庶代檀集題玉南谷大大自作墨梅詩送傳君時教授南歸 何遜揚州跡未陳染秋不是洛城塵豪端一綫陽和力中有江南萬斛香 虞集道園學古錄題趙子固梅 楚王宮室賦離騷不及梅花不解嘲留與周南舊公子歲寒聊寫兩三枝 題夢良梅 詩翁白髮對青春看遍江邊玉雪新我是錦城城裏客開圖更憶錦屏人 夢良墨妙近徵清江時出精異之繁積以危閱其清苦此卷乃又澹泊相遺之極者也把翫久之夢良自稱錦屏山人蓋與予皆蜀人也歲

月相望雖久尊無故鄉之思故為賦此 汀烟冉冉竹重重老樹疎花吹曉風壯遊燕薊今白髮憶踏江船如夢中 茆簷隱日歸來晚野外荒雲誰是伴一枝已見故人心三尺未愁橫幅短 又題墨梅 霜月清江一棹過誰將長影照寒波浮雲日暮長安遠莫羨宮粧掃翠蛾 畢公濟擬逢梅 摘蕊拈花夢不分誰能健以覓晴雲不須更待擬籠看全體東風果似君 畫梅風雪老嫩四首 繁花千樹倚晴空不比疎枝冷雪中只為玉堂天最近儘將才思付東風 老身如鐵心如水長與空山積雪期待得紅塵吹紫陌群仙歸去已多時 綽約肌膚迥出（一作絕）塵摩挲銅狄是何人已看天上千年雪不作人間一日春 門戶重重玉數枝娟娟靜好稱家兒舊時東閣多餘賦說與揚州何遜知 曹伯啓漢泉集題董平章畫梅卷 畫出孤山清絕景誰其作者四王孫何當更假和羹手添就西南月一痕 宋李副使畫梅 酷愛孤根瘦獨回吳綃光拭向誰開小詩欲寄司花手昨夜清香入夢來 同恕榘菴集錢舜舉畫梅 風月長憐限南北玉梅不識夢中花吳興有筆開江路也到西湖處士家 徐承旨寄李炯齋梅花圖 江東渭北兩詩仙玉笑瓊談幾隔年不遣西湖風月使相思以為寫悄悄 梅圖 餘花顏色淺深間月觀風魂摸索難宣

仲十年心獨苦西湖絕景要人看 釋大訢蒲室集墨梅為仲實賦 林花瘦影月做花風袂參差玉佩璫更覺微酸生齒頰千林烟雨待青黃 劉仁本亦玄集水墨梅花七首 枝藜冰雪底清興與誰同好約林和靖來尋陸放翁 疎花三兩點老骨一枝斜明月西湖上清風處士家 一枝斜蘸水淡月正黃昏為問西湖上誰招處士魂 西湖人放鶴東閣客吟詩冰雪生清興梅花只自知 閱歷冰霜久山頭共水涯東風吹畫角奈此老槎牙 鐵幹疎花淡綠毛么鳳雙道人清夢斷明月下寒窗 冰霜和雪月何處看枯槎戴得林和靖題詩湖水涯 題梅花卷 玉龍一曲動江城萬斛珠璣照眼明羅浮道人清不寐梅花枝上月三更 題水墨折枝梅嶺下神珠照眼明老蛟蛻骨月華清夢回鐵石心腸事還寫梅花憶廣平 題畫繁梅 晴昊繁花開遍時畫工淡墨寫離披如何不會冰霜意亂作南枝與北枝 寄梅圖 萬木凋零霜雪摧孤芳昨夜領春回驛頭消息憑誰寄須待綠毛么鳳來 題紅白梅花畫 誰探海底珊瑚樹斜倚玉龍披玉鱗香影總沉寒水月色身分受艷陽春湖頭放鶴林和靖雪裏燒丹梅子真南國風光憐回首紅紅白白競精神 題袁安道梅花卷 綠萼生春奪化工東風不得壽陽宮冰肌玉骨精神處絕似袁郎卧雪

中 陸子方集題補之梅 含章殿裏雪中開曾共君王索笑來看在[illegible]蹊枯竹畔可知淮甸號村梅 王隱齋墨梅 曾看月下掛疎影更憐雪後折橫枝通仙此詩真是畫王生非畫却成詩 王惲秋澗集題花光墨梅二絕 滿溪明月影扶疎只在緇塵點雪大展放畫圖還記得孤山離落漲西湖 破墨能開雪裏芳道人花供老猶香移船要近花光住笑殺洛公有底忙 墨梅偶賦 梅花天質本紅黃玉潔冰清澈骨香近為世間貪墨客便隨時世作新粧 壽陽公主折梅圖 滿庭梅影媚春陽粉萼封香散麝囊折得一枝春在手含章宮闕鬭新粧 程端禮畏齋集題有之得潘季通畫寄墨梅卷後 故人在天末相思江梅發攀條遠持贈貞心庶云託猶恐歲寒姿亦復有零落寫此歸橐楮用慰遠相憶勿云粉墨假百年不改色 王文忠公集題梅花橫披 凜凜歲方晏春意初未迴花神泄天機催起南枝梅孤標冠群芳高韻絕纖埃縹緲玉京人弭節珠林隈所畏渺天末我馬方饑饋驛使未云還月落空徘徊畫史寫芳容橫枝綴瓊瑰撫卷又增歎美人猶未來 張思廉玉笥集題畫梅 溫溫春陽皎皎冰雪小橋竹外天然幽絕處清惠和二聖孔升報彼色媚望君德馨 天香閣觀玉蕊梅次其所題詩韻 天香閣下秋氣清上人邀我閣下行眾頂

驀見王冕畫使我塵埃雙眼青摩挲素壁如鏡平上有萬點冰花明若非花光鸚三昧誰使造化驅百靈繁枝久不林下見老餘忽來堂上生拳攣倮硯鶴膝凸盃曲盤拏猿臂撑薄寒似覺霜氣勁慘淡如有參星横酒家門前曉月落羅浮夢東春風輕枝間積雪擬待伴樹杪翠衣疑有聲皎如姑射八綽約靜似處子多嬋娟鐵心石腸不挂念冷蕊踈香偏動情短籬倒照日朵朵野橋春水波冷冷空懷孤山已半世不到東湖今十年何當結茅里閭近相與把杯懐抱傾閑扶竹杖石上坐起拊鐵笛風前鳴君不見梅花艇子浮如萍浮遍鑑湖入百里胡爲送死將軍營烏乎胡爲送死將軍營圍衙之此山集寫梅花賦　竹屋青燈夜寂寥十年江海鬢蕭蕭興來寫盡梅花賦月在寒梢雪未消　潘易齋寫水墨梅　胸中一卷畫前易筆底萬斛江南春吳山水紋寫高潔從他水月自傳神　徐仲梅作書惠水墨梅圖有和題紀幾月絹素腐敗餘字不存作詩歸之　溪藤搗霜寒奪目硬黄瘦字咮相續墨花出袖吐春妍一片玲瓏水蒼玉分明寄我孤山圖上有歲月書林逋古丹漫漫冪冪暗敗素颯颯形神枯西泠橋畔黄昏景船頭鶴夢風吹醒一從馬鬣鎖荒寒萬古人間幾香影苦吟老盡詩壇豪窮愁到我心徒勞還君此畫三嘆息雪晴月映横窻梢使和靖見

之亦當嘆服　程端學積齋集題墨梅次韻　明月照寒潭踈影弄清碧一枝江南春百年不改色　題史信父小梅　萬竹亂堆蒼玉雙梅冷薦清韻老松高聳孤青野水春生浮緑　遠嶂浮嵐欲曙幽鳥引雛亭午斜陽隔竹人聲半夜一林風雨　晨興漫理琴書晚景閑寄翰墨客來對酒高歌興逸凭欄騁目　小梅物意無窮寓我生平有足從他人事翻輪日對天間横幅張翥蛻菴集王冕墨梅爲趙麟題　紅蘭小槳載春回好醉春風君下杯客東墨花聊慰眼江南處處是真梅　（鄭允昭樗庵類藁）題墨梅寄理惟賢大使　皇華使者嶺南回閱遍天涯幾樹梅詩卷滿床香不斷爲君臨得一枝來　題畫梅　上苑孤芳過眼稀心如鐵石苦相思三山海畔黄昏月雪點寒梢蝶未知　盧琳齋集舒州驛樓觀郡人陳生墨梅　月暗横枝墨未乾玉牋無地着春寒何郎攻有揚州夢腸斷春江獨倚闌　題李德隆所藏吳興錢選墨梅（并序）湖北廉政李君德隆庭泳其名爲御史行臺也其父澧陽明府梅軒翁即謝事歸及庭詠僉司湖北吳興錢選寫墨梅寄餉德隆李君喜符其父所以自命者因以爲梅軒翁壽荆楚大夫士形諸歌詠者遂成巨軸予過鄂渚詩於梅左　庭階玉樹明春寒梅花有枝堪掛笏桃源山中無曆日沅有芷兮澧有蘭老來堂前綵衣舞

羅浮仙人相媚嫵茗溪淺月飛去霜容子含悲心獨苦黄鶴飛來問鸚鵡白雲悠悠自今古　墨梅二首　空谷佳人冰雪顔風流誰合掌中看玄霜换骨今如許要與臞仙共歲寒　子墨客卿何所思剡藤煙月黯春姿晴窻說到西湖影未必陳郎獨有詩（馬易之金臺集）題崇真宮陳練師壁間竹梅邀倪仲愷同賦　空谷天寒雪如堵短蓬載酒沿江清繫船偶傍竹籬邊一樹梅花纔半吐別來原國久相思夢斷悲聞畫角吹忽見新圖寫幽趣令人却憶剡溪時寄與南城倪博士取琴對此彈秋水中林月上不須歸共倒清尊醉花底　題吳照磨墨梅　天台吳孫閣京下憶尋梅倚杖月中立思君江上來夜深憐雪落香動覺春廻獨坐峽邊石唑雲滿緑苔　題墨梅贈徐用吉南歸　蘇公隄上路千樹雪紛紛載酒曾邀我看花每憶君翠茵松下卧鐵笛月中聞獨有思歸者長歌望白雲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佳人惜梅圖　玉骨冰肌瘞雪宮壽陽殘夢捲春空不知吹入高樓笛却挽長條問曉風（張伯雨句曲外史詩）題補之墨梅　弄影含香碧水隈天寒爲萼避風臺不緣姑射淩風下誰與西施鬪白來許有壬至正集　才別瑤江萬玉妃又從豪素見横枝春風可是無拘束吹到人間第幾詩　題墨梅横披贈高納鄰參政　冰霜爲骨玉爲姿卷贈佳人

政所宜莫待雲山隔南北才憑驛使寄相思劉文簡公集題劉晉卿所藏畫梅卷　細看已是寫生昌玉雪精神不可忘喚起羅浮山下夢小溪如練色如霜　題安陽喬君所藏湯叔雅篷窻墨梅　玄霜餘生雪裏香世間脂粉總尋常閒情酷恨東坡老謾着吳姬許趙昌　隱隱春風萬玉苞乍驚煙雨暗冰梢却須更覓湖州竹僣作詩人冷淡交（壽氏子石依老時爲國子生錄故非文）程禮部集題歙伯宣舍人梅花　水花雪蘂映清波公子高標奈爾何聊把一枝供嘯詠江南春意不須多　人題畫梅白玉臺中白玉梅東風晴雪壓枝開小窻夢覺詩情惬不是江南驛使來林清源詩　鸞軿縹緲行秋雲玉妃來謁雲中君娥眉蕭颯不如舊風格猶自超人群　玉京帝子下瑤池獨駕蒼鸞自在飛誤入巫山訪神女其實吹上六銖衣丁復檜亭詩藁題汪伯高梅　兔印寒霜練雪寬縞袂微散月初高野人醉醒羅浮夢長憶仙娥玉色酸　寒響蕭蕭已滿枝冷香不放小船移總宜酒散笙歌歇縣微玉樓人未知　題王昇梅　三年不見王徵士一見梅花如見人風致山陰頻夢夜雪晴江上又還春亶端只作尋常寫意度真同造化神閒道耶溪新買宅想栽千樹作比鄰趙孟頫松雪齋集　戲題僧惟允墨梅　瀟灑孤山半樹春素衣誰遣化緇塵如何淡

月微雲夜照影西湖自寫真　以墨梅贈崔國寶　憐君觸熱行千里元與一枝疎影橫驛亭避趂鞍馬睒晃眼炎天冰雪清　藍靜之藍山集不必論清白何勞度暗香無人知此意大地正昏黃　題歐陽雪舟墨梅二首橫梢倒蘸春偏好冷蘂疎花晚自妍我老正須詩興助欲移茅屋住湖邊最憶盧陵老煉師酒酣揮筆寫南枝春風開盡江頭樹不見扁舟載月時　為吳堅題雪友墨梅　歐陽筆下開冰雪竹外橫斜見一枝庾嶺獨憐春色早羅浮相憶月明時林間自伴幽人隱林下長歌處士詩老我歲寒頻對此白雲幽壑共心期　陳子尚詩尹太和畫梅　客從天台來贈我梅一枝搓牙刺人手可翫不可持置之茅屋間而有岩壑姿天寒翠色晚短笛誰孤吹但恠頗黑瘦繁者或見嗤誰知歲寒心不受物外緇優游念雲落老大思娛嬉豈無園中花顏色忽已衰山窻淡無賞展晤成幽期

題梅　臘月風霜百草乾梅花梅蘂不知寒舊時春滿西湖路此日惟應園裏看　羅浮微月墮榛荊日暮山寒見似人休詠孟光形黑醜白頭相對正如賓　侯西岩集梅花初破雪花飛好在橫斜第一枝長記西湖湖上路一鈎新月獨來時　題趙信庵墨梅二首　秋壑來時已乞歸信翁心事幾人知白頭無用和羮手猶作橫斜一兩枝　此老胷中兵百萬不

知何地著餘春醉毫寫出孤山影豈是花光筆行人　元朝貢惟李五峰題梅卷　北風吹倒山三日雪塞門愔愔岩谷裏萬木命在根天翁粲然笑洗出明月魂春如鼎中香已覺火力溫　滕玉霄集吾聞畫梅如畫龍先有奇姿蟠胸中忽然醉墨吐天巧兔起鶻落天無功為梅寫真月與水相馬前身終未似何如妙手出天機一笑憑陵春隨紙侯君不獨墨梅奇水邊竹外多情詩想渠經營萬象表筆下掩冉冰蠶絲却慊羅浮謫仙客隨翻嬌雲弄春色當時揮竹妙天下何事梅花無點墨簡齋空解憐陳玄老滴豈勝揚逃禪為君大字亦狂發此詩此畫俱千年　蒲道源順齋藁　唐知州梅圖　畫圖髣髴見當時肯作秋山坐忍飢已為梅花成絕唱不應今日更題詩　西湖風物總依然詩律誰能續斷絃惟有孤山霜夜月照溪淡影記當年　題徐子方以詩并畫梅寄李晉臣參政　一枝疎影落橫波名畫新詩寄所思二老風流今已矣卷中猶得見當時　題墨梅圖春風不解惜瓊英可是招魂有客卿記得小橋曾度處數枝和月淡溪明有識當年玉雪顏只宜索笑不宜攀晴窗展對爐熏坐看我孤山籬落間　題雀梅　竹間雪蘂正開時暮雀無情啅晚枝誰謂游蜂幺麽物春光透已先知　白珩萬齋詩　趙提學示并上梅詩約同賦　東閣屏風

上南枝滴蠟黃巡簷曾一笑破墨刻孤芳自惜調羹品春為落顏推詩人朝夕親且莫恨無香　花德標詩集　題揚補之墨梅　巡簷索笑神自一家洗空塵墨印江沙筆端不有蘭亭骨莫寫園林月後花　陳道小亭集　東坡墨梅　玉溪輕蘸橫斜枝枝頭淡月幫宮省短袖一幅有二妙東坡畫出西湖詩　王沂伊濱集　搓翦墨梅為劉生以傳題　野外群芳盡江南十月寒一枝春色早猶似玉堂看　黃叔英集　題橫枝梅卷　良身玉立短簷遮飛幹橫開數丈花却寫寒香歸絹素不消明月送窗紗　興復東閣詩人句夢繞西湖處士家閒說堂階千樹雪冰霜歲老轉槎牙　徐大淳竹窗小藁　送墨梅與李梅山　玉骨冰肌紙上橫風凝月觀筆頭生贈君更向山前看縱不香時也自清　鄧林玉笈漫藁　寒空漠漠千林黑的皪明珠獨照人笑殺生綃寫梅影毫端先自染緇塵　題白太素所藏射澤梅花卷　射澤老人幻幽境三尺枯槎留斷梗更將餘墨掃梅花坐看非花亦非影浮月落墮清夢筆底春風喚渠醒舌根真味無人知試汲中冷烹君茗

題趙子昂梅　北風如海珊瑚老青條不長交枝少燭房蟲華結蚌珠龍室香銷石氣癯仙人夜嘯山中領不許寒蟬度清影瓊窗幾度綠涂成玉今落寞梨雲冷　題梅花畫卷　蓉聞日日懸銀竹五月江南歌梅潤

侯示我梅花圖疎影橫斜在茅屋上無烟梢下無根虬枝點點蒼苔痕仙雲已散春寂寞惟有弄玉招清魂那知是花還是畫但喜墨汁為瀟洒清風滿室月滿懷恍然坐我孤山下不愁炎暑難禁當借君此圖銷晝長竹床石枕薰風涼小窗未比蜜花香　林和靖凍梅圖二首　凍折梅花冰滿盦吟邊喜色見眉顰何童恐冷何妨事短髮蓬鬆入畫圖　見畫何如夢見君似看眉宇聽清吟吳興妙絕丹青手解道梅花識古心　題梅花

蘭風吹水碧粼粼疎影橫斜寫未真清曉欺寒人不到瑣窗月落一枝春

南海仙雲凝不開駝鸞何意下瑤臺龍綃衣約東風面帶得天香一緒回　陳孜於雅堂集　處士橋邊古岸隈梅花偏向小園開衝寒有客尋春去移得晴窗雪影來　題趙子固墨梅　王孫朝罷景陽宮畫粉研頭俗尚風一段寒香留不住西冷殘月角聲中　危賢詩　黃子肅題竹外一枝梅卷仙標何處來一笑倚寒玉睛窺見疎枝上春可掬小徑帶殘雪水影更遠綠綠重孤竹君歲寒伴幽獨　劉將孫養吾集　題天師畫梅　當年度天刻曲船三更酒醒心茫然推篷雪壓不勝重半露一抹洲明烟船前萬露地白橫稍老幹橫中堅上者不見空濛去下者不見根盤旋縷支正插婉孌意笑醫適映鬢眉邊美人背面猶可憐況此明媚簷婵娟雖此移掉

田前川只見安道不復前此畫此筆通靈仙寫此妙妙無傳寫紙今只戲已相識但坑此圖非雪非月長千年傳與孀詩梅圖　老樹亞晴空疎花帶寒野風流不自惜瀟洒從人寫歲晏與相娛空山少來者　孤花何婉娩玉立含幽素短短時出橋疎疎或臨路坐疑簷下月半照墻西樹　題墨梅　弱水不可舟飈車誰能御群仙六銖服飛度空中去　漠漠烟外姿娟娟坐中見分明銀屏影不隔宮粧面　月下逢素娥清輝寒相照應憐不死藥玉色長如少　積雪春不壞疎花冷愈馥心鄙漢阿嬌貯之黃金屋　橫枝交屈鐵疎蘂分群玉同氣復同心相親不相瀆　孤花臨極浦半樹宜清景寂寂林下風娟娟月中影　梁隆吉詩謝氏梅圖（上有幽禽趂蜂）　纖腰凍欲折來探前村雪幽禽莫相猜歲寒心似鐵　僧盤谷遊山詩集高飈世子墨梅詩索和次韻　處端造化力窮源漏泄東君着意邊疎影暗香渾不得鬢霜空度買臣年　溪橋雪霽古根源清淺橫斜月半邊寫作玉堂標格去無香還勝有香年　一樹梅花抱澗源春光占斷管城邊調羹事業雖無日止渴聲名却有年　屈曲孤根浸古源影消聲斷見聞邊有花占得陽春了何恨無香空歲年　戴表元剡源集水墨梅花江海歸來見似人離披猶自少風塵何如淡月山莊夜百惱清溪亂寫真

元道山集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家見疑是花光有兩身　記纂淵海張瀬畫梅　筆端喚醒玉梅魂滿袖春風不見痕春許捲簾新月上却教烟雨惱黃昏　國朝宋玄僖庸菴後藁題梅畫　白玉堂前事已非緇塵漠漠翠禽飛誰知今夜江南月還向蕭村照素衣　題王時敏畫梅今年辛亥八月下旬余與王時敏游上虞賀溪半月乃過小山陳氏書舍甫及其門而時敏有儲上之徵使者踵至明日還吾邑猶爲陳子範筆作墨梅數紙且爲賦詩可見其迂之甚矣故予題其畫以記一時之事　謂倚迂甚王徵士不管江頭驛使催秋晩小山叢桂下爲人猶寫數枝梅　江邊翠閣爲誰開野老看花雨裏來怪煞王郎乘酒興直教玉女下瑤臺　王郎作畫復銜杯我爲題詩日幾廻簾外不知春雨落硯邊猶見暮花開　半月看花住賀溪王郎幾度醉如泥無端驛使徵求急東閣吟詩不暇題　十一月十二日過竹山胡氏書舍觀王時敏梅畫賦詩一首　竹山書舍王徵士長說鄱翁與往來新墨曾揮銀燭夜秋郎總慕玉堂才　故人一去雲霄遠老我初過歲月催今日南窻對圖畫梅花臨水爲誰開　題王山農梅畫　山陰對雪寫南枝此老平生獨好奇同郡相逢每相失却來開越爲題詩　山農作畫愛梅花每後聲

名擅一家獨倚寒村誰氏滅吟詩空悵夕陽斜　爲王漢章題王山農梅畫　山陰狂客王山農平生游戲梅花中梅花解作忘機友雪天一夜長相逢腰間固有食肉相忍饑惟知罵卿相清癯儘質愛梅花寫神廻出緇塵上湯楊墨跡世上傳山農與之爭後先只今片紙不易得豪家豈惜黃金錢推篷之圖爲誰作爛熳千花競交錯逸興可庭丈章家走筆花前風雨落我昔避地留梅川梅川孤舟花底眠冰霜滿眼畫無路桃源誰送漁郎船王家高堂對淵畫白首忘愁了詩債南風澉澉吹寒花往事令人感時遷　題梅畫　老樹小時見看花今白頭衰遲難作賦感舊只添愁花好年年見情親日日來誰憐湖上月照我夜深回　看花三日屢題詩正是高樓聽雨時惟教東風阻歸客朝朝送雨到南枝　桂枝留客小山中作賦曾聞漢八公今日觀梅動詩興小山誰憶鐵心翁　雪月梅畫天寒獨立夢相牽山澤論交不記年雪裏芳心還自苦隴頭月影爲誰圓風梅畫　含章簷下最多情睡起新粧夢裏成誰向東樓吹玉笛也知不是斷腸聲　題風煙雪月梅畫　誰愛春風入畫簷香飄深院半開簾主人應與花同夢點額新粧故故添　瑤臺咫尺隔青烟縞袂蕭蕭立暮天塵世何人空送目神交自有玉堂仙　山中夜半綠窻明夢裏天香下

玉京蠟屐出門尋舊約花間翠屬不須驚　廣平作賦謾多情歲晚看花白髮明玉笛誰吹今夜月虛閣搗藥兔長生　學得霓裳舞飄飄下玉臺苦心今予憶悵望幾時廻　縞帶誰相贈空中未肯收素衣聊自惜歲晚復何愁　長道江南暖誰知一夜寒半明逢驛使好爲報平安　殘年誰作伴耿耿立寒宵留得嫦娥影徘徊慰寂寥　題畫梅　老餘風霜古柔枝雨露新可憐青白眼逢着看花人　隔水花如雪雲窻盡日開何勞路傍別爲折一枝來　春回石岩底山前竟不知天香破孤夢白雪在高枝臨水一枝好疎花顛倒開也知貪照鏡不管路人來　倒枝蘸水梅花畫　三更孤月明百頃空潭靜游魚吹落花水面見清影　題王山農梅畫　山陰道上每相逢當日梅花在眼中笑我題詩無一字吐辭不及廣平公　在梅川爲人題梅畫　梅川梅雨阻歸人看畫題詩過一旬却憶去年冰雪後廻舟花送一枝春　二月六日夜宿倪以道宅爲題梅畫春夜宿溪上看花屢吟哦珠佩定在眼其如聲者何衰朽不自毅秉燭青羅冰雪軀七脉星月染胡河別離在明發於焉留短歌　八月二十五夜爲人題梅畫　曾尋春信踏層冰老去愁多白髮增誰料秋風黃葉夜寒花影照綠窻燈　八月二十五夜題梅畫之際俄有寒蜂自燈前飛集

畫上再賦絕句一首　燈前月引蛺蝶來應為寒花夜半開却憶蓬萊花鳥使月明今夜在瑤臺　為倪原道題王時敏梅畫　余與王時敏過姻戚倪氏時敏酒酣為原道作梅畫一紙并自題詩且謂不讓王山農之作余於時敏甚愛其才常慮其狂疾或作今觀其詩思又以狂為言不可不遏其疾之作也因用其詩之末句題二十八字時敏肯用是自當而不有四方之游則余詩之力不愈於酒之能行藥乎　繁花亂揷酒船廻作客王郎醉莫哀其向賀溪尋賀老鐵心作賦已成賡雅頌正音　僧懷渭清遠

畫梅二首　瑤臺夕氷月玉砌曉凝霜花映含章發枝橫禁籞長春風似相識倆怡壽陽粧　折得江南春悵望洛陽容悠悠歲年暮浩浩風塵隔遠道勿相思相思減容色　牛諒士良題墨梅　黎花雲底路參差折得春風玉一枝南雪未消江月曉欲從何處寄相思　張弘範集　墨梅為金川胡彥江題　槎牙苔幹若龍驤點綴氷絲試雪粧描影小窻留月色至今猶帶墨池香　素蘤繁花出氣條誰栽蟬翼剪鮫綃只緣氷雪心仍在千古緇塵涅不消　國朝張弘江湖吟嘯集　誰分玄玉下瑤臺雪樹馱香滿扇牒畫日東風吹不散至今猶占百花魁　僧妙聲墨梅　玉雪本清真無瑞染容塵紙應溪上月照我意生身　元朝風雅杜清碧吉學士墨梅　氷雪肌膚鐵石腸翩翩和月撲窻棠臨窻喜見橫斜影却有王孫翰墨香　藍生之藍山集為姪復題墨梅　春暖藍田玉一枝清江萬里慰相思茅簷自有調羹具莫怨東風結子遲　為董生題補之墨梅　補之墨世稀得短幅橫枝更清絕數蘂潛回空谷春繁花亂點陰崖雪野橋江岸洗氷魂香霧晴烟西墨痕東閣題詩空白髮西湖何棹近黃昏董生清白稱狀吏其几明窻玩幽意作賦長使鐵石心調羹終待鹽梅味九曲扁舟幾日回南枝寫向早春開清溪明月如堪折會寄幔亭黃鶴來　全真黃無盡持故人歐陽雪堂墨梅求賦詩并贈遠遊是時雪堂已沒三年　秋山雨時風落木忽見梅花於幽谷野人為把雙目蒼誰遣春光到荊崖初平之孫華蓋仙一揖西湖烟水綠鶴鳴月落樹扶疏有酒更呼孤山曲江東隱者雪窗翁為作寒香雲一幅蒼根老幹蘚苔深冷蕊疏枝霜露滿此翁曾看西山梅吮墨臨池寫幽獨空堂烟雨一枝橫素壁蕭森倚修竹為我南海春不還至今夢想人如玉晴窗數紙郁復得積雪孤村耀晨想高人自得劫外春坐對武夷三十六山中幾度桃花開石上三更梅子熟江湖浩蕩歲云晚且共衡門飯秋菊煩將消息報南枝萬里青天一黃鶴　國朝劉基覆瓿集

題王冕梅花圖　道人紅頰映龍雪欲與梅花湖清絮夢魂化作梅花神

兒得梅花最奇絕高軒落筆當時曦北風吹樹寒雲來九霄露洗珠玉蕊野水影動龍蛇枝勞生苦被煩惱縈見此令人暢懷抱虛堂夜半明月入玄鶴一聲驚絕倒西湖處士骨已槁湖上淡烟迷蔓草石壇日夜長蒼苔紫脫瑤英為誰好羅浮山在何處聞道其間無散木只有梅花三萬樹皇初平在金華山中白羊許借我與爾並駕凌飛霞　題畫梅　天桃飲紫杏能紅滿面塵埃扶晚風爭似羅浮山澗底一枝清冷月明中　清江貝先生集　雪後尋梅恐未真花光一日寫花神萬英玉屑分秋穎剪斷羅浮萬樹春　元吳大朴集　瓊妃立烟霧蒐裾曳玄裳鬢髮何處郡中心多感傷中飄寒雲色不帶微露香風塵日條淡野水天居花容顏然已改悽悴同孤芳　王冕墨梅歌為馬易之賦　會稽奇士王原章畫梅一似僧花光為穴凌雲入洋篠孤山醉月真清狂騎驢偶爾到京闕漫刺不復干侯王借居攻近東城墻修然四壁書滿牀客來休假一來訪不通名姓誅相忘挂飄飄掛拂雲岳振袂跌刀隨滄浪空同隱者最知已剪紙為寫氷綃長空蒙烟樹主晚思瓊粲天施淳晚春忽聞悲歌更熟絕為爾起舞良慨慷憶昔看梅石開曲蕭條夜半旋飛霜鴻都流息逾十載夢遶故園空斷腸昔尋古迹向東魯更訪別業歸南陽以書招余作天與我同惜別定見金蓬岳琳琅　題竹梅　我愛霜雪繁山林無遺芳仙人白玉姿被服翠羽裳隨風下瑤臺步月遊清湘貞操期共保寫之縣中堂　國朝何焯庵集

題曾掾史梅　截玉為真幹裁氷作異花清芬隨使節春意滿山家

畫梅二首　香花獨立澗之濱欲折芳枝恐損神南國幾年無驛使憑誰寄與隴頭人　今人寫花不寫實古人詠實不詠花晉代肯談多少客翁將勳業句人誇　題天竺僧友朋一枝梅圖　天竺本前雪後行水邊忽見一枝橫筆端自得春長在正恐江樓畫角聲　有梅圖　明月照梅花影落西湖裏幽亭倚闌人霜清夜如水　錢宰臨安集　題王冕石梅花郡生得梅花折枝上寫江南婦詞王冕石所畫也時郡適表丙題以嘲之　誰謂江南婦不又江南花春深風雨惡花落婦西家　煮石山人已長別見花長作故人看縞衣綽約春未凋風節凝雪後寒　每憶荒烟啼翠羽笑扶明月下飛鸞何須宋玉相招得環佩歸來露未乾　題畫梅和王山農韻王冕石梅花一枝系以長歌幾四十年矣俛仰今昔有懷故人因次韻于后但顛倒縱橫不倫不理不能不為韻所牽也觀者必從一笑　江南春來白雪爛落月橫參夜將半縞衣綽約如故人踏碎黎雲款老幹北風傈傈天正寒彷彿風節凭西闌庖知山人竟不死夜煮白石

青松間高情撫世無今昔溪上梅花淡荒林情曾揮灑酒溪雲一枝寄與春消息花前喚酒寫長歌花下呼兒掃落花若不揚州何遜宅定是西湖處士家山人愛梅心獨苦笑尔豪吟玉堂樹山巔水際日有花風詔窟書招不去解衣槃礴兩袖寒腕指所至皆天機削枝著花玉色起北枝凍壓去霜飛白從上花成臺上無復當年舊歌舞源上桃花不記秦九花芳蘭已忘楚不如山人卧雲松破屋長在梅花東傳家有粉花作譜放手直欲先春風見花如見山人面誰道人間亡是公 顧綵集題畫梅 一樹玲瓏萬玉圃化工元只在毫端適仙去後無人愛容我山房恣意看 題趙子昂學士所畫墨梅 玉堂學士玉為人愛寫羅浮夢裏真清徹肌膚香透骨不知何處惹緇塵 謝勝南洲潘主所畫梅花 南遊偶踏孤山路遍閱咸平老梅樹新詩題向崖石間歷畫適仙香影句歸來為屬南洲翁筆端幻出雙玉龍神慧滿室香不散恍如置我瑤華宮 魏初青崖集宋漢臣墨梅并序 木蘭花慢 嘉議宋公於予為世契兄向過洛陽吾兄適是郡尊酒留連者累日適後計音至長安予不勝驚悼今年以事來京都其弟義甫秘監會予於東溪出示嘉議墨梅橫幅因作長短句一章無致區區追挽之意云 愛筆端造化春不盡思無邊看詩意精神不求顏色物外神仙回頭水南水北覺冰姿玉骨却淒然一片肝腸鐵石三年雪月情緣洛陽尊俎記留連慷慨正華年恨鞍馬匆匆長亭老樹芳草離筵西風萬來何許忍傳將幽恨到重泉昨日東溪再過不堪塵滿冰紈 周忠横詞墨梅荊楚有鴛鴦梅故也 驀山溪 江南春信望斷人千里魂夢入花枝添相思同心並蒂鴛鴦名字羸得一雙雙無限意凝煙水念遠教誰寄 毫端寫興莫把丹青擬墨客要卿卿想臨池等閑梳洗香衣黯淡元不涴緇塵擣縞袂東風裏只恐乎飛起 又 孤村冬杪有景真堪畫茅舍送踈籬見一枝寒梅瀟灑欲將詩句擬待說包容辭未盡意悠悠難把精神寫 臨溪踈影都是前人話此外更何如又須索良工描下吟窗淨几長做小圖看高樓笛儘教吹不怕隨聲謝 滿庭芳 臘澤休施鉛華不御自然林下真風欲領餘韻何許問仙蹤路壓橫橋夜雪香梢淡殘月朦朧無言處丹青莫擬誰寄染毫工 迷通塞外信寒生墨暈依約形容似踈踈斜影瀟水経空收入雲烟霧籠春不老芳意無窮梨花雨飄零盡也難入夢魂中 題梅扇 吾角宋 梅花韻似人人面為伊寫在春風扇人面似花妍花更不解言 在手微風動勾引相思夢莫用掃酴醾酴醾若見伊陳迷江湖長翁集 十月十三日賓憲宰招飲别予常將酒所指屏間畫梅乞詞 冰

花的皪冰壕下松烟竹霧溪橋夜斜倚小窗空依然同歲寒 生綃明粉墨淺笑猶傾國恰似野橋看凜冽只等閑 林淳詩 鵝谿争稱烟籠月浴心白稱光浮雪淨白兩俱宜天然濃淡枝 花光神意遠吮墨含毫淺休約有香來春風隨手開 王會齋甲寅歲題澤翁梅軸後 酹江月 今歲臘前昔無多寒色梅花光白可惜橫斜清淺處誰訪孤山仙客玉勒尋芳金尊護冷定與心期隔夜聞人悄可無一段風月 怕它香已飄零羅浮夢斷不與東君接買得鵝湖千幅絹留取天然標格樹老精靈叢園須健不放風騷歇花光何處兒孫箋債方微 呂居仁詩 宣州竹 小溪蓬底湖風重吹破凝酥動一枝斜映便門深冷淡無言香泛月華清 已經輕瘦誰為共竈遠徐熙耻同桃李困春容肯向毫端開發兩雲中 虞集道園學古錄揚補之梅花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蘊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柳梢青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踈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 荒村茅屋歌斜倚歸去重尋釣槎釋郤絲鉤青鞋藜杖翠竹江沙白 君瑞詞 曹溪英墨梅 玉骨冰姿天然清楚雪裏曾看物外幽人細窺天巧收入毫端 一枝影落雲牋便似覺清風夜寒試向松窗等閑一展俗慮都捐 洪覺範詞 蝶戀花 碧瓦籠晴香霧遠可手西偏驛湖啼鳥風度女墻吹語笑南枝破臘應聞了道骨不凡瘴江曉春色通靈醫得花重小抱暖釀寒春香香一聲畫角光殘照 西江月 入骨風流國色透塵種性真香為誰風鬟涴啼粧半樹水村春暗 雪壓枝低籬落月高影動池塘高情數筆寄微茫小疑初開霧帳寶月詞 惜雙雙 度嶺香前親寫得予細看粉勾無跡月殿休尋藐姑射人來知是曾相識不要青春閑用力也會寄江南信息看意應難摘留與梨花比並真顏色只又英蓉窗叢 皓香珠影 占春壓一捲悄寒萬里平沙飛雪數點酥鈿凌曉東風吹裂獨曳橫梢瘦影入廣平裁冰詞筆記五湖清夜推篷臨水一痕月 何遜揚州舊事五更夢半醒胡調吹徹若把南枝圖入凌烟香滿玉樓瓊闕相將初試紅鹽味到煙雨青黃時節想腐空北落冬深澹墨晚天雲閒樂府詩集王結戲題梅圖 望江南 江上路春意到橫枝洛浦神仙臨水立巫山處子入宮時皎皎澹丰姿 東閣興幾度誤佳期萬里盧龍今見畫玉容還似減些兒無語慰相思 李俊民鶴鳴集畫梅 洞仙歌 偷造化秀出金章簷下為問花中誰可嫁海棠開已羨占了十分開雅占了十分瀟灑君使畫工非此畫九方皋相馬張仲舉集王冕墨梅圖疎影山陰賦客惟幾番映起寒影生白縹紗仙妹飛下瑤臺淡佇東風顏色微霜恰

護膝朧月更漠漠暝煙低隔帳翠禽低處驚殘一夜夢雲無跡　唯有龍煤解染數枝入畫裏如印溪碧老樹枯苔玉暈冰圍滿幅寒香狼藉墨池雪嶺春長好悄不管小樓橫笛怕有人誤認真花欲點曉來粧額題能伯宣藏梅花卷子僕然子記西湖水邊曾見查牙老樹如此冰痕冷沁苔枝雪的皪數花才試天也似愛玉質清高不入閙紅紫孤山處士縱賦得招魂煙荒雨寂寞抱香死　春風筆休憶深村往事添人多恨多思墨池雪嶺三生夢喚起縞衣仙子仍獨自立瘦影黃昏和月窺窻紙聲聲字字寫不盡江南閒愁萬斛訴與綠衣使曾文清公集墨竹梅　的皪江梅竹外枝觖將幻法轉出纖憑君莫作風枝綠便恐飄零學雪飛　黃嗣深尚書自臨川省其兄嗣文戶部於宜春用元明魯直唱題李生墨竹梅　紛紛畫手調紅綠好以桃花配叢竹豈無短紙作江梅雪裏溪邊太幽獨李侯胷中有佳處研滴松煤聊寓目與梅撐對無可人分付此君真不俗淡烟小雨空濛地何得月明疎影足始知璀璨出斜枝詩畫古來真一族來從梅詩竹譜堆紫出料枝藍靜之藍山集題歐陽楚翁梅竹畫　道人下筆天機熟宋末元初寫梅竹琅玕個個起中林瓊樹娟娟在空谷三花五蘂天然好直節心虛肯相保花光老可費經營和靖子猷驚絕倒兵戈流落

存者稀展玩茆屋生光輝羅浮月色忽在手渭川白雲隨我飛此翁亦是英雄筆事異時非聊自悔百年翰墨可[illegible]得閒閒靜與儀形對許綸涉齋集題潘德久所藏楊補之竹梅　竹弟梅兄已可人老楊筆力更精神轉庵不用持相惱直得梅坡入夢頻朱復之肖翁詩集王補之梅竹　淡抹斜斜三兩枝色香相亞恰相知沙寒水淺魂初醒月落窻空影半款豈是物華甘寂寞且須歲晚共扶持向來淮浦瀟湘岸絕愛蕭蕭雪打時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八百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許永禄
圈點監生臣叢仲楫
臣徐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九真

神

天神史記殷本紀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鬼谷子反應章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注曰已而審定以之教人主從其物[illegible]又遂與）（非形非容非門且尸見而形不見者其[illegible]而不知所謂之神）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時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司馬相如傳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

祀天神（酉陽雜俎）漢竹宮用紫泥為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十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牲養牛五歲重三千斤。新唐書西域泥婆羅傳泥婆羅祀天神鐫（子全切）石為象日浴之烹羊以祭。又大食傳大食人日五拜祀天神。石林燕語高麗王徽立嘗誦華嚴經願生中國俗以二月望張燈祀天神。如中國上元。徽一夕夢至京師觀燈若宣召然徧呼國中。嘗至京師者問之。略如夢中所見。乃自為詩識之曰。宿業因緣近契丹。一年朝貢幾多般。忽蒙舜日龍輪召。便侍堯天佛會觀。燈焰似蓮丹闕迥。月華如水浸雲寒。移身幸入華胥境。可惜終宵漏滴殘。

祭天神東漢書宗室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陳愍王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靈帝不忍加法於王。詔檻車傳送愔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甫等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甫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安事天神王符潛夫論太歲豐隆鈎陳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利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閒之何恐。背之何恐。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至貴。與人異禮。豈可妄事。

禱天神魏書賀訥傳從父弟悅。密為太祖祈禱天神。請成大業。出於誠至。太祖嘉之。

奉天神盧子逸史裴令公少時有術士云。命屬北斗廉貞星將軍。宜每存敬。祭以清酒。當得冥助也。裴公自此不敢懈惰。及為相職務繁雜。乃遺忘。心不足然。未嘗言之於人。諸子亦不知。在京師有道者來與宿。及夜曰。相公昔年尊奉天神。何故中道而輟。崇護不已。亦有感於相公。裴公笑。心知其廉貞不之信。後為太原節度。家人病。即迎女巫視之。彈胡琴顛而倒之。良久蹶然而起曰。請見相公。廉貞將軍遣某傳語。大無情。都不相知也。將軍恚甚。相公何不謝之。裴公大驚。女巫曰。當擇良日潔齋於靜院。焚香酒果。廉貞將軍亦欲現形於相公。其日裴公沐浴具公服。立於階前東南。奠酒再拜。見金甲持朱戈者一人。長三丈餘。向北而立。裴公驚悚汗俯伏地。不敢動。少頃即不見。問左右皆無之。裴公遵奉不敢怠忽也。

賽天神（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七月己酉如雷山賽天神羌狄之事也）

不畏天神（東漢書杜林傳林少好學博洽）多聞。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物。褫奪衣服。拔刃向林等欲殺之。冀仰天歎曰。願一言而死。足矣。將軍知天神乎。亦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十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轍。不畏天神乎。賊遂釋之。俱免於難。

夢天神（北史隋宗室列傳關皇中文帝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神將下降及聞蕭妃有娠迎至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戊辰生元德太子昭。

鬼稱天神（趙希術會心錄王觀文出征熙河久不下既入城命悉屠之人皆逃）避至城一隅。有婦人獨不避。王怪問。婦人攣蹙而起。忽產一子於前。乃知其將產故不能去。王感動遂命止殺。王是年亦生一子。名寀字輔道。長有文名。孝於其親。自號南陵居士。仕徽宗為刑部侍郎。在朝時忽有天神降其家。能預言人禍福。寀事之甚謹。吉凶皆前知。崇寧間天子將用兵於幽薊。計未決。有言寀家天神可卜者。上將親臨問。寀不敢隱。因奏曰。容臣歸而視之。若天神許車駕臨幸邸。當奏上。時妖人林靈素方得幸。寀獨不與之交。靈素銜之。因白上曰。車駕不可輕動。宜遣親信內侍先往驗實。然後臨幸未晚。上然之。內侍至寀家。天神竟日不降。既後命靈素進曰。寀將家子。臣罔魅其巨測。請劾其罪。上怒。遂繫寀於獄。考掠備至。竟無以自明。時寀母尚存。被髮訴冤于天神曰。吾家奉神甚謹。何為竟殺吾子。神復降曰。吾非天神也。蓋熙河之鬼爾。語訖不復見。

召雷神（百川學海袪疑說向有行雷神法者以夜遊艾納散藥合之為香焚燒則）煙聚壇上尺身為異。恍如雷神所至。歎向不知其為藥術也。夷堅志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為人請

兩治崇召呼雷霆若響若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杜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見乃如常時誦咒書符仗劍叱咤良久塗風肅然煙霧蔚蔽一神人峩冠持斧立於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喚猜聞其指鄙曰以諸人欲奉覿故遣相召無它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道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坐者皆失聲驚仆移時方蘇鄙已死矣

敬事雷神

（嶺外代答廣右敬事雷神謂之天神其祭曰祭天蓋雷州有雷廟威靈甚盛一路之民敬畏之欽人尤畏圖中一木）枯死野外片地草木萎死悉曰天神降也許祭天以禳之苟雷震其地則又甚矣其祭之也六畜必具多至百牲祭之必三年初年薄祭中年稍豐末年盛祭必養牲三年而後見盛祭其祭也極謹雖同里巷草木有懼心一或不祭而家偶有疾病官事則鄰里親戚衆尤之以爲天神實爲之災宋詠史詩雷神（雷州圖大備春夏多雷無日無之秋日即伏地中其狀如彘秋而食技鼓蛛雷骨追在雾乎之上與史郎不同故名）我聞古老說雷神身矮而長毛目爍金曾覿戴書書似彘不圖靈跡現當今

不拜海神

（北史列傳魏裴粲孝武初出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屬時亢旱土人勸令禱於海神粲憚違衆人乃爲祈請直據胡床坐儼白君左右云前後例皆拜謁粲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安有方伯致禮海神乎卒不肯拜

刑馬祭海神

（隋書陳稜傳大業中稜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流求國稜進至低設擅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

女化海神

（酉陽雜俎吐火羅國縛底野城古波斯王烏瑟多習之所築也王初築此城高二三尺即壞歎曰吾應無道天令築）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見父憂恚問曰王有隣敵乎王曰吾是波斯國王領千餘國今至吐火羅國中欲築此城垂功萬代既不遂心所以憂耳女曰願王無憂明旦令匠視我所履之跡築之即立王異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遺血成蹤匠隨血築之遂日轉蹤匠女遂化爲海神其海至今猶在堡子下澄清如鏡周五百餘步

清河公即江神

（隋書楊素傳高祖爲丞相封素）清河郡公及受禪加上柱國開皇四年拜御史大夫未數拜信州總管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

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以夜掩之素親率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岸遲明而至擊之欣敗走悉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夢河神

（北史後魏孝莊帝既誅尒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尒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脈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插導而行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弑莊帝

禱河神

（北盟錄宋靖康中中書舍人孫覿言臣承之直學士院被旨撰祝冊禱河神是其冬三月河流不冰後有獻計者宜聯數百艘）宿火其中可謂兒戲矣

按問水神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高季興殺珙等於峽口盡掠取之朝廷詰之對曰珙等舟行下峽涉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其官爵

燃犀照水神

（太平廣記溫嶠平蘇峻之難及于湓口乃燃犀以照水怪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群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黃牛非時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吾與君幽明異路何故相照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

犯人神

西漢書鄭崇傳崇爲尚書僕射父之上欲封太后弟商崇諫曰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

求助人神

東漢書隗囂傳囂既立爲上將軍軍師方望說囂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者也

金人神

（北史曹國）傳其國神有金人破羅闊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十人食之不盡能改齋漫錄漢武帝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之人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

孝感人神

（李昌）齡樂善錄資州資陽縣士人勾龍濤乾道己丑爲其祖父母及父瘞墓以一百二十日爲期還日辰午酉三時上土畢則看閱釋典讀誦孝經又校

正宇者手寫萬卷以施於人越明年二月有七日早息一白凉衫人戴青笠騎黑馬而至排徊周覽神影顧異霧覺之乃請勒參雖以果實及五穀等飯侍者從書以一大漆器受之又有一舉手執一小旗并一小牌金刻其字曰廣張誅殺虜惟此功三與汝霧讀畢白凉衫者命霧録之霧益欲異遂問姓字答曰汝還識我否我寓居梓潼下江南至資州今蓮花山下即我行祠聞公至孝特來游此遂策馬向南而去馬足如飛倏然不見霧望塵再拜亟遣其弟詣祠禱謝既至桉上有楸物發而視之則霧所獻白凉衫者六顆胡桃十枚乾棗一器五穀飯也寺僧法崇祖行及守祠蔡十五等皆相訝曰祠門不開者約幾年矣安得有此復取楸細視則元祐壬申三月初五日左馮兵士楊有功因迎本宮入川至梓潼詣祠獻香之楸也迄今已八十餘年憲茲亦異矣愚嘗讀真誥大凡世人有功及物而得爲地下主者文解八十年武解一百六十年始得一遷至於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則直登仙品更不歷諸地位今神之意豈曰廣張之忠與子之孝則一也耶宇文庭堅録亦資州勸會公文

炙犯人神（夷堅志姜楠之師仲在太學與胡秀才同舍胡指上病贅疣欲灼艾去之或告曰今日人神在指當俟他日胡不以爲信遂炙爲七日而瘡發皮剝去一重見人面在中如鏡所照惡之亟覆以膏又七日稍瘡痒甚困爬搔皮起人面如故歷四十餘日創益大且痛竟不起）

鬼針人神（太平廣記丹陽郡吏章授使經毗陵有一人寄載筍數日授發其筍有書數卷皆吳郡人名又有針數百枚其人謂授曰君知我是鬼也所以持針者當病者以針針其人神焉）

精貫人神（仙傳彭家少服業于太極真人栖真味道精貫神人年一百餘歲後受書爲太清真人）

正其人神（輔教編原教云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之外緣死生）

上神（禮記禮運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正義曰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

遊神（古三墳書遊神動而靈數飛走潛化動植蟲魚之類必備於天地之間謂之太古）

太歲遊神（晉史揮塵徐邈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閒則有對爲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彼宅之右何得拘忌於東遷以爲太歲之衝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

泰

元媪神（漢書禮樂志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媪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

受釐元神（海録碎事告成大報受釐元神釐福元大也）

自己元神（道法精微虛靖天師張君曰神若出便收來神返身中氣自回如此朝朝還暮暮自然赤子產真胎真人曰一點靈光便是符時人錯認墨和朱精神不散元陽住萬怪千妖盡掃除王景陽曰空劫之前是我身無形無象亦無名黃金透石俱無碍一點靈光到處明皎碧虛曰人言心下一腔空精氣元神聚此中何以痴人容易惑蓋緣不識主人翁　又自己元神即先天一氣之體先天一氣即自己元神之用故神不可離於氣氣不可離於神神乃氣之子氣乃神之母子母相親如磁吸鐵劉真人曰非法非真非色無形無相無情本來一物冷清清有甚閒名雜姓動則鬼神潛伏靜時天地交并視之不見聽無聲默叩須還相應又心傳錄云一人各具一乾坤中有巍巍一至尊統御萬靈三界伏不知徒爾弄精神）

先天元神（道法精微先天元神太極之祖也虛無自然包含萬象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變化無方去來無礙清靜則存濁躁則亡玉皇心印經云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太上曰虛心靜神道自來居道德經云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前有之矣心傳錄云靈臺清靜現方壺暮有識還便不見出離生死永長存爭奈凡夫不識面）

辟惡神（抱朴子登涉篇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禍福者以黃神越章之印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

佛是小神（太平廣記史爲有學識奉道而使佛常語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

禁治邪神（續宋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詔江南東西兩浙福建路轉運司自今師巫以邪神爲名屏去病人衣食湯藥斷絕親識意涉陷害者并共謀之人並比類咒詛律條坐之非憎疾者以違制失論其誘良男女傳教妖法爲弟子者以違制論和同受誘之人減等科之情理巨蠹者即具案取裁）

請祀五行神（續宋鑑長編神宗紀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所生以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神宜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漢武

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祀故許孝以謂五神主五行隸於地為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

居如大神 羅泌路史昊英氏論人之言曰居如大神夫食則大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騎衆而諸侯孤卿奔走乎堂下出乘大輅越席以養安載車皁芷以養卑錯行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持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長渠有善於此者金史國語解大神為也

没為名神 賈誼治安策主為明帝没為名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

三河領神 馬明叟實賓錄後魏裴駿字神駒幼而聰惠親表稱為神駒遂以為字弱冠通涉經史崔浩亦深器之目為三河領神

卿是世神 馬明叟實賓錄北齊和士開事武成好握槊士開善此戲又能彈胡琵琶因致親寵嘗謂武成曰殿下非天人也是天帝也王曰卿非世人也是世神也

護法善神 續宋鑑長編神宗熙寧七年言新法之不便者甚衆王安石不悅而求去然呂惠卿又使其黨日詣匭函假名投書乞留安石堅守新法

上乃遣惠卿以手詔諭安石欲處以師傅之位留京師而安石堅求去又使賜手詔曰韓絳墾欲得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為朕詳語以方今人情政事所宜急者安石為絳代已仍以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

鬼避戒神 經律異相法容羈有人從容受三皈五戒心欲見佛經一亭中有一女云是噉人鬼婦其人日暮欲寄宿女言不可其人自念是舍衛國人完佛四戒神尚畏之我何所懼乎遂即留宿時噉人鬼見護戒神去亭四十餘里一宿不敢歸

日遊神 秦京雜記皇祐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騖請托一人號望火馬其中又一人號為日遊神蓋日有奔競故也

箕公之神 羅泌路史餘論許由退處箕山故其卒葬在是所謂箕公之神配五岳者許四岳之作也

羽淵之神 羅泌路史夏后紀鯀遏縣于羽山三年而死是為羽淵之神山海經云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今陸渾東有墠渚即縣化之所河南密縣亦有羽山縣化羽淵一或在此神則無不在也子產云其神化為黃熊事詳晉語或云黃能或云玄魚云能鼈有說別見

司命之神 太平御覽漢武故事曰上祀太畤祭常有光照長安城如月光上以問東方朔此何神也朔曰此司命之神總鬼神者也上曰祠之能令益壽乎對曰皇者壽命懸於天司命無能為也隨巢子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大神降而富也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司過之神 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算盡則人死諸應奪算者不可具論

郭西之神 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祠舊在秀山之秋浦縣在今郡城西南八十里後改縣置池州州治遷廟亦隨建今朝距州治繞五里居城之西故稱為郭西之神

山海之神 隋書列傳流求之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有鬭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為神主

橫嶺之神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會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詔選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馬首略無所懼稍使辱之即大言曰我今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點天日耶遂

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覬之者皆相告曰若此好官與日祠之當作我橫嶺之神

花月之神 春渚紀聞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狀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為花月之神

五穀之神 太平廣記三川飢斛斗翔貴時王法進達太帝之所帝謂之曰世人不貴衣食之本我已敕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罰責以懲其心

隱形之神 能改齋漫錄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陰將軍獨開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傅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

人身之神 上陽子上部八景髮神腦神眼神鼻神耳神口神舌神齒神中部八景肺神心神肝神脾神左腎神右腎神膽神喉

神下部八景皆神大小腸神胴神胃神膈神兩脇神左陰左陽神右陰右陽神**在天地之神**史記律書術曰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如類有可類或未形而未類或同形而同類類而可班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在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龍蛇之神**宋王安石臨川集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鶱翟之文章皆自山出**偏于群神**書舜典偏于群神（註徧周徧也群神謂丘陵墳衍古[illegible]聖賢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以觀[illegible]之[illegible]知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偏于群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皆有功于民者天神既類人鬼已禋而地示又望矣猶若未也至於熏蒿悽愴百物之精莫不至則聖人之至也夫既受終而主祭行巡狩則爲天子事矣時以免在未即真爾**懷柔百神**詩周頌懷柔百神（注懷來柔安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西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祭百神**禮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註有天下謂天子也百神者[illegible][illegible]也）**蜡百神**宋史和峴傳乾德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戊戌臘有司以七日辛卯蜡百神峴獻議正之**混合百神**度人經中理五氣混合百神**調補百神**元真子元真子問道於玄女曰金液流注五臟四肢調補百神潤澤六腑變易毛骨**劾召萬神**抱朴子地真篇昔黃帝見紫府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玉章生萬神**生神章琅琅九天音玉章生萬神**錦幡召萬神**大洞經明耶命大乙錦幡召萬神**混生萬神**大洞經靈光八煇混生萬神**變萬神**黃庭經閒居蕊珠作七言散花五彩變萬神**逆釐三神**西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有曰所以澄

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註[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神也）**五臟藏五神**老君內觀經云五臟藏五神魂在肝魄在肺精在腎志在脾神在心**五神**度人經大乙司命胎之精主生之母左無英公子右白元尊神司命桃康也**世稱八神**馬明叟實有錄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帝納以爲妃妃嘗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而生八子世謂爲八神**禮嵩嶽通八神**西漢書萬石君傳禮嵩嶽通八神（註師古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嶽通[illegible]八神）**詩用十二神**韻語陽秋詩體如八音歌建除體之類古人賦詠多矣用十二神爲詩者始見於沈炯山谷亦常效之余友人莫用之其祖戩嘗以拂古詭賊脫百餘人不死意其後必昌而用之乃貧不能以自存天理殆難曉也余嘗以此格作詩贈之云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煖起來敗絮擁鬅鵝誰信龍舞鐵水殺踏鱗菜園底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鍾鼎爲莫渠愛小筆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來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亟三樗滿肯作猪奴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靈功成無躍兔王函方秘緣青蛇其詩體如此**燒指禱神**唐李文公集李府君墓誌眉州別駕李君去官居家弟遇疾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說方執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大雪禱神**五代薛史後晉高祖紀天福四年冬十二月下乙帝謂宰臣曰大雪害民五旬未止京城祠廟悉令祈禱豈非涼德不備神休未洽者乎因令出薪炭米粟給軍士貧民**疾篤禱神**宋史趙普傳普疾篤遣親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就試禱神**能改齋漫錄何大圭在上庠將試上舍一日詣告以狀述已意已禱于白馬神祠人不知也次日同舍生告之曰子之出得非有禱于白馬祠耶余夜夢過祠下有揭榜于墻者試視之前列內舍生何大圭狀後云所乞宜允須至晚示何應曰然是歲題目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其破題云兩儀雖大均囿於形三台雖遠均圍於數最爲警拔是日下筆如有神助榜出遂居首選百川學海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者子游子夏也子游爲武城宰子夏聘列國不知

何以侍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瘡瘍之不治者詔封爲靈貺侯今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俱貢院爲部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李瞻禱神

張氏可書襄陽辯士李瞻老於學校而性多狂率一日上封事極談時政初入都道由襄山下於山神曰某今日獻封事若使拜相即求一吉兆不應又祝曰若只得內相亦可又不應又祝曰卿監足矣又不應徒云本路監司并鄉郡如何又不應遂厲聲曰必是山神不在家後竟配嶺表

阻風禱神

夷堅志嚴州大浪難在州北五十里介於兩山之間深不過八尺而湍流峻駛縈回曲折稍遇風色則激爲巨浪由是得名往來者多苦濡滯紹興四年鄱陽周貴章赴省試與鄉人羅正彥李顯祖康師尹相值於常山買舟同下逮至彼灘見它郡貢士船三十餘艘鱗次岸滸皆阻東風久者數七八日更相愁歎不敢解纜或強驅童奴盡力挽縴纔少進復猛退有悠鬱而東擔陸行者且慮失試期晚夕隕穫餘干董經員騰略出語衆曰聞坡上一廟乃威惠王行祠盍往致禱脫蒙垂祐使可去矣皆合辭曰然時已昏暮即籠炬造謁焚香列拜董拱而啓曰神王聰明正直受國爵封之享血食於此今朝家三年大比網羅賢俊公卿將相悉由此塗禮闈較藝程限已迫顧留泊此地欲往不能願一施威靈訶禁川后使灘上諸舟前進無壅豈惟寒士蒙賴亦所以報國也禱罷焚獻紙錢稽首徑出至夜狂風尚厲漸以帖息天將旦波平如席三十艘順流相銜略無凝滯始悔乞靈之不早云

過廟禱神

元史阿沙不花傳祖母苫滅古麻里氏歸康里國後十三年復來則二子已從憲宗伐蜀矣逮至和寧聞憲宗崩諸將皆還二子獨後心以爲憂過一古廟因入禱焉若聞神語連稱好好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還至舍則二子已至矣

以金祀神

抱朴子內篇金丹卷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明合藥成以分之其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王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稱金各檢署之禮天二十斤日月五斤北斗八斤太乙八斤井五斤竈五斤河伯十二斤社五斤門戶閭鬼神清君合五斤凡八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人多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

殺人祀神

名臣見聞錄奉議郎解廷蜀人也受梓州司理夜宿荊南府南馬鋪中初更後聞簫鼓械鈴鐸之聲廷詢鋪卒曰彼何爲也卒曰民家夜祭鬼神耳廷乘酒曰爾導吾往觀之卒曰不可恐致他虞廷叱之乃同行夜下道百餘步至一民舍自牖望之於茅堂中懸三繪神皆巨幘大目前設樽俎花果其家一人以巾裹禮拜執鈴而請神家人動簫鼓而和之廷知其家事邪神以手扶窗而入其家散走不見廷於楮錢下見反縛一人廷解其縛詢之曰爾何人也曰祭人也避歲飢受役於其家其主事三神求人祭之不獲乃以我爲餉不意公至此再獲生也廷覆其盃血取其繪神以回明日以事聞于有司竟不獲事神者并重賞以捕之祭人近令爲役于廷之門以報其賜行旅過其地深宜察之解廷今爲奉議郎

用人祀神

呂東萊博議（出處僖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子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　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意無間則仁有間則暴幽明物我本同一體宋襄季孫楚靈之徒不知此理視幽明物我爲有間於是使己而媚神媚神而殺人人之媚於淫昏暴虐之爲也）無間有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有間則暴（不仁者私於家則隔舊墻而不及北隣私於己則隔形骸而分爾汝）無間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既無間則仁之意）有間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既有間則暴之意　起語散同語兼甚大）幽明也（幽謂鬼神明謂人物）物我也（物謂人我謂己）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本同一體）喜同一喜（同一體則同一性情）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喜之情同故也）怒同一怒（人有七情舉喜怒而略餘言之）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怒之情本同也）判而爲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也又財有慘必有舒有休必有戚有愛必有憎有哀必有樂其情無不同也）別而爲盈虛予奪是非損益之理（有盈必有虛有予必有奪有是必有非有損必有益其理無不同也）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有禍必有福有利必有害有安必有危有死必有生其變無不同也）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以上皆發明幽明物我本同一體之意）未嘗有間也（如幽明物我之無間者仁矣）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豈以冥冥之不可欺（冥冥謂鬼神）昭昭之不可犯哉（昭昭謂人也言仁人非

（與天地鬼神之可哭乎始視其如母也）幽明物我通爲一體（斷以主意）不見其有可傷之地也（則用如傷事怪好則推益不可傷也可使人以祭是）既傷於民亦傷於身（物我同體故也）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幽明同體故也）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方猶術也孔子言可謂仁之方益于言是乃仁術也仁主於公故欲於實實以此人人如方術可以推類而通之也）不仁則不覺（不仁之人痛癢皆蔽）不覺則不合（謂於其身溥氏物自與氏物）（是神自爲鬼神）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間焉（以是有私己之心者神之義）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間焉（以是其故人猶神之事）遂以爲苟便於身何耻乎媚神（視幽明爲有間）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也物我爲有間）以妄傳妄（不識則妄以）僞傳僞（不真則僞僞相傳其然後人人從也）然後淫誣怪誕之說興（神怪之論）然後焄蒿悽愴之妖作（妖巧之事）然後陰說側僻之祀起（於淫祀之也）然後賽塗剝剔之亂生（非其鬼之祭）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三事並見下注）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者（殺人於[illegible]）（非聖之甚）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人性皆善三人所爲如此）私己深（皆於視人己爲有間）畏神甚（懼而視幽明爲有間）淪惑其心至此極也（有間則暴故其末流至此）一時之君子又從而譏之（孫子魚誠孫中典）

（乎之使）蜀若求其爲暴之原而溯之乎（無逆也此句主下文意）天下之理有通有塞（通則無間塞則有間）其通耶（此下說理之通者）八荒之外（四維云泰遠邠國濮鉛祝栗謂之四極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六合之內（上下四方謂之六合）幽明物我不見其間（通故如此）孰非吾仁（無間故仁）其塞耶（此下說理之塞者）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爲念（雖愈有之人推無此念）然毫芒之差藩籬限焉（視此身之外皆與自己不相干）發於其心（不仁之心）害於其事（見於有爲皆不仁也）發於其事（不仁之事）害於其政（施於有政皆不仁也）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不得其以祭鬼而殺人多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皆其毒之至熱）一念之快（皆其）奔電走霆（皆其暴之至）（遂）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念念無非害人之心）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時時無非害殺之心）（遂治熾情巧）其視宋襄葦何以大相過乎（與宋襄楚靈等乎宋之心其毒則一也）適者仁之門也（通則無間故爲仁之門）塞者暴之門也（塞則有間故爲暴之門）是故欲仁者不于其仁于其通（由其通者則斷斷可以至於仁矣）去暴者不于其暴于其塞（徹其塞者則斷斷可以消其暴矣）（格論深有理趣）

上疏論祀神

（宋史林大中上疏謂國之）

大事在祀今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安神明宜見其祀於神者或升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或興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

以敬事神

（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作亂）

殺子西子期而劫惠王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

以諱事神

（左傳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

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戰兢事神

（國語觀射父曰）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

棄醫事神

（王符潛夫論）

今女多不脩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

憒憒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祟以致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爲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

教人事神

（劉公是先生弟子記）

率人以教人其政乃純率神以事神其鬼乃神政之不純教之過也鬼之不神事之過也教人過於敎事神過於瀆民不見嚴而煩是褻非瀆於古之事神者必有則弗徼弗徼民弗信也必無則弗畏弗畏民弗從也事神若誕故筮則弗非盟則弗叛禱則壹齋則潔言則信斂則從居則謹行則順郊則見帝廟則見先王興則見主而誰識思亂

江南事神

（萍洲可談）

江南俗事神疾病官事專求神其巫不一有號香神者祠星辰不用葷有號司徒神者仙帝神者用牲皆以酒爲酌名稱甚多嘗於神堂中見仙帝神名位有柴帝郭帝石帝劉帝之號蓋五代周晉漢也不知何故祀之祠祀並無義理又以傀儡爲樂神用祓官事呼爲弄戲遇有繫者則許戲幾棚至賽時張樂弄傀儡初用楮錢爇香啓禱猶如祠神至弄戲則穢談群笑無所不至鄉人聚觀飲酒醉又歐擊往往因此又致訟繫許賽無已時

翁師事神

（夷堅）

志崇安縣有巫翁吉師者事神著驗村民趨向籍籍紹興辛巳九月且止爲人祈禱忽作神言曰吾當遠出無得輒與人問事治病翁家懇詰曰累世恃神力爲生香火敬事不敢怠不知何以見捨再三致叩乃云番賊南來上天遣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江吾故當往曰幾時可歸曰未可期恐在冬至前後自是影響絕息嘗有富室病力邀翁嚴絜祭禱擲珓百過訖不下至十二月旦復附語曰已殺却番王諸路神祇盡放遣矣即日靈響如初

溫公事神

朱子近思錄（元豐四年八月十六日作）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如何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漢武祠神

西漢書武帝太始四年三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爲縣）祠神人于交門宮（晉灼曰神人蓬萊仙人之屬也晉灼曰琅邪縣有交門宮武帝時造）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師古曰如有神來歆嚮祠坐而拜也）

殺猪祠神

存心錄（吳成村）鄧喜殺猪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

嶺南祠神

虎說之容語嶺南有歌堂每春土人祠神于此男夫婦女分立左右視神所憑者以物蒙其眼必於男子中舉出一人女子中舉出一人老壯皆在然所舉必童男也如是旬日聚集不散其歌童因此相慕遂爲夫婦其爲神所憑者旬日間不復思食卧露天下沾沫露水旬日後飲食如故大率嶺南歌音清和非他處之比

嫚神

漢書元后傳莽毀壞孝元廟以爲文母篹食堂太后見孝元廟廢徹塗地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

祭祀嫚神

江少虞類苑虞部員外郎張著通判鼎州奉詔祀於南嶽舊制神位于壇數帝于地列籩豆牲醴之品當設席之際往往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又三司副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乙宮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五鼓奉祀遂茹葷而往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右扶下殿已卒矣豈非祭祀而嫚神耶何誅責之速也可不畏哉

程副將嫚神

夷堅志秦蜀馬入東方率以五十匹馬一綱遣兵校部押馬多道亡於是置監漢陽憩泊五日以俟三衙江上諸軍取發先赴湖廣總領所對驗毛色齒數與四川馬司者無異然後即路乾道九年殿前程副將當此役自漢陽卜日行濟江卒長云舊例必具牲酒詣城隍廟謁賽乃行則長塗無它虞程不答再問之忽怒詬曰我取官馬何預於神此使去是日晚絕江宿城下睡才五鼓悉控馬往總司須啓關而入忽聞馬蹄聲從西來諸卒謂他綱至起立相戒各謹持控以防相遇鬭傷之害俄頃間已至前暗中不能測其多寡即衝突跳齧不可制如是兩刻許天明視他馬了無所見而一行綱馬死者幾半皆折脇流腸衆以爲程副將嫚神之咎

湯顯祖慢神

夷堅志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孫也紹熙五年爲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爲兩席設之於祠宮而命東阿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亢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惟而憂之是夜暴風欻起山水盈溢縣治淨沒七八尺至于卧床之下文書龍箱大半入水使不傷人皆以爲慢神之咎湯以屋廬損敗伐木於林亟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極其虔敬至次年春爲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遂罷去

楊客慢神

夷堅志泉州楊客爲海賈十餘年致貲二萬萬每遭風濤之厄必叫呼神明指天日立誓許以飾塔廟設水陸爲謝然纔達岸則遺忘不省亦不復紀錄紹興十年泊海洋夢諸神來責償楊曰今方往臨安俟還家時當一一賽答不敢負神曰汝那得有此福皆我力爾心願不必酬只以物見還楊甚恐以七月某日至錢塘江下幸無事不勝喜悉輦物貨置抱劍街主人唐翁家身居柴垛橋西客館唐開宴延佇楊自述前夢且曰度今有四十萬緡姑以十之一爲神賴餘楊歸泉南置生業不復出矣舉所齎沉香龍腦珠琲珍異納于土庫中他香布蘇木不減十餘萬緡皆委之庫外是夕大醉次日聞外間火作驚起走登吳山望火起處尚遠俄頃間已及唐翁屋楊顧語其僕不過燒得麤重亦無害良久見土庫黑煙直上屋即摧塌烈焰亘天稍定還視皆爲煨燼矣遂自經於庫墻上暴尸經夕僕告官驗實乃得槀葬云

都監慢神

夷堅志澧州兵馬都監某出於天武禁衛離兵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道行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倔且憚費厲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某殊不謂然夏夜月明坐於船艎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熒煌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爲取彈弓射之盡夙精此技百發百中才一彈落光衆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爲憂明旦詣廟齎視則

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適體有坼裂紋昨夕渾闔正在殺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登二年除僅能償值慢神獲咎如此全家雖震怖幸不葬魚腹大抵鬼神多為故尤畏擇也景裴聞其說於錢不孤而忘都監姓名

乘醉慢神江徼敘影響錄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廟貌甚嚴吳中謹事之有胡子文者踈俊人也嘗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官相對所謂善惡二部者子文戲掣其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還至舟次見一使來曰彼判官命汝君子文時已醒頗悔醉時事甚懼更不可免遂行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乞徹命以歸請後不敢皆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章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之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似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能赦之再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覺過身如水遂寤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子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遍雖遽冗不敢輟

至誠感神書大禹謨至誠感神矧茲有苗（[illegible]）宋史王十朋傳十朋知饒州移知湖州饒父老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倚心應其至誠不獨感人而亦感于天地鬼神

至孝感神抱朴子內篇微旨卷祭順至孝感神之應

忠孝感神坦明故事王義方貶吉安丞道出南海舟師持酒脯祈禱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十里安流神之聽之毋作神羞既祭天雲開霽風息恬然人皆嘆服

孝行感神夷堅志臨江軍富人周昌時事母鄒氏甚孝鄒病腰足五年餘行步絕費力數招醫治藥略無小效紹興二年中秋之夜周昌時侍母飲酒賞月見母坐立艱辛不覺淚墮自罷就寢抽身背起乃懷小刀下庭向空朝北斗禱云老母染疾久百藥亟試有加無減今發願剖腹取肝啗母以報産育乳食之恩望上真慈憐使獲感應焚香訖行施刀忽聞有聲自後叱喝且以杖擊其背稍而回顧寂不見人但一紙貼在地取視之中有小紙書云周昌時供奉母親累歲孝行此藥三粒賜鄒氏八娘周悚泣拜謝候明旦以進母積痾頓瘳方具以所見告于妻子

王直感神元遺山集述金輪國七行

軍康德璋神道碑云德璋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萬多聞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葦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夕水落丈餘時人以其正直感通神明許之

桓公見神太平廣記齊桓公遊于澤管仲御公見惟馬管仲曰澤有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朱冠見人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見也

王縉見神江徼敘影響錄宣和間王縉爲兩浙提刑每斷死囚必焚香奏上蒼然後行下如是歲餘一日忽見一神人立於廳階手執案卷乃縉平日所奏事曰呼其名而語之曰汝所斷公事無不平允上帝嘉之

李甲見神太平廣記唐天祐初李甲本常山人夜至大明山下值風雨暴至遂入神祠以避之俄及中宵雷雨方息甲寢於廟庭有呵殿之音自遠而至見旌旗閃閃車馬闐闐或擐甲冑者或執矛戟者或危冠大履者或朝衣端簡者揖遜列坐者數十輩方且命酒進食歡語良久其東揖之者即大明山之神也西揖之首即黃澤之神也更其次者云是漳河之伯

餘不知其名坐論幽明之事其一曰衆命玉皇受符金闕大行之面清漳之湄數百里間幸爲人主不敢怠惰徇法也不敢恃命害下也饒饒惕惕以事上帝用治一方故歲有豐登之報民無札瘥之疾其一曰清泠之域決漭之匯余奉帝符宅茲民庶雖雷電之作由己也風波之起由己也爭亦非詔命不敢有爲也遂致草木茂魚鱉蕃焉又一長嘆謂衆賓曰諸公鎮撫方隅分理疆野或水或陸各有所長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之期巨盜將興大難方作雖群公之善理其奈之何衆或問言何謂也曰余昨上朝帝所竊聞衆聖論將來之事三十年間兵戎大起黃河之北滄海之右合屠害人民六十萬餘天既捋曙諸客登車而去李甲恍然有若夢中歸而識之後莊皇與梁朝對陣及晉末戎虜亂華彼塗炭者何啻六十萬焉

侯懋見神悅生隨抄建炎當三祀虜馬將飲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焉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數等三人者每遊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來不可避待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遷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逼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內伏豐之巨叢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焉衆數十日矣幸略無一人足音一旦

忽多人物且沓至三人但然伏梁之上計此室亦皆逃避虜者也胡爲而至哉心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選擒男女無少長悉以挺骸殺之擒覓傍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惴惴然向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龍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據案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視之則但見人物可半身頭面俱弗辨適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一名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遲曉則四顧鳥雀不聞聲知虜已洗城去遠矣即於亂屍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乃夜群吏所謂不是四人今悉復活矣其我各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周持志見神

陶朱新錄宣和甲辰歲春三月二十一日湓江大風壞官私舟船數千艘先是有江州德化縣進士周持志宿馬當市中夜聞人語甚喧覘之見是神千百執絳紗龍而過中一人云二十一日大風當取若干人以舒還綱官類通管押旁一人肘之若曰恐人聞其言也周至日抵湖口縣謁巡檢道所見衆不以爲信忽催綱吏人入白有舒保義

名邁不肯行舟乃詣舒詢其所以亦詢其姓名與周所聞合也舒曰夜來夢神人云今日當大風要邁綱官類通巡衆有風濤之虞本住落星寺下乃遷于此因留周與舒飲未擧匕筯風大作類通者方料理檣纜之類失足而死

先民後神

左傳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軍於瑕少師侈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良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擧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宋孫奭傳大中祥符四年帝將祀汾陰奭上疏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前說中繫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事未定群祀有闕不可尤矣必也擧其重而祀之望祀五岳四瀆其神之祀縣有爲常若今群祀之而其祀禮物從略可也禮重本示民不偷且昭典如其備物以豐年日月之災降異非常也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復猶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且日食行事或稠或曠一年二交非其常也洪範傳云六沴作見若是共御未見之無闕焉爾官備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叙降必書實物爲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從可也是故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方士致神

謝思芳旌類編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野客叢書抱朴子謂案漢書及大史公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封禪書曰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之貌又考漢書外

戚傳少翁夜致李夫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誤矣徐廣注封禪書謂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覩爾容又以爲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董仲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董君太平廣記唐開元中四海無事玄宗在位久委政於相深居遊燕以聲色自娛宮中雖良家子千人無悅心者因駕幸華清宮內外命婦景從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弘農楊玄琰女于壽邸光彩動人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明年冊爲貴妃自是專房同輦六宮無復進幸者帝甚悅之天寶末翠華南幸次馬嵬六軍不發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其死反袂掩面使牽而去就絕於尺組之下明年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就養西內太上皇三載一意念貴妃之心不衰適有道士自蜀來知上皇之心自言有李少君之術玄宗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索之於上下四方仙山洞府得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事言訖憫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太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有不足之色復請當時一事不聞於他人者驗於

上皇妃乃茫然退若有所思徐言曰昔天寶十年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乞巧宮掖間夜已半侍衛已休於東西廂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自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於下界且結後緣使者還奏太上皇太上皇嗟悼久之然未久亦上仙矣盩厔尉白居易爲長恨歌以言其事云

登臺致神（王子年拾遺記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飾水精爲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萇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蓊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羽毛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爲霜雪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之裘紫羆文褥此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爲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爲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萇弘而求正諫之士也

任翁致神（類林雜說韋氏子京兆人舉進士嘗納妓于洛顏色明秀尤善音律韋嘗令寫杜工部詩得本甚舛妓隨）

筆改正後得善本不差韋頗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韋悼痛爲之羸瘠棄事而寐意其夢見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處士者得返魂之術韋召而求之任擇日齋戒除一室舒帷於壁焚香仍須一經身衣以導其魂韋搜衣笥盡施僧矣唯餘一金縷裙任曰事濟矣是夕祝人昇事且以昵近悲泣爲誡然燭於香前目視燭然至寸即復去矣韋潔服斂息一禀其誨是夜爲籟俱止河漢澄明任忽長嘯持裙面帷而招如是者三忽聞吁嘆之聲儼頃映帷微出斜睨而立幽芳悲態若不自勝韋驚起泣任曰無哭恐退以致餘迴主忽淚睇之無異平生或與之言頓首而已燭燼及期欲適之紛然而滅主乃捧帷長慟任曰遍珠揰耙不必眞恨羣欲酬之不顧而別韋感詩曰惆悵金泥簇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渾似初逢李少君自後寢食不安恍惚若有所失久而方愈

專陽致神（長生經邽諸陰累專陽致神以致不死）

維嶽降神（詩大雅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守眞降神（宋續通鑑長編開寶）九年十月太祖不豫驛召張守眞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眞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

不復（降）

山甫降神（宋韓魏公安陽集謝賜生日禮物表生而維翰寔慙山甫之降神今也所蒙又兼極榮之籍古）

衡岳降神（宋王與釣益隨稾謝趙太守啓衡岳降神于門挺秀）

岳武穆降神怪生隨抄岳武穆王飛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眞迹也復書一絶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訴空有遊魂遍九州秦檜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至有死者

聽命於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注夫民神之主也虢公虐民而聽命於神是以知其必亡）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

知通於神（莊子外篇天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

力生於神衛子昔之帝王所以爲明者以其吏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爲功者以其民也力生於神（注王者有國必先靈祐上天上帝秩授山川神道宗尊無不來會成湯降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戒殷大賓運而伐紂爲物莫有使之然哉其不大化於日甚宣慮而長用遠之非我也實自相所致曰力生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吏福歸於君

汪罔之神（孔子世家魯哀公元）年吳使曰敢問何爲神仲尼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其守爲神社稷之守爲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何守也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汪罔於周爲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使曰善哉聖人

廟祀爲神（吉安志漢穎陰侯灌嬰高帝六年命嬰略定江南始於穎縣築城又築南昌縣城故江南祀以爲神）宋史張順與北軍戰被殺逆水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乃順也身中四鎗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斂葬立廟祀之

夢代爲神（春渚紀聞劉景文博學能詩晚歲嘗夢與章文公神交夢中酬唱甚多後東坡爲景）文得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所歷之地及拜謁神像皆夢中往還之所也一日又夢文公云已奏帝首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病郡人有宿于邳門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問之公已屬纊矣

刻氊爲神（酉陽雜俎突厥事祆神無祠廟）

剗氊爲形緘於皮袋行動之處以脂酥塗之或繫之竿上四時祀之

祠虎爲神 東漢書東夷傳濊本朝鮮之地其俗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

虎變爲神 太平廣記海陵人王太者野行忽逢一虎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太懼懼而走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因宿於梁上夢而虎至廟跳躍變成男子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爲衆懼神曰李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言訖入坐上人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我所食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見祐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而出爲虎乃俯食猪食畢入堂爲人形太再拜乃還後更無患

妖狐爲神 瀰水燕譚錄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置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下捷門綉酒人莫得窺群狐自穴出分享有醴王公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挾新穴中熾火焚之群狐奔逸擒戮悉盡覆廟祝背徙其家妖狐遂絕公初在長安也極疏神山人放之短好事者有詩云終南隱士聲華歇邠土妖狐巢穴空二事俱輸王太守聖朝方信有英雄

胎化爲神 祖異志李鑑進士光州解到京常言祖母懷孕凡三年不產飲食人事如常一夜夢產一人曰我神明也善事我令母囑於財及窺母腹已平復矣每夜若有一人約依從天窗中下至明則床下置三十婚而在焉因兹暴富歷二十年生計可及數十萬母後卒於未嘗聞至靈柩前聞有哭臨之聲甚哀後遂絕所齋醮令家道亦如常也

以君爲神 韓非子內儲說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蓐而席弊甚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弊甚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匈奴以爲神 西漢書蘇武傳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雪中囓雪及旃毛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

虜以爲神 漢書烏孫王號昆莫初其父爲大月氏所殺時昆莫新生母抱之亡置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于其傍虜以爲神及壯報父怨遂大破月氏又耿恭傳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所遏壍絕澗水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窄馬糞汁飲之恭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迸出衆稱萬歲乃揚水示之虜以爲神遂

即引去。

賊以爲神 晉書馬隆傳隆討涼州羌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於不意或夷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

見者以爲神 晉書嵇康傳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樵蘇者見之咸以爲神

人以爲神 唐書劉晏傳晏領鹽鐵使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四旬至都人以爲神。馬明叟實賓錄唐有杜生者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往追杜生曰自北行遇使者懇乞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葉與代之其人往折葉見亡奴伏其下遂獲之他日又有亡奴者生戒曰可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鷂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飛集灌莽上往取之奴在其中人以爲神。唐裴晉公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酒方酣不樂謂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在何所對曰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死側忽有大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婦果私於鄰醉其夫而釘殺之人以爲神。廣州府南海志元趙謙趙州人累官任廣東道肅政廉訪御强扶弱發擿平反官吏望而畏之有鄉民湯姓者爲於財爲仇人湯舉誣告在縣其親雖公輔常以他事告縣令王燮于憲司曰而有憾令教湯舉供贓誰公輔束縛其僕袁二下水身死勾追加刑鍛鍊成獄惟不獲其屍事上憲司公以無屍知其冤購求之檄于城隍期以七日如期果有捕袁二至者人皆以爲神

寇以爲神 瑞州志隋大業中林士弘寇建城應智頊拒之使人貨橋於寇寇市而分食有毒蜂出螫寇多死寇又通西北五里應據水整師寇曰欲吾不犯此溪當斷應引叱之溪流隨斷寇以爲神遂引去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九眞

神

吏稱爲神（新唐書崔咸列傳咸累遷陜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醉夜分輙決事裁剖精明無一毫差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秘書監）**背服爲神**（五代史李克用初在鞬靼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輙中群豪皆服爲神）**淮人以爲神**（五代史吳越王世家淮南楊渥將周本陳章圍蘇州錢鏐遣其弟鋸鏢救之淮兵爲水柵環城以銅鈴繫網沉水中斷潛行者水馬季司馬福多智而善水行乃先以巨竹觸網淮人聞鈴聲遽舉網乃過入城中其出也亦然乃取其軍號內外夾攻號令相應淮人以爲神遂大敗之）**郡稱爲神**（宋史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奸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爲婦且婣汝子故

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爲婢指錢爲顧直又不婣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郡稱爲神）**民以爲神**（宋晁無咎雞肋集陳朝奉墓誌宋陳輔爲義烏令民有以財雄其里中私貨禁物者君急出令曰往某氏室取其物幾何民不得遯物若合契咸以爲神　元史張庭珍傳起復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尹有捏䦆士縱橫街陌庭珍案其爲盜捕獲之民以爲神　劉國傑傳二十七年江西盜起國傑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兵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賊大敗斬首五百級奪所掠男女日暮收兵明日又至台堡民歸其男女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爲神）**精化爲神**（太平廣記西王母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玄默爲神**（兩漢書楊雄長楊賦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本非人主之急務）**刀圭爲神**（周易參同契服之以一丸刀圭最爲神蓋還丹入口如蜜之甘香美隨之清涼所謂刀圭者刀頭圭角些子爾及其成功則千變萬化妙不可測非旁門小術可得而擬倫也稱之爲神宜哉）**不測爲神**（張子正蒙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所在稱神**（東漢書黃琬傳御史刀縣遷尚書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舉郡稱神**（宋劉攽彭城集徐起基表云起治虔州州民有弟兄殺其親者郡惡其名縱賊使亡吏匿其文書欲使無迹而不孝子遂爲閭里患暴亂不禁會起至閱視簿書急發吏捕賊黨正伏辜舉郡稱其爲神）**畫格稱神**（宋蘇頌濟集汝州畫殿記畫格有四曰能妙神逸而范瓊趙公祐稱神蓋其工方圓不以規矩雖傑見者皆知愛之）**凜然猶神**（宋史忠義傳李芾爲人剛介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云）**七獻神**（禮記禮器七獻神[illegible]）**祭祀以馭神**（周禮天官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神注云在衆內者祭祀其先君社稷五祀鬼曰

衆地之中祭祀宗廟社稷五祀注云凡云馭者所以馭之內之於善則於祭祀之中宗廟先祖則無可去取至社稷配食者若取句龍后稷上公有功是謂之害也）**其鬼不神**（老子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河上公注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其鬼非無精神邪不入焉故不能傷人　幽求子有道之國其鬼不神）**司天屬神**（史記曆書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索隱曰案左傳重爲句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此言南正者劉氏云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而天是陽南是陽位故以木正爲南正也而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數二二地數地陰主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爲此故也臣瓚以爲古文火字似北未爲深得）**淫德好神**（西漢書郊祀志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晉灼曰夏帝孔甲天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其[illegible]好神[illegible]龍去之）**昭靈遇神**（兩漢蒙求高祖母昭靈夫人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元夜遇神**（唐中朝故事徐彥若弟彥樞大中末寓京國中元夜觀燈于坊

曲聞夜深有一人前揖因與同行謂徐君曰公貴人也他年贊兒必爲輔弼之官若近十年即須請退去京五十里外方免難也不爾當有禍患行及一小巷口其人曰某在此巷內居別日請相訪遂分路而去經旬日彥樞行及其巷口乃入訪之並無人居行十餘步有一小神祠祠外路已荒矣於是謁其神見土偶宛是夜中所覩者若含咲相視彥樞官至左諫議大夫兒方居宰輔遂話於兒時四方皆爲豪傑所據惟廣南是劉龔王知柔爲節度使彥若遂請出廣州昭宗授以節越而去果免於難（太平廣記）瀟

思過梁武帝從孫父懋爲侯景所殺思過以父遭禍不樂仕進常恭道典遇神人故名思過而字望明言望於神明也居虎丘東山性簡靜愛琴書每松風之夜罷琴長嘯一山棲羽皆驚常雨中坐石酣歌忽聞叩柴門者思過心疑有異令侍者遥問乃應曰不須問但言從浣溪來及侍童開户見一美女二青衣童子從之並仙人之容思過以山人見之曰適聞夫人從浣溪來雨中道遠不知乘何車輿女曰妾聞先生心懷異道簡潔爲心亦非車輿乘風而至思過曰若浣溪來得非西施乎女回顧二童將別思過曰夫人此去何時來乃咲曰不必興懷乃就寢爾及曉將別思過又詰來期女乃揜涕曰未敢有期空勞情意言訖便乘風而去須臾不見惟覺

異香滿室時陳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

豚黍樂神（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爲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笛擊筑歌上靈之曲）

越婢下神（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自知罪多心內不安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與郎中令等語怨望漢廷使者即復來覆我我決不獨死）

擊鼓下神（續後漢書董卓傳李傕喜鬼道信巫覡厭勝之術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

冥交于神（揚雄太玄經天玄交首初一冥交于神齊不以其貞[illegible]冥昧也求爲鬼神此乃大陰陰書鬼神之祭注爲變交於鬼神以爲耕敗齊也）

搜神（晉書干寶傳于寶嘗病氣絕積日方悟見鬼神事遂撰搜神記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江氏夢神（南史齊何僴傳先是僴疾夢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爲俄得患而卒僴疾乃瘳）

夫妻祝神（韓子雜說上爲衛人有夫妻祝神者使得布百疋其夫曰何少耶妻曰布若多子當買妾也）

殺人祭神（荊州記辰州湖蠻殺人使村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起小屋或懸髑髏以爲住人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神主）

禁殺牛祭神（兩漢書第五倫拜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依托鬼神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妄屠牛吏輒行罰後遂斷絕）

金銅鑄神（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三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

工人塑神（羅昭諫錄書吳之建報恩寺也塑二神於門土工孟太工丞不相可木人欲虛其內空其外開通七竅以應胃臟俾它日靈聖用神吾工土人以爲不可神尚潔也通七竅應胃臟必有塵滓之物點入其中不若吾立塊而瞪不通關竅設無靈何威於吾木人不可遂偶建殿立塊者竟無所聞通竅者至今爲人之禍福）

驅虎撒神（唐書顧少連爲登封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塞陷阱驅虎撒神虎不爲害）

作誓告神（唐書高駢傳畢師鐸怨駢將呂用之專恣欲討之乃帥兵及六命數十至高郵見張

神劍與鄭漢璋聚謀謀既合取酒割臂血而盟推師鐸爲大丞相作誓告神乃移檄州縣以討呂用之爲名而起）

良玉禮神（唐張說集王與方神道碑云　良玉禮神用之西序之器搖之南山之璞問然不有其珍也君子安命進之扞城之雉退之去國之老賁然不失其心也）

蓄靈蓄神（唐歐陽詹集甘露述意天冥冥其間蓄靈地陳陳其間蓄神靈無形神無身無形無言無身無聲苟有可褒以物而旌苟無可褒物不虛行）

獻羞飫神（唐李元賓集邵天頌獻羞飫神烘燎歷天神下於蓋高樂作於無聲）

閱庫問神（太平廣記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功有餘也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曰菹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曰何也曰蔡伯喈刺史大笑曰君誤矣）

禁迎神（金錄貴耳餘干有一富人作社火迎五聖遂三次往行在看拜郊畫成圖歸裝官家駕出迎神呼八十八爲細甲軍皆用金銀二紙爲之圍舞儀衛供全又裝一人儼然赭袍坐於輦上後州郡因詞訴取首數十人

因氾之比宰與府胥所以迎神社人有禁閈有意也

誣神（澗泉日記引向海使泰時蹤輿步大傳曰誣神者映及三世今以易大傳）文考之咮不類

被酒蹴神（夷堅志揚大方者岳州人為性耿介有操持好學負氣紹興三年赴漕臺試於江陵道中）過一廟望其像貌雄整衣冠入謁焚香致禱因擲盃珓答決得失凡三擲皆得陰珓以為神不賜許時已被酒遂發怒取珓毀之神側而判官所謂善惡二部者揚因指惡者嫃仍批其頰大聲叱之曰教汝作判官略無靈驗虛受享與何似請我做我文章十分單擬科第何不報我引足蹴仆之乃去纔出門行十數步酒欲醒覺渴問令僕汲水未及而雙攄呼弗應僕掖往村邸就榻少思移時复起謂僕曰酒之累人如此吾適入廟實為無禮遺二卒追詣庭下神王詬責甚峻頓善判官力為分解曰此子是岳州一個好秀才志行不凡前程未可量只被一醉所誤若置之重罰却成大猛不如令充惡部使祇役於前無得謝過可也王首肯頫二卒曰皆押去都來觀此事勢我必不免索筆作書與妻訣意悲哽封題授僕投筆而逝

處女嫁神（豫章志松陽門內有泰時大樟樹吳以來立廟祠之郡人每歲選良家處子具婚禮送廟謂之嫁神經夕）

女死取屍焉唐高宗時道士胡惠超能為符咒之術是夕留符廟中女得不死於是積薪將焚樹道俗驚懼樹上有鸛雀巢數十欲曉前三日翔飛空中徘徊不下又四遶居宅擲此皆是竹木恐火延燒于時風吹焰直上旁無損害廟廢

衝觸醮神（龍虎山志高士）張元英長沙人宋景定間遇異人授以道法令為道士一日主黃籙醮忽有人自縛門柱曰適在倪洋市飲酒歌牛肉衝觸醮壇神神令縛我乞師垂救元英乃曰彼既知畏神宜釋之以水噀之縛者立醒

辱國瀆神（言行龜鑑劉忠肅公摯在南京幕府會司農寺）頒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度法收淨利南都閼伯廟歲為錢四十六貫微子廟十二貫公嘆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公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張公矍然因託公為奏曰閼伯遷於商丘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大體欲望詳酌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神宗即日批曰辱國瀆神莫此為甚遽令行下更施行

釀錢賽神（燕語考異京師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釀錢為賽神會往往因劇飲終日蘇子美進奏院會正坐此余嘗問其何神曰蒼王蓋以蒼頡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門裏皆於中間用小木龕供佛曰不動尊佛雖禁中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罷斥以為禍福甚驗事之極恭此不惟流俗之謬可笑雖神佛亦可笑也子美云且留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為會飲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釀斂吏人豈如斥賣棄物潰聚非類豈如冥集同僚盡予美乃是不欲釀錢而奏用市故紙錢會客也

嶽峻基神（宋王珪華陽集賜樞密副使陳升之生日禮物詔陽）重表節嶽峻基神紀蓮天之誕祥將睇函之賜式洪圖是冀茂祉其膺

推惟引神（宋曾鞏元豐類槀過客論道者）簡易而合於人情者也推惟引神注昧迂闊遁亂紀律縉紳者不宜道

經神（王子年拾遺記後漢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以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成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焉及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贏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海（文淵以集經神賦）

（明識[illegible]神天）昔鄭康成英聰挺生擅窮經之妙譽著饗德之嘉名識洞精微我則惟變所適學臻幾奧我則用晦而明豈不以溫故知新博聞強識明先典之奧義曉聖人之遺則足以道並無方功作不測下帷靡怠冥窮乎變化云為開卷自精可驗乎聰明正直豈止夫遊心萬仞皓首一經爰因學以知道遂表人之最靈闡揚乎黃卷青箱離述禍福講貫乎三墳五典可洞幽冥岳岳騰芳孜孜擅美允符得一之義克配寄益之理歆詩周倦應道岳降之言學易偏勤自合著固之旨若夫彼之神了於冥漠而足稱此之神兮在探討以為能諒咸因於廣博固靡自於依憑皇士安之書謠豈能方軌社元凱之傳癖誠宜服膺欽貌堪嘉斯言可度蓋經明之是務豈石言之有託多文為美如福善以攸同非聖不議信依然而究若偉哉斯人揚名立身以學優而既顯將誠感以斯親有同乎周李劉臻皆稱漢聖且異未隋物揚素止號江神是何盛德昭然遺芬若此當一時之攸仰俾千載而可建神兮神兮興百神而有殊吾亦禱之久矣

薛靈芸針神（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時）常山有美女姓薛名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守谷永獻之文帝帝名之曰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帷重幄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

非夜來縫制帝則不服宮中號爲針神也類說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少選入宮芸別父母升車以玉唾壺承淚壺皆紅色帝遣文車一乘迎之望而歎曰昔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因名夜來

詩神

金門歲節賈島祭詩神（出韻府群玉）

錢神

晉書魯褒傳褒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紀綱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略曰錢之爲體有乾坤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爲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爲君長在後者爲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爲言泉也無遠不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況有實贏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爲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

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問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不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蓋疾時者共傳其文

酒神

雲仙散錄醉錄曰酒席之上九吐不減其量者爲酒神

洞神

羅泌路史

二靈記靈書八會自然洞神（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爲簡大皇所授玄玉爲簡青玉爲文地皇所授黃玉爲簡白玉爲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爲三洞大洞經云三皇經者王屋州清上清洞玄大洞神也三洞者元經云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然近代三清畫非孔也有錢見發揮）

大郎神

能改齋漫錄本朝樂府有二郎神非也按唐樂雜錄曰離別難武后朝有一士人陷冤獄籍其家妻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此曲以寄情焉初名大郎神蓋取良人第行也既畏人知遂三易其名曰悲切子又曰怨回鶻乃以大爲二傳寫之誤

獸名駭神

太平廣記後漢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善畫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或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

自稱未神

江湖紀聞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怪在門羊頭人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以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焉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豕爲亥神

能改齋漫錄陳升之在相位嘗夙興未出其僕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逸而去衆以升之未出而外門又未啓乃相與擒而烹之以費繚而藏諸密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漏即歸而共烹也及歸發繚取之空費而已莫不驚怪儀而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豕爲亥神今史禁而殺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臂告天曰老妾無益於世男兒方盡心於國不宜輒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閱二十日母果無疾而終

聖神

敬齋泛說書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蓋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明聖神爲二物也而晦庵解孟子援伊川一言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南軒亦曰神則是聖人之妙不可得而測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是也非聖人之外復有所謂神也二先生之說曲矣蓋子明言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則信固優於善

美固優於信大固優於美聖固優於大神固優於聖也六者自下而上譬猶登階而至於堂等等不同級級有異今而二先生以爲聖人之上餘無可進者雖有神爲可優亦必與聖同功但以不可測度似高於聖耳不得又以爲一等也以若所說乃所以爲曲矣夫有狀之可詰初不若無狀之狀也有象之可睹初不若無象之象也有名之可道信不若無名之可名也然則無所不知聖也是人得以指名之變化無方神也杳乎無得而名焉無得而名而強名之神亦無可奈何云爾有名之與無名定名之與強名其相懸也如此如之何混而爲一區等而爲一物也

聰明聖神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天有陰陽人亦有陰陽天地之陰氣起而人之陰氣應之而起人之陰氣起而天之陰氣亦宜應之而起其道一也明於此者欲致雨則動陰以起陰欲致晴則動陽以起陽故致雨非神也而疑於神者其理微妙也非獨陰陽之氣可以類進退也雖不祥禍福所由生亦由是也無非已先起之而物以類應之而動者也故聰明聖神內視反聽言爲明聖內視反聽故獨明聖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

英傑爲聖神

王充論衡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

輔養聖

神（續宋鑑長編寶元二年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隻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倖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天胙聖神（宋蘇東坡集謝宣召入院表主資文武天胙聖神）

其知如神（史記堯本紀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

取勝如神（蘇子由古史白起傳范雎往見白起曰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

誠信如神（荀子致士篇註誠信則如神言物不能欺也）

奄忽如神（西漢書酷吏傳河南太守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

決遣如神（西漢書朱博傳博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用兵如神（續後漢書郭嘉傳嘉謂曹操曰袁紹好為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

發擿如神（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穎川太守穎川俗豪桀相朋黨民莫敢發廣漢為鉛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其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夫發姦擿伏如神晉書李柔傳柔為成都令每發姦擿伏所在如神南史梁范雲性機警且善屬文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寄任隆重書牘盈按賓客滿門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如神時人莫不服其明贍又頗憙之為建康令發擿姦伏號曰如神）

擿姦如神（宋史程師孟傳師孟累領劇鎮為政簡而嚴罪非死者不以屬吏其擿姦如神豪惡不逞跌宕者必痛懲艾之至勦絕乃已所部肅然宋汪藻浮溪集開封程振大尹謝上表惟三輔幅員之大萃四民業索之多必擿姦如神方勝鉗罔之訟苟撫循非術能無掊皷之驚）

政化如神（南史王瞻傳瞻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尤善於擿伏下至吏卒民庶舉莫能欺也）

辨訟如神（南史何敬容傳敬容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從之）

惠化如神（南史傅琰傳琰子翽為官有能聲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秉因問曰聞丈人發姦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

變化如神（金樓子興王篇魏武帝曹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量敵制勝變化如神宋史吳玠傳胡世將問武順王吳玠所以勝玠曰要在用所長去所短金之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之士卒不如金人之堅忍擾其形便更出銳兵且其堅忍之勢則我固有以制彼至於決機兩陣之間變化如神默運乎心術之微則玠有不可言者）

禽姦如神（北史齊神武之子彭城景思王浟傳浟都督定州刺史為政嚴察纖介知人間事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史君在滄州日禽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浟乃詐為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

博辯如神（續資治通鑑劉敞奉使契丹敞素知虜中山川道里虜人言北國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曰自古松亭甚直而近不數日至中京今不道彼而由此虜人驚嘆蓋故迂其路欲以國險誇使者又順州山中有獸如馬食虎豹虜人以問公為言其形狀音聲曰此駮也虜益歎敞之博辯如神）

料敵如神（新唐書韓充傳充為義成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李㝏主監軍詔充討賊帝問破賊期充對汴天下咽喉臣願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即克帝喜曰充料敵如神加檢校司空宋史劉几傳邊吏告夏人趨大順英宗問几几曰料敵如神非夏人可近正恐與趙明為犄耳帝曰明之子奔馬入賊殺為所擒卿料敵亦何神也以几為秦鳳總管）

應對如神（太平廣記盧莊道范陽人敏悟冠今古特授長安尉太宗將省囚徒莊道年纔二十縣令以幼年憚不舉狀以他尉代之莊道不從時繫囚四百餘人須預書狀莊道但閑暇不之省也令丞等憂懼以為言莊道從容自若翌日太宗召囚莊道乃徐書狀以進引諸囚入莊道對御評其罪狀輕重留繫月日應對如神太宗驚歎遂即日拜莊道監察御史）

奮奇如神（唐柳宗元集漢原廟銘曲逆起為策士輔成帝）

圖吐謀洞靈脅奇如神舜之胄也

出入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石君立傳君立又名石家財王檀之過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不完時莊宗在魏博被圍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擅游軍拒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逐明梁軍敗走

馳突如神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帝以詔書讓劉鄩不速戰鄩奏臣北欲以奇兵擣其腹心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揚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

奮擊如神 五代薛史後唐明宗從武皇與葛從周戰徑犯其陣奮擊如神梁軍退去明宗回中流矢血流被股武皇解衣授藥手賜巵酒撫其背曰吾兒神人也微吾兒幾爲從周所擒

鞫獄如神 宋史張逸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令受賕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蜀人以爲神

默記如神 宋史張文宣公推知開封府府事示案爲尹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遣決了無遺亡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欺

裁決如神 宋史王十朋受紹興府僉判既至或以書生易之十朋裁決如神吏姦不得行

決事如神 宋范仲淹年譜公知開封府決事如神京邑肅然稱治都下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斷訟如神 蘇州志宋孫冕字伯純知蘇州治獄不濫斷訟如神弛張在己無所吐茹吏畏而民愛之

決訟如神 處州府志馬光祖婺州人嘉熙三年自宮講到任決訟如神時歲大歉行荒政計口賑糶民以無飢父老論前後賢守必以手加額曰馬宮講

默之如神 清江三孔集孔文仲唐文宗論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爲則屬之爲斷是以寂然而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

至誠如神 宋楊誠齋集賀壽皇立紹熙皇后表至誠如神游心於淡漠養以天下何如釋位以事親而對于嗣君自有同德而作合

出沒如神 宋李曾伯可齋集回丞相遣事公割賊關城則援城賊飲江則保江淮警則備淮荊急則備荊賊縱東西而隳突我足上下而應援風帆千里出沒如神脩賦命之剋期可集朝廷可以高枕而卧矣

聰慧如神 元史黄溍傳同郡吳萊天資絕人七歲能屬文凡書一經目輒成誦嘗往族父家日步莫書一帙以去族父過扣之萊琅然而誦不遺一字凡三易他編皆如之衆皆驚其聰慧如神

其政如神 雷州府志元馬合謀字瑞卿回回八氏後至元三年爲憲副以廉介守己以嚴明律衆與同寅者多妬忌之而瑞卿發姦摘伏其政如神

鶴鷺如神 記室新書羊車駭衆鶴鷺如神（[illegible]從上[illegible]大[illegible]車此[illegible]也衣[illegible]官[illegible]行孟州外雜用以之[illegible]世也曰如此爲仲仙中人不易得也）

操舟若神 列子黄帝篇曰顏回問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遊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illegible]）

知人若神 莊子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壽夭若神列子見之以告壺子壺子曰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謂曰子之先生死矣列子入以告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明日又與見出謂曰子之先生瘳矣列子入以告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又明日與見出謂曰子之先生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大沖莫勝明日又與見立未定而走

尊嚴若神 西漢書成帝紀班固贊曰成帝善脩容儀臨朝淵然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

變化若神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魏伯陽參同契三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注云金水與土相行則三物互相含受混而爲一矣混而爲一則時往青山萬頃直陽出岩畢一輪月而變化之狀若神矣）北史齊本紀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

化馳若神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舜耕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磽确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與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漢書伍被傳被謂淮南王曰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然口雖未言而其聲疾若雷霆令雖未出而化馳若神心有所懷而其威已動於千里之外矣

覆按若神 後漢書劉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

姦贓於是刺輕判客之徒過要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閭貢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復案姦宄所發若神後陶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明悟若神**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從弟衍有盛才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 **敬之若神** 南史宋謝密傳密性嚴正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 **巧思若神** 隋書藝術傳耿詢丹陽人創意造渾天儀柱國王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史局後賜蜀王秀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當誅何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思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於是乃特原其罪 **驚喜若神** 新唐書顏真卿傳真卿論宰相元載上疏有曰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群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因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 **事之若神** 辛文房唐才子傳高駢棄人間事絕女色屬意神仙鄱陽商僧呂用之會妖術役鬼神及狂人諸葛殷張守一之徒凡十餘輩相引而進多為撓態長年飛化之說羽衣鶴駕詭辯風生騁事之若神焉 **出入若神**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大將高崇文平劍南數奪旗陷陣出入若神遂益知名進兼御史大夫 **畫妙通神** 晉書顧愷之善丹青嘗以一廚畫暫寄桓玄皆其妙跡所珍秘者其後玄開取之紿云不開愷之不疑直云畫妙通神變化飛去猶人之登仙也又歟于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諭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真通神佳手也 **錢通神** 韻府群玉張延賞閣度支有一冤獄公判度支期平反之案上有帖云奉錢伍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杖吏案之次日置洗處又一帖云奉錢拾萬貫公曰錢至拾萬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禍及不得不止 **道術通神** 宋史蔡卞傳卞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卞素與之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至稱為大士坐降職夷堅志江州天慶觀道士楊德一戒行端飭持法精專嘗晝夢到一大宮室掛朱書巨牌曰報應所寂無一人守門遂入見東廡揭榜云江州太守來日詣本觀燒香被捕神逮繫次一牌云德化知縣以明日晚遣郡案可付楊德一治之及悟自以姓字通於神明為喜是夕江州守德化宰皆同此夢明

日守以朝拜拈香歸府即得覺疾其家人既聞所夢立遣快卒邀楊師至則守已悶楊書符三道次弟使進服隨手而甦方出儀門縣宰之使亦至挾車奔行望見縣宰困困如狂癡與一符吞之亦愈楊歸聽復夢抵昨處又掛一牌云知州知縣兩案皆伏辜楊嘆道術之感格始為其徒言之予謂郡守縣令職有民社乃因謁觀宇而受侮神能預疏其故明以告待一何不祛斥邪祟頗令肆虐宜寘其之中固欲世間知所敬奉委曲以示人耶殆不可測度也 **玉管通神** 曾慥高齋漫錄李賀王[illegible]番陽人躬行君子人也又善相嘗云郭林宗作玉管通神有四句云貴賤視其眉目知慧察其皮毛苦樂觀其手足貧富觀其頤頰 **服漆通神** 溫革瑣碎錄浮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 **畫馬通神** 曾慥類說有人牽馬訪馬醫稱患脚馬醫曰大似韓幹所畫從以語幹幹曰是與吾所設色者至今視所畫即有一馬缺一足如是畫通神矣馬醫所獲錢乃成泥也 **孝悌通神** 唐王右丞集崇芝木瓜讚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天為之降和地為之嘉植發書占之推理可得 **舜孝通神** 宋蘇東坡集上皇帝賀冬至表克仁冠古舜孝通神 **性定通神** 龍文經性定可以通吾之神 **鍊性通神** 劉子貞之不鍊則素絲自黃於涅龍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海蚌未剖則明珠不顯崐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性情未鍊則神光不發 **漢箭有神** 漢書耿恭傳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北單于來攻恭恭以毒藥傳矢曰漢家箭神其中創者必有異虜中瘡皆沸乃大驚曰漢兵真神也乃解 **君章有神** 太平廣記梁安成王在鎮以羅含故宅借錄事劉朗之嘗見丈夫衣冠甚偉而立朗之驚問忽然失之未及還朗之見然時人謂君章有神君章含字也 **樗蒱有神** 晉書載記慕容寶垂之子也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同讌樗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成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 **落筆有神** 摭遺新說唐王勃年十三游江右忽遇神人告以閻公在洪都為滕王閣作記子有清才何不為之且以清風助其舟水陸七百里來曉抵岸及文成閻公閱之曰子落筆似有神助令偏示群英皆面若土鐵貼然心服乃召勃出往謂左右曰今帝子聲

流千古吾之名聞後世使洪都風月江山無價皆予之力也**鐵鞭有神**五代史安重榮晉時爲成德軍節度有異志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騶後舉兵反伏誅**下筆有神**蘇易簡筆譜隋朝蔡生以善畫聞畫興福寺壁謂人曰吾平生所畫多矣獨今日下筆若有鬼神冀而成者**督捕有神**金史王擴傳泰和伐宋山東盜賊起被安撫使張萬公牒提控督捕擴行章丘道中遇一男子舉止不常捕訊果歷城大盜也衆以爲有神**化若有神**潼川志云費琬字思謹扶風人爲鄭縣令贊曰化若有神**眞中有神**度人經眞中有神長生大君又度人玉晨大道經曰身中之眞神泥丸尊神輔卿弼仙三元帝君守護玉闕調養生元**百節有神**黃庭經至道不煩決存眞泥丸百節皆有神**所存者神**孟子盡心章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注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化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用之者神**抱朴子內篇暢玄卷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玄道之要言也**氣盛化神**禮記樂記氣盛而化神疏云志意蘊積在中故氣盛內志既盛則外感動於物故變化神通也**教善化神**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東閣提刑書齊之以禮和之以樂教之以善化之以神而有不率者未能去刑**虛極化神**元李道純中和集虛極化神神變生炁**至精至神**淮南鴻烈解精神訓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求眞集至精不二雖與物接而其一不雜則在有而不蔽於有至神不測雖與性俱而其應無方則在無而不溺於無朱子語錄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更沒去處**名爵示至神**宋史陳舜俞傳舜俞知山陰縣詔候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名器爵祿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爲可邀期如付劍契徵中書帖上之**精義入神**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邵子觀物外篇神以致用也不精義則不能入神不能入神則不能致用也張子正蒙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又精義入神事豫吾

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又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敬齋泛說精義入神以致用則自內而推之外者也利用安身以崇德則自外而施之內者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則天人物我混同無間無內可推無外可施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者也雲笈七籤義必精然後可以入神**精藝入神**尚意譬喻論策精藝入神章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者何有精於技者獨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畫思入神**新唐書文藝列傳王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猗覺寮雜記筆談云王維畫入神不拘四時如雪中芭蕉故惠洪云雪裏芭蕉失寒暑皆以芭蕉非雪中物嶺外如曲江冬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開花知前輩雖畫史亦不苟洪作詩時未到嶺外存中亦未知也**小篆入神**宋祁筆錄李斯書傳國寶小篆入神**造妙入神**宋李潛軒集跋東坡表忠觀碑字老坡所書小字表忠觀碑絕不類與時所見豈非造妙入神將無所施而不可耶**超理入神**雲笈七籤眞系論曰超理入神混合於氣無爲而不爲者我眞家之道也**存神**張子正蒙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虛神又不能知來化矣沈明遠寓簡神氣交養氣定神全此存神之至要也胡五峯知言寧視其大於存神程若庸性理字訓心之所主不疾而速是曰存神雲笈七籤脩眞達珠曰神者主也主人安靜神即居之主人躁動神即去之神之無人雖以自固形之無人雖以自駐若是形神相親則表裏俱濟又白玉蟾曰存者有也人能存我之神閉目見自己之目收心見自己之心謂之存神**過化存神**孟子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元王惲秋澗集進呈世祖皇帝實錄表　始平大理再駕長江過化存神有征無戰**履道存神**澗泉日記明心何似冥心明道何似履道明神何似存神物交則心馳事奪則道遠氣雜則神散晝夜者寒暑也陰陽者天地也吉凶者治亂也理也德也命也外之者人也內之者士君子也知而弗忘者學者也**凝神**孔子世家補晉哀公六年孔子適楚出於林中

允痾僂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金丹大要昔日過師眞口訣只要凝神入炁穴

先學凝神隨日紀述天遣中世緣中我無物事無窮愚智與苦樂同學人深於妙道者先學凝神入空寂次學融神出空寂二法純熟其道成矣

靜以凝神宋袁絜齋集袁學錄墓志正以利己謙以待人勤以績學靜以凝神

棲心凝神悟眞篇修煉之士惜精保氣栖心凝神立基溫養

皷舞盡神易繫辭變而通之以盡利皷之舞之以盡神王曰變通盡[illegible]張子正蒙天下之動神皷之也辭不皷舞則不足以盡神

卽物盡神關尹子一宇篇無一物非神是以善吾道者卽一物中盡神

樂以頤神羅泌路史發揮九錫備物窮秩之盛禮焉錫也者賜也上公九命數已崇極勳業更茂寵以加矣是故制之褒錫以龍綬之車馬以代其勞衣服以章其德樂器以頤其神

妙世頤神晉二俊集陸雲登遐頌遺物執一妙世頤神思我玄流浩若無津

垂拱頤神唐顏魯公集賀上皇表伏願陛下垂拱頤神以觀廓清之慶

養神莊子刻意篇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爲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其名爲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眞人曾慥類說夫欲養神先須養氣養氣先須養腦養腦先須養精養精先須養血養血先須養唾養唾先須養水四九還七返者大而論之一年小而論之一日北斗一日一夜一周天天降地騰從寅至申爲七返却到坤爲九還

含精養神魏伯陽參同契含精養神通德三元三元上中下三田也[illegible]精[illegible]功果則

精神乃氣如衆竅開於一身而百節爲我無有遍自如大可之原神

忘氣養神宋眞集宋齊丘化書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

儉視養神宋眞集香溪先生云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

葆氣養神澗泉日記葆氣者壽養神者無往而不自明神氣相宣而萬化舉

嗇氣養神宋蘇潁濱集再答依宮保文嗇氣養神以終其身中忘我以發照外忘物而遠塵至於變化之日涓然天眞

保形以養神雲笈七籤修眞經吉曰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無爲之宮形乃神之府莫不全宅以安王保形以養神

恬和養神雲笈七籤修眞品曰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將全其形先在理神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栖心則不誘於外也又參同契曰含精養神通德三元

眞道養神老君實錄老君謂尹喜曰僞道養形眞道養神神眞道通能亡能存神能飛形亦能移山形爲灰土其可識焉耳目聲色爲子留愆鼻口所喜香味是冤身爲惱本痛痒寒溫意爲形累愁妻憂煩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壽命不延其來久矣予嘗先損諸慾莫令意逆閑居靜處精思齋室丹書萬卷不如守一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無身之身無心之心可謂守神守神玄通是謂道同其猶高山大澤非欲虫魚鳥獸而虫魚鳥獸歸之人能虛無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矣

摩火養神關尹子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也

吸風養神關尹子吸風以養神精之所以不窮也

忘機養神會眞記絕念忘機可以養神

太上養神文子下德篇云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慾養生之末也

出神吳中舊事范文正公長子監簿純佑自幼警悟明敏過人公所料事必先知之善能出神公在西邊凡虜情機事皆預送知蓋出神至虜廷得之故公每制勝料敵如神者監簿之力也一日因出神爲人所驚自此神觀不足求幾而亡時甚少也張子賢聞之公之族子閭孝和云盤山語錄昔有道人坐中忽然神出外遊數百步後回乃見本形依然端坐如是數次亦不爲奇特乃與平常念頭出外一般只爲步子分明若認爲功便是着邪也悟眞篇夫煉金丹忘機絕慮動而

行之定出神也。**酒亂其神**荀子解蔽篇醉者越百步之溝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曰跬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其神也。（閨小門也）

酒濁其神淮南鴻烈解氾論訓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

知幾其神張子正蒙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人服其神臨川志陳儒字漢卿臨川人。幼聰慧刻志于學登紹興十八年第授明州推官有盜穿庫藏父弗獲。逮繫無辜。公疑必守藏者訊之果然。人服其神。

常拘其神胎息經學道之人常拘其神以為身主。主既不去。身豈傾壞也。

內養其神仙傳崔希範曰外忘其形內養其神。是謂登真之路。

谷神老子成象章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養也）張子正蒙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朱子語類正淳問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曰谷虛。谷中有神。受聲所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采真集作復之證。

則為易狗。消息之機。則為橐籥。生化之原。則為谷神。又谷神之能虛能應是生生化化之原也。無應則無生。無虛則無化。有生有化。故橐籥受之以為噓吸。而易狗隨之以為新陳。沈明遠寓簡夫天谷者泥丸者也。泥丸之神是曰谷神。谷神主以天真之氣為體。黃氏日抄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谷云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上陽子外鼎者亦名谷神。亦名神器亦名玄關。

喪妻傷神韻府群玉魏荀粲妻亡不哭而傷神。歲餘亦卒。

典選傷神王融新對唐書曰陸元方素清慎武后時再執政每進退群臣后必先訪問外祕莫知臨終曰吾當壽但須選久耗傷予神。

久飲傷神山居備用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漬髓蒸筋傷神損壽

多笑傷神山居備用多笑傷神

陽民神古三墳書陽民神神變萬物陽之民也。

獨立守神黃帝素問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

天地守神鬼谷子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有可抵則為之謀。此道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為天地守神（注曰言能[illegible]此道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可[illegible]能為天地守其神為也）

塗郤守神莊子大運篇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天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

無耳守神酉陽雜俎龜無耳為守神

不如守神概文經人之守身不如守神

心藏神黃帝素問岐伯曰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

無言而神文子纘義老子曰人無為而治有為也即傷無為而治者為無為為者不能無為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載無無言則傷有神之神也。淮南鴻烈解說山訓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前化故神也）有言者則傷（真人貴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說於神無[illegible]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illegible]傷其神）

任智自神羅泌路史後紀共工紱狠明德任智自神

可以役神關尹子七釜篇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以役神

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為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明則神管子心術上去欲則宣宣則靜矣。靜則精。精則獨立矣。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故館不辟除則貴人不舍焉。

乘瑕則神管子制分為兵者堅攻則軔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不知其神陰符經不知其神而所以神也。

神之又神莊子天地篇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體性抱神莊子天地篇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解心釋神莊子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

喪神鬼谷子陰符篇志不養則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

用神韓非子解老篇眾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多費之謂侈。聖人之用神也靜。靜則少費。少費之謂嗇。嗇之謂術也。生於道理。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

（服於理者也。）誠信生神（荀子誠信生神，務誕生惑。）七返生神（龍文經火炎於上七返生神。）積陽生神（黃庭經積陽生神上以麗乎天者星與辰。）火中生神（龍文經恍恍惚惚。火中生神。）焦心勞神（西漢補遺朱買臣難公孫弘辭曰陛下爲萬民父母守先帝基業其體甚大其憂甚深非若小夫細人愛惜銖兩保守匡篋裘冬絺夏食甘飽肥唯一身也所爲焦心勞神以天下也。）受命合神（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令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矣。）鍊靈合神（雲笈七籤煉靈合於至神煉神合於至道。）體國在尊神（春秋繁露立元神爲體國之道在於尊神尊者所以奉其政也神者所以就其化也故不尊不畏不神不化夫欲爲尊者在於任賢欲爲神者在於同心賢者備股肱則君尊嚴而國安同心相承則變化若神莫見其所爲而功德成是謂尊神也。）棲神（茅君傳九錫文曰茅君棲神高映。）以神補神（會眞記以神補神神無不足故神往而命悠久也。）鍊神（虛皇經鍊神合道體入自然。）煉氣成神（傳道集煉還丹之道煉形成炁煉炁成神而脫胎如蛻。）虛心待神（眞誥虛心待神營攝百絶。）虛己煉神（漢書禮樂志虛己煉神師古曰煉敕也。）豪俊有風神（北史渤海高翼豪俊有風神孝昌末葛榮作亂朝廷以其爲山東豪右卽家拜渤海太守翼率合境徙居河濟間魏朝置東冀州以翼爲刺史終能保境自守。）風神瑩徹（晉書列傳謝安年四歲時譙郡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瑩徹當不減王東海。）風神高邁（晉書裴楷傳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風神外偉（北史魏清河王懌幼而敏慧美姿貌孝文愛之彭城王勰甚器異之並曰此兒風神外偉黃中內潤若天假之年則爲二南矣。）內修形神（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所謂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澄心神（法苑珠林酒肉篇云肉是

斷大慈之種大聖知其故因所以去腥臊淨身口嗽蔬采澄心神招善感延年。）玉簫和我神（眞誥玉簫和我神金醴解我憂。）有遠體無遠神（晉書簡文帝紀封會稽王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但清言差勝耳沙門支道嘗見之曰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跡其行事以爲赧獻之輩。）體合機神（晉二俊集大司馬陸公誄昭德伊何允俊允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時似是神（世說新語桓豹奴是王丹陽[illegible]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桓逾不說。）耗思殫神（唐書溫彥博傳彥博還尚書右僕射性周愼旣掌機務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及卒帝歎曰彥博以憂國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用和安神（東谷所見劉禹錫鑒醫篇善哉管子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簡潔安神（翻譯名義二紀陀西域人年六百歲不衰唐代宗從之求留年陀曰陛下欲長年由簡潔安神神安則壽永簡欲則身安術斯已往資道所不知也。）心以繫神（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若人斯生支體具矣有心以繫其神焉。）存思見神（唐張籍集不食姑詩護氣常布語存思自見神。）養氣全神（張師正括異志張白字虛白自號白雲子清河人性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爲遂辟穀不餌養氣全神爲業道家之書無不研賾開寶中爲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每遇風雪嚴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已乾燥後嘗飲崔氏酒肆崔未嘗計其直家人每云此道士來則酒客輻湊嘗題其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卧在白雲深洞口自是沽者尤倍。）閑欲靜神（困學紀聞谷神一章養生者宗焉春秋繁露謂養生之大者在愛氣閑欲以平意平意以靜神靜神以養氣古之道士有言曰將欲無陵固守一德此言神無形則氣多內充董子亦有得於此也。）陰謀曰神（鬼谷子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也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得法契神（華嚴懸談旣語默視聽皆說則見聞覺知盡德奇能

（得法與神何必要因言說）**慧解開神**（梁高僧傳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強暴以綏）**殿名**

怡神（宋編年備要怡神凝神皆殿名在熙願殿兩旁）**見易知神**（張子正蒙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物無踰神**（張子正蒙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有形無神**（尚意譬喻論策假不如真章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安心神**（汝川子隨時錄三月草木榮茂風氣俱毒切宜慎戒以安心神）**陽神陰神**（百川學海儲泳祛疑錄有客舉倩女離魂話因及張紫陽與雪竇禪師入定事謂雪竇以禪定成至陰之鬼故不能持物而還紫陽以金丹凝至陽之神故能持果而返此事之有無不必深辨大槩先輩以此別性宗與形神俱妙之功用不同耳因語客曰陽神能運物陰神不能運固也今山魈物精邪鬼而已飛瓦走石運致寶貨瞬息千里謂之陽神可乎客不能對後世以此問人莫得其說嗚呼知此說者其知性命之所以不同也）**探賾窮神**

（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惟時孝文禮祠天地肅肅皇皇覺董寅畏後帝敷武問于儒臣謙光昭灼探賾窮神）**以神合神**（道書黃雷淵曰符者陰陽契合之具也惟天下至誠者能用之誠苟不至莫得而靈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守胎寶神**（老君實錄老君既誕之後於是守胎寶神）**虛心待神**（雲笈七籤脩真經告曰虛心待神當牖百絕栖澄至真當使憂慮靡干於玄宅哀念莫撓於玄津）**一故神**（朱子語類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聚精會神**（宋范石湖大全集謝政官啓聚精會神方圓國家之多難振景拔跡樂育天下之英才錢塘韋驤集謝解啓察廉進善天下無沉棄之人聚精會神彀中皆豪雋之黨）**感神生魁**（羅泌路史帝魁紀帝魁氏大禍氏之曾孫也母曰任己感神而生魁）**百神受職**（子華子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是也）**神**

不歆非類（左傳僖公十年晉侯改葬共太子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又以其類非其族類所神不歆其祀也君祀無乃殄乎國朝存心錄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載有一人家用祝降神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公裳盛服欲進而躊躇不敢進有一鬼蓬頭衩袒手捘骨刀勇而前歆其祭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老說其家曾日無嗣乃取異姓者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他當家父祖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無交接感通之理矣此可見鬼神不歆非類之祀）**民神不雜**（國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牲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書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神墨靈式（經子法語太玄經神墨靈式藏神墨穫靈式注墨夫背法也神靈再之也）**神所立**（古史楚世家初楚共王有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群望而埋璧於庭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皆壓紐鬭韋龜知之故使其子成然事焉康王既以長立至子不終靈王暴虐不得其死子干子皙皆以無禮不立而平王出君陳蔡國人附焉卒有楚國如神之命）**神靈**（乾鑿度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神光照室**（記室新書神光照室之辰注晉中宗元皇帝生於濟陽有神光照室後魏文帝生於平城神光照室）**三神降地**（記室新書三神降地萬歲稱池注趙簡子夢見三神於此池）**宋興神現**（錦繡萬花谷江南李後主時大宋將興息鼎州城上有神

現頭如車輪額上有床光爍若日月軍民皆首數日而沒今天王樓是也

張世寧神降（曾慥類說太原府助）教張世寧暴疾將終吟曰翠羽狂幢仙子家紫霞樓殿玉皇家人間風物易分散回首武陵空落花既卒神降其妹曰我舊係上天第十八洞玉仙人也因會宴瑤池考視塵中地仙功行簿間人間趣與香徘徊不進遂犯後至之罰西王母答其事爲我有人世酒分宜禰償之寓迹浮生今還本籍因歌曰休休休休偷得休時便好休歡喜免家無撒頭

神弗福（國語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莊公）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不愛牲玉於神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不咸民弗歸也獨恭不優神弗福也

不食神飯（趙璘因話錄余幼曾居山多疾親友令授道籙師）之戒約不得入神祠食神飯受巫覡之餉唯公事家祭則聽依禮及長從官凡此有不可不爲者或有一皆禁絶既妨於事且爲不知者所嗤余則臨事酌之所謂同者岳五嶽四海四鎮四瀆名山大川古之聖帝明王所在先賢有益於人有裨於教者安得鬼神待之且居士人之位奉公之事自當致敬安得輙廢若妖神淫祀無名而設苟有識

者固當遠之雖嶽海鎮瀆名山大川帝王先賢不當所立之處不在典籍則淫祀也昔之爲人生無功德可稱死無節行可奬則淫祀也當斧之火之以示愚俗又何謁而祀之哉神飯在禮宜拜受其他則以巫覡之餉可揮而去也爲吏宜鑒之

神武不殺（易繫）辭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注曰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窮神知化（易繫辭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注曰窮神知化則德盛仁熟而自致耳）

生而神靈（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高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高辛於顓頊爲族子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

神將入舍（管子心術上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絜神乃留處

神莫知其極（管子心術上形不正者德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飾）德萬物畢得翼然自來神莫知其極

神氣動天（文子纘義老子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

醉者神全（莊子達生篇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讐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戰攻之亂無殺戮之刑由此道也

其神無郤（莊子達生篇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illegible]）

思神守一（抱朴子內篇至理令導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柱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

形者神之宅（抱朴子內篇至理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

器弊神逝（抱朴子內篇暢玄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神馳宇宙（抱朴子內篇論仙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爲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

神氣雄俊（舊唐

書昭宗紀文德元年帝即位時年二十二三月己丑見群臣始覲政帝攻書好文尤重儒術神氣雄俊有會昌之遺風

神解 世說新語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時謂神解

身勞神散（抱朴子內篇至理身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

神報天子在門（早異志按南史）孔靖會稽山陰人武帝潛龍時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孔靖宅靖晝臥有神人衣服非常謂之曰天子在門而失足遽出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善意禮接膳給甚厚

空中神語（通鑑綱目唐玄宗天寶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於嵩山鍊藥成亦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自長貫之凡以明皇敬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作何益之不徒何以使臣下不爲欺乎是其大[illegible]之也））

神投書 通鑑綱目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illegible][illegible]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

與對曰昔先之行之神游十年[illegible]一[illegible]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非若夢于遊也吾于今而且能之行行大夢放捷不也

偷神法（溫革瑣碎錄郭璞偷神法六十日內丙辰丁巳戊午己未庚申辛酉謂之八方俱白凡有動作等事皆無妨礙）

命神守丹鑪（仙傳廖冲字清虛謂公安二神曰吾居彬陽作丹可為吾守鑪它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乘風雲冥晦而昇）

神人入夢（龍虎山志三十九代天師大玄公嘗假寐夢神人乘空而至曰余自華蓋山來煩見吝也遂生冲虛天師）

神人應夢（仙傳世祖皇帝嘗駐蹕日月山昭睿順聖皇后久疾不瘥遣使召宗師張留孫于上都北土即試以法后夢神人絳衣長髯甲士導朱篳白獸行草間明日召問乃啓曰甲士導獸篳臣所奉法籙吏也草間者春時也殿下之疾及春安矣已而果然乃詔以神象進后閱之如夢所見指長髯絳衣神問之曰漢天師也乃言於上命賜嗣漢天師號上從之給餉奉視三品秩乃予賜嗣漢天師號曰上卿）

保固神氣（仙傳金母元君一號西王母謂漢武帝曰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耗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為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為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宜保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辭即勅王女李慶孫出書以付於帝曰汝善脩之焉）

通神變化（仙傳漢祖天師張氏嘗入陽平山精思服鍊能飛行遠聽得分形散影之妙通神變化坐在立亡每泛丹池中誦經堂上隱几對杖黎行臨一時並赴人皆莫測其靈異也）

神遊異境（仙傳林靈素嘗與宋徽宗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遊月府福地洞天靡所不到也）

神全合天（莊子刻意篇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同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

神勞則敗（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神智（文子守清為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即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即心平）

神歸（文子洞古經云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思鳳
圈點監生臣傅拱辰
臣徐克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九眞

神

詩文

宋虞儔尊白堂集某神父母加封制朕惟某神之廟揭虔安靈司境內水旱之柄凡有禱輒應封爵所盼不敢遑其父母盖終慶長祥有自來也某神加封制朕惟令歲之旱嘗詔郡國各禱于境內之神厥既應答如響歲事以之不害于成有司以告封爵所宜加也朕不敢靳許應龍東澗集候官縣正惠二位神封侯制勑某神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矧廟食已久惠利及民可不載加褒封以示崇報之意爾神像設維舊威靈並昭護境庇民厥績甚茂禱晴求雨有感必通俱錫侯封用荅神貺尚賴幽冥之相永臻安靜之休、候官縣正惠二位神妻封制勑某神血食肇於有唐廟額賜於昭代暨于近歲肸蠁獨彰朕既嘉爾侯有庇民之功復眷厥配有贊成之美爰稽故實併錫徽稱尚服寵榮益增順助歐陽公集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內中福寧殿并景靈宮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

躬講禮文顧真靈之集佇俾容典之咸秩仰膺佳貺獨勵丹衷胡忠簡公奏議代福帥張參相奏乞加封鱔溪神狀（辛酉）右臣竊見本州有鱔溪神庇賴一方自臣爲州水旱有禱無不響荅年穀屢登抱鼓稀鳴職神之惠而襃崇未稱臣不敢嘿案閩中記鱔發迹於漢至唐而顯正元以後爵號益加由龍驤侯五封爲潤德靈感王國朝熙寧八年特封沖濟廣應綸言具在自是迄今緜數十年未有加命欲望聖明特降睿旨檢會前後封爵更增顯號以侈神貺而福此邦之民不勝幸甚臣無任僭越惶懼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廖剛高峯集乞禁奉邪神劄子臣訪聞宣州涇縣六十里內地名周公坑有女巫奉邪神名丁先生不知所起之月一二年來邪道甚盛一方之人爲所誑誘焚香施財略無虛日去歲有姓李人經從刑司陳告雖曾行下本縣毀拆廟宇而其徒利於所得更倡神怪之事群起占護縣亦無如之何即目鄰比鄉村往往食菜結爲邪黨近因旱暵輒以祈禱爲名聚集不逞之徒率數百爲群持棒鳴鑼遍行村落穿歷市井至於鄰境州縣亦有相應和而來者竊恐小人無知群聚則致生事欲乞行下本州取爲首者痛治之若罪不至死亦須編置他州以解愚民之惑消亂於未萌也華鎮雲溪居士集事神論德業不修法度廢缺文章散逸

綱紀不撓惟鬼神之事僥倖福祐者其風巫覡祭為本力耕為食來時分利以身為職不知報本追始迎祈之理者其風野巫固不足以經世而失之野者亦未可以為得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之功與禮樂相似幽明之道不可誣也故昔之人雖曰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神明之事未嘗不敬洪範八政王者之道也三曰祀文種九術霸國之謀也一曰尊天事鬼祝鮀治宗廟而無道之衛可以存孔子之所言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孟子之所述也二子古之聖人也其道全其術正其言不涉於巫祝而記述若此則鬼神之事不可非嚴奉之道不可忽已故古者天子諸侯躬耕藉田以為粢盛王后夫人親蠶公桑以為祭服事天地神祇社稷宗廟必誠必敬無所不至仁義之盡至於貓虎迎而祭之以報其功而況天地社稷山川鬼神有功之大者乎當是時也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疾疢不作而無災害者非惟淳德孔明民氣和樂之所召抑亦不失神明之心而陰有相焉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社者土地之主稷者衆食之先無土則食無自而生無食則民無自而養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土食之母也重民故重食重食故嚴社稷故天子有太社王社諸侯有國社侯社大夫以下至於庶人有

置社今自京師逮于郡邑莫不有社稷春秋奉事著在中令嚴矣太社壇壝牲牷幣帛器皿朝廷誠敬精潔所以交神明之道周無愧於古之人郡邑之下治或不然壇壝所在垣牆不周扃鐍不謹平日則恣踐據瀆無所不至事至則剗草設席既起而奉之犧牲粢盛幣帛器皿類不如法君子不加意小人不知敬禮未及成人已紛錯諠汙背悖瀆乎明神神而無知尚非所以示衆如其有知不怒不譴不為禍災斯幸矣以是奉之而望其報不亦難乎今陰陽未和水旱為沴貨食不阜人罹札瘥殆非盡出於德澤之未純或交神明之道有不備者邪可弗思也按閩講說余中伯元文論原道書院祖憲堂左右神位次有客過余問曰原道書院何睥堂山長於祖憲堂列古聖賢傳道神位尚左而不尚右畢竟於禮如何余言此禮不明久矣何則尚左無足怪也一非或以何之說示余翻謂言尚右者為非欲不辨析理終不明屑逐一答之睥堂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為乾天道也右陰為坤地道也天尊而地卑陽左而陰右此聖人參天地以立道也愚曰五行固是一陰陽而左右何必以木位金位論木與金孰尊乎孰卑乎東西固可分陰陽而何故以東方之陽為乾為天以西方之陰為坤為地夫坤位乎西南者也固不可專

以西方金位為坤謂為賓之位若乾位乎西北者也豈可以東方木位為乾謂為主之位乎且以記禮鄉飲酒賓主之位論西南之坤乃介輔賓之位西北之乾正是賓位非主位也如此以主左為乾為天而以尊主以賓右為坤為地而以卑賓不惟左了乾坤本位抑恐失了賓主尊卑况記禮曰賓主象天地也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夫記禮者非無見以賓為象天以主為象地也西北乃乾之位立賓於此故曰象天以賓為象天尊之也以主為象地自卑也亦非徒尊賓也賓居五禮之一禮之於賓主重事也禮也者敬而已矣以象天尊賓而以象地卑主此敬也實禮也所以古人不曰主賓而曰賓主豈謂夫尊卑輕重之意介必外記禮之說又使主人以天自尊而以地卑賓敬何在禮亦何在耶記禮又曰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西北西南皆是居右東南東北皆是居左其所以分賓主於東西左右者本文固已言之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惟西有尊嚴之義故主尊賓以坐於西惟東有盛德之仁故主不自尊而

坐於東詳味此旨東尊耶西尊耶睥堂曰記禮所謂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乃並行而入不越乎主左而客右也至於主就東階客就西階則位定矣客若降等如大夫為主士為客則不敢坐當正賓之位將就主人而侍坐為主人固辭然後敢就賓階非為右尊而左卑也觀前數句雖有背經之意然分析不去故後一句含糊結之曰非為右尊而左卑也愚曰大凡說經在明經旨今據其說記禮之言非為右尊左卑則是又以左為尊右為卑矣敢問右既為卑客因何不就西階豈客惡主人卑也故不就西耶況是降等之客豈亦敢爭長耶左既為尊主人因何辭客之就東階豈主人自尊卑人不容客之就東故辭之耶況辭至於固辭豈略無禮賓之意耶禮經本旨恐不其然請接經旨明之夫客之所以不敢就西階者禮也西為尊嚴之位而已又降等則何敢分庭抗禮遽當正賓之位主人所以辭客之就東階者亦禮也主人仁厚既尊賓於西則豈敢聽其遜退隨主人而東上無以客雖降等然非臣屬所以主人固辭之後客復就西上也卑左尊右之意本自分曉安可含糊其說為此說者只緣後世習矣不察但見主就東階賓就西階將謂左為尊於右殊不知古人所以分主賓於左右者非自尊也實尊賓也非重左也實重右也且如朝廷臣見君之

禮宰相與百官皆由東階升降不敢由西階亦恐有如賓主匹敵嫌疑故不敢就西升降惟就東也江西羅氏論此事備言西之為尊且舉班孟堅西都賦云左墄右平左東也東則為墄若世所謂踏道乃群臣所由升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不為墄此與記禮客不敢就西階相類其說儘明世俗寖迷雖儒者不省而居今反古舍經任意必以左為尊於右此則釐禮部俚之叙操通矣記禮之言其可刊乎胙堂又曰三代所於由百世不容議者太廟東向左為昭右為穆豈尊於昭乎愚曰此說者是而非胡不考之朱子之言其曰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不以昭穆為尊卑旨哉斯言且如周制文王之廟自始祔為穆故武王稱之王為穆考武王之廟自始祔為昭故成王稱武王為昭考至懿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孝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若專以昭尊穆卑為說則文王為卑武王為尊矣而可乎今必謂穆豈尊於昭其說恐礙朱子語錄又言古人廟堂正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神主在焉以奧之尊居西南隅則又不可以西為卑東為尊也愚究觀胙堂之所以執說者無他祇是以老子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之說為張本夫老子此說見於佳兵章先之曰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此不過以左為陽主生故居貴左右為陰司殺故兵貴右又兵之

凶欲以喪之凶處之故繼之曰凶事尚右既曰凶事尚右故必曰吉事尚左如是而已但所謂凶之尚右猶有少義而謂吉之尚左則意義謂何正不妨言吉之亦尚右可也至言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則左右之卑尊輕重似亦未嘗不明也胙堂既執老子吉禮尚左之說又附益之曰是故軍禮喪禮則尚右吉禮嘉禮賓禮則尚左且謂亦必有道矣不知道恐在挖說吉禮尚左人已未諭且愚攷周禮大宗伯所言吉禮自禋祀以下至祠禴嘗烝凡十有二皆祭禮也祭為吉禮而尚左則所謂神道尚右者非耶胙堂今又以賓禮尚左則東西階之尊卑易矣主惟自尊而尊不必在賓耶又以嘉禮尚左則醮冠位之尊卑廢矣[illegible]惟就阼而醮不必在客位抑所謂人道尚右者非耶此乃胙堂附和老子亦未嘗言者失言甚矣不特此也又舉記禮夫子拱而尚右有姊之喪且謂此為凶禮尚右則吉禮尚左明矣抑不知吉凶雖有異禮左右初無異尚拱之與袵同此禮也則亦同此尚也豈以吉凶分左右哉胙堂既知衣之右袵左周乎外與拱同義則是袵當右也拱亦當右也此常也非變也詎謂拱果為當尚左乎如以拱為當左拱則袵亦當為左袵乎愚每讀記禮多所服膺至於此反覆沈潛未嘗不廢書而歎作而曰是非夫子之言也記禮雖是記聖賢言語不

可不信然其雜出漢儒之手先儒亦間有疑處此所謂拱之尚左直是後人備襲老子之說假托其事於夫子耳昧者信之達者辯焉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世有識者必以愚之言然夫愚亦非主尚右之說求異於胙堂也自少竊疑近世尚左之習因歷攷禮經然後知右為前左為後右為順左為逆右之果尊而左之果卑也左右卑尊誰以易之況又地道尚右人道亦尚右鬼神之道皆尚右漢史武帝作左官之律音義曰人道尚右舍天子仕諸侯為左官左者僻也史以左為僻是亦以右為正矣文公家禮祠堂圖設四龕奉先世神主以西為上以東為次或問如何以西為上文公舉溫公書儀曰所以西上者神道尚右也此非以右為尊乎又冠禮圖釋記禮冠於阼醮於客位之義曰冠者筵于東序少北此即冠義冠於阼以著代者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又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即冠義醮於客位加有成者也蓋於嫡子成而尊之也若衆子則就於冠位醮成而不尊也夫成而尊者為嫡子則醮於客位成而不尊者為衆子則就醮於阼階右之尊於左無疑矣末又舉賈疏云必以西為客位地道尊右故也此亦非以右為尊乎如欲以左為尊敢更問前代以右文名殿昔賢以無出其右論人此之謂右尊耶卑耶夫謂之右文者

尚文也如武王修文偃武之類是也謂之出其右者尚其人也如藺相如位在廉頗右之類是也此又非以右為尊乎春秋左氏傳楚子伐隨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釋者曰楚夷也夷俗尚左如左社之類是也今以衣冠禮樂之國立祠堂以奉古聖賢傳道神位乃尚左不尚右獨何耶況又異端之非正者曰左道官職之降授者曰左遷為謀之非是者曰左計此即漢史音義所謂左者僻也今可以聖賢為左道乎亦可以左遷之乎其為謀也可謂左計矣胙堂揭示之文終曰學禮大學之道我輩不容不講究其真是學院諸丈有學有識幸相與訂之曰左曰右何說為是何說為非何說為真何說為偽或有傳會胙堂吉左凶右之說者曰尚書傳所釋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賓後阼正是凶事尚右之義愚曰如此釋經已非矣讀經者不當援引其說而非者又非也夫大輅為玉輅非天子不得乘故陳於右綴輅為金輅間或以錫同姓故陳於左分明是金輕於玉賓重於阼陳輅之禮合當如此豈可妄以凶事尚右為說況此說亦於經旨未明本經自狄設黼扆以下乃是陳新君儀物此時史未成服君臣猶皆吉服也至後篇釋冕反喪才是凶事不當使以陳輅為凶而遷就其說謂此為凶尚右其說之非一也又或引旨傳釋王

麻冕黼裳由賓階隮一節謂康王猶以子道自居不敢自爲主也據所説直是一賓階經作阼重矣愚竊以爲未然夫古人以西爲尊故康王由賓階隮若謂王之升賓階猶以子道自居則太保上宗之升阼階豈以父道自居乎若謂王不敢自爲主則太保上宗敢爲主乎其説之非二也或升引書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及太史秉書由賓階隮二節前謂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這説已是傷於巧至後則着説不得但含糊謂太史將冊書贊王故與王接武升賓階竟不能説太史緣何自賓階升辭亦窮矣愚謂此三臣者合與分別二升作一升賓底緣由據説太保宗伯承奉符寶傳之嗣王有主道焉何不思介圭同瑁不過傳器物耳非若太史秉書則是承奉先王冊命以傳嗣君者視符寶豈不加重何獨無主道乎何不與太保上宗同升阼而乃與王接武賓階乎豈王亦無主道乎想亦謂王以子道自居其説之非三也此等説皆是惑於世俗所尚不曾講究得左右輕重之禮雖與回護翻有破綻何在其釋經乎區區之愚不避僭越妄欲諗于後之讀經者曰尚右古也康王爲君故升右太保上宗爲臣故升左此禮也亦分也若夫太史雖爲臣而亦升右非重太史也重先王之冊命也惟冊命重於介圭同瑁故其升階異於太保上宗此不待費辭解釋於經旨自是分明世俗去古愈遠禮愈不明多是謬以東爲尊於西至又以此釋經其讀經者又皆承襲訛舛無能一正其非是可勝歎哉愚因或人傳會晬堂之説不容不詳辯于此第不免併及於傳書者深惟僭妄取忤前脩無所逃罪然於後之讀書者或不無小補云　附道一書院胡山長雲峯先生論左右　信原道書院祖憲堂神位尚左梅間余先生曰禮右爲上山長何晬堂曰當尚左各爲説以辯或以示余余曰夫禮以右爲尚亦有左爲尚者令所辯則神位也賓主位也皆當尚右無疑學制左學而右廟尊廟也廟之中左卑而右尊尊尊也大縣右爲前左爲後右爲上左爲下右爲順左爲逆右爲尊左爲卑以門則君出入皆由右左常閉以階則賓由右主人左以廟則神道尚右尊者位焉以賓主之席則人道尚右賓位焉余不復泛引禮經姑以晬堂所引易言之其言曰聖人南面而立左東方木位陽也右西方金位陰也左陽爲乾天也父也君也夫也右陰爲坤地也母也臣也婦也天尊而地卑殊不知左東震右西兑後天方位也後天坤西南乾西北乾坤皆在右安得謂左乾陽右坤陰又曰主左而客右非右尊而左卑殊不知需上六下體乾故曰客觀六四變則上體爲乾故曰賓姤九二上體乾又互乾故亦曰賓乾西北之卦也賓位也明夷下離互坎曰主人睽上體離六二變震曰遇主豐下離上震曰配主曰夷主震東離南東南之位主位也西北之乾尊以賓稱而震東離南稱主者震離中有巽也巽居主位不敢專尊之者客也乾也晬堂以左主爲尊且曰左尊而逸右卑而任東南之巽果尊於西北之乾乎乾果可謂之卑而任乎光明夷六二曰左股六四曰左腹豐九三曰右肱取象上下前後尤較然也明夷之二以初爲左初在二之㣲也四以三爲左三在四之後也豐之三以上爲右上者三之前也上又下前故稱右下又在後故稱左兵法右爲前左爲後亦此也且幼學於六藝中當明書法ナ右手也象形本作ナナ左手也本作ナ徐氏曰ナ佐也右手之佑也古文只書ナナ後人加以口工爲別今晬堂所書左右字頭皆作ナ是皆從左字頭寫矣左右之字不辨安惟左右之義不明也明經者固不必察察於字義余獨恨今之學者非惟經學之不明而且字義之不察故及之新安胡炳文謹並唐柳宗元集道州毀鼻亭神記（番云此作作）鼻亭神象祠也（首渼名邑王傳乎時久矣有鼻注在茂陵鼻與亭同）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刺什見一本即刺字）除穢革邪敎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爲謠若痿而起（痿人佳於危二切子法反）若矇而瞭（矇音蒙瞭力小切）騰踴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爲子則傲以爲弟則賊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孟子云天子使吏治其國）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主神主也）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遍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左傳十年句）又曰淫祀無福（禮記句）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賂而已也盖將教孝悌（悌一本作弟）去奇邪（奇居宜切）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肅信讓（肅一本作屬）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千載之違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既諭相與歌曰我有耈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癃公起其羸髫童之囂（囂田聊切）公實智之鰥孤孔艱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昏一作惑）俾我斯瞽千載之冥公闢其戶我子洎孫延世有慕宗元時謫爲永州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爲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無明與愷悌字）不惟禁淫祀黜非類而已願爲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茅山續志）神異記上之洪武二十有六

年春臣恭由華陽洞靈官知神樂觀凡八載蒙恩授今太常丞職仕貫祖如故皇上以萬機之隙時召至奉天門或便殿賜坐錫燕者不一是年六月七日宣諭奉天門上頭手言曰比朕病時感盧山周顛仙遣藥以濟我雖追隨皇妣在日謂言未主朕之先年夏五月一道士來化齋爲設饌具道士云我有一丸丹與餌餌之當主異人隨於壺中探得一丸投之眞諸掌以漸開掌其光如月服而吞之娠至已夫道士所在矣明年當震夙之時紅光燭天異香滿室信哉禎祥之不偶也是後又一道士峰冠白蘭陵晨以化齋來一見皇考謂曰公家有異人公封簡未主壽有八十三歲比命饌則不見其人矣已而皇考不及所期而崩後乃知其所徵在勸進之時爲洪武元年既即位冬十二月夢神人若眞官狀旌幢自天西北而下凡數神人導朕行見上帝左右侍從悉眞官衣一道士前致詞賜眞人服二道士舉案衣冕主履其上五色焜煌空中聲言善持守朕受賜禮謝而退神復西行去至朝天宮有一人頂金自西北而去後思之當是受戒與元君安惟文代之日彼國言安惟華言鐵釜云嗚呼詎知後來郊祀所用執事樂舞生乃朝天宮道士也耶今茲朕病後有顛仙進藥凡此數事皆爾道家效靈于國家爾其識之臣恭叩頭山呼萬歲壽畢仍賜膳而退至是七月十七日召詣奉天門賜觀顛仙詩所進藥一曰溫涼石一曰辟瘟丹其石如土微軟約崇四寸廣殺四之一其面玲瓏其背質朴其丹粉劑色如辰砂修如筆琯異香彷彿蔔陽斯其應效之速不踰宿而沉痾遂洒然之去體也觀畢上謂何物乃此靈驗臣恭謹對曰此必顛仙所錄而然上曰斯人草衣木食何得此藥而錄復謹對曰仙人眞質已在仙洞遺體應世而已安知仙境無此藥物今皇天眷祐眞仙進丹聖躬爲安實宗社之靈蒼生之福也語畢叩頭而退居數日再召至奉天門定選八月朔遣使詣廬嶽行謝禮以九月朔致祭因賜觀御製祝文并顛仙傳及詩

上曰朕皆直述其事不事文藻臣恭對曰宸翰帝王之文不尚奇靡自今顛仙美名與天地同久者此文也使道門千古流芳者亦此文也語畢天顏甚喜臣恭叩頭惶懼而退遂編次其事爲神異記云

揚子問神篇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道）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始戶戩）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達不達存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之燭無冥宜照物四方人以潛心約深故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使攬精義）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待之則義存舍而棄之則道亡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化混然歸於一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能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不彰群愚蚖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又無出處）食其不忘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欲食則不忘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羑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拘持之屬）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矣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憃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猶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數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矣（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人亡一篇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光大）周書噩噩爾（不阿附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如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訔訔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

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祟也（有所從明，如白日所照；有所滌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莫如言（嚍嚍猶情情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㖧㖧目所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雜不此也）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

東漢書光武告天地群神文　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顧降命，屬秀黎元，為人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辟，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位，秀發憤興兵，破王尋、王邑於昆陽，誅王郎、銅馬於河北，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地之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唐郊祀錄）

州縣祈諸神文　刺史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于某神。爰以農畝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數登靈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某神。尚饗。（唐元稹集）

告畬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歲次戊戌十一月辛巳朔十日庚寅，通州司馬元稹謹用敬酒，為州人告于畬三陽之神。圖籍鑄載，耆父傳述，通之盛時，戶四萬室，耕稼駢繳，謠謳湯溢，廛閈珠玉，樓雉丹漆，孝順子孫，廉能吏卒，軒然神功，坐受嘉來。政式不虔，人用不謐，奪富撓豪，乳窮後疾，綉者通播，悍者憤怫，饑饉因仍，盜賊倉卒，閭落焚燔，城市剽掠，人民遂空，萬不存一。神居蹤蕩，神氣肅颼，再完陋宮，稍不容膝，僅有鷄猴，無復芬苾。豺虎狖獉，麇鹿幽喧，厲鬼痹人，貪吏珍物，闤闠丘墟，門戶蒿華，神又何情，受人祈乞？嗚呼！網天軸地，羅星走日，水火炎潤，原隰生出，古不獨加，今不獨屈，化由人興，明不為乎。我或兹邑，星歲三卒，熟視民病，飽聞政失。自喪守倏，月環其七，弊深力薄，未敢纖悉。都虛盧特，先後排比，附旁風俗，簡用紀律，切不堪農，虛不勝實，乃勸居人，大課芟鉏，入入自利，若受鞭扶，旋六千里，功旬半畢。嗚呼！教則人功，理有陰隲，農勸事時，賞信罰必，市無欺奪，吏不侵軼，非神敢順，在我有術，當禁雨枯，蒸頑勝爵，尋祥百來，呵屬四逆，非我敢知，有神之吉。惟我惟神，各恤其恤，神永是邦，我非常扶，繼我者誰？

為神斯僳。尚享。

告畬竹山神文　稹聞天好平施，而特累山嶽，許其嵩崇，聖王亦視之公侯，不惜桂幣，蓋以鎮定區宇，舒貯風雲，毓㮇橿秋，磋泊百穀，萬貨以滋養於人也。至於家翳晉羅，忽木宂罹，蛇斷虎豹，迎碳吞噬，以逐其高傲堅頑之勢，非天意也。按通之載，號神為名山大川，且通邑屋而扶道途，然而不所不䂬，不柱蔟其軀，蟒蔽弊道路，將五十年矣。實人力之不足，於山也非神之過。今天子斬三叛之明年，通民畢賦，用其閑餘，夾津而南，開山三十里，為來年農種張本，自十月季旬甲癸而功半訖。郡司馬元稹率僚屬置酒献，以告于畬神曰：通之邑居，纔二百室，一旦為神剪翳株，戕豺狼，福負六十里之地，亦足為用。刀於神，神其戒哉！敢用嘉祝，祝曰：為山輸力，為民豐食，廩以萬億，蟲賊以殛，報用黍稷，謐用正直，猶布不頑，淫厲不息，風雨不式，獄廩不壯，俾民無得，將他山是猗，棄神之域，為神之羞，永永無極。神其畏哉！尚享。（魏了翁鶴山集）

告射洪廟文　惟王嘉師，厥有常性，道遠民散，刑章以滋，得情則矜，闕實其審，矧惟官惟反惟內惟來，罔黜乃心，將有不辜于戕。惟王吉士，則又異于民，無待而興，無虐而固，令利祿之誘，胡亦不然于澤，要爵已喪，所責其至，說過僉良，誚人不知，其將誰欺？帝實臨汝，其很愿時。某受王嘉師，鄙罰稟事，既罔攸悉，會攝將潛為王吉士，謬職漢舉，有邦攸謂，曰教與刑，茲惟何人，敢共二事？若曰使民以不寬，士罔佚道，則單見諜聞，所不敢必，惟自靖自獻，謹所不睹，懼所不聞，則昊天旦臨，實鑒歆念，神亦左右照知，厥心尚以是自勉，惟神之保右之。

射洪縣叙江告射洪神文　射洪瀕江為縣，比歲水失故道，岸屢崩，官寺民廬，壓覆是懼，徙避無所。某自春徂秋，三過其工，躬為相攸，念非跡鑿故道以順水性，遏截新流以除水患，則歲一興築，抗民之精，而患固自若也。民懼沓墊，莫有固志，殆猶行邁，靡所止戾，今不知從而止之，是已消之也。於是物土慮材，屬役賦丈，遒敬事之吏，以督工作，合一府之斥幣，以給丁庸，隨山濬川，使故道既通，然後架筑捷石，以捍新流。或謂其迂，或哂其愚，亦惟拯民是間，消功俾賄，不違恤也。吉日丁亥，庀事云始，惟我有神，寔祀茲土，敢用圭薦，以告事期，惟神右之，俾勿壞。（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

卷雪樓上梁告神文　王昔在吳，忠勇蓋世，西吞巴蜀，北舉曹魏，塊視老瞞等兒子戲，削平中原，空落眈眈，廟食八朝，以享厥祀。暨我皇家，四錫封位，大江東傾，王宮屹峙，蛟龍蜿蜒，潛縮來會，江神海靈，冠劍奉祀，宜有斯樓，以助燕喜。雪浪飛空，長江萬里，神告斯名，我是用紀，辭陋德隆，弗配厥美，于以告神，實震而悖。（元程鉅夫雪樓集）

安吻告諸神文　伏以宮殿肇

新始安端吻神祇擁護用介鴻休移卜刪辰式嚴祀事伏願梯航萬國仰京邑以來朝福祿億年保皇圖之永固

藝文類聚齊謝朓祭大雷周何二神文　大道在運小雅盡缺瓊鏡日淪金車未斯周主雹斷神謨英冠正國都奇風飲雲散晉德如燬功資叶贊山無猛鷙時曠忠賢流王于彘鼎忽焉忠肅布衣君親自然驅狐上國斬鯢中川紛綸凱入氛亂配天

梁邵陵王祭魯山神文　敬奠魯君之靈竊以首山嶽律表二叔之清風趙國陸淪擅三公之靈逝北坂祠城流光夜起東嶺叢室甘雨晝零故能徵應不賽介福無奐金壇玉宇是眾妙之遊遨丹崖翠幄信靈人之響像霓裳孔蓋轉日車而競前駕象乘豹載靈旗而總集江妃漢女含嚬來趙湘娥洛嬪宜言在側鳴璆撫劒俠扉徘徊絳節陳竽滿堂繁會奠椒懷糈之歡傳巴代舞之樂桂醑溢於羽觴蕙殽盈於蘭藉既醉既飽景福攸同不震不騰神保是格恩哉之薦已畢虔報之澤攸先願化昌而俗阜俾多祐之在稱同匪石之無轉欣滯穗之有年惟東皇兮戾止等南山而不騫

（唐韓昌黎集）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寫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此五字或作界石之神）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或作庇）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享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尚饗（鑒之或作鑒茲）

又祭竹林神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憂天之人不失其和（方無祀字憂天下或有下字方以閣杭本　今按此人字當爲民字以避諱而用人字也下句同）人又無罪何爲遣茲旱虐以罰也（虐方從閣杭蜀本在罰字下不是）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勑以化正其下閒無香惟腥神于惠罰無差施罪瘠于尹愈身是甘是宜（神于或作神之）雨則時降神無失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唐元稹集）秋分日祭百神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八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通議大夫行內侍省常侍賜紫金魚袋李某祭于百神之靈朕奄宅萬有亭毒品類日月所照水恩和寧上極于天下暨于地包山絕海窮冥入玄至于毛鱗羽之神咸秩無文以祛不若秩序始肅時將順成且報且祈用舉常祀罔害嘉穀以眙神羞

唐獨孤及毗陵集祭吳塘神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吳塘神之靈山作靈鎮神實司之人作神主及實尸之神非人罔以爲馨香人非神罔以降福祥馨香不薦伊人之尤福祥不降亦神之羞及剖符爲邦今二年矣制節謹度不敢怠遑庶無罪悔以奉禋祀祀未豐潔政或頗類寔及之責非人之愆惟神祐之俾大有年今歲夏旱焦五稼將枯田畯訴饑靡知其辜神明豈不降鑒下土油然爲雲沛然作雨使萬人歡康百穀阜滋濩我公田遂及我私我京我庾維萬維億豈伊人粒神亦血食衆心顒顒非歲曷望望之濟否惟神所相尚饗

杜牧集黃州准敕祭百神文　會昌二年歲次壬戌夏四月乙丑朔二十三日丁亥皇帝御宣政樓百辟卿士稽首再拜敢上仁聖文武至神大孝尊號于皇帝受冊禮畢御丹鳳樓因大赦天下刺史宜祭境內神祇有益於人者可抽常所上賦以備具牧爲刺史實守黃州夏六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伏准敕書得祭諸神因爲文稱讚皇帝功德用饗神云皇帝嗣帝飾天付前古甲平坐統大業慈明寬恩聖明文武或曰誅殛曰我父母嬰彼嬰兒豈不可恕或曰畋遊苑大林深喑嘿跳突十毛萬羽豹裂鵰擒其樂無伍皇帝曰不匪我不知言豈傚汝來撫四夷未考百度天地宗廟未陳簠簋如寐未寤如痒未愈斥退狗馬未可以御或曰酒飲順氣完神首樂工習自祖自父瑤簪繡裾千萬侍女酬以觥斝助之歌舞富貴四海不樂何苦皇帝曰不如聞四海蝗蔽田畝或曰元旱或曰淫雨稚老孤寡未盡得所聞一有是首不能舉乃拔俊良乃登耆老夕思朝議依規約矩詳刑定法深刻不取標揭典制酌之中古遠師太宗近法憲祖怵惕思惟不治是懼四國既平六職攸序黍稷稻粱嘔啞俯僂父子供養嬰兒撫乳萬里齊俗實皇帝力緊眠而食罔知其故皇帝乃曰予見郊廟嚴法物備施五帝坐壇百神立坫（大廉反）蒐蕤將盥捧爵是熙海外天內戎狄蠻夷奇賑異貺伏于除外懽喜叫噪廻御丹鳳大赦四海改元會昌減論有罪肥功嗣德搜剔幽抹寒暑合節風輕雨碎較溢陳困畜紫脂大東南西北限岸疆紀無有頻殫（殫可反）不識災害三事大夫邦伯諸侯曰皇帝德古聽天聞欲揚皇帝曰無功不可虛受懇請不已出涕叩頭皇帝不能止曰予慙羞日因大赦惟新九州不窮不詐不飢不偷有窮有飢實吏之尤予實天吏許之省修約束教誡纖悉丁寧品類細偉各當源流皇帝曰介股肱耳目誠示竭力寒暑風雨宜神是酬匪神之力其誰能謀凡兩守土各報爾望刺史某敢無愛牟千天下聞命奔走承事牧實遭遇亦忝刺史爵

齋惕慄淵谷臨墮視牲啓毛洗盎潅爵不妄下吏餚羞具潔罔有不備衣冠待曉坐以假寐步其神宇踏足屏氣神實在前敬恭跪起詩不云乎皇天上帝伊誰云憎天憎罪人天可指視止殃其身豈可傍熾刺史有罪可病可死其身未塞可及妻子無作水旱以及閭里皇帝仁聖神祇聰明唱和符同相爲表裏黄治雖遠黄俗雖鄙皇符視之近遠一致洋洋在上實提人紀無負皇帝自作羞愧月惟孟夏日惟辛巳實神降祉神如有言我答皇帝寒暑風雨其期必至瘥癘水旱永永止絶爾爲官人勉其爾治某敬再拜流汗霑地宋景文公集祭牧地神文馬步之神古頌馬政歲舉常祀今校人謹職出牧于野豐草美泉飲齕自如勿夭勿傷宜神爲庇俾佶且才無爲神愬尚饗黄亞夫伐檀集祭諸神文九月日祭于金山風后之神生爲豪傑而死爲明神福此方之人而食其祭某今年春來守茲土四方或大水或饑或疾疫至於死亡流離凡陝以西之民無有一於是非神之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　九月日祭于澄源夫人之神曰惟神有風雨於大旱之功在祀典以食民祭雖年不善未嘗敢薄其具今環陝以西之地百穀之種無一不宜蠶耕跦耘斂穫收穫凡此之人莫不皆欣操豚肩酒卮走神之宇國所以報刺史以時享道民之意其鑒之　九月日祭于

阿父之神惟神廟像之嚴民所依歸農占蠶祀沓至交来益年之善下田其豈人無疾疢牛羊滿野繫神之貺家思其報厥祭不腆神食其意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祭于金山之神惟神生而佐理天下去大亂使黄帝得爲五帝先死而爲明神是亦必欲福四海雍十里也今年夏大收視常歲爲倍而秋又已有望非神力而何敢以物報尚饗（已后同）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雍庚之神惟神生與豪傑俱起而不得其時雖功名無所見於世死而能福一方又能使其民廟而祭至今俎血不乾可以無憾今雍千里民無災癘牛羊蕃息稼穡滿野瓢爲神報新酒大牡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濟衆庚之神國家以神常用風雨救大旱有功於前世故歲時祭于庚之廟未嘗闕如今之民親受神賜今年夏不雨踰三月常禱于神既畢而豐則國之欲報於神之心也當如何意不可見牲酒是具尚饗　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廣惠王之神凡陝以西之民知神常以風雨塞大旱之望每歲少凡則老幼若婦女奔走於神之宇未嘗不朝禱而夕望雨至一米一粒莫不德神夏實欲早秋尚稔收祭民之食神其降益尚饗（九龍堂湫淵夫人同）維年月日具官某祭于露臺之神惟神合民之祭得所憑依國有祀典非功不在神倫常享豈無物助尊酒豆牲實爲秋賽

尚饗　清江三孔集祭甘露泉龍神文惟神臨靈德之無方起萬里而一息上下天地無有罣閡而蟠於一水之間豈非待其時而後發歟今凡物爲害自秋至春原野焦涸首種未布此神施澤濟物之時也豈吝之有可吝走群望經歲歷時而禱應寂然咸以謂變化出沒號召風雲者莫如神之敢也是用有請爲刺史無狀其誠意不足以感動然吝人之望其亦至矣惟神閔之謹告蔡端明集祭神文鰫溪潤德靈孚感應王慶曆中某爲郡守夏旱不雨民憂失業時詣廟下以山川之職致請於神立誠衆行陰雲四起其年既興澍雨成潦農畝霑洽人有餘食迺新王宮以答靈貺今將十年復典符印某之事神不敢少怠秋田乾裂百姓聚首有望於神神其救職活吾土處無弃前功以貽神羞　某聞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泉州所部仍旱三年義役之人十得三四鄉無廩儲仰給海外或食草木遇病輒絕今春膏澤及時田野早種來夏之秋彌月不雨日赫而暵苗沒而枯其實有土既憂且懼民命近止非將即流神乎有知其亦忍此而不惠哉守封有罪罔敢逭罰勿俾斯民罹于大患神其恤之去又爲利特顯神休　去月二十日詣神之宮以境內久旱有請于神仍與神約曰民命近止即七日不雨當踰頭門以待莫敢有終雷聲隱然亭午之際陰雲四

起。攪轡東旋。旗旆飛揚。甘澍初作。山川改色。大熱一去。牛馬其風。至于信宿。野有美流。已槁之苗。根株茂遂。垂獲之人。歡謳踊躍。唯神之意。愛勤于人。若是之至。惟民奉神萬有千載。亦罔敢怠。　某祗臨郡治已越旬浹究民疾苦莫若秋旱不雨之急者然太守能治民而不能爲雨以雨活人莫如山川之神考據典禮諏于有衆惟王其當之某謹齋戒詣王之宮爲民請請若一日二日七日霑足封境太守率官屬集鄉社簫鼓牲酒顯王之休若言而神不歆旱甚而雨不作是太守不能事神而神不能愛民慚羞不職與神共之　春秋傳曰乞者重辭也故君子恥之某至郡二十日田野乾燥稼穡失望百姓憂愁有可憐之色諏詣王宮歷懇載詞以達神聽唯神昭恤庶民歟厥厚澤蒿者榮茂憂者歡怡神能愛人救其飢之某事神以禮雖重詞行而不悒也治牲牢薦酒醴管籥歌舞從其風俗王其歆之唯神於禮法不録太守於禮不應私祀以請然而民人有言莫非神之靈請而不雨猶且甘心况其雨乎　又去年夏旱某惟民之恤不敢以吏自衆輒造神所少選雨作既而霑足遂謀新宮以答神貺太守不德天役降旱漸羞徭頌復有所請若天雷雨之施其不救以活猶太守之知神靈而不屈以請其可謂仁乎　惟神之道始異而終通某爲天子之守臣而

神爲吾州之守神若夫郡教之通塞民政之能否某之職也風雨愆和疾癘㳽作神則尸之此所以異也若守臣悉心以治而神不災以福民民蒙其休神享明祀豈不謂通乎蘇東坡集密州祭常山神文五首　洪惟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群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於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浮殍之餘其命如髪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困有子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悚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於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加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爲尚饗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欽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黄麻黑黍不盈困巖麥田未畊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飢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徜嗟我侯密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民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祇載敢詞

屢潰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天子有命聞茲旱蝗俾我守臣並走群望惟神聰明茲患求無不獲既再禱矣乃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寔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飢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一救之瀆神之罰吏其敢辭尚享　維熙寧元年歲次丙辰七月某日詔封常山神爲潤民侯十月某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昭告于侯之廟曰嗚呼旱蝗之爲虐也三年於茲矣來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漢飢饉疾疫靡有遺矣我瞻四方大川喬嶽食于斯民者甚衆而受寵於吾君者可謂蘢蘢矣許之而必聞求之而必獲患我農夫而救其災沴不爲倏雲驟雨苟以應祈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効卒然如侯者幾希矣夫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爲榮無功而享之則爲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隣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修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拳事有道而無衰矣尚享　祭常山神文　吏實不德無以導迎順氣消復疾沴惟神之求神亦聞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禱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蝝生如初豈神能愛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卹其近不能卹其遠豈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飢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熟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以究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尚享宋蘇穎濱集南京祭神文年月日某官某謹祭于某神曰今茲木稼將登錢文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横至民貧無食恃稼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而兩并告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之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于爾有神神能埽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咸藝民免於飢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祭于某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綜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速而微也今者以雨告病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稗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絜芬肴蔌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尚享　月日具官某謹以酒肴之奠告于某神

宋維大郡兵食夥繁一歲之率仰于諸淄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税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冬將大乾患始于民卒迨于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工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千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衰懺歸誠于神其終捨旃尚饗　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某秉守是邦自秋徂春政事不脩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于再三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含糜莫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用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尚哀矜農夫賜以膏澤尚饗　月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渠衆之邪頻年旱蝗益賊螟興爾周填充斝自茲夏晨蝗六七流亡既去稍鼓隨息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横潰荏菽禾黍鞠爲汙澤秋氣方始田可更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蘇則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舉永安有厭斁尚享　月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于某神乃者若雨薦至溝澮盈滿淤田棄水相繼爲害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曾未旋踵秋陽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尚驅除陰沴以終大賜尚饗是無咎濟

孤集追祭呂村山川神文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剸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仕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柩北歸踰二十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暴不腆幣牲牢特物謝咎徼福于諸明神惟是春飾穸之事大懼瀆祀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令免喪矣尚以誠心爲茲薄奠惟神其歆之　卜居金鄉祭神文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戌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于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某家世儒居此州六十餘年矣家先之澤不絕如綫而某不肖不知脩身服先業爲齊民乃以其空言曲學取辱國家之明第以出入馴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怨于心也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因而歸休儳隤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不畏天重怒而訖厥衆故卜涑之來尚以休老而庀其笄雖曰五畝廣而益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尤大惟寂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鑒助茲尚饗　廖行之省齋集始閱祭主兵之神文維年月日具官謹奉酒牲昭告于巴陵縣尉司主兵之神尉典縣兵詰治而蒐練之職也習安寖久因恬弗省夫教民即戎先聖格言而安不忘戰亦有獻訓儒者宜不鄙也是用卜孟秋初吉躬涖金鼓旗物戈矢之事精其已能而暂其未勸以無負分職之意不敢不勉惟爾有神陰相右之使備禦威嚴凜然如山林之伏猛獸折衝制勝成於整暇里閭安靖姦宄消弭神之功也於事之始不敢不告　秦觀淮海集祭洞庭神文紹聖三年十月己亥朔十一日丁卯前宣義郎秦觀敢以錢馬香酒茶果之奠望洞庭青草湖境上致祭于岳州境內洞庭昭靈王青草安流王淵德侯順濟侯忠潔侯孝烈靈妃孝感侯之神觀罪戾不肖頃緣牽會寄廁朝列備員儒館承之史臣福過災生數遭重劾蒙恩寬貸投竄湖南老母戚氏年踰七十久抱末疾盡室幼累幾二十口不獲俱行既寓浙西方令男湛謀侍南來敬惟諸神皆以威烈忠孝著在方冊廟食此方分風擘流有禱如響觀之待罪本末諸神具知願加哀憐老母異時經彼重湖賜以便風安然獲濟仍願神貺早被天恩生還鄉邑觀以疾走便道不還躬詣祠下盡此血誠敢修薄奠以神惘惘心切詞迫瀆洗至靈俯企惶懼唯諸神明鑒之　晁景迂集祭麴神文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方土公麴王麴今日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身使衆世中皆如主人周雖多憂浩不必陳衡憂惶惶所因曷云令茲敢式古法不違吉辰匪他之求疾病

是黔五金八石明未空青雖立起死如主人曾門冬昌不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肢入隣多空手歸婁悔女嗔欲自效力惟我麴王麴人五更漫露鰥寡苦辛前期白麴亦曰未能二物既備屏氣逡巡婦女不見雞犬不聞爐冗之丹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具臻輒復自憐一飯三斗每飢不飽此又胡然爲迹之中無片兄椽我筆我墨貸屋于山神聰匪石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沙石相礫離婁如瞽易牙不脂益亦有道于諳而愉于其久同股膝足顛妖孽競出洩亦溢消萌弗消除我危持驟然是求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救其大厲剛腸斯柔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祖比譽而譽彼戲而戲笑語嬌好誰復我鄙訖絕舊學不到昏曉遠人書跡篡鼠謹字近人請謁百門千紙炎炎光附穀穀早退閉門于烟厚我百倍傳罪于贊功亦不貲一朝鴻禧復使職位來海搜珠西海采璺南海到北海縛兕入拜宗工光媚涕泗載言威德有前莫比古稱皐夔今百事亦宜司命未必我死炎精管尤四十七祀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息息如律令　牟巘陵陽集祭三大神文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祀在蜀惠此都濃靈務來下乃睠西顧　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神尚有以私之俾毋爲神羞祗事之始敢恭以告　祭射洪神文時曰遺直濟曰遺愛誰其嗣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爲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彌著忠直兩全何愧于古玉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宮孔寧奠此椒酒英風凜寒如在左右　維神孔教且仁威風惠氣劇制全蜀連夏五神實降大傘中天白崖峙雪其時敢不虔其黏藕未去此猶得奉椒醑薦壽宮所徼福于神者物無疵癘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某雖去亦與有幸焉尚享　王之道相山集祭白虹山神文惟神以興雲出泉之功嘉惠此方民物受賜舊矣而歲或大旱雲雖時興而不能作霖雨泉雖日出而不能溉稼穡則神之功或載乎虧今度兩山之閒截然爲堤以豬蓄積潦待其歲旱泄而放之用沃山下之田使焦槁者蘇榮茂者實水永爲萬世利是功也豈易量哉興役之始敢不以告　馮縉雲先生集山神祭文某曩以正直爲時所棄歸伏田畝棲遲此山謀花風雨願神所治卜築之始先用告虔丁力所攻成其毀隨處神祭護神或不然今具牲醴齋誠致禱以謝不謹惟神眔命自天所祐下民福善禍淫繄神之職仰惟予鑒賜以祥應相我誅茅營度罔愆時其雨雪以豐稿事屏逐豺虎寧厥攸居是惟神之靈是惟某恭欽承永不忘尚享　李忠定公梁溪集北歸祭神文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牲酒香幣之

墓致享于威武行宮恭承大恩許還中土再涉鯨海曾不踰旬祥飈送帆頃刻千里克濟重險非神嘿依敢以牲牢躬禱祠下冀得吉卜以終神休尚享。張横浦先生集祭墳園神文　某年月日以酒脯之奠昭告于家園土地林木等神某讀喪親屬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糜裂尚忍言之耶其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開壙謹用吉虔某身爲儒者當服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先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職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說曰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驗吾先王用昏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言曰昔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驗吾先王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宮商角徵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己丑庚寅以雨晴爲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致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彼從柩臨穴之說則黑黃衝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遑

悖義理舉不足信又嘗攷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怪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爲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徼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於謀葬其親避忌畏惡遷延歲月以徼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嫡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龜爲有知也豈有爲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龜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施諸庶民考之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爲法耶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耶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斲掘土膏雖幽冥中合人子之心不以爲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瞽史之說將

以開先王之道使爲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竊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爲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彭止堂集安福縣祭疫癘神文　某惟此邑春夏之交疫疾大作間有家死數人疾猶未艾嘗考其俗皆因不服藥所致徐詰其所以則云神實禁之夫天地鍾至和而爲人其飢而食寒而衣疾病而藥無一不取足於天地天地予人之藥以衛其生而謂神禁人之服而致之死有是理乎此皆由巫覡之徒欲假是以神其利己之術而俗醫用藥多不得其當往往不能起疾則衆而歸之於神以逃其殺人之名而謂神實然非某所敢知也俗惑既深單詞難釋今命醫者行視諸坊之病而官給藥以治率舉神辭焉用是不敢不告唯神血食此地亦猶某等祿食此邑其念斯人之心必無幽明之間也唯神相之陳默堂集郊後祭神文　上即位二十有六年海內乂安民物康阜乃於冬至之日祀天圜丘肆赦天下盛禮告成幽明莫不受賜矧神之休不忘秩祀具有彝憲敢怠奉承惟至治馨香蘋藻可薦酒殽菲薄庶鑒其誠　皇帝登寶位後祭神文　比奉赦書以今皇帝踐祚俾郡縣之吏各祭其地之神某實攝茲邑職在欽承恭惟二聖相授曠古絕今無與倫擬圖將同享無疆之壽樂此太平與天無極歡呼抃蹈海內所同

神司其幽宜介以福古人有言無德不報上之所命禮意甚渥神其歆之林亦之網山集祭神祠文　年月日網山林某謹以果酌告于祠下昨者湘鄉嘗一至于此而此里衣冠彬彬可數今茲某來又何敢望先達亦以假館信宿必謁于神祠此爲古道也陸游渭南集祭富池神文　某去國八年浮家萬里徒慕古人之大節每遇天下之至窮登攬江山裵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無從雖薄奠之不豐冀英魂之來舉王洪濱先生集軍城修造祭花溪山神文　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尋斧斤廣行剪伐惟神典司林麓勿震勿驚陰相役人毋生災癘毒蛇猛虎悉命蟠伏當俟落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張南軒集祭烏龍山神文　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五月辛亥朔十四日甲子具位謹以牲幣清酌致祭于山之神某竊惟古者諸侯各祭境內之山川嚴其壇壝潔其幣牲以致吾誠焉耳後世立之祠宇設爲像貌其失甚矣仁安之山實鎮茲土風雲變化雨我百穀是惟神靈民所依賴而載祀之所曠然未講其何以收聚誠意克有感通肇始茲壇亦既訖事謹率僚屬再拜以祀惟神昭相俾雨暘以時嘉生無爲災雖不敢報不率民敬事永以無替亦惟神之休陸象山集代教授祭神文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曰非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惟罔

神稽諸禮典非士庶所當祭於家者鄉者因循習俗未適厥正夫聰明正直之謂神非所當祭而祭之固非所以祀神非所當祭而欲人之祭之亦非所以爲神今將革舊俗之失以爾神之祀而歸諸正惟爾有神鑒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重陽祭宅神祝文　惟神正直聰明世享時祀今茲秋報（上已古來所式爲）崎敢不虔齋戒之恪勤厥職俾我門閭永底安榮峨嵋山大全集祭靈應神文　惟王生爲正人沒爲明神生則令德純孝垂世範俗沒而備物之享貽于其親二月中吉維聖考後度之辰郡有彝典酌醴薦純惟王其歆之祐我有士福我有民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一　九真

神

宋王東牟先生集己未歲新復河南故地肆赦諸神文　禍生不虞猖狂羯胡妖瀆神都幅裂中區文軌未同一星已終天誘其衷革心大戎使幣爾將議和交相河南職方歸我侵疆天子聖明發于至誠澤霈寰瀛幽顯家榮神德之聰血食無窮明命爾恭惟其感通　又　國家以火運中微胡塵暗于華夏中原數百州之地淪沒羶腥廼者上天悔禍而虜使議和河南綿地數千里復歸版籍天子布惟新之澤大霈遐邇凡神之德及民并位列祀典者咸得以薦享之是用爾奉明命神其格思　又　夷狄腥羶之氣薰蒸上都天亦厭之俾胡人有休兵議和之約以幸黎庶天子惻然肆赦蕩滌區內凡群望百靈皆預嘉澤惟神昭著祀典血食一方敢不有薦也是用爾奉王命神宜鑒之　章忠恪公集代人祭濟沁神文　方冬冱寒水潦既降而沁流獨湍囓岸隳戟並吏卒不虞備慮不謹遺神羞耶將玉帛不陳犧牲不時貽神怒耶惟神庇之幸永厭勝耿以祭告冀鑒歆茲王初寮先生集行日祭神文（往廬山日）維宣和五年正月乙卯朔二十五日己卯具位王某謹以牲酒祭于某神某奉詔撫師消日戒道仰承聖算遠震天聲旌纛前陳將士賈勇惟神陰相利用遄行尚享　代王孝道傳祭瓜步山神文　維嘉定七年歲次甲戌九月壬戌朔十五日丙子朝奉郎權知真州軍州事新除江東提舉李道傳謹遣武翼郎添差真州聽候使喚權監瓜步鎮王福告于瓜步山神大江爲南北之限東流至于秣陵京口之間其狀極矣連山雄秀横列江南而其地則平原曠野蘆葦之場也惟此山獨立北岸孤特峻峭四面平絶下臨無際若可與南山之雄大江之壯相爲賓主者故非甚高且大而實地氣所鍾也是以出雲致雨利澤下民其見祀宜也然今所祀者乃南北分裂時所祀胡鬼之像夫以中國之人相率事夷狄之鬼已甚不可況元嘉之盛人物繁阜自其飲馬于江邑里爲之蕭條此山正其駐兵之地受害最烈而千載之後方且廟而祀之。像而獻奉之豈不大悖哉道傳雖守此州欲正其祠久矣今急被命移官念不可不一正之而去用遣鎮官撤神之像投諸江而以其地祀山之神道傳將告于新守此州者以事上于朝秩神之祀神其鑒之謹告[illegible]梅溪[illegible]集祭孚惠神文　惟神淵懿徽柔德妃軌方當沸其泉寔爲

渊浸屋而祀之禮固宜矣葢者時雨愆常滴絲兩州旱暵頻甚吏寔不職
民將何尤夏麥草而半成稿稼萎而可憐衆仰一溝之水恃爲卒歲之要
然待之有限況之不濟與其徒及乎有數之田何若胥淵求一境之內悉
卽衷惘槃神能然伏望起伏龍鞭霆轂神泓爲之變動川雲隨而翕從細
建天孰湾霄攤虯使禱者勃興而如攄熱者得灌而蘇醒雲漢昭回一滌
蘊隆之氣啟賓滿載卒成大有之年神能鑒茲敢忘昭報尚享　祭元神
祝文　歲次丙辰八月戊戌二十九日丙辰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
于歲德之君惟神一歲之君百神是統端臨巢位獨秉威權悔吝災祥維
神是與臣某又某年踰知命心切齋家動靜之間既乖攝養公私之際尤
重愆違而又庭戶積殃子孫不孝於七月二十七日遽嬰不疾將抵于冬
固致沉綿力疲來履日周元命躬爲懇衷幸冀神明發蹤和豫尚享　祭
孝感聖姑神文惟神肇迹儔靈遐仙淵清淵懿昭靈作蜀聖母千祀永賴
神功斯濤食弗廩則飢衣弗製則寒念此歲事惟神其惠願之尚享　祭
武城南龍池神文　維神威洞淵府昏飛天衢致雨興雲執帝之柄顧此
冀野特極焦槁桑半捲而出作樂殺出壠而氣未蘇農官至無可勸窮氏
將失其所國賦惟吏責恐亦神之所當虞也況蒼精昏見適時之雩望靈

池而致禱庶少鑒其區區嗚呼擴帝仁而恫下土者君也我當供厥職耳
兌吏責而歲有成者神也報則其敢後諸尚享　祭貴崖山神文　節彼
南山莫安一方发崖奇石紫質青章王宮繕興岡焉來營伐而材之不無
震驚用是貽告惟神降寶庶憑默佑迄用有成尚享　胡祇遹紫山集西冶
祭金火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致祭于火金之神惟神祝融正號辱
收表功炎熾而成從革而利成熟庶物割裁萬堅列五材以養民分四時
而成歲神功相倫國用以饒方令我國家外攘叛越內敦農桑欲成其功
先利其器兵則戈矛劒戟農則耒耜鋤耰有備無虞闕一不可分命厥官
大興諸冶某等董工就事備物具材有爐既明有索斯舉謹占吉旦敬告
明神伏願炭熾而堅礦銷而利出坤江河之決積金山岳之高恪遵彝儀
式隆明薦尚享　國朝謝肅密菴藁閩憲祭所歷山川之神文　維洪武
十七年歲次甲子二月己巳朔越二十五日癸巳福建等處提刑按察使
陶垕仲副使費復初僉事謝肅何顯道謹以牲酒祭于　大江劍江蘭溪
建寧延平福州山川溪灘諸神曰　維昔之春天運載新　皇底其治黜
陟群臣肆我僚友欽承符節專振憲綱爰來閩粤所歷山川自江而浙大
溪急灘千叢萬圻乃於其間峰峦嶻嶪關塞極天波濤攪雪遠青畫爲水

陸無行以奠不寧弗稽王程何以致此由神之靈神靈伊何正直聰明威
山川之秀盛人中之英有感即通如響應聲嘘而風飈呼而雷霆斡旋潮
汐舒卷雨暘何神之靈與元氣并變化莫測惟格于誠我亦誠止神毋我
忘我荅神休一觴是奠尚享
唐沈下賢集祝構木神文并序　請禳秋病征于漢之陽悅而夢鬼其形甚
職長肬短胥薄項無尻尻肩獰吻嗜瘠而饕瞪視朕朕覺氣裡縣指入生
寒栗肌捷毛及寤怔歡以告筆史爲曰斯瘧鬼也亟之曰瘧鬼何端而使
我乎爲曰瘧之爲情恐懷懷而伊睢同丘爲仇同惡扶依依邪傳影則步
側趨託古附語以調謎亟令掾之爲人體臟情虛樂態惡（汙去）惡內曠外
踈翺翔自儀舉止無度不撓不局爲所嘲也無乃與爭亟之曰何以去斯
患也史曰局聞之構木之神其司郡土之陰可以酹而訴也願召巫用酒
有以寄詞爲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戮拯無爵也於是乃與謀爲祝言一闋
以道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洶炎雲於宿露惟附獻之積峯兮
寫甘膋之清泚間構木之留古神兮宅同叢之荒邱若清明之靈英含端
元而爲體與千節及皎峭兮惡情明之閻霧奥客寸之何羈兮問五血於
瘧鬼瘧鬼之狀草枘模棣纖折兮蜍背檄横兮蚕腹狖聲（哈吹之）兮薄項

而絕頓臧挾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兮技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
頻瘵兮誇嘉有而謂之毒（衣去）戾氣以爲介兮避神丹之利鏃彼惟惡之
朽險兮非神君兮孰能以祓洗若身而爲詞兮望皇靈於構木　歐陽公集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
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貽佑蒸容
彥達橋文堂集遷移帝罪神象大器告遷祝文　恭營吉壤初建珠庭消
選休辰聿寧真御敢伸蠲吉冀格休祥　同前奉安祝文　夙竭館御祇
奉威神敢薦熏修之儀冀格燕寧之佑仰祈聰鑒俯察誠心　王與鈞藍縷
葉水東靈顯三侯祝版文　凡我官一方者厥有神職相之寅賓判將使
指問俗南軺正直聰明在所當肅謹以慎舍之三日敬謁祠下俟其相之
字溪陽先生集寓龜陵告四殿尊神祝文　乙丑年某生於神鄉長於神國
蒙神之休感神之德循理安貧永惟報塞爾有狀離流異鄉八年荊楚
仗神休祥聚指食息以壽以康孳男滋息乘障珍南十里挈家牽舟沂江
寸心隱憂寢食不遑行次龜陵敬瓣片香虔修祀事仰荅鴻庥得假餘息
恩斯不忘　吳泳鶴林集立春祀五福十神祝文　猜從正于孟陬方吉燔
約之撰天神貴者太一載嚴玉瑱之祠爰迪舊章式宣明祀伏願上皇降

監五福照臨邊境息師盡洗旄頭之氛田疇多稼史陳龍角之祥　立夏祀五福十神祝文孟夏之律中呂吉日維良太一之壇三陔衆靈咸會爰舉奏詞之典式祈嚮用之休伏願穆若上皇監于下土星辰清潤邊無多壘之虞年穀豐登民識有生之樂　立秋祀五福十神祝文　伏以昴主西方月行白道其明者太乙麗于天庭之中將憺兮壽宮錫兩下土之福式遵彝典用致精禋伏望八極潛通十神昭假師干載戢埽除沴氣之妖稼穡既登醞釀豐年之慶　海神生辰祝文　惟神廟食茲土庇佑我民屬臨誕期爰秩祭祀前歲逢荒札民尚阻飢米方航海而旨風來秋正在田而溢雨至願垂憐相時其雨賜庶幾民有粒食之期大寬芻救之費惟神其鑒之陳耆卿篔窗集大比靈康祝文　神爲此方靈祠之建言神之靈者但曰去菑保歲而弗思其大者爲夫士短長在已尺度在有司而利達之衆且寡亦足以爲神之榮媿神既廟于多士之邦矣而不爲多士謀無是理也尚惟左之右之俾人人登選而不虛其多士之號神之靈於是爲大其賢於去菑保歲也遠矣　鎮安祝文　歲大比諸生奉酒醴告于廟祀曰乙靈也夫人保於城城依於神故雖境內毫髮之務惟神之爲聽況於賓興多士事大體重者哉夫田可力耕而獲不能自必之者神爾願言陰相俾獲見功名之秋庶幾不負菑畬且償厥志敢不夙夜思所以答神之賜蘇東坡集西京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告遷諸神祝文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月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頃詔有司恭修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其游之來復顧茲昭鑒及此良辰尚享　西京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奉安諸神祝文　維元祐二年歲次丁卯月日孝曾孫嗣皇帝臣某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幄座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游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尚享王魏公集某神奉安祝文　祠庭嗣新貌像載肅日時甚吉有秩具陳神乎來哉以有安宅尚享劉才邵杉溪居士集奉安昭烈武成王并殿內及兩廡諸神像祝文　伏以惟王之道文武所師志屬鷹揚功高夾輔茲建右學申加崇奉式陳潔薦奉以即安神其來燕維以永寧　告遷昭烈武成王并殿內諸神像祝文　伏以學館肇新崇堂克建載涓吉旦遷奉威容用妥明靈式冀歆格楊冠卿客亭類藁春孟祭五世神座祝文　奕奕寢廟妥安神靈歲律肇新王春茲始虔修祀事屬辰時思爲啓類祝神文　朔請暮結久接裔館嘉薦清酒用薦馨香

要福乞靈我則異於是誠心精意神其相之乎許應龍東澗集立春祀五福太乙十神祝文　立春之日實關一歲之端受祿于天尚冀十神之祐仰騰碧晨俯控丹表伏願仙馭下臨高真洞鑒使壽使富更多男子之祥俾熾俾昌益茂蕃元之慶魏鶴山大全集立秋祀五福十神太一祝文　月望東維氣從西顥時維四立報重十神敢迪彝章式嚴圭薦庶綏神祇申錫邦休銷弭沴祥導迎和氣師干載戢年穀屢豐嘉與亟生永嚴昭事王岐公華陽集開汴口祭諸神并河陰縣河侯神祝文　伏以岷嶓之盛靈派善下釀波東注轉漕京師咸賴捍衛繄神之助　祁國長公主宅立木祭太歲諸神祝文　伏以王姬築館國有舊儀大邑工徒擇日興作諸神有位用戒簡虔鄭獬鄖溪集開撥汴口祭汴口之神河侯之神靈津之神祝文　大河之壖決而東注漕舟是賴啓塞維時祭氣祭陳理當疏鑿神其綏聞獲此安流章惇玉堂集修完內城祭告太歲已下諸神祝文　伏以商郊靈日言治宮城工徒始興神鑒來格永孚多福以蕆厥成圭薦告虔尚克右饗　爲淮南兩浙等路久旱於南嶽祈雨祝神文　伏以在德弗類厥罰常暘東南沴菑所被甚廣夙夜兢惕庶乎祈禱惟神監觀孚佑下土錫康無疆實賴至仁　四皇子祔葬斬草破地奏告諸陵祝文　伏以永念孩嬰奄罹菑閔言營宅兆往祔陵壖僝工有期敢不潔告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定州迎神祝文　維仲之春既播厥穀雖具宜於民力實仰繫於天時苟風雨之甚調庶次京之可恃神將有報吏不敢忘尚享畢仲游西臺集太白太湫神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位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白福應王太湫之靈華原自八月至於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而禱之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竽從以耆耋惟神俯悼衆戚田枯改潤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於境內則願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虔尚享強祠部集明堂前祭告千里內諸神祠祝文一首　國家嗣講聖享禮物具庀辛日維吉將展熙事預孚神聽宜有以相尚享陸游渭南集嚴州戊申謝蠶麥祝文　乃者蠶老而未繭麥秋而未穫天作霪雨將害于成惟神降康陰沴消弭牲登于俎酒湛于觴雖以薦誠匪敢言報真西山集北山神祝文　北山之神聞者仲春之年已以閔雨有禱于神壬午遂雨而雷亦發聲自是之後連日皆雨而丁亥之旦迅霆驟雨尤極霶霈辛卯又雨丙申以至戊戌如丁亥焉至是而一犁始足霽色逾旬農方畝望輟雨之旦又如丙申焉嘻微吾北山之靈大芘茲土顧何以獲茲

敬卜休澣之辰。再拜以謝。嗚。今有望於神者非一日。神之始終芘民者亦常如一日焉。是則某區區之願也。謹告　又詩以飛篆爲魯邦所瞻。惟時衆山亦此之飛篆也。某兩叨假守。每旱溢輙請于神。無不響答。前後四年歲皆告豐。是神有功于民。且有德于某也。埋遺將新。而某遂去。悄不睹其成。即日登塗。回睇龍我。不忘起敬。出雲爲雨。潤澤千里。俾歲以豐熟。某尚尚有望焉。周益公大全集修整大廟殿宇等畢工告遷祖宗幷別廟神主還殿室畢安祀文　伏以國之大事。莫重親郊。祇率舊章。載新祖廟。是涓吉旦。還奉威靈。永冀安安。益敷多祐。尚享　景靈宮祖宗諸后神御祝文　伏以維邦之媛。久儷列妃。兹正長秋。聿遵祖訓。前期致告。式協舊規。有伷閟宮。冀綏後祿　景靈宮祖宗諸帝神御祝文　伏以維邦之媛。早事初潛。登進椒塗。益遵親訓。禮行有日。敢不告虔。先祖是皇。冀綏後祿。慕宗禮北海集溫州恭遷祖宗神御七位奉安祝文　伏以上都猶阻。原廟未遷。永惟眇末之質。實當繼承之責。寔賴祖宗之餘訓。力圖家國之中興。姑即便邦。載嚴神御。屬奉遷於聖祖。以就次於行宮。並瞻睟穆之容。序正尊卑之位。庶顏安於後裔。期歸復於舊京。嘉薦弗親。孝思曷已。尚享。　溫州告遷聖祖天尊大帝聖像景靈宮奉安。奏告祖宗神御祝文。　伏以帝蘇

皇圖。宜有發祥之自。祖功宗德。豈無流慶之光。惟世系之推尊。實仙源之所出。興言寶像。遠即海邦。將進次於行宮。以並嚴於烈祖。庶合神靈之意。永延宗廟之休。尚享。　太皇太后梓宮發引渡江祭告錢塘江神祝文。　伏以鳳輦宵陳。鸞車夙駕。指濤江而利涉。宜神物之效靈。爰飭薦羞。用伸虔告。李邦彥北門集宣德樓工畢祭告五方五帝太歲神十二神將禖官土地等祝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爲宣德樓上梁。謹遣某官敢昭告于　東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太歲神十二神將禖官土地等。伏以端闈持啓。國體增崇。有嚴寶構之雄。式壯宸居之邃。載涓吉旦。肇舉脩梁。茲類休成。用伸虔告。元程端學積齋集辭神祝文。　某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祖也。下僭上。遠間親。謂之悖禮。夫禮出於天。聖人脩之以教。則守禮者爲奉天。悖禮者爲逆天也。世降澆漓。異端肆行。淫祀遍天下。以庶人而祭天地山川。下僭上也。薄先祖而厚淫祀。遠間親也。僭上間親。逆天孰甚焉。乃設神位。焚香禮拜。曰吾敬天地鬼神。非反本者。且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非其鬼而祭之。則血脈不相通矣。神有所不格。況天之所以與我吉凶禍福。在吾敬肆之間。而非諂所能致。不敢干名犯分以

求非常之福。爰自啓室正寢之東。已建祠堂。奉先世神主。某又聞朱子曰。士亦可祭二祀。故於東廡置后土祠。東廚設竈神位。自餘皆奉星斗城隍府主暨諸神之位。茲不敢復奉。且我敢慢。禮所不得。雖然。人知敬神而不以禮待神。乃大不敬我。今非禮不祭。則世人莫如我敬神也。惟爾有神。尚鑒我心。胡祇遹紫山集皇城啓土祝神文　奠安神器。已成萬雉之崇墉。拱衛皇居。宜亙重闉之禁。宇土功斯舉。坤靈是司。再獻明禋。用持卜吉。遠自周之宅洛。肆于邠以用牲。雖楨幹畚鍤之暫勞。庶外內閎庭之咸備。邦基永固。神庥是扶。宋周長戊生禱神文（并序）　齊山子既弱。違得從忘疾。坐則忘起。起則忘所適。與人語則忘所以對。行於塗。惜惜然趨之。蹟越墻抵植木。僅僕在後叱叱然呼之。然後知返。此年九劇。自以爲苦。莫知所以治者。有老子之徒教之曰。人身各有神。神各有司。而心爲之主。神之不靈。衆事錯焉。澡雪其心。則君明令嚴。百官仰承。纖事不遺。然孰不涉事而無此疾者。其君不撓也。子非撓其君者。時血并於上。氣并於下。而爲此疾乎。心明識還。血蘇氣蒸。殆可以已此乎。然人之所知者止此耳。吾得法於海上。以時祭其神。酒一。茗一。劉鹿爲脯。藉以白茅。香秔肥胾於閒室。以意力遣神出。既食既享。於是有道家法。并以咒語。其輸祭五神各有日。又於某日

合祭之。其法有義焉。至其時而後驗。齊山子難之曰。神豈道飲食而後靈耶。彼曰。男女飲食所好者神也。神無形也。以意力遣神出。則神亦爲人出。即其所好。適見吾神。因施吾法焉。非若祭欺眡徒媚以飲食也。子勿深詰。吾弗敢告子矣。吾固以爲妄。而苦此疾也久矣。聊一試之。因一日行其法。作文以禱神。其辭曰。　繫人之生。秉靈懷奇。藏高趾厚。參相二儀。上推容體。下泄化機。衆聰莫我巧龍游蛬食虎則馴蔡龍而肥擷英巴疾播東府微。布灰闞鞶。秉筠逃職。創物制形。任意莫違。儼靈府之曠深。迺百怪之衆差。一拂則鳴。一染則緇。事關古今。書傳孔姬。金縢豹韜。鳥迹龍圖。聯編比簡。句析章離。浸澌五車。參羅是非。匪誦匪習。一念則隨。至於識簡知陵探環悟兒。部曲萬人。一目誦誰。口存亡書。手靈睽基。意者咒收其亡尸。錄其遺納之黃庭。闢以靈扉。以時開閉。以應時用。分曹隸屬。各有攸司。胡爲乎血氣則均。獨分稱餚。四體不動。又不獨記。令則捐昔。夜則昧晝。谷然都忘。廢若委衣。唯汝心君。不絕不綱。訓下不齊。餘官同咒。並棄爾興。嗟爾職藏。不吝不嗇。盡發吾蠲。弗究弗追。日啟甘芳。自擇自媚。使吾綏安。昏塞既除。復夫達壯。已然垂白素。何今者不決。汝雖見患。以德財米既享。曷以報我。靜聽久之。怨若畏咒之聲。既噎復吐。欲揚而抑。聞其言曰。嗚呼。子之患也

甚矣乃不自尤而尤我哉子之幼時皃皃柔節又仁父慈弗戮弗笞常人所慮乃獨捨之究思詭奇樂而忘疲乳志玄駒已志蠢馳騁雜既順弗悔所為譬如萌蘖怒生得雨益滋鉗制其形來之撻儀解構萬事了無出期呈移歲遷物必異姿大化則然誰使汝悲朝煙暮靄臺高樹危景物自然誰使汝思貪饕多欲久深不覺事左願乖動觸憂患身輕如毛責重如山愁居懾處精爽不完造化一模天不汝慳今者昧給甚順腠理綜密却剝無功為用砭石五毒弗主百品奚益熊經鳥伸自戕肯脊非腫非瘍不厭不齊日用不廢何苦區區務去之也子不聞乎寸寸八達晶如明珠又復如鑑物去則無一豈為傷哉彼金堂損實攻堅日夜求度緣念速起亦貴速滅豈容稍留而存主居九流百家大道所餘多精細緼秖益自困為事不留欣戚亦除入呼而磨經目則視眺此鼎鼐騰躍自如儵者弗臻子何苦諸昔人以聖智為疾以安寵真諛窮而愠揉戈逐儒於予顛之乃知非誣然子自知其忌其心未甚也并此不知迺其至歟谷山子憮然起謝曰神姑寧止吾弗求其他矣於是亟廢其法王直講集江行禱神文　某所之神曰某不孝罪釁所延先人傾背即自官所扶護喪匶歸葬鄉里由進舟以來且慕且泣且念自此而南經歷江湖衝冰歷折蓋四千餘里洪濤

巨浪之突溢盲風怪雨之撼觸變動倏忽恍無期節蕩無畔際而其以畢庳微眇之勢羇旅孱弱之身蹈此不測之艱險以求遂其區區之願諒非所至明神陰與相之其果能獲所濟乎敢具酒肴將誠懇以愬於神之前惟神之仁寬閔利之沈氏三先生集禱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敢昭告于晉平西將軍孝侯都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最爾小邑頻乎被災小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夭乃省乃庶方綏恤而勸導之耄倪雜然來報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不止千里之地經界漫焉若今與民將何能為屑然有懷豈吾土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爲至斯劇也將軍吾土之神也昔在晉室三世之功極于從戎千載之下廟貌儼然今令與丞有祈祠下祈神威惠降為豐穰而不爲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宇將其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屋增崇其座扶建二殿以祠番陽君忠壯侯之神至于門牆咸使崇高鑿彼川流俯至門外以為行商報賽之津橋令之去不可遠期惟丞與民實預斯禱敢以菲薄仰祈昭鑒尚享洪适盤洲集禱蒼山神文　昔王陽不度邛崍九折之阪遂氏孝子之名某以父遠謫亟欲歸侍避天台數驛之遠冒蒼山萬仞之險事與昔殊心于其親則同也間塗未幾仍日之雨如注瞻望黯祈賴神之靈屏翳少休溪澗其

漲故朝得以淨進而止于茲山之麓而雲峯此幕不見崩岫大風蔚而木登念為道斬絕崖臨邃壑或雨興于上淖潦于下崖岸百有餘指將必有憤越之患惟神興衰終此大德　謝禹湖神文　家累千金不垂堂坐幽有六職實禁川游故憑河而死者茲謂輕生而巖墻不立者然後知命此涉一葦遍絕重湖中流而遇風波雖嘆臍之無及明神能出雲雨應稽顙以能通爰濟龍顏冀安鯨波果獲監觀之助送無洶溺之虞平昔誠心消魯連之可蹈從今東手與范蠡以相忘瞻獲嫩之在前乘扁舟而知懼非因噎為之廢食蓋吹齏所以懲羹敢乎薦昌歜遂盟鷗鷺云不腆明祭獻之報為意則無他矣撩婦而視者唐白居易長慶集祈皋亭神文　維長慶二年歲次癸卯七月癸丑朔十六日戊辰朝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白居易以酒乳香果昭告于皋亭廟神去秋愆陽今夏少雨實憂災沴重困杭人居易恭奉詔條愧無政術既逢愆序不敢寧居一昨禱伍相神祈城隍祠靈雖應時而未霑足是用擇日祗事改請于神恭聞明神禀靈於陰祗首善於釋氏聰明正直潔靖慈仁無水不通有感必應今請齋心虔告神其鑒之若四封之間五日之內雨澤霑足稻粱滋稔敢不增修像設重薦馨香歌舞鼓鍾備物以報如此則不獨人之福亦

惟神之光若穀寥自居聆響無應長吏虔誠而不答下民顒望而不知坐觀田農從至枯瘁如此則不獨人之困亦惟神之羞惟神裁之敬以俟命尚享宋宋景文公集祈馬步神文　比近牧之地疾癘暴興駒奴驚怪蹄尾逾耗從古畜事神惟相之使安飲齕無俾傷殘祇飾薄具以迓祈禳尚享劉公是先生集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神曰協風既至百物啓作故擇吉上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秋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承不吉尚享唐李義山集賽石明府神文　云云賽于石明府之神惟神化洽虛琴亭存桑社銅章墨綬應非百里之才嘯虎吟龍猶續三時之雨余也詠當廉部未及行春飛兒懷鄰令之庭沸井思延陵之廟神其論交異代降福斯民常俾旗雲庇我嘉穀聊茲薦報庶感通　賽蘭麻神文　云云賽于蘭麻之神頃者累日揚威融風扇暴木乃盡假人何以堪神能倏忽應時逡巡布潤雲旗直進不資泰地之決渠雨陣斜飛更甚成都之救火永懷靈祐敢薦嘉肴神其與蕙同芳為蓬扶直勿虛嘉號以累豐年　賽古攬神文　云云賽于古攬之神惟神爰因碩果遂啓靈祠既美郡平且導昔志李操未仲亦載前經昨者瘴暑為災油雲不起式存心禱應作神能感氣蝦泉

傳科鶴埋使宋生抒賦始悅於雉風高氏讀書勿觸於暴雨化太甚旱爲大有年將見勒於歡康敢忘懷於貽賽　賽莫神文　云云賽于莫神惟神克肅明靈居余屬邑能作肢臣之兩欲豐唐叔之禾難以良時爰陳薄奠神其俯臨上席少解靈衣鞾來鳳於南方召玄龍於北極永調和氣無易至誠　賽海陽神文　云云賽于海陽之神頃傷多稼將困驕陽未逢玉女之㧞衣空見土龍之蟠首式祈嘉霔果降明禪神其享彼蘭饈挹茲桂酒輔成於多黍多稌助調於好雨好風庶勵棻官以酬玄澤　賽白石神文　云云賽于白石之神惟神載煥明靈克標銑號軒珠耀彩儀非瑤水之源荊璞流聲即是玉山之路一昨俯憂旱歲俾修道祠果能覺我大曲既余膏澤不俟于公之雪獄無煩洛令之曝身敢命予男爰修蘋藻神之仰流天澤俯祐歲功無萌可轉之心以負惟馨之禮元稹長慶集報三陽神文　維元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文林郎守通州司馬權知州務元稹謹遣攝錄事參軍元淑則以清酒庶羞之奠以報于三陽神之靈越九月始踐朔霖雨既旬式從榮興俾吏拜稽首祈三夜克霽于明神神劫饗若不踰祈幽妖靈蚍不克亂負輸穫熟者賴神之仁仁必報式備報典不敢詭伏惟尚享李文公集別灊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壬午朔二十七日戊申朝議郎守尚書禮部郎中上輕車都尉李某謹遣舒州攝要籍衙前軍虞候吳津以清酒庶脯告辭于灊山大神之靈某自去歲來臨此邦遭罹旱災淮左卑同隣郡逃亡十家六空惟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遭此歲凶實同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饗斯有歆遂黍帑飫復官南宮府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路沿大江遣使告辭神鑒予衷司空圖表聖集移雨神文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爲育百苗秋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爲令始慄其施以愁瘝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既應而佯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剝脂膿之饋何以爲仁急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倖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於慢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某何宋劉公是先生集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著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臨此令芳以答正直尚享清江三孔集謁安流王神文　某罷官衡陽被命赴闕挈家舟行已涉神境伏望陰陽佐助使無驚

虞尚享字溪陽先生集庚子春名禱三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不惑之謂聰不蔽之謂明不偏之謂正不曲之謂直某切聞此於師壯學此於身行將筮仕期以此及於民神其依之王廣州小畜集謁掠剩神文千年予隣有右族藏鏹巨萬每月哉生明之二日旦必膳酹豆哉以祭于庭具紙錢繪駿以焚之煙氣坌勃鬱于予舍詢其所祝則曰除君命神掠民之羨財籍數于冥府備人之沒將得用矣吁吁嘗稽祀典無是祀此僅出巫覡之言爾神果是邪豈爲文云氣之結也請其白濁其民耶之欺也愚爾鬼質爾神生則上肖君而下活人沒則登乎淼而祉乎仁苟反是者不臣之臣不神之神夫何可云民不足神弗能福民〻今神矣掠諸彼美者豪珠倉璧教貸十償百刻脂剔膏渴民弗飲太池然沫酹飢親弗食育似岳然芳有紅鮑碧卉宅嘗不毛雖雲鮫雪手嘗不繅非衆之羨乃民之羨神果掠之適爲神勞彼羨者貴附權扶位欽凍奪寒裝妖鬟妓剖飯餘飢饕僕餘隸米寺塋門且壯且麗囊粟盈廩孰種孰藝非貴之羨亦民之羨神苟掠之抵取神媿賢者其辱不足如足宅璪其堵門積其不居有黍秫出無繡穀衣乎敗綿膳乎脫粟耕而後食不愧乎豐年之穀學而後仕不媿乎有道之祿唯穀唯祿是必享祖宗而養親族爲敢私蓄神何掠哉神何掠哉神豈肆虐貪有所與神豈受賂若然則逃者處逃苦者罹苦孰曰天之道有餘損而不足補哉夫其不知豪之羨貴之羨皆民之羨也神羨忍取神雖戾天又不念天之民神之主苟害其主神將安處神何掠哉張紫微先生集召請諸神祇文　伏以五嶽爲大而龜蒙實本魯之崇四瀆雖尊而沮漳乃荆楚之望圖知嶽瀆爲鎮於天下而山川各主其一方矧茲裔土之大荒實號儀王之故國林巒峻茂固龍蛇之是生巖竇幽深眞神靈之所宅憑依既久廟食弗愆況有他郡之名神遠播威稜於是土作遐陬之庇賴爲黎庶之依歸乃至前朝跡爵之君上古耆年之衆事盟誓之鬼二社壇之靈土伯木夫山夔罔象凡此數昧之數是爲神物之尤冀興雲雨於片時轉災祥於俄頃仰之如在感以潛通實爲士衆之推尊不獨土人之知敬今茲謹有某人爰因避地獲至名山誕訪遺黎得知方志聞此峽江之峻急與夫崖壁之巉巖舟從之人數遺覆溺繩行之衆每過頒隮歷歲月之彌多知沉海之幾萬迫此閭除之歲共傳新政之更若無拯救之方詎免幽陰之苦遂興悲憫欲濟沉淪乃因時日之良建此齋禳之會既仗佛乘之願力亦資神祐之扶持投此有情咸生淨界顧無靈寵同集殊因果丙臺先生集就山清神文　維某年月日

其位乎其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太白福應王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世想歷年茲多遇此驕陽赴奏將禱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汔用小康敢竭厥誠禱於祠下伏惟尚饗宋魏鶴山大全集明堂後祀百神文　於鑠皇家烝祀廟室既竣鑾事爰霈恩澤恭我有神輔天福民申嚴報祀命吏薦忱吏敢不共王之休命重惟愆陽奪我冬令凍閉不蟄雷出非時敢併以告神其來俟導迎時和推廣德意而我大田以闢稠穀劉漫塘先生集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諂祭之聖門所戒從於神而疑衆者王制必誅敢述愚誠少攄明禮自有太極已兆一元既分三才而爲三乃播五行而爲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爲三百六旬寒暑難爲繇吏次爲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飢寒暴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怒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虛而邪入迺成厲疾各有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僅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事勿相戲侵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乎平居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於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患不

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弟求諸外俚俗相煽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屋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象蛇虺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功作魑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早隸有不取之贓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坱軋鈞播而乃饕餮盤飧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託珓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當汗反下去生已遠之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鋌利刃其次曰齋聖又次曰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寘穎之童附而爲覡巫罔不靈腥臊之亟降而爲神神亦可耻妄言禍福以紿昏愚壯十餘不供一夕之需耆數套僅克一爨之用其他誘取脊取不使聞知見知固有婦歎其夫子隱其父厥費無藝置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餘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資產破蕩老稚流離深原其情有甚於盜又病者欲瘥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甘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鈸樂不恤體之煩躁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書合坐故殺甚至姦欲遂而杜其來往之親戚言不驗而委其禍祟於先亡使知順之俗變爲非雖孝思之心更爲恐嚇則巫覡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赦所及顧無士師之權以執其罪無先聖之道以正群心徒抱拳拳未免

喋喋僅能崇德輔惠曾不以人廢言庶副神意不累其聰明正直且參民庶同底於壽富康寧陳亮龍川集訊神文　癸卯九月癸丑里人陳亮以文訊故兵部侍郎佑順侯胡公之神曰亮生之晚不及侯時顧亦託侯里得塘餘光而景前躅也亮之心侯其知之矣苟有疑焉而不以告是猶愛其情於侯使侯於亮若不相入是誠何心哉侯嘗位於朝而從法篤矣有正直耕決爲神明以自福斯里民不度而愁禱而應如父兄子弟情速愛接適有無休戚於一體非若大賓之來使人僕僕然費資力於一飲一食而謂之勤也里人之望侯過厚而尋侯而實外之遇歲或歉若豐爭與出力技角爲是村粧社服殊名異類十百爲群前呵後擁頭徑目瞪手振足掉顧影自喜從容鄙態聞見層出使男觀稍知理道者蓋溢汗下吃吃失聲問其名甚至僭天子之威儀悚然有惕於心也顧乃謂侯樂於得此而錫之福不爾而賜鞭不應心各生念口轉相語巧證曲賺奔走從事字不可解使侯不得自明今若備容儀擁一人迎之道中周旋回轉無頃時寧歇必且以其人爲病狂是不惟外侯病侯莫甚焉民不自顧計其害一方騷動謂宜則以侯故而及病侯侯之心必不寧此侯之受職於帝猶吏之受職於君吏以所部奉己與否爲愛憎金錢通爲威福君有不聞聞其

謂何使於三尺自擇焉惧弗克免而賜之柄帝實受之而侯豈以其私哉民之不爲侯也殆侯無以自信於民也民以誠禱於侯侯請諸帝而不獲則再三而又不得命帝寧不爲民之覺侯之請終獲民事侯永永無窮已侯食斯里以常不以怪民之妄心不作悔尤不生草木之託其神於侯增東少西者擯斥棄絕而不自容矣民於迎侯之事已心醉夢入所憑侯其自適之無使亮之疑既告不答而轉疑侯之神不靈也自夏徂秋不雨民皇皇不自寧而寧於迎神亮則不寧焉方動訊神之念而雨不克躬詩是文白於祠下使即香火所寓以告侯其鑒之元王惲秋澗集安二賢神文　某以壬申之冬來幷祠墓悼其頹圮乃像暴露載經載營今也告成睠彼雷首蕭焉神庭槩二賢之德聖之清兮以孔聖之哲極所稱兮揭若日月何廟貌之尚兮封而且屋來者何睹仰兮蒼煙喬木何山巘其光兮寖非周粒桂酒苾其香兮神其格思歲永此而享兮吳澄支言集題南廟王太尉禮神文　昔三閭大夫見楚巫樂神之歌鄙褻於是更定其辭九歌是已今郡邑皆有來獻祠祠以王太尉配食崇仁縣南之祠尤靈異徼福者朝夕奔走太尉不知何時神嘗聞鄉先生寺簿黃公云蓋王文正旦也文正公太平宰相功在社稷澤被生民唯天當一事律以大人格心之道不無

撼爲尾從定陵東封岱嶽恩隆大尉其食於歙祠也固宜文人無欲作禮神文實寺薄公之說其辭惟則其祀匪淫亦屈原九歌類也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司吏目彭壽鑄成峽而以示予爲誌蓋未之心英華文祀延文祀延之猶本有（集作其本又作寺本）禱祠閩人歌其質也閩俟居政待民氏塗而安他日俟慧在體長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俟詩是憂爲復待閒而祠乃舒其谷以爲言俚不足自道或謂軍部者亟之能變風從律善閩物志固書董爲詩於是與聞之（一云集作文）以道其意且以古之待人者眾皆祝延之今復用言命爲篇目其詞二（集有耳字）閩山之杭杭兮水緲湖谷荒抱大兮谷疊層騰氣清渾兮銷杳神生其中兮宅幽凝居如山兮忠如水處端卑兮起下而忘鄙昔其仁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舉清明兮叩努盤我民請兮朝吉日顧聽誠兮陳所當俟臨我兮恩如光照道兮熙夏患汎吾兮樂且康泰消俟兮飫食夫常民氣（集作害）憂兮心若奮絕我之飢兮俟由百（集作有）穀神有澤兮宜陰（集作含）沃脫俟之慧兮歸俟之多禧群畢勤之潔恭（集作泉）兮鑒貞盟乎山竹　右一闋爲祈神

羌載吹兮音呼呼銅鈸嗽兮呼賦罪律之蓋兮衆下雲無慳兮煙爲帷合吾民兮將安帷吾俟之康兮樂欲有豐列兮合（集作各）神神擺漂皇兮降拚崒（集作草）右侍妓兮在大人能於邃兮桃眇調丹含瓊兮瑤上登佳笑譽兕瓊嬌兮溫接豆爵盈無虛兮果蕪雜沽杖（集作氣）雲清醉兮流馳光巫語旋兮覡袖翔臚虛澱兮鑒廻陽（集作光）迴傳語神歡兮酒云（集作木）大望吾俟兮遵貫事朝爲篤兮撫寶雷于猬函拉兮徐遵綺吾何樂兮神靴維吾俟之衆兮吾遊自逸　右一闋爲酬神（唐羅隱讒書）惟岳降神解

幽乎理者神也顯乎用者人也苟易其所則爲怪妖非仲尼之所言也三百篇亦刪於仲尼而岳降申甫不刪者豈仲尼之前則其事信仲尼之後則其事妖若如是則夔龍稷卨而下有相其君輔其主以致理者皆神降也人何有哉是必以國之興也聽於人亡也聽於神當申甫時天下雖理詩人如周道已去故述其首以義文仲尼不刪者欲以顯詩人之首句不爾則子不語怪出於聖人也不出於聖人也未可知（艾王沂荼生生集）唐書渼法神讚

道德之威神則不怒是心無邪孰敢予侮（紀述二紹）事神銘

凡境內山川社稷城隍風雲雷雨并先聖先師歷代忠臣義士有功於世入於祀典者皆神也伏惟聖朝遵崇祭祀每每行下各處有司常加用心敬事臨忝尹茲邑當以聖朝崇祀之心爲心在任常川恭謁神宇壇墠之地見其圮毀處隨時暫工修理毋致褻地可也如遇春秋

祭祀必遵依聖朝頒降代式務要齋戒嚴壇坪清淨齋宿必肥壯祀牲酒醴清潔樂舞具有一一如儀臨祭之時又須存誠敬不可懈惰弗恭如若祭物不周并其大儀則必至於瀆神而祀法紊亂矣嗚呼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皆由己以致之其禮可不重歟語曰祭神如神在正此謂也銘曰

惟神洋洋如在左右我今存誠庶或不苟一達明禋庶品具有籩豆惟豐肴核惟單匪臣小臣忝爲祭首事雖光榮終焉顏享祀事孔昭翊我明台千秋萬年受福綏久（藝文類聚）晉楊泫三公山下神祠賦

南極鬱紆飛龍在天太白學石巨靈擬山二后昧位惟公在焉下則歸雲逢切綠水流雄爭湍激厓衝石會祕藹岸而合峙屹阻枝梗林業嶸遠塗進蹊行者息駕步趾於斯降大咻登茶岡蹈奕壇歷朝陽峰華殿之顏敞觀應門之崢嶸神木鬱蔚百增周乎洞房進排闥闔顏將臺堂聚檻列峙丹飾煌煌千櫓浮跂大嶠騰懷累層定業齊戴長梁軌山蒸於前撫嗤椽稍以來章文崎朧具紛綸洪範峰以擾揚爾乃逶迤降趾遊坐來廟日不遠俗叟倏巳光縣竿致祀嘉言備許陰祚顯隱涌洋衍溫普此士女樂彼豐穰（文同丹淵集）聞神祠（并序）

丙申歲夏五月南幽大旱土人走宇之要冊池取神水者如市既得各就其社祀以禱雨然踰旬不應民甚恐懼求祿其祈不得食以死且競神何不若嚮時之速驗也群口咨嗟余聞之爲作聞神辭使歌之凡三篇如左

惟歲之旱兮卬群靈而救然螽蝗汁類以歷他種兮伴媿神之所淵紳益亟以借餘潤兮輩護以歸期監乃衰之走兮少悼民之凶飢巫歌覡舞兮舌禱而脫蠱原呼野召兮翁走而姬肥奉新絜以羅庭戶兮日屢爲而益祓吾將問神兮不聞此而曷爲（其一）宰山之環兮掌水之灣吾神宅茲兮幾千百年土泯所仰兮重如一天凡旱取雨兮易若手然潤逶漪酒兮陰隨藹煙盡泰之境兮歲無儲田茲民龍之禱渴兮風燥而日蒸吾將問神兮豈或不識而累前（其二）神嘗以功兮奇天之福家畫藻火兮毛衆蠲玉樓獻粉精兮極無聯屬熀焜煌兮盤山結谷陛常之下兮雲歲雨蓄宜以其潤兮惠吾百穀胡爲自晉兮歸覽之酷吾將問神兮寵其爲所（其三）諸神詞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忌不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以視陵人之如此歸觸懷念有以對其美祀之意令民因正仰膏雨而感乾日然於此爲惡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心豈止如窮鱗之臥涸轍渴驥之赴甘泉者哉伴旁滂矣諒神之易爲力者焉（江湖長翁集）季和父祠神詞

民頓兮是奇騎文鯨兮西海登群玉之府兮白雲熊熊祠司天兮毛米古進尊兮瑤池憶余心

兮飄爲旋升兮軒丘即平圃兮佇駘颯晨風兮升木間璞玉兮泠泠神來歸兮洋水舞青鳥兮都庭陳桂尊兮藉白茅中微詞兮再拜以侶歆余誠兮神何私惟怙終兮拙書（李洪芸菴類藁）迎送神辭（有序）紹興戊辰夏五月甲子迄八月丙戌不雨武原之旱視他邑爲甚河流既斷環社遍苗稼盡槁丁亥邑令余衍稽之衆議請水于烏龍井並日水次縣十五里驕陽如焚陰雲忽興雷雨隨至民情大悅負水佛祠緇素朝夕歌唄自是甘雨日以繼夜旬有二日四野霑足己未邑令率父老送神歸之按是廟稱蘇單二王吳隸騎將軍蘇衆字子羽葬於武原宋高祖嘗夢而異之封征南將軍明帝載加冊命又吳地志云昔有牛突金邑八寒伯與弟逐牛入山土崩壓死今邑南金牛山是也龍井之始氏傳神驂絶地出泉因以爲名事載海鹽圖經傳聞邑之父老祭法曰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神之靈距今千年廟食茲邑救此旱暵肹蠁如答是宜永崇廟貌佑我祭祀因採民謠作迎送神辭使歲時歌以侑神辭曰　惟龍湫兮其源莫窮利萬物兮精神可通歲大旱兮我民之恫酌彼泉兮神聽孔聰擊鼓坎坎兮于神之宮薄采溪毛兮牆進雨公神欣欣兮鑒我民衷神之來兮雨其濛念我稼穡兮淼去燥燥斯喜甚小兮膏澤甚豐驕陽摧威兮冬走靈靈民之謳歌兮千古英風（右迎神）旱既太甚神是顯兮一勻之水爲甘霪兮伊神正直歆誠悰兮三日爲霖稱旬注兮我稼既興舟在步兮微我雨公余畀思兮擊鼓其鏜山之下兮桂酒椒漿餞神去兮功成患予去不顧兮携幼扶給民塞路兮率相有年多黍稌兮澤患無忘永終古兮（右送神）柳州圖志魚鮮迎送神祠（平原大守王羽撰）古者祭不越望諸侯祭封內山川名源淵澤皆列祈祀謂其出雲雨能潤澤施大而惠多也後世偶而事之屋而貯之遺矣柳有魚鮮山特爲峭拔聳秀中有神湫湫然可畏往昔相傳禱旱輒應爲嘉祐蕭汝爲記其事頗不窮格其理而著爲荒怪蔵稱神爲某人某配倍古義以誣神果何所稽述載景定癸亥構以秋成躬至其下歎其山水雖深知其必能致福于吾州也明年孟夏浹日不雨民莫能殖禰用悼懼亟齋宿燎熏椽狀禳陳君起東致命而禱之神湫既畢翼日丁卯禰登蘇仙山望桃花之顛都有青靄千登三台閣邈眺則油然淵爲率郡僚遣神於門外氣氣勝躡碎霆激電與湫俱至自是霖雨周浹允輯我農人嗚呼山川之靈赫乎其不可泯者如此禰切有感乎神之惠而思所以報之無惟史循不恭率忽忽於神深用謹戒既躅既惠復使還水於湫安神於山而後足以竭其衷焉考柳江集舊有桂邑迎神送神詞因効

九歌體爲二章以祀神然後之者懇惻迷之昔蔡忠事神事人無二道矣嗚呼此非望祀之所能知也俾循發於神將知之云爾迎神耿吾懷兮臨極望則靈兮山中龍堂兮杳窆瑶圃兮珠宮乘清氣兮森迷澤衣民兮鳥翳藹兮兮紛醉神肯來兮從女湛一勻兮玄淵何有秋兮在予（右迎神）與續並迎乎來來（叶韻尤之天）渺雲車兮委蛇使豐隆兮先驅驂兩龍兮輝輝靈既雨兮揚波倏而來兮余所爲雩將諸兮清都聊容與兮愉娛把瓊枝兮精稽翻會舞兮欵學蹌軟祇兮陳詞皇既降兮有孚綏我心兮勞止神哉師兮其蘇　送神（大守王羽撰）神之來兮旋留仍朔入兮丹丘撫嘉橘兮實庭吹流泉兮間流颯淅淅兮雨菲霏觴群靈兮往從之東水車兮東行騎扶桑兮咸池雨我兮福我神格思兮而在左若信脩兮慕予意悠祇兮皇安肯不可兮淹留薦華酌兮肴羞流高堂兮延竚塞吾懷兮離憂聊夷猶兮義遨翔乘回風兮不待語于交予兮將歸樂新知兮愁予（同上廿）嗣欲報之兮奈何（叶韻）矣願豐澤兮無斁千秋兮萬歲保爾主兮子孫倘宜祈雨迎神辭（桂陽縣丞吳致堯）桂陽郴之支邑開於江嶺地瘠民寠仕往逃賦役以煩催科雖歲屢豐而逋逋無虛日癸巳夏六月天大不雨苗且盡槁縣令璩重丞吳致堯率吏民即雩壇迎請雨師靈谷通天祠備旗幟鼓樂迎神像于壇之左爲邑民祈澤致禱閒誠之至者必遑然非假辭無以見遂作迎神之章俾民歌以祈焉其辭曰粵桂陽之嶇嶔兮望荒山之漫漫窶我次以鏤分兮土瘠薄而寶寒何也膏於遠邑兮昔但見而暵乾石田拆若龜兆兮鞠稂莠與蓁菅婦號妣而無泣兮寢釋未以長嘆緊邑吏之不德兮職胥司於田官煩催科而多逋兮無對案而懷慙今茲答之誰執兮詎寢食之敢安虔心齋以進禱兮款嚴祠之重關惟明神之德威兮耿昭昭而桓桓擁雲旌而佩霓兮駕青虯而馭鳳北之水兮楚之山神來格兮縹渺閒偏兒疑之雲霧兮涌洞庭之波瀾驅神若以發勢兮起赤龍以蜒蜿轄阿香之雷車兮舞商羊而蹁躚雨浸浸其霑足兮康西成之可覩禾油油其堅好兮亦俯仰以怡顏畢歲功而昭報兮爲苾芬之椒蘭　謝雨送神辭　桂陽之迎神以六月之己未庚申雨于零陵壬戌雨于宜城癸亥雨于唐延甲子雨于文明乙丑縣之遠近大雨霖浹日高平之暵乾者皆爲沃壤苗之槁者盡起矣丙子係吏備禮物送神歸廟遂作詩遣邑民歌之以報祭焉其辭曰渟穹與而寶蔚兮楚山之朝隮紛天路其鬱騰兮楚澤之蛟蝎雷硍硠磕兮震千里之波濤實職香良兮耿靈光而蜒蜿神哉沛兮浹十日之祁祁惠我民兮匪金玉與日欣欣赤地兮化

衍沃之塗泥彼槁者苗兮我職植立而普溢老表吾也兮厥飽食之攸歟政和聖德兮格穹旻與皇祇百神受職兮歸四海於庶穡兮方隅懷兮濟澮而靡遺神之歸兮民熙熙豈崇丘兮歌由儀湛既育兮牲肥腯稼如茨兮庾如坻含哺鼓腹兮以鼓以嬉日用飲食兮帝力焉知　蜀韓未滿

潛溪集楊刺史廟迎享送神歌辭　涌湯驛逕山上有古神祠相傳祠漢交州刺史楊侯侯縣人也名扶字聖儀累官皆有惠政侯沒已千載民以雨暘禱輒應是侯之神在天倘不棄於吾民也吾民其可忘於侯乎濂雖不敏為撰迎享送神之辭俾邦人歲時歌以祀侯其辭曰　紛溶溶眺天門白蜺出雜雲敦翩我靈整脩駕車登登舩翱翔我靈降滔壜回飈興與之翔翩我靈變陽鸞奔以放光滔滔翩我靈續如雷神鬼衛為翼張紛溶溶一　神筵啓混未黃愉以康況芒芒兮靈車奠芳酎酹行千流君兩參靈車慧為青亭且飲以舞歌參靈車靈已醉廣宴延無不備參靈車樂無極神山高高巨[illegible]　神筵啓二　氣翼翼欲上升指青玄化為文靈之旋疾如風從西虎事東龍神之旋翩長逝凌紫清瑤光下靈之旋兆達惕景已滅猶放悲靈之旋錫我祜沛若雲雨下土　氣翼翼三采伸奔亭

山集泰興建護城神祠跡　保三里之城雖俯竭於人力迎百順之福宜

仰賴於皇休刺史兵革之餘每劇淵氷之念深池高壘何敢恃以安居威德除功賴每順於默相卻强敵於覩感之際保斯民於傾側之中思酬庇庥是嚴祠宇有功則祀敢忘春秋饋獻之儀既安且寧坐消兵兌侵陵之患

祈禳四六　新居安渤神疏　年　月　名　凌雨震風棟撓梁虞於大過氣天履地艱傾覆露於中孚幸新革故之規當致常儀之謝伏念某心存謙抑義審隨時順祿志行米蒙陰隲肯堂之志幹於父蠱量材之能傳於工師臨居不日而復成賤累返安於坎止雖祇填莫殫於報稱然昔蓋可為於潰汙而奠鬯臨普加既濡伏願災消無妄禍絕還屯使否極泰來燕取水安於大壯庶咸資頤養謹庭行見於同升進退存亡无肯利貞　三柱享神跡民瘼未瘳方望歲兮鬨鬨天愍愚涯乃興雨之祁祁豈伊人力之感通賴爾神庥之陽相厭厭晚苗之秀發綿綿早稻之方華蟆蝗畀炎火之中原隰是膏澤之滂一飽可必百室以寧是用糾衆信以同心備三牲而用享何以報德茲焉明信之存已用康年願畢始終之惠心香新語趨青山

新興觀題法神跡　道家者法家者本出同源土偶人木偶人盡歸一水天既留三百年新興觀我更起入凡位廣力神雖有濟民利物之功但無兩果鬱財之理皈依施主閒頑教門一筆使勾立現斬天時邪將衆焉曰

奏細句念消災更也天尊事竟有成福生無量文德英華百神列將事百神星日有司不戢　對謝信脩莊禮行於時人和年豐神降以吉屬歲除云暮田畯至喜農事不作提卑告休於是乎具芻豢為陳粢盛享答成功於衆神設禮祀於大蜡雖既滌既灌不害不成日進精禋神將爲獻吁嗟是司不謹有職青仲尼觀蜡物祭興於喟然今太卜蓋時償神夫於願若祀史陳信其多愧詞司存不戢坐冥恤罰私明某論形神　崇池約述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制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無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總無不盡之萬念故能與凡夫異也凡人一念亡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踐當其忘目忘足與夫無目無足亦何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來轉瞬有已隨之念與形亦則暗忘念與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與異人同則與非我不異但凡人之覺無其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其無甚遠凡人與聖其然本同一念而覺忘則是凡品萬念而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我乎哉人經因果相生毫分不爽爽惡之來皆有定業而六度所修或資力致若修此力敗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所修我於廢矣釋迦遇九劫勇猛所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凡

安得稱劫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先有情照卻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情照既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蓋不足疑也

玄綱論神清意平章　學之士時有高與遠者然然於自得之境為真仙可接霄漢可升者神之王也雖曰神王猶然陽和之氣役洩陰邪之氣乘虛可入靜專心抑所起靜默專一則神不散而陽靈全慎無恣其樂康之情以致陰邪之來亦古人所謂樂往則哀來陽衰則陰勝若有持躁矜而悁悖者此形中諸魄為陽靈之氣所鍊陰尸積滯將散故擾於絳宮之前矣可入室靜意存一攝固澂其滓滷滌神清氣平然後省已悔過務令自新則轉合虛靜之道此亦洗心之一術爾

畏神道章　或問曰人有善惡天地神明豈悉知之乎惡應之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夫　神靈之府神棲於其間苟心謀之即神知之神知之則天地神明悉知之矣未有為善惡不謀於心者既謀於心則神道所察無逃於毫分無逃於毫分則福善禍淫其不差矣何為顏生夭冉子疾盜跖壽莊蹻富楚穆戮田恒昌乎惡應之曰天道遠人道通報應之數遲速難量欲君子遺命小人乃幸然吉凶禮纏寔止乎一形乎故經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又曰其事好還則報應之道可明矣何必

一切徵之於日前手稽古蟾心書神氣章。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故次之以神炁。神者性也。前章言之詳矣。然性之說有二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人當未生已前即天地之性萬殊一本者也。父母既生之後即氣質之性一本萬殊者也。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之說亦有二有天地之氣有父母之氣。天地之氣真炁也。父母之氣凡炁也。蓋初在母腹中受父精母血而成其兆朕所謂凡氣也。自一炁生胞二炁生胎第三炁英靈明仙之炁而生龜性如未寄以體肢未具而不能通靈。迨夫四炁生龜五炁生藏第六炁高真沖融之炁而生靈體肢始具具則能動動則神生神生惟靈至七月炁足十月胎圓然後降生。白玉蟾曰人生在母腹中其臍與母臍相連母呼亦呼母吸亦吸及乎降誕剪去臍帶然後各自呼吸而稟父母一點凡炁則棲於下丹田中寄體於腎下丹田者前對臍後對腎居臍腎之間其連如環廣一寸二分周圍有八竅前後二竅以應乾坤上通泥丸下通湧泉旁六竅應坎離震巽艮兌六卦以通六府一身之炁皆聚於此如水之朝東輻之湊轂也。故下丹田爲命之蒂其性則上居泥丸而寄體於心。泥丸者在人之頂明堂之間六合之內是爲頂門。故云呼嬰兒頂門爲性門也。性門未合皆知宿世因緣等事合則忘之矣。

故泥丸爲性之根能知性根命蒂始可以言修鍊。天地之氣亦有二。人未受胎以前謂之先天又謂之始炁真的炁也。至大至堅充塞天地周流六虛晝夜不息。人纔受胎便稟此炁謂之後天又謂之日用受生之炁即前所謂混合空洞炁常真凡炁是也。其實一炁耳。其炁亦充塞人之腔子裏每日遇子時斗柄指地也天之炁隨斗柄從九地之下發生周流六虛造化萬物。子時非人間之子時也。二六時中常常收視返聽瞑覺身中腹氣沖然即真時也。丹經云精生有時時至神知百刻之中切忌昏迷。天地之母炁既至則人身之炁以類感類亦自涌泉發生上升丹田點化凡炁以成人身之造化也。故曰形者神炁之舍神者形氣之主。形氣非神纔然一物嗚呼靈神非形炁茫茫無歸宿焉。吁神性也炁命也二者不可偏廢也。修性而不修命紫陽所謂精神爲舍宅合難倒未免長用遷徙之法。修命而不修性釋氏所謂煉炁精粹壽千萬歲若不明正覺三昧報盡還來復入諸趣。所以先儒曰論性不論炁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要之性爲上氣次之。是書也余故以原心首之混合神炁仙家謂之煉金丹。形譬則鼎器氣譬則藥物神譬則大功忘機絕慮收視返聽使精神魂魄意不漏用鼎器也。晝比夜宜攝心一處終日默默如愚如癡採藥物也。雖是寥門海蟾玉蟾以此授人即丹經所謂且教守門安樂法養鉛之理漸教開也。惺惺不昧了了常知神不外馳其氣自定謂大功也。是以聖人忘形以養炁忘炁以養神忘神以養虛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彼所謂忘者非若槁木死灰墻壁瓦礫惰然無知之謂也。心若大虛內外明白圓活如走盤之珠湛然如印潭之月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孟子之忘也。制之不拘於內縱之不逐於外老氏之忘也。鼻次聞常虛豁豁地也不忘懷也不管帶釋氏之忘也。夫是之謂真炁。若夫虛化神神化炁炁化形形死矣是謂衆人。大玄寶典神靈天象章　氣虛生神神虛生化化虛生象皆出太虛。太虛者在天地之中無方無所非氣非形其中有炁炁而爲天濁而爲地清濁分而生人故人生而心有清濁清濁既分中包太虛澄煉守則虛白生虛白生則濁亦清神自虛生靈自清得天象應之矣。神陰陽萬物妙識感悟真人之道益煉虛靈而滌昏濁也。　神化神章　虛無爲體寂照爲用陰陽之不可以其數拘天地之不可以物封人皆有之蓋以塵土緣覺相汨而不得見之古今雖以法不可名雖以事不可致惟真人返朴還純澄明寂然以守之其妙用在澄心爲室除妄爲真其神自虛生然無形迹妙洞三界窮生死之根達利害之源乃神之應也。神無所

不能致而化其神神則神在我而爲真天地之神我則神之萬象之神我則神之神所化者在守寂不動然其氣以兩手相疊左手壓右手右手以摩頂上三千功從神自出外耶。　神出神章　神煉之可以出形何謂煉神以謂守心惟能定神不老非可出神超生也。出神超上者在圓神也。古今徒說圓炁保真未說圓神。煉其光存心如明月形方彷彿有人坐煉須不定上抵泥丸下窮丹海久久身有光彩自身中出隨其光彩出身外無有身形定洞自然出入出入故曰神出神矣。　土神水章　神水之生非華池之津謂真氣滋養流灌之水也。北方有滄海滄浴生玄龜玄龜吐真氣真氣化神水神水生精故神水者氣之根元由入呼吸以出入。一呼出一寸一吸入一寸人能少語少思少勞動則一時生一尺人睡一時亦生一尺。但夢寐之間亦有勞動魂神耳。晝則無思妄定守之以流夜則無夢靜念而生合脩行者半夜定念端坐上吸下呼天池下湧地泳久久行之精液無窮長生不死之道始如此也。吸天池灌曲江湧地戶則不飢渴不能營周百脉變化軀矣。　補神生胎章　神自胎生從命分胎生則神生命分則神備形因炁治炁因神動神本務動炁本務圓蓋緣定已相資漸失本源流蕩不已則神有所損也。勞形損神三分勞氣損神五分勞心損

神七分冒炁搖動者勞形也愛欲聲色者勞炁也思慮悲愁者勞心也神之所損各有淺深真人當知補神之道則形全而能定神未能定徒爲叙然耳藥服人參無味三宮制之無事調飲食適寒溫起居常均未以道拘不以俗累則得神之胎也神胎者謂神返素朴而神有所歸也然後可以定神之道行之矣　度鬼神章　真人以法度人以令度神法以脩真令以定飛凡經有所憑鬼神悉以令度之升爲真官也蘇截凡胄洞明表陳三界以丹砂九兩和以妙麴作本身形青白二氣之方紙千幅剴焚之於大松下其松上有青白色雲自有神物出致辭而去　木神參神章　陰陽之妙造化五行各有真一至神之物生於洞天福地人遇之者可以爲真仙木之神茯苓是也服之得法能生神明輕化四支茯苓末之櫚研青松葉水和棗之以茯苓深碧色是爲度茯苓以木蜜和日三服如梧子大清旦水下通神不老不飢辟穀去五味服之三百日生青毛無寒暑更加梨子無著加汙滓無寒矣　草神生神章　草者陰陽沖和之氣由兩家而滋萌生參有情蓋人物秋草中有主神服之能生神草神者負精是也味之有法服之有理黃精九兩九蒸蒸研爲膏以青蜜一兩和之銅器重湯煎之色如碧玉爲丸櫻桃大每服一丸向東水下七日神全七七日真

神生。真神生者閉目已如坐闇室也

解谷神不死章　無極爲太極之谷太極爲天地之谷天地爲萬物之谷人心爲眾理之谷谷者納物而不盈呼聲而能應象乎人心也神者天地間之至理人心中之至妙此神知覺蓋靈與心相應猶谷之應乎聲也三才有休否此神無歇滅故曰不死也是謂玄牝玄者天地之始象牝者至靜之真體三才未立四象未生是道已具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即此也曰大極曰性命曰鉛汞曰水火無非玄牝異名之妙也玄牝之門是爲天地根立牝一竅乾坤之根蒂也氣道由此而出三才由此而生或以口鼻呼吸往來清濁爲說是亦道也但不得谷神之妙矣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綿綿者無以之義也謂谷之有神不斷不滅納大洞擬而不壞二儀交易以常存人能用之不急於勤不荒于怠故可與道相爲無窮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芳
圈點監生臣嚴仲佳
臣徐書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二　九眞

神

唐王維詩涼州賽神　涼州城外少行人百尺峯頭望虜塵健兒擊鼓吹羌笛共賽城東越騎神李端詩江上賽神　疊鼓應繁絲送神歸九疑蒼龍隨赤鳳帝子上天時驟雨歸山疾長江下日遲獨將遊宦子今夜泊天涯韓昌黎集賽神　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王建詩賽神曲　男抱琵琶女作舞主人再拜聽神語新婦上酒勿辭勤使爾舅姑無所苦椒漿湛湛桂座新一雙長箭繫紅巾但願牛羊滿家宅十月報賽南山神青天無風水復一（作綠）碧龍馬上鞍牛服軛紛紛醉舞踏衣裳把酒路傍勸行客李嘉祐集夜聞江南賽神即事　南方淫祀古風俗楚嫗能唱迎神曲鎗鎗銅鼓蘆葉深寂寂瓊筵江水綠雨過風清洲渚閑椒漿醉盡迎神還一（作神欲還）帝女凌空下湘岸番君陽浦向堯山月隱回塘猶自舞一門依倚神之祐韓康靈藥不復[illegible]曾莫覩逐客臨江空自悲月明流水無已時聽此迎神送神由於彤欲弔屈原祠元稹詩賽神　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來三十載巫覡傳子孫村中四時祭殺盡雞與豚主人不堪命積燎曾欲燔旋風天地轉急雨江河翻采薪持斧者棄斧縱橫奔山深多掩映僅免鯨鯢吞主人集鄰里各各持酒罇廟中再三拜顧得木棲存去年大巫死小覡又妖言邑中神明宰有意劾西門焚除計未決伺者迭乘軒廟深荊棘厚但見狐兔蹲巫言小神變可驗牛馬蕃邑吏齊進說幸勿禍鄉原踰年計不定縣聽良亦煩涉夏祭時至因令修四垣憂虞神憤恨玉帛意彌敦我來神廟下簫鼓正喧喧因言遣妖術滅絕由本根主人中罷舞許我重疊論蜉蝣生濕處鴟鴞集黃昏主人邪心起氣焰日夜繁狐狸得蹊徑潛穴主人園腥臊襲左右然後託丘樊歲深樹成就曲直可輪轅幽妖盡依倚萬怪之所屯主人一心好四面無籬藩命狐執斤斧怪木寧遽髡主人且傾聽再爲諭清渾阿膠在末派罔象游上源靈藥逡巡盡黑波朝夕噴神龍厭流濁先伐鼉與黿鼉黿在龍穴妖氣常鬱溫主人惡淫祀先去邪與惛惛邪中人意蠹禍蝕精魂德勝妖不作勢強威亦尊計窮然後賽後賽復何恩　楚俗不事事巫風事妖神神妖結妖社不問疎與親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斂穫賽妖無富貧殺牛貰官酒椎鼓集頑民喧闐里

閭隘凶酗日斯頻歲暮豐霜至稻熟適隴湮吏來官祀迫求貲倍輯緡貧者日消豫富亦無倉囷不謂事神苦自言誠不真岳偈賢刺史念此爲俗也未可一朝去俾之爲等倫粗許存習俗不得踰賞人日許一日還不得月與旬吾覩國僑理三年名乃振巫風除原父夫必憐從新我來歌此事非獨歌政仁此是四鄰有亦欲聞四隣劉夢得詩陽山廟觀賽神（梁松南征至此遂爲其神在朗州）　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蒼檜下洞簫愁絕翠屏間荊巫脈脈傳神語野老娑娑啓醉顏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蹋竹歌還　陸務觀劍南集賽神曲　擊鼓坎坎吹笙嗚嗚綠袍槐簡立老巫紅衫繡裙舞小姑烏臼燭明蠟不如鯉魚糝美出神廚老巫前致詞小姑抱酒壺願神來享常驩娛使我嘉穀收連車牛羊暮歸塞門閭雞鶩一母生百雛歲歲賜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圜土空虛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爲吏無文書淳風復還羲皇初繩亦不結況其餘神歸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　叢祠千歲臨江渚拜貺今年那可數須晴得晴雨得雨人意所向神輒許嘉禾九穗持上府女巫雙雙逐歌舞嗚嗚歌謳坎坎鼓香煙成雲神降語大餅如槃牲腯肥再拜獻神神不違晚來人醉相扶歸蟬聲滿樹鳴斜暉　歲熟鄉鄰樂辰良祭賽多荒園拋鬼飯高杌置神䑕（村人謂分神之牲爲中堵神福）人散叢祠寂巫歸醉臉酡飢鵶更堪笑鳴噪下庭柯　落日林間簫鼓聲村村禱社祝西成扶翁兒大兩髩髮既水旱戒千耦耕家受一廛修本業鄉推三老主齊盟日聞往頻歸王化要使新民識太平范石湖七全集樂神曲　豚蹄滿盤酒滿盃清風蕭蕭神欲來願神好來復好去男兒拜迎女兒舞老翁翻香笑且言今年田家勝去年去年解衣折租價今年有衣着祭社元舒岳祥避地蒙樂神曲　汙田稻子輸官粮高田豆角初上場楓林沉沉誰打鼓農家報本秋祈禳打鼓打鼓復打鼓大巫遨神小巫舞絳衫婢娘失冠裳手持鈴叔道神語前年軍過雞犬空今年一母生十雛眴東家秫穫頗厚大甕炊糯成酒家家攜匀布鬋且長翁媪製作新衣裳再拜真神重酌酒男耕女桑十倍勞大婦小婦別有祝生養好男房計足巫公巫公吉爾神產穀不如多產銀驢載馬馱車碌碌免斫柘條行蠶扑去虛吟羮賽神　笙簫喧士女笳鼓亂廻風盡道迎神會應祈此歲豐　國朝宋濂羅山集賽神曲　彤光曉射天門東鴻龍王狗有路通巫娥傳芭向筵舞華衣闘春猩血紅神帝欄王作頊帝車穀穀雲爲轂鸞河秋白政愁人綠毛花使傳遞信來如奔雷去飆馳僕陰忽揚不可知羽林星中五千騎手執戟枝膳翠旗西

山鬼雄白銀甲嘯呼偒佚海將壓祝神鑠之句九陀鳴眼坼樹看人耕唐李建勳詩迎神曲　矯鸞麗吟塞笛女巫結束分行立空中再拜神具來滿奠椒漿齊獻揖陰風窣窣吹紙錢妖巫瞑目傳神言與君降福爲豐年莫教賽祀虧常筵王叡詩迎神　蒲草頭花椰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引領望江遙滴酒白蘋風起水生文司空曙詩迎神詞　吉日兮臨水沐青蘭兮白芷假山鬼兮請東皇託靈均兮邀帝子吹參差兮正苦舞婆娑兮未已鸞旌圓蓋望欲來山雨霏霏江浪起神既降兮我獨知目戍再拜爲傳詞司空曙詩送神曲　神之去迴風嫋嫋雲容與桂棹瑤席不復陳蒼山綠水暮愁人　魚山送神曲　紛進拜兮堂前目眷眷兮瓊筵來不語兮意不傳作暮雨兮愁空山悲急管思繁絃靈之駕兮灑欲旋倏雲收兮雨歇山青青兮水潺湲　送神　振振山響答琵琶酒濕青莎肉飼鴉樹葉無聲人去後紙錢灰出木緜花皇甫冉詞迎神詞二首幷序吳楚之俗與巴渝同風日見歌舞祀者問其故答曰及夏不雨處將無年復云家有行人不歸憑是景福夫此二者皆我所懷寄地種苗將成枯草弟爲臺官羇旅京師秉筆爲迎神送神詞以應其聲亦寄所懷也　迎神　啓庭戶列芳鮮目眇眇心緜緜因風託雨降瓊筵紛下拜屢加籩人心望歲祈豐年

送神　露溶夜月隱壁氣淒淒人寂寂風迴雨度瑤席來無聲去無迹神心降和福遠客王維集魚山迎神曲　坎坎擊鼓魚山之下吹洞簫望極浦女巫進紛屢舞陳瑤席湛清醑風淒淒兮夜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苦復苦宋清江三孔集常山四詩幷序　熙寧六年之仲冬太守以旱有事于常山平仲職在學校不預祭祀太守以常山慈之望而太守出城爲非常故帥以往平仲既不辭又不敢無言以助所請也作迎神酌神禱神送神四詩以畀祠官　迎神　木槭槭兮若有聞風回回兮吹塵神之來兮何暮斗斜月落兮夜將向晨跪捧香兮謹以俟久注目兮山雲酌神　不敢告勞兮山之盤盤祀事孔修兮誠心亦殫陳肴羞兮堂下奠旨酒兮石之間神庶歆兮享此既醉且飽兮留聽余言　禱神　歲且大旱兮田事甚荒疫癘將作兮火菑流行猶神之名兮其德有常靈鑒不遠兮昭此忱誠出雲洩洩兮零雨其濛庶幾此民兮不乏粢盛　送神　巫偃僂兮告神將歸穿息再拜兮儼若初來神之樂兮游衍風爲車兮雲爲祈禱者待蘇兮濟者需肥自今以往兮余日望之長流天地間集陳恭洞庭迎送神歌四首　我歲晏兮此行踏維舟兮洞庭詣靈君兮神字女巫進兮告情擊鼓兮坎坎心馳兮目短靈惝怳兮有無思我虔兮毋遠脩

門兮延佇靈將動兮私語群龍兮吹雲夜天矯兮樹羽擊鼓兮咽咽靈飈兮飛旋金玉珥兮玄服璘紛縱兮華鼓紛進拜兮主臣心夷猶兮平陸我所恍兮霞觴瀲將進兮翱翔盼靈光兮休陽靈澍我兮清揚醴酒兮茲椒荃蕙兮爲殽靈歆此兮宜壽配南箕兮燕北斗介下土兮景福侑皇風兮永久　蹇既醉兮日莫綠煙生兮旬浦靈之回兮彤裳雌爲丈兮嫦英幽懷兮明夕窈窕兮望不極耿誰告兮靈辭老勞汝兮余思湘之濱兮有芷候南風兮來歸　陸游渭南集絕句十二首　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適戊午齋宿致城隍[illegible][illegible]濱龍君磐山五神于州宅以禱始至雨洒塵自是閒微雨輒隨闔旱氣轉深苗且乾槁要神弗獲其憂懼不知所出越癸亥日辛午率郡僚吏申禱于庭未移頃雨大至老穉呼舞皆曰神之賜也其既拜既又明日以神歸念無爲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以侈神功且又以祈焉　休休旱稻已焦卷晚稻猶風更可憐枯盡百源無一滴老龍何處卷雲眠　炎虔香雲眠欲穿不應氣數總關天去年兵又今年旱守也於民自孽緣　五神莅止足精神還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相迫促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尤驕氣蘊隆爐香藝罷日方中片雲忽卷天河落頃刻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間感應妙精祲要知感處

還爲感終始惟當秉一心　眼前物意頓昭蘇未省郊原偏也無更覺洗車三日雨普教大地活焦枯　龍輔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秋菊寒泉何以報精勤更爲送神詩黃曜龍壁林集迎神詞（十一[illegible]眞人所兩作）眞人福地金庭宮身佩含景蒼精龍坐朝五岳位顯崇威儀衛從行虛空杳眇濁世塵冥濛神符道缺浮丘公英爽瑩澈表裏融倏忽飛馭凌閬風鳳凰承翼聲雝雝胎僊舞導游方蓬帝閟赤子顛崖中旱乾水溢痿誰恫分司百靈前豐窯瓊臺琳宇環奇峯時駕玉輅滄溟東通來烈日勢蘊隆稻苗若枯病我農宇民所覿惟年豐九關虎守呼莫從高眞慈念亟感通天瓢一灑神馬駿嘉惠千里成天工靈貺億載垂無窮崔宮教集楚州龍廟迎享送神辭　紹興辛巳金人來寇嘗以銳師樓船蔽海而下欲以奇襲我將臣李寶受命迎拒既下海即沉牲釃酒禱龍神而行事還具上神之詭異以請于朝天子既推功不居報禮上下則惟有神之功厥尤彰灼下其事淮南漕司擇倚海地建廟乙丑三月楚州鹽城縣吉廟成漕當以上命往祭集既以漕檄爲文又私自作迎享送神辭三章遺縣令使歲時歌以祀之君之來兮殊廷雷隆隆兮雨冥冥從天吳兮罔象紛萬怪兮如雲若有妖兮虎奔沛吹逆浪兮揚糧腥援天矛兮下討扶蒙霧兮祥

氛地平天静兮日月清夷我民蒙福兮萬年無事 辛楣兮葯房蘭枅兮桂楹翼翼兮新宮揭將進兮芳馨栢實兮松液芝華兮香英瓊筆兮清酤玉俎析兮嘉柱雅聲兮遠姚鏘和平兮鼓鍾紛繁會兮羿至靈連蜷兮須搖儐晻靄兮紛紜潔我心兮恭事靈欣欣兮燕寧 君之去兮朱宮東飛雲兮御廻風貝闕兮畫敞金臺𨽻兮窅隆珠粘兮炫燿圖玉樹兮青蔥天琛兮水碧衆寶華兮玲瓏良辰兮高燕命馮夷兮展舞鳴鼉兮海童群仙兮良侍君肯臨兮尚春容君不我留兮我心忡忡眇清思兮眇眇惠我民兮盍終元王景初簡軒集文孝王廟迎送神詞 天門曉兮王鎖開朝萬靈兮君始來駕雲車兮衆風馬君無爲兮久徘徊絜精誠兮薦丹素我民顧兮君所哀瑾芳兮王醑山吟兮水舞神樂兮民勸祀益隆兮千古靈宮峨峨兮山之幽神方樂兮胡不少留簫鼓咽兮樽俎徹松桂悲吟兮山水愁保康寧兮驅厲疫終千古兮荷神休程端禮畏齋集台州章安土神趙侯廟靈甚侯名炳東漢時人事見漢書迎神送神樂歌三章 侯遊兮何許上賓兮帝所巫覡兮屢舞侯不來兮延佇望冥廓兮何極水冥冥兮天碧張高蓋兮凌險隘（音凸）覽章安雉侯宅 侯弭節兮盛堂色瞿厲兮心不康驕東流兮膌棄聊容與兮剬韋侯之生兮龍光攬日月兮闔闢陰陽行百谷兮厲鬼遯藏生我民兮不夭殤令何爲兮汝傷民何爲兮不忘

侯去兮勿亟覽九土兮爲通祖高辛兮伯益大火故墟兮不食侯無我遺兮昭事無斁（世書公偉宗烏魯書今以從）王逢梧溪集奉孝友先生迎享送神辭（有引）先生諱王字德卿少游之裔受學于竣峰方公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先生卒門弟子以行業私謚孝友請祠于州庠其子崇德儒學教授約徵迎享送神辭于逢辭曰 海東隅兮三州老黿鼉兮蛟龍湫苑聲教兮邈悠靈斯藏兮道斯脩道不行兮長邁祠學宮兮子孫永賴日薄渚兮風林鳴如聞音兮謦欬楚葵青兮蘼蘼杜甚肥兮酒甚旨蛟白駒兮疾馳儼衣冠兮戾止有聖賢兮依歸川魚泳兮鳥雲飛靡潜伏兮弗昭著靈自今兮欽歎遠唐李義山集明神詩 明神司過豈令冤暗室由來有禍門莫爲無人欺一物他時須遣石能言廣利王女詩雲溪神歌一首 山勢縈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連雲四時盡入詩人詠役殺吳興郡使君元禎長慶集廟之神 我馬煩兮釋我車廟之神兮山之阿余一拜而一祝祝余心之無涯涙沉瀾而零落神寂默而無譁神兮神兮奈神之寂默而不言何復再拜而再祝鼓吾腹兮歌吾歌歌曰今耶古耶有耶無耶福不自神耶神不福人耶巫爾惑耶稔而誅耶謁不得耶終不可謁耶送

吾駕而遵吾道廟之木兮山之花宋呂居仁詩往歲在白沙見江上往來

祠神者殺猪羊鵝鴨日夕相屬也有感於心後至濟陰因成長韻當記白沙故人役之廟前庶幾神少知自戒乎 今日殺一羊明日殺一猪問神何所樂而必爲此歟羊死咩無聲猪死足跳呼傷哉鴨與鵝閉目頸已朱問神此何負神亦何所取吾知斯民愚非是神所許江船一帆風江田一犁雨民武謝神勞尚使相告語但采澗溪毛足以薦筐筥何須污刀几而後羞鼎俎於物固無恐於神亦無苦更令嗚嗚歌持送坎坎鼓廣行之省齋集和阻風簪江以詩禱神 江行數日風打頭江上家子忝宰愁人言水神喜作祟客欲精禱姑姓舟平生結習口語業篇詩敢告波神休欲然回首須此意一息千里聊安流沈遼雲詩樂神 夷人事神正自釀山頭水邊與神樂大巫尻衣手搖鐸群兒伐鼓更鳴角青山隱隱神欲歸湘水灘灘日脚西小大酣歌向山棲神羨滿盎均汝饜清漳集蔡如松九侯山神詩 甚矣作圖經者之謬而好爲神怪以駭愚民也如此吾章竊懷恩南有山聳起九峯上有神祠世謂之九侯山神作圖經者爲之說曰夏禹庶子少康封于會稽子孫九人流死於此又爲之說曰九侯神者鬼侯也山有鬼侯城自今觀之若以爲少康真禹之庶子耶左氏哀公元年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孔穎達曰計大康失邦及少康失國尚有百載是少康爲后相之子非禹之庶子明矣子孫九人流而爲神於傳無見焉若以爲真鬼侯之祀耶史記紂爲無道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鄴縣者今邯鄲也邯鄲去漳僅萬里不應有城於此而爲神也此蓋山之九峯各有神主之如今廣州南海廟達奚司空等謂之九侯是也嗟乎堯舜三代之神見於南方者自零陵舜祠之外惟道州有鼻亭神乃象之祠唐元和九年河東薛公剌道州毀其爲子則傚爲弟則賊非化人之意斥去之孰謂漳僻遠而有三代之神乎爲作詩以辨疑 誰言少康真禹子九孫九人流到此誰言鬼侯遭紂虐寃魄至今靈故壘誕哉二說大荒唐未識根原有初始我曾南自五羊回杖屨空山問遺址數間古屋傍林巒一簇偶人皆斂瘦斷碑仆地蒼蘚没滿庭落葉秋風起歲時伏臘走村翁醵錢買酒烹羊豕粤巫擊鼓細吹角盡日歌呼乞新祉飢鳥攫肉舞盤間野蝶尋馨棲盞裏愚民驚旋相敬誕巧轉至實繁俗耳那知三代去已遠鬼神豈肯歆非祀漳州僻在窮陬北去中州數萬里從來不及風馬牛廟食

胡亂而至是濫觴曲士妄穿鑿淌敎妖狐因倚恃嘘煙吹霧作精變歷古寔寔無辨理何當濟會狄梁公爲我秉持皆斥毀中興江湖集曾鞏詩錢神　擊牲釃酒薦明禋飣果漿香婢僕專揀米作糜分榜挽折箒爲著插芳筵兒驚庖下添熏肉神光人間用紙錢巫祝謂知來歲事珓坯猶有暫時權周南仲山房後集隨太守送神歸有感詩　泌水洋洋可樂飢强尋囊粟止兒啼自憐盡爲儒誤也逐鳴笳到佛祠文字不堪供吏役（時方供帝祀之役）姓名漸喜少人知一廛未辦歸耕計坐看槐堂綠陰移詠史詩郭汾陽女許橋神（唐乾擇子郫汾陽錢蒲欲造浮橋而激流蹊擇公祈酒許以小女妻之是夕水洶木拔中流橋成而小女亦卒因塑廟中人因立公祠號河會親家翁）汾陽蒲鎮造浮橋女許橋神水患銷河瀆親家從此號正人夫宜自興妖　陳茂呵水神（東都時陳茂一日航海至中流大風起波濤洶湧茂端坐舟中拔劍大呼風浪自息遂霽）東都陳茂海航時巍爾陽侯敢肆欺拔劍一呼風浪息大賢行處有天隨姜特立梅山集海上獲捷禱於廟神王公方交鬭閒賊艦忽倒赴水死者太半從請于朝賜額靈惠　直駕樓船擣賊艎金盤一擲萬人鬨何當爲奏褒封典釃酒刲羊亦快哉李俊民鶴鳴集吳神詩　山頭多少往來人香火爭光尾鼎焚齋

鼓下山人漸遠晚風吹起一溪雲吳萊淵穎集北方巫者降神歌　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擊鼓唱歌發高梁鐵鐙懸半空塞向墐戶跡不通酒肉滂沱靜几席箏琶朋指淒霜風槽中鏗然郁敢觸塞外妖神喚來遠隴坻水草肥馬群門巷光輝狸狼藂聚家側耳聽語言出無入有淩亂奇妖狐聲音共吽嚇健鶻影夥同飛翻鼷鼯故王大獵處燕支廢磧黃沙樹休屠收像接秦宮于闐請驅開漢路古今世事一渺茫楚禨越女幾災祥是邪非邪降靈場麒麟被髮跨地荒北磵禪師集王侍守治生鬼神徐提點日月何私等照臨坦然明白洞幽陰其餘不信信諸已所以無求求放心妖可擊蛇惟芴在河當髮婦遣巫沈不知今夕復何夕起我懲姦誌惟吟元董嗣杲廬山集武康姓丁人號生鬼神合邑騷動　世降多淫祀特荒廬盜區妖丁肆荒誕結甲走昏愚揭幟營祠廟椎鑼謂市衢大夫清似水勸絕莫踟躕宋白子西詩謁龍泉神　危徑盤紆入紫氛香林邀與世塵分誰知今古山前雨盡是朝昏石上雲溪帶碧泉和月見洞深幽鳥隔花聞我來神在無齋鼓松下惟香一炷焚陸游渭南集致齋監中夜與同官縱談鬼神效宛陵先生體　五客圍一爐夜語窮幻怪或誇雷可斫或笑鬼可賣或陳混沌初或及世界壞或言脩羅戰百萬起睚眦餘訣怒搜抉

所出雜細大風雲墮皮情幽坎窺鐵械群號起古聚狐泣出空解妖狐冠髑髏掩袂弄姿態空壁伏遠因夜半出竊嘬雖云多聞益頗犯綺語戒不如姑置之投枕休困憊明當掛祠衣僕僕愁巫拜　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分披衣起坐神光自兩皆出若初日室中皆明作詩志之　靈府無思塵息微神光出皆射寛扉大冠長劒竟何有尺宅寸圍今始歸憂患過前皆夢事功名自古與心違三峯二室煙塵靜要試霜天槲葉衣曾慥類說有神降於鄭絳家吟詩曰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葉蓋頭歸晉陶淵明集神釋詩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彭祖姓籛名鏗顓頊玄孫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商年八百歲）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鶴林曰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末繳其大化中兩句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矣肖賢）

（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宋蘇東坡集和陶潛神釋詩　二子本無我其初因物著宣性老變衰念念不如故知君非金石安足長託附莫從老君言亦莫用佛語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甚欲隨陶公移家酒中住醉醒要有盡未易逃諸數平生逐兒戲處處餘作具所至人聚觀指目生毀譽如今一弄火好惡都焚去既無負載勞又無寂寞懼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吳明可湖山集和神釋詩　人生稟一氣自微而至著不問富與貧不論新與故自有形影初我便相親附二子既有言我寧無一語汝形未生時影復在何處偶與我有緣同生復同住幸我所依人造理仍知數身雖未遠然已辦周身具得酒即忘懷寧復顧毀譽醒即看雲眠目送孤鴻去我亦得安閑不憂還不懼說與二子知莫爲身外慮元郝經陵川集和神釋詩　出入生死間妙物不自著物物弗爲物超然變新故二子一醞釀羊負相骨附成壞不在已安用相告語元陽初化時靜一是存處在在靡方所悠悠無定住陶老信達者得失委命數全人乃遺形種秫修釀具一醉樂有餘陶然忘毀譽醉夢曾弗辨町畦都削去既不將不迎亦何憂何懼能逃世上名豈有身後慮董中洲詩和神釋　天運無停機萬象自昭

著人為萬物靈豈不知其故塊然血肉軀形影強依附足行與手持目視而口語伊誰使之然誠與求其處明明虛靈臺運行未嘗住而我居其中動息有理數烱然方寸間昭晰萬象具如何今世人務外逐虛譽紛影何所得忘形未能去寧知慎獨功至要在戒懼欲免終身憂當為百年慮文同丹淵集奉送少訥還青神　濕雲堆空洩淫雨日與三嵎氣相軋春陽沈伏不得動萬木屈蘖草藏茁叢岡稷嶺誰敢度旦暮寒鷄𠯗泥滑少訥胡為犯此苦特念我困來省察延之累日對佳話如侍大饗聽椌楬夯韂弟兄別已久使我心胷昏莫刮天將少訥愈我病次第為取嘆茅拔長編巨軸寫治亂筆墨揮灑何横猾詞章直如子長健辨論不比仲連黠我愁無朞類師曠鶴誤銜珠投二八酌泉煮蔬共家饌敢用俗禮費烹殺少訥忽爾道其去歸轅在途不可挽此懷作惡定數日憤憒已覺漸磨憂欲留少訥意無盡更為逡巡抵西轄䆗壁鴈湖集青神道中　滄江掩映檀樹林寶塔𡾊崒孤雲岑田家春時相勞苦結社分明宴蕭鼓道邊兒女齊唱詞釵梁復掛一鉤絲相携却踏溪橋路薺麥連雲任何處蔦立方歸愚集十二神贈莫之用　抱犬高眠已云足更得牛衣有餘燠起來敗絮擁懸鶉誰羡龍鬚織氷殺踏翻萊園庶用羊從他春雷吼枯腸擊鐘烹鼎莫渠覺小筆自許猴葵香半世飢寒孔移帶鼠米占來身漸泰吉雲神馬日匝三樗蒲肯作猪怒態虎頭食肉何足誇陰德由來報宜奢丹竈功成無躍兎玉函方秘緣青蛇元很着詞風流子（歲五月詞神以中秋二日之六七八日張燈迎人特風回流武林元夕）荷雨送涼飆炎塵淨三市影燈宵看珠絡翠繩䌫搖氷盜絲棚花架光射星橋洞天好笑聲遮畫扇歌韻合鸞簫瓊樹影中月窺端正雪羅香裏人鬭嬌嬈　依稀元夜景銅壺短還又露酒煙飄空遣酒懷搖蕩觸思無聊想驄馬鈿車俊游何在雪梅蛾柳舊夢難招醉掩重門半缸蘭爐紅銷沈子壽竹齋集搗練子（存神詞）神欲出便收來神返心中氣自迴喚丹元朝玉臺　時運水日般柴寸田一點是根荄這交耕常種栽　神欲出便收來神返心中氣自迴返嬰兒成聖胎靈液注藥珠開大丹爐裏響如雷忽飛昇遊九垓馬需庵清泉集臨江仙（題王先明存神）一幅鶖溪霜雪練虎頭寫出丰姿路人遙指莫相疑脩然眉宇淨心與海鷗期安得玉堂揮翰手為君重賦新詩紫雲歌罷醉芳卮月明歸路穩猶記送君時晏元獻公類要總叙神祇　山川之守紀綱天下者為神（國語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客曰敢問誰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也）九

魁六宗之類（徐集蔣廟碑云前哲令德之流派言神也）薜荔之服辛夷之車若自空乘來遊下都（同上）方介十巫何憂一車行觀吉王願折踈麻（徐集蔣帝廟五衢植大四照栽花當考）會墳無棘遶城有鵠（刻此旨華永傳嵩崖同上）禹貢九州受蒼水繡衣之命武師牧野按五車兩騎之神武假靈於五將三門武取象於長庚北落（奇怪恍惚歷代有之徐集武烈帝碑）琪堆（扶眉切又平圭切）得之以襲崑崙（神名人面獸身）肩吾（山神不死主）孔子時得之以襲處太山禺強得之立乎北極（大荒經云北海之神名曰禺強靈龜為之使）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少廣父名武云山名）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莊子）神樂其靜脩肇無形（後漢光和平西岳碑）犺軛飇軒離隱（巫山行云縱有精靈得往來云云已類隋）裴真玄之四十方達婁宗臣之二年未報（西岳題名云開元二十三年滎陽鄭虔謝於神曰某累齊脩身神其福之豈敢望云望始如在永事明神）日君月妃（韓愈元和聖德詩曰煥赫婐娓又作妮當考）如鄭人之驚伯有顓異俗之畏子文（徐集李司空廟碣曰英靈肸蠁若在左右）齊一也明衷中也正（精爽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語曰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國將興云云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崇高山）其亡也回祿（火神）信（再宿為信）於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鯀也）次（過信為次）於丕（大也）山（在河東）其亡也夷羊（神獸）在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鳳別名）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於道左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殺杜伯而不辜杜伯起於道左朱衣朱冠朱弓朱矢（同上）東皇太一（星名天子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云云）雲中君（雲師屏翳）湘夫人（堯二女）大司命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東君（日也）河伯　山鬼國殤（從軍而死者）禮魂（已上屈原九歌之名禮魂屬注言至者歌舞盛禮敬之意也）黃帝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神靈之封諸山川之守也山川之守謂尊山川之神令主祭祀也即國語所云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封嵎之守獨祀於汪芒幽都（宋玉招魂曰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注幽都地下后土所治處）土伯（后土之諸侯）九約其身九屈其角觺觺（音疑）逐人駓駓（駓駓走貌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人而走手中有血執人而汙之）參（三也）目虎首（其身若牛此皆甘人歸來恐自遺災注甘人食人也）護世中尊（雄摩經云若此云云護諸衆生注護世四天王也各理一方護其所部使惡鬼神不得侵害也）和山（山海經

（中山經和山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五典九水出焉合流而北注河其中多蒼玉）吉（吉玉也）神泰逢司之（其狀如人虎爪）好居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太逢）神動天天地氣也（注云言其有靈異能興雲雨也）天愚多怪風雨（山海經云堵山神天愚居之多怪風雨）出入必用飄風暴雨（又云光山神計蒙處之人身而龍首常游于漳淵）耕父（又云豐山神耕父處之）常游清冷之淵出入有光（見則其國為敗注清冷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燿今有屋祠）于兒（又云夫于兒之山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蛇頭）常游于江淵出入有光西方蓐收（海外西經云云）珥蛇乘兩龍（注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夸父與日逐走入（山海經曰云云）渴欲飲於河渭（渴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杖化為鄧林（注云言及日於將入也夸父者蓋神人也父必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足走寧用於走飲耳嘉乎不疾而速者矣）此一體為萬殊存亡為代謝倚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北方禺強（山海經曰黑身手足）乘兩龍（水神也人面黑身莊周曰）禺強立於北極者也珥青蛇（山海經曰奢比之尸在大人國北獸身人面大耳一曰肝榆之尸注亦神名也珥也珥蛇貫耳也）東方勾芒（鳥身人面）乘龍（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勾芒賜之壽十

九年黃父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三百（觧角七十三云神異經東南有人周行天下長七丈冀頭朱衣縞帶赤蛇白額以霧露為漿名尺郭一食邪一黃父云）古者人神雜擾（山海經大荒西經注云云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少昊長留之山長留為磈氏之宮磈氏之神是司反景（山海經西山經云長留之山有神白帝少昊居之實惟員神磈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注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磈音隗）天山帝江是識歌舞莊生之述渾沌假於帝江（山海經云天山多金玉黃水出焉西南流注陽谷有神狀如黃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注夫形天命者則神自無靈照無情見則動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生所云中央之帝渾沌渾沌為倏忽所鑿作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泑（音黝）山神（山海經云）執鉞百君（漢書禮樂志郊祀歌十九章其詩曰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注百君亦謂百神也）鬼帝有五蔚羨羅豐山（鬼帝有五或在蔚羨山或在羅豐山中生請於帝者非天帝也）陳蒼北阪有若石之祠陳寶歲數來夜若流星聲隱隱野鷄夜鳴陳寶一牢之祠寶夫人祠葉君來天高之隱隱雷鳴雉為之雊（漢郊祀志云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名曰陳寶注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雊舌石首質如石似肝在陳倉縣實而祠之故曰陳寶）六宗（尚書禋文曰王云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馬云天地四時也）濆鬼潫鴻（巀秖嶫峨）青雲衣兮白霓裳（屈原九歌東君云日出東方入西方故以方色為飾）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水橫波（又河伯歌云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方相氏掌執戈揚楯師百隸以毆疫（周禮云云後漢馬融傳注靈猪雷父真誥五大洞真經退邪大祝云六頭吐火咲鬼之王云擊星流横天禽羅陳皆在戎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澤尉捧燈（為戎燈者）司命文昌第四星（史記封禪書曰高祖置荊巫祠司命之屬索隱曰周禮以槱燎祠司命鄭衆云）慶忌（管子法水篇云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生慶忌狀若人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百反報（此涸澤之精也）白石郎（智正樂神絃歌辭白石二曲云臨江居前道江伯後從魚又云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其光景動人民惟陳寶（史封禪余之雉諸祠

云）幽則有鬼神（史樂書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注鄭玄曰助天地成物者也易曰）知鬼神之情狀（然）則聖人精氣謂之神（賢智之精氣謂之鬼）榮雲在襟貯雨在缶（文苑英華九百九十七杜牧祭木瓜山神文云惟神云云視人如子渴即與之）管仲云義於人者和於神（憲宗實錄十三上謂宰臣曰禳災祈福之說其事信否李藩對曰危當之務惟在修己以安百姓云云蓋以人為神主故但務安人而已）號公求神以致危亡王莽妄祈以速漢兵（古今明戒書傳所紀）崇奉神祇神嶽天中皇帝（唐則天封嵩岳單遊尊神岳天中王為神嶽天中皇帝靈妃為）天中皇后（夏后啓為）齊聖皇帝（封啓母神為）玉京太后（少室阿姨神為）金闕夫人（子晉號為）昇仙太子（仍別為立廟）祝版御署訖北面再拜（唐儀岳瀆已下云云埀聖元年有司上言曰天子父天而母地兄日而姊月於禮應敬故有再拜之儀謹按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而拜公侯史册之序其日月已上請依舊儀五岳以下署而不拜從之）漢使王襃迎金馬碧鷄於蜀（陸機連珠曰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注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發使徵求之金馬碧鷄神名是也）神降來風肅然（武帝時神名時去時來則風肅然）齋齋　帝臨中

壇四方承宇　神之格思　神保（安也）格爾使精明是臨（國語夫神以精明臨爲民）上帝宴饗五位時序五精來格（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格）駕青虬兮驂白螭　九重開靈之斿（前禮樂志郊祀歌歌垂恩惠）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靈安留（吟青黃）排玉房（又云神之斿過天門神之出云云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神之揄（引也）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注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爲賓客）神嘉虞（申貳觴宴樂也）揚金光橫泰河（沛疑祐汾之阿阿注橫充滿也泰河大河）贊祿遂莊（神惟庶止欲書）神既　摳組薦苻勾芒錫壽（李矯表云欽能天地儲祉靈秘降福）神所輸向（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往也神之所輸向人之所歸樂）神心所授不言而俞選五車兩騎之來朝（論略曰武王時五車兩騎海內神明來朝王使尚父謝五大夫賓車臨之太公曰四海之神及河伯雨師耳南海曰祝融東海曰勾芒北海曰玄冥西海曰蓐收及河伯雨師也謁者各呼其名引入祝融等皆驚相視而歎）易著與能之旨傳稱觀政之徵史過之論至哉老氏之書詳矣（徐集）夏之興也祝融（大神也）降於崇山商之興也檮杌次（過信爲次）於平山（檮杌能神也國語）余爲靈山神使謁唐皇帝此神不欺趙無卹豈負我哉（唐高祖義兵次於靈縣霖雨積旬有白衣老父詣軍門曰云云八月雨止路出霍邑吾當濟師）司祿益富

司命益年（崔駰碑司祿益富家國於是乎有余司命益年人臣於是乎下天）秦穆公有明德二帝使勾芒賜之壽（山海經外東經注云墨子曰昔秦云云十九年）剖竹有來書（史記趙世家曰知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自云云曰趙毋卹）余霍太山（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知氏汝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伉王赤黑龍面而鳥噣鬢麋髭髯大膺大胷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奄有河宗至于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天地並況（漢禮樂志郊祀歌曰雉子有蒐注況賜也）司馬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藝文類聚）（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福之　四方歸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神告鑣宮（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鑣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古選一韓子曰師曠謂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　風俗通曰雨師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又此漢華每系）青瑣啓匣綠錯披緹（必有仙鵠翔集靈鳥果懼）

海若登祇（南史梁武紀云故能使其登圖效祉山戎孤竹東馬荒從）神歆　臨饗　以安（安坐以侑勸也以介景福）神保（安也）是饗神具醉止神保聿歸　廢徹不遲（徹去諸饌以奠爲恭）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登聞于天（德馨香祀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天）上帝時歆　神所勞矣（愷悌君子）來顧來享　依德享義享茲絜哀（神之來思）神歆馨而佑德祚聖主以元吉是饗是宜（享以騂犧）歆嘗百神（崔駰北巡頌禋絜享祈）神人之和允洽　來我思成（唐樂章曰皇皇后祖）九歆（又送文舞迎武舞樂章曰樂九歆兮人神感矣七德兮天地清）歸風疾迴天奕（言神來歸神往送神樂章）眇禋禋（送神樂章云靈具醉杳冥冥靈將往往）迪（迪進也大歷切）崋（漢禮樂志郊祀歌曰登成甫田百鬼迪嘗注嘗歆饗之也）神之斿（又曰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縱縱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引也）臨壇宇九疑賓（九疑舜所葬言以舜爲賓客）夔龍舞（言隨舜而來以樂神）神安坐（鴹吉時）神嘉虞（樂也）申貳（重也）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又曰）百君禮（六龍位往往亦謂百神也）靈禗禗（音衰）象輿轙（禗禗不安欲去也轙嚴駕待發也）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孟子曰常天受之民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神遊　駕

六羽乘雲谷口（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九頭）地坼下席（史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七十二人同日昇遺弓墮劍以慰兆民（黃帝內傳曰黃帝乘龍白日昇天群臣同昇者七十二人帝於空中遺弓劍以慰兆民之望）龍髯墮處生五色龍鬚之草奉安梓宮同軌畢至（天子七月而葬云云）感容車之遠征（葬也）龍輴動軺神駕發引叩心絕氣行號巷哭奉奠西階發引素輿（晉康帝成帝母弟也葬成帝于興平陵帝親奉奠於西階既發引徒行至閶闔門外素輿以至於陵所）慕龍輴之不駐瞻鳳綍以方遠（敬宗實錄）鳳翣啓行龍轀在御絜壹通夕司烜達曙嚴備物之無闕眇哀儀之將去（同上）祇奉恤禮（恭行故事）縞仗凝霜麻衣照雪聞語鶴於茲日見驂鸞於此年　啓初陵兮歸后土（侍列聖兮向窮天）象物森兮如昨嚴噫氣於旌罘（張衡賓之喪冢）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踴而出（左傳十一曾公孫歸父子家宰聘于晉既還及笙聞魯公薨而季文子欲逐已遂壇帷爲壇張帷復命於介使既復命遂奔齊注曰休在國表禮設哭位畢而奔也）靈駕中宗（神龍二年護則天靈駕還京）撤綴在辰（少帝詔曰先帝云云嬰生倉卒然後稱制計亡中人）遷神于太極殿（德宗崩于會寧殿）繐帷飄井幹罇酒若平生（爵嗣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謝玄暉銅雀臺詩）犀轜龍輴（徐孝伯哀

舜六宗洎帝典同祀北辰龜謀入兆云云悲谷至于悲谷是謂甫時西南方之大壑也經于隅泉是謂高春頓于連石是謂下春連音蠲連石西北山名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亦曰落棠山細紬栁西方之野入虞泉之地曙於蒙谷蒙汜之水之浦日西垂景在於樹端謂之桑榆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云云注曰日東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薄於虞泉而回也落棠山見上石門霧露白駙馬都尉鄭顥薈為詩曰云云王駁安昔青書之于塩杜淮諸下咩不數日宣宗不豫又方馭上恐姑皆其事息淮思遇讀石門之句為十韻云御鑪虛仗馬華蓋逸炎為日月成千古金縢閟九齡小臣哀絕筆湖上泣青萍末戰乞卒蓄訓德宗遺詔曰今天降災不興不寤茲用蓄訓宜聽朕言奄遺末命永棄多方德悲歌吹哀號誰許謚冊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左傳三十注國恤書禮儀志曰考安於苓吉貫章為四禮之外有國恤五篇分為一百卷龍湖超忽象野芊綿遊衣權道薦果初年唐樂章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文子蓄容四百餘人感恩皆聳面割耳流血被身宋宗實錄帝崩于神龍殿翌日遷于太極殿神龍殿遷座于太極殿見上降年有期獲沒為善遺語曰惟天監下惟人奉天池篡蘇嗣川天

挽歌曰衣冠昔遊地池輦此歸時萬靈朝侍紼七華挽詞禹書奄就鄭亞序曰軒鼎將成云云然猶進先嘗之藥獻高手之醫蔵周旦請代之書追冀宣昜名之冥作為大誥祈于昊天熒惑入太微魏黃初六年熒惑入年文帝崩晉簡文時崩熒惑復入太微先王委棄群臣趙王答張儀曰自云云寡人年初奉祭祀之日新早棄天下後漢和熹鄧后策曰先帝云云狐心禁禁鷩翔肅宗哀冊文曰森以成行儼龍輴而將發雨泗喧兮千官泣天伏怪進舊圖階序分弘璧庭臨墀衣如天容構像日祖禪履紼從從而衡綱蚩隧蓊萓鮒隅蕡𦵏綴衣在辰中宗實錄二十日云云禍變蒼卒縞肆結行輀情天遷末于香文德皇后熄歌曰神京背紫陌云云十枝墜景則天僕高宗謚議曰直謂云云塗淪悲谷之暉八柱傾天奄潛閶陽之構蜃車禮雜記注曰周禮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臨于西宮人臣辭見先臨西宮唐書肅宗崩代宗即位朔日宿齋臨于西宮上不視朔自是朔望皆如之說于山使凡人臣有事辭見先臨西宮然後詣朝夏后啓海外西經曰海外自西取至西北陬大運山高三百仞在大樂之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大荒經云大穆之野注九代馬名舞謂盤作之也會重也皆羽葆幢也

半壁似墳歸藏鄭母經云夏后啓筮乘飛登于天明啓亦仙者大遺之野夏后啓飛登于天見上軒轅之國又曰云云在北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丘其丘方四地相繞注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射稷澤玉膏黃帝是食登龍於鼎湖而靈蛻山海經西山經云丹水西流注稷澤后稷神所潛也其中多白玉是為玉膏其源沸沸湯湯注云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又曰黃帝是食是饗而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靈蛻也馮相告禘謝蛻聲今南東文曰云云黃帝長秋言帝崩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災弭侯殃周禮天官上云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注云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本稷不馨使鬼神不逞于王既殯殃云云委喪下席吳志二注魏三公奏云先帝云云將攬不盡心訓以言祀武帝也曜魄歸于太極吳書大羅天尊畫像贊曰亦既狀代去而上僊衣留于橋岳云云五祀不行左傳十一注云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非禮也牛雖傷死當更改卜郊不可廢也前年冬天王崩未葬而郊者不以王事廢天事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云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以

葬而祭九虞周禮疏云士三虞諸侯七虞天子九虞陳寶周禮天府注云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疏云陳寶是總目赤刀武王誅紂刀赤為飾大訓謂古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是也弘大也大璧琬琰皆尺二寸大玉華山之球夷玉東北之璞天球雍州所貢之玉也如天河圖出於河水帝王聖者所受舫先知畫古人遺此物者名六龍頊變崔祐甫代宗哀冊曰出東崔兮度青門限六龍之若奔沈約齊安陸王碑云四牡方驂云云祇朔書氛觀臺告祲謝莊宣貴妃誄曰云云八頌高知六祈穀梁注眂朔望氣之職也氛祲者惡氣也八須八卦占望視吉凶也周禮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稱天命以謚之穀梁二云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注謚者行之迹所以表德者武公崩周公制謚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勸善而懲惡禮天子崩云云獲沒於祇宮左傳二十二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注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獲沒謂不見篡弒屏周珪而請代無敢引其伏而舉號

（空極）遣車曰鑾車（周禮內車掌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注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司常建太常（周禮司常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注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爲各以其物）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荀子云云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注屬付託之使主喪也）但看青玉五枝燈盤螭火盡光亦絕（玉臺後集八李頎王母歌言武王云云復道歌鍾杳將暮深宮桃李飛成塵）日出入兮安窮極（令狐楚憲宗哀策文云日出入兮安窮極雲飛揚兮無處所瑞方曙兮服未）災忽聞其鶴語　馬悲窮谷（李嶠則天皇后挽歌云東馬悲窮谷舉龍悲昊天）桂枝亦銷亡（沈約八詠去市朝云一朝貴玉梳眷眷惜餘香曲池無復處桂枝亦銷亡清廟徒肅肅西陵久茫茫）幽府神靈　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世練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酉陽雜俎曰）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子孝友者三官清鬼者或七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易

世練化改氏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命終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遣男女左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處地仙之道）炎慶甲爲北太帝君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連宛曲泉雲夜九都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三十六獄流沙赤沙溟滲北獄（皆獄名）二十四獄九平女清河伯（獄名）萬惡乃墮薜荔　罪簿有黑錄白簿赤丹編簡捷蒙山捷蒙石以副太山捷夜山捷夜石以塞河源汲西津以冥東海風力電風積夜河（酉陽雜俎曰炎慶甲爲北大常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真科九幽章皆律也連宛曲泉泰煞九水雲夜九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沙赤沙等號溟滲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平元正女青河伯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六千惡爲二十八宿因萬惡乃墮薜荔也罪簿有黑錄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捷蒙山石副太山捷夜山石以塞河源汲西津水以冥東海風力電風積夜河）八溟仙宮冥論陰考之所（酉陽雜俎）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洞天六宮周一萬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紂絕陰天宮泰殺諒事宮明辰耐犯武城天宮恬照罪氣天宮宗靈七非天宮敢司連宛天宮）夏啓爲東明公召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明主四方鬼）鬼官有七十五品鬼帝有五或在葛

（美當考）山或在羅豐山（中主所謂清於帝者抱朴子外篇）明辰府陰天府七邪恠照府主生死罪錄風力之考（明辰武城宮置左右中三府左府號紂犯主生宮火官太陽考右府號紂絕府主死宮太陰水官考中府號明辰府統死生罪福一十四曹並洞空虛之中見度人經）北酆宮左府號連宛曲泉府右府號泰殺九幽府中府號罪氣咸池府（度人經曰中元二品左宮名陰天宮總主地上諸靈官置左右中三府以主生死）地上五岳四維八極神仙真人以八節日下詣清靈洞陽北酆三宮集校諸地上生死功過罪福衆官齊到三宮九府四十二曹考召官屬各操生死青黑二簿列坐三宮北帝上真治乎寒靈之宮下有寒氷夜庭又有八難之摥故曰泉曲府也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鬼府北都羅酆即酆都北帝之鬼都羅酆是北海九幽之山名鬼都即在羅酆幽山之上（度人經）三官北酆（明換鬼營）酆都九府之中有九部遊也（度人經云）北都（度人經云北方溟海之中北玄太帝之都）泉曲府（即九幽長夜之所）中有萬鬼群（侯欲遊人界斷絕人命門）劉約死一指猶暖（三十國春秋八云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一月癸卯偽漢劉聰之子東平王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至庚戌凡七日乃蘇言見淵其先文王）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

（三日而後遊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悉在其中大有人民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淵謂約曰東北遼員起國無王太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大相殺害君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第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還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帝約曰劉郎從年必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上俄而蘇謂左右曰几上取皮囊來左右取得之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奏呈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其明年晉元帝建武元年正月約死又明年大興元年七月聰果月見約來迎甚惡之葬聰葬于宣光陵與約所遺玉俱葬）酆都太山（登真隱訣云殺鬼部龜常畏琢雷聲是故不得犯人注云殺鬼則所使取人者也邪鬼此天地間精物魍魎害人者也）奉神合神（以）化合神（之謂義瀕孔子曰以化合神者稱至）億寧百神（而柔和萬物文三國語）顓頊依鬼神以制誼（叢說以祭祀）帝嚳高辛明鬼神而恭事之文武之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史記曰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尸而祝之　置壽宮張羽旗以禮神君（幼學記云漢武帝）會甘泉（史記封禪書曰孝武帝時上郡巫病而鬼神下之上

（召置祠之甘泉及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云云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之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靈圖賓於閒館（史記曰封禪文曰兕神接靈圖賓於閒館注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圖為賓旅於閒館矣靈圖仙人名也）群書足用神

事對

无方（易）知幾（易）所存（孟）不可知（孟）致用（易）設教（易）能化（荀）猶將測（揚）

事實

名君

三皇化合神者稱皇（尸子）

黃帝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史本紀）

黃帝堯舜氏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繫辭）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史本紀）神靈洞達（曹植帝贊）　堯乃聖乃神（書大禹謨）　其知如神（史本紀）　舜化馳若神（淮南子原道訓）　二帝三王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堯舜禹湯文武荀議兵）　大漢之君天下也威之如神（班固答賓戲）　神靈日燭光被六幽（典引）　高祖閼氏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前本紀注）　高祖躬神武之材（刑法志）　武帝令雖未出化馳如神（伍被傳）　成帝尊嚴若神（本贊）　光武八年來歙襲洛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驚曰何其神也（來歙傳）岑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通鑑）光武寬弘博納計慮如神（薛瑩漢紀）　明帝鴻化惟神永觀厥成（班固東都賦辟雍詩）　魏太祖行軍用師議敵制勝變化如神（魏志曹操紀）　唐高祖決神機而速若疾雷（唐史贊）　太宗伐暴取亂黃如帝神且速也（突厥贊）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獻號天可汗以覆我國都（柳鼓吹曲）德宗窮神知化此神之極也（柳請復尊號表）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陸贄奉天當今所切務狀）　憲宗陛下天造神斷（柳平淮西表）

聖賢

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文中子王道）　夫子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同上）

名臣

陳平吐謀洞靈奮奇如神（柳吳原廟銘）

六經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易說卦）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卦）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知幾其神乎　神以知來　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　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鼓之舞之以盡神　陰陽不測之謂神　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注神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蓍之德圓而神（易繫辭）　至誠如神（記中庸）　氣盛而化神　天則神神則不怒而威（樂記）清明在躬

志氣如神（孔子閒居）

諸子

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孟盡心上）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下）　神莫大於化道（荀勸學）　聖人之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儒效）　誠信生神（不苟）　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矣（同上）　立之本原知通如神神之又神而能精焉（莊天地）　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同上）　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養生主）　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刻意）　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同上）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同上）　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莊達生）　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可學耶曰善游者數能（同上）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莊逍遙遊）　獨則明明則神矣　神者至貴也（管心術）　一物能化謂之神（內業）　聖人托神於靈府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淮南子俶真訓）　神者生之制也（原道訓）　神者心之實也（覽冥訓）　或問神曰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心之潛也猶將測之神在所潛而已矣（揚子問神）　人心其神乎操則存舍則亡（同上）　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同上）　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同下）

體題

知化知來　不測變化　心潛鼓舞

賦偶

經緯萬變慮周百為　恍惚難測精微莫窺　總萬變以經緯　妙一機而轉移　超形器之外而其速不疾盡變化之極而其功莫窺　存而索至方約不滯於方寸妙而無方方大可包於兩儀　鼓以盡也　高逞於物表變則通也然使於民宜　聲焉遠聖智實自於克如德也誕敷民益由於舜使

聲律會元事偶

聽之（詩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弔矣（天保神之弔矣弔音的）　得一（老二十九章神得一以明神無以靈將恐歇）　不貳（國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則明神降之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　如在（語八佾祭神如神在）　以和（書益稷八音克諧神人以和）　不擾（書呂刑注言人神不擾各得其序）　敬恭（詩雲漢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肅恭（國周語樊穆仲曰肅恭明神又書微子之命肅恭神人）　祀百物（禮地官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延四方（前禮樂志熾膺肅延四方每注酒賓八鄉注四方之神八方之神）　約為上（禮秋官司約治神之約為上）　後致力（左氏六年季梁曰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若存若亡（揚重黎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　所依所事（韓表）

（州祭文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上所以共（左昭七年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聽不可瀆（韓潮州祭文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瀆以惑也）不歆非類（左僖十年狐突曰神不歆非類）以精臨民（國楚語觀射父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物先王之祀以一純一精聖主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純一）享祀豐潔（左僖伍年虢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宮之奇諫）降興上下（記樂記禮樂降興上下之神）聰明正直（左莊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內史過曰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史嚚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齊肅恭敬（國楚語其祖敬不齊肅恭敬以致力於神）鋪筵設几（記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明德薦馨（左僖五年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發祥隤祉（前揚雄賦發祥隤祉欽若神明者）旋雲蹕煙（唐志送神旋雲洞步蹕煙迷）社稷宗廟（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川谷丘陵（記祭法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是饗是格（詩楚茨神保是饗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保聿歸）罔怨罔恫（思齊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事實　禮　不可度思（詩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靡不舉（雲漢靡神不舉靡神不宗）祀以馭（禮太宰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司盟詔明（秋官司盟北面詔明神注神之明察者謂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不怒而威（記樂記神明不怒而威）至誠（中庸故至誠如神）志氣如（孔子閒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制處位（前郊祀志以制神之處位）漢兵可畏（後漢岑彭傳匈奴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以杖擊地（岑彭傳蜀地震駭公孫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人安福至（唐李藩傳善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福至）兼金合璧　事對　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而易無體）致用（上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知幾（同上知幾其神乎）知來（同上神以知來）至貴（管心術獨則明明則神矣神者至貴也）能精（莊天地神之又神而能精焉）不虧（上刻意故其德全而神不虧）能化（荀不苟誠則形形則神神則能化）知通（莊天地立之本原知通於神）氣清（淮南子圖氣清者為神）形具（荀天論形具而神生）以靜（莊在宥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乃凝（上達生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有道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可與祐（易繫辭顯道神德行可與祐神矣）知所為（上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可知（孟盡心下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純素是守（莊刻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嗜欲弗

亂（淮叔真訓神清者嗜欲弗能亂）不行而至（易傳辭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守而勿失（莊刻意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純者不虧（上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聖人之道（莊天地得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君子所存（孟盡心上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孰能與於（易繫辭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德之盛也（上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一物能化（管內業一物能化謂之神）萬物得養（荀天論天行有常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神人御龍（莊逍遙遊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庖丁解牛（養生主庖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津人操舟（達生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曰可學邪曰善游者數能）　事要　蓍德（易繫辭蓍之德圓而神）誠信（荀不苟誠信生神）莫大化道（上勸學神莫大於化道）化使民宜（易繫辭黃帝堯舜氏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經緯萬方（揚問神神心恍惚經緯萬方）聖人索至（上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托於靈府（淮叔真訓聖人托神於靈府）妙萬物而為言（易說卦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聖人設教天下服（上觀卦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譬喻　化如（前伍被傳令雖未出化馳如神）誠如（禮中庸至誠如神）氣志如（孔子閒居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心之寶（淮南子神者心之寶也）智之淵（上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　反題　捨則亡（上操則存注）本不先定（前司馬遷自序神者形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以哉）大用則竭（上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離則死故聖人重之）　賦偶　斷輪之微也道亦有妙解牛之賤也神猶或凝　信茲淵見以深識可以窮高而極平　得一以虛實著窮鄰之分不行而至精彰迴薄之期　君子所存孟子有同流之語聖人能索揚雄象淵測之辭　群書足用百神　事實　名君當使之主祭而百神饗之是天受之（孟萬章上）　周武王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詩時邁）　漢武帝建封禮禮百神（前本貫）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倪傳）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群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倪寬封禪對）　明帝中元二年尊光武廟詔曰光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于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後本紀）我皇帝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提萬福（注皇帝謂梁武也選陸佐公石闕銘序）六經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

（焉紀悟理）有天下者祭百神（祭法）　前郊祀志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于山川　赤蛟歌百君禮六龍位（注百君謂百神）　朱明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注甫田大田也百鬼百神也迪進也嘗謂歆享之也言此迪盛皆因大田而登成進於祀所而為百神所歆享前漢禮樂志）夫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唐張九齡作）　文集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楚辭離騷）　傳記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國語）　億寧百神（注億安也晉語）　況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楚語）　祀者祭先祖蜡者祭百神同日異祭也（玉燭寶典）　聲律會元　警衛（隋音樂志百神警衛萬國承風）　盍旅御（同上挩瓚翊群后盍旅御百神）　王者受命（唐張九齡作夫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　反題　夏王慢（書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煩則亂（說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小信（左莊十年曹劌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　不語（語述而子不語怪力亂神）　黷偶（楚饗是格若存若亡　和則降福德能薦馨　箕翼孚克欽于中洋洋乎如在其上　善福皆偏注之饗乎欲祥潰祉之休考祀典於祭百物靈心於得一）　書林事類　百物之神　祭祀百物之神（社祭祀云云跡上文神祀社祭鬼享文局不及）　鼓兵舞帗舞（周禮鼓人掌凡祭祀云云）

小神故此更廣見小神之事　酺事祭（大宗伯以云云四方百物）　分樂（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大司樂注）　祭百種以報嗇（大宗伯注）合聚而索饗（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百物而索饗之特牲）　掌事如大宗禮（小宗伯小祭祀云云跡謂宗鬼所祭也）　用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立小祀用牲）　不興舞（舞師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者興猶作也）　文子神明　精誠篤老君曰天設日月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群書足用）　事對　肅恭正直　德以薦馨（左）　和以降福（左）　事實名君（舜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書益稷）　舜禹至誠感神（注誠和也至和感神跡帝至和之德能感於明神皐陶謨）　高宗說進于王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書說命）　周文王神之弔矣（弔音的詩天保）　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思齊詩）　成王太宰八則一曰祭祀以馭其神（禮天官）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地官）　小宗伯掌建官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春官）　司約治神之約為上　司盟北面詔明神（注神之明察者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秋官）　六經神人不擾各得其序（書呂刑注）　神得一以靈神無以靈將恐歇（老三十九章）　諸吏觿脅蕭延四方尊桂酒賓

八鄉（上）四方之神八方之神（前禮樂志）　善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唐李翕傳）　文集饗祥禋祉欽若神明者（前揚雄賦）　神之所依惟人人之所事惟神（韓東州祭神文）　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明州祭神文）　傳記穆仲曰肅恭神明（國語）　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　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物　齊肅恭敬以致力於神　先王之祀以一純二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純一（國語）　聲律會元　事偶　齊戒（易係辭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馨香（書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作卦（易繫辭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生蓍（同上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心之潛（揚問神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　將則通（荀議兵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盛德形容（詩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物盛多（詩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可以告于神明矣）　元德通（晉元帝紀元德通於神明）　聖德通（前劉歆傳今上聖德通神明）　與百化（莊知北遊窮神明至精與彼百化）　照四方（揚問神屬天神天明照知四方）　水土之品（記郊特牲俎豆之薦水土之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　宗廟之器（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

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大羹不和大圭不琢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　乾坤以通（易繫乾坤其易之門邪以通神明之德）　成小成大（楊五百篇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神明亦末如之何矣）　事父事母（孝經十六章古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又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　精明可交（記祭統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　忠信可通（書褒懷古傳忠信可通神明）　恍惚以與交（記祭義孝子將祭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　誠信之謂盡（祭統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事實　經大昏配（記哀公問大昏足以配天地之神明）　孔子合（語述而注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心者（荀解蔽篇心者神明之主）　詩有作焉（文中述史篇詩有神明之作焉）　藏於無形（淮南子本經訓神明藏於無形）　史至德通（後漢章帝紀明帝至德迥於神明）　反題　夫何及交（記祭義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　不德來歆（前文帝紀詔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　兼金合璧　事對　不測（揚

（悶神天地神明而不測者心之謂也循將則之）是饗（詩楚茨神保是饗神保是格注安而饗其祭祀格來也）無形（淮大注州神州寂然無形）無體（禮樂記神則不怒而威疏神則無體理如幽深）得一（老昔之得一章神得一以靈）靈心（唐禮志未於靈心）靈鑒（選顏延年郊祀歌靈鑒永定民屬睿武注靈神鑒察睿聖者也）自得（荀勸學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至精（莊知北遊神明至精與彼百化）彰矣（孝經十六章天地明察神明彰矣）通於（荀議兵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孝悌通（孝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禮樂達（禮樂記禮樂偩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博大以約（荀王制神明博大以至約）忠信可通（唐裴懷古忠信可通于神明）福仁禍淫（左成五年士貞伯曰神福仁而禍淫）就善去惡（上莊三十二年史嚚曰國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疏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感于明德（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享于克誠（上太甲鬼神無常享）篤誠以通（晉文帝紀篤誠之至通于神明）禮樂以達（上禮樂達注）依人而行（上就善去惡注）以人而主（唐王璵渠頡表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人為主虛其主則非神）無形而著（禮中庸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疏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言出是從微之顯也）庖犧卦通（易繫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文帝德饗（前文帝紀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事要　心者主（荀解蔽心者神明之主）聖上德通（前劉子駿令聖上德通神明）存乎人（易繫辭神而明之存乎人）照四方（揚問神天神天明照知四方）

譬喻　應若影響（前劉向奏曰神明之應若影響）如在左右（禮中庸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賦偶　得一以靈方不怒而威妙物為言方不行而至　山川岳瀆也威助順以陰佑郊廟社稷也亦應誠而協徹

賦隔　帝舜夔夔推至誠而有感周王戚戚享介福之來崇

攔江網體字　無形不測　至精至聖　心潛內蘊　德孚誠通

反說　恐遺（晁履淳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下望清光之臣切恐神明之遺也）

神　體字　無方不測　所存能化　設敕知典　效用化民　變化妙物

賦句　兵如神　吳楚一關有從天而下之語　巴蜀咸驚起擊地是何之嘆　加於西如則邈形可畏之語　行於蜀郡則頓起是何之嘆　知如神　并謀何所合有至皆索　備物異所取無方可測　化而難測寓陰陽不測之道　見以昔明有日月合明之德　知偏以還知何異於則化　明見而後明有司於不測　氣志如神　行乎武靈有感變鼓舞之妙　橐乎天地得天地感通之理

書林事類　神道設教（易觀卦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神則無形者也不見天之使四時而四時不忒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微妙無方（疏神道者微妙無方理不可知目不可見不知所以然而然謂之神道此明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不言而行（天觀不言而行不為而成聖人法則天之神道唯身自行善垂化於下不假言語教戒不煩威刑恐逼在下則自然觀化服從故曰天下服矣並疏）不為而成聖人法天之神道（並上）不係形器（神無方注方者皆係於形器神則陰陽不測）陰陽不測之謂神（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並上）獨化太虛（夫兩儀之運萬物之動豈有使之然哉莫不獨化於大虛欻爾而自造矣）數自冥運（造之非我理自玄應化之無主數自冥運故不知所以然而況之神是以古變化則擬乎神並注）知變化之道（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神德行（注由神以成其用為務係）輝光於外（輝光於外而人以則若以日月星辰之神禮運注）

群書足用　聖賢　夫子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文中子王道篇）

諸子　神莫大於化道（荀勸學）聖人之道出乎一曷謂一曰執神而固曷謂神曰盡善挾治之謂神萬物莫得以傾之謂固神固之謂聖人（儒效）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莊天道）執道者德全德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莊天地）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天運）仲尼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有道也孔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莊達生）

譬喻　式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揚吾子）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illegible]光被四表　先知篇）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浸疊疊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文中子周公）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本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天下）

反說　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莊天下）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大宗師）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揚問明）聖人之道不傳于世（韓讀荀）

賦偶　莫測無循　靜一純素　其索至方可與無間　其設教方不知所然　其力可致其順可成　不虞而速不行而至　妙為萬物周乎太虛　化以宜之黃帝享垂裳之治　習之如也唐虞皆擊壤之民

四氣調神大論（素問篇名）

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上升氣潜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故曰發陳也所謂春三月者皆因節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氣温地氣發温暖相合故萬物滋榮）夜卧早起廣步於庭（温氣生寒氣散故夜卧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法象也春氣發生於萬物之首故被髮緩形以使志意發生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春氣發生施無求報故養生者必順於時也予音與）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所謂因時序也然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　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小桃華　新校正云詳小桃華月令作桃始華　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芍藥榮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爲鴽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　新校正云詳芍藥牡丹事今月令無獺他達反鴽音如鶉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逆謂逆行秋令也肝象木王於春故行秋令則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於夏然四時之氣春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氣以奉於夏長之令也）夏三月此謂蕃秀（陽自春生至夏洪盛物生以長故蕃秀也蕃茂也盛也秀華也美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舉夏至也脉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由是則天地氣交也然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合相合故萬物華實也陰陽應象大論曰陽化氣陰成形）夜卧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寬志意則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膚腠宣通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立夏之節初五日螻蟈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赤箭生　新校正按月令作王瓜生　次小滿氣初五日吳葵華　新校正按月令作苦菜秀　次五日靡草死後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螳蜋生次五日䴗始鳴後五日反舌無聲次夏至氣初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木堇榮次季夏小暑之節初五日温風至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爲螢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故養生者必敬順天時也　新校正詳木堇榮今月令無鵙古閴反博勞鳥）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逆謂反行冬令也痎痎瘧之謂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於秋而爲痎瘧也然四時之氣秋收冬藏逆夏傷心故少氣以奉於秋收之令也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之時也痎音皆）秋三月此謂容平（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

氣以明（天氣已急風聲切也地氣以明物色變也）早卧早起與雞俱興（懼中寒露故早卧欲使安寧故早起也）使志安寧以緩秋刑（志氣躁則不慎其動不慎其動則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蕩則欲熾欲熾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清（亦順秋氣之收斂也）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處暑氣初五日鷹乃祭鳥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禾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盲風至鴻鴈來次五日玄鳥歸後五日羣鳥養羞次秋分氣初五日雷乃收聲次五日蟄蟲坏戶景天華後五日水始涸次季秋寒露之節初五日鴻鴈來賓次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次霜降氣初五日豺乃祭獸次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　新校正云詳景天華三字今月令無坏步回反）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於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於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飧音孫）冬三月此謂閉藏（草木凋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氣下沈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早卧晚起必待日光（避於寒也）使志若伏若匪（今詳匪字當作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妄出於外觸冒寒氣也故下文云）去寒就温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去寒就温言居深室也靈樞經曰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無泄皮膚謂勿汗也汗則陽氣發泄則數爲寒氣所迫奪之亟數也亟去吏反）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立冬之節初五日水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水益壯地始坼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鴈北鄉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荔音利挺大頂反鶡音向）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也逆冬傷腎故少氣以奉於春生之令也）天氣清靜光明者也（言天明不竭以清靜故致之人壽延長亦由順動而得故言天氣以示於人也）藏德不止（新校正云按別本止一作上）故不下也（四時成序七曜周行天不形言是藏德也德隱則應用不屈故不下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言天至尊高德猶見隱也況全生之道而不順天乎）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隱大明故大明見則小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隱矣所諭者何言人之真氣亦不可泄露當清

（淨去道以保天真苟散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空音孔）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謂天氣亦風熱也地氣謂濕亦雲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濕之爲病則掩翳精明取類者在天則日月不光在人則兩目藏曜也靈樞經曰天有日月人有眼目易曰喪明于易豈非失養生之道也）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霧者雲之類露者雨之類夫陽盛則地不上應陰虛則天不下交故雲霧不化精微之氣上應於天而爲白露不下之咎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明二氣交合乃成雨露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明氣不相召亦不能交合也）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夫雲霧不化其精微雨露不霑於原澤是爲天氣不降地氣不騰變化之道既虧生育之源斯泯故萬物之命無稟而生然其死者則名木先應故云名木多死也名謂名果珍木表謂表陳其狀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爲否也易曰天地不交否否郁郁天）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菀槀不榮（惡謂害氣也發謂發散也節謂節度也菀謂蘊積也槀謂枯槀也言害氣伏藏而不散發風雨無度折傷復多槀物蘊積春不榮也豈惟其物獨遇是而有之哉人離於道亦有之矣故下文菀於遠反槀音槁蘊音尹）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不順四時之和數犯八風之害與道相失則

天真之氣未期久遠而致滅亡夫久也遠也）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道非遠於人人心遠於道惟聖人心合於道故壽命無窮從猶順也謂順四時之令也然四時之令不可逆之逆之則五藏內傷而他疾起）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生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於肝則肝氣混糅變而傷矣）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長謂外茂也洞謂中空也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燠熱內消故心中空也燠音欲）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收謂收斂焦謂上焦也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　新校正云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沉謂沉伏也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沉　新校正云詳獨沉太素作沉濁）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時序運行陰陽變化天地合氣生育萬物故萬物之根悉歸於此）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極全陽則陰氣不窮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秋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斯調節從順其根二氣常存蓋因根固百刻曉暮食亦宜然）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聖人所以身無奇病生氣不竭者以順其根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是則失四時陰陽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謂得養生之道苛者重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心合於道故勤而行之愚者性守於迷故佩服而已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愚者未同於道德則可謂失道者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格拒也謂內性格拒於天道也）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知之至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知不及時也備禦虛邪事符握虎噬而後藥雖悔何爲）

本神

法風靈樞篇名黃帝問于歧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脉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歧伯荅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摶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

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䐃脫肉毛悴色夭死于冬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悗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　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脇骨不舉毛悴色夭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鍼不可以治之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脉脉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悗亂（上音悶）怵惕（上耻律切下他歷切懼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三　九眞

神

太上飛行九神玉經

（一名金房內文）太上大道君告北極真公曰吾昔遊於北天寒駕廣寒足踐華蓋手排九元逸景雲宮遨戲北玄逍遙明陰之館賞于洞臺之門盼璇璣以召運促劫會以曆輪數萬物之凋衰俯天地而長存乃覺九星之奇妙悟斗魁之至靈也夫九星者實九天之靈根日月之明梁萬品之淵宗也故天有九氣則以九星為其靈紐地有九州則以九星為其神主人有九竅[illegible]以九星為其命府陰陽九宮則以九星為其門戶五嶽四海則以九星為其淵府五九參列綱維無窮制御天宿迴轉三辰調理四五致天地得存萬品之所宗神仙之所憑夫天無九星則無以為高清地無九星則無以為至靈人無九星則九孔不明上帝兼之以通真神仙憑之以得成五行乘之以致度萬物稟之以得生也天清地靜則九星煥明天激地否則九星斡沓璇璣召劫度之期天關運五行之氣輪空洞

之大輻促九天之應會是以神光轉均玄監萬生傳行越位以告災祥天地所以有大運之交百六應符皆九星斡轉數終所以陰陽勃蝕二氣否激天[illegible]地覆九海冥一金玉化消毫末不失也悉九星之所迴璇璣之所促明天地之用玄綱之妙得其中則有空常隱步藏景逃形變化三辰萬物立成黑點隱淪二十五名其趣幽微秘不下傳上有九辰華君中有九皇夫人蒐精氣靈皆九斗之威神吐煥七曜之光流映九天之門洞朗幽虛無毫不彰也其星陽芒則為流金火鈴陰芒則為豁落七元皆高上之靈眾元始之威章也龍飛尺素之訣隱諱口口之中列帛華晨之下羊屬禮天以招真則玄光曲照于盟場九晨下降於靈宇夫人懽忱於寢席玄斗記名於[illegible]有知此道存之便足以免大劫之會度洪災於甲申也修之二七年便得要鴻翮而騰翔斥紫霄而升晨也此玉清之上道不比上清之中仙也。玉清則上清之高真上清則太清之高神太清則飛仙之高靈凡行玉清之道出則諸天侍軒給玉童玉女各三千人建三七色之節駕紫雲飛軿十二瓊輪前導鳳歌後從玄鈞六師啓路飛龍翼轅其位准高仙列圖玉清行上清之道出則五宿侍衛給玉童玉女各一千五百人建紫毛之節駕飛雲丹輿前吹鳳鸞後奏天鈞玄龍啓道五帝參軒位准上

清左右位御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百人建五色之節駕龍輿飛烟前嘯九鳳後吹八鸞白虹啓道太極參軒故真中有高畢玄中有階次也玉清之道玄遠絕邈不比中真及飛仙之徒九星上法玄映之道吾昔受之於元始于今七億萬刧經天地成敗萬品衰滅而其道獨存今猶修之於雲景之上而不能忘之於特節者意玩此道高妙愛樂夫人接遇也況衆生始學飛晏之舉而不知幽尋步空之法何由得披重霄之門觀天地之始終乎既無此道與九晨異域夫人絕遊也徒有玄名帝錄超卓高儔正可得策駕雲龍遊肑五嶽但不死而已如此望躡斗魁旋步華晨騰景玉清當未有期也子方當匡御刧運封掌十天科簡玄錄理判神仙宜受此法以綜萬生今出相付子祕而修焉九晨真人曰行飛步之道先一日沐浴齋淨是日於中庭布星圖隨斗建也北向長跪燒香於玄冥星下叩齒三十六通閉眼存歲星在左脇太白星在右脇熒惑星在頭上辰星在臍下鎮星在心次覆衣九星　先舉左手屈於頭上如斗勢存陽明星在左手掌中陰精星在左肘上真人星在左乳上玄冥星當心（故燒香於玄冥星下而叩齒因心口存天地也）丹元星在右腔上北極星在右膝頭上天關星在右足趺上輔星在臍下弼星在頭上畢微呪曰衣天斗戴金巾乘魁罡入斗門朝真人拜華晨二十八宿覆絡我身乘空步虛飛升自然畢咽氣九過止次舉右手如斗勢臨頭上存陽明還右手掌中陰精星右肘上真人星在右乳上玄冥星當心上丹元星在左腔上北極星在左膝頭上天關星在左足趺上弼星在左目上輔星在右目上畢微呪曰我乘罡步九元躡斗魁行飛仙得天心萬神懽隱形藏景變化萬端敢有干試收繫斗門掃除不祥正真明分左煥火鈴右輝靈幡威光萬里嘯命立前王帝所呪靡不如言畢咽氣十六通止　次乘斗旋行斗星之外步斗魂魄從天樞星上對陽明次登天璇天機以次周於隱元往反三過畢於隱元星上歌三洞飛空章而登陽明也（伏立想夫人形像如左也）第一天樞星則陽明星之魂神也天樞星威而不曜光而不照潛洞太虛圍九百二十里對陽明星之西北門其星則號元斗宮魁精玄上真皇夫人姓明通諱覺玄真名上精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紫黃青三色之褟帶九鈴之綬口恒吐青氣之光以注於陽明星上以明星之煥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然後呪則魂神澄正明星懽恍天光洞映使魂影俱飛登晨也并足上天樞星上對陽明星左手撫心右手指陽明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妃九星凝

氣結胎七曜纏絡號曰玉晨建華蓋躡斗魁身乘天機飛步瓊軒魂精魄寶輿以合仙保元日月天地長存通運變化夫人齊運上升九天羊景自然畢閉氣三息次左足躡天璇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二天璇星則陰精星之魂神也天璇星景而遠映照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五百五十里對陰精星之西門其星則號玄斗宮魂精上玄皇夫人姓玄總諱鬱勑光真名金歸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錦羅裘鳳文錦帔帶靈飛紫綬口恒吐黑氣之光以注於陰精星上以明星之暉耀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璇星上對陰精星左手撫心右手指陰精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九息而微呪曰北玄皇靈九上開清玉華皆煥煒絡紫庭今日飛步萬道通明魂魄奮正安附我形無使飛翔洞升北晨上嚥玄精飲以玉泉變化九微保命天靈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天璣星次右足來并通氣　第三天機星則真人星之魂精也天機星隱而不顯暉而不曜潛洞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真人星之東南門也其星則號上精宮靈妃元皇夫人姓常明諱化雲真名流觽頭建晨嬰寶冠衣飛雲明光錦襦帶六山飛晨之綬口恒吐黃氣之精以注真人星上以明星之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機星上對真人星右手撫心左手指真人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十二息而微呪曰靈妃元皇九星中真上理璣衡總監諸天下伏群方遊晨紫煙是日上吉皇道敷陳潤沈九外曲灌我身飛行羽步上入帝晨與皇同冒飛昇封年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天權星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四天權星則玄冥星之魂精也天權星微而隱隱而洞映潛煥太虛圍八百里對玄冥星之東門也其星則號綱極宮上靈神妃華皇夫人姓開生諱運明真名嬰關頭建七稱之冠衣緋羅鳳文之褟帶金真玉光口恒吐赤氣之精以注玄冥星上以明星之煥耀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天權星上對玄冥右手撫心左手指玄冥叩齒九通咽液三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神妃上靈號曰華皇安鎮華蓋北上之宮左侍玉女右衛靈童道引七精九暉之光爲我致真飛步天罡使我魂魄俱升帝堂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玉衡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五玉衡星則丹元星之魂靈也玉衡星大而黑踊而不煥潛洞太虛圍七百二十里對丹元星東北門也其星則號紀明宮北上金蓋中皇夫人姓元方諱神武真名勑頭建紫晨飛華之冠衣九色之褟帶神虎玉文口恒吐白氣之光以注丹元星上以明星之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玉衡

星上對丹元星右手撫心左手指丹元叩齒三通咽液三過使閉氣三息而微呪曰皇華中妃上元所居九斗吐暉精煥八嵎流煙鬱勃散靈朱盧使我魄靈天地同符形魂俱升駕空策虛王光纏絡丹軿紫輿飛行北上參受隱書畢閉氣三息次進左足躡闓陽星進右足與左足并通氣　第六闓陽星則北極星之魄靈也闓陽星朗而潛照暉而不煥洞微太虛圍七百七十里對北極之下開北洞之門也其星則號紫極宮安上晨華元皇夫人姓王元諱根華真名寘會頭建王晨進賢之冠衣飛青羽襦帶流金火鈴口恒吐綠氣之精以注北極星上以明星之曜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闓陽星上對北極星而左手撫心右手指北極叩齒三通咽液五過閉氣五息而微呪曰九天上帝黃華之宗運轉璇璣總輪八方使　飛步躡紀天綱反覆交并三五縱橫通靈八微羽衣玄黃龍輿玉景飛々；空長享眉壽天地同功畢閉氣五息次左足躡瑤光星進右足并通氣　第七瑤光星則天關星之䰟太明也瑤光星則光轉空洞廻旋天關也潛煥太虛圍九百里上對天關星之南門下對北極星也其星則號運天宮玉華靈皇夫人姓虞元諱終會真名啓光頭建飛華頹雲之髻餘髮散至腰衣七色夜光雲錦之帬九色錦帔九天威靈玉策口恒吐赤氣之精注天關星上以明星之大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瑤光星上對天關星而左手撫心右手指天關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天地廻轉七光大明旋輪九氣上應玉清中有夫人號　靈玄映九卜無毫不生是曰良吉飛步紫庭使我魂魄安附身形變　出幽入冥　地同輪萬刦不傾保仙上元九晨齊精畢閉氣七息次左足躡洞明星進右足并通氣　第八洞明星則輔星之䰟精陽　也洞明星則光照諸八冥輪上宿流暢太虛圍九百九十里上對輔星西南門也在天門之上梁北極之陽芒也其星則號空真宮太明常皇夫人姓幽昇諱無韻真名空變頭建飛雲華頹之髻餘髮散至腰衣飛羅々　帶九光之綬口恒吐青氣之精注於輔星之上以常陽大光也修飛步之道當思夫人姓諱形像并足上洞明星上對輔星而右手撫心左手指輔星叩齒九通咽液九過閉氣三息而微呪曰三五飛行天地開張九元廻綱合紐上京天真散靈萬道溢昌夫人曲映是曰良飛步斗魁旋行玉綱頭戴華蓋足履常陽遊戲三清變化萬方保仙自然享壽無窮畢閉氣十二息次左足躡隱元星進右足并通氣　第九隱元星則衡星之䰟明空靈也隱元星則隱息華蓋之下潛光耀於空洞之中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九眞

神

九天生神章經

董思靖叙曰原夫三洞一乘教典大科分三一敘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今此經乃三洞自然之炁結成靈文非由人所演說故經題不冠以太上經首不冠以道言不立敘分不言時處而所謂洞玄靈寶者乃述經者以其所載之道當隸於本部也從經首至太清太極宮即述三寶之本迹也自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至離其本眞耳言三炁爲天地萬化之原而人則與之同根合德也內分五章一章自此三號至開光煥本宣化二章自炁清高澄至並受生成分下儀衆立與三才三章自天地萬化至天地之極也乃攝迹崇本四章自人之受生至終不生也言人稟三才畫生緣會五章自夫人至本眞耳乃讚重勸修次自九天生神章至所聞也讚章本起功德無量內分四章一章自九天至自然之章貫章自然體全用具二章自天寶至生今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三章自學士至還今言群品皈依應量自利四章自三寶至所聞也乃歸本反敘次自夫學上道至登晨乃讚重教修功用差等內分六章一章自夫學上道至生致自然讚勸齋舉二章自三寶至同仙言祕重尊奉三章自三元至考身乃勉宿善戒輕傳四章自修行至寶章捨事入道澄心契元五章自誦之一過至一時生神言如法行道功德等漸六章自九過而一徧至登晨乃序功階差終致極果以上乃正宗分也此經既以自然爲宗故首不立敘分至此乃立出經之敘分也自元始天尊至賜所未聞爲一段中分九章一章自元始天尊至嘯朗九天推立時處顯示容儀二章自是時至披心乃神王應機將課已聞三章自於是至侍宸乃整儀啓問自述已職四章自方當來機應會至善惡當分乃衆時興愍宣任濟善五章自赤明以來至以充儲官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六章自如此之例至毫分無遺明隨因證果詮次差等七章自又九幽之府至開大有之民明遷拔宿善充太平民八章自當此之時至亦臣之憂矣明應會料別慮失平等九章自大劫既切至賜所未聞乃開心自任哀求法要次自於是天尊至慎勿輕傳明出經緣儀中分二章一章自於是天尊至妙亦難超明天尊應機讚道將設二章自子既司帝位至慎勿輕傳乃天尊讚許勉勸戒祕以上乃敘分也自登命至復

位乃流通法要具述儀度中分二章一章自登命至神王乃出命傳經衆眞具儀二章云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乃授經既竟歛儀反寂乃流通分也次自天尊重告至可不慎之焉乃申賛祕重法復出章也五劫開化說經九天我元洞玉曆章云混元溟涬大梵彌羅諸天未分九陽實合三因九轉六變七個元始舉形五劫初化乃命梵元祖晨道君筆錄天元運衆五劫故元洞者以名祖炁王曆者以紀天元劫運五周復歸其一自一炁分化三因成九若龍若蛇盤曲九道總九陽祖炁之元太上以三九運梵三五衆元合四十二炁（三衆九爲二十七三衆五爲十五共成四十二）以開始青天元祖炁明東方始青之元應九陽木王之初故東方得九炁以分天境劫號龍漢次九因重復陽炁開明赤文流光數落五度玄圖丹書太上以三乘五三轉朱英合二十四炁（三衆五爲十五三衆三爲九共成二十四）以開南丹天元祖炁明南方丹光之元應三陽火王之初故南方得三炁以分天境劫號赤明次復九因重揃中黃化元天緯周躔梵元衆五太上以五五三個混陽十二合五十二炁（五衆五爲二十五五衆三爲十五衆十二數共成五十二）以開中黃天元祖炁明中靈黃華之元應五陽土王之初故中央得一十二炁以分天境劫號上皇次九元復因素景肇陽七明爍梵五緯乘天太上以七五三乘合三十六炁（三衆七爲二十一三衆五爲十五共成三十六）以開素靈天元祖炁明西素皓景之元應七陽金王之初故西方得七炁以分天境劫號延康次復九因周竟混化歸本一炁肇明太上以二五乘十三積元陽合三十炁（謂以二五相乘爲十三積其十共成三十）以開北玄天元祖炁明玄冥上景之元應一陽水王之初故北方得五炁以分天境劫號開皇是也（龍山元錄云大有皓元洞之炁爲玉曆之書以龍漢爲初劫赤明爲中劫延康爲末劫靈寶經云龍漢水延康界開號赤明也）太上居混沌之初御先天之炁爲萬化祖積陽成天陽數奇天數二十有五一三五七九是也一本居北一六無位寄於中央以爲布化之始中位向南者也設布炁之叙始於南而次三居之南不可以無對故北爲南對而次五居之先天布炁皆逆數也炁有屈伸故位有逆順而逆所以爲順也故由北而西次七居之由西而東次九居之東方得九數者終於此則始於此九所以爲萬物元而爲復天入用之本也數窮於九變於三十六三五七九爲二十四列於四方中央無位之一虛中而運十二炁以成三十六之數（先天布炁則一自中始復天逆炁則五居中位一始一終故爲其一而爲二一伸一屈故兩其五而爲十分成十二也數變於三十六二十四既列於外得從一圍三之二則中央所存之數十二矣三十六者即九之變故分五劫天境皆以九言也）觀之五子歸庚之法庚子居一而具十二支之全炁亦一義也（五子元乃西方甲子金七數而遇庚北方丙子水五數而遇庚南方戊子火三數而遇庚東方壬子木九數而遇庚中央庚子土即一不動乃爲四子所歸故統十二辰之炁也所以必遇庚者炁數之變也）然則五方所合之數何與曰其數亦從中起虛其中以統四方之數故三五七九在四方爲二十四炁之宗而無位之一六分之四方各得其七而爲二十八宿之元（一六本居北以其一乃天之元六乃地之元而五乃中之數故皆無定位而四方各其所以一與五互見於中北而合其數爲六也一爲生數之始六爲成數之始故太始居之以爲生成之本也）合二十四與二十八即中央所合之五十二也先天之數逆布故先南而後北先西而後東亦如三五七九之叙也後天之炁順行故木而火而土而金而水五劫所以還也太上嚴其一於中以爲肇始之本一嚴則六用矣是以總四方之六而布於直而之南爲二十四復加其六而布於北爲三十次西之三十六東之四十二皆加六爲六既用矣又嚴其用則四十二而三十六三十六而三十三十而二十四二十四即四方之三五七九也分而合合而分乃造化之至妙而所謂應者在其方則應其數矣此太上嚴天一而分天境復用其六以爲萬化生成之本乎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此經乃三洞飛玄自然之炁結成玄文既於視聽之先出乎書言之表衆真欽奉萬聖崇承祕於玄都紫陽玉臺因飛天神王撰下世陽九百六之災親權天尊懇請宣布於是高真得而條授度世得而流傳也所謂洞玄靈寶者蓋三洞中一部之名自然九天生神章者即部中一品之目三洞則洞真洞玄洞神是也洞以虛通無外爲義玄以玄妙不測爲義此造本體已貫三才混融爲有而不可致詰也靈寶者表神化之無方爲衆聖之所貴其在人也通達無礙之謂洞應感無滯之謂玄神息而化之謂靈炁凝而妙之謂寶自然九天生神者自然明其體也九天示其迹也生神顯其用也其體混成本乎無待故曰自然九者陽數始於一而終於九也天者是理所寓之迹也生神者由天而命乎人以生神也夫神無方體必傳九天之炁然後有所寓而妙用無窮焉章者其文燦然而成章也經者載道之書爲古常行之路也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炁也此言教迹之本洞真教主即天寶爲迹祖炁爲本祖炁即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也天寶君乃爲

道之以後為入洞之尊神也天者以玄為義取始自此故以大名實者至貴之稱君者主尊之號宗為群生之所尊貴也不曰洞真尊神而曰大洞者乃三洞未分總為大洞如二儀未判謂之混沌也尊神言其主也蓋為而無生仰之曰尊無母混成不測為神此合理無而言也人稱丈人者是炁之主宰而最尊最先者也**丈人是混洞太無元高上玉皇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後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混洞太無元者混以不分為義洞以虛通為義大以極大為義無以真空為義此明大道之本體渾淪洞徹先天地生而實無形謂之可知故曰混洞太無也然尊曰混洞而又曰太無則混洞資淪於一物而不足為天地萬物之宗本尊言太無而不言混洞則太無反淪於空寂而不足為於陰陽化之樞紐通謂之元則統之有宗而乃所以為發生之本也高上玉皇之炁者三寶本地俱出古名之表故通稱高上不可思取本王言故為故加稱高上也皇者光大之名玉者合混之德明此妙本雖虛寂無空無所有光大含混之德是炁之祖至尊至貴而理之所寓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炁者乃混沌之先未有氣數可紀故但以炁言數發至此然後龍漢劫開九乃陽數經云積陽成天是也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者龍漢乃劫之始屬東方天境也年是劫時之號亦非如今世之年數也所謂化生者乃有而無形無而有精非由形生故稱為化如洞神經云妙乘無形應感有體真精妙炁化成安容是也（混積司二）此乃無象之象非狀之狀惟道為身不屬空有矣出書時者即龍漢劫初之時出洞真十二部之書也且當是之時人物未兆何由出書殊不知是書之文是炁之所結也纔有是炁便具是書而炁之所以然者皆書之理也高上大有玉清宮乃天寶君之治所也**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炁也**此靈寶君為洞玄教主諸義見前**丈人是亦混太無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炁**亦者南（此方万之也也）稱之明陽也亦是將顯亦書之象然雖有之四未分故曰亦混既言亦混則可名於有人言太無則可名於無今合而言之蓋表真空妙有渾然無間乃所以為萬化之元也度人經云混洞赤文無無上真亦此意也上玉虛見前虛者體本空洞全具上玉之德理雖存而然非實有形器常自虛通之謂也**後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前曰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此曰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者蓋元年乃劫初也謂之開圖乃化元顯發文彩已露而靈寶君生於是時也亦明乃第二劫名屬南方天境經一劫者龍漢劫也是靈寶君生於龍漢之中而出書於赤明之初也加度人二字者由靈寶君實為濟故度人之祖玄都玉京之寶紫微宮乃靈寶君所治之宮亦藏經之所也**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丈人是冥寂玄通元上玉虛之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炁後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神寶君化不測超然無累之義（此寶同名前之）洞神教主則神寶君也寶寂玄通元上玉虛之氣本無也冥寂言窈冥寂滑恬見玄乃不帶色相無塵此明妙本雖寂淡無相湛寂恬然而常應不盡迎然無滞也（同稱有良）通稱之者以其均為萬善之宗長萬化之本始也然此三有前之而之間稱大無後之而炁同稱玉虛是中之之本乎上而下之炁本乎中故中之元與炁特異二者豈非所以通一脉之流通而無間歟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蓋經龍漢赤明為二劫而上皇乃中央劫名當司神教主下化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即其所都之號也詳觀三元所積之炁其數各有差等自上元至中元所感之數已過不同等而下之愈不還前可見運度由從猶人之一身少而壯壯而老也歟**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自無而有有亦強名從一而三三不離一雖三元之號異本一致以歸同謂之年殊則龍漢赤明上皇之分謂之號異則玉清上清太清之別然實本於元始之祖炁而觀於洞真之上道故云本同一也當其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獨非體之生妙者乎及乎號之以年名之以炁豈非迹之可名者乎然迹未嘗離體而體亦未嘗異迹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或依七箴混沌篇云一炁分為玄元始三炁而理三寶通以治三寶愚因本經上云此三號而下云本同一也是謂三而一一而三分為三炁者乃即一而三也三天正法經云始炁青青炁精澄曰清微天元炁白白炁精澄曰禹餘天玄炁黃黃炁精澄曰大赤天三炁俱生空洞之中自一分三以統三元之治然後導運御世也三寶者即天寶靈寶神寶也是為炁中之尊故曰尊神三炁即玄元始也號生三炁乃每號各生三炁故三號合生九炁上法經云三天既立始炁生混混炁蒼蒼炁精澄生鬱單無量天混炁生洞洞炁赤生無量壽天洞炁生皓皓炁蒼生梵監須延天元炁生昊昊炁作昊炁綠生兜術天昊炁生景景炁黃生不驕樂天景炁生遁遁炁白生化應聲天玄炁生融融炁紫生梵輔天融炁生炎炎炁碧生清明天梵炁生

演混炁界生無想天九炁並生於上三天之中與上炁相合各九億萬刧也其在人身則三炁三寶乃元神元炁元精也居人三丹田而外應九宮也九炁出乎太空之先隱乎空洞杳冥之中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內度真經守一品云一曰始炁也是爲玉清二曰元洞也是爲上清三曰玄空也是爲太清則見出乎太空之先乃原於始無未色炁者所謂元神是也隱乎空洞之中乃合元洞玄空而言所謂元炁元精是也當是時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所以無光無象無形無名無色無緒無音無聲蓋即其始而觀之則沖漠無朕物森然具之可求默而喻焉動靜之理具矣不悉具於其中以其所以爲尊運御世之本也尊運御世開玄通三色混沌乍存乍亡運推數極三炁開光上章皆本宣化炁清高澄積陽成天炁結凝滓積滯成地滓阻也切薄者皆滯也御者宰制也若有使之然者此乃極細玄運紀綱造化而二儀以之開闢三炁以之交通者也三色則青白黃也三炁則始元玄也當其三色冥一混混沌沌將分未分乍存乍亡或離或合欲有忽無亭毒既久運愆推移數亦極之致既滿天炁乃開九炁之輕清者爲陽故浮於上而高蒸積而爲天炁之重濁者爲陰故滯於下而凝滓積而爲地自三炁開光乃至此天成地此其序

也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上章分二儀象立莫三才此言九炁爲萬物之根即經中所稱者是也正法經云三三化生以至九九是也列則豎然而有序也正則貞固而不邪也蓋渾然之中粲然倫理不相假借不相侵奪此統之有宗而會之有元故也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星者積星經序云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宿列星也陰陽者元炁之動靜屈伸而陰陽分焉五行者質具於地而炁行於天以質而言其生之序則水火木金土也以炁而言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也乃至人民之衆品類之繁亦莫非由九炁列正而後生成也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三炁爲天地之尊九氣爲萬物之根故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上章言福遮崇本育者施養之謂也導者推遷之謂也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非三元所育不能也品物流形各正性命非九炁所導不能也此其所以紀綱造化流行古今而爲天地之宰萬物之根也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也者乃三而九九而三復歸于一也正法經所謂從九反一乃入道真是也蓋即其造化發育之本而推之則知三元之貴德渾然一體沖漠無朕卓然立極於天地之先而爲天地萬化之準則故其所以賦與萬物各各無欠無餘所謂降衷是也人之受生於胞胎之

中三元育養九炁結形故九月神布炁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録勅籍司命定筭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寶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恭男則司命敬諸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諸終不生也上章言人具三才重生脉會三炁爲天地之尊九炁爲萬物之根惟人生於胞胎之中衆天地萬物之粹受所以最靈而獨貴爲天地之心也三元育養即生其天地而爲天地之主宰者人持之以爲性乃秉彝之旨也九炁結形即運行兩間賦與萬物而爲萬物之宗本者人得其正以爲體乃結形之具也九月數足九天之炁盡降神有寓於是炁而混融無間故炁滿而神亦周布於一身矣聲又其神炁之發越者也尚取也具全也謂能聲取其神具也九天稱慶者蓋天以生物爲心故九天之寶因其炁之無夭閼而待運成人則賛而喜之也太一執符者太丹隱書云太一公子白元司命桃康五神上入紫房各有玉案上有五符次至帝君此言太一執符者乃五神則太一爲首也故大洞玉經云太一神夫子左執兆符指蓋太一乃受胎始形之神也名曰務猷收人之切生執符而混合萬神也既生則守人玉枕之下泥丸後戶帝君品命主録

勅籍者帝君逢（或作降字）淩覺一名七靈一名神又人品定命分之高下人既生矣則守兩眉中間紫戶之外宫主録即司録君也勅籍謂勑其命籍也司命定筭者即中央司命丈人居名理明初定其筭也形生之後則守人絳宫心房之中血孔之戶五帝監生者即五方之帝也青帝彭[illegible]祭赤帝長來覺白帝彭（或作彭字）安辛黑帝保成昌黄帝林虛夫（或作太林公）同監人之生也聖母衛房者即九天聖母司其生成故衛其房室也天神地祇三界備守在天曰神以其陰陽不測故也在地曰祇以其隤然示人故也三界即上中下天地水三界之神齊備衛守謂莫不呵護也九天司馬即[illegible]仙大司馬長生法師柄成於生也庭者中央之位東乃生炁之方九過者章數是也男則唱恭而敬諸等而稱慶之意女則唱恭而敬順而順承之意此男女貴賤所以分也命章即九章也所謂不下命章則不生者蓋進順言此生死一機而已故反是則不能生矣以上神名出三天君列紀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勝天真地神三界齋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爲陋也所謂還生者蓋天理渾然人所固有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故生於人道則天理復還矣濯形太陽者雖生於胞而未生陽也蜀註云鍊得人身以日而升火鍊池中滌以貞華之水然後堅胎就

（食方得成人不曰黃華而曰大陽者黃華者陽之精在日之上館一名洞陽宮中有流火之池池中有黃華其水其間天人常以此水灌濯形容也併存于此夫人之神與三寶合德炁與九天同根頭足象天地七竅應三光三才相通其機一也宜于萬天暖地貴亦難勝三界衆品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悶也然則為人可不自貴乎哉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闕）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能尊其炁貴其形寶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耳（上章乃贊重惜修且夫人之形象天而法地應三才而具五行血炁之所營聰明之所託其可不愛之乎然形非炁形必有使形者存焉是以又當保其神也南華經云純粹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貴其炁者當之而不敢妄用也因其根者守之而不離其本也故云守中抱一而與天相畢此終不死壞之義也夫如是則始於愛形而終於鍊形始於保神而終於霸神然後來炁而遊太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其或反是則幾何不壞滅而離其本真哉蓋自取之爾自三號至此分為五章）九天生神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合成音結成靈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生炁結形自然之章（上章乃贊章自然體全用

具此中言生神章之文乃合三洞飛玄之炁結而成音故曰三合成音結成靈文其中混合百神隱韻內名而有生炁結形之功用也隱韻乃諸天之隱韻也內名乃萬神之內名也）天寶誦之以開天地之光靈寶誦之以開九幽長夜之魂神寶誦之以制萬靈太一誦之以具身神帝君誦之以結形九天誦之以生人（上章乃言誦章功德玄應隨量）學士誦之以昇天（天寶君應化於龍漢之初當是時也上無復色下無復淵洋洋大梵寥廓無光天寶以自然之章開而闢之則上下列位天地開光也靈寶君應化於龍漢開圖乃為度人之祖故以開九幽長夜之魂也神寶君應化於赤明元年實為萬神之主故云以制萬靈制謂總御之也太一即格獄收乃衆神之尊故誦之則具足身中之神也帝君即運度覺也結形乃結炁成形也九天即九天之帝也以上蓋言誦章之功利他之行也夫誦與聞對誦則施其惠聞則受其惠而學士居六對之間乃自利者也及其成功則利化矣雖隨其所用而功各不同然實一道也）尸靈聞之以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幽魂聞之以開度枯朽聞之以發煙嬰孩聞之以能言死骸聞之以還人（上章乃言群品感依應量自利發煙灒燒炁上蒸將以生物煙乃融和之炁也大洞經云七玄更起沉景生烟是也）三寶神與萬品生根故

非鬼神所知凡夫所聞也（上章乃言歸本以報神者妙萬化而不可見者德至理而難知其所以為萬品之生根者至玄至妙非鬼神所知也大所聞根猶草木之根入所不見而實為長茂之本也然上文既言巳蓋聞之以昇遷凡夫聞之以長存而此又云非鬼神凡夫所知聞何哉蓋上言九章言功乃道用之至著者也而此論三寶神與乃道體之至微者也自九天生神章至此分為四章）大學上道希慕神仙及得尸解（音貴）滅度轉輪終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八素真經云太上道三上真道七中真道六下真道八而九章乃大洞之門戶洞經在上真道中之第五品故曰上道也尸解則五解之類也滅度轉輪者如度人經所謂末學道淺仙品未充運應滅度又云轉輪不滅便得神仙是也所謂學與希慕皆求而未至者之事故或得尸解滅度轉輪然苟有其志而學之不已終亦必歸於仙道故得形與神同不相遠離而皆入於道真矣凡為學之切必至於道真然後為極也然欲至道真則又非此文不可也）而無此文則胞胎結滯死炁固根真景不守生炁無津九戶閉塞體不生神徒受一形若寄炁而行學得此法可生致自然（上章言識劫齊舉夫人生在胞胎之中皆稟九天之炁凝而成人既生而胞中有二十結節體因五內五內滯閉

結不可解節不可滅致人之病由於節滯人之命絕由於結固也青靈陽安元君道經云五藏百結生於萬疾玄一休虛開關解結結絕病散神精靈溢仙道日隆死道日絕又於大洞每章皆有此意蓋胎根不斷則難逆輪迴結節不解則無由生炁此乃生神之要訣修真之先務也徒受一形者寄炁而行者謂雖有此身不知生神之道何異行尸苟知此文而生道此道則混合百神化為帝一入無出有備輪空玄生致自然信不誣矣）三寶尊重九天至真祕之大有九重金格紫陽玉臺自非天地一開其文不出元始禁書非鬼神所聞竊之者風刀萬劫魂死無生依科遵奉形神同仙（上章乃言祕重尊不生神經乃三寶尊重之文九天至真之訓祕於大有之宮五老玉檢云大有者九天之紫宮九重城闕之深也格則凡篆之類臺則安經之所自非龍漢開圖神王冐業則此文豈得而見之且乎竊之者復罪遵奉者神仙按大洞唯一經載太上科令云傳受天書而缺譴其祖先者是重其罪言之罪陷其沮滯之罪耳又按黑簿上局載水火官水又有風刀五石二官左風考官主泄慢經寶訣無盟誓行食財自業將損天科之罪右刀考官主論伏盟背違師友評論善惡攻伐怨本真文之罪也由是觀之則竊之者當戒而遵奉者超為三元宮中宿有金

名紫字刻蒼林生應為三清神仙之人當得此文有其祿會當齋金寶奉師効心依科盟受閉心奉行慎勿輕泄破乃考身上章（乃凡有告戒經傳三元宮中三清宮也五老上帝云首總累世無知禹惟太玄有金闕玉名寶札紫闕三元有仙籍丹臺有貴字之文將是當來必為真人者乃得受之耳既有受經之因緣將會受當齋金寶奉師効心依科盟受既受之後所謂閉心奉行者乃然然而行也破乃義見前修行之法十日）長齋不關人事諸塵滿盡爽心默念清齋執戒入室東向扣齒九通調聲正炁誦詠寶章（上章言捨事入道澄心異之慢虛皇四十九章經云齋戒者道之根本法之津梁子試學道清齋示戒念正其邪妄自然大清淨者心齋也南華真經云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炁聽止於耳心止於符炁也者虛而待物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故嚴君平云虛心以原道機靜然以明神明而陸齋靜齋集亦云夫人體非聖真而處身五濁三[illegible]極感內主攻賊九蟲四關否有所熾施為之關動入紀地故誤科戮儀犯心文以存其水蓍注念疑神之法以正其心後以胎元谷然之方制其飲味祈其朗潔之品於其穢然後超於學下學之被縣才寔寂栖於損人損之府奚乎無為則都消之以試不開媾靜

之紀和可致蓋人業習深重難遷合遣使之因齋以屏緣息心而與道故須十日長齋不關人事則心專而其功久且熟乎乃屏諸根塵滿自然淨盡大抵人之一心滲非妙悟則不能當鑑滌寂故云無大道則六塵切根是以一真之元本充遍諸根而散滿今既諸塵消盡則心自長而念自寂矣爽心者坦然平夷默念者寂然無念也然後清齋執戒清齋取其和炁翁實道真道聖清以表其心之清齋以表其禊之齋也戒者檢身作已正過防非之謂也執者實而持之之謂也夫既能爽心默念則一真澄湛為法息空乃深達于不待不化之妙人何以和戒而然雖然唯聖罔念作狂而不如是則澄治之功賊夫致必靜存之體光立然後妙察之用自然昭著也入室東向者取其炁也叩齒九通者集神也九者陽數也高上前書神明經云叩齒之法左為天鍾右為天磬中為天鼓若去邪不祥則鳴天鍾則伏邪召靈當鳴天磬若存思集神念道至真當鳴天鼓要閉口緩頰使聲虛而響應深也登其隱訣云齒首膺神之水行背神之威力收神之炎華也豈非以外行而去不祥以威力而制邪懸以英華而感至真于然後調聲正炁誦詠寶章天聲既調則知其炁之正益驗身於外者如此故曰心和則炁和炁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經注訣）

（口明經五百言此中為二過以告祇上下言咽液二過令人氣不絕而聲清也經中凡一節五指入入是八分於字有宜盡二句道直口調而已）咸誦之一過聲聞九天誦之二過天地設恭誦之三過三界禮房誦之四過天王降仙誦之五過五帝朝真誦之六過魔王束身誦之七過星宿停關誦之八過幽夜光明誦之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能依前（文修行之者故曰章之機如此且以兩儀言之一為陽儀為天故一過聲聞九天二為陰儀為地故二過天地設恭也後文云二過響地此本言地以前一過方聲聞九天至此則天神地祇並設恭矣故後言之如度人經所謂天地設禮是也三過表三才之說立故合三界神衆莫不設禮其序也四過天王降仙四過以應四象則東方蒼天南方丹天西方素天北方玄天四大天王各會集神仙來降其所五過五帝朝真帝制五炁五行故五方之帝各總真以來朝稽首魂詩曉之意六過魔王束身六乃大天之數蓋六天魔王乃六天故炁也其力量與天齊同元始帝化其徵並主于試學者初應小魔後應大魔試之之後乃力保衆上登仙品於六過乃六淡數魅之特更戒試大而我以六過之功又以伏之且使之試來身有不敢妄干其功務矣七過主宿停關並七過應七星象人之七竅介石寧關亦如度人經所謂一時停輪之和八過幽夜光明五八少陰數也幽夜於所也合乃象陽炁而光明矣九過諸天下臨一切神靈莫不衛軒九陽功德既備則其所感有不明然而然者蓋諸人莫非九天之炁所化而生一切神靈亦不能外是為而有所以異不合而天道也一過徹天地原宣通三才一理本自貫通其以一過貫一之故云徹天地原身由之而宣通且天一生水在人為精內觀經云一月為胞精血凝也乃由之一貫求之炁而為元生端其本非淨不失其度則生理自文二過響地胎結解根二炁應二儀故前文泉言天地設恭也歷然響應報知天一也二具序然也二過響地則胎結固之而解根立胎根家於地故也天地二生火在人為神形兆則神有所寓內胎經云二月為胎形兆胎也然胎既立則有故伏為之結火必得洞冥家戶之炁以滋之而為之斬根斷死戶然後合契童則胎根之結解矣三過神禮魂門煉仙魂與魂同古字通用後同三過應三才蓋天三生木在人為魂內觀經云三月陽神為三魂動以生也然得長生明仙之炁以煉魂三宮則門煉仙矣四過天王降仙魂戶開闢四過應四象上應四天蓋地四生金在人為魄內觀經云四月陰[illegible]七魄抑由而一石中竅戶實演[illegible]之炁以滋之則中之滋也魄而求魚其天

所謂開關乃開其死炁之關以杜水邪存生炁也五過五帝朝真藏府清涼五過應五行五帝則五方五炁之主宰者也蓋天五生土人生五月五藏乃分脾土之數始足也於內為藏於外為肉內觀經云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故必五藏全具然後五帝朝真也此皆五仙中童之炁以鍊九藏府則紫戶生仙矣府者五藏之配為其藏之府也如小腸為心府大腸為肺府膽為肝府胃為脾府膀胱為腎府三焦為命門府是也六過魔王伏諸胃官生津六過應六律功用至此可以制六陰之魔故六天魔王皆伏而歸於心諸而順於脾也大六者水之成數故以津言內觀經云六月六律定六府用益盈也是必將為其津液之炁以滋之則新代肥樹澤心道超上京矣且府之名有六而獨言胃何也蓋胃屬土為五行之主可以總括五行以四時言之每季土旺一十八日以五行言之則非土不成故也若以藏府之配於十干言之如甲乙為木肝膽當之丙丁為火心與小腸當之戊己屬土脾胃當之庚辛為金肺與大腸當之壬癸為水腎與膀胱當之則胃之位適當其六矣水得土則止故胃為水津之所也七過星宿朗明孔竅開聰七過應七星在人為七竅七者火之成數火能照物故應星宿之光內觀經云七月七星開七竅通光明也是將為仙洞發之

炁以益之而開也章云七通重關開是也八過幽夜顯光三部八景整具形神八過應八卦在人為八景八者木之成數木主慈仁位應東方出震之地主陽明之生炁萬類由之而發生乃幽夜光明之象故人之受生自一炁為祖而分三元於三部三田之中一元各具八景共為二十四真故上部八景泥丸為君中部八景神主絳宮下部八景具神關元內觀經云八月八景神具降真靈也又由真靈化炁之炁有以益之致形神整具而為道無欲致矣使七魄解結法及咒元經云上部八景腦神覺元子字道都髮神玄文華字道衡皮膚神通眾仲字道連目神虛監生字道童項髓神虛謨蓋字道周脊神益暨帳字道柱鼻神沖龍玉字道微舌神始梁峙字道歧中部八景喉神百流放字道通肺神素靈生字道平心神煥陽昌字道明肝神開君童字道清膽神龍德拘字道放左腎神春元真字道卿右腎神象地無字道生脾神寶元全字道騫下部八景胃神同來育（來一作來）字道展膈腸中神兆膝康字道還大小腸神蓬送留字道厨胴中神受事初字道空胃腸中神虞暎宅字道仲兩脅神辟微馬字道成左陰右陽中神扶流起字道生右陰左陽中神道表明字道生九過諸天下臨三關五藏六府九宮金樓玉室十二重門紫戶玉閣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

時生神上章言如法行道功德多術九思也九天故諸天下臨以合人之九宮九者金之成數物成則堅定屬金四序亦以秋為成物之時也內觀經云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惟其德用既備故名其天曰無想無結無愛天而號其炁曰白滋靈脈之炁也三關者上玉京關中夾脊雙關下尾閭關是也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六府者大腸為尚書府小腸為元嗣府膽為蘭臺府膀胱為太和府胃為太素府三焦為無極府也九宮者兩眉間入三分為雙田宮却入一寸為明堂宮三寸為丹田宮亦名泥丸宮四寸為流珠宮五寸為帝一宮明堂上一寸為天庭宮洞房上一寸為極真宮丹田上一寸為玄丹宮流珠上一寸為太皇宮而五藏亦有九宮也金樓則重樓也玉室者腦之別名也十二重門者黃庭經云重中樓閣十二環注云喉嚨十二重也紫戶者素靈中篇云兩肩之上具實有紫戶上關肯黃庭謂之玉室亦名玉闕也所謂三萬六千關節根源本始一時生神者蓋形體則斷成惟神無方體炁足則神具非由次第而有故云一時生神之九六精中注云天神一萬八千地神一萬八千共三萬六千神神炁具足於是而生以上九過之應不惟順生人之理亦出胎其道一也九過為一偏一偏周足三界舉名五帝及別稱為真人十偏道炁制御萬靈

魔王保舉列上諸天百偏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度符元君受生千偏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萬偏道備飛騁龍駕白日登晨上章乃存功階差紀效秘要一章為一遍九遍而生神備足乃一炁通變自然而成也一偏周竟三界舉名五帝友別稱為真人如三洞咏囊云天真明隆見授大經上仙之道誦而學之便成真人友者與五帝為儔侶也別者序其階差也十偏則是十倍其功乃可制御萬靈百偏通神坐致自然太一受符元君受上者其功又倍故能坐致自然如六甲致行之類太一度五符元君受其生籍也千偏通靈坐在立亡仙童玉女役使東西方如上四極真人曰六炁順運於十方六甲周行於幽冥隱化無方上極天真飛虛駕景玉女執巾萬神奉衛真人遊方是也大觀行上真之道則咏上童玉女各三十人前導威儀後從玄鈞也萬偏道備飛騁龍駕白日登晨者唯一玉檢云於是五老翼軒八威前驅神官前驅王事伏陛求宮駕白日昇天故黃庭經亦云羽服一整八風驅從駕三素乘晨者以寶章慶賦之功經中具言甚者而誦者如牛毛得者如麟角之達日之甚立仙天而復得之是可惧也道德經云窈兮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信不足有不信人所謂精者精天而人皆知而入而入有

於而物。天地人物。聖真鬼神。同此精也。況夫人之一身。法天象地。備具萬物。獨貴而最靈。故其感通為甚易。書之忠臣孝子。動天地。感鬼神。載之史冊者。不可勝紀。彼特一時精誠之至。其應猶爾。而況千日長齋。不斷人事諸塵滿盡。其心默念。純乎其天者歟。嗚呼。吾於安而行之者。不可得而見矣。利而行之者。萬無一二。勉強而行之者。千無二三。別夫疑信半之。念慮雜之。好惡賊之。嗜欲汨之。人事累之。其在我者何如也。而可以答聖經之不驗乎。古之人以修誦而得神仙。如魏紫虛李眞異。司馬紫微之類多矣。今學經之士。厭未純。緣離世。苟能金石其志。背塵合真。至心受誦。久久不已。必階仙品無疑也。然苟信不足。則有不信焉。勉之哉。勉之哉。自太學上道至此。分六章。元始天尊。時靜處閑居。偃息雲宮。黃房之內。七寶幃中。默思養素。空碧練真。耽咀洞慧。俯研生神。理微太混。嘯朗九天。上章言推立時處。顯示容儀。此經直從天地萬化原頭說起。所以不立敘分。蓋元始即自然之本體。而此章即自然之炁。結自然之章。成自然之音。非由演說。故也。然無序分。則此經又何自而傳。故至此方叙出。載之。因以示後學。夫上聖濟物之心。雖無時而不然。亦必待感而後應。所以靜處偃息。自適怡然。神王啓請。則應而不藏。自時靜處至七寶幃中。乃推立時處。存其體也。自是而下。則由體以顯用也。默者。和也。思者。平也。養素則抱純素之道也。空者。如大虛也。碧者。玄之長也。則是遊心於虛白。然於玄以練其真也。耽咀洞慧。則嚼味道真也。俯研生神。則研詠生神之章也。理微太混者。謂其理無形聲之可即。故曰微也。然於至無之中。萬善畢具。混然一致。故曰太混也。嘯朗九天。皆流響於九天之上。宣暢其和。心以達于天地。而及于萬物也。是時飛天大聖無極神王。王輔上宰。四協侍晨。清齋建節。侍在側焉。悉瓔旒而妙感。仰靈眸而聞矜。竊神章而躊躇。饗天音而蒙生。敢乘機而悟會。冒靈盻而披心。上章言神王應機將陳之。問飛天大聖無極神王者。如度人經中所載十方飛天神王是也。謂之飛天。言其迹之無滯也。謂之大聖。備衆德而不居也。無極則極其尊之稱也。神王則是以主宰而言也。玉輔上宰者。金闕有四天帝。謂之輔臣也。制斷宣揚。謂之宰。四協侍晨（亦官[illegible]）如世之前疑後丞左輔右弼者。協謂和也。此皆元始天尊近臣之號也。當其虛心以將啓問。故曰清齋也。建節乃神王所持以召衆神之節也。自悉瓔旒而妙感至冒靈盻而披心。乃神王於侍側感天尊俯研嘯朗之際。心生踴躍。所以求其感悟之機。而恰其因緣度會。冒靈眸之顧盼而披其宿心。此正神王深已以進之時也。於是飛天大聖無極神王。前進作禮稽首

而言。上白天尊。賤臣幸會。得仰侍靈軒。不以短狹。叨濯宾津。重悟凝玄。位登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機。貴盈七覺。遠覽遐方。雅觀上宰。對司侍晨。上章言。登侯於閣。自述己職。此一節皆神王致詞於至尊之前也。且云不以才德之短狹。見棄而歡然。濯於玄津之中。頓悟凝寂。重玄之道。獲登神王之位。總御生死之錄。領括天仙之職。至於貴盈七覺。則是衆察學仙者之行也。七覺者。按太上八素真經云。識神生知。是其一也。知而能見。是其二也。見而能從。是其三也。從而能習。是其四也。習而能堅。是其五也。堅而能成。是其六也。成而不居。是其七也。七覺七階。由乎一覺。覺有深淺。次第為七。此其義也。遠覽遐方。謂其智明周於萬物。雅觀上宰。對司侍晨。是指上文玉輔上宰四協侍晨而言也。雅者。和也。所謂雅觀者。猶二人相視。莫逆於心之意。則是志同而顔悅也。對司則是職同而位並也。蓋當時輔弼同德。各有憂憫劫運。弘道善救之心。而神王以此自任。啓請也。貴盈一本作掌盈。方當來機。應會履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大運。將期數終。甲申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筭功過。善惡當分。上章言未時與慈宣任濟善。神王既在近臣之位。有可啓請之機。又值將終之會。當來此機。應此會。以弘道度人為己任也。履者遇也。九者陽之極也。太陽者正法經云。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蝕。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蝕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數則勃。謂之大劫。大劫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涌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狐奥悲於洪波。又云。五帝料簡於善惡。當此之時。萬惡絕種。鬼魔滅跡。八荒四極。萬不遺一。自非高上三天所不能禳。自無青簶白簡。所不能脫也。履九太陽。則是過此太陽之氣。窮於太陰。乃陽蝕之時也。洞理陰符者。洞則通也。符則陰籍。謂通理陰數之籍而撫掌於兆民也。大運將期。數終甲申者。乃劫會之交。將及其時。按正法經云。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劫之會也。又按三洞上清境無量經云。陽九之數。一千八百年過甲為太陽九。百六之數。一千六百年過甲為大百六。陽九不過甲。百六不過申。不為災矣。則甲申乃災劫之會也。蓋陽極則生陰。故為大水。所謂洪流蕩穢。凶災彌天。三官鼓筆。料別種人。考筭功過。善惡當分者。如正法經之言是也。自赤明以來。至上皇元年。依元陽玉匱。災度者應（平聲當也下同）二十四萬人。按七籤劫運篇云。九天丈人。於開皇時。筭定天元歲。推劫運。白簡青籙。得道人名。記皇民譜錄數。極唐堯。是為小劫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為得道者是也。元陽乃紫微之宮。玉匱即藏

灾度者名籍之標也開皇以後數至甲申諸天選序仙曹空廢官僚不充遊散上聲猶散外之職也職司皆應選人從五劫次序以配五行則開皇爵水云開皇以後數至甲申此則依其源流撫之則也依元陽玉曆當於三代更料有心積善建功爲三界所舉五帝所保名在上天者取十萬人以充其任又當別舉一十二萬人以充儲官上章明三代選人以充仙任玉曆者此劫運仙曹之書也隱山之詩云天尊結元洞之炁爲玉曆之書天象度人經元洞玉曆章云元始天尊命真皇人以玉曆紀元洞混化之劫劫運洪機之本諸天分境結元洞正陽之炁爲玉曆以紀天真天民劫運功積升進之道明九聖九品之階是也三代者即赤明以來上皇元年開皇以後是也儲者副貳之官也如此之例或以宿名玄圖三元玉檢經云明玄圖於上館理五符於胎尊方可名試玄籍玄圖者即玄都之圖籙也宿名者謂列名於未生之前也或以骨像合仙如正一天師厖眉蜂睛隆準方瞳目有三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垂手過膝又如魏華存之五藏紫絡鳳骨龍姿等是也或以滅度因緣轉輪謂仙品未充運應滅度坑形而去計日而得更生者也因者所作之因緣者所會之緣謂以因緣轉輪而證果如上清飛行九晨玉經云北極星天之太常主昇選下仙學者之身尤功想得道轉輪皆級悉經之由或以篤好三寶善功徹天三寶有三本經天寶靈寶神寶分爲玄元始三炁降於人爲三田曰精曰炁曰神此內三寶也故有道寶經寶師寶三寶太上三尊也經寶三洞四輔真經也師寶十方得道聖衆及經籍度三師此外三寶也皆學道之士所當爲好又內秘真藏經云貪性寂滅塵累無染戒行不虧是名法寶真性不起不憤外塵定無生轉是名師寶癡性無取無惱無患慧通無礙是名道寶此三寶非內非外非聲非色謂之爲好則寶之深而體之至也夫如是則一真澄湛善莫大焉或供養師寶爲三官所稱太霄琅書曰真仙登聖非師不成直人主而蒙長而無師則愚是道德實由師傳而後得可不盡四事供養之儀而財行睞步趨下風以服勤子學者果盡其道則必爲天地水三官所稱賞也或修齋奉戒功德積感齋一其心口齋止過關非曰戒修則進修而不已素則業承而不退功者勤行而見諸事業德者體道而自得於己積之愈深則可感神明通天地矣抱朴子曰陰德不積則不足以感動神明也或施散財寶建立道堂此謂立觀度人者使業根田緣畦口散施之法一則內賊不起二則外賊不生內外安靜衆惱消除所以法有布施破彼慳心量力實通隨力交報然此猶涉於布施之相若夫不住相

之施則不見能施之我不見所施之物不見受施之人此其福德亦不可以限量論矣或救卹窮乏濟度天人所謂大人者同禀於天而爲人者也抱樸子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是以上士體世大慈平等衆濟爲德積此緣因即登善果或爲三師建功充足天官有名三師者度師籍師經師也謂於世三師宜保之抄立功不已至于大人則天官書名矣考算簿錄三官相應皆逆註體名上下有別毫分無遺上章明隨因證果途次差等別註云三元有三宮分爲九宮總二十七府百二十曹左陽生宮右陰死宮左府青簿書有功者右府黑簿書有罪者若有罪中涉福福中涉罪不專於一曹也亦以數實其事有三年之考者有九年之考者有二十四年之考者其功曹與三府相應不差方行奉列逆註種民之名蓋無色界之上有四種民天乃洪災不到之所天地再開則爲民種故曰種民逆註者謂時未至而先注也如八素經云得其道者皆有官逆註於未生之前是也逆字如易大傳知來者逆之逆又九幽之府彼東華青宮九龍符命使拔九幽玉匱男女死魂宿名有善功德滿足應受開度者取三十二萬人以充甲申驅除之後開大有之民上章明運役宿善充太平民按九幽之府即地官所治乃拘治罪魂之所令拯擇及此可見至仁之無外也東華青宮乃扶桑同陽宮太乙救苦天尊之所治也蓋緣甲申之劫當行驅除所以青宮旗下九龍符命開九府之獄揀擇其於玉匱中夙名有善功德之魂悉其例歸驅除也非惟拔之使免驅除又將使之更生爲再開之劫後聖太平之民也紫文上經云涉乎三災而不傷又曰必覩更生於太平是矣當此之時生死交會善惡分判得過者真爲樂哉此當劫會之期生死善惡之類從而分別得度此劫者豈不樂哉正法經云有得其文與三氣齊真經百六而無拘履洪波而弗沈將無羽而振翮何空霄而翱翔承迎聖君於上清宮更受鍊於金門之精皆此意也然三官相切文墨紛紜龍門受會爲毋督仙萬聖願駕晝夜無閑功過平等使生死無偏此之昏閑亦臣之憂矣上章明應會料別處夫平等三官者天地水三官之相切者謂互相督切也文墨紛紜者言其參校互考生死善惡之籍雖然其多也龍門者按水經其地在河東皮氏縣乃天下河源所會之地是以甲申洪災將至故先於此會諸水神定以劫期然後激爲洪流當是時也爲惡絕種悉盡滅逆八威四紀萬不遺一惟有善人種民合免洪災者即爲毋督仙衆仙之駁迎上崑崙之雄爲毋乃水之使神也五老寶大劫經云九河受對洪災激川水毋排涸

禹禹戒斜萬聖願篤者正法經云聖君願篤於明虔之緒五老料簡於善惡之緣則失捨察秋毫日從不停有功則舉之有過則黜之然在乎善惡諸司考校之談乃至生死之或偏如此之昏闇亦自之憂矣者雖在下而考校者有人在上而監察者又有人然猶恐善善者未彰惡惡者未當故有闕於公道此眞神王之所憂蓋懼之至也大期既切觸事關贊恒明登切常之恐一旦受罹公門謂大劫之期既已迫切而是事及仙曹之屬皆未免久關廢贊恐一旦受不及之譴於公門也伏聞天尊運大慈之化無憐蒼生開九天之奧以濟兆民明科有禁戒非賤臣所可參聞然大數有期甲申無終運度促急大法宜行使有心者得於考算之中聞於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者也緣茲上陳懼觸天顏願見哀憫賜所未聞上章乃聞心自任哀求法要運設也謂天尊設大慈之化意在無憐蒼生當開出九天之秘奧以濟兆民神王欲請寶章故先以此啓請天尊也明科有禁戒即經所謂四萬劫一行及輕泄之戒是也謂如禁戒則非賤臣所可參聞然災劫之期既切天尊慈憐衆生必不忍閟大法即出神章也謂當出神章以行於世矣有心即有志於道而未聞大法者也考算者三官考算善惡也謂神章既出則庶使有志於道者在於考算善惡未分之際

得聞法音開示於視聽勸化於未悟皆可以度洪災而為種民矣既以聞示其視聽又使勸化其未悟神王憂世之心何如哉古云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信矣願見哀憫乃神王願天尊哀憫其憂勤而賜以前所未聞之法也詳觀始末蓋神王總御生死領括天仙實監七覺進退存亡之日方當衆機應會發九太陽洞理陰符撫掌兆民則是舉仙曹度種民之職皆屬於神王矣然世之善人少而惡人多故仙曹之職不充種民之數未及皆神王之憂也所以再拜直前冒禁啓請蓋非忍溺由己而獨以斯道自任也欻自元始天尊時靜處玄此分九章於是天尊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仰誦洞章嘯詠琳琅良久忽然嘆曰上範虛漠理微太幽道達重玄氣冠神霄至極難言妙亦難超上章明天尊應機攢適將欲撫几高抗凝神遐想乃天尊欲答而未答之容也仰誦洞章者仰首而誦空洞之玉章也嘯詠琳琅者和心暢而發之於聲如美玉之韻和而清徹也如是玩味良久復歎道法高妙非可遽以一言而盡是又欲使聽者了達將慶不遂語言歡相也上範虛漠者範法也謂此章乃上法而其本體則沖虛寂漠人至於不可圖如度人經所謂巍巍大範德難可勝是也理微太幽者謂其理之微妙幽隱精至於無倫也道達重玄者謂此道了達重玄而不滯

於有無也氣冠神霄者元霄以神霄為首而玉章之氣又為神霄之冠也此蓋明本迹俱勝理氣混融暗合周備諸默俱玄貫無形莫贊奧之可聞此其理之至中至正至妙至玄不可以復加矣故贊之曰至極難言妙亦難超也子既司帝位受任神王飛天翼於瓊闕四寧輔於明輪遐眄極覺領綜無窮雍和萬化撫料蒼生自此一節及下文皆元始欲諭中明其職併以告戒神王之語也位即金闕有四天帝謂之輔臣是也謂子雖任神王之職而位則帝也飛天翼於瓊闕者言神王飛空御景以翼贊於瓊闕也大洞玉經注云瓊闕乃太微之所館天帝之玉宇也四寧輔於明輪者乃玉帳上宰四協侍宸同位蛸於明輪蓋是時俱在啓請之列也明輪按大洞玉經注皇上四老真人常乘明玉之輪則明輪即玉帝也遐眄極覺領綜無窮者乃總御生死領括天仙必達覽遐方使無遺佚也人當調理萬化使之雍和得所又撫料蒼生而簡其善惡使之分毫無失此皆神王之任也明輪又按七載三界簡錄云見齊山上按九氣以為璇璣之輪合大運啓期三五吉辰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屬天四宮選舉以充種民三代昏亂善惡宜分子當勞心兆庶滅於三官興廢之際事須開能令以相委其究之局三五者三元戒品經云三元校戒地下五嶽與

一切神靈同詣三元宮覈諸天地及地民生死緣對宿根簿錄上詣諸天此亦告以劫會之辰也又正法經云大劫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氣激於三五三五相乘其數十五此合九六數也九老陽六老陰故下云陽九百六也吉辰乃吉極之時也只按本文則三元五嶽之說亦通五按他經則九六之說為是蜀注云若以大叮之數考之則十九年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紀三紀為一元每元四千五百六十年數盡三元是為一劫也人覺元祖辰通君輩錄天元運乘五劫元洞以明祖氣玉曆以紀天元劫會五周復歸其一則所謂五劫者配五行能演當本命與會大上皇屬上此度秀金闕皇帝水令世人運祭期三五吉辰者乃大劫已啓災期而三元五行之數皆吉極於此時也鳳臺曲素上經云大劫有然運運交二象頓龍門斷天河三五反相極是也百六應機陽九激揚洪泉鼓波萬災屬天者按靈寶天地運度經云天厄謂之陽九地厄謂之百六正法經云陰否則蝕陽數則物虧陽蝕劫則天地改易則是百六應陰之極陽九乃陽之窮應機激揚則洪泉鼓波而萬災震天矣四宮是舉以充種民者四宮如方諸青華之類蜀注云男則有童初有蕭閒女則有易遷有含真臺是為四宮真誥亦載此名此皆選仙之司於是選舉

其人以九狸氏天之名數也減三代録籍所載善惡混淆尚昏晴而未明錯亂而未整當此之時善惡之稱皆分判惟宜嚴可悉分無失所以再三叮嚀戒於神王謂此所關甚重子當勤心兆民其藏勞人當過於二官蓋任愈重而心愈勞也與廢之際事須關能者謂當勤懷勤興之時其事所係者大又須關盡其能而為之蓋少有纖毫自逸之心則於事不能盡其力甘為自欺也令以相委汝其勉之也至尊勤勵之辭也）寶書妙章九天靈音施於上聖非鬼神所聞明真有格四萬劫一行今日業相付子祕之矣慎勿輕傳（上章乃天尊讚許勉勸戒祕三寶大有金書其理至妙其業至重乃飛玄之炁三會成音九天之上靈風鼓奏自然音聲故曰靈音本施於上聖非鬼神所可聞人明其之格尚未當行故曰日業相付宜其祕之以祕重而勿輕傳矣請勿輕傳者非祕而不傳使必傳之於善人也自於是天尊撫几至此分二章乃序分也）登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開紫陽玉笈雲錦之囊出九天生神玉章四輔列位五老監真太一命辰玉帝唱盟一依俯仰明真其典南向長跪以付飛天無極神王（上章乃言出命傳經眾真具儀法事既畢諸天復位上章言授經既畢儀反寂登命九天司馬乃稽成數生也及侍仙玉郎乃典經之官紫陽乃藏經之所也玉笈以玉為笈蜀也雲錦乃藏經之囊四輔列位即四福侍辰定高下而列其位也五老監真即玉清天地元老虛皇靈元始老玄華寶天真老靈妙大靈祖老嬰鬱洪京仙老總監眾真之數也而中真太一上帝乃命以受經之時辰也九真明科中品云不得不告盟而授寶文所以高上玉帝則唱其受經之盟也人傳經之威儀品式具載於明真之典今皆一依其格也蜀注云三元宮中俯仰之格總二十四百條是也南向者乃授經者南向而弟子北面也長跪者敬而授之也傳經法事既畢則諸天復其位矣自登命九天司馬至此分二章乃流通分也）天尊重（再也）告飛天神王此九天之章乃三洞飛玄之炁三會成音結成真文混合百神隱韻內名故太一試觀攝生十方領會洞虛督誓丹青（此乃天尊復以前義告於神王言此經尊祕者如此故常令太一上帝試觀於人間試之道方督誓而傳焉試字或作戒觀但金玄科章經亦云皆五老攷國太一試觀又玉清隱書云帝君領統眾天試觀十方則試字為是矣攝生十方領會洞虛者總攝生炁於十方而使有心者俱得神領意會於洞虛之道乃可授經也洞乃通達虛乃廓徹言通體之靈通虛徹為衆妙之會歸也太一乃為神之宗而又主試觀之職其道然也人如是則心空境空理寂事寂能虛能寂萬理俱會傳受之妙亦通於斯所以古者傳經必先對齋謂師已齋弟子亦齋故曰對齋良由此也苟或不然則是緣心聽法其法亦緣無由悟入是必如此然後盟誓丹青盟誓者告盟也丹青者如諸科所載歃丹水以代歃血斷青繒以代割髮是也）自無億劫因緣宿名帝圖不得參見得眄篇目九祖同仙當擇其人應為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繢帛也誓心依盟以傳慎之則享祚漏之則禍臻享祚則福延九祖德重山海指禍則考流億劫痛於毒湯風刀相刑可不慎之（焉謂此玉章得之者必度世故非有億劫功德因緣名在圖錄者不得參見得見之者則九祖同仙矣如洞元大有妙經青童君曰凡有金骨玉髓名參青宮得有此文秘而施行與真同功積罪後難結成解七玄之祖於是而放己身升騰上宴玉京也當擇其人應為仙者七百年中清齋千日齋金繒誓心依盟以傳此又戒神王當擇如是之人依如是之科而後流傳此經也人流通大教乃上聖之本心而所以重其禁戒者直為輕泄漏慢者設耳前真不云乎遇人不傳祕天道非人而傳泄天寶蓋非祕此道也實難乎其人故太霄琅書云遇賢便傳不拘定數是也然則所謂億劫因緣者何如耶蓋經中所謂萬始三寶之類也有此善得則名入圖錄乃兆受經之階也所謂七百年中者應傳經之限期也亦必清齋千日又當齋金帛以為信而後傳如太上素靈大有玉篇云七百年內有其人亦聽三傳是也其科云齋上金三兩紫紋百尺青繒二十七尺錦五兩沉香一斤丹一兩詣師建齋上誓九元北帝太靈萬真領仙玉司以為盟信誓約實祕奉行靈文不得輕泄重露神真懲盟負科殃及九祖皆此意也自三寶至諸天復位作六段分二十八章天尊重告至此一章中實祕重復出章也）

鬱單無量天生神章第一（此九章乃自然之文一演開闢天地化生人物之元二顯修真行道之事三述科別善惡劫運再造之因然實總論之中主身成真證聖之要大成頌云鬱單乃大梵之音也此天中人證果立功功德無量故以名天也太極金書祕字云此天精魄關陽之炁主人泥丸宮上真田神）帝真胞命元元一黃演之炁（帝者以其主宰而言真者以其純粹無雜也大洞三天君列紀云帝真名始明精字元陽昌九炁分化皆從帝真之命是以九章皆以帝真為宗在人身乃命門下黃庭元王總主炁命為人生身中之本也胞者太虛有神總御元炁故而為胞主於真主古人云地生一月為胞乾道成男則陰包於陽坤道成女則陽包於陰此胞之義也命者天命流行付與萬物者也元者萬物之所以資始資生之

本也。元一黄演者炁之名。諸本多脫元字。蜀本浙東本皆有元字。今從之。夫元者。天理之方行。一者。妙炁之初分。黄者純靜中和之義。演者。流行宣通之意。蓋此天帝具主宰是炁而爲人胞命之元也。人之命門。乃在黄庭之際。故其炁黄演。其神桃康。人生之初皆稟此炁。九天司馬又誦此章而感天通胞也。學士誦而行之。則命元不衰。神生靈矣。自此以下三天無量壽天頌延。皆始炁所生。混合空洞炁。飛奧浮幽寥。延康無期劫。眇眇離本條。苦魂沉九夜。乘晨希陽翘。消魔守一品。一曰始無也。二曰元洞也。三曰玄空也。蓋三元之祖炁。爲萬品之生根。今混合而凝於命門。則飛遊之魂奧自浮而升於幽冥寂寞之中矣。延康者。壞劫之名。杳然無期限之可數。奥魂既淪於其中則妙往幽遠離其久生之條矣。冥寞之中。即九夜也。然沉之既久。則復陽還善之心油然而生。所以欲乘其晨光。而翘心希慕於陽景矣。大有通玄戶。鬱單降晨霄。黄雲凝靈府。陰陽炁象交。胞元結長命。怨根應平聲當也化消大有玉清宮名也。此雖高超物表。然實爲生物之元。玄戶乃始生胞元之道路。蓋此天之炁。自大有而下通玄戶也。於是鬱單之炁自晨霄（謂日月也）而降命于胞元也。黄雲。即黄炁也。陽精經云。採黄炁於鬱單是也。結胞之所。乃神靈之會府。蓋天炁既降。地炁即騰。陰陽妙合。炁象交合。鬱爲黄雲。凝於靈府也。原夫乾坤交媾於亥位。一陽繼孕於壬子。胞元始結。皆命先兆。形生神善意溢表。炁命綿綿而長存。則宿業冤根落滅而化消矣。若修真之法。則大洞經云。胞囊玉清。胎結關明。七祖連胎。我命長生。是也。而大有乃泥丸之宮。晨霄乃六合之景。（而自則也）幽寥即玄冥之下。延康則戊亥之時。乘晨希陽。即一陽方萌之候也。桃康合精延。二帝秀玉飄。灌溉胞命門。精練神不彫。桃康者。桃君孩道。康乃命門之神。一名胞根。字合精延。大丹隱書云。桃康稟炁之命。故兆始之時則造化胞元。成人之後則守人臍下。二帝者。帝君與桃君也。秀玉飄者。謂純和而秀潔也。洞經云。森瓊林之柯於命門。亦此意也。故玉飄大藏號作玉標是也。命門。乃胞根所繫之地。惟生生之理發源於此。故二帝時時運生炁以灌溉其根。精練其神。使胞元不至於彫枯也。修真之士言之。則黄庭經云。溉養靈根不復枯。閉塞命門保玉都。是也。九天命靈章。生神神自超。元君遏死路。司馬誦洞謠。一唱萬真和。九徧諸天朝。稽首恭劫年。慶此紫舊苗。此生意益滋。於是九天即下靈章以生神。則其神自然超越也。元君者。職五即三素元君也。蓋胎元既成。則元君爲之遏絕其死炁之路。司馬。即飛仙大司馬。洞謠即靈章也。蓋天道貴生。故司馬一唱於此。而萬真皆和於後。

此感忽之妙也。至於九徧。則諸天皆下臨而朝會。稽首恭讚其劫年已過再遇太平之運。而慶此舊苗之復榮也。惟性根人所固有。以其歷劫而不壞。故得延生。則云紫舊苗也。或者疑此章方第一而遽有九徧諸天朝之詞。後第二章胎元方具。便曰九徧成人功。乃至他章皆有此類以爲意義有躐等者。殊不知元炁方聚。生意既萌。則四肢百體盡在其中。譬諸草木其萌蘖之初。枝葉已具。但以次開張爾。故一天之炁。則必有九轉之功。一章之中各具始生終成之義。誦章之數。亦須遵章各周九徧。修真之士。不可不識也。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生神章第二疏云。上上者。上之又上也。禪善者。大梵音也。此上曰定善也。秘字云。此天吡精陽明之炁。主人明堂中與内神帝真胎命元。洞冥紫戶之炁。帝真命元義見前。人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洞者通也。謂此炁能通冥昧而貫炁於紫戶。紫戶在天九宮之内。在人兩眉間高一寸卻入三分。名爲紫戶。謂居上元而實爲胎根之主。而元於洞冥之炁。無量結紫戶。炁尊天中王。開度飛玄奥。凝化輪空洞。故根離昔業緣。本思舊宗。幽夜淪遐劫。對盡大運通。蓋言無量天結紫戶之炁爲人胎命之元。而此炁之神至尊爲天中王也。人既生矣。此炁息於命門。綿綿長存。如國有君。實爲一身之主也。且夫性來在仲原於一炁。故開度飛玄之奥以更生。則凝妙化之精。運空洞之炁。而復返胎元也。然更乃輪迴之根本。先當淨盡。是以故根落滅。昔業脫離。推緣其本而思復其固有之宗矣。所謂幽夜淪遐劫對盡大運通。蓋自昔淪於幽夜遐遠劫中。今方得業累已消。根對淨盡。復運生道。而遇此大運之亨通也。遐劫即延康劫也。延康以劫言之則壞劫也。以日言之則夜也。以人言之則死也。帝真始明精。號曰字元陽。孾兒伯史原。結胎守黄房。斬根斷死戶。淵順養孾童。三天君列紀云。命門下一黄庭元王。始明精字元陽昌。一名孾兒胎。一名伯史原。又云卑細下戶是死炁之門。黄庭元王嚴固守之。使百血結凝。神炁不散。從出地戶。是度八難也。太一玉錄云。太一胞胎之精。變化之主。故能結胎成形於黄房之中。黄房。即兆形之所也。伯史原或作伯史華。誤也。蓋史伯華。乃上一赤子。玄凝天治在泥丸。今云結胎守黄房。則非其所矣。且黄房者。乃陰陽之樞機。生死之關鍵。生殺之機。間不容髮。以其位言之。自是而一。則泉曲府也。升乎上。則爲陽明。生之道也。墜乎下。則爲幽陰。死之道也。度人經云。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遏人算。斷絕人命門是也。若非主神之道有以斬伐其邪根。斷塞其死戶。則焉能使神炁淵順而能養孾童也。

我禪善導靈炁玄晴飛天芳華景秀玉質精練自成蓊鬱玄育上生羅列備明堂（此禪善天帝又椎導以靈妙之炁玄晴以飛天之芳玄晴蓋然養之也如大洞雌一備養百神之類飛天芳乃太和之炁道之英華也靈炁既導玄晴蓋鬱則神光生而玉質漸秀精練大而蓊鬱自成此皆胎中之變化自然也列紀云胎中一元自然居君務玄子字育上生從泥丸中入下布五藏之上故能混合衆神而羅列備具於明堂之間也或云此章胎命方具體未完備明堂安存殊不知一元之炁曉兆百骸之理已具其待次第而後有焉況此多述修具生神解結之音又豈必專言初生之時事）我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一唱動九玄二誦天地通混合自相和九備成人功大聖慶元音散華禮太空諸天並歡悅一切稽首恭太虛有神應感莫測（務玄既與衆神備列於明堂則太虛中萬靈自來會集乃命以生神章也玄者天之色也一唱動九玄即誦之一遍聲聞九天也二誦天地通即誦之二遍天地設恭也蓋天地相通陰陽混合交通成和則萬物生焉三才具焉至於九備然後成人之功用備矣當是時也天命流行付與萬物物受以生渾然天理惟善與玄而已所以諸天大聖莫不稱慶其元音而且散華設禮於太空之中蓋欲靈生通故也夫萬衆懸虛其狀化各以觀惟人能致虛之極則神自靈妙所謂虛室生白神明自來學者當自得之）

梵監須延天生神章第三（頌云梵者高大之名監者照見之義須延者大梵之音也又明義云不以高舉須修延年秘字云此天號精始陽之炁主上丹田下丹內神帝真魂命元長靈明仙之炁帝真命元長見前三月為魂故以魂言長靈明仙乃炁之名號云此炁延長而神靈也仙為陽明故曰明仙也）須延總三雲玄元始炁分落落大梵布華京翠玉尊三雲（即三炁也青黃白三炁謂之三景雲大玄元始之炁分為九天自鬱單等三天乃始炁所生兜術等三天乃元炁所生梵輔等三天乃玄炁所生須延天乃上三天之終始炁既是元炁玄炁皆從此分而下故曰須延總三雲玄元始炁分也落落乃廣大之貌三炁既分則諸天各有景域而萬範列布於太虛之中也玉京山一名華京也翠玉者主炁光華之色也言此山最為諸天之尊乃魂炁上元之所具在人則泥丸宮也）明梵飛玄景開度長夜魂遊爽赴闕歸炁炁返故根（且夫人之受生必本於梵炁明梵謂梵炁之光明也此炁象於飛玄之景而下開度長夜之魂也飛玄即三洞飛玄之炁是也此則萬神萬炁之所宗故能使遊蕩魂爽赴闕赴於生所如返

故歸故曰歸也從此炁炁歸根生育天所謂返故根者猶紫為苗之意）太帝號陽堂字曰八靈君九關綠迴道胎炁生上元陵梵度命籍太一鎮精延泥丸數帝席三部八景分魂生攝遊炁九轉自成仙（太帝者號名陽堂玄字八靈九關魂名綠迴道字梵真炁言此諸神皆然胎炁於上元宮也帝右名逐文梵字後呂靈守入紫戶內宮司人年命故大洲帝君呪曰帝君度符稍正炁名為神是也太一尊神名務猷收桃君字合精逸蓋桃君乃衛始炁之命而太一為一炁之主所以至此則歸轄而主魄也泥丸九宮皆帝君出入安息之所故帝席所敷布於其間則三部八景之神自然分分其宮位矣且大神炁母十也故此之稱炁精學名子翕然從之及功主於九轉則仙道成矣）琅琅九天音玉章生萬神三徧列正位炁參八辰門靈關退死尸靈鎮津液源應會感靈敷明道潛迴輪慶此遷兜蛻稽首讚洞文（此誦詠九天玉章之音聲然和而清也蓋是道之妙用不休乎一炁之化育而不寄倚乎一炁者也生神玉章妙炁所結中能攝炁炁能攝神於誦此章則炁聚而神有所寓故曰生萬神也家經云二十萬物具以三徧則萬神列位矣八辰者觀日按妙真經云辰戌丑未子午卯酉謂之八辰配合八卦以應人大帝攝之門度人經云上關八門應天之輪而近取於身則首宮是也謂之參乃炁交會於八門也玄關者上丹田也真誥云守則玄關內存丸真三炁運液灌溉丹田皆此意也蓋玄關既守則死戶遏塞靈即其中所主之神也神既安鎮於此關則玄泉自通故為津液之源也當此之時內與真會相應靈數相感大道乃明輪迴之機於是潛息靈數謂得當生之數也修真之士欲成聖胎潛斷輪迴先當以明道為先欲靈寶度人永斷輪迴妙經云欲免生死不入流浪先當無心若無妄心即無三業衆生迷妄積識為心分別有無計度生死心本妄名以妄取名心即虛幻覺了能知本夫道元何關心事認心著境即住生死若無妄心不住生死即永斷輪迴乃至諸大天仙高真帝王以無妄心證位聖真自然得道如是則聖胎就而仙道成矣故度此遷兜之蛻讚此洞章之功也）

寂然兜術天生神章第四（頌云寂然者無聲也兜術者大梵之音也大梵乃容受術乃通達也以其體之寂然靜一而靈則無所不容理則可以通行謂能體此道則居此天也秘字云此天是精太陽之炁主人洞陽宮上）真內神帝真魄命元暘尸寅演由之炁（人生四月為魄故以魄言暘尸寅演由乃炁之名號云暘與湯同謂此炁能盪尸魄之寅昧也演敷布也由

洞通也謂能敷布滑通於魄戶也大抵天號炁名亦難拘其實義自此以
下三天皆自元炁而生寂然無色宗兜術抗大羅靈化四景分萬條翠朱
霞此寂然兜術天乃獨在大羅三天之下無色界四天之上爲無色之宗
而直與大羅相抗接也其元炁既生此天之後又分靈散景以生無色界
四天故曰靈化四景分也其天之境七寶騫林萬條翡翠森然列於朱霞
之中此皆言天中之景象也遊魄不顧反一逝洞群魔神公攝遊炁飄飄
練素華此言魄乃陰屬善人之死黃庭經云魂欲上天魄入泉是也所以
大洞有制魄之法焉頌云遊魄所以沉淪不知顧反者由失其道故一逝
同於群魔而不反於是神公乃總攝其遊散之炁則魄神受制而練其素
華矣神公則玉清大道經主魄育魄咒云中有玉真號曰神公者是也魄藏
於肺屬金其色白而又主炁故欲練其炁使生華也榮秀擬劫期來運應
靈圖空洞生神章瓊音逸九霞一唱萬真會騫與合成家夫萬物滋榮一
炁而已今既攝練其炁則本固末茂其榮秀可等靈椿之劫期也真誥紫
微夫人歌云晏盼廣寒宮萬椿愈童嬰惟如是則來此運會而名應玄圖
乃至脫胎神化莫不由茲而致然儻非生神玉章則曷能有此效哉故曰
空洞生神章瓊音逸九霞也謂逸響於九霄之上九霞者頌云九天之朝炁

也此蓋聲和而天地斯應故一唱之餘萬真會集皆自然而然者也所以
能使遊騫之魂歸而與魄相合安然不離其所也家謂所居之地也九轉
景靈備鬱鬱曜玉皅兜術開大有一慶享祚多上聖迴帝駕瓔兒歛以歌
不勝良晨會一切稽首和且玉章乃九炁之祖若人受生九炁圓備方可
成人修真之士九轉功就乃得神仙是以此纔四章而已有九轉之語蓋
語一炁既兆必足其數然後爲成功也景靈備者頌云景靈乃八景衆靈
皆全備也鬱鬱有茂盛貌曜者光明也謂經九轉則肺炁乃足鬱然聚發
於玉皅矣玉皅乃肺之英華也兜術天帝乃肺魄之主於是上開大有之
光以浴于人蓋大有之宮在玉京之北應人泥丸也一慶享祚多者謂一
獲生成之慶則享福於無量也夫天地之大德曰生所以諸天上聖莫不
傾光迴駕而下臨嬰兒乃歛然而歌則聲全而神具矣故九天稱
慶不勝喜讚其良辰之會而一切神靈亦莫不致恭而讚和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九眞

神

生神章二

波羅尼密不驕樂天生神章第五頌云波羅尼密大梵之音也於此音則
是度彼也不驕樂言此天之人能度於彼不驕而樂也夫道充於己而善
可及人則可樂矣然故卑驕矜之心亦易以生此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今
能不驕而樂者蓋有德以將之也人有是德則度五濁而入此天矣祕字
云此天吸精土陽之炁主絳宮中真內神帝真臟府命元五仙中靈之炁
五月五臟乃具應其土之數合正中之位總括陰陽包羅四象故五仙中
靈之炁乃臟府之命元也翩翩五帝駕飄飄玄上門遊步黃華野迴靈驕
樂端採集飛空景舊爽多不存翩翩飄飄皆飛揚之貌也言五方五帝之
車駕皆飄飄然自玄上之門而下遊步於黃華之野也頌云玄上門乃玄
都之門也黃華之稱注於東井則東井之分謂之黃華野若以人身準之
乃脾部也故黃庭經云靈臺鬱藹望黃野三寸異室有上下是也蓋神遊
於此則可以迴靈於驕樂天之上且又採集於飛空之中以承其舊者

不能自存之魂與使皆斂聚而復之也下文太微無英皆所以召之也太
微迴黃旗無英命靈旛攝召長夜府開度受生魂公子輔黃寧總錄具形
神太微小童千景精字會元子故玉清王咒曰太微小童常在帝前其名
景精其姓曰千合形太一披服朱丹五符命籍隨持玉景是太微爲五符
之主故迴黃旗所以召諸神也黃者土之色土居中央統率四方故曰迴
黃也無英公子玄元叔字合符子上皇玉虛道君經云太一務命根公子
召合符符即五符也蓋主之者太微召而合之者無英攝以召命之旗以
號令之也用此以攝召長夜之府開度合生之魂公子即無英也精血三
真名元生君字黃寧玄惟公子同肝之神主血故輔佐精血三真總攝收
錄具魂與使之備具形神也且夫中理五炁混合百神既過於中靈之炁
哉玉章洞幽虛五轉天地分炁練元藏府紫戶自生儀數周衆真會啓陰
應感響玉女灑五香聖母慶萬年三界並歡樂稽首禮天尊夫生神玉章
之理洞貫幽虛故生於五轉則天地之數分矣蓋未分之前混然一炁生
五轉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五行之生數足矣人之受生亦必生此
然後五臟具而參天兩地之數分矣今既能練其炁於元藏府則紫戶之
仙自生矣數周衆真會者謂數周於九轉則造化全備必致衆真之齊會

也承陽庶職譬者陽乃生之慶則之類也皆陽者卽胎生之時開明之始也當是以情臟應大神地祇之臨求緣其多少故上女則以上者而清潔璧一則慶為半之年會卽衛為璧一是也上於三界益敬然諧昔禮大尊者是神生成之德於玄意也

洞元化應聲天生神章第六（疏云洞通也謂其上元相通也化應聲者謂凡天之慶受化衆靈應八所欲成強弦也作體體書以試學者並試之不戲卽條衆由上界矣明其無勤於兵戎今不戲亂致關此人之慶宜上德之極字由此大氣精光高之炁主中井日下其內神常）具靈府命元高真沖融之炁（疏云衆真集會之所故曰靈府也高真者以理而言沖融者以炁而言謂其理起乎色象之表紀乎其內無妄而其炁則沖融乃為物於以生而後其靈有所寓故為靈府命元也）應聲無色界霄映冠十方迴化輪無影實期越道場靈駕不待轡朗然生神章（前註云元天在三清之下三界之上則元應聲天又在無色界天之上今云應聲無色界者言此大無色細亦無界分非三界之炁色界也而霄映以元洞明諸天迴還於十方也影卽景也輪卽運轉也上云無色界此又云無影則知無形等可觀者矣謂此天雖稠冠十方之上而其常真天人幹說大化於無景之中常應冥會之期以趣於道場也道場卽衆真共會之所謂分靈降然而合諸天以生神也趣字如由繫觀變通者趣時之義靈駕不待轡朗然生神章者其天人而無色影可觀直復待轡而後駕哉然雖無色可觀而是天之神章自朗然成音可聞也）空洞諒無崖玄奥亦為攬練胎逆本初長乘飛玄梁斷蒿典天真散思俠履常斬伐胞樹滯心遊超上京（空洞卽炁也既曰卽有亦非卽無故云諒無崖也疏云無崖際也謂此空洞之炁雖無崖際之可窮而飛玄之多亦因之以為攬擅為生意之藏也於是練其胎元以復其本初常乘飛玄之炁以為津梁而度死戶也梁字世本多作爭惟漸東本作梁今從之斷永也蒿菱也俠伺也履踐也生神之道直以自然為宗若有心於斷蒿則是反喪失其天真惟散思不慮而伺其自踐於天理之常則所能去其胞樹之滯而心遊自趣於上京矣心遊止如南華游心有天游之意上京乃玉京之上謂與三元合德也）願會餘玄玄悟我理象忘介福九天端交禮地辰良混化歸元一高結元始王稽首儔靈運長謝囂塵張（願會謂夙願與會也既盡已玄玄之又玄也謂於此將將與夙願盡要玄之理也必盡達玄玄之理乃為具悟既悟則我理象忘謂忘其能悟之我象忘所悟之理也既與此道則天地合德而交致焉日介福九天地交禮地辰良也夫如是則混妙化而歸元一上與元始王為一體矣稽首儔靈運者疏云儔匹也靈運者神靈冥期之運也既儔靈運則與天為一所以遺遠於三界之外夫豈塵囂之所能累哉）

靈化梵輔天生神章第七（疏云此天人神靈變化輔梵炁以成化也梵字或作此天精魂上際之炁主元始官上真內中常）真元府命元高總洞變之炁（元卽元神也元神所會之官虛而有容故曰洞變也神與炁會修之可為上仙故曰高仙洞變之炁也自此下三天皆自玄炁而生）玄會統無崖混炁歸梵輔務猷運靈化潛推無寒暑乘數構貞條摽袂拂輕羽（此大乃言炁所生故玄炁與會而所統者渺無崖際妙混此炁歸於梵輔天也此言歸入以業體然復運化以關則而其炁中有神為之主宰者乃太一尊神號務猷也在人身則守人泥丸復乃為生成之本修運此靈化天之炁以成妙道其非太一之功也故使靈化之炁潛推而自無寒暑之變所謂寒暑者南華經云其熱焦火其寒凝冰有一於此則中和之生意爲矣皇胎元胎其義一也惟推運而不失其和則乘數而構合貞固之條矣貞條猶本條之類蓋取兩神凝根深而帶固則以有高舉之勢故曰摽袂拂輕羽也）瓊芳有妙韻況登高神所圓輪無停映具仙參列序上上霄衢運洞元深萬巨秀葉翡翠霞停蔭清泠渚（瓊芳在九天之上如真浩武太虛元君云上雲遙覆流行玉清是也妙韻乃自然之音也謂瓊芳乃高神遊宴之所況登者如水之況濫其猶乃久自然而至非一足人力之所能加也圓輪者天中自然之日月也光影相映不曾停息而真仙森然列序於其中也仰觀其上則有高虛清明天之霄衢冢運消臟其下則有洞元化應聲天之深遠亦為於中景象則有秀葉翡翠如翠霞之色以停蔭於清泠之渚八景陽歌有云我廻騰羽蓋排烟清泠渚此皆言瓊芳之景象而寓其仰觀俯察之妙也若修真之士以人身言之則金房玉室無營之中備閒和為黃庭經云內狀日月列宿陳七曜九元冠生門度人經云金真朗郁流響雲瓊玉音偶炁靈風聚烟紫虛鬱秀輔真為仙千和萬合自然成真是也故洞神經以肝為清泠之府也）遊翫怡五神繫想嘯明侶五難緣理去沖心自怡處（疏云遊翫者遊宴之意也怡者快樂也五神則五炁中之主宰者也繫想者累之多也嘯明侶者疏云儔命明德之儔侶也故此累想所消則五難亦緣此理而去矣所謂以理遣諸將是也五難者一除色累難二絕寶累難三斷貪累難四息若體難五無身累難惟此難去者既去然後可以飛度五戶名入太玄矣故真誥云內累既消魂魄亦盡

守之不倦積之功休。五難既遣、封伯作候是也。故學道非難、息心為難。心法豐融。既然無染、則沖和之心、怡怡然以道自處矣。此章乃七通之功。孔竅開聰。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所感之門、在乎七竅。七竅之主、在乎一心。思慮想之戒邪、則向之開聰者或為之所蔽。然必至於沖心自怡處然然後可以成七轉之功也。奐魂隨本根疊疊音尾揮文總地之慈空中佇七踊重關開豁滯非神武運通由中發高唱稽首衆奐魂。乃魄精眠靈之蕩散者也。隨本根、則是返本還元、歸根復命而不離也。奐如是、則混合為一、虛徹靈通、卓然而不倚、故能疊疊然獨立於空中也。七踊重關開者、是七通而孔竅開聰也。豁滯非神武者。生神王章自然之功用、豁除凝滯、乃非神之神、不武之武。一一天兵。一一明妙、職之入力之私無與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也。故運會之通、非由外得、是以歌詠而稽首高舉矣

高虛清明天生神章第八

明義云。此天亦以虛玄高遠。清明洞觀。瑩鑒形聽。降炁三元。生人三官。內戴五臟。九府華蓋。上應金華宮。號高虛清明天也。此天中人禀行高遠。光地虛明。上生重霄。超出三界。上遊仙品。升騰脫門。秘字云。此天精魄通陽之炁。主總秘宮中真內神常真華府命元真靈化凝之炁疏云。前章孔竅開聰。此明華府總三部八景神也。真者以其理之真實無妄也。靈者以其炁之靈妙不滯也。蓋理炁混融。妙化凝合。所以周流古今。長靈長存。雖其用之變化莫測。而其體則無為凝寂也。清明重霄上合期慶雲際玉章散沖心抓景要靈會言此天在乎重霄之上。合期慶雲際者。謂契合玄期而共會於慶雲之際也。抓景者。理融景淨。抓情而不與物為對也。惟前章既言沖心自怡處。是又恐滯於一所而不能化。故此乃以玉章而散適其沖心。則能所泯忘。脫然獨化而神靈自然會悟。蓋當體即道矣。煥落景霞布神衿靡不邁玉條流逸響從容虛妙話此一節皆紀真中之景象。得妙悟之旨。則觸境見心。物物如理。莫其樂非在外也。煥落景霞布者。天人讚其華景散布之美也。疏云。煥者明也。落者落落然也。景霞者瑞霞也。神衿者心也。靡不邁者無不履也。蓋言此心洞觀無窮也。玉條流逸響者。疏云。喬木之條。靈風鼓奏。其音流逸。有如從容虛妙之論也。靈音振空洞九玄離幽裔感奐無凝滯去留如解帶明識生神章高遊無終敗靈音振空洞之妙。引九玄之魂。莫不脫離於幽夜矣。蓋功用至此。則九祖升度。感奐無凝滯者。自利而利他也。奐世本多作賓。蓋以音相似而誤也。蜀本浙東本皆作奐。今從之。惠光識云。真靈靜定。即得拔魂獲

感感化。感如影響。此言靜定中感應之妙也。蓋撮乘奐感悟此道。無復疑滯。則其去來自由。如解衣帶。言其易也。明識生神章高遊無終敗者。謂了悟生神之道。則知自己元性與道為一。故高遊物表而無敗壞之期也。夫如是。則陽九百六之災。豈能及乎。玄景曜雲衢跡超神方外應感無方圓聊以運四大研心稽首誦衆聖共稱快玄景者。謂玄華之景也。勝明於雲衢。則是徹上徹下莫不洞明也。跡超神方外者。疏云。超乎天地四方之外也。蓋論此炁本跡。至高過超物表。然神無方體。何所不在。豈定跡之所能拘哉。故應物不測而妙本常寂。感圓應圓而不滯於圓。感方應方而不局於方。故云應感無方圓也。四大者。疏云。地水火風也。謂四大和合以成此身。而主神之道。則妙乎萬物。雖復運化四大。而非四大之所能留礙。然亦不可離此四大。以融心空妙。而外此別求。故云聊以運四大也。研心稽首誦。衆聖共稱快者。謂精研此理於心而敬誦之。於是八通之功用已著。則上而諸聖。下而已形。莫不同乎一道。所以皆樂而慶仙道之成。故曰衆聖共稱快也。

無想無結無愛天生神章第九

疏云。此天無復五蘊之想。已斷胞胎之結。永無存形之愛。故舉其勝德以為名也。秘字云。此天精魄通陽之炁。主丹田宮下真內神。夫處位乎上而生神於下。乃反覆道也。帝真神府命元自然玄照之炁者。淵稽諸本。皆作徹府。惟所南鄭公論議則作神府。其義尤長。實為當也。今宜從之。此言陽明充實。光照無際。乃自然之成功也。故云自然玄照之炁也。無結閉無情玄玄虛中澄輪化無方序數來亦匝來入生胞胎之中。因血炁而有結。此結不解。生道不自來。以入神本智而消極之情。情者性之動也。動失其正。外著於物。乃成結滯。南華經云。物有以結之。是也。所以隨業輪轉。感果無停。故修道之士。必煉情以合性。情忘結解。乃可證妙三元。直造玄玄之域。則中虛而空寂無為也。輪迴轉也。謂玄寂無為。運化自然。無方可於。無介可倚。則豈能來之以數哉。匝者不可已。來者謂以其數相乘也。南華經云。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誰云無色乎峩峩多丘陵寘心懺一性高期清神徹炅遇非年歲劫數安可稱自祖觀精。即無色界無物天。以道觀道。則至無之中妙有存焉。無色即無也。界天也。無色界天之上方是種民天。種民天之上乃大羅迴境也。此章言功成德備。神登上境之事。昔日非無色之上。但然而無有乎實。峩峩多丘陵也。鬱靡蕊臺。玉山上京。三華離便。大有妙庭。皆在玉清之境。乃三清上帝安居之所也。其在人身。則眠之上為無色界而況此。乃玉京山也。

（故實心合道者勝任一性超三界而入玉京乃所謂實心賦一性高則可以清神而任徵召也獲此民過永澄無爲是與三元合德九炁齊并不終不始無死無生既非年歲之可紀又何劫數之足稱哉徵字一本作澂即澄徹之義）浮奐緣故條逸胎自有恒靈感洞太虛飛步霄上水津趣（七句）（切釋逸也）鼓萬流潛凝眞神登無變因無憂高觀稽首昇（蜀注云經自初章肥元胎長命至于二章斷根斷死户三章與生播遊炁四章神公播遊炁五章炁練元藏府六章斷伐肥樹滯至此五藏六府既具則七章已後方無作用之語愚謂此章論肥胎則神全炁足之時也論修眞則退全德備之時也故其言皆殘形消慮者之事若前章或有及已成之意者乃見因知果此章尚及浮奐之語者乃見果知因也故每章亦皆互有此意今云浮奐緣故條蓋使粒浮之奐循本歸根盡復其固有之常也夫如是則炁與九天而齊一神感太虛而洞澈故能飛步於霄上之境矣故曰靈感洞太虛飛步霄上水也水者結炁而成有體而無質有堅定潔白之象也津趣鼓萬流潛凝眞神登者津乃天津河漢也萬流言分派不一也謂天津疾流飛鼓萬派非滯形者之所能至必潛凝眞神然後能登故紫微夫人云玄波振滄濤洪津鼓萬流駕景盼玉虛思與佳人遊亦此意也或云霄上水乃樞也炁蒸于上乃成津以流潤于下而神則優升于上境也蜀註云學此道者必自無變無憂爲本南極夫人云從愛生憂從憂生畏無愛則無憂無憂則無畏也蓋得此道者高超衆外三界獨步否則淪溺生死沈滯愛河又奚足以生神之道哉今曰高觀稽首昇者乃一切無染故能凌高絕觀稽首而上昇矣按生神寶章即元始天王命九天司馬侍仙玉郎關紫陽玉笈雲錦之囊所出九天之章也於本經中讚之有曰元始紫書曰洞章曰冥文曰寶章者皆指此章無疑矣何乃於本章之中又有讚章之語如司馬誦洞謠玉章生萬神瓊音逸於霞玉章洞幽虛明然生神章玉章散沖心明識生神章如斯之類未知又果指何者爲神章瓊音洞謠哉無乃示人以章外之旨使因此以求其在我自然之章默識而自得之歟則所謂天地之尊萬物之根者信非文字之所能載章乎章乎口誦云乎哉太極眞人頌二首疏云太極眞人即元甫也歐德曰頌此讚出三界之功頌彼行人之德以授仙公或云此指徐來勒也眞誥云崔山中有學道者王元甫受太極眞人青餌飯法七載上清經述云西梁子乃受餌飯方者及王總眞與安度明入鎬京杜中並號太極眞人則古仙任此職者非一今疏中獨云元甫人不著姓氏未詳姑闕之大道雖無心可以有情求（疏云至教無言應感有教因情可以至無情因心可以會無心此蓋謂道乃萬化之本原至於生育天地運行日月亦具自爾初何心哉人若求之但至於無私心則即心是道矣今所謂可以有情求者乃學者立求道之志也夫學之之道必先致知然後學以求至聖人之域故曰有情求也）

佇駕空洞中坦晧翳滄流淨明三界外蕭蕭玉京遊自無玄挺運誰能悟冥趣（音服）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七玄散幽夜返胎順沉浮冥期苟潛凝陽九無虞憂（空洞即三炁乃三清之境也謂佇駕於此四視下方皆雲翳滄流也蓋言甲申之劫三災到處皆洪波也惟有三毒俱消心光淨明者乃迥脫三界之外蕭蕭然爲玉京之遊矣然此句非如大洞雅一眞法所謂自無玄名帝圖挾命合仙及運值太平亦不得參聞此道故曰自無玄挺運誰能悟冥趣也冥趣即道也落落天漢澄俯仰即虛柔者謂既悟此理即心脫塵境故所寓之處皆如此落落者廣大之貌天漢澄者天上之景夫了一心而成道專一炁以致柔即此虛柔者爲體則一俯一仰之間無非道也其或七玄之魂散於幽夜者亦皆來此妙界返本還元凝成聖胎隨順劫運之沉浮無有染著也既得與此冥數之期苟能潛神凝炁則雖陽九等災亦不足以致憂樂於胸中矣觀此去來會時復爲滄）溜外身而身存冥仙會良儔（疏云前明內德此明外化慈悲之教蓋已得證道者苟不能推慈運悲則是爲貴藝於脩增長我見反成昧道矣德至於此自無先悉觀我學者不得不然謂苟遇此去來生死劫運之會人當降應人天之中爲之滄留教化成熟一切含得道具所謂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常寂是也外身者忘己也消忘己濟物乃外身也然而在我者己以與人己愈有則靜一而不變乃長存也又況本無我乎此其所以與道爲一而會眞仙之良友矣）豐豐玄中趣（理也湛湛音沈深而清也）清漢波代謝若旋環椿木不改柯（疏云前章讚學人出三界之功此章讚眞人應化之功也謂豐豐然於玄中之趣而俯視三界但見奇異之波湛湛然也乃靜觀萬化之代謝有若旋環之無端惟有妙本湛然歷久劫而不變亦如隆冬之後群卉盡彫而椿木之柯則青未嘗改此蓋以物喻理其言如此）靜心念至眞隨運順離羅感應理常通神識還自祖淡遊初無際紫想洞九霞飛根散玄業理反非有它（疏云此復人前眞感應之德也至眞者乃精炁天神王也言靜心懷念當時神王寶鑒七寬領諸天仙懷慈群品勞心兆庶隨劫運之交會伐緣藉之紛紜乃能各順修自之雜散離布者一一歷分豈然其擧則其用心可謂勤矣此倘非悟明本

體得其要妙而應機無滯者則不能也故經曰感應理常通也蓋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及其去則無所復留歸事物不亂應者心之機無窮而應之理常通實未嘗少吝所謂寂然無迹方其也神識退自根皆謂感之機鄉不窮而與之神妙清虛各自運其極至也然而通者亦理也通者至也自根者乃自性也蓋於有妙萬物而不測者也故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乃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此謂感應之神通請於理應於事物則物各付物事各付事蓋不待推而後能隨事各各自然而適當其性至也又如天之應之速乃聖人之教隨方而應謂物品不同根機亦異故出三洞諸法合其當分得恬也理常通者言聖人常行善教無時而不然玄經曰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無論已感未感衆生各有道分故聖人善理常以道物有感必應應人生感故言感應理常通也以其全神而應物各至其物之極而物不能汨之也故此理常通而其神通運自根矣淡游初無際者此謂淡然淡然遊於物之初而與太虛同量了無邊際也南華經所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是也紫思洞九霄者蓋謂上聖圓明之量浩然邊際離群出想念之幾乃而感應不窮然亦莫非於此無際量中起滅在上聖知見洞徹視之炳若九霄之鵬布也飛根散玄葉者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則是靜爲動之根既以靜爲根則動爲枝葉矣根本靜而散於動則謂之飛根矣葉本動而動實原於靜蓋亦未嘗離乎是性故云玄葉矣玄乃性之妙也理天非有它者謂既悟此理則當體寂然天乎真理豈復更有他說蓋即念全真是也夫如是則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而動靜非二本矣常能誦玉章玄青徹霄遐中申洪灾至控翮王母家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解云此結末勸獎學人也常人爲言蓋無恃）而不然也人能以常爲法誦玉章之文行玉章之道則功行顯著自可以上徹九霄之遐邈也苟值甲申之期洪流之災既至則控御飛翮而上升西王母之家矣然此洪水之災蓋由衆生之所感果謹按靈寶謁化水火災厲經云天地有劫數窮極水火之災厲惟上聖高尊諸天帝王以和平之則劫數無終水火無激蝕之變又云人身有水火火爲惟太定無爲降火升水以和平之非至真上學所不能知由是觀之則人能六根清靜太定無爲自可以平水火之厲滲瀉之災是以古之上仙體萬物之真得妙化之原始則乘天地之正而與造物者遊終則寧劫會之期而爲造化之主澄神沖漠領袖太無任世運之更遷而真常之湛然而何病數之能御哉抑西王母傳云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乃西

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炁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啟迪玄功生化萬物故以東華至真之炁化生木公西華至妙之炁化生金母體柔順之本爲陰極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群品所居宮闕有金城千里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下有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飆車羽輪不可到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幹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應上清寶經三洞玉書凡有授度咸關須焉而神州乃在所治之東南也其治在人身則梵炁之宫土之正府乃九宫之紋也永享無終紀豈知年劫多者流六十二年爲紀今永享無終之紀人豈知歷千劫之多哉故古歌云道也無終我體無終從劫至劫有何時窮此蓋以道同世而不可以歲量論矣圭山董思靖解義後叙余解是經畢有難者曰天命流行於穆不已二氣五行賦與萬物生生不窮原於一炁而主宰是炁者一理而已故曰天界付謂之命人物禀受謂之性應感莫測謂之神神一而已在心爲思在眼爲視在耳爲聽在口爲言乃至手之持執足之運奔千變萬化莫非一神之所爲惟用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所爲有分守名字若是之殊與說余曰子之說誠亦有理惜夫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道之全體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表裏之分截然於其中毫釐絲忽有不可得而紊者今使知所謂渾然者之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截然者未始相離也子盍觀諸天地之道乎總而言之曰天地而已然其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其紀雨風露雷之施其化江河山嶽之流峙飛走動植之生成此豈非渾然之中粲然截然者乎知是之類將其神明各有所司乎抑亦曰神一而已乎析而分之不可備舉且以日之行度論之躔次言則一年一周天然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朔不可爲虧在角不可爲亢又豈非絲忽之不可紊者乎人身亦一天地也今夫四支百體之屬分五藏六府之腹存至於三萬六千關節亦莫不各有所主故眼之官則視而聾者不以視代聽乃至口之於言心之於思無不皆然此衆神名字之所以立而統之則有宗會之則有元也是爲可以分裂而病之耶難者又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莊子云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又云將旁礴萬物以爲一及所謂其一與天爲徒言道之至莫如老莊皆主乎一則是天地萬物之殊惟一以貫之耳今是經反以不一爲貴何耶余曰子知是經之旨乎其稱名也雖其純之也一經所謂元即老莊之所謂一也謂之元謂之一言其體也生神之治稱名之雜言其用也論

其體所以舉其同。論其用所以顯其異。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此本末具舉之言也。是經之論。始乎一元。而終乎天地萬化並變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則一與不生成則一之中。而萬者具矣。生神之道。以空洞具一為體。以變化不一為一非二物也。吾聞之先聖曰。歛萬炁為一炁。散一炁為萬炁。合萬神為一神。分一神為萬神。又曰。聚則為形。散則為炁。此其闔闢歛散之道。蓋與陰陽同功。天地同德。故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推而行之。可以成人。可以成物。可以贊化育。可以參天地。非天下之聖神。孰能與於此哉。若夫知其本無而不知其真。有知其真一而不知其變化者。是一偏之說。安可與此同日語耶。難者又曰。教中有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今是經教人以修習聖胎之旨。毋乃墮於是。豈余曰。情存聖量。為未忘心法者言也。修習聖胎為初學之士設也。若乃道全德備者。何可以此議之。吾聞之先聖曰。聖人歛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一無物有）可聞吾之云為。譬之天地間日月之升沈。風霆之鼓舞。雲霧之起滅。萬有之變化。往來出沒。自然而然。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若是者。孰為聖量。孰為法塵。學者又曰。嘗聞釋氏之說。以一切有相皆為幻妄。故其教曰。無

生。又曰。寂滅為樂。而道家之教乃曰長生久視。及升虛尸解。故彼目之曰弄精魂。守尸鬼者。某於此不能無惑。願為我決之。余曰。不然。道一而已。豈有彼此之分哉。且如達磨之踏葦渡江。普化之搖鈴空際。或金棺自舉。或碣石藏身。其亦弄精魂。守尸鬼者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無始無終。無前無後。得之者與道同久。且萬物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生生之理。無時不然。而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夫何容心焉。余聞之先聖曰。人在道中。猶魚在水中。人去道則亡。魚失水則死。良由修之者有勤怠。故得之者有淺深。淺者惟及於心。深者兼被於形。及於心者。但得慧覺而已。既得慧覺。悅而多辯。靈炁泄喪。形亦隨之。被於形者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顯則神同於形。隱則形同於神。在有而有。在無而無。不可以形跡窺。不可以死生論。而何弄精魂守尸鬼之云。故曰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魂。吾魄。何者死。何者生。夫如是則乘天地之正。御六炁之變。遊乎三清。而與道同體矣。故曰至人無己。難者之疑。於是而釋。余因寄呈三山蔣靖菴。既從而訂之。

附于經後　劉淵然叙曰。洪惟九天生神章經。乃三洞玄旨。九天秘文。降自上聖。流傳下世。至士悟之。可以窮神知化。入聖超凡。學者究之。則亦洞徹微微。還源返本。其旨神奧。其理綮然。實衆經之所宗。斯幽明之法藥。其於道德性命之理。鬼神造化之機。畢無遺矣。教中高士。倘於二經留心研究。豈曰小補。若能勤行修鍊。廣積玄功。本分了明。言外具眼。必獲游神八極。控翩九天。為不難也矣。

誦經應驗。蜀青城山乃神仙會府。昔蜀主孟昶性祈見女真麻姑。致齋壇側。青城令有獻美女張氏。遂納之。名之曰麗華。同處于丈人觀。忽一夕。迅雷掣電。暴雨猛風。掀拔屋宇。騰空散落。張氏遂殞命。葬山下。後數十年。上元節。丈人觀道士李若沖夜歸。憩於山前。憩竹陰。有一女子號泣而出。請若沖前賦詩云。獨卧經秋墮髻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翠鈿。言訖。復泣而退。若沖還觀。見丈人殿上有衣冠朱履之士。皆面北立。如有奏對。殿下廊廡間列諸罪人。見獄卒引一女子。繫於鐵柱。杖之。號叫痛楚。徐察之。乃山前遇之者。俄頃善神以鉤搭若沖。曰。令夕上元。天官泊五嶽丈人。校勘生死罪目。不宜久立。若沖乃潛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卿。唐曰。汝知之乎。此乃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上真。致獲斯罪。既以詩告汝。汝當救之。曰。何法可救。曰。但

轉九天生神章十卷。奏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即自託生偶。過臨邛救田胥傳設黃籙。若沖遂置簡書。既轉經十遍。投仗默所因而救度。誦至九卷。適丁焚簡之時。若沖即回向。而焚之。明日張氏所葬之地。有沙字四句云。符吏忽忽扣夜扃。便隨金簡出幽冥。蒙師為拔愆非淺。頓得生神九過經。若沖誦觀太上垂救。憫諸衆生。故立救拔之門。以濟生死之路。

嗚呼。世人欲濟度先亡者。誠當崇此寶文。為超脫之捷徑也。

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經（并序）

雲務子者。蓋元皇玉虛之胤。太帝之中子也。抱瓊胎於玉房。結雲精於金門。含日月於紫胞。變洪露以凝神。鍊胎息以推運。任歷劫以轉輪。化生於元氏。吉陽道以成真。於是上皇元年三月一日。天將啓晨。誕於九玄之上。寶耀無量之天。觀太陽於雲崖。耀金容於瓊軒。順皇基於帝圖。法王秀於自然。灌以九靈之暉。灌以甘香玉泉。飲以靈芝。哺以九鍊飛霜。神龍翼其側。瓊鳳蔭其頂。紫煙生于上。流光鬱于隣。二象抗其綱。三辰協其真。神州歌其妙。七轉變其神。靈風迅其軀。爽香盪其塵。蕭蕭太虛之上。靡靡洞波之濱。年冠二九。思徹念玄。適性理運。任時推遷。不慕皇道。逍遙中原。遊娛太霄。徘徊紫天。流眄

歷劫得趣忘旋運非我制挺標上仙遂名書帝簡位登太真三元之下敷贈爵靈篇於時受命朝禮玉天上登九玄之室大有之宮紫微玉京七寶珠房於明霞之館清齋玉軒靈瑞吉感瑣貝圓光夜照神燭自明瓊臺於是虛皇道君於空洞之上玄虛之中以太霄琅書瓊文帝章降授於君是時天光冥運三晨廻精五宿改度七元運靈九色晃曜與絡玉清飛煙翳鬱流漫八冥玉陛登階萬帝臨庭飛仙羽蓋蜿翼太真仙童玉女各三千人執巾散香流芳拂塵於是命駕徵君五靈飛霄廻輪來空絡煙神風挺響靈妃導仙明皇啓路三道合明流電揚精逸駕九玄遊盻瓊闕晏景三元盤徊玉霄逍肆紫晨於是披琅書於無崖渦帝章於碧雲理宿根於玉訣徹感靈於瓊文唱妙曲於空洞精靜念於玉軒理二儀於玄圖掌帝録於萬仙總地司於五嶽領上真於三關上統無崖下攝洞源自天以下莫不咸隸於太真神非可測化不可名近難可論遠不可尋清難可滓濁難可澄微乎妙哉斯至德之帝靈巍巍乎高尊也太霄琅書乃九天王飛霄之曲瓊文帝章乃九天之上文並以元始之初生於自然空洞之中虛皇王帝受之於九玄於是天王仍記名爲鑄金爲簡刻玉結篇金鏤玉字以明寶文祕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西華玉女金晨玉童各三千人侍衛典香如

是九帝上聖一月悉三登玉階朝宴神真運周萬劫傳於太真王其道高妙衆經之宗神挺奇秀精冠九天王惪虛朗洞趣入玄自非上真之士不得參聞皆受已成真人不傳於中仙也太霄琅書乃九天王飛霄之曲瓊文帝章乃高靈玄映之道九天之精洞監於萬氣總統於衆經凡修大洞三十九章廻風混合帝一之道雖一玉檢五老寶經解釋宿根拔度七玄而無此文則九天王不納其音九氣錯綜神真不欽天魔侵景萬試來干思不徹微天不啓關凡修衆經以瓊文爲先諷詠寂室靜慶霞庭逍暢九霄盤絡上玄令玉宮駭聽萬真賜軒群魔伏袂萬試敢前隨意所修乃得道真萬徧道備騰身太清要訣不煩正在此經精心苦行剋上僊也雲游子不修他道受虛皇帝君太霄琅書瓊文帝章於九霄之上歌詠妙篇遊娛逍肆感暢神真致三元下敘位登太真王以傳太華真人三天長生君太和真人東華老子南極總司禁君西臺中候北帝中真九靈玉子太靈真妃赤精玉童玄谷先生南嶽赤松中山王喬紫陽真人西城王君中皇先生趙伯玄山仲宗等一十八人並修此道西登金谷項負圓光乘空登霄遊宴紫庭變化萬方適意翱翔爾命立到徵召萬靈攝制群魔決斷死生駕霄乘煙出入帝庭皆由瓊文以致上真王君今封一通於西城山中

有金名帝簡録字紫清合真之人當得此文得者寶祕勿妄輕傳洩露靈篇九祖被拷永責鬼官長閉地獄萬劫不原　九天元始號　第一天名鬱單無量天天上人別置三天之號九天丈人治於無量天去第二天二十四萬里其天上人經九百萬歲如世間五百歲天有四王帝常以月一日三日九日遣玉晨使者履行天下有修學上道佩太霄琅書檢慎法戒名書帝籙得同無量天人之位有犯科違律爲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無量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玉晨使者奏子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無量之天也　第二天名上上禪善無量壽天天上人別置三天之號悉隸於無量壽天九天真王治於無量壽天去第三天四十六百萬里其天人經三十六百萬歲如世間人歷一千歲天中有四天帝王常以月七日十日十一日遣領直侍仙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於科名書帝簡紫字上清者得同無量壽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無量壽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侍仙奏子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飛輪上昇無量壽天也　第三天名梵監天一名須延天天上人別置三天之號隸於梵監天元始天王治於

梵監天去第四天六百七十二萬里其天人經一億五十二百萬歲如世間二十歲天中有四帝真王常以月二日四日十三日遣主仙玉郎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於科名書帝籙者得同梵監天人之位有犯科違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清齋平旦入室誦梵監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主仙玉郎奏子於天王記名於青宮九年得乘太霄飛輪上昇梵監天也　第四天名兜術天一名寂然天天上人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兜術天元始天王所治兜術天去第五天十二百四十萬里其天人經六億八百萬歲如世間三十歲天中有四天元王常以月五日十二日十六日遣定仙玉真下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天禁名書帝圖者得同兜術天人之位有違科犯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平旦入室誦兜術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玉真奏子於天王記名於東華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兜術天也　第五天名不驕樂天一名波羅尼密天天上人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不驕樂天高上元皇所治不驕樂天去第六天三十六百八十萬里其天人經二十三億四千萬歲如世間四千歲天中有四天統真王常以月十四日十七日十九日遣中真使者履行天下有精修上道佩

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科禁名書帝闈者得同不驕樂天人之位有化科遷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此日當清齋入室誦不驕樂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中真使者奏子於四天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不驕樂天也　第六天名化應聲天一名他化自在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化應聲天虛皇玉帝所治化應聲天去第七天五十三百八十四萬里天人壽九十二萬億一十六百萬歲如世間五十歲天中有四天寶帝王常以月十八日二十日二十三日遣萬石使者徧行天下有精勤好向佩太霄琅書齋戒誦經不犯科禁名書帝闈者得同化應聲天人之位有化科遷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化應聲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萬石使者奏子於天寶帝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化應聲天也　第七天名梵寶天一名波羅尼那拔致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梵寶天萬始先生所治梵寶天去第八天五百二十萬里其天人壽一劫如世間六千年天中有四天高上帝王常以月二十一日二十四日二十七日遣監天真使者徧行天下有精心苦行勤修上道齋戒誦經不犯天科名書帝闈者得同梵寶天人之位有化科遷禁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

入室誦梵寶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監真使者奏子於高上帝王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梵寶天也　第八天名梵摩迦夷天一名梵衆天天上又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梵衆天紫虛帝君所治梵摩迦夷天去第九天六百八十萬里其天人壽二劫如世間一萬餘歲天中有四大明真王常以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遣羽仙使者徧行天下有精心苦行修齋誦經不犯科禁名係青宮者得同梵摩迦夷天人之位有行恐犯科遷戒為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梵摩迦夷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羽仙使者奏子於太明真王刊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梵摩迦夷天也　第九天名波梨答惒天一名大梵天去下五百億二十萬里其天別置三天之號皆隸於大梵天也太真王治於波梨答惒天其天人壽三劫如世間二萬五百年天中有四帝王常以月一日十五日三十日遣領仙使者徧行天下有修齋戒整束法服誦經精思不犯天科名書帝籙者得同波梨答惒天人之位有行恐犯科為四司所糺考屬左右三官至其日當清齋入室誦波梨答惒天太霄琅書瓊文一徧則領仙使者奏子於四帝記名於東華宮九年得乘太霄瓊輪上昇波梨答惒天也此九天是結氣之精衆真帝皇所治其

天別置三天三天者皆是九天之別號合三十六天也宮室官司悉有次叙其外有諸梵天名皆以九天文幹悉係屬於九天王也九天又各有一天王非常王之號皆處九天之上修行上道求仙度世宜知天王諱字知者九天列名玄以紫氣覆蔭其身神兵衛己令得九天祕書位同九天之仙得者賓盜妄宣三人死入九幽地獄考掠萬劫不原慎之　第一鬱單無量天王姓混諱芻芻衣九色無縫自然斑文之裘頭戴耀精日圓治天無映玄臺紫戶之內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　第二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姓禊諱䆊芻衣九色自成雲文之裘頭戴耀精月光治天王國朱林七寶瓊臺左右侍真玉女七萬人　第三須延天王姓滓諱寢霸羅衣九色三法雲文之裘頭戴天元寶明治天王京靈都宮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　第四寂然天王姓泮諱霹靂衣七色龍文通光之裘頭戴陰精夜光治天朱宮瓊臺之上左右侍真玉女六萬人　第五不驕樂天王姓艇諱霞霍霧衣九色飛霜雲文斑裘頭戴青華歲星玄精治天無映丹房九層玉臺左右侍真玉女七萬人　第六化應聲天王姓糈諱嶽巍衣九色流光耀雲錦裘頭戴白光太白玉精治天瓊林上宮朱映之房左右侍真玉女六萬人　第七梵寶天王姓精諱䨴雲霏衣九色流雲飛晨之衣頭戴

流丹絳寶熒星玄精治天南上七映之宮左右侍真玉女八萬人　第八梵摩迦夷天王姓玄諱㝠澂衣九色無縫飛雲之裘頭戴玄晨辰星流精治天九玄鳳城紫瓊玉臺左右侍真玉女五萬人　第九波梨答惒天王姓王諱靈濔衣九色無縫玄雲寶裘頭戴無極流黃鎮星飛精治天成層玉京大有妙宮九曲之房左右侍真玉女九萬人九天九王萬氣之本宗衆帝之祖先乃九氣之精源以天地未凝三晨未明結自然而生於空洞之內溟涬之中歷九萬劫而分氣各治置立九天日月星辰於是而明萬氣流演結成道真元始上皇高上玉虛並生始天之中三十九帝二十四真逆有宮闕次序之官上皇寶經皆結自然之章以行長生之道不死之方符章玉訣皆起於九天之王傳於世代之真至三五改運九靈應期後聖九玄道君推校本元以歷九萬億九千累劫上皇典格多不相參道君以中皇元年九月一日於玉天瓊房金闕上宮命東華青宮尊俯仰之格録校古文改定撰集靈篇集為寶經三百卷以付上相青童君使傳後學玉名合真之人凡學求仙不知道之所出寶訣所生從闕而學無有祖宗真不為降道亦不行諸欲求仙當尊九天之根傳其本元道無不備仙無不成也但九天王祕諱藏於九天之上大有之宮不傳於下世有玄名帝

圖金字上清雅運過會得知九天王名即建玉童十二人玉女九人侍衛兆身休糾清齋九十日或九日齋上金九兩紫紋九十尺以誓九天之信師然後而盟傳不得輕泄生靈考延七祖長充鬼役負石運山身沒三官為不得仙

鬱單無量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一太霄空洞氣結氣成雲當我王捉神匠有化若無形無形中有真（有真無中）生妙算玄虛上肅肅元始精法景朗妙覺玄運來相征列宿羅玉宇飛霞耀綠瓊煥落三晨曜流光鬱紫清攜衿玉景靈解想戲鳳城廻霄登九嶺以啟不窮齡誰能同此遊可求尋余名余名甚易知安在求華庭自可起玄都稍微思帝靈業去雲外念尋一守貴尊披誦大霄章三關自當明玄降排徊鬱虛運飛霞擲九天離玄運妙想安兩形

上上禪善無量壽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二靈運啓空洞金真秀瓊胎法景大寂庭玄化自相推歷劫淪九冥與真與幽期三晨吉元始運通自來綏匡響明度上流精耀玉扶頹晌無中有混合仙嬰元父寧與母精逍遙戲鳳臺落景遊雲香衢妙誰能知合慶綠羅門解襟紫霄崖若欲相尋案精研瑯高辯廻轉瓊文章天王自當知洞存帝一尋以為求仙基絕念棄外想常使心神爽積戢致真降鬱然煥羽儀拔度七祖根戚同登雲階玉章映高靈瓊文難尋思二妙以相和各稱本不齊寸欲戲九玄但誦太霄詩萬劫在俄頃勿憂天應遷

梵監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三澄清無毫纖結氣成紫暉丹霄映監天羅布廻南廻三晨明列宿七轉朗太微靈風迅奇香玉籟聲何悲神鳳翔瓊林群仙振羽衣天王衆運征捷御總萬機靈輪振空洞遨朗九天扉攜捉霄中賓解衿入瓊輝散爛扶晨氣璀璨煥玉階陵梵映朱日千景翼靈輝飄飄元化內玉筆正排徊公子命虎符總攝萬神歸拔滅七祖根魏皆仙飛瑯書慶雲庭瓊文洞虛微精研道日鮮倏劫靈不衰萬化隨運遷乃知妙者希

寂然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四宴景大寂鄉廻風迅瓊輪丹霄翼綠與神公轉帝尊翳騎九玄化離離閑想門排徊金羅上齋歌慶靈雲三唱朗玄覺五廻道乃分金房煥崖義派精何紛紛左顧見無英右盼觀白元履昌度黃籙太一捉命根為我記仙籍拔我度命文清唱運天真靜思理百關帝一鎮靈宮法服飛青裙相與冥何計合會九天端有日君無期望華正四圓生感業餘念道從玄中傳靈感各有運至學故多全

不驕樂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五空中生紫煙鬱勃翳華宮流明順運廻丹霄映綠房翼觸虛中景耀靈煥十方萬帝由真運真若九天王體結自然秀含氣捉虛宮理化正四維號為衆帝宗落景乘八煙總綰輪空洞朝遊兩臺館夕憩

扶桑公攝玄圖籙拔度育華童桃康定命籍明切保劫劫流盻無塵勝為化隨運通飛步誦太霄幽尋元始將積思感至寂以致登玄慧宿基流餘慶七祖返南宮五苦非所履結友在太空靈嶽非常宅飛雲是我龍結攜九嶺真偶景以成雙何為坐寶織淒娑待命窮

化應聲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六高靈秀空洞凝氣結朱煙握節廻九霄飄飄天帝真瓊臺耀嚴阿紫鳳鬱玉觴靈歌逸幽宮蕭條雲上人攜契七映房金羅煥中田天王正有九飛仙有億千洞陽鬱靈標為兆度命年丹華朗朱日流芳觀此者仰歡月中翠九源降液津永保不終劫內外洞虛鮮積思感太空洞得無極淵形與混合同遊宴冥能旋

梵寶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七三晨朗幽夜流霞耀金日丹房煥崖義靈香饒瓊室公子合慶靈復昌攜帝一三元混合宮微言甚幽密兆欲度命養靜思勿雜匹寂若雖云無真從空中逸慶加靡不周七玄自家拔積福有重基宿根感消滅瓊文有妙憲斯籥慎忘夫存念至靈護道降同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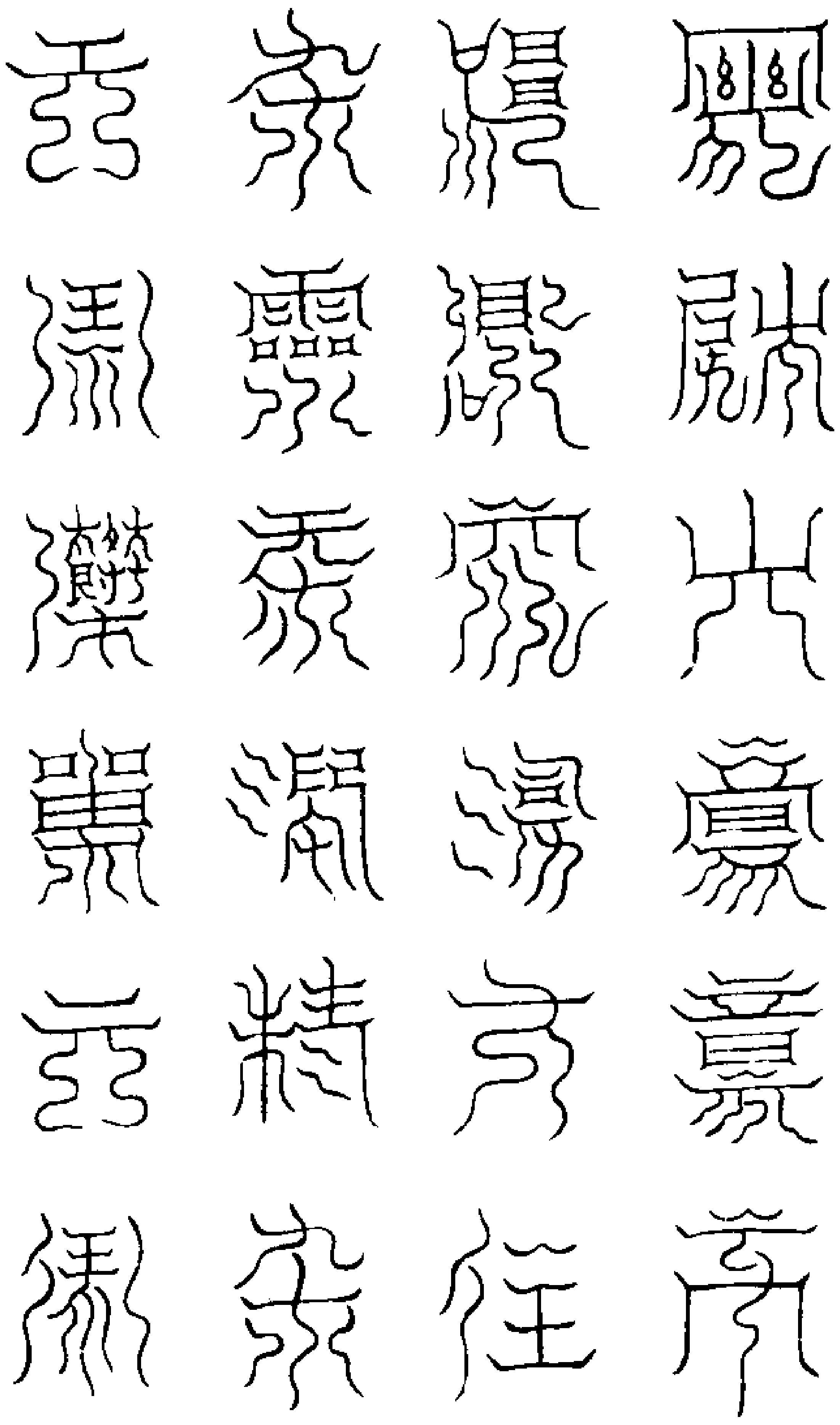
梵摩迦夷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八九玄洞元氣紫素凌玉霄靈秀煥金門神融茂瓊條落紫虛館慶雲隨化消淵響叩靈機法鼓振太幽宴景玄晨關流廻薄靈飈匡響九天外運駕以逍遙排徊紫霞峰谷治玉皇朝萬劫不識頃倏歘二象交虛尻無稽運去來順運冥大化不改度三晨洞靈標瑯書慶神室瓊文理清謐合秀自玄捉反谷非華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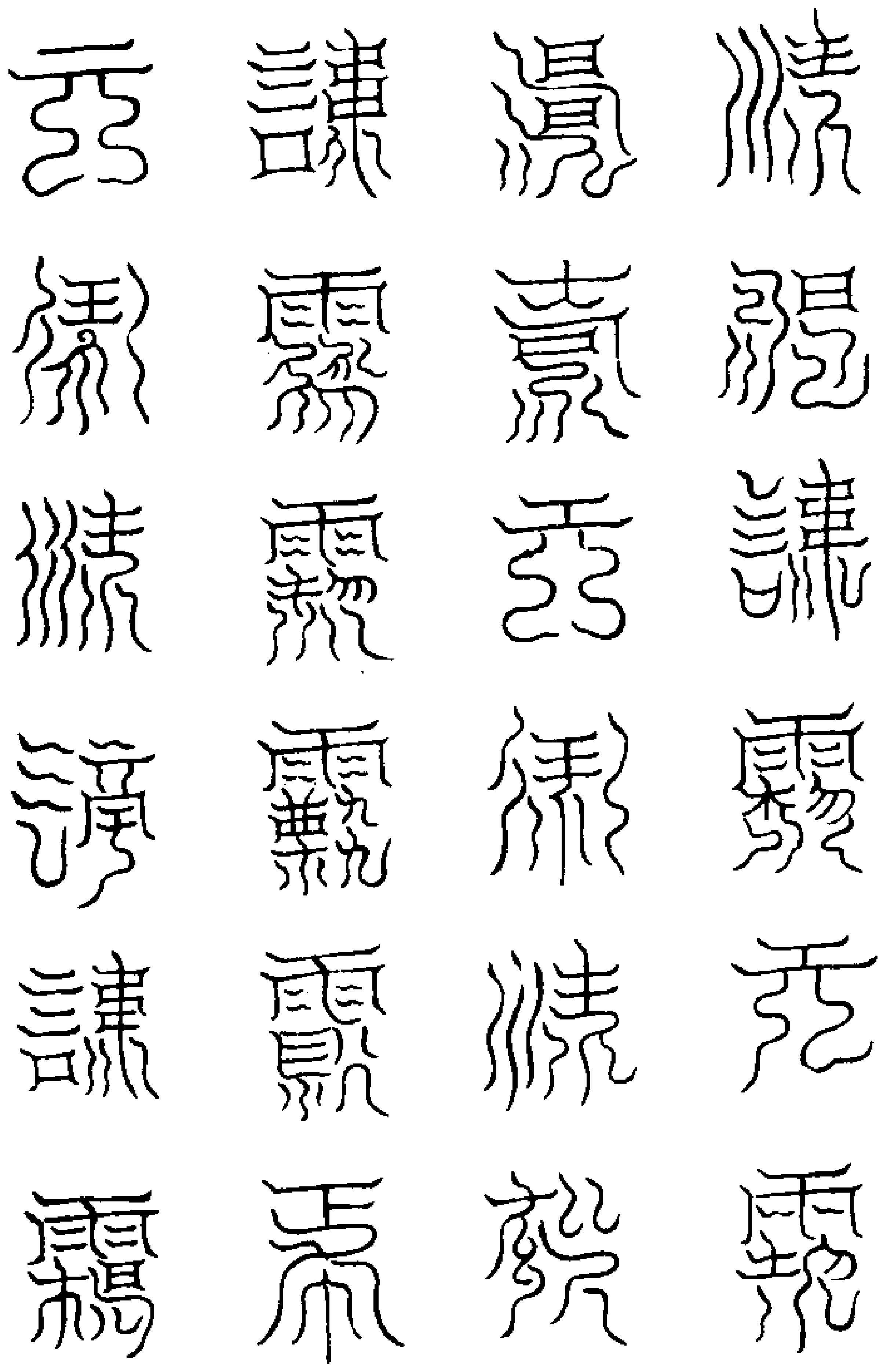
波黎荅惒天王太霄瑯書瓊文第九玄氣結九霄紫虛朗太陽飛瓊凌華芒流精凝玉精天真乘運廻薄雲茂玄梁賓會自相感丹霄映輕行幽期高晨府攜契朝玉京靈化沖漢裏峩峩冥運彰流芬翳朱日廻風迅奇香煥爛金門上瓊臺吐玉英蘭芝盈玄谷仰唱六胃昌神逸感寂宮幽思微洞鄉執契太霄館歸真瓊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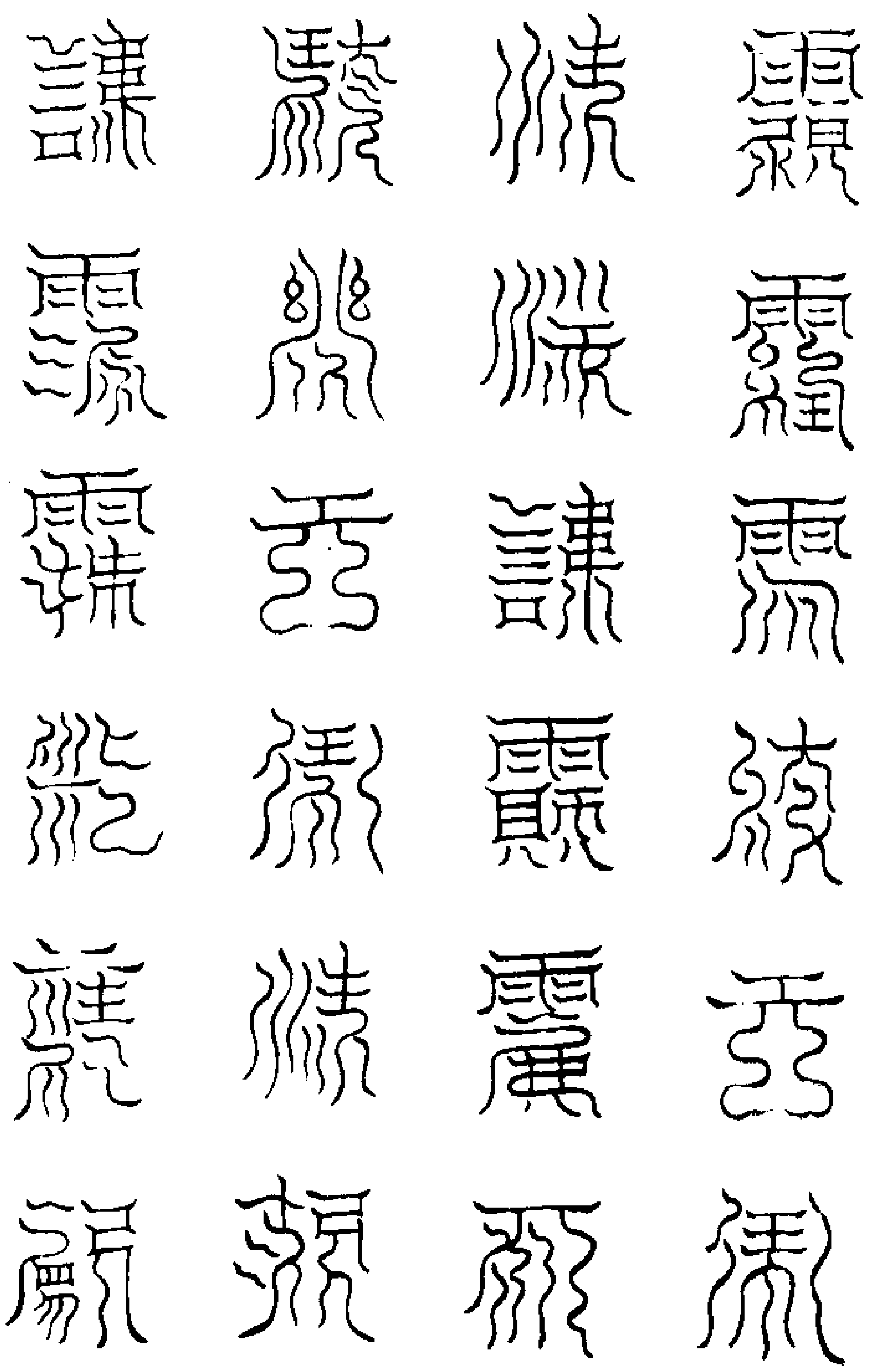
太霄瑯書瓊文帝章皆以九玄微辭九天王於空洞之中元始之先玄歌理命遊慶霄庭音句虛微玄中而生神真寶訣故著靈篇得行此道位同九天微思至誠存神念真靈瑞吉感自然登晨凡修此道當以本命八節之日沐浴清齋正中入室東向叩齒九通仰存九天之上九色飛靈流光下映翳鬱室堂微呼九天王諱存念真神使誦太霄瑯書瓊文之章九篇一遍以慶霄庭神歡寂室靈感九玄如法九年魁來飛景宴鬱紫晨也若以九天遊宴下降察行為仙玄會之日如上清齋各以其時誦詠一遍則九天記名右別太真九年無虧魁得上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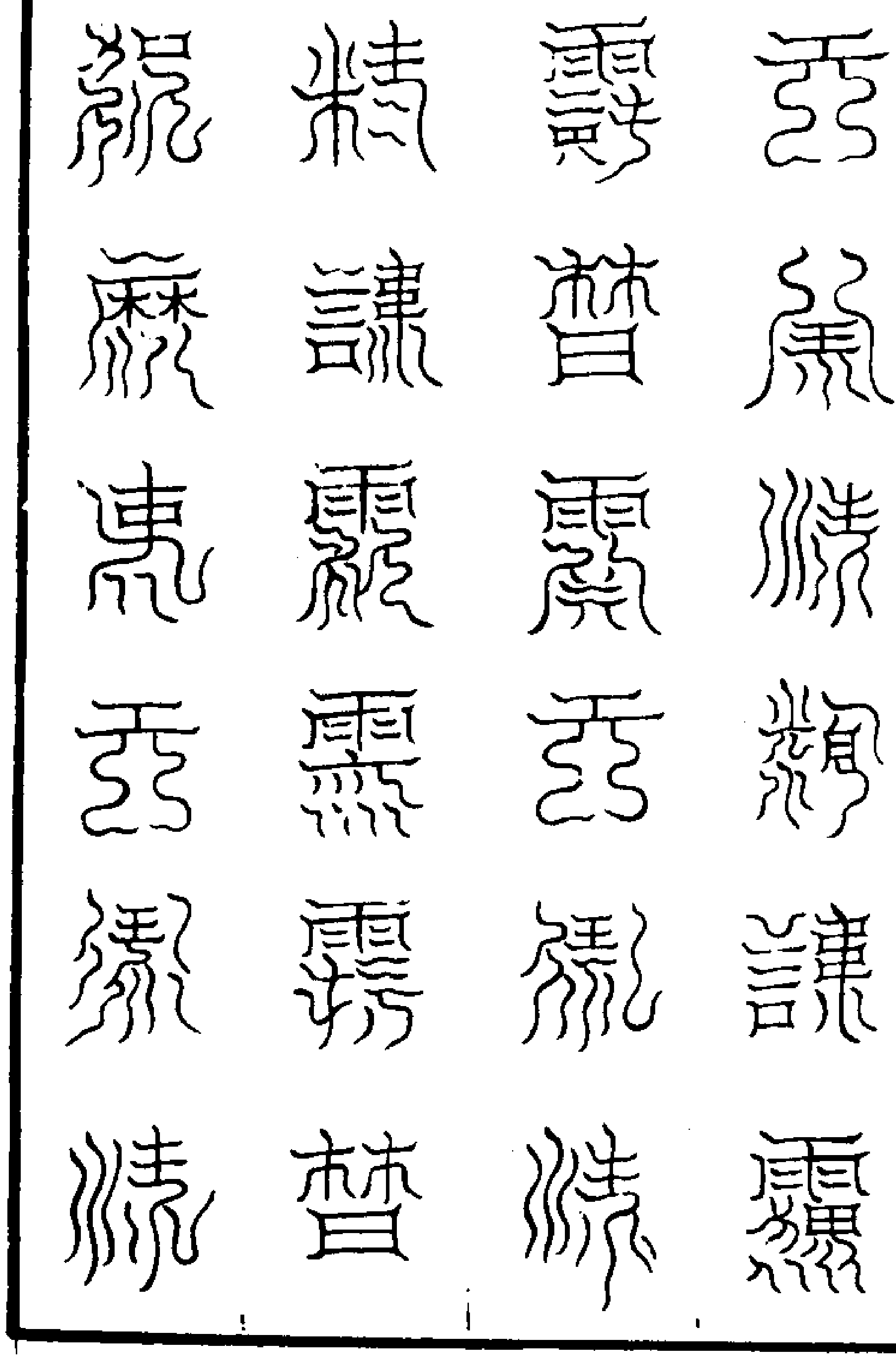
帝章皆九天元精所生九天帝王隱書寶名符章玉訣悉表其中有佩此文九天同真為靈稽首群仙衛迎威制天魔出入無方乘雲駕虛遊宴太空此文微妙萬帝之宗有明此訣即為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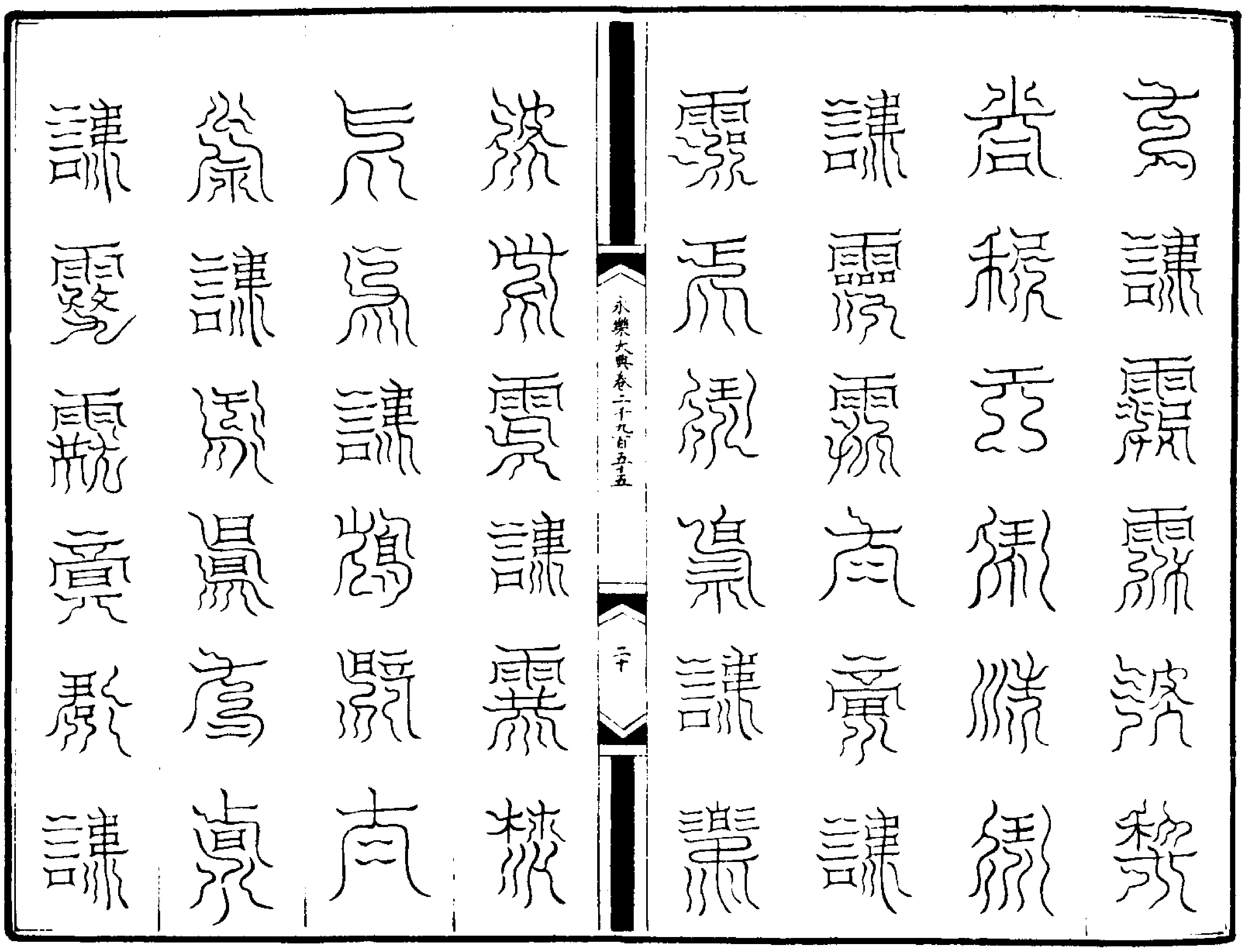
王、有泄輕傳。死沒九泉。殃逮七祖、同填河源萬劫之掠、宜慎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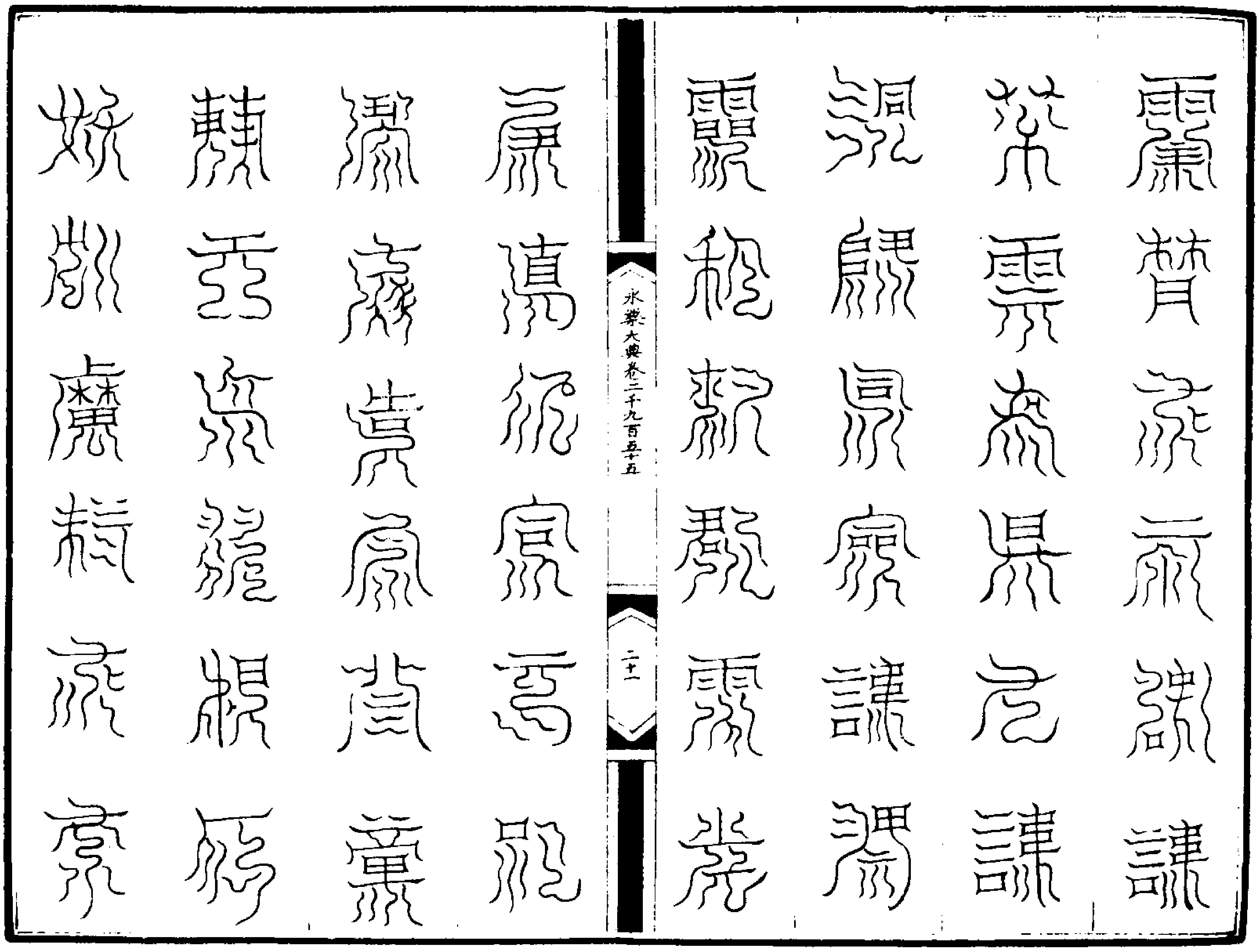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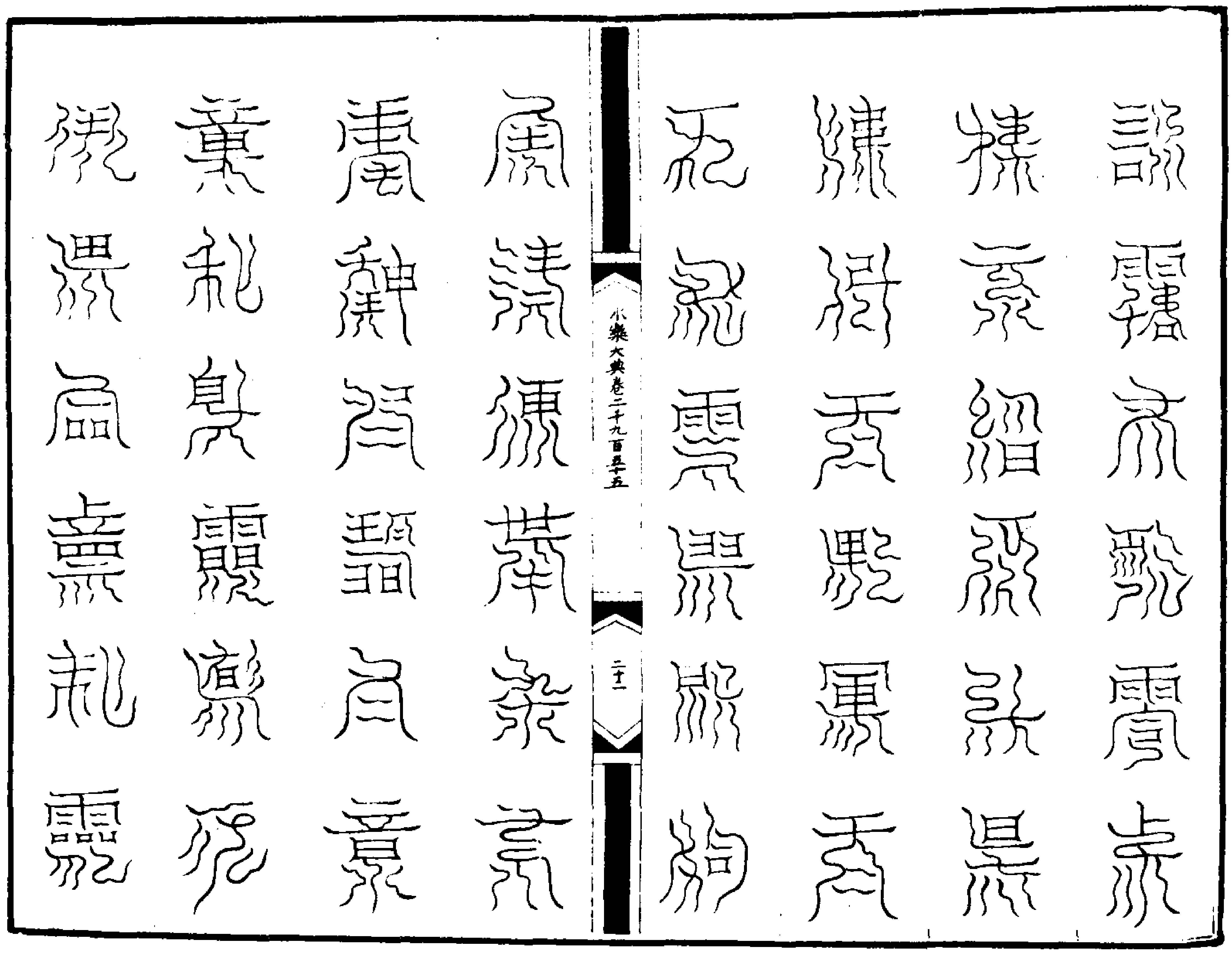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五十五

二十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五十五

二十一



右變文帝章二百四十音皆九天之元精萬真之名當刻書棗心之木矣之於絕巖清泉之札捷於飛雕之中北向上誓九天秉受九天之章弟子執上金九兩紫紋九十尺向南而伏師讀瓊文而投弟子也若未得刻書印文亦可以雌（黄）青碧上盟而投之然後可徐徐更刻文登山盟於九天也君刻書瓊文於棗心之上不得懸印章向於四方以玉函盛之於別室正向於上朝夕燒香禮拜九天之王也兆欲召東嶽仙官關吉凶之兆通靈致真之法當以甲乙之日以帝章向東讀之一過則仙官立到與真共言召南嶽當以丙丁之日如上法則南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召西嶽當以庚辛之日如上法則西嶽仙官立到與真共言召北嶽當以壬癸之日如上法則北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召中嶽當以戊己之日如上法則中嶽仙官立到與真通言凡召五嶽之法皆向正方叩齒三十六通便讀帝章也精心齋戒神無不降若髓穫蒞織未洞玄冥便閉眼精思無不見神自當定幽察冥知吉凶之兆九年與真同形出空入無遊宴玉晨兆修行道備有真人下降雲輿紫蓋來迎兆身兆當以帝章之印印兩腋及兩手以立成羽翮運兆同昇也若於五嶽隱靜之處修行誦詠有異物假託真形降兆之處當以帝章之印向之則真偽立見若是真人仙官兆當稽首來迎隨意陳請処衍要言若是魔精即復本形也兆當叩齒三十六通讀帝章一過覈即滅景絶形於兆前如此之法推合心口相應慎勿示人示人泄真其道不行兆暮卧獨處當以帝章置於心上即有太霄真仙來衛兆形景應參想與真共言不出九年得面封真人凡受帝章之印不得妄泄見人見三人道去施用不行凡修此道慎勿經履淹穢觸忤真神犯之九天拷掠兆之身若有玄闕帝簡綠字紫書金骨玉髓名書青宮九天王自當遣四極真人下授兆身瓊文帝章也若有宿緣遭遇明師皆玄挺運會應得此文充成上仙皆當齋金繒之信請師清齋奉受修行若無信盟天不啓靈真不降格爲不成仙師傳輕泄拷及七祖長充鬼官明慎玄科慎勿妄宣凡傳太霄琅書瓊文帝章當於高山空寂之間施飛雕之中於北面香餅棗菓之物置之盛以別盤以經置於飛羅之上師北向叩齒三十六通奏上清九靈元真玄始上官金仙玉女太一靈神監真司五帝衆真今有某嶽先生（王甲）紫結胞宿命挺仙齋金繒之信求受靈文九天真諱瓊文帝章天科告慎誓齊盟真願造神光玄映下臣有泄之日歸身河源七祖謝罪不敢又仙舉以經章手執付弟子也訖以餅菓埋於玄嶽之中不得他用此九天王之祕與太真之妙訣修學之士而無此天科徒勞於空山無感於寂庭勤尚篤志思念九玄天王甑悦遣王童玉女侍衛兆身九年之内剋來飛輿上昇九天

和神國

（雲仙雜記李深之系子傳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皆二男二女鄰里爲婚姻地產大匏匏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出絲綿可以爲衣）

青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南安縣地屬犍爲郡西魏恭帝於此置青衣縣屬眉州之青神郡後周置青神縣并置青神郡隋開皇初郡罷屬嘉州三年罷郡以縣居郡治屬眉州爲唐置刺眉州縣仍屬焉武德中移屬眉州宋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嘉定州圖經志狄縣寶瑞亭碑云縣邑有青衣王祠南史齊始興王蕭鑑爲益州刺史於州園得古墓有石槨銘云蠶叢氏之墓歷世封嗣爲王蠶叢氏服青衣教民蠶事縣之得名由此唐宋並立皆因之舊置縣於南街之南今置於清風關故址　國朝復置縣治屬嘉定州太平寰宇記漢南安縣地屬犍爲郡南六十里舊五鄉今四鄉縣臨青衣江西魏分置青神縣本治思蒙水口唐武德八年移於今里所屬眉州郡國志云漢武帝使唐蒙從西南夷即路始於此邑也其山川風俗人物土產古蹟並具眉州下）

神氏

（元和姓纂神氏風俗通神農氏之後漢有騎都尉神曜琅耶姓苑云今琅琊有神氏）

黃神氏

（羅泌路史黃神氏或曰黃係黃頭大腰出天參政又云黃神氏三百四十歲徂神次之號曰黃神是中曆紀據道家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云三始之道大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氣則爲元明名曰太陽又爲元陽子升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氣居太素是爲一氣天數者赤氣也初變爲黃名曰中和中和爲老子乃化神君居曰黃神入於胃因以之爲人故曰人之素氣於天始則二氣也天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於白氣白者水精石之太陰爲太和者此爲三氣精亦體中之事而歸藏言者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爲黃帝矣抑又非此）

但神氏

（羅泌路史人皇氏後但神氏次之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政五百歲五葉千五百歲）

伏神

（藥名詳見苓字茯苓下）唐柳宗元集辯伏神文（并序）余病痞且悸（痞卅都切腹內結病悸其季切心動也云痞即地金三音）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爲宜明日買諸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欺子而獲售子之懵也而反尤乃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慨然憂（戍口巡切）推是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辯焉申以詞云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閟結宣（散音宣）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訢合兮（濡云訢虛斤切喜也禮記云天地訢合注云噴日音一音欣）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榮衛蹇極伏盈積塊兮（又公會切）（虛候病瘠根在左胃下大如覆盃）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滌灌烹煮兮專恃罔忒反增予疾兮昏憒潰塞（潰胡對切）（切內古對）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醫徵滓以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蹲存尊切蹲鴟芋魁）虖身猥大兮善積污墨受氣頑昏兮陰僻歆危（歆五奇切亦作敧）累積星紀兮以老爲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蝝蚳（蝝余專切蝗子蚳音遲又直基切蟻子）不幸充腹兮唯痼之宜野夫快賞兮（快又義切音莫根）假是以欺劉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澤而夷脆（夷宗切）誤而爲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過兮後慎觀之嗚呼物固多僞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而爲詞兮願寤來者

清神香

（山居備用木香半兩生切暴洋擇香　白檀　白芷各一兩右爲細末用大丁香二箇搥碎水一盞煎汁浮萍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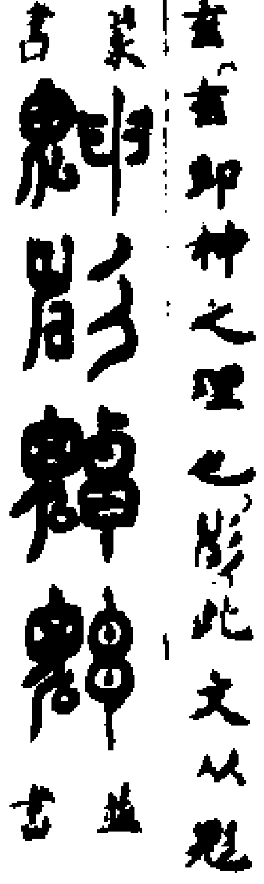
搗擇洗淨去鬚研碎絞汁同丁香汁和勻搜拌諸香候勻入臼杵數百下爲度捻作餅子陰乾

旦

（洪武正韻而真切禮記文於旦明莊子有神宅而無情死又與晨同又翰韻）

增䰠

（而真切許慎說文䰠神也从鬼申聲食鄰切顧野王玉篇始人切山神也陸法言廣韻升人切山海經青要山䰠也徐鍇通釋按山海經有䰠武羅示中反宋重修廣韻失人切丁度集韻神名司馬光類篇又乘人切又擇行均龍龕手鑑又古文神字楊桓六書統審費䰠寅中主造化陽氣也从鬼从申陽中也陰屈也𩲡䰠此二文从晝即神之理也形此文从鬼省字滌傳爲士鄰切）

（篆書）（並六書統）

[illegible]

（而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神神辨遺篇五音類聚[illegible]音神）

[illegible]

（而真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神）

⿰豸登（丙具切韓道昭 五音類聚音神。）

⿰鬲元（丙具切韓道昭 五音類聚音神）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陳晉卿
圈點監生臣祝廷名
臣曹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　九眞

人

貴人

沿革南史后妃傳序。貴人。今漢光武所置。宋孝武孝建三年。進貴人比三司。宋書泰始二年。又省貴人。置貴姬。北史魏后妃傳序。太武稍增左右昭儀及貴人　隋開皇年間。文獻皇后崩後。始置貴人三員。事物紀原漢光武置貴人爲三夫人。歷代不常有。國朝眞宗復置貴人也

事實東觀漢記光烈陰皇后上即位。立爲貴人。上以后性賢仁。宜母天下。欲授以尊位。后輙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績後漢書光武郭皇后聖通。世祖至眞定。納聖通有寵。世祖即位。以爲貴人　孝明賈貴人。南陽人。明德馬后之姨女。孝章皇帝之母也。初選入後宮爲貴人。生章帝。馬后無子。帝既生而馬后母養之。明帝謂馬后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也。但患養之不勤。愛之不至耳。若能愛如己子。則孝敬亦如親生矣。於是馬后待章帝過於所生。章帝感養育之恩。遂專名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家不蒙舅氏之寵後漢書賈貴人。南陽人。建武末選入太子宮。中元二年生肅宗。而顯宗以爲貴人。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貴人不登極位。賈氏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乃策書加貴人王赤綬（續漢書曰諸侯王赤綬也）安車一駟。永巷宮人二百（永巷宮、署名也。後改爲掖庭。永巷宮人即宮婢也）御府雜帛二萬匹。大司農黃金千斤。錢二千萬。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　梁貴人。褒親愍侯梁竦之女也。少失母。爲伯母舞陰長公主所養。年十六。亦以建初二年與中姊俱選入掖庭爲貴人。四年生和帝。竇皇后養爲己子。欲專名外家而忌梁氏。八年乃作飛書以陷竦。竦坐誅。貴人姊妹以憂卒。九年后崩。未及葬。而梁貴人姊嫕上書陳貴人枉歿之狀。太尉張酺。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上奏。依光武黜呂太后故事。貶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百官多上言者。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按前世上官太后亦無降黜。其勿復議。帝以貴人酷歿。斂葬禮闕。乃改殯於承光宮。上尊謚曰恭懷皇后（謚法曰執事尊上曰恭。慈仁短折曰懷）追服喪制。百官縞素。與姊太貴人俱葬西陵。儀比敬園　宋貴人。皇太子慶之母也。竇皇后既無子。疾忌之。數間於帝。漸致疏嫌。因誣宋貴人挾邪媚道。遂自殺。廢慶爲清河王。語在慶傳東觀漢記章帝宋貴人時竇皇后內

寵方盛。以貴人名族節操高妙。心內害之。欲爲萬世長計。陰設方略譖毀貴人。由是母子見疏。數月誣奏貴人使婢爲蠱道祝詛。七年遂被譖懸卒

孝和陰皇后聰慧敏達。有才能。善史書。永元二年。選入掖庭爲貴人。託以先后近屬。故有寵　申貴人生孝穆皇帝。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生桓帝。帝既立。追謚趙夫人爲穆皇后。匽夫人爲博園貴人。和平元年。桓帝詔曰。博園匽貴人履高明之懿德。資淑美之嘉會。與天合靈。篤生朕躬。欲報之德。詩所感歎。今以貴人爲孝崇皇后通鑑綱目漢安帝建光元年。尊嫡母耿姬爲甘陵太貴人東漢書順烈梁后永建三年。與姑俱入掖庭。時年十三。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　桓思竇后延熹八年。選入掖庭爲貴人。其冬立爲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以聖等九女皆爲貴人東觀漢記孝桓帝鄧后。字猛女。父香早死。猛母宣改嫁爲掖庭民梁紀妻。紀者。襄城君縣壽之男也。壽引進令入掖庭。得寵爲貴人。故冒姓爲梁氏通鑑綱目漢桓帝延熹二年。立貴人鄧氏爲皇后。追廢梁后爲貴人　漢靈帝建寧元年閏月。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魏志文帝納甄后於鄴。有寵。生明帝。郭后李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言王隱晉書武帝臨軒拜諸葛婉爲夫人。李璋爲貴人晉書孝武帝紀帝溺於酒色。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潛怒。向夕帝暴崩後魏書文成馮后生有神光之異。高祖踐極。以選爲貴人　文成元皇后李氏。梁國蒙縣人也。頓丘王峻妹。后之生也。有異於常。父方叔常言此女當大貴。及長。姿質美麗。永昌王仁得后。後遇事誅。后與其家人送平城宮。高祖登白樓望見之。謂左右曰。此婦人佳乎。仍下臺。后得幸於齋庫中。遂有娠。守庫者亦私書壁記之。別驗問皆相符同。生顯祖。拜貴人宋會要載貴人眞宗順容也。定武軍節度使興之女。入宮爲貴人。慶曆四年九月。贈順容

諸園貴人

東漢會要諸園貴人（安紀注云。謂宮人無子守園陵者也）明帝崩。諸貴人當徙居南宮。馬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綬。加安車駟馬。白越三千端。雜帛二千匹。黃金十斤（馬后紀）和帝葬。後宮人並歸園。太后賜周馮貴人策曰。朕與貴人託配後庭。共歡等列。十有餘年。不獲福祐。先帝早棄天下。孤心煢煢。靡所瞻仰。夙夜永懷。感愴發中。今當以舊典分歸外園。慘結增歎。燕燕之詩。曷能諭焉。其賜貴

人王青蓋車。采飾輅驂馬各一駟。黄金三十斤。雜帛三千匹。白越四千端。又賜馮貴人王赤綬。以未有步搖環珮。加賜各一具（此鄧太后紀）殤帝延平元年。竇太后諸園貴人。其宮人有宗室同族。若羸老不任使者。令園監實覈上名。太后自御北宮增喜觀閲問之。恣其去留。即日免遣者五六百人（皇后紀）

才人

沿革　漢書。冀奉傳。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各以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續後漢書。曹叡傳。青龍三年三月。大起洛陽宮。於別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魏晉其秩石擬百官之數）宋書。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世祖又置中才人以爲散位。資治通鑑注。才人。宋齊之時以爲散職。梁於九嬪之下置五職三職。才人位列三職。比駙馬都尉。南史后妃傳序。齊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才人比駙馬都尉。後魏書高祖置女職。中才人視五品。北史后妃傳序。齊武成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　隋煬帝時。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爲世婦。唐會要。舊制。才人九人。正五品。龍朔二年。置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咸亨二年。復舊。新唐書百官志。才人七人。正四品。掌敘燕寢。理絲枲。以獻歲功

事實　東漢書。和帝數失皇子。鄧氏憂繼嗣不廣。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魏志。明帝遊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明日帝見毛后曰。昨遊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晉中興書。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清惠貞正。有淑姿。選入後宮爲才人。王隱晉書。世祖遣才人謝玖給事惠帝。因是有娠。臨娶賈妃。迎玖西宮。遂生愍懷。　太康七年。出後宮才人妓女已下百七十人歸家。晉書。懷帝王太后諱媛姬。初以武帝升中才人。早卒。懷帝即位。追尊曰皇太后也。太平御覽。崔鴻三十國春秋。後趙錄曰。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許人。早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見而悅之。因請於勒。勒引見。號曰才人。以賜虎。性恭惠柔婉。寵幸亞於鄭后也。隋書禮儀志。美人才人服鞠衣。首飾花六鈿。并二博鬢。銀印珪鈕。文從其職。青綬八十首。長一丈六尺。綵纈纖成獸爪鞶囊。佩水蒼玉。新唐書。太宗徐賢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爲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爲才人。　高宗則天武后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武士彠女美。召爲才人。方十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資治通鑑。唐高宗永徽五年。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酉陽雜俎。莫才人寧王常獵於鄠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鏁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言姓莫氏。叔伯莊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嚬。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慕犖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鏁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人怪日出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大哥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舊唐書。順宗莊憲王皇后傳。后幼以良家子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時。代宗以才人賜之。時年十三。　敬宗郭貴妃傳。長慶末。妃以姿貌選入太子宮。敬宗即位爲才人。　武宗賢妃王氏傳。妃性機悟。開成末。頴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唐語林。武宗王才人有寵。帝身長大。才人亦類。帝每從禽作樂。才人必從。常令才人與帝同裝束。苑中射獵。帝與才人南北走馬。左右有奏事者。往往誤奏於才人前。帝以爲樂。帝好道術。召天下方士。殆盡。五年秋。王才人謂宣徽使曰。聖人日日對藥爐服神丹。言我取不死。今身上覺差事。道士稱換骨。皆如此。某獨爲憂也。宣徽使固求變見狀。才人忍淚不敢語。外人雖未知帝得疾。但訝稀畋獵也。明年正月。不御紫宸殿。不開延英門。向旨日中外始公言帝病。頃刻無才人見。即起益酸痛。飲食益辛苦。一日帝熟顧才人曰。吾氣息奄微。情慮杳杳。將不久矣。顧以別汝。對曰。陛下春秋鼎盛。又嘗服不死藥。聖壽必無疆。何忽出不祥語。帝曰。吾於汝豈同外庭臣耶。懸用作形迹意。脫不如汝所對。而千秋萬歲。何以報我。才人欲慟。恐驚帝。乃曰。帝若忽厭四海。妾當同日死。帝哽咽閉目不喘息者少頃。忽曰。誠如汝言。當何爲。曰。妾止於縊。帝引手取巾授才人曰。以此以此。帝遂向壁不語。後數日帝疾亟。才人久侍帝歸寢。濃粧綵服如常日。乃盡取服翫散與內家。持帝所授巾至前。見帝已崩。自縊而絕。宣宗即位。贈貴妃。命與端陵同日時掩其壙在端陵柏城內西南。又有名才人隨靈駕行。慢城內每夕望端陵焚錢帛衣物。風吹火燔所止。宋會要。孫才人。左金吾衛大將軍守斌之女。太平興國二年七月入宮。三年爲才人。　高才人。太平興國二年三月入宮。三年三月爲才人。　朱才人。淳化二年七月。自御侍爲縣君。四年十一月爲才人。　沈才人。真宗故相倫之孫。光祿少卿繼宗之女。大中祥符二年四

月爲才人　陳才人明道二年十二月自御侍追贈才人　苗才人景祐五年三月自御侍仁壽郡君爲才人　朱才人初封沛國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爲才人　張才人初封平昌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爲才人　張才人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爲才人　宋才人熙寧二年十一月爲才人六年四月進婕妤　張才人神宗初爲御侍熙寧二年四月封仁壽縣君三年正月進才人　馮才人初封治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爲才人元符二年六月進婕妤　郭才人初封淮陽郡君元符三年正月爲才人　劉才人初爲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晉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　夏才人初爲典闈建中靖國元年封安定郡君政和三年六月進才人　喬才人大觀三年七月封永嘉郡君四年四月進才人生顯福公主　李才人政和四年二月封才人　王才人政和四年六月封才人　韓才人紹興十三年六月九日詔宮正韓氏進封才人　吳才人紹興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詔新興郡夫人吳氏進封才人建炎朝野雜記武才人光宗從宮人初封同安郡夫人紹興五年春進封止郡封無品秩凡宮中之制夫人已上始稱房院唐元稹長慶集鄭氏封才人制　勑古者天子設六宮以詔內理是以關雎樂得淑女憂在進賢將聽鷄鳴之詩豈惟魚貫之序鄭氏山東令族海內良家每師班女之文嘗慕樊姬之德桃姿媲耀蘭佇馨香爰用擇才冀無傷善勉當選進之重無忘和平之心可才人宋夏文莊公集李氏可才人　勑某謙祇率禮端懿傳芳自恪奉於宸闈寔存更於歲籥久播柔嘉之譽宜推敘奬之恩俾陞嬪侍之榮用勸肅恭之德欽茲寵渥更勵夙宵可　蘇魏公集仁壽郡君張氏可才人　勑嬪婦之列蓋掌帥於宮庭才美之名寔優隆於位號載嘉內治之助特厚言綸之頒某氏體閑淑之令姿秉肅雍之懿範自參承於御叙嘗進躐於恩封而謹職中闈顧德言之並茂增華近序介祥祉以尤殊宜加印綬之榮用光圖史之鑒惟靜專所以安寵數惟婉約所以副褒章服我訓辭無忘欽率可張廣東窻集宮正韓氏封才人　勑坤儀正則天下治位冠六宮婦職修則家道齊禮嚴諸御爰卜吉日肇登長秋眷時柔良實勤贊輔宜頒褒綍以示異恩具官某氏婉孌凝姿齋莊秉則若玉在璞中蘊粹溫之珍如蘭有香靜懷服媚之德早膺遴選擢在邇聯屬茲盛典之行賴爾小心之助是用躐陞華級密侍中宸崇秩視於列卿令名參於碩媛往祇渙渥毋怠欽承　翟忠惠先生集宮人劉氏除才人　奉聖旨係明達皇后養女　朕恭懷內助悼嬪德之遺言追厚飾終正椒極之殊典推廣餘澤褒崇近親以爾某氏鞠育自初柔儀允輯見聞是似懿範猶存其升令名起爾世婦之列用食舊德慰我懷人之思　宮人王氏除才人　朕嘉風人關雎之義始於見微乃慎嬪列貫魚之序尊以德進具官某氏升聞女德之茂冑自名族之華勞謙用光率履不越往莅婦職命滋益恭載稽令名俾升世婦之選增重顯秩以稱象服之宜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平昌郡君韋氏可才人　勑朕顧諟明命以承天休莞寢吉祥在予妃輔褒崇之數茲惟典常邇形奏章務恩鞠女察其謙德特有嘉從具某氏志慮柔明性資和適言容兼穆禮法交修叢膺眷知肇啟湯沐服寵加懋稱譽日聞宜陞五品之封俾爲六宮之勸往安祉福茂對邦榮可高定子薇垣類藁新安郡夫人邢氏進封才人制　朕載飾婦官聿脩陰教眷時碩媛已開弓韣之祥眷我寵章申錫絲綸之美慶弄具舉茂渥有蕃具封某氏懿範溫恭芳姿柔惠其儀不忒雍雍珺嫷之規厥德孔嘉疊璽藏圖之戒受帝歆之殊眷應禖祝之精祠用進登女御之班以昭示壺彝之懿惟天生德既膺震夙之符與國匹休永遑穆皇之慶范師道集上仁宗論女御以御寶白制除才人狀　臣聞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聰明睿哲之主然後能之近以宮人數多出之此盛德事也然而事有繫風化治亂之大而未經留意者臣敢爲陛下言之竊聞諸閤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制並爲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高古有定員唐制止七人而已祖宗朝宮閣給侍不過二三百人居五品之列者無幾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外人不能詳知止謂陛下於寵幸太過恩澤不節爾夫婦人女子與小人之性同寵幸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樂府詩集梁庾肩吾未央才人歌　從來守未央轉欲訝春芳朝風凌日色夜月奪燈光相逢儻游豫暫爲卷衣裳唐張祜詩孟才人歎一首并序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懇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絕及上崩將徙其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櫬及至乃舉嗟夫人以誠死上以誠明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於禁伶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爲之目大中三年遇高於

由拳哀詰於余即為興歎詩曰 偶因歌態詠嬌顰 傳唱宮中十二春 卻為一聲何滿子 下泉須弔舊才人（一云偶因清唱奏歌頻選入宮中十二春絶後一聲何滿子九泉須弔孟才人）

美人

沿革 漢書漢興因秦之稱號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之號焉至武帝各有爵位美人視二千石 又王莽傳莽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美人二十七視大夫 東漢書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備内職焉光武中興置美人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 魏志漢制内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美人暨太和中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美人視二千石 宋書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三夫人其餘有美人爵視千石太宗以美人為散使 齊書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龍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美人為散職 後魏書高祖改定内官美人視三品 北史后妃傳序隋煬帝時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 唐會要舊制美人九人正四品龍朔二年置承門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咸亨二年復舊 新唐書百官志美人四人掌率女官脩祭祀賓客之事 宋會要皇后之下有美人

事實 漢書萬石君奮其父趙人也姓石氏趙亡徙居温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徙其家長安中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女也呂太后欲為重親以公主女配帝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佯為有娠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 孝成趙皇后弟絕幸為昭儀謂成帝紿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許美人兒從何生許氏竟當復立耶令許美人有子竟負若約謂何帝曰約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無憂也 虞美人者以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也娣故尉）生女舞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沖帝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熹平四年小黄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况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 王美人趙國人也

祖父苞五帝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能書會計（會計謂總會其數而算）以良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美人有娠（左傳曰巳妾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為娠音之刃反一音身）畏何皇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協后遂酖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協號曰董侯帝愍協早失母又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後帝求母王美人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以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三歲之慼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見靈思何皇后紀）王子年拾遺記魏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酇鄉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疊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針功雖處於深帷之内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針神也 續後漢書孫和何姬傳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安在曰賊已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刻木作美人恒置坐側 錦繡萬花谷齊東昏侯有美人潘妃名玉奴東昏鑿金為蓮花

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步步生蓮花。南史王茂傳云。齊亡。王茂請妻之玉奴。守節而死。故東坡詩云。月地雲階謾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唐會要王珪傳。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新唐書宣宗元昭鼂皇后傳。后少入邸。最見寵答。及宣宗即位。以爲美人　懿宗淑妃郭氏傳。妃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立太子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惴。妃護侍左右。慰安起居。終得無恙。及即位。以妃爲美人　崔胤傳。天復後。宦官尤屈事。崔胤事無不咨。每議政禁中。至繼以燭。請盡誅中官。以宮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共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從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滋欲得其謀。乃求知書美人宗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露。宦者或相泣無憀不自安。劫幸之謀固矣。宋會要　吳美人。太宗右屯衛將軍廷保之女。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入宮。五年爲美人　臧美人。江南李煜宮人。煜卒。入宮中。太平興國八年九月。自御侍爲縣君。端拱二年四月爲美人　曹美人。樞密院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贈魯王彬之女。大中祥符中爲美人　陳美人。初事藩邸爲司衣。至道二年卒於東宮。葬沙臺寺。咸平三年十月改葬貴安院。追號美人　徐美人。大中祥符元年。自蘭陵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時被疾。帝以其在禁中。及其未亟。進封滕國夫人。尋卒。明道二年十二月贈才人。慶曆四年贈美人　方美人。初封新安郡君。天禧二年九月爲美人　王美人。初封金城郡君。天禧二年九月進爲美人　俞美人。仁宗景祐五年三月。自御侍延安郡君。爲才人。九月進美人　尚美人。仁宗嘉祐四年六月。自御侍安定郡君爲美人。朝野遺事。仁宗後宮余尚二美人爭寵相詈。上聞親往和解之。忿恚至觸玉體。上不懌。歸卧寢閤。命皇后治之。后慈聖光獻也。再三懇請。且曰。二人者。體御至尊。他日思之。勿歸咎于妾。上意不回。后命左璫監兌於廣福禁院。以賜死聞。上笑而起。終身不問豫章王云九朝紀事本末　美人尚氏楊氏爭寵　明道二年十二月。美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尚氏嘗於上前出不遜語。侵皇后。郭氏后不勝忿。起批其頰

誤查上頸。后以是坐廢。景祐元年四月丁酉。殿中侍御史龐籍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爲杖內侍。切責美人。詔有司自今宮人傳命。毋得輒受。庚子。美人尚氏父繼斌爲右侍禁。從父繼因繼能並爲右班殿直（按實録明道元年五月乙未。以後宮尚氏父延福爲國子助教。今尚氏父又名繼斌。不知何故。本傳亦云繼斌。無所謂延福者。豈延福別一尚氏父邪。當考）八月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爲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曩者母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口入內。今悉遣還其家。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郭后既廢。尚氏美人益有寵。每夕侍上寢。上體爲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爲言。上未能去。入內都。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言之不已。上不勝其煩。乃頷之。文應即命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宮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降是詔。初蔡齊力爭削遺誥中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呂夷簡歎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爲此哉。上方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者爾。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太后排遣之。或謂夷簡意實在此。然議者以爲人主既壯。而母后聽政。自非國家令典。雖或能整齊宮中。而垂簾之後。外戚用事。亦何所不至。齊之力爭。不爲失也（逐二美人。據記聞。呂夷簡諭蔡齊。據龍川別志）甲戌。降六宅使從演爲六宅副使。東八作副使。從湜爲內殿承制。仍絕朝謁。毋莒國夫人和氏坐不能訓導。自今毋得入內。右侍禁尚繼斌。左班殿直尚繼恩。繼能並除名。從演嘗以婢遺尚美人。從湜受美人所寄金。又爲訪求其母。故皆責之。丙子。編管繼斌於鄧州。繼恩湖州。繼能滁州。從湜從演皆德芳孫也。逾年。乃復從湜從演官。仍許朝謁。壬午。降皇城使英州刺史王懷節爲左驍騎上將軍。坐令弟懷德婦持貨私遺尚美人。求管軍。上以其父繼忠嘗陷契丹。不欲重貶之。戊申。詔入內內侍省。以所估尚氏等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給軍費。十月癸酉。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妙。居安和院。皇祐二年七月丁亥。贈美人尚氏爲充儀。是月美人楊氏爲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至是復位號　又慶曆八年閏正月辛酉夕。崇政殿親從官爲變。他日上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即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翰林學士張方平見陳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瞿然從方平言而罷（張氏此時未有貴

（妃長誌又附傳皆云貴妃誤也）三槐王氏雜錄仁宗一日召致仕晁迥對延和殿上問洪範兩賜之數迥對曰比年災變仍發此天所以左右王者願陛下脩飾五事以當天心庶幾轉禍為福上感悟出所幸嬖尚美人等又籍其位金帛二十餘萬賜三司贍軍費宋會要熙寧九年十一月詔貴國大長公主養母仁宗後宮延安郡君張氏可特進美人　連美人初封馮翊郡君元豐二年二月贈美人　林美人初為御侍元豐五年八月封永嘉郡君六年十月為美人　武美人初為御侍元豐五年八月進才人八年四月進美人　勾美人初封仁壽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　鮑美人初封永嘉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　楊美人初封原武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　張美人初封安定郡君元豐八年四月為才人元符三年正月進美人　錢美人初封廣平郡君元豐八年四月進美人出居瑤華宮入道賜名格非元符元年十月卒建中靖國元年正月追復美人　朱美人初封南陽郡君元祐七年三月卒贈美人　王美人初封壽昌郡君建中靖國元年十月進美人　張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文安郡君三年十一月進美人　王美人崇寧三年九月封平昌郡君四年

閏二月進才人三月進美人　慕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魏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安定郡君大觀元年五月進才人二年二月進美人　王美人大觀元年閏十月封平昌郡君二年正月進才人二月進美人　高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封信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政和二年十月卒贈美人　胡美人初為御侍崇寧元年正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韓美人初為御侍元符二年閏九月封仁壽郡君十一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二月進美人　朱美人崇寧三年九月封永嘉郡君大觀二年二月進才人五年八月進美人　楊美人崇寧元年二月封永嘉郡君三年九月進才人大觀二年三月進美人　陳美人大觀元年五月封仁壽郡君八月進才人三年二月進美人　崔美人初為御侍大觀三年正月封平昌郡君十月進才人四年十一月進美人　韓美人政和二年五月封壽昌郡君十月進美人　劉美人宣和二年五月封美人　馮美人紹興十六年五月詔興籍馮氏進封美人朝野雜記紹興中又有馮美人韓吳二才人皆寵幸後皆廢吳氏名玉奴中宮近屬也三十二年夏復故封淳熙末又有李王二才人俱明艷高宗愛之及上賓憲聖每見之常感愴　孝宗聞特許

自使蓋非嘗制云宋鄒道鄉先生集才人鄭氏特封美人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二帝三王之來未有家齊而天下不治者也朕率是道以臨萬邦厥有衆陛必先內德其氏祇事左右秉心肅恭動能畏於箴規居弗形於私謁慶襲後宮之盛肇開元女之祥懿範聿昭淑聲益茂宜遷美號以示隆恩惟克謹於初終乃永綏於福祿愈其思稱助我化風許應龍東潤集閻氏封美人制　雖第以朝方正小君之位王言如綍復加渙號之榮宜春郡夫人閻氏夙夜在公柔嘉維則躬全四德既有婉而有愉序列九嬪每必敬而必戒肆封沐邑曹不踰時載嘉款事之勤申錫美名之寵其祇新渥益懋芳猷歐陽公集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匹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

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頗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君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匹綾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御人

（經子法語國語御人婦人西漢書王莽傳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御人八十一視元士）

和人

（西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

嬪人

西漢書王莽傳莽進所徵天下淑女備和嬪美御嬪人九視卿上官后傳內與父諸嬪人侍御皆亂師古曰嬪人謂妻也侍御則兼婢矣

良人

西漢會要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刀人

北史后妃傳序隋煬帝時有承刀人皆趋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

令人

詩凱風篇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注令善也 拜風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官自左散騎常侍權六曹尚書御史中丞開封府尹六曹侍郎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等閣直學士宣奉正奉正議通奉通議大夫左右驍衛以下諸衛上將軍殿前都指揮使承宣使太中大夫觀察使入內侍省內侍省都知帶遙郡團練使以上致和殿中大司晟太中大夫以上其母妻並封令人 孫逢吉集明堂恩恭人李氏封令人 敕朕誦二南之詩至於流荇采蘩相與共祭自天子達皆內助也故詩人誦之仲尼定為篇首其意深矣具官某妻具位某氏以稱夫子為吾從班肆予初禋執事有恪以朕之獲助於長秋則爾亦可以膺修內職之賞矣晉封美號庸示寵光雖曰舊章實應經誼可 張紫微先生集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故母施氏可特贈令人 敕嗣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之心哉具官某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有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徽猷閣待制云云曾統故妻張氏可特贈令人 敕朕穆卜季秋大稱禋禮發明號擁神休以與海內同函蒙之福顧吾甘泉之舊夙資內助之勤可無追榮以慰幽穸具官某故妻某氏行不越於閫彝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逢其良極勤勞於室家每同甘苦殆良人之道顯已隔存亡用霈恩章增其稱謂納書以襚尚克歆承可 徽猷閣待制董斧故妻李氏可贈令人 敕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欲致其哀榮貴賤一也嗣澤之行顧可忘襃貴之典哉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令柔凝姿婉嫕操行甚美夙有宜家之稱賦命不融中乖偕老之約增寵號名之美以為閨閫之光尚其有知歆承嘉命可 徽猷閣待制云云程瑀妻沈氏可特封令人 敕朕惟侍從之臣入則鑿論思之益出則寄藩宣之重顧其德義之美繫有內饋之助焉可無襃崇以風德化具官

某妻某氏柔仁端靖孝愛慈祥為女而教不煩為婦而家以人四德兼備宜膺令名矧茲嗣澤之行可無賁飾之典欽承榮命無忘相成可 試中書舍人王鈇故母云云余氏可特封太令人 敕朕侑合宮謂其撥亂而先帝錫福群下故將自葉以流根惟予侍臣既褒禰廟謝其壽母可後蹤恩具官某母某氏如山如河有容潤之德其華其實蕪室家之宜為婦而恭為妻而義恪修祭祀輯睦閨門躬勤瘁於早年享光榮之後福以子而貴顯膺名稱之崇俾壽而昌佇啓脂澤之奉欽予明命益介爾祺可 故妻云云余氏可特贈令人 敕承天地之福蒙祖宗之休不敢專饗而獨美既以推之天下偏於群物矣徒欲德施之廣寧有存沒之間具官某故妻某氏幼服訓戒以自約飭及事君子率禮無違雖秉德甚賢當膺服飾之盛而賦命勿永不及光榮之日宜頒恤典增寵號名尚服明恩以綏厚夜可 妻云云余氏可特封令人 敕朕廣大建祀並侑祖宗承神至甚罔弗祇若克綽厥福均被邇遐既先侍從之臣亦逮室家之盛具官某妻某氏凝姿婉約秉德柔嘉如桃夭之宜室家躬采蘋以承祭祀穆然閨則足稱婦師靜女其姝宜戴彤管之盛君子偕老允膺稱謂之隆佇聞湯沐之封以耀笄珈之德欽承恩命祚嗣其昌可 權尚書禮部侍郎鄭剛中故母臧氏可特贈令人 敕婦有三從之義服飾則繫其夫國家廣教孝之風品秩或視其子爵者大事蔑考均蘉萬官宜霈湛恩用褒泉壤具官某母某氏少有賢行嬪於德門奉事良人則甘乎牛衣之貧逮撫幼孤則戮於織屨自給雖隱約之備至終操行之不移卒成其兒以儒自顯千鍾不洎雖深風木之悲四德無虧終被恤章之報尚其精識永亢而宗可 妻云云石氏可特封令人 敕朕篤報本之誠既承神於勝饗廣敷錫之義遂浸福於黎元顧吾侍從腹心之臣賁有室家左右之助可無褒寵以逮其私具官某妻某氏秉德幽閒凝姿婉孌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賁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象服是宜方膺於來寵君子偕老無怠於相成可 宋洪文安公集左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凌哲所生母安人唐氏贈令人制 朕以犧牲珪幣對越天地而推其福於中外為人子者畢得光榮其親所以廣孝治也其氏慈祥莊靜克循彝規餘慶所鍾是生賢息簪筆持橐致位顯融蔚茲沛恩可忘郵典魂兮不昧服此令名 龍圖閣待制王剛中母某氏贈令人制 朕惟人子之於親其顯揚之孝未嘗一日忘也故因郊霈覃及諸臣之女矧吾侍從者哉其氏懿恭淑慎來嬪德門積善蘊仁蔚為婦式流澤蕃衍在

其後人是生名臣朕我全蜀屬時元祀優錫令名尚或有知來歆異數　權尚書吏部侍郎周綰前妻恭人李氏贈令人制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古之誼也今吾左右之臣服在禁路而其配不與焉則追榮之典所不可後某氏言容功德夙蹈箴規主饋宜家婦道克著賦命之嗇不偕顯融屬此均釐惟昇矜爾其祇渙爵以從姑於九原　妻恭人李氏封令人制　朕既克修元祀哀致純嘏敷錫於下以均四海之懽則予法從之臣可無褒律以貴其室家我某氏夙有容儀來歸吉士珩璵之規毋戮蘋蘩之事惟勤逭兹慶成錫以恩渥勉循柔順服此令名　權尚書禮部侍郎孫道夫妻安人侯氏贈令人制　朕恭即國南肅飈神燎蕃蘊所被冲漠弗遺矧惟禁路之良可後妣宮之貴某氏夙有馴行來歸德門遵圖史以克勤睦宗姻而無間是生哲嗣作我名臣屬兹禋典之成申以慈書之渥靈其不昧尚克享之　妻安人趙氏封令人制　朕蕆事崇丘告虔有昊荷天儀之昭荅沛雲旋以流行春言法從之賢宜被閨門之寵某氏甚德而度參和爲仁共蘋蘩蕰藻之羞閑織紝組紃之事傳中郎之業多讀父書侍太史之祠今從夫貴兹誕敷於恩綍亟申錫於褒章祇服令名益恒柔履　給事中楊椿妻安人宋氏贈令人制　朕廣孝以治天下故因郊霈覃及

諸臣之母矧吾左右從官者哉某氏淑慎提身沖和宅志柔儀全於四德慈訓見於三遷若時禁聯乃爾哲嗣肅雍顯相逮禋典之消成聖善令人盼泥書而甚寵魂兮不昧饗習其承　妻安人孫氏贈令人制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古之誼也今吾侍從近臣光耀休寵而其配弗與焉則追褒之典所不可後某氏柔嘉宅志靚靜飭躬克兼四德之賢動謹七篇之戒慨舜華之早謝不及偕榮想蘋采之流芳豈無遺恨兹緣嚴祀加賁慈章其祇服於令名以增輝於幽穸　權尚書刑部侍郎楊揆妻宜人陳氏封令人制　警戒相成之道婦人所以相其君子也今吾侍從近臣夙夜匪懈亦質有內助焉方元祀消成神祇饗荅其可無褒優之澤哉某氏馴行懿德作配名家動容周旋躬有法度閨內之治人皆曰賢婦爵從夫高下視等益隆柔履服此令名李璧鴈湖集　不擅所生母贈令人制　子則已出而女君在焉子雖貴生既不敢匹重於嫡矣儻沒又不致號稱以表之則無乃缺孝子之望乎朕所以郊而澤及於人之先者以此爾服畢歆煩鞠有令器並帥衛府陰教所就嗟爾去世年不逮養肆因均胙申錫閒章推存知亡寧不爽懌至及命數祇而子官爾如慶長追寵未艾　不擅故妻贈令人制　朕有大事于郊廟而敷惠下逮煇翟矧吾公族内朝之臣

膳禮所厚苟可隱邺爾私者豈頋使之有遺爾履度輯柔上下雍睦雖降命不淑莫偕君子以終老而值國多慶猶依夫爵而加贈綺章詔襃致副于幽存沒併榮尚懷恩體洪适盤洲集　權洮州趙令結妻包氏封令人制　爾夫身留異域而王師薄于城下爾能率軍民望風歸義忠壯如是安史所無宜錫令名以關脂澤使妾男子知所媿焉

淑人

（宋官制舊典政和初詔命婦視夫諸閣學士以上封淑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三品祖母母妻各封贈淑人）宋洪文安公集　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泉州辛次膺母太碩人王氏封太淑人制　朕以聖母膺八帙之慶故推隆施以幸天下凡有籍于朝者舉得顯揚其親矧吾侍從之老哉某氏發以令儀嬪于華族經之以恭儉緯之以慈祥生此英髦有聲盛世屬時異渥寵進嘉稱豈特伸朝廷之恩所以慰閨門之孝　吳挺妻宜人李氏封淑人制　朕褒表群臣禮既異數故婦人制爵有不繫其夫而貴者以爾靜專柔嫕嬪我世臣萬里于行勤於內助朕既戲挺以橫班之峻可無恩渥以爲爾寵進升淑號賁亟小君往茂承之益隆懿範張廣東窓集　右通直郎監登聞皷院吳獬母彭氏特封

淑人　勑昔爾父以清忠直節稱重一特士國願出其門而爾夫又以文學議論位至從班爾爲命婦舊矣不因子而貴也今爾子獬仕於王朝請以一官易淑人之號以加汝式格令所在朕豈得而私哉然於人子顯親之義式略格令而從之蓋以廣孝也爾其以所聞於父夫者詔其子使知所以事君則爾於榮名將有繼焉　皇后姑吳氏姨單氏並封恭人姊吳氏二人妹吳氏二人並封淑人　勑具官某氏等禮隆宮掖澤被私門爾以懿親宜同其慶峻頒封號用侈國恩陳止齋集　中書舍人樓鑰母太碩人汪氏遇慶典恩特封太淑人　勑朕觀魯詩誦僖公之有道及其壽母於以知吾卿大夫之賢其母氏不可以無報禮也具官某母具位汪氏克相君子爲名大夫是生賢嗣世濟其美以綸之議論風操邁魯侯遠甚則爾母視魯夫人賢何如也爵雖從其夫而善祥集於晚年報行於子而令譽聞於斯世逮兹邦慶洊錫贊書抑與魯人請命于周而後作頌者異矣尚服寵光以

綏壽祉可

恭人

（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官自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殿前副都指揮使左右諫議大夫權六曹侍郎樞密都承）

貢保和殿侍制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待制太常宗正卿祕書監中大夫七寺卿中奉中散大夫防禦團練使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入內內侍省副都押班帶遙郡團練使以上政和大司樂殿中少監中散大夫以上其母妻並封恭人經世大典正從六品母妻並封恭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四品母妻各封贈恭人宋洪文安公集左宣教郎試起居舍人張孝祥母孺人時氏封恭人制（張孝祥劄子母時氏以視父官方封孺人欲望特賜敷奏許依孝祥官秩引用今來恩詔加封奉聖旨特依所乞）朕以聖母膺無疆之壽故推慶施以章天下凡有籍於朝者舉得以寵綏其父母矧吾左右之臣於親獨不然哉爾粹質柔規光于閨內維時令子實代予言屬此胙恩可忘錫類越封三級雖限彝章益懋溫恭以祇嘉號張廣東蹇集中亮大夫康州防禦使程俊母邵氏特封恭人制　勑朕展采神祇均釐臣庶惟事君既盡其節則渙寵斯及其親具官母某氏禮法奉身柔嘉作則積善之慶有息而賢比乘隅於封陲蓋備嘗於險阻豈其忠義之感遂致母子如初屬熙事之告成宜湛恩之下逮申錫懿號增賁私庭服我寵榮益綏壽祉汪藻浮溪集宣和皇后姪女母吳氏封恭人制　朕感穎谷封人之言於母黨之親未嘗不致意也以爾常事外家實生息女宜加封號以示異恩尚保厥休無忘所自劉後村集周漢國公主府使人葉氏封恭人制　古之稱女婦之賢者必歸功於保姆爾執事貴主左右昔見其衣裼今見其蘇館可以言勞舊矣其錫溫恭之號俾霑優渥之恩可

安人

山堂考索宋制命婦其夫子官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尚書左右司郎中右文殿脩撰國子司業少府將作軍器監都水使者太子少詹事左右諭德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押班樞密承旨副都承旨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書左右司員外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祕閣脩撰開封少尹尚書六曹郎中開封府判官推官直龍圖閣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官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武功至武翼大夫帶遙郡刺史武功至武翼大夫政和辟雍司業知引進司公事朝奉郎以上母妻並封安人百川學海學齋佔畢政和初定命婦八階孺人次以室人後改為安人亦見於大詔令及職源等書亦不載也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六品母妻各封贈安人李壁鴈湖集希悅妻葉氏希閔妻章氏並特封安人制　朕祇見昊穹均頒祭澤矧以宗盟之屬在其閨闈之賢國有彝章宜加再命爾流芳澗藻作配華宗婦內助之勞克相友于之美咨從夫爵進秩一階尚體國恩益隆婦順陳止齋集皇城司李孝友女孺人李氏特封安人　勑具位某氏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附之親夫惟后妃循遜人主循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以猶子實來相禮朕嘉與之用益汝封尚服寵榮以無違我齊家之化可周益公大全集知海州魏勝中箭病篤其妻于氏割股與食遂得安愈特封安人制（十年三月七日）勑某氏昔辟司徒之妻以有禮封于石窌今勝守吾邊壘正辟司徒之職也爾能不愛尺寸之膚愈勝夷傷之疾非特有禮而已表而出之進聯命婦視古列女其庶幾乎可劉後村集僉書樞密院事楊棟乞以特轉一官回贈故姊楊氏贈安人制　士大夫胙恩於父母若王父母若昆弟則有之矣回胙女兄自吾樞臣始爾生猜恭揚之裔娩曲江張之孫賢而不壽宰木已拱而樞臣尚右之感如新豈非疇昔女嬃之戒靈均道韞之勉幼度者不止於怡愉而已有切偲之益焉其加婦爵以昭友恭之誼可　衛後樂先生集宇文虛中女趙怙妻宇文氏贈安人　爾父以忠徇國阨於當路泛羅異域之禍朕固褒表之矣爾夫緣坐尤非其罪憫念百年之久甫還七品之階追畀命封適從夫爵靈兮不昧歆我卹章可

宜人

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官自通侍大夫馬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國子祭酒大常宗正少卿監書侍正宣正履正叶忠中侍中亮大夫太子左右庶子中衛翊衛親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諸州刺史駙馬都尉集英殿脩撰七寺少卿朝議奉議大夫入內內侍省都知武功至武翼大夫帶遙郡團練使宣政使政和典樂朝奉大夫以上其母妻並封宜人經世大典元命婦夫官正從七品者並封贈宜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武正從五品母妻各封贈宜人宋范石湖大全集瓊州山寨首領黃氏可宜人　瓊管守臣言汝以徒婦自將群盜帖息旌以褒律嗣其母封弗懈益慶培殖後福劉後村集宣教郎直祕閣通判臨安府貫番世妻趙氏封宜人制　爾侍曾祖姑兩國燕禁中溫恭齋莊蓋相門之賢婦亦貴家之內則也其錫新封以昭異數可

碩人

敬齋古今黈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維彼碩人實勞我心王指申后為碩人如碩人其頎衣錦絅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為褒姒妖大之人一何所見之偏耶宋官制舊典政和初詔命婦視夫大夫以上封碩人王東牟先生集王喚故妻令

人趙氏贈碩人　勑具官某故妻某氏夢蘭協吉載篚有光以鳲鳩之德而居鵲巢以采蘋之誠而為行潦爰嘉有禮乃命疏封益修中饋之儀助成分閫之略永祇命服勿替訓詞可　張紫微先生集武功大夫解忠故母薛氏可特贈碩人　勑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我具官某故母某氏柔順輯其閨門淑慎脩其婦道有子而貴遂從其秩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故妻（云云）房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廟澤之行豈可忘追貴之典我具官某故妻某氏禀姿柔令賦命不融茲錫賛書俾增稱謂知氣如在尚克能歆可　妻（云云）孟氏可特封碩人　勑朕褒寵之典務極優隆廟澤既行下逮家室具官某妻某氏禀資柔令既逢其良遂階必榮存膺封號益加美稱以示恩光其相爾夫共圖報塞可　保慶軍承宣使（云云）士㚲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其甘苦沒則致其哀榮况吾磐維之親豈無伉儷之念廟澤之施追貴可遺具官某故妻某氏山河之德稱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宜加恩典增美號名精識不渝尚知歆享可　故妻郭氏可特贈碩人　勑（上詞同）具官某故妻郭氏秉德幽閒凝資婉嫕既笄而承父母能盡於女工執饋以

事尊章遂成於婦順其錫賛書之茂俾增稱謂之隆尚其有知歆承褒恤可　故妻鄭氏可特贈碩人　勑（上詞同）行不越於閫彝德足書於圖史早以令善歸于宗支克躬蘋藻以承祭祀宜加恤典以示褒榮增賁嘉名以光廟室惟其知氣尚或能歆可　徽猷閣直學士（云云）向子諲弟右朝散郎子謨故母李氏欲特贈碩人　勑朕惟惠澤之行下逮於臣工追褒之文既加於禰室豈其內助不與湛恩如是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彰婦人從夫之義乎具官某母某氏柔儀婉嫕令德幽閒躬采蘋法度之防致鵲巢積累之盛併襲餘慶以啓後人愍冊之行益隆稱號光塵如在歆我恩榮　洪州觀察使呼延通母（云云）劉氏可特贈太碩人　勑廟澤之行既追褒其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念母之心我具官某母某氏柔德懿行雖不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妻宋氏可特封碩人　勑朝廷褒崇之典下逮室家豈無意乎蓋將責其內饋之助相戒以圖報焉具官某妻某氏禀資柔令歸逢其良遂階光顯存膺封號每加益隆其相爾夫仰酬恩禮可　和州觀察使（云）王勝故母（云）周氏可特贈碩人　勑廟澤之行既追褒於禰室若其內饋或遺則何以慰人子之念我具官某故母某氏柔德懿範雖不

著聞有子而貴遂從其秩亦可知其積累所自矣稱謂甚隆尚能顧享可　繼母（云云）牛氏可特封太碩人　勑升侑合宮錫福群下顧其壽母可後疏恩具官某繼母某氏爲婦而恭爲妻而義爰以子貴顯膺褒榮俾壽而昌益介厥福可　故妻（云云）楊氏可特贈碩人　勑朕惟人臣之於室家生則共享甘苦沒則致其哀榮貴賤一也廟澤之行顧可亡褒貴之典我具官某故妻某氏禀姿柔令賦命不融茲因廟澤俾增稱謂惟其知氣尚克能歆可　故妻張氏可特贈碩人　勑（上詞同）具官某故妻某氏秉德柔嘉凝姿婉約逮良人之通顯既已隔於存亡襚以恩章尚知歆服可　試御史中丞何鑄故母（云）吳氏可特封太碩人　朕肅祗舊典稱秩明禋神靈宴娭祝嘏並告幸大事之獲考豈豐福之敢專顧通籍衆臣咸被揚親之寵矧甘泉法從可稽壽母之褒具官某母某氏生於大家來嬪令族山河象德圖史視身事夫以恭夙有如賓之譽生子而令咸多稱顧之言遂以才賢爲吾執法合宮大享實預侍祠顧駿餕之無譁繫糾繩之是賴用頒書命以慰親慈名稱益隆不愧武昌之號脂澤有奉佇聞石窌之封祗服恩榮益綏祉福　妻（云云）張氏可特封碩人　朕御彤管之詩而歎婦德之賢覽采蘩之什而知保家之助屬者涓成盛禮大賚四方錫福均

釐既以盡褒揚之典自外及內顧可遺家室之私具官某妻某氏舉無違禮柔而正山河象德具容潤之儀禮法無資全鍾郝之懿左右夫子裨益宏多輯寧親連門風載睦用錫號名之美以為閨門之光宜爾家人嗣膺褒寵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云云）張中孚妻寗氏可特封碩人　勑朝廷遇臣之意位高則寵渥人臣事上之禮恩厚則報豐今廟中之澤曲加於中梱恩則厚矣其所以輔相其夫以圖報乎者獨無望於爾乎具官某妻某氏秉資令柔歸於良輿從夫之爵稱號益隆惟使爾夫於所以事國者無愧則爾益榮矣尚勉之哉可　洪文安公集顯謨閣直學士左太中大夫知紹興府王師心母碩人陳氏贈碩人制　累茵列鼎賢哲所以懷親襚印家章帝王所以廣孝某氏提身端淑秉德柔良踐懿躅以肥家積陰功而燕後遺此三遷之教生吾兩禁之英維彼碩人已垂聲於大碁必有餘慶方錫美於高門茲留嚴禋載申前命尚冥幽之不昧或歆享以來歆　兵部侍郎周麟之母孺人楚氏贈碩人制　風木之感賢人所以懷親蓼蕭之恩王者所以廣孝肆裒神貺追賁褒章某氏出自高門來嬪望族柔嘉閑於保訓慈儉著於母儀蘊德居多發祥可必後世有繼方大啓於慶源碩人其頎今遂膺於新命尚惟彷彿服此寵靈　妻孺人胡氏封

碩人制　左右從臣秉德陪朕扔賢配有以輔佐如詩人所歌鵲巢之化小星之惠采蘋之循法度采蘩之奉祭祀以濟登茲則湯沐之封所不可後某氏篤生華閥有彤管之規作合良人著李蘭之行裏言無間中饋是勤迨消吉於豐禋亟申盼於褒綍益懋柔嘉之則以衹碩大之封　權吏部尚書賈允中母令人王氏贈碩人制　風木之感賢人所以懷親蓼蕭之恩王者所以廣孝某氏溫恭惟德淑慎其身事夫於隱約之時遺子皆清白之訓尚書八座雖不洎於重茵細札十行已屢頒於容遂茲緣元祀加貢褒條其承碩大之稱以壯幽冥之觀　妻令人鄧氏贈碩人制　朕迎一陽之休嚴三歲之祀消成熙事覃及庶工眷言侍從之良宜有閨門之責某氏篤生貴閥夙著令儀贊蘋蘩柔潔之羞服珩璜妄佗之度君子偕老光榮杳隔於平生碩人其頎哀厚聊申於大暮芳魂不昧其克知歆李璧鳫湖集皇叔祖奉國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不澌妻令人吳氏封碩人制　勑聖唯饗帝必隆數錫之恩教本宜家當懋褒榮之典矧予尊屬可後徽章某氏躬女士之賢服公宮之教来嬪協兆鳳至早訴於和鳴內助宣勞麟趾迄推於信厚乃眷司宗之老夙登屬從之聯其在小君宜升命秩禮既成於肆祀澤何愛於蹝封碩人衣錦之詩無忘仿法君子副笄

之貴益迓寵光可　張廣東窓集皇后弟妻錢氏封碩人趙氏封恭人　勑某氏等禮隆宮掖澤被私門爾以懿親宜同其慶峻加封號用侈國恩范石湖大全集和義郡夫人蔡氏可封碩人　朕欽時五福延及群生我澤如春罔不漸被篤近樂遠宜有異恩具官令儀靜娭素履芳裕慶鍾淑女克昌其門碩碩嘉名用作爾祉宜其象服以對龍光鄭起潛立齋集皇姊容州觀察使希丞妻令人董氏特贈碩人制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古之誼也矧予屬近行尊顯相禋祀消成錫祺可無褒優之澤以為彝範之光乎其官某妻某氏生有淑質作配高門莫諧富貴之同永慟幽明之隔徽章未艾載加碩人之封懿德如存式表柔嘉之則靈而不昧尚克顧歆許翰襄陵集管軍周寧母贈碩人制　昊天降祉率土蒙仁常輝旁燭於海隅王澤下洞於泉壤某氏恪勤屬節克相其夫寵奬繁榮是維有子紆訓詞於中錫昭祀事而熙成慶幾有知尚克來享可　工部侍郎柳庭俊妻封碩人制　在昔周召實分陝郊正自家人輔成王化眷朕邇聯之室宜多可列之賢乃屬明禋成錫嘉祉某氏不遺于則有相其良與分邦家之光以懋閨門之秀著其碩德比于莊姜永念何脩益稱斯寵可　洪适盤洲集兵部尚書沈介故母莫氏贈碩人制　人子有吹棘之難創鉅痛深頃步不忘哀感惟金革之事起之于服舍則先王許其變禮蓋移孝爲忠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某氏四德兼全六姻所則相其夫猶樂羊之室仁其子得鳲鳩之風茲因邊鄙之虞奪爾鞠養之嗣郊丘有霈少塞沈憂賁徽不遐知有郵冊　又所生母阮氏贈碩人制　漢文帝以黃龍見成紀始下詔議郊祀禮官曰古者天子夏親祀上帝於郊適以四月幸雍祠五畤今朕以邊事展期蓋亦有合於古也某氏其性婉淑其儀莊穆適生令子爲時顯人入從出藩以盡立身之美冬溫夏凊莫酬養志之誠式慰孝思用推慈典母慈如在尚克享之

孺人

禮記曲禮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注）孺之言屬也山堂考索宋制凡命婦其夫子官至直天章閣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正言符寶郎正侍宣正履正叶忠中侍中亮中衛翊衛親衛拱衛左右武郎樞密副承旨尚書六曹員外郎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公事樞密院諸房副承旨直寶文閣開封府司錄參軍事朝請朝散朝奉郎少府將作軍器少監監察御史和安成和成安成全平和保安大夫諸衛將軍著作郎武功至武翼郎政和蔡書引進司公事殿中丞通直郎以上其母妻並封孺人　國朝諸司職掌凡文官正從七品母妻各封贈孺人

宋綦崇禮北海集奉國軍奏忠翊鳴鶴巡檢陳中母郭氏年九十二可特封孺人制　勑具官某母郭氏王者貴老爲其近於親也自兩宮北狩蹇慈顏溫凊之奉朝夕思望不勝陟屺之情而中乃有母壽將百齡就養在官聯如其制朕甚榮之屬以郊恩錫茲嘉號用爲汝寵以介壽祺可洪文安公集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親娘寵氏封孺人制　左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王綸劄子伏覩近降詔書皇太后聖壽八十當與普天同慶應京官選人并使臣父母年八十以上特與官封綸有母同安郡夫人親妹龐氏見年八十三歲本家與夫家皆係仕族欲望許依今來詔書特與封號正月十三日奉聖旨依　朕以聖母膺無疆之壽故推慶澤以寵天下之老爾年未盈九十非詔所從而吾樞臣以從母爲請顧何愛一命不以爲積善之報乎　右迪功郎葉義制母鄒氏年九十歲封太孺人制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古今之通誼也爾蘊仁積善克享耄齡有子在官茲逢大霈錫之初命貴以明綸宜徒爲閭里之光所以賁人倫之孝右迪功郎湯思謙母劉氏封太孺人制　朕以太母膺八秩之慶故推隆施以褒錫類之仁爾善積厥躬耄期是享在官有子屬此曠恩往服徽章益綏壽祺　右奉議郎張堅所生母李氏封孺人制　凡有籍於朝者寵

榮其親得及庶母蓋原人情而爲之節文堅以親在不可以申私恩而願貤妻封以報顧復之德朕方以孝治天下其可無從乎　右文林郎安師道母張氏封太孺人制　朕以聖母膺無疆之壽故推恩霈覃及天下之老爾耄期康寧有子在列何惜一命不以慰其錫類之孝乎張廣東憲集左迪功郎孫朝隱母宋氏年九十一特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尊禮高年敎民爲孝爾爲人母以壽得封錫命惟新用彰風化　保義郎呂定母吳氏年九十二特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推崇孝治賚及期頤爾仕於朝而有壽母肆加封號風示萬方　開州文學李由直母任氏年九十六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爾者宗祀禮成霈澤四海期頤之人亦霑慶賚爾有子宦於仕版錫以封號用昭恩榮　左奉議郎守秘書省著作郎王揚英祖母朱氏特贈孺人　勑國家封贈之典以爵爲差雖吾侍從之臣恩不及於再世而爾孫以妻之封號請貤於汝豈常制哉朕方以孝治天下嘉爾年甫期頤而終及見其孫登科從事亦人間之觧儷者也今揚英爲吾太史風動四方自儒者始朕故略格令以旌汝於汝亦可謂榮矣營魂不昧尚其歆承　右迪功郎馮經母年一百四歲封太孺人　勑具官某母某氏朕惟宗祀禮成故敷霈澤嘉爾百年之老適霑一時之恩肆頒綵綸丕介壽祉　皇后姨張氏封孺人　勑具官某氏禮隆宮掖澤被私門爾以懿親宜同其慶寵加封號用侈國恩李壁鴈湖集忠翊郎徐宗文顯宗封保義郎致仕母潘氏特封孺人制（亦年九十以上）昔四代之政同於尚齒西漢之尉時賜高年帛惟我家尤務貴老爾夫婦生王畿千里之內乃祐陵六世之民自非積善于身安得偕老之福有子服釆適際湛恩何惜一命不以慰其朔陂之樂哉　諸葛氏楊氏封孺人制　朕拜況於郊命有司訪百年者寵秩之所以示貴老之義而教民孝也爾積善隱微齡衍十袠金花紙首用畀恩綸尚訓後人無忘忠敬汪藻浮溪集桂州甘氏年九十可封太孺人制　朕恢崇孝治尊禮高年嘉涵養之遐匪有期頤之壽女爰加封邑以厚人倫庶幾萬里之燮門尚此七廟之遺俗韙忠惠先生集陳澤乞封母郭氏太孺人　勑具官某氏孝治之世相戒以養嘉爾愛子亦有母遺肆從所請爰錫命號祿賓還親可無寵乎范石湖大全集台州仙居縣尉余聞母潘氏饒州浮梁縣主簿謝偁母董氏並可特封孺人　朕歸胙庭闈大霈祭澤凡一命而上親年及耄耋者皆錫封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也往服寵光以躋壽域周益公大全集姚容翟氏進封孺人張氏與封淑人劉氏與封孺人制　勑具

封某氏服初嗣服不邇聲色從宮蓋闕如也永惟婦職有不容廢故擇良家之合法相者登備嬪御之列其選可謂重矣然選重則禮厚禮厚則恩隆於其私親能勿襃乎往服嘉名以光柔度　承信郎陳儁母某氏年九十五歲該紹興三十一年明堂赦封太孺人制　勑某氏爾年且期頤而有子從仕庶幾詩人所謂壽母者肆因祭澤列之命婦告而族黨侈我榮懷可鄭起潛立齋集錢塘縣百歲婦人葉氏特封孺人制　合宮祭澤同宇均釐尊禮高年敢有彝典爾身見四朝克登上壽稟厚養深世所希有式華其老爰錫恩封劉行簡苕溪集陳良能母李氏年九十以上特封太孺人制　勑李氏朕欽時五福敷錫萬方存勞百年被以恩禮爾積行閨壼克享上壽朕心嘉焉錫之命書以華其老抑以爲年高德邵者之勸可致保慈夫人親屬孫女雍氏故男新婦陳氏並封孺人制　勑某氏眷惟保慈之德實佑朕躬奄其云亡中心是悼賜恩之典并及懿親祇服寵休毋忘所自可孫覿鴻慶居士集武功郎焦賁年祖母封太孺人制　郊宮受釐布大慶於天下而施及諸臣之父母爾躬率德善慶鍾厥孫加錫命封蓋非常典益綏壽祉膺此寵榮　張氏陳氏可封孺人制　婦人張氏菁熙事告成慶覃四海貴老尚齒邦法有常眷予六世之遺民時乃百年之故老克膺祇德以裕厥躬肆疏湯沐之封式燕家庭之喜宋陳止齋集名與故妻秦國夫人妹宋氏封孺人制　勑某氏古者時勳賢之勞則及其私人況所尊敬自吾詩皇以見禮之者乎況其君夫人父之同產子若以其貤恩爵爲命婦雖過於惠朕何愛焉可洪适盤洲集周夢若母許氏封孺人制　朕踐祀紫宮推澤遐邇彰嬰仕路者其親九帙則有圭組之榮錫湯沐之邑所以教天下之孝也爾壼範之賢擇鄰有訓厖眉華髮逢此恩榮用增三釜之歡以彰四德之報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三

人　九眞

聖人

孔子家語孔子謂哀公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覩之而不識其神此則聖人也曾子天圓章倮蟲之精曰聖人白虎通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未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為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惟明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顔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疏江臯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陽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天所生也又試禮樂為聖人之道有文質易九五飛龍在天（疏）聖人以龍德居天位（乾卦）元亨利正（疏）是以聖人法乾而行此四德故曰元亨利正　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疏）此亦同類相感應也　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同上）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疏）聖人設教感動人心使變惡從善然後天下和平（咸卦）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注）言得其所常故能長久（疏）聖人應變隨時得其久長之道所以能光宅天下使萬物從化而成也（恒卦）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注）神則無形者也不見聖人使百姓而百姓自服也（疏）不假言語教戒不須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觀化服從聖人用此天之神道以觀設教而天下服矣（觀卦）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疏）刑罰當理故人服也（豫卦）聖人養賢以及萬民（疏）聖人但養賢人使治衆衆皆獲安（頤卦）聖人設卦以觀象（係辭上）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夫易（云云）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注）洗濯萬物之心（疏）萬物有疑則卜之是蕩其疑心行善得吉行惡遇凶是蕩其惡心也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効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並同上）聖人之情見乎辭（注）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疏）辭則言其聖人所用之情（係辭下）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注）夫有用則有所寶有用而弘道者莫大乎位（疏）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　聖人易之以宮室　聖人易之書契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注）聖人乘天地之正故萬物各成其能（疏）聖人因天地所生之性各成其能（並同上）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說卦）離也者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禮記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文王世子）聖人立德（禮器）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同上）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疏）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為紀（疏）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月以為量（疏）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　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並禮運）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疏）聖人參擬於天地以脩治政教也故聖人耐（音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疏）皆感義懷德而歸之聖人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並同上）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樂記）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同上）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大傳）聖人

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參同契）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注謂聖人也孔子閒居）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注誠者天性也疏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同上）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注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並同上）聖人制之以道（鄉飲酒義）聖人之制作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表記）孝經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序）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聖治章）論語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述而）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張）孔子家語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爲至治也（五刑）聖人之化太上以德教而以禮齊之（五帝德）河圖黃帝曰凡人生一日天帝賜筭三萬六千又賜紀二千聖人得三萬六千七百二十凡人得三萬六千一紀主一歲聖人加七百二十大公六韜聖人體天老子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二章）聖人之治虛其心（三章）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五章）及至聖人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聖人後其身而身先（七

章）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二十二章）聖人常善救人故無弃人常善救物故無弃物（二十七章）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二十九章）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三十四章）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無爲而成（四十七章）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四十九章）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聖人直而不肆光而不耀（五十八章）聖人欲不欲學不學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六十四章）聖人無爲故無欲（同上）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七十章）聖人被褐懷玉七十聖人之道爲而不爭（八十一章）左傳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成六年）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注驕亢則憂患生也）（成十六年）曾子天圓篇是故聖人爲天地主爲山河主爲鬼神主爲宗廟主文子聖人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　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尸子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聖人正已而四方治故曰天地之大府關尹子三極篇極者尊聖人也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

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地無不載有貴有賤而地無彼此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聖人之治天下亦然故聖人之道如天聖人之德如地聖人之用如日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知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弗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奇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

聖人假此以示天下明此乃見聖人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萬物所以無我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貴賤貧富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俯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又不同旦旦又去之旦旦興之長之短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者也殊不知聖人鄙襍廁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己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則擒聖人不異衆人時物不能拘耳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如鍾鼓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舟車然如舟車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然所以進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奉天下之智蝍蛆食蛇蛇食龜龜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無非有之弊言　引繇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　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

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渾乎洋乎遊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奕奕然所謂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者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以聖師賢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蹟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蹟而合道賢人趍上而不見下衆人趍下而不見上聖人道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天下之理夫者唱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鱉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憂憂爾胡然戚戚爾惟其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於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子思子懸子問子思曰吾聞同聲者相求同志者相好子之先君夫子見於子產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言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笙竽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懸子曰其然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孟子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放勳曰勞之來之　聖人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矣（離婁上）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萬章上）聖人與我同類者（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同上）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離婁上）聖人之憂民也如此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臯陶為已憂（滕文公上）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

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公孫丑上）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注）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　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盡心上）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盡心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盡心下）我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者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滕文公下）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盡心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公孫丑上）莊子聖人并包天地（應帝王）聖人天下之利器（胠篋）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知北遊）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齊物論）聖人觀於天而不助（在宥）聖人善故靜也萬物不足以撓心（同上）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漁父）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天下篇）聖人以仁義為準繩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秋水）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馬蹄）聖人則以身徇天下（駢拇）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道）堯觀乎華華封人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莊天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音淡）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燿信矣而不期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外篇刻意）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疏）聖人德合二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咸而不處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雜篇徐無鬼）列子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說符）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瑞）聖人無全能　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聖人知所與知所去（同上）管子聖人之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法法）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同上）聖人參于天地（宙合）天地形之聖人成之則與天同極荀子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勸學）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以道觀盡（非相）有聖人之辯者（同上）聖人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儒效）并并兮其有條理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臧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謂一

曰執神而固神固之謂聖人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積善而全美謂之聖人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能慮能固斯聖人矣（禮論）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學為聖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並同上）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性惡）禮義法度者聖人之所生也（同上）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脩身）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不苟）唯聖人為不求知天（天論）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同上）天下者至重也至大也至衆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正論）聖人無兩心（解蔽）聖人之行道也無强也（同上）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樂論）處聖人之勢行聖人之道（儒效）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十二子）工輸不能加於繩墨聖人不能加於禮（法行）韓非子揚權篇若天若地是謂累解（天地高厚不可測者也君制意如天地則上與下書之累可解也）若地若天孰踈孰親（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故無踈無親也）能象天地是謂聖人謹修所事待命於天毋失其要乃為聖人慎子威德篇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聖人雖不憂人危也百姓準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矣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之無已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非敢取之也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國語范蠡曰死生因天地之刑（注死殺也刑法也殺生必因天地四時之法推亡固存是也）天因人（因人善惡而禍福之）聖人因天（天無象聖人則之）人自生之天地形之（形也見其吉凶之象）聖人因而成之（因吉凶以誅賞）史記天官書三光者而聖人統理之　屈平傳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與世推移　商君傳甘龍曰聖人不易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聖人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西漢書刑法志聖人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聖人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　律曆志樂歌詠五常之言應人倫原情性感之以樂莫不同乎一唯聖人能同天下之意故帝舜欲聞之也　禮樂志聖人象天地制禮樂　賈誼傳聖人有金城　董仲舒策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非一日而顯也　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　命者天之令命非聖人不行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　韓安國傳王恢曰聖人因於時　高帝嘗圍於平城反位而無忿怒之言聖人以天下為度

不以己私傷天下之功師古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　司馬遷傳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伍被傳聖人萬舉萬全　翼奉傳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　貢禹傳天生聖人蓋為萬民春秋繁露威德所生篇我雖有所愉而喜必先和其心以求其當然後發慶賞以立其德雖有所忿而怒必先平其心以求其政然後發刑罰以立其威能常若是者謂之天德行天德者謂之聖人　立元神篇天積衆精以自剛聖人積衆賢以自强天序日月星辰以自光聖人序爵祿以自明天所以剛者非一精之力聖人所以強者非一賢之德也故天道務盛其精聖人務衆其賢盛其精而壹其陽衆其賢而壹其心壹其陽然後可以致其神同其心然後可以致其功是以建治之術貴得賢而同心為人君者其要貴神神者不可得而視也不可得而聽也是故視而不見其形聽而不聞其聲聲之不聞故莫得其響不見其形故莫得其影莫得其影則無以曲直也莫得其響則無以清濁也無以曲直則其功不可得而敗無以清濁則其名不可得而度也所謂不見其形者非不見其進止之形也言其所以進止不可得而見也所謂不聞其聲者非不聞其號令之聲也言其所以號令不可得而聞也不見不聞是謂冥昏能冥則明能昏則彰能冥能昏是謂神人君貴居冥而明其位處陰而向陽惡人見其情而欲知人之心是故為人君者執無源之慮行無端之事以不求奪以不問問奪以不求奪則我利矣彼以不出出則彼費矣吾以不問問則我神矣彼以不對對則彼情矣故終日問之彼不知其所對終日奪之彼不知其所出吾則以明而彼不知其所亡故人臣居陽而為陰人君居陰而為陽陰道尚形而露情陽道無端而貴神　劉向說苑聖人之於百姓其猶赤子乎　大戴禮聖人智通大道應變不窮穆穆純純　哀公問何謂聖人孔子曰聖人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韓詩內傳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性為己至道是民德也未及於士也行法而志堅不以私欲害其所聞是勁士也未及於君子也行法而志堅好脩其所聞以矯其情言行多當未安諭也知慮多當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也下則開道不若已者是篤厚君子未及聖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別白黑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性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聖人也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楊子聖

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動知命則不憂（脩身）聖人好己師 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肆乎善 聖人曰神 聖人用天下檢 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有德者好問聖人（並同上）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先知）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並同上）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問道）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廣然見四海（並同上）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五百）聖人有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十一不可知也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聖人以人占天 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 聖人之言遠如天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聖人之材天地也（李注）覆載與天地合其德 聖人之言天也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 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 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並同上）

聖人得言之解得畫之體（問神）聖人之辭渾渾若川（問神）心其神矣乎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同上）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重黎）孝至矣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孝至）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同上）仰聖人而知衆說之邪也（學行）邃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聖人則異賢人矣（並同上）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並君子）淮南鴻烈解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責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己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不識弗知順帝之則（詮言訓）聖人不以名尸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同上）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泰族訓）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原道訓）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聖人一度循軌（並同上）聖人之學欲以反性於初而遊心於虛也（俶真訓）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同上）古之聖人和愉寧靜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同上）聖人由近知遠萬殊爲一（本經訓）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覽冥訓）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 聖人在上化育如神 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並繆稱訓）聖人之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曲得其宜不折傷（齊俗訓）聖人法天順情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精神訓）聖人事省而易

治（主術訓）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同上）東漢書天之紀綱聖人實焉（律曆志）曆法云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剛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同上）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遊延所以副其德彰其功也（輿服志）天道性命聖人難言（桓譚傳）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履傾則以賢者爲力（黃瓊傳）蔡邕作釋誨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本傳）聖人執權遵時定制（崔寔政論）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同上）聖人順時以動（皇甫嵩傳）晉書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律曆志）聖人德侔二儀道貫三才（范寗傳）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而御物開四聰以招賢（華譚傳）包舉六合其惟聖人乎（夏侯湛傳）抱朴子行品篇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微文彪昺而備體澄獨見以入神者聖人也文選聖人有壹定之論（班固賓戲）昔者聖人受命河洛 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 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群龍見而聖人用（並李蕭遠運命論）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東方朔客難）隋書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圭祚土

由近而制遠自中以及外（[illegible]）文中子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王道）聖人無常心以萬物爲心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同上）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辨上下定民志（禮樂）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魏相）聖人采詩以觀其變（天地）董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　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乎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並同上）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從君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莫知其由也（周公）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問易）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述史）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錄關子明書）關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同上）唐書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而能容魏徵之直（陳子昂傳）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經籍志）天有五音所以司日也地有六律所以司辰也參伍相周究於六十聖人以此見天地之心也（律曆志）聖人之化天下莫不以孝爲本（馬周上疏）聖人訓人必以己先之示不忘本也（同上）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崔羣贊）治己治人惟聖人能之（狄仁傑贊）聖人以不言爲德（劉洎傳）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裴度傳）聖人防亂未然

天下何繇不治（韓琬傳）聖人接三才之奧理四海之廣（柳仲郢傳）憲宗國嗣未立李絳等言聖人以天下爲大器知一人不可獨化四海不可無本故建太子以自副（惠昭太子傳）聖人尊德禮而卑刑罰故舜先勑契以敷五教後任咎繇以五刑也（魏徵傳）易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知天不言而信不爲而成無爲之旨理國之道也（司馬承禎傳）聖人無名者不爲可名之名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功濟於天天人和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高郢傳）聖人廣宣文教（李遐叔傳）聖人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源乾曜傳）聖人酌天道而行者也亦貴其不已（裴垍賢良策）古者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牛僧孺賢良策）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歸（姚珽諫太子書）君子謹初聖人存戒本立輔臣朝夕納誨（陸贄奏議）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同上）聖人治天下有要道曰要在孝悌而已溫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突厥傳）張蘊古大寶箴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推恩於民唐張說集握乾符頌聖人握符之大寶也聖人握符之大政也聖人握符之大祥也聖人握符之大曆也韓昌黎集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顏子不貳過論）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原人）聖人之道不傳世（讀荀）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師說）聖益聖

聖人之所以爲聖（同上）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伯夷頌）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進士策問）且古聖人言通者皆行衆藝備於身（通解）賀雨表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柳宗元集聖人之爲教立中道以示于後（時令論）天地泰而聖人出雷雨解而品物榮（賀踐祚表）李文公集復性書上成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劉子明謙道盈體冲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彌光劉公是先生弟子記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聖人辯必能窮萬物而不言智必能兼萬事而不爲不言者有所止之不爲者有所用之冷齋夜話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峯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峯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自是什麼程氏遺書聖人即天地也天地中何物不有天地豈嘗有心揀別善惡一切涵容覆載但處之有道爾若善者親之不善者遠之則物不與者多矣安得爲天地故聖人之志止欲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朱子語錄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

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盛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教你曉得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教他常立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你這道理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卓）又問易聖人參天地而兩之（云云）先生云前日正與學者言佛經云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是爲一大事出現於世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須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之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爲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

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如老佛窺見這箇道理莊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大宗師篇）釋氏所謂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也窺見這箇道理只是他說得驚天動地聖人之學則其作用處與他全不同聖人之學則至虛而實實至無而實有有此物則有此理佛氏只見得如此便休了所以不同又問輔相裁成君以學者言之日用處也有這樣處否曰有之如飢則食渴則飲寒則裘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作爲耒耜網罟之類皆輔相左右民事（卓易木條閒録同）朱子語續録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人常人終日爲不善偶有一毫之善此善心生也聖人要求備故大舜無一毫釐不是此所以爲聖人不然又安足謂之舜哉侯氏靜一泛言聞天聖人說三皇大聖人相繼出於天地開闢之頃天不言三聖代天而言天不爲三聖代天而爲此所以謂之天子而爲開天萬世之祖也又聖人名教說聖人名教從天文地理之道而來天文地理人道因聖人名教之垂世可徵也觀六經諸子遺書可知非天地不能成聖人之始非聖人不能成天道之終有功於天地之間有功於百世之下切關乎人道切補於國家天下治術與天地相終始聖人之名教也諸儒鳴道集伊川曰聖人當人不開時與木石同

也屏山曰聖人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與木石同聖人真死矣吁伊川曰湯武未知是聖人不是聖人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屏山曰予甚不喜程子謂孟軻有圭角顏子未到無過之地今也大不幸又聞此言吁可惜也夫伊川曰孟子未敢便道是聖人如說夷惠云皆古聖人必錯了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便不是也屏山曰程子之畏大人者而侮聖人之言可乎擬有一日之長不可見其短程子所見果長於古聖人否明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不得無憂屏山曰陋哉斯言鼓萬物者聖人之靈府也憂患豈能入哉姑射之神人塵垢粃糠陶鑄堯舜嶺南之觀察使自有廊幕在程子豈知有此理哉捫蝨新語孟子所序三聖世多泥於文而不知其意王荊公曰伊尹之學士多進而寡退故伯夷出而矯之伯夷之後士多退而寡進故柳下惠出而矯之三人者皆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不免有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之弊極於天下矣故孔子出而後聖人之道大全而無一偏之患蘇子由獨以爲不然曰孔子嘗言此三人矣或謂之仁人或謂之賢人未聞以聖人而許之者其敘逸民則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尚足以爲聖人乎且三代之風今世不得見矣春秋之際士方以功利爲急孰謂其多退而寡進而有伯夷之弊此皆妄意聖人耳予謂此說足以正荊公之失而未盡孟子之意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此假義設辭也蓋孟子謂任與清與和此三者士君子爲行之大綮也士君子之行未至於聖人則必有所偏偏則此三者必居其一矣衰以天下庸庸之人多因乎流俗而不能自立也士君子於此三者苟得其一則亦可以自見於世故假此三人者以顯其義然而不免有所偏非全德也故復假孔子以終其說曰孔子聖之時者也以爲士君子必如孔子然後謂之全德否則獨行一介之士而已此孟子願學之意也又安有矯弊之說彼孟子又豈以三子爲足與孔子並而稱聖乎哉故曰此孟子假義設辭明矣　孟子嘗以伯夷柳下惠爲聖人王荊公復以孟子爲聖人雖要推尊孟子然不必如此立論也予觀文中子設教自比孔子而李翺至以其書比之太公家教則又似貶抑太過要之皆非至論耶來真集聖人靜而爲聖則歸其明動而爲王則用其光樂府詩集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騑哉何爲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元劉文貞公集聖人出　二五合神靈兆民一天性乃有純粹精衆人獨曰聖道德

備身心剛常弘教命規矩則方圓仁義定中正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聖人出　羲軒位皇極如日行中天聖聖繼作則墳典斯流傳乾坤大一統圖書垂萬年高岡來彩鳳清廟鳴朱絃尼父振遐躅人文日丕宣劉基覆瓿集聖人出　聖人出臨萬方若白日登扶桑陰霾豁精星斂芒群氛辟易歸大荒掩曖寒谷熙春陽枯根發茁暢幽藏潛魚躍波谷鳥翔花明草暖青天長青天長聖人壽北斗軒轅調氣候北辰中居環列宿八風應律九歌奏圓方交格神靈臻聖人出陽道開億萬年歌康哉群書足用聖人事對

清明（記）睿知（記）誠明韓淵懿（揚）盡倫（荀）備道（荀）冠羣倫（揚）育萬物（記）體題

濬哲聰明　睿聖上智　賦偶　恭哉粹精未有出之乾精粹仰天通之泰

行高于世爲萬世之法則道備于身具一身之準繩　時龍方御於天

乾治象適符於開泰　濬哲高古清明在躬　以自然精物不始害物以

無爲化民未嘗強民　濬闇觀機於一人辰眉有開於千載　智出世表

職司化鈞　正古今綵準於萬世仕天下綱常於一身　乾君適應於御

天震子筆斷於王器　是以臨也大而化之　體以作謀明以作哲中於

不執污於不患　前乎千古獨此爲性後乎百世惟吾是師　大以能化

費而乃神　理皆同得此貴先得性本生知非由學知　惟君師之任必

盡君師之責，由天地在己。當成天地之能。動作有文，進退有度，從容中道，周旋中規。百王禮樂，教主孰率。一代綱常，昌經易倫。中正以御體明有臨。五百歲而興，至此適應。數千年而來，求之有倫。兼三才之妙實任成能之責，中兩間而立，獨同贊化之權。教設于觀，化流以乾事擇道管躬特化權**賦陽**會應事嘉，孰不附攀於龍鳳，類從上下，自形飛躍於魚淵**兼金合璧賦偶**能大而化，自生而知。物來能名也，明合日月。事至不惑也，節前聲應。聰悟生衆，誠明性全。酬酢萬變而默藏諸用，經緯四方而莫知其然。判九宗之上，無從極，固在二者之中，可早兼正德變黎民，書帝顯欽明之善。教形閭里，賞花都仁知之稱。文王之德之純，用心而會。周公之才之美，遑學而知。聰明淵懿，迨華倫焉，寶耀光新其德**事對****聰明**書堯典：聰明文思。注：言聖德遠著。又周命：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又記中庸：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廣淵**書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睿智**易係辭：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睿情**選江文通雜體詩：禮登行睿情，樂闕延。皇將主天子之情。**濬哲**書舜典：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疏通**史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達天德**禮中庸：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實睿實聰**前叙傳：孝昭帝，實睿實聰。**作謀作哲**書洪範五事：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法天立教**書說命中注：聖人所以法天而立教。**配天地**大戴記：孔子曰：所謂聖人，配乎天地，參乎日月。**賦偶**運化于上，克明者君。綸利害以前計，兩安危而逆知。明照四海，責為一人。睿容深蘊，英謀夙貴。日月其鑒，而無所不照。蓍龜其識，而無所不通。臨朗大煌煌之表，有德全顯顯之宜。智自天錫，德能月升。智無不知也，不自為其智。神無不見也，不自為其神。睿德全賦，聰謀素知。胸中之算，舜曰自從。天下之事，無疾不知。先頒爵位深省修思。不以耳聽而徧所未悟，不以獨見而器所不知。

瑞物降生聖人

王子年拾遺記：孔子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而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有五老列於庭，則五星之精也。先是麟吐玉光於闕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以紡紱繫麟角。及夫子將終，麟解紱而泣。

隣國有聖人

晏子外篇：不合經術六。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內也。夫絕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朞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叔孫生聖人

西漢書叔孫通傳：高帝既并天下，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饜之，說上曰：臣願召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宮，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中土多聖人

淮南鴻烈解：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繁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水遲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

觀天地見聖人

揚子脩身篇：或問衆人。曰：富貴而賢者曰義，聖人曰神。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程氏外書：揚子曰：觀乎天地則見聖人。伊川曰：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

意聖人

南史陳沈不害，通經術，善屬文，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周弘正曰：沈生可謂意聖人。

肉眼不識聖人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辛卯，乾祐進攻潼關，克之。哥舒翰至關西驛，揭榜收散卒，欲復守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以百餘騎圍驛，入謂翰曰：賊至矣，請公上馬。翰上馬出驛，歸仁率衆叩頭曰：公以二十萬衆一戰棄之，何面目復見天子？且公不見高仙芝、封常清乎？請公東行。翰不可，欲下馬。歸仁以毛縶其足於馬腹，及諸將不從者，皆執之以東。會賊將田乾真已至，遂降之，俱送洛陽。安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東平，魯炅在南陽，陛下留臣，使以尺書招之，不日皆下矣。祿山大喜，以翰為司空、同平章事。謂火拔歸仁曰：汝叛主不忠不義。執而斬之。翰以書招諸將，皆復書責之。祿山知不效，乃囚諸苑中。

勿驚聖人

資治通鑑：唐肅宗上元二年，史思明在鹿橋驛，令腹心曹將軍將兵宿衛，朝義宿於逆旅。其部將駱悅、蔡文景說朝義曰：悅等與王死無日矣。自古有廢立，請召曹將軍謀之。朝義俛首不應。悅等曰：王苟不許，悅等今歸李氏，王亦不全矣。朝義泣曰：諸君善為之，勿驚聖人。（注當時臣子謂其君人為聖人）悅等乃令許叔冀之子季常召曹將軍至，則以其謀告之。曹將軍知諸將盡忠，恐禍及己，不敢違。

是名悅等以朝義部兵三百被甲詣驛宿衛兵怪之畏曹將軍不敢動悅等引兵至思明寢所值思明如廁問左右未及對已殺數人左右指示之思明聞有變踰垣至廐中自鞴馬乘之悅傔人周子俊射之中臂墜馬遂擒之思明問亂爲誰悅曰奉懷王命思明曰我朝來語失宜其及此然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今事不成矣悅等送思明於柳泉驛囚之還報朝義曰事成矣朝義曰不驚聖人乎悅曰無

著黃者聖人（唐書李泌傳泌至靈武肅宗欲授以官泌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衣者聖人著白者山人也帝聞之因賜以金紫拜行軍司馬

三教聖人（曾慥類說唐德宗誕日內殿三教講論諸人談畢僧鑒虛曰臣請奏事玄元皇）帝我唐天下文宣王古今之聖人釋伽如來西方之聖人皇帝陛下南瞻部洲之聖人

願天生聖人（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四年十一月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爲小康

趙聖人（太平廣記僞蜀趙溫圭占人災祥無不中蜀謂）之趙聖人武將王暉使蜀有功後爲貴臣擠抑王街之一日入朝見趙趙乃屛告曰君面有殺氣懷刃欲陰謀但君將來當爲三郡守一節制不宜害人取禍王擲匕首於地曰今日不期逢君爲我開釋王果還秦州節度趙言果驗云

真聖人（宋史李沆傳沆與王文正）公旦同在中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沆沒後真宗遂封岱祠汾大脩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旦親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以沆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當時遂謂之聖相呂氏童蒙訓范文正公與鄭國文忠富公弼同在政府富公嘗嘆曰范六丈真聖人與吾淺見不同曾慥類說魯宗道明肅垂簾將有志於天下之事而朝臣默默無敢一言宗道獨抗直不撓后嘗拱手瞻禮而謂曰武后真聖人對曰有唐之罪人耳陛下乃聖人也后曰何也曰武后幾危唐社稷豈非罪人乎后默然久之僭右之心不復萌矣仁宗幼冲后將與同日詣慈孝神御欲以大安輦先法駕宰相不能對宗道獨曰婦人有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翌日后輦遂居其後

西方聖人（坦齋通編列子述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俊佛者以爲指釋氏而言蓋妄也國語姜氏曰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註云周詩誰將西方西歸之人皆謂周也予謂孔子果有是言謂昔文王也於佛何與至王通直指佛西方聖人其學可知矣宋岳珂程史嘗得司馬溫公解禪偈其義精深真足以得儒釋之同偈言文中子以佛爲西方之聖人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禪者好爲隱語以迷後人故作解禪偈佛祖統紀東漢明帝永平七年西方聖人丈六項佩金花飛行殿庭旦問群臣太史傅毅進曰臣聞周昭王時西方有聖人者其名曰佛殆非人歟帝乃遣使迎之（詳漢字）

半箇聖人（五燈會元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詳僧字）

一行真聖人（唐一行傳玄宗詔行謂曰師有何能對曰頗記覽帝以宮籍示之行周覽覆本記念如素習然）帝降榻稽首曰師實聖人也他日詔占災福若指如掌帝嗟嘆久之邢和璞者亦術派莫窺其際謂尹愔曰一行和尚真聖人也及著大衍曆唐書曆律志以爲不刋之典

夢古聖人（捫虱新語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彼中之人皆何人答曰中坐者孔子左坐者堯舜右坐者湯武皆並肩而獨坐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夜夢中頗訝孔子中坐既寤而思之遂得其說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一篇爲此而設也

善形容聖人（程氏遺書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中聖人（儒學警悟吾觀魏武帝方禁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沉醉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告之武帝武帝甚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酒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謹偶醉言爾邈遂得免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武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傅拱章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八　九眞

人

長人

大平御覽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長君乘金而王其民洪白長大。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十尺。孟子曹交問曰交聞文王七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春秋演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望之如斗。吳越春秋曰。伍子胥見吳王僚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胥知王好之每入言倍有勇壯之氣璅語曰。齊景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史記曰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窺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薦以爲大夫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車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而悅之　金日磾父以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以本狀對。上即日賜沐衣冠拜爲馬監。　王商長八尺餘身體洪大容貌絕人單于來朝見商而拜　王莽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　朱雲字子游魯人少時通輕俠客身長八尺餘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　淮南子曰朱儒問天高於脩人脩人曰吾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也故凡問事必於近之者　後漢書曰趙一字元叔體貌魁梧身長九尺望之甚偉恃才倨傲　東觀漢記馮勤字偉伯魏郡人曾祖父揚宣帝時爲弘農太守有八子皆爲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萬石馮兄弟形皆偉壯唯勤祖偃

知長不滿七尺常自謂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沉娶長妻生勘長八尺三寸　賈逵長八尺二寸京師為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　華嶠後漢書曰趙一字元叔漢陽人體貌魁梧身長八尺美鬚眉望之甚偉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大陳留人延生其上有物若一疋絹遂上升天占者以為吉及身長六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　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　郭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聲如鐘　袁宏漢記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魏志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異勇力絕人　晉書曰羊祜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也　尹緯字景亮長八尺腰闊十圍魁梧有大志　晉書載記曰劉曜子胤風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髮與身齊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雲曜因以重之　世說曰滿寵寵子偉偉子奮皆長八尺　三國典略曰寇儁歸老不復朝覲天王思與相見乃令入朝儁身長八尺鬚髮浩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天王與之同席而坐因訪洛陽故事不覺屢為前膝　祖沖之述異記曰苻健皇始四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張靖曰令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妖妄召

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蒲坂津監寇登於中流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七寸　涼州記曰呂光字世明連結豪賢好施待士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生寅印沉重質略寬大有度量時人莫之識唯王猛布衣時異之曰此非凡人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倜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十圍儀狀魁岸行與眾有異鄉黨宗族咸景附焉　三十國春秋曰燕徵其東萊太守王鸞鸞身長九尺腰帶十圍貫甲跨馬不據鞍由鐙燕王德見而奇其魁偉賜之食一進一斛餘德驚曰所啖如此非耕而能飽但才貌不凡堪為貴人可以一縣試之遂拜逢陵長甚有治績　崔鴻前秦錄曰鹿溫字處嘿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清辯善論雄武便弓馬孝友直亮聲高一時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有申香長十尺以上為拂蓋郎　裴景仁秦書曰姚萇圍苻堅遣僕射尹緯詣闕陳事堅見緯貌魁梧志氣秀傑腰帶十圍瓌偉異常驚而問曰卿於朕世何為所作偉答曰尚書令史堅笑曰卿宰相才也　宋書南郡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身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齊書曰王茂光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茂光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　劉善明平原人也長八尺九寸質

素不好聲色　北齊書曰肅宗孝昭皇帝諱演字延安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表望風迥然獨秀　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頹然有過人者　北史隋本紀高祖仁壽四年六月庚午長人見於鴈門　隋書五行志陳永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占曰長大見亡後二歲帝崩　唐書李義琰身長八尺博學多識高宗每有顧問言皆切直　胡仲弓葦杭潛游集長人詩　福長難掩勝絕似漢金人樓志幻全體天丁現後身眼高傾四海力大引千鈞手挽銀河水米消衣上塵

絕域長人

太平御覽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吐凋國人長三丈五尺從此以東千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　龍魚河圖曰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天之東西南北極各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丈三千億萬人天中有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兵長三千萬丈三千億萬人　家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載馬吳子使來聘會以問孔子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之其骨節專車客曰防風何守也孔子曰汪罔之君守封嵎之山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曰大人客曰人之長極幾何孔子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左傳文公十一年冬十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以命宣伯（得臣因名宣伯曰僑如以旌其功）公羊傳文公曰長狄兄弟三人一者之齊王子城父殺之一者之魯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穀梁傳曰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也兄弟三人迭害中國得臣善射射中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春秋考異郵曰長狄兄弟三人各長百尺狄者陰氣時中國衰有夷狄萌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中有五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羣聖居之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與員嶠二山沉於大海帝憑怒使滅龍伯之國使小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長數十丈　神異經曰東南有人焉周行天下其長七丈腹圍如長冥頭（冥頭髮頗亂也）不飲食朝吞惡鬼三千暮吞二百不咋（鋤格切）此人以鬼為飯以霧露為漿名天郭一名食邪（吞食邪也）一名

黃父（黃父鬼俗人依此谷而名之）又西北海外有一人焉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飲天酒（天酒甘露也）不食五穀魚肉忽有飢時向天乃飽好山海間不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言無路者高大不可爲路也）一名仁（稽曰仁也）一名信（與天地俱生而不淡故曰信）一名神　又西南大荒中有人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知百穀草木鹹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通一名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　又東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婦並高千里腹圍百輔（百輔圍千里也）天初立時使夫妻導開百川嬾不用意謫其夫妻並立東南男露其勢女彰其殺（勢殺陰陽）氣息爲人不畏寒暑不飲不食須黃河清當復吏使其夫妻導百川　蜀王本紀曰秦襄王時宕渠郡獻長人二十五丈六尺　括地圖曰大人國孕三十六年而生生兒白首長丈　外國圖曰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猿臂長脅好騎駱駞　漢武故事曰公孫卿至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一黃犬把一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一丈　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辯其方物海人曰横海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㗇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

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東極有大人斬木爲策短不可杖釣魚爲鮮不足充餔（餔音逋）辛氏三秦記曰燉煌西盡大秦隔海心無憂遇善風不經二十日得渡心憂數年不得渡諺曰心無憂患不經二旬必若憂患遠離三春士人賢直男女皆長一丈端正國主風雨不和則讓賢而治之　郭子横洞冥記有丈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胷手足各三指張華博物志有一國亦在海中一布衣從海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二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他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夷堅志明州人泛海值昏霧四塞風大起不知舟所向天稍開乃在一島下兩人持刀登岸欲伐薪望百步外有小篠籬入其中見蔬茹成畦意人居不遠方躊躇摘菜忽聞樹掌聲視之乃一長人高出三四丈其行如飛兩人急走歸其一差緩爲所執引指穴其肩成竅穿以巨藤縛諸高而去俄頃間首戴一鑊復來此人從樹杪望見之知其且烹已大恐始憶腰間有刀取斫藤忍痛極力僅得斷遂登舟斫纜離岸已遠長人入海追之如履平地水才及腹遂至前執船發勁弩射之不退或持斧斫其手斷三指落船中乃舍去指麤如椽徐兢明叔云嘗見之何德獻說

臨洮長人

太平廣記秦始皇時長人十二見於臨洮皆夷服於是鑄銅虜十二枚以寫之蓋漢十二帝之瑞也

宕渠長人

太平廣記蜀長老言宕渠故賨國今有賨城盧城秦始皇時有人長二十五丈見宕渠秦史吳母敬曰是後五百年外必有異人爲大人者及李雄之王其祖出自宕渠有識者皆以爲應

赤幘長人

太平廣記魏郡張本富賣宅與陳應應衆家疾病賣與何文文先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一更中有一人長丈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細腰應諾何以有人氣答無便去文因呼細腰問長人爲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君是誰答曰我杵也今在竈下文掘得金三百斤燒去杵由此大富宅遂寧

外國長人

邵氏聞見錄康節先公見一道人言嘗汎海遇舶風泊岸與數人下採薪有巨人數十長丈餘相呼之聲如禽獸盡捉以去用竿竹魚貫之食以薦酒道人者偶在其竹末巨人醉睡走登船得脫因解衣出其所穿跡在脇下康節先公曰四海之外何所不有但人耳目不能及耳張氏可書明州一海船附帶到廣州一兵已在一海舶上有發廣州遇颶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二長人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鋤相視而笑久之遂以手

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皇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攜一大瓶貯酒來二長人對酌兩人於竇中覘之惟深皇恐二長人酒盡欲醉二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手捉兩脚劈作兩片各餌其一遂醉卧老兵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伏田野中望見有海舶過哀鳴求救舡上以小舟濟之得至明州

新羅長人

新唐書東夷新羅傳新羅長人者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持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

溪洞長人

夷堅支德興士人李扶字助國以恩科得官調宜州司理參軍慶元初滿秩還鄉云宜州溪洞近歲産一怪物狀如人長一丈許遍體生鱗中但以布帛纏紋獨據野廟蹤迹莫測所由來初惟捕食畜獸浸浸及人皆從頭至足生啖之洞丁不勝苦困屢聚黨數百往攻鬭怪望人至輙遁升山顛運巨石而下擊衆走避不暇雖採獵弩傳藥箭四面亂射之莫能入始契其所居設穽於往來之處而爲懸藍甚洞丁出入須什什伍伍持矛鳴鑼以自防衛不與相值則已儻人徒稍弱必遭追逐步既闊而行又捷或避鈍在後立爲所獲壯有膽者獻以利刀如刲堅石殊不能傷在田晝耕稍少失瞻顧定有性命之虞閩

洞千口罹戕賊者殆半不聊厥生悉徙避城郭赴愬于郡丐發屯兵剿捕之。閒其不畏鋒鏑更無策可治獄有重囚曰馬超述捹者武鷙悍勇坐叛人久繫囚自獻其技曰願取此惟首以贖罪只得一鐵椎重三十斤當獨往宜守欲聽之或疑詐謀說計求脫乃質其妻子旋鍛鋼鐵鑄大椎遣之別運五十兵助詣洞迨至杳無形影信步到一寺見微徑鬖髿似有大足跡知必在彼將入門厲聲叱喝示威且警使出復寂然直進次方丈睨傍室野獸毛骨縱橫塞路無床榻几席惟編蓬上堆疊敗絮碎帛全如大窠蓋其宿卧處也。馬潛伏室內以俟。料晚歸必由三門於是側身出掩諸扉獨留一扇施拐撑拄之傾耳審聽俄聞山下砉然有聲乃此物負雙鹿穿林而來馬亟起發扃陷其一足痛甚以椎仆於地舉頭見人搓牙憤憤欲作噉而為鹿所壓不能興猶翻手搦馬生脚撮其肢肉一大片馬連運椎椎其腦遂斃之。拔佩劍斷頸流血數斗呼集隨行兵舁屍獻于郡洞蠻踴躍歡謝各返故棲郡以事上諸朝詔貸馬罪還元官李椽及見惟屍言之尚怖畏馬超之勇而有智蓋暗合唐韋自東殺二野叉之法也（李司理說）

海島長人

河潛睽車志建炎間泉州有人泛海值惡風漂至一島其徒數人登岸但見花草甚芳美初無路徑行人

一大枕有溪限其前水石清淺衆皆揭涉得一徑入大山谷間俄見長人數十身皆丈餘耳垂至腹。即前擒數人者。每兩手各挈一人提携而去。至山谷深處舉大鐵籠罩之長人常一人看守。倦即卧石上捲其耳為枕馬時揭籠取一人燒去其衣衆共裂食之內一人竊於籠下掘土為竅每守者睡熟即拔刀掘之穴透得逸走至海濱值番舶得還言其事莫知其何所也（武康鄭丞咸平志說）

姑蘇長人

岳珂桯史余兒周伯以淳熙丙申召為太府簿時姑蘇有民家姓唐一兄一妹。其長皆丈有二尺里人謂之唐大漢不復能嫁娶每行勸倚市簷憩坐如堵墻不可出出輒傾市從觀之日啗斗餘無所得食因適野為巨室受囷粟蓋立囷外即可舉手以致不必以梯也以是皆徽倨有瑙以輅使客見之大驚遂入奏詔廪之殿前司時郭　為帥周伯間一往必欲諮其督如鍾德壽時欲見之懼其聚民乃卧之浮于海至望仙橋舟焉

夢殿前長人

南史陳本紀後主禎明二年沈若道夢殿前長人朱衣武冠（詳夢）

射仆長人

新唐書王方翼列傳方翼早孤哀毀如成人時號孝童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馬純陶朱新錄有山人程之祥朝議守單父云崇寧二年蜀中大水江中流下一裙衫為人所得長二三丈。先是有數獵者從俞于峨嵋山行十餘日忘路之遠近者至一處山川極險深隔澗有長人蹈步旁一虎俯若貓犬因發弩以藥矢射之且仆虎乃轉山而去。獵者欲過澗視之脛不可近即登大樹伺之須臾其輩五六人。或男或女來視中箭者左右瞻顧若求其讎即而扶舁以回獵人歸話于人皆莫之信至是始驗其不妄乃知深山窮谷固有異物也

夜見長人

史記孝武紀。公孫卿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一長人長數丈就之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

入水見長人

禪林類聚法原門云投子青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云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云如何是相付底事師云金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云恁麼則入水見長人。

短人

太平御覽方言曰蔑孋（猶措反）短也江湘之會謂之蔑（昨啓反）又曰㢘桂林之中謂短孋東揚之間謂之㒤（今俗呼小為㒤孋猶也㒤音偷視曰名）云荀卿子非相篇曰帝舜短周公短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不勝衣而定楚國。　家語曰高柴齊人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居魯見知　左傳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邾為晉故伐之）

（狐駘邾地）國人誦之曰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語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晏子春秋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門而迎晏子晏子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狗門入王曰全齊無人耶使子為使晏子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使賢者使於賢國使不肖者使於不肖之國以嬰為不肖故使王耳　古文璅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一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俛晏子曰則如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俛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　劉向說苑曰齊遣淳于髡到楚為人短小楚王甚薄之謂曰齊無人而使子來何長也對曰臣無所長臣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狀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即與髡共飲酒　張華博物志曰齊桓公獵得一鳴鵠宰之嗉中得一人長三寸三分著白圭之袍帶劍乘車罵詈瞋目後又得一折齒方圓三尺問羣臣曰天下有此及小兒否陳章荅曰昔秦胡充一舉渡海與齊魯交戰傷折版齒昔李子敖於鳴鵠嗉中遊長三寸三分　史記曰秦倡朱儒優旃始皇時置酒天雨陛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汝雖長尚立我雖短故幸休始皇乃使皆代　漢書曰嚴延年

爲人短小精幹敏捷於事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繼也　樓護爲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與谷永俱爲伍侯上客　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音迨）騶朱儒（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廐之御騶也）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叩頭請罪居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長九尺三寸俸一相粟米二百四十　朱儒長三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上大笑因待詔金馬門　郭解爲人短小恭儉諸公以此重之　蔡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常兩吏扶乃能行　張蒼不滿五尺蒼父八尺餘蒼子復長八尺及孫毅長六尺餘　宣帝時渤海盜賊起上以龔遂爲太守召見遂形貌短小帝見心內輕焉及對賜黃金乘傳去　纂文曰漢光武時穎川張仲師長二尺二寸（亦出王充論衡）謝承後漢書曰汝南周澇字次彥世祖到常山問可治兵者誰澇男以澇對世祖見澇短小以爲不能將帥澇對有詞理拜穎川郡丞　東觀漢記曰張重日南計吏形容短小明帝問云何短小吏答曰臣日南計吏非小吏也

東宮漢記陰后短小舉止有失儀左右掩口而笑　汝南先賢傳曰周舉字宣光姿貌短陋有晏子之風　陸胤廣州先賢傳曰徐徵字君外爲人短小果敢　劉彥明燉煌實錄曰氾濟字世震博學善屬文爲人短小弱冠屢陳損益　魏志曰樂進字文謙容貌短小膽烈從高祖帳下吏　魏氏春秋曰魏武王姿貌短小神明英徹　吳錄曰張蕃字仲輔爲人短小顧渾以短戲之曰朱儒朱儒有何德令我思君罔極　三國典畧曰齊孟業有盛名初司州牧清河王岳聞業名召爲法曹見其容貌短小笑而不言及尋斷決之處乃謂業曰卿決斷之明可謂有過軀之用　臧榮緒晉書曰山濤字淳元延疾不仕世祖聞其短小而聰敏欲見之濤固答淳元自謂形宜絕人事不肯受詔論者奇之　續搜神記曰司徒蔡謨親親有王蒙者單獨常爲蔡公所收養蒙長纔及三尺似爲無骨登牀輒令人抱上　桓譚新論曰諺云朱儒見一節而長短可知　沈約宋書曰王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　劉璠梁典曰徐摛起家太學博士周捨舉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爲晉安王侍讀　崔鴻前涼錄曰宗醜字仲業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飾形狀短小體有鱗甲仕至西平太守　蔡邕短人賦侏儒短人焦僥之後出自外域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餘尫么劣厥僂窶嘖嘖怒語與人相拒蝶眛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咨口衆人患忌難與共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詞曰雄荊雞兮鶩鷿鵜鶻鳩雛兮鶉鷃雌冠戴勝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熱地蝗兮蘆即且（子如切）繭中蛹兮蠶蠕須（上音而）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閫兮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鞁兮補履樸脫柄椎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絕域短人太平御覽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家語孔子曰焦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國語同）列子曰從中州以東三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東北極有人名竫（音靖）人長九寸　山海經曰周饒國爲人短小着冠帶一曰焦僥國　郭璞山海經圖贊曰焦僥極麼（門可反）竫人唯小四體具足肖才了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焉長一寸圍如長朱衣玄冠乘輅車導引有威儀人遇其乘車並食之其味辛楚終不爲蟲豸所咋並識萬物名字殺腹中三蟲又曰西海之中有鵠國男女皆長七寸自然有禮好經論跪拜壽三百歲人行如飛日千里百物不敢犯之唯畏鵠鵠遇吞之上壽三百歲在鵠腹不死而鵠一舉千里（張華注曰此陳章對齊桓公云西海之外鵠國男女皆七寸也）漢武故事曰東郡送一短人長七寸衣冠具足疑其山精常令在案上行召東方朔問朔至呼短人曰巨靈汝何忽叛來阿母還未短人不對因指朔謂上曰王母種桃三千年此兒（一作子）不良已三過偷之矣遂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短人謂上曰王母使臣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淨不宜操擾復五年與帝會言終不見　魏略西域傳曰短人國在康居西男女皆長三尺衆甚多康居長老傳常有商行迷惑失道而到此國國中甚多珠夜光明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　魏志倭南有朱儒國人其長三四尺去女王國四千餘里　廣志曰東方有人長三尺君長出行導衛威儀有若中國人又有小人如螻蛄手攬之滿手得二十枚外國國焦僥國人長一尺六寸迎風則偃背風則伏眉目具足但野宿一曰焦僥長三尺其國草木夏死而冬生去九疑三萬里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　金樓子志怪篇一足國人長九寸　書休事類短小人　占夢書凡夢侏儒事不成　侏儒（方言侏儒短小人也傳臧紇戰敗國人歌曰侏儒侏儒使我敗于邾注臧紇短小故也）瑣質焦僥（國語焦僥氏長三尺短之極也注西堂也）優旃（史優旃秦昌侏儒也）巨靈（漢武故事東

郡送一短人長七寸名巨靈䏚小丈夫孟嘗君晏子短以相齊晏子長不滿六尺而相齊蔡義小而佐漢漢蔡義為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鬚行步俛佝常兩丈夫持乃能行也短主簿王恂為桓溫主簿為人短小故號曰短主簿長七寸神異經曰西海有一鶴國人長七寸日行千里如飛百物不敢犯畏海鵠鵠吞之壽二百歲在鵠腹中不死或云秀子故也短黑賈充女皆患妃醜而短小是以區區蒙質還為楚國之賓瑣瑣微容遂入蔡邑之賦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扶）

一人

（載類）禮曰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左氏曰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烏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書湯誥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湯誓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　盤庚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作猷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泰誓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

行天罰　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　康誥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君陳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微子之命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　周官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君奭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畢命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呂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冏命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逮　詩下武媚茲一人應侯順德　左傳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其上（襄二十四年）管子法法黃帝唐虞帝之隆也資有天下制在一人羣書足用體題（元良　民上　至尊　無二之尊　元良　有慶　多福）（正邦　寧家　作猷）賦偶（齊聖在上　元良作君　家撫中國　天臨下民　四方無虞　慶則民賴　百姓有過罪惟朕躬　德之中正誕受休命　邦之惟怏實閣厥身）賦隅（子哉無良實賴同心之臧　治如不足戰兢無聆之勸）攔江網體字（元良　齊聖　邦家　有慶　用德　作猷）賦句（尊則無二以正萬邦之地　騶馬寇虐永清四海之臣　四方無虞予亦歸朕　百姓有過罪惟一人）

官人

書皋陶謨知人則哲能官人詩大雅棫樸文王能官人也左傳襄公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蒍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傳子世質則官少世文則吏多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百殷二百周三百韓非子（外儲說左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官君何患焉文中子中說君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阮逸曰周禮胥史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秩也秦秩有功賞已而已非叙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校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役逮也役王命為仕）吏執乎從祿以報勞官以授德新唐書陳子昂傳陳子昂奏八科二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唐繪劉迺字永夷天寶中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此唐虞以為難今大部始掄材終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昔禹稷皋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今有司徒委一二小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皷衆全雖欲為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彖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故千胥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以後於栝栈龍吟虎嘯希聲也尚刺舌之感必下於蛙蝈豈不悲乎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彪鴻深沈之事亦可以窺其門閥矣宋歐陽文忠公集議學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敗則真偽之情未辨若遲取之敝待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以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內舍

觀人

家語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也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郭克如此　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　相馬以輿相士以居　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曾子脩身章故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

外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故曰聽其言也可以知其所好矣觀說之流可以知其術矣久而後之可以知其信矣觀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臨事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其不踰也飲之而觀其有當也是故臨事而不衆者鮮不濟矣孟子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莊子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荀子古之人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慆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　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非相篇）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性惡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大略篇）管子觀其交遊則其賢不肖可察也　鶡冠子（天則）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事　通鑑綱目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史記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西漢書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厭也（宣帝詔）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敘傳）劉向說苑營於利者多患輕諾者寡信　有鄙心者不可授便勢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談叢篇）優然喜樂者鍾鼓之色也愀然清淨者衰絰之色也勃然充滿者此兵革之色也　管仲問東郭垂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云云）（權謀篇）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尊賢篇）淮南子（氾論）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知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楊子（修身）觀乎賢人則見衆人（司馬光曰賢人能爲人所不能必有以殊乎衆）觀

乎聖人則見賢人（光曰卓爾有立不可及）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光曰天地聖人之所取法）東漢書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相者謂班超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對云云）聱隅子三王餌之以重寶而貪廉之心明矣試之以美色則邪正之目定矣加之以威勢則勇怯之氣著矣晉書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是以亂道（戴逵傳）子家子士之賢否於文章上未可見而於利欲上最易見劉子馬有驥之一毛不可謂之驥龍有蛇之一鱗不可謂之蛇　善觀人者猶賦胡之別刀（賦胡是春秋時別刀人也）孫陽之相馬（孫陽即伯樂也）文中子（問易）子以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富觀其所與（阮逸曰與貧則仁與奸則賤）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安則亂）窮觀其所爲（爲善則生爲惡則死）省心銓要不臨難不見忠臣之心不臨財不見義士之節宋史高宗從容問岳飛卿得良馬否對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故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啖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故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宋張南軒集答葉定　定謂知人之道自古所難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至人焉廋哉孔子曰視其所以至人焉廋哉夫孟子之說非不切要及觀孔子之言則又詳且盡不知於此可以分聖賢否曰孟子之言是初見其人要得其大綱孔子之言是詳察其人終身事言各有指也後之欲知人者當兼用之以孟子之言觀人於初見之時以孔子之言察人於閒暇之際則不差矣語錄晦叔問觀人之道孟子只聽其言觀其眸子孔子既視其所以又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二者同異曰孟子之說一見可知其人之大綱如今見一人聽其議論觀其容色其趨向亦可見如孔子之說又詳審視其所以視其所爲也然後觀其所由義乎利乎若由於義矣又察其所安其歸宿處也視輕於觀觀又輕於察又問此說用之自觀可否曰只是觀人若是自觀則太輕使雖於察上用工觀過斯知仁亦是觀人爾非自觀也容齋筆記太公曰富之而觀其無犯貴之而觀其無驕付之而觀其無轉使之而觀其無隱危之而觀其無恐事之而觀其無窮太公又曰一曰問之以言以觀其辭二曰窮之以辭以觀其變三曰與之以間謀以觀其誠四曰明顯問以觀其德五曰使之以財以觀其廉六

曰試之以色以觀其正七曰告之以難以觀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證備則賢不肖別矣周書云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陳六證以觀察之作官人曰富貴者觀其禮施貧賤者觀其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壯者觀其潔廉務行而勝私老者觀其意慮謹強其所不足而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孝慈兄弟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之間觀其誠信省其居處觀其義方省其喪哀觀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廉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難以觀其勇煩之事以觀其治臨之利以觀其不貪濫之樂以觀其不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縱之色以觀其常遠之以觀其不貳邇之以觀其不倦復其微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莊子列禦寇篇云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證至不肖人得矣此太公周公孔子觀人之法最爲詳密蒙莊瀇然若無意於世者亦論斯言乃知蒙莊一書不皆寓言也劉炎邇言遇變不迫其人未可量也處常失措其餘不足觀也已又曰軒冕榮身視之若無簞食蓬戶視之若有斯人也中之所有者大而外之所無者小矣所有者大無不可爲所無者小無復可污又曰外夸而內歉者必爲人之所不屑爲貌謙而實王者必能人之所不能爲元胡祇遹紫山集人之知見志趣賦分既定苦不可移小不可使之大近不可使之遠士夫居閑不喜觀書好爲博奕摴猪奴之戲是蓋以讀書爲苦而以博奕爲樂也衣冠則士夫見趣則摴猪奴耳居官者不以政治勳業致君澤民爲樂而日與優伶女妓酒色聲樂爲娛其位則卿相其志趣則伶倫也唐莊宗身居九五甘雜倡優至於批頰喜不爲辱此賦分之卑凡也善觀人者觀其趣向作爲可以卜其吉凶禍福晉武帝之所不求者所言皆家人常事而無經國之遠謀故羊叔子之先見識晉武之易足易滿故曰平吳之後方勞聖慮馬援之見公孫述出曰區區修飾邊幅如偶人形子陽井底蛙耳真知人哉使公孫述之知識才量在於混一六合則不吐哺走迎則握幘坐迎矣凡說細娛而不圖大患私小知而不求遠謀皆賦分使然而莫之能移矣尚豈與論策故論人者不當觀之於春濤洶湧之時而當觀之於霜降水涸之際不當求之於春華繁茂之日而當求之於枝葉剝落之餘獄齋泛說　觀人之術或取之於竹頭木屑或

取之於僕從閑物或取之於所居必葺或取之於道塗之潔及夫史稱之嚴陳仲舉不掃一室使見一生不了了矣

事實韓非子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啼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歸至而求麑答曰予弗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爲其子傅其御曰曩將罪之今召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國語周語柯陵之會（在魯成十七年）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視遠望視遠也步高舉足高也）晉郤錡見其語犯（犯陵犯）郤犨見其語迂（迂加誣於人）郤至見其語伐（伐伐其功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盡其心意善惡褒貶無所諱也）晉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言及晉將罪己之難及爲郤犨所譖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見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日絕其義（視遠也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卿主有節今步高失宜棄其德也）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濫也）日離（失也）其名夫目以處義足以踐德（踐履也動履德行也）口以庇信（庇覆也言行相覆爲信也）耳以聽名者也（耳所以聽別萬事之督名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亡其二爲偏喪有咎及身）既喪則國從之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當爲喪字之誤也喪二視與步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上三人也復有五人爲五大夫故號曰八郤）高位寔疾顛（高者近危疾速也顛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喻重祿也腊亟也讀若廣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犨也季至也）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思聞過以自攻）齊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以國有德也鄰於不修於不修德者爲鄰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

（宣之人謂叔孫僑如也）其利淫矣流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簡王十一年諸侯會於柯陵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在晉成十八年下）劉向說苑（君道）齊景公曰吾聞高繚與夫人遊寡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何以補君孔叢子（記義）衛出公（名輒）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言舜之舉人吾又親耳目之是則己之耳目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付可付亦如堯之付舜）則己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平公）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脩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帑乃其所有也）從繈褓之列其慮多矣若無此鬚鬢非伋所病也昔堯身脩十尺眉乃八彩聖舜身脩八尺有奇（餘也）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望視猶若望羊視）或禿骭背僂亦聖（骭骭背也）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鬚之不茂也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穆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才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吶吶然其相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趙文子晉獻文子趙武也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家此其為有德者也吶音訥）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愈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屠商蓋商之為屠者）身修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祖龍是屠商之姓名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名但以屠商齊王熟之故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孔叢子太中大夫龍孝曰（龍孝史無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亢疏色厲矜莊儀容冰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玄靜不與俗競氣不勝辭似若無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若是似類相亂如何取實乎子豐曰（孔子之後章帝時人）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報無道之強宜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亢戾多意倨蹐理不克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複非強者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必也察志在觀其從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強名乎哉淮南子（汜論）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下終不利封侯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今廬江是）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某議勞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齊同）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續古藁編謝元戶淮淝之寄眾咸不然獨郗超知之曰吾在桓府見其使才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桓溫決伐蜀之計眾疑未易獨劉惔知之或問其故云以蒱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甚如嗽薙留自陶侃知庾亮之實致米償不荅王導知王述之不癡鍾毓因射以知魏舒之才王濟因騎以知王湛之賸若此者眾竊謂晉士亦善覘人矣自徽占著僞不衒真孰謂其皆清談乎故君子必克勤小物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九　九眞

人

知人

書皐陶謨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潤泉日記）在知人在安民窮千古亘萬世之明謨也論語堯曰章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朱公遷四書通旨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堯曰）右明知人之本　視其所以章（為政）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章（離婁上）父在觀其志章（為政）觀過斯知仁矣章（里仁）始吾於人也章（公冶）論篤是與章（先進）君子不可小知章（衛靈公）衆惡之必察焉章（衛靈公）鄉人皆好之何如章（子路）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章（盡心下）右明觀人之道　愚謂自知言而言之則知言可以知人自觀人而言之則容貌辭氣乃觀人之一節故孔子於論篤猶有疑孟子謂聽其言而又以觀其眸子也　又知言知人是泛言其理聽言觀行是因宰我而言之唐書劉蕡策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正時為忠知人則任賢而去邪正時則固本而守法（龔昱樂菴語録）但患我不知人不患人不知我四凶不知舜舜知四凶

少正卯不知孔子孔子知少正卯黃氏日抄不知其人而使之不集事則均突不才之名各以其長易地使之皆以才稱胡五峯知言知人之道驗之以事而觀詞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為君子任己蓋非者鮮不為小人胡五峯集某聞諸先君子曰知人之哲無過於堯有言丹朱可登庸者已知嚚訟有言共工若予采者已知其象恭有言伯鯀可治水者已知其方命有言舜可遜以位者則曰俞聞之矣妻舜以二女觀其刑家二女嬪虞贊史底豫而家齊乃命以位觀其治國五典克從百揆時敘四門穆穆而國治納于大麓使大錄萬幾之政觀其平天下無烈風雷雨之迷天地之和應而天下平然後授以帝位此事理之次不可易者也司馬子長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吁安得此淺陋之言哉夫處己之難莫難於正心誠意處物之難莫難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觀其家齊國治天下平則知其意誠心正與天地參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使入山林川澤豈所以試乎且烈風雷雨非可期者也設若不遇堯將遂無知其聖耶此真齊東野人之語而子長不察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故君子於文詞有滯者取其理與意可矣諸子瓊書穆公觀百里奚於牛而知其為君子（說苑君道）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說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簡子內省而外知人（說苑君道）趙簡主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人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行濼

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宋咸曰夫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詳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蹶於東家者也夫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莫察識故胡亥也終非趙高之奸德宗也不悟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　吳秘曰若周公之勤而被流言王莽折節以欺虛譽）嗚呼能參以似者為無難（宋咸曰夫似者道小機淺故易知　吳秘曰嗚呼人之難知也君能參之

以若似者則無難矣若周公伊尹之聖也豈為不利也王莽竊從之為也豈能歸政成故曰不難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　光曰見王莽以恭取賊參以王則真偽易知矣）少微通鑑班彪王命論曰漢高祖知人善任使加之以誠信容齊隨筆漢祖至南鄭韓信亡去蕭何自追之上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乃拜信大將遂成漢業唐太宗為秦王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喬曰去者雖多不足吝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捨如晦無共功者乃表留幕府遂為名相二人之去留係興替治亂如此蕭房之知人所以為莫及也然噲從高祖起豐沛勸霸上之還解鴻門之厄功亦不細矣而韓信羞與為伍唐儉贊大宗建大策發蒲津之謀定突厥之計非庸臣也而李靖以為不足惜蓋以信靖而視噲儉猶熊羆之與狸狌耳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必待將如韓信相如杜公而後用之不亦難乎惟能賞蕭房於帷幄中拔茅彙進則珠玉無脛而至矣西漢書兒寬傳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慚及至與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張橫浦心傳錄或問漢武帝如何

主先生曰英主也識霍光於不移步處識金日磾於不轉眄處此二人皆有定力果能成大事容齋五筆霍光事武帝但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雖以小心謹飭親信初未嘗少見於事也一旦位諸百寮之上使之受遺當國金日磾以胡父不降沒入官養馬上因遊宴見馬於造次頃刻間異其爲人即日親近其後遂爲光副兩人皆能称上所委然一日用四人若上官桀桑弘羊亦同時輔政幾於欲害霍光苟非昭帝之明社稷危矣則其知人之哲得失相半爲未能盡此雖帝堯之聖而以爲難也有官龜鑑丙吉病篤宣帝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敦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惟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吉薨徵用三人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宋漢書宋弘傳宋漢子則爲鄢陵令亦有名迹拔同郡韋著扶風法真稱爲知人續後漢書王昶傳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少時聞郭林宗知人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官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柔至北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蔣濟傳建安十四年民有誣告濟

爲謀叛主率者操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尔促理出之經遠堂分門故事趙壹字元叔往造河南尹羊陟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奇之謂至曛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望其風采潤衆日記龐士元至吳顧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續談助（殷芸小說）何顒妙有知人之鑑初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出典[illegible]）傅巽有知人之鑑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後統附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汝南中正周斐表稱許劭高節遺風與郭林宗李元禮盧子幹陳仲弓齊名劭特有知人之鑒自漢中葉以來其狀人取士援引扶持進導招致則有郭林宗若其看形色目童齓斷冤滯擿虛名誠未有如劭之懿也嘗以簡別清濁爲務有一士失其所便謂投之濆汙雖負薪抱關之類吐一善言未嘗不有尋究欣然兄子政常抵掌擊節自以爲不及遠矣劭幼時謝子微便云此賢當持汝南管籥拔子昭情貴之子年十五六爲縣小吏劭一見便云汝南第三士也此可保之後果有令名（出劭別傳）抱朴子祛惑篇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誠有以也白石似玉奸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蔽有而如無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晉書王雅傳雅字茂達東海郯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孝武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包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華譚傳譚爲郟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廷爲作答教其文甚美譚異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爲廬江廷已爲淮陵太守又舉寒族用訪爲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爲知人世說新語王夷甫父乂爲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敘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歎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邪羊祜曰亂天下

者必此子也（晉陽秋曰夷甫父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從舅羊祜申陳事狀辭甚俊偉祜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傷化者必此人也）郗超與謝玄不善苻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車頻秦書曰苻堅字永固武都氐人本姓蒲祖父洪誅稱讖文改曰苻言己當王應符命也堅初生有赤光流其室及誕背赤色隱起若篆文幼有美度石虎司隸徐正名知人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縶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王霸相石氏亂伯父健及父雄西入關健夢天神使者朱衣冠拜肩頭爲龍驤將軍肩頭堅小字也健即拜爲龍驤以應神命後健僭帝號死子生立而暴虐臣殺之而立堅堅立十五年遣長樂公丕攻襄陽十九年大興師伐晉衆號百萬水陸俱進次于項城自項城至長安連旗千里首尾不絕乃遣告晉曰已爲晉君於長安城中建廣夏之室今故大舉欲以相迎克日入宅也）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中興書于時氐賊強盛朝議求

（大武良將可鎮靖北方者衛大將軍安曰唯兄子玄可任此事中書郎郗超聞而嘆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其舉）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為王致力衆中鳴雲露平還前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其手曰事克當相用為荊州既而忘之以為南郡（晉百官名曰朗字世彥弘農人楊氏譜曰朗祖囂典軍校尉父維冀州刺史王隱晉書曰朗有器識才量善能當世仕至雍州刺史）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帝尋崩得免後兼三公署數十人為官屬此諸人當世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時稱其知人　北史周本紀文帝至并州齊神武以帝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將留之　宇文猷傳猷仕周累遷吏部擢八人為縣令皆有異績世以為知人　唐會要武德七年高祖謂吏部侍郎張銳曰今年選人之內豈無才用者卿可簡試將來欲縻之好爵於是銳以張行成張知運等數人應命時以為知人　隋唐嘉話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張横浦心傳錄先生云房玄齡杜如晦在隋時俱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有如此郎者見

如晦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器俱以子孫託之若以容貌見異此特一技之精未容遽託以後二公平日所為而較孝基之言雖不必容貌固可坐想其非常人孝基所見必其人事中有卓然異人者于孫之託未易輕云也孝基豈鬻術之士以是為託子孫之道哉亦察其必有以耳　唐鑑王珪字叔玠季父頗道儒有鑒裁尤所器許始隱居時與房杜善母李嘗曰兒必貴會玄齡等過其家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秦瓊字叔寶為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禭弔之吏怪曰弔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貧賤耶　新唐書李勣傳勣拔黎陽倉就食者衆高季輔杜正倫往客焉及平虎牢獲戴胄咸引見卧內推禮之後皆為名臣世以勣知人　裴行儉傳行儉善知人在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君後當掌銓衡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才引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哉炯頗沉嘿可至令長餘皆不得其死所引偏裨若程務挺張虔勗崔智辯王方翼党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類為世名將儀奏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　江夏王道宗傳貞觀十四年復拜道宗禮部尚書時侯君集立功於高昌自負其才潛有異志道宗嘗因侍宴從容言

曰君集智小言大舉止不倫以臣觀之必為戎首太宗曰何以知之對曰見其恃有微功深懷矜伐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為吏部尚書未滿其志非毀時賢常有不平之語太宗曰不可億度浪生猜貳其功勳才用無所不堪朕豈惜重位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謀反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之事果如公所揣　婁師德字宗仁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謹守賢則不知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　席豫傳豫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　錦繡萬花谷安祿山自范陽入奏九齡謂同列曰亂幽州者必是胡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請斬之元宗惜其勇曰宣以王夷甫識石勒耶後至蜀追恨不從九齡之言（感定錄）唐語林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遂李抱真盧杞陸贄張弘靖李藩皆云並為將相既而盡然又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　唐鑑李玨字待價甫

冠學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　呂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于朝後皆為宰相　鮑方字子真正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歸登崔邠等世美方知人　新唐書吳武陵傳李愬節度唐鄧吳武陵薦李景儉王德儉智沉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續世說裴度自蔡州行營宣諭還憲宗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典帝尤歎度之知人　南郡新書韋夏卿善知人道逢再從弟執誼從弟渠牟及丹三人皆第二十四並為郎官簇馬久之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輒欲題目之謂執誼曰必為宰相善保其末謂渠牟曰弟當別承主上恩而速貴為公卿謂丹曰三人之中弟最長遠而位極旋鉞皆如其言　唐語林夏卿不經方鎮唯上於東都留守辟吏八人而路公隨皇甫崖州鑄皆為宰相張尚書賈餗給事平仲衛大夫中行李常侍翔李諫議景儉李湖南詞皆王顯官亦知名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及故幣召與語大奇之謂君才識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與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憂塞者鞭撲之裴公益以為奇其人乃張建封也　新唐書牛僧孺傳僧孺以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

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餓而弘公武卒、孫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狀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某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繇是遂以相。五代史李穀事周世宗爲宰相、時扈載以文知名、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之。久而朴以問曰。扈載不爲舍人何也、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爲學士、居歲中病卒、議者以穀能知人、朴能薦士、澠水燕談錄河東柳先生開以高文苦學爲世宗師、後進經其題目者翕然名重於世、嘗有詩贈諸進士曰。今年衆進士、必誰登高第、孫僅及孫僅外、復有丁謂。侍史爲何未幾何僅連牓狀元。謂亦中甲科、先生之知人也如此、宋史劉濤傳清泰初。中書舍人盧導受詔主文。將鎖宿、濤力薦薛居正、以爲文章器業必至台輔、導取人後果爲相、世稱其知人。雲谷雜記太宗天姿超絕、識見夐異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於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逆於一見、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昇部促隘、若至大用、恐遒迫之、至道初爲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并州薨。年方四十四。貫黃中羅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師。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之母亦如之。暨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夐出蒙等、李沆入玉堂。後於易簡二旦、先除參政、而以易簡爲承旨、賜賚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間望、乃先用沆。宜無歎。蓋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於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句、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呂溱爲京尹、上疑時府推官周約隨趨於後。神宗忽問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強。時呂公神彩氣焰。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卿見呂溱如何。周對曰。以臣觀溱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溱如何、周曰。龍圖容彩安靜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疾、迤邐不起。豈識鑒之妙、得於家傳故同符如此。宋史列傳富言者呂蒙正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之子即弼也。後弼兩入相、亦以司徒致仕其知人類如此。趙善璙自警編寇萊公始與丁晉公善、嘗以丁之才薦於

李文靖公屢矣。而終未用。一日萊公語文靖公曰。比屢言丁謂之才而相公終不用。豈其才不足用耶、抑鄙言不足聽耶。文靖公曰。如斯人者才則才矣、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萊公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也。晚年與寇權寵相軋。交互傾奪至有海康之禍、始伏文靖之識。　王文正公常與楊文公評品人物、文公曰。丁謂久遠果何如。對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權、必爲身累、後謂果被流竄。　李文正公昉常期王文正公旦必爲相、自小官薦進之、公病、召王公勉以自愛、既退謂子弟曰。此人後日必爲太平宰相、然未封西祀、亦不能救也。　祥符末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許公時爲太常博士通判濱州、人多稱其才者、他日復見文正、復問如初、沂公曰。公前問及此人、退而訪之、具所聞以告、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事、曰如不稅農器等數事、時沂公自待已不淺、聞文正之言不信也、姑應之曰。諾、既而許公自濱罷、擢提點兩浙刑獄、未幾爲侍從。及丁晉公貶、沂公引爲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正語。二公皆嗟嘆、以爲非所及。其後張公安道得其事於許公、故於許公神道碑畧叙一二。槐庭濟美集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飫耳、文正曰。侍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既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詢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它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王亦以爲過言、其後王沂公呂文靖同宰席、梅適除學士、後山談叢陳恕領春官、以王文正爲舉首、歲中拔劉子儀于常選、自云吾得二俊、名世才也。是不愧於知人、楊文公以爲然、謂王陽休山立、宗廟器也。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問宋祁曰。孫奭馮元有子孫在朝否、祁曰奭子瑜爲崇文院檢討、元子謐監內衣庫、帝問其材行何如、祁以實對、帝曰。二人名儒裔、尤淳正、東軒筆錄劉沆爲集賢相、欲以刁約爲三司判官、與首台陳恭公議不合、劉再三言之、恭公始允、一日劉作奏劄子懷之、與恭公上殿、未及有言、而仁宗曰。益州重地、誰可守者、二相未對、仁宗曰。知定州宋祁奇人也、陳恭公曰。益俗奢侈。宋喜遊宴、恐非所宜、仁宗曰。至如刁約荒飲無度、猶在館、宋祁有何不可知益州也。劉公憫然驚懼、於是未知成

都而不敢以約薦馬歐陽公歸田錄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奭一見奇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澠水燕譚錄慶曆二年仁宗用范文正公叅知政事韓魏公富韓公爲樞密副使天下人心莫不惟快徂徠先生石守道作聖德詩曰惟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以魁礧豈視扂楔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后富范爲宋之名臣而魏公定冊兩朝措天下於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也燕語考異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尓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即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張康節文昇田樞密況出處雖不同其微時皆文莊所薦也趙善璙自警編吳長文子璟素以堅挺有器節稱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心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王安石心狹性狠不可大用其後果如所言　韓魏公自長

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州陛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黙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荅公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荅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熙寧二年富鄭自亳州被劾移判汝州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富公來見坐久之富公徐曰人固難知也張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也張公曰皇祐間方平知貢舉或薦安石有文學宜辟以考校姑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之語也富公俛首有愧色盖富公素喜荊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其姦云涑水記聞范仲淹字希文早孤從其母適朱氏因冒其姓名與朱氏兄弟俱舉學究少尫嘗與衆同見諫議大夫姜遵遵素以剛嚴著名於人不款曲衆客退獨留仲淹引入中堂謂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爲顯官當立盛名於世遂參坐置酒待之如骨肉莫測其何以知之也年二十餘始改科舉進士堯夫云西齋話記龐使錢公若水善知人太尉王公旦始直史館錢已同知樞密院每見而歎曰王公他日窮極富貴世無與比翰林學士李宗諤新登第大有聲望皆謂可繼其先相國之蹤錢公云李王文行何官不作而恐不

滿五十歲咸平中錢爲工部侍郎知開封府李與梁顥趙安仁並命掌誥錢云三舍人將來皆不及趙其後李梁並終翰林學士諫議大夫李年四十九惟趙叅預政事官至右丞壽六十一曲洧舊聞周茂叔居濂溪前輩名士多賦濂溪詩茂叔能知人二程從父兄南遊時方十餘歲茂叔愛其端爽謂人曰二子他日當以經行爲世所宗其後果如其言崇寧以來非王氏經術皆禁止而士人罕言其學者號伊川學往往自相傳道舉子之得第者亦有素所學而從之者建安尤盛王性之默記王荊公於楊寘榜下第四人及第是晏元獻爲樞密使上十人往謝晏公俟衆人退獨留荊公再三謂曰廷評乃殊鄉里久聞德行鄉評之美況殊備位執政而鄉人之賢者取高科實預榮焉又休沐日相邀一飯荊公唯唯既出又使直省官相約飯曾甚慇懃也比往待遇極至飯罷又延坐謂荊公曰鄉人他日名位如殊坐處爲之有餘矣且歎慕之又數十百言最後曰然有二語欲奉聞不知敢言否晏公言至此語欲出而擬議久之晏公廼謂荊公曰能容於物物亦容矣荊公但微應之遂散公歸至旅舍嘆曰晏公爲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心頗不平荊公後罷相其弟和甫知金陵時說此事且曰當時我大不以爲然我在政府平生交友人人與之爲敵不保其

終今日思之不知晏公何以知之復不知能容於物物亦容焉二句有出處或公自爲之言也言行龜鑑陳忠肅公嘗語人曰蔡京他日必大用但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尊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致情懇以甘言啖公公曰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攻之愈力初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以辭命爲職世未知其非也公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爲京之惡不至是已而結嬖倖竊國柄矯誣先烈怙寵妄作爲宗社禍悉如公言於是人如服公爲蓍龜云　呂獻可爲御史中丞熙寧間王介甫初叅知政事神考方偶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賛引時司馬温公爲翰林學士侍講邇英閤亦將趍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温公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柰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爲此言耶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相府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又諭之曰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蹟但傷匆遽更加籌慮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

諫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未幾置三司條例司介甫門下躁進詭詐之士悉為僚屬始變更祖宗之法專務聚歛百姓騷然向之議者始嘆服公之先見溫公每論當時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　安石為相行新法置條例司拜司馬公樞密副使公力辭至六七卒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惠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旨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蘇明允獨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作辨姦一篇比之王衍盧杞終必為天下禍　張安道時為承旨言安石言偽而辯行偽而堅用之必亂天下介甫深恐之韻語陽秋王介甫蘇子瞻皆為歐陽文忠公所收公一見二人使知其他日不在人下贈介甫詩云老去自憐才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子瞻登乙科以書謝歐公歐公語梅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當是時二人俱未有聲而公知之於未遇之時如此所以為一世文宗也

興東坡跋梅聖俞詩後云先君與梅二丈遊時軾與子由弟年甚少未有知者家有八老泉公作詩云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則二蘇。少年時已擅文價矣（莊季裕雞肋編）范文正公四子長曰純　材高善知人如狄青郭逵時為指使皆禮異之又教狄以左傳幕府得人多所薦達趙善璙自警編杜祁公老居睢陽時蘇公頌為南京留守推官杜公一見深器之每閒數日必折簡召嘗曰如君真所謂不可得而親疎者且自謂平生人罕見其用心處自小以至為侍從宰相所以設施出處先後本末悉以語公曰以子相知且知子異日必為此官老夫非以自矜也其後公出入中外存歷清要至為宰輔還政退居略相似焉皇祐至和間司馬公名猶未甚輝赫呂正獻公曰若君實者可謂實過其名也後溫公隆名蓋代士無賢不肖無貴賤皆知畏而愛之而知之眾人未知之前者龐丞相與正獻公二人而已劉公嘉話錄丈人曰大司徒杜公見張弘靖曰必為宰相貴人多知人也如此丈人曰元伯和季膺膺弟準王縉于某時人謂之四凶劉宗經執經兄弟八人元數名臣言行錄呂正獻公廣用當世賢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嘗以一幅紙書當世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悉用之矣嘗親書遺子希哲曰當世善士無不用者猶不以吾故不得用亦命也夢溪筆談盛文肅為尚書右丞知揚州簡重少所許可時夏有章自建州司戶參軍授鄭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雅明日置酒召之人有謂有章曰盛公未嘗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即還之使人謝有章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得見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諭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無未嘗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嚴謹曰如此必是將命者有所忤耳乃往見文肅而問之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公始待有章甚厚今乃不讀其詩何也公曰始見其氣韻清修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志已滿矣切記之他日可驗賈文元時為參政與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候到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奪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他術曲洧舊聞查道善人物知許昌日張文懿罷射洪令歸闕過之一見大悅以書薦于楊大年大年令諸子列拜之文懿辭不敢當大年曰不十年此輩皆在君陶鑄之未但恨老朽不見

君富貴耳其後果如其言宋史陳遘傳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愨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　張致遠傳高宗朝趙鼎再相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輩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張浚傳浚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為名臣拔吳玠吳璘於行間謂韓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一見劉錡奇之付以事任卒皆為名將有成功一時稱浚為知人云戊辰修史傳工部侍郎崔與之言汚帥趙彥吶方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其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游宦紀聞鄱陽張世南嘗從親戚馬建家見洪文敏公內簡一幅與族伯提刑云正月十九日晚閒宣召從容聖語云近日郡守辭見並詣議事堂太子封劄子來但思之甚有未盡處蓋全不見語話如何得識其賢否朕於選引郡守自有見處幾於不傳之妙遂笑云所謂父不能以傳之子也適奏每見批出別與差遣人者無不合於公論上云如張垓者觀其人材儘做得一州只緣鄂渚屯大軍有諸司却恐他費力故以與九江適奏張垓是臣鄉人故參知政事壽之子其人誠如聖訓自得恭命極感聖恩至於王青說其為人雖鄉里與之久處者不過知之如是而陛下一見即盡其平

生可謂王當上笑而頷首觀此足知簡記不忘故詳以報此跋乃孝宗皇帝天語拜手敬觀益足以窺聰明冠倫妙處也張南軒語錄先生問一官負對云甚圓轉先生曰言機巧之害對云才圓轉便入機巧先生云某向來多被俊快人誤今雖得朴魯不妨對云弓調然後求勁馬服然後求良士必誠慤而後求智能苟無誠慤之心而有智能譬虎狼不可近也先生云甚然甚然對云士罕有不以兒女之志望人者假如人來見先生必須迎合只是起脚處有病先生云此箇也是難保對云義利未辨底人直是不可保雖然此箇亦在駈駕但不必預備緩急以被驅使足矣先生曰此箇也是不必預備對云知人一事非知道不能因舉論語患不知人孟子我知言誦詩讀書必觀其人之句云某持此方略彼此參較近亦有省先生云為學法當如此淵泉日記呂麗澤以薛士龍陳君舉喜事誠知人也濰畔暇語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誤者大為昌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為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窱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公旦死千載閟其光吾君亦勤理遲于一來翔其見獎重如此公復為廷評於主司以是子齊之聲譽於廷右矣魯為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皆嗟久之又為之賦駑驥

之章其辭曰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苦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為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為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陬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輈因論天外事恍惚令人愁駑駘與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可以言直矣申棖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為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誠自脩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涅泥而不閒白黑混淆孰猶而孰薰辛然而得名世之士加至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快歟余嘗諷韓之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興感所至則往往為之墮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齊東野語前輩名公鉅人往往有知人之明如馬尚書亮之於呂許公陳恭公曾諫議致堯之於晏元獻呂許公之於文潞公夏英公之於龐穎公皆自布衣小官時即許以元宰之貴蓋不可一二數初非有求李之術特眼

力高閱人多故爾史傳所載以為名談近日如史忠獻彌遠趙忠肅方亦未易及忠獻當國日待族黨加嚴猶子嵩之子中初官棗陽戶曹方需遠次適鄉里有佃客解后致死者官府追逮急甚欲求援於忠獻而莫能自通遂寅緣轉閽因得一見留飯終席不敢發一語忽問何不赴棗陽闕以尚需次對忠獻曰可亟行當作書與退翁矣陳昉時為京西閫子中拜謝因及前事曰吾已知之第之官勿慮也公平昔嚴毅少言遂謝而退少間公元姬林夫人因扣之公曰勿輕此子異日當據我榻也其後信然又趙葵南仲通判廬州日翟朝宗方守郡公素不樂之適于堂見合入閤候呼召於賓廡僕見者數十人皆謝去獨召兩都司及趙延入小閤會食且出兩金匳貯龍涎冰腦俾坐客隨意爇之次至趙即舉二合盡投熾炭中香露如雲左右皆失色公亟索飯送客命大程官伴趙聽命客次人皆危之既而出劄知滁州填見闕即命之任而信公平生功業實肇于此焉又趙忠肅開京西閫日鄭忠定丞相清之初任虎陵教官前詣臺參謁素癯瘠若不勝衣趙一見即異待之延入中堂出三子俾執師弟子禮酌酒不自安傍觀怪之即日免衙參等禮以行復命諸子餞之前途且各出長箋錄書之而去他日忠肅問諸郎曰鄭教如何長公答曰清固清矣然寒薄

耳公笑曰非爾所知縱寒薄不失為太平宰相後忠肅疾革諸子侍側顧其長旋曰汝讀書可喜然不過監司太守次語文仲范曰汝須開闊然無結果三哥葵甚有福但不可作宰相耳時帳前提舉官趙勝素與都統制扈再興不協泣而言曰萬一相公不諱趙勝必死於扈再興之手告相公保全時京西施滑上佐人石大許偶在傍公笑謂施曰趙勝會做統帥扈再興安能殺之其後所言無一不驗錦繡萬花谷孔恂及齊王攸識劉元海必亂許劭知曹操為亂世之姦雄潘紹知王敦必反王衍識石勒將為天下患漢高知吳王濞必亂東南王叔文知劉闢必亂蜀呂晦知王安石必誤天下陳瓘識蔡京為國家賊天下之大賊尚意雖曰愉論字知人之難麟出而人以為瑞狐狸入室則人以為妖矣鵲鳴而人以為吉鸒鵝噪庭則人以為凶矣夫啼馬而走冢馬而鳴疑若無與於人而妖祥吉凶人亦能卜之者彼有聽屋厚削南鄰尚之至言而耳不能聽雅鄭視陸贄裴延齡之繼進而目不能皂白者此獨何如遼史列傳王繼忠進楚王賜國姓上嘗燕飲議以肖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肖敵烈才行兼備可任上不納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鑑中為行軍副部署攻興化鎮月餘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金史粘割斡特剌傳

幹特剌性溫厚醞藉嘗爲丞相紇石烈良弼所薦後世宗謂宰臣曰良弼善知人如幹特剌輩才真可用也在相位十餘年甚見寵遇（元史虞集傳）馬祖常爲御史中丞寵伯遂進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曰是子雖有小才然非遠器亦恐不得令終祖常未以爲然一日邀集過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固拒之祖常不樂而寵伯遂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八十　九眞

人　知人

太平御覽知人書皋陶謨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言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處父字文公之傅也）文子曰行并植（言特）於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專也謂剛而專爲狐射姑所殺）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春秋僖五年曰鄭殺申侯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汝爲罪）後之人將求多於汝（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

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晉文公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之以爲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也）公子受飧反璧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也（一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詩國風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詩大雅美仲山甫也一人天子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詒遺也燕安也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

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恐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爲六年晉殺處父）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解也）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太子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合歸之使盍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　韓宣子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爲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　漢書曰薛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宣知方進大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爲丞相　薛宣字貢君初宣察孝廉瑯琊太守趙貢見宣異之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貢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宣爲相除趙貢兩子爲史　東觀漢記曰上既破邯鄲誅王郎召鄧禹宿夜語曰欲北發幽州突騎諸將誰可使者禹曰吳漢可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上於是以漢爲將軍漢遂斬幽州牧苗曾上以禹爲知人吏始時大司馬朱鮪在洛陽上欲南定河內問禹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之才河內富實南迫雒陽非寇恂莫可使也上拜寇恂爲河內太守　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候馬援兄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閑雅援纔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魏志曰楊駿字季才司馬宣王年十六七與駿相遇駿曰此非常人也同郡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使牧羊而私讀書駿見異其人質即贖著家中娉妻立屋　魏略曰趙岐逃難匿姓名賣餅北海市時安丘孫嵩字賓石進市見岐察非常人呼與共載岐懼失色嵩乃令騎屏行人從容問

曰視子非賣餅者不有重怨即亡命乎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之遂與俱歸藏岐複壁中　孫盛魏氏春秋曰嘉平元年右將軍夏侯霸奔蜀人問太傅之德霸對曰彼自爲家非人臣也問京師爲士對曰有鍾會者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蜀志曰諸葛亮字孔明琅琊人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與亮友善謂爲信然先主屯新野庶見先主器之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宜願見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詣亮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樹上坐統在下共語自晝達夜徽甚異之稱當爲南州士人冠冕由是漸顯也　吳志曰顧邵字孝則雍長子也年三十七起家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左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塘丁謂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于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謂至典軍中郎秉至卄陽令禮至零陵令粲至太子少傅　張溫字惠恕少脩容貌瓌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無可與爲輩顧雍曰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悚權改容加禮　王隱晉書曰石苞少子崇字季倫苞臨終預分諸子財物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大自能得財也　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容貌朴實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奇每有賓客己常勸使過舒言吾兒子非常人也　徐廣晉書曰鄭袤純和有識初荀攸見袤曰鄭公業爲不亡矣時相國掾魏諷有盛名同郡任覽謂袤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絕之後諷果敗司空王朗辟袤以求才袤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並爲名臣　魏謁者郭玄信出使從弘農求御人遣石苞及鄧艾爲御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並當至將相　石苞傳趙元儒有知人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　陸雲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劉裕爲布衣衆未之識也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　謝安嘗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　裴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　荀勖父肹早亡勖依于舅氏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　賀循少玩

篇籍善屬文博覽衆書尤精禮傳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應詹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爲長史謂之曰君器識弘深後當代老子於荊南矣乃委之以軍政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爲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輙讀五經鄉邑未之知内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待以門人之禮由是始得周旋貴人間　華忠年十二喪父哀慕毁瘠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匍匐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頠造焉　王戎傳云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毎適渾俄頃去過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清貴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譚　樂廣字彦輔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嘗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戸也　曹攄字顔遠濮國人也祖肇魏將軍攄少有孝行好學善屬文太尉王衍見而器之調補臨淄令　潘京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王澄傳云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常爲天下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人而神峯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澄由是顯名　周顗傳云同郡賁嵩有清操見顗歎曰汝潁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遲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矣　劉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鮮明樂彦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阮脩傳云王衍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畧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悟毎云不知此没當見能通之者衍族子敦謂衍曰阮宣子可與言衍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脩談言寡而指暢衍乃歎服焉　桓彝字茂倫庾亮毎屬彝覓一佳吏部及王都謂亮曰爲卿得一吏部矣亮問安在彝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真海岱清士因爲叙之即遷吏部郎　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年在童齓伯父邃謂之曰我爲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由是少有名望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毁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伯母語伯曰汝後若居銓衡之職當用如此等人及伯爲吏部尚書因進用之遂歷清顯　范汪字玄平少失父年六歲過江依外家庾氏荊州刺史王澄見而奇之以爲興范族者必是人也　魏徐州刺史呂

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别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故以相與　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號曰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皆南金也　陸曄童齓中從兄機稱之爲陸氏之寶我家不世之公也　褚季野冀從弟務冠譙國橋彝見而異之曰褚季野有皮裏陽秋　沈約宋書曰桓玄聞一軍起便憂怍無復計或曰劉裕等衆力微弱豈使有成陛下何慮之甚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無成也　宋書曰謝弘微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叔父混嘗異之曰此兒深衷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　謝弘微叔父混尚晉陵公主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數載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格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此非凡兒　齊書曰隋郡王子隆能屬文明帝謂倫曰我家東阿人也倫曰東阿重出實爲皇

家藩屏　江斆爲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斆歎曰風流不墜正在江郎斆與宴賞流連日夜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字彦回河南陽翟人也父卒悉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初與從弟炤同載道遇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梁書曰沈瑀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塘人也幼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畧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　臧盾幼從徵士琅琊諸[illegible]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　賀瑒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爲儒者宗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　陳書曰杜之偉強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　陸慶永陽王爲吳郡大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舍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

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玆　北史曰于謹南伐江陵以唐瑾爲元帥府長史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言於周文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周文初不之信然欲明其實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來二十許年明其不以利汙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隋書曰魏任城王諧薦李德林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爲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伎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人盈朝然脩大廈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　楊素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叔祖魏尚書僕射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當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也　柳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在於玆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高構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爲文筆必先以草呈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初沈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　李德林任城王諧爲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殆均師友不爲君民禮數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君沉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才入鄴李德林幼聰敏年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高隆之見而嗟歎遍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日中車馬不絕年十五誦五經及古今文集日數千言俄而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魏收嘗對高隆之謂其父曰賢子文筆終當繼溫子昇隆之大笑曰魏常侍殊已嫉賢何不近比老彭乃遠求溫子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齔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　唐書曰王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沉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叔父頗當

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　狄仁傑授汴州判佐時工部尚書閻立本爲河南道黜陟使仁傑爲吏人誣告立本見而謝曰仲尼云觀過知仁矣足下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薦授并州都督府法曹　張守珪儀形瓌壯善騎射性慷慨有節義時盧齊卿爲幽州刺史深禮遇之常共榻而坐謂曰足下數年外必節度幽涼爲國之良將方以子孫相託豈得以寮屬常禮相期耶　李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子對切）勤幹俾攝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爲權倖所誣勉詢持吏曰上方藉牧宰爲人父母豈以讒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爲執政所非追入爲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晬事修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即日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　李晟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渭橋在賊腹内兵勢懸隔李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志臨事不可奪以臣計之破賊必矣帝意始安　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之子也初於陵十九登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子而生嗣復復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竟如其言　李德裕與牛僧孺有隙或以韋溫厚於牛僧孺言於德裕裕曰此人堅正中立君子也　劉三復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文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　後魏書曰崔亮傳云崔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也時隴西李沖當朝任事亮從兄言之於沖沖與亮語因謂亮曰比見卿先人相命語使人胸中無復怵迫之念奇之延爲館客沖謂兄子竒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二人終將大至　孔叢子曰魏安釐王問子順馬回之爲人雖少文然梗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之明也曰何故答曰臣聞諸孫卿其爲人長目而永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謟得罪　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牛車藉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爝大甚盛從者甚衆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衣冠　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復相謂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

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臣爲令尹十年矣國故不治獄訟不息臣竊選國俊士孫叔敖秀才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寧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虞丘子菜田三畝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曰叔敖果可使持正矣　傅子曰劉備襲蜀丞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每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徵士傅朝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爲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爲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劉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爲而不濟也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淮字彥清二子喬髦有識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淮曰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謂淮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淮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議者皆許之　王仲祖云真長知我勝我自知王渾妻鍾生女甚賢明令武子爲妹擇佳壻而未有其人兵家子有才欲以妻之獨與母議初不告事定乃白母曰誠是地也自可貴要當令我見之於是武子令此兵與羣小雜處使母帷察之母曰此形衣者汝可拔乎武子曰是母曰此才足以拔萃然地寒非長年不足展其才用觀其形骨恐不可與婚數年果死　呂氏春秋曰魏公叔座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八十　八

病甚矣將奈社稷何對曰臣之御庶子鞅也願王以國聽之若不能聽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叔之賢而令謂寡人以聽鞅悖也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強魏果弱　竹林七賢論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而契若金蘭濤妻韓氏當以問濤濤曰當年可爲友者惟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觀狐趙意欲一窺之可乎濤曰可也二人至妻勸濤留之宿具酒食夜穿牖而窺之濤入曰所見何如吾妻曰君才殊不如也正當以識度相友濤曰然伊輩亦當謂我識度勝　世說曰袁宏少貧常爲人傭載運謝鎮西嘗夜泊舟江渚清風明月聞賈客舫上有詠聲甚有清致聽所詠詩又所未嘗聞歎美不能已即遣人委曲訊問乃是袁宏自誦其詠史詩遂厚相賞重　郗太尉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曰請往東齋中選之門生歸白郗云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覓女壻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云此正嘉壻既而訪焉乃逸少也　語林曰夏少明在陳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粮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家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夏問逸民家遠邇答君何以問夏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明可更來明往逸民果知之又加其志局乃用爲西門候於此遂知名

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乃自捉刀立牀頭坐既畢使僕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魏王信自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魏王聞之馳遣殺此使　世說曰王濬沖裴叔則二人於總角時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向二童子是誰曰裴王客曰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須三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崔鴻前秦錄曰姜宇字子居天水冀人也少孤貧爲河北陳不識家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聰惠美風儀每夜專讀書睡則懸頭于屋梁達旦而止不識奇之將妻以女其妻怫然不識乃置酒引宇令女潜觀之問女曰姜宇人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難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觀宇之姿才豈復爲人牧羊也遂妻之宇後歷位京兆尹御史中丞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止學舍則收魏德公觀耕者則拔茅季偉皆爲名士至汝南見袁閎不宿而去從黃憲三日乃去過新蔡許劭問之曰足下見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乃彌日何也泰曰奉高之流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畝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難測量也　何顒別傳曰顒字伯求有人倫鑒同郡張仲景總角造顒顒謂曰君用思

永樂大典卷二千九百八十　九

精而韻不高將爲良醫卒如其言　顧和別傳曰和字君孝總角時顧榮曰此吾家騏驥興衆宗必此子也顧珠亦有令聞榮謂珠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衛玠別傳曰劉真長謝仁祖並知名時人高器中朝人士或問弘治可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　三輔決錄曰龐知伯名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農爲書生窮乏乃客鍛於勃家知伯知其賢尤加禮待顧直過償反去送十里過舅家復貸錢贈之農不肯受勃曰不受令勃不安農乃受曰爲馮翊乃相報後果爲馮翊大守勃子爲門下書佐　游殷字幼齊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輕誣構殷之初殷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者時未知名爲郡書佐殷察異之既過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甚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妻子託之軫害殷月餘得病自說但言伏罪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諺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鬼靈之驗　王諶字子嗣博學有才辯洛陽种景伯武原吳季高未知名諶數稱二人於朱伯厚有宰輔之器退語二人曰卿必爲公而景伯至司徒季高至司空世以是服諶之知人也　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嘗出行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融時年十餘歲憲下車執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

知其不凡使結爲兄弟因升堂見親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恭祖仕郡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賓書詣勤勤見而竒之明日往造焉仲舉父出見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來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乃歎曰陳仲舉有命世才王佐之具父見黄叔度於童幼云當爲内盛德其後二賢英名並耀於世　謝甄稟氣聰與明識達理見許子將兄弟弱冠之歲曰平與之淵有二龍出焉察其眄睞則賞其心覩其顧步則知其道　襄陽耆舊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哉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並用爲軍師中郎　潘記見温習十數歲時曰此兒名士必爲吾州里議主勑子弟與善温後果爲荆州太公平令　李衡字叔平漢末父將走入吳以下户調爲武昌渡民聞羊衜有人物鑒往干之衜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勸習至仕以女配之冊府元龜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來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落不稱而安卑盛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讓蒐愚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滔天自非精識遠倫風鑒絶出孰能洞分之哉此其爲難能哲而惠故勛垂何憂哉言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

彰其能否率見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廋哉　顔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孔子之言然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顔淵同也謂舍止用之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顔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顔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煤炱甑中回以爲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不易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犂雜文騂赤也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犂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子路孔子弟子爲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子曰由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而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少時常

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昔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内漿齋戚患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用馬爲知己者良鮑子死天下莫知安用水漿難爲之死亦何傷哉又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

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請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惟蒸嬰兒之味嘗于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妒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内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桓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憎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者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飢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乎地下公）孫固爲宋司馬晉公子重耳文公也過宋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無長幼

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盈之黨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父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然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因以爲名今祁縣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詩周頌

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勲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明信以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所過有其勲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一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己）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鬷明）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飲俎豆者）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爲妻御之臯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因故水竇閒）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取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孟僖子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晉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傴俯皆恭敬之貌也）循墻而走（言不敢安行）

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於是鼎中爲饘鬻餬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謂若弗父何欲讓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也孔丘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時年十七）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

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牧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纍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邪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於厄

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矣　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　孫叔敖為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抵戟曰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雖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在固始）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世不絕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為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質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為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儔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　趙禹為少府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

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袁盎為吳相病免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無行之解者若今分跡也）不以在亡為辭（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心季布弟也）今公陽從數騎（陽分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為人恭儉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

卮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為小黃令京房事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舉茂才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　楊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士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雄官至侍郎　嚴尤為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為舂陵侯家訟逋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舂陵侯敞即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光武為季父故舂陵侯訟太司馬府訟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芻藁錢若干萬時宛人朱祜亦為舂陵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祜光武歸戲祜曰嚴公寧視卿邪）及尤圍昆陽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邪何乃如是　後漢安成侯賜初與更始俱到洛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

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虞延為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絹帛及錢二萬南陽計吏居其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衍不能容積三年不用於是帝乃自勑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慚而退由是以延為明　第五倫為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為蜀郡太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為知人倫後位至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為漁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竊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其未相見已許之故信於己也）朱穆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州郡刺史太守）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為郡功曹諫諍不合自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　馮敷為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以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箒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為交阯太守胡廣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勑真助求其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人云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窓中闚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戶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真辟公府賢良皆不就　王諶河南尹田歆外甥也（諶史不書其官）种暠始為縣門下史時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邃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安用近洛陽史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

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讎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為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于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游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入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五十王泮孔子卿角共佐林宗以訪才得所宜林宗曰叔度當以仕進）

（顥。字道當以經術進。然違方放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素為從母兄中郎將澤為代郡太守。謝甄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為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廷為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徵辟並不起。號曰徵君。）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為朗陵侯相。時黃憲世貧賤為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淑又拔李昭於小史。　李膺為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陵求為門徒。膺謝

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為守節者所羞。又奔眭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為司隸校尉。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常嘆述之。以為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懽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祐官至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冀之士以是識統。後尚書令荀彧舉為尚書郎。又參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浚儀人。遊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

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為輕薄子。並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于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嘏。年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國淵字子尼。少師事鄭玄。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為國器。）後為大司農。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為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為旛。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悅。許妻以女。其妻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於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為郡功曹。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郭林宗）劉曄少有孝行。避地揚州。劭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為魏名臣。又曹公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公大悅而去。（人云。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人如。子將不答。固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

之姦雄。大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為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徒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邕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雍從學琴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為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又召王脩為主簿。舉孝廉。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融嘗謂功曹孔邵。廊廟才也。邵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大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為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之奇也。唯玄與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常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悽愴致祭。自為其文。（又云。橋玄世名知人。覩魏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

（昔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由是身名益盡）何顒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顒常稱潁川荀彧王佐之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與喪并致顒屍而葬之彧之冢傍　陳寵爲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爲尚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林卒被用而以臧汙抵罪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八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寫書官知事臣李中
圈點監生臣陳惟深
臣林汝松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九眞

人

舞智御人（漢書張湯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而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如兄弟。禹志在奉公孤立。湯舞智以御人。）**趙禹絕人**（甕牖閒評前史趙禹傳云。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其意蓋為禹凡有造請者禹不報謝務在絕人故也顏師古卻以不行字下屬報謝為句下文又云以此意告散公卿**才武絕人**續後漢書曹操傳操嘗私入中常侍張讓室讓覺之操舞手戟于庭踰垣而出才武絕人莫之能害**勇力絕人**續後漢書毋丘儉傳儉與文欽起兵攻司馬師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

是分為二隊夜夾攻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眾知之齧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師謂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勇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晉書王濬傳濬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舊唐書廬江王瑗傳武德元年瑗歷信州總管封廬江王朝廷以瑗懦愞非邊將才遣右領軍將軍王君廓助典兵事君廓故嘗為盜勇力絕人瑗倚伏之許結婚姻以布心腹言行通鑑李謙溥有將劉進勇力絕人數以少擊眾并人患之乃以蠟丸封書遺進陽遺其兄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即詔謙溥械送闕下謙溥曰此反間也願以闔門保之太祖得奏遽釋進厚賜金帛遣之**膂力絕人**（續後漢書周魴傳魴子處膂力絕人好馳騁田獵任俠恣）肆為鄉曲患隋書魚俱羅身長八尺膂力絕人（新唐書杜伏威傳）王雄誕曹州濟陰人少孤果膂力絕人伏威之起用其計戰多克署驃騎將軍**弓馬絕人**（北史崔彭仕周為驃騎將軍上謂之曰卿弓馬固已絕人）**武力絕人**（資治通鑑唐高宗咸亨四年大將軍李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為眾夷所憚）**敏悟絕人**（新唐書歐）陽詢傳詢父以罪死詢當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侻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白居易傳居易字樂天其先蓋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有功于時賜田韓城子孫家焉又徙下邽父季庚為彭城令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吳人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自失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月中召入翰林為學士遷左拾遺**才藻絕人**（太平廣記李太白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武藝絕人**（宋史董遵誨太祖時為通）遠軍使遵誨不知書豁達無崖岸多方略能挽強命中武藝皆絕人在通遠軍凡十四年安撫一面夏人悅服　畢再遇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

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識慮絕人**（宋名臣言行錄富鄭公居洛築）第與康節隱居相邇公一日有憂色康節問之公曰先生度弼之憂安在康節曰豈以王安石罷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公曰然康節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惠卿安石勢利相敵將自為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公語康節曰先生識慮絕人遠矣**聰敏絕人**（宋史綦崇禮傳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高宗時為翰林學士）**力能絕人**宋史列傳楊存中代州崞縣人魁梧沈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毅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為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書騎射**拳力絕人**（宋史趙葵傳時與討李全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趙范刻日與葵約葵帥雄）勝掌淮武定強勇步騎萬四千命王鑑扈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顯鎮之兄也拳力絕人**鷙勇絕人**（宋史）列傳韓世忠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聰明絕人**（內翰談苑阮思道十昌歲長不滿三尺能）

陋吃訥。其聰明絕人。善屬文。年十七。入海州試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坟碣石之宿露。歛蒼梧之夕雲。又云。三山神闕湛清影以蓬連。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全篇皆類此。人多諷誦。真奇才也。**多藝絕人**（三槐王氏雜錄崇寧中因語上）仁厚之德。聰明多藝絕人。遠甚呂吉父。曰。大抵入君來處別。不可以世人語也。余深然之。**警悟絕人**（宋朱晦菴大全）集李公墓碣。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就與月相吞之句。**英識絕人**（宋楊誠齋集答雷運）使啓恭惟都運。焯章吏部。一世儒先之選。四朝俊彥之宗。英識絕人。不待三十里辯外孫之字。名章傳後。咸曰二百年無吏部之文。**才器絕人**（宋王與鈞藍縷藁賀鄭守啓才器絕人解十二牛而不頓傑傑容物吞八九夢以有餘）**人君養人**（資治通鑑唐高宗顯慶元年夏四月己未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則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傭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困身養人**（張行成述衍十三卷困井共一卦當十七與十八四九之數陰陽各）分十八爻而為用。則虛一相避。故體數十八。用數十七。以事理言之。則困身以養人也。**匈奴厭人**（容齋隨筆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以色事人**（西漢書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詳見李夫人下）**委質事人**（南史宋沈攸之傳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蕭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或呼寅俱去。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幸成而責其敗。乃投水死。**直道事人**（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

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北史慈明傳。隋開皇十三年。以尚書兵部郎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詔慈明追兵擊密。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與坐。論以舉兵之意。慈明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枉道事人**（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以諂事人**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二年。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進（酒食禮甚謹）**賈瓊問事人**（文中子中說賈瓊為吏事于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況乎利而諷之無介鬬其捷瓊曰願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內恕及人**（漢書晁錯傳錯對賢良策曰取人以己。內恕及人。注師古曰以己之心揆之於人也）**恕己及人**（抱朴子內篇微旨卷恕己及人仁逮昆蟲）**陰德及人**（仙傳陶弘景贍恤貧寒拯救危急救療疾患朝夕無倦其有陰德密惠人莫能知之）**皷下戮人**（西漢傳聞岑彭傳光武收韓歆置皷下將斬之注云中將軍最尊自執旗皷若置營則立旗以為軍門并設皷戮人必於其下）**面折人**（別釋常談漢汲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善媲人**（漢書龔遂傳郎中令善媲人師古曰媲辱也）**贖人**（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子貢贖人而不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貢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曾慥類說。魯法贖人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之。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聖人舉事。非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人受金則為不廉。則何以相贖乎。自今以後。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隋書龐晃傳。晃遷驃騎將軍。襲爵比陽侯。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尚。齎絹八百匹贖焉。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筭人**（東漢書皇后紀序漢法常因八月筭人注云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筭賦故曰筭人）**利溺人**（淮南鴻烈

解說林訓侍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為侍其利也）

嬉戲害人　淮南鴻烈解泰族訓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苛刻害人　舊唐書食貨志楊崇禮為太府卿清嚴善勾剝分寸錙銖躬親不厭轉輸納欠折估漬損必令徵送天下州縣徵財帛四時不止及老病致仕以其子慎矜為御史專知太府出納其弟慎名又專知京倉皆以苛刻害人承主恩而徵責

利己害人　黃光大積善錄先利人而後利己者君子之用心知利己而不知利人者小人之用心至於害人以利己者小人之用心也蓋小人之心云為動作未嘗不切切於利己利己之心既甚重則不顧他人之安危憂樂凡可取可奪以利己者無不取奪往往奪人之食而食之不恤人之飢奪人之衣而衣之不恤人之寒去如是者非利己也乃所以自害也損德莫大於此未見其有終吉者予故曰利己以害人者小人之用心也記纂淵海利己害人經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夫人家甚以為宅子以鄰國為壑左右子吏毀人以自成（左傳）集法吏多少書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愆尤以為己階梯（韓子）

以財聚人　東漢書蔡邕傳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

寧我負人　三國志曹操避董卓之難間行東歸過故人呂伯奢伯奢出五子備賓主禮操聞食器聲以為圖己手劍殺八人而去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二年呂用之建牙開幕一與高駢同凡駢之腹心皆逼以從己諸所施為不復咨稟駢頗疑之陰欲奪其權而根蒂已固無如之何用之知之甚懼訪於其黨鄭杞盧瑾曰此固晚矣用之問某安出杞曰曹孟德有言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注蓋勸用之圖駢）明日與瑾共為一書緘授用之其語秘人莫有知者

無我負人　猗覺寮雜記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曹操由中之言也沮渠羅仇盧水胡人也與其兄麴粥事呂光光征河南大敗麴粥勸羅仇反攻之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寧人負我無我負人遂為光所殺羅仇之言可謂君子卒不免死世之小人蓋以操言為信能改齋漫錄滎陽呂原明中年嘗書壁以自誓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我不負人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元年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義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閬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其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朝家負人　五代史劉巨容大敗黃巢諸將欲追斬之巨容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軍事平則忘之不如從黃巢為富貴作地故巢復熾

度量過人　抱朴子逸民篇消高伯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

膂力過人　東漢書董卓傳卓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豪帥有來從者卓為殺耕牛共宴樂豪帥感其意相歛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健俠知名為州兵馬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北史列傳傳永字傳叔膂力過人彎弓三百斤左右馳射能立馬上與人角騁見者以為得又傳永之武而不得永之文隋書李景傳景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

氣力過人　續後漢書劉封傳封本羅侯寇氏子長沙劉氏甥也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

封為子及昭烈攻劉璋時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

聰思過人　魏志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魏太祖以夔為軍謀祭酒參大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鐘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其所長

天才過人　晉書潘京傳京漢壽人也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

學行過人　晉書孫登傳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敎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歡而別

才能過人　晉書陶侃傳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號慕過人　南史齊始興簡王鑑傳鑑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拜伴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

毀瘠過人　南史梁到溉傳溉遭母憂居喪盡禮所處廬開方四尺毀瘠過人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

耿介

過人（世說新語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爲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爲小物耿介過人朕所以好之）

默識過人（北史齊本紀顯祖幼時師事范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明不能測也）

識畧過人（新唐書封倫傳倫字德彝以字顯觀州蓨人祖隆之北齊太子太保倫年方少舅盧思道曰是兒識略過人當自致卿相隋開皇末江南亂內史令楊素討之署倫行軍記室泊海上素召計事倫墜水更易衣以見訖不言久乃素知問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爲以從妹妻之素營仁壽宮表爲土工監規構鴻侈宮成文帝怒曰素殫百姓力爲吾結怨天下素大懼倫曰毋恐皇后至自當免明日帝果勞素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樂而盛飾此宮邪因大悅素退問何料而知倫曰上節儉故始見必怒然雅聽后言后婦人惟侈麗是好后悅則帝安矣素曰吾不及也素負才驁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貰接或與論天下事袞袞不勌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爲之帝擢內史舍人）

智筭過人（舊唐書玄宗楊貴妃傳妃資質豐豔善歌舞通音律智筭過人每倩盼承迎動移上意宮中呼爲娘子禮數實同皇后）

推誠過人（圖經張伯儀魏州人以戰功隸李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雖不知書然推誠過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聰明過人（曾慥類說韓十八愈自是太輕薄謂李程曰某與在大丞相韋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與愈往還三十餘年不曾共愈說著文章此是過人也）

俊逸過人（宋史太宗謂蘇易簡曰朕恨不與李白同時易簡曰有錢易者俊逸過人爲文學數百言頃刻而就真李白才也）

先識過人（江少虞類苑李文靖公沆爲相王魏公旦方參預政事西北隅尚用兵或至旰食魏公嘆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得優游無事耶文靖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其後北狄講和西戎納款而封禪祠汾寖講墜典靡有暇日魏公始嘆文靖之先識過人遠矣）

德量過人（遺事韓琦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千百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敏學過人（宋史司馬光傳光子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傳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

朴忠過人（宋史秦檜傳建炎四年十月甲辰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還言殺金人監己者數人朝士多不信惟范宗尹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檜首奏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

聰發過人（宋史邵亢傳亢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千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

才具過人（武林紀事尚書張定叟才具過人凡兩尹京政事大小莫不曲盡人情）

一節過人（黃氏日抄陸象山文集平生有一節過人他人要會其不會他人要做其不做愚觀以上所記皆自信甚篤獨立不懼之言可以作人儒柔然以聖人自處則未知果如何陸象山之言學陳同甫之言治皆欲等天立地做一箇人他非所慨亦可謂豪也已）

精敏過人（元王惲秋澗集趙公神道碑公氣貌魁偉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檢押自律與人交雖小信不忒）

聰悟過人（仙傳陳抟聰悟過人經史一覽無遺詩禮書數方藥之書莫不通究）

英雄忌人（續談助孫策年十四在壽陽詣袁術始至而劉豫州到便求去袁曰豫州何關君答曰不爾英雄忌人即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轉顧視孫之行殆不復前）

膽氣倍人（續後漢書周泰傳孫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因泰就戰賊乃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

出糧活人（續後漢書蓋勳傳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谷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拜征虜校尉）

散粟活人（舊唐書李皐爲溫州長史無幾攝行州事歲歉有官粟數十萬斛皐欲行賑救掾吏乞候上旨皐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君命若救我一身活人數千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

監決活人（新唐書于大猷傳猷子審楊國忠頗跂秩

嶺南流人。以中使傳口勑行刑。畏議者嫉其酷。乃以審爲嶺南監決。處置半使活者甚衆

立志活人（沈明遠寓簡曰）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奥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爲執政。出爲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脉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爲案脉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繆。卑有絶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爲恥。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以船活人（宋史胡宿傳。宿爲楊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爲爲館閣校勘。）

辯獄活人（潮州府志。宋劉允孚厚中。登紹興四年第。歷官知化州。有累年治不決之訟百餘案。公數日決之。屬縣吳川民之鬻鹽者。家畜器械以備寇。令覬賞。悉捕之以爲盜。法當死。遂力辯其冤。全活者五十餘人。）

一能活人（蘇黃門龍川畧志。許遵議法雖妄。而能活人以得福。予謫居筠州。筠州守許長卿遵之子也。言其兄弟及諸子仕宦者十餘人。而郎官刺史至數人。予復嘆曰。遵之議妄甚矣。而子孫仕者若是。其多也。一能活人。天理固不遺之）

以符活人（仙傳。蔡瓊字伯瑤。師老子。受太上陽生符。還丹方。合服得道。後人常以陽生符活已死之人。但骸骨存者。以符受之即活。）

發塚活人（仙傳。羊盈有仙道。能掘地發棺。死皆復活。人即起能言。）

施藥活人（仙傳。王錫因大疫。入息山採藥散施活人。遇道士授以餐風飲露之術。後飲甘露而昇仙。）

羞面見人（馬明叟實賓錄。齊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

剖涎見人（太平廣記。天寶中。有髙生者。病熱而瘠。其腹痛不可忍。召醫視之。醫曰。有鬼在腹中。於是賫藥飲之。有頃嘔涎斗餘。凝固不可解。以刃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麼。俄長數尺。高生欲笞之。其人趨出降階。遂不見。自是疾間。）

左道惑人（新唐書班宏傳。宏爲劍南觀察判官。青城人以左道惑衆。謀作亂。事覺。詿引凡將規殺。死衆允。權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

妖幻惑人（金史石琚傳。時民間往往造作妖言。相爲黨與。謀不軌。事覺伏誅。上問宰臣曰。南方尚多反側。何也。琚對曰。南方無賴之徒。假托釋道。以妖幻惑人。愚民無知。遂至犯法。上曰。如僧智究是也。此輩不足卹。但軍士討捕。利取民財。害及良民。不若杜之以漸也。）

詳交不失人（抱朴子交際篇。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

知者不失人（論語。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以貌失人 記室新書。子羽雖云於甚惡。以貌失人。（史記。唐臺滅明字子羽。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才薄。既而受業。名振諸侯。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太平廣記。唐丞相盧携。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常呼携爲慧蓋舌短也。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尚書宙加敬。謂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然觀其文章。他日必爲大用。後盧果登廊廟。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嘗捷類說。石文德工詩。馬文昭以其貌寢。未嘗接待。南宅王子延之門下。無何彭夫人薨。文昭傷悼。文德獻挽詞。有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驚曰。文德有如此作用。吾反不如南宅小兒知鑒耶。乃接見之。）

壁後置人（晉書列傳。簡文帝崩。桓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謝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失火燒人（晉書步熊傳。熊學舍側。有一人燒死。吏持熊諸生。謂爲失火。熊曰。已爲卿卜得其人也。使從道南行。當有一人來問得火主未者。便縛之。吏如熊言。果是耕人。自言草惡難耕。故燒之。忽風起延燒遠近。實不知草中有人。）

元規塵污人（晉史揮塵。王導傳。庾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

一字拔人（晉史揮塵。成都王穎爲丞相。擢蔡克爲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生哭人（晉史揮塵。王濟傳。齊王攸）

當之濟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

亹亹逼人 晉史擇壓謝安字安石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積遷東土常住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壑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

咄咄逼人 書斷列傳王脩字敬仁仲宣之子官至著作郎善隸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畫讚與之王僧虔曰敬仁書始窮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

精神陵逼人 北齊書高德正為右僕射綱紀朝政多所弘益文宣末年縱酒德正屢進忠言帝不悅曰高德正恒精神陵逼人

老嫗識人 世說新語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於是齎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因語識人 五燈會元投子同禪師曰從苗辯地因語識人

勸酒斬人 世說新語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客有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殺三人

甕牖語人 世說新語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無解語人 五代史馬胤孫傳劉昫罷相為右僕射散騎常侍孔昭序建言常侍班當在右僕射前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人昭序癡兒豈識事體

形色加人 世說新語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腳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撥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

哀毀加人 新唐書蘇瓌傳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瓌王府錄事參軍

呪水飲人 北史李先傳先之孫義徽補清河王懌府記室蓋太后臨朝屬有沙門惠憐以呪水飲人云能愈疾百姓奔走日以千數義徽白懌稱其妖妄因令義徽草奏以諫太后納其言

遺愛在人 晉書扶風武王傳王名駿西土聞其薨也泣者盈路百姓為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南史蕭引傳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處州府志祝粹字子允麗水縣人宋元祐三年中進士為嚴州分水令有政聲百姓生子皆以其姓為名其遺愛在人如此

萬變在人 程子訓蒙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

感格在人 宋楊誠齋集豈荒在天感格在人顧益脩省以召至和

神之在人 輔教編原教云謂人死也其神不死此其驗矣神之在人猶火之在薪也然薪雖與火相燼今所以火者曷嘗燼乎

風月懷人 世說新語劉尹云清風朗月輒思伏玄度晉中興士人多曰能清言于時士人皆欽慕仰愛之

明珠照人 馬明叟實賓錄晉驃騎將軍王濟衛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游恍若明珠在側爽然照人

餘霞照人 晉書謝朓風華斧藻當時獨步書甚有聲中珠流美亦猶薄暮川上餘霞照人晚春林中飛花滿目

玉山照人 晉書裴楷字叔則以清通用為吏部郎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唐獨孤及毘陵集陝州刺史裴公行狀天姿英拔德宇宏曠武庫森然玉山照人

五色照人 宋王珪華陽集左街大相國寺釋迦佛靈牙贊仁宗覺性自然大信三寶始以梵儀寶華迎至禁中且發祖宗御封而灌以海上蓄藏之水忽於甘露宮中得舍利一其五色照人帝親貯之瑠璃缾中

生物供人 江州志晉張詮字秀碩南陽人性情高逸帶經而鋤庶悅以其貧授彭陽令祿之歎曰古人正以容膝為安苟屈吾志亦何榮乎拂衣入廬山淨社客有食野鹿溪魚而美者誇於詮曰天生是物以供人何其美也詮舉列子曰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也客大慙

以酒杜人 石林詩話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於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蓋方時艱難人各懼禍惟託於醉可以粗遠世故蓋自陳平曹參以來已用此策漢書記陳平於劉呂未判之際

（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耶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淨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輩無事而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以爲保身之計）

倒戈授人（南史胡藩傳藩過江陵省外兄羅企生因說殷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

慈心授人（佛祖統紀宗矩法師復歸故里慈雲手書誡詞獎之曰汝將轉說于親里也勉之哉被忍辱衣入慈悲室處空爲座身遠衆惱口寡言論意防輕慢慈心授人是曰三執是爲四行名安隱說）

鄧禹笑人（南史王融傳融爲中書郎嘗撫案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

租秩賑人（白氏六帖齊王攸國中文武下至士卒法令不食廩賜者皆以秩賦與疾病死亡者時有水旱出租秩加十二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以禮處人（南史陸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劉湛宋文帝元嘉三年爲廬陵王從事時王居憂多膳士禮湛禁膳魚肉嘗在王座廚人進車螯及酒湛怒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遽出）

不堪涖人（南史宋王僧達傳僧達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郡僧達亦不堪涖人弘僧達父也）

墓內尋人（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武帝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麒麟於東岡）

年少窺人（南史宋柳惔傳王儉爲尚書左僕射嘗造惔父柳世隆宅世隆謂爲詣己徘徊久之及至門唯求惔及惔造謂世隆曰賢子俱有盛才一日見顧今故報禮相仍相造似非本意恐年少窺人）

官當圖人（南史宋何尚之傳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嘆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

伐罪弔人（南史檀道濟傳武帝北伐道濟爲前鋒所至望風降附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

此上

不欺人（南史王儉傳儉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從弟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作智者其孰能免之）

平生不欺人（呂原明雜記司馬溫公薨門人或欲遺表中入規諫語程正叔曰此公平生未嘗欺人可死後欺君乎）

文武兼資人（南史宋柳世隆傳高帝與武帝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委以後事世隆其人也武帝乃舉世隆）

興衰資人（文中子中說子曰昔者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商紂承之而天下陂文武受命而天下和幽厲肆虐而天下散文景儉靜而天下乂寧桓靈失德而天下大壞故曰治亂相易澆淳有由興衰資人得失在教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曰太古不可復淳朴不可歸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

赦囚度人（太宗建元實錄六年夏壬申文德皇后疾甚皇子等赦囚度人祈祐文后曰死生有命非冥力所加然赦者國之權事非所切緒也佛者異方之教而華脩之不諂乎不聽誡以玄鑒知命者也）

請除度人（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丙寅權判都省馬亮言天下僧以數十萬計間或爲盜民頗苦之請除歲合度人外非時更不度人）

化身度人（地藏菩薩經我所分身遍滿百千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萬億身每一身度百千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

勇可賈人（北史東平公神舉傳神舉弟慶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城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復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賈人也）

屈己申人（北史成淹傳淹與王肅行朝歌城肅爲淹論所屈肅言於孝文且言淹才宜敘進帝曰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淹既蒙進臣得屈己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也帝遂賜淹龍廄土馬朝服轉僕射）

勇力兼人（北史楊纂傳纂少慷慨有志畧勇力兼人年二十從齊神武起兵於信都）

飲啖兼人（舊唐書江王元祥傳元祥體質洪大腰帶十圍飲啖亦兼數人）

自行兼人（佛說統紀天台智者傳有神僧爲說法師曰大聖所說是何法門當云何學弘答曰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自行兼人吾皆影響）

先發制人（資治

（通鑑隋紀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何不早勸唐公舉兵而推遷不已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三朝北盟會編李良嗣云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順伐逆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願陛下速行薄伐脫或後時恐爲女真得志蓋先動則制人後動則制於人上嘉納之）

不戰屈人（新唐書王孝基傳武德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爲行軍總管攻之時獨孤懷恩挾異計紿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禦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狐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廣官師遂大敗）

當時屈人（唐書鄭覃傳文宗曰順宗事不詳實韓愈豈當時屈人耶）

膝不屈人（唐書郭子儀田承嗣傲很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

十夫是屈人（金華子苗紳坐事貶南中由是湮厄不復振揚既於晚歲方罷江州牧入參宰輔崔相國彥昭其故人也見而憫焉呼紳行第而慰勉曰苗十夫是屈人今再三言之紳嘆久淹屈既聞時宰之撫諭

莫勝其喜及還家其子迎于門紳笑語其子曰今日見崔相國憫我如此遂坐于廳高誦其言曰苗十夫是屈人喜笑一聲而卒悲夫）

甘言啗人（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於其術者）

噓棗啗人（仙傳張拱能方術置樂肆於宜春門後坊有道士造肆中拱擲一錢與之麾使去道士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度汝拱即悟拱謝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飦粥不給儻使不食可飽上願也適有鬻蒸棗者來道士取一錢買之得七枚熟視棗而噓之謂拱曰啗此終身不食）

不殺人以媚人（宋名臣言行錄周敦頤慶曆中爲南安司理時郡獄適有囚法不當死運使王逵欲深治之先生獨力爭不聽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感悟因得不死）

便僻媚人（省心雜言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彊辯足以惑衆以無爲有以有爲無者便僻足以媚人心可欺天可欺乎）

眼色媚人（開元天寶遺事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版當席顧盼左右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笙竽嘈雜而不能遏宮妓中帝所鍾愛者也）

工於料人（唐鑑李光弼謂韋陟曰吾辯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旅勝負公不如我光弼策敵制勝不世出及困於口舌不能以忠自明謀就全安而身益危所謂工於料人而拙於謀己）

推誠遇人（新唐書張伯儀傳伯儀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肅民亦便之）

帷床伏人（資治通鑑肅宗乾元元年上以烏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上從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疑未察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既宣旨思明留承恩館於府中帷其床伏二人於床下承恩少子在范陽思明使省其父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床下大呼而出思明乃執承恩）

和械埋人（舊唐書德宗紀貞元十七年浙西人崔善貞詣闕上書論浙西觀察使李錡罪狀上覽奏不悅令械善貞送於李錡錡鑿坑待善貞既至和械推而

埋之由是錡恣橫爲叛）

受賂薦人（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以常州刺史李錡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國貞之子也閑廄宮苑使李齊運受其賂數十萬薦之於上故用之錡剝刻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

公座罵人（資治通鑑唐德宗貞元九年海州團練使張昇璘昇雲之弟李納之壻也以父大祥歸于定州嘗於公座罵王武俊武俊奏之夏四月丁丑詔削其官遣中使杖而囚之定州富庶武俊欲之因是遣兵襲取義豐掠安喜無極萬餘口徙之德[illegible]昇雲閉城自守屢遣使謝之乃止）

素口罵人（東谷所見茹素篇世人以茹素爲齋戒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況茹素之日事主吾前輒趣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古語云寧可葷口念佛不可素口罵人）

治和以人（文子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

醜狀駭人（東漢書周燮欽頤折頞醜狀駭人）

佯睡斫人（三國志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覺左右宜深慎後佯睡所幸人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後安眠莫敢近者）

冠

幘刼人（三國志魏吉茂馮翊人同郡王琰數爲郡守不名清白國家始制九品使諸郡選置中正馮翊以琰子嘉爲中正嘉與敘茂曰德優能少茂曰痛乎我効汝父子冠幘刼人耶）**以儉率人**（晉書毛玠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節儉自勵）**正己率人**（宋史紹興十二年宗君師閔詣臨安教授鮑同上曰爲教授者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觀物思人**（北史王征將行遣慕容亟飲酒謂重曰余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重）**輕寶重人**（唐張說集太尉裴公平都支遮匐大獲珍異首良將吏請遍觀馬腦大盤希代寶也隨軍王休烈捧盤跌倒應時而碎叩首流血惶怖請死公笑曰事有不可意何至重玉而輕人命乎）**輕貨重人**（仁宗實錄胡十正提舉江南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死則曰馬伏波衣重因而縱亡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命止籍於羨餘）**聲色移人**（龍川志眞宗臨御歲久中外無虞與群臣燕語或勸以聲妓自樂王文正性儉約初無姬侍上使內東門司呼二人責限於相公買妾仍賜銀三千兩二人歸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器皆錢塘錢氏昔以遺中丞相者花藍大桶之類家人所有直省官與沈氏議止以銀易之具白於公公蹙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問二人沈氏什物尚在可求否二人曰向私以銀易之公喜用之如素有者聲色之移人者有如此乎）**好惡移人**（魏泰東軒筆錄范文正公仲淹自知開封落侍制以吏部員外郎知饒州出都時惟王侍制質餞宿于城外泊水道之官歷十餘州無一人出迎逆者時陳恭公執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楊州迎送問勞甚至雖時宰好惡能移衆人而方正之士亦不可變也）**風俗移人**（宋吳泳鶴林集答蔡遵父云向來三數朋友鳴一時之盛絃絕響息未有繼者荃蕙化而爲茅芳蘭芷變而不芳風俗移人不可不彊自樹立）**風俗驅人**（陸象山語錄與濟道言風俗驅人之甚如人心不明如何作得主宰正當障百川而東之）**賜藥濟人**（仙傳趙抱一鳳州人年十二因牧羊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但點頭老人探囊中取一物與之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柱杖一條

杖一枚中有藥乃蘿蔔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沉痾新疾傳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烟火食久之所遇老人即張果老也）**仙術濟人**（仙傳時荷少爲道士入四明山遇神人教以胎息衆妙之術能卻穀絕粒役使鬼神驅除邪魅點化金玉賙濟窮苦民受其賜）**弘法須人**（佛祖統紀唐太宗嘗問裴法師曰法門之益何所宜先生對曰弘法須人度僧爲福帝大悅）**護國護人**（佛祖統紀若納法師傳云宋孝宗寫章上竺展敬大士問光明懺法之旨師答曰梵釋天帝四大天王下臨土宇護國護人故佛爲說金光明三昧之道後世祖師立爲懺法以資諸天之威德故帝王士庶皆可脩持上說）**二戒勸人**（佛祖統紀惠照隣法師嘗勸人以二戒三十已前未可念阿彌陀七十已後不得持消災咒謂少不知進老不知止也）**三事調人**（法句譬喩經佛告呵提壽吾有三事用調一切人得至無爲一者至誠制御口業二以慈悲伏身剛強三以智慧滅意癡蓋持是三事度脫一切）**像運寄人**（梁高僧傳宋釋僧周傳云求呂王訪求沙門無敢應者僧周弟子僧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隨使至長安王及民人候迎關中佛法大興亮之力也）**怒氣嗔人**（禪林僧寶傳洪覺範贊法雲秀禪師曰余拜瞻其像面目嚴冷怒氣嗔人平生以罵爲佛事又自謂殺林一會非虛言哉）**慶己慶人**（四教儀註五品初心知此妙心體具事理三千境觀之法慶己有智慧慶人有慈悲）**屈己推人**（五燈會元投子同禪師因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還有師也無同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三路接人**（人天眼目僧到夾山山問近離甚處僧云洞山夾山云洞山有何言句僧云和尚道我有三路接人夾山云有何三路僧云鳥道玄路展手山云實有此三路那僧云是山云軌持十里鈔林下道人悲後浮山圓鑒云不因黃葉落爭知是一秋）**三等接人**（五燈會元趙州從諗禪師一日眞定師王公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林王尤加禮重翊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林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林今日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林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林上接中等人來下禪林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無一法**

與人（五燈會元德山因雪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奪境不奪人（禪林僧寶傳風穴沼禪師因南院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對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販佛眩人（唐劉賓客集第一祖駐大師新塔記爲書李公在鎮三閩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脩始下令禁桑門販佛以炫人者而於真實相深達焉）尊主庇人（新唐書李晟傳帝嘉晟等有戡亂之功下詔曰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苟緼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無之）弛禁便人（新唐書崔沔傳沔爲魏州刺史雨潦敗稼沔弛禁便人）以權屬人（新唐書陳夷行列傳夷行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時怪問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特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又盡治用邪佞一日多矣）宏辭選人（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吏部尚書崔慎由等考宏辭選人）拔萃選人（舊唐書懿宗紀咸通六年二月制以金部員外郎張義思大理少卿董㢛試拔萃選人）白衣選人（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六年太宗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爲白衣選人）令式踊人（唐書河間王傳令式踊人不可以成官政）冷語冰人（書林故事秉論相朝曰冷語冰人外史孟膺時畜在庭以財結權要或戒之乃曰非是求援不欲其以冷語冰人耳）黃氣觸人（太平廣記廣州王發哀王塚塚以鐵灌其上穿三日廼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歇）中不累人（太平廣記河上公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至地）不以口腹累人（太和縣志福唐蒲堯仁乾道六年知縣事自奉尤薄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曰吾不以口腹累人居官三年如一日也）損約則遺人（唐李元賓集項籍碑飄銳氣貪利鋒抵秦鬪怒漢公因語曰損約則遺人同信則自

遠惡取乎）穴地生瘞人（南部新書有進士丘絳者當爲田季安從事後與同府侯臧相侍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暴如此李錡殺崔善貞亦同斯酷）書生誤人（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三年左右因帝厭爲大臣所制乘間譖宰相楊邠史弘肇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爲亂帝信之遂與太后弟李業等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時在傍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大信示人（五代史南平世家唐莊宗入洛下詔慰諭季興司空薰等皆勸季興入朝京師梁震以爲不可曰梁唐世爲仇敵夾河血戰垂二十年今主上新滅梁而大王梁室故臣握彊兵居重鎮以身入朝行爲虜爾季興不聽留其二子以騎士三百爲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而季興以身述職爲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罪己救人（李昌齡樂善錄周世宗性慘急果於殺戮有忤旨者魏仁浦皆歸罪於己以營救之賴以全活者甚衆）出穀救人（宋晁無咎濟北集有黃其者歲凶糴騰踊而家積穀數屋或勸其以時出可得十倍利輙不肯而以豐年平價出之糴者皆之黃氏益捽入其里指其居曰是出穀救人黃其者耶或者曰然獨不犯其一毫而慰遣其家）神力救人（江湖紀聞德祐乙亥年臨江黃及谷與同郡毛季五寓潭州適北兵入城黃與毛於兵火間逃走毛先投水黃逃得生逾數日事定城中火後所存一二而已黃夜夢人言之曰何不過我家我家獨不曾遭火毛季五亦在我家明日因往城隍廟見毛季五在廟未嘗死也蓋於城隍廟獨不曾遭火乃悟夢中告之者神也初黃在潭州被兵時逃于趙府園中閣下遇兵持其髻從刃將殺之忽上有擲花瓶下曰打兵驚捨去黃登閣欲求其人閣上寂然但有畫神一軸在壁亦不知是何神）飛錫救人（赤城志天台縣乾溪舊傳僧曇猷訪赤城有一媪與之語神怒投媪于淵猷飛錫救之其溪立因故以爲名）驅孽救人（仙傳曹德休逢人有一女子二十餘將聘於人忽有邪物爲祟召醫治之益甚其父詣德休具陳病狀德休曰汝告近山溪有

（潭冗否父言之德休又曰女子春時閑步溪側為蛟所竊已拘精是矣汝可將符往投潭中少頃有驗投符之後忽見水翻濤霹靂一聲須臾一物浮出長二丈餘形如鳥蛇頭若大杓蜴裂血流斃矣其父還家見女精神明爽全失病矣）

斬蛇救人（仙傳葛仙翁嘗過華陰見一士人溺於蛇精之家仙翁化作田夫服黃犢而耕因說士人曰汝陷身於非地此婦乃蛇精也前後啗食生人乃引士人窺井中皆是白骨盈積遂救士人仍容窺之士人如其言窺之果蛇精也張牙弩目在帳中抱一小蛇爲仙翁誅之有無數小蛇兒來救仙翁并誅之以一符與士人服即吐出蚯蚓蝦蟇之類遂得全生）

符藥救人（仙傳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常行人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愈者）

目連救人（法句譬喻經琉璃王伐舍夷國摩訶目揵連往到佛所白言我欲以四方便救舍夷國人一者舉舍夷國著虛空中二者舉舍夷國人著海中三者舉舍夷國人著兩鐵圍山間四者舉舍夷國人著他方大國中券令琉璃王不知其處佛告目連雖知卿有是智德能安處舍夷國人萬物衆生有七不可避一者生二者老三者病四者死五者罪六者福七者因緣此七事意難欲避不能得自在如卿威神可得作此宿對罪負不可得離於是目連自以私意取舍夷國人知識檀越四五千人盛著鉢中舉著虛空星宿之際琉璃王伐舍夷國殺三億人已引軍還國目連以道力下鉢人皆死盡道德神力不能免彼宿對之罪）

拜天不拜人（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二年契丹主妻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

未嘗拜人（宋史鮮熙載傳熙載才氣俊逸擬用周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未嘗拜人雖被譴逐終不改節）

以術鉤人（宋歐陽公集尚書度支郎中王公仲道碑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縱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臨坑推人（江少虞類苑至和中陳恭公秉政會嬖妾張氏笞女奴迎兒殺之時蔡襄權知開封府事下開封窮治而仁宗於恭公寵眷未衰止差正郎齊廓看詳公案時王素爲侍制以詩戲廓曰李膺破柱擒張朔董令回車斃主奴前世清芬死如在未知君可及前無廓知事不可直以簡報曰不用臨坑推人）

不妄稱人（趙善璙卻掃編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爲許州觀察判官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器愛之爲之手朝其辭曰竊見某人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妄稱人如此）

屈身安人（倦遊雜錄王荊公於上前論馮道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唐介曰道爲宰相使天下易四姓身事十主得爲純臣乎安石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正在安人而已豈非純臣乎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變色）

脩己安人（論語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安人張子正蒙正當篇未能如玉未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手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懷於天下）

千里勞人（宋蘇東坡集與吳秀才書何至使人足蠒遠來又致酒麵海物荔子等僕豈以口腹之故千里勞人哉）

薄己厚人（記蕃澗海薄己厚人經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記坊記子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荀脩身史小自潤之時師古曰言所潤益於己者當減小之西漢谷永傳薛包篤行父母服除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漢書范震爲司徒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後漢郭林宗減三牲之具以供賓旅通鑑吳桓紀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韓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通鑑溫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唐書弟彦博也傳記閔子騫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遂止孝子傳集劉禹錫判播州子厚泣曰播非人所居夢得親在堂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韓作柳誌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爲友爲義儋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賓筵並韓文宋范忠宣公集閒公墓誌君內外盡誠不爲矜飾其於爲善甚於嗜欲而喜自悔欲不欲人知事難則以身先物於勢利則薄己而厚人樂易善容犯而不校）

枉筆誣人（蘇易簡筆錄元城譚錄云今欲正一大事而枉筆誣人是自招曲也）

邪法呪人（朱子語類德粹語婺源有一人其子見鬼先生曰只是精神不全便如此向見邪法者呪人小兒稍靈利者便呪不倒）

作此面向

人（呂東萊辯志錄储大傳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貞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储大怒曰。貞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鄉今日作此面向人。）

佑字無立人（容齋三筆宋孝宗登極以潛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争。以為觀名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名利重輕人（墨客揮犀東野詩至出門如有礙。誰云天地寬。之句。晚登第。乃作詩曰。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夫名利之重輕人。凡子不能推免東野太甚）

以藥喻人（冀鼎臣東原錄李言詭里巷細民。有以是非相輕患人之不及知己善者。傍有儕類曰。爾之云云。何必如此。爾不聞在肆藥物。蓋某藥性良。某藥性毒。某藥性寒。某藥性熱。然藥不能自言。而人既諳嘗之。乃謂某良毒寒熱也。爾但為善。則人亦稱作如稱藥矣。其人默而服。務乎以其言。鄙而有理。故錄之。）

以物喻人（經鉏堂雜誌人之所以為累者因飢寒而累於衣食。因牝牡而累於妻孥。子孫因風雨而累於室廬。若夫飛走之類。有毛羽以禦寒。無所藉於衣。雖有牝牡而各營其生。子能自奮。則不復乳之矣。非有妻孥子孫之累。室廬巢居。又無藉於室廬。然而不免於累者。食而已。鶴。仙禽。風格高清而乃為人供耳目之翫。正坐啄穜腥耳。至於龜以息吐納。蟬呼吸風露。非有藉於食者。然猶不免何哉。龜以靈。蟬以聲。如使鶴不啄穜腥。龜不堪卜。蟬瘖不鳴。然後庶幾免乎）

善誘人（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百川學海晁氏客語。吳起說魏武侯。羅兵服。莊周說趙而衣短後之衣。孟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大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異而入之。善誘人也。）

察監繫人（製錦管見二競干證俱至。須即剖決。干證未備。未免留人。承監人乞覓不如意。輒將對詞人鎖之空室。故為饑餓。不容人保。又或受競主之賕。以無保走竄。妄申縣令不明。輒將其人寄獄者多矣。凡承監須令即召保。不測檢察。如不容保故為鎖繫。必懲治之。仍許親屬無時陳告。或果貧而無保。須度事之輕重。或押下都追未到人）

勿輕禁人（製錦管見不應禁人勿禁。若未欲訊決。而權寄於獄。或係干證人。今日當引對者。晚須出之。蓋法不應禁。或有不測罪。無所逃。若婦人當刑禁者。必先驗其有無孕。恐或墮胎。無以自明。）

君子無棄人（秉真集後山居士云。君子無棄人巧智之士。以為手足可也。耳目且不可。況腹心乎。蓋勢在。則欺之以為功。勢同。則奪之以自利。勢去。則背之以遠害。使之且難。況同之乎。上終始不相負。非由義。則畏義。畏勢在而不負。豈真不負耶。未病癈疾。不害為去膏肓之潰。弗之可也。）

論詩非論人（浩然齋雅談劉平國戲題云。選詩非選官。論詩非論人。故若女子。天竺牧童。皆得預唐名公之列。）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九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　九眞

人

爲己爲人（論語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四書大義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爲己無所爲而爲之也爲人有所爲而爲之也欲得於己者故欲爲實求知於人者輕浮淺露程氏遺書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爲己爲人吳本作爲己爲人）韓淲澗泉日記有用有捨知用而不知捨失身而不能無悶知捨而不知用失時而不能無害爲己之學多而後能爲人爲人之學多必未能爲己爲己非着書求工於文字語言爲人非致治求容於制度條章急於事功者忘身急於情性者忘人爲己者出猶可爲治爲人者終身不知所以爲德壽保氣者壽養神者無性而不自明神氣相高而萬化卷攷齋先生之說世之人未嘗不自爲也然爲己者常少而爲人者恒多爲己少而爲人多茲非見之外者重而得之内者輕乎在人者當輕而反重在己者當重而反爲輕如是爲者居一國而恒一國徇居一天下而恒一天下徇吾身眇然以一國一天下徇其自爲也亦勞矣朱梅庵訓蒙絕句爲己爲人　藥病須還考自知和根斬斷爲人機心隨身止門常閑課罷苔封候夕暉　辛勤盡作求聞計沽得過情聲譽來自外而觀爲可喜此心已失實堪哀）

勞己爲人（資治通鑑梁本紀武帝曰朕三更出治事事少午前竟事多日昃方食昔腰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爲誰之咎救物故也）

喫緊爲人（紫陽宗旨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辯而篤行之）

婦人食人（資治通鑑外紀桀在位以來宮中女子化爲龍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吉凶）

率獸食人（孟子滕文公章聖賢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食豕如食人（莊子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謂不出三年屏於俗務）（爲妻爨貴夫忘其榮辱食豕如人忘識物我））

魚羊食人（晉書載記苻堅之時有人於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之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

白虎神食人（龍虎山志祖天師居西城山有老人來泣曰吾西城山房陵有白虎神食人每歲鄉民盜殺以祭領師驅除爲絕其害）

士卒食人（通鑑紀事本末僖宗光啓三年夏六月戊午秦彥遣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楊行密稠敗士卒死者什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三年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劉文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啖騣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宰殺務）

殘忍食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至防禦使性極殘忍俘獲戎人則置酒宴飲引胡人以手捽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啖數十百人亦可怪也）

清河生喫人（馬明史實錄隋庫狄士文爲貝州刺史發摘姦滑長史尺布斗米之贓無所寬貸得千人悉配防嶺南司馬韋焜清河趙達二人並苛刻惟長史有惠政時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蛇蝮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

乏食噉人（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二年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餒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在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爲所噉新唐書李子通傳朱粲敗楊士林田瓚戰敗殘士奔蒲津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噉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啖嗜酒人正如糟豚確怒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噉人乎粲怒執確于坐幷從者數十悉烹之以餉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軍東都平斬洛水上）

過聽殺人（史記循吏傳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曾參殺人（史記甘茂傳秦武王使甘茂伐宜陽

戊對曰宜陽大縣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尚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觸情殺人

傳子問刑篇秦始皇之無道豈不堪哉視殺人如殺狗彘狗彘仁而用之猶有節始皇之殺人觸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而李斯又深峻法隨其指而妄殺人秦不二世而滅李斯無道類以不道愚人人亦以不道報之人雖之天絕之行無道未之有不亡者也

挾怨殺人

漢書李文爲御史中丞嘗與張湯有隙湯有所愛吏魯謁居知文與湯弗平使人上書告文陰事事下湯治論殺之

縱恣殺人

晉書羊聃傳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麤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鎖復百餘庾亮執之歸于京都有司奏聃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八議於是除名

白晝殺人

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九年九月壬寅回紇擅出鴻臚寺白晝殺人有司擒之上釋不問

慎少殺人

太平廣記李西平晟之爲將軍也嘗謁桑道茂道茂云將軍異

日爲京兆尹慎少殺人西平曰武夫豈有京兆之望後興元收復西平兼京尹時桑公在俘囚之中云西平公忘少殺人之言耶遂釋之

曲法殺人

太平廣記鎮州市人劉方遇家財數十萬方遇妻田氏早卒田之妹爲尼常出入方遇家方遇使尼長髮爲繼室有田令遵者方遇之妻弟也善貨殖方遇以所積財令遵興殖也方遇有子年幼二女皆嫁方遇疾卒子幼不能督家業方遇妻及二女以家財素爲令遵興殖乃聚族合謀請以令遵姓劉爲方遇繼嗣即令衛券人安美爲親族請嗣券書即定乃遣令遵服斬縗居喪而二女初立令遵時先邀每月供財二萬及後求取無厭而石李二夫教二女詣本府論訴云令遵冒姓奪父家財令遵下獄石李二夫族與本府要吏親黨上至府帥判官行軍司馬隨使都押衙各受方遇二女賂錢數千緡而以令遵與姊及書券安美同情共盗供棄市人知其寃府帥李從敏令妻來朝慎事發令內地彌逢侍御史趙都嫉惡論奏明宗驚怒下鎮州委副使符蒙按問果得是實自親吏高知柔及判官行軍司馬并通貨僧人婦人皆棄市唯從敏初削官停任中宮祈哀竟罰一季俸議者以受賂曲法殺人而八議之所不及失刑也（安重誨誅後王貴妃用事故也出北夢瑣言）

酗酒殺人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湖州刺史錢鏢酗酒殺人恐吳越王鏐罪之冬十月辛亥朔殺都監潘長推官呂安德奔于吳

喜怒殺人

歐陽脩五代史後唐李嚴傳初嚴與孟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爲中門使嚴嘗有過莊宗怒甚命斬之知祥戒行刑者少緩入白莊宗曰嚴小過不宜以喜怒殺人恐失士大夫心莊宗怒稍解命知祥監笞嚴二十而釋之

誓不殺人

魏泰東軒筆錄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民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鬭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待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真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意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仲兵自戰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

無辜殺人

宋史李濤傳宋初拜兵部尚書建隆三年濤被病有軍校尹勳浚五丈河陳留丁壯夜潰勳擅斬隊長陳琲等十人丁夫七十人皆杖一百刖其左耳濤聞之力疾草奏請斬勳以謝百姓家人謂濤曰公久病宜自愛養朝廷事且置之濤憤然

曰人孰無死但我爲兵部尚書坐視軍校無辜殺人烏得不奏太祖覽奏嘉之

報讐殺人

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云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縣民甄妾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

不妄殺人

鐵圍山叢談太宗始嗣位思有以帖服中外一日輦下諸肆有爲丐者不得乞因倚門大罵爲無賴者主人遜謝久不得解即有數十百衆方擁門聚觀中忽一人躍出以刀刺丐者死且遺其刀而去會日已暮追捕莫獲翌日聞奏太宗大怒謂是猶習五季亂迺敢中都白晝殺人即嚴索捕期必得有司懼罪久之迹其事是乃主人不勝其憤而殺之耳獄將具太宗喜曰卿能用心若是雖然第爲朕更一覆毋枉焉且携其刀來不數日尹再登對以獄辭并刀上太宗問審乎曰審矣於是太宗顧旁小內侍取吾鞘來小內侍唯命則奉刀內鞘中因拂袖而起入曰如此寧不妄殺人

紿奴殺人

續資治通鑑長編景祐四年九月丁卯密州大姓王澥私釀酒隣人往捕之澥紿奴曰此盗也使盡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而澥獨不死大理寺詳斷官鄭人蔣偕當澥及奴皆大辟宰相陳堯佐右澥知審刑院宋郊力爭卒抵澥死堯佐不悅

必能

殺人（宋史章惇傳惇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揖軾書壁軾懼不敢書惇平步過之垂索挽樹攝衣而下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既還神彩不動軾拊其背曰君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判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

悟奏殺人（法苑珠林唐戴天胄見夢於沈裕曰吾生時悞奏殺人死後他人煞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

呪詛殺人（宋史梁適傳召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懽依鬼神以呪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

魚卵殺人（江少虞類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墜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爲時珍更相贈遺臠其肉雜蔞蒿荻芽瀹而爲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歲有被毒而死者南人嗜之不已嶺南有五鬚魚百五斜紋色如虹或云與蛇爲拊春時食其卵亦能殺人噉其肉必致嘔洩）

芙蓉花根殺人（雲麓漫抄老圃云芙蓉花根三年不除殺人太白云昔爲芙蓉花今爲斷腸草已言之矣）

黥人（張師正倦遊雜錄晉法始亡黥兩眼再亡黥兩頰三亡黥眼下梁法未斷先刺頰上作切字）

解人（有官處鑑昭宗討李克用以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會戰克用伏兵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其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言詈聲不絕至死）

闃其無人（易豐卦上六闚其無人三歲不覿注曰無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

無謂秦無人（左傳文公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孥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於朝秦人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孥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注士會既歸無謂秦國無人知壽餘之詐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孥其處者爲劉氏鄭氏譯綺秦無人謂不相有也）

國無人（管子明法解明主在上位則境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專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齊非無人（分門故事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使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使楚耳）

一坐無人（世說新語王司州在謝公坐詠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離騷少司命）語人云當爾時覺一坐無人）

旁若無人（鄭氏譯綺旁若無人謂傲也前秦載記王猛詣桓溫而談當世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新唐書文藝傳李白自長安還山遂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資治通鑑後晉紀張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嚮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馬令南唐書隱者傳開寶中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媼貨薬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

左右無人（辛文房唐才子傳帝勵精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上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偓喜侵侮有位朱全忠亦惡之乃搆偓貶濮州司馬帝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

面折如無人（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弘農威王薨遂奉威王弟隆演稱淮南留後東南諸道行營都統既罷副都統朱瑾詣可求所居曰瑾年十六即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慴今日對張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乃知瑾匹夫之勇不及公遠矣因以兄事之）

問喘無人（太和志李家明世爲太和人有才學解滑稽善諷諫南唐嗣主見牛臥於樹陰嗣主曰牛且熱矣家明上絕句曰曾遺寧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時宰相皆慚）

中國無人（呂中宋朝大事記靖康元年遣使分督援

兵癸酉陷雄不犯京師治京城守兵四月粗畢抵城下初金人取小舟濟河凡五日騎兵方絶金人曰南朝若以二千人守河我豈初渡哉粘罕自隆德府留兵攻太原分兵而南既踰南北關仰而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可謂無人矣人言都汴無險可守不知隨地皆有險也宣和之臣徒知取燕而不知取三關之險靖康之臣徒知守京城而不知守關河之險此虜所以起無人之嘆也

海東有人（魏書東沃沮傳毋丘儉討句麗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不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得一破船隨波出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

集賢有人（新唐書蔣義傳義轉司勲員外郎兼史任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義義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

朝廷有人（宋名臣言行錄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斛人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真宗問王旦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南朝有人（宋史張栻傳栻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時並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矣）

聖門有人（宋史張栻傳栻長師胡宏宏一見即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中國有人（宋范石湖大全集賜趙雄辭免參知政事不允第二詔卿既爲朕基命佢宥密勿廟筭裔夷心醉知中國有人矣袁起岩東塘集謝舉自代啓天子信儒生之可用裔夷知中國之有人靜言過聽無所酬恩）

夢內中有人（晉書索紞傳宋桶夢內中有一人著赤衣桶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饑而亦驗焉）

夢井中有人（宋史黃榦傳榦改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得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尸）

庭樹有人（太平廣記丞相竇參月夜閒步於中

庭有所寵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啓事須到堂前方敢言之參亟上堂上清曰庭樹上有人恐驚郎請謹避之參曰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今有人在庭樹上即吾禍之將至矣乃下堦大呼曰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報樹上人應聲而下曰幸相公無怪參曰某堂所有堂封絹千匹而已方擬修私廟次今且輟贈可矣樹上人拜謝參答之如禮）

井下有人（酉陽雜俎開成末永興百姓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向下有人語及雞鳴甚喧閙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街司申金吾韋處仁將軍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遂令塞之）

獸中有人（宋黃庭堅豫章集麟趾贊今之人一朝之忿以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有人）

相位乏人（國老談苑范質寢疾既薨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時不乏人（鐵圍山叢談范元實溫吾所畏友然不護細行吾以時士議免之元實怒曰我不解今時士大夫不使人明目張膽直道而行半要作曆情說侍以王莽日事佔吊是誰倡此豈世美事耶吾每首肯焉又嘗與吾論時勢及開元天寶之末流元實曰不然天寶之勢土崩瓦解異乎今日魚爛也時魯公亦痛悔一日喟然而嘆數謂吾曰今復得陳瓘劉器之來意若可救藥乎吾語元實元實大喜語吾曰公之大人有此心豈獨海內乃公之福第恐難得好湯使多噉不下爾元實亟持其書報二公而二公是歲皆下世元實以爲其寵妾紅鸞所困餓得傷寒不數日殂可傷哉書此俾世知時不乏人）

求逞於人（左傳昭四年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求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貌異於人（北史徐紇傳紇容貌長壯有異於人神情敏悅莫之能測甚有所說逢人輒言若不欲言縱若所請不相酬答初聞其言畧不可解事過後往往有驗恒寄住佛寺好行人家東造王公卿第所至人皆敬信之時柱國侯伏龍恩深被委任強練至龍恩宅呼其妻元氏及妾媵并奴婢等並令連席而坐諸人以逼夫人若辭不肯練曰汝等一例人耳何有貴賤遂逼就坐未幾龍恩伏法籍沒其家）

推鬼於人（文中子中說子曰大哉周公之心也推鬼於天其事而遠之乎故以祀禮接焉推鬼於人其引而敬之乎故以饗禮接焉）

不假手於人（江少虞類苑真宗西祀回

召臣僚赴後苑宣宗御製太清樓聚書記翊拜諸陵閣辛丙穴記而穴內東門俾丸壁記皆御製也又謂近臣曰朕不至精僻盡是朕親撰不假手於人此語蓋指在楊大年也歸田錄述之

飲啗異於人歐陽文忠公集張僕射齊賢體質豐大飲食過人尤嗜肥豬肉每食數斤天壽院風藥黑神丸常人所服不過一彈丸公常以五七兩爲一大劑夾以胡餅而頓食之淳化中罷相知安州安陸山郡未識達官見公飲啗不類常人衆郡驚駭嘗與賓客會食廚吏置一金棗大桶於廳側窺（作竊）視公所食如其物投桶中至暮酒漿浸漬脹溢滿桶郡人嗟愕以謂宰富貴者必有異於人也然而晏元獻公清瘦如削其飲食甚微每折半餅以筋卷之抽去其筋內捻蔥頭一莖而食（有之字此）亦異於常（無此字）人也

稱匪其人書周官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書傳非其人也）

苟非其人子家子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學者要思索如何是其人只如陸宣公云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如何是所學

文如其人宋蘇穎濱集子瞻評轍文以爲其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嘆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書似其人宋范石湖大全集跋司馬溫公帖世傳字書似其爲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灑落欹側有態豈皆似其人哉惟溫公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加敬邪僻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詩如其人元程雪樓集蔣君墓誌公暇則過余先君所或與時之賢士大夫游林觴流行爲詩自遣詩如其人焉

幽冥中負此人世說新語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爲三公否丞相不答又問可爲尚書令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己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誤蒼生必此人晉書王衍傳衍神清明秀風姿詳雅山濤目之曰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石壁中出人步里客談

列子曰趙襄子率徒數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神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聲音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爲石奚物而爲火襄子曰向之所出者石也向之所謂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謂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閡者遊金石蹈水火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也

汲水出人太平廣記獨孤叔牙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大笑

鯷魚變人太平廣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於廳仆於地乃大鯷魚也

白狗變人太平廣記王仲文歸道經水澤見後一白狗忽變如人長六尺狀似方相甚可惡俄而仲文死

髑髏變人契丹志有一主號迺呵此主特一髑髏在穹廬中覆之以氈人不得見國有大事則殺白馬灰牛以祭始變人形出視事已即入穹廬復爲髑髏因國人竊視之失其所在

因鴈射人金樓子雜記下篇周君出獵見白鴈羣周君敳弩欲射道之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拊矢曰君以鴈射人無乃虎狼也

目光射人晉書和士開常言曰琅琊王目光弈弈數射人向者暫對不覺汗出

拔箭射人五代史李嗣昭攻鎮州兵出九門擊之鎮軍且盡餘二人匿破垣中射中其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箭于腦射殺一人還營卒

馬生人西漢書五行志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

樹上生人酉陽雜俎人木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輒落

古塚生人坦齋通編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元魏時菩提寺僧發古塚得一生人自言姓崔名涵見地下發鬼兵唯柏棺者得免按周官方相氏入棺以戈擊四隅毆方良注云罔兩也

縱狼齧人西漢書景十三王傳江都王建淫虐或縱狼令齧宮人殺之建觀而大笑

棄巢窟而依人續後漢書成公英傳英金成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

注中部賞散去惟英獨從其婚閒行欲徙遂以降夜攻遂不克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卷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羅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

飛鳥依人（續世說唐太宗謂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怜愛）

玄鳥親人（齊丘子化書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俠之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

鳥鵲近人（宋蘇東坡集吾昔少年時所居書室前有竹柏雜花叢生滿庭衆鳥巢其上武陽君惡殺生兒童婢僕皆不得捕取鳥雀數年間皆巢於低枝其鷇可俯而窺也又有桐花鳳四五日翔集其間此鳥羽毛至爲珍異難見而能馴擾殊不畏人閭里間見之以爲異事此無他不忮之誠信於異類也有野老言鳥雀去人太遠則其子有蛇鼠狐狸鴟鳶之憂人既不殺則自近人者欲免此害也由是觀之異時鳥鵲巢不敢近人者以人爲甚於蛇鼠之類也苛政猛於虎信哉）

壯不如人（左傳鄭伯使燭之武見秦君燭之武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

三不如人（遯齋閒覽東坡自言三不如人謂着棊飲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樹生支如人（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

山精如人（赤城續志山海經云山精如人而有毛抱朴子云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迫人其名蚑知而呼之卽當自却耳）

巨石如人（赤城志黃岩縣岱石廟山有巨石數株聳如人形咸以爲神顯異於此）

豕生如人（新唐書五行志廣明元年絳州稷山縣民家豕生如人狀無眉目耳髮占爲邑有亂）

迴犬似人（劉子審明篇世人傳言皆以小成大以非爲是傳彌廣理逾乖名彌假實逾反則迴犬似人轉白成黑矣今指犬似人轉白似黑則不類矣轉以類推以此象彼謂犬似玃玃似狙狙似人則犬似人矣）

人魚似人（臨海異物志人魚似人長三尺餘不可食）

大蛇吞人（南部新書吳寶中有樵人入山醉卧爲蛇所吞因以樵刀畫蛇腹得出久之方悟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海鶴吞人（猶神異苑鶴民國人長三寸海鶴吞之後刻土爲己狀鶴以爲人吞之而有患後見其不動鶴亦不食）

劉闢吞人（曾慥類說劉闢初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據地而吞）

馬乘人（唐李文公集國馬說彼人者以形骸爲人國馬者以形骸爲國馬以彼人乘國馬今皆爲乘馬吾未知不謂之馬乘人也夫）

獸窮搏人（正五代薛史後唐符存審傳存審謂李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輩之獸窮搏今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於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

猘子咋人（馬明叟實賓錄五代楚高郁沉毅有謀善治軍務有佐命功楚王子希聲忌其奢侈請罷其軍乃左遷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猘子漸長能咋人矣吾將營西山而老焉希聲聞之甚怒遂害郁）

虎不飽則噬人（漢書

呂布傳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

獅子咬人（陸象山語錄先生謂伯敏曰諺云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則去理會土聖賢急於教人故以情以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他人說定是說如何樣是心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劃地不干我事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

縱馬踏人（朱子語類道夫言察院黃公鈠字用和剛正人素畏憚其族有縱惡馬踏人者公治之急其人避之惟謹公則斬其馬足以謝所傷先生曰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了一小兒將死其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廨舍知錄云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於其說回至軍院則其人冠屨儼然初未嘗經栲掠也遂將吏人并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爲極口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爲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爲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爲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於此道夫人傑）

（錄同而異。今附云。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任南康時，有一子弟騎馬踏損人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澄以為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這一等人，遂痛責之。大凡人不可有偏倚處。）

以畜獸比人（沈明遠寓簡桓溫入洛，屬望中原，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怒曰昔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啖芻豆十倍常牛，引重致遠，曾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莫不稱快。四座驚駭。王僧達好畋獵，何尚之致仕，後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曰家養一老狗，放之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桓溫很暴，僧達京德王以畜獸比人，所謂古道之人不可與久處者耶。）

朱草剖人（齊丘子化書人皆知莧菹可以剖鼈，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

草能叱人（本草常山有草名神農，置之門上則能叱人。）

枯骨抱人（睽車志劉先生者河朔人，居衡岳紫蓋峯下，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道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髡髡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不應，亦此類也。陶貫神節推說二事。）

人義（禮記禮運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人利（禮記禮運講信修睦，謂之人利。）

人情（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淮南鴻烈解本經訓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

人患（禮記禮運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人死復生（王子年拾遺記員嶠山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脩眉長耳，食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

人必內重（邵子觀物外篇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

人生死於道（胡五峯知言人生於道，死於道，人而離道，飲食雖豐，衣服雖鮮，車馬雖澤

宮室雖麗，其得而享諸。）

人本乎祖（程氏遺書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漢書用人人字（容齋五筆前漢書好用人人字，如文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又曰人人自安難動搖。元帝紀人人自以得上意。食貨志人人自愛而重犯法。韓信傳人人自以為得大將。曹參傳盡召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張良傳人人自堅。叔孫通傳吏人人奉職。賈誼傳人人各如其意所出。揚雄傳人人自以為咎繇。鮑宣傳人人牽引所私。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謠俗。人人為飲。張騫傳人人有言輕重。李尋傳人人自賢。王莽傳人人延問。嚴安傳人人自以為更生。王吉傳人人自制。是也。後漢書亦間有之，如崔駰傳人人有以自憂。五行志人人莫不畏憲。吳漢傳諸將人人多請之。申屠剛傳人人懷憂。王允傳人人自危。荀彧傳人人自安。呂強傳諸常侍人人求退。是也。）

王字作人（書齋夜話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字當作人，字下文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愚按祭義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謂天地無如人之大也。以此證之，則老子謂人亦大是已。無錫尤氏老子釋音謂河上公注以人為王，古本王字作人。）

悶損人（曹文寶雜類悶損人。出門逢債主，醉酒唱人，物賤無錢買，大暑逢惡人，與僻人對坐攫，謁人守著門，局席辦請客不至，不喚自來。）

兩桑謂人（羅泌路史發揮論太極圖，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桑自具，兩桑之具，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為庄，庄與人同。所謂側庄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教，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桑以謂之人，迨其土復生兩桑，兩桑復生，則為人人矣。人人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核則懷之，人存焉耳。）

不求人（王十朋梅溪後集一名如意，牙為指，瓜木為身，搔痒工夫似有神，老病不能親把握，不求人又却求人。）

屈人（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荊一名屈人，詳見荊。）

桃人杏人（坦齋通編先儒言仁以桃仁為喻，意謂仁為理之所從生，如果中心，亦能生也。然桃杏之心本是人字，作仁非也。坡詩歲月翩翩下坂輪，歸來杏子已生人。是矣。）

梅人

（蘇東坡詩曉來梅子已生仁）**白瓜人**（食用本草白瓜仁味甘平寒無毒主令人悅澤好顏色益氣不飢久服輕身耐老主除煩滿不樂久服寒中可作面脂令面悅澤紹興校定白瓜子即冬瓜人也本經已具性味主治但世人多以研取汁與蜜同煎全如覺薯作湯唯止煩解渴餘無功矣非餅瓜子也當云味甘微寒無毒為定）**薏苡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薏苡人味甘微寒無毒主筋急拘攣不可屈伸風濕痺下氣除筋骨邪氣不仁利腸胃消水腫令人能食久服輕身益氣下同）**郁李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郁李人味酸平無毒主大腹水腫面目四肢浮腫利小便水道下同）**桃核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桃核人味苦甘平無毒主瘀血血閉瘕邪氣殺小蟲止欬逆上氣消心下堅除卒暴擊血破癥瘕通月水止痛七月採取人陰乾下同）**杏核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杏核人味甘苦溫冷利有毒主欬逆上氣雷鳴喉痺下氣産乳金瘡寒心賁豚驚癇心下煩熱風氣去來時行頭痛解肌消心下急殺狗毒五月採之其兩人殺人可以毒狗下同）**李核人**（經史證類備急本草李核人味苦平無毒主僵仆躋瘀血骨痛下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張天作
圈點監生臣祝廷召
臣曹惟章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

九眞

人

風土生人

爾雅：太平之人仁（東至日所出爲大平），丹穴之人智（距齊州以南戴日爲大穴），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崆峒之人武。張華博物志：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窈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折，風雨交，山谷峻，其人端正。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爲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狸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然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衍氣仁，高凌氣犯，叢林氣躄。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好人。趙善療自警編：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任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愨，他日樹立，當爲鄉曲之顯，切勿少枉，爲時上下也。朱子語續錄：先生因論楊書，謂江南人氣麄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弱，皆其所偏也。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撫循爲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文，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朱子語類：林擇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朝陽士人覺厚，然亦陋（陳但云福州士人甘居）。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泉州）。溫革瑣碎錄：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豐土人美，耗土人醜。北人胡鼻者多慧，今南人面凹者多慧，南北之相返也。如此川人好服丹，蓋西北方土厚，人稟氣盛，可勝丹，不爲所返。南方下鹽陰濕之地，非宜服之。大躁，胖忌濕，腎忌燥，久服損腎，其害尤大。許魯齋語錄：但言近山人善，近水人惡，有此理。蓋水性隱伏沉溺，坎險之象，人挾之便能害人。山之性安靜有常，恒久不變，艮止之象，人觀玩居其間，故情性亦如此。

人物

性理字義：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爲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爲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爲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爲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人物志：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然則夫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深則夫中），志大所以堪任物也（[illegible]則下佐），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偷佉）。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懦之人也。南部新書：鄭仁表，爾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黄氏日抄：楊龜山云：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開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徵之正。況明遠寓簡：晉明帝問謝鯤：若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顗：君何如亮？顗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顧邵問麗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遠曰遠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度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遂爲語言以相品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唐貞觀王珪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晤，爲朕言房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野客叢書：柳楊

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文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斗陽氷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揚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宣城志（曾[illegible]）嘉祐三年戊戌二月。赴宣州司戶。其後又權宣城縣事。故有宣城縣守假山詩。是時孫錫學士為郡守。巨源隨侍。李公擇錢純老居幕府。孫莘老為太平令。李貢深為涇縣令。林子中梁況之為宣城南陵簿。李獻甫為判。王平甫為客。時人以謂錢思公在洛。人物之盛無以過也。朱子語續錄品藻人物須是先看他箇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張南軒語錄先生問江西年來監司如何。某以趙子直對云。其人好善。問江西人物如何。某以李德遠黃世永對。先生云。二公却理會禪。只此亦不是大丈夫。對云。前此吾學中未有人。恠他也未得。先生嘗譽德遠以知者過之之說。先生云。說知者過之也未得。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孔平仲雜說嶺南郡縣近世人物為少。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勝。高祖封為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瞻。其先諱景。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本有析字）軍也。狀元及第。

人道

脩隅子戰克篇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抱朴子內篇對俗卷人道當食甘旨。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鄰。不足多也。淵泉日記自強不息。人道也。非禮勿履。君子之事也。獨立不懼。功用也。敬齋泛說冠婚。人道之始也。喪祭。人道之終也。四事具則人道全矣。猶四支具則人體全也。四事之中或闕一焉。是之為三支之民。或闕二焉。是以為半體之民。至闕其三。是為匪民。匪民則禽犢矣。而今也乃有四支併闕者。父兄妻子。徒相與群而民之。則是明目張膽以人羣相畜也。人而至於人羣相畜也。以客客而死。其諸猶勝於帖帖而生乎。劉炎邇言人道　人道之交以誠信。誠信不磨。非惟自成。亦足成人。詐偽無據。非惟自

敗。亦足敗人。待人以誠。蓋有生之不以為恩。殺之不以為怨者。誠則公。公則天也。待人以偽。蓋有生之而疑其市恩。殺之而疑其復怨者。偽則私。私則人莫之信也。愛己者愛人。輕己者能殺人。古者忠以責己。恕以待人。今人待己以恕。責人以忠。幾諫父子之恩也。揚于外則離。責善朋友之信也。語諸人則疑。獻替君臣之義也。播諸國則辱。人能無以虛言受實禍。無以小利招大辱。其度越於人遠矣。聞譽而喜必妄舉人。聞毀而怒必妄毀人。不苟喜怒。斯不妄毀譽。陵貧者決富。傲賤者諂貴。不陵不傲。斯不慣諂面。然皆否。妾婦之道。忠告善道。聖賢之徒。妾婦之道。謂人之忌嫉猶乃心也。故常以人之不離語人。聽其言者有好焉有惡焉。觀其所好惡。則聽之邪正可知矣。人心險夷不難知也。處家終身。莫知其人。同途一日。可卜其素。同體而後已。同位而先人。同名不忌。同患不避。故雖小物必辯。義利循是者君子。反是者小人。惟大姦大佞。未可立談判爾。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睚不啻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講切水火異齊。臨難死節。舟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覆王氏必惠卿也。信然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與君子居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居勿事形迹可乎哉。密近君子。如濯清泉。所染未必變。密近小人。如失足於污澤。所漸何易深耶。白受污易。污反白難。自君子為小人易。自小人為君子難也。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端士深交如入室堂。坐卧覆止。久而愈適。邪佞深交如涉溪谷。一跌之頃。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遠之。遠則孤。孤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失交凡民。飲食以為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為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為智。必屑屑然辯是非。則身亦凡矣。天下之至易忠者小人。至易恩者亦小人。簞食豆羮足以得其懽心。摩拂豢養足以得其死力。一語不肆。乾餱以愆。則失德矣。若夫君子則不[illegible]大則行其道。小則盡其才。思所知己而已。犬馬蓄伋。萬鍾養軻。則逝矣。韓淮陰酈泣涕者為婦人之仁。而復念念乎解衣推食之賜。英九江悔怒踞洗之辱。而大喜張御之豐畢矣哉。焉得不為狗烹也哉。是故待君子則以禮。結小人則以恩。小人好用巧心以愚君子。彼自樂其計之得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君子靜以待之。如觀優戲。一笑可也。一或為之動搖。則駸駸入機穽矣。小人好以小利污君子。容有受其污者。君子以大義責小人。未有能受其責者也。受污則見制。不受責則反見害矣。暗箭中人。其深次骨。人之忠之亦必次骨。以其掩人所不備也。兩

單對壘尅日乃戰鳴鏑交馳負不悉勝非不在人責在己也故君子之於人與其陰傾不如顯責君子之屢世也之慝而主誠致曲而達道富貴近人人以為諂貧賤近人人以為諂故富貴宜自下貧賤宜自守自下者人愛之自守者人敬之將忘其恩必故歸之將背其言必故尤之是友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虎狼之澤安得麒麟而友之鷹鸇之林安得鸞鳳而友之惟不待之以虎狼鷹鸇而待之以人道庶乎可以自存爾祭祀必立尸講學必立師敬尸敬其先也尊師尊其道也不敬其先非孝尸何與焉不尊其道非賢師何與焉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耶曰古者師道德漢魏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

人品

史子朴語人之品有四善馬者上也惡馬者下也善馬而不見其善之迹愈上矣惡馬而不見其惡之形愈下矣性理字學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齊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享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清至粹合下便生知安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旅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人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解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泥謫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煑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純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好公恭儉力行篤信如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要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止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

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横衝破了及或遭巉巖石頭横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派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孔子家語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道理畢矣文子纘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與八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　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與　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五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伍有公人忠人信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抱朴子行品篇晝炁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端身命以狥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始終於寒暑雖危凶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秉而不渝者信人也畜果毅之壯烈聘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覩嘖素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吝寸音以進德者益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真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為己任者篤人也潔白分以守終不進辱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恃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以無私者幹人也技未紫於中構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首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殺伏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默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爰諍諫而晏如不惜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懽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覩沫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

變者扑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僞以偷榮據利己而忘生者逆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放而安忍者豎人也飾邪說以從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怨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旨以苟容撥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亡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貌艷逸而心蕩飾誇綺而心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遶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曾剛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吉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害他人之有穴者妬人也專財斂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逸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

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宴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懶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誠否者笨人也憎賢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鬒人也觀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趑趄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惡人也損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衆色而屬欲非宦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己拒忠告而不納者剝人也小學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論語集注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至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宋秦觀淮海集裴晉公度實唐第一等人清波別志仁宗一朝人材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流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朱子語畧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直是仁孟子直是智顏子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朱子語續錄本朝孫明復石守道輩忽然出來發明一箇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來只是說文字了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當曰此政推惡利己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攛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從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頭為太子死亦肯之之意陸象山語錄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皋陶九德便是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兩般又曰過不及有兩種人皆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

若好妄作人一切闖了此校不好此屬過人疑重闊大底好輕薄小相底不好　黃氏日抄鄒道鄉貶韶州氣終不衰胡澹庵大節極好趙忠簡人品甚高黨籍至忠簡始除汪聖錫不妄假人以詞色得大臣體李巽岩議論如雪中檜栢經鉏堂雜志人之等級不同姑以三等計之上等之人自與上等相較中等之人自與中等相較下等之人自與下等相較下等之人決不敢與上等相較於是絕念矣使貧者常若下等之望上等絕相較之心自不起慕羨上等勿論中等之人却常視下等則無往而不足矣許魯齋心法天下人類中有出衆者便是第一人如碁博亦有國手但不是大義中第一人似此等類何足效許魯齋語錄如何高尚的人却不得人只為以他標準衆人攀接不着此等人常孤立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宋公遷四書通旨人品　見善如不及章（季氏）右兼德行事業而言　有事君人者（止）正己而物正者也（盡上）右兼心志德業而言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述而）生而知之者上也（季氏）或上而知之（止）及其成功一也（中二）樂正子何人也章（盡下）右兼資質學力而言宋釋契嵩集品論唐史以房杜方蕭曹然房杜文雅有餘蕭曹王佐不足德則房杜王之美觀房則半才視杜則純道君子曰杜益賢也姚崇宋

璟其不逮丙魏乎姚宋道不勝才而魏則厭兵丙則知相燕公文過始興而公正不及大將軍光不若狄梁公之終無私也袁安之寬厚則裴相近之正與仁則異施房琯顔真卿方之李固陳蕃其世道雖異而守忠持正一也汾陽王省武而尚信仁人也段太尉忠勇相顧義人也晉公終始不伐仁人也荀子之言近辯也盡善而未盡美當性恐禪讓過其言也揚子之言能言也自謂窮理而盡性洎其遇亂而投閣則與乎子路曾子之所處死異矣哉太史公言雖博而道有歸班氏則未至也宜乎世所謂固不如遷之良史也賈傅抗王制而正漢法美矣夫宜無有加者焉三表五餌之術班固論其踈矣誠踈也董膠西之對策美哉得正而合極所謂王者之佐非為過也繁露之言則有可取也有可舍也相如之文麗義寡而詞繁詞人之文也王充之言立異也桓寬之言趍公也韓吏部之文文之傑也其為原鬼讀墨何為也柳子厚之文文之豪也剗其繁則至矣正符詩尤至也李習之之文乎考其復命之說宜有所疑也（疑一作待）陳子昂之文不若李華華之文不若梁肅肅之文君子或有所取也李元賓之文詞人之文也皇甫湜之文文詞之間者也（文無闕上文字）郭泰黃憲之為人也賢人也訥言而敏行顔子之徒歟徐穉之為人哲人也識時變而慎動靜

馬袁奉高之道世也不忘孝不傷和中庸之士也論曰引其器所以稽其範之工拙辯其人所以示其道之至否然範工資世之所用道至正世之所師所師得則聖賢之事隆而異端之說息也是故君子區之別之是之非之俟有所補也豈徒爾哉記曰文理密察（一作密察）足以有別也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斯亦辯道之謂也

無上秘要人品

道經九天丈人告於三天玉童曰夫天地交運二象合真陰陽降氣上應於九天流丹九轉結氣為精精化成神神變成人故人象天地氣法自然自然之氣皆是九天之精化為人身含胎育養九月氣盈九天氣普十月乃生其結胎受化有吉有凶有壽有夭有短有長皆稟宿根結氣不純藏胃積滯六府敗傷形神不固體不受靈死氣入孔何由得存陽氣赤名曰玄丹陰氣黃名曰黃精陰陽既交二氣降精化神結胎上應於九天九天之氣則下布丹田與精合凝結會命門要須九過是為丹田上化下凝以成於人一月受氣二月受靈三月合變四月凝精五月首體具六月化成形七月神位布八月九孔明九月天氣普乃有音聲十月司命勒籍受命而生故人皆稟九天之氣陽降陰之精名曰九丹合成人身凡人受生結氣九丹上化於胞胎之中而法九天之氣氣滿神具於胎囊之内而自識其宿命知有本根轉輸因緣九天之氣化成其身既覩陽道開曠三光而自忘其所生所由之因爾者皆由胞根結滯盤固三關五府不理死氣塞門致靈關不發而忘其因緣若靈真九氣含鍊變胎髮經紫戶運覆人道挺秀自然耀景觀靈便騰身於九天非復結精受氣而為人也凡人生皆稟九天之氣氣凝為精精化成丹丹變成人結胎含秀法則自然假令七月生則十月胎受波黎答惒天之氣十一月生則受梵摩迦夷天之氣十二月生則受梵寶天之氣正月生則受化應聲天之氣二月生則受不驕樂天之氣三月生則受寂然天之氣四月生則受須延天之氣五月生則受上上禪善無量壽天之氣六月生則受鬱單無量天之氣凡人從十月結胎至於六月則受九天之氣已滿至七月合十月則天地氣盈受太陽之運而生（出洞真九丹上化胎精中記經）太上曰夫人受生結精積氣受胎斂血黃白幽凝丹紫合煙所以凝胃吐津散布流液四度會化九宮一結五神命其形體大一定其符籍怳爾而立恍爾而成罔爾而具脫爾而生於是乃九神來入安在其宮五藏玄生五神主焉父母唯知生育之始我也而不悟

帝君五神來適於其間人體有尊神其居無常出入六虛上下三田迴易陰陽去故納新展轉榮輸流注元津太神虛生内結以成一身濯質化鍊變景光明（出洞真九真中經）夫人受生於天魂結成於元靈轉輪於九氣挺命太一開關三道積神幽宮所以玄液七纏流津敷澤日月映其六虛口耳運其神器雲行雨施德擬天地胞胎内匝五因來具立人之道其如此也故五因者是五神也故三道者是三真也夫五神者天之魂三真者天之道九氣者天之胎太一者天之原日月者天之眼玄液者天之淵六虛者天之光幽宮者天之府神器者天之化元靈者帝之變凡此言九天者乃混合帝君之變變而化九是謂九宮九宮混變而同一矣夫兆所欲修己求生當從所生之宗所生之宗謂元父玄母也元父生氣化理帝先玄母主精變結胞胎精氣相成而陰陽相生雲行兆已道合無名數起三五兆始稟形七九既帀兆體乃成和合三五七九洞冥象帝之先當須帝營天皇之功九變為靈功成人體體與神并神去則死神守則生是以三元為道之始帝君為道之根太一為道之變九天為道之神九宮為道之宅玄液為道之津以熙三田以致神仙朝適六合夕守泥丸堅執胎精心中常歆學道之子須此為緣見是經者始可與言九氣陶注太一運神（出

（洞真太丹隱書）天尊言曰氣氣相續種種生緣善惡禍福各有命根非天非地亦又非人正由心也心則神也形非我有我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而稱為父母焉故我受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為屋宅因之為營室以舍我也附之以為形示之以有無故得道者無復有形也及我無身我有何患我所以有患者為我有身有身則百惡生無身則入自然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神並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出洞元諸天內音經）人之受生於胞胎之中三元育養九氣結形故九月神布氣滿能聲聲尚神具九天稱慶太一執符帝君品命主錄勒籍司命定算五帝監生聖母衛房天神地祇三界備守九天司馬在庭東向讀九天生神章九過男則萬神唱恭女則萬神唱奉男則司命敬諾女則司命敬順於是而生九天司馬不下命章萬神不唱恭諾終不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道濯形太陽驚天駭地貴亦難稱天真地神三界齊臨亦不輕也當生之時亦不為陋也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氣固其根者終不死壞而得神僊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氣與三氣合德九氣齊并也但人得生而自不

能尊其氣貴其形實其命愛其神自取死壞離其本真（出洞元九天上神章經）道曰一切萬物人最為貴人能使形無事神無體以清靜致無為之意即與道合（出妙真經）老子曰神生形形成神形不得神而不能自生神不得形而不能自成故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出西昇經）夫人是有生最靈者也但人不能自知而不守神以却衆惡耳知之者則不求祐於天神止於其身則足矣故云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者則知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悋其氣者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亡者不可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堅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既逝之後民之難養而易濁故審其威德所以保其治割嗜欲所以固血氣然後真一存焉（出皇人經）天老曰人生於陰陽長於元氣未必盡備感五帝之性得之者十未有一也感其火者明感其金者剛感其水者清感其木者王感其土者仁不感者亡故天地五行五五二十五行人生感得其一者可壽一百年感得其二者可壽一百二十年感得其三者可壽一百三十年感得其四者可修術壽一百四十年感得其五者可為小道可壽二百年感得其六者可為大道壽無窮感得其七者可知鬼靈之心感得其八者通明神意感得其九者通神祇感得其十者知聰明感得其十一者終身無患感得其十二者應其天心感得其十三者五嶽來朝感得其十四者得二十八宿護己感得十五者致得玉女感得十六者得為聖人感得十七者致得西王母感得十八者致甘東王父感得十九者召得太一感得二十者召得北君感得二十一者召得仙人感得二十二者身與天地俱感得二十三者神女來配感得二十四者與天帝交感得二十五者與上皇為友（出洞神監北經）

人日

青箱雜記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夥該典籍人有僻書疑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李義山集與客論云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陰時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間惟子美與客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客曰此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懍荊楚歲時記云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為羹剪綵為人或鏤金薄為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其事唯魏

東平王蒼為安仁峯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載在銘集此為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為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於七日何邪然安仁峯銘所用亦云七日為人而宗懍指此為證蓋宗懍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為之說也唯克為博學余嘗觀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辯烏鬼事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真奇士也太平御覽舊以正月七日為人故名為人日花勝象瑞圖金勝之形又象西王母戴勝也荊楚以七種菜為羹北人此日亦有諱食菜者與楚食正反剪綵鏤金薄為人皆符人日之意與正旦鏤雞於戶同此人亦有王人日諱食故歲菜唯食新菜者丈餘日不刻牛羊狗豬馬之像而二日獨施人雞此則未喻按一說云天地初開以一日作雞七日作人也蜀檮杌李昊祀人日云七屬少陽陽為人君之道故曰人日歲時廣記最重人　董勛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豬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則正旦畫雞於門七日鏤人戶上良為此也予以意求之正旦畫雞於門謹始也七日鏤人戶

上重人故也　占禽獸　月令占候圖曰元首至八日占禽獸一日雞天晴氣朗人安國泰四夷遠貢天下豐熟二日狗無風雨即大稔三日猪天晴朗君安四日羊氣色和暖即無災臣順君命五日牛精朗四望無埃氣天下豐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七日人從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見星辰人民安君臣和會八日穀如晝明夜見星辰五穀豐稔　鏤金薄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相遺劉臻妻陳氏進見儀云正月七日上人勝於人李商隱人日即事云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爲人起晉風　剪華勝董勛問禮俗人日剪綵爲人勝貼屏風上亦戴諸頭鬢像人新年形容改新也陳無己詩云巧勝向人真奈老衰顏從俗不宜新　做梅粧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宮人奇其異竟效之今人梅花粧是也韋蒲公帖子云太極侍臣皆賀雪含章公主正粧梅陳簡齋墨梅詩云含章簷下春風雨造化功成秋兔毫又梅花詩云同心不見昭儀種五出時傳公主花　造麪繭歲時雜記人日京都貴家造麪繭以肉或素餡其實厚皮饅頭餕餡也名曰探官繭又立春日作此名探春繭餡中置紙簽或削木書官品人自探取書[illegible]以卜異時官品高下街市前期賣探官紙言多鄙俚或選取古今名人警策句可以占前程者然亦但舉其吉祥之詞耳蟋夕亦然歐陽公詩云來時擘繭正探官　食煎餅述征記北人以人日食煎餅於庭中俗云薰天未知所從出也　進節料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謂正月七日煎餅又文呂雜錄云唐歲時節物人日則有煎餅　服麻豆肘後方正月七日吞麻子小豆各二七粒消疾疫　上君壽壽陽記正月七日宋王登望仙樓會羣臣父老集於城下令皆飲一爵文武千人拜賀上壽　賜綵勝景龍文館記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七日宴大明殿賜王公以下綵勝　詔賦詩景龍文館記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令學士賦詩云青陽既兆人爲日著假令藝苑雌黃云古今著令自元日以後唯人日有假　侍御宴隋書楊休之正月七日登高侍宴賦詩云廣殿麗年華上林起春色風生拂雕輦雲罕浮綺翼。登仁峯郭緣生述征記壽張縣安仁峯魏東平王翕鑿山頂爲會望處。以正月七日登峯李充銘之曰正月元七厥日惟人策我良駟陟彼安仁。（太平御覽老子云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享太牢是以玉日燭千里傷春二月暴日登臨自古爲適但不知七日竟起何代晉以晉來單陂宣有有正月七日登高津邊人以未有北閒耳）立義樓壽陽記趙伯符爲豫州刺史立義樓每元日人日七夕月半乃於樓上作樂樓下男女盛飾遊觀行樂　升西山晉李充正月七日登剡西寺賦詩云命駕升西山寓目眺原疇　謁真君歲時雜記每月三七日士庶拜謁醴泉觀真君正月七日最盛仍爭趍第一爐香　授經訣北斗經爾時太清天中大聖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普宣要去作人舟航津梁男女普齋衆生使不失人路　述道要天師二十四化記王局化在益州城南門周回百步漢桓帝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天師與老君自鶴鳴山來息此時地上忽湧出玉局玉床方廣一丈老君升坐重述道要却自升天玉局陷於地中東坡詩云朝闕西望七千里乘輿真爲玉局遊　建善功正一旨要正月七日上元天官三宮九府三十六曹同地水二官六宮十八府同考罪福此日大宜齋醮建置善功　宜齋戒雜五行書正月七日上會日可齋戒早起男吞小豆七粒女二七粒一年不病　送窮鬼歲時雜記人日前一日掃聚糞掃人未行時以煎餅七枚覆其上棄之通衢以送窮石曼卿送窮詩世人貪利意非均交送窮愁與底人窮鬼無歸於我去我心憂道不憂貧。　得舊詩草堂詩事杜甫人日詩序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作詩已十餘年莫記存亡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詩云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明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話新詞古今詞話句雲先生之子張才翁風韻不羈放於詞賦初任臨卭秋官卭守張公庠不知之待之不厚臨卭故事正月七日有白鶴之遊郡守率屬官同往而才翁不預焉才翁寄語官妓楊皎曰此老子到彼必有詩詞可速寄來公庠既到白鶴登信美亭便留題曰初眠官柳未成陰馬上聊爲擁鼻吟遠宦情懷銷壯志好花時節負歸心別離長恨人南北會合休辭酒淺深欲把春愁閑抖擻亂山高處一登臨楊皎錄此詩以寄才翁才翁得詩即時增減作雨中花一闋以遺楊皎使皎調歌之曰萬縷青青初眠官柳向人猶未成陰據征鞍無語擁鼻微吟遠宦情懷誰問空勞壯志銷凝好花時節山城留滯又負歸心別離萬里飄蓬無定誰念會合難憑相聚裏莫辭金盞酒淺還深欲把春愁抖擻春愁轉更難禁亂山高處憑闌垂袖聊寄登臨公庠再坐既廷皎歌於公庠之側公庠怪而問之皎進稟曰張司理恰寄來令楊皎歌之以獻台座公庠遂青顧才翁尤加禮焉　唐劉餗傳記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勞之曰今日卿至可謂人日　苕溪漁隱叢話賈方回

復齋漫錄云方回詞有鴈後歸云巧翦合歡羅勝子釵頭春意翩翩艷歌淺拜笑嫣然願郎宜此酒行樂駐華年待至文園多病幽襟悽斷堪嗟舊游夢挂碧雲邊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山谷守當塗方回過辰人日席上作此臨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詩故易以鴈後歸云劉餗傳記云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又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宗稱雅詠唐李嶠人日侍宴大明宮應制　鳳城景色已含韶人日風光倍覺饒桂吐半輪迎此夜蓂開七葉應今朝魚清水凍行猶澁鶯喜春驚弄欲嬌願奉登高樓娛翰於遷御氣上丹霄　和人日清暉閣宴群臣應制　三陽偏勝節七日最靈辰行慶傳芳蟻升高綴綵人階前蓂候月樓上雪驚春今日齊天造還疑上漢津　李乂和詩　上月登臺賞中天御輦飛後庭聯舞唱前席仰恩輝睿作風雲起農祥雨雪霏幸陪人勝節長願奉垂衣　詰旦行春上苑中憑高御下大明宮千年執象寰瀛泰七日為人慶賞隆鐵鳳曾騫搖瑞雪銅烏細轉入祥風此時朝野歡無算此歲雲天樂未窮　鄭愔和詩　瓊殿含光映早輪玉鑾嚴蹕望初晨池開東水仙宮麗樹發寒花禁苑新佳氣徘徊籠細網殘霙淅瀝染輕塵良時荷澤皆迎勝窮谷晞陽猶未春　李適和詩　朱城待鳳韶年至碧殿疏龍淑氣來寶帳金屛人已帖圖花學鳥勝初裁林香近接宜春苑山翠遙添獻壽杯向夕憑高風景麗天文垂耀象昭回　蘇頲和詩　躍龍登道切昭迴建寅種北燒宸臺七葉仙蓂依月吐千株御柳拂煙開初年競帖宜春勝長命先浮獻壽杯是日最靈知竊幸量人就捧大明來　樓觀空煙裏初年瑞雪過花之春玉殿池冰作銀屛七日祥圖啓千春御賞多輕飛傳綵勝天上奉薰歌　趙彥昭和詩　出震乘東陸憑高御北辰祥雲映早歲瑞雪候初旬[illegible]千花發堦蓂七葉新壽杯承今日宴長奉萬年春　寶契無為屬聖人琱輿出幸翫芳辰平樓半入南山霧飛閣旁臨東野春夾路穠花千樹發垂軒拂柳萬條新處處風光今日好年年願奉屬車塵　李憲和詩　禁苑韶年此日歸東郊道上轉青旂柳色梅芳何處所風前雪裏覓芳菲開冰池內魚新躍剪綵花間燕始飛欲識王遊幸陽氣為觀天藻競春暉　輿輦乘人日登臨上鳳京風尋歌曲颺雪向舞行縈千官隨輿合百福與時并承恩常若此微賤幸逢生　閻朝隱和詩　句芒人面乘兩龍道是春神衛九重綵勝年年逢七日醻醴歲歲滿千鍾宮梅間雪祥光遍城柳含烟瑞氣濃醉後君前情未已願因歌舞自為容　宗楚客和詩　[illegible]苑神仙

闕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日早春還太液天為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　陸龜蒙人日代客子　人日兼春日長懷復短懷遙知雙綵勝併在一金釵　喬侃人日登高　僕本多悲者年來不悟春登高一遊目始覺柳條新杜陵猶識漢桃源不辨秦楚若昇雲霧還似出風塵賴得煙霞氣淹留攀桂人　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憶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堪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此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杜工部集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illegible]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莫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illegible]）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illegible]）

[illegible]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illegible]）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illegible]）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

湖與直道無憂行路難（[illegible]）李商隱詩人日即事　文王喻復金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想道衡詩思苦離家恨得二年中白居易詩六年立春日人日作　二日立春人七日盤蔬餅餌逐時新年方吉鄭猶爲少家比劉韓未是貧鄉園節歲應堪重親故歡遊莫厭頻試作循潮封眼想何由得見洛陽春（[illegible]）司空圖詩乙丑人日　自怪扶持七十身歸來又見故鄉春今朝人日逢人喜不料偷生作老人宋錢塘葺騷集人日大寧道中一首　改年三日立青春步七日光日已新明岫斷生蒼靄媚幽翁物弄小聲勺藍輿度嶺宮兵汗紅旆穿林野雉馴白髮自憐猶遠使何時歸棹析江濱元憲公集人日　陽日初回七日春誰將靈品占佳辰鏤金剪綵空迎福無奈牛羊已勝人宋景文公集人日　妖勝香笑樂上春我懷前事悵佳辰瞿曇尚笑浮生假兒續黃金假作人劉龍雲先生集人日　去年人日燕江邊今年人日在通川故家吉夢五千里客子騷肯一蒼然霜盧盡解故時葉生意斗爾歸閭金海賦如刀於墨受破鉞野天雪暗七信徹信天

非吾土○香草悅魂真浪傳南冠故鬢秪搔楚劉章雅志惟歌田五東如單貴廩粟二一囊就盡持滄錢頗毛冉冉不吾與齒根浮動輕於翾小雀誰言畏死鵝未肯屈折同杯捲章貢直西三徑在兩來望眼欲成穿針朵洗竹真吾事敢使齷齪纔克負何時解得無拘束歸釣潭頭楓葉暢缺東坡集庚辰歲人日作時聞黃河已復北流老臣舊數論此今斯言乃驗（[illegible]）老去仍栖隔海村（[illegible]）夢中時見作詩孫天涯已慣經人日歸路猶欣過鬼門（[illegible]）三策已應思賈讓（[illegible]）孤忠終未赦虞翻（[illegible]）典衣剩買河源米○（[illegible]）屈指新芻作上元　不用長愁掛月村（[illegible]）檳榔生子竹生孫（[illegible]）新巢語燕還窺硯（[illegible]）舊雨來人不到門○（[illegible]）春水蘆根看鶴立夕陽楓葉見鴉翻此生念念

隨泡影（[illegible]）莫認家山作本元（[illegible]）彭汝礪鄱陽集景龍三年中宗御清暉閣登高遇雪令學士賦詩明年宴大明殿賜綵樓金勝而壽陽公主卧於含章殿檐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越三日乃落六宮異其事競效之皆人日也僕家有壽陽公主梅粧像丹青甚古因起念遠之懷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此辭道衡思歸作也況四年乎再屬佳句因叙事以謝　道衡人日獨凄然南北胡爲一處因學士詩成應屬和壽陽梅落殆神謀醉思侍宴登丹殿寒想開箱觀黑米佳句繽紛飛白雪雪天宜飲丞來休曹文清公集人日　雪意垂垂體不佳十年人日寄天涯老來只有舊相守思使奴星結柳車洪芻老圃集人日　偶逢人日後歲詩身在異鄉多所思天氣斗如寒食後桃花酷似暮春時溪毛入饌光浮英雲子新炊滑溜匙斟酒百錢能得醉僕尋佳處一伸眉王梅溪家政集人日雨次何憲韻　元正作佳天涉七弄春氣好雨亦知時綠波行可濟新詩如蜀州句有梅柳味七升年定豐一石公當醉陸放翁詩人日偶遊民家小園有山茶方開　人日西郊路晨光射淺難停撓喜蕭散照影歎衰殘杜酒香浮瓮春蔬綠滿盤山茶雖似眼不似海雲看（[illegible]）

（[illegible]）人日東園　歲首未入春風氣已稍和我肆意慵起如此鳴翁何寫言之東園落梅亦已多江南無堅冰綠池生微波艳彼蒲萄醅酌我鸚鵡螺雖無絲與竹倚樹自高歌攜首東南望猶山爵嗟嗟兒曹幸力攜老子得多安　人日飯照覺　天涯鸛嫁逢人日病起消搖集實坊雪水物驗錦江濮梅花半落綠苔香家山松桂年年長幕府文書日日忙自笑餘生有幾許一庵借與得深藏　又人日　新歲逢人日老夫持道齋斷水從野水微綠發枯黃霽景豐年像（今年元日至人日皆晴）開吟觸士懷春播已陳迹關巧笑吳娃（前一日立春）趙蕃淳熙藁人日　元日雖晴人日陰梅花如積古花深未憂盈室無儲粟且恃春風洗破衾莫嗟物華常草草定緣老態日駸駸不須憤泣卞和玉何有矜誇季子金　人日懷所又弟　人日雨連元日陰杜陵時節已如今苔迷草色閑多思竹倚梅花瘦不禁微事還抛之集題詩護有蜀州二姓南有弟送成陽日斷營然暮色侵　人日寄王山親舊友當金漂陽諸表弟　唐人重人日往往見於詩所謂風流建聊員著語追憑高悅無地念遠得忘思欲寄江東弟斷腸梅滿枝黃大芸三餘集己酉人日　寒樹輕耶十點寅王蜀初凋七日春稍稍江雲欲田腐醉竹花氣已拆　胡宋莫道長安近老去空

驚甲子頻南度諸君且書紉北宸雙闕正風塵許綸涉齋集人日明當春日令人日身到故鄉勝興鄉巧勝耐寒元故事青絲傳來舊風光只將栢葉聊隨酒莫爲梅花苦斷腸南北兩圍多種猿閑居從此有閑忙韓淲澗泉集人日人日春來又兩霄梅花開盡已飄搖愛閑多病有誰問偶景獨遊無自焦門外溪山猶淺淺床頭書冊漫昭昭細看芬屏雲翻雨未底幽棲水一瓢 去年苦無雪今雨又多風人日平頭過元宵轉眼中野梅香更白尖杏色微紅離落春陰外樓臺曉霧空 滿地茸茸百草芽青青知已到山家東風一夜吹窗雨又得紅梅兩樹花 楊誠齋集人日詰朝從昌英叔出游 四序各自佳要不如春時何必花與柳始覺春物熙令晨駕言出從公南山西泥軟屨自便風微面不知寒草動陜芽晴山餘雨姿水日亦相媚變紋生碎鱗鳥聲宣爲我我聽偶自怡出門初憚煩載塗乃忘歸但令我意適豈校出處爲路人見我揖屬我有所思我不見其面信口聊應之徐悟恐忤物欲謝已莫追我非或似傲彼倡獨得辭 文天祥集人日 今年爲蛇年此日是人日江右一龍鍾山中舊占（作佔畢）獨坐爲太玄一嘆發狂疾悠悠王正意衆涕感鱗筆方秋崖集人日 柳思花情曉夜春空山煙水亦精神閑中富貴陽和月靜處乾坤自在身火悟

前三吾是客又經上七日爲人一蓑耕綠山南北有賦何煩問大鈞 其二 顏有空山着此翁不然高論與誰同百年會盡元尚白一氣不停春又紅詩卷每隨煙水外鳥聲多在夕陽中年豐已卜晴人日亦是平生畎畝忠 癸丑人日 上七日爲人雲烝澗壑春入山從此始得句不知貧宿雨行泉脉歸禽隱樹身無人聞似我野蘚共時新 人日吳明輔招不往 江湖老我百無堪嬾過細書太史談兩脚又逢人日暗酒腸那似少年酣一生出處龜藏六萬事乘除狙賦三且試半篙春水綠南山之北北山南 劉後村集人日 元日至人日未有不晴時剩復觀周易吟哦反杜詩將聞戶北向拚到杏南枝不得東風力餘寒豈易支 李莊簡公集人日偶得酒果因與客飲成鄙句并紀海外風物之異 燕歸茅屋草芊綿節物方驚海外偏風掃落花春寂寂雨添幽澗水涓涓臘醅每謝隣邦餽北果來從賈客船勝日謾逢聊一笑白頭鄉關歲時遷 人日靈川縣山深雪未融誰知桂嶺北宛似浙江東虛市人煙合傍窗竹逕通扶藜聞信鬼日暮怯溪風 昌化雖窮寂今歲偶諸處寄酒東船並得北果又老庖自海康來人日與客飲遂逅成醉中賦此 去年人日醉陳園竹外風漂洗𪸩煙花落野桃春寂寂（海南地暖雖花皆微前開盡）瀾回南浦水涓涓臘醅每謝隣邦使北果常隨賈客船佳節謾逢聊一笑老庖能鱠海鱸鮮 俞良能香山集人日道中口占 初日輕烟溪上橋遠峯積雪未全消東君也是多情思先遣春光到柳條 竹籬茆舍水邊家窗牖虛明小逕斜草色未多春意好疎梅映竹兩三花 李大隱先生集人日和同院 層冰積雪已經旬霽色初欣日在人一歲暗添身漸老百篇賡和筆如神金花栢葉聊圖醉車柳舟易謾逐貧苦恨郊原芳意晚須期騁騎去尋春 姚九日月走虛空又見曦輪參尾中水雪侵凌傷暖律方菲排辦待和風家無儋石猶能樂腹有詩書未是窮酒後笑談無畔岸更將妙道問鴻濛 王蜀初更品物新又覩剪綵鏤金人休嗟歲歲年年貌且送奇奇怪怪神酒有十千元自富食無三九未全貧王孫詩筆能鏖戰夜遣偏師敵富春 一三五七變而通端月暖騷氣已中花勝采羡新節物柳條桃蕚舊春風詩成杜老曾悲雪文就韓公向諱窮我有鄉名貴不足已將貧富任空濛 洪炎西渡詩集人日 開歲逢人日吾衰不夢周家書生遠恨客舍起離憂翔雪驚南服江梅笑隴頭誰能結綵勝一爲散春愁 戴石屏詩集人日 自撰端平新曆日眼看日月倍光輝南州有雪古來少人日不陰今見稀鼓舞萬方觀德化轉移一世屬天機朝廷有道吾君聖韓作昇平老布

衣 詠史詩人日 董勛禮問古通今七日當門持鏤人意謂生人由此始百祥駢集又從新 李洪芸庵類藁人日 開歲逢人日今朝又復陰昏霾疑是瘴淫雨欲成霖客裏年華改愁邊疾病侵遣懷詩興酒小醉且長吟 陳允平詩人日即事 春寒猶撥地爐灰門巷蕭條客不來時有落梅三四點曉風吹上石綦臺 王實之臞軒集人日六言五首 功名朝三暮四學問人百己千古今無限卿相方冊惟著聖賢 誦詩心醉六義讀易夢吞三爻毛鄭寸長我取羲文千載神交 飲食鮮能知味巫醫各有單傳要得胃中活法勿求紙上空言 六經桑麻穀粟諸子綺觳奇珍常灌溉胃次久久功用入神 歲月滔滔流水友朋落落疎星戴酒謝詠奇字焚香自讀騷經 中興江湖集高氏人日詩 鴈已有歸心雪深春未深花風纔一信人日故多陰詩作平生夢香添昨夜衾不干書冊事自怕薄愁侵 唐先生文集人日 人日傷心極天時觸目新殘梅詩興晚細草夢魂春挑菜年年俗飛蓬處處身慕順頻語及努鬢到東津 熊蒐山瞿梧集和王恭甫人日 細懷聞清揮賦詩當此日盛會不復聞手種園蔬七何如采若今觀書夜至乙能如子美心托雨紀其實 中州元氣集人日 春帶餘寒日日陰滿江風雨閉門深酒非知己生嫌飲詩欲從人死怕吟毀元

畫曼將底用貿有酒笑是何心我將看眼塵埃八靜對青山閱古今　不能暖暖僂妹妹自覺爲人與世味靜裹只將書笑用閑時偷得騷工夫京主錐病非爲病頑于如愚豈是愚從此掩關休浪出出門無處不窮途元遺山集人日有懷愚齋張兄嘯文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市酒梅花人日草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清鬧又一時澗底孫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王惲秋澗集人日贈曲山周寀　近書雲物見豐年更大書頭兩日前爲錢來如此日事得官休笑小兒癡剪花作勝徒爲爾覓紙題詩一槩然遺愛祠前酹老子幾時扶杖過思辯（[illegible]）人日有懷紫山年兄劫少凌清明詩格　前年人日客殊方此日相望各故鄉酒醆不斷工部口梅花空斷蜀州腸休驚老態違眉白又喜春風上柳黃君豈笑談稱曠達我非用捨定行藏氣雲北每坐閒氣花木西城夢對床晚節得同林下飲不妨閒處看人忙（[illegible]）張仲舉蛻菴詩癸丑人日雨中（[illegible]）積雨將謀雪新年未入春半生如過客七日又逢人綵勝天花小香醪玉色醇（[illegible]）夏亦何事適意任天真藍靜之藍山集人日偶成　七日本宜晴愁人風雨聲尉煙侵几濕層濕

傷感鳴揚柳犂何事梅花笑不成呼兒催酌酒一醉百憂輕　又人日懷雲松　七日始爲人寒風未似春長吟可奈久獨坐擁爐頻仙宮果松雪山齡凌蒼巾如何巷南北偏側不相親　又人日懷無善　元日至人日聲聲斷復留山頭雪待雪美上雲連雲放積至年老聽雞過夜分平川依逸士最念又離羣　國朝宋玄僖青巖叢人日自作（[illegible]）新正雨雪數朝同辭跡茅堂未覺驚人日晝陰開曉照老年寒極向春風荊榛豈阻尋芳客瓷甕還親避俗翁元夕張燈看不近試聽簫鼓月明中清江貝廷臣集人日　卜宅隣揚子登樓擬仲宣客星猶海上人日且尊前谷鳥猜偏業林花暖欲然浩歌醒復醉何用惜中年鄭居貞詩己丑人日皆友人山行時將有遠行次韻　天開甲子歲重新人日初晴狂故人老去江湖猶入夢春來天地總含仁粲朵西熟思元亮谷口田荒憶子真倘遂三身歸故里重逢無惜醉芳春　日暖花光尚未乾輕雲猶護壁前山因過古寺長廊下又人荒蹊野圃問皆經人違爭便戀山林隨分且消歡無端病目心如醉一任驚花霧裏看宋李塈鴉湖集人日過靈泉寺次韻少莊（[illegible]）少紙記梅花吹攬前遊人歲已又寞然山頭井似陸公泉　上客長謠追楚些嬌娃短舞香胡旋崇桃積李自年年（[illegible]）人日篆

順庵閒和韻（[illegible]）東風飛吹鬢重回飛沛入山新[illegible]雨不妨酥潤江頭一併霜晴　年年心似輸他燕燕啣帶迎春怎得縛前避西史君精鑒如神范石湖詞人日木蘭歌　元日至人日未有人尖時新年叶氣無處人物不熙熙萬歲聲從天下一札恩隨春到光彩動入鵾壽域偏裏海直通雪山西憶曾預宣王冊捧金卮如今萬里想象空燒五雲飛想見大庭宮館重起三山樓觀雙指諸黃衣先會古無有何止古來稀

人異

文獻通考人異　按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呂邑正持壹北闕漢發立而夏侯勝援此以諫王出莽光與張安世疑謀已世所驚異其說前所謂下人伐上之痾乃犯上反叛之謂然歷代史志只謂之人痾而所載者則形體之妖異或舉動言語之狂惑或化爲異物或已死復生殊下及叛逆之事蓋人痾者妖也叛逆者其應也又下而犯上臣而背君其妖孰甚焉故總謂之人痾云　春秋文公十一年敗狄于鹹（[illegible]）穀梁公羊傳曰長狄（[illegible]）鄋瞞（[illegible]）兄弟三人一者之魯（[illegible]）一者之齊（[illegible]）一者之晉（[illegible]）

（[illegible]）皆殺之身橫九畝（[illegible]）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illegible]）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爲是時周室衰微三國爲大可貴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犬爲夷狄之行將致危亡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illegible]）近下人伐上之痾也劉歆以爲人變屬黃祥一曰屬贏蟲之孽一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凡人爲變皆屬皇極下人伐上之痾云京房易傳曰君暴亂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又曰豐其屋蔀獨苦（[illegible]）長狄生世主虜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illegible]）天戒若曰勿大爲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始皇初并六國反喜以爲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遂自賢聖燔詩書坑儒士奢淫暴虐務欲廣地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illegible]）塹山填谷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明禍亂之起後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陳勝發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爲陰勝厥咎亡一曰男

化為女宮刑濫也（如[illegible]）女化為男婦政行也　赧王三十一年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時燕昭王伐齊齊王出奔為將淖齒所弒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長安西北有[illegible]）因言今年祖龍死（[illegible]）忽不見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即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　漢高祖為亭長送徒驪山被酒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乃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之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漢景帝二年九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時膠西濟南齊四王有舉兵反謀謀由吳王濞起連楚趙凡七國下密縣居四齊之中角兵象上鄉者也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天戒若曰人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以鄉京師也禍從老人生七國俱敗云京房易傳曰冢宰專政厥妖人生角　武帝征和元年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冬十

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哀帝建平中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此陽變為陰將亡繼嗣自相生之象一曰嫁為人婦生一子者將復一世乃絕　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方與女子田無嗇生子（師古曰方與[illegible]）先未生二月兒嗁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嗁聲母掘收養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廣牧女子趙春病死（[illegible]）歛棺積六日（[illegible]）出在棺外自言見夫死父曰年二十七不當死太守譚以聞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illegible]）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illegible]）不則為私死妖人死復生一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六月長安女子有生兒兩頭異頸面相鄉四臂共胷俱前鄉（[illegible]）尻上有目長二寸所京房易傳曰睽孤見豕負塗（[illegible]）厥妖人生兩頭下相攘善妖亦同人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亡上正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失正各象其類二首下不一也足多所任邪也足少下不勝任或不任下也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上體生於下媟瀆也生非其類淫亂也人生而大上速成也生而能言好虛也羣妖推此類不改乃成凶也　王莽始建國二年魏豐子尋坐偽作符命誅黨與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大子也或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是歲池陽縣有小人影長尺餘或乘車馬或步行操持萬物大小各相稱（[illegible]）三日止　天鳳四年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illegible]）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乞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東美蕢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戊子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靈帝建寧三年春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illegible]）

（[illegible]）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省內悉出道路斷絕（[illegible]）到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疲餧牽而勝之（[illegible]）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為天子中黃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縛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蔡邕以成帝時男子王褒絳衣入宮上前殿非常室曰天帝令我居此後王莽篡位今此與成帝相似而有異被服不同又未入雲龍門而覺稱梁伯夏皆輕於言以往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為王氏之謀其事

不成其後張角稱黃天作亂竟破壞（風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宮中黃門寺下一男子長九尺服白衣中黃門解步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妄入宮掖曰我梁伯夏後天使我為天子步欲前收取因忽不見劭曰尚書春秋左傳曰伯益佐禹治水封於梁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多歸之帝舜嘉之賜姓董氏董氏之祖與梁同焉到光和元年董卓自外入因間乘釁廢帝殺后百官總己號令自由殺戮決前威重於主梁本安定而卓隴西人俱涼州也天戒若曰卓不當專制奪矯如白衣無宜闌入宮也白衣見黃門寺及卓之末中黃門誅滅之際事類如此可謂無乎袁山松曰梁伯夏一時狡亂不足致此大妖斯乃曹氏滅漢之徵也案劭所述與志或有不同年月舛異故俱載焉註曰除魏前通各有未直存梁即魏地之名伯夏明於中夏非漢天之稱以內臣旅大得稱王徵驗有應有若符契後云伯夏教我為天子後曹公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此乃魏文帝受我成策而陟帝位也風俗通云見中黃門寺曹騰之冢允見其證）二年雒陽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共胷俱前向以為不祥墮地棄之自此之後朝廷霿亂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二頭之象後董卓戮太后被以不孝之名放廢天子後復害之漢元以來禍莫踰此　四年魏郡男子張博送鐵盧詣太官博上書室殿山居屋後宮禁落屋讙呼上收縛考問辭忽不自覺知（臣昭曰鐵盧入宮既奪漢之徵至後宮而讙呼終有弒殺母后）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臣昭曰黃者代漢之色女人臣妾之體化為黿黿者元也入于深淵水實制火夫君德尊陽利見九五飛在于天乃備光盛俯等黿黿有隱潛躍首從戮釵甲終未盡後帝者至不專權極天德雖謝蜀猶傍擬推求斯異女為曉者著矣）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桓氏死棺斂月餘其母聞棺中聲發之遂生占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曹公由庶士起　建安四年二月武陵充縣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物故其家以杉木槥斂瘞於城外數里上已十四日有行者聞冢中有聲便語其家往視聞聲便發出遂活　七年越巂有男化為女子時周群上言哀帝時亦有此異將有易代之事至二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建安中女子生男兩頭共身晉書魏文帝黃初初河清宋士宗母化為鱉入水　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

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按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故以為王莽曹操之證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品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徒送彼縣令胡義傳共食之一二年中一鄉輙為之儉　三年中壽春農民妻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創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見優寵及景初二年帝疾飲水無驗以致大漸於是斬焉　元帝咸寧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着黃巾單衣拄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鬻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隣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顛倒畀之其人亦自不知所以然也（文獻通考按此事晉史直之言不從怪下之妖異也此今移置之人痾門云）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生穿冢出于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放之家得位之祥也　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遊戲一二日恒延頸外望伺門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靈帝時黃氏母事同吳亡之象也　晉武帝泰始五年城人年七十生角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咸寧二年十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京房易傳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僭逆遂亡晉室下為上之應也　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為男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京房易傳曰女子化為丈夫茲謂陰昌賤人為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而去尋病亡後其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逕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家後夫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

後果斬戮 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以為禁庭尊祕之處今賊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遷鄴又遷長安宮闕遂空焉 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再宿爾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光熙元年會稽謝眞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之石反）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此皇之不極下人伐上之痾於是諸王有僭亂之象也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倣傚或至夫婦離絕多生怨曠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趾尾黃色大如椀此亦人妖亂之象也 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是時帝承惠皇之後四海沸騰尋而陷於平陽為逆胡所害此其徵也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

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使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產又有女子陰在首渡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傳曰人生于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于時王敦擁上流將欲為亂是其徵 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匹備反）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勾此亦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經三日復生 成帝咸康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居未反）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之夜反）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為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辭稱姓呂名賜其言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令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瓚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

諠譁有司收縶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唐氏漸化為丈夫 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上如移反下相俞反）蔚（音尉）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莫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劉聰子約死一指猶煖遂不殯斂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而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居家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宜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回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妻之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視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 苻健時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荅俄而

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乃赦之宋書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便能食而不得卧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陂究為州刺史度之長三丈後還漸縮如舊經日而亡俄而文帝為以劭所害 宋明帝泰豫元年正月丁巳巨人跡見西池冰上 梁書武帝時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為名觀其國狀則鸞鳥也時又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飢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鉤挂體以燃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 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住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二年揚徐兗豫尤甚黃氏鄉隣多以絳免他土效之無驗 簡文大寶二年京口人於藏兒年五歲登城西南角大樓打鼓作長江編鈸兵象也時侯景亂江南 元帝承聖元年十二月天門山獲野人出山三日而死 陳書陳武帝永

定三年有人長三丈見羅浮山通身潔白衣服楚麗京房易傳曰長人見亡後二歲帝崩　後主為太子時有婦人突入東宮而大言曰畢國主後主立而祚終之應也　至德三年八月建康人家婢死埋之九日而更生有牧牛人聞而出之　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酬之經三四年乃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曰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而無頭明年陳亡北史後魏太武大延元年有鄜婦人持方寸玉印詣潞縣侯孫家既而亡去莫知所在印有三字為龍烏之形要妙奇巧不類人跡文曰旱疫平　後齊天保中臨漳有婦人産子二頭共體是後政由奸佞上下無別兩頭之應也　河清四年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辯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馬帝又夢之　後主咸平五年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刻木為其形以獻存心錄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産子男陰在背上如尾兩足指如獸爪陰不當生於背而生於背者陰陽反覆君臣顛倒之象人足不當有爪而有爪者將致攫人之變也是時晉陽公宇文護專擅朝政征伐自己陰懷篡逆天戒若曰君臣之分已俱矣將行攫噬之禍帝見變而悟遂誅晉公親萬機克平齊國號為

高祖傳禍為福之效也　武帝時有強練者佯狂持一瓢至晉陽公護門而擊破之曰身尚可子苦矣時護專政因朝太后帝禁殺之發兵捕其諸子皆備楚毒而死強練又行乞於市或遺之粟麥輒以無底帒受之因大笑曰盛空未幾周滅高祖移都長安城為虛矣隋書開皇六年霍州有老翁化為猛獸　七年相州有桑門為蛇尾繞樹而自抽長二丈許　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應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上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戎圍帝於鴈門　四年鴈門宋谷村有婦人生一肉卵大如斗埋之後數日所埋處雲霧晝合從地雷震而上視之洞穴失卵所在　六年趙郡李來王家有婢産一物大如卵

六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花自稱彌勒佛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為亂齊王暕遇而斬之後三年楊玄感作亂引兵圍洛陽戰敗乃伏誅　八年有澄公者若狂人於東都大叫唱賊帝聞而惡之明年玄感作亂舉兵圍洛陽　十二年澄公又叫賊李密逼東都孟讓燒豐都市而去　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宋子賢善為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為蛇為獸及人形有人來禮謁者轉側其鏡遣觀來生形像或映見紙上蛇形子賢輒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為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坐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由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為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京房易飛候曰妖言動衆者茲謂不信路無人行不出三年起兵自是天下大亂路無人行新唐書五行志唐武德四年太原尼志覺死十日而蘇　貞觀十九年衛州人劉道安頭生肉角隱見不常因以惑衆伏誅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　永徽六年淄州高苑民吳威妻嘉州民辛道護妻皆一産四男凡物反常則為妖亦陰氣盛則母道壯也　顯慶三年普州有人化為虎虎猛噬而不仁　儀鳳三年四月涇州獻二小兒連心異體初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胷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産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是四歲以獻于朝　永隆元年長安獲女魃長尺有二寸其狀怪異詩曰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是歲秋不雨至于明年正月　永

隆二年九月萬年縣女子劉凝靜衣白衣從者數人升太史令廳問此有何災異令執之以聞是以彗星見太史司天文曆候王者所以奉若天道恭授民時者非女子所當問　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為虎　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門至通天宮閽及仗衛不之覺時來俊臣婢産肉塊如二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為蜂螫人而去　久視二年正月成州有大人跡見長安中郴州左史因病化為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生矣　太極元年狂人段萬謙潛入承天門登太極殿升御牀自稱天子且言我李安國也人相我年三十二當為天子　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冀州獻長人李家寵八尺有五寸　大曆十年二月昭應婦人張産一男二女　貞元八年正月丁亥許州人李狗兒持杖上含元殿擊欄檻伏誅　十年四月恒州有巨人跡見　十五年正月戊申狂人劉忠諧銀臺稱白起令上表天下有火災　十七年十一月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有六日而蘇是歲宣州南陵縣丞李嶷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元和二年商州洪崖治役夫將化為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　長慶四年三月民徐忠信潛入浴堂門　寶曆二年十二月延州人賀文妻一産四男　太和二年十月狂人劉德廣入含元殿　咸通七年渭

州有生人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　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家有嬰兒兩頭異頸四手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是歲民皇甫及年十四暴長七尺餘長股大臂三倍如初歲餘死　乾符六年秋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腋下占曰君失道　光啓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旦半月行人聞聲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　二年春鳳翔郿縣女子未亂化爲丈夫旬日而死京房易傳曰茲謂陰昌賤人爲王　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天祐二年五月潁川汝陰民彭文妻一產三男　蜀王建元年巨人見青城山　南漢劉鋹時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上平廣記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在堂坐忽見屏外有小人乘小馬入來人長二三尺馬亦相稱衣甲具裝光彩輝日於庭內巡墻馳走良久方滅其母常欲自殺後遂投井而死　天寶中李測移官其宅亦凶莅事數日宅中有小人長數寸四五百頭滿測官舍測以物擊中一頭仆然而殪視之悉人也　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抗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寸數百遊戲自若家人擊死一枚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哭　桓謙家有人長寸餘被鎧持槊從穴中出部陣指麾人馬輕快剸取切肉入穴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穴因掘有大蟻斛許皆死遂絕　謙後亦誅　録異記趙鸞奴者合州石鏡人也居大雲寺地中初其母孕數月產一虎棄於江中復孕數月產一巨鼈又棄之又孕數月產一夜叉長尺餘棄之復孕數月而產鸞奴眉目耳鼻口一一皆具其自項已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胛兩手各長數寸無肘臂腕掌如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其下有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長二尺餘善入水能乘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頗好殺戮以捕魚腞爲業每鬬船驅儺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冠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髡髮橋衣民間呼爲趙師晚歲但髡頭白衫而已或拜跪跳躍倒踣于地形倮露人多笑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卧鞍中若衣囊焉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於人　宋史五行志宋自建隆元年至天禧四年郡縣上言民妻產三男者凡一百九產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一　建隆三年壽州晉州大旱民家多生魃　太平興國九年揚州揚子縣民妻生男毛被體半寸餘面長項高鳥肩眉毛粗密近髮際有毛兩道軟長眼微紫脣紅厚耳鼻大類胡僧至三歲畫圖以獻　淳化元年八月汾州志達院

僧智嚴頭生角可長三寸　天禧四年七月衡州耒陽縣民張中妻產三男其一頷有白誌方寸餘上生白髮　天聖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說者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民蕃息之驗也　熙寧元年距元豐七年郡邑民家生三男者八十四而四男者一三男一女者一　元豐八年至元符二年生三男者十八而四男者二三男一女者一　元符三年至靖康生三男者十九四男者一　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菜男子孕而娩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又有酒肆號豐樂樓酒保朱氏子之妻可四十餘楚州人忽生髭長僅六七寸疏秀而美宛然一男子特詔度爲女道士　宣和六年御樓觀燈時開封尹設次以彈壓於西觀下上從六宮於其上以觀天府之斷決者簾幕深密下無由知衆中忽有人躍出墨色布衣若寺僧童行狀以手畫簾出指斥語執于觀下上怒甚令中使傳旨治之箠掠亂下又加炮烙詢其誰何囂不一語亦無痛楚之狀又斷其足筋俄施刀臠血肉狼籍上大不悅爲罷一夕之歡竟不知其何人付獄盡之　紹興三年建康府桐林灣人產兒肉角有齒角兵象肉不可以觸者是歲人多產鱗毛皆人痾也　紹興二十年八月洋州真符縣民家一產三男隆興元年建康民流寓行都產子二首具羽毛之形　乾道五年衡湘間有人化爲虎者與唐志順慶三年人痾同占　餘杭縣民婦產子青而毛二肉角又有二家婦產子毛角亦如之皆連體兩面相鄉（嚮與鄉同）三家皆相去一二里痾氣同所鍾也又潮州城西婦孕過期產兒如指大五體皆具者百餘蠕蠕能動人痾之異也　淳熙十年鄱陽南鄉民產子兩肘各有二臂長十五歲每鬬則六臂並運　十三年行都有人死十四日復生十一月辛未鄭家巷民婦產肉塊三其一直目而橫口　十四年六月臨安府浦頭民產子生而能言四日暴長四尺　紹興元年平江府崑山縣石工採石而山摧工壓焉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鄰山聞其聲呼相應答如平生報其家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曰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慶元元年饒州樂平民產子人體有尾永州民產兒首有角腋有肉翅二年七月隆興府進賢縣民產子亦如之而面有三目　嘉定元年四月鎮江後軍妻生子一身二首四臂晉志謂中原分裂應此人痾也後數年金人失中原　元史五行志至正十年春麗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遠近聚觀之門尉以白留守達于都堂上聞有旨令取付法司鞫問但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其所從來皆惘若無知惟妄言禍福而已乃以不

應之罪咎之忽不知所在

人妖

存心錄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在坐忽聞空中有人呼其夫婦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驚懼後數日婦屋後還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一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東晉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渠上無故有人頭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歷代人臣類晉諸葛長民富貴後嘗一月或數十日輒於夜眠中驚起跳踉如與人相打狀毛修之嘗與同宿駭愕不達此意視之良久長民告毛此物奇健非我無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長民曰我正見一物甚黑兩手脚不分明少日中多夕來輒共鬬深自驚懼馬屋中柱及椽桷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刀隱滅去輒復出悉以紙裹柱桷紙內欻欻如有行聲後長民為劉裕所殺　晉兗州刺史王徽之在道有客命索酒炙言未訖而炙至割之終不入少頃已變為徽之頭矣驚愕反矚又見其頭在空中揮霍而沒王至州便殞　後魏僕射朱世隆晝寢妻奚氏忽見一人攜世隆頭去奚氏往視之隆寢如故及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數日被殺　北齊趙郡王叡奏後主云和士開不宜居內出士開為兗州刺史太后欲留百日叡正色不許叡出夜方寢見一人長可丈五尺當門向床以臂壓王良久遂失甚惡之而明日被誅　北齊崔季舒未至侍中忽見池中蓮花為人面著鮮卑帽又其妻晝寢見一神人長丈餘遍身黑毛欲來逼己又有一大人手自地而出長丈餘滿室光耀聞左右皆不見尋以非罪見誅　唐周仁軌為并州長史性殘酷好殺在州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如新斷來血流瀝瀝仁軌令人送去州二十餘里外數日令看其臂尚在時盛暑肉色無變人咸怪之其月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應刃所中其臂墜地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於先送處看之至彼一無所見　唐丞相王涯掌邦賦又主縣官鹽鐵其子仲翔嘗一日避暑於山亭忽見家僮數十皆無首被血來仲翔前僅食頃方不見仲翔驚異甚即具白之願解去權位涯不聽後果有鄭注之禍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濱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三

九眞

人

詩文

唐韓昌黎集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人可上或有曰字）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下或有而字非是）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則不可。（或無曰山乎三字）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方無故字）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仁或作人非是）敬齋泛說　退之原人，而東坡譏之曰：禽獸與夷狄異，夷狄與人異，而一視而同仁，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李子曰：蘇子之譏誤矣。退之固曰：人為夷狄禽獸之主也，故雖夷狄禽獸，亦必以仁恩均及之，不謂人與夷狄、夷狄與禽獸等耳。且人則有知有識者也，禽獸則有知而無識者也，草木則有生而無知者也。禽獸固賤於人，而草木之微，又甚賤於禽獸也。而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故周家忠厚之德，至今稱詠，以為仁及草木焉。彼草木之無知，君仁猶且及之，況禽獸乎？而又況於夷狄乎？以及人之仁及夷狄，以及夷狄之仁及禽獸，皆仁也。可以一切之仁而遽謂人與夷狄禽獸等哉？蘇子大意，必以韓子有一視同仁之語，故指之以為等耳。獨不念此語之下，不曰篤近而舉遠乎？是其言一開一闔，自問而自釋也，何嫌何疑而痛譏之？蘇子之譏，舍其自釋者而專病其自問者，以此而論文，則雖六經猶將有譏也，況退之之言乎？若蘇子之譏，所謂過甚之論也。自以過甚論人，而反以人為過甚，則真所謂過甚矣。古人之論人，曾不如是。然令人之論人，未有不為過甚者。論者不必必其當，唯毋至於過甚而已。

宋司馬溫公傳家集撫納西人詔意（元祐元年三月上）　朕聞王者奄有四極，至仁無私，靡間華夷，規之如一。夏國主秉常世守西土，藩衛中邦，自其祖彝興以來，沐浴皇化，職貢時至，率多忠勤。仁宗皇帝加之寵名，作以大國，錫予之數，歲則有常。嗣因邊臣奏陳士彼君臣失職，及務文詰問，曾無報應。神宗皇帝乃出師命將，極彼阽危。在於夏國主秉常

貢有大造，而所部之人遽敢自絕，侵軼我邊鄙，虔劉我吏民，正旦同天，皆不入賀。國家包以大度，置而不問，但絕歲賜，以俟悛心。不幸先帝遽棄萬國，朕嗣守令緒，祇承前志，夙夜寅畏，追念昔年，宣廣恩澤，無幽不振。而夏國主秉常遣使者造于闕庭，弔祭訃告，復修常職。朕惟江海之大，來則受之，豈復追念往昔，校計細故？宜捨其前日之不恭，取其今茲之效順，曠然湔滌，與之更始。自今申敕將吏，嚴戢兵民，無得輒規小利，擾彼疆埸。凡歲時順賚，命有司率由舊章。必使桴鼓不鳴，烽燧無警，彼此之民，早臥晏起，同底大寧，不亦休哉！可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翟忠惠先生集陳華等母張氏封宜人制　具官某，昔先王班序顛毛，以齒報民。朕貴老達尊，庶幾忠厚。嘉爾眉壽，多歷年所，錫之命秩，以慰子心。可。

孫覺奏議上神宗論不當召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狀　臣聞近者召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德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特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專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群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舉，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觀所惡者詆其醜。或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群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苟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

張魏公奏議乞多撥錢米招來北人狀　臣累具奏陳屯兵淮甸利害，區區愚意容有未盡，理合密以上稟聖聽。臣體訪得東北今歲蝗蟲大作，米價踴貴，日來尤甚。中原之人，極艱於食，加以虜政名為寬大，實行苛刻，百姓皇皇，莫不思變。若不因此機會，廣示懷撫，中興之業，何自而立？臣愚欲乞戒諭朝廷，檢照臣前奏，多撥米斛錢物付臣措置，招來吾人。人心既歸，虜勢自屈。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早降處分。

張南軒集答新及第人啓　伏審承恩天陛，釋褐親庭，閭里知榮，士友增慰。惟策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勉；聞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

拜污奏狀上仁宗乞止絕宮人出入　臣伏見芳林園南宅見安故濮王靈輿，至三月初三日方行攢殯，諸宮奠酹慰禮已畢。今見大內車蓋出入，朝暮往還，非全痛戚之情，頗涉朋遊之便。道途窺覘，僕御喧譁，禁士縱欲嚴呵，宮人難於檢察，誠為隱

情亦合防微伏恐奸細乘時皷攛竊發人之所忽事不可知伏諒陛下以昔切在中周思未及臣叨司視聽須至建聞欲乞指揮故豫王本宮人在彼祇候朝夕祭奠餘並止罷勿令輒出深為利便鄭剛中北山集三老人奏狀　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原州通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將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辭謂璞當廢齊亂常群偽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污關陝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孤城既陷虜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竄跡畢隱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兇之日嘗致書備陳祖宗德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致除告牒因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念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等償其間廢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為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勵風俗之道也司馬温公傳家集乞撫納西人劄子（元祐元年三月上）臣先於二月中曾上言乞因新天子繼統下詔赦西人之罪與之更始雖未還

其侵疆且給歲賜待之如故此道大體正萬全無失之説而執政所見各有異同沮難遷延遂屏棄不行臣竊聞今來西人已有關報定使副詣闕賀登寶位國家若於此際又不下詔開而納之萬一西人蓄怨積憤肆其悖心或有一騎犯邊或於表牒中有一語不遜當是之時雖欲招納乃是畏其陸梁傷威毀重何恥如之臣之前策亦不可行矣伏望陛下令三省樞密院將臣三月三日十二日十六日并今來所上文字一處進呈臣愚欲為國家消患於未萌誠惜此機會夙夜遑遑廢寢忘食陛下若俟詢謀僉同然後施行則執政人人各有所見臣言必又屏棄凡邊境安則中國安此乃國家安危之機伏望陛下察臣所言甚易行而無所害可使華夷兩安為利甚大斷自聖志勿使有疑取進止劉孝孫集上神宗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臣伏見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奧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況士人或緣臣僚薦舉或為朝廷所知此之輩流必有可采苟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袁起巖東塘集天府措置拘鎖人劄子　臣茲以久

情關雨祈禱咯應凡所以仰承德意加惠小民者不敢少怠如清刑獄如放贓賞如寬征索如蠲夏税苟可以召和氣慰民情者行之惟恐弗及臣切見本府遵承舊降指揮凡盜賊累犯其人桀黠難制與已斷遣而復回者項簡永遠拘鎖外縣寨日給粮食輦轂之下誠不為過惟是積日既久拘囚數多歲歲增數無由可脫目今本府拘鎖已及玖拾柒人若永久拘囚不復再見天日罪故可嫉情亦可憫在法羈管編管各有年限蓋未嘗終其身而拘囚也今來亢陽闕雨上件囚徒所合措置臣愚欲望聖慈將見行項簡拘鎖之人如元係配隸者即押回元配所如係強壯者即照淳熙十年五月內本府已承指揮與分剌屯駐軍其餘皆連各人家屬分押出本府隣州界庶幾奸盜有自新之路無終囚之苦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韓元吉南澗集論歸正忠義人錢米田劄子　竊見沿淮諸處近緣虜境旱蝗歸正忠義之人動數千計若不優加存恤無以昭示國家德澤若欲家給人足實恐州縣不能應付而目今諸處所申多是使欲依諸軍例盡行支破請受或欲借請粮之類並不分別人數開具名色有司執法例皆不敢批放而歸正之人待報日久別無衣食必至悔怨理宜措置欲望朝廷行下逐處遇歸正忠義人到且依常平法大人小兒支破錢米如賑

濟之數却行取責數內情愿充軍應得等仗之人即與支破軍人請受撥隸諸軍或武藝高強情愿充効用之人即與支破効用請受撥隸効用其不願充軍及不迭等仗別無武藝之人且與接續賑濟錢米於淮南兩路取撥閒田或官莊田土支借牛具種子各令服業候至來年收參時候始行罷給庶得上不虛費大農之儲下有以固結歸順嚮化之心洪适盤洲集試驗揀汰人劄子（戊子正月二十二日上二月一日依）臣近准樞密院行下史正志陳請令諸路將揀汰使臣銓量人材非老弱者具名申上本府共有一百五十餘人臣將揀選到人躬親看驗亦有年未五十身無疾病可以從軍者却稱係筆吏出身不習弓馬乃是竄名冒賞分明臣竊謂近歲軍賞泛濫無以矯革此等人既已寄名得官隨踵離軍便與直隸行五人一等注授添差差遣俸祿相繼更不待闕終身僥幸誠為太甚臣愚欲乞行下諸路向後揀汰使臣到任並令知通兵職官逐一子細試驗其年未五十非有廢疾之人若或不習弓馬即發回吏部令與在部人衆同理名次差注庶幾顉行陣傷矢石之人有以甄別伏望睿察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乞賜施行取進止唐施肩吾西山會真記識人論　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藏德若不足韜光晦跡自衛其身人不知也道未足於己

言已輕於人事未克於內嬌已見乎外好勝於人人不知也修真之士識人為先務當其取士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及其求法也察其理驗其功勿以人而廢言防其大辯若訥者勿以言而用人防其善為說辭者或大醇而小疵始愚而終聖修真之士亦有知人之鑑不可不奉無上之道也又曰古今聖賢雖有兼人之智普照之明未嘗不先求於人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人之模範也黃帝求赤松子半年方得中戒經止于防外之失劉安師王道辱終年始得小術法又不及修養之事陰長生不以馬明生久病而怠其業葛稚川不以鄭思遠家法而誨于人耳珠度胡氏而始終如一〻方方遇金華而遠近相隨張夢乾三遇海蟾方得三乘之法解志一一見旌陽盡授九轉之功王猛見長壽大仙談笑之間而識破大道梅福遇大洞真君步趨之次而訣盡天機歷古非無神仙以入南州然修真之士不遇者於識人之際不明也其或道貌古類辯詞利口者始謂得神仙悠久拋之常俗之華學而不過一也或業重福薄不信天機輕命重財甘為下鬼隸人織惡棄人大善雖見不聽其言雖聽不納其理終無所得仙凡自隔遇而不得二也或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縱得真訣自生懈怠悅須臾厭持久朝為夕改生望立成得而不守三也又況交結狂徒搜尋異論廢時亂日何以成功古人上士始也博覽丹書次以通參所參無異論以人合道所師無狂徒嗟夫愚而自專賢否不辯賤而自用邪正不分論議人之去就不可勝舉也故古今上聖真人未修鍊先修養故曰沐浴不可當風若幽室靜房閉目寘心平身正坐使元氣上升通滿四大上入泥丸此真沐真浴萬倍于外之水火也又曰不欲遠唾以損氣不欲疾步以損筋不欲極視而昏精不欲極聽而傷腎不欲久立而傷骨不欲久卧而傷肉多極濁神頻醉散氣多汗損血力困傷形奔車走馬氣亂而神驚望高登峻魄散而魂飛養形之道安而不勞勞而不乏其力靜而不撓撓而不亂其氣外有所補內有所益然後識五行以保全沖和之氣外固內固真兩皆得趣可以長久矣

脫頴論集幼學論天地之性人為貴

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皆一本而已矣夫苟其本一則物之盈乎天地間者豈悉無以異而豈獨貴於人然驗其所形見察其所稟受則是一也其散而為是偏而不全參差而不齊者則物各有得焉而人之所以為人者則不然嗚呼斯人也固豈有所增益而後至者蓋亦其本然耳夫惟其本然也是以與天地並立而謂之三才而其充之為聖人者有以參天地之化也自斯人不及其初也則不知所以貴者安在而後能充之者鮮矣故夫子示學者以天地之性人為貴之說且天地吾得而見之矣其孰為之初也人與物吾得而見之矣其又孰為之初也嘗試求所以為天地者於未判之先而求所以為人若物者於有生之始則天地未判此一存焉天地既判此一寓焉有天地然後有人有萬物而此一形焉大抵似相因而非有以次第也則人固無以異於天地而萬物亦何以異於人乎今夫虎狼之噬嚙而禽魚之飲啄鴻鵠之騰翱而蚊蚋之雜糅則是物固有殊分而自適者鶺鴒之能言而麒鳳之識時蜂蟻之有別而烏鳥之知愛則是物固又有靈而有義者凡其所以然者意者其必有初焉謂之非天地之性不可也然惟其稟受之駁而形見之偏也是以囿於天地之間而與人不相似反觀諸人則入而父子兄弟夫婦出而君臣鄉黨朋友發而為喜怒哀樂愛惡敬懼用而為動靜語默進退行藏蓋天下共由之而不可以離此特其顯而可見者耳而其所謂初者果安在其獨無所同然者乎且夫匹夫匹婦昧昧而不知者其事親從兄之時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推而上之則一念之誠皆足以進於善而至於生生而不可已又推而上之則盡人物之性而天地之化育實於我乎賴而謂之聖人是其所以然而所由生者其不謂之初也耶夫固與物同一初也而若是其殆不若是無以立三才之道耶雖然均是人也上焉者為聖人而下焉者日用而不知苟聖人矣誠足以參天地苟日用而不知也則雖有是性其異於物者幾希矣人見其如此也則以為聖人固有大過人者而又不可以一等論由是率天地之人而自賊其貴而聖人愈不可見矣惟聖人謂是貴者天地之同然也天地得之以為天地而人得之未始不可以參天地故其所以垂世立教者不徒曰性相近而必曰成性不徒曰性善而必曰養性夫求性之所以善且相近者莫切於愚夫愚婦而所以養而盡其性者莫若以誠向使學者致知於其初而存誠以力行則習之而日察履之而日著其如父子君臣兄弟朋友盡道其於喜怒哀樂愛惡敬懼也中節其於動靜語默進退行藏也皆時措之宜則聖之事自吾分內而何異之有乎夫子之繼斯言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嗚呼此固其初者也學者能於事親之時察之則亦庶幾矣

徐誼論天地之性人為貴

知三才有同然之性又知君子有盡性之道而後可與言人矣夫人也者稟乎天地而同乎天地配兩儀而三之夫孰有貴於此者物交物而丧其真於是乎始與天地不相似紛爭之故起戕賊之禍興往往失其所以為人世之言性者至是而始無所據惟君子為能知其初則知吾所以為人者矣夫且存而養之察吾固有之純全廣大

周流動循其則而使無一用之不盡極而至於位天地育萬物無性而不可則盡吾所以為人者矣是其為貴雖夫人有之而獨於盡性者得之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此夫子論性之要言也自是言之不明也學者不勝其多端相持不決而有異端之論捷出而乘之廢棄斯人之所以貴一切委之渾然謂人與物同乎一性無有差別也而後儒者之功用所謂率性之道修道之教者蔑末無所措何也睨其生生之原渾然而無別固將悠然委聽若萬物然視聽言動不必於禮心思智慮一歸於無聖賢德業蓋裁於熄所謂人者又何有焉嗚呼古今論性失其歸者多矣未有與夫子背馳而為害之極至此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嘗排之矣孰知夫是說之不熄也飛潛動植雖同乎一氣造物之巧無所加焉物之為物生始乎乾坤而不能同乾坤之用人之為人亦生始乎乾坤而終有以贊乾坤之機此性之妙所以獨尊乎人而與三才並列者也聖人之論蓋止於是而無異說焉此論一明則學者之學有所因而致其力有所見而造其極盡其所以為人而同其功用於天地此論不明則學者之學虛無放誕高言相誇失其所以為人而卒於草木禽獸無擇君子所不可不辨也嗚呼孰能推明此理以定異說之滔滔乎夫人之責也丕仲同乎天地之關闔

動靜同乎天地之晝夜噓而春吸而秋推而言之固或少間人見其若此也蓋有本之者焉天地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形於一元之運分於陰陽照於日月澤於雨露動於雷霆凡所以為天地者皆此性之形見也人之本不容言也其可見者發於一心之運為仁義為文武為禮儀三百為威儀三千為參天地贊化育之功凡所以為人者皆此性之形見也有生之初不為聖賢有餘不為愚鄙不足人人有責於己者此也世之人斷喪於嗜慾顛冥乎得喪三綱五常散亂紛雜而所貴者乃不可考此豈性之罪也哉此豈足以與於三才之列哉惟君子知其可貴也則於吾身之中確然有以見天地之全而盡其可貴也則於吾身之中凝然有以具天地之全使夫人而能致知以察之自盡以體之皆自致乎君子之域則天下皆其人也皆可貴者也世固有是理也大道之行也以先覺覺後覺至於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則亦有是事也夫子之言蓋信而有證矣夫子之言性初不多見曰性相近也曰成之者性曰成性存存雖寥寥數語而推明此性之尊初無幪昧不明之處既而子思有率性盡性之說孟子有性善之說與六經之文探賾索隱之辭仁義禮樂之具所以顯明乎此性而防檢乎此性明白於天下異論當無所倒其述也柰何荀卿為孔氏而有性惡之說揚雄為孔氏而有善惡混之說韓愈為孔氏而又有三品之說夫子之所以推尊斯人之性而指示天下者經三說而潰亂矣三子之駕說將以明道也孰知其害道之至此也雖然若三子者未必敢於為異論也見之不明焉耳猶有扶持名教之心焉蓋未廢夫脩為之說也嗚呼未有若說人物之性於無差別之域廢吾儒功用者之為禍深且酷也學者於此要當相與明目而辨之

王宗度論善擇者制人

談仁義於戰國之世儒者蓋難乎其言也夫苟難乎其言也則儒者於此亦必有權以濟道者而入之庶乎樂於吾之說者猶可以異其聽而漸去其習也夫自源徂流抑末歸正不即其目前可喜之效而安之於無所容心儒者豈不能言之而時方急於權勢功利之近効則殆將以吾說為迂也迂固非知道者之所病而道之不行則亦維持王道者之所深憂也故吾惟毋曲其說以規利毋捨其道以徇人耳曉然力辨義信權謀於毫釐之際而假其制人之利以婉吾說而誘其入則聽之者不逆而言之者亦不迂議者乎何尤荀卿子屢致意於霸王之辨而繼之曰善擇者制人是固不可不擇王而行之也然王者之道豈獨為制人之具乎噫吾固知荀卿子之言在戰國之世不得不然也夫嚴於衛聖人之道而尊王以黜霸者固儒者之責也然

狃於持其說之大一切舉近効可喜之事植之封畛之外而不屑言則時君世主急於圖功者且將曰世務不可問之儒者此固不知儒之罪而亦儒者執論之過也且儒者平日之所學問之所講明不欲消世以求用則已如其有意於濟斯民也扶持是君而克擴是道也又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而乃牢執其說謂仁義之必無近効王者之必不制人優游不迫之治必無斬艾懲創之利彼無貪於吾之說而吾略不假借於彼之所覬幸亦憂憂乎難入矣其於立言垂教之責則無負而權以濟道則未也昔者孟子之書蓋判義利分德力嚴乎其不可犯矣而時亦有所寬而道之入也有所假而誘之聽也委曲其辭而馴揉其心也教之以為仁而與之以無敵之名假制梃撻秦楚之威以勉其孝悌忠信之脩舉先王於好色好貨不美之名以開其與民同欲之意孟子豈不知拔本塞源一以正告之為得哉抑亦因其資而為之說也吾觀荀卿王霸一篇反覆明白而言之者不一再而止何其確於王霸之辨也及其以制人之說而為善擇者之功則又未免震於桀服求勝之事又何駁於王霸之用也嗚呼荀卿子之意則有在矣戰國之君富彊是狃權力是勝非可遽然納之於正而怫其欲也況道大則難從効久則易厭告之難從之道而又遲其効以激其厭

之心無怪乎霸之不王也吾寧嚴張厲之功於和緩之中駕命令如意之說於君子長者之道庶幾霸者之聞吾說且曰制人顯効也王者美名也吾不失吾所覬慕之顯効而又得古人之美名何憚而不行之哉雖未可以使之純乎仁義之舉而主盟自好之諸侯有伐叛存亡之師救民恤災之政王道之粗猶見其一二也嗟乎山之堅難穴也有指之曰彼有玉則人且窮其力而不厭淵之深難入也有告之曰彼有珠則勇者躍而不顧王道之易行非若穴山墮淵之難也而霸者貪制人之功尤甚於好珠玉之利其能無擇之之喜乎蓋嘗三復荀卿之言非徒以制人之說而誘其入也如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夫義固王者也遇民之信堯舜且不能廢信之立果不足以王乎荀卿爭屈之名於霸亦欲時君之爲霸者則不可令吾先王之信此因而正之也權謀本霸者之用則遂屏之以亡此又危而諭之也誘而入之雖悍必從因而正之雖迷必復危而諭之雖懦必懼荀卿之於王霸蓋別白於中者甚明而剸量運用於其言者莫不有深意存焉未可一槩論也不然終篇斷之曰粹而王駁而霸湯文齊晉之用心兩言而定而後世王霸之說皆折衷於此則荀卿之書於是蓋素矣豈固欲以制人厚誣王道耶不特此爾。卿嘗言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夫既謂之道德則人自心悅而誠服之何假於威與彊哉蓋借威彊而信道德是亦以制人而誘其行王之意也學者要當考戰國之時以即荀卿子之心

迂齋論說君子責己待人如何論　退之兩句可謂曲盡無復遺論矣然只是並設兩端無所輕重學者君實要下工夫須當知古之君子其待人輕以約者正爲其責己重以周也蓋待人之輕以約生於責己之重以周耳重之爲言以天下所至難之事望於己周之爲言以吾身所已能之事爲猶未備蓋人己對立於天下詳於己則不暇詳於人苟詳於人則必約於己者也古之君子其身之所自負荷者甚重而所以自期待者甚遠有少不到便若負千有過惡有無限好處却一似全然欠闕朝儆夕惕淵臨水履反觀內照惟恐蹈於小人之歸人之善不善於我乎何預尚何暇移所以照檢吾身者而照檢他人哉凡人之精於照檢它人者只爲許多工夫用在它人身上自己既不用工自然有暇去窺人過失故責己愈重則待人愈輕責己愈周而待人愈約蓋精神全用工在自己上更不暇照管它人人與己不兩立此重則彼輕己詳則彼不得不略後之君子反此待己慮所以責人詳（上一句從下一句也）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上一句從下一句也）古之君子惟其責己重以周所以待人輕以約成湯之

與人不求備耶其檢身若不及也檢身方且不及責人何暇求備乎竹西翁讀於集聞人齋記（十月作）玉德符扁讀書寓舍曰聞人齋天地亦傳舍爾莫獨傳舍哉傳舍聞人耶人聞傳舍耶如欲知之問諸傳舍東清筆上

太宗聚人議　臣伏以天生烝民爲國之本地生百穀爲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爲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資貨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服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爲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乏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內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僞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苟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無浮民逆黨以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知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飢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歛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爲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筭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于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尅或施之以寬平或用相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用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石警域中之黎庶軌匪王民窮宇內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邁古雖差而且游力尚多驕土不少餘粟之邑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之所未備臣愚以謂精版籍莫若邏閭伍之法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黃帝有鄉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伍相司里鄰相保有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產得以相均死病得以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教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類老幼具存故周禮每歲孟冬司徒獻其人數天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于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格便其制

陳亡隋亂紀綱頹泊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令相類然以彼時村正坊正皆差強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有司一本在縣主持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擿奸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從有勸懲令則州縣不登天府未聞其必對縣數有漏州司前月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發悉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遣而始振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本所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定不毛田不耕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蓋勉其勤勞而罰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勞農薄賦令與孝悌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巡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泊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畝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大煩亦可體為常式但臣切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

師循謂勸人從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察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畎畝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蓋有前古制度儻若陛下不遺芻蕘特賜施行即乞據令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僑居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屬彼官或土不曠功則陞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大小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爲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退循叢林無補盛明[illegible]二

[illegible]畢西臺先生集試蔭補人議　道不足以通庶事不謂之道法不足以行萬世不謂之法舜之德賞延於世可延之賞也文王之政仕者世祿可世之祿也賞可延而延之則無幸賞之心祿可世而世之則無猥多之患自漢以來捨其賞延世祿之說而不違其旨是以官吏浮冗最為天下之大患昔唐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伯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後世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中世之後遂不勝其濫然而蔭補之路猶未若本朝之濫也蓋太祖太宗之時天下初定萬事草創有司停闕待注而無人故多為取士之門蔭補之法以應用至今百餘年間天下以補蔭入流者甚衆一歲之選至千萬計豈特賞延世祿而已邪舊日之制歲得任其子弟者易而為三歲三歲之制復易而為六歲而已猶患其濫則始非歲數之近蔭補人之多故也今若於定制之外復增歲數則士大夫絕望於蔭補沮事之議將不可止非所以順人心助和氣而官冗之弊又未必能去為今之策莫若因仍歲數遠近而漸貴其試法試而中於法者然後入仕則是第存蔭補之舊名而已無入仕之斯患順於人心所利有五不增蔭補之數無所缺望一利也公卿之子弟患於不學而今貴其試法則自勸於學二利也得好學之人以為政不病於民三利也一不中選者猶欲再而中再不中選者猶望三而中不絕其望四利也官冗之弊可以漸省五利也豈惟蔭補凡天下之入仕者皆為試法以考之使人人勇於自試而止取百人則百人而已數百人則數百人而已終無意外之濫雖行之萬世未見其弊又不失虞舜賞延文王世祿之旨矣

中興備覽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君使

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瀆尊矣豈於詢之芻蕘以問利害護國無不可者

崔言教集津人問　崔子遊於江湖之上見夫競舟之民相先以為樂臨流而觀倚杖稱歎未知所謂有津人者操舟而來贊眉蒼然輯棹而止於是進而問曰彼乘危而有關心何取為樂哉且以爭為樂者有之矣博者爭盧奕者爭局壺者爭馬射者爭鵠或談笑於几席之暇或搏以禮文之縛今乃涉巨濤之滄茫較扁舟之遲速或騰趠而隨決或濫汩而顛覆何取為樂哉津人曰噫競舟之樂子亦危之耶且天地者大江湖也人身者一舟楫也一身之間視聽言貌思則競之所由作也人有卅其較則驕視於蓬累欄栖藻井則誇勝於圭蓽視鍾鼎者恨簞瓢之不如觀青紫者恥縕袍之不敵此競於目者也鴻蛙鼓吹清濁之相喧黃鍾瓦釜邪正之相比南啓北苹激革玄之朝東瑟西缶為濺血之地此競於耳者也離堅則約從為姦合異則連衡為賊誣善之辭銷骨而鑠金是已之學操戈而入室此競於口者也抱負者以折腰為恥貴倨者以僥眉為屈干戈之怒起於爭長刀鋸之慘興於膝席此競為貌者也交戰於得喪之途相攻於愛惡之域方寸之地有山川之險肝膽之間有楚越之敵此競於心者也夫以人之一身而挾此五競日涉於物膠膠而與之鬭馳騖於競

河衡突於欲海履風波而不愕觸機穽而不悔今予舍此不爲之拯而切切然笑惜師之愚憂捞人之治此吾所未解也崔子聞之悚然而作曰隱君子也於是再拜而起三揖而前曰吾學有年矣吾日競於色耳競於聲口競於言貌競於形七情紛爭思慮營營不得須臾寧今也何幸得從先生游頓聞一言庶幾乎知道津人莞爾而笑掉頭而歌曰吾之舟兮常虛以遊衰樂書起兮一毫不留不與物涉兮蕩空以浮萬方震却兮無觸吾舟吾之舟兮常虛以游歌畢延緣葦間刺船而去元王惲秋澗集樂全老人說　昔太史公傳貨殖以素封而名家甚影然富而好禮享所有而全其樂者蓋亦鮮矣林氏系蘇門望族君玉雖治產時逐處心遠大資之以發其身者良有足取爲人志明而氣銳樂賢好客教子孫讀書頗一事不肯屑屑出入後通都大邑居奇貨儈藏美掉臂於陶朱猗頓間千金之產有過而弗觀者至親近名士大夫風雨寒暑奔走不避如鹿菴顯軒二大老愛其疏通知變皆欵與其進逆資籍于仲先爲特聞人故好事之名高出行輩達官時貴踵接於門者無虛日家則藏書有閣圃外思親有亭植佳花釀名酒客至則擊鮮爲具賓醉而後已窮年而不厭也今年七十有五視聽聰明行步加健飲啖如五六十人既富而壽壽而安安而能享承家有子純孝而特達穎敏有孫善繼而克荷歲時讌喜朋簪四盍兒孫蒲前奉觴拜壽樂融融也一門之中百順坌集何其秉之厚樂之全且見其禮義之生於家也予以世姻故游最狎因舉曾有慶謂子仲曰君廼父克享所有以蓋以德振古人之例宜易名以顯異之若等以爲如何曰謹唯命遂以樂全老人目之與時饒奢本禮高年使誥雲緔彰爛焉盈門是將望於若子若孫者未必不張本於斯耶已而子元來請其說於是乎筆以爲贈歲壬辰至元二十九年履端日書　文苑英華山亭思友人序　高興

之後中宵起觀舉目四望風寒月清隣人張氏有山亭焉洞壑橫分奇峯直上鬱然有造化之功矣嗟夫大丈夫荷帝王之雨露對清平之日月文章可以經緯天地器局可以蓄洩江河七星可以氣衝八風可以調合獨行萬里覺天地之崆峒高枕百年見生靈之齷齪雖俗人不識下士徒輕顧視天下亦可以敝旋寰中之一半矣借乎此山有月此地無人清風入琴黃雲對酒雖形骸真性得禮樂於身中而宇宙神交卷烟霞於物表至若開關翰苑揮蕩文場得宮商之正律受山川之傑氣雖陸平原晉子建足可以車載斗量謝靈運潘安仁足可以膝行肘步思飛情逸風雲生宅於筆端興洽神清日月自安於調下云爾　殺延部人判　撫州別駕豆

盧安舍正殺延部人乙弗乾公事案而後行所由舉不法安不伏　對端右之寄古人爲難光我大邦抑惟良政豆盧安雅有通識率由舊章呂虔推其佩刀潘葛稱其驤足婷聞則裕高步於丘門有道可尊且懸於陳榻舍兹正殺延彼部人飢渴良圖咨諏雅道昔干木賤士文侯尚且軾閭侯嬴匹夫信陵以之虛左重其所部望古何慙舉此爲非愚所不取　豆盧安幸屬清泰早襲衣冠陪去獸而宣風贊還珠而搆化題輿就職行聞仲舉之風展驥臨人坐振士元之躅爰於正寢延兹部人罕言私情但舉公事乙弗乾既奉嚴命稟而後行論情未越於古風據理何乖於即事王子之臨東海雖未贈刀盧君之撫南康終其化鶴所司妄舉終有昧於條章安既有推詞請從於緘默　王祥望職父著傳刀麗統良材攸稱展驥承上接下故宜自己而行舉目提綱或可棄人而惜如鄭產流譽尚擇鄉校之言晉侯質疑猶聽輿人之誦則智有不達材有不通江海以納流爲大君子以訪賢爲美子賤之居茂宰實棄度於邑人何晏之任尚書止關懷於談客孔丘既稱其善史臣不敘其非按舊章而可憑明所司之妄舉安令不伏良謂有詞　白居易長慶集續虞人箴　唐受天命十有二聖兢兢業業咸勤厥政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取之以道鳥獸虫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箴在昔玄祖厥訓孔彰馳騁畋獵俾心發狂何以效之曰羿與康曹不足識終然覆亡高祖方獵蘇長進言不滿十旬未足爲權上心既悟爲之輟畋降及宋璟亦諫玄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璟趨以出鷂死握中噫逐獸于野走馬于路豈不快哉銜橛可懼審其安危惟聖之慮萬啓類編借從人　某啓昨追陪至府下以衣冠不正未敢躬詣台堦恭謁下情惟切瞻仰即日盛暑伏惟台候萬福少息欲就便聽假人從看謁兩日儻蒙允賜幸還至即容面謝不宣　答某再拜伏辱教字執審舟馭已抵江口盛德神相台候萬福爲慰須祇應人謹遣備使喚他委尚望順旨即容首詣恭見以盡區區先此以謝不宜　楚辭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竚直呂反眙丑吏反媒）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一作路一作媒媒下一有而遂字一無下而字詒○叶音[illegible]美人[illegible]上篇寄見於君也擥持收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一作[illegible]陷一作[illegible]以一作不一[illegible]之字[illegible]一作介　水上[illegible]陷[illegible]以陷事而諭也中重如今日之春明日復只也菀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之二作宿當一作[illegible]當[illegible]也　亦不上）

（辛帝而言欲用雲致辭則雲師不肯欲用鳥致辭則鳥遠而人高舉）可當值也。高辛之靈晟兮，遺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晟一作盛。詒志皆叶平去二聲。媿與愧同。○玄鳥致詒事見天問。此用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也。）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為。（馮與憑同。化叶音訛。閔一作愍。易之一作初而。○馮憤懣也。隱閔壽考謂終身也。然於不能變易其初心也。）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轍一作道。未一作末。度下一有也字。○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受轍。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操平聲。逡七旬反。次音恣。為去聲。旹一作時。操七刀反。之字為韻。逡七旬反。旹古時字。嶓音波。隈一作隩。纁一作曛。纁音熏。○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也。逡次猶趑趄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也。隈，角也。纁黃蓋黃昏時也。日將入時色纁且黃也。以為其期。故更駕駿馬，使善御者執其轡，遷延而不進，但假日以須時，蓋欲遲遲去之也。以窮日之力而自休息，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從神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時一作山。蕩一作盪。）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擥一作攬。茝一作芷。莽叶古反。惜一作然。一無之字。吾下一有反不及。謂生不及其時也。）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萹音扁。備一作脩。竢叶音。備以一作其。繚音了。萎於危反。儃佪一作邅佪。竢叶音。一無吾字。一無在字。一無其字。出叶尺遂反。○萹，萹蓄也，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以上文之茝莽備為交佩也。繚繞也。繽紛盛貌。言佩之美然繽紛之盛已甚而離異矣。於是且復優游忘憂以觀世俗之變，其所得於中者以竊自快，而無待於外，則其發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也。）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蒸一作承。一作烝。重，聞去聲。○郁郁，盛也。蒸，芳氣之上騰也。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遠言其郁郁遠蒸，由中情質誠，故雖所處幽蔽而其名章也。）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以一作而。因一作用。褰起乞反。○內美既足，知此介媒以為先容而託以有憚也。）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說音悅。能叶奴來反。○既說不行也。上變下此道而可形既容而不服心以介而作然也。）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畫音獲。一無此字。罷一作疲。暮下一無也字。畫與懷沙章畫之畫同。）

○國朝宋濂文粹思孅人辭

吾鄉呂成公實接中原文獻之傳，公歿始餘百年，而其學殆絕，濂竊病之。然公之所學，弗畔於孔子之道者也。欲學孔子，當必自公始，此生乎公之鄉者所宜深者也。嗟夫！公骨雖朽，公所著之書猶存。古之君子，有曠百世而相感者，況與公相去又如此之甚近乎？聞而知之，蓋必有其人矣。托物引類，作思孅人辭。辭曰：

惟孅人之悟懯兮，賦婞質於自然。翛蛾翔而凝黛兮，勇自轉以成孈。妥鬢鬆而如雲兮，靨輔巧以承權。纖腰綉頸若鮮卑兮，容都冶而體便。娟寶璐紫而右繞兮，珪徽婧以半偏。懸明月以綴佩兮，錯木難而傳桂。向瑤臺而徹步兮，意愔靜以貞閑。宓妃之倫折芳馨以相遺兮，俄容與乎江干。勢翩翩其奔舉兮，若游龍之在淵。胡人間不可以久留兮，遂凌厲乎高寒。渢道紀以為御兮，鍊天和而為飧。揉駓駓於陽陸兮，忽上下乎鴻欸。予生之何晚兮，不一覿於芳儀。念婞婞之解瓊兮，溯迴飈而會思。歆愁悴而委惰兮，氣消靡以如炊。道苟可以遡之兮，視萬里猶門墀。登崛巘而騁望兮，正晨旭之蒼涼。氣憭慄而閬朗兮，莽山川之縱橫。樹輪盤糾而紫虎兮，蘋艸蘙薈以相望。豐狐思華而永嘷兮，文鶉蓺顙以徐翔。企情爽之不俅兮，空雲龍之將將。蹇俛徐而望絕兮，權靈肖其西藏。降崇丘而臨曠野兮，脩故轍以東歸。向闌楯而徙倚兮，境外嬰而愁內滋。新蟠蛟以出天兮，想纖美之曲眉。縈星爛而成文兮，懷綉帔之陸離。蒼顏鄂落而無淳兮，思玉體之弗緇。拂蘭袖而起步兮，徙經緯乎空庭。苔鴻鴈之離靡兮，肰羽蟲之霓霓。撼戶欞以悲惻兮，惕背容而弗自勝。轉曲牖而入堂兮，寤肆獨其對予。華鐙影搖曳如鳥旋兮，象中心之靡寧。寒飈信信而覺吹兮，月恍闇笙音疾。倒展以啓閈兮，颭閽蕭於枯岑。縹緜緜而莫抒兮，託幽奇於綠琴。琴聲咽而思深兮，類孤雌之鳴陰。更寥寞以將闌兮，斗杓旋而向東。悄枕食而就猂兮，期夢寐以潛通。精氣注以弗釋兮，倚有物而衛中。忽縹緲以兮微兮，魂翕翕而上征。造羽始而謁大儀兮，華蓋繽其若蔽。氣旌容以隨众兮，颿騑而雲空。馭象車而乘虬御兮，鞭列缺以斥豐隆。鈞轟然鳴聿皇以奮兮，摽流軒譎辯以相蒙。左搖右衝動以翱翔兮，候神倚而雲屑而

雷春回穴嵑纚汩以㳂歘兮吸淋瀰轚譪以濛鴻繆眇眇以前邁兮翩紛紛而弗止恭侁侁以無根兮勢皇皇而遐靡超氛埃而淑郁兮竟按轡乎未陵長蘋舉蜀以向日兮有赫戲之華文揚世標以上焱兮繫重離之丹門炫赤玉之寶章兮列八龍之威神欻東趨於蒼極兮青瑁紛其並迎摯神㣲㣲以方饗兮奏靈和之風菜四酎芬而凍歆兮擧玉色而帶頳攢素威以升皓宮兮將回極之浮尊收顥氣而破頳兮錫鑲瓊之華鉤謂貞白以自守兮合左契於伊周折寒門而燭元冥兮翔颼颯以吹裘有夫玄巾而搢甲兮握靈它以為謳重陰沍而未啓兮肅玄氣之幽幽四方非不可居兮悵所思之莫余覩馳兩轂如飛丸兮又滔滔而遐逝靈氛告余以吉故兮予何為兮獨愁苦彼中天之有居兮隔人世之風雨吾將導子之一至兮扉弗悠於恒素佋忽荒以從之兮駕剛颷以徑度習光炎之炘炘兮𣠼纚彈決而不可正視瑚霓彤極屹以上起兮瀏濫弘惝雲譎而波詭連卷㩧𡾰旮以軋笏兮歲甦幼眇矗以高峙中洞房之沕穆兮乃嬿人之攸居使婺娥為予通訊兮儼再拜乎堂垂㝔朱扉之洞闢兮移玉趾之委蛇珠明玉潔不足以為喻兮光照耀乎東西吐芳辭以若蘭兮意勤勤而告余曰皇降靈兮昭質弗沫毋染爾織兮昧厥施紉葯襦兮曳蓖旂結蕙穰

兮張椒幃匀桂漿兮烘蒸麋素胡繩兮哇揖車集衆芳以遠蒸兮羌郁郁而斐斐余俯首而敬聽兮書紳以自規海色動而報憯兮陶去幽而闢𤸪雖嘉辭之盈耳兮邀君人其何處遂捫膺以沈思兮顧獨處而綿庚也誠因言以會心兮將神交於千載也亘天地而無初終兮惟我民之秉彝道弘敷於上下兮必有人而繫之往者固不可作兮幸方冊之昭如日黍驗於厥躬兮若面命而耳提䟦盬之嬰嬬兮固難齊於六騏能孳孳而弗息兮亦千里之可至余雖質𩨗而力單兮敢不沾沾而奮厲帶鉤矩而佩衡兮撤蔀蒙而袪䣕期有形以必踐兮始俯仰而無媿縱不待嬿人以與之游兮又何異同功而並世（予姓名凡詳李妹一通寄王子兄子光益有之嗣子學古嘗書以識之庶俟異日各考其學之成也）晉二俊集陸機幽人賦世有幽人漁釣乎玄渚彈雲冕以辭世披霄褐而延佇是以物外莫得窺其奥舉世不足揚其波劬秋不能雕其蔚芳春不能發其華超塵冥以絶緒豈世網之能加文北英華鄭適撰人不易知賦以題為韻續素通貴古今彝倫惟沖虚以效蹟貴持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徼而觀則䫉一德而求真既而亂合性情交驅馳騁（一作博貝）莊列誸其險艱先舜病其授受玉石相糅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忘投珠而目

乂考肇度之軌躅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則亂何不有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於能否俟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竽之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卧龍之器其道或如蘭芷應以墳麗闗撤俎而興歎指頁甗而留規置仲覇齊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候時徘徊中路厥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者棄之於異處（一作恩）苟名實之斯在頻曲直而成論徒叩寂於不林實有慚於能賦文鑑王回撰愛人賦　傚天民之秉彝兮同懿德而自好繼百骸以狥物兮義與利其殊報彼君子兮唯先覺是號故忠恕以愛人兮捨元元其焉肖竊誦夫曾氏之求志兮忘遑禮而䅓於大夫之簀感童子之闗諷兮維疾病猶扶而反席元與春務養吾欲兮何胥胥而姑息諂諂言於一朝兮可推而措諸靡極蓋曰德之為物兮在己而不在他焉其形輶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敺而優遷孝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慝莫隆於燕子兮擇明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尊貴難於可顧禮莫隆於任臣兮敎欽職而有閑莫戚於夫婦之際兮

風雅鳩而離洄莫濡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之交兮競切磋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縊為恭納寵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學欲兮冉求服鳴鼓之攻王條試於私人兮形雙雅之大東恣同床之千政兮嬉姐縱以興戎小不忍於㳸母兮鄭克叔而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況巧言與佞色兮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兮成敗亦不為劝歷萬古而猶惷兮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兮竊方脩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言兮聊矢賦而猶邵唐徐寅賦人生幾何（坤心王朴福慶何容）葉落辭柯人生幾何六國戰而謾為流血三神山而杳隔鯨波任誇百斛之明珠豈延遐壽或有一危之芳酒且共高歌豈不以天地為爐日星為紀雖有聖而有智不無生而無死生則浮萍死則流水七十戰爭如虎豹竟到烏江三千賓客若鴛鴻難尋朱履攙攙忩忩晨雞暮鍾命寧保兮猶與寒年不禁兮椿與松問青天兮何慘何舒拘人兮恭歎白日兮東生西沒奪我顏容可惜繁華堪驚倚伏有寒暑兮促君壽有兎神兮妬君福不覺南鄰公子綠鬢改而華髮生北里豪家作日歌而今日哭夢幻吞侵朝浮夕沉三光有影遣誰繫萬事無根何處尋易服猛獸難

降寸心眼看西晉之荊榛猶經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尚惜黃金亦何荒色青音彤墻峻宇君不見息夫人兮俏長默金谷園兮閒無覩香閒之羅綺未晚巳别承恩春風之桃李方開早聞移主丘壠景纍金章布衣白羊青草只堪根逐利爭名何大非嘗聞蕭史王喬長生孰見任是秦皇漢武不死何歸吾欲把玄酒於東漢舉嘉肴於西嶽命北帝以指榮枯召南華而請清濁飲大道以醉平生奠陶陶而返朴

宋潘植忘筌書人文　人位

天地之間以一心而總萬理蓋以萬理錯綜於天地之間而會于一心其顯者則正名之曰文天文則日月星辰經緯昭回之度是也以序而運循軌而運其行之遲速與夫合散犯守陵歷鬪食而時變斯可察所以致此者由人理該通有順有逆則格於幽而彰於顯故動於中而應於上者有不可掩焉理藏於隱而旁暢交通間不容髮感則隨應無有遠近幽深如陽燧方諸上格於至高之日月不旋頃而應情感理通故陳於顯者隨之而變而燭理者知其莫見乎隱則理之貫通甚昭昭也在人得之是謂人文文者人之理也人之理兼三才而該貫無遺者也近取諸身則理備於一身經絡分布無所不通經脉之貫於藏猶經水之注於海而絡脉則羅布並連交通而脊會焉猶百川分流不舍晝夜而亦俱會於海明者為之若禹之行水無非水之道故用鍼補瀉無不相應以順其所由之理理之在身者如此以貫乎天地之間者本如此故也而神之所觀玄通默諭以周乎大業之富有盛德之日新者何可勝言也以順而格則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蓋文之實如此人文之大致雖用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而上際下蟠無所不在以理無不通蓋文者經緯天地者也彌滿於覆載之間無非理也而通是者在言行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無他理順故也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無他理逆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者皆理之貫通不間達通故言悔則吝且生吝且止悔吝未嘗有也一發於言則悔之象已著則情已感情感則理已通吝不期生而生吝不期止而止而行之或愆者皆足以動乎幽隱如匹夫懷憤六月飛霜匹婦銜怨三年亢陽是言行所以通衆理也而儒者之助人君順陰陽三公之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皆順至理而已至理具乎易而未形者也觸類則通旁達幽無形深不測聖人洞照乎此知不間於大小精粗故其作易也仰以觀象於天俯以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其理於是大備天文有象地文有法聖人兼之則人文為備不止章句間也其用於人理

而舉無逆則天下化成矣理之所以會者心心位乎正位則所通者皆正心適乎偏位則所通者皆偏正位惟一而偏位不可既聖人以偏位為變餘人以偏位為常故正常不足邪常有餘於偏能反斯復正位於偏而向常偏而已為人上者奈何不宅心正位以止邪消慝形成位乎其中而天下之理豈曰小補之哉

圭峯蘭若沙門宗密原人論（并序）

萬靈蠢蠢皆有其本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未有無根本而有枝末者也況三才中之最靈而無本源乎且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今我稟得人身而不自知所從來曷能知他世所趣乎曷能知天下古今之人事乎故數十年中學無常師博考內外以原自身原之不已果得其本然今習儒道者祗知近則乃祖乃父傳體相續受得此身遠則混沌一氣剖為陰陽之二二生天地人三三生萬物萬物與人皆氣為本習佛法者但云近則前生造業隨業受報得此人身遠則業又從惑展轉乃至阿賴耶識為身根本皆謂已窮而實未也然孔老釋迦皆是至聖隨時應物設教殊塗內外相資共利群庶策勤萬行明因果始終推究萬法彰生起本末雖皆聖意而有實有權二教唯權佛兼權實策萬行懲惡勸善同歸于治則三教皆可遵行推萬法窮理盡至于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然當今學士各執一宗就師佛者仍迷實義故於天地人物不能原之至源余今還依內外教理推窮萬法初從淺至深於習權教者斥滯令通而極其本後依了教顯示展轉生死之義會偏令圓而至於末（末即天地人物）文有四篇名原人也斥迷執第一（習儒道者）斥偏第二（習佛不了義者）直顯真源第三（佛了義實教）會通本末第四（會前所斥同一歸源皆為正義）

斥迷執第一儒道二教說人畜等類皆是虛無大道生成養育謂道法自然生於元氣元氣生天地天地生萬物故智愚貴賤貧富苦樂皆稟於天由於時命故死後却歸天地復其虛無然外教宗旨但在乎依身立行不在究竟身之元由所說萬物不論象外雖指大道為本而不備明順逆起滅染淨因緣故習者不知是權執之為了今略舉而詰之所言萬物皆從虛無大道而生者大道即生死賢愚之本吉凶禍福之基基本既其常存則禍亂凶愚不可除也福慶賢善不可益也何用老莊之教耶又道育虎狼胎桀紂夭顏冉禍夷齊何名尊乎又言萬物皆是自然生化非因緣者則一切無因緣處悉應生化謂石應生草草或生人人生畜等又應生無前後起無早晚神仙不藉丹藥太平不藉賢良仁義不藉教習老莊周孔何用立教為軌則乎又言皆從元氣而生成者則欻生之神未曾習慮豈得嬰孩便能愛惡驕恣焉若言欻有

自然便能隨念愛惡等者。則五德六藝悉能隨念而解。何待因緣學習而成。又若生是稟氣而欻有。死是氣散而欻無。則誰為鬼神乎。且世有鑑達前生追憶往事。則知生前相續。非稟氣而欻有。又驗鬼神靈知不斷。則知死後非氣散而欻無。故祭祀求禱。典籍有文。況死而蘇者。說幽途事。或死後感動妻子讎報怨恩。今古皆有耶。外難曰。若人死為鬼。則古來之鬼。填塞巷路。合有見者。如何不爾。荅曰。人死六道。不必皆為鬼。鬼死復為人等。豈古來積鬼常存耶。且天地之氣本無知也。人稟無知之氣。安得欻起而有知乎。草木亦皆稟氣。何不知乎。又言貧富貴賤。賢愚善惡。吉凶禍福。皆由天命者。則天之賦命。奚有貧多富少。賤多貴少。乃至禍多福少。苟多少之分天。天何不平乎。況有無行而貴。守行而賤。無德而富。有德而貧。逆吉義凶。仁夭暴壽。乃至有道者喪。無道者興。既皆由天。天乃興不道而喪道。何有福善益謙之賞。禍淫害盈之罰焉。又既禍亂反逆皆由天命。則聖人設教。責人不責天。罪物不罪命。是不當也。然則詩刺亂政。書讚王道。禮稱安上。樂號移風。豈是奉上天之意。順造化之心乎。是知專此教者。未能原人。

斥偏淺第二（習佛不了義教者）佛教自淺之深。略有五等。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上四在此篇中）五一乘顯性教。（在第三篇中）一佛為初心人。且說三世業報善惡因果。謂造上品十惡。死墮地獄。中品餓鬼。下品畜生。故佛且類世五常之教。（天竺世教儀式雖殊懲惡勸善無別亦不離仁義等五而有德行可修例如此國斂手而舉吐番散手而垂皆為禮也）令持五戒。（不殺是仁不盜是義不邪婬是禮不妄語是信不飲噉酒肉神氣清潔益於智也）得免三塗。生人道中。修上品十善。及施戒等。生六欲天。修四禪八定。生色界無色界天。（題中不標天鬼地獄者界地不同見聞不及凡俗尚不知末況肯窮本故對俗教且標原人今依佛經理須具列）故名人天教也。（然業有三種一惡二善三不動報有三時謂現報生報後報）據此教中。業為身本。今詰之曰。既由造業。受五道身。未審誰人造業。誰人受報。若此眼耳手足能造業者。初死之人。眼耳手足宛然。何不見聞造作。若言心作。何者是心。若言肉心。肉有質礙。繫於身內。如何速入眼耳。辨外是非。是非不知。因何取捨。且心與眼耳手足俱為質閡。豈得內外相通。運動應接。同造業緣。若言但是喜怒愛惡發動身口。令造業者。喜怒等情。乍起乍滅。自無其體。將何為主而作業耶。設言不應如此別別推尋。都是我此身心。能造業者。此身已死。誰受苦樂之報。若言死後更有身者。豈有今日身心造罪修福。令他後世身心受苦受樂。據此則修

福者屈甚。造罪者幸甚。如何神理如此無道。故知但習此教者。雖信業緣。不達身本。二小乘教者。說形骸之色。思慮之心。從無始來。因緣力故。念念生滅。相續無窮。如水涓涓。如燈焰焰。身心假合。似一似常。凡愚不覺。執之為我。寶此我故。即起貪（貪名利以榮我）瞋（瞋違情境恐侵害我）癡（非理計校）等三毒。三毒擊意。發動身口。造一切業。業成難逃。故受五道苦樂等身（別業所感）三界勝劣等處（共業所感）於所受身。還執為我。還起貪等。造業受報。身則生老病死。死而復生。界則成住壞空。空而復成（從空界劫初成世界者頌曰空界大風起傍廣數無量厚十六洛叉金剛不能壞此名持界風光音金藏雲布及三千界雨如車軸下風遏不聽流深十一洛叉始作金剛界次第金藏雲注雨滿其內先成梵王界乃至夜摩天風鼓清水成須彌七金等滓濁為山地四洲及泥犁鹹海外輪圍方名器界立時經一增減乃至二禪福盡下生人間初食地餅林藤後稉米不銷大小便利男女形別分田立主求臣佐種種差別經十九增減兼前總二十增減名為成劫議曰世界為道空界劫中是道教指之云虛無之道然道體寂照靈通不是虛無老氏或迷之或權設務絕人欲故指空界中大風即鴻濛也一氣故彼云道生一也金藏雲者氣形之始即太極也雨下不流陰氣凝也陰陽相合方能生成矣梵王界乃至須彌者彼之天也滓濁者地即一生二矣二禪福盡下生即人也即二生三三才備矣地餅已下乃至種種即三生萬物此當三皇以前穴居野食未有火化等但以其時無文字記載故後人傳聞不明展轉錯謬諸家著作種種異說佛教又緣通明三千世界不局大唐故內外教文不全同也住者住劫亦經二十增減壞者壞劫亦二十增減前十九增減壞有情後一增減壞器界能壞者是火水風等三災空者空劫亦二十增減中空無世界及諸有情也）劫劫生生。輪迴不絕。無終無始。如汲井輪。（道教只知今此世界未成時一度空劫云虛無混沌一氣等名為無始不知空界已前早經千千萬萬遍成住壞空終而復始故知佛教法中小乘淺淺之教已超外典深深之說）都由不了此身。本不是我。不是我者。謂此身本因色心和合為相。今推尋分析。色有地水火風之四。心有受（能領納好惡之事）想（能取像者）行（能造作者念念遷流）識（能了別者）之四。若皆是我。即成八我。況地大中。復有眾多。謂三百六十段骨。一一各別。皮毛筋肉。肝心脾腎。各不相是。諸心數等。亦各不同。見不是聞。喜不是怒。展轉乃至八萬塵勞。既有此眾多之物。不知定取何者為我。若皆是我。我即百千。一身之中。多主紛亂。離此之外。復無別法。翻覆推我。皆不可得。

使悟此身、但是衆緣、似和合相、元無我人。為誰貪瞋。為誰殺盜施戒。（知苦諦也）遂不滯心於三界有漏善惡。（斷集諦也）但修無我觀智（道諦）以斷貪等、止息諸業、證得我空真如（滅諦）乃至得阿羅漢果、灰身滅智、方斷諸苦、據此宗中、以色心二法及貪瞋癡為根身器界之本也。過去未來更無別法為本、今詰之曰、夫經生累世為身本者、自體須無間斷、今五識闕緣不起。（根境等缺）意識有時不行（悶絕睡眠滅盡定無想定無想天）無色界天無此四大、如何持得此身世世不絕。是知專此教者亦未原身。（三大乘法相教者。說一切有情無始已來、法爾有八種識、於中第八阿賴耶識、是其根本、頓變根身器界種子、轉生七識、皆能變現自分所緣、都無實法。如何變耶、謂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第六七識無明覆故、緣此執為實我實法。如患（重病心惛見異色人物也）夢（夢想所見可知）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夢時執為實有外物、寤來方知唯夢所變。我身亦爾、唯識所變、迷故執有我及諸境、由此起惑造業、生死無窮。（廣如前說）悟解此理、方知我身唯識所變、識為身本。（不了之人如後所破）四大乘破相教者、破前大小乘法相之執、密顯後真性空寂之理。（破相之說不唯諸部般若、徧在大乘經、前三教依性說相、此教隨執即破、無定時節。故龍

（樹立二種般若、一共二不共、共者二乘同聞信解、破二乘法執、故不共者唯菩薩解、密顯佛性、故天竺戒賢智光二論師各立三時教、指此空教、或云在唯識法相之前、或云在後、今意取後）將欲破之、先詰之曰、所變之境既妄、能變之識豈真。若言一有一無者、（此下却將彼喻破之）則夢想與所見物應異、異則夢不是物、物不是夢、寤來夢滅、其物應在。又物若非夢、應是真物、夢若非物、以何為相。故知夢時則夢想夢物、似能見所見之殊、據理則同一虛妄、都無所有。諸識亦爾、以皆假託衆緣、無自性故、故中觀論云、未曾有一法、不從因緣生、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起信論云、一切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心念、即無一切境界之相。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離一切相、即名諸佛。（如此等文徧大乘藏）是知心境皆空、方是大乘實理。若約此原身、身元是空、空即是本。今復詰此教曰、若心境皆無、知無者誰。又若都無實法、依何現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如無濕性不變之水、何有虛妄假相之波。若無淨明不變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又前說夢想夢境同虛妄者、誠如所言、然此虛妄之夢必因睡眠之人。今既心境皆空、未審依何妄現。故知此教但破執情、亦未明顯真靈之性。故法鼓經云、一切

空經。是有餘說。（有餘義未了也）大品經云、空是大乘之初門。上之四教。展轉相望、前淺後深、若且習之、自知未了、名之為淺、若執為了、即名為偏。故就習人云偏淺也。

直顯真源第三

（佛了義實教）五一乘顯性教者、說一切有情皆有本覺真心、無始已來常住清淨、昭昭不昧、了了常知、亦名佛性、亦名如來藏。從無始際。妄想翳之、不自覺知、但認凡質、故耽著結業、受生死苦。大覺愍之、說一切皆空、又開示靈覺真心清淨、全同諸佛、故華嚴經云、佛子無一衆生而不具有如來智慧、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若離妄想、一切智自然智無礙智即得現前。便舉一塵含大千經卷之喻、塵況衆生、經況佛智、次後又云、爾時如來普觀法界一切衆生而作是言、奇哉奇哉、此諸衆生云何具有如來智慧、迷惑不見、我當教以聖道、令其永離妄想、自於身中得見如來廣大智慧、與佛無異、評曰、我等多劫未遇真宗、不解反自原身、但執虛妄之相、甘認凡下、或畜或人、今約至教原之。方覺本來是佛、故須行依佛行、心契佛心、返本還源、斷除凡習、損之又損、以至無為、自然應用恒沙、名之曰佛、當知迷悟同一真心、大哉妙門、原人至此。（然佛說前五教、或漸或頓、若有中下之機、則從淺至深、漸漸誘接、先說初教、令離惡住善、次說二三、令離染住淨、後說四五、破相顯性、會權歸

實、依實教修、乃至成佛。若上上根智、則從本至末、初便依第五頓指一真心體。心體既顯、自覺一切皆是虛妄、本來空寂、但以迷故、託真而起、須以悟真之智斷惡修善、息妄歸真、妄盡真圓、是名法身佛）

會通本末第四

（會前所斥、同歸一源、皆為正義）真性雖為身本、生起蓋有因由、不可無端忽成身相、但緣前宗未了、所以節節斥之、今將本末會通、乃至儒道亦是。（初唯第五性教所說、從後段已去、節級方同諸教、各如注說）謂初唯一真靈性、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變不易、衆生無始迷睡、不自覺知、由隱覆故、名如來藏、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相。（自此方是第四教亦同破此生滅諸相）所謂不生滅真心與生滅妄想和合、非一非異、為阿賴耶識、此識有覺不覺二義。（此下方是第三法相教中亦同所說）依不覺故、初動念名為業相、又不覺此念本無、故轉成能見之識、及所見境界相現、又不覺此境從自心妄現、執為定有、名為法執。（此下方是第二小乘教中亦同所說）執此等故、遂見自他之殊、便成我執、執我相故、貪愛順情諸境、欲以潤我、瞋嫌違情諸境、恐相損惱、愚癡之情、展轉增長。（此下方是第一人天教中亦同所說）故殺盜等心神乘此惡業、生地獄鬼畜等中、復有怖此苦者、或性善者、行施戒等、心神乘此善業、運於中陰、入母胎中。（此下方是儒道二教

（本同所說）稟氣受質（會彼所說以氣爲本）氣則頓具四大漸成諸根心則頓具四蘊漸成諸識十月滿足生來名人即我等今者身心是也故知身心各有其本二類和合方成一人天修羅等大同於此然雖因引業受得此身復由滿業故貴賤貧富壽夭病健盛衰苦樂謂前生敬慢爲因今感貴賤之果乃至仁壽殺夭施富慳貧種種別報不可具述是以此身或有無惡自禍無善自福不仁而壽不殺而夭等者皆是前生滿業已定故今世不同所作自然如然外學者不知前世但據目覩唯執自然（會彼所說自然爲本）復有前生少者修善老而造惡或少惡老善故今世少小富貴而樂老大貧賤而苦或少貧苦老富貴等故外學者唯執否泰由於時運（會彼所說皆由天命）然所稟之氣展轉推本即混一之元氣也所起之心展轉窮源即真一之靈心也究實言之心外的無別法元氣亦從心之所變屬前轉識所見之境是阿賴耶相分所攝從初一念業相分爲心境之二心既從細至麤展轉妄計乃至造業（如前敘列）境亦從微至著展轉變起乃至天地（即彼始自太易五重運轉乃至太極太極生兩儀彼說自然）大道如此說真性其實但是一念能變見分彼云元氣如此一念初動其實但是境界之相業既成熟即從父母稟受二氣與業識和合成就人身

據此則心識所變之境乃成二分一分即與心識和合成人一分不與心合即是天地山河國邑三才中唯人靈者由與心神合也佛說內四大與外四大不同正是此也哀哉寡學異執紛然寄語道流欲成佛者必須洞明麤細本末方能棄末歸本反照心源麤盡細除靈性顯現無法不達名法報身自然應現無窮名化身佛　又令人本明　五燈會元獅明寘自機契圓悟偏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望親書三偈寄呈草堂清微露謝世之意至句末別親里而終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愚癡起滅之時須要會鵝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花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了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真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又道不得底又下死道得底也又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大慧語錄示韓令人　說不到處著一句風前截斷千差路超佛越祖只如今壁立萬仞無回互　江令人請讚　渠本宣州人生緣在寧國前不遵釋迦後不敬彌勒家貧無飯喫出家去捉佛行脚走諸方江南徧江北鑒參臨濟禪便作白拈賊眼裏有瞳人肚中無點墨還如跛阿師說得行不得　禪人求讚　咄哉咸吾撞面目真可惡過橋便拆橋得路便塞

路難欲強柔和畢竟觸人怒萬事類如此誰敢相親附乞兒囊本空常誇敵國富聞說閻羅王未見生怕怖休更放大言嫌佛不肯做　鄒搜欽似天忝纍輕輕觸著便煩惱身著如來三事衣口中謗佛法僧寶從來纖芥不與人一毫不就他人討驀然合眼入黃泉定須貼謁閻羅老　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赤骨律窮渾身與人爭甚閑氣咬子無明不柰何說甚祖師西來意　鐵蛇在裡毒氣爍爍擬議不來劈口便著圜悟語錄示禪人　達磨西來不立文字語句唯直指人心若論直指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全體應現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所謂天真自性本淨妙明含吐十方獨脫根塵一片田地唯離念絕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己跟脚下承當如萬仞懸崖撒手放身更無顧藉教知見解礙到底脫去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間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須覓心覓佛築着磕着無非外得古來悟達百種千端只這便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勞更覓佛儻於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會則墮在骨董袋中卒撈摸不着此忘懷絕照真諦境界也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

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盤空裏走參得透目前萬法平沉無始妄想蕩盡德山隔江招手便有人承當鳥窠吹布毛尋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緣時至根苗自生也亦機感相投有地也亦當人密運無間借師門發揮何峭絕如此之難而超證如此之易古人以鍼芥投針爲況良不虛矣末後一句都通穿過有言無言向上向下推實照用卷舒與奪不消通勘破了也誰識趙州這巴鼻須是吾家種草始得廣弘明集通士人　龍宮既入道鳳闕且辭榮禪龕八想淨義窟四塵輕香蓋法雲起花燈慧火明自然忘有著非止悟無生古尊宿語錄寄人　淨文禪師述一二三四五清平打鼓道吾舞脚踏金船海月高無根樹下蹲龍虎優鉢羅花火裏開軒轅寶鑑埋塵土爲報潁川善女人信受摩耶千佛母頌古聯珠四謾人　保福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蹲身作短勢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又問僧汝名甚麼曰咸澤師曰忽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師曰我是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　洞山聰曰保福四謾人真

中道理親兩兩從頭舉雙雙句後明若也更不會新羅打鐵丁　靈實顯曰竿木隨身老作家逢場作戲更難加設人設我無人會水長船高帆衆淡　佛國白曰一箇人設四箇人四人設一一設親思董一代設人漢適代相設設殺人　東林總曰一般見得有多般若也設他實自設要識展公鵠的處水潤山高天色寒　堅曰保福從來不設人問著禪流總及身浴鑊量來闊多少兩長一短是誰真　又出便爲人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州）　濟住後上堂曰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　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保寧勇曰騎驢戴笠迎南去躍馬摇鞭向北行兩箇大商供突曉日高猶聽打三更　圓通僊曰反是羅兮覆是繡弟兄同氣後達枝爲人不爲成歌曲祖父田園要及時　佛鑑懃曰城南措大騎驢子市北郎君跨馬兒各各四蹄供踏地三春同到金明池　京兆府天寧璉曰出沒由誰卷舒在我搖舌鼓唇分明話墮　徑山杲曰陽睒何曾止得渴畫餅幾時充得飢勸君不用裁荆棘後代兒孫若著衣　佛燈珣曰湖光潋灔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鼓山珪曰人貧多智短馬瘦自毛長獨宿雙峯寺同焚一炷香　懶菴需曰兩箇猢兒抱花鼓左邊打了右邊舞一曲兩曲無人會歷歷

清風動千古　德山涓曰下雨作晴山裏寺或來或去洞中雲滿天星月明如晝此境此時誰欲分　靈巖璞曰南山鼈鼻蛇觸著兩頭動毒氣要傷人還他貧子弄　在菴賢曰黃昏打架奔城伏日午回舟入港遲夜半相逢兩相喝不知蹉過已多時　戴無爲曰二水分流共一源誰知正語却成偏斷腸不是因芳草破壞家門落一邊　又知有底人　趙州一日問南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窻　保寧勇曰拽脫鼻頭何處是亂拋泥水恣縱横日斜倒坐騎驢去又見東山片月生　寶峯祥曰出窟金毛猊父機同聲哮吼衆狐疑三更窻月如清晝誰敢重來弄嶮巇　鼓山珪曰眼中見慣是尋常又不驚人又久長留得寒窻夜來月三更依舊照茅堂　徑山杲曰度體裁衣量水打碓毫髮不差且居門外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　九眞

人

唐孟郊集魏博田興尚書聽嫂之命不立非夫人詩　君子耽古禮如饑魚吞鈎作聞敬嫂言專心東北流北流田尚書與禮相綢繆善詞聞天下一日一再風不蘇潁濱集同孔常父作張夫人詩　女子勿言弱男兒何必強君看張夫人身舉十五喪頭上脫笄珥匳中斥襦裳築墳連丘山松柏鬱蒼蒼親戚不爲助涕泣感道傍昔有王氏老身爲尚書郎親死棄不葬瞽諸日翱翔白骨委廬陵宦遊在岐陽一旦有丈夫軒軒類佯狂相面識心腹開口言災祥嗟汝平生事不了今誰當汝身被緑綿汝口甘稻粱衣食未嘗廢此事乃可忘一言中肝心拔身拜其牀傍人漫不知相視空茫茫終言汝不俊物理久必償兒女病手足相隨就淪亡鄙夫本愚悍過耳風吹墻明年及前期長子憂背瘡一麾守巴峽雙柩還故鄉弱息雖僅存蹣跚亦非良誰言天地寬綱目固自張古事逮不信近事世所詳企張非求福禍敗當懲王（嘉祐末年李士寧言王君事於右扶風其報甚速張）

夫人（南郡人孔雅官常父作詩言其賢邈余同作乃言李生事戒之以警世云）　元王逢梧溪集朱夫人詩（有序）夫人諱元瑛江陰知事朱道存之妻都漕萬戶貴雅之女也至正十六年江陰亂夫人依其父居松江之上海未幾上海縣陷苗軍徙縣大掠夫人驚遁出卧內時苗手刃以入將犯之夫人怒叱曰吾貴家女貴家婦夫君見勤王汝本官兵奚爲犯我拔釵刺于地苗攫之去既苗酋至索貲無有遂驅迫就道夫人撩不免乃舉堂楹厲聲曰吾義不辱苗狗忍辱我耶比遇害爪入楹木血沁于指哀哉始先君庫使解官歸里逢適主于其家每與盛宴輒缺然若不肯者知事言其故於夫人他日復宴夫人覩爲別具饌命予文侍文禮异示逢曰此奉尊翁自是以爲常明年逢過其地嗟夫人之生也柔惠足以德於人殁也貞烈足以表於世謹爲辭以弔之辭曰青黄花白浦水黄雲日黒修風悲涼停驂西向三酹觴旂旌縹幢來混茫若有人兮凜如霜星流電馳惟可望徼言風習大洞章功成拔宅居帝鄉鸞河蟾宮肆翱翔吹拔北斗挹酒漿帝曰欽哉無太康下爲叔世扶綱常進規退矩禮自防釵荆裙布今孟光尊姑養之植德堂（朱氏堂名）堂階珠樹聯瑾芳明璫蒼珮森琳琅鏗鐘考鼓樂未央楚氛迷天耀天狼颯然歸寧父母傍正生凍室愛葵傷官兵迭

我加劍鋩昊天倚杵海變桑身有濺血無回腸烈婦殉節死固當名與黃
浦流俱長稽首再拜淚兩滂懸爲直上驂鸞凰宋樓攻媿先生集題陳簡
齋寄夫人書　行書滿紙遺文若可見閨門敬若賓慮與少文能協趣定
因元亮遂忘貧東萊齋集壽趙慶仁母夫人詩（小序）某將江東使指誦學
講孝經作勸孝之詩訓里巷屬部民有高年者旌異之惟恐後審均法曹
趙慶仁入憲幕清介敏於事堂有九袠慈母而未加禮敬寧非大闕某敢
述小詩介薄儀以爲夫人壽　有子見知真西山有孫又把桂枝攀堂前
萱草年年綠慶事天公定不慳　壽張亨之母夫人（小序）張亨之燮親旨
康寧祖母夫人今年慶九袠閨門怡愉士林羨慕亨之壯年擬儒科以來
流薄入幕敏而好脩助荒政有勞名聞于朝矣慈顏慮少慰孚某敢歌小
詩將薄禮亨之其持以壽夫人　爲聞蟠桃熟幾番見兒鬓白著衣斑孫
枝又作紅梁客更領雲仍捧壽山趙汝騰紫霞洲遺徐端友壽母夫人
望東雲兮懷玉產二英兮鸞鷟持榮名兮壽親頌大椿兮對菊飡初英兮
慕屈子之菲菲飲寒潭兮陋胡廣之碌碌我敎愛之勉以待綠垂芳兮無
窮介母兮多福　又寄徐端友立夫壽其母夫人　英英二徐名德之雛
早從欄柯知所步趨南陔子職夙夜盡劬九日黃花釆釆盈裾請壽堂萱
大年方壹尨眉髮鶴重錦軒魚母詔予前問學勉讀參匪直養心傳泗洙
誠身悅親授仮著書子曰懋哉益屬厥初榮多遺母文媚不如戲舞搆前
母爲咲娛我寄四言俾陳座隅張元幹歸來集乙卯秋奉送王周士龍閣
自賦所歸內州太夫人侍下　語離三秋風念子萬里客我何憂患餘幾
爲死生隔相逢忽眼明然影俱頭白蘭若清夜長連床話疇昔如何功名
心一旦乃冰釋責藥真佯狂穿雲怨遭讒不然號笋腸寧無瘴烟色良由
火棗成內景充尺宅下視陋九州槐安等蟻國絕憐蠻觸輩亦復弄兵革
亂來更多事老去覺世窄歸歟桃花源斑衣作兒劇此樂人所稀今我那
能得他時南山南寄書北山北宋文天祥文山集憶太夫人　三生命孤
苦萬里路艱辛屢險不一險無身復有身不忘聖天子幾負太夫人定省
今何處新來夢寐頻元王逢梧溪集喜朱子才知書迎太夫人至二首
白馬青袍幕下賓樓船迎養太夫人關山迢遞孤雲暮雨露涵濡寸草春
屏障久虛金孔雀兒孫俱長玉麒麟知君順色非難事心侍平反答至親
　畫舫青篷駐日斜綠衣白髮照江沙風塵忽見老萊子庭院正開萱草
花鸞錦再頒新誥命魚軒穩稱小香車珍饈調羅親技須盛事由來出故
家張文穆公集題俱散夫人詩卷　早從夫子事戎官三十年來巴蜀間

閫範有人爲內則藁砧無計可生還植萱敦養難留景更石爲壁
不動山旌表在門傳在子他時彤史尚班班王惲秋澗集題懷孟
路宋總管太夫人九袠詩卷　七十邦君九十親人間此事少同
倫栢舟高節微彤管鸞誥清光照畫輪步履不緣扶杖健精神猶
比結褵新河陽英說潘與樂沁水花時別有春　身寵家溫鬢老
健福全無似宋門榮漢宮傳訓班儀在萊子承顏彩袖輕孤節動
於湘水竹九齡春動野王城年年壽席聞佳語南極星邊婺女明
　題張子忠母夫人手卷　夫人內治日嚴貞定省歸時有訓懲
孝感庭闈深色養德融民社見春凝凱風吹棘心何切宿草含輝
樂不勝七子有林俱茂異慶門從此福川增鄧中齋詞廣齋謂柳
山和王夫人滿江紅韻惜未見之爲賦一闋　王母仙桃親曾醉
九重春色誰信道鹿啣花去浪翻鰲闕眉鎖嬌蛾山宛轉髻抛墮
馬雲欹側恨風沙吹透漢宮衣餘香歇　霓裳散庭花滅斜陽燕
應難說想春深銅雀夢殘啼血空有琵琶傳出塞更無環珮鳴歸
月又爭知有客夜悲歌壺敲缺文天祥詞和王夫人滿江紅韻以
庶幾后山妾薄命之意　燕子樓中又捱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
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
影上窗紗青燈歌　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
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
段好風流菱花缺　王夫人詞太液芙蓉全不是舊時顏色嘗
記得恩承雨露玉階金闕名播蘭簪妃后裏暈潮蓮臉君王側
忽一朝鼙鼓揭天來繁華歇　龍虎散風雲滅今古恨憑誰說
顧山河百二淚流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轉關山月若
姮娥肯相容從圓缺　王夫人至燕題驛中云中原傳誦惜末
句欠商量代王夫人作　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寂苦是
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歡闌瓊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
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　彩雲散香塵滅銅駝恨那堪說想男
兒慷慨嚼穿齦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
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宛陵群英集師梅文宮人愁　曾隨玉輦
事遊吹一別君王二十年惟有手中明月扇向人還似舊時圓
　唐雍裕之詩宮人斜　幾多紅粉委黃泥野鳥如歌復似啼應
有春魂化爲燕年年飛入未央栖　國朝楊基眉庵集題宮人

圖兩樹紅蕉映綠池晚涼携伴試羅衣金鈴小犬迎人吠應怪秋來出院稀宋李俊民鶴鳴集悲故宮人雲慘烟愁苑路斜（五）北宮鶯囀出上陽花（[illegible]）來鉛滴盡無心語（張祜）生死深恩不到家賣華汪元量湖山類藁亡宋宮人分嫁北匠皎皎千嬋娟盈翠紅圍輦來路迢遞椓鬢理征衣後來鴛鴦花娥之連理枝憂愁忽已失歡樂當自茲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閨再令出宮掖相看淚交垂分配老斲輪強顏相追隨舊恩棄如土新寵豈所宜誰謂事當爾苦樂心自知含情拂金徽紫聲亂朱絲一彈卅鳳雛再彈黃鵠飛已恨聽者少更傷知音稀吞聲不忍哭奇曲宣餘悲可憐薄命身萬里客華夷江南天一涯流落將安歸向來承恩地月落烏夜啼元郝經臨川集宮人斜撤壁摧頹隱野蒿妖狐驚獸嘯空壕美人一夜為黃土鄭國夫人甲第高王惲秋澗集周文矩畫金步搖宮人圖蟠玉珠華兩翅排髻高雙鳳拂雲來玉笙合就新翻曲恰值碧桃花正開陳深源片雲山人小藁宮人進入宮時貌似花長門猶恨寄琵琶經年不見君王面却向沙場從翠華元安熙詩題錢選宮人圖露冷月華白悠悠方寸心夫君渺何許悵望碧雲遐耶律鑄樂府憶秦娥贈前朝宮人琵琶色蘭蘭恨凝積佳人薄命尤堪惜尤堪惜事如春夢了無遺跡人生適意無南北相逢何必曾相識曾相識恍疑猶覽內家圖籍周庾開府集奉和示內人然香鬱金屋吹管鳳凰臺春朝迎雨去秋夜隔河來聽歌雲即斷聞聲鶴到回春窗刻鳳下寒壁畫花開定是流霞氣持添承露盃唐張祐詩贈內人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唯看宿燕窠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焰救飛蛾劉賓客集代靖安佳人怨二首（并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斃于牆下初公為郎余為御史踪是有舊故今守于遠服賊不可以誅又不得為歌詩聲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裨于樂府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秉燭朝天遂不迴路人彈指望高臺牆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元劉秉忠詩佳人錦心繡口性蘭閑學海波瀾挹不乾奇語八篇傳欲滿陽春一曲和皆難佩蘭裝髻生風韻懷玉溫溫辟雪寒別後佳人渺何許倚樓空詠碧雲端宋王炎雙溪集清江勸駕送舉人二首蔵山有

良玉潛淵有明珠寶氣露光彩見者詎肯遺賢王抱良貴又與珠玉殊方其未遇時抄然一布韋時來取通顯乘軒而執珪鵲書出閶闔詞聖清明初彈冠今蒙征騤騤上天衢願覩與事君忠孝當無虧黃堂暫虛位勤駕屬守丞金石方道密不敢歌鹿鳴吉蠲置觴豆少洽賓主情西風吹桂枝馬首將東行春官奏高第天子開延英親策降清問健論攄丹誠解褐躋膴仕何止為身榮二劉與三孔至今流芳馨願言踵前修勉矣垂令名呂南公集古人古人已往知無奈猶被後人興盛敗前亦人馬後亦人忠自口強心不違揚雄比孟必有辨馬卿慕藺良足悵未充志氣徒好名醇醪豈不困糟麯晁景迂集古人愁已往今我不用愁去日已忽忽來日踪悠悠使能如此志終恐渐白頭經月不讀書閉目得自求不如懸車好便便外言不方扶崖集古人行古人二十四已自取侯印加我三十一擁褐縲縲猶古人三十六已自嘆頭顱加我十九年雪鬢埋霜積春風秋月五十五青山白雲自今古與其浮沈於不脚不相之間執愈自適於老圃老農之伍休休休休俯面看人吾所羞莫莫莫天下事堪幾回錯既不能致君于唐虞又不能收身于樵漁提携手版聊優爾安用局促轅下駒呂黎老韓大小大光乾三書看渠破號天器地為一宮寧相須還貫耽做不如荷葭塢中之把茅卧聽松風三峽濤開門夜半到長嘯已矣古人山月高中興江湖集敖陶孫思古人思古人思古人古人嗷嗷若日月我欲剖棺斲出古人心惟見蒼苔漫白骨請陳古人心君勿駭客言古人性一一真可使風俗皆還淳殺雞不及林宗炊黍不候龐公壟中安道興漁書坐上公榮樽已空呼酒便勸君欲恨即遣客拙康丘源不為絕戴紫彭宣本相得徐庶失老母容如元德不能奪之臣嚴陵薄宦情狎如文叔不能止之客包胥伍員不失其為友羊祜陸抗不害其為敵我有蒸壺安事隱語我但食韭安用多種割肉無知方朔真擎金豈即劉叉是古人心事有如此何至顏色相媚奉道衰鰓仁義世亂生姦雄君知臧否不掛口正處匕首椎其胷我生恐無用我死知無聞作書須與兒輩訣葬時定覓要離墳唐白居易詩新豐老人不知何處翁相逢道路中眼昏耳後聾鶴髮大龍鍾忍聞雞犬聲便認作新豐嗔人問姓字不肯通年幾隔夜事不記却說前朝事欲語先涕零曾見太上皇東西幸兩京年年十月來華清當時身是小兒隊隨從教坊常入內夜半猶聞羯鼓聲平明傳報漁陽背身遭唐胡西復東驅為內寨當兵鋒萬人殺盡一身在脫身幸得歸秦中山川依然閭巷改親識靜盡田園空往來行乞官路上飢時烈日寒時風百年

人事信無窮。得失存亡若轉蓬。請看今日新豐老。便是當年塞上翁。僧戀詩　逢老人　路逢一老翁。兩鬢白如雪。一里三里行。四迴五迴歇。耿湋詩　路傍老人　老人獨坐倚宮樹。欲語潸然淚便垂。陌上歸心無產業。城邊戰骨有親知。餘生尚在艱難日。長路多逢輕薄兒。綠水青山雖似舊。如今貧後復何為。　代園中老人　傭賃難堪一老身。皤皤力役在青春。林園手種唯吾事。桃李成陰歸別人。　錢起詩　栢崖老人號無名先生。男削髮。女黃冠。自以雲泉獨樂。命予賦詩。　古也憂婚嫁。君能樂性腸（一作道場）。長男棲月宇。少女炫霓裳。問爾飧霞處。春山芝桂傍。鶴前飛九轉。壺裏駐三光。與我開龍嶠。披雲靜藥堂。胡麻兼藻綠。石髓隔花香。帝力言何有。椿年喜漸長。窅然高象外。寧不傚羲皇。　崔顥詩　詠江畔老人愁　江南年少十八九。乘舟欲渡青溪口。青溪口（一作忽逢江）邊一老翁。鬢眉皓白已衰朽。自言家代仕梁陳。垂朱拖紫三十人。兩朝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乘朱輪。父兄三葉皆尚主。子女四代為妃嬪。南山賜田接御苑。北宮甲第連紫宸。直言榮華未休歇。不覺山崩海將竭。兵戈亂入建康城。烟火連燒未央闕。衣冠士子陷鋒刃。良將名臣盡埋沒。山川改易失市朝。衢路縱橫填白骨。老人此時尚少年。脫身走得投海邊。罷兵歲餘未敢出。去鄉三十載方來旋逢

萬忘却五城宅。草木不識青溪田。雖然得歸到鄉土。零丁貧賤長辛苦。採樵屢入歷陽山。刈稻常一（作嘗）過新林浦。少年欲知老人歲。豈知今年一百五。君今少壯我以衰。我昔少年君不睹。人生貴賤各有時。莫見羸老相輕欺。感君相問為君說。說罷不覺令人悲。　李端詩　贈山老人　白首獨一身。青山為四隣。雖行故鄉陌。不見故鄉人。　方玄英詩　贈江上老人　潭底錦鱗多識釣。未投香餌即先知。欲教魚目無分別。須學揉藍染釣絲。　顧況詩　越州句席看弄老人　不到山陰十二春。會中相見白頭新。此生不復為年少。今日從他弄老人。　元稹詩　別孫村老人　年年漸覺老人稀。欲別孫翁淚滿衣。未死不知何處去。此心終向此原歸。　宋劉敞彭城集　次韻和范內翰西圻老人詩　大行宮車千乘強。翠華晚駕烟蒼蒼。龍髯墮地長秋草。白雲悠悠飛帝鄉。先驅軼出寒門外。天宇廖廓初無傍。淒風疾雨洒道路。萬靈奔走誰非常。漢家德澤徧四海。戎夷執紼虛逆種。翔飛喙息願效死。以彼壞冗皆容光。詞臣宋功筆力壯。感激顧遇思揄揚。周宣中興在雲漢。武皇最著惟宣防。道老翁話舊事。面目黧黑情摧傷。賜縑如雪身獨得無衣。自幸方同蒙。桑田變海不可測。慟哭白日悲風長。君不見封禪之書皆不死。豈以衣冠之葬疑軒皇。劉公是先生集　畄谷老人職用自云本

京師兵士。感平中沒番五十餘年矣　白髮衰翁雙涕零。曾隨諸將戰咸平。一捐左衽迷歸路。却問中華似隔生。思報漢恩身已朽。恥埋胡壤死無名。今朝縱觀非佗意。得見官儀眼自明。　李端叔姑溪集　和東坡贈嶺上老人　過眼崎嶇等劫灰。到頭榮悴本誰栽。須知此老心如鐵。看盡行人幾往回。　葛立方歸愚集　贈施先年老人　何須石室秘仙書。家有雲英尚藥罏。奕世大年緣底事。知君筆胄出宥吾。　從今九夏即期頤。小楷猶披賀兩詩。來傳兩將曾過我。見君憂色上厖眉。　謂史措節步後吳茅屋杋落水平鎮。大兒侍側霜飄領。猶着荆衣學弄烏。　王質雪山集　寄峽石老人　白沙渡口見丰眉。袖角搓牙出好詩。頻得揚舲秋水去。共看明月墮琉璃。　僧文珦詩　老人　老人方外人。觀物又觀身。得性無今古。隨時亦故新。梅容微笑颺。柳意猜藏春。除是同懷者。知予此語真。　永陽志　蔡向詩　贈幽谷老人（名無丙子）　芒鞋踏破兩淮塵。夢斷邯鄲迹未陳。喉鶴啼猿猶有恨。巖花澗草總相親。三生頓悟舊緣在。一笑還驚熟處新。瓶鉢蕭洒風月滿。輿君同是再來人。　華趙二先生南征錄　華岳詩　呈古洲老人（小尺清之師）　衛霍勳名李杜才。纔過四十也心灰。俗塵趁少便披拂。詩料空多難剪裁。時事謾提眉便皺。家懷未說眼先開。朱簾便倩梅香掛。要放銀蟾入座來。

趙希蓬稆。今來古往幾人才。俯仰之間迹便灰。藻鑒媸妍空自核。銓衡長短莫能裁。浮生轉朽朱顏改。造物何時青眼開。富貴而今休着意。任渠捷户打門來。　孫覿鴻慶居士集　贈竹菴靜老人　争名計身後。逐利了目前。道人一彈指。永斷三生緣。起滅水上漚。聚散風中烟。紛紛閑澗謝。東海今桑田。縞髮出古顏。秀眉覆兩顴。已超人天上。遂拍佛祖肩。茅齋立萬竹。蔭此碧玉挼。綠情雲擾擾。清幽露娟娟。我老無家舍。餘地寄一屋。不辭供井磑。辛苦送華顛。眉山唐子西集　雲南老人行　雲南老人老無力。藜杖支腰壠頭立。道逢蜀客話平生。時復仰天長太息。自言貫屬瀘水湄。瀘水邊徼濱猺夷。夷人之性頗蛇豕。頻肆毒螫為瘡痍。十五年前多寇盜。一境騷然不相保。民未收刈虜人掠。戎馬偷嘶汶江草。近來風俗都變移。卷却旌旗張酒旗。牛羊村落晚晴處。煙火樓臺日暮時。兩眼昏花兩鬢雪。喜見升平好時節。祈屋横吹一笛風。野店携歸半輪月。問翁致此何因緣。道是江陽太守賢。鼓琴絃歌不生事。十年靜治安吾邊。鄭國國僑去已久。誰信人間準前有。異日刊為德政碑。請問雲南隴頭叟。王炎雙溪集　追念瑞谿老人　交遊太半上青雲。可使斯人竟陸沈。寒日亂山皆慘色。北風古木亦悲吟。傷情空拜丹青像。提耳不聞金玉音。紙墨欲書書舊傳。無言三嘆哉

何心陸游劍南續集若邪村老人　昔聞若邪村意象乃物外翛然阡陌間來往幾鮐背無論百歲翁甲子數至再我來親見之殊未輟耕耒稟事一一言多聞雜諄誨回頭指丁壯此是曾玄輩有翁又過我家有孫五代指呼取斗酒山果雜細碎頑我使之年憖縮不能對恭惟大父行不覺投杖拜養生惟一齒此在吾術內翁能信踐之成就乃爾大我今幾耄及耳目已憒憒長庚雖餘輝敢與明月配劉後村集大梁老人行　大梁宮中設燈屢大梁少年胡結束少憶笑老人悲尚記二帝蒙塵時烏摩國君之雌通百世無人按劍決大議何當偏師縛頡利一驢馱載送都市宛陵群英集劉得之題松下老人圖（建平王軍時以賦爲獻詩）古松蒼髯枝屈鐵失笑相驚在岩穴老翁手持綠玉杖獨立西風雙鬢雪翛然野服山家容平生我亦懷高風彭澤歸來入圖畫真有人間靖節翁（李伯時亦曾畫松下淵明像）詩海遺章劉景文西山老人行　善治一家稱主人奴耕婢爨雞司晨置之得所生取備何必百事皆躬親為主汲汲盡無獲道路錐刀長苦辛君不見西山老人不出戶索酒烹羊呼四隣胡仲弓葦航漫游稾山中逢老人詩　頭白不知今幾齡兒時猶及見昇平可憐野老無知識却認錢塘是汴京江陽譜集范子長右石老人詩　欹右堂空慾翼垂清

泉赴壑兩無嫌道人猶欲安樓宇閑却南邊一半奇元王惲秋澗集樂閑老人歌（奴歌想當如栢德高權品以小字行益嚴陵昔將軍也今開府鄧下。自號樂閑老人。聞予名畫書詢所以樸抱有不則問而問者十里來詩此意不可事也。因賦是歌以贈。歲饑酒酬耳不復披髮而歌之。請足以見故家餘習云。）浮生擾擾駒過隙守虜抱因真可惜晦明光景一月閑開口笑談能幾日一閑未老方是閑已老誅閑何所及須信閑人是貴人求樽軒冕捨卞客況復筋骸血氣衰聖有嘉言戒貪得樂閑老人達此理自放閑身樂山水君侯年甫五十踰解官歸臥南陽廬風雲蹈躤鞍馬事錦韉脫落秋鷹孤飛揚跋扈竟何用此身健在閑為娛大招掛壁龍在匣追逐弋釣須兒魚有時逸氣蟠不盡猶擬去射南山兔君不見邵平東陵種何若瓜田心自如復坐種竹前風與月下自理淵明鋤客來大笑猶有事茶鐺煮月糟丘鋪古人往往以樂老此意殆與君相符我今天地亦佚老閑君此懷良起予何當杖屨與君約江山佳處身岩居半山興起浮休仙崖尊一醉傾吾餘風流青落六客後吟嘯當作三賢圖醉中為持擬佚韻右其樂笑歌嗚嗚　題塗水老人趙君與詩卷　象際弁門自昔聞懷來軒冕等浮雲瀟然獨老琴書樂塗水看來只趙君　老鶴昂藏不受羈九皐

心與野雲期翩翩不墜中郎業又向詩書得蔡姬　樂全老人詩　樂全老子見輕安杖屨西城日往還論福有孫應有子閑居非水一非山春風滿意花邊眼曉鏡浮光酒暈顏九老有圖宜健羨一生班列素侯間王沂伊濱集高空老人詩　高空之山多仙靈山泉可釀田可耕烟消日出紫翠横彷彿羽蓋揚霓旌高空山人世簪纓玉壺滿貯水雪清風流不減謝內史翰墨欲壓山玄卿今年七十鬢未白胸中丘壑我已成焚香永晝鶴鶴下横笛清夜蛟龍驚碧蓮供吸酒遇客或騎鯨便令呼麻姑共謁王方平握手一咲三千齡撫頂何勞授長生張思廉詩賦賀氏江鄉老人　不住鏡湖曲來居揚子村吳霜衰鬢髮海月淨衡門潮信蒹葭濕風花島嶼昏夕陽沙觜樹閑步引諸孫揚仲弘詩題屏風畫商山四老人　飛雪濛迷野衝波蕩無垠蟠蟠山谷間居此四老人下馬民虞師上作王家賓清風杪何許馳想寂寞濱揭傒斯集壽岩老人歌（壽岩老人者余興欽先生德哉也。老人仕宋。為郡曾計議。宋革。老人棄義不肯屈降。歎天共慕生欽其人。義其言議。而官之。老人褫其服。投書即遁隱長山之石岩。士冬青萬年之枝。老人遂號壽岩。人自去以文去。老人之死四十年。其詩猶出其手澤。求余歌之。）壽岩老人宋都曾不肯新朝食周粟水晶國裏七寶山

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黃石眠枕虎兕上傳書曾有語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上蟄冬龍冬龍萬年與石鬪老人一杯持自壽煉色未補天南孔清空生見瀛洲生軟紅嗚呼壽岩丈人兮元不死南斗化石齊崆峒　圖朝僧宗泐全室集東皋老人歌　東皋老人七十餘眼明能讀細字書年來不肯城郭住無事只愛東皋居東皋所居良不俗松竹桑榆翠為壁前哇後圃相映花滿眼兒孫美如玉老人心中樂閑曠時時倚杖東皋上烏紗側褁酒半酣目送飛雲度青嶂吾知老人與世違東皋幽處無是非吁嗟跡追何所為世間富貴多危機謝爵登養藁題圯橋老人圖　戲處江山起戰塵殺城猶可著閑身還將天下安危計都付橋邊進履人　宋張椿齡蒲衣集思高人　仙人昔是瑤池客珮玉鳴鸞生羽翮騎鯨千載謫白雲弱水三萬里可隔蓬瀛深處乃其家無限真仙衣絳霞相呼酌醴勸蟠桃安期大棗如瓜龍吟虎嘯衆樂奏神芝瑞草生奇葩傾將此意壓太古自然之道非特誇舒岳祥詩高人　雲日弄輕霧前溪船緩尋無翻紅雨亂鶯出翠微深迥美蘇門嘯懷哉梁父吟高人不可見誰見此時心僧文珦詩閑人　不求富貴不嫌貧天地悠悠任此身飛步任教趨要路好懷剗底屬閑人自歸白屋交遊遠認得青山面目真平地退藏知足賢太

行役古有擁輪嫠知常雲山集閑人　風林月嶂照山花出石流溪共一家唯有閑人堪作主無情無我伴煙霞劉文貞公集閑人　油罍東風半醉顛一身閑似洞中仙調和血氣於詩裏撥置功名在酒邊書鳳傳將春早信嗔鶯啼破日高眠近聞淡却蓬萊水又別麻姑幾許年唐杜工部集幽人　孤雲亦群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嚥漱元和津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事例曰縣作畫趙曰南史寶志見徐陵曰天上石麒麟也亦可言在赤霄矣啟公曰惠詢輩謂惠表拜謁也事例曰見一作在李何日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獲寥天得其蘇注云服元和謂咽津夜歸曰樓唐文粹遺忠將猶狂數百丈吾嘗以詩倡酬故子美此詩思之也以拾遺以因而詩於此二子何其無名價見識也有詩無此加佑）李商隱詩幽人　丹竈三年火蒼崖萬歲藤樵歸說逢虎棊罷正留僧星斗同秦分人烟接漢陵東流清渭苦不盡照襄興宋李跨鼇先生集訪幽人　紫騮搖玉東城東綠眉少年雙頰紅掃塵先過風騷客豪氣幾吞雲夢澤新詩一夜

色春風颯沓撥桃野窗白青烟晝霞琉璃鴝何時投袂歌王孫歸去來黃埃老鶴啼日向沈氏三先生集沈括幽人篇　幽人步影轉春陽情多無那不成章恨墮夫高看鞭望南陌無人但垂楊天遊夢來情滿床夢短數覺宵苦長起坐作琴舞閑倡古攏水中月茫茫蛛微網着簷飄晴蜆故來董羅襦贈君柏酒情莫陳無情可能學啼鵑元劉靜修集幽人圖二首　無媒路徑草蕭蕭山鬼修篁夢轉遙手撚幽香意何遠為誰終日向岩嶤　澗響無心和孝樂雲容有意近長安野猿啼破中宵夢卻恐山靈不易謾唐孟郊詩贈主人　斗水瀉大海不如瀉枯池分明賢達交豈顧豪華兒海有不足流豪有不足賢枯鱗易為水貧士易為施幸覩君子席會將幽賤期側聞清風議如飲黃金卮此道與日月同光無盡時鮑溶詩代楚老酬主人　流年為我鄉扁舟為我宅二毛去天遠幾日人間客幢幢衡山景渺渺翔雲迹從特無定心病癡不煖席頗君問岐路為我生悽感百年衣食身未死皆有役曾傷無遺嗣縱有復何益終古北邙山樵人貴松柏呂溫詩河中城南姚家浴後贈主人　新浴振輕衣滿堂寒月色主人有美酒況是曾相識趙嘏詩宿長水主人　白雲溪北叢巖東樹石夜興源淺通行人一宿翠微月二十五弦聲滿風　豆盧復詩落第留別主人

客裏愁多不記春聞鶯始歎柳條新年年下第東歸去羞見長安舊主人曹鄴詩別主人　酒盡君莫沽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素娥詩別主人　妾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龜神倘遇巫陽伴必逐朝雲暮雨歸　韋洵美詩答素娥　別恨離群自古聞此心難捨意難論承恩必若頻將眼莫使沾濡有淚痕孟浩然詩戲主人　客醉眠未起主人呼解醒已言雞黍熟復說甕頭清　宋劉公是先生集呈主人　世上年華似車轂俗中形態君與蘿解開絳帳陳紅粉何必通儒獨馬融　兩淮春意苦無多柳色花香柰汝何銷卻一樽觴明月小垂手舞緩聲歌　唐王建詩思遠人　妾思常懸懸君行復綿綿征途向何處碧海與青天歲久自有念誰令長在邊少年若不歸蘭室若黃泉　張籍詩思遠人　野橋春水清橋上送君行去去人應老年年草自生出門看遠道無信向邊城楊柳別離處秋蟬今復鳴　中興江湖集永嘉翁氏寄遠人詩　秋氣日淒清秋衣殊未成在家猶不樂行路君為情幾處看山色暮天聞雁聲思君有幽夢夜夜出江城　宋曹勛詩思遠人　有美人兮天之涯食蘭菊兮服錦衣披瓊簡兮覲天難隔昆丘之遐阻兮限弱水之漫瀰嘗古人之莫吾知兮曠千載而不歸歲冉冉其將暮兮儼吾駕而不可以徒回幾逍遙於山阿思夫君於

式微歐陽公集思遠人詞　臨江仙　劉郎何日是來期無心雲勝伴行雲解傍山扉郎行去不歸　強匀畫又芳菲春深輕薄衣桃花無語伴相思陰陰月上時劉龍洲詞賀新郎　院宇重重掩醉沈沈亭陰轉午繡簾高捲金鴨香濃噴寶篆鶯起雕梁語燕正架上酴醾開遍嫩萼梢頭舒素臉似月娥初試宮粧淺風力嫩異香軟　佳人無意拈鍼線遶朱欄六曲徘徊為他留戀試把花心輕輕數暗計歸期近遠奈數了依然重怨把酒問春春不管枉教人只恁空腸斷腸斷處怎消遣赤城詞鷓鴣天　芳樹陰陰脫晚紅餘香不斷玉釵風薄情夫婿花相似一片西飛一片東　金翡翠繡芙蓉從教入戶笑床空藍羅裙子休無賴只與離人結短封尉紫芝詞憶桃源　簾幕疎疎風透庭下月寒花瘦寬盡沈郎衣方寸不禁僝僽難受難受燈暗月斜時候唐鮑溶詩客舍逢鄉人旋別　驚鴻一斷行天遠會無因無因思相會感歎君有神我鄉路三千百里一主人一宿獨可戀何況舊鄉隣半落嵗華晏相憐客中貧迎霜君衣煖與我同一身誰在天日下此生能不勤青萍寄流水安得長相親明發更遠道山河重苦辛王員白靈溪集載贈鄉人　前年內殿考文華咫尺天顏隔絳紗御榜早聞傳異國鄉人猶似薄東家中宵縱馬衝星月臨水難留上漢槎明日春風

動行色。惟愁重別故林花。

宋劉公是先生集　示鄉人陳主（祖母之姪十孫）　我祖學廬山。潜光玩詩書。君家獨先覺。一見矜里閭。有如陳平長。貧賤者乎。青雲累自致。遠鑒鷲群愚。鳴鳳兆有嬀。懿占信不誣。纍然諸子賢。仕各列大夫。號稱萬石君。盛事衣冠無。鬱華輝圖史。豈獨榮枌榆。外族繼清高。耻爲事物拘。未嘗入城府。奕世風不渝。宜有羔鴈求。惟其久闕如。君來軏鄉賦。信足光慶餘。郡守勸駕行。紫庭與計偕。努力事學問。豫章濯扶疎。游子懷故鄉。別伊接跂茅。勉率爲歌詩。尚能念起予。

頃安世詩　次韻謝庭州鄉人二首　聽說江湖萬里身。十年流轉狎波神。鄉心只羨秋鷹急。世味何如臘蟻醇。耳識吳音疑故舊。眼看南士覺尖新。袖中詩句清如許。何害他鄉見似人。　黃花和露作深秋。志士臨風惜壯猷。扉扉道途空接淅。搔搔心事劇懸旌。兒時種木今盈抱。老去還家莫漫游。側耳鄉書上霄漢。聖朝賓貢似成周。

沈氏三先生集　贈故鄉人　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違如卓方阜昌。豈料囊金隨後散。一齋閑鋪鬻文章。我今濱死紙如許。二友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舊主。

張舜民畫墁集　長蘆鎮遇張使鄉人　馬頭已匝三千里。故國輕拋二十春。一片青山雙鬢白。長蘆嶺下見鄉人。

元陳杰詩　郊行遇鄉人　亂後江濱路。茫然客裏聲。依稀認維梓。邂逅語斑荊。邑里今安否。親交半死生。松楸十年淚。和酒對君傾。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　逆旅逢鄉人　客中皆念客中身。唯汝相逢意更親。不向燈前聽吳語。何由知是故鄉人。

唐李翰林集　駕去溫泉後贈楊山人　少年落魄楚漢間。風塵蕭瑟多苦顏。自言管葛竟誰許。長吁莫錯還閉關。（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楚漢間。方興元以來。彭城以西。管葛者管仲諸葛亮也。文中子。劉伶古之閑放人也。阮逸曰。閉關喻藏身也。士贇曰。曹植詩。蒙霧作風塵。竇融傳論曰。始以豪俠爲名。拔起風塵之中。魏武帝苦寒行。樹木何蕭瑟。）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輸丹雪胸臆。忽蒙向日回景光。直上青雲生羽翼。（齊賢曰。名都篇。白日西南馳。史須賈曰。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士贇曰。鄒陽書曰。兩主二臣。剖心析肝。豈移於浮辭哉。王粲登樓賦。氣交憤於胸臆。曹植求通親親表。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爲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於葵藿。若無三光之明實在陛下。孔稚圭北山移文曰。干青雲而直上。）幸陪鸞輦出鴻都。身騎飛龍天馬駒。王公大人惜顏色。金璋紫綬來相趨。（齊賢曰。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注。鸞有鸞和也。禮書曰。輦與輓爲時。輦在人。駕在馬也。後漢靈帝紀。置鴻都門學生。注曰。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唐禁中有乘龍廄。西域傳。大宛國崎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徐樂書。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士贇曰。漢書。元狩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前漢百官表。丞相秦官。金印紫綬。）當時結交何紛紛。片言道合惟有君。待吾盡節報明主。然後相攜臥白雲。（士贇曰。蘇武詩。結交亦相因。謝靈運詩。永與白雲隈。）

送蔡山人　我本不棄世。世人自棄我。一乘無倪舟。八極縱遠柁。然客期躍馬。唐生安敢譏。採珠勿驚龍。大道可暗歸。故山有松月。遲爾翫清暉。（齊賢曰。莊子。夫欲勉於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鮑照詩。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棄。莊子曰。至人揮斥八極。神氣不變。史記。蔡澤燕人。從唐舉相。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澤笑謝而去。謂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士贇曰。老子曰。大道甚夷。民好徑。謝靈運詩曰。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又溪漲無端悅。）

寄王屋山人孟大融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中年謁漢主。不悵還歸家。朱顏謝春暉。白髮見生涯。所期就金液。飛步登雲車。願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齊賢曰。顏延年詩。本自餐霞人。呂氏春秋曰。沈尹筮曰。偶世接俗。子不如我。餐霞錄氣。我不如子。李少君曰。臣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陸士衡短歌行曰。蘋以春暉。金液丹法見前。天壇在王屋山。張仙人之居在其南。士贇曰。莊子。其生也有涯。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曹植洛神賦。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鮑照詩。雁步瀛泰宮。神仙傳。漢武帝閒居。上忽有一人乘雲車。駕白鹿。從天而下。帝問爲誰。答曰。我山中衛叔卿也。）

寄弄月溪吳山人　嘗聞龐德公。家住洞湖水。終身棲鹿門。不入襄陽市。夫君弄明月。滅景清淮裏。高蹤邈難追。可與古人比。清揚杳莫覿。白雲空望美。待號辭人間。攜手訪松子。（齊賢曰。後漢逸民傳。龐公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劉表數延請不能屈。後攜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呼鹿門廟。因所名山。傳長虞詩。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晉武帝問王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毛詩云。清揚婉兮。注。眉目之間。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士贇曰。漢書張良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游。）

（耳。晝旅詩。松子丈吾叔。時時手同行。）杜工部集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洙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已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洙曰。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　獨臥嵩陽客。三違潁水春。艱難隨老母。慘澹向時人。謝氏尋山屐。陶公漉酒巾。群兇彌宇宙。此物在風塵。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早通交契密。晚接道流新。靜者心多妙。先生藝絕倫。草書何太苦。詩興不無神。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將恐曾防寇。深潛託所親。寧聞倚門夕。盡力潔飧晨。疏懶為名誤。驅馳喪我真。索居猶寂寞。相遇益愁辛。流轉依邊徼。逢迎念席珍。時來故舊少。亂後別離頻。世祖修高廟。文公賞從臣。商山猶入楚。渭水不離秦。

存想青龍秘。騎行白鹿馴。耕巖非谷口。結草即河濱。肘後符應驗。囊中藥未陳。旅懷殊不愜。良覿眇無因。自古皆悲恨。浮生有屈伸。此邦今尚武。何處且依仁。鼓角凌天籟。關山信月輪。官場羅鎮磧。賊火近洮岷。蕭瑟論兵地。蒼茫鬬將辰。大軍多處所。餘孽尚紛綸。高興知籠鳥。斯文起獲麟。窮秋正搖落。廻首望松筠。（趙曰。嵩陽潁水。皆在河南。洙曰。謝靈運好登陟。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陶淵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黃曰。此物指彪也。夢弼曰。歷下關西。公言昔與彪相聚之地。趙曰。後漢姜肱。有兄弟四人。居貧作一布被而共之。洙曰。列女傳孟子之母。凡三徙而舍學宮之旁。孟子嬉戲。於是為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夢弼曰。魏曹植字子建。能詩。漢張芝字伯英。好草書。洙曰。薛包事母至孝。凡出入必有時。未嘗違也。至期。母必倚門望之。包必至矣。束廣微補亡。南陔詩。馨爾夕膳。潔爾晨食。逡微。遵揆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後漢志。光武立高廟于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為太祖。一歲五祀。夢弼曰。此謂肅宗重建七廟也。洙曰。左傳。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青龍。乃道家存想之術。周真義人。龍嶠山。見長八子乘白鹿而行。揚雲谷口鄭子真。耕于岩石之下。漢文帝時。河上公結草為庵于河濱。讀老子常）

（熱仕諸大。晉葛洪有將從客數奏。趙曰。內修金丹。官場戍戰。以供軍須也。鶴曰。鎮磧。如北庭都護府有神山鎮。又有小磧是也。夢弼曰。洮岷言臨洮岷山也。李補曰。潘岳秋興賦。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夢弼曰。孔子春秋起於獲麟。葛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以後二句續前二句處甚多。如寄張山人詩。曹植休前輩。張芝更後身。數篇吟可老。一字買堪貧。喜弟觀到詩云。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晴詩云。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閣臥病詩云。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如此之類。多此格。見於謝靈運。廬陵王之墓下詩云。延州叶心許。楚老惜蘭芳。解劍竟何及。撫墳徒自傷。李太白亦時有此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感慈母。是也。）耿偉詩聯句多暇贈陸三山人　一生為墨客。幾世作茶仙。（湋）喜是攀蘭者。慙非負鼎賢。（羽）禁門聞曙漏。顧渚入晨烟。（湋）拜井孤城裏。攜籠萬壑前。（羽）閑喧悲異趣。語默取同年。（湋）歷落驚相偶。衰羸猥見憐。（羽）詩書聞講誦。文雅接蘭荃。（湋）未敢重芳蓆。焉能弄綵牋。（羽）黑池流研水。徑石澁苔錢。（湋）何事親香案。無端狎釣船。（羽）野中求逸禮。江上訪遺編。（湋）莫發搜歌意。予心或不然。（羽）贈韋山人　失意成逋客。經年獨掩扉。無機狎鷗慣。

多病見人稀。流水知行藥。孤雲伴採薇。空齋莫閑笑。心事與時違。岑參詩送劉山人歸洞庭　却共孤雲去。高眠最上峯。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秋盡蟲聲急。夜深山雨重。當時同隱者。分得幾株松。郎士元詩贈強山人　或棹輕舟或杖藜。尋常適（一作隨）意釣前溪。草堂竹逕在何處。落日孤烟寒渚西。王維詩鄭霍二山人　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明主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豈乏林中士。無人獻（一作為）至尊。鄭公老泉石。霍子安丘樊。賣藥不二價。著書盈萬言。息陰無惡木。飲水有清源。吾賤不及議。斯人竟誰論。錢起詩寄任山人　天階崇黼黻。世露有趨蹌。獨抱中孚文。誰知苦寒詠。行潦難朝海。散材空遇聖。豈無鳴鳳時。其如問津命。所思青山郭。再夢綠蘿逕。林泉春可遊。羨爾得其性。孟浩然詩上巳日澗南期王山人不至　搖艇候明發。花源弄早春。在山懷綺季。臨穎憶荀陳。上巳期三月。浮杯興十旬。坐歌空有待。行樂恨無鄰。日晚蘭亭北。烟花曲水濱。浴池逢姹女。採艾值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神。群公望不至。虛擲此芳辰。皇甫冉詩贈鄭山人　白首滄洲客。陶然得此生。龐公採藥去。萊氏與妻行。乍見還州里。全非隱姓名。枉帆臨海嶠。貰酒秣陵城。伐木吳山曉。持竿越水清。家人忘貧賤。物外任衰榮。怨爾耕林壑。高歌

至上京。避喧心已慣。念遠夢頻成。石路寒花發。江田臘雪明。玄纁儻有命何以遂躬耕。劉長卿詩送曲山人歸衡州　白石先生眉髮光。已分甜雪飲紅漿。衣巾生涂烟霞色。語笑廉和萬斛香。茅洞玉聲流暗水。衡山碧色映朝陽。千年城郭如相問。華表峩峩有夜霜。儲光義詩寄孫山人　新林二月孤舟還。水滿清江花滿山。借問故園隱君子。時時來去在人間。韓翃詩送齊山人　舊事仙人白兎公。掉頭歸去又乘風。柴門流水依然在。一路寒山萬木中。盧綸詩贈韓山人　見君何事有愁顔。白髮生來未到山。更歎無家又無藥。往來惟在酒徒間。白居易詩贈王山人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暗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轍。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夭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共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贈王山人　王芝觀裏王居士。服氣飡霞善養身。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唯長鶴精神。容顔盡怪長如故。名姓多疑不是真。貴重榮華輕壽命。知君悶見世間人。　題石山人　騰騰兀兀在人間。貴賤賢愚盡往還。膻膩筵中唯飲酒。歌鍾會處獨思山。存神不許三尸住。混俗無妨兩鬢斑。除却餘杭白太守。何人更解愛君閑。　題李山人　厨無烟火室無妻。籬落蕭條屋舍低。每日將何療

飢渴。井華雲粉一刀圭。　問韋山人　身名身事兩蹉跎。試就先生問若何。從此神仙學得否。白鬚雖有未爲多。權德輿詩揚州與丁山人別　將軍易道令威仙。華髮清談得此賢。惆悵今朝廣陵別。遼東後會復何年。呂溫詩道州送何山人　匣有青萍笥有書。何門不可曳長裾。應須定取真知者。遣對明君說子虛。戴叔倫詩贈李唐山人　此意無所欲。閑門風景遲。柳條將白髮。相對共垂絲。　敬訓陸山人二首　黨議連誅不可聞。直臣高士去紛紛。當時漏奪無人問。出宰東陽笑殺君。　由來海畔逐樵漁。奉詔因乘使者車。却掌山中子男印。自看猶是舊潛夫。張籍詩寄朱闞二山人　爲問朝章東此身。眼看東路去無因。墨陽舊客今應少。轉憶鄰家二老人　贈殷山人　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懷僮身獨隱。寂寞性應便。世業公侯籍。生涯黍稷田。藤懸讀書帳。竹繫網魚船。已種千頭橘。新聞數脉泉。閑遊携酒遠。出語向僧偏。入洞題松過。看花選石眠。避喧長汨沒。違勝即留連。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畊耘此辛苦。章句已流傳。昔[illegible]交游盛。當時省闥賢。同袍還共弊。連轡每推先。講序居重席。群儒願執鞭。滿堂虛左待。衆目望喬遷。才異時難用。情高道自全。是人頻慘澹。球物勢逃遁。達者聞知命。吾生僕禮玄。深藏報恩劒。久絳養生篇。憔悴衆夫笑。經過

郡守傳。夕陽悲舊鶴。霜氣動飢鶉。處士誰能薦。窮途世所捐。伯鸞堪寄食元叔苦無錢。策蹇秋塵裏。吟詩黃葉前。故衣餘白領。廢瑟斷朱絃。志氣終猶在。逍遥任自然。家貧念婚嫁。身老戀雲烟。故遠栖巖鹿。清虛飲露蟬。鄴逃秦谷口。嚴愛越溪邊。霄漢予猶阻。榮枯子不牽。山城一相遇。感激意難宣。　過王山人　每欲尋君千萬峯。豈知人世也相逢。一瓢遺却在何處。應挂天台最老松。　過李山人　遊山遊水幾千重。二十年中一度逢。別易會難君且住。莫教青竹化爲龍。王建詩送山人二首　嵩山古寺離來久。回見溪橋野葉黃。辛苦老師看守處。爲懸秋藥閉空房。　山客狂來跨白驢。袖中遺却潁陽書。人間亦有妻兒在。抛向嵩陽古觀居。姚合詩送孫山人　山翁來帝里。不肯住多時。（一作山人[illegible][illegible]難住世[illegible]多時）塵土衣裳重。腥膻僕隷飢。林中秋不到。城外老應遲。喧寂一爲別。相逢未有期。寄崔之仁山人　百門坡上住。石屋一（一作室）兩三間。日月難教老。妻兒乞與閑。仙經揀客問。（一作仙方揀客示）藥（一作商）債一（一作借）黃金還。何計能相訪。（一作引）終身得在山。　不得之人消息久。秋來體色後何如。苦將（一作偏[illegible]）盃酒判身病。狂作文章信手書。官職卑微從客笑。性靈閑野（一作推）向錢疎。幾時月（一作家）計渾無事。揀取深山一處居。　贈王山人　賢哲論

猶誕。吾宗次定今。詩吟天地廣。覺印果因深。教演師恭敬。名標中外欽。既能施六度。了悟達雙林。　贈張質山人　先生居處僻。荊棘與墻齊。酒好寧論價。詩狂不著題。燒成度世藥。踏盡上山梯。懶聽閑人語。（一作以進人閑語）爭知谷鳥啼。　贈終南山傅山人　七十未成事。終南蒼鬢翁。老來詩興苦。貧去酒腸空。蟠蟄身仍病。騰搏力未通。已無燒藥本。唯有著書功。白馬時何晚。（[illegible]君度[illegible]事也）青龍歲欲終。（星紀[illegible]次之辰）生涯枯葉下。家口亂雲中。潭靜魚驚水。天晴鶴唳風。悲君還姓傅。獨不夢高宗。許渾詩贈山山人　賁酒携琴訪我頻。始知城市有閑人。君臣藥在寧憂病。子母錢成豈患貧。年長每勞推甲子。夜寒初共守庚申。近來聞說燒丹處。玉洞桃花萬樹春。李商隱詩訪白雲山人　瀑近懸崖屋。陰陰草木青。自言山底住。長向月中畊。曉雨無多點。初蟬第一聲。煑茶歸未去。刻竹爲題名。唐詩拾遺趙嘏贈李山人　句漏先生水玉然。莫將八石問群仙。中山暫醉一千日。南苑曾來三百年。碁局不收花滿洞。霓旌欲別浪翻天。何心更愛鴟夷子。頭白江湖棹小船。　覽卷贈張山人　五字誰能擿。一枝猶未攀。始知無價玉。出自有名山。春靜烟花秀。夜深風月閑。如何持高節。垂老住雲間。賈島詩贈牛山人　二十年中餌茯苓。致書半是老君經。東都舊住商

人宅南園新修道士亭鑿石養蜂休買蜜坐山秤藥不爭星古來隱者多能卜欽就先生問丙丁劉滄詩贈顛項山人　浩氣含真玉片輝著書情義入玄微洛陽紫陌幾曾醉少室白雲時一歸松雪月高唯鶴宿烟嵐秋霽到人稀知君濟世有長策莫向滄浪隱釣磯張喬詩贈別李山人　分（一作木）合老西秦年年夢白蘋曾為洞庭客還送洞庭人語別惜殘夜思歸愁見春還知泊舟處沙月自相親（一作滄浪淮嶼處處念滿衣塵）顧非熊詩下第後寄高山人　我家堂屋前仰觀大茅巔潭靜鳥聲異地寒松色鮮人眠覺牖月鹿飲竹門泉多愧隣高隱無成又一年方玄英詩贈許牘山人　才子醉更逸一吟傾一觴支頤忽有得援筆便成章王粲賓可重禰衡爭不狂何時應會面夢裏是瀟湘唐彥謙詩寄徐山人　一室清羸鶴雛孤體和神爽瑩冰壺吳中高士雖求死不那稽山有謝敷高蟾詩秋日寄華陽山人　雲木送秋何草草風波凝冷太星星銀鞍公子魂堪斷玉笛將軍涕自零茅洞白龍和雨看荆溪黃鶴帶霜聽人間不見清涼事猶向溪翁乞畫屏李洞詩贈唐山人　垂鬚長似髮七十色如鷺醉眠青天小吟情太華低千年松遠屋半夜雨連溪（一作唐扶離海日有陷落潮泥）邛蜀路無限往來琴獨携（獨一作白）贈王鳳二山人　山光望鶴信山弟聽鳥占養藥同關吟休恭吝抱甕相逢九江底共到五峯尖頑許為三友羞將白髮誇　贈徐山人　徐生何代降坤維曾伴園公採紫芝尾髮變黃憂世換龍鬢放白怕人疑山房古竹麁於樹海島靈童壽等龜卻數有唐三百載光陰未抵一先棊黃滔詩贈李山人　野步愛江濱江僧得見頻新文無古集往事有清塵松竹寒時雨池塘勝處春定應雲雨內陶謝是前身唐求詩贈王山人　紅藤一柱脚常輕日日緣溪入谷行山下有家身未老竈前無火藥初成經秋少見閑人說帶雨多聞野鶴鳴知到蓬萊難再訪問何方法得長生李建詩贈殷山人　有客抱琴宿值予多恐懷啼鳥拔易斷嘯鶴調難諧曲罷月移幌韻清風滿齋誰能將此妙一為奏金堦劉夢得詩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　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時無事身古老相傳見來久歲年雖變貌長新飛章上達三清路受籙平交五嶽神笑聽鼕鼕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僧皎然詩酬秦系山人見寄　左右香童不識君擔簦訪我領鷗群山僧待客無俗物惟有窗前片碧雲衆妙詩贈王山人　湖上見秋色曠然如爾懷豈惟歡隴畝兼亦外形骸待月歸山寺彈琴坐暝齋布衣閑自貴何用謁天階王周詩會喻岑山人（戊寅仲冬六日）渝州江上忽相逢說隱西山最上峯略坐移時又分

別片雲孤鶴一枝節孺登詩贈侯山人　一見清容愜素聞有人傳是紫陽君來時玉女裁春服剪破湘山幾片雲文苑英華遊李山人所居因題屋壁　世事皆如夢往來或自歌門年松樹老有地竹陰多（集作於）藥債韓康負門容尚子過嫌攏枕席上無那（一作奈）白雲何　送范山人歸太山　魯客抱白鶴別余住太山初行若片雲（一作雲）杳在青崖間高過天門海日近可攀雲生望不及此去何時還　送楊山人歸嵩山　我有萬古宅嵩陽（一作山）玉女峯長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逕蒼蒼横翠微相攜及田家稚子開荆扉綠竹入幽徑（集作挍）青蘿拂行衣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松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復樂陶然共忘機　劉長卿送鄭山人還廬山別業　潯陽數畝宅歸臥掩柴關谷口何人待（一作在）門前秋草閑（一作無）機賣藥罷揮手（一作不語）扶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經（一作過）舍下雲去（一作起）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入白沙渚夤緣三十五里至石山下懷天台陸山人　遠嶼靄將夕玩幽行自遲歸人不計日流水閑相隨輟棹石（集作古）崖口捫蘿春景熙偶因迴州次寧與前山期對此瑤草色懷君瓊樹枝浮雲去寂寥（集作寞）白鳥相（集作來）因依何事愛高隱但令勞遠思窮年臥海嶠永望愁天涯吾亦從君（一作此）去扁舟何所之逍遙江上帆千里東風吹　岑參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三日在學見有高道舉徵　雲送關西雨風傳渭水（集作北）秋孤燈燃客夢寒杵搗鄉愁灘上思嚴子山中憶許由蒼生今有望飛詔下林丘　寄華陰山人李岡　君隱處當一星蓮花峯頭飯黃精仙人掌上演丹經鳥可到人莫攀隱來十年不下山袖中短書誰為達華陰道士賣藥還　送韋山人（二字集作邑少府）歸鍾山別業　旗亭闕書罷（集作析門賓罷復）負笈向桃源萬卷長開帙千山不掩（集作千峯不開）門綠楊垂野渡黃鳥傍山村念爾能高枕丹墀會一論　皇甫曾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迴　千峯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往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一磬聲　皇甫冉送王山人歸別業（集作送元武歸溧山所居）　深山秋事（聞集作意）早歸（集作君）去意（集作復）何如絕露收新稼迎寒葺舊廬題詩即招隱作賦足（集作是）閑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集作續）書　送李山人還　從來無檢束只欲老煙霞雞犬聲相應深山有幾家　顧況送李山人還玉溪　好鳥共鳴

臨水榭幽人獨欠買山錢君爲種得千竿竹引取君家一眼泉　題贈韋
山人耿煒　失意成逋客終年獨掩扉無機狎鷗慣多病見人稀流水知
修（一作行）藥孤雲伴採薇空齋暮還生心事與時違　司空曙奉和張大
夫詶高山人　野客居鈴閣重門將校稀豸冠親發弁藍印織（集作纖）荷
衣生久寒泉（集作竹）點爽談餘暮角微蒼生須太傅山在豈容歸　崔峒送
侯山人赴會稽　仙容辭羅月東來就一官且歸滄海住猶向白雲看猿
叫江天暮虫聲野浦寒時遊鏡湖裏爲我把魚竿　李秘禁中送任山人
（此人自青城獻伏火諸石恩命令於本山更取大還）子去非長遠君恩取
大還補天留彩石縮地入青山獻壽千春（一作年）外來朝數月間莫拋殘
藥物竊欲駐童顏　盧綸行藥前軒呈董山人　不覺老將至瘦來方自
驚朝昏多病色起生有勞聲體（一作條）暖若肌膚藏虛唯耳鳴桑公富奇
術一爲保餘生　戴叔倫早行寄諸山人故山（集作風）曉旅人去天高
秋氣悲明河川上沒芳草露中衰（一作哀）此別又萬（集作千）里少年能幾
時青其（詩選作不知）剡溪路（集作遠心）與謝公期（詩選作聯且寄前期）釋
皎然酬秦山人出山見呈　手携酒榼共書幃迴語長松我即歸若是出
山機更（一作亦）息嶺雲何事背君飛　王建尋李山人不遇　山客長關
少在時溪中放鶴洞中碁生金有氣尋還遠仙藥成窠見即移莫爲無家
陪寺宿（一作冬）應緣將米寄人吹從頭石上留名去獨向峯前問老師
白居易池上贈韋山人　新竹夾平流新荷拂小舟衆皆嫌拙好誰肯伴
閑遊客爲忙多去僧因飯暫留猶憐韋處士盡日共悠悠　題施山人野
居　得道應無着謀生亦不妨春泥秋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風塵少松齋
日月長高閑真是貴何處覓侯王　于武陵贈王隱山人　石室掃無塵
人寰與此分飛來南浦樹半是華山雲浮世幾多事先生應不聞寒川滿
西日空煙鴈成群　賈島送褚山人歸日本　懸帆待秋色去入杳冥間
東海幾年別中華此日還岸遙生白髮波盡露青山隔水相思在無書也
是閑　釋無可送朴山人歸日本　海際晚帆閑應無鄉信僎水從荒外
積人指日邊迴望國乘風久浮天絕島來儻因華夏使書禮（疑作札）轉悠
哉　周賀送耿山人歸湖南　南行隨越僧別業幾池菱兩鬢已垂白（一
作晴）五湖歸掛罾夜濤鳴柵鎖寒葦露船燈此去已無事却來知未能
劉得仁曉別呂山人　疏鐘衆漏盡曙色照青氛樓鶴出高樹山人歸白
雲月盈（集作明）期重宿丹熟（集作秋）約相分羨入秋風洞幽泉小細聞
別王山人　音耳雖（一作耳音遂）自足未足祿榮親尚逐趨時伴多離有

道人山居衣以（集作似）草生計藥隨（集作爲）身不食長無疾（集作病）年知
出（一作過）十旬　贈陶山人　處世例營營唯君縱此生閑能資壽考健
不換公卿藥圃妻同耨山田子共耕定知丹熟後無姓亦無名　送祖山
人歸山　偶來朝市笑浮雲却憶烟霞出帝城不說金丹能點化空教弟
子學長生壺中濁酒看雲飲洞裏逢師下鶴迎料得仙家玉牌上已鐫白
日上昇名　雍陶送山人歸睦州舊隱　君在桐廬何處住草堂應與戴
家隣初歸山犬翻驚至久別沙（集作江）鷗却避人終日欲爲相逐計臨岐
（集作當時）空羨獨行身秋風釣艇遙堪（集作相）憶七里灘西片月新　馬
戴送朴山人歸新羅（集作海東）　浩渺行無極揚帆但信風雲山過海畔（集
作半）鄉樹入舟中波定遙天出沙平遠岸窮（集作空）離心寄何處目斷曙
霞東　張喬題簡山人　名利了無時何人暫詣師道情閑外見心地語
來知竹落穿窓葉松寒蔭井枝匡山許同社頻卜挂帆期　陳陶送謝山
人歸江夏　黃鶴春風二千里山人佳期碧江水携琴一醉楊柳堤日暮
龍沙白雲起　楊夔尋九華王山人　下馬扣荊扉相尋春半時捫蘿盤
磴險疊石渡溪危松夾莓苔遶花藏薜蘿卧雲情自遂名姓厭人知
題鄭山人郊居　谷口今逢避世才入門蕭灑絕塵埃漁舟下釣乘風去
藥醞留賓待月開數片石從青嶂得一條泉自白雲來竹軒相對無閑語
盡日（一作其日）南山不欲迴　高適詩送蔡山人　東山布衣明古今自言
獨未逢知音識者閔見一生事到處豁然千里心看書學劍長辛苦近日
方思謁明主斗酒相留醉復醒悲歌數年淚如雨丈夫遭遇不可知買臣
主父皆如斯我今蹭蹬無所似看爾崩騰何（一作更）若爲　武威同諸公
過楊七山人（得藤字）幕府日多暇田家歲復登相知恨不早乘興乃無憎
窮巷在喬木深齋垂古藤邊城唯有醉此外更何能　別楊山人　不到
嵩陽動十年舊時心事已徒然一二故人不復見三十六峯猶眼前夷門
二月柳條色流鶯數聲淚沾臆鑿井耕田不我招知君以此忘帝力山人
好去嵩陽路唯余眷眷長相憶　宋中遇林慮楊十七山人因而有別
昔余涉漳水驅車行鄴西遙見林慮山蒼蒼戛天倪邂逅逢爾曹說君彼
巖棲蘿徑垂野蔓石房倚雲梯秋韭何青青藥苗數百畦栗林隘谷口栝
樹森迴溪耕耘有山田紡績有山妻人生苟（一作但）如此何必一（一作半）
組與珪誰謂遠相訪曩情殊不迷簷前舉醇醪竈下烹雙鷄朔風忽振蕩
昨夜寒螿啼遊子益思歸罷琴傷解攜出門盡原野白日黯已低始驚道
路難終念言笑睽因聲謝岑壑歲暮一攀躋　贈別褚山人　携手贈將

行山人道姓名光陰蒯子訓才術楮先生牆上黎花白罇中桂酒清洛陽無二價猶是慕風聲　宋王珪華陽集送山人程惟象東歸　君來容京洛奇術世非聞人事固倚伏物情徒糾紛衣霑九門雨夢繞故山雲欲罷怨東去浩歌淮日曛　劉攽彭城集送李士寧山人　帝城車馬日喧喧物外相從意爽然自有藥壺容到客獨摩金狄數流年高秋天幕收零雨清露林風嘯暮蟬曾愧丹砂為狡獪更談滄海變桑田（予嘗訪兩山人有其家耿秉先還山人書能出藥也一人大雪談東海中事甚異）張舜民畫墁集贈杜山人　才疎性懶一微官終日沉埋塵土間安得便為歸去計共君吟詠伴君閑　胡文恭公集贈少室王山人　九嶷秘仙經巖巖玉骨靈内書天上見仙樂帝前聽壺小藏仙界搓高拂斗星華陽陪夜話多是說金庭　中興江湖集金華山人　幽居倚翠巒塵事不相干天地醉來小琴碁靜裏歡雨苔春徑綠風竹夜窻寒若問長生術金爐有寶丹　劉公是先生集浮光山人（居山中與虎豹處相不疑僕有母八十餘）先生方獨住逝與一世辭雖未趁雲霞豈嘗顧喧卑事親止於適接物能不為谷中虎豹多往往行自隨此是真人風何必太古時吾欲從之遊自嫌跛尚非寄心適逍間聊可以相期　張方平樂全集送杜山人（山人山行見虎輒同路而行）

（又名鳳）到不識來處去安知所之野雲同自在溪鳥與誰期虎伴閑行遠猿驚住嘯遲相逢聊一醉重見又何時　送邢適山人　忽悔輕拋雲水來便將鶴去指林齋生涯琴劍外無物日逐醉吟中遣懷舊隱居常因夢到塵遊動是與心乖送君歸自嗟爵沸木葉脫時還計偕　贈邢山人思齊（琴客）夜涼風月靜庭幽松檜陰羽人江外來為我開素琴上清通灝氣太古傳遺音逍遙侔天和虛寂還真心更調三樂曲無惜一卮深胡然憂世患慨歎傷靈襟　送何山人　煙策西歸背九衢錦城春色徧平蕪它年定有乘槎客知是嚴君隱蜀都　余靖武溪集許申工部招九華許亮山人因有和贈　聞說方平鎮住來碧衣曾見立徘徊中真久侍茅君會寄信頻教鶴使催玉斧祖風應共繼瓊酥賓讌更誰陪（南岳夫人傳云夫人王子喬瓊酥淥酒）西山五色從敲得脫略浮名薄似埃　黃裳演山集贈張山人　極數幽人百尺松歲寒枝節引清風世途險易拋身外人事榮枯落掌中藥有靈根秋轉活面多和氣老猶紅行人借問生前事何事天津久未通　蘇頌集送揚騰山人　胸中萬卷書不如一囊錢不見揚夫子歲晚走道邊夜歸空床卧兩手摩湧泉窓前雪花落真火中自然溪然發微潤飛上崑崙顛霏霏雨甘露稍稍流丹田閉目内自視色如黃金妍至

陽不獨凝當與純陰堅一窮百不遂此事終無緣君看抱朴子共推古神仙無錢買丹砂遺恨盈塵編歸去守茅屋道成要有年　文同丹淵集送韓山人　昌黎山人抱藜杖三度訪我於三隅端然入座更誰顧談辯袞袞如流珠靈丹嘗凝日月照至寶自產乾坤爐要行撒起不可遂安得覂駕為飛鳧　送牟太素山人　山人高迹君孤雲聊問太虛求所止昨因臨風起西北翩然遠墮三隅裏攬之不住暫爾去瞬息誰知幾千里東遊必定過洪濛請問無為穴深旨　呂淨德先生集張迪山人　解玉溪頭坐子今四十年塵埃晦閟迹日月改華顛反覆談幽數丁寧索贈篇誰為朱有傳君合附前賢（有成都人祥符天禧中隱於卜）　彭汝礪鄱陽集贈潘山人　病卧滄江側驚逢長者車亦如齊扁鵲能起蜀相如患飲囊中藥功窺肘後書微吟贈行色猶勝百車渠　李覯皇祐續藁送周山人　鬼事無形尚可疑人倫有驗衆皆知武夷山路幾百里歸去西風落葉時　馮楫雲先生集贈何山人　又聞科詔下諸州舉袂成帷盡俊遊汝去為吾推甲乙千人誰是釣鼇鉤　吳芾湖山集贈方山人二首　日者俱云我未歸獨君筭我有歸期仍言不出三秋裏東望家山喜可知　故山久已辦菟裘得去欣聞止在秋涉世安能長戚戚收心只欲罷休休　再用示方人韻二

首　暮年不是苦思歸已約湖山恐失期此意有誰能會得祇應猿鶴是相知　不羨千金紙駭衰只知飽暖度春秋如今萬事皆踰分此外何求更不休　鄭剛中北山集山人　自古山人合在山山人何幸此偷安身閑不束休文帶髮短聊簪子夏冠（亞似子夏也）酒量自來惟恨窄僦居隨分不須寬惟餘骨髓緘封者盡是君恩報荅難　趙蕃淳熙藁贈吳昂山人二首　又是芳菲一番新叙寒依舊去年貧相看不用談餘事且道逢迎有故人　君行足跡遍江南我亦飄零老不堪幸自尊中有醇酎何妨醉倒又空談　留題鄭山人　昔到曾看竹茲來待酌茶林深驚吠犬路曲轉脩蛇愛客自不惡教兒仍足佳半園如可買欲種邵平瓜　江湖後集周端臣寄唐異山人　不見琴詩友相思二十秋能銷幾度別便是一生休未得雲邊步還應雪滿頭何時各携杖竟去會嵩丘　文天祥文山集贈魏山人　君不見而家直臣犯天怒身死未寒碑已仆又不見而家處士泳天遲閉門水竹以自樂雲仍妙叅曾揚訣謂余地宅誰憂劣小煩穩作子午針靈於巳則靈於人　楊誠齋集送楊山人善談相及地理　相人何似相山難慇媿渠儂眼不寒木末涼風無半點何如又欲跨歸鞍　劉宰詩寄陵山人　星冠羽帔盛威儀新納官錢得度歸慚愧三茅老兄弟一生木

食草爲衣同馳詩　耕雲鋤月二首寄句曲山人　買田靈山下石多如羊
群造物爲我耕種之背白雲汹涌初欝欻散漫逐亂亂收歸方寸間吐作
五色文一笑顧妻子未用愁空囷　石田不生禾何以養吾拙中宵披白雲
自起鋤明月明月無珠滿地散霜雪吾鋤不妄揮要使蕭艾別嗜無植杖
翁相對同此潔　黃石翁詩　暮春計籌山中寄句曲山人　松花落粉啼子規
山人燕生春遲遲石泉豈非大韶樂日色猶是鴻荒時藥籃竹枝烟中語
青紙丹書林下詩　應謝錢唐舊知識白雲獨往無還期　趙儀可　青山藁　贈
山人二首　水秀山明幾百年一朝城市化荒烟朱門富貴已如此猶有
人爭舊墓田　谷陵岸谷本何常盡是盤龍夢裏閒欲買一丘埋渾沌却
教世上再羲黃　僧惠崇詩　贈吳黔山人　三年不下岳衣履古苔侵石澗
探幽步風泉得句心　黃猿知日暝青樹覺春深又向南峯住時時許我尋
吳仲孚詩　寄沈筠山人　休説邊埃掃不清如君出處極分明西湖舊有
騷人分南岳新添散吏名吟苦只因聽雨久心閑直待買山成　堂堂京國
誰知己百尺樓空一劍橫　李俊民　鶴鳴集　龜鏡山人陳特發　到勝千歲
龜照勝百錬鏡我默龜我告我語鏡我應龜由是可命鏡由是可聽既到龜
鏡前請向龜鏡問　張敬齋詩　贈楊山人　有客針磁兔秀峯帳松高識可

追風掌中訣是眼中法天上仙爲地上翁不向闤邊求指顧更於何處訪
窮通荷囊金紫無難致莫問肥家金粟紅　王君實　儼軒集　邵武山人楊壽
卿　臨別索詩　楚峯之下有地仙隻手把握山水權青鳥白鶴去不返此
郎高舉指其穴年來海內稱絕倡胖子翛然通意匠巧尋地脉如良醫妙
盡山形如智將高談曾折王侯樓湖海隨身一酒瓢僕痛馬瘦醉不省術
工風姤窮之指龍眠豹伏休分別螻蟻侯王等同穴待儂回向心地初林
下班荆共君説　胡仲弓　葦航漫游藁　贈譚山人　地僻人稀到柴門鎮日
閑振山泥藥窟覓石築經臺野鶴連窠買梅花間竹栽世無真隱者只此
是蓬萊　王元之詩　恭聞仲山人表謝恩儆不違榮侍因成拙句仰紀高風
木赴吾君觀詔徵蒲輪何似板輿榮自期外物長無事誰覺人間已有
名餌木肯嘗鍾鼎味胡蘭應笑珮環聲洛南遣客堪羞死猶望量移近帝
城　姜夔詩　訪賀山人　稻叢茁茁欲齊肩楊柳微微不蔽蟬忽憶石頭城
下路擢花斜壓釣魚船　江湖續集　張煒　懷王山人過越江　王石谿谿噴
泥滑君今懷璞在吟袍快帆聞指西陵去識眼相逢價自高　元吳澄支言
集　贈楊山人　易言山下有火賁沖退溫和生萬類葬書猶與易意同納
人死骨乘生氣苟得其術宜深秘慎勿求人售富貴各有正業惟四民我

食我衣浩無愧　贈曹山人　曹家師範兩劉家一會傳神一撥沙葬法
精工如筆法點情點穴兩無差　劉文貞公集　春訪山人　水漲溪沙便舊
痕幾家籬落住山村綠茵平展苔盈院翠幕低垂柳秋門滿屋烟霞埋醉
夢一壺天地縱吟魂閑身不被儒冠誤贏得朝朝伴酒樽　張伯雨詩　次山
人韻　不能誦詩逆龍鱗不能劇秦而美新既黃其冠宜無用不能貴符
稱道人燕鴻以避春秋社鹿豕與結東西鄰低頭老鶴同飲啄世網當難
宜自珍　王惲　秋澗集　劉山人歌　劉山人黃鬚樸樕衣袖襆著囊藥芨手
自携親詣宮門來省女將軍物色不少差其索后方爭寵嫉被驗吾父已
兵死何物田翁來辱污椒房思過望逐空破悄東歸心痛楚長吁行念樂
天歌不重生男重生女此事到吾爲妄語嗚呼五季皆天民人倫濁亂昧
反親當時乘鑑同一氣天理何有劉山人劉山人莫悲泣使方終老閭閻
貧却免誅夷爲外戚　王山人　較來鍾鼎與山林得失何勞揣評吟靜
對清溪忘俗慮醉逢漁父是知音滿抓華髮長年雪一片閑雲欲雨心臨
水幾堆黃落葉被風吹去任浮沉　王子行年四十餘幽潛心似蟄中魚
倦談時事便情話靜盡靈樸悟理書遇酒祇堪知味止愛吟誰暇計才疎
今冬處置行窩了種竹溪南有草廬　張子淵詩　菊東山人歌　黃華山下

蒼顏翁自云家住東籬東籬根野菊不待種年年看叢秋滿鬚去年花開
金纂纂今年花開大如碗走傍高陽喚酒徒更向南鄰覓詩伴對花把酒
花欲言花言爾曹何太願只今澒洞干戈際胡爲落魄風霜前何不臂鷹
騋射獵奔走笑取金印纍纍大如斗歸來花歌痛飲花前酒山翁對花前
致辭功名富貴胡足奇世間豪華熾如火德薄奉厚俱傾危殷勤勸花酒
花亦爲予壽忘形到花我臨風但三嘆起來傾倒老瓦盆醉即長歌持一
扣吁嗟乎花開花暗秋復秋人生白髮爲花羞我曹相逢強作開口笑醉
歸共挿花滿頭　劉仁本　亦玄集　贈謝玉如山人　三童山外白雲居中有
求仙謝玉如一醉滿斟千日酒半生熟讀五車書丹霞琳館身曾到明月
冰田手自鋤護採芝蘭過澧浦春風香拂舊庭除　馬虛中　霞外集　山人
山人行止在山林生怕侯門說姓名蟲臂鼠肝分得失奴顏婢膝事逢迎
一聲啼鳥湖烟暝滿地落花春雨晴自煑新茶試新火坐看斜日轉窗明
周密　弁陽嘯屐集　寄括蒼山人　遙知深隱處草木亦無塵瀑響千林雨
花浮一嶺春地靈松化石歲久樹成人縱未爲仙去何妨作逸民　范德機
詩集　題沈李二山人談道中　白雲流水兩無情一段忘言盡不成昨夜
天壇明月滿野風四壁候蟲鳴　樓雲山人歌爲錢唐徐叔大賦　徐福

樓船東入海童男丱女容顏改神仙有藥不可求誰道金丹用錢買髯君自是福之孫紫髯揷腮知幾根目光爍爍破鬼膽道氣落落清人魂長軀七尺瘦如鶴三寸鐵冠冠五岳懶騎赤鳳上碧虛要伴白雲卧立壑桃花關頭春樹低尖頭草菴如鶴栖髯君高卧不肯出四面白雲扃鎖䕶床前趨立半窗鬼事衆酸仙作胡語惟底朝來雲不飛桃花一夜飄紅雨藍靜之藍山集寄贈毛包二山人（五代萬越國。王五大前取山地留以云下馬有二十尋不出一十尋不用下馬者。歷八姓幾五百載竟弗克畢。于家傳之。建二朝安居于彼。樹木長茂皆南隣毛包二山人力也。賦詩寄謝仙賊）久閟白雲深試考圖經下馬尋開穴不知凡幾代賈山猶自說千金秋風禁壠增新土春雨栽松接遠林斷壠比隣傾二老長年培護綠成陰藍性之詩秋夕懷張山人　鼓角邊聲壯林塘夜色幽涼風動䟽竹明月在高樓久客形容老孤城戰伐愁不眠懷魏闕長嘯拂吳鈎　寄武夷張郡二山人　天臺峯頂日月轉星渚橋㟝雲烟垂青谿道士騎黃鶴白髮老翁歌紫芝濁酒欲謀他日醉丹砂須作後天期塵埃滿眼不歸去洞裏桃花空夢思　孟貫詩寄張山人　草堂南澗邊有客嘯雲煙掃葉松風後拾薪山雨前野橋通竹逕流水入之田琴月相親夜更深應不眠　國朝顧祿

詩集舟中寄張山人　行舟閑淺沙指點識山家繞屋青山樹當門繫禁花閑心忘歲月逸興眇烟霞應笑途中客流年鬢易華　宋玄僖詩送客山人　北山張鶴久相違城郭黃塵上客衣雨雪虛無知臘盡江山寥落索詩歸梅梁水澗魚龍遠參隴沙乾鳳鷥稀更待明年春草綠相隨湖上踏精禪（吾鄉相傳獨樹書舊有大梅樹。八代其幹斷而爲二其一在郡之高廨。其一在鄞之它山堰。其一留湖中。嘉祐大作之時爲人害。唐知其重雅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曾鶴
圈點監生臣敖河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　九眞

人

唐郎士元詩峽口送友人　峽口花飛欲盡春天涯去住淚沾巾來時萬里同爲客今日翻成送故人李端詩送友人　聞說湘川路年年弔古多猿聲巫峽夜月照洞庭波窮海人還去孤城傷共過青山不同賞來往自蹉跎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燈未滅夢難成披衣更向門前望不辯行人辯語聲庾肩吾詩山中送友人　欲折楊枝別恨生一重枝上一啼鶯亂山重疊雲相掩君向亂山何處行　秋夜山中別友人　獨鶴孤雲兩難說明朝又作東西別知君少壯無十年莫愛閑吟老松月李頻詩送友人之桂林　君居桂林下日伐桂林炊何事東臺樹年年待一枝呂溫詩贈友人　南山雙喬松推本甘千尋夕流青露津朝被青雲陰負雪出深澗搖風倚高岑明堂久不構雲幹何森森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誇淫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盧殷詩雒陽郡西亭贈友人　萍疑風池香滿船楊花漠漠暮春天玉人此日心中事何似來年入市年　雨霽登北原寄友人

稻黃樸樸黍油油野樹連山澗北流憶得年時馮翊郡謝郎相引上樓頭　湖口逢友人　艱難別離久中外往還深已改當時髮空餘舊日心賈島詩清明日園林寄友人　今日清明節園林勝事偏晴風吹柳絮新火起廚煙杜草開三徑文章憶二賢幾時能命駕對酒落花前　二月留別友人　立馬柳花裏別君當酒酣春風漸向北雲雁不飛南明曉日初一今青月正三行行去暮色遠嶽起煙嵐李羣玉詩寄友人二首　野水晴山雪後時獨行村路更相思無因一向溪橋醉處處寒梅映酒旗　花落輕寒酒熟遲醉眠不及落花期愁人想憶春山暮煙樹蒼蒼撩殺時曹鄴詩寄陽朔友人　桂林須產千株桂未解當天影日開我到月中收得種爲君移向故園栽李九齡詩山中寄友人　亂雲堆裏結茅廬已共紅塵跡漸疎莫問野人生計事窗前流水枕前書楊凝詩別友人　儀容鶯危恐傷禽遠樹枝非逢暴公子不敢涕流離詩海繪章高明言送中年于友人　昨夜陰雲透膽寒地爐無火酒瓶乾男兒慷慨平生事時復挑燈把劍看　贈友人　湘陰直與地陰連此日相逢憶醉年美酒非如平樂貴十千不用一千錢宋王安石臨川集寄友人　元微之寄樂天相憐淚詩除非入海無由住縱使逢春未擬休飄然羈旅尚無涯一望西南百嘆嗟

江擁涕淚流入海檀弓王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風吹魂夢去回家平生積慘應消骨劉琨詩序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　中山靖王勝傳衆口鑠金積毀消骨鄒陽傳亦有今日殊鄉又見花安得此身如草樹根株相守盡年華樂天詩在地願爲連理枝亦此意　莊子達生篇忘身也若欣林物蘇東坡集秋日寄友人　柳條風嫋會吟時林下池邊髮齒移別後過從更疎懶暮蟬嘹亂不勝悲陳了齋集寄友人　行人征轡路西東霜葉翩翩舞亂紅曉色冥朦溪淺月陰容黯澹馬嘶風浮生信若萍隨浪遠意徒驚馬在籠萬事欲窮須握手尺書相問愧悤悤張耒崖集暮春憶友人　楊花零落暮春風醉起南軒夕照紅闌倚焦桐坐無語故人相隔海門東鄭獬鄖溪集即事簡友人　門巷偏芳草相期春醉稀可憐雙燕到還似故人歸幽鳥隔溪語落花穿竹飛誰知靜者樂石上枕朝衣　遣興勉友人　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中愁苦身惟有無心消遣得有心到了是癡人周南山房集謝友人見過　歲暮寒風易中人對床誰與話情真平生知我無如子此度相看又隔旬世味慣看如嚼蠟寒窗癡坐正凝塵只今便擬高軒過飲水毋嫌仲叔貧中興江湖集清苑趙氏送古壺與友人　小壺純素無文彩驗是殷商物至今損處怕敲凡手

觸鑄時應有吉星臨文藏厚土金聲盡微貯清泉翠色深持贈高人安几席爲勾古意入新吟　敖氏短歌贈臨安友人　素絲衛塵化爲墨老人雙鬢無由黑俗兒翻手供炎涼惟有君心比霜雪破屋草元風雨寒夢遊帝鄉虎當關枯魚對酒淚濺俎雄劍夜吼銅花乾二十餘家顏色故春心不語絃解語惜君古鏡施鉛華含羞獨泣羅房雨青天中闊多不平少年裘馬多沉星千金無處買俠骨坐念歲月空崢嶸方惟深詩都下寄友人業聚之　朝車皆有從暮轍各有投茫茫聲利區賤客難獨留豈無平生交音容杳南州幽懷欲有訴貊貘不可求追我夙昔懼負于今日遊魏矣尚有適所困非所羞元程禮部集題扇寄友人　山深嵐氣上爲雲樹墜重層畫不分一帶人家新瓦色黃鸝百囀靜中聞王沂伊濱集野田花戲答友人　彼水淨以淥原田美而遐盈盈田中苗的的原上花芳若玄圃雲粲如赤城霞誰令青及腰惻惻行路嗟綠草被汰壤繁花翳塵沙昨隨南畝田今入西隣家嬋嬋閒陵道莽莽接水涯且從事固帶寧謝勸燒畬飛飛媚黃蝶聒聒鬧青蛙無如野田好請予問逢麻陳允平詞　紅林檎近上　贈友人　飛絮迷芳意落梅消暗香皓鶴唳空碧白鷗避寒塘坊他踏青鬪草便放曉日東窗光自懶鮑晨妝誰來弄笙簧　望簾尋酒市肴釣

認漁鄉控持紫燕芹泥未上雕梁想梁園謝館聾花較晚但陪玉樹頻舉觴吳文英詞一剪梅（贈友人）遠目傷心樓上山愁裏長眉別後莪鬟暮雲低壓小闌干教問孤鴻因甚先還　瘦倚溪橋梅夜寒雪欲銷時淚不禁彈剪成釵勝待歸看春在西窻燈火更闌　劉須溪詞（謝友人）老去尚呼張文醉中自惜熊兒越王臺上鷓鴣啼三朝臣不遇無復好文時　情緒幽幽似結鬢絲素處禁吹病來魂不到相思散人腰已散倚杖嘆吾衰（時古悵潘）過眼紛紛蓬集來歸往往紙兒草間塞口捨閒啼提拐都不是何似未生時　城上胡笳自怨樓頭畫角休吹誰人不動故鄉思江南秋尚可塞外草先衰宋謝朓宣城集懷故人　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已間之離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窻時安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唐李翰林集江上寄巴東故人　漢水波浪遠巫山雲雨飛東風吹客夢西落此中時覺後思白帝佳人與我違瞿塘饒賈客音信莫令稀韋應物詩淮上喜會梁川故人　江漢曾為客相逢每醉還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歡笑情如舊蕭疎鬢已斑何因北歸去淮上對（一作看）秋山　悲故人　白璧衆求瑕素絲易成污萬里顛沛還高堂已長暮積憤方盈抱纏哀忽逆度念子從此終黄泉竟誰許一為時事感豈獨平生故惟見荒丘原野草塗朝露盧綸詩赴撫州留別故人　世故相逢各未閑百年多在別離間昨夜秋風今夜雨不知何處入空山　代員將軍罷戰後歸舊里贈朔北故人　結髮事疆場全生倶到鄉連雲防鐵嶺同日破漁陽牧馬胡天晚移車磧路長枕戈眠古戍吹角立繁霜歸老勲仍在酬恩虜未忘獨行過邑里多病對農桑雄劍依塵橐陰符寄藥囊空餘麾下將猶逐羽林郎　送南中使寄嶺外故人　見說南來處蒼梧接桂林過秋天更暖邊海日長陰巴路緣雲出蠻鄉入洞深信迴人自老夢到月應沉碧水通春色青山寄遠心炎方難久客為爾一沾襟韓翃詩河上寄故人　河流杳靄曉天濛水類溼秋烟日暖見吾臺上春深頓項城邊鶯並亂鳴鴻塞花片細點龍泉西望情人早至尤應得醉芳年武元衡詩寒食下第通簡長安故人　柳掛九衢絲花飄萬家雪如何憔悴容對此芳菲節寒食都人重勝遊相如獨自閉門愁嘗聞畫讀因名達君試將余問五侯孟郊詩獨宿峴首憶長安故人　月迥無隱物况復大江秋江城與沙村人語風颼颼峴亭當此時故人不同遊故人在長安亦可將夢求　將見故人　佳人季夏中及此百餘日無日不相思明鏡改形貌算知仲冬時忽有相逢期振衣起躑躅賴

躍天池張籍詩贈故人馬子喬　躑躅城上羊攀隅食玄草俱共日月輝昏明獨何早夕風飄野蓬飛塵被長道親愛難重見懷憂坐忘老　寒灰滅更然夕華晨更鮮春冰雖暫解冬水復還堅佳人捨我去賞愛長絕緣歡至不留日感物即傷年　松生壠坂上百尺下無枝東南望河尾西北望崑崙野風振山嶺鳴鳥夜驚離悲淚貫年節蔥翠恒若斯安得草木心不怨寒暑移　種橘南池上種杏北池中池北既少露池南又多風早寒逼晚茂衰根滿秋容湘濱有靈鳥其字曰冥鴻一拋繒繳痛長別遠無雙　皎如川上鵠赫似澄中丹宿心誰不欺明白古所難懸虛觀皓露酒溫憂顏未念平生意窮光不忍逐淹留徒攀桂延佇空結蘭　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雌沉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天地別豈宜限平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寄漢陽故人　知君漢陽住煙樹遠重重歸使雨中發寄書燈下封同時買江島今日別雲松欲問新移處青蘿最此峯　沒蕃故人　前年戍月支城上沒全師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寄故人　靜曲閑房病客居蟬聲滿樹槿花疏故人只在藍田縣強半年來不得書　逢故人　山東二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事相看摩捋白髭鬚　邊上送故人　百戰一身在相逢白髮生何時得佳信每日算歸程走馬登寒壠驅羊入廢城羌歌三兩曲人醉海西營方玄英詩酬故人陳又都　遠別郡無事重遊似有期半年鄉信到兩地赤心知坐久吟移調更長硯結澌文人才力薄終怕阿戎欺　送鄉中故人　少小與君情不疏聽君細話勝家書如今若到鄉中去道我垂鈞不釣魚許渾詩京口閑寄京洛故人　吳門煙月昔同遊楓葉蘆花並客舟聚散有期雲北去浮沉無計水東流一樽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何處相思不相見鳳城宮（一作龍闕）楚江樓趙嘏詩曲江春望懷江南故人　杜若洲邊人未歸水寒煙暖想柴扉故園何處風吹柳一為南來雪滿衣目極思隨原草徧浪高書到海門稀此時愁望情多少萬里春流遶釣磯張喬詩寄維揚故人　離別河邊綰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遙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東風十五橋李頻詩秋日江上思歸寄故人　蕭條對秋色相憶在林泉木落病身起潮平歸思懸涼鍾山頂寺暝火渡頭船此地非吾土淹留又一年許棠詩留別故人　孫立本不偶非惟今所難無門（一作閑）關共老盡日泣相看鳥長聞鴟鴞花殘（一作愁）替杜丹何人知此計復擬出長安陳陶詩江上逢故人　十年

蓬轉金陵道長哭青雲身不早故鄉逢盡白頭人清江顏色何曾老黃滔詩鍾陵故人　滕王閣下昔相逢此地今難訪所從唯愛金龍貯鶴鵲誰籲鐵柱鎖蛟龍荊榛翠是錢神染河嶽期須國士鍾一觔離魚千古美俊人終少繼前蹤　寄懷南北故人　秋風昨夜落芙蕖一片離心到外區南海浪高書墮水北州城破客降胡玉窻挑鳳佳人老綺陌嘶驄碧樹枯嶺上青嵐隴頭月時通魂夢出來無　周賀詩早春越中留故人　此行經歲近唯約半年迴野渡人初過前山雲未開鴈聲逢燒斷林色映川來清夜廬中客嚴家舊釣臺　留別南徐故人　三年蒙見待此夕是前程未斷卻來約且伸臨去情潮迴灘鳥下月上客船明他日南徐道緣君又重行韋莊詩江上逢故人　前年送我曲江西紅杏園中醉似泥今日逢君越溪上杜鵑花發鷓鴣啼　來時舊里人誰在別後滄波路幾迷江畔玉樓多美酒仲宣懷土莫淒淒吳融詩長安逢故人　歲暮長安客相逢酒一杯眼前閑事盡心裏故山來池影含新草林芳動早梅如何不歸去霜鬢共風埃李建勳詩細雨遙懷故人　江雲未散東風暖溟漾正在高樓見細柳綠堤少過人平蕪隔水時飛燕我有近詩誰與和憶君狂醉愁難破昨夜南窻不得眠閑堦雨滴向燈坐屬霓詩客中逢故人　客愁無次

第相見各依依舊路經年別故鄉何處歸風高寒木落山瞑夕陽微彼此無依倚何人重布衣張洎詩寄故人　潛潛春風花落時不堪愁坐更相思無金可買長門賦有恨空吟團扇詩　符家詩旅夜懷故人　羸形對寒影即此更何親半夜挑前淚窮秋鄉外身兩餘嵐色動風靜月華新故友誰相憶年來入夢頻　僧懷楚詩送新年故人　常聽倉庚思舊友又因胡蝶夢生涯一千餘里河連郭二十六峯寒到家陰晶宜分東旒鴈晴樓高入上陽鶴姜京廟北與君別應笑薄寒悲落花宋眉山唐子西集北歸至廣州寄惠州故人（陳伯脩李文叔朱昭德）歸心如躍馬奮迅不可駐別情如故依已去猶反顧三年擣于社數借柱史書好在五憶孫善保千金軀舊來談天口老去畫地力萬里不相忘寄聲問眠食騎省徐鉉集贈維揚故人　東京少長認維桑書劍誰教入帝鄉一事無成空放逝故人相見重凄涼樓臺寂寞官河晚人物稀疎驛路長莫怪臨風惆悵久十年春色憶維揚　泰州道中卻寄東京故人　風緊雨淒淒川迴岸漸低吳州林外近隋苑霧中迷聚散紛如此悲歡豈易齊料君殘酒醒還聽子規啼寇忠愍公集月夜懷故人　清夜月初滿鮮庭冷更幽梧桐疎影老蟋蟀亂聲秋舊國情何極空江思欲流故人今底處危坐獨凝愁劉攽彭城集

潁水作寄陳州諸故人　不知潁水清如此欲比蓬萊似是非寄見淵魚寧有意往來鷗鳥已忘機濟川便擬風波息洗耳都疑世事違甚悔衡門臨沁水還思冠者試春衣宋景文公集擬西出陽關無故人　雨中柳色醉中迷上馬聲兮散馬蹄陽關門外故人遠獨有殘陽相伴西　鄭獬鄖溪集寄并州故人　年來羈客戚歡遊少對清樽況別愁社裏故人相憶否夜來歸夢到并州　去年寒食柳溪頭着意尋花醉未休今日天涯寂惆帳滿江煙雨弔春愁王安石臨川集戲城中故人　城郭山林路半分君家塵土我家雲莫吹塵土來汚我（王導傳元規塵汚人）我自有雲持寄君（陶弘景詩見定林寺注半分謂半山也）李跨鼇先生集湖上招故人　柳影依窻過荷香拂枕浮雲邊山近雨石下水通秋白藕雜新筍嘉魚落晚釣還同動情興已為補西樓邵子擊壤集思故人　芳酒一樽雖甚滿故人千里奈思何柳按池閣條偏細花近簷楹香更多强祠部集居越歲餘未嘗見江鄉故人今李弟無懷如雄過此相見甚喜扁閒牽成短篇呈之經年大河北終日故鄉心入耳歎吳語關懷慰越吟天寒裘領薄日暮酒盃深早晚論邊策長纓試請擒　新秋夜月寄故人　客心宜靜夜月色潛新秋影落三湘水詩傳八詠樓何窮對酒望幾處擁篆愁君問相思

意隨君萬里遊毛東堂先生集逢故人　落日仍江縣相逢下馬鞍頻憂從者病可柰故人寒老大囊書脫平生匣劒乾長年秖少睡忽漫語盤桓陸放翁詩新歲頗健寄青城故人　黯黯年來痛自鋤似能略契度關書神光出皆夜穿帳胎髮滿頭晨映梳吾道元知非土苴此身那可付丘墟岷山幸有丹爐在青壁何時共結廬　晚歲懷故人　衰鬢白晝無添處病骨癯然欲折時客抱琴來聊瀹茗吏封印去又哦詩山橫城上勢如壓角動樓頭聲正悲零落斷鴻書不到歲殘何以慰相思　對酒懷丹陽成都故人　勞生常美髑髏樂死時卻悔生時錯花前有酒不肯狂回首朱顏已非昨君看古來賢達人終日飲酒全其真世間萬事竟何有金樽翠杓差關身放翁少日無凡客飛觴縱棊皆豪傑清歌一曲梁塵起腰鼓百面春雷發故人仙去蓬萊宮鶯絲鳳竹醉春風石帆山下孤舟雪一段清愁付此翁鄭耕欄先生集訪故人　扁舟載月隨夜風曉到碟源訪老農水背借風鳴活活潤毛披雨綠茸茸竹萌已削瓊瑤白村酒仍沽琥珀濃醉倒田間無一事九衢車馬自衝衝　天寒歲暮兩無聊訪戴那辭千里遠直上溯天三十六馬蹄逐選步瓊瑤曹勛松隱集蘭沖菴中故人寄瑞臨安久思歸夕夢頻愁多雖強醉病苦故禁人夜短無清夢年高嘆

幼身山中有道待雲壑擅餘春呂本中詩祈門道中寄宣城故人四首　去程歸鳥兩悠悠行到荒山儘上頭試問中原何處是只言東北是宣州　風落千山兩夜鳴時因歸夢識宣城欲知歸路行多少已過徽州第五程　宣城人物未全衰四士風流世不知別後略無佳語寄道中纔有數篇詩　詹郎遠氣今誰似李令清言久不聞獨立共傳摩詰像隱居還見伯仁孫張椿齡蒲木集寄故人　浮生難百歲能得幾日月漸缺口中齒將衰鬢邊髮人情不久長歡手成胡越悤悤早歸來從今好休歇袁起巖東塘集寄中都故人　千山疊疊高入天中有縹緲之神仙壁立煙容風虎卧林深洞窟雲龍潛長安詩翁有健筆蜀道客子無新篇尺書萬里寄天遠萬一故人曾我憐文天祥詩寄故人　漢頭濁潦擁魚鰕笑殺漁翁下釣搖棹取扁舟湖海去悠悠心事寄蘆花　愧故人　九門一夜漲風塵何事癡兒忽誤身子產片言圖救鄭仲連本志為排秦但知慷慨稱男子不料蹉跎愧故人玉勒金鞍南上去天高月冷泣孤臣章甫自鳴集寄荊南友人　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害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醞藉柳嬈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憑倚仲宣樓　歸自真州道中用前韻簡諸故人　閑愁生旅懷薄酒安

能陶盡興赴歸期歷歷山路高風雨道傍憩悠然思故交官閑想聚首悵我登頓勞辯論雜嘲諧詩詞兼雅騷人生幾何時容易生二毛方今天子聖登用皆夔皐願君各努力去矣追群豪我生苦畏事屏處如遁逃縱使技癢存敢念麻姑搔陳藻樂軒集夢故人　死生休道隔幽明夢裏相看話舊情幻出他誰真面目莫教總是自心成華趙二先生南征錄華嶽寄苕溪故人　昔年分袂霅江東繫馬花梢撲亂紅解珮送行情怏怏舉盃言別恨匆匆中人以上誰知我北斗以南唯有公此去東關有良便一書無惜慰窮窮　趙希逢和　捋沙聚散易西東覽鏡顏非舊日紅千里傳郵成杳杳百年駒隙去匆匆暮雲杜憶謫仙子夜雪王思安道公秦臺史遷非有罪從來文士例多窮　思故人（予謫建不聞西北故人安否何以詩寄子明於詢諸子動靜）太乙年來落冀并幾多豪傑未成名光天日月寄和玉胡地山川知耀卿盧六驅風能破屋陳三平水可傾城年來幕府勤延攬何事諸兄未有聲　和前韻　握手論懷屢合并自居謫籍坫時名剡溪無路訪安道北海何人知子卿千里憑詩馳意馬一樽猶酒破愁城秋風若有南來雁未忘故人頻寄聲　在建思蜀道襄漢故人　十載無人問益之誰於咳唾覓珠璣兩三千里家何在三十六峯人未歸猜謂

把新能救饑果然畫餅不充饑東川恐遇連宗祖一笑不須論是非　和前韻　縱跡江湖閒所之雄文到處寫明璣詩書未得些兒用豪傑空令衆譽歸千里雲山飛不到寸心日夜愁如鐵幾番清夢隨蝴蝶一覺回來又已非李大隱先生集寄霅上故人　交流苕霅轉城闉尚想汀洲詠白蘋擇勝已居蓮社界歸耕恰及杏花春彫胡飯盎抄雲子膾縷堆盤破玉鱗鮭菜腥鹹何足道未應回首海之濱僧文珦詩重逢故人　不見主公四十秋中間多少別離愁重逢算用傷頭白難得相看盡白頭　曉別故人　別日不易數相逢多故情為吾留一宿同予話三生月印秋燈白霜添夜氣清晨鐘緣底事還又動離聲蘇洞詩思故人　故人不可見書札報平安黃菊誰能折青山獨自青兩生南浦足秋入五湖寬歲晚無多事相看把釣竿徐快詩會故人　江南江北每淹留懶聽寒蟬噪暮秋句東豈能窺鮑謝暗中聊解識曹劉清如老鶴翻秋露快似神駒暮九州只恐蛟龍得雲雨未容蓮社與僧遊　毛郎才湧似潮頭莫比寒虫泣夜秋要上蘭臺揖班馬不緣石鼎玩侯劉定知有道能醫國精舍談禪勘趙州稹我雖無陶謝手尚堪述作與同遊李公明詩遇故人　虛憶桂子打風聲夜酌沉沉夜氣清三十年間不須說可堪相照髮星星馮時行詩贈故人

一日如三秋屬君情所專晨風吹初春繞屋鵲聲乾得非遠物意憐我扶侶單枝晴違君歸一笑不作難起蟄化龍竹消散枯骸酸矯首東山雲行人為我言言君騎紫馬近在十里間漾邊古松髮柳破椽飛殘疾走落中獲歡迎訊平安津津眉間黃顧我一燦然頓云萬貔虎枕戈卧西關元戎坐帷幄花幕清晝閑井絡天一涯可以加飯餐後出摩公詩字字冰雪寒窮探到深溟老語覺險難一讀重驚嘆再讀醒昏頑嗟我平生心文陣無左轄遠拭消滴眼窺此瀛海寬並驅吾豈敢愧負百且千尚能贊祖賦用博沽酒錢日日與君醉高歌易長嘆　再和　煌煌六藝學亢亢門亦專耕道宜有秋而我適早乾跣負日月遠破裘霜雪單誰謂四海寬已覺一飽難夫計望溥領署判手為酸皇家挈天綱昨下如綸言今眼看匠手雌黃英俊閒筆重玉塵動綺叢香鴨殘為國得一人可使天下安當時呼畫師我愧寡不然業勳徑投筆守志甘抱關涯注萬里心東萬老慰閑宜無苜蓿盤可以羞晨餐豈無芰荷衣可以備祁寒天地日添蒼逢辰諒多艱世既不吾與不去良亦艱搖搖故山心長風動旌旗君今門下士良匠滿人寰與我各相去何啻一小千異時白雲底仰君分酒錢留青無相忘勿徒况永嘆孫覺詩寄黃山故人　鬢毛黑漆面如丹曾侍親輿作長官大

祿蟫書身長大。江都入夢沸漣瀾。意中山色經秋瘦。枕底溪聲入夜寒。三十六峯應好在。何年更得上樓看。江湖前集鄭仁叔林中遇故人　雲薄清溪水。天寒黃葉風。撤闌三載別。客路一樽同。舊事如昨日。開年俱老翁。相看今古意。淚冷菊花叢　周端臣二月芳草碧寄吳中故人　二月芳草碧江南。新愁來無数。良辰時佳人。安在故佳人棄我去。杳在天之涯。天涯望不極。叢愁結中懷。羊腸不成歡。玉琴有餘哀。西湖春事深。林花為誰開。折花無所贈。三嗅空徘徊。樓前東流水。湛湛生綠苔。去波日千里。還迭姑蘇臺。憑水寄我思。旦暮腸九迴　李洌新昌逢故人　草縣一相值。忽思傾蓋時。年來無限事。別後幾篇詩。石亂水流急。竹深煙散遲。兵戈方滿眼。我輩欲何之　張至龍寄若川故人　千古長情紙。草斈休談。點石化黃金。秋來圖事方。書騰病後。禪機忽上心。老眼看書嫌字細。乾喉飲酒喜杯深。幾回空撿斑衣篋。望斷白雲天下陰。江湖後集薛嵎入京逢故人　長貧復羈旅。共與十年歡。在世誰無累。如君事獨難。蹤居憐火後。多病卧春殘。縱決歸山計。煙蘿不療寒。江湖續集趙崇嶓故人西南風　故人西南風。遺我一束詩。長哦結幽想。恍惚若見之。游雲靄會宵聚散。安可期。虛空聞妙音。意重千金貲。相思若行月。一夕天之涯。鬧息穿夢魂。碧草春離離　芳庭訪故人　石犄相期久。開尋到野房。春歸芳草暗。雲入楚山長。人影分孫驛。雞聲落曙桑。淒涼千古事。回首兩茫茫　高吉憶瀟湘故人　竹好無多箇。江清不覺深。餘香隨去蝶。軟語愛幽禽。美景翻成恨。經年不寄音。長沙一樽酒。得共幾回斟　曾由基與中朝故人　自憐骨相太遼遠。為米折腰依舊貧。古史多看多警省。新詩愈改愈精神。與游造物真知己。怕說天朝多故人。蘭菊有時忙不得。世間桃李幾番新　李端叔姑溪集解后故人　湖山勝處得君家。懷祖曾於滕上誇。不見多年應宦達。相逢何事卻天涯。朱絃無復來湘水。駿骨分明自渥洼。聞道賢勞多野處。新醅聊寄敵霜花　已將身世等浮雲。又向江邊得故人。數日嗔寒埋雪意。一番佳景為時新。村醪淡薄聊資笑。洞戶深寒自有春。已幸鄰封同寄老。卻應風月費精神　玉臺後詠劉處約下山逢故人　妾身本薄命。輕棄城南隅。庭前厭巧樂。山上采蘼蕪。春風胃鈌袖。零落濕羅襦。羞將顛顇日。提籠逢故夫　雅南集憶故人　可人別我忽徑去。清夜衝寒成獨吟。微風播波木葉下。片雲護月梅花陰。江湖落落世情遠。鬢髮冉冉年華深。却憶河橋送君處。去時楊柳今成林　丈鑑王操喜故人至　地僻無賓侶。柴門晝始開。溪山寒葉落。江國故人來。話舊經霜鬢。論時濁酒盃。相留喜同宿。不寐曙光迴　歸莽麹臺黃昏過亘灘。夜分至湯陰遇故人靳先生　野老愁愁阻我行。行人堅欲進征程。鼓鳴捷徑人知說。石砌為橋馬渡冰。犬吠荒村人寂寂。風生野燒火明明。故人驚破莊周蝶。樽俎歡呼逾四更　漫游集故人曹劾北還滄浪留三宿二首　天涯風雨故人過。對酒悲歌一浩歌。白日霧昏如黑夜。清溪水漲似黃河。陵遷谷變浮槎卷。棟折榱崩壞屋多。借楊山樓臨釣浦。欲呼神物斷蛟鮀　彈冠雅志及芳隣。患難同經更惜神。古道獨行朋友義。今生何減弟兄親。年年送別能堪幾。日日追陪豈厭頻。咫尺又成關塞隔。夢中相訪偏吳閶　詩海繪章夔漸豫章逢故人歌　樂天言日潯陽渚。舟中曾遇商人婦。坐間因感琵琶聲。為託微詞寫深訴。因重佳人難再得。故言何必曾相識。今日相逢相識人。青衫拭淚應無極。我因從官臨川去。豫章城下風帆駐。綃有翩翩畫舸來。斜陽共繫垂楊樹。綠意相近未多時。紅蓮半動聞私語。認得舟中是故人。從人來自韶陽路。采情脉脉不得通。餘香冉冉時聞度。借問舟中是誰氏。長自廣江生覺地。蘇娃從來字小卿。桃葉桃根皆姊妹。十歲清歌已遏雲。十一未領妬桃李。十二能描新月眉。十三解綰烏雲髻。亂花溪上偶相逢。一託深心許為婿。翠鬟曾剪繫平生。暗折金釵為盟誓。無何官難兩相忘。因茲流落來天涂俱

州一夢今何處。風月心情向誰訴。算來爭似不相逢。空感當時無限事。昔日風光曾作主。今日風光如舊路。腸斷江頭夜不眠。風帆明日東西去　白子西寄涂川故人　歲律崢嶸懶寄書。只將心對月輪孤。能移物態惟浮世。不變交情是丈夫。道在黃金如糞土。時來丹桂若桑榆。清朝木立功名了。累向山中老得無　途中逢故人　皇天不虐人。六月必大暑。乘龍懶救物。五穀神乾土。漁陽道中客。筋骨如蒸煮。忽逢君子顏。清風滿襟宇　元劉文貞公集喜故人相看　萬古交遊一片心。朱絃喜復遇知音。淵明元不入蓮社。叔夜如何出竹林。久別幽情詩重寫。平生樂事酒頻斟。留君莫續離騷去。花木陰陰春未深　劉静脩集寄故人　時明延俊秀。獨分光立圃。道德心猶貞。貧窮氣尚存。從容思洛社。親炙憶程門。別後區區意。聊為知己言　淹留之世用。憂戚賴天成。行樂育與在。歸休縞袂輕。終身雖有素。生物豈無情。高詠風雲意。行藏聞此生　山中憶故人　故人南郡去。消息久無聞。瑤草正堪種。白雲誰共分。屋梁驚落月。鵬翼賦垂雲。歲暮一樽酒。高歌如見君　耶律楚才湛然居士集答倪公故人　玉泉回報故人書。聞于參玄著意無。且趁萬松鑪鞴熟。疾忙靠取護身符（一作從明符）　楊仲弘詩懷錢塘故人東庵中父　幾年留滯客京師。每憶江邊話別離

落魄已甘心似鐵蹉跎無柰鬢成絲草玄思苦無人問撣鋏歌長只自悲滿目塞雲飛去盡倚笻獨立更多時郭鼎詩寄故人　壯膽黃金已罄囊天涯失倚漫徬徨三湘不洗塵埃眼百鍊難柔鐵石腸白髮有心清宇宙青雲無路可梯航世間多少調元手誰擘餘光到草堂　送故人　君學屠龍我釣鰲半生塵土不勝勞鍊多未信金能耗困久方知氣轉豪歲月僅他隨過客功名到底屬時髦明朝馬首薰風裏落日孤雲太華高釋圓至詩逢故人　共看咸淳上苑花錦箋綵句敵春華白頭相見鍾陵市我亦如君未有家雲麓文藁寄故人　古人勤問學豈欲矜富贍所貴能踐履言行有實驗衣錦尚以褧雖濬欲無厭膚詞事浮侈口吻徒喁噞嗟予鄙且俗謬學懷鉛槧忉忉慕遠人不謂狂且僭惟道通天下古人奚獨占但當與其進何可自劃塹頃幸得高明狂疾屢蒙砭自從別夫子誰與示瑕玷孤居四無隣覽物徒興念鬱鬱何不樂忡忡如有欠顧彼霜叢菊寒葩為誰艷年華因易往老髮那容染日暮望南山雄峯如抜劍何日又逢君我心殊未歉藍性之詩江上別故人　天涯芳草色對酒惜餘春此日滄江別東風白髮新落花晴傍馬野鳥冷窺人共勉持風紀驅馳莫厭頻汪濟詩寄故人　未未青田鶴忽作籠中鳥蓬萊在何許天涯一身小霜

風卷地寒松月淡雲杪仙猨不可羇長鳴天下曉連百正詩對月懷故人　相思不成寐風露夜漫漫明月此時好故人何處看客愁盃酒盡秋影一燈殘空羨樓前鴈欲飛無羽翰楊弘道小亨集故人　疾風巢再毀烏鵲却飛迴嗟我豈殊此故人安在哉重遭難食厄遠冒畏途來莫問交疏密交疏亦可哀元名賢詩黃子肅尋故人　適興一尋君君家在白雲幽花秋後見落葉夜深聞隨意坐苔石呼童煑澗芹不須談世事詩思正紛紛安敬仲默庵集冬日有懷故人　病鶴孤鳴在九臯虛名多累恐難逃殘陽入谷猿猶見新月穿雲出未高江上尊罏君自適山中泉石我徒勞興來欲駕扁舟去何處滄波有巨鼇周此山集來故人　東林旦氣白清旭含初景空齋松桂幽光動離離影俄聆剝啄音車馬何炳炳我本點世慮脫落如廢井屏迹謝時彥兀坐息造請喜茲共蕭閑妙論得新警夜涼月滿川中流嘯煙艇餘音竭秋風清興與川永　僧舍逢故人　空寂裡栖地蒼然偶盍簪關河千里道風雨十年心歸鶴投松暝流螢度竹深絕憐清夜興話舊不成吟李庭寓庵集三衢道中宿舍禪宮有懷故人　餘霧散平川遠林隱高閣道士出相迎關門松子落故舊值干戈蹤跡應飄泊思君生夜寒坐久衣裳薄僧盤谷遊山詩逢故人　椋食江湖寄歲華

金蘭心契悵詩沙重逢一笑別無語秪道青燈昨夜花虞伯生詩故人　故人為別十餘春夜夢相逢面目真世外音書遺鴈行壁間圖畫潤龍鱗可憐白髮寒仍短待得黃花晚更新誰有高才如宋玉九歌江上樂明神艾性夫詩辟亂逢故人　亂裏相逢各自忙少休松影話凄涼古來尚有種兼處今去當傳辟穀方馬蹴黃塵遮日晴鬼吹青燐隔林光海田未必非天數空對西風老淚滂　國朝祿與權詩集贈故人任至剛　紅顏同交業皓首各離鄉洛下欣相遇江東豈獨忘山風吹短鬢詩卷在行囊此別人千里相看淚兩行釋宗泐全室集故人至　十年吳楚念西東豈謂高談此夕同坐對燈花渾似夢驚看鬢髮已成翁關河阻絕朋遊少天地蒼茫吾道窮西閣小琴閒掛壁且將一曲和松風宋蘇東坡集（菩薩蠻詞）臺辟寄彭城故人　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斷琵琶索沉淚夢魂中覺來眉暈重　華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晏叔原小山詞（桃源憶故人）玉樓深鎖薄情種清夜悠悠誰共羞見枕衾鴛鳳閑即和衣擁無端畫角嚴城動驚破一番新夢窻外月華霜重聽徹梅花弄何澹小山雜著（桃源憶故人）柏堤芳草隨人去洞口山無重數翦朝霞成樹爭晚漁翁住　今人思聽秦人語只有花無今古欲飲仙家壽醑記取

橋邊路賀方回詞（準偉）憶故人　淡妝多態更滴滴頻回盼睞便認得琴心先許欲綰合歡雙帶記畫堂風月逢迎輕顰淺笑都無柰待翡翠屏開芙蓉帳掩羞把香羅暗解　自過了燒燈都不見踏青挑菜幾回憑雙燕叮嚀深意往來却恨重簾礙如何時再正春濃酒困人閑晝永無聊賴厭厭睡起猶有花梢日在李濱老詞（自玉索）春夜懷故人　參橫月落鬧街鼓指楊柳天邊路冷澹梨花啼玉筯五雲芝檢入花磚影穩上鰲頭去吹蘭臺冷秦雲暮玉勒嘶風弄嬌步畫鴈峯前憑尺素壁塵香減詞意蝕靜記得題詩處高觀國竹屋癡語（蘭陵王）為十年故人作　灑簾咽花底寒輕夜月蘭堂靜香霧翠深曾與瑤姬恨輕別雞巾淚暗盡情入歌聲悲切愁愁意欲去又留柳色和愁爲重折十年迴凄絕念誓怯瑤簪衣褪香雲雙鱗不度煙江闊自春來人見水邊花外羞倚東風翠袖怯正愁恨時節南陌阻金勒甚望斷青禽難信紅葉春愁欲解丁香結整新歡羅帶舊香宮篋凄涼風景待見了盡向說劉文貞公集（菊令門）憶故人　春寒薄睡起宿酲生惡枕上家山都夢却東風吹月落　留客定知西閣有漫冷誰問酌別手臨岐曾記握君心真可託（[illegible]）于秋日有懷故人　慎[illegible]句西州賦就登樓懶上樓魂夢不知關塞遠悠悠疎雨梧桐客裏秋　往事

起新愁。九曲回腸不自由見說世間離別苦。休休一夜相思白了頭王文忠公集（心同香）憶故人　蓋世英雄。谷口躬耕商顏採芝。甚野情自愛山林。枯槁髑髏儒。那有廊廟英姿落魄。狂游故人不見。謌謌傳雲酒一色青山外渺無窮煙水。兩地相思　梁京看个分司是鳴鳳朝陽此一時。想朝行鶯避。旁冠繡服。都人爭看玉樹瓊枝。燕寢凝香江湖載酒。誰識三生杜牧之。凝情處。望龍沙萬里暮雨絲絲元遺山樂府（此上山內）鄉寄松前故人　昨夜半山亭下醉。窪樽今日留題。故船直到浙江西水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　世上紅塵爭白日山中太古熙熙。外人初到故溪迷。桃花三百里。渾是武陵溪江湖續集孫義夫訪詩人　得得訪詩仙。平湖水接天。身輕如鶴羽。路遠頁漁船。日上荷擎蓋。春深柳脫綿。遣門人已出。冷漱石山泉元王景初蘭軒集贈詩人劉叔敬　鑾江初識紫芝眉湖海風流氣自奇。玉斧有神修月早。靈槎無力上天遲。樽前風月忘懷酒。袖裏山川得意詩。千古文章心印在。與君深結暮年期唐溫庭筠詩龍尾驛婦人圖　漫笑開元有倖臣。直教天子到紅塵。今來看畫猶如此。何况親逢絕世人崔國輔詩麗人曲　紅顏稱絕代。欲並真無侶。惟有鏡中人。由來自相許杜工部集麗人行（鶴曰明皇時楊國忠與虢國夫人鄰居第。往來或並轡入朝。及大人從車駕幸華清宮。會于國忠第。此麗人行之所以作也）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第三第四語。史周觀切。盡身相見之。自與想像次弟不同耳。此亦所當識也）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㔩葉垂鬢脣。背後何所見。（來肉佳）珠壓腰衱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駝之峯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語特送蕩耕前而肉亦見）犀筯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形容騎貴至黃門飛鞚不動塵自是承務。後來東坡借用貼出又明）御廚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畫出次第宛然。楊花青鳥兩語極當時樓泼如雲衛揚閤合時覺旅挽之盛。作者之意。自不必人人能識也）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此兩語結上。明後來鞍馬。又丞相所寵嬖者。又過秦虢也。意極可想　趙曰。昔宋諸人侍宴曲水。皆以三月三日為節。唐開元中。曲江遊賞莫盛於中和上巳。此所以水邊多麗人也。夢弼曰。蜀葉婦人簪邊花。以翠羽飾。其狀紅識也。腰衱即今裙帶綴珠其上。壓而不舉也。鵲鳥合久稱居某反。雲鬢謂鋪縠如雲霧之垂也。洙曰。漢書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唐書。貴妃三姊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夢弼曰。鬼謂雲鬼。其肴上肉高如峯。言味最美。洙曰。詩執其鸞刀。注。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希曰。漢書師古曰。禁中黃門謂閽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注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注謂淳熬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膋也。山海經注。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首丞相楊國忠也）宋蘇東坡集續麗人行（李仲謀家有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極精。戲作此詩。謝名畫記云。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長史）深宮無人春日長。沈香亭北百花香（續曰。開元中。禁中重牡丹。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移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與太真妃趁賞。李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事見樂史李翰林文集序。老卿唐明皇以外國貢沈香材而作沈香亭）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次曰。孟郊詩。鶯啼燕語春城裏）畫工欲畫無窮意。背立東風初破睡（次曰。溫庭筠詩。背立獸屏下）若教回首却嫣然。陽城下蔡俱風靡（夢曰。宋玉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二縣。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杜陵飢客眼長寒（次曰。杜子美自謂布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奔走不暇。常恐轉死溝壑。可謂飢客矣。人詩云。秋山眼冷魂未歸）蹇驢破帽隨金鞍。隔花臨水一時見。只許要肢背後看（次曰。杜麗人行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心醉歸來茆屋底。方信人間有西子（次曰西子事出孟子）君不見。孟光舉案與眉齊（後漢梁鴻至吳為人賃舂。每歸妻孟光為具食。舉案齊眉）何曾背面傷春啼　趙成伯家有麗人僕忝鄉人不肯開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韻一笑　繡簾朱戶未曾開。誰見梅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兩三盃（世言撥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云陶穀學士買得党太尉家姬。遇雪。陶取雪水烹茶。謂姬曰。党家應不識此。姬曰。彼麤人安有此。但能於銷金暖帳中淺斟低唱。喫羊羔兒酒。陶默然愧其言）莫言衰鬢聊相映。須得纖腰與共回。知道文君隔青瑣。梁園賦客肯言才（續曰。文君司馬相如妻。青瑣。窗名。謝惠連雪賦。梁王不樂。遊於兔園。命鄒生。召枚叟。相如末至。居客之右。先生自注云。卿谷來司義取諸人而已。罪過罪過）姜特立詩續麗人行（和坡公賦周昉畫欠伸內人）畫師不作春風面。豈是玉容容易見。動人正在阿堵中。妙處猶須著欲窮。沈香亭邊初睡起。鬢鬆薄櫳理。欠伸背面故作妍。半露牆頭出兔李。畫成衆目爭回顧。只欠孫娘折腰步。似見不見愁殺人。始是人主腸斷處。愁腸易斷可柰何。古往今來此恨多。君不見李夫人。不肯回身看漢

君又不見楊太真擁行莫戀蜀車塵自古蛾眉多禍國玉顏畫就逆湧神

楊萬里朝天集和姜邦傑春坊績麗人行即東坡集中周昉畫背面欠伸內人東坡賦之韓子蒼又賦之今姜君又賦之予因和姜韻　玉人自惜如花面不許黃鸝鸝見若令畫史識傾城寫遍人間屏與扇春光懶困扶不起吹殘玉笙也慵理是誰背見一梳雲儼月影中描摸李阿昉姓周不娃顏筆端那得運主未無妨正面與渠看看了冊青無畫處古來妍醜如幾何娥毋甘面設人多君不見漢宮六六多少人畫圖杜却王昭君是時當面者寫真却遣琵琶彈塞塵不如九京喚起文與可翁爛醉與竹傳神

徐安國西窓集次韻姜春坊績麗人行　羅屏故掩蓋娥面啼粧生怕旁人見低迷何似葉底花愛惜猶如簾中翁筆端傳寫是誰起不畫娥眉應有理未宜拈出雪中梅猶苦求為道旁李承恩欲覲君王顏背立東風方躊躇寧忍教君正面看祇應無看丹青處明眸皓齒如彼何千金買笑情空多君不見鏡中人對面相逢不識君況復重看舊寫真亦知幻化俱前塵請君退後總看破大自傍觀亦損神

高耻堂存藁杜子美作麗人行譏丞相楊國忠也國忠貴妃之兄近事有相似者以蘇公有續麗人行故作三麗人行　相公列屋芙蓉城煙紅露綠千娉婷朝回迎笑擁前後忽遣嗤集嫌殗脞次曹面作兒見色爭似平康坊裏人連眉倒暈雙鴉鬢臨春望月陽臺雲西湖喧天歌鼓鬧列坐長筵朱紳貴紫衣中使天上來黃封百榼羅前庭海螯江柱堆晶嵬猩唇熊蹯白爭新微哉何曾食萬錢隨美揚家送八珍酒酣自有娛客具非絲非竹非歌聲呼盧一擲數百萬劉毅酸寒何足陳此時相公眼生纈平康一笑華堂春雞鳴鐘動却歸去相公手自與金銀息纏愛結無與比何意一朝遭怒嗔偶緣病起思破悶坐遣花使傳丁寧誰知青鳥不解事還報從人婚水亭立驅百騎捽而至判司姓賞如弟兄同遊七吏俱簿錄一日得錢千萬緡大書明揭令湖曲蘇堤掃迹無路轍風流等相推第一但恐根契查尚倫腥風寒寒塞宇宙萬年遺臭何時洗要當壯士為一洗我老無力覆八溟

中興江湖集趙文鼎麗人行　爽葉山前宮滿遲宮人傍輦持花枝君王喜懃絳仙立殿脚爭畫雙長眉欲把琵琶彈出塞結綺臨春時事改井邊忽見張麗華愁聽後庭歌一再

曹勛松隱集和曾守出後房麗人　方慚座薄頃時流仍見娉婷恰上頭檀口細能哦赤壁羊酪喜為沃清愁當軒妙有眉宇秀列屋尚誰庭院幽頼恨夜深人已醉翔然翠袂撫無由

虞儔尊白堂集和林正甫退思湖上麗人絕句　風前柳逞腰肢活雨後山横眉黛長欲把西湖比西子却成畫餅誑空腸　再和　漢苑梅花粧額半章臺柳葉畫眉長愁因巫峽能來夢莫學蘇州枉斷腸

龔肅詩學麗人行　曲江春濃雲錦爛神仙闕北宜粧面內家車子金連錢十里香風吹不斷虢國秦國真天人酒酣喝住高飛雲疊鼓驚翻波上日黃金賞斷壺中春杜陵飢眼頻偷望不敢近前畏丞相歸來援筆賦新詩詩成不許東風知椎韋麗句照千古想見當年全盛時東歸流水西飛日一夢繁華了無迹江頭宮殿已成塵蔓草寒煙王花碧

元楊鐵崖集麗人行題所藏周昉畫卷　楊白花飛愁殺人美人如花不勝春錦韉馱起雙鳳縷黃門扶飛五花雲白日雷霆夾城道樂遊園裏春正好就中小娣最嬌㜷雌雄雙飛觀者惱瑤池閬草碧雲移草青草軟春不知黃裙有恨隨春水椒房青蠅何處起君不見翠羽颶颶帳一空東方蝃蝀纏紫宮

唐李翰林集代別情人　清水本不動桃花發岸傍桃花弄水色波蕩搖春光我悅子容艷子傾我文章風吹綠琴去曲度紫鴛鴦昔作一水魚今成兩枝鳥哀哀長鷄鳴夜夜達五更起折相思樹歸贈知寸心覆水不可收行雲難重尋天涯有度鳥莫絕瑤華音（齊賢曰吳都賦南榴之木相思樹也士贇曰東漢書何進傳覆水不收宜深思之楚辭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樂府詩集畢耀情人王清歌　洛陽城中有一人名玉清可憐玉清如其名善斜柯能獨立嬋娟花艷無人及珠為裙玉為纓臨春風吹玉笙悠悠滿天星黃金閣上晚粧成雲和曲中為慢聲玉梯不得踏瑤袂兩盈盈城頭之日復何情

玉臺後詠董思恭春日代情人　昔日管絃調將人舞細腰憐知今日恨誰分昔時嬌業妾頻登隴從軍幾度邊可憐香草夜空見落花朝淚滴珠難盡容殘玉易銷憒隨明月去莫道夢魂遙

王維詩羽林騎閨人　秋月臨高城城中管絃思離人堂上愁稚子堦前戲出身侍映户望望青絲騎行人過欲盡狂夫終不至左右寂無言相看共垂淚

楚辭山中人　山中人者唐尚書右丞王維之所作也維以詩名開元間遭祿山亂陷賊中不能死事平僥幸不誅其人既不足言詞雖清雅亦萎弱少氣骨獨此篇與望終南送迎神為勝云　山寂寂兮無人又蒼蒼兮多木羣龍兮滿朝君何為兮空谷文寡和兮思深道難知兮行獨悅石上兮流泉與松間兮草屋入雲中兮養雞上山頭兮抱犢神與棗兮如瓜虎賁杏兮妝殺嬈不才兮妨賢嫌既老兮貪祿誓解印兮相從何詹尹兮可卜　山中人兮欲歸雲冥冥兮雨霏霏水驚波兮翠菅靡白鷺忽兮翩飛君不可兮褰衣山萬重兮一雲混天地兮不分樹曈曨兮氣氳氤不見兮空聞忽山西兮夕陽見東皐兮

遠村平蕪綠兮千里眇惆悵兮思君王建詩醉憶山中人　花開草復秋雲水自悠悠因醉暫無事在世難免愁遇晴須看月鬪健且登樓暗想山中伴如今畫白頭元吳禮部集山中人二章贈方壽甫并寄尊翁存雅山中人兮幽棲渺仙華兮華微水冥冥兮谷淒淒秋莽蒼兮煙霏綠熊兮玄猿吟嘯兮林間楓刀刀兮欲落桂青青兮主寒弔玉女兮寂寞瞻故宮兮嶰屹紛雲旗兮翠鞁儼欲降兮復還復還兮何許愁慘戚兮不得語送滄溟兮白日晝思軒轅兮涕如雨昔越客兮同遊今獨居兮白頭欲往從兮路阻脩倚秋兮弗見仰空雲兮悠悠（粵客謂皋父）山中人兮相羊衣芳蓀兮蓉裳佩飛霞兮憂明璫挾兩驂兮上騤飄絳節兮八荒褰胡為兮石房空原無人兮白雲茫茫山之英兮不來老日暮兮徊徨歸來兮誰語振雅音兮超前人以騁武揮五絃兮松風洗雙魚兮淵中攀桂枝兮長相從我所思兮微茲人其誰同吳萊淵穎集山中人　白日出復沒胡獨勞我生所務在卒歲朝夕強營營當春治農器土脈亦癱盈薄言藝黍稷庶以觀其成涼風忽披拂場圃如坻京凍户猶畝首康衢或歌聲於茲尚不洽野有采色氓毋寧拾橡栗起視床頭餅　貧賤素所有豈辭辛與勤清晨樓下斧往伐西山薪高巖屹巨室蛇虎氣逼人衣裳既不全出入在荊

榛日日一接淅釜甑恒生塵白石幾時爛青煙空滿隣家徒四壁立冬令方行春亦有偓佺子翛然為世珍　歲晚筋力倦長歌守窮廬塵函散綠帙且復少囁嚅文章信小技世故交相驅援書置床上我豈為蠹魚自從童習之白首愈紛如卓彼先聖人欲開後世愚文繡豈不佳輿臺同一軀但當樂道義肯恤吾身癯　去經十數里霜露淒枯田荻笠既掛壁桔槔亦倚垣相從盡隣曲言笑仍喧喧惟此老瓦盆酒漿稍羅前樂何不醉飲而喜鯨吸川有如善泅人觀者乃在船寸心久已醉雙眼方醒然世俗止馳騖悲哉東西阡林希逸竹溪集山村人暮歸　點點殘鴉過孤村帶落暉籬邊閒犬吠山下有人歸遠岫連芳塢長林遠翠微雲深認茅屋風細幾征衣樵唱同尋徑猿驚為扣扉夜深燈火下兒女共依依唐呂溫詩題陽城人　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　白居易詩上陽白髮人（天寶五載已後楊貴妃專寵後宮無復進幸矣六宮有美色者輒置別所上陽是其一也貞元中尚存焉）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同時採擇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吞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皆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

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秋夜長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棲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迴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鞵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粧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天寶末有密采艷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　縛戎人　縛戎人縛戎人耳穿面破驅入秦天子矜憐不忍殺詔徙東南吳與越黃衣小使錄姓名領出長安乘遞行身被金瘡面多瘠扶病徒行日一驛朝餐飢渴費盃盤夜卧腥臊污床席忽逢江水憶交河垂手齊聲嗚咽歌其中一虜語諸虜爾苦非多我苦多同伴行人因借問欲說喉中氣憤憤自云鄉貫（一作管）本涼原大曆年中沒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載遣著皮裘繫毛帶唯許正朝服漢儀歛衣整巾潛淚垂誓心密定歸鄉計不使蕃中妻子知暗思幸有殘筋力更恐年衰歸不得蕃候嚴兵鳥不飛脫身冒死奔逃歸晝伏宵行經大漠雲陰月黑風沙惡驚藏青塚寒草疎偷渡黃河夜冰薄忽聞漢軍鼙鼓聲路傍走出再拜迎游

騎不聽能漢語將軍遂縛作蕃生配向江南卑濕地定無存卹空防備念此吞聲仰訴天若為辛苦度殘年涼原鄉井不得見胡地妻兒虛棄捐沒蕃被囚思漢土歸漢被劫為蕃虜早知如此悔歸來兩地寧如一處苦縛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應未有漢心漢語吐蕃身元稹詩縛戎人李公垂傳曰近制西邊每擒蕃囚皆傳置南方不加勦戮故作歌以諷焉邊頭大將差健卒入抄擒生快於鶻但逢頳面即捉來半是邊人半戎羯大將論功重多級捷書飛奏何超忽聖朝不殺諧至仁遠送炎方示懲一（作徽）罰萬里虛勞肉食費連頭盡被氈裘褐華茵重席卧腥臊病犬愁鵑聲咽嗢中有一人能漢語自言家本長城窟少年隨父戍安西河渭瓜沙眼看沒天寶未亂猶數載狼星四角光蓬勃中原禍作邊防危果有豺狼四來伐蕃馬膘成正翹健蕃兵肉飽爭唐突煙塵亂起無亭燧主帥驚跳棄旄鉞半夜城摧鵝鴈鳴妻啼子叫曾不歇陰森神廟未敢依脆薄河冰安可越荊棘深處共潛身前困蒺藜後鞍杌平明蕃騎四面走古墓深林盡株榾少壯為俘頭被髠老弱留居足多刖烏鳶滿野屍狼藉樓榭成灰墻突兀暗水濺濺入舊池平沙漫漫鋪明月戎王遣將來安慰口不敢言心咄咄供進腋腋御叱般豈料穹廬揀肥腯五六十年消息絕中間盟

會又掐撥眼穿東日望光塞腸斷止朝掠漢鬢近年如此思漢者半為老病半埋骨（一作向）教孫子學鄉音猶話平時好城闕老者儘盡少者壯生長蕃中似蕃悴不知祖父皆漢民便恐為蕃心矻矻緣邊飽餧十萬衆何不齊驅一時發年年但捉兩三人精衛銜蘆塞溟渤　上陽白髮人

天寶年中花鳥使撩花鶵鳥含春思滿懷墨詔求嬪御走上高樓半酣醉醉酣直入卿士家閨闈不得偷回避良人顧望心死別小女呼爺血垂淚十中一得（一作十中有一）預更衣九配深宮作宮婢御馬南奔胡馬蹙宮女三千合宮棄宮門一閉不復開上陽花草青苔地月夜閑聞洛水聲秋池暗度風荷氣日日長看提衆門終身不見門前事近年又送數人來自言興慶南宮至我悲此曲將徹骨更想深冤復酸鼻此輩賤嬪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諸王在閣四十年十宅六宮門戶閟隋煬枝條襲封邑肅宗血亂無官位王無妃媵主無夫（一作婿）陽亢陰淫結灾衆何如決壅順衆流女遣從夫男作吏　杜牧詩贈沈學士張歌人　拖袖事當年郎教唱客前斷時輕裂玉收處遠繰煙孤直緪雲定光明滴水圓泥（去）隼情遲急管流恨咽長絃吳苑春風起河橋酒旆懸憑君更一醉家在杜陵邊　溫庭筠詩彈箏人　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寧王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　皮日休詩奉和風人　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繭薄猶有萬重思　鏤出容刀飾靚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爭柰即闌干　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掛席若不會帆情　陸龜蒙詩風人詩三首　十萬全師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唯作兩岐分　破檗供朝爨須知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　聞道更新幟多應發舊期征衣無伴擣獨處自然悲　曹鄴詩風人一首　旦日思雙屨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瀆難寫是秋懷　庾開府詩見遊春人　長安有挾斜含元勝叢叢連枉歡上馬亂果擲行車深紅蓮子艷細錦鳳凰花那能學噀酒無趣似槃巴　宋王逢泉廣陵集春人　春人風飄喜聚散春筵笑長白日想栁芽嚼雪噴畫寒桃花燒風作春燒春衣少年當酒歌起舞四顧以笑和紅大綠嬾狂未足春更不去將柰何　唐周賀詩送防秋人　匹馬無窮地三年逐大軍再程淮邑遠起帳夕陽曛疊浪行時潋邊笳語次聞要傳書札去應到積東雲　于濆詩秦富人　高高起華堂遠遠引流水糞土視金珍猶嫌未奢侈陋巷滿蓬蒿誰憐有顏子　李益詩贈看花人　長是身今是逢春解惜春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　楊巨源詩和侯大夫秋原山觀征人回　兩河罷戰萬方清原上軍回識舊營立馬望雲秋塞淨射鵰臨水曉

天晴戍閣部伍分岐路地遠家鄉寄旆旌聖代止戈資廟略諸侯不復更長征　鮑容詩擬古苦哉遠征人　征人歌古曲攜手上河梁李陵死別處杳杳玄冥鄉憶昔從此地連年征鬼方父行迷書眉三死戟衣王百戰身且在微功信難忘遠承雲臺議非勢孰敢當落日弔李廣白身過河陽關弓失月影勞劒無龍光去日始束髮今來髮成霜虛名乃閑事生見父母鄉掩抑大風樂徘徊少年場誠哉古人言鳥盡良弓藏　高駢詩歎征人　心堅膽壯箭頭親十載沙場受苦辛力盡路傍行不得廣張紅旆是何人　羅鄴詩征人　青樓一別戍金微力盡秋來破虜圍錦字莫辭連夜織塞鴻長是到春歸正憐漢月當空照不柰胡沙滿眼飛唯有夢魂南去日故鄉山水路依稀　廉氏詩寄征人　淒淒北風吹鴛被娟娟西月生蛾眉誰知獨夜相思處淚滴寒塘蕙草時　元好問詩征人怨　瀚海風煙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一夜清霜滿鏡中　江湖續集張蘊冊陽道中流寓人　異土編茅古刹傍官田種林得沽私自言身健無徭役猶勝平生江北時　僧璧谷遊山集梓人行　南城番市淨土寺雕輪藏成代本寺作送匠人白教士歸肇昌總帥府在肇昌臨洮有帝師堂　古秦山澤天下奇形勢雄壯壓邊陲踈林老樹掛煙雨蟠龍飛躍辭天池乾坤清氣鍾所秀散入梓人胷次詩人脾君不見渭川梓人祖姓白眞采克紹公輸業慘淡遺肖妙入神跨竈衛樓推巨擘古[illegible]城番市寺輪藏雕成獨技萃天關地軸旋轉時花雨顛風亂飄墜吳道筆卽人斤歷世古今稱絕倫比君才能出天縱相望退舍東施顰帝師堂多龍象總帥府多貔貅法王勇將擁戲武猶羨工巧何能儔休誇五鳳樓入目無全牛錦標奪得歸來榛聲名赫奕動地不日飛神州　唐王建詩海人謠　海人無家海裏住採珠殺象為歲賦惡波橫天山塞路未央宮中常滿庫　大雅集陳樵海人謠　海南蠻奴髮垂耳朝朝來貫井堆裏夜出乘魚柏葉收珠寒鏊鏊幽消連錢生綠花切玉鑾刀如切水九譯來朝萬里天北風不動珉玕死　唐具融詩商人　百尺竿頭五兩斜此生何處不為家北抛衡嶽南過鴈朝發襄陽暮看花處無陸死園那覺有天涯隨風逐浪年年別却笑如期八月槎　皇甫冉詩臨平道中贈同舟人　遠山誰辨山南北長路長隨樹淺深流蕩飄搖此何極唯應行客共知心　蘇拯詩漁人　垂竿朝與暮披蓑臥橫楫不問清平時自樂滄浪業長畏不得閑幾度避遊畋當笑釣臺上逃名名卻傳　宋王炎雙溪集漁人　西南月未墜白霧吞青山渡口無人行老漁一身還呵手繫短艇襆衣寒捕魚養妻子

誰謂斯人閑元劉文貞公集漁人　蒻笠蓑衣盡日閑。斜風細雨不相干。幾人名利眉叢窄。一老江湖眼界寬。折葦褷褷懸屬網。枯桑突兀掛魚竿。笛聲喚出山頭月。又載扁舟宿舊灘　撥棹垂竿日日同。藕花叢了荻花叢。朝雲暮雨閑身外。春水秋山醉眼中。十里煙波明落日。數聲漁笛響西風。紅塵不到孤舟上。誰得江湖伴此翁唐劉駕詩樂邊人　在鄉身亦勞。在邊腹亦飽。父兄若一處。任向邊頭老沈彬詩弔邊人　殺聲沉後野風悲。漢月高時望不歸。白骨已枯沙上草。佳人猶自寄寒衣王建詩望行人　自從江樹秋。日日望江樓。夢見離珠浦。書來在桂州。不（一作被）同比目魚。（一作魚比目）終恨水分流。久不開明鏡。多應是白頭張籍詩望行人　秋風窻下起。旅鴈向南飛。日日出門望。家家行客歸。無因見邊使。空待寄寒衣。獨閉青樓暮。煙深鳥雀稀曹勛詩望行人　西北有高樓。聳入空碧。徙倚遍欄干。楊花滿行迹。不見行人歸。但見楊花白。披襟向春風。為我傳消息。春風不見知。此意無人識江湖集姚寬望行人　戍客久不歸。生死關山道。出塞入塞雲。長亭短亭草。夢斷玉堦人。愁深花欲老。庭樹起秋風。寄衣當及早宋張舜民畫墁集望行人二首　望行人。行人在何所。燕鴈不齊飛。參商竟相阻。別以三秋為久。生以百歲為期。不如還家對親戚。浮

名浮利徒爾為　登高恨不高。望遠恨不見。不見遠征人。但見青山晚。今歲偶空回。明年燕又來。燕偶無憑託。何用上高臺宋向滈樂齋詞（吾產宜）望行人　小樓不放珠簾捲。菱花羞照啼粧面。金鴨水沉煙。待君來共添鵲聲生暗喜。華袖輪纖指。細細數歸程。臉桃春色深　雲屏月帳孤鸞恨。香消玉減無人問。斜倚碧琅玕。蕭蕭生暮寒　伏垂雙翠袖。袖薄輕寒透。庭院欲黃昏。凝情空斷魂　國朝劉基覆瓿集望行人　朝聽乾鵲鳴。暮見燈花結。鵲鳴燈結無定期。鏡裏青雲有成雪。人生百歲難長保。天上孤鸞海中老。滔滔逝水不回西。灼灼秋花幾時好。一朝復一朝。一夕復一夕。只恐君心念妾時。妾身已作山頭石清江三孔集孔武仲遇行人　我託南車去。君乘北轡還。相看一夢裏。好入畫圖間何應龍詩行人　柳花吹斷曉寒輕。草色拖裙疊岸青。解識行人今古恨。路邊惟有短長亭　國朝謝肅密菴集送行人蔡英夫奉

旨頒流求國王印寶。就與國王之來享者二人同駕海舟自福建起柁五虎門西疊鼓撾。行人承

詔自皇家。刻金鳥篆頒王號。建節龍驤夏海霞。兩國夷君歸絕島。萬年

天子御中華。預知奉使旋京日。浩蕩秋濤湧月槎顧祿詩送姚原禮行人

天上大行人。趨朝氣象新。滄江相送晚。紫陌正逢春。

御苑聽鶯慣。故程走馬頻。此行將須宴。元作六半白雪廣寬詩寄遠遊人　君此卜行日。離杯惜共傳。東西南北路。一十二三年。雲闊煙深樹。江春浪起船。異鄉那可住。何不賦歸田（劉得仁　司空曙　貫休　尚顏　杜牧　李頻　本參　羊士諤）毛女正美詩贈華山遊人　曾折松枝為寶櫛。又編栗葉代羅襦。有時卻問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宋陸放翁詩湖上今歲遊人頗盛戲作四絕句　龍船看罷日平西。柳暗花穠步步迷。射的山前朱舫小。棋風涇上紫騮嘶　畫船皷吹載涼州。不到三更枉出遊。忽有歌聲出雲漢。誰家開宴五雲樓　翠阜青林煙疊重。朱樓畫閣雨空濛。禹祠西老去蘭亭路。一片湖山錦綉中　臺府官醅歲歲新。蘭亭春勝繞湖春。三山小艇雖堪笑。也向湖邊作醉人　東門外遍歷諸園及僧院觀遊人之盛　馬上哦詩畫醉鞭。東城南陌去翩翩。微風簸水魚鱗浪。薄日烘雲卵色天。陽屋鳩鳴門院落。箏門花裝小樓軒。病來又已踈杯酌。春物撩人又破禪章忠恪公集紹興府寒食湖山遊人　江南春色勝常年。蠶婦耕夫笑語妍。日永湖山縱遊展。夜深簫鼓更划船。羇人半作吳儂語。驛客休吟楚些篇。服飯招尋有長第。曾移豈樂到蘇燕方秋崖集次韻兩阻

遊人　村塢花飛片片紅。橫遭濫雨又慳風。無何春事三分過。不肯遊人一笑同。翁勝園林唯我輩。儻來軒冕付諸公。煙雲兩後亦堪醉。莫把聖賢時一中劉攽彭城集陽翟賈人歌　潁川陽翟趙鄲鄭。大衛如砥車班班。重裝富貴名游閒。輕紈寶玉高若山。關西王孫龍虎騙。此中奇貨奇可居。千金入秦藉短策。立談須臾分王符。華陽松柏成高丘。奇陵蔓草令人愁。沉沉相府士如市。山東共事河南侯項安世詩都下次韻謝松陽沈術人二首　向來定遠太平平。自賦銀袍五百英。肯踔不堪誇試膚。為才無復近鄉評。重探虎穴類何孕。忽見稽山眼暫明。頗有東陽老居士。相逢一笑又詩成　下簾讀易沈君平。老向人間識世英。戲把年齡聊復問。從來富貴不須評。聯翩詩筆豪豪甚。矍鑠精神願盻明。我欲求田古松邑。君言此計幾時成江陵贈蒲術人　未赴成都夫夢到。從逢蜀客便心親。江陵一見蒲居士。似向嚴家訪阿遵次韻謝尚書送曾術人　淡墨當中印八神。衆星環斗象秋旻。逢人只說忠和孝。莫道嗚珂與曳紳黃勉齋集讀人　監謗兆周蠹。偶語擯秦亡。古風下剝上。國步安且強。清康紛不齒。燦畫起餘殃。惜哉天子明。未免讒言傷。讒者亦何為。君子名愈彰劉後村集匡人一首　匡人不識夫子。往往發其詞中。但有深衣吉纘。元無寶玉大

弓北來人二首　試說東都事添人白髮多殘闕殘石馬發殿泣銅駝
胡運古難久邊情易說淒涼舊京女粧髻尚宣和　十口同離北今成
獨為飛飢鉏荒寺采貧看陌畜衣甲第歌鍾沸沙場探𢡟稀老身閑地死
不見翠鑾歸　主人六言一首　幽子多棲白雲主人或混紅塵有時鼻
涕擇菜有時丫髻負薪盧給詩逢病軍人　行多無力住無根萬里還鄉
未到鄉逢多哀吟古城下不堪秋氣入金瘡宋元憲公集宗人誠見過與
（十同年推弟時從至法大官）慈恩題墨七彫年歲雪相逢倦客天男子諸
曹羞會課尤莿無戍欲歸由支占後笑餘粮象書入窮愁有剩篇閑道漢
家求失職（時祁祀大忠船洗依艤）可能梁甲信灰然陸放翁詩次金溪宗
人伯政見寄韻　道義流聞意已傾豈知晚歲託齋盟六經日月未嘗蝕
千載源流終自明汝水家家書有種吾宗世世士知名讀君長句還增氣
谷耳那聞韶濩聲歐陽公集樂哉襄陽人送劉太尉（諸本無此二字從廣
一作景元）赴襄陽　嗟爾樂哉襄陽人萬屋連甍清漢濱語言輕清微帶
秦南通交廣西峨珉羅縠纖麗藥物珍枇杷甘橘薦清樽磊落金盤爛璘
璘槎頭縮項昔所美黃橙擣（一作搗）虀香復辛春雷動地竹走根錦苞玉
筍味爭新鳳林花發南山春掩映谷口藏山門樓臺金碧瓦鱗鱗峴首高

亭倚浮雲漢水如天漲活活斜陽返照白鳥孳兩岸桑柘雜耕耘文王遺
化已寂寞千載誰復思其仁荊州漢魏以來重古今相望多名臣嗟爾樂
哉襄陽人道扶白髮抱幼孫遮迎劉侯朱兩（一作望朱）輪劉侯年少氣甚
淳詩書學問苦寒士蹲俎談笑多嘉賓往時邢治（一作臺）有善政至今遺
愛留其民誰能持我詩以往為我先賀襄陽人晁景迂集高郵人物絕句
二首　高郵崔監簿詩書筆力雄豪與世疎不是魏公公道在定垂白髮
老菰蒲（崔伯易）高郵年少有王令豪氣英才海內無當日談兵今可用
只愁遺像是儒（王令逢原）李莊簡公集恭人二首　褰帷虛見更停輪
渺渺旌麾入瘴雲異境畫悲詩寫去郡僚爭喜得新聞　桄榔林裏便為
家白首那曾識使華莫說蠻村與黎洞郡人觀觀亦咨嗟李公明詩大安
人至　凍雨雜零霰柴門不敢關持來一片紙說自大安來元帥方歸洮
邊書又報階急寒再三開老弟幾時回接祠部集離京兆日獨里人業寧
舉秘丞胡從道戶曹遠餞至長樂坂　兩經辟命往秦關有龍東隨棚國
送物態當時須附後人情今日有無間青門雨送歸行色白酒風吹上別
顏相見去留終不改祇應同里與南山王安石詩秋枝如殘人　秋枝如殘
人顏色先憔悴（此詩言貞衣吉息之理）（至然此秋仁咎洋畔作[illegible]）

（杜甫傳許奇彼酒爍人注爍肉也）微寒吹已空性命一何脆（李令伯表人
命危淺）寧當記疇昔頹葉相嫵媚（陶詩灼灼嫵媚花不久當如何）歲行雖
使然好殺豈天意（言天至秋雖有殺豈天意知物之意反獲此詩意必是
舉朝爭新法時所作）衆人紛紛何足競是非吾喜非吾病（曾子固南軒記
云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
也彼何損於我哉孟公與子固所論大抵皆爾）頌聲交作莽豈賢（漢書帝
實政自奔出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變見民怨莽亦不能文也）四國流
言旦猶聖（小雅狼跋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
不失其聖也）唯聖人能輕重人不能銖兩為千鈞（不逃一貫）乃知輕重不
在彼（聖賢不恤毀譽惟自修而已曾子固云云）要知（一作之）美惡由吾身
（後漢書仁義豈有常蹈之
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

九眞

人

宋歐陽公集歸自遼（憶離人）何處笛。深夜夢回情脉脉。竹風簷雨寒窻隔。離人幾歲無消息。今期白不眠。持地重相憶。張横渠集候人　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根斧竟（一作競）朝隮。擧如趨利青冥上。（一作外）不念幽閨李女飢（一作嗜。蠕蝀朝隮。亦止朝卄而巳。無他義）許綸涉齋集次外舅遣侍人韻　閩中蕭相國。江左管夷吾。人仰南山石。心具赤水珠。登臨捐妓女。書札付官奴。妙得安心法。繩床底用蒲黄裳演山集戲贈席上侍人　遇歲不得餐邊霜。空憶揚州一覺長。不學牧之狂可笑。紫芸且贈紫微郎。唐王維詩江上别流人　以我越鄉客。逢君謫居者。分飛黄鶴樓。流宕蒼梧野。驛使乘雲去。征帆沿溜下。不知從此分。還袂何時把。王建詩送流人　獨向長城北。黄雲暗塞天。流名属邊將。舊業作公田。擁雪添軍壘。收氷當井泉。知君住應老。須記别鄉年。古今詩話項斯寄流人　毒草不曾枯。長流客健無。霧開蠻市冷。船散海城孤。象跡頻經水。龍涎遠護珠。家人秦地老。泣對日南圖宋劉攽彭城集京北流人　嗟爾流人亦可悲。白頭老叟抱中兒。不羞遠作投荒客。自恨生逢外户時。魚失江湖相煦沫。鳥困籠檻苦啼飢。鄉園日日生荆棘。說似傍人猶涕垂李覯皇祐續藁送流人　人情自古怕邊移。更去南方路險巇。從此異鄉誰是侶。只應明月解相隨元藍静之詩問流人　道傍辛苦問流人。非罪相看誤此身。何用老成徒取辱。父知温飽不如貧。衣裳具穢沾床汗。枷械拘攣滿面塵。不自我先休嘆恨。周餘靡有孑遺民　悲流人　為農未免租調癥。從軍可避刀箭痕。布衣一日任民社。鞭撻不救肌膚完。足兵足食萬世計。征衣戰甲無寧歲。但知城郭倍光輝。誰問閭閻父渴嘆。深機巧宦何為者。恭虔施民自覓假。山頭白石城下泥。巳有行人先問舍。前車後車相繼摧。滿山枯骨白成堆。嗚呼古人不可作。自書下考眞賢哉宋蔣竹山詞（昭君怨）賞花人　擔子挑春雖小。白白紅紅都好。賣過巷東家。巷西家。簾外一聲聲叫。簾裏鴉鬟入報。問道買梅花。買桃花。李方叔濟南集嗟美人詞　樞密直學士劉公希道。父遷於外。元祐天子。方欲大用於朝。而公薨。余心哀之。故作嗟美人詞以弔之　嗟美人兮何之。撫千祺兮增悲。咎司命之匪仁兮弗庇下民。故嗇數於令人兮俾弗儀乎常奇。既閟端之引大儀。柅止而縶維。仰天衢而

頫騁兮若為惠之罔愁。嗟美人兮懷思。閟靈脩而自珍兮。寧無姚而倚卬。彼鶗鴂之早鳴兮。欲衆芳之隕衰。亮汝懷之匪良兮。吾佳卉之具腓。靈芝皇恤汝以自芳兮。亦三秀而呈姿。候蟲呻吟而號秋兮。燿燿夕飛而流光。蛟角翼而虎嗟兮。或負岳而成雷。俄歲運之徂征兮。僕爾齡之幾何。彼大椿之先秋兮。意松柏之後凋。獨歲寒之太甚兮。雪霜窘而頫戚。春歸來兮暘谷温。條風發兮百卉菲。土泉閉兮雀寵。獨玄黄兮就萎。委長年兮淵淯。匝初頫兮弗辰。感佳時兮嗟美人。蛻遺榮兮上賓天。我顯天兮九閽。如可續兮百身草堂詩集楊冠卿美人隔秋水詩　美人娟娟隔秋水。寂寞江天雲霧裏。中間消息兩茫然。咫尺應須論萬里。多病馬卿無日起。青眼高歌望吾子。安得送我置汝傍。撰環結佩相終始宋蘇泂詩美人　美人隔秋水。别我今何時。晨興念良覿。路遠莫致之。安得雙翅翰。飛去東南陲。夫心菖蒲花。白首以為期洪平齋集次李公謹美人行見寄　梨花深寂摽花闌。雨鳩晴鳩兩關關。越王樓下春事繁。有美一人心獨丹。欲往從之隼我頹。無緒段兮為君懽。予覘夜嗥手闌干。江草岩色江波漫。芙蓉城頭芳露乾。有美一人擁朝寒。欲往從之解肉酸。無桂棹兮揚君瀾。牛頭撥雲尋懶殘。牛背落日人空還。短笛尚數湘妃班。好春未必天能慳。東風到處如家山。白髮相對毋永歎。荼蘼結架三百間。爲君醉倒騎旁觀元趙子昂詩美人隔秋水　美人隔秋水。咫尺若千里。可望不可言。相思何時巳。庭樹多落葉。日夕秋風起。我今年巳衰。素髮擁兩耳。回思少年時。容顔若桃李。美人何當來。一笑懷抱洗。未見令我思。既見胡不喜宋林希逸竹溪集歸人爭渡喧　野外炊烟起。沙邊帶日明。歸村人合遝。問渡晚喧爭。暝色催行客。長江阻去程。帆輕斜照影。語雜遠聞聲。隔岸招尤急。栖鴉過亦鳴。茅簷何處是。兒女想相迎。稚南集陳櫟歸人　天外歸人盡。雲邊信馬過。若爲成訖了。不敢問如何。兵氣剃揚久。春光許洛多。書生窻下老。蒼蘚上庭柯　國朝顧祿詩晚出淞城候歸人　獨騎羸馬出城闉。晚向官亭候遠人。江霧不收凖欲雨。野煙初起半隨雲。白龍去後潭俱涸。黄大歸來塚尚存。最怪此時蕭索甚。一尊誰爲接慇懃宋僧文珦詩有美一人行　有美一人閑且都。天然自與常人殊。奔逸絶塵遺步趨。宛在大海之東隅。珠宫貝闕非凡居。紱綃被體雲霞裾。朝乘一鶴莫雙鳧。往来圓嶠仍方壺。所交皆古真仙徒。赤松羨門及麻姑。共論妙道得道樞。天地萬物指馬如。人間歲月良易徂。别来眼暗齒髮殊。山可泐兮海可枯。相思之念無時無。示好亦有明月珠。藏之懷袖不敢沽。隻欲致之之飛兔。側身東望空踟躕蘇泂

詩科年人　來車去馬紐紛紛歲歲年年不憚煩科得老人山上去一番
兒女各當門　小年鄉躅隨羣隊長大悲傷怕物華蕤能天香來影室不
行人事便歸家王魏公集捧香人　綺席延佳士香來似有情當年設拱
默終日貫㩗擎偶以朱藍借還因刻畫成猶勝海上客逆臭了平生元王
君貫雕軒集枕上後用道閒鄉字韻呈同人　爆竹聲中度歲忙椒花杯
上換春陽欠書元日神茶帖又看新年傀儡場客枕方酣千里夢朝靴正
踏五更霜主翁須要惺惺在富貴何如歸故鄉丁復檜亭稾贈縫人　九
官各讓德不聞陶虞時稼穡命后稷典樂咨伯夔掌教困在契職工乃爲
垂益使掌山澤讓朱虎熊羆咨繇愼恤刑所以佐治之禹獨明五服采色
在彰施山龍七政繪藻火粉米絺由之自軒轅製用易井皮彩亘億兆歲
所以資禮儀袞旒正斧扆垂拱安無爲天下盛觀感於變風乃丕周官備
縫人至意良在茲玄紞與紘綖王后夫人宜自命婦以下朝祭適參差後
夫以藝專而乃別賤卑國初具六官百工相師師金玉雖異局銜秩並三
司子孫世其官庭階足蘭芝彬彬臺省中頗愧老書詩書詩宜不好錯置
行與知我知爾不能爾行我乃奇嗟哉聖人學而肆巧與耿士行苟茂裂
我且謂士衷士衷上乃慧曷敢賤視其早信遠珪幣執忽褁予冀客冠不

勝贊我髮短於緣郭昂詩洞人二首　犯獠猫擂蟹犯拎中原有耳罕知
名肌膚垢膩斑衣短語話鈞轄健足輕鐵鬼形骸元蹭蹬餞很情性自狂
獰我來未解公參禮適看庭前品竹笙瞷叔元無骨肉情隨身乃弩日爲
生婚姻野合非媒娶蛙鼠珍藏待客烹棺槨錦纏高樹葬驊騮偏坐實數
行古今多少牢籠手誰果能將禮義平　程禮部集贈地理人金大成三首
幽居南山陰覩友少經過客從何方來飄然歷山阿清懷堪氷雪傑論如
懸河直惟新知歡慰此離索多悲哉郭景純高名何我我青囊八篇書至
理妙不差後來廖孫徒䏏綖得天和世俗逞私見紛紛亂真說之子有妙
識吾當爲渠歌　擾擾塵世人茫茫古先客生無可稱善死去復何益遺
骸入空山托體同土石松楸立翁仲奄忽生荊棘墟墓無人行但見狐兔
迹當時千金軀一笑化枯腊來者雖可期往者已足惜營營求佳城曷若
保令德　我有一壺酒寄懷在雲林雲林不可招邈然成孤斟良友念我
勞寄書遠相尋寄書何足言故意亦以深金仙抗高懷臨風鼓瑤琴琴聲
清且閑滿坐無知音南山有孤松上有五彩禽我欲攀其巢援琴和幽吟
時節且未得期君當重臨　樂府詩集夏人歌二首　尚書大傳曰夏人飲
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而歌曰盍歸乎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

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善何不樂兮薄湯之都言當歸湯
也韓詩外傳曰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羣臣皆
相持而歌　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于亳亳亦大兮樂兮樂
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　越人歌　劉向說苑
曰鄂君子皙泛舟於新波之中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畢榜枻
越人擁楫而歌於是鄂君乃揄脩袂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楚王
母弟也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
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知
不知　高陽樂人歌　古今樂録曰魏高陽王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騧
蓋出於此　可憐白鼻騧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畫地作交賒何處諜
騧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　吳人歌　晉書曰鄧攸爲
吳郡守載米之官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及去郡百姓數千人留牽
攸船不得進乃以小舟夜中發去吳人歌之　紞如打五皷雞鳴天欲曙
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徐人歌　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聘晉帶
寶劍以過徐徐君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季子未獻也然其心已許之矣使
返而徐君已死季子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徐人乃爲之歌　延陵

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丘墓元危素詩徐人歌　季子有劍秋
水色徐君見之惜不得徐君墓上紫草寒季子解劍掛樹間一死一生見
交誼嗟哉延陵吳季子唐古之奇詩秦人謠　微生祖龍代却思堯舜道
何人仕帝庭拔殺指佞草姦臣弄民柄天子恣哀抱上下一相蒙馬鹿遂
顛倒中國既峨蕩骨肉安可保人生貴千壽吾恨死不早宋司馬溫公傳
家集秦人　楚旗獵獵蓋山紅回首咸陽一炬空惆悵秦人虛用意幾年
辛苦得山東樂府詩集梁徐摛胡無人行　古今樂録曰王僧虔技録有
胡無人行今不歌　刺擿登曾殿擁絮拭胡枚猶將漢閣曲誰忍秦氈房
遙憶甘泉夜闇淚斷人腸　梁吳均同前　劍頭利如芒恒持照眼光鐵
騎追旄虜金羈討點羌高秋八九月胡地草風霜男兒不惜死破膽與君
嘗　梁徐彥伯同前　十月繁霜下征人遠鑿空雲摧錦更節海照角端
弓暗積埋砂樹衝飈卷塞蓬方隨膜拜入歌舞玉門中　唐聶夷中同前
男兒徇大義立節不沽名腰間懸陸離大歌胡無行不讀戰國書不覽黃
石經醉卧咸陽樓夢入受降城更願生羽儀飛身入青冥請携天子劍斫
下旄頭星自然胡無人雖有無戰爭悠哉典屬國驅羊老一生唐李翰林
集胡無人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齊賢曰出自薊北門行）

曰嚴狄筋竿勁虜陣精且強注竿箭幹公旦切士贇曰梁元帝纂要冬月厲風嚴風寒周禮冬官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馳照詩何用獨精堅古詩胡馬休北風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票姚齊賢曰史記闕頗之後漢馬十萬騎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翔方之巡武帝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使郭吉風告單于此漢兵至盛也亦未至三十萬而太白云爾豈合步騎言乎抑討祿山之師自有三十萬乎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病為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匹妙切姚羊召切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票姚之字耳今讀書者音飄搖不當其義詩人狠於韻既有二音○始從其一○士贇曰票姚字音杓見第五卷塞下曲第三首末句下註流星白羽腰間插劍花秋蓮光出匣齊賢曰陳孔璋牋曰飛光流星注言光也家語曰白羽若月○上林賦曰彎蕃弱滿白羽士贇曰魏文帝典論選蘇良金命彼國工精而鍊之淬以清章光似流星名曰飛泉崔豹古今注吳有白虵紫電辟邪流星青冥百里六劒吳越春秋秦客薛燭善相劒吳王取純鈞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水溢於塘郭元振劒歌珫璫匣渠吐蓮花錯鏤金裝主明月天兵照雪下玉關虜箭如沙射金甲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士贇曰西域高昌傳正觀四年侯君集討定高昌先是國謠曰高昌兵如霜雪唐家兵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幾何不銷滅東漢西域論曰臨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門陽關者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文選宮論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入月敵可摧敵可摧旄頭滅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酉陽雜俎曰太白聞祿山反作胡無人詩曰太白入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士贇曰此詩必作於上元之間按太史之占而言也按唐書天文志上元元年五月癸丑月掩昴占曰胡王死三年建子月癸巳月掩昴出昴北八月丁卯又掩昴後漢天文志曰太白主金婁胃昴畢觜參又主邊兵又音天文志曰昴七星又為旄頭胡星李白既言之以太白也自茲數年之後安史相繼滅亡戡撥兩京即此詩而驗諸史蓋可知矣○履胡之腸涉胡血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士贇曰劉向新序曰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樂羣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主死猶未可知也其難仁義則遠矣或曰紫塞者岱山有紫穉城○城傍有草○草主紫色○故曰紫塞胡無人漢道昌士贇曰左傳子母謂秦無人○漢文叙傳曰登我漢道○武帝制四寇明寔昌之道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一本云無此三句者是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誚矣東坡云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己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潁濱直致識焉是亦足以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削去飛人具正法眼藏者必家賞音

僧貫休詩胡無人

霍嫖姚趙充國天子將之平朔漠肉胡之肉燼胡帳幄千里萬里唯留胡之空殼邊風蕭蕭榆葉初落殺氣晝赤枯骨夜哭將軍既立殊勳遂有胡無人曲我聞之天子富有四海德被無垠但令一物得所八表來賓亦何必令彼胡無人

宋張舜民畫墁集胡無人

洛陽一少年善達古今事意欲讓單于慨然陳五餌書時長老以為笑今日施行獲其利信哉敢謂胡無人歲歲叩關來請吏

薛季宣浪語集胡無人行

胡無人今非無人銀山蹀躞胡馬羣甲光射日開金鱗續長蛇兩旌填雲轟庭雷鼓聲轔轔柔然之地渾田輪傾河難石居遠邏浩歌但來蛙北鄰台登函國公當闌帝祀文作滇滇君高牟徇食吳將軍胡兒弧矢非周身控弦雖多將累人狼跳鳥擊虛遊魂驕矜一息為熾塵景雖井底蛙獨尊餘俠積惡天公嗔胡無人聞不聞衛青去病遠已陳實侯乳臭椒房親胡無人燕然錯落銘王勲

唐吳融詩箇人

嫋嫋偃盈盈何年墜玉京見人還道姓羞客不稱名故事諳金谷新居近石城臉横秋水溢眉拂遠山晴粉薄塗雲母簪寒插水晶佳來兩槳送怕起五絲縈髻學盤植綰珠泥轉成愽山凝霧重油壁隱車輕額點梅花樣心通林判情接頭邀顧遍褚約到平生廣綱徐徐發螺色淺淺側芙蓉褫已展羞鎖繡幃僅簪花殘春寂寂月落漏丁丁柳絮聯章敏椒花屬思明剪羅成綵字銷燭脫朱櫻避運當投珮艱難莫損盈發來身熱定試傳雨痕平匣鏡金鳩怨籠旋繡獸傾頸長堪鶴並腰細任蜂爭滴淚泉鍾竭論心石未貞必雙成鳳去寧獨化蟬鳴書去腸空斷樓高膽易驚數釵紅帶結闕草舊裙縈映柳闌干小侵波罨約横夜愁遲寄傷曉夢半和驚異紙思鶉比根長羨藕并可憐衣帶綠休賦重行行

白居易詩人定

人定月朧

明香銷枕簟清翠屏遮蜀影紅袖下叢聲坐久吟方罷眠初夢未成誰家教鸚鵡故故語相驚徐凝詩白人 烘風入烟花漠漠白人採洗尋山薄泥郎爲插瓏璁釵爭教一朶牙雲落劉駕詩节西人 河湟父老地盡知歸明主將軍入空城城下吊黄土所願邊人歸歲歲生禾黍陳羽詩伏翼洞送人 洞裏春晴花正開看花出洞幾時回殷勤好去武陵客莫引世人相逢來劉賓客詩送人之桂州 桂林過湘潭幽奇得遍探莎城百粤地荇路九疑南有地多生桂無家不養鸎聽歌難辨曲風俗自相諳杜牧詩送人 鴛鴦帳裏暖芙蓉低泣關山幾萬重明鑑半邊釵一股此生何處不相逢杜荀鶴詩送人寄德清 亂世人多事耕桑或失時不聞寬賦歛因此轉流離天意未如是吾心毋自欺能依四其字可立德清碑弘秀詩集釋無悶暮春送人 折柳亭邊手重攜江烟淡淡草萋萋杜鵑不顧離人意更向落花枝上啼左偃詩送人 一莖兩莖華髮生千枝萬枝梨花白春色江南獨未歸今朝又送還鄉客徐凝詩送人 惆悵人間萬事違兩人同去一人歸生憎平望亭前水忽照鴛鴦相背飛江端本詩送人 年衰歲晚有誰從井臼無人伴歎通當户秋山横積翠擁階霜葉委殘紅倦遊自笑裘先敝老皺誰知甲已衆看取功名垂竹帛不須咄咄更書空

元鄧文原詩送人 蟋蟀已在宇涼風吹角巾別離低壯士富貴改全合旅食貂裘敝交遊白髮新蕭蕭一樽酒落日大江濱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送行人二首 十年鞍馬往來程學劍讀書兩不成故國英雄應笑我苦吟佳句送行人 經過離亭知幾度從前端的一千場只疑折盡無情柳不意東風吹又長丁復檜亭藁送人 千年客榜銅官下秀色留人懷更看平天渰頭晚日薄斷蛟橋北風雪寒金陵乃見高公子綵筆能驚獬豸冠近日教官渾不稱薦來休謂阻脩鮒薩天錫石林詩集送人 適意無南北相逢江海邊鄉關千里外風雨一燈前呼酒吾同醉論文子獨賢分襟在今日携手問何年史經邦梅溪詞（醉落魄）浙江送人 江痕安貼日光熨動黄金葉闌干直下愁相接一朶紅蓮飛上越人檝 鯉魚波上叮嚀切詩筒如線不曾別明年好箇春風客五鷄交飛身在玉皇閣唐楊凌詩即事寄人 中禁鳴鐘日欲高北窻欹枕望頻搔相思寂寞青苔合唯有春風啼伯勞崔道融詩寄人 花上斷續雨江頭來去風相思春欲盡未遣酒樽空 潛潛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張泌詩寄人二首 別夢依依到謝家小廊回合曲闌斜多情只有春庭月猶爲離人照落花 酷憐風月爲多情還到春時別恨生倚柱尋思倍惆悵一

場春夢不分明高僧詩集秋日寄人 白鳥行從山背没青鴉羣向水湄分松齋獨坐誰爲侶數片閑飛檻外雲陶弼詩再過陽朔寄人 昔日儒衫今武弁重來耆老尚奔趨後人相繼皆清德小吏迴看半白鬚脩教護爲新楷法官貲猶作舊稱呼里門不閉田疇闢好買丹青別畫圖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寄人 囊括乾坤計未疎不知肱股竟何如如何萬里驚塵下未奉平安一紙書劉文貞公集寄人 香滿檀心雪滿枝梨花開近海棠時隴西鸚鵡藏金屋海底珊瑚紋鐵絲勁畫快心觀昔字清光在眼讀唐詩功名富貴非吾事唯有幽人是所思馮清泉寓庵集寄人 雙鬢星星更能消幾番離別人北去直教孤負清明時節何處池塘春草夢誰家院落梨花月便子規枝上勸人歸空啼血 思往事雲千疊休倚仗心如鐵嘆風埃檻縷浩歌長鋏和氣已從天上日暮寒洗盡山陰雪待我公飛步到三台須調燮（右調滿江紅）唐曹鄴詩荅人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宋邵堯夫詩荅人吟 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爲自知無紀律安得謂之詩 誰道閑人無事權事權唯只是詩篇四時雪月風花景都與收來入近編 初春洛城梅開時賞梅更吟梅花詩梅花雖開難遠寄唯寄梅詩伸所思 筋骸得似當年否氣血能如舊

日無卻喜一般增長處樽前談笑有工夫 春暮荅人吟 相逢慇歲意何如漫說爲隣德不孤咫尺洛陽春已盡過從能憶舊時無朱晦庵詩懷人 吾黨二三子欲來從我遊塵機諒擾擾遐話終悠悠空山日後晚佇立悵夷猶（子李伯崇有約不至）韓淲澗泉集懷人 北客如今可柰何更者青奏入雲和東平東里應無恙吳楚年深白髮多劉後村集懷人 節物隨時換未明斗轉杓波肥溪鰷壯風暖谷鶯嬌青草溪頭岸紅欄水際橋懷人無數會我欲致書招趙渢詩懷人因以見意 適脫離微境談空不涉思大中主苗裔永底見摩尼夢幻人間世虛煙筆下詩西來應有意無失爲人時蔡九峯詩和伯氏懷人韻 懷人復懷人懷憂不能寫滄浪有舟楫便欲從東下春寒雨琳琳舟楫不可尋臨流一惆悵直下萬里深葛山羅先集懷人 懷人不可見望遠意如何天闊暮雲合夜寒秋雨多誰吟招隱作近得步虛歌猶欲能來否深溪贈芙荷朱雍詞（憶秦娥）懷人 風蕭蕭驛亭春信期春潮期春潮黄昏浮動誰在江皋 碧雲冉冉橫溪橋璵車未至餘香飄餘香飄一簾疎影月在花梢 馮延巳陽春集舞春風懷人 殘粧褪罷怨春風粉牆畫壁宋家東蕙蘭有恨枝尤綠桃李無言花自紅 燕燕巢時羅幙卷鶯鶯啼處鳳樓空少年薄倖知何處每夜歸

來春夢中。劉行簡苕溪集（青玉案）懷人　小山邊斷藍橋路。恨短夢難飛去。長記脩眉紫曲度。約花開檻。映風招袖。總是傷渠處　追歡我已傷遲暮。猶有多情舊時句。極目高樓千尺許。竹枝三唱。爲君懷斷。東日西邊雨

江湖續集趙崇嶓（清平樂）懷人　鶯歌蝶舞。池館春多處。滿架花雲留不住。散作一川香雨　相思夜夜情悰。青衫滿袖啼紅。料想故園桃李。也應怨月愁風　妬紅欺綠。輕浪潮溫玉。鶯袖捲香金縷簌。嬌怯未消寒粟　錦衾初罷承歡。宿粧微褪香鬟。醉眼乍鬆還困。斷雲猶遶巫山

晏叔原小山琴趣外篇（臨江仙）懷人　夜來酒醒清無夢。愁倚闌干露滴。輕寒雨打芙蓉淚不乾。佳人別後音塵悄。瘦盡難拚。明月無端。已過紅樓十二闌

周紫芝詞（宴桃源）道中懷人　林外野塘烟膩。衣上落梅香細。瘦馬步凌兢。人在亂山叢裏。憔悴。憔悴。回望小樓千里　（清平樂）懷人　烟鬟歛翠。柳下門初閉。門外一川風細細。沙上暝禽飛起　今宵水畔樓邊。風光宛似當年。月到舊時明處。共誰同倚闌干

赤城詞（臨江仙）秋夜懷人　老屋風悲脫葉。枯城月破浮烟。誰人慘慘抱憂端。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秋色巧催愁鬢。夜寒偏着詩肩。不知桂影爲誰圓。何須照床裏。終是一人眠　（清平樂）懷人　枕邊清血。夢好離腸切。笑倚柳條同挽結。滿眼河橋煙月。鶯啼新曉。塊壠羅息寂寞春空。只許夢魂相近。此生枉是相逢

胡五峯集贈人　孝悌須知是本根。萬般功行且休論。聖門事業無多子。守此心爲第一門

張氏詩贈人　雲鬢慵梳睡不忺。倚闌聽燕語虛簷。春愁自是無重數。生怕東風揭綉簾

元郎律詩雙溪醉隱集近體偶句贈人　不知何事傷遊子。謾折衰花畫日吟。轉覺無機是啼鳥。靜依芳草說春心

張伯雨詩贈人　手種梧桐斲素琴。親開石沼瀉來禽。人間日日朱門別。江上年年碧草深。句漏丹砂慚自乞。鹿門妻子願同尋。我今五十身多病。翹首南雲望故林

王景初蘭軒集贈人　半夜天風起鄧林。寒枝無侶墮驚禽。茫茫宇宙無窮事。鬱鬱英雄未了心。不向青雲爭得路。且將白雪覓知音。招魂幸有巫陽在。山鬼寧憂薜荔深　詩號山鬼漫通靈。正事何曾補半星。千里江湖南北路。三年風雨短長亭。鄉心杳杳孤雲遠。旅思綿綿宿酒醒。賴有黄金臺上客。不妨彈劍憑飄零

馬清泉需庵集贈人二首（水龍吟）　翩翩詩筆清新。百年誰識青雲士。銀鈎瘦硬。通神白瀛。烏絲名世。璞玉渾金難定價。終歸良器。秋風一曲。聲合太古。羨唯有知音會　天地青蠅擾擾。祇依舊。歲寒蒼翠。似當時。劉晏點鞭。馬上錢流滿地。未展經綸。未盡細故。此心如水。待鋒車趣召。玉堂揮翰。草金鑾制　元龍豪氣消磨。鬢毛衰颯成何事。九衢烏帽黄塵。幾負花前沉醉。落落情懷。悠悠歲月。欲歸無地。三年太學。朝還夕去。笑坐客青氈弊　一綫微官束縛。似秋蒲落英無味。暮涼風景。片帆烟雨。長河千里。今日南來。倚樓王粲。不堪憔悴。間荊州早晚定。岳青顧。謾平生滯

趙彥端介庵集席上贈人　桃根桃葉。一樹芳相接。春到江南三二月。迷損東家蝴蝶　慇懃踏取青陽。風前花正低昂。與我同心支子。報君百結丁香

孫居敬畸庵詞（以人私）次韻代贈人　王孫去後幾時歸。音信全稀。綠痕染遍天涯草。更小紅已破桃枝。此恨無人共說。夢回月滿樓時　只應明月照心期。一向評看若還早。遂藍橋約。更不舉玉盞東西。怎望黄金屋貯。只圖詩道于飛　畫梁燕子報新歸。好語全稀。庭芳侵亞紅相對。却羞見蘂蘂枝枝。說與吹簫舊侶。癡心指望多時。朝雲暮雨失憔期。碧畫誰看。凝愁立處桐陰轉。又還是紅日將西。謾道梅花紙帳。鴛鴦終待雙飛

宋張敬齋詩活人　扁鵲倉公一笑還。頃令僮仆忽開顏。君於郁處傳衣鉢。名與古人齊等班。直欲陰功垂後世。肯同流俗戲蝸蠻。書生若得君醫法。醫國還同反掌間

邵堯夫詩爲人吟　爲人須是與人羣。不與人羣不盡人。大舜與人爲有異。常光頻拔亦推倫。人心組繫一身病。事體和諧四海春。心在四支心是主。四支又復遠于身

章惇玉堂集和人　筆下雲霞落彩箋。諸君清思盡佳篇。誰人讀得郊居字。流水湯湯正滿弦

李跨鼇先生集大雪不宜干人　漫瀰江天恩霏雪。市新黄金粟環玦。大寒叵堪出門戶。已塵中消東漫謁。著作千卷字不同。下帝牧守上三公。塌西有酒鵝兒色。鴻音讀書句成柏。句成柏不是平生等閑客

韓方古詩逢人一首　逢人但相識。初不辨名字。折腰致寒暄。但道久睽異。歸來省眉目。髣髴猶夢寐。自非知心交。君輩定難記。將無半面別。正恐呼聲佀。中年况多忘。錯認固無意。典刑要深思。摸索豈難事。尚想睢陽公。一見了奴隸

邵真詩尋人偶題　日昃不復午。落花難歸樹。人生能幾何。莫歎相逢遇

滕玉霄詩吟人　吟人瘦倚曲闌干。酒醒香銷午夢殘。燕子不來春社過。半簾疎雨杏花寒

劉文貞公集湖上期人不至　岸草汀花眠鷗。採蓮一曲轉蘭舟。尊中綠酒不來醉。陌上紅塵何處游。初錦芙蓉已含恨。分絲楊柳莫牽愁。攬杯獨酌斜陽裏。望斷碧雲天際頭

范德機詩西谷訪人不遇　出郭幽人晚未歸。青天咫尺是何稀。一年秖有春晴好。多是楊花學雪飛

楊叔能詩答人三首　襟懷顏面不相謀。作僞心勞亦德休。堂上已棲巢幕燕。堦前猶繫蹊田牛。常居經史爲奇貨。欲陷衣冠入渦流。暗室伏機微笑出。定知人有破家憂　勢利場中論結交。歡愉便辟僞如

毛刀知貧是試金石更覺剛斷切玉刀害物陰謀深可畏附炎諂笑一何勞布衣脫累資高卧洗眼殘年看爾曹　哀痛淄州城再破千里蕭條斷煙火當時迯難渡黃河二紀歸來非故我眼前十口不安生白頭又復辭先塋若人方寸包藏惡害物慘於城陷兵宋劉攽彭城集首春學省閒舍十一人集王彥祖為主人人賦十韻（得河字）意遠智無涯業少憂常多浮生共茲理達士黙謂何歲月如奔車水霜變陽和廢書獨長歎倚席仍浩歌王子家千金世勳誓山河豹廚具豐羞載酒信所過重簾飾勁風暖日蘇庭柯左手持蟹螯一醉朱顏酡衰老愧投分愛賢心匪他相矜不及門聊欲陳四科宋陳古靈集人生天地間　天無私覆心地無私載德人生天地間榮辱可相隔農者不釋耒朱門列鼎食巧婦不下機公子羅紈飾富貴豈勞心飢寒空努力惟有北邙山冢墓皆荊棘韓流詩人難　人難會合易睽離更把言談著在詩君去南豐我南澗其間不倚兩相知任有葵斯庵集人間　人間無處着東風萬紫千紅掃地空寂寞園林晴日永柳花零落綠陰中洪适盤洲集人生不滿百　人生不滿百蟪蛄等春秋花月多風雨何不燭夜游朱光忽以馳退舍未易留生前一杯樂難與昧者謀臨流羨芳沚歎言泛輕舟江湖續集擬人生不滿百　人生不滿百譬如朝露晞白日入虞淵胡不秉燭嬉大耋嗟晷短多憂亦奚為君看玄廬道轜車無停時伺晨當及旦佳會當及期詩學繪章子西贈與宗達人身閑性復恬車馬塞閭閈好義黃金盡窮書白髮添廚煙燒野笋硯水汲秋潴所積功兼仔高於太華尖司馬温公傳家集送陳殿丞原人論（宗旨所撰）破自然破元氣破天明佛性品物芸芸遊太虛不知誰氏字洪爐一株花落分榮辱萬竅風號見有無覺後共占猶是夢夜中所得亦非珠何如鼓瑟浴沂水春服成時詠舞雩唐李嘉祐詩自蘇臺至望亭驛　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杜工部詩送趙十七明府知縣　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江陵望幸　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　崔氏東山草堂　有時自發鍾磬響落日更見漁樵人　發潭州　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錢起詩江行無題　静聽江叟語俱是厭兵人　尋得畢侍御書聞巴中卧疾　數重雲外樹不隔眼中人　送郎四補闕東歸　徒言樹萱草何處慰離人　題温處士山居　苦遠溪邊徑花深洞裏人　送元中丞江淮轉運　歡沾賜帛老恩及卷綃人劉長卿詩題大理黃主簿湖上高齋　竟日寰中嘯終身林下人　送崔昇歸上都　早鶯何處客古木幾家人　疲兵篇　赤心報國無片賞白首還家有幾人　送劉萱

道州謁崔大夫　信陵門下三千客君到長沙見幾人　餞別王十一南遊　飛鳥沒何處青山空向人　曲阿對月別岑況徐説　猶見南朝月還隨上國人　逢雪夜宿芙蓉山主人　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負謫後登千越亭　落日獨歸鳥孤舟何處人　送侍御貶郴州　幾路三湘水全家萬里人　送任侍郎黔中充判官　猿隨萬里客鳥似五溪人皇甫冉詩送鄭二之茅山　吠犬鳴雞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送李丞歸本道　關河三晉路賓從五原人　常建聽琴秋夜贈寇尊師　琴當秋夜聽況是洞中人張説之詩將赴朔方軍　恭惟神武策遠御鬼方人李太白詩月下獨酌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司空曙詩送夏侯審赴寧國　山疊陵陽樹舟多建業人　送鄂州張別駕襄陽覲省　帶雪半山寺行沙隔水人　哭魏上人　何言芳草日自作九泉人　竇牟詩奉城園聞笛　滿目山陽笛裏人竇鞏詩贈阿史那都尉　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白居易詩讀張籍古樂府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　新製布裘　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雪夜對酒招客　醉憐今夜月歡憶去年人　題孤山寺山石榴花示諸僧衆　香塵擬觸坐禪人　寄題盩厔廳前雙松晝日不寂寞意中如三人　邯鄲至除夜思家　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説着遠行人　醉後狂言酬贈蕭殷二協律　若吟在郡得五考與君展覆乞州人　自題寫真　静觀神與骨合是山中人　寄崔少監　彈為古宮調玉水寒冷冷自覺絃指下不是尋常人　春老　歌舞屏風花障上幾時曾畫白頭人　臨江送夏瞻　愁見舟行風又起白頭浪裏白頭人　詠身　周南留滯稱遺老漢上羸殘號半人呂溫詩江陵醉中留別坐客　今日煙波九疑去相逢盡是眼中人施肩吾詩春日錢塘雜興昨夜雨多春水闊隔江桃葉喚何人　題禪僧院　谷鳥自啼猿自叫不能愁得定中人　同張鍊師溪行　每見桃花逐流水無回不憶武陵人張籍詩靈都觀李道士　素書天上字花洞古時人　閑居　畫訖無多事能閑有幾人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　直去多將藥朝迴不訪人　送和蕃公主　邑司猶屬宗卿寺冊號還同虜帳人　送鄧州林使君　俗朴廳無爭競人韓昌黎詩題木居士　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韶州留別張端公使君　鳴笛急吹爭落日清歌緩送款行人杜牧詩贈漁父　自説孫翁寒水畔不曾逢着獨醒人　紫微花　桃李無言又何在向風偏笑豔陽人李商隱詩同學彭道士參寥　月中桂樹高多

炎試問西河斫樹人薛能詩柳枝詞　別有出墻高數尺不知搖動是何人　贈解詩歌人　朝天御史非韓壽莫竊香來帶累人賈島詩哭柏岩禪師　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延康吟　不覺延康里變此里中人暮過山村　惟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李群玉詩荅友寄新茗　愧君千里分滋味寄與春風酒渴人　黃陵廟　輕舟小檝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劉滄詩代友人悼姬　清鳥罷傳相寄字碧江無復採蓮人溫飛卿詩詠嚬　恨容偏落淚低態定思人顧非熊詩會中賦得新年　睹生無限事潛老幾多人胡曾詩長沙　故鄉猶自嫌卑濕何況當時賦鵩人曹唐詩小遊仙　玉童私地誇書札偷寫雲瑤暗贈人羅隱詩東歸　唯將白髮期公道不覺丹枝屬別人　送人赴職任褒中　萬轉江山通蜀國兩行珠翠見褒人崔塗詩送友人歸江南　定過林下寺應見社中人巫山廟　夢覺傳詞客靈猶福楚人陸龜蒙詩過張祐處士丹陽故居　聞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崔道融詩長門怨　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韓偓詩無題第四　珮聲猶隔箔香氣[illegible]迎人劉駕詩別道者　舜華還笑人杜荀鶴詩贈質上人　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張祐詩寄靈澈上人　獨樹月中鶴孤舟雲外人方玄英詩

書原上龐處士屋壁　遠舍山多却礙人　睦州呂郎中郡中環溪亭　閑花半落猶迷蝶白鳥雙飛不避人　送班主簿入謁荊南韋常侍　波移彭蠡月樹沒漢陵人耿湋詩送郭正字　積雪商山道全家楚塞人　送友人遊江南　潮聲偏懼初來客海味唯甘久住人　送友貶嶺南　湖上北飛鴈天涯南去人岑嘉州詩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　澄湖萬頃深見底清水一片光照人　與鄠縣源少府泛渼陂　載酒入天色水涼難醉人元微之詩寄樂天　唯應鮑叔猶憐我自保曾參不殺人　曉春　柴扉日暮隨風掩落盡閑花不見人孟浩然詩長安早春　草迎金埒馬花伴玉樓人劉夢得詩初至長安　老大歸朝客平安出嶺人宋之問詩寒食還陸渾別業　野老不知堯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吉師老詩放猿　啼時莫近瀟湘岸明月孤舟有旅人許棠詩送省玄上人歸江東　留偈別都人曾太師詩別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童蒙詩訓人俱天地體身為天地心居中職任重天地望人深兼金合璧人

事對

最靈（前刑法志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為貴（孝經聖治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注貴其異於萬物也）稟氣（後崔瑗命子寔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生而靜（禮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清者賢（後李固氣之清者為神人之清者為賢）備體而成（禮禮器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賦對懷五常之性一元判於洪濛命兩間者人兩儀分於上下　把陰陽之氣得仁義之粹　均是物耳感秀異之氣獨惟人者鍾精粹之姿　受夫一氣之中既無毛羽可以禦寒暑於外恨此五常之美又無爪牙可以奉嗜欲於己　性稟一元情涵六氣　戴高而履厚列犖而食味　命則受常主而稟焉　心之端也仁義禮智信性所有者貌言視聽思　與兩儀而克肖涵五氣之最清　猛如虎豹也或猶而或圖力若牛馬也必駈而必馳　俱有五常之道均涵一性之天　均以賦命生而秉彝　其氣也成陰陽之秀其貌也肖天地之儀　率性謂道受中以生群書足用人

事對

有能有為（書與彤與貌莊）

事實

名君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孟離婁下）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告子下）武王曰惟人萬物之靈（書泰誓上）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洪範）武帝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義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貴也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

物然後知仁義（前董仲舒策）聖賢關管仲曰人也（語十四）經人之所助者順（繫辭上）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記樂記）諸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公孫上）人之有是四端也（同上）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離婁下）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同上）人無有不善（告子上）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同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盡心上）仁也者人也（盡心下）人之所以為人者何以也以其有下也（荀非相）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何用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王制）人相忘於道術（莊大宗師）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德充符）精通靈符與造仁者為人（淮原道訓）冲和氣者為人（列天瑞）敢問何如斯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楊修身）諸史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禮樂志）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後卓茂傳）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劉陶傳）人稟五行之全氣以生故於物為最靈（唐五行志）萬物莫靈於人（陳子昂傳）惟人之初總

總而生林林而羣（柳宗元傳）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韓符讀書城南）體

題稟靈受中（沖和最靈）（最貴秉彝）**賦偶**（具彼萬善渾然一天性則惟貴神而且慧　氣質均賦粹精內全　凡資賦質同然秉彝物則兼全著在秉彝之始聰明均稟根諸肖貌之先　與形與貌蓋自受中之日有親有義實原秩典之天）**賦隔**（色被而生叢氏述其端之語中居以息孔主陳此性之辭）**聲律會元人**　**事偶**　**秉彝**（詩民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五行之秀**（記禮運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注言人秉此氣性純也賦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智信性是五行之秀氣也）**天地之心**（記禮運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注此言秉氣性之效也）**曰仁與義**（說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跡立人之道有二體之性曰愛尊之仁宜斷割之義作易本順此道理）**體題**　稟靈　秉彝　鍾秀　無性　爲貴　愛衆　最靈　害性　**賦偶**（凡曰肖貌孰非秉彝　良知良能同得於至和有物有則實均於常性　爲物之貴秉彝則均　具乃五常之性爲千萬物之靈）**仁人**　**反題**（賞人用國　利物博愛　在上無欲）**賦偶**（動也有愛存焉以神　誼當正也非汲汲於謀利亂必退也蓋拳拳乎弔民　謂勢如替石組　有道以固本然兵者時兩實存心於拯民　位則宜在心乎愛人）**書**

林事類人　故人性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人不愛其情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注善端出人情至禮運）**人情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揚）**四端**　惻隱之心仁之端羞惡之心義之端辭讓之心禮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人之有是四端猶其有四體也（孟子）三才（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藏其心不可測度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民函五常性**（前地理志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云）**性善惡**（孟子曰人性善荀子曰人性惡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原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　號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成十三年劉康公云云）**欄江網人**　**體字**（稟靈　肖貌　秉彝　受中　中和　精粹　秉靈　爲貴）**賦句**（靈異萬物性均五常　函陰陽之氣必有根陰陽之極肖天地之貌當爲立天地之心　氣稟五行之秀主鍾萬物之靈　爲大爲小乃天地之合體　與形與貌卯塗湯之立非）**求哲人**　**體字**（深藏旁明　奧邪輔後）**賦句**（其輔後予不負敦求之意其用刑予自形有言之辭　式嚴所用如自足以作則永惟商豈明直徒於保身　湯數尹智揭殺士之其訓宣命商明示周賢之令儀　明無如商則式辟命商智莫若伊則宅師舉伊）**舉書足用感人**　**事對**（老癃　武夫　思德　流涕　大帝　德宗　流恩澤　尚德教）**唐權德輿傳**　**事實**　名君舜至誠感神刻兹有苗（書大禹謨）漢文帝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願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前賈山至言）光武鄧公徒步而赴光武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後鄧禹等傳）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之深也（唐德輿傳）感人心者流惠澤（同上）德宗景亮勸曰陛下罪己不至則感人不深（唐景亮傳）與衆庶同其憂患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冠讎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實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並同上）陸贄為帝言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無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本傳）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

諭故宜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踰越本於至誠乃可以求感託以誠則人心感感則不令而事成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平（並奏議）意不誠則人皆疑疑於人者人亦疑焉兆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同上）憲宗因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裴度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博歡服（裴度傳）六經感感也柔上剛下二氣　諸子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丹元意文集）聖王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服故一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唐陸贄奏議）體題（潛通　默孚　默通　潛動）**賦偶**（建武一書見者隨服　奉天一詔叛因革心　東征萊餐孰不迎武　北軍左袒誰非爲劉　動則丕應　翻無不隨　雖癃老羸疾願觀詔令之布　雖武夫悍卒會激制書之下　仁以入之則鶴陰而子和　寬以結之則虫鳴而螽躍）**賦隔**（周德上昭感起閩周之慕　漢仁固結孰非吟漢之思）**欄江網感人**　**體字**（德教　惠澤　默通　潛動　至應　隨服）**賦句**（江南一誓河海重晏　紫雲等語鬼神實臨　漬醴而應道化之機　式不言而喻君民之天者　雖龍見尸居處此九重之奧　然鶴鳴子和亦於一念之真　治道莫如立國之深仁　人心均有戴君之大義　山東非細故動悍卒之流涕　河北豈小變激忠臣之效力　癃老果何心觀書扶杖

主推亦矣意從而淵車逆醜蛆妹雖消六節之止色推潘蛆核念淑兩河之誓死誓不與生俱感泣惟李士領以死決感誠有旅體題默手誠感賦偶動則玉復弱無不隨蛆蠡老雁疾顏觀詔令之數雖武夫悍竟書檄制書之下仁義累年結漢澤文忠享數世沐周化深動人

附鼓舞萬民

事實　名君堯舜行德則民仁壽夫上之化下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所鎔猶冶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而董仲舒策漢衰承相王嘉對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於天神明而可欺哉民心悅而天意得矣息夫躬傳光武至使關河響動懷赴如歸後鄧禹等論唐高祖應龍之翔雲霧滃而從震風薄怒萬竅不約而號物自然相動耳唐劉文冊傳贊太宗帝王之將興其感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士有一槩皆塡然躍而附之劉弘基等贊名臣　李膺進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後本傳等論六經動而悅隨易隨卦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諸子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孟離婁上至誠則動金石上文注鼓舞萬民者其惟號令乎楊先知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同上諸史樂者發於和而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前董仲舒策體題交感悅隨至德默感體字忱隨感感至德默乎交感悅服至誠實行兼金合璧結人結民心同事對積德新禹周傳上號昰觀夏商周漢之有天下傳祚相繼多者八百年少者猶四五百年皆積德累業思結於人心陛下當途而湯文武之道使思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世之基惟一心書泰誓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高文寬仁後王昌等論觀更始之傜劉氏之餘思遺烈尚且豈能扶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人之思召公愛甘棠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其不解乎禮檀弓哉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之民其不解乎殷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散離底矣乎事要恩結民心前高惠文功臣表成王統牧野之克顧孝后之勤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賦偶事總衣積寬恩益深德業素著寬仁有餘世漸仁而摩義下淪肌而浹膚戴上之情固甚膠漆愛君之念浹諸骨髓仁漸義摩積之既久德浹恩隆家之益深順而歸之則君臣膠漆之意固鼓而舞之則爵法舊纏之莫道易泰者人心難忘者君德四方共戴以猶青萬口純吟而至今

也豈弟慈祥之及自歡忻愛戴之深切山東父老之顧與司隸威儀之書德厚恤下功高拯民愛民利物莫匪憐齊復信思明傳具多助杜意盡舜寬恩悉均賦偶澤享高光四百年無二志息成文武三十君惟一心自昔先王淪此肌膚之澤迨今累業固於膠漆之心記纂淵海享已薄人于豈取刻于荀子君道史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左襄二十一勤民以自封國語是不損用而大自潤西漢谷永傳董卓小孫七歲愛之以為己子至殺人之于如蟲風耳本傳平章事盧業百官俸錢皆折估而盧父子獨受實錢百官自五月給而盧父子自正月給通鑑後唐本朝有毀其一錢之錐必失色而管護之至刀一怒而刀鋸百生一饋而葅醢千命容態恬然曾視一錢之錐不若金玉已生沙礫人命鳴道集集如何纖紈素自著藍縷衣孟東野賓客懽娛童僕飽始知官職為他人白樂天集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杜荀鶴集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飢蜜熟屬它人白樂天以己體人纏無自廣以狹人書咸有一德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詩載馳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曲禮上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上毋以使下記大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記中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語雍

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語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語衛靈公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公冶長史晉荀吳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左昭十五楚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左昭十三晉祖逖牙門童建殺內史周密降後趙石勒勒斬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通鑑晉元紀永人疾惡遂伯玉恥獨為君子東漢顧榮與同寮宴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本傳庾亮所乘馬有的顱殷浩以為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己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晉本傳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通鑑晉武紀陰鏗嘗與賓客宴饗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觴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南史山南地熱上以軍士未有春服亦自御袷衣通鑑德宗紀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晏子春秋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陶淵明視人之瘼如瘝在身劉賓客集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白樂天若如其心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

自樂而忘鰥寡之昔不以自遺而忘稼穡之勞（勞一作勤　呂和叔文）以已虞人　予埳井之蛙謂東海之鱉曰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扶順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蝦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莊秋水）（夕入見閭汲伏）羣蟻觀蠶隱如岳蟻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逍遙封壤之顛伏乎窟穴也（符子）集辯士多毀譽不聞談已非（唐文粹）本朝韓濤韓洎感有詞學涌嘗輕洎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楊文公談苑）舍已從人　經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易頤卦）子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孟子盡心下）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孟子滕文公上）史黃歇與太子謀曰（初歇與太子為質於秦）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以死當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通鑑周紀）李雲上書帝怒下有司逮雲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通鑑漢桓紀）朱震收葬陳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通鑑漢靈紀）侍御史景毅子顧為李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脫漏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通鑑漢靈紀）集士有經世籌自無活身策（姚合）苛責於人　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記檀弓上）子曰小人使人也求備焉（語子路）子苛煩者雖為恭（具十法訓）責三光不照於覆盆之內（抱朴子辨問篇）史孫季舒與石崇酣醼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晉裴楷傳）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北史）集自拳五色毬逃入他人宅却提蒼頭奴玉鞭打三百（詩話）因難見人　經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書咸有一德）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詩風雨）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記禮器）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語子罕）子不容然後見君子（家語互見不苟合及道大不容六）親不和有孝子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孟子離婁下）窮觀其所為達觀其所與（列子）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尸鄭子修身）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荀子大畧）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淮南子說林訓）如鍾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瑞珉梓柳無殊也及其燒以爐炭三日而色澤不改處於積冰終歲而枝葉

不彫然後知其異於他玉衆木也（劉子）史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史魏世家互見說苑）舉世溷濁清士乃見（史記伯夷傳）肥義曰正臣難至而節見忠臣累至而行明（同上趙世家）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蕭何世家）天下昏濁忠臣乃見（魏王豹傳）狗盜雞鳴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盡羞及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孟嘗君傳互入樂狀並薦劉孟傳）毋死客送長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西漢袁盎傳）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後漢虞詡傳）王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吊之賓（晉書本傳互見吊門）王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晉紀鄧粲傳）唐李夷簡彈楊憑坐貶臨賀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夷簡薦晦為御史晦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通鑑互見狗公忘私）富一生一死聞而後見其節（唐元德秀傳）疾風知勁草版蕩識忠臣（唐太宗賜蕭瑀詩見本傳）李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托孤幼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通鑑唐太宗）馬文舉曰不遇勍敵何以顯壯士（同上）集掌如霜雪後獨見竹柏心（江淹詩）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選鮑明遠詩）扶顛始知籌策長（杜詩）纓驂之際輒見獨彰（劉賓客）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柏（同上）士窮乃見節義（韓文）雨晦識雞鳴之信風高見隼擊之威（白樂天）磨涅始彰其堅白（杜牧之）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呂和叔文）不有百鍊火孰知寸金精（孟東野互見夫真難滅）破松見貞心裂竹看直文（唐文粹）天若無雪霜青松不如草地若無山川何人重平道（唐于濆詩）衆木盡搖落始見竹色真（孟東野詩互見事物相形）本朝揮毫更想能一戰敵窘乃見詩人才（臨川集）馬之在廐也駑驥雜處飲水食芻嘶鳴蹄齧求其所以異者蔑矣及其引重車取夷路不屢策不煩御一頓其轡而千里已至矣當是時駑馬並驅則雖傾輪絕勒敗筋傷骨不舍晝夜而追之遼乎其不可以及也（臨川文）得路方知異日心（東坡詩）萬木歲寒配喬松於巨柏衆星夜艾凜明月於長庚（東坡賀林侍制啓互見事物相形）火數四百炎靈消譙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局牢（同上古硯歌）欒布惟不廢彭越之命故高祖知其賢李勣惟不利李密之地故太宗許其義（欒城集）受人恩而不忘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鴻道集）不經大火燒孰得真黃金（欒城集）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邵光夫詩）坐以致人　經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易蒙卦）闇者諳明明者不諳於闇（易蒙卦彖注）子曰德不孤必有

隣（語里仁）子。醫門多疾（莊人間世）肉不慕蟻蟻慕肉（莊徐無鬼）良醫之門多病人。巢枯之側多枉木（荀）川淵深而魚鱉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荀）樹成蔭而衆鳥息。醯酸而蚋聚（荀勸學）山阜非爲鳥植林。林茂而鳥自栖之。江湖非爲魚鑿潭。潭深而魚自歸之（劉子）史。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聞其聲。爭交驩解（史記本傳）陳平家貧。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西漢本傳）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西漢班固叙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前漢李廣贊）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爲貴也（前漢刑法志）天下學士。靡然向風（西漢公孫洪傳）仲尼脩禮興學於洙泗之閒。四方俊髦。靡然向風（晉戴逵傳）傳記。砥礪之旁多頑鈍（說苑雜言）賈逵口誦經文以教人。贈遺者盈積。或云逵非力耕。舌耕也（王子年拾遺記）王勃能文。請者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翰林盛事）集。蓬居窮巷。軒冕結轍（陳子昂集）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韓愈作柳宗元墓誌）衡鏡高懸。文武矯首（張說之文）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唐文粹）本朝。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東坡荅黃魯直書）譬如止水之在槃。宣侯勞心而鑒物（東坡文賜呂公著乞罷相不允批荅）因人而重　經。蘇黃甘宗。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甘棠）子。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以東國之絀臣惡乎聞（揚子）連城之璧。瘞影荊山。夜光之珠。潛輝鬱浦。玉無翼而飛。珠無脛而行。揚聲於章華之臺。炫燿於綺羅之堂者。蓋人爲之舉也（劉子）柳下惠不遇仲尼。則貞潔之行不顯。未免於三黜之臣。季布不遇曹丘。則百金之諾不揚。未離於凡庸之人（同上）東。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傳）毛先生遂一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同上平原傳）庾乘游學宮。爲諸生傭。後能講誦。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之。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漢本傳）河南尹羊陟。謁造趙壹。言談至曛夕。極歡。陟乃與司徒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同上趙壹傳）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曰。王佐才也。因是聲名始著（晉書）左思作三都賦成。人未知重。思以示張華。深稱讚之。兼作序。豪貴競寫。都下爲之紙貴（晉書）許詢移居皐屯之嶺。常與沙門支遁。及謝安石。王羲之等同遊往來。今皐屯呼爲許度嵓。謝安有盛名。時人愛慕。有罷縣還。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晉書）揚雄作太玄。晚遭六續。玄道遂明（王長文傳）王導爲司徒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十端。鬻之不售。

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服之。練遂踊貴。主者出賣。端直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王羲之見一姥持六角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歎惋。因謂姥曰。無苦。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金。價姥如言。人競買之（已上並晉書傳記）人有市駿馬者三。且立市。人莫之知。伯樂一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戰國策）郭林宗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郭林宗別傳）慈廉江者。昔有李祖仁居此。見舉十八人。並慈孝廉讓。因此名江（交州記）梁顧總始爲縣吏。一夕遇二人稱是王粲徐幹云。昔與公同府。公劉楨也。乃誦其遺文。總悟以遺文數篇投令。令待之甚厚。時謂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太平廣記）士非玉璧。揆者爲價（物理論互見求拔）白樂天以詩謁顧況。因爲延譽。聲名大振（幽閑鼓吹）集。昔歐冶政視。鉛刀易價。伯樂所盻。駑馬百倍（文選曹植表）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藝文類聚載應瑒爲和虞則牋）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李白）一顧之隆。駘足遊於山鹿。片言三重。羸目軼於靈蛇（駱賓王）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面之榮。鄒璞踰於周寶（王彥升文集序互見求謝）昔虞阪之上。逸驥與駑駘俱疲。吳竈之中。孤桐共樵蘇並爨。遇王良伯喈。遂騰聲於千古。此詩若不遇王君。乃數十張故紙耳（唐韋縚作孟浩然集序。處州本王君名士源。天寶中獲孟浩然文集。士源爲之序）宋廣平之沉下僚。蘇公味道爲使者。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之目。自是知英賢筆筆可外文字。猶用片言借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者。曷能自異（劉賓客互見求拔）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柳文）本朝。鵝毛贈千里。所重以其人（歐公）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也（峴山亭記）溫公營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鳴道集互入主理門園池類）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東坡謝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七

九眞

人

君人

慎子君人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奪與從君心出矣。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民之所信者法也。今在賞者欲多。在罰者欲少。無法以限之則不知所論矣。雖極聰明以窮輕重。盡心以班奪與。夫何解於志望矣哉。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則是同功殊罰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鉤也。非以鉤策爲過人智也。所以去私塞欲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爲。則事斷於法矣。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

天辨在人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篇。難者曰。陰陽之會一歲再遇。於南方者以中夏。遇於北方者以中冬。冬喪物之氣也。則其會於是何如。金木水火各奉其所主以從陰陽。相與壹力而併功。其實非獨陰陽也。然而陰陽因之以起助其所主。故少陽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陽因火而起助夏之養也。少陰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陰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陰雖與水并氣而合冬。其實不同。故水獨有喪而陰不與焉。是以陰陽會於中冬者。非其喪也。春愛志也。夏樂志也。秋嚴志也。冬哀志也。故愛而有嚴。樂而有哀。四時之則也。喜怒之禍。哀樂之義。不獨在今。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就。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秋冬夏之氣者。合類之謂也。匹夫雖賤而可以見德刑之用矣。是故陰陽之行終各六月。遠近同度而所在異處。陰之行春居東方。秋居西方。夏居空右。冬居空左。夏居空下。冬居空上。此陰之常處也。陽之行春居上。冬居下。此陽之常處也。陰終歲四移。而陽常居實。非親陽而踈（踈當作疏）陰。任德而遠刑與。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爲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陽者歲之主也。天下之昆蟲隨陽而出入。天下之草木隨陽而生落。天下之三王隨陽而改正。天下之尊卑隨陽而序位。幼者居陽之所少。老者居陽之所老。貴者居陽之所盛。賤者當陽之所衰。藏者言其不得當陽。而當陽者臣子也。陽者君父是也。故人主南面以陽爲位也。陽貴而陰賤。天之刑也。禮之尚右。非尚陰也。敬老陽而尊成功也。

慎人

呂氏春秋慎人篇。慎人（一作順人）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爲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下。僅供其爲人修仁義。故曰不可也）。夫舜遇堯天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當作堯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爲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爲義。以憂苦於民（苦勞也）。人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爲天子同（同等也）。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水利灌溉）。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居止）。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爲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載說（振振殷殷衆友之盛）。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盡有之賢非加也（加益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損減）。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虢當爲虞。百里奚虞臣也。傳曰。晉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公姬。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也。而去之秦。此云亡虢誤矣。楊子雲悵不及其時車載其金）。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處（辭也。請以大夫職事屬付百里奚也）。繆公曰。買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下遊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德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備當作憊。憊極也。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絶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也。故曰宰予憊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一作拔）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藉猶辱也）。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絶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醜猶耻也）。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之曰。由與賜小人

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為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言不窮於道也。）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衆木遇霜雪皆凋。喻小人遭亂世無以自免。松柏喻君子而能茂盛也。論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此之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桓公遭無知之亂。出奔莒。晉文公遭驪姬之讒。出適曹。越王句踐與吳戰而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社為霸君。故曰得之。）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返更也。更取瑟而弦歌也。）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干楯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高下喻廣大也。言不能知孔子聖德之如天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樂其道也。）達亦樂。（樂兼善天下也。）所樂非窮達也。（言樂道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此近喻身也。言傳道之人不為窮挫不為達驕故一之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寒暑陰陽也。陰陽和風雨序也。）聖人法天地順陰陽。故能不為窮達變其節也。故許由虞乎潁陽。（虞樂也。潁水之北曰陽。輕天下而不屈於堯。養志於箕山。山在潁水之北。故曰樂乎潁陽也。）

而共伯得乎共首。（共國伯爵也。兼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也。）

求人

呂氏春秋求人篇。求人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管子曰。未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曰身定國安而治道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一作事）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道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榑木太木之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青丘東方之野也。）攢樹之所。播天之山。（山高至天也。）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齒黑曰齒黑之國也。）南至交趾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散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鳥喙背

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剛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共肱一臂三面之鄉。（此至人止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極之國也。夏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之北極之山也。）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彊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積海也。積石山名也。經營行之不懈墮休息也。）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病也。）步不相過。（罷也。）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地利嘉穀也。至大也。事功曰勞。）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金鐘鼎也。石豐碑也。）著於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夫子謂許由也。）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自為為己也。與卻也。啁噍小鳥也。巢類也。偃息也。啁音嘲。）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滿腹不求餘也。[illegible]也。）惡用天下。（惡安也。）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箕山在潁川陽城之西。水北曰陽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經猶理也。）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不以物妨害賢者。）戚愛習故。（戚親

也。）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不以姦邪謀之也。）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衆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衆口止。（皋子賢者也。其取國者度產口乃止。受產其後之賢者也。其事不與許由相連也。皋子衆疑許由欲取國也。）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叔嚮視其有無賢人也。）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鄭近秦與荊也。其詩云子不我思豈無他人。有事秦荊。故曰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輟止也。）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曰鄭國免其難也。）

陰陽二十五人

（黃帝素問）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於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秘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櫃

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為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一曰少角）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曰右角）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栝栝然。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為人赤色。廣朋。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曰質之人。一曰大徵）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慆慆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一曰熊熊然）質判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一曰質徵）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為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一曰衆之人）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一曰衆之人。一曰陽明之上）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為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為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鈦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左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右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小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為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為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潔潔然。（一曰加之人）桎之為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

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為姦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柰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短。故氣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兩吻多畫。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胸。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臍。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瘃。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稀枯悴。善痿厥足痹。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鬚。感於寒濕則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陰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眉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卷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有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柰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為痛痹。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則而予之。

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武人　山名。淮南鴻烈解雜業。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之山名也）

州人　地名。經子法語。荀子。州人舉太公於州人。

任人　杜預釋例。周地闕。

陽人　史記秦本紀。莊襄王元年。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

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注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積後漢書孫堅傳。堅討董卓。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破。堅復收散卒進屯陽人。

柏人 縣名。左傳哀公四年。趙稷圍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注柏人。晉邑。）西漢書地理志。柏人縣名。屬趙國。（注莽曰壽仁。）劉子鄗名觽亭名柏人。漢后夜遁。（注漢后是漢高祖也。代過柏人事欲宿。問曰。此是何亭。左右曰。此名柏人亭。高祖曰。若名柏人亭。適迫於人。事須急去。去後果使客來欲害高祖。至自尋覓不見。乃是能人貫高止逆。恐其罪。不以為怨也。）

道人 西漢書地理志。道人縣名。屬代郡。（注莽曰道仁。師古曰卜有仙人遊其地。因以為名。）

葰人 西漢書地理志。葰人縣名。屬太原郡。（注如淳曰。音立巢反。師古曰。又音山寡反。）

安人 隋書地理志。安人縣。舊曰臨西。開皇十八年改名焉。

淳人 隋書地理志。淳人縣。開皇十九年置。

寧人 隋書地理志。寧人縣。開皇十五年置。曰安人。十八年改名焉。

燧人氏 古三墳書。燧人氏。有巢子也。生而神靈。教人炮食。鑽木取火。天下生靈尊事之。始有日中之市。交易其物。有傳教之臺。有結繩之政。書一太易。本通姓氏之後也。易通卦驗。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宜圖。其刻曰蒼渠通靈。（鄭玄注曰。矩。法也。燧皇。謂燧人。在伏 前。作具圖謂之計宜。時無文。刻石而謂之耳。刻曰蒼精渠有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尚書大傳。燧人為燧皇。燧人以火紀。火。陽也。陽尊。故託燧皇於天。古史考。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實。穴居野處。山居則食鳥獸。衣其羽皮。飲血茹毛。近水則食魚鱉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腸胃。於是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人熟食。鑄金作刃。民人大悅。號曰燧人。王子年拾遺記。遂明國有大樹名遂。屈盤萬頃。後世有聖人遊日月之外。至於其國。息此樹下。有鳥啄粲然火出。聖人感焉。因用小枝鑽火。號燧人氏。

巫人 羅泌路史。高辛紀。巫人封巫。為巫氏。生戴氏。戴氏盼姓。

王人 元和姓纂。風俗通。王人子突之後。因氏焉。漢有安平太守王人宰公。羅泌路史。高辛氏紀。家平陽為王人氏。

左人 羅泌路史。黃帝紀。夷彭紀姓。其子始封於來。是為左人。有氏。

左人郢 史記仲尼弟子。左人郢。魯人。廟學典禮。（宋高宗製伯彼臨濮）左行獨賢。歸職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宋刑部尚書遠歸謹　建注）鳳德既衰。龍戰于野。方領圓冠。執教儒雅。平平于衛。晝夜無捨。張我國維。是稱達者。（宋尚書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石中立　詳祈）循循善誘。從師希聖。崇仁屬義。奚其為政。書脩道隆。終古斯盛。興儒建侯。彰我休命。

聞人 元和姓纂。風俗通云。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西漢書儒林傳。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如淳曰。聞人。姓也。名通漢。字子方。）

聞人譽 宋劉行簡苕溪集。宋故聞人府君墓誌銘。余曩以柱史失職罪黜。寓家德清。暇日浮扁舟。訪川巖於都邑。中流遇風。命撐舟傍村墅。暮夜不得所棲。問亭傳曰。無有。獨酒壚在焉。問主壚為誰。曰聞人君長者也。余得假宿。訪主人。曰適他墅矣。質明將興。則奴奉匜在戶外。余沃盥僅畢。君出迎。有禮貌。自言非暮無他適。蓋窺公於屏間。識公非塵凡人也。固欲飯余。具甚設。自是識君。率間歲一相過。坐客有及求田事者。余以橐無金謝之。君竊聽若不聞。閱數日。持券來曰。鄉公與客語田事。尋物色其處。以緡錢千為公得之。余驚謝不敢留者七八。君曰。他日以直歸我。未晚也。如是十餘年。僅能償半。余刺促不自安。君無半辭及之。一日扶羸過余曰。吾得疾且病。故來取刺文之。出筆札相授曰。鄉所負已折券。懼吾子若孫不察吾意。或相督取。余曰。自吾居里閭。雖甚困不貸人一錢。所見士大夫有急叩人門。雖甚薄少。不可得。今君損數十萬錢不取。如棄涕唾。授受之際不應。如是之輕。君以筆札祇柰徑不逆顧。余愧其意。每從人言之。如君者皆云聞人君樂善好義。辭氣質直。不為表襮。意所欲必為之類此。頗異然非余意也。念終當償之。又三歲而君卒。其子頎袖書來乞銘。余固欲表其事不復辭。且使後人知君所為可槩見也。君諱譽字聲甫。世居湖州之武康。曾大父永。大父億。父濟。君未嘗業儒。而舉動不踰於禮義。奉親孝謹。承顏順指。生事死葬。無毫髮可恨。鄉里稱焉。賑貧卹孤不見所難。自幼至老。篤意浮屠氏之學。以精進布施為實行。建殿閣嚴像設者十數。誦內典。飯緇流。不可以數計。名山橋梁應瑚與道衢徑街並嚴陰及應布軛雖綿亘甚遠。皆獨任之。行路受其賜。平時多從方外有道者游。晚歲若有得。臨終索湯沐。炷香歛念。謂傍觀曰。聞人有道行與否。在今日

矣、實紹興二十三年八月戊寅也、享年七十有三、以其年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之南二十里崇仁鄉南岳山之原、從先君之兆、室李氏、男二人、頎泰州助教、早卒、頎從信使出疆、補官轉承節郎、女三人、適邑人姚傳、施良佐、孫男六、良貴、良臣、良翰、良心、良器、良才、銘曰、川可回、石可泐、惟茲銘詔罔極。

聞人滋

老學庵筆記、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勑局為刪定官、談經義衮衮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聞人邦榮

夷堅支、信州貴溪民聞人氏、有二子、長邦榮、季曰邦華、父在時、豫為區處、主理於縣、啓茶肆以與邦華、於州啓藥肆以與邦榮。及父沒數歲之間。華縱游妄費。破蕩幾盡、而榮獨能謹身節用、衣食豐餘。母愛季子、密助之。且導使興訟、以為母在堂不應分析。榮不伏、訴于有司。臺府官僚定奪至五六、最後監贍軍庫張振之子理承其事。時厥母已亡。張議令悉籍遺貲中分、各受若干、其先為華所侵者理為所得之數。華不伏。至于獄治。華使所善胥生砒置羹中、賂門卒持與榮。榮接食。下咽。未幾即嘔吐。遍身腫赤。吏以告理官。遣還家。半途死。其子廉夫雖知父被毒明白。而無形影可發。其冤隱忍殯埋。事洽經歲。華入理院對獄。廉夫一僕獄計。請仍用前策。別募一丁偕詣食店。買飯四椀。各喰其一。而藏其一。送華細屑砒于下。華食不盡器而止。有大辟囚在傍。竊其餘覆殘汁地上。犬舐之。俄頃囚犬皆嘔。華遂得疾死如兇狀。明旦死。司理參軍王昌祖深疑焉。曰。昨日一健漢。元無患苦。何由遽至是。將行究詰。使獄卒物色窮竟。曰。有三人來。一着皂背子。兩白衣。亟遣呼逮。已竄矣。所謂皂衣者。乃廉夫。兩白者。僕也。言於郡。發卒追之。得於貴溪之西五里。既到獄。一問即承。郡請于朝。首謀之僕坐死。廉夫但決配。命未下而亡。此事首尾三年。邦榮以紹熙辛亥。邦華以壬子。廉夫以癸丑。同是六月八日出柩。可謂異矣。砒固有毒。然服之者何必盡死。聞人氏之禍。實冤業致然。人或不幸而值此者。唯單飲生油以吐為度。則其毒氣自消。不能為害也。

聞人貞

國朝徐一夔始豐藁聞人氏家譜序、德清聞人氏家譜一卷、孝孫貞之所記錄也。按譜聞人之有姓。自魯之馬正始。漢元成間有名通漢者。與大小戴講禮曲臺。靈帝時有名襲者拜太尉。皆異免。劉寵代之。漢末之亂。徙居吳中。至晉武帝時有為情平令者名樂。

以上蹤切諫有聲。隋末徙錢唐。至吳越王時。有為新定從事者。名珪。累階銀青光祿大夫。此其尤顯顯者。周顯德中。又徙嘉興。而嘉興之族。在宋時類由科目起家。號為特盛。而貞之族則嘉興支也。自訓武府君居武康之巽溪。傳五世徙德清之溪上。今貞實為德清聞人氏云。貞之未建業也。其父應其游官日。又援以茲譜。且告之曰。吾輩甯定。而茲譜幸存。爾慎承之。貞承命唯謹。重加彙次。謁余請序。嗚呼。人本乎祖。祖也者。氣之所從始也。故記禮者曰。禮不忘其所由生。返始之道也。先王盛時。宗廟有制。昭穆有序。冠昏喪祭有禮。近而合也。有敦睦之情。遠而睽也。無乖離之患。其防範斯世之意至矣。去古既遠。宗廟之制廢。昭穆之序紊。冠昏喪祭之禮不講。夫能使世之人知其身之所自出。而不淪於蚩蚩之類者。亦以家有譜而已。而家譜之設。未必人人然也。何也。昧者不知所以修。明者知所以修之。而不能保其不失。近世清河元文敏公以雄文重望伏一世。至欲執筆叙其傳次。以推世德之源。遡而上之。僅四世而止。自四世以上。莫能詳也。有遺憾焉。是故譜牒不修。雖有孝子慈孫。欲以展追崇之敬。有不可得。豈不可嘆也哉。今觀貞之譜。其遠者勿論。自訓武而下。以至于貞。凡八世矣。嗣是而書。雖百世不泯可也。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身之所自出哉。此聞人氏之父子所以為可敬也。乃為之序。貞字廷餘。慎敏而有學。故知所重如此云。

宜人聞人氏

宋孫燭湖先生集宜人聞人氏壙記。宜人聞人氏先世自吳徙家越之餘姚。曾祖修。祖嘉謀。皆長者。父頴達。太學名士。宜人生紹興之壬戌。為故朝奉大夫知婺州趙公師龍之配。三封至宜人。嘉泰元年九月六日卒。壽六十。十二月甲申。葬其縣龍泉鄉石堰西嶴之原。祔趙公之兆。四男子。希醇。承務郎簽書南康軍判官廳公事。希一。文林郎監鎮江府延陵鎮。希白。迪功郎監湖州梅溪鎮。希悊。將仕郎。四女。適迪功郎婺州黃陂縣尉應宗度。承事郎監安慶府山口鎮楊琮。宣教郎知臨安府於潛縣胡衡。幼早夭。應氏胡氏女亦先卒。孫男三。曰興慶。興權。興可。孫女四人。尚幼。宜人早任家事。姑郭夫人得疾。伏康寧近九十而終。趙公歷典四郡。以循良著。無私謁之謗。諸子力學。孟仲已踐世科。叔子四貢禮部。宜人為婦為母之賢可知已。里人孫某為識其墳。

北人

元和姓纂。英賢傳。古有吉劉。河北人。因氏焉。莊子吳大夫有北人子高。通志氏族略。莊子舜友北人無擇。鈕音。漢有侍御史西

（鉏虞見英賢傳）

廚人（元和姓纂周禮廚人因官爲氏宋有廚人濮見稗例）

徒人（元和姓纂左傳齊有徒人費國語又齊有徒人圍）

子人（元和姓纂左傳鄭大夫子人氏通志氏族略鄭子人九之後也亦爲子氏）

雍人（元和姓纂周禮雍人以官爲氏晉有雍人高雍人擅見左傳）

封人（元和姓纂古封畿之後其後爲氏左傳晉有蕭封人漢司空掾封人嬰）

行人氏（通志氏族略周禮大行人也又有行氏即行人氏左傳陳行人之儀衛有行人燭過）

寺人氏（通志氏族略掌府寺之官宋寺人惠牆之後）

會人（人名通鑑外紀帝嚳之祝融吳回生陸終會人生子六人坼剖而產其四曰會人）

商人（古史晉世家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夷人（外夷山海經海內西經夷人在東胡東）

列人（山海經海內南經列人之國在西北在旄馬西北前漢書地里志列人縣名屬廣平國）

大人（山海經海外東經大人國在其北爲人大坐而削舡又爲人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以蛇貫耳也）

長人（通志長人國在新羅之東人類長三丈鋸牙鉤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獸或搏人以食得婦人以治衣服其國連山數千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關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

小人（通志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爲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事林廣記小人國名曰竫長九寸海鶴吞之）

短人（通志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說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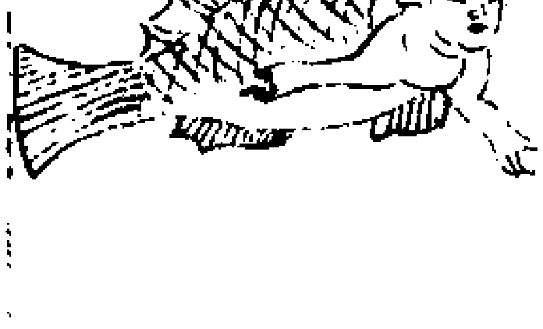
炎人　張華博物志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肉死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

敢人　冊府元龜敢人國在交趾西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滸人是（南州異物志曰烏滸地名也在漢州之南交趾之北常出道間伺見行旅輒出擊之利得人食之不貪其財貨並以其肉爲殽髑髏破之以飲酒以人掌趾爲珍異以食長老）

女人　諸蕃志女人國水常東流數年水一泛漲或流出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尺人得之則以獻于女王昔常有舶舟飄落其國群女攜以歸數日無不死有一智者夜盜船女命得去遂傳其事其國女人遇南風盛發裸而感風即生女也西海亦有女國其地五男三女以女爲國王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子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尤多鹽與大秦天竺博易其利數倍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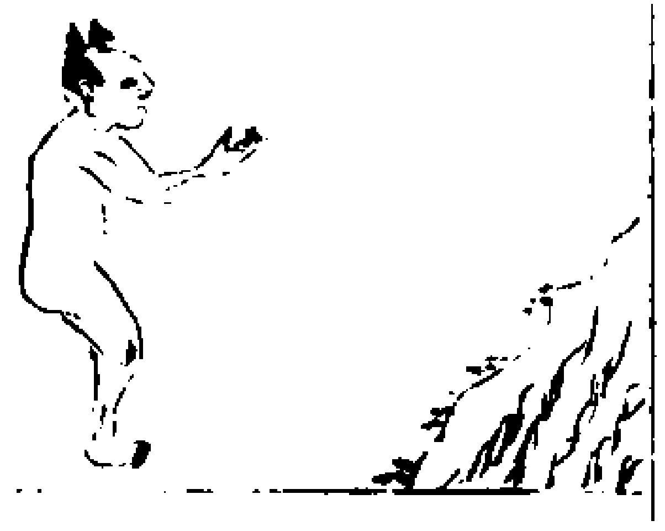
（廣記女人國居東北海角與奚部小如者部抵界其國無男每視井即生也）

氐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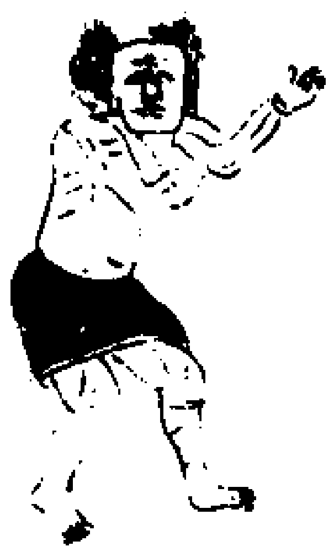
山海經氐人國在建木西其人面魚身無足自胸已上似人已下似魚也圖讚炎帝之苗實生氐人死則復蘇厥身爲鱗雲南是託浮游天津羅泌路史後紀呂八權之妻何女緣婦胤三年生三子曰旻曰鼓曰延延始爲侯旻戕侯出氐羌鼓先頭而軵亂與延同事是始樂風爲編鐘生靈恝靈恝生氐人（注山經云氐人能上下于天氐互也記傳多作互草書之繆）

一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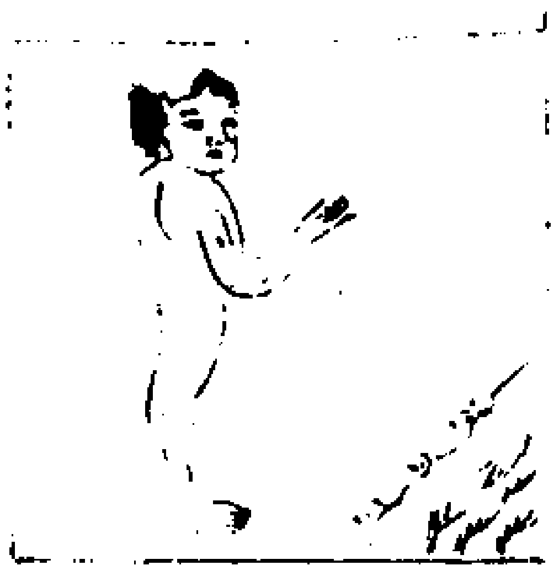
山海經一臂國在西海外之一。其人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

一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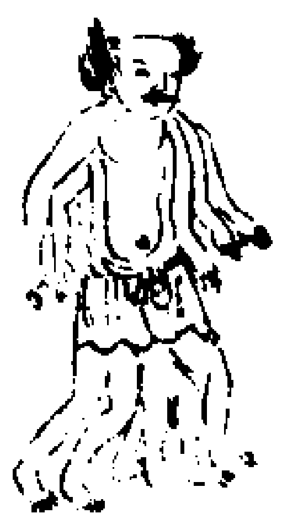
山海經一目國在北海外。其人一目當其面手足皆具。又深目國。其爲人一目

反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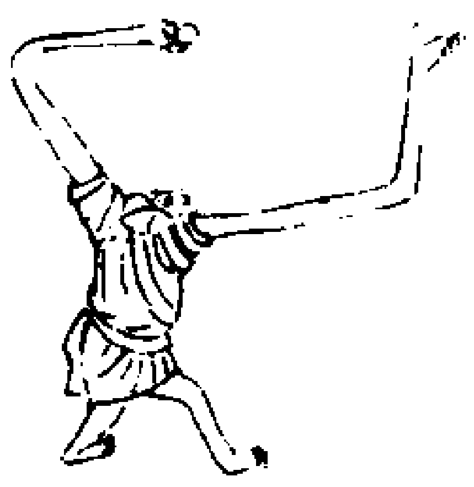
山海經柔利國在一目國東。其人一手反膝曲足居上。一手一足。一云柔利之國。人足反折。又深目國。爲人舉一手。

三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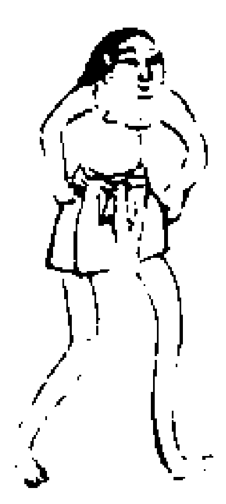
山海經三身國在夏后啓之北。其人一首三身。

長臂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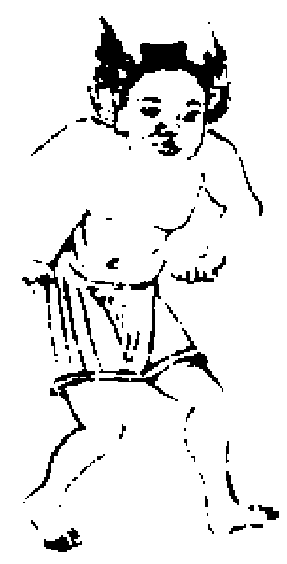
山海經長臂國。在海內東。捕魚水中。其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垂手至地。黃初中。玄菟（音徒）太守王頎（音祈）討高歸王。窮追之。過沃沮國。盡其東界。臨大海。近日出之處。問其耆老。耆老曰。曾在海中得布褶衣。兩袖長三丈有餘。即長臂之衣也。

長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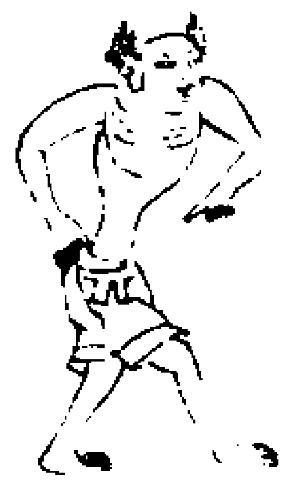
山海經長脚人常負長臂人入海捕魚。今旄（音同）人蓋象此也。海外西經長股之國。一曰長脚。

無脊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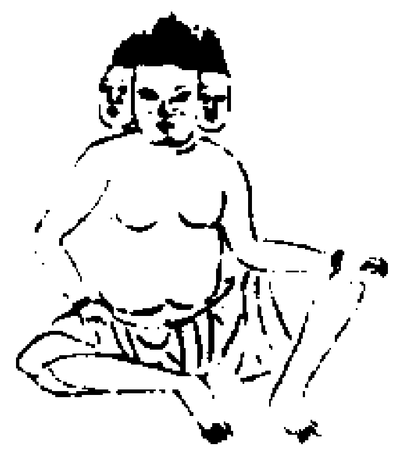
山海經無脊國在北海外。為人無脊（脊即腸也）其人穴居。男女死即埋之。其心不朽。死經二千歲乃復生也。海外北經無腸國。其為人長而無腸。（為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無腹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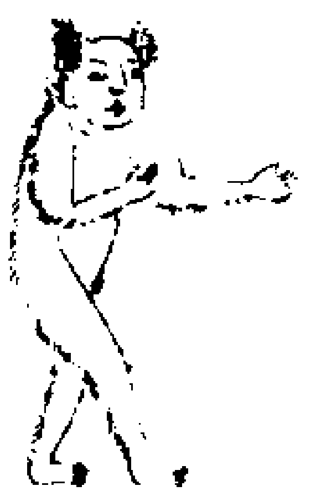
山海經無腹國。在深目國東。其人無腹。

三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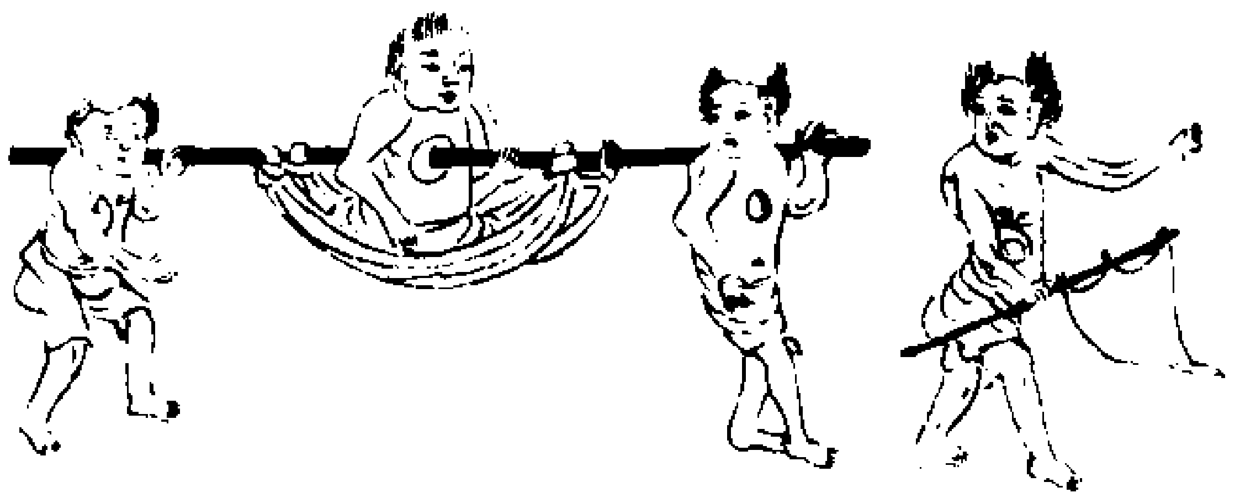
山海經三首國。在鑿齒國東。一人三首。海內西經服常。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莊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毛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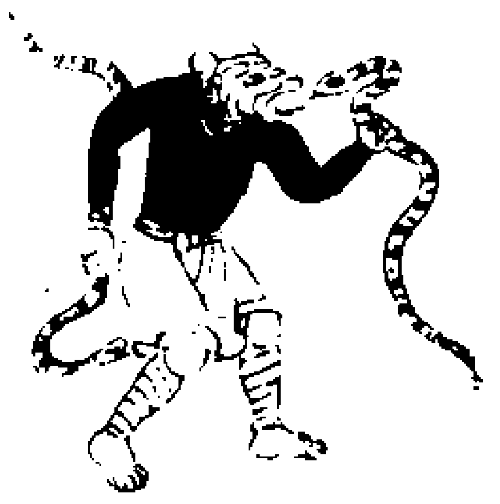
山海經毛民國。在玄股之北。臨海郡東二千里。居大海中洲島上。為人短小面體盡有毛。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曾獲此人。太平廣記八荒之中有毛人焉。長七八尺。皆如人形。身及頭上皆有毛如獼猴。毛長尺餘。短毦（上音主。下音貳）見人則眼（古陌反）目開口吐舌。上唇覆面。下唇覆胸。憙（許記反）食人口鼻。牽引共戲。不與即去。名曰髯公。俗曰髯鬣二名髯狎。小人髯狎可畏也。

穿胃人



山海經貫胷國在㦤國之東。其人胷有竅也。尸子曰。西夷之民有貫胷者。深目長股。異物志曰。穿胷人去其衣。尊者令人卑以明貫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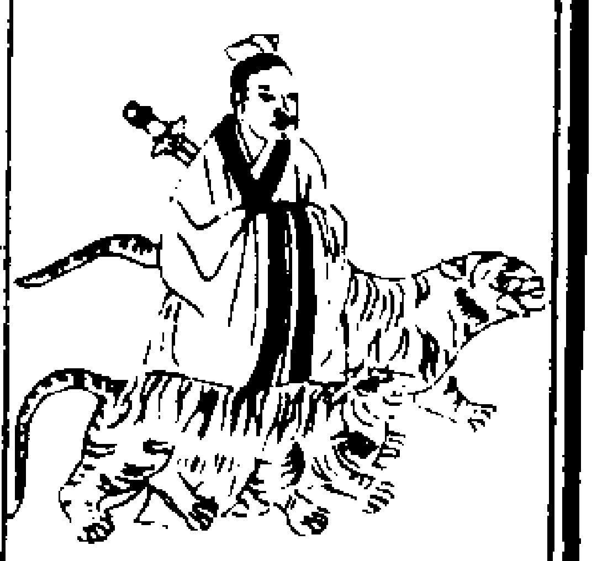
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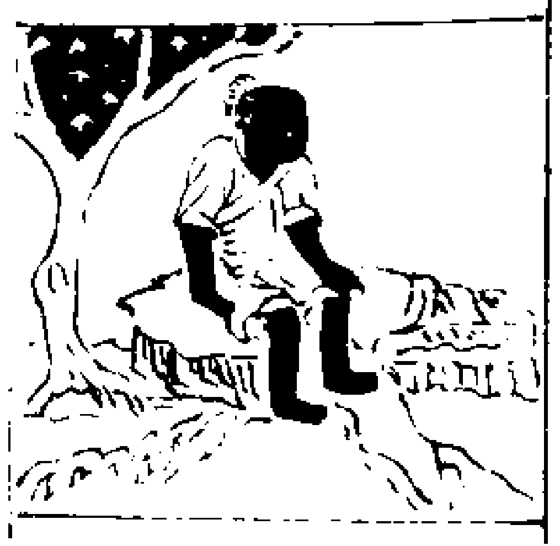
山海經南海內巴遂山有黑人。虎首。兩手持蛇啖之。海外東經黑齒國。為人黑。食稻啖蛇。使蛇黑手。海內南經梟陽國。其人黑身長脣反踵。

君子人

山海經君子國。在奢北之尺北。其人衣冠帶劍食獸。有二文虎常在其旁。其人好讓不爭。亦使虎豹如康讓。



不死人



山海經不死人在穿胷國東。其人黑色。長壽不死。居員丘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復有赤泉。飲之不老。

無啓人

酉陽雜俎無啓人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為人。錄民膝不朽。埋之百二十年化為人。細民肝不朽。埋之八年化為人。息土人美。土人醜。

東鯷人

冊府元龜東鯷人。在會稽海外。分為二十餘國。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

羽民人

山海經海外南經羽民國。人身生羽。長頭。能飛不能遠。卵生。畫似仙人。海外南經羽民國。其為人長頰。（啓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海外南經羽民國。有神人小頰。

聶耳人

山海經海外北經聶耳國。為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音諾）

交脛人

山海經海外南經交脛國。其為人交脛。

扶南人

太平御覽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隅有人如獸。此人扶南之東。緣海邊。各如禽獸。人無道也。身黑若漆。齒白如素。扶南以外。民皆漆齒。使黑。而此人身體雖徧不漆齒。故止白也。隨時流移。居無常處。水此民不如變立屋宅。乃隨寒暑素逸飲。身體雖小。夏則入水捕魚。謂冬則登山射麋鹿也。食唯魚肉。不識禾稼。寒無衣服。

以沙自覆。此人無衣服。暑小遁寒凉。嚴自覆惟以出面目耳。時或乞蔡猪犬雞豚。此人或時輩有可得傳擒。如立一小屋以自據。家中男女大小。並止猪犬共豢其中。無復分別也。雖亦人形。無踰六畜。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七

永樂大典卷三千七　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齊椿壽

圈點監生臣畢三畱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八　九眞

人（易同人卦一）

䷌離下乾上　程子傳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李謙齋詳解卦氣七月準以昆永馮椅輯註上乾天也君也下離六二一爻在離之中人位也乾上離下五陽同歸二之一陰有以天同人之象亦爲人君同乎斯人之象故成卦曰同人易稜總義（[illegible]）同人成卦離下乾上乾天也離火也天道下濟火性炎上豈苟同耶卦以二五相應爲同而初上无位不相係屬三四介乎上下而反有以爲吾之間是以二雖以柔順爲一卦之主同于宗而吝則其同益狹五雖以剛健

爲用二之主大師克相遇則同非自然之素履於係應固未能大同於物惟其中正得位物莫能違是以三雖伏戎而不興四雖乘墉而弗克攻初上亦同於无所適莫之地此類族辨物而非苟同於我者同人之道也楊瀛四尚易通二變自遇宊與大有爲反對卦趙汝楳輯聞於卦變爲乾重離於爻變爲一陰爻卦䷫初二互易而變欲同五者二也五陽之情皆公二以起義初上不涉於同害同者三四也陳深讀易編乾天在上離火在下火性炎上與天同也五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吳澄纂言三之一上之八稀一陰姤變主六二李恕易訓同合親也與同人而人同之也郭肩解伏羲之同人經（先天經台第一卦後天大有卦之反對）

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程子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

狃暱比此後言宜以君子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朱子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合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朱子語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利義利見君子貞是一象（淵）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淵）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爲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做主不得（淵）　陸德明音義同人和同也離宮歸魂卦孔穎達正義同人謂和同於人于野亨者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處非近狹遠至于野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也與

人和同義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要義同人足以涉難然必利君子貞（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離宮歸魂）同人于野亨　鄭玄曰乾爲天離爲火卦體有巽巽爲風天在上火炎上而從之是其性同於天也火得風然後炎上益熾是猶人君在上施政教天下之人和同而事之以是爲人和同者君子之所爲也故謂之同人風行无所不遍遍則會通之德大行故曰同人于野亨　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崔憬曰以離文明而合乾健九五中正同人於二爲能通天下之志故能利涉大川利君子之貞司馬溫公說同人者何同於人之謂也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與人同者人亦同之與人異者人亦異之同則相愛異則相惡愛則相利惡則相害相利則交安相害則交危利害安危之端在於同人不可不察也何謂君子樂與人同請借譬以言之夫季孟異室也而皆出於桓君子樂與人同曹衛異國也而皆出於姬君子樂與人同姬姜異姓也而皆爲中國君子樂與人同夷夏異俗也而皆列於會君子樂與人同是以近者悅遠者來然則同人之利豈不大哉何謂小人樂與人異小人曰季孟異室也吾何與哉故樂與人異又曰彼此異民也吾何與哉故樂與人異又曰爾汝異身也吾何與哉故樂與人異是以民有災而

君弗恤也父有疾而子弗憂也兄有禍而弟弗救也然則異之為害豈不大哉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同之至也又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又曰噂沓背憎職競由人異之至也然則同而已矣其曰同人者何同之道極於人也何謂極於人草木禽獸不可同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何也曰野者言其遠也君子同其遠小人同其近同其遠故无不同也同其近故迭相攻也迭相攻非同人之道也然則聖人其有私乎曰有聖人之私大衆人之私小何謂聖人之私大聖人者以天下為私者也蓺穀樹蔬而食之犓牛秉馬而畜使之皆所以役物而養人也所私不亦大乎夫惟聖人為能愛其身愛其身故愛其親愛其親故愛其國愛其國故愛其道道者所以保天下而兼利之也未有危人之親而人不危其親者也害人之身而人不害其身者也天下交害之而身不亡者未之有也然則危人者適所以自危也害人者適所以自害也焉在其能私哉夫君子小人其為愛身一也君子之愛身也遠小人之愛身也近遠故大近故小小者非他也智不及也是故識其大者為大人識其小者為小人非其志之異也識之藪也君子同於正故其同大小人同於邪故其同小邪正者小大之分孔子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无不欲利

而惡害欲安而惡危欲治而惡亂君子能安之利之治之使之天下猶一人也此之謂能通天下之志鄭雍解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嘗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為大故也故為君臣父子為兄弟夫婦朋友至於臨民為政處己接物凡有見於外者无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說一本於此然天无事於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於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无為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同其無事之義也野者遠於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於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同人而欲人同己者小人也能同人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李光讀易詳說否泰者君子小人相為消長君子處內則為泰小人處內則為否君子欲去小人小人必欲害君子故泰之九三已有否之象至上六則城復于隍矣否之九四已有泰之理至上九然後否終則傾矣凡如此者皆以黨類相傾邪正相勝不能大同乎物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能也同人于野亨則廣大矣利涉大川則可以涉險矣利君子貞則无有嫉忌之者矣古者聖賢相遇措斯世於三代之隆而不見其治之之跡用一賢則不肖者自退用一能則不能者自遠未嘗孳孳然求異於衆人如此故包容廣大无往而不通也朱漢上叢說同人

蜀才曰夬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圖姤初六升二九二降初當從圖李衡義海撮要天下否塞之久人人欲其亨通是必君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胡）周所以興者同心同德也紂之所以亡者離心離德也夫欲建大功立大事除大災定大難君臣同心上下協濟則可（石）上不居位之貴肯同于下譬如光武之求嚴陵帝堯之召許由與人同心胡越何患故可涉難（夕）（所引孔穎達正義蘇軾傳見前鄭玄見前李鼎祚集解）楊萬里傳人與人羣居天地中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而獨與人為異何也人異乎人者物之棄人同乎人者物之歸然同而隘則其同不大同而曠則其同不公同人于野公而大也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

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君子與小人為同則君子為小人小人與小人為同則小人害君子豈正也哉故九五可同六二而九四不可同九三趙復齋說中虛內明故能同人有我而暗則私矣項安世玩辭利涉大川易中卦辭有利涉大川者八卦非乾則巽蓋北方屬水乾行涉之海居東南巽木涉之也需訟同人大畜四卦皆以乾行為象者也需之乾自下而上故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訟違乾而下行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同人曰乾行大畜曰應乎天皆專以乾為訓也蠱益渙中孚四卦皆以巽木為象者也蠱之巽自下而往故曰往有事也益自震而巽二木相櫬故曰木道乃行渙曰乘木有功中孚曰乘木舟虛皆專以巽為訓也頤之爻辭六五以柔不可涉大川上九以剛利涉大川亦四卦取乾之義也謙之爻辭初六用涉大川以二至四有坎為川然以无乾巽不得言利涉也

利君子貞　單言利貞則貞者守正而已矣君子之貞則通天下之志而一之也否以不通故不利君子貞君固守之貞則否之初九亦有之矣蔡節齋訓解同人于野亨同合與人同也六二柔得位而應九五同人之義也野曠遠之地乾象也同於昵近則未免有心同于野則曠遠而无形迹之事大公之同所以亨也　利涉大川乾健離虛也　利君子貞以衆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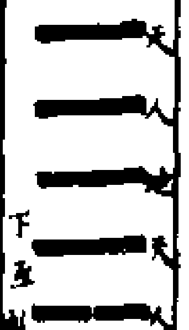
則文明以健、以爻言、則中正而應、乃君子之正也。馮椅輯註同人與人同也。舊脫志卦今補之。據贊行同人曰三字當是錯簡、從人因更增曰字

同人于野亨。无所不同之象。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四方之所輻湊、无有隔礙於此、同人、无不亨通。　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占離中虛有舟虛能載之象、載上三陽健於行水、故利涉大川、君子謂六二成卦之主、陰柔嫌為小人、故告於君子貞則利、貞位當也。馮椅輯傳同人　朱子發曰、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猶初也、五猶二也、上猶三也。九五應乎六二、同人也。句氏曰、上居位之貴、皆同其下。程可久曰、同者、同其不同、如春秋書同盟、同圍之同。司馬君實曰、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與人同者、人亦同之。與人異者、人亦異之。又曰、草木鳥獸不可同也。李去非曰、同人與比異。比為人所比、同人與人同者也。　上乾君也、下應六二、二在下卦之中、人位也、故曰同人。言君上之同乎人、此包犧文王命卦之旨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聖人與人同欲、皆其義也。贊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李子思曰、一陰疑可以統衆陽矣、而位則居二、故止可以為同人之象、而不可以為大有。趙氏曰、一陰居二、是柔得中而有謙以下同乎人之象。朱子發曰、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本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李季辨曰、天下之人、所稟各異、等倫則相絕也、然其中有不約而同者、天理之一也。目有同視、耳有同聽、至於心獨无所同然乎。（以虞子仁為長）　三說各以贊之一明之。大抵孔子贊易、五陽一陰之卦、則以一陰為主、明卦名義、自是孔氏之例、非經之本旨也。至序卦、乃云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則經之本旨、孔子非不知之

離卦曰同人親也（右明卦義）　象贊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陸希聲曰、日離于天、其體同也、火炎而上、其性通也。　此亦孔子新意（右明卦象）　序卦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程正叔曰、不交則否、相同則為同人、義相反故相次。又曰、世之方否、必與人同欲、乃濟、同人所以次否也。胡周父曰、天下否塞之久、人人欲其亨通、是必君子同志、以興天下之治、則天下同心歸之。李子思曰、乾坤六子迭相用事、而象顯卦成、獨中女之卦、其象未見、故作易者以離交乾、設為同人大有二卦以畫之。又曰、離之性上傳乎乾、而乾之性亦下同乎離、非復如向者乾上坤下、兩不相交、而否塞不通、此同人之卦、所以與否相反也　即否之乾上、以離易坤畫、初三兩爻變也。序卦自有正意、而諸說旁通、皆可以推之（右明卦序）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贊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　陸希聲曰、同人于野亨、道大公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程正叔曰、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私意所合、乃昵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而无遠不同也。天下皆同之、何險阻之不濟哉。馮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卦爻言之、則示阿黨之戒。野外也、二之從五、離之麗乾、皆自內而外。理契至公、則雖胡越之殊、為一心、私徇於己、則雖室家之壹有異志。薛氏曰、自朝及野、君人之道也、故門无咎、郊无悔、野方亨。楊中立曰、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李仲永曰、以乾健而涉難、无所不利、陽以陰為難、五陽一陰、故不足以為難而利涉焉。正義曰、與人同心、足以濟難閑之曰、古之聖人、唯能通天之志、故能成天下之務。際天所覆、志无不通、則成大事、濟大難、立大功、无往而不利也。以象言之、野天際之象、坤能戰于野是也、離中虛、舟虛之象、乾健行之象也。際天所覆、皆與人同、則志无不通、以健行舟、則雖有大川、涉无不利、健以言其合衆力也（右明卦彖贊）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李子思曰、卦辭反否者也、不利君子貞而今也利君子貞　君子貞以乾在上言也、否陽大同所以為利之別也。　鄭舜舉曰、人臣為群陽之宗、易失之私、故同人之象爻多戒辭、人君為群陽之宗、上下順從、故大有之象爻多吉（右明卦占）

田疇學易蹊徑



同人者、言己之同乎人者也、非謂使人之同乎己者也、同己者私、同人者公、私者人也、公者天也、故應乎乾曰同人、乾天也、人能體巽之道、以絜齊於身、因離之明、以相見乎人、以此而與人同、則同乎天矣。　以三畫之卦、分三才之位而言、則上爻為天、下爻為地、中爻為人、若是六畫重卦、則上下卦二五之爻、皆屬人之位、同人一卦、以六二之陰為主、獨與九五為應、同人之象

郊外曰野、兌為西郊、乾居西北、乾鄰於兌郊之外也、故乾有野之象

乾有亨德、巽東南巳月、離南方午月、皆是嘉會之時、亨之象　巽東南木之所聚、巽又為風、離中虛又為槁木、舟虛之象、乾居西北、正亥子江湖之地、利涉大川之象　乾有貞德、離利於貞、巽順而附麗於乾、陽為君子、利君子貞之象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人之與人相同於屠、飲食言笑之相合者、未必其誠同也、卒然相遇於曠野之中、一

言相契不諂不佞不徼不拂豈非真同歟嘗因是而論之曰禮之既失則聖人惟野之求謀之未獲則裨諶適野之駕寧不以朝市者祿利之所趍而野者无求之地也趍祿利則徇情尚私貪欲嘗得同者未必是異者未必非也若欲所利者公所言者當无踰於野人之无求者是以負暄之言雖愚而人忠之禮樂之進能先而吾從之故文王聽及芻蕘而序易繫卦於是乎有同人于野亨之辭也夫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能與野人同其好慝之公則焉有不亨通者哉利涉大川者即是同舟遇風胡越之人可使相救如左右手之義利君子貞即是君子周而不比无適无莫義之與比之義同人則衆无不同於是可以涉險與人和同苟義涉邪僻必不能堅貞固守歸諸小人而後已故利君子貞而夫子釋彖曰君子正者以此鄭汝諧翼傳同人大有對變之卦以一陰居下體之中曰同人一陰居上體之中曰大有同人之彖爻多戒大有之彖爻吉君臣之位異也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則同非善也泰卦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則同又爲善也所謂同者其得失特未定顧其所同者如何爾人臣爲群陽之宗易失之私故同人之彖爻多戒人君爲群陽之宗上下順從故大有之彖爻多吉也餘從程氏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按同人上健既同人二字　愚曰同人取象以二體言乾爲天在上火之性炎上故曰同以卦爻言六二一陰而羣陽歸之亦曰同然同之爲義有同之同有不同之同君子和而不同此不同之同也小人同而不和此同之同也同人于野者郊野廣曠之地大公无我樂與人同此君子之同也九五乾健故利涉大川二五得位中正相應故利在君子之貞（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二五德位皆應因與之同故卦名同人　大司徒質人郊二甸野三甸野蓋郊之外也以二同五有內外卦之分故曰野以陰同陽三最近四次之五最遠然五則當同者也若懷安苟合而近同於三四是爲不正之同悔吝隨至唯不憚遠外擇所當同同斯亨矣心既遠同乃利涉險又行之以正可免苟同黨同之患他人不得而間我故曰利君子貞徐相直說天在上火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野處外而遠无昵比之私也聖人以大公之心與天下爲同何難危之不可亨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又宜處以君子之正道斯可謂之大同矣姑汾遺叟証類指龜同於人者必在寬廣天之陽一大者也火之陽衆小者也以一大而同衆以无所不同廣闊无虞則吉故曰于野志既大同何往不止故利涉大川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故君子貞以卦象言之乾健離明文明以健中正而

應也張應珍解同人于野亨因卦名就而爲卦辭野之爲言曠遠也指外卦乾也所同者遠方不限於域中則亨同人于宗則吝矣乾健以行故利涉大川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此所利者君子之事也小人其克有是哉蘇起翁讀易記同人乾離中爻易位則乾爲離離爲乾故曰同人以乾離各卦而論二五皆人位故也同人于野曠野也野外之同至公无私自然亨通同心涉險何險不濟然同人于曠野貞正爲利君子和而不同雖曰同人亦不苟同也惟出於正則天下之心不期而自同離伏坎二三四互巽爲木利涉大川也陳深讀易緘同人于野亨同人同於人也言與人同也野曠遠之地同人于野則不特親比自內及外无所往而不同矣故亨外卦有乾爲郊爲野故曰同人于野雖同乎人實同乎天則无往而不同矣　利涉大川天下皆與之同以乾健而行何險阻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又以互巽爲舟故有涉川之象惟乾之健則利涉　利君子貞二以文明之中五以剛健之中剛柔正應惟利君子之正惟君子之正而後能同人也陳普解同人于野亨同人與人同也卦自姤來下二爻反易也二爻在姤爲私其所有而不及人之象反易而居爲推其所有與人同之之象所以同者同欲同好不可自私所當推己以及人也蓋以外四陽爲人初爲同人二爲所同者子路與朋友共孟子勸齊王樂好皆與民同是也二中正離明衆陽所同无邪暗之私故爲同人于野謂至公私也同于野而後亨私則吝而不通矣　利涉大川與人同也　利君子貞離明乾剛故爲君子貞二也光明剛大而內主乎正也如是而同則合而不散通而不窮利涉大川亦以是之故耳大槩同人之義主於光明正大則爲天下之大同不然則爲小人暱比之私小同而不能大暫同而不能久非所謂同者也丁易東象義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人一陰之卦自姤來初二相易也又爲五陽之卦自夬來二上相易也二卦皆以一爻相易然但以自夬取義同人離下乾上者也天在上火炎上故曰同三畫之卦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四即初也五即二也上即三也柔爻在二與五相應以三畫言之二五皆人位也故曰同人六畫之卦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二亦地也故以野言卦惟一陰諸陽所同欲得也而適在三畫之人位六畫之地位所謂同人于野也野者空闊曠之地言同人于野則極同人之大言之柔得位得中上應乎乾故亨亨則何事不濟故可涉川中正而應君子之道故利君子貞　以象變言之乾天際爲野火非在野之物野燒之火人力也乃與天同故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謂二五巽有象

木之象離有伏坎大川也又自夬來夬上體本兊澤也上自二而往遂成乾卦乾行而兊隱矣但見天而不見澤非利涉大川而何此卦言善與同人則何事不濟吳澄纂言同人于野此羲皇離下乾上之卦而文王名之曰同人同人者同心同德之人也六二九五俱以中正居人位而相應六二爲九五所同之人故曰同人卦名連彖辭象也人目所望地連天際處爲野六二在下居乎地也上應乾五應乎天也故曰同人于野　亨占也六二卦主而乾五爲應故能致亨　利涉大川占也初二三有舟象乾健前行而舟隨其後故以涉大川則利也　利君子貞占也二五中正相應其相同者皆君子之正道故利於君子之正主事也吳澄纂言外翼同人

同人彖同人于野初同人于門二同人于宗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上同人于郊同人者同心之人也非曰同於人也六二爲九五所同之人九五爲六二所同之人也二五皆居人位故曰同人俞琰集說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仝與人同也以離遇乾謂之同天可也而曰同仝何也曰天人一理也天道至公无私同人之道亦當至公无私也野外也六二爲成卦之主得位得中而外應乎乾之九五有亨通之道焉故曰同人于野亨剛健而能有爲是以利涉大川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是爲君子之同不爲小人之苟同故曰利君子貞李恕易訓同人于曠遠之地乃至公大同之道故亨天下既同宜涉險矣然亦宜用君子至公大同之正道

小人之同暱比之情耳保八原旨同人于野亨五陽一陰之卦以一陰爲主簡御繁寡制衆也一陰中正而五陽俱從之有同人于野之象野則无親疎遠近之間是之謂大同有亨道矣夫子謂柔得位得中者卦自姤來初往居二剛柔相易用卦變也六二與九五應又不曰應于五而曰應乎乾者陽皆從之矣非同人之亨者乎　利涉大川詳見需彖有舟虛巽木而剛健而不陷可利涉矣　利君子貞夫子曰乾行也取卦德曰文明以健有離有乾故取卦體曰中正而應即係二五應故斷之曰利君子貞正也張清子集註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丘行可曰同人一卦以六二爲主而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義也以三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涉川而利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蓋正則同邪則異正則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　愚謂同人于野亨此卦辭也然以爻而觀則于宗不若于門于門不若于郊而于郊又不若于野之亨矣（所引李子思曰薛氏曰並見前易精解傳趙瑾解）

卦乾上離下天體在上火性亦上是火之性上同於天故名同人人心之所同者道也道乃天下至公之理人能至公无不同者所不同私欲害之也同人至于野則國中之人无不同矣故亨人心既同利涉大川之險利用君子之正道也胡炳文通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離至同人大有而見離體凡六離之用與坎等矣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離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大有五君位而爲群陽之宗上下順從故爻多吉辭而彖但曰元亨二臣位而爲群陽之宗易失之私故爻多戒辭而彖曰亨曰利必曰利君子貞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哉比者一陽爲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爲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和同人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爲人大同亨道也雖大川可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按原齋分畫卦論以離中爲人位若論六畫卦則二爲地自天視地則地爲曠野又有同人于野象可謂人道之亨矣大川離伏坎象離爲壺舟有利涉象君子貞六二中正象君子不專指陽言（所引郭氏曰易氏曰丘氏曰李氏曰見前郭雍解易祓輯註輯傳張清子集註陳應潤爻變）

易緼同仝同心同德之人也上卦否既傾矣爲人上者知爲惡之小人不可用故求同心同德之人以同治然不求之于朝市而求之于田野者恐邪佞之人尚在朝市親戚相依宗族交薦舊政不改餘孽尚存故遠求于野欲使舊染汚俗咸與惟新求之之切野无遺賢矣不特賢者亨通朝廷亦亨通矣利涉大川君臣有剛健之才不畏險阻雖大川亦可利涉貞卜也蓋求賢之時利君子之卜不利小人之卜以其人君知人之賢否也否卦曰不利君子貞正與此卦相反也齊履謙本說同仝同于人也于野則所同者廣利涉則同功者衆利君子貞同于人者人亦同之則小人无隔絕之害復以反否之誼　解蒙精緼大義先儒曰天理而已矣故无往而不同也同人否之反也故在否則不利君子貞在同人則利君子貞矣　蒙謂合衆心之同濟天下之難亦唯在於公正而已耳梁寅參義同人之道以大同而不私爲善故卦之諸爻或比或應皆爲同於所近无大吉者而彖言同人于野則能絕其私與而廓然大公此其所以亨也其取乎野之象者何也以一卦觀之由內而至外初爲同人于門至近也二爲同人于

宗亦近也至上而同人于郊則遠矣然未如野之尤遠也國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同人于野豈非超出於家邑之外乎二為同人之主而不能大同故其有應者乃所以為吝初上雖无咎无悔然終不若于野之亨也聖人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情无不孚恩无不洽者豈非同人于野之意哉人心之大同則何為而不成何往而不利雖大川之險涉之无難矣然亦必行之以君子之正道然後為利也不然處斷之亦理持守之不固雖其心之匪私亦豈能亨乎夫同人于野心之公也利君子貞事之正也世固有其心非私而事失其正者亦有事雖正而未能无私者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其唯至公至正之道乎易纂饒氏曰于野公也貞正也自此下并吳氏說合附彖傳下乾天理也順天理而行故曰利涉又曰君子之心天理也天理无不正故通天下之志以人心天理之同也　吳氏曰人固在於公而公又當以正為本乾天也動以天者自然是公自然可以涉險其曰乾行行以天而動（所引朱氏曰胡氏曰丘氏曰馮氏曰見前張清子集註胡炳文通馮椅輯註）涂潛生易疑擬題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亨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二卦之義不同皆取象於野何也一言於彖二言於爻又何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程子傳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朱子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王弼註二為同人之主孔穎達正義此釋所以能同於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者謂六二也上應九五是應於乾也李鼎祚集解彖曰同人　九家易曰謂乾舍於離同而為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則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象義同於人故曰同人蘇軾傳此專言二也楊萬里傳六二以陰居陰故曰得位下卦正中故曰得中二與五應故曰趙復齋說得中應乾同乎天也同乎天者同乎人也　二五心也人心天心同蔡節齋訓解釋同人義柔二也得位當位也得中下卦中也馮椅輯註同人志卦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六二明卦義張應珍解離以一柔爻為主六二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之九五是能同於人而人亦同之故以名卦陳普解一陰而得中正之位上應乎九五之中正五為衆剛之主下應乎二而衆陽无不從之胡炳文通　小畜六四柔得位同人六二則曰柔得位得中不與巽柔之畜乎乾而喜離柔之應乎乾二中四非中也梁寅參義同人由六二而取義故主二而言之五以陽居陽二以陰居陰是二之應於五也五剛而中正二柔而中正是二之德應於五也五為上乾之中則二之得位得中者乃上應於乾也卦之為同人者以此也

同人曰（程子傳此三字羨文朱子本義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程子傳至誠无私可以濟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王弼註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孔穎達正義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之義所以能如此者由乾之所行也言乾能行此德非六二之所能也故特云同人曰乃云同人于野亨與諸卦別也　註故特曰同人曰　故特曰同人曰者謂卦之彖辭發首即疊卦名以釋其義則以例言之此發首應云同人于野亨之上別云同人曰者是其義有異此同人卦名以六二為主故同人卦名繫屬六二故稱同人曰猶言同人卦曰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雖是同人卦下之辭不關六二之義故更疊同人于野亨之文乃是乾之所行也要義同人非二所能故曰乾行曰同人曰（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旁通師卦巽為同乾為野師震為人二得中應乾故曰同人于野亨此孔子所以明嫌表微師震為夫巽為婦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乾四上失位變而體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　侯果曰九二升上上為郊野是同人于野而得通者由乾爻上行耳故特曰乾行也蘇軾傳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言五也故別之　利涉大川乾行也野者无求之地也立於无求之地則凡從我者皆誠同也彼非誠同而能從我於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誠同可謂同人乎故天與火同人物之能同於天者蓋寡矣天非求同於物非求不同於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誠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誠同與之居安則合與之涉川則潰矣涉川而不潰者誠同也陳了齋說終則有始天行也義在剝復終始同時乾行也貞在君子无妄元亨利貞行乾也楊萬里傳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一柔應五剛下應上也五剛應一柔而九五正應上應下也上下相應其同大而公矣乾行上應下之謂同人曰三字行王華叟音訓同今同人曰晁氏曰王昭

素謂此同人曰三字錯說之按虞翻輩諸儒无一人為之說者特王弼失之耳項安世玩辭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此句當連上文辭之其說謂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故其卦曰同人而同人之跡又曰同人于野亨也蓋本之以中正而无邪行之以剛健而无欲故能忘己而同人又能忘人而同乎野也故以兩曰字明之先儒皆以連下文故其說不通下文利涉大川乾行也獨以乾行二字解利涉一句爾乾在外故曰乾行言出行於外健則能涉也 應乎乾 乾行也 同人以一柔為主徒柔不能以同乎人也必以天德行之故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乃可謂之同人至於利涉大川則又曰此乾行也明非柔之所能辦也凡卦之以柔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為卦主而其濟也必稱乾焉此乾之所以為大歟元亨說具鼎卦 利涉大川乾行也 象以利涉大川為乾行明利涉者乾也非離也離有伏坎坎在下為川又有互巽在上為舟雖有涉川之象矣然非乾之健行不能以利涉也訟天與水違故不利涉同人天與火同故利涉未有違天而可濟者也未有不健而能濟也馮椅輯註同人曰三字衍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主上卦以明象占行道也兼以天道君道明之陳深讀易編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釋同人義指六二也得位二以陰居陰當位也二居下卦之中得中也九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九五剛健中正其德同也故為同人 利涉大川乾行也乾剛健而不陷可以蹈險難而行故利涉大川陳普解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卦為同人卦立而後同人于野之義見不別起而遂連卦名為一句者文理當然也凡其皆中孚豚魚亦其例古人之文於此亦可見也夫子傳辭謂之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則以同人為卦同人于野亨則卦立之後徐察而見之之大義也卦立則卦爻辭之義皆以具必卦名先定而後發之所以見一體之衆體大關一卦者為卦辭各為卦中之一時者為爻辭如百體之合為一身不相離而又不相亂也卦名之義與其卦爻辭之義固不遠然先儒之說多有混卦爻辭於卦名如專以小往大來為泰大往小來為否與乾六爻皆聖人之類皆未為當也觀同人曰一語可見其當有分別矣乾行謂二以中正應乾是一卦皆天理于野之亨涉大川之利皆以此之故耳吳澄纂言以下釋彖辭承上文應乎乾而言所以致亨而利涉大川者由乾之剛健

而行也柔雖得位得中然非應乎乾則不能有此亨利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程子傳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王弼註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貞 邪似嗟反孔穎達正義此釋君子貞也此以二象明之故云文明以健中正而應謂六二九五皆居中得正而又相應是君子之正直也故云君子正也君以威武而為健邪僻而相應則非君子之正也李鼎祚集解何妥曰離為文明乾為剛健健非尚武乃以文明應不以邪乃以中正故曰利君子貞也項安世玩辭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文明以健則其健也非妄行中正而應則其應也非私係發之以明行之以公此君子所以合天下之志而正夫一也同人之道莫利於斯矣張應珍解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止君子正也文明離也健乾也中正而應二五也上文釋利君子陳深讀易編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又以二卦之德言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董真卿會通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所以利君子貞在二體之相為用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引蔡氏曰見前彖節蔡訓解經義乾行也文明以健天文也文明以止 天理運於難窮則體至著以合乎人者不容己天理示於易見則體至著以辨乎人者不容過蓋合異以為同辨同以為異此固人事之昭然而莫非天理之自然也不知天理運行之妙則合其所合者或有小用之私不知天理流行之形則辨其所辨者或有過用之累施於人而非天焉殆亦苟合苟辨而已矣同人與賁之君子何其一合一辨之皆天乎且變化不息廣大不拘至妙而難窮皆乾之行而天理之默運者也是天之理也即君子之不容己於是坦然无外合天下於文明之中健而能久无有間斷則其所以至健者皆本於乾之行也非合於人者不容己皆至於發揮垂布盛大可觀至顯而易見皆天之文而天理之昭示者也是天之理也即君子之不容過於是燦然有別辨天下於文明之中各止其所无有僭差則其所以有止者皆本於天之文也非辨於人者不容過乎觀天理之運則著其同者不當變於同觀天理之示則著其分者不當踰於分蓋或變者不足以為同或踰者不足以為分非聚乎天人一致者孰知之同人之彖曰云云賁之彖曰云云嘗原天理有隱見之寓而觀人事有分合之機然後知出於天者人所不能外而用於人

者非天其孰爲之苟知有所謂隱者焉而不可以限量窮也故於分之中而致其合猶其不可窮者也苟知有所謂見者焉而不可以形迹求也故於合之中而致其分猶其不可求者也合以天合分以天分天人並用庶乎其不相悖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固未易以強合也昧夫天理而求以合之則行於一時而不行於悠久施於平夷而不施於險阻終於變遷已有限量卒至於暫合而暫離或作而或輟其患不在於不合也合之不以天理所以離之也凡厥有生勢均力敵固未易以強分也然合天理而求以分之則失之放肆者或流於好高失之趍下者或流於无撿渙散四出莫有定極卒至於越禮以相奪踰分以相陵其患不在於不分也分之不以天理所以雜之也是故磅礴上下无一物之能遺往來消長无一息之或間天之理固如此況乎納之與天同其量持之與天同其久而人之合果外天理以爲合乎垂象著明陰陽有常運躔度推遷晦朔有常序天之理固如此況乎典則天叙禮則天秩而人之分果外天理以爲分乎雖然君子一合一分之間豈惴惴然求其所謂天理而循之特以理者天人之所共由理在是則天在是也故性命之各正太和之保合舉覆載之間悠久无息吾知有理而已不知何者爲天而何者爲人也知同人之同爲无間又知賁之爲文爲有別則天理其在斯乎自今即其天理之隱者言之悠久无息者有統天之功行健无疆者有御天之權沖粹混融舉无私覆日月星辰舉无私照人莫窮其變化也而所以爲乾行機緘間於斡旋形氣同於範圍是皆天理之難窮者也理之在天者如此而君子其諸異乎天而同之歟凡其人之所謂文明者在乎萬物與吾同體云耳同聲同氣而天下之志无隱同心同德而衆庶之慮无蔽精誠披露而彼此相合於文明則威武不屈而不至銳始怠終以虧其交意向昭晰而人已相孚於文明則貧賤不移而不至擇利避害以携其志小大高下之和同而金石之堅尊卑貴賤之脗合而膠漆之固則其文明之所以健者皆乾之所以行也則合乎人者果非在於不容已乎自今即其天理之見者言之剛柔相摩而有麗天之度陰陽相推而成在天之象或盈或缺而日月不過或往或來而四時不忒人皆見其準則也而所以爲天文雲漢之昭回星辰之羅布是皆天理之易見者也理之寓於天者如此君子其諸異乎天而辨之歟凡其人之所謂文明者在乎萬物各得其理云爾有法度以相接而炳垂於典則之中有禮義以相維而煥陳於紀綱之內君君臣臣而君臣相安於文明則止仁止敬而無援下援上之失父父子子而父子相安

於文明則止孝止慈而無不孚不順之憂小大高下莫不各由其道尊卑貴賤莫不各得其所則其文明之所以止者皆天之所以爲文也則辨乎人者果非在於不容過乎蓋公則一私則萬殊而无偏无黨然後王道有蕩蕩之盛是以知理之所在不合則不明也參則晦辨則彰而歲月日時既易則政又有昏不明之累是以知理之所在不辨則不明也吁此同人與賁皆主於文明而咸拯於至著之地也同人之彖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又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然後知同人之本凡其得中而關是大同於人者无非應乎乾行也至於于野之亨大川之涉皆欲其體健而施不容泛交苟合於一時而含洪包荒於悠久也故九五之同人雖號咷之後亦獲相遇之笑所以見其同之不可不健也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乎天下然後知賁飾之本凡其茂對時變以育物者无非觀乎天文者也至於人文之觀而大要期於一定不易之謂成截然不變之謂成而于以化成天下焉故六五之賁雖丘園之賤亦必吝而後吉所以見其文之不可不止也嗟夫宜合則合宜分則分事之當然固如此也然昧乎天理者无往而不蔽達乎天理者无往而不宜昔者文王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德之純而配天則文王之與天理爲无間矣自然盡己盡人以贊化育成己成物以合內外形則著著則明極而至於不息則久悠久无疆何以然後德之純足以參於穆不已之命吾固知文王之同天之同也穆穆之懿郁郁之美明明在上極而至於緝熙之敬止何以然高明配天足以並日月星辰之係吾固知文王之文天之文也雖然同人之卦論其无不合也賁之爲卦論其无不分也一則惟恐其有間一則惟恐其无別若判然其不相侔也以二卦求之則同不生於同而生於分分雖寓於分而本則同是健也不徒見於同而非狹之族非物之物守是健而不使之雜揉則同者每因於分也止是也非徒見於分而居上不驕爲下不僭皆安於止而不使之乖錯則分者乃所以爲同也是則分之與合要本一致而聖人設卦並行而不相悖也馮去疾經義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物我同德固不可有異心君臣同德尤不當有異心矣同人之卦大同之義也然猶易合者物我之心莫難合者君臣之心使其德雖同而心猶有未合者則亦何取於大同之義哉自同人之二體言之則離取其文明而乾取其健文明之德物我之所同有而必持之以至公此心之同終始无間則物我之際得其所以同矣自同人之二五而論之位取其中正而義取其應也中正之德君臣之所同有而必相應而不相違此心之同尊卑

無間則君臣之間又得其所以同矣自其得之同而極其心之同則大同之義是爲得之故夫子釋彖之辭曰云云其旨如此夫天地定位而人生其間與之並立而爲三才我之與物同此一初也於其間又奉其尤者一人焉而戴之謂之君然後有尊卑有上下古之君子廣大同之心充大同之德夫欲以我之心而合乎物之心以我之德而合乎物之德惟其交際也有道其酬酢也有禮其周旋泛應也有宜則夫一人之德千萬人之德也其於文明也何有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其於健也何有然我之於物群焉而居屯焉而處其心合也至於冠尊屨卑之不可以陵蔑遠堂高之不可以躐而欲以臣之心合乎君之心以臣之德合乎君之德非其事上也盡敬其輔上也盡忠其輔贊彌縫也盡誠則臣之德安能上輔乎君之德中正何有哉臣之心安能上通乎君之心其應何如哉是理也固所以爲大同之義而聖人獨於同人之彖發之易之卦有五陽而一陰者一陰爲之主同人之六二是也故同人之彖以六二言之其所以接乎物者非惟正應而已也凡五剛之與我接者皆物也燦然有儀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文足以與物交也明足以與物辨也不惟我有是文明之德也凡物之與我並處乎天地間者皆知父子兄弟之爲居出入守望之爲

安交游朋友之爲助此禮也亦情也此勢也亦理也是其文明之德所以爲同也是其心也不可以一時而遂已也當无時而不然不可以一人而遂忘也當无人而不然持之以悠久充之以不息此心之健固將與物同也而可有異心乎哉然其事乎君也則亦指正應而言之耳二在下卦而五在上卦天下之中有過於此者乎以九居五而以六居二天下之正有過於此者乎臣有是中君亦有是中而非中者不能投其間臣有是正君亦有是正而非正者不能乘其隙此其同也而非可以分陽也非可以覬覦也是其中正之德所以爲同也然是心也不可使有一間之可投也不可使有一隙之可乘也相與不可不深而相疑之間所可慮也信不可不厚而相猜之隙所當憂也上有以應乎下下有以應乎上此心之應將有同而无厭也而又可有異心乎哉夫物我之德惟其同也故其心同君臣之德惟其同也故其心同大同之理融物我通君臣皆此德也皆此心也大哉大同之義乎雖同人之彖指六二而言固也然六二之辭則曰同人于宗宗者以其同類言也既曰于宗則是知有我也而不知有物也知有己也不知有君也知有私也不知有公也人欲交勝天理日微宜其有吝之辭也大同之理固如是乎然則彖之所言獨與爻異何也彖之辭明卦

之全體爻之辭明六二之時物固未可以槩論也況使六二固爻辭而知驚焉反于宗之吝而于郊于野俱同人之量而忘身忘私毋固毋必則何害於大同之義乎嗚呼天下之理推其正而已矣泛而言之脩身克正閑敢弗正而正君心以正朝廷以至於正天下皆此德也皆此心也文明之能健以正而能健也中正之能應以正而能應也故以此德之正而合乎人之德以此心之正而合乎人之心然後足以融物我通君臣舉天下之大納之大公至正之域然後足以盡同人之理故聖人之繼斯言曰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蓋指六二而言之嗚呼大哉大同之義也

姚鏞經義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知君子之接物无所徇則知君子之處心无所倚夫人之接物所以徇乎外而失其在己者非物之能爲人累也由乎存於我者不能以自立則亦隨物而靡耳同人君子豈其然哉方其燦然相接有可觀之文固若易與也而所守則健而不可移泛然應物固若无不受也而所與者必以中正君子何自而能然也由其中心所守適乎義理之安不惑乎外邪之擾屹然中立不倚於偏則其所以泛應酬酢者莫不各得其當而不可亂也不觀君子之養乎內无以知君子之應乎外以此同人豈苟同乎哉同人之彖曰云云意或如此人皆知

物之能爲人累而不知非物之能累人而人自累之也夫以一人之心而接乎萬有不窮之物其交乎吾前者无非可喜可慕可羨可欲苟在我者茫然而无所主則彼將乘吾之所喜慕羨欲而投其隙亦何所不至哉蓋人之一身固不能不接乎物也惟接之以理則不惑乎物物固不能不同乎人也惟知其所異則能同乎人蓋以物徇物則何物不可欲以人徇人則何人不可同若是則邪正混淆賢否无別能使同己者之是而不能使異己者之不非能使己之所欲者合不能使己之所不欲者同此皆小己自私之累非大同之道也蓋天下本一理萬有本一心此理苟明黨偏不作合乎理者同之違乎理者去之彼雖淫邪頗僻巧僞萬端而吾之所喜慕羨欲者舉无所偏焉曷能以投我哉同人君子不以苟同爲同者蓋得乎此也方其燦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禮以相安溫乎其容若可玩也謙乎其恭若可褻也至於悅之以非道則有厲然之色誘之以非義則有確然之守其剛健爲不可奪歸斯受之不問其所從來泛而受之无一物之或棄宜若是非之无辨邪正之不明而无所不應也然必正者從之中者與之以私求昵以此爲同者則未始容之也其中正則不可移然君子之能盡乎此豈隨事隨物而強爲之區別哉亦以此心所有至理素定无偏

无黨而王道平平也无作好惡而弱於所私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吾以隨波逐流以爲同也善其所善惡其所惡吾不雷同相附以爲同也君子之所以爲正者得於心則其所以汎應酬酢者豈不犂然各當於理哉蓋天下至正之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未有可以此而不可以彼可以一而不可以二者常人以同爲同則所同者狹君子以正爲同則无所往而不同矣以卦觀之上體乾也下體離也以乾之健行離之明明則无所不燭而是非邪正不能逃健則確然有立而淫朋比德不敢干此其所以能行君子之正而接物无所徇也雖然彖辭夫子作也夫子豈徒言之而已哉童子之難言則與其進鄙夫之空空則叩其端陽貨之見公山之召又嘗就之豈非文明而健者乎然夫子非止於文明也其處鄉黨者不以施之朝廷其與上大夫者則不行於下大夫享禮私覿以致其敬降階升堂則異其容未嘗不以正應也然夫子所以泛應曲當者蓋其平日與門弟子之所講明者无非正心誠意之學所謂應世酬物之用初非无用之空談也學易者當於夫子而有攷焉周源經義同前題　接物而有所守於内在天下不能外乎理守己而无所徇於外非君子不能盡其理夫與人同者非難而不苟同者爲難有如交接之道未明而動與物忤者固非也然不知己之所守不可偏徇而至於與物俱往則是豈君子之所謂同哉且文明以接物而必有健以主於中則其所存者中而且正矣彼此相應而不容以間其情者豈非通天下一理而是其所以爲同歟然而盡是道亦難也是必君子人歟守於己正也推之以接物亦正也惟正故能中而惟君子故能正此聖人言此必歸之君子者有以哉非理不足以同乎人非人不能盡其理吾於聖人彖同人者見之故曰云云　夫交接之道不過乎人己兩端而其間所謂節文者蓋不勝其多變以一人之身酬酢乎多變而欲隨吾所處各有以中其節難矣雖然無難也事事物物之中各有理存而明理則各知其所止之地也故理一矣而分則殊分殊矣而理則無往不在且親踈異情貴賤異等使不違於是理則惟見其異爾而自得是理者觀之萬殊一貫而初何梏於有我之私物我一體遠近同視使不違於是理則惟見其同爾而自得是理者處之一貫萬殊而初豈見其有所謂兼愛之蔽即是理之一以達之於分殊而於分殊之中復有處夫理之一夫如是可以語大同之道矣彼世之人知有乎己而不知有物者惸然獨立於斯世而卓越崖異以爲高至知有物而不知有己者欲比天下而同之而卒至於無差等之愛不失之人則失之己不流於楊則歸之墨此正道不明異端害作而君子之道鮮矣今夫无親踈大小之間无貴賤遠近之殊懽然情意之相孚燦然文物之相接是其爲文明者也然而汎然雜施者必有不得其所處而以己徇人則易至於苟合此文明接物而必剛健以爲此心之主庶乎汎應酬酢之中自有不可亂者存而隨事適中无往而非正雖泛愛而不失其親仁之念雖容衆而不忘夫尊賢之意其曰應云者天下之以理相合者莫不各得其所應也然而中正之道所以爲同人之要而聖人特舉其正者歸之君子何哉蓋天下之理至於中者非難至於正者爲難中者隨事物以取中而正則吾身心之所以爲準繩萬事萬物之所以爲摽的者惟其正所以能中而君子者理明義精意誠心正其天理人欲之辨甚嚴而義不爲利所奪志不爲情所遷其明白正大也无纖芥之疑慮其公平正直也无毫髮之私意謂之君子正者理倫於君子之身也嗟夫天下之理有可得而同者有不可得而強同者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固其自然之同有合乎天理之正者至於仁民者不可與愛物並施敬兄者不可與敬鄉人槩論是雖異而亦不失爲同也不然天與火固象同人而至於體象則狹必類物必辨蓋於此可以言正矣卦以乾離成體既有以寓文明以健之義而二五之正應皆中也然二則各道五則先號後笑蓋以六居二而六之與二柔也以九居五而九之與五剛也惟其柔則情易徇而剛則有中直者存此健又所以爲中正之本而彖所謂得中應乎乾者此也彖曰利君子正彖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至於象亦曰君子而大傳釋同人之義又以君子之道爲言蓋嘗因是而得所以論君子小人之同者夫邪正有異途君子小人有異類要之各有同者然而君子處心大抵出乎公而小人則私矣此心一公則不爲苟同而雖比也實不周雖群也實不黨至於私心相與則是所謂同流合汙者是所謂同惡相濟者甚而至於締交結黨視勢爲離合而且有以擠君子於佚忍之地者要之則亦正不正之分爾吁此同人之所以利君子正陳次公經義同前題　知君子之處世无或偏之累當知君子之處心有不偏之理此心之理未能至正而不偏則以之應世外不失人內必失己其何以爲大同哉同人之君子則不然文明以接物而其中則至健而不流中正以守己而其外則泛應而曲當合人己而兩盡而應世之用蓋未嘗或失之偏矣然君子之所以能若是者蓋其一心之中天理昭明物慾不蔽森然典則之具存正矣黨偏之无有此其所以處人己而兩得歟惟不偏之理既盡於處心之際故无

偏之用自見於應世之餘非同人之君子疇克臻此同人之彖曰云云以此人之所以於處己接物之際不能盡大同之義者皆非天下之正理也以理一不正則不失之汎必失之拘拘者知有我而不知有物汎者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物我之間所以胥失之自夫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則必曰長楚人之長當无異於長吾之長是以合天下之疎以爲親聯天下之異以爲同治節制量不行於其間而阿合苟容徒以无所不同之爲貴夫豈知什百千萬物情則然比而同之是亂天下物固不可以不同而亦安可捨中正之理而強同之乎自夫知有我而不知有物也則又曰吾弟則愛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同一封畛而自立藩籬隔一樊墻而自分爾我此心褊隘與物寡合截然獨立視物之來若將浼己夫豈知天地萬物與吾同體痒痾疾痛舉切吾身物固不可以苟同而亦安可捨文明之理而不同乎大抵用力乎外者不若務內之爲要課効於人者不若反己之爲切蓋外之變无窮而人之情不一苟徇其變之无窮感其情之不一而求所以應之則其用力亦勞矣君子之所以務內者殆不過盡此心之正而已也惟能盡其正於心則推於用何適而非正哉夫以文明之德出而與物交接其見於汎應酬酢之間蓋有燦然其文照然其明舉无一毫之或蔽矣而君子必以健濟之誠恐逐物忘返而无以盡守己之道也中正之理嘿存於吾身其見於躬行踐履之間者蓋有中而不倚正而不邪舉无有一毫之或偏矣而君子必濟之以應者誠恐其立我太高而无以盡接物之禮也有接物之禮而不流於徇物有立我之義而不固於有我信矣其无或偏之累矣然天下之事見於用者非難而反其本者爲難使君子之處心容有一之未正則以之接物必至於失己以之守己必至於失人君子人歟靈扃洞照天理内明不以利心感之懼其有以易吾之正也不以忿心乘之懼其有以害吾之正也聲色貨利之不以動其心忿懥嗜慾之不以留諸内无非所以養其正也夫然故處己接物罔有一毫之偏者矣以卦攷之上體乾也下體離也以離之文明而合乾之健則文明以健蓋可見矣以九居五以六居二既中且正而後處相應之地則中正而應又可見矣至於繇辭必以利正言之則正者其同人之本歟雖然正理之在天下人心誰獨无之而同人之卦一則曰君子二則曰君子者何耶蓋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君子之中庸則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則小人而无忌憚者也然則謂之君子正者豈非以君子和而不同而小人則同而不和耶聖人作易嚴於君子小人之辨如此哉昔者吾夫子

於春秋諾陽貨之仕而不遂出仕從佛肸之召而不果有往豈非其中有至健存者乎然而享禮私覿必異其容升當降階必異其趨即中正之理而形於酬酢泛應之間在聖人又无不當矣他日爲政之問必以正名爲先而割之不正則不敢食又可以想見吾夫子无適而不正後世揚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孟子必深闢力辨之者豈非以人心不正邪説不熄則其流弊必至於不忍言者是則甚可畏也孰謂孟子不言易周元經義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合

以理接物爲甚公君子固可合天下於大同以象觀理爲甚明君子未嘗強天下以苟同蓋君子之於天下固未嘗不同亦未嘗必同全同人之德故能同其所可同觀同人之象故不求其所強同此所以舉天下而无外歟且健之於己則文而至於明應之於人則中而至於正以是接物无非公理唯君子能之由是即此之理達之天下則天下均有此理均有此志隨感隨應蓋有不期其通而自通者可謂合天下於大同矣然知其同而不知其不同之同猶未也胡不即其象而觀之乎彼天道上行火性炎上所趨雖同爲體則殊聖人象易而獨取諸天與火焉是蓋謂夫同之爲同初非苟同而不同之中固有實同者存也豈非不強天下以苟同乎接物有全德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不同觀象有全體君子之於天下也未嘗必同兼其爲同人之君子歟同人之卦曰云云經意以此約天下而一歸之同此君子合天下以爲心者也因天下而不求其同此君子公天下以爲心者也夫一天下耳不混然而合則判然而離不翕然而聚則渙然而散曷爲欲其約而歸之同矣而後謂之不求其同哉嗚呼理之本一分之兩殊不可不原其故也何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自然感之而通唱之而應即一人之心可以貫千萬人之心此其爲理雖欲不同不可得也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物之不齊乃物之情彼此異宜好惡殊軌合萬有而觀有若東西黑白之不侔此其爲分雖欲強同亦不可得也唯君子者盡剛明中正之道與天下相忘於形迹之表故何我非物何物非我亦既約天下而歸之同矣猶且體天火同人之象與天下相安於等差之内故物各付物事各付事亦必因天下而不求其同焉人知其爲同也不知其同之之中有不同者存人見其不同也不知其不同之中有大同者寓理一分殊其致察蓋亦久矣或者私慾汩其真而文明之不足偏黨昧其天而中正之不守定者失而應者窒敝者亂而感者隔則人人楚越之殊物物藩籬之間是之謂失其本心固不足責也至於強天下

以為同有又將曰我能健而明矣我能中而正矣由是以為應由是以為通皆吾之所能矣而人情之不一者必約之而使齊物理之本異者必比之而使均強求其然而不待其自然強求其一而不聽其自一則泯泯棼棼豈為於不可行秖益擾耳其為中正果若此哉吁是亦不思夫高明配天燎原若火卦象之立果為何意而吾顧不及而求之耶然則孰有若同人之君子乎今夫剛健自強之謂健健而不本之以文明則其健也失於過泛應酬酢之謂應應而不守之以中正則其應也失於偏今同人之君子內蘊文明而智愚賢否之辨莫逃外全剛健而貧窮富貴之來莫屈是非本文明以剛健乎中立不倚接物而不狥乎物正直无邪待人而不徇乎人是非守中正以泛應乎將見方寸之內无非至公一身之間无非至正四海吾門庭六合吾戶牖千萬人之心皆我之心推是心也草木禽魚且吾同生山川陰陽且吾同氣舉覆載之內凡可象者孰不與我同一感通而況與我同類之斯人何我乎何彼乎是理一融萬境俱徹人慾淨盡天理流行通天下之志非君子孰能之吾故曰以理接物為甚公君子固可合天下於大同者此也雖然同人之所以為同者豈直苟同而已哉蓋有所謂不同之同也一卦之立必有一象一象之設必有一義盡亦觀卦玩象而深求其故乎同人之卦合天火而成也天以形而居乎上火以物而生乎下其形質至不同也又況乾北離南而南北殊方也乾金離火而金火相尅也聖人於斯二卦斷然而謂之同人者何哉蓋嘗觀伏羲先天之卦文王後天之卦而有得焉伏羲之卦乾居南而離居東文王之卦退乾於西北進離於正南離之所居適處乎乾之位則以陰而配乎陽以離而代夫乾所以為同人也其信然也則乾離不同物而同理天火不同質而同位此同人之所以為妙也推之於人則分之殊而知其理之一理之一而不害其分之殊君子體斯象也亦惟因天下之自然以合天下之同然膠轕之中條理不紊紛擾之際次第秩然不一而至一者默寓其間不同而至同者默形於內而後天火之象得矣同人之理盡矣不至於同而不和為小人之同矣吾故曰以象觀理為甚明君子未嘗強天下以苟同者此也抑嘗論之人情所在莫患於惡同而好異尤莫患於強異以為同蓋天地之間未有介然而獨立者彼其卓絕孤邁立異以為高踽踽涼涼期以駭世而殊俗固不足以語大同之道也至於忘親疏混貴賤比天下而同之而卒於愛无等差者又豈君子之所以為同也哉嗚呼楊所以不失之人則失之己不流於楊則流於墨正道不明異端並作而君子之道辭矣孰能於易之卦象而求之耶以經致之蓋自去古浸遠人偽日滋強者侵衆者奪矜者忿愚者詐畦町爾汝形骸乖離於是易之不得不作也同人之不得不卦也今觀其卦乾離位焉以乾之剛健而雜以文明下之以九五之中正而九二以中正應之可謂健不至於過剛應不失於一偏感通之際无非天理者由是亨于野利于川聖人論同人之效亦至矣然猶未也泥其同者不足以為同因其異而為之同者乃所以為同故天以陽而成體則氣清而上浮火以陽而成質則性炎而就燥其為物雖殊而其理則一也惟能因其物之殊而求其理之一則不必曰渾然无別乃謂之同其雜然不齊之中當求其渾然至一之理則同人之卦象可无愧矣雖然言不盡意立象以盡意卦之有象聖人蓋所以寓深長之義而啓天下窮理之學也卦盡於言之中象超於言之外同人之象嘗試以睽觀之矣卦曰同人取其同也人以為天道上行火性炎上所以象其同者如斯而已卦之有睽言其異也人以為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所以象其異者如斯而已殊不知人情物理同非苟同異不終異天火誠同矣而天火有不同之質火澤誠異矣而火澤有相息之功惟知同人之同求始不異則一本所以為殊者理也知睽之異求始不同則萬殊所以一本者亦理也不然通天下之志聖人既言於同人之象而類族辨物必以明天火之象其志不相得既言於睽之象則以同而異必即以明火澤之象又何耶此大易深長之義所以不得不歸之窮理之君子王元經義中正而應　天理全夫己之德人欲契夫彼之心蓋有其德於先而无以持其心於後君子以為憂患也惟夫同人之君子而无外於中正者也故中者所以應於正正者所以應於中中正之應无二也則以一而已矣有其德有其心此天理无以大過於人歟此同人之彖曰云云之意抑嘗論之天理人欲不可並立也有天理則无人欲有人欲則无天理苟惟知天理之可守而一毫之私猶與存焉則所應必不至矣成湯建中必以制事制心為本武王建極必以无偏无黨為戒道心微而難守人心危而難安君子於二者之間乃不能以自強焉天理之能存者幾希世之人君非不知中之當執也非不知極之當建也然本心之靜或為私心之動正見之存或為偏見之移則一念之差可使天地易位陰陽僭忒況其他耶吁此中之所以應於正者也方其中也鴻漸高下之未陳而不見其形喜怒哀樂之未發而不見其迹此其所以中者也況其正者也使其正不自得將何中而相應及其正也寬裕溫柔之未展而不失其容發強剛毅之未倚而又不失其執此其所

以為正者也況其中者乎使其中不自得將何正而相應惟天理不以人欲為患狀合契之方此其所以應於中正者也抑又攷之同人之卦合中正之理為中也者以六居二而六與二柔也而應乎剛剛之應而發乎正正也者以九居五而九與五剛也而應乎柔柔之應而發乎中中正相應然後足以盡同人之義昔之盡是道者吾於大舜見之人徒知夫大舜善與人同而不知大舜以用民於中以躬率於正此中正之德豈不足以應者乎故曰中正而已矣黄氏大經義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立己而不失之介則戒己而不失之偏求君子之執德毋過流於有所倚一有所倚則失其正矣聖人之論同人所以有取於中正而應者焉蓋中正者立己之道也一於立己而不知以應物為事則徇己而接物非所謂君子之正也惟中正以立己而應以待人而者兼全則君子之正而不偏者於是為得矣論同人之君子當以是觀之此云云所以見於同人之彖矣自三光五岳之氣分而天下无全才世之君子所以操脩於己者亦鮮矣有能會歸而領其全故夷清惠和各有以得其偏由果賜達毋難以得其備求其有得於君子之正而不偏者愈不可見茲聖人所以於同人而特發其義焉蓋同人者與天下和同之謂彼其一於立己者固非所與人同而苟於徇人

者則又往往至於失己皆非所以為同人之正也同人而不失其正是豈倚於一偏者之所能為哉吾嘗觀之矣立己而不以中正則詭隨而已矣苟媚而已矣泛泛而无所守靡靡而入於邪甚非君子之道也然而世亦有知以中正之道律其身者而又未免於狷潔以自孤淺狹而自隘拘拘翦翦自不能以有容是豈知君子之道固有旁行而不流者初未嘗與物絕也是則君子之所謂正也君子之德苟至於徇物而忘己非正也苟至於徇己而忘物亦非正也惟夫內不失己外不失人則无反无側而吾道之正直者常存无黨无偏而吾道之大中者不廢以是而同人在我其有一毫之不正哉昔者聖人於同人之卦何其拳拳於君子之正如是其不置邪方其於卦之首論同人于野之亨是正有取於大公无我也而必戒之曰利君子正蓋徒知于野之亨而不以正則必有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者是則聖人之所憂也故於繫辭言之而復於彖辭申之聖人之意明且切矣柰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或失之隘降志辱身者雖言中倫行中慮而奧益惟夫孔子之无可无不可然後可以謂之集大成必如是而後可以為君子之正沈應丑經義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立治之本存於我者既无異理則君子致治之用達於

人者斯无異心蓋為治之道莫患乎求異乎天下也苟不出於常行之理而顧矯拂以為高在我已不近人情矣欲天下之无異情也豈不難哉同人成卦貴乎同而不貴乎異也君子當同人之時而任化民之責故立大中至正之理以為應世濟物之具不過高以為奇不徇俗以為卑所本者正理所行者正事在誠无異理矣由是推而行之億兆之心好惡不同萬民之情趨捨各異以此中而通之而悉歸於中以此正而通之而悉歸於正又烏有異心乎道立於上既无所偏道達於下自无所間合異以為同信非君子不能也同人曰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論蓋如此為治有大本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自大本之不明而古今之治忽不知其幾變矣往往為之愈亟而效愈邈作之愈力而功愈遠其故何耶嗟夫人生之初抱中於天地之始受正於陰陽之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不抑不高无反无側正理未始不存也自夫導之者以崖異於是不得其正彼其中正之理已斲喪而无餘至於風俗之薄惡背尚之乖異任道揆之責者槩以頹暴目之吁曷不原其初哉是故天下之情本不難感示之以甚高難行者不能通示之以悖常反故者不能通導之以同流合汙蕩然无紀綱文章者又不可通古人立治之道不越乎當然之理而已為

君子者可不深念哉同人之君子膺同人之責者也熟考世道之淳漓歷觀風俗之嚮背於此得其正道焉顧非不能出人意表以為法也非不能高舉物外以創制也又非不能立新奇以耀一時之觀聽也誠以天下之正理不越乎中正之道其位則君臣父子无君臣父子者非正也其民則士農工商无士農工商者非正也食必穀粟出穀粟之外者非其正衣必桑麻出桑麻之外者非其正是中也即民心本然之中也是正也即民心本然之正也皆人之所常行皆人之所得有捨是而求應世之道則為詭異為矯拂適以戕斯民之天鑿斯民之正矣是不曰存於我者无異理乎然政者正也我導之以正則孰敢不正彼星羅棊布者非一國也寓形宇宙者非一民也向也一家文軌中隔華夷萬里車書半分南北內外之情若不通矣自吾以正通之則遐荒異域自然來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而內外同情向也剛柔遲速異齊好風好雨異宜有強梁者有勞僻者遠近之情若不通矣自吾以正通之則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風俗薰然其和志慮曠然其平而遠近同仁於一視內外同情於一致治天下之能事可謂无餘責矣是不曰達於人者无異心乎抑嘗謂君子之職任出於有所專決者必非常人之所能蓋唯之為言獨也通天下之志唯易之所成

天下之務唯易之幾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唯易之神況夫同人之通志非立中正之君子其孰能之使君子於此知夫天下之責悉歸於我應世之任獨出於我道揆之既立思焉无所用其力洎然而不盡其能寧不孤天下之望而揆羣黎之心玩唯之一辭聖人立言大有深意抑以見同人之任非君子不能為在君子亦不可辭其責也故嘗論之天下之理惟高明者能舉過人之事而褊淺者則无碩大之功是卦天與火同所以為同人天體蓋高火體蓋明高則无不覆明則无不照以炎上之性而與穹窿為徒其同為乎而不廣故于門于宗不免悔吝以其私也于郊則可无悔又未若于野之亨也至若大有備乾離之體足以合上下之心而悉為我應舉天下之大而悉為我有然大有則大同人則同者蓋卦體雖一彼以火而居天之上此以火而居天之下淺深殊分廣狹異等故致用之遼絕也吁自同人而進之亦幾於大矣唐虞三代之治卓冠萬古意其立經陳紀必有驚駭當世越越天下者蓋至於數聖心傳之語寂寥簡短自執中之外无他說故其至理所通周或有間四表皆來王矣四方皆風動矣比屋之民皆可封矣安有一民之異慮者然則古人以是立治以是致治後之為治者曷不鑒諸

徐僾經義同前題

處物我而兩盡

君子既无所偏於己則融物我於一致君子斯无所間於人天下一心耳而人往往不能通之者由是理之未能昭徹也君子人歟中正自稟若幾於立我矣而應物之用常行與物為應若幾於徇物矣而中正之守不變既不苟於立異復不徇於苟同此固天下當然之理而君子之所獨盡也以是心而同人則千萬之心一人之心也始見衆志異慮若不勝其多端而同心同德自貫通於一致天下雖大捨君子將安往哉此无他物我雖異形也而同心物我雖異趍也而同理以心感心以理達理君子之同乎人如斯而已矣同人之彖曰云云大畧如此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此私心也若夫得於秉彝之初受於陰陽之會則若智若愚若我若物皆同此心也自夫人卓異以為高者於是知有我而不知有物泛交以為事者於是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物我之見既不能以兩盡則物我之心果何自而能一蓋立我而不絕夫物應物而不失夫我者此乃大公至正之道其或絕物以為異忘我以為同者皆一偏一曲之士也理歸於正則以中國為一人以天下為一家人心无往而非一理徇於偏則隔藩籬者分爾汝務博愛者无等差人心何自而能一此同而異異而同者所以為同人之道也今夫中正者立己之本泛應者接物之用以中正立己則居天下之廣居而非人人求說也

行天下之大道而非物物求徇也立於无偏无黨之地而由乎大公至正之理則所以處己者得矣以泛應接物則宏德度以來一世而非孑孑為為異也恢宇量以納四海而非介介乎自立也以易知易從之道為感而遂通之本則所以應物者得矣自處中正而應物者不廢與物周旋而立己者自若則至正之理君子固已得之誠以天下之理至於中者非難至於正者為難蓋中者隨時以取中而正則吾心吾身之所以為準繩萬事萬物之所以為標的也已正則物正有以盡己之性斯有盡人之性矣故人藏其心雖難知也在心為志雖莫測也而此理所通則不約而自契不期而自孚故所欲與之而舉天下皆得其所欲所惡勿施而舉天下皆不見其所惡矣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不惟在人者為然雖蠢動含靈跂行喙息皆此心不惟在中國者為然雖裔夷絕域殊荒遠外皆此心苟有血氣莫不尊親凡厥庶民會于有極君子豈有智巧以為之哉亦不過日循天下之理而人心之同然者自不能外焉耳昔者讀易至同人之卦合天火而成也天以形而居乎上火以物而生於下其形質至不同也又況乾北離南而南北殊方也乾金離火而金火相尅也聖人於此二卦斷然而謂之同人者何哉嘗觀伏羲先天之卦文王後天之卦而有得焉蓋伏羲之卦乾居南而離居東文王之卦退乾於西北進離於正南離之所居適處乎乾之位則以陰而配乎陽以離而代夫乾所以為同人也其信然也則乾離不同物而同理不同質而同位此同人之所以為妙也推之於人則分之殊而知其理之一理之一而不害其分之殊物我並見人己兩全此天下之理所以為正而天下之心所以為一也是理也羲文傳之畫周孔傳之辭吾夫子不惟筆之又復行之今觀佛肸之召則往弗擾之召則往宜若專於應世者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則中正之守又有旁行而不流者夫子之身蓋此理之所會者也是雖綏來動和之化未能盡通天下之志而六經之教猶可通天下之志於萬世則夫子者易道之全歟悲夫聖道之无傳也異端之肆起也楊氏為我必欲独天下之同以為異則與鳳歌荷蓧者同一律墨氏兼愛必欲合天下之異以為同則與縱橫捭闔者同一見私意盛行正理梅蝕果何以通天下之志哉吁道術之為天下裂久矣愚固鑒異端之失玩同人之旨藉蘇羲文周孔於百世之上而三咏三嘆於鄒孟闢楊墨之功云

何萬選經義同前題

存於己者有不偏之德則感於人者无不同之心夫人心之所以扞格而感者由在己之德未極其至爾使德之在我不倚於一偏則推以感

人。其情爲得而自異耶。同人之君子。謂夫中正者。人心之公理也。德必本乎中。而後能使人之歸於中。德必極乎正。而後能使人之歸於正。常人之情。知有是理而不能盡。則全其至正之理以應世者。惟君子能之。夫惟君子之德。守之以正。則天下之大。其志雖不齊。其情雖不一。自我而通之。則曾不見其彼此之異。爾汝之別。又烏有不同之心者哉。德全於己。既无一之或偏。德感乎人。自无一之不應。人己而兩盡。非君子疇克臻此。此同人之彖曰云云以此。嘗謂天下有相爲感應之機。在人當明感通之道。感通之者未至。而遽責夫人之不我應。天下寧有是理哉。能翔而雲從。龍非意於雲之從。鶴鳴而子和。鶴非求於子之和。其自然之理。蓋有不可禦者。自世之不明乎此者。則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寒暑怨咨。其情不一。令焉欲一人之心。感通乎天下之心。非加之以號令。不可。非驅之以刑勢不可也。不然亦戛戛乎其難矣。曾不思篤恭有平天下之道。脩己有安百姓之理。下觀而化者。必本於有孚之顒。若而正心誠意者。乃齊家治國之原。孰謂同人之君子。能盡其中正之德。而不足以通天下之志乎。今夫君子之所謂中正者。果何如哉。立而不倚。无大過不及之患也。直道是遵。无黨偏反側之虞也。以之應世。則惟權變之是適。以之撫物。則惟恭敬之是尚。一

事之不節。或失之中。一行之不修。或失之正。必如乾之剛健中正。則可以爲君子之正矣。如大觀之中正。以觀天下。則可以爲君子之正矣。捨是而言正。殆未見其可也。所謂存於己者。有不偏之德者如此。夫以君子之德。不流於一偏。則將見以是德而感乎人。莫不惟中正之歸。遠近內外。雖有異勢。而從之者无異心。衆寡小大。雖有異情。而格之者无異嚮。彼同人之君子。非固強人以從乎己。亦謂夫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感通之妙。不在乎下。而在乎上。不當責之於人。而責之於己。是道也。唯君子能盡之。所謂感於人者。无不同之心又如此。大抵天下有異勢。人心无異理。自勢而言。風俗不同。嗜慾不通。固難以強服也。遐方異域。趨向不齊。固難以強化也。自理而言。則有倡必和。有感必隨。發端於一人之身者。君甚微。而風草形影之機。至速而不可禦。以君子而欲通天下之志。烏可不示之以中正之理乎。聖人於同人之彖。獨拳拳於君子者。良有以也。嘗考之卦。蓋亦有言中正者矣。而皆得其一偏。如曰中以自攷也。中以行願也。曰大中。曰行中。而正之說則未聞也。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曰能止健大正也。而中之說則未聞也。惟夫同人之君子以中正之德自居。以至正之理自守。曾无一偏之失。是宜以一己之心。而通天下之心。其勢爲甚易

也。抑又論之。理者天下之所同得。人心之所固有。奚獨君子能盡之乎。同人之彖。何獨取於君子乎。蓋人心雖有是理。而不能以盡是理。則揭是理以先天下者。非君子莫能也。嘗攷之中庸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中庸。小人反中庸。觀中庸論君子小人之別。則同人之旨。可以默悟矣。又何疑之有焉

左夢高經義同前題　融物我於一理。在己有全理。合物我於一心。在人无異心。蓋己與理一。則理與心一。无二致也。人知君子能和同物我之際而已。亦孰知至正所通。本无上下之間哉。故以一人而應天下。初不論夫衆寡之分。惟論夫此理之一。一者何。中正是也。中正者天下之正理。物我之同得。而惟君子能全之。自其全於君子。然後我有所應。而彼有所通。此无他。衆志雖殊。天理則一。固宜天下不約而胥契也。然則以迹而論有物我之殊。以理而論。无物我之異。茲所以爲同人歟。彖曰云云以此。嘗反覆卦義。而竊有疑焉。人生兩間。以氣言之。則有清濁。以分言之。則有貴賤。以質言之。則有賢不肖。其不同也如是。今以君子獨能通之。豈以一人之勢。遂能勝衆人之心哉。曰不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如之何比而同之。乃若氣不同也。而父乾母坤則同。分不同也。而父子天性則同。質不同也。而好善惡惡則同。是所謂心之同然者。夫何不同之

有。特其庶民之去。而君子之存。不无待於感發之功爾。然則惟其心之本同。故可通之機在天下。惟其有去有存之或異。故能應之權在君子。是獨不屬諸上之人哉。吾固知人之心志。各有所之。所謂分殊者也。而中正苟全。无往不通。所謂理一者也。同人之所謂同。如此而已矣。且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是中也。不特知者受之。雖愚者亦具是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正也。不特賢者有之。雖不肖者亦稟是也。使爲人上者。或泄邇而忘遠。則是有偏黨之私。而非中矣。爲之君者。或朋淫而比德。則是有過不及之偏。而非正矣。惟同人君子知此理。本人心之所同。故其應世酬物。亦不外乎人心之所同。此其至正所在。雖金石可通。而況於人乎。雖天地不能易。鬼神不能移。而謂人心獨能違之乎。故自其以中而應物也。則彼雖嗜好異尚。夷夏異俗。而凡同此中者。无不起事親從兄之心。自其以正而應物也。彼雖異志紛紜。各有所主。而凡同此中者。无不有愛君尊上之意。此无他。執中建極於上者。既不越此理以爲應。則興起聞發於下者。亦不外此理以爲通。吾謂融物我於一理。在己有全理。合物我於一心。在人无異心。不其然乎。故書論天下之理至於正而止。天下之心至於正而定。古之聖人。能定天下于一者。无他。爲能得此心理之同然者而已。而不善與人

同者常反之其在權勢者則欲齊民以刑不知咈百姓以從欲則非理之正民不可得而同也其徇私意者則欲結民以恩不知違道以干譽則非理之正民亦不可得而同也是非民志不可得而通或者其應之非其道歟故世有否泰人歸諸氣數之適然吾獨以為此皆人君之所致泰之上下交而志通以所用者君子之正也否之上下不交其志不通以不利於君子之正也夫以正道不利於世則人各有心孰從而通之是以同人君子反否之道而合天下於一家通中國為一人持一反手之力序卦所謂與同人者物必歸則中天下而定四海夫豈有他道哉繇之辭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人能知此則知人之一心在野而同初无遠近之分在舟而同亦无夷險之間經正則民未有不興者茲正道所以屬之君子而通天下之志亦惟君子能之歟舜承堯而謳歌獄訟者歸之以其用中于民而善與人同也湯黜夏而民懷一德者歸之以其建中于民而任克綏厥猷之責也武王興周而三千人為一心者歸之以其建極于上而知王道當正直也歷觀上古何莫由斯有天下者可以觀矣陳松龍經義

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君子以一身而會天下之理故能以一理而感天下之心夫人心同有此理也理苟在我則以心感心誰能閒之且天下之理至於正而止君子以一身而為斯理之極貫通融會必粹然一出於正固已立天下之的矣有人心者獨不於此感悟乎天下之心至不齊也君子視天下不齊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以此之理感彼之心蓋其機也夫惟君子之理即天下之理故天下之心即君子之心理一而已心有二乎哉同人之彖曰云云故嘗原君子之出於斯世惟其與天地立道故可與生民立極主民之極同受命於天地而君子獨以一身周旋其中蓋得於天地者粹然之正猶故也存吾靜一之性皆天地之正性知吾順受之命皆天地之正命又養吾剛大之氣无非天地之正氣則以此之正潛驅陰帥嘉與斯世同趍於正理之會鳶飛魚躍在在呈露天下之心縱曰紛紛不齊靡有定向皆可以一以貫之矣吁人心不可以強通至理容可以默會君子不外理以立心天下亦安敢外心以求理此同人之與義也且自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斯理之正與元氣家庸久矣夫人同稟是理以生豈獨私於君子者飢食渴飲正理未嘗不在而知味者實鮮夏葛冬裘正理未嘗不寓而體認者无幾於是舉天地不易之正理而獨歸於君子之身然為君子者豈徒藏其用於一身之小而不充其用於天下之大哉天下人心其初本與我均受此正理也吾之蒙以養正

者不失而彼顧失所養耳吾不以其暫失者不可以復反而猶以其固有者容可以默悟靜專動直其的在我明通公溥舉天下皆從而趍之矣天則內融心境互照此天下之志所為可通而上焉不失於曲徇下焉亦不失於詭隨正理之感通人心若此哉嗟夫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萬殊吾惟公理胎融私欲淨盡則撤物我之藩籬去爾汝之畦畛皇皇四達皆在我闥此皇極斂世事也易之同人取其文明以健者立體文明以燭理故能識大同之義則健以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偏黨兩无正直獨會舉一世之民相與同躋於性分之內此君子所為大有功於世教也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通者非迹所以能通者非力真機所感間不容髮參前倚衡何適非是要其終天下亦不知有君子之功而截然斯理之正常與天地並傳於不朽吁微矣哉雖然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者惟其正而已然繫辭之作猶以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後世有求深之旨而不得要領者將恐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得非斯言有以惑之耶蓋君子所貴乎極深研幾者惟其精義入神將以致用求不失此理之正而已不然則老莊之學又與斯世隔安在其為通天下之志也葉應午經義同前題

堅吾心而有守故合人心而无間常人之情泛交而苟合者皆自夫用心之不剛始惟君子則不然介然自處於正而一毫偏徇之私不以易吾之所守則凡有是心心有是志自然感通而无間自非君子之心確守於至正不能以是而同人所以唯君子而後能之也同人之彖曰云云意或如此人皆謂與世周旋者善與人同而違世獨處者常與物忤嗟夫人生於天地間固不貴於奠然而孤立尤惡夫不能以自立固不貴乎有絕俗之行尤惡夫有徇俗之見使人之一心茫然无所守執則是非得以搖之利害得以惑之由是而應世酬物必至於同乎流俗而合乎汙世矣豈能屹然於人慾橫流之中而瞭然於人情交接之際如同人之君子哉夫君子之所謂正者非務為正學而不以阿世也非正其誼而不謀其利也謂人之綱維一身者此心也而酬酢萬變者亦此心也心有定守不易乎正以之處富貴不以富貴動其心以之處貧賤不以貧賤移其心外物之遷徙雖紛乎其多變而內心之守正則確乎其不變以是而同乎人則立意之堅終始如一雖臨以利害不相棄也秉心之剛契合无間雖攖以世故不相離也以其在我之志而通夫在人之志翕然而相感也怡然而相受也吾見其一而不見其二也吾見其綢繆而不見其乖異也非君子能守之以正焉安能合天下於一心而无彼此之間哉聖人於同人之彖

特發其唯之一辭于以知同人之道獨君子之守正者能盡之世之爲私暱爲阿黨者皆不足以與乎此矣繫辭論君子之道元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然後斷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以見君子之同乎人非堅守其斷金之心則不能有如蘭之契夫其剛心正氣確然相許而死生以之者非徒以同其交也謂不如是則无以契精神於堅定之餘而同聲氣於翕合之後所以相親而相與者皆非以心而感心矣何取乎君子之正哉抑嘗論之同人之義大易之旨也君子之交際所以堅一心而有守者皆根本乎易之正也易之所以靜而正者寂然不動而泯其思爲之迹造乎所謂深矣然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亦唯此深也聖人有極深之功而探夫靜正之原故以之而通天下之志則定天下之業而斷天下之疑自不勞於餘力耳君子悟同人之旨而守夫靜正之理故以之而通天下之志則融物我於一致而合人己於一心自不勞於用力矣是正也原於大易傳於聖人而體於君子其於通天下之志則一也學者其无以異觀之馮魁經義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聖人明大同之義而見天德之用周又推大同之道而見人心之理一大同之義見於易卦者自然而然大同之道會於君子

者亦何往而非當然哉然非天德之用无不周固无以盡易之大同非人心之理无不一亦无以盡君子之大同矣夫何以爲大同乎極天下之至公而无私者也吾於易之同人知之矣夫同人在於野曠遠而无私也何往而不通何險之不可濟此皆天德之用周乎其間也夫卦之德文明而剛健而此德在乎君子也卦之體上下之相應而此體亦在乎君子也此大同之道所以會於君子而其道之得其正也宜其於天下之志无不通焉亦以人心之理一而已矣向非天德之用周則何以公於同人何以用亨而濟險哉向非人心之理一則何以明健而交應何以至正而通夫志哉此易之同人所以合天人而一之者歟孔子傳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義或以此且嘗求之同人之卦矣其貞離也其悔乾也乾之象天也以陽而浮乎上離之象火也火之氣上同於天此固同人之一義也夫子於象傳明之矣五陽也以中正而應乎二二陰也亦以中正而應乎此又同人之一義也如是則宜莫享於六二矣而六二則曰同人于宗吝以其係於私而致吝也宜莫享於九五矣而九五則曰大師克相遇以其先帝而後令以二爻之中正而猶若是則初之同人于門上之同人于郊其无以爲享可知矣盡亦觀夫彖而以夫子之傳明之乎蓋同人于野野之地曠遠而非暱比也其與人同之意无私係而皆公溥也以此而行則隨所在而皆可以享矣雖涉大川之險亦何不利之有哉此惟天德之剛足以行此同人之公非天德不可同也隨事而享非天德不可享也涉川之險非天德不可涉也此聖人既明大同之義而見天德之用无不周矣復以易之義而推君子之道焉今夫離之文明有无不照之象焉君子之文明則與離爲一也乾之剛健无柔順之雜焉君子之剛健則與乾爲一也上中下正而相應焉君子之以中正而應亦與兩體而爲一也惟其文明則有以燭理而知億兆之心爲一心惟其剛健則有以勝私而以一心爲億兆之心惟其中正而應則在上者以中正之道感乎下在下者亦以中正之明道應乎上此君子之道所以得其正也若乃昏妄有以蔽其文明私欲有以間其剛健偏倚有以戾其中正此衆人之所以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而惟君子有以通天下之志也天下之志不同而天下之理同也今夫萬民之志莫不知君臣之義也於是通其志而使天下无不盡其義焉萬民之志莫不知父子之親也於是通其志而使天下无不盡其親焉凡夫婦長幼朋友之間莫不通其志而使天下各盡其道焉必也舉天下而言

无一人之不遂其道而後謂之通天下之志也通天下之志所以通天下之理而已此君子盡大同之道以見人心之理一也歟論至於此則知聖人作易之妙有如此夫昔者伏羲之畫卦交乾於離之上知其有同人之象文王從而彖之則因其象而明其占夫子從而傳之則又明其義而推其道也羲文孔子同一心也其所以明易者理豈二乎哉噫同人之理一太極而已太極不離乎陰陽而陰陽一太極也此易所以明同人之義焉太極不離乎人心而人心一太極也此君子所以盡同人之道焉故曰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萬物統體一太極也至矣微矣涂溍生易疑擬題同人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是以二五爲君子之正而能通天下之志矣於六二則有係應私狹之吝九五則至於號咷用師皆不得爲君子之正何歟

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程子傳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朱子本義同人于野亨止天下之志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董楷集說朱氏附

錄程傳說通天下之志癥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卜子夏傳同人于野亨上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器大矣其爲務多矣治之而不謬者其唯同人乎所以同其同而无方也二一陰也得中而群陽歸焉能得物之情故曰同人其得乾之也下之功上之使也爲上能同於下者鮮矣能同之則其德大矣其務成矣其聖人之功歟上之不與雖下求其同不可得也非文明辨於內則健行於外中正而相應者不能同也此君子之正而能通天下志也王弼註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以文明爲德孔穎達正義此更贊明君子貞正之義唯君子之人於同人之時能以正道通達天下之志故利君子之貞　若非君子則用威武令卦之下體爲離故彖云文明又云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是君子用文明爲德也謂文理通明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唯獨也四變成坎坎爲通爲志故能通天下之志謂五以類族辨物聖人作而萬物覩　崔憬曰君子謂九二能捨己同人以通天下之志若九三九四以其人臣則不當矣故爻辭不言同人也張橫渠說同人于野亨上通天下之志不能與人同未足爲正也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楊龜山經說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

故爲同人之象卦唯一陰則一陰爲之主柔得位而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爲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爲同人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亨野郊之外遠於己者也于野則无暱比之私焉是以亨也蓋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衍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總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焉寡矣唯君子爲能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爲同者也如是然後爲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正者如此苟在物一曲則非正也同之之道乾利於此乎陳了齋說野者遠於郊邑之地也君子者行而德者也貞也正也一而二二而一一而二二而一者應也應乎乾者乾應之也故曰同人應乎人者人應之也故曰民勸矣哉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者天下之志无所不通者其唯行此四德之君子處困而不失其所亨亦唯斯人而

己矣張紫巖傳君子至明之德上同於天故能同天下而天下心歸之曰同人大同无私若天之公曰于野亨野曠大无適莫之地公道盛行大難以濟曰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不正則有所不利君子秉文明中正之德天下所謂善與同好天下所謂惡與同惡欲與聚惡勿施天下之心孰不服從是爲同人之貞乾上爲野乾健爲利涉大川九五剛中爲君子爲貞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貞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申言同人之所以爲同人也六二以柔中爲一卦之主而上應九五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九五德同於天故不曰剛而曰乾夫以大中應乾而群陽畢從則所同者本乾行謂其道不息雖以健濟文明離體健乾體以禮交物物无不燭曰文明文明而用以成之謂健中正而應謂五五以大中至正之道下應於二曰中正而應二五應天下莫不應君子之貞不亦大哉彖貞天下所歸惟貞則以我之心爲天下心欲惡靡不一且將合天下之志通爲一矣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雖火在人屬心爲志郭雍解彖曰同人上通天下之志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爲主故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

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爲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事君子之道也同人之所以同乾之行者无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化育與天地參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贊化育參天地彖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李光讀易詳說同人以一柔爲衆剛之主以六處四陰柔而寓陰位人臣得位者也二處離中中也二五正應以離中之柔而應乎乾剛卦之所以爲同人也同人以无所不同爲亨有所不同爲吝同人于野以象乾之覆燾利涉大川以象乾之剛健故曰乾行也文明者常失之柔弱而能濟以健中正者常失之无助而能應乎五故處群陽之間介然獨立而不懼也繫辭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非能物物而通之好惡榮辱是非利害衆人所同也能通乎一則千萬人之情可見矣非極乎至深者能如是乎朱震上傳同人于野亨上通天下之志姤陰自初進至二成卦以陰居陰得位也二得中也乾九五位正德當二以柔順應之各得其正而其

德同故曰同人人道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其位不同而相與會於大同者中也過與不及睽異而不同矣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始不同得其所同然則心同心同則德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此以二五釋同人之義也乾天也曰同人何也三畫以初為地二為人三為天重卦四即初也五即二也上即三也六二應乎九五同人也以其同人故曰同人曰同人上九天際也故曰野野者曠遠无適莫之地常人之情其所同者不過乎暱比之私而同人之道不以繫應違于曠遠无適无莫其道乃亨有一不同為未亨也同人至于上九則遠近内外无不同者故曰同人于野亨二自下至上皆成兑澤夬為大川險阻艱危之象乾健也能與天下同之其行健矣則險阻艱危何往不濟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乾行自子至巳坤行自午至亥二柔上進乾父下行不曰坤行者同人坤變乾初九于上九已聖人因以寓乾坤之行焉坤為文坤變離為文明文理也萬物散殊各有其理而理則一聖人視四海之遠百世之後如跬步如旦暮者通於理而已惟燭理明則能明乎同人之義然非克己行之以健不蔽於欲者不能盡其道克己則物與我一矣文明以健然後中正无私靡所不應天下之志通而為一矣同人之義以四言該之文明也健也中也正也以一言盡之正而已矣不正則燭理必不明行己必不剛施諸人必无相應之理反求於心不能自得其能通天下之志乎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此合二五兩體以言同人之才也易傳曰小人惟用其私意故所悪者雖是而異所比者雖非亦同其所同者則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貞以卦氣言之為七月故太玄準之以昆曾穜易粹言彖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兼山郭氏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矣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正夫一者也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為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陰雖至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是以同人六二獨為五陽之所宗用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麗乎大明上應九五九五乾道也凡以人同人未有能同之者以人同天蓋不期于同而自同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則天道遠安得而同之同其所无事也孔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凡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也充中正應乾之道則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哉（易說所引横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横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凡人之情思慮不廣惟止一身一家惟君子能推仁義忠恕之道以及天下人莫不欲安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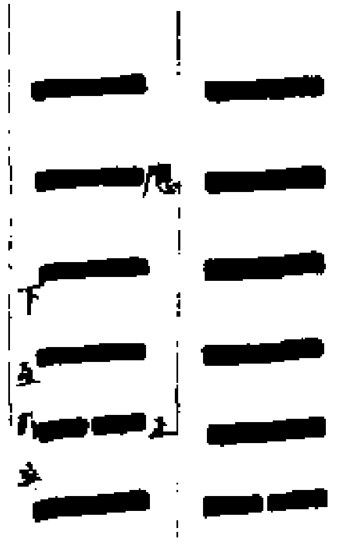
子扶而不危人莫不欲壽君子生而不傷人莫不欲富君子厚而不困人莫不欲逸君子節其力而不盡君子盡之於己推之於人恢廣宏大无所不同故能通天下之志（胡）剛健之君文明之臣上下位正其德同矣（朱簡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崔憬見前李鼎祚集解）鄭剛中窺餘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天下所以不相同者以人各有志无總一之道限於多岐而不得通也故唯君子然後能通天下之志通之之道无他鄭其心以曠遠之慮而守之以正則物我為一矣能如是豈復有胡越之異風波之危將无往而不濟矣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卦有以象為先者象明而後義顯有以義為先者義暢而後象通同人卦取天與火蓋以象為先者也彖以下始極言其義天體在上而火炎上此二體之相同也天為至大火為至明所以同天下亦為天下所同此合二體而為同者也聖人以至公之道大同於物非天與火不足以象之故謂其卦曰同人此所謂象也同人之道得位得中而已有才而无位或有位而非中者皆不足以同人蓋失中正之道則於乾為不及也二得位得中而五以中正應之則是能上應乎乾也上下相應而其德同故以六二成卦而彖言其義健也中也正也又能華之以文則其與物接者燦然有理故彖又總二體而極言之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兼是數者大公之道得矣雖然大公之道不本之以柔則剛而與物絶勢必難合故五陽以一陰為主而卦必成於六二此所謂和者大同於物也一於柔則又將柔蕩而失己同其能濟哉故彖於涉大川之後必曰乾行者所以贊其健此不同同之所以為大也或問大有同人乃乾離之反皆五陽一陰何離上則為大有離下則為同人曰彖同而取以成卦者異也火在天上光明盛大故取以為盛德大業照遠燭微之象天與火異體而合故取以為不立彼是曠遠无間之象又大有得尊而保大故成卦在五同人得位而上應故成卦在二觀大有於得位曰尊於中曰大中於健曰剛健皆與同人不同矣鄭康成曰風行无所不偏則會通之德无所不行故曰同人于野亨此蓋謂互體有巽也（所引蜀才曰侯果曰虞翻並見前李鼎祚集解）楊萬里傳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而武相戰而邪相傾安能同哉以乾之剛健而離以文明下之非兩武也以五之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非兩邪也此所以為君子之正同也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為往而不大同哉林栗集解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下離上乾成卦曰同人者初為離二為巽自三以往

爲乾離爲火巽爲木爲風乾爲天天有形而在上火无形而在下雖欲同之不可得矣楚之以木而鼓之以風則火之光明上達于天矣此卦之所以爲同人也同人于野亨何謂也曰二五相遇也子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乾爲郊野野者天地之際也同于宗則吝同于野則亨以其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所以謂之同人而繫以亨于野之辭也舊讀皆連下文又以爲美皆失之矣火雖炎上而費於邑屋之中未必達於天際燔于郊野无所障礙斯能上達矣古者祭天于郊燔柴以告其或出於此歟人之群居飲食言笑未必其誠同者也心之所期志之所向卒然相遇於郊野之中一言而相契者豈非其貞同故歟古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信有之矣利涉大川何謂也子曰利涉大川乾行也謂五應二也九四有乾兌焉兌爲澤乾爲天大川之象也六二爲巽巽爲木爲風利涉之象也六二雖有同人之志而隔於二陽不能自達九五以乾之健拔於險難之中斯爲利矣故曰乾行明六二非涉川之才而九五與之同心故也利君子貞何謂也子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謂二應五也離爲文明乾爲健二五中正而相應二遠於五而近於三三以強暴而來陵之二不能貞則同于宗矣惟其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必能貞固守之以從其配險難既平與五相遇斯爲利矣故曰君子貞九五爲大人六二爲君子離性上行是以謂之君子也夫子既已釋其文又從而嘆美之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也者民之望也君子之所歸民之歸也同人之時六二上應九五豈其一身而已哉蓋天下視之以爲通塞也自否以來天下之志未嘗不欲通于五也三四爲難二不能貞則自附於邪亦无自而通矣惟君子能正其心天下之志所由通也離爲心而在乾之下故其象爲天下之志豈不然哉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武王之臣不啻三千矣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至於伊尹則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而已嗚呼何其言之不廣也其二人同心之義乎二人同則何有於十人十人同則何有於三千三千同則何有於億萬同於此者王寡同於彼者王衆非君子其孰尸之楊慈湖傳與人和同之道必以柔行之則和同矣柔而不得位則无勢亦不能行既柔又得位而不得中焉爲不得道則人亦不服中者道之異名也柔矣得位矣得中矣而又應乎乾乾者剛健之勢或剛健之德猶相應而和同則人心和同可知矣故曰同人王於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則乾行也人君之事也人臣不得而與故首特異其辭曰

同人曰野者廣莫之象同人于野則无所不同始爲亨通始可以涉大川濟險難此乃乾體之所行非人臣之事人臣豈能致如此廣大之事業何謂君子之貞言乎文爲條理光輝著見之謂文言乎辨析洞照无蔽之謂明言乎日應萬變不屈不息之謂健言乎无思无爲无偏无倚之謂中言乎正而无邪之謂正言乎交際泛應之謂應道心无體神用无方文明健中正應非實有此六者之殊形容君子之正道有此六者之言其實一也亦猶曰白曰瑩曰潤皆言一玉曰黃曰剛曰堅皆言一金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者人心一而已矣心即道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聖之先覺衆人不覺爾以明照昏以一智萬如水鑑中之萬象不勞思慮而毫髮无遺者此心自明自神自无所不通故也衆人非不能通惟昏故不通爾黍得位得中應乾六二上應乾卦之象離文明乾健二五中正而應觀乎卦之六畫而卦辭彖辭可觀矣六十四卦皆然趙復齋說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同人者心李謙齋詳解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同人者合異爲同之卦也合異爲同惟天下之无心者能之一有心於其間則有偏係之私盡未有能同者也故曰同人于野亨野者廣莫乎曠之地也天下之理惟廣大无私者爲足以得天下同然之情故同人自居於廣莫之野四通八達撤去藩籬无所滯礙而所與同者始无有不通者矣惟其无有不通故雖居患難之地而可使相救故曰利涉大川也莊子曰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當禍患之相迫而相收不相棄焉非出於天合者有所不能此所以謂之乾行也然則同人爲一卦之主其六二乎二以柔居陰得中得位而上應乎乾同人之大者也文明離也健乾也中正以應合二五而言之也君子和而不同如梁丘據之以水濟水有苟合之患焉此又貴乎君子之正也天下之志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然非君子莫能通之君子以正而通天下之志而天下莫不相與以爲君子之同此同人之所以爲亨也歟蔡節齋訓解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釋同人彖辭文明離也健乾也合內外卦德取義中正二也應二應五也先得我心之所同故能通天下之志所謂君子正也馮椅輯註文明以健止通天下之志以卦德六二明利君子貞之占文以通志廣同人之義文明接物之禮健則能久而敬之中正則无私象物來則應此君子同人之正道所以能通天下之志也林黄中曰離爲心在乾下故曰天下之志毛曰以此世同此人智愚強弱親踈遠近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是之謂通天下之志必欲盡驅而一之乎愈甚

矣程可久曰所以成卦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所以利君子貞者在二體相用故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

田疇學易蹊徑（始變同人圖）



巽下
乾上

同人自姤變姤以初爻一陰進而居于二位與上卦之乾相應故同人有

離下
乾上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之象 離為言曰之象 乾為剛健離為文明故有文明以健之象 陰居二之位而應五之剛中正而應之象離中虛巽入於中志之象在乾之下乾天也陽為君子故有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之象

彖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同人自姤變初六上而為九二故曰柔得位得中此專以六二之爻言也夫同乎人者非和柔則不能與之同剛則好異故也然柔非得位則諂佞而苟於同柔非得中則黨偏而私於同得位得中矣非與人君相應則所同者寡可也同乎衆則必涉朋比之疑所同者

小可也同乎大則亦不免隨有獲之議乾君也是上應乎君乃能下同乎人必言曰同人者為其柔之得位故特別白言之詳見小畜卦辭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者郊外曰野野者至公无求之地而郊也不足以及之上九同人于郊而象以為志未得自初而至於上每爻之中皆不足以見同人于野亨之義所以能同人于野亨能利涉大川蓋皆本於君之所行而得之又豈是在下之臣以離六二爻之柔所能同也故夫子特繫之曰同人曰或者以同人曰三字為羨文恐非彖釋之意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者文明離也健乾也文明以健總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謂二與五也二陰五陽應也文則同之不為苟合明則同之不為私暱健則同之不為姑息中則同之不為過甚正則同之不為阿黨應則人君與之同而不為僭逆是故文明以健斯可顯然以同乎人中正而相應斯可安然以同乎人故直情徑行非所謂正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所謂君子正也且天下亦廣矣五方之俗不同胡越之好惡各異其志之不一焉得人人而同之然聖人之象釋獨以君子能通之而无間者不過正而已矣故同人之義文也明也健也中也正也應也雖若多端故皆謂之君子正也蓋不正則苟合矣非文也私也矣非明也可以姑息而不可持久非健也不失於大過則失之於不及非中與正也使君之民累同乎己則是尊其同俗之權非應也己之志既不正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同人者樂與天下共也同乎人者雖以柔合應之不以正則物所不與濟之不以健則為物所遷二者皆不可與天下共也故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應以正則无所不合理義之心人所同然者也利涉大川濟以健也君子正者義理之心也斯心也天下之所同然故能通天下之志 東萊呂氏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无異之謂同如同乎鄉閭則不能同乎州巷同乎州巷則不能同乎他之州巷如此則不為之同野者曠遠无蔽之地唯同人于野則非昵比之同可見其大同惟同人于野然後能利涉大川大同故能濟大難小同則可利涉小事而已乾居五柔居二乾與柔似乎異惟如此相應乃所以為同非如以水濟水之同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野能與天合德乾行謂天之无私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學者宜理會此八字其要雖在乎正之一字就此中亦有大事能大正之一字而直情徑行非所謂正也須是知得委曲精詳之道理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乃可謂君子正也（所引横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横渠說楊

龜山程沈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同人自姤來以二為主二以柔居陰得位得中上應乎五五居乾體之中乾天也天生烝民賦形肖貌均氣同體故曰同人同人曰者申言天人无間之義也二爻為地地上為野亨者二用而剛變為純乾人與天一同人之變體也二復為柔在地之位居離之中離中虛有舟之象二三四互巽為風舟而得風涉川則利下乾變離是謂乾行君臣同心何所不濟離為文明乾為健文明則燦然相接健則純亦不已五以剛居中守正不變下與二應利君子貞也君子得同人之道己與人於天下之志无所不通凡欲壽欲富欲安欲逸者皆有以適其願非君子孰能之同人之本體也易核總義同人親也六二以一陰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以乾德同乎人故命其卦曰同人至於同人之義則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同人于野亨者曠遠之地所同者廣而亨也利涉大川者二互巽有木之象以濟難為利所以為乾行也利君子貞者乾體在外離體在內是謂文明以健二五得位剛柔相濟是謂中正而應然五應二而三四間之未免有偏係之私以正處之乃君子大同之道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志出於正自然有以親乎人而不必人之親乎我志同而道一此

在人所以无不同也楊瀛四尚易通象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　王景孟曰文明則能燭理剛健則能克己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相應也故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　愚得之師曰同人者我同於人也我同於人則人同於我卦以一陰爲主故柔先應乾而後文明以健中正而相應也或曰離中虛毋虛之象又曰二五互巽有乘木之象故曰利涉大川　愚曰乾行主九五言五以乾剛之德而行於上則濟難涉險何往不利故曰利涉大川也卦有乾坎者聖人則有利涉不利涉之辭蓋乾之一畫即坎之中體坎即乾行乾行即利涉也通天下之志何獨取君子之正蓋二五以中正相應中則皆中正則皆正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以此通天下誰能禦之趙汝楳輯聞二爲陰之正位又爲下卦之中爻之未變六方在初位與中非我有也今自初進二乃始得位得中而上應乎乾同人于野本不能亨猶用柔涉川本不能利唯乾剛在上五爲乾主而應之是以于野則亨涉川則利故曰乾行也離爲文明乾爲健文明則知謹擇所同健則能行其所擇五與二皆中立其應亦正是能居中守正審所應而應之此君子之所謂正也天下之志是非好惡雜襲而難通唯君子能通之通之非力強也人心莫不有此正此正胥通不約而同也故茍得其正雖胡越可使同心不然則父子兄弟亦有不通者此卦視大有視革多同人曰三字猶云同人之卦曰云云乃聖人之特筆於文義不爲羨徐相直說云象言六二能盡同人之義者柔得位得中而上應乎乾本天道而行也故同人之繇辭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者皆乾行也然六二之所以能應乎天者以其能文明以健中正而應也文明者粲然與物交也與物交者當即同而異則貴乎內剛而有主中正者介然與物辨也與物辨者當即異而同則貴乎外和而有接同人如此則盡矣君子以此爲正也唯君子獨能一天下之心而與我无異也張應珍解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推廣同人于野亨之義進君子之能而黜小人之所不能也蘇起翁讀易起象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六二爲同人成卦之主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指二而言以六居二爲得位得中也乾離中爻易位則同是同人也雖曰同人然以乾行則所同者天以人同者不若以天同者之爲善也文明以健指乾離二體而言中正而應指二五而言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人心皆具此正理君子行正理而天下之志自通此之謂同人此之謂乾行蓋正理即天理也人心皆有之此以正感彼以正應一人之心即千萬人之心自

通達而不窒所謂同人也陳深讀易編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志未嘗同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志乃心之所之則其不同尤甚於心君子能盡天下之大同先得人之所同故能通天下之志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陳普解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則无暗昧剛健則无虛歷中正而應則得天下之所同此君子之正道行之則得於人物之性而无不應不然則爲小人之邪道施之天下皆艱阻之境也通者合而同之志即性也丁易東象義彖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此釋同人彖辭也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居二柔得位也二下卦之中得中也利涉大川乾行也以剛健行故无往不濟也與五正應應乎乾也文明以健離文明而乾健也中正而應即所謂位得中而應乎乾也文明者同人之文健者同人之志中正者同人之道應者同人之情此君子之正也正亦以二五言公則一致私則萬殊通天下之志惟公能之　或曰離有伏坎坎爲心又爲通故能通天下之志恐泥（古同人彖）鄧錡圖說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先天六十四卦康節先生謂天自臨以上運數也同人以下年數也地自師以上運數也遯以下年數也外篇述之詳矣同人自姤變初之二也柔乃得位得中而上應乎乾曰同人同人于野亨先天以乾巽爲天坤震爲地兌離坎艮爲人兌離十六卦以臨同人二卦爲中坎艮十六卦以師遯二卦爲中謂同人出地至於天際大野也天地人同者亨也利涉大川者謂同人交運入臨澤上有地大川也利涉者交入天運也得中而應乎乾乾行也文明以健離交乾也中正而應二之五也二爲同人之主君子正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謂同人六二下出坤震中居離首上行兌乾也吳澄纂言文明以健止通天下之志以卦德卦體釋利君子貞內文明則察於理外剛健則勇於義中正則內无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此皆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不一也唯君子得大同之正道故能至公无私視人猶己通達天下衆人之志爲一利君子之正主事者以此俞琰集說彖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柔得位得中指六二乾指九五九五乾之主也同人之成卦在二二與五應故以二五兩爻取義九五剛得位得中而六二柔得位得中兩爻剛柔相應上下相同此卦名所以爲同人彖辭所以云同人于野亨同人曰三字程子朱子皆以爲衍文蓋六二爲同成卦之主爻既得位得中矣必曰應乎乾者明其柔弱而以己同人非能爲主致人之同己也是故孔子釋利涉大川則又曰乾行蓋大險大難必剛健乃能有行非柔弱所能濟

柔弱者雖得位得中。苟非應乎乾。則亦不能行也。然則同人之所以亨。所以利涉大川。蓋有九五乾剛在上。而六二能應之。是以同人于野則亨。涉大川則利也。文明以健總論二體之德。中正而應則又指二五而言。大抵同人之際。雖繫然有文以相接。然不健。則必將厭倦。豈能與人同中正而无應。則雖欲同人。而人不我同。故必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然後可以與人同也。同人之道必以正。否則小人之苟同耳。小人之情同乎己者是之。異乎己者非之。唯求同己。不求同理。此小人之私也。君子則不然。同乎理則謂之是。異乎理則謂之非。唯求同理。不求同己。此所謂君子正也。正者何。至公无私也。至公无私。則天下之志。是非好惡雖不同。皆足以通之。故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李簡學易記。南軒曰。天下之志紛然不齊。君子異為而通之。夫四方之民雖異世。而受衷上帝者則同。惻隱羞惡之端。所以發之於中者則同。然而不同者。私慾蔽之耳。夫遇難共濟。則胡越為手足。爭利不休。則父子為仇讎。方其遇難之時。至誠相與。纖偽不萌。故皆不約而自同。及一毫之利撓其慾心。則技然而起。彼我分而為敵。非以私慾之心蔽其所素同者哉。聖人擴至誠大公之道。包覆天下。是以无往而不同。李恕易訓。二以陰居陰。得位得中。而上應於九五乾剛中正之君。同德相

應。故為同人。至誠无私而可以涉川蹈險者。乾之行也。乾行乃无私也。離為文明。乾為剛健。文明則能燭理。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盡大同之道。而二五又以中正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惟君子大公至正。乃能通達天下之心志。胡震衍義。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聖賢大公之心也。故曰于野。是不溺於私情。不滯於淺近。至公大同之道。无遠弗屆。其亨可知。既與天下大同。何險難之不可濟。故利涉大川。然世之小人。則唯用其私意。所昵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為阿黨。以其心之不正也。此同人之道。又利在君子之貞正。夫同人而通乎常變。皆當以正道為宜。所謂同人于野。必其以六合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同然八荒。皆在我闥。同人于曠遠。而无偏係之私。處其常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然後體常而无不亨。苟正道不明。則名分无別。貴賤无等。輕重无辨。邪正无擇。視己親或若塗人。視外夷或若族類。安足以為同。所謂利涉大川者。必其涉歷風波。同舟共濟。一夫之溺。猶己溺之。是同人于患難而有共濟之公。盡其變也。然必得君子之正道。然後履變而无不利。苟正道不明。或同惡相濟。或同黨相比。或與小人同其謀。或與非類合其志。甚至援非其所當援。應非其所當應。安足以為同。嗟夫。墨氏之同仁似也。而至於隔仁。鄉原之同流似也。而終於亂德。于野之同。而不得正道。可乎。五國之同盟于幽。亦同也。然能與伯業。而不能扶周衰。八國之同盟新城。亦同也。然知不正。而不知定邦難。涉川之同而不得正道。可乎。父慈子孝。父子之同然。孝或陷父。慈或敗子。何也。不知君子之正道也。君仁臣敬。君臣之同然。仁或流於姑息。敬或墮於阿諛。何也。不知君子之正道也。甚矣理之不可不明也。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舉卦體以明卦名也。六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五剛健中正。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君臣同德。此卦之所以為同。一卦五陽而一陰。則五陽同宗乎一陰。此卦之所以為同。又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必有天德之正。然後能處常應變。以同人。此舉卦以明卦辭也。又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此以卦德卦體明卦辭也。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文明不健。物或蔽之。中正不應。物或間之。同者寡矣。又曰唯君子唯能通天下之志。蓋中明君子貞之旨。以明同人之道。蓋卦德之文明足以明君子之正道。卦德之剛健足以行君子之正道。卦德之中正相應。又足以見君子正道之實。此其所以通天下之志而能同人也。此卦其變為師卦。其

彖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之同。有同人之象。其占則利正也。張清子集註。彖曰同人（止）通天下之志　愚謂同人柔得位者。六居二也。得中者。得下卦之中也。五乾體。二與五應。故曰應乎乾。野者。極外之地。謂上九。同人以五陽而同一陰。六二之同。必至於上九。則極於至遠。五陽无不同矣。故曰于野亨。而利涉大川者。以乾乘離也。離中虛有舟象。乾健於行。故利涉。文明以健者。合乾離二德而言。中正而應者。則是二以柔順中正而應乎五。五亦以剛健中正而應乎二。此二五之君子。咸以正道而相應也。故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唯君子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故能以大公至正之道。而通天下大同之志也（所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趙瑾解。六居二。乃柔得位。在下卦之中。是得中。上同乎九五之乾剛。故曰同人。又曰同人于野亨。謂五二固同矣。同人之道。推以廣之。同于野之人。乃得為至。故亨。宜涉險者。以乾道行也。二有文明之德。五以剛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唯君子以正道故能通天下之心志。而與之同也。胡炳文通。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　朱子深有取於程傳曰。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蓋必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然非明與健。不能大同也。董真卿會通。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李

氏舜臣曰彖論卦體多以二五為正而一卦之主在五則尤顯言之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辭如此之感者一卦之主在五故也若同人柔得位而不甚得中而不大獨惟行乎衆陽之中而不失中正有近於君子之同故出而同乎人而人亦來同乎我此蓋指六二而言也而受其應則在九五　雙湖先生曰離六二在乾天之下故曰天下之志（所引李氏曰馬氏曰並見前易猗轔傳）陳應潤爻變易緼彖曰同人上通天下之志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聖人先言此爻自乾之九二而變曰同人繼之曰同人曰同人于野亨者言同人之義自此發也利涉大川乾行者言上卦乾行之健雖大川可涉而无畏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者言下卦離之文明二剛一柔而健也二爻之柔居中而正與上之五剛為應君子之正應也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使野无遺賢也嗚呼人之有才有德志欲見用於君不幸生草野上无親戚朋友之依下无蚍蜉蟻子之援不有文明之主以聘用之則與草木同腐求同人于野通天下之志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彖辭卦體多以二五為主而一卦之主在五則尤顯言之此卦以二為主故彖先主二言然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則非二所能也故以乾行明之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應

不以邪而以中正應之君子正也　裳謂聖人即卦體以明大同之道唯當理而无私則可以合天德而一人心矣郭雍解天下之志不同通之以同其同與不同非君子其能之乎　梁寅參義同人曰同人于野（亨止）通天下之志同人于野而利涉大川皆乾之所行也乾之德公而无私故可以致同人之亨乾之才剛而有斷故可以濟天下之險然剛而有斷非公而无私者不能也其同人也利涉也又必得正然後可以離之文明而燭理以乾之剛健而勝私二以中正而應於五五以中正而應於二此皆所謂正也其正如是唯君子能之故以為君子之正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以其至公也至正也武天下之心雖殊而天下之理則一常人之心昧於理而局於私故无以盡大同之道君子則明理而无私也故能知千萬人之心猶吾之一心而又能推吾之一心以為千萬人之心此所謂通天下之志也通天下之志而盡大同之道則其曰君子者雖謂之聖人可也謂之天德可也易纂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在位得中應乎乾所以同人利涉者在九五故曰乾行（按饒氏說六爻當附于此）祝穀經義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初九同人于門　君子極一心之所會而參諸物理者不強同君子謹一心之所始而

公諸人情者无不同矣一人之心天下之心也彼不容以不殊者吾惟公之无所私焉耳私意一萌於交際之初則所同者皆己之私而紛紛不齊者將孰從而同之哉此君子所以尚乎格物之學而審其交際之幾微且天下之志不一矣而唯君子之心能通之彼其意向之各異而趨捨之不侔吾之通之也參之物象同然也天運乎上火之性實炎乎上所以為同人者蓋如此故族之異也吾類之使不紊物之別也吾辨之使不雜若非所以為同矣然君子之同之者夫固始之公焉者為之也此心之微日與物接悠然相遇雖非至公蓋不于戶庭之內而于其門焉至是而後知族之必類物之必辨固所以為同也何使強而合之无所間別則將弱於朋比之私抑何其狹哉故必合天下於一心則知物理本不惡其異必公一心於天下則知人情本不容於私信乎大同之道非至公无我者不能知之此（云云）蓋嘗之觀天下之理或聚而同焉而未嘗不異也或散而異焉而未嘗不同也君子所以別同為異合異為同者是果何道哉天下之志同一心也而類聚群分之後不容於不殊天下之大同一家也而有為有行之初不容於不公君子固不能強天下以從乎己則亦不容私一己以畀天下此格物之學所以必貴於自反而交物之幾所以必貴於自審也

何也物之有生紛紛藉藉无有紀極者是萬物之情也吾惟无以通之也則殽而亂之无等倫无儔類將以為同不順其異矣人之應物周旋酬酢无不的當者是天下之理也吾惟无以同之也則將判而別之隔藩墻分比鄰一徇於己不勝其私矣豈知夫見之不明則行之不遠不能會其心於无間則必无以蓄其幾而无所私本末源流蓋有不可誣者唯君子智足以盡性而人心不能外明則以燭理而物象无不察誠見夫人心之各以類而合物象之各以質而同則凡兆形於有生之初而族之不可以不類分別於族聚之中而物之不可以不辨者皆其自然之分也夫是以交際之必謹其初酬酢之必審其始不使朋比之私或存於己而大同之道不違於外翕然而相向者既无約而同群然而不齊者非无所拒而司公乎廣大昭然如日月之揭者此君子所以同人歟然則聖人之作易必合彖象爻辭而備論者豈无其旨今夫風俗之不同則好惡之異其情也剛柔之不齊則緩急之異其性也或相倍蓰或相千萬蓋亦甚多端而君子之通之也則何以哉自近以及遠其情之好惡无不周也自親以及疎其情之緩急无不參也即夫人之心而驗夫物之象則同者其類而不同非類也天以陽而成其體故氣清而上乎火以陽而成其質故性炎而就燥

物有是理而易有是象是固非勉強矯拂之所能致也彼其分形受氣於搽搽任任之間偏正厚薄之各居其方飛潛動植之各異其彙固宜有以類之使安其居品彙儔列於總總林林之中君子小人之各異其趨善惡是非之不同其好固宜有以辨之使安其生因其性以順其情即其殊以明其濟而君子之固知物之不強同也如此而豈无以同之哉公則一致私則萬殊天下之理也吾之接物固當戒其私而吾之处心尤當謹其初使其己之或徇乎私也則接乎物將不勝偏黨之異使其心之不謹其初也則見於後者將不勝爾汝之分而物不可得而同矣今也絕夫有我之情達夫與物之公不狎於褻近而同之于其宗也不遺於廣遠而同之于其郊也族之近於我者同矣而其遠於我者亦不害其同也物之親乎我者同矣而其疎於我者亦无嫌於同也由其相遇之切言之固不強異以為同由其相忘之後觀之蓋未嘗不合異以為同此其君子所以為至公歟此君子之所以為大同歟不然紛然於无所別白之中而強之以為同者非吾之所謂同也墨子之教也介然於彼此異立之際而執之以為異者非吾之所謂公也楊子之教也所以必貴於君子也是故同人之卦拳拳致意焉既曰利君子貞又曰君子正也至於曰通志曰類族辨物斷斷乎歸之君子而列之於爻即是意焉尤以

陽剛之質先後弄邪之有異則同然大公者固非君子不能也蓋天下和同之俗常本於君子天下乖離之習常生於小人彼其心術之相反而功用之亦異者殆有如晝夜薰蕕之不能以相入而聖人之致辨者至不苟也和而不同君子之公也而必以小人繼之比而同者小人之私也而必以君子先之常使天下得以審察於二者之間而不至於小人无忌憚也大抵君子不強異以為同而後至於无不同小人惟立己以為同而後至於无不異此其公私之分殆有毫釐之不可以不辨者聖人推明同人之旨而實拳拳乎大公之道其切切於憂世者固如此蓋不惟君是而已也同人之卦由二而成也而象之所以明乎二者則曰乾行也誠一矣无異理亦本无二心彼其森然不可得而紊者是固分之賦於天者也苟无以明之非天也彼混然有不得而合者是固道之本於天者也苟无以達之亦非天也言天下之同而至於天焉吾知其決非詭遇以為說朋比之親者矣雖然天之生一物也而何其或異或同如此哉蓋陰陽雜揉萬物化生稟執不同知覺亦異其小大親疎有不容以一律齊者然降衷秉彝物則具存物之理无異於人之理人之理无異乎己之理也是又不容以自私也是故君子之因其殊者品而節之因其公者廣而同之仁之至義之盡也後之不明乎此者忘形骸匿爾汝以為握手之歡一旦少有利害僅如毫髮相視如胡越而不以相顧者往往以為難是豈不知分之當殊而道之當公也安得以聖人之言告之歟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八

永樂大典

卷三〇〇九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晴
圈點監生臣黄仲楫
臣休濬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

九眞

人

同人卦二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子傳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云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情物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朱子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朱子語類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僩）問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先生云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不可以有皆同之理故隨他頭項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所以為同也伊川之說不可曉（學蒙）卜子夏傳天體大也火體小也火曰炎上同於天也必時曦爍而後盛乎

侯天之與也上下之位既列得其同則上能與下也君子象之而類其族辨其物志可同者與之不遺其細者也則天下可有焉王弼註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於上而火炎上同人之義也炎上時掌反君子以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得所同辨如字王肅卜免反重言利涉大川十六本卦二餘附需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象曰天與火同人天體在上火又炎上取其性同故云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族聚也言君子法此同人以類而聚也辨物謂分辨事物各同其黨使自相同不間雜也要義天火性同上故法之以類族辨物（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象曰天與火同人荀爽曰乾舍於離相與同居故曰同人也君子以類族辨物虞翻曰君子謂乾師坤為類乾為族辨別也乾陽物坤陰物體姤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以乾照坤故以類族辨物謂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故於同人象見以類族辨物也歐陽文忠公童子問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者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槩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黨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蘇軾傳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人同人與比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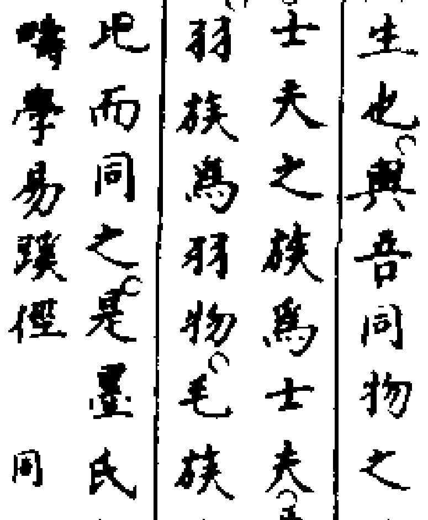
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爲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故君子以類族辨物楊龜山經說唯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大同者合異以爲同也若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陳了齋說族類而唯宗物辨而唯精君子之用也天與火尊與時也張紫巖傳不同同之非有至公至明之德何以克爲自伏羲至周公各有族類而辨之則愚智處宜貴賤履位賢不肖盡情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然則君子小人善惡凡以類同者皆曰族類而用辨大同之道也族類物辨天下以治則車書可同四海可一矣火性炎上與天同體同人取天火立象君子法象則法其至公至明之德而已郭雍解先人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人之道李光讀易詳說天體在上火性炎上性體若同而實異也聖人處大同之世於君子小人之間蓋有甚不同者但處得其道无阿比之跡小人自退聽故人見其同耳君子觀乾離二象以類族辨物若黑白之不可亂也朱震上傳天體在上而火炎上二五相與天與火也同人之道同而无閒如天與火然故曰天與火同人離麗也一陰麗於二陽陽本乎天炎上

者類也故君子以類族然乾陽物也離陰物也其物各異故君子以辨物類族者合異爲同辨物者散同爲異李衡義海撮要十六相四凶舜能類而辨之君子小人並進大亂之道也（石）　人倫中品類各異者類同則聚令各得所同則无侵掌事物中主黨各異者類同則聚令各得所同則无閒雜此大同之道也（代）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別之使各得所同（所引王弼注卜子夏傳見前）鄭剛中窺餘天與水爲相違則天與火爲相同明矣君子觀其象故類族而辨物族如貴賤功罪之類物乃名物之物因貴賤功罪以爲等差者也名物惟族類錯雜則无別苟聚之各以類則物物自分无患其混淆故類族之與辨物非有二也類則辨矣聖人類同人者有混淆之患於是乎戒之（所引荀爽曰虞翻曰見前李鼎祚集解）楊萬里傳天與火其性俱上故爲同人天火相同於上萬物相見於下粲然有辨矣故君子以之類族辨物既曰同人又曰類辨无乃爲異乎同其不得不同異其不得不異所以爲同之大所以爲利君子貞林栗集解天者乾也火者離也天道下際火性上炎是故與之爲同人也君子體之以類族而辨物類其族則離於坤爲宗乾與坎爲類辨其物則坤坎爲比坤離爲明夷乾坎爲訟而乾離爲同人矣故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之謂也自

昔人君未嘗不欲遠邪而近正親君子而疎小人然而姦佞滿朝忠良去位至於危亡而不悟者蓋有以正爲邪以邪爲正以小人爲君子以君子爲小人者矣良以不知類其族而辨其物故也君子小人之異趣猶水火之不相入也知炎上之性必同乎乾潤下之性必比乎坤則君子小人不能逃其鑒矣水之在地血脉派通故以无所不比爲比火之通天一縷耳故以有所不同爲同也說卦離爲乾卦亦以其物而辨之歟楊慈湖傳天與火同於陽同於上而君子以類族辨物者異中之同也使一於混同族不復類則婚姻无別物不復辨則上下无章名分大亂得其道者雖異而同失其道者雖同而異趙復齋說乾與離其卦殊天與火其物異故君子同天下之理不齊天下之物李謙齋詳解天在上而火炎上二者相合而爲同人然乾本陽也離本陰也二者雖同亦有不同者矣故君子以族類辨物類其族而使不相雜辨其物而使不相亂如舜之別生分類蓋以不同而同之蔡節齋訓解象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而火性上同之象也然所同者二五以八卦之位言之二五皆在人位故曰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類猶聚也族謂人之族屬辨別也物謂禽獸草木也類族辨物取所同者唯人之象馮椅輯注天與火同人　正義曰天體在上火又炎上此其

同也因六二中在人故曰同人張舜元曰乾離謂之同人氣皆上行陽也陽爲善故以无所不同爲咎有所同爲吝坎坤謂之比氣皆下趨陰也陰或流爲不善故以有孚比内比貞類比爲吉匪人爲傷　君子以類族辨物唯六二一爻爲陰物五陽族皆陽物也當類其族而辨其物則同人者衆陽之族君子之道同乎六二耳族猶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猶是其生也與吾同物之物以類推之則知君子之族爲君子小人之族爲小人士大夫之族爲士大夫農之族爲農工商之族爲工商皆其物也倮族爲倮物羽族爲羽物毛族爲毛物鱗介之族爲鱗介之物類其族者乃辨其物若比而同之是墨氏之學而孟子辟而闢之者也

田疇學易蹊徑　同人大象



離下　巽爲齊類也乾爲父父者族之至親
乾上　類族之象　離爲明爲言辨也乾陽
物也辨物之象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或者解曰同人之象不云火在天上天下有火而言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如或者之說固能辨聖人大象立言如此其不苟然不過解得天與火同四

字耳。又豈可去一人字。而止觧同字而已乎。愚嘗探書而為之説曰。洪範五行不言用。説者謂五行所以行其氣以用乎人。非人可得而用之也。且水之成用。可以灌溉。可以滌濯。木之成用。可為舟車。可為梁棟。火土金之成用。則可陶可冶。可範可合。是豈人不得而用之乎。然而不言用者。以其用之最多。而不可定名之。況在九疇之初。則尤貴乎藏用故也。雖金木水火土五者之在天下。无非為人之用。然亦非人力之能成其用。故水則資於雨。泄於泉。金則聚於沙。産於土。木則漸於山。升於地。此皆原於天地之造化者也。唯火則不然。艮石之火。不擊則不見。巽木之火。不鑽則不然。蓋火者。得地二之數者也。火之字。左右兩點。乃地二之數。而其中以人字間之。意謂非屬之人。則不成其火也。天與火同人者。五行之中。天獨與火同人。以共成之也。或曰。地生火者也。今離之中。又正得地二之數。以此説。而移之於坤上。離下之卦。曰地與火同人。有何不可。抑弗思地以二生火。天以七成之。離之中各得地二之數。正是火之得位。若合同人上下卦畫而論之。乾三畫。離四畫。此天以七成之數。尤為深切着明者也。況乾天在上。固宜謂之天與火同人。詎不信矣。夫類族者。類聚其族。辨物者。辨論其物如乾生三男。乾之族也。坤生三女。坤之族也。是以乾居西北。坎居北方。艮居東北。震居東方。三子從父。父之族類聚者也。坤居西南。巽居東南。離居南方。兌居西方。三子從母。母之族亦類聚者也。是之謂類族。夫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震坎艮出於乾。皆陽物也。巽離兌出於坤。皆陰物也。然六子陰陽之久雜。不可以不辨。是之謂辨物。能類乎族。則方以類聚者。不可以強同。能辨乎物。則物以群分者。不可以不同。君子能識易之義。斯可以同乎人。而通天下之志也。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貳。國中无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前輩謂孟子深於易。愚於是而益信。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類族辨物。大同而小異也。必有小異。然後有大同。如不容其異。必比同之。則勢有所不行。此墨氏尚同。所以不合乎聖人也。惟天與火雖同乎陽。然其體用固有異也。同人之時。志乎大。則與天下共之。應與正。則合乎理義。然後其道可以大同矣。　東萊呂氏曰。天與火同人。天在上。火炎上。故謂之同。易之有象。與春秋同。下一與字。精神都在上。須是詳看。便見得是真同。若云火在天下。便不見同意。君子以類族辨物。大抵同之中自有異。不必求其異。而天同一天。而日月星辰自了然不可亂。地同一地。而山川草木亦了然不可亂。道同一道。而君臣父子自了然不可亂。此同人類族辨物之謂

也。夫謂之同矣。而又謂之辨者。常人以同為同。如以剛遇剛。以柔對柔。則謂之同。如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則謂之同。殊不知剛柔相應。水火相濟。乃為同。　又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致廣大而盡精微（之工課程　所引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楊龜山經説、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伊程氏）趙以夫易通。天居上。火炎上。人首居上。自然之同也。中國夷狄類族不同。而首之居上則同。譬諸草木雖有區別。而生意向上。莫不皆同。君子以人之類族。而辨乎物。則可以知大同之道矣。易祓總義。天與火。非同也。而謂之同人者。類也。凡天下之物。紛然萬族。以類求之。不苟於同。韓退之論仁。謂夷狄禽獸皆人。烏可比而同之哉。惟不以待禽獸者待人。不以待夷狄者待中國。繼之以篤近舉遠。而後能盡一視同仁之道。此類族辨物。所以為不同之同也。　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同所出者為族。異所出。而氣類同者為類。　愚曰。同人之大者。同其公。不同其私。同其大。不同其小。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此同人不同之同。蘇子瞻曰。水之於地為比。火之於天為同。今同人於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不比為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為同。斯言得之矣。（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離遇乾坤者。象雖云各義。則為日。在天上者日也。出地入地。非日而何。獨在天下。乃不可言日。其曰天與火者。與有同之義也。天雖高。而火親上。遠而同也。五在上。二在下。中隔三四。亦遠而同也。族。宗族也。物。猶大司徒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之物。類者類其族之同。辨者辨其物之異。能辨三四之異。始不間二五之同。易象龜鑑準曰。人君用此於親愛之仁。不失天下之大義也。天居上而高明。火炎上而光明。天與之者。其同類也。故有同人之象。其類雖同。其物自辨。天自天。火自火。不害其為同也。人之同類者。莫類乎宗族。親愛之心。人皆有之。仁也。仁而不失其大義者。有辨物存焉。君尊而臣卑。父尊而子卑。如天地之有定位。萬物之有小大。各辨其物。此天下之大義也。一槩以同言之。必溺於私恩。過於寵祿。而驕奢淫泆。所自邪也。人君出與人同。如天之高明。不可得而踰。如火之光明。不可得而掩。知其類同。察其物辨。大舜所以明庶物。察人倫。不害其為善與人同者。此其義也。　徐相直説。天在上。火性炎上。故有同人之義。君子觀象類族。如堯之時。有十六相。有四凶。舜則從而類之。辨物如五地之物。各與宜。與夫生於陵者。生於水者。不有以辨之。不可也。姑汾遺叟証類指龜。天與火同。方以類聚。君子法之。類其同族。使物不失所也。張應珍解。天高在上。火熾炎上。同氣相求。與其同也。君子體此象。以類其族。辨其物。明其善惡之可與

同者蘇起翁讀易記天居上而火亦炎上固爲同然亦不苟同也乾金離火金火相剋也乾剛離柔剛柔異理也乾北離南南北異方也火之明照上及於天則萬物何所逃形是爲類族辨物君子小人各類其族而不使相雜善惡是非各辨其物而不使相混何嘗苟於同哉是乃所以爲同也陳深讀易編天在上而火性炎上同之象君子觀象而類族辨物蓋天下萬物雖不同而有至同之理焉類而分之辨而明之使其不同而同乃所以同也類族如天之無覆是就人上說辨物如火之燭照是就物上說陳普解天上行火炎上天火地水以同類而分異也類族辨物則其氣類義理之同使各相從不相僭踰也類族止爲姓名男女尊卑等夷辨物犬小至多以至異形殊體而亦有可合爲一者亦其性有相得理有相須雖異而可使之會同者也丁易東象義此釋同人卦畫離下乾上四字也天與火同類也故以之類族乾陽而離陰故以之辨物乾各從其類故有類族之象又離爲文明亦有辨物之象聖人於同人卦發明同中之異不使之苟同也　或曰金木水土之生不假人力惟火之生假人力以人同天故曰同人又體自姤來品物咸章之象鄭錡圖說天陽在上火炎在上人陽在上故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者臨卦以上行入天運數同人以類其陽之族也同人以下入地年數同人以辨其陰之物也故君子以之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也康節先生觀物篇備述之矣故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吳澄纂言天與火此釋離下乾上也離之畫在地象火而在天象電象曰天在上而火之性亦炎上天與之同故曰天與火　同人此重卦之名在上之天與炎上之火同人之相同者亦如天與火之相同故卦名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族言人物言動植之屬俞琰集說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不曰天下有火亦不曰火在天下而必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是故天與水相違則爲訟天與火相同則爲同人卦名同人而象辭乃云君子以類族辨物得无異乎蓋族有遠近之不同類聚之則近者同乎近遠者同乎遠物有高下之不同辨別之則高者同乎高下者同乎下而无不得其同也準齋吳氏曰泰乃君子之卦否乃小人之卦同人乃分別君子小人之卦故取高明之象言之　深居馮氏曰類族象天之無覆辨物象火之鑒形保八原旨君子體而用之天理上行火性亦炎上一也當以類族辨物使

族類相從亦同也故曰保合大和乃利貞君子貞正覆之則能通天下之志可使殊塗而同歸也胡震衍義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曰同人君子觀象類族辨物謂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大抵此言審異以致同人之正道也蓋君臣上下之別善惡是非之理親踈小大之情先分出其族類使各當其分然後爲大同苟銖兩不分分寸不明也而同之是亂天下也何以亨且利文公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他地頭去分別族類如張姓作一類李姓作一類辨物如牛是一類馬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爲同也此因分殊而推理一也張清子集註愚謂乾上離下爲同人不曰天下有火而曰天與火者蓋欲見其天火相與之同今夫天自天火自火其象則異而天在上火炎上其性則同君子體天火相同之象術亦有以同乎人也然推其分之殊可以知其理之一物者合人物而言凡天下之物莫不各有一族如堯時十六相爲一族四凶又爲一族若非舜能以品類而辨之則十六相爲四凶之族四凶爲十六相之族而君子小人无所區別矣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正此意也（所引東坡曰見前蘇軾傳）趙琎解君子觀天與火同人之象用明以類其族之所同辨其物之所不同者胡炳文通人之族以類辨物之類以群分皆審其異也水地之比以无所不比爲比天火之同以有所不同爲同陳應潤爻變易縕天不能自明借日月星辰以代明君不能自治求賢哲俊乂以同治君子觀同人之象分類族序辨別物理君臣同心同德何憂不治陳納易象本義同人之世其六合吾門庭四海吾戶牖之時乎以是心推之則同苟與墻隔於此鄰非所謂同山川陰陽吾同氣草木禽魚吾同生以是心觀之則同苟形骸梏於爾汝非所謂同同則一致私則萬殊同則通可遠在一視同仁私則秦肥越瘠休戚不關雖然君子謂以同爲同未足以爲同而以異爲同乃所以爲同昔者唐虞之世九官自同四凶亦同成周之時周召自同管蔡亦同此同以公以善彼同以私以惡公與私善與惡不可比而同也必分涇渭必辨薰蕕必別玉石蓋族不可以不類物不可以不辨類其族辨其物各同其同猶爲士者同於學爲農者同於野爲商賈工藝者同於塗同於市然後足以盡同人之義盍不觀諸天與火乎以天之明覆天之高凡處於覆載之內者洪纖巨細大小精粗如飛而翔如陸而走如榮悴之草木如流峙之山川如戴髮含齒之林林元元何有不在其燭照之下固所以爲大同也然而高者知其爲高卑者知其爲卑如類一二如辨黑白莫不燦然有別此

君子體之而類辨者此也。吁彼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者。不足以語此。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水之於地爲比。火之與天爲同。合比之以无所不比爲比。同人以有所不同爲同。蓋天火不同而性同。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蒙謂君子觀物象。有質異而性同。故措諸事。必審異而致同。知此則知同人之所以爲同矣。梁寅參義天與火本異也。然天在上。而火炎上。則其性同也。故君子法之。以類族辨物。則能審異而致同。蓋族以其類。而分之固異也。而究其初則同也。物以其種而辨之。固異也。而原其理則同也。族之與物。旣審其異。而知其同。則人之與人其初亦一人之身也。同胞吾與之念。豈不由是而生乎。貢淸之撮要同人象。餘意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天與火同。故曰同人。然乾金離火相尅也。乾北離南異位也。顧可比而同之乎。蓋二柔中而爲離之主。五剛中而爲乾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故爲同人。此中之義。所以爲大也。又五行之生。四行皆出於自然。惟火假於人力。故天與火爲同人。君子觀象以類人之族。以辨物之情。所以審異而致同也。類族有天無覆之象。辨物有火明照之象（所引三畫以析爲地。以下五條見前易特輯傳。王弼註。李鼎祚集解）易纂饒氏曰。觀天與火同之象。知物性有同有異。惟其同。所以類族。惟其異。所以辨物。君子有君子之類。小人有小人之類。士農工商莫不有類。方以類聚。則物便以群分矣。族之中。又自不同。有大宗之宗。有小宗之宗。有祖之宗。有禰之宗。宗愈密而辨愈詳。若不精別。則異者或得以梗其同。須分數明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程子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昵比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朱子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王弼註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无應於上。心无係吝。通夫大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　繫或作係。本作黨係。孔穎達正義同人于門者。居同人之首。无應於上。心无係吝。含弘光大。和同於人。在於門外。出門皆同。故云无咎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乾爲門。謂同於四。四變應初。故无咎也。司馬溫公說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何也。初者動之始也。未向於左者。必背於右。附於前者。必離於後。是故有所同者。必有所異也。初九出門同人。无咎。言未有係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同人之遯也。而又辭云爾者。夫同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而遯之義。則獨立不懼。而遯世无悶。二卦之義。若不相似也。然當衆人尚同之際。已乃同人于門而已。其不立異以絶物。則有同人之義。然于門而已。則與二五三四異矣。故有遯之義。若夫遯之初六。藉用白茅。以柔在下。則爲遯之本體。而此則即同而能遯。故爲同人之遯焉。老氏曰。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春登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蓋與此同意。且體本陽也。而六二居前。故曰同人于門。變爲陰爻。而居下卦之内。故於卦爲遯。所謂同人之遯者。以此。趙復齋說出門同人。自此以往。无不同也。其象則六二近而偶。蔡節齋訓解門二也。同人之始。出門即同。未見遠近廣狹之情。故无咎。進即遇二。故有此象　馮椅輯註初九。同人于門。近人之象　无咎占　趙汝楳輯聞初九同人于門无咎。門者家之外。爲卦外之象。出門者有行之初。爲初爻之象　二五爲同之主。而初在二後。猶同乎人者。甫出其門。尚未涉野。未有所遇。故无咎　姑汾遁叟証類指龜居同人之初。上无援應。心无偏吝。出門皆同。何咎之有。方之古人。如司馬牛憂无兄弟。子夏謂君子與人敬而有禮。四海皆兄弟也。象曰。出門同人。又何咎也　陳深讀易編初以剛在下。上无係應。一陰在二。適近衆陽之欲同。初與之甚近。出門遇之而同。故可以无咎　陳普解初九同人于門。門所以通内外。象在二　无咎。未至于野。而人已物我彼此内外已相通。而不隔矣　丁易東象義初九同人于門无咎。乾爲闔戸。初同於四。四乾也。初九與四雖非正應。以同德爲同耳。出門而與人同。未見遠近廣狹之情。故无咎　以象變言之。初九變爲艮。艮門也。出門而同。上應乎乾。同乎天矣。誰能咎哉　此又言出門初與人同之義　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爲同人之道　同人于門。象也。同人謂六二。乃九五所同之人也。初九變爲柔。成艮門闕之象。初者時之初。同人自姤而變。六二自初往二。猶自門而出外也。　无咎。占也。於初而出門。以就同己者。非有咎也。吳澄纂言外翼門。同人初。同人于門　隨初。出門交有功　明夷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節二。不出門庭。　艮爲門闕。同人初變爲柔。成艮。隨初節二出則及門矣。明夷三四五艮之倒體　戸　訟二。其邑人三百戸　豐上。窺其戸　節初不出戸庭　艮爲門者。二偶畫爲出入之所。戸。門之半也。故一畫之偶爲戸。豐之五也。節初變爲柔爲戸。庶人之家。有戸无門。故計民數。以一家爲一戸。訟二變爲柔爲坤。三偶畫皆爲戸。坤之數十。十十爲百。三畫之偶。三百戸也。俞琰集說初九同人于門无咎。門指六二。初出門即與二遇。是乃不約而同。非私意也。故无咎。胡炳文通同人與隨初九。皆前遇六二。二偶有門象。門與隨皆易溺於私。隨必出門而後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門而後可以无咎。蓋易以人名卦者有二。卦名家人

一家之人也卦名同人天下之人也門以內所同者一家之人而已六二同人于宗是也出門同人所同者一國之人也天下之人也卦辭同人于野是也董真卿會通朱子語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必大　薛氏曰自朝及野人君之道也故門无咎郊无悔野方亨（所引薛氏曰見前參齊齋訓解）齊履謙本說剛而在下求以同者梁寅參義初與二相近二陰而偶門之象也初同人于門同於二也初處卑下之地雖不能盡天下之大同然能出門同人不昵於私亦可无咎矣然其不能亨者非其有私也以其不在於位而未能達之天下爾涂溍生易疑擬題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門隨初九曰出門交有功明夷之六四曰于出門庭節之初九曰不出門庭夫門之與戶其取象亦有別歟說卦以艮爲門闕諸卦皆无與於艮而取門之象何歟大傳又言乾坤易之門又言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與諸卦之言門戶亦有同歟　知戶陽而門陰則知諸爻取象於門戶者非本於艮體知門二而戶一則知乾坤取象於門戶者非專於動靜陽畫奇有戶之象陰畫偶有門之象本爻之前遇陽爻則爲戶遇陰爻則爲門同人初九于門隨初九出門皆前有六二也明夷六四

出門庭前有六五也若節初之戶庭前有九二二門庭前有六三也今觀九二一爻橫於初九之前亦有戶閉而不通之象故曰不出戶庭爻辭之取象於門戶不係於艮體明矣奴扇爲門半門爲戶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於一體動靜言故取象於戶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以兩體對待言故曰門在卦爻則戶爲陽門爲陰在乾坤則戶亦有陰陽門亦有陰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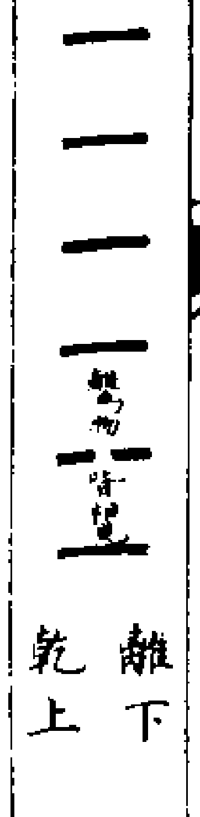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子傳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董楷集說朱子附錄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己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卜子夏傳初九同人于門止又誰咎也卦一陰而近者多得也或尊而係之也初比於二不係其常出門同之无與爭者得之先也誰之咎矣孔穎達正義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又誰咎者釋出門同人无咎之義言既心无係吝出門逢人皆同則誰與爲過咎要義初九无係吝出門逢人則同（見前王義）李鼎祚集解崔憬曰剛而无應比二以柔近同於人出門之象又誰咎矣案初九震爻帝出乎震震爲大塗又爲門出門之象也蘇軾傳初九同人于門止又誰咎也初九自內出同於上上九自外入同於下自內出故言門自外入故言郊能出其門而同於人不自用者也楊龜山經說居同人之初不係於私應出門同人者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人于宗則格矣故无咎陳了齋說同人于野亨出門而于野者同人之初也張紫巖傳出而不忤於物故得物之情而可以周其同自爲崖異佐徹之行誰其從之不若靜退不出之愈也初履剛有離明德位居同人先而況然能與人同无私黨偏係心是必將攬天下之情而用其同於後故无咎蓋君子之同非物我盡忘渾渾與世爲一如莊老所爲也彼將有以用其同於天下使天下各蒙其惠利不苟然耳二以陰在上爲門郭雍解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毋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于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于窮途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道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於其初也誰咎者人无咎我者也李光讀易詳說門者人所由以出入非奧室也同人于門則行乎大公至正之道无所阿比賞罰予奪進退黜陟一付之公議我无容私焉何咎之有諸葛亮之亡能使廖立

垂泣李平致死以至公而无私也故習鑿齒稱之曰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无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九居同人之初而无所偏應能盡同人之至公者惟初爻爲然蓋无所係應則无親踈之間孰得而議之故曰又誰咎也朱濆上傳初九重艮爲門人道同乎人者也同人於門內不若同人於門外之爲廣也故曰同人于門初九動失正宜有咎四來同之初四各得其正蓋善者人之所同然其誰咎我哉故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李衡義海撮要門者出入之正道同則正不由斯道則爲咎（陸）　初剛而能屈于下毀方瓦合者也（狀）　初九正人在下而不得同乎遠者于門而已得所同則同之又誰咎也（王逸）（所引王弼說卜子夏傳見前）楊萬里傳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陽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此顏子克己之學林栗集解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卦之最下上无其應而近於六二故曰同人于門无咎初之於二有出門相遇之象同人之時二五相應初九六三以近而同宜若有咎矣然初體乎離二體乎巽无配合之義初在二下不隔五路无乘陵之象其出門而同人若出門而同孰非同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又誰咎之哉故子曰出門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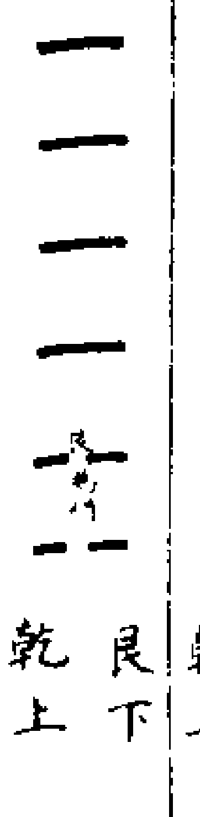
又誰咎也　楊慈湖傳初九初出門之象同人于門不偏不私故人无咎之者　李樵齋詳解同人之初中无私主出門而遂得其所同則其同也可謂出於无心者矣我无所係彼无所係兩相遭而適相得焉是天下之真同者也而何咎之有孔子之鄭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相親夫子於程子初未始有一日之素也而相得於不期然之中其出門同人之謂歟　馮椅輯註出門同人初九同人于門之象　又誰咎也誰能咎之蓋出門而有遇即同之非有所擇也　馮椅輯傳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贊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蘭惠卿曰震同人之初始出門而同人者也　李季辨曰一陰在二衆陽所欲同也初最近之出門而相遇　劉氏曰六二在外門之象也　程可久曰六陰數耦動闢有門之象　同人之時五陽皆同一陰在二初出即遇之六畫二門之象也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六取象於門（右明象）　林黃中曰二五正應也初九六二以近而同宜若有咎矣然初在二下不隔五路无乘陵之象又誰咎之哉　初九六二各當其位近而相得出門相遇非邀求結約以為同者也衆陽在外未嘗涉害誰得而咎之

（右明占）

田疇學易蹊徑（同人初九　同人之遯）



離下　離明為相見之時艮為
乾上　門艮在寅為人正下卦



艮下　離變為艮出門同人之
乾上　象　艮為无咎之象

初九出門同人（上）又誰咎也　九當同人之初雖負剛明之才然處下无位外又无應又變為柔是出而欲與世接甘心於和光同塵者也故出門而有遇則同之无所決擇則亦无所不同蓋始吾於人也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今吾於人也一出門則東西南北孰不與吾同者所謂咎我者其誰也此顏子克己之學夫子告仲弓以出門如見大賓亦欲其盡乎己而不罪人之咎也卦變為遯遯者去也同人出門而遯與人同者也　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同人之始體剛而无應志于大者也志大則无所不同誰與為咎乎　東萊呂氏曰初九所謂出門同人極有說大抵天下之理本无間惟人自以私意小智限隔如居小屋之中未出藩籬墻壁若纔出得門外便是大同然若欲出門必有其道如遵陸必具車馬涉川必辦舟楫伊川已指出門之路與人甚分明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四句道理當詳味體認使灼然

可以出門方是（所引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　鄭汝諧翼傳（從程氏）　趙以夫易通初用而柔變離為艮艮為門闕四在其上初與之應出門同人何咎之有　易祓總義初以陽剛在下體之下而二以陰柔在上為門陽剛可以上行故爻言同人于門而象言出門同人出門而未離於門其同雖狹自是而往上无係應不私所主是以无咎於初也　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初爻同人之遯无咎者其遯之小利貞也　武曰六陰數偶動闢有門之象初出遇二故曰于門隨之初九節之九二前皆遇六故有門象同也而初奇變偶亦有門象　愚曰占法初爻為門戶當同人不　墉之限初无係應出門同人无偏无黨何咎之有　呂與叔克己詩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此未克以前試於靜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一克之後如此氣象此克己同人之學也　孟東野有云出門即有礙誰云天地寬此固不足與語道其胸中所養從可知矣（所引盧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　趙汝楳輯聞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有同必有異與人交際寧免過咎今人我不立誰將咎我爻言无咎釋言誰咎者謂初爻非善與人同而能致无咎也乃未之有同未有咎之者耳　徐相直說初九同人于門（止）又誰咎也　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同人于門

也无厚薄親疏之異故无咎象言能如此其誰咎之　張應珍解陽奇戶也陰耦門也初九之同人于門六二也言初九之剛能同六二是謂出門同人又誰咎哉　蘇起翁讀易記同人有應則為私无應始為公初九同人之始故為出門同人陽藩墻而私爾汝所同不廣矣初无正應心无所係猶出門同人之公同人之公又誰得而咎之使其有應則為偏私偏私則為有咎矣爻變艮為門故為同人于門　陳深讀易編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出門而偶然相遇而與人同夫何怨咎之有　陳普解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出於門則公矣　丁易東象義此以下釋同人六爻象辭也初九出門之初即與人同未見遠近廣狹之情誰其咎者謂无相與為異者也　武曰初九當震爻震為大塗故為出門　鄭銷圖說初九同人于門（上）又誰咎也乾南坤北天地尊卑之位也離東坎西日月出入之門也同人離之首卦正當日月之門故得无咎聖人象曰若只居日月之門已得无咎更出其門運行于乾兌之中又誰咎于同人哉故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此與節六三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辭同而意異夫不節之嗟者謂是誰之過歟歸咎於己也故辭同而意異凡如此者當觀上文便知下義　吳澄纂言出門同人又誰咎也又誰咎者又誰得而咎之也　俞琰集說爻辭云同人于門文傳乃云

出門同合出門而同人。則非能致人之同也。初九蓋非善與人同而无咎者也。乃未之有同而未有咎之者爾。蓋是時未有二五之正應。亦未有三四之爭奪。則又誰咎之　秀巖李氏曰。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應不同係八原音　初九。陽居離下。同人之始也　同人于門。无咎。上无正應。心无私係也。出門皆同。是以无咎也。在外者皆同。則所同廣也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君子體而用之。同人无私。孰與咎矣。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以仁義而言之。无不同也。胡震衍義　初九同人于門。又誰咎也。初九以剛正之德。居同人之始。不係累於一家之私。而出門同人。公之至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又何咎之有。夫初九之同人于門者。想曰。父天母地。均有此生。自貌賦性。孰匪同氣。尊為君。吾父母之宗子也。卑為臣。宗子之家相也。為聖為賢。吾兄弟同得乎父母者也。尊高年所以老吾老。慈孤弱所以幼吾幼。不虐无告。不廢困窮。即所以撫吾同胞之顛而无告者也。推是心以往。疏且遠者且同矣。親且近者焉乎而不同。愚不肖者且化而同矣。賢且智者焉乎而不同。无好惡。无偏黨。无私暱以累其心。又何咎焉。小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謂其有至公之心。天下不復以咎之也。雖然。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聖賢之出門同人。非謂无差等之分也。推己之心以及人。使天下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如大學絜矩之道。同人之公。其以是道。張清子集註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丘行可曰。同人與隨之初九。皆曰出門以前遇六二也。凡陽前遇陰。无所窒礙。則有可出之象。故同人之初。出門而同。則无咎。隨之初。出門而交。則有功。以其可出而出也。若節初九之遇九二。前為剛塞。則以不出戶庭為无咎。九二之遇六二。可以出而不能出焉。則又以不出門庭為凶也。是知出處者人也。而所以出處者時也。以卦象言之。兩戶為門。陰畫耦。故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耦。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戶一而門二也。　愚謂門指二也。陰畫耦。門之象也。同人以六二為主。而五陽皆欲同之。初九同人之始。方出于門。即與二同。本无私暱。安有係累。既與我同。則誰侵我咎也。此出門如見大賓之時也。（所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趙珪解　初九同人于門。又誰咎也　九有剛明之德。於同人之初。能以道同合。凡人同於家者。或以私暱。出門而同於人者。是公道也。公則无咎。象云又誰咎。蓋合公道。則人之所同。又誰咎之也。董真卿會通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雷氏曰。同人于門。亦各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合。則通而不狹矣。（所引楊氏萬里曰。見前楊萬里傳）陳應潤爻變易縕　初九同人于門。又誰咎也　初九。變陰下卦為艮。艮為門闕。故有同人于門之義。賢哲在下。闕上有聘召。來自遠方。此門也。乃京都之門。闕四門之門也。人君聘賢。出自國門。而得同心同德之人。故无咎。如燕昭王築臺求賢。郭隗先至。曰。請自隗始。此亦同人于門之義。解蒙精蘊大義　蒙謂同人之道在外。而无疏暱之偏。則雖同而非比異矣。（所引先儒曰。見前田疇學易蹊徑）易纂饒氏曰。初九。乃同人如人初出門相似。出門便與人同。是不期而會。无所係累也。（所引胡氏曰。丘氏曰。見前胡炳文通。張清子集注。）

（永樂大典卷三千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

（永樂大典卷三千九）（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十

九眞

人（同人卦三）

六二同人于宗吝

程子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為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為私也朱子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語類伯豐問同人皆有爭奪之義曰只是爭六二陰爻卻六二自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可返剛底一道理繫辭云近而不相得則凶如初上則各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咎董楷集說朱氏附錄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卻柔弱做主不得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卻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曰以其大好兩看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卻無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趙與迴易遺說朱子語錄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而不返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无爭（吳必大錄）王弼註應在乎五唯同於主過主則吝用心褊狹鄙吝之道否方有反又情鄙反褊必淺反狹戶夾反孔穎達正義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能弘闊是鄙吝之道故象云吝道也李鼎祚集解荀爽曰宗者衆也三據二陰二與四同功五相應初相近上下衆陽皆欲與二為同故曰同人于宗也陰道貞靜從一而終今宗同之故吝也司馬溫公說六二同人于宗吝何也宗者類也於類之中又有類焉是故同其類者所同狹也故吝都絜易變體義此同人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六二柔而正也九五剛而正也剛柔皆正而又為正應故有同人于宗之義宗非母族非妻族也在三族之中為父之黨而乾有父道然為同人之乾然乾之全體則有父道傳其一爻而剛正在上則僅能為宗而六二之所同則所謂善內親而為睦者也故有同人之乾之義焉蔡節齋訓解宗主也謂二與五本應故曰宗雖以中正所同狹矣吝馮椅輯註六二同人于宗親其所親之象　吝占趙汝楳輯聞六二同人于宗吝二與五皆在經卦之中而有宗人之象二五同宗不容不同且為同人之盛而云吝者非為同于宗而吝也以三四之間其間欲害之而吝也同之正者尚爾況不正者乎姑分魯叟証類指蘆於同人之世有應在五惟同其主同心褊狹不亦吝乎故曰同人于宗吝方之古今如白圭自云治水愈於禹孟子言禹之治水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是志在一國不顧天下者也象曰吝道也陳深讀易編⋯以一陰為此一卦之主衆陽皆欲與同五為正應二未應五而先同于下同于宗也雖居中得正然質柔而近於私不能大同故至於吝也陳普解六二同人于宗卦唯一陰而偏居二是其所同止於其黨也　吝不廣丁易東象義六二同人于宗吝同宗謂同體也六二當與五同而乃三同體與二相近二往同之則吝矣武曰二之五則上體成離下體成乾不離此二卦反其本宗故曰同人于宗所同者狹此吝道也　以象言之乾有伏坤而六二本坤坤為吝嗇同人于宗所同有限有嗇吝之象與悔吝不同此爻言同人于宗所同不廣故為吝道吳澄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為同人之乾　同人于宗象也宗如宗子之宗六二為一卦之主猶宗子為一族之主也凡宗者各有所宗非天下為公之同也六二以中正應九五同乎九五而已他无與同者是六二之為同人不過于其同宗之人而同也　吝占也程子曰同於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故可吝吳澄纂言外翼宗　同人二同人于宗　睽五厥宗噬膚　宗字從宀從示廟中之室神示所居離之中畫虛象廟之室凡嫡長子主宗廟之祭者謂之宗子宗子統衆兄弟同人之二睽之五皆為卦之主猶宗子之統衆兄弟也故謂之宗俞琰集說六二同人于宗吝易以同體居先者為宗與睽六五之宗同同人之道外同于野則其合不外同于五而唯內同于初吝道也睽之五與同人之二皆離體離以柔爻為主而二卦皆以剛爻為宗何也曰崇陽而抑陰易之教也張清子附錄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吝董銖）胡炳文通二往同五便成離五來同二便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是之謂宗又禮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為小宗同人于宗以不失其為六二之正也較之于野之同則亦係於私矣初九出門无所係故无咎六二于宗有所係故吝董真卿會通馮氏當可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雙湖先生曰卦統論乾天下同乎離六二之人而六二爻則自論其與人同之道固不可以一槩論也（所引係八四見前厚齋訓解）齊履謙本說宗而在內自

為同者宗宗室詩曰宗室牖下渠實參義卦唯六二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二又中正是以致人之同使其无所私係則善矣而二乃應五是未免於私也故為同人于宗其所同者止於宗黨而不能及遠吝之道也許魯齋先生心法同人于宗吝同人于野亨同人于宗所同者幾人則其所失者多矣所以孤立無援人要與天下人同何必同宗伯牙子期豈所謂同人者耶同人于宗所得蓋光武有乖異便失所同如孔子溫良恭儉讓與聞國政天下翕然相從桓魋之害孫叔之毀蓋一二耳不害其大同也伊洛諸先生有同人于宗之弊其氣類同者則推尊標榜無所不至其不同者則擯斥不能合謂其同者皆善類不同者皆惡人也寧有是理此所以百年孤立常有仇敵惜哉聖人不如此出門同人同人于野中間有三五箇違悖不合離棄者不能為多助之害當知此巽齋私塾講義易以一陰一陽位二五而主一卦者四師比同人大有也卦皆以會合衆大五義善一之能得衆也錫命尊也顯比順也厥孚交如威如柔而尊也獨同人之二聖人吝之何也夫同人之得以為同者二也而同人之不得以善其同者亦二也同人之世撥藩籬去城府洞然八荒皆我闥也而今也伏戎于三乘墉于四大師于五乘爭逞戾之氣象畢見無餘豈所以為同者耶夫君子之於世非繫於以己徇人也而亦不能以己咈人曠然大公物來順應斯以為同而已矣是故吾無不可與同之人而人亦無所不同於我雖所同者有可有否而吾未嘗以可否先入乎其心今六二同人之主也心一係於五而若三若四皆在所絕二隘其心而人皆有所憤恨而不平激三四之紛紛而累五於不得不競之地皆二之為也而窮其所始則自一念之隘始嗟夫人之不可以隘也如此哉古之聖賢恢拓其心與天地際其待人接物休休乎其容融融乎其和而人亦安為之徒在此無惡而在彼無斁非詭隨也非泛交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既與之並生斯世則未有能舍人而獨立者不能舍人而獨立而吾乃以私意小智強立分别於其間所同者至寡而所遺者至衆是亦大不量己而已矣人之同於我者皆其不棄我之美意也彼方為同而我則自異斯人也其不見絕於人則幸矣何人之可絕哉作易者吝同人之二吾於此得處世之大法焉敬識之以破吾心之隘雖然孔子於陽貨孟子於王驩非隘歟曰孔孟之與人同多矣虎與驩非其類也同固所以為同而不可苟同者亦不敢以強同孔孟奚其隘夫易固曰君子以同而異孔孟奚其隘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程子）

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為善而在同人則為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為可吝也卜子夏傳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不能大同乎宗獨應失其于野之義可惜也已李鼎祚集解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侯果曰宗謂五也二為同人之主和同者之所仰也有應在五唯同於五過五則否不能大同於人則為主之德吝狹矣所同雖吝亦妻臣之道也蘇軾傳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凡言媾者其外應也凡言宗者其同體也九五為媾九三為宗從媾正也從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從者媾也而宗欲得之正者遠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因苟不能自力於難而安於易以同乎不正則吝矣楊龜山經說二係於正應同于宗者也宗其親黨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係于宗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張紫巖傳二柔中為一卦主聖人嚴為之訓曰同人于宗吝夫君子无意於天下則已君子而有意惠利天下非同人則莫為之助而所同之狹亦不能大有為於時且二以陰居五陽中群陽樂同儻必欲捨剛陽惟柔陰之從則為吾應者鮮矣又安能廣攬人才以輔成人主有大之業哉宜其吝象釋之曰吝道謂於道為吝也或曰應五為宗矣二五君臣位且五陽二陰非己宗也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周公惟賢才並用不牽私黨道以盛行二其慎哉二居離中離麗必有所附其在同人不可不慎郭雍解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文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於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象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求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李光讀易詳說六二為一卦之主以一陰而統五陽非盡至公何以服天下今乃係應在五雖位中正所應偏也他卦以有應為善同人之世當以天下為公豈得有所偏應哉咸之為義當以无心感物无遠近親疏之間而九四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孔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朋從爾思則往來于心者未離乎黨與之間故象以憧憧往來為未光大同人于宗則吝道其揆一也朱漢上傳二往同五復成離五來同二復成乾往來相同乾離各反其本宗同人于宗所同狹矣吝道也易傳曰同人不取君義私比非人君之道鄭剛中窺餘初九同人于門止吝道也同人于門雖未至於野然自門而出不守所居有漸遠之漸矣故人无得而咎同人于宗謂二五相應情之所係止其所親狃以同人而係情於所親吝之道也隨卦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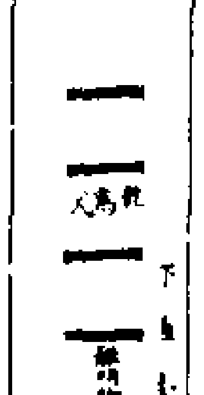
同人固不同然舍己從人亦非偏黨俠隘者所能致於初九則曰出門交有功於六二則曰弗兼與弗兼與亦謂二比初而情有所係也與此略同。問者曰六二同人于宗有吝道而取以成卦何哉曰易以彖言者一卦之義以爻言者一爻之義亦猶履以六三成卦至其爻則為咥人之凶推此則見聖人隨爻取義不相牽礙者大率皆爾集傳謂初動艮為門二五相應乾既成離二五復位離復成乾乾離各反其宗此于門于宗之象（所引）（鼎祚曰侯果曰見前李鼎祚集解）楊萬里傳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彖辭贊六二得中而應乎乾贊其德之中正也爻辭吝六二同人而同于宗吝其才之柔弱也以同于宗族為同則宗族之外皆緊而封之於同之外矣此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之心也吝嗇甚矣林栗集解六二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在九五而承於九三連於九四故曰同人于宗吝異體為配同體為宗異類為配同類為宗宗也者其族類也三四有離兌之象焉而九五則純乾也是故二於五為配而於三四為宗矣何者二三四為同體巽離兌為同類故也以其皆體乎乾故有同人之志以其兼乎離兌故有宗黨之嫌焉同于宗黨蓋吝之道也或曰二之所以為同人者中正而應也乃有同宗之吝何哉曰吉凶无常唯人所召六二以離之中爻而體乎巽謂其居中守正有應在五而其性炎上故曰同人于野亨謂其以陰居柔體乎卑巽而承於九三故曰同人于宗吝方其在彖也知其為離而未知其為巽也故直言于野之亨及其在爻巽體成矣故有于宗之戒也然二不體巽亦无以自存於三四之間矣同于宗則吝同于野則亨君子之至於斯也可不自求本心而擇其去就也哉楊慈湖傳同人之道惡其偏私六二正應九五有于宗之象止同其宗人亦不廣矣故吝吝有小狹之義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坤上六曰其道窮也此曰吝道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故昏故亂故吝一日覺之則廣矣大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也李謙齋詳說以全體論之二為一卦之主同人之正也以六爻論之則二偏應於五其同有不廣者矣同人之道以廣大无私為心而二徒知有五之可宗不能大同而係於私主以是為同鄙吝之道也君子所謂可據亦曰可若所謂否據亦曰否如梁丘據之所為君子奚取哉馮椅輯註同人于宗六二象　吝道也道協聲且與乾反復道也同言此取吝之道馮椅輯傳六二同人于宗吝贊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林黃中曰異體為配同體為宗二於五為配於初三為宗何者同離體也李李辨曰衆陽皆欲同二而二與下體同同于宗也然非正故吝張舜

文曰觀其所親則疎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不亦吝乎　初與三皆近而其情相得又離之為卦本以一陰麗於二陽之間其相與之同決非乾之三陽所能間矣特同人之義貴乎大同不貴乎自私也（右明象占）

程可久曰當同人于野之時僅同于宗所以吝也張敬夫曰同人于野則曰亨同人于門則曰无咎同人于宗則曰吝推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卦曰同人于野亨與二也爻曰同人于宗吝不與二也同此六二而一與一不與何也卦論成卦之體爻論一爻之義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同人六二　同人之乾）



離下　父之族為宗上卦乾為父下
乾上　卦復變為乾同人于宗之象

乾下　巽為蓋吝之象　巽為股
乾上　離為相見之地道之象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王輔嗣孔氏皆以此爻係應在五為同宗之象諸家因之在易異體為配同體為宗異類為配同類為宗豈有二五相應之爻各處上下之卦而反為宗耶故當為之說曰同人以二為主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者是也五爻屬陽而一爻屬陰六二變則六爻皆陽其卦為乾上卦乾下卦亦乾從其類也從其類者同其宗也詩公尸來燕于宗在宗載考是宗族所會聚之地君子公以與公虛以容物來者不拒往者不追然後能大同也今同人于宗者私其家者也私其家者隔樊牆而分爾汝是以親其所親則疎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不亦吝乎雖然人道親親為大君子之仁愛必自親親而始同人為宗固是私吝然亦是人所共由之道而非其他私意者之比也故孔子釋其象而謂之道也深意在此卦變為乾乾人道也宗在三族之中為父之黨故為同人之乾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六二獨應其志狹吝非同人之公也（所引庵山楊氏[illegible]）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二用而剛六爻皆陽同于其宗是為純乾不還其柔雖謂之吝揆之於道則當然也易校總義二為卦主而言同人于宗何也謂係於所應而已也以一陰為衆陽所歸而乃暱於係應之私惟同乎五五與二中正而應固有同人之道然克敵而後相遇則未能大同於物亦吝道也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二爻同人之乾異體為配同體為宗二而之乾上下皆乾矣故曰同人于宗雖不失其親而同者嗇而不溥故曰吝愚曰易隨時取義象贊其德之中正爻乃曰吝蓋同人之世五

不取君義君六二以應乾之同而同比於五則是君臣相欺上下雷同非有國者之福也故曰吝宗有二義惟程朱主宗黨之說爲優王景孟乃謂同人天下大同之時也卦唯一陰衆陽皆欲同之使二於此曾无决擇非所謂君子之正也宗云者己之所尊而敬謂九五也且引程子爲未之思愚按王說雖合彖意然二五既是相得何必曰吝趙汝楳輯聞同人于宗吝道也釋言吝道謂二五之同有致吝之道非果吝也聖人慮後世不滿於二五而他同故特以吝道明之所以足爻辭未足之旨徐相直說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二與五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黨也唯同人于宗使无所同若幾於鄙吝矣彖言吝道也二不敢泛同雖若鄙矣然臣之事君專一而无泛同正合于人臣之道也張應珍解同人之世貴乎同天下同止于宗則狹矣故吝宗言初九三同體之宗族也蘇起翁讀易記六二與九五爲正應應則有所係矣故爲同人于宗宗者同宗同祖之義所同者狹是爲鄙吝之道也二五易位則離成乾乾成離離本乾變是同人于宗所同不廣亦可鄙吝又變乾伏坤爲吝嗇故同人有限也彖辭贊六二而爻辭吝六二各有攸當也陳深讀易編同人于宗吝道也二專於柔而但同於宗族之私所同狹矣固爲吝道也丁易東象義六二當得五而近同三不能遠同故吝鄭錡圖說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二五君臣當同人于天下繇言同人于野亨同其人者大也六二同人之主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此應于九五也故曰同人于宗宗者宗其親主也六二同人之宗也九五六二之宗也六二之主不來同人于野而止應於九五之宗故象曰吝道也故吝者近乎凶悔者近乎吉也吳澄纂言同人于宗吝道也所同者私狹而不公廣其道爲可吝也俞琰集說野者衆之所共通道也宗者己之所屬吝道也吝而謂之道人道以親親爲大親親仁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親之道乃與他人同也同人于宗固吝然亦人所共由之道非其他私意之比故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保八原旨六二陰柔中正同人之至也同人于宗正應九五同于宗也私係宗黨鄙吝之道也　吝既爲同人之主當與天下大同不應私係於九五失大同之德是以吝也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君子體而用之當克盡私欲復歸天理故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也胡震衍義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在同人二五中正相應則爲可吝者唯取陰柔係應之義又以私比非人君之道故曰同人于宗族則宗族之外在所不同斯爲狹矣是可鄙吝也同人之道莫貴於宏博莫患於狹隘六二同人于宗其係應則

同之非其係應則不與同其親故則同之非其親故則不與同好惡不公作好作惡皆吝道也毀譽不公貳毀貳譽皆吝道也物我不通立己與物亦吝道也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使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身有分女有歸老有所終幼有所養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爲大同知此則知于宗之可吝矣若夫帝堯之明德而必親九族周家之忠厚必內睦九族周公之不施其親不棄故舊曾子之親戚不悅不敢外交此又聖賢由親及疏實未嘗厚親而遺疏遠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愚謂宗有宗主之義謂九五也六二上與五應五乃二之主也故曰同人于宗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二守其中正唯同於五其所爲若過於吝嗇非人同之道者然陰无兼陽之理以正合者安肯邪配如二之吝固二之分也苟當其分則雖吝也而實合乎道也故小象以吝道也釋之道者當然而然也吝既合道則亦无惡於吝矣趙瑆解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六以一陰居二乃衆陽所欲同之而二以中正上應九五之剛中是以中正相同乃其宜也二既有中正之道能大同于衆則善止上與五同是同于宗先儒謂宗黨也但同于宗黨故爲鄙吝象云吝道所同不廣乃吝之道戒之辭也董眞卿會通同人于宗吝道也　單氏曰衆陽之所與而獨同于五吝之道也陳應潤爻變易縕六二同人于宗止吝道也六二變陽遇卦爲乾宗族類也求同人而先於宗族人君苟不見疑臣下亦疑之謂其不舉賢而私于宗族也此吝道也孟子舉季孫之言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以罔市利也是亦同人于宗吝道也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親其所親則疎者隔矣黨其所黨則遠者疑矣此爻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象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不可以一槩論也　蒙謂不能大同而從於所私其爲同也偏矣郭昺解致吝之道以其同于宗而已。**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程子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朱子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又非其正

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趙與迴易遺說朱子語錄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王弼註居同人之際履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黨相分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其敵剛健非力所當故伏戎于莽不敢顯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進量斯勢也三歲不能興者也三歲不能興則吾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莽莫蕩反王肅冥黨反鄭云叢木也物黨或作朋比毗志反當如字量音良又音亮陸德明音義曰（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伏戎于莽者九三處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欲下據六二上與九五相爭也但九五剛健九三力不能敵故伏潛兵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者唯升高陵以望前敵量斯勢也縱令更經三歲亦不能興起也　註不能包弘上下至安所行焉　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者初九出門皆同无所係著是包弘上下通夫大同今九三欲下據六二奪上之應是不能包弘也物黨相分者謂同人之時物各有黨類而相分別也二則與五相親與三相分別也欲乖其道貪於所比據上之應者言此九三欲乖其同人之道不以類相從不知二之從五直以苟貪與二之比近而欲取之據上九五之應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巽為伏震為草莽離為戎謂四變時三在坎中隱伏自藏故伏戎于莽也巽為高師震為陵以巽股升其高陵爻在三乾為歲興起也動不失位故三歲不興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同人之无妄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无妄之世正信是宜而不正不信則无從而助之者故其卦曰无妄元亨利正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謂當无妄之世正而後亨其有妄而匪正者有眚而不可以有行也同人之二五以正應而同者也三五以非正應間之而三獨无反則之吉則是於无妄之世以匪正有眚而天命不祐不可以有行者也故其變體之義如此趙復齋說二五私係致三四之爭同人之時責同於二非无故者所以不言凶蔡節齋訓解戎兵也謂三莽陰翳之地二也高陵三也興舉也伏戎于莽侵二也升其高陵懼五也三歲不興邪不勝正也馮椅輯註九三伏戎于莽內懷異志之象

莽莫蕩反草莽也　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占大阜曰陵升高以望其所敵而三歲之久不敢興戎趙汝楳輯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伏者匿形以誤人也象三居上卦之下戎兵師也剛之象莽林莽也可以伏兵之所野外之象北魏李彌以高歡兵衆命將士偃伏於草中是也三為下卦之外也大阜曰陵高陵高於大阜象三為下卦之高位升高而望兵家之常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是也三歲天運之小變如既濟三年克之皆論其久也不興者伏兵不敢起也陰陽皆同三二最近三當同己而乃同於五三以五為援而同之而二之柔不足攻故謀敵五以據二始而伏兵於林莽之間欲要諸于野之時旋以伏者不能察遠復升高陵以覘虛實卒也伏兵三歲久不敢發師老勢屈與敗無異矣伏戎升陵三之為計亦狡且深乃終不能奪二五之間者二五正而三不正也結汾適叟証類指瘧以陽居陽處下卦之上欲分其體據五之應二剛健居中非己敵也故潛伏戎師于草莽升其高陵俳徊顧望至于三歲不興也方之古人如秦執侍剛替欲謀晉伏戎未興晉師亦備所以敗也象曰三歲不興安行也陳深讀易編三以陽居剛而不中上无正應下近於二二以中正與五相應三以剛雖欲同之而懼五故伏戎兵于草莽中又升其高陵以窺伺於剛而中正不可奪故至于三歲之久而不敢興戎雖象三居上卦之下有伏之象居下卦之上有升高陵之象位三有三歲之象離於木為科上槁莽草之象人三取五隔三爻故曰三歲陳普解九三伏戎于莽欲得二而畏五之剛健而不敢用其毒離為甲冑戈兵　升其高陵伺望五也象在四　三歲不興五剛健不可犯丁易東象義九三伏戎于莽上三歲不興莽陰翳之地也三居高位高陵也伏戎于莽侵二也升于高陵懼五也三歲不興邪不勝正也三離體也離為甲冑為戈兵有戎象六二應九五三爭之故伏戎于莽然五為正應三豈能奪哉故升于高陵三歲不興三歲者歷三爻至上九也上體三陽據其上九三之陽終不能興也　以象變言之三本互巽動亦互巽互艮而體震震為萑葦巽為莽艱齋也巽又為伏伏戎于莽也艮山也巽又為高高陵也在下之上亦高陵也故曰伏戎于莽九三動則成无妄无妄與升為互對故以升言　此又剛而不中上承三剛不能下同於二也吳澄纂言九三九居第三畫為同人之无妄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也離之戈兵為戎九三變為震互震上畫互巽下畫為有草茅竹之處故曰莽又互艮中畫山之半也故為陵義與丘同下卦之上故為高伏者伏于四之下升者升于二

之上。三震數項氏曰。伏戎于莽。處下卦也。升其高陵。望上卦也。程子曰。卦唯一陰。諸陽皆欲同之。三中正。與五相應。三與之比。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貿不直。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至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既不敢發。故不至凶也。吳澄纂言外翼。戎同人三伏戎于莽。　夬彖。不利即戎。二莫夜有戎。　離為甲胄戈兵。同人九三。離之上畫。夬九二變剛為柔成離。夬未變離。則无甲胄戈兵。故彖辭曰。不利即戎。　莽　同人伏戎于莽。　莽者。草之多。震為萑為蕃鮮。草之類皆象震。同人九三。變為柔成震。　陵　同人三升其高陵。　震三。躋于九陵。　漸五鴻漸于陵。　陵取象與丘同。同人九三。漸九五變為柔。皆得艮中畫。震六二。亦互艮中畫。自震六二躋于六三也。俞琰集說。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戎。兵器也。伏戎于莽。伏于四之下。以拒四也。升其高陵。升于二之上。以望五也。三歲不興。謂上无應援。遂至三歲不敢顯發也。三至上凡歷三爻。故曰三歲。九三剛而不中。欲同于二。而懼四五之見攻。故其象如此。不言凶。以其有忌憚也。胡一桂纂註愚謂。戎。兵戎。離象。三居上卦之下。有伏象。居下卦之上。有升高陵象。位三有三歲象。胡炳文通。二與五同者也。九三欲據二而畏五。伏與升備見三之情狀。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終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能興。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梁貞肅會通雙湖先生曰。戎。兵戎。離象。莽。互巽象。柔在下也。巽又為入。有伏象。又為高。有高陵象。此爻變有艮體。亦陵也。位三。有三歲象。齊履謙本說。三四五相為不同者。三。莽也。四。墉也。五。陵也。莽最遠于陵者。遠則量其勢。故曰三歲不興。言其勢有所不及。郭昺解。三之剛不能以勝四。而為同。梁寅參義。同人之卦變。則為師。故三四五爻。皆以周師言之。九三以剛居剛。而不中。乃恃其強力者也。然欲同於二。而二與五應。故懼五之見攻。而伏戎于草莽。又升高以顧望。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世之強暴者。欲奪人之所有。而畏於名義。遷延顧望。其狀蓋如此。易纂饒氏曰。伏。謂在下卦。升謂在下卦之上。（所引胡氏雙湖曰。蔡氏曰。見前董真卿會通。）蔡節齋訓解。涂滑生易疑擬題。同人之九三曰。升其高陵。震之六二曰。躋于（九陵。二爻皆以陵言。其旨同歟否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程子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朱子本義。言不能行。卜子夏傳。九三伏戎于

莽止安行也。情偽者。德之累也。妄興者。凶之道也。居下之長。而據尊之應。潛構兵戎。以敵於五。　下之上。曰高陵也。至五而三。象三歲也。五勝而不能興也。禍自致也。安所行哉。王弼註。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辭也。孔穎達正義。伏戎于莽。敵剛者。釋伏戎于莽之義。以其當敵九五之剛。不敢顯亢。故伏戎于莽。三歲不興。安行者。釋三歲不興之義。雖經三歲。猶不能興起也。安。語辭也。猶言何也。既三歲不興。五道亦已成矣。何可行也。故云安行也。此假外物。以明人事。李鼎祚集解。崔憬曰。與二相比。欲同人焉。盜憎其主。而忌於五。所以隱兵于野。將以襲之。故曰。伏戎於莽。五既居上。故曰。升其高陵。一爻為一年。自三至五。頻遇剛敵。故三歲不興。安可行也。　案。三互離巽。巽為草木。離為戈兵。伏戎于莽之象也。楊廬山經說。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卦惟一陰。衆陽宗之以為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據陰以陵上也。居同人之時。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已。不能興戎以為敵也。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遂之辭也。張紫巖傳。離處乾下。離為戈兵。為伏戎。互體巽兌。巽以陰木生兌澤。為莽。變乾有重艮體。為高陵。三歲。乾數。夫二五正應。三四以剛間之。譬諸侯強大。與夫小人才健。害吾君臣正應。懼聖賢同心。而正道行于天下。已不得以逞肆私欲。非己之利者。大可畏哉。夫小人為身計。不為國計。不為百姓計。詖心不仁。莫肯恤也。三歲不興。而象曰。安行。蓋以惡長不悛。怙不知悔。吁。其可畏也夫。郭雍解。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焉。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甚矣。九三之爻。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力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李光讀易詳說。同人之世。不能以大公同物。而各以私意顯立黨援。則強梁者必起。而相圖矣。九三。以陽剛而據陽位。則小人之強梁者。五與二為應。而三介乎其間。勢雖不敵。而欲陰害之。故伏戎草莽之中。然二以中正得位。而應乎乾剛。三雖有害之之意。而不敢輕發也。故升其高陵以窺伺之。至三歲之久。而卒不敢發。蓋二與五能同心。雖剛強者。莫能間之。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九五有剛健之德。難以顯攻。三非吾敵也。故遷回至于三歲。不敢輕發。既能量敵慮患。則可安行而不蹈乎危難。三雖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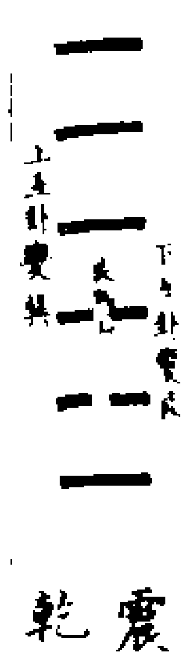
然九五據宗高之勢心所嚮比者止在六二三雖不進五亦有以致之聖人於此不言凶悔吝者亦所以恕之以見五之未光大也朱漢上傳離爲甲冑爲戈兵三動有震巽艮之象震巽草木莽也艮爲山在下體之上陵也震爲足巽爲高升于高陵也三不動則伏戎于莽言九三剛而不中不能同人與五爭應二者五之所同九三貪其所比據而有之故伏戎于莽將以攻五慮其不勝又升高陵而望焉然五陽剛居尊位二本同五非三之所當有於義屈矣故望其敵知不可犯也反於中知義不可行也乃退而守下比於二二亦自若然則非道而同乎人者動而爭之不可得也不動而比之不可得也奚益矣終豈能行哉故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乾爲歲三爻也曾種易粹言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刦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易說（所引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三與五爭二故曰敵剛五升高以乘上（旨）　三以陽居下體之上不能屈于下是不能同人于門也居外而用剛是不能同宗于内也故爻辭不稱同人茲用壯而強欲入同於己者也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三歲不能興則二與五通矣劉（所引王弼註見前崔憬見前李鼎祚集解）鄭剛中窺餘下卦離也離爲戎兵戈也三動成震震爲萑葦莽也兵在莽中伏也二五正應同而无私三以陽剛近比欲據有乎二二豈從耶三不得所欲遂有攻五之意自反而不直不敢顯行巽伺便而得志故伏于莽爲三者其可已矣然離性趨上必欲有加於五五居尊非升高不可見故升高陵而望之蓋震足離目本惟驅使之不得已也夫師直爲壯曲爲老以私比欲強同乎人安往而能行曲而老矣宜三歲而不能興小人之情狀盡見於此（所引虞翻曰崔憬曰並見前李鼎祚集解）楊萬里傳九三挾初九同剛暴之德處之于六二之下伏戎于林莽之中也據下卦之極而居其上升于高陵也九三何爲而然也忌六二應乎九五之君而欲劫之以同己也使六二肯同己則九三姦雄之心濟矣其如九五之剛而不可敵何是以久而不能興也桓溫忌王謝之忠壁人以圖之而不能此伏戎者也欲得九錫以升高而王謝緩其事未幾死焉此升于高陵三歲不興者也安行者安得而行哉林栗集解九三上體爲乾下體爲離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乘乎六二之巽故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離爲戈兵巽爲伏

爲蕃鮮故有伏戎于莽之象巽爲高三居下卦之上而乘乎巽故有升其高陵之象同人之時六二九五同志相應九三以其迫近欲據而有之憚五之剛健故伏戎于莽以敵之憚二之中正故升其高陵以脅之然五之剛健非三之所能敵也二之中正非三之所能脅也故曰三歲不興離爲麗而在巽兌之中故有三歲不興之象卦唯一陰五陽皆欲同之三與五同功而近於二其困而不反宜哉故子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四以陽居柔遠於二而近於五猶有困而反則之理三以陽居剛遠於五而近於二自以爲當然則安而行之矣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是之謂同人今九三亦乾也而无相與之義何哉曰易之爲書唯變所適三四者變化之地也上无九五則三四得爲乾象矣九五之乾純而不雜三四之乾雜以離兌九五之乾中正而在天位三四之乾不中不正而在上下之交是以即其變而言之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九五在上而九三猶欲爲乾不可得矣此二之所爲去就也楊慈湖傳陰陽自有相親之象九三之情在六二欲有之惡九四之來也故敵之莽之地卑下三之象九四在上高陵之象九三與六二非正應也非正應而私之非其道矣失道而又敵剛未有能濟者三歲不興安能行也六二不必謂果有其合但言九三之所欲者是已趙復齋說安行也始志於二終乃上行項安世玩辭同人九三　伏戎于莽震下卦也升其高陵望上卦也三歲不興終不與五爭也安行者安然而行也始望而終安之故不言凶爻言升言興象言敵剛皆明敵在上卦恐人誤以爲攻二也三離爲戈兵下有伏坎故爲伏戎五爲高位下伏坤故爲高陵自三至五歷乾三爻故爲三歲无陽卦稱歲陰卦稱年三與五遠故爲升其高陵四與五隣故爲乘其墉李謙齋詳解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二與五爲應而三四間之二之從五也是三與四之所欲攻而取之者也故三之於二也既伏戎于草莽之中而又升其高陵以望之然畏五之剛強而不敢進是以三歲不興而至於不能行也春秋之世諸侯之從晉久矣而齊景公欲攘而取之然畏晉之強而未之發也故今年次于五氏明年次于垂葭又明年次于渠蒢茲非所謂三歲不興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敵謂五　三歲不興安行也安何也安往不得貧賤之安馮椅輯註伏戎于莽九三象　敵剛也剛謂九五　三歲不興占　安行也所以三歲之久雖不興而亦不解者行之安耳此猶居之不疑與自以爲是者也馮椅輯傳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贊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朱子曰剛而

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懼九五見攻故有此象胡翼之曰以剛據陽志婞強暴欲私六二而奪其應以不正加人不敢顯然興戎但伏於草莽又升高陵以望之張舜元曰離為甲冑為戈兵戎之象也諸陽莫不顧同二而五以正應專有之三以炎上之剛欲興之戰自度內虛之乞不足以當乾之剛健至于三歲不敢興也都聖與曰變恐相攻遠近相取物之情也六二柔中草莽之象也伏戎于莽下括六二之象也劉子珪曰用壯而強欲人之同乎己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三歲不能興則五與二通矣李季辨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　內據乎二伏戎以待五之至而敵之升高陵以望五雖三歲之久而不敢興何者下固不能以敵上私固不能以勝正也同人者師之伏也故因離之外剛為甲冑戈兵而取伏戎之象三歲不興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也其必待三歲十年何也遠近之勢異也其三歲十年之久近又何也屯者塞同者通時不同也（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然以中正之道正應乎五三與之比而欲奪之故其象如此深見小人之情狀不曰凶者不敢發未至於凶也司馬君實曰三四者上下之際異同之分也故迭爭而交不勝也伏戎于莽下襲上也乘其墉上陵下也三不興而四弗攻吉逆順之勢也李子思曰天下之理聚則必爭卦以相同為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四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變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同人九三　同人之无妄）

下本
卦巽
上互
卦乾
離為
兵戈



離下　巽為伏離為甲冑戈兵伏戎之象　下

乾上　卦變震震為草木于莽之象　三居艮

震下　山之中陵之象巽股震足巽為高升于

乾上　高陵之象　乾為歲三爻三歲之象

震動自下而上乃艮上巽伏為不興之象三欲與五為敵五陽也敵剛之象

震行而艮止之安行之象

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同人之卦惟一陰居二乃衆陽所欲同者而獨與九五為應三五之位本同陽功三既比三又以九居之重剛不中尤欲奪五之應而同之況乎震離之極變而為震炎躁妄動是以興戎也然五

居陽尊宜三剛暴之力所能敵二居中正宜三不義之人所能屈所以三於此時不敢顯然行之惟冀伺便而得志故畏五之敵剛則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畏五之敵至則又升高陵以顧望以至三歲之久終不敢興師動衆則行將安之也卦變无妄同人之不可妄者也魏了翁集義東萊呂氏曰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易傳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所以深見小人之情狀者蓋鉤距揣摩而得之歟　所引廣平游氏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曾穜易粹言楊龜山說未濟上傳）趙以夫易通離為戈兵戎也三互巽為木莽也伏戎于莽與上非應剛相敵也若用而柔於卦為无妄互艮為山高陵也升其高陵與上相應至三歲之久而寇戎不興不為敵而為同矣安行者行將安之言不可復還其剛也无妄六三邑人之災變為同人也易複總義三之敵剛者敵五也五二中正相應而三以陽剛為間乘時竊發以求人之同己故言伏戎于莽蓋互巽為莽離為戎兵在乾下為伏戎近乾為高陵以其象言之若足以敵五而阻二之應然求同非義雖剛易撓安可行於世三為乾數所以言三歲不興也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以九三之剛而俯就六二之陰伏戎于莽之象也三下卦之上也而以九履之升其高陵之象也夫當同人之時无所興同不顧義命而以剛敵剛安能行其所欲哉是宜三歲之久終不能興也三數之成也在爻為三故曰三歲然亦只取久意　愚得之師曰三爻同人之无妄　自古小人自私則喜人之同己多忌則惡人之相同三之興戎忌二五而欲私之也然五敵最剛四之所為者妄耳安能有所行哉離為甲冑為戈兵戎之象之震震為蒼莨竹為萑葦伏于莽之象離麗震動有依物而動之象伏莽升陵皆是也武曰居下之上故曰高陵互體巽為莽三與五陽三爻曰三歲武曰三乾天數　愚曰伏莽而包藏禍心升陵而顧望竊發三之小人姦雄者也武曰安行者謂三執迷之久挾剛敵剛安而行之也三不自省執迷以為安卻非中庸安行之安趙汝楳輯聞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三乘二上故求二為急以九處三故赴敵為勇謂宜堂堂正正顯然肆行乃為伏莽之計者以所敵為九五之剛自知德力不同故特設詐以圖倖勝耳三伏而不敢興則二可安行无害與五昏遘秦徐相直說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二五正應三四間之九三伏其兵戎于草莽之間且升其高陵窺伺間隙然二五相得无間可乘至于三歲而姦謀无所施故曰不興象言三歲不興其姦謀將安所行哉張應珎解兌為戎伏戎反兌也巽為草莽互見巽也高陵下卦

之上也三歲不興去五有三爻也敵剛敵九五也安行之焉言何所往也九五與六二同九三近而有之於是伏戎升陵以拒九五然而三歲不興者終不能爲中正之敵安所行哉蘇起翁讀易把卦唯六二一陰諸陽所爭而六二自與九五爲應三由是不得不與五爲敵三本離離爲兵戈二三四互巽巽爲木伏戎于林莽也三在下體之上爻變陰二三四互艮爲山升高陵也所以如此者欲與五爲敵也三九五亦九敵剛也剛不可敵君不可犯伏而不動至于三歲不能興起過三歲而後可安行爻變震動也行也三歲居三爻也同人而爲敵不同人矣故此爻不言同人陳深讀易編伏戎于莽敵剛也敵五也畏五之剛且正而伏也　三歲不興安行也知其非是而不敢興退而順理安分而行也或曰安行猶安往也言不可行也陳普解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言不可行丁易東象義九三敵剛言初九也位又不正終不能興安所行哉言雖行而无所之也鄭錡圖說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上天下地三四爲人二本同人同其九五之宗親也二五正應三剛下來比二六二不肯同之唯上應乎乾五九三遂伏戎于草莽之中上間于五又升其高陵望之懼其弗克故三歲不興與中孚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甚相肖也古以婦人亡國

者於此同人三四可見矣故聖人象曰伏戎于莽敵五剛也三歲不興安所行也謂六二與吾君臣正應三雖若此將安行乎故曰安行也離爲兵戈巽坤草莽坎伏離下故曰伏戎于莽二五正應離二坤中也坤土應在九五巽上巽爲高三欲敵五升其高陵也三謂九三上有乾之三爻巽爲歲首三下復之二不肯同故曰三歲不興震動巽伏安所行也俞琰集說象曰伏戎于莽止安行也敵剛謂所敵者九五之剛也九五之大師在上戰則必克非九三伏戎之可敵也安語辭安行者度德量力決不可行行將安之其義與无妄彖傳何之矣同李簡學易記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安行者安而行之也小人安於爲不善故至三歲之久而不興也興者興起而遷於善也孟子所謂待文王而後興者是也九三以剛居剛是凶人之頑安於爲惡而无遷善之心者也若夫九四度其義之不克而遂弗咎是能改過而遷善者也其吉宜矣然九三不曰凶者蓋其凶不待言而後見也（所引廣平曰見前曾穜易粹言）保八原首九三陽居離上陽過中也　伏戎于莽同人師之反飛爲同人伏爲師故三稱伏四稱乘用卦變也下卦離又伏坎坎爲盜爲寇故有伏戎莽之象九三所處不中剛暴之人也上无應據人莫與同也下切近六二欲與同也恐九五奪去六二爲

應同之以此伏戎于林莽之中待五來與敵也　升其高陵離伏坎坎爲險地險山川丘陵也在下卦之上有升高陵之象　三歲不興量其勢不可敵故不敢進也至于三歲之久不能興起故邪不能干正也三歲者言三數是氣之小變也蓋謂久耳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君子體而用之以邪敵正安可行也胡震衍義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六二以中正之道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強不中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肆其剛暴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登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然不敢興此又深見小人之情狀淮南欲奪漢帝君臣之同然終於寢謀而不爲者其理之屈也曹操欲奪獻帝君臣之同然終於懷姦而不敢篡者以其理之屈也世之老姦巨猾擁重權據重勢懷不軌之心而終其身不敢遂其謀正以恐爲大義之所誅而不敢發耳此其所以三年不興也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謂九五之剛健中正豈可敵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謂其內負不直安能行也吁爲九三者用心果如此雖使久而不敢發亦天地鬼神之所不祐蓋亦亟去人欲復還天理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閑邪存誠以同乎人庶乎可以免此心之過張清子集註象曰伏戎于莽敵

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鄭東谷曰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　愚謂九三以剛居剛過於強暴者也下比六二而二與五爲正應三欲劫二以同己又懼九五之剛非己之所可敵也不敢敵行而前乃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三居下體之上又有升其高陵之象雖或伏或升伺釁而動殊不如二近固有可得之理而五剛則有難犯之勢躊躇顧望雖歷三歲之久而卒不敢興縱欲行師將安之乎（所引李子思曰胡氏曰見前易附錄傳胡一桂纂注）趙瑾解九三伏戎于莽止安行也同人之道惟公惟中乃可同人三剛而不中離體而居下之上是過於剛也以剛尚人人誰同之而與二密比欲求與同二守中正終弗與同又有九五剛中爲之應而在上雖尚剛惡能陵之无所用其剛或伏戎于二之下莽草之中或自升于二之上高陵而瞰之至三歲之久不敢興動有爲也象云敵剛謂九五剛中在上安行者安可得而行也胡炳文通安行理不可行勢不可行也陳應潤爻變易緼山林隱逸之士有忍死不肯應聘者如介之推抱樹泄柳閉門者何限不幸遭兇暴之君如公孫述徵李業不起遣尹融持毒酒以飲之豈但伏戎于莽而同人下卦无屬離離有甲胄兵戈之象九三變震震有萑葦決躁之義賢人避世亦有升于高陵三歲不興

者人君求之之切賢人避之之久各妄行其志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伏戎以伺五升高以窺二。蒙謂志雖係乎陰而理不勝乎陽故其情狀有如此者。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程子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為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若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為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朱子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王弼註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則者也。墉徐音容鄭作庸效下教反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一本作反則得得則吉也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乘其墉者履非其位與人鬬爭與三爭二欲攻於三既是上體力能顯亢故乘上高墉欲攻三也弗克攻吉者三欲求二其事已非四又效之以求其二違義傷理衆所不與雖復乘墉不能攻三也吉者既不能攻三能反自思愆以從法則故得吉也此爻亦假物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巽為墉四在巽上故乘其墉變而承五體訟乾剛在上故弗克攻則吉也司馬溫公說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何也三四者上下之際也同異之分也故迭爭而交不勝也伏戎於莽者下襲上也乘其墉者上陵下也上可以變而下不可變逆順之勢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同人之家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同人之九四攻二與五不中不直則德不勝爭非其應則義不勝與三不同心則力不勝遂乘其墉以攻之乃弗克而又至於困則其陽實多矣陽於外者必反於家此其變體之所以為家人而夫子有困而反則之辭焉夫已无同人之道而以力勝人之同至於弗克而困然後反於家是於同人之卦變而為家人者爾與其本體異矣王卑思言〻墉晁氏曰按庸古文蔡節齋訓解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高處即四近五之地乘其墉才剛欲侵五也弗克攻志弱也馮椅輯註九四乘其庸隔於所同而欲通之之象庸今轉註墉垣牆也欲同二而隔三如庸故乘之　弗克攻吉占弗克攻三趙汝楳輯聞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者宮牆所以限內外喻近而高亦象四為內外卦之間弗克者不能也攻者攻五也　陽欲同陰陰欲同陽陰陽之常也六二之陰不唯三欲同之唯四亦然六二幸既於三而四之疾之與三同轍三遠於五故邀繫於野外四鄰於五故乘其宮墻而攻之勢亦迫矣然不能攻而中止故四亦得吉此止以不遂事為吉與他卦言吉者不同晉納捷菑于邾趙盾以邾人辭順而還聖人書之曰弗克納此弗克攻之意鄭受數楚子曰君師行无虧王甍于行國之福也此吉之意。括汾遺叟証類揣龜一陰在下衆陽所爭三既不勝強也相近四又攻三強欲取之二自應五三不犯己自上攻下乘其墉也不勝罷攻則吉也方之古人如漢帝既弱諸侯強橫劉備得漢中曹操爭之既不能克書雞肋二字而捨之象曰困而反則也陳深讀易編二以柔順中正衆所欲同九三近之九四居其上乘其墉者也剛而不中正雖乘其墉然以居柔至弱而弗克攻故從義而吉也陳普詳九四乘其墉墉象在三乘四也亦欲得二　弗克攻四居柔而三亦堅也　吉困而善心生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高處謂三也四乘之卦惟一陰衆陽同欲下隔於三欲以攻之然以位柔故又弗克困而自反吉道也　以象變言之九三動則互艮志又本體互巽為高在內外之間墉也九四乘之故為乘其墉九四動則居互離之

中離為甲兵亦有攻爭之象乾在上則弗克攻矣　此爻言同當以義不容力爭吳澄纂言九四九居第四畫為同人之家人　乘其墉弗克攻象也墉城垣也離中虛外周象墉九三為六二之墉四在三上乘其墉也九四亦欲得六二乘二之墉將攻而取之然二之應五正也四之於二非應非比其取之也无名而逆理甚矣二雖弱而直四雖強而不直始有攻之之意然以義之不可故弗克攻而止　吉占也程子曰知不直而不攻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澄按三之伏戎四之乘墉武王以為抗五武王以為侵二武謂三欲侵二四欲抗五以爻義考之皆非也夫陽之得陰陰之從陽者以其應也以其比也姤之初六正應九四而九二與比者得之同人六二若非以中正與九五同則不保其不為姤之初六矣九三不應九二之不從己唯恐九五之能得二故不忌圖二而專以敵五為心晉文公一戰勝楚諸侯之從楚者自不能不從晉九三非能如此也而謬計妄想蓋欲如此九三與九五度德雖殊度力猶頗相等均之為以剛居剛故也若九四之以剛居柔則力非能抗九五者矣故不敢各五而徑以攻二為事晉悼公與楚爭鄭不伐楚但伐鄭鄭不能支而楚自不能與爭九四非能如此也而輕舉妄動蓋欲如此然三之於五卒不興者以勢之不敵而不

敢也故僅可以免凶之於二卒不攻者以義之不克而不爲也故猶可以獲吉俞琰集說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指三乘之者四也四欲同二而三在下隔之故有乘其垣墉以攻取之象九三爻位俱剛且三歲不興九四以剛居柔其能改者知義之弗克而弗攻蓋能自反而改過者也是以轉凶而爲吉胡炳文通四欲攻二而三隔之有墉象四在三之上有乘墉象繫辭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三四皆欲取六二三雖以剛居剛猶懼五之見攻屈於勢而不可敵也四以剛居柔欲乘墉以攻終不克攻者是能屈於義而不敢敵也春秋文公十年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有得於周公爻辭弗克攻之旨矣穀梁傳曰弗克納其義也有得於夫子象傳義弗克之旨矣諸家多以三四爲欲攻五於理悖甚惟本義得之董真卿會通胡氏允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樊湖先生曰三以四爲陵其指四也三歲不興有終下卦之象四以三爲墉其指三也弗克攻才雖剛而志終弱也聖人與四以吉開其自反之門耳然與四不與三者以其无君之惡尤甚而不可與也齊履謙本說墉則近于陵矣近則度其誼故曰弗克攻吉言其誼有所不勝渠

寅參義九四亦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而攻之三居下卦之上墉之象也然四以剛居柔故能以義自反而不克攻此吉之道也同人諸爻未有言吉者如九四之興兵攻奪亦非得吉之道也然聖人於此爻獨言吉者所以深美其能自反也常人之情過而能改者鮮矣而於訟與師則必伸其志其能自反者爲尤鮮蓋有計窮力屈不得已而退者矣未有其力之強而能自退者也春秋趙宣子納邾公子捷菑于邾邾人辭之以義宣子引師而去之先儒引此爻之義以美其事蓋聞義能徙者誠人情之所難也易纂鏡氏曰九三屈於勢之不敵九四屈於義之不敵　又曰以下四爻言之初與二爲對三與四爲對初九之同无所係六二之同有所係九三與九四皆欲爲非理之同然九三（所引胡氏曰三係見前胡炳文通董真卿會通）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程子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朱子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卜子夏傳九四乘其墉（止）則困而反則也於三攻以求二乘其墉也猶隔之矣二可得乎其義固不克也求之不得也困而反其則矣乃遇其吉也孔穎達正義象曰乘其墉（止）反則也乘其墉弗克也者釋不克之義所以乘墉攻三不能克者以其違義衆所不從故云義不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者釋其吉之義所以得其吉者九四則以不克困苦而反歸其法則故得吉也蘇軾傳九三伏戎于莽（止）反則也六二之欲同乎五也歷三與四而後至故三與四皆欲得之四近於五五乘其墉其勢至迫而不可動是以雖有爭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猶可知困而不攻反而獲吉也九三之於五也稍遠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雖欲反則可得乎欲與不能欲歸不可至于三歲行將安入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楊龜山經說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六二柔順中正爲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乘其墉者也九四剛健而不中正雖乘其墉義弗克矣然以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犯則困而反則矣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陳了齋說六二柔也得位得中是以應乎九五也于宗也者尊其應也于吝也者不敢圖也此同人之道也然則同人之六二中道具矣伏而升者

焚也不興者熄也乾在上故曰敵剛不興矣乃安行也乘其墉者禦也弗克攻者彼弗克也義者上下之義也困者升而不已者也其敵三年可謂困矣困而反則是以終獲弗克之吉也應乎天則无不同也上下之際同與之分嚌辨之哉然而敵剛者熄而後安禦下者需其自困衣裳冠屨不可渝之分其應也當順常一本不雜亂此同人之大義也張子毅傳四位近君而以陽居陰知道之不勝而能自反以歸義故吉吾於此見聖人之心許遷善困而反則謂不害其爲同也九四乘離之剛離中虛陽包之爲墉矣二五以中直相與天人與之義安可間義所弗克而反身從義棄前非圖後善是不拂于天地之心矣郭雍解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已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三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過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如在墉間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

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此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之間爲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於小人之情矣蓋所謂利君子貞者乎不然一乘其墉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之意非必真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攻之議觀其爲勝乘之彈射未臨終之言則當无與息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李光讀易詳說墉墻垣也四與五爲鄰三四俱強各懷異圖以窺伺于五然四雖陽剛而處陰位故乘三而承五非若三之純乎剛暴能知難而退故弗克攻而獲吉也夫同人之時君子小人處之宜各當其理九五无君道二方爲群陽之主亦不能由公心直道而係應在五而五又係應在二故群小紛然爭爲戎首或伏于草莽俟時而竊發或顛望形勢乘間而相傾非二五以中正剛健內外協濟則處乎二強敵之間豈不危哉以四之強又逼近尊位然卒不克攻者君臣之分上下之勢非順也知其非順困而反就臣位則免乎凶咎矣故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朱漢上傳九三動而爭二成坤土在內外之際墉也九四乃欲據虛自上乘之故曰乘其墉四動入坎險有弓矢相攻之象故曰攻三非犯己二非己應雖乘墉入險豈其宜哉故曰乘其墉義弗克也三動四乘之成坎四動上復乘之成兑兑坎困象也故曰困弗克攻則已矣何謂吉吉者正也謂其乘墉入險力已盡而二不應困而知反反而不失其則也是以吉則者理之正天地萬物之所不能違者豈勢力所能奪哉古易本云反則得則得則吉也一本云反則得得則吉也定本作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李衡義海撮要墉謂三也三體剛得位四失位而動自量非義而止（李）

四剛而不正又无應乎時強欲使人同己故爻辭无同人之稱（劉）

三既不能攻五四亦以之不能是因三不興而已獲吉墉指三也（叶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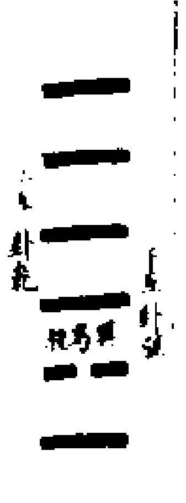
二與五應應則協同二爲卦主五爲君位君臣相協勠力同心三既升陵而敵五四又乘墉而攻三三則積歲不興四則不克而爲吉（胡旦所引王弼註蘇軾傳見本）鄭剛中窺餘一陰五陽之所欲同也然二五自其本應餘爻相去甚遠其介乎二五之間同不以義各懷私意以相攫者獨三四兩爻然三與二爲近比恐五之來故伏戎于莽內有所負恃不敢動也四去二爲遠三又未嘗犯之特惡其礙己遂乘墉而攻其能克耶乘墉者自上乘之故知其爲攻吾垣墉所以備患也三於五雖負而於四爲真有墉以自備矣四攻而不下其力必困困而能自反尚可免凶使其遂義前攻而克或困

而不知反三四糾纏相激之禍將如何此弗克攻乃所以爲吉也此兩爻皆不得言同人則聖人鄙之之意深矣三四動自二以上爲坤土墉之象也又三在巽體於理爲順四在巽上攻之故曰乘其墉三順則四无可克之理反則謂困而反常也集傳曰古本易云反則得得則吉也一本云反則得得則吉也定本作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楊萬里傳九三九四同利相疑同惡相死之人也二人者皆有覬其上之利而有害其下之害是故九三恃初九以爲戎九四恃九三以爲墉一伏戎於下一乘墉於上以仰逼九五之尊其志皆不利六二之應九五而有害乎己也六二肯我同而後九五之勢孤九五孤而後九三九四之機合今六二秉大臣中正之德堅與君同心之操凜不可奪則九三有兵九四有城將何施焉陶侃握重兵據上流此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君臣之天則哉知困而僅得其吉爾嗟乎六二以一柔弱之君子而能抗九三九四兩剛強之小人陰消其一而使之不興深媿其一而使之自反者中正而已矣人臣苟中正矣何強之不弱何弱之不強哉林栗集解九四上體爲乾下體爲兑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三之離連於六二之巽故曰乘其墉弗克攻吉離爲中虛巽爲高九三升其高陵矣四又乘之故有乘墉之象二應在五三又伏戎四非其敵故有弗克攻之象夫同人者同心之謂也欲與人同而不得其心至於乘墉以迫之內外无與而介於二剛之間宜其弗克攻也乘墉弗克宜若有咎矣然而係之吉者何也二五之應三四難之三不能得於二而況四乎四以居柔度其弗克困而能反愈於九三遠矣同人之時上下親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九四之吉不亦宜乎故子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義之言宜也楊慈湖傳九四亦陽志亦在乎六二之陰而亦非正應又九三間之故乘墉而攻四居三上有乘墉攻下之象然以九居四始剛終柔故有弗克攻之象其弗克攻乃以非正應非義而往人心不從鬼神不祐自弗克也雖非本心然既已弗攻矣其事則反于典則矣亦吉困而反則者尚能獲吉而况於誠心反則者乎六二不必謂果有其人但言九四之所欲者是已三與四皆以私欲失同人之道項安世玩辭弗克攻

象恐人以弗克攻爲力之弱故釋之曰義弗克也又曰困而反則也言能顧義知困後循乾則此即春秋褒弗克納之義也觀此則知九二之不克訟亦非不勝而歸蓋九二居中履柔能自反而逃其患也凡爻言不克者皆陽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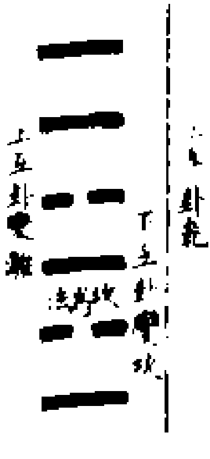
陰位惟其陽故有訟有攻惟其陰故不克訟弗克攻訟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李謙齋詳解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四近於五而遠於二亦欲得二者也故乘其墉以攻之四非力之不足者矣惟能知其義之不可是以弗克攻知困而自反於法則焉此其所以吉也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其勢力爲如何哉惟其義之所在邾人一言而趙盾自屈於春秋書之曰弗克納者非其力之不能義不可也故傳者謂大其弗克納也然則人能知過而有以自反安有不吉者哉馮椅輯註乘其墉九四象　義弗克也能乘其墉非力之不能攻也乃義弗克攻耳義謂陰陽相應之正義　其吉占　則困而反則也有物必有則物皆然心爲甚夫婦有義有别乃其則也困者困於義之弗克故反於夫婦之則耳己非二之正應是强暴侵陵義所不可四位陰有困反之義馮椅輯傳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贊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王介父曰墉保內以扞外也程可久曰墉限內三之象李季辨曰四欲同二而隔九三故乘九三之墉（右明象）　都聖與曰剛不中正犯義以陵人之象也位之陰柔則知義不勝之象也程可久曰與遂復者異矣張知常曰不曰悔亡而言吉聖人貴遷善如此（右明占）　朱子發曰三非犯己二非己應乘墉豈其宜哉胡周父曰二爲卦主五爲君位君臣同心三乃升陵而敵五四又乘墉而攻三則積歲不興弗克攻宜也朱子曰乘其墉矣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故吉郭子和曰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乘墉之過過於伏戎弗克之攻過於不興何吉之有本爻言此深罪三之伏戎也　夫三四皆欲同二而二五正應君臣之義也誰能奪之然三之不興僅免凶咎而四之弗克乃吉何也三之所欲敵者五也四之所欲攻者三也逆順異也四之失在乘九三耳弗克攻則得矣故曰吉吉以弗克攻言不計其乘墉之失也抑又觀之同人六爻皆无吉義聖人似太不恕也故於衆爻之中擇其可吉者以九四當之（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同人九四　同人之家人）



離下　乾上

下卦離外實而衛內之虛三是離上在內而捍外墉之象巽股據離之上乘其墉之象



離下　巽上

象　坎爲隱伏弗克攻之象　巽順離喜吉之象　坎爲險困之象　離爲明坎爲法反則之象

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三與五同功欲奪二爲應而畏五之來伐故伏戎

于莽四與二同功尤欲得二爲應而疑三間己故乘其墉矣四能乘三之墉而弗克攻是非力之不能攻也乃義弗克攻耳且好之則相從惡之則相攻好惡一出諸己况能同天下之志乎故三與二比而內猶有所畏負而不敢動也今四之攻三而三實未嘗犯乎四特四之惡三爲己之礙而攻之義之不勝乎私而攻力之徒勞於己而困反之於則不敢強同焉是以可以免凶而獲吉矣三之與四所以言戎言攻皆由重剛不中而致之三變柔而能止四變柔而能巽是以皆不至乎凶大凡必人之同乎我者是故爭端之所由起也黨同伐異遂致日尋干戈而大同之俗皆不可想而見亦終不能致其同焉故三之與四不言同人者以此卦變家人同人傷於外必反於家者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三四不中與五爭二以私同人而有邪心以力爭而不以義勝者也三又居下卦之上剛而不中驕亢伎賊者也伎賊之心將潛以害物故伏戎于莽驕亢之心惟自大以凌物故升其高陵由是以求同人人莫之與何可久乎故雖三歲卒莫之與也四雖不中然以陽居陰困而知反者也既與五爭又與三競以上攻下乘其墉也困而知反卒不克攻猶愈於三故保其吉（所引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復處山陰陸氏見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九三伏戎于莽止反則也小人險陂而多忌好勝而自私非特喜人之同乎己視君子之同道相比必有間而害之之心蓋不排其異己者則不能使人同乎己自古黨與之患皆起於此二五之同中且正也无他人以分其應同而同也九三九四以不中正之資處二人同心之間害其同者无所不至三伏戎于莽以伺五之隙升其高陵以窺二之動莽在下謂居五之下也陵在上謂居二之上也必三歲而不興二人同心之密非三之所能勝不能勝則安能行也四比於五猶隔墉也始乘其墉而有欲攻之心卒弗克攻者二遠而不可致五尊而不可敵四居柔猶能困而自反也自反而不失其則是亦吉也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下卦離中虛外堅有墉之象四乘其上與初爲敵初當位而四不當位則其困在四矣用之而柔弗與初敵上順乎五所以爲吉者謂困而反則也易祓總義四以三爲墉者保內而捍外也三有墉象而四乘於上亦欲據二而攻五然五與二中正相應其義甚直四豈能以非義干之哉故言弗克攻且四與三皆陽剛之材而三以剛居剛故自憊而不能興四以剛居柔故困而自反以循乎則所以吉也楊瀛四尚易通楊彬夫曰自下升上謂之升自上乘下謂之乘垣墉所以捍外也九四下乘九三是乘其垣墉之義也二首應五

而以力求之三非犯已而以勢侵之宜乎其義言弗克也　愚得之師曰四爻同人之家人四愧於義復困於勢弗克攻而能反人力窮而天理見也一念之失萬善之地聖人不許其无咎而直言吉者所以大改過而勸遷善也困而反則有家人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之義四之巽巽爲長爲高墉之象爲睽卦有乘高攻人之象又爲進退有義弗克攻而反則之象　愚曰同人者大道爲公合天下於大同也變而之家人則大道既隱以天下爲家是宜爻義有乘墉弗克攻困而反則之吉也解之上曰射隼于高墉指其據高以陵物則上體居高有墉之象四挾剛而乘三劫二以同五然二三同謀不能奪也以剛居柔知義而止聖人許之吉臨以大義也趙汝楳輯聞乘其墉止反則也九三重剛故窺五至于三歲之久九四以剛居柔又上逼於五揆以君臣之義雖欲攻而不能也乘墉攻君犯上特甚蘇云弗克乃許其吉寧不咎亂臣賊子之心故聖人特曰其吉者謂四知困而能反君臣之則也反則者安於分義知悔前非也貳討服舍聖人不欲窮治之所以開小人自新之門然必有九五大師足以制之乃可不然則姑息長姦如唐藩鎮徐相直說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二五正應四欲強五之同故乘其墉言處上以攻下自知其義之不直而不能攻之則吉矣其

所以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張應珍解九四欲下同爲九三所隔故乘其墉而不能攻以九居四力不能克知必困而復守其位是安其守以獲吉也九三介乎兩間有墉象九四在上乘其墉蘇起翁讀易記九四亦爭二者九四居九三之上是爲乘其墉墉以窺五五與四有君臣之分故義不克攻然其爲吉何也九三剛而九四則柔柔而能以義裁斷則是困而歸於法則也九四无應困也而乾則剛斷也卦變家人宜弗克攻同人而有乘墉之兵是不同人矣故此爻亦不言同人聖人以吉予之者嘉其能斷以義猶知君臣之分也爻變陰則三四五互離離戈兵也故以攻言陳深讀易編乘其墉止反則也乘其墉義之弗克而不攻也其得吉也能以義斷困而知反於法則也則天則也陳普解乘其墉義弗克也弗克攻者非力不克義弗克也義不克自屈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則者理之當然而不可踰者也丁易東象義乘其墉止反則也九四困而反則者欲其不與五爭而自反於正理也用心措慮能反諸理則吉也故曰困而反則也六二應五九三爭之已非義九四爭之亦非義也　或曰九三動故九四爭之九四動則上九必爭之矣九四動互坎也上九動則兑也兑居坎上困也乾爲天則又二伏坎爲法亦則也鄭綺圖說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二多譽四多懼蓋四近君者也周公於四爻直斷其義曰以九三重剛下近六二上遠五君不知危厲伏戎于莽然亦三歲不敢興矣至于九四言曰便乘其墉亦弗克攻矣謂其近臣之義弗能克也謂四有乘墉之象故指其象以明理也非真敢乘墉攻君也臣既攻君不能克勝豈有可吉之道哉指其象而已矣如殷宗噬膚噬膚滅鼻皆指象以明理也苟執象而言之又似日爲之說也故聖人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守其臣之法則也大臣多譽近臣多懼是也且如訟之九二訟君弗克直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則可以无眚矣豈有乘墉攻君而弗克者反有致吉之理哉其指象也明矣巽爲工爲高下連坤土三四間隔五爲高陵五陵之下有高土而爲間隔者墉墻也四乃間隔之墉墻也近臣雖乘墉墻知其義必困于九五之君而弗能克而反守其法則此所以爲九四之吉也郭白雲謂九四之臣一乘其墉然身无可吉之道甚近乎理吳澄纂言乘其墉止反則也　項氏曰恐人以弗克攻爲力之弱故釋之曰義弗克也又曰困而反則也澄謂九四之力敵五則不足攻二則有餘其弗克攻者知義之不可而止故云義弗克非力弗克也困謂於義不通也吳澄纂言外翼墉　同人四乘其墉　解上高墉之上　離有垣墉

之象同人四在離上爲乘墉解二三四互離四爲公當離之上畫立于高墉之上也俞琰集說夫既乘其墉矣則其攻二也是豈力弱而弗克哉特以義之弗克而弗攻耳二與五剛柔相應中正以相與義豈能奪孔子恐占者以弗克攻爲力不足故釋之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升而不已必困今也乘其墉以攻二則亦勞而困矣謂之凶可也何爲而吉耶曰九四蓋困而知反者也故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則即所謂義也九四蓋今而後得反於義也校之九三則四也畏義而弗克視畏威而不興者蓋有間矣李簡學易記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九四雖不中正以其乾體故知險獲離故有明明而知險是以遏惡未形能止而弗攻也若肆其貪欲而不顧義理妄行攻奪則凶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安行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反則之義張中庸曰困猶困心衡慮之困（所引白雲曰見前郭雍解）保八原旨九四四居乾下不中不正　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用卦之反對則同人與師卦反對且坤坤爲城邑有墉人爲師師衆也有守備攻擊之義也　義弗克也九四不中欲敵九五中正之君以其不合義理衆不與同也既衆不與同故義弗克也　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不義之法則必困既困且窮當反求諸己以義理之法則救之莫大其吉也漢

上朱氏震曰古易本云反則得得則吉也若然同人與師卦反對明矣若子體而用之不義之法安可行也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者也胡震衍義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自下升上謂之升自上乘下謂之乘九四下乘九三是乘其垣墉之義垣墉所以限外者也九四以剛強居二五之間不中不正又无應與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間故居上而強其同使三不得以防限如乘墉以攻之此固非義之所當為也然二非正應而不服三非正應而不承順知義不克困能自反吉之道也昔齊孝公卒命廢職鳴鍾伐皷攻魯北鄙此以非義而奪魯人之同一聞展喜犒師之命則解甲言還以義不克攻而反也晉趙盾奉少奪長轂車秣馬攻邾于下此以非義而奪邾人之同一屈於貜且長少之分則卷旆亟歸此以義不克攻而吉也陶侃擁重兵據上流亦九四乘墉之勢也外則憚溫嶠之忠內則創八天之夢欲攻其上疑其不克欲干天命知其不可豈真畏天下之大義而自反若臣之天則哉知困而懼保其吉也小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乘墉以攻非力之不克攻以義之不直而不克攻爾其所以吉者以其能斷以義困而反於則也且乘墉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其弗克攻之吉如日月之復明人皆仰之此大聖人開小人以改過之

門也自世道之微正學不傳人之有過誇者諱之愚者敝之辨者文之吝者飾之狠者遂之忌者安之孰有能如四之反則者乎世之諱過而吝於改過者盍亦鑒茲張清子集註象曰乘其墉止反則也童溪曰九四乘其墉其志亦欲阻二以壅五也然九三以剛敵剛猶不能行其欲況九四之非全剛乎其弗克攻宜矣進齋曰四介乎三五之間其爭二之心猶三也然二與五為正應三比於二且不能奪況四遠而在三之外乎其不得乎二也必矣四不能得二於是乎乘三之墉以伺之乘者自上乘下之義墉者內外之限謂三也四欲求二而三阻其中尚隔一爻猶隔一墉也乘墉伺釁亦欲刼二以同己幸其以剛居柔力弗克攻義弗能勝困心衡慮然後自反乎命義之正而不敢越其則焉四之困而反則聖人予之以吉者正欲反天下之睽異而為同也　丘行可曰或謂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命義一也而爲其罪之輕重則三為甚何也曰三近二而爭者也四遠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窺伺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勝而止而三之不興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爭況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世也三之所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逆順之勢又不侔焉噫

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興歟　愚謂三四刼人同己非同人之道故兩爻皆不稱同人[illegible]趙瑾解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九四亦剛而不正同人之卦唯六二一陰為衆陽所欲同二以中正上應於五不與衆同四乃恃其剛憤其不與己同乃乘其墉四之於二隔三猶垣墉也雖乘墉有憑陵之勢然自知以不正而干正為非義乃弗克攻之吉者但免於凶之辭也象云義弗克二乃中正守道豈可恃剛而欲同之於義故弗克攻也其吉則知困極而自復反於法則也其能克己復禮如此者以有乾德故也胡炳文通乘其墉止反則也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也者理之不可踰者也陳應潤爻變易縕九四乘其墉止反則也墉城垣隱者治其高墉而深避之如段干木踰垣而走人君弗能攻也義弗克也所謂吉者則困以待之冀其久而應聘乃復其常聘之則也九四變巽巽有為高為進退之象故有乘其墉之義解蒙精縕大義先儒曰三四无同人之道故不稱同人於此二爻見天理在人心不可泯沒　蒙謂始雖係乎私終能審於善非以直制欲者不能也郭昺解象其墉止反則也困而反之則不能以敵三而為同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黃邦崎
圈點監生臣畫仲楫
臣徐告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三 九真

陳

陳遺 南史潘綜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煑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朗明 姓氏遙華遺仕主簿常裝焦飯遺母一日戰敗逃以焦飯活時人謂純孝所感

陳憲 淮揚志憲廣陵人元嘉二十七年虜主佛貍攻圍懸瓠憲行汝南郡事嬰城自守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作蝦蟆車以塡塹憲督厲將士固女牆而戰賊死者屍與城等

陳文詔 上元縣志宋孝建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詵為竟陵王誕府史誕使入山圖畫道路不聽歸家誕大怒使人殺詵

陳顯達 南齊列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驅使太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叅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叅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答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

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遂明與王李俱祗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賦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

雍司眾軍授顯達節度天生率虜眾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萃城平民曰上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逐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隆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住北新亭白下以為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

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啟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禮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眾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乂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眾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群帥中外戒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啖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從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

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千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肅舉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盆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庚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頹應禪從民遺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孫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闥皇陛為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廝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噬之刑四剸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

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須宗之罰已彰尤僕射在戕車將念机杖歡歌困藪紀影剸門忌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賤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廢吳郡變震步生以爲奸倖況事隆於往怪彙倍於前窅此而未廢孰不可興主僕射王須軍雀護軍中維簡正逆念訓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民家共傷時嫌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路須京壓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懋勳偏率賤我而進蕭雍州勞僧寄竝已纂邁旌號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群嘉驛屢至所聽烽謀共成脣齒荊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僉風橫戈待節關畿蓄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代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波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茄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旍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採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十人登落星岡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宮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從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二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于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賁見王敬則傳下）南史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許汝不須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尉判鄱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格外三公永元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

建鄴以掩不備又遣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論見王敬則傳）

陳伯之

梁書列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隣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伏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頗持兵自衛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尋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勳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南史云武帝以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見出降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緭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緭獨不達高祖即位緭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處減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將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奸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南史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答

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令使纂嚴備辦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飲長史已下次第歃血緭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自不惡使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太雷太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憐李景受龍符節度憐為徐州景為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使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呌聲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沖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

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緭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入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鷰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南史天監四年詔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亦曰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歸武牙為魏人所殺）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

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論見劉季連傳後）南史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之初同鷰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鴆毒唯命也夫

陳慶之

梁書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棊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陽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

全晉適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緫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别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鋭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伏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别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飈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暉業獲租車五千八百兩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强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尒朱吐没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没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

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爾朱吐没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爾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增邑萬户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人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謡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絶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内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摇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敕頻仍恐成僭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爾朱榮右僕射爾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爾朱吐没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破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蒿高山水洪溢

軍入死散慶之乃落須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為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為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布竇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都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進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

吹一部諡曰武敬義興郡發五百丁會葬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陳昕

梁書列傳昕慶之第五子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為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州豫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為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為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為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拜昕為雲旗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為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為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為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為書期以必死遂為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功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陳暄

南史昕傳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偏歷王公門沉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

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地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為中正所品久不得調太康中徐陵為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誚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為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褒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將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於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翫人之失輒矯赦之造

次之從伏待刑憲復主素重蔣意稍解救引瞳出命莊就生經數日瞳發悸而死論見陳伯之傳後信安志陳瞳字子哲厚表其父事母孝登第名試入館以不往謝用事者出倅隆興姓氏遺華陳瞳曰莫笑此老瓦盆多見興廢杜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

陳仲儒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魏陳仲儒奏律準法不行（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曰太樂本以代取其分數調校樂器而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京房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其聲書據徵文缺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書須柱以下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考準當施柱但前却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即於中絃案畫一周之聲度

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尚書蕭寶夤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事遂寢）

陳寶應

陳書寶應晉安候官人也世為閩中四姓父羽有才幹為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為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強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為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候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路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為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為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換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北啓之命有甘誓之討况乎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屬籍而顧成三叛豐眾四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推髻箕坐自為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詐爰肆蜂豺戕而解印吳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寔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躬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環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畫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盛即封戶牖仍邑櫟陽袞華黻者十人深蟬麾而萬石又以戚屬君臨雖恩要敬隆周朝會遽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遠賁恩澤婢壺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軌儀為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狼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為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軍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

頫克匯澤之南川逆敵殲倉並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衄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僩茲驅逼所以收恤餘燼並勤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為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遠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遺絕九賊剽掠四民闔境資財盡室封奪凡厥倉頭皆略黔首盤賊相羽叶契連縱乃復踰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餘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並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黿鼉為駕鸞方壺而建旗義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遂遣意合若伏波之論兵長逝遺誠同子頹之匄救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

軍遣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抱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衛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膺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修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慎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𣰰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楊旌蔽山埋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竝隨機鎮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西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𣰰戎嚴中烝以為後殿。斧鉞所臨非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效。非止肆眚乃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逼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業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起趣。斧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既尅周迪踰東興嶺頓于建安。餘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為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令軍士伐木為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而奔山草間。窘而就執。并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群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為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為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為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陳擬

陳書擬字公正。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阯。擬從焉。及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為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并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貞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高祖踐祚。詔曰。維城宗子。寔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為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藩屏。前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晃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詠。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譙。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祐。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慶。梁

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竝枝戚宗近勳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承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詠上饒縣開國侯。訪虔化縣開國侯。譙仍前封。祐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擬尋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出事所須竝官資給。諡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遣子實嗣。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景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陳詳

陳書詳字文幾。少出家為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別下安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為太守。高祖踐祚。改廣梁為陳留。又以為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竝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為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為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正理嗣。論

見陳擬傳後。

陳慧紀

陳書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景平從征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祚。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戶。除黃門侍郎。世祖即位。出為安吉縣令。遷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為水軍都督。於荊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太建十年。與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為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戶。餘如故。周軍乘勝據有淮南。江外騷擾。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

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幷前二千五百户至德二年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荊信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幷前三千户禎明元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應接之功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幷前六千户餘如故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巴硤慧紀遣其將呂忠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爲秦王俊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卒子正平頗有文學論見陳擬傳後通志傳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合船艦千餘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士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別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黄龍備衆邑各長十餘丈蝶首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慧紀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所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晉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諭又使樊毅諭羅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並慟哭俱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

陳佛智（德慶州晉康志佛智祖郁陵人父法念仕梁爲驃騎將軍新名二州刺史西江都督遂居於瀧水其先世襲永平郡）公公承累世之資賊錄鉅萬部曲數十擢爲羅州（今化州已罷隸）刺史陳廢帝光大二年授南靖太守以孝義訓蠻俗大建中除西衡州刺史安靖郡公後隱晦不出至煬帝大業十三年終年七十三歲長子龍樹仕唐歷瀧南扶建萬普南施六州刺史封都陽縣開國男孫集原以勇節著聞仕唐爲冠軍將軍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

子仁諷仕至銀青光祿大夫都知兵馬使

陳褒（南史陳暄傳陳後主即位時陳褒爲金紫光祿大夫襃與暄等恒入禁中陪侍遊宴謂爲俠客）

陳徐儀（臨安志徐儀東海郯人陵第三子也正明初爲尚書殿中所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郎）

陳智深（金陵志智深蕭摩訶騎士勇力過人皇訶之戰其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歛衆感行路君子義之）

陳禹（金陵志禹潁川人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

陳建（魏書列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户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客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勳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籍先寵遂荷今任使已之讖播於群口仰感生成俯自兼屬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傾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僭有荊楚及橫劉踐虐禍難相繼岱宗隔望袂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撥亂龍飛道光率土千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既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檢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詐遇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暢王臣抱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運響從則異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邊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原宥臣表涂叡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寶於後庭太和九年薨子念襲爵爲中山守坐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貴中卜各已前後北史論其古無準後）

陳奇（魏書列傳奇字脩奇河北人也自云晉涼州刺史駿之八世孫祖刃仕慕容熙奇少孤家貧而奉母至孝齠齓聰識有風成之）

美性氣剛亮，與俗不群，受戒經典，傳通墳籍，嘗非馬融、鄭玄解經失旨，志在著述，五經始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為搢紳所稱。與河間邢祐同召赴京。時秘書監游雅素聞其名，始頗好之，引入秘省，欲授以史職。後與奇論典誥及詩書，雅贊扶馬、鄭。至於易訟卦天與水違行，雅曰：自蔥嶺以西，水皆西流，推此而言，易之所及，自蔥嶺以東耳。奇曰：易理綿廣，包含宇宙，若如公言，自蔥嶺以西，豈東向望天哉。奇執義非雅，每如此類，終不苟從。雅性護短，因以為嫌，嘗衆辱奇，或爾汝之，或指為小人。奇曰：公身為君子，奇身且小人耳。雅曰：君言身且小人，君祖父是何人也。奇曰：祖燕東部侯釐。雅質奇曰：侯釐何官也。奇曰：三皇不傳禮，官名豈同哉，故昔有雲師、火正、鳥師之名。以斯而言，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公為皇魏東宮內侍長，侍長竟何職也。由是雅深憾之。先是，勑以奇付雅，令銓補秘書，雅既惡之，遂不復叙用焉。奇冗散數年，高允與奇讎溫古籍，嘉其遠致，稱奇通識，非凡學所窺。允微勸雅曰：君朝望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有私於奇，曰：君寧黨小人也。乃取奇所注論語、孝經焚於坑內。奇曰：公貴人，不之樵薪，何乃燃奇論語。雅愈怒，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而奇無降志，亦評雅之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美，比諭前魏之甄后，奇刺發其非，遂聞於上，詔下司徒檢對碑史，事乃郭后，雅有屈焉。有人為謗書，多怨時之言，頗稱奇不得志，雅乃諷在事云：此書言奇不遂，當是奇假人為之。如依律文，造謗書者皆及孥戮。遂抵奇罪。時司徒平原王陸麗知奇見枉，惜其才學，故得遷延經年，冀有寬宥，但執以獄成，竟致大戮，遂及其家。奇於是亦長在獄，嘗自筮卦，未及成，乃擊破而歎曰：吾不度來年冬季。及奇受害，如其所占。奇初被召，夜夢星墜壓腳，明而告人曰：星則好風，星則好雨，夢星壓腳，必無善徵。但時命峻切，不敢不赴耳。奇妹適常氏，有子曰矯之，仕歷郡守。神龜中上書陳時政所宜，言頗忠至，清河王懌稱美之。奇所注論語，矯之傳掌，未能行於世，其義多異鄭玄，往往與司徒崔浩同。（贊論見崔浩傳後）

陳元康

北史列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濟陰內史，終於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元康貴，贈冀州刺史，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五年，從尚書令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縣男。普泰中，除主書，加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二年，遷司徒府記室參軍。元為府公高昂所信待，出為瀛州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為稱職。高祖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為相府功曹參軍，內掌機密。高

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會機宜。又柔謹，通解世事。高祖嘗怒世宗於內，親加毆蹋，極口罵之。出以告元康。元康諫曰：王教訓世子，自有禮法，儀刑式瞻，豈宜至是。言辭懇懇，至于流涕。高祖從此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之。其敬憚如此。元康便辟善事人，希顏候意，多有進舉，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於僚友偏於州郡，為清論所譏。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大會諸將，議進退之策，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戰，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高祖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涉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高祖竟不從。以功封安平縣子，邑三百戶，尋除平南將軍、通直常侍，轉大行臺郎中，徙右丞。及高祖疾篤，謂世宗曰：邙山之戰，不用元康之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高祖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世宗嗣事，又見任待，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別封昌國縣公，邑一千戶。侯景反，世宗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密語元康。元康諫曰：今四海未清，綱紀已定，若以數將在外，苟悅其心，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晁錯前事，願公慎之。世宗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剋，世宗乃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世宗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世宗乃任紹宗，遂以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思政入潁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世宗曰：公匡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之定業。世宗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世宗於是親征，既至而剋。賞元康金百鋌。初，魏朝授世宗相國、齊王，世宗頻讓不受，乃召諸將及元康等密議之。諸將皆勸世宗恭應朝命，元康以為未可。又謂魏收曰：觀諸人語，專欲誤王。我向已啓王受朝命，置官僚，元康叨忝，或得黃門郎，但時事未可耳。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為大行臺郎，欲以分元康權也。元康既貪貨賄，世宗內漸嫌之，元康頗亦自懼。又欲用為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世宗將受魏禪，元康與楊愔、崔季舒並在世宗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先掌廚膳，甚被寵暱。先是，世宗杖之數十，其人性躁，又恃舊恩，遂大忿恚，與其同事阿改謀害世宗。阿改時事顯祖，常執刀隨從，云若聞東齋叫聲，即以加刃於顯祖。是日值魏帝初

建東宮群官拜表事罷顯祖出東止車門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於盤下而殺世宗元康以身扞蔽被刺傷重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楊愔狼狽走出李舒逃匿於廁庫直紇奚舍樂扞賊死是時祕世宗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中書令明年乃詔曰元康識超往哲才極時英千仞莫窺萬頃難測綜核戎政彌綸霸道草昧邵陵之謀翼贊河陽之會運籌定策盡力盡心進忠補過亡家徇國掃平逋寇廓清荊楚申甫之在隆周子房之處盛漢曠世同規殊年共美大業未融山隤奄及悼傷既切宜崇茂典贈使持節都督冀定瀛殷滄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追封武邑縣一千戶舊封並如故諡曰文穆時物一千二百段大鴻臚監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公給元康母李氏元康卒後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溫雅有鑒裁武平末假儀同三司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書禮部侍郎大業初於彭城郡贊治元康弟謹官至大鴻臚次季璩鉅鹿太守轉美州別駕平秦王歸彥反季璩守節不從因而遇害贈衛尉卿趙州刺史（史臣贊見孫搴傳後）

南史列傳陳元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搴劇飲搴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間書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為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颯颯運筆筆不及凍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毆蹋極口肆罵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為甚況常然邪神武自是為之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為之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崔季舒崔昂等竝被任用張亮張徽纂竝為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據之曰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衞將軍郭瓊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虔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為妻元康地寒時以為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從神武於芒山將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既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為人馬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尚無伏今者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為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廚與其弟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即加刃於文宣時文宣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可惜可惜與賊爭力砉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廚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論見北史列傳孫搴傳後）

陳忻

後周書忻字永怡宜陽人也少驍勇有氣俠姿貌魁岸同類咸敬憚之魏孝武西遷之後忻乃於辟惡山招集勇敢少年數十人寇掠東魏仍密遣使歸附大統元年授持節伏波將軍材林監立義大都督賜爵霸城縣男三年太祖復弘農東魏揚州刺史段琛據城遁走忻率義徒於九曲道邀之殺傷甚衆擒其新安令張祇太祖嘉其忠款使行新安縣事及獨孤信入洛忻舉李延孫為前鋒仍從信守金墉城及河橋戰不利隨軍西還復行新安縣事東魏遣土人牛道恒為揚州刺史忻率兵擊破之進爵為子常隨有東諸將鎮遏伊洛間每有功効九年與李遠邀高仲密仍從戰邙山及大軍西還復與韓雄等依山合勢破東魏三城斬其金門郡守方畫洛增邑六百戶尋行宜陽郡事東魏復遣劉益生為金門郡守忻又斬之除鎮遠將軍魏郡守俄授使持節平東將軍顯州刺史太祖以忻威著敵境仍留靜邊帝令之任十年侯景寨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寶十三年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頓

遂退走。十五年，除宜陽郡守，加大都督、撫軍將軍。十六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祈輙與諸軍邀擊之，多所剋獲。魏恭帝元年，又與開府斛斯徵等共齊將段孝先戰于九曲，大破之。二年，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其年，授宜陽邑大中正，賜姓尉遲氏。太祖以祈著績累載，贈其祖昆及父興孫俱為儀同三司，昆齊州刺史，興孫徐州刺史。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祈與韓雄等恒令間諜覘其動靜，齊兵每至，輙擊破之，故永業深憚祈等，不敢為寇。孝閔帝踐祚，徵祈入朝，進爵為伯。尋又進爵許昌縣公，增邑一千戶。武成元年，除熊州刺史，增邑通前二千六百戶。又與開府敕勤慶破齊將王鸞嵩，仍從拔國陵，通復石泉城。天和元年，卒於位。祈與韓雄里閭姻婭，少相親昵，俱擁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樂扞，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於撫循射中，祈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祈。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子萬敵嗣。朝廷以祈雅得士心，還令萬敵領其部曲。（北史論其子得傳傳）

陳繫　安仁縣志：繫居縣之長城鄉十九都，後周顯德二年，官授河東運使。

陳茂　隋書列傳：茂，河東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質直恭謹，為州里所敬。高祖為隋國公，引為僚佐，遇待與鄭譯等，每令典家事，未嘗不稱旨，高祖甚善之。後從高祖與齊師戰于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高祖怒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其後官至上士。高祖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禪，拜給事黃門侍郎，封魏城縣男。每典機密，在官十餘年，轉益州總管司馬，遷太府卿，進爵為伯。後數載，卒官。子政嗣。政字弘道，倜儻有文武大略，善鍾律，便弓馬，少養宮中。年十七，為太子千牛備身。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數從之遊，圓通子孝常與政相善，並與居士交結。及居士下獄，政及孝常當從坐。上以功臣子，撻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調。煬帝時，授協律郎，遷通事謁者、兵曹承務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亂也，以為太常卿，後歸大唐，卒於梁州總管。

陳稜　隋書：稜字長威，廬江長安人也。祖碩，以漁釣自給。父峴，少驍勇，事章大寶，為帳內部曲。告大寶反，授譙州刺史。陳滅，廢于家。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江南、廬江豪傑亦舉兵相應，以峴舊將，共推為主。峴欲拒之，稜謂峴曰：「衆亂既作，拒之禍且及己，不如偽從，別為後計。」峴然之。時柱國李徹軍至當塗，峴潛使稜至徹所，請為內應。徹上其事，拜上大將軍、宣州刺史，封譙郡公，邑一千戶。詔徹應接之。徹軍未至，謀泄，為其黨所殺，稜僅以獲免。上以其父之故，拜開府。尋領鄉兵。煬帝即位，授驃騎將軍。大業三年，拜武賁郎將。後三歲，與朝請大夫張鎮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泛海擊流求國，月餘而至。流求人初見船艦，以為商旅，往往詣軍中貿易。稜率衆登岸，遣鎮周為先鋒。其主歡斯渴剌兜遣兵拒戰，鎮周頻擊破之。稜進至低沒檀洞，其小王歡斯老模率兵拒戰，稜擊敗之，斬老模。其日霧雨晦冥，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霽，分為五軍，趣其都邑。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鎮周又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陳，稜盡銳擊之，從辰至未，苦鬬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帝大悅，進稜位右光祿大夫，武賁如故，鎮周金紫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為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

彭城，賊帥孟讓衆將十萬據都梁宮，阻淮為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兵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宮，俄而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克捷。超拜右禦衛將軍。復度清江，擊宣城賊。俄而帝以弒崩，宇文化及引軍北上，召稜守江都。稜集衆縞素，為煬帝發喪，備儀衛，改葬於吳公臺下，衰杖送喪，慟感行路，論者深義之。稜後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尋而見害。（北史論見規定和傳）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十三年春正月，陳稜討杜伏威，敗績，伏威遂據歷陽。（稜討杜伏威，伏威帥衆拒之，稜閉壁不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謂之陳姥。稜怒，出戰，伏威奮擊，大破之，稜僅以身免。伏威乘勝破高郵，引兵據歷陽，自稱總管，以輔公祏為長史，分遣諸將徇屬縣，所至輒下，江淮間小盜爭附之。伏威常選敢死之士五十人，謂之上募，寵遇甚厚，有攻戰，令先擊之，戰罷閱視，有傷在背者即殺之，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有戰死者，以妻妾殉葬。故人自為戰，所向無敵。）

陳叔慎　通鑑綱目：隋文帝開皇九年，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敗死。（楊素之下荊門也，遣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

中將士刻日請降刺史岳陽王叔慎年十八置酒會僚吏酒酣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助防遂興侯正理起曰主辱臣死諸軍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眾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入叔慎伏甲執之以徇并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眾數日之中得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舉兵助之隋刺史薛胄將兵適至擊之叔慎遣陳正理與樊通拒戰兵敗胄乘勝入城擒叔慎居業送秦王俊斬之

陳永貴

北史劉方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以勇烈為隋文帝所親愛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位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陳果仁

豫章志隋司徒果仁字世威晉陵人後漢太丘長寔十七代孫累官至司徒唐武德三年卒神堯詔詢晉陵父老陳果仁身有八絶何也對曰一忠二孝三文四武五義六信七謀八辯江西人懷其德立廟於城南以祀唐封忠烈公南唐李氏時神嘗以陰兵助征伐再冊為武烈帝宋張舜民畫墁集題陳果仁告身右果仁大業告身敕靜緣明政二年捨宅跡長安蒲氏物歐陽文忠載其事迹甚詳果仁在隋無正傳畧見史氏又事沈法興為司徒與孫士漢詐宇文化及者故捨跡云大王司徒無辜被戮明政之號乃李子通僭位所立當隋唐相予之際豪傑並起之時其間竊位徼倖頃刻之命者豈勝數也果仁居其時以戮力自奮與沈法興杜伏威輩相魚肉於時夷人之居絶人之孤亦多矣至其喪身破家妻女為俘廬舍且猶不保乃施報之明驗文安得謂之無辜哉至南唐保大中周師寇江南唐之重兵北犯錢氏乘虛圍常州州舊有果仁祠唐人禱之竟勝浙兵以謂果仁有陰助至封為帝者號武烈豈其能垂祐於異世之人而不能保當年之居處幽顯之理果難詰哉歐公之跋主於此書今終卷不復見豈當時不以與蒲氏或得之而為人所攘今並附歐公之文書以遺蒲氏庶幾為完文

陳華

墊江志華隋合州刺史舊圖經云義寧二年獻瑞木

陳孝意

隋書列傳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為廉平太守蘇威常欲殺一囚

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尋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嘗不絶倒柴毀骨立見者哀之于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懷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陰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絶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每旦暮向詔勅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陳顒

晉康志德慶州顒隋唐間歷刺史有功及民鄉人即其居金林鄉立祠封興化廟

陳叔達

舊唐書列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也善容止頗有才學在陳封義陽王年十餘歲嘗侍宴賦詩十韻援筆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歷侍中丹陽尹都官尚書入隋久不得調大業中拜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義師至絳郡叔達以郡歸款授丞相府主簿封漢東郡公與記室溫大雅同掌機密軍書赦令及禪代文誥多叔達所為武德元年授黃門侍郎二年兼納言四年拜侍中叔達明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江南名士薄遊長安者多為薦拔五年進封江國公嘗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貞觀初加授光祿大夫尋坐與蕭瑀對御忿爭免官未幾丁母憂叔達先有疾太宗慮其危殆遣使禁絶弔賓服闋授遂州都督以疾不行久之拜禮部尚書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為社稷計耳後坐閨庭不理為憲司所劾朝廷惜其名臣不欲彰其罪聽以散秩歸第九年卒諡曰繆後贈戶部尚書改諡曰忠有集十五卷宋晁無咎濟北集陳叔達拜禮部尚書初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高祖惑其言將行貶責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構知公有讜言今之此拜有以相荅叔達謝曰此不獨為陛下

杜稷計耳。人主以天下爲度。記舊事用公器。實杜恩雖不言。已可愧。又顯言之狹矣。叔達不受是也。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六年冬。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上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胡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嫌。良自宜在親近之地。乃欲遷乎。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爲後日計。豈君道哉。劉景）文詩陳叔達詩陳亡誰數義陽王。世路艱危亦備嘗無術可紓江左亂。蕩然風績動隋唐。

陳君賓

舊唐書列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以郡歸款。封東陽公。拜邢州刺史。貞觀元年。累轉鄧州刺史。州邑喪亂之後。百姓流離。君賓至纔朞月。皆來復業。二年天下諸州並遭霜澇。君賓一境獨免。當年多有儲積。蒲虞等州戶口盡入其境逐食。太宗下詔勞之曰。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爲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愧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飢餒。傾竭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分命庶寮。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回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戶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爲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敕主者免今年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其年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九年坐事除名。後起授虞州刺史。卒。

陳大德

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五年。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遂得遊歷。見中國人隋末從軍沒於高麗者。因問親戚存沒。大德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歸言於上。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范氏曰。大德出使絕域。當布宣德澤以懷遠人。使聲教所及。無思不服。而以略道覘詐。爲謀於外國。失使之職。豈不辱乎。）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九真

陳

陳萬福（貞觀政要貞觀六年右衛將軍陳萬福自九成宮赴京違法取驛家麩數石太宗賜其麩令自負出以恥之）

陳易從（彭州古今集唐高宗儀鳳三年吐蕃寇涼州洮河道大總管李敬立將兵十八萬與戰於青海易從之父以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深入爲吐蕃所掠諸子詣闕請入吐蕃贖其父勑聽次子省之即易從也比至父已病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走萬里負之以歸見者流涕厥後易從爲彭州長史決唐昌并沱江鑿派流合堋口岐水溉九隴唐昌田大獲其利後易從坐李敬業事就州被害民皆憐之爲立祠有廟在城西三里許五代蜀封順政公今荒廢

陳嗣（唐陳拾遺集梓州射洪縣武東山故居士陳君碑　君諱嗣字弘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祗自汝南仕蜀爲尚書）令其後蜀爲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爲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爲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爲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刺史弟太樂太蒙蒙爲黎州長史都督護南梁二郡太守樂爲本郡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爲仕得墨子五行秘書而隱於武東山生烈祖湯仕郡爲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廣迴迴早卒君即迴之弟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己飭行一日三省家世本以清白崇德迨君之孫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旦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憂於道遂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事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堅高居晨野永歲推聞漢有王丹者放告不仕家累千金以自奉田稼勤者載酒肴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曰彼王丹者是爲政矣奚其爲政也由是始考林澤闢良田習山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丘陵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也原田莓莓黍稷漢漠汶陽之稼如雲矣春　戴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熟君常乘肩輿省農夫饋田啖刑以肅情悅以勞勤若孫吳之用兵鷙鳥之搏擊也俾彼甫田歲取十千倉廩實崇禮節恤惸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鄉國有偷衣食帶刀劍椎埋胠篋之類闘鷄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雅素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寂之節肅恭儉之規修孝悌飾廉恥將欲較君之素業也君時年已耳順素無經世之情林園遺老玄默忘歲遂保先君武東山之故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眞東海王霸西山蜀才皆避世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不可得而累迨于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餂也躬勤耕稼植其杖而耘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網冥冥高鴻趯趯竹竿籊籊幽龍其與禍敗之塗絕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二老不免於薇斃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含道以制嗜慾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者乎享年八十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戒曰啓予足啓予手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逮聖人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丘壟吾將庶幾以

奉先人之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祗奉遺訓聿從先志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月日玄月歲踰卜兆時吉始啓殯聆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會葬者十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子沒矣仁何以名陵谷不朽匪唯須聲小子不敏謹述鄉人之教其詞曰　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畬淪喪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旂鼎氛氲生我君子於鑠元眞懽孝肅悌惟仁善鄰樂我耕稼忘我縉紳茫茫田藪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攜勤執爲夫子植杖而耘弋者何慕鴻飛高雲楚狂懽世夷叔求仁良獨然矣不考于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豈我寠貧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乎子孫孫驕奢自欲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陳元敬（與地紀勝元敬即子昂之父也瑰偉倜儻弱冠豪俠屬郡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有龍朱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朮十八年見陳伯玉集趙儋頌陳拾遺集撰府君有周文林郎陳公墓誌文公諱元敬字某其先陳國人也五世祖太樂梁大同中爲新城郡司馬生高祖方慶方慶好道德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法隱於郡武東山生曾祖湯湯爲郡主簿簿生祖通

通早卒生皇考辨爲郡豪傑公河目海口鶩顧虎頭性英雄而志尚玄默群書秘學無所不覽年弱冠早爲州閭所服耆長童幼見之若大賓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憂艱不仕替道育德務其清風邦人馴致如衆鳥之從鳳也時有決訟不取州郡之命而信公之言四方豪傑望風景附朝廷聞名或以君爲西南大豪不知深慈恭懿敬讓以德也州將縣長時或陳議青龍癸未唐曆云微公乃山棲絶穀放息人事餌雲母以怡其神居十八年玄圖天象無所不達嘗宴然坐謂其嗣子子昂曰吾幽觀大運賢聖生有萌牙時發乃茂不可智力圖也氣同萬里而遇合不同造膝而悖古之合者百無一焉嗚呼昔堯與舜合禹天下得之四百餘年湯與伊尹合天下歸之五百年文王與太公合天下順之四百年幽厲版蕩天紀亂也賢聖不相逢老聃仲尼淪溺世不能自昌固有國者享年不永彌四百年餘戰國如糜至於赤龍之興四百年天紀復亂夷胡奔突賢聖淪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將周復乎於戲老矣汝其志之太歲己亥享年七十有四七月七日己未隱化于私館孤子子昂愚昧鞠然在疚不知所從乃祇馴聖人卜宅之義是歲十月己酉遂開拭舊塋奉窆神於此山石佛谷之中堂也銘曰

賢者避地遯其仕兮鳳兮鳳兮誰能象兮嗚呼我君懷寶不試孰知其深廣兮悠悠白雲自怡養兮大運不齊賢聖罔象兮南山四君不遭漢天子固亦商丘之遺壤兮

陳子昂

新唐書列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蓄貲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即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是關中無歲子昂上書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武后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於人主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成群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降地符升風雨時草木茂遂故顓頊唐虞不敢荒寧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追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澤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爲虐爲瘵顧不衰哉近隋煬帝恃四海之富鑿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疲生人之力泄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身死人手宗廟爲墟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含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思欲求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爲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人倫捨此則無以爲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室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爲唐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令而成之迺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于青陽左个負斧扆馮玉几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罷鬼淫祀焚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朞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

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奈何爲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胄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不可廢已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申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群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爲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耶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槩爲衆推者因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諄諄戒敕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瘼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亦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

縣令謹宣而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牆壁耳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史十萬戶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戶受其困國家興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有如不次用人則天下囂然相謗矣毋于常而不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劒南盡河隴山東由青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鄚或因水旱或頃兵疫死亡流離略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凡兵戍調發一切罷之使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彊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則禍構宜脩文德省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彊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倚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爲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讐之患懷不自安鳥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酋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爲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十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本無儲峙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刼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䘏盜刼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爲急今有粟麥牛羊爲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爲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蹊以待陷後爲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之使亂誨之使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事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尤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喉咽地北當九姓南逼吐蕃姦回不測伺我邊隙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其餫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其四

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東侵者繇甘涼士馬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賊若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要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網密非爲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爲我驅除以明天誅凶逆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爲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懍惧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大赦滌蕩群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鉤捕支黨株蔓推窮盖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敦法慎罰省白誣冤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爲固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凶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信者疾僞智不爲愚者謀勇不爲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薰蕕不共氣其理自然何者以德并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僞勢不相和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狥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賢人未嘗不思効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常信任者不效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業用矣皆孤恩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大德在能納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爵不及偷榮尸祿寵秩妄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顯徇節勵死百僚古之賞一人十萬人悅者蓋云當也今事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得安業自有事北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頓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

毋虛出兵則人安矣陁戚千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宗室子孫皆得更生然臣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無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服終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陛下發天下兵以屬大王安危成敗在此一舉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禽攸宜以其儒者謝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每哀慟聞者為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性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子光復與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　董衝釋音塏（司亥切高燥也）櫂（其俱切舂也）抶（直乙切）噍（才笑切誚也）嗥（荒故切）邙（謨郎切北邙山名）墟（丘於切丘也）麿（古外切）翦（稾藏）抔（蒲侯切手掬物也）瘵（側界切病也）輶（夷周切輕車）狃（女九切）鄭（慕各切縣名在河間）讀（七遂切水中有石）掎（居綺切偏引）蹻（去嬌切）鏬（呼訝切孔也）鎰（音逸野馴）枵（許嬌切）蹂（忍九切踐也）獪（古外切狡也）喙（許穢切）阪（甫遠切坡阪）孱（鉏山切㧳也）龜茲（上袪尤下牆之切）榷（古岳切）猶（夷周切草也）諄（許[illegible]切[illegible]語）舊唐書列傳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家世豪富子昂獨苦節讀書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舉進士會高宗崩靈駕將還長安子昂詣闕上書盛陳東都形勝可以安置山陵關中旱儉靈駕西行不便曰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王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

不廻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代夸俗厭生樂死者哉實以為殺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況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跡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徇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顒顒如也莫不冀蒙聖化以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於今日矣況皇太后以文母之賢叶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為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出京師鑾輿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逢聖世日沐皇風自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望王階東面金屋抗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陳一言願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踰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彈壓諸侯長轡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耗十里贏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奚堪秦之首尾今為闕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耳頃遭荒饉人被薦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已北罕逢青草父兄轉徙妻子

流離委家喪業青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從先意遂欲長驅大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況山陵初制穿復未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軍徵發近畿鞭撲羸老鑿山載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飢苦儻不堪其弊有一逋逃子來之頌將何以述亦宗廟之機不可不深圖也況國無兼歲之儲家鮮匝時之蓄一旬不雨猶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群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聖人包六合為宇歷觀邃古以至於今何曾不以三王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明莫不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陟方葬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歿稽山而永終豈其愛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況我巍巍大聖轢帝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峯北對嵩邙西望汝海居祝融之故地連

太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况瀍澗之中天地交會北有太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壓江淮食湖淮之利西馳崤澠據關河之寶以聰明之主養純粹之人天下和平恭己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瀍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乃欲棄太山之安履焦原之險忘神器之太寶徇曾閔之小節愚臣暗昧以為甚也陛下何不覽爭臣之策采行路之謠諮謨太后平章宰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周光武居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宗社墳塋並居西土然而春秋美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願孝哉何聖賢衆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貴也夫小不忍亂大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臣恐關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蓄鉅萬之倉洛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資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以長驅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儻鼠竊狗盜萬一不圖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敖倉一杯之粟陛下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料也雖則盜未旋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謀者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斯言豈徒設也固願陛下念之則天召見奇其對拜麟臺正字則天將事雅州討生羌子昂上書曰麟臺正字臣子昂昧死上言臣聞道路云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因以襲擊吐蕃執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梁鳳巴蜒兵以徇之臣愚以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於怨雅州邊羌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構矣昔後漢末西京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虜君長相信而多姦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夫國家往以薛仁貴郭待封為虓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返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器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澤身囚虜庭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迺欲以李處一為將驅顦顇之兵將襲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虜所笑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實不取蜀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通谷棧褒斜置道於秦自是險阻不關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實已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吐蕃羯虜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久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絶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侵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羌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鄉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此四事也臣竊觀蜀之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悉以委事西羌得西羌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者也人之所安無役者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役其人險開則便寇人役則傷財臣恐未見羌戎已有姦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圖此姦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師大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巴蜀二十餘州騷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贓錢已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之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愚意者不有姦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羌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尫劣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莫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羌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虜其人使其君長係首北闕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可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有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放踈勒天下翕然謂之盛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患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以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飢關隴弊歷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忙動情有不安今又復驅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亡國破家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議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又况弊中夏哉臣聞古之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慮其害然後能長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再轉右拾遺數上疏陳事詞皆典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候師韞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當時議者咸以子昂為是俄授麟臺正字武攸宜統軍北討契丹以子昂為管記軍中文翰皆委之子昂父在鄉為縣令

段簡所尊于帝聞之遠還鄉里簡乃因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時年四十餘子昂褊躁無威儀然文詞宏麗甚爲當時所重有集十卷友人黄門侍郎盧藏用爲之序盛行於代

文苑英華唐盧藏用撰陳氏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潁川四世祖方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家焉世爲豪族父元敬瓌偉倜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明經擢第授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餌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爲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爲文宗矣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遊太學歷詆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爲遠近所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霸大略君臣之際甚懔慨焉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勑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閭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

右衛胄曹上數召問政事言多切直書奏輙罷之以繼母憂解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愛黄老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臺閣英妙皆署在軍麾時勑子昂叅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慴子昂進諫曰主上應天順人百蠻向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王以元老懿親威略邁世受律廟堂吊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運海陵之倉馳隴山之馬積南方之甲發西山之雅傾天下以事一隅此由舉太山而壓卵建瓴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遇王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虜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王沖謙退讓法制不申每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兒戲後如兒戲豈徒爲賊所輕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至戶到然後可服況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兵以屬王安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爲尋常大王若聽愚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涓其成功報國可欲送身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事須先比量智愚衆寡勇怯強弱部校將帥之勢然可合戰求利以長攻短今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唶駈烏合敗後怯兵而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況新賊勝氣十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新須有法制親信若單獨一身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不可不畏人有負琬琰之寶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爲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重又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失即後有聖智之力難爲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兒戲可了若此不用忠信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夫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人以爲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建安方求鬭士以子昂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叅預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知不合因箝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蒼然而涕下時人莫之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構茅宇數十間種樹採藥以爲養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于唐爲後史記綱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府君憂其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不逮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荒

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輿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不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剛斷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爲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王霸大略而已時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微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藏用遊最久飽於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丈人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荆州倉曹槐里焉擇日擇昔從父友王適獲陳君欣然志我幼齡矣榆關之役君籌其謀戎麥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掛冠之志予懷役南遊遘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覽所記候偏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杳然若喪之歎延陵心許而彼已亡矣哀斯文我恨何及君故人范陽盧藏用集其遺文爲序傳識者稱其實錄嗚呼陳君爲不亡矣遂爲贊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溶東注滄海靈光氤氳上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

兼濟屈而不伸行通神明困於庸豎予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唐才子傳子昂開耀二年許旦榜進士初年十八時未知書以富家子任俠尚氣弋博後入鄉校感悔即於州東南金華山觀讀書痛自修飾精究墳典耽愛黃老易象光宅元年詣闕上書陳靈駕入京召見武后奇其才遂拜麟臺正字令云地籍英華文稱暐曄累遷拾遺凡所著論世以為法詩調尤工嘗勸后興明堂太學以調元氣與遊英俊多秉權衡柳公權評曰能綜著述克備比興唐興以來子昂而已有集十卷今傳嗚呼古來材大或難為用象以有齒卒焚其身信哉子昂之謂歟潼川志陳子昂字伯玉潼川志射洪人其先居新城（隋大業初於梓州置新城郡孟居州城也）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因上書勸后興明堂太學后召見令條上利害子昂上疏以為朝廷遣使巡察四方不可任非其人及刺史縣令不可不擇比年百姓疲於軍旅不可不安其略曰夫使不擇人則黜陟不明刑罰不中朋黨者進正直者退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不可不謹也又曰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又曰天下有危機禍福因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禍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祆逆乘釁天下亂矣隋煬帝

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佞之臣冀收夷狄之利卒以滅亡其為殷鑒豈不大哉擢右拾遺子昂多病不樂居職會曹仁師等討契丹敗績制發天下囚奴以武攸宜為大總管討之子昂為攸宜府參謀上疏曰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契丹此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慣征行縱募集未可用況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醜假命待誅何勞免罪贖奴損國大體臣恐此策不可威示天下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金華山讀書臺至今猶存有文集十卷傳於世子光亦以文稱終商州刺史子易甫簡甫皆位御史唐史臣贊云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然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言其聾瞽歟杜少陵詩云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韓昌黎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盧藏用序拾遺文集云子昂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蓋宋齊以後淫靡之文自子昂始大變矣然子昂官拾遺以父老乞歸侍詔以官供養后顧待未衰也及家居執喪而一縣令能捕繫致之死

豈當時縣令之權足以殺天子侍臣而無畏忌耶唐沈亞之有答鄭使君書云天后時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兩塞還無酬勞然喬死於讒陳死於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一則奪其妓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排擯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於非命則殺子昂者乃三思非段簡也三思奸亂殘忍志在竊國柄敗李氏子昂前後進言欲禁誣告緩詔獄撫宗室懷乃承嗣而指為三思何也嘉祐中文與可作拾遺亭記云被詔校唐書新本見史臣第伯玉與傅奕呂才同傳謂伯玉以王者之術說武后故貶之甚哉不探伯玉為政理書之深意也彼緣事警奸立文檐借伯玉之言有味乎中矣傳呂好曆數方技之書但能略顧大體類務記覽以齊其末學詎可引伯玉為之等夷耶當時嘗具疏于朝以辯伯玉之不然會除外官不果豈是數者觀之拾遺至死皆有遺恨矣楊祐甫跋拾遺感遇詩云披感遇之目梁昭明文選及唐吳競樂府古題皆無見惟郭代公有感遇詩留通泉陳郭同武后時人而郭遠事明皇後死則陳固先達郭之詩必祖述陳公之為非陳之詩蹈襲代公之目也老杜既稱其忠義韓文公復以高蹈題之監察御史趙儋撰大唐劍南東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

尚書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鮮于公為故拾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高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於郡武東山子孫因家焉曾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祖通通早卒生父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瓌偉倜儻弱冠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居攝遂山棲餌朮殆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窮擬張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即文林元子也英傑過人強學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父罕變全我能無有年二十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陽宮靈駕將西歸于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召見金華殿因言霸王大略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岷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因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武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喬之知及公參謀帷幕軍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懾公乃進諫獻數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身上報於建安逆諫禮謝遣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公知不合因登薊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涕從軍罷以

父年老衰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後起柴毀咸性天下之人莫不傷歎年四十有二弃於射洪獨坐山有正聲集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爲之序以爲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焉由是太仲之詞然貴天下矣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光官至膳部郎中閬州刺史仲曰非歷河東藍田長安三尉卒官光有二子其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殿中侍御史非生三子長曰靈甫次曰魏甫衆甫皆守緒業有名於代劒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鮮公自受分閫之任也初年謀始立法二年人富知教三年魯變於道乃謂幕賓曰陳文林散衆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貸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仲立殁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合於堯舜悲夫昔孔文舉爲鄭玄署通門蔡伯喈爲陳寔立大丘頌異代思賢之意也況陳君顔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久闕旌表何敎爰命來學弟叙豐碑俾後來者是則是效其頌曰 有嬀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非雕刻學術鉤深風鑒詣極代公耿光蕃玄纂識施不求報退身自默怟怟降靈拾遺挺生氣總三象秀發五行才同入室學匪纖精明明天后群龍劾庭矯長離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辭是逆九德未行三命惟境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馳此蟻兄唯王玩兵使諫違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蒯樓冀寫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沴藹氣衡大陰光流義士食蔽人誰造周 表辭右省來歸溫凊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之病我鮮于公中肅恭懿光明不融爲君頌德穆如清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聞其文永昭文構 嗟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於感遇亦阮公之詠懷已而已而陳公之微意在斯唐陳拾遺書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陛下嗣統之九載咸加政和風淳俗厚冬十月詔天下牧守修前代聖帝功臣賢士陵墓之毀圮者斯以崇至仁而修闕典也化爲異物者尚蒙飾之餘之好爵者則亭毒之恩可見矣延謂權典是州亦奉斯命由是不佚駕而按其部至獨坐山前過有唐故右拾遺陳君之墳讀文集之中書飽其詞學志氣矣下馬一奠能不懷然因賦悲詩一章以弔之（日巳延東）（而於增修坐山時同官又參爲改又書甚百無拓）封樹茂不勞增築而加植也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之碑昔蘇侯刻文字磨滅因徵舊本命良工重勒於石豈祇顯此公之懿行之欲副吾君褒賢之示爾開寶戊辰歲十二月十五日推誠保節翊戴功臣靜江軍節度觀察留後光祿大夫檢校太傅知梓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太原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户郭延謂撰 今史錄唐代諸賢祭文及過學堂覽文集詩於碑陰

唐宋名賢確論 盧藏用曰昔孔宣父以天縱之才自衞返魯乃刪詩書述易道而作春秋數千百年文章粲然可觀者也孔子殁二百歲而騷人作於是婉麗浮侈之法行焉漢興二百年賈誼馬融爲之傑憲章禮樂有老成人之風長卿子雲之儔瑰詭萬變亦奇特之士也惜其王公大人之言溺於流辭而顯其後班馬崔蔡曹劉潘陸隨波而作雖大雅不足然其遺風餘烈尚有典刑宋齊已來蓋顛頓陵遲陵頹流靡至于徐庾天之將喪斯文也後進之士若上官儀者繼踵而生於是風雅之道掃地盡矣易曰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君諱子昂字伯玉蜀人也崛起江漢虎視函夏卓立千古橫制頹波天下翕然質文一變非夫岷峨之精巫盧之靈則何以生此故有諫諍之辭則爲政之先也昭夷之碣則議論之當也國殤之文則大雅之怨也徐君之議則刑禮之中也至於感激頓挫微顯闡幽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乎天人之際者則感遇之篇存焉觀其逸足駸駸方將摶扶搖而凌太清獵遺風而薄嵩岱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惜乎湮厄當世道不遇時委骨巴山年志俱夭故其文未極也嗚呼聰明精粹而淪剝貪叩禁驚以顯榮天乎天乎吾未知夫天焉 張唐英曰學者議子昂作大周受命神鳳頌乃諂悅武氏而不忠於唐始亦嗤鄙其文後因數四紬繹其旨則知子昂之頌乃諷諫武后而保佑中宗之微旨也其揚雄劇秦美新之亞乎何以明之子昂表云先有唐基以啓周室不改舊物天下惟新皇王已來未嘗有也此言自古未嘗有婦人革命之事又欲武氏不改唐室舊物乃不顯諫之義也又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陛下受天之符爲人聖母皇帝仁孝肅恭神明可以纂武承業以承武氏而天下謂不可傳於武氏乎子昂之微旨也詭謂諂悅武氏而爲之歆首子雲美新室揶閒辨之而世之人方知子雲之心今辨子昂亦聞之意然則賢者立言必俟後世之知音噫士君子仕於亂世以此微文而全身遠害可也然而子雲之美新子昂之頌周不爲之愈於爲之也若遇不知言者則直佞人爾 郷之學敎子昂復讐議（事見刑法門）晉學記言舊史陳子昂入文苑傳止載諫返葬長安翦雅州生羌二書而新史列之傳所載甚多又言變徐庾體始追雅正又言學堂至今猶存蓋用韓愈舉語以唐古文所起尊異之也然與傅奕呂才同列則不倫甚矣又嘆其勸武氏興

明堂太學。爲圭璧於房闥以脂澤汙漫之則輕侮甚矣惟聖賢自爲出處。餘則因時各繫其所逢。如子昂終始一武后爾。吐其所懷信其所學不得不然。可無嗇也。舊言子昂父爲縣令段簡所辱遽還鄉里。簡乃事收繫獄中。憂憤而卒。而新史乃言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歸養。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名重朝廷簡何人猶以二十萬緡爲少而殺之。雖梁冀之惡不過。恐所載兩未真也。黃門侍郎盧藏用祭陳公文云。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介潔。子之沒也。太山頹兮梁木折。士林闃寂兮人物疎。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失聲哭子。子不廻。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推尚。鑾潼川志。登陳拾遺書臺覽杜工部留題。慨然成詠。前權知尚書刑部郎中牛嶠。　步出縣西郊。攀蘿登峭壁。行到藥珠宮。暫喜拋火宅。羽帔請焚脩。霜鐘扣空寂。山影落中流。波聲吞大澤。北廂引危檻工部曾刻石。辭高謝康樂。吟久驚神魄。拾遺有書堂。荒榛堆瓦礫。二賢間世生。垂名空烜赫。逸足擬追風。祥鸞已鎩翮。伊余誠末學。少被文章役。興來揮兔毫。欲競雕弧力。雖稱含香吏。猶是飄蓬客。薄命值亂離。經年避矛戟。今來略倚枉。不覺衡嗔色。表安憂國心。誰憐贊雙白。（光啓三年九月二

十六日）又覽陳拾遺文集。東川觀察判官長沙劉蛻已下皆是郎中好事人。家藏君十軸。余來多暇日借得晝夜讀。意氣高於頭。冰霜冷人勝。就中大雅篇。日日吟不足。生遇明皇帝君臣竟不識。沉湮死下位。我輩吏莫卜。射洪客來說。露碑今已踣。剜刓存缺者。勢欲入溝瀆。寓書託宰君請爲試摩拭。樹之四達地。復碑高作屋。憤君死後名。再依泥沙辱。世路重富貴。婉婉好眉目。文學如君輩。安得足衣食。不死橫路渠。爲幸已多福。我有平生心。摧殘不司促。指君盛年名。萬鍾何足祿。量長復校短。冤死不願續。悲君淚垂顚。雲山空蜀國

陳該

唐陳拾遺集撰周故內供奉學士懷州河內縣尉陳君碩墓誌銘。　君諱該字彥表綿州顯武人也。其先潁川遷蜀矣。曾祖奇曾。考永貴。皆養高不仕。君少好學能屬文。上元元年。州貢進士。對策高第。釋褐授將仕郎。其明年制勑天下文儒司屬少卿楊守訥薦君應詞彈文律對策高第。勑授茂州石泉縣主簿。開耀元年制舉太子舍人司議郎太府少卿元知讓應制薦君於朝堂對策高第。勑授隆州蒼溪縣主簿。垂拱四年又應制。學綜古今對策高第。勑授懷州河內縣尉。凡歷所職皆以清廉仁愛著聞。有周革命。天授三年。恩勑自河內追入關供奉。居未幾不幸

遘疾於神都積善坊。考終厥命。年六十三。歸葬於豆口山之場原禮也。嗚呼哀哉。古人有云。飾頗夷之行。不逢青雲之士。而聲名磨滅者有之矣。嗚呼。陳君敦懿玄默。潔清溫良。馴道執志。好學博古。恂恂焉行高職卑不改其操。學優祿薄。不怨於天。四舉有道。二黜下位。晏如也。非諄諄淑人。其誰能湼而不渝哉。夫知命可謂君子矣。好學可謂文矣。冊書不藏於勳府。青史不昭於方冊。於戲。一絕故老之口。孰知夫子之賢哉。吾與君族人也。服美其德。尚矣。昔子雲稱李元。常璩敘令伯。皆沒而不朽。後代稱之。斯非若人之徒歟。吾豈默而無述。其銘曰。閒閒君子。好斯文兮。縛藻犖章。晉卿雲兮。棲遲下位。允升聞兮。金署玉堂。見吾君兮。鸞階鴻漸。期紫氛兮。鍾鳴漏盡。覺蘭焚兮。儒行墨節將何云兮。恭承遺言。立石人兮。金刻冊書。記歲辰兮。青龍甲午。銘旌墳兮。

陳孜

唐陳拾遺集撰堂弟孜墓誌銘云。君諱孜。字無忌。其先陳國人也。五代祖太樂。梁大同中為本郡大司馬。生高祖方慶。屬梁亂始居新城郡武東山。大父湯為郡主簿。生曾祖迥。早卒。迥生皇祖辯。少習儒學。然以豪英剛烈著聞。是以名節為州國所服。皇祖生考元奭。保植先

人。茂德降生於君。幼孤。天資雄植。英秀獨邁。性嚴簡而尚倜儻之奇。愛廉貞而不拘分獨之操。始通詩禮。略觀史傳。即懷軌物之標。希曠代之業。故言不宿諾。行不苟從。卑身克己。服道崇德。閨門穆穆如也。鄉黨恂恂如也至乃雄以濟義。勇以存仁。貞以立事。毅以守節。獨斷於心。每若由己。實為時輩所高。而莫敢與倫也。是以鄉里長幼望風而靡。邦國賢豪聞名而悅服。方謂拂羽喬木。緬昇高雲。而遭大過。棟橈而殞。嗚呼天歟。第乎。時年三十五。是歲龍集癸巳。有周天授二年七月。卜兆不吉。權殯於真諦寺之北。園始以今甲午歲獻春一月乙酉朔二十五日己酉。定於石溪山之北崗陪考墳也。君家世墳壠在武東山。昭穆以封松柏列盛。至君考遺令獨愛石溪之崗。故君從先志。祔葬于此。嗚呼哀哉。始君伯父海內之文人也。舍純剛之德。有高大之行。每見君嘆曰。吾家世雖儒術。傳嗣然豪英雄秀。齊不泯。常懼後來光烈。不象先風。每一見爾。慰吾家道。實謂君有逸群之首拔俗之標。超山越壑。可以駿邁也。豈其天絕長益良圖。嗚呼。其元命歟。豈命歟。天不忱歟。道固謬歟。大圓蒼蒼。大方茫茫。賢聖同此。爾之何傷。古人有言佳王而瘗。是暴骸於中原。況吾家道尚儉。名訓未墜。封樹之禮。吾敢忘焉。是用錯爾。近木之器。塗芻之靈。堯舜之典。忠孝之經。昭示後代。以實厥形銘

曰我祖之藏魅兮避於陳堌遂裔兮此江瀆五代崇光兮至夫君徽烈英曜兮始蓋蓋何意嚴霜降青春玉樹摧落兮成黃塵南山無隙兮永幽淪悠悠昭代兮上爾辰吾慟感傷兮號蒼旻問之蓍策兮立兹墳乃言十載兮魅來臻黃頭之子白脈人嗟爾黃頭兮勿傷神

陳子良

潼川志子良射洪人嘗爲果州相如縣令楊祐甫遺愛堂記云王元覺嘗訪故人尹君於果州之相如歸以書矜其友楊天惠曰吾行有與聞焉相如小邑其治介嘉陵巧宦者所不顧然江山清野脩然有古氣嘗從人意尹君爲予治疏具從山童相與抱杖彷徨於畦畽坳谷間指佛刹曰此唐陳令所建隆因寺也食已遇明真院野步舉趾數百有巖焉曰此唐陳令所居境用地也予心異之亟招溪老問陳令故事曰令故梓州射洪人子良其名或曰子昂從弟在天后時補令於此爲政多惠人到今思之予曰令之政殆不可考矣然相傳令將去邑人共挽留之誠意真切不可解令亦愛吾人不忍訣爲棄官留不去遂終焉今墓在縣北馬安鄉語既尹因言曰天后時距今遠矣星霜流易凡幾年郵傳將迎凡幾令計銅章之刓復新者數矣耆舊皆莫之記顧獨硜硜道陳令此必有不可忘者老之言定不誣然吾嘗病斯

人質勝少文其念陳令善矣乃不能捐數楹爲陳不朽之地耶吾已令寺僧築堂於令所建寺具疏矣元覺幸探書致吾意於東蜀楊祐甫求記焉未滿旬元覺書逵彭山天惠曰善哉是固不可以無記僕與陳同里陳之故僕知之蓋有得墨子秘學白虎七變歸隱武東者曰方慶有慕王丹高風棄累千金退習先書者曰伺有達元圓大象山棲絕穀放息人事者曰元敬蓋其家法之勝凡類此按陳令所爲內樂釋氏之教旁綜道家之術著書順善怡神清虛遊戲纓弁不數數於世是其閒原非盛德苗裔耶夫志順善則其祖民必慈習清虛則其治體必靜是其所以有德於民爲所思耶然考唐循吏傳見所收纔十五人常恨其書褊迫不肆意必有遺落不盡如陳令之名果不得附見于之次豈所謂簡則必陋者耶

陳子幹

文苑英華唐陳子良誄平城縣正陳子幹昔聞子路雄烈赴難如歸先軫忠貞難死無悔故能貽芳塵於後世徇一（作殉）節義於遐年兄子勇嗣前脩功深曩代者豈可使身名頓滅典籍無聞悲夫餘弟少府則其人也弟名子幹字元楨梁右將軍信義太守之孫陳晉安王府諮議吳平侯之第三子也惟元楨稟質純和天挺聰俊生知孝悌早擅雄才屬金陵亂離王室版蕩人倫東喪禮樂西歸泊餘一門同遐瀨岸是則開皇九年之四月也家君有鍾儀之操懷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門加憂成疾忽悲風樹痛深陟岵其時餘年十九爾始八歲伶仃辛苦實迫饑寒青門之種瓜之田白社無容身之地一盃（作全）之水已罄一瓢之飲屢空日夕相悲分填溝壑賴餘以少遊庭訓風稟家風雪覽五經頗窺三史追孔融之令範慕張楷之高蹤長安主人儀同郝胡要餘入室仍寄廡下遂慕西河搢紳公子負笈雲萃籍此東脩方濟餬口幸以爾幼不好弄長實無禁因茲入學以勤以苦諒非性分何能成立隋齊王英禮賢侍士沛獻非儔召入平臺從其篆隸乃題銀牓取羿仲將足稱妙絕見美當世隴西李臣仁才華任俠（作俠）與餘宿素欽其俊人因妻以女非厥人品孰能致之及爾委質周旋果名吏部公卿籍甚士類（作友）趙風俄而詔授并州平城縣正是乃深閑薄領妙達治方蘊冰蘖而不渝顧松筠而無改屬隋運將謝盜賊公行太上皇于時留守并州龍替汾水所管州縣咸聽指麾專總兵機式遏寇虐元楨素便弓騎立性雄略屢剪兇渠頻蒙榮賞凡有草竊咸資決勝以大業十二年八月有賊帥郭六郎（無）（作字）將兵三十八人來侵縣境元楨受命率徒數百獨飛輕騎手斬十八賊見威雄莫不披靡忽遭流矢斃于陣中春秋三十有一嗚呼哀哉嗟爾輕

生舊不顧命在天胡忍殲我哲人方冀麁文以諧豹變如何馬革遂裹師元嗚呼哀哉爾從官東西予生契闊與餘一別已逾二紀往聞非命寔用痛心媿鵝泪之在原悲棠■之先落惜哉同氣其莫何之嗚呼哀哉余以貞觀六年二月十日夜於相如縣夢見爾靈彷於夢中共叙哀歡乃潸流于枕悲不自勝嗟乎門祚不昌鍾此哀薄既之子姪終鮮兄弟顧影煢獨實切肝腸是知結草酬恩魏顆之功無爽出魂廣請蔣濟之子非虛雖生死之或殊諒鬼神之有識不任感愴追誄支子式紀遺塵無同潘岳敢詢前典而爲誄云猗歟我祖承舜之緒爰從媯汭下居潁汝厥胤于齊燀映于許宛彼長陵雕工而衆擧手桂林篤生魁楚淮海喪亂關河播遷忽傾庭蔭痛結昊天惟我兄弟泣血建翮余雖弱冠爾尚童年立錐無地寬竈無烟余稟家風世敦經史式崇儒教俄而成市衣食是資發憂脩稿爾因修業遂能克己孝敬有裕才華難擬言行無擇自此揚名偏工篆隸獨擅嘉聲爰參選部乃仕平城金科是執王律逾明尤便弓劍本慕忠貞皇上龍替居汾之汭兵權攸總諸侯是制郭六兇渠擁兵齊衛元楨受律奮威挾狭躍馬星奔抽戈電逝斬將搴旗當鋒銳忽中飛鏑在陣而斃嗚呼哀哉人忘勇敢衆疾英奇況逢亂世功無所施存位非要居名極卑不

塋廟食虛死何為凡百君子各慎爾儀獨埋玄壤誰其賞知空令親友逕哭路岐無復蒲蘭唯餘壘池露團宿草風響松枝山花開落隴月盈虧一朝非命千秋永離嗚呼哀哉餘於縣府眷宵獨寐忽覩爾靈夢中相值執手嗚咽其（疑作共）傷憔悴語未及終倏如電駟寔感我心寤乃驚悸怳焉如失伏枕流淚曾聞負父魯侯命志亦承揚賢求衆云記翔伊義勇敢埒無媿非余所述誰當在意與言遠感發增情思援翰寫心式旌遺事嗟爾義夫英聲不墜嗚呼哀哉

陳饒奴

新唐書孝友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親併亡窶弱居喪又歲飢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顧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陳龍樹

德慶州晉康志龍樹安靖公長子佛智英風逸氣鎮俗戢奸寇盜屏息仕唐歷瀧南扶建萬晉南施六州刺史封都陽縣開國男

陳集原

新唐書孝友傳集原瀧州開陽人世為酋長父龍樹為欽州刺史有疾集原輒不食父亡嘔血數升即塋作廬晝以田貲讓兄弟里人高之武后時歷右豹韜衛大將軍舊唐書列傳陳集原瀧州開陽人也代為嶺表酋長父龍樹欽州刺史集原幼有孝行父纔有疾終日不食永徽中喪父嘔血數升枕服苫廬悲感行路貲財田宅及僮僕三十餘人並以讓兄弟德慶州晉康志集原安靖公之孫以勇節著聞仕唐為冠軍大將軍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子仁謙仕至銀青光祿大夫都知兵馬使

陳貞節

新唐書儒學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署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為非是上言王者制祀以功德者猶親盡而毀四太子廟皆別祖無功於人而園祠時薦有司守衛與列帝侔金奏登歌所以頌功德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使無功而頌不曰舞詠非度耶周制始祖乃稱小廟未知四廟欲何名乎請罷卒吏詔祠官無領屬以應禮典古者別子為祖故有大小宗若謂祀未可絕宜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傳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曰四太子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享春秋書晉世子曰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予此不祀也又言神不歆非類君祀無乃殄乎此有廟也魯定公元年立煬宮煬伯禽子季氏遠祖尚不為限況天子篤親親以及孝養誰不曰然太常博士段同曰四陵廟皆天子睦親繼絕也近者錫賴纍猶生者之開茅土古封建子弟詎皆有功生無所議死乃援禮停祠邪其謂何隱於上伯祖也服緦章懷伯父也服朞懿德節愍堂昆弟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還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升祔焉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姒之德宜升配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閟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毋置官屬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孝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遠祖若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奏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祫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禰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為第七室五年太廟壞天子舍神主太極殿營新廟素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東都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況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厲王不肖猶尊之也況中興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還孝和還廟何必遠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賀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葉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六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序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帝語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軌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獻等不能屈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孫挺見逐於禮官不平帝亦

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焉民謠訕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締用極侈詭櫰厥變災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寢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放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且家居便坐無以尊示群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還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制曰可貞節以壽終董衝釋音窋（竹律切后稷子名）乾（乃典切）迮（側伯切迫也）愔（挹淫切）

（下闕）

陳希烈

（新唐書列傳希烈者宋州人博學尤深黃老工文章開元中帝儲思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而希烈與康子元馮）朝隱進講禁中其應答詔問敷盡微隱皆希烈為之章句累遷中書舍人十九年為集賢院學士進工部侍郎知院事帝有所譔述希烈必助成之遷門下侍郎天寶元年有神降丹鳳門以為老子告錫靈符希烈因是上言臣侍演南華真經至七篇陛下顧曰此言養生朕既悟其術而德充符詎無非常應哉臣稽首對陛下德充於內符應於外必有絕瑞表之今靈符降錫與帝意合望示史官俾著顯祥揣照無窮其諭佞類如此俄兼崇玄館大學士封臨潁侯林甫顓朝苟有可專制者引與共政以希烈柔易且帝眷之厚乃薦之五載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左丞相兼兵部尚書許國公又兼秘書省圖書使寵與林甫侔林甫居位久其陰詭雖足自固亦希烈左右焉楊國忠執政素忌之希烈引避國忠即薦韋見素代相罷為太子太師希烈失職內忽忽無所賴及祿山盜京師遂與達奚珣等皆相賊後論罪斬肅宗以上皇素所遇賜死于家　譎（尸知切）喻（他侯切）

舊唐書列傳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玄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褚無量元行沖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為宰相同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州郡開國公寵遇侔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

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均達奚珣同掌賊之樞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員不羈之材達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為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圖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獯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珣均務速失節賊廷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遺無賴子弟汙圮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書首耳通鑑綱目唐玄宗天寶五年以陳希烈同平章事（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即還第軍國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陳昭

（金華東陽志昭婺州人僕射房琯相國崔渙嘗貶睦歙州官昭見之云二公他日並為宰相然崔公為一大使來江左及主德）

初明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時拜相。崔後為選補使，按行江東。（定命錄）

陳玄禮

新唐書列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遊，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遊，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以老卒。姓氏遙華：玄禮從明皇幸蜀，至馬嵬，奏上曰：國忠既誅，貴妃不宜居內。遂殺貴妃。玄禮拜龍武大將軍，封蔡國公。

陳少游

新唐書逆臣傳：少游，博州博平人。幼習老子、莊周書，為崇玄生。諸儒推為都講，有媢者欲對廣衆切問以屈少游，及升坐，音吐清辯，據引淹該，問窮而對有餘。大學士陳希烈高其能，既擢第，補南平令，治有聲，累遷侍御史。建中初，朝廷經費不充，始請本道稅錢千增二百，鹽升加百錢。度支因請諸道並增焉，李涵拒命。少游出師收徐海等州，俄棄之，退屯盱眙。累進檢校尚書左僕射，賜封戶三百，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關播、盧杞與少游有雅故，故驟兼台司。董衡釋音：媢（莫報切）賀（其除切）盱眙（上匈于下余支切）頒（薄雙切）邏（郎佐切）悖（其季切）汎（思退切西也）。唐書列傳：陳少游，博州人也。祖儼，安西副都護。父慶，右武衛兵曹參軍。以少游累贈工部尚書。少游幼聰辯，初習莊、列、老子，為崇玄館學生。衆推引講經，時同列有私習經義者，期昇坐日相問難。及會，少游攝齊昇坐，音韻清辯，觀者屬目。所引文句，悉兼他義，諸生不能對，甚為大學士陳希烈歎賞，又以同宗遇之甚厚。既擢第，補渝州南平令，理甚有聲。至德中，河東節度王思禮奏為參謀，累授大理司直、監察殿中侍御史、節度判官。寶應元年，入為金部員外郎，尋授侍御史、廻紇糧料使，改檢校職方員外郎，充使檢校郎官，自少游始也。明年，僕固懷恩奏為河北副元帥判官、兵部郎中，兼侍御史，遷晉州刺史，改同州刺史，未視事，又歷晉、鄭二州刺史。少游為理，長於權變，時推幹濟，然厚斂財貨，交結權倖，以是頻獲遷擢。無幾，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表為副使、御史中丞、陳鄭二州留後。永泰二年，抱玉又奏為隴右行軍司馬，拜檢校左庶子，依前兼中丞。其年除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少游以嶺徼遐遠，欲規求近郡。時中官董秀掌樞密用事，少游乃宿於其里，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七郎家中人數幾何？每月所費復幾何？秀曰：久忝近職，家累甚重，又屬時物騰貴，一月過千餘貫。少游曰：據此之費，俸錢不足支數日，其餘常須數求外人，方可取濟。儻有

輸誠供億者，但留心庇覆之，固易為力耳。少游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歲請獻錢五萬貫，今見有太半，請即受納，餘到官續送，免貴人勞慮，不亦可乎？秀既踰於始望，欣愜頗甚，因與之厚相結。少游言訖，泣曰：南方炎瘴，深愴違辭，但恐不生還再覩顏色矣。秀遽曰：中丞美才，不當遠官，請從容旬日，冀竭蹇分。時少游又已納賄於元載子仲武矣，秀、載內外引薦，數日，拜宣州刺史、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仍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潁川縣開國子。所在悉心緝理，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胥吏得職，人亦獲安。及朝廷多事，奏請本道兩稅錢千增二百，因詔諸道悉如淮南。鹽每一斗更加一百文。少游十餘年間，三總大藩，皆天下殷厚處也，以故徵求貿易，且無虛日，斂積財寶，累巨億萬，多賂遺權貴，視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結元載，每年饋金帛約十萬貫，又多納賄於用事中官駱奉仙、劉清潭、吳承倩，由是美聲達於中禁。後見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犯漸見疑忌，少游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貶官揚州，少游外與之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待之益厚。上即位，累加檢校禮部、兵部尚書。建中三年，李納反叛，少游以師收徐海等州，尋棄之，退軍盱眙。又加檢校左僕射，賜實封三百戶。其年就加同平章事。關播嘗為少游賓僚，盧杞早年與之同在僕固懷恩使府，故驟加其官秩。四年十月，駕幸奉天。度支汴東兩稅使包佶在揚州，尚未知也。佶判官崔元遠報少游，佶時所總賦稅錢帛約八百萬貫在焉。少游意以為賊據京師，未即收復，遂脅取其財物。先使判官崔頎就佶強索其納給文曆，并請供二百萬貫錢物，以助軍費。佶答曰：所用財帛，須承勑命。未與之，頎勃然曰：中丞若得為劉長卿，不爾為崔衆矣。長卿嘗任租庸使，為吳仲孺所困；崔衆供軍去財，為光弼所殺，故頎言及之。佶大懼，不敢固護財帛，將轉輸入京師者，悉為少游奪之。佶自謁少游，止馬長揖而遣。既懼禍，奔往白沙。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復召之，佶愈懼，託以巡檢，因急棹過江，妻子伏案牘中。至上元，復為韓滉所拘留。佶先有兵三千守禦財貨，令高越、元甫將焉。少游盡奪之。隨佶渡江者，又為韓滉所留。佶但領胥吏往江鄂等州，佶於彈丸中置表，以少游脅取財帛事。會少游使繼至，上問曰：少游收包佶財帛有之乎？對曰：臣發揚州後，非所知也。上曰：少游國之守臣，或防他盜，供費軍旅，收亦何傷。時方隅阻絕，國命未振，遠近聞之大驚，咸以聖情達於變通，明見萬里。少游後聞之，乃安。及李希烈陷汴州，聲言欲襲江淮，少游

懼乃使叅謀溫述由壽州送款於希烈曰豪壽舒廬尋令罷壘韜戈卷甲佇候指揮少游又遣巡官趙詵於鄆州結李納其年希烈僭號遣其將楊豐齎僞赦書赴揚州至壽州爲刺史張建封所得建封對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許子瑞廷責豐而斬之希烈聞之大怒即署其大將杜少誠爲僞僕射淮南節度令先平壽州後取廣陵建封於霍丘堅柵嚴加守禦少誠竟不能進後包佶入朝具奏少游奪財賦事狀少游大懼乃上表以所取包佶財貨皆是供軍急用今請據數卻納既而州府殘破無以上塡乃與腹心孔目官等設法重稅管內百姓以供之無何劉洽收汴州得希烈僞起居注某月日陳少游上表歸順少游聞之慙惶發疾數日而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賻布帛葬祭如常儀唐語林劉太眞爲陳少游行狀比之齊桓晉文時議喧騰後坐貢院用情追責前事貶信州刺史通鑑綱目唐德宗建中三年十一月加陳少游同平章事（范氏曰少游重歛以求寵此民賊也德宗推其法於天下而以宰相賞之安得無顚覆之禍乎）

陳利貞

（唐書列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裨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入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于光弼自行間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次剌城賊衆大集利貞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希烈攻曜襄城利貞登陴捍守七十日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劒當軍門大譁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廷芝出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首卒遺觀察使崔縱書自陳受國恩恨不得死所云　睢（子維切）櫛（側瑟切梳也）譁（荒故切）文苑英華稗員撰汝州刺史陳公墓誌銘唐貞元五年秋七月汝州防禦使汝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東都畿汝州都防禦左軍兵馬靜戎郡王陳公疽發首已酉命牙門將鮮于侍進奉書告辭元戎尚書安平公以受恩忘死非其死爲恨又命嘗同百戰之將王進達等十數人以忠盡王事爲別又命嗣子少英以孝敬繼夫人爲誡庚戌歸于私第辛亥薨八月孤少英與家老故吏及龜筮謀得宅兆于州東石樓山之陽辛酉葬公諱利貞范陽人祿山之亂始自平盧越海歸國累建戎効從太尉臨淮王光弼軍于河南寇攻睢陽垂陷太尉常遣腹心爪牙之帥郝廷玉合諸侯之衆趨之公輒以輕騎赴如林之㩊入其腹出其背如飈如星廷玉奇公之才謂已不逮拔於行間以其子妻之繩于臨淮列爲重將其後廷玉入備宿衛出鎭河隴公嘗從之凡十遷大將軍太常卿太子賓客持進開府靜戎郡王至御史中丞隴右都知兵馬使其所置者皆如釋氷之事希烈之亂詔以哥舒曜爲汝洛節制俾公之前隊佐之事（殺作軍）次汝墳不終日城拔又以次襄郟寇軍大至公以馬步五百當强寇萬人立爲奇兵橫擊其右兇黨退卻（一作劫）數月不前襄陽城守拒有備由此効也希烈自統（二字一作空又作自令）豺狼之衆至而圍合矢石雨下晝夜不息外築埇道與城相屬公登陴曩祠號聖姑者惡少爲朋以祭至數百人或爭豪校氣至相殺傷公患之語吏將毀其祠吏曰此姦猾所怙慢者或潛爲賊所吮敢毀之公曰令豈畏賊者耶即毀之境中爲淸公在涇州時河州羌酋木征爲華人程曰告變言其欲內侵爲叛朝廷命監司遝公按治公遣介訊木征自陳曰主上使守河州而程白阻遏詔命俾不時給我聚兵將取白耳公鞫得情且曰木征世爲外藩以供職貢戎邊者興事造言激使驚擾以希功賞耳朝廷爲斬程白以詔命畀木征累渡洮水而去邛州有匿名投書言戎卒欲連佗郡兵爲變主兵者震慴白公公曰此姦人所爲命焚書於庭卒亦無變公恂恂似不能言遇事立決人不可奪好讀書經史皆手自校讐以誨其子弟故門中多令器云娶錢氏復娶其女弟封某縣君又娶曹氏封某縣君先卒男四人長曰保之次曰某早夭次曰偃之次曰仰之皆太廟齋郎女三人長適郃州觀察推官呂大臨次早卒次適潁州汝陰縣尉劉唐聰孫男二人孫女三人並幼保之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鄕某里之原請銘于予予嘗與公爲僚義不得辭銘曰

循循陳公慶門之英仕偶聖時位以才升伯仲蟬聯軒冕尊榮壽終于鄕葬歸先塋燕翼唯良以紹家聲公其無憾萬世斯寧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三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謝用權
圈點監生臣陶大恒
臣徐浩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一 九眞

陳

陳安石

宋史列傳陳安石字子堅以蔭鎖廳及第嘉祐中爲夔峽轉運判官民畜蠱毒殺人捕誅其魁并得良藥圖由是遇毒者得不死提點陝西刑獄攝帥鄜延能用諜者敵動靜輒先聞嘗諜邊部戒嚴既而數萬騎奄至無所獲而去璽書嘉之歷使京西河東淮南京東知蘇州鄆州河中府戶部副使韓絳鎮太原議行鹽法與監司多不合加安石集賢殿修撰爲河東轉運使議始定謂其僚曰興事當有漸急則擾乃出鹽付民而畀之券使隨所得貿易償畢而歸券盜販爲減進天章閣待制官軍西征時遣縣令佐督餉安石謂文吏畏怯武人邀功乃但取敢行者申約束以防衆潰曰事不豫警俟其犯而誅之是罔民也王中正帥東師而西報安石持四十日糧而師駐白草平彌月安石深念曰吾頻兵益久而秦甲未至儻不足於食將以之罪我即擅發民再餉乃以聞李舜舉劾其專詔置獄於潞安石自麟州會逮俄而他路餽糧多不繼神宗察其無罪赦之尚書省初建召爲戶部侍郎嘗與右曹李定同奏事帝目留之曰卿豈非在淮南日不肯保李定持服者乎對曰詔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奏帝曰以實事君朕所與也進吏部侍郎選人將改京官須次久臨當引對率困於刑寺審問或沮以微文則一跌不復安石請罷再問以絕蒙弊遂爲後法出知永興軍鄆襄陳鄭州河陽至龍圖閣直學士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陳郛

建安志陳郛字彥聖建陽人嘉祐中擢進士第調廬州司法參軍再攝歙州推官知蘇州崑山縣歲饑傍邑希部使者旨不敢蠲賦公曰歲歉而賦不蠲則流轉溝壑何以守民卒蠲之後爲司農丞未嘗謁政府遷太府丞請外除閩漕元符中以元祐黨籍廢後復官朝奉大夫卒郛性剛亮歷官五十年帑無贏貲退無居廬舊吏以郛貧饋金數百兩竟不受士大夫以是稱之

陳知和

宋晁无咎濟北集朝請大夫致仕陳君墓誌銘 陳氏諱知和字德時按其譜博州人也六世祖翔唐末從事成都府王建有異志翔屢沮之廢居閬州之西水孟昶以蜀歸曾祖諱省華始來自蜀爲祥符人仕本朝爲左諫議大夫有能聲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秦國公秦公生三子皆儒學擢高第位將相勤勞於國樞密使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英國公謚文忠諱堯叟君祖也英公生尚書都官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諱師古先祿生君先祿前夫人賈氏永年縣君後夫人潘氏安福縣君而君寧國縣太君賀氏出也先祿當任子以與其族人而君從祖太尉康肅公方觀察宿州任君石班殿直及長知書歎曰吾家世如是吾父教我以學何如而吾可用此進耶乃上書願易所得官從左選仁宗嘉其意且以其文忠後從之初調河陽節度推官事四守梁適李淑張觀蘇紳皆當顯人其趣操不必同而君介然若一四人者皆賢之再調寧國軍節度推官寘卒誘耕民剽里中卒殺人民從旁止之傷而免守欲并論民死君爭之力守怒而入君立廡下不去守悟為讞諸朝民果不死遭安福憂免喪擢衛尉丞知硤石縣事縣當陝衝辛苦於役作偽印帖隱民間前令比獲以要賞君一日執六人且嘗度關法應死既不忍以要賞見其悃然誠若於役者為移文所從來無他過取偽印帖焚之還其役戍兵道縣中群傳犯法避者執于庭數百人譟縣門且奪之吏趣閉門君徐出坐堂上命開門衆莫敢入因陽叱遣者鮮縱之既行密疏其名河南府皆正其罪改簽書彰德軍節度判官事未行遭寧國憂免喪遷大理丞知緱氏縣事英宗即位遷右贊善大夫昭陵采石聚兵緱氏城中萬人倉無備粟而輸者未至君度不可缺報乃下令借富人儲粟約與之息匿者沒官令出而辦比輸者至則兵仰食縣者十五日矣事已旁縣吏皆遷而君不自言賞亦不及遷殿中丞又遷國子博士通判果州事神宗即位遷尚書虞部員外郎賜五品服還朝用薦監左藏庫不就通判趙州事遷比部員外郎曾孝寬察訪河北奏君偕行朝廷方議省郡縣寬力役吏希旨爭言可省而乾寧保定順安三軍在議中俾君往視還言沿邊城犬牙相制以利守禦而便轉輸此祖宗深意不可改朝廷然之為不廢三軍中人程昉建言徙漳河洛州使者以君權知洛州董其事漳河役大昉欺朝廷以易集務減人徒以故怨之百餘人燒民廬為暴君盡捕得誅其始謀者八人事且畢會新守至君還趙州昉以君為暴其短乃歸力新守而君亦不辨也丞相王公安石雅知君可用使人諭君歙故難治而朝廷方行法欲以倚君君不得辭擢知歙州事遷駕部員外郎自以不能當執政意至則求閑局差管句嵩山崇福宮民上書願留者以千數房州地僻守屢以贓敗又擢知房州事郡阻山城西有谿所從來高望之洶湧在城上舊有堤圮不治餘三十年君議增築不欲調民

乃以術招寘卒衆之益以州兵凡用工萬高其舊丈二尺而廣如之人初以為煩會明年溪大漲得堤而定人乃服君奏課京西第一遷虞部郎中擢知泗州事郡當水衝屬霖潦君度淮汳沫泗滿必大下自預為守城備水至浸城且決吏倉卒不知所為而君知畫素定語吏如此城既無虞而民賴以活萬計奠詔選擢提點廣南東路刑獄事改朝奉大夫番禺南粵都會守俸月七萬守方對詔獄君攝州事竟八月得錢六十萬君不取曰我豈緣人不幸而自裕邪寘留客為徹樂其忠厚如此遷朝散大夫盜起梅州去治所更四郡君以為道驛而往恐後乃自南雄州絕山倍道崎嶇卉竹間蒙霧得疾幾殆後良愈因求上印綬時方六十一即去位遷朝請大夫賜三品服勳上柱國為人清慎恬約不干權貴善與人交自以無怨惡於人明白立斷所至民愛之善楷隸喜為詩既謝事作燕譽堂於第之西北隅蓋以訓詞名之日從賓客飲酒談笑其間以疾卒壽六十四元祐二年五月丁巳也夫人鄭氏安居縣君男曰適寧鄉縣尉適鄭州司戶適臨河主簿女長適朝散郎滿行次適通直郎王鎮次適通州錄事楚沖次適宣德郎周昕幼在室孫男女七人諸孤以君卒之明年七月壬申葬於河南府密縣義臺鄉之武泰岡來求銘銘曰仕可以稽其世而公不賴之進可以遇合而公不競之將來可以去也而公去之事取其先得取其後名處其薄功處其厚遺物者報其天不報其人其人不亡在其後子孫

陳升之

宋史列傳陳升之字暘升建州建陽人舉進士歷知封州漢陽軍入為監察御史右司諫改起居舍人知諫院時俗好藏去交親尺牘有訟則轉相告言有司據以推詰升之謂此告訐之習也請禁止之又言三館為搢紳華途近者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階請嚴其選詔自今臣僚乞子孫恩者毋得除館閣著作佐郎王瓘還殿帥郭承裕於道訶怒不下馬執送府升之言京官不宜為節度使下馬因劾承裕驕恣解其任張堯佐緣後宮親為三司使尋為宣徽使內侍王守忠領兩鎮留後求升正班御史張昪補郡久不召彭思永論事令病閑所從來唐介擊宰相斥嶺南升之皆極諫遷侍御史知雜事凡任言責五年所上數十百事然持論不堅以故不盡施用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真定府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諫院上言天下州縣治否朝廷不能周知悉付之轉運使令選用不精又無考課非關滯罷懦則陵肆刻薄所以疾苦愁歎壅於上聞必欲盡意元元宜從此始乃詔翰林學士承旨孫抃權御史中丞張昪與升之同領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功務升之

初為諫官時嘗請抑絕內降詔許有司執奏勿下至是申言之詔書三省劾正其罪仍揭於朝堂文彥博已罷相升之與樞密使賈昌朝復用彈論其邪昌朝卒罷去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歲餘拜樞密副使於是諫官御史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王陶交章論升之陰結宦者故得大用仁宗以示升之升之丐去帝謂輔臣曰朕選用執政豈容內臣預議耶乃兩罷之以升之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徙太原府治平二年復拜樞密副使神宗立以母老請郡為觀文殿學士知越州熙寧元年徙許中道改大名府過闕留知樞密院故事樞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彥博呂公著既為使帝以升之三輔政欲稍異其禮故特命之明年同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數月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升之既相遂請免條例司其說以為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今制置三司一官則不可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逾十旬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終制詔為樞密使足疾不能立朝七年冬祀又不能相禮拜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卒年六十九贈太傅中書令謚曰成肅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王安石用事患正論

盈庭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為相甫得志即求解條例司又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世以是譏之謂之筌相升之初名旭避神宗嫌名改焉（史崗貫上佳傳後）東都事略升之為人深沉始為小吏與王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升之在樞府安石亦執政多變更舊制引升之共事升之心知其非而竭力贊助之以故先安石為相既拜乃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雖以僉書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司者臣道也人臣固可稱升之曰令之有司皆領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令之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三公無官以六卿為官周公以三公為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為司馬或為司徒或為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師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古冢宰而已冢宰掌邦治至於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神宗謂安石曰卿獨領可乎安石請用韓絳乃聽升之免條例司以母喪去位終制拜同平章事樞密使契丹遣蕭禧來議河東地界理屈臥都亭驛不肯歸升之曰致饔稍館有常禮過期曲留宜即裁抑禧懟沮乃行以足疾求罷拜鎮江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請老以故官致仕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成肅初升之母賁娠至季秋為彌月父儼善推策得九日吉而升之以是日生故名從九從日字升之至神宗立乃以字為名云京口耆舊傳陳升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二子閎閎皆以父任閎終宣義郎無子閎終大理評事子慄以祖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為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之蔭終中奉大夫四子机楠最知名机知信州劾秦檜妻黨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楚州淮南漕終知衢州楠為韓世忠軍參謀九世忠出師楠皆在行積功為右文殿脩撰敷文閣待制卒三子官皆至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傳而絕命他族人為繼又再傳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峠之子其元一繼志陳升之本名旭自升之避國諱以字行改字暘叔傳默多能第進士初嘉祐末為諫官劾貢昌朝不可輔政頗有聲稱於熙寧中以王安石薦拜相時同郡吳充亦拜相神宗問司馬光近相陳升之外議云何光曰今已宣麻播告臣雖言之無益耳神宗曰試言之光曰閩人狡險今用二相皆閩人二參皆楚人必將從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必更得淳厚上曰升之有才智

光曰固然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鎮江志陳丞相升之自建來從子禧豫實與俱以升之奏補禧終員外郎嘗寓在京儀鸞司子琳選調豫中奉大夫四子机楠最知名机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楠敷文閣待制三子皆陞朝禧之弟繼升之後即鎮也今繼升之後者禧之元孫其詳見耆舊傳鎮亦陞朝子耆從政郎禧之孫雅言嘉言嘉言之子應峠三舉子鄉貢應峠之子也（增本）又陳升之字暘叔建安人居丹徒位至丞相封秀國公升之本由進士及第然以其非茲郡所舉故畧而不載至其子孫由此鄉舉而登第者則書之後皆倣此　閎升之之子宣義郎無子　閎閎弟大理評事蚤卒　禧升之從姪員外郎嘗寓在京儀鸞司　孫應峠見科舉類　豫禧弟中奉大夫　鎮亦禧之弟升之命為後終宿州符離知州　慄升之孫閎子承務郎蚤卒　耆鎮子從政郎　琳禧子迪功郎　机豫子知信州楚州淮南漕知衢州　楠机弟敷文閣待制　嶜楠孫朝散郎　机知英州　峒嶜弟朝奉郎通判和州　峠峒弟通直郎知江陰縣輿地紀勝陳升之字暘叔建陽人傳學多能景祐擢進士中科既而在言路以直道自任多所彈擊仁宗擢樞密副使神宗即位拜相後居于潤薨葬于潤子孫因家焉姓氏遙華陳升之字暘叔登科為大學博士揚州芍藥花開

四朶太守韓琦通判王珪幕僚王安石三人宴欠一人守命吏有客即通旣而報陳太博謁召與宴四花方有屬後四公俱拜相升之元豐年平章事判揚州封秀國公年六十九卒謚成肅公其先建州人惟揚志王安石送陳升之序今世所謂良大夫者有之矣皆曰是宜任大臣之事者作而任大臣之事則上下一失望何哉人之材有小大而志有遠近也彼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則煦煦乎仁而有餘於仁矣孑孑然義而有餘於義矣人見其仁義有餘也則曰是其任者小而責之近大任將有大此者然上下暌之云爾然後作而任大臣之事大臣之事宜有大比者焉然則煦煦然而已矣孑孑然而已矣故上下一失望豈惟失望哉後日誠有堪大臣之事其名實聞於上上必懲前日之所暌而逆疑焉聞於下下必懲前日之所暌而逆疑焉上下交疑誠有堪大臣之事者而莫之或任幸欲任則左右小人得引前日之所暌然之矣噫聖人謂知人難君子惡名之溢於實爲此難則柰何亦精之而已矣惡之則柰何亦充之而已矣知難而不精之惡之而不能充之其亦殆哉予在揚州朝之人過焉者多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今去官於宿州予不知復幾何時乃一見之也予知升之作而任大臣之事固有時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以望於升之也

陳造

宋晁景迂集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承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郎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章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千字在須臾間嘗行役下馬道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覆之一字不謬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隨衆目在傍胡恢乃携啓本去廷評取紙平空細字寫一通如初見英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典故及奇字卒年二十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參知政事之孫生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邠國大夫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仁宗侍郎國以異禮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旣薨上哀悼之乃特錄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旣冠調黔州司戶參軍尋罷去復司戶戎州兼錄參司法參軍不以門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爲吏者國朝自丞相賈公樞密副使吳公慶曆八年上編勅二十卷後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設官編勅其下郡國者雖稀簡而必具啓請中明若奏可本末備成大軸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皆至雖數紙不厭也以故勅令壓架滿棟塵垢莫可觸壞鼠嚙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爲利況在戎州邊徼公視而笑曰乃令可爲

矣白郡守武侯曰無斧斤則失鑿枘願以編勅後所降依門次第之上奉朝廷之命下純吏爲民姦幸甚於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公上編勅三十卷頒之以勘公之私書其異同者兩條餘如同編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黠驁自異喜生事漁獵其酋長亦憚畏之公一見嫉之曰豺豕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立以法誅之戎塞悅伏以公爲神明而戎漢賴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積語非所宜言者爲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夫人感疾公航江下三峽謁殿中丞單驥其勞萬里夫人疾愈去爲揚州節度推官王君玉侍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新唐書抵牾而不吏之也韓丞相玉汝以員外郎年甫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坐得鹽賊付獄日未午督按具甚急公乃故遲之心知其非眞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二十下未幾眞盜得而韓公爲公撕焉自是韓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而賢後太守未大監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號攝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之不以殿最爲己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賴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舉監廣利門初罷使臣爲門官而新城門設水磨創格令條葉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建明至今人賴之以不可調宿州觀察推官未行王丞相判公用以使觀河北丁賈夫人憂免喪臒然嘆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一官歸當敗扶而舉將之格以斷其尚黽俛於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旣不得終養則吾何用祿爲乃屏居陽翟淵上菜飯不肉者十年日誦佛經宴坐閒則往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嘗得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濟旣感疾彌年不問醫卒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知名士也起處士今爲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思近思惟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壻曰文林郎吳偕張文定公諸孫彥之鞠侍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昌邦昌謂昌裔女二人長適郎鄆李楙二幼公骨相甚偉能與人交而不忘規過辜而叔父及其舅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十四日葬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十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而辱下僚方勅令刺於私室而德戎誅以獨見乃未老而

澗濱蔡釐與嵩山高兮相門之初必復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超兮有祖有父之風烈而有子以景樂則吾之幽篆昭昭兮

陳睦

（蘇州府志）陳睦字子雍祖絳福州莆田人舉賢良方正官至石司諫徙家蘇州兄侗章衡榜進士知汝州留辭辟為從事召除館閣校勘歷衛尉少卿元豐中知陝湖宣三州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治平中詔舉館閣才學之士睦與劉攽李常舉李清臣輩首被選擢拜監察御史熙寧中提舉兩浙常平以丞相曾公亮薦遷提點刑獄坐是免官元豐間高麗數遣使航海修貢朝廷以其恭順選使諭旨激以忠義初命林希希力辭之更以命睦睦即日就道上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往睦親在乃不憚行假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特贈仙華金帶自春衛命涉冬而還奏言本朝故事惟寶文閣直學士以上職乃服金帶令領上所賜上特旨令服之仍具拜所假官職又賜金琖於令式外以示寵錫其後錢勰楊景略援例欲服金帶上弗之許尋直龍圖閣知潭州改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子彥文字經仲建炎二年以龍圖閣待制知江州視事方十日會盜張遇犯城彥文極力固守遇乃引去明年為沿江措置使逃歸法從彥文弟彥武字緯叔為提舉官古今事通陳睦提點某路刑獄時某民有妾夏沉

香沉衣井旁其嫡子墮井死妻訟以沉香擠之三易獄不合睦始劾按而殺沉香他日睦泛亢父亡所投閘廟師邢生頗從仙人游嘗聞以將來邢拒之而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褒汗累日（梅叔禮送吳狂提刑序）

陳某

（宋李直講集鉛山縣尉陳君墓銘并序）君諱某字某與予同郡實建昌南城人曾祖某祖某為郡著姓父某尤喜士有二子君其仲也君幼而開爽多智慮以兄官學膝下少人遞顓治生君親之意其光子豁達而好義自放于詩酒間罕視家事而財用所出近得以賙親故遠得以及羈旅為有識所貴者緊君之力是賴既孤而母老伯氏從王事溫清益謹而田里益僑彼士千里之外而無反顧之憂者抑君使然免喪數年遊京師屬河決以財佐公上補太廟齋郎選授邵武軍建寧縣尉于時盜賊多主名不見邑居患之君以機往所至輒擒郡守言其勞不報替授茂州司戶兼錄事參軍兄為德陽宰不宜俱入蜀改信州鉛山縣尉未行以疾終年五十一嘉祐元年夏四月癸亥也娶鄭氏生男光逸光道皆好學見稱于士友君之啓手足命以平素而已不語他事一女嫁貢某亦冠族其冬十一月壬寅葬于所居東北十有餘里太平鄉三異里待源銘曰世無哭兵以斂其生家有禮義以為之地衣冠揖讓優游以卒歲復何戚於意哉

陳繫

（番陽志）陳繫字明仲安仁人義居五世鄉人號港口陳登嘉祐六年進士第哲宗新政以都官郎對稱旨提舉河北常平遷漕又移河東攝太原時方經理西鄙繫獨當飛輓後城烏龍功尤多竟感疾卒詔為治葬官其子壘彥即雪溪也有文集十二卷兄彌字現聖亦登第官至著作佐郎能篆古書家謂李陽冰以來一人而已

陳子思

（宋畢西臺集）陳子思者名知默其先蜀郡閬州人也曾大父省華仕至左諫議大夫大父堯叟為真宗相父師古為郎中而堯叟兩弟堯佐為仁宗相堯咨為節度使方其家盛時子孫仕宦滿朝至監司郡守者數十人治甲第京師車馬衣服聲伎之奉時無比者而子思已好學力學不肯為子弟游家人欲官子思子思曰吾學從科舉所以為官也齋郎監薄祇辱吾志乃讓其兄子之孤者家人強之子思終不肯受子思既長舉進士十餘年不第治平元年再舉進士就試尚書省復不得第乃退曰吾老矣不可猶舉進士因盡棄其所好携妻子之汝居

靈泉山治屋種田往來於山中子思舉進士時嘗為詩及居靈泉不治他事專以詩為事期年詩大行汝許襄鄧陳鄭之人皆知子思善為詩慕其名日有以詩交子思者子思皆報之子思為人高遠有志尚氣非其人不與游與游者雖甚貴不少下之至居田里與父老親故相過無所擇一皆盡其歡心以此人滋愛之畢仲游兄弟居陽翟有誦子思之詩於仲游者仲游以為唐人詩而惟未嘗見也聞之乃子思詩大驚乃盡其詩縱觀之而與兄弟學詩於子思子思之論詩曰吾中有所斯者志也諭吾之志於外者言也比吾之言可以詠歌則為詩凡如吾之所欲道而雅言者皆詩也而世人之詩返若非其語言何哉故子思之作詩凝思澹覘俛首少須或枉行吳語伸紙和墨如不經意而章已就矣人初以為易與其和之者雖累月終不及故子思之詩溫潤微茫自然不類世俗作者子思居靈泉二年有疾因入陽翟謂畢仲游曰我死無忘吾詩畢仲游曰不敢後一年子思平居無事謂其妻曰吾体不樂殆死乎乃之貴延年家擣紙欲次其詩未成而子思病遂卒子思既卒其家乃盡取其詩棄及他文章納諸棺而葬之曰無使人得也是時仲游去陽翟行至長葛聞子思卒哭甚哀曰嗟乎子思之卒吾在此者亡其詩矣使人間之累然乃抵其子遷及諸文

游侍子思二百篇居靈泉作者百篇而已曰猶可以爲遺後人子思之亡年三十八云贊曰陳氏自蜀來京師遂顯而居鄭子思閒徙汝之靈泉山其卒也復家於鄭令爲鄭人子思多才有學爲宰相節度使之孫而竟以匹夫死於山中此人悲子思者也未也唐人以詩名家者甚衆而皆在杜甫下子思之詩蓋有似夫甫者故其詩一出方數十里爭傳之志欲就成中道而死悲夫

陳知儉

宋范太史集朝奉郎陳君墓誌銘（并序）君諱知儉字公廙陳氏其先閬州人曾祖諱省華眞宗朝爲諫議大夫始居開封之管城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封秦國公祖諱堯佐以太子太師致仕是爲文惠公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父諱博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贈比部郎中文惠公相仁宗其兄文忠公任樞密使弟康肅公武寧節度使三人位將相宋興以來言兄弟之貴者以陳氏爲盛比部又以學行登文館顯名君生於世家沉厚精敏少孝謹脩勵自立既長志欲克紹祖考振奮於時初以祖蔭守太常寺太祝累官大理寺丞英宗嗣極恩遷太子右贊善大夫知常州無錫縣丁母仙居縣太君宋氏憂服除知開封府鄢陵縣以治行聞上即位恩遷殿中丞改國子博士避父諱不

拜王荆公執政欲引以脩三司條例固辭擢提舉京西常平廣惠倉未幾除權發遣轉運判官行部過汝葉令不治繫囚以百數君取案牘決遣斯須而盡無不當者改權發遣轉運副使轉虞部員外郎徙權發遣河北東路轉運副使改金部員外郎權轉運副使恩州有兄弟遇父與人鬬者共擊殺之弟遁去兄伏殺人有司具獄將行刑君適至州止之曰子救父可憫且庸知非弟乎彼聞兄將死必還捕得果款伏以官吏失入罪及者衆使吏自發舉乃奏讞之兄得釋弟亦免死郡吏鑱石紀其事坐言滹河非是奪金部從知睦州未行已而復其官又坐舉官不當罷睦州復爲虞部改朝奉郎元豐三年十一月丁巳卒于洛陽履道坊第年四十六明年二月某日葬管城之先原君性穎悟於書無所不讀至陰陽卜筮道術方外之言皆探其奧好賢善善出於誠心視當世名公巨卿大人樂見已就之忠信之士則篤友而不怠故其所知與游者必一時賢爲今樞密副使呂公端明殿學士司馬公皆嘗薦其才在京西河北治獄多所平反奉法無私而能恕以與人故所至郡縣畏其嚴肅而樂其寬厚畢吏八百餘人娶史氏先卒再娶閭丘氏封壽陽縣君五子曰敦早卒曰崇曰居曰中曰孚尚皆幼一女適大理寺丞馬珆亦先卒君卒之日家無餘財太尉文公留守西都遣吏以幣往治其喪又命其爲銘銘曰　展矣陳君相國之孫明試以才可紹其門自下而飛未極復止胡不永年俾究其美彝從先兆既固而寧詒子無窮永緘茲銘

陳薦

宋史列傳陳薦字彥升邢州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盜殺人棄尸民田薦出驗有以移屍告者田主又殺其母縣欲鬬殺二人以寬薦失盜之責薦不可曰焉有誣人以自貰者邪已而獲盜從韓琦定州河東幕府性木僵簡澹獨琦知之最深每語人曰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閒毫髮不處與人交久而不變如彥升者無幾也琦執政薦爲祕閣校理判登聞檢院知太常禮院英宗諸王出閤選爲記室參軍直集賢院穎王爲皇太子加右諭德王即位拜天章閣待制進知制誥知諫院薛向首謀取橫山功不成薦請以漢王恢之罪罪向楊繪論曾公亮用人不當言既行而遷侍讀罷諫職薦曰此乃宰相欲杜繪爾所言是宜責宰相疏入不報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河決棗强水官議於恩冀深瀛之閒築隄三百六十里期一月訖功役丁夫八萬薦曰河未能爲數州害民力方困願以歲月爲之還判流內銓太常寺議學校貢舉法請會三年

貢士毀均之諸路計口察孝廉如漢制擢主管御史臺言李定匿所生母喪不宜爲御史罷臺事又以議典禮不合出知蔡州召爲寶文閣學士兼侍讀進資政殿學士屢求退以爲本州命兩省燕餞資善堂擢其子厚御史臺主簿未幾提舉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贈光祿大夫（史論載朱京後）東都事畧陳薦入判吏部銓與議學校貢舉法請倣漢率口察孝廉均之諸路什取一判太常寺范純仁胡宗愈劉琦錢顗相繼罷言職薦言御史天子耳目之官令以言而逐之是自蔽其耳目也權知御史臺言李定不待所生母喪豈可以爲御史數日罷臺事以太常議襲封中書以爲不當坐降一官兒秦王出官改群牧使知開封府出知蔡州以疾請提舉崇福宮又知青州北京留司御史臺遷寶文閣學士提舉醴泉觀進右諫議大夫兼侍讀神宗以東宮舊僚拜資政殿學士引退命知邢州至邢未幾復請崇福宮卒年六十九薦儀狀魁偉詞氣莊重天性簡淡無聲色之好而司馬光亦服薦之質直云宋呂忠穆公集陳薦字彥升博學高文擢進士第遍歷中外清華繁劇之任忠厚亮直號云前輩雅爲司馬溫公所知韓魏公尤知之溫公云如彥升質直光所以服其爲人可知矣　韓魏公墓誌乃彥升撰紀實得史法公之子厚字公載仕官不阿附雖志不得伸而公

識以爲長者厚之子翼有才幹爲深州通判金人陷深州翼死節戎馬既陷中原公之諸孫淪沒殆盡可哀也彥升嘗爲神宗皇帝東宮僚屬眷禮尤深進職至資政殿學士今信德府有公居宅張師正東齋記事謂公居第乃郭進宅西南一角郭進太祖皇帝朝功臣也　又陳彥升資政篇什尤高嘗爲彭門八詠士大夫傳誦彭門今徐州也南通垓下北連豐沛有范增墓又唐張建封嘗爲徐泗節度使有燕子樓垓下詩云九里山南楚漢爭風波翻覆走長鯨霸圖欲斷中宵失帝業時來一戰成懶渡滄江慚父老更無紛敵壓韓彭衆人不識當時意祇得春霖事耦耕范增墓詩云藏名羞立虎狼朝衆變東依項藉豪惜失壯圖撞玉斗不知天命與金刀還家落日埋英氣回首浮雲委舊芳百歩西連陵母塚巍巍先識泰山高燕子樓詩云僕射松楸狐兎游侍兒猶在水邊樓風清玉簟愁欹枕月滿珠簾懶上鈎舊事欲論鄉夢斷新詩吟就海潭秋樂天才似春深雨斷送殘花一夕休燕子樓事白樂天長慶集載之甚詳此不具述彭門八詠兵火以來失之惟記此三編　又陳彥升有甥孫無求業進士博學能文因覽照而悟遂祝髮爲僧改名宗顯住真定府洪濟寺踰三紀其語錄云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廣厦千間夜卧八尺士人傳誦後住真州長蘆寺壽八十餘卒　宋景文公集著作恭頓首比日邊候帖帖縣官威撫使然迂儒老斥塞外但視簿書弄刀筆而已河朔少文每思英晤一快談不可得詩書之言聲結胷中如壘塊數用醇酒澆之猶不平改歲益寒寒無賴相見未有期事外自重恭答

陳良

維揚志陳良楊州人有學行爲鄉里所推八貢禮部治平四年與子景山同登進士第良事親孝既登第而念親之不見也乃歎曰先子令力學起家今墓木已拱而予方登第不及景山遠矣有詩云父子聯榮世所希予家何幸竊恩輝自慚不及吾兒甚得向親前謝綠衣王君玉贈詩云姮娥丹桂惜雙枝見說蟾宮影漸稀龍過禹門和骨換鳳巢阿閣帶雛飛石渠典校前芳在鴈塔留題故事希莫惟楊人爭洗眼上林春盡畫船歸良終於朝奉郎秘書丞景山終於著作佐郎有秘丞集藏于家元一統志陳良字漢傑寓家滄溪唐子昂之後宋熙寧三年第進士是歲廷試始試凡一百九十五同第葉祖洽爲榜首良仕至廣安郡守文學爲士人所宗

陳公袞

盱江前志陳公袞南城人治平中以神童召試太守黄師道有詩贈之云玉皇詔我自盱城下車期年徹政聲唯得

奇童穎川子年始七歲業老成手揮椽筆書大字口誦五經留强記君非祖德積餘慶來裔安能具神智一見降羨增嗟吁寄言昭武元正夫長歎大軸貽褒賛比擬劉晏夸泌徒近來詩思復清峻辭贍格老實奇俊居嘗親試一一精奏達帝聰彰聖運英廟激賞入中祥俞旨頒降政事堂臨軒未暇召入對龍篤俄聞升上蒼舉世才命各有待後氣尚幼使名在當今明主語大喜曰吾不知德昭有輔翼才吾子孫無慮矣遂令掌文翰及南闕請攬機務悉以委之尋拜丞相倣襲住禮遇彌至德貽重厚多謀臨事無撓每師旅戒嚴議者盈庭德昭至則佗論皆息其治家以孝聞每時序置酒環列几席者凡四從嘗自爲詩曰滿堂羅綺兼朱紫四代兒孫奉老翁及寢疾自爲墓誌乾德五年卒年七十八贈太保子九人惟秀文守文子孫以功名顯云

陳豫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故石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師陳公神道碑陳氏建安大族自秀公以文學政事累践大官于嘉祐治平之間神宗御極進拜右丞相任重道遠望臨一時世德蕃延陳氏益大歷五朝百有餘年公族子弟著仕籍而以材能處顯者前後蓋相望也公諱豫字子由用族父秀公恩任秘書省校書郎調開封府陽武縣尉以最陞温州永嘉泰州龍城二縣令龍城並河遇連雨暴溢官寺民廬水及半扉公私病之公議徙爽塏上書言狀書下得請去縣里所營高燥地建城市開井閭不日而就水潦至人去墊溺撥猪如故縣人爲公生立祠用舉者改宣德郎知信州鉛山縣丁父中奉公憂卒喪知延安府敷政縣丁母令人葛氏憂憂除知應天府柘城縣改同州澄城轉通直郎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覃恩遷奉議郎轉承議郎經畧司幹當公事秩滿再除提舉本路糴買就遷提舉弓箭手公精壯果敢長於斷所涖皆有名迹西方用兵軍食最先務之急官吏竝緣爲盜軍無宿儲士有飢色公聞擧知其故出金繒下其沽而增糴價以受糴不使一吏預其間未幾軍餉負擔四面而至詔累告具師飽以有功公曰此一時之利未足言又建請石堡寨旁近地數千頃皆沃壤可挽戚衛築一壘嚴兵塞其道使人肆耕其中歲得粟以紓漕輓之費則百世之利也詔從之築畢賜號威德陝右歲籍邊民爲弓箭手公蒐選丁壯聯爲保伍人得占田多寡有差至卒長則給一馬身自督教之久皆精練爲諸路之冠當是時自大將至裨校築堡障扞姦偷斥境土受俘獲大者增秩小者賜金多公計畫而人不知自公出也公善知

人明於任使嘗言御將士當使過勿拘以文法然後可使蹈白刃赴水火而不辭杜大中者豪縱不治細撿一日抵罪當下吏公惜其材留不遣移書屬鄜帥善御之大中挺身博賊勇冠一軍遂為名將韓公世忠少年喜鬬數犯法當伏誅公覩謂帥曰世忠驍悍不畏死寬至盡令當前斬捕自贖而赦壯士乎帥從之始隸兵籍每戰先登卒貴將之首以獻遂知名建炎南渡提孤單戡大憝手擒二叛威震夷狄冊封咸安王時人方之狄武襄云公四任關塞僅十年踰幾幕至部使者累功代七遷至朝議大夫議者恨不得公將兵數萬獨當一面而不究於施設為可惜也八寶恩遷中散大夫自言於朝曰久任邊州且老矣乞東方一郡自劾得守濟州會歲大旱飛蝗蔽野所過草木蕭然公即日移告坐齋室遲明具冠裳率賓屬徒步出黑門徧走群祀伏地頓顙為百姓請命有頃陰雲四合大澍如注卻蓋不御徒步而旋是日也蝗一洗無噍類歲大熟穫倍它壤徙萊州不赴請祠得提舉舒州靈仙觀已乃被疾上書謝事政和七年五月景甲子卒於其子通判沂州机之官舍享年六十八積官至中奉大夫爵嘉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明年三月癸酉葬潤州丹徒縣大慈鄉之原後以子故累贈少師公涖州縣治道尚嚴條教已下人守之如詛盟不敢犯斷治自己出群吏坐曹行文書而已夏秋賦調東罔為人執一牌立閫外刻日書其上吏不及門期至而集為文勸耕二十解明白而切於事傳誦至今為法輕財樂施喜趨人之急聞有疾痛欲去之如在己始赴柘城舊令尹遇疾暴卒貧無以給喪事公為具棺衾以斂已而同寮與邑之賢士大夫皆賻又為處其費擇送吏與凡行李所須授其孤以行守濟之日道遇衰絰數人羅拜其前泣曰吾父倅臨淄甫就官而得疾死護喪次封內貧不能歸聞使君高義故來公惻然計其費贐遣而去祿賜所得撫養孤婺收恤宗族有秀公之風郊祀恩以次補諸弟而不願仕者任其子分田廬公不取推以奉寡姊族子師尹游大學不遂困而歸見公曰儒冠竟誤人幸今筋力未衰尚堪馳馬試劍收一戰之勳毛錐子不足恃也公笑曰通塞有命少安無躁為具裝資勉使卒業遂收其科後官至尚書郎族婦新寡有遺腹子曰璹舅姑憐之命改適而守節自誓久益困瘁於飢寒矣公周其之絕又教畜其孤進於學學成試有司一上中之迎其母以養族黨感歎以為榮璹後以才選薦吏任使將漕帥邊褒顯其親遂極光寵公建州建陽縣人曾祖曉祖贊不仕皇考冲以公貴贈中奉大夫元配令人徐氏賢良奕之孫朝散郎師甫之女贈某國夫人令配令人馮氏贈少保某之女左通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彤厚之妹有馴德淑行為令妻為壽母中奉公孤立一意委身事國未嘗以家為恤有子嗣興纂序前烈身有丕秩由令人善相其夫而能教子享年六十五封咸寧郡夫人後公十六年當紹興四年十二月乙亥棄世是月壬寅合祔于少師之墓改號瀛國夫人四男子曰机曰模曰梓曰楠四女武學生翁豐朝奉郎知南雄州黃達如朝奉郎宗子學博士李衡朝奉郎朱械其婿也孫男女若干人公在事五十年不治貲產既得謝無以歸通判君奉安輿近還沂水官下疾稍侵親客詣卧內省疾且曰公自言有四種生事安在公指四子曰此是已距今紹興乙亥四子者机右朝議大夫模右朝散郎梓故右奉議郎楠右朝請大夫充敷文閣待制孫曰巖右登仕郎曰岐右迪功郎曰昆右承務郎曰峋右承務郎曰嶧右迪功郎盛矣夫嗚呼君子種德毓善積之躬修之家貴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後如探諸囊中而敷文公逢辰得路推仕之秋已躋法從追贈公至公師母夫人進封大國子孫蕃衍簪笏如林陳氏之興蓋未艾也始秀公葬其母荊國太夫人於潤之五州山遂家焉秀公夢又祔荊國之次至是諸孤奉公之喪還次潤亦卜地於五州不獲一夕夢公判汝州擁騎從張呵引如平生犁旦瀛國與諸郎夢皆合而不曉所謂他日行焦山道中顧見一穴水深土厚旁衍相屬卜者曰吉問山中人皆曰儂家主人母所卜壽藏也遂相隨造其家一嫗出見曰老婦異時藏骨於是矣忽夜夢若迎新太守者俄頃一大人衣紫佩金踞胡床而坐呼老婦前曰此吾所居非爾所當有也方悸寤而諸君適至願奉此地以獻即其日書券予直問其名則汝山也遂舉以葬於是諸孤屬待制馮公誌其葬而墓隧之碑至今無辭以刻敷文公詒書晉陵孫某為之辭某復曰少師德烈靡不聞敷文鼎貴且大用宜得當世文章鉅公具著顯赫揭諸墓方負罪屏伏田里非其人也辭不獲命乃撫誌文終始大節著之而系以銘銘曰陳世大家發迹秀公於赫少師又亢其宗結髮從軍具著婉畫儲偫缺然公預其責千箱捆至曳踵頳肩菽粟如山露積不垣士飽而歌氣作一敵大祖高駢馮河暴虎螟蝗坌起獮薙一折電掃霆驅甘雨應祈左右具宜文恭武亢由初訖終挺身徇國老去歸歟駟馬安車有來治中擁笏垂魚無地可廬可耕可殖田不踰寸種之以德汝視汝嬴其獲幾何萬金之產馳與子多有嘉者子　持衰入侍　紹開厥　家戎公是以

陳偁

延平志偁字君舉世卿子也仁宗錄賢勞之後補太廟齋郎調漳州司法福州羅源縣令開水利渠溉田千餘頃治學舍以教

邑子弟時祭酒鄭穆未仕名德已重公執謁造焉請爲邑子弟講說日與諸生列坐俯聽邑以大化改大理寺丞知黃巖安遠縣轉太子中舍知循州歷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蔡州公嘗以疾在告閩將録謀殺獄取案視之疑不入於死召獄官入卧內以法意曉之使白守守恚曰吾白首法寺於法反不熟耶會法官李逵以職事過境上意與公適同其議遂決傳脫死者五人守由是知公丁諷來治蔡未更民事疑公以能擿已既而察公爲鉅人長者悉以州事聽焉以比部員外郎知惠州州有豐湖方十餘里堤壞湖涸積數十年而魚租尚存公因冬閑民兵假其力築堤扞江魚鼈蒲蓮之利悉以予民俾鬻以當租歲免緡錢五十餘萬民德之名其堤與橋皆曰陳公始惠民未知麥公教之民乃競殖有司考課上其治爲第一轉虞部郎中知宿州宿俗獷悍喜鬬盜公矯其俗糾之以嚴纔九月而囹圄空虛五月朝廷以其事付中書移知開封縣境內多盜公曰是凍餒使然於是籍無家而寄食者官爲總括其衣糧日給食歲給衣病給醫藥卒之適死減十九因上其事請立法朝廷行之公爲縣當熙寧之初詔令一新條目萬緒壓於司農事當一一稟承不得少出意見公請執政請得一州自效乃除泉州未幾坐開封事罷去州人相語太守以陷失青苗被罪能裒錢五千餘萬輸之縣官當還我父母合詞相唯期三日而五十萬之數積於州門然後相與詣部使者言之部使以聞移知舒州舒瀕皖溪水暴漲即齧城壞民廬舍公爲民力築堤十餘里以防之去之一年水大至與堤平不爲害民感嘆曰非陳公吾屬尚生而食耶再知泉州泉民聞公復來老稚抃呼爭走迓旁郡至有灼臂於馬前曰復見公矣州之東湖溉民田四萬頃遇旱則湖涸田廢公教民以牛車汲潮水入湖自是無旱歲民至今思之泉爲州瀕海人多賈販海外在法往復必使東詣廣否則沒其貨公憫之奏疏願置市舶於泉哲宗即位之二年始詔泉置市舶實公兆其謀也公天性仁厚動必以禮言不苟發雖家人莫見其喜慍於物泊無所好惟學問不倦與人交際一以誠信治泉七年以其官致仕元豐二年公子瓘登科神宗顧問考官陳襄曰第三人是甚人家子弟襄曰循吏陳偁之子上嘆息曰循吏宜有此子宰職以下聞玉音者莫不榮之初公嘗名其子曰安老命之曰天下未嘗無美材也然希至於道者養之弗安耳養得所安則安於義朝爲上公暮爲逐客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于義命吾所以名汝及長是爲忠肅公瓘宋陳了齋集先君行述　公諱偁

字君舉秘書少監累贈吏部尚書諱世卿之子受氏徙居族系本末具載尚書公之碑公三歲而孤既冠以少監子五遇大禮特恩補太廟齋郎調漳州司法參軍爲法受賦民便之及公且代詣州乞留公州爲請就注龍溪簿移福之羅源令始至因孔子廟爲學延布衣鄭穆將致之以教邑子弟乃以公事過府委幣於穆穆辭公曰下邑僻陋無秀穎之士非其材盡不美教則不至考德而問業焉莫宜於先生願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豈唯子弟之賴令亦與有聞焉乃不果辭穆至升堂南面正席講說公日與諸生列坐俯聽邑以大化縣有荒地得水則可墾公爲鑿渠疏泉以溉爲田數百千畝改大理寺丞知台州黃巖縣移虔州安遠縣二縣去州遠部使者罕至令多不能能亦苟不事事公在黃巖四月在安遠一年及去民皆涕戀遮行思之至今轉太子中舍移知循州歷殿中丞國子博士通判蔡州賜緋衣銀魚覃恩轉虞部員外郎公嘗以疾在告閩將録謀殺獄取案視之疑不入於死召獄官至卧內以法意曉之使謂守曰是獄也宜加審焉獄官未之曉守亦不聽將遂録之公病未聞強起視事以故未得録守恚曰吾白首法寺於法反不熟耶通判第移疾獄有差無累也奚所虞而校如是公曰獄繫人命所宜重且不嫌累已是尤不可苟且校也持議未決會法官李逵以職事過境上公聞焉逵意與公適同議乃決得脫死者五人守由是知公後公當除得郡用其薦即龍圖閣直學士錢象先也錢去公攝州事雖山縣獄囊頭拘械公閱案已即脫之諸從事皆驚問其故公徐曰竊盜非捕法不至是汝陽留氏笞婢死瘞之實焚其屍事方廷訊州獄自以得情皆將邀賄焉公訊之曰婢犯主殺之無罪獨殘其屍爲入於法即日以其罪論之丁諷來治蔡諷久於詞館未更民事始疑公以能擿已既而察公爲鉅人長者悉以州事聽焉公於所處畫使其跡常出於諷公之有助衆莫得而知及諷治他郡聲績不能如蔡也轉比部員外郎知惠州州有廢湖方十餘里春夏積水漲行者病涉其地水不可牧旱不可藝其廢不知幾何時而環湖之民故有魚租湖廢而租在公因冬閑民兵借其餘力築堤扞江中設斗門爲水道潦退水不得出盈則泄之江蒲蓮魚鼈之利悉以予民搆亭其舟載肴酒聲伎率僚屬賓客時節游焉中州之士聞公賦政起弊不鄙夷其俗隨所施設與民胥樂多爲公賦詩者而州人命其亭橋皆曰陳公以示不忘民未知麥公教之乃於立春句芒之祀前期壟布麥種立土牛其上遂晨來觀牛見麥苗知可殖乃競殖焉州以有麥緣海之民相驚有寇自海上來且至提點刑獄晁宗愨

擂師廣州疑懼不知所爲閉門飭備發兵寄郡兩路騷動野居之民驚遁流徙公曰是必海船有還至者寇來不先聲也不爲備班春於湖上民恃以不恐既而果非寇也畢恩轉駕部員外郎轉虞部郎中除宿州宿俗鑪梗喜鬬盜囹圄充斥以爲常公至矯其俗糾之以嚴姦猾尤無良者寘法必行無所貫訟衰獄空治聲彰著而州當水陸之衝賓客雜遝臺餽驛給百須之物有不慊其意者騰謗於上部曰不治莫如宿獄繫而不決盜縱而不捕至朝廷遣使詢察不如所聞知其爲謗也執政乃始有知公者會開封令避親當對移移公開封轉比部郎中縣境多盜擾居鄰道路捕得皆壯役下卸窯務卒公曰是凍餒使然於是籍其無家而寄食者官爲總括其衣粮日給食歲給衣病給醫藥又爲連甍土床穴其下冬則畜火煙以燠之爲法以受其長杜其侵半年之間死減十九因上其事請立法至令行之公爲縣當熙寧之初詔令斬然一新法施于縣自內始條目萬緒壓於司農事當一二稟承不得少出其意公詣執政請曰赤縣名難材之地不材庸官是懼願得一州自効乃除泉州未幾坐開封事罷去州人方恃其德政始聞欷歔相語太守以陷失青苗錢被罪能裒錢五千餘萬輸之縣官當還我父母合辭相唯無一人以登歷辭多者至捐百千少者

一二錢期三日而五千萬之數積於州門然後相與詣部使者言之部使者以聞公至闕下一年事釋轉駕部郎中除知舒州州瀕皖溪公調薪石鳩民力築堤十餘里以防水患明年公去水大至卒隄不爲害部使者上之詔獎復守民則曰陳公之惠也秩滿歸除泉州泉民思慕既久聞公復來老稚扶呼爭走逆旁郡至有灼臂於馬前者曰復見公矣時賈青爲轉運使青貴家子駛駘殘刻部之材良掇拾無免者聯事者恥名出其下以苛暴相勝民大凋困公之來非青等意善漳守陳洵奏曰洵材請使治泉漳小郡得其足矣不行青等不自得於東事務爲挫抑常咄咄毀公或解之曰泉州愷悌人也青嗤笑而嫚言曰愷悌愷悌蓋謂愷悌爲可薄云東湖舊溉民田四萬餘頃歲旱湖涸田廢公教民以牛車汲潮水入湖復以灌溉自是環湖之田無旱歲進士解發故事有鹿鳴宴自修例冊削其費公曰茲費有爲也奚可已以俸錢爲之會大禮進勳上柱國賜四品服泉人賈海外春去夏返皆乘風便熙寧中始變市舶法往復必使東詣廣不者沒其貨至是命轉運判官王子京拘攔市舶子京爲盡利之說以請拘其貨止其舟以俟報公以貨不可失時而舟行當乘風便方聽其貿易而籍名數以待子京欲止不可於是縱跡連蔓起數獄移牒譏公沮國法取

民譽朝廷所疾且將并案會公得旨再任詔辭溫渥子京意沮而搜捕益急民駭懼雖藥物燔棄不敢留公乃疏其事請曰自泉之海外率歲一往復今迺詣廣必兩駐冬閱三年而復返又道有焦石淺沙之險費重利寡舟之南日少而廣之課歲虧重以拘攔之弊民益不堪置市舶於泉可以息弊止煩不報而子京倚法籍沒以鉅萬計上即位子京始懼而遷以所籍者還民州有獄死者十有八人疑可宥而請事下監司覆案子京得之喜宣言曰是非死獄朝廷欲生之使其人往鞫獄變劾公公曰活死者本郡守之意又欲辨之乎獄官避失入重讞聞之不承公得代且行部使者以獄事留公公不爲留猶牒所居郡止公公欲引年之謝以是不得請欲如洪省親不得行初公既孤所生母劉氏適洪州潘氏生承事郎興嗣公既仕詣洪迎劉之漳官滿興嗣來迎以歸他日公又往迎焉興嗣不可公母子不能奪也官必擇東南赴罷往來必一至親側兩姓子孫朝夕承起居問安否詵詵如一家而公與興嗣又皆以賢名于世及公進於朝以特恩累封劉氏爲彭城縣太君曰最後繫官于泉者五年滋恤于鄰又三年太夫人過九十足廢不能履書來公泣下不能細閱其字曰吾平生游宦四方時得一覲省雖隔闊未嘗三四年久也今太夫人耄矣又疾吾亦老

恐不復相見負悔天地將乞謝從仕事適不可柰何明年三月獄事始報公以無累是月公請致仕遂如洪侍親公與太夫人皆皤然白首相見喜極泣下太夫人強爲公飲親舉酒酌公驩甚未幾公得疾既病爲太夫人言曰千里遠來不得朝夕侍以疾貽憂太夫人泣亦泣既而曰臨老得復相見雖就木焉瞑矣退謂其子曰吾死亟以喪歸無久於此重太夫人憂也初公既解泉州以覃恩進階朝議大夫至是守本官致仕後告之夕以壽終元祐元年七月丙寅也享年七十有二母羅氏累封仙源縣太君前夫人杜氏追封長興縣君今夫人杜氏封永和縣君男四人曰瓌汀州軍事推官曰珏蘇州常熟縣主簿蚤卒曰瓘宣義郎曰瑊假承務郎女五人長適朝請郎致仕張知古次適和州防禦推官知潤州金壇縣事葉唐稷次適進士楊公輔次適饒州鄱陽令李深次未嫁孫男九人企郊社齋郎正俗正冲正平正方正忱正孺正獬孫女六人將以二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某地公天性仁厚動必以禮燕居齋如也與人言不苟發一辭於身之得喪利害雖家人莫得其喜慍閔人之急不計有無樂獎人之善務掩人之過於物泊無所好惟問學不倦姊貧悉畀其甥之官男教之學後爲善士女擇所宜歸之奏薦先其兄之子後其子在官不怨細務自爲曹掾

固已得民其長民以教化爲先所至必斥大學舍新祭器嚴時親率諸生行禮其中其罪責人不發詞色於獄每求所以生之其爲防限寬而不可踰始至民或未便已而安之去思久益不忘其去羅源三十年過其邑父老戴壺槳出境迎拜問長官無恙及行猶皆涕戀鄉民困於塩公爲移書郡得損計口之數又惠鄉校之廢訪率里人得米三十斛構屋爲田益市書以便學者公歿士歎於學長歸空一邑變衣出迎無不悲慟泉羅源父老聞公之歿亦皆率其子弟序哭於學其民皆爲位於佛祠以哭泉之人尤泉市者縱肆行者相弔惠澤之在民可槩知也已唯其沉默不爲表襮渾無觚角可見又其所試者小著於行事終此而已其命也夫其不幸也夫公與人交一以誠信無不爲之盡不於其人之賢否輕重示高下厚薄之迹以迹求公未有知公者也唯陳襄鄭穆與公遊最舊襄顯屢薦公於朝宰相呂充亦知公然不克薦公老於爲郡無不憮之意駛重刻吏來時使廢衆意不堪而蒙垢受侮主於右民未嘗有樂徵見於辭色知公者謂公爲有待也然止此而已其非命也歟其非不幸也歟將以傳世行後唯顯刻是賴謹叙次行治終始伏俟採擇孤子陳瓘泣血述

黃氏日抄陳君擧葉正則　永嘉之學又不及金溪戴少望尚有此實說葉正則都是鬧說　又云陳君擧有周禮類數篇又說漢唐好處與三代暗合陳同父才高氣粗葉正則只杜撰進卷見戴肖望湖南語說都平正朱子語類君擧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群慝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看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辯以爲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說刻畫太精便只是某不合說得太分曉不似他只恁地含糊他是理會不得被衆人擁從又不肯道可不識又不得不說說又不識所以不肯索性開口道這箇是甚物事又只恁鶻突了子靜雖占姦不說然他見得成箇物事話間便自然有箇痕跡可見只是人理會他底不得故見不得然亦易見子靜只是未從他便不說及鈎致得來便直是說方始與你理會至如君擧胸中有一部周禮都撐腸拄肚頓着不得如遊古山詩又何消說着只是他稍理會得便自要說又說不着如東坡子由見得箇道理更不成道理又却使開心見膽說教人理會得又曰他那似得子靜子靜却是見得箇道理却成一部禪他和禪識不得（賀孫）

呂東萊麗澤集祭陳君擧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歎尚斯

文其未熄倘千載而莫旦自夫孔門之徒盡經術欲馬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絶學之遺統細潛心於一貫立六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泛觀人物粤自秦漢勲臣擅其氣畧儒雅隆於辭翰通人爲草莱法士爲斷斷以余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也哉若乃推本皇家講求文獻嘗以爲藝祖造邦上基周室而仁皇繼體之際庶幾蓋道於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光群疑而獨辨推公之志歟富韓范緒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業又將會同錯綜拾尚集散回萬牛於絶軌手六經以除拔合一代之玉石出中原於塗炭蓋又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識惟伏焰之方熾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見想此意之猶屬若一體之中判年偶同而智遲名近似而實遠溢騏驥之先祖望孤征於欵跂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漫耿余懷其何極訴之人而有限對宿草而長號與精爽之一盻嗚呼哀哉尚饗

宋葉水心集祭君擧中書文　嗚呼惟公動而無苦之累斂而成鈍之功豈徒意講聖賢之精蘊固已貫考王伯之汙隆所欲說之空言又日不如載之行事者皆古人之未及詎廣學而希道有能行之審周道如貫珠曉百世若發蒙闡章程於草昧調鬱果於篤癃其廣其長其深其崇可以運之掌上而措之環中嗚乎頹厥敗穫瘦筇暴名如雷新語如風宿老負墻豪雋景從而時文靡然由之一變遂爲多士之宗好惡順逆凡凡恭恭進退用舍偲偲雖雖機應內況奘語外融曾未施其一二而誇大於山忌衆成叢洗足南塘之流振袖蓟村之峯帝曰汝歸公寐無聰嗚呼哀哉世事多端非智非窮謂其易研而復難工有或間之揜昭以聾惟其不磨植厚于穹自我獲見四十餘冬其術則殊其論鮮同偉標寒而韻遠緊死始而生終異疾使陵美人西東天罰不宥銷殞併空公既棄我又遭鞫凶日餘幾何而不隨公覆酒成池有痛塡胷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二

陳　九真

陳襄

宋史列傳襄字述古福州候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時學者沈溺於雕琢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為迂闊而莫之講四人者始相與倡道於海濱聞者皆笑以驚守之不為變卒從而化謂之四先生襄舉進士調浦城主簿攝令事縣多世族以請託胥持為常令不能制襄欲稍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謁者不得發老姦束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數輩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群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罪知河陽縣始教民種稻富弼為郡守一見即禮遇之襄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入勸毀學舍以塞謗不聽久之弼以語襄襄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往矣公苟有惑志何名知己益講說不少懈弼由是愈益奇之及入相薦為秘閣校理判祠部擇經僧死遺衣度十僧列予廟三年度一道士皆抑不行知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江為常蘇二州病襄度渠之丈尺與民田步畝定其數授以浚法未幾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入為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以設席小異於常不即坐契丹移檄疆吏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事體卑削貽中外譏笑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非聖世所宜行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政府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且言韓維不當為中丞劉述范純仁等無罪宜復官皆不聽而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肯試領補外安石欲以為陝西轉運使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襄懇辭手詔諭之乃就職踰年為知制誥安石又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益忌之摘其書詔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贈給事中襄涖官所至必務興學校平居存心以講求民間利病為急既亡友人劉彝視其家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書大抵皆民事也在經筵時神宗顧之甚厚嘗訪人材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至於鄭俠三十三人對謂光維公著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外謂俠忠直敢言發於忠義扶顛持危朝不謀夕願使得生還帝不能盡用史論其在鄭俠也由公鄭事畧陳襄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時王安石為政行青苗法襄上言臣已三奏乞罷青苗而陛下未以臣為然臣觀制置司奏請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貸民以取利是特為管仲商君之術非陛下之所宜行臣願陛下為堯舜之君以仁義治天下不願陛下為霸主也陛下富有中國廣輸萬里內無彊臣敵國之患外無西戎北狄之難凡四海九州之賦入供吾之用不為不足陛下不於此時與廟堂之臣坐而論道以行王政而反屑屑為均輸聚貸之事臣竊為陛下惜之又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奏五上又乞免劉琦等罪召還范純仁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制明年知制誥直學士院襄既忤安石以草河北詔言水不潤下中書改之又敕文有奉祠紫宮以為語犯俗嫌出知陳杭二州入知通進銀臺司遷樞密直學士兼侍讀卒年六十四襄有學行與陳烈鄭穆周希孟友善閩人謂之四先生所至務先學校至親為講解好薦達人材喜慍不形于色為政多慕古人所為然或迂闊頗不為人所服云姓氏遙華襄知浦城縣摸鐘辨盜在經筵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紹興元年詔曰近得襄薦章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斯為盛矣　文集曰有德之言君子之文上為人主所欽下為士大夫所宗誦其詩讀其書想見其人襄孫輝杭州太守孫子峰持慶節湖廣四川元一統志常州府陳襄以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出知常州府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徒襄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模氣象遂為諸郡庠序之冠襄表入其中坐校諸生經義考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治平間召還將行委官闢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者悉以代輸襄談於宴樂故有餘足以周物常州運渠橫遏震澤積水不得北入于江以為常蘇數邑民田之害者累世矣襄以渠之丈尺對民田之步畝分授有則不月而成遂削望亭古堰而震澤積水乃克北流民害以除而田旱有溉豐穰歲饗矣召還修起居注知諫院又按王安石學記云嘉祐六年樞密直學士陳襄鎮此邦乃鼎新黌宇州子弟相率而至四方之士輕千里而來乃延聘良師表厲論說而教之名臣言行錄公為主簿集其士子弟及庶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孝于其親順於其兄信於其鄉仁於其民由是為其父兄者更相糾戒不可以非禮于吾簿焉時有累近大臣扶護親喪還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公曰喪

時方作雖王命尚不可奪之規以爲私邪乃令就責以役（劉執中撰祠堂記）陳述古密直知建州浦城縣日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爲盜者述古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閤祠之引群囚立鐘前自陳不爲盜者摸之則無聲爲盜者摸之則有聲述古自率同職禱鐘甚肅祭訖以帷帷之乃陰使人以墨塗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爲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亦古之法出於小說（筆談）公在河陽邑居隘陋盛暑公出家人間或垂簾納涼於廳事既而其積失官緡錢二萬守者以爲辭公不擲出已俸償之物議喧騰富公亦以爲信未幾盜獲於它邑乃守積者爲之河陽里胥遷置酒村破蕩產業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諤以百金貺田而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畦種以糯穀比其耕捽耘耨收割也必躬涖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俾觀稼穡之法酒村既足民胥勸之瘠鹵之地遂爲膏腴溫造故迹復生秔稌矣（祠堂記）熙寧二年陳述古學士襄自右史遷臺雜近例左右以補知制誥臺雜乃叙遷三司副使於是特降旨俟知制誥闕與召試襄辭曰陛下以義使臣則臣敢不惟命是聽豈可計校資地以爲輕重况義之所在知無不言夫豈知鈇鑕之在前而寵

祿之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乃許追寢前命明年以言青苗事復爲右史又歲餘始掌誥命（呂氏家塾記）召試知制誥公不就奏曰朝廷比以制置條例司改更常平新法中外之議皆以爲擾臣負憂責不得不言未能開悟聖心發令寢罷不職之罪不知譴其所有召試臣不敢當旋罷知雜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修起居注皆辭以爲言事不職不敢承命仍乞外補御批其疏道除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逐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故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適所願聞令覽來奏尚欲固辭豈未悉朕意歟令還卿來章當亟就職遂復修注判銓焉（祠堂記）熙寧中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盡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如雲母印著粉紙時陳襄侍讀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云有此詳異不敢不奏以竹篋盛瓦數十枚奏呈冰文雖消痕跡猶在識者皆以狀公爲得體（輯在記遺事）公生平講求萬民利害雖非其職必錄于篇會其部使可以立事者則以授之利及四方者又不知其數焉凡于朝廷治體州縣養民之事以求其術之可以爲法者鰥寡孤獨遺棄幼子災傷水旱凶札疾疫恤窮安居養老勸農治兵牧馬練將守邊積穀生財差役漕

運之事莫不夙夜圖營精密曲盡之術而又詢於賢者明者能者不憚諫避屢求廣諮博訪既得一善則又稱其得之所自而推以授人此其平生存心凡四十年弗懈也既亡彝撿其手書議及民政講求治道或以相授或以相諮凡餘百本或累至十幅蠅紙細書講論得失則其以天下爲已憂也又如此使之大用豈可量哉（祠堂記）富丞相當國日引陳襄述古爲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恱富公者遂爲五鬼之號而襄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而傳至智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人作鬼乎（呂氏家塾記）公之平生以道德教育天下英才爲已任故以學業出入其門者無慮千人而盧于仕版輔大政親近侍列臺閣師邊防者有矣守方州使諸路佐郡邑宰人民者所至多焉莫不知所以仁民爲國國之本也治已爲臨下之範也學古爲修身之資也事親爲行道之始也官于四方而民受其賜者皆公之所教也不止如是焉自始逢及終身凡聞天下之賢有學行者有吏能者有道德者有忠義者其才可以進之于朝以爲民庇及具表則者不必識其人也必書其實以遺其所部使牧守或執政柄者未登其賢而用不已也因之拔擢致身於身顯而不知其自於公者衆矣是以其亡四方髦士及公卿大夫識與

不識若喪其明咨嗟歎息焉公之於學志在致古以治其性爲本事君以建其忠爲業故雖燕居必持厥志謂暴其氣者不可以入君子之德是以雖家人藏獲平生未始見其不足之色銳於經綸天下大務尤能受盡言樂聞已過喜於爲善度量淵廣長於包荒樂於教民其職精於治體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其交貴於謙光故其出入中外裕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每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吾徒之事也其知諫知雜言出至誠詳審有緒不爲激訐故雖議病大臣補救時政上每嘉納而多留中（祠堂記）宋葉祖洽集承奉郎守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太常寺陳先生行狀　公諱襄字述古其先本光州固始人當五代之末隨王氏入閩因家于閩之福唐今爲福唐人公之考以公贈兵部侍郎昆弟五人長兄諱則之好古力學以文稱鄉黨間號爲處士絜諸孤隱居古靈村侍郎尚幼長兄知其質美可以起家趣使事學卒克有成得官真宗朝主邵武軍歸化簿公時隨侍在官始十餘歲侍郎常選縣之老儒使教焉每爲文辭教者多自以爲不及往往辭避知縣沈君一日過侍郎至公之書室見其一榻凝塵机席皆不治因告侍郎曰公之子器度甚遠且善視之而侍郎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後校台州之黃巖尉未赴任而卒於道公方十

八歲扶柩反葬親喪盡禮公既孤且多病嘗以先君侍郎之言爲念居閒益自累勵上事繼母以孝下教弟妹以義方求士之賢者親而友之得其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爲之友四人者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天下之重爲己任是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相高以故名聲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爲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公與三人者獨以斯道鳴於海隅閩者始皆笑人而驚四人者不爲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由家達於州閭人卒信而化之父兄皆飭其子弟請從之由是閩中士人宗之謂之四先生雖有誕突強傲不可率者不敢失禮於其門已而四先生之名且傳之四方從之學者日益衆然出公之門顯者居多公慶曆二年中進士及第主建州之浦城簿會邑闕令公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遠且多世族前後令罕能制厭豪請託習以爲常公夜寐夙興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極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列於前私謁者無所發由是邑人知公之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長氣民畏且愛爭圖公之像以神事之至今先有詔郡邑興學公遂諭邑之留人出所餘以繕學舍成使邑之子弟造焉公爲人學講說不數士之自遠方來者至數百人部使安刑部積始至其縣公即以十事便於民者千

之安呼吏議之立行其七條又行其三人受其賜部有疑獄多委公決讞舉台州仙居令時新有詔舉令而公裒然爲首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教公於正歲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於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即去爾有子弟並遣就學於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縣有西園蕪廢弗葺縱民耕種其中然每有興建必爲民利故尺木之資不責於民而樂輸之下至纖庸之微亦願出所得助焉及公去也老幼攀車遮道幾不得出境皇祐三年改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會司徒富公亦自鄆移鎮河陽公嘗以自負所學不見知於當世名卿及得留公從之甚喜富一見公亦厚遇之二人相得以道義故有所爲無不以公言爲聽燕遊登臨必與之偕吟詠樽俎更和迭倡富嘗曰陳著作奇才也公亦自以爲伸於知己縣之西有齋舍俾治新之率邑子弟於學至弛身役以誘之又命其徒張公訝與道分教之民莫不聳勸俄有謗者謂公誘邑子以資過客富公聞之不能無惑志以問公公對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苟惑謗何以爲知己富不能折其親舊聞之有自京師來責公者曰可毀校以塞謗公笑謂曰以一謗者使諸生遂不得聞道其於自任何如卒不毀講說不爲少懈然後富公始奇之知其自信之篤先是邑人多不足學公爲令於此士之名於薦書而取科第於朝者累累有焉土人不習水田之利土之人雖有知者憚於興事亦莫之敢公因政之暇行相地宜得水之可以溉田者言之州州未之信公命其徒出泉十萬溉田二頃以試之粳稻果大收得穀以償出泉者其餘猶足以供官河陽人大享利至和初遷秘書丞就移彭州濛陽縣舟行至夔而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嘉祐二年遷太常博士召試秘閣校理明年判尚書祠部遇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人道士公堅執著令不爲行因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闈宦官以及要近一例陳乞蓋秉政大臣不爲陛下愛惜典刑首爲瀆亂所有詔令未敢奉行尋罷祠部編書昭文館六年以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州南濱大湖民欲取水浸灌而限以運渠之高勢不能導浚修之則費極大累政患之公與漕使合集賢殿修撰李復圭同志協力一月畢功州民到今賴之郡庠下窄不足以容生師公勤於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受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於二浙每歲取士得常多於他處八年由度支員外郎爲司封員外郎賜緋衣銀魚治平初以開封府推官召之將行委官閱公帑得雜收無名錢數

百萬因召積年有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蓋公淡於宦欒故有餘足以周物三年由開封府入三司爲鹽鐵判官明年上即位奉命使虜虜人欲以生先之公以使者不當辱命固爭以禮虜不能屈使還以工部郎中知明州未至熙寧初召還以刑部郎中修起居注尋知諫院嘗叩國子監時有詔令兩制臺閣臣僚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事得其本則爲之甚易陛下并求賢德使位師長則百度可不勞而成伏見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顥經行修明宜召爲太學官使學者有所師法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有旨候知制誥有闕與試公上疏言陛下必以臣自內史遷爲臺雜乃是下遷遂有此命陛下以義使臣臣當惟命是聽豈敢較計以爲重輕況知雜之任上裨朝政下正臺綱豈知鈇鑕之在前寵利之在後一有顧避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願寢前命詔從之俄兼判吏部流內銓賜金紫銓中士人被舉者常積二百餘員累年方得召對執政苦官之冗欲艱其進以爲澄吏良法公曰不清其源而澄其末何益遂白執政請得併仲引對自是被舉者無滯淹之患又言近日臣僚家用恩例陳乞親屬任使多是衙改已授人遠方寒族往復疲敝非立法之意乞自兩府而下如有陳乞並於季闕以前預指某處不得臨時換易士人便之

方是時朝廷一新天下法度革故之始尚駮群聽公數上疏論列言多留中嘗言人君先於知道其次在得賢然後務立法度其說多見嘉納偶論事未報一日中書來召稱有旨令試知制誥公辭免不肯下筆時有執政使人趣之公逡巡謝之徐奏曰臣以負憂責不敢不言所欲言未能開悟聖心方且待不職之罪未知譴所所有召試非臣敢當旋罷言責除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復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仍乞補外上深器之遂賜手詔云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慕卿經術行己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擇所願閑令覽求奏尚欲固辭豈悉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不獲辭命復修注判銓四年除知制誥兼直學士院不數月出知陳州未期移杭州杭為都會賓旋之衝又屬朝廷相繼遣使公外應接使客內撫循士民州不知其擾杭雖號水鄉而地斥鹵可食之水常不繼唐相國李長源舊為六井引西湖以飲民井既久廢不修水遂不應民用公命工討其源流渫而甃之井遂可食雖遇旱歲民用沛然皆誦佛以祝命通判蘇軾為之記公在杭二年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陳地勢卑每遇霖雨遂無通濟民告之公命修八字溝以渫水城中無泥行之阻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奮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循誘之莫不感勵八年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提舉進奏院公去國數年一旦見上慰勞有加宣諭久之即除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修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上特選公為園陵使護葬事受命而公已病矣上使中貴撫問公且辭使事期迫猶不敢去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將終其妻子環泣求所以語後者公泯然而應曰夫何言安以疾之耳因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嗚呼然後知公深達於性命之理而其所以語後者孔顏之道而已公之疾也上數問左右大臣曰陳某疾減耶其亟也再遣中貴存問而公已不及見矣其亡也奏至上為惻悼贈給事中官其子姪特及外孫加賻贈焉上方知公行且用矣公亦素有自任之志期見於用而命有所制悲夫公為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於為義其氣渾然人欲以喜怒探之終莫之得遇利害得喪恬如也其接物誠其與人恭而溫與之遊者不覺鄙悋之失於心也公之亡士大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皆曰德人

往矣所至汲汲以興利教民為事益其兼濟樂育之心出於天性非有所徇而然也平居與所知論極天人之際因及燮理之事未嘗不慨然有志惜哉不見於事享年六十有四階累升為朝散大夫勳累升為護軍爵累升為上黨郡開國侯教畜弟妹甚勞皆有成立弟章舉進士第今為都官員外郎妹長適前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彝次適進士倪天隱次適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鄭穆皆當世有聞者公娶陸氏累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長紹夫守秘書省正字次中夫守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陳條之歛二女未嫁公三遇大禮不奉子弟以官欲其自立也而追念伯父嘗有功吾門其後未有仕者故於知制誥年先奏其孫良夫郊社齋郎嗚呼士常患德不足以充位而位過其德夫擁高軒策駟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非不崇且貴也而論之以事業則蔑然無聞所以榮於勢者得矣其榮於義者安在是故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位不及人而患德之不足令公官不過郎中職不過學士而道之在人利之在物者如此雖使公極位望於一時以彼較此未知其孰愈也公於六經之義自有所得方將營一丘之地為退居之計著書以自見其志志不遂故其平生所為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十九日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祖洽晚得識公於京師舉進士於開封也公為考官及公移陳州祖洽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受公之教而觀公之德為多故得公行事尤詳而祖洽謹撰其大者為行狀請有道而能文者圖其不朽焉謹狀。

門生孫覺撰陳先生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襄字述古其先光州固始人五代時王氏入閩因隨家焉今為福州侯官縣古靈人曾祖諱令圖仕閩通顯祖諱希穎文林郎果州司戶參軍父諱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母黃氏永嘉郡太君繼母王氏集慶郡太君慶曆二年進士及第建州浦城縣主簿浦城多世族使據請託以撓法敗政為常縣缺令者久之公不為恤辨治有能名移台州仙居縣令益務以禮法教其民民愛樂之莫肯犯皇祐三年改秘書著作佐郎知孟州河陽縣時司徒韓國富公為之守一見而知之士人不知水種之利公度田二百畝為法以示人人皆行之至今移彭州濛陽縣富公入相薦之召試充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有乞寺觀額度人為僧道士者公論不可編定昭文館書籍知常州州濱大湖而運渠高水不能溉公為劃去堰埭浚之與湖通波賴其利者二百里民有父母存而出贅叱使還養凡數十人召為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使北虜虜人欲

屈公下坐公以禮固爭不爲屈還知明州未至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有詔兩制臺閣議學校貢舉之制公因奏常秩等四人知經有實行宜以禮召見補太學官未幾罷諫院兼侍御史知雜事有旨知制誥閤召試公上言陛下以義使臣臣當聽命之不暇敢懷利以事上哉從之兼判吏部流內賜紫衣金魚言內外臣僚數親屬官多選人以從者請以三月爲限從之時朝廷大新法而聽者爲屈公數上疏論列輒留中不下召試知制誥公奏辭曰臣有言責不敢不言言未足塞責謹其可逃詔試臣何敢當又除直舍人院天章閣侍講兼修起居注皆固辭乞補外官上賜手詔曰近以卿知制誥卿以言事未遂懇不受命且求外補朕素嘉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特還舊職庶幾左右經席漸磨道義以擇所須閱令覽來奏上欲固辭豈朕意歟還卿來章當亟就職乃復起居注判流內銓明年知制誥兼直學士院詔河決河北諸郡公當視草以水不聞下爲言中書改之已知陳州移杭州復唐相國李泌六井通判杭州事蘇軾爲之記僧方人居而彈舉久廢不傳公以宗本傳宗二人爲之倡其徒至奔走天下移應天府未至又移陳州修八字溝以泄城中霖雨水淥之苦州人便之詔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從舉進奏院公久去朝廷上

見而勞問之甚渥除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禮儀事明年兼侍讀知審官東院又明年提舉司天監元豐元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明年兼判尚書都省是年十月慈聖光獻大后山陵以公爲鹵簿使公蓋以病矣三年三月十一日卒於京師享年六十有四公在告久上數以問大臣及遣中貴人臨視而公已卒奏至上爲悲悼贈給事中錄其子之未官者且及其外孫馬階朝散大夫勳護軍公布衣居里巷與陳烈周希孟鄭穆游鄉人尊之號四先生仕宦所至必大斥學舍新祭器歲時行禮其中親爲諸生橫經以講及任大府事劇體重猶不倦以止其樂善好學殆天性也歟資稟溫厚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人交久而彌篤折節下士所游多時聞人鄭穆劉彝皆其女弟之婿娶陸氏封文安郡君子男二人紹夫秘書省正字中夫將作監主簿女五人長適蘇州錄事參軍傅楫次適宣德郎方蒙次適承奉郎孫之敏二女未嫁所著文集二十五卷以元豐四年九月葬於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銘曰　有嚴陳公不降色辭躬厲以正去嘗見思小邑大州視之若一勸學談經人罔不率聞學醇古操行則高經術行已天語之褒如公爵孤又無黨援學士終身維帝之眷行信於友有德在人雖不百年任公猶存毗陵宜喜公治昔者今葬

其卿將配公社古靈先生年譜陳氏出自嬀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遏父爲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嬀以奉舜祀爲胡公胡公二十六世孫軫爲楚相封潁川侯因徙潁川稱陳氏支分派別不可得而考在唐有陳忠其先江左諸陳世客潁川一子邕邕三子夷行夷實夷則夷行爲太子太保檢校司空相文宗夷實一子翔翔一子嘉爲陵州別駕別駕一子闡爲陵州刺史刺史三子顒爲檢校侍中江南道節度使勳爲兵部侍郎贊爲職方郎中侍郎一子擻自蔣之固始從王緒入閩家于福州仕閩爲太尉推誠奉國功臣太尉三子令鎔爲太中大夫令圖爲客省使令猷爲檢校工部尚書客省一子希頴皇朝淳化中以文林郎守果州司戶參軍戶曹五子則之拱之象恢之裕之象台州黃巖縣尉累贈尚書兵部侍郎後改贈金紫光祿大夫舊名連之字金紫三子交將仕郎真州司法參軍贈正奉大夫襄樞密直學士尚書右司郎中兼侍讀贈少師章朝儀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贈金紫光祿大夫眞宗皇帝天禧元年丁巳是年三月公生於福州之古靈後鄉人號爲古靈先生東坡先生熙寧中倅杭有詩貽公云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龍放雪衣（注杭人以放鴿爲太守壽）　天禧五年辛酉　乾興元

年壬戌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癸亥。　天聖九年辛未　明道元年壬申　明道二年癸酉。　景祐元年甲戌。　景祐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寶元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慶曆二年壬午是年公於楊寘榜登進士第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建州浦城縣主簿　慶曆三年癸未六月到浦城有謁廟祝文。　慶曆四年甲申有祈雨詩祈雨祝文送章衡秀才序　慶曆五年乙酉有答呂寺丞書答黃殿丞書　慶曆六年丙戌有答黃殿丞書是年十月秩滿　慶曆七年丁亥以部使者舉爲台州仙居縣令有仙居勸諭文。　慶曆八年戊子有謝闕郎中書皇祐元年己丑有勸學文天台山習養添記天台縣孔子廟記　皇祐二年庚寅有和鄭閎中仙居詩十二首是年十二月秩滿　皇祐三年辛卯用薦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益州河陽縣有懷友人陳烈詩祭仙孫五郎文　皇祐四年壬辰春過浦城有留題南峯寺詩到河陽有與蔡令八二啓　皇祐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遷秘書丞就移知彭州濛陽縣　至和二年乙未是年鄭國富公自太原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公　嘉祐元年丙申有白頭詩　嘉祐二年丁酉遷太常博士以鄭公之薦召試秘閣校理　嘉祐三年戊戌判尚書祠部嘉祐四年己亥編定昭文館書籍有郊

祀大禮慶成詩并表吳君唐御墓誌銘　嘉祐五年庚子　嘉祐六年辛丑有殿中御史陳公墓誌銘是年冬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出知常州　嘉祐七年壬寅有請觀臨稚容學校主學書　嘉祐八年癸卯仁宗皇帝登遐英宗皇帝即位公由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尚書司封員外郎賜五品服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君爲開封府推官　治平二年乙巳　治平三年丙午除三司鹽鐵判官有蘇明允府君挽詞　治平四年丁未英宗皇帝登遐神宗皇帝即位公奉使北虜八月還遷尚書工部郎中充秘閣校理出知明州有英宗皇帝挽詞使還咸熙館道中詩二首黑崖道中詩和東王少卿見遺詩過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詩奉使回上殿劄子左侍禁陸君墓誌銘開封府祥符縣主簿陸君墓誌銘祭黃廣部文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還鄉省松楸有和程公闢遊越山亭詩春晚賞牡丹奉呈席上諸君詩和程公闢遊宿猿洞詩二首和程公闢紅梅詩和程大卿遊昇山詩和程大卿遊鳳池寺詩和程大卿荔枝詩和程大卿新闢諸寺門詩和程大卿書宿猿洞詩是年冬被召　熙寧二年己酉夏到闕遷尚書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公事秋除侍御史知雜事有旨候知制誥闕召試公上疏力辭詔從之兼判吏部流內銓賜三品服有辭修起居注知諫院四狀修起居注舉自代狀侍御史知雜事舉自代狀辭中書候試知制誥狀赴召修注上殿劄子進誠明說并劄子知諫院進劄子乞正臺諫官劄子議校貢舉劄子乞免御史劉述等罪狀論制置三司條例乞行均輸法狀彈劉攽王介狀論祖無擇下獄狀乞疎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　熙寧三年庚戌春詔試知制誥公自言嘗論常平新法不聽辭不赴試執政以爲當出乃欲罷御史以集賢殿修撰陝西轉運使勑未下上批別進呈謂執政曰吳申全不能講欲候陳某受職留講筵於是除秘閣校理復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兼天章閣侍講仍判銓有辭中書召試知制誥狀并申中書省狀辭直舍人院狀辭判吏部流內銓勑內名銜狀辭直舍人院判吏部流內銓兼天章閣侍講狀辭侍起居注擇日祗受修起居注勑命狀秘閣校理修起居注舉自代狀辭兼天章閣侍講狀彈李南公除京西運判不當狀乞召還范純仁狀彈御史裏行王子韶狀彈步軍副都指揮使宋守約三狀論差擇縣令劄子論流內銓奏避屬官劄子論差選京朝官知縣劄子彈秀州軍事判官李定狀乞止絕權貴陳乞恩例劄子論散青苗不便乞住支五狀論李常侍罪不報及呂公著落職劄子論王安石劄子論韓維充御史中丞與韓絳領制置司妨礙狀

論韓絳參知政事乞罷制置司狀　熙寧四年辛亥秋知制誥遷尚書吏部郎中兼直學士院冬出知陳州有內制一卷謝知制誥啓致陳州謝富相公啓　熙寧五年壬子秋移知杭州有勸學文夫人吳氏墓誌銘十月餞送錢塘貢士登彼公堂詩題忠定張公書後是年修錢塘六井東坡先生爲之記　熙寧六年癸丑有駕部陳公墓誌銘　熙寧七年甲寅有和子瞻沿牒京口憶西湖寒食及吉祥牡丹詩三首是年秋移應天府留守未至復移知陳州有陳州謝到任表自杭之宋過水樂院留題詩　熙寧八年乙卯有潁川府學擇真勉童子詩潁川賞花詩二首是年冬召還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提舉進奏院遷尚書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判大常寺兼禮儀事有論差除勑不由封駮司劄子謝轉樞密直學士啓　熙寧九年丙辰兼侍講知審官東院有經筵薦溫國司馬公而下三十三士章疏一卷理會史部資序劄子乞定審官東院條例狀與富相公書　熙寧十年丁巳提舉司天監冬郊祀大禮爲禮儀使有依獻文舉陳烈狀　元豐元年戊午春奉勑詳定郊廟奉祀禮文夏決口塞詔改新開決河曹村埽曰靈平遣公爲祭謝使有詳定禮文并制樂所定銅木尺度一卷論樂劄子祭天用樂劄子崇國夫人符氏墓誌銘故太師中書令曾魯公挽詞二首　元豐二年己未春兼判都省冬慈聖光獻皇后崩命公爲山陵鹵簿使有慈聖光獻皇后挽詞二首　元豐三年庚申是年三月公捐館于京師壽六十有四將終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後階爲朝散大夫勳爲護軍爵爲上黨郡開國侯明年九月葬于常州宜興縣永定鄉蔣山之原特詔常州供應所闕後累贈少師家君重刊先正密學遺文于贛之郡齋俾曄次第年譜以冠之庶幾生平進宦歲月之先後與夫壯志晩節詩文之辭力曉然可見曄謹承命恭考三朝實録暨文集狀墓誌家譜諸書參校有可攷者乃繫于歷歲之下云時皇宋龍集辛巳紹興紀號之三十一載十月朔旦六世姪孫將仕郎曄謹拜手記黃氏日抄陳密學襄公平生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爲念失官錢不辦而出俸償之固篤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蓋與溫公辭樞密副使同此一心之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似雖小事所識尤高李伯紀陳襄文序李綱伯紀序襄之文曰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誦其詩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劉執中作祠堂記亦曰其政先於變俗其仁勤於濟衆故其出入中外裕然弗以進退榮辱動其心焉朱晦菴大全集揭示古靈先生勸諭文　古靈先生陳公勸諭爲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兄友能愛其弟）

弟敬（能敬其兄）子弟（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患不棄妻不養夫長以嫁皆是無時也）男女有別（男有婦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燕飲序老少坐立拜起）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財穀）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桑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有畔不相爭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執役不令老者擔擎）則爲禮義之俗矣以上同保之人令仰互相勸戒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宗姻周卹鄰里各依本分脩本業莫作姦盜莫縱飲博莫相鬬打莫相論訴莫相侵奪莫相瞞昧愛身忠事畏懼王法保內如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跡顯著（即仰具申）當依條旌賞其不率教者亦仰申舉依法究治自餘禁約事件仍已別作施行各宜遵守毋致違犯司馬溫公傳家集言陳述古劄子（治平二年正月十日）上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朝廷稱邊鄙寧靜不足爲慮後因權涇源路經略司事闕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請出兵防托述古怒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没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爲害實深何則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戶蕃部皆生長邊塞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僞材氣勇悍不懼戰鬬從來國家賴之以爲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避顛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戶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没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熟戶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况述古出於門蔭材氣庸鄙自立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狠狡天下共知屢曾坐事黜降旋復拔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繆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內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驚懼取進止沈忠敏公集祭陳述古墓文孔子之生也嘗所休止猶懸其木陰迨其殁也戒毋翦伐乃愛及乎孔林陳蔡之郊一飽莫續而曠然推身奉祀百世以迄乎今公於孔子之

道關而習之於數千載之後焉其能固結於人心生有顯位足以行其道術歿有遺續足以流其德音公之歿久矣而此邦之人所不能忘者顧典刑之具在想精爽之如臨像公儀形既脩祠事而歲祭墓下猶庶幾其來歆脩祠宿草仰瞻拱木蓊然深茂者蓋樵牧知戒而無斤斧之侵況若某等推公餘澤以濺學者則永懷之極豈不能自禁一酹而招此故事也九原可作尚鑒時忱咸淳毗陵志蘇軾寄陳述古詩慧泉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爲黍子來無地偏不信容高蓋俗儉眞堪著腐儒莫怪江南苦留滯經營身計一生迂

陳舜俞

宋史列傳陳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候代還試館職舜俞辭曰爵祿名器琢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劄契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疏自劾曰民門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蔌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貰貸爲苦祖宗着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令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賑民之絶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絶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薦生必有衆時責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料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弊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監南康軍酒稅五年而卒舜俞始嘗棄官歸居秀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已而復出逆貶死蘇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慨然將身任天下之事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一斥不服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論見盧秉傳後）嘉禾郡志令舉嘉興人仁宗嘉祐四年應材識茂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爲第一是時公已登進士乙科矣復中是選故文章聲名赫然在人上始授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宰山陰秩未滿詔試館職不就會朝廷行青苗法上書力詆且自劾因忤執政貶監星江酒稅

公在政府日與太傅蜚疑之蹊契猶以處泉石之勝自號曰牛居士公直
道自言無所回撓遂絕意仕進得著書立言有都官集進卷行于世府之
奇序東坡六客公與焉江州寓公傳令舉舒州人博文強記擢進士第又
中制科熙寧中爲山陰令以不奉行青苗議南康監税初見廬山欣然賦
詩曰湓洄江上山千里皆可愛忽見匡廬氣勢一何大崔嵬青天聳雙
雙白雲盖藤蘿拂金繩漾水掛玉帶不雨能作藏窟空鳥飛疑疑作紅臺
間遯在萬物外聞有高世士眠雲不知歲飲露餐朝霞嘯月下天籟軒冕
何足道天地乃稊芥吾能與之游無奮去浮海既抵郡又賦十絕有曰石
磴梯山一里高荒煙源處梵漁樵宮塵事冷人應笑兒對青苗強折腰自
古匡廬是勝遊謫臣何敢計淹留城中未有看山處客館僧坊謾舉頭時
劉渙致仕居廬山林泉之嗜畧同遂相與乘黃犢遊覽嘗以六十日之力
盡南北山水之勝輿地紀勝舜俞作騎牛歌語在劉渙傳好事者爭作歌
舜俞俱和之和部使者毛集歌曰君乎山前白雲老五十休官何太早咄
哉官卑莫行道高風豈肯爭梁稻愛山愛水去無時漸老更買黃牛騎長
鬚老奴挈植隨白紵皎皎山人衣因鄰湖邊有遂客也解忘形樂泉石不
使執鞭從翁遊翁自出錢爲買牛山中酒美數酣我醉裏詩成要我和市
兒指點應不識底不輕褒走快馬毛夫子眞國士出關風謠宣直指滿酒
本是神仙人功名強爲蒼生起聞說騎牛不詠詞手擘紅牋爲作歌美辭
百斛鋪錦繡雄辯三峽傾銀河我牛入山路漸熟好歌吟聲易成曲明年
恩亦當放還直入深雲無音夷却劉家買牛黃金錢又得毛公騎牛碧
玉篇和渙子怨歌曰陳子無能久弃廢騎牛入山學遁世劉子有道憂天
下欲取相印乘駟馬二子相逢湖水頭進退兩忘俱未酬長歌對市人聞
者應揶揄君不見蔡澤不相終躍馬又不見甯戚未遇先飯牛腰懸六黃
印廩食萬戶侯人生顧何常古來海水生桑桑少華一峯已爲谷白日西
出明朝陽男兒蓋棺事乃了目睫求悴空悲涼水之曲山之傍歲窮且飲
酒冨貴無相忘後李公麟畫爲騎牛圖舜俞每恨惠遠周景式輩作山記
疏略而渙舊事雜錄聞見不暇銓次舜俞採其說參以記載書所傳畫
則山行當抄夜則發書考訂泓泉塊石具載不遺折衷是非必可傳而後
已又作俯視之圖尋山先後之次以歷之爲五卷人服其勤舜俞後北歸
以授李常于濟南遂行于世舜俞官至屯田員外郎卒山南北留詠甚多
時人以此稱之宋蘇東坡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
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

令名使聲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
之慨然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
望其如是何一躓而不傾以至於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
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
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
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弃必有驚世而
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既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
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陸游渭南集跋東坡祭陳令舉文東坡前後集
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
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頹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
肝心疑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恨彼憤者固
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游謹書

陳長孺

宋劉忠肅公集陳長孺國博墓銘公諱彥標字長孺姓陳
氏曾祖諱咸卿祖諱肅贈吏部侍郎考諱希古贈秘書監
公以廕補太廟齋郎調保州保塞縣主簿光州司法以處州龍泉縣令舉
監汾州永利西監得眼疾所謂內障者求醫以歸又二年致其事除太子
中舍英宗即位改殿中丞賜緋衣銀魚今上即位進國子博士熙寧五年
六月五日以疾卒享年五十有九公性至孝幼失母貢鞠於祖母永安太
君方氏及長而秘書公分務南都退居東平其所以奉親自養禮賓友內
外晏然無所不樂而忘其身之疾者繇公於子職盡也如是凡十餘年秘
居喪而方夫人猶在寢及事二季父益以謹順閨與諸弟友愛相與以安
貧服禮爲事歲時恭慎祀饗自始事迨卒恭朝服以俟酌酒饋食有數有
序每獻再拜興俯屛息於凡莚如親其聲容而有所受命者至婦子侍御
率以祗恪無敢跛倚與朋友久而不渝和易以愛人雖賤夫過之有禮自
秘書公之亡於是三十年鄉里之亟盛亟替朝譽夕毀者凡幾家至論
清白有常能持其門戶則人必指陳氏而稱公曰吉德君子也雖然臨之
以義利蓋有不可動者保塞上官或屬以私公謹對曰不可僚友誚之曰
以是居卑非身謀也公曰士窮達得失不有命乎而道固若是議法有守
不可撓而本之以恕疑者必傳經此多所平宥汾州課增行於格當賞矣
俄以疾廢而至於亡鄉人莫不咨嗟以善人不得伸爲惜公少舉進士有
聲名喜作詩晚讀佛老書信事頗篤夫人吾氏故崇儀使榮州刺史緯之
女生四男照早世煦熙默昔服儁一女歸鄭儁繼室夫人之妹封金華縣

君先三年亡生一女不育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葬公於鄭州須城縣盧泉鄉鄭上里先塋之甲穴公某長男也方不幸幼孤賓公字之又教之以俾成人於葬也其可以不銘銘曰倜惟博士孝悌有儀維嗇不施維善不耆維其命之是以順之維德不疵何公之悲

陳慥

容齋三筆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妻柳氏絕兇妬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東獅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季常書云一絕乃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云承諭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既不妨游觀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人亦能哀憐老夫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妬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元一統志陳慥字季常本眉人陳公弼之子寓居于黃之岐亭號龍丘子蘇軾謫居與之往來唱和東坡有方山子傳黃州府志季常號龍丘居士元豐三年東坡謫黃州至岐亭有白馬青蓋來迎乃故人陳慥也留五日賦詩而別宋蘇東坡集方

山子傳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嗚呼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荅仰而荅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洛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娃氏還華季常號龍丘居士自洛之蜀以駿馬載二姝過溪山佳處留數日卜居黃岡北稱靜菴子贈臨江仙細馬遠驅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為家誰知巴峽路得見洛陽花迴旋落英飛玉蓋人間春日遲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鉛鼎舊丹砂

陳知雄

宋畢西臺集陳水部墓誌銘君諱知雄字守柔陳氏故右正議大夫致仕述古之子故太子太師致仕鄭國文惠公堯佐之孫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尚書令秦國公省華之曾孫也世為蜀郡閬中人後徙鄭今為鄭人君年十五以文惠公恩守將作監主簿累遷光祿寺丞為人博文強記倜儻任氣節喜賙人之急其仕官不畏強禦日與上官辨是非必得當而後止上官多不悅者人或告之君自若初監河南府酒稅次監信州鹽酒稅責以病上官辨事為所中傷而發其年未三十也君一廢四十年治平中以神宗皇帝即位恩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濮州團練副使可以復仕矣而遂不仕其居閭里日飲酒為詩篤治宅種田油然自得出入游縱譏譙笑謔雖老不衰嘗大病幾死人以為自此衰矣而病已如故人問之君曰它人病者憂死病而有憂所以益病且衰也我病即待死耳不憂故不衰知者以為名言君年六十有九正議公尚無恙往來蔡鄭之間白首問安人皆歎息焉其後正議公薨君持喪居鄭里至元祐八年君年七十有一平居無事忽卒實七月一日也娶張氏故翰林

院學士復之女孫故內殿崇班成之女男三人長曰復前河南府永寧縣尉次曰某次曰某女三人長適右通直郎辛友直次適進士介瑜次未嫁卜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懷忠鄉某里某原其子復之銘於東平畢某某之外祖贈金紫光祿大夫陳師古即正議公之從兄君於某母黨也其可不銘銘曰　惟守柔公相孫強其志屯其身仕一跌不復論年雖老氣益振所好義且多聞人從游日諄諄今已矣嗟外門猶有待觀後昆

陳太素

宋史列傳太素字仲華河南緱氏人中進士第嘗為大理評斷官又入審刑為詳議官權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任刑法二十餘年朝廷有大獄疑必召與議太素為推原人情以傅法意衆皆釋然自以為不及雖號明習法令然所論建亦或有不中每臨案牘至忘寢食大寒暑不變子弟或止之荅曰囹圄之苦豈不甚於我也歷知江陰軍兗州明州有治迹如在大理爾疾歎求罷執政以為任職弗許累官至尚書兵部郎中卒太素家行修治尤善論刑名常以為有司議法當據文直斷不可求曲法求曲法所以亂也同時有馬尋者須城人舉毛詩學究累判大理寺以明習法律稱歷提點兩浙陝西刑獄廣東淮南兩浙轉運使知湖撫汝襄洪宣鄆滑八州襄州飢人或群入富家掠囷粟獄吏鞫

以強盜吞曰此脫死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著爲例終司農卿又有於曾書濮州人爲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唐大中敕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雖謀殺已傷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置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殺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臣敕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傷勿赦皆著爲令宋胡文恭公集贊太素等至中舍海詞　敕具官某等朕以季秋吉辰消誠孝饗廟悳之夕休氣東烝而祠官祝董歸福於朕思與九服之士同均百順之貺以明乾坤之普無不周也以爾等文修士碑參服王官或專提守符或別抗倅乘齋祠之恪述職于外有繕治貢助之勤議勞則均章賞維等用進爾秩往寔我恩

陳景元　真仙通鑑字太虛宋神宗賜號貞靖建昌道士遇張無夢授祕術通儒玄名聞朝野後得道長嘯正坐而化

陳遷　羅山志陳遷字德升年十六游學金陵以強記聞王荊公嘗命與陸農師編觀府山碑[illegible]無慮百言歸而暗錄不遺一字越二

國因病留府山與勇禪師言話有契勇與頌云胡孫兒子太惺惺受弄十年思眼睛不現宰官身說法時時來我頂頭行即棄儒冠遁于鄉里寃心禪寂爲續燈錄蔡元度夫世英諸顯人咸師事之

陳圓　南康志陳圓字德方星子人飽學獨行嘗應制舉當時賢良之名甚著後隱于城內後山士子從之學鄉里名筆多出其門蘇黃諸公皆器重之太史過南康駐輿寓訪其家賦詩有城中咫尺雲横棧獨立前山望後山之句又爲名其堂曰獨善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曾嘉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𢿱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九真

陳

陳瓘

（宋史列傳陳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少好讀書不喜為進取學父母勉以門戶事乃應舉一出中甲科調湖州掌書記簽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測知其心術常欲遠之屢引疾求歸章不得上檄攝通判明州卞素敬道人張懷素謂非世間人時且來越卞留瓘少須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將從風而靡不識之未為不幸也後二十年而懷素誅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眾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龜山語錄瑩中言載舟事最好然[illegible]不如[illegible]甚[illegible]得[illegible]重及紹聖時不知卻如何[illegible]多[illegible]使此而[illegible]所載者[illegible]何物得重[illegible]當職去[illegible]物則[illegible]十[illegible]人間到此亦有處置[illegible]如[illegible]重得事之人必[illegible]有[illegible]一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只[illegible]便休[illegible]不濟事孟子[illegible]天下[illegible]可[illegible]於事如[illegible]所言天下誠可[illegible]也）天子待公為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纘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為無罪若指為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為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為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卞黨薛昂林自官學省議毀資治通鑑瓘因策士題引神宗所製序文以問昂自意沮還祕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哲宗言先帝為皆以君指古為訓君者順而行之繼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為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隱昧之過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而去今又罷夬將若公道何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以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畀十僧牒為行裝改知無為軍明年還為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詐語瓘色不為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正彙在杭告蔡京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其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大聲嘆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責且命凶人石悈知州事既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為舜助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使退所以窘辱之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悈為怯而罷之在台五年乃得自便繼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為所擬未當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瓘謙和不與物競閑居矜莊自持語不苟發通於易數言國家大事後多驗靖康初詔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紹興二十六年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為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背

埋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謚以表之謚曰忠肅東都事畧陳瓘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卞修實録增加王安石實録奏神宗大典請改修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逐惇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爲繼述重誣神考輕欺先帝倡爲國是以行其私卞之所是謂之國是卞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神考不可爲國是宜因其請詞許而遣之章惇襄異不忠宜因其辭山林使罷之又言惇爲山林使無狀致大昇舉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論修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後改知無爲軍瓘責之日方上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宣仁誣謗修實録建西京等事徽宗密遣人賜瓘黄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録及國用士以私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烈布怒罷知泰州尋主管沖祐觀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郴州監中嶽廟坐其子正彙上書建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辨日録事者尊堯集議者以爲言多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爲學有識志不苟合居表孝和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交薦追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所學不避也嘗曰使則衆兩所知此則爲仁由己識者重其言瓘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爲腹心患卒如其言瓘有詞辯通易數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江州志陳瓘爲右司員外郎尋以忤曾布斥歷袁廉郴楚等州未坐所著尊堯集事安置台州郡將石悈不爲禮未幾移通州尋得自便悈得罪當揆啟疑悈通州以媿之瓘不欲見遂泛舟至九江家于城南時崇寧丙申歲也瓘自謂流竄十五年所至無向明之室因作南窓而銘之語在第宅類自是適遊山北與僧總爲方外交嘗賦詩云廬山觜長江秀色摩青天招提選勝地好景相屬連東林最幽曠厭開舍飛煙馨香滿天下無如遠公蓮社客方散後客落七百年之人遠同調棣綺非緣絃不可傾耳彼但許心相傳逮津昔難渡人以師爲船法鼓患當震此事非偶然何時穿蠟屐閒法涉雲遠又詩云廬山景何如勝迹多已古水石相回旋天地巧排布我本天涯人未知有廬阜恨不早經過西征一何暮香爐在何許縹緲凌高空却入白蓮沼令人思遠公高巖草堂在吏隱居其中至今三尺童猶能話白公可想不可見山色空重重水流來何遠所過主皆肸自古無他處至今不能捨此外猶是觀是力已困竭僧居本靜閒群鳥爭對舌恰欲高枕眠蚊夢恐遺駐知是來兩來山路泥

滑滑陰雲猶未收明朝又雨從瓘情釋典號了翁所居令爲崇福院云（[illegible]）南康志瓘熙寧間爲右司諫坐論蔡京父子竄貶最後謫徙南康往來山之南北吟賞誠詠寵辱俱忘自號了翁亦有墨帖與隨緣居士黄巢晉陵尤袤得之其公立公祠於郡學取而刻石于白鹿（[illegible]）雷州府圖經志諫議忠肅公陳了翁崇寧三年南遷于廉州館于州前宣化坊讀書齋扁曰了齋立課程以自適杜門絶與賓客交先是公以紹聖史官專擅刊公日録以修裕陵實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録論辯乞改實録及突合淸者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有諫章立碑于舊學講堂其後一夕有大星墜于齋前光焰如晝翌日有羽書召還後舊學經大誅章不復存矣維楊志陳瓘自諫省謫楊州芝庫以論蔡京交結外戚建欽聖也被命歎日欽聖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解主上召還矣賜度牒十道俾夕過行繼遣有無爲之命公以京猶在朝建而復言者是違是非不辨不敢祇受乃京銜外補公乃什命後辛華于楊州西山言行録公爲越州簽判蔡卞爲帥待公甚厚每以公學識卓異待遇加禮而公已得其心術常欲踈遠之屢引疾尋醫章不得上會明仲關蔡倅公權攝以時當得職因意公方貪必喜於少紆公到明遂伸尋醫之請將所得主往遊甫實明州以法當公得公以義不當受卒不取而歸之官庫初卞嘗爲公語張懷素道術通神雖飛禽走獸能呼遣之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早漢楚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數殆非世間人也公每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公少俟公不爲止曰子不語怪力亂神以不可訓也斯近怪矣州牧既甚信重士大夫又相諂合下民視之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不識之未爲不幸也後二十年懷素敗多引名士或欲因是擠公竟以奇求無迹而止非公素論守正則不免於羅織矣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大體擇學不以細故參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建中公舉望平遠自登科不汲汲於仕進元祐紹聖間諸公交薦於朝公慎所主多所退避又使讀春知居言路排姦扶正所指議者往往嘗相舉薦故公疏文有曰本彼則衆兩所知在此則爲仁由己未嘗以預薦而入其黨亦不以小故

而絕其思蓋公之意以士人出處不因薦剝而廢公議則朋黨之說無緣而起遺事公每謂天下之事變故無常惟稽考往事則有以知其故而應變王氏之學乃欲廢絕史學而咀嚼虛無之言其事與晉無異將必以荒唐亂天下矣故彈蔡京疏文有曰絕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違令三十餘年而所言無不驗者遺事公以紹聖史官專據荊公日錄以修裕陵實錄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故居諫省首論其事進日錄辯乞改實錄又因竄責合浦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義然猶止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蓋公之意以謂荊公已歿宗其說以殖私黨者卞實罪魁故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若根源鋤塞則制其流更易矣又邪說大行勢不可回於是直攻荊公之惡以明禍本之所在所以復著四明尊堯也雖尊崇宗廟破闢私史立意則同而議論直捷無所迴避則從集乃公之所取以為正也故公自謂四明尊堯者多羞改過之書也後集序文可以備見遺（事元祇律日除豐中世等為自代而未嘗識面中庸日道之不行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賢者過之愚者不肖者不及也若營中者多矣之過如丹元集元汴上荊公為伊呂聖人之耦而後納諸懷版不執之誠此學術不辨也其始論荊對日辭也乃時過蔡卞以為吾用措道具府于立）

（書付已當奉之職以此之指試可乎。奉狀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善善惡惡或原心定罪則有之何嘗有加罪誣人之事今欲止一大事而枉筆且誣人是自招由也如此安有能立者乎。又日當今之務非出於荊公則入於溫公吳充諸公所行且有未嘗廢不可全用全之事則固不可用有一道理未嘗為人說思為一傳去使彈章先施于前而不可不為吾子言其則執弊之理其弊只宗神考大有不可及者則漸自正緯惟日陳瑩中之說固如是也公日安世實嘗播之以此劉公畢有參陳公書論尋屯來大縣興前說問何其來去非君行已焉已無憾而今而後亦可以忘言矣）其後公遷謫以來杜門不治人事絕迹州郡宴會幾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知名願見及自天台歸通川道由會稽時王豐甫仲嶷為越帥以公平為岐公所器重具舟艤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官舍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睹比肩與歸館道路填擁幾不可行為人欽重如此遺事公在台五年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檢舉既而上章令叙官致還乃因郊霈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譴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籍降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有劄云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瓘叙復未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責與差遣符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而未

通州將數月又有旨劄下通州令公具家狀陳乞差遣入省賀公以為起發有漸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因見問上聞者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上責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彼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乞憐爾乃報云家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遺事公晚年益負天下重名蔡氏之黨必欲殺公以快意時王寀得罪公適居江州讒者以為公未居寀之鄉郡因危言陷公賴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又從方魁猶聚又遷飛語言公之婿為寇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有楚州之命蓋公所論京卞皆挾其用心而發露其潛慝蔡氏最有忌嫉故銜禍此同時諸公為最酷猶以徽宗保全不至死也遺事公性至孝事親承順顏色使親庭無不適之意居喪毀瘠如禮廬墳茹蔬逾年有甘露芝草之瑞於兄弟友愛尤至伯氏早世公撫卹其孤教養嫁娶使皆有所成立初奏補恩澤捨己子而先伯父之子及從貶責以至終身諸子皆白衣未嘗有不滿之意遺事公性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唯微示意以警之人多退有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謂己不能公平生手不執錢不視權衡貨殖之事未嘗講論唯於農田不廢詢訪

以來之責賤而察識之豈出也然常語人則曰有國家豈能忘刑武學學而嘗之武臨事必以為言此前賢以為戒也遺事公雖閑居容止常莊言不苟發雖盛暑見子孫輩未嘗不正衣冠一日嘗與家人語家人戲問實否公退自責者累日豈吾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御下尤有禮法未嘗以非類罵人遺事公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大白滿引恐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竊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凡或問公何不呼喚使令者公曰起止不時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以勞人也遺事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又通易數如靖康變故隆祐垂簾國家中興之事往往嘗預言之士大夫間有親聞者遺事李丞相伯紀為柱史坐論水被謫有書與公求華嚴與首若將忘世者公以狀梁公得茂猶捨之語報之且謂李文靖王文正二公皆好佛者未嘗沮其教文而專以衛物為心文靖為相以不擾之說報罷內外所陳利害文正當軸終日端默包兵革以待夷狄息其繼理二公於聖代之外書辭數千言及後伯紀果大用識者歎公藻鑑且服公之至論也遺事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

嘗言吾於書直為易氏然不免有所稱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設料理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知之未久晏大原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壁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嚮如此（云事）公自遷謫所居必葺小齋終日焉閱內典觀經史二十餘年如一日未嘗少懈以所抄錄名曰知恩殆千餘軸又雜觀百家之文壁上寫書開卷得益者亦片紙紀錄粘于壁間環座既遍即合為一策名曰壁記如此者又數十冊（忠早）張丞相天覺晚年亦好佛書重道建嚴閣作醮錄會黃冠釋子紛紛奔趨之公雖嘗被其薦引然素未相識又遺書也至是代書簡之曰辟穀非真道談空失自然何如默業地無愧是神仙及在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見邸報有天覺所上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為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殊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難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浸至大故遺事陳瑩中與闕止叔沼與榮陽公書問其言前輩與公之交游必平閱書云某公某官如構器之則日侍側劉公之類其與己同等則必斥姓名示不敢尊也如曰游酢謝良佐云此皆可以為後生法（重家訓）陳瑩中書言學者須常自試以觀己之力量進否易曰或躍在淵自試也此聖學也（重家訓）陳左司瓘送其姪淵貴沈文曰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是時元公為秘書省正字）公嘗論顏子不遷怒貳過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予嘗以寡陋自愧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乎得明道先生之文必冠帶然後讀之（范太史遺事龜山先生題責沈狀曰了翁以蓋世之才遺往之跡色指掌當宜其自視無前良乃退然不以賢知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愧非有尊德樂義之誠心而以自勝為難何以及此嵩文大筆者之簡冊使世之自廣而狹人者有所矜式蓋曰方論之參）聞見錄瑩中撰尊堯集以辨王安石所作日錄以詆神考者令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溫求遺書曰吾於靖康若有得也陳了翁年譜序云了翁先生意其才似寇萊公而學術過之不然徐師川范元夫游定夫劉

器之諸君子何獨許其當天下之重責沈尊堯諸作家傳人誦夫誰不知有先生獨其家法相傳之要不請先生年譜無以知之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非惟可為家法直可為天下後世法而默室請益龜山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貴顏子之所樂是四者聖賢所以立乎其身者也立身為體孝也忠也廉也其用陳氏學術過越遠矣夢兆公為閩縣時廉訪使者怒曰汝何恃而敢然耶公曰孤寒小官無可恃所恃者惟潔己自守而已此其家法之一而可用為法焉者故及之奏定丁卯中元前六日承直郎延平路總管府推官三山林興祖敬書

了齋先生吾閩故也嘗有孔郭有孟國人知之天下知之千萬世而下皆知之先生之忠肝義膽輝爛青史厥亦猶是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吾邦甫惟兵火煨燼無存邑庠舊有責沈石刻時亦散失其塈仍松礀君諱（之才）字達觀悉心殫力四出搜訪蒐碎收拾遂為完璧今家塾有焉前數年先自富沙得尊堯集歸語松礀遂亟取以歸亦不敢吝去年春聞訪得了齋文集於他郡手自繕寫無惰容每得一見亦不忍置今年夏適會其姪君詔家顏且謂前輩文集各有年譜冠其首吾祖文集獨闕是近已編緝畢當見之忽一日出示此編曰年譜畢矣於此乎益信先生之後有人而益欽其後人之有志先生之邦後松礀十有五年聞道不早幸而所見畧同而所值之時又同其在鄉黨學校間多不見棄大抵受命也介俱未免為強項人所顧則學了翁決不能如洵仁洵武輩先生有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力大的哉斯言吾黨不敢不勉了齋先生實生於嘉祐丁酉之四月今其孫松礀生於嘉熙丁酉之四月是編之作又見於大德元年丁酉之四月其亦偶然耶其亦豈偶然耶後學樊去百拜盥手書于譜後

了齋文凡五十餘卷親手抄錄幸歲全書暇日因修家譜自公之曾祖祖父而下至于公生循州之日又由公登第入仕之始至卒于貶所之年凡四十六年之事跡隨其歲月緝為年譜雖畧有倫序但中間書簡之往還詩詞之寄送其歲月不能詳考舉其大而遺其細揀其要而約其繁固不敢方前賢年譜之萬一但欲紀其大槩以示本族方來之子孫于以見吾祖一點之精忠義槩一世之跋涉間關後有仕於朝者亦當體吾祖之立心勿墜家聲以期無忝可也是編始於大德丁酉四月之既望而畢工於六月之中浣中間或有先後之訛舛後之人僕攻而訂正之亦所深望也時大德元年歲在丁酉六月二十有一日七世孫（之才）百拜謹書于了翁書院（此序多闕文）了齋忠肅公著述不一有文集四十卷有易說有尊堯集

有貢洗碑文有年譜龜山梅庵南軒諸先生爲之序我松磵翁嘗刊于祠下俾子孫世守其家訓至正庚子春不幸毀於兵火焚燎迨盡澤嘗以爲憂憲郡至邑詣祠拜謁尋訪是書不完中命諸朝奉章祠祀事因詢貢川族人得年譜一本敬取抄錄復鋟梓于祠傳諸不朽告於族長文纘曰宜至正甲辰秋七月朔十世孫陳澤百拜謹識　公諱瓘字瑩中南劍州沙縣人曾祖文餘贈駕部尚書朱梁正明三年丁丑生祖諱世卿周太祖廣順三年癸丑生三十三歲值宋太宗雍熙二年丙戌狀元梁灝榜中進士第二甲第十九名官至知廣州政績書滿未離任而歿享年六十有四累贈吏部尚書父諱偁祖世卿第五子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六月生仁宗明道元年壬申二月十八日蒙恩補太廟齋郎官至知洪州元祐元年四月致仕七月卒年七十有[illegible]累贈特進　仁宗嘉祐二年四月生於循州官舍　神宗元豐元年秋領太學魁薦元豐二年三月上親試舉人狀元時彥榜中進士甲科第三名初任招慶軍掌書記湖州州學教授神宗顧考官問家世陳公襄對曰循吏陳偁之子上嘆曰循吏宜有此子　元豐七年第二任改宣義郎濠州定遠簿　元豐八年爲禮部貢院點檢官通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范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醇有之公問范曰伯醇誰也范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公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公年二十有九自是以來常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元祐五年除太學博士不就蔡京薦之　元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作順昌濟川橋記元祐七年元祐八年元祐九年四月改紹聖元年四月二十日跋東來呂所藏歐陽六一居士帖　五月復除太學博士紹聖初章申公以宰相召道過山陽公適相遇隨衆謁之章素聞公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公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章默然未答公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爲先以何事爲後何事當緩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畧章復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奸邪所當先辯無急於此公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置右也果然將大天下之望矣章厲色視公曰光輔母后獨宰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奸邪而何公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遂以爲奸邪而欲大改其已行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於

今日爲今之計唯當絕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黨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也辭辯洞源議論勁正章雖忤意亦頗驚異遂有兼取元祐之語留公具飯而別章到闕召公爲太學博士公聞其與蔡卞方合知必害於正論遂以婚嫁爲辭久乃赴官於是三年不遷公爲太學博士薛昂林自之徒爲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尊荊公而擠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方議毀資治通鑑板公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公曰此豈神考親製耶公曰誰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考少年之文爾公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少長之異耶自辭屈愧歉遂以告卞卞乃密令學中置板高閣不復議毀矣紹聖大臣嫉元祐更改王荊公已行之法乃用繼述之說以爲形迹先朝追貶司馬溫公等加以不孝之名上諱宣仁事傷國體公時爲太學博士試首賜對其奏劄曰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則必變故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也遂勝之言遂明繼述之義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奉陵寢所未聞反覆詰問語遂移時迨於進膳公乃引退上意感悟約公再見有變更時事之意執政聞而恨之遂黜公于外泰陵聖顏英睿臣下奏對往往懾於天威少或契合公始召見遂以人所難言逆意開陳辭達義明使人主豁然感悟由是縉紳士夫罔不欽服蘇黃門聞撫几歎曰吾兄東坡最善論事然亦不知出此遂以書抵公歎譽甚至紹聖初用章惇薦爲太學博士先是惇之妾嘗勸惇無修怨惇作相專務報復首起朋黨之禍惇妾死惇悼念不堪公見惇容甚衆謂惇曰公與其無益悲傷曷若念夫人平生之言蓋諷惇報怨也惇以爲忤不復用公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荊公之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公而遂禁絕史學計畫已定惟俟公所取士未定立說行之公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以下往往皆博洽稽古之士公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右行狀 紹聖二年紹聖三年除秘書省校書郎執政聞之不悅　紹聖四年四月公謁章惇求外補因謂章惇主上篤於繼述然今日廟堂述神考乎述荊公乎惇默然出公以宣德郎借緋通判滄州因闕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之意唱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安石不盡尚不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說公

與其說以告，惇大怒，召自爲之章，蔡由是不咸，以是忤執政，故有是命　五月十二日作大相國寺智海禪院記　十月七日跋徐仲車有客詩　元符元年除著作佐郎樞密院編修官辭　元符二年公前此自館職請外補得倅滄州秩滿至是移守衛州中間數有薦章兩被內除皆辭不就　徽宗元符三年三月徽宗即位召拜左正言曾布韓忠彥所薦也布曰惇等久實進爲惇等所抑十無它見人不附己者使惡之上日所謂姑賢雄能也皇太后亦諭忠彥尋甚以諫差除爲得人　徽宗即位召公爲言事官於是即日就道論章蔡繼述平日之志略仵公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姦人圖蓋已行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誅劉摯等家族乃妄言誘物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懼即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祖此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跡不可泯也　徽宗初政欲革紹聖之弊以靖國於是大開言路數議皆以瑤華復位司馬溫公等敘官爲所當先公時在諫省獨以爲當廢母后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今欲正復當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誅責造意之人然後發爲詔令以懂行之庶幾可以無後患不宜欲速致悔也

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施行之至崇寧間蔡京用事悉改建中之政人乃服公遠慮　四月公言陛下欲開言路首還鄒浩取其有既往之養可謂得已試之才允合人心無可正救而聞御史中丞安惇尚緣往事論浩罪惡欲寢已成之命自明前衆之當又言安惇奏浩是先朝所棄不當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先王以百姓之心爲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公是非也是以國是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惟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先王之法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合其取舍者爲是不合其取舍者爲非則是叔孫敖之意亦不敢以取舍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是非取舍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所以不敢也豈聖時所宜用哉因縁國是故事上之人言鄒浩盡忠之言以變君愛國爲心先帝一時之怒無終絕言者之意惇居風憲理當助浩默而坐視俛責已多況如前日之所爲者乎惟天下公議非所以爲國是強人臣不改之孝以爲善述昔以誤朝廷今以非上原情定罪安可已乎伏望檢會前奏早賜施行惇聞公章已出亦自請去是月罷安惇出知潭州　五月公言紹聖大臣以繼述神考爲說以睽毀宣仁爲心而瑤華乃宣仁所厚

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豫政之時則元祐之事必復是以過爲之慮若划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不廢朝廷故寘爲罪人而設掖庭祕獄治世所無今若以爲過而均之赦宥以是廢興動靜與衆同科便而不嚴於禮未順且瑤華前日得罪外議籍籍皆以爲先帝有悔悟之言審如此則皇帝下一詔書明白其事陛下付外庭使議典禮縱命遂非之人自護其短妄執以先帝之言爲不然豈不報既而瑤華廢后用積年還宮中太后遣人以冠服易去道衣乃入中外聞者歎呼公又言尚書左丞蔡卞過惡章惇前日所爲皆卞教之卞以繼述神宗爲名以纂紹安石爲主立私門之所好以爲國是奪宗廟大美以歸私史又言惇迹易明卞心難見春秋責意則難見之罪妄所逃乎上曰只說與章惇則卞自知矣惇令異伯舉諭旨於卞卞乃請去遂罷卞出知江寧　六月言新知荊南邢恕傾司馬光劉摯梁燾等誣至滅族公議不容久矣宜定其罪是月貶邢恕均州居住　七月熒惑犯房心公上言咸平元年二月彗出營室北真宗謂宰臣曰其祥安在呂端等奏曰變在齊魯之分真宗曰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耶其年十月遂用李沆爲相王旦參政此二人天下所謂賢也舉天下之賢而用之則可以解天下之憂真宗銷變之道如此而已願陛下大

正厥事所用所棄皆合人心則合天心矣漢元之時蕭望之周堪張猛與石顯許史之徒議論交戰邪正未決當此之時有夏寒日青之變而許史之徒以爲堪猛用事之咎於是勢孤者危有力者勝臣嘗以謂天下大器也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自紹聖以來宰舟之人實右而虛左舟勢不平幾於傾覆觀者膽落亦已久矣陛下即位以來好平惡偏損諸右而遷諸左十損一二舟勢尚偏臣願陛下察用偏同濟之人休傍觀膽落之語廣諏博訪而審其所以然也且星文之變昭示天下已數日矣惟京師陰雨見之最晚則是遠方之所知而陛下有所未知也況房心爲宋之分野大星乃天房之位前星乃太子之位今章未變犯願陛下預思所以銷復之　公言鍾正甫頃爲廣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捕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浩繞獄根勘賓客往來饋遺等事偶會大赦釋免竊惟浩以言事得罪於親戚故舊任承賙恤之義朝廷未嘗有旨禁絕而新州所劾與御史臺羅織之獄萬里相應欲致浩於必死其爲忍酷不亦甚乎然義者以爲遣意爲虐者非正甫也欲望令正甫供承所承受御史臺如何指揮本路如何供承但考兩處行遣次第則遣意爲虐者人得其人矣詔安惇落待制依舊知潭州正甫與御史左膚石豫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　八月作景靈西

宮初景靈神宗未有館御而居英宗之後殿及哲宗崩又無以處之蔡京言君謂宮東逼民居難展宜即其西對御道立西宮首奉神宗館御而哲宗次之右僕射韓忠彥以下亦請立西宮以奉神宗詔恭依且命戶部尚書李南公總其役公在左正言言其不可者五蓋國之神位左宗廟故神宗建原廟于左今乃在西不合禮經一也唐徐嶠言大理寺殺氣盛而烏雀不敢棲今即其基則非吉地二也雖移官舍不動民居而大理寺與軍器監及元豐庫儀鸞司皆遷於他處則彼亦有民居不知遷幾家而後可就三也神宗以祖宗神御散在寺觀故合於一宮今乃析為兩處則鑾輿酌獻分詣禮繁四也夫孝貴寧神自安奉於顯慶殿既安且久不宜輕動五也章累上且論京之矯誣卒不能易九月上幸皆郊能德宮觀之公言伏聞車駕將幸蔡王外第都下之人老幼相傳歡呼鼓舞願瞻天表人心所歸於此可見然聞欲因幸龍德宮而傳者以為欲觀芝草竊惟陛下即位以來天下豐稔慶瑞已多芝草雖異臣知不足以動聖意也況自祖宗以來乘輿所出必正其名若非為民祈禱即因謁見宗廟今來與之出因有名矣因幸漸宮何為不可然而觀芝之機亦不可不恤也此而不恤則流傳浸廣天下之人將有不遠萬里而獻芝者矣不報　又言章惇獨相八年逆

國誤朝罪不可掩奉使大職事千泰陵遂命以特進出知越州　是月公除右司諫上言云皇太后不待祔廟累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宜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為報也又言向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藉藉以為萬機之事然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良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戒故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上批陳瓘累言太后尚與國事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公為郡上不可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公初不知被責復求見上閤門不許公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其言京云國之大事無過宗廟可傳萬世無過信史今京以矯誣之言唱西宮之事要謂先訓以惑上下自改日錄以實其說朝廷遂信其語欲遷神考於西宮豈非朝廷大政要由遷就為一京之地昔京在紹聖親入文字請滅劉摯等家族其言所以不行者哲宗之大惠也今哲宗之大惠不聞於天下而京復自謂有完治平反之功欲使天下皆謂哲宗有濫誅之意而京有及物之仁始則為國生事以復私讎今則歸過先朝自圖身利前言既改今計亦行豈非朝廷大

政要由遷就為一京之地乎陛下善述神宗欽承哲宗至德美意達乎天下而京乃矯誣兩朝上累聖政如此二事未免要由遷就以為京地況其他乎前日緘口之人今欲有言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言為戒矣前日阻隔之士今欲有望於陛下京在朝廷則莫不以進為懼矣以言為戒則依舊箝默以進為懼則甘於沈廢天下公議與親政之初漸不侔矣京之計果斷行人之背向漸一為京之羽翼者漸多為陛下之耳目者漸阻朝廷之威自此而漸卑家敵之患自此而漸成安危治亂漸可卜矣又言昔唐明皇欲用牛仙客為尚書張九齡以為不可明皇曰但加實封可乎九齡又亦以為不可明皇變色曰事皆由卿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由是明皇悅林甫之言卒相仙客而九齡自此浸疏然見黜罷今忠彥及布無九齡之望而京之威權過於仙客因勢觀望而為林甫之言者不知幾何人推群謂唐之治亂在林甫九齡之進退之時今京輕欺先帝與卞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貴禍於傅卞曲為自安之計而陛下累留之也今既可以復留後亦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係於一京看摩之言可不念耶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治亂之機不可以不早辯也翌日復有旨除公知無為軍公即露章辯免云蔡京聞

通交結其勢茁牢廣布腹心羽翼成就恐弄朝廷有如兒戲陛下若不早悞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更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詔不許辭免　上書諭宰執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初公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公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公公使荅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未幾翰林學士曾肇亦上書其略云臣近曾論貶逐諫官陳瓘及太后特下手詔留瓘舊職未蒙聽納臣竊以為瓘言雖狂其意則忠何則瓘以疏遠小臣妄言宮闈之事披寫腹心無所顧忌此臣所謂狂也太后援立聖明不世之大功有前期歸政過人之盛德退安房闈不與外事然後人無閒言本末相稱萬一或有纖毫可以指議則於清明不能無累故瓘以愛君之誠陳豫防之戒欲以開悟聖心保全盛美忘身為國臣子所難此臣所謂忠也內外之分不可相干家國之事各有攸主詩書所戒

非不可嘆秦漢以來得失可鑒伏望留神省覽先是曾布書獨密啓東朝令與政否上曰外間甚除自不與惟禁中又山臣事必須關白凡章疏亦須呈畢乃來取看猶不如意沖追挫甚已而陳瓘論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太后怒至哭泣不食上再拜乞貶瓘而怒猶不解左右近習或請擢蔡京親政庶可解太后之怒者羣臣皆莫敢言瓘既去上書與王說俱入對劾留身而上遂及之且曰卿文字但教陳瓘無精於事當更論東朝事乃有補耳

十月罷蔡京出知永興軍長安闕帥上欲遣京韓忠彥以爲當遣曾布曰京之出天下所同欲自差河東太后不勝其怒臣自此不敢復啓口聖意如此何幸如之上曰朕只見太后怒朕元不主張近日陳瓘有言內詢其交通近習之狀卻有簡與裴彥臣云且煩於太后前主張保全朕非遂馮說亦只爲京布曰聞王說書向人說既去卻時說如元長何令聞聖諭則此言不虛矣京立朝如此以理言之何可使之善去但以形迹來朝且令補外可也罷章惇知越州公論其責輕於是中書省檢會并臣條上言云惇編類章疏看詳訴理文狀千餘家凡士民暗昧之語加以刀鋸釘手足剝皮膚斬頸拔舌之刑責授武昌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責詞畧曰先皇天資仁孝勤儉愛人每形德音具見惻怛及爾輔政日肆誕謾凡陳聞道之言無非毀言之事陰伏倪危妄婢中乃或編圖尼上躬或記誇訕宗廟猶除禁近視若孤豚排斥縉紳棄如斷使投之荒裔肯使生還存者悉戶囚徒死者不得歸葬援引姦黨布滿要路造作語言更相倡和有司觀望條刺成風殺戮無辜道路以目卑眷默異上天降雨水旱連年民靡寧止國有常典宜即嚴誅尚示寬恩俾之遠竄中書舍人徐勣實爲之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重修神宗實錄初公言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興事奏對議論之語紹聖再修神宗實錄史官請以此書付史院專據此書追議刑賞遂使裕陵之美皆爲私史所掩所有實錄願詔史臣別行刪修

八月復召除著作郎兼實錄院檢討官辭除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公奏言臣嘗乞別修神宗實錄以成一代之典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臣今爲宰相故也不報時何執中爲禮部侍郎一日以簡與公曰今早見貴人仰書[illegible]一公即貴矣公即呼正宗示之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所聞乃爾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失其應而便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無愧矣吾有一書將從之以決去就汝爲我書之又曰郊祀不遠倘不相亮則夫汝思筆能不介意乎正宗再拜願得書公乃大書明日持以入局未又問丞相約公相見遣价催促公留使者少俟已而同會來世英來公

位之間論政事堂來不知所以丞相見公有同行者有不豫之色公不恢坐定遂出書爲獻丞相大怒辯論移時公指事敘言辭色不撓堂吏比肩贊觀未以皇恐失措丞相怒甚翹足肆出語諠驕慢公雍容起白曰瓘之所論者國事是非當付之公議相公未可失待士之禮也丞相整儀無語公遂起竟不聞所以相招者何言其書畧曰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某所撰日錄辨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又以一年之內連下五敕而諸路三十年之蓄皆運於西邊因述國用須知所謂沿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遂以副本納布布謂公所論爲元祐單見淺聞之說又曰雖有十書布亦不動公遂申三省乞劾安言之罪早行竄黜宰相將上布云瓘責臣尊私史壓宗廟沿邊費壞先政皆非是上令責瓘韓忠彥陸佃曰瓘言誠過曾布當能容信宿隨有海陵之命遂自右司員外郎出知泰州

公所奏五敕帖黃云朝廷應副邊事盡內事外非一日也故五敕之所取雖有別用之處然前後相因以致匱乏至於今日遂耗天下根本之財者初緣邊費也一元符三年九月敕府界諸路見管坊場錢留本路一年合支外將剩數留半年准備支用餘一半特令起發上京

一其年十一月敕起發見管常平免役錢如前敕

一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敕諸路提舉司將見在抵當息錢並起發上京

一其年三月敕起發諸路量添酒依抵當指揮

一其年三月又敕諸路助役錢內撥一半充常平糴本餘一半計置起發上京充那往三路添助常平糴本又曰自元豐七年以常平等積剩錢補助邊費歲取二百萬緡爲額只以三年爲期蓋不欲多費天下民財以資邊用神考愛民之慮可謂深矣豈宜取三十年間根本蓄藏之物一旦大違成憲而偏用於一方乎西邊財匱竭則必取諸東南東南積剩之物今於無事之時既巧取而偏用之矣或東南有意外之患又將取之何地乎又曰五敕之後其年五月又降一敕以廣西錢一百萬貫和預買紬絹其文曰人戶願請價錢者於年例外支散可以接濟其實則人戶不願也且以無爲有言之民間買絹一疋須用一貫四五百文足人戶請常平錢一貫文省今年例外創添支之數此乃聚斂之術臣恐自此一敕之後相繼無已又況使副十路百姓只得絹一百萬匹未足以充陝西三兩月之費此豈神考接濟之法乎得太學生蔡疑長書

崇寧元年五月籍黨人陳瓘任伯雨等凡五十人並令三省籍記不得與在京差遣尋責監建州武夷觀

六月曾布欲傾侍而未能乃說情薦東嘗張庭堅草又蔡京用而布浮罪矣

閏六月初劉

后為賢妃生子。時宮中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薨。謚獻愍太子。后之立也。鄒浩三疏諫。隨削其藁。亦得罪貶。上初即位。召浩還朝。首及諫立后事。嗟嘆再三。詢諫藁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公。公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不可辨矣。及是蔡京用事。素惡浩。乃使其黨為僞疏。謂本宮人卓姬生子。后殺其母而取其子。其辭云。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欺天乎。詔暴其事。安置永州。明年。移昭州。作青詞告上帝。有述者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蓋為是云。　九月。奉御寶批。應元祐謫籍并元符末叙復過當之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數進入。仍當切覺察。不得與在京差遣。文臣曾任待制以上官。餘官陳瓘等。凡一百一十九人。御書黨籍。刻石端禮門。　十月。貶韓忠彥。陳瓘二十人。有差。公坐黨籍。除名。勒停。送袁州編管。　崇寧二年正月。論訴誣罪。貶竄任伯雨十四人。公移送廉州編管。作福州大中寺雲會堂記。　作賈誼治安策論。三月。觀試舉人時李階為禮部進士第一。深之子。乃公之甥也。特奏名安忱對策。云使黨人之子階魁南宮。多士無以示天下。遂奪階出身而形忱第。忱得第也。　著合浦尊堯集。　崇寧三年三月五日。合浦作了齋記。　四月。作心畫銘寄正由。　十七日。跋李氏所藏神宗奎畫。　十月丙午。作廣中推龜鑑寄正彙作易說。　崇寧四年四月十五日。跋司馬溫公送李盡之侍郎歸廬山詩後。　三月五日。在合浦作葵木杖銘。　作其贊。　十月二十日。作祭李德祖甥文。又作祭李叔平提舉文。　崇寧五年正月。彗星出西方。其長竟天。大赦。毀黨碑。公以星赦。量移郴州。得自便。作杜鵑詞。寓居明州。作伯瑜墓誌銘。（陳伯瑜名扶。卒。政和十年間作）和陶淵明歸去來辭。　九日跋蔡君謨帖。　九月二十八日。跋東坡詩曲。作四明尊堯集。　大觀元年正月一日。作明州延慶寺淨土院記。　大觀二年二月八日。作湖州開元寺觀音記。　十一月二十日。跋楊中立撰陳居士傳。　大觀三年。初公自嶺外歸。居明州。嘗令正彙幹蠱錢塘。偶聞承議郎蔡宏說。或稱太師蔡京福厚。陰有搖動中宮之迹。不敢隱默。亟詣杭州告京有反狀。知杭州蔡嶷方與京叙宗盟。結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為計。事下開封制獄。上命中丞異執中鞫之。獄辭累不右正彙。詔獄下明州。捕公甚急。士民哭送之。公不為動。入獄。見其子被繫。笑曰。不肖子。煩吾一行。蔡京用酷吏權尹李孝壽治其事。孝壽使吏脅公證正彙之妄。又誘公承教正彙妄訴。公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遂自陳告。瓘豈與知。若瓘以所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

義所不為。況不欺不忝乎。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一日。孝壽坐廳事。中列五木于庭。引公問之。公從容曰。蔡京之罪。瓘實知之。不肖子不知也。顧多得筆札。悉以聞。孝壽懼。不敢與。特內侍黃經臣監勘。聞公所對。大驚歎息。請公曰。主上正欲得實。右司但依此供狀。　大觀四年二月。獄具。竄公安置通州。正彙流沙門島。十一月。放自便。公上通州自便謝表。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自助。時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未成。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催促。公於六月初五日。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已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耶。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集至而彼已動搖矣。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如公言。　政和元年四月。張商英罷。九月。公亦有勒停台州之命。責詞謂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眾人服公之遠慮。而悚何（執中為相。鄭居中為執政）莫敢欺罔上下也。初。王安石嘗著日錄八十卷。初公謂安石此書。詆訕宗廟。誣薄神考。蓋著撰在退居鍾山。懟上熱中之時。讀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及公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于蔡卞。其從北歸。謂劉世安曰。昨在廉著。嘗以王荊公比伊尹。伊尹未嘗詆湯。胡可比也。又嘗以為神考之師。神考用荊公九載。何嘗終以其人為是乎。集之前書。可謂過矣。於是復著四明尊堯集。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舍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昔日改過之心。尊堯所以立名者。蓋以神考為堯。以主上為舜。而助舜尊堯也。書成。藏之于家。及是。奏御。商英已罷。何執中等。乃請治尊堯詆誣之罪。勒停台州羈管。十九日中通州。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上台州羈管謝表。　七月二十八日。跋司馬溫公簡。後公請台州朝旨。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久之。莫敢以居室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欲十日必為之遷一寺。公處澹然。不以介意。及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悈知州事。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訩訩。咸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悈至。果揚言俾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郡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輩。前後把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家書。追至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攜公至郡庭。去廉如制獄。大陳獄具。且朝旨取索尊堯集

副本而械爲此以相迫脅且公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械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尚書劉逵捲簾出示公劉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爲係詆誣之書合繳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旨揮取尊堯集耳追某至此復欲何爲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而以主上爲舜也助舜尊堯何爲詆誣時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爲人所枉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申瓘此語瓘將願就誅戮不必刑獄相恐也械不待公言畢屢揖公尋詔入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揖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械亦終不能爲害公謫台州於法合進表謝台州不爲發遞表未得達而石械之來督勞甚異公料其必受蔡薿風旨意在得其元海陵所投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爲封事繳謝表封緘於匣題以臣名械至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輒開遂以奏御薿與執中皆怒未幾罷之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於薿初無他疑惟遺書之慨而其黨未知納忠相結實自爲計今顧其迹則法使之術不行矣公雖緣蔡氏得罪而首論私史力排王氏王蔡之黨如薛昂蹇序辰何執中鄧洵仁鄧洵武蔡薿之

徒皆當時協力排陷欲殺公者亦不獨蔡京兄弟而已蔡薿與公初不相識公上宰相書謫居海陵薿爲太學生以長書遺公論天下事皆合天下公議遣人數於海陵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道則韓文公其人也至次年薿以對策爲大魁所陳時務與前書頓異於是愧悔而欲殺公以滅口容賛京黨出力尤甚正宗三山之寃石械台州紛紛皆其所爲也　政和二年二月二日跋張氏遺事劉子後　八月九日作責沈文貽知默姪　政和三年十月十九日跋江左司勸發菩提心文　政和四年四月八日跋張承老所藏孫元忠司諫簡後　五月二日書孫元忠上劉莘老甘賦後　政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跋黃尚書送左經臣序後　政和六年公在台州屢該赦當自便而刑部不敢擬議既而上旨令叙官放還乃因郊霈霑恩然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降謫也被命之後忽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瓘未當合於元在官外叙一官仍取旨差遣台州告示本官知委公既供知委狀陳乞差遣人皆賀公以爲起廢有漸也公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爾若與差遣豈應先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而見於御批諸公不欲但已爲此遷延之說以塞上旨家狀雖可供而差遣其可乞耶使

謂吾不堪流落而因茲見憐爾乃報云家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復叙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公因叙官自便還通州時開封府尹盛章與石械以私詒爭章密取旨送械獄以罪編置通州因揚言爲公報怨公聞而嘆曰此豈盛世所宜有耶因謀徙居以避之時縣宰與公姻家而於械亦沾親械屬宰求館舍宰以爲疑公諭宰曰親戚患難宜相訓旋置此恤彼乃爲義事無足嫌也宰於是與之盡力械聞而愧遣其子來致謝公曰吾爲宰盡親戚忠告之益爾非欲以德報怨卻之不見月餘遂挈家爲江上之遊公從江至江州榮其江州之勝因卜居于城外杜門不出謁來者不拒士大夫經由江上者往往不之公府而必到公家延接無間每爲燕豆之歡踰年歡適忽有朝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更易守臣日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外間叵測無不震懼交遊中有來索與公往復書簡者有碎公所書碑刻碑額者公亦自期以死惕息俟命而已閱數日乃令移南康居住蓋緣蔡氏之黨必欲殺公以快意時王寀得罪疾公者來此時以怖公也劉待制器之聞之以書抵公曰此乃鶴相恐脅濮上之策伎止此耳公適居江州識者以爲公來宋居之鄉郡因危言陷公賴徽宗聖察止令移居南康七月刱作福州威池報慈院華藏閣記　十

一月晦作常州新修薦福寺記　政和七年　重和元年　宣和元年八月十五日作鄧南夫文　宣和二年　宣和三年春因方臘賊聚京黨又造飛語言公之婿爲方臘所劫取欲以相中傷復令移楚州公所論京卞皆披摘其用心而發露其潛慝蔡氏最所嫉忌故得禍比同時諸公爲最猶以徽宗保全不至死也公徙居山陽經由江都時淮帥毛友達或疑其蔡氏腹心勸公晦迹而過公曰吾無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無是非之公乎乃先遣書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己之道願望見而不可得之語即出郊候公語頗輸誠公亦待之無間後聞奏方臘事不爲欺隱以書舉之於親舊曰敵近江淮沮遏賊勢斯人有助也蓋公與人爲善不分彼此大率如此曉進後輩因公激發默化而爲善者不可一二舉也　十月張商英卒於京南時公在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見邸報有張天覺所上遺表遽止酒而起歎傷異常客有以爲疑者公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人望絕矣近觀天時人事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乎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公亦感疾雖傷劉安世器之因公病使人趣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時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小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晉且爲舅氏然不免有所

竊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經旬月必謁扣禮忠宣范公純仁號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才或問其所儲蓄人才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益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至是人豈大厦之將顛或問游酢之大蔡院以當今可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　宣和四年　宣和五年　宣和六年二月公卒于楚州初葬廣陵　宣和七年　靖康元年　贈諫議大夫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賜諡忠肅　仁宗皇帝天聖二年天子於先帝功臣記之于史因訪世卿之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其家有詔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中聞卿文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孫者其世世毋絶　右寵世卿　神宗皇帝元豐二年皇帝臨軒親試舉人陳瓘中進士第三　上顧考官問家世陳公褒對曰陳偁之子　玉音嘆息曰循吏宜有此子　右寵偁父子　哲宗皇帝元符三年九月陳瓘自諫省論蔡京交結外戚逆欽聖也　欽聖未察謫監揚州究庫被命數日　欽聖悔悟遣中使宣諭以非本旨方且開解主上召還矣上密遣中使賜黃金百兩度牒十道傳玉音令勿遽行繼有改知無為軍之命瓘以蔡京猶在而復言者官是非不辨不敢祗受及京外補瓘乃拜命祗受上表謝恩

右寵瓘　高宗皇帝紹興八年三月詔陳淵登對稱旨授承事郎有旨賜同進士出身紹興九年詔除陳淵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職事上殿　玉音宣諭御札曰昔陳瓘為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係君子小人之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儻使其言得用不為姦慝所乘以抵于死則朕今日豈至於狩草莽以立朝廷乎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隤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嘉歎久之時上方黜儒術論王氏程氏之學　玉音曰聞卿是楊時壻所學深得楊時之道淵對臣何足以知之　玉音又曰楊時之學乃是孔孟之道三經義辯足以鍼王氏之膏肓矣淵對曰楊時初亦信王安石之說後學於二程乃知王氏之非　玉音又曰有三經義辯使見王安石穿鑿之失淵對曰穿鑿乃王安石小過其罪在於不知大道原本一貫無所不差故行之天下遂為大害　玉音問其差者何淵對曰聖學之傳止有論語中庸孟子之書安石自未嘗知舉數條辯析玉音稱善　右寵淵　高宗皇帝紹興十年御札曰朕思忠臣而錄用其子孫如卿者抑又係家之元也雖變能超邁於朝而終以疾病退歸丘園可勝慨嘆今賜卿白金二百兩聊助微業之費至可領也　右寵正彙　欽宗皇帝靖康元年日條上言審取舍以辯是非行賞罰以明

好惡明主之先務也切見蔡京於元符建中之際包藏既深罪惡未顯有識之士雖知其必亂天下而奔進妄佞之徒亦且倚以為宗主故右司員外郎陳瓘嘗為諫官獨能推測其用心而披露其姦狀於未萌之前抗言抗論明若蓍龜至於今日無一不效故京尤畏忌之比一時言事官得禍為最酷諸人既得自便而瓘獨再貶指定居住州郡流離羇窮終以磨死忠義之士至今悲之語及瓘者未嘗不為之流涕也竊考前代以忠直忤犯權倖至於公議復伸之時雖已死亡未有不褒崇爵秩而錄用其子孫者也伏望睿慈憫瓘齎恨沒地不及自睹聖明優加追贈及官其子孫以為忠義之勸增士習以厚民風實天下幸甚取進止靖康元年三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瓘特贈諫議大夫仍與二子恩澤勅骨體之臣猶義而不顧毀譽之實既久而後明爰錫憫章式旌高節故承議郎陳瓘忠貫日月名奇岱嵩以諫議為心安社稷為說凜凜乎蓍龜之先見諤諤乎藥石之至言別白正邪效于今日田夫野老莫不歎咨元惡巨姦為之喪膽流落之久志氣不衰辛苦窮鄉識者太息緬懷風烈肆有褒嘉寵以諫垣錄其胤子庶幾天下忠義之士咸知朝廷勸貢之公噫及熟何為自致淮南之憚魏公君在必輟遼東之行划我舊臣無愧前哲尚歆異數永賁

九原可特贈右諫議大夫　右寵瓘贈諫議制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六年八月十二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關禮部狀準紹興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瓘昔為諫官議論忠讜所言皆驗於後及所著尊堯集指定王安石日錄之過深明君臣之分殊可歎嘉可特賜諡令有司議定以聞本部尋行下太常寺施行去後據本寺申本寺今欲擬諡曰忠肅慮國忘家曰忠剛德克成曰肅伏乞省部更賜詳酌施行本部今欲依太常寺擬到事理施行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申聞事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關送中書門下省指揮吏部供到狀勘會陳瓘生前係左承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申聞事奉勑侍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朕嘗謂言尚立矣二者在焉故左承議郎右司員外郎贈右諫議大夫贈左通奉大夫陳瓘所謂沒而其言立者歟昔孔子作春秋貶諸侯討大夫以獎王室爾明此義故其言知尊君昔唐明皇罷張九齡相林甫議者謂治亂自此分爾用此說故其言驗於後若此者蓋朕賜之意也爾義有所激身且不顧況於家乎內有所守死且不懼況少貶乎若此者蓋有可定諡之指也嗟主而為失死而為黨朕意爾之精爽尚凜凜乎如在必能鑒此哉可特賜諡忠肅奉勑

如右牒到奉行紹興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中書舍人王綸行　右龍瓘謚忠肅制　臣仰惟　皇帝陛下紹興之初宵旰求治思念忠臣錄其子孫詔先臣正彙賜對行殿將加擢用而先臣久任在貶所幽處窟室特已抱病扣陛璧辭宸衷惻然憐之俾寓直內閣奉祠以歸又寵降御札賜白金以獎其行顧念撫存之意具載詔旨宸翰寶章雲漢昭回榮動緗紬輝生蓽屋於虖休哉先臣銜戴厚恩迺以疾廢不能仰酬天地之大德為終身恨伏臣捐軀盡瘁圖報萬一臣追惟先大父臣瓘頃在諫垣以論事忤權臣南流合浦先臣繼以言獲罪北竄海島十有三年　徽宗皇帝照其非辜恩徙近甸逮靖康間始命以官除太僕　主上龍飛眷遇愈厚非特先臣被寵若此過者先大父臣復蒙賜謚忠肅父子際遇人臣罕有其比臣雖至愚竊謂君臣之際實難唐太宗待魏徵最厚然徵殁未顧其家衰矣至文宗迺始錄用其五世孫謩今臣一門三世咸受　聖恩其為榮幸豈唐魏氏所能企及哉臣材力駑下懼無毫髮補報如先臣所戒謹昧死以所藏宸翰刊之琬琰昭示天下萬世且推原事迹告于孫俾無忘　聖天子之休德云紹興二十八年五月朔日右朝奉大夫添差權通判建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陳大方謹書　吾大祖駕部尚書公家訓云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為吏以廉立身以學所以自吏部尚書特進諫議而下至直閣正言及宗正少卿累世俱蒙　聖恩　御札　玉音褒嘉賜賚不一文冊備載今錄一二附於年譜之後以示子孫如能恪守祖訓忠以事君孝以事親廉以蒞事學以立身不墜家聲則豈不能勤朝闕之眷遇耶是又宣子之所深望也子孫其勉旃延祐二年歲在乙卯仲春之望七世孫宣子百拜謹書了齋先生舊祠堂記　建中之初右司諫陳公瑩中論蔡氏兄弟忤旨竄嶺表公之南還不以其罪衆天下憤惜之無敢言者名隸黨籍餘二十年轉徙道途無寧歲卒以窮死初京為翰林承旨以詞命為職潛蓄隱慝未形於事雖未通顯世之人蓋莫知其非也公於時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聞者往往甚其言以為京之惡不至是已而陰結嬖倖竊國柄恣如公言於是人始服公為蓍龜也昔王文公安石學行負時望　神宗皇帝用參大政士大夫相慶於朝謂三代之治可以立致呂公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論之雖文正溫公猶以為太過欲獻可姑緩之未幾乃變更祖宗故事以興利開邊為務諸公雖悉力交攻之莫能奪其流毒至于今未殄也故溫公每謂人曰獻可之先見余所不及心誠服之余以謂公之於京言之於未用之前獻可之於荊公論之於既用之後則公之先見於獻可有光矣二公之言蓋異車而同轍也靖康中朝廷欲盡復祖宗之舊而一時故老無在者天子念公之忠追贈諫議大夫官其四子所以寵嘉之甚厚此非私於陳氏也蓋將以風勵臣節也而公之邑人乃相與即縣庠為祠堂以奉公祠堂成屬予為記余曰公之德業足以澤世無後雖不用於時而其流風餘韻獨足以立懦夫之志非一鄉可得而擅也然居今之世流離擯斥其施不廣而已之士大夫誦其書尊其道伏節秉義繼其風烈時有人焉則功施於其鄉為多矣古者有功人則祀之則公之祀實載祀典以遺來世是宜書乃為之書建炎四年八月朔記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楊時撰從事郎新差建寧府府學教授李經書并題額　人記云延平太守余景瞻以書語予曰了齋忠肅公此邦沙縣人陳公以識見之明言論之直褒于靖康元實求諫垣之制而立勸忠之坊也了齋遺蹟而求之公生之年距今一百五十六載所居之屋尚存三間并後植一果埜施行可謂甚古則公生之十八年也且公居合浦謂室為齋名齋曰了自為之記以著齋心亨上之義後居荊浙江淮之間衆世以了翁稱公之所用居何適而非了齋況於其鄉耶葺其僅存興其既圮復其齋扁藏其遺書肖像於楹俾其雲仍歲時奉祀是邦人尊慕所同者而嘆也得衆而行之願紀焉岳復於余俟曰尚賢存古教化之先務夫了齋身居言責之時闢邪說之詿民憤小人之蠹國明目張膽力排其姦欺痛詆誣其由險主於京之用舍為治亂之分雖遠去於朝流離轉徙而籲天呼父忠之所激滔滔汩汩如長江大河無所壅嚴嚴烈烈如迅風勁霆無所避若乃平生學力見於尊堯之書其在合浦辯私史增加昭裕陵之盛美自謂對越在天至于四明為論四十九篇拔本塞源不遺餘力而後已此其任宗社安危之責視生死禍福為何等物聞風起者當如何其尊慕也故昔之藤梧竹苑地雖尋丈以了齋何陋之有非惟合浦為然也凡公之居人必加敬尺椽寸甓相期勿壞今之樸舊規新匪賢謂之了齋不在茲乎詩曰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所思在心而不繫于室之遠近余俟之心豈不曰屋已百餘年矣修之復可百年後未繼今者能益弗替是此邦之人常目繫而道存也抑了齋之道存乎其言既輯既藏講明之傳于學者以無忘公志則邦人之尊慕達於天下之尊慕矣山所謂揭其言尊其道伏節秉義以繼其風烈者庶矣嘉定三年二月朔記奉議郎權撫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三山林岳撰　從事郎福

州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郭詢直篆書迪功郎南劍州州學教授楊宏中隸額　淳熙年間朱文公先生知南康軍州嘗立濂溪先生祠以了翁先生配祀（先朱文公先生十增呂爲）嘉熙三年主淳無忝歷黃商積詰于郡守馬天驥撥官田租米貳拾帳入焉每歲以春秋二仲丁奉祀云　讀了翁文集　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公之所以常背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欲義者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務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新安朱熹致書　又云李氏曰舜之所以能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又云了翁於義利上看得最分明凡作文字多好正理　又云了翁氣剛才大至究道鄉不及也　又云了翁有濟世之才惜其不及用也　先儒云明道先生之學發乎誠敬了翁先生之學發乎忠勇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者其志遠矣　龜山語録云了翁東歸之斷　貶通州遇赦自便謝表　臣久寄食於異縣常委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籌身其出無緣於糊口去庭闈者三月間道路之一言且役而躬行親老而不顧孤突教子素存不武之風晉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決大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重江之外獄辭平允閱實於片言之中尋沐寬恩移置於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子之為憂淮浦一身獨覺有生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　初心馮先生跋文　嗚呼此吾忠肅了翁先生之遺墨也世豈復有斯人乎哉公一片忠肝血邪華正如秋霜烈日可畏而仰公之孫以示余余惟此表嘗為石檢祛薦而不能壞劫火洞然不燼惟玉是可寶也想公起草時天地鬼神臨上質傍其先有相械獨何人哉而為京卞之所膚小人亦枉為小人公安得明道先生文必盥帶而讀之余於公亦然咸淳己丑後學馮夢得謹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四

九真

陳

陳了翁年譜　貶台州謝表　九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奉　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覊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及大小急遞（臣）即時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並行不敢住滯今於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內者言念畎畝之志一書可適芻蕘之言萬里不滿集羣辭而上達遭一覽以為榮寬路雖遥陳情已畢（中謝）伏念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為能所陳者戴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之敢忘心惟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毀棄有誤咨詢虛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從路特建刑章若非特庇於九重安得延齡於再逮由淮入浙自適至台愁濤雖隔阻於重江毒瘴未殊於五嶺尚留項埋獨賴君親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覲過之深仁憫此顛擠欲其存在以身價悲螻蟻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馳丹闕日想清光重干擢髮之誅徒鬱戴盆之望臣自今夏以來彈奏蔡京罪惡更涉寒暑彈疏累上伏蒙　陛下洞察其情以章付外而三省大臣或除私交結或私懷畏避並不疾速進呈取　旨謫降國之典刑幾廢不用公議安在伏望　聖慈特賜詔問三省顧望稽違之意仍乞以臣前後所奏并臺諫官彈劾事理速賜施行以慰士論候　勅旨　東崗徐先生跋文　忠肅了翁陳先生嘗諫議日累疏斥京卞姦邪遂為羣小所深仇迄以所著尊堯集語言詆誣而下石之乃坐貶天台於是小人肆行無忌懼於成夷狄之禍吁尚忍言之今讀公諫垣手藁及到台謝表忠義之氣凜然可與日月爭光於萬世公之日雖不得行於一世然天經人紀隱然賴之而存啓我宋中興之運者其機在此忠臣義士讀之當自見也咸淳五年歲在己巳六月十有七日後學上饒徐直諒端拜敬書于三山憲治嘯綠堂　潛庵胡先生跋文　了翁先生嘗跋六一居士帖云使二十年前見此書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不起東坡曰美哉瑩中之言也今觀此帖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李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哉至今了翁名節爛然於汗青之上予姪登臺省或為監司郡守皆有能

名諸孫亦疊疊過人而合浦之子亦布列仕路聲稱藉甚當時謀陷了翁者無聞焉乃知身賢賢也賢者亦有後天道豈可誣也

朔齋劉先生跋文

忠肅陳公尊堯集與介甫日録字字對壘使天下後世知神考之聖明介甫之誣謗較然如白黑之不可以貿亂上以紓在天之憤下以視無君之威猗歟偉哉方京卞得志諸賢被禍非公有貫日月裂金石之忠義有動山嶽倒河海之力豈有蹈白刃甘鼎鑊之氣節奮此筆誅此姦則邪說肆行天下惟王氏之信而　神考畏天法祖定民之本心亦將闇然莫能暴白則是書也直可與尊王一經並行於千萬世矣嗚呼介甫讀書人非若世之鄙夫患失者顧以險狠自用剛愎好勝所爲一不逆則忿懥所發天地易位所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小人之無忌憚者亦不敢出諸口介甫獨昌言之而不作食餌之詐仁祖薄之則銜恚不忘而紛更之論起新法之害神考厭之則怨懟不平而誣謗之史作二事皆無君之大者無君之罪浮於誤國尊堯之書出而是非始定天王斯人豈偶然哉震孫蒙恩使閩行部過延平賽有詩云川媚山輝寶氣鍾尊堯而後幾儒宗往來但指龍津說不道人中自有龍蓋以識其景慕之意一日公之孫宣子袖此卷相示斂容肅讀生氣凜凜如見公手題臣恭謹封時不意其老有此奇事乃粗記其概懸於後為子孫者其寶藏之咸淳二年七月己亥後學渤海劉震孫謹書

龜山楊先生答了翁書

論易姤女壯固及陽城事曰陽城於裴延齡未壯時不能力救及欲以毀白麻哭殿庭若謂白麻王言也不可毀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使時君執而戮之不為無名以其處於昏上亂相之間則免也幸而已

了齋先生年譜後序

年譜自晉唐來有詩文傳世者皆有之如淵明自書甲子書義熙即其意若呂祭浣花詩文間自有紀年次第後人推草而編之乾淳諸老尤詳備閩中與先生同時如龜山楊公譜亦先成而了齋先生忠烈如許形史美實國已志載本末矣惟年譜最後自嘉祐丁酉迄今二百數十年始卒業於延孫宣子之手嗟誠難矣太史公未畢之願盡留遺遂竟就其志觀於今譜是或一道也譜之成乃孫年六十一歲七十人五先以先公遺文悉負付託今年成書明年成廬又明年成豐碑又明年成祠宇不惟先生年經月緯有攷而延孫日曆亦不虛費於生晚後得觀成書某年而責沈某年而尊堯某年而彈章某年而擊蔡某年而遭石悈之厄於是余平生無憾矣史公稱孔子布衣傳十數世使其見於今孔子何止幾數十世吾於其孫五世而見如君子之進退特之治亂可攷焉姚宋相則開元

楊李用而天寶每上下千數百年為之可慨者多矣觀陳忠肅公年譜得以致其進退重爲當時流涕也豈徒紀歲月以見平生使懸而已天下有非常之變造物必生非常之人以擬之其人之得志則變消於無形而天下受其福而不知其人設不得志非常之變莫不撲滅不惟禍天下且貽後世患未已也何則造物逆知有紹聖元符之小人必釀成靖康不忍言之禍故生公於嘉祐之四月至元豐三年公生已二十三年即以甲科第三人順矣造物正有謀於公也以公未壯之年際功名之善述然則公於朝廷爲忠臣於陳氏可以爲孝子參麓後學廣信朱世才功父謹書于譜後大德甲辰十月既望客七峯泠廨

先祖忠肅公了翁先生年譜序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古人記事之法也由唐以來文人才士撤而效之每於先賢文集之首以紀其人平昔所行所爲之事因其歲月而録之名曰年譜蓋欲尊其人而景其行其來尚矣皇宋而後前賢往哲亦皆有之吾祖忠肅了翁所著之文其行於世者不一有合浦尊堯集易說及了翁文初則有龜山南軒悔庵諸先生跋之於其前近則有初心朔齋東崗諸名公跋之於其後無非表我公忠讜之概而述其景慕之意況我公自少年登第入仕以來忠於愛君忘身徇國獨立於群小之中一齊衆楚當時在朝巨姦不獨京卞如惇如布如何執中蹇序辰如鄧洵仁鄧洵武薛昂林自安惇蔡疑石悈之徒植朋結黨專一擠排傾陷推折困辱而欲寘公於死地我公一片忠肝義膽不畏強禦不避誅殛惟以愛君憂國之心爲心確然不變封章抗疏至數萬言連編累牘幾成牛腰言辭直捷無所回諱且深爲權姦所嫉群邪所忌今年貶海陵明年貸嶺表竄通州置天台移南康徙山陽轉徙流移歲無寧日我公安之而不為之撓曲苟聖君存愛不殺言者保而全之不抵于死亦萬死一生之幸今文集之外此諸前賢獨無年譜非缺典歟耳孫宣子自大元兵革蹂躪之後收拾殘編斷簡於煨燼之餘又得靜得樊君歸由富沙而獲尊堯諸集遂成其譜云嗣孫某拜書

重刊尊堯集序

尊君大義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王氏日録何其與此悖乎寧尊其父婿卞尊其婦翁臣王安石之不尊君何也四明尊堯集乃陳了翁忠憤至今猶有生氣視合浦集異矣翁九世孫重看堯集嗚呼夫子南面之筆春秋尊王之意豈君拜於其前而容其舊臣至于其上豈其旁讀重刊集又喜孫能尊其祖故不避其僭而書于其端後至元之又七年夏奉政大夫隨州知州兼管內勸農事三山林興祖

拜手敬書

題了翁先生論賈誼治安策

了翁[illegible]今存者三百三十餘字論賈誼治安策自許舜禹而待人何薄嗚呼人若不自知知人亦未易誼之自許必其自知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誼之自知庶幾孟子之自信徐師川嘗云吾於魯直爲舅氏然不免有所竊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范忠宣公多言人材或問可爲今日用者答曰陳某又問其次曰陳某自好也游定夫論人亦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所知者了翁其人也劉器之嘗因公病勉以醫藥自輔天下將有賴於公徐范游劉皆當時賢士知人之名待人之不薄翁豈不自知而未嘗自許其論誼也宜哉三山林興祖敬書

賈生誠有材者也前後進言上書勸文帝興禮樂定制度易風俗謂可大息流涕痛哭纏纏開陳欲竭心腹以結主知卒見譴於長沙死於梁使天下後世爭惜其無成也何故惟了翁先生論其自處不在舜禹之下而待人也何薄今觀對上所言曰何不令如臣者熟計之則曰何不試臣臣爲屬國又曰何不令臣等孰數之於前甚至藐視在廷之臣。曰猶謂國有人乎安得絳灌等不共致之曰洛陽年少專欲擅權紛亂諸事。蓋有不能惜也舜禹無皐夔稷契則無以事堯孔子非黨三桓者亦惟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天下正不易治豈止獨一

君下獨一誼哉求於誼者亦不再見誼自謂通曉治體而昧於時則未通達也以泗上一亭長爲天下主至文帝時立國方二十餘年秦風未變漢澤未洽諸呂纔誅諸劉復興誼方謀奪室内之戈請戢邊上之虜此時可以驟興禮樂定制度頓易風俗則文帝先聖於文王絳灌猶賢於周公矣有材之士患在自作聰明自作聰明者必多事必多事者必多忤少成無少年使得其壽行其術未必不如晁錯也王荆公亦好作聰明者也晚年大史張元祐之政宜非溫公幕府之少年耶先生尊堯集爲誰而作賈生一篇其有以矣乎三山黃大仲敬書

題了翁手澤

忠肅公手澤皆爲尊堯發其年月日時一則政和二年四月初四日一則政和二年五月十三日申時是年公在台州是年四月上寰蔡京内宛是五月蔡京落致仕赴都堂議事王蔡翁婿之好京卞兄弟之情君臣之義四明雖欲尊堯父子之親政和不能爲舜或曰公卞爲也合浦河詆之深吁爲有重於君臣之義耶三山林興祖敬書

書曰作僞心勞日拙信哉夫作僞者既自知其非矣又明心人非之復思以僞掩僞惟日作之惟日揜之不亦勞乎愈揜愈彰不亦拙乎王介甫作日錄是也介甫多學而好勝者必立異而爭不勝必設短而立偏而後傳卞邪黨謀之以求勝遂推說而入於非既不能明爭其非於當日乃圖暗揜其非於後世私作日記以亂國史誣謗其上移罪同列倫師已矣自謂無如之者詎意合浦四明已有尊堯集十二卷矣追之索之將以滅之滅之不可一辭一集且傳世間有如兩造而訟親是君子親是小人不待分別非了翁欲秘此稿乃介甫作僞之黨過謀無成自如此拙也每思邪黨之人官守祿廢久於捐國既無伊周大德又無操懿大姦惟能誤擾布脊悞主嫉賢卒至于亡國殍臭穢九泉嗟焉千古亦獨何判而爲此哉厥後悔庵先生見先生收拾姦黨之罪太急乃謂尊堯集只是討閑爲人臣子見有不快於其君其能默而不爭邪君謂介甫心術隱微處不曾攻得則此集亦已開出什六七矣三山黃文仲獨愚敬書

上經筵使書請立了翁書院額

至正十九年十月吉時十世孫儒學生陳澤謹齋沐頓首百拜獻書于天使相君大人閣下竊惟學校乃國朝育材之地書院爲先賢講道之所凡天下郡邑皆有之如建康鹿洞鉛山之宗又邵武之樵溪建寧之武夷建安祠之不一祠之在在皆焉惟吾沙陽邇了翁陳忠肅公仲素羅文質公之鄉了翁先生道學名節而無著其精神心術見於著書立言誠師表百世者也宋咸淳庚午創立書院請命未下迨今百有餘年了翁先生尊堯有書嚴春秋之筆先儒謂直

可與尊王一經並行于世貴況有大以貽兒孫載史而曰義質之用狄道學之力大南軒張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世教載史之師於龜山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詳見中庸或問之篇班班可見文公先生曰了翁之學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積而充之也塞宇宙又曰了翁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又曰了翁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姿其燭理之益精陳義之益切其學道之功有不可誣矣當時學者師尊之謂公諫疏婉而有理似陸宣公剛而不撓似狄梁公文章淵源發明正學則韓文公其人也而當時天下指爲司馬文正公劉忠定公之黨士夫相與言忠勤之臣者必以三人爲稱首昧者不察其旨而以道學名節爲兩途歧而二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夫善養者道學之力名節非浩然能獨存乎學之不講是可歎也孟子瞽瞍底豫章文公集註載延平李氏之言昔羅仲素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嗚呼先生之言互相發明以究厥蘊大有功於名教今皇元科舉盛行尊尚文公之學以四書表章之普天際海人誦家傳夫誰不知有了翁先生者哉獨其祠祀之未載豈非闕歟曩者觀風繡使張周二侯按行沙邑下車首

訪先生之祠大書華扁表而章之中明于省府其牒文畧曰了翁先生責沈有文以述道學之有傳尊先有具以明君臣之大義文章德行百世可法於諸表章理宜褒獎如蒙准言設立書院非惟先賢祀典不闕其於教化不為無補今天不遺斯文聖天子嘉惠南邦廣布玉音以學校為先朝盛典先賢圖籍書板禁治毀壞首推閣下以經略之任巡行南土伏惟閣下當代儒宗學博而器宏位尊而德厚祖之明刑度數之學精之以性命道德之理操能致君澤民之術以濟明時來可致之時出而近聖天子之光寵也一介寒士草茅微賤敢不以聞見為閣下言懋借也甚矣得無留意焉一經品題輝映千古幸共采擇焉其了翁先生之道之大明於世懸於閣下之天也必矣行將見煥發德音炳然宸翰揮龍鳳之祥文昭日月之華扁事光今古固所願也又敢所必也伏惟閣下淵察不備澤恐懼載拜上經略使第二書　至正二十年二月吉日十世孫儒學士陳澤齋沐百拜復獻書于天使相君大人閣下天下之事時然而已矣時之未至士君子不敢先時而有為時之既至士君子不敢後時而不為也且了翁章二先生之旨院基已久矣先乎二先生者則有濂溪二程之書院同乎二先生者則有楊龜山之書院後乎二先生者則有李延平朱文公之書院廖槎溪真西山蔡西山及我朝胥齋大儒俱各有書院七峯蒼史水決決二先生之風之後在人心未能泯者獨其祠祀之未立豈賢侯伯之志願於是哉聖天子臨御廣布玉音嘉惠南邦以學校為先朝盛典先賢圖籍書板禁治毀壞推閣下以經略之任代天行化經理南服武功文化不宜偏廢閣下必能興起斯文為己任二先生之書院在閣下舉而行之為何如耳曩者憲使張周二侯按行延平下車首訪二先生之書院大書華扁表而章之即為封事天府奈風濤萬里公文無由上達幸際閣下理勢兩符天人參會愚區區不避鈇鉞之誅冒以書上辱蒙採擇令延平具解申聞愚不辭奔走往諸郡守令公文到使府日久未蒙施行則愚之遭遇實為狼狽敢以書再上然閣下朝奉而夕行二先生之道煥然大明於世懸于閣下之天也決矣如其不然信夫文運之窮伏惟閣下淵察不備

岳珂程史陳了翁始末　陳了翁在徽祖朝名重一時為右司員外郎曾文肅敬之欲引以附己屢薦于上使人諭意以將大用之了翁謂其子正平曰吾與丞相議名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汝官奈何正彙再拜願得了翁喜明日持以見文肅于都堂適與左司朱彥會侍于賓次朱借讀其書動色既見文肅果大怒

嘗天謂曰此書它人得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不較也了翁退即錄所上文肅書及日錄辨國用須知以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沒見畢聞之說無言天下未嘗乏財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達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敕奏早行竄黜遂出知泰州鄒道鄉在西掖敕之不從上臨朝謂文肅曰瓘如此報恩地耶又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文肅愧謝初議竄徙韓丈定為首台陸農師在政地救之曰瓘言誠過當若責之則史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之也請乃薄譴謂前輩名節之重身蹈危機不復小顧申省公牘百載而下讀之凜凜有生氣余丱角時先夫人教誦古今奏議謂是壯它日氣節此書與焉今尚憶其全文曰瓘聞之古賢未嘗無過周公孔子顏淵皆有過也子路聞之則喜所以為聖賢之徒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百世之師故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匹夫改過善在一身大臣改過福及天下閣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賛順以謂閣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閣下之過也遂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蒙蔽之患孰大於此瓘之所撰日錄辨一篇已進之於上閣下試一讀之則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可見矣瓘去年所論陝西河東事未盡詳悉近守無為奉行朝廷詔敕乃知天下根本之財皆已運於西邊它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因述其事名曰國用須知亦已進之於上閣下試讀之則所謂緣邊費而壞先政者可見矣主上修繼述之效閣下乃違志壞事以為繼述自今日已往其效漸見所以誤吾君者不亦大乎切之速者尤在於邊費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閣下最知其本末今閣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它日主上因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閣下閣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閣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卧也且邊事之費外則帥臣內則宰相帥臣知一方之事而已雖竭府庫之財而傾之不可責也至於宰相之任則異乎此矣豈可知天下匱竭而恬不恤匱竭因壞先政因務蔽蒙閣下欲辭其過可乎瓘此緣某事聞閣下之言循尚書省為道揆之地瓘謂閣下此言失矣三省長官宜守法而已若夫道揆天子三公之事豈太宰之所得預乎兩年日食之變皆在正陽之月此乃臣道大盛之應亦閣下之所當畏也宜守而揆豈抑畏之謂乎周官曰居寵思危今天下旱蝗方數十里天變屢作人心憂懼邊費壞敗國用耗竭而閣下方且以為得道

從之體。可謂居寵而不思危矣。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言出之理。獻光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恩可也。負與不負在瓘。察與不察在閤下。事君之位無高下。各行其志。孰得而奪之乎。瓘去年九月三日上封章。皆乞奏知東朝。所以尊人主而抑外家也。欽聖未見察則瓘被貶黜。後來慈意開悟則瓘得牽復。人主察孤臣之盡忠。欽主知忠言之有補。毋慈子孝。主聖臣直。此國家兩全之道。廟社無疆之福也。今欽聖納忠之美未白於天下。而諫官不二之心得罪於廟堂。骨待之風甚於去歲。乖離之論唱自大臣。所以厚欽慈者。果在此乎。瓘前日辭都司之命。而閤下未許其去者。閤下必有以處瓘矣。此士大夫之所共諭也。主上念欽聖納忠之意。察孤臣不二之心。獎眷之恩。至深至厚。瓘欲擇死所以圖報效。無負於人主。無愧於外家。一身之安危。豈暇恤哉。然則今日之言。安知不見察於閤下也。閤下深思而已。瓘不敢供要職。重取煩言。又不忍嘿嘿而去。惟閤下留聽。幸甚。前書尊堯集奉益與此互見始末。警訣立懦。不厭屢書也。正案是似益可嘉。後竟坐罪流削。坎壈不自悔云。宋朝紀事本末。陳瓘貶逐。元符三年三月甲戌。承議郎權發遣衛州陳瓘為右正言。九月甲戌。左正言陳瓘為右司諫。己卯。

右司諫陳瓘言。向宗良兄弟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陛下知之乎。皇太后知之乎。又曰。皇太后不待祔廟。果於還政。事光前古。名垂後世。陛下所以報皇太后者。宜如何哉。臣恐假借外家。不足以為報也。又曰。宗良兄弟依倚國恩。憑藉慈蔭。夸有目前之榮盛。不念倚伏之可畏。所與游者。連及侍從希寵之士。願出其門。裴彥臣無甚幹才。但能交通內外。漏泄機密。遂使物議籍籍。或者以為萬機之事。黜陟差除。皇太后至今與也。臣由中外關通。未有禁戢。好事之人。得以益傳耳。庚辰。上批陳瓘累言皇太后尚與國事。其言多虛誕不根。可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三省請以權為郡。上不可。乃添差監揚州糧料院。瓘初不知被責。復求望日見上。閤門不許。瓘即具以劄子繳進。其一再論景靈西宮。其二論章惇罷相制所稱國是。其三其四皆指陳蔡京罪惡。甲申。翰林學士曾肇上書皇帝及皇太后曰。夫以皇太后定策之明。還政之速。著人耳目。可謂盛矣。今陳瓘以一言上及。遂生貶斥。雖非皇太后聖意。然四方萬里之遠。豈能家至戶曉。萬有一人或謂皇太后有所不容。則於盛德不為無累。此臣惓惓之私。不能無疑也。以臣愚計。皇帝以瓘之所言狂率而逐之。皇太后以天地之量。隱忍包容。特下手書而留之。則天下之人必曰。皇帝恭事母儀。不容小臣妄議。其孝如彼。皇太后功德巍巍。而能含洪光大。雖有狂言。不以為罪。其仁如此。兩誼俱得。豈不美哉。丁亥。詔新添差監揚州糧料院陳瓘知無為軍。時瓘已出國門。即於門外露章辭免曰。臣昨者自閤門對已後。曾將上殿劄子具狀繳進。為言蔡京在紹聖中親寫奏劄。乞誅戮劉摯等事。上件劄子所言。在監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為非。則是臣事發吏為。其罪益大。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桀驁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為信矣。不信其言而輕於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又賞封奏曰。京在朝廷。則家國未安。臣雖移得差遣。有何安乎。臣之不敢受命者。其說如是。臣露章所言。未甚子細。復以此章干瀆聖聽。所以盡惓惓之誠也。所有知無為軍勑。不敢祗受。遂還前去揚州聽候指揮。詔不許辭免。十月丙寅。上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斃貶亦不久。前日遣人送黃金百兩。瓘受賜泣下。布曰。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戊寅。承議郎知無為軍陳瓘為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七月丁卯。著作郎陳瓘為右司員外郎。瓘力辭實錄檢討官。從之。八月壬子。先是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其言曰。臣聞神宗有為之叙。始於修政事。政事立而財用足。

財用足而根本固。此國家萬世之利。而今日所當繼述者也。臣近緣都司職事。看詳內降劄子。裁減吏員冗費。以防加賦之漸。為民遠慮。天下幸甚。然今日朝廷之計。止以乏財為患。西邊雖已罷兵。費用不可卒補。遂至於耗根本之財。壞神考之政。加賦之漸。兆於此矣。臣昨守無為。奉行詔令。竊見一年之內。連下五勑。而天下諸路三十年蓄藏之物。皆已運之于西邊。驟先政於罷兵之後。責國計於冗費之餘。譬如決江河之大防。蓄溝澮之小潤。非曰無消消之助。何以補湯湯之流。大違神考之心。殊乖繼述之義。臣職事所及。理不可嘿。今撰到國用須知一本奏聞。又進日錄辨曰。臣瓘去年五月十八日對紫宸殿奏劄子云。臣聞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之典也。自紹聖再修神考實錄。史官請以此書降付史院。凡日纂敘之患。孰大於此。又曰。熙寧條例司之所講。元豐右曹之所守。舉朝公卿無如閤下最知其本末。今閤下獨擅政柄。首壞先烈。彌縫壅蔽。人未敢議。他日主上問此兩事以繼述之事問於閤下。將何以為對。當此之時。閤下雖有腹心之助。恐亦不得高枕而臥也。又曰。閤下於瓘有薦進之恩。瓘不敢負。是以論言出之理。獻光甲之言。冀有補於閤下。若閤下不察其心。拒而不受。則今日之言謂之負

恩可也。布讀瓘書大怒。已而咲謂瓘曰：此書他人衔之必怒，布則不然。雖十書亦不較。瓘又以日錄辨及國用須知納布而出。癸丑，瓘又錄所上布書，又曰錄辨國用須知且狀申三省。曰：昨詣尚書省投書，蒙中書相公面諭其詳，謂瓘所論為元祐單見淺聞之說，無言天下未嘗乏財，雖有十書，布亦不動。瓘不違大體，觸忤大臣，除具申御史臺乞賜彈劾外，伏乞敷奏，早得寬黜。甲寅，三省進呈。上顧曾布曰：如此報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當陳者，不敢已。臣紹聖初在史院，不及兩月，以元祐所修實錄，凡司馬光日記、雜錄，或得之傳聞，或得之賓客所記之事，鮮不編載。而王安石有日錄，皆當日君臣面對反復之語，乞取付史院照對編修，此乃至公之論。其後紹聖重修實錄，數年乃成書，臣蓋未嘗見。當日修書乃章惇、蔡京，今日提舉史院乃韓忠彥，而瓘以謂臣專私史，壓宗廟，不審何謂也。神宗理財，雖累歲用兵，而所至府庫充積。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無入，故倉庫為之一空。乃以臣懷三十年根本之計，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議論偏，今日如何？布愧謝。而韓忠彥等皆言瓘必欲去，當與一郡。布曰：臣本不與之校，朝廷優容無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責瓘，忠彥及陸佃皆曰：瓘之言誠過當，若責瓘，則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已，使人諭意，將大用之。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餌，吾有一書將遺之，汝為我書。且曰：郊恩不遠，恐失與汝官，柰何？正彙再拜願得書。瓘書明日持以見布，果大怒，遂有海陵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權給事，何執中為禮部侍郎，二日以簡抵瓘曰：早見貴人，公即真矣。故瓘語正彙云爾。中書舍人鄒浩奏：瓘素以聲聞推重一時，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以示天下而慰公議也。伏望收還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體。所有錄黃未敢簽書行下。不從。右諫議大夫陳次升言：陳瓘首蒙進擢，搢紳之間咸以為賀，今聞瓘以宰屬議論不合，因此罷去，審如所傳，不惟有遺人材，亦慮有失人望，伏望聖慈更賜詳酌施行。崇寧元年五月乙亥，陳瓘管勾沖祐觀。（餘見治元祐書人。）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此據丁未錄。大觀四年十一月戊寅，詔通州安置人陳瓘與自便。初，瓘自合浦放還，居四明，而其子正彙因幹至餘杭，適聞蔡崇盛挖蔡京有動搖東宮之語，正彙即日自陳于杭帥蔡薿，薿時方結蔡京為死黨，遂執正彙送京師，而飛書告京，俾預為計。事下開封制獄。知開封李孝稱，酷吏也，乃并下明州捕瓘。士民哭送之，瓘不為動。既就獄，顧其子笑曰：不肖子須吾一行。孝

稱脅瓘使證正彙之妄。瓘曰：正彙聞京將不利於社稷，傳於道路，瓘自陳古瓘以所不知責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所不忍，挾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況不欺不貳，平昔所以事君教子，豈於利害之際有所貪畏，自違其言乎？蔡京姦邪，必為國禍，瓘固嘗論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時內侍黃經臣監勘，聞所對，失聲歎息，謂瓘曰：主上正欲知實狀，右司弟依此置對。其後獄具，竟坐正彙以所言過實，流竄海島，而瓘亦有通州安置之命。瓘之謝表曰：脫死幽縲，置身善地，上恩曲逮，孤跡橫流。伏念臣投竄之餘，年齡已暮，皆有自詒之戚，天實譴之，災非無妄而來，人誰矜者。議律難逃於常憲，原情獨賴於清衷，精感彌深，論報無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則堯之大，用舜之中，宥罪每從於深慈，施刑寧失於過厚，不遺疏遠，咸與并包。臣敢不上體寬仁，靜思愆咎，終於屏跡，益堅愛主之誠，死而有知，尚圖結草之報。瓘留通久之，至是方許其自便。瓘謝表曰：息由獨斷，澤被孤忠，刑部之執守雖堅，天子之福威無塑，乃公朝之盛事，豈小己之私榮。恭紉感悰，仰煩高聽。伏念臣昨蒙善貸，賜以生還，淬跡孤賤，久寄今戶，異縣華門，靳盡常費，事於長男，所營不足以濟身，其出每緣於餬口，去庭闈者累月，聞道路之言，耳受而輒行，親危而不顧，緣帥司深病其生事，故傳者多指為病狂，萬口敖敖，而路洶洶，狐寠教子，素存不二之風，曾參殺人，寧免至三之惑，事既匿而難曉，時浸久而益疑，制所深嚴，就逮於豐江之外，獄辭平允，聞實於片言之中，矜其無事之可書，許以還家而自便，出圜扉而涕感，瞻魏闕而神留，尋沐寬恩，移置近地，海島萬里，不如無于之無憂，淮壖一身，彌覺有身之有患，擢髮不足以數臣之罪，瀝血不足以寫臣之心，羔羊之性自公，犬馬之情愛主，忘身徇國，初無悔吝之私，抱疚呼天，惟待精誠之格。忽因詔諭，特免拘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大并容，舜明洞照，人人皆使之得所，事事唯恐其太偏，繼志用神考之心，應天以格王之實，舊弊若冰之將釋，新慶如川之方流，家國平康，內外交泰，遂使款無留令，且阻隔而今行，士有宿愆，始棄置而終宥，全家荷德，無路酬恩，螻蟻之力至微，但知恭順，蒲柳之身已老，尚可糜捐，望天雖隔於戴盆，向日敢忘於傾葵。正彙告變已見三月十一日，更須考詳，存一去一。瓘坐正彙事通州安置在大觀四年三月，其放自便在十月，附傳乃於羈管台州後云尋放自便歸江州，誤也。政和元年十月責台州，復官自便蓋在五年後。既復官自便，乃還寓通州，六年秋始至江州，七年除太平觀，尋令居住南康軍，移楚州，卒。瓘南寬頌云：自崇寧壬午流竄，丙申閏月至九江，始有

南寬。政和元年。正月詔明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從張商英建請也。五月再下通州。取陳瓘尊堯集。送編修政典局。九月辛巳詔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並係詆誣。合行毀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公請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縣。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州久之。人莫敢以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廂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一寺。時未有郡守通判朱興宗攝郡事。朱與公有先世之契。覬望持甚。人為公不平。公處之澹然。不以介意。公到台數月。朝廷起遣人石悈知州事。二十五日悈知台州。且令赴闕之官。士論訕訕。或謂將有處分于公也。悈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又置邏卒數鋪。前後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皆至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入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郡庭。盛廉如制獄。其實秖是朝旨取索公尊堯副本。悈於旨外施行。意在迫脅。繼又出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誓以死報國。而義不為兒女態。故安之。不以為撓。悈亦不敢犯。扶衛護寢。終不能為公害。公請台州。於法合進謝表。台州不為發遞。未來得達。而石悈之來。聲勢甚異。料其必受蔡旋風旨。意在得其所秘書。必將搜索及行李。於是為封事繳進謝表。封緘於囊。題以臣名。悈至。果如所料。而以緘題之故。不敢擅開。遂以奏御。旋與何執中皆怒之。未幾。罷悈台州。而公自此始免他虞。或問公何以審其如此。公曰。吾於旋初無他故。旋懷遺書之愧。而其黨未必知。結黨相指。實自為計。今觀其迹。則脅使之術不行也。石悈攝公至郡也。欲以刑獄怖公。公見州廷獄具羅列。知其意。遂發問曰。今日之事。豈被旨邪。悈非所料。大指而應曰。有尚書省劄子。卷藏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以為係詆誣之書。合申繳毀棄也。公曰。然則朝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某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謂詆誣。何相學術淺短。名分之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劫。使請治尊堯之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謀其中集此語。某將顯就誅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悈不待公言畢。遽揖公退。尋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瓘表及封事具十二月十七日。十二月乙卯。臣蔡上言陳瓘所撰尊堯集十卷。大綱取日錄中事。解釋成各有論及王安石事。臣雖不見尊堯集全文。但瓘在建中靖國間嘗以安石日曆為不然。非本大臣領政典局。知瓘素有異論。欲助成非謗。故下瓘家取索。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嚴賜禁約。不得傳習。如有已曾傳錄之家。並乞立限繳納。仍乞下瓘家取索藁本。一切焚毀。詔依奏。其尊堯集仍令知台州石悈於陳瓘衢州於張商英處取及元降付張商英御批真本。並繳連同奏。

五年八月丙寅。陳瓘特叙承事郎。許自便。瓘自政和元年九月送台州羈管。凡五年。始降旨叙官自便。蓋緣立太子赦。五年三月十七日指揮丁未錄云。以郊霈霑恩。誤也。瓘初以宣德郎被謫。而叙官乃得承事郎。實竊降也。被命之後。思得州牒備坐省劄云奉御批叙復。數內陳瓘叙復未當。合於見存官外叙一官。仍取旨與差遣。得州告示本官知委。瓘既供知委還寓通州數月。又有省劄下通州令瓘具家狀陳乞差遣。人皆賀瓘以為起廢有漸。瓘曰。此廟堂欺君玩世之術耳。若與差遣。豈應見問。上聞吾叙官。不當見錄。時政記神宗御集之所不載者。往往尊據此書。追議刑賞。奪宗廟之美以歸臣下。故臣願詔史官別行刪修。以成一代不刊之典。其日錄批付三省後不聞施行。蓋紹聖史官請以日錄降付史院者。今為宰相故也。臣位下人微。輕議大典。誠以宗廟至重。義不敢嘿。恭惟神宗皇帝體道用極。憲天有為。自得師臣。授以政柄。雖尹暨湯。咸有一德。無以復異。而嘉謀嘉猷。實出我后。以言乎經術。則微言奧義。皆自得之。以言乎政事。則改法就功。取成於心。是則神考之獨志。而安石之所以歸美者也。用事之臣闇於此理。託奉宗廟獨尊安石假紹述於詔令。寓好惡於刑賞。至於纂記私言。如嗣考事。遂使密贊之語。宣揚于外。而一朝大典。祖述故事。但尊美於人臣。不歸德于我后。凌壓宗廟以植其私事之本。終無大於此。望惟貧神考在天之靈。抑亦失安石事君之意。臣所以惓惓而不能已也。因以所見撰成日錄辨一篇。具狀奏聞。是日瓘與左司員外郎朱彥周謁左僕射曾布于都堂。以書責布曰。閤下德隆功大。四海之內所贊頌也。然謂閤下無過。則不可尊私史而壓宗廟。緣邊費而壞先政。此二者閤下之過也。違神考之志。壞神考之事。在此二者。天下所共知。而聖主不得聞其說。於御批諸公不敢但已。為此遷延之說。以塞　上旨。家狀雖當供。差遣其可乞邪。彼謂吾不堪貧困。必乞。儻耳。乃報以家狀。昨因削籍毀棄。無憑供具。事果不行。瓘既寓通州。而盛章與石悈有隙。取密旨。徧置通州。揚言為瓘報仇。瓘聞而歎曰。此豈盛世所宜有邪。因謀徙避。遂挈家至九江卜居。為六年。閏月乃至江州。今因石悈編置通州。在五年八月十四日。即附著此。七年十二月。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自江州移南康軍居住。　瓘始自

通州。徙江州。杜門不出。謁而來者不拒。喻乎忽有旨不許出城。月中存在。又吏易守。旦。日降不下司文移。以俟新守之到。人俱叵測。為之震懼。交遊間至有束手待使還書間者。有碎瓘所書碑刻者。瓘亦自期以死。劉安世聞之。以書抵瓘曰。此乃鵬相怨背淮上之策。投止此爾。閱數日。方知王寀得罪。而讒者以謂瓘未居王寀之鄉。因以危言陷瓘。賴上察之。止令於南康居住云。宣和二年十二月丙申。是歲南康罪居住。宣德郎管勾太平觀陳瓘移居楚州。始王寀得罪。瓘自江州移南康。及方惡作或又為飛語。云瓘女婿已為惡所劫。欲加中傷。然上託保全。故卞京黨人莫能害也。　六年二月辛丑。承事郎管勾太平觀陳瓘卒。朱晦庵大全集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辨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乃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潰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燁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悲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辨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摭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誇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惟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嘗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譏。（語見首元。其所謂見排斥者。即錢史少卿後改名開者也。錢史得公之書以括公之語書奉日史謂卯老子微意底。公相亦賦其書錢史使為反復中書之前乃悔悟。）

（攻其誤曰余之自訟改過願其一言而折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深元）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言云者又建滴所居甚也故居未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是人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四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為誣悖之心。然猶有悲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君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它。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卑。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為之力拒群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訏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機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閑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

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狥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肯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曆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群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狠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其利病之實而究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

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盡，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

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繆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于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繆，頗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莫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其亦昧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

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說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鵪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乎，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爲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于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以上則

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藪家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議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蓋其所以為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四五之失（日龜山語錄周邪道辨之論而於右）雖允成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律背說抒）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鬼驚一義以為寔啓奮汰之原此為獲戾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歠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已未八月因為精舍諸生說偶記莊生語云其所謂道非道則所言之韙不免於非此正王氏之謂也後兩日有語予曰荊公正坐為一道德所誤耳予謂之曰一道德者先王之政非王氏之

私說也子何病焉若道此語於荊公之前彼不過相視一笑而言曰正為公不識道德耳吾恐子之將無詞以對也兩轉語偶與前說相似故筆其後云　朱子語類陳了翁氣剛才大惜其不及用也陳了翁在貶竄中與蔡京輩爭辨不已亦是他有智數蓋不如此則必為京輩所殺矣（人傑又曰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此等才不足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伯豐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似討鬧卻不於道理上理會蓋它止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都不曾攻得卻只是把持如云謂太祖濫殺有罪謂真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日錄數段卻好蓋龜山長於攻王氏然三經義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卻有當辨而不當辨者　呂東萊雜說陳瑩中持論以為天下事無時不可為無時不可進顧已所存與處於何如耳關止叔高秀實以為瑩中得聖人之任然當時論者以為惟瑩中則可它人不可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暴者也瑩中嘗言關止叔崇寧中召至京師一日與數人見蔡京留坐甚久及出同見者猶相候止叔見之面微發赤瑩中以為止叔見蔡元長必無傾附之意其論必能有益於時何必面發赤是止叔自信猶有未盡也瑩中嘗言吾嘗學者雖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如得王介甫十分不

是即是十分好人　呂東萊辨志錄陳瑩中嘗作責沈文送其婿孫戩史云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能之予問公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知識也所謂責沈者葉公沈諸梁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公當時賢者實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瑩中以謂世有伯淳而已不知宜自責者也今世之人聞己所不知其不恤而發謗罵者幾希矣況能自責日夜以為愧乎（之人大遺事）了翁之子正由云了翁自是毋得明道先生之文必親帶然後讀之（今人難此）又曰陳公瑩中尊敬前輩皆可為後生法晚年過揚州見榮陽公請公坐受六拜又拜祖母河南夫人請必無答拜然後拜其與他人語必曰呂公或曰呂侍講其對前輩說後進必斥姓名未嘗少改　趙善璙自警編徐師川以才氣自負少肯降志於人常言吾於曾直為易氏然不免有所切議至於了翁心誠服之每見公或終日月必致拜禮　忠宣范公晚年益以天下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蓋言公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宣和之

末人憂大厦之將顛或問游定夫察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定夫曰四海人材不能周知以所知識陳了翁其人也劉器之亦嘗因公病使人勉公以醫藥自輔云天下將有賴於公當力加保養以待時用也其為賢士大夫所欽屬如此　陶朱新錄初蔡卞薦太學博士陳瓘上殿既對上問蔡卞何如王安石瓘對曰安石以經術為學者師蔡卞何人可比安石上首肯之瑩中退語朱深景曰我今日甚有功于天下未問之曰既欲立張紹述君用蔡卞殘忍狡險天下善類必盡而蔡京朋厲見之日光與日爭揮此貴人相也卞若不用必相京然京未必忌于卞但須叟更殆盡天下遺壞而善類猶有存者爾深景滿其語于林自乃以語卞卞必欲殺瑩中為此　陳伯脩說入云政和間任樂清縣尉差往嘉興試貢士回過台州見陳瑩中瑩中曰天下有事必自浙中起浙中了番人入吾屬未知死所伯脩問曰某來至是否曰浙中鬼蠢草木不安其性人安得不思亂太祖太宗來定天下之威不敢輕議燕山富弼以八十萬緡買靜至今而今乃謀取之虜今諸人能與虜為敵乎又曰蔡京父子頭必斷既而往往如其言伯脩舊字君謨福唐人名蔡貫定等上書十八人之一也與濮庠權貨務同官親見其說　聞見錄瑩中撰尊堯集以辨王安石所作日錄以誣祖宗誣

神考者今行于世靖康初不及大用以死特贈諫議大夫瑩中晚喜康節先生之學嘗從伯淳求道者曰吾於康節若有得也樂庵語錄陳了翁一日往某處或言此間有一得道者可就見之了翁曰他自得道于我甚事此便是了翁過人一着處這般事須是自家自去理會何倚靠得人黃氏日抄陳忠肅公紹聖革元祐之政公力陳其不可建中革紹聖之弊公又戒其欲速嘗主別試前名盡取王氏之學曰順時所以救時不必求快目前也其後從容遠慮若此首辨蔡京姦邪蔡氏黨欲殺公者百計公終不懾非剛柔適中者能爾乎大廈之顛雖非一木能支而著日錄辨者尊堯集又者四明尊堯集章蔡誣謗本賴以一洗之有功我宋多矣李子經濟大衍論元城了翁之剛自上此段謂元城得中了翁後來太過僩嘗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爲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元城只是居其位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己苟心無愧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宋李忠定公梁谿集跋了翁祭陳奉議文尾　余昔避追見了翁於姑蘇觀其容貌渥然而不枯察其志氣浩然而不狂聽其辨論毅然而不屈竊謂近世以來善處患難未有如了翁者今於沙陽見了翁祭其兄奉議公文辭意之高潔筆力之遒健與昔見其容貌志氣辯論無少異焉信乎養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畫似其爲人也宣和庚子秋梁谿居士跋李壁雁湖集跋陳了翁融善文　瑩中自言五十六歲始看華嚴經得箇醒處故屢舉經中語以誨人云依教修行八十卷中惟此一語最爲省要今帖所謂離教之禪者可見公意已其他言句闡明心要匪拘匪誕釋氏稱真際實相者公得之爲多而予猶愛其與曾丞相子宣書云人以眇然之身處乎世間猶大海之一漚耳計一漚之起滅而忘天下之安危者必見笑於大方之家曾覽書拂然怒遂奏逐公其疾豈可砭哉時爵親郊寧夫補官敘然代父寫此書者帖所名正由之兄正彙也正彙仕高廟朝爲名侍從雖食舊德亦忠孝之報云嘉定丙子春李壁書　國朝宋濂集題陳忠肅公號文販語後　七峯居士諫議陳公因上書論日錄事有忤曾布出守海陵尋謫武夷祠官未幾除名勒停編管宜春崇寧二年正月移合浦三月五日過長沙興化寺遇神宗忌日於是依浮屠法運轉經藏造疏六千言以薦嚴事疏文用駢儷體恐不足以盡意仍以散辭分注其下首序請改實錄言蔡卞者九事非國是者七章其餘卞布之姦凡所以尊私史而壓宗廟者無不縷列既播告神皇在天之靈是月十五日復以別本緘于

元豐中王安石所貽手帖之後又假設臣布引咎之辭作跋語繫之且手書二通一遺其姪正裕一寄其甥李進祖俾秘藏之身死之後出示親戚朋友冀幸有知之者蓋公嘗自謂家覆身亡如浮漚起滅不足深計惟神考十九年駿烈茂功受誣群小爲臣子者不得不辨故其所著之書曰日錄不合神道論曰辨誣論曰尊堯集曰自撰墓志墓志述因日錄殺身之由其言至一萬八千有奇而語尤哀切然而諸書大抵皆疏文并跋語中意也嗚呼公之愛君尊主之誠耿耿弗忘如此真所謂忠精貫日月者矣烏傷王君禕其八世祖永年令仙居時而公之冢子正彙實爲尉交契之深遂以其女歸仙居之丁嚴州司法儔今王君家藏跋文正假托臣布引咎之辭豈或正彙所秘藏者而正彙出示於親戚歟今去公造此文時已歷二百四十二年中更水火兵革靡所不有區區一紙之微初非所謂金相石質乃能傲兀無窮世變手澤如新殆造化者使神物護持昭示來裔以遂公忠憤之志而永曾蔡之惡於弗磨也吁可畏哉王君與濂爲同門友而義若弟兄間以相示因忘其孤陋而僭書之若夫君子小人進退有繫於家國安危者史臣襃貶已有定論茲不復勦說云宋王梅溪家政集陳了翁賢哉瑩中賢哉瑩中鶴立兩朝凜乎清風二蔡嘯畫飾姦爲忠黨與當國牢不可攻公獨倪之折其姦鋒孤立不容身以讜終公乎不亡名等岱崧楊龜山集祭陳瑩中文嗚呼天生我公爲時元龜精貫白日而無以自表氣包宇宙而不容於時止或尼之非人能爲嗟一跌而不振卒困死於流離類遺言之未泯導源委而東之念生死之永訣悵南北之差池徒反袂以長號淚淋浪而沾衣公乎不忘其知我悲文鑑游酢祭陳了翁文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太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網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蓍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陷穽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戚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晏笑裕然畎畝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爲墨平生秋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爲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之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爲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邅廻爲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倏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訃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泝其源乎嗚

英一觴聊薦俯偪東望傷懷淚落橫臆李忠定公梁谿集祭陳瑩中左司文　維年月日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左司陳公之靈惟公擢秀甲科貫自妙齡浸階膴仕竊然休譽以鄉義爲防範而行不苟合以公忠爲鑒裁而物無遁情其在言責抗章論辯不可勝紀而言之最著者有先知獨見之明其在謫逐險阻艱難無不備嘗而心不以懈者唯堂君憂國之誠一斥不復踰二十年而志氣不衰容貌不枯者蓋其所養之厚脫去世累怡然委化而了無芥蔕恬無疾苦者蓋其所造之精嗚呼哀哉天之生賢千載比肩而在理有不可知者既已生之而不使之有成人之云亡士夫是悼而在公無可憾者身雖沒而有不朽之令名惟公胷中素所蘊蓄雖設施之未嘗然推原其心爰致其行合海內之公言古之所謂自任天下之重特立獨行而不顧者諒非公而誰稱嗚呼哀哉我與先子平生故人金石之交情均天倫我初識公浙江之濱忘德與齒襟期自親追隨沙陽遺問懇懇許與之厚貽心書神我歸自南遽遭閔凶孤苦杜門公亦北徙一水相望箴誨諄諄何翰墨之未乾而死生之永分悵蒼生之失望痛故老之凋淪瞻淮楚而殞涕嗟往弔之無因寓哀情於一奠冀靈爽之或聞嗚呼哀哉尚饗鄧肅栟櫚集奉安陳諫議祭文　維建炎三年歲次戊申二月乙卯朔二十日甲戌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故諫議大夫了齋先生陳公之靈曰靖康之難胎於崇寧指彼元惡治亂已分人皆見於已著公獨察于未形正色立朝上嬰逆鱗雖菽粟之奉不給於朝餔而正直之氣蓋充塞乎乾坤若上皇能用公於三黜之後則必無宣和之末若淵聖能作公於九泉之下則必無沙漠之征嗚呼已矣乎公道興衰繫國休戚故公之死生存亡不繫於公而繫乎造物昔公南遷義不枉尺斯民企踵猶冀一一旦夢奠於兩楹之間四海爲之失色善類無師吾道將絕小人無畏爭臣新室以有志之士所以爲天下慟而不獨爲邦人惜也聖人念公恩錫日隆平生事業已勒鼎鍾鄉曲儒生恭公高風參乎倚衡君接音容睹公之像血食學宮先聖之道與公無窮尚饗麗則遺音弔陳了翁賦　評云自三良至此凡六篇據義正而立語精皆寓史斷於騷人之詞者也學者熟此可以識古賦之則矣　彼紹聖其何以時兮惟黨人之殺淑邪與正不兩立兮君子常屈乎其時執往論而爲國是兮（此豈明者）彼以不孝之僞名（不始五害）傳身服乎阻險兮申二蔡以爲朋何夫予之弗黨兮日在彼爲衆知國知蹇蹇之爲予患兮甘茹毒其如飴嗟夫子之蹇師兮將以識其渠魁伏尊先以爲義兮貼余身於骸椎（身先集以十而有出）觀泰陵（汎汴）之英識兮亦聽聰之易惑也何操舟之倒持兮謂長梁其不可渡也遺余道夫九江兮畀又濟夫南康顛躓飛其旨逝兮紛綱羅之高張嗟公道之不立兮今之人又數化（旣絲其）初既要予以陸狄兮又何倒戈以前御背嫉邪以死直兮雖顛越其非所辱審取舍以乾乾兮生有重夫所欲南北裂其有萌兮知夫人之禍世三十年之未徹兮幸存言於前兮吾書究元成（則益之）之爲剛兮夫子又李杜之齊名慕尼卿以感激兮悲千秋其若生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劉大舞
圈點監生臣叢仲楷
臣徐浩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五 九眞

陳

陳師錫宋史列傳師錫字伯脩建州建陽人熙寧中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及廷試奏名在甲乙間帝偶閱其文屢讀屢歎賞顧侍臣曰此必陳師錫也啓封果然擢爲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不相見師錫獨出餞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考致治之本不過廷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明道中親覽萬幾見政事之多辟輔佐之失職自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晏殊等一日罷去寶元初冬雷地震用諫官韓琦之言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同時見黜其後不次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以成慶曆嘉祐之治願稽皇祖納諫御臣之意以興治功帝善其言時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大闢學校用經術訓迪士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夫道德本也刑名末也教之以本人猶趨末況教之以末乎望追寢其制使得悉

意本業用事者謂倡爲詖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己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德行追蹤於古人文章冠絕於當世乃入爲秘書省校書郎遷工部員外郎加秘閣校理提點開封縣鎮建言銓法選人用舉者遷升而歲有定額今請託者溢數而寒畯有不足之患請爲之限約畿內將官苛條失士心方大閱群卒譁譟將吏莫知所爲師錫馳至軍推首惡者致諸法按閱如初而劾斥其將縣人歎服樞密院猶以事不先白爲罪罷知解州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矣宣仁聖后再安天下要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於追貶天相陛下發潛繼統而惇猶據高位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願早攄宸衷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銳於改作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覬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搢紳不齒豈可浮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爲陛下憂爲宗廟憂爲賢人君子憂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朝有嫌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當具白太后遂上封事言自昔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

毋可考而知至於手書還政未有如聖母進抑謙遜真可爲萬世法而蔡京陰通二向妄言宮禁預政以誣聖德不可不察也詔索秘閣圖畫師錫言六經載道諸子言理歷代史籍祖宗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妙治亂安危之機善惡邪正之迹在焉望留意於此以唐山水圖代無逸爲監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曰臣在職數月所言皆當今急務君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奬君以爲是則不應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潁盧滑三州坐黨論監衡州酒又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陳瓘同論京卞時號二陳紹聖中贈直龍圖閣東都事畧師錫徽宗時召爲殿中侍御史與陳瓘論列蔡京之罪不見聽遂求罷出知滑州罷爲提點靈仙觀以元祐黨籍謫監衡州酒稅遇赦監潭州南嶽廟會有赦言宮掖事得罪者語連及師錫削官貶郴州累赦復官卒年六十九建安志陳師錫浦城人其先占籍建陽自幼力學能文又瀚嘗試以高祖設壇賦援筆立就且譏漢祖不能保全功臣坐客皆驚初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即受知於歐陽文忠蘇東坡文忠作五代史命公爲序次知杭州臨安縣東坡舉公自代其辭云有名賢之德行追蹤古人有兩漢之文章冠絕當世召充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大臣誣陷司馬光呂公著等乞復謚

命給還其碑及論鄧洵武不當預編脩忤旨左遷東坡再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除秘書省校書郎改工部員外郎乞補外知解州除宣州就移蘇州徽宗初召除殿中侍御史蔡京兄弟方得君公力彈之乞正典刑卞出知江寧落職安置而京獨留公復論京罪惡章八不報遷考功郎中出知潁州移廬州除江東轉運使知滑州京既當軸編置黨籍中謫衢州監酒逾年安置郴州宣和末復朝請大夫卒紹興初追贈左諫議大夫直龍圖閣公前後章疏幾二萬言被詔旨追索災毀殆盡今存者止十五篇叅政李光敘其首云當京執政幾二十年諫諍路絕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言始效昔司馬溫公誌呂獻可曁稱其論列王安石於海內歸重之時人主委任之際必謂明達先識己所不及伯脩可謂無愧於前人矣宋名臣言行錄徽宗召師錫爲殿中侍御史時諫官御史專以犯顏嬰鱗排擊奸邪爲職君論而不切則不能起人主之意辨之不早則不能折禍亂之萌建中靖國初蔡京方爲翰林學士承旨雖明智之士未能知其必亂天下也公獨慨然論奏條其過惡章凡四五上而不已後京遂爲執政盡逐異己者罔寵市權熒惑主聽握國柄者幾二三十年諫諍之路自此塞絕卒之夷狄亂華生民塗炭公之言始效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

陳經

宋沈氏三先生集故信陽軍羅山縣令陳君墓誌銘（并序）君諱經字公適其先平原厭次合曾王父充王父象之始徙居汝州世治經爲儒者君之考尚以家學進終駕部員外郎君少好學能屬文以進士起家爲蘇州廣濟主簿民有犯法坐死者獄已上府屬君攝令以其情應讞詞守爲理其死州從之得減死論囚亦自不知所以得免者人以此稱君恤親喪去喪除爲真州六合主簿六合真大邑多強宗挾吏勢市權養客令以下爲其俯仰君適到有吏慢詬于縣門之下君欲懲治之或以其過薄爭以謂民敢慎恢視其長上職根吏以爲姦今法不行於吏而獨恠民不畏法無義於是繫治踰月刑而後徇于市橫猾爲之縮氣會泗州盱眙令以疾不職廢本部擇可任劇者以君行而盱眙以治聞獄有久不決者君得其期摘以示之皆懾服無敢不情州部官長交薦君稍遷信陽軍羅山令乃開館延四方學者與之講學清談終日及殿課吏狀而羅山復在寂格居無幾以疾卒于其官享年四十君學人也於先王之業無所不悅其爲人仁而才居家得鄉人之歡姻族益親仕于官則當劇處繁能以多爲約人信賴之壽不中身位不出吏部選方其無事亦無以發君之才且仁人所以之斬君者於君也何憾焉夫人徐氏生四男子曰寒字

察莘皆學于鄉先生察爲宣德郎知湖州烏程縣事寧與甯與鄉人賢之熙寧四年舉君之喪卜于朐山之陰以葬屬予爲之銘予方病彌旬不及君之成事於是徐夫人之猶也乃卒銘焉其與烏程同年進士烏程允爲君子也與予雅善得予如烏程宜且不釋予則銘夫藏耳乎銘曰　有丘如廩有山如朐賦茲惠人作是吉居彼強而落曾謂弗潰絕莫予疵豈不令壽宅物惟夥宅卜伊祐匪嵩斯臧信淑有後

陳孝嘗

宋劉忠肅公集撰陳仲明墓銘君諱孝嘗字仲明其生十年皇考妣棄其孤賓鞠于外祖父贈祕書監陳公是時公以疾退居東平里第將沒以劉氏孤屬其五子某當竊自惟念親既不得而見之終乃幸得諸舅從之其庶矣乎其後長立竊食于仕出處二十年間舅氏之相次亡者四人獨君一人者在而以風痺臥家雖然每以事君告假過鄉里時得拜其左右瞻候其安否語言相問訊尚足以自慰其念母罔極之意而今又亡矣當時之所從吾母之同氣於是遂盡嗚呼其可不悲也哉君公第二子性謹孝侍疾執喪能盡其志與兄弟相友愛交人有信義少時讀書作文辭尤刻苦爲詩旁治醫藥陰陽之學將葬惠葬師多拘固自究其書有所去取以從事無違于禮尤喜佛書通性宗蓋有自

悟者其論雖禪學老師往往爲屈故恬夷安分無慕乎外初公爲尚書屯田郎中年六十得疾求致仕以恩任君君曰大人小疾輕去而爲其子計某未安也公遂分司南都曾祖諱咸鄉祖諱肅贈尚書戶部侍郎祕書公諱希古君娶馮氏龐氏子男五人曰浩曰湜曰沖曰淳曰洵皆學進士浩沖嘗與計偕七女子二已嫁四幼亡一在室君之亡實元豐五年七月三日享年六十八遂以其年九月二十八日葬于鄞之須城縣盧泉鄉先塋之原合以馮氏銘曰嗚呼陳氏遠有德祉中嘗振顯報施未侈逮君之世沒徵弗興而以孝弟鄉里滋稱學行恂恂視其諸子德後必昌庶將在此

陳鑄

莆陽志宋朝自熙寧以來始詔御監限員有缺則補時郡人陳鑄首遣光祿卿鄉人喜曰吾鄉有作御者也鑄歷知南雄州潮州登州所賜恤獄其勑書尚藏于家蓋治平以前凡任郡寄者例皆以璽書賜之同郡職方郎中翁彥升歷守瑞州梓州亦需是賜其辭並同鑄始以殿中丞通判福州朝士以歌詩重其行凡七十有二篇蔡端明襄爲之序端明又有和鑄南州新詠云無意孤吟探幽致他時行橐定空還

陳宗諤

湟川志宗諤字昌言居州南龍津門家世業儒文筆高了爲鄉閭推敬其家塾爲養源堂又有資深齋生平著述謂之養源集今猶存焉湟川集中有記文筆力尚可見紫岩張魏公在連日獨喜與之論文其子南軒以先事之嘗爲賦養源堂詩宗諤仕爲瀧水丞攝端溪令所至有治聲同寮有貪者諭之曰可下手矣宗諤正色叱之曰廩稍辛粮給外此過求何以爲子孫地耶後魏公入覲有意擢用人已云亡惜哉謝無逸溪堂集陳居士墓表　居士臨川人字昌言名宗諤姓陳氏兒時從鄉里老師學日未午誦千餘言如建瓴水兒曹皆卻步不敢比肩立老師拊其背曰汝其亢陳氏宗乎先考即世母夫人黃氏語其姑沈夫人曰府君既從迺翁遊於地下矣煢然孤兒豈能持門戶哉沈夫人曰此兒雖蚤慧老師奇之若宦學千里吾兩人何以爲生邪吾聞忠孝不兩立學於其君而薄於其親豈老師之意哉於是謝老師而歸居士於其家居士出則治生業入則奉甘旨暇則誦詩書雖巫醫卜筮陰陽地理之書無所不窺也一日慨然歎曰吾既謝老師歸奉其親又無良朋友琢磨徒知句讀何以書爲則入取圓覺華嚴般若諸經反覆硃味蓋將探諸佛之意而求死生之說於是禪師寶月穴居貴溪之巔能以慧眼知人善惡得於眉睫之間人有隱惡平生未嘗言者一見禪師莫不吐實居士聞其風而悅之裹糧走三百里至山下攀藤蔓而上拜禪師巖中禪師命之坐飲之以

茶熟視而笑曰佳哉君人冀日昧爽順下風而請願聞至道禪師手書三頌以贈之居士歸而欣然有得色於是沈夫人黃夫人皆棄養久矣居士不復治生業日與高僧逸民焚香燕坐清談終日殆不知世之有窮達榮辱毀譽慘戚也晚年尤喜施惠飢者哺之寒者衣之婚嫁不能成禮者與之幣帛死而無以斂其軀者與之棺槥然未嘗言之於人而人亦不知其喜施惠也曾大父諱漢昇大父諱廷德父諱丁娶吳氏男彥輔彥國彥應進士舉壻吳澄王燮張勅禮江公衡元豐三年十二月甲申卒享年四十明年九月葬于靈臺鄉甘露原初居士得疾謂澄曰吾疾必不起死生吾自知之但兩兒尚幼汝其助吾妻經紀其家事遂面壁卧不語七日而卒卒時顧視家人無可憐之色豈非得禪師之道耶後二十七年彥輔彥國泣曰先考捐館舍時吾兄弟兩稚子耳故其葬也不克求賢士大夫之文納之壙中遂使先考之德湮滅而無聞執事其爲我書其事將刻石以表其墓庶幾來世有考焉余曰居士之德修於宗族信於鄉黨其子又賢必能大其門戶豈待小子之文然後傳來世哉然非此無以慰孝子之思於是敘述其平生而繫之以辭其辭曰人生一世間兮俯仰其猶百年居耿耿其無聊兮悼乃心之不宣孰知彼蒼之不與謀兮或壽跖而夭顏曷不從巫咸而卜筮兮著龜告予曰其道則然伊穹上之未已拱兮刻草宿而露寒望夫君之不來蹇孝子兮其無永歎

陳師道

宋史文苑傳　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少而好學苦志年十六蚤以文謁曾鞏鞏一見奇之許其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南京見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爲祕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斂之師道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奧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致師

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見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御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辛執大馬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贄為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為之防而為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它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段乘下澤候公於東門外尚未晚也及惇為相又致意焉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其自守如是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適預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於挺之家問所從得卻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宋名臣言行錄陳無己（字履常一見文集序云才左者）彭城后山居士陳師道無己苦節厲志自其少時發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為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潁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從教授　州入秘書省為正字以卒實建中

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此豈易衣食者哉在潁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為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徒喜誦其詩文乃若奧學至行或莫之聞也（謝克家撰文集序）頃在廣陵秦觀少游為僕言彭城陳師道履常者高士也其文妙絕當世而行義稱焉陳履常居都不踰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朝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古藤郡志陳后山師道亦嘗遊此故山谷曰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二子不知飽風味西風吹淚古藤州晦菴續錄陳無己趙挺之邢和叔皆國大夫壻陳在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氣無己止有其一其內子為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己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己曰汝豈不知我不著渠家衣耶卻之既而遂以凍病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廬無副裘又云此豈易衣食者蓋指此事又云后山差充郊壇上官其妻以寒故不可無重綿遂於其姊夫趙挺之家借一綿襖歸衣之后山問何從得之妻謂借趙家物后山怒趙之為人不衣止衣一綿往竟以寒得疾而終謝任伯作墓誌所載不明此豈可不白於後世也卻掃編魏昌世言陳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為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為可待旦者無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黃氏日抄陳后山先生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貧懷金欲餽之意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此錄名臣之言行備焉近思錄諸儒之講明詳焉彼此參驗環循閱習以其行稽其所言以其言進其所行晦菴之望後學學者其庶乎老學菴筆記秦會之跋後山集謂曾南豐修英宗實錄辟陳無己為屬孫仲益書數百字詆之以為無此事南豐雖嘗預修英宗實錄未久即去且南豐自為史屬焉有辟官之理又無己元祐中方自布衣命官故仲益之辯人多是之然以予考其實則二公俱失也南豐元豐中還朝被命獨脩五朝史實許辟其屬遂請秀州崇德縣令邢恕為之用選人已非故事特從其請而南豐又援經義局辟布衣徐積例乞無己檢討廟堂尤難之會南豐上太祖紀敘論不合上意脩

五朝史之意寖緩未幾南豐以憂去遂已會之但誤以五朝史為英宗實錄耳至其言辟無己事則實有之不可謂無也又陳無己子豊詩亦可喜晁以道集中有謝陳十二郎詩卷是也建炎中以無己故特命官李鄴守會稽來從鄴作攝局鄴降虜豊亦被繫縶而去無己之後遂無在江左者豊亦不知存亡可哀也張侃拙軒初藁跋陳后山再任校官謝啓　駢四儷六特應用文耳前輩直曰世間一種奇禮過為謹細陳無己任徐州校官曰出境送東坡知杭州詩云一代不數人百年能幾見好事者造謗無己處之如平時略無詘色而嚴名行乎天下此豈晰得失而為變動耶至其再任又曰昨緣知舊出守東南念一代之數人而百年之幾見又曰使一有於未顛為兩塗之後悔此尤見無己之終不渝其守也噫今豈有是事耶舊見人說東坡好收拾士類而士類樂為之用集云代人作豈知無己者耶

陳亢

京口耆舊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乃請於師東書歸養殖貨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為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多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為災率眾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餓

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棺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為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彊汝以書汝宜出行道上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躓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亮亦獎勸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彥明為監司度陞朝亮尚無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珹亦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已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艷蘇公軾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玄孫之孫古人所不知君陳君者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瑭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間不知幾人仁義之救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趨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即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亮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亮二子曰彥明曰度諸孫之著者曰珹曰瑭曰璹曰璘玄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棨

陳彥明

京口耆舊傳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縣改楚丘縣古芒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為動徐部分吏卒格鬬獲其為首者斬以徇餘悉就擒民以按堵郡將拘文劾其專殺朝廷釋不問賊黨散處山澤時時唱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為彥明知無益即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諭以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公為之增堤設防水入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歲饑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彥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為己利乎奏罷徐惕所興錢監民以為便汰假版吏以保任法選用士類外選為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庾嶺置關以示無外召還道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珹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元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楊子縣未

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瑭字仲修鄒公浩序送之所謂其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輿之語滔滔乎如秋水方至而東決者未第而卒珹之孫從古

陳從古

京口耆舊傳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富陽尉用賞改秩為郢州教授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問歲終出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醝茗居半自合同關子行遂虧常額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然是關子罷而歲額驟增因命措置浙西鹽事擢司農寺簿罷歸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猶記務場之功獎之曰御書生乃能通世務到郡朞月擢提點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囚被誣吏三赦不宥從古奏釋之就除本路轉運判官專任荒政論功加直秘閣京西謀帥上閱諸道監司好名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即奏言朝廷以襄為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許調鄂師善兵但節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命荊鄂兩軍分地而實權均力敵各行其說遂無成功今若合為一軍命正副帥以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戍庶號令歸一無敢首鼠跋扈即以吳挺為荊鄂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明年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州皆不果行淳熙九年卒從古喜作詩好古物法書名畫尤愛陳去非詩和之終編又裒古今詠梅自宋鮑照以下古律千餘篇盡和其韻乾道中車駕閱武近郊進詩五十韻淳熙中駕幸秘閣進詩百韻上皆嘉獎之周公必大為作墓誌

陳彥法

京口耆舊傳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為江寧尉從學於王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倦以告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參軍時蒲宗孟熊本相繼為守號剛嚴帥事有過差下莫敢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薦進之歲滿改知江寧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青鎮烏青歲課有羨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僅及額而止曰無寧計一身之私而為方來之害選為鴻臚寺丞遷諸王府記室卒度性清謹自奉至約日茹素未嘗妄費一錢惟卹姻族乏則雖費不計子璿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改秩而卒姪璘字季文登紹興十三年進士第歷婺州義烏丞知海鹽縣通判池州吾居官有賢譽能詩世其家與蘇後湖庠游尤厚

陳軾

臨川志公名軾字君式臨川人奏補入官不諧隨仕輒齟齬事親孝躬耕以養親沒為貧復出仕元豐中知黃州馭吏急而治民寬郡境稱治昔東坡謫居于黃人多避禍公獨願交期與同憂患以朝奉大夫致仕東坡名其園曰中隱開軒對竹扁曰恭軒荊公南豐皆有詩

宋蘇東坡大全集祭陳君式文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畊以娛其親親亡泣血繼以喪明先喪復仕衰哉爲貧從政于黄急吏緩民食黄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于江濱親舊擯疏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絶纓隨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絶塵去黄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相潔沒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陳行先 宋劉忠肅公集陳行先墓銘君諱孝若字行先姓陳氏東平人曾祖咸鄉祖肅贈吏部侍郎考希古贈祕書監君資夷謹持重有志識祕書公仕有清節爲尚書郎以疾分務南都居里舍教諸子以學君嘗讀書自劾勵矣已而惕然曰親疾而養不足吾於子職將擇其力易而功近者廼獨以治產自任服勤贊躬纖嗇始於至微累儲而緩積之闢田桑以殖本又有所懋居以化有無蓋其性仁故知所取予智故知所變通信故能交約故能持久居之遂以富稱鄉里自祕書公捐館久其叔君兄仕不達而兄以疾卧家食口滋衆緩急皆賴君以濟鞠養叔兄孤女以禮嫁仕族舉大喪六七葬之人有所謁隨事周給至於自奉養簡儉不易儒素晩年薄滋味嗜好益落向有所營殖者皆寢不復爲故嘗觀君之於財其所以生所以用與所以守者其道蓋出于此則與夫詐力貪刻賤義放欲亡厭以爲富者甚異矣喜讀佛書談性命疾革不亂自制棺圖像遺其子而卒元豐三年四月十日也年六十娶楊氏尚書比部員外郎歸一之孫子三人長男女皆亡幼曰慥孫曰翊說其年七月十一日葬于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皇妣陳夫人實祕書公長子方先君官湖南祕書公爲遣君從行適卒先君夫人繼棄其孤其孤既幼喪事皆君治之及某依外氏爲學至長立得官所以成之者君之德居多於是前葬慥以來請銘爲之銘曰積維仁用維義饗維吾之力又自居其薄田毋浮吾德嗚呼尚哉將之幽刻

陳玠 清漳志玠字侍賓龍溪人登元豐第調建之法掾知南劒州沙縣監泉州市舶門遷承議郎陳氏爲龍溪四姓之後代爲豪家公鍾愛二弟貲十餘萬悉推與之其後弟璟姪敦德孫師孟皆登第敦學宋說皆特科歷任新州教授知贛之龍南皆其族也初陳氏有功德院曰西峯立約于后子孫有請舉入學者院以百緡相其行貲其後主僧守譲背約毀碑守危楨平其訟仍爲書于碑陰其畧曰始謀既臧子孫必賢已酉鄉書有子居前云胡守譲欲盜家廷予其正之曰例存焉去珠復來璧歸得全爲陳後者可不勉旃臘月臨川危楨書

陳純夫 郴州圖經陳純夫守德全家世簪纓不注富貴以父澤奏補太廟齋郎而力學爲文治易應舉元豐元年取監舉第一人四年領漕薦明年以本經魁南省黄裳榜登第新歷州縣綽有休聲舉充改秩及學官陞擢不次者六十九員其見知於世可知仕東閩偶蝗大作隣邑捕而殺之爲害愈盛公以文禱神不撲自散守郢歲大旱禱雨即應州人德之形于歌詠先是父遵持進守郢純夫繼之郢人榮父子之善政不嘗召桔每過恩奏蔭未及諸孫而先命諸姪母黨之女孫自出俸資嫁之乞遇郊禮兩承覃恩官子姪者凡九人歷仕四十三年確守名節安於義命當宣政間故舊在朝炙手可熱純夫自南康乞祠居鄉十年日與宗族往來植花木作亭榭以文自樂官至太中大夫封文安縣開國男特贈通奉大夫世號湖南夫子壽八十有六所居在永興之青田郴稱衣冠之族云

陳弁 元一統志弁元豐進士紹聖四年彗出西方詔求直言時弁爲江外縣令上書論朝廷缺失謫監達州茶場後召還指斥蔡章之黨再貶監當係黨籍

陳敏 無錫志敏字伯脩無錫人髫丱喪父廬墓哀毀有芝生冢上長從安定先生胡瑗學與同郡衣黙淩浩姑蘇孫載皆爲英特時目爲安定四俊友熙寧三年舉進士王荊公嘉其才薦敏堪大用除太學正從蘇軾遊甚厚大觀中以八行搜天下士敏撰孝弟丞相綱之父也時奉祠居梁溪以敏行能薦于上守令親爲勸駕敏歎曰昔歸令往何出處之戾也弗就年八十一終德行之美時所欽慕毗陵志陳敏爲六世孫也登崇寧三年第少孤力學安定先生一見奇之曰此錫山之英也年十一廬親墓有芝產于塚複葉並帶色紫而澤人謂陳氏之祥徽宗朝諸蔡用事斥司馬公諸賢爲姦黨令州郡皆立石守倅刻銘焉敏適守天台監司從之急荅曰誣司馬公爲姦臣是誣天也倅自立石敏碎之因其石工官吏悚懍言於敏懼劾敏曰我死且不辭何劾之畏竟掛冠不仕號濯纓居士東坡聞而壯之遺書云風義凋喪植立於頽波狂瀾中惟吾伯脩

與景純而已。（茉林刀學士也）

陳和叔

與地紀勝　熙豐中，自翰苑謫守建昌。呂次儒有獻內翰詩云：留滯周南事可嗟，東風三度見梅花。岩廊未引經綸手。山國頻聰早晚銜，酒為憂民傾日月，詩從思退寫煙霞。賓壽吏有林中士，誰及船齋太守家。

陳由

潯州志　由字子達，常林鄉陳官村居。元豐五年黃裳榜。

陳樞

宋曾鞏元豐類藁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諱樞，卒于位。其孤敷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兵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杞，以書走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詔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克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一（無自字）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觚角，絀雕琢（一作琢），以平易敦樸為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慾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功，君辭不受。又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為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旗縣民輸友於鄱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雜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留君，以聞，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徙其獄屬君，君驗治，懂容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蔵後聞泉州旱，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為具，或譏君近名，君不

為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叙者五人，詳者八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為所試者小也，今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斆，祖大倚，考迪，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虔之諶縣。英宗即位，恩遷祕書丞，從僉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為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顧得治一州，從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子敷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意嚮君為尤甚，然卒不得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耶。余與君婿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人孰宜之，以貞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紱外累也。所守而固，為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陳伯溫

清漳志　伯溫，王補龍溪人。元豐間以詞賦稱。伯溫賦仁者靜，為監元。補子肩甫，不就特科。或謂伯溫、王補賦中之虎。補之孫羽儀、遇，皆登科。

陳幾道

宋楊傑無為集　故溫州錄事參軍陳君墓誌銘　元豐四年六月甲子，前溫州錄事參軍陳君卒于丹陽郡。明年，其子鄉貢進士誠自淮南來京師，以永嘉太守石大夫牧之所撰君行狀來求銘於予。固辭不獲，乃叙而銘焉。君諱某，字幾道，其先開封東明人。曾祖某，黃州軍事推官；祖某，廣州南海令；父隱德不仕。君幼學強記，日誦千言。年十八，以專經預鄉選，後改應進士舉不第。時侍講曾公、侍讀楊公以君故人子，謹畏習楷法，因辟掌編錄經筵義，及終經，奏補九品官。初任南巢主簿，邑事賴焉。再調道州司理。會儂賊叛廣南，邑境或失守，人心不安，乃建白郡守，請集丁壯，完城壁，濬塹，教以旗鼓號令，張大軍聲以伐賊謀。守從之。後賊黨至桂陽境上，畏而不敢前，民乃安堵。太守貽詩以稱之。及官滿，民惜其行。去郡數程，遇溪水湍急，舟難其進，忽數十人操篙引縴以為助。君怪而問之，曰：我道民也，邦人荷司理之德久矣，願以為報爾。其愛之

如此再調汀州司理叅軍寧化軍有盜六人持刀夜刦人禾田主逆之五人逸去其一獨留且殺主人邑官全獲以爲六人皆強盜也獄具將就誅君曰持刀竊禾志不在殺也畏主人而去者與獨留而殺主人者異矣安可無首從以用刑邪初雖議論異同卒如君議遇今上即位赦五人者皆原獨爲首者移鄉部使者洎守臣叙其事以薦于朝除姑蘇錄事叅軍蘇民有負公府錢自牖出刺殺吏者度其不可免乃行賂以族弟代之君聽獄能正其罪歲大凶君承郡命賑救有方全活者衆君歷官三十年終始如一有知己二十三人其生平所爲可見三任自温州罷官將就升遷而不幸不得遂所願享年七十有子五人曰識誠諶諫皆力學從義方之訓中子曰謝出家于錢塘之淨慈爲比丘女四皆有所適孫男五人孫女三人尚幼以某年月日丨葬于無爲廬江之原銘曰治獄陰德可貽後昆斯言不欺當高其門

劉忠肅公集陳幾道國博墓銘公諱修古字幾道姓陳氏自太丘徙東平曾祖某祖咸卿考肅贈吏部侍郎公少嘗舉進士以兄任爲郊社齋郎調瀛州樂壽縣主簿改潤州司理叅軍丁母喪服除舉監大名府酒遷定武軍節度推官治平中用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安遠縣事親嫌自陳徙監海州税今上登極恩遷太子中舍賜五品服監

開封考城縣酒轉殿中丞知博州聊城縣事未滿罷又知劒州尤溪縣事不行轉國子博士糴在京常平米坐法免歸居七年以元豐四年六月十二日卒享年七十一公性孝謹少孤事母夫人無違及執喪鄉人稱之精敏善治事在樂壽民大飢州委公賑之活者十九在大名課溢緡錢三十萬在定武鞫正疑獄之久不決者自聊城罷縣人遮道久不得去前後當路爭薦之晚節失官退處里舍和易寬靜以酒自娛親戚故舊相對怡然無不足色雖老精力強壯過絶人臨終投治命其子如無疾者嗚呼公尚何所憾哉初娶梁氏封仙居縣君生子二人男丙服儒女嫁國子博士聶伯堅而亡再娶何氏封福昌縣君遂以其年七月十一日葬公鄆州須城縣南留村先塋之西某里妣仙源夫人實公兄祕書監諱希古之兆以是知公之詳無若某者丙前葬又以狀來謹序次而爲之銘曰物有得喪人用笑啼彼自來去胡轉而隨公以是故笑也要之既康既壽世考斯詒

陳輔

京口耆舊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材不屑事科舉文詞雄偉不蹈故常尤攻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遶縣斜茂林脩行野人家宿酲過午無人問卧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於王安石安石曰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倩字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腳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樹當時事大抵爲衣只舊時一日安石畏馬爲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含譏應爲獅子去却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蓦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勝蘇公軾鄒公浩蔡公肇沈公括皆與之游方其年少有志當世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於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頂可埋金噫嘻蜀道徒崎嶇南風來舜琴梁父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恨秋偏深緣絲空滿簪比其老也復爲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非人也軾曰有猶子乎曰有軾曰曾山道州乃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悲飢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嘉定鎮江志陳輔字輔之丹陽人不事科舉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以南郭先生稱之不娶無子有南郭先生前後集詳見耆舊傳蘇軾嘗薦輔於章衡子平帖云京口陳輔之秀才學行甚高詩文皆過人王介甫最雅素介甫

用事他絶不自通及退居金陵日與之唱和孤介寡合不仕不娶近古獨行然貧甚薪水不給竊恐貴郡未有學官請此人如何哀其孤高窮苦故謾爲之一言宣城志南徐陳輔之少能詩豪邁不群王荆公蘇東坡雅知之送予赴宣幕詩云當年枳棘縕飛鳳遺愛猶存蔽芾棠秋水紅蕖新幕府春風綠草舊池塘芝生琨圃三重秀玉出藍田一尺長去去宣城勿留滯謝家勲業待諸郎誠佳句也曾公爲宣城掾又攝幕府與宣城寮逾年故云耳（曾公袞南游記舊）江州志陳輔字輔之九江人後居丹陽有隱德工詩著南郭集與王安石蘇軾游軾嘗比之元魯山安石有和其金陵書事詩

陳實

元一統志實字子朝臨邛人元豐第進士上書言事號白衣御史抗論蔡京姦惡不報又伏闕上疏京欲置之死地鄒浩諭之使行于

朝坐是

陳希伋

潮州圖經希伋字思仲元豐間兩冠鄉書首薦漕臺肄業太學十餘年聲譽日著士人目爲廣南天子上書陳利害數萬言皆切中時病復薦太學生馬錫有文武才乞加擢用元祐間以經明行修應聘時賜第三百四十六人以希伋爲第一知梅州時朝廷下諸

州取黃砂千斤及出内庫錢買真珠以備國信列郡皆供應獨念稼穡根本不忍數取於民乃上封事奏罷免至今梅人思之著文四百餘篇號揭陽集。元一統志朝州經行坊人希伋經行明修舉爲第一。希伋未第時薦太學生馬錫有文武才藝擢用上曰布衣而能薦人於天子自古未有錫後立功人以希伋爲知人。

陳思齊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宋故陳君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景賢饒之鄱陽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三班奉職。君幼聰警誦書一再過不忘。三班君異之。既長以家難廢學慨然投筆歎曰藝文致身未豈不願。晦迹方劑亦仁術也。乃以醫技翱翔江湖間。悅常之宜興山水清曠遂家焉。君診治援古雖疾況痼他醫弗能治。至君指日決愈。遇求療者心惴惴焉如己苦之。有貧不自給。僂賑以薪蔌賴是全活者甚衆。宜興士族盛。君從薦仲游罔不懽。雖性喜酒。選勝引滿笑談自得。見者欲傾家釀也。自以學不遂。力教諸子。夜坐燭下。身率之。不三鼓不寢。聞四方賢君子。俾從之學。故阜成少有士譽。未壯中第。邑人喜教子者以君爲能。元祐八年八月辛酉終。享年六十有二。以紹聖元年十有二月某日葬於邑西某之原。娶高氏生四子曰存曰阜成授廬州舒城縣尉曰敏成曰彥成皆應進士舉。一女適唐（[illegible]）孫男三人季長季升季友孫女四人阜成予友也。泣以銘請義不可辭。銘曰。　善必有慶就云嗇之命邪非邪我儀圖之弗贏于躬必昌厥嗣丹桂一枝本根有自惟影惟響報施如之誰疑弗信監此銘詩。

陳子淵

宋張舜民畫墁集朝奉大夫致仕陳公墓表　有以近世名卿數者必曰河陽陳公貫。公在仁宗朝爲三司副使累贈某官其在職也不傷財不害民故其家子孫至今多賢方歷顯仕者如大夫公三司之幼子也。公諱某字子淵先世遷徙見于誌銘曾祖某官祖某贈某官父某贈某官。公少則孤三司受之未及補任而三司亡。自勵克爲學晝夜不舍。以某年登進士第。是時陳氏昆仲登第者凡三人非持鄉里之榮天下之人信賢人之必有後也。始任河南府河南縣主簿哥嵐軍嵐谷縣令改著作佐郎知渭州潘原縣事監解縣鹽池遷秘書丞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官制改朝奉郎同提舉汜水輦運兼知縣事遷朝散郎今上登極覃恩進朝奉大夫管勾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未行請致仕感

疾以元祐丁卯七月戊午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二以年月日葬于某鄉里初爲河南縣主簿過仁宗山陵朝廷以外待制李參知河南府專治大葬事是時仁宗享國永年天下久不識有山陵事大葬制度自朝廷大臣宿儒不能知河南老吏未嘗承行專討故牘既燬水火茫然不知所適所以參一以嚴莅之訶呼責辦吏民趣事或以挍僕自死方是時公攝領縣事有問趣應一一以取濟如素備然參忌而知之嵐谷地隣北界烽火相望一日虜衆數萬至境上堡聚驚恐帥臣檄通判者安葺之且覘賊勢軍中官被差外出者無敢行公曰民事在縣令不可委之人即策馬出郊畫行敵間夜止村落數日而後返虜亦解去家人僚友危而勞之公曰爭不自揆也朝廷不失恩禮疆場無有侵欲彼且以大兵來與一縣令爲敵乎既解去僨者還乃酋長獵騎爾在潘原時獲殺人者亡其枝獄久不明公默計使人捕其處得大梃即日承伏熙寧四年慶州叛兵夜潰出城隣郡壁守人情訩恐道路不敢行縣民挈家走避兵公視事如常日出郭觀覽游衍陳樂而歸人情遂安或者問公曰此非叛兵特潰兵爾是皆邠寧人之從不歸耳則趨家穹胥之亡也所昌言恐動皆所在不逞小民欲乘動移竊物爾是時並邊飢歉死之太半州縣孰泥新法莫肯賑濟獨潘原不待報而發倉全數千人病者親視粥藥儀州廢華亭縣改格之始居人未安府命公權華亭逾月潘原民索公歸華亭民願留兩縣之衆爭於帥前即命以歸察訪官過縣民遮訴留公再任質之諸司保任如一語遂以狀上聞得再任公在潘原六年民猶訴留不已既去即佛寺圖其像以時禮謁至今不少衰鹽池久例募民供役分隸諸官影象工役故凡鹽官寡清白之譽公至一切罷去久之條吏皆以爲便權鹽使李稷於常課外淩求其利操急苛細人不敢少訴公謂於法不便稷怒使人伺公久之竟無所得在汜水是時清汴已興朝廷憂河流少南則割新堤都水使者上言欲計塞河使北流入新閘口以紓清汴堤防公抗議以爲不可從既與水不叶追資費以萬計朝廷罷役貶水官而免公交非遂不赴定武之辟姻求謝事因歎曰仕宦憂辱何時已哉吾不欲復爲也予接公於熙寧初年自爾數數見之公抗直人也與人無多言而志愛久而彌厚心所不欲者雖以千乘餂之不爲也家儲豐厚親戚貧之者毋小吝其棄弃人罕能及之娶李氏封永縣君先公卒再娶陸氏封同安縣君男三人益之用公致仕補太廟齋郎廷之損之皆未仕女三人一適承奉郎韓宗坦二在室至元祐四年其兄安壽守解梁以書抵予曰子辱與吾弟游知其行事能爲之決

序以表之于墓吾死不恨矣然予安得而辭之因為之表云

陳昱

宋蘇東坡大全集陳昱被冥吏誤追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携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者或為烏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錢至者吏輒刺除之如抽貫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吏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己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陳侗

宋劉攽彭城集故朝奉大夫權知陝州軍府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侗字成伯姓陳氏其先興化軍莆田縣人曾祖某贈兵部郎中祖某官至工部郎中父某贈銀青光祿大夫君生十三歲而孤從其母方夫人鞠於外家居蘇州危心苦志能自力學問方夫人終養育弟妹辛苦家事三十餘始以進士舉登第調河南府福昌縣主簿始至謁府為人頎長偉厚眉目廣秀衣冠整嚴府吏驚相告曰亦有主簿若是其大也留守文太師潞公一見與語知其奇厚待之自爾遂往來門下及丞相富公亦愛重其文藻稱焉三年以令舉為商洛縣令代還用薦者言還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潞公薦君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富公守汝州求用君為從事自輔必欲致君請官滿而後試朝廷許之會富公歸執政柄君即召還既試除館閣校勘判登聞鼓院編修宗正司條貫同知太常禮院編修樞密院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例冊初置二府屬官用人甚重潞公時為樞密使薦君充選改太子中允檢詳禮房戶房文字頃之御史有言事不見從者其在樞府疑君梗之作為非語中君君不自辯上亦薄其過徙從判鼓院御史後亦知非君意憾而謝君改集賢校理還太常丞知禮院更博士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入辭上問其所欲言君論今祀五嶽四瀆附於地祇方丘不與周禮同宜異為壇位具禮儀樂章上以為然始詔禮官討定如君言君至湖數月徙宣州君於為政愛民為先可以濟活人者為其方畧雖亂法行之不疑湖人因歲饑以男女質錢至有終約身為仆者公為契券後雖十倍其直自贖不肯付還父子隔絕悵悵吏不為察有來訴者君皆許贖之男女得歸平民婚娶者甚衆江南轉運司欲以聚財媚上然不能有它智畧徙舉籍通欠歲期督索州縣知損民不堪其求君為分別之曰通負在元豐三年前者赦書所當除也使者不許付它吏議之以謂宜如編勑償及七分餘乃可免君請於朝竟得蠲除以及一路云有二女子父母死其兄不能自立家本富厚未及碁月皆用蕩盡死者不葬而存者飢餓泣訴於府君使按覈其所貨鬻皆在賤價而構質甚多録而償之既償其所取猶贏數十萬錢為之葬埋而嫁二女子吏民感歎為君立生祠還朝奉郎還朝拜少府少監官制有館職者普遷一官以易之用是改朝散郎吏衛尉少卿上即位汎恩遷朝請郎遣使來弔君往迎送之明年遂使北虜歸遷朝奉大夫是歲元祐元年也四月君弟子雍終于知潭州君求為郡以撫存其家得知陝府數月加直祕閣知梓州君復申前請乃復留陝吏民聞君不去莫不忻懽相慶者夏縣令劉定果健善治縣民有與庭不相中者此民狡猾喜訟持吏短長凌駕州縣會定徙官即上書告定不法事定聞之求得辯直章下府吏畏民巧詐耆獲多

欲逮從回避其情君為明辯盡理定卒無一事民坐上書不實受刑不辭寡婦訴其子為贅壻於蜀三年不歸其妻家豪富而婦寒飢寄食君為移書呼其子十反不至君以義諭其郡守郡守窮乃械而送之君將正其罪母復泣告曰幸全度子得以終老君憐而舍之子亦知悔過更為孝養云潼關闢出入商旅吏緣為姦商人以神事藏乳香一兩者吏論以為犯禁沒其資財且百萬賤價斥賣之買以自入君知其然窮治其獄黨與皆流竄行道莫不欣悅君在陝且二年朝廷既除代會君疾三年四月某甲子終享年六十五君初娶呼延氏賢淑有操與君同隱約孝事方夫人育叔妹者也君在商雒呼延卒後以君貴封福昌縣君今夫人劉氏封崇德縣君君四子長彥方國朝邑縣主簿次彥恭是年進士及第授鄭州司戶參軍次彥稱彥庶皆讀書為文有成立女四人長嫁某官林定次進士呼延發次某官梁寬少為吾兒懷州司戶參軍方山婦君篤愛宗族而厚於交游貧窮不能自存者尤加隱卹俸錢分割十去八九姑女適人而夫死取而養視之更配良民於人之婚喪不能舉者累皆為辦之文集十五卷藏於家夫人之喪將葬卜地或告曰南峯之下有吉穴焉為浮屠主之自誓不顧其與人也有以二百萬求一塋者不得也君與于雍往詢之前夕浮屠

夢有貴客二求地以葬浮屠異之旦明設榻以待而二人至浮屠視其狀皃瓌偉人也先問曰將無求葬地乎應曰然浮屠以地與君不費一錢既葬浮屠告衆曰吾遵誓言不可復處矣拂衣而去嗚乎其亦異矣地實某縣某鄉某里君葬去之凡若干里呼延氏祔某年某月某甲子襄事銘曰

再世以文而官不違蟠欝渟濡謂將大發至君兄弟亦止於斯華未足以耀世利澤爲民之思是謂不朽奚以多爲闢衆作宮鑱石諆詞銘乎銘乎信爲弗欺氏族類藁陳侗賢良絳之孫章衡榜登第富弼守汝州辟爲從事奏乞令考滿召試會弼歸執政即召除館閣校勘後侗出知陝州東坡以詩送之曰誰能如鐵牛横身負黄河滔天不能沒尺箠未易訶（云云）此外但一嘯後生工揣摩（見東坡大全集）繼知湖州莆陽志陝府陳成伯有子登第以此爲賀牓眼科名後寂寥三十春義方能教子及第家榮親手足凋零甚家門喜慶新此時堪一醉咫尺太陽津（出浮休先生畫墁集）

（按陳絳之子動之說之動之天聖八年王堯臣牓第一甲第八人說之同年同甲第六人動之之子爲陳侗陳睦陳偲侗嘉祐二年章衡牓甲第睦嘉祐六年王俊民牓第二人此詩云牓眼科名後豈其事乎）

陳軒

宋史列傳　軒字元輿建州建陽人進士第二授平江軍節度推官元祐中爲禮部郎中徐王翊善再遷中書舍人上疏言祖宗舊制諸道帥守使者辭見之日並召對便殿非特可以周知利害亦可觀閱人材令視朝數刻而退惟執政大臣得在帝所或經旬閱月臺諫官乃得覲餘皆無因而前殆非所謂廣覽兼聽之道願詔有司使如故事又言所在巡檢招惰游惡少以隷土軍習暴横爲田野患請使以廂卒代皆從之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潁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論監司守臣數易之弊如江淮發運使十五年間至更三十二人願稍久其任又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苛責羸老散青苗以抑兼并拯艱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侍經闈每勸帝以治貴清淨願法文景之恭儉帝頗聽行之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建安志軒嘉祐中廷試本冠多士有司以其賦用韻失次欲黜之有旨降第二先是進士賜袍笏例於廷下脫白服綠軒衣如懸鶉上惻然解黄衣賜之至今賜袍笏有淡黄衫自軒始初調平江軍節度推官後知汀州元祐初除祠部郎中豫章黄廷堅贈之詩有曰平生所聞陳汀州蝗不入境年屢豐其稱賞如此自右史擢中書舍人管伴高麗使坐爲通表乞賜書籍出守廬州除龍圖閣待制移杭江寧陳潁昌四郡徽宗即位召爲兵部侍郎上言守臣監司當久其任又言散青苗以濟艱乏其俵散官不當立賞格上皆納之未幾以龍圖閣直學士帥成都徙長安乞鄉郡知福州尋卒初軒未第之初夜夢至一官府若寺觀然前有兩高門門各有金書額一曰左丞陳軒一曰右丞黄履其後履官至右丞軒但龍圖閣直學士暮年謂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嘗思其由昔年守杭州有違官怒一老兵執送府欲杖之此兵年餘七十法不應杖遂聽贖餞違官折簡相責不獲已援呼入亟命行決即死於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嘗不以自咎也違法徇情教人招謗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方軒夢時左右丞乃寄祿官後始以爲執政豈法令變更幽冥中亦已預知耶時建陽士大夫年踰八袠者九人曰傳朝請者鎔字範民八十七歲曰王朝請者名恕字伯達八十六歲曰王承奉者名侁字顯公八十五歲曰姜承議者名全字光明曰劉承奉者名顔字戣叔曰陳奉議者名夬字剛中各八十三歲曰李奉議者名飾字元質八十二歲曰呂大夫者名蒙字蒙儒八十六歲曰呂奉議者名乂字仲

儀八十歲於是王朝請爲倡請效洛陽故事爲九老會相與作詩記東陽之盛公亦年八十聞之移書願預且乞更名十老會後竟不歸願弗克遂云

陳覺民

氏族類藁覺民字達野仙遊枱山人登進士第元祐間東坡知杭州舉應制科歷知建州泉州福建運判提刑改廣東提刑知廣州所至有風力兩爲鄉部使者凡過郡邑非公事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人甚憚之嘗過武夷題詩云昇真洞口接天門靈草丹桃日日春聽說列仙來瑞世三朝德業在斯民（章聖出自武夷事見楊大年家集神考哲廟亦皆武夷真君應世故有三朝德業之句）武夷真君應世之異士夫鮮有知之者故表而出之

陳衍

宋史宦官傳　衍開封人以内侍給事殿庭累官供備庫使梁惟簡薦諸宣仁皇后主管高韓王宅領御藥院内東門司宣仁山陵爲按行使俄以左藏使文州刺史出真定路都監御史求之邵張商英劾其交通脫徙珠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老大臣云結衍輩以謀廢立鍛鍊無所得安惇蔡京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内侍十餘人于外以翦除主人腹心剔異意在動摇大逆不道乃詔處死令廣西轉運使涖其刑

陳彥恭

宋汪藻浮溪集贈左太中大夫致仕陳公墓誌銘　左太中大夫致仕陳公彥恭既葬之五年其子袞令衢之龍游以書抵君之故人汪藻而告曰先大夫之殁不幸葬于兵間不暇求能言者識其墓今不肖孤老矣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使先人之平生泯泯然無以見世惟夫子哀而賜之銘以振耀陳氏使死而不朽先大夫實寵嘉之君奉使九路時治江南之番陽藻歸番陽與公游最久熟知君行治銘君固宜君諱彥恭字子愿其上世家閩之莆陽後徙名數姑蘇今為姑蘇人曽大父峰舉賢良方正景德間卒官左司諫主動之為秘書丞贈銀青光祿大夫銀青生侗以文行為富韓公所知出入册府二十餘年更熙寧元豐無所附麗歷朝奉大夫衛尉少卿以殁贈金紫光祿大夫金紫於君為皇考君少力學落筆過人父友蘇軾孫諤皆器而勉之中元祐某年乙科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擢編修勑令所删定官改宣教郎出通判保州先是編修勑令官蔡京以事屬君君不應衛之及是代還京當國除提舉河北東流物料不拜復通判單州單被邊官吏習用庫錢無所忌君洗手奉法不以一錢假人且條其宿贓十餘萬其風為變熙州師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陰沮之州縣莫敢迕公推行自如歲得米九萬斛貫之至鞏也守率其下屬櫜鞬拜道左君獨朝服揖貫貫滋不平人為君惧君處之晏如會罷歸以免除提轄河東路坑冶鑄錢蔡京以其黨轉運使王桓兼之桓欲增鹽鼓鑄其數倍經公曰山澤之利不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聞罷君歸吏部久之除提點九路坑冶鑄錢九路地縣百餘州異時居官者憚江湖嶺海之艱率家居可否事君周行萬里冒風波瘴癘而前至課羸十餘倍入大理為正拜尚書刑部郎中京師水環城浩然上以為憂命君出按使還合旨除戶部郎中戶部議留炭場朝廷以為非不樂君者譖曰陳某實為此君受誣不言黜監滑州酒事旨差知眉州丐閑得提舉江州太平觀還朝宰相欲以君為光祿少卿君曰吾不用於世久矣東除豈吾事哉侍方數百里為天子牧民足矣語聞除知壽春府移泗州從還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来告難君詔書泣下悉禁旅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可乎君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以其師皆出東諸侯聞之無不愧服是冬詔令不出國門群盜紛然旁郡光黃等州皆陷叛將李安提兵及種鼓報聞於壽劇賊李全亦並城宵掠城中兇懼公以計招安安許諾即單騎叩安營為之陳逆順禍福安不意君来矍然下拜君知二寇不復合也乃毅言討賊安以兵會之臨陣斬全餘黨皆殪師還厚犒安等遣其兵西安畏威不敢留夜半引去州以無事歲餘復請祠而歸屬虜兵南度避地展轉數州至會稽請老以疾終焉春秋七十有二實建炎三年十月某甲子也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君平江府光祿山祖宗之原妻令人梅氏龍圖閣學士摯之孫先君四月卒四子長曰高蚤世次曰袞奉議郎龍游君也次曰裒宣義郎出後君之長兄某亦前卒次曰褒授承直郎紹興府觀察判官三女北海簿楊符右承事郎梁庭誨迪功郎彭欅其壻也君肝鬲洞然平生不以一語欺人服繼母劉夫人喪哀毀骨立王室在難語輒流涕忠孝純誠蓋其天性閩勝流奇士必先就見以身傾下之苟非其人雖在勢視之亡如也坐此連蹇四十餘年雖老而衰猶不少貶所至剸以誠長者居官嘗立奇釣聲譽既去後人以為法其守壽春活人以千萬計相與圖君像事之至今壽春人奉祠不衰云銘曰

國風中微　士習浮偽　誰讓之穢　以直為吝　陳君慨然　自別茲世　持身治人　一用其至　彼權者夫　威福唯意　吾躬可摧　寧汝軒輊　以茲數窮　材不容試　吾何悔追　白首獨靈　莫榮有終　莫樂無愧　後人求君　視此銘識

陳府君

宋謝無逸溪堂集府君墓誌銘　始余不喜地理學家有郭璞一行諸書以覆醬瓿焉日者一錢不直及考三代載籍見古公亶父躍馬岐山之陽馬未輟鞅奉龜以告克協人謀龜人從公劉陟巘降原以相陰陽幽居大理周公晚立澗瀍之上揚火以作龜惟洛是食然後喟然歎曰地里書不可泯也如此哉於是友人陳之奇與其弟中將改葬皇祖府君謁於余曰皇祖葬十一年矣卜之日者不吉將遷之吉地丐君一言以赦之余曰葬而吉冢上一畚土不可動也葬而不吉雖穿其墓舉其棺槨拜而瘞諸奧壇是乃所以為孝也兩陳子曰君以為然吾將從事焉雖然微君文無以掩諸幽君其為我銘之予泣曰昔我先考與府君遊從時予童子未知也先考沒世三十年始識兩陳子愛其人胄懷磊磊無俗子氣遂與之定交歸以告先夫人夫人喜曰汝父與而祖遊驩甚乃孫又與汝善兩家子弟相勉以正能自樹立不辱其先吾之志也因盡告以先考平生游從賓客之賢者故予知府君大者最詳而細則畧焉府君自兒時端重不戲老成人也至耆艾矣經紀家事莊子弟不違焉平居儼衣冠對客風貌凛然可畏客敬之如賢公卿耳其言衎衎以和雖詼諧笑謔而規誨寓焉客有舉其言以為訓終身為善人從其遊者自少

及老。不見一毫夫禮猶子死婿妻。孤童不能持門戶。府君調護其生事。訓飭其子。竟以克家。其治生。御髮薅苗。以至海舍地員。未嘗以此驕雅世俗。緼袍短褐。蕭然若癯儒也。嗚呼可謂恭儉君子矣。府君諱某字某臨川人。諱某之子。諱某之孫。諱某之曾孫。娶伍氏。生兩男。一女。男某有賢行。若干歲而卒。女嫁進士江某孫男四。某登世之奇之中。應進士舉。某尚幼。五女孫皆配士人。元祐某年。十月壬辰朔已亥。府君終于寢。享年七十二。以七年正月甲申朔。十三日丙申。葬于某鄉某原。後十一年。歲在癸未。十二月癸酉。改葬于某鄉某原。時崇寧二年也。銘曰。　先考雖賢。而壽不稱其德。府君雖壽。而年不永其嗣。此兩公者。既相從於地下。逆與乃孫。敢不丕承其志。

陳希微

茅山志希微字彥真姑蘇人。先名伯雄。父之才。朝奉郎監江寧府糧料院。元祐中。伯雄得伏連疾已困。詣劉先生乞符水治之。疾良愈。妻門下侍郎薛昂夫人之妹。會先卒。遂山居爲道士。改名希微。築室柳泝泉上。徽宗聞其名。累詔不起。乃勅所居爲抱元觀。賜號洞微法師。宣和中爲人拜章詰旦解去。

陳補

清漳志補龍岩人。元祐間與劉棠俱有詞賦聲。時人謂劉棠陳補漳岩賦虎。劉既登科。陳遂隱跡於溪南。賦詩自娛。詩云。大不（手持丞相印。小無人擁史君符。門前溪水綠如染。好把一竿秋釣磯。）

陳綱

宋黃庭堅豫章集陳少張墓誌銘　君諱綱少張字也。眉州青衣陳氏。曾大父顯忠。贈尚書兵部侍郎。大父希世。贈職方員外郎。父瑜。職方員外郎。知蜀州及叔父大常少卿希亮。元太子中允庸。同年登進士第。眉州號其所居坊曰三俊。蜀州官不達。乃買田葉縣而葬於洛師。遂爲汝州葉縣人。君天資明奧。奇書異聞。無所不讀。銳意舉進士。三絀於有司。乃歎曰。吾爲功名乎。今富貴而有功於民。垂名不朽者誰耶。吾爲溫飽乎。田園豈不足哉。遂沉浮里中三十餘年。築居第重堂複屋。寓意於花竹間。居雖富。未嘗什一也。方開書館。欲聘奇士與遊。令子弟作佳進士以雪恥。不幸死矣。享年五十有四。實元祐某年三月初九日。初室郭氏天章閣待制輔之女。繼室蒲氏。福州閩清縣令遠猶之女。六男子。寧之三班奉職。寬之。完之學進士。寀之。宜之。寂之。尚幼。兩女子。長嫁進士朱覽。次在室。後九年。蒲夫人及諸子。乃克葬君于蜀州之墓次。而寬之走陳留乞銘於予。予叢爲業。尉與君游相好也。又與君有連。其可不銘。銘曰。赫赫兮計行。默默兮心事。過隙拱木兮同穀。佳城兮鬱鬱。水深兮卜吉。谷爲陵兮見白日。勒於銘兮詔勿伐。

陳憲之

宋陳瓘了齋集憲之墓誌銘　君諱之翰字憲之。明州鄞縣人也。殿中丞贈朝散大夫諱翊之子。君少有志操。治經求其大旨。爲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第。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其所躬行。繼母曰孝。兄曰悌。弟曰友。朋友信之。大夫君四子。伯曰伯達。叔曰伯脩。季曰伯彊。君仲也。元祐中。子權倅州事。以疾尋醫。寓居湖西。與君接屋而居。因得過從。凡鄉評之所以與君者。考之皆信。逮今二十年。君與伯季皆已卒矣。而家習輯睦。雍雍怡怡。不少衰也。陳氏皆業固厚。自大夫君即世。伯不喜事。事以家務委君。君平於處治。不爲纖嗇。貲日益耗。而後生之爲善者。輕彼重此。知所法象。計其所得孰多。必有能辨之者矣。鄉人初貸君黃金。後攜以償君。適在汴舟。其人紿曰。金誤墜水。君不疑也。後數年其人內悔。疾且死。遣其子來謝。致所當償。君亦受而不拒。且嘉其能改。係以所償助其喪葬。君於生事類此者不一。此豈爲富之術哉。崇寧二年。詔

舉遺逸。鄞之賢士大夫。聞而相語曰。此可以得憲之矣。州及部使者。用衆論薦君于朝。天子官之。知君行實而喜。朝廷之得士者。非特鄞之賢士大夫而已也。君氣和言溫。與人交久益恭。口不道人之過。以誠叩之。邪正黑白。不少私也。平居飲酒賦詩。隨境輒適。若無營于世者。至於尚論古今。自春秋以來。千餘年事。是非得失。閫畧細故。獨取其大者論之。使君得試其所知大小先後。必有攸敘。其不負天子之詔也。決矣。久鬱而始通。方流而遽涸。非命也歟。予頃自合浦蒙恩得歸。君亦被命而還。過從尤數。君病亟予往問之。坐與予語。久之歸。未及舍。而君已歿矣。大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也。享年六十。娶姚氏。尚書屯田員外郎甫之女。男二人。曰庚。曰廓。女一人。爲比丘尼。孫男九人。政和元年四月。君弟及之。與庚廓自鄞遣人來通以書。屬予曰。將以今年五月壬午。啓夫人姚氏之殯。與君合葬于鄞之翔鳳鄉隱學山。大夫君之域。願得一言以刻于石。予與及之友善。而二人皆孝。於憲之銘。其何可辭。銘曰。　爲善於家。去聞取達。考諸鄉評。覈副其實。詔搜岩穴。幽遠不遺。坎中流矣。而涸於斯。人孰不壽。胡嗇兩年。立而不惑。時能達天。

陳汝錫（處州志）汝錫字沔予。青田人。幼穎悟。數歲能屬文。或以其詩一聯示黃庭堅曰。閑愁莫浪遣。留爲痛飲資。黃擊節稱賞。宋紹聖四年。由太學進士第。邑之登第自汝錫始。崇寧間諸路學事始置提舉。首除提舉福建學事。官至浙東安撫使。有鶴溪集刊于郡齋。子（[illegible]）以父任終通判漳州。著蒙隱集刊于宜春。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六　九眞

陳

陳詳（晉江志）詳晉江人。年十八。登紹聖四年第。爲南劍州推官。尚書黃裳妻以女。已故。挈其柴歸以觀之。詳不爲視。乃反之。歸以其娣。與張讀爲齊年進士。讀題其里曰通籍。終通判漵州。姪孫研。

陳研（晉江志）研字叔毅。一字季顯。乾道丙戌進士。淳熙間官臨汀。言民苦於計口鬻鹽。乞弛鹽禁。且請宜寨抑揚圍以備鹽盜。有旨從之。權貴嘗欲引爲御史。先諷之擊故相。研曰。鄉議不可犯。故相不可擯。以忤意去。提點湖南刑獄。永富者子杏於撻爲乞人毆以死。官吏利其賄。反抑死者家爲誣告。在理十五年。家且破。獄上。研平反之。徙計度轉運使。屬州故有鐵纜錢。隸馬民病甚。研曰。今無用鐵纜。而折直未除。何也。悉去之。入還起居郎。卒年七十八。研有經學。詩書易禮。有解。里人師之。從弟礹。字叔振。登慶元己未第。

陳攄（四明志）攄字君益。四明人。紹聖間爲將樂宰。興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每遇水旱爲民請禱。根於至誠。歆答如響。先是將樂之俗。家舉一子。富者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有犯者無不窮治。自是民生子不敢不舉。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接畛。卒於官。邑人思其遺德。爲祠堂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時有雨暘之請。紛至祠下。乞靈各遂。所祈部使者得之輿議。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乞賜廟額。朝廷可其請。賜額旌福廟。

陳次升（宋史列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政。而爲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擲尉周任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爲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斂。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蠲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爲之節

而審行之操縱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從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星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消天變掖庭鞫厭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令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敕牓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敕牓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顏致己意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御史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爾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

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復入見帝申前旨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訖不克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高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道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覿張庭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蕭陽志先是侍御史陳次升乞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曾布力爭不得乞降黜范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官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苟執政官無所私固所不卹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安用深責之也上以為然又殿中侍御史龔夬兩上章言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前則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鄒浩以言獲罪已而龔夬言

翰林學士蔡京朝廷不以夬言為然夬將去位陳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雖間以他罪遣而京之所惡無不去者比乃微罪皆緣氏族類策徽宗即位除次升侍御史公對論三省大臣曰近肆為譎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陽為承行陰諭繳駁上以侵陵主道下以竊弄國權君不辨之於早則堅冰之患至矣又言朝廷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所以存大公之道近來除授多出大臣不緣聖選切恐相為比周欲乞今後臺諫官若除授必出宸衷既而遷諫議大夫公又言章惇久居揆路迷國誤朝殘人害物陛下又承大統肆為異論及為山陵使先之幕次大升輦陷於泥中惇既不能隨從又謂元祐皇后不從其請惇既不忠又欲置元祐皇后於有過惇遂謫知越州又言蔡京職為翰長委蛇經幄日侍清光可謂貴臣而乃卑躬屈己親昵閹官原其設心實欲令其伺陛下起居溷宮禁事於是京落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京黨復熾其謗已成遂除公給事公當批駁力莫回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自京竊國柄奸言日至降充集賢殿修撰後又坐乞留陳瓘瀟汰鄒浩連累臣僚除名建昌居住後崇寧四年八月御筆次第量移遷謫臣僚移荊湖南

北路五年星文變見上慨然悔悟特加英斷元祐元符末係籍人等朝堂石刻奸黨石刻併令除毀復公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繼復寶文閣待制終于眞州之私第平時遇事敢言雖鼎鑊刀鋸在前曾莫之卹謹論集待制陳公行實公諱次升字當時行第三十乃十四朝議之次孫正議大夫之次子母王氏二十九娘東陂人贈碩人族處于仙谿龜峯之下公少小時庭前有荔枝樹少熟公登其上正議公晝寢夢有祥龍蜿蜒其上起而視之乃公也正議公心甚喜之而不自負方發蒙時讀書一過即成誦及丱甫喜操觚弄墨出一二語以為時輩所印可長遊鄉校屢先諸子嗚嘗月試夜歸塗有神堂祠者為一鄉之靈迹公至其所忽聞呵聲曰避待制公窺之寂無人迹乃知神物之顯異也熙寧六年癸丑余中榜賜同進士及第是時公之伯伸如知縣公次顏教授次寵士曹公次宗皆力學起家閭里稱耀公初調虔之獄掾虔為江西劇郡齊民天性豪悍動相爭擊海繫囹圄自公視事剖決精明庭無留獄前此有猾吏鍾四者盜發官帑按驗不服公至鞫其奸狀即日伏辜郡將以此喜公力薦於朝除和州防禦推官秩滿改宣德郎宰密之安丘安丘號為難治前宰以失職去官時州從事攝政及公下車從事首告公以此邦獄訟最繁嘗斥大獄字公

曰子何不教我以無刑乃教我廣獄耶卒不聽公一綰彝章以忠和愷悌爲政民訟于庭者棄情相衝公以理開曉之皆心服而去踰月從事行縣而圄空於是歎服元豐七年甲子移英州簽判適神祖末年深厭新法之爲民病寤寐英才來赴上聞有旨促公到闕召對便殿上首問公以鄉自外來知朝廷青苗免役等法民安之否公條疏其利病且曰聞陛下慨然悔悟之意遠方之民日有生氣上首肯之得旨與監察御史公一入臺糾察庶務振刷宏綱風采凜然權貴褫氣上嘗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當考其煩苛措克與怠慢者議遣使按察會上晏駕不果元豐八年二聖臨御躰先帝遺意四月遣公按察江南西路公即駕軺車一入其境百姓遮道陳訴官司抑配買鹽之弊公遂徹州縣即爲罷移均減回奏漕臣蹇序辰父子虛張鹽額勒令承買煩勞州縣欺罔朝廷時正言王公覿亦論列之蹇序辰父子鐫降有差五月遣公按察提舉荊湖元祐更化公乃還朝供職二月司馬文正公當軸登用正人一時名流如劉摯蘇轍范純仁王岩叟等並居言路公之挺直不減諸公而和平溫雅過之公以幸遭明時言事無隱初保甲之行貧民苦於冬校元豐末詔府界三路或家止有一丁病患未該破丁者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至是有衝改其法公上疏力爭乞依元豐八年旨揮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王文公用事之日獻利之臣惟務掊克上供之外別置封樁錢皆溢數以取於民公皆乞罷之又乞委官置局許之詳理庶用法過當事涉冤抑者皆得伸雪無非切中時病未幾九月文正公即世諸賢已有相攻之隙公乃力丐外補十月得請提點淮南刑獄公去國未踰月而朋黨之事起矣公雖自中補外處之泰然有部吏者初公微時挈邑僊遊嘗與公有隙及公之來負慙求去公曰吾不以私廢公子盡心民事可也既而薦以對章其人益感愧且服公之德量甫及一年易節詳刑淮東時諸道監司奏課惟公爲最到闕除兵部員外郎就職甫月餘丁內外艱公自中都扶櫬歸里雖寒月而扉屨不輟免服之日不肯赴闕有旨促公至則除刑部員外郎公明練典章雖老吏莫肆其姦巧律令格式爲之一正八月遣公提點荊湖刑獄公元豐間司按察日已熟識一方之利病至則首舉行之吏民相安惟恐其去紹聖二年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用熙豐舊黨善類繼引去公處群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上嘗欲幸金明池所造龍船極工巧言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又言陛下動傚過於夏禹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之舟其費不貲游幸

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乎上嘉納焉閱月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反覆數百言仍奏臺諫官當出聖選如近日監察御史三人闕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三人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嘗出於陛下之意或出於宰相之私若出執政近臣豈能免天下之議此源若開臣恐異日臺諫阿輔權臣而負陛下矣今後若近臣薦舉並須召對視其人才去取出於聖斷又言爲治之道莫先乎用人用人之要莫大乎辨邪正何謂正知君父爲尊而不麗於權要所謂正人也何謂邪執政之所惡則從而擠之執政之所喜則從而譽之不顧公議惟執私恩所謂邪也故古之聖王以治道爲本在於進退人材進退人材乃人主作福作威者也故邪必去之而天下所共棄賢必任之而天下所共喜今朝廷除命一下縉紳必相謂曰若非權貴之親則門下之士或一年之間屢進論其人則無可稱之善或陛下之所黜而擢用愈速姦佞貪汚因人所論其進益銳如此則豈足以盡天下之公議哉望聖慈收還威福之柄進賢在於必果無爲奸人所移黜邪在於勿疑無爲朋黨所庇時禁中失火公言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祗肅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逮內則小心以求諸己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儻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又因星變上疏曰自古有道德之君天必愛佑之時出變異以警戒之竊聞陛下謙冲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罷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星變必須頒赦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自至時大臣招摭舊事增過元祐臣僚適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遣錄黃行下以元祐間所獻文字得罪公言紹聖元年責降呂大防等節文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今汪浹等以上書得罪則前者勅牓殆成虛文豈不有傷國體繼又差官置局編排元祐章疏公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勅牓未施行間今欲以人言之失致之有過之地則初年詔令嘗許自新遺所以悞天下疏入不報三年十月侍講官常立上殿公奏謂立嘗以父秩行狀申國史院詆毀安石誣先帝驚庸肆爲無狀以大臣親昵私相薦引特乞黜責以警官邪秘書省周種除著作佐郎公奏謂館閣所待天下之英才人才之所先者莫先於德行種之德行無取朝廷進用甚速豈能厭服人心凡十上章乃罷種職初蘇頌罷相來之邵言鄒浩交結頌之子藻躐遷博士朝廷以浩教授襄州公言浩學問該博行義修明言者

附會權臣妄有掊擊命下之日縉紳咸以爲允令朝廷公明宜在昭雪特乞改正以副輿論左正言孫諤以爭役法不合左遷軍壘公言免役之法實欲使民諫官以言爲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時章蔡以公乃神廟親擢元祐間多持節在外未嘗顯用謂公必怨望紹聖初特除言官欲其出力排元祐舊人以爲己助公至則首論勅榜反覆繼論周種常立等自此章蔡始不悅會令太府御林顏致誠悃於公曰昨自湖外來從登憲府皆己之力苟相助何患不得美官公曰某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公爲御監乃爲宰執傳風旨耶顏愧而去章蔡益銜公屢於上前媒孽其短賴上知公朴忠計卒不行會朔方河濆民移大臣欲乘間出公總漕計進呈謂非陳某不可上顧徐曰一轉運之才何難得陳某敢言不當令去左右數日公乞罷臺職章上御筆親擢可除左司諫公力辭不就適曾布奏事上前上因語之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就職公知眷注之隆遂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讜論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公益感厲自奮時姦人擠陷忠良肆行謗毀欲盡實元祐臣僚於死地朝論藉藉上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顧

問近日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臣聞小人横議搖動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若姦臣疵毀輒有議論不惟有虧聖孝且失人心上諫然曰卿何從得公曰臣職許風聞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當詰臣所從來願勿聽銷骨之謗上首領之者再元符改元京等與同文館獄竟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嶺外欲盡殺元祐黨人公聞之亟見上奏曰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何耶上曰無之無之卿何爲出此語公曰以升卿爲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間負罪家居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今使擁使節元祐臣僚遷謫之地理無全者上皺然大悟即日罷升卿按察職元城劉公安世聞之曰陳當時有功於元祐人居多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容聞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槩挺挺鼎鑊不避上疏乞寬掖廷獄寢華陽之封二疏之入人皆危之而公獨凜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它有建立遂適濟陰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爲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采公之言罷宗景黜楊氏而建立之意已不可回會一日奏大理觀望多致濫獄蓋詆章蔡之苛刻也上問大臣曰陳某言觀望者何卞奏謂觀望陛下以激怒耳上默然又以

嘗劾章惇奏入不報一日陛對上謂公曰章惇文字勿令絕了公唯唯而退出告王舉舉謂公曰胡不曰上云臣任耳目之官常不猶心也心所不知故耳目爲之傳達心若自知何用耳目陛下既知惇胡不罷斥更須臣等文字公後數日再對上語及惇公如舉所言對上曰未有代惇者於是惇等抵戲求歸無所不至而掖廷愈欲公去二年五月貶全州酒稅制詔有陳某元祐中所上章疏詆毀先政朕嘗含容其過庶使自新復敢狃習故態觀望言事之語上以湖南地遠當遷江南章蔡遂移公南安軍南安地隣梅嶺瘴癘之鄉上初不知及謝表至上始悟焉將舉移而上已大漸矣徽廟入繼大統登用正人詔起公知廣德軍四月降制書曰勑知廣德軍陳某朕收集忠良布在言路而臺端處位未稱朕意爲國司直爾惟其人惟爾敦厚清明慶膺耳目之寄有聞必告處人所難朕惟汝嘉起自謫籍處以横榻使參中司推爾平日之心爲予初政之助事有不當於理臣有不協于極悉意抗論副予虛懷可侍御史公既至上以公歸自嶺海問勞再三公退而上六事凡數千言一曰法天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上俞允之元祐中詔修神宗實録至紹聖中曾布阿章惇蔡之旨上言謂神廟實錄司馬光等記事不實乞用王安石手自

編寫奏對日録進入重修左司諫陳瓘爲尊堯集以獻力辨其非不賜施行至是公上疏爭之且言神考一朝大典儻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何以彰聖孝之至凡四上章時陳瓘鄒浩龔夬等同在言路天下拭目新政公等尤以指斥姦臣薦引善類爲任九月公言章惇自登揆政任私言公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公又率同僚陳師錫陳瓘等言惇包藏陰謀助尊私史擅興軍旅妄詆宗廟數事惇遂有潭州之命公又言貶竄太輕未快輿論又上疏論列之惇由是遠謫雷州先是諫官言京卞兄弟同惡相濟迷朝誤國宜正典刑於是謫居太平京出守江寧公至是又言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姦謀竊弄賞罰私報恩讎時人目爲笑面夜叉今又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奸乃移卞池州公言池與太平乃是隣壤罪大罰輕未愜衆議又言奸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群小交通內外今寵以端殿委之帥府委是失刑乃罷京職名又言京親昵閹宦漏泄宮禁原情釋辟宜即投荒京由是提舉洞霄宮河北轉運使張商英不候朝旨開臨河界沙河虛費人力三十村之民不可復耕公乞罷役且正其罪商英落職知隨州錢遹除殿中侍御史公言錢遹假曾肇之名爲一豪戶撰墓誌又假肇書受豪戶金有無未白肇今爲翰林學士可問而知若果有之盜

詐之人豈可以任天子耳目之官及親聞德音謂其假肇名爲父撰墓誌銘撰銘若無利害尚爾欺詐若論列朝政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後章再上遂竟罷臺職蹇序辰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公言序辰紹聖初以蔡卞引拔寘在都司日游章惇之門肆爲蠹毒時安燾爲門下侍郎持論端正惇甚惡之序辰陰蓄奸謀乃令王厚造爲謗言惇則乞起大獄名爲取問吏不審錄安燾遂罷執政王震亦以罪逐兼序辰又以元祐理訴爲非毀入劄乞看詳責降乃令安惇請其事自後緣訴理被禍者七八百人衣冠塗炭莫此爲甚今尚居從班承流藩府伏望特行黜責序辰由是除名放歸田里賈種民除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公言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十餘員所役兵夫至百萬增築狹水堰月河但爲舟船之害並無分毫所利朝廷均見實狹水堰遂行毀拆月河存而不用今聞不住移文修築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輒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沿路稅務收到稅錢並令撥還清河司州縣苦之兼所領在京茶場所收之息未見實數而洛口汴河兵士任意差使恣橫違法略無忌憚乞罷種民職事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處財物務要的確以公言竊惟陛下紹天明命入繼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獨斷國勢已定章惇猶肆異論曾布許將當日皆在簾下不聞一言先斷大義今命於布則曰與參顧命於將則曰獲豫顧命若不改正傳之萬世布等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宦者梁從政當議立之初與章惇異論至是已落省職降官宮觀公奏謂國家宗廟至重方其危疑之際輒敢交通宰執肆行姦謀將不利於聖躬念其嘗於神宗有攀附之故猶當貶竄御藥閣守懃奏事上前內侍裴彥臣以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曰莫錯斬人莫錯斬人公奏彥臣敢於御前肆爲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赦凡四言之彥臣遂斥荒外以至張琳郝隨之姦狄李倫劉瑗之險侮公皆極力彈擊之建中靖國改元擢司大諫時章蔡雖已去國而韓忠彥之弱不足以勝曾布之姦薦引除授多任己意司諫陳瓘言皇太后已復辟而猶預政出守泰州公言瓘以風聞論事偶有失實秪緣京等肆其奸詐僥倖進用唱爲此言脅嚇臺諫瓘既聞之遂具論奏言雖過當本實爲國令大奸既逐罪人斯得瓘之功也宜在可賞伏望特賜召還獎進言路續又上皇太后書且言瓘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爲可爲盛德之累欲望不以瓘之言爲念而以來忠讜安社稷爲心秘書少監鄧洵武同修國史公言昨以洵武爲史院檢討朝廷謂之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命令反覆如此何以明是非

別賢否況洵武父綰昔爲御史中丞爲王安石求賜第薦其子雱及壻蔡卞館職神宗察見底裏親批聖語云持心頗僻賦性回邪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今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梁子美除京西轉運使公言子美天資險刻善於交結頃緣章惇欽推使湖外紹聖間責官在所部者均被凌虐陛下親政之初是時與子美同惡之人如張景溫董必等皆蒙罷黜子美幸免又除府界提點士論扼腕近除省郎中舍人鄒浩繳駁特行寢罷人以爲當曾未踰月又有此差除朝廷除授如此何以信服天下人言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險自登宰席獨擅國權如移臺諫一事可爲寒心欲持己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章凡十上而布巧於固位八月公出使契丹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花林使人不受公而不敵公路多不遵故事但曰今新主也公一切卞正之及就館以李儼立下用花之禮且曰南朝亦在亮陰中公曰本朝故曰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惟不聽樂儼曰花樂相須既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聞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未嘗禁花虜詞屈就席如禮仍吉公曰道宗皇帝是試進士賦嘗以南北永敦信誓爲題如聞近日求爲寡瑞是否公曰祖宗盟好誠貫白日兩朝赤子之福也崇寧元年還國公出使之十一月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使還之日京之黨與布滿津要公雖得旨試給事中而力莫回天矣四月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府京等姦言洽至降公充集賢院修撰而其材王能甫尚肆醜詆言公元祐初擅欲取先朝約束紛更之於是遣使四方而適當江西首唱異議以致惑流俗依憑群枉章其時獎附會姦臣幾竊名位遂落公集賢殿修撰知萊州是時京等報復私怨紛紛不已十月論欲廢元符后罪以公嘗上書之故任伯雨張庭堅等並罷黜而公罷居濠州十一月論元符末變更法度爲元祐者罪周常等二十八人並貶罰而公自濠州移臨江軍十二月論棄湟州罪以公嘗論可棄可守之策蔣之奇等十八人並鐫降而公復除名建昌軍居住二年正月中書省檢會前諫官陳瓘鄒浩等十三人曾入章疏詆毀先朝者並編管廣南諸州而公貶循州先蘇公子由亦貶其所公繼之來頗能淡而無憂暇日則幅巾藜杖詩酒自娛雖居瘴雨蠻烟之底而草石溫劑未嘗過而問焉二公既去邦人即其嘗遊玩之地爲堂祠之名曰蘇陳堂又有台隱堂圭今循民崇奉之惟謹四年京等籍元祐黨人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姓名立碑於文德殿之東後上因天變彗星出西方長竟天慨然悔悟特加英斷命毀石刻碑應元祐元符間黨人以次序復公朝奉大夫知津州京等復

用力詆毀以知江南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福州米紱與公皆元祐姦朋詆誣宗廟令任牧守豈能奉行法令體朝廷紹述之意遂差公提舉明道宮大觀四年十一月蔡京罷相十二月復公集賢殿修撰政和八年復寶文閣待制宣和元年上章告老續上遺表終于私第訃聞特贈太中大夫公有行狀一集讜論一集見傳於世公甲申九月癸酉日甲寅時生己亥三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娶朝請大夫郭師愈之女吉州人封令人再娶李氏十九娘開封人七男一女男曰文伯曰安仁早世曰安義湖州長興縣尉曰安禮承奉郎曰安強承事郎次二人早亡女一人適通直郎邵武軍判官林顏娃一人曰安國朝奉郎致仕乃公郊奏補孫三人曰永年迪功郎初任越州簿尉再任楚州司理兵曹長子曰永世宣教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兵曹次子曰永思迪功郎吉州廬陵縣尉兵曹第三子娃孫三人曰永言廉州石康縣尉十三提幹是也曰大年初任監泉州石井鎮後任福州永福知縣十四知縣是也曰利賓修職郎德慶府龍水縣丞十九通直是也公生穎悟雅有大志方為兒時已嶄然見頭角衆皆知陳氏

右侍制諫議大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廟聖語摽曰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子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為甚詳僕竊悲公之直

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闕庭遂除臺察泰陵初政繇判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采屬諸賢相攻力丐補外紹元間既入復出柄國者嘗遣所客諭意而公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起公讁籍中再登大坡遂彈曾布劾章惇攻二蔡章各數十上是以俎華切齒譁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而獨不為群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衆口之狺狺至使一墮瘴鄉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為紹聖建中之後使元長終於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變而為宣和繇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歟嗚呼小人之得志於一時靡所不至其詆誣諸君子皆指為姦黨及公論既定向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人為世唾罵曾狗彘之不若又孰榮孰悴孰得孰失哉昔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遺直許之公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畧相似使文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遺直當為擊節三嘆云昔泰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則中再拜手敬書于泌山希點精舍

寶文侍制陳公讜論䟦

漢武帝從汲黯直諫未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宋能從陳當時之讜論世道不變而為宣和矣噫君子小人之進退係天下一大氣數是時日將昳矣一木而能支大廈之傾頹乎然為臣子者忠君愛國之情不能自已元祐君子貶竄殆盡卒不為小人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莆南渡已前人物輩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名播青史豈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點有舊一日袖其書示教曰此吾祖讜論也盥手莊誦乃知古人視國如視家朝廷一事少差必形諫疏惜堂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士莆狀元坊獻可鄭楏敬書

陳師黯

宋張舜民畫墁集合肥陳府君墓誌銘（并夫人李氏）府君諱師黯字公諤徐彭城陳氏曾大父諱宗旦贈工部尚書大父諱洎吏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副使父諱琪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府君之夫人趙平林李氏曾大父諱宗諤翰林學士贈太尉父諱昭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贈禮部尚書父上御殿中丞夫人笄年歸于府君以侍郎遺表奏補太廟齋郎歷鳳翔府郿縣主簿唐州湖陽縣令潤州司理參軍光州光山縣令監壽州在城鹽酒稅改宣義郎差知廬州合淝縣令上即位改宣德郎賜五品服以元符三年五月二十日起合淝卒於濠州享

年六十夫人以元祐三年六月六日先府君歿於彭城享年四十一至某年月日其孤舉府君與夫人喪祔於彭城縣尚書之塋禮也府君自少言行有常不妄交際吏治精審不自表襮公私大小天如也初至郡吏皆少君已而縮手弗敢試以事人多以此知之以官待次既而丁安康艱及之官合淝終八年洎寄盱眙之野易衣併日人不見憂色所居頋多可紀嘗不蘄於人知而人自知之夫人生長大家母永昌郡君章氏實郇公女而夫人章出也耳染目濡窮極貴富而能處約好禮同府君於艱難内外族人咸賢之有子孝忠六女三嫁為士妻餘尚幼初絳州娶文元龐公之女曰安康郡君生三男子府君其長也次曰師仲曰師道師道以文章致高名不幸亡矣師仲有才智而府君法度如此侍郎位下不滿德光明盛大康幾在其子孫而府君夫婦所饗亦止此可嗟矣夫予於府君世通婚姻且相好也勒石下泉不敢以誣是為銘曰

夫介廉婦順約位卑壽促天之所嗇嗚呼嗇薄

陳諤

清漳志諤字昌國龍溪人少遊太學累試不效歸以其學教授里人大抵以孝弟忠信為本初在太學弃父喪不踰月而至兄

弟友愛不分居元祐間衆舉經明行修科郡吏使之崇學初郡舉八行公為舉首俄而疾止二年後赦恩授鄆州文學子鑄特賜進士出身（見察院黃楨撰墓誌銘）浩然齋雅談陳郁越人嘗遊廬山於窮谷中遇名士髽而跣坐大盤石微作吟哦聲陳異而問焉髽瞠目不答驚逝去陳益異少至明因寺為僧道所見僧曰此興國趙知軍也為郡有異政民德之兵火後棄家入山寺中日以少米給之指穹林絕巘間曰此其所居也陳裹杖披荊訪之髽知有人至已遁去矣獨葦屋一間不蔽風雨土木在焉地爐竹几而已間有破石硯短紙數十幅取視之則詩也或一聯二聯無成章者陳僅記其數語云戰血肥春草妖魂附野狐又風吹沙草落日黃鶵啄髑髏飛不起蓋有道者云

陳淬

宋史忠義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主襄爲左班殿直鄜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于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擢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衆十萬長驅兩河逆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㻹將後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薈俟其叛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蕭暢志宣和四年燕雲初復召陳淬授河北第一將明年女真人陳許舉蔚州降命淬部千人守之隸譚積節制虜酋爲陸鉢中大王以二十萬圍城積下令曰兩國已通好敢有取虜級者死傷者刑虜謀知之沿城而上者纍纍然淬不得已乃突重圍而出直抵雲中與虜相論曲直且請死節于此虜相義之遣五千騎送淬南還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統兵馬鈐轄時粘罕傳檄州縣惟淬降書不可得真定城陷淬之妻孥死者凡八人尋知恩州虜有王善者乃擁衆數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出戰飛刃傷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建炎元年解恩印來京師二年善復擁衆犯陳留留守杜充授淬諸軍都統制領兵四千討之善懼退守其城淬遣卒持婦人巾幗罵辱之善不能堪乃出戰大敗僵骸相藉二十里升康州防禦使三年車駕渡江詔淬捍禦建康杜充奪其兵柄乃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自題其像曰數奇不足登壇將竹杖芒鞋歸去來俄而李成擧泗州叛為虜嚮導犯滁和游騎深入充不得已授淬御營使司六軍都統制淮南路招撫副使與招撫使王㻹合兵以禦之初戰于真州六合再戰于長蘆追奔逐北至滁州破其木寨國威方振會北兵繞出其後犯采石充檄淬還援建康淬請扼采石渡伏兵南岸逆擊之力諍不從板橋失守倉卒出戰連日大捷復出北兵益至不可當三軍皆潰淬據胡床大罵杜充而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仍與兩資恩澤

陳伯瑜

宋陳默堂集伯瑜宣義行狀公諱某字伯瑜姓陳氏南劍之沙縣人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之貴贈官至尚書駕部員外郎陳氏為延平大族自少監公之後世有顯人名德震天下而公之曾祖可法皇祖太初皇考瓘蓋三世不仕公自少時即發憤讀書欲張大其家勤刻苦不少懈宗黨多譽之尤為叔祖朝議之所信愛雖遊宦遠方未嘗不以自隨也以是公得徧歷通都大邑從良師友以學學且成其施於科舉若有餘矣然每出輒不利中年益奇蹇遂棄而家居往來田野間若無意於斯世者獨教其子升戩曰耕而穫常理也旱潦則亦有焉汝力於學以進少監之子孫無我多愧且吾先世多潛德至于今蓋久寧常晦而不彰乎二子遵其言日進不已其後數年果有貢于禮部者雖不偶而其志愈勵矣公從容謂其夫人曰吾兒頗能自立者上方興太學英材輻輳學者求琢磨之益宜必於是吾將遣二子遊焉而貧無以為道路之費奈何夫人曰如不可已則唯所命公於是鬻饘粥之田資其子以行里俗或笑之公逌然不以介意又二年當元祐三年而戩擧進士中第鄉之笑者始相與驚歎以公之不計目前為得又十年當紹聖四年而升復登科人以是大服公則又相與抃蹈為公深賀公謝客曰教子欲其為吾志也以文墨而得祿比比皆然何足賀識者謂公器度過人遠甚其子卒皆有成矣豈其教之固有道歟崇寧中戩調於吏部得虔州幕官虔於江西為大郡當江嶺之衝貴人達官常所往來與夫朝廷之有事于交廣者出入必過焉其見戩者則以虔之屬吏為得人會群蠻擾邊克之朝廷

以廣西融宜等州別爲一路隸黔南自幕寮以上皆堂選重其事也由是諸公之任事于此者交辟之書奏就除融州判官戩以公老不忍遠去書來告曰必辭是公聞之即輕騎詣其子所語之曰男子志四方事業亦欲及時汝爲汝之所爲毋以我故自滯儻汝有立雖行萬里之外如在吾側不然徒朝夕相依無謂也汝必往戩不得辭公因挈其婦孫以歸而使戩獨之官後果以戎功改通直郎用元圭恩封公承事郎又用郊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暮年躬被寵榮人爲公喜而公之辭色卒不見其有異於平日也戩居黔南日久屢以侍養乞於朝已而得請當詣闕遂並授福州閩縣丞以歸既歸父子相見歡甚久之迎公如閩蓋朞年而後返其明年二子亦返未幾公復趣二子還任戩曰長樂佳山水游觀休息之所爲多且飲食醫藥尤便老人其必之此乎升進而言曰始戩之令於四明之昌國也涉江逾海道遠且阻翁嘗與俱比南歸而丞于閩也又得侍翁以往今升領建之松溪邑事其去家於閩爲近居處口體之奉非所憂當爲升行戩不必聽公笑而從之其在松溪強健如未病時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逝矣蓋政和四年也享年八十有四公純直樂易其於孝友蓋不待勉強而後能至平居語莊而氣平

於人無貴賤戚疏視之若一宜其遇事易撓然一有不歉於義無苟從者其奉已至約而施予無吝悅之不以其好弗屑也在昌國其子官滿奉之以歸至郡即先走會稽告其去於部使者民有聚白金三百兩伺公出羅拜廷下願以爲公壽且曰前此爲敝邑者蓋許之也以大夫之嚴不敢以請輒私於下執事幸不以爲罪公麾而出之曰令爲國牧民反於汝乎貴貲何義也汝必速反吾兒知之其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公晚歲貲稍裕計其所用之餘選新陳不繼之際輒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賴以不困所居去城市稍遠俗不餌藥唯以巫祝爲尚公爲儲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當癘疫並興公前後所全活甚衆鄉人德之始戩之官於黔南也戎事有閒凡嶺外珍奇之物譎異之玩儻可以娛心意快耳目者莫不畢致以獻于公又屬其族子弟築亭於居第之東宏壯偉麗大溪横其前喬木蒼然掩映左右以爲公親戚故舊燕游之地至於觴豆之器射壺博奕之具無一不備來者樂之且以公之難老爲有子也公曰吾兒念我欲以是相悅然吾豈待此而後足不遽止之亦所以慰其遠情耳公之清修恬漠蓋如此公夫人邑里鄒氏賢淑敬慎治家嚴整而用物有度方公捐書就閒不以生事攖心寔甚夫人爲均節有無至婚喪祭

祀賓客之所宜費者率不更其素故人以爲難蓋長公一歲前公十年而終亦以其子陞朝贈孺人生三男子長曰升次充輔而季則戩也充輔蚤世升後公一年亦卒官止文林郎女二人適進士黄約羅世英孫男四人將以六年十二月二日辛酉葬公於縣之崇仁里故發冲之原夫人之兆宜有顯刻以傳不朽謹叙次其世系行義如右以告當世之君子使誌公之墓者得以考焉

陳了翁集陳伯瑜墓誌銘（并序）伯瑜南劍州沙縣人諱瓘伯瑜其字也二子升戩舉進士皆中第戩陞朝遇元圭恩封承事郎再封宣義郎年八十有四卒于升之官舍未葬而升卒戩泣血命其族弟漸狀伯瑜之仁遣人來九江請銘維伯瑜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贈駕部員外郎曾祖諱可法祖諱太初考諱暄皆不仕我先公朝議與伯瑜之祖兄弟也常携伯瑜之官育誨之如己子慶曆中先公爲羅源令其治以教民化俗爲先時祭酒鄭公先生年始壯猶未仕而名德已重先公以禮致先生于縣學閩之父兄欲立其子弟者皆樂使受教吾族之士來就教者亦衆伯瑜率性肄業獨不敢懈先公器愛之由是益自勉勵其施於科擧者若有餘矣然每試輒不利中年益奇蹇於是専以教子爲務遣升戩入太學鬻田以資其行里俗共笑之自元祐至紹聖十餘年間戩升相

繼登第昔之笑者翻然賀之曰不計目前其效乃爾伯瑜答之曰以文藝得祿其誰不然何足賀耶崇寧中戩任虔幕黔南部使者以蠻獠擾邊欲辟戩爲用戩以親老辭不就伯瑜聞之亟詣瀬上廼諭戩曰吾意所安汝勿辭也吾爲汝挈婦孫以歸戩始從辟除融州判官以克敵有勞轉通直郎授福州閩縣丞迎伯瑜之官時升知建州松溪縣亦請迎侍遂自閩如松溪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逝矣政和四年也伯瑜爲士修謹未嘗忤一物有不慊於義則無苟從者初戩爲令於明之昌國邑于海嶼去州遠部使者畏海道未嘗至今以故多困循戩在官修潔邑人知不可浼於其行厚集錢餽爲伯瑜壽伯瑜聾止之曰吾兒知之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至今鄞之士大夫喜言其事也伯瑜晚歲貲稍裕廪有餘粟遇貴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周焉鄉俗有疾不訪醫唯巫祝是詢伯瑜畜藥物作湯劑疫歲多所全活所居枕大溪喬木蒼然蔽映左右戩築亭臨水以爲娛親燕客之地沙陽里居之老成之奉議與前莆田簿温之伯瑜之諸父也時節享墓禮畢或與伯瑜集會于亭是三老之年皆過八十而安樂輕健起居飲食不減壯時復相似也并鄉社高年白首團聚幼壯拱侍歌詠笑語驩而不譁來往觀聽止嘗停

揮指點歎息如在圖書此吾里之勝事老於異鄉不待往與今伯瑜亡矣孰知予心之悲也伯瑜夫人鄧氏內治嚴整初處後裕用度不易其常爲主教子皆有助焉先伯瑜十年卒後戩陞朝始贈孺人子男三人長什文林郎次先輔早卒季戩也女二人適黃約羅世英皆士孫男四人六年十二月辛酉葬于崇仁里故發沖之原銘曰學而能訓老獲脊紳彼積圖倉我則淵見既立厥子恬爲婦人其心孔遠後將益新

陳策 南雄府圖經（策紹聖四年何昌言榜第五甲登第官至朝奉大夫）

陳暘 宋史儒林傳　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

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陳祐 宋史列傳　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求豐稷張耒黃庭堅龔原晁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特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遂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還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掌書命革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唷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攄己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爲責人之實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爲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我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卞已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後承議郎卒東都事略陳祐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爲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元祐人才誠爲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爲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卒

陳禾 宋史列傳　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禾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常少卿何執中壻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

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卻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瓘亦就逮經臣涖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邪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瓘黨停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言禾性不苟合立朝廷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王明清揮麈餘話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爲右正言明目張膽展盡底蘊時稱得人徽宗批出除給事中後忤權

貴優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丐祠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禾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禾從學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禾上書力爲救解及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禾游謂言必自禾發移文取證禾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禾曰豈宜以實對禾曰禍福生死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儻得分賢者罪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爲黨勒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事見高抑崇閌所述行狀紹興間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特官其孫近脩四朝史無人爲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四明志陳禾字秀實鄞縣人父謚登進士第博學教授鄉里禾兄東八行舉于鄉禾亦登進士第鄉人稱其善教子初爲鄆州司法治獄多平反部使者薦之調濰州教授講釋經學濰諸生始明經再調婺州復以經學教授朝廷聞其名召爲學正博士擢監察御史左正言後因陳瓘子正彙上疏攻蔡京下獄辭連與禾同議瓘禾俱除名建炎中詔曰蔡京坐貶者皆敘復禾獨不及始禾知和州秦檜以過客干禾禾不禮之故訖紹興時雖子孫訴于朝檜力格不行孝宗朝史浩侍經筵上其所著易春秋語孟解孝宗特官其孫正己嘉定初孫立己請于朝始贈中大夫謚文介高閌序其春秋且言禾嘗曰吾歷居臺諫未嘗置人於獄發人之私其春秋不以褒貶言深得微旨

陳朝老　建安志朝老字廷臣政和八七歲能詩其祖嘗令賦雪援筆立成有擁爐莫言冷世間行路難之句元符中詔求直言朝老時爲太學生論事剴切臺諫受蔡京風旨例以狂妄目之置司考核於是獲罪者衆京益肆橫中外顯要悉出其門朝老上疏論京跋扈將大不利於國編置道州靖康初以薦被召力辭不起自號常歡喜居士名堂曰寄懷又賦吾亦愛吾廬詩自述其所居之勝士大夫高其行義有文集百卷藏於家云

陳選　宋楊龜山集陳居士傳　諱以故付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貲爲鄉閭大姓其爲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下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亟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閨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毀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蔕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喜侵暴者不敢犯也卒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眠罷其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志其勞考公之所爲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往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邦小邑無搢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爲如何故特爲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子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瞿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爲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是多公故并述之附其末　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爲恨爲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縣陳瓘書　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爲之傳以行於世所

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鄒浩既冢其前已周書此以見意云　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爲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含德隱厚沉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爲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

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迹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鄒陳二公爲之書冢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陳偕　宋秦觀淮海集陳偕傳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爲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爲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余從事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弊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紙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爲事故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

一興一情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目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噫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失。蓋工而不雅者有矣跌而不俗者有矣詳畧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君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其于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將畫圖有一史解衣盤礴贏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盤礴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為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與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閒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術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傳其言以遺同好。

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陳驥　氏族言行類藁陳驥。仙遊留坡人也。元符間登進士第。歷宗子博士。子晝。字　博學有文章。名最高。先以父任。歷福建戶曹。尋擢第。入朝為刪定。累遷太學國子博士。出知惠南恩二州。子讜。字正仲。禾牓登科。開禧間為侍從。出守宣城。以寶謨閣待制奉祠歸第。

陳興明　真仙通鑑陳興明。幼為道士。居南嶽。遊天柱峯。遇二神人授以道要。脩之十八年。雞犬皆升天。宋徽宗封致虛守靜真人。

陳後之　宋陳長方唯室集撰先豫章公墓銘。（借如村先生名作）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漢太丘長之後。曾祖某。天禧中為祕書省校書郎。祖某。父某。不仕。以德稱于鄉。母汝南周氏。都官員外郎輔之女。公幼有大志。刻意古道。諸老先生皆奇之。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游京洛兩河。師友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為斯世也。元符庚辰歲中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司戶參軍。歲滿。遷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錄事。代。且至。以疾終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實宣和三年六月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大平山。娶吳氏。前卒。再娶林氏。太僕卿旦之女。林公在熙寧元祐中再以論事去。林夫人守節義。得家法。二男子。長方。少方。其季早卒。孫二人。正學。正行。當建中靖國元年。朝廷更張。蔡陵政事。公移書鄒侍郎浩。其畧曰。天下事。元祐引而西北。紹聖引而東南。今復引而為元祐矣。僕之私憂。將恐甚於紹聖者。後黨錮起。如公言。與陳公瓘友善。陳公材高。作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局。論險詖私諂進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藁偶存。陳公嘗薦之。未及用。而蔡京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參無得。徽公按田湖口縣還。以羊告。即劾受成。胥史失賦稅。奏上。遇二赦。京猶請持旨廢公。公在德安寔崇寧壬午歲。後三十年。當紹興改元。族弟籍自蘄水避李成之擾。偶至德安。父老問其名氏族姓。知公弟也。委曲調護。全家以免。在和州三獄不應死。守欲殺。久論不從。一日同寮大集。抱牘與辨于座。守怒。以辭氣相加。座上直者憤。弱者慴。錯立引卻。公色平言莊。徐理前語。卒得要領而退。有唁者。公曰。歷陽太守比司戶何預我哉。弟殺不辜不以天下易吾介也。方暑。守與婦併卒。通判州事燕君霖挾怨不許治喪具。公為之盡力不顧。燕怨未有以發。守之子訴於朝。燕以罪去。監炭場五年。率漏未盡十刻出。涖局午而歸。朋游問故。公曰。吾為祿仕。敢不謹職。然居今唯此官為易塞責爾。自隱莞庫。故人居政府。不一相聞。獨聞一士則

身先之。汲汲甚於在位者。其自任又如此。明堂禮官王昇。以釣臺江公公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之學易。以明象為主。謂易為象而成書。聖人所謂尚其詞。尚其變。尚其占。棄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績雲雷。以震為長子。為雲雷而已。公與之言禮不合。遂罷。在洪州。州吏何奭為姦利。前後數守。奭摘紙尾請書判。公至。亦習故常。會攝事。發其姦。付之李官。自此一府竦然承聽。守病。求去未得。請以政委公。時游察院酢守舒州。書來言江上舟往來颿檣相望。頌公盈耳。察院公之師友。其言非相諛悅者。後守至。公偶行縣。軍衣不時得。口語籍籍。州人稍引去。公聞之。料金帛。具車牛而歸。期以某日集。時諸軍譁于守廳事。入庫索庫官。道路什百為伍。公至。呼其長與語曰。軍衣稍後。何敢爾。何敢爾。歸營。三日以尺籍先後受衣某所。敢後者有法。其曹素熟威信。寂然如水歸壑。會金帛亦至。州遂無事。宣和中。內府須求催偉。又因之達官臨州。畏首畏尾。公於二事。每裁之以義。視棄去易涕唾。人以蒙患。然其官居下。故非卓然繫天下興衰治亂者。疾病。外邑人日詷醫家。既沒。哭有失聲者。事卑人欲。則相與歎咤曰。陳司錄在。有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龜山楊公時。橫塘許公景衡。皆有為國家痛惜之語。欲述治行未果。而二公沒。嗚呼。公之學以有諸己為基。以大而化為

極髮齒暮矣。舉舉焉不知其他。齊家事君處人應事。一出於誠。雖委蛇曲折。往往後萬變。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彙面之時。又不幸不年。見於世者。唯此此。天下善類所以聞之而悲也。乃若質至學憂斯世而不少貶以觀幸於直尋。則其道固知是。銘曰　望之若斧。湛之若矩。體魄降于土莫敢易其常。古學兮知天。行兮罔愆。不施不傳。所畜者年。石紀遺躅。人子之欲過者必肅。孰爲無父之國。

陳過庭

會稽志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中進士第。政和中爲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遼。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命焉時或傳遼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飭邊備。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罷知蘄州。徙責海州團練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留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勳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也。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人。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因被留不還建炎初。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四年六月。薨於虜。而明年。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忠肅

陳元凱

平陽志元故嘉議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贈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靖宣陳公神道碑銘。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綱羅天下賢俊之士。以輔翼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開國。至於宣化承流。蕃屏帝室。使者有咨諏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田里之政。皆能乘時之會。樹功立石。丹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人。君唐廣明中有諱瓊者。避黃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廷祿。廷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仕至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爲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誌其墓。後以曾孫與議叅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忱。曰恪。曰恂

曰慥。忱慶曆六年進士。仕至轉運使。慥與蘇文忠公遊。號曰方山子。忱生揮。慈州士遭亂。遂居臨縉。揮生灝。官儒林郎。灝生克基。天德三年進士。仕少中大夫。國子監丞。是爲公曾大父。少中生仲謙。金昭勇大將軍。陝西規措使。是爲公大父。昭勇生膺。入聖朝。爲東平路勸農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是爲公。妣李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公生而純孝。年三十。母夫人卒。哀毀過人。至元三年。裕宗皇帝在東宮。太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從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宮籍監丞。稍遷同知濮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抵虔嶺。諸郡盜賊蠭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略。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舉招討使郭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讒繫獄。衆以爲不可。公曰。使公不如使過。況非其罪由是命以討捕。寇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掠。右丞忽都帖木。公方督征交阯軍糧。過海。適與賊遇。擊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右丞曰。黎德海島渠耳。宜速正其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諸市。廣海以安。移富州尹。州故豐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俾陳弭盜之策皆謝不能。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爲急務。百姓安則民不待勸而衣食足盜賊自息矣。居三日。群盜屏跡。訟庭闃然。逃民稍稍復業。葺廬舍。闢土田稻禾芃然蔽於四野。宗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餘人。皆髮鬢皓白。衣冠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曾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善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宮。行釋菜禮。民觀者如堵墻。留十數日。辭去。陞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爲己任。屬縣德化。學久廢。登脩完之。濂溪周元公故宅在城南。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刱城中。如建陶靖節陳了翁祠。皆尚賢復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按察司爲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總管。陛辭徽仁裕聖皇太后諭旨汝曰。臣宜善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術章江。連歲大水。城不沒者數板。壞民廬舍。飢死者衆。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征。爲鈔二十萬。貲聽民自取以續食。稍以全活者無數。得免轉徙流離之苦。至今以爲德。大德元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憲之責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理錢物以多爲能。豈風憲之責哉。其職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五年。除建康路總管。爲政安靜。門無私謁。行臺甚相推重。公以春秋漸高。辭歸。一十年。御史臺遣使授公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臺使促公赴任。公曰。當國家變故之際。豈臣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飢。紹興尤甚。死者相枕藉

公賑之百方活十餘萬人復吉老於行臺不俟報許長辭而歸至澧三年遘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贈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謚曰靖宣夫人申氏行省郎中敗斯之女早卒繼完顏氏澧州路總管伸之女封潁川郡夫人子男一人曰敬立女一人嫁吉安路總管完顏鐸子鑄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中府臨晉縣北原嶷山之先塋禮也公天資沉毅喜怒不形於色絕口不臧否人物胷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之傳作詩文務實去華其自箴之詞曰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似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公之為人可知也數其大郡有古循吏之風一再持憲節不為搏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刻薄小人攫得為之勢設網罟陷穽以求人之過深刑以逞吏民重足一跡恍恍然日以殺身破家為懼方以為快意奚考其行事貪穢蹤橫不可勝道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公自浙東請告來吳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墓時孟頫閑居吳興公過于雲水之上觴在山中不果一見公留詩為別而去公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走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敬公之賢追尋傳悼乃為敘而銘之銘曰陳氏之先代多聞人宋金洎元咸有俊臣惟廉訪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為陽為春繡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鵰匪鶚惟鳳惟麟賑飢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入自親布宣上德天下歸仁昔在有臣扈宋南渡能詩之教追配杜甫卒葬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混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秩貴富康寧曰攸好德嶷山之原實惟公宅善慶之積子孫逢吉刻銘美石終古不斁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初四日男承務郎開成路總管府治中敬立建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学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濆
圈點監生臣執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九眞

陳

陳士傑

（宋黄裳演山集承事陳君墓誌銘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趨溫陵始爲晋江人三世有佐有錫錫）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生雉於財益向佛爲善既逝士傑發金千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既然嘆曰有限之生豈可弊於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養性晝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爲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欣而寡慍鄉黨宗族稱爲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日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學起吾家者子六人祥評証謨諤諧而詳果擢第察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焉弟士俊見交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國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娶議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爲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葬於晉江之崙山爲之銘曰致富而身投閒弗況於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其欲往復何憾崙山之麓

陳軫

（宋劉元成盡言集陳商洛墓銘　府君諱軫字德載姓陳氏將作丞贈吏部侍郎諱爾之曾孫尚書郎累贈秘書監諱希古之）孫國子博士致仕諱孝標之子秘書公歷官州郡往來東平樂其土風自浮陽徙家遂老焉隱居棲遲長吏希見質行孝謹諸儒皆服以女歸我皇祖贊生先公積封燕國太夫人先公早孤鞠於外祖父諸舅內兄弟幼學相好恩敬甚篤府君舉進士數不中士操彌厲鄉評惟允寗氏積善慶在魏舒羊公受封爵加蔡襲以先公執政恩授假承務郎調大名府館陶縣主簿徙壽州下蔡縣尉用舉者遷商洛縣令陸魯望之詞米老無名第崔亭伯之行義身終邑長建中靖國元年春三月己巳以疾卒官享年六十是歲秋八月壬寅葬鄆州須城縣廬泉鄉鄰上里夫人李氏皇州副使藻之女子男文仲行方忠恕信臣文嫁張隆禮張服膺蜀郡家產本無儋石武威妻予自操井臼嗚呼哀哉前葬諸子哭且曰鄰上之葬自我曾大父若祖若從祖凡五皆先丞相實銘之死且不朽今子不以銘誰當爲者某孤貌鄙感遺離多憂傷中衷之淪落覽遺文而增慕不敢以辭乃論次而爲之銘曰猗嗟商洛廉靖自終詎無儁永賦有幽通夜壑移舟悲衆息馬城郭遂海子孫燕杜穀形新刻實酬遺文千古如在德音不泯

陳之顏

（宋陳了齋集陳謹常墓誌　延平善士陳之顏字謹常卒於鬱林葬于合浦慈恩寺之東初崇寧二年二月予自袁）州移竄廉州是年三月過潭州興化寺五月過合浦就拘因于城中之顏自鄉里逐來見叔祖之幽辱窮餓貸米于鬱林得十斛寄合浦其書曰米至公可餬口之顏病恐不得歸又半月僕舁其骨以還予方病瘴痛一慟失聲因成瘴眩不能再哭慈恩在城外不得親臨其穴葬之日遥望而默告之曰汝萬里遠來有意也吾骨今誰委乎使汝客死瘴鄉不得歸見老母者由汝叔祖觸禍至深理不生還汝其安穴以待終當與吾骨並遊於海生死命也壽夭數也先後時也汝其毋憾

陳子真

（宋陳了齋集陳子真墓誌銘　子真姓陳氏諱彥默子真其字也世家洛陽中大夫從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紘之子）子真好讀書善屬文慕古人奇節不習詩賦大義善談經世大略豪於詩工作草字得外家之法嘗謂嵇康性懶陸龜蒙號江湖散人慕二人所爲

自號懶散又喜與釋子游中大公爲淮西使者比丘脩顒適在壽陽子真訪之遂入其室由是喜扶出世事若無意世者中大公當用郊恩奏爲先及次子彥脩以遜子真之志又三年强子真入仕授太廟齋郎調泗州臨淮縣主簿歲大飢部使者辟子真管勾賑濟事凡奏請施爲有益於民者多子真之所贊畫也監泗州太聖塔又監河南倉時中大公知陝府子真官滿歸侍下陝有召公甘棠傳說版築老子度關故事子真即府廨擴懷古菴圖此三像于壁謝寶文景溫師真定辟子真安撫司勾當公事除官制所編修檢討官改門下中書省編修特旨斷例供檢編類官一年改承事郎局在右司諫廳隸中書後省典領皆要官同僚多顯士子真雖以選陞恬不希進在職凡六年舉恩改宣義郎轉宣德郎用薦者除管勾京西買木場買局於洛陽得往來京師以便於奉親爲樂改通直郎未幾感疾卒崇寧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母蘇氏秘閣校理舜欽之女贈武功郡太君繼母楊氏贈普寧郡太君娶劉氏子男三人孟季皆未冠卒立登仕郎女五人長適曾誦次適滄州節度推官刁絪次適李頌次早卒次適太廟齋郎吳順之誦頌皆士也孫男一人相假承務郎以大觀三年七月十三日葬于河南府緱氏縣唐興鄉蔣里黃山之原子真歌詩雄偉

語多警拔有文集二十卷人喜傳誦所與游多名士狀子真之行者李棠德素也熙寧中中大公爲淮西提刑先公守龍舒某與子真俱在龍舒侍下數得同爲潛皖之游飲酒賦詩甚適後二十年予備位諫垣子真寓在後省又獲款晤未幾予被罪流合浦繼謫靜海復竄天台晚蒙恩省得訪廬阜寓居南康去國田千有餘里而子真之子立道人來南康求銘予與子真原善且能竭力營葬勤求不懈義不得辭爲敘而銘之銘曰才氣超邁文詞華絢誰之不如位不通顯譽望彰著能弗得施老於抑塞命實制之遺語在編寔久必亨永久之賴有子克成

陳君玉

宋楊龜山集　陳君玉墓誌銘大觀三年歲在己丑二月乙酉居士陳君卒越明年其嗣孤經德不遠數千里狀其行走僕求雎陽乞銘於予予雖未嘗知君也而與其二子游厚善今不遠數千里來請銘義何可辭乃爲之銘君諱某字君玉溫州平陽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以好學篤行稱于州里父諱某皆隱德不仕君爲人剛果有遠志廸諸子有以學資其費不會其逦入樂易無疵厲之間賓至必爲具盡歡乃已人有善雖小伎稱之若不及周人之急不責報務盡其義雖輸橐掃庾不爲後日計留也里俗明鬼而信巫有以癘疫死者必累月乃敢發

喪君之母夫人亡衆獻疑欲從俗君獨曰吾寧死耳奚忍爲是耶其孝誠不惑蓋天性也疾已革召諸子而戒之曰汝等愼無祈禱鄙俗常態義方之訓死猶不忘非篤於爲善何以臻此君喜佛學而不爲求福田利益事將屬纊所親有爲浮屠氏者泣涕問所欲對曰庭前柏樹子復問乃曰已在言前則君於死生之際可謂安矣享年五十有九娶繆氏先君十四年卒子男四人經德經邦經辨皆業儒女四人長適繆氏次適李氏次適張氏其季皆甲夭某月某日葬君於樂溪大嶺之原與其室繆氏同穴君既沒而經邦始以上舍賜第人皆以君不及見爲恨而君於死生之際猶不累其心况其他乎然積善之報其後也必大可不占而知矣故繫詩曰天之於人不可求服田力穡乃有秋君乎有子皆珍璆韞匵待價千金嶠樂溪之原蔚松楸君其無憾安此丘

陳經止

呂東萊雜說　溫州人陳經止者崇寧初嘗從伊川先生學當時學者以經止爲一意學聖人者其意不至聖人不已也

陳恢

赤城續志　陳恢寧海人字彥廣崇觀間三舍士藏書餘萬卷工古文忍貧獨善鄉人尊之里有爭訟折以義理皆悅服而釋焉

陳戩

建安志　陳戩字冲休松溪人大觀三年擢進士第初調肇州教授時童貫爲五路宣撫道過肇公移病不見識者嘉之後爲國子博士兼諸王府記室數年不遷事光堯潛邸建炎初除戶部員外郎監察御史隨幸江浙時統制官范瓊先附苗劉以故反側擁兵跋扈公單車至豫章諭瓊入覲始至其壘瓊整兵列陣而後見且屠剝人以怖戩戩不爲動宣詔旨瓊偃蹇自若戩又諭以禍福且以苗劉覆亡怵之瓊遂惕然從命赴闕入對上喜甚除太常少卿車駕有永嘉之幸戩上疏論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宜申嚴紀律使兵將惟命之從則虜可破又以兵制論諸將各擁重兵將有尾大之患於是殺軍號曰神武而三衙始知其爲天子之兵矣又謂紹聖初節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頃令今後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遂除給事中上疏論今日有五失宰執務姑息將帥邀功賞臺諫言細務監司守臣多廢法內侍權漸盛宜有以禁止之詔臺諫侍從條具保民弭盜遏虜生財四事戩奏謂省徭賦尚本業可以保民聽相糾擿以追捕爲守令殿最可以弭盜占上流據形勝可以遏虜躬節儉量出入以內藏歸大府可以生財上皆納用之又論諸將謁政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爲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皆

恐不自安戩通以寶文閣待制出知處州天子知其忠懇遣之改四明時海道兵也驕悍前守畏懦宴犒無度公申嚴軍政民始安之復移泉州丐祠歸卒贈通奉大夫　名臣言行錄　戩字冲休建之松溪人崇寧初貢入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除肇州教授改慶州未上除國博連丁內外艱吉權諸王府記室高宗即位除虞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除戶部員外郎尋拜常少徽制侍講給事中寶文待制知處州改四明丐閑移守泉州未幾提舉冲佑觀紹興三年卒年五十三童貫宣撫五路氣燄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近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以一見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忍復見其面耶朝廷聞而嘉之張守毘陵集徽猷閣待制贈左正議大夫陳公墓誌銘公諱戩字冲休建州松溪人保寧軍節度掌書記傳正之孫贈奉議郎希正之子也母葉氏歸寧外祖朝議公夜夢朱衣吏導金章紫綬者入謁旦而生公少英邁不群崇寧初貢于太學中乙科授懷州司理治獄平允郡太守賢之事多咨決屬縣得盜上之州獄公察見其冤而尉挾姻黨之貴私請於公公正色曰殺無罪以希賞安乎遂釋之人益知其賢有言躋大河繫橋以便北使公私病之守以訪公公曰兩朝通聘問百年未嘗以無橋爲病是必小人

貪功幸賞然州縣論之必以為避事也第飭有司寬期會以須必有指其失者已而兩河之民訴于朝役逆寇其料事明審如此除肇州教授時童貫宣撫五路氣焰赫然方借寵賢德以取名然小迕意則禍辱隨之部使者薦公於貫公移病不出或勉公一往見以遠禍公曰內侍怙寵市權吾所切齒也忍復見其面邪朝廷聞而嘉之移處州教授未上除國子博士改宣教郎連丁內外艱終喪還朝權諸王府記室事上潛邸上踐尊極進官四等除虞部員外郎尋除監察御史車駕幸浙江前將軍范瓊扞金賊無功剽殘郡邑擁兵上流褻佃觀釁朝廷以爲憂公上疏請詰瓊趣使入覲從之單車至豫章徑造其壘瓊整兵列戰而後見屠剝人以懼公公神觀自若徐曰盛衰治亂何代無之漢唐亦皆中興況聖主勇智度越前代而又宵旰圖治注意將相將軍易戮力濟難以遺澤於子孫垂名於竹帛召命之至常效郭汾陽朝聞命夕引道也瓊猶猶豫不決公復曰將軍不見苗傅劉正彥乎稱兵叛逆不旋踵而敗願將軍熟計之瓊翻然改容具朝服北嚮謝息亟趨行闕公入對上勞問喜甚曰潛邸舊僚行推用矣進官除戶部員外郎未幾拜太常少卿金人犯浙江奄蹕之永嘉上疏論事無所回隱其畧以為兵將用命則寡可以敵衆不用命則多適以致敗今之權兵柄彔扈越非闒茸即跋扈也國之典刑不能加之將將之威令不能施之軍宜申嚴紀律使進退左右惟命之從則虜可破也又謂守令非人或賄賂敗官或庸懦失職或貪功生事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唐太宗於都督刺史皆臨軒冊授後不復冊循受命日對便殿本朝守土之臣得召見者七十有三州紹聖初郡鎮守臣並賜對外除者必先入覲而後之官願令節鎮守臣除罷皆引對上嘉納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每入侍必從容進說嘗謂艱危之時宜循名責實以興治功論東晉之失以譏切時病所上疏無慮數千百言謁告展省還朝除給事中益感激論事知無不言除授失當多所論駁士論浩然歸重時諸將擁重兵有尾大之勢公論古今兵制以謂御營兵分隸諸將在某將則曰某將兵不復知有天子朝廷宜稍損益其制於是創號神武五軍始為天子之兵矣又論齊威晉文漢高光武皆身當矢石以集大勲願陛下躬攬神武收功馬上則將士賈勇而醜虜知懼後上疏論五失其一謂執政尚寬厚示大體務姑息其二謂寵任將臣輕授之柄遂使冒功邀賞怙寵市恩至謂本兵大臣出其門下其三謂臺諫順望朝廷交結權倖毛舉細務以塞責其四謂郡守監司身自犯法豈能律姦其五謂內

侍之權漸盛附結將帥潰亂紀綱恐臨安之變生於不測上歎獎其言有詔臺諫侍從陳保民弭盜道虜生財四事公上疏其畧謂省徭薄賦敦本厚生為保民之道用光武策聽盜自相糾擿以追捕多少為守令殿最為弭盜之術占上流據形勢為道虜之策躬儉節用量入為出斥內庫之藏以歸太府為生財之計上納用之歲奉隆祐太后有司費出無節公上疏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勲務極追崇而有司觀望輒因權宜蔵奉而援異時園陵之制典禮失當中外竊疑他日歸附泰陵將復用何禮耶內有都大監領以閹寺為之而提點按行之屬復畀其名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為之而頒遍脩奉之類各設其所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貲至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廟禁之卒不足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況梓宮僅取周身明器止用鉛錫而有司夸侈如此豈不違太后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崇奉之本意乎由是蔽官一切鐫省論辛道宗不當除副都承旨編修官王銍不當改官又論諸將造致事堂與大臣狎昵紊亂朝綱恐緩急不為用於是樞臣上章待罪諸將亦岌岌不自安人頻為公危之公曰論事職也復謹宜矣天子知公之忠公亦力請宮祠而弗之許也遂除寶文閣待制知處州懇違加渥至則守法奉公政尚簡易吏民畏愛之時苦亢旱下車而雨足人以為隨車雨云移守四明民遮道借留幾不得去四明新殘屯兵防海道異時郡守畏懦姑息犒賜無度歲入不能繼而兵益驕公私憂危公至裁定多寡之數久近之節將士有過夫一切以法從事於是軍政立而民始安身雖在外而政事得失容疏論之大臣頗不悅而心恬不恤也久之以建州數被盜姻族散徙力丐就閑上乃移公守泉州以便其私既至鋤姦發伏豪右懾息泉自軍興歲入不足以供經費賦十而加五六貪吏衆時虐取而民不堪命公止收十一為雀鼠之耗經理關市而收其贏總覈盈虛而節其費亦不至乏事會范忠竊於松溪妻令人悖卒聞訃痛悼復累章求外祠遂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觸熱還鄉感疾致仕卒于建州之水南僧舍乃紹興三年六月十日也享年五十三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疾革自草遺表以聞上嗟悼贈左通奉大夫娶吳氏封令人二子鼎右承務郎次鼐舉進士三女長適右承務郎監潭州南嶽廟任寶臣餘尚幼公資純孝承顏不違曲盡子職間遠去庭闈未嘗廢甘脆之奉居喪不踐戶庭赴急難賙匱乏惟恐後俸入分姻舊不為後日毫髮計留也人有偏子輒卹不受閨門雍睦內外無閒言季兄蚤世撫其孤猶己子孀妹百指攜挈於

官下後推貲産予之胃次曠達接人恂恂不與物忤至立朝則慷慨盡言毅然不可奪也然壽僅踰半百未究才具而齎志以殁可哀也已諸孤以五年正月丙午葬於建安縣崇聖院之山下吳氏附焉邦人李公彦欽公爵里行實請銘余頃長御史公實爲僚余備位二府而公又進用於時知之爲詳敢辭銘曰　治極而溢政柄失授伊優在堂狐雄來味皇綱失組萬目隨弛夭驕橫鶩槁越古始虧明中興蒐攬遺直寢饋龜鑑甘腴藥石矯矯陳公逮事潜藩騫翔禁途克昌其言罔避權嬖忠而能力逮章累牘展盡丹赤連牧三州風績有聞胡不永年究其經論佳城同穴公安于歸惟公不亡斯銘不欺趙善璙自警編熙寧中有薦華山陳戩者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鄰人有不識者云是希夷宗人既對便坐上先覽其所進時識甚善之至是命坐賜茶戩乃逡趄皇恐謝不敢者再三云工有鵠尾乞陛下暫令除去上使之退左右皆掩笑上亦不怒對輔臣亦未嘗言及一日忽有

旨賜束帛令還山

陳景祥

（南昌府圖經志宋陳景祥大觀三年登進士第仕至朝散大夫九江太守高祖稱其爲天下清廉第二人）

陳脩

（元一統志陳脩九龍人大觀間進士後以恩科調邛之依政簿郡俾典倉事盡散去類外之羨未幾新簿至責羨急如星火脩）即日投劾去自號市隱居士

陳錫

（清漳志陳錫字康侯三預鄉薦由舍選入太學大觀己丑擢魁）南宮以採化翼祖廟諱而殺尊以大學上舍持賜出身充后學教授再授勑令所刪定官丐外得蕭倅知梅州官至朝奉郎遇恩奏弟鐸歷海陽丞再奏子允升任增城尉以致仕恩補孫文俊父詡兩中鄉薦預元符庚辰特奏名贈奉議郎

陳宗偉

（宋許景衡橫塘集陳府君墓誌銘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游許某曰惟陳氏世溫人吾大父生而挺持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化之弗枝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慶歲貴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爲之懽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俾于浮屠以弃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爲宗戚戒故于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爲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今吾不幸大父早世荀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湜次適繆誠早死季適林宗穎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郛經正經世經言經綸經猷經緯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于所居宰清鄉樂溪村之原曾祖墓西四十步曾祖諱添祖諱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爲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爲善之報其在後也脩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陳淳老

（宋李跨鼇集陳隱士碣銘君諱恭字淳老唐廣明中恭以羽衛屬扈僖宗西狩卒於蜀子孫家閬中至公十一世矣）淳化中賊王鈞寇成都掠李順寇武陽兩川震擾名光乂者以勇力捍鬪賊平補遂州別駕過廣安之雲賓愛山水頗異遂築室以居生子德鑒咸若咸若生家蒙家蒙生公著公著生公皆隱雲賓雲賓大聚落公數世以恩意賙邺其人土人德之指頴川家謂人輒曰此吾土倫歲之黍稷也祁寒

之衣裘也公圜機遇事警敏於書雖涉獵而無所不讀昔程士以詞賦君造語清拔易取名不難掇貴仕會父卒祖母王母徐篤追慕不堪營生公遊學巴蜀閒投筆而歸問田舍事自言孔方兄不至戲我當神我阡陌君宜知我不愚我五經笥豈忘我自存料理深藏權時盈虛其術在計然鴟夷之間産加十倍以故遊士歸之行者必以贐能飫飽其意士夫揚之義聲落西南籍甚天資純孝事二堂滋益恭旦旦問安侍洮頮進善飲趨前爲壽無一日惰跣王與徐年極高壽前死死時公已老追慕毀瘠追事徐奉左右宗翼承顔色翹翹如壯時過者相語云是中有老萊子徐喪既終制猶衣襄墨或告以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君子制行亦不以已以慈尚人可乎公應曰吾知喪吾親終身之慕計天地萬物不吾易也他日卜塚藏地理家互詆譏莫知適從君禱於雲賓山之神夕夢神指示其所曰吉無逾此遂葬又營石宫其旁謂其子曰異時於此祔我庶幾依吾母若早侍從遊地下爲樂不苦也政和元年七月一日以疾卒年六十臨終戒其子越曰汝學以顯親從汝志也不則謹守先業吾家三世一子倫故能足第宗德以富勢無罪以富貴堅強以富名清淨忠正自娛樂則隱非隱不顯循顯也留二詩以訓卒章有親賢遠小人之戒公再取皆劉氏前者

生子越字居中一女子適王思孫男三公卒之三年十二月日葬昔自營之墓共伏蔡武信清州人或時往來更稱居中賢思一面之吏通謁有居中名在囚倒儀逆之生久語益溫潤人非虛稱之也爲之賦承德堂詩居中蒋以書來丐公銘予辭之曰頎不識乃翁今觀賓居中則翁可知矣銘曰琳宮有書可訂不誣言世忠孝籍之清都若昔隱君事王與徐至行動天化豈物俱其飛行自在周九洞而流六虛豈遂棲雲賓者乎

陳搆

宋史列傳陳搆字季任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廱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叅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搆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搆奏帥臣自斃搆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搆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過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爲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搆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觀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剌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修軍政

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爲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爲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搆以爲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大卑欲參酌取中並爲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五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大牢此祀典之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晉安郡王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搆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尤常爲王晉蘇籍並罷尋以搆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搆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虜兵叛搆遣將平之而復以閘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搆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躐登顯要搆以立橋之舊爲人主所知出入順推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揖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溫州府志陳搆字季任平陽人從永嘉自幼莊重以上舍貢辟廱政和廷對第三人授文林郎冀州兵曹改太學正遷博士歷校書著作郎丁父憂服闋除虞部郎出爲福建提刑防秋卒以糧怨戕帥臣搆單騎往諭以禍福皆奪氣因永保奏帥臣自盡死叛將有俾壁功肯鮮甲搆從之繼衰奏自劾朝廷嘉其知變叛兵迺調行道中禽戮首惡餘弗問尋丁母憂免喪除浙西提刑召爲起居舍人出知泉州再爲浙西提刑改台州未上除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坐議典禮與吳表臣俱罷後除京西帥除均房叛卒加秘閣修撰徙廣東帥卒官至中奉大夫

陳公輔

宋史列傳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謝克家孫覿爲蔡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我時吳敏李綱不協公輔奏陛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和已有其迹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安國家徽宗渡江未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奉迎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詔譴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又奏朱勔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誅其家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倡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從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

監合州稅髙宗即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惟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劒州尋予宫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簒揚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俄拔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使觀覽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料榷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駐蹕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犄角之形徽宗訃至公輔請宫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淺黃群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待制仍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仇惟不若程頤之學士論惜之（史抄見本注後）

墊江志陳公輔靖康初爲校書郎國步方艱二府尚雜以宣和舊人議論多不協公輔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擢右司諫所言多見聽用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唱士庶伏闕者公輔抗章自列遂上疏曰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譬猶病人之身病有在四肢者有在心腹者金人方強邊境不寧河北寇難初退河東用師夫利病亦甚矣然以臣觀之猶在四肢若乃朝廷之上人主聽言不審大臣用心不公士大夫趨向不一其病乃在心腹四肢之病不治猶未至於喪身心腹之病不治則其身有不能保臣請冒萬死爲陛下言之今春金寇侵逼京師諸門圍閉經四十日宗廟社稷危於累卵然人心堅守士氣奮發卒能使賊引去國家復存者四肢雖病心腹無病故也何以言之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不及小大之臣皆得盡其所言而陛下之聽未嘗

惑也其言善者雖疏遠之人即時施行其言不善雖任要之甚不加以罪故上下無不通之情朝廷無壅蔽之患今乃不然忠言懇切未必信奸言傾覆未必察真偽不分是非蜂起而陛下之聽愈惑矣前日余應求以迎合大臣得罪臣不知其所言何事但見應求親爲陛下拔擢亦欲少圖報效今若使欲希求官職自當以諂佞之言迎合聖意何乃迎合大臣人情皆謂其不然今陛下又不出其所言明著其罪以釋天下之疑乃陰逐之使中外之人皆謂應求所言有及大臣故大臣欲蔽塞言路先逐言官應求不足惜臣恐自此無敢爲陛下盡言則人臣之忠邪政事之臧否國勢之安危民情之疾苦又不復聞于上矣臣所謂人主聽言不審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一時大臣固有姦庸不足用者而陛下灼知其人稍稍罷去遂乃奮然獨任三忠直之人彼亦各知淵衷付託之重又見國家危急欲盡其忠不敢懷私以相擠陷今乃不然或以讒巧相攻或以功名相忌各立私黨不先公家如李綱者其忠勇雖可用而剛褊自任乃其所短故同列不平巧相誣譖今陛下已疑之更復使之將兵臣聞宣王之時吉甫所以能有功者以内有孝友之張仲而已今陛下若以綱爲可了此事一意任之如憲宗之用裴度庶幾可責其成功奈何陛下聖心已疑而大臣又無張仲之助則綱之事危矣李綱不足惜然國家此舉非唯治亂繫之而存亡實係之朝廷曾無慮此臣所謂大臣用心不公者此也陛下即位之初凡百政事皆以祖宗爲法痛改宿蠹鏟除弊原民心熙熙猶幸及見仁宗四十二年太平之治而士大夫皆一其所向無敢異議今則不然或欲以祖宗熙豐之法並行或欲以諸儒王氏之學兼用持兩偏之説立中道之論如馮澥之徒是已夫陛下初欲盡復祖宗循懼有妨太上皇帝所行聖意未決今則上皇已自感悟知爲姦臣誤國盡欲改去前非臣寮乃敢尚挾私意以害公議且王安石開端蔡京紹述流弊及此幾亡天下若非祖宗恩德在民深厚豈能復存國家今乃更懷異同此何理也臣聞向者太上皇帝初立便欲追復祖宗之法未逾年間用曾布蔡京遂至中輟今日思之誠爲誤矣然當時一誤天下事勢猶可支持一二十年今日之誤大非前日之比海内窮愁公私窘迫夷狄盛強國勢委靡無甚於此一有所誤立可召禍議論之臣曾不念此可不爲太息哉臣所謂士大夫趨向不一者此也凡此三者誠心腹之病不可以不治臣願陛下急治之審於聽納不以言罪人使臣下得盡其所言專於委任不以邪害正使大臣得盡其公心破兩可之説盡歸於祖宗使士大夫皆一其趨向若是心腹之

病除矣四肢之病縱使未除姑少遲之亦無大害蓋未有能治心腹而不能治四肢也如不然則內外皆病身爲得不亡區區小臣誤蒙陛下拔擢舉家數口坐致飽煖非不能以諂媚之言搞聖心附麗大臣以苟一時富貴何苦輒爲狂言自取竄殛然念平昔欲效古人事君之忠今在可言之路若不竭其愚忠少圖稱報非獨負陛下特達之知亦負平生所學矣將何顏面復在人間伏惟陛下少霽威嚴留神聽覽天下幸甚間言既入貶合州監稅明年高宗登極召爲尚書郎未至除左司郎官會有旨除官未到先次使闕至則元職可供徑歸天台再召爲郎除左司諫禮部侍郎以敷文閣待制老于家有祠在州北巖名臣言行錄公輔初入館閣京黼當國無所附麗未嘗一至其門靖康初國步方艱二府尚有宣和舊人議論與新執政多不協公忠憤所激上封請對朝奏暮召所言皆契上意上聞靖康章疏恨見公之晚公言中興之治莫大於得天以孝得民以誠上大感動詔陳其所陳深得諫臣之體令尚書省以其疏修寫成圖進入以備朝夕觀覽公感上知遇如此益盡忠切請駐蹕建康以圖興復論王安石學問之敝鼓誤後進又論世尚程頤之學以鄙言陋語爲伊川之文以高視闊步爲伊川之行人能誦斯文行斯行便爲賢士大夫上批章末云覽卿所奏良用憮然其令中外學者以孔孟爲師襟懷坦夷無城府待人遇物一以至誠自布衣風節已有可觀兩居諫省論事剴切爲人主所聽信視邪佞之士如讎敵媢嫉者衆公與朋友交初若淡薄久而益親平居奉養服飾有髀無華侈之習訓家以儉素不問產業屬纊之日幾不能具後事其清德又如此言金人邀求不已陛下天度包容待之既盡然金銀尚少官庫既無必須盡取于民民之吝惜金帛重於性命不惟京師空虛亦恐斂怨於民物既不足彼必未去後恐其勢必至用兵不可不早爲之慮言兵政三說一曰訓練保甲二曰選兵以實京畿三曰起東南鎗伏手及弓手之強勇者所謂保甲蓋近京諸郡及河北州軍遭金人劫掠民有怨心因其怨忿而用之其勇百倍但須得人以總之惟擇壯勇者教之決可用也所謂實京畿者本朝都汴以甲兵爲險今京師與諸邑兵極少須有以實之然今日急招但於江淮京東西等路近地州軍揀稍勇者分布在京諸邑亦可禦敵所謂起東南鎗伏手者蓋東兵雖弱不可用然鎗伏手弓手之勇者善用鎗牌利於步鬭欲令東南諸州起發見在鎗伏手等揀選以來防秋劫令逐州一面招募猶勝於招致亡也臣聞天下國家所賴以維持者在公卿士大夫公卿士大夫所以能維持天下國家者在節氣忠義本朝承平幾二百年海內安富一旦夷狄長驅中原板蕩陵遷至今未能興復矣以然那皆公卿士大夫無節義以維持也崇觀宣和間人才最多大抵皆畏懦軟熟卑污苟賤其間稍有梗介之士能自激昂往往憎如怨仇擯敗挫辱而寡廉鮮恥貪冒富貴之徒自謂得計習俗日淪於委靡而不振也京黼當國恣爲姦欺公卿士大夫有出一言敢議其非乎時既無忠言直道之臣緩急豈有伏節死義之士故末年禍難方作而大臣解體使者辱命者官有棄天子而去卿監至竊官物而逃幸而賊兵退京師復安人各有心公道不行及至金寇再來將相無謀卒致大禍張邦昌身爲重臣僭即偽位廷臣勸進稱賀甘心北面殊不知愧以是而觀當時之公卿士大夫氣節忠義果安在哉言時方無事守衛京師不可不重況今寇賊相隣宜如何哉聞諸道路之言曰大將軍勁兵盡過江北自江以南一帶州軍士馬絕少駐蹕之處禁衛單微審如此言不可不慮欲望陛下與大臣熟慮江北之兵不妨向前可攻則攻可守則守量敵強弱爲之進退而江南須當摘那兵將重爲守衛之計陛下警蹕所臨亦宜嚴其禁旅之備言陛下痛九廟未還兩宮尚遠將以恢復中原雪讎成業故孜孜勤儉甚盛舉也專遣將士分屯淮甸念其暴露之久閔其勤苦之甚親御六飛巡師江上以九重之至尊行千里之遠道晝夜兼程風雨不避其勤可謂至矣御舟所過州縣怗然無供帳之勞無飲食之奉異詔令丁寧官司謹肅無一毫侵擾百姓其儉可謂至矣一路之間田父漁人歡欣鼓舞陛下盛德如此猶賴他日告成大功之後無忘此時不以崇高自矜不以富貴自恃則廟社延長休光盛烈傳無窮施罔極億萬年而不泯矣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勢在彼攻雖爲難而守之爲尤難雖在所急而守猶在所急竊見淮東州縣相連楚泗兩州城壁堅牢大軍分屯烽堠相望其勢不易犯也淮西路分濶遠止有一軍令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虜騎之來不足畏矣臣聞趙充國屯田留兵而爲之今日屯田亦當以兵臣愚欲乞淮東西京西諸大帥屯兵近處盡撥閑廢之田諭與諸帥除出戰人外餘並令營田官出子種收成之時優與分給過戰即令充攢擊人仍於帥幕中專差官主管營田司其餘非大屯處及近裏州軍似不必官中置庄只令州縣多方勸誘百姓歸業覔其租賦限以年歲即有主之田自然歸耕如實係逃絕出限不歸即免租

佃亦當少寛其租不然即作戶絶出賣是則官不廢本民安其業有何不可爲天下之術有二内焉正心外焉治國正心在乎務學治國在乎用人然知本末而後爲善務學辯忠邪而後爲善用人因聖人之經求聖人之心得聖人之道此本也若採摭陳言不根義理豈足務哉愛君憂國先義後利乎居犯顔逆耳不計一身之利害緩急伏節死難不顧一家之存亡此忠也若背公營私持禄養交豈足用哉（並奏議）

陳與義宋史文苑傳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自曾祖希亮始遷洛故爲洛人與義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開德府教授累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金人入汴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相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元年夏至行在遷中書舍人兼掌内制拜吏部侍郎尋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文以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詔會宰相有不樂與義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六年九月高宗如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七年正月參知政事唯師用道德以輔朝廷務尊主威而振綱紀時丞相趙鼎言人多謂中原有可圖之勢宜便進兵恐他時咎今日之失機上曰今梓宮與太后淵聖皆未還若不與金議和則無可還之理與義曰若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萬一不成則用兵必不免上曰然三月從帝如建康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復以資政殿學士知湖州陛辭帝勞問甚渥遂請閒提舉臨安洞霄宮十一月卒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笑言平居雖謙以接物然内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士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氏族言行類藁陳與義西洛人河日海口大耳聳峙識者知其爲貴人也政和中以上舍釋褐宣和中擢館職符寶郎坐王黼罷相例出建炎中召爲臺郎遷左史除中書舍人歷吏禮二部侍郎除直學士知湖州復召爲西掖遷内相旋參大政以資政殿學士奉祠僑寓烏墩壽不及中詩人多恨之有簡齋集十卷葛勝仲爲集引云徽宗見所賦墨梅詩善之亟命召對有見晩之歎王明清課陳去非出處氣節翰墨文章爲中興大臣之冠方陳公卿之孫東坡先生曾爲陳季常作公卿傳赤城續志陳與義自號簡齋居士紹興六年參知政事建炎中避地臨海有詩集行於世又見天台續集朮張紫微先生集陳公資政墓誌銘　陳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城至太常少卿贈太子

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官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號鉅人長者太常生惝爲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大傅生爲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大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配張氏贈博平郡夫人退傅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爲洛人公資卓偉自爲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伉矣登政和三年上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録丁内艱服除爲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始公爲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爭客之時爲宰相者横甚猶欲知公不只得禍公爲其薦達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避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内制天下以爲任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復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爲顯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爲中書舍人服以朝旦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爲内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爲參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春扈蹕還臨安以疾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始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閒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僧舍年四十九訃聞贈其官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某所公清慎靖一與人語唯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妄笑言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過絶於人參大政日淺每師用道德以輔朝廷之闕設張施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娛補察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内剛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頃領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正色謂曰稍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復敢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離前後官遷一出於上上遇公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爲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與部吏私關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奬之其薦人於上退未嘗語人士以是慕嚮唯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大用而公不幸早世有識之士爲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物寓興清邃超特紆餘閎肆高舉横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

予善行草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公初規模其外家法晚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紙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公娶周氏某官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與某同六世祖視之爲叔祖姑項公寓居漢上某從公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爲親也既葬公若干年洪謂某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柰何願以銘屬予既辭謝不得則爲取其世系行事而論次之以爲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蜀眉青城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家始以大官非甚達顯馳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辱厥生是生哲人爲世表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持身清慎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惜己辭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時慕嚮士衆奔走歷官閒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允鑠來軫方道未臍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又祭陳參政去非文　維紹興九年四月朔二十日表姪左奉議郎新差權發遣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張嵲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參政大資陳公之靈惟昔東渡始披荊棘衣冠踵來異士亦出王庾賀顧同贊王室我宋用人亦雜南北雖南多士鄉北周行北客凋零曉星相望憧憧衆士競爽是明豈繄國陳而處奪之昔漢倚相惟壺洎韓綠蹤于外壺不待年願顯惟公異世而然嗚呼哀哉維陽衍旁逑嘉是集公起故家超世特立甲科餌射逆以文鳴詩章一出紙貴都城諸公游士漢實推名未幾遭亂轉徙江湖間關海嶠來覲清都旋躋掖垣猶爲名命號令宣明文章雅正天官宗伯迭貳其司銓材考禮有譽無疵作鎮東歸黃閣是居封還付外兩讀庶字屬疾自言外祠均佚有命東朝復居辭掖入爲公屈公則怡然命出自中北作遂遷一時詔令溫純炳蔚准濟德音又老歎息天下曰愈貳我政撥挺然孤立無所附依同不爲比異不近名王臣之節物望所傾邑蹕而東已身甫力近藩是殿復去以疾神明雖壯沉痾內攻中冬辛亥離照今古闡博精深議論證據文章雅麗不蹈前躅賈馬曹劉是配是續風神峻深沉若塵外不假矜往自然高遠爲寵後進不遺餘力摘奇拔英如自己出羣士蔡驚耽拔其搢圭盟吾道期纘歌蘇思馬及此士失楷模夫聲相弔有淚沾濡嗚呼哀哉嗟貝從早歲謬忝公知親惟外叔義實師資飲食教栽其施不貲厚德莫報寧知我悲臨穴長慟何痛如之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許有壬文集題陳壁家藏簡齋墓誌後　靖康板蕩思陵蹕蹻來南中原士大夫有能自拔以從其君於間關流離之際丁逸賢之會以錄宜何如然用之而未至者人也得之而復失者天也簡齋陳公既登大政尋以疾辭遂至不起用世之學不究其施豈非天乎君子於此有以見勝國之不能復有中土也世知其詩之工而不知其心之苦若向來萬里意今在一牕間之句予每三復而悲之墓志有不能盡者焉

陳康年

清源志陳康年字季呂政和壬辰上舍選知海陽潮陽縣捐俸金代逋賦運私穀賑飢民當路交薦通判潮州行部事寇黎盛犯境嚴備禦之歷官二紀餘無有瑕疵之者居鄉篤誼李文簡尤加敬之哭以詩云公廣興史議重原有鄉評孫漁淳熙辛丑進士終莆陽校官。

陳括

紹興正論括字叔度蘄州人有弟名杲者始從西安之章戴仕至龍圖閣直學士括其從弟也擢政和三年進士之科紹興六年以新江西提舉常平茶鹽公事除御史臺檢法官捌年三月罷是年四月詔爲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獄七月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遷括金部郎官假徽猷閣待制副之先是倫請括自副有勞省劄入寺督日晡括戶扃戶扣門云有省劄呈待制括答云此是陳寺丞宅竟不納其人遂巡而退明日括告白云方多事時臣子不敢辭難若朝廷遣臺省諸公括願爲之副如欲使括介王倫之行必不敢奉命檜怒於是以閤門事藍公佐代括而黜括監浙東酒稅日下出國門久乃得祠不及檜之亡而卒孫汝登紹興七年進士第。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八　九眞

陳

陳傅古

通川志徐良彌撰墓誌云公諱傅古字守約家富于貲兄弟皆治産業公獨慨然志於學舍法中公優等升貢郡守朱公彥谷安山樓成公預坐獻詩曰門外海濤奔鐵騎檻前山背擁金鼇守大稱賞自是期公以必擬高科未幾果於政和五年何㮚牓及第調虔州刑曹宣和中爲江州德化縣尉獲强盜轉從政郎建炎初從大守劉公龍圖之辟爲本州司法潰兵張敵萬以兵圍城是時守貳遁治海門之崇明鎭公攝郡事雖以力不敵城陷被執而公毅然不爲賊屈賊亦不能加害於公大守部刺史莫不嘉公之有守各以名薦于朝改宣教郎知泰州海陵縣時紹興五年也賊兵再犯淮保守有功轉奉議郎繼以磨勘轉承議郎公之爲邑適承兵革之餘民俗凋瘵専以撫字爲意而郡守迫於軍期科歛不時公累爭之一日以盖營奏立命較蘆席數以萬計公執不可愈力守盛怒震喝公自是鬱鬱不樂再宿而殁二子以喪歸殯既久適有

一僧自鎭江焦山來訪尋其家且求公遺像而圖之詰其所以則云本寺主僧一夕夢迎伽藍神問姓名則云前任海陵縣承議陳公主僧異其事故遣其徒齎公遺像而去二子祺禔皆世其業祺累擧於禮部禔亦爲一鄉之善士云

陳能千

建安志陳能千字勉仲浦城人蚤以行藝貢辟雍政和五年升上舍免試禮部故相何㮚牓解褐授將仕郎江東提擧司幹官攝爲和州工曹改宣教郎除大學正未赴用顯謨閣直學士康執權薦對除通判湖州丁父憂服闋再倅宣州奉祠官至承議郎以致仕轉目外郎年五十七

陳起宗

蘇州府志陳起宗字興祖少入上庠踔厲有聲連冠多士諸公皆歛衽以避一日歸者蜀同舍生爲投試卷起宗業禮記同舍娭之概焉以周禮迫試乃告起宗遂用周禮試復第一登政和五年進士第四年三十七以徽猷閣學士知升州卒起宗善談辯詩篇灑落警人有陶謝風韻備載家集

與起宗同年者錢觀復張栩也

陳汝楫

宋朱晦庵大全集朝散郎致仕陳公行狀本貫泉州同安縣永豐鄉感化里曽祖琳故不仕祖彥嗣故不仕考櫓贈右朝請郎妣吳氏封安人公諱汝楫字濟夫政和八年上舍出身補官迪功郎建州工曹掾爵官省不行調南劍州順昌主簿秩滿正權漳州司戶參軍行長泰事代爲漳巖主簿丁內外艱終制升從政郎爲汴州司法參軍未行改宣教郎轉奉議郎知汀州寧化縣丞進榮其考以承事郎孺人告第四加至今官封而公自寧化罷歸歷承議朝奉朝散郎凡十年不調晏如也年六十一以紹興二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公自始屬疾即使其弟爲奏上請得致仕郎未報疾革召親戚常所往來者告語屬其子而逝既而尚書下公請事如章而公不起矣公在事以廉勤自約劾所至有能聲爲大漕部刺史所知事有他吏所不能辦者皆以諉公公爲辦治日以漢力在長泰直歲不收公力爲言得蠲田租什之三在漳巖尉老病不任事以公代易會民余勝蘇居群聚探攻爲姦公悉禽取寘之法民乃安朝廷嘉錄其功改中都官而龍圖林公適守南劍翰林綦公崇禮守漳州皆嘗論薦之在寧化興學校治屋聚經子史氏群書以教其人始寧化以武爲俗民不見義至是學者彬彬焉公自是歸杜門里閈非歲時慶

問未嘗出入閭巷詣公府鄉人欽愛而仕者安之公亦自適恬不以進趨干其意可謂善人君子矣而壽不逮於公循爲有憾也公兩娶黃氏皆封安人後安人左宣義郎致仕之女亦先公卒子男一人㧑以公恩補將仕郎女一人未笄熹先君子吏部府君與公同年進士也熹之來此不及拜公矣公嗣子㧑將葬公於某山之原以公行事授熹序次將以求志於作者熹謝不能而其請不已既不得辭乃取所論著其大者如右時紹興歲次乙亥人日左廸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管學士朱熹狀

陳槖

宋史列傳陳槖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教授寧州以母老改台州士曹治獄平允吏攝天台臨海黃岩三邑易越州新昌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槖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對改秩六月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本邑有治行除江西運判瑞昌令倚勢受賕槖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槖善撫字移知台州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越境歡迎不數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者千餘人請起槖詔槖

清謹不擾治狀著聞其較所在州賂錢三十萬槖力辭上謂近臣曰陳槖有古循吏風終喪以司勳郎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槖疏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耻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遣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既而金果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槖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奸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事皆敗北金知不足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崇節多索聽我所欲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謬悠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願深鑒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彼遵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徇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檜憾之槖因力請去未幾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潁昌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槖即日就道次壽春則潁已不守改處州又改賓州兵興後廣東盜賊無寧歲十年九易牧守槖盡革弊政以恩先之留鎮三年民夷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郴寇駱科犯廣西詔遣京討之槖奏廣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槖爲京地坐稽留機事降秩屢上章告老改婺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槖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右見宋史傳）

陳湜

清漳志陳湜龍溪人政和間嘗有牙媪遺珠於其門莫記其所久之媪造其門四顧若有所物色公呼問之媪曰嘗遺珠爲主迫取雖市埜鬻女度不能償公曰第言其狀當爲汝訪求之媪以實告公全歸之媪驚喜呼爲父拜謝而去里有喪多假婦女首飾繪綵器皿以事莊嚴有遺白金器者公因往吊見而拾之蔑問事事者器皿有遺否掌事數人方倉皇求之未得公即出於袖中歸之鄉人詠歎不已公嘗惠人吉之曰汝壽終七十二後享壽八十四蓋陰德之報也（見敖役夫集記）

陳大謀

清漳志陳大謀龍溪人登政和第特科授之子歷任之廣東提舉學幹初與其弟大浩大訥同時崇貢守黃因舉送特爲一詩以美之有政和天子丙申年兄弟三人同得仙之句鄉人榮之

陳熙

臨安邵續誌陳熙字煥然臨邛人政和間游太學三預薦遂以特恩廷試釋褐授廸功郎監蜀州永康茶稅再調主雙流簿紹興初大將宿兵蜀口發東西州民轉粟給軍民力疲弊死於道者相枕藉部使者檄公代縣令部運至涪上既至則又檄以至軍前諸縣坦賞毫勉爭進公曰民病矣安可復驅以至遠爲民得然且不恨遂委粟於涪散民丁甫還任即致其仕以歸特恩加承事郎賜品服優游家居自號儲石居士晚好煉丹之術呂仙翁嘗訪之

陳九齡

宋馮縉雲先生集和州通判陳公墓誌銘公諱九齡字壽翁本陳宗室文帝封璘爲安成侯於公爲十三世祖璘生蘇嗣涉從主入隋居長安鄭生乞生允文允文生處仁處仁生拱爲唐中武節度使拱生成之守同州成之生擢鄉薦昭宗右拾遺未滿慈辭入候氏山戒子孫無出仕擢鄉生餘慶餘慶生稚循守祖訓有隱德娶元獻公力薦於朝凡三召乃出授御史裹行即公曾祖也祖文政徙居華州之蒲城父子從元豐中與兄都水監主簿子雅上書論新法得罪公生十年而父母俱喪能以學行自植立再貢禮部再黜留太學十年游益廣學益成大益不合有司宣和六年以恩授濟州文學調水洛城主簿改懷德軍司刑曹事靖康入蜀授成都靈泉安仁二縣主簿監眉州酒務改右宣義郎除通判和州未赴卒享年六十有六實紹興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也臨終却粒飲水三日沐浴衣冠精爽如平時囑家人居喪祭享遵用古禮毋爲佛事娶潘氏生男漢傑以軍功授承信郎再娶張氏生男邦傑以學相濟經術精通論事切直授右廸功郎湖廣江西京西路總領司准備差遣女厈卑適進士允昌再娶俞氏生男庭傑早卒朝傑應進士舉女淑適宗子伯瑾舜英未笄孫男觀後女二人漢傑等將以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公于嘉州峨嵋山之麓邦傑以某嘗與公同僚知公泣拜請銘其幽元夫國朝以五舉恩待遺逸其人皆老故僅起百爲一日諉以事宜棘走絕少年諸生有見觀釆然而欲無聞豈其晚暮精氣重以時俗俛易遂落寞以盡使真有所蓄積出必大肆老且更壯若是者何其殊闊也惟公

剛介之節深樹本根不爲傳丧壯老慟憾遇事精曉健銳願出戲平傳意上數等人亦不敢視以老億必敬畏信服嘗攝安仁縣事於時丞相張公富公其外家戚屬悍公不敢𨚫髮出形勢把教令節制軍馬王彥常因公故人摇宰挽致幕下公不得已一至劍門即棄去總領財賦趙開自謂心計精密比劉晏聞公疏列取予利病不覺失驚起立然公出忠恕竟皆馳眉州酒務不法檄公按驗至則不鞠其贓獨以適贏上趙公不悅即令公代所按重因棄之公縱舊官補以適額十萬羨贏流聞比滿循得子錢七十萬四倍常數後得蔵和州使因出東南見鄉里必有遇合不幸以死可悲也夫銘曰　學以令故不售志以位故不究惟豐其廩而嗇其施所以昌其後者邪

陳璟

宋楊誠齋集西和州陳史君墓誌銘　君諱公璟師宋其字陳其姓新蔡人也今居袁之宜春皆出舜後媯滿朝奉郎守司農少卿贈銀青光祿大夫式者其曾祖朝請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之純者其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升者其考贈碩人范氏贈宜人徐氏者其妣也君其氏出也以父任歷郢之蒲圻韶之曲江主簿澧州司理參軍未赴丁母憂除喪爲贛之會昌令又爲靜江府義寧令以薦者改宣化郎知筠州高安縣通判德安府知閬州西和州未赴西和請爲祠宮改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卒年六十四終官朝散大夫君在蒲圻適武昌軍壘增葺區廬發諸縣屬役它邑良擾獨君所即工取佛老之廢宮以爲材伐市井之廣保以爲使不日而成卒衆交賀而田里罔覺嘉魚缺令諸部使者檄君攝之邑之地卑皆江面湖每歲挑花水生環邑之境匯爲巨澤亘數百里三邑之民不可以稼政和間唐令築爲瓦隄以郭之隄潰四十年莫之能復君卒乃條行視故跡荒度地勢於是徙廣就陿舍舊相新距故隄三百步武因兩山之阨搤外水之囓發耕者七百人治之勞脊勸相勉以久利董以大家三旬而隄成截若霽虹隱若金城連岸大穰民飫魚稻民歌之曰瀰夷不仁兮奄吞畸以爲湫天惠陳侯兮涸彼湫以爲畦黃雲兮被野白稷欣欣兮來白雲而來下一飯兮祝侯與大椿兮相永乎春秋總領王公夷聞而薦之後爲樞使又薦之君在會昌屬摘山之盜突入贛境張甚君首揭榜外賞募猛士以螢紙爲前鋒盜退大守侍郎陳公天麟表其績以父憂去義寧地雜猺漢崇山複嶺商旅道斷而官自鬻鹽肩散之縣縣散之鄉故事皆強民售之君爲設境聽民自售閭不呼舞漢猺聞發米以大盜師旅之後加以年飢君專意撫字民用昭蘇猺有兵其娃者黠而多陰嘯群醜時聞漢猺君以策縛致麾下諸酋出謝君勞饗之諭以忠孝聞以福歡感悅而去一境寧謐帥劉焞漕張安世合章薦之宜州蠻叛帥王卿月招君議事遣往攝守君逝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卿月用之蠻訖平廷高安茶租摯重君痛節百費以它賦之贏代民輸之民力頓寬政聲藉甚冠絕一路太守侍郎俞公徵首薦之萬里相繼假守亦薦之君秩滿造朝萬里祗召擢至復薦於朝而君已詣銓曹署德安郡丞矣有旨理爲中書除命時戎帥兼知德安政用戎索鷹擊毛摯覘民細事以神其明道路以目君每事盡規損政少蠹俄州缺守諸部使者列于朝請以君攝凡五閱月作水操以代民兵之役嚴邊備以激義勇之士提舉尚書張公孝伯漕使劉立義提刑張垓交章薦之辰蠻叛帥樞使王公藺檄君議事將辟爲真守君復避不敢當而條上平蠻方略君凡再辭辟郡談者高之君至閬州治賦不擾而裕聽訟不察而明表帥而治民氣和樂追暇訪求唐刺史柳公綽韋處厚之遺跡而追和其詩句峽中爭傳之有嘉禾一莖九穗生其境內部使者表其事以爲君之異政所致制帥龍學尚書劉公德秀率茶使王某同薦之給事程公叔達中書舍人陳公居仁亦屢薦之前後舉者二十餘人既歸自蜀意已倦飛得請祠官超然自得悠然自放遊築池館延藝松竹芳晨勝日策杖孤往詩狂酒聖胥命同社園翁溪友所至爭席往往登山臨水吟風弄月窮日之力至夕忘返嘉泰二年十一月朔子孫方羅拜稱賀君忽慨然曰吾其歸乎皆問曰翁既歸矣又將焉歸君笑而不荅後五日夙興焚香立而逝云娶駱氏實王之裔也封宜人前一年卒二子元勲從政郎前道州軍事判官元老將士郎後君數月卒四女長適進士馮百藥次適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孟克昝前卒次許武德郎贛州正將夏用中之子允德次許進士易光廷之子孫男二人衍衛治命以納祿之澤奏補衛孫女二人居幼君色粹氣溫表裏如一可愛可親至涖官謹度遇事必爲藥不可奪然於家庭篤親故上信誼下勢利聞人一善若已有之見人急難若身逢焉尤爲龍學尚書劉公所知公帥長沙道宜春聞君之喪親臨弔焉哭之慟經之漼撫存其孤意惻惻也元勲將襄君大事以夫人駱氏祔焉徹之玄夫重告曰其歲癸亥其月辛酉其日丙申兹謂良辰縣曰宜春鄉曰信義里曰德成原曰留石兹謂良宅匪走一騎持李監嶽逢原所書官簿來請銘銘曰世則能吏何以立我事我事未之我民已泣世之惠人何以字我民我民弗字彼姦蒙仁有煒陳君周臨不恭有惠之政無惠之病有能之能無能之稱謂無知已薦累其紙謂不逢時

手酬其鷹俾或免壽可並厥就未就而萎何司爲斯爲君問天天且弗知

陳紹（宋陳止齋集族叔祖元繼壙誌）維陳氏自福之長溪縣觀儒鄉擢秀里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固義里譜凡六世傳良生晚猶及諸祖父行皆孚重不察察大人也有君諱紹字元繼於祖行敍少傳良及詳其爲人里中有故或衆不能合族中有故或獨不能支必須有君至後集夫人善助之日以酒肉飲食人時出嬉遊冬歲必爲具燕少長至僮僕不遺其用度如不節而家訾倍於疇昔甫君生崇寧二年卒於乾道二年十月丙戌夫人生元符元年卒於淳熙十三年二月丁卯甫君以淳熙五年十二月丙申葬於所居里西尖之麓至慶元二年十二月庚申而夫人祔二子宏中定中女適劉宋衢朱克明謝邦基孫男四人說宗潛宗沫宗汾說早卒宗沐爲兄之子方中後潛沫皆國子進士女一人傳良諸孫也

陳一鳴（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録福唐陳君時可墓表）重和元年二月進士陳君諱一鳴字時可年四十一以疾終于寢宣和二年正月葬于其鄉福州候官縣董平山祖塋之側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上郊圜丘男誇通籍于朝始贈君右承事郎於是誇持左迪功郎南劍州司户參軍黄謙狀來請撒將以石表於墓下予與誇嘗同僚義不可辭則以狀實叙次之謹按君曾祖象昇贈金紫光禄大夫祖復父萬夫皆隱德弗仕自君叔祖侍讀樞密直學士襄以正直鯁亮受裕陵知時大臣既更新法者進者合一辭和之學士公首言青苗不便及薦司馬溫文正公等三十六人皆弗合大臣意官用不大顯其後所薦三十三人者相繼登宰輔或爲名卿才大夫人曰陳公之舉不凡矣今天子即位得其薦疏遺藁乃告天下舉士其以陳某爲法由是福唐之陳益以鼎呂甲天下承光籍潤實始有君君於是生六十日而孤自幼已自立不與俗浮沉崇寧大觀間用事者方以老莊清談放蕩之說表裏王氏新義至春秋聖人之作反禁不用君慨然即侍讀公舊居安德之僧舍葺讀書堂取五經及春秋諸傳百家子史日誦吟不絕口久之盡通其義出從多士輙巍然居上游然率用所學皆時不在甲乙第議者謂君與侍讀公雖出處殊致至所向不苟合實若符契云安知君得志風烈議論不隱然與前人齊而尚止於斯乎君娶邵人吴氏千里之曾孫思之孫介夫之女笄而拜舅於廟奉其姑于堂烝嘗脆甘祀禮且時凡君之行著于鄉聞于家人親戚故舊之者得所濟而後生者得所矜式皆吴氏之助吴氏得年四十八後公七年

宣和六年正月卒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從君之兆而窆以誇故贈孺人生一男誇也四女人適許昌言黄俊民連景先幼爲尼三孫男翰綜朝三孫女皆幼初君之從也侍讀公之子中散某悼念不忘有命以遺表恩奏誇今爲右迪功郎新通判興化軍事所至有能聲予知陳氏之積其來有原其後有承而其興未有既也寵靈薦至將拱而可待若夫族系之所來載之侍讀公之誌之傳且有家集在將不復云

陳堯臣（王明清揮麈録）宣和初徽宗有意征遼蔡元長鄭達夫不以爲然童貫初亦不敢領畧惟王黼蔡攸將順贊成之有謀者云天祚殆有亡國之相班列中或有言陳堯臣者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登科爲畫學正黼聞之甚喜薦其人于上令銜命以視之擢水部員外郎假尚書以將使事堯臣即挾畫學生二員俱行盡以道中所歷形勢向背且繪天祚像以歸入對即云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臣謹寫其容以進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兼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即擢堯臣左司諫賜予鉅萬燕雲之役遂決時堯臣方三十三歲遂至侍御史會蔡元長復將領政事黼諷堯臣與風上疏以元長前日不合人情狀攻之物榜朝堂然上猶眷元長黜堯臣爲萬州監稅而元長竟不告是堯臣寔是行黼敗堯臣亦遭斥逐天中監察御史李寀疏其爲黼鷹犬誤國之罪始詔陳其白初秦檜之主洋高密堯臣以舍州移曾向爲京東曹司試官因以其學會之檜國遂盡復故官雖不敢用招之武林每延至相府欵密敘舊堯臣以前所錫萬金築圃亭于西湖之上極其雄麗今所謂陳侍御花圃是也會之狙詐致遠爲御史欲露章評而用爲高方宗堯臣之要允致遠之腹心力圓護之遂免竟以壽終李仁父長編載胡交修繳其祠命之章允倚其嗣總爲高作行狀以蓋前跡爲高後亦悔之會建炎時前御史敢於國門外建第以此可見爲高之子鄭云堯臣子倚今爲卿武陵新志明青揮麈後録載周鄭所記陳堯臣決伐燕之策蓋出於天下公論而堯臣之子倚以財推行部張全真參政日載真偽作一狀可以但作全真文字近覽李仁甫長編云紹興元年正月四日辛丑中書舍人胡交修言人臣之罪莫大於誤國自古誤國之禍莫大於燕雲之役者燕山之議首與夫用事之臣大者誅戮次者流放而陳堯臣者獨仍舊故秩廩食縣官置而不治豈所以上慰宗社之神靈四方之痛憤哉堯臣爲國召亂不知罪惡之重乃敢自引於己爲郡守今雖爲宮祠叨竊食禄臣愚伏望睿旨削奪堯臣在身官爵投竄遠方以懲其惡以謝

生靈為後世臣子誤國之戒詔竟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旨揮更不施行書之于編益知鄉之言不孚誣且非明清之私意事見長編第一百五十九注後閱中興日曆宰執奏乞行遷青高宗云豈可以因乞差遣反遣貶邪止罷祠焉

陳懿

宋許景衡横塘集陳通直墓誌銘陳公諱懿字公美溫州平陽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愍順謙飭過人歡然無間人亦為之傾盡兄無子或勸其求嗣續曰吾弟孝友即我死尚憂身後乎公美事寡嫂彌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早孤而窶不及學問幸有子庶幾成吾志手抄群書授之早夜課其誦讀稍長俾從師營其資給艱甚而無厭怠色未幾其子楠以上舍生擢甲科聲稱翕然歷官太學秘書省每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游者何人所討論者何等典故楠具以對曰毋忘學毋交非其人益友所以輔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游乎故凡楠所與往還多名人其操履醞藉尤為賢士大夫所推許蓋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恩四封為通直郎致仕年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于京師明年某月甲子葬于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擴人某氏同邑人生二男子長即楠也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次曰某某進士若干女子婿曰某某其一早卒餘在室孫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為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邦人滋以其長者為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閈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楠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俾刻石納于墓隧云

陳遘

宋史忠義傳陳遘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第知莘縣為治有績魏尹將之奇薦京許將交薦之知雍丘縣徽宗將以為御史而遭祖母憂畢喪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釁拓地建平從允三州遘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以兆釁不可京怒之以他事罷歸旋知商州興元府入為駕部金部員外郎張商英得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蔡嶷摭其䟽力沮止之遘懼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帝將畫置發運使命選諸道計臣有閥閱者執政以遘言京曰職卑不可用領吏

選帝曰可除集英殿修撰使往京乃不敢言遂為副使未幾升為使朝廷方督糧餉運渠壅溢遘使決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勔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遘捕繫其人而上章自劾帝為黜勔人進遘徽猷閣待制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勦遣遘言臘始起青溪不及十旬今曾從已過萬人又有蘇州石生歸安陸行兒皆聚黨應之東南兵弱勢單士不習戰必未能滅賊願發京畿兵與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庶幾蜂起愚民不至滋蔓帝悉行其言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遘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其後總制使翁彥國傚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自兩人始也又言妖賊陵轢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焚以鼎油或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驕動不知紀極積有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此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采摭官吏姦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重實于理詔許之又進學士凡所施置以御筆先下於是劾越州王仲嶷科市民遞金茶器械直買軍糧務而以私錢取之仲嶷坐黜杭經臣冦後河渠堙塞邦人以水潦為病前守數請于朝皆以勞費報役遘以冬月檄真揚潤楚諸郡凡守歸綱卒悉集治所先是當閑歸群卒無以食率凍餓不自聊聞命相率呼舞以來者二千人用其力治河不兩月畢杭人利焉徙河北都轉運使進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真定尹從中山金人再至遘冒圍入城壁堅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遘為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以和遣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遥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負國家為囚奴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遘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固辭遘固遣之振怒且懼潛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遘於堂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長子距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卒譟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捽裂之身首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斂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嘗薦王安中呂頤浩張慤謝克家何鑄後皆至公輔世以為知人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於雲中

陳過庭

宋史列傳陳過庭字寶王越州山陰人中進士第為館陶主簿湖州教授知中牟縣除宗子博士何執中使蔡器其才薦之擢祠部吏部右司員外郎使契丹過庭初名揚庭辭日徽宗改賜今名時人或傳契丹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妄且勸帝以邊備為念遷太守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年進中書舍人纔七日遷禮部侍郎未盡一月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黜陷以不舉劾之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脩撰起知潭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訥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鉞者多不由勳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七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割兩河與金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効死帝為揮涕歎息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金人拘之軍中因留不得還建炎四年卒於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肅名臣言行録過庭為右司凡四年時大臣各立黨不協同列或陰為向背唯公無所附也上曰陳過庭中立不倚者也公見自壬戌至戊辰七日之內彗星見於天之東北奏曰夫以陛下恭儉憂勤仁民愛物施於四海不宜致此災異故凡明於天象者皆曰此金賊滅亡之象稽之天理驗之人事金賊殘暴自取滅亡決有是理雖然天道幽遠儻以幽遠而忽著明之戒似非古先哲王正厥事以應天變之義況戎伏未殄寇盜未平主威未振國勢未強權綱未舉紀律未嚴是非未明賞罰未當罪人已得而未加明刑寬詔已頒而未蒙實惠倉庾未盈私室未富貴近之列未得正人州縣之間未皆廣吏命令數下而數易毛除蠹根而蠹移朝有姑息之政吏多冗濫之員如是則星象垂戒其可忽乎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禁貪潔鋤苛擾修兵甲選車徒備邊陲儲糧食恤民隱去冗吏除弊源庶幾去災為福矣

陳康伯

宋史列傳陳康伯字長卿信之弋陽人父亨仲提舉江東常平康伯幼有學行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累遷太學正丁內艱貴溪盜將及其鄉康伯起義丁力迎擊俘其渠魁邑得全建炎末為敕令刪定官預脩紹興敕令尋通判衢州攝郡事盜發白馬原康伯督州兵齊王師進討克之除太常博士改提舉江東常平茶鹽高宗進蹕建康康伯以職事過謁得對因請擇大將上開納紹興八年除樞密院計議官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五年泊然無求不偷合十三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晡不供餉閽戶卧勿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敢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全州海盜閆作朝廷遣劉寶戍閩逐捕康伯以上意招懷盜多出降籍為兵久之不逞者陰倡亂康伯訊得實論殺之州以無事秩滿三奉祠畫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康伯首請節用寬民凡州縣取民無藝許監司互察臺諫彈劾尋兼吏戶部乞約歲用會所入備什之一二備水旱奏上議竟不決兼刑部前此有司希檜意興大獄康伯平讞直寬士大夫存殁多賴之除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為尋拜參知政事自孫道夫使北還已聞金以買馬非約為言朝廷特恃和康伯與同知樞密院事王綸白發其端綸使還乃言知好無他康伯持初論不變九月以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例賜銀絹康伯固辭減半又辭兼史院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

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高祖嘆其長者普安郡王居潛藩高宗一日謂康伯當以使相封真王今宜冠以屬籍於是詔以為皇子封建王實三十年二月也明年三月拜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五月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且以淵聖訃問至康伯主禮部侍郎黃中之論持斬衰三年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一增劉錡荊南軍以重上流二分畫兩淮地命諸將結民社各保其境三劉寶獨當淮東將驕卒少不可倚四沿江諸郡修城積糧以固內地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人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尚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師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罷尋貶責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當用張浚且乞斬

旅去爲以作士氣康伯以從卿換職奏攝兵部侍郎九月金犯壽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境安諸城門高鑰車遷常時人恃以安敵迫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乾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上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與允文參謀軍事上初命朱倬爲都督倬辭乃命義問允文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弒而還方亮之犯江國人即立葛王褒三十二年始遣高忠建來告登位議授書禮康伯以謂行之於是報書使用敵國禮高宗倦勤有與子意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寶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東宮從至即以病祈去位不允明年改元隆興請益堅遂以大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上慰勞甚勤且曰有召慎勿辭宰執即府餞別百官班送都門外已又辭郡乃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八月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親故謂康伯實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家危當輿疾就道幸上哀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安節婿文好議掖以見感拜賜坐聞日一會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非大事不署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臥家旬餘一參事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已即告歸章屢上不許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年六十有九贈大師謚文恭擇日臨奠子偉節固辭乃止命工部侍郎何俌護喪歸二子偉節私闕安節賜同進士出身五辭不受上手札批諭寄留省中以成其美康伯薨給還之慶元初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諭曰陳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深充家才優識遠謀國盡忠至若汪澈之論事忠懇薦達人才葉義問直言正色掃除秦檜餘黨然不長於兵臨敵失措豈優議論而劣事功者歟葉顒清儉正直而備才智有餘蓋亦一時之選云

陳康伯傳（以[illegible]宰輔拜罷錄事上傳係[illegible]北盟集編次）（[illegible]）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或曰本亳州人宣和三年何㮚榜登第紹興初爲勑令所刪定官出通判衢州五年提江南東路茶鹽公事六年除大常博士八年遷屯田員外郎尋遷戶部員外郎從司勲十三年除軍器監康伯與秦檜有舊又在朝路淳然無求檜常稱其靜重焉十四年除權吏部侍郎以將出使也於是虜始遣烏延和來賀天申節康伯假本部尚書充接伴使因命爲報謝使十五年虜復遣元顏宗永來賀生辰康伯仍充接伴使既入境上以端午賜扇帕宗永言本國是日例賀且接伴使副同之乃取受康伯以舊制卻之或謂康伯此細事朝廷必不惜康伯曰今曲從之後爲例不復可改且尋命自我始況所求或無厭寧能盡從之乎宗永卒受賜因自辯數曰接伴慢我朝廷聞之懼生事言者論康伯罷之出知泉州尋提舉江州興國宮二十五年始命知漢州未上除吏部侍郎二十六年得旨措置戶部財賦康伯言當節妄費以寬民力請令監司察州郡支用如擁攝饋遺借請批券諸不如法者不則臺諫彈劾從之二十七年兼侍讀尋除本部尚書康伯辭兼領措置戶部財賦許之九月除參知政事二十九年六月兼權樞密院事九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湯思退自右揆遷左上語康伯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惜商量康伯奏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媕婀取容植黨自固臣不敢也初逆亮有南吠之意賀允中葉義問相繼使還言虜必敗盟而朝廷未之信也至是兵部尚書楊椿言於康伯曰迹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豫備悔將奚及康伯因與椿策所以防虜之術如兩淮諸家各盡分界使自爲守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倚沿江州郡增壁積糧爲歸宿地皆其目也康伯見上言虜謂我和好茲久而兵備施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甚悉上嘉納之勅令書成遷一秩三十一年三月拜尚書左僕射五月金國賀生辰使副高景山王全入見全升殿報淵聖皇帝上僊聲言索漢淮故地指求湯思退以下將相大臣及內侍凡四名來南京議事廷中震懼銀欲虜使去乃發兼權工部侍郎黄中聞之馳白康伯曰此國家大事臣子至痛之節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且使人問焉將何以對於是始議發哀成服調兵守江淮之策天節免百官上壽集侍從臺諫于都堂議起兵康伯傳旨云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知樞密院周麟之已受命充金國起居稱賀使已而聞亮親提兵謀大舉懼上疏言遣使無益虜必殺臣以動兵疏入上震怒康伯見麟之勉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上若遣康伯聞命即行雖死可避十月王權敗師于淮西朝野岌岌上詔楊存中與宰執對于內殿上諭以欲散百官浮海以避之康伯曰不可遂定親征之議十月諜報虜將瞰江下詔親征傳

撒諸國虜東京留守葛王褎自立十一月亮爲諸酋所弒報至康伯請率百官賀上曰未須爾俟到汴京與卿等同慶十二月駕幸江上視師還報淮東虜騎皆遁去在和州者尚三萬餘康伯奏給招安旗榜雖女真禁與補官萬戶許授節鉞餘視爵秩高下更超等換授白身人持命之官闕以生路庶幾束手來歸也上曰彼雖夷狄亦人爾首惡止亮一人若槩殺之朕不忍爲也三十二年正月上至金陵有上書言進取者康伯不能決上命侍從臺諫議集議可否群臣皆無言唯請回蹕臨安而已二月上還臨安初虜騎臨江朝臣震怖遣其孥它適上懲維揚之禍百官般家者皆不問比虜退家在城中者惟康伯與禮部侍郎黄中兩人而已三月金國遣元帥府左監軍高忠建報登位先是閤門定授書之儀略於汴京故事詔館伴徐嚞以示忠建忠建固執上特許殿上進書及升階猶執舊禮康伯以誼折之忠建語塞乃請宰相受康伯奏曰臣爲宰相難以下行閤門之職忠建奉書跪不肯起廷臣相顧愕眙康伯呼嚞至榻前厲聲曰館伴在館所議何事嚞徑前掣其書以進虜氣沮及面授報書始用敵國禮亮之立也秦檜白遣柄臣往賀至是命起居舍人洪邁假翰林學士知閤門事張掄假鎮東節度使副之用舊禮也五月甲子詔皇子瑗立爲皇太子乙亥內禪康伯等陛殿奏言臣等輔政無狀聖恩貸而沐今陛下超然高蹈臣等不勝欣贊但自此不獲日侍清光犬馬之情不無依戀因再拜泣下上亦爲之揮涕曰此事斷自朕意卿等宜悉力輔嗣君康伯等奏曰皇太子資聖仁孝天下所知但聞謙遜大過未肯即御正殿上曰已再三敎留矣上入宮內侍扶掖皇太子至御榻前拱手側立不坐康伯率百僚賀陛殿奏言願陛下正南面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重天顔愀然曰此大位懼不敢當容辭遜太上皇帝即日駕之德壽宮十二月兼樞密使隆興元年十二月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尋充醴泉觀使二年拜左僕射兼樞密使乾道元年加少師依舊大觀文致仕沙隨程迥知名士也嘗言虜亮謀入寇近習有唱爲幸蜀之論者康伯痛詆斥之忠誠懇切上爲感動計得不行當時朝士皆知之而日曆不敢書墓銘行狀無所載後十五年迥以語士大夫已不謂然矣况千載之後惜乎哉上饒志陳康伯字長卿紹興三十一年拜左丞相隆興元年乞去章十數上十二月制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韓忠獻王須鄉郡故事寵之明年遂再入相位乾道元年二月二十八日入對午漏未盡數刻退至殿門喘劇輿歸才逾不起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三日贈太師勅入內內侍省押班

賈抗主管葬事詔大常討論宰相薨于位典禮賻銀絹三千疋兩賜水銀腦子以斂謚文恭擇日臨奠命權工部侍郎楊倚護其喪以歸以姪大節添差江東轉運司屬官本州應副葬事一再遣官致祭官其親屬十一人賻卹之典極其哀榮蓋公之在相位也值虜亮恃其強大以聞不虞欲躡符秦魏齊之躅衆其兵六十萬號百萬踰淮壽略滁和踐蹂真陽之間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而焰熾迸遠近大震公時以謀議輔佐天子雖同列閒有遣家室先去者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遣書警奏緣手板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情以安會中書舍人虞允文趣師趨采石虜不得渡偏將李寶入膠西焚其戰艦荊鄂軍又順流南下虜勢大蹙其酋益憤約其衆三日畢濟過期盡臨之帳下逆變驛至公入賀高宗曰此卿輔佐之力也鑾輿勞師建康天威所臨虜聞之一夕遁去是時軍興國家調度百出所費不貲而暴征橫斂不及於郡縣閭里從容若無事時民至今道頌之高宗素有與子之意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此所以兩朝眷獎之異始終無間者歟始時公方罷相而虜復侵邊以左僕射湯思退都江淮繼策免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卧家居起公復以爲相制出中外鼓舞公之未至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用公迨公之來而都人夾道懽呼莫不以手加額其得人心如此公之薨也孝廟親御宸翰書其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後三年公之子偉節叩首闕下乞文刻之有詔翰林學士劉珙其俾汝銘其略謂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遠望之知其爲鉅人自爲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事居家以孝友聞事後母秦國夫人尤篤敬愛其兄悉推先業與之待遇族姻鄉黨均有恩意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士大夫一時歸之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己或勤取士以爲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輓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爲相及見張浚絕口不言公爲接伴時以言者罷去後言者乎來覓官公爲難色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以毫髮欺望退朝危坐一室簾几蕭然不聞謦欬音天資中粹類皆如此有文集三十卷溫閎簡古信乎有德之言也又謂臣嘗論公起布衣致位上台平時樂易和粹與物無競若不經意於世者及臨大事呼吸變化有安有危而謀猷靖深動合機會群公有不可及之歎世以爲度量似謝德望如楊綰用能運動樞極再安天下順有丕績卒爲宗臣

公之子偉節直秘閣安節賜進士第後爲郎未及顯用而死孫景衣終於知太平州人皆謂能世其家公後配饗孝宗廟庭景衣嘗有請改謚文正公姓氏進華陳康伯進士翰林學士辛巳親征詔曰漢家之厄十世至光漢而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紹興年吏部尚書使金還知泉州漢州參政僕射平章特進封信國公進福國公再相封魯國公乾道元年少師致仕卒年六十九謚文正公其謚文曰成天下之一化者謂之文格君心之非者期於正宋名臣言行録太上皇帝臨御寓内三十六年始者北狄貪天之禍太上不忍南北之民蹈鋒刃遂屈已議和歲月已久而虜酋篡竊自立者恃其狼暴窮兵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絶雖師出無名天地鬼神怒而不赦然去燄焱迅遠近大震時則有公以謀佐天子鎮定大事折衝而笞使自殺其驅而去豈不偉歟先是紹興二十八年孫道夫使還言虜將敗盟以闕陝買馬爲言其謀不可測而廷臣猶幸其無事公首發其端太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往驗之虜酋頗相結難又兼義問報聘回知虜已聚兵公獨奏曰虜謂我和好滋久備必弛其南牧無疑因條上兩淮守禦之計太上嘉納之明年虜遣高景山來賀天申節果出慢言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公奏虜違天道離巢穴數千里爭一

旦之利必將自焚況曲在彼則我軍奮怒惟陛下決計用之士氣自倍及其鋒可以必勝太上以爲然檄書下六軍踊躍爭北首死敵命侍衛馬軍司拔閱出戍御史中丞江澈節制荆襄知樞密院兼義問督視江淮軍馬皆公指授方略分據要害之地虜臨江朝論洶洶雖同列間有遣家屬先去公屹然不動氣貌自如邊書警奏緣手裁決一時言兵事者皆得展盡底蘊擇其長而用之人恃以安初逆亮入寇内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計且陳退避之策或又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公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用其言大事去矣一日中使持御批來甚遽公讀之乃有旨如更一日虜騎未退且令放散百官公取焚之入奏曰當如聖訓百官既散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公曰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輒留私家故焚之上深然之後公與湯思退同相上皇宣諭曰卿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今與思退共政如有可否不憚商量公曰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自當盡心若循阿取容植黨以自固此鄙夫患失者臣非唯不敢亦不能故事宰相初除例賜銀絹公辭上皇曰此舊格何足辭公奏國用匱乏自人主及百司皆當省節庶幾有濟臣若盡受何以風百僚力請減半從之今上居潛邸上皇一日謂宰臣曰普安郡王當異其禮除少保真王賜王帶公與同列稱賀上皇獨留公曰向嘗與卿議及此朕不爲難公奏曰陛下聖學高明洞照今古易其所難臣敢爲天下賀上與公等論淮上屯田事上曰士大夫言此者甚多然須先有定論用軍乎用諸民乎若論既定當先爲治城壁廬舍老少所有歸蓄積有所藏然後可爲公曰令淮西歸正人頗就耕者衆已降牛種本錢種子漸所納紬解木植亦分送兩淮治屯田人廬舍矣上曰甚善虜使高忠建來告嗣位入見欲用舊禮授國書公以義折之乃請宰相受書公又持不可廷臣相顧愕眙公館伴徐嘉至揖前責以議不素定嘉徑前取書進呈虜沮甚上嘉歎之公論備邊當擇良將上曰偏裨中有驍勇者卿等可以所聞見隨其高下具名以聞上謂公等曰上天悔禍夷狄相攻金先遣使請和則其國中可不倘舊疆復還得奉祖宗陵寢尤見天意眷顧公奏曰頃年虜每有云只見漢和蕃不見蕃和漢今日虜先求和仰見聖德動天之應上皇倦勤初有與子之意公朝夕協贊以決大議挺然有古社稷臣之風上即位公爲首相奉册如禮以公舊臣每對但呼丞相而不名公懷懼乞正名分上曰尊禮元老此非過也隆興初公言八月中金國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以第二書來欲通和好朝廷遣盧仲賢持書報之其所論最大者三事我所欲者削去

舊禮彼已肯從所欲者歲幣如數我不深較其未決者彼欲得唐鄧海泗州而我以祖宗陵寢欽宗梓宮爲言未之與也恭奉聖訓遣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命下之日議論洶洶乞召張浚歸國持無詭訪仍命侍從臺諫集議上諭公等曰虜能以太上爲兄朕所喜者公奏靖康以來首足顛倒之勢垂四十年一旦肯爲敵國皆聖德所致初公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太上屢詔不允隆興初公乞去益堅上留之愈力章十數上十二月進封福國公判信州用魏郡王韓琦領鄉郡故事寵之公入謝上慰勞之曰丞相之歸所謂歌馬他日宣召切勿辭詔宰執餞別百官郊餞恩禮殊絶未有前比公力辭鄉郡改醴泉觀使時虜兵再犯淮甸以左僕射湯思退督師繼棄兵警報益急人情大駭望公復用上親札遣中使即家召公復拜尚書左僕射進封魯國公制出中外鼓舞然議者疑公久厭於富貴得去如釋重負又養病卧家必不肯強起雖子弟親戚亦謂公宜以病爲辭不爲過也公曰不然今王室艱難我大臣體國與庶上路幸一見上或儻而歸之耳中道聞邊遽甚乃兼程以進閏月至闕下上御便殿詔其子安節婿文好謙扶掖入見仍減拜賜坐勞問優渥公謝病不任宰相職上不許詔間日一會朝許肩輿至殿門非大事不書押賜衣帶鞍韉之具

都人見公夬道歡呼皆以手加額然後向之期公未起者自以淺為丈夫也上謂宰臣曰陳康伯有雅量朕昔從太上在金陵其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臨終奏事無一語差謬出至殿廬而疾作輿至第薨公姿貌魁秀氣宇閎邃望之知為鉅人自為諸生時持身甚嚴不知有世間浮靡其學一出於孔孟在人主前論事專以寬大開迪上心凡所論薦唯賢與能不務主已或勸取士以為門下用公曰是立黨也其可乎張浚有人望方再用也公推轂之備至公辭位又薦可復以為相及見張浚緘口不言前後廟堂七八年同列自相好惡獨公守正周旋其間無所適莫後皆曰陳丞相長者不敢有毫髮觖望退朝危坐一室窗几蕭然不聞謦欬音蓋天資沖澹類皆如此皇太子服履袍內侍扶掖至御榻側立不坐百官拜舞山呼起居畢公升殿奏頌陛下即御座以正南面仰副太上皇傳授之義天顏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此大位懼不敢當尚容辭避公再奏曰陛下應天順人龍飛寶位第以駑下之材恐不足以仰稱新政承乘風雲千載之遇實與四海蒼生不勝大慶宋胡銓澹庵集與陳長卿劄某惶恐仰惟僕射樞使大丞相視時卷舒與道進退向也辭萬鍾而弗顧凜乎其難今焉念四海之倒懸惕然而起上將以軍國重事盡付於公公宜為社稷蒼生克勝其任某限以措置海道無繇躬詣鈞屏聚賀其下情不任惶懼瞻依之至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八　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九真

陳

陳文叟

（宋王之道相山集故武節大夫陳文叟墓誌）文叟諱師良求之晉江人曾祖賛隱德不耀祖寀以叔父中奉大夫某贈正奉大夫父熙以公貴累贈武經大夫公志尚豪邁迥出一時華亭中奉才之謂曾以材武進會詔下郡國立武學以三舍法取士公慨然曰郭汾陽顧不足異耶何切切章句為遂由舍法取貢于上庠中宣和五年武舉異等補某官調泗州盱眙縣尉次楚州鹽城縣巡檢遷某官充御營左將軍幹辦官次贛州排岸遷某官充兩浙路都巡檢使次紹興府兵馬都監次平江府常熟縣福山巡檢初公從韓宣撫世忠軍會行在陳攻取大計韓喜謂得公晚苗傅之變公以戰多超轉數秩先是樞密李公與公為布衣交洎登西府薦公有專對材堪奉使絕域一時士論翕然推重公自福山歸西興之所舍不復有仕意以武節大夫致仕平生好作詩晚年詩益工每一篇出識者服其筆力閑居宴坐焚香誦經深於性理。無所滯礙於

永樂大典卷三千一百四十九　一

所舍之西偏名堂曰隨緣自號隨緣居士以紹興二十九年冬十月辛亥考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二安人黃氏賢淑能循法度子四人曰求已保義郎前鎮江府常州巡轄斥堠曰求志新明州指使曰求佼承節郎新淮州指使蓋皆以功賞延之典奏也曰求忠應進士舉孫三人某某某孫女三人俱幼求已蓋吾弟剛定彥逢之壻也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公于紹興府蕭山縣之湘湖南越王城之原葬有日求已遣人致懇於婦翁以前福州福清令黃童行狀來乞銘彥逢自無以為壻之意寓書有請於予予頃年以視彥逢於西興之官舍獲識文叟其後彥逢既以猶子妻求已遂聯姻娅予每赴調至臨安文叟聞予來必攜具涉江相遇清談終日而去如是者非一公云亡予以遠宦欲不得撫其棺葬不得臨其穴若銘又何敢辭

生於泉　葬於越

前湖後城　流長岡阜

陳楫

（宋潘良貴默成居士集故鎮江府學教授陳公墓誌銘）昔魏玠王敦以人物冠晉公卿王濟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蓋親見之亦遂歎以為神仙中人後世想像二子風采恨不得與之周旋揖遜吾亡友子濟其殆庶幾乎公姓陳氏名楫。字子濟。婺之金華

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諱奭之曾孫尚書職方員外郎諱確之孫父洸獨隱德不仕公生而穎悟未冠長大美好士友不問賢否慕望器重咸以遠大期之所負販者遇公亦肅然更貌持身介潔而中則寬裕優容不立城府予自少與公同研席及仕或離或合餘二十年見公恬淡好學不倦如一日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鄭州儀曹掾未行改鎮江府府學教授表倡以正士子翕然悅服居歲餘盜破鎮江公因棄官歸倘徉巖壑或勉之出公笑而謝曰觀象玩辭者君子之事也吾獨不能儉德避難乎建炎四年春三月甲子俄以疾卒聞者驚嗟悅惜相與失聲弔之者多哭之慟其年冬十二月壬申葬于長德鄉石錦里從先兆域公一再娶曰楊氏進士恕之女無子曰傅氏禮部尚書墨卿之女生子未春而夭其伯仲氏以猶子照後公且謂爲銘莫如予宜念公平生慈祥豈弟又造物者賦予如此不爲無意而官止修職郎年才四十二嗚呼惜哉銘曰生不辰兮逢此百罹位不稱德兮爲之者誰鳳綵綵其逝兮去而莫追埋玉樹

於土中兮我心孔悲鐫銘詩於幽宮兮永無斁遺

陳陽

元一統志陽武陵人宋宣和中舉八行固辭不就死葬于西山郡守王以寧表其墓

陳景東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故府君陳公景東墓誌余聞古之處士或隱於山或隱於市隱於山者寓耕釣而隱於市者寓醫卜均之不卜也日閱十數人得百錢足以自給則閉肆下簾不更筮也均之醫也聞人痛疾欲去之如在己而不志於利蘇漢以來逸民隱士懷奇抱寶高蹈一世深藏於市沉然與漁商農圃雜比土以廢而莫辯也然孫思邈隱太白山而龍公授王函秘方爲千金之冠韓伯林賣藥長安市口不二價而婦人女子能識之譬如珠玉在泥沙光景發見有不可掩者今嘉禾陳景東者其一人也景東以字行諱其陳氏其先江都人後徙錢塘今爲秀州嘉興縣人自皇考始諱獻曰贈朝奉郎景東讀書章解句違不喜治舉子業而尊賢樂善嘗置一時名爲賓師以進諸弟子於學未幾弟礒進士第官至御史積習名教若從子駢從孫禹鍚相繼收其科陳氏浸大矣景東沉浮里閭故自若也門內數千指養老字幼衆訢訢然奉寡嫂撫諸孤思欲若一三族之飢寒疾病死喪皆以公爲歸趨人之急不以在亡爲解亦不以戚疏爲薄厚而尤工於醫宣和中嘉禾大疫連墻比屋呻呼之聲相聞公日挾數僕持藥物自隨以飲病者窮閻委巷靡不至焉而困絕不能自存者又分金周之晨出莫歸竟數月而後已所全活不可勝數

嘗有黃氏婦昇疾詣公公曰病間矣勿藥可也而黃氏弟在旁公視之有小異試診其脈告以亟去勿留疾作則不可爲矣比還一夕而逝如公言公之醫不由師授自得之心故奇中多類此蓋士之寓於醫者也嘉禾介居杭蘇爲冠蓋舟車走集之路於是名公巨卿高人勝士州刺史縣大夫皆仕從之游晨起未盥櫛而車轍已滿門矣公廉靖寡欲凡榮名寵利世人群趨交騖爭所欲得公皆無求於其間其子騤性至孝有英敦邁人之才爲公築大第闢圃館疏池沼蒔花竹供耳目之玩公須客居間挙鮮置醴縱飲歌呼終老如一日平生未嘗讀佛經比感疾書四句偈而瞑皆菩薩語雖禪翁老宿皆嘆驚自以爲不及享年七十四紹興三十年七月乙巳卒于正寢夫人徐氏有賢行適陳氏五十五年賓其夫以辭幣酒食綴接中外無一間言生三男子長即騤也騤蚤卒驪舉進士六女陸友仲洸師言閩人鮑沈傑杜之珍俞扑其婿也二孫男曰淵曰渭六孫女三人適杜之方魯松陵峻三人在室騤等以其年十月癸酉奉治命葬于縣之參賢鄉深葉村朝奉公之次於是徐夫人明年八月四日亦遇疾不起年七十七以十月丁酉舉其喪以祔余嘗觀王丞相荊公表處士征君之墓同時有杜嬰者隱于醫不憚貧富賤召之輙往人致餽謝非其義不受也

有徐仲堅者隱于卜人召筮雖疾病中不正衣巾不見二人之賢聞於世矣公猶懼其久而無傳也故併刻之三人者名迹赫然在人耳目如前日事今景東家上之木拱矣賢士大夫稱思如新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嗟乎隱德高行既不顯於世宜與三人者並傳於後予衰病廢學言之不文不敢以既老爲辭遂表而出之揭之墓道以備它日史官之訪云

陳箍桶

宋周南山房集方臘之亂初因盜大繁徵其徒不堪遂被械出之初化緇雲界自黃墓嶺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縱火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見之百姓竄走方伏匿於出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悉民畏懼皆出就擒邑民盛九沉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略其後臘就禽童貫問臘誰爲謀主臘以陳箍桶對貫捕獲之問君教方臘反何耶對曰正坐臘不受其教爾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殺徽嚴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爾又問何以箍桶爲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狹爾能箍則合不能箍則離

其不建如此貫誅之

陳癸 元一統志溪關縣人徽宗時擢進士甲科蔡京忌其業主張元祐黨籍元符上書十八人癸其一也貶衢州三年會震黨碑乃得放還黃氏日抄陳癸字叔向魏益之教以盡棄所懷獨立於物之初忽大悟遂以師道歸益之反陋朱呂之學水心辨以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也語簡而精然猶委曲其文曰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韋借而所指亦近於今世之所謂悟者悉謂待其憤而後啓之待其悱而後發之舉一返三使以類推此孔子欲學者自盡其力而不徒師之恃耳非悟也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此脩身以至平天下堯舜二代已試之效具在皆實理也非悟也

陳元昌 宋林光朝艾軒集陳公行狀　別衆陳公爲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晦不幸至大病聞太守且來遂促裕欲一出道逕來問疾無一語小亂以是日卒莆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過所舊謂某曰予識別衆陳元昌予別衆且來莆欲時時訪吾子於東井之上後數月某自錢塘還始得一拜公便如綢繆故人也自此旬時輙一至吾廬反復道古昔終咎乃去洛下舊遊各記憶所聞爲語錄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儉其色平道前輩中事爲無可愧者嘗出家藏文筆乃古靈遺書也且曰譯於是說嘗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予餘讀書城南公來過我或竟日所謂菜羹糲食未嘗不飽也公以門地補官初調潭州攸縣尉有能聲改承奉郎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貴牒來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停訟仍歲山儉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更易攝事者爲一切苟簡之故乃至不憚煩刷去之又捐俸錢修黌宇公之來莆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若主簿尉猶友朋雖不爲斬絕過當之舉然亮中有所未安九牛不能挽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衣分羡不忍相合之意昨者枕疾以視疾來者必具衣冠如他日故來者不知其爲憊甚焉死之日縣大夫敦匠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爲無憾色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奉郎乞致仕有子翰娶右迪功郎前淛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之女次餘能力學次韓纔數歲女子嫁鄉貢進士黃樸有二女未許嫁甥張緯來謁以諸孤涕泣道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騁欲籍先生一二書之某所不應書又不應辭不得已抆淚而聽之當世君子皆有以哀誄悲些而斟酌吾言者乎古靈家世海內所道說故不書謹狀

陳東 宋史忠義傳陳東字少陽鎮江丹陽人蚤有儁聲俶儻負氣不戚戚於貧賤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梁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剏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逼京師又請追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又相邦昌自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罷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綱自起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衆間投隙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京城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衆與播遷宗廟社稷已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宜邦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蓋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則不知割太原中山河間以北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舍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得誘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

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等方揭示綱在中書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逮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相迫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初東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潛善既殺二人明日府尹白事獨詰其何以不先關白微示愠色以明非己意越三年高宗感悟追贈東澈承事郎東無子官有服親一人澈一子令州縣撫其家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賜緡錢五百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秘閣脩撰官其後二人賜田十頃京口耆舊傳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舍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習雅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前列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辭不就政宣以來群憸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于內王黼童貫致冦于外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父子結怨於東南以致戎狄生釁宗社阽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燄赫然無敢擬議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六賊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無敢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衆東復於衆中自誓以爲言幸而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得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衆服其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昭揭大禍且至又時虜冦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東南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死意有包藏亟上書乞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大上不報月末書再上大意以爲群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夷狄欽宗感悟即邀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彥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棁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逮誅所議惟割地請和棄城避狄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在外惟种師道號爲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心猶賴二人以爲重邦彥等疾綱異己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闕上書斥邦彥等非乞復用綱而將師道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與衆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時閽宦壅閉非一日會御藥朱拱辰等出衆不勝忿蹂躪之東力救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挽之去東曰其去則諸公爲戮顧公等何罪吾自視頭已在地上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盡遣使宣諭復以用綱師道又令綱師道自出諭衆衆乃散虜諜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解圍去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上書人爲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爲脅持君父屏出之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於忠義可令還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率學官迎之歸諫官陳公輔援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勑授迪功郎同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不報遂謁告歸是歲在舉于鄉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在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爲此治亂之機不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併及時政乞還都京師下詔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立言綱忠直必能輔佐中興汪黃憸佞必不能弘濟艱難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爲書別其家人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子細令特寫此紙恐要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我時新婦懷娠或得男即先人之後不絕東死無恨五六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死勿致失所諸叔更不在丁寧也仍須一弟偏詣諸房起居尊長且姑姑亦傳語四十妹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與四六姐七五即爲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即成親不然則作區處請作此書與六姐一看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弟諸濱携去且助二七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言書畢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於所携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方東死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意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及東死事者上嘗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

子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致祭卹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即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其始有意於爲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雖然汝籍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食三嘆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節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義嘉定鎮江志東自少負氣節有憤世嫉邪之意在太學時書因大雪與同舍生飲初筵齊酒酣約聯句爲樂公獨爲古詩一篇曰飛廉鑪鞴翔風起翔雪隨風洒中土雪花看地不肯消萬億蒼生受寒苦天公剛被陰雲遮世人凍死如亂麻人間愁嘆之聲不忍聽誰肯揉撥傳說聞達太上家地行賤臣無言責私憂過計如杞國猶恐直欲上天門首爲蒼生訟風伯天公儻信臣言憐世間開陽闔陰

不作難使驅飛廉回下酆都徵急使飛雪作水流潺潺東方出日還照耀坐令和氣生人寰又爲律詩三十韻有山嶽遺埋沒乾坤皆皎素已成堆積勢應貲掃除工之句被收之日視死如歸則東之志操此詩見之矣淳熙間守臣秘撰耿秉判免東賜田之稅云如可贖兮百身尚何較於田稅猶將宥之十世寧不念其子孫梁谿漫志陳少陽遺文少陽遺其家書南徐刻本以傳人多知之而其爲文世所罕見胡蒼梧嘗得其跋蔡君謨蔡錄于惜其流落不傳爲載于此少陽跋云余聞之先生長者君謨初爲閩漕時出意造密雲小團爲貢物富鄭公聞之歎曰此僕妾愛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謨亦復爲此余時爲兒聞此語亦知感慕及見茶錄石本惜君謨不移此筆書旅獒一篇以進宋周益公大全集跋陳少陽哀詞少陽之死讀右丞許公哀詞思過半矣臨川梁光遠嘗聞前輩遺事寄此求跋予有少陽行狀蓋其弟南所作今錄示光遠宜繕寫入軸以便觀覽嘉泰壬戌七月

癸丑

陳皓

宋胡銓澹庵集陳大夫墓誌銘　乾道戊子十月癸丑光州觀察使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使節制山水寨南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陳公敏自高郵抵書廬陵屬其銘其父武翼大夫寧都巡檢公之墓且以門人宜州文學權高郵錄事參軍兼推官教授溫度狀來初其與禮部尚書張公大猷同直玉堂大猷談敏不容口一日經筵同舍有言勇騎長驅敏恐不能當一面以問敏者李誠咸謂然大猷即對力請專任敏上曰朕自知敏自是識者僉謂大猷知人嗚呼大猷已矣世之知敏者無幾然則銘其父非某其誰宜爲乃不辭而承命大夫諱皓字彥章贛州石城人曾祖光祖積父宗皆不營仕大夫身長七尺餘容貌環岸知略幅湊武藝絕倫而又倜儻有大志四方豪俠多從之游既冠爲邑尉都部時雖承平贛多嚴邑草竊旁午大夫以討捕爲己任傾貲募士跡盜百里無遁逃警監司郡守聞其名凡游徼悉委焉所向輒克靖康初虜人犯闕諸路兵勤王尉疲愞憚行大夫慨然請赴難守義之俾部兵以往隸東南第六將至蔡兩宮北狩勤王兵潰爲盜十七八石城兵亦欲乘亂以掠大夫曰宜先殺我無使我陷醜名衆沭然曰惟公命從大夫曰真人翔於濟陰盍亟往扈蹕遂趺而行自濟陰至南都即維揚備嘗艱險所過樵蘇不犯卒全師以歸時贛盜蠭結邑宰知群偷素讋大夫威俾率鄉義大夫復致其家募士數百人賊大

牙界上不敢抵巇建炎末寧都惡少李敦仁衆肆謀不軌句決黟群不逞餘數萬首縣石城大夫以數百人輅戰不敵退保官吏悉遁賊遂破贛諸邑復鈔廬陵臨川長汀建昌邵武且誘無賴子授僞官籍鄉丁爲兵聲勢曰張乃遣僞官數百於石城嘯烏合響應者如市大夫與賊遘盡死鬬悉獲僞官殺之榜以徇賊知後必爲患多方訹使降罵曰我世王民可叛國從亂耶寧一戰死無憾賊追大夫親戚要說曰不降則親戚俱殺叱曰親戚之情可割忠義不可奪親戚泣曰兵少賊衆事必難就不若僞降儻見用陰爲內圖大夫曰不然降即臣事之也臣事人而圖之則有叛名降與叛皆非吾忍爲也親戚泣而去俚俗門戶尚湫隘謂可以殖貨大夫獨高大其閭曰吾子孫當高車駟馬賊怒敢抗己毀之至是使人說曰苟從我請新其居加宏麗焉答曰吾能滅賊憂無居耶賊察其志終不回密以萬金求獲大夫者閩邑皆勸降泣曰吾誓不與賊俱生頭可斷賊不可從遂往欽建募兵至長汀會下河巡檢劉偉與破賊計復還召父老諭以禍福不數日得鄉兵數十推偉統率己副之屯于河之南賊劫我遣其弟世昌兵二萬衝河南偉馬碎步衆驚潰大夫賈勇進擊賊大敗累胃三十餘里禽七百餘人黎明賊裒餘衆由詭道出河鹿洞掩不備戰甚力兵稍卻時

敎年纔十八揭戈騎馬突入賊大夫濟其幼呼敎不能止遂與俱奪合壁俘數十人賊之弟世臣不勝憤踰旬以勇銳十餘萬攻北鄙大夫兵萬人與戰于門外呼聲動地賊走敗蹀血盈野獲千餘人遂復石城賊懼退保寧都樓閣于郡借補承節郎休兵蓄銳月餘復攻寧都賊悉銳阻隘一戰克之乘勝遂北禽其弟并腹心桀黠者三十餘人獻馘萬計安集失業於是流民自占者如歸監司郡將列奏授承信郎石城武尉既朗據山自固死咋不得逞遂就招大夫力職三年日訓蘇越之法時草竊尚夥餘邑遭荼痛者數數獨境內免漁劫民以按堵任滿授興國縣尉時邑外莽為盜區大夫薦卒詰禁捍鼓鞞鳴以功遷寧都巡檢積效尤著罷歸里紹興庚申五月癸酉終享年五十有六年大夫性識明果嚴毅寡言言必中理其用兵暗與古人合獲俘馘不可僂數絕口不言賞常曰為國遺惡足矣貪天功以為己力罪也人以方漢應侯訓子孫惟忠孝廉勤故諸孫皆石峯後石城寧都也僅食虞一時脅從者以喜怒生殺之大夫從容就山獲免者數萬人平日仇怨深者尤竭力營救人服其長厚無謂大夫陰德在人後必有顯者尉興國日有為仇所誣者辨而出之其人感德以大夫不納睆獻義兩器他日發以飯客則貯金皆滿也呼其人歸之曰我以理直出汝汝以我為私耶當以付吏其人叩頭愧謝請持去乃已其廉類此卒年戊子月庚申日殯于邑之南門外庚午年戊子月壬辰日卜吉遂葬以敎貴累贈武翼大夫娶劉氏有婦德以疾終亦以敎貴累贈碩人大夫交結四方豪俠以成其志者內助為多生二子長則敎也次曰球今為訓武郎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同統制二女長適同邑張珂季適寧都謝友直孫男十一人敎之子長曰孝忠武義大夫任真州兵馬鈐轄次孝義忠翊郎御前武鋒軍訓練官次孝傳保義郎閤門祗候鎮江府駐劄御前前軍視隨馬軍副將次孝家保義郎次孝慶成忠郎次孝寬尚幼諸孫惟孝傳以軍功自奮云球之子長曰孝先次孝誠孝本孝基孝交俱幼先是隆興甲申冬其自前行少常伯被旨措置淮淛海道以備虜時勍敵壓境號八十萬聲搖鼓下自維揚海陵連數郡望風棄城不守敎守高郵獨與虜相距於射陽湖虜覘知淮上虛實軒然自謂克在旦莫三省密院劄下沿海駐劄御前水軍統制李寶使速聞其控扼要害申海道使司且謹邊備而寶擁兵數萬首鼠避敵某即以聞于上寶亦抗疏自列閏十一月十日劄與某合寶專一措置江面某復奏云臣被奉十一月二十四日聖旨令范榮捍通泰州料角楚州鹽城一帶李寶防江如緩急即互相策應令寶乃悍海陵之行故遣互相策應指揮況陳敎孤軍深入不測委寶委悉寶若坐視臣恐射陽湖失守即大勢去矣又劄付寶寶知其決不但已竟發兵數千度淮與敎掎角虜一夕退百餘里已而敎告捷即具白奏敎功是時微敎淮壖不守必矣茲又見大夫能教其子卒免膠柱之譏可銘也已銘曰

春秋書降以懲不武書叛以威不軌不武不軌將家所甚病大夫恥之益深得環人却敵之義高郵暨之忠孝射陽湖之役可以蓋大冠之類而落既航之膽名父之子故應爾爾位不德者必有後其不然耶其不然耶蒸蒸孝子思發隱積錢石嶺基式曲後裔章責志石城長松鄉陳氏軍功（咩）

敎孝傳皓（事有軍材司部順以軍功奮補承信郎贈武義大夫）敎（皓子字元功以軍功奮終高郵軍楚州軍贈昭慶節度使閤門儀同三司贈少師）孝忠（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大夫高郵判文殿前左司冀軍統制）孝義（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從長所瑞州三縣巡檢）孝傳（敎之子也以軍功奮終保義郎閤門祗候御前前軍正將）孝家（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武功郎除興甫兵馬鈐轄）孝慶（敎之子也以入恩補官終武功郎）孝寬（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成忠郎）孝榮（敎之子也字居仁以父恩補官終武經大夫殿前司游奕軍統制）孝恭（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孝信（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終承節郎）孝廣（敎之子也以父恩補官）

陳彥聲

宋陸游渭南集陳君墓誌銘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祠洞霄會中原大亂兵禍南及兵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為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予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為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方略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賞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效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為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縣僅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大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錢別泣下霑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乾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絰來見者則彥聲之子讀

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沿淮巡檢不赴不肯以去年三月某日殁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俵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叔不可辭彥聲曾大父用之大父希觀父參娶羅氏以子回授恩封孺人六男子恂恍懌懌愔恪恍皆吉州助教懌成忠郎新差監光化軍在城都酒稅女一人適貴州助教盧敏求孫男二十二人溥泳源淮汜淺深潛沿溍淳浚汲瀾湞皆業進士滋汪津準淇濤洋尚幼孫女二十人適進士王臣范庭芝胡詠保義郎路光祖進士葛少伊晏綱中左廸功郎婺州武義尉應振曾孫男女三十二人元孫一人予聞彥聲既得官赴銓離立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即日弃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恥者則其得銘亦不偶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亂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煞其族公侯非其美也一屏於銓吏而掩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干祿者

非可賤也夫

陳卓

元一統志陳卓咸寧人有田五千而兄之田止千願合戶而同之且曰人生飽暖之外骨肉交歡而已其後兄子康民登第而康民生子求道宋建炎間求道爲都水使者爲劉忠所執不屈而死

陳求道

宋史忠義傳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議二帝出郊講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衆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而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欲自殺因赦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師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道建炎四年命爲襄鄧隨郢鎮撫以秦兵食不給待命未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乃之蒲圻寓龍窟僧寺未久招撫劉忠判一夕數千人襲至驅求道家還嘉魚至茗山逆族具酒食邀求道爲主將南走湖湘求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氏及二子符佺必欲從己求道罵愈厲賊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覬竄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興陂武昌志陳求道補傳陳求道者鄂州咸寧縣人也其叔祖名卓字某有腴田五千畝兄之田止一千卓愛其兄賢願同業曰以五千腴田而執其家不已恐乎卓曰人生飽食煖衣之外骨肉歡聚而已

何以多田爲其後兄子康民登進士第官至太中大夫是爲求道之父求道字得之元符間爲某州通判其兄弟分田肥瘠懸遠之求道大書勸戒之詩至今人誦之靖康間爲朝奉大夫都水監使者金人犯汴原大括民間金帛屬王時雍括東北壁徐秉詰括西南壁求道與余大約爲受納官轉付金人朝請徽宗出郊講和樞密馮澥請尤切求道力以爲不可不聽臨川危素曰知汀洲羅必先有道君子也嘗爲求道著仁說有曰仁者天下之公理私害之公忘矣求道之死殺身以成仁者嗚呼難矣臨川危素撰

又陳求道補傳後　至正四年五月經筵檢討危先生時詣四明余忝郡泉事暇日相與泛論古今人物先生語及宋建炎之亂鄂州咸寧縣陳公求道罵賊不屈賊斷其舌而死先生嘗爲作補傳且以殺身成仁贊之嗚呼若求道之死視唐顏平原無愧矣余家自蜀亂離僑居蒲圻蒲圻距咸寧嘉魚各百里而近龍窟寺又在縣北門外其事不聞諸長老不見諸郡志豈歲月久遠遂湮沒而無傳歟以是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死節不幸而無傳者豈特求道哉求道之忠義雖湮沒於鄉里乃顯白於四方又得仁人君子爲敍述之亦不可謂不幸矣余他日歸訪其子孫謀諸父老告諸令長求其墓而得焉爲表之曰故忠臣求道陳公之墓且刻先生補傳于石求道有知生氣當勃勃矣六月朔日資中何穊孫謹識

陳履道

宋李流謙澹齋集陳履道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大方字履道綿之清城人其系自唐拾遺居射洪其後徙清城自七世祖曾大父諱思賢父諱某君童時父死毁如成人母知不凡讀父書長而授之君感勵刻意劬甚母更憂其疾數休之不能斷學然春秋大君獨嗜之未幾貢京師歸而告其母天下自此多事矣後三年兵起方調欽徭興居者齎鬻爭逃去或休於供君曰去將安之吾又母老曾邑郡夫頗護以行令曰士也而辱此乎君行不顧於是當遣者皆趣發無敢留其後道梗者逐盡壚其家始脹君有識晚以恩授建州助教君爲人孝敬醇潔以不逮事父事母篤至斷髮日記數千言終身不忘雖間行田園書未嘗去手入夜炷不續往往挾策與月光上下凡難事事之得其心女弟幼孤撫育嫁遣恩甚曰如是而後能使之忘其孤平時恂恂常恐傷人遇事白黑之藏棄可畏善食酒至斗餘不亂過華山愛其奇秀反輿而觀之幾三十里路人指爲狂家有水行窨欽並溪締屋多釀以待客而貧不業其趣向可見紹興庚辰某月日以疾卒於家享年若干娶鄧氏再娶胥氏四男子某

槩紹渠東槩有學行為槩對集英有缺言擢上第授蓬州教官以歸女長亡次嫁某人李在室文集十卷詩名物辨四卷書訓雜錄三卷兩漢文評二十卷藏于家秉等以今年某月日某甲子將舉君之喪葬於邑之某里某山之麓以家傳求銘於予予於李文彭門學官彥博耐久交也彥博每與余言其宗之賢多及君今按傳皆合是以為之銘銘曰 質以根之學以昌之而命伏之亦既庚之以後烜之圖及其定那嗇

陳篆 南康志陳篆字公正祖居都昌後徙星子登宣和甲辰第步從陳瑩中劉壯輿蘇養直游肅靖有守歷仕州縣政聲藉藉及佐大藩或勸求郡不肯屈節時宰歷倅洪漳明三郡贈朝議大夫即以祖業遜兄初預計居後山號星灣先生子準字正臣以父蔭仕三任州縣之職年五十有五即掛冠號清隱散人距城三十里有別墅在石屋間文公愛賞之扁爲石壘書堂累贈朝議大夫二子柾柾字和成初調江夏令築長堤以捍水再調善化令佐淮東總幹被旨築楚州城李侍郎（林）張端明（杓）辛侍制（弃疾）皆器重之終池州倅柾字秀成力學志倦交游無雜賓三試禮部即棄科舉之學師事朱文公習義理最明畦字子從池州倅子也有志當世初調襄陽南漳尉再調靖州判官鶴山魏公了翁一見奇之力薦于朝畦辭不就以通直郎致仕人壯其勇決祖孫相望皆盛年納祿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汪可宗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

九眞

陳

陳規

宋史列傳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敗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爲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爲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爲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群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黄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爲前鋒大破之升秘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制時桑仲劉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爲王彥所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襲明明敗之斧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横圍城造天橋塡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横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與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横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錮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爲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郷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而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衆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聞曰兀朮擁精兵且至衆將安出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

五年正欲爲緩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爲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爲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進擊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鬬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戰第柬隊易器以逸制勞度不勝矣每清晨輙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兀朮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太平州圖經規奏功上賜規詔曰卿應副軍需安存老幼賊作上疏備見勞勣朕甚嘉之更須勉力助錡以濟國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砦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爲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奬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賑施家無羸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失身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劄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爲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太平州圖經志陳規其先密州安丘人少有大志刻意於學天文卜筮靡不通究年踰三十以新科明法出身初任隆德府法曹再調安陸縣令靖康元年詔諸道勤王規慨然曰此志士效死之秋也號召民兵感以義得數千人鼓行而前至上蔡遇潰兵敵遮不得進勒兵還至應山會閻僅聚黨縱火焚劫規與戰于市寇北而遁抵郡境民懽呼以迎就攝府事規首修堞壁礪戈矛備弓矢募民入粟常如寇至是時王在党忠嘯儔類攻城無虛日規獎督將士連敗之事聞命即眞爲守未幾張世擁衆五萬攻

城埤，選勇敢吏畨出戰，賊鋒屢挫散去。流民入境，計口給米，全活不勝計。超還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李横掠地過德安，合圍，百計攻城，規冒矢石登陴激衆，飛砲傷足，神色不動。令居民伐鼓張幟，助聲勢。城中粮乏，得陳步屑之雜木皮為粥，與士卒同食，人殊死守。又設托竿以遏鵝車，穴地道以頹寨。横敗而走，城賴以全。至於諭吳錫以全孝感之民，誘霍明以間桑仲之衆，招韓遹以為尉，戢方壽以懲奸，駕御操縱，智略不窮。劉豫遣人持書招之，焚書斬使，不啓封。抵之地曰：逆賊負國厚恩，徇猪不食其餘。吾恨不磔汝以謝天下，顧甘言啗我耶！械其人，以書聞。上壯之。會朝廷議行屯田，命諸郡守臣條上。公請以兵為農，因農為兵。詔嘉之，被旨赴在所。既至，首奏乞罷鎮撫，且言諸將權重，請用偏裨分其勢。因疾力請祠，居當塗。未幾，再被旨赴闕陛對，詞旨明切，當上意。出知順昌府，始至，延視城壁多摧圮，料丁立表，周遭築堡，不浹旬整備，招集流移，編立保伍，百姓按堵。後由選調歷官至侍從，常驅馳兵間，九死一生，功名與諸大將等，而位不至貴顯。公議惜之。葬當塗青山北。每歲春秋，郡遣僚吏致祭。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録，頒天下為諸守將法。且立廟德安，賜額贊城，追封忠利侯。勢（固土而拔，收保郭十里，復而組亘於利一方，古所謂性很更利，以父母斯民。復而可旅於社者，非斷人獻。職樂家之業之官有雄師之貴。已雜其正直於他時矣，建侯錫號，日報其為民於其有聲，然無愧焉，可復加封忠利知欲。物上大經理邊防纖悉備具，使後之人，祖其故智以成肝膽一方之功，其可不厚而祝之，社而稷之，中興守德安陸，當勇要衝，化而城壕端共。雁不群斷，勇至戰鄉，一方賴焉。推所由來，貴學於汝，眺既以大所述于禦方略，俾繼展頌行於諸郡，復加封爵，增貴廟祀，幽明雖異，激勸則一。其祇敢於衛乃忘，可。抑人紀之大經云。）宋名臣言行録：公知安陸，祝進攻德安。守臣李公濟遁，父老請公攝府事。公辟進士安陸韓之美及寓居十餘人為屬官，遣射士張立率民兵禦進，却之，人心稍固。是日王在遣人持檄諭公開門，公不答。翊日早，遊騎至城下，與進軍合。又翊日，引衆攻城。公乃遣人出城，縱火佛舍與民屋皆盡，懼其蔽賊也。在又以砲石鵝車之屬進攻城東。公登樓問之曰：何故至此？在曰：京城已破，我等皆爭門而出，所以至此。德安人聞之，皆墮淚，蓋時未知虜已登城也。公謂此皆潰散亂語，叱退之。在圍城十有七日而去。公在郡四年，屢破群盜，傍郡皆失守，惟德安一城獨存。識者偉其能，然嚴刑重斂，人或以此疵焉。言道以群賊日滋，不府司遂措置，迎還被虜人，出買免罪，給公憑，令歸鄉井，嚴禁捕盜人，不

得妄加損害。節次擬張世賞、納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木府文榜前來投首，已下諸路有盜賊州軍，准此施行。從之。公奏本鎮屯營田書一本，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公與群盜屢戰，自楊進之徒皆不能犯，由是德安獨存。牢城卒方壽等嘗謀亂，公方會食，有告變者，公捕而詰之，問從謀者幾，壽曰：一城之軍，公之左右皆是，今夕舉事矣。公命誅壽，餘不問，一府皆服之。公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寇至則相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耕屯田，少增錢粮，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惹則權罷之，使從軍。凡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制既具，乃聞于朝，詔嘉奬。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行之。初桑仲既為霍明所殺，其將吏馳報李横于郢州。李道聞之，與横共率兵緇素，圍明于郢州。攻之彌月，明率衆夜縋城石壁而下，順流至德安。公謂曰：神鎮撫也，汝為其屬而殺之，如法何？當速訴于朝，以辨曲直。明乃去。公曰：仲、明皆賊寇也，今兩亡矣。孝感闕令久，公聞韓遹在復州之湖中，召使為尉兼邑事。遹去縣十里臨江築壘以捍賊。有告其謀反者，公曰：亂離以來，州郡不為賊破者，德安耳。孝感，德安之喉襟，使吾無以制汝，則不汝付也。汝胡為反？遹叩頭請死。公曰：吾保汝。人言若是，復遣還邑。纔兩日，遹斬謀亂者數人以獻。公上其功于朝，命之以官。初横閒明奔德安，聚衆圍德安。公登城諭之與和，仍送米百斛，横受之。公請退兵，横曰：襄陽兵至矣，無可識者。於城西北隅造天橋，填濠皆畢，乃鼓衆臨城。公率軍民登城禦之。韓遹來告曰：孝感有米百斛，路梗不能達。會大風雨，公乘勢呵厭而來，賊疑有神，卒不敢擊。公求援於朝，未報。横使人欲府之妓女而去，公不可，卒不與。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召入朝，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善之。知順昌，得報金人入東京。時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公以報示錡。錡曰：吾軍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公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粮，則能與公共守。公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公亦力留錡共守。及賞城守之勞，公曰：虜賊敗盟，臣倉皇措置，數日之間，守具略備，而劉錡將士每出每捷，致賊不敢逼近城，此皆錡功，臣何力焉。（紹興正論以豎許記鄧年號，紹興正論姓供外制，天樂志。）

陳剛中

（周益公平園續藁。胡澹菴集：陳剛中字彥柔，閩清縣令祥）

道之猶子。著禮書行於世者。剛中登建炎二年進士第。紹興元年。應詔上書得旨。改合入官。八年。監登聞鼓院。胡銓以直言謫昭州。廷中不寒而慄。莫敢與立談者。剛中獨以詩賀之。曰屈膝請和知廟堂與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太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下年有告訐者。謂剛中與張九成等。譏訕朝政。詔九成與外任。剛中送吏部。於是以九成知邵州。而剛中知贑州安遠縣。胡銓在新州。復剛中書云。中昨亦風聞足下亦見黜。而不得其詳。蒙諭乃知底裏。飄氣拂膺。古人固有求爲葦笥中人而不可得者。自可爲足下賀也。其相期蓋如此。剛中到官數月死。其妻禿髮爲尼。扶護還鄉。行路往往爲之出涕。剛中爲人豐肌便腹。骨不勝肉。而安遠地荒僻。瘴癘尤甚。汲水寘器中。須臾墨色。以故仕者多不得免。人固知剛中之必不生還也。悲夫。

陳璹

宋汪玉山集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陳公墓誌銘　公陳氏。諱璹。字國壽。建之建陽人。曾祖諱。贈奉直大夫。祖奉議郎致仕。考賓。贈右朝請郎。妣江氏太宜人。太宜人蚤寡。惟一子教之甚嚴。公亦自力於學。中建炎二年進士第。授左從事郎。洪州觀察推官。未赴。權建之崇安縣丞。會金人入寇。且渡江。諸將不能守。潰兵有入閩者。人情恟恟。縣令與諸佐官皆避之。居民亦驚走。公獨不動。曰。此官軍也。當善待之。既至。犒勞供億。率過其望。帖然無敢譁。又移文前路。使儲峙以俟。兵民舉安。一路賴以無他事。建陽弓手王延勝等。嘯聚燒縣舍。殺主簿。官軍數不利。使者專委公討捕。公糾合民兵得千餘人。逆戰于麻沙。克之。賊所鹵掠子女數百。悉放還其家。以功特授左承奉郎。公初未歷任。雖一時守領。而遇事已能如此。監湖州梅溪鎮。通判建康府。建帥故執政。號明過人。寮屬受成事惟謹。公獨不苟從。事有未安。請問辨析。詞順意篤。帥每幡然從之。公初不語人也。大將張公以樞密使視師。即建康治戰船。欲以公提舉。且曰。事畢可轉六七官矣。公以其間曲折所當議者非一。而共事者皆難與語。力辭不就。張不樂。數引它事相譏。公從容應荅。略不以介意。既而張罷兵柄。朝廷下有司考覈其軍中財用。主者以委公。謂公必不遺餘力。公平心處之。不爲己甚。張始歎伏。授福建路安撫司。辟差參議官。未赴。丁太宜人憂。服除。知饒州。歲大旱。穀貴翔踊。民匱於食。公精意禱祠。竭力賑濟。時州縣不敢言災異。公獨盡以實聞。所蠲弛租賦甚衆。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尋知靜江府。兼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靜江歲於屬縣科取秋米。以供公庫。又以逃亡稅租均之保伍。至公始皆除之。宿逋之在民者一不聽而廩庫皆沛然有餘。蓋公所以理財者有道矣。非如世之以掊克取辦也。召對。除直祕閣。知潭州。兼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未幾。改知廣州。方秦丞相當國。士人在謫籍者。雖其親舊。不敢相誰何。傾險急進者。或窺伺中傷。以爲奇貨。公在嶺外。所調護流人甚厚。監司郡守例獻羨餘。亦有風勉以避禍者。公獨未嘗獻也。其不爲時俗所移類如此。既召對。蓋將有所屬任。公議論復不合。廣州之除。非其意也。方侍闕閩而秦丞相薨。詔以公知湖州。未至。改兩浙轉運副使。公雖若足疾。而治事精明如平時。然久廢朝謁不自安。得請主管台州崇道觀。進直徽猷閣。以寵之。尋起知饒州。已而疾益侵。再得請以歸。以紹興二十八年五月丁卯終於家。年六十有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娶詹氏翁氏張氏。皆封宜人。五子。長煟。右修職郎。英州眞陽縣主簿。奉公喪死於路。焞。右修職郎。成都府路都鈐轄司幹辦公事。次燴。次炘。次爚。孫一人。垣。公姿貌粹碩。質性莊重。於吏事尤精敏。牒訴案牘。一覽即得要領。至其細微委曲。皆洞見。吏不能欺。約束堅明。未嘗以卒伍輩持符至州縣。而事皆如期。其剖決遣滯伸理冤結。戢姦革弊。所至皆可紀。故世率以吏事稱公。然公守正持重。不以進退得失爲意。其見義必爲。爲必不可奪。使其進而立朝。豈苟然已哉。公之用於世。既不盡其才而世之稱公者。亦未盡也。諸孤以三十年三月甲申。葬公于建陽之招賢里鑒原。某嘗通判靜江府事。亦時相所不樂者。公獨相知照。焞以公行狀來請銘。義不得辭也。銘曰。利不苟就。害不苟避。時雖變遷。一斷于義。隨所試用。到則有聲。曾不一日立於朝廷。才難固然。知亦未易。我爲銘詩。以告史氏。　汪公爲此銘十年矣。焞屬栻書而立於墓。淳熙三年。十有二月。始克書之。承事郎權發遣靜江府主管廣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張栻記。

予戊戌歲來寓安國精舍。索居荒陋。慣不聞其過。嘗記晦菴爲予言陳侯官之爲人。既接而情益親。因得見其先徽猷墓志留稾。蓋玉山公之文而書之者南軒也。其文足信。其書足敬。所以能致文若書者。其父子之賢可知已。東導鄭鑑謹跋　秦丞相用陳公爲淮西帥。蓋將付以邊事。公以其意叵測。力辭不就。頃年。公再罷番陽。熹見公考亭私第。公爲熹言此甚詳。今不能盡記其曲折也。淳熙辛丑中冬乙亥。因觀汪公所撰志銘。書此以補其闕。時汪公薨已七年。而敬夫明仲亦已下世。令人悲慨之深。新安朱熹書。公孫垣藏。

陳彥弼

（建安志陳彥弼字敏求浦城人以詞賦補大學生霍端友膀擢進士第調無錫尉攝爲婺州教官改宣教郎授潭州）參判秩滿得湖南提舉司幹官除國子博士終任出倅西全州攝郡事後因知西全州建炎中奉祠終老于家積官至朝散大夫

陳才輔

（吳堅志建炎末建賊范汝爲葉鐵亮作亂建陽士人陳才輔集鄉兵殺葉鐵父母妻子賊猖獗益甚紹興元年遂）據郡城朝廷命提舉詹時升奉使謝嚮同招安群盜皆聽命獨葉鐵不肯曰必報陳才輔乃可出詹爲之重賞擒獲以畀之鐵選三十輩監守人與錢一千戒之甚至曰失火則皆斬欲明日邀使者及諸酋高會而甘心焉監者以巨索縛陳脚倒垂梁間大竹篋拳其手劒戟成林相近尺許車一刀其利至二更衆皆醉陳默禱曰才輔本心忠孝爲國爲民老母在堂豈當身受屠害若神明有知願使此曹熟睡刀自近前爲破索出手使得脫去良久刀果自前如神物推擁陳以掌就斷其陵兩手既釋稍板援割截擊縛盡斷遂握刀超門一人睡中問誰開門應曰我其人不知爲陳也曰不要失卻賊陳曰如此執縛何足慮及出門已三鼓行穿後巷約一里聞彼處喧呼曰走了賊陳益竄顧路多坎下望竹叢雜急藏其間而千炬齊

發搜尋沿過坎中亦下搶刃百十偶無所傷諸人言必歸建陽或向崇浦宜分詣兩道把截陳不敢擇徑路但屈曲穿林莽中明日抵福州古田境賣所持刃得錢買飯直趨泉州就其姊婿黃秀才踰八日而十卒持詹君帖至復成擒陳知不免亟自碎鼻以血汙身佯若且死十卒自相尤曰奈何使至此扛置郵中具以爲困悴不復防閑又三日黃生來視適茶商置酒招黃及十人者商家相去稍遠唯七人往赴留三人護守陳又默禱如曩時三人皆飲所餉酒亦醉貫某作異一坐房前一吹火竈間一洗菜水畔陳乘間攜梲棒揮擊即死一向走漳州竟得脫明年韓蘄王平賊陳用前功得官

陳瀧

（蘇州志陳瀧字伯雨五世祖以下自濟居汲紹興初始家于吳瀧博涉經史百氏最深於春秋晉書鄉薦漕試皆不第放浪山）水間儻有晉人風致從周弼馮去非爲詩有溶泊集九卷凡四百餘首晚號碧澗翁子鐸字子振鑄字子敬能世其業瀧與湯仲友高常顏準皆端淳名士同郡陳揆常評瀧鶴高樓梅清澗幽爲四詩之趣揆子永輯爲一編名曰蘇臺四妙揆字伯和所居號竹深永字子谷

陳景肅

（清漳志陳景肅漳浦人師事東溪有學行登紹興第官至朝議大夫知南恩州子緯孫植皆以恩補官婿黃克寬以）公條表賀登極恩補官繼登戊辰第

陳序

（京口耆舊傳陳序字序育元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君庠譚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公準之裔紹興初思澶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州文學注楚州寶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爲邊尉者改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年春薦權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滿歲爲真改秩簽書保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卒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陳之茂

（無錫志宋陳之茂字卓卿無錫人宣和初入太學紹興二年與張九成同登進士第廷對忤權臣黜之九成叩頭殿）廷曰臣之學不如之茂臣不當得之茂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宜獎不宜黜上覽對策歎曰忠言也賜之茂同進士出身調休寧尉樞密王倫推其賢召見除秘書郎累遷至知平江府以督相魏公舉陞直顯謨閣知建康隆興兩府丞相洪公復薦召對擢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終之茂稟性剛果立志英特議論宏遠深識治體壽皇初銳意天下默察方正特立之士期致事功每深器待將倚大用及其沒搢紳惜之爲詩清勁畫尤

有法弟之淵字宗卿習左氏春秋與兄之茂同入太學時號二陳復聯中張九成榜教授臨安府擢秘書正字後爲湖南運使召還與兄之茂同爲吏部郎中朝士榮之終秘書閣修撰知宣州爲人淵源溫粹識度沖曠文尤典雅立朝涖官不治貲產澹泊自如未嘗以名位矜驕人服其厚德

陳兗

（宋汪藻浮溪集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閣知漳州陳君墓誌銘君諱兗字景淵姓陳氏世家關中昭陵宰相文惠公堯佐之曾孫）文惠事具國史生述古爲正議大夫贈少師於君爲祖生知祥爲朝奉大夫知德州贈宣奉大夫於君爲父君少英發機警方事紛糅諸老生未能言之時已洞然了其徼處及出語人皆厭服以父任爲陳州商水縣尉知隆德府潞城縣縣胥爲姦利持前令短長告郡郡守惑之君洞覷令使善去而寘胥於法聞者快之以親嫌移滑州韋城縣改宣教郎通判常州盜發青谿淛西諸郡皆震常當其衝君親屬夫增陴浚隍盜知有備不敢犯宣撫司上其狀遷承議郎坐小法免起主管西外宗室財用提舉福建路市舶通判太原府漳州皆不赴尋通判泗州時金人寇京師泗居東南咽喉地郵傳不通者百餘日逆王嗣擁衆數萬將及城君白守收民入保民玩安不知兵金人含謀爲亂君正色折之衆逡巡引去而圍亦解頃之

淮播戊午與李丞相綱所留兵無慮萬五千人寓城中守以無備懍懍然欲亡去君請五日除其憂即夙夜營度如其所須餉之遂元帥府檄書至乃已擢尚書膳部員外郎積勞至朝散大夫知通州遷朝請大夫通既遠行朝賊知單外無援斬賽者引兵十餘萬環之君先士卒乘城至食水藻四十餘日卒使不能近城而去通人德之家繪君像以祠飲食必祝後數年復過之則父老迎君境上羅拜馬前十餘里不絕未幾宣撫使周望提兵屯姑蘇與通夾江而軍江北今歲以新貿江南米至是宣撫司遏之不得渡淮人大饑君請會糴於福山且籍城中能食者日給之通人滋以為德擢直祕閣淮南路轉運副使以分蘖請宫祠得主管江州太平觀除廣南西路轉運副使會宣諭使明橐詢民間利病君請罷州之為寨者四置柵者三廢柵者二并請置檢察官以收鬻鹽之利能免丁錢以招材武之人跌七星寨以防敵人對壘之姦嶺南人便之復主管江州太平觀改差兩浙西路安撫大使司參謀大使司罷召赴行在者拜遷朝議大夫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參謀遷右中奉大夫除淮南東路轉運使進直敷文閣知揚州賜紫衣金魚君至維揚帑庾無一錢一縷一粒之儲而負公私遺者萬計居無何兩朝議和鄰使往來相屬太母奉梓宮還闕當供億者復萬計君不請于朝不取于民上下充給流亡之歸者亦數萬口異時典方面而長於理財者皆才君之為自以為不及進直徽猷閣知潭州君之得長沙也訓詞甚寵思所以報上者將種種加意一路八州之人亦想見其風采然到官而君病矣一日視事如平時忽持脉曰吾其不起矣以紹興十三年七月丁卯卒于官年五十九君精明勤儉居官有大過人者凡陳請于朝必為可久無窮之利不媮安於目前不規合於時好善任人明於財計下有姦伏發之如神故數經艱危及當大事無不談笑而辦加持己廉平經宗祀恩不任其孫而任其從兄之子丞相杜充守建康金人猝至其屬陳興宗以金一篋委君已而興宗陷虜中君展轉賊間寧舍己橐而保興宗之金訪其子婦之人以為歸娶胡氏文恭公宿之曾孫封令人二男四女男曰興祖右從事郎前卒曰紹祖右迪功郎君為帥時皆以恩書寫機宜文字女適迪功郎王拯餘未行一孫曰注未官紹祖以其年十月壬寅葬君衡州衡陽縣慕石鄉石門里某與君游最舊且君無恙時若欲得余文傳之不朽者會紹祖來乞銘不得而辭銘曰士之發身唯志與才得時得年又其足哀嗚呼景淵有是三者獨於其年天不之假在昔大慝克勤王家再傳及君大振厥華少而激昂晚益精敏如鵬霄空忽見孫集盤錯必用所臨有聲凡今立朝誰踰仲卿精神折衝未老而沒君何存亡哀此人物卷宅異縣祝融之峯後人過之尚式其封

陳淵

宋史列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瓘之諸孫有文有學自瓘在時器重特甚雖老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宜言極諫之士安撫以淵應詔召對改官賜同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敝可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大原安石無有若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延平志陳淵字知默以幾叟行年十八首鄉薦雖文益富伊益修然以所學不在是聞龜山先生傳河南之道上書執門人禮以伊尹之所覺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貢顏子之所樂以求教龜山少然可得公書以為深識聖賢旨趣妻釋許焉以其子妻之建中靖國二年龜山任荊南教授公隨侍牒試首選赴南宮主司喜其文欲以魁多士有指摘其間用東坡語犯時忌遂不偶宣和六年以特恩授吉州永豐簿紹興初除樞密院計議官以廖剛中朱震胡寅張致遠等列薦除編修官七年詔舉能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公應詔陛對稱旨賜同進士出身除守秘書丞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除右正言以職事上

[illegible]上曰昔陳瓘為諫官論國家利害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一不驗儻使其言得用不為姦慝所果以抵於死則朕今日豈至於坡草莽以立朝廷乎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憚家艱朕之所深望也公嘗奏乞凡賜賚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共議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毫髮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楊時之婿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進來公又言莫將未應遽除次對消其績著然後命之宜除近下職名庶合公論上以為然朝廷方向儒術而諫省論王氏程氏之學互有得失公即上疏以謂自王氏之學行其徒尊之與孔子等如以錦繡蒙陷穽鮮有不墜者六十餘年其禍已見顧明示好惡一切罷黜上曰觀楊時三經義辨足以箴王氏膏肓矣公曰穿鑿乃王氏小過其罪在不道因歷陳其非上稱善時議講和公恐示人以弱上疏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陛下仁智在己則有餘矣而獨於勇未嘗加意願收異議以來天下之士厚積錢穀以為糗糧之用密飭諸將練兵秣馬以豫立事而養之以勇庶幾萬事根本於此乎定上曰以假子野心又何足信朕未嘗不為之備公奏若有備正當不露其威願留聖意時虜情不測而秦檜堅主和公謂和戰不可偏執上曰非惟不可偏執自當以戰為主公曰以和為息戰之權以戰為守和之備章五上言益鯁切檜恚之謂所親曰陳右省苦少緘嘿侍轄禁從可以次遷至今察院陳確諭意公益不顧確慨然曰陳右省天下正人不可以利害禍福怵也左丞相趙忠簡公鼎力排主和之說面奏乞采臣僚言和議不便下都堂集議公越衆言以為丞相議是會忠簡遣臺諫彈擊公適奏事力言忠簡可以任天下之重乞留之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會故侍從鄭億年歸自偽境復資政殿學士公極論其不可且謂寵以一時之權初無所補徒使為善者不勸為惡者不懼自壞賞罰之紀綱而更為今日中興之累也遂除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公在經筵每思啓沃上心時臺諫皆檜耳目恐主勢孤立即借漢武尊禮汲黯而淮南寢謀及祖宗置臺諫以尊朝廷之意檜以公前後所言皆中其肺腑諷言官他事論罷兩奉宮祠而卒公自少雅為從祖忠肅所知崇觀間忠肅在嶺嶠中親知畏遠垢累音問斷絕公獨裹糧從之游至野產以及其乏絕及忠肅之歿計公侍其左右之日已三十年矣或勸其遷隨世公嘆曰吾自束髮以來逮事了齋每蒙教忠之訓言猶在耳苟一旦變其所為縱得好官將何面目從公於地下乎忠肅嘗為榜其所居曰默堂以稱其德故後學不姓字之皆以默堂稱焉

陳良翰

宋史列傳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資莊重為文婉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殿中侍御史吳芾薦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孝宗初元金主褒新立求和而中原舊人多求歸詔問何以處此良翰言議和復納降皆非是必定計自治而和不和任之乃可張浚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爭獻防江策良翰言當固藩籬專委任今捨淮防江卻地奪便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閫外事誤矣除右正言金再移書求故疆良翰言中原皆吾故土況唐鄧淮泗又金渝盟後以兵取之安得以故疆為言而歸之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栻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栻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議論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朝廷遣史正志至建康與張浚議事卒牾良翰劾之上曰正志亦無罪良翰言陛下使浚守淮則任浚為重一郎官為輕且正志居中浚必為去就上悟出正志為福建漕運楊存中為御營使總殿前軍良翰言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柰何復假使名宜慎履霜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栻不敢涉淮良翰奏奪其官仲賢至汴輒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行未晚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尹穡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效卿其置之若觀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朕豈容有此意縱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諭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才寧取樸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貶良翰在諫省成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詔減七人知建寧府福

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良翰言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荊襄趨韓魏江淮擣青徐此今日大計四川既命大臣而荊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進給事中大將成閔冒請具奏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婚詔遣安人謝顯出境顯既抵罪置閔與抃不問良翰皆駁議請正典刑遂改禮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召為太子詹事既見上屬以調護之責一日召對選德殿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退上疏略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本而效自至今承天意結民心任賢能退小人擇將帥收軍情擇監司吏久任皆行之有未至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矣上為之嘉歎詔兼侍講未幾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史論見杜莘老傳下宋朱晦菴集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行狀

陳良翰早孤事母孝遊鄉校以謹厚莊重為人所稱讀書務通大指為文惇有氣紹興初舉進士中第授左迪功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主簿秩滿循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歲凶民飢公喻富室發廩以糶糴貧民授務以糶上安下濟邑人賴之導德門三鄉之湯溉田甚廣改宣教郎知温州瑞安縣事轉奉議郎瑞安俗強梗號難治或謂公宜屬威嚴以彈治之不然不濟公歎曰縣令字民之官愛之如子猶懼不蘇況奮其武怒以偏威之彼亦何所恃耶催租不下文符第揭道戶姓名通衢為之期日民樂於不擾如期皆集聽訟多得其情或問其術公曰吾何術第公吾心使如盧堂懸鏡而物之至者妍醜自別耳雖內憂去官邑人送者皆泣涕而返免喪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轉承議郎用殿中侍御史吳公芾薦為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上即位覃恩轉朝奉郎時金亮敗盟既斃而歸其嗣主新立復遣使來約以舊禮修好而中州遺民又皆相率來歸詔問所以處之者公上疏曰襁負之民皆吾赤子去墳墓離親戚捐生業而來歸我其義不可以不納然若許以舊禮而又納其降人則異日彼必來索索而歸之傷向化心納之不便其必定計在我以自治為先而和與不和付之泛應然後乃可納耳二者在陛下聖志如何願熟計之尋復有詔問時務所宜公復上疏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兵籍以豊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內外之官皆久其任賞罰輕重務合眾心上嘉納焉隆興元年秋詔以災異求言時上用故相張忠獻公軍淮泗以規進取而議者不一爭獻防江之說公

於是上疏極論以為備邊之要在固藩籬尊委任而已今欲捨淮防江卻地奪便非計也而朝廷過聽使督府不得專任閫外之寄臣竊以為惧矣上然之除右正言入謝首陳納諫修德之說以開上意會有飛蝗之異公又勸上以畏天恤民為心語益切於是虜人再移書求復故疆且邀歲幣朝議將許之公入見上極陳前日講和之失使山陵隔絕疆場無備北方忠臣義士來歸我者反為虜用而致怨於我皆秦檜之罪今不可以復蹈其失且中原之地皆吾祖宗二百年故土虜盜據屬耳況唐鄧海泗又逆亮渝盟之後吾以兵取而得之者安得以故疆為言我亦何說而歸之乎既而宰相湯思退力主和議建遣盧仲賢李拭持書幣賜虜中大臣主兵者公為上言仲賢輕佻無恥拭自北來其蹤跡不可知宜罷勿遣姑報以書俟觀其變而為之所上鄉公說而宰相力主竟遣二人行公又論今廟堂督府議論不同凡邊奏上聞廟堂皆陽為唯諾無所可否而陰實百方沮敗其計為一與於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以公語語宰相時楊存中為御營使兼總殿前諸軍公言存中自太上皇帝時提禁旅二十餘年權勢極盛中外憂疑賴太上聖明威斷罷使就第今又無故假以使名授以兵柄陰凝冰堅不可以不戒願陛下為宗社計亟罷存中使以兵屬三衙如故事則天下幸甚疏三上論者再竟罷存中會仲賢等出疆虜迎勞如禮朝廷上下皆喜以謂和議決可指日而定公獨抗言曰和議於虜人有大利而在我有未可必者五蓋罷兵講和則彼得以坐守中原休養民力威制小種銷伏羣盜此皆虜之大利而幾欲與為敵國請復山陵又必其不求四郡不索降人不疑邊備此則殊未可必願陛下毋惑羣議先定久遠之規以應其變上欣然開納既而李拭竟不敢涉淮公奏論奪其官獨仲賢至汴輒許以疆土歲幣輸虜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因極言邊備不足恃和好不可不修上不得已復遣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虜公遂與侍御史周公操請見力言前遣仲賢已辱國命而大臣不悔前議之失又欲肆臆決卻衆謀不謂秦檜復見於今且虜書要我罷四郡戍兵而以其地歸之如此是彼不折一兵而坐收數千里要害之地也臣愚以為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而後予之庶幾猶為有名今計議未決而之望遽行恐其辱不止仲賢而已願先馳一介往議堅決行未晚也上以公奏示宰相宰相請召侍從臺諫議之詔可公上議如前一時侍從之賢者亦多附其說上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令專議四郡事而手詔之望大淵使議陵寢梓

官降人邊備四事利害以聞。二人奏上，上燭其姦，凡語之依違轉脫者，皆墨識之，以示臺諫。公因復伸前論，上乃從之。時歲十二月也。除左司諫。會長秋官建，官其內外之屬若干人，公上疏論之，且請節它冗費，始自宮掖以奉邊軍。詔諸以長秋為官者損其七人，它亦頗有所減省，如公請。既而昉及由義與虜議四郡不合，大為虜所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議。正言尹穡素以論事龍大淵得進用，又本仲賢姻黨，陰附思退，以撼督府。公因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以靖中外。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之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誠失，然朕愛其警敏，冀可責後効，卿其置之。至魏公則今日人材物望，孰有出其右者。朕豈容有此意，正使有之，亦豈不謀卿等。此殆言路有異意者，卿為朕諭之。公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然宰相之任，古難其人，正使不得全才，寧取椎頓朴實之人，緩急猶可倚恃。思退屑屑狡小，黠大癡，恐誤陛下國計。且警敏二字，非明主所以卜相之法也。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於是以王之望為諫議大夫，罷公言職，以直敷文閣知建寧府。越兩日而有詔，張公罷兵還朝。又兩月，張公竟罷相印去，而和議遂定，如思退等之策矣。時隆興二年六月也。初，公惡穡姦邪，面奏韓魏公富貴易求，名節難保之語，以警切之。穡大愧恨。至是既傳陰結近幸，以售其姦，遂違中外之力，先排公去之，然後罷督府，退張公，召還四郡戍兵，撤兩淮守備，務以強虜勢，孤上心，而冀其說之必用，不復能為宗社計也。虜於是乘勢大入，幾不可支。上亦悔誤，而太學諸生數百人前後伏闕再上疏，請召用公及胡銓、王十朋等，而斬思退之黨尹穡、洪适以謝天下，謂之四姦。思退等由是始敗。然邊備遂弛，不能復張，天下至今恨之。公至建寧，一以惠愛撫其民，如為縣令時。掾史以死囚獄具至，錄問，輒不承，請循故例即訊而已。公不可，曰：錄囚于庭，法也，吾何容心哉。既亦卒無釋冤者。未幾，就除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聽覽不倦，幽隱畢達。欲行部，輙先移文所至，毋得治道路、飾供張。諸州以例致餽，一不受。作觀風九詠，以示敦本厚俗之意。轉朝散郎，除江東路提點刑獄公事，移浙西。轉朝請郎，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權太常少卿、侍立官、給事中，除兵部侍郎。時朝廷欲調沿江數郡民兵列屯江津以備虜，公力為宰相言：虜未嘗窺邊，民兵未嘗練習，無故聚集，恐徒擾而無益。語聞，事寢。以足疾求去，不許。會浙東有風水之災，秋稼盡壞，州縣不以聞，公以白上，上即遣漕臣按視，蠲租賦，賑流冗，官吏蔽匿者皆抵其罪。尋詔公同修國史，轉朝奉大夫，除右諫議大夫。命下之日，中外翕然。時杭帥周淙多刻掊局。

以私覲故秀守除藏遣吏持錢買燈都下，聞之恐懼，皆亟罷之。公入謝，陳四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政，曰官人。因言治効未易遽言，而治象可以立見。陛下誠能盡取天下賢才，寘之列位，自然壯觀朝廷，而治象可見。治象見，則治効因可卜矣。上曰善。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求對，極陳祇畏天戒、防正底事之說。時東宮久未建，復奏手疏言之，上皆嘉納。時上已深悟前日和議之失，思欲亟致富強，以為恢復之漸，而小人秉間爭售其說。有王天覺者，以貨結左右，陳聚歛擊剝之術，皆狂妄乖刺。上未之察，以為樞密院編修官。臺諫攻之不能動，公極論之，上始開寤，遂去。史正志者素以傾巧進，至是當帥成都，憚遠役，則使其黨請復置發運使而以己為之。上然其說，公入奏曰：祖宗本建此官，蓋沿唐制，轉東南以餉京師。今已居東南，而衣食其租稅矣，又頗分給武昌、建康、京口諸軍，應上供者數亦無幾，而虛立此官，甚無謂。況正志反覆小人，誕妄有素，不過欲假此重權，割剝州縣，侵牟商賈，以自為功耳。自今以往，法之既密者不復寬，法之未密者日加密，臣恐數年之間，民愁盜起，有以勞聖慮也。疏三上，且面論之益切，上亦知正志之妄，謂公曰：吾姑試之耳。公於是退而求去。上封還所奏手札，諭公若曰：都俞吁咈，前聖所不免，卿豈可輕去為高耶。公復求對，面請益力，上留公亦益至。已而發運司為公私之病，果皆如公言，正志遂以罪廢，而發運官屬皆罷矣。公嘗為上言曰：蜀漢之兵可以規關陝，荊襄之衆可以趨韓魏，江淮之師可以擣青徐，三者之勢相為犄角，不容有偏。今蜀道既委大臣開府節制，而荊淮之郊，東西數千里，未有任其責者，願擇重臣，分以委之，則久遠萬全之計也。上曰：武臣為之可乎？公曰：文武固無異道，但必得真才宿望，足以服軍民之心者，然後可以濟國事耳。上曰善。公言曰：中興之初，諸將領兵者皆別選精鋭數百人自為一卒，優其廩犒，以故驍勇競勸，所向有功。韓世忠所謂背嵬，張俊所謂親隨，劉光世所謂部落是也。今養兵雖衆，而諸將未聞有能為陛下拔尤取穎以生其氣勢者，願陛下之有以詔之也。上欣然曰：此朕意也。即下其書諸將。尋以與修玉牒成書，轉朝散大夫，再上章求去，不許。七月，除給事中。會節將成閔冒請與傳事覺，詔罷官吏之出納者，而置閔不問。閤門王抃招納妄人謝顯、潘稱密旨出境生事，詔抵顯等罪，而亦不以及抃。公皆處駁議之，正典刑。章上，翼日除禮部侍郎，公力辭不拜，遂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去。七年，詔起公知婺州，辭不獲命，再踰月始就道。未至，除太子詹事，兩詔趣行，仍令州郡敦遣。公遂入見，上慰藉甚厚，屬以調護

之意公亦竭誠輔翼凡所以告太子者無非規戒之言一日召對東華門賜坐從容訪以治道公論士大夫苟且欺誕之弊及江湖荒政甚悉上皆納之因出手書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語而書其後俾公極陳今日所未至公拜謝退上疏曰臣聞仁德者治之本也功利者治之効也大有爲之君務其本而効自至未有無其本而有其効者也陛下鑒觀古事親御神書深詔愚臣以求今日所未至此堯舜之心也臣敢無辭以對臣竊觀陛下欲承天意而比年以來水旱間作數千里間流殍萬里是所以承天意者未至也陛下欲結民心而營造寨屋民不聊生死凍餒者不知其幾是所以結民心者未至也陛下欲任賢能而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正直之氣鬱而不伸是所以任賢能者未至也陛下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逐張某繼之張某適罷韓玉又進是所以退小人者未至也至於欲擇將帥而內外諸軍朘削士卒專事交結不修軍政欲卹軍情而移戍江津措置失當使其老幼狼狽失所欲擇監司而以祥刑之寄付之武臣欲吏久任而或到官旬日即行改易凡此八者一有未去則於陛下深仁厚德不爲無累臣恐功利之効未易可致也願陛下無以仁德爲難而忘爲治之本無以功利爲易而速爲治之効欽崇奉若以承天意哀矜惻怛以結民

心任君子必盡其才去小人必絕其本廣搜智略以司閫外之權作成武勇以振三軍之氣罷監司之非人申久任之良法自然仁德昭著功利烜赫將與唐虞比隆而視太宗之事有不足爲者矣疏奏上嘉歎再三出以示輔臣詔以公兼侍講公以足疾有加求去甚苦上固留之詔聽五日一參公力辭不許十二月以病劇請致其事上始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遣使賜以告身衣帶公還家病間已而復作再奏告老遂以八年四月癸丑卒於正寢自疾革即屏醫却藥湛然無怛化之意七日而終享年六十有五詔轉一官致仕訃聞贈太中大夫公質實無偽莊毅有守而色和氣溫不露節角人有片善稱歎不已小有不善必面規之自起寒素以至通顯奉養益薄無所嗜好不治生產財利祿賜隨用輒盡不爲毫髮計留自罹內艱不復入私室誨督子弟接引後進汲汲不倦在州縣勤事愛民號爲良吏及登朝廷直言正色遭值聖明開奬納用抑邪與正中外倚以爲重隆興中協贊廟謨經營北向之策尤盡其力當是時國勢幾振不幸爲小人所間以去比其復來則事已異於前日而公亦益老矣然其氣不少衰因事獻言必極其意而後已蓋公嘗爲人言先儒有論爲賓之仕者曰俟吾之飢餓不能出門戶也而後計之此孫言也而聽者不

喻則其弊無所不至夫飢餓而不能出門戶則死而已矣尚何計之爲蓋公敬遜誠慤非欲以大言夸世者而其語如此足以見其所存之素定而所立之非偶然也少時聞潘左史良貴廷比奏事官竊獨歎曰潘公賢矣昌若退而疏之之爲得體乎族父某部侍郎公輔聞而賞之曰子少年而議論及此異日立朝當必有可觀者願子自愛至是卒如其言所爲奏議及它文若干卷藏于家娶朱氏封碩人子男四人元壽右迪功郎耆壽右承務郎彭壽太學生廣壽勑賜進士出身女二人適右迪功郎郭戩進士吳泊孫男七人女三人皆幼元壽等將以是年九月壬申葬公于義城鄉疊石山之原以熹辱公知待爲寵之厚俾次其行事將以求誌於作者請謚于太常且備異時史氏採錄熹不得辭謹第錄如右謹狀乾道八年八月日前左迪功郎朱熹狀周益公大全集敷文閣直學士陳公良翰神道碑（淳熙元年）自紹興壬午迄乾道壬辰十年之間士大夫衆端人正士陳公邦彥必在焉蓋其議論專以格君非定國是扶持公道序遠姦佞爲本當高宗內禪前二日眞之六察以遺孝宗作其即位偏歷給諫每行其言立儲之初召長宮僚期大用於他日三聖相遺如此而歲不我與公則逝矣天下至今惜之其子耆壽等以書謂某曰先人即世三十年侍講朱公熹

嘗狀其行而墓碑未立烏臺虎觀之僚道同志合惟公獨在敢固以請予雖老詩尚能追記大略乃序而銘之公諱良翰邦彥字也世居台州臨海縣曾祖咸寧妣吳氏祖懷漸妣朱氏父守中贈奉直大夫妣碩人洪氏公幼孤天資莊重讀書輒通要指爲文氣槩不凡中紹興五年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紹興府會稽縣簿秩滿陞從事郎知明州慈溪縣事導德門三鄉渠溉田利民改宣教郎知溫州瑞安縣轉奉議郎俗號彊梗吏治尚嚴公獨撫之以寬租賦揭示名物人競樂輸聽訟卒得其情或問何術公曰清水明鏡不可形逃心澄亦猶是矣丁內艱服除充衢州教授轉承議郎三十一年冬用殿中侍御史吳芾薦入御史臺爲檢法官明年六月擢監察御史孝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魚袋虜主元顏褒新立求和中原舊人多來歸詔問何以處之公言議和復受降皆非是自治可也復詢時務公請明階級以修軍政核軍實以豐財用禁折變以蘇民力省堂選以抑奔競官當久任賞罰當合衆心隆興元年七月除右正言首陳納諫修德畏天恤民語極剴切虜移書取海泗唐鄧且邀歲幣公持不可詔遣小使盧仲賢李栻公言仲賢輕儇栻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異議恐失事機楊存中久擅兵柄太上皇罷就第奈何復假使名付以邊事上皆嘉納公因

言權宜與虜和名分不可不正陵寢不可不歸四州不可復與降附不可還邊防不可弛上曰朕志已定於是書用敵國禮而降附不復遣俄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知閤門事龍大淵使議四郡陵寢及歲幣事公與侍御史周操復言四郡固不當議若歸陵寢乃予歲幣聘使未應出境有詔侍從臺諫集議多附公說上爲罷使第命小臣胡昉楊由義先審議官十二月遷左司諫成恭皇后受冊錄內外親屬二十五人公論其泛詔減七人昉由義既辱命宰相猶議和不置且欲罷督府右正言尹穡助之公言紬不用以自斂之間知建寧府二年四月也兩淮已徹備虜遂大入上深悔之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用公等不報用治最就升本路轉運副使作觀風九詠諭厚本善俗之意行部不許治道供張例餽皆却之改提點江東刑獄又徙浙西歷朝散朝請郎乾道四年十一月以宗正少卿召還五年兼權太常又權侍立官又兼權給事中四月擢權兵部侍郎賜服金紫浙東西水敗秋稼州縣隱蔽公白遣漕臣按視振恤官吏多抵罪兼同修國史轉朝奉大夫十二月除左諫議大夫臨安帥多創攝局私親故夯守遣吏市娶中都閭公除目皆懼而輟公入對以敬天愛民修政官人四事爲獻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庚午大雨雪公請畏天戒正廢事儲位未正手疏言之先是上雖勉從和好志在恢復有王天覺者用聚歛擊刺之術迎合爲圖冊因近習以進得樞密院編修官言者交攻未聽因公極論始去之史正志憚守成都創發運使得留公奏祖宗立國于汴重兵屯西北故運東南之粟今軍國就食東南此職安用疏累上面陳再三罷以求去上還其奏公論列不已正志竟罷公嘗言蜀漢之師下關陝由荊襄趨韓魏江淮搗青徐今日大計也四川既命大臣宣撫荊淮自當一體又言中興初如劉光世之部落韓世忠之背嵬張俊之親隨皆擇驍銳優其廩犒以勵諸軍故能所至成功願取以爲法上然之下其制於諸將宗寺玉牒書成轉朝散大夫七月進給事中纔兩月節度使成閔冒請真俸有司坐獲譴閤門王抃矯詔遣妄人謝願出境願既抵罪而置閤及抃不問公並封勅還之明日改除禮部侍郎固辭不拜以敷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七年起知婺州未上召爲太子詹事連詔趣行仍命州郡禮遣既對上勞勉甚至未幾命公與某同對選德殿手錄唐太宗與魏鄭公論德仁功利之說批聖語于後使極陳今之未至者公退而上疏曰仁德治之本功利治之效務其本則效自至今水旱數千里流殍萬計是承天意者未至也金陵創營寨役夫凍餒不聊生是結民心者未至也欲任賢能而

張栻一言遽從外補欲退小人而正志方遂張松繼之松罷韓玉又進矣欲擇將帥而朘削交結如初欲收軍情而老幼困於移戍至如詳刑恭用武臣久任乃復數易誠能革此八弊則仁德無累功利自致疏奏上悅以示輔臣旋命公及某並兼侍講俄以足疾乞去詔聽五日一朝力辭不允十二月遂告老上知公果病除敷文閣直學士再提舉興國宮就賜告身衣帶八年四月轉朝請大夫致仕癸丑卒于正寢享年六十五爵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特贈太中大夫是歲十月壬申葬縣之義城鄉疊石山之原諸子升朝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妻碩人朱氏累封會郡太夫人後公二十五年薨四男元壽通直郎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後十九年卒耆壽朝請郎新發遣常州彭壽朝散郎通判沅州廣壽朝奉大夫行太常丞兼權倉部郎官修身好學皆有家法二女朝散郎前通判撫州黃朴宣教郎前監兩浙轉運司物斛官吳洵其壻也孫男十八人文之奉議郎知隆興府新建縣前卒振之國子進士揚之厚之方之國子進士擇之畢之奇之迪功郎新饒州司戶參軍謙之文林郎新袁州軍事判官字之誠之太學生說之拱之淳之詠之挺之存之仔之孫女八人長適迪功郎南劍州尤溪縣尉范大雅次適進士黃如阜石繼時迪功郎新撫州金谿縣主簿趙師羔文林郎新潭州湘潭縣丞趙造次在室次適將仕郎趙希賢次尚幼曾孫男女二十一人公質直好義氣和而守正早爲族父禮部侍郎公輔所知期以遠器自寒素至通顯奉養如一內難後不復入私室用度悉出祿賜未嘗問産業誨督子弟接誘後進孜孜不倦人有片善力加稱獎不善卽規正之既塟十八年光宗踐祚追思舊僚官未應謚特以獻肅易其名禮部尚書尤袤之守台也邦人乞祠公于學尤公以爲宜繪公與提刑羅適及族父小宗伯合而祠之榜曰三老有奏議文集二十卷銘曰

三聖相授 精一惟心 大政所咨 左右惟人 侃侃陳公 端諒清醇 鴻漸于朝 適宏厥聲 堯老欲傳 寘諸臺評 重華繼承 地禁職親 獻可替否 盡忠竭誠 身有進退 道無詘信 禹在震方 温文日新 宮尹執宜 公惟當仁 胡不萬年 遂都四鄰 天以遺直 成其令名 我爲銘詩 式穀來今 不顯臣良 於昭君明

國朝宋濂文粹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濂過漆渠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微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贅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

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與於斯哉夫自姦檜主和議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於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唯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拒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修通鑑綱目璟之事何嘗不載況孝宗之知人賢於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耶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瀛恐後人無所於攷特為補闕使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陳沃

紹興正論沃字德潤紹興五年以左奉議郎知南劍州沙縣丞為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紹興府宗正司供職八年充省試點檢試卷官初趙鼎為御史中丞奏辟本臺檢法既而不果用至是始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以趙鼎所引惡之十年出知惠州未幾秦鼎帥越客有方疇者從容語及鼎在相位時事疇曰陳德潤編修相公為獨坐時欲辟入臺為檢法及再秉鈞軸而陳止除編修士論殊未慊也鼎曰陳德潤真一退堂長老也其內剛不可屈某素知之中間欲除郎秦檜議不合遂中輟已而密院秩滿未及陳乞差遣秦相以惠州闕來問德潤便供願狀吏無所請其內剛真不可屈沃為政有古循吏風胡銓在海外復書有曰有自潮惠間來者皆能談公政事惠愛此殆至誠所發初無心於政事而吏不欺初無心於惠愛而民自悅天下之事未有不誠而能動者漢之龔黃初若無所施設而所居民化者誠故也趙廣漢尹翁歸術數鈎距設張萬變而俗益弊不誠故也某與公相從之久未嘗聞公講論政事一旦牧千里如在家塾治郡有聲者無他一於誠而已願公勤而行之如易所謂立不易方乃居誠之道也此蓋公所饜飫者僕勸公加餐爾其相勉勵如此

陳秀伯

宋葉水心集秀伯墓誌銘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廣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月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

以求知為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居論事衆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同前遺其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釋白袍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大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絕不及當世獨塲屋對策猶抗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明主千說悟意九廷之室可陛而登屢省之歌可颺而賡也尚邅迴不遇況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閩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蹤通衢路四達華壤複廟如邦侯邑君之宮又能薄己厚人赴其急時多貧少償鄉曲常依為惠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蓋有一不得於世則消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為矣是固不可無錄也君年七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黃氏一子曰稚言先君四年卒稚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嘗欲以吾祖為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徐樂嚴安愊臆見收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一　九眞

陳

陳俊卿

宋史列傳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掾屬方飲某所俊卿與卒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俊卿唯唯權謝已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又資其僕妾得為無過時公方盛怒其忍幸自解重人之罪乎藻嘆服以為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臣以不期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檜究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掊尅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藎白首不渝竊聞讒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為其忠義有素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集流亡金主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畧者為參佐俾察軍政習戎務以備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罷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少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咨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康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遊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書曰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鄭聞除右史某當除其官信乎詰所從來以淵覿告具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曷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殺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曲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鑛將召治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識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鈔鹽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鹽錢蠲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俊卿曰自出

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陵俊卿言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琪何所不爲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爲宮禁細微事臣等備數出內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洪進對爭辨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劄臣實草定以爲有罪臣當先罷珙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爭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小事獲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能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上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眚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藉藉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樽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爲後戒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懽顧捐私恩伸公議覿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詰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

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候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鹽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臟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爲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

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定有志于學終承奉郎朱熹爲銘其墓宓自有傳

論曰孝宗志恢復特任張浚俊卿斥姦黨明公道爲之佐泊居中書知無不爲言無不盡蓋其立志一以先哲爲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庶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鋭中外倚劉錡爲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昔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淝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爲安實係乎此及其罷相鎮蜀受命興復克期而往志雖未就其能慷慨任重豈易得哉次膺力排群邪無負言責泣政不煩居約有守晚再

立朝謇諤允著南渡直言之臣宜爲首稱焉朱晦庵集丞相魏國陳正獻公行狀　陳俊卿其先世蓋出潁川晉永嘉之亂太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逵南遷泉江始爲閩人其居莆田者歷唐五季而太尉十九世孫真二十二世孫嶠流始斑斑見於碑碣然世遠不可得而詳矣公之家自沂公以來皆以婣姻周急聞於鄉里公生而莊重不妄言笑七八歲自知爲學冀公堯執喪如成人少長益自刻厲紹興八年以鄉舉試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文讀之歎曰公輔器也將寘首選而同列有異議者乃屈居其次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不以科第自高同寮宴集常謝不往一日郡中失火太守汪公藻走視之則諸掾屬方相從飲某所而公之輿卒亦或假之以行於是例以後至被詰責公亦唯唯謝已而汪公廉知其實始召公慰諭且問其故公曰某也不能止同寮之行而又資其僕御亦安得無過且是時公方盛怒某也其忍幸於自解而重人之罪乎汪公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第二人再調即爲館學清官是時秦丞相檜用事察公意不附己乃以爲南外睦宗院教授終更造朝中塗心悸夜不得暝公曰吾它日未嘗如此意者吾親其不康乎翌日馳歸則冀國夫人果以是日屬疾矣遭喪服除添差通判南劍州未行而檜死乃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在館歲餘非時未嘗一詣東西府時今天子方爲普安郡王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宰相爭欲置其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端厚靜重者爲之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義以規戒言簡理精以王好鞠戲誦韓愈之言以諫王敬納之王左右親吏故多與諸府泰押公獨正色出入未嘗私交一談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除監察御史始公嘗與國子監丞朱倬廉居朝夕往來及倬爲言事官公一賀之遂不復往倬以是敬公既遷中司欲薦以爲御史而先以告公力辭之後數月汪澈爲殿中侍御史乃密以公名進命下然後謝公曰恐公復辭不敢告也俄遷殿中侍御史首爲上言人主以兼聽爲美而存心必本於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而論事必達於大體反復推明引今附古詞指溫厚而正直之氣凜然不可犯上固異之又論御下之道惟恩與威不可偏廢今主兵之官率無遠慮惟事驕倨其志不過聚斂以肥家其術不過交結以固寵其所以侵漁百姓刻剝軍士陵駕州縣輕侮朝廷者無所不至而任事者未嘗一誰何之則將不知有威矣養兵之費月計百萬而所廩稍太半不可稽考軍士疲於私使困於回易大率以奉主將之私而所

得衣糧隨手耗盡羸瘦單薄有可憐之色而主將恬不之恤則士不知有恩矣陛下誠有以抑將之驕而警其惰作士之氣而收其心則紀綱正而號令行三軍之士孰不感戴上恩而效死以報國者哉上亦稱善再三公遂劾奏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今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何以懲惡劉寶總戎京口紀律不嚴衆叛持甚朝命分兵屯戍輒拒不遣亦不可不治於是二人皆抵罪公論快之宰相湯思退秉政無狀公論沸騰會冬無雲而雷公與同列共奏論之同列爭持擿其細公曰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是固當罷何以它爲乃獨奏言思退文藝有餘而器識淺暗不足以任天下之重詔罷思退以大學士奉外祠同列復議請褫其職公曰事貴適中而已思退非有大罪特以不堪宰相而罷之則祖宗時免相恩禮未可殺也且思退雖不才然視沈該不有間乎今該猶以大學士家居而思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議賞罰者偏矣遂不復論金虜自燕徙汴謀遂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聚斂交結得寵士卒嗟怨三十一年春正月既望大雷電已而雨雪凝沍旬日不解公引春秋所書雷雪之變且言當時兩異相距八日其變有漸聖人猶謹而書之則今一日並見其異甚矣蓋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而復雪是陽不能制陰陰縱得作出而爲物害也以類推之是爲夷狄將陵中國臣下將竊威權之象所以應之恐非虛文常禮所能及也今虜勢駸駸蓋已可見備禦之計未知所出而大將官保傅總兵戎殖貨財事交結奪民利壞軍政其力足以奔走死士其威足以杜塞衆口道塗側目中外切齒久矣養之不已將有指大於股之患此最不可不深慮至於開言路用人望別能否正紀綱信號令廣恩澤亦所以應天消變之術而不可緩者惟陛下并留聖意因遂劾奏存中罪狀語益切天子爲罷存中奪其兵公又言去冬無雲而雷今春已雷而雪閒者日闇無光而淫雨不止前日又有地震之異變不虛生實應人事豈賢才有未用而賞罰有未當歟備禦有未修而賦歛有未節歟近習有撓權而大臣無任責者歟左右阿諛者衆而忠讜之論不聞歟何嘉氣之不應也傳曰聽之不聰厥罰常寒願下求言之詔以審政事之闕而深詔大臣念咎引愆以答天戒又言部使者多不舉職請令自今臺諫論列一道歲中四人以上臺司檢舉議罪以聞又言近世例以小廉曲謹文采醞藉取人而於識量深沈智略慷慨之士未有以爲意者所以多士盈庭而臨事常有乏才之歎謂宜廣收博采含短錄長用之繩墨之外責以事業之成勿拘小節勿誅近効庶其有得以濟時用會詔

以災異數見令臺諫侍從條上計策公言虜人窺伺其意不測而兩淮之藩籬未固荆襄之聲援不接宜擇近臣有威望者盡護荆襄諸將之兵而假以它用除道間使往來江上密問諸將計策或令各遣腹心赴堂稟議使諸大臣從容延問詰難往復以盡其情然斷去取以定其論庶幾緩急內外相應不失事機其它則選練犒賜以作士氣擇吏蠲賦以紓鄉兵修城築壘以嚴保障亦事之不可緩者而總其大要則在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人心者而推其大本則又在陛下益堅睿斷先定規模無以憂疑自為退沮而已又言命令之出不可不審內外之任不可不均又言今日之急在節財用而冗官妄費實為今日財用之大蠹且如添差總管鈐轄一郡或不下十數人月俸大者百萬小者不下五六十萬公使人從費又倍之其間又有連為數任而不替者有更歷數州而不已者宗戚生朝賜物尚依承平舊例外命婦亦請內命婦俸給有旨罷勑局而或兩年不罷有旨減吏員而三省密院御史臺不減大禮浮費以巨億計樂工五百人教習百日食錢至二萬緡修輿服器仗不過增飾而戶工兩房兩部將作軍器兩監文思車輅兩院以至儀仗等庫官吏添給食錢日五六百者不知幾人自四月朔以至禮成為錢不知幾許大率一有興為無問大小稍有

關涉行遣文書一字以上無不支食錢者而一歲之中無慮以十數凡若此類乞令後省取索立限裁損而陛下以身先之始自宮掖如寶元慶曆熙寧故事則邦用足民力寬而人心不患於不服矣又言諸州將兵例供私役教閱不時緩急不堪倚仗故今諸州往往有大軍留屯皆截上供以給其費宜詔有大軍處即令將兵通共教閱無大軍處即令旁近大軍分遣將吏就州教之勸以厚賞禁其私役異時習熟則所屯大軍漸可抽回以省截留之費是時虜人侵軼之勢已形而江淮備禦之方未講大小惴惴莫敢發言公又力言宜審置統帥使擇間探遠斥堠謹烽火修城池以待其變而當是時莫有堪其選者中興舊臣唯張忠獻公獨無恙而方困於讒口謫居湖湘中外物情翕然歸之上心益以為疑不肯用也公乃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可謂危且迫矣而竊聞之軍民士夫之論則皆曰張浚素懷忠義兼資文武且諳軍旅之事可當閫外之寄臣素不識浚且亦聞其為人意廣才疎其初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陷陝服散淮師其敗事亦不必特其許國之志白首不渝今居謫籍杜門念咎未嘗不追悔前非老而練事殆非復前日浚矣今事勢危迫如此而在廷之臣又未有能過之者雖有射鉤斬袪之仇猶當置而不問況浚嘗為陛下腹心之臣

初未嘗有此隙乎竊聞譖者言其除有異志又以放弃之久疑沮益深若付以權恐漸難制臣請有以明其不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為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為變者臣願陛下察其讒誣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係人心庶幾緩急之際可以相及疏入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意乃悟首肯久之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之策且陳避狄之計公遂抗言去為竊弄威權虧損聖德今復沮撓成筭請按軍法斬之以作士氣上愕然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如公策既而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屯據要害而用兵之意猶未決也公言今守禦略備士氣亦振以此待敵何慮不勝若待虜人便離巢穴送死而來則中原塗炭之民與其種類怨叛之衆爭欲起而圖之者何可勝數但以吾之重兵與之相持而別遣銳師分出間道以擣其虛則虜之成禽必矣臣之所慮獨恐其知吾有備偽為甘言復以和議誤我耳然彼或出此而吾能益嚴備禦之計修築營壘大開屯田以為久駐之基俟其退歸巢穴然後姑與之和此則猶為中策但恐淺謀之士苟於目前更勸陛下受其甘言反以今日之計為非是而遂歛兵增戍墮其計中則為無策而大事去矣虜兵尋果渡淮公受詔措置浙西

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公因勸上進幸建康號令諸將措授方略上然其計戒嚴未發而虜軍自亂殺其主亮而歸詔公措置淮東堡寨屯田公行所過勞來安集流遺稍復舊業虜中更立新酋遣使來申舊好朝廷方議酬荅之宜而議者或曰得故疆者實利也正名分者虛名也朝者多附其說公聞之亟上奏曰陛下前日和戎之計蓋非得已今比使來正審事機正名分之日也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則得之而未必能守是亦虛名而已豈若因此先正名分名分一正則雖未能即復中原遂謁陵廟然亦足以作頹墮之氣慰神靈之心矧今虜人挫衂之餘急於自定汲汲求和情亦可見是豈能復以疆大之勢取必於我如前日之為哉當此機會臣以為非獨名分可正而歲幣亦當可減唯在朝廷先定規模有以俟之則復中原謁陵廟亦不足以為難也公又以為和好果成尤不可以無備因陳選將練兵之策并圖上兩淮戍守屯田事宜所以為保江之計者甚悉又請戒諸將申嚴逃叛之法毋得互相招誘又請擇文臣有膽略者以為諸將參佐使察軍政除宿弊因習戎務以備將材又言淮北流民自相剽略吏不能禁宜加區別擇其柔良而收其驁桀者畜之軍中束以紀律至於虜中形勢彼雖或能言之然皆務為可喜之言以冀投合不可輕信

而吾之虛實險易彼皆得之則又不可以不為之防大抵但當益增屯兵多遣間諜以伺其情狀之實然後乘其機會量力以應之耳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固當以嚴守備練將卒戒貪暴省浮費信賞罰抑僥倖為急然此事也非事之本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詞詖行不接心術則庶乎用志專而見理明功業可就而邪正可分矣又言為國之要有三曰用人曰賞功曰罰罪而所以行之者一曰至公而已故古人善為國者賢不以讎而棄惡不以親而用賞不以遠而遺罰不以近而免蓋不敢以一己之私廢天下之公也若以生殺予奪人莫予違而惟好惡喜怒之私是徇則不惟示天下以不廣而其偏黨反側之害於政事亦且無不至矣昔太祖皇帝坐大寧宮使關重門而直視之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必見之此陛下家學也願留聖意以幸天下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本職充江淮東西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復境土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之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而沈靜有謀故有是命公力辭建康不允乃辟材吏通判府事分理民政而獨與張公協規并力大飭邊備是時蜀漢之兵北征秦隴雖頗略定城邑而勝負久不決公為張公言請襲虜以分其勢張公然之公因上奏曰吳璘孤軍深入而虜人悉衆拒戰兩軍殺傷雖略相當然久而不決則危道也兩淮戰士今雖且當固守然事勢已急豈可不為牽制之舉臣竊以為莫若分遣舟師出其不意直擣山東中原豪傑宜有應者則彼必還西師以自救而璘得乘勝以定關中我又及其未至長驅深入潰其腹心不世之功可一旦而立也若其有備回軍轉柂信宿可還彼亦將如我何哉此不唯救急之計實因敵制勝之一奇不可失也奏入會朝廷有力主和議者已詔璘班師而公計遂不行識者恨之公又極論軍中虛籍冗占擺鋪營田差借之弊且請戒諸將毋得以回易資鑽綸結權要十一月召入奏事既對遣中使面賜金帶會給從臣筆札上時幹公陳十事一曰定規模二曰振紀綱三曰勵風俗四曰明賞罰五曰重名器六曰遵祖宗之法七曰杜邪枉之門八曰裁任子之恩九曰限改官之數十曰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年以來左右近習稍有以名聞於外者士夫奔走趨附將帥納賂買官遠近相傳道路以目願深察而痛懲之無使或為聖德之累也隆興改元都督府建改參贊軍事力辭建康得免別除禮部侍郎領職張公初謀大衆北征公以為不若養威觀釁伏為全而後動張公從之會諜報虜多聚糧邊邑諸將

以為如此則其勢狀高必來不可當不若先其未動舉兵擊之以破散其業張公又以為然乃請於朝而出師焉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建下虹縣靈壁遂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不然師老力疲遇敵恐不可用也張公然之亟以檄召顯忠班師則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而虜大發河南之兵以來矣顯忠身出麾戰城下殺傷過當會夜兩軍不相聞知各驚潰去而道路流言以為官軍失亡數萬賊且乘勝南來素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心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且勸上勿為浮議所搖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常事願勿以小衂而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改也張公抗章待罪公亦奏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兩黃湯思退復相公以書論思退猜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建議罷張公都督使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朝廷累以浚為不可用則罷之而更屬賢將可也若猶欲責其後効則貶官示罰亦古法也今乃使之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又從而沮之如此則人情觀望無不解體浚方為賊餌之不暇尚何後効之圖哉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即以家行有死無避然浚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乃不復為宗社計此陛下所宜自憂也願下詔書戒勅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效贖其往愆如度其終不可用則請先治臣阿黨之罪而後改圖無使浚它日復誤使令而臣亦得不言之罪也疏上未報公又奏言陛下必以浚為不可復用則請速詔中外別求智勇可代浚者而板用之不然則幸且勿加沮撓使得支吾畢此殘歲詞益懇切上覽奏感悟即詔張公復開督府卒召相之然不數月竟為思退穡等所擠遂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復以自請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而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詔復命知泉州未至召赴闕以乾道元年正月入對上撫勞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為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實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也願詔大臣一以大公至正為心並用恩仇兼忘物我唯才是任毋恤其它則植黨群散而人人得以自效矣又奏虜騎既退兩淮屯田似不可緩前此行之而不見効其失在於任人不久而責効太速耳為今之計

其若擇二大將使以建康鎮江之軍分屯兩淮而就兼一路之帥使擇軍中裨將各以所領分屯沿邊諸州而就兼一州之守境內財賦得自用以爲屯廬耕牧之費或募新軍或取舊人之不入隊者授田使耕不盡其利則人莊趨之遲以數年而成効可睹矣又勸上察群情之所甚欲者行之所甚惡者去之稍其所甚愛謹其所可戒審眞僞辨忠邪從諫任賢以格天心以作士氣庶幾戎狄畏威不敢侵侮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爲最盛願陛下治心修身之道專以仁宗爲法而立政任人之際必稽成憲而行則慶曆嘉祐之治不難致也又言今日積弊千條萬端朝廷非不知之而不能革者蓋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而風俗頹弊人各有心上所建立有不便於己者則興訛造訕百計傾搖必能之而後已願詔大臣力任此責合羣議而討論之力行堅守必冀有成則風俗變而綱紀立矣又言人才者國家之命脈也而論人才者又當以氣節爲主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傑立角出爭以氣節相高頃自蔡京秦檜用事以來摧衰既略盡矣太上更化之初力捄其弊而士狃見聞未能盡革臣願陛下深以爲念氣節之士雖有小過猶當容之佞邪之人雖甚有才猶當察之庶幾有以作新人材興起頽弊於是上顧公甚厚蓋有意於大用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公抗疏力詆其非且爲上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今若此儻不可爲子孫法上以爲然端禮聞之密遣門下士語公曰聞兩宮皆許相已即相當引公共政公不答退而終日不樂謂所親曰此言奚爲至於我哉翌日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謹守無使天下後世有以議聖德者上首肯久之端禮之客亟馳報之端禮由是深忌公諷使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寧府中書舍人閻安中封還詞頭力請留公令復下安中不能力爭然亦竟得罪以去而端禮卒不相時右正言龔茂良方以排擊近習黜守建而未上公言茂良前以言事補郡且臣故交今往奪之於義有不安者不得請乃之官在郡期年治以寬簡省節廚傳官無浮費然人服其清亦莫之欺也三年執政請徙公帥江東上稱公練事俾召赴闕既至入對上諭公曰卿前去國蓋有讒卿者卿今日無一語自辨朕益服卿厚德也乃授吏部尚書入謝之日奏曰銓綜事有成法臣固當謹守第愚淺之見或有不及願陛下時警勅之蓋君臣之分雖嚴而情不可以不通上曰卿言是也朕或有過卿亦當盡言公曰唐太宗唯能導人使諫所以致正觀之治今陛下導臣使諫臣敢不奉詔上曰朕每讀太宗事未嘗不甚之觀德宗之忌剋不樂受言亦未嘗不鄙之也公對曰聖言及此天下幸甚遂從容爲上言今日人材衰少士氣不振若必求全責備而後用之則遺賢多矣要當君臣一意公聽並觀略人細過而取其大節去己私意而徇夫至公則人材彬彬出爲時用矣又言爲政而不行甚者必改而更化之先儒之格言也然臣竊以爲一時之弊政可更而祖宗之成法不可改也就所當更亦必計之審識之熟然後可更既已更之則當守之不變而不可以屢更也又言州縣之間號爲能吏者往往務爲急刻專以趣辦財賦爲功而視操守聽斷爲不急其間又有聚斂以爲羨餘之獻者增市征則害商賈督逋賦則病農民甚或侵移常賦貽患後人朝廷不察反謂有才願有以深戒敕之則天下之幸也時上獵未能屏鞠戲又將游獵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成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公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矣十二月受詔館北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陳良翰林栗劉朔等五人恬退有守可爲侍從臺諫之儲時龍大淵曾覿以舊恩竊寵士大夫頗出其門言事者語或及之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爲副公見外未嘗與交一言大淵造門納謁亦謝不見至是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鄭聞當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公曰不知也公獨何自得之遽以淵覿告公明日至漏舍語諸公曰外議久指此兩人漏泄省中語而未嘗得其實狀故前此言者雖多而不能入今幸得此不可以不聞諸公皆以爲然入奏事畢公乃獨進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日此等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其密伺聖意而播之於外以竊弄陛下威福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必竊聽而得之卿言甚忠當爲卿逐之公再拜謝退未及門已有旨出二人於外矣中外快之至或聚酒相賀云一日出省還第有飲馬道周而不避者公問爲誰曰戚里某官也公遣直省吏白二相此輕侮朝廷不可不治即使詰之且具以聞上怒曰朕在藩邸時出逢相車未嘗不避此輩乃敢爾耶明日以白高宗下臨安府捕繫其從者重坐之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非如它人面從而退有後言也公以兩淮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以爲不可犯之基而已然今日任人之弊大抵太拘而邊郡爲尤

病謂宜廣求人才，勿問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爲守；饒之以財，使自爲用。仍詔臺諫略其細過，使倜儻之人，得以行其志而自效。諸使唯體司爲不可廢。自餘皆可且罷，而間遣使循行諸郡，按閱稽考，以行賞罰。數年之後，守備必固，敵人知之，自不敢犯。萬一有之，亦可責諸將以必守，而無異時望風奔潰之虞矣。荆襄諸郡亦宜放此。大率不過得十數材力任事之人，便可集事。唯陛下留意圖之。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狀花書而不名。公使却之，掌儀懼，白公，恐生事。公使語之曰：今日豈當用辛巳前故事耶？使者詞屈，乃問公爵里，甚悉，而易狀書名以遣。曰特爲陳公屈耳。自是遂爲例云。虜又移書邊吏，取前所俘虜人。上顧輔臣議所以應之者。公曰：此不可以力爭，而可以理勝。虜方淫侈，安有遠謀？詭欲用兵，亦不必假此爲詞。今當且如常時泛然報云：已下諸處根刷，俟至三四，然後報以諸處所申，皆無其人。或是軍前一時殺戮，或是後來節次死亡。且誓書之文，俘虜叛亡自是兩事。俘虜接過已多，叛亡自不應遣。且如本朝兩淮之民，昨來上國兩次俘略亡虜數萬，本朝未嘗以爲言者，誠恐破壞和議，使兩國邊境之民皆不得安也。如其不聽，或至交兵，則曲直之勢，勝負有所在矣。

從臣有怯懦爭言不可不爭者，議久未決。公復上奏曰：虜知此輩皆在軍中，故遣官臨境揭榜招諭，欲以搖我人心，冀或有變，而以兵來，其謀此計深矣。今留不遣，彼必藉此以起兵端。然臣竊料彼無信義，專恃暴彊，盡發亦來，不發亦來。初不以吾之從違爲作輟也。但發之則吾國中先自紛紛，而彼乘其弊，其禍甚速。不發則其侵軼尚在一二年後。吾但堅壁勿戰，絕其糧道，彼亦安能持久？況兵之勝負亦有天理。今我直彼曲，安能逆知其必不能勝，而遽爲此怱怱乎？沈介守上饒，以上供買課罷郡鐫秩。公爭以爲不可，鎮江軍帥戚方刻剝，役使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并治左右素主方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又諭輔臣以建康劉源亦嘗有賂於近習，方思有以易之。今欲且遣王抃至彼，捻察姦贓，留數月而後歸，庶幾新帥之來，不至脩習。公奏曰：今但遴選主將，則宿弊當自革矣。上曰：政患未得其人耳。公曰：苟未得人，更宜精擇。既已委之，則當信任。今未得其人而已先疑之，似非朝廷所以待將帥之體。況軍中積弊不在乎它，特患交結之風未革，所以有衆魁自營之事。今陛下既赫然罪其尤者，而又并及卷阿之人，中外之情，莫不震懾。何事於此而後可以

除宿弊乎？且軍中財賦，所以激勸將士，但主帥不以自私，則其它當一切聽之。今檢柅折細，動有拘礙，則誰復敢出意繩墨之外，爲國家立大事者？況朝廷所以待將帥者如此，使有氣節者爲之，心必不服，其勢必將復得姦猾之徒，則其巧思百出，激隨日滋，又安得而盡防耶？今不慮此，而欲獨任一介單車之使，以察之，政使得人，猶失體而無益，況不得人，則其弊又將不在將帥而在此人矣。上納公言，罷抃不遣。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之內，不當用樂。公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其生事，多請權用樂者。公乃奏請：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彼自當悅服矣。上可公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惟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邁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用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翻更之，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芾猶守前說，公爭愈力。上顧公曰：可即諭閤門行之。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它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

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既而上以當郊有雷震之異，內出手詔戒飭大臣。宰相葉顒、魏杞坐免。公亦俟罪不獲命。越數日，遂除參知政事。公辭謝不得已就職。言於上曰：執政之臣，惟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於細務，宜歸有司者。自此當日有以省之，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當務之急。上甚然之。一日審察吏部所注知縣，有老不任事者，公判令吏部改注。吏白例當奏知。公曰：此豈足以勞聖聽？明日取旨，自今此等請勿以聞。上可其奏。時有以四明銀礦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公奏曰：陛下留神庶務，克勤小物，至於如此，天下幸甚。然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乎有司之細，臣恐有識之人有以窺陛下也。況彼懼其言之不副，則其鑿山愈深，役民愈衆，而百姓將有受其害者。又不可以不慮乎？夫天地之產，其出無窮，若愛惜撙節，常如今日，則數年之後，自當沛然。但願民安歲稔，國家所少者豈財之謂哉？請直以其事付之明州，使收其贏餘以佐國用，則亦不至於甚擾民矣。從臣梁克家、莫濟供求外補。公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近列中有以騰口交鬬，致二人之不安者。於是遂與同列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人主左右，罷斥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遂獨持政柄，尋兼知樞密院事。即言於上曰：臣

自叨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指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納，為之中止。然比及如此，已為後時。今以參預首員，奉行政令，欲乞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是，朕復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用人之際，隨才任使，未嘗求備。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無以別其能否。公日召三數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減福建鈔鹽歲額，罷江西和糴，廣西浙米鹽錢，且蠲諸道累歲逋負金穀錢帛以巨億計。當是時，上於公言多所聽用，大抵政事頗歸中書矣。既而龍大淵死，上憐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今若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得先罷去。上納公言，遂止不召。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有才。公曰：琪為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琪事。上曰：卿等可召問之。公退，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公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公曰：若爾，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廬，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訓，移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令也。人主機務至繁，天下情偽百出，豈智力所能一一防閑，所恃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考其案牘，及所置對，前後抵牾，姦偽明審，此而可赦，則亦何所不可為也哉。臣等不勝大懼，謹按律文，詐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處分。於是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禁官張方者以恭事發覺，公方與同列奏請自今有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琪事，復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收還前命。公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為之耳。即具奏曰：三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庶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必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姦欺也。祖宗成憲，著在令甲，比年以來，漸至廢壞。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輒有奏陳，及此踰月，又因王琪姦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慮，亦已審矣，聖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今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之大，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令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知耳，豈有此宮禁細微之事哉。況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數，其

閤出內，陛下令參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非敢欲專之也。況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體察。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顧謂公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劄，臣實草定，珙與王炎略更一兩字，即以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珙之除命，臣未敢奉詔也。明日，復申前說，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體貌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順指為持祿固位之計，非國之福也。上色悔久之。公又言珙正直有才略，肯任怨，臣所不及，願且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公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為江西帥。公退又自劾草奏抵突破命，稽留之罪。上手札留之。公請不已，上曰：卿必欲去，朕當勉從，然亦且在四明或平江一兩月，復來可也。公以平江繁劇，辭。上使自擇兩浙近地，公因以四明為請，上乃許之。公退即家居俟命，而翌日上更遣中使召公入奏事，迎謂之曰：朕昨思之，卿不可去，且諫官陳良祐亦奏留卿，是非獨朕所不可，公議亦不以為可也，卿其勉為朕留。公請益堅。上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也。公退，復上疏，上親書其後曰：卿之忠實，朕素簡知，而辭位無名，屢留愈懇，公論所協，宜勿再陳。公遂不敢復請。越數日，上諭且輔公，公懇避再三，上竟不許，遂以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己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而資歷尚淺，即密薦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忽被召對，改秩除用，而不知所自者。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安得每事盡善，主上從諫如流，公等意有未安，勿憚繳駁，朝廷唯是之從，初不以為忤也。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萬一寇至，倉卒渡兵，恐不及事，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之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儻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頡頏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賦，許辟官吏，略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保

邊面可壯軍勢而樂因循憚改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擾以守臣得人公心體國不憚勞苦善加撫循則教習有方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公尋亦去位不能久其成也邊民倚壯擁衆來歸壯傍移入取索公以為但可說諭令其壯歸不可捕遣以快彼意上意猶欲盡還百十以塞其意公曰盡遣一二已失其心使懷憤怨而知其我求索必不還之漸料其端必起於此是始欲兩全而終不免兩失之也此事本末曲雖在我然彼亦當守為直若其恣從多遣彼必虞我有備未敢遽動萬一不免用兵卻可令山東歸正之心益銳自倍矣於是卒從公計一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公言此職自累德以來罷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員外添置徒為煩費無益也乃止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至拜公左相遂以允文為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既相建議遣使金國以陵寢為請公既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曰陵寢幽隔誠臣子之痛情然在今日彼方以本朝意在用兵多方為備若更為此以速之彼或先動則吾之事力未辦不知何以待之況使者既行中外疑惑果得所請猶為有名苟或未從殊失國體且天下之人亦以為陛下舍其大

而圖其細也若欲必遣則俟侍旺事定然因遣使賀正令王抃偕行先與彼之館伴者議之或令因見虜主面陳此意彼若許遣則有必從之理若其不許則願陛下深謀遠慮舍其小而圖其大它時恢復故疆陵寢固在度內今日為之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臣竊為陛下危之上感公言事得少緩既而上御弧矢有弦激之虞公以不能先事陳戒深自尤責詣疏言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虧損盛德非細事也前日入嘗面奏伏惟聖體未寧未敢復請然區區之愚不敢不先言之冀或有以感寤宸衷則臣歸死司敗無復憾矣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則淫嗜繁多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能免者一切屏絕顧於騎射之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也蓋神武之略志則恢復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以激士氣耳然誠如此臣亦竊以為過矣夫弧矢之利雖聖人所以威天下然本非帝王所當親御也劍之任其起見差為之而況萬乘之主昔趙王好劍而莊周說以天子之劍楚王好獵而莊辛說以王霸之事陛下既有志於武功誠能任智謀之上以為腹心伏豪猛之材以為爪牙明

賞罰以鼓士氣修信義以懷歸附明英聲義烈不出尊俎之間而敵人固已望風遠遁於千萬里之遠矣尚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太祖皇帝深鄙手搏之戲蓋有見於此矣又況陛下承祖宗積累之休膺太上皇付託之重一身之動靜宗社生靈之休戚繫焉可不自重以為天下無窮之計乎今者之事尚賴天地祖宗密垂覆佑即獲痊愈使其萬一有甚於此則貽太上之憂念駭四方之觀聽雖誅左右執射之人亦何益乎故臣願陛下常以今日之事永為後來之戒不惟志之聖心而又書之盤杅銘之几杖不使須臾忘之則天下幸甚凡古之命大臣者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繩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而不使著見於外也唐太宗臂鷹將獵見魏徵而遽止憲宗蓬萊之遊憚李絳而不行此其効也臣人微望輕無二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何補於既往之咎哉雖然懲羹者必吹於虀傷桃者或戒於李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日之患況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銜橛之變又有甚於弓矢者乎聞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乃天之仁愛陛下亦以警懼使因其小而戒其大誠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誠以毅斷之變思之則向之盛氣馳

騁於奔踶蹴踏之間無所躓跌蓋亦幸矣豈不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己厲行一以太祖為法罷毬鞠之會屏騎射之習謹威儀之節玩經典之訓則盛德輝光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日月之明哉既而省觀官滿當代公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公曰前此陛下去此兩人中外無不欽仰盛德今外間往往竊議以謂觀必復來願陛下且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之已而又以墨詔進觀官公復持不可曰必爾亦當有名會當賀金國正旦乃請以觀為副還奏因以例遷其官而竟申浙東之命觀猶遲徊不去公戒閤門趣觀即日朝辭觀怏怏而去樞密承旨張說欲為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在告請於右相得之公聞勑已出詰吏留之說皇恐詣公謝右相亦愧甚然猶為之請公卒不與說以是亦深怨公永陽郡王居廣欲為其客求嶽祠先使人伺公意公曰它官則不可嶽祠無傷也然居廣憚公嚴正卒不敢啓已吏部尚書汪應辰舉李垕應制科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宗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上諭公語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

密謀，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實，公因極論其姦，遂詔罷二人朋比交通之狀，而罷之。中外稱快。然應辰竟以與右相議事不合求去。公奏應辰剛毅正直，士望所屬，當有以留其行者，因遂數為應辰，可以執政。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公亦數求去矣。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公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公奏曰：陛下焦勞萬幾，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顓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十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三上，乃許。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州，兼福建路安撫使。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宜輕遣。然公既去，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而曾覿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公至福州，政尚寬厚，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

賊倪郎侵軼閩廣，海道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頓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鄉。慶知公不可欺。晝夜窮追，遂悉禽捕，海道以清。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力辭不許。始，公任政，建言選人獄廟無事得祿，又理考任。陛改，此太僥倖，且非祖宗舊法，奏請革之。人以為當，而權貴多不悅，扇為浮論，游說萬方，公持之不變，衆亦自定。略計一歲可省冒濫改官者三十員，至是不悅者幸公去，卒奏改之。公猶抗疏辨理，然事已行，不及止也。簽書節度判官事尚大伸以事忤提點刑獄鄭興裔，興裔廉得其罪以語公。公即以屬吏驗問，未竟，憲屬張位擅呼獄吏，喻以意旨。公劾奏位并大伸罷黜之。興裔勢大沮，皇恐，託它事出按旁郡以避公。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鹽法，公移書宰執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州，地廣數十里，食之者衆，販之者多，百貨可通，故其利甚博。福建八州，下四州瀕海，已為出鹽之鄉，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它路比也。且四州每歲舊額當運鹽千三百萬斤，而實運僅及九百餘萬，蓋食鹽之民有限，其勢不可以復增也。然漕司以此歲得三十餘萬緡，而四州二十餘縣供給上下，百費皆取於此。二三十年以來，州縣稍無科擾，百姓亦各安便。此則官自鬻鹽，亦不

為不利矣。今欲改行鈔法，比於它路，且於額外更責以增鬻取贏，而又陰奪州縣歲計以充其數，此不可之大者也。而或謂官鹽不行，由私販之不禁。今若稍嚴，必倍其利。此知其一而不知二者。福建民貧，上四州尤甚，性復強悍，輕生喜亂，農桑之外，多利私販，百十為羣，操持兵仗，官不能禁，託名魚鱐，量收稅錢而已。貧民既有此路，可以自給，則不至輕於為非。官司又得此錢，亦足少助經費。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欲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必横歛農民；稅務既虧，則必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三十萬緡之入，其足以賞調兵之費否，則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配民戶。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恐皆非變法之本意也。欲望朝廷更下有司熟議，或令建議之人，一以身任其責，必有以見其決然可行者，然後行之，則庶乎其不誤也。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又明年，力請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第。敝屋數楹，湫隘特甚，怡然不以屑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辭不得請，乃行。民習其政，不勞而治。始至，帑藏空竭，公節省浮費，用亦不乏。會有旨盡發本路海船，及揀中禁軍土軍。公奏曰：陛下屬精為治，約己利民，至於軍須之用，亦無取之民者，獨於海舟尚藉民力，

蓋不獲已。然自頃邊事既息，率三分調一，以備守禦，非有緩急，不盡發也。此意亦已厚矣。今乃但以教閱之故而使三番併發，彼不當番者既已遠出，豈能遽歸，則必徒使其家有追逮係累之擾。至於梢師水手，其技素皆初不待教，但其平日類皆轉移執事，今固不容拘以名籍，則又安知今日所教必為異時所用之人哉。何補於事而煩擾如此。且去歲朝廷疑州郡有所隱漏，遣黃飛英點集拘留，年半始得放散，商賈固已失業，今而併發，算略計本路所發五百七十艘，用梢師水手萬餘人，留已五月，猶設借請，朝廷實經總制錢六十餘萬緡，米六七萬餘碩，衣裝器甲與夫州縣之費又不在是。推此一路以觀兩浙，則其費又當倍之矣。又況民力不可不惜，大衆不可輕動。無事而發，玩習為常，一旦有急，或反誤事。苟若盡以教閱付之州縣，或令且發一番，當亦未至闕事，而船戶既蒙擾恤，異時或有緩急，雖赴湯蹈火，亦不避矣。其揀中禁軍已行起發，但本路帶山瀕海，民俗獷悍，私販冦盜，所在有之。全賴土軍控制之力，向來戚世明衛命揀選，但欲數多，未嘗精擇。福州十三寨，合千九百人，而揀中者已千七百餘人，所餘逐寨不過十人。今若將揀中人盡行起發，則州縣表裏空虛，姦民得計，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欲乞許留其半，以備緩急。詔皆施行。如漳公

又嘗奏本路上四州軍，及江西湖北諸郡，豪猾之民，多由衣食不充，相結為盜，盤據險阻，官軍多不能制，近者茶寇雖平，其類尚多有之，與其縱使為盜，不若寵以為兵，謂且專委逐路帥憲，選闢居官員有方略者，及土豪有信義者，毋拘以文，使風喻此曹，令各以其技自獻，官為格試，收而籍之，或剌其手，置寨教閱，厚其衣糧，拔其尤異，補轉資級，因事立功，更加優賞，或有小過，責之狀摘，決可討平，異時或欲起發，亦必感奮為用，此銷盜賊嚴武備固根本之小策也。既而州境大旱，失火延境，且有星隕地震之異，公患以其事上聞，且曰：一夕之間，變異兩見，臣愚不學，莫原休咎之端，惟剌震恐，竊計陛下必欲聞之，不敢不奏。上感其言，適州校有部綱至在所者，上忽召入，問公治行甚悉，即降親札撫勞，賜以帶笏香藥甚厚。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頒慶宇內，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復累章告歸，上欲許之，而難其代，為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未視事，改判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赴闕奏事，既至，都人聚觀，無不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入對垂拱殿，上為改容加歎，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賂交結而得之，如此大壞軍政。上曰：大將交結，恐或因仍，如統領官以下，皆朕親選。前日鄭鑑亦有是說，朕再三諭以無是事矣。鑑，公壻也，故上語及之。公即奏曰：臣在遠，亦聞鑑以小臣輒論朝廷事，陛下和顏聽納，中外莫不仰服聖明從諫之美。然諸將交結之弊，則陛下不可以不察。蓋主兵者得之不以材能，而以貨賂，則其下不服，必致誤事。上曰：誠然。公又奏曰：陛下選用人材，當辨邪正，然又必由朝廷，乃合公論。如聞曾覿、王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外間口語籍籍，恩盡歸於此輩，謗獨萃於陛下，此非宗社之福也。上曰：小小差遣，或勉徇之，至於近上差除，此輩豈敢干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於陛下之前明有論薦，或恐探知聖意而傳報於外耳。大抵禁中事，外間無不聞，皆此曹所為，大非美事，願嚴加戒約。上亦然之。公又奏曰：比來出令多不審，隨即變更，祖宗故事，固不能守，而陛下初政，力去弊事，可以為後世法者，今亦不能守矣。上問何事，公曰：如未銓試，不得注官，未歷任不許堂除之類，今皆以內降放行矣。上曰：此誠一時不思之過。公又奏曰：贓吏最可惡，比亦有已經勘結，而直降內批改正者，如此，天下何所懲勸。上曰：恐無此事。公曰：臣知其人，但事已往，不欲斥其姓名耳。此皆左右害政之大者，陛下不可不每事加察，防其微漸。上曰：卿言甚當，朕若知之，決不容也。既退，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

香茶。明日朝辭，上曰：卿遠來得相見，氣貌不減往時，今年幾何矣。公對曰：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上曰：極清健，可喜也。公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下較賤物平，人情安帖，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公曰：向來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十已七八，不復有顧忌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則不敢，覿雖時或有請，朕亦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喧傳某人由某人之薦，某人出某人之門，此曹聲勢既長，臺諫侍從往往多出其門，頤指如意，朝廷亦惟命是聽，無敢為陛下言者。天下靡靡，風俗日趨敗壞，奈何。臣昨所奏將帥賄賂交結，又為特甚，不惟士大夫言之，雖軍伍使臣、朝廷胥吏下至走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為無有，臣恐小人姦計百端，巧為彌縫，使陛下獨不悟此，不可不深察而嚴禁也。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常留聖慮，則天下幸甚。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有如此者，一一奏來。公又奏諸路監司，亦望精擇，須稍諳練有風采之人，乃可用。若膏粱子弟，未更民政，權要子姪親故，率皆貪鄙妄作，為一路之害。上因語及人材，問公識某人否。公對曰：臣素知之，今日正當得此等人，布之朝列，則所謂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者也。願陛下留意。上為沈思久之。上初欲為公設宴，會公疾不果，乃命二府餞於浙江亭。公去建康，至是蓋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如見親戚。公為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為民害，公為出令，犯者當取旨以軍法從事，諸軍肅然。行宮府鑰，別以宦者主之，留守待之如部使者禮，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自坐東偏，而留守顧為客，甚或邀去就飲其家。公悉罷之，宦者浸不樂，而不能害也。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聞邊面利害，無不言。嘗奏北界群盜百餘，焚掠淮陰，殺人甚因，執縛官吏，此由跳河盜馬之徒有以啓之，請加嚴禁，而於沿淮諸縣量增戍兵以防之，其自北方來歸者，則慰諭而勿受也。又奏密院昨下諸郡造甲，自有程限，而諸郡爭先希賞，不無追集之擾，已行戒諭，以安農業。且自頃罷兵，至今十五六年，諸軍遣甲，當已足用，而御前軍器所甲匠又凡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為一具，則以歲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具矣。行宮之甲，見管四萬，今諸郡所造，計亦不下三萬，欲望試加檢括，苟可足用，即逐州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或可間年，量與裁減，亦寬民力一事也。又奏日者陛下深念諸軍有口衆而廩假不足以自贍者，特降緡錢三總領

司。各付以二十萬。俾之回易。歲取息錢五分以爲優給。甚大惠也。然商賈之利。不過什一。今以總所之權。奉朝命用禁。而責五分之息。其勢必至於盡籠商賈之利。陰奪場務之課。使道途嗟怨。公私困竭。而淮西總司歲以十萬緡者散之兩軍。多者不過兩千。少或僅得千錢。以朝廷黃牓指置。使此曹終歲仰望。而所得不過如此。得者既未足爲惠。而不得者又有怨言。甚無謂也。請亟罷之。而歲捐交子三十萬於一司。以其半給諸軍之口衆者。以其半大閱而激犒之。不惟名正惠周。亦可少振士氣。而數路細民商旅受賜。又不貲矣。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賫送。而迎送饋遺。體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劄來。吏白故事。公悉罷之。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實行下。此所以示信而防僞也。今乃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則臣不知其可矣。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自可付之省部。今用白劄。雖無甚害。然白劄既信於天下。則它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發軍馬。處置邊防。千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僞。若嚴重知體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懦無識之人。即便施行。則眞僞不分。豈不悞事。況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體尤爲非便。惟陛下察而改之。上爲手札獎諭。愧謝其意。公尋上章請致其事。皆詔不允。上又出手札付三省除少保。加恩判建康府如故。宣制之日。亦上所自定。蓋異禮也。公力辭。以爲曾公亮嘗言司空非賞勞之官。卒不受拜。今之少保。即昔之司空也。況又無勞。其敢受乎。上手札敦諭。至于再三。公乃受命。時江東諸郡皆旱。而南康廣德爲尤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奏曰。薄征緩刑。已責勸分之屬。不敢不勉。亦已揭牓招誘米商。嚴戒場務。毋得征稅。但恐未到之間。民已流散。不可復收。欲乞於本路諸州。朝廷樁積數內。借米三十萬碩。穀二十萬碩。分給州縣賑糶。而又繼以常平之粟。仍先揭牓諭之。使細民不至流移。富家不敢閉糶。商旅不敢邀價。又奏乞除放淳熙四年夏秋逋賦。權罷淮東和糴。倚閣畸零夏稅。申明納粟賞格。上多從之。惟所借樁積米穀。前後三奏。詞甚懇激。而廟堂有不樂公者。才得三萬斛。人皆爲公憂。而公處畫有方。船粟四集。境內帖然。民無流徙。咸仰公德焉。八年正月。復上告老之章。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一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將歸。爲本道守令耿秉等五人皆以次擢用。九年正月。公之年已七十矣。元日。即謝醴泉之俸。復上疏申前請。凡表五上。上又手批其奏卻之。是歲親祠。召公陪位。

公力辭。又三表懇請。告休不獲。即爲手劄以請。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歸之。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香藥。十二年。又詔公陪祀南郊。且以增太上尊號。來歲當行慶壽之禮。上諭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若赴陪祠不及。亦可赴慶壽。且是禮之行。尤以元老在廷爲重也。公拜疏辭行。上復手札催促。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也。公竟懇辭。慶典告成。歸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公辭避再四。乃受。十三年。十一月屬疾。二十一日疾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曰。予病恐不能自還。生死大數。無足悲者。白屋起家。致身三少。報國無功。叨榮有靦。獲死牖下。尚復何云。遺表只謝聖恩。無得祈求恩澤。死之後百日入葬。不用僧道追薦等事。吾欲以身率澆俗。汝等不可違也。無功無德。無得立碑請謚。汝等力學善爲人。惟忠惟孝。可報國家。此外無可祝。命婦女出寢門。顧謂中子守曰。遺表惟以選用忠良。恢復竟土爲請。可也。翌旦。整冠斂衽。神氣靜定。安臥而薨。先是郡之鎮山壺峯。大石崩墜。聲聞數里。是日地復大震。鄉人異之。公生二十有六年而仕。仕三十年而相。相二年而去。去十三年而老。老三年而薨。薨之年蓋七十有四矣。上聞其喪。對輔臣嗟悼久之。再輟視朝。贈太保。令本路轉運司給葬事。後數月有旨。賜謚。遂以靖共其位。文賢有成。二法謚公曰正獻。而以制可告于第。公孝友忠敬。得於天資。爲人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病見子孫。必衣冠。胸懷坦然。遇人無少長。一以誠實。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平居恂恂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廷。危言正色。分別邪正。排斥權要。無所顧避。論事上前。指切時病。如請起張忠獻公。乞斬張去爲。按逐龍曾。議復奏審。及極論近習弄權納賂。鬻賣將帥之弊。皆卓犖奇偉。爲天下安危治亂之所繫。一時上意雖未即開納。公必懇請再三。然心平理順。色溫氣和。無激訐近名之意。上多悅而從之。處國家顧大體。務持重。不爲幸勝苟得之計。在中書尤以愛惜名器。裁抑僥倖爲事。故小人多不樂。而聖主獨深知之。是以居外積年。眷禮彌厚。歲時錫賚。存問不絶。年六十七。即告老于朝。上所以留之甚至。且屢稱其忠誠不欺。爲當今賢相。公子守。嘗以宗正寺簿奏事殿中。上顧問公甚厚。陪祠之召。蓋將有所咨訪。而公病不能行。天下有志之士。至今恨之。然非爲公私恨也。公性寬洪簡淡。無私書抵於天下士。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篤於內。於一時人材。薦達甚衆。然皆不以語人。有如熹之不肖。公前後蓋嘗三薦之。而赴建康時。對語尤切。然熹皆莫之知也。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

應辰數。文學士李公燾嘗曰。吾待罪宰相。所以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也。於人無所愛惡。錢端禮常沮公。洪遵亦與公不合。至入相。皆以名藩大郡處之。治郡崇尚風教。民有骨肉之訟。親以義理反覆譬之。爭者亦悔悟感泣而去。所至民必相率爲生祠。且立碑以頌公德。公聞之。亟命禁止。而碎其碑。平居自奉甚約。言談舉止。不改鄉閭之舊。食不過一肉。而衣或二十餘年不易。晚歲築第。不爲華侈。僮使不過數人。皆謹愿忠朴。門庭閴然。過者或不知其爲公相家也。俸賜入門。多以施與。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緦功之喪。必素服以終月數。在官不受饋遺。建康諸司例有月餉。公不欲與衆別。儲之以周貧士之往來者。將去。所餘幾萬緡。悉歸之。公恬於外物。澹然無所好。獨喜觀書史。疾病猶不釋卷。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浮屠老子之說。未嘗過而問也。嘗有詩曰。吾方蹈丘軻。未暇師聚可。此足以見其志矣。有遺文二十卷。奏議二十卷。娶聶氏。封唐國夫人。子男五人。寔朝奉郎通判泉州事。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定承奉郎。有志於學而蚤卒。曩嘗銘其墓以哀之。宓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事張億。幼未行。孫男四人。垕承務郎。址垣皆承奉郎。塾未官。孫女六人。長許嫁修職郎泉州司戶趙善繂。餘幼。初公歸自金陵。即預爲棺衾。嘗遊鄉縣之保豐里龍汲山妙寂僧舍。愛其山水。倘佯久之。命作壽藏。既竟。諸孤悉遵遺戒。惟百日而定懼於不懷。則以十五年七月二日奉公之柩葬焉。謂熹蒙公知。晚歲尤篤。授以家傳。使最其迹。以告于太史氏。熹不得辭。直書其事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十五年十二月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熹狀。

宋楊誠齋集。丞相太保魏國正獻陳公墓誌銘。皇天佑宋。俾萬億年作民主。自祖宗暨于中興。必畀以傑魁文武之佐。負大公至正之望。爲一世善類之宗。故其人未用而天下望之。既用而天下悅之。既去而天下惜之。其進其退。君子小人視之爲己用舍。四海生靈視之爲己戚休。中國四夷視之爲國輕重。在仁宗時則有若杜韓富范。在哲宗時則有若司馬文正。在高宗及我聖上時則有若廣漢張公。莆田陳公。磊磊堂堂。後先相望。偉如也。初紹興庚辰辛巳間。虜情猘甚。國勢岌岌。天下之望在張公。而廷臣莫敢以聞。首請用張公。以大慰民望。卒安宗社者。陳公也。是時爲姓三軍稱張公爲都督。而陳公爲小都督。其繫人望如此。至於乞斬大璫張去爲。尼外戚錢端禮之相。逐倖臣龍大淵曾覿。議復奏審之法。及極言近習弄權。債帥納賂等弊。皆根柢天下治亂。天下稱誦其卓犖絕特之舉者。皆陳公云。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迺淳熙十有三年秋七月二十有二日。民之無祿。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魏國陳公以薨聞。天子震悼。對輔臣贊歎久之。爲輟視朝。又再輟視朝。贈太保。謚曰正獻。令官治葬。以十五年七月二日。葬于莆田縣保豐里龍汲山。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朱公熹狀其行。子守以請銘于太史氏。而廬陵楊萬里實執筆侍罪厥官。銘其可辭。公諱俊卿。字應求。其先穎川人。永嘉之亂。大尉廣陵郡公準之孫西中郎將遠南還泉江。歷唐五季。而大尉十九世孫眞二十一世孫嶠沆。始居莆田。自沂公以降。以好施聞。公生而莊敬。不妄笑言。七八歲知學。冀公覺。就衆如成人。少長益自勵。紹興八年。舉於禮部。知舉朱公震張公致遠。得其試文。曰。公輔器也。寘首選。有不可者。屈居第二。授左文林郎泉州觀察推官。秩滿。改宣義郎。故事當入館學。時秦檜恚公不附己。以爲南外睦宗教授。終更遣朝。道中一日忽心悸。亟馳歸。冀國夫人已即世。乃以是日屬疾云。服除。員外置通判南劍州。檜死。乃以秘書省校書郎召。非公事未嘗詣執政。今天子爲普安郡。高宗命宰相擇可輔導者。爭欲植所善。高宗不可。命擇館職靜厚者。乃以公對。除著作佐郎兼普安郡王府教授。尋遷著作郎。在邸二年。講說常傳經以規。歷司勳禮部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韓仲通以獄無辜媚秦檜。檜黨盡逐。仲通獨全。劉寶總戎掊克。併擬抵罪。宰相湯思退專政。國言諂諂。會冬無雲而雷。公言思退之姦有餘。器識不足。無以堪重任。詔罷思退。金虜自燕挾非謀入寇。中外震恐。而楊存中久握兵柄。尤以掊克交結得幸。士皆怨咨。三十一年春正月望。大雷雹。已而雨雪。公引春秋書雷雪相距八日。其變有漸。今一日並見。此夷狄陵中國。臣下竊威權之象。遂彈存中。天子爲罷存中而奪之兵。時虜釁已形。公言宜豫擇大帥。盡護諸軍。而在廷莫有堪其選者。舊臣唯張忠獻在。困於讒。謫居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曰。竊惟今日事勢危迫。軍民士夫皆曰張浚忠義文武。且習軍事。可當閫寄。臣素不識浚。亦聞其人。意廣才疎。雖有勤王之節。安蜀之功。然其敗事亦不少。特其許國之忠。白首不渝。廷臣未有過之者。竊聞讒者言其陰有異志。若付以權。恐漸難制。夫浚之所以得人心。伏士論者。爲其有忠義之素心也。若其有此。人將去之。誰復與之。臣願陛下察其讒深。略加辨白。且與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從官張去爲陰沮戰議。且請避狄。公請斬之。上憮然曰。卿仁者之勇。明日除權兵部侍郎。後數月。亮用張公守建康。邊報益急。王師始北渡江。據要害。然戰議猶未決。公言今守

禦略備上策亦振壯虜若來特以重兵倚以間道上策也嚴備禦開屯田中策也受其甘言歛兵增幣無策矣虜兵尋渡淮公受詔經理浙西我是以有膠西之捷公勸上進幸建康上然其計未發而虜自亂殺亮新酋遣使求成朝廷議所答或曰歸疆者實利正名者虛名多附其說公亟言曰今日正名之日也今天子受禪公入對陳戒懇切且言今日之事必也清心寡欲屏遠便佞用志專見理明則邪正分功業就七月遷中書舍人尋以職兼江淮東路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時上初即位慨然有雪讎恥之志方屬張忠獻公以閫外事顧在廷無可使佐之者以公忠義奮發沉靜有謀故有是命公與張公協謀效力大飭邊備十一月召給札條時弊公陳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秩之數蠲無名之賦其杜邪枉之說曰比來左右近習名聞於外士夫以身附炎將帥以賂易官隆興改元都督府建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公初謀大衆北征公以爲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動從之會虜盛兵聚糧邊邑諸將謂秋高必來不若先之張公以爲然乃表出師是時六月師興出虜不意幕府次盱眙大將李顯忠邵宏淵連下虹靈壁二縣禽其大將大周仁蕭琦縛至麾下將乘勝長驅公曰盛暑興師深

入敵國皆兵家所忌宜亟還張公亟檄顯忠班師而顯忠等已進破宿州虜亦大發河南之兵以來顯忠身鏖戰賊下自朝及昃殺傷過當虜氣稍衰中興以來王師之捷鮮有此者會夜闇不相知而驚虜潰而北我師潰而南而流言以爲我師大失利虜且乘勝而至主和議者又侈其說以搖衆公從張公駐兵不動潰兵聞之稍稍來歸計其實所亡失財數千人張公檄公亟入奏公見上具道其事且曰勝負兵家之常願勿以小衂沮大計上曰朕任魏公不降張公抗章待罪公亦請從坐上不得已詔皆貶秩二等湯思退復相公以常論思退請罷不許諫官尹穡陰附思退議罷張公都督復以宣撫使治揚州公上疏曰今使浚去都督甚重之權居揚州必死之地凡所奏請臺諫沮之如此則人情解體浚方爲賊餌之不暇且浚近畫兩淮備禦之計惟保險清野可挫賊鋒陛下既許之矣今議者之言乃如此雖浚盡室以往有死無避然後負天下重望一有蹉跌人情震駭臣恐江上之事將有不可測者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救之乃不復爲宗社計願詔中外相與協濟使浚得以畢力自効上感悟即召張公復開督府卒右相之沮不數月竟爲思退穡等所擠遂出視師遂不復返而公亦累章請罷明年五月乃除寶文閣待制知泉州公固請祠除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宮及思退貶死上乃思公言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拜疏請起公上勞之再三公引歐陽修司馬光之言極論朋黨之弊以爲紹聖崇觀以來此說肆行貫基靖康之亂近歲宰相罷黜則其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鉤黨之漸非國家之福除吏部侍郎尋兼侍讀同修國史嘗言本朝之治惟仁宗爲最盛願陛下治心修身立政用人專以仁宗爲法此今日之要也大臣受任不專用事不久不能以一身當衆怨此今日之敝也人才國家之命脈氣節又人才之命脈祖宗盛時作成涵養名公巨人爭以氣節相高自蔡京秦檜用事摧喪略盡此今日之戒也於是上有意大用公矣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爲端禮所逐工部侍郎王弗陰附之公抗疏言本朝無以戚屬爲宰相者及進讀寶訓適及外戚事公又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由是深忌公公力求去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漳州改建康府公既去而端禮亦竟不相三年召爲吏部尚書時上猶未能屏鞠戲又將畋白石公上疏力諫至引漢威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入對上迎謂公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矣十二月詔館虜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首薦名士陳良翰林栗劉朔時龍大淵

曾覿以舊恩怙寵士夫頗出其門言者往往獲罪及公館客大淵爲介公見外不交一言大淵造門不答偶中書舍人洪邁來見語公曰人言某當除某官公曰何自得之邁以淵覿告公具以邁語質於上前曰臣不知平日除目兩人實與聞乎抑密伺聖意而竊弄國權也上曰朕何嘗謀及此輩即黜二人知樞密院事虞允文入謝德壽宮高宗語之曰卿與陳俊卿同在樞府俊卿極方正公以兩淮荊襄藩籬未固言於上曰備邊經久之計不過屯田積粟增陴濬隍訓卒練兵而已然今日任人太拘而邊郡尤病謂宜廣求人才勿問文武使陳所見與定規模悉如太祖皇帝所以遇李漢超馬仁瑀輩者分之以兵使自爲守饒之以財使自爲用虜使來庭公以故事押宴使者致私覿其牘不名公卻之使者乃書名虜移書邊吏求歸亡命上顧輔臣議所答公曰俘虜歸叛亡否此載書也鎮江軍帥戚方掊克軍士嗟怨言者及之公奏外議內臣中有主方者上曰朕亦聞之方罪固不可貸亦當併治譽阿者以警其餘即詔罷方而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其賄狀虜使來賀會慶節上壽適郊禮散齋不用樂公請令館者以禮諭之上親郊祀以震宰相葉顒魏杞策免公亦請罷越數日除參知政事言於上曰執政當爲陛下進賢退不肖使百官各任其職至

於細務宜歸有司庶幾中書之務稍清而臣等得以悉力於其急務從臣狠克家莫濟求外補公言二人皆賢其去可惜蓋有惎間者於是劾洪遵姦險說佞不宜在人主左右黜之七月宰相蔣芾以憂去公獨當國兼知樞密院事請中出恩澤者許得執之上曰卿能爾朕何憂每勸上親忠直納諫詳抑僥倖肅紀綱講軍政實民力用人隨才無求其備異時將帥不見執政莫別能否公曰召三數人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識之首減闕監罷江西糴及廣西折配米鹽鬻諸道積遺以大萬萬計上於公言聽諫從於是政頗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念曾覿欲召之公曰自陛下出此二人中外詠歌聖德今復召願罷臣遂止殿帥王琪奉詔行視淮城還為和州教授劉甄夫上命召之公與同列請其所自上曰王琪稱其才公曰琪為將佐職也何與教官上曰可召問之公退責琪望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琪傳詔增城今既竣事公請於上上曰無之公曰矯制也退至殿廬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公亟奏曰詔還臣增城此大利害大紀綱大號令也而琪詐為之令甲曰詐為制者殺於是詔削琪秩罷之先是密命下諸軍朝廷多不與聞公與同列請自今百司受詔處事並聞朝廷而奏審焉至是復以為言從之遂收前命上諭執政曰禁中欲取一飲食亦奏審乎公

言祖宗成憲著在令甲且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每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也今命下復收中外惶惑且將併舊法而廢之矣意者非陛下意也將無小人因此陰以微言上激雷霆之怒乎翌日面奏上曰朕豈以小人之言疑卿等耶同知樞密院事劉珙進讀語切忤旨詔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公力爭之曰當與大藩上乃以珙帥江西乾道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公為相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尤抑奔競獎廉退或才可用而伐閥尚淺即密為於上退未嘗以語人有忠被召對除用而不知所自者如名儒朱熹公三薦之熹不知也每接朝士及牧守來自遠方者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見給舍必勉之曰朝廷政令公等意有未安勿憚舉職又以兩淮備禦未設民無固志請於揚和二州各先三萬人仍書民數率三男子者家一人為民兵要使大兵分屯要害以搤腹背民兵各守其城以相犄角時虞允文宣撫四川公薦其才堪宰相上即召允文為樞密使至是拜公左相允文右相乾道五年八月也允文建議遣使北虜以陵寢為請公面陳未可復手疏以為恐慕虛名而受實害事得小緩曾覿秩滿公預請以為浙東總管上曰覿意似不欲公曰屬者陛下去覿甚堅或謂覿必復來今果

然願捐私恩伸公議又詔進覿官公曰無名會遣使賀北虜正乃請以覿為介還以故事遷其官樞密承旨張說欲爲親戚求官憚公不敢言會公予告請於它相得之公卒不與吏部尚書汪應辰與李垕應制有旨召試權中書舍人林機言垕獨試非故事公奏元祐中謝悰亦獨試乃機與諫官施元之意沮應辰不為垕也公因極論其姦遂罷二人明年允文復申前議上以手札謀於公公上疏力爭之繼力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使辭行猶勸上以泛使未宜輕遣竟遣之不獲其要領云曾覿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躋保傅士大夫莫敢言者公至福州政寬而嚴於治盜明年定海水賊倪郎侯軼閩廣海道騷然公召統領官鄭慶授以方略慶頗逗留以風為解公植旗於庭視其所嚮慶懼晝夜窮追遂悉禽之上嘉其功特遷銀青光祿大夫閩鹽故事官自鬻之轉運判官陳峴議改為鈔公移書執政以為法行三十年州縣稍無橫歛百姓亦各安業此不為不利矣今欲改之不可竟改之已而不可行又明年力請投閑遂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歸里第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民習其政不勞而治會有詔盡發本道戈船及選卒公奏留其半州大旱且火且星隕且地震公悉以聞上賜薌帶藥物三年太上皇帝聖壽七十慶賜宇內

公以紹興從官特轉金紫光祿大夫四年累章告老上遲回累日乃除特進提舉洞霄宮五年五月起判隆興府改建康府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宮留守且詔入奏既至都人聚觀咨嗟喜公之將復用也見于垂拱殿上為改容加勞命坐賜茶宣問款至公因從容言曰擇將當由公選臣聞諸將多以賄得之軍政大壞矣上曰前日鄭鑑亦云鑑公婿故及之公曰鑑以小臣論事陛下和顏聽納中外仰服然諸將交結用不以材而以賄則下不服上曰然又曰陛下用人當辨邪正當由朝廷閒嘗觀王抃招權納賄薦進人才而皆以中出行之口語籍籍恩歸此輩怨歸陛下上曰小者或勉狥之大者此輩何敢預公曰此輩未必敢明薦也或伺知聖意而傳於外耳禁中一事外間必聞皆此曹也願嚴戒勑上遣中使賜金器犀帶茗香明日辭行因奏曰臣去國九年重入修門見都下數賤人安惟是士大夫風俗大變耳上曰何也公曰昔者士夫私趨覿抃者十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趨之者十七八不畏人知矣人才進退由於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抃不敢覬時有請朕多抑之繼今不復從矣公曰陛下之言雖如此其如外間讙傳某由某薦某出某門此曹聲生勢長臺諫侍從多出其門朝廷亦惟命是聽孰敢為陛下言者如將帥中貴又特甚者不惟士大

言之吏卒亦能言之獨陛下以爲無有耳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紀綱廢有司之法令敗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臣實痛之願陛下勿忘臣此四言者上曰卿到建康見兵將如此者以聞公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公之來所至相聚以百數焚香迎拜公爲政平易寬簡悉罷無名之賦府有軍屯異時多爲民害公爲出令犯者以軍法論諸軍肅然行宮營繕官者主之留守侍之如部使者時節按行殿中則宦者置酒西廡坐而留守爲客甚或邀飲其家公悉罷之建康距淮南一水間每邊頭利害知無不言北境有盜百餘焚掠淮陰公請嚴禁吾民越疆盜馬者增瀕淮縣兵之成者不受自此來歸者先是上念諸軍有孥衆而廩不贍者出緡錢畀三總領司各十萬件市易歲取子錢之五以優給焉有司旁緣盡籠商賈之利陰奪關市之征公請罷之而歲損楮券三十萬於一司給孥衆者半犒大饗者半時上前下文書于外多不用符璽謂之白劄子率用督御持送而廷勞同王人至是樞密承旨王抃遣所親以白劄子來吏白近比公不奉詔因上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所同也間有軍國幾事或禁中細札亦必用璽書行之此所以示信而防偽也今乃直以白劄諭指揄度事宜於數百里外異時緩急或鈇鉞所出或師旅有興或

邊防是經繫乎國家大利害者能保其無偽乎上手札愧謝公辱上章復告老答詔不允除公少保益封公固辭上手札慰諭再三乃受時江東旱甚上詔公預講荒政公請貸米斛三十萬錢二十萬分州縣振糴而又繼以撥常平之粟除田租之逋罷淮東之糴斛米商之征從之惟所貸穀米才得十七分之一云公設施有政米舟四集民無流徙八年正月復告老累詔不允而公請益堅二月除醴泉觀使進封申國公九年正月公年七十元日即謝醴泉之廩復申前請凡五表上又手答却其章是歲親郊召公侍祠公固辭又三表及手疏告老上不得已詔以少傅致其仕進封福國公有司以法當給全俸公按富文忠公故事獨受少傅之祿餘悉上還十一年十月七日上以公生朝遣使賜手詔金器樂香十二年又詔公侍祠圜丘且來歲增上太上尊號且慶壽陪班上諭宰臣曰陳丞相久不相見宜趣其來復手札書其末曰付陳少傅而不名公竟固辭慶典告成冊拜少師進封魏國公及屬疾且革夜半手書一紙示諸子勿祈恩澤勿請浮屠勿立碑請謚遺表惟以用忠良復竟上爲請詰朝璧穎定氣安卧而薨得年七十有四公忠孝天至尤好禮終日無惰容雖疾見子孫必衣冠遇人無少長以一誠貫之言終身可復平居言若不出諸口而在朝廷言

正色辨邪正虎權要無所顧避然心平氣和無近名意凡國事顧大體務持重在中書尤愛名器抑僥倖故小人多不樂上屢稱其忠誠爲賢相云公性寬洪無私喜怒泛然若無所親疎而好賢之心實篤雅善故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敷文閣學士李公燾嘗曰吾侍罪宰相無過舉者二公之力治郡尚風教民有骨肉訟者譬以義理爭者感泣自奉甚約食日一肉而一衣或二十年祿賜多以分人撫愛宗族恩意甚備內外總功必素服終喪在官不受饋問建康諸郡使者及諸大將故事有月餉公不欲異衆別儲之以周士之貧者將去尚餘萬緡悉歸之官公於外物澹然獨喜觀書病猶不釋其學一以聖賢爲法於釋老未嘗問嘗有詩曰吾方蹈孔孟未暇師聚可有文集二十卷奏議二十卷曾祖諱仁祖諱貴父諱詵皆以公貴贈太師沂昌冀三國公曾祖妣黃氏祖妣李氏妣黃氏卓氏贈徐昌越冀四國夫人配聶氏封唐國夫人今子男五人定朝奉郎通判泉州守承議郎權發遣漳州事寔承奉郎早卒宓宿皆承事郎女四人長適進士黃洧次適故著作佐郎鄭鑑再適太常少卿羅點次適奉議郎通判漳州梁憶餘幼孫男四人序承務郎址垕承奉郎整未官女六人銘曰宋十一葉有赫有業振天之綱乾道惟象惟皇惟肖肖我高廟肖我祖宗追而與

同慶曆元祐紹興乾道宋之聖時郅隆四之憶國宿憒信威翔統六月之師周宣之奇大醜仁琦康之以歸自此疋馬警不南下謨明何今猗張與陳揆者仰目曰大小部督大勳駿駿卒壤于成張公既喪久艱厥相皇相陳公奮熙載庸正臣表治萬物吐氣勸皇德心燭理自明皇德一正萬國以定之時群材雖爲公來若鳳斯翔萬羽斯會色夷氣温皇知愛君君有難啓事有難止不貴頻繁如石投水乾道之隆萬祀攸崇走職太史作誦萬祀

胡銓澹庵集回陳亞魁（俊卿除戊午）貢從北苑本期瑞草之異賦就含元誰意靈光之下愧非高識嘗預傍觀伏惟新恩秘監學植英榮辭源注射擬顧熙頂雖弗獲於初心志日中眉何傷於妙手方求覩面忽拜飛牋深有感於勞謙顧益修於遠業高第爲將相之選是何足言中興賴賢哲之謀兹爲有望

又回陳應求丞相（淳熙元年）某伏以深秋天氣浸清共惟宮使大觀文相公民望所依家歸有日神天顧相鈞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向辱鈞翰寵答之後懼瀆嚴重不敢時布尺牘惟是尊仰道德感激知遇一寢食間豈嘗拜忘竊聞新府落成未獲爲燕賀之客此心益以馳鶩仰乞上持聖眷加護相茵還秉國成永隆邦治某下情不勝懇懇某罪垢孤蹤得奉祠田野閒匹爲厚幸忽蒙上恩寄名館殿大懼無以稱塞

自非相公昔者甄陶於當軸之日今茲薦進於均逸之時則如亮翁寧望甄叙將載鴻祉筆舌有不能盡者矣閑居難辨廢落輒以片書少叙寸心伏乞鈞炤

又某竊以凝寒在序共惟致政少傅大觀文相公功成名遂德業久孚神人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猥心爲智日廣厌及伏覩相公榮錫安車揮金故里緩未能恥躬不逮勤懃高躅猶當揣分量才力求閑散少曠既往尸素之咎不悲聞伯夷之風而弗思廉頑立懦其何以爲士大夫之列乎慕仰至深不貲切悒餘乞珍調護味永延眉壽公師之拜可則致也

又某自聆告廷得謝雖嘗一再馳辭以慶而緘落未修非敢逆也誠恐謙德素隆必將視儀寵報故寧自蹔簡忽之域而不欲仰勞鈞重今紫寵賜公禮貴出倒置慚汗跼蹐殊不自安尚望原其初心特與寬貫某下情無任懇禱之至

周益公大全集祭陳應求丞相文維淳熙十四年十二月戊辰朔某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保大觀文魏國正獻陳公之靈惟公德業純備哀榮終始舉滿四海行書太史猶余易名晴敢溢美封公好謙遺戒毋誄上實命之厥有深旨於皇本朝賢輔接趾爲正若獻三人而已住在慶曆祁公宅揆忠清諒直廉頑鄰用雖日淺名則千祀元祐之初政歸呂氏挈國紀綱叅士廉恥公卿景從夾夏厘靡後塵清源羽翼端郎遠其入相有塞無毀生全寵光波厚恩紀自時厥後解矣斯比堂堂魏公聲望崛起如杜如呂佐我天子甘盤舊學視何有燁知臣者君人以倫擬借曰形容辭之贊矣言念晚生叨附雋執大明初升詞掖之使嘗代匠斲汗顏血指二十六年言猶在耳期公壽考與宋無止執云微疾遂隔生死殄瘁之悲豈爲知己情馳一觴目斷千里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陳耆卿篔窗集祭陳俊卿運判文昔在高廟朝多史魚時惟獻肅氣拉萬夫我學有祠所以尚德過者見之凛袁憲言言遠直篤生我公重厚端莊吐霓睨虹娟娟童年有赫戴黌脫略綺紈頫頫章布迨其筮仕守正不回得失榮辱付之淳埃三入棘廷兩登蘭省出使于西續用又炳旋升樞屬其勞孔多充裨借箸以定止方帝曰嘉哉可煩可劇其措神皐以究汝力長安日近使者畀高紫荷白筆平步跬通豈理無常豈歎有竟無旬之間不起于痾惟昔之學贈公主張一日斧斤百年棟梁惟今之學歸公提攜官僕教條上賢檢押雖謂愉悅轉以悲傷枌榆夫色芹藻無光公已翩然排風馭氣其如吾徒思之不置泣引州旅奔負素帷公其有知尚聽此辭

陳中孚 崖州郡志陳中孚字子正爲萬寧令茶賊犯城居守有勞承事郎知昌化軍長子名適以獲逆賊授正額攝官爲臨高尉儋耳民王高叛圍閑州城瓊筦以諸司之命委適討之經由海道直造賊壘諭以禍福投戈列拜訖遂去見任守以適攝郡事諸司從之時樞密折彥質謫居于郡一見得貴至宋紹興十八年諸司辟知昌化軍到官修闢郡廨扁曰繼美謂能繼父之美也胡公澹庵爲作記叅政李公先自瓊移儋與陳尤善休沐嘗杖屨往來桃濟除容守而卒

陳烈 宋朱子語續錄高宗在南京時有宗室十五大尉者名叔尚起兵於汝州有數萬人其謀主曰陳烈叔尚自稱大王已而下詔召之令以兵屬宗澤陳烈曰朝廷不令屬宗澤而自欲屬之不可叔尚曰然則何以爲某烈曰某有一策提兵過河北乃蕭王之舉是時詔下補烈通直郎叔尚既就召烈不受官而去終身不知所之子蒙云向見叔尚時有一人常著道服隨之疑即是陳烈

陳豐 泉州清源志陳豐字元齡曾大父補父騑俱第進士豐雖延賞入仕少有場屋聲銓闈廣漕俱魁選兩試詞科時輩稱之提轄文思院會言者計貲輙造物議偽告日滋豐白起部謂所較者小所轄者大因請復獲弟登于郵亦第進士登字元龍有文名學書方精與王十朋相友善云

陳扃 建安志陳扃字純中甌寧人其父肆業上庠公年幼母夫人自教之年十八歲縣鄉衆貢辟雍遂從父學後升內舍父卒南歸紹興八年登進士第初授嚴州建德簿再調饒州德興丞改宣教郎知興化軍仙遊及福州閩縣通判信州虜騎南侵詔發諸郡兵戍江淮信州兵素驕欲因作變公攝郡事先取其首謀者寘之迺加撫諭衆兵攝伏丞相朱公倬薦其材被召丞相陳公康伯上饒人也以公有治狀語同列令且留治所暨入見上曰有大臣薦本留鄉以信兵叛悍煩鄉就往臨之遂知信州明年冬除直秘閣再任覽書褒異除提舉淮東鹽事隆興初詔侍從臺諫論次諸郡治行公預其列爲罷正者諜褒以章龍乾道間坑冶闕官樞密劉公珙薦對上曰聞卿練習吏事欲以坑冶煩卿遂除江淮等路鑄錢丐祠甚力未幾卒年七十三官至朝請大夫

陳廷俊 宋陳亮龍川集陳府君墓誌永康之陳大抵派自吳興蓋其所從來遠矣其居邑之南四十五里曰前黃者遠事令

皆不論論其耳目之所及者邇亮而數之凡八世而亮年適四十矣二十年得一世其間又有過一十而得子者陳氏於今往往近二百年雖不能馳騁取功名富貴以自見於斯世而衣食豐足推其餘以及鄉里使一鄉無憾於陳氏蓋自六世祖諱伯援而邑人使有稱焉吏三世而守其家法終始不墜惟最長一支為然百四五十年之間衣被闔家之飽煖大家世族或已淪替而無餘而一鄉之望凝然如一日此豈無所繇致哉亮之曾祖幼長其父而高祖母以盛年守志於是六世祖老矣家事悉以委之長子諱文仕實能撫孤存寡不以一毫自私使高祖母兒女之累釋然終老而不悔者恃其夫之有兄也又曾祖死於王事而先祖兄弟以稚衰之餘暴當門戶凜然懼不自保而曾伯祖諱良佐實存撫之所以終其父之志也其後先祖病廢先人常有不勝家事之憂曾伯祖之子廷俊與其繼室葉氏實左右有家人事固多故而吾家三世被其三世之德其大者可念而不可忘也公諱廷俊字時夸嘗以納粟辟尉靖之永平然非其好也先娶同邑呂氏蓋甚宜其家而不幸蚤世子男三人克恭克勤克誠女三人適汪浹胡炳徐良史孫男九人恂元彝愷光恪凡允憧女三人長適徐上龍次盧庠次幼曾孫女二人公生於大觀戊子三月十有八日歿於乾

道戊子五月二十六日而長女之長首與公相繼而卒又十有五年冬十月十有二日己酉始克塟公於距家五里鷄鳴山先塋之旁論次本末以納諸幽諸孫以為責當在亮謹再拜而銘之銘曰生而敦厖以壯門戶長則克家以光厥祖世有隱德細猶未數天道昭然歸安此吉

陳鼎

宋林光朝艾軒集陳鼎建州松溪縣人父戩建炎春嘗任給事中鼎以父蔭為右承務郎戩與秦檜有世契鼎任臨安府排岸秩滿差攝進奏院紹興十年金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是年六月鼎上萬言書言虜人於今日敗盟乃朝廷福使虜盟未敗即他日之禍有不可支吾者願乘此機蚤為自治之策檜怒言者因論鼎轄中丞廖剛為地求易差遣得旨降一官放罷日下出國門俄又送吏部以鼎知饒州德興縣十六年五月德興士民傳取新宰詣闕已留鼎再任至是檜進呈上曰果有德政及民則固可留然其間不能無使之留者須加核實中丞何若聞之即奏鼎朋附廖剛其在德興不遵法令用刑慘酷鼎坐免歸鼎為邑有惠政至今人思之淳熙五年蜀人李舜臣嘗宰德興是人為詩以美之其章首云銀峯縣政百餘年東鄭才猷舊所傳蓋指鼎也

陳順

（元一統志宋建炎三年金人退兵高郵初復時兵與糧皆乏順以秉義郎主兵與忠翊郎韋定方各集義兵數百人自備衣糧器械朝廷聞之各轉官資以示勸賞）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五　九眞

陳

陳洙

建安志陳洙。字聖涯。甌寧人。嗜學。刻苦。博通群書。隆興初。試南宮。對春秋大義。復易二卦。論議精確。胡忠簡公銓奇其文。欲以姓多士。詆於異議不果。後孝宗命胡公俾訪詩人。因遂薦之。其詞曰。陳洙爲春秋學有師法。於書無所不觀。唯用以資爲詩。歷官知安豐縣。興崇學校。括廢田養士。芍陂久枯涸。失灌溉利。乃命修治。禱孫叔敖祠。新其宮。水果大溢。民至今賴之。性重義好施。家無贏餘。有以貧告貸者。罄庋不靳。官（終奉議郎。）

陳維

宋誠齋楊萬里集陳先生墓誌銘。先生諱維。字子綱。姓陳氏。鎭江金壇人也。曾考充。朝散郎致仕。贈朝奉大夫。祖考廱。登進士第。朝奉大夫。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考璣。登進士第。終文林郎知眞州楊子。先生早失所怙。母蔡夫人。殿中侍御史蹈女也。念陳氏孤未樹立。屬鄧

自若。拊育訓誨。以底有造。年十三。進鄉校。試藝輒最。譽聞藹然。諸先生愛之。曰。幸哉陳氏有子。紹興丁巳。方興計偕。就試禮部無遇。子從古幼而穎異。先生歎曰。吾有志無成。成吾志者不在吾子耶。家本窮空。至爲從古求師。則嘗別業以行束脩。人皆難之。從古既策上第。先生喜曰。吾祖孫射科三葉矣。何必我躬。晩乃以恩得官。主信州弋陽簿。竟不赴。隆興甲申。從古通籍朝列。先生於令甲當行封。曰。吾老得一官。未能及親。今先自及。安乎。奏上輒止。先生讀書不類決科。抉斲根株。深索源泉。尤邃於詩。抵潛古雅。遒追陶柳。一時名士如蘇養直。呂居仁。韓子蒼。張處文。皆忘年友。故養直嘗稱曰。子綱好古博雅。結交皆天下知名士云。先生急義趨物。頻死不疚。不促然諾。聞人一善。雖知以喜。然資素剛。是是非非。有昭無聲。理所偭者。鼎貴必爭。毀邑正辭。所忌其人。鄰曲有競。必就而正。決以片言。靡不悦服。蓋其素優。服仁食義。身中儆墨。言中繩矩。人皆謹之。非一日也。金壇之征藝薮有帀。昨不病輸而病不均。先生曰。我乃無因言之無媒。偶邑之人。白之有司。復除十年。大守寶文閣學士劉公子羽。以書謝先生曰。見仁人之用心。從古始尉富陽。迎先生就養。邑有黠胥受賕。擬其辭。銜所憎。欲使死之。先生諭從古。使力爭。胥竟見。有中人倚勢漁牟。學因從古欲直之。賀諸先生。先生曰。當官而行。何畏焉。從古以獲海盜當改秩。先生戒之曰。以盜得官。前輩不忍。汝其力辭。先生雖布衣。喜論天下事。每談客商榷今古成敗利害。如卜筮蓍。如東堆大。位不才佇士者喟之。先生恥言利。家徒四壁。併食易衣。妻子愠見。先生泊如也。家無長物。獨藏書數百卷。先生嘗自贊曰。貌乎槁癯。形乎侏儒。外禍忤物。中空洞而無隅。至於爲人之所不爲。而不爲人之所爲。庶幾古之愚者歟。暮年深諳理學。得長死生。如覺言夢寤然。不能入其中。既疾。子孫在旁。則告以吾必不起。吾所藏書。勿遂於儲。勿壇於鋤。以淑而輕。言畢。坐而逝。云享年若干。先生娶諸氏。大理少卿知柔女也。生三男。從古。承議郎。前監行在左藏東庫。學古。稽古。俱舉進士。二女歸中書舍人張忘之子與宗。孫男六人。伯虎。仲異。叔豫。伯泰。季咸。季益。孫女四人。先生之殁。以隆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葬以乾道元年九月十四日。其兆在縣之唐安鄉茂城村。揚子府君之墓側。後十五年。從古書先生遺事。泣以告其友。屬以銘詩。銘曰。之德之學。古彥所作。播播其詞。颯颯其詩。麟臥弗馳。十駕先之。彼羣其飛。覆此之喙。弗悲弗咨。與古而嬉。不沽乃玉。亦不毀于櫝。卒完其璞。以對于先覺。耀我於庭。乎而其蘭。其芝。其茁離離。伯也最怒。是若其父。方無矢而書。式與其宜

陳宇

蘇州府志陳宇。字伯安。吾靈先生諸孫。自宜興徙常熟。以父臺簿遺澤。任爲興化軍莆田尉。得劇賊格當賞。宇慨然曰。吾其可藉人命爲自進之階。卒辭之。調紹興府司法。隆興中。改秩知臨安富陽縣。分差鎭江府糧料院。知潮州。提轄行在榷貨務。知房州。歸。卒年六十一。宇孝友。天性廉潔無玷。居母喪。鬢髮盡白。撫愛諸弟。每食必同席。俸祿不入私室。家無金銀之器。他可知矣。常自謂先世以清白遺子孫。豈惟當不可求。亦所不願也。陳峴誌其墓。謂內行外治。純篤始終。允謂成德。非陳言云

陳琦

臨江府志陳琦。字擇之。清江人。登乾道二年進士第。從南軒張公受學。主衡陽簿。攝令。以平反死囚而得其實。殺人者見知於鄭提刑丙。又有設隸農以所冢其情者。爲正其罪。滁荒郴桂。使猺者爲倡循此以雜治。聲出湘中。爲贛縣丞。留丞相正自文昌守贛。尤器之。知興國縣。未赴。留公自洪鎭蜀。辟主管機宜文字。在蜀二年。事無鉅細。多質之。有克齋集　宋誠齋楊萬里集陳擇之墓誌銘。君諱琦。字擇之。陳氏清江令祖宗禮。以高年賜爵迪功郎。父善明經。尤邃於易。君幼刻苦自奮。必欲續閒。既遂以易學再貢。擢乾道丙戌第。主衡州衡陽簿。未至。張公孝祥帥潭

受其材招與之俱因從南軒先生張公栻受學焉及官衡陽有殺人于野而主名不立提點刑獄鄭公丙責治微甚急吏逮一驛卒其擒有血掠訊誣服具獄之鄭鄭下之州詰之皆不見州下之邑君備邑疑之初診屍得死者祠著曰羅仲美君即捕諸衢有見而哭者曰吾子也蓋仲美與其族狎餘皆商而仲美質信餘殺而取之君逮餘辯服白之鄭釋驛卒由是名聞一路郴鐵官難無紀人相蹂死部使者命君往賑之君當難者伍之而畀以一券日許一人持券進以雜簡而周整而無譁諸郡法其用為常循從事郎調贛州贛縣丞南軒先生帥桂檄君備幕府廣西諸郡計仰漕司鹽子錢漕檄帥以聞請益下漕漕檄格會漕綱帥檄漕君贊帥成增諸郡子錢十二邑歲市大理馬馬來已二千里自邕達諸軍又倍故多道斃桂舊有圉君請煖而飼之瘠者止良者行役者至老者發馬用不耗帥辟秦為真不報既至贛民守尚書留公正待以客縣賦不給每訟不直者令入金錢君首除之官錢曰經總制者隸提點刑獄司有使者祈秋毫計一路通錢大萬君亟言曰此錢舊制所無借未能除不失凡最足矣今又益之可乎媿而止部使者列其治于朝詔中書書其姓名用薦舉轉宣教郎知贛州興國縣未上會留公制置四川辟掌機宜文字西南夷舊為對患近時復創馬市歲不能徹民議者欲用利路義士法什伍黎雅之民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代吏奏朝廷下其議制置司檄君經紀之君言其不可兩州之士無慮六千盍析為二擇壯者二千以備邊餘以居業則民可用民可徵蜀法榷酒錢曰折估者病民上欲損其下罰議制置檄君合昌定議君上書總領馮公憑詞甚懇惻乎減緡錢三十萬初蜀之民私以楮券爲貨謂之交子至天聖中官始權之再歲一易謂之交界其後有司並緣巧取凡券之微壞者皆没入之不賂不易蜀之兵為屯十有八所隸之將三士之廩給當折物為錢者必視其所屯之地稱其土物之直以直之低昂爲錢之多寡故米之估則龍州仟仙人關之半綃之估則興元倍西和州三之一銀之估則太安倍龍州之半而過之乃有軍在某州之地反用它州之估者故軍多怨讟留公憂之乃與君謀杜交界之姦以信楮券平廩給之估以慰士心君雖在遠而賢稱日至于朝近臣有欲薦君爲郡而君死矣人皆惜其用之不盡也君天資敏而靜密而寬遇事迎刃而解亦不自功事至不拒事已不有聽訟從明決訟從恕與人言若無所拂而實有所規事上官細黏介通不同不為逢迎每言輙聽與同寮處如家人不見崖異亦不詭從君自受學於南軒進進日新嘗扃其齋曰尊南軒銘焉

其屬意於君蓋甚遠云爲文章思深湛詞乃奔逸尤工於詩得江西体年四十有九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卒于官明年二月其孤返柩自蜀九月丁酉葬于建安鄉古堂之原娶曾氏子三人男復之演之女適鄉璟皆舉進士孫三人二男一女復之不遠二千里走行在所以大學博士彭龜年所狀君之行謁銘於某某與君雅故敢銘之曰　猗嗟擇之其扶不啻其趨不早南軒是師趾其堂基衆其璧圭一夫而歸將返其策而奮其披侯豐其資侯畜其施云誰之司

陳嘉善

（咸淳溧水志乾道四年到任臨政明敏庭無留訟監司列薦召知江陰軍）

陳敦化

（宋薛季宣常州浪語集陳益之父行狀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籍甚某主敦宗南院道蕭山過故人著作）劉公夙聞後生之賢其以陳對劉言謙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溫州時課以諸生講肄州學夙善其質明銳為痛裁抑以成其材退常慊然於中不使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為有意琢磨其子夙心知其賢於人顧未嘗識其面某曰君得之矣君所知於陳公者教子一事公之鄉行有足賢者某嘗聞其人矣然於鄉之老成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其容色溫然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懇意非常俗之士問之公也始知其為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君天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謙與兄某某弟某某其泉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叙次其大某辭不得謝為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徙橫陽又遷永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于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為不善者群不逞嘯屠之而其芘廬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家政井井有條理夫人一食不飴公輒憂之見顏面方疾湯藥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及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雖庇大單嫠三尺童子皆詞情溫厚有以慰懌其心家業百金益能增修先德之施伏臘之外率用振業族黨鄉閭之急難餘以脩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留者山歲人多閉糴常發私廩平價出之賑貸單貧孜孜不倦鄉閭信服其誼事訟多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散鬬狠為是益希少公雖蚤棄書學所為常與理達經界行縣選公平允鄉之穀秉令稱其均一全人通淮甸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繕甲兵然公格令不下曰此但擾耳鄉民賴以無事

而它部兵亦不成部伍家國有竹萬箇二古梅公常笑傲其間陶然自適萬事不以挂念客至無不傾倒皆歎其古君子也盡心教子追能有所成立暮年猶上名禮部人能公世殖善不顯天其或者遂將伐大其門而公不幸見之也以乾道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五鄉人於公之疾日奔雞豚祠神禱謝死之日皆嗟相顧有爲之流涕者嗚呼公何以得此耶公常自言不能利澤於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夫而澤遍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三月某日葬公于郡西參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陳謙

宋史列傳陳謙字益之溫州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授福州户曹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錄敕令所刪修官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傾出綱下遠甚宗何上饗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内禪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辰州峒僮叛直煥章閣除户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會黨論起坐斥後數年起為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韓侂冑謀復金人令獻馬者補官七州民相爭為盜謙移書侂冑曰今若倚群盜行剽掠之策豈特以敗士為戲乎既而屢論襄帥皇甫斌李奕罪且求罷上諭旨薛叔似偏和之遷司農少卿湖廣總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樊漢川漢陽空城走武昌衆懼謙以寶謨閣待制副宣撫即日置司北岸命土豪趙觀覆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退走未幾奪職罷俄復知江州侂冑死和議已成謙復罷奉祠卒年七十三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宗晚坐偽禁中廢首稱侂冑為我王士論繇是薄之（史論見張巖下）溫州府志陳謙字益之永嘉人登乾道第教授寧國府陳俊卿帥閩薦之除國子錄遷刪定官孝宗將內禪謙條六事以獻出通判江州徙知常州開五瀆均溉民田扶善抑惡據正而行州人至今以為神明除湖北提舉改提刑辰州僮獠辰沅岡邵四郡謙提軍擒其巢穴降八十餘峒徙成都路提刑遣李冰堰嘉州施橋皆施便巧堅實耐久褒禮耆彥蜀人愛慕擢湖廣總領進寶謨閣待制京西湖北宣撫副使坐事落職久之起知江州尋奉祠卒永嘉圖經自紹熙有永嘉譜舊志至嘉定中謙復輯永寧編十五卷詳悉識者取之宋葉適水心集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公墓誌銘公永嘉陳氏名謙字益之曾祖瑨稹歆碧谷歎化贈大中大夫幼專苦迅捷初得通監錄本生厭數晝夜讀數日略已盡又論著其要兼成駭異入太學時尚

顯秦檜故禁之氣卑弱公理勝而筆豪其體一變中乾道八年甲科授福州司户陳丞相俊卿推誠聽公輸苗許自槩量民以為公賜也教授寧國府未行史丞相浩薦主管刑工部架閣遷國子錄敕令所刪定官樞密院編修官為孝宗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范宗尹趙鼎置鎮撫上遽曰綱何足道公曰然陛下用大臣審出綱上綱何足道宜如聖諭今領出綱下遠甚宗何上饗然遂極論踰數刻因以公語詰責執政孝宗將内禪公即求外補與軍壘不就通判江州恭白氏之游自號後司馬留二年知常州地迫蘇潤望輕為守未嘗得舉職僅俗謂此監司出氣處也公以義勝姦扶善抑惡據正而行監司俛首遜公所爲州人至今言陳編修神明也不再見矣移提舉湖北辰州僮蒲闌口掠辰沅邵武岡以叛公偶攝憲事親行邊稍經畧之會除夔路運判而帥司荊鄂軍討捕久無功兩路惘恐安撫使王蔺奏留公就遷提刑率正兵丁兵三千直擣賊穴降誅八十餘峒凡七十五日僚人自是不復反進直煥章閣於是紹興五年也慶元二年以户部為湖廣總領總司先造會子償金賦減省百緡直五十令日短錢猾承莫能革更規以自利公集單子鋪日付錢爲千者五百使以七十兌爲順損無餽器用崇侈者還之金銀以市軍備分遣官屬士卒逃亡者核其隱占以正軍籍皆昔所未有純判不從遣客多獻望然責諭方大起毀斥不勝計而公亦隨去矣後四年知袁州高文虎程松持不可又四年黨論漸止提點成都路刑獄遣李冰石堰嘉州繩橋皆施便巧堅久耐實褒禮耆彥侍以師友翰墨許與流布岷峨間蜀人加敬愛移京西轉判復煥章閣開禧元年襄陽前帥李奕後帥皇甫斌承受韓侂冑意謀先事擾虜縱亡命劫界外試建令獻馬者補官得馬三千匹總豪皆破家充騎士浮客無所仰精又糴米隨郢州歲惡至倘未獲糴民食頓渴由是七州民無措弱相翦爲盜縱橫入虜地復歸自寇商販路絕沿漢近山之民皆盡而鄧城鎮也山莊府東門屢屢殺掠城翦晝擒侂冑不知其情將遣出師公謂侂冑復讎大義代國重事也豈儲實邊教而後戰古人成算既不講添大軍給綱馬射鐵簾蓋寨屋今日常丈又不用巧倚群盜剽奪行之豈侍以敗士為戲乎既屢論斌奕罪力陳四不宜動且求罷侂冑患之擢年不快二年薛侍郎叔似以往諭指協和帥漕留宣撫京湖公復以户部郎遷司農少卿總領湖廣遂去襄陽試師大出不用宣撫令初敗又池河再敗方城而郭倪至宿李爽至壽皆大潰金州泰世輔未及行而潰蓋聞積所謂用兵如此在襄陽也虜必至至則衆寡兵衛襄人波於漢冬涸衛

泥而飲。公陂北城爲地道溝江。貯之三百尺。芟剪囊擇皆備。網舟被繫千餘。盡釋之。既至郢。凡老悉遷赴襄。又曰安陸亦兵衝也。併發所部自夏迄秋。襄得斛百餘萬。安陸七十萬。又分光黃土兵劫用戍五關。募于安州三關。三關者魏將元英所攻。韋叡救之者也。及兩州被圍。卒賴三關兵救安陸。而五關不可攻。虜既解去。襄城米未食者十五萬。薪水不乏。竟完二城皆如公策。除宣撫司參謀。虜兵深入。陷應城。盜焚漢川漢陽空城。走武言虜已拆鳳棲寺。趙太尉宅爲栰渡江矣。武昌震懼。公方侍制置謀。副薛公宣撫。即日置司九崖。虜絕南河。亟命土豪趙觀擾之。中氣人馬溺死甚衆。餘兵皆反走。而李感屯兵亦夜斫賊軍營。勢欲振矣。會德安教授陳之綬。兄侂冑言州無復師儒。爲惻然可憐者。侂冑不恤其逃也。怒奏陽都統趙淳忌。宣撫司統制呂渭孫。誣其殺副統制魏友諒。輒殺之。薛公不敢劾。遂奪職俱罷。然虜卒不窺漢陽。收兵北遁。公力也。虜實困弊。然外示不和之形。侂冑懼。復以公知江州。備警益嚴。又以餘力完著倉。浚溝洫。中流晏然。侂冑死。嘉定元年五月。虜已決和。不樂者乘時毀公。復罷。自是不復用。八年。始提舉興國宮。九年八月朔。無疾卒。年七十三。十年正月丁酉。葬建牙鄉鵰飛里。令人胡氏先公十年卒。子曰臨。早夭。曰顏。宣教郎知益陽縣。女曰縝。嫁建康府戶部贍軍中庫薛師董。孫曰起宗。郛。杞。皆任兄弟之子。貴州錄參。順彭澤簿。巽新漢陽簿。履將仕郎。損。而女之嫁者六人矣。公軒邁朗豁。純識獨到。人情共畏。不知其難。荒蹊絕徑。匹馬先至。洪波駭浪。扁舟夜涉。惟意所向。若或助之。故動必有成。而人亦莫能測也。初。隆興乾道中。浙東儒學特盛。以名字憧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在易庵集文最勝。然公未嘗自異於輩流。輩流亦不知異公也。開禧之役。四十年大事也。公獨先見。李爽呈甫賊敗。證告於朝。及襄城安陸獲全。功又最著。然無分銖之賞。方以爲罪。公亦不自明也。夫挾三最世不異。復不賞。已置不論矣。至屬人之謗。公則有甚可哀者。公之使湖北也。岳復二州人愁曰。總所歲糴我米。不與我錢。我非官戶也。非士人也。非勇士也。三者幸而免。使我併受總取。我一縣又陪之。傳子至孫不能脫也。公移書總領張抑。再三。抑盛怒。不許。既而公爲抑代。遂奏罷之。抑懟恨。誣公所以去者用此。至今吳琚檢校公在時錢物。然反多抑七十餘萬。後人以抑防謗。因佐佑其說。此罷副宣撫。後令項安世校公後總時錢物。然一錢一粟不謬二籍。至今藏其家。嗚呼。世言讒人能以白爲黑。止於所讒而已。不讒者固素定也。人素定故也。免岳復永世之難。二州介祠至今不絕。人不素定乎。據安世不相謀也。檢校若合符。人不素定乎。今讒者往矣。不讒者可以定矣。古人謂弃與取之分。嗟夫。不定。則無分而弃焉取矣。銘曰。選懦遲魯儒之常態。質少文多。流俗所訕。天門開闔。孰如公質。千里獨行。振扶無前。參角鬬口。覆城若雷。開禧挑敵。最爲先見。筆粟萬倉。卒全兩邦。虜不至江。人公之庸。凡可陳力。會無易劇。零功碎績。所存歷歷。波映千尋。不盡其深。以淺疑我。讒夫之淫。武稜連岡。武泣長流。霞反雲朋。造物與游。建牙之鄉。鵰飛之里。公游遠矣。公譽方起。

又祭益之待制文。嗚呼。知復何言。吉人易明。世所謂善。孰非我朋。豈或舉之。而莫能勝。亦幸有一。神和語平。襟遇嘯歌。水送山迎。目斷荒陂。窮弓紅青。如鄭公業。頗以豪名。一飯不孤。四坐常盈。筆硯欲絕。恩綸永革。耆舊昔聞。次穎今評。攄吐宿慮。鑄虜晚生。役梢已瞑。百掬靡醒。慨此多友。聚爲時英。各秉志義。俱存法程。惟公恢特。文武倫經。國有大命。率先啓行。夜下巴峽。風回洞庭。雖勇高尚。由其血誠。天之牖民。心膂股肱。誰甘蓽屋。捨車而乘。銷沉至死。有困無亨。竭盡衷危。以哀冥冥。来厲湖先生。李壁集湛庵出示憲使陳益之近作。且蒙記憶。再次韻一首。適王叅今君國正。携酒相過。斷章併識之。有便仍以寄陳也。重將倦翼排天閑。流浪深慚佛眼看。名宿青燈仍燕坐。故人白雪自幽彈。西江一吸還居士。寒弟雙壺任懶殘。應笑區區話陳迹。秋風吹老碧蘆灘。

陳繹

宋陳傅良止齋集族叔祖元成墓誌銘。府君諱繹。字元成。溫瑞安人。以乾道七年六月癸丑卒。年六十有八。淳熙六年十有二月丙申。葬于所居里安仁山之東趾。傅良嘗聞之祖妣吳。舊廬蓋周顯德間所作云。族居二百年。或合而改業。府君遂得有其西偏。與先君共一簷。傅良幼也。孤。能讀書。夜達旦。府君故見愛。一日挈傅良手西所謂西廳者問焉。曰。而欲存此否乎。傅良不能仰視。但泣下。府君嘆曰。吾固期汝之有志也。當卒以歸我舊廬之全。府君賜也。府君行事類如此。終其身不詈。不朴。不訟。而家事治。死之日。哭之者皆盡哀。娶孫氏。生一子。諱孚中。字安國。再娶潘氏。生一子。諱知中。字敬之。一女適黃廷棣。孫夫人先三十年卒。不及見其家盛時。潘夫人善視二子。二子又善爲兄弟。安國以爲然。敬之曰。好。或敬之少不謂然。安國亦曰好也。府君舊屋纔三間。後二子合爲數十間。於其旁奉潘氏夫人居中。意象甚美。有姨之女及從姪之孫女貧。夫人長育至嫁。二子無復言。然安國雅好佛。持謹畏。非習吉一貴土不敢動。敬之灑落自適於觴詠。靜作惟所欲。其性殊不同。而能各護其偏。是尤美也。

夫人年七十有三。以淳熙十四年十月癸巳卒。安國年五十有五。以紹熙二年八月庚寅卒。歿之年四十有九。以慶元元年九月壬辰卒。哭三人者。如哭府君。安國娶王氏。生一子。宗瀚。三女適諸葛銑林昕張之英謝氏。生一子。宗沂一女許嫁林子卓。初府君葬孫夫人于茶尖之陽。府君卒。二子改卜安仁與茶尖對峙。爲六寵。他日將以姊于左右衆生。時夫人未合而安國卒。紹熙四年十有二月壬寅。從夫人祔。慶元二年十有二月壬申。而歿之祔。傳良欲銘府君。父以宦游。至是而後銘。歎并書之。銘曰。豈不以爲利。利至淺也。豈不以爲能。能至鮮也。我圖後人。種之遠也。蕪及草木。不可剪也。事文類聚陳繹未見傳。蓋常之韻語陽秋云。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王介甫贈之詩云。種竹嘗疑出冬笋。開池故合涌寒泉。

陳杲卿

元一統志陳杲卿字國材。傳學工詩文。嘗以古樂府見舍人張孝祥。擊節貴歎。又著扶國書五十篇。時忠獻公張浚。董師淮上。杲卿以其書獻焉。浚深知之。會浚罷。不果薦。乾道中參政龔茂良帥隆興。以其書聞諸朝。不報。今其詩文多有傳者

陳次雲

宋李石方舟先生集陳次雲墓誌銘。　次雲陳氏。生資中下邑。少爲學不若章句儒。獨好春秋。喜說王霸縱橫大

畧。家業雖於財。次雲因累世之貲。施與四方遊士。頗聚關中大俠名流。走時屬再入中原。張甚。次雲謂功名可致。日與其客雜論史漢形勢。復聞以春秋談。劇。素酒讙呼。顧一邑若不足容我。其英槩凛然。聲播國中。有聞士多遊其門。賢卿大夫過者。顧交。不得交者卑以爲恨。士之聚會。歲中數十百人。不惟食此。客之死。喪婚。奈學之未有成。與寬之不伸者。皆以望。次雲獨身任之。必滿其望。以成我之能事乃已。坐此貲益落。然猶假貸其族。以爲義不悔也。次雲博衣大袖過市。人無少長。拱立屏氣。以過其車。蓋尊敬之如此。其或少爭語。必取訂焉。有隱。惟恐次雲之知也。故所居人無越禮踰檢。一鄉率賴以多修護之士。次雲分以春秋薦上。凡三登名。輒外省報罷。以爲是不足溷我。歲戊寅。辦舟東去。且裒所有書。欲扣閽下。舟出夜與客飲。縱談萬里所欲爲者。霜月清冽。脫帽解衣。侍酒豪甚。不知寒氣之侵人深也。以是得疾。越七日死。適歲除矣。士友聞之失聲。其里中至罵瑞月廢相慶。次雲有祖母柳。年高。供養甚備。次雲死。柳鬱鬱不樂。俟太夫恩得封大孺人以慰其心。後亦卒。次雲父母未葬。欲營寬敞地以待。置宇家有念甚大。而不幸死矣。次雲名沚。年四十二。曾祖可之。祖翔。父奮。皆不仕。予仲郎。一女適李圖。次雲有弟濤。亦卒。兩房孤孀。以乾道辛卯十二月己酉葬三世五喪。葬于貴陽縣三江鎮丁山之源。次雲父與石游。石謂次雲氣宇不碌碌。真可託。而次雲亦謂石可爲好者。故以吾子囑。如次雲之女。石老矣。屏居田園。思得與次雲把酒論文。追道少年遠氣以爲樂。而不可得矣。其而志銘。銘曰　以氣養學。擴之浩然。豪邁不羈。其才可質。屈折下士。其性則天。與之以彼。靳之以年。天地之大。而人有憾也。亦不容言矣。

陳雲

宋胡銓澹菴集陳君世望墓誌銘。　府君諱雲。字世望。姓陳氏。世爲吉之吉水人。曾大父守忠。大父玠。父安民。皆鏟彩丘樊。所居鄉名折桂。凡數十百家。溪山清曠可樂。自國初以來。未有登名于天府者。府君嘗曰。吾縱不能如歐陽生化閭俗。獨不能化一鄉乎。即取毛鄭詩日夜業業。遂傳涉群書。且謂兒輩。古之學者。不但章句而已。行必顧言。乃可。故尤切切於管遷稚渠之義。宗族或單寠不能婚嫁者。於我乎給。有喪不能舉者。賻其澼。邑蝟虜。至康循齋捲骳如蜡人。所六者當歲謹儲蓄。歉則貸。豐則收。人樂庚。如古牛車之約。或久負則折券。無遠邇。咸稱長者。有子曰夢材。曰伏裔。天姿貌爽。始就傅。已能肄宵雅之三。府君喜謂造物不辜吾志。乃不復踏場屋。館宿儒以爲子師。問遺游宦四方。計一歲經費之

仂悉資暇修。至典衣市書以遺之。其子得一意進摩。夢材三興計偕。書推詞賦第一。中乾道丙戌進士第。伏裔亦兩試奉常。長於經賦。家占一門三秀之二士。臨其榮。慕而鼓者。絃歌翁如也。其鄉今文物彬彬然。府君晚歲築亭疏沼。環蒔卉木。日觴客。窮物外勝。夢材尉湘潭也。奉親以行。數月府君懷舊隱。亟還。夢材儀亦解組歸養。父之謂夢材。若等抜而仕。吾欲隱趣非背馳。各行其志。夢材不得已。復趁選。伏裔亦赴禮闈。方覬及親之慶。而府君淪矣。善類咸以府君積厚報嗇爲惜。享年六十有八。其終實八年六月十有一日也。娶同里曾氏。有淑德。子男二人。夢材伏裔也。夢材左迪功郎。新贛州寧都縣主簿。女五人。長適進士謝文振。前卒。餘在室。孫男五人。渊濤。濬。濆。洵。皆嚮學。是年十有二月丙午。葬于鄉之東林院東偏高峯之下。以同年生秘書省著作佐郎蕭伏國狀來請銘。某嘗爲起部。時夢材適在部與之接。察其所安。欲舉以應薦士詔。而夢材不屑也。以是知府君有子可銘也。矧著作猜之力未遂。叙而銘之。曰　英值奕兮弗顯。尚其復之託。搏騏騄兮不騰。庶其昆之食。代石號辭。以敎來哲。

陳樸

清源志陳樸字端行。休齋猶子也。乾道戊子進士。爲江西運司主管文字。以薦入提轄左藏大理寺正。知漳州。搏浮費五萬爲

民代輸身丁。提舉湖北常平。召除倉部郎。以左司接伴金虜泛使。舟行大江。中流風暴作。使駭汗。模笑傲自若。曰。此天所以限南北者。守疆息民。慎天則天福之。江有神。不可欺也。使竦然。擢太常卿。帥廣東。革弊例。節浮濫受代。儲錢數十萬上于朝。子亞卿。終知康州。直卿。今知英德府。弟模。模舊名極。字中行。竹坡黃公為易今名。材氣高邁。貫穿經史。閑門受徒。戶屨常滿。登慶元丙辰第。中教官。寧執以德行學業薦。除國子正。開禧初召試館職。時開邊。模對策。謂王族首謀之戮。不足以贖億尸百萬之冤。參政李壁讀之。嘆曰。真館職也。除祕書省正字校書郎。通判鎮江府。塩鈔新易。官定用三七分。新舊舊鈔價削。訟者盈庭。模兩平之。令貿一千者。今價為券七百。則各損券百五十兩。遠處悅而去。知梅州。民為立祠。改汀州。民以絲幟迎夾界上。有曰。忻迎鄭水新賢守。知是梅陽舊史君。居五月卒。模號可軒。門人皆名士。多達官者。有經史管窺行于世。子晉接。紹定壬辰進士第二人。今為國子司業

陳庠

晉康志陳庠。字伯倫。家世業儒。祖致堯。以特科任廣州左理。父球。亦以特科任程鄉簿。伯倫少以文稱。乾道中進士乙科。時方豹遲。仕邕教。

陳宏規

清漳志陳宏規。字猷可。龍溪人。登乾道丙戌第。以軍器監丞出知潮州。就除廣東倉。召為吏部郎。歷官至朝請大夫。奏補子及孫。皆以尉終。父雖鄉人。稱為長者。有全綱性理說。圓覺經說行於世。贈朝議大夫。

陳衡

清漳志陳衡。字季平。龍溪人。與寓公蕭大中韓高鄭大中李章狀元。衡造其門以告公之父朝議。翌日公生。朝議以章之名名之。登乾道第。調高要尉。以擒海寇賞。改承務郎。知雩都縣。時留魏公方知郡。露章薦之。秩滿。除福建帥幹。公微至汀。申罷鹽綱。通判潮州。堂除康州。陸辭入奏。首言差役之弊。及至郡。再生章丐祠。丞相京公鏜知公勵力求衰。嘆曰。此恬退之士也。秩滿。除宜州。公力申前請。乃得祠。未幾除知興化軍。公著十論。以裨廟議。因復論二廣軍政丁鹽之弊。得旨付都堂詳議奏聞。公至莆。士有勢權貴書求館客者。公不可。曰。寧以身當謗。不以官物狥人情。撙節用度。增糴本。以備凶荒。立常平抵當庫。以利民交易。郡人立祠鐫碑。無何以煩言歸。轉朝議大夫。官二子。一孫。少清。少時。皆以尉終。孫懋今監淮西總司北庫。

陳安民

沅州志陳安民。宋乾道間登第。官至通判

陳持

宋呂祖謙文永康陳君廸功墓誌銘　陳在婺為右族。名數布於七縣。其譜或通。或絕。有占籍永康之前黃者。不知於婺何別也。蓋傳百有餘年。傳高安府君。而前黃之陳。始為儒家。邑人紀焉。公諱持。字守之。質厚而愨。蚤以事母聞。隆於兄弟。白首無違言。適之里閭。遠之郡國。所交耋稚。良楛不同。一接以忠意。年十三入郡庠。下筆亹亹。諸生皆畏避之。意氣甚盛。已而靖康之難。其父赴京師捍禦。沒不反。家事益落。遂連蹇不偶。紹興開太學。故時儕輩強之行。公勉為出。即綴弟子員。往來二十年。竟無所遇。晚以累舉。恩授迪功郎。筠州高安縣主簿。或謂鈞校米鹽。殆非老人所宜。而公省事簡職。蚤夜不怠。若欲少自見者。諸公稍稍知之。代還未及調官。以淳熙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家。嗚呼。士方少時。心壯力強。謂天下事直差易耳。年運而往。更涉險艱。僅得一官。欣然俯首就之。始以少償其鉛槧之勞。曾不得須臾以死。盛衰之變。可勝道哉。公雅能自寬。晏安嬉遊。無憔悴留落態。暇則為詩文自娛。至老不輟。有左氏國類二十卷。逐忘齋錄十卷。筠陽雜著二卷。以其年九月二十四日。葬於朱旺。距所居五里。曾祖諱援。祖諱賀。考諱知元。承節郎。公享年七十有二。娶蔡氏。敦武郎秉圭之女。前公十五年卒。今祔公葬。子男一人。次皐。女一人。適進士曹源。孫男五人。長曰克餘。尚幼。予雖未及識公。而公之從孫亮相與友。實來速銘。銘曰　髮如髻如。孫應之祝。閱五星終。甫從走趨。不酢其勤。所赳于于命也。奈何。保於其墟。

陳性之

宋陳亮龍川集陳性之墓誌　住寄倫鄉之富人。以陳性之為第一。吾友徐元德居厚。亦知此翁可人意。而樂妻其少女焉。居厚以對策切直。得從事浙東觀察府。竟以不能屈折上官。罷去。獨敬憚性之。蓋相覆數年如一日。余嘗款性之之門。闃然如無人聲。頃之一僮出問客姓氏。已而肅客入。主人相與為禮。已而杯盤羅至。終不見喧嘈之聲。性之面目嚴冷。與人寡合。雖大會集。率不過三數客。遇有所往。雖百里夜半亦疾馳。竟歸。一日。與鄉士大夫過予。自命行庖具飯。食畢。從容言曰。某素不解飲。一飽之外。雖留何用。予亦不強也。衣食取足。不為分外經

嘗不交涉。邑官吏謁入縣庭則不問。可以知其令之賢矣。蓋其自爲過多爲人過少。若有取於楊朱之道者。然予聞性之官劒浦。鄉人陳公質甫老。而竊置在焉。性之曲意撫存之。使之自忘其爲旱戾也。居士何公質。死。性之選自旁郡。道達兵馬都監者。性驗其死。性之囑以徐行。有檄止君矣。性之亟趨郡白事。得追還其都監者。又爲治其後事頗悉。蓋古之義俠所謂不以在亡爲解者。大率亦此類。由此言之。士之索手里閭。曾不得少自概見於世者。豈必曰鄉稱善人而已。考性之以貲補迪功郎。嘗主南劒之劒浦簿。以憂去官而不復調矣。性之陳氏。諱良能。性之其字也。曾大父本。大父思忠。父填。子男三人。琳。正。己。順。女四人。長適奉議郎詹宗堯。次曹鉞。次何椿。季則徐氏也。孫男五人。大年。大任。侗。愉。明。孫女七人。長適何源。次許嫁曹湘。餘幼。性之之配爲胡氏。以淳熙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卒。明年正月七日葬邑之永訓鄉橫渡山之東源。又八年十有一月庚寅。性之始合葬焉。性之家故多竹。不以與人。多美器用。不輕以假人。居厚毋笑於余無所不可。墓上之銘宜順之有請也。順嘗從予游郡。以其名上禮部而性之死矣。蓋癸卯十有二月七日也。得年凡七十歲。銘曰　永康之陳。曰龍山。曰墓西。曰石牛。曰西門。皆嘗有列於朝。曰白巖。曰前黃。則嘗甲於鄉閭矣。自君父祖崛起清渭。儼然遂爲七族。而譜諜之相通。則未有攷也。宗法不立。難乎著姓。起其宗者以人而稱。有蓄不枝。事將未定。莫爲之先。孰承斯慶。銘之存也。亦以念也。

陳材

宋唐仲友說齋集陳君墓誌銘。　邑人陳黼。從予問春秋。閱歲久。執禮滋恭。爲學勤苦。不肯經意師說以求售。庚子歲。有司欲首薦。引經觸廟諱。不果。予慰勞之。謝曰。黼不蕃。尚何言。惟恨夫親望幸家君慶之恬然。惟曰有命。後當益謹而已。予曰爾之父賢矣。篤於義方。而不怵於得喪。黼曰。先生真知吾父者。吾父幼知學而孤。舍而幹蠱。常以不卒業爲憾。故嚴於訓子。闢館延師友。日計業。夜聽誦。未嘗倦。喜聞史。能道兩漢興亡。日觀通鑑。寒暑不易。既使黼與弟黻從先生游。歸必問所業。且曰吾欲汝等得所淵源。不專爲進取。得先生史議。歎曰。吾老矣。恨不獲質疑于前。其用意大抵類此。予以爾之父誠賢矣。顧何以淑予。使慰其親心。又八年。予書室寓僧舍。黼侍父來訪。僧始與予遇。魁岸踈落。質直無隱。情與僧恭。終日談笑。歡洽不歉。日黼來。以父疾告。予意吉人宜上壽。遣以訃聞。予往弔。視其庭宇堅壯。東爲書室。治圃作亭榭。不侈而潔。有山林眺望水木映帶之趣。知其肯次規畫。非常人也。出行田里間。父老嘆息曰。善人逝矣。相與言其爲人寬厚無競。或加以橫逆。笑言諭遣之。幼歲率先。雖貧不計贏利。人衆借貸。亦不忍負。處鄉鄰謙和。雖寒悴未嘗忽之。予又以信其爲君子也。黼黻以狀來請曰。吾父享年六十有一。以淳熙十五年六月癸酉卒于寢。將以十六年九月三日庚申。葬于和睦山清塘原。從治命也。吾父諱林。字俊卿。吾祖得子晚。吾父生五年。吾祖悉推家財與諸弟。不占一銖。又十一年而吾祖終。諸叔父以窶復欲分財。父承祖遺志。盡以所自營生業四分之。勤約治產。十年復饒裕。諸叔父皆汩賑。吾父葬死嫁孤無吝色。推及外姻。霑于鄉黨。皆孝友之餘也。自幼慷慨。有志謀。果於爲義。六歲坐于門。覩群兒戲。有騎過。將踐及嬰兒。衆驚愕。吾父一挈出之。其仁勇。蓋天資。晚年喜清靜。晨興誦內典。能解其義。臨終不亂。性好施予。重唯諾。不事華飾。戒殺生物。待臧獲有理。皆畏而愛之。累歲德壽。慶霈士庶。或增年獲初品。有齒居父下者。黼黻從容言其事。父曰爲民而忍欺其君乎。邑甚莊。黼黻不敢復言。其所守不苟如此。娶賈氏。先二歲。孫五人。蕃。葵。蘄。著。茂。孫女若而人。敢請銘以納諸幽。予聞伊賈久矣。不待辭。銘曰。　凡事生業皆靳所有。再世推財。惟孝繼友。施于族姻。惟謙惟厚。幼能活人。朋止中壽。清塘之原。吉壤可久。詒爾義方。式裕厥後。

陳元嘉

宋陳亮龍川集陳元嘉墓誌。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奕棊。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部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予遊。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冬。所在搖動。鄉之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貲。募少年之有武勇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窘甚。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隊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爲縣牒。起義兵自衛。徼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已合。亦來其徒震動。然元自說以獻武藝。元嘉命與門左右。使獻之。叛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如此。而余獨知其爲鄉之善士。蓋人才所事乃見。而元嘉亦不顧以才自

馳騁於世。非直余之淺於知人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由永嘉徙縉雲。爲鄉之大姓。曾大父徙。大父夔。父師尹。廸功郎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僑、檜、槐、樞、猛。女六人。適周楙、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男五人。曰新。曰益。曰宣。曰嚴。曰勤。元嘉以淳熙八年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葬在其邑之仙都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與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爲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堙。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陳安節

宋韓元吉南澗集朝散郎直秘閣致仕陳君墓誌銘。　丞相贈太師魯國陳文恭公之仲子。名安節。字行之。爲朝散郎。新從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公事。淳熙八年。請于朝。曰。體羸多病。願致爲臣。時年四十六矣。朝之士相與驚嘆。是蓋克家而文者也。恬於勢利。若此。上恩允從。寵加直秘閣。然行之已屬疾。其辭祿勇退。謂且瘳也。其年三月二十一日。竟以疾終。里中士夫來弔。皆失聲慟哭。以謂文恭公之無德罔宜有後。而行之之賢。實可後者。乃不幸短折。及觀其臨終所作韻語。則超然脫去世累。且區處其家事。纖悉備盡。無疑滯惑亂之意。然後知士大夫使爲之哀。而行之中有所自得也。其孤將以明年三月某甲子。葬行之于弋陽縣玉亭鄉之檳原。而來請銘。因叙之曰。行之家。信之弋陽。其祖而上。名德世系。與其勞烈官爵。有文恭公之誌與傳在。不問可知。惟行之幼警敏。日誦千言。涉筆成文。豐腴典麗。既冠。文恭將任以恩。行之謝曰。姑欲自致也。及試國子監。果名第一。既而不獲上于禮部。始受監潭州南嶽廟。虜酋覺歸。文恭不庚其功。天子內禪。公懇辭相位。上欲加異之。特旨改行之右宣義郎。繼主管官告院。隆興二年。虜復犯淮。詔中使馳驛起文恭于鄉。文恭辭以病。使者迫趣就道。既入（對之除）司馬康故事。命行之扶掖至殿庭。復用龐頴公例。賜行之同進士出身。文恭五上章不肯受。至以劾牒納尚書省。而文恭竟于位。行之居喪。始不款龍。監尚書六部門。除將作監主簿。還軍器監丞。改司農寺丞。請外。除權發遣南劒州。始至。帑廩空乏。行之不事科擾。凡所經畫。久而有餘。民俗頗不樂于行之勸。其舉者官賦之東者。三年。土風寖變。而負販私醝。率千百爲群。急則爲盜。行之榜諭之曰。若群聚而來。是爲盜矣。吾不敢貸。苟善去。即平人。不汝追也。群賈道郡境。相視潰去。郡據雙溪積雨暴漲。行之禱于祠。願以身當其厄。且爲排筏以援溺。發倉庾以賑飢。一郡以安。暇日指學舍。揭楊龜山。陳諫議二祠像以勸

學者。曰二公延平之望也。諸生可外求哉。慕是得所師矣。於是郡民皆服其愷悌。而悅其能化。行之驟得末疾。郡之老稚扶攜。日候於門。至相與飲錢。即州第爲禳禬之禮。行之遂請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疾亦少間。朝廷倚以爲部使者。欲稍試其才。嗚呼。不謂其止此也。行之忠厚儒雅。出於天性。居家孝而篤。敎而和。與物無忤。語恂恂惟恐傷人。從之遊益久而益愛。平居聲色未嘗加於僕妾。其親與舊至。號爲小曾公。上嘗面謂之曰。卿敦厖福艾。甚似先相公也。未爲州郡。善爲朕牧民。屬所以期用甚遠。方辛巳之冬。文恭外理邊務。內裁庶事。延見賓客。入則咨與行之商榷議論。其助甚多。父子之間。自爲知友。行之既篤於學問。復喜浮屠氏言。深詣其理。故居官不求襮。泊然若無意於世。異時部門之選。或遂爲郎。至行之爲監主簿。議者適之。行之則笑曰。仕宦有遲直。哉皆可以承上命也。既論對。力陳治道。精擇監司而已。得郡陛辭。上雖稱文恭之功。行之一不復自叙。顧劬力民事。以勸農桑。而施于一州。大略可見。若天假之年。其所立顧可量哉。居鄉惟杜門誦書。頗務周人之急。施之衣食。與之藥餌。贈以棺槨者。不可勝數。至餘力則甃街衢。航津步。惠於往來。故其喪。不特士大夫爲陳氏惜。而田夫野叟皆嗟涕洟。亦爲其鄉之惜也。所爲詩文。有集二十卷。藏于家。妣曾國夫人何氏。端明殿學士志同之女。娶鄭氏。先二十五年卒。繼室韓氏。左司郎膺胄之女。二子。景參。景思。皆承奉郎。銘曰。　三代之懿。象賢以世。尹躬姬旦。亦紹亦繼。惟本匪裔。莫盛我朝。若呂范韓。勳名昭昭。噫文恭公。相于艱難。笑談麾兵。宗廟再安。文恭之子。仲則是似。帝曰嘉哉。其錫以第。才惟俊良。器實端厚。溫如春風。爰君醇酏。易以試之。外付一州。王節皇皇。巍然婷修。式佇其歸。光于前人。何意之亟。何命之屯。死生斯常。君所自識。臨絕琅琅。不但不惑。豈無顯屬。世爲君惜。往從文恭。後其在德。

陳沖佑

宋朱晦菴集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具于近故休齋先生沖佑參議陳公之靈。熹少日遊宦。獲從公遊於泉漳之間。家公愛吾。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間作。疊疊不倦。相與追遊連輦。九日京峯。鳳皇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或對榻。視公起居飲啜。吁呼談噱。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修稧分攜。潸然出涕。而有此會難久之

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尚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陳說

宋陳傅良止齋集陳習之壙誌。　吾友陳謙益之之從弟諱說字習之。娶敷文閣直學士薛公良朋之姪孫女。知蕪湖縣珪之女。生子男五人。蒙。晉。師。貢。其第三子漁爲益之後。年三十。益之以文字知名當世。所交多聞人。習之雅好修睿從其兄。問師友講求古今。益之絕愛惜。欲引而置之諸公之間也。而習之病矣。淳熙十有二年正月丙午卒。其年十有八月二十有二日。薛氏奉其柩葬于所居里。潘塔山之麓。其僚友林載來請余識焉。習之故學於余。且益之官中都。余宜以其姓名附於後。陳氏世家。永嘉縣某鄉里。曾祖某。祖某。父某。

陳義

宋陳傅良止齋集陳季陽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義。字季陽。溫瑞安人。於故吏部侍郎。公夔字蕃仲。爲季弟。吾州陳氏族最大而譜殘闕。閩相與問系。皆曰。閩從也。或曰本閩。封。余兒時諸父嘗言故禮部侍郎公稍。自平門便來合譜。以兩家所自出縣鄉里皆合。諸父不能附也。自今國子錄謙故尚書郎鵬飛之子六齡。奉國軍節推官祿。始於余聚少長以齒。如家人。族稍稍合。祿。季陽子也。季陽與蕃仲少小同受學。皆不類凡兒。一爲大官。一以布衣老鄉評。雖稱好兄弟。不以是爲次第。然尚多言有幸不幸者。余聞蕃仲立朝時。父大夫公。春秋高。雅不便異縣。獨季陽日侍膝下。左右進順。無違事。大夫雖不見蕃仲在側。未嘗不樂。其卒也。會蕃仲萬里使虜中。季陽治衣衾棺槨筆好而哀稱之。蕃仲雖不得在其親側。亦勿有悔也。善教子。使從名士游。祿舉進士第二人。是歲特有旨。高第不待次。得幕府官。遂食其祿。遇太上皇后慶壽恩。求身得初品官。季陽始念不在官與祿。晚顧龕有之。死之日。四方士友咸來弔。蕃仲亦一切子登科。然不及見。由此言之。季陽爲幸耶。不幸耶。人何必皆欲仕。仕不必能行其志。不仕。豈必不如志也。蕃仲一失時。半意見崎嶇。衡不得施用以歿。季陽居鄉。彙貢報之。唯所欲。鄉人有善不善。且勸且諷。往往莫之違。年七十。無終日意不自得者。向使亦仕。特未知如何爾。曾祖智。祖穆。父祥。承事郎。贈朝散大夫。母鄭氏。贈宜人。娶周氏。三子。栻。松。祿。二女長適項賚。幼未行。孫男女六人。以淳熙十二年十二月癸酉卒。本國官舍。先十五年周氏葬所居帳西鄉洋坑之金山。於是合窆卒之明年十有一月己酉。季陽尚多

可稱事。余但道其爲人父子者如此。以解言者之蔽塞。使等之悲也。而復以是銘之曰。　養其父之日長。養於其子之日短。匪報之鮮也。斯流之衍也。

陳克齋

止堂集陳克齋先生哀辭　淳熙十有二年五月二十有六日克齋先生陳公以四川制置司主管機宜文字卒于官期年。乃克歸葬。以九月十有七日封。公自受學於南軒先生。以歸與諸公請論于鵝湖之上。既宗淵養。日進以新。發而見諸事業。皆以其學。惟而故之。不矯不徇。職尚其志。惜乎其不大也。今人所欣慕而翕道者。猶不足以盡公。而公死矣。於其葬也。門人宣教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彭某謹辭而哭之。辭曰。　有美一人。溫如玉兮。樂易平曠。無貉服兮。端莊嚴重。非邊幅兮。內實外充。蹺不足兮。顯無窮遠。何覓覓兮。克己求仁。軌前躅兮。相中之穫。鵝湖暮兮。既耔既耘。而不穀兮。雖則不穀。抑棧棧兮。匪名之求。而矯矯兮。匪文之工。而郁郁兮。舉而措之。匪自償兮。用無不可。何所促兮。其用則狹。道不停兮。官于蒸湘。還迴蜀兮。施置紛紜。世所屬兮。謂公止此。見何蹙兮。設不止此。寧公福兮。時或阻難。衆疑蓄兮。亦于龍蛇。倏反覆兮。公今其亡。世誰屬兮。事或棘紛。禍福伏兮。幾微如髮。潛汐穆兮。公今其亡。曷之卜兮。嗚呼昊天。不我淑兮。生才如公。而不篤兮。茁斯條斯。彼樸樕兮。物固不齊。如指掌兮。我又何尤。彼亭毒兮。如公秉德。而福祿兮。日引月長。胥不沃兮。云何一疾。不可復兮。天不可知。問之鵩兮。　又臨安爲位哭克齋陳先生文。　某事公三十年矣。能復見公對此風月。細酌若吟。如前日耶。歲在丁亥。侍公遊西湖之上。公嘗爲我言市遊與山遊孰勝。某曰山勝。人曰獨遊與共遊孰勝。某曰共勝。則曰今日當縱足所至。盡日而返。孰知二十年後。乃哭公於斯耶。嗚呼。斯豈人乎。天實爲之。昔公入蜀。某貳丞秀州。亟走書言於公曰。蜀道遠且險。公病未脫體。勿復爲此行也。書至而舟已東矣。故心常念之。及得公三峽賦。則知公之所存。固已脫利害之小。藝識夫危之大養。而其之區區。蓋細人之見也。道可行。海可浮。國可報。坂可馭。益昌折佔之澤。恭遑御侮之具。非公莫盡其能。舉耶。意謂公之遠圖將昌於此。而或者乃以凶問告矣。嗚呼。斯豈人乎。天實爲之。某始聞公死。乃公之寮郵書來。言其家某雖未見其書。已信其人。而信其言矣。然或云病已而忽逝。或云無病而逝。猶未決也。及見制置公書。而知其不起决矣。某少未有知。唯公是師。還其既壯。竊食四方。合暫未幾。倏焉東西。公之入蜀。不得話離。隔闊萬里。死何可追。嗚呼。斯豈人乎。天實爲之。瀕直市酒。聊寫哀思。公其有知。猶監于茲。　又祭陳克齋先生文。主簿之溫。暌于鵲抵。頎喪之助。

燧于野燐炎成之難而壞之易天不可知公遷至此嗚呼我公資稟溫淳及其過事獨立不群自始爲士不發於文平波浩瀾不可限垠初筮衡澤臨政有庶是是非非行之以恕有因抵死其擬已具公辨其冤俾匿其陷才高用難再轉爲丞入貳臺府退亡其名撥情庶事如鑑之明泛酬曲應如衡之平阻險鍥刻直公恩影紛紜糅雜卒就條理諸公器之薦牘交置俯然宇民聊以遂志天子重蜀鎮以近臣近臣曰公實我之賓辟書朝上朝謂得人時公小疾式尼其行公獨翛然一葉而去朞年之間藹然休譽黎南邊備益昌忻佑娩娩之畫不愆于素人方嘖公愛國忘身忽聞溘然孰不傷神人材淪落係時屈信敢以其私爲此霑巾某從公近三十載少未有知提耳而誨一經白首未識梗槩尤原可作百身莫贖始聞公訃且驚且疑今撫公柩痛不可追前公有酒見公無期公兮歸兮其可致兮

又祖祭陳克齋先生文嗚呼天耶其生物耶精粗厖純何膠轕耶窮達奇天何寥絕耶亦有司予奪生殺於其冥默者耶靈何爲忻惡何爲違耶其無知耶公之壽其誰福耶公之死其誰孽耶嗚呼公復能過我飲此酒相酬酢如疇昔耶抑能析疑祛惑衰衰不窮如亟丈之容耶人孰不百年而公去之何亟耶嗚呼天耶其不可得而測耶原始要終其無極耶死生晝夜公其怛耶哀而哭之亦情之欲已而不得者耶注而清酒之冽耶升而饗有之饋耶詰公之來與否臆可決耶

陳巖

宋葉適水心集陳君墓誌銘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年進志立習道性明服所知於家而宗族慕爲信所行於里而鄉黨賓焉壹心愈高力愈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於漫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於邪妄也訓於經講於禮者必欲周於事達於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巖也父之鉅于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櫝藉也夫不幸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於安仁其弟崇設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意之不及於成就此師友之所以爲君痛也道甚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旨以出用爲貴倘不獲用爲憾志意之卑祇重累焉三代之時道寄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競從而盜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捨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宜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卿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陳思正

宋陳亮龍川集陳思正墓誌銘　思正姓陳氏諱端中思正其字也世爲婺之永康人曾祖倩祖回父子茂皆不顯於世余嘗銘陳性之之墓敘永康之陳凡七族而思正蓋出於龍山之陳也思正娶劉氏子男四人藻棻蔡蕃女六人嫁汝舟劉景修劉祉周維胡汝濟胡楷其壻也景脩甲辰進士今爲修職郎臨安府富陽縣主簿孫男女八人皆幼以淳熙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一是年十一月壬申葬于積塘之原祖塋之右思正以意氣自豪視錢物如糞土不爲分毫後日計平生不欲其鄉有不平之事其人有不滿之意雖以此遭躓而不悔也族人嘗小忿爭至反眼不相視思正病且亟矣呼而語之曰兄弟不尚至此我死誰當爲汝解之各爲我飲一杯還兄弟骨肉之舊以此送我死足矣其人皆釋然及其將絕也語諸子曰吾意之所向不在人後而家事如此累汝曹矣我死會客宜如禮求一文以銘吾墓畢我一身任汝曹所欲爲也其子衆經踵門與其同宗人亮言其事如此余悲之以思正之才智知所緩急先後而行之以義宜何所不可而動輒齟齬可以言命矣死又無傳則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而求余則非也銘曰　將死猶欲人之無爭死後猶欲身之不泯嗟逝者之如斯與草木而共盡於其中閒聖賢爲準我鐫何人銘以相詢

陳咸

宋史列傳陳咸字逢孺監察御史非卿次子爲叔父巨卿後登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咸以聞于部使者爲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帥司免下戶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爲虧漕計咸曰安節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爲言咸曰咸首可斷濫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稭輸絹錢民以爲病咸白安節嚴入節出奏歲減二十餘萬緡擢知資州時久旱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三千餘石以賑明年東西川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闕課咸請增印木補錢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尤修學宮政以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從使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蹟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而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募死士以明間諜之遠出虜侍奇之策蓄於當用俾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

使吳曦茂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移爲簡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立關堡社丈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迂利路轉運判官曦叛臣於金閬外四州繼沒人情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盗衆稍安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僞都運使徐景望已伏兵入居臺治矣宗諭曰景望大合衆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安東下過僞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字王畬福茂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曦援兵既而畬棄官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謀遂洩李道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爲吾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誓賊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書勸其衆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過僞統領孟可道知曦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石鐵以帳中刀自斷其結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甚吳晛勸曦召咸至武興守固救之安丙力爲救解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稱其出丙奏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未立咸至武興與丙商榷利病兵政財計

合爲一家請丙奏于朝罷諸司羨餘移支常平廣惠米鑄當五錢樁貴官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節廪緡不過一千四十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撙度有方不二歲益昌大軍庫有楮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樁撥二百一十餘萬咸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十餘萬又剩貯軍糧一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兩布帛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外民久苦役調咸建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俾行馳怨于安丙丙計直輸錢以充行役而不充輸者十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十餘萬半藏於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二司增粉三界通行八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造九十三界以充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江流忽淺咸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踈而導之自益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咸以敵至而應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爲司農少卿未丙以奏其功賜詔勤節初宣諭使吳獵嘗表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爲（大論見五卷下）元一統志咸井研人也父剛第進士仕至左朝奉大夫于井卿爲監察御史咸即剛之孫也仕至利州路轉運判官剛直不屈吳曦之叛脅在任者從逆咸剃髮而逃有利州郡少倦善相喬謂咸曰勿憂運判旦夕必還是間職吏劇咸曰逆賊方熾吾從此逝矣逮曦誅蜀平朝廷念咸之忠起爲司農少卿總領四川財賦時有恵咸詞曰公自允夫歸去後使權豪怨髮會臂立功名咸任餉事綽綽治辦軍無乏興仕至寶謨閣待制卒後謚勤節

子寅嘉熙間亦死於節

陳士楚

氏族類稿陳士楚字英伯莆田人早有聲場屋從艾軒游登壬辰第調臨江戶曹待次授徒爲業鳴道於仙遊及漳南文風翕變所入悉爲兄弟畢昏嫁無毫髮留邦人誦之改秩調福州候官縣歸中塗周益公當國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孝宗獎其誠實季差樞密院編修官除丞宗正兼禮郎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趣班惟大作相立索表稱賀援筆立成朝士皆稱嘆除軍器少監出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時歲儉民艱食公不憚巡行訪疾苦全活者衆有舊爲中執法及治藩聲減公首按懲之一道肅然可謂仁者之勇矣時隆萬反于周邺之純至是益行志後除右史駁駁登用

慶元改元除侍講忽以疾終上深惜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六　　九眞

陳

陳亮

宋史儒林傳陳亮字同父婺州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請為上客及葵為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因使以中庸大學曰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當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

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況望其憤故國之耻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海陵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殄滅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于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道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吳越起於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胄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

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心乎昔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拜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讎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讎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所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

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募絕世之傷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耻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渾然無別。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耻。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耻。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爲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別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耻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眞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所以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

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忘耻事讎。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况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荊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荊雍常雄於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

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壁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以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郡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讎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耳。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以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

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伯王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讎。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群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以勵群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己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讎。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生錢塘浮侈之

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智勇。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爲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爲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一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頹墮。不復知讎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讎。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群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

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之本旨。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略如此。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中戲爲大言。言涉犯上。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于地。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次尹。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笞榜僮死而復蘇者數。不服。又因亮父于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

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胷。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無餘矣。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又二十餘年。天下之志始知所向。其有功於宗廟社稷者。非臣區區所能誦說其萬一也。高宗皇帝春秋既高。陛下不欲大舉。驚動慈顏。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之所未有也。今者高宗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天下不可以坐取也。兵不可以常勝也。驅馳運動。又非年高德尊者之所宜也。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命東宮為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高宗與金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諸仇哉。遺留報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金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哀祭之辭。寂寥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邪。陛下儻以大義為當正。撫軍之言為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縱令歲未為北舉之謀。而為經理建康之計。以振動天下。而與金絕。陛下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大略。欲激孝宗恢復。而是時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亮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特置亮羹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會呂興何念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國家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膳之餘。所以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為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為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蚤以藝文首賢能之書。疏以奏動慈宸之聽。親閱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于境。相對感泣。亮曰。使吾他日而貴。澤首逮汝。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于地下足矣。聞者悲傷其意。然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元一統志。當乾道中。首上書請遷都金陵。以繫中原之望。尼錢塘一切浮靡之習。盡洗清之。君臣上下。作朴實工夫。以恢復為重。若安於海隅。使士大夫溺湖山歌舞之娛。非一祖八宗所望於今日。況有大綱大領。又非紙筆所能盡。宜諭宰臣。呼臣至都堂。應所以問。又與宰相虞允文書。故相張魏公竟已歎吾老將在淮上。惟李顯忠又多疾。在關西。惟吳扶又地遠。自餘文臣諸子輩。是肉食可鄙之流。禁衛諸軍等。是海鮮喫飽之輩。公忠貫日月。采石之無已著。而規恢之任。在公一身。若遷延歲月。而不是竟是圖。何以繫中原士民之望。何以雪祖宗二百年之辱。何以副主上宵旰之託。當丞相有可為之時。而不能為。則後之人吾安能為此哉。上諭允文曰。陳亮屢上

書。御呼至都堂。問大綱領為何如。允文召亮問。則曰。先罷科舉百餘年。朝廷內外。專以屬兵秣馬為務。以實心實意行實事。庶幾良機至而可為。秀才徒能多言。無補於事。允文壯其言。而參政梁克家由倫魁進。不謂然。翌朝上問允文。未及奏。克家遽言。不過秀才說耳。上嘿然。後允文罷政。宣威累欲表亮以舍法特補官入幕府。亮對衆辭焉。曰。使丞相進取中原。亮赴廷對。為汴京狀首。允文擊節再三。淳熙戊戌。亮又上書曰。自故相虞允文。再撫西師。風饕雪虐。經理兵事。不幸而斃于漢中。相曾懷。懷以理財進。相葉衡。衡以挺捷進。相史浩。浩主和議。猶若也。相趙雄。能如虞允文。以恢復為念否。雄罷。王淮為丞相。亮上書指淮委靡。不堪用。淮與亮為同郡。而惡其譏己。會亮在佛寺。與一二士友醉。飲中作君臣問答禮。嗣挾無所禁忌。其實酩酊中作戲耳。飛語聞。送詔獄。凡數月。理寺官言秀才醉中語。實無他也。上曰。亮每上書甚忠。況是醉中語。置之可也。亮得脫。而忠憤不渝。光宗登極。親反勉之。赴廷對紹熙四年。始就天子親擢為第一。上知亮名舊矣。一見亮甚悅。朝野慶得人。臨安志。陳同甫當孝宗時。嘗奏力請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游王素不喜。考亭故抑陳而嫉之。陳至都

貨不肯盡言度絀百求未必盡復於上昱日上問以究所欲言者王對以秀才抗論耳工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侍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留游大學故特棄去用鄉舉名伏麗正門下王又短之以爲欺君

名臣言行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推爲魁然之選繼而補大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虜仇未雪爲國大耻六詣天闕上書皆主於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贊髮蒼之句其稟性忠誼至老彌篤云 戊申歲再上書略曰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以自用其凡人不得以自用其智二百年之太平由此出矣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知議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文法之中無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其誰肯信乎陛下用其喜怒哀樂之權以鼓動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鄧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臣所能附會也紹熙初上皇帝鑒成箴一首其辭曰五閏失馭偏主借竊綱常絲棼宇縣瓜

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爲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蘇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重進誅夷旋征澤潞李筠就戮復掩湖南保據石屋爰取荊南繼沖悚懼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蹴踏傳檄吳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虜危懼頭若送傒甬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拖袴麻鞵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寬赦繼元乃伏杖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犯人心業業決意親征俯從準褰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氣既盈虜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臣猷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修謀臣勇將連年討伐邊民賴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南嶺東西擾攘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之汗浹二帝北遷狼狽熊蹶沙漠萬里風霜冽冽胡塵撲面篤弦絛崩國祚若旒孰任其責賴有高宗光紹前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暫都于浙巋然山陝震懾六合後吾未石意謂無趙章而倒戈自取夷滅壽皇復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不切二十八載始終無缺高宗上仙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爲腹心以臺諫爲耳目以將帥爲爪牙以尚書爲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奸邪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穆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墻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頻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違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禮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夫當效夏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王瑤臺瓊室勿效商王斮涉剖直如履薄冰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勿謂微過當絕芽蘗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茲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與晦翁書曰伊洛諸公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只是人欲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不過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

不免哉又曰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卒歸於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某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宏大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時微眇不易推廣耳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真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預則過矣漢唐之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者果何物耶使二程在猶當正色而辨明之某之不肖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要做箇人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牽補度時日耳願秘書平心所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積習高下清濁黑白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盡也又曰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若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康莊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氏獨禮貌之眼目既高於駁雜之中有以得其心故當波流奔迸利欲

百端只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此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萬慮不作全體絜白而曰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缺人道泯息而不害乎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其之不心服也晦翁答曰以兄之高明俊傑世間榮悴得失本無足為動心者而細讀來書似未免有不平之氣區區竊獨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氣太銳論太險迹太露之過是以困於所長忽於所短雖復更歷變故顛沛至此而猶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曰若高帝則私意分數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智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孔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若論道之常存卻又初非人所能預只是此箇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滅之物雖千五百年被人作壞終殄滅他不得耳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助得他耶兄人物奇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氣力為漢唐分踈即更脫洒磊落耳大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轉相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合之時而其全體卻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卻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有以得之於我直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舉其終始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小而少不合於義理者常大而多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工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救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

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卻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卻正知見有害於方來也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矣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大風吹倒亭子卻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便撒卻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種英雄卻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血氣麤豪卻一點使不著也老兄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絀去義利雙行王伯並用之說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紹興間天子廷策多士擢公第一詔詞云某官三歲大比人徒知為布衣進身之途藝祖皇帝有言曰設科取士本欲得賢以共治天下大哉王言朕所當法也茲策於庭乃始得汝嘗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悟宸之聽親聞大對嘉其淵源擢置舉首殆天為以遺朕也而循故事往佐帥幕益茂遠業以須登用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是方第嘗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啟有語云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請劉蕡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者材不逮於中人學未臻於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寬容似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不廣平而雅群儒靜言切冑之多知自吹噓之力又云其敢不益勵初心重昌舊業以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公才氣超邁下筆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疊疊不倦其視當世尚稱倖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視之一似同甫未論似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稼軒辛幼安祭之曰嗚呼同甫之才落筆千言俊麗雄偉珠明玉堅人方窘步我則沛然莊周李白庸敢先鞭同父之志平蓋萬夫橫渠少日慷慨是則擬將十萬

登封狼胥彼賊馬箠笞其庸奴矣於同父既豈厥粟皆略獲主議論風采使之早遇豈愧衡伊行年五十猶一布衣間以才豪跌宕四出要其所厭千人一律不然少貶動顧規檢夫人能之同父非短至今海內能誦三書世無揚意孰主相如中更險困如履冰崖人皆欲殺我獨憐才脫廷尉繫先多士鳴耿耿未阻厥聲浸宏蓋至是而世未知同父者益信其為天下之偉人矣嗚呼人才之難自古而然雖難其人抑難其天使乖崖公而不遇安得征吳入蜀之休績太原決勝即異時落魄之齊賢方同父之約處孰不望夫上之人謂握瑜而不宣今同父發策大廷天子親寘之第一是不憂其不用以同父之才與志天下之事孰不可為所不能自為者天靳之年閩浙相望信問未絕子胡一病遽與我訣嗚呼同父而止是耶而今而後欲與同父憩鵝湖之清陰酌瓢泉而共飲長歌相答極論世事可復得耶千里寓辭知悲之無益而涕不能已嗚呼同父尚或臨監之否悔翁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又曰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宋葉適水心集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志復君之讎大義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一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亮字同甫童

幼時周參政葵請為上客朝士白事參政必指令揖同甫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論議隆興再約和天下欣然幸復蘇息獨同甫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十年同甫在太學睨場屋士餘十萬用文墨少異雖其間非人傑也棄去之更名同復上書至再天子始欲官見倖臣耻不詣已執政尤不樂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陛下試一聽臣用其喜怒哀樂之權鼓動天下上頗內禪決矣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怪狂前此鄉人為讌會末胡椒特置同甫羮胾中蓋村俚敬待異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疑食異味有毒已入大理獄矣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數歲無所得復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直其冤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擢第一既知為同甫則大喜曰朕親覽果不謬授建康軍簽判同甫雖據高第憂患困折精澤內耗形體外離未至官病一夕卒哀哉葵家側龍窟為鏞山世所謂陳龍川也自中字道甫岸谷深厚山止時行所歷雖知名勝人或官序高重逆占其無憂當世意且嬉笑視不與為賓主禮一日赴丞相坐有餽庭至猜賊之韻得方字任勝朝唱以世間此物多為馬賈匣還宜出上方相侔惱丞入復出出入數四客皆恐不

自得道甫神色不異飲啖自若以此甚不悅於流俗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伏麗正門爭論且言曰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綱羅英俊廣募忠力為中原牽坐斥徽州每應試皆陳實策無一語類時文或笑曰此窮子也然竟亦得乙第中書舍人王藺薦於上藺上所厚待召對上壯其貌親其言改官為籍田令又使舉其所知將用矣以諫官蔣繼周疏罷上徐悔差通判鄆州道知光化軍選朝光宗曰奇望以鄉藺朕始為郎相伴君公謝臣已累奇望不敢復累陛下固請知信州復召以王恬疏罷知郢州以謝原明龍知興化軍以高大虎龍是其人之於二公非有明此激發之憤膚膝皆鼓之苦也相傳以娛哭戚而忘爾然二公自料蓋其人忘不復君之讎處不足挈諸夏合南北周不與並立矣則進退離合之不相答亦其勢也然黨偏而方開亂既勝而白黑混至使旁觀不敢平論後世不能分對又況悲夫道甫既罷興化而死始道甫樂仙壇山北之原即以參為外戚憎事累世必其危漢者劉向耳宦官憎事累世必其亡唐者劉蕡耳以對鄉素士任百年後讎之責余固謂止於二公而已彼易犯先黔識累猶不到公子勝斬垣何其由知矣余固謂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雖然上求而用之者也我待求而後用者也不我用則韞藏崇匿而人不能窺也我用

則智運術展而衆不能闖若夫疾呼而後求納說而後用者固常多逆而少順易忤而難合也二公之自處余則有憾矣同甫稱信州韓筋柳骨筆研當獨步自謂不能及又嘆今日人材衆多求如道甫勢郁邈不可得蓋亦指文墨少異者言之猶前意也今同甫書具存芒彩爛然透出紙外學士爭誦惟恐後則既傳而信矣道甫乃獨無有是信而不傳也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無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傳而信者是以併志二公使兩家子弟刻於墓若世出則碑陰敘為銘曰哦彼參離孰知我憂竭命殫力共為宗周　又云陳同甫王道甫墓誌銘同甫婺州以解頭薦著中興五論不報後十年在太學上書至再復不報又十年親至金陵視形勢復上書終不報在庭皆怒以為狂鄉人為讌會同坐者歸暴死疑有毒入大理獄民呂興何廿四毆呂天濟且死恨曰陳上舍使殺我復入大理獄少卿鄭汝諧直之未幾策進士第一未至官病一夕卒道甫名自中平陽人登第仕不顧多奇節同甫稱之求心曰鮑叔管仲友也鮑卑而管貴美在叔也王猛薛強友也王顯而薛晦過在強也同甫得以死後餘力引而齊之使道甫亦得而傳是以併誌　又云余既為同甫序龍川文而太守丘侯貞

長刻於州學。教授侯君敏。推官趙君崇岳。皆佐其役。費同甫雖以上一人賜第。不及至官而卒。於是二十年矣。遺藁未輯。愈久將墜。其長不惟牧卹舊故。存其家屬。可以託生死。厲薄俗。至於趙然。以其文字屬與任爲己責。係反一時志同義合相與扶立。俊豪魁特之緒。使流風餘論。猶能表見於後人。蓋知古太守職業者也。同甫集有春秋屬辭二卷。故今世經義破題乃昔人連珠意既之比。而奇意尤深遠。又有長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輒自歎曰。平生經濟之懷。略已陳矣。余所謂微言多此類也。若其他文。海沚澤聚。天宇風止。無狂浪暴流。而回旋起伏。縈映妙巧。極天下之奇險。固人所共知。不待余言也。嘉定七年二月望日。葉適書。梅菴語錄或謂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使人君做不是底也。依前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又云。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伯。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可畏。紫陽宗旨陳同父書來。其說雖多。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而所以爲說。又不過以爲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爲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所爲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

妨。爲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爲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爲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前後反覆縷縷多端。要皆證成此說而已。切恐後生傳聞。轉相眩惑。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跖之徒不判。眩流俗觀聽。壞學者心術。此所深憂而甚懼者也。澗泉日記陳亮字同父。婺州人。有才氣。筆力有議論。遠畧。忿世疾邪。在太學欲言天下事。學官狙之。遂變名作陳同。奏三書。極論當世之弊。甚欲一言寤主。雖召至都堂。竟與執政不合而止。屢以它事桎梏。幾置於理。人或以是少之。紹興四年作第一人。今年正月遂死。昔參政周葵禮重之。呂祖謙伯共。朱熹元晦。皆與之議論上下。南澗翁亦愛其文而憐其才。葉適與之爲至交。當今天下文章。陳亮。葉適。龕藝集陳同甫。斫馬使行氣不群。定交十載酒邊。文醉中天口江南事。聊贈先生十萬緡。同甫名亮。號龍川。始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遇小橋。馬三躍而三卻。同甫怒。拔劍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異。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時落落。家甚貧。訪稼軒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于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寡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其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于稼軒。假十萬緡濟貧。稼軒如其數與之。　宋葉適水心集祭陳同甫文。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換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依。載書以來。糾結披釋。解剥關鍵。適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醒獨。爲時光。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龜。惟己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偷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暇勞終身。俎豆俚列。我漫。一奏。韶濩雅關。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祗御章俯亦其常理。乎重受禍。嗟又已甚。寓矢以巫。設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悉從子。今也變哀。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覆子憔悴。錯磋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移。慰悼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嗟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宋東萊呂太史集陳同甫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秋七月二十九日癸卯。東萊先生以疾卒于家。越四日丙午。從表弟永康陳亮。奔哭其柩。越九月甲戌朔。始西向。陳薄帶於庭。再拜遣奠。獨荼酒之酹。嗚呼。孔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

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爲度數形名。聖人之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末而忘其源。則變而爲權譎縱橫。故孝弟忠信。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而才術辯智。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雖高明之獨見。猶小智之自營。雖篤厚而守正。猶狐壘之易傾。蓋嘗欲整兩漢而下。庶幾及見三代之英。豈曰自我成之在兄。方夜半之劇論。歎古來之未嘗講觀象之妙理。得應時之成能。謂人物之間出。非天意之徒生。兄獨疑其未遂。我引數而力爭。豈其於無事之時。而已懷厭世之情。俄遂嬰於末疾。善未替於儀刑。何所遺之大。惓曾不假於餘齡。將傳學多識。使人無自立之地。而本末具舉。雖天亦有所未平耶。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孰敢違子。以之云亡。衆者莫勝。假設有聖人之宏才。又將待我年而後成。孰知夫一觴之傾。使以沸千古之膺。伯牙之琴。已分其不可復鼓。而洞山之燈。忍使其遂無所承。妙方來之難繼。尚既往之有靈。嗚呼哀哉。尚

享

陳某

宋陳傅良止齋集承務郎陳公墓誌銘。始余入大學。故右文殿脩撰芮公爲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職掌凡學之事。而永康陳

君聖嘉為選首。余疑是與聖嘉往還甚熟，嘗諮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處州州學教授，遇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衰絰面墨，捫膺哭拜曰：某不孝，某不孝，不能奇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來乞銘於吾子，以寬大事。惟吾子惠存之。余既泣弔，即辭群未就，會罷官東歸，又道其州，已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庫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役法，不以主戶敏愿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惡少，州縣不勝其弊。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好者詘與齒也。公習見前事，獨堅忍不肯去，以除平一縣之獄訟。痛自潔謹，雖有胥吏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嗚呼。使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也。有足觀者，而其志豈但若此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戚休之變，又得公行事如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潁昌徙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貴賤，事科舉業，試不利不倦。與人交，非義不行。不輒相字於童稚。未嘗施爾汝。家甚貧，猶施及親故。晚寄杜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之。訖年八十，齒髮不甚衰。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志同，志鄭，志賀，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深。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五年三月某日卒，期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謂為無位耶，子姓以育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藏，役之人焉志也，而我銘著之。

陳自強

宋史列傳陳自強者，福州閩縣人，字勉之。登淳熙五年進士第。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為韓侂冑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為言於侂冑。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揖自強再拜，次召從官同坐。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博士，又遷秘書郎。入館半載，擢右正言、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地，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歷封祈、衛、秦國公。韓侂冑頗親狎之，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指價而後得。嘗押空名敕劄送侂冑家，須用乃填，三省不與也。都城火，自強所貯一夕為

煨燼。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剏國用使，以費士寅、張巖為同知國用事，括免民財，州郡騷動。方侂冑欲為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詔以侂冑為平章軍國事。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為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為兄，蘇師旦為叔。侂冑將用兵，遣使北行，審敵虛實。自強薦陳景俊以往。金人有不宜敗好之語。景俊歸，自強戒使勿言。侂冑乃決恢復之議。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自強陪侂冑，非曦不足以鎮坤維。乃縱之歸。曦卒受金人命為蜀王。侂冑姦宄，又盜國柄，自強食為之表裏。既開邊隙，朝野洶洶。三遣使請和，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侂冑恚憤，復欲用兵，中外大懼。史彌遠建議誅侂冑，詔以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罷右丞相。未幾，詔追三官，永州居住。又責武泰軍節度使，韶州安置。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廣。史

論見某次去下。

陳沂

宋陳亮集撰故宋朝奉大夫主管仙都觀陳公墓表。公姓陳氏，諱沂，字詠甫，一字唐卿，世為處之麗水人。曾祖諱忠，祖諱時可。俱隱德不仕。父諱觀光，累贈奉直大夫。母虞氏，贈恭人。幼好學，游鄉校，有聲稱。辟雍弟子員，登淳熙十四年進士第，授岳州戶曹，還武岡軍教授，為汀州工院，秩滿，調福建舶司幹官。改宣教郎，知安豐霍丘縣，泉州惠安縣。常德龍陽縣，通判容州，主管建昌仙都觀，積階朝奉大夫，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公在巴陵，瀕江陂圯，邑僚興築，未亟者五百餘丈，力不能辦。漕使以委公，陂成，工延數倍而費更損於舊。諸司爲列其事於朝，在上杭，決滯爬蠹，搦垢爬痒，豪家殺人，重賄求免，暴其罪刑之。吏魁猾惡侮文，歷任不能理，白之郡竄之。迨終更，以最聞。其宰霍丘，邑當往還而無城堡，公以營築請于朝，役將興，不樂者造口語，外臺竟以業言去。及其宰惠安，適丁歲歉，講求荒政，賑窮之為粥，以食饑者，民賴以活。縣瀕海，地多斥鹵，不宜於種植，南北來舶，聚于斗門港，市儈邑胥多所漁取，商賈不至，而民以續食爲憂。公嚴於禁戢，其弊遂除。水利未興，捐俸置田，開築陂塘，可溉萬餘頃。造二橋於上，以便往來，士民立石道旁，以紀遺愛。其宰龍陽，聚漵江流暴漲，民居淹墊。公計口賑給，且築堤以捍水，民得平土而居。廣西經略計使辟客倅，以避親，食祠祿。而公老矣。公天資剛介，其居家以孝聞，親歿既免喪，與人言未嘗不流涕。居官勤事如處家，一毫不妄取。故所至有成

績耕止人。嫉邪佞。以是見稱於人。亦以是爲人所媢忌。事業雖有以自見。然不得竟其所施。當時明公賢大夫。未嘗不惜也。娶王氏。贈宜人。先十二年卒。子男四。長伯隆。次伯成。仲益。皆先逝。次叔演。官承直郎。孫男五。女五。曾孫男四。女六。玄孫男七人。女八人。公以紹定四年七月卒。卒之明年三月葬于縣之包岡。後甲子踰乙。周公之曾孫康于以朝奉郎周汝明之狀來。俾爲之誌。將刻之墓。久矣。及成而其玄孫嗣宗。起宗相繼爲會稽邑文學。重以爲請。不得辭。狀言公在上庠時。所居室產芝九莖。人以爲異。及公起家。名聲日聞。陳氏之興。於麗水。若有相者。爲能。而所蘊不得盡行於時。則造物之意。又有未易悉者。公之曾玄。皆爲行誼士大夫家詩禮之傳。乎今弗替。又欲立表墓阡。以著其祖諸克家保族之意。嬉嬉勿忘。靈芝之祥。其遂酬乎。余既序公之傳。復道其求誌之意。俾其後人拜掃墓道。而讀之。益有勉也。

陳黻　東陽志陳黻。字斯才。少從東萊呂成公游。經術海貫。文章爾雅。成公器之。永康林正惠公聞其賢。以女妻之。登淳熙八年進士第。

陳昌祖　清漳志陳昌祖。字世長。小字惟演。龍溪人。援之孫。大諮之子也。少力學。不墜箕裘。尤樂於周急。淳熙中。守郡大饑。公

於郡城四門。日爲糜粥。濟饑民之人五十金。全活甚衆。凡寺觀有所營造。多捐金助之。城西廣勸院。造惠氏閣直錢三十緡。公以鐵金範之。爲母王氏祈福。今閣尚存。爲龍溪縣學長。及卒。進士未聞寅。狀其行。子孫多有薦鄉書者。

陳仲思　溧陽劉文清公集故溧陽縣尉陳脩職墓誌銘淳熙間。京口郡博士。志於作成士之來學者。衆其最盛者陳氏兄弟。陳氏故相國秀公之族。同堂兄六人。今皆以行能相高。禮法相飭。方是之道路間有正衣冠。肅容貌。厲行而來者。不問知其爲陳氏兄弟。余得友其三人焉。曰應峰。修身謹行。好學工文。爲後學師。三舉於鄉而沒。曰岍。立志太高。繩己太嚴。氣於助長。以持惑疾。僅一舉于鄉而逝。其季曰崇周。字仲思。人物秀整。意氣軒昂。立志亦高。而制行平繩。己亦嚴。而待人恕。用能成其志。其事親孝。事兄悌。父老將矣。有阻之者。學問閱百罹。而不患遑其父之志。仲兄惑滋甚。寧左右擁維。而不患暴其兄之疾。父兄既沒。愛聞見之終志業之發。廣交當世知名士。士之至京口者。必主陳氏。其散而之四方。解后相與論京口士。必先仲思。仲思少從伯兄作賦。有能聲。後更業易。連書夜不懈。壯歲即爲舉首。行舉亦居第二。嘉定癸未。廷對擢乙科。授迪功郎溧陽尉。尋遷。單思俯脩藏陵。溧陽邑大事繁。風俗剽悍。故多重辟。多滯囚。仲思躬奈獄在初。而初情惟尉爲能得之。故職所當親。雖猥不憚言。有可證。雖微必即。既大旨略定。而後麗之獄。故一成而不可變。所至郵自齋糧。因有在尉思者。日驅之行丐於市。仲思以己米給之。相府有莊在縣。其廝役之大者曰都催。負勢爲暴。仲思始至。即訊之。人曰。是相府都催。不可訊也。仲思曰。宰相持天下平。安有一邑之事不平而可平天下者。吾訊之。是乃所以爲宰相地也。聞者慴服。邑大姓。夤緣相莊以自結。勢尤橫。顧指氣使。官吏莫能違。人謂仲思至。必將有忤而撼。不聞比仲思死。大姓發憤忿。下令邑人。俾有木者不得售。執藝者不得前。微一二寓公。幾不得殮。然後知仲思三年之間。所以抑其強。制其爲惡者非一。而了不自衒。是難能也。仲思中年即節飲。日飯二升。飲酒至多不亂。而力於體。雖甚學者莫能強。受代之日。與同列飲。中夕而歸。卒。實紹定己丑八月二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三。曾祖某。祖某。父某。娶諸葛氏。丹陽望族。男女各一人。皆在童卝。應峰子虎。箕。箕實紹秀公後。岍子即皆早孤。仲思教育之甚於己子。三人者亦事仲思如父。扶柩而歸。哀感行人。虎等卜以庚寅二月十有二日葬所居丹徒縣之五州山。去秀公塋若干步。書來請銘。銘曰。篤于孝。信于友。康於

得。介於守。當官而行。強何有。銘幽宮。詔不朽。

陳經　清漳志陳經。字叔綸。龍溪人。弱冠登淳熙第。調廣州司理。辟新興令。改秩宰福之福清。首以教化爲務。倅循州。知欽州。封州。公嘗學文於曹博齋。手稚得其妙。尤工於詩。膾炙人口。爲郡守趙公汝譡。廣文教。公閱孫所稱歎。冀齋危公稹。讀其詩。知其江西派也。威惠廟建通仙樓。衆屬公記。公對客援筆不辭。首聯以丈夫當廟食。仙人好樓居爲對。其工致類此。楊尚書長孺帥廣。得公封州粉民訓兵二詩。擊節嘉歎。以詩謝之云。一封無已帖兩首。樂天詩時循州方新。穎濱故居。公爲七律之。丈人爭傳誦。自封川秩滿歸。恬於仕進。惟以文字爲樂。適傳公伯成。以迎侍至郡。孫公昭先。以掛冠還里。三老爲真率集。公詩每出。傳公再三歎詠。有德齋文集未鋟。人多錄藏之。子稚。塞。以公致仕恩補官。

陳子雲　宋陳耆卿篔窗集提舉崇禧觀知郡陳公墓誌銘淳熙中。尤尚書袤守台。選郡之前輩有道德風節。里所宗慕者祠于學。得三人焉。曰羅提刑正之。陳侍郎國佐。詹事邪彥先。三人者不獨里所宗慕。而薄海因尊尚之也。有陳檢正時中繼出。其賢實相亞。未在選中

余嘗以語黃守，嘗欲併祠，會去弗果。然周往來余心不忘也。檢正名庸，其生時人望爲卿相，歿始贈待進。人曰：質不貴，宜有後矣。而生于崇禧。公之人曰：信有後哉。崇禧公名章，字子雲，自其祖冀以來經學傳三世。公父子相繼擢第，而公第最發，其宦達亦宜發也。然自同安主簿、安福尉，歷分司坑冶，始改官。自知彭澤縣，通判建康府，得提轄榷貨務及雜買務雜賣場，丈以無罪去主仙都觀，尋通判溫州，知建昌軍、信州，洎改寶慶府不行，終提舉崇禧觀而已。五十餘年之間，號回翔淹往，而夷澹沖特，迄不變所守，有檢正之遺風焉。其爲政主拊摩，先勸率。在彭澤總通戶爲一籍，戶散一由，俾役所輸櫃中，而自署其目，率不過吏手。坊場亦十戶一甲，備課而輸，竟即釋之。衆感泣，競先輸，甚至役戶未當來，自願承役。問而曰：官清貧，約此時不可失也。建昌初至，號赤立。或謂邑長咸在盡，伴認所適。公言：州縣本一家，若是不可。給紫袋往返，俾有事直書以告，不便者立去之。山多土稀，歲所入不足於陳，而豪民黠吏猾爲姦。公廉其甚者薄懲之，而痛絕苛擾，米遂壯，婦八十般。同日以齊信，當孔道，耕少食多，遇上熟，豈星無之。令下和糴如約者還其價。公曰：數萬斛留此，來有餘，去此即匱，吾何忍以爲己利。卒辭之。安福有盜就招，帥守欲展改秩。公謂招以信，復生以誅，吾寧爲選人，勿誤盜，亦辭之。蓋其意不知有身，惟知有百姓，而行之裕，處之安。不貪榮，不掠美，自底於賢而已矣。史稱吳公丈翁謹身率下，居以廉平，故不嚴而民化。又言何武名無赫赫，去後見思。世道衰，贖暴亘野，蓋身不望謹，民惟因嚴方化之。於未去之時，而能思之於去後哉！如公之賢，應史法矣。夫赫赫有二：政善而赫赫者，令名也；政暴而赫赫者，橫名也。公固不肯爲彼，且不忍爲此。豈以戢之於昧昧，則雖欲露之於赫赫，而反不可邪？方盜起安福時，二朱山小醜，介固關閭，至掩殺狀以兩州巡尉，懼不敢。公馳至山下，散帖鎸曉，不費一矢，而七主首戴頭來境內以乞。建昌有寨曰秩巴，卒與盜于相出沒，暴甚。會衣粮微殿，挾以狂。公慮無調遣之資，走一介諭以禍福，又散帖鎸曉，俘其首無遺。比其應變解紛，常先事不後事也。夫後事者名常顯，先事者名常隱也。然則不爲赫赫，而有過於赫赫者焉。他所奏陳，如假散卒耕貸，復義倉輸，目捐平糴度牒，給黎民官產，及預糴契急催科等弊，咸懷實中民病。至欲於汀、贛、邵武等處擇衛寨，汎寨耕，以爲之防。其後闕廷陸梁，喋血波數郡，衆始悟公先見，不特先事矣。素寡欲，老益耽書，歷仕許年，老時不加黍髮，而常赴人之急。晚自號東澗，客至味疏林，核相與遨嬉，雖心無留藏，而語有根據，約而富，和而莊。蓋上自鄉州里朋，下至村墅野老，其生也門歎戶洽，其歿也道哭巷祭，如昔喪檢正云。甫病，即斥叢神觀，猶燗燗午漏上，忽言我死者三，不瞬息而逝。蓋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而以臘月十五日合于飛泉山景碩人之阡。於是邑之士書介其事一通以予，言治命止五月，比則前兩月，予緘校我，俾求予文者也。邑長子也，今監溫州支鹽倉；莧蚤夭；萬常山縣主簿；鎬鄂州司理，嘗監揚州大軍倉；綺管轄觀文歟家。三女，既嫁而逝。孫男二，女六。嗚呼！以檢正之賢，如是乃有後矣，而公之賢又如是，宜益有後也哉。銘曰：巖巖特進，廊廟姿，有渥霖雨也，莫施。公流其膏，灑厥霈，甫及兩郡，風挈之，其行水潔，玉無疵。自然天韻，非人爲，吁嗟材，不與命隨。七十三稔，同一炊。我思古人可淚傾，再傳循良，今有誰，本末死者元不衰，下睨飛瀑千流垂。

陳畏

溫州府志：陳畏，字直甫。其先長溪人，避亂徙平陽，再徙永嘉。以儒學顯。至畏尤篤志不懈。淳熙庚子，郡試院失火，士驚逆走，闔者不撤限，衆蹂踐死。畏在時類中，獨若有使而出，遂免於難，當時異之。登紹熙第，調保寧軍書記，從事淮東，假漕兩幕，除太社令，遷太常寺簿、秘書丞。出知南安軍，擢江西提刑，召爲虞部郎，知嚴州，奉祠。端平初，起爲浙東提刑，除大理少卿。丐去，以直秘閣主管鴻禧觀。時年踰七十，遂致仕，居里十年。登進右文集英殿二修撰。卒年八十九。畏行身謹恪，動遵禮法，不汲汲於榮進。嘗語其子曰：吾宦路推遷，不自意至此，身得年，子得官，不啻足矣。既告老，猶偕鄉大夫建平糴倉以惠里社，刻石以志節著，僅錫廟額，復請于朝，遂頒爵命。其急義如此。宋洪舜俞集陳畏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制：勑具官某，泰與否相爲消長，時昔人材，排根於儉人耳目之官者，朕悉起諸家食，用之不遐遺。爾豈弟而康，端方而靜，中外之譽俱高，資業施以盈室，判獨離而不服，宜儉德之莫容也。錯枉舉直，公道是張，左淛鄉部，亟爲朕起，衣繡而晝行，獄犴之事，吏治之鑑，惟爾風力之凝。可。

陳治安

元一統志：陳治安，字是叟，石康人也。淳熙間，李接嘯聚于陸川，經略司募土豪與諸將討之。治安慨然自奮，率莊客入主將沙世堅麾下，獨擒賊首，以功補秉義郎、邕州左江提舉。

陳宗召

玉峯志：陳宗召，字景南，本福清人，因贅而居。登淳熙進士第，終禮部尚書。三子：貴謙，秘閣脩撰；康熙，尚書左郎官；貴誼，慶元進士，參知政事，謚文定。宗召與其子貴謙、貴誼俱中宏詞。

陳源

宋史宦者傳源淳熙中提舉德壽宮帶浙西副總管恃思累恣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本息日久特落階與外祠被劾謫建州居住籍其貲復移郴州光宗即位召還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寧宗即位命事光宗于泰安宮御史章穎論其離間君親詔罷源撫州居住移婺州源在睿所與妖巫俱以淫媒聞人疑其非宦者後年老聽自便朝野雜記陳源者亦內侍省押班也淳熙中提舉德壽宮恃恩頗恣本宮書史徐彥通者爲源掌家務不數歲官至武經大夫浙西兵馬鈐轄源之廝役姚士昌者工理髮源以爲承信郎又補臨安都吏季庚以官使之判孫府事孝宗聞而惡之十年春詔源應奉日久特落階官又任在京宮觀奉朝請仍給真俸時宇文子英价爲給事中兼侍經幄知上指即封還錄黃詔與在外宮觀其年正月也中丞黃德潤察官顏師古又劾之二月詔源建寧府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彥通除名道州編管士昌庚皆抵罪於是言者未已三月又移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擬禁籞有加焉後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即位源復召還紹熙四年六月除內侍省押班時光宗已病不能時過宮源數行離間上即位章氏獻爲侍御史論其姦詔停源官撫州居住慶元元年五月移處州明年上始得子七月源以恩許自便不得

入國門給事中汪義端駁之乃移源婺州而義端亦出知鎮江府明年夏始聽自便云

陳武

溫州府志陳武字蕃叟少力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春秋與族兄傅良名相埒登淳熙第調饒州教授慶元初除禮兵架閣遷國子正繼以道學黨斥黨禁解幹辦江西安撫司公事除秘書丞兼禮部郎遷軍器少監兼司業進秘書監兼右諭德久之乞補外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制辭有云爾早以經學爲然時名退之方誨於諸生下患遷甘於工熟又云遠改絃而更張旋拔茅而彙進方諸士論乃控忱辭未上卒子求己登科終雷州倅孫志學終莆田宰時學終江山宰宋葉適水心集祭蕃叟秘監文嘻道難知其人難行參曾後覺回夫光或公初尚少慧悟獨醒九流百家不學自能天固厚之麗文瑞特公亦挺然循身向國夫何事勝以名史抑三十年中進寸退尺清切之地雖曰大遷不及上前獻替雍容家與飽飯厥志曷從豈民無良使我不逢輝余從公狂氣未斂老至而衰百罹易感蠅林並生諦視慘慘已矣奈何歛也靡憾

陳明

宋陳亮龍川集幽堂小誌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不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吾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受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去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脩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寃哉曩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生井雖生能幾何伏待左右始未惟汝未幾焉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幸能使得正其罪獨汝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由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酹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教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川龍川陳亮祭其庶弟八三郎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八三郎名明字昭父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之丈塹嗚呼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鬼而有知其食于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陳彥群

宋葉適集彥群墓誌銘陳彥群名季雅永嘉人姓陳氏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過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時諸儒方爲制度新學抄記周官左氏漢唐官民兵財所以沿革不同者尋筆手畫旁採衆史轉相考摩其說膏液潤美以爲何但捷取科目實能附之世用古人之治可復致也至其他祭性命以潔矩奮豪傑以特興亦多微妙奇偉非穎秀士親承其旨趣固莫能通君閒獨詣學堂闊視長揖與其先生弟子交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君高等讀書通熟如素講往往加以新意出入上始大歎驚遂中進士第又中教官爲隆興府教授未久再遭憂差漳州教授未得上君益閉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寢食失期度務爲周覽遍學鉤得其要累衆所能連類數釋併集已長然人視君貌益沖然接對言語退就平實幾可親近然後皆喜曰彥群能下人矣君得足腫疾煩痛自出請醫醫云寒濕所爲也用附子七物湯飲加憒悶呼曰吾何以不得食冷菓子耶家人信醫言禁不與無幾何死年四十五夫天之賦予於君也瑰絕而不倫君之貴尊其身也刻苦以求成浪波急瀉高武峨嶠遠浮數國而淳於深淵必將有以用之也而竟若此何耶曾祖士真祖壽父裕夫人劉氏劉之翁名仲光字茂實長者乙士異待

君不用于婿禮。君無所成。而發且無子。以兄之子謙僧爲後。戊寅夫人姊先柩衰。後二年。紹興四年。七月壬午。葬君於吹臺鄉白泉山師姑井。而謂余曰。子非其同年進士乎。銘非子。尚宜銘。曰。有巨木兮自寸草。起行利布葉贊空未已。不畏斧斤。規就棟梁。俛首拌人。伊木之抉。須其全材利荼盡悴。老幹獨存。遠者千歲。物生匪易。其成孔艱。天乎彥群。往即茲山。

陳師德

宋未梅菴集陳師德墓誌銘。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高俗靡風。訛迭相令尚。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衒鬻之羞。頗反薄君恩。輕世祿。損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脩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又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予反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經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以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予言而反求之。既而瘵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來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反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反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編。屬予銘其墓。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問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脩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待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己而不已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顧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業思之差。有蹠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勿躬。蹈履前覺。天不耆之。以駛其奔。淵冰弗失。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手祔于宅。孰企其師。視此幽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五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謝用樞
圈點監生臣叢仲楷
臣徐浩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　九真

坤（坤卦四）

初六履霜堅冰至

程子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朱子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董楷集說朱氏附錄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

化周流雖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　問履霜堅冰至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无但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始終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係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又曰易中說到陽處便扶助推移他說到陰處便抑遏壅絕他　又曰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唯恐其不衰　問履霜堅冰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王弼註始於履霜至于堅冰所謂至柔而動也剛陰之爲道本於卑弱而後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爲物非基於始以至於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

則以初爲潛陸德明音義履如字鄭讀履爲禮著張慮反衆經不音者皆同孔穎達正義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喻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三即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例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故文言註云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爲目者何也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故以人事明之是其義也李鼎祚集解于寶曰重陰故稱六剛柔相推故生變占變故有爻繫曰爻者言乎變者也故易繫辭皆稱九六也陽數奇陰數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動矣則必至於履霜履霜則必至於堅冰言有漸也蔵器於身貴其俟時故陽在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張紫巖讀易雜記初六始之一陰也一陰方生已有冰堅之漸豈非其勢既順其事必至哉甚矣夫小人之不可用事於內而恃之以

爲心腹也彼其得君于內是將變亂是非以邪害正馴至无疑矣夫人君不善之心生則不善之言入不善之言入則不善之人至應捷影響不約而合一氣之所召一聲之所感也有天下者誠能慎其心術之微无使流入于不善小人何自而投閒乘隙以幸其得用乎聖人於坤之初六丁寧訓告甚嚴且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明堅冰之禍本自夫所積善不善之閒而臣子之爲大惡者實由夫君父之心有以啓而致之於先也不然彼安得而在吾君之左右以養成其惡以竊盜其柄邪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亦有意夫使知辨之于早者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坤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霜象陰之始凝冰象陰之極盛而復之爲卦仲冬之月也月令於孟冬則曰水始冰而仲冬則曰冰益壯始則薄而未堅壯則堅而難泮矣然則履霜言坤之初六而堅冰至者言復之變體也且火爲陽水爲陰冰霜皆水蓋陰象也自午至戌五陰而後霜乃凝爲六陰而後水始冰焉然必變體爲復而後有堅冰之象者仲冬之月時爲正北水莫盛焉非若西北乾位於五行爲金而已且西北純陰既无陽矣純陰无陽則孰以陰盛爲不可哉陽兆而薄陰矣乃來復於正北一陽方萌五陰猶盛既有陽以別之矣然後知堅

冰之爲陰也然後之本體主言陽之既來坤之變體主言陽之方生則所謂坤之後者又爲後之始焉蔡節齋訓解初六說見乾卦初九下　履霜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　堅冰至堅冰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冰至戒辭也馮椅輯註初六六耦畫之動數蓋揲著而得二十四策以四計之也餘爻皆八者則占此爻後並倣此　履霜陰氣始凝之象履鄭讀爲禮非　堅冰至占陰氣盛則水凝爲冰曰堅告筮者以見微知著也趙汝楳輯聞初六履霜堅冰至履行也自後而前之義亦下之象聖人明陰陽消長每於後始等十二卦明之以陰陽之爻純比類於二氣之消長也坤六陰猶歲之十月是爲繫霜之時霜爲陰凝之始冰爲陰凝之極聖賢先覺神於著龜豈有他哉以理知之爾十月履霜堅冰必至理勢則然此爻辭確而意嚴有以見聖人防微杜漸之嚴姑汾遁叟証類指龜陰狠成蠱固履霜之漸一陰初至未足爲害時則建午律則蕤賓陰氣始萌譬若履霜易去堅冰難制以人事言之如王莽初事王鳳詐飾謙敬積小成大至於謀逆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丁易東象義老陰稱六少陰稱八四揲之策得二十四爲老陰六也得三十二爲少陰八也八不變而六變六爲動爻易變易也故陰爻取六言之六乃陰數之極霜陰氣始凝

也水陰氣大凝也履者初爻在下象霜者陰象堅冰至戒辭也一陰始生雖爲盛夏而聖人已取履霜堅冰之象甚憂陰柔之漸進也　以變象言之初六動則變震爲足履也與四相應六四觀也建酉之月白露爲霜之象初六變則卦體成復建子之月冰益壯之候也震者乾之初爻亦爲寒冰故有堅冰至之象　此爻防陰於初生恐其由微至著吳澄纂言初六初之畫得六爲坤之復　履霜象也卦之下畫爲地人所履也霜者露所結露者坤土之氣所化　堅冰至象也自五月一陰生九月而五陰陰消陽將盡則露爲霜矣其時猶有一陽未爲純坤也馴至十月則六陰爲坤而水凍爲冰至十一月以後而冰益堅夫履霜在坤體未成之前堅冰在坤體既成之後然初履霜而已知堅冰之必至蓋陰盛必至於極而陽消必至於盡也有國家者能知此戒則其於折姦萌塞禍原宜早圖之豈可坐待其盛哉有象无占占見象中吳澄纂言外翼霜　坤初履霜　霜者露之所結露者土氣所爲自下而上地上有陽則坤土之氣爲露能滋養萬物及九月五陰陽消將盡則露凝爲霜　冰　坤初堅冰至　冰者水遇盛陰之氣而凝其堅如石也十月始冰十一月以後則冰堅矣坤六畫純陰爲十月之卦霜凝於坤體將成之時冰堅於坤體既成之後聖人於

坤初言陰氣漸長之可畏故履霜而知堅冰之必至當其未成坤也在上一陽未盡滅已不能敵陰而霜始凝及其既成坤也在下一陽雖已生亦未能勝陰而冰益堅其示戒之意深矣　自天日月至此象之取於天者俞琰集說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數霜陰氣之始凝也坤初而言履霜堅冰至以象小人惡迹始雖甚微如霜之在地盛而與君子爲敵則如冰之堅固也至謂馴致其道必至於此極也胡一桂附錄纂註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通論（乾初九爻黄顯于録）　蔡氏曰霜陰氣始凝也履象初霜象六堅冰陰氣盛也言霜之積則必有堅冰至戒辭也諸爻曰足曰趾曰拇曰履皆取在下而象初也　愚謂堅冰陰盛上象胡炳文通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冰六陰象至危之之辭本義於此爻特詳焉者易交易也變易也交易者對待之陰陽陽之性健爲仁禮陰之性順爲義智下能相无者也變易者流行之陰陽消長之際陽爲生爲淑爲君子陰爲殺爲慝爲小人聖人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履霜而知堅冰之將至羸豕而知蹢躅之有孚姤之一陰即坤之初陰也其謹微之意可見矣乾之陽主發見潛龍則明其未見坤之陰主隱伏履霜則彰其已至君子進之難而小人進之易

也乾六爻皆取龍爲象坤之取象曰履霜曰直方曰含章曰括囊曰黄裳曰其血玄黄不一而足陽純而陰雜也董真卿會通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顯子張氏汝明曰一陰始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　李氏舜臣曰初六猶人一步之初故曰履霜霜始凝上无陽以逆之將逸邁有至堅冰之漸矣　雙湖先生曰霜只就初爻取象初六陰始生甚微故象履霜至上六則陰既盛極故象堅冰（所引蔡氏曰見前胡一桂纂註梁寅參義）以類言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長而害陽猶霜之至於冰勢之必然也陰生之時陽道方消而陰亦未盛也故未有凶咎爲君子者戒之於初則可以免矣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程子傳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冰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朱子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當從之馴順習也卜子夏傳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陰始凝以極於積柔而爲堅罪始於小欺以至於累惡而爲賊故爲上者不可以不辨爲下者不可以不慎不早辨也馴而順之以至於大也則无及已夫陰陽往來等也乾始於潛日之南至而生也陰生於日之鶉首至履霜而五陰成而爲始何也陽天下之大也陰輔成其內而其體一也萬物化也陽胎於坎而老於乾則凝爲霜積而成冰此陰自成形而爲賊害之始也非生之始也雖陰盛也而陽潛爲終得其正也故賊臣者世皆有之有隨而滅之此其象也故聖人作爲戒云陸德明音義始凝魚冰反　馴似遵反向秀云從也徐音訓此依鄭義孔穎達正義象曰履霜堅冰　止至堅冰也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陰始凝也者釋履霜之義言陰氣始凝結而爲霜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者馴猶狎順也若鳥獸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冰也褚氏云履霜者從初六至六三堅冰者從六四至上六陰陽之氣无爲故積馴履霜必至於堅冰以明人事有爲不可不制其節度故於履霜而逆以堅冰爲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于始也要義象在經辭後輔嗣始分附爻下　褚云履霜初至三堅冰四至上李鼎祚集解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　九家易曰霜者乾之命也堅

冰者陰功成也謂坤初六之於乾四履乾命令而成堅冰也此卦本乾陰始消陽起於此爻故履霜也馴猶順也言陽順陰之性成堅冰矣初六始姤姤爲五月盛夏而言堅冰五月陰氣始生地中言始於微霜終至堅冰以明漸順至也司馬温公說初六履霜堅冰至者何初六者陰之始也於律爲林鍾於曆爲建未之月陽氣方盛陰生而物未之知也是故君子謹之其曰履霜堅冰至霜者寒之先也冰者寒之盛也君子見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終懷惡於芽杜禍於萌是以身禔而國家人寧也蘇軾傳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始於微而終於著者陰陽均也而獨於此戒之者陰之爲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鄭子産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陳了齋說霜未凝凝之始也馴未辨也林鍾之氣暑方盛也暑盛而知寒之至君子也張紫巖傳方陰初生而有履霜之戒聖人其知幾矣乎蓋一念之起發之消消流之江河況夫不善之跡已發見於外者哉馴致大惡无難也聖人謹禮内以正身外以正人辨之不早蓋非所患嗚呼君臣之間誠難也用察則近於疑疑心一生何以共事惟夫以禮正身而又以正人不待察察而姦邪无所隱其情矣郭雍解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爲陽秋冬爲陰而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

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忍之於小宣王謹之於微詩書有取焉李光讀易詳說履霜者寒之始也堅冰者寒之極也方履霜而有堅冰之象蓋柔順者坤之道人臣之象也臣道固貴乎柔順然順而不已則阿諛迎合其始甚微比其終也禍有不可勝言者唐高宗欲立武氏大臣皆力爭長孫无忌褚遂良相繼以死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武氏立而唐之社稷幾殲焉秦二世專任趙高卒有望夷之禍故孔子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夫始於順其極至於窮凶極惡而不可制故易之初六首以為戒也雖然乾坤合體一剛一柔本以相濟以剛健之主而御柔順之臣天下之常理也聖人之意蓋為後世之慮如此朱漢上傳陰者小人之道也一陰生於午剝乾之初也五陰而霜降六陰而堅冰初六之動柔成剛陰始凝也莫之禦焉駸駸然馴致乎盛陰而小人之道極矣故觀其所踐履則一陰始凝知其必至於履霜堅冰也震為足自下而進履也或曰坤之初六五月也何以有履霜堅冰之象曰所謂見微者也寒露者剝之初

六也霜降者剝之六五也剝之初六即坤之初六也剝之六五即坤之六五也剝窮成坤上六也露者坤之氣寒氣入之故露為霜立冬水始冰亦坤之初六也於斗建為亥乾金之氣為冰故坤之初六一爻自姤卦言之為五月自剝卦言之為九月至五陰而霜降自坤卦言之為十月為亥至六陰而成冬玄所謂水凝地坼非見不見之形者其能知小人之禍於甚微之時乎　曾種易粹言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為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為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李衡義海撮要陰之為道漸至于著以其柔順故也且陰雖柔順終反剛矣象辭堅冰二字當為羨文馴伸也楊萬里傳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冰至言雖微而必至於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林栗集解純坤六爻亦以始終為序初與四為始故初言凝而四言閉二與五為中故二言利而五言吉三與上為極

故三言終而上言窮凝而未閉利而未吉終而未窮所以為坤下坤上也履霜之漸陰始凝也龍戰之窮陰極盛也直方黃裳以中正也立於敬義發於事業貴賤之等也含章括囊以危疑也无成有終无咎无譽險易之分也履霜直方蓋言地也含章括囊以人事明之矣黃玄黃則配天而言之也此純坤之終始也乾之六爻皆以龍言而坤之六爻雜舉其物者陰陽之情也初六之為履霜堅冰至何也曰孟秋之月白露始降君子履之則有警戒之心焉何者知其漸而至於堅冰也至之言極也陰極盛則冰極堅矣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日衰季秋之月白露為霜寒氣總至孟冬則水冰而地凍矣仲冬則水壯而地拆矣季冬則水澤腹堅取冰而藏之矣是堅冰之至也夫冰者何也霜之凝也霜者何也露之凝也露者何也霧之凝也是皆雲雨之氣而陰凝之也故子曰履霜陰始凝也京房楊雄乃以為盛夏之月不已過乎夫陽氣之行也則散而為雲流而為雨陰氣之至也則凝而為冰結而為雹是以君子畏之也夫冰也者乾之象也陰盛而疑於陽故白露而成冰牝馬而為龍坤之究也可不懼哉是以聖人於初六著履霜之漸而於上六言龍戰之窮防患之意深矣子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之言順也陰之浸長未嘗不順順以致之故至於堅冰

而莫之遏也如其不順則辨之早矣故又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上文堅冰二字為衍文楊慈湖傳陽為君子陰為小人陽為善陰為惡惡之始萌戒不可長消消不塞將成江河纖纖不伐將尋斧柯禹曰安汝止安止則不動則不萌矣皋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微也念慮之始也或者謂萬幾萬務後世多事尚不至於一二日而有萬事而況於唐虞之際乎念慮則有之矣兢兢業業是為萬敬幾有善惡敬則幾善不敬則幾惡智者於此而已知堅冰之將至故兢業愚者則曰未必至此故卒罹其禍君子以此治己以此治人項安世玩辭程子以此句堅冰二字為衍文安世按魏書曹丕時許芝奏云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二字明後人妄加也郭京徐氏本亦皆无此二字袁說友講義初六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臣聞坤卦六爻皆陰而初六為陰爻之初蓋陰氣之微也如初寒之時有微霜之至作易者因陰氣方萌之始而有防微杜漸之戒以深明天下之事當謹其始以慮其終始之能謹則終无憂矣譬之履踐至微之霜日積一日苟不知戒則自微至著遂成堅冰此蓋馴致必然之理也聖人戒焉故曰履霜堅冰至而象復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其辭切其戒深大而為天下國家小而一身之行事

苟微之不能防則如履霜之不戒將必致於滋蔓而難圖固結而不可解是豈一手足所能求哉如堅冰然其去難矣聖人知之雖小不善而不敢爲雖一小人而不敢用纖微之累德其去之必速毫髮之微責其改之也必亟以此處已以此治人又焉有馴致堅冰之道哉李謙齋詳解霜降於九月水始冰爲十月而坤之初六一陰始生則建午之月也自午至戌亦已遠矣方是時且未知有霜之可履而況於堅冰也哉然陰生於午終於亥自初至上浸長而不已則履霜堅冰有馴致之道焉蓋不可不自微而謹之也夫陰者小人夷狄之象也古之聖人當君子道長之際而已慮夫小人之竊權當中國强壯之時而已憂夫夷狄之外侮蓋知夫履霜堅冰之義矣嘗觀夫子作春秋其於君臣上下之分邪正消長之際夷狄盛衰之別未嘗不謹其始焉故書初獻六羽則知季氏八佾之漸爲不可長書季子來歸則知意如逐君之罪爲不可訓書會戎于潛則知其楚凌駕上國之變爲不可遏一事之始防微杜漸常有憂深思遠之意寓乎其中是豈非見履霜而知堅冰之至者哉易示其理春秋紀其事聖人之憂世亦深矣蔡節齋訓解象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凝結也馴順也居卦之始先動而未知當順乎陽者也順致其始凝之道則必至於堅冰馮椅輯註

初六履霜初六象　陰始凝也霜者陰氣凝結之始履霜下有堅冰二字衍文徐邈本无凝魚冰反結而聚也　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明堅冰至之占霜之馴致乃至堅冰馴似俊反徐聲馴狎順也致詣送也馮椅輯傳初六履霜堅冰至　替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朱子發曰震爲足自下而進履也此久下卦震之變也　張舜元曰方亙至之初一陰始生于地下露氣方凝未結爲霜也而言履霜堅冰者知微知彰之意李去非曰乾之初言潛龍而戒之以勿用其愛養微陽之生如此坤之初言履霜而戒之以堅冰至其遏防盛陰之極又如此乾爲冰以氣而結坤之形也月之建亥乾之所位人見坤之爲冰也豈知其中有乾哉陰之始凝爲霜其微易散也馴致堅冰則陰陽難判矣　毛伯玉曰堅冰至者積而至於无君也林慎微曰初之陰有陽在上以止之則无堅冰之事上无陽則有馴而无止至堅冰也兢慄哉朱子曰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增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於易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微矣　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而此稱履霜步外至何也曰陽主發見故稱潛龍以明其未見也陰主隱伏故稱履霜以彰其已至也戒之以勿用所以愛之戒之以堅冰所以惡之也是又聖人扶陽抑陰之意　蘭惠卿曰下卦內也坤之時一小人居內引至朋類終至於盡去君子而爲剝爲坤故聖人於一陰之始生知其遂至於堅冰也故曰國之治不治於已治之日國之亂不亂於已亂之時其所由來者漸也楊廷秀曰陽始萌則曰勿用陰始生則曰堅冰至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所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齋萌書）

田疇學易蹊徑　坤初六　坤之復　一

䷁　坤下　坤上

䷗　震下　坤上

下卦變震震爲足足在下而履於陰履霜之象　乾爲冰乾陽伏於五陰之下堅冰之象　一陰生於建午之月陰始凝之象　坤十月卦履霜之時後十一月卦堅冰之時自始而坤自坤而復馴至其道至冰之象

初六履霜堅冰至此至堅冰也說者因淮南子有聖人見霜而知冰之訓遂皆以坤久之履霜是爲堅冰之漸以愚觀之殆恐未然夫坤之初六是一陰之生建午之月也既非履霜之時又豈可言履霜爲堅冰之漸乎春秋書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周官凌人十有二月令斬冰此皆周之十二月即今之十月也霜之隕履霜之時也冰可斬堅冰之時也以此論之則履霜之與堅冰亦同時之物此人之所常見而不可以先後言者也蓋聖人於陰生之始指示天下之人以陰盛之時曰履霜堅冰至矣夫霜之履則陰凝於陸之塗也冰之堅則陰凝於水之塗也冰霜徧候則水陸之陰皆凝而陰氣之盛爲何如耶推原其始蓋自坤之初六基之一陰之生則陰已疑矣陰凝而至於履霜至於堅冰是豈驟也而加進哉致之至是由玩狎於人之間見而皆不以爲異也故曰馴致然聖人釋象之辭不謂之氣而謂之道者蓋坤而爲震陰變爲陽靜而反動是小人之所由者也其可不畏之而不戒之耶釋象之終再舉堅冰而履霜二字則沒而不言者意謂冰之堅則陰之極也自陰之始凝而至於極則履霜在中雖不言可知矣蓋乾之初九天一之數也奇數也故曰潛龍一象也坤之初六地二之數也耦數也故曰霜曰冰兩象也雖然陽明陰闇而乾

之初乃曰潛龍者是秘其發見之本也戒之以勿用所以㓙之也坤之初乃曰履霜者是彰其隱伏之禍也戒之以堅冰所以憂之也卦變為復坤陰復則小人道長矣（魏了翁集義）廣平游氏曰坤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履霜之戒六曰重陰有天地閉之象又坤初六圖右圖坤初六乾為寒為冰何也曰坤坎之交乎乾也露者坤土之氣也至于九月坤交乎乾白露為霜故霜降為九月之候水寒冰也乾交乎坎也乾位在亥坎位在子大雪者十一月之節亥之難大雪也其辭曰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猶於淵夫坤之初六五月之氣始卦也是時豈唯无冰而露亦未凝何以言履霜堅冰至曰一陰之生始凝於下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積而不已至于坤之上六則露結為霜水寒成冰是以君子觀其所履之微陰而知冰霜之漸乾為金也故霜肅殺而冰堅猶陽瀛四尚易通思得之師曰初爻坤之後復建子月之卦也一陽之氣雖復於黃鍾凝陰沍寒實從此盛故亥月雖履霜未有冰也丑月則冰堅不待履霜而知矣惟子月微陽初伏於群陰之下而此爻乃在純坤之初正陰陽往來交際之時所當扶陽而抑陰故聖人特設為謹微預防之戒設戒而不言吉凶何也有陽必有陰有君子必有小人是雖不可以並立而實不能以偏无亦在乎見幾

而審處之爾故文言亦必兼積善積惡而言之或曰復卦辭善之也坤之復則深戒之何哉復成卦則已離乎坤也坤之後☷☳其貞猶坤也方自此之故必預嚴其戒然知戒於履霜則實所以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之吉也是故始可慮也有乾之德則慮始也易故安於勿用而有餘復可喜也居坤之初而為復也難故履霜堅冰戒謹之意常若不足也乾坤初爻互生始復上終夬剝乾包三女坤包三男上下相重而六十四卦備陰陽始而終終而始之運茲其所以為易而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朱子發謂震為足自下而進復也此亦以變震言或以乾初九為復復有動意已興潛三初九在乾為潛在坤為復以坤初六為始始當五月寧有霜哉☰☴一陰生午蓋乾坤月卦乃位畫之常者也爻則九六交變故有互之其所當月卦焉　愚曰或問爻辭言履霜堅冰至而小象釋之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何兩致堅冰之戒耶按朱子取魏志作初六履霜又按唐郭氏京舉正云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以今本霜字下堅冰二字重衍合正之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錢融堂曰馴說文馬順也文言亦取順義致即善戰者致人之致其道指初六也初上皆曰其道備著始末（詳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王莘叟音訓）坤

履霜堅冰　晁氏曰徐氏无堅冰二字王昭素以徐氏為然胡先生亦云然　凝馴（音訓並見前王弼註）趙以夫易通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初為足陰在下履霜之象霜始凝結以漸而積必至堅冰理之常也聖人於乾之初言勿用者恐其為始也於坤之初言堅冰至者憂其不能為復也魏志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郭京徐氏本皆无堅冰二字易祓總義魏志韓芝表易傳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又郭京舉正今本象曰履霜下多堅冰二字　六老陰也八少陰也少常老變易以變為用故陰爻不用八而用六六居卦下為始建午之月一陰始生斯謂之初初雖未至於冰霜及乎履霜則陰始凝而為冰有消陽之漸正所以寓扶陽抑陰之意夫陰陽天地之道為晝夜為寒暑往來之常聖人亦何容心於抑揚哉蓋易於君子小人未嘗不深致其辯陽者君子之道陰者小人之道小人易進如冰霜有馴致之理宜聖人所以惓惓致戒於其初也趙汝楳輯聞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陰主肇斂陽主渙釋肇則而凝白露為霜凝極則洪流亦冰壯風行水上冰渙而釋渙極則溝澮亦盈溢皆必至之勢也人皆曰露微易凝水深難冰然一夕寒風倏焉冰壯蓋于時獨陰无陽猶坤之純陰也霜之極至于堅冰坤之極至于龍戰聖人以始凝釋霜則已示堅冰

之幾　徐相直說初陰之方萌以四時論之是五月之爻當盛夏之時一陰方萌於黃鍾之宮若不足慮然履霜堅冰皆自此至象言履霜堅冰皆自此至象言履霜堅冰是何故謂陰氣凝結為霜為冰皆緣自初六馴致其道遂至於堅冰也此聖人言不可不戒謹於初也張應珍解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履霜爻象也堅冰至警辭也六居初陰始凝而為霜凝極則至堅冰矣坤皆變成乾乾為寒為冰故也凡占坤之初六以防微杜漸為戒蘇起翁讀易記霜者冰之漸初六陰爻之始也為履霜而有堅冰之理其至以漸故也履霜陰氣始凝結也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馴致即漸至之謂戒其陰之始也小人陰類其初甚微馴致則其禍甚大故能謹其微則不至如堅冰而小人道消矣爻變震為作足履也卦變復子月也履霜堅冰之候也然一陽已生戒其馴致則何慮陰凝冰堅乎坤无君位易為萬世之防惟恐臣子蕩然君臣名分故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得不早辯於履霜之時乎丁易東象義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此以下釋坤六爻象辭也初六言陰始凝者初故取始凝之義坤順故取馴致之義魏書作初六履霜陰如凝也或曰馴狎順也如禽獸之馴狎字從馬馬行之順曰馴爻變震以馬取象　按夫子小象傳本

以義言非必取象今此書以象為主凡可以象推者亦不敢違非用其繫蓋先儒已然矣後皆放此云許會齋讀易私言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无上二段）鄭鍔圖說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乾體交坤之初六一陰之氣始生于午為夏至月應在酉其對在子旁通為姤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此段六爻與彖俱於文言後備述之矣此略言其六爻之道也吳澄纂言外翼彖曰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馴如馬之馴其行徐徐而至馴致釋至謂其至以漸也俞琰集說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釋坤初六曰陰始凝以明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為易之緼也霜陰之始凝也冰陰之大凝也始者未甚凝馴致其道則因循日久以漸而積必至于大凝也馴音循謂順習也二若順初而與之同惡相習則其禍可勝言哉所喜者六二有所守而不習則初六之惡无相濟者矣按魏志許芝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易舉正云今本於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審如是則王弼時猶未差誤王弼後始差誤爾　紫陽朱子曰當從魏志或曰爻辭云堅冰至要其終而言爻傳云至堅冰原其始而言李恕

易訓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初六以陰居下陰始生也聖人即爲之戒曰陰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堅冰至矣　霜者陰之初凝結者也馴習推而至於陰道之極必至於成堅冰也胡震衍義霜者陰之始凝堅冰者陰之極也履自其下而言之至要其終而言之也馴之爲言順也坤之初六陰之始生也聖人防其將長而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小象謂馴致其道蓋不防之則習習因循而至於盛也　童溪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乾之初九一陽在下而曰潛龍勿用懼其傷也坤之初六一陰在下而曰履霜堅冰至防其長也懼其傷害之也防其長忌之也此爻變則爲坤之復卦其象陰生於下霜冰之象其占在謹微而防患張清子集註初六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楊氏曰霜亦冰也而聖人從言冰者蓋冰甚於霜也荀子曰冰水爲之而寒於水　劉壽翁曰坤初六在姤爲五月一陰始生使有凝意驗之井泉已寒然去冰霜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着謂所履者始凝之霜馴致其道則至堅冰矣　節齋曰履象初霜象六　丘行可曰乾之初九小象釋之以陽在下坤之初六小象釋之以陰始凝聖人欲明九六之爲陰陽故於乾坤之初畫言之　愚謂霜陰氣始凝也堅冰陰氣已盛也識者踐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蓋堅冰至者要其終也至堅冰者探其本也馴字左旁從馬致字左旁從至馴致其道者謂由霜而冰若馬之順行有必至之理也趙珪解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卦爻第一畫初也六乃老陰之數故以名陰爻初六陰之始履踐也霜陰氣之始凝也堅冰陰氣盛結而成也始踐霜上陰氣漸盛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凡爻下彖曰者指一爻之象而言後皆倣此象云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謂陰始凝爲霜馴致其道以漸長盛則至堅冰不可不戒也胡炳文通履霜堅冰止至堅冰也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示兩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其體也董真卿會通郭氏京曰陰始凝也上誤增堅冰字履霜與堅冰時候頗異不合相連結義疏云初六陰氣之微初寒之始履踐其霜微而漸積乃至堅冰也履霜者從初至三堅冰者從四至上陳應潤爻變易緼初六履霜堅冰至止至堅冰也履踐履也行之迹也馴積習也凝冰之堅也道猶路也如假道之道初六變陽通卦爲復且乾之六陽剝之已極變而爲坤坤之初爻陰氣始長變而爲復雷蟄地下不能發聲時至四陽其聲始發一陽之微安能敵其五陰之盛前漢律曆志曰陽氣伏于下於時爲冬禮

記月令十二月水澤腹堅又曰天地嚴凝蓋水堅陰凝之時乃在一陽之後說卦曰乾為寒為冰亦坤爻之變乾也乾之初九變姤彖曰陽在下則陰氣見于上坤之初六變陽象曰陰始凝則陽氣伏于下霜自九月而降至十一月而冰始堅霜之積習于道路至于堅冰如小人假道而進積習于朝而至于亂國履霜之戒人君不可不審之於其初也自古君子小人何代无之惟人君知人之明大臣薦賢之公故邪不可干正愚不可害賢堯之時亦有四凶惟舜有知人之明能丕去之故元凱得以自安都俞吁咈皆无疑也商之時亦有蜚廉惡來助紂之暴武王伐紂始能去之漢自王莽謀竊誦篡者五千餘人群邪並起東都自周福房植立為南北之黨而朋黨之釁始萌至于末年閹宦之黨充塞朝廷輙控制人君反指正臣為朋黨縉紳之士為之掃地矣至唐李林甫楊國忠汲引小人賊害君子致有安史之亂代宗以来閹官擅權朋黨之禍又作矣宋初端人正士接武登朝自王安石為相變更新法引用小人呂惠卿章惇蔡卞之徒充塞要路君子為其斥逐不啻如叛逆之慘善于司馬光之言曰安石誤矣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小人得路豈可去之若欲去之必成讎敵後王安石果為呂惠卿等所擠宋國由是而亂履霜之戒去小人之幾也齊履

誠本說此卦六爻莚臣與妻事此爻居卦之初霜之始凝猶人之始生堅氷以喻其壯大然不但曰氷而曰堅氷者别于乾且見其元解蒙精藴大義初六履霜堅氷至止至堅氷也　先儒曰坤之初六在始爲五月卦也一陰始生便有凝意驗之於物井中之泉已寒矣乾初九小象釋以陽在下坤初六小象釋以陰始凝聖人欲順九六之爲陰陽故於乾坤之初言也　蒙謂陰　雖始生而其勢則漸長故聖人謹於微也易纂饒氏曰凡屬陰類皆當謹以一身言則天理人欲以國家言則君子小人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夫之於婦也所以文言指臣子而言正是此意履在下故取以爲陰下之象　吳氏曰傳以足履地爲履初在地下故取履象或疑初不專言小人方微不可使長下句言陰始凝則上句只合言履霜不合言堅氷接魏志文帝時許芝奏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則是時猶未有此字出後人妄加明矣　朱氏曰馴順狎也若鳥獸之馴狎然言順其陰柔之道習而不已乃至堅氷不可不爲他日防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子傳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也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爾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朱子本義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董楷集說程氏附録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缺一缺一便不是浩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剛也又曰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坤道故下（一作不）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是六地道之精純者

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者且只看處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道其發无二但至（一作只）有深淺大小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朱氏附録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　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不習而无不利占者无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放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後大耶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趙與迴遺說　朱子語録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无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彖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一箇事後面說底四事又儘隨他說去如某之說又无許多勞攘（夔淵録）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呂燁録）　夔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出六爻如此只是爲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以合此卦（龔蓋卿録）　看書不可將自己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子雖是程先生言必竟迫切（甘節録）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純陰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爲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横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横三豎四說都无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爲占筮便如此易當來只是爲占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

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十四卦无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看得好（陳文蔚錄）　夔淵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是德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德地人依得這箇時便不習无不利是就未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先生云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方大如此　劉砥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至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脩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三或五豈有定例余（大雅錄）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賢人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己之謂信是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无不利（李閎祖錄）　王弼註象曰初六履霜止不習无不利居中得正極於地質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脩營而功自成故不習焉而无不利　任而鴆反眾經皆同孔穎達正義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云直其正也二得其位極地之質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謂之直也地體安靜是其方也无物不載是其大也既有三德極地之美自然而生不假脩營故云不習无不利物皆自成无所不利以此爻居中得位極於地體故盡極地之義此因自然之性以明人事居在此位亦當如地之所為　注居中得正正義曰居中得正極於地質者質謂形質地之形質直方又大此六二居中得正是盡極地之體質也所以直者言氣至即生物由是體正直之性其運動生物之時又能任其質性直而方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要義六二居中得位極地之質　李鼎祚集解六二直方大　荀爽曰大者陽也二應

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　不習无不利　荀爽曰物唱乃和不敢先有所習陽之所唱從而和之无不利也　干寶曰陰氣在二六月之時自遯來也陰出地上佐陽成物臣道也妻道也臣之事君妻之事夫義成者也臣貴其直義尚其方地體其大故曰直方大士該九德然後可以從王事女躬四教然後可以配君子道成於我而用之於彼不方以仕學為政不方以嫁學為婦故曰不習无不利也　司馬溫公說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者何六二者於律為南呂於曆為建酉之月草木黃落暑去而寒至也其曰直方大何直方而大地之德也六二何為擅地之德坤之主也六二何為坤之主夫陰陽雖殊皆主中正者也故乾九五陽之主也坤六二陰之主也地之德其為直方大者何直者言其氣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之也君子法之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何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則所受不陷於敗也義則所適不失其宜也直且方者守諸己而无待於外也君子居則不蹈於敗動則不失其宜施於身而身正施於國而國治夫又何習而何不利焉可以斷者无疑矣　張紫巖讀易雜記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于內所養博大矣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于天其方可以下法乎地直自敬來雖闇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吁為臣若此安有欺天賣國之事哉事業之大復何疑也　不習无不利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內外其設施舉措罔不契合于天人之心矣何所疑而後習之邪一為仁二為義二大數為敬　都絜易變體義此坤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蓋此爻言直方大又言地道光蓋盡地道而為域中之大也文言稱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君子體坤而盡臣道矣蓋欲以直內義以方外不習无不利而不疑其所行則臣之道也而其變體為師者以其不習而无不利故文武兼資而備將相之才入相出將无自而不可矣古之六卿居則為六官之長及其用師則為六軍之將周公之東征太公召公之分陝皆由此道故坤之六二盡大臣之道乃變體為師而爻辭如此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而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然而有言我戰則克者蓋所謂不習无不利其與此同義乎然師之成卦以用兵為主而是爻則言盡大臣之道而行軍用師之法皆其餘事故為坤之師而與其本體異焉

楊慈湖傳直心而往即易之道意起則支而入於邪矣直心而行雖遇萬變未嘗轉易是之謂方圓則轉方則不轉方者特明不轉之義非於直之外又有方也夫道一而已矣言之不同初无二致是道甚大故曰大是道

非學習之所能故曰不習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習者勉彊本有者矣侯乎習此雖人道即地之道故曰地道光也光如日月之光无思无為而无所不照不光明者必入於意必支而他必不直方大必昏必不利六三含章可貞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或者往往於是疑其為小故聖人特發之曰智光大也道一而已初无小大六四括囊无咎无譽亦此道也方時閉塞義當括囊而謹易道之見於坤見於謹者也二言坤道之正五言坤道之盛他卦之五多明君象至於坤則臣道也故五止言臣位之極盛黄者中之象言乎其得中道也故曰通理言理以明中非中自中理自理也裳者下服言乎正人臣之位居人臣之體也故曰正位居體明乎得道者必能守分而不犯此非設飾者所能由中而發發於文為故曰元吉文在中也言乎文非外飾乃自中誠而着也伊周之事人咸信之不疑其為非信其誠也王莽設飾故卒罹大禍初之履霜謹微之道也上之龍戰道之窮也皆易之道而有昏明邪正之辨也坤之用六即乾之用九九六不同而用同乾造始坤代終始終不同而其大則同故曰以大終也至哉之坤即大哉之乾也名分不同而道同也為妻為臣而失道則不永則不貞得其道者必永必貞二三四五皆能用六惟上六不能用六反為六所用為形體所使為勢位所動故上初亦不能用六故為霜為氷為不善之積能辨之於早則能用之矣項安世玩辭直方大　莆陽鄭厚曰坤爻辭皆協霜字韻此當曰直方而已大字衍文不然則屬下句今按象辭曰直以方也又文言亦止釋直方二字則其說近是但謂大字衍文者非大字自為句與既濟小字同易中大字與亨利貞同為四德皆附於爻辭之下別自為句也　不習姚小彭曰習重習也今從之夫二之所習謂習初也地類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則賊亂之所由興也初六六二當重習之初故示訓尤急初六一陰方生聖人即慮其習曰積曰漸曰順皆深絶之六二二陰浸至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喜之蓋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不習也正則无私故直中則不偏故方捐私及偏與陽同德故大陰不能大大者陽也上六習陰至六故有无陽之疑六二不習一陰故不疑其所行坤之六爻五雖得中猶在可疑之地惟六二无可疑者故其道最為明白自昔臣道之禍皆成於疑疑生於暗方朋類重習之初不自知其至於疑也惟明者為能早辨而不習故曰地道光也　乾坤二五　乾以

九五為主爻坤以六二為主爻蓋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於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止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於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止言坤德之美六二之直即至柔而動剛也六二之方即至靜而德方也其大即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其習无不利即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也六二蓋全具坤德者孔子懼人不曉六二何由兼有乾直故解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坤動也剛所以能直也又懼人不曉六二何由无往不利故又解之曰地道光也言地道全六二猶乾之九五言乃位乎天德也六五不得其光明之大用而得其德美之盛故曰文在中也又曰美在其中皆言體而不及於用也末句言發於事業方微及於用猶乾九二但言龍德正中末句言德博而化方微及於用然終不及九五六二爻辭之光大也六三在上下之間兼有體用之微意上與五同功故含章可貞為有其文下與二同體故或從王事為有其用文雖非在中而亦足以發於事業故曰以時發也用雖非正位之光大而亦能以其智為時用故曰知光大也蔡節齋訓解六二直方大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　不習无不利不習者自然之謂馮椅輯註六二直方大坤道中正之象　不習无不利占內直外方則大矣不待習而自利也筮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趙汝楳輯聞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直方大皆地體之象乾之德獨盛於九五乾之正也坤之德獨盛於六二坤之正也直者平直方者不回撓大者不褊小皆地道之盛備此三德則不待時習而所行皆利彖辭兩言利所利者有限爻言无不利得時當位居中處下也姑汾遁叟證類指龜六二居中履正在立地之道能盡地道也順天以直應物以義含弘光大和而不唱故不習无不利也時則建未律則林鐘以人事言之則殷之仲虺順湯之美以謂直也作誥天下是謂義也含弘重任謂人臣之道盡矣丁易東象義六二柔順中正中故直正故方合直與方其德大矣不習者坤順自然之象无不利者利亦陰象蓋无專為陽利貞為陰也又以地勢言之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直也而會于中由東而南由南而西由西而北由北而東方也而環其外舟車所至人迹所通皆地所載大也天圓如丸雖大而不可以直方言地之大則以直方而大也　以變象言之二動成坎應五亦坎重坎習也以本體言之无重坎之阻故不習无不利　此爻為坤之主柔順中正而利者也黄氏日抄直方大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為說晦庵止云其德內直外方

而人盛大其說徑淨節齋蔡氏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內直外方其德乃大於釋字无切實亦釋晦庵者也吳澄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爲坤之師　直方象也以卦體則坤之中以入位則地之上故以地取象二居中而變爲剛象地之中天氣自下而上故曰直初三兩偶畫象地之方故曰方　大不習象也以直計之地之厚上下相去三萬里以方計之地之廣輪東西相去南北相去亦各三萬里直之厚方之廣有形之物其大无可與比故曰不習習重也言不再有如此大者也　无不利占也筮得此爻於事无所不利俞琰集說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又得坤道之中正則无私无曲中則无偏无黨是以執直而不回執方而不移也易以陽爲大陰爲小六二陰小而稱大何也曰從乾也從乾而行則大也習與書大甲篇習與性成之習同不習謂六二中正不與初六不中不正之明相習爲不善也擇善而得所從則不疑其所行故无不利胡炳文通乾五爻皆取象唯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唯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唯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則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或曰乾天道也主九五坤地道也主六二直方大地道備矣董真卿會通徐氏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又曰習重習也小不習吉此言不待重占自无不利以人道言之　馮氏椅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許氏曰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梁寅參義坤六二以三才言之則得地之道以二體言之則居下之中以一爻言之則陰居陰位其視諸爻至爲純粹者故有直方大之三德焉占者有是德則不待學習而自无不利无是德則雖習亦不利也不習云者謂无計較无覬當其德其利皆自然也然坤賢人之德也其不習而利豈真不習乎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在人言之則真積力久而有得者也故其不習者未始不由於習此爻之辭但以成德者言之爾趙與滇經義不習

无不利不假乎人爲之使然自能適夫天理之自然一性之中至理具存焉動靜之間一蔽於物則日用周旋无非人欲之流行矣於天理何有哉君子盡一性之理者非有他焉人僞之習一毫不存順理而行无乎不利至是則心與理一理與心一混然而无間也坤之卦曰云云意或如此蓋嘗論之天下之事習之而後利未有不習而能利者也學而時習學固貴於時習也水洊至習坎坎固不可不習也今而論坤乃曰不習者是何也蓋學可習也而性不可習〻習乎性則奪以人僞矣坎可習也而性不可習〻習乎性則雜以私情矣坤之君子所以不習者如此焉可加一毫人爲之力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天宇泰定虛室生白合之於靜冥之於无念慮之間私欲不能入也行止之際外物不能惑也動容周旋與皆中禮安行順適自踰大方率性之真何有習也情僞不作何有習也猶天施地生而其益无方也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聲即律心即度也綏斯來動斯和也乎以建天地之極乎以立生民之命乎以開文明之治皆自此而充廣之也何不利之有抑嘗論之乾聖人之事也坤賢人之事也苟賢矣又曰不習何也聖人之性雖自於生知而不可以无學賢人之德雖得於持守而終歸於自然故九二言學問而六二言不習此聖賢之學之辨也必如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而後爲至矣苟有人爲之累則不足以言德也易之不習中庸之无聲无臭皆道體自然之極功故書異而旨同學者不可以異觀程績經義不習无不利无所勉而能故隨所遇而安天理之自然本不容以僞爲也坤之六二以至柔之德處至順之位天理之自然有不容不然者矣是以不待乎習熟之勞而自无一毫之不利然則不知安其所當安而惟欲勉其所未至吾見其人爲而已矣烏在其爲天理之真實也不習无不利此坤六二爻辭也而文言復申言之且天理之妙在在充足不爲賢而加多不爲愚而加少不爲衆人而不足不爲君子而有餘故有心窮力索口詔面命朝夕訓誨之勤而憒不知其故者有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不待教詔之勞而自不能已者於此可以觀天理之純全善端之發見矣夫父子之間君臣之懿孩提而知愛及長而知敬此其天理之油然自遂者固非有所習熟而後知也而世之或悖乎此者豈其性之罪哉抑不能反諸己而已彼坤之六二居順之正處柔之中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敬義以充之柔順以行之是皆六二之所固有而非外鑠以爲能也是故周旋揖遜升降拱揖可以爲敬矣而坤則不勉而自中制裁割制辯是與非可以爲義矣而坤則不思而自得復焉執焉之謂賢而坤无

執也性焉安焉之謂聖而坤常安也然則何往而非利則亦何往而爲利哉嘗觀无妄之卦所以挽人欲而復之於天理之正者也夫不耕則不能穫不菑則不能畬此理也而聖人於六二使之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豈非以耕穫菑畬未免乎勉強修爲之力至於不耕穫不菑畬此无妄之所以與天理爲一乎異時孟子嘗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然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殆孟子之所謂勿忘而至於不習无不利則勿正勿助長之旨歟孰謂孟子不言易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子傳承天而動直以方爾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卜子夏傳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靜然而待其天氣直也物得宜而遂生方也无不載焉大也地道之上居體之中盡地之理无私而生成也承命而化之動无不中何習之有乎故無不利也王弼註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而直方任其質也　王註記深衣篇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註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孔穎達正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是質以直方動又直方是質之與行內外相副物有內外不相副者故畧例云形躁好靜質柔愛剛此之類是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言所以不假脩習物无不利猶地道光大故也李鼎祚集解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九家易曰謂陽下動應之則直而行布陽氣於四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干寶曰女德光於夫士德光於國也張横渠說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地道之有爭者故曰光也蘇軾傳坤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以六居二可謂柔矣夫直方大者何從而得之曰六二順之至也君子之順豈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動也爲直居中而推其直爲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順生直直生方直方生大君子非有意爲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習无不利夫有所習而利則利止於所習者矣陳了齋說天地之元在乾坤坤元之主在六二故曰地道光也光者中正之體中正而動其習也大矣張紫巖傳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坤有靜厚之德而六二得中于內所養博大故動而見於事業其直可以上通于天其方可以下法於地直自敬來雖闇室不欺也方自義來雖死生不變也惟直故方惟直方故大吁爲臣若坤六二又安有欺天失節之事哉事業之大復何疑也且君子以敬義而行乎內外其設施注

措國不悉契天人之心矣尚何待於習而後利邪奇之而一耦之而四爲直方二火數爲地道光郭雍解註道以順爲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爲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爲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爲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李光讀易詳說易以五爲君位二爲臣位以六居二人臣而處陰位位之正中者也故无初六馴致之漸六四逼上之嫌可以守道而行志矣夫盡道事主既直且方鮮有不蹈禍悔者惟六二以陰柔處下故得任其直方引其黨類而朝无忌惡之者唐虞之際皋夔稷禼之徒咸聚之朝廷此臣道之大也以此事上往无不利矣何疑之有哉故曰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朱漢上傳六二中正而動中故直正故方直者遂也方者不易其宜也易曰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而說卦乾爲直坤爲方方亦剛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重坎爲習二動成坎不習也動而之五得正不習无不利也坎爲光光大也易傳曰二爲坤之主中正在下盡地之道故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不習謂自然也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曾種易粹言大則直不絞方不制故不習而无不利正蒙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爲中正動則爲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何曰直方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達孔子云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內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內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

故能大无所因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為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于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異矣是以初為防微終為失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李衡義海撮要六二之動者直方之德而後可見也因物之性而生之是直也成物之形而不易是其方也（丁）　直方大者正直之道爰從至靜中生之地有靜之理二者中正之象聖人以此理象令君子效此而動自然有法則故象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昭）　六二以直方大之三德發動而生物无不得其宜（胡）楊萬里傳文言釋之至矣程子謂二為坤之主不以君道處五真得聖人之意也坤之六爻莫盛於六二而六五次焉六二具直方大之三德而出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哉柔則曲而六二獨直柔則刓而六二獨方此其所以大也何以柔而能直且方也中正故也不揉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固不必習也雖然不必習而習不亦進進矣哉林栗集解初六下卦之下以陰居剛故曰履霜堅冰以其體非純柔有剛强之漸也六二下卦之中以陰居柔故曰直方大直言其正也方言其中也大言其光亨也夫地之生物也直其成形也方其載物也大矣所以然者順故也順生

直直生方直則遂方則廣故直方也者天之所由生也循理而行謂之順動而不屈謂之直行不踰矩謂之方德合无疆謂之大然而言之六二何也曰六者地之數而君子之德也二者地之位而君子之時也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是則天下之至順而德合乎无疆者也故夫直之與大皆剛健之形容在坤他爻則嫌於疑陽矣惟其至順故配乾稱直從乾稱大而不嫌於疑陽也若夫方圓之體則一成而不可易矣故曰不習无不利習也者利而行之勉强而行之之謂也夫以坤之順其於臣子之道固不待習而能矣然而履非其地居非其位則直近乎訐方近乎悖大近乎專苟不習焉則失恭順之名而得專悔之罪矣故六三則習於含章六四則習於括囊六五則習於黃裳惟六二居中履正上无所疑下无所忌直方以大不勉而中何往而不利哉子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謂六二至柔而係之直方大者以其動言之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謂以其德而應其數以其時而當其位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斯地道之光矣楊慈湖傳直者直而已不曲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方者如物之方不可轉移而已不必求之遠也曰直曰方皆所以形容道心之言非有二理也此道甚大故曰直方大此道乃人心之所自有不假脩習而得人之本心惟有虛

名初无實體自神自明自中自正自直自方自廣自大變化云為云云皆妙為為皆妙象辭以動為言者惟動乃驗其實彼學者獨居靜處惟得靜止之味者未足以驗得道之實也於應酬交錯而自得其妙焉斯足以驗其實矣於應酬萬變而未嘗不直方者斯為得坤之道矣然則此豈修習之所能到雖然道則然矣不至於得主動之妙固不足以言得道矣而亦有學焉道雖已明動雖已妙雖已省不習以實而猶有故習未免頓釋故孔子十五志學至三十方立至四十方不惑五十方知天命六十方耳順尚須學習習者習此不習之道也習未精純雖善未備精而忘習斯无不利至於此則地道在我矣神用發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无思无為變化皆妙地道之光如此人道之光如此六二正居下卦之中於是發明坤道之正趙復齋說六二之動直以方也靜而全動而著易之取象必於動發之生物通炅直流形者方周遍者大有如是體故有如是用也項安世玩辭六二之動陰主靜陽主動小象於六二之道以動稱之示不習陰也坤之所以為天下之至順者以其順天而行也苟積陰自孚不從陽而行則天下之大逆也陰動而從陽臣動而從君小人動而從君子皆以動而成其順者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袁說友講義六二直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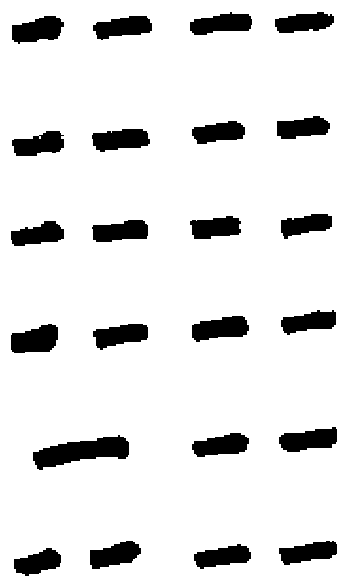
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臣聞坤卦地道也臣道也故六爻以臣道言坤之六爻惟六二之爻盡臣道之美蓋居下卦之體於臣道為順又處一體之中於位不敢過而人以陰居陰所以盡人臣之道者全矣於是得以大其直之道夫六二在中位為正故曰直盡臣道為義故曰方直方之大得於天性之自然不待脩習而用此无不利故象復申言之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有臣如此上而事君下而處己无愧於坤之順承乎天臣道斯有光矣故曰地道光也然則欲為臣盡臣道在乎法坤爻六二之動而已矣李謙齋詳解二以柔居中既有其德又得其位大臣之道也大臣之道不患乎无高世之才而患乎无蓋天下之氣氣者所以辦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者也六二之臣直而不枉方而不屈大而不隘其所養亦可知矣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孟子之所謂至大至剛以直者則六二之所謂直方大者也是氣也得之自然豈待習之而後能哉故曰不習无不利此其所以光顯而不可及也漢之周勃霍光者號為社稷之臣誅呂安劉擁昭立宣辦大事立大功於談笑之頃而二子皆不學无術以見譏於史嗟乎孰知夫不學无術尚庶幾不習无不利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

居中當位地道之光大者馮椅輯注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方六二之象言其直方之德至靜而不可見動乃見之動猶坤至柔而動也剛之動言占此爻之動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直方地之道也不習而无不利乃爲光明乾六爻唯九五應天道之光明坤六爻唯六二應地道之光明馮椅輯傳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贊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正義曰得其位極地之質程可久曰四方不易者直也四維有所者方也不可以中絕中矩者大也郭子和曰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張舜元曰地道貴乎上承二居地上地道之正也履中居正故全於坤之直方大之德也雖居坎位異於坎之待習而後行也　六二坎之變也坎險則習險變而順則不習矣此以地道言之　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蘭惠卿曰居中履正所以爲直陽爲仁仁則其德圓陰爲義義則其德方直而不方與方而不直皆孤也孤則德不大司馬君實曰不孤則大也此以人道言之右明象占　程正叔曰二與六地道之精純者若六五則異矣蘭惠卿曰乾之六爻唯九五爲中正坤之六爻唯六二爲中正李

子思曰居中守正故爻辭以直方形容之直方者中正之別名也文言又以敬義形容之敬義者又直方之別名也推本而言六二之德无出乎中正　乾之六爻莫盛於五坤之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而坤卑各盡其道也然德成於二而發揮於五二卦則同也文王於此故以與乾合德者言之直方而大剛健中正之純粹精之配也夫直方則多礙礙則必習而後行唯其大故不習而无不利也雖然乾坤者聖賢之辨也大矣而未化利矣而未至於安聖人論六二之德視乾猶有等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坤六二

坤之師



乾爲直坤爲方陽爲大坤變爲坎坎中一陽乾之陽也直方大之象　重坎爲習下卦之坎非重險不習之象　陽生於陰萬物資始孕於坎而出於震无不利之象　坤爲矩直以方之象　坤爲陰晦六二變則下卦爲坎坎爲月月明於陰地道光之象　震爲行震伏巽巽爲疑震見巽伏不疑所行之象

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動之一字亦聖人論卦變之要者坤至柔而順懦而不立則爲阿依爲陰賊好逢君之惡以六居二爲坤之主然六二之爻動則下卦爲坎坎剛居中其性誠實无一毫私念撓乎其中故能中直而外方夫以義理爲主而不爲私意所汨撓則謂之直直者不曲之名由直而行不爲事變所移奪則謂之方方者不圓之名中心正直見於施事是則行之非則違之此直方之義也孟子識此以爲性善荀卿但見其發用多剛以爲性惡彼豈知直道而行則物不能回然逐物而變者非直方之士也夫性之直者發之於外皆方而合義凡此者與天爲徒无不合理此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安得不謂之大哉地不直則不能與天相合而成造化且不直則不能與君相契而成治功地之直臣之直皆自然之理何待乎習之而後能爲利耶然以變坎而論之則疑於習矣坎之有孚維心亨則直方大之德是皆有孚於中者何待習之於外耶不習无不利乃天下自然之利可見地道之光如此夫坤六畫皆地而六二獨曰地道者蓋以六爻三極之道論之則下二畫爲地中二畫爲人上二畫爲天六二正在地之文以地四之數論之則地之生數盡於六二矣故此爻獨曰地卦變爲師且能帥師於下大德之臣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屈而不信私意害之也理義者天下之所共由畔而去之无法以閑之也私意害之不欽莫大焉无法以閑之未有不流於不義也直則信之而已方則臣之而已非有加損於其間使知不喪其所有不失其所行而已二者克己復禮者也克己復禮則天下莫非吾體此其所以大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六二居坤下體柔順而中君子存心治身莫宜於此　問坤卦六二不習无不利或以爲此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如是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問者曰然不習无不利此成德之事也先生曰亦未說到成德之事只是卦爻中有此象而已人若占得便應此象都未說成德之事也某說易所以伊川云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　問坤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習無不利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故能得此以爲德否先生曰不可說坤先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爲德坤是何物六二是何物畢竟只是一箇坤只因這一爻中正便見得直大如此卦爻有相應有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五外何嘗應初何嘗應四三

何嘗應上坤卦更都不見相應似此不通先生謂時舉曰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鄭汝諧翼傳坤陰卦也二陰爻也以六居二以陰居陰也是皆陰柔之極何爲以直方大繫之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動惟天下之至柔爲能剛惟天下之至晦爲能明其體重厚其質柔靜其位中正直方大蓋二得之於所性成之於所養者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動者二之發見處也其所性所養自然發見非勉而習之是以无不利得乎大然後有其光有其光斯可以名其大故又曰地道光也趙以夫易通二以柔居陰臣道之正釋彖所謂柔順利貞此也至靜而德方坤之本體用之而剛則爲直直以方者直自方出由方而直也靜而動動而生陽陽爲大故曰直方大習重也不習者不爲重坤也地道光者陽明之發見如此於卦爲師臣之用剛在師爲吉无不利者剛中而應二五皆利也彖言亨貞二義又但言亨易後總義禮記深衣直方下无大字鄭厚存古易曰大字疑衍文六爻自履霜至玄黃皆協音象文言皆无此字或曰大字別自爲句

坤以六二爲中正亦猶乾以九五爲中正君德備於乾之九五故先言大而後至於聖臣德備於坤之六二故先言直方而後至於大大陽也何以言於坤之六二坤陰物也六二純乎陰也陰極而變故象不言大而言動惟其動也從陽而大何待於習夫積習溫習服習皆非自然之義自然而大故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光亦大之發見如此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二爻坤之師師曰師貞丈人吉彖曰貞正也直方正之義亦大之義也夫天圓地方坤宜方也大生動直乾也六二言直言大何也師貞坎坎之一陽自乾九二而來坤道純於二六二則之師宜直方兼全又得其大者也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言六二動而之師故直方而大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言六二自然順動故極其光顯也凡有光者皆陽也含弘光大亦乃順承天之發見也坎言習六二以順而行之故不待於習也☷☵（二爻是師貞坎）　愚曰觀易之法陰虛陽實陰晦陽明聖人皆於爻辭必深致意焉其有得位而曰實曰光不同者卦之材爻之應不相得也如屯九五屯其膏施未光夬九五中行无咎中未光萃九五萃有位志未光此皆陽類也如泰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如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朱子曰凡言不富者此皆陰類也由是觀之則彖曰含弘光大六二曰地道光六三曰知光大乃陰中之陽柔中剛也趙汝楳輯聞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聖人言六二之動直以方而不及大它卦如此頗多以爲省文則不可以爲脫簡則文意自屬未詳爻辭不言動釋辭言動者爻具三德不動則德不顯三德具而地道光明矣徐相直說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直則內不枉方則外不流此君子處已應物之道猶有待於脩爲之功若充直方之德而至於大如孟子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則不待脩習自然无所不利故象言六二之動由於直方此人力之可爲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此直方而至於大人力之所不能爲也張應珍解地道之光六二中正也坤德之動直方且大也占者動有是德則不假脩習所事亦无不利矣蘇起翁讀易記六二居中守正其於德也爲直爲方爲大天圓地方方者爲主而直則所以爲此方也大則所以見此方也萬物資生自然而然无所不利又何待於習熟耶何爲其然也蓋六二坤之主也故以地言勿謂其陰靜一變動成陽則直方可見而大不必言也陽爲大故也故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蓋變則成乾生物皆乾陽爲之故專以六二之動言動變也不習熟而无不利地道至此光明有餘光亦大之發見者爻變陽則二三四互震震動也故坤以動言其動也要以无不利爲主坤主發生動則无不利又何待習丁易東象義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六二卦之主故以地道光言地言坤而光即所謂含弘光大也以動言者雖以爻動取義

但月令言地氣上騰則地道亦有動義地氣雖騰而不失其直方之體者也許魯齋讀易私言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之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无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闇矣夫何故時既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鄧錡圖說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自初六柔遇剛而爲姤至於六二乃二陰之氣行至於未月應在戌其對在丑旁通爲遯小利貞浸而長也此臨之所以至于八月有凶是也未乃周之八月也止堂先生集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此其言動宗何直方坤道之用也不動何以見其直方故曰六二之動其曰地道光者光顯也亦曰地道由是故顯著也潛齋先生集六二直方止地道光也天下有正性者有正用坤初微而著微可忽也著可懼也聖人切近戒之曰霜冰霜固所以爲冰而知霜者有時而忽冰也三位下而亢曰含章曰或從王事聽而不遂應而能終者也四括其囊否陽之際咎譽皆悔利在結容或不容焉不咎則譽以乾之陽至是或躍或者疑也而況坤乎謂之多懼蓋懼此也五高而偏仰則廢分俯則失機履中而時措之是以元吉文王有庇

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凡處危嫌之地此其法也六窮而持陰不陰陽不陽矣故此五者有正性未必有正用唯二具焉是以五爻皆宗本之辭德曰直方大舉其正性而言之也象曰其動也直以方舉正用而言之也蓋直其靜方其動故又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夫觀物之凡不遡其源所見皆非其正也觀坤者曰柔順固也然不知厚而載動而剛豈柔順能之必有根極之者直方大是也直則不邪方則不易不邪則正不易則固正固則大而後柔順之施為天下之正用不然直陰幽懦弱便佞側媚爾豈坤也哉或曰坤體不自立烏乎直不自持烏乎方曰坤非直於坤也直於乾也非方於坤也方於乾也乾作而坤作焉乾止而坤止焉吾知乾而已方其與彼俱作俱止物莫得而遏之則安得而不直亦安得而不方不視其或作或止若紛然其繁也而不知其一本於乾則亦何所習而利哉謂之无不利蓋无私意加乎其間動適乎理而物各得其宜也然則地道之光於是乎在是以六三得之能含其章而有有終之譽六四得之能括其囊而無失身之悔六五得之黃中通理而有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之美初昧焉而不善之積不能以自知上窮焉至於交戈而俱斃然則六二也其不謂坤之正性正用得乎哉吳澄纂言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六二爻義施於人事之動則如坤道之直以方其大不重習其占无所不利者地道之光顯也俞琰集說陽動陰靜六二陰爻而言動者從乾陽而動也六二以位言諸爻唯六二中正而其德直方雖在群小之中唯知從乾陽之大而不為群小所移是以其道光明夫地道屬陰為幽為暗安得光所以光者從乾陽而動也它爻不言地六二獨言地以見六二乃坤卦之主爻也或疑孔子釋此爻止言直方而不及大殊不知動即大也坤陰之靜周小從乾陽而動則大也李恕易訓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二承天而動直以方爾直方則大矣不習无不利言三德全備則莫之為而為地道自順成而光顯也胡震衍義六為陰爻二為陰位以陰居陰得其正以位居二為得中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循理而行无所容偽降殺厚薄各得其宜不柔而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六二具直方大三者之德而出於不習之自然焉往而不利在坤道則莫之為而為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劉氏曰直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德足以配天而地道之體光顯矣方不期大而自極其大則功足以配地而地道之用光顯矣程氏曰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比爻變則為坤之師卦其象柔順中正得坤道之全有直方之象其占則无不利也張清

子集註象曰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　涑水曰直方大直者言其氣也方者言其形也大者兼形與氣而言也　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為中正動則為直方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　兼山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　易氏曰光亦大之發也　進齋曰生物而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　愚謂坤地道也主爻在二六二以陰居陰而在地位故卦德之美惟此爻盡之生物莫禦是其直也賦形有定是其方也內直外方无物不利是其大也況二柔順中正得坤之體故不繩而直不矩而方无疆而大然坤靜也六二之動者靜中有動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惟剛故直惟剛故方惟剛故大莫之致而致莫之為而為故不習无不利而地道之光自有不容掩者也趙珪解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云地道處下為得正下體之中為得中易道惟中正而已坤卦六二德之最盛者也中則自直正則自方直則能發達方則有定止大則无垠也其德皆自然不待習熟而无所不利也象云地道光蓋六二以直方大之德動而无不利乃地道之光明也胡炳文通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此曰六二之動動字當玩董真卿會通朱子語門坤之六二之動直方曰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陳應潤爻變縕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坤之形方坤之勢大方大之德坤之道也坤之六二陰中之陰柔中之柔者也安有剛直之義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六二變陽動而剛健二居臣位一陽能橫衆陰如大臣之德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能負天下重大之事不貴習學自无不利地道之光惟此為盛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為諸爻變動之則但此爻之變通卦為師師主征伐以一將統衆兵在師則當習在坤之德直方大不待習也然則直方大之德何人可以當之如三代之伊傅周召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范李冠出將入相无施不可齊履謙（本記）女方在室男始就傅德性自然之謂直行不過物之謂方識慮充長之謂大德性自然故不待學習能方以大故行无不利皆所以具述其生質之美无不利詳見本卷通釋中解蒙精蘊大義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　先儒曰六二坤之主也六爻雖二為中正唯中故直唯正故方唯直方故大三者形容地之德也或曰直者發於內而无私曲之謂方者形於外而有定則之謂非六二之本體乎小象何以動言之曰柔而中靜而正論其體則然也及其發用則見得所謂直所謂方處則生物載物之象驗之可知矣故文言曰至柔而動也剛至

靜而德方大傳曰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雖曰柔曰靜皆指動處見之繫辭坤作成物而斷之以簡能乃不習无不利之義乾不言所利以其所利之廣大也坤之不習无不利以其本於自然也它卦以有利終不若乾之廣大坤之自然也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營爲而功自成不習而无不利也故以地之生物言之匪雕匪琢品彙呈露出於自然其功畢者此地道所以光也以君子言之乃盛德之發見光明盛大而不可揜所謂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　象謂德无不具而用无不周非六二之中正其能盡坤道乎梁寅參義六二之動止地道光也又言直方大而傳止言直方者蓋由内直外方而盛大則大者直方之所致爾故但取韻協而曰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爲地道光者蓋德盛之極則光輝外見也　貢清之撮要六二直方大止地道光也六二坎之變也坎險則習險而順則不習矣易纂饒氏曰本義柔順正固説直字未的當直字就坤上難説恐只説君子之德六二得坤之純而中且正故以君子之德明之動字是夫子著意下此字不動如何見得他直方直自在内非於動莫見如物之受陽氣句萌於内已而發達於外全无所隱其發達无隱處便是直只好以由中達外訓之　光與明不同只是宣著之意　吳氏曰地之於物氣至即生无有隱匿坤之直也賦形不可移改地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習重也謂重重用工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内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地道當於動處觀之不動則不可見故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有諸中形諸外自然不可揜此正地道之宣著處故曰地道光也　胡氏雲峯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柔順而中正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内直中則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亦自然无不利也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吳説之易疑問坤六二不習无不利象曰地道光也諸家皆謂六二居中履正凡事不須脩習自然其道光明不知如何見得光明　道進公曰坤六二言不習无不利非謂中正而不脩習也乃不習陰而從陽也曰何以明之曰地道爲卑爲汙爲惡爲暗爲小人以陰而習陰但見卑暗汙惡而爲小人而後已初六履霜而至堅冰是也六二居中履正不習陰而從陽所以爲道光明曰坤六爻皆當從陽乎曰坤乃臣道也子道也妻道也子從父臣從君妻從夫其道安得而汙暗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

九眞

坤（坤卦五）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子傳　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爾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朱子本義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趙與迥遺說朱子語錄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失此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爲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晁淵録王弼註三處下卦之極而不疑於陽應斯義者也不爲事始須唱乃應待命乃發含美而可正者也故曰含章可貞也有事則從不敢爲首故曰或從王事也不爲事主順命而終故曰无成有終也孔穎達正義含章可貞者六三處下卦之極而能不被疑於陽章美也既居陰極能自降退不爲事始唯內含章美之道待命乃行可以得正故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言六三爲臣或順從於王事故不敢爲事之首主成於物故云无成唯上唱下和奉行其終故云有終　註三處下卦之極　三處下卦之極者欲見三雖陰爻其位尊也不疑於陽者陰之尊極將與陽敵體必被陽所忌今不被疑於陽言陽不害也應斯義者斯此也若能應此義唯行含章可貞已下之事乃應斯義此爻全以人事明之李鼎祚集解六三含章可貞　虞翻曰貞正也以陰包陽故含章三失位發得正故可貞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虞翻曰謂三已發成泰乾爲主坤爲事震爲從故或從王事地道无成而有終故无成有終　干寶曰陰氣在三七月之時自否來也陽降在四四公位也陰升在三三公事也上失其權位在諸侯坤體既具陰黨成群君弱臣強戒在二國唯文德之臣然後可以遭之運而不失其柔順之正坤爲文坤象既成故曰含章可貞此蓋平襄之王垂拱以賴晉鄭之輔也苟利社稷專之則可故曰或從王事遷都誅親疑於專命故亦或之失後順之節故曰无成終於濟

國安民故曰有終都絜易變體義六三含章可貞上无成有終此坤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蓋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非所謂謙也唯有而若无實而若虛善矣而无伐善之累美矣而无自美之態盛德之容貌若良賈之深藏此含章之德所以有地中有山之義而變體爲謙也況臣之事君待唱而後和用此道以從事然後能安臣之分矣故始也待倡而不敢先其事終也歸成而不自有其功雖臣人之所當然是亦素體謙德之柄而施于君臣之際者能爾也蓋六三柔過乎中非可正之道而未離下體於德爲謙故變體之辭如此然謙之本體稱物平施而无所不用其至是爻則言臣之含章待倡不有其成故爲坤之謙而與其本體異焉趙復齋說乃順承天卦體也含章可貞爻體也以六配三陰陽相雜故此爻發之以陰含陽其文炳也二色成章陰陽雜也陽下陰陰乃上匪陰居陽陽施於陰陰則從之匪陰乘陽陽倡於始陰則終之終也者非謂成歲也始於化氣終於成形而義備矣蔡節齋訓解六三含章可貞含不露也章美也貞固守也謂可守其章以時而發也以六居三故有此象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居下體之上故有王事之象无成陰也陰承陽者不可自成也有終陰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在下卦之終故有此象馮椅輯註六三含章陰氣包陽之象含古函章陽之文明也陽掩陰謂之包陰掩陽謂之函陽饒陰乏也　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占以臣道言之凡言或皆如乾九四之義言當含蓄其文明之德可以正固自守矣或不必貞而出從王事但不居其成功則有終也趙汝楳輯聞六三含章可貞止无成有終含內緼不敢見也章美也三非正位故曰或從成者成功終者終事三爲下卦之終　二爲臣之正位如泰之包荒大有之大車以載蹇之王臣蹇蹇是也六三非正位故含其章美不敢自衒或從王事不敢自尊雖遜其成功然必終承天之事姑分適兎證類指龜陰居陽位美在其中含章不爲物先或從王事也如是可正臣職有終也時則建申律則夷則以人事言之如周公多才多藝雖攝政詔命既下必言王若曰不敢自成六三含章美之德非周公其爲誰歟丁易東象義六三陰居陽陰含陽也故爲含章先儒謂乾之氣皆從地中透過含章之義六三不正故以可貞戒之或從王事近上卦有從王事之象坤作成物上六則成全體之坤三則未成也居下體之上內卦之終故曰有終乾九四坤六三皆陰陽之雜者故皆以或言之以變象言之三動互坎伏離爲文明章也又伏兌兌爲口含章也又動則上體互震震自乾來乾王也震伏巽巽

行事也又變艮爲成爲終无成有終成興終皆以艮取艮未變則无成艮終萬物則有終也伏巽則有進而有退行而不果故以或言　此爻謂三有含章之德或從王事則不當以成功自居終其事也吳澄纂言　六三六居第三畫爲坤之謙　含章象也含如口之含陰陽相閒雜而成文曰章發生萬物粲然有章者陽之爲也然非陰成之則不可坤陰含藏陽氣於內陰外有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美三變爲陽有章在內四含之於外而不見其美也　可貞占也可以正主其事也謂可不謂利於義則可不能必其利也　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占也謂儻或從王事雖无成完而可以有終蓋有人倡之已无全功故曰无成人倡之於先已畢之於後故曰有終止堂先生文集六三含章可貞止无成有終含弘光大坤之道也此其言含章柔何三以陰爻而居陽位又在下卦之上聖人懼其動之妄也故以坤道示戒焉曰含章可貞謂居是者惟含章爲可貞爾章美也含有不衿暴之意曰可者僅可而已非教人終以韜晦爲貞也有王事則當從之但終之而不敢居其成功焉順之道如此也吳澄纂言外翼　章　坤三姤五含章　豐三來章　發生萬物粲然有章者陽之爲也然非陰成之則不可坤以陰含藏陽氣於內陰外陽內有衣錦尚絅闇然日章之美坤六三變爲陽四含之於外姤九五變爲陰含三陽於內故曰含章豐六五下來求九四之章故曰來章　王　坤三訟三或從王事　師二王三錫命　比五王用三驅　離上王用出征　隨上王用亨于岐山　升四王用亨于西山　益二王用享于帝　萃彖渙彖王假有廟　家人五王假有家　豐彖王假之　觀四利用賓于王　夬彖揚于王庭　井三王明　渙五王居　終　坤三謙彖三睽三困四有終　需二上　訟初三履四蠱初賁五家人上鼎三終吉　坎四終无咎　比初盈缶終來　訟彖終凶　夬上終有凶　復上終有大敗　家人三終吝　既濟彖終亂　革初下終　以三畫卦言初四爲初二五爲中三上爲終以六畫卦言初二爲初三四爲中五上爲終俞琰集說六三含章可貞上无成有終以六居三陰中有陽故曰含章謂其有美而不露於外也可貞謂當其可而貞非純乎固執也或疑辭謂非必也從王事謂從乾君之事坤道固宜靜而有守或有王事則動而從之弗違也无成謂持美以歸於君不居其成功也有終謂職分居此則當終其勞也六三柔位剛而在下體之終故其象占如此胡一桂纂註劉氏曰三五皆陰爻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大在中胡炳文通含晦不露六象剛柔雜而成章六居三象六不足於貞而位剛足以守有可貞象居下卦之上故有或從王事之象居下之終故其占曰有終大抵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德主乎進也坤六四以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則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哉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又獨詳焉董真卿會通程子語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顯王氏大寶曰剛柔相雜曰文文之成曰章則動而柔緼之含章也　徐氏曰成謂專成无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又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又曰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居下卦之上故又有從王事之象　郭氏忠孝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爲不足其位爲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　易氏曰三以陰居陽而謂之章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　龍氏仁夫曰三能含蓄其章美故爲可貞固之占居下體上公侯位也剛爻有動意故爲或從王事之占陰爻空虛无成功之象河圖地无一而有十爲有終之象凡爻有止一象一占有正象占外復著旁象占不當爲一說据釋之　雙湖先生曰六三不正故戒以可貞坤與乾配者也王事乾九五事也又曰按李衡云貞者正固之稱不可獨訓爲正或專一固守而獲吉或不知通變不當固守而守之則凶危　曾貫學易變通坤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　坤之道臣道也王事則乾之事也以坤之順配乾之健其所從事能无專成則必有若訟之王事則九五之事也九五爲聽訟之主而六三能從乎上則有王事无所專成宜其有終吉也小象亦曰從上吉也意可見矣　坤六三含章　姤九五含章　豐六五含章　章美也然姤以陽爻爲章坤豐以陰爻爲章何也曰章一也但含則自本爻而言來則自他爻而見故姤之九五以陽爻而含剛德以爲章坤之六三則以陰爻而含剛德以爲美至於豐之六五則非以本爻爲章乃以五爲虛中有以來其下之章美盖以下體之離有文明之德故也此三爻取象所以微有辨也梁寅參義六三含章可貞止无成有終陰陽相雜則成章六三以陰麗於陽章美之象也然未發於事業故爲含晦其章美以陰居陽本非正位故又戒之以可貞有是章美而又能守正則或從王事必有終矣其以或言之者五非陽剛君失其道三雖居下之上而當閉塞之時其志之得行與否未可必也且曰无成有終則雖或當任豈能大有爲哉亦隨時補助而

已陳至辯疑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訟六三食舊德或從王事无成二爻取義何如　坤有陽而含章可貞故或從上而有終訟處柔而食舊居貞是宜守常而不出此二卦爻辭所以同而異也夫坤體純陰至六三陰居陽位是乃陰中有陽故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或出而從王之事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蓋以陰陽相夾動靜相半不能專於含藏也訟則四陽二陰己險彼健故有爭辯之象六三雖則居剛而質本陰柔故宜食舊居貞守分常雖危終吉然或出而從王之事則亦必无成功蓋介乎二剛之間故欲訟而不能也然則從上立功惟陽剛得中者能之如乾之九二澤及於物是矣但坤則純陰於中有陽故亦可含章而時發訟以質柔又間乎剛此其所以危懼而无成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程子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道之說也又從而明之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爾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程子傳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卜子夏傳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體順也為下之義守臣之分也內含其明而不敢遂故可因時而發不失其正王或有命則從之也不果首成代終而以知之光大能全其道也王弼註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知慮光大故不擅其美（知音智注同擅善戰反專也重言或從王事三本卦二訟一）孔穎達正義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含章可貞以時發者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為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唯奉於上要義居陰極不為物始含章待時（見前正義）李鼎作集解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　崔憬曰陽命則發非時則含也　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干寶曰位彌高德彌廣也張橫渠說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蘊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司馬溫公說乾坤之爻得位未必吉失位未必凶其故何也曰陽非陰則不成陰非陽則不生陰陽之道表裏相承陰勝則消陽勝則亢是故乾坤以陰居陽以陽居陰不皆為咎也乾之九三以陽居陽而不中故曰夕惕若厲无咎坤之六四以陰居陰而不中故曰括囊无咎无譽皆剛柔太過故須畏慎而後免咎也然未失其正故不凶也九五六二居中履正其德最美九二六五不失其中德美次之九三六四不失其正雖危无疑九四六三雖无中正之德九四以陽處下剛克而沉潛者也故曰在淵无咎六三以陰處上柔克而高明者也故曰含章可貞　坤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何六三者於律為應鍾於曆為建亥之月百穀斂藏萬物備成陰功小終體乾乎柔而志存乎剛故曰含章柔不泥于下剛不疑乎上故曰可貞王者尊之極也為臣之榮從王役也不敢專成下之職也承事之終臣之力也物以陽生得陰而成令由君出得臣而行故陽而不陰則萬物傷矣君而不臣則百職曠矣陰陽同功君臣同體天之經也人之紀也虞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比之謂也蘇軾傳三有陽德苟用其陽則非所以為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窮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則可以為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專之則亦非所以為坤也故從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終陳了齋說含章可貞則坤美具矣以時發者其發非我也可以從王事矣而猶或之或之者法乾也知坤知乾光大也張紫巖傳先事則迷三用含章蓋推美以效之君而不自暴耀于外者得臣道之貞矣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夫古人豈固為是區區者乎以之謂道不通於君而君心未孚雖欲行之天下孰與格化故美德善政必歸之君而弗敢成蓋將使吾君身自行之吾知或從王事以續終于後而已或不一之辭所從者非一也君子行此是以患澤加於天下令聞傳於後世君子之智不亦光且大乎坤三四得互坤中位一以光大一以无咎三含章蓋中德之積爾邦廱辭坤以六二為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以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知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李光讀易詳說人臣積善在己暸然使戶曉必有忌惡之者惟深自晦匿然後可以守正而行志故竭力以從王事有功而不敢成亦不敢貽患於後而卒能終之但歸美以報其上爾如此庶免於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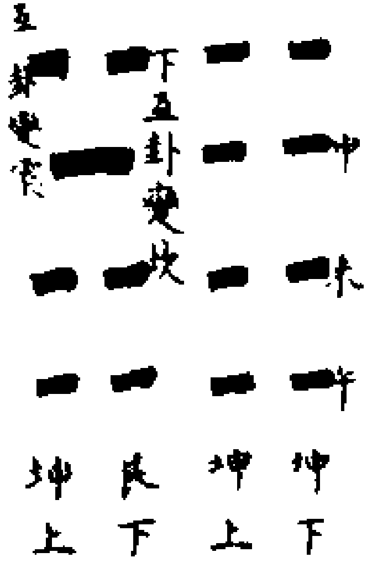
悔周公之事成王是也蓋六三處下卦之上以陰居陽人臣之極位也又坤无正主其道微弱此正大臣嫌疑危懼之時故致其曲折如此使君臣道合无所疑間任之專而付之重有功而見知則說豈當蔽其智謀不以時發哉孟子曰人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人臣內有積美之德當可行之時則動而不括矣外有能為之才盡恭順之道則功業見乎時矣故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童溪易傳）坤離為文明三文之成為章坤見離伏含章也人臣當含章不耀以其美歸之君六三不正非容悅者也可正也六三動則正惟含章也故當可動而動以時發也坤德含弘光大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坤之動也靜而含動而弘坤之所以承天歟乾為王伏巽為事三內卦之上為成上為外卦之終或從王事者三之上也坤作成物无以成功自居有終其事而已為臣而終其事職當然也六三以是從王事得恭順之道知光大矣坎離合為知知如日月之明光大也邵雍曰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効其法而終其勞（誠齋易傳）言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李籲所録）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為不足其位為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李衡義海撮要）臣之有善必稱其君故不敢主其成功則能終此臣道陸畜德於內而時發於君不求自顯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斯其知之光也王逢成制也終就也能昌斯人臣含畜章美之道若謀議未及而先發之非其時而宜行之使天下之人但知臣之所為而不知君之所命則失所以為臣之分也（朱[illegible]）為臣不任事求任事罪一也不任事則姦求任事則諂六三含其光明而不衒或從王事毋必此所以光大也或云者非不任事也非求任事也程子謂義所當為則以時而發若含而不為非盡忠也其論至矣无成謂不居有終謂不盡（林栗集解）六三六四反復坤象也上坤之下下坤之上以陰居剛故曰含章章也者文之成也陰陽相錯而成章也以六居三含於六爻之中含章之象也雖有文章之美不自發見而包含之臣子之道也況在危疑之地乎故曰可貞然含而不發則何以見其有美美而不發獨善而已亦奚足貴哉故曰或從王事從王事而發之斯為貴矣六三於六五為臣故有諸侯從王事之象或之者疑之也或含章或從事也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是以或之三也者下卦之終而非坤之成也坤无成矣其欲成之則上六是也故曰无成有終成者功也終者事也陽始而陰代之終其勞也陰作而陽成之歸其美也是故歲功出乎震歸乎坎成乎艮非陰之所敢成也

人臣不敢有其功必歸之君人子不敢有其功必歸之父乾坤之義也子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含章可以為臣子之正非遂閉藏而不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從王事而發之然後知其為光大也故其釋象曰含弘光大含章之謂含時發之謂弘能含能弘斯光大矣楊慈湖傳三為陽有章之象六為陰陰有含藏之象文著此象聖人於是發此義臣盡忠於君含章疑非其道然臣不可以自用用之者君爾用臣之言取臣之章皆自其君匪由乎臣是故臣道當盡其終不當專其事君不輔則當去可輔則當順事雖有終臣懷不能自已之心至於專成紀禮非易之道也道心中虛无體无我无適无莫惟義之從不能含章而喜於出己之長者已私實作之也道心不如是也或者往往疑含章非正故聖人教之曰可貞貞正也可者通上下之辭含章而盡道則即正矣其有未盡道者故以可為言此空言之法也含章亦非專於含藏時可發則發未可發則含藏无意无必无我或之為言无必之辭也无成无終亦不可也无成有終臣之道也天始地終君始臣終道之常也彼己私之不能忘好自以為功自以為能往往以或從无成為懦懦卑小故聖人正之曰此乃所以為智光大也此聖人所以明易之道也聖人每言光尭光宅天下文王耿光周公光于上下易曰光大曰光明曰輝光曰君子之光皆所以明乎道心不作乎意无思无為而萬理自照也苟失乎此動乎意必命必差蒙齋先生文集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臣謂三為陽故有槩然之章六為陰故有含藏之象凡人無章而韜晦則易有章而欲藏則難六三有其章矣乃能含而不露故可以正固守之即止而從王事不有其善不居其功吾惟知終終之而已成與終若相似而實不同成則有自專取必之意終則盡吾職分之所當為无成有終是乃真柔也象曰以時發也言其含而未發宜終不發哉待時而後動耳一旦見於王事發揮運用非但小知而已用晦而明以柔為剛知之光大无以尚此呂祖謙讀易紀聞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為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無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胷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無安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闔閉終必泛溢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溢都不須閑費力趙復齋說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倡而和施而

生時也反此則非時矣時之義大矣哉　項安世玩辭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者也陰陽相雜為文故二爻皆有文章之象而文言皆以美釋之猶乾九二以陽居陰亦為文明之象也五得中位故為文在中三不得位而在上下之交故靜則含之而可以守其貞於下動或從王事亦足發其智於上也靜者六也動者三也先含章而後從事故不為始而為終雖含章而有發時故可貞而非必貞也可謂亦可如此非決辭也故孔子贊之曰以時發也此以深辨可字之義言可貞則貞可發則發恐人誤以可貞為當貞也又辭於可貞之下用或字接之便見以時發也之意含章秋冬之時也從王事者春夏之時也人但見陽居大夏而成歲而不知為之藏蓄使有今日者皆地之智也含之則為智發之則為光大李謙齋詳解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之位近於君此居可疑之地者也三居可疑之地以剛用柔有文章之美含而弗露而惟知至正之可守蓋安於至靜者之為也三雖安於靜然有時而發於動則或從王事而不居其成故能保有其終蓋居近君之地而矜才自用則不免有猜嫌之隙自古君臣爭善未有能免於禍者坤之六三不擅其美不有其成是以能以功名始終非智慮光大明哲保身者而能如是哉此晉士燮文子之所以為文也于鞍之戰晉既勝齊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无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及見晉侯晉侯勞之對曰君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夫師還而獨處其後有功而必推之於人非六三所謂從王事而无成者乎　蔡節齋訓解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從王事而不敢居成功用其智而已　馮椅輯註象曰含章可貞六三象　以時發也　程正叔曰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為也　或從王事占　知光大也若止含章未為知也唯王事之可從者或從之而不終含藏其知乃光大知今作智　馮椅輯傳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贊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九家曰以六居三下有伏陽坤陰含藏不顯待乾之命不敢自成也程伯淳曰章外見之物郭子和曰含則不如終於必吐待時之義也（故或有王事則從之）劉氏曰三陰生則文明者皆斂藏之故有含章之辭朱子曰位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為有陽故半動半靜蘭惠卿曰始九五无所發行其明亦云含章　章者辨也下體與上體分辨之際位陽顯著或含藏之不自止於下而有從上之志也文言明陽盛

則包陰陰盛則含陽自重卦言之三陰浸盛陽明斂藏含章之象也（右明象）程正叔曰可貞謂守之常久而无悔咎非含藏終不為也蘭惠卿曰貞者事之幹在也卦以六居三則為不當位而招悔咎在坤則五无陽明之君苟人以陽居三則或為權首而致凶咎今剛柔相濟可以貞幹王事或者未必然之辭從者自我從人非先倡也王事云者明其上有君父也劉氏曰陰以斂藏為事故含章可貞又當應陽而發之應陽猶臣之從王事也朱子曰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時出而從上之事始雖无成後必有終邵堯夫曰陽知其始而圖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馮當可曰乾成之坤從而終之猶乾始之坤從而生之林黃中曰歲功出乎震勞乎坎成乎艮非陰之所敢成也　爻居內卦之終可貞有終之象也夫下卦終則上卦繼焉此蓋易之定序也而易每於下卦之三若欲終之何也易以六爻明始終之序而以二體嚴上下之分蓋欲上下各安其分而不相陵躐此聖人作易設教之微意也是故孔子於乾之三言知至知終之兩端而文王於坤之三言可貞從事之二說乾陽也性趣上而健進三有君德而未正君位故多恐懼之辭坤陰也性趣下而順止是以從陽為善故有勸勉之語陽以進為懼陰以退為安也（右明占）　程可久曰乾九三動以趣中者也本爻靜以守正者也林黃中曰乾之九四坤之六三皆陰陽之雜也是以或之李子思曰三與五其陽功則同而上下之位則異是以乾坤惟九三六三之辭最費蓋處此地之難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坤六三　坤之謙



自初至三下卦之坤體全矣坤為文坤以含弘為德含章之象　艮為可次為冬貞之位可貞之象　坤為陰晦疑或之象　三者人臣之尊位故有從王事之象　六三之爻變則下卦為艮成言乎艮故戒以无成三為下卦之終有終之象　震為春在卯為闢戶以時發之象　坎為知三為陽位陽為大艮為光明知光大之象　卦變為謙柔而能謙或從王事无成有終之象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知光大之象三陰為申三陽為寅寅申衝六三動則坤又變艮艮寅

位物之所終坤不與焉地道无成而代

有終之象

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夫坤臣道也三居下卦之上以六變九是臣之得位者也光坤之體備於六三則是臣之美全矣故曰含章言臣之章美含蘊而已全也含蘊章美然後可以幹事故曰可貞可者許之之僅辭聖人釋之曰以時發者柔之道以時升故也故六五一爻有發於事業之美蓋含之於三而發之於五也五及時也若含蘊章美而終不發露焉得謂之盡臣之道也哉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者或者不敢自必之辭儻王事之來則從而爲之不可居其成功之地則始能有終能從王事而无成非知之光大焉能如此若淺暗之人纔有一善惟恐人之不知既不能含章而全其美則從王之事亦不止居其成功而已必至於无功而強謂之功者有之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愚於乾之九五得之欲爲臣盡臣道愚於坤之六三得之然乾之九四坤之六三俱言或者蓋以陽居陰位陰居陽位皆陰陽之雜者歟卦變爲謙臣之謙者也魏了翁集義東萊呂氏曰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凡人多不達此意所爲之事當做十分只做五六分多懷不須做盡之心如此乃是无成无終也君子則不然雖不居其成功而其所爲不以小大遠近未嘗有一毫之不盡一毫不盡則失有終之義矣无成有終者雖不居其成而不敢有一毫不盡之心乃可含章可貞以時發也大凡人出來做事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或從王事知光大也易傳云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此極有意味尋常人欲含晦者多只去鋤治驕矜深匿名迹然愈鋤愈生愈匿愈露者蓋不曾去根本上理會自己知未光大胸中淺狹纔有一功一善便无着處雖強欲抑遏終制不住譬如瓶小水多雖抑遏固閉終必泛濫若瓶大則水自不泛濫都不須閒費力（所引横渠先生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横渠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坤純陰也惟三與五爲陽位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謂其以陰柔靜順而中蘊陽明之美詳見六五解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剛柔相文爲章三守正不用含章也可者非終於不用有時而發也通變之謂事或用而剛以從王事於卦爲謙謙尊而光知光大也无成不必守其剛但爲坤也有終不還其柔但爲謙也爲坤則與類行爲謙則終有慶彖之義也主爻在二彖辭又取三何哉蓋二用爲師行師乃吉三用爲謙止而能順无震主之威有服民之德坤艮皆土當位有應也此爻

亦兼亨貞二義易袚總義三以陰居陽而謂之章亦猶五以陰居陽而謂之文皆陰陽相比而爲之者也然六五中位故有文在其中之美六三位不中正非任時之責故欲其含章不露可以守貞而已待時而發則其知之光大固足以從王事惟其體猶在下未可必進故或之也或之者居下承上從事可也代君而不敢成事故曰无成成功而不敢自居故曰有終巽齋講義坤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六三含蓄章美而不發露終身如此何所不可故曰可貞其或出從王事則發露其章美者也雖從而无成乃可有終蓋自其含章可貞言之不見於用非是欠闕有時發露亦適然耳用舍在上非己所必儻不及終事而退亦其分也必於有成則是不聽用舍於上而有其功也成則成矣而非順道何以能有終惟從王事无成乃所以有終也坤亦三畫一終故此爻言終至六四則自是一初蓋再起義非三既從王事而四復括囊也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三爻坤之謙謙曰謙亨君子有終含章无成皆謙也有終即君子有終也以時發知光大夫子又即其亨者言之也三居下位之上勢高矣而能守之以謙所以居純坤多凶之地而全其終也愚曰或曰六三以陰居陽既不得位何爲含章可貞曰章美也釆也謂陽也以陰晦陽謂含其章釆也居下之上處臣位而位高而偪官盛近諫若不以正道行之貪天之功以爲己有則不永終譽矣故曰可貞又曰无成有終盡坤之臣道也自坤三而變之得艮有止之義自六三而變之得謙有退之義曰止曰退皆臣道也　京口曰含之爲言待時而發也趙汝楳輯聞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之含章特以非正位之故可貞者可行以正也身居高位不能以時發之是可正而失之也或發之以從王事則己之美可以光大于時徐相直說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當人臣有用之時聖人慮其輕用其才故戒之曰雖有章美之德唯含晦之則可以爲貞正之道故任人君之事但當與人君終其事不可自居其成功聖人又慮其當爲而不爲故象又戒之以時而發既能如此則或任人君之事而事无不遂若不是有知識之人豈能如此此知之所以光大也張應珍解柔居剛位陰中有陽陰陽相文故云含章處下卦之上慮其有過故戒以可貞可貞非无事也事得其正以時之可爲而爲故云或從王事或非必也坤之利先迷後得是以无居其成功則克終斯亦才智光大而善謀也蘇起翁讀易記六三取下卦陰晦之極位非中正含其章美而自晦然非正道也必貞正而後可或從於王事无居其成功但代君終就其功故曰有終此即乃順成天也然所

謂含章非直含而不露時不可發則含思焉時可發則發之此可貞也以此而從於王事則成功不居其知光大蓋處三陰之極宜有自晦之道用晦而明其知之光大可見又變艮止也含章也卦變謙含章而不敢自衒其功亦以謙自處爾大抵坤无君位君子之所戒謹且道毋道妻道豈可作爲哉丁易東象義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六三以時發者非時則含章時至則從王事爾言知光大光大亦坤象也　或曰光大周坤象亦動而成坎之象坎爲光明鄭錡圖說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自六二之遯小利貞浸而長至於六三乃三陰之氣行至於申其應在亥其對在寅旁通爲否則是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止堂先生文集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又曰含章而象出時發之義柰何文周言之矣或從王事或謂無常此所謂以時發者也含章而曰可貞者以有時發之義也惟能含章故有事則發而見其知之光大焉坤之所以光大者亦以其含弘爾程子曰含章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然惟知之光大故能含晦若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吳澄纂言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程子曰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非含藏終不爲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澄謂柔變爲剛故云大愈瑛集說時釋可字發去聲叶大字韻詩四月飄風發發之發亦與害字叶以時發者當其時之可而發也可貞則貞可發則發唯其時而已知音智坤陰本不光大令曰知光大者以其從王也從王即從乾之謂也六三其知矣乎見六二從乾遂亦從乾此其所以光大也李簡學易記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京口曰含之爲言待時而發也胡震衍義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以陰居陽不得其正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自守其正或非必也設或從王事則不敢當其成唯奉職以終其事有善則歸之於君乃人臣之道也六三之含晦章美非曰苟且偷安而吝於攄忠也非曰緘默苟容而謹於固位也嘉謀嘉猷則曰唯我后之德大政大事則曰唯我后之命貞固以守待時而發禮樂刑政不敢先王命而擅行是不敢成其始也及其奉王從事則邦國萬民自我而經紀之期必有終又何咎焉小象釋含章可貞而曰以時發也義所當爲以時而發亦人臣攄忠之道也含而不爲非盡忠也釋或從王事而曰知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所以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也此又其變爲坤之謙卦其象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而居下體之上有含章可貞无成有終之象其占則始无成而後有終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進齋曰六三以陰

又處陽位以柔文剛故謂之章內含章美不至發露可以守貞然三居下體之上若義所當爲則以時而發不可終於含藏或出而從王之事則盡其知之光大雖不專成其事亦不可以含章自文而不終其事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不敢造始之意　愚謂坤之三五皆陰外而陽內以柔文剛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也而文言釋之或曰有美或曰美在其中蓋文章皆美物故也三五同功而異位亦有從王事之象趙珪解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三以柔居剛位在下體之上陰志剛而躁戒之當含蓄其章美不可自用可貞固守之或上從王事而无居其成功但有終竟其事而已象云以時發固從王事而發其章美則是知之光且大矣胡炳文通象曰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曰小象於三言知文言於二言義仁禮之性健義知之性順君子於坤法其柔順之貞而已　陳應潤爻變緼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含章可貞隱德弗耀含其章美可守貞正或從王事雖或无成卒至于有終也六三變謙謙之九三亦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正此爻之變也世固有无成而有終者亦有有成而无終者諸葛亮隱德南陽含晦章美蜀先主三顧而起謀復漢業出師未捷而死事雖无成出師一表照映今古其心之忠至于有終也明矣晉桓溫王敦東征兩代似若有成者其心不忠卒至于叛逆而无終也故謙德之人含晦章美待時而發發則成大事業知亦光輝盛大也齊履謙本說女方有行男始受職章美也无成无有其成功也此兩句戒辭有終求終其祚慶也此一句祝辭解蒙精蘊大義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　先儒曰坤之三五皆陰外陽內故三爲含章而五爲大在中也或者不敢自決之辭從者未敢造始之意有終陰之事陽不足終後代其終者陰也蓋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含章者坤之靜也以時發者陰之動也含而不如終則必吐待時之義也　蒙謂始而未嘗顯其用終而未嘗居其功匪知時而識勢不足以語此也梁寅參義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言以時發者內含章美而發於事業必以其時也時當發而閟與當閟而發者皆咎矣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則其發之以時者智也不爲物先者亦智也其存於中也爲章美之蘊而發於外也爲光大之智非三之以陰居陽惡能如是哉貢清之撮要六三含章可貞止知光大也易以六爻明始終之序而以二體嚴上下之分易纂饒氏曰閒本義以其无成爲初不可言成曰恐說不得六三是陰之漸盛始焉履霜今至三矣但當含晦其章美而可以貞固然居下卦之上已自責了故或從王事然必至於无成蓋六五是暗君而上六又无應自是做不得所以无成然以其能含章故亦有終有終者但能保其身爾又曰此

時尚可為到六四則絕不可為矣其當來不應科舉曾占得此爻問夫子象辭又發爻辭之意謂此時人人固守世道誰與扶持故啓之以時發美之以知光大是亦救時之意曰爻辭有或從王事夫子發此意又却掉了无成有終謂之含章不是只管固守當以時或從王事則其章由是而光大矣問程傳全主文言如何曰程傳不曾看時節如何爾又曰也難看不是朱子如此分出則人只將夫子之說去解爻彖畢竟是夫子說底如何不依他說得　吳氏曰陽文明為章六三以陰遇陽故為含章之象可貞謂可貞固以當陰長至三勢已漸盛於時但當韜晦而自尊故曰含章可貞　朱子主文王經文而言程子主夫子文言而言二者不可偏廢陽動陰靜六三乃半動半靜之爻可以藏則藏時或出則出或疑辭不可必之意　含與習正相對發則不終含矣故曰以時發也貞固為知含章則此知藏於中而不露從王事則此知發於外而光大矣　胡氏雲峯曰三與五同功異位三多凶故聖人首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獨詳焉六三以陰居陽非貞也內含章美而不露可貞矣可者僅許之辭也然位在下卦之上不終晦藏或出而從王事始雖无成後必有終或者疑之之辭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皆曰或非必之也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

王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所引徐氏曰朱氏曰楊氏曰見前董真卿會通朱漢上作易說總義）

六四

括囊无咎无譽

程子傳四近居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朱子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董楷集說程氏附錄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越與迴避說朱子語錄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因問此于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吳必大錄）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楊道夫錄）王弼註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　括古活反結也方言云閉也廣雅云塞也囊乃剛反譽音餘又音預造七到反又曹早反否皮鄙反閉必計反字林方結反云闔也施慎並如字慎謹也象詞同本或作順非孔穎達正義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註不造陽事至非泰之道　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為陽事但不為事始待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今六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是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否閉之時是賢人乃隱唯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括結也謂泰反成否坤為囊艮為手巽為繩故括囊在外多咎也得位承五繫于包桑故无咎陰在二多譽而遠在四故无譽　干寶曰陰氣在四八月之時自觀來也天地將閉賢人必隱懷智苟容以觀時釁此蓋寧戚蘧瑗與時卷舒之爻也不艱其身則无咎功業不建故无譽也司馬溫公說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者何六四者於律為大呂於曆為建丑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天塞地閉萬物伏死陰氣大盛陽將更始履卑體順以陰居陰處不得中而潛伏乎其深是以幽晦否塞而不通雖无咎亦无譽也陳了齋說不出也故成近也故无咎咸之六二順此者也異乎其未矣李光讀易詳說坤臣道也六五得人臣正位而四為未得位得時者

否泰之分繫乎四之用否其責任甚大進而至五則發為事業有不可掩者矣括囊蓋內充其德靜以待時之義漢儒乃以囊括不言為訓豈不陋哉坤在內為括囊孔子釋之曰蓋言謹也謹於養德謹於正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坤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坤至六四闔戶於酉矣以言賢者窮處默而不語之時故有括囊之象焉然和豫通者衆人之所同而窮亦樂者賢人之所獨六四以陰居陰靜而不失其正窮亦樂之象此變體之所以為豫也唯其括囊則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故於是乎无譽然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則於是乎无咎无咎則不以人非之而害其樂也无譽則不以人與之而易其樂也无咎无譽而其樂无益損焉則其為恱豫可知矣故曰括囊无咎无譽然豫以順動而成恱豫之效故以雷出地奮為象而先王法之以作樂崇德是爻則以六四陰靜而正雖窮亦樂故為坤之豫焉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六二中正坤道之純六三體雜陽來闢也六四重陰陽去翕也三爻之義取象精矣日有時而夜氣有時而冬陰陽有時而靜又何咎乎項安世玩辭四與二皆純陰而二得中位故為坤之大用四以純陰居交際之地故為天地閉塞上下不通之象上下之交皆絕上不近名下不近禍故有无咎无譽之象凡在上下之交

者多具二義故六三亦有含有發也乾九三兼上位下位九四兼上下進退皆用此義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而又陰故為閉為括而已　乾九三九四　坤六三六四　或者不定之辭乾九居四坤六居三皆陰陽相雜故皆有或象乾九四方懼而蓄乎人或雖而得乎淵陽或居陰也坤六三可含章而貞守或從事而光大陰或居陽也九三德位皆陽故但為乾乾更无退義六四德位皆陰故但為括囊更无進理　蔡節齋訓解括結也居不可先動之地故取結括囊口為象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故无咎亦无譽　馮椅輯注六四括囊陰氣閉塞之象括古活反結也閉也囊乃剛反所以貯物言結其囊口而不出也　无咎无譽占與平聲稱道也一讀去聲名也朱子曰過實之名寔者惟當謹密則无過亦无聲名趙汝楳輯聞括者摠其要而總之囊虛而柔器之陰者也　坤雖純陰然初三五猶居陽位二四上則為重陰六陰已盛四居其間雖未至上窮君子已逆知為龍戰之漸猶之群小用事君子偶處斯時雖不至於孰辱君子已過為之防好遯深隱如括囊然不使少見其鋒穎以此无咎固其分也沒世无聞君子所疾今何為有无譽之辭蓋時當蔽濁則名者忌之府譽者毀之媒小人見君子之身都令聞不能自强為善以立名致譽唯有忌之毀之爾往昔皦皦傑特之士每多

罹害嬰纍皆由得譽於衰亂之世故知无咎可以免禍有譽亦足以招禍　蘧伯玉卷而懷之括囊也甯武子无道則愚无譽也荀氏以為腐儒何邪姑汾遺史証類指龜陰居陰位无含章之美无直方之德當結括其囊慶德退處无狂進譽无佳聲時則建酉律則南呂以人事言之如長沮桀溺之隱者當周之季世无救弊之術自為避世之士爾　丁易東象義囊者虛而有容之物故坤為囊六四以陰居陰有括囊謹言之象居正故无咎非二故无譽陰在二則多譽故也既无咎又无譽寵辱俱无也蓋有譽則有咎矣　以變象言之坤本為囊動則互艮伏兌又有伏巽以艮手巽繩掩兌之口括結囊口也故取此象　此爻重陰正而不中惟緘口不言則无咎无譽　許魯齋讀易私言坤之六四不閉有應與否（一本六四下有貞順之德五字）皆无凶咎蓋為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无以事君也（一本凶咎下作蓋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无過矣）　吳澄纂言六四居第四畫為坤之豫括囊象也括謂結之也坤體虛而容物囊之象也四變為奇塞壓其上猶括結囊之上口人之謹閉其口而不言亦猶是也　无咎占也　无譽占也不言雖可免過咎而亦无稱譽也四變為剛而應初如否之初四上下不交故其象占如此　吳澄纂言外翼囊　坤四括囊　坤為囊柔而虛可容物也六

四變為奇畫在下坤之上括結囊口也俞琰集說咎致罪譽致疑唯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則无咎无譽六四六五位俱柔而近六五故其象占如此胡炳文通陰虛能受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蓄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董真卿會通林氏栗曰坤為囊荀九家之說　徐氏之祥曰坤為地盛貯萬物囊之象　李氏舜臣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晦之世其法當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托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于世者也名之一出而辭之不可則人世吉凶之患將迫逐而不去為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　龍氏仁夫曰按朱子當去當隱之語蓋有功於易若當去不去當隱不隱唯阿乾沒竊位全身以應括囊之象者小人之流也豈易旨哉（所引許氏曰見前許魯齋讀易私言）梁寅參義陰而人陰結塞不開括囊之象也時至於是亦豈非君失其道歟君子知隨時之義守括囊之戒則无咎无譽矣其曰无咎又曰无譽者蓋欲无咎則必无譽然後可苟有其譽不免於咎矣如東漢黨錮之士是也

象曰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程子傳能慎如此則无害也卜子夏傳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

也純陰之升无陽以明之則陰不能獨化也下體地也上又非陽无天无君之象也天地不交之道也賢人何由明乎敬慎而懷其道包括而不敢發可以无咎譽也戒其位於上行也孔穎達正義慎不害者釋所以括囊无咎之義曰其謹慎不與物競故不被害也要義括囊謂閉其智李鼎祚集解盧氏曰慎言則无咎也蘇軾傳六四括囊止慎不害也夫處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於上以未至於上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憂坤安於下以始至於上為難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陰之進而至於三猶可貞也至於四則殆矣故自括結以求无咎无譽咎與譽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譽脫乎譽必離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譽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陳了齋說不出也故成近也故无咎咸之六二順此者也異乎其末矣張紫巖傳易傳四近君在諸卦為大臣位坤臣道也六五得臣之正體四未得位惟含養厥德靜以待時進而至五臣道亨矣括囊蓋内充其德待時而有為者也漢儒乃以囊括為譏豈不陋哉陽舒陰閉故孔子發天地閉之訓夫閉於前而舒於後生化之功自是出也括囊之慎庸有害耶郭雍解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惟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絕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絕

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爲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爲害也不其謹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德也善乎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爲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爾非得已也李光讀易詳說六四一爻最近君位乃人臣居高履危處嫌疑之地當閉藏知謀如囊之括結其口不復出納以爲明哲保身之謀聖人發此爻爲萬世人臣之戒則善矣雖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君有失德而不敢諫朝有闕政而不敢言則是冒寵竊位持祿養交豈聖人垂訓萬世之意哉蓋坤之六五非女君則攝主也斯正也否隔絕賢人隱遁避禍之時故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若已在高位如遯之初六危至而後求行是速其禍也故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方是時也雖循默可也不然則是凡爲大臣皆當陰拱坐視國之顛覆孰任其咎學易者不觀其時不悟其幾曷足以究聖人之微言哉（朱漢上傳）坤爲囊六四動成艮艮爲手括囊也六四正動則不正四有伏兌兌爲口不正无譽可也无咎何邪六四當天地否塞賢人避藏之時不利君子正故止其口而不出者慎也慎以全身故於義不害若立人之本朝道不行矣而括囊緘默罪也安得无咎故此爻不以位言之（曾穜易粹言）兼山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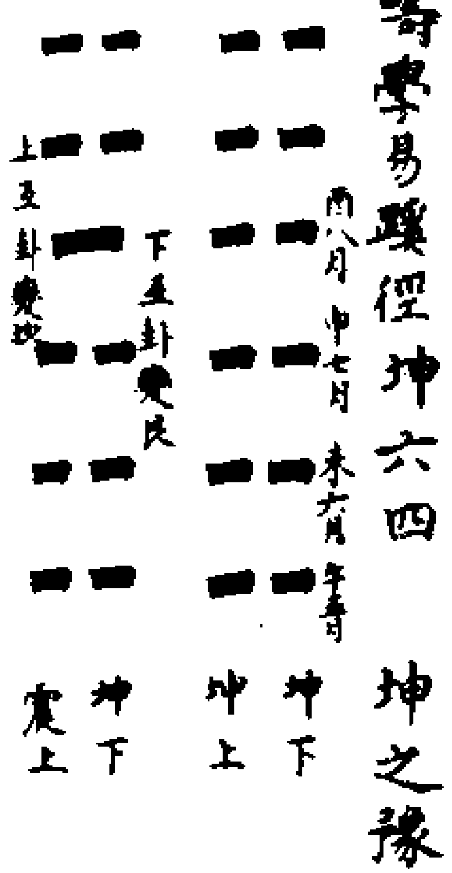
氏曰六四坤道之革由乾之四也有近君之嚴履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實甚以其上下不交故言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斯時也可以括囊无咎无譽而已李衡義海撮要四處多懼變化之際猶且居高位構勢之間若盛而致譽有逼上之嫌退而近咎則有敗事之累惟慎所出納使得其正乃可立大德建大功也（陸）四以陰處陰是有其位而不當用者徒過坤之體是失臣下之節又不居陽故无含章之美夫坤其動也闢應二之德其靜也翕應四之位翕閉也是天地否閉之時賢人乃隱不可衒其才智也（牧）六四是陰又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爲咎爲譽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福威也（劉）楊萬里傳四居危疑之地而慎默括囊可也若可以言而不言假六四之義以自文則爲張禹胡廣學者審之林栗集解六四與三皆重柔而不中故三含章而四括囊然陰以退爲安以進爲險三在下卦以陰居剛不純乎柔也故无成而有終四已進乎上卦而以陰居柔陰旣盛矣故不敢爲咎亦不敢爲譽按釋文荀氏本說卦坤爲囊三在內爲含而四在外則括之矣故无成有終无咎无譽皆合二象而言之也陰當其位是以无咎咸无陽焉是以无譽也夫衆陽者群賢之象也衆陰者群小之象也故陽以見群龍爲吉陰以喪朋爲利六四以陰居陰而在衆陰之中天地閉塞群小用事當此之時君子避藏其身括其智囊三緘其口猶懼其不密也斯可以无咎无譽矣子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君子謹而不出夫何害之有哉楊慈湖傳含章已爲人情之所難矣而况於括囊乎括囊則謹括而不發其中未能无己私者往往多不能括雖知所括往往不謹己私中潜時一突發易道不如此道心清明无體无我發則發括則括何適何莫時不可發而必欲發其取咎也必括則不發不發則无譽此事理之常彼未能无私意者往往恥其名譽之不聞此意一動又不能括故聖人又教之曰无譽言乎自无譽也聖人諄諄凡以消人之私意使之從道使之免禍爾人之私意殊難克故又教之曰慎不害也上无陽明之君以六居四陰而又陰又无應括囊之象著矣（李謙齋詳解）以四而視三尤切近於五比危疑之地最爲難處者也位嫌勢逼則咎之所不能免功高望重則譽之所不容釋曰咎曰譽二者交集皆足以致君上之疑爲吾身之禍於此求免不亦難乎故六四之臣惟括囊不言而後可以无咎无譽夫无咎則君不可得而罪无譽則君不可得而疑自非致謹於三緘之戒未見其可也張安世在宣帝時職典樞機謹畏周密卒能免於霍氏之禍其有得於括囊之

義（李）蔡節齋訓解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雖居上卦之初而繼下卦之後故能知先動速感知其不可動而不動謹之至也馮椅輯註括囊无咎六四象占、慎不害也明括囊乃慎之至无咎乃不害事也馮椅輯傳贊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文言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林黃中曰坤爲囊（見荀慈明說卦）三在內爲含四至外括之矣 此指下卦之坤爲囊群陰在上閉塞其路四當囊之口故有括之之象抑下卦之陰不使上進乃得无咎无譽蓋不能辨之於早是以僅能如此（右明象）朱子曰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林黃中曰陰當其位是以无咎咸无陽焉是以无譽 李子思曰譽者咎之招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陰晦之世其法當隱身將隱焉用名世之託隱以求名者皆不能无意于世者也名之一出而辯之不可則人世吉凶之患將追還而不去爲君子者不可以不謹也亦通（右明占）劉長民曰夫坤其靜也翕應四之位其動也闢應二之德毛伯玉曰方其初也辨之於早以絕其害及其盛也深晦其迹以避其禍馮當可曰坤宜在下而反居上非括囊謹密其能免於禍哉聖人首乾坤以定君臣之分使乾常不失在上而坤常不失在下則君臣之分定而禍

亂不作矣此義亦通陽貴上進故至四而或躍陰惡上行故至四而括囊

石守道曰陰之爲道聖人惡之故彖欲其喪朋而六爻並不言群陰惡其黨盛而類滋也　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乾言君子則坤宜言小人也今六爻无小人之辭何也曰易不爲小人作也初言堅冰上言龍戰以見小人之情狀而中爻每每爲君子慮焉（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坤六四　坤之豫



建酉之月萬物收斂括囊之象　九家易曰坤爲囊括結也互艮爲手括囊之象　互艮爲无咎之象　上卦爲震震爲聲互坎爲隱伏无譽之象坎在賢人爲隱　坎爲險震利有攸往坤爲靜爲順慎不害之象　震爲草木爲反生爲蕃鮮下卦坤艮爲土震木剋坤艮之土　土死木旺故有天地變化草木蕃之象　下卦坤也六四變陽等而上之便有否卦之象否卦是爲天地閉塞賢人

隱避之時故文言兼天地而言者此也

六四括囊止慎不害也坤是純陰之卦小人盛之時也故初爻曰履霜堅冰至戒之也上爻曰龍戰于野傷之也況六四一爻在乎中而上下卦皆陰是在位无一君子也已又以陰居陰是處亂世不明之時者也四雖能動而變剛然舉世皆濁已豈可以獨清而自異哉是以貴乎晦藏其智緘默自謹以求幸免如括結其囊周密不露既无過咎亦无聲譽能如此則寵辱不至全身遠害矣韓文公所謂刀鋸不加車服不維是也若不能謹之則害可知已孔子贊是象但言无咎而不舉无譽之辭者蓋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故也有譽則有咎矣上卦變震居近君之地則有震主之嫌卦變爲豫處多懼之地則有逸豫之戒（魏了翁集義）

康節先生曰漁樵對問竊人之美謂之徵其始取之也惟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惟恐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　東萊呂氏曰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居此地者須是如括結囊口都无一條縫始得

鄭汝諧翼傳坤純陰之卦也以六居四陰而又陰也上遇六五五亦陰也陰晦如是乃閉塞之時也處之之道惟當藏密而不發露不量可否輕出而用之雖小有譽而咎亦隨至矣或曰二亦以陰居陰何以吉也二下體也得中也二與四異矣學者當自識之趙以夫易通四用而剛於卦爲豫上逼于五疑忌易生則有咎矣一陽爲衆陰所宗則有譽矣括囊者戒其勿用也陰爲虛囊既括則其中虛守柔敬謹不至於害何咎之有然時當純陰四不爲剛而爲柔位雖當而志未行何譽之有易祓總義以六居四在坤體正大臣之任而陰柔不中又在重陰之間將安所爲乎以人事言之象爲括囊囊所以盛物乃括結其囊口以掩人之緘默非特无咎亦且无譽譽者咎之招也无咎所以无譽也无咎无譽豈大臣之事行之以謹能不害而已楊瀛四尚易通錢融堂曰方六五用事于上六四但當結括囊口不使微言者聞則誰其咎之然或有譽則是結之未密也故又曰无譽嗚呼此爲何時而可使之有譽乎哉漢季諸子方更相標榜鉤黨以自表襮其不免於禍固宜无他不謹故也　愚得之師曰四爻坤之豫豫有樂義有先義四適重坤之際淳陰否閉君臣隔絕之時也而四且居多懼之地故取豫先之義而有括囊之象囊中之物未出於口而括之所以爲豫也然豫慎之而抵於无咎不害之地則人有豫樂之義　愚曰按朱子註九家坤爲囊夫囊者有底之物也包藏之義括者結其口而不露蓋以內卦三陰重閉如囊之包藏六四處其時而括之指爻變而言也若不變

則皆偶而至上六何謂之括☷☳六四變而有括之象（所引郭子和曰見前郭雍解）趙汝楳輯聞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囊足以自容括之則足以自保囊而加括謹之至也　至謹則時不我害徐相直說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居多懼之地聖人戒之以括囊无咎无譽有底曰囊无底曰橐有其才當韞藏於內如囊之盛物又從而結括之不輕用其才所以无咎有才不發於用所以无譽象言括囊无咎本自有咎唯能敬謹故免於咎不能爲已害也張應珍解陽開陰閉在坤六四處上卦之下而柔居陰位乃隱閉括結之時故爻象括囊凡占坤卦六四能謹行慎言以體此象則无咎无譽而无害也蘇起翁讀易記六四處重坤積陰之中近黃中裳下之主天地閉草木蕃賢人隱亦何可爲哉其道當如囊之括結其口无過咎无名譽足矣陰盛如此不宜有言故夫子獨以无咎稱謂謹慎則无害而不及无譽若非括結囊口緘默自謹咎且不免況於譽乎爻變震伏巽巽爲繩坤爲囊故曰括囊三四皆處重陰之中故以含章括囊爲責丁易東象義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四慎不害者謹密則无害无害即无咎也鄭錡圖說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自六三之否大往小來而至於六四乃四陰之氣行至於酉其應在子其對在卯旁通爲觀大觀在上順而巽

中正以觀天下也俞琰集說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六三半剛半柔半動半靜故稱其知六四純柔全不動故稱其慎乾之時剛正之君在上四也進則无咎不幸處坤之時切近六五四也慎則不害各隨其時也爻辭言无咎无譽爻傳止言无咎當此時在此位得无責咎幸矣何稱譽之云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李簡學易記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 童溪曰咎所以致罪譽所以致疑甚矣无咎无譽之難也然當是時也譽所以致疑則譽亦咎也故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盧氏曰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居多懼之地謹密奉上无咎足矣敢求譽乎李恕易訓四居近君危疑之地若晦藏其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而亦无譽謹慎如此則无害也胡震衍義六四重陰不中居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也當此之時周密樞機蘊蔵智謀如括結囊口而不露乃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然雖无衆動之憂虞亦无赫赫之聲名雖无言行之悔尤亦无昭昭之令聞小象謂慎不害也括囊即慎也无咎即不害也天下徒知毀之為害六四乃知譽之為害不其謹之至歟楊氏曰六五以臣居君位則僭也六四不幸而近之唯恐去之不速隱之不深此龔勝所以不仕於王莽之朝而蔡邕所以失節於董卓之官也聖人嚴臣子之大分於六五則深戒之以居下之禮於六四則力勸之以潔身之節隱之於六五而發之於六四其防患深矣此爻其變為坤之豫卦其象重陰不中四五皆陰有括囊之象其占當謹密以遠害也張子清集註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節齋曰三爻陰而位陽故有含有發四爻位俱陰故為閉為結括 丘行可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慎則不害不慎則害矣 愚謂吉凶悔吝生乎動不動則深藏於密如括囊然故无咎亦无譽趙珪解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四位近高有嫌疑重陰之地積陰生暗上下隔閉之時處此位此時者如括結囊口結不出言則可无咎亦无譽蓋有譽則有咎也象云慎不害若不能慎言則有害也陳應潤爻變易緼四居大臣之位進賢退邪開忱布公何乃至于括囊无咎无譽九四變陽通卦為豫猶豫之人安有剛斷之才況坤之群陰在帝左右一言稍忤禍患立至惟箝口結舌括縮其囊雖不得譽終亦无咎故爻辭惟曰括囊不言人臣之臧否也雖然括囊无咎此隱者之事人臣既无剛斷之才當退位隱居无官守无言責則可也苟居大臣之位括囊則不可也如蕭望之久為漢相閹官擅權箝口閉位反為恭顯所害此則不當括囊而括囊者也欲其不害得乎齊履謙本說括囊猶言含章而其致戒之意則尤蓋此

卦六爻本臣與妻事而四正臣位故其象如此謂當括結而囊橐之要道亦然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慎釋括囊義不害釋无咎義 蒙謂當閉塞之時則慎密而不出焉可也貢清之撮要六四括囊无咎止慎不害也六四是陰爻得位如小人之得位小人得位則與人為咎為譽聖人戒之當安靜之世不可妄咎妄譽於人戒其作福威 凡在上下之交者多具二義故六三亦有含有發三有陰有陽故有發時四陰而又陰故為閉為括而已易纂饒氏曰閉括囊是貞不出舌曰只是言不出於口到這裏時不不可說亦說不得是其默足以容之時又曰六三與六四相因如六三是含晦章美不教發露然或時去從王事到六四直是不可言 吳氏曰陰長至四其勢已盛而又以陰居陰又當上下陰之交際重重閉塞无可開之時故有括囊之象占者謹密如是則既不近害亦不近名 三與四皆上下交際但三則陰陽相半四則陰而又陰故三尚可為而四則絕不可出矣 象傳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則无譽在其中 胡氏雲峰曰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畜不露之義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陰居陰惟有括囊不出而已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

永樂大典

卷三五二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陳棟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五　九眞

門

譙門史記陳涉世家。陳勝與吳廣攻蘄下之行。收兵得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丞與戰譙門中（注。索隱曰。蓋謂陳縣之城門。一名麗譙。故曰譙門中。築上觀樓之門也）漢書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臨邛志嘉定州譙樓舊基甚高。紹興間。郡守侍制馮公檝重新之。後增高其舊基三尺四寸。蜀譙門未有壯麗若此者。當時或者議其太高。馮侯謂文公定國府曰。邛州客山高在。風水不利。土人故以此頡頏之。非直為觀美耳。蓋州岡砥平。而望城坡稍高。望城坡者。州治之案山也。文公外孫樂大盤云爾。蓋樂君親聞於文公者如此。莆陽志興化府譙門。太平興國八年。知軍事著作佐郎段鵬始創。紹興六年。經任辛紘燬。十一月。知軍事劉登重建層樓。翼張。置更漏鼓角於其上。軍額（知軍事趙時書）其下。左為宣詔亭。右為班春亭。瑞州府志

譙門上為樓。中設鼓角。左置銅壺玉漏。有翼樓。宋寶慶初。改筠為瑞。榜曰瑞州。太守沈讜書。景定庚申兵燬。太守陳嘗改刱。氣象軒豁。德祐再燬。至元丙子內附。知州姚文龍重建。宏壯有加於昔。十九年八月。榜曰瑞州路總管府云。新昌縣志。譙門上為樓五間。置鼓。榜曰新昌州。初宋紹興丙子邑宰晁公逵建。嘉定六年。縣宰陳珪重修。至元十三年正月內附。七月燬于寇。二十四年。達魯花赤那懷。縣尹典里仲安重建。大德五年。平章政事邪公史弼書今榜。宋史列傳。張利一知廣信軍。諜告遼人宋元寇邊。利一置酒高會於譙門。元宰聚遁去。老學庵筆記。張眞甫舍人。廣漢人。為成都帥。未至前旬日。大風雷。龍起劍南西川門。揭牌擲數十步外。壞南字爪跡宛然。人皆異之。眞甫名震。或為之說曰。元豐末貢院火。而焦蹈為首魁。當時語曰。火焚貢院狀元焦。無能對者。今當以雷起譙門。知府震為對。然歲餘眞甫以疾不起。江陽譜宋鄧綰瀘州譙門記　治平三年冬。瀘州新譙角門。太守文思副使周侯以書遺綰曰。瀘為兩蜀之藩。當百蠻之衝。夷漢錯居。兵多事叢。宜有郛郭之嚴。官府之雄。以臨邊防。而壯戎容也。而郡居之門。迫隘叢陋。與民廬接。予自至官。即欲更之。政有所先。而未遑也。去年冬。因歲成。農休。基而新之。踰時而訖功。築為高門。其樓七楹。懷材宏規。高

明顯亮長軒飛層翬如翼如江流下盤山光四來以威以安非為觀遊盍為我書興作之因以貽後人縉退念皇祐初入蜀至和中過瀘凡瀘之利病狙知之今承侯命因附其說而為之記曰蜀控西南五十有四州國朝分為四路言邊鄙者在益則沈黎維川在梓則戎瀘在夔則施黔在利則龍文沈黎維川施黔龍文皆阻山帶溪梯危笮深限隔邊絕不聞彊埸之事惟瀘之南川通谷平壤夷錯雜驚備無虛日朝廷既用武臣而輕其權皆知偷安幸賞苟歲月之無事雖有長策深謀然權輕勢軋莫獲有所措置其保完邊民調視兵防經制備預之策未為得也雖按察之官益遂之守臣擇變之兵鈐皆通領之蓋地遠而職不專朝廷非改絃更張重其人而授之權以控臨之吾恐諸蠻之為患未易測也皇祐初守將非人近夷跳梁朝廷詔益梓夔發兵屯瀘瀘民買夷之禾給軍之須破傷流亡十室九虛為吏者曾莫之恤凡其私慾求索公家驅迫自若也今周侯之來清以滌其汙寬以息其勞明以究其弊嚴以剔其姦大抵拾集流散存恤惸弱擇邊之吏不敢畏懦而欺昧治民之官不復刻虐而煩擾向所謂權輕勢軋誠不能盡侯策慮之蘊然觀其條置更革凡力之所能為者莫不為之矣噫侯之為是門取材於民之餘取力於農之閑所以藩維而制邊陲其為慮之深可見矣因其肇而書其事後之知言者得以詳考焉時治平之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瀘州合江縣兼兵馬司同管勾兵甲公事騎都尉鄧綰記

瀘州江陽志治平三年守周公永懿建合江知縣鄧綰為之記淳熙元年火帥李公燾重建上揭州樓九年丞相趙公雄以總領馮公憲大書易舊額慶元元年范公仲藝以三刀多芸刃特為改書直門而前二百步為軍門樓嘉泰三年帥王公勲遷州治之舊扆章閣以建上揭軍額亦馮公憲書樓之北向揭許公奕所書南樓二大字刻漏本燕肅所製舊以石為之大池一濶二尺七寸深一尺四寸順濶一尺八寸其形方平池一深八寸徑二尺其形圓水斟一深二尺四寸徑一尺五分其形立而長其石皆厚大止以則水皷十有二枚角十有二枝銅鉦九面上鑄紹興辛巳十月造字箭二十有五枝衮彈一十九凡十九衮徧為一會春秋十四十五會為一點夏十三會為一點冬十七會十八會為一點視二至二分刻數增減彈盤共長一丈四尺七寸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地大震其石池皆壞帥范公子長以某州陶器精於時刻命工製造以來置于籌邊堂後遷于此

宋胡寅斐然集灃州譙門記

經世安民之道除其憂而後同其樂記其實而後修其文蓋心志不怠

則鞠洋窮眇莫娛於聽聞氣血憊瘠則甘毳芳珍莫適於口體飢寒毒痛交切並至而有彼樂之思則封疆之界不足以域山溪之險不足以固而况於墉乎况於閈閎而扃關乎仁人君子推己及物必有本末先後之序矣古之為城也非曰必可恃也其為門也非曰必可捷也蓋亦立制度焉爾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植表而限致死者莫肯去冐死者不能入不然崇城到天嚴扉重閉金鋪而銅鐶鐵扇而石楗無以固結民心至於內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故曰國之有城城之有門蓋亦立制度焉爾灃陽舊苦衆溪夷濫歲葺隄防然後郛與市咸得奠厥居歲在己酉北盜南鶩有守者闕隄召水以自保賊既引久城亦隨陊它日立郡於荊棘瓦礫中遺黎百一喘焉苟活蓬户且未安而何暇議隄之復大水時至沱竈產鼃雉臺病之逾一紀矣太守羅侯下車訪民疾苦莫先斯事即帥百姓脩壞補缺鄉者呻吟今者謳歌予嘗過其境呼田夫逆旅而問焉往往它邦負耒耜願受一廛而至者也侯之得此蓋有道矣乃作譙門徇民之欲闕內外謹闔闢置壺箭以授時奏角皷以警軍匠則庸工役則鳩兵材則斬浮屠氏之山泛沿以來木幾告成而民不興焉侯嘗為高郵曹掾不拜偕臣僞赦節義上聞即被褒擢及守是邦恚養凋瘵去其害惜其力不惑異端斷其閒材歸夷物於公家舉墜典於蕃宣蓋忠君者必覺其民根諸良心必形諸仁術也春秋一門之廢興謹書于策謂夫不當為而為之今侯作門而予乃記焉則見其識本末知先後遵制奉度非時絀而舉羸異乎屆宜付之譏者是可傳已侯名蔿可字養蒙南劍州沙縣人云

桐汭志周必大撰重修譙門記

天子五門諸侯三之禮也緜之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是時古公居岐為商諸侯故鄭氏箋云諸侯之宮外曰皐門朝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其義昭然先儒釋爾雅亦引周禮注天子諸侯同此三名惟毛氏因戴記明堂位言魯以庫門為天子之皐門雉門為天子之應門遂謂天子郭門為皐門正門為應門而侯門當名庫雉與鄭矛盾孔穎達無所折衷既言鄭以皐應自是諸侯正法又云名之曰庫雉之制如皐應制二義四持衆周公以傳毛氏予謂詩經聖人所删記出漢儒之手古公非王也於箋有取焉或曰魯史書雉門何也曰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春秋之際諸侯僭王大夫僭諸侯兩觀猶僭庫雉可知經因災以示貶耳書亦言應門何也曰在周為王門在岐為侯門鄭氏固謂天子諸侯之所同後何疑焉本朝帥藩暨府參用周制其門三重餘二而已儀門之外譙樓巍然

以高為貴殆皋門之遺制歟按唐節度使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今遂以是名門其數則節鎮十有二列郡用十著于甲令視漏刻以警昏昕蓋一邦之耳目也廣德為軍名隸江東貴鄰浙西素號樂土熙寧戊申守臣朱壽昌大修譙門紫微南豐曾公為之記六十年而燬紹興甲子魏侯安行始再營之距慶元丁巳復五十四年攲傾補陋不可以久會承議郎曹侯彙被命分符有絶人之才百廢具舉謂萬乘行在吳中郡廼近輔華麗惟嶢當應古義適歲豐人和鳩材僦工興役於暮春落成以季夏輪奐之美與創始均其外兩亭東以宣詔西以頒春其內兩樓左曰架閣右曰甲仗前後映帶粲然一新觀者歎服侯以予與其世父原伯先君仲躬同朝相善也不遠二千里請記其事惟南豐古文在前晏謝不敢而請益勤姑為考衆說之異同而識其歲月如此慶元四年三月望日記桂林郡志

尹穡復譙門記　事莫急於正其疑莫善於因其俗惟桂為廣一道都會內之二十七州與其縣之吏民外則襟帶之蠻大小以百數皆於是焉聽號令而取儀則而府之治獨設譙門而不有乃旁為別門用以出入又為樓於子城之西偏朝夕鳴鼓傳示其上茲宜事所當然者蓋其相傳不爾當有水火癘疫之應是以前後來者皆有畏懼牽束以故譙門久廢而不果復或復之未幾而即廢紹興五年詔以尚書隴西公來帥既至頗涂屬而言曰茲門之可復吾知之矣疑不可以不正而俗亦不可以不因乃求之父老得舊所鑄鐵牛上為土宿之像於城北福興之佛祠況翳莫顧而考之圖志不載其始所置立厭伏之由說者以謂土為鎮星而桂殿西南寔占坤隅若土與牛皆坤德之類也意其假是神物重器以為一方之鎮乎遂命迎致以禮安之適有長沙黎新以易數知名召使筮焉遇解之姤其繇云是謂雨偕雷天乘風難散而物彙事遇而窒通利永於民恩加乎公請以立春甲子日復之吉宜有雷霆風雨是其兆矣已而果然惟桂之俗事神而信卜今公之所以復茲門者以此可謂於事能正其疑而因其俗矣故民始聞之甚疑以懼相與竊竊議論至騰其說以相驚動終而聞之莫不歌舞頌公謂公既正我以疑而又患我以俗然則茲門之復庶幾永久而不廢無疑矣咸請書之以告後之人乃於是乎書六年正月一日魯郡尹穡記岳陽志

王樞重建譙門記　聖天子厲精圖治勤恤民瘼遴選天下牧守皆賜覲臨遣詢事考言光寵其行以責其功於是循良輩出治有異等者遴盛於時乾道六年春三山王伯時來鎮岳陽宣布中和人則寧嘉越明年夏歲適大旱此境流民襁負來歸公諗于衆曰此州寔皇潛邸所領陞為節鎮今門壹而不樓非所以尊天子陪國体儼觀瞻也且鼓角弗震壺箭弗察則何以警軍嚴徼揆景測辰我今濟民之乏而藉其力務孰先乎此乃斥公帑之羨緡鳩工市材命督戎趙良弼董其役募飢民飲食之日給其直咸歡趨之不兩月而功告成崇端顯嚴制度適宜新蓮花之漏而鏨刻不踰謹杜蕃之禁而啓閉有節翬飛跂翼四方來觀者莫不嗟其工用之速輪奐之美而氣之雄偉也於是賓僚僉謂余合紀其成惟岳州實禹貢荊州之野其星翼軫其土雲夢背衡麓而重湖湘水環其左岷山揮其右古用武之國晉于敬陶士行于以控險阨嚴走集也承平易理邊政多暇則閫內外謹閑闔猶不可以不嚴矧夫表東江淮襟喉吳蜀作固作鎮詎可忽諸夫門觀之作禮有經矣諸侯之門有皋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尊卑有等而堂陛勢殊不可越已故魯作雉門及兩觀春秋譏之謂其不當為而為之也在詩之緜歌古公亶父之功曰皋門有伉曰應門將將說者謂伉言其高將將言其嚴正詩人美之為後世法善其得時制也然則諸侯之門雖高且嚴而不失於遵制奉度則可以播之聲詩被之金石其誰曰不宜況此邦自建炎之初綠林嘯呼嘗為兵衝門池弗崇四十餘載前來皆因陋就簡急其所緩或廣費鉅億以侈遊觀或聚傑材用弁之浮圖觀其視斯樓之作為何如哉今力不役民財不侵省計無纖芥擾於四邑而出於其節儉之餘費纔二千緡而功倍蓰於前揉史成勞來之仁宏奉壯書翰之勢宜得鴻筆麗藻大書特書以昭不朽以慰邦人無窮之詠思凡在列者與其榮矣公名習伯時其字也清公亮直甚德而度經理衆務井井有倫惠利之及民者未易縷舉也方將羽儀天朝謨明察來不動聲色而治具畢張亦若斯樓之易而已將有老於文者嗣書而并刻焉乾道八年正月庚辰左朝請郎權通判岳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樞記左廸功郎充岳州州學教授龔安國書右朝散郎致仕賜紫金魚袋李椿之篆蓋右朝請大夫權知岳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王習立石

又吳道夫岳州譙門記　洪惟藝祖皇帝肇造之初營繕大內既成一日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大哉堯言營繕之中心法寓焉六服群辟敬共承式以臨其民端本正原扃啟有越厥志岳陽固君昔肇基與地圖中一要郡也郡治之制莫嚴乎門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說者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伉高貌將將嚴正也今郡太守即古諸侯外門今曰譙門說文譙者樓之別稱一曰

城上樓曰譙門有樓以樓鼓角故曰譙門亦曰麗譙麗非華麗之謂蓋門必南鄉離之方也離麗也柔麗乎中正故亨曰正曰中正寓諸營建則不遠矣而岳之譙門適在郡治西偏位置偏仄不滿人意守者不知幾人莫過而問某年燼于火暫寓于巴陵之縣治玩愒因循莫克建立庚申秋難寓治亦燬焉孟侯瑛為守迺復舊治而一新之譙門顧未暇及張侯壽繼之睨舊址欲重建或曰跨白虎建重屋振靈鼉不便壽亦辭去不果建然是說也特陰陽家之拘忌非儒者之論也孔子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故長民者居必廣居立必正位杜旁曲而遵義路鄉陽明而端禮門出入起居言動頻笑粹然一出於正而無有秋毫偏陂之私然後風行草偃嚮動整奮倡之則從令之則聽茍自處於側頗僻而欲民之無枉是立曲木而求影之直詎可得乎矧岳為州表江裏湖擁荊潭黔蜀四會之衝外護風寒內固根本治兵訓民責任至重顧一譙門弗克由正甚非所以嚴帝訓謹侯度咸淳元年春李侯應春實始相攸直郡治之中而宏建焉役不勞民費不傷財屹屹其基崇崇其墉翼翼其樓嚴嚴其閫赤白炳明高廣中度於詩得嚴正之義於易合中正之彖坐黃堂敞重扉引繩而直之不少偏倚端方正大明白洞達顧不自侯靈臺方寸中來與駕朱轓建隼旟翊過前呵騎吠擁後出乎由是入乎由是職思其憂憂之如何竊嘗恭聞紫雲天語藩侯不為撫養百姓斷不容之我藝祖以仁立國一念通天聖子神孫萬年惟王永保民宏綱要領在此一句侯廉猜慈恕視民瘼病如己疾苦孳孳惠養忘其心之勞體之劬也於戲若侯可謂式克欽承我藝祖之謨訓而無負郡國二千石宣化承流之寄者矣豈但寓心法於一譙門之建而已哉書來屬道夫作文以記之此盛舉也不可無記故雖淺陋不敢以辭若乃東望幕阜西望洞庭積翠連雲銀濤拍天岳牧詞人凭高眺遠逸思飛動發為篇章亦足以奇矣侯字子發武昌人治行章灼承首叙湖右庾節凜凜鄉大用是歲日南長至朝請大夫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吳道夫記元

蘇天爵滋溪集歸德府新修譙門記　至元三年冬十月汝陰李侯守中知歸德府事偕監郡鼎安戮力為治未幾政清訟簡封內無事所屬州四縣十有一莫不趍其約束安其政令侯與監郡議脩弊立廢郡故有譙門在府治南歲久將壓侯命改為同知不答失里判官李羅罕推官梁思溫幕府吳興祖合議允同共捐俸金度材庀工撤而新之經始于四年孟春落成于是歲孟夏增崇其垣高二十有五尺廣大其屋為二十有四楹規摸宏偉克稱郡制憲度政教布設于斯賓客士吏觀聽于斯至于代鼓鳴鐘以警朝昏傳更下漏以節晝夜則又新是數器陳列於上董其役者郡吏蔡弼馬德修也走書京師請紀其成績于石嘗聞周官挈壺氏掌漏刻以正時朝廷興居咸中乎節而鼓角之制所以嚴暮警夜肅齊乎衆郡縣尤不可不備也昔有中使聞更鼓而知邑令之賢蓋為政者必于事事而致謹焉然則役之興宜從然歟夫以內外之官近民者莫切於郡縣政者莫先於守令有國者尚焉今海宇承平歲久法制寬簡郡縣之吏能者舞文以黷貨下者因循以苟祿故事功隳而廉恥喪唯君子常思作新其政而後能有為也歸德為郡南控江淮北臨大河境大壤沃方數千里侯始下車愛其土風厚完民生朴茂第未學以成其性爾郡中又多昔賢名人遺蹟足以風礪其人振起其俗於是既新學宮兩廡像設又構三皇祠宇而徹于張巡許遠亦葺其廟招延耆儒貳其校官擇民俊秀吏之開敏者執經授學旦望舍菜侯率同列躬詣學宮以程其業而吏舍河防悉加繕治侯之在官弟數月爾凡養民化俗興利補弊皆勇為之而不憚也故因紀譙門之成并書其事以告於後人焉侯為人方正有守不畏強禦施于為政子愛其民歷典郡邑名聲流聞民咸鑱石以頌遺愛不獨歸德之民始稱其善也雖然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為監郡鼎安知府李侯政固

善矣非僚來幕府同心質輔則亦曷能至是乎嗚呼使列郡為政者皆然則治化何患乎不興斯民何患乎不被其澤也哉四年戊寅六月望記

播芳大全集平江府譙門上梁文　東南興壤安堵者垂二百年表裏湖山環居者踰十萬戶持麾出守當宁蒐賢彙胡騎之長驅致名都之掃地干戈甫定年穀屢登人心思樂土之鄉天子軫禁林之重一新耳目果振風麾增修城郭之雄浸復里閭之舊民放載見盛及前時未崇譙閣之宏模猶闕會都之壯觀惟翠閣之仰止翊羽檄之捷馳回鑾復返於神京警蹕暫停於天仗非加偉壯曷表寅恭爰因衆志之樂為遂建雄居而望壺層臺霞映曉角風傳從容卧治之餘際會落成之日為章間發森畫戟以凝香僚佐交歡據胡床而翫月共慶中興之盛行躋極治之風敢奏歡謠以申善頌　東十萬人家烟瓦中海色澄波春淡蕩日華披露曉朦朧　西閶闔斜陽一望迷月窟會瞻星緯動玉閣新報燧烟低　南春入滄浪水漲藍寒食故園猶舞蝶薰風新室欲宜蠶　北虎奇蒼蒼呈瑞色翦胡闐道奏除書野老何知豢帝力　上百尺齊雲誇大壯風傳飛將定神京日望回鑾駐天仗　下萬項湖光連綠野聖德幽通玉燭明天波遠接銀河瀉　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暢春澤咸蒙啓綿宇永銷兵革率編戶優業

桑宸。穆穆嚴衷。仰一人之端拱。丕丕寶曆。享萬福以延洪。寵頖奇城之重風移澤國之雄。野無犬吠。庭皆圜空。歌鹿鳴於大雅。嘅鷺聲於泮宮。然後率勵在官之守。益同戴后之忠。導榮名於有永。保休寵於無窮。宋蔡卞京口集譙門詩　撥置文書謝俗紛。偶乘幽興上譙門。西津水落灘頭露。北固雲生樹影昏。天闊斷鴻飛墨點。海遙斜日墮金盆。十年故國漁樵老。一對青山一斷魂。陸游渭南集登卭州譙門。門三重。其西偏有神仙張四郎畫像張蓋隱白鶴山中　浮雲在脚底。千里在眼邊。攀躋忽至此。倚柱眩欲顛。車馬細如蟻。紛紛衛路閒。嗟汝何為者。馳驅同歲年。我本澹蕩人。此心實覺閑。向來出處際。不規咫尺天。風吹哦詩聲。十里揺西山。懸知老仙翁。為我一粲然　又自郊外歸北望譙門　天上何年墮翠虬。屈蟠爪尾護吾州。重門雨細旌旗濕。危堞風高鼓角遒。漢漢川雲昏佛塔。消消野水入農疇。曠懷不耐微官縛。擬脫朝衫換釣舟。網納志次韻曹守述和刪定絕倅喜譙門復舊觀　公家文字足搜尋。周覽容陪殿日臨。句裏江山元自舊。筆端造化速宜今。未廉對啟宜潭府。秀氣平分入泮林。青佩龍門行在望。躍鞭莫負史君心

牙門

事物紀原。宋會要曰。古者天子出建大牙。今制錯綵為神人象中道。前後各一。左右道五門。門二旗。

蓋取周制立旌表門。及天子五門之制。兩漢傳聞袁紹傳。麴義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注云。眞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立牙竿。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溫革瑣碎錄武職有押衙之目。衙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於門。史傳咸作牙門。今押衙既作牙門。亦為衙門。李野客藝書南史侯景傳。景初為丞相。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牙門始見於此。續釋常談又引北史宋世良在郡。牙門虛寂。為所自僕。謂皆未也。牙門已見後漢觀。麴義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三國魏文帝置牙門將。晉陸機襲父爵為牙門將。案後漢注眞人水鏡經。凡軍出立牙。必令堅完。若有折。將軍不利。是以古兵法擇吉日祭牙。是以後漢滕輔。晉袁宏。顏愷之。宋王誕。皆有祭牙文。吳綜有祭牙賦。皆謂武備之意。而牙衙之說信矣。謂訛牙為衙。恐未必然。疑牙衙二字古者通用。不然。宋世良牙門虛寂。北齊書何以書衙。能改齋漫錄孔經父雜說記。突厥李靖徙牙於磧中。牙者旗也。東京賦竿上以象牙飾之。所以自表飾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後遂以牙為衙。早晚衙。亦太守出建旗之義也。或以衙為廨舍。早晚聲鼓則入。謂之衙牌。兒子謂之衙內。皆不知之耳。唐韻注云衙府也。是亦訛耳。以上皆孔說。余按語林云。近代通謂府庭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大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衛。故軍前大旗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乃知牙者所以為衛也。義主於此。而孔氏止謂之旗者。不得其說者也。宋韓元吉南澗集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鬣隱見。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鍾釜。水渟若留而懷玉。高峯出艮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冦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城。而郡治巋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庋物書者比。閱歲既久。危腐甓圮。極痛推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莆陽林侯枅由中秘書來蒞茲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牙門盡弊。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於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為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遶於山而附於水。之土之可斸也。前人未能為之觀臺者。不以是耶。並庋有堆阜。侯呼庋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於是焉取之。衆讙然

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為高。撤故以為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於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為兩挾樓。而闢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閉。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為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臯應二門之築。亦周為諸侯之時。其因於商者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為言高也。將將為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於禮歟。國朝著令。門屋藻拱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鴟覆瓦。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為表。非其舍宅比耶。信之為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隣江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雋。屢冠天下。而宰輔之出。間亦蜚聲名。立事業。其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僕觀登臨之美。以為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

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為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為之書

人門周禮天官掌舍無宮則共人門注謂王行有所逢遇住觀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淮南子周文王作人門言以玉飾也事物紀原沈括筆談曰周禮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今謂之殿門武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為禁圍行于仗門之前今俗謂為鎮殿將軍者也蓋始于古人門

衛門事物紀原宮殿行幸有衛門十人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御殿則執撾東西對立殿前亦古虎賁之類也虎賁蓋周制見周官也

和門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帥以門名（注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植者也古者軍將蓋為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為軍將者也）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為之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或出而左或出而右有司平之鄉師居門正其出入之行列也王義師克在和故曰和門漢時軍壘為門名曰壘門（王應麟玉海司馬詹股皆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

（漢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周亞夫傳有軍門都尉壘門者）虎賁氏守王閑（注梐枑為閑衛）司戈盾及舍設藩盾土方氏王巡守則植王舍

旌門周禮春官司常會同賓客置旌門（注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司農云王行晝止則植旌以為門唐書儀衛志大和初有司奏命將征討有凱功獻俘馘樂作至御樓前陳兵仗于旌門外二十步樂工部行兵部尚書介胄執鉞于旌門前導協律郎執麾門外分導奏樂大常卿退樂工立于旌門外引俘馘入獻及稱賀仗因出乃退宋文帝二十五年大蒐於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周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護旗以表護軍

戟門儀門朱子語續錄因論戟古人戰爭出入部從用之今只置之於門唐時私家得用戟如官幾品得用幾戟洛陽志河南戟門　儀制令河南府門十四戟其戟幡有破壞者五年一易蘇州府志戟門紹興元年胡松年建榜以平江軍額徐琛書清漳志漳州戟門在儀門之內坐北向南與簽廳相對門有三中列戟太守出入由之又龍溪縣紹興庚戌修學記云新作三門立戟則知前此未有戟門也番陽志戟門在儀門之北今史定之即舊址崇廣之莆陽志戟門在譙門

之西來向紹興九年知軍事孫蓋重建儀門亦曰戟門咸平六年知軍事司門員外郎胡允升始請于朝賜戟十枝東西兩夾門循廡而上進士陳高為之記（天子以除門之左右必建以戟戟者古制其來亦久唐天寶六年復改儀戟廟社宮門二十四東宮十八一品十六開元郡王上柱國帶職事二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尹大都督十四節度使上都護十二衆天下州郡十為定制興化軍舊隸溫陵為劇邑屬陳帥貢土朝廷始改為軍未興是軍者建七八公謹奉詔條已而罷去未有一者少能興致微業之憲使入暑洪吉光在州郡軍監之次第咸平五年司門外郎胡公自盧陵守移任軍旣不踰月且謂戟者正其觀事咸曰軍監宜伴於州郡郡又下不請而上無命公由是條奉聞諸天子越明年春朝廷按州郡之數制作備具驛傳而來公率官吏將校出南門以迎即時立門之左右先是門係吏賓客工役衆庶之輩皆雜然進往公知來即郡來備之門其當則皆有存焉以撝仰史轄中之宗大參列戟者係吏賓客工役衆庶之輩進退往來知所忌殊軍有戟國朝之新典四方未聞曰軍監者倘而有之非公實祭桂道戟戟異績則不復是心民之有知者相與而賀大于北太戟東南之俗而公先務戟父母之邦云）紹興九年知軍孫蓋重建有鄉貢進士林泊美

記三山志福州府有大都督府門唐武德八年州始升為都督府上元二年創門梁貞明六年升為大都督錢氏歸朝凡偽世門額悉廢毀惟威武軍與大都督門仍舊慶曆八年成郎中戩修有潮陽從事丘濬為記云蔡公時方欲新之俄詔為本路轉運使成公至以是年六月始事九月告成舊額蔡正言襄書紹興七年南市火拆以禳之張侍制致遠重書列戟十有四戟永長一丈二尺以朱白蒼黃玄為次謂之儀門亦曰衙門贛州府志儀門五間乾道壬辰郡守洪邁重建列戟二十四由左右門入為東西兩廡門之外左為使院公使庫元改為經歷司架閣庫右為醋庫軍資庫元改為推官廳事永豐庫今左為通衢為知事衙推官衙同知衙中為知府衙右為經歷司後為經歷衙通判衙入其後為照磨衙居中吏舍居兩邊吉州志郡學有儀門列戟二十有四有大觀元年御製八行八刑碑及隆祐皇太后詔答進士請駐蹕碑瑞州志儀門列戟十二臨汀志儀門在譙樓之內翼以兩廡左廊樓曰東架閣使院在其下右廊樓曰西架閣州院在其後郡守李公華重新武陵續志府治儀門舊基湫隘寶祐元年郡守楊監丞選重建漳州志儀門在鼓門內之左入門南北兩廊其南僉廳酒庫列馬其北為戟門僉廳舊在設廳前之西廊守方滋以其地增建

漆差通判廳遂徙于舊架閣庫與戟門對山陽志楚州儀門去鼓角樓三十許步設廳後回廊列屋方抵黃堂堂下庭井可容千人規摹宏敞輪奐壯麗乾道六年知州事陳敏興修太平府志自譙門而次儀門列棨戟進列兩廡中為設廳太平廣記宣州節度田頵將叛一日有赤烏飛入戟門如雉而大尾光如散星即不見翌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頵資以起事明年敗盱江前志李覯撰儀門記　觀古君臣之門近則禮為之嚴遠則尊得以伸故畿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準宮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而道屏於中為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責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嚴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世弱擢削咸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靡所張顯惟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趍走之士紳笏謦折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意矣哉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經萬民有業吾守臣布行詔書奉順德意而吏職修矣彼小治訟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過行下至府署唯廳事葺其餘屋古老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輿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臣其耳目固不隘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位當刺史在可行之地此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盍書之示後觀慶曰唯慶曆八年冬十一月甲子日記元元明善清河集順州儀門記　春秋左氏傳曰新作南門不書非公命也非也興作必書然合禮不書書皆貶也南門蓋魯君之皋門也新作者改舊剏建之謂必當禮而不書不然則左氏之誣也諸侯三門皋門應門路門今之州準古伯子男之國作儀門禮也春秋合禮不書作儀門此何以書喜制備而從民志且非爽於春秋之旨也制備而從民志者何溫榆水之陽有古城焉曰順以州隸大都路地沃而民淳自國家罷兵百年涵濡撫育生殖日繁蔚為饒郡城據亢爽地而四下郡廨特當其亢亢有故儀門址又亢亢之尋常郡人以不屋於其上為恥屋焉則鼓角於斯懸令布政於斯有以雄其州而聳民聽觀矣至大四年知州事梁君彥義始來明年百廢次第舉民用大和民曰吾無訟以撓州吾稅賦以時足使君甚仁不生事害我使君召役吾必樂趨於是梁君知其民之可用也廼謀諸監郡某將建本樓於址僉曰休哉惟時請剳倅全以倡俄而州人故中書右丞曹公之家今樞密副使石公及

諸名士或寫之材或予錢米民皆子趨以獻工役肇事于皇慶元年秋七月畢工于二年夏六月規制端大輪奐丹艭欹若天成登其上而望北則紅螺峻極雉五十里外若拱闕檻東北曰茶谷則鄒衍吹律之山也潮潞二水會於白漵經城東而南注吳船來集通玄橋下其西南則天都胥漢觚稜金爵隱然欝葱佳氣之間羣情大悅於是郡制備矣民志從矣則又曰是不可不著興建之歲月也廼託右丞之子太保長史偉求余文余太史也凡書必稽諸典禮遂為援經而述之俾知今之州準古諸侯之國不為不重興作制備而從民志也則太史喜為之書苟不足乎是而要名勤民者為春秋之所貶君子慎諸國朝高啓缶鳴集賦得戟門送鄭博士聖廟儀王宮重關戚衛同儒冠趍內外武仗列西東下啓鳴鐘始將扃徹俎終莫言墻九仞逐有此能通

雙門

大原志晉陽記雙門在乾陽門街有君臣盛碑起義堂碑在門內對立今按其處尚有巨石十數蓋門基所用者此宮南之隔門也肇慶府崧臺集雙門在子城之南臨安志雙門在和寧門（至和二年肯四蔡襄撰記）宋蔡端明大集杭州新作雙門記　杭州二浙為大州提支郡數十而道通四方海外諸國物貨叢居行商往來俗用不一自錢氏專有吳越治兵蓄財日為戰守政出臨時朝廷除判史以來蓋八十年其風流治迹有足稱者要之起廢弊變踈習斯亦難已至和元年資政殿學士給事中孫公自樞密副使來撫是邦六月署事曰此吾故鄉也敢易之廛里之抚歲稟中產餘二十家為之籍其地而出其資市賈謾欺取予不均為之正量衡而一之富黠侍強蝕貧誅剝為之索其黨而逐之盜佚閑蔵出沒無常為之根抹而去之俗尚浮屠歸施無節嚴以約束婦人女子潔廉其行寵以衣珥高年舊德或復諏訪數月之間所部遠近莫不竦動迎向公訓公知衆之已悅也隨所譬喻勉之於善秋八月語其僚曰諸侯臺門以高為貴蓋以尊天子所命而示等威也昔錢氏依山阜為治所而雙門置縣木銅金鐵用為敵備今方內統平吾為守臣於以遵化而流澤每大號令從官屬陳兵校會州之士民即門首張次班列而布宣之門圮而地狹又非禮制豈所以重方面之體乎吾將易而新之即以其說謀之轉運使資以羨錢又詢之於民良家大姓願以力助於是商其用而裁取之凡金埴竹木之材必可其直堅陶蓋梓之工必當其傭十一月甲戌興作明年五月訖工十月五日壬申合樂燕飲以落之至於下邑旁郡髫狀老稚闐溢郛郭相與觀聽指是巍然者曰上之命令由是而出下之情偽由是而入一有不誠重為門羞吾屬戒焉

是年某出判清源州人遮余而言曰我公之爲治固有聞於執事矣始者革弊屏惡人畏其明已而拊養綏恤教勑子弟及其治成井市童兒不收落錢田豐海熟人得其職公作雙門我實與之公歸有時我思無窮願爲紀所作之始而刻之石庶幾傳之子孫益遠不忘初公定邕廣大寇還請蒞杭上以其能讓而不伐中道召升宥密未幾以直議不能與衆合遂伸前請至則勵清風夜決事不以宴息自處其忠義進退之節與所施爲若千里之績固不足書然州人過余再三稱頌懇懇不書無以慰其志九月二十日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新授知泉州軍州事莆陽蔡某記清漳志雙門冠以樓樓前舊有小亭高與樓等揭州額其上東西各有翼樓在今頒春宣詔亭後（故址今存）淳熙十二年地震門壞守黃啓宗重建七間去中亭及翼樓揭州額于樓前楹紹定戊子守方淙重修額篆字運使文飭峯也紹興間守連汝舟得舊墨本於定肅顏公家藏揭于樓（詳見定肅公年譜）南海志雙門接清海軍元符間柯經略述建規模視廣右尤壯風雨震凌棟宇敧撓公家撣貴不復改作淳祐四年經略方實學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築室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皆甃以石覆以甎虛其東西二間爲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旁爲兩翅東通親教營西爲圍結軍前則頒春宣詔二亭規模宏壯中州未見其比工役繁浩逾年乃成費出於官工募於市民其樂之爭持緡錢牛酒以勞役者訖事會木石甎瓦與工費糜錢二萬七千緡江東提刑劉克莊爲記令扁廣東道宋劉後村集廣州重建清海軍雙門記　清海軍門始葺於紹興丙子折公彥質也改作於淳祐甲辰方公大琮也南州土雜砂蜆木無霜雪板幹不力斲削尤疎城壓廬舍不久輙緊公審其然築基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虛其東西二間爲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凡基皆甃以石覆以甎門之柱八各三丈六尺旁柱三十有六凡柱皆易以堅木闢兩旁地爲兩翅環以翅樓前爲頒春宣詔二亭用木以株計者千五百石以條計者五萬甎瓦釘各十萬灰萬石工六萬三千糜錢二萬若干緡明年某月吉成公大饗參佐賓客將吏其上鐃吹轟空牛酒系道觀者類萬皆曰輪奐美哉公以余嘗護漕而攝閫也乃授簡使書之按作南門筆于經立阜門詠于詩重其事也余行天下州無小大必致美其譙巍統府舊譙庳甚弗稱威重發爲將壓尚莫顧省誨曰州貧無浪費也民勞勿重困也公既繕三城新屯樓八十二所城西隅有亭曰南海勝觀公又亭於東隅曰番禺都會而是門之役最鉅視福泉建等加壯麗焉然福資浮屠建求科降

衆仰賈胡惟公自用節縮餘力不以斲人南兵習勤苦多伎藝公拊而用之畚者兜者斤者圬者皆兵也不以煩民公可謂仁且智矣自唐至本朝廣府常以富盛雄諸道後寖不如昔楊公表孫攜清吏也嘗會州用歲闕數萬緡故前乎此者或掩奪商賈或沒入豪右或遣軍吏懋易以規羸然軍府卒不能富而霸政時出民表之懼者衆矣公純乎儒術前數者不一試所入租賦而已朞年積緡十萬緡明年如之又明年亦如之爲備安三庫捐出其錢與民通于本子錢不過六釐別儲之以備他費余請公曰公勝流不以心計名一旦能使捋然大州化爲殷實荒陋改觀緩急有備過前十數公遠甚豈法可傳哉公謝曰此陛下仁聖朝廷威德也吾何力之有直章焉耳蓋州貧非一端其大者曰調發曰迎送曰雜運之費曰契錢之去自吾至四封無警或小警即定一也它人亟遷數易而吾四朞不得代二也詔書罷羅契錢還州三也子謂吾有它謬巧乎余聞昔之稱南伯者必以清德求廣平其首也孔戣鄭權抑其次焉公過於昔淡服用質素貴爲方伯一室蕭然夫清則貴孔簡儉則財聚曰清儉者公之實踐曰章者公之謙志也至於妙選而久任之陛下其仁聖哉公莆田人端平名諫臣嘗立柱下掌內史書命今待制寶謨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於是績狀顯着天子將趣公歸矣三山志福州府有威武軍門本唐元和十年觀察使元錫所建州門也乾寧三年州升爲威武軍遂爲威武軍門周改爲彰武皇朝太平興國三年復舊名（呂權書）嘉祐八年元給事絳更爲雙門上建樓九間（樓上梁題作是年歲次癸卯五月壬寅朔二十有七日戊辰）（慶元）熙寧二年始創滴漏（建州門之歲推置晝夜刻元給事絳改榮威武軍臺門至熙寧六年程大卿師孟始作滴漏推測晝夜蓋祥符中劉承珪之制也今滴室中有桂大卿詩牌二一云科漏新成因成二篇呈監官業左院　舊門新漏一聲聞從此朝昏百刻分化日郡人思大守也須漢及業參署　風雨雖昏漏不移百年應未差毫釐須知萬戶千門裏正得人間壽考時一云曉登威武軍鼓角樓　百人譙門代萬兵黃昏初動畫龍聲鋼鉦猶是閩王製銀杆雙懸漢守旌四面偕將金作架半年入背主爲城官稅近十餘里不到儀家向此行於第四句下自注云舊無滴漏子至始創建炎二年江待制常中明約束一守漏人四分爲兩番直日放漏水院更漏樓基龍盤乃移於鼓樓即去戶外報時者一清衙報牌人九日通以鼓角聲輪差於戶外試應吉報一直漏人五更分直五更更以擊鼓人輪差草奩具等物五十日一遷）有鼓角（國朝軍防於節鎮鼓角分十有二）

（有十二月建炎二年江侍制常約來云昏時吹角八人各二十六聲爲三疊撾鼓八人角聲止乃各撾鼓千爲三通凡三角三鼓而畢四更三點及）（中刺各吹角三疊爲小引）更點（亦云更以鼓鼕以鉦令鉦鬧鼓識云梁關）（平五年歲次癸未七月壬午朔十二日甲辰是重百一十行所謂關王點）即此下爲亭以翼之左宣詔右班春内府廊三十五楹（時光駱事降移南郡代者未至時度）宋清江三孔集雙門詩　崔嵬城闕倚雲端萬里天風襟袖間更有清涼無限意坐看飛雨出南山鄭俠西塘集摧府黄叔㽦朝奉雙門落成之會有感而作　鳳管鸞絲徹太清雙門今日落功成一州壯觀新樓好千里欣歡太守名已見聲華逾絲綸更期中外倚端平祥風瑞雨年年事海角天涯似此城提點綦希邈詩新建雙門奉呈知府郎中　巍雉雲叢十萬家臺門新築更豪華春龍碧瓦浮佳氣日上朱欄奪絳霞衆水迴環來衛府千峯朝挹自排衙吾州形勝今如此文物彬彬正可嘉

學門

武陵續志府學門先是更革不常紹定六年教授趙汝枊移門西向因門爲樓俯瞰沅江其說取坤申長生水之祥鼎士自開禧吴彭老僅第之後累舉多不利於科至是有王在周驊同賜端平乙未第自此科不乏人由此年士風之盛與地靈適相符合故也講堂後

直舍扁曰絜矩嘉熙間教授潘凱立提刑董槐書端陽志筠州學門記　治平三年高安郡始應詔立學宫曾南豐所謂州之東南亢爽之地者今皇華館蓋其處也其後徙于水南而邦人皆不以爲宜則又徙於州治之西鳳山之巽蓋五十餘年矣然其左則城隍祠而官廩介於兩間門還卑狹往來觀聽或病焉開禧乙丑教授金華何君達賓素善於其職學之政大小必舉謂廟學雖修而門不稱欲闢而大之鳩工飭材度爲屋六楹層簷三成瓦木之工既立而何君去嚴陵方君祕繼之不懈益勤繕飭户牖塗墍丹雘纖悉備具又增築基階使内外高下相稱爲室兩翼經籍俎器藏焉雄麗宏敞挹江山勝勢登望軒豁意陵風煙非獨門閫有所表顯而已蓋經始於丁亥之冬落成於戊子之十二月吾州之士繪圖以來屬予記夫宮室有制非以崇侈相尚今之世教有三佛老子之居凡所規創惟其力之所及禮或過矣而莫之禁其於風厲表勸之道蔑如也若夫國家尊祀先聖建立學校之意則異於是蓋將使天下之人知所崇向陶染化習以底於平治所以顯設藩飭稽合古制名號等數同於王者其門三之豈苟然而已哉何方二君知其職之所務開導誘掖孜孜不倦教養之事至矣而其餘力又足以及此使凡出入乎是者起敬起慕思其所當爲而勤其所未至推二君之志亦遠矣予既觀其圖而想見其處幸他日乞身以歸謁于廟學從邦人士反語其顛末相勉以無負二君之意而先書其大槩使刻之　都梁志陳鎮撰改建學外門記　學設重門所以嚴限域壯觀瞻使學者所居邃然不與事物交際寄意詩書益自貴重其出入乎其間經歷乎其外者又如此爲國家教育之地俊造所聚禮義由出斂躬肅容懷敬慕而毋敢慢則其於規模制度有不可得而庳陋亦明矣武岡自移新學四十七載外門凡三易其始居學之左偏東向臨譙門之路與中門相距不能數步紹興丁丑太守建安劉公韞始易之梁谿而南與舊址夾谿相望爲門教官舊亦居谿南臨衢道紹興壬午朝廷省教官有言於郡徹其宇爲貫區可以獲微利者自是羣小鱗集而學者昕夕往來出其儈甚以爲病淳熙乙未盱江王公垂始逐去其已甚者撤屋取道南出立門于外然向之儈居者尚雜處其中簷甲巷陌與民廬莫辨今太守四明林公祖洽下車觀覽俳佪嘆曰都梁客通蠻徼自昔爲控扼用武之地今儒者日衆數十年來夷人向化聞其豪右有買經教子者豈非大德漸摩之効茲郡庠序視他郡爲當經意而門闕若此何以示勸且昔人創學必擇形勝揆陰陽以山川之秀今層巒疊巘直聳其前若與吾相周旋揖遜者而爲門乃與之參差不偶加以頽垣敗甓爲之蔽障是孤衆反衣之也

於是始議改創又踰年而昔之雜廢者皆它徙遂盡得教官故居之地東西三十步南北三之平夷徑直隊其前之十步横植三門歸其餘地於門内自外而望其勢闊以深由内而觀其氣舒以達山益奇水益清野綠天碧心目爽曠直學校之偉觀可以移氣體滌精神攄幽發粹而暢之乎事業者也門自始作逮成邦人父老日夕來觀歡喜感歎諸生合言於鎮曰請志其事無以忘公德鎮謂公之可志者不止乎此昔魯僖公修泮宫詩人頌之其序曰頌僖公能修泮宫也今考其詩凡輪奐之美不與焉所言者載色載笑不以勢自居也順彼長道不以賢自處也而又敬明其德以身先之豈非所謂修泮宫者不獨既其文耶今公之爲政其律身甚嚴其治民甚恕其於學者禮以賓客而誨其子弟月上所校之藝于長必表每因齋宿之次循視几席對酒談經和氣充襲使學者仰不知郡侯之尊俯不知布衣之賤而惟知道之貴於以作成不其兩盡歟諸生誠不忘公之德其堅忠孝之心充聖賢之學毋輕儇敗類毋墮窳廢業毋出見紛華而悦毋使過吾門而不敢跼顧如唐人所云茲其爲報不已稱乎諸生咸曰唯遂次而録之以告後人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六月軍學教授陳鎮記

永州府志張浚撰新學門銘　宋紹興甲戌冬十有二月永州學南門成太守廬陵彭侯所建也太守視民以身以王事為家事政治既舉又思有以教化之得蜀大翁禮殿繪像本使工次第摹寫堂上勵士子以儀刑之學後建斯門闢壅塞導勝氣氣象甚偉學舍廚廡從而易新示勸之意厚矣宜銘之詞曰　人不知學莫適是身學而不行不學為均行之伊何惟一惟誠孝弟忠信本之於心成之於性守之以仁日積月化粹然其醇可以格天可以感神可以正物可以化人發為詞章德人之文施於政事君子之名其道甚大與天地并凡爾為士勿替于勤欽之勉之無愧此門臨川志撫州府樂安縣學自脩廡為小門趨而入曰希聖

橋門

東漢書顯宗幸辟雍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又儒林傳云西門有水以節觀者門外有橋故曰橋門

烏頭門

續談助唐六典以上仍通烏頭大門唐上官儀投壺經第一葥入謂之初葥再入謂之烏頭取門雙表之義義訓表楬閥閱也（楬音揭今呼為欞星門）凡烏頭門所用鷄栖木門簪門砧門關搕鏁柱石砧鐵鞾臼鵝臺之類並準扳門之制

靈星門

古賦題靈星名門王者之制也靈星垂象王制之本也欲知王者所法之制當識靈星所垂之象扶後漢禮儀志言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祠以古號曰靈星觀此則知靈星為角星之宿晉天文志言東方角二星為天關其外天門也其內天庭也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也左角為天田其南為太陽道右角為將星其北太極道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觀此則知角星為天門之象夫北極揭紫宮之位太微胎帝座之庭文昌明六府之房三台顯天階之所既無一不與人事而相應則靈星垂象豈獨昧乎此邪古人宮室之制豈不然耶夫靈星為七曜之行是以門懸日月於東西夫靈星垂三門之象是以此設六扉而闢闔夫惟靈星為黃道之所經是以此門為尊者之出入

朝天門

舂陵圖經在道州通全永州大路建武志夜登朝天門詩　夜半孤城百尺臺亂蟲聲裏一鐏開憂邊目遶南雲下戀闕心隨北斗迴白社舊遊嗟不掃朱門新貴哭無材圖書脫落田園廢好賦淵明歸去來元陸子方集過朝天門留題恭肆壁　飛龍殿闕何崔嵬黃鵠能輕去不回只見長安不見日不聞人從日邊來軟紅漲雨騰香霧歌童舞女錢塘路沙磧秋乾鴈落群日光寒薄西風暮

通天門

龍泉志葛仙巖高數百尺有通天門望天臺

天風門

赤城志台州府有靈巖一石洞在巖巔間號天風門

冷風門

相臺志在林慮縣菩薩洞東山上石門遊人至此覺其風清清冷冷也因以名之

白露門

三山志福州有白露門或曰即白水江也白水即停船之處

熙春門

清漳志熙春門舊為得景樓嘉定壬申守趙汝譜建教官教陶孫書額紹定戊子守方深改名叙和淳祐壬寅守黃朴於樓下闢為門以通來往樓上扁曰熙春

藏春門

四朝聞見錄南園記云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為山曰西湖洞天

行春門

宋呂南公灌園集九月二十三日過黃家嶺望行春門有感　閑雲況淡水浮浮秋色陰時刺眼愁十載未成三徑計一身長帶百年憂逢人語笑非良味滿面塵埃豈自由望見故山歸不得小欄高檻更迴頭

迎春門

古沔志在州東舊登雲門有樓今重修

山門

宋劉須溪集閣皂山門記　江西大宮觀福地惟玉笥閣皂二山而閣皂以樓居壓山谷高下如層霄玉笥蓋仰焉望之逈乙亥六月火併仙翁所手植災又明年國亡空中爐餘知待何年復興其興萬一亦如舊貫以否日余植杖過之霧雨重重隱見橫斜如吳山殘雪欄檻可畫入門樓觀偉然凌空欲飛危出山半雖金碧未施而簷牙山節工極詭麗觀者低徊豈獨為茲山勝絕余問道人此樓起於何時視舊何如曰丙戌之十月彭師則誠之所為也而過舊遠矣彭本無職於時會因蜂房水渦籍三周如離使而是閒無門如拱無冕獨持手為衆工倡衆興助之計衆石八百泉幣五千木以千計倍工以萬計倍山中之老共欲求記於先生樓成而先生寔來意者仙翁如有望也余惟譆譆出出之烈自漢白鶴唐昇元宋祥符玉清昭應一落則不復復彼國也猶屈於力不屈於力亦屈於言未有以赤地之後旁觀一人之意既為夫所不能為而又求勝於鬼神求多於前古若取之左右咄嗟不跲之者盛哉志之為帥也物從之矣接驪山瓦出壠上夥頤覆戒後來惟漢初蕭相國欲以壯麗示威重曰使後人無以復加而茂陵粤勇之又言起火後厭勝必大大於前斯樓高美在家國宜抑在世外宜隆在火後宜尤隆不隆無以極觀覽然以務滿中天之臺遺世雲雨曾不足以易化人之一瞬其乘乘所至下視人力之巧猶如積蘇累塊焉況此山此門西江之上以一二京淅之間以十數若中天之下其能幾何而欲以揆乾奇度蓬萊則縣乎其不知量已雖然吾嘗入和寧備對列麗正觀赦仰瞻觚棱無丹檻刻桷侯霞標城起赫如也嗟乎此非人間所謂天上

者耶。曉見道書言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誠高宜廣，顧安所得大人居之問其仙，則昔者山中之人也，凡吾所不得見而可以識想者，曰金臺玉樓也，珠宮翠房也，其形容欲極人間所難得而金玉珠珍卒亦人間所常有，豈天上故自不能不人間耶。吾以斯樓擬天上所聞則不足，比人間所見則有餘，何物非幻，何幻非眞，謂心眥耳目之外它有所謂天上耶，亦吾所不信也。是山多木，皆如葛翁手植以遺今日，是宜千門萬戶，惟昔時御書昭回之光，龍鳳之飭不可復得，蓋去而復顧，睠焉如見金門者久之。元方德麟集濟聖寺重建山門記　新城環山而邑，其西南十又五里山益深，臂横股亘，更逢迭降，如雲興如波湧，如鶩矗而虎踞，嶄然也。其蜿蜒磅礴介行沃而止者，是爲馬安之山，貼妥犁岸，視諸峯爲尤奇，煙雲吐吞，泉石映帶，其草木亦皆堅瘦佩蹇可愛。晉義熙中無極浩禪師過而樂之，乃登其麓，結茅以居，德馨遠聞，緇白四集，深山喬木，欝爲寶坊，蓋再易暘頴而今名焉。余兒時謁于庵，日尊師於是，師務以道自任，口不言貨利，足不踐閫外，文行高潔可敬仰也，故其徒皆閭閻有法度，而棟宇飛跂亦其一時今五十年，新者故，堅者頽，而門爲甚。里長者紹興路務使唐君以父祖植福故地，慨然有志改葺，而其婿某與其從子從孫皆克相其事，出金於貲

發粟於廩，而屬其役於院僧。遹工維良，度材維眞，陶甓斲塈，百用鱗集，乃以泰定三年某月某日撤其故，某年某月某日而成。凡閱月焉，畫棟凌雲，璇題摧空，執金剛神，威衛烜赫，凡門之事無不備也。時僧慧方主院事，與其屬德唐君之勉，咸顧鑱石以示永久，著不忘。於是介乎庵之孫慧燈謁余求文以爲記。余惟爲學有道，猶居室有是門也，入由其門則閫奧邃嚴，法藏殷富，縱横自在，皆吾固有，彼不知所入，至於由還入寶，悵悵然終其身，何益哉。今子安居於是，而出入是門，果能即物以明理，切己以致思，必有由甘露門而飽甘露味者，廓而充之，自利利他，使凡不知適歸者皆得其門而入，誠如是，斯不負大雄氏之教，而唐君施福殆未易量也。吁，唐君之爲是役，亦豈徒修棟宇之美而已乎。余既嘉唐君之能施，而冀來者之能學，故併著其說於石云。北磵禪師集華亭證覺觀堂教院檀越山門兩疏　本流所至，濁涇清渭何當分，衆人所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渠方合耦而助，吾欲同途殊歸，有可乎。童毋忘推挽，恭惟某淨覺梅花樹下，十載掩關，永和脩竹寺邊，一枝客膝，自打諸天文道，儘教諸子揶揄，似不能言，扣之則應，九花開觀，作興清泰宗風，一步到家，來問華亭船子　相羣叉手陸浜井底，莫爲何補，承家醉飽墻間，未已自守台衡，計拙放教，燕雀風高

眞箇流通，何妨冷落。恭惟某寸田可稼，丈室曾湖，負循循善誘之宜，扣止止不譁之要，判橋水逆，笑射羿之逢蒙，谷水狄渠，宜鵝人之叹于貝山，且寘擇地使勞，判一生硬兩腳，跟趁諸方，出幾頭地。筠溪牧潛集石老住衡康城塢阜山門疏　曳布袋逃市覔錢，要顧兩來祖意，横折林解腰共飯，亦須北道主人。是必眞俗諦齊修，乃見法食輪皆轉。某人勁氣一毫不挫，生機六出愈奇，要索犀牛兒，笑南州充由溥相拈出，聖箭子疑梅山微涉鄉情，同列皆驚，後生可畏，正當使十丈塵飲，避受庄峯排闥獻青，何必恣三寸舌縱横，鼓影叠漫空翻白，紵觀促駕，滿慰生馳。唐施肩吾題景上人山門詩　水有青蓮沙有金，老僧於此獨觀心，愁人欲寄中峯宿，只恐白猿啼夜深。唐劉商詩袁十五遠訪山門　僻居謀道不謀身，避病桃源不避秦，遠入深山何所見，寒花滿徑白頭人。宋梅聖俞宛陵集山門詩　青山中宂爲大門，下通軌轍高莫論，飛雲出納不計限，雙峙平削無刀痕，入門復見田園美，田外峯巒迴抱尊，樓臺畜怪不可詰，夔魈往往來守閽。張漱民詩山門六題寄聖俞　無路可通交眷隈，山腰大闢門崔嵬，若非天地功破裂，定是鬼神力鑿開，渾渾穿撑蒼壁立，空空直貫清風來，秖應便徹仙源去，顧躡飛雲到玉臺。文眷佳峯　巒煙雲寄帷幕，窮深到幽處，無

路通馬腳，天意忽蕪沒，神功爲開鑿，周環列蒼石，直上撑碧落，伏暑生其下，凛凛風霜作，俗客頻往來，只恐却鎖鑰。沈存中詩集遊山門[illegible]　寧國之西有山，蔚然獨起，四壁斬絶，有佛宮樓其間，不可躋而躋也。其下則偃然有門，闤焉，世謂之山門，而不名，此獨江南山川之與，而寧國拔其高壇山門又其尤焉，則其鍾稟之異，不待余言而知也。寧國之士大夫乃未有一人嘗至其下者，至其閭巷市井田野之人亦不能以一日遊焉，彼皆有以用其身而不暇外慕也。嗚宜古之人必至於乎[illegible]齟齬，材智不合於時，去無田疇山林百工之事以歸其身，而後感遇偃蹇，肆傲於山林水石之間，悠悠遐觀，思古人而終身焉，雖然於進退之決，予未能如彼其果也。要無所用其身而寓之外物，登高而望遠，激流泉之清波，翳茂樹之繁陰，則予將有遇焉，既又爲詩一篇以記其遊，耳目之所得，吾詩能言之，必其所遊所以得，所以樂，蓋詩未嘗能賦也。　溪水激激山攢攢，蒼崖賤封壁四環，一門中豁倘驚測，造物爲此良有源，披頗欲塞淪九淵，吐吞龍蟠殆非然，又疑猛將血戰還，斬此欲守規爲門，至今慘惻風夜寒，殺氣襲水爲屈盤，山重地僻道路偏，此境安得與猶遠，反復不得意所安，將必有理嗟莫原，山川幽深適素尚，轍跡萬里窮躋，舊生平所更了可記，惟特若此殆未

觀崆峒地有久茫昧自此稍欲信所傳排悲便上爰截薜力竭盛思來以顯西光旻旻下載晝取酒吏爲山留聯姚闢詩進山門呈知府大卿　春風（一作春）到竟陵太守遇康樂隱几坐高齋清風媚林壑語我諸峯巒道人古樓說幽潛遠江漢秀聳類衡霍一日驩我遊大府艤高幕命車載酒謬行人飭巾纂藍轝渡前溪野飯即高閣（寺名）笑著烏紗巾行背青山郛捻呂圭契舊史陸索酬酢幽花弄紫翠鳴禽唱宮角靈氣浮融融蒸風紛漢漢晚宿黃渡館泉聲自伊落溪童學流觴盤花逐清酌歸火破昏衢擁爺闖夜柝詰朝振衣坐㗇車厭啼鬟束壁有舊詩三賢據安作（此有蘇內作葉內相葛蘇舒聯句）筆跡既訛謬塵版復殺散伊人已黃泉來者誰丹臒徐徐到山門青蒼洗昏膜兩山壁大道造化自崇斎綠帶夾空飛注雲半天落二巖與四洞靈仙舊淹泊丹鳳今不歸雙門夫尚鑰雲髓凝爲乳石柱垂如鐸峭壁斷行路薜蘿陰附着秉燭尋龍潭昏冥認頭角欲窺心已驚暫進足還却不探驪珠淵安得長生藥又上喬雲亭諸山聚崖塍或湧如波濤或沸如鼎鑊幡幢或飛動塔廟或纓絡盛如明堂朝衣冠勢紛錯尊者不避卑強者不凌弱嚴如武庫兵雪霜飾鋒鍔柔順就故有剛殖即俊捷或齊如李孟或比如娣妁連如魚緻鉤獰獸如相搏橫如斗東西勇如龍潛躍欲盡聽眺心瘦羸厭苦矯野僧又語我丈眷倚岑廓我思鹿表人不憚路磽确左瞻右已迷前登後皆邀攀高猿臂引入險腰短縛牟勸到深幽祠宮冷蕭索金丹已無傳石室凝如昨咨嗟兩臺高日月手堪磷石豹鳴陰崖鷹蠹露金穀天河瀉雲漢千丈不見濁衆指佛子堂神靈重然諾我坐謝公亭歸舟阻溪澗蘩蘼陰禱祈暮雨過山脚善濟雖未通神變已可愕蠢蠢塵中人回首重愁作屈曲歸杜邀復結三天約儻楳清溪行萬象皆洗濯石苔散青綠玉筍鮮新籜路回灘流淙灑面散雨霰魚禽遂天性浮沉隨飲啄行行明鏡中兩岸翠如幄儻使到妙顯（寺名）洞府誰闢拓我知巨靈斧神妙止一削彼猊儼守衛瓌瑾出追琢幽蘭香自知稿茗甘可嚼老木卧深塢不肯就工度蒼石通元精溫潤抱天璞古有智琰師道遙寄冥寞四獸雖吾降一性冥所惡天子賜詔勤香象與醍醐（師元和中於此結廬兩隨武帝遣使賜諸物供養具寺記中）俳佪想遺風愚迷仰真覺又疑無爲人其來非力挐洞門有磨崖唐賢盛鐫鑿姓名今尚存苔蘚已班駁遊者來無窮居者日益數人事竟錯紛塵緣易糟粕唯有猶亭奉窺我不銷鑠仁智樂山水小大事擧包養心即自然玩物乃浮薄我今還海濩身不挂緡繳世無丹青人爲我一圖兒試作山中吟高情寄鸞鶴

朱晦菴詩山門　置屋兩山間屼若奇絕處峽來百泉傾澗激回風度

錢塘韋驤集琅琊山門詩　雙闕西華表仙山自此通雲霞是扃鎖塵土若爲攻

竟陵群英集和汪叔志晚望山門韻　山門歲絕境青壁上參天石泓聰中月巖通洞底泉幽期恐搖蕩晚望每留連遠憶瞿硎老神仙碧落遙

宋趙元鎮詩山門栖巖寺　天邊前苦一門通杳隔雲蘿幾萬重好借巖風爲披拂移文有語笑塵容子猶遠

竹溪集春日同伯氏遊問政山門憶似表弟傳題用其韻光是嘗持書招之屬末併以見意　晴妍入踐瞻佳處在林樾歸雲紛卷舒列岫互明滅偶從清都行遂與凡境絕輿肩倘清陰棧齒破苔滑坡陀度崇崗窈窕閟真關爐餘見頹基紙上得遺碣紅白抹花臉嘲哳掉禽舌傷殘起孤憤感物動深悅稍羅穀棱疊共弔衆石咽雲冠儼鹹護覺騎想飛越靈跳尚儲休爽氣亦時發拂花步危壇引蔓探幽穴胎田儂可丹石髓未成鐵却思棠[illegible]篇已換桃李蹊屬書當辭封鹿駕定回轍茲遊約重尋晚

尹政堪撕吳定翁詩山門　客居厭恒雨。幽興詎云已茲辰嘉賓集況值風日美逍遙發孤賦茸蒼逾十里山門欝華構綠樹帶清泚幽幽谷禽響曖曖村煙起仙都路猶緬登覽從此始何

潛小山雜著報慈山門詩　翠屏一匝梵王城白練兩條功德水百鳥爭巢高樹枝似聞佛法心歡喜

又時思山門詩　澗水淨琮鳴至角溪潭激灩對山門綠崖鳥道人行去隔岸綠陰春正昏

王師正詩山門　混沌誰開闢初無斧鑿痕一龕金布地千古石爲門掌指留仙蹟漣漪自別村東峯良可步更欲看朝暾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入青城山門詩　入山佳氣異他山翠邏周遭幾復關流水白雲無盡藏莫教容易到人間　一逕石礄分竹色兩橋澗水和松風山靈憐我嗜幽勝洗出林巒晚照紅

雪山門

雲南志在麗江府昔越減根關也吐蕃小旦境有山名樣徹闍磨此境有山名木習闍兩界立此關焉元至元十五年行省平章賽典赤於此重修之更名雪山門以軍戍之

大山門

契丹志胡嶠陷北記自上京東行七八十里至褭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自此兩南行日行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許兩長松豐草珍禽異獸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

崖山門

南海志廣州府新會縣南八十里有崖山俗呼爲崖山門海潮升降皆由此門即大海紹聖間置寨于此

峯門

宋李昭玘樂靜集峯門詩　日出飲蒼靄雨餘生曉涼鳥啼人不見花落樹猶香

崖門

宋郭祥正青山集陟崖門詩

陟彼崖上門門深路逐絕香草遮仙風惟林藏古雲

澄江門武陵圖經在武陵府城當文衢初名利涉繼名安濟林司業改樓巽上始定今名樓俯清沅江在左右回眺闤闠有絡興閭連便盧奎曉望詩　武陵郡會俗豪奢井邑雲連幾萬家東望李洲餘橘實西迎秦洞出桃花宦遊總識衣冠盛龍去猶憐道路賒十九年來人事改暮山依舊鎖烟霞　郡枕寒江卧虎形池饒千里勢寬平曹勞秦楚雄吞併幾誤孫劉力戰爭尚憶星歌遊綠野豈期牛馬牧蕪城夕陽杖屨闌登賞懷古觀今一愴情　郭外臨沅一水長朝宗東下合瀟湘昔觀競渡皆遊舸今聽鳴鼙盡戰航自古勝妖無過德到頭豪弱亦因強看看一洗腥羶盡千里還聞有芷香　楊嶠詩澄江門　獨上高樓望海門青山幾點送歸船寒光淡淡浮紅日曉色真真散白烟浦外落霞爭捲燒池中流水自鳴絃扶欄下見蓬萊影一半仙魂在月邊

三江門廣州府圖經新會縣有三江門

營川門舂陵圖經道州有營川門通賀州大路

桃川門武陵圖經桃川門在武陵縣取通桃源之義

西川門宋陸放翁詩登劍南西川門感懷　自古高樓傷客情更堪萬里望吳京故人不見暮雲合客子欲來春水生瘴癘連年須藥石退藏無地著柴荊諸公勉畫平戎策投老深思看太平

碧波門舂陵圖經道州城南有碧波門下通大江

迴波門武陵圖經在武陵縣府倉委輸之路本名鹽場後易今名有樓如澄江之制

湞河門雲南志在昆陽州西北舊河西縣地也古者一年一修治此河道自閣羅鳳叛唐之後酋民各保其土無復有興修者耆老言此河壅塞將不利於晉寧昆陽之地

甘泉門舂陵圖經在道州江之北今名存而實廢

臨津門壽昌乘在武昌府吳隔城西北寰宇記云吳城有五門四門以所向為名西角一門謂之臨津土俗編云按今吳王宮城止四門隔城三門北曰釣臺東失其名大城又有五門東一門南四門一門在王城東門東有壇如羊馬城失其名牆東門曰將軍巷疑當時宿衛同廬所在又東即雞鳴闕又東闕家巷按古軍營皆有巷猶今夾道也

下津門舂陵圖經在道州江之東

碧湘門元一統志在潭州即府城之一門也冷齋夜話云山谷南遷與余會于長沙留碧湘門者一月陶猗登碧湘門詩　城中烟樹綠漫漫十里樓臺樹影閒天下鳥行疑入畫地卑江勢欲沉山人過鹿死尋僧去船自新康載酒逐聞說耕桑漸蘇息嶺頭今歲不征蠻

洞門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借宿洞門五絕　身是西來旦過僧洞門一丹解行滕老師若許中分曹也會漫天話葛滕　傳語留前五百年塵緣誤我意無憀靈山幸有三生契更約天台度石橋　一枕鞫鞫客夢長忽聞鍾梵響雲堂舌根又厭虀鹽味洗鉢聊分豆粥香　意行忽上凌雲閣粉堆周遭山四圍何似清音亭上座我眉揮翠雪濤飛　石筍留頭爛熳遊異聞要驗佛低頭却教古佛低頭笑笑殺癡人狂刻舟　處州府志宋劉涇詩　寄竹流泉不居熱洞門深沉風雨歇洗出清明快活天醉弄江南謝客月

金洞門臨安志杭州府秦望山在錢塘舊治之南輿地志秦始皇東遊登此山後唐同光中錢氏於秦望山建上清宮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玉洞門紫書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東有青華門西有玉洞門

石洞門寶祐濡須志廬江縣北白石山有石洞門在葛仙翁修行菴之西仙翁詩曰白石分金井丹砂布玉田古今人自老片月下平川所謂平川者指巢湖也按王喬漢人為葉令有鳧舄之異仙翁晉人名洪字稚川為句漏令學道得仙號抱朴子距喬已數百年今對奕于此果真仙常在而不死

華陽洞門能改齋漫錄王荃字子真有道之士富鄭公嘗客之於門元豐中神宗賜號沖熙處士元符三年遊茅山受上清籙先是茅山中峯石洞忽開按其地乃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也自左元放仙去即閉閉千歲矣至是復開又前期累日甘露薦降道士劉混康曰以此必有異無何先生至受籙之夕仙樂鬨于空浮之上山中刻石為記其事而給事中龔深之亦為之詩曰華陽新報便門開應為高人受籙來試問玉門砂遠近未饒元放是仙才先生留洞元庵久之若有所待書書壁云身佩上清寶籙心持大洞真經入靜數鎮靈座神遊玉闕金京

清淮門江湖續集毛珝吾竹小藁登黃崗清淮門詩　風吹蘆葉江頭路江水江天共秋暮邊淮寒早客行稀只有征鴻向南去征鴻自去書不來遠衣未寄憑誰傳孤城嗚咽暮笳起城下荒榛接淮水

西城門元一統志在河南府即赤眉樊崇與劉盆子奉璽綬壁降光武處在宜陽縣界內

雙洲門圖經志瓊州府萬寧縣有雙洲門在榆林海上雙洲對峙其狀兩扉乃舟船出入之處常有海寇泊舟於此

東洲門圖經

志在廣州香山縣東八十里中流有漩潮退潮來舟不可渡潮平方可往還也

雙女洲門（萬全郡志瓊州府有雙女洲門在烝庵前大洋中去岸半日程石雙起如人形周圍數十里有淡水商舟過每汲之玳瑁常伏卵其沙際）

沙洲門（古汀志沙洲門在州南舊滄浪門）

西溪門（宋趙蕃淳熙藁訪韋文叔能於嚴州西溪門外　春王正月附人書理報祠官賦遂）初到處頻戒詢所寓忽能為說已謀居蘇州舊日詩無敵嚴瀕從來詩不如東鄰徑舟雖若駛可斛踵屐到階除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六

九眞

門

闗門（唐書外夷傳長人者其國連山數十里有峽固以鐵闔號闗門新羅常屯弩士數千守之　瑞陽志董于焱四闗門記　漢縣邑）皆城蓋民社所寄將以示綱維銷玩偷域扞之立雖縣邑不可廢鎮以門闗為不急務可乎新昌縣鎮改邑規撫率簡陋前後相因仍頹亡具甚四闗廢缺不知幾年于此嘉定癸未秋高沙趙侯來宰是邑每事有振飭意酌所宜為次第脩舉築都倉以嚴積貯刱新廩以備賑糶葺學宮以崇教養闢安濟以霑孤貧建驛館以延賓旅所在清明事績孔偉侯之未足也曰吾弗敢陋視斯邑廢者興缺者補大畧已具獨所謂門闗者未能拓而新之是無以限內外而譏出入也迺庀基營材計日興工不踰月而四門屹立巍巍翼翼隨嚮扁名各稱厥位東曰迎恩德音明詔胥此途至也西曰惠政有橋中峙惠而知為政也南曰化成邑庠居左民化而俗成也北曰環秀群山拱挹秀所環也於是新昌始有城市氣象行道過之相與誇詡且闗之旁地各置隔房守以邏卒夜司擊柝吠尨止息古之為闗將以禦暴侯之意殆謂是歟夫邑無大小綱理在人新昌賦入視昔靡加自侯下車百堵皆作用不傷財役不病民從容整辦不遺微細是豈他有智巧哉善視政者其知之矣侯名綸字子織今官為朝奉郎云寶慶二年正月日記　又四闗門記　上高古嚴邑也城週五里蜀水衷亘舊為闗者四分峙水南北所以嚴內外譏出入也緜禩遐邈敝刱歲月漫弗可考耆老相傳四闗不惟且壞垂六十載矣榛莽荒擋瓦壞駢積涉其竟如遂垌埜闠其市如即虛會憧憧往來蕩亡限制觀瞻弗肅何以讋奸心銷亂萌哉余始領邑顧瞻諮嗟襟抱虧歉風裁宣洩邑居弗寧宜也司闗掌節以聯門市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五三載藉雖見可觀邑雖隘陋非一闤市比也規刱四門為邦之郛廓可已乎顧積歉轇轕材不足塞職縻典廢基脩敘揆舉煌稟餘踰期捐盤以賑迺召漫斷新扳餘陶甓甕爽鐵藏箴訪遺址恢拓而鼎新之水南舊有二門南曰望京自言趍于望之也今以朝京為名取揚誠齋詩所謂筠陽舊是朝天路也西曰宣風風者言風以動之也今以宣化為名取董賢良策所謂守令承流宣化也水北二門以次而作東曰禮賢仍舊名也道縣禮賢鄉出取尊賢貴德之誼也北曰宜豐易新

石也壞與宜豐境接取時緜歲豐之音也四門既立翬飛翼張弗陋弗奢巍然在望矗重檐以呀豁啟霞扉之須洞嚴兮我我巨鼇戴僊島而浮渤澥劃兮煌煌燭龍銜靈耀而焰崑岡内則街衢洞達閭閻弦直旁則通房置卒巡徼有常啓以晨扃閉以鍵抗氣脈屬聯寇偷屏息於是上高防有大邑通都氣象旅出于塗貫列于肆一洒疇昔庳陋之舊習矣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盜竊矯擾而弗作外户而弗閉是謂大同大道既隱私為町畦城郭溝池以為固是謂小康噫可以觀世變矣然天下之事凡出於理之所當然者不容漢然不加之意也今夫立為屋室通為門閭限為閫繚為垣而内固以扃鐍人有宅於都者皆然非因穿窬之為盜而為之也繇家推之鄉縣鄉推之國縣國推之天下一也門戒姑記發興之蹤以諗來者若夫挈掄計工參詡江山拱挹之勝則非為關本意故不書唐岑參詩戲題關門　來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見關城吏還從舊路歸宋項安世詩出北關門　籃輿欲度北城闉抖擻衣襟向市人恐逐西風遺舉扇當關分付二年塵楊誠齋詩出北關門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緩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涯霜外汀洲蘆葉晚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驕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鴛行徒索米故山今日政

梅花京行紀録晨度居庸至南關門　雲梯忽斷山嵝平霽霧初褰林嶺明兩都扼喉南北鎮九州通道東西行巔崖巨石擎佛屋壁門遺築開軍城當時苦說天下險一卒前臨擋萬兵

圓水關門

寮斯兒之地有清江一道名盧的泥勒江源之上有圓水關一座上有毫光四邊有門懸於虛空每立春時其門自開水從東門中出經四十日方閉門既閉水常從門坎下細流而出

天關門

紫書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東南有天關門

都門

唐羅鄴詩出都門　青門春色一花開長到花時把酒盃自覺無家似潮水不知歸處去還來張喬詩宿洛都門　山川馬上度邊禽一宿都門永夜吟客路不歸秋又晚西風吹動洛陽砧宋宋元憲公集二月社日到都門見花卉初發詩　走馬東來冐驛塵今年重識帝城春自憐已作衰翁態苑樹宮花笑殺人蘇東坡詩召還至都門先寄子由（衛曰。擬年譜先生以元祐七年女中。在穎州任。就差知揚州。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荒雞號月未三更（續曰。晉祖逖聞荒雞而起舞。）客夢還家時一頃歸老江湖無歲月未填溝壑猶朝請（厚曰。前漢汲黯初坐法免。後詔召見。汲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矣。又晉書職官志。奉朝請。本不爲官。無員。其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蓋奉朝會請召而已。）黃門殿中奏事罷（子仁曰。唐紀明皇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今以言子由時爲黃門侍郎也。）詒許來迎先出省已飛青蓋在河梁定向黃封兼賜茗遠來無物可相贈一味豐年說淮潁胡曾詩寒食都門作　二年寒食住京華寓目春風萬萬家金絡馬銜原上草玉釵人折路傍花軒車竟出紅塵合冠蓋爭迴白日斜誰念都門兩行淚故園寥落在長沙韋莊詩謝事東歸史館相公出錢都門寵貺嘉什感舊愴別黯然衰悼謹次攉韻　平生親炙保初終夢幻凋零念德宮（者兵奏。楊戴依之請。卒於德宮里。）朝路時來陪聖相家山老去遂遺翁珠璣落紙吟豪健蘭菊浮觴醉面紅台耀精高無復見（公即韋大昌令僕）除非書偶到江東晁無咎詩都門　飄零何處是生涯瘦馬都門路落花芳物攪心看不得綈袍遮眼畏風沙任希夷斯庵集重五日出都門詩　客路逢重五吾年已半百頹羞絲縷紅鬢與香蒲白功名來何時歲月等虛擲常於沐芳辰要念懷沙客今年拜天恩列郊綴朝蹟趁班猶須時俶載且行役佃偟金閨辭咫尺青門隔短棹泛濤江清觴催祖席後期邀歲年賡言在朝名將扶鶴髮來須徐韋毋迫　又重五出都門後一日效

樂府作　滄江麗晴暉揚鈴出玉幾雙闕望中遠片帆波上飛殿當車馬隔過雲歌吹希歸東水浩浩拱北心依依難云周行真猶恨天顏違華易姚晚何日當旋歸元王沂伊濱集發都門二首　水暖蘆溝照錦韉小臣迴首望甘泉詞官祕祝無他語只為蒼生祝有年　二月京華尚衣綿河堤官柳已含烟春衫莫厭征塵污西望峨眉路八千　許有壬至正集得請之難言不可盡因得第二聯既出都門始足成之　短髮年來坐苦吟等閒添得雪盈簪百錢擲地皆成字一芥投針適中心不是清時人弃置自緣多病老侵尋賓朋應道予歸好幾處壺觴候柳陰鄭彥昭樗菴類藁望都門　西山龍從開曉障南城煙樹春迷望乾坤萬象麗文明宮闕巍巍五雲上　又舉使安南出都門　大隱金門三十載幾回馬上聽朝雞如今一吐虹霓志萬里交州入馬啼丁繼道詩都門　觀光未上國萬里不辭勞衛士魚鱗甲王孫龍爪袍酒樓金字大御馬寶鞍高覧此繁華地令人興倍豪汪澤民詩都門書事　廣寒宮闕五雲城玉殿金鋪啓大明月轉翠華天似水春生瓊島雪初晴八紘雨露開堯極萬國山河拱漢京鴻業已恢千古運頑資彤管頌升平周博士集出都門（宇未如陸州時飛）攘攘宇宙內經營圖多端有求皆勞生此身豈得安難難出都門所歷百

辛酸抹馬臨達道欲去復盤桓久客人情深決別淚汎瀾親知無別語勸我但加餐去去忍回首西望路漫漫緬懷白雲下搗首時獨看平生扁舟興來此事征鞍來時顏色好歸時衣裳寬上馬不敢恨下馬不敢歎但願還家樂不辭行路難國朝月廷臣詩出都門一首寄張孟謙主事　日落宿都門雞鳴發淳化城南夜來雨速山色如赭青松夾高崗烟火通旅舍列家須十日畬田熟秋稼如何山巨源未知結叔夜野鶴終去人疲牛豈勝駕寄書謝所親吾今老林下

國門

宋項安世詩曉出國門以畏熱自艮山門出始見緇田際天　路轉東門五里塘夾塘寒水綠決決平生狂路湖洲市不悟田間有此涼古今詩統宋庠赴鄭出國門詩十里商中抱帝畿花烟宮霧共霏微長楊獵罷寒熊吼大液波閑瑞鵲飛碧護斗城天倚蓋光銜蓬島月舒圍樓船法從年年盛借問孤臣何歲歸

里門

漢書張湛為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曰明主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邦所宜盡禮何輕之有元元明善清河集榮祿鄉具慶里門記　里有門門有記尚賢也饒州安仁縣隱君子曰吾先生先生之子曰全節學老氏為天子外臣制號之曰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荊襄諸路道教以清靜言贊三朝治化武宗皇帝賢先生有道慶先生有子也特授翰林學士中順大夫父之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饒國公配舒氏封饒國夫人今皇帝嘉先生夫婦齊年八十有四勑饒守旌其鄉曰榮祿里曰具慶延祐四年饒守王都中既奉勑乃建里門嗚呼德蓋一里而榮一里孚于一鄉而榮一鄉先生有為忠效于君而尊於國孝竭于親而周於家嗣師有焉里名具慶鄉號榮祿里人為之變俗鄉人為之遷善州人邑人亦為之勸是則王君守饒而建具慶里門之意也其雅與嗣師游知先生為獨深摭其實以為門記使刻諸閭左程鉅夫集古衛城崔府君廟里門記　衛之沒有古衛城在其境廟于東北隅者漢崔府君祠也府君諱瑗字子玉順帝時以茂材為汲令居七年數言便宜開稻田數百頃民祀之至今廟累廢輒興累朝皆有封號至元中封靈惠齊聖廣佑王皇慶二年居民吳德建里門以表之于實益加藻麗焉介以記請嗟夫王去今千數百年民之思不泯非為令者之善鑒哉延祐元年冬十有二月朔記古今詩統劉辰翁里門高詩　里門高里門壞百年風雨何足推但傳誰受沐猴衷子孫不見烏江敗人人知笑不如戒春草茫茫堆爭界（頗有所指）

海門

臨安志海門在仁和縣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赭山與龕山（與紹興府）對峙潮水出其間郭璞地記所謂海門一點吳山小又曰海門華架奉藥起指此也西漢叢語其潮江潮水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越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宋劉公是先生集金山東崖北望海門詩　憑高仍一望北固何崔嵬地形東吳越江險過邛崍英雄既已矣壯觀空在哉寥寥寒潮上孤帆當檻來華鎮雲溪居士集海門詩海陵東去盡東隅桑柘田間閭碧蘆北障海濤除年畜鹵分江水溉膏腴人羞投牒論長短俗喜乘航貿有無林下每逢黃白叟自言不識使追呼陳淳祖詩海門　微光動海門色界一層新玄霧橫金闕丹英吐玉津長疑浴日處上有飲霞人頃刻晨烟合紛紛亂野塵錢塘常驟集和行海門次韻　畫船輕過綠楊灣風掠雙旗勢自繇筆吏濡毫寫新句厨人繪玉薦行觴翩翩舞燕隨檣影一一驚鷗破水痕挾部從容有佳趣蒼烟落日肯銷魂曹手摶齋集題潮出海門圖　海漲為潮在在均浙江別有主潮神聲搖地脈雷霆怒氣擘崖根顛屬嗔紋鰐乘風飲立雪虹蜺伏雨湧攢銀吾詩渠畫俱來寫試鑒工夫孰過真元劉仁本詩次金防禦過海門韻　幾年霜蘭颭池秋又向金鼇海上遊大拜已知天上意此行端為國分憂酒酣翻氣衝星斗歌發潮聲滿柁樓卻憶舊時持節處淮南烟雨暗揚州吳禮部集海門詩　多景樓前狠石浮玉山下中泠長江天險安在北固煙光自青　國朝謝原功寄庵詩藁望海門　海門天所闢潮汐興春撞紅吐三竿日清吞萬里江鯨波浮井邑蜃氣濕船窗利涉毋辭險開鷗泛一雙唐本參詩（奉送賈侍御使江外詩）新騎驄馬復承恩使出金陵過海門

江海門

圖經志江海門在廣州府新會縣

塋門

元許有壬至正集胡氏塋門記　泰定戊辰春封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安陽胡公辛于塋卜地郡西北孝明原并還祖考妣為新塋三年安定郡夫人王氏祔塋廬墓三年讀封樹豺灌溉屹屹營治業兩瘃手胼足繭光晨始一跡域碩惟屹武演迤宏廓匪大厥闕焉獮止形廼求木谷工作門塋中兩柱屹立貫重若山穴石容祇劃地深入循揣四石皆袤餘二尋百夫挽繂絆人運機疲力竭志始克麗桂顯塋弗施華彩溢出輪奐輩跂中實堅朴涉二年而癸焉東西之廣五尋南北之深三分廣之二而高視其廣又加尋焉有士先塋洹水陽去僅千步嘗揭原西挹大行蒼翠插天突兀綿延綿雲繪烟右扶連岡復屏其前而洹水鉤帶於其北新兩塋空山川亢奧叢姿林樾晻曖奇變亦安靈之勝地也餘以周垣崗鍋無施限防斷踐樵牧是虞則

有覺之極不容不虔也昔翰林公懿行培積固宜高其門若于公之必於天者尋由工部侍郎擢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今起為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未逾月改户部尚書天與善胎合矣而一門之作不于其家于其塋豐其親儉其身也詩有廼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言高而嚴正蓋諸侯之門也卿大夫宮室制度藐無可考況門乎況丘墓乎然聖人取綿列雅豈不以得為而為可法後世乎人子報親心罔不至故不得無財皆不可為從在制不僭力後可為而不為謂孝可乎尚書孝門有無不與焉而其心以為不若是不足以致其尊崇嚴事之誠也視富貴自恣委丘園於茀草榛蓁而華屋麗服豐其身儉其親者不有間乎有壬於尚書世契也識其成匪頌斯葳嗟後之人伊尚書是程弗肅而增惟恪而承瞻彼西山若塋斯固嗟嗟後人爾尚知前人之艱

水門

漢雋爲石隄多張水門如淳曰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維揚志江都縣有愛敬陂水門唐貞元間淮南節度使杜亞嘗修利之梁肅有水門記宣城志水門在城東南五十步玄妙觀之東俗傳開此門不利遂廢惟存斗門以洩水清源志泉州府有通淮水門太原志有水門今城西晋水所入之道尚名水窗門溫州路志瑞安水門在瑞安門西永寧水門在永寧門西奉恩水門在奉恩門東洩城內河水于江又有斗門以節之又瑞安縣有東水門在東門側出七十五里塘北水門通北湖長安志水門在嘉猷門東門有池俗呼水門元一統志順天府御河水門在和義門北金水河水門在和義門南唐韓昌黎集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或無隴西二字非是方云董晉本作封之裔自唐州從隴西故云）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龢（古和字）會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寘聯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距或作岠不合或作弗合湛或作沈舟不方作舟用方並從石本今按上下文意蓋言寘鎖聯之以禁舟之潛通然未見開闔宣洩之意故須作水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是也今上文既言寘鎖而下又乃云舟用暫通則是鎖為虛設而其下句亦不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證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安知非其書者之誤刻者之誤況或非所親見則又安知非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考異盤谷等篇覽者詳之）然其襟抱虧踈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

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噭嘑（上音叫下音呼皆聲也囂童子也）劫衆阻兵懍懍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疵或作特）弗肅弗厲薰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諸本及石本皆有此二句方從閣本刪去云閣本蓋公晚年所定當從之今詳此二語疑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氏直謂閣本為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所誤為最多疑為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館閣藏書不過取之民間而諸儒甚以官課校之耳豈能一一精善過於私本世俗但見其為官本便尊信之而不復問其文理之如何已為可笑今此乃復遂無改定之說以鉗衆口則又可笑之甚也）乃作水門為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或作扞）黃流渾渾飛閣渠渠因而飾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文方從石閣蜀本作辟今按此記方氏多從石本石本固當據信但上條月字大誤而此辟此亦未安耳）河之沄沄（有君切轉流也）源于昆侖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維揚志唐梁肅

撰愛敬陂水門記　歲在戊辰揚州牧杜公命新作西門所以通水庸致

人利也冬十有二月土木之工告畢從事徵其始請刻石以為記云書載濬畎澮距川傳稱為川者決之使導然蓋與政損益政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汙則革革則名賢哲之治也當開元以前京江岸于揚子海潮內于邗溝過茱萸灣北至邵伯堰湯湯渙渙無隘滯之患其後江派南徙波不及遠河流浸惡日淤月填若歲不雨則鞠為泥塗舟檝陸沉困于牛車積臭含敗人中其氣為疾為瘵長民者時與人徒以事開鑿既費累鉅萬或妨奪農功殫財竭力隨導隨塞人不寬息物不滋殖百餘年矣貞元初公由秋官之貳出鎮茲土既下車乃騤圖考地謀新革故相川原度水勢自江都而西循蜀江之右得其浸曰句城湖又得其浸曰愛敬陂方圓百里支輔四集盈而不流決而可注國以上聞帝用嘉允乃召工徒刊舊防羅以斗門疏為長源直截城隅以灌河渠水無羡溢道不迴迂於是變濁為清激淺為深潔清澹澄可灌可鑒然後漕輓以興商旅以通自北自南泰然歡康其夾隄之田旱暵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野人誦曰膴膴原田自今以始歲其豐年都人誦曰沔彼流水載邦是紀鍾美不知嗟非我公有先物之智移俗之才則曷能運可大之謀躡累世之弊踵旬朔之覺致無疆之遺宜乎人之永歎也如此扶陂塘本

魏廣陵守陳登所設時人愛其功而敬其事故以名之謝文靜成堰又以君公之德爲稱有魏以還五百餘載不朽之績及公而三皆在斯邦不其盛歟水門之作將以重成功示長利非登臨游宴之爲嗜後之人抑可以知宋曾鞏元豐類藁 齊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釀而爲渠布道路民廬官寺無所不至潏潏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爲渠（一作湖）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爲門以泄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暴集則常取荊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僦民爲工因其故門累石爲兩涯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楗析爲二門扃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熄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供備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如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始也來請書故爲之書是時熙寧五年壬子也旌德志 程應鼎撰重建徽水門記 縣之南舊有徽水門以其接徽境之流也或者陰陽家有克勝之說乙亥冬延燎殆盡歷十載靡復故者邑尹單尹執中偕僚佐一旦興念甫爾闔慶民皆畚土輦木翕於成之不踰旬而畢事跨衢而屋凡十六楹規模宏偉丹碧煥然于昔有光

吁世之游宦者率視爲傳舍尹紀梳元磔百廢具舉不以將滿去而倦焉所謂一日必葺蓋得之矣且不自有其功而歸之民命鐫石以紀相從者姓氏是即與人爲善其旌有德之門歟至元乙酉夏孟中澣邑校程應鼎撰邑人李應元胡雷龍等立石元劉仁本詩（題千水門次韻）石罅有飛練凝雲不可度洞門無鎖鑰直入龍津去胡祇遹紫山集 木蘭花慢 留題濟南北城水門 歷雄都大邑厭車馬市塵深愛歷下風煙江湖郛郭城市山林人家水之音裏有萬屏十峰燮清陰無閑買山高價休論寸土千金偶因王事撫閑心佳處更登臨倩萬斛素珠四圍嵐翠一洗塵襟強齊霸圖陳迹但華山平野聳孤岑今夕高建清賓明朝騏驥駸駸

汾水門

漢書郡國志涿郡北新城有汾水門史記曰趙與燕汾門

寒水門

紫書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東北有寒水門

斗門

杭州府斗門 杭州府志斗門注泄水勢以利田畝 龍光斗門（在餘杭縣之北隅宋紹興三年三月左從仕郎餘杭縣丞李庄建）西函斗門 東橋斗門 義林斗門（在安樂鄉元五年）許家吠斗門（溉田三千餘畝並在樂安鄉丈巻里）芧山暖上下二斗門（在同化鄉仙壽巷）俞家斗門（溉田可千畝在常熟鄉鄉山後有巷）下山斗門 蹟村斗門（並在常熟鄉鄉山前巷）黃墹斗門 姚墹斗門（並在常熟鄉半坑巷）宋史王濟傳濟知杭州杭州城西有錢塘湖溉田千餘頃歲久湮塞濟命工濬治增置斗門以備潰溢之患仍以白居易舊記刻石湖側民頼利之水利文集 按嘉禾志云杭湖二路奉口化安烏滸等處斗門并新舊斗門若雨潦之時其斗門開則水盛入湖州之東與南凡蘇湖秀交接地面易治渰沒斗門閉則水自北向諸漢入太湖宋會要仁宗天聖四年二月侍御史方慎言杭州元有江岸斗門二凡舟船出入一則溫台路一則衢婺路其北岸斗門爲潮水所壞因循不修今兩路舟船併在一岸倚見不便蓋斗門啓閉有時須候潮平方開因茲住滯欲望復創二斗門詔本州疾速修創勿令住滯舟檝乾道會要壽皇聖帝乾道七年二月四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蔣芾言本府會稽縣德政鄉古有二浦一名兆浦在上流凡五里餘舊有斗門以障外水一名後浦在下流凡十里餘舊來深淺以泄裏水歲自堙塞久不修治今欲商度開浦并置斗門從之 十一月十二日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言化成惠民兩圩周回已置立斗門共二十四所兩旁用石築壘及以沙板安閘高築土鉗常加堅實及斗門遇年壽輪圩户四名防守臣欲行下宣城縣令佐今後遇圩內積水深長外河水

低於斗門即仰守圩人户中官躬親先次集衆開斗門出入候畢即依舊安閘築塞及常切禁止圩民不得盜決堤岸犯者依法施行從之 紹興府斗門 會稽縣志曰斗門在縣東六十六里 曹娥斗門在縣東南七十二里俗傳曾宣靖公宰邑所置曾南豐鑑湖序云湖有斗門六所曹娥其一也 三江斗門在縣東北八里三江說不同俗傳浙江浦陽江曹娥江皆匯於此舊有堰今廢爲斗門東南通鏡湖運河北達于海史記河渠書云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貨殖傳云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國語吳越春秋載伍子胥之言曰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謂吳越地舊有三江通渠貨利足以自殖民居其中無所移徙可也史記正義云松江右笠澤江也上江一名東江下江一名婁江於其分處爲三江口國語註云三江者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水經注云水東逕黃橋下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也以地里考之史記國語所謂三江皆在吳不在越水經云江水逕黃橋餘姚縣南者乃姚江也與今三江不合蓋今江東北流而直北以達于海非特泝姚江而後至海也酈道元叙會稽浦陽江已誤其論三江不合固宜按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云江從彭蠡分爲三共入震澤復分爲三乃入海說者未以爲當至他

諸儒論載各異如顏師古云中江南江北江也郭景純云岷江浙江松江也韋昭云松江浙江浦陽江也眉山蘇氏云北江中江南江也王介甫云義興毗陵吳縣三所各為一江也禹迹已遐書傳浩渺未易折衷而史記正義獨辨韋昭之注為不然蓋以其江在吳越間似是而非爾吳越春秋云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水經引庾仲初揚都賦云今太湖東注為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北江又為三矣顧野王地志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也今姑以吳越論之婁江東江松江者吳之三江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者吳越之三江也東逕貴耆又逕餘姚縣南及東注于海者越之三江也至如錢塘江浦陽江曹娥江今匯為斗門者越人所謂三江也俱存之以俟博聞之君子山陰縣朱儲斗門在縣東北二十里唐貞元初觀察使皇甫政鑿玉山朱儲為二斗門以蓄水後築塘湮廢景德三年知山陰縣大理丞段裴改造嘉祐三年知縣李茂先尉翁仲通更以石治斗門八間覆以行閣閣之中為亭以即塘北之水東西距江一百一十五里溉田二千一百一十九頃凡所及者一十五鄉里人沈少卿紳撰記略曰沿湖水門衆矣廣陵曹娥是皆故道而朱儲

為大曾南豐鑑湖序云去湖寖遠者朱儲斗門也　新涇斗門在縣西北四十六里唐大和七年浙東觀察使陸亘始置　廣陵斗門在縣西北六十四里　柯山斗門在縣西北二十里　餘姚縣東山斗門雲柯鄉斗門二所龍泉鄉斗門五所上林鄉斗門五所治山斗門雲樓斗門燭溪湖東斗門石堰斗門上虞縣曹娥斗門在縣西三十五里　七里斗門在縣西二里

新涇斗門在縣會稽掇英集山陰縣朱儲石斗門記朝廷方修天下水職乃命知山陰會稽二縣事者提舉鑑湖嘉祐三年五月贊善大夫李侯茂先既至山陰盡得湖之所宜與其尉試校書郎翁君仲通始以石治朱儲斗門八間覆以行閣中為之亭以即二縣塘北之水東西距江百有十五里總一十五鄉溉田三千一百十九頃有奇昔之為者木久腐蠹啓閉甚艱衆既不能力當政者復失其所每歲調民築遏以苟利驗然煩費無紀而水旱未嘗不為之戚大夫之治如平一身之疾必先事其心而鍼砭以輔之誠良民賢也故邑老助教虞先善皋門長李文用周文寵顧發貴以聽命勠力唯恐在後遂擇天章寺元肇相與募財屬之成功明年秋衆以其成請書於紳而為之辭曰越比北東兩山東湖築石中斷廝流于江業木植門自古邦侯濯靈虞陽時其蓄洩衣食其賦豈公遽私歲率無虞酣酣笑歌木腐不支築堆以甃孰究孰推民勞有求大夫至止手摩百瘡始而眺睇徐達本末校書嘉聞胥作奏勤汗肌肝塗美我吉頌唯虞李周倡勇莫遏唯聳群伐貲來雲委乃磐于山削林立險于時門完芘有寧宇沸川閒邦萬夫聚觀勿憂勿恫蹤吾二君材美工堅昌日之畢智經其初仁以紹承司命爾民歌吉侯賢紳將為之記考其言於句踐曰宗廟社稷在湖之南乃知後漢太守馬臻初築塘而大興民利也自爾沿湖水門衆矣今廣陵曹娥是皆故道而朱儲特為宏大及觀地志與鄉先生趙萬宗石記則謂貞元中觀察使皇甫政所造此特紀一時之功爾後景德二年大理丞段裴為縣修之其記存焉蹤漢以來且千歲唯政裴二人名表于世而人不忘至大夫始達不朽之績宜悉其論次章示來代以慰吾民之思是冬十二月丙戌謹記

僧文珦詩越中三江斗門　斗門何代設千古截寒潮水廟依楓樹湖田足蔚苗衆山臨海盡叢港達城遙落日漁歌裏西風動沆寥

錢塘陳起芸居詩藁三江斗門　短艇漾秋霞江村數百家水聲鳴櫂軋山骨瘦槎枒自笑如浮梗何期又泛槎人傳前岸石曾化作蝦蟆

溫州府斗門溫州郡志溫地負山瀕海水自諸山溪源達于河合流于江入于海淺而不蓄則旱蓄而不洩則潦旱潦皆為民田害故水勢大

處則立斗門小處則立水閘以時啓閉又各刻記水則以為之節（舊時府治前河中刻記水則一尺有六寸曰水不盡岸四寸以下則啓一尺以下為平一尺有四寸則閉又如平陽之陰均瑞安之陡壘等處莫不有之）永寧編云元豐役法溫州斗門埭戶一百六十有三人並支雇錢其後廢弛惟金埭側居民一夫管之當啓閉版時水力既大一夫不能支故多抵難或僅揭一二版以為欺人但見水溢板而出不悟其下板不盡故無以紓淹浸之患或當蓄水之時私自啓閉以通運載非惟走泄淡水且使鹹流入河實關重害其閘又有歲久穿漏名具而實廢者有司宜究焉永嘉縣海壇斗門在望京廟因海壇山麓為之以節城內之水（永寧編云城內水自來思水門出經此閘入江或遇旱乾尤俱承潮安兩水門以捐內姑即閘此閘引湖入城以益內水潛則盡閘放之是為城中蓄泄之害）西郭斗門在廣化廟因郭公山麓為之以節城外三溪諸水（舊名廣化斗門臨江近城最大閘也三溪諸水由行春埭野備二港並抵此閘入江凡五閘泄水最簡常有石楗橫出市西入浯凡過潮首閘此閘為急）山前斗門在城南廟貫土山前貫茅橋以節城外南塘之水（舊云趙守不群築兩股石埭於河口其斗門止一閘去江甚遠故泄水緩然不閘則亦能助漲宜拉）

（其防。）山後斗門在九都黃土山後。止有一閘。其泄水與山前斗門同。（永寧橋去。二斗門之間。又有石碶。獨無啓閉之節。其初築太早。泄勢殺細。亦宜謹其防。）山前山後二斗門各一閘。皆山閘也。相去不遠。其向為山前。屬城南廂。其背為山後。屬膺符鄉九都。地勢去江尚遠。小浦直入深長。不甚斗峻。石墩斗門在九都石墩。（其斗門內東西二臂地勢最下。水少漲溉壞。横守錢築為石塘屋之。東去定閘右臂壞。其守士遊重築。此閘東雖貴者。西無所據。土壤鹹瀉。不足久支。故石碶泄水甚多。常宜加築。）瞿嶼斗門在九都瞿嶼村左貫巖石隣浦。斗門因山腳巖石為之。石臂又有塘以扞浦來。乾道辛卯。曾守遂築石臂為石塘八十餘丈。（嘉定四年。村農竊斷之以扞田。初若允。鄉豪諸葛珍為里正。有告之曰。塘決。君當任其咎。及早塞之。費谷二石爾。不聽。已而決尺又尺。又告。已而決尋丈又丈。又告。俱不聽。及大決。運河頻涸。州委官修塊。前歲隣都塘決。官令上戶共修之。珍不肯。曰。我都自有瞿嶼塊。鄞郡吳顏為至是鄉人訟其事。郡守楊慈湖先生簡大惡之。下令必此戶視成。不他及。珍承令先為子塘以捍內水。次就右臂之外築横塘以捍浦潮。然勢與潮鬭。瓴薄難久。又舊塘石皆臨浦。宜。識者謂合循舊臂補築石塘。更存新塘以為外護。）茅竹斗門在五都。（宋慶元間。秋水害稼。決茅竹塘。而水即退。有上人請於茅竹山趾創斗門二閘。茅河分流。由此泄江。以為啓閉。自此始有茅竹斗門。雖遇雨潦。免致決壞。大德九年。里豪戶安貢重修。）蠣碕斗門在四都樂灣山麓。（宋乾道海溢。亭屋四閒俱圮。劉守孝趙再作。嘉定二年大。或欲劫棄清璧嶼斗門裏河淺處立水閘亦簡便。其門枕邊臨江一帶。為蠣碕大壞。）方汊斗門在三都。（先是二都有宋興斗門。淤漲不通。移置于此。然作於平壤。疊木結石為之。非依山纍石者比。故易損壞。宜謹其防。）廣化斗門在迎恩門外。臨江近城大閘也。上流之水從會昌湖。先由行春橋一港。直抵此閘以入江。既至湖。再由綠野橋一港。亦抵此閘入江。因郡公山麓石崖為之。凡五閘。泄水最駛。旁有石碶橫出。亦西入江。凡遇潦。首開此閘為急。（宋元豐後湊。溫州斗門壞。戶一百六十有三。永嘉三十六。並支查錢。後廢此閘。惟倒寸居民一大皆之。當合啓閉時。水力既大。一夫不能支。故常抵壁。或僅揭一二板為數人。但見水溢飯而出。不悟其下板不盡。故不能紓淹沒之患。此官所宜知。）洪武辛亥閘纍新壞。築塘于廣濟橋下。斗門遂廢。黃焦斗門在一都。鄰仁小客巖西堤山焦。東帶浮港。（宋乾道丙戌。海溢後重建。地皆浮沙。無土石可依。復被乃逃十餘丈。作閘一所。宜常謹防。）一都至四都沿江塘二十里。永寧江諸鄉

少浦淤。惟華蓋鄉自茅竹嶺以東。地勢最下。湖水從横入浦。如捧鉢。方為塘以禦其從。為塘以禦其横。日遠歲改。（塘壞之外。潮壅沙漲。鄉民於塗地築塘成里塘。立外塘。而官塘多廢。宋乾道風潮。百里一壑。肩蝕頃空。朝命內帑錢。）築一都至三都捍潮官塘。除亭戶沙鹵及民戶高岸外。實築一十五里。內二都二千餘丈。趾廣一丈八尺。面廣一丈。高八尺。淳熙四年。韓守彥直增築堅好。時或低塌。常宜加葺。平陽縣萬全鄉沙塘斗門在六都。凡萬全東鄉南社三鄉之水。皆赴焉。注田二千餘頃。宋紹興三年。吴太博蘊古創築。費累數千萬。為屋七間。用巨木交錯。堅若重屋。虛其中三間之上層置閘焉。寄置厚版。擁土連絡塘岸。又多沉石攢楗以共敵水勢。明年圮。范丞寅孫（文正公仲淹曾孫。）稍徙舊基北築之。（宋之才有記。）乾道丙戌海溢。斗門塘埭俱空。朝廷遣唐郎中來提舉。相視。徙內數百步。淳熙乙未。瑞安劉令龜從。平陽楊令夢齡。率三鄉人共修築。然其地無山可依。損弊不時。歲乙巳。趙令伯檜與蘊古子吳丈孫師尹繼成之。稍仍舊規。而深廣踰三之一。甃石為脩。為版。為牽。為塊。牙錯施之。鋼以蠆尾。徐侍郎誼。察知閘必勝。作亭其上。立石曰君杜亭。（徐忠文公誼有記。）沿塘下有漲塗。請于官募人耕之。歲入租穀三百石。以備修築。自此斗門成。其旁舊有寶濟鍾家側塘。宋橋塘。水豐斗門。侯家斗門。皆廢不用。慶元間。趙淳希祐重修。元初斗門納種田入官。自是修理無資。故圮。至元十八年。黃一龍。吳淳夫。陳則翁修理。作亭其上。二十四年。丁亥。颶風亭仆。二十六年。黃一龍。吳時可重建。大德丁酉海溢。與附近鹽場俱蕩。仍修之。至正壬寅。風潮復圮。邑人周誠德率三鄉之民重修。僧清所任其役。歲餘乃成。仍建屋于上。縣付復。洪武乙卯七月。颶風海溢。葉令素德仍命僧清所修築。今斗門渭南北海塗可耕。嘗請于官為經大計。　徐文忠公誼記云。平陽瑞安治所相望三十里。其間三鄉南西負山北東遵海。為田四十萬畝。上蓄衆流。下捍潮滷。有沙塘為之城壘也。儲其不足。洩其有餘。有斗門為之喉襟也。先是村落各為埭以儲洩水。潦時至。莫肯先決。菑害既成。互相譏奪以便己私。乃構事鬭訟。而堙築之工又廢。田浸磽确。而俗益訛。紹興中。故太常博士吴公念之。始創意為斗門。未幾為水所壞。乃用巨木交錯。若重屋者凡七間。周以厚板。擁土其內。用以壅截河流。連絡塘岸。虛其中三間之上。層設閘焉。其左右上下。又沉石攢楗至不可計。以護其土力。以敵水勢。費累數十萬。悉出其家。當時程其役者。則有藍田范公。而始終營繕。克贊其成者。乃公之猶子適直公也。然後二鄉之水。盈涸有則。啟閉以時。田用屢豐。俗遂和睦。乾

道丙戌海大溢。塘與斗門盡壞。朝廷遣使臨視。稍徙而內者數百步。歲乙未。邑宰相攸。乃勸率三鄉之人。畫成之。於是大常已即世。而通直亦老矣。仕其事者。通直之子國學君也。後十年。木腐土潰。水得縱泄。衆復大恐。邑宰趙侯乃與國學君圖經久之策。益求巨材。仍舊規向闢之。遂鑿石為脩。為樞。為梁。為壩。自斗門兩吻及左右臂。閘之上下。擐之表裏。牙錯鱗比。以蜃灰錮之。又作亭覆焉。請於郡。得錢二十萬。且均衆貲以佐之。半歲而畢事。其深廣視舊踰三之一。壯且固倍蓰矣。他日余過其上。值時水啓閘。試從觀焉。數十夫以并輪運纏板。始舉一板。流電激。雖百夫可舉之石。漂浮入海如泛葉。土礫激迸。須臾成淵。為之四顧愕然。衆環而言曰。是數十年五成而四壞。其間隨治隨損。若是者尋常耳。此吳民所以罷其力而莫知所終也。沿江有塗。備得募人耕之。庶可以仰給而保無極。乃列請于安國宰劉侯。慨然從之。遂請國學君併主其事。歲收塗租以資葺理。公費而以苗米七斗輸于官。衆復來諗於余。願有述焉。以詔來者。余為之言曰。夫以三鄉四十萬畝之登耗。數十萬民命係焉。非小小也。幾千百年。而得太常公翔志以興建。又五六十年。而得三賢侯與通直父子同仁篤義。展力畢志。始庶幾於久。非易易也。凡我三鄉之人。衣食事育於斯。脩禮教。資官學。於斯。可弗察乎。然以天下之大。視此三鄉之事。直小小耳。自有天地以來。聖賢君子闢荒補弊。主張維持。以迄于今。而事之當修而益缺。屢舉而難成者。又不知其幾。視此斗門。直易易耳。凡我同志。推太常之心。與三賢侯者。若通直父子之事。苟可以舉斯而加彼也。可弗勉乎。太常公諱蘊古。揚侯諱夢齡。趙侯諱伯擒。劉侯諱龜從。通直君曰奐文。國學君曰師尹。而余則徐誼也。

宋之才萬全鄉斗門記

平陽。溫之大邑。萬全。平陽之近鄉。北枕瑞安。杵基建旦。水之源於山者八十有四。支分派散。溉民田四十頃。先時走潦。惟沙塘一埭。決於溉溢。害於將潤。兩勝纖怨。歲不穫者居半。其患非一日矣。吳君蘊古經興乙巳。請剏為斗門以便蓄泄。明年秋大水。迅流怒濤。交攻而起。又明年。會文正范公曾孫實孫來丞是邑。民以病告。丞曰。水利不脩。咎將在我。爰度地稍徙舊基之北。前直大瀆。甃砌為防。累板為閘。渠寬而度者四十尺。瀆之上下。貫以巨石。外以捍潮流怒悍之勢。內以受所泄水。使盤紆洄洑。曲赴於海。經始於是年仲春十七日。落成於季春二十日。役工四千。費金百餘萬。旁二邑民輸之。任其事者吳君。協其力者周鎬、吳用誠也。既成。六月復大漲。新騰之勢。若將破山襲城者。已而風恬而新。防峙水淨。郭村連屯。捉不過是。其鄉之少長喜而相慶曰。大哉功乎。今而後獲除閉節流之。旱澇不害農矣。乃屬予書其事。刻之於石。且系以詩。俾鄉人歌之。其辭曰。松入水兮鐵不如。石扞水兮澇不漬。截然一閘兮泉流鄂。潮乃泄兮閘乃潴。潦不沒兮旱不枯。害我苗兮實我餘。丞閘范兮士則吳。子子孫孫兮永毋渝。

樓瀆斗門在九都江口。宋舊有樓瀆埭。今為斗門焉。

和尚瀆斗門在十四都。宋嘉定五年。楊守簡奏築黃瀆埭。稍從言臨海主簿吳實卿申。合先築六處斗門以泄上流。仍開莊嚴院前一帶舊河以通舟楫。從之。遂措置閘河。創立塘灣。江西接瀆和尚瀆四斗門。又修下瀦瀆淺二斗門。始築埭用石。地據水要。為潮所齧。不成。惟斗門存。

下瀦斗門在十五都。宋李綱載創立和尚瀆斗門。又修下瀦斗門。今平陽志載下瀦斗門在十四都。又名和尚瀆斗門。

蕭渡斗門在十六都。

奇石斗門在十七都。前倉與西鄉交界。鳳林西鄉水注于江。宋紹興間建。嘉定累修。

黃瀆斗門在十九都。

澄瀆斗門在二十都。宋嘉定四年。林郎中拱辰創築。僧水以蔭其業。

陰均斗門在二十一都。因山為名。宋嘉定九年。江令李良弼渾頭海口築土塘一所。又就陰均山麓建水閘三間。外禦鹹潮。自此皆有王引埭。和尚埭。丫口埭。王明埭。陳蔡藍埭。丁家埭。倪家埭。雷慶。邑人為之立遺愛思波碑。歲久斗門圮毀。屢築無成。大德九年。韋嘉定自本州史判官。先提綱修理。俾僧智聯募財力以完之。皮判官詩云。陰均史判費經營。難挽狂瀾障百川。東道無人作功德。南山有佛結因緣。睨舞自為諸方諸。指康雅扼三百屢。願堅意志堅固力。圓成此土即西天。林景熙為記云。平陽瀕海而州。水利多斗門。為大斗門多。陰均為大。陰均斗門者。金舟觀仁東西四鄉之水赴焉。嘉定江令李良所創也。其職事以翔林君肩雅也。今故碣猶在。越百年寖濡毀圯。河流有泄無蓄。海潮大時。溢溯衝突。遂入河皆為田害。故歲多歉。而民貲請于官。官置不問。幾有問者。史持片紙急之。相與漁獵。迄無績用。大德九年。州判皮侯元一日公退。與客商畧民利章繳諭義。以陰均為言。侯慨然曰。吾責也。又不敢震其民。度餉于中。關叢江叡恩寺有謂師曰融。覺行精實。為衆信服。數人言。聘謁誰切。願借師力以成。師得書喜曰。此大因果事也。度有令。其敢不承。乃募姓氏。道俗意勸化。有陳師聆在度。湯總管士真。捐貲為倡。義風竹激。靈是響從。遂廣置料物。以十一月經始。先築上下堰。竭水施工。寬石礎。斷石限。累板閘二十層。鐵鐍必具。表裏堅好。十年二月畢。侯視成。來波滌滌。瀕濠淖止。河伯卑海若伏。父老歡相謂。侯且為魚。況能耕稼以食其土也。由是三十六源得蓄洩之宜。四十萬畝免啟溢之患。有年將不一書。其利博哉。永以利人者

役人雖出有司法以齊之可也使立心仁恕惟致行所無事不恃罰而集不擬苦而輒集師昌逸不然民方倚仗以為父母仗豈不自信而而敢汙層以信於人也衆請勒石屬予記歟曰令侯昔令蒲江後吏也茲斗門流德海涯海涯之德河雖之思後有作者其視此碑）烏嶼斗門在二十一都（宋乾道四年因烏石山麓石柱成之廣四丈深一丈五尺與蔣潛東西相望五里因修蔣潛石䂩湖南三斗門閘河五十五萬五千九百丈溉親仁全舟東西四鄉田十六萬七千八百畝自汪令建陰均斗門而烏嶼亦廢）蔣潛斗門在二十二都（嘉祐間縣令作自陰均斗門作遂廢）石䂩斗門在二十六都（宋嘉定二年移拆其石往黃浦纂壞而石䂩遂廢後於浦忠章氏地上建今存）樸石斗門在二十六都相思浦斗門在二十八都越澤（宋乾道間築越澤埭明年水壞閘積二年於相思浦建斗門今廢）徐家窰斗門（永寧編云在三十四都宋嘉定二年於徐家罾創立陽志云二十四都即畫溪今廢）灘頭斗門在三十二都千山斗門在三十三都屺山斗門在三十三都下莊斗門在三十三都像山斗門在三十六都（又名像源）上浦斗門在十五都苑窰丁昌斗門在四十七都白沙斗門永嘉譜云在鳳林鄉今考之地里當屬來鄉淋頭斗門在十四都本淋頭埭（宋淳熙十四年

洗中據妻王濟作斗門里人王信州自中為記自黃浦剏建於斗門此遂廢）塘灣斗門　江西斗門　蕭家渡斗門（永嘉定年間楊子蔄復奏築黃浦埭相視舊臨海鄉集吳賓鄉中合先築六處斗門以泄上流仍閘莊嚴院前一帶舊河以通舟楫上鄉無詞剏丁從中本州委縣措置閘河剏立塘灣江西樸浦和尚浦四斗門又修下磅蕭渡二斗門始築埭石砒捍水予為湖埭埭不成後惟六斗門在）新興斗門　河口斗門　湖南斗門在蔣潛烏嶼之北陳驥建　象山斗門在三十六都古有土埭宋嘉泰元年楊來之父傾貲築斗門於是亭口埭監順埭獲湖埭昌門斗門俱廢（昌門斗門一在蔡家後門一在前村宋既建本朝蘇伯衡平陽縣重修江口斗門記平陽之江口舊皆因海陡中斷之捷石為兩崖深廣各三丈內外貼石為左右岸又數石壇於前後中渡植石柱析於雙門鐵坎陷板以為扃門凡十有二層時水盈縮而閉縱之處以屋五間號江口斗門宋端平丙申縣令林公宜孫始作之元至元二十四年里之義士鄭君存耕亭華聚繕理之繼存耕而效力焉者則其族人前福州路閩清縣尹謹前松江府華亭縣尉公復其義至正辛丑也後二十三年　國朝洪武八年水暴溢衝風激海潮相觸為害堤崩屋仆而門亦圮今且九年矣為縣者更幾人

而視之恬然厥民雖欲起廢夫孰為之倡哉十六年夏南康彭君尚賢來為丞是秋以公事過其地目擊之慨然不寧亟謀興作會主簿新安吳君程由揚今遷自瑞安典史武都楊君孝忠進聞至自浙江僕以克合責成於水利所及之鄉大家之役于官者其人咸不勤而樂以謂浮屠一寧猶能出力衆施先砂塘陰均兩斗門今在位者興無前之利吾屬顧不能勃勞乎或輸以財或薦以力協謀併智以任其事者九人以公誼奮致力於斯也據歷而考成推使皆役焉於是市石興水擇日定吉以營以築以遏以閉堤崖門扇以至于屋悉復其舊而欽甓堅緻視昔過之是足久遠又以其餘力修平安渡馬道百二十五丈以覺人於卑始事於九月庚申而訖功於乙酉皆欲刻石紀成而因渊君復元屬筆於余蓋江口在縣之東南二十五里左江而右山潮汐之所上下諸山谷水凡三十六支皆經此而入江初斗門之未作也衆流既莫之遏而海潮水亦得入以害稼民交以為病自作斗門然後溢不患淤乾有所侍而患利及於三鄉五都之人溉田六萬五千三百餘畝則其所係豈輕也哉歐陽子有云作者未始不欲長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使其繼者恒如作者之心則天下豈有遺利江口之有斗門蓄洩有恃水旱無虞歷百四十八年猶一日豈不以揃

而繕之者有其人乾壞于暴水而中廢者九年不有諸君子以興起為己任遂與前人之功夫一方之利然則是役也雖曰修廢舉墜其功蓋與創始等矣於戲使凡為縣者皆能職思其憂若諸君子則門之復當不待今日民之蒙利其可以世計哉故為之書使來者尚有考而用其心也）樂清縣石馬印嶼斗門在一都（舊有印嶼埭宋治平甲辰焦表官近之剏立又有石䂩）白沙神運斗門在一都（舊有白沙埭宋淳熙丙申表令加修并剏斗門名神運斗門今屬寺司）東山斗門在一都三嶼斗門在二都（長今創築）塩盤章興斗門南岸斗門並在二都明慶斗門明慶小斗門竹嶼斗門芳林斗門並在三都塔頭斗門在六都（上有屋三間宋紹興初建）岐頭斗門在六都黃華斗門白鶴斗門並在七都重石斗門盤嶼斗門並在十二都蒲岐斗門璞湖新斗門黃塘斗門並在十四都長山斗門小松斗門石塔斗門壽昌外嶺斗門嶴頭斗門高松後塘斗門高松外嶺斗門靈巖麗興斗門並在十五都南浦斗門在十六都石門石䂩在十七都靈峯塘南斗門古坑斗門揑江斗門淨明斗門並在十九都東莊斗門西莊斗門胡務斗門湞興斗門並在二十八都靈峯斗門靈巖斗門石梁斗門南灣斗門新塘斗門鹿園塘斗門並在二十九都天寧百丈斗門延恩塘斗門

並在三十都。真如斗門、隆光斗門、林家塘斗門、並在三十一都。斗門頭斗門、官塘斗門、閘船灣斗門、胡家塘斗門、拋船灣斗門、崇德塘斗門、能仁塘斗門、三山五莊塘斗門、龍翔斗門、慶環塘斗門、龍王塘斗門、並在三十二都。神山斗門、郭家斗門、靈山斗門、並在三十三都。盧殊斗門、若奥斗門、梅奥斗門、古塔斗門、神山新塘斗門、神仙東塘斗門、華嚴塘斗門、並在三十四都。雨灣石橋斗門、亭戶塘斗門、深水塘斗門、小兒塘斗門、池奥斗門、大灣斗門、上茗坑斗門、下茗坑斗門、塔峴斗門、天河塘斗門、惠日斗門、白鶴斗門、白巖塘斗門、小菩竹塘斗門、江心斗門、法明斗門、普濟斗門、道士塘斗門、並在三十五都。鯊鷺斗門、麗奥斗門、鮑塘斗門、淑順斗門、林灣斗門、榮坑斗門、蘆灣斗門、蠟蜂斗門、撞江斗門、明慶塘斗門、苦竹斗門、白鶴斗門、放生斗門、並在三十六都。瑞安縣月井斗門、在州東南三里。（長二丈五尺，鑿巖休岸為之。斗門下有滿九盤，米船興販。呂令伯地里謂縣青龍山吳孔出水為瑞安風水之勝，仍浚之。）安祿斗門、在州西半里。（因西峴山巖穴通潮遶建，杉縣於集雲山下鑿水三派，會于治前，東流入月井斗門，西流入安祿斗門，渭之龍奥水。今湮塞，宜復故跡。）江際斗門、在二十都。（宋乾道浚，復紹興一年，里人光文重築。）周田斗門在二十一都。（宋紹興間陳主簿新築，東注大江，南通平陽，西抵三港，北通二十都河，水溉田天萬餘畝。李氏、陳氏捐金輸力，官立仁等助旌之。嘉泰元年，陳剡、王仲津卜築。）新豐斗門在二十四都謝奥口。（初在本都遶塘浅混，遷河三十六步，尤為壞，不久圮壞。宋太平興國，人老於此得巖，創築斗門，自是歲豐稔。）半浦斗門在二十四都。（長五丈，宋淳熙間刱鑿，上湊下浦。）桐浦斗門在二十六都。（舊有泥壞，截浦水來入江。當應清積塘桑與諸村，南接塔山斗門，北通負嶼、丁嶼、西嶼、桐溪山原二百餘頃，溉三都田，其利甚博。宋元豐建斗門，并壞，業寧加築。）黃漬斗門在二十八都。矢石斗門在三十五都。（宋元豐二年，洪水衝損，建炎三年浚河應接上流，乾道九年，王確重築。）南口斗門在四十五都。（宋宣和間建，後因水圮，里人王寅重修。）俞浦斗門在十五都。（後因以其石助建沙塘斗門，遂廢。為俞浦壞，今為坦途。）永豐斗門在二十四都小奥。（宋淳熙乙未建，長五丈，上溪下浦，因以潮衝損，里人王霞碧倡修，後復壞。開慶己未，霞碧孫守澤於小奥西向巨浦中，鑿大石砥，創斗門三間，為橋通往來，事名來安，以便行人，民至今德之。）塘東斗門在二十九都鷺窠下，因巖腳為之。（宋嘉定間，里人張金都建，有石橋。）石崗斗門在六都。長四丈八尺。帆遊、崇泰、清泉三鄉承山溪之源，流為支河，凡八十四處，趨石崗注田二千頃。舊傳斗門始附穗豐山南趾，因距海遠，瀉水不駛，三鄉民議遷置，聚訟不決，乃須時滌舄為木抽數十，即並山諸水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明旦會於石崗。又患平壞不耐歲月，候涸而審之，皆磽确沙磧，與地名不諧，於是定遷。然不知始何時。（宋元豐四年，趙通判屼與本令素隱士林石觀石崗斗門賦詩，有久壞復充君識遷之句，則斗門所從來既久，至是來令始修築。）紹興來屋閘俱壞，獨股岸與溝底以巨木為之，長式二三丈，而厚徑尺，屹然猶存。乾道二年，王守遠用錢五萬四千，委黃尉度通故浦，自斗門下及長橋凡六千五百餘丈，避紆流直損三之一。斗門舊石柱五，中績立閘，至是易閘布底，捐增砌股岸，又於旁立護柱。淳熙十二年，李守稹過判謝禁，以錢七十萬委石薄宜翁治其役，發視兩股溝底巨木盡蠹，劉令龜從募民錢六十餘萬，以石代木，盡撤其舊，上為覆屋，旁為輔梁，自後完特。姜家斗門在四十一都。（宋淳熙間創江斗門不存，惟抑上流溪源灌溉。）嶼頭斗門在六都。（宋乾道五年創一閘，渠狹涸水遲。嘉泰壬戌，進士樊君水遷之依山，增為兩門，埋立石柱，將武為形勢，佔堤亭場，牧地將斗門基汲為己業，墓之。不惟新者不成，舊管一閘，亦泯與途，遂河泥暴漲，即衝塘壞溺，桑不時涸可立待。）塔山斗門、園嶼大壕並在二十六都。（壕長一十七丈，宋大中祥符間築，下通程頭江，內潮衝壞，鹹水入河，元豐元年建斗門。）蓮園斗門在二十四都。長六丈，近新豐斗門。塘坊斗門在二十六都。（凡二間，古係泥石壞。宋乾道丙戌潮壞，唐氏作之，上置石橋。）

宋陳止齋集重修石崗斗門記　元豐四年，宋興百有餘載矣，郡丞趙屼景仁行縣，與令朱素質常、隱士林石介夫賦詩記事，則有觀石崗斗門之作。是時國家方修農田水利之政，通守與其屬邑若布衣，巡行阡陌，詠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鈞報之以詩，亦相勞苦，往還如交遊，豈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詩不著其所始，則有門舊矣，不知其起何時也。紹興之季，年屋閘俱壞，獨兩股岸與溝底以巨木為之，長式三丈，而厚徑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遺跡也。余為兒時，逮見父老多喜道斗門事，蓋門始附穗豐山之南趾，以距海遠，瀉水不效，而議遷置三鄉之人，聚訟不決也。須時滌舄為木抽數十，即並山諸水所發源縱之，而觀其所會，則旦日會於石崗。又患其平壞不能（耐）歲月，涸而審之，皆磽确沙磧，與地名不諧，穴以鉏鍤，卒人日得土盈斗，於是定遷，則其謀始甚長，雖更元豐之盛，人精其能，慮不可易。濟壞而門廢，民久病之，而官不省。乾道間，莆田劉朔為司戶，善事，及物隱士之孫以告劉。猶率余夜詣門所

遲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拾漁舟泥行數十里從夫皆淶慄幸且巳而劉不巳竟邐海堤引絙以度其浦袴廣之數而歸白郡郡不果聽又三年故國子司業王公述爲守寄用錢五十萬民夫二萬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餘力及門唯支傾填漏苟完而巳蓋以俟後之人而復不有浚趍於廢知州事李公拭與通判謝公㬊慨然念之謂主簿石宜翁能以紆七十萬俾治其役終視遺址則股岸之木蛆食之過半底板亦浸滛秋齧穿蠹百孔矣知縣事劉寵從又勸得民錢六十萬而縣自助錢五萬宜翁因擇其鄉之秀黃廷瑞者三人以蒞匠以石代木撤舊而新之爲岸若干丈爲底若干丈爲閘之窾若干丈益其柱若干爲若干上爲覆屋旁爲輔梁凡百可久無不臻極不唯遂吾民之利如初而又過望諗事公以劉石之請屬某爲之記嗟夫自元豐至于今日百有餘載矣人多言時不同吏道相絕切益薄顧事無可爲者惟公惇大樂易不以獨見之明治郡謝公以風流文雅時出而緣飾之上下相安闔境自以無事因以登暇之隙出帑錢四百萬治三邑之道阻而且爲此門既付之人則一聽其自爲淹速良楛未嘗過問績勞時至無以簡書故其人不以見察爲憂而以欺爲恥務趍其難用情於文具之外以求追元豐之蹟尚可以想見

承平盛時爲長吏者之意向使紹興之末官與民同患如此則必不壞使劉司戶之說行雖壞亦必不極近十五六年間有補門事之缺猶不至如今日大費甚勞而難復然以積壞之極費大而勞甚視元豐特爲難而卒復之事之廢興要亦顧其人如何爾而但曰時不同事無可爲者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記　直隸府斗門上元志按圖經斗門在秦淮南北岸天聖中上元溧水等縣積歲水潦浸民田六年知府馬亮始命開決壅塞置東西斗門各一座引水入大江救良田千頃維揚志江都瓜洲鎮舊有歸水斗門西斗門積水斗門　召伯鎮有歸水斗門二　郭家橋斗門今廢　白茅湖斗門今廢　句城塘斗門二建炎間廢淳熙間復置其一鎮江志呂城夾岡二斗門宋紹興中置　練湖橫埂東西斗門順瀆斗門在上湖南北斗門在下湖唐刺史韋損置（唐李華復練塘頌序曰大江具區惟潤州其藪曰練塘幅員四十里膏潤數州其傍大族強家泄流為田專利上腴畝收倍鍾富劇淫衍自丹陽延陵金壇環地三百里數闔五萬室旱則懸耜水則具舟人罹其害九十餘祀永泰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刺史京兆韋公損為潤州素知練湖閒壞又甚焉乃白本道觀察使御史中丞韋公元甫感斯丈韋使聞之人不俟召相與從役畚鍤星野役事成驗嗟嗟故塘斂而合之水復其所若海潤望所潤者遠原隰李泰以元祐為斗門既成其利又廣其澤浹幕內品河渠通流商旅其便人勇斛賦遐邇質利畫惟此州時前相國彭城劉尚書晏觀東方諸侯平其貢稅閱而既之白三事以聞詔書褒異爲丹陽令杜孟寅束公之清白延陵令李令從如公之愛人金壇令胡地業公之戒規丹陽耆壽周孝瑰百姓為清源羣彝而請為頌云碑閒有缺字其略如此）唐末兵亂廢南唐知丹陽縣事呂延貞復作至宋復廢紹聖中蘇京重置南渡後又廢淳熙中總領錢良臣重修迄今賴之小說蒙求喬惟岳爲淮南轉運使淮河西流三十里自山陽灣運舟多罹覆溺惟岳開故沙河自末口至磨盤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澨總五堰運舟所經重必卸舟多破壞舟卒緣而爲姦惟岳命創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相去逾五十步覆以屋設懸門蓄水俟潮平乃泄自是盡革其弊　興化府斗門莆陽志莆田縣有陳壩斗門淳熙元年知軍事潘畤重造歲久浸壞紹熙元年知軍事趙彥勵更創於舊基之北灌田四百六十七頃七十畝直龍圖閣傅淇爲之記（莆之為郡介於山海之間土瘠而少易地惟南北二洋為膏腴民食公賦居郡之什伍北洋始於吳興公墠海為田頃以萬計大溪來來瀰為瀆渠紆餘其中潦暴集弗

泄滿則有浸淫之害泉流下竭弗潴積則失灌溉之利風濤往來易齧之患以費移土徙昔人為舊為泄又為斗門以防有時閉啟有時雖水旱不能為災農甚便利之斗門有三曰蘆浦曰泄壽曰陳墻而陳墻獨當要衝上受衆流而下泄之海徹是則蘆浦泄壽不足恃省治所候業常經理之矣歲月既久浸以隳壞復告病惟是工費繁重議者難之今趙侯僑以為元元之依命在是是詢耆老處地勢思前人之未至審舊址之易為上下截流屢衷而載暴利為斗門三閘成金錢餘四百萬請於常平司得四之一復得節縮費以足其用均於民者特為之半又擇豐歲與夫浮圖之幹勤者董其役而吏不與焉以故不勞而成經始於紹熙初元之良月迄功於二年之上春其堅固壯厚若天設然止而清波其也大而奔流爾缺以是而觀天時地力之所不及遠哉其為利乎）始鄭承議叔僑二洋議以沿海地皆泥濘非有堅土磐石可因爲基一小罅漏湧不可遏上重下虛隨以圮壞斗門之利有不能爲而王龍圖伉記云水泄固甚有費亦不無小害溪流暴漲白于官而往決之下田已苦浸溢矣其塞之也必待水涸乃施畚鍤高田又無以灌溉矣其後廢而爲斗門雖木石之費不貲而工役易辦以潴水之高下爲啟閉之啓閉勞數夫之力於頃刻下等之田一

均其利充觀二公一時之論各以所見而水泄非復曩時今具斗門於今實甚利焉所謂不能為者顧不能無少勞費爾夫植基欲固則浚潰宜深自無頹圮之患（夫潰之間其下有青泥者乃其故地其上浮沙者皆潰流之積而已今造斗門必先布石為基掘潰得青泥為實地矣）乃如華石為之暫費而永利固非所宜憚也今洋城陂壩二斗門自潘守時經始於其前趙守彥勵更創於其後皆斷石見底而後疊木石自是南北二洋深下之田舊為水患者悉變上腴邦人蓋兩德之 蘆浦斗門紹興二十八年蕭田丞馮元肅重造為斗門三間（間廣六尺高十有四尺）郡人王龍圖恍記淳熙四年知軍事汪作礪移創於舊基之西 慈壽斗門端明學士蔡襄創紹熙二年知軍事趙彥勵重造灌田一百八頃 涵頭斗門淳熙十六年知軍事張淵造 洋城斗門舊為洋城泄淳熙二年知郡事潘時改創提舉宋藻記紹興二年知郡事趙彥勵重造灌田六百一十頃七畝 林墩斗門水辦斗門章公斗門崇寧二年通判章炳文造紹興十四年知軍事汪待舉重修為斗門三間（間廣六尺高丈有五尺）少師陳魏公記林鬳齋竹溪集重造林峬斗門記 陂之有斗門猶城郭之有關也視時而縱閉之則水之贏縮在我而田常無害木蘭有陂自熙寧始截仙溪以上數

百里之流而橫注之溉田餘萬頃是曰南洋下為斗門者三所以制滋涸之柄也蕭之言水利者莫大焉然洋城東山二門有廢有復具見圖誌獨林峬名存事缺不載問之耆老則曰創於元祐而壞修於慶元又壞蓋其廢久矣毋動為大衆畜弗圖咸淳戊辰賢大守闕而歎曰治陂渠以利民古循吏事也是烏可已命僧計度之衆曰非芝楮六萬不可公曰郡家任此第為之勿憚費於是里人作而言曰公意美矣吾儕柰何共衆萬五千以經其始寓公林某方為延平倅亦助四千公曰吾以四萬一千足之儒工鈁材轉海求石朝戒夕令且嘗親行以督之夏四月始作六月吉成里人德公圖為不朽乃列其事求記於余且曰此門礙於洋城東山舊矣內以受木蘭激激不住之水外以禦寧海晝暮暴到之潮內陸外遏工費已三之一焉然後左鸎右疊植石健者三之分為兩門扃以横木仍舊制也又更為新意則有石櫃焉昔之門其深以丈今增四尺焉昔之八字其造蹁丈今南北皆五丈焉散水之陂向廣六尺今倍之迎水之石向高一丈今三之沉木以為基盤蹙以為固其防慮益周其心思益遠是欲為千百年賜也公之治蕭為民久計大率類此仁矣哉余因思古昔治田載於舊典其於水事尤悉畎澮之法既如畫棋而匠人所書有曰磬折參伍者有曰

為淵句矩者其文之工殆似畫筆至於蓄水以豬止水以防蕩水以溝意其勢髣必如今之渠堨而獨無所縱閉何耶果有之則其模寫必又奇絕宜應豈之非當時之智偶未及則中土平而水勢緩也是以斗門之名不見於前古而創見於後世由今觀之為此門者使神禹復生亦必以智許之然則限水以滋田者智也裕農以致養者仁也復其舊制而增所無原其初意而期之遠是亦仁智之方也大書特書夫何愧顧余荒耄不稱此筆姑紀其實云爾太守趙公與鑒紹興人董役蕭田尉權丞陳元英三山人登仕郎林應鳳延平之子也涵江人僧則某寺無極也沈存中集賀仲雨斗門 灌錦江邊唱絕弦孤青和者亦嬰襄歷年雖久地相遠在寢宜止升渠堂縱能帖石防頹岸隨寓幽居供賞翫何如是處斗門碓蕭壞萬農生贊歎莊周笑我機械深夏王見我須賞音莫道白頭猶未遇等勞一片活人心 桂林府斗門 桂林郡志在臨桂縣廓西南靈渠唐寶曆初觀察使李渤所立嶺外代荅靈渠內置斗門三十有六每舟入一斗門則復閘之俟水積而舟以漸進 鄭州斗門 舊唐書食貨志開元十五年正月令將作大匠范安及檢行鄭州河口斗門先是洛陽人劉宗器上言請塞汜水舊汴河口於下流滎澤界開梁公堰置斗門以通淮汴擢拜左衛率

府胄曹至是新漕塞行舟不通貶宗器焉安及遂發河南府懷鄭汴滑三萬人疏決兼舊河口旬日而畢續宋鑑長編神宗熙寧二年命御史張戩館閣校勘顧臨檢視鄭州滎澤界魏樓村斗門地形經久利害以聞後戩等奏於彼興置斗門可以減泄漲水緣京西之民歲皆夫役欲抽差諸斗門軍士增浚不勞於民而建此長利從之宋會要神宗熙寧二年七月京西轉運司言乞差官檢視鄭州滎澤界魏樓村斗門地形高下相度經久利害命監察御史裏行張戩館閣校勘顧臨定奪戩等言魏村斗門妥實利便詔都水監施行 汴河斗門 五代史世宗遣王朴行視汴口作斗門宋史劉彝傳神宗擇水官以彝悉東南水利除都水丞久雨汴漲議開長城口彝請但啓楊橋斗門水即退 康德興傳德興還內殿崇班何除兵馬都監建沿汴斗門以節水會積雨汴水將溢德興請自京西導水入護龍河水得不溢蘇東坡集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議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管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河兩岸皆有

營田斗門若運水不乏即可沃灌古有之而不能何也當吏問知者文苑英華請塞斗門判　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運船不通請築塞兩岸斗門節度使以當軍營田悉在河次若斗門築塞無以供軍　白居易對　川以利涉竭則壅撓水能潤下塞亦傷農將捨短以從長宜去彼而取此汴河決能降水（集作雨）流可導（集作通）財引漕運之千艘實資積水坐稻粱於一溉亦藉餘波利既相妨用難兼濟節度使以軍儲務足思開實而有年轉運司以邦賦貴通恐負舟而無力辭既（集作雖）執競理可明徵壅四國之征其傷多矣專一方之利所獲幾何聽軍雖望於秋成濟國難虧於日用利害斯見與奪可知　漕河斗門穆員撰新修漕河石斗門記　分洛爲漕斗門在都城東（一有門字）南中橋之右舊制帙不深口不束其流隨之水斯溢旱斯涸東有斜堰俾其來往終歲不修輒壞修則水積高而進南北北傷則洛亘卽趾南傷則魚遊井屬不修則漕後于陸且其地與岸皆眞薪焉不再閱而（一作不）一易每歲繕塞斜堰洎南北堤橋之費相與盈萬其斗門之工不計蓋其弊者也安平公治三川之暇顧念於此之疾未去且曰水之性導無不順（一作利）壅無不害善爲水者唯其所趣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而已是用浚斗門之下以量其入痺斜堰之上以歸其餘庶乎饒不爲增傷不爲減盈萬之費歲收於公而通海之波率土之運東西交騖合朝宗之義焉中橋之旁有古堰廢石沉於泥沙公乃發而轉之以代眞薪之制省於自他山而致者蓋百之一猶懼剛之不勝柔岸化於水乃揆規矩俾之追琢如斧斯鋭以分其衝如月斯仰以折其勢積石山闕中流湯湯南隣鑿龍永代無媿上濟行邁是爲通橋歲三月興作四月畢事（一作事畢）人不見始而觀其終埒其功用不足於常歲之數而不朽之利與皇都洛水垂之無窮焉嗚呼物之至柔者水不得其理甚者懷山襄陵其次決隄防潰城邑夫唯不爭之力然後勝之天下之理一理也制天下之至揉者其爲不爭乎於水也見公之政於政也見公之德異日觀易簡久大之業此非其一隅哉公以爲成公之志者實肆其勤命以名氏刻於岸石仍俾末吏謹而書之貞元四年四月丁亥日記宋張文潛詩離宛丘斗門　檣烏映高柳曉泊近晴川野日雜煙樹風霜斷夕天牛羊知別墅燈火認鄰船獨客歸何晚平蕪遠更連孤城飛鳥外春水片帆前蕭瑟孤征恨更深獨未眠元董嗣杲英溪集過新斗門感懷

絶壁憑居險中林憶故深臨溪掃地醉就樹摘柑吟

打稻晨初歇餐之客莫尋重來嗟木卜過此却酸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中書舍人臣李㬆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蘇泰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七　九眞

門

大成殿門

德安州志大成殿門記　皇元混一區宇誕布德音用恢文治上自國都下及郡邑莫不建立廟學以尊先聖先師至若大成有殿殿必有門介處宮墻以嚴内外所在則然惟鄖自偃武以來泮水興歌不知其幾獨大成有殿而無門歆焉若有所待前教授馮三奇圖嘗市材定制既復沮於道謀天曆己巳知府燕山趙公哈剌帶始與前知事賈能剛銳意作新之時則有若同知公馬奴前府判洪公津推官楊公世賢前案牘閻居敬皆推慕儒術聲應心孚即命審匠僦工益廣前畫創為正門輔舍凡七間經始暮春之望再浹月而畢構位置森整棟宇崇深雄觀一方嗣是春秋祭祀旦望行禮侍班有次進止有節晨昏闔闢各以其度蓋百年墜典一旦舉興雖事有關於素定而官廟之制至是始稱其名矣抑大成之得名本因作樂而取義六律五聲八音不備不足以成樂金聲玉振條理不具不足以為樂之大成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

微吾夫子之仕止久速時而出之各當其可則無以集羣聖之小成而為至聖之大成茲孟氏取譬之深意而前代名殿名門之義不容含是而它求者也吾黨之士於斯門也踐其境惟其義由是而升堂焉入室焉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焉所趨既正所造益高其於始終條理知聖巧力之妙蓋將有得於仰鑽瞻忽之餘而不自覺豈必咸英迭奏韶濩鏗鏘而後為成之大哉矧聖朝既嘗即是以為先聖加號之美稱則斯門之建于以斡神化之樞而奉褒嘉之旨又豈非今日承宣領勸者所急先焉余雖蒙成有愧然秉筆其傍以紀歲月則安敢以淺陋辭十一月吉日記前儒學教授將震孫作文

泮宮門

武陵圖經泮宮門在武陵縣舊名寧波以近府學改令名有樓如廻潮而景物加秀為青衿詠歸之所有盱江黃伯樞詩云兩入沅波細不流楚蘭空結古今愁風煙一段無人管十里巖香桂子秋

仙宮門

郡國志鄖州仙宮門即漢武帝所造相思川也伏陸縣有相思鄉

臺門

禮記郊特牲臺門而旅樹反坫疏云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禮器不臺門疏曰不臺門者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公羊傳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天子

之禮也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高承事物紀原御史臺記曰臺門北開取肅殺就陰之義韋述唐兩京記曰臺門北開以糾劾之司主意於殺故門北啓以象陰殺或曰俗傳開南門不利大夫譚賓錄曰或云隋初移都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北門唐因循不改迄今遂為故事唐會要載裴冕語云此說若取冬殺之義本置臺司以糾正寃濫是有好生之德豈創冬殺之義以入人罪乎馮鑑以冕說為當太平廣記御史臺門北開盖取肅殺就陰之義故京臺門北開矣按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亦北開然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反於故事同諸司盖以權宜耶罔溪史韻晉王悅丞相導長子事親色養導還臺未嘗不送至車後又嘗為母檢斂箱篋中物及悅卒導還臺自常所送處哭至臺門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臨川志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槐重建規置頗壯維揚志唐光啓初楊州署門屋自壞故隋之行臺門也臨邛記嘉定州臺門記　邛之臺門雄視兩蜀元豐八年知軍州李誼伯因舊制為重樓增其崇三尺有咫自層甍至地凡高八仞奉議郎楊恬為之記通判劉象功書紹興十四年知軍州事待制馮檝又

從而新之增高其舊者三尺徹夾室以為重屋廣舊址以為二廡上下櫺檻東極平遠西揖鶴山之秀愈為壯觀額蓋劉象功書太守雷觀嘗易以古篆郡自是多事或以額為言後仍復象功字於上乾道改元郡災太守程敦書抉其額以褫別覩書揭之郡亦自是弗寧太守郭受義復撫勤象功舊字

驛臺門

元胡祇遹紫山集登禹城驛臺門詩　赤日紅塵漿汗翻禹城門上一憑欄邑居户寡市聲寂驛使人稀傳吏閑暫喜得涼思困卧却因馳驅強加飡興頭忘却炎蒸苦放眼東南看太山

皇堂門

元一統志渤海記高季興問司空董曰他鎮皆無皇堂門惟江陵有之何也董曰以江陵為南都故得置

都堂門

唐會要會昌六年八月大僕卿渾偘乘馬過都堂門勑旨渾偘久在班行合知典故致此論列須示薄懲宜罰一季俸

轅門

周禮天官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注謂王行止宿阻險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穀梁傳置旃以為轅門（釋置旃以為轅門謂以車為營參旅為門人建旃以表之故云置旃以為轅門）鄭氏譯綺轅門謂甲門也西漢書項籍傳楚破秦巳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繇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臨汀志轅門在設廳之東廡趙周臣滏水集轅門不寐詩　蕭蕭傳柝月三更欹枕轅門聽鼓聲戰馬不肥淮甸草征人愁望歷陽城兵戈荏苒音書絕行李蕭條蟣蝨生早晚樓船下揚子滿天風雨洗欃槍

廟門

建安志宋蔡模撰蓋竹福地廟門碑石記　威懷之祠在建陽縣南二十里其神顯濟靈應忠佑威德王自唐至于本朝具有靈異廟祀雄偉門路閎闊為福建往來通道跨街立門本路使者王伯大揭為之書曰蓋竹福地士友蔡模求遂文以為之記遂因念建邵之間連獲官遊於神無不用其敬其大梨山澤氏廟守建有德於民其次大乾惠應廟容遊在邵遂著威福而宏大應驗求有若神之休者也水旱之禱災祥之故諺曰神有以知之縉紳遷授進退將求感於夢寐之交不逆不億厥應無二將關俗號稱篤信有以然歟抑東南文物所萃求者衆而應者多歟夫神者聰明正直之謂也傳曰國之將興必有休祥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誠未有能為神者也又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誠未有能動乎神者也以誠遇誠無有間隔因感以濟思以終始茲非神之所以格乎人人所以事乎神者乎雖然天下之理一也人之

所知神必知之非能無其事而為之感者也亦未有有其故而泯其應者也事君忠者必榮奉親孝者必寵立身無一毫之欺者亦無一事之不精而謹於政刑者雨暘雖有不時而終於欣然發榮此雖天意歟有人事雖曰定數實為先知學者盍相與驗於斯乎因拜手而書以記門之右淳祐癸卯年秋威懷廟之南門成冬十月撰諸建安書院道過其下仰瞻其扁則蓋竹福地四字乃留耕侍郎王公之巨筆也揖父老而問其故曰圖經以此地為真人尹喜得道之所故得嘉名茲門之成則吾鄉之大夫監丞吳公祈捐金以倡其事邑士林君桂發主其役而里人彭榮林元吉與有力焉予曰尹氏之事雖所未詳然神能福斯人以食斯土則不可泯也後十餘日林君以狀來謁將有請于郡侯實齋先生侍郎王公記其實模為白之實齋先生為之大書特書信足以昭往古而示來今也模竊歎人心之神明不測所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是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在是世之人知求福於神而不知澄源正本求福於吾心詩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又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言未既林君作而曰敢不夙夜佩服以無忘先生之訓願刻其語以惠後人因書以遺之越明年甲辰正月甲寅建安書院堂長蔡模敬書京學學諭林桂發立石萬啓類編起三聖廟門

蹟　閟宮有仙遂岩已倫於華嵩蓬戶不完修嚴未謀於閭閻將欲鼎新而革故須緣成事而因今敢求樂施之賢豪待其關鍵庶俾異時之篤享容此駟車上壯祠庭下延景貺張孝祥于湖居士集烏江廟門疏　繡衆畫窓方贍王制之嚴寶宇璇題滑被天恩之渥仰威靈之肅振惟輪奐之未新宜崇朱戶之居益壯烏江之望憑高配極會看妙絕之宮牆吉日良時即下鏘鳴之玉珮

樓門

後山談叢東都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寺門

宋陳古靈先生集和程大卿新闢諸寺門詩　跂絕多門寺卻通靈山勝境盡牢籠應憐去眷遲遲意令遍諸天國土中宋李彌遜竹溪集觀月揚千寺門詩　背山靈剎兩松關待月松前覩面山雲去月低松影落倚天唯有碧回環宋趙蕃淳熙藁初十日早立寺門作詩　春天陰晴無定姿陰雲未卷晴風吹青山表見花顏色綠竹增添鶯羽儀郭外不知誰是主眼中今日我題詩人生何物非郵傳敢謂吾廬不在茲

北庵門

宋許棐梅屋集書北庵門詩　十度來敲九不譍隔籬空見竹青青不知地裏黃金鄉聽講楞伽幾卷經

內廐門

唐李商隱集過華清內廐門詩　華清別館閉黃昏碧草悠悠內廐門自是明時不巡幸至今青海有龍孫

室門

南安府志室門方八尺廣約十間上有通天窓鄧德明南康記山角有石子如彈圓或見或隱里人以石室為黃唐廟南唐縣山角廟疑相傳祠此

塾門

程大昌演蕃露說文塾門側堂也三輔黃圖塾門外舍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孰所應對之事塾之言孰故也

牌門

龍虎山志周應合撰龍虎山上清宮新建牌門記　景定癸亥冬予之官番陽道鄉鄉訪古象山登應天遊龍虎閱仙巖順流而東時上清宮管轄觀妙大師張君聞詩命舟相從累日指示勝槩及吾境乃還明年夏聞詩持江東常平使者學齋史公書來諭以新門成屬紀歲月其言曰作宮此山二百年矣識者謂向方少偏宜建門于南以正之都錄沖靖先生留君欲建門會召不果聞詩茲領焚修敢替前志昨季冬庚申望始克成之距宮之百步為室三楹其中為門揭龍虎福地四字其上為樓左為池梵垣道以達于宮九十九峯當其前午位也圜山東來石峯西立如拱如抱象山之水注而歸焉巽方也登斯樓其望遠入是門其塗正學齋公實資其成而嘉之俾以記請余謂是役也聞

詩之可書者二余嘗觀上清之盛棟宇麗金石今作是門前之修者傑之一可書也沖靖際遇三朝恩賜隆厚一門欲創而未遂聞詩後沖靖數十年前之闕者成之二可書也抑余又有感焉世有習專門者未有升堂入室之基而門戶先立求其行之宮庭性之壇宇工程等級多闕如也視道家者流緩其門於宮成二百年之後能無警乎學有錮於先入而未純於正者多遂非而安偏視此門之向方昔偏而今正能無勉乎聞詩之所作者在彼余之所感者在此遂次第其言以授之豈但為此門記為聞詩書而已哉必有感於吾言者甲子歲六月甲子日通直郎通判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周應合記

軍門

鄭氏譚綺和門棘門戎府屏翰軍營蓬苑細柳並謂軍門也

戎門

鄭氏譚綺戎門謂甲府也

侯門

元馬虛中霞外集侯門詩　侯門心不到幽事每相仍身向中年懶詩多遠客稱曉煙昏院落寒日上觚稜待句渾忘冷窓前睬硯氷唐李賀詩出城別張又新酬李漢詩　長安玉桂國戟帶披侯門

師門

東漢書列傳劉般初在威武篤志修行講誦不息建武八年隗囂敗河西始通般即將家屬東至洛陽修經學於師門明年光武下詔封般為菑丘侯奉孝王祀使就國　又儒林傳任末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國朝張孟循集懷師門　有道卧雲堅常懷斯世憂分為箕山老非取茂陵求至寶難自售大材希見擇承平浸靡樂養豩中良壽膂急自淮派渡江如置郵長驅大豕豩煽亂東南州夫子在汶谷倚非多蔵僑焉知縱剽劫亦賤蓬麻丘独兵康成里鬼暴化慈柔隱德亮無愧先賢寧獨優昔之狠戾輩尚為詩書謀嗟今毒大萓未俗何其偷蚕奉明哲訓頗諳致亂由史擿辨文法公門行貨賕郡無清波濟不洗衆濁派馴至有今日積衰生蠧疣王師壓近境賊壘猶戈矛舉足碍轍鍋龍門阻且脩悠悠東漢水欲去無方舟違離方獻歲馳望已經秋羿走負明義鬱紆生長愁斯文屬多難民瘼何時瘳宋晁景迂集輙成絕句　前輩終身知學植令人得意諱師門如新樂帖英公字可但吾家禮數尊

忠臣門

馬明叟實賓錄唐馮慈明元帝叔祖也為李密所拘通投偽官慈明知天命有歸勸密怒因之數月食葉薦而死神龍中勑旌其門為忠臣門

孝子門

續相臺志孝子門在相州旌表孝子郝奉門元蒲道原順齋叢藁題孝子旌門卷　孝恍初不顧人知實在名隨理固宜莫道門旌令已了始終大節與無虧

節婦

門（北史韓覬妻于氏傳于氏年十四適於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貴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覬從軍役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隋文帝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爲節婦門終于家續相臺志相州有蕭千户夫人段氏蕭提領夫人蒲察氏二節婦門）

刺史門（元一統志寧波定海縣西北八十里有山跨東西海之門宛若龍首尾之形又若龍赴海之狀故名伏龍山内有刺史門石壇乳井）

戚姬門（儒學警語蘇林曰清河國有妃里題門作姬謂題其門爲戚姬門也）

人來門（神異經東北有鬼石室三百里户共一門石榜題曰鬼門西南銅關頗榜題曰人往門向東北銅關夾門榜題曰人來門）

坤道人門（宋會要九宮貴神壇四階之外西南又爲一陛曰坤道人門請行事升降仍舊由此從之）

棘門（周禮天官掌舍爲壇壝宮棘門注鄭司農云棘門以戟爲門跡知棘是戟者見左氏隱十一年鄭欲伐許授兵于大宮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史記春申君傳李園伏死士於棘門之内春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孝文紀以祝茲侯軍棘門）

松門（杭州府志袁公松門在西山路上唐刺史袁仁敬所植也左右各三行相去八九尺相延九里宋吳說書九里松三字於入山門高宗嘗欲易以御畫凡八九御筆自以不如說仍以金飾其字揭之舊處輿地紀勝宋建炎四年三月上次台州松門寨宋歐陽公集松門詩　島嶼松門數里長懸崖對起碧峯雙奇憐勝境一（作景）當窮塞龢使留一（作流）入戀此邦亂石驚灘喧醉枕淺沙明月入船窗因遊始覺南來遠行盡荊江見蜀江宋曾鞏元豐類藁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發吹孤舟起視北極星辰曈曨開征帆破長浪挾以兩艣當中流松門東面見廬阜其上少日烟氣浮舟人指我極四望黑處無底蛟龍湫攢溪左蠡信浩蕩兩涘一（作溪）若立分岡丘落星囷囷孰可狀清漢夜獨垂牽牛故人曾期此同載搶擢直抵雲山滸念今五載負斯語心獨動蕩風中旌況聞肥遯須山在早時事力胡能謀所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畝操鋤耰此言此笑吾此聆非予世孰吾相將今諧與子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唐周郭祥正青山集松門詩　沿湖九里松行客憶袁公不識炎天熱門深太古風許景衡橫塘集松門詩　竹橋兼程去松門百里餘荒林疑獸伏窮海異人居山擁波濤急沙輕步履虛來因王事耳此外敢躊躇張紫微先生集松門詩　長林上脫烟明月曜深夜重開豈吾心自回俗士駕蘇仲滋集松門詩　畫扃熟鹿宗晨啓素鶴馴廷陂掛孤劍昊月照我眠　又　山川忽搖落風雪交歲暮堂堂十八公正爾守門居）

柴門（唐杜工部集柴門詩　泛舟登瀼西迴首望兩崖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唅谺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瑟灑秋色氛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高功剗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决太古衆水爲長蛇風烟渺吴蜀舟檝通鹽麻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與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蓽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日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居高士差（師注差草也本間始肩差耳但言高士差亦可一笑）書此谿平昔迴首猶暮霞（夢弼曰唅大含切谺虛加切谷中也欹丘銜切嵌岩也洙曰夔州爲夷州）宋陸游渭南集柴門詩　寂寞柴門不徹扃槐花細細糝空庭晚梅摘得鹽供飣濁酒沽來草塞缾病已廢耕抛襏襫閑猶持釣愛笭箵經旬莫恨無來客交舊蹤如欲旦星　又新作柴門戲書　雖設常關果是虛開門終日有誰過從來不省多車轍此際真宜置爵羅尚許漁樵時剝啄偶逢風月亦婆娑炎炎炙手須臾事也比柴荊較幾何張紫微先生集柴門晚步　柴門一延竚暮色集四山雨歇林霞變歲陰嵐氣寒峯高看月上巢昏遷鳥還遊眺楚自適裵回反長歎幽思招隱作悵恨南澗篇羇懷定誰識淒然獨掩關郭正祥青山集柴門詩　水落烟村迥柴門四五家晚風回斷鳫寒雨側幽花世事紛無已人生自有涯鯨鰲真可釣吾興欲乘槎僧文珣柴門詩　柴門雖設不曾關時有忘機客往還風送釣舟來北渚雨催樵子下西山生前富貴何勞羨身後聲名亦是閑萬慮消除心自在從教人道我踈頑李時愚谷小藁柴門詩　柴門盡日扃緣是少將迎但得常無事何須更入城病同秋鶴瘦吟伴月蛩清我自於時左非干避姓名何應龍詩柴門　何必逢人盡說貧自來求已勝求人梅花落盡青山遠深掩柴門過一春江湖續集廉村薛嵎柴門詩　春風隨處好吟事又相催觸石雲飛去呼童鶴誤來杖藜無疾步花地有香埃不許車塵入柴門只半開元虞集道園類藁移柴門次韻薛玄卿　老寄池邊舍新移竹外門高人知獨樂妙語枉相存衣食隨年歲文章付子孫惟求圖綺筆白髮共清尊）

衡門（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義問曰横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西漢書韋賢傳賢免以少子玄成爲嗣玄成深知其

非賢雅意。郎陽為病。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避死。其友人侍郎章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書林廣記謙言居陋。棲遲衡門。宋張文潛宛丘集衡門詩　衡門日晏晚雞鳴。下舍人歸半掩扃。邑犬亡聲山郭靜。暮天寒月撥雲生。陸游渭南集衡門詩　小聚風煙外。衡門水竹間。跡溝分北澗。剪木見南山。人笑謀生拙。天教到死閑。猶存柱杖子。遇興即躋攀。又　曲徑衡門短短籬。槐楸陰裏倚筇枝。老來百事不入眼。惟愛青山如舊時。僧文珦詩　衡門隨我分。可是賤儒冠。任性中勝樂。無營夢境安。澗聲晴後響。山氣夜深寒。活計何勞問。薇生採不難。又　鐵錫已高懸。殘山剩水邊。算年齊易卦。爲夢入詩篇。介僻遊從少。幽深景物偏。衡門終日掩。吾自守吾玄。元王惲秋澗集衡門行送陳長卿　衡門棲遲樂吾樂。甘着華流譏東閣。長河其素不療飢。誰敢物情論厚薄。前時行臺領漕計。處士半為餬口起。長年巨鼠有餘壞。比比吾儕廢生理。嗟我陳君何苦節。天東游子天西客。監河執去餘糵在。客舍半稀淇水側。書生辛苦學干祿。入手青衫得藜藿。塵埃風雨蹇驢瘦。日就空倉自鷄縛。今年幸得解由了。超海挾山初不恐。暮春之初日東作。陳君叩門聲剝啄。向予長跪話

遠行。上計又須趨薊朔。携書五車貧不堪。舉室舟行吏蕭索。前因未必是身衡。著脚如堪戒前錯。若於金粟例言拙。誰著裴劉供調度。遠時正有利不利。有命豈論賢不肖。長歌西北酒一杯。浮雲漸遠天寥廓。東曹若見王春官。道我行藏事如昨。幾年奔走一墮甑。蕙帳歸來慚怨鶴。濤時幸有公等在。擬把一竿尋釣壑。因君悟我向來非。相送出門還一噱。國朝錢宰臨安集衡門詩　衡門晝不關。深巷客來少。芳草滿階生。落花無人掃。

柳門

國朝孔克學詩（江陵西北之城門也。通中原之驛道。有送別之長亭。古人遠行。咸折柳為別。故有是名。前元為迎恩之所。今依舊名揭為城門也。）雉堞連雲十二門。輪蹄輻輳若雲奔。傷心此地東門柳。曾斷離人萬古魂。

篳門

禮記儒行。篳門圭竇。蓬戶甕牖。注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左傳襄公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之宰曰篳門（注。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為小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

蓬門

宋陸游渭南集蓬門詩　莫笑蓬門雀可羅。老農正要養天和。穿林裊裊孫登嘯。叩角鳴鳴甯戚歌。膾美劉明三展轉。餅甘捧腹一摩挲。床頭更聽糟牀注。造物私吾亦已多。林昉石田別稾蓬門詩　新笋緣谿坡。蓬門誰見過。社寒來燕少。晚雨落花多。瘦骨詩瞖俗。衰容酒借和。故園空有夢。客路正風波。

籬門

宋張紫微先生集閏月二日始開北窗籬門詩。　夏郊群樹綠冥冥。北戶今朝又脫扃。極目不知何所詣。三年於此看縈青。

茅門

韓非子外儲說。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詳注）劉向說苑。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霤。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主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請死。

萊門

左傳定公九年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注。陽關邑門。號曰萊門。）

香萊門

莊季裕雞肋編。潁昌府城東北門內多蔬圃。俗呼香萊門。因使修見其鐵柜鑄字云。咸和二年六月造。紀元之名。不見載籍。門西道北有泉。錯廟范忠宣再典許州。有惠政。邦人為營房。祠於廟。爰掀地。得古井。不以甓甃。而陶瓦作圈。如蒸炊籠杕之狀。高尺許。皆以子口相承而上。世罕此製。亦莫知何時所剏也。余後官五原。鄜郡如鎮戎、懷德邊塞。皆流沙不可鑿井。教以此製。遂獲其利。

楓門

武岡州志楓門落照詩。　丹楓如染帶煙光。幻出人間錦綉鄉。一段西山觀不盡。歸鴉數點送斜陽。

金門

羅璧識遺。楊雄解嘲曰。歷金門。注亦曰。門旁立銅馬。自號金門。曾慥類說。江南成幼文為大理卿。好為歌詞。嘗作詞。金門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後因按牘稽滯。唐主曰。卿職典刑。一池春水。又何關於卿哉。玉泉志畧。登金門賦。登金門賦者。為佛光慧日普照大德禪師鍾山長老而作也。鍾山以單關之歲。青陽之月。浮杯萬里。飛錫九闕。瞻日月之清光。參釋羣之玄旨。恭膺寵渥。增重宗門。乘歸興於秋風。煦融春於寒谷。僕欣逢盛事。輙為賦之。其詞曰。爰有偉人兮。處乎荊州。出類拔萃。亦罕其儔。理智者之故其基兮。績皓老之支流。掀髯撫掌而喜得人兮。佛祖亦為之點頭。振紀恢綱。扶季運於既往。懋功樹德。回陽春於幾秋。棲殿突兀而改觀。林木蔥蘢而相繆。於是陋猿鶴之怨驚。乘風雲而鼻猶。俾海若為先導兮。擲浮杯以為舟。使馮夷鼓楫於彭蠡兮。謁靈胥於海陬。吳山翠滴。鯨波淺兮。曾何足以少留。揭青虹以為幡兮。復除道於斗牛。覽長蘆之勝槩兮。訪達磨之故丘。暫弭節於析木之津兮。瞻宸極之凝旒。拉玄冥以扣閶兮。騰飛錫而上浮。天門洞開兮。遠集丹鳳。雲闕對峙兮。互盤金虬。

感萬衆之亭寐。艺遣六丁而下。搖鸞拳辟易而退避。蒙正睥睨而含羞。宜其望之者驚玄奘之歸。覲見之者疑木平之入朝。赭帽睽金鋪而爍今。兗袍眩衆恩而凝眸。長揖絕百寮之禮。榮章為千載之優。卑躬並立而擁侍。師生列坐而揚休。重瞳屢盼。晃日月之昭晰。綸音煥發。鑑金石之和。調甘露瀹春茗之龍團。白乳浮輕雲於玉甌。赤墀紫殿。潛午影之斜轉。球簾翠幄。藹沉煙之欲。將延虬倦兩班之鵷鷺。顧瞻儕萬衆之貔貅。欺挾既寄慰問。備周挹天香而來下。會神思於冥搜。遂使山靈獻響。澗壑藏幽。喜氣溢青霄之上。揄揚遐邇。芳名為當代之盛。度越前修。方將鍚奇遇於實瑤。垂萬年而不朽。曷不與眉山之老蘇。招柳州之柳。使運如椽之健筆。以紀天上之真游也。泰定丁卯良月。廬陵黃玉頓首。唐李翰林集。金門答蘇秀才。

君還石門日。朱火始改木。春草如有情。山中尚含綠。折芳愧遙憶。水路當自勗。遠見故人心。平生以此足。巨海納百川。麟閣多才賢。獻書入金闕。酌醴奉瓊筵。屢忝白雲唱。恭聞黃竹篇。恩光照拙薄。雲漢希騰遷。銘鼎儻云遂。扁舟方渺然。我留在金門。君去卧丹壑。未果三山期。遙欣一丘樂。玄珠寄罔象。赤水非廖廓。願狎東海鷗。共營西山藥。栖巖居寂寞。處世余龍蠖。良辰不同賞。永日應閑居。鳥吟簷間樹。花落窗下書。緣谿見綠篠。隔岫窺紅蕖。採薇行笑歌。眷我情何已。月出石鏡間。松鳴風琴裏。得心自虛妙。外物空頹靡。身世如兩忘。從君老煙水。茗溪漁隱叢話。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

玉門

史記高祖本紀。項羽圍成皋。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注徐廣曰。項羽紀云北門名玉門。）漢書班超傳。超在絕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李廣利傳。廣利圍大宛不克。武帝使使者遮玉門關。西羌傳。武帝征伐四夷。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張騫傳。武帝遣票侯破匈奴。將數萬擊胡。明年破姑斯虜。樓蘭。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章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東漢書耿恭傳。玉門關名屬燉煌郡。在今沙州。按酒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曰。燉煌即玉門關也。太白詩。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瓊室玉門

通鑑商外紀。紂造鹿臺。為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乃成。晏子內篇。晏子曰。夏之衰也。其王桀皆弃德行。為璇室玉門。

珠門

郡國志。廣州盧耽仕州為治中。有仙術。刺史步騭惡之。以狀聞。後誅之。就後題其門曰珠門。珠門國雖存。無射年。欲知此書盧耽還。太守削之。隨削字更生。

貢珠門

元一統志。漳州路。郡守王晃。貢珠表序云。宋大中祥符六年。三月。龍溪民丘韻於九龍溪網魚。得珠一顆。圍闊三寸七分。中有七珠。顆如七曜。次如七曜者。不可勝數。於是列表以進。七年。改城北門曰貢珠門。

金銅門

元一統志。金銅門在大名路。宋韓琦留守大名府。有登金銅門詩。富者思來坐北軒。俯看形勝在層前。樓臺突兀陵高木。城堞縈回際遠天。萬室正虞多暍者。一身甦獨御冷然。歎煩盡滌無心下。欲悵輕綃徹夜眠。

鍾門

三山志。福州府有鍾門。昔人沒鍾於此。潮退滿牢微見。

鼓門

清漳志。漳州有鼓門。上有樓。嘉泰元年。守方銓重建。翼以東西二飛觀。在崇仁懷恩門之上。州別駕劉渠作譙樓記。紀其本末。（今在州公廳之西偏。紹定戊子。守方淙。銓之子）為郡。重脩樓。舊置銅壺漏。前歲久浸差。淳祐戊申。守章公大任。正刻漏。定晨昏。民聽不惑。

鼓角門

宋沈氏三先生集。池州新作鼓角門記。諸侯之皐門。必有觀。所以布宣政令。察天地祲祥。考民言物俗之美惡。民於是觀法象。聽政教之所出。凡國之治亂。政刑之失得。莫不由此而後交乎四方。故國有大號令。大慶頒。則即而與衆聽焉。諸侯之國廢。而守令承天子之命以施發於下者。其事未嘗廢也。故凡郡邑之府

門。必為崇墉伉室。凡朝廷之語令。典章。郡國之鼓旗。森槊。至於下漏考時。發肝嚴夜。凡作衆之鼓。政皆典藏于是。異日有司簡忽。故常文弛不網於是。天子赫然。詔州郡牙門。得設鴟極法。亞宮室。使守臣司之。以度天子之命令。以宣耀朝廷政教之威重。非徒有以尊郡國之勢。為一方美觀而已。池州有將屯。鍾官在列郡。為剡朝廷教詔於此乎入。所以息養條治其邦人者。於此乎出。政有時期。物有位序。於此乎聽。忽而不治。使至於朽弊剝漫。無以蔽風雨。豈朝廷所以付守相之意耶。臣才生於山林。貨力出於民。取材於山。合民之力。以為官府庫廋。宜不為難。至于力不出於身。發不及其家。民未嘗知役而就。堂之巨室者。此不繫夫守相之才智者歟。故雖一堂之任。一日之役。必有所待而後能。池為外州。使民不知勞。公家之財無所屈。而美壯之觀。隨所指顧而新。可以為難矣。左澤右山。後江前溪。茄鼓之聲。朝與翔禽宿氣。抑揚容與於郵閣山林之間。暮與馱駝遠水。下上浮動於江湖蒼莽之際。使見者識政教之所存。聞者知晨暮之所禁。端委搢紳。以由乎其下者。思夫朝夕出納于此者。不可以不恪。則與夫彈工木之費。佐賜豆之傷。以怯一昔之嬉樂者異矣。前日之朽弊朽漫者。使君既得而新之。物之新。其終必復至于弊。惟事之與物相待為重者。使其事較然。

（不可復略則物不待詔而必完啟予所言者不在一臺觀之新而以郡國體要為先務俾後時有考焉抑使君之志與使君朝散郎東萊王君文正副守朝請大夫開封李君端臣也彭汝礪鄱陽集修鼓角門李門觀隤弛瞻視不嚴改作以時卜云其吉方鳩僝工惟神祐之）

船門（朱翌猗覺寮雜記船門曰馬門蓋闕字之分也引首而觀曰闞）

東西龍門（輿地紀勝光州定城縣西南二百二十里有東龍門西龍門）

銅馬門（析津志銅馬門在南城詳見銅馬坊）

車馬門（淵泉日記羅隱為錢塘令手植海棠一本於庭前王黃州有詩稱之舊治在錢塘門裏三十步今東馬門是也）

朱鳥門（漢書王莽傳天鳳三年十月戊辰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門鳴者當修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

鳳凰門（臨安志杭州府鳳凰山在舊治正南一十里下瞰大江直望海門山下有鳳凰門）

鳴鳳門（壽昌乘鳴鳳門舊名朝陽武昌記城東有岗高數丈名鳳闕吳黃龍元年有鳳凰集於此）

金魚門（建安續志子城上西北隅舊有鳳月臺當臺之前有門為斗折道下北渚無層級崖峻滑乃歲首郡例開圃縱士女遊襆冠蓋塡咽由此門者類有顛踣之虞公立呼幪寨畚鍤去臺十許步正西鑿城為門門勢低平則附城築慢道羊腸屈折下達於渚門所直西山左右屏列直門之中遠望峯巒數疊如圖畫既望之名月又正中其經營思致悉與造物暗合子城勢圓而慢道附城之勢如金帶懸魚故名以金魚門）

石牛門（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冰作石犀五頭以壓水精在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

鐵牛門（宣城志鐵牛門在府治東北城內前志雙牛冶鐵為之俗傳郡無丑山故象大武以為厭鎮諺云丑上無山置鐵牛自五代林仁肇吏築羅城舊門闌皆改革今惟一牛存里人即其地為司土神廟號鐵牛坊云）

白羊門（宋陸子方集甲子三月二日出白羊門將遊茅山詩　我來古茅州未登三茅峯自愧塵中合遽希雲外蹤明日作寒食命駕吾欲東白羊古城門坡隴何重重我行涉其巔愬下澗井中一曲復一曲直道何由達時於荊棘裏小樹櫻桃紅茁茁丘中參類我頂髮蓬髮白日日脫參青長芃芃安得長生訣稽首華陽翁兩唐古君子居鄱昇元宮採仙在何許為我作先容）

獅子門（宣城志獅子門在府治宣城東當城門外有大石獅子二蹲踞以對跨鼇橋世傳寅山高聳故以獅厭鎮之今猶存）

武豹門（文苑英華韋承遣釋武豹門記　往之事不知者多以故老之傳而實之舛生於訛以至大謬至若正氣為邪氣所偏本非正氣也蓋疑生於莫析以建於言思耳愚咸通甲午歲孟春月十有七日奉天子詔來牧茲郡之人以武豹門為袪邪禦魅之所作也其門北向左畫白虎執以蒼頭之手右畫大豕拒以雄武之威門之東壁有刻石焉乃故大光祿李公暨前牧是邦為文以解之義與夫郡人之說不貳也又曰圖於寢空恍恍焉疑有所壓愈不知其所由來者矣適有多才能之士胡娃承裕名為愚釋之曰是州也其宅東西廣正北傾後無乾地南北峻巘林木森聳水自北來地（一作山）勢罔鼻即是八難地而武豹門正當九苦風時俗以武豹謂辟邪按韓王元嘉始創之旨（一作言）乃以五行所剋勝其災而臧之禍武屬木以木臨亥位故以豕承之寅主東方也故畫東垣豹主西方故誌西壁禦禍之風制空之倍一其義也今愚所築池北望月臺池南釣絲臺亘及此門中架虹梁正與韓之設色三斆暗合其理也愚故命筆書之庶將釋惑表異為後君子信焉不信耳時乾符二年四月六日絳州刺史韋承遣記）

鳳莊門（續世說謝鳳之子超宗謝莊之子朓宋明帝勅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乃趨而入朓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虎頭門（廣州府圖經志虎頭門在東莞縣之西南大海中有[illegible]虎小虎二山相次若虎踞之狀故名虎頭門風濤觸石舟[illegible]行甚驚）

狗門（晏子春秋晏子使楚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illegible]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或作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朱方門（鎮江志鎮江有朱方門抵通吳門六百五十丈　李仲俫京口集朱方門詩　王氣今何在空餘百尺樓登臨當夏日消得幾人愁）

吳市門（蘇州府志前漢梅福傳福弃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今會稽有吳市門或云吳門廼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洪亦不遠矣續經以西市門為福所隱蓋誤也）

雙市門（金陵志京城舊有雙市門今廢）

封丘門（東漢書虞延為陳留督郵教延一人從駕）

到晉還徑封丘城門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持侍御史延因不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言辭激揚感動上意詔免御史罪**通德門**續後漢書儒學傳鄭玄字康成國相孔融深敬于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有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督護門**（十道志晉中將軍王惜成帝拜為督護到郡開此門出入時人貴之因以為名梁元帝玄覽賦云御史之床猶在督護之門不修督護一作都督）**申光門**（會稽前志吳越備史云錢鏐攻亭山及申光門俗傳今常喜門是也）**宣化門**（昌化縣志昌化縣治有宣化門在舊皷樓之南洪武四年主簿刁希顏建）**崇仁門**（清漳志崇仁門在皷門外之左）**落索門**（述征記青門外有魏車騎將軍郭淮碑小城最東一門名落索門門東有司馬京兆碑郡民所立）**安靖門**（武陵圖經安靖門在武陵縣皆有樓以上林農丞岳建）**三顧門**（襄陽志諸葛亮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自此門出故也宋李攸民鶴鳴集世傳襄陽水西門為三顧門先主自此三往見武

侯張參議水西門外公米處將軍命駕出門西想見門從向日題山下卧龍誰說破賈音元直在檀溪（徐庶宅在檀溪水之陽檀溪在襄陽西四里）**隔凡門**（郡國志林屋洞在太湖中有一石門名隔凡門至此不容人入）**魯般門**（相臺志林慮縣西北四十里二峯相去幾百步故其中缺然如門野老云以其峯勢峻巧若魯班所作故名曰魯般按水經云雙泉水出于門東其門立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修防崇基其北有偏橋則林慮之嶠嶺抱犢回也）**文德門**（北史李謐傳謐卒魏宣武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真靜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一字門**（元馮子振詩九里松一字門唐刺史袁仁敬植松吳說書扁宋高宗易之後之不逮金說所書　萬古山中謖謖風使君清節手栽松歲寒冰雪難移操天下波濤不見踪欲買斷綃難得畫已題妙墨未應重但看一字門三字要識他家有本宗）**仰韓門**（潮州志唐韓愈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事貶刺于潮遂驅鰐魚興學校洞究海俗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傭免之其不能償直者輒與錢贖設施度越今古不遠一年被旨移袁州故人思慕之謂其門曰仰韓門）**北閭門**（元一統志淮安路有北閭門唐祐有陪楚州韋舍人北閭門游燕詩張祐集觀楚州韋舍人新築河堤兼建兩閭門詩　安賓容易小筵成隼蜂秋原助放情紅袖退行鞍上語白眉迓步馬前迎一冬霜意先黃葉兩路風威動翠旌須道孔融罇已滿不勞臺下說餘酲）**迎恩門**（會稽前志唐昭宗乾寧二年董昌僭竊錢鏐率兵至越之迎恩門望樓再拜而諭之蓋此門自唐有之廣陵續志迎恩門係大祖收復奏重進日赦恩自此而入安撫鄭公興裔立此名于橋于門寶祐元年七月大使賈大資重修論曰建章武殿而造橋修門則敬君之心著矣）**懷恩門**（清漳志懷恩門在皷門外之右）**狐相門**（宣城志南陵縣東南俗傳唐令狐相之故居也門側有狐公塘狐公廟今廢或云舊湖湘門也傳者訛爾）**朝宗門**（武陵圖經朝宗門在武陵縣取趙京義樓稽壯觀左湖右江稍帶有甕門上建亭名富覽江陰志石祖文朝宗門詩　樓閣峥嶸古壘門日隨潮汐謹晨昏真川禹績勤溝洫學海雄詞識本源演迤衆流唯北拱委蛇萬折肯西奔時人有問朝宗義落筆詩成不待言　又楊蟠朝宗門詩　百尺樓高四望中雲深一鴈度長空人間砧杵催寒事郭

外簫笙逐土風天帶江山元自好地流河漢忽相通丹心直北看飛雪往往隨花入帝宮）**青華門**（紫書金根京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門內周廻三千里果有青華門）**四明門**（太洞玉經曰太上有瓊羽之門四明門者上清玉帝之南門也）**登瀛門**（三陽志在潮州府淳熙己未朱公江於仰韓閣建登瀛門）**陽和門**（河朔訪古記真定路之南門曰陽和其門頗完固上建樓櫓以為真定帑藏之巨盈庫也下作雙門而無根梟通過而已左右挾二瓦市優肆娼門酒鑪茶竈豪商大賈並集于此大抵真定極為繁麗者蓋國朝與宋約同滅金蔡城既破遂以土地歸宋人民則國朝盡遷於北故汴梁鄭州之人多居真定於是有故都之遺風焉元劉靜脩集登鎮州陽和門詩　百尺市門起重過為暫停豪分秋物色米聚趙襟形北望雲開嶽東行氣犯星憑闌天宇在人事聽浮萍）**故豐門**（宋楊傑無為集和晚登故豐門詩　故豐門近子真家樓上高吟水齒牙帆似馬來思杜牧劒為龍去憶張華溝還故道穿城角沙漲平川壓水涯江外西山銜落日幾重蒼翠襯餘霞）**素景門**（劉析大山雅詠素景門詩　門峙城西堞人休詹北陰唐楷猶業業漢栢更森森且

置千年調聊澄萬古心稔聞賢刺史錡酒儻相臨

遂寧門（宋魏了翁鶴山集別東叔西叔二兄于遂寧門外詩）半道枝上曉光和日月庭闈肸蠁柯風送驟歌鶯短亭雲拖旗雨濕長坎丹心念子無時足王事催人不奈何但祝愛身崇令德長交此意侍天多

凝歸門宋楊誠齋集六月將晦夜出凝歸門詩　暑裏街頭可久停今宵無月也宵低一天星點明歸路十里荷香送出城山轎聲聲柔艣驚鴦衣眼眼野風清五更月出還家了不早相期作伴行

鹽步門（能改齋漫録鹽步門乃撫州郡城之水門卸鹽之地）公舊居在焉今為祠堂公有詩云曲城丘墓心空折腸步庭幃眼欲穿皆紀實也故烏石岡柘岡鹽步門其名至今猶存韓子蒼寄居臨川送鄉人陳亭仲詩云兒童共戲苦鹽岸老夫相逢烏石岡

長安門史記封禪書漢文帝出長安門（注在霸陵一曰亭名）若見五人於道者唐司空表聖集長安門詩　秋夜床前蠟燭微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着年少宮人不睡時

大安門（宋葛勝仲丹陽集大安門詩）　飛觀橫空數百間猶扶夷病一蹕鑾非移閶闔從天界應隨蓬壺自海山

盛唐門（余闕青陽集九日宴盛唐門）今日良宴集玉帳設金懸寶稱此嘉辰令德應重乾凄凄秋陽升湛湛江景鮮西馳三澨津東瞻九華山文淵帶粉堞卿雲覆綵旗清歌送銀爵泛此秋花妍嗟予遠征人別家今四年承敵夜師戍操築朝治堙徼此一日歡苦辛良可憐中觴感前諜撫運當太平燧柴盛唐郡泛舟擬江前臨川射長蛟雄風振人埏豎儒謬從役任重力尫綿武功既無聊文德何由宣徼勳懷有濟敢愧魯仲連

廣信門宋孔武仲清江集信州新修廣信門記　信於江東為最遠介於閩浙之間寶貨所出號為富州其民勤於生業而衣食潜足然地形狹隘環以郡山帶以長谿而無高城深池扞禦之固熙寧十年詔天下郡縣皆城朝奉郎虢略楊公適臨是州申戒官守選兵屬徒吏士競勸以相厥事未幾周其三面而廣信門者城之南門也內直郡庭通車馬之會外連長橋控山川之險州之要衝實在於此然庳褊及陋幾廢而僅存相因累年恬不思革公命盡徹其舊稍增大之擇材於山發錢於庫令有素戒人不告勞凡旬有五日而成高重譽廣翼面勢嚴正望之足以為壯麗登之足以為高明州人環觀悅喜呼舞公以才行選為劇州應物有餘而持以厚重事之細大無不屬心學校則新之驛敝則新之庫及倉敝則新之市門敝則新之至是公治將成郡

於朝廷行有日矣而夙夜精勤嚴若始至不憚興作以惠于此邦之人於是知公之為政真有始終而民之思公者將至於無窮也祭吏咸願使公之美久而益傳見屬為文以刻於石元豐五年六月二十五日軍事推官孔某記

利涉門（宋曾鞏元豐類藁夜出過利涉門詩）
紅紗籠燭照斜橋複觀翬飛入斗杓
人在畫船猶未睡滿堤明月一溪潮

日涉門（宋洪适槃洲集日涉門詩）　力學不窺園老來須日涉咄咄落霞飛浮生秋一葉

潯陽門（宋陳舜俞宛陵集慮獄江州晚出潯陽門詩）　淺深秋色看紅葉高下人煙入翠微過嶺已憐雲滿蹬穿林寧恨露沾衣自慚訪道夫何晚使好尋真去不歸本注朝廷無補報名山猶幸許相依

順陽門宋陳簡齋集晚步順陽門外詩　六尺枯藜了此生順陽門外看新晴（开無卓冒拍沙河鵜中使是了此生之）樹連翠篠圍春晝水泛青天入古城（古樂周編幕園春風）夢裏偶來那計日（奈夷日九卷川呈此節詩）人間多事吏聞兵（紀文書不占作占而入明名青）只應千載溪橋路久我盤姍勃窣行（予盡瞧盤姍勃窣上金堤頗涼盤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

曦陽門（元好問詩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村自鷄犬長路足豺狼天地隣飄泊風霜慘澹歲微吟許行役凄斷不成章

朝京門（宋北盟錄徽宗時蔡京為相時）諸州縣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京改為朝京門

海限門（高州府圖經志海限門去吳川縣南三十里水道狹隘曲折潮長則舟航）可度潮退沙積淺露或潮長而風濤莫能越其限者因名為限門

神臂門（元史張萬家奴傳萬家奴攻瀘州先據神臂門為梯）衝登城

齊化門（元許有壬至正集得請歸出齊化門述懷詩）　弱步豐扛遂息肩聖君恩德大於天對廷已貿三千字伴食空糜幾萬錢野店尋詩先具酒罪人逢赦吏昇仙今朝拂袖都門道江漢西墝有瘦田張翥蛻庵集送客齊化門東馬上即賦　白楊多悲風黃葉滿行路荒溝寒水碧亂石且無數我興遠送別駐望生百慮欲往豈不懷畏此簡書故遲遲墟煙上歷歷鳴鴈度秋景倏已瞑歸人驅車去勞歌一悽然回首重愁暮張西巖集水調歌頭翰林諸公相餞齊化門外因用不肖與諸公倡和水調韻寄意　煙柳綠陰底祖席國門東舊時沙上鷗鷺此地別鵷鴻幾載備員筍禄一日分符剖竹誰道不遭逢回望九重闕高出五雲中重懸懸深眷戀謝諸公佳篇繼之以酒情與禮俱通渺渺松江煙

水斗郡若無多事其孰可相從杖屨放鶴曳蓑笠釣魚翁

德化門 元董嗣杲廬山集出德化門外詩湖光分柳岸野趣入桑峽錦片花隨水犀尖爭迸泥淮雲收雨去蜀鳥失春啼鬨浦軍船過斜陽送鼓鼙

窮門 羅泌路史夷羿傳寒浞爰謀殺羿植之詐愚內行媚外施賂而虞羿以于畋內外咸服而羿弗察也八年將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家衆享之以飲其子子弗忍食死于窮門（注窮門窮國之門也）

莊門 春秋公羊傳定公八年秋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將殺季氏諸陽之從者車數千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何休注莊門孟氏所入門名駷本又作檄素趵反）

郎門 韓非子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齊門 越絕書吳地傳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置於水海虛其臺在車道左水海右去縣七十里齊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楚門 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

期門 西漢書東方朔傳建元三年上數微行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李廣利傳發期門車令文穎曰期門郎也　地理志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西漢會要期門羽林皆屬光祿勳期門掌執兵送從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東漢書銚期傳帝嘗輕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以之回輿而還

陽門 淮南鴻烈解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巳陽用事故曰陽門按天下諸城東南角門開陽門其是指也）

蒼門 淮南鴻烈解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北方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

寒門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北極之門也）淮南鴻烈解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

突門 兩漢博聞後漢竇融傳附注云突門守城之門墨子曰城百步為一突門也晉書載記王浚遣鮮卑段就六眷等部衆五萬餘討石勒勒願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為如何賓萇俱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勒笑而納之即造突門于北城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等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

壅門 唐會要張仁愿為朔方道大總管築三受降城於河北絕虜南寇路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怛其心我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

瓊門 紫書金根經東華方諸青童宮有六門北有瓊門

盟門 輿地紀勝盟門在福州唐志長樂有盟門以禦潮旱則瀦水雨則洩水

羅門 太平寰宇記郡縣道記謂洪城舊縣理西北六十里大山中有羅門即山峽陘東之所也內有南羅中羅北羅三城各相去六七十里其川南北約二十里東西約十五里西南並高山可為栖遁之地隤城蘇忿生一十二邑此其一也

胡門 長安志大明宮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其制高大重複四扇號為胡門蓋天下藝能技術見名者之所處也

鼎門 海錄碎事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陽鼎門卅徒郡門謝玄暉詩

重門 唐周清重門詩　憔悴容華怯對春寂寞宮殿鎖閑門此身却羨宮中樹不失芳時雨露恩元王惲秋澗集重門行　蕭條共西野有城號重門重門幽深幾許齊芳歸藩何足云公卿老淚空沾巾天道好還非少恩青山斜照自今古禪陵西望猶比隣曹瞞猶吭恐不殺終我四百為虞賓廼云得之群盜手吾將誰欺欺彼昊君不見鄴城南頭漢濁漉至今草樹淒無春

相州四門 相臺志相州四門東曰永定（宋名永定避真宗山陵改曰永和今復舊名）西曰通晉南曰通遠（舊名朔京）北曰拱辰（舊名通遠）

臨安四門 宋周必大雜誌臨安四門所出車駕行在臨安土人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圃西門則引湖水注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嚴州富陽之柴聚於江下由南門入蘇湖米則來自北關云

洞庭宮五門 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扣之即清越所謂神鉦也

洞天六

門（南嶽總勝集洞天六門東門大洞南門兜率潭西門石鼓洞北門龍王山潭東便門白雲潭西便門洞門觀）徽州六門（延祐新安後續志徽州禁門舊有六東曰新安西曰慶豐南曰表城北曰通濟東北曰太平西南曰紫陽）豫章六門豫章記郡灌嬰所築有六門其一曰松陽門其所以郡為名西二門其一曰昌門（郡國志洪州西門曰昌門有豫樟生門內大二十五圍常心枯永嘉中忽更榮茂以為元帝中興之瑞故郭璞南郊賦云弊樟擢秀於祖邑以宣帝曾為此郡守故也）其一曰皐門東及北一門亦即以東北為名晋太元中太守順陽危君更開門之北為東陽以對皐門開北門以對松陽門令八門相望通路直指

貞節門（國朝列女傳寗氏女初許嫁安丘劉真兒未嫁而真兒死寗氏年十六聞訃哭甚哀既而請於父母歸夫家侍養舅姑執婦道甚恭織紝以供甘旨如是者凡五十二年鄉里稱焉事聞詔旌表其門曰貞節）

貞烈門（國朝列女傳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一敏道沒日夜號慟自縊死詔旌其門曰貞烈　又真定深州傅某妻岳氏年十八其夫卒岳號哭自縊死有司以聞旌其門曰貞烈）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八　九真

門

義門（南史蕭矯傳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飢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多欲娶為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為庵舍居墓側鄉里稱為義門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自賣以葬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畧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材共宅又讓先世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其門　陳玄子義興人四世同居一百七口　武陵郡樂興文獻叔並八世同居　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季聖伯范道根並五世同居　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踈從四世同居詔俱表其門　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其門北史李凡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于作役卑幼競集鄉里嗟美表其門閭南郡新書博陵崔倕緦麻親同爨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為首倕生六子一登相輔伍任大僚（太常卿邠大府卿鄲外臺尚書郎廷尉執金吾鄲左僕射平章事鄲頒父邠五知舉得士百四十八人）邠昆仲自始仕至貴達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皇聞之歎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為士族之法矣唐書孝友傳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猶同産也門內斗米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貞觀六年表異其閭滄水燕談錄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栖雲之父語其兄嗣未立無往其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雲鞠於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廬於墓次終月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奉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庠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本府奏自栖雲十世同居願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至今

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友於故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人無異詞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永樂熙寧初弃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已特數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下役錢以旌孝義以厲風俗狀下尚書不報江州圖經梅价德安今世居縣之瀆泉宋元徽間桂陽王休範以其宅有祥氣徙之而置瀆泉觀唐會昌中有名簡者始家究郎數世族日盛同居共財中外肅睦本朝皇祐間不肖子訴諸縣求析居价力爭之得不析价仕至某曹郎官時王氏鄭氏亦數百口故德安稱陳梅王鄭焉廣信府永豐志鄭承奉名啓字君序世居玉陽鄉以孝義聞于時常戒其子孫曰自祖父至吾未嘗有異志繼自今若等貲産毋異籍出入毋異戶煙火毋異爨其子常遵守先志家及五世食指千餘有家範三十三條守臣趙公汝愚嘉其義請于朝淳熙二年詔賜束帛其後子孫亦有登仕版者豈非義方之教歟一時縉紳大夫多以詩詠其美雖遭變之餘舊址尚存今五世孫國材者僅能草創數椽仿佛前人之遺意劉元迪嘗爲作義居記宋類光郢州須城縣楊村民張成者其家自館至誠六代同居凡百一十七口內外

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祗勑張氏世無冠冕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爲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可尚也郡縣志常德府龍陽縣東五十里有孝感義門

晉古義門

（元一統志）晉古義門在海鹽州西一十八里吳地志云里人李祥與晉將軍袁崧築壘於滬瀆禦孫靈芳崧爲賊所害祥突白刃收崧尸歸葬時人義之因名其地曰教義里旌其門曰義門

王氏義門

（北史王閭北海劇人數世同居有百口並共財産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奏皆表門閭宋史王摩哲宗時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

裴氏義門

（新唐書裴敬彝傳裴敬彝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大）中大夫居母喪哭母喪明有白烏巢冢撫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閭世謂義門裴氏

褚氏義門

（元一統志褚都督義）門在松滋縣鄭獬題詩云貞觀得奇士子孫宅荆土一家五百口六世同所居

宋氏義門

（瑞州府志宋練高安人以孝行）聞四世同居唐咸通九年觀察使裴休表其行義於朝遂旌其門事見唐孝友傳元程雪樓集覃懷宋氏義門　清明恩澤新旌表玉署詩文互發揮從此義門解價大兒孫莫遵古風徽元張文穆公集題宋氏義門　群森知敬義門李一恩曾傳九世依勝有覃懷佳話在千年旌表向輝煌盛世可封常比屋世皆循吏傳應無秖今空谷覺然喜筆底春風有鉅儒

陳氏義門

（江州圖經南唐陳崇唐徵士伯宣後）也伯宣孫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六子伉侍仲僚侍仲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七世同居內外二百口家道益昌朝廷表其閭崇仲子也有才識以撿校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爲江州長史誨於衆曰我家累世餘慶子孫衆多上下和睦然恐雲仍漸夥愚知不同苟無團睦之方恐乖負荷之理今欲維之以局務定之以規程推功任能勸善懲惡使公私財用之費冠婚喪祭之資衣食輿馬之給子孫可以世守何如衆曰善乃立主事一人副二人睦上下轄長幼侍賓親提局務會財用庫司二人行賞罰管莊宅送稅租司契書時出納立宅庫十一人隸主事一人主酒業二人主倉碓二人主園圃收蓄四人主近莊禾稼桑柘新炭立開勘司一人掌歷卜主男女之生死婚姻排行諸莊各置首一人副一人主田地耕種營殖近莊剏書堂置掌書一人主延師友教成才近宅剏小學置先生二人授童蒙而皆以族長主之一人學醫以備疾病一人學巫卜以備塚宅

占候家故有道院擇好道者奉焚修時大順元年也然後室無私財廚無別饌每男女食合坐一廣室少者別席不畜婢僕人無閒言子孫有常業鷹犬之玩非聖之書商販之業皆禁勿習鄉里率化訟爲之少皆崇之教也崇卒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勳至上柱國南唐昇元中至三百口旌表孝悌特立義門本朝平江南守張齊首加存恤在園中者七人城破兵民皆死惟七人異處而同歸人以爲孝感至開寶幾七百口家有犬百餘共一般餵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崇之後有蒲圻令勛德安令玫吉王府司馬禮江州司士參軍試奉禮郎袞洪州書記慕知舞陽縣崙渭州推官賞都知兵馬使玦衙前兵馬使諫感義軍都頭部討擊副使煇館驛副使謙教練使湊節度押衙二人瑋儔節度總管三人錢渥靄舉進士九人遜徹度漸續誘永取延年舉三傳四人昭昱琛昇三史三禮各一人郡用早自有傳　陳早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本州再徵南唐以來所蠲雜配嘗詣闕訴之詔免差役而已興國七年轉運使張齊賢奏陳氏在李煜時尚蒙蠲放歸聖朝後豈可復徵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俟豐年還官太宗時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饑舉宗啜粥雜以藻菜早以次爲長州貸米早請其半日畜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

而難之以邀善價早曰朝廷以早族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寔可見利忘義為國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早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時遣內侍裴愈賫御書散賜江南寺觀及德義之家早得三十有三本愈回奏陳氏家法二篇上歎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送史館繕寫賜諸王公各一本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口胡旦為之碑其後口聚餘三千遂析居後罹建炎寇禍有繼璉者七傳至建炎又百餘口不蓄私財一遵祖範嘉定中炎詣帥府自陳下州覈實而上之寧宗詔旌其門書真良家三字賜之（據太宗聖訓也）德安志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略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為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襃為嗣生灌為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泉州生伯宣隱居廬山註司馬遷史記行於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蘭蘭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族益盛仲子崇以治家之道為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室無私財廚無私饌大小之教內外如一於是為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袠為司戶參

軍試太常寺奉禮部偽唐旌表孝悌揀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內侍裴愈賫御書散江表志吳山寺觀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本藏之于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立開寶之本計七百四十口咸平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又徐鉉江南錄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睦姻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船共食或一犬他適不至則群犬昂首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叙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後之人倫勤而行之自非聖人不可庶幾乎我家襲秘監之累功承著作之貽訓代專孝弟業繼典墳雖是子孫衆多上下和睦存歿十十代曾玄二百人粗副孫謀致其餘慶我聖人誕敷孝治恢振義風錫以渥恩表之閭巷勅為榮耀幸異鄉民得不以知足宅心惡盈是懼哉崇所感者殆恐將來昆雲漸衆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爽負荷之理今設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功任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籌事衣粧貲財飲食必合均等務要和同寧令子子孫孫無間言而

守義範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定　陳蘊江州民也聚居二百年家二千口蘊年八十鄉黨稱其德仁宗聞之曰良民一鄉之表也旌之則為善者勸乃賜蘊本州助教江南餘載曹翰屠江州噍類無所遺而義門陳氏昆弟七人散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以為孝義之感　徐鍇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會之辭既以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故鍇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為陳氏子孫之誠耳

裘氏義門

豫章續志裘萬頃字元量其先裘牧為宋大夫十七世孫睿仕西晉居婺女子尚徙居會稽自尚至治二十一世家無異爨聚族六百家真宗祥符六年詔旌表裘氏義門學海詒謀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會稽縣民裘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表其門閭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號義門如故也余嘗至其村故廳事猶在族人雖異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為長有事取決則坐於廳事有竹箄亦世相授矣族長欲撻有罪者則用之歲時會拜同飲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余嘗思之裘氏力農無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驟貴超顯之人則有非族長所能令者況貴賤殊

塗炎涼異趣父兄雖守之子孫亦將變之義者將為不義矣裘氏雖無顯者子孫世守其業猶為大族勝於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祐裘氏者豈不甚厚乎會稽縣志平水雲門之間有裘氏自齊梁以來七百餘年無異爨子弟或為士或為農鄉黨稱其行大中祥符四年用州奏旌其門閭是時裘氏義居已十有九世閤門三百口其族長曰承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蓋二十四五世矣猶如故聚族亦加於昔鄉人謂嘗有餽瓜者族長集小兒十三歲以下百餘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遜以長幼持去其習為廉遜如此至今共一廳尚頗閎壯有孫威敏公題字存焉至和中李待制光題詩有云夫何於會稽卓然有裘氏同居六百年相聚三千指昔賢欽義方列奏聞天子詔恩表門閭光華映閭里其後又有族老李光以所藏今昔留題詩刻石傳慎作序焉所謂旌表門閭者唐以來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門之南三丈七尺夾植槐柳十有五步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晉天福中乃敕度地之宜高其外門門施綽楔左右築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今裘氏蓋用此制自平水適雲門者望其旌表在道旁數十步祖宗所以崇孝悌勵風化者至矣裘氏旌表之後六十七年而工

虞縣劉承詔繼之○熙寧十年趙清獻公為守得上虞縣劉承詔唐裴公德威之裔德威五世孫愉避黃巢亂自河南徙上虞至承詔十世聚族四百餘口內外無間言畜犬化之一犬不至群犬皆不食號孝義劉家清獻公嘆異以其事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復其傜役清獻公為之記故尚書胡公沂賦詩贈之皆藏其家

胡氏義門 豫章續志胡直孺字少汲其先宿州宿遷人今後徙豫章之奉新為著姓曾祖仲容嘗為光祿寺丞家居聚族八百餘人有旌表義門胡家雍熙間召對賜御書人以為榮

許氏義門 江州圖經許祚江州德化人世不異財至祚凡八世長幼七百八十一口祚撫輯中外無間言鄉里稱之太平興國七年江州守臣奏詔旌門閭

桂氏義門 池州府志孝義門在石埭縣西一百里望族桂氏累世同居宋朝旌表其門閭至今其鄉有孝義社

周氏義門 元一統志廣信府鉛山縣宋周欽若居前岡三世不分詔旌表門閭令長吏致禮免差役

鄧氏義門 瑞州府志鄧文端高安人四世同居五百餘口長幼姻睦衣食無異朝廷嘉其義命表其里故其鄉得名旌義今王虛觀即其故居

吳氏義門 瑞陽志吳起孫字誠甫其先汴梁人宋靖康間祖大同知華亭縣因寓居筠州大同紹外祖鄧醫博家業○迄誠甫凡九世一門義聚百口同爨素無恒產資醫術以供食指宋咸淳間太守吳益特書義門二大字以扁其閭甲戌兵燬至大壬子本路保申憲司體覆行省咨聞議行旌表今鄉里尚稱為義門吳氏云

晉氏義門 平陽志義門在石樓縣西五十里居民晉賢嘗六世同居元大德年間旌其門宅廢而門獨存

鄭氏義門 元史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武宗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沒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以褒之○國朝鄭氏麟溪集義門曲 王晏（號癸軒高麗人）有脚莫踏不義門有地莫種惡木根惡木雖惡猶可薪不義之人可不分相逢祇在錐刀末弟兄反目便相奪唈唈豈但媿鳲鳩眉却圓冠與方褐鼎鐺有耳猶足嗟汝何不聞鄭公家同居百口到緦麻 李孝光（字季和號五峯永嘉樂成人著作郎）南有嘉樹鳳鳥所巢君子之孝君子是傚予何傚矣有踐者禮匪予能孝自予祖禰先祖相宅猶泉之源豈不貽世而曉其綿孿欵之鐘兄弟厲行衎衎栗栗執德孔明伯也甚敬大冠燕處叔也絃歌陳其豆俎有兟而釋錦紳佩蒨數視諸父視其舉趾匪夫之良有奴有婢瑟彼中饋饋餚酒醴設我話言自我諸昆群弟具聽有踢其敬毋徇毋怠毋詬毋謠毋聽婦言毋讙我庭嗟嗟誥言胡獨爾行凡人有家用爾為訓尚賴子孫終永無斁作嘉樹之歌以昭明德 祁君璧（字伯潤貞西廉訪副使）一門千指八世同居嗚呼鄭氏宜表其閭 彭罙（字仲堅太和人）有肅者門摩霄切雲○丕昭人文麟集而充櫛比而從伊鄭之宗桓桓其棖楔臬孔明載闢于行重慶在堂曾玄日昌有質必良父教子箴兄愛弟欽樂且弗淫服五而窮世九而同盍衍以隆黼黻羽儀學師學師維禎之幾牛蹄角千其龍百乘共牢弗違○天將孔揚以顯休光聞于聖皇○帝皇曰都爾嗣克圖宜旌爾廬○絲出而綸玉輝璘璸勑我子臣○絢爛非煙膏露醴泉三秀楨馬童亂耄期作息娛嬉益勸而規其規維何百忍一和永天弗頗彼張顯唐此陳九江孰與比量噫戲汗流德色鋤耰矜臂亂饑目留于唇心胥于漸弗死曷探浦江之源汗浩澄淵可泥其涓伊我斯人孝友同歸天下冊為斯門斯言千萬億年○與國永傳○ 林以順（字[illegible]莆田人延祐辛酉進士浦江縣尹○）稽古聖神明德修身首念九族一身之分○族不易睦○睦之以親族不徒叙叙之必惇惇惇親親民變俗淳比屋可封孰專美名益聞其風降自華勛昔之所親今為塗人○昔之所惇○今反少恩後聖繼作建極叙倫汩沒之中善端或明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有一于此○朝上夕旌矧自祖父至于後昆緦功以降娣姒異姻內外執役千指孔群同牢共食○爰及犬豚堂奧之內惇睦風存○節義孝順○百行具聞義孰大焉宜書其門余長浦陽邑有鄭君華其五世八世復新嗣繇之命自天申之鄭君曰噫曷以稱之聚散有土聚散有困將廣此義䘏荒惠貧敢曰自佚以病鄉鄰吾思安之惟義是遵余謂鄭氏克舜之民世世勿替用儆斯文 許士毅（字弘之東陽人集詩句）有斐君子在彼空谷兄及弟矣溫其如玉黽勉同心受天百祿所謂伊人其何能淑好言自口則具是依莠言自口則具是違他人有哀經之營之載飢載渴食之飲之洽比其鄰于胥樂兮哀今之人二三其德逝不古處以極反側謂他人父日用飲食終遠兄弟載胥及溺外禦其侮則不可得誰為此禍生自婦人本實先撥終窶且貧豈弟君子實獲我心乃如之人兮吁嗟麟兮是以有譽處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康惠山凱雅（字公亮○）

（畏九兄氏。江西省右參。）於惟皇元，風俗淳美，比屋可封，廣輪疆里，浰左浦汭氏有鄭氏，鄭氏伊阿，孝義踐履，九世同居，百代同祀，肅肅李昆，雍雍娣姒，教誨有章，勤儉有紀，旌表褒崇，列名青史，令譽四聞，慎保終始，觀茲盛典，昭示孫子。　方鳳（字韶卿，號存雅，浦江人，宋容州文學，詩九十二首）人愛涓水清，畢竟河流渾，不知黃虞世，何處覓旌門。　旌門縱百世，豈能外彝倫，只因風氣漓，遂表為義民。　麟溪有寒泉，西流類拖紳，泉聲偏寒耳，亂卻牝雞晨。　夜帳潑煙黑，秋缸吐火紅，六世孝友家，元屬書聲中。　爛銀鋪作牓，綽楔何崔崔，户神似相語，莫遣阿奴來。　人心一遺蠱，五官皆作魔，不賡斯干詩，卻聽燃萁歌。　兄弟本一氣，為利分爾汝，借問嗜利人，千載得不死。　鴟鴞巢滿林，何地不感惻，若非慈烏啼，血淚收不得。　我身乃親有，況此身外物，世人果何思，肝膽每相賊。　當年朱雨轄，回首血在順，爭如義門鬼，千載不餒而。　何人非楊椿，如椿能幾人，只緣本心死，所以有緇磷。　大樹大十圍，枝葉日數蕃，頗培百尺土，庇此千歲根。　傳野（字景文，義烏人，詩九五首）南山有鼎樹，逢春發華滋，本根既以固，枝葉巧相扶，抵緣一氣生，何處有盈虧，春秋雖代序，同榮復同枯，如何兄弟間，休戚邈爾殊，功緦且不保，遑恤到本初，所以孝義家，旌門正渠渠。　浰河盡東垂，中有鄭公鄉，北闕賜旌書，高門何煌煌，煌煌定何如，白壁飾明鐺，邑以能致之，六世共一堂，不知燕雀中，見此朱鳳翔。　人生百年中，奄習若塵飛，朝聞金谷歌，暮聞薤露悲，既有令兄弟，中堂共徘徊，何不日鼓瑟，何不日高歌，彼哉懵懵徒，割户各驕私，驕私縱有得，桼此大義乖。　遲遲漢星光，鴻鴈忽南翔，鳴聲一何悲，萬里有凝霜，凝霜雖苦寒，顧影自成行，感物有如此，中心如沸羹，願為雙飛龍，勿為參與商，兄弟同一身，此語安可忘。　海水黑沉沉，白石白如脂，白石不可移，海水無竭時，願此旌義家，千載以為期，不比春園花，飄摇隨塵泥，我恨無羽翮，莫逐晨風來，僊山有神藥，翠實方甤甤。　金蘭（字楚芳，浦江人）浦陽橫大江，江水如帶環，中有義男子（義門第五世有二兄弟，曰德珪、德璋，德璋被誣罪當死，德珪以身代行，德璋追及之，爭相欲死，德珪伺隙去赴獄，卒不還，義男指德珪也）頭戴芙蓉冠（一解）有弟方少年，紫髯顏玉面，共坐氍毹閒，朝夕一相遠（二解）黃昏風沙暗，有吏夜打門，縣家文書至，使過揚州行（三解）男子一聞之，哀痛心欲折，井泉有時竭，淚眼何能竭（四解）仰告蒼蒼天，我心一何悲，一弟不能敵，縱主徒爾為（五解）根衣隨吏去，腳踏東門路，淚灑青蘭花，蘭花亦憔悴（六解）弟往告司臬，司臬舌如捫，使挽天河水，莫洗九泉冤（七解）收骨剮剮歸，負土自營葬，哭聲不忍聞，泉石為悲愴（八解）皇天感孝義，錫予孫子多，子今已八世，高門復峩峩（九解）高門復峩峩，是乃德之報，傷彼尺布謠，聽之令人老（十解）不觀常■華，韡韡鄂承樹，植物本何知，愧此七尺軀（十一解）欲知一體分，如足復如手，但得剛腸存，長舌莫聽受（十二解）茫茫天地間，誰無弟與昆，我作義士歌，有耳胡不聞（十三解）　留仲衡（字子直，鄱人）高門樹雙表，是為旌德廬，其德果何如，緦麻尚同居，同居定誰氏，鄭寔受姓初，宗偁既開衍，柯條遂芬敷，伊誰坐堂上，兩翁已白鬚，循循著教令，莫覓奮攘呼，伊誰立堂下，孫子何魚魚，鵷號各授事，冠佩左右趨，有口共鉶鼎，有體均衣襦，秪緣我心同，能合彼勢殊，何以俞爾雖，鼓鍾聞笙竽，何以娛才彥，雜然陳瑤瑜，似茲孝友家，育讓通德閭，朝廷築旌閣，郡國下蠲符，非惟海右獨，直恐江南無，人孰無兄弟，一氣分體膚，利蚊嗜肺腑，慎刀截户樞，但推子妻恩，不恤父母軀，豈無周官刑，亟刑不孝誅，巨浸一失防，狂瀾遂波塗，所以後王興，感此世教渝，彰癉或有術，作興廼良圖，終然用拖鞭，孰難制悍駒，每閱史牒間，常若晨星疎，不知此澆偽，何能返黃虞，我觀天地間，妙理貫八區，乾坤我父母，萬物皆吾徒，但得崇四術，禮樂共詩書，詩書化為炭，禮樂坏作鑪，鼓此橐籥柄，陶彼愉涼夫，人人類稷契，户户可公孤，宣此萬里化，未必一門拘，斯道若金石，千載不可誣，有眼未能見，側耳聞慈烏。　王撰（字良材，淮陰人，容城劉夢吉弟子）我父昔生我，及我弟與昆，弟昆各有子，我子復生孫，生生無終已，遂成九族親，自此至千萬，厥初但一身，一身具四體，缺一非全人，缺足孰為履，缺手孰為援，兄弟實手足，手足安可分，皆係長舌徒，虛談逞身齦，笑持粉黛劍，割我骨肉恩，同胞已相戾，況使宗族悖，我探受蠱初，血淚欲沾巾，美目與巧笑，能使明目昏，簧言復一鼓，聰耳聾不聞，聰明既失職，黑夜東西冓，若不陷大澤，豈免折輪轅，又探受譖初，慟哭號蒼旻，狙伺我微隙，縱彼健齶反，參母尚投杼，市虎寧非真，初如一綫流，漸至九河翻，內有膠漆設，外有徽纆陳，戕賊逮蘖芽，豈但施斧斤，大或相暴陵，小則成仇怨，唯知鼓瑟琴，何暇恤篪塤，壎篪苟不協，琴瑟能獨存，斷喪一至斯，有舌安忍論，我寧不號天，號天我何冤，冤彼異姓人，離間我天倫，頹波既如此，思我孝義門，義門鄭為氏，家在浦陽濱，閭閻崔山南，睦睦衆承詢，傳家守祖訓，誓不聽婦言，秉心如太阿，百煉不作塵，所以六世閒，堂庭若春温，婦人雖陰類，未必本不仁，毋師不我立，大義逮埋淪，誰招孟德輝，為我誨諄諄，民彝在所急，然後治組紃，厲階絕衰微，無姤式有歎，此道未能布，此風何日淳，撫髀重增喟，黃埃正

翁沄凡有剛勝者熟視七世文　蔣德輝（字明仲浦江人宋太學生）我昔游太學每攜書一束歸來三徑荒蒼苔繞節屋所幸孝義家道路三里戲束帛重延致解書音同讀一翁若停鸞諸子如立玉秋風燈吐紅夜雨酒浮綠只緣六世間孝悌著雍睦內外無閒言教令到童僕豈俾陳褒專要繼揚搖躅當今重風教有善必旌錄鶴書下紫霄焜燿動林谷定歌嘉斯詩千載永相續　方樗（字壽甫存雅子也）大義久不作頽綱孰能扶有田萬鈞力足起千載愚沄沄麟溪上爽爽君子居同堂釁不析已及九世餘動必敦孝弟昭焉遵訓謨有田可以稼有畦可以蔬有琴亦有琯有詩還有書雍雍悅子姓肅肅嚴婦姑祀饗誠必慤冠婚禮無踰濟鄰屢發廩致容恒駢車一翁垂九十群從紛前趨丈撐屹柱石淬礪精瑚璉清朝特旌義大字標門閭豐碑妙紀實賦詠皆鴻儒老我媿同里時陪文字娛白髮眹沿泚清風滿襟裾高歌一舉酒歌罷仍長吁末俗見淳朴歸然真世模　胡漢（字景雲東陽人）通德有鉅公曾經釋虞芒我聞孔相國為立公之鄉斯文昌子孫采采書帶長子姓衰來葉舊族廬浦陽八世食弗殊耄倪同一堂而翁命賢孫厥父提諸郎夫義婦倡順兒女羅成行聯翩五綵衣瀲灩千歲觴清風養淳古詞節懷珪璋熙朝事旌褒閭里生輝光輝光且百世化邑知向方于今黼太平採誦能激昂行歸告良史世德終鄭忘　方天錫（字景範義烏人）卓哉榮陽裔見此孝義民兄弟有急難相先陷深文家世尚禰佛遺孤當誰仁日月不可極永懷此天倫再世伯仲賢友恭志前導斗粟與尺布誓心同甘辛閨庭既雍雍孫子宜詵詵蜂房晝向背鴈序會昕晨衣裳服濟濟範言誨諄諄男女俱就食長筵左右陳下堂敬受事敏勉起功勤畊桑越千指斧廩盈萬緡冠昏喪祭數成規著條新嬴餘能施予困窶相依因宦學有良才講燕有嘉賓敦行孝弟實漸漬詩禮醇九世無閒言鄉閭共云云縣上州若府義稱達上聞華表執有德令辭紀豐珉于以錫爾類家及四海均人生具五常天性在能循善道非所難仁義乃吾真嗟嗟物蔽物私愛由切身富貴已有則莫哀同室貧骨肉成畔離終焉散浮雲何如一家讓長幼聚欣欣允矣張公藝世人仰清芬惜彼尚有忍伊鬱將無伸要當條至和剛馴比陽春象瑞感天物氣澤同人神勖哉承世世茅言或書紳　陳及（字時父東陽人）蚩蚩橫目民誰能合親族父子不同爨兄弟且異屋紛奪湧孟議德鉏變秦醜古來已淪數世降罕雍睦忍哉析居者撫事可慟哭浦陽鄭義門朝廷寵旌復九葉二千指子姓森立竹冠昏及喪祭竭盡禮數篤居食世和同卑尊分整肅善慶

溢餘芳沖和來百福藹然仁義風美矣古朴俗宗祧永無墜鄉邑化服脩史名公卿列傳將見錄世守期弗渝繩繩踵芳躅　葛元喆（字九思臨川人戊子進士撫州金溪縣尹）高門俯江浦五采生漣漪緊緊紫荊樹開花照庭闈鷄鳴長幼集鍾聽家室宜豈意千載後復此見雍熙愛弟已逞恤事親不愁遺流澤到今日九世得共持瞻仰雲漢上蕭蕭鴻鴈飛亦有此林烏返哺在高枝孰云去古遠風俗日澆漓懷哉張公藝宅里有光輝　吳師尹（字草叟廬陵人戊子進士吉安永豐縣丞）羲農去已遠古道日凋喪滔滔東逝川頹波誰與障有美浦陽鄭孝友夙敦尚九世無異爨家訓疇敢忘皇恩旌其門金碧照閭巷芳聲兩浙傳盛典百世曠綱常如日月昭晰九天上胡為同室人操戈恩相向堂堂壽張宅千古誰華行睠彼孝義門臨風倍惆悵　蔡俶（字士安建昌人癸酉進士南臺監察御史）唐虞邈遠矣雜道錯亂常紛紜競勢利何由正三綱浦江鄭沖素豪傑真棟梁一門藹雍睦九世同聯芳恩深父子性義重兄弟腸積善施厚報雅德垂休光芝蘭照玉樹桃李明春陽溫溫瑚璉器皎皎如珪璋詩書被禮典和氣藹高堂人飢我飲食人寒我衣裳化行二千指忠孝天賞將煌煌處仁里喬木森蒼蒼雲山互環抱麟溪衍源長子孫勿替命克享大且昌采風俟太史吾言幸毋忘　盧敖（字伯奇越州人詩凡七首）余生亦何恨夜半起太息生平兩行淚盡為千載滴秦風吹游塵障卻東曹日長夜何漫漫行只苦不得豈無石內史但從夢中識　長嘆渺無極有客來南州為言浦陽江浪雪萬玉毬中有義夫家綴食百春秋卻將一閩春盡歛不義矛方知寰海間何地無曾鄒　太白何光光偉海雲氣昏我冠者為誰被髮招楚魂朱鳥肉有蠲竹實死不繁政思蹈東海豈斯繫南冠使當纖萎肱一死吾敢難爾死固得死世人多溺羞本心蝕未死愧汗當自流孰不具手足孰非御衣裘彼死不敢惜吾方剪為仇傷哉談經生有識此意不前武幸未遠後葉思履冰龜趺負穹碑不翅古鼎銘然蹈既謝姜天貴正完鈿當知柚出簡亮使頭觸屏佩之勿我墜芝蘭轉青青　凍雪凶萬本壓着無不萎昨夜鄧林中莫折松樹枝新旭一照耀蒼然奮虬鬚若非心如鐵寧免外物移吾徒尚此感誰是旌門兒　趙必松（字宜九浦江人詩凡八首）烏傷割北鄙地聯浦陽江豈知顏烏化成此孝義邦武鼎德至再（陳西鄉父子以孝聞）千齡世遐雙（何十齡三世聚居）高風振季叱澆俗變淳龐冥哉興起徒有志不可降　有志不可降唯我鄭公家耆義若嗜飴甞善如蓺麻一翁寔唱首諸子不待摠短扃詠陳襄雄文媲劉乂使荷五

尺鏡學種荆樹花　學種荆樹花是乃入道常沙石方浩浩圭壁遂光光有男奉者喬有婦禮尊章似此仁與讓即是與共依自棄果何人涕淚空選樂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延祐乙卯進士集賢待制）八兒思不花嘗為浦江縣長官以鄭氏義居事求詩故為賦此　浦江絃歌邑鄭氏孝義門同居歷八世中外無間言歲早出餘粟飢民賴安存鄉黨服令德朝廷錫殊恩自古致平治始於一家仁作新宜無術承宣在得人我願卓魯輩盡為方岳臣比屋還可封再見民風淳　八兒思不花（字元凱延祐戊午進士浦江達魯花赤）我來長浦陽縣有孝義民其孝果何如一本父子親其義果何如八世爨不分男女饍異室臧獲職有存朝廷錫殊典玉堂賜雄文縱饒駟馬榮莫比道義尊一家自三代秩秩列弟昆更望力加勉見此澆俗敦我詩但紀實梨以示子孫　趙期頤（字子期宛丘人泰定丁卯進士浙南行省參知政事）越鄉有喬木鄭氏居浦陽大義廷九世燁燁生輝光門之何能爾實以規範良民規載編集綱舉衆目張貞和固其本欽也曲其防匪畫容以周顧慮深且長由來積德門百世期益昌緜緜君子澤彌久斯毋忘朴儒敦聖學職司道虞唐盛彼仁者心永言者此章　余闕（字廷心武威人浙東廉訪僉事）省風浦江滸溯軾思高門借問居幾何九世今不分解驂青松林愛此孝與悌撿身事先訓禮度尤恭遜生祥亦何用有後天所敦常[redacted]閨叔戚屬偕悲婦言一朝或罔念喪敗寧具論清源無濁流芳蘭有競芬摘鳧誦勿替勉哉賢子孫　貴著（字元昭成都人今泰定甲子進士翰林直學士）禮義久湮廢綱常逸天性兄弟不相容尚能合宗姓猗與貞道行斯民見三鄭九世二百年爨居共斯膜常安雍睦心不衒華侈行防閑顧來世諄諄具規令先祠有常祭異端思遠遁恩誼勗深情婦言戒無聽出納量所需儉節存自儆周贊閭里閒死喪及婚聘淳龐閟饑荒饋祭扶療病撫思盡心焉宜哉子孫盛欽承旌復恩足流冀無竟　宇文公諒（字子貞京兆人今國子助教）鄭氏本姬姓源遠流逾分綿綿衍繁系蔚蔚揚清芬東陽開九葉琪葩繁縯紛一門二千指長幼何欣欣成規謹防範孝友尤諄勤向來類柳葉家訓徒云云詩禮潤仁澤冠裳藹卿雲春馬白麟溪真淳逐華勳厥令嫩風化泰穌煖絪緼龍光被宅里旌表明猶薰碧桐布高陰丹鳳誅威文從鼓吏千禩生材佐明君　黎括（字有之安南國使臣）三代日巳遠民風難再淳兄弟唯者利三世如路人浦陽有鄭氏家門篤親親九世弗異爨脩齋本吾身子孫由義行令名永不泯題詩揚其賢庶以扶彝倫　林泉生（字清源福州人至順庚午進士福

清州知州）周公制禮樂四海興孝弟秦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周禮不復興秦法未嘗廢漢文不制作賈生獨流涕箕帚昔未除粟布起肘臂吁嗟大道喪天下日多制鬬雎德教行何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子孝父罪貫雍睦垂家規兄弟爭死義旌淑入百年孝友能世濟同堂二千指聚食巳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婚喪有彝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許孫皆俊乂簪纓既聯聯詩禮亦繼繼不獨今人難古昔良不易高山有喬松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薄俗可風厲　王元裕（字好問山陰人）浦江三鄭氏孝義華一門迄今九世遠而多賢子孫譬如枝葉茂所藉培本根亦猶波瀾沛由來有因源高節抗雲漢美質皆璵璠列坐聯几席聚食共饔飧同心與安貞節然兩堂存鄉評重月旦庭趨謹晨昏（張氏著忠字陸公製）訓文所法在先哲推廣義益敦賙粟無歲歉挾纊皆春溫厚積諒有待發揚維後昆天朝崇德化風氣日渾淪繡衣觀民俗行義藹上聞屹立雙華表祥光爛朝暾玉堂筆如椽天花吐奇芬我生目感事望風式高軒他年太史氏併採芻蕘言　白友直（字子益紹興路知事）至性篤倫誼高風曠千秋但知骨肉恩寧避怨與讎麟經庶不貫一死奮莫留至今雙溪上烈氣橫九州一堂肅外內崇訓昭前脩里人去寒餓猶能道亦周嗣者永遠澤九世同故丘昭穆既在序籩豆羅庶羞食飲見祖訓旌著聞皇猷嗟哉古道泯倀倀豺虎倚心刃起同氣錐刀競戈矛況能爭為死撫遺適已誅鄭氏福未艾浦江正表休忠孝理則一輔世於此求煌煌立奇節淳風變澆浮再令百世下令譽與今侔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唐虞去我遠偉此薄俗敦坐欷宋子語起拜鄭公門鄭公多孝義宋子所嘗言我請啄其精為爾一二論爾先家睦州中徙此山樊有類植園本根移枝乃蕃曰惟九世祖東志何軒軒高探百聖窟深斲六籍根脩身以及家秩秩嚴卑尊遂令雲仍裔承頹盡春溫方其歷四葉尤篤手足恩世運屬多虞群兒仍搆患當時急難意鶺鴒而在原又如融褒輩爭杜張儉冤而兄竟沈命慷慨死不難弟也實歸窆三載廬丘墻悲慟烏集泗血蒼崖丹人亦孰不死媿此孝與昆精誠既上格遺澤能我惇門墻茂宗[redacted]階庭盛芝蘭豈無兄與弟我其弃荒壤豈無曹與玄我其同爨燔宿集謂巳睽內外無或喑同心與安貞大字標堂額訓辭誠縷縷規範何閑閑究將仁者柔剛卻不義肝開胡能致之詩書惟屢翻平生敘粟味肯用飾輪轅遂沒古禮淵撤彼異教藩先將謹喪祭次可嚴冠婚我後因巳恤表此寡與鰥贍飢及賙寒米鹽朝莫須居族暨掩骴盧塚東西存末俗凍生風動為人所歎淮浙尚無

有鄉邦貞獨觀爾其敦爾行揚用兼修頃所以明聖朝天字常彝法請看烏頭表光輝照門閭詔曰一家私賴爾向任瀾我嘗嘆我人厥初皆一源叔兮祖所子姪也父所孫只緣混異姓彼詬來頻頻婦姑且諄諄遑恤同氣殘終然孝與弟百行茲其元豈不悅爾道周彼舌齗反惟茲鄭氏子同具衣與冠是心何獨殊此理昭無昏諒哉剛耿士不受柔弱吞羽翼一吾備居室一我安栖栖何為者感此淚河翻便將書爾行付以金石刊金可爍而渝石可碎非完不若歌我詩傳之閭巷間庶令愉薄夫聞此心為酸化一以為十百萬此其端澆風或可淳古俗亦可還但恨才力薄發聲俚且繁宋子實知我我辭爾其刪　李好文（字惟中爵里見後詩送淩常寔僉）與君十載游共通金門籍官庠君所守鶴禁我供職貴游儼冠帶夤暮分講席林林虎豹關天威儼咫尺有時得蕭散陶寫鄙匈臆鮮炮和湩酪杯勺倒瓊液翠華歲行幸鹿蹕欒南北僕夫戒征鞍候人望前驛王事信靡盬幽興亦自適槍竿過危嶺龍門看雙碧傷哉吊李陵荒臺有遺跡灤京六月涼禁林少風日或相對晤語或時訪佳客留連僅再月驅車已迴轍樂事方未終轉首駒過隙希闊又經年良會那再得君今持使節繡衣耀鄉國歸棹浦江雲屹起初平石病夫嘆留滯故里盡荊棘顧瞻天地間

感感毋踴躍政如籠中翼羨彼冲天翮無以送子行寫詩長太息　許瑗（字東大樂平人至正辦科）本原一枝派同居乃道常人偽日滋蔓鬩鬩殊雖芒衆木盡凋落靚此松柏蒼姬鄭婺大姓九世聞逾張引異派弗替允矣人倫綱敦睦天所性怡怡聚中堂卜爾百福皆如阜如陵岡簪纓集館閣碑表羅門墻宸眷勤以渥八紘景休光萌哉戒盛滿遠大彌隆昌　盧摯（字處道號疏齋涿郡人翰林學士）昔持繡斧來江東春袍如花暈青紅休寧別駕冰作幢上窺吏部仙源通五世父子令孝馮刻章即上丞相府聚筆隨寵陳留公三年無夢到章轂湖山一笑浮雲空花門使君躍馬至為道通德人門崇老來嘉瑞忽迭見跂飛喬應春風中大江東流活如龍恨無蘭織來相從涉川共採青芙蓉日被流風吹耳聾詩成不覺重嘆息酉飛卻媿雲邊鴻（摯為江東部使者時嘗行縣至休寧有來別駕之家五世聚居為家實聞相府旌其門俾復勿事故及之來之高祖孟吏部公松之從兄弟花門使君則指摯之舊友忽都魯沙也）　謝翔（字翔羽粵人文丞相天祥客也）金蓉山上雲采采白麟溪前水歸海漢中亦文長鯉魚恨無神翅謁龍威廣陵城頭大風急吹散遊魂歸未得不結瓊英后土祠當光蘭佩離騷國富貴易奪生莫移誰肯殺身為聯枝鶺鴒原上赴急難我有

毯裘可不如子孫至今無殺籍六代傳來猶一日白頭秀才詩能文得似君家好弟兄　李莫（字中夫鄞人）鄭家義聚古來鮮若箇鄉人不稱善建炎數到至大中二百年來名却顯彩楹榜空蚩尾映大字橫雲蛇影轉兩宮何事旌章布風俗緣茲作範冕聖人御世有徽權四海黃唐尚加勉周知皇賞極遠邇亦由家政遵彝典孝悌相承不改轍一如力穡治疆畎黍苗或或待耘耔根莠光光必秉彝自非方阜遂堅好得似坻京足充衍因茲駕蔡還疏雀歸然特立頗無醜前年燕南見規範勢嚇口中嘗禁鸞迨今鬢蔵漢簡中時把五經共舒卷一家振振果何繫六禮從來是關鍵想當卸庭陳盛儀鴈行有字如刀剪玄綾繫弁既振振明璲懸璜何鞙鞙關河邅邅唯夢到有懷不得殷勤展寫前閱盡薦紳歌逸思翩聯抽獨繭何當喚醒草堂靈淨拭塵衣認瑚璉　留伯璣（字子美鄞人）四庭寂寂聽我歌我歌律呂相協和不歌白紵與鞞拂但道鄭門行義多孫曾一室古罕見況復習禮陳家儀繁維藉此作矩度長幼列序無參差譬之良玉發輝彩麗沙大石加錯磋高表崇崇由此立青竹紀載名不磨世人皆溺貪稽沒戩寐之外豈知它寶鞭絲鞚紫花馬錦衣貂帽白玉珂但知淫靡騁豪俠豈顧復蹈涉偏頗服猶駕軛者何物有功反媿牛馬騃嗟茲木偶被

文繡建利寧免操短戈父兄反目不識兩勢不可迫刲敵訶一言紛拏即求甚數世安得同釜鍋只緣富而不好禮罪自己出非人病長沙太傅若見此淚眼決定深如河我生犇走塵滿靴何年東歸詠碩邁有心如鐵不可折但願鄭門法丘軻但願鄭門法丘軻三千三百皆蒐羅好為砥柱障頹波　張宣（字景賢霞夏今）烏頭鏤作玲瓏雲破華春燦麒麟玦盤虎轉環風力歇匹練染秋銀作痕玻瓈出水光無塵河東大篆刻旌文煌煌耀日然銅鏡香蘭夾抱蟠頭磬照水生容搖不定長衢夾巷五侯家方驚鐵羽高簷牙但欠多種紫荊花　郝芝（字海根號青城山隱者）侯門爭似義門高義門豈為華家褒從來孝義貫金石不似章組輕鴻毛古來男子重張組不知孝弟焉能伍義家有鷄尚哺犬酷吏雖人能作虎我今不識孰薰猶但觀天意還可求一則若敖有餒鬼一則兒孫到千指不信當徵古聖方人爵那如天爵強詩書府裏公台位六禮場中鴛鷺行只此何殊五侯貴既是旌門莫為吏旌門何事莫為吏操筆殺人真可畏（浚源狄氏嘗數世義居因戒子孫不為吏以致賊戚故云）　劉玄閒（號白雲山人永新人）趙侯令賦義門篇聲教感激誠所先諸生援引漢書事頻我採撫心茫然乃知民彝實未泯何世何地無其賢吾郡歐陽公史筆直如椽五代紀一

行文藻尤孫騫深登二州王與李六世同居成愷悌飛凫改為孝義鄉匡聖易作仁和里旌表雙闕樹烏頭門外綽楔臺高起圬以白堊赤四旁不義見之額生泚南唐溢浦陳氏宗七千餘指同朝饔長莛唯諾尊幼序俎豆揖遜淳古風犬號四百共牢食一尾未至思攸同和氣感召及異類傳誦猶足鍼愚聾人生天性有至理習俗汚染痺厥衆葛藟美蔭縱斤斧棼根刈傷無報容萬鍾邸第豐一己族子操瓢溝壑中盾矛同室鬬不救肸臂代鄗人紀窮懿哉浦江有鄭氏九世不分復何以吾聞書忠奚足云乾坤叔氣鍾粹美煌煌奎畫照里閭鶺鴒頌聲溢人耳不羨義莊誦希文不羨譜引傳蘇子婺之山兮浦之派千載不磨此休祉沐浴清化貽皇元他日徵之國有史　葉謹翁（字審言金華人今婺州路司獄）君不見漢朝樊重起耕稼三世同財人共詫年踰八十壽且康愚邨鄉隣通假借佳兒榮拜壽張侯好義由來同者少又不見唐代崔陲住博陵三世同居人所稱一門孝友好家法六子達宦皆同升宣宗大書德星里子孫流慶何繩繩浦陽彼美康成裔合族聚廬今八世孝慈友弟謙仁風樊崔未必能專美有司剡上達中書扁顏昭揭光門閭差徭蠲復有定制鼓舞聖化均涵濡一翁鶴髮垂垂老膝下曾玄更婚好要令嗣徹續芳猷書種相傳善為寶欽惟

天子聖且神敦崇孝義還真淳何當論列上太史紀錄此事垂千春　胡長孺（字汲仲號石塘永康人今長山場鹽司丞）官中旌門屹森嚴左右建臺高一丈粉版玄題明晃晃古越西垂浦水閒一族合居群從繁所以天寵來使蕃當年曽主海壖簿海俗癡頑如猛虎雙眼見利四角紅咫尺父兄不相覿或持詐牒來公庭悲哉寒淚滴欲冰手把鐵捶不敢擊教化不先難遽刑豈知吾邦多孝義世德相承終不匱華表入雲非爾私要令愚子心生媿有口不解相曲阿鄉公雖貴如我何海東似此能幾姓灑墨特相埴麗歌（按故事旌表有廳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閱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冐以瓦楯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近代不用唯量地之宜高其外門二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污以白而赤其四角用以勸不孝義者詩中所謂建臺且指此也）　陳元道（字景傳義烏人）仙華之山屹亭亭排空横展翡翠屏大江前傾類建瓴一瀉百里鳴春霆神氣勃鬱通潛冥東風吹花入紫荆紫荆却種榮陽庭玄檀（紙）萼香凝凝上有五鳳聲和鳴如奏雲中紫鸞笙下有赤芝生前楹扣之金石同鏗鍧坐歷八世二百齡朝朝但見摶芬馨太平天子坐龍廷至治上與黃虞并化被海寓知天經彰善癉惡樹風聲一朝天書下紫清大書銀榜崇門旌鐵劍横截紐金繩鸞鳳飛舞來瑤京州里仰瞻如景星吁嗟埃風欲翻溟涬宇之下蔵戈兵鬪墻勃蹊氣拂膺宜知原上鳴鶺鴒視此寧不靣發頳我稽德義何由興季方為弟元方兄秋風老淚吹廣陵知心唯有花如瓊白月可蹈了不驚貿骨歸葬四尺塋二難劊行通神明致命門閭逢恩榮龐眉書客塵冠纓作詩歌與太史聽形筆使當書汗青留與後世為章程　程舜道（字景宗景傳弟也）伊誰司此堪輿權淋漓浩氣開象先帝青遥遥收不盡一時融作奇山川烏傷北鄙浦陽溪仙巖斜倚青絲纏何年巨靈勅龍鬼移來秋掌龍門邊勢如長蛟縛不定東走十里飛蜿蜒化為金蓉發靈瑞黃蹄巧與青猊纏猶如大將擁旗鼓健卒鞭天持空參香嚴群峰類結陣執兵遠衛棘門前白麟昇頭卧其下口吐萬丈玻瓈泉縈林絡石去不返蟠渦時匯為深淵靈氣盤旋不得洩神功欲聚鍾群賢榮陽先生眼如電洞然四矚牛無全不隨區區事纖麗手持鉄擿翻韋編發揚經筌築沉壘麾斥壘守施長鞭豈為遊談務口耳要做通德高門懸川鳴谷應不足逾盈庭和氣春風妍遠行萬里自跬步欲使弓冶傳千年利刀誓斬北鷄舌捷翮永比慈烏肩繼繼繩繩愈昭晣深造奥閫抽關鍵真醇盎發見蘊洗文章衛統加紘綖昭哉孫曽

有奇氣嗷嗷雙璧輝相聯周郊天空鼎已失腥民夜哭頑難鑄廣平城中開大府百花高座貔貅禮紫髯將軍按劍坐元戎十萬横戈鋋一朝分符下浰水載旌直往何翩翩兄弟相攜競欲死道逢見者皆潸然世閒若有范史筆此事未許姜生專一門已見二千指變化藉此為陶甄穹室邃廬若擲比三時縱食閧長莛大鏞一震鼎皆列前後魚貫行連連公財唯知共茍蓃私蓄不聽存栝棬薰漸儀勝諳禮讓賑貸飢寠舒憂煎漢廷當應孝廉舉淮南勿賦招隱篇繡衣使者駕朱幰廉察國邑操奸虔下車咨詢手加額便合植表風輕儇夜書緑章數千字直奏宸闈行旌蠲龍章光耀動林谷官曹麇至聲駢闐白瑶為牓泳為篆兩揾丹腹争瑛鮮煌煌淵宮照珠璧燁燁命服明蛇鱣義風洋溢被閭閻遠邇聲教咸明宣我聞古先建家國錫以山川連土田分茅命氏有定制從此世及長循沿別子承家統支屬涉歷百世無由遷布系分宗雖萬變水原木本知相嬗試提宏綱振萬目分明六子隨坤乾成周遺法廢不講如車無輻衣無船公卿既之世臣禮氏族變滅同雲煙縱如八葉著蕭氏遺亂今日誰人傳豈期士庶或敦義合族有道恒平平老幹當中屹不動枝葉交襲皆依緣前張後李既赫奕南崔西鄭還綿延只今榮陽已八世追合古轍無差愆聖人當天理

萬國時時教雨雲八埏自非淪肌共洽髓安有嘉瑞長江壖書生煢煢予孤影多寡寘翅變憐蛾青山濕翠裹雙屐秋燈雨几空鑽研朅來觀睹駭心目三日凝坐幾成顛強顏賦詩不成句悲吟徒用鳴秋蟬瀛洲杳杳在天上風日不到多群仙鋪張偉蹟定可屬當有彩筆濡如椽

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至治辛酉進士，中書禮部郎中。）烏頭雙表誰家門浦陽鄭氏承天恩聚廬合族二百口數世不分同爨燔閨中秩秩教令肅堂上怡怡色笑溫丈夫冠婚動循禮童子孫弟知敬尊主人龐眉年七十及見森列曾玄孫眼中甚事真罕有何用華麗希高軒吾邦孝義著古昔邇來澆習狂瀾奔請看石刻誦規約愧汗可使風還敦興仁一國信有淑秉彝萬古昭無昏君不聞唐朝張公藝五季江州陳至今稱之無間言勖哉來者守勿墜天壤名並張陳存

周伯琦（字伯溫，鄱陽人，監察御史。）白麟溪上孝義門九世同爨古道存大書家範裕後昆雙桓已表朝家恩聞孫祿食慶譽蕃貤封先世光丘園天福積善方源源黃河千折由崑崙椒實盈掬同本根如何總總利欲昏斗粟尺布成仇怨誰如鄭氏崇彝倫門外種竹堂北萱森森橋梓下蘭蓀尊酒盈觴鳴篪塤里鄰觀感終弗諼白麟之水清沄沄鄭氏之興未易論前比張氏後陸陳詩之庶使薄俗敦

周暾（字子振，鄱陽人，至治乙酉進士，應奉翰林文字。）我聞浦江孝義家同財不數紫荊花九世喬木撐白日百口大宅飛蒼霞共食教行堂下犬殘餔仁及庭前鴉朝廷旌復良有以要令此意周天涯

林希元（字希元，天台人，應奉翰林文字。）浦陽江頭鄭家川兄弟幾院同一煙人傳九世如一日聞之渾以禮數纏鐘聲日日齊人起忍字房房當面懸共飯蚤教兒輩後分衣先到老人邊瞑門碧峰皆舊山繞舍綠疇無客田溪民換姓溪水改宅前喬木長蒼然遮莫豪家滿壚郭儒素獨許君家賢生子多為越人秀學成數之天子前山中情性受官光珪組亦復相蟬聯有詔旌門照人世江鄉慕之中國傳聞道縣中風俗好長官只坐理琴絃

葉瓚（字贊玉，上饒人，婺州貢進士，月泉書院山長。）浦江東瀉鬱潺湲其源出自深裊山泓翠相還一百里鄭氏隱處於其間縣州申聞達省憲旌為閥閱雙烏桓當時金玉兩昆弟于今子孫森斯繁紫荊輪囷花覆屋惟聞詩禮新瞻觀冠笄婚嫁與喪祭考亭遺法時研鑽南園有竹陰滿洞別墅藏書帙充棟客來展席劇談經夜燭搖光簾影動未知唐表九江陳當與吳興同體用我嘗携冊來茲鄉款動一拜德公床別來夢寐猶想見肅容斂衽聽新堂烏乎新堂一飯鐘鼓列豎起清名照燕粵

韓沃（字淮父，鳳翔人。）吾嘗夢入瀛水鄉紫漩作官翠瓔房廻風流鈴動靈璜老偓斜倚青瑤床璞童進漿白若肪醉中微吟九霞章群仙委蛇來鴈行覺來神爽欲飛越發書占之定何祥楚辭一云奏玉靈告予遵吉繇使借仙人綠玉節天風吹墮浙水東浙山有石青磊磊浦陽江流直通海江水去若飛江色凝秋衣仙華芝草方纓綏山前月色白如練綠鳳無蕭人未歸鰲闕依然屹雙敞千年不見琅玕長笑歌蓮芰欲歸來眼前忽覩卿雲堆揚眉正視之旌門何崔崔神晶迸眩耀恍若金銀臺獸垂環兮輕綰樞軋銅兮突硉芝文巧琢鸞鳳翻鈇筆一揮萬牛莫回春蛇秋蚓不足數訇然鐘鼎盤雲雷我觀不覺再拜跪夢中之祥無乃是便揖傍人問誰家滎陽孝友言非夸一雙兄弟類合璧連城待價無纖瑕北風一吹江水竭海東入夢非東華誰歟貝錦巧加織尺符擒拾歸籠罝但知有義不知死爭先千里衝風沙骨化招不起血淚滴碎揚州花自茲聚廬又五世孫子不敢相叉牙真人開天重褒錫爛爛文采因彪霞我聞斯言至感泣大豬失防水漂溢禹行舜趨豈無人多少弟兄不相識何如招青童吹鸞笙兮奏松風舞海鶴兮跳神熊我歌白雲樂三終手持常蒲玻璨鍾請為滎陽主人壽閱世滋久歷歷如張馮

萬俟緯（字子通，古瀛人。）有孝者烏其尾畢逋鄭生百口尚同廬初自睦州大山間移來浦陽居有田可稼有園可蔬其他無所嗜唯愛曹春秋如璠璵以孝傳厥家訓是一字符父兄既佩佩子弟復愉愉一錢尺帛不異儲有孝者烏畢逋其尾鄭生兄弟何偉偉縣有賢大夫聞之喜欲舞上章公府中請表宅與里生言人道常素無甚奇俛祖父同尊合鼎時豈足有意求褒美大夫顧謂生汝言豈無理吾非私汝家要為風俗計自此儀曹錫寵章機括一轉多興起孝烏孝烏能哺黃口雛雛羽翼長漸學飛烏為雛故力漸衰雛反哺烏如哺兒鄭生之孝得似之故能推義洽功總世人往往忘其初靦面雖人烏不如（右孝烏行）

張瑾（字庭美，保定人，翰林待制。）山之陽生大椿八千歲為秋復為春上有巨枝摩天入青雲下有長根入地何輪囷一山羅列皆子孫雨露滋養無斧斤浦陽之鄭氏孝義世所聞二百餘年如一日九世相傳如一人綺之起家有始約文嗣六世族振振令惟貞和年八十約中百事先其身朝食與暮食男女各殊堂食之同飽衣同煖男事女功不敢荒但有公其家未有私其房逮及奴婢賤化及黨與鄉揆古比屋封族門在康莊昔聞唐有張公藝九世能同居高宗廻方問其故書獻忍字帝嗟吁後世為名言史策照居諸若比身之親九族九族則自睦以親則有餘以忍則不足忍至不能忍兄弟或相賊夫婦乃反目

又比老吾老幼吾幼吾之老幼吾自親親而加恩理未究訂禎推一理天地合萬物親於人類中其本又同出恩在至親中仁津恐不續今之天子竟之似黎氏於變自茲始一朝如有閒勿書恩字書親字　陳允道（字見甫）我觀世間人易凋若花柳唯有奇男兒千載骨不朽鄭公壯氣秋雲高虬髯起立如利刀要將殺盡不義鬼肯假大戟長鎗鏖何人在家能不死公死廣陵大城裏北風吹盡血痕青芳魂夜歸遶江水江水有竭時公義不可竭我來拜公像凜凜若見之嗚呼埃風方渺瀰交相為瘉何人斯如公當作百世師（右題鄭義士玄麓先生像）　昝企（字彥直徽人）須女分光璧近躔浦陽自昔好山川白麟直噴千堆雪翠巘斜張九曲檀延慶門闌當有寵豫公兄弟故多賢百年遺血不改碧八世傳經但守玄帶草春露通德里常華香染廣文鑽石標麟鳳瑶文列篆縮蟲魚玉勝縣振寰陳陳存黍廪掩骸髒髒築松阡樹防欲障奔流潰獅教廳隨化軸旋珪組何人嗟譜遠布韋有士獲宗傳人生只此彝倫盡一日何須羨九遷　吳當（字伯尚臨川人草廬先生幼清孫也中書兵部郎中）故國衣冠地名家孝義門同居能九葉積學又諸孫時薦嚴宗祏晨衆列弟昆周旋俱典則辭氣總清溫白髮千金壽華筵九醞罇承顔惟宜弟服禮自朝昏里閈尊儒素閭門戒婦言追起真有序雜沓吏無喧籍甚群公譽猗歟薄俗敦隣凱分粟布容至鵵牢飧冉冉山陰棹原原谷口轅張琴春滿坐洗斝月臨軒置驛遺風久傳經古意存五倫嗟教弛百恩與誰論世已書連屋秋仍稻滿村山莊友麋鹿粉社宴鷄豚褒奏歸建議旌楹表國恩自多承雨露已足貢丘園私淑垂規範貽謀著本原後人方食報逆翮鵠孤騫仙籍通青瑣官曹近紫垣（鄭深字仲穀時自太傅府長史為宣文閣授經郎兼經筵譯文官深之諸弟濤字仲舒亦經筵檢討兄弟同進講帷泳字仲潛又受知詠柏為太傅掾一門之盛時人榮之）五雲來嶽鳳六月起溟鯤從此公侯復終期福祉舊高名千載事竹帛照乾坤　劉中（會稽人詩遺彥平祭閣）金華名古郡山鸞毓精英風月霅溪會賢能嗣氣生一江分遠浦百里近龜城鄭氏何多裔高門見列卿殊恩濡澤厚大雅播音明海內林華存朝中躔武迎一經遺令子九世裕諸甥竇氏誇丹桂田家尚紫荊流芳存簡冊從代準權衡喬木紛蒼翠亭衢耀寵榮忠貞表文獻清白振家聲道為詩書重門因節義旌南州足冠冕東浙繼簪纓嗣志思鴻鵠原情類鶺鴒八龍奚足並三鳳總難并杞梓充庭立芝蘭繞砌傾瑟傳清廟古水瑩玉壺晶鵰鶚橫秋遠驊騮向日鳴何如新雨露擬化巨鵬鯨料幕吟風靜紅蓮泛

水清詩成珠玉粹筆落鬼神驚婉畫敷諸教謀猷愜衆情故家流典則大院試才名按牘文書閙分曹會計精溫溫臨玉樹凜凜露金莖文采推奇絕丰儀重老成清新過何遜儁逸邁陰鏗鳳集千年尚鵬搏萬里程椅臺環虎豹蘭省定尋盟會見承丹詔明時佐太平　周鼎（字子和東平今任江浙省照檢）卓哉旌義宅九世變猶同禮樂從先進綱常振古風庠明教育發衆起餘窮家世由勤儉雲仍秉孝忠幾年旌義重一旦表門崇德亞張公藝名標太史公清規傳可象皓首識非態創業思艱始持盈要克終喬家能有道於世豈無功坐看百川水狂瀾日向東　陳倫（字彥理會稽人）婺女曾臨地嫦娥尚應泉佛廬孤塔峭仙館數峯圓空翠侵人裙山風拂馬驄青杉開眷晝丹果綴珠疏虛白高人靜幽棲此地偏績增叢杞梓滿室馥蘭荃置驛時還長登門興已專舊知嘗汲引異縣始周旋心醉如傾蟻情歡為蜉鮮圖書森在眼水陸盛臻筵草角交雖淡高山韻可絃于門多樹立陳榻甚安便故喜春風坐無愁夜雨眠淹留成信宿感激歎孤騫帝渥宜隨復卿家固勉旃翠珉淩鼎鼎鴻筆走蜿蜒祖古終無愧於時勝欲宣文章驚藻繪華表看胎仙名實真如此逢迎復有焉則閒非擲皺言貌豈拖鞭護說行難速寧知事有光奉祠嚴伏臘譜世過曾玄美實蓮盈百中堂指累千冠婚循禮制左右合班聯會飯饌鼓同居族族婣老成心愈樸童稱德猶全習慣皆存敬居常敢矯虔四知雖甚畏一恩盖無愆渠度參前憲操為在後賢處心難轉石率性肯為悛鑒明遭時彥家豐邁往年納流疑海接肯構若雲駢樹蓉瓊枝茂機空日錦揖日收同李庫春種得蘇田稍稟能河潤比鄰孰罄懸親疎知有自施予合於權寂喜中流柱誰從下瀨船世情傷布粟物理滅變蛙君子嗟無及何人疾易詮錐刀相校逐膏火設烹煎怒則爭牛虎微為鬪鼠多言常■詐知天感事興長慨抒辭發後篇曹劉能得髓沈范却齊肩悵望東濱闊蒼茫正路遠籟鳴機自動草偃蔓難延莫謂多猶病爭聞舜有賢蓬行如有序千尾不勞牽珍重憂沈睦欽嘘力障川共龢餘予步可說大庭連盛代斯為貴淳風早久遷士流增厚重鄉曲絕輕儇葉契家是東南處處傳鄉生何似者亦得賴陶甄　屠性（字彥德諸暨人今月泉書院山長）昭代多旌表誰如鄭氏賢起家由孝義合食過曾玄外內三千指春秋二百年分明周禮樂燀赫婺山川閥閱非徒爾源流必有先里新通德號派始睦州遷友愛相攜室郿飢儒術田增麗藤士詠弓治付孫傳炯炯星垂目棱棱鐵伸觀尊王窮贏簡著論合經筌父老寬無訴親慈病久纏吉聯求代切江

草抱持便捷木接鶯蔭麟溪產玉淵哭泉如鯉躍禱雪露牛眠異獎虞身後深衣拜墓前血誠斯感格儆肖遂蟬連四葉繁陰併雙枝碩果駢遺民周未革重典漢初沿役壽情何似褒融請互堅戴旌夫槩道就獄廣陵壞碧草兒膏化瓊花弟淚連絕江歸白骨廬墓慟蒼煙宗子思當繼孤兒撫寂憐空馴烏烏食幾餧鶼鴒篤造化英靈在詩書序澤延一翁扶墨綮八紀身華顛古禮躬將踐家規手自述祖祠重展拓時薦必精虔土木神祇像纏紬佛老編列房遵屏棄左道絕攀緣主饋供酰醴諸孫執豆籩宮非家敢備職賴族能專齊弁三加重鸞迎六禮全婦言須日戒祖訓遂時宣肅穆閨門裏怡愉几杖邊璧琮安藻藉琴瑟應冰絃每聽鍾為節分趨鼎列筵雁行真有序鳩愛本無偏黃卷牙籤富冰壺寶鑑圓雀芬貽孝瞱柳郢侍公推不待幾儆誄都忘示尉微■華光韡韡瓜瓞慶綿綿庚溢豐登粟儲贏積著錢繭絲春箔聚機杼夜鐙懸共效分陰惜誰甘外物牽成童猶菽茹速客始庖鮮異味雖娛老乾餱不致愆服隨親降殺總為義周旋白髮還嘗藥祥琴尚食饘人倫看秩秩王道信平平錫類覃宗鄙餘波及里廛參苓驅瘴厲棺櫬斂烏鳶振廩輕千斛誅茅廣萬椽震凌休巨庇溝壑免深塡婦賴麋充乳兒雛食下咽鑿耕環浦汭樵牧被巖巔惠有家家祝通判處處指閩閩還揖讓宗篇化輕儇初命桓楹建申言雜賦蠲烏頭昂突兀螭首護蜿蜒筆札金閨彥文章玉署仙寵踰旌子孑貴勝帛箋箋佳傳登三史淳風扇八埏陳褒難獨步公藝與高騫感激洪恩被摩挲老眼穿守成森杞梓象秀盡珠玭麟趾關雎意黃鍾大呂縣續規嚴畫一新譜聚盈千外傳資防範遺經轉究研別開虛白室高倚翳慈阡湖學先生教徂徠弟子賢才華成黼黻器用出陶甄今聞闕台鼎清光接斗躔差池公府掾瀟灑孝廉船雨露齊承渥雲霄早比肩雙螭香爛熳三鳳影聯翩紉珮彤闈密煙花紫禁妍橫經懸象篆進講映貂蟬儲后頒銀畫元臣洒錦牋門欄增至喜琬琰託深鐫爵命需存歿龍光照幅幀謳歌春浩蕩夢寐綵蹁躚地脉潮通海星津粵近燕繡行思暴勝槎泛待張騫尚論今如此還嗟古邈焉漢臣排蔽請魏室豆萁然布粟謠猶習穰糊俗未悛寸腸迷紛黛同氣凛戈鋋舉世狂瀾倒斯門化軸還獨擘霜雪幹不染淤泥蓮樹立誠難矣栽培盍勉旃斷金加勇銳執玉更勤拳高誼雲天薄相思日夜煎仕叨君子里業愧廣文氈枉翰情如覥樞衣疾屢痊願消胸鄙吝敢憚足屯邅碧巘為城郭清溪抵澗瀍世家仍號鄭泰運正坤乾甘露零朱草祥雲蔭醴泉不於茲地發何以表皇天

程國儒（字邦民番易人至正辛卯進士除姚州判官）問君騎馬過誰門白麟溪頭三鄭村雨後鳴鳩初喚婦春來慈竹又生孫東郊表宅書還在南國觀風俗已敦九世衣冠三代古百年禮樂一家存極知有意扶倫敘秖恨無人究本原賴得青城虞太史文章款款頌皇元

別兒怯不花（字大用燕只吉台氏中書左丞相）白麟溪上有旌門九世邕邕孝義民晉鄙多沾荊樹雨朝章兩被墨花春傳家已見存詩禮瑞世何慚比鳳麟莫道江南風土異從茲民俗定還淳

柳貫（字道傳浦江人翰林待制）里中鄭氏以九世同居得賜旌復方請文樹碑因以美之

復戶旌門繫政樸仁根義葉發重徽青瑤刻字標門表彤筆登名重布衣奕奕恩榮增世美繩繩孝弟保家肥無辭豈足鋪鴻偉看取芝蘭引夕暉

揭傒斯（字曼碩豐城人翰林侍講學士謚文安）柳太常道傳以書來京稱鄭氏九世同爨浙東所莫及且徵予文予以其有繫風教也既為撰孝友傳一通俾之勒石以示子孫復為賦詩一首

閑訪名門近越川■華偏為發春研子孫共飯三千指詩禮傳家二百年簾影護庭晨鼎列書聲撼屋雨鐙連因茲憶上金溪道官柳逢人亦黯然

張起巖（字夢臣濟南人延祐乙卯進士及第翰林學士承旨）浦江鄭氏家聲好九世雍熙萃一門禮法謹嚴遵祖父義風傳習偏兒孫朝昏磬勸音容肅閨閫安和矩畫存盛事馳聞到京國令人興起仰淵源

王沂（字師魯眞定人延祐乙卯進士禮部尚書）化行宗族百年中惠及鄉鄰不有功堂上德星光又聚階前書草帶應叢表閭四葉垂青史遺訓三篇見素風欲識慶源何似遠浦江春水日流東

楊宗瑞（字廷鎮天臨人延祐乙卯進士翰林侍講學士）義門何許是遠在浦江東去國五千里傳家九世同細觀家範集足變閭墻風馴致雍熙化終朝紀聖功

馮思溫（字公勵晉陽人御史中丞）思宇多書憶昔賢浦江鄭氏又光前一門聚食數千指九世同居二百年家法有條知戒懼宗盟無背永流傳白麟溪上詹楣外題表峨峨聳翠煙

胡助（字古愚東陽人太常博士）鄭氏義門旌表久矣近者余僉憲行部經過大書東浙第一家五篆文以褒之此觀風職也助嘗述義門獲拜期頤之老於床下見其長幼有序衣冠濟濟一家三代之風也嗚呼盛哉輒賦近律一章以紀云

相國鴻書護碧紗鳳麟淵藪閟煙霞南方禮義無多族東浙衣冠第一家天上經筵資檢討里中文學被光華觀風善俗加褒表厚德清芬豈有涯

鎦聞（字文建安城人至順庚午進士瀏陽府知府）浦江幽絕處鄭氏好園廬族聚千餘指同門九世居家風化僮僕廩粟振鄉閭謂曹無君子君看信史書

段天祐（字吉父汴人泰

（定甲子進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聞道浦江三鄭里。同居鼻祖到仍孫。百年禮樂當昭代。九葉衣冠見義門。公子可怜爭死事。縣敖不忘食饑恩。家規一一堪垂世。金管何人識記言。　徐一清（字永之。蘭溪人。至治辛酉進士。江浙儒學副提舉。）華堂深坐曉晨過。義訓勤勤聽不譁。雪案詩書均几席。夜窗燈火共綠曆。一牢共食馴諸犬。百口同居有幾家。晉鄙人應薰厚德。庭前重發紫荊花。　汪文璟（字臣良。信安人。泰定甲子進士。餘姚州知州。）高門崇重十行書。古屋同遺百忍圖。九世一家真罕有。五公七宰定何如。教行官署嚴無異。食散僧堂靜不殊。史喜芊綿書帶草。故家通德慶方餘。　貢師泰（字泰父。宣州人。中書吏部侍郎。）太平禮樂共光華。浙水東西第一家。九世同居元有法。千人聽教自無譁。竹林慣見冬生筍。荊樹應嘶晚合花。積善定知當食報。滿門朱紫爛如霞。　王艮（字止善。諸暨人。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浦江仁者里。獨說鄭公閭。旌出中書議。名標太史書。茂聲方藹藹。慶屋正渠渠。善慶源流遠。門風重起予。　林以順（字見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當年六世孫。今又見曾玄。堂搆恢先志。規模似始傳。緇衣君子服。書帶我家氈。清夜觴知己。簪花燈燭前。　許廣文（字共贍。台州合鄭縣尹。）鄭家九世尚同居。孝義曾題太史書。共著家規凡數帙。行看食指又千餘。門庭累世榮簪笏。綽楔長年照里閭。況有諸孫皆力學。東明精舍近何如。　周自強（字剛善。清江人。義烏縣尹。）世道有升降。民彝無古今。閭門千百指。慕義一生心。異數昭殊渥。希聲調雅琴。增庭多俊彥。佳句通何陰。（鄭氏仲潜。昆季嘗以詩若文來覲。故及之。）　徐畚（字子耕。廣平人。）要將家政繼千齡。六世同如一弟兄。紫鳳銜書來禁闕。白麟吐水護門旌。圖知太史能書傳。尚欠儀曹為勒銘。媿我秋風憐影客。徒歌杕杜葉菁菁。　楚僊（冡古氏。鄉貢進士。）四海皆赤子。君恩獨爾褒。尚培荊樹茂。莫負義門高。烏鬪庖須異。霜寒子欲遷。深防筓珥下。有舌利如刀。（劉君良四世同居。隋末荒饉。妻勸異居。因易置庭樹鳥巢。令鬪且鳴。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耶。君良即與兄弟異居。月餘。知其謀。斥去妻。召兄弟流涕以告。復同居。）　夏泰亨（字叔通。會稽人。鄉貢進士。）白麟溪上移家日。玄麓山前守墓時。一念獨全兄弟義。百年賴有子孫知。褒書論俗旌華表。使節觀風采頌詩。聞說浦陽江上樹。春來多長紫荊枝。　逯公瑾（衛郡人。）白麟溪邊三鄭氏。庭前芝樹玉森森。誰知九世同居義。即是初年就死心。崇[redacted]芬芳春滿塢。桑麻荏苒早成林。世間多少難兄弟。更覺天倫有感深。　王宥（字敬助。越人。）九葉同居世少聞。一雙華表抗浮雲。朝廷已識張公藝。鄉里

惟多萬石君。太史有文垂不朽。清時遺範獨超郡。鏡湖亦有西來族。千載流芳許共分。（吾鄉義門裘氏。先時聚極盛。其廳事晉義熙間物。今辟狀獨存。）　趙俶（字本初。會稽人。鄉貢進士。）白麟溪上鄭公鄉。孝義傳家世德長。縣壁訓辭觀忍字。凌雲華表拜恩光。紫荊樹發春連屋。常花深笏滿床。昭代民風有如此。流聲千古映縹緗。　王嘉（字景先。東陽人。）置身蚤已近台階。茂學方年孰與儕。德樹義門輝[redacted]華。賢儲相府入芸齋。講筵曉日聽龍袞。禁闥清霜拂象牌。生意滿庭書帶草。春風還肯到堂槐。（鄭氏諸孫仲幾。仲舒。以學行聞。大丞相延至東閣。為二子師。故詩中及之。所謂象牌以象牙為之。長不滿尺。面刻宣文閣三篆書。圖以金。背刻譯以蒙古衛兀字。寫作二行。飾以青綃。以青絲絡佩此方可出入禁闥。恐讀詩者不盡知。并識於此。）　葉森（字景修。武林人。）綽楔門傳九世居。白麟溪上抑樵漁。至今鄉里名三鄭。想古衣冠勝二疎。婚嫁有儀家法在。科徭無擾聖恩除。流芳可似張公藝。對御曾將忍字書。　吳武梁（字梁卿。永新人。）掃地焚香閱素編。貞和家範浦陽傳。一門延袤數千里。九世同居二百年。丹鳳池頭分兩露。白麟溪上貢山川。規行教熟賢良出。鄭里應成琢玉田。　鄒奕（字弘道。吳郡人。至正戊子進士。饒州錄事。）麟溪流水漾清輝。華楔文光動紫微。九世同居端有義。一門純孝在無違。桂林秋露侵黃卷。萼春風照綵衣。昔日千齡同不朽。五雲摛錦出綸闈。　程徐（字仲能。四明人。校書郎。）壽長張氏久無聞。三鄭今知禮義存。合族已能同九世。成規猶得勸諸昆。鄉閭賞病皆分食。官府征科不到門。世俗每傳歌尺布。掩書何足與同論。　統屋青山隱士居。當年曾記過庭隅。老人堂上肩垂雪。稚子階前綵作襦。華表千年歸瑞鶴。名鄉異代識飛鳧。子今著位多孫子。贏得芳聲滿九區。　李序（字仲倫。東陽人。）共說張公藝。同居九世餘。君家不相遠。光采映鄉閭。日照旌門榜。天垂給復書。庶幾千載後。無使族人踈。　孫柏嚴（永新管軍千戶。）舊說張公藝。今傳鄭氏門。一堂無異爨。九世尚同飧。裕後家垂範。褒賢國有恩。不須書忍字。福澤自源源。　陳煥翁（永新人。）讀公規約使人嘆。世降風頹不忍談。富貴猶懷轑釜怨。功名不掩絕裾慙。孔桑析利鷄鳴起。蠻觸爭雄虎視耽。誰不可為陳陸鄭。江南僅有義門三。　方升（字彥明。會稽人。鄉貢進士。）同心堂古肯分居。忍字曾聞書百餘。瑞木連枝和德種。嘉禾蔽野帶書鋤。雲行毓秀懷青简。昆弟觀光侍玉除。孝義之門有如此。高風足振斗牛墟。　俞仰翁（字謹思。會稽人。）婺女山川此發揮。巍巍綽楔表南陲。白麟閥閱三鄭里。玄麓松楸百世思。家範嚴明敦薄俗。義方奕葉纘成

規汗顔忌見寶纓。後別業異时親老時。　歐陽公瑾（字彦珍，廬陵人，今浙東宣慰司都事。）孝義古来有，于今見鄭門。繩繩敦薄俗，歷歷紀名言。不尚田園富，能令爵祿存。傳家方九世，原德長兒孫。　蔣器（字文用，東陽人）孝義門前花滿林，白頭兄弟舊同襟。不惟關繫天倫重，要見漸濡德澤深。海内遠齋諸老望，山中長掛野人心。卜隣倘遂箕裘計，終古同歌鸞鳳吟。　俞煥（字仲文，越人）春秋明世澤，睦族有庭箴。孝義聞三鄭，死生同一心。白麟波浩渺，玄麓樹蕭森。喬木成陰處，天恩雨露深。　歐陽玄（字原功，爵里見後詩送汝常還金）幾載東南孝義家，才名一日動京華。官師久典官中學，使者真乘海上槎。苦念吾民嘗越蹙，勇先諸校式吳蛙。會當盡掃妖氛淨，歸侍蟠坳戴觸邪。　熊夢祥（字自得）汝常當太師道濟公在朝，時得旨除宣文閣授經郎。閣居内府，凡聖子神孫，咸晩勳舊，碩宰子弟，俱奉旨入閣授道。閣中有土圭測景，自卯及申，始解學。越五年，除天官。值道濟公總領天兵討淮泗，時六卿從行，汝常預列。後相君謝事，汝常恬居三年，裕如也。至正丁酉八月，上御灤京水精殿，天臣奏除江西省郎中，同日臺臣復奏除浙西憲司僉事。凡朝中尊顯與夫三學名流，皆汝常之知舊也。於其南還，能詩者咸賦焉。予因繼作詩曰：　胄是宣文秘閣郎，圖書奎壁爛生光。

宫憲日射觚稜影，御榻風清篆鼎香。文煥天官融化筆，法明烏府振綱常。慶門世積由忠孝，好策奇勳答聖皇。　陳顥曽　廷閣逶迤接道山，絳霄雲氣隔人寰。尚尊每憶分曹送，秘殿仍聞進講還。漸喜三邊收羽檄，史推群策動龍顔。衰年亦有驅馳念，江上節旄尚掩關。　陳士元　天上星辰拱紫微，紫微垣下碧煙低。雲開宫殿趍朝早，花擁旌旗簇仗齊。玉漏報壽移晝刻，金芝封詔濕春泥。詞臣胄記承恩處，進講經筵近璧奎。　白麟溪上結茆廬，幾向山中夢帝居。閶闔啓宣文，胄進講錢名。至正近徵書，絳宫龍鳳標金榜，紫禁鶯花遶玉除。明日從容承顧問，胄將詞賦薦相如。　陳應宗　幾載江南夢帝居，猶驚鞴馬聽晨鷄。俞開雉尾金容遶，班列螭頭玉笋齊。公署春閒雙闕近，經筵日煖五雲低。詞臣快整朝天佩，應有除書護紫泥。　李思齋　宣文高閣起中天，捴討承恩席廣前。黃道星辰環禁闕，清朝雨露溼經筵。漢庭久羨元成學，唐殿惟聞鄴泌賢。又薦聲名歸日下，喜看三鳳共翩翩。　張良金　儀鳳翩翩集浦陽，翺翔千仞又觀光。贈依日月當金闕，際會風雲近玉堂。豸角霜飛床聚笏，天顔夜直袖薰香。校文早折春闈榜，催赴經筵進講章。　鮑（字仲孚，崇德人，元統乙亥鄉魁，鄞山書院山長）同前　九月江風吹客衣，歸朝恨不逐雲飛。自辭禁闥還家久，秪恐經緯進講極鳳閣。弟昆應企想，鑾坡僚友亦瞻依。到京若説相逢地，剪燭論詩在貢闈。（至正癸巳之秋，浙省大比，予叅分會試事，仲舒時在同列，故云。）　閩復（字子静，號静齋，集賢學士）聚食當年説九華，浦陽鄭氏更堪嘉。佇看雨露霑門表，人道江南孝友家。　李衍（字在中，新安人）玄麓君與其弟竹溪友愛甚篤，竹溪被人誣搆以不測之罪，當逮揚州獄，君懼之，以身代行，卒一去不返。新安李衍在中嘉其義，作詩歌之。　有一男兒多白鬚，捭臂直入維揚墟。只令義氣耿不滅，神光夜吐玉蟾蜍。蟾蜍吐氣凌赤霄，青為猿鶴為蟲沙。千年不必問營覇，化作田家荆樹花。　沈文伯（字子煥，越人）予與子振遊大楗樹下，子振指以告予曰：此予高大父冲素君手植也。冲素多隱德，植此樹時嘗誓曰：願吾子孫蟬連若枝葉。然今將二百年而無言異籍者，亦異哉。其客沈文伯書之，作詩答之。　何事公家九屬連，祇因種德為開先。子孫好把仁漿灌，葉葉春風剪翠旃。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謚文懿）陳景傳索予賦鄭氏義門詩，走筆奉此。觀者采其意而略其辭可也。　統宗法廢浸難稽，忽見爀其五字詩。不是鄭門能合族，更從何處驗民彝。　天理昭昭若日星，為流人欲遂昏冥。百年孝義流芳澤，要守須還問六經。　王楚鼇（字元載，浙東廉訪僉事）義門九世共生涯，張氏今傳鄭氏

家。一曲埍篪音律協，春風偏上紫荆花。　鴻鴈排空度海涯，行行有序類治家。春庭會食言無間，衣纜須防有絮花。　吳直方（字行可，浦江人，集賢大學士）海右僉憲九載公行縣浦江，以鄭氏九世聚居，作詩褒之。詩成，俾縣主簿持以示予，因繼作詩曰：　九世同居古亦稀，旌書褒寵實相宜。九江陳氏名雖在，豈若麟溪今見之。　百口無私共爨煙，只緣孝弟子孫蕃。繡衣使者加清譽，會見滔滔薄俗敦。　黃子華（字希尹，東平人）合族同居人道常，初無奇瑞若星凰。可嗟布衆歌謡起，致使人呼孝義鄉。　謝端（字敬德，國子司業）盡為形骸強閉封，當知九族此心同。東風吹醒荆花夢，誰搽麟脂又作叢。　泰不華（一名達普化，字兼善，蒙古伯牙吾氏，至治辛酉進士及第，秘書卿）春秋家學傳來遠，九世于今更一門。聞道堦庭有餘地，年來偏藝好蘭孫。　王守誠（字君實，太原人，中書禮部侍郎）弟兄爭就維揚獄，只此遺芳百世中。何況聚居能累葉，可無旌號感民衷。　宋本（字誠夫，大興人，至治辛酉進士及第，中書禮部郎中）常華韡鄂傍門旌，和氣融融曉正晴。莫負朝家恩寵意，長將禮義作干城。　宋褧（字顯夫，大興人，泰定甲子進士，翰林直學士）出贅已憐秦俗陋，同財還憶漢民淳。秪今浦汭聞三鄭，九世一堂都是春。　哈八石（字文苑，于闐人，延祐乙卯進士，中書戶

（部員外郎）族屬雖千共一初。人生何可不同居。當年恠殺張公藝。把筆猶將忍字書。　韓性（字明善會稽人）。楊州夢醒百年間。慈竹春多香雨繁。天降紫書來下土。旌臺移影覆門閭。　王奎（字景文東陽人鄉貢進士浦汭）吳寧地脉聯遠人。盡道鄭君賢。借授德色何為者。得似同盧二百年。　楊俊民　往年承詔侍宣文。溧水秋風始識君。顧我山人多鄙野。禁林趍步賴陶薰。　共列經筵侍冕旒。每蒙陪食大官羞。一時相契惟君厚。分手那堪作惡愁。　身衣手綵念尊慈。唯恐升堂定省遲。鶴髮魚軒正康健。春風吹喜入瑤卮。　綵衣辭別繡衣歸。寸草恩承萬丈暉。漸水東西儘繁庶。一門佳慶似君稀。　東南富庶冠坤輿。侄傑勵勅十九廬。畢竟亂基果何在。敕時無惜萬言書。　暫出神京按浙西。奇書妙典向誰稽。明年四月南薰候。定望文星比聚奎。　元黃仲寶題江浦鄭氏義門　浦江之陽三鄭里。合族而食數千指。到今相傳三百年。譪然絲麻與詩禮。誰其作者沖素君。手植大椿青未已。一葉何非生本根。不是和氣寧毓此。旌書煌煌表高門。過者改容皆敬止。征傜屢免見累代。孝友特書煩太史。我聞三皇五帝前。民俗熙皥自古始。後來尺布遽興謠。哀怨音長嗟塞耳。張氏徒聞書忍字。田家重見荆花紫。美哉鄭宗誰與儔。獨立千載民綱紀。家規一通在座右。流

慶綿綿孫又子。願使淳風四海同。再見周南詠麟趾。

唐氏義門

元許有任至正集澄陽唐伯春義門詩　滏水悠悠照紫荆。一枝枯悴兩枝榮。春風能使花如舊。由檗行看世有萌。今古彝倫星日在。田廬遺產羽毛輕。勉旃纘嗣承先訓。莫遣謡傳粟布聲。

湯氏義門

元仇遠金淵集頂溧水歸登宮塘涉漢章義門（[illegible]）五山翔鳳集東廬。花竹圍池可隱居。奕代文聲傳學館。大書義字式門閭。壎篪雅奏和為貴。樽俎清言樂有餘。車笠重逢當一笑。白眉青眼尚如初。　一塘分兩百泉流。喜作山房信宿留。驕馬傍門知不厭。坐牀索酒合應羞。生平仲舉延徐穉。老去文淵憶少遊。霧豹直疑斑已露。翩翩入谷有鳴騶。　元僧大訢蒲室集湯氏義門詩　九江義門是吾族。流落四方因窮獨。幼承慈訓寄空宗。隻影江湖隨鴈鶩。吳門湯氏頗且蕃。七世同居二百年。中書旌表部符下。郡乘載之太史傳。幸際明時歌有道。誰謂古來風俗好。孔子東西南北人。周公兄弟不相保。

任氏義門

元王惲秋澗集義門任氏詩并序　燕雲風土雄頑。故其俗純厚。多以孝友稱。御史藺君質臣嘗訪於余。吾鄉有任著飛卿者。樂讀書。其家義風尤為昭着。至三世同爨。鄉鄰化而慕之。頗得一言發越其美。因賦二詩。于以見烝烝所自。且勉夫錫類不匱之心焉。　燕雲任氏世同居。和氣薰然樂有餘。春在紫荆庭樹底。綠陰初不見扶疎。　一門高義冠鄉鄰。纍葉相承■夢春。不學張公書忍訓。友于元自孝心純。

丁氏義門

開封府志元丁謙鄜城人五世同居聚族百餘口。鄉里稱其義。立丁氏義門。

陸氏義門

包宏齋弊帚藁略旌表陸氏門記　天地本一家。人已本一體。况其所自出者。猶水同源而木同根者乎。自古在昔。篤敘親睦。周于九族五宗之法。其不遷者固將百世。而其遷者亦流轉無窮。尊尊親親。老老幼幼。未始一日離析。綱常秩然不壞不滅。而風俗醇厚。禮義興隆。世之所以極盛大治者。由此其選也。自彝倫斁。宗法廢。天理無所維持。人心失所管攝。極而至於拔本塞源。滅恩絕義。以父子而異居者有矣。以兄弟而爭訟者有矣。旁視群從。則又若塗人不相識。而反相攻者有矣。斧斤日縱。骨肉日離。此天下之所乖亂而不可收拾也。其所關係。豈徒曰一家之理亂而已。然則歷千餘載而下。而乃有如陸氏之門者。豈非世之寥寥乎絕無僅有。而卓卓乎光前絕後者乎。此我皇上所以特出宸衷以行旌表之盛典也。然世蓋有之矣。而陸氏有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五焉。我國朝之所許以賜旌

表者。特曰義居三世。或四五世而止。是以過此以往為難矣。而時人之獻應所許受所賜者。多不過六世焉。其在雍熙淳熙時。則有若三世者兩家。在太平興國時。則有若四世六世者兩家。在元祐政和時。則有若四世五世者兩家。在至道乾道時。則有若六世者兩家。今陸氏自德遷以來。以迄于今。乃十世二百年如一日。闔門三千餘指如一人。共居共爨。始終純懿。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一。自家道既興。家政既成。孝友之行。孚於中外。輯睦之風。播於遐邇。自一世以至十世。若陸氏者。固已度越他人之門閭數等矣。然門閭之高。不惟其世。惟其人。此古今之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九齡。文安九淵。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知至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者。由二先生之名世也。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二。采冠婚喪祭禮儀而推行之。至文達又能纘先志而脩明之。故其家法著于鄉社。而聞於天下。文達文安有兄四人。九思九敘九皐九韶。皆奇傑非常流。能共起家者。九韶稱梭山先生。尤能加詳密於治家之制。其大綱則有正本制用上下凡四條。其小紀目有家規凡十八條。本末具舉。大小無遺。雖下至鼓磬聚會之際。莫不各有品節。且為

歌以寓警戒之機焉至此則已若三代威儀盡在於此如先儒之所嘆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三家之難齊其來已久先儒謂家難而天下易故睽次家人以難合而易睽也一世猶難也況累世乎名曰義居安得人皆知義不過強合耳如張公藝九世之出於忍是也先朝之所賜多百姓之家非以私其家意以風天下不必別其為民為士也然聞其同屋而處矣果有知居天下之廣居而非逸居者乎聞其同堂而食矣果有知養大人之大體而非小體者乎若陸氏則世世師聖賢人人知義理所謂居廣居養大體者乃其素所講習者視彼徒聚族衆以養口體而如張公藝之堅忍以持久者天壤異處矣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四唐崔元暐不異居者三世耳家人怡怡群從會食無他覬當時以為美談蓋以其身清家貧為之良不易若彼富被旌表之家者往往庫有餘財廩有餘粟而足以為之富不難今陸氏以清白傳家常產素薄而子孫日以繁衍已至三百餘人產業曾無加益是故常有不給之憂所恃者守校山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訓且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爾是故能處貧若富而實貧當匱若裕而實匱其又孰有難於此者此非他門之所可及者吾以是五者論之是皆前代先朝之時士民間之所未聞者可不謂之絕無僅有而光前

紀後者哉宜太常有特旨之請以其不可以循常典也丈安昔嘗受知孝宗今皇上克知其家亦必有素旌表之命恩意厚矣又宜容徒以常典論哉厥今為家長而主家者沖也沖穀然勁正確然能持其家者其以次弟姪輩又類皆負才氣道問學穎脫以出能為公堂用志之不分為族衆服勞而不倦恩相愛而文相接炳相扶而蔚相輝保合大和一門盎如也自父祖老成淪謝之後而能繼志述事以扶植十世三百口二百年之門戶不惟不至衰替又若加興盛焉者尤可以為難得矣然以前人始為之實難當其欲求純懿雖百年成之而猶患其未足若後人終承之尤難苟其少有遺缺一日壞之而已慮其有餘又誠不可忘戒懼也今承聖恩褒勵之後肇建門閭鼎新如式近者見而榮之遠者聞而慕之非僅一時之光耀也宜如何其加之意哉自子而孫孫而又子有之似之常無間然則本大末盛源深流長雖自十世以至百世自三百人以至三千今自二百年以至二千年可也祖宗之澤聖上之恩固有終窮惟在永保此意而不替長守此法而無弊上以報君中以榮家外以帥人當有聞陸氏之風興起者運動鼓舞浸久浸廣則人倫民德之彌厚教化習俗之益美雖古人比屋可封之風可期而致也然則今日之旌表所以風天下者豈曰小補而要其終豈曰淺功近效云乎哉

范氏義門

國朝張志道翠屏集儀真范氏義門詩　澆風久矣變淳源范氏猶稱古義門四世于今千指盛十年似爾幾家存[illegible]華燁燁宜兄弟竹笋攢攢長子孫故里相從何日遂秋風江上戰塵昏

謝氏義門

國朝宋伯賢白雲集謝氏義門記　距黃岩西四十里曰小澧山谷盤窈水木清麗謝氏世居焉自四友先生以行義著于里族延師教子縉紳名人多賢之生五子皆有文行恂恂怡怡人無間言經歷君王咸先生次子也事其兄王華恭愛惟謹諸弟相承順妯娌諧協無二心至正庚寅以來海邦弗靜屢更憂患而謝氏兄弟攜持友助尤甚平時一日相與謀曰人言難得者兄弟吾寧合貲同居以敦友悌之義無乃不可乎於是兄弟翕然樂從毫毛不留于私悉歸諸公藏歲時出內有常數衣食祭祀有常式旦望聚長幼謁祠堂男女異序拜坐有禮箴餙有規日執治共事子弟共業僮奴共役整整中矩範不少繆盬鄉黨信之大夫士頌之有司將上其事以旌異之王咸迺曰性莫貴乎人吾戴天履地行所宜為非敢以聞於人顧吾子若孫得聞長老之言有啓于中永守弗墜是吾願也予作而言曰大道之世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尚矣節義之得旌

哉自夫仁義禮讓之風弛而表厥宅里之典行彝倫日斁孝友罕聞斗粟尺布之謠鬩墻投戈之慝豈忍言哉今謝君兄弟當波頹風靡之餘一振起之毅然為人所難固為賢矣然猶以垂裕淑後為事何其用心之仁若是昔漢石奮以孝謹聞傳叙其子孫遵教弗失位至丞相者二千石者十三人唐張公藝兄弟同居至於九世天子親幸其第以寵異之夫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尚何慮于孫之弗永也耶予聞仁者必有後當於君家驗之矣予忝同郡殆見聞風作興予則與有光焉因不辭而記之

孝門

魏書閻元明傳元明為北隨郡守以違離親養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上訴許歸奉養一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為孝門復其租調兵役令終母年　南史郭世通年十四喪父養繼母盡孝仁孝之風行於鄉黨元嘉四年勅榜表其門閭　張楚益州梓潼人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年饑減食以養母家貧自賣以嫁兄妹齊高帝即位詔表其門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齊建元三年表其門閭　孫淡太原人事母至孝齊建元三年表其門閭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初戍長安謂寶曰

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賓年至七十不婚冠人問之輒號慟彌日不忍荅同郡薛天生母遭難嘗食菜母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又同郡劉懷徹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並表其門

王文殊字令章吳興故鄣人也父沒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後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表其門北史王續生滎陽京縣人遭繼母憂居喪伏而後起及終禮制鬢髮盡落有司奏聞宣武詔標旌門閭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居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廬墓六年哭不絕聲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　張元字孝始河北芮城人謙謹有孝行其祖卧病再周元恒隨祖所食多少衣冠不解祖沒號踊絕而後蘇水漿不入口三日縣博士楊軌等二百餘人上其狀有詔表其門　楊慶字伯悅河間人居母憂哀毀骨立負土成墳齊文宣表其門閭

劉儁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勺飲不入口七日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栢虎狼馴擾為之所食隋文帝受禪表其門閭唐書韓愈鄠人對曰鄠有以孝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割股以養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門使勿輸賦以為後勸鄠大夫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病則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在

孝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王人之所宜為曷異乎既以一家為孝是辯一邑里皆無孝也以一人為孝是辯其祖父皆無孝也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為不苟主於危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其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為勸已矧非是而帶兒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為罪滅絕為辱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宋史孝義傳陳思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悌聞母病思道衣不解帶者數月雙目瘡爛飲食隨母多少洎母喪水漿不入口七日既葬哀鬻醞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携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廬而卧咸平元年知軍上其事詔賜束帛旌其門元史文宗時汴梁尹華以孝行稱詔旌其門

唐柳宗元集壽州安豐縣孝門銘（并序）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户甿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就一本作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啖都濫切啜殊悅切與歠同）經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滂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茨（苫詩廉切）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扶服即匍匐）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陰中其心（中去聲）而克致斯事謹案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此三字）懿厥孝思茲惟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引刀自割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瘡字從記三年問篇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號于穹昊捧土濡涕頓首成墳陷膺腐眦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天地也）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曾侯見命夷宮（周夷王廟也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仲曰魯侯孝王乃命於夷宮中）亦有孝叔寤莊稱醇（左傳隱公二年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有獻於公云云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懃上動帝心儔達明神神賜秘祉三秀靈泉（楚詞云采三秀於山間三秀芝草也靈泉即醴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元蒲道原順齋叢藁題孝子旌門卷　孝忱初不願人知實在名隨理固宜莫道門旌今已了始終大節要無虧　又題周伯淳孝友門卷　煌煌旌節耀清時貞母能生孝友兒道與君陳張仲合誰能有筆繼書詩

陳孝門

溫州府志陳侃字君和永嘉人事親至孝親有疾省餼嘗藥夜不解衣五世同居家無異爨郡守上其事旌表其門令稱其家曰陳孝門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宿
圈點監生臣徐克秋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四十九　九真

門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經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天台疏曰此大段別出大經有人亦作三段分文謂初問去為序佛答去為正持地去為流通後有云經家序者為序無盡意白佛去為正持地去為流通今師有時亦作三段有時不作三段名但分為三章一無盡意問二佛答三持地歎或為四章三如前四者聞品得益或作二段謂前後兩問答也多種分章隨人意用也若作問答分章則有兩問答初問答明觀音樹王實益等義後問答明普門珠王顯益等義就前問答為二一問二答就問為四一時節二標人三敬儀四正問一爾時者爾言即也即是說東方妙音弘經已說次說西方觀音弘經之時故言爾時或可大衆已聞妙音弘經歎善已竟宜聞觀音發心生善之時故言爾時或可時衆疑於妙音若為利益上來說法破衆疑情已竟時衆有疑觀音之德正破此疑之時故言爾時或可時衆機在妙音聞即得道如二上菩薩得道已竟八萬四千

悟理之時須聞觀音故言爾時諸佛如來不空說法有四悉檀因緣乃為說正是教演四悉檀時故言爾時也二標人者即是無盡意也名無盡者非盡非無盡為對小乘名盡故言無盡小乘明盡為對盡智無生智滅色取空之盡故云無盡也又云何無盡所謂空不可盡假不可盡中不可盡故言無盡大品經云即色是空非色滅空空故無盡也又大集經釋無盡意東方過十恒沙國微塵世界國名不眴佛號普賢純諸菩薩無二乘名但修念佛三昧不滅不善不出心行平等猶如虛空是為念佛即見佛時即具六波羅蜜得無生忍所謂不取色即檀除色相即尸觀色盡即羼提觀色寂滅即毗梨耶不行色即禪不戲論色即般若也身子問誰為汝作字名無盡意答曰一切諸法因緣果報無盡一切諸法不可盡初發無上菩提心已不可盡譬如虛空不可窮盡為一切智發菩提心豈可盡也諸佛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十力無畏等無盡因如是等發心故不可盡衆生性無盡教化衆生無盡知一切法性無盡故無盡是名菩薩發心無盡又禪波羅蜜無盡乃至方便無盡凡八十無盡八十無盡悉能含受一切佛法從是得名名無盡意也又淨名云何謂為盡謂不盡有為何謂無盡不住無為華嚴有十無盡法門如此等經皆就假名分別一切諸法因緣

果報。以明無盡意。又如勝鬘經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一切法常住。又大品經云。一切法趣意。是趣不過。意爲法界。定則非盡非無盡。如是無盡。例如非常非無常。是乃爲常。又淨名云。法若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與不盡。故知非盡非無盡。是真無盡義。又大品經云。癡如虛空不可盡。乃至老死如虛空不可盡。色不可盡。乃至識不可盡。如此等經。皆約中道之理。以名無盡。通達空假中二諦之法不可盡。故名無盡意。菩薩亦名無盡心。智識色受想行等。我不可說不可說。不能具載。菩薩者。外國云摩訶菩提質多薩埵。此云大道心衆生。始心行者爲煩惱所生。二乘爲五分法身所生。六度菩薩爲福德所生。別圓爲中道所生。故大品云。如來身者。不從一因一緣生。如來身善薩爲衆行生。故言衆生。發心求佛。故言爲大道。利益一切。以法道成他。或言成衆生。廣釋菩薩義。如別記。三敬儀者。爲三。一起。二袒。三合掌。起者。禮云。請益起。請業起。菩薩於佛備具二儀。故言起也。觀釋者。菩薩常修遠離行。故言起。亦是起諸法。著空即是塵。於此空無所染著。故言起也。又菩薩安住空理。理本無起。悲衆生故。來機利益。故言起。又中道之義。非起非不起。而能起能不起。無起之起。起即實相。亦起衆生實相。故言起也。偏袒右肩者。外則以袒爲敬。露

右者。亦執本爲儀。表弟子事師充役之儀。是故以袒爲恭也。此乃以袒爲儀。然古有須賈肉袒謝於張儀。露兩髀也。此方亦不一向是便也。觀解者。覆露表空假二諦。又表權實。實不可說。如覆左。表有實益。權於化便。如露右。表有斷益也。合掌者。此方以拱手爲恭。外國合掌爲敬。手本二邊。今合爲一。表不敢散誕。專至一心。一心相當。故以此表敬也。觀解者。昔權實不合。而今得會。又五指表陰。仁王經云。法性色受想行識。此即實智真身。亦有五陰也。應化因緣。亦有五陰也。衆生性德之理。亦有五陰也。衆生生死果報。亦有五陰也。聖人爲化衆生。示有應身五陰。是則權實陰味。若衆生法性理顯。聖人亦息化歸真。權實不二。合掌表於迹本還原。入非權非實。事理契合。故合掌也。向佛者。表萬善之因。向萬德之果也。亦是修人分證權實合。合於究竟權實合。故言向佛也。四發問者。此下有兩番問答。初番問觀世音。後番問普門。前問爲二。一標數。一標所問人。二正問。又經言四具二莊嚴能問是義。我具二莊嚴能答是義。今無盡意具二莊嚴。故願觀音二種莊嚴諮發如來。如來究竟具二莊嚴。當答此義。釋論云。問有多種。不解問。試問。起機問。今無盡意。即是起機問也。世尊者。即是稱歎尊號。十號具出釋論。用彼釋此。

四明記曰。釋疏二。初釋題目二。初正釋題義者。

宜也。謂解釋經文。使合宜也。又義理也。所以智者入法華三昧。於觀行位中見第一義理。以此義理解於經文。疏者。通意之辭。又音疎。即疏通疏條之義也。二記記人。二釋題文云。初須分章段。云初就一家分段。此品既是流。師爲北涼沮渠蒙遜。則傳十世。故涼陳已來。謂之甚衆。於是分節經文。三段有異。二今師下示天台多種。二初是明多種分文。二若作下正依二段節目。二就前下正釋經文。二初前問答。二初分科。二一爾下隨釋。二初問四。初時節。二初釋字義。二即是下明意壇。二一仍引釋相品。二初世界。東方西方隨機樂欲。二或可下爲人。或有根性聞於前品已得世界。故云意今聞此品。即生宿善。三或可下對治。破惑解事爲於對治。破惑爲第一義。今從解事。當第三悉。四或可下第一義。二土者謂中也。莊嚴云。八萬四千隨妙音者。此土華德。及以萬二千天子。因彼菩薩來往得道。今八萬四心悟在觀音。二諸佛下總明意。如來如鼓。四衆如桴。擊之有聲。聲不孤發。今乃四機扣佛之時也。二標人二。初釋別名三。初中道對小。此菩薩名由證中道。中以不偏。令偏從無盡意。爲對小乘是滅盡法。故彰中道非無盡。故小乘盡智者。謂我見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已。如是念時。無漏智慧見明覺也。無生智者。謂我見苦已。不復更見。斷集已。不復更斷。盡證已。不

復更證。修道已。不復更修。如是念時。無漏智慧見明覺也。二又云下三諦明圓。二初標示。三大品下別示。三初圓空無盡。二揀析示體。故云即色是空。應知體空通於三教。通則但體生死即空。此偏空也。別圓能體涅槃亦空。此中空也。雖通屬別。即通屬圓。今在圓也。圓中名空。此空無盡。二又大下圓假無盡。二初引經示相。三初大集約八十明假。二初本土所修。此是妙假。具於三觀。不滅故假。不生故空。不出故中。蓋不流出二邊故也。此觀觀佛。具觀三身。至分證位。名爲見佛。一切佛法。無不現前。且舉六度耳。二身子下依法立字。二初身子問。二菩薩答。具彰願行。願行無盡。名於此亦因緣果報。即依苦集立誓。因緣集也。果報苦也。爲一切苦。依滅立誓。以一切智及五分等佛果法救衆生。性下依道立誓。以順法性教化衆生。知道去故。皆云發心。知是立誓。又禮下依誓立行。萬行皆爲禮等攝也。得波羅蜜。得到果也。若類若行。皆無作故。方得無盡。凡八下結上。顯得皆即去果。是故皆含一切佛法。二又淨下淨名就二諦明假。有爲是俗。可盡之法。無爲是真。不可盡法。小乘智淺。盡於有爲。住於無爲。故佛斥斷。圓、觀俗即是妙有。故行萬行。觀真能達不空之真。是故不住三無爲境。是故二諦皆是常住不思議假。故名無盡。三華嚴約十藏明假。斷經二。初十無盡藏品云

菩薩有十種藏三世諸佛皆說所謂信藏戒藏慚藏愧藏聞藏施藏慧藏念藏持藏辯藏乃至云此十種無盡藏有十種無盡令諸菩薩究竟菩提何等為十饒益一切眾生故以本願善迴向故一切劫無斷絕故盡虛空界悉開悟心無限故迴向有為而不著故一念境界一切法無盡故大願心無變異故善攝取諸陀羅尼故一切諸佛所護念故了一切法皆如幻故是為十種無盡法能令一切世間所作皆得究竟無盡大藏二如此下結經明假云又如下圓中無盡二初引經示相四初勝能約佛法明之以一切法皆佛法故法無不中中故常等常住故無盡二大品約法界明之法界體是大總相故諸法皆然如提綱領毛目悉歸達境皆中何法非攝今持言意蓋為釋經意為法界理必雙非名無盡者名備意圓故例真常實無遮例今釋無盡上下皆然三淨名示即遮是中空有當體皆是圓中中性不殊豈可有盡此之無盡蕩二邊情是故能空盡與不盡故知下結成圓中是真無盡四大品明諸法皆中備惡全體是性惡故十二因緣及以五陰一一如空常住周備非當宗義此文莫銷二如此下結經明中三通達下從德立名二初正立名能達之意從所達法得無盡名學者須了意即三諦無別所遺能達亦無若其不然非無盡意二亦名下例諸法心智五陰及一切法既即三諦故皆得立無盡之名二菩薩下釋通名二初對覺翻名二約華釋義二初釋眾生二初通明因果能生實法所生假名始自凡夫訖尊極名莫不從於眾法而生二別明菩薩從於無盡眾行而生故曰眾生二發心下釋餘生人約上求下化而釋前以眾得生已假名今以通法成他眾生三廣釋如別三教儀二初分經二起者下隨釋二初釋起二初事釋禮即曲禮彼云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鄭氏注云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今無盡意欲請觀音利他之業欲益已心菩薩之行故從座而起二觀釋二初約空論起又有二意初明空觀不著諸法次明空觀自不著空故名為起二入菩下約假論起即不起滅空現諸威儀也三入中下約中論起中道遮照皆絕待對故起不起無非中實即遮之照名不起之起此起自能起發中實亦能令他起於中實二偏袒下釋袒二初事釋二初約西土云此方下約此方言須貫瑚依儀者合云依様字之誤也元是乞唯觀入也初仕魏與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以雎為賢私賞金璧及牛酒須賈疑而歸之使還撻雎於魏相魏齊言范雎以魏密事告齊魏齊大怒折脅拉齒遣賈養棄之廁中雎不死求守閽者出之雎既得免易姓名曰張祿隨秦使

王稽入秦見昭王昭王悅之拜為客卿後遷左丞相後須賈為秦使雎乃微服而出故於驛賈見而大驚問雎曰便說於秦乎雎曰逃亡之今免死而已何敢說秦乎又問雎曰秦相張君子知之乎雎曰主人公亦得接近賈曰今欲因子請於張君於是同詣下書守門者驚起正色賈疑之雎入而不出賈問門令知是秦相失色戰懼脫冠肉袒請入謝罪雎乃數而怒之及賈使還雎曰為我報魏君令斬魏齊不然我將圖魏矣魏齊後乃自剄觀上析前述秦二觀解以事表理觀成法門可以修觀故名觀解三釋合掌二初釋合掌二初事釋二觀解二初表權實昔分今合順邪未觀百界一念權實宛然二入五下表事理迷殊悟合法性五陰凡聖並殊但聖出纏眾生在染染中性陰起生死陰以為能感故使聖人出纏實陰起於權陰而為能應感若後佛應則歸身故以兩掌來今方合欲令行合即觀事陰合於性陰二釋向佛文唯觀解而有二意初直明向佛次兼合掌明向義四正發問二初分文立意三初帶總分節二大經下問答功德三釋論下爾示今問二世尊下依文釋義三初釋稱歎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疏以觀世音菩薩即是標所問之人也具如前釋何因緣者問緣甚多略言境智因緣若就眾生則以善惡兩機為因聖人靈智慈悲為緣若就聖人觀智慈悲為因眾生機感為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如上釋也記曰二觀世下釋所問三何因下釋正問二初問能成因緣二初別約境智境是機感智即聖應感應名為因緣則通二若就下互通凡聖因觀緣跡主論因發主論緣跡二名觀下問所成名號因緣是實法名號是假今攬實成假也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疏曰第二佛答即為二初總答次別答三勸持就初總答為二一明機二明應就機為四一標人數二遭苦三聞名四稱號數者十法界機實自無量而言百千萬億者此乃通舍界業因者如一地獄界大界是因其間便隨後有何業如一獄便有百千萬億品格之殊一一品格使有百千萬億罪今是罪業正因所以同受一品罪苦將此意廣歷餓鬼畜生修羅人天皆亦如是故知此數是標因業之意也所以舉多數者明百千萬億種業遭苦稱名一時有機一時能應皆得解脫何況一人一業一機稱來而不能救此眾境眾機多以顯觀眾慈大也二明遭苦者即是受諸苦惱也此諸人上數上百千是業因此言諸苦惱是一業書凡有百千萬億故知有諸百千萬億上明數因下明業別用此意歷十法界萬機之

修不可說不可說也今言究苦惱者正是現遭苦厄也此苦由於時業果熟故因亦熟此即總答文略而意廣遍該十界不止人道而已後別答也文廣而意狹別舉人間七難而已故此處總答也三聞名者上明遭苦次明生善善惡合為機此即明大聞有四義如別記若能如是通達四種聞義即聞慧心無所依無住無著即是思慧一心稱名即備慧此大雖空三慧意顯四稱名者稱名有二一事二理若用心存念念念相續餘心不間故名一心或可如請觀音中繫念數息十息不亂名一念或可無量息不雜異想心想雖長亦名一心一心歸憑更無二意故名事一心也稱名者或可略稱如此文或廣稱如下文南無者歸命之辭皆是事一心稱名也理一心者達此心自他共無因不可得無心無念空慧相應此乃無一亦無心知聲相空呼響不實能稱所稱皆不可得是名無稱是為理一心稱名也二應者先明應次明解脫應有多種三教之應應不一時圓教觀音一時圓應衆機危急應速一時聞即稱是機速稱即應是應速皆得解脫者即是冥顯利益也皆者非但顯於多機衆益亦是顯於圓遍之應也或時有機速應速平等利益速貽文聞十法界衆生無量機既無量云何一時皆得解脫答譬如父母念子心重多智多才具大勢力衆子在難即能

俱救之菩薩亦如是無緣慈悲重權實二智深聖財無量神通力大十界雖多應有餘裕妄樂伊言思勇大力智慧寶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即此意也又如毒龍罪報尚能以一眼遍視一切視之皆死何況菩薩種智圓明耶又如魃居亦頗明鏡又是入王三昧力一時十番利益一切此義具在大本玄義問一心稱名皆得解脫今見稱唱累年不蒙寸驗何也答經云一心稱名有事一理一二途無驗何能感響譬如臨鏡背樸對谷閉口何能致影響耶第二別答為三一口機感應二意機感應三身機感應就口機為二初明七難次結口機有人云次第三機者口顯居前音成由意意識成身也通論口機亦能三種苦但先明果苦次除苦因次滿願與樂問此中明救苦那忽與樂答少分與樂於引接之也問何意不與其樂因答因非引接故不與又其文在後為說法是與樂因問悲門脫少分與樂慈門應少分救苦答前悲全拔苦已竟後但與樂無苦可拔何論少分有八解七難為兩雙一雙火水無識為一雙鬼非類為一雙王賊是類為一雙鬼問去來王論輕重故成七難也次第者火水無識為兩時重鬼雖有識非類為次王賊有識是類故輕於鬼王相對切以鬼以王王難時鬼重又以王比鬼王重鬼輕此二相似故前出有師以火水為一難有人難之

又云解名皆得解脫羅刹之難不立風向難今明聖人赴機何必如此情下次第何必不次第今不同前者此文明赴機拔苦那得更以與樂間之今言次第者先入國隨俗赴口機為切意冥身顯以為次也若身經意一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經不云次第觀機那可作次第釋耶他既作七難次第今還後作對之耳入火即有煨身絕命之憂最為辛毒故居初水漂況浮小緩於火羅刹雖暴如經云有五百羅刹女妻五百賊人生子受樂時節猶存然後殯食此便緩於水王難非即得即戮所罪虛實刑虛赦不同於鬼一槩併食故使次羅刹也鬼來取者無的所聚衰乃達害遠脫可免不同王去定入死生此復次王難也枷鎖節身三處失命但有禁困之苦小緩於鬼惡賊貪寶殺寶即畢若能半辭善巧方便即可免脫此一往次第爾至如兇賊忽發與火燒何異問諸難衆多何意取七耶答此有所表人以六種成身還以六種自害如人共七難同住後以七為難今通用七難等表六種也火水風即表身內三種也刀杖枷鎖表地種也鬼賊王等表識種也三千大千世界表空種也云何空得為難如人身有內空四大圍之識於中住何異大千界圍地水火風王鬼賊等於中住耶空為難者空是來難之由如身體堅實外病不侵身若空疎衆疾遂微又如

人家宅無垣墻盜賊則進能來難故空亦成難識種是難者心識邪計橫起愛見邪或法身慧命如王鬼賊劫奪財寶斷傷壽命故識種是難所以不多取者正應表此假命多舉諸難亦是表此

記曰二佛答二初分科二數者下隨釋三初總答二初貼文二初明機四初標人數二初舉多數三初標跡畧示經文所舉百千萬億非謂十界各有此數蓋指一業有如許人二如一下同受一苦以苦驗人知同一業若不然者那得同受一品苦耶三將此下以例諸趣二所以下明多意凡地狹心尚能徧攝果中廣物豈有所遺境衆等者機藉若多應火必盛二遣苦二初成上義顯無量二初以別兼該同受上言百千是同業者共受一苦今言諸苦即是有諸自十萬億二用此下以此意歷十界界界有諸百千萬億華嚴明數極至不可說不可說二今由下對別答彰徧該二初明總答文略意廣上明諸苦實徧十界苦由惑業即顯能脫十界三障廣宜遍此二後別答文廣意狹別答七難約觀得解始通三乘今之總答文該十界三聞名云初遣苦聞名共作機由過現惡故遭諸苦後由二世之善而得聞名妙玄云從聞從起次悔以上至苦實皆有善惡相帶為機二聞有下四聞三慧俱能感二初釋相二初名指四教四聞三慧能聞所聞皆是實有通教即空別教

即假圓知。能所皆是法界。問既有四。思修亦然。故大本疏解我聞有聞聞。聞不聞。不聞聞。不聞不聞。二若能下正示圓教三慧。前三聞慧。不得圓聞。圓教聞慧。四種偏邊。邊四皆是不聞不聞。即聞而思。何依何養。二慧導得。一心稱名圓修慧。二此文下結示四稱號。云初牒示事理。云若用下各示稱念。云初事。云初明一心。有相續一念。有數息一念。二明稱名。今文但稱所歸之名。未稱能歸之體。故是略非廣。二理。云初明一心。心有生滅。不名爲一。今達心性非四句生。既本不生。亦復無滅。乃名一心。然立一心。對他成。云若無一無心。則無諸無法。畢竟叵得。名理一心。言達此心者。即是體達事中一心。二知聲下明稱名。既達心空。從心所生一切皆空。故今聲響。能稱所稱。皆非生滅。故曰理稱。事未必理。理必具事。以此爲周安不感聖。二明應。云初分科。二應有下隨釋。云初明應相。云初判偏圓並標。三教作意。應不一時。圓從運應。一時普徧。二衆機下明機應逮攝。觀音應赴心內衆生。衆生機感心內觀音。若不然者。不徧不速。二皆得下明解脫。云初約多機顯圓應故。前釋人數云此舉衆機多以顯觀深應大。二或時下約三達再貼文。經云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如何觀之。然本衆苦。普皆解脫。既聽之者。宜善思之。三問十下料簡。云初明十界機應俱

時徧。云初以多機差別難。云答譬下以四事圓普答並。初以四喻示。二菩薩下約四法合。三安樂下引此經證智慧寶藏證財智。云四又如下又三喻顯。五又是下示三昧名中道爲王。統攝二諦。一心圓含十益普霑觀音入此三昧。即是徧入一切衆生心性常以三昧之力與其十番之益。但由機感親疎。故使利益深淺。王三昧在妙玄第四。十益在第六。二問一下明一心事理立能感。云初久稱無效問。二散心乎法答。若能一心稱於事理具備。形對影生。聲騰響答。第二別答。云初分科敘意。云初分科。二敘意。二初敘化師意。云初立三機。云初有八下定三業前後。二通論下辨三機與拔免難。是除苦離毒。是除因。得子是與樂。三敘三番料揀。云初問那忽與樂者。古以得子爲樂。故也。答云少分與樂。不敢悲門。二問禮拜已是示求樂苦何不吟求戒善等業爲樂因邪。答樂果稱意可引入求修因勤苦非引接法。其文在後者十九說法廣亦修因也。三問并答可見。二有八下立七難。云初明變冤鬼聞去來者。去謂飄墮其國。來謂到此。偶入王論輕重者。彼害則重。檢業則輕。體則是五。聞則成七。二明次第。鬼王相聞者。三鬼國難。四臨害難。五來惱難。六枷鎖難。三四相次。鬼難在海。國則重。王難在城邑。似輕。五六相比。鬼惱或死故重。王但禁固故輕。各論輕重。故云相似

乃相間也。二有師下立八難。云初一師立。二一師破。云今明下明今師意。云初明三機。云初斥他非。云初斥情卜聖應。云今不下斥悲門與樂。云今言下明今意。云初隨世立次。此娑婆國聲爲佛事。口機爲初意。根冥密起。必先身業。蠢顯後心而動。三業之次豈不然乎。二若身下聖應無擇。且隨世俗立次。如前據聖無謀。即扣即應。二他既下明七難。云初明次第。云初且一往立次。從重至輕。一往次第。二至如下識不可定執。云問諸下明所表。云初以難多唯七意。二答此下以七難表六。答二。初正示表意。云初通明七。六經明七難。不止在事。故約觀釋。通亘三乘。若無所表。不能核滯。故約七難以表六種。外水火風表內三種。刀鎖堅礙表內地種。王等有情可表識種。大十世界雖非正難。是難所依。可表內空。二云何下判二空識。二初明表相。二空爲下明爲難。云初空雖非正難。而是難由。若論觀行亦爲所觀。二識識起變見。必該通別二種變見。二所以下結示唯七意。若有

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疏曰一

火難爲四。一持名即是善爲機。二遭苦即是惡爲機。三意。四結。上總云受諸苦惱。未判其相。今別答故。舉水火等也。釋諸難例爲三意。一貼文。二舉事證。三觀行解釋。貼文者。持者口爲誦持。心爲秉持。末持爲理不失。雖非

口持。覺觀亦得是口行。故通屬口業機攝。若有。設有後有。皆是不定枕脫之辭也。餘皆難起方稱名。此中前持名而遭難。此或是前後互出爾。今爲火難。章安須預憶持。憶持必無此難。設脫有者。皆是放捨所持。背善從惡。稱之爲設。如慈童女因緣。若能至意備孝。不違火輪。逮母絕髮。受地獄苦。此是來好不燒。廣出因緣。得入持名。本不應遭難。緣若忽忘。設入大火。若能憶先所持。即得免難。火難既重。機亦須深。故先持後脫。其義可見。感神力是結大難也。次約證者。晉世謝敷作觀世音應驗傳。齊陸杲又續之。其傳云。竺長舒晉元康年中於洛陽爲延火所及。草屋下風。豈有免理。一心稱名。風廻火轉。那舍而滅。鄉里淺見。謂爲自爾。因風燥日。擲火燒之。三擲三滅。即扣頭懺謝。法力。於魯郡起精舍。於上谷乙得一車麻。於空野遇火法力。疲極小卧。比覺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得稱世音。應聲火滅。又法智遇野火。頭面作禮。至心稱名。餘處皆燒。智容身所無損。又吳興郡吏此皆記傳所明。非爲虛說。信矣。三就觀行釋者。火有多種。有果報火。業火。煩惱火。果報火至初禪。業火通三界。煩惱火通三乘。今果報火難者。從地獄有上至初禪。皆有火難。如阿鼻高于八萬四千。內外洞徹。上下交夾。鐵鬼火即煙起。舉體燋然。畜生燒炙湯炙。脩羅亦有火難。人中火燒現見。故若

至劫盡。須彌洞然。諸天宮殿。悉皆都盡。初禪已下。無免火災。凡一十五有衆生。百千萬億諸業苦惱。持是觀世音名。火不能燒。何但止說聞字提入作解脫。直說一十五有果報。望得解脫。誠可笑哉。餘九番非彼所知。次明修因惡業大者。隨有改惡修善之處。若五戒十善。多為惡業所覆。故經云。燒諸善根。無過瞋恚。雖生有頂。頭上火燃。術婆伽欲火所燒。金光明云。憂悲益火。令來燒我。能破善業。退上墮下。皆名為火。若能稱名。得離惡業。故請觀音云。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令得清淨。由斯菩薩威神之力也。次明煩惱火。若聲聞人。厭惡生死。見三界因果。猶如火宅。四倒結惑。煙炎俱起。輪轉墮落。為火所燒。生死甚延。晝夜不息。勤求方便。競共推排。爭出火宅。稱觀世音。機成感應。來於羊車。速出火宅。入有餘無餘涅槃。即得解脫也。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教。次明別教。次明圓教。次明變易土鈍根人。次明變易土利根人。凡有九番。行八備道之時。並為五住煩惱悉火之所燒害。各修方便。方便未成。火難恒逼。稱觀世音。方便即成。便得解脫。一一當其法門。細作機感之義。問。菩薩住何法門。而能如是耶。答。菩薩法門無量。不出別圓兩觀。本起慈悲。故能十番赴應。所以者何。菩薩元初發菩提心。見果報火燒諸衆生。即起慈悲。誓當度脫。失持禁戒。亦起慈

悲。救諸業火。修無漏觀。白骨流光。發火光三昧。入勝處中。有火勝處。十一切處中有火一切處。皆起慈悲。當為衆生。滅煩惱火。又觀諸火。悉是因緣所生。法體之即空。又從火空。而觀火假。分別因緣。又觀火中。見火實相。如是次第。節節皆有慈悲。誓當利物。令住福處。力用無盡。以本誓名。熏諸衆生。未曾捨離。隨有機感。即能赴應。若事火起。稱名求救。即對本時果上慈悲。救苦與樂。惡業火起。即用持戒修定中慈悲。煩惱火起。即用無漏入空入假入中等慈悲。節節相關。若衆機就感。一時赴感。慈悲遍應。皆得解脫。如華嚴第四十云。善財詣進求國。見方便命婆羅門修苦行。求一切智。有大刀山。四面火聚。從刀山上。自投於火。語善財云。能入此者。是菩薩行。善財生疑。言是邪法。梵語善財。莫作此念。此是金剛大智。令欲竭愛海。自在天云。此菩薩五熱炙身。令我滅邪見。離我心諸魔。又云。菩薩炙身時。我等宮殿猶如聚墨。我即發菩提心。乃至化化自在天。於煩惱中。得自在法門。乃至龍鬼阿修羅。皆發菩提心。捨本惡念。善財聞空中語已。即時悔過。登刀山入大火聚。未至得菩薩安住三昧。入火得菩薩寂靜安樂照明三昧。此火山者。名為無盡法門。若入此門。能知諸法。故衆經大法門如此。證成觀音大法門。慈悲救苦。十番利益也。次明菩薩本修圓觀。所起慈悲者。但

惑為煩惱道。以無漏業名為業道。變易生死名為苦道。實報三道。謂無明惑為煩惱道。非漏非無漏業為業道。彼上變易名為苦道。今從增勝而說。故約事火而為果報。只在初禪輪廻之因。以為業火。故在有頂。三觀所發方名煩惱。故通三界。下去諸釋。其意準此。三果報火難。下隨次釋。二。初果報火。二。初遣難。三。初通明度。二。如何下別示相。三。凡一下總結示。四趣四洲。六天。初禪。若加梵王。合云十六。同在初禪。且云十五。二持是下感應。二。初機成獲脫。二直就下指數分別。一直就果報地上。清涼驗於舊解。所大者舊因業已去。九番破舊。他不聞名。二次明下惡業火。二。初遣難。二。初明修因上之所明。於現報上。求免苦厄。安其果身。今所論者。修行戒善。反入地定。求於本者。人天樂果。二多為下明違大。二。初釋相宿習破戒十惡業等於備指時起作障難。使戒定善業不成。名為被燒。有頂等者。然有漏善極非想定。非惡業火。無所有下。即為惡業。且欲示於惡通三界。故引之耳。二術婆下引證。二。初引事。術婆伽婬欲熾盛。火起燒身。此即業火。今能生事火。驗三種火。其性不別。二金光下引經。云。能破下被燒上升之善。既為所焚。乃隨惡業。牽墮於下。二若能下感應。二。初成機得脫。二故請下引消伏證。梵行者。淨行也。謂大小諸戒。是三業之令清淨之行。十惡是能壞梵行

是所燒。三由斯下。用此文結。三煩惱火。二。初就機應解釋。二。初明偏圓機感。二。初別釋。二。初約聲聞。廣示見思之因。爭陀之等。四心流動。三相遷移。名為火宅。競共推排。爭出此宅。若非一心稱觀世音。或當墮落。為火所燒。此教觀音身在此聲處。入彼聲故。吟聲聞得二涅槃。二次明下例餘位得機。制於通教見思為火。別教正以塵沙為火。圓教初後無明為火。上之二云通名變易。未能伏斷。無明惑者。名鈍根人。若能伏斷。稱利根人。伏在方便。斷窮實報。二凡有下總示。二。初修觀被燒。唯除求離。果報火者。戒善已上皆名修道。故示九番。並為五住惑火燒者。修因禪定。亦被變惑三住所燒。況三毒業。見思通稱。二稱觀下得名得脫。各依本法而修。一心以稱號。若成機者。無不得脫。二問菩下明漸頓慈悲。二。初問起。如上所明。二十五有。三障苦難。十番令脫。未知大士修何方便。證何法門。得如是名。二答菩下釋出。二。初略示。二所以下廣釋。二。初明漸次。二。初約觀本誓。二。初果報慈悲。既於元始發菩提心。凡曰見聞。終期濟拔。二受持下修因慈悲。善云。業戒須兼根本十二門禪。以其業火。皆能壞故。三備無下無漏慈悲。云初事定。若據根本味禪之外。有根本淨禪。謂六妙門。十六特勝。通明禪。此等亦帶無漏。能滅煩惱。今但從觀骨光等為無漏者。蓋取出世事禪之中

有大名者斯其觀相此乃以事禪之火成見思之火然事禪有四即觀練中修觀謂九想八背捨八勝處十一切處練謂九次第定熏謂師子奮迅三昧修謂超越三昧今於四中但舉觀禪中三不引八背者以八背中無火名故且隨便也初云白骨流光者即九想中於第八白骨修八色流光言八色者見地色如黃白淨潔之地見水色如深淵清澄之水見火色如無煙清淨之火見風色如無塵迴淨之風見青色如金精山見黃色如薝蔔華見赤色如春朝霞見白色如珂月雪見色分明而無質礙八勝處者一內有色相外觀色少二內有色相外觀色多三內無色相外觀色少四內無色相外觀色多此四句各皆云若好若醜是名勝知勝見五地勝處六水勝處七火勝處八風勝處此於緣中轉變自在觀心淳熟勝前八色故也十一切處者一青一切處二黃一切處三赤一切處四白一切處五地一切處六水一切處七火一切處八風一切處九空一切處十識一切處此於所觀普徧即觀禪成就也二人觀下三觀諸火者報業煩惱及事定中火皆是三觀所觀境也此境緣生故先即空次假後中故成別觀節節慈悲誓拔根業及三惑火二令住下熏心起應言初來誓起難言初真悲妙力即是鄰極同體慈悲實熏衆生令成機感云應拔苦二若事下衆

機關誓衆生苦起三種火時與本菩薩所起無緣故關今果之悲以答因中之誓章師云發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三若衆下一時普救別救雖則修有次第證必圓融故下體樸能一時應二如華下引經證成一切引經問今家判華嚴善財來見彌勒文殊已前皆是別教歷別法門今文既云此火山者名爲無盡法門若入此門能知諸法此門豈非圓融義耶答既唯於火法門中能知諸法不能於餘法門知諸法故以彼經云我唯知此一法門故知仍是教道之說若爾此之三昧住何諦理破何等惑答既云無盡法門又云能知諸法即是中道三昧破無明惑故釋義明善財若於知識得實相三昧則破障中微細無明多分且約教道不融破無明惑上皆釋義二無作下結示觀音若是別教教於煩惱火者即如方便命婆羅門所修之相也十普利益者乃是適於前來三番慈悲二次明下明圓頓二初明本修圓觀慈悲初心觀火不思議境即一火門具三千法雖皆互融相相分明即於此境發菩提心誓拔衆生三障火難誓與衆生三種火樂三若法下明入位法界機應二初釋二初無謀而應圓修圓證以圓證顯熏圓力用不動一心救十火難二雖無下不分而分圓普之悲徹底而拔實非前後淺深應之但就機感三障爭齊對二十五王三昧各自

成多火免果報火當於十五王三昧力修有爲善免惡業火當二十四王三昧力關何一耶若除惡業不用非想若成善因不用地獄以地獄因無成就修非想之因無破除故故修因惡業極上極下至論不用一三昧也二衆已去至圓入中節節皆用二十五有王三昧力三雖應下入而不合難入諸有三障之火以其體了即空假中故無相可得何有能燒及所燒耶二菩薩下結二常金下示己他得益如幻三昧破闇淨有具論十番他師唯如果報一義故云少分若爲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疏曰第二水難者亦爲三意一貼文二引證三觀釋貼文爲三一遭水是有苦二稱名是善三得淺處是應也問何意言爲大水所漂答小水不成難或截故入水亦不成難欲論其難故言大水所漂火難所以言入者小火亦能斷命若故入若不故入則害命今舉其重難重難既勢何况其輕是故言其入火不言入水言其大水亦言大火水論其淺即成應火備少在木處應也二引證者應驗傳云海鹽有溺水同伴皆沉此人稱觀音遂得一石圍僅如牀步見而今來船使入開眼果見有船人送達岸不復見人船此人爲沙門大精進又劉澄隨貴海爲廣州牧行達宮亭遭風澄母及兩尼聲聲不絕唱觀世音忽見兩人挾船遂得安隱澄真在別船及他船皆

不濟道圓三人來水度孟津者半一人前陷一人次没圓進退水上必死不稱一心稱觀世音斯如頭燃夜遇赤光徑得至岸此例甚多皆蒙聖力也三約觀解者果報水且二種惡業水通三界煩惱水通大小乘如地獄鑊湯沸屎鹹海灰河流漂沃溺餓鬼道中亦有填河塞海畜生淹浸衝波致患阿修羅亦有水難人中可知水災及二禪此並無岸是時若不稱名尚不致淺處何况永免耶次惡業水者諸惡破壞善業者患名惡業波浪愛欲因緣之所漂蕩淪入三惡道中忘失正念故捨淨業見思暴利退善入惡者即是水漂何必洪濤巨浪耶若能一心稱名即得淺處也次明煩惱水者經云煩惱大河能飄香象緣覺觀愛欲之水增長二十五有獨善滌水次蓋惱亂我心暴風巨浪有河洄復没溺衆生無明所育而不能出涅槃彼岸何由可登二乘人修三十七品之舟運手動足截有生死暴瀑前登道場一心稱名若發見諦三果皆名淺處無學爲彼岸次支佛侵習爲淺處通教正習盡爲彼岸次別教斷四住爲淺處斷無明爲彼岸次明圓教六根清淨爲淺處入銅輪爲彼岸變易中分分是淺處究竟無明方稱彼岸復次初果見見濁三果免欲濁四果免有濁乃至圓教方免無明濁菩薩所以通應水難者皆是本修別圓二觀慈悲令自成就王三昧名

所以者何菩薩修別觀時見衆生漂果報本起慈悲實菩薩修戒定時以善治惡於諸禪定水先三昧十勝處水一切毒害起慈悲以首攻悲又從水假入空發真無漏從空出假逆水因緣入水中遍見水實相即即法門皆起慈悲衆諸衆生令成王三昧寂而常照衆生非水所漂為為對事慈悲救果報水成定慈悲救煩惱水三說慈悲救煩惱水一切一時皆得解脫如華嚴二十八明善財至海門國海雲比丘為說普眼經云十二年來常觀此海漸漸轉深大身居此珍寶聚集如是觀已則見海底生大蓮華無量天龍八部莊嚴花上有佛相好無邊即申右手摩於我頂為說普眼經十二百歲一日所受何僧伽品無量無邊若以海水為墨須彌聚筆書寫此經不能得盡當知水法門攝一切法亦如大品字門具足一切義觀音於水法門久已通達故能遍應一切水難使次本修圓觀法門無緣慈悲遍應一切者觀水字門十法界水字是無不遍水尚不可得云何當有趣不趣十法界趣水是俗諦水尚不可得即真諦云何當有趣不趣即雙非顯中道第一義諦如此觀水字十法界三諦之名即起無緣慈悲遍熏三諦十法界衆生故能圓應一切若分別觀者以十六三昧救果報卷以二十四三昧救惡業水以二十五三昧救二未通別則入空有

流等卷以二十五三昧救別教出假於有流中冷無染濕以二十五三昧救圓教入中無明流水一切一時俱得解脫也　記曰二水難云初列義門二貼文下隨門釋云初貼文云初科經二問何下釋義三初遭水云初問二答云初說水難答二大難下對火難答二料簡三水論下蒙益二引證三觀釋云初列三卷從增勝意問前火難二如地下釋三水云初果報二初遭難云是時下機應云次惡下惡業云初遭難故於淨衆等者大經云如人帶持淨囊欲度大海有一羅剎乞此淨囊初則全乞其人不與次乞其半次乞三分之一次乞手許後乞微塵許其人念言若與塵許囊當漸出何由度海故忠不與護持禁戒亦復如是常有煩惱羅剎令人破戒若破根本如全與破僧殘如半與破捨墮如與三分之一破波夜提如與手許破突吉羅如與塵許所破雖小若不發露則不能度生死彼岸菩薩護持重禁及突吉羅等無差別今明惡業故言故捨二若能下機應三煩惱云初明機云初論感水云初通明諸有水菩薩香象足雖到底若未過岸聲聞緣覺觀集而為初門故云愛水增長諸有二二乘下別示四教機云初示帶聞云次人下例諸經見佛修行不久當果不觀起大悲三息福悲凡陰煩惱二智雖未發真四教莫動名得見煩惱損讚極果名到

彼岸通教菩薩正盡得惑習亦對岸定易二去同以則惑而為中惑上品寂光方為彼岸二從次下亦四流常爲四流只是界內之惑今取別惑方名無明故知即與五住無異但合色愛及無色愛為一有流耳二菩薩下明應前之十番各有修相皆所被機未脫之事今說本觀二種修相皆是觀音出應之本二初通示二觀慈悲無別觀者略有二意一者此教初心立行雖依斷次以如中實後心能證王三昧故二者欲以歷別之相顯於圓融一念具於摩訶止觀十乘之相光明次第顯不次第今釋此爲本觀皆兩有兹二意二所以下別明三昧漸頓云初漸云初約修元始發心上求下化水也三昧即觀白骨八色流光中一色水勝處等例如大難中說二今成下頓應云初末普起體漸修頓證常照法界十番機緣三障水漂對於因中節節皆頓見彼一切皆得解脫二如華下引經證成二初證託於事海觀三障海十二年者十二緣也漸漸轉深見海十德十觀成也生大蓮華頓妙境也天龍莊嚴者具妙力用也有佛相好常見盡含那也申右手者權智應也摩我頂者實智處也即以感應道交彰始本合合也說普眼經者入分果法也一日所受至不能得盡者一念心塵頓大千經卷也二當知下結說如阿字具一切義應知亦是中道法門但帶教道唯

知此一耳二從次下頓云初頓修十界趣水者水為法界攝諸法盡故言趣也既立能趣又以所趣故當俗諦水尚等者所趣之本全體是性無相可得無所趣故即有能趣能所俱空名為真諦云何等者水尚叵得則無有趣有趣既絕不趣自忘即以雙非顯於中道此之三諦同一法性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不思議諦也二如此下頓應二初明不應而應入經云慈若有無非有非無名如來慈豈非三諦起慈悲恨前總攝中十界衆生受苦稱名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不觀十界即空假中那得一時離於衆苦良以三諦是生本性亦聖果源無有二體故同體悲方能圓拔二明不分而分大意同前大難中說今以四流對諸位難四教入空離於有流等於見欲二流也假於有流無染濕者假雖破空亦不著有以雙流故應如假顯空亦偏為名千等觀義在於斯中破無明如常所說

若有百千萬億衆生為求金銀琉璃硨磲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剎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得解脫羅剎之難以是因緣名觀世音

疏曰第三羅剎難者亦為三一貼文二約事三觀釋貼文又為二一明難二結名難中為五一衆數二明遇難之由三遭苦四明機五明應人數者但舉百千億數不定

剎多少明入海求珍時伴無定雖無定數於不可獨往故舉百千也皆悉爲田種百倍商估千倍仕宦萬倍入海吉還得無量倍故入海也次遭風是難由約下文證今若聞風爲正體下文云皆得解脫羅剎之難此宜不獨是羅剎難也難由正應無在由者何但由風由風墮難由入海遭風求寶入海由貪求珍寶展轉相由風災難故風是墮難之由也七寶是正寶珠是偽寶又如意珠寶最上今言寶者寶上寶下諸寶也樓炭云巨海有七種似寶一百二十種真珠寶黑風者舊云風無色吹黑沙故爾有人揮云沙中無船水中無沙非是吹黑沙乃是吹黑雲爾今還例此難水中無雲雲中無船何得揮沙而取雲風能吹黑雲何意不能吹黑沙請觀音云黑風洄波仁王般若有六色風黑赤青天地火也受陰經明五風阿含亦云有黑風風加以黑飾之甚也羅剎是食人鬼人死若臭能呪養之令鮮便有噉精氣鬼人心中有七渧甜水和養精神鬼噉一渧令頭痛三渧悶絕七渧盡即死一人稱名餘者悉脫者同受厄休否是共雖口不同唱心助覺憶故俱得濟是約若復值賊則同聲者陰地心多不并決須稱號令使聲與水難爲異何意就此結觀音之名此正就一人稱名而類然舉重明慈力廣被救護平等顯觀音之名也二約事證應驗傳云外國百餘人從師子國北海向扶南忽遇惡風墮鬼國便欲盡食一舶衆人怖稱觀音中有一小乘沙門不信觀音不肯稱名鬼索此沙門沙門狼狽學稱亦得免脫次觀釋者不但明世界中風黑業名風華嚴云譬如猛風吹罪心大常鼓熾然吹諸行商人墮落惡道夫人道善寶及無漏聖財從地獄上至三禪皆有業報風難如僧護經明地獄種種形相疾風猛炎消破壞餓鬼所欺若鬼道中寒風裂骨碎碑毀畜生飛走之類傾巢覆穴何可勝言備羅亦有風難若風災起時諸山擊搏上至三禪宮殿碎爲微塵當此之時雖能次第唯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以上三昧力或以手障或以口吸無量方便不得解脫也次明若修諸善惡業風吹壞五戒十善船舫墮三塗鬼國反受見境中大經云羅剎婦女隨所生子而患食之食子既盡便食其夫急切稱觀世音菩薩以慈悲力能令解脫次明二乘入林聖財寶爲煩惱風吹鬼行船行行船墮見愛境爲見愛羅剎所害若能稱觀世音得脫見愛二輪永得免二十五有黑業也次明大佛六度行遍別圓變易等入煩惱海採一切智寶八倒暴風所吹飄諸行船墮二邊鬼國用正觀心體達諸法不生不滅入實際中即得解脫鬼義合前後章故不重說也法界風難無量一時圓應者皆由別圓慈悲所熏菩薩本修別觀見事中風即起慈悲修戒定見惡業風即起慈悲修三觀時即即應以令入風實相王三昧中以事慈悲救果報風以戒定慈悲救惡業風三觀慈悲救煩惱風故能十番拔難若作圓觀論機應者但觀風字門具照十法界三諦究竟通達無礙慈悲偏覆若分別說王三昧者以十七三昧救果報風以二十四三昧救業風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別圓從假入空煩惱風以二十五三昧救別教出假無知風以二十五三昧救圓教入中無明風變易可解如是遍救法界一切一時皆得解脫也

記曰三羅剎難二初列義門二隨門釋三初結文二初釋經二入數下隨釋二初明難五初衆數二初釋人數若百若千或萬或億以其入海必求大船故云結伴不可獨往二實惡下明入海六次遭下難由三初正釋難由二初證風非證難以古師是風爲八難故總結文但成鬼難二難由下推風是難由若展轉推之皆是難由於諸由中風由最切是故經文特言風耳二七寶下進釋寶物二初分真偽二示似真三黑風下更釋風相二初他解三初舊師立二有人下他人揮三今運下今例難二請觀下今釋二初經明風色二風加下風黑怖甚三羅剎下遭苦羅剎鬼者本破沙門天王所貫有其二部一曰夜叉使疾鬼也二曰羅剎食人鬼也偏在諸處然其本居海外有國或人飄往其國或鬼來此惱人皆由惡因相關故也四一人下明機五明應二何意下結名二約事三觀釋二初明風義不局世界中風果報風也黑業名風至夫人道善寶皆悉稟風也夫無漏財煩惱風也以下第五人明鬼國具明三障惡鬼之義故今觀行且從難由風義而示欲於六種明別圓觀即是一切觀境之式二從地下釋風通三障三初果報二初遭苦二初上至三禪二如僧下下編諸趣僧護比丘明四阿含爲衆和讚五百商人入海採寶來就世尊請此比丘船中說法佛知有益許之令去船還海岸登陸而行夜宿樹下前入早發忘喚比丘比丘失伴獨行山林見僧伽藍比丘住處若飲食若房舍若溫室若園林若田地若受用皆是苦具日夜之間受種種苦有百餘僧僧護問故皆答云當還問佛自當知之既至佛所具陳所見佛皆答之悉是比丘破諸禁戒毀壞常住侵用衆物於彼海山受地獄苦學者覽之足以自誡二當此下明機應六次明下惡業二初遭難三塗約果受見約因皆由宿業令起受見墮於三塗貪欲之心如羅剎婦破戒定善如隨食子夫人天報如食其夫二急須下機應三次明下煩惱二初明機二初舉聞聖財不出七種一聞二信三戒四定五進六捨七慙愧悉行所無常析觀行行即不淨慈心等二行約凡位所修七財約聖

位所得云次明下諸位入鐵輪者是佛六根通到圓入空之觀以常等為鐵低中要為以無常等為鐵尼正觀一心稱觀世音知出三塗惡鬼境界即能達到中道寶渚鬼義合前使章前即此章略文約事使即第五惡鬼難章也二土界下明應二初通于二觀慈悲別顯斷修果能圓應二菩薩下別明三昧斷煩二一切斷二一切修時速行起誓二令入下明證時隨難相聞二若作下頌二一切修時三諦圓融風字門者如請觀音疏釋六字章句以六道者為六字門良由六道體是法界能通實相故名為門令以風字為門其義兩字者名為之解二若分下用時一念差別**若復有人臨當被害稱觀世音菩薩名者彼所執刀杖尋段段壞而得解脫**疏曰第四明刀杖難者亦為二一略文二次證三觀釋略文為三一遣難即是菩二解名即是菩薩二須令百刀杖段段壞者明人執殺者一折一來隨來隨斷稱題方大問水火何不令再來即答刀杖折再來重明聖力水火滅後難復持來既無持來滅何所顯今只令絕炎不燒共瓦更沒存頭力大各有其意不得一例作難也二約事證者應驗傳記晉太元中彭城有一人被枉為賊本供養金像帶在髻中後伏法刀下但聞金聲刀三斫頸了無異解看像有三瘢由是得放人罰有一人攢出盡像安髻中值此義道罰此人與表相還表以手摸之聞項有聲退後有像果見有瘢其人悲感寧傷於髻反損聖容遂加精進晉太元高荀泰陽京令犯虛臨刑一心歸命鉗鑷不復見遂下刀刃折之十斷遂首安及自身起五層塔在京林寺大始切兩方矢亂虎文秀被青州為土人明僧暎所攻秀將杜賀刑妻州民次二明觀釋者非但世間殺具名為刀杖惡業亦能傷善業身命煩惱六塵三毒等皆名刀箭從地獄出所有刀山柱骨銅樹傷身鑊湯鑪炭痛楚餓鬼更相斬剝互相殘害畜生自有觜距牙角自相觸突又被割切剝刺脩羅晝夜征戰龍王降雨變成刀劍人中前後白刃即循難沐復有橫死塞外復有衛刀兵市天共脩羅鬪時五情大苦皆有刀杖佛其大命之苦若能稱觀世音若應刑所刀尋斷壞若應戮降立之等立令得安穩次明修諸善因為三毒刀箭惡業破壞善心割斷禪定內慧骨微妙心髓法身慧命退失道法夫入大道乃至正命整難崩散萬劫不復起怖畏宗稱觀世音即蒙救護三毒不傷清昇覺即菩薩力也次明禁閉入獄鬼生死即時觀三界見思割於刀箭故大經云寧以利身近旃陀羅不能暫時親近五陰受詐親善六極刀賊變句正路如為惡邊大論云譬如臨得白刃問絡賊來威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如人被縛將去殺爾時云

何安可眠五苦章句云十二妄峰三重林館五陰刀入予門戰時烈推如此怖畏何由得脫當於正路須一心稱觀世音三業生利機成自然則能裂生死魔恩愛河不為煩惱刀杖所害欲上龜王無如之何次明夫傳次明六度得次明通別圓變易等五住刀箭傷法身損慧命者若能稱名即蒙聖應免離通別刀杖能二死地豈非法身慧力即便次明刀杖機應通法界者良由本脩別圓觀時見諸鋒刀傷毀即起慈悲我當救護脩善遍惡時於善惡業復起慈悲若觀刀杖是因緣生法脩三觀時復起慈悲願行填滿今住王三昧中無量神力以本事慈悲對果報刀箭脩善慈悲杖惡業刀箭三觀慈悲救煩惱刀箭刀杖是寶鏡為地獄門稱菩薩於寶鏡地門通達明了如華嚴四十明稱多羅童女於師子奮迅城師子幢王宮中廣明淨寶藏法堂不可思議莊校此堂一琉璃柱一金剛壁一摩尼鏡諸寶諸鈴諸樹諸形像諸瓔珞中住是一切寶鏡具內意見一切如來從初發心行菩薩道乃至成等正覺入滅皆於中現無不明了如於淨水見月影像此法門名般若普莊嚴法門善財入此地法門時能得不可說陀羅尼大慈大悲陀羅尼能作佛事陀羅尼一切法無不具足當知此宇門普應一切今得解脫也復次圓觀觀地大寶鏡之法攝一切十法界三諦宛然明了在地門中圓起慈悲遍於法界寂而常照無機不應若欲分別說之略易解者以十三昧救果報刀杖以二十四三昧救三毒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空煩惱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出假無知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中無明刀杖一切一時皆得解脫　記曰四刀杖難二初列門二解釋三初略文二初料簡二釋義三初遣難二稱名三示言下蒙應二初橫六消釋二問下對前料簡二初問二答二約證三觀釋二初通示三障二從地下別釋三相三初果報二初明遣難二伽龍等本宮安住與雲降雨六天四域修羅龍鬼處見不同天見花寶人得清水修見刀劍二若能下明機應二次明下惡業二初遣難惡業所感三毒破壞近障戒定違妨三觀言思絕處即微妙心二起怖下機應三次明下煩惱二初機二初聲聞二初遣譬二初釋相二故大下引證彼經云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篋令人養飼瞻視卧起若令一蛇生瞋恚者我當準法戮之都市其人聞已捨篋逃走王時復遣五旃陀羅拔刀隨之密遣一人許為親善而語之言汝可來還其人不信投一聚落都不見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聞空中聲今夜當有六大賊來其人惶怖復捨之去乃至路值一河截流而去今云蛇名害人不墮惡道無三學力必為五陰旃陀羅害若不識察

為許號非觀於六入循如空聚斜峨住於下臺六入欲捨復作始終坎忠應以道品船栰運手動足過分段可十住未免唯佛究竟經文本喻二乘始終令斷聲聞觀法十二因緣聞業如城黑白不動三種之業繫屬如館五欲為害如扶刀入魔境難出如門被守二兩時下得脫二次明下諸位各以本觀一心稱名即時解脫二從次下應二初斷二初明本誓隨見隨修皆起誓願救於衆生三障刀杖二今住下明起觀三初起觀相三昧神力稱本諸誓一一能救二刀杖下所住法以七種難來內六種對於觀門此地種門令修成也三如筆下引經證六種徧收一切觀境刀杖堅礙屬地字門故引屋壁地種能現諸佛及能發明菩財定慧一切功德當知地門能成普應二從次下頌二初圓修地為法界生佛依正無不趣入地字法門當知一塵無不具足三諦等者一塵即空一切皆空假中亦爾二圓起下頌應二初總示三諦慈悲無不徧攝故能一時徧拔衆苦二若欲下分別圓悲識已不可別論若欲易知對機分別四州四趣四王忉利此之十有有事刀杖能感一十五三昧力修有漏善遮惡刀杖感二十四王三昧力四教三觀一心稱名感二十五三昧之力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夜叉羅刹欲來惱人聞其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疏曰第五鬼難亦為三一貼文二約證三觀解貼文為四一標處所二明遭難即是黃三稱名知是善四應三十大千滿中者此假設之辭也若言滿中復更從何處來故知是假言爾土水火何不假設滿大千明鬼有心識相延故爾假設為傷水火無心假設為難鬼所以畏者觀音有威有恩若非懷恩則是畏威所以聞名尚不能加於惡眼豈容興害心害心惡眼二俱歇也次約事證者大觀解者若果報論鬼難者地獄道亦應有鮮惡大力鬼惱諸罪人鬼道中力大者惱於小鬼畜生道鬼亦惱畜生人中可知諸天既領鬼何容為鬼所惱如阿含中云有大力鬼忽生帝釋座中釋大嗔鬼光明轉盛釋還發慈心鬼光明滅即去人主既為鬼所惱何況四王修羅道即如是等處鬼難怖畏稱觀世音即不能加害也次明修因者自有惡業名為鬼自有鬼動三毒如阿含云婬亦有鬼鬼入人心則使人婬伏無度或鬼使嗔伏邪當知鬼亦破善三毒當體是鬼者惱破覺行嗔破慈悲貪鬼惱不足或嗜惱不默或乃至十善諸惱亦如是皆為惡業鬼毀損人天動不動業若能稱名即不加害也次明煩惱鬼者見心為男鬼愛心為女鬼若論此鬼即偏滿三千大千世界非後假設之言何以故以見使歷三界有八十八愛歷三界合有九十八豈不遍滿此

鬼欲來惱二乘入乃至六度通別圓等行人大經云唯願世尊善良呪陀當為我等除無明鬼人云惡羅刹止住其中豈非煩惱鬼耶若稱名消念觀智成就能令見愛塵勞隨意所轉不能為害也次別圓本觀慈悲機應者別觀菩薩初發心時見諸惡鬼惱亂世間無能救解如記將迦羅事從見合離是故菩薩興起慈悲為作擁護若修諸善為惡所壞亦起慈悲令善成就若觀心惡及以業鬼皆是因緣生法從假入空出假入中者即即慈悲誓願於諸煩惱深達實相成王三昧以誓願熏修法界衆生若遭鬼難能遍法界救護以事中慈悲救果報上鬼修善慈悲救惡業鬼以三觀慈悲救愛見無明等鬼悉令消鬼堪任禦不能為惡眼視之如華嚴四十二地以羅娑域娑婆陀夜天於日沒後見嶽虛空見其身上有一切星宿一毛孔中見所化衆生或生天上或得二乘或修菩薩行種種方便皆悉見聞爾時夜天告善財言我於惡衆生發大慈心不善衆生發大悲心於聲聞緣覺發歡喜心一切智道心我見衆生遠離正道趣於邪徑著諸顛倒處妄想恐懼衆苦惱我見此已無量方便除諸邪惑安立正見故知法身菩薩以夜叉鬼身能作如此安立衆生觀音菩薩於此鬼神法門豈不通達普應一切令得無害若圓觀識種是愛見鬼門一切法趣此識種鬼法門十法界三諦具足無緣慈悲普被一切即是鬼門王三昧力通應法界若分別說者以十三昧救事鬼二十四三昧救惡業鬼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別圓入空鬼乃至入中道一切一時俱不加害　記曰第五鬼難二初列門二貼文下隨釋三初貼文二初科經二三千下釋義四初標處二初大千假設二對上料簡二遭難三稱名四鬼所下蒙應恩感即是折攝二門以恩攝故害心惡眼二俱休歇以威折故惡害亦然二約事標而不釋上羅刹難已彰其事故不重說三觀解三初果報三初明難諸天等有嗔增諸惡助鬼之威慈為善本消鬼之勢行者當知若多嗔恚者與惡鬼同其事業若常慈悲與佛菩薩同其出處二如是下明感三次明下明惡業二初明難二初鬼動三毒雖是惡鬼使人婬傷亦是婬伏所召以其多起婬恩故命婬鬼得便嗔恚邪見亦復如是又是宿業互相招集故於今日同遭惡因破於善業二三毒下諸惡名鬼如前業大吝業孝業唇故令諸惡得名為鬼皆以三毒而名惡業與煩惱何異任運起者名為煩惱予起決定能動身口名三毒業今既能破五戒十善必非任運貪嗔癡也人天散善名為動業四禪四定名不動業二若能下明感三次明下煩惱二初明機二初明難二初所遭難二初明滿大千男性剛利如見推劃

女性業柔。如突纏綿。二何以下偏三界。二此鬼下遣釋合小草已去八番伴合俱為煩惱鬼之所害。一若稱下明感見變壞業卽乘而度是故淨名取譬。侍者隨意所轉。二次明下明應二。初漸二。初隨修立願。如記擎迦等卽請觀音經緣起也。毗舍離此翻廣嚴。彼國人民遇大惡病。眼赤如血。兩耳出膿。乃至六識閉塞。猶如醉人。有五夜叉名訖擎迦羅。吸人精氣。二於諸下次答普救二。初示相。漸終頌譯法身自在。法界衆生。三障鬼難。關於本普。一一救之。能令諸鬼。皆為佛事。二如華下引證。斯是菩薩住鬼法門能以鬼身。廣作佛事。三障之鬼。或破或用。得自在故。一切鬼難。一時普救。三故如下結益。二若圓下頌二。初明圓觀慈悲。澈理乃遍。令約鬼修。別從變見。識種為境。一識一切識。一切識一識。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此是鬼門十界三諦。依此妙境。真正發心。乃能徧應。二若分下明隨機分別事鬼既能惱於帝釋。故地居天。四州四趣。感於十種王三昧力。餘義同前說

復有人。若有罪。若無罪。杻械枷鎖。檢繫其身。稱觀世音菩薩名者。皆悉斷壞。卽得解脫。

疏卽第六枷鎖難亦為三。一貼文。二約證。三觀釋。貼文為四一標有罪無罪。二遣難。三稱名。四應上。論當被害。此定入死。日此明有罪無罪。或是推檢未定。或可判入徒流。若判未判。俱被禁節。明望心等。本救其因執。不論有罪無罪也。在手名杻。在腳名械。在頸名枷。連身名鎖。此則一木一鐵之名也。繫名繫縛。檢是封檢。繫未必檢。檢必被繫。繫而且檢。憂怖亦深。馬死聲哀。人死言善。若能稱觀世音者。重關自開。鐵木斷壞。次引事證者。應驗傳云。益護山陽人。繫獄應死。三日三夜。心無所息。卽眠見觀音放光照之。鏁脫門開。尋光而去。行二十里。光明方息。依憑為抵王長史王及暢繫廷尉。誦經千遍。鏁十寸斷。不日卽散。三觀釋者。地獄體是囹圄鬼及畜生。亦有龍繫。脩羅亦被五縛。北方凡天上自在。處無此難。除是已還無免幽厄。若能稱名。皆得斷壞也。次明修因惡業。卽名枷鎖也。諸業難有力。不逐不作者。若有造業。果終不失。故云不失。去如券。若人修習諸善被惡業覆。如大山映蔽於心。使善肽壞。更增惡業。惡業卽招果縛。無由可解。若欲脫此業者。因時可救。悉稱觀音。能令三惡業壞。故經云。妻子以為鎖械。錢財以為牢獄。王法以為獄縛。遍縱行令不得修道。望現在是果報縛。望過去是業也。次明繫閉者也。名又三界皆是有罪。雖復是無罪。大品云摩訶那伽雖有罪無罪。同入一界。獄中五陰脫所傳三相無常。檢束卽封之。權首上惑名杻。是惑名械。中道上惑名枷。去身上惑名鏁。如是等來縛行人。不能得脫。稱名繫念。必蒙靈應。若發定慧是械斷。若發權實是

杻斷。若破無明是枷斷。去身頭縛見鏁斷。入無餘涅槃是縛斷也。三轉是轉檢。出三界是出獄。此從本通別意。次明大經六度行通別圓。若論枷鏁循是地獄。儻引本觀所起慈悲通應之義。又見於前。若三十大千以來空種。王賊鬼等以長識種。論其十界普應。此亦如前。論其本觀。今當說。若薩見衆生。以空識感果報身。還為空識所惱。惱諸善時。空識之業。亦能壞善。觀空識有三諦之境。有三諦之理。如是卽卽皆起慈悲。欲拔衆生苦慈。欲與衆生樂。故淨名云。菩薩觀四大種空。空種識種亦空。空故無四大無空無識。是為入不二法門。或王三昧。能遍十法界。當應以事中慈悲拔果依空識難。以以善慈悲。拔惡業空識難。以三觀慈悲。拔煩惱空識難。故知觀音於空識法門。而得自在。華嚴三十九。善住比丘於虛空中大作佛事。若作圓觀。觀空種因緣性相本末究竟等。則一切十法界悉趣空門。識亦如是。起無緣慈悲。熏諸衆生。十法界有機。卽能一切一時而得解脫。記曰。六枷鏁難二。初列門。二隨釋三。初貼文二。初節經。二上眺下釋義四。初標罪。二在于下遣難。三為死下稱名。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四蒙應二。約事三觀釋二。初正明枷鏁三。初果報二。初明難事。繫唯在四趣三洲。二若能下明感。二次明下惡業。三初明難。二若欲下明感。三故經下引證是對檢驗可有散時。妻子錢財繫無脫日。望現在等意只令妻子及錢財等亦業亦報。何者。若從現說名之為報。從過去說名之為業。應知障者皆是宿惡。此之宿惡。或已成報。乃附報為障。卽今妻子及自身依報等也。若未成報。今在業道。亦自有力。令善不成。又今妻等不定為障。若於往世同營善因。今則能為修道助緣。如妙莊嚴王因妻子發見佛悟道。現見有今妻子勸善。畜財能施。今從惡因所感妻等名鏁名縛若歸觀音。則成報之業。及未成者。是惡皆息。三次明下煩惱二。初明機二。初約聲聞二。初約小釋二。初明難凡夫見思全存。初二三果思惑未盡。皆名有罪。羅漢思盡。名為無罪。大品經指學無學名為大龍。故云摩訶那伽學人殘思。名為有罪。無學斷盡。名無罪。俱未無餘。名同在獄。既有果身。牽逃五陰。及以三相。乃名檢繫。權實等者。此約有罪示也。駛於二智。提拔名杻。妨於二行。進趣名械。小以斷常為中道枷。能障五分為法身鏁。只是見思對於所障。得杻等名。二稱名下明感。二此後下明通大。若就通惑論杻械等。卽藏通合。若就別惑明杻械等。卽別圓人。二次明下例諸位。二若論下明應因中漸頓慈悲。其上同普與拔。皆如上說。二若三下兼明空識二。初普應指前。二論其下本觀今說二。初漸二。初本觀慈悲二。初隨觀示一

切煩惱是識所爲識最是體空雖非體能來羅絡空亦名體空爲業者亦是業由身內有空故能動作遂於業用外空亦然空爲惑者於境迷惱成障感理一切法非一切法忘而於鄣鄣起響與捨二故淨下引經證入不二法門品明閒菩薩四體異空體異爲云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於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體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既云四體性即是空體性既性明空空是中理此以中理不於事云彼約五體即性故不云今明六體豈不即性得經意然加於識讀猶頭不云若異空猶不即中道將何以爲王三昧體二或王下來警應起二初示相云華嚴下引證見空實相能於虛空立體體事利諸衆生二若作下頌云初空識圓脩諸門觀法多推心識從近從要初心易於入根不等有宜觀外而得益者四念處中下界衆生多著於外故令攝境觀於內心上界衆生多著內心故令觀色事於內兼令觀空種亦是色類唯是一色空外無法故一切十界惡趣空門空即三諦故一切法皆即三諦三諦慈悲無生不備二起無下慈悲普應若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有一商主將諸商人齎持重寶

經過險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稱名者於此怨賊當得解脫衆商人聞俱發聲言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摩訶薩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疏曰第七怨賊難亦爲三一貼文二約譬三觀釋貼文爲四一標難處二標遭難人三明有機四明應難處者先明處即是大千國土次明難即滿中怨賊滿者假設之辭也圍繞賊是聖力能救顯功之重也怨者此難重也賊本求財怨本奪命今怨爲賊必財命兩圖若過去流血名怨現在奪財名賊如此怨賊遍滿大千尚能護之經者豈不能救也二標遭難人者即商主也此又爲四一明主二有從三僚實四涉險商者斟量此人擇識貴賤善解財利商量得宜堪爲商人之主既有商主即有將領諸商人既涉險道所貴者必是難得之寶故言重寶也險路者或可曠絕幽阻名爲險路或值怨賊衝出之處名爲險路者也機者亦四先明一人安慰二勸稱名三嘆德四衆人俱稱所以安慰者止其恐怖也所以勸稱名者說其上策也所以嘆德者獎令定勝也若不安慰則怖遽惶惶雖安慰止怖若不設計唐慰何益故勸稱名雖勸稱名若不歎德設計則心不定勝亦不勇所以歎德故知此菩薩决定能施無畏決果休濟三義既足俱時稱唱機應即得解脫也南無云歸命亦稱爲救我次結口機也今言觀音勢力既大加護亦曠豈止七難而已

當知遍法界皆能救護故言巍巍巍巍者重明高累之辭也明觀音之名出於分段之外聖應二土故言事明感沐神應故言高累以是義故故言巍巍如是也二約事證者應驗傳云晉隆安二年北隴上掘甘草于時羌餓捕人食之遂爲羌所得閉在柵中擇肥者先食之遂忘一心稱名誦經食餘人猶盡唯達并一小兒次擬明日達竟夜誦猶異一虎向柵羌來欺之忽見一虎從草透出咆吼諸羌散奔虎因嚙柵作一穴而去達將小兒走從得免又果安慰從虎蹤還南至河邊不能得過望見追騎在後死至須臾於是稱觀世音見一白狼安起邊抱一狮使過南岸即失狼蹤追騎共在北岸望之歎愧無極道明於武原劫奪船道住徑遇賊難等三觀釋者若果報論怨賊者從地獄至第六天皆有鬪諍如阿含云切利戰不如脩羅常授至第六天如此怨會稱名得脫也次脩善時惡多是怨猶如冰虎稱名惡退善業成就如闇滅明生次明煩惱爲怨賊者一切煩惱是出世法怨商主是三師列麾受戒人是商人無作戒是重寶五塵是怨賊或法師是商主商人是徒衆理教是重寶兩過魔事是怨賊或心王是商主心數是商人正觀之智是重寶覺觀爲怨賊或般若是商主五度爲得是商人法性實相是重寶六蔽是怨賊將此意歷諸教義自在作意感稱名即得解脫也後次約怨賊難結成判圓意悲應例前可解

記曰第七怨賊難云初列門二貼文三下隨釋三初貼文云初正釋怨賊云初料揀二難處下釋義四初釋難處云初明處二次明下明難云初釋滿中二怨者下釋怨賊云二標下遭難人云初示四義二商者下釋四義四初釋商主二既有下釋商人三既涉遠下釋重寶以人來路遠顯所貴實貴四險路下釋險路以處以人二事釋險三機者下明有機云初示經四義二所以下通釋四義云初明前三助遂云初釋云初明設云所以一心稱名爲計果者更無過此知使可憑其勝則定二若不下明無三不遂二故知下結二三義下明後一能感云初明因三故唱二南無下翻梵說者四明象應二次結下苦結口機云初乘勢二今言下釋意云初約感力明二巍巍下約字義顯二約事證三觀釋三初果報二脩善下惡業修善治惡若惡多善少善多惡少惡爲債僕水炭之勢多能滅少繫念感機惡銷善長三次明下煩惱云初略明機二初通明四行遭賊以前六備備明八者破惑感應故今怨賊但明四行遭煩惱賊將歷四教自稱八者言四行者一戒法受持二悲智教證三所修正觀四正助合行出世行人要先業戒隨境護持持心智慈憑教顯理稱理修觀以正導助若非此四入

聖何題初爲上下截中三句明義一句明修五塵能致持護之心名成悲略次或法下聽法中師徒說聽皆欲休教而頭生瓔此二供得名重寶者以其捨言傳則供得失則供養其衡識指方乃見月故知解猶識爲不也何況理書而具使上兩喜雖屬二寶供養師爲利故說使爲名故學斯之兩令皆成魔業或師嗔弟子或弟子恨師亦是二人住於魔事或心下修觀中心王若弱心數亦弱王數同求正智之寶三毒覺觀能劫此寶最爲悲賊或般下正助中正觀般若導五助行共顯理寶般若如知金寶五度如用功稱當六敵之賊害此二因還令藏隱是名悲賊二將此下歷諸教明爲四教得令一一須四若過悲賊一心稱名四行皆就二例明應例前六賊故略不說若有衆生多於婬欲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欲若多瞋恚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瞋若多愚癡常念恭敬觀世音菩薩便得離癡無盡意觀世音菩薩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饒益是故衆生常應心念疏曰第二從若有衆生多於婬欲者是明意機也釋此爲三初貼文二觀解所大爲言初正明意機次結意機約三毒爲三章章各有三意一明有著二默念此兩即是明機三明離即是明其應三心通稱毒者使害得令盼之如毒但名有單複有人解云三毒多者不知其是通

故不說觀音少者念觀音覺得之德所以能感意攝此解中無文云若有衆生多於婬欲念即得離云何對面違經耶今明三毒多者能念觀音菩薩有力令多得離何況少耶此則以多況少爾大論云女人違戒壞物法餘陰不得貪賊不避高卑廣堂之難不計名聞德行破家亡國滅族傾危猶是其患如術婆伽猶是其國如周敗褒姒淨住凡釋經明多欲人有欲毒男女決出而青色女火吐血而紅赤人言有欲鬼繞動其心今生倒惑如大經云若習近貪欲是根熟時此衆多欲相也若少欲令火鬼潛伏無過狂醉是少欲相瞋恚多者今世人不喜見如渴馬護水如射師子害故遺教云劫功德賊無過瞋恚華嚴云一念瞋起障百法明門菩薩以瞋中惡障道事也大集云一念起瞋一切魔鬼得便涅槃云習近瞋者若例婬恚亦應有鬼如奉女經瞋則有蝎毒是名多瞋相與上相違是瞋少相愚癡多者邪畫諸見撥無因果誹毀大乘如大經例前亦應有癡鬼三毒過患如此欲離此故至心存念觀音即得離也有人解云起伏相違稱之爲離非滅離也今猶經文說離何意言非若依稱觀音者淨於三毒根威佛道無殘今作十番明故三毒三番是伏惑論離七番是斷惑論離也問離煩惱須智慧但念豈得離耶答經稱常念即是正念體達煩惱性無所有

性貪欲際即是實際絕四句無能無所念性清淨如此正念非是智慧更何處覓智慧此慧不離煩惱其誰能離耶若如所難必須別用智慧破煩惱者此則有惑可斷有智能斷非惟惑不可斷慧還成惑豈得名斷惑之慧耶今此正念不以色念不以非色念如是四句亦以色念亦以非色念如是四句或次第論非念或不次第論非念或不次第論念或次第論念或次第論離或不次第論離次就觀解者亦爲例上可解今但例違兩意約事外作也不取於後三毒相令取善欲之心名貪大經云一切善法欲爲其本二求欲樂涅槃名貪厭生死名瞋不達此理名癡開三毒則有八萬四千究然具善淨名云結習未盡花則著身二求未斷此三毒即變易三毒相也未斷則慈善薩亦同有此三毒故云菩薩貪求佛法於懈怠想未曾智捨多學聞無厭善即貪相悲愍二乘不喜聞其名故言寧起惡癩野干心不起二乘心如大樹折枝之譬豈非瞋相無明重數甚多佛菩提智之所能斷佛性未了了者皆是癡相欲除此三煩惱故常念觀音隨機應赴即得永離永離有兩種若此菩薩於生身中全未除則約慈就變易論全未永離若生身中已侵則慈就變易中除殘論永離次明通說三毒觀者一切衆生名爲少欲瞋癡何以於上瞋三途之苦貪人天之樂二乘只瞋生死欲得涅槃皆名爲少菩薩不爾

樂求佛法非但求一佛法偏求一切不可說佛法如海吞衆流猶自不滿非但不受生死亦不受涅槃故大品五不受此即大瞋無明力大佛智能斷菩薩於無明大力之惑尚爲人癡如虛空不可盡乃至老死如虛空不可盡如此三毒即爲三法門一取二捨三不取不捨大慈大悲四攝十力無畏三昧解脫無上菩提淨佛國土化度衆生名爲取門即大貪也一切法空無所有不住不著般若如大火聚四邊不可觸大涅槃寂滅脫羅滅寂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以四句得菩提無得無證即是捨門名爲大瞋也中道非取非捨不憎不愛不斷不常無去無來無生無滅如鏡中像不可見而見見而不可見非可見非不可見離二邊故不可言說淨名杜口名爲中道此即大癡故文殊云我是貪欲尸利瞋恚尸利邪見尸利此即其明證欲滿此三法門常念觀音即得滿願一切聖人自行化他無不從此三門而入離此更無有導故無行經云貪欲即是道恚癡亦如是如是三法中具一切佛法一切佛法不出萬行次第寂不受三昧廣大之用中道實相此三法門不可言示悲衆生故或作順說或作逆說至有女聞此即四悉檀意赴緣利益如華嚴四十二明險難國寶莊嚴城婆須蜜多爲說離欲際法門一切衆生隨類見我我皆爲其女像見我者得歡喜三昧共我語

得無礙故言三昧執我于得治諸佛刹一昧共我前者得解脫光明三昧日現我者得叡都法門見我州仲得壞散外道法門阿梨宜我者得攝一切衆生三昧阿米釋我者得諸功德寶藏住是離欲法門廣爲利益此皇非逆順欲法門導利群品即又四十丁滿懷蹉滿足吾於正教行工清共犯法者斬截屯變製屠割楫日可責苦楚治罪善財生疑王斷事已執善財手入其宮見不可思議境界不可譬喻語善財云我知幻化法門化作衆生而苦治之以調一切其見聞者發菩提心此豈非與法門方便令婆羅門五熱炙身即見疑法門如前說次此應明別圓兩觀觀三毒慈悲機感例可知不具記記曰第二意業機二初判門二贴文下隨釋二初貼文二初科經二釋義二初正明意機二初標示經文二通撮下通釋經義三初依經論釋三毒二初通釋二初明單傳云貪瞋癡此三單也今從複列故云婬欲瞋恚愚癡大本疏云自愛爲婬愛他爲瞋自念爲志念他爲瞋自惑爲惑他爲癡二有人下明多少云初他明光二意謂下令明多云初立少中經二令明下明多能處毒之多光由習重故求之進光由機有無無機者毒名毒少供不求離若其有機毒之多光供能求離古人不解執多不求今明能念佳多亦離二大論下別釋云初正別釋三初貪

故四初大論明宿因意同此經請經之罪歷諸惡道眼得入耆種欲戲登不擇禽獸若不求離便淪苦海無解脫期二不擇下現事明過患術婆伽緣略如玄記褒姒者褒國之女也周幽王伐褒褒人以姒獻之王甚愛之初幽王與諸侯約有寇即擊鼓舉烽諸侯來赴及愛褒姒無笑王欲其笑乃擊鼓舉烽諸侯皆至而無寇姒乃笑又好聞裂繒之聲發繒裂之以適其意及申侯與犬戎兵至擊鼓舉烽諸侯以爲如前見欺無復至者遂殺三淨住下二經明蟲鬼各是有情以共業牧資入倒惑又阿含云婬亦有蟲鬼入心則使婬佚無度四如大下大經明多光習果若感報果在那故云熱也如人哭多合當王寇即有惡人變助爲惡蟲鬼如助者地獄如王寇此多欲相也若反此者名爲少相二瞋恚四初約喻明瞋相二故遠下二經明障道惑是一切善法根本瞋能十惡名劫名障障百法明門者即障別圓地位所證之法也仁王云初地得百法明門二地得千法等地論云入百法明門增長智慧思惟種種法門最終百法者應如百法論所明三大乘下二經明魔業佛以慧定能伏天魔是知瞋心爲魔所證智近瞋恚是報熟時四若例下例上有蟲鬼若蟲鬼皆伏是瞋少相三愚癡二初明過患三句明於邪癡之相如大經者含云習近愚癡是報熟時此

乃邪癡習報二果癡心習成地獄報熟也二例前下例蟲鬼多少隨入二三毒下總結過二欲離下約伏斷明得離三初示念得離二有人下非顯正二初他解非成離以由他師不解常念故令三毒不得成離二今謂下二經明盡毒經立言離邪毒伏釋若以念故唯能伏者繫念六字能淨毒根至成佛道亦只伏耶三今作下正明伏斷因果報備因三藏菩薩此三伏惑聲聞緣覺通別圓菩薩方便土實報土今此七斷惑三門離下約問答明常念二初約念非離惑難二答經下約念即智慧釋云初略明正念之德云初即念明慧之功念想觀智等諸名字有通有傷有偏有圓須約六句定其法體故圓中念破偏小智圓中之智破偏小之念修圓中智偏小之智修圓中念圓中之念即圓中智圓中之智即圓中念以此六句辨去是非方解一切經論名相門家昧此故使非念而是於智令此圓念既云常念顯非二邊有生滅念雙遮雙照中正之念也體順性是觀音身不破煩惱不立觀音破立既忘能所斯絕是爲常念恭敬觀音不離三毒而離三毒若有觀音可主修念若見三毒須滅離者此乃增毒非離毒也二若如下離念說慧之過二今此下委明備觀之相二初忘照各論四句離之正念染體既絕忘照不妨即照三諦即忘三觀雖約四句

唯忘三觀以雙非雙亦只是中故不以色念忘俗也以色例於一切諸法不以非色念忘真也合云不以非色非非色念忘雙遮中也不以亦色亦非色念忘雙照中也約照三諦後成四句亦以色念照俗也亦以非色念照真也亦以非色非非色念照雙遮中也亦以亦色亦非色念照雙照中也應知善忘假者方善照假善忘空者方善照空善忘雙非方照雙非善忘雙亦方照雙亦不須以空忘假以假忘空雙非亦皆忘爾也此就圓論念即法界無德不備故作四句說之自始終日忘四終日照四如此方是常念觀音一卷次下斷煩有諸四句次第非念忘四句也次第論念照四句也忘照本求離於三毒故次第離亦有四句若得別教三觀之意諸句可見何者如照空時必須忘空以達義故忘照成者必離見思故此空觀有忘有照有離次觀假後觀中皆須論於忘照離三若不次第忘照又離斯是圓觀如向四句次說下觀釋二初前七善指上果報已上至通善隆皆不能破無作之惑別入離破而在後心今從初心故同前指二今但下後三番當說二初三毒逆順妄示云初約界外雙撮二今取下依法相廣釋云初逆順各示云初順約斷惑釋云初明毒害云初二來三毒云初明毒相云初合明三毒二開二下開成八萬既有三毒須論等分四分各

具二萬一千是故成於八萬四千界內外爾界外亦然何者以大衆花諸法不滿云斷惑者但轉有爲而成無爲入然入千八萬四千隨觀而轉生界乃名八萬四千波羅蜜也二淨名下引經證觀衆生品天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女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乃至云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彼疏解云華至菩薩皆墮落者表菩薩住不思議解脫生實報土已離別惑彼妙五欲所不能動故華不著身皆自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者二乘但斷界內五欲故世間五欲所不能動別惑未除故爲界外上妙色聲之所染污故訶言結習未盡華則著身下文料簡云結習未盡華則著身何聞別惑答大論云於聲聞經說爲習惑於摩訶衍說爲正使即是別惑二乘斷下菩薩三毒同有此三毒者望前二意名同義異前但貪空今貪俗中前瞋生死今瞋涅槃前不達眞即是中道爲癡今見中道未得了了爲癡如大樹折枝之譬者大論三十云譬如空澤有樹名奢摩黎枝條廣大衆鳥集宿一鴿後至住一枝上枝即時爲之而折澤神問其故樹神答云此鳥從我

怨家樹來食彼尼俱類樹子來棲我上或當於糞子墮地者惡樹便害爲害必大是故懷憂寧折一枝所全者大彼喻菩薩畏於二乘壞成佛本心也二欲除下明機息二初明正念機應二水離下明上土不如生身菩薩若未得入別圓地住生方便土故於變易論全未離無明之惑若在生身入地住者即生實報故於變易除殘別惑一變易土分於方便實報異者只由生身於無明惑有侵未侵不同故也二次明下逆約法門釋以煩惱名立觀法稱不順常貪故云逆說然若不知性惡之義云何三毒而爲三觀於中二初明毒觀欲成二初明凡小毒少法喻於癡人喻菩薩癡隨貪恚亦名爲火菩薩偏修三毒非多二菩薩下示圓人毒多二初就毒名論大論指同前意則永異前在二諦偏論取捨是可離法今就三諦說貪瞋癡是究竟道理性之毒莫不偏周故皆名大五不受者謂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皆言不受者即無生觀蕩於取著也前四即離四句也後一謂觀亦自亡也故大品第三身子問須菩提何故不受答云般若波羅蜜空故自性不空無明下明癡毒須論即性異前唯備又癡下明癡毒若非即性豈皆如實不可盡耶二如此下約法門明妙三初標列三門理性之法總過一際或稱毒害或稱功用今明三毒是三法門則備菩薩無不備攝二大慈下解釋三種圓觀見思三毒之境即三法門攝一切德三初大貪法門大慈大悲者諸佛以無緣慈悲普實三業於十方世界普現色身而作佛事慈悲之名雖圓四無量中而體未異四攝一布施攝二愛語攝三利行攝四同事攝衆生情所愛者即是此之四法以四接引導以正道而度脫之十力者一是處非處力二業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七至處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盡力無畏者即四無所畏一一切智無所畏二漏盡無所畏三說障道無所畏四說盡苦道無所畏於八衆中廣說自他智斷決定無畏則無微欲怨懼之相故稱無所畏三昧即百八三昧解釋並如法界次第也二入瞋門般若即三般若四邊不可取者觀照般若即寂而照不可以有取也方便般若即照而寂不可以空取也實相般若非寂非照不可以雙亦取也而寂而照不可以雙非取也迦毘羅城如玄記云大癡法門前取捨二門雖具中道而取門終以立法爲宗捨門終以蕩相爲主今兩捨門豈不具於二邊而終以雙非爲體不三而三三門宛然三而不三門門絕妙分三初約無緣直示二衆鑑像難思三引淨名杜口三引入證結諸法無行經云諸天子白佛言世尊文殊師利名爲無礙尸利上尸利無

上尸利文殊謂諸天子言止止諸天子汝等勿取相分別我不見諸法是上中下如汝所說文殊義者我是貪欲尸利瞋恚尸利愚癡尸利是故我名文殊師利乃至云我是凡夫從貪欲起從瞋恚起從愚癡起我是外道是邪行人諸天子言以何事故自言我是凡夫答文殊言是貪欲瞋恚愚癡性十方求不可得我以不住是性中故說我是凡夫文殊汝云何名外道文殊言我終不到外道諸道性不可得故我於一切道爲外諸天子言汝云何是邪見行人文殊言我已知一切法皆是邪虛妄不實是故我是邪行人說是法時萬天子得無生法忍二欲滿下常念感應四初明機成德滿二一切下明諸聖所依三故無下引無行經證四一切下結成佛法二此三下逆順合談二初被物雙彰就三順惱常念求離名爲順說約三法門常念求滿名爲逆說滿離俱時但約忘懷去取說耳二如華下引經委證三初證貪欲逆順說離欲際順也隨類現女逆也欲是煩惱是故說離欲是法門是故說婬即離婬住唯離唯住離深住深離極住極今觀世音乃是際極住離貪欲故一切機來離來住皆須常念二又四下證瞋恚逆順以調一切順也菩提名罪逆也恚害煩惱是故須調瞋恚法門是故須行逆順無二調行不偏例前貪欲其義是同但欲是樂法故作實事接

牧令離患害是苦故以幻事調伏令離若其機緣宜以實救而得益者即如仙預殺婆羅門為顯法門此乃假實互現例亦合應亦可幻說但得逆順相即之意不拘假實也三方便下證其義假實如前大難具引經文逆順萬離例前二毒其義不如二次此下明二觀慈悲例前大士本備三毒萬離之觀後見衆生為三毒過之所惱害亦見欲滿三毒法門故起慈悲誓令衆生離三毒過滿三毒德令成妙衮都攝三毒故能任運徧法界應普令衆生萬離成就然斷煩觀皆觀三毒煩惱果報不二而觀斷則切心但觀於離後乃萬離相即無明二結竟機經文可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鄒岱

圈點監生臣蔣州

臣蘇東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十九

九眞

村（洪武正韻倉尊切聚落亦作邨許慎說文邨地名从邑屯聲徐鉉等曰今俗作村非是此尊切顧野王玉篇邨自孫切又音豚徐鍇通釋）麄孫反丁度集韻援也通作邨吳棫韻補叶音七倫切墅也白居易北村詩晨遊紫峯閣暮宿山下村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毛晃禮部韻畧邨古字又都昆切戴侗六書故粗存切籬落也杜甫詩曰無村眺望賒又作邨邨韓道昭五音類聚千昆切聚坊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邨从邑从屯屯聚也俗作村者非說見譚韻知母反本韻定母邨隸省村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字通云經史無字又按復古編云邨从邑屯別作村非然今村字通用之矣趙謙聲音文字通邨清昆切地名如云東邨西邨聚落也作村非韻會定正字切清昆清清千村 **邨**（同上）

篆書 **邨**（楊鉤鐘鼎集韻）**邨**（徐鉉篆韻）隸書 **邨**（六書統）行書 **村**（蘇軾）**村**（黃庭堅）

草書 **村**（米芾）**村村**（並張錦溪）**村**（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又近事會元唐高祖武德七年令云在邑居者爲坊在田野者爲村）

耕天村（元一統志曲水縣有耕天村其田之良者謂之雲下田輿地紀勝文州詩 行行未省見平川雲下誰知別有田山聚邑居能習險人愁粒食自耕天鮮于子駿集風土行 郡有耕天村又有雲下田）

白雲村（圖經志唐處士方干故居在桐廬縣釣臺之東地名白雲源其子孫登科知名者相繼近代衣冠傳序之久而世次可推故范文正公有詩云風雅先生舊隱存子陵臺下白雲村唐朝三百年冠蓋誰聚詩書到遠孫）

水雲村（宋黃裳演山集水雲村記 長潤自演峯道廣教院出田坑始有從父得之于西南山之麓取其一技傳之以爲沼走之以爲渠廚引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華倚實翻香墮影在泉之上下有雲于山朝霽而暮合間適之態明白之象與夫流泉相應以無爲相遇而不約儼然相得于東西杳然相忘于得喪其孰爲此者耶元豐之初予自京師南還省予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顧瞻燕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援毫于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以樂也尋春逃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公實來京師與予道曰今爲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盍治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得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知水雲村之得子乎公實之爲人苟可而止不爲生而勞不爲名而偽遇吟而作得酒而休方東而俄西未始有適莫要其中夷曠而惠直是眞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予後此十年當有草堂于演峯有釣舟于剡潭南歸而誰從者乎是時水雲翁扶藜而相尋演山居士肩壘而忽往與是兩物相得于無情也有舞有歌有吟有謳妙思絕景不可得而究也會歸乎至極無予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爲之記以公實他日相從出此以爲寶焉請鑱諸石 又題水雲村 水雲深處尋幽客鏡把銀缾飛琥珀坐間玉篆流盃來時伴桃花獻春色塵勞不到清樽前何幸山翁設歌席人在夕陽方醉時回首雲迷武陵宅）

虹漾村（會稽志虹漾村在上虞縣西南載初鄉有握登聖母祠東西各有一赤岸俗妄指以爲舜生之祥）

半日村（長安志鴻門亭大道北下坂口名半日村太平寰宇記曰此村以山高蔽虧陽影常照其一半）

落星村（陝西志鳳翔府岐山縣落星村即武侯長星墜營之處在渭水南五丈原去縣五十里）

三風村（十道志有孝婦孀居姑欲嫁之不肯姑自殺姑女告官官不明殺孝婦後人以婦之孝姑之仁女之罪足爲鑑戒故曰三風村）

大陽村（周子附錄道州寧遠縣大陽村濂溪先生遠祖崇昌卜居焉）

延秋村（邵氏聞見錄河南縣有延秋村）

江村（宋趙青山集江村記 胡端叔始居安成之北門辟地三江橋因自號江村予問於端叔曰子樂之乎曰然予曰夫江村則有足樂者矣蓋世所謂吳松采石武昌南浦江非不清而闤闠之聲歌舞之塵率能敗人清意至於深林幽谷嶮巉遠人之地或不知有江焉故江村雖非天下之奇觀而亦隱者之勝趣也雖然荒沙斷岸黃蘆苦竹風綸雨檝儼茫杳靄漁腔樵韻自相酬答而換魚沽酒時時出於叢薄之間好事者繪之以爲圖苦吟者資之以爲詩其實荒寒寂寞人情所難堪者夫昔之江村猶未必樂況今之江村漁有租舟有算官徼長年駡萬斛禪衣吽叢鷗鷺辟易頹茅卧壁風嘯雨霈漁童樵青鵁衣鬼質俯仰是間所謂樂者惡在端叔自妙年以筆力撼場屋嘗一日三矢破的使亡曹更侍公孫彊即玉堂霧縠端叔平步矣事不意遽至此而端叔遂淹於此懷奇匿秀日與漁蠻子相爾汝行吟澤畔能無慨然於此乎端叔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人生焉往而非

寓耶吾北門寓也三江橋亦寓也昔者吾祖由清江而徙此也亦寓也使吾果玉堂焉亦寓也造物者以吾寓而吾焉所逃之夫吾之寓於江村也則已過矣潛王王也爲人灌園東陵侯侯也賣瓜青門王孫伊嚶於路隅將軍困辱於南山以至訖千山頭之歌水東流朕西上之歎讀之使人歔欷流涕當其盛時亦豈不貴驕馮玉走趙臣民而流離顛踣一至於此百年未滿何所不有即一士不得以功名自見而釣魚閒處復何所恨顧聖主在上官無急徵鄉無亂民吾以詩書訓子孫爲江村幸民則足矣然皆非吾之所得爲也吾視江村猶玉堂玉堂猶江村也余然後知蝸叔之達非余所及唐杜工部詩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又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群材燕外晴絲

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疏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司空曙詩江村即事　罷釣歸來不繫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然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　張籍詩江村行　南塘水深蘆笋齊下田種稻不作畦耕場磷磷在水底短長半漆深蘆泥田頭刈莎結爲屋歸來繫牛還獨宿水淹手足盡有瘡山虻遶身飛颼颼桑林椹黑蠶再眠婦姑採桑不向田江南熟早天氣毒雨中移秧顏色鮮一手耕種長苦辛田熟家家將賽神劉駕詩江村　江水灌稻田饑年稻亦熟舟中愛桑麻日午因成宿相承數十代居止連茅屋四鄰不相離安肯去骨肉書生說太苦客路常在目縱使富貴還交親數墳綠古今詩統崔魯春晚泊船江村　芳草青青古渡頭漁家住處暫維舟殘花半樹鳥無語細雨滿天風似愁家信不來春又晚客程難盡水空流自怜愛失心期約看取花時更遠遊宋蔡君謨詩江村　黯淡江村春日斜汀洲芳草野田花孤舟橫笛向何處竹外炊煙一兩家曾彥約昌谷集江村散步　已落無邊木猶誅不盡茅沙光迎遠景風力鬧寒梢收

處高低路漁時遠近郊竹籬茅舍外門閉可推敲陸游續稾江村　江村連夜有飛霜柿正丹時橘半黃轉枕却尋驚斷夢撥爐偶見篆殘香醫無絕藝空三易死與浮生已兩忘拈得一書還嬾看卧聽孫子誦琅琅　江村一雨喜塵清隱隱雷車意未平莽蒼郊原來暮色颼颼林壑起秋聲晝希簡古終難近詩慕惟淳苦未成白首愈悲知我少從今一技不須名誤著儒冠不更論白頭且喜卧江村林深棲鳥逐更咪壞近過州終夜喧病起日惟翻斷簡愁來時亦倒清罇自嫌未絕知聞處尚有僧敲月下門又江村道中書觸目　短籬曲曲對閑門修竹陰陰不見村別浦潮回魚滬密孤洲春近鴈沙溫路逢行客時交攣店賣新醅一舉樽忽過亂山幽絕處恍如白帝到東屯劉良佐詩江村　前山疑抹黛多稼欲成雲水滿蛙登岸橋危馬變歸風高帆腹壯雨霽月眉低扶履按村舍兒童指舊題李俊民鶴鳴集夜添山雨作江聲（羊士諤）綠暗紅藏江上村（韋莊）何處人間似仙境（劉禹錫）寥寥一犬吠桃源（劉長卿）金鈴吳順集前村笑語近黃昏獨向江頭望故園漂泊每怜歸去晚兒童各自解方言戴石屏集題新淦何家甫江村　近郭畏囂塵移居在水濱江山千古意松竹四時春賓客門無禁詩書筆有神何郎好心事鷗鷺亦相親董霄傑先生集江村

獨步　松下風餘罷五絃白雲相伴到沙邊江花落盡江楓老萬頃秋濤碧玉天　樑芝集江村晚望　何處問歸程滄茫入句清雲生峯頂白月近水邊明芳草連平楚晴樓出遠城此身南北外漁犬是閑情僧文珦潛山稾江村　古樹兩三株人家四散居草菴經雨爛沙路過潮虛漁罷曬懸網耕歸壁掛鋤相呼命鄰叟農隙課兒書高僧詩江村風急葦花飛漠漠吹煙柳影稀亦有人家沙際住夕陽雞犬雩人歸鄧紳伯詩鵝鴨江村曲人家竹樹深閑雲自來去皎日屢晴陰水送園蔬葉谷傳樵斧音瘦驢鞭不動風處得披襟陳允平西麓詩稾草舍疏畦遠柴門竹逕通斷雲遮落日細雨濕斜風野叟抽花碧山茄帶葉紅煙深南浦遠難認楚江楓姚歲一雪坡集晝步江村　碧空一片水雲飛竹裏人家午唱雞江路雨晴芳草潤扶藜行過水東西李適中州集江村　陸地無根客江村有髮僧雨孟殘喘粥一寸苦吟燈元董嗣杲廬山集江村二首　荒村雨過炊煙收誰繫月下離根舟風葉半夜撥撥響老大獨吹空江秋　秋聲月色繞江雲攜壺相呼有近鄰今宵拚得借榻睡此時共作無懷氏僧雪窗集江村　江村五月人家外一帶官塘紅楝花落日斷雲分野色過橋一半是平沙范石湖大全集江村道中　浣溪沙　十里西疇熟稻香槿花籬落竹

絲長垂垂山果挂青黃 濃霧知秋晨氣潤薄雲遮日午陰京不須飛蓋護戎蒙盧蹤齋集潭名士黃古山名其北郭别業曰壓外江村屬予賦詞與里中樵漁歌之 行香子 社裏詩人壓外江村甚終朝闌定柴門醲泉行（去聲）藥釣月耕雲問是誰歟今隱者古山君 老子雖貧儘辦清尊但休樵俗壯輪囷他時有暇準去尋春把竹邊梅松下石可平分

堨村 嚴州府圖經志堨村在淳安縣永平鄉父老相傳其地初苦山澗流淺澁田不足因方仙翁馬上一指遂成石堨自是田不復旱遂以名村復立廟以祀仙翁

淮村 宋戴石屏集淮村兵後 小桃無主自開花煙草茫茫帶曉鴉幾處敗垣圍故井鄉來一一是人家

三阿村 山陽志三阿村在寶應縣黃莆之南白馬湖之東晉謝元自廣陵西討解三阿圍即此也至今耕者時得故鐵

上嘇村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元年裘甫作亂東路軍破賊將孫馬騎於上嘇村（注上嘇村在寧海西北四十餘里嘇乃留湖今謂之上寮山）

大匯村 宋陸游續稾日暮自大匯村歸筍輿伊軋暮山昏水敗陂塘路僅存出谷鍾聲知過寺隔林人語喜逢村廟壞荒寂新犁地堤草萋迷舊燒痕兒子念翁霜露冷遙持炬火出柴門

田村 靈寶縣志田眞田慶田廣靈寶人昆季三人以義讓見稱所居曰田村昔有紫荆樹根荄尚在因兵革斫伐不存今爲田莊在縣南三十五里

冷田村 宋蔡正孫詩冷田村 篆下清風笠下煙一篙三板插秧船田家午饁行廚薄盡在青裙兩擔肩

東海村 元一統志河南南陽府有東海村吳曾漫録曰宋大觀二年鄧州南陽縣東海村有張三婆患双目昏暗不覩光明其子張清用左手提出睛將鍼穿過用小刀子刮翳與母喫了自後所患不曾再發疼痛有旨補大醫助教不理選限

水村 輿地紀勝泰州水村茅茨十間圍環皆植蓮在郡圃浩然齋雅談水村云紫鷄白鳳滿秋畦血色蜻蜓上客衣野水近門籬落晚擺頭蘆葦有船歸寇準詩水村即事 虛齋臨遠水吟釣度朝晡葦岸秋聲合沙亭鶴影孤片雲藏疊巘野燒起寒蕪獨步時吟望離人隔五湖 韓淲澗泉集水村 露荷煙柳外月上山翠寒水際一斷橋籬落小欄干剝啄喚我友共此懷抱寬興盡出城去兩耳清流灘陸放翁續藁水村曲 山村今年晚禾旱奏下民租蠲太半水村雨足米狼戾也放三分慰民意看撈歸來迭歌舞共喜清平好官府老翁猶記軍興時汝輩少年那得知 又水村家住煙波似畫圖殘年不復歎頭顱深深竹塢見螢度翳翳菰叢聞鳥呼十里笳聲上雲漢一空星影落陂湖天公著我非無地却悔從來錯怪渠 又夜泊水村 腰間羽箭久凋零大息燕然未勒銘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一身報國有萬死雙鬢向人無再青記取江湖泊船處卧聞新鴈落寒汀 姜特立梅山續藁水村 一水瀉寒玉數峯羅翠屏漁樵自來往不悟落丹青 僧文珦潛山藁水村即事二首 祭鼓賽野廟茅茨小小人家水際數株榆柳籬邊幾陸桑麻 草徑别通村墅柴門抵對河塍老婦自安鷄栅小兒解守漁罾 元傅與礪劃陽集水村 野樹籠葱合官橋屈曲通入天遙遠近看日得西東酒旆青搖水漁罾白映空時還問村落何必似城中 國朝清江貝先生集題周伯昂水村圖 愛爾讀書陽羨里喬林古木五湖東山如城郭銅棺亞水落田疇卷畫通野老猶能難周處仙人何許覓張公園收橡栗霜初重飯煑桃花歲屢豐馬隊豈堪延祖企草堂今復見盧鴻已知貢賦隨時給還笑衣冠與俗同一艇微茫在烟浪采菱歌斷夕陽中

水散村 元一統志水散村在太原府太谷縣北五里晉陽記曰唐玄宗幸太原信安王禕於伏内侍奉奏曰臣昨暮宿水散村凡一千五百家皆李姓即此村也今名上善村

水西村 古今詩統徐賓之水西村詩 又過江頭黯淡時野梅初見雪前枝水霞錯落書秦篆煙樹淒迷畫楚辭山店燈殘人亦睡寒洲月上鴈先知自題秋葉尋前夢薄酒殘蔬當夕炊

山村 唐王建詩雨過山村 雨裏鷄鳴一兩家竹溪村路板橋斜婦姑相喚浴蠶去閒看中庭梔子花 杜荀鶴詩和吳太守罷郡山村偶題二首 罷郡饒山興村家不惜過官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野獸眠低草池禽浴動荷眼前餘政在不似有干戈 快活田翁輩常言化育時縱饒稽歲月猶說向孫兒茅屋梁和節茶盤果帶枝相傳終不妄何必立生祠 古今詩統于濆山村曉思 閙門省禾黍隣翁水頭住今朝南澗波夜來西山雨披蓑拔短蓑腰笛期煙渚不管水邊人騎牛望山去 宋蘇東坡集山村五絕 竹籬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處處花無象太平還有象孤煙起處是人家 煙雨濛濛鷄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令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杖藜裹飯去忽忽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 竊禄忘歸我自羞豐年底事汝憂愁不須更待飛鳶墮方念平生馬少游蘇頴濵集次韻子瞻山村五絕 山村喜過酒旗斜無限桃花續杏花與世浮沉眞避世將家漂蕩似無家 膝閒白水細無聲日暖泥融草

不生似恐田家忘帶力多差使者出催耕　旋舂紅稻始經鎌新麦黄鷄取次甜無慕無營人自樂莫將西子愧無鹽　升平事業苦怱怱未信浮名到底空何用索驢朝塞外試聽碌軸語場中　貧賤終身未要羞山林難處便堪愁近來南海波尤惡未許乘桴自在遊梅聖俞宛陵集山村行

征馬去不息幽禽隨處聞深源樹翳欝曲澗花盈藍淺淺平田水濛濛半嶺雲長鬚青春女溪上自湔裙　又山行冒雨至村家　雨急斤泥滑禽鳴苦竹秋野香生草木雲潤上衣裘入石纔通馬穿林忽隱牛山家多淺井下照碧峯頭楊誠齋江東集山村　一塔山村一塔奇不堪風物索新詩稻花雪白㮂柳絮拓子猩紅團荔枝行者自愁居者樂晴特即熱雨時泥問知桐油多程在未說宣城與貴池　歇處何妨更歇些宿頭未到日頭斜風煙綠水青山國蘿落紫茄黄豆家雨足一年生事了我行三日去城賒老夫不是如今錯初識陶泓計已差陸游續藁山村書所見絕句二首　老枳垂藤晝常黑雛鷹學作嬰兒啼伐薪歸来遇急雨石路山下如蹊梯　荒陂茫茫牧牛童擧角上背捷如風腰間一枝摺枯竹横吹短笛過村東　又山村經行因施藥五首　閑行偶復到山村父老遮留共一罇曩日見公孫未晬如今已解牧鷄豚　耕傭蠶婦共欣然得見先生定有年掃灑門庭拂牀几瓦盆盛酒薦豚肩　兒扶一老候溪邊來告頭風久未痊不用更求芳芷筆吾詩讀罷自醒然　驢肩每帶藥囊行村巷歡欣夾道迎共說向来曾活我生兒多以陸爲名　逆旅人家近野橋偶因秣蹇暫消搖村翁不解讀本草爭就先生辨藥苗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次韻羅仲共山村題詠十首　晏坐銷長日禪心薰妙香已成三折臂安用九回腸花片風前落江流雨後渾少陵新得句應似浣花村　喪亂何時定江村愁殺人日長空有睡花在不成春　老去家無定名高席未前如君尚窮約誰與問蒼天　避地成真隱依山結草廬此身無籍在隨寓即成居　北闕書難上南方賊未誅諸公在廊廟誰與問唐虞　欲問濯潭路懸知隔數村曉来茅屋裏相對飽朝喧　有醉銷千日無詩學四愁幾因君得句扶癢不能休　塞北兵戈滿竹西歌吹空何堪故鄉夢真在白頭中　兩國兵難解三春花自飛愁因春鳥喚心逐暮鴻歸林和靖詩山村冬暮　衡茆林麓下春氣已微茫雪竹低寒翠風梅落晚香樵期多獨往茶事不全忙雙鸞有時起横飛過野塘戴石屏詩山村　野水閑水出山雲帶雨行白鷗乘曉泛黄犢試春耕地僻民風古年豐米價平村居自瀟洒况有讀書聲　野老尋幽處成吾一首詩桑枝礙行路瓜蔓網

疎籬牧去牛將犢人来犬護兒生涯雖朴略氣象自熙熙　又　山崦誰家綠樹中短墻半露石榴紅蕭然門巷無人到三兩孫隨白髮翁　萬竹梢頭雲氣生西風吹雨又吹晴題詩未了下山去一路吟聲雜水聲　又

雨過山村六月凉田田流水稻花香松邊一石平如榻坐聽風蟬送夕陽陳造江湖長翁集騎過山村　煙村雨勢挽蒼山一徑循山作歷蟠入望高幢羅草密街空匹練喚清寒吟髭撚白迎風去粧面駢紅倚戶看顔似騎驢后山老倩誰粉黑洒毫端胡仲弓葦航漫游藁山村即事　春風無厚薄隨分到山村歌吹行南陌鞦韆出短垣稻田喧鳥雀社鼓賽鷄豚何事條桑月人家緊閉門僧文珦潛山藁山村　山村數家住茅屋障春泥參隴微通徑桑林半閣梯過溪孤放犢隔巷數聲鷄全似桃源裏避人到欲迷　又爲仇近仁賦山村　我愛山村人自得山村趣唯與漁樵狎絕無軒冕慕高情寄雲松至樂在霜芳長吟招隱詩更作閒居賦出處均一靜曠達遺萬慮猶嫌車馬喧肯受塵土污白駒志雖絜玄豹斑已露祇恐鶴書来奪我良朋去陳杰自堂存藁山村　喬木蔽村古枯藤取逕微落紅隨蠟屐空翠近荷衣抱甕雲間出吹簫月下歸桃源吾酷慕何必此間非劉端平詩問李雪林飲山村　本来無飲興偶此到溪灘屋角懸甖鉢船頭擊一竿塔高風便響橋峻雨隨乾莫怕嶮門閉行歸亦不難瀟灑竹外蛩吟山村晚眺　田頭白石坐移時稍覺交秋暑氣微長嘯一聲人半醉林鴉爭背夕陽歸元劉靜脩集宿山村　石邊流水自縈紆樹杪閑雲恣卷舒長怪西山無爽氣只應少我一茆廬劉文貞公集翠竹黄花映草廬門前流水轉迴渠夜深窗下猶燈火知有幽人靜讀書　又投宿山村　樹頭啼鵲後棲鴉水轉迴溪泛落花月下估估聞犬吠始知出峪有人家馬虛中霞外集集句題山村圖　先生高興似樵漁更有何人在此居茅屋數間窗窈窕綠時山雨濕圖書　萬疊青山但一川一村桑柘一村煙隔林髣髴聞機杼猶記騎驢掠社錢貫酸齋詩集題倪仁近山村圖

巾角先生畫掩門野泉流玉注陶盆東風似惜君家意總是黎花月下村　蒼藤垂霧日無痕旋種青泥養紫芹昨夜新吟留客和隔窗吹作曉山雲　松絲欺屋照衰顔風動高寒月半彎清興逼人無遠近有雲應使屬吾山　玉樹瓊臺未必仙疎櫺消洒遠茶煙溪童負雨宴高客山鳥一聲春滿川

溪村

宋朱繼方靜脩乙藁溪村　櫸柳正當官道漁舟偏繫柴門今年春水深淺看取層層岸痕　雨洗山光綠淨波涵天影清空草際自浮鵝鴨柳陰分坐兒童鄒登龍梅屋吟兀兀小橋西人家住

繞溪雲山當戶入竹樹出簷齊風急花初晝春深鶯亂啼稻畦新雨足耕子亦鉏犂元董嗣杲英溪集溪村晚步即事二首　溪風攢翳入窗空最惱悲秋病癯翁三日不行亭北路誰將丹瀨滌香楓　小聚盤旋草舍東。東西拾穗走兒童村家閒有秋收處愁語酬歌自不同周衡之北山集溪村即事　寒翠霏崖壁孱顏此地分鸛行松逕雨僧倚石闌雲竹色溪陰見梅香岸曲聞山翁邀客飲閑語總成文**湖村**宋陸游劍南續藁湖村　四十来居湖上村翩翩七見改初元風梢解籜竹過毋露葉成陰桐有孫渴鹿出林窺藥井馴鷗掠水傍棊軒老人不用誇頑健時看孫曾浴晝盆　又湖村春興　桑柘相望雨露新桃源自隱不緣秦稻陂正滿初投種蠶子方生未忌人酒借鵝兒成淺色魚憑雲母作脩鱗賽神歸晚比鄰醉一笑猶聞老子身　又夏初湖村雜題八首　市遠村深客到稀草堂終日掩柴扉釀成新蜜蜂兒靜分盡殘泥燕子歸　嫩日輕風夏未深曲廊倚扶得閑吟地偏草茂無人迹一對交鶄下綠陰　寒泉自換菖蒲水活火閑煎橄欖茶自是閑人足閑趣本無心學野僧家　日落溪南生暮煙幅巾蕭散立橋邊聽殘賽廟鼕鼕鼓數盡歸村隻隻船　胎髮茸茸漆不如夏初安健勝春初雙瞳嬾看公卿面却解燈前讀細書　從來抵死愛湖山。敢料天教半世閒。杜曲桑麻雖苦薄。灞橋風雪却相關。幽禽兩兩已成巢。新竹森森漸放梢。稻壠作陂先蓄水。野堂防漏却添茅。門巷蕭條長綠苔。經旬清坐罷傳杯。麴生風味那忘得。少待吾家芍藥開。葛無懷小集湖村晚興　殘霞伴孤鶩。遠晚雜斜暉。秋向詩中出。人從畫裏歸。柳塘雙槳急。茅舍一燈微。小艇穿蘆入。蒲蓬正擁扉。**陽湖村**（元一統志在河南府澠池縣北九十里。今名南北村。）**東湖村**（元一統志東湖村在湖廣孝感縣東宋徽宗時此村有農夫視夜有光燭天。明聞之於官。同掘其地。有周時九鼎出焉。時進貢于朝。按春秋左傳載楚子問鼎之事。遐想遷于楚地。即此鼎也。嘗有圖碑刻立于府治黃堂。今亡之矣。由是而名東湖村。）**西湖村**（德安州志西湖村在孝感縣北九十里。方輿要覽云。宋太祖潛龍日。因渴索酒於村姥家。姥持酒以進。言榷禁甚嚴。此私釀當密之。與金不受。太祖既貴。宥西湖村酒禁。置萬戶酒。因有是名。今有太祖廟基存焉。）**湖山村**（元戴表元剡源集湖山村　老去生涯學釣魚。溪山怨憶似湘湖。風林四叶動孚蘇。）煙雨一篙行畫圖。小市籌明沽郢索。平原耕樹備於菟。偶然僑住何妨住。是處人間足畏途。　又風雨行湖山村　風雨湖山夢屠村。又鮑村烏巡

魚退艇火認獵歸門天作巒雲暗溪憑對漲喧十年燈火伴草次共魚飡**湖由村**（郡縣志湖由村在興國軍通山縣下管里。黃巢寇江）南由永興宣教里。與官兵接戰今有戰步堡巢兵退走五里官兵追襲巢曰莫抵今有莫抵村又十五里入通山界前有野渡巢不欲進乃大呼曰回休即此地也**赤岸村**（唐呂溫集題河州赤岸村　左南橋上見河州遺老相依赤岸頭匣塞歌鍾受恩者誰憐被髮哭東流）**玉泉村**（元劉靜脩集宿玉泉村　怪見清暉逼曉襟太行眉宇未消沉徘徊終日不忍去寂寞髙盟如可尋欲向孤雲問蹤跡只應老樹記登臨棲遲零落今如此淚盡箕齋刻印心）**泊宅村**（澄懷錄葉少蘊云平望震澤間東有泊宅村世傳為張志和所居湖水平闊望之渺然澄澈空曠四旁無甚山遇景物明霽見風颿往來如飛鳥水天上下一色予每過之為徘徊不忍去。）**貟國村**（北盟錄欽宗靖康元年削奪前相王黼在身官爵長流衡州黼出城數十里至貟國村追斬其首百姓謂之貟國村云）**上塘村下塘村**（南海志番禺縣有玉液池一名金鐘塘自西竺至此塘多豬水也故上塘村下塘村之名猶存）**熯塘村**（宋呂南公灌園集宿熯塘村）　晝日繞岡嶺孤征陵險巇春風處處豪游子行安之過午或未飯人煙信遐稀。莫投熯塘村正見牛羊歸黯黯亂山腹。茅廬壓笆籬。陽光向餘霞。畏虎先掩扉繫馬就屋尾解冠挂門眉怡聲問前程。乞火照寢衣。夜半雨忽惡。長雷撼坤維奴僕亦睡覺雨濕百箭馳草草卷席避倚牆顧晨雞。故園豈無情一夢不可期我有三畝宅北鄰勇鉏犂。何曾問三莊。自足了四時。不肯卧寂寂亦來走栖栖幸無王事驅或是奇鬼欺咄咄復咄咄。生平笑狂癡。明朝過清溪莫洗腳上泥。**合澗村**（相臺志林慮縣谷前有居民數千家。謂之合澗村也）**蔭潭村**（環臺郡志蔭潭村在石山下出泉水流渚成溪環遶民村。達于大江六十餘里輪車取水灌溉利饒頃崖潭湧出成渠。至冲和村達大江環遶三十餘里左右築輪車灌田十餘頃）**樂濆村**（會稽志十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吳越春秋勾踐立苑於樂野今有樂濆村）**石紐村**（元一統志）村在今四川茂州。汶川故縣一百四十里。郡國志云。禹生於石紐村古石紐在茂州。今石紐在石泉界。按十道錄紐是秦州地名。未詳孰是。從王象之所紀茂州景物。以石紐村在汶川縣。故書于此。**石柱村**（宋邵堯夫詩和陝令張師柔石柱村。君為陝縣令。我實康公孫。始祖有遺）

烈託君訪其存夫君有詩來題云石柱村石柱之始立。於古無所根。就勤分陝銘惟唐人之言既歷年所多首尾無完文難以從考正將為求其源。我患讀書寡知識無過人經書史傳外不能破聾昏從長卿公羊宜自陝而分從君陳畢命宜成周而云二者兼取之於義似哉尋分政東西郛可以陝洛論此說如近之庶幾緣絃甘棠之蔽芾石柱之青新當時之盛事予不得而親二南之正化二公之清芬千載之美談予可得而聞槀經而任傳儒者固不遵作詩以明之馳此膚報君

石堰村（宋陸放翁詩木落山不蔽水縮洲自獻寒日晚更明村巷曲折見小婦鳴機杼）童子陳筆硯農家雖苦貧終勝異鄉縣君看宦遊子豈無墳墓戀。生死在故鄉切勿慕乘傳　又肩輿至石堰村　偶上籃輿踏夕陽醉魂困思兩依依澗薪旋拾烘茶竈詩藁初成寄藥囊村舍藝麻驅鳥雀牧童隨草放牛羊歸來徙倚衡門久始覺中春日已長

斷石村（元一統志）斷石村在休寧縣西三里舊名吳口村西南有石壁下臨深溪舊經云昔有兩舟泊此一祭一否夜半有神人從祭之者舟北岸有石五大自絕壁墜下碎不祭之舟石墜處隨成石室因名斷石村

爛石村（宋陳后山詩爛石村　亂石何年爛。千林昨夜黃曉耕來鳥雀參差縱牛）羊。接老須微祿持身闊寸長。洗心聞吉語時事信難量。

沙村（宋張鎡詩至沙村宿二首　瀰茫孤蒲夜吹腥噎噎漁歌隔岸聽莫恨今）宵偶無月且看螢亂學疏星。　非麝非蘭一陣香青翰急駐柳邊塘吳興未用無呈到晉取荷花度晚涼

錦沙村（嚴州府志錦沙村在）縣西八里寰宇記云傍山依磐素波澄映錦沙舒文社軍吳闔音而鼓櫂遊泛彌旬忘返歎曰。名山幽谷故不虛賞使人忘朱門之志。蓋以西洲諸山土石丹碧相間水中澄映尤佳故謂之錦溪其地有錦坑錦嶺也。唐崔顥詩發錦沙村　北上途未半南行歲已闌孤舟下建德江水入新安。海近山常雨溪深地早寒行行泊不可須及子陵灘

沙整村（元一統志在直隸泗州唐長安四年。分徐城南界西鄉於沙整村置縣曰）臨淮。水西枕汴河。開元十三年移治焉。

夏王村（唐顏魯公集妙喜寺碑云湖州杼山高三百尺周廻一千二百步蓋昔夏杼南廵之）所。今山有夏王村。

禹會村（晁說之客語濠州東城中有觀魚臺又有禹廟在塗山上其下為禹會村。）

盤庚村（元一）統志盤庚村在曹州舊州東南八十里。舊有殷后盤庚祠。

伊尹村（羅泌路史術蜚記伊尹華人。故呂氏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產空桑）

故城在今陳留圉非曾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空桑則非此矣

孔靈村（新安志孔靈村在歙）縣南三十里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惠帝末東還會稽永康之亂避地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其後官尚書左僕射信著鄉里後忽捨去皆謂神人而為立祠事見晉書本傳而世說亦云孔車騎少有嘉遁志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游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後猶有孔郎廟是其事也今此村猶賽禱及孔愉先生云（愉別傳云永嘉大亂愉入臨海山中而晉傳又以為會稽有新安山然世說既稱游散名山明非一處今此地以孔名而寰宇志祥符經皆言是愉隱處不可沒也。）

項王村（任昉述異記今）烏江長亭亭下有騅馬塘即當時烏江亭長艤舟縛項王處。今陰陵故城九曲澤澤中有項王村即項籍迷失路處項王失路於澤中周回九曲。後人因以為立名。

代王村（元魏初青崖集代王村　行盡南岡日已曛入村雞犬閙柴門解鞍抖擻黃塵了羨煞田家老瓦盆）

王莽村（莊季裕雞肋編單州單父縣有王莽村衢州江山縣有祿山院祿山猶有意義而王莽則莫得而推勝母朝歌尚所可惡況於此乎）

諸葛村（雲南志在永昌府南十里。有村曰諸葛環居數百家。中有諸葛祠。夷傳云在昔諸葛亮出征至此。夷人感其威德遂祠之。）至今祭祀不絕祈禱多靈應。俗習相傳自以為諸葛武侯之人。

姜相村（臨邛志依政縣有姜相村傳云姜維之孽子避禍瀟陽。今）邑東南有姓姜者皆其後居聚之中央有維祠至今姜氏歲首拜祀之

東施村西施村（陶朱新錄西施古名姬也。）多不知所謂近居越始聞蕭山諸暨之間有東施西施二村至今猶多施姓西施蓋施姓而生于西村者乎

戚姬村（元一統志戚姬）村在曹州定陶縣北十里姬定陶人漢高祖冢地至定陶得之有冢號曰義姻

昭君村（元一統志昭君村在湖廣歸州舊州治東）北四十里杜甫詩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張天覺詩歸州男子屈靈均歸鄉女兒王昭君山窮林薄不肥沃生爾才貌空絕群男為逐臣沈湘水。女嫁穹廬天萬里漢宮無色楚無人醜貌險邪空自喜杜少陵詩又云若道巫山女麄醜何得此有昭君村胡僧詩何事將軍封萬戶却教紅粉去和戎。　唐唐子西詩生女禁太美陰山嫁單于絳灌遍侯廷壽死琵琶休怨漢天子。　李白詩漢月

還從東海出明妃西嫁無歸日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亦何益厲湖李覽過昭君村賦詩云王嬙南郡良家子靚飾豐容照江水何人引入光明宮綠鬢雲鬟朝暮理增成亦擬備充依反向陰山嫁胡兒陰山一去歸無期塞鴈南翥馬北躑當時送往穹廬底妾侍屬車藏豹尾何如灘頭娘東家石上持竿釣游鯉　續談助昭君村　漢孝武皇帝元封元年昭君村生女皆炙破其面邵氏聞見錄歸州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無美惡皆炙其面白州有綠珠村舊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實之豈亦以貳女子所遺爲不祥邪唐白居易詩過昭君村（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靈珠產無種彩雲出無根亦如彼姝子生此遐陋村至麗物難掩遽選入君門獨美衆所嫉終棄於塞垣唯此希代色豈無一顧恩事排勢雖去不得由至尊白黑既可變丹青何足論竟埋代北骨不返巴東君慘淡晚雲水依稀舊鄉園妍姿化已久但有村名存村中有遺老指點爲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貽來者冤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瘢痕宋韓子蒼陵陽集題李伯時畫昭君圖詩序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君村村人生女皆灼艾炙其面慮以色選故也蘇東坡詩昭君村　昭君本楚人艷色照江水楚人不敢娶謂是漢妃子（續曰匈奴數盜邊漢議以女遣之乃取後宮女王嬙字昭君嫁焉）誰知去鄉國萬里爲胡鬼（續曰白居易昭君詩生爲漢宮妃死作胡地鬼）人言生女作門楣（子仁曰楊妃外傳楊貴妃寵幸時童謠有曰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爲門楣）昭君當時憂色衰古來人事盡如此反覆縱橫安可知沈繼祖拖林集昭君村　黃沙漫空天一色漢北陰山斷行跡明妃辭漢過單于委骨胡沙無來日心事欲向琵琶傳天荒地老何人識胡鴈經年去會還漢月幾夜圓復缺鴈飛那解寄音塵月明不管人愁絕冢上千年不改青怨入邊風與悲寫誰爲君王設此謀縱殺畫工果何益至今猶使昭君村有女炙面殊不惜漢已無策唐效之公主淪棄豺狼域何不設備禦狂胡人言仲舒計已疎不以女色媚穹廬聖宋之德千古無蘇文定公集峽女王嬙繼屈須入宮曾不愧秦姝一朝遠逐呼韓去遙憶江頭捕鯉魚江上大魚安敢釣轉柂橫江筋力小深邊積雪厚埋牛兩處辛勤何處好去家離俗慕榮華富貴終身獨可嗟不及故鄉江上女夜從東舍嫁西家王十朋梅溪集十二巫峯下明妃生處村至今麄醜女灼面亦成瘢（按圖經昭君村在歸州興山縣而巫山亦有之在十二峯之南神女廟下未知孰是杜少陵詩云若道巫山女麄醜安得此有昭君村劉夢得竹枝詞云昭君村中多女伴永安宮內踏青回則在巫山者是）蘇泂詩都將心事與琵琶青冢魂歸路轉賒贏得故鄉兒女子至今頭白不離家

綠珠村（邵氏聞見錄白州有綠珠村其井尚存或云飲其水生美女村人竟以瓦石實之詳昭君村）

葛仙村（元一統志葛仙村在浙江建德路分水縣嵛山下相傳葛仙翁煉丹之處鄉民遇旱登山祈禱鄉村有祠）

仙人村（邵氏聞見錄唐呂仙人故家岳陽今其地名仙人村也）

昇仙村（太平廣記坊州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村乃王老所居也）

侍中村（東齋記事賈直孺黯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爲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曰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心恚踰墻言爲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幾爲侍讀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將鬼告之乎果吉之鬼亦然戲謔矣）

老人村（元一統志老人村在城都府灌縣大面山北有此村人家其中與外隔絕子孫繼世如秦人之桃源潛夫張不群因入山採藥浹旬不還忽見一叟致敬而問之叟曰吾族本丞相范賀之裔也范公知李稚作短翠吾儕居此爲終焉計圖經云即老澤也蘇軾云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醯醢溪中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益衰王灑有詩云山前老澤經行路百歲翁翁猶健步非仙非佛非鬼神不識人間鹽與醋嗜欲既淺亦機深窟宅宜與仙家鄰元舒岳祥閬風集老人村綠樹合來無路入青煙起處有人居衣冠從俗語言朴禮樂相忘機巧疎）

貧兒村（相臺志貧兒村在臨彰縣齊後主高緯天統末於容作堂側率諸內人閹官等作貧兒村編蒲爲席剪茅爲房斷經之薦折簀之床故破靴履襤褸飲食陷井黎窗短貼破蔽高簷不蔽風雨緯與諸妃嬪遊戲其中以爲笑樂又於其傍作一市多置物貨緯躬爲市令胡妃坐店賣酒而令宮人交易其中往來無禁三日而罷嗚呼人之昏惑有若是哉趙希循會心錄北齊主緯淫荒無度狎昵非類於華林園立貧兒村帝自衣藍縷之衣行乞其間以爲樂狗馬及鷹亦有儀同郡君之號有鬪鷄號開府皆食其祿此衛懿公鶴有祿位之類也欲不亡得乎）

孝子村（元統志孟即宗定陶人母疾甚割股以饋母疾愈令定陶北號孝子村定陶屬曹州）

秀才村（北史李子雄傳子雄族子惰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爲秀才村）

庶人村（北史隋宗室列傳文帝太子勇聞有廢立之意計無所出於後園內作庶人村）

屋宇卑陋太子時於中寢息

莫愁村

安陸州志莫愁村在湖廣安陸州古樂府云莫愁石城人今莫愁村在漢江之西舊所居也地多桃花春暮花落流水皆香又賈黯亦有莫愁溪郡守樂章辨云莫愁者不知何代人而名盛於唐史禮樂志意其為宋人乎載諸樂府者自周房中樂及楚漢中之曲下迄于隋煬帝之泛龍舟凡數十篇以世次為序其間載石城曲宋臧質所作而繼曰莫愁石城樂所出也次於臨風王烏夜啼而列在隋王誕襄陽曲之前二王皆宋人也自此而後始叙齊梁之曲則知其為宋人無疑也又李義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似盧家有莫愁容齋三筆云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此莫愁者洛陽人近世周美成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石城乎樂書志云莫愁善歌謳古詞曰莫愁在河許住在石城限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鄭谷詩云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魂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鷺鷥王璜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此下瀕洲張道正詩紛紛花雨暗江頭隔岸煙村喚莫愁艇子只今誰是主方知身世是虛舟項安世詩云冉冉水上雲曾聽岳宋鳴娟娟水中月

曾照莫愁行。晁說之客語郢州惟莫愁一村。獨在江之西。所謂西渡也。莫愁像大髻頭梳子鳳頭面狹長持方扇。舊有畫像刻石。其後好事者取以去。至洞庭遇順風色。投石於湖中乃定。後人轉以板摹刻之。郢又有宋玉宅。故井在焉。有鞭尸灘自何處取其柩來此鞭之。（前郢守陳良翰云）宋易士達詩莫愁村　千古行人說莫愁荒村依舊石城頭。不知艇子今何在。漢水滔滔空自流。

黃饒村

建德志黃饒村。距城四十里。相傳黃巢為亂。欲過郡時。陳尊宿在城中。語郡人曰勿憂。乃織大草屨置之城西三十里外。木杪賊至。視之曰。彼有人焉。遂出境。後因名其地。言為黃巢所饒。蓋俗語也。地產烏柙絕桂甲於州境內。

埋懷村

國史補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兵至寶鼎下營。問其地名。答曰此埋懷村也。燧喜。果敗懷光。

升賢村

元郝經陵川集升賢村二首　蒙蒙荒山腳。懸崖石作墻。共言長樂老。此是讀書莊。五季乾坤黑。三綱道義亡。誰云不直死。更請問歐陽。　兩嶺青林夾。孤山黑石闕。雲攜蹊雨過。風約斷虹飛。為告奸雄叟。難逃筆削譏。荒村好煞老。白首竟忘歸。

遷居村

唐李洞詩遷居村　移家入村宇。樹闕見城隍。雲水雖堪畫。恩私不可忘。猿涎濁鶴墜。塵尾拂僧床。棄逐隨樵牧何由報稻粱　歌樂聽常稀。茅亭靜掩扉。查來垂釣次。月落問安歸。遠客傳燒研。幽禽看衲衣。眼前無俗事。松雨蜀山輝

由仁村

舊唐書本紀唐昭宗天祐元年六月甲午朔邠州揚崇本侵掠關內全忠遣朱友裕屯軍於由仁村

崇仁村

羅山志宋陸游詩視陂至崇仁村落一首　津亭徙倚客衣單秋盡江南亦已寒鴈翅不禁疎雨濕楓林初染早霜丹少年已歎儒冠誤暮景更知行路難倦馬歸來踏殘日長吟聊得寫憂端

長樂村

元一統志長樂村在福建邵武府建安記云後漢時此村居民殷富地土廣闊孫策欲將撿其江左時鄰郡亡逃或為公私苛亂悉投於此因此有長樂將撿二村之名見寰宇記元松鄉集長樂村　夜投長樂村迫門出翁媼初嗔少亦定張燈設松䴵瓦盆家釀清旋摘梅子小短衣學拜跪蕪語忽驚倒呼婦仍進前強記家門好欲言更自隱意態尚窈窕乃知故人妹失身事村魯誤無子女心聞此感懷抱置之且高眠明日東陽道

孝敬村

北史列傳南趙郡李德饒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哀慟嘔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

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楊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

邊孝村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三年五月。朱全忠以四鎮兵。攻秦宗權於邊孝村大破之。（注邊孝村在汴州北郊）

慈孝村

輿地紀勝袁氏慈孝村。在蕭縣。唐長慶中袁自強父死廬墓乾符中袁貫之母死亦廬墓及貫之死子宗觀亦廬墓。宗觀死子繼邵亦廬墓。廣明中宗觀妻死男繼洞亦廬墓。蜀主旌表門閭。號袁氏慈孝村云。

文豐村

宋項安世詩二十七日山行兩日始見文豐村　將軍嶺下見文豐。如入桃源路始通。雞犬人民有生意。因園池館類華風。柘林疊疊圍深碧。荊樹霏霏脫晚紅。更想書堂翠微東。閣將雛字教兒童

新豐村

宋衛宗武秋聲集過新豐村偶成　咫尺是江城。欲前猶未能。舟行尋宿泊。村近聞名稱。愁聚眉常斂。吟窮思屢凝。新豐舊遊地。過騎竟憑陵。

孟村

輿地紀勝孟村在始寧。以孟嘗所居得名。今仍多孟姓者。

胥村

元一統志在浙江建德路。去城四十里。嚴州府志胥村。因伍子胥逃難抵此。遂以名村。村之北有山名胥嶺。下有子胥廟。水環廟前名胥水。東入于桐江。名胥口。按史記伍子胥亡楚奔吳到昭關。

昭關欲執之胥遂獨身步走幾不得脫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耕於野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闔廬既得志以員為行人與謀國事遂伐楚入郢其後闔廬死子夫差立信用太宰嚭子胥諫不聽嚭因譖子胥於吳王王乃使使賜屬鏤之劒子胥自剄死吳王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勃為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張晏謂胥山在太湖邊今云逃難抵此者無所經見當是退耕於野之時或嘗至此地蓋時方逃楚難也祠立於太湖邊遂名胥山則立廟於此而名胥村胥嶺胥水胥口理固有之第年代不可考爾要不為無所因也宋蔡九峯詩胥村　楚國當年濫欣刑子胥何事亦鞭平當時若有權輕重止合終身去郢城

昉村

輿地紀勝寰宇記云任昉為新安守因行春至此愛其雲溪異幽累日不能返傍有大石往往坐釣其上百姓因名其溪為昉溪村大中十年刺史盧潘改曰任公村任公溪今有任公寺在泰寧鄉即此

范村

宋石湖大全集范村記　范村者杜光庭神仙感遇傳云唐乾符中吳民胡六子與其徒泛海迷失道漂流數日至一山下即登岸謀食居人皆以禮相接甚有情義問此何許則曰范村也當見山長引行至山項可十里所花木夾道風景清勝宮室宏麗侍者森列一叟坐堂上命客升階與語曰吾越相也得道長生居此歲久山下皆吾子孫相承已數十世念汝遠來當以回飈相送比下居人餽以糧糗解維風便俄頃達西岸時高駢鎮淮南聞之招六子補六合鎮將始以所見為人言之光庭之傳云爾惟吾家陶朱公用人之國勛業蓋世越之君臣方將社而稷之乃不俟終日擢扁舟而去遂其行事天壤一人而已世無神仙可也有之非公誰宜仙者列仙傳又謂公常賣藥蘭陵後人累代見之范村豈其所定居耶某奉祠還鄉家西河之上距海財百里追懷祖武想像仙山月生潮來悠然東望煙雲晻靄去人不遠會舍南小圃適成輙以范村名之圃中作重奎之堂敬奉至尊壽皇聖帝皇帝所賜神翰勒之琬琰藏焉四傍各以數椽為便坐梅曰陵寒海棠曰花仙酴醿洞中曰方壺衆芳雜植曰雲露其後菴廬曰山長蓋元不足多以蓬茅雖不能如昔村之華於雲來家事不啻侈矣噫陶朱公渡兵江淮震耀中國分地以賜諸侯功大名顯貴隆富盛備福之極度世而仙昔村所有如此今無一焉獨不愧斯名乎雖然公所成就固烈矣而心危慮深未及飲至舍爵半塗勝遊變姓掃跡以二十年之成謀而莫之一朝居焉某不肖生值聖世饕竊名祿無以報

塞萬分上恩天載扶持全安之老而歸休猶得宿衛兩朝賜書於家林之下婆娑日涉常在雲漢昭回中榮光所被燕及猿鶴此則昔村所無而今之所有倚立斯名亦尚無愧按周元王五年越入吳陶朱公於是去國後千三百五十年當唐乾符六年范村之名始聞於世又三百二十年實皇宋紹熙初元歲在庚戌某遂以范村名其圃上下垂千七百年其傳遠矣杜元凱謂范氏世為興家斯言猶信後之人儻能長保此居則村名之傳又不知其幾世幾年乎書之壁以示同姓是歲二月望日記　又范村午坐　好風入脩篁搖葉舞而墮斷續一蛩吟高下雙蝶過清樾午陰圓靜極成癡坐老便几杖供慵嬾誦弦課蒲團軟易煖困來百骸惰四傍無人聲誰驚短夢破詩海繪章宋劉景文晚過范村呈元禮　漸老猶奔走風埃過范村嶺寒催馬疾村晚待鴉喧世路窮迷久人情應接繁淵明吾所慕高意在田園

羅村

陝西志羅村在漢中府大安故縣唐鄭谷有詩王建遣兵救唐道襲從此路

舒村

新安志舒村在歙縣西四十五里中鵠鄉村傍有讀書墩俗傳唐進士舒雅所居也隔溪山石望之莪然若纓其冠者名曰幞頭石遺跡尚存宋趙蕃淳熙集舒村　有竹如椽故可佳況於竹外隱鷗沙不嬲官道多車馬此地端宜著釣車韓滮澗泉集二十五日舒村　秋水澄溪淥秋山遠岸青村酤回覓句稚孜却嬾醒

吳村

新安志吳村在縣北七十里有吳太子墓方輿記云昔吳王為越滅句踐流其三子長子鴻逃于此死因葬焉遂明其葬處為吳山里按三國吳時嘗徙太子和於新都郡尋遣使賜死今歙縣有階村是其謫居處此亦當是太子和音轉而為鴻既不可考因以句踐附會之耳唐中和年中改延賓里（寰宇志及新圖經皆言改為婺安里今從祥符經）

陶村

新安續志陶村在黟縣南山丁峯下多陶姓里曰靖節社曰五柳意淵明之後

羌村

唐杜工部詩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墻頭感嘆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群鷄正亂叫客至鷄鬬爭驅鷄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宋北磵禪師集趙子芝得羌村圖拉

會與趙山中同賦　中原閒休兵父客問歸路窮途倦寒蹇窘步甚脫兎小立候柴荊互闖走兒女喜極先處顇思苦旋煦嫗觸緒盡愁態撫膝兒攜養諸鄰稚扶老肯畜各携具老无勇倒瀉飛觴約深注居者訴儆調歸者訴覊旅催呼賀生還不醉不肯住哂乃驪山夢奇驚在圖素生靈果何罪此禍竟誰與眼明新畫軸心折舊題處掩卷續微吟玉寄亭亭樹　又羗村圖　河朔塵昏熟解紛零丁獨走不忘君麻鞋見了重瞳子還憶江東日暮雲

尹村

宋王安石詩尹村道中（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草陳根也）滿眼霜吹宿草根（杜詩霜霧在宿草根）漫知新歲不遺春却疑青嶂非人世更覺黃雲是塞塵（東坡詩碧波青嶂非人間王維詩雲黃知塞近草白見隴遙）萬里張侯能奉使（張侯博望侯騫也）百年曾子肯辭親自憐許國終無用何事紛紛客此身

楊村

宋李跨鼇先生集楊村四十韻　欵行西山限茄荻風颼颼陰巖有積雪竟日無行輈灘聲下曾崖寫出千古愁斷壚燈火光慘月神鬼謳巇岑泣哀猿短篠驅歸牛磧雲龍遠嶠退水拓新州蟒膚景石拳龍影盺松拏顧惟哀病姿畏作魑魅儔若有負郭田肯抱窮年羞昔懷截犀堅今成繞指柔況復僻陋地可是英俊遊山祠鐘送夜水閣笛横秋薄霧晨欺鬢斜陽獨倚樓畔寒碧其鴻渠小沙際舟漁師獵魚去數獲惟于鰍射生持虎歸熟視俱老龐特世賤兩目東家如寇雠長沙界湮國洛陽年少留太白竄夜郎退之謫潮州才大難爲庸不死即長囚官職雖差池志意相夷畔白匪還逐客而有還逐憂田縢古丈人來爲寒士謀胡不近長安遠土終悠悠回語古丈人兩泪不能收從古長安兒俠氣侵雲浮十九白如貐危帽紺輕褠奚奴扶實帶雜遝騄騂騮飲徹金張家醉留驌驦裘又恐銀瓶歎指撝營稽丘出閣訊花童如何爲麥舞已不願學孔何時當夢周杏鞴照金龜粉葉誇銀鈎緩急乘一障夜亡狄山頭掃清玉門塵澄徹黃河流如彼行道人頗有挾此壽唱爵蘭蘅芳蕪靡梗其喉夜光有光容白日無暗投足錢便待已誰卜公與侯歸來揮囊金飽窮泉石幽　張約齋湖南集夜飲楊村　轉柂初投獨樹村杖藜因叩小蓬門殷勤翁媼吹茅火飣餖鷄豚薦兎樽剩喜平時無暴客秖愁連雨沒禾根招邀縱簡真淳在欲去猶嗔稚子諠　楊誠齋江西集晨炊泊楊村　沙步未多遠里名還異原對江穿野店各路入深村秋水乘新汲春芽煑不渾舟中爭上岸竹裏有清樽　又過楊村　石橋兩畔好人煙正似諸村別一川楊柳陰中新酒店蒲萄架底小漁船紅紅白白花臨水碧碧黃黃麥際天政爾清和還在道爲誰辛苦不歸田　遺風集七月二十七日如杭楊村行二首　船動乃覺山動樹鳴元是風鳴秋日已深猶熱山雲欲雨還晴　絕壁似無平地深村忽有人家數間屋住巨石一葉船依淺沙　元杜國英東州集楊村　沿河四五里傍岸十餘家地冷人眠炕風高鴈落沙淡煙籠柳樹明月照蘆花客思難禁處夢回天一涯　張青崖集夕次楊村　煙中帆影落輕莪繫纜沙邊已夜過風驟數聲來海樹月移半暈入天河得歸始覺形神旺望遠空留感慨多坐聽舟人語明發蘆花秋水正增波　馮虛中霞外集舟次楊村　前望同舟遠不分打頭風急御河渾蹇驢無力牽船纜行到楊村日已昏

湯村

宋晁無咎濟北集湯村逢陳安仕　東裝清曉來江浦瘦馬羸童犯山雨解鞍入寺聞鐘聲堂上僧齋日初午故人聆我足音喜紗帽相逢坐東廡別來幾日領生須相見驚疑更問語念昨與君俱隨書貧賤不爲人比數侍郎門館乏容悅舉子文章慙諂諛替言擒獻亦何有君去東州我之楚可憐今日江頭路草草逢君具雞黍我貧無策未容飽君祿雖微不猶愈如今未可計得失且作新詩致醇醹

賈村

宋許景衡橫塘集賈村三絕　浩浩長河去不回先生風采亦悠哉累累古冢漫秋草日暮牛羊自下來　蘆葦蕭踈倚斷垣賈家猶有兩三村鋤犂蓑笠紛紛去知是先生幾代孫　漲河秋水日渾渾獨放扁舟過賈村記得壓沙厭爲客初浮清汴出都門

石村

元監靜之集石村述懷　生長名山豈隱淪自緣衰病許全身書帷側近金鷄洞漁艇長起石鼓津秋草已迷推轂遲春波又送濯纓塵四方空有垂弧志已得餘年號散人　又寓秦石村作　盤石垂蘿一徑分野橋流水數家村人煙摘柚寒連屋仙掌芙蓉晚對門屢辱故人留藥價空煩漁父問桃源多情惟有南溪竹春雨年年長子孫

謝村

宋張約齋湖南集暫住新市行次謝村二首　龍叢灌木繞低田一雨催鳴爾許蟬平日詩懷何處吐今年秋色此行先　推篷面面得涼多陂灤風翻渴水荷人語忽驚群鷺起隔蘆知是小船過　元董嗣杲廬山集謝村　慕從朝行此可停臨平山色入船青煙窟慘淡多逃戶泥井虛圍有廢亭貧衲施茶營屋小老漁曝網遶籬腥客懷久困飄蕭裏風撼枯桐不可聽

季村

宋張約齋湖南集行次季村　破衣鳴還雨迎晨挾柁風擘交溪飯白蝦鐵店爐紅于役多無定於心少所同船人探蟹窟持壽覓詩翁

黃村

元陸子方集宿黃村土人索詩　壓沙終日意昏昏落日炊煙又一村客子倦游求止宿主翁搔首更無言　黃村

落日下山低宿鳥歸林亦倦飛夜半駈車投北去誰能慷慨泣牛衣

下黃村（宋張約齋湖南集過下黃村）山腰摘菜穿雲裏山背吹煙接雲起響邊樵唱路幽幽白處鷄群波瀰瀰臨堤野老措處水破壁方蕉自撩紙想應不望鳥號金落得清閑養妻子

舊黃村（宋范石湖大全集定興舊黃村虜新建爲縣井邑未成）新城邊次少人煙桑柘中間井徑寒亦有涂人來賣綱淡紅深碧挂長竿

董村（宋呂居仁詩與諸舍弟遊董村）來往無十里頗能妨晝眠蹀蘿董村水遠樹落城煙酒薄詩豪強身閑病接連荒田點殘雪知在南山前

朱村（宋趙蕃淳熙藁朱村道中）綠竹人家近小塘暮秋村釀熟村場我行甚亟忘休歇孤負木犀來往香

袁村

宋袁起岩詩過袁村　在昔有袁村今到袁村路峯傍呼父老同姓亦三數貴賤本無種苗裔有疏附我家建安派一經乃門戶安用黃金籯守此青簡爇庶幾亢吾宗百世傳儒素作詩示雲來聊並城南句

周村（宋楊誠齋江東集明發周村）學不住寬鄉住甕間那知世上有乾坤環將峻嶺包深谷圍出餘天與別村茅屋相挨無着處花溪百摺不教奔江淮地迥寒無價宣歙山寒更莫論

趙村（宋楊誠齋）

江東集趙村　白樂天洛陽春詩云明日期何處杏花遊趙村自注云。洛陽城東。地名趙村有杏花千樹又遊趙村杏花詩云趙村紅杏每年開。十五年來看幾回予東園杏花徑亭子因命曰趙村　杏花千樹洛陽春。白傳年年愛趙村月藥晴䬼風露格老夫移得在東園衛宗武秋聲集出城山墓域行至趙村　纔出城山路雲收霽景呈乾端頃軒豁山色更晶明遠近煙村露微茫野水橫平頭今七十此地幾經行元趙子昂詩趙村道中二首　朝出南郭門遥指西山陰馬蹄與石鬬宛轉愁我心。溪谷莽迴互寒風振穹林黃塵洒我衣岩泉走哀音凄凄霜露降窮里浩難任。人生亦何爲百年成古今華堂昔宴處零落歸丘岑况復不得保。悲來淚沾襟。

昔年干戈動兵塵暗三吳長江已無險智勇亦難圖築壘依平山。謀國一何愚植榦群林空遺址莽丘墟至今蓬蒿下猶有白骨枯天陰萬鬼哭。慘慘荒山隅興亡自有數不敢問何如獨憐野菊花立馬爲躊躇。

章村

宋楊誠齋江西集過嚴州章村放歌　石崖削得瘦到筋。半點也無塵土痕正如狻猊走得渴下赴江水一口吞嚴灘過却烏龍背。兩岸秋山夾秋水舟中小酌亦不遑眼底生愁失蒼翠尖峯已自剩太虛峯頭更立玉浮屠好山千隻復萬隻家裏門前一隻無

張村

宋薛季宣浪語集張村　皇羲寂已久澆俗無還淳如何張村畊杳杳全其真豈不有妻孥斧泆甘賤貧豈不憚疲勞務時勤耔畬脫俗未爲貴而今爲辟秦青城足蹐攀邪涂龜城壓枸杞薦饈疏殊非閑養身安常樂有餘熙熙阜長春奚其壽而康無知斯體仁靜言遂奧夫述遂少知津偎云老人村郊荒絕醎辛筋骨由堅強誰謂存其神井蛙議滄溟夫豈窺崖垠作詩賦張村逝將同野人

樊村（宋陳造江湖長翁集過樊）村　襄郢二千里何嘗三百灣風色九順逆左往復右還舟行已三日沿流不作艱即今滄煙面猶是泊處山信次有定期曲直了不關聊可供戲事輕挽與回還　幾日困龍烏今朝縱壑魚空勞計遲速凡百有乘除岸汾鶩翁過江聲午夢餘心駛得新句澄水滴鋼蜍（漢江水黃濁貪行不暇汲井）元張于湖詩樊村　旭日在林杪迢迢發樊村溪斷少人渡仍有虛舟存急流從西來日夕東南奔居人巧幹運結屋溪之濆激波轉孤輪洶湧互吐吞波神每效力溪怪常遠屯侵晨勞簸揚白粲光繽紛軋抽造化秘竊此權輿根廼知若人功用廣力不煩嗟彼抱灌者汲汲焉足論

文村

宋項安世詩文村道中　十五年前號畏塗只今開闢盡田廬分明總是辛卿賜誰信兜鍪出移穤（辛卿召集兵前此郡剋猶絕群盜）

唐村（宋衛宗武秋聲集至雲白莞澤步入唐村詩　舍舟而從陸。邐迤步嶺屹綠畦平埜寬。青嶂四面還春容千萬狀平挹趾步間）行行二十里窈窕入我山故山迎故人禽鳥俱懽顔清泉響琚珮列峯擁髻鬟回視塵囂壓相去隔幾關幽谷多白雲可與相對閑不妨自吟哦但恐好句慳更須窮勝事尚喜兩脚頑皇皇欲何之竝遊當忘還

孔村（宋周南山房後藁孔村俗傳有孔子巖孔子寺遂以名村）

轍環死只欠居夷此地傳訛且闕疑

壞屋無煙黍杯少絕憐猶似厄陳時

許村（宋傅夢得西巖吟藁許村　信步水之濱閑中）着此身蕭條僧寺近來往客舟頻村酒難成醉。山花亦有春人生要行樂何苦戀京塵

易村（宋二先生南征錄題易村（次何貢元）韻何允以牟酉同請逆道半里訪之示詩屢顧）路轉峯回覺有村數間茅屋朧山陰午炊已飽翻匙玉膿醞似拚掛杖金鞭去作文和鬼送興來待句倩蟬吟一聲橫笛斜陽外吹起江湖萬里心　趙希蓬和　路入縈紆半里村憶遠清興起山陰對床喜有人如玉寄遠何勞書抵金萬壑涼風生騎氣一天離恨更蛩吟丈夫對景休兒女慷慨相期一片心

楚村（宋周邦彥集楚村道中　林塘野啄散鵝群極目風霾亂日曛）

短芬離離乾憶雨遠峯黯黯細輸雲愁道雜路尋車轍頻有高林出酒巾輒得問津凡父老不應看客廢鋤耘　挾雲行大虛布置初狼籍濁逢天四維俄頃同一色雨形如別淚含悲未忍滴泥金頓驟車行者自朝夕中央成白道驟驟踏地春漪淺冒田水去作澗底鳴高林陰清快渴烏時一擲曉休張莊驟溼草蒙古驛往時解鞍地醉墨樓壞壁孤星探先出天鏡小摩挲比鄰忽喧呼夜傑曹津伯夢歸議草堂再拜悲喜劇問言勞如何嗟我于行役半明看座雷雨鵲聲嘖嘖果逢南使還憑寄好消息誰林百里駒肯挽不論直

鄧村（宋蕭澥竹外螢吟重過鄧村）瘦竹挑雲過此村十年前事總銷魂當時新廟曾題字壁老泥枯半不存

姚村（王諶潛泉蛙吹）姚村夜泊　荒村日已黃小泊近橫塘昨夜一番雨今宵滿意涼溼莎藏蚓唱風柳卸螢光隔浦誰家住吹來荷葉香

魯村（中州集金鮮于灣魯村道中詩）小橋沙路已堪圖更着衰翁跨蹇驢暮靄似催寒日短秋容仍帶遠林疎鵰盤平野黃榆落兔走橫岡白草枯漸喜閒身遠朝市一年強半在村墟

高村（金王寂拙軒集高村馬上口占）村村桑柘綠成圍蠶簇三眠麥掉旗為問農家真樂否不妨說與長官知（元王沂伊濱集高村道中作）茅茨耿不寐。索索疎雨鳴。披衣村巷白。青楊挾風聲。細逕隱荒蔓。扶鞍事遐征。早有田家兒。先我耕月明。東旭出未高。蒼茫山氣橫。隴麥何翛翛。野雉磔磔驚。鵁鶄游若浮搓。歸心剸懸旌。可憐蛉蜎影。相依傷我情。吾道本寥寥。世議徒營營。何時返蓬蓽。聊以善自名。

蔡村（中州集楊雲翼蔡村道中詩）水連深竹竹連沙。村落蕭蕭已暮鴉。行盡畫圖三十里。青山影裏見人家。

睦村（中州集史肅夜宿睦村詩）闕千河漢已西傾。獨坐披衣過五更。屋馬丁東風外響。田車歷轆月中行。忘形沙鳥知人意。窄地山雲不世情。露草霜筠有幽意。詩題分付候蟲聲。

王村（宋王安石詩王村）晻靄王村路。春風北使旗。壓摧輕騎走。寒咽短簫吹。攪轡聯貂帽。挼鞭各酒卮。紛紛小兒女。何事倚墻窺。（杜牧之詩。蓑唱牧牛兒。籬窺蒨裙女。）宋周宗湾歸來集春三月過王氏村有感　甲子窮時丧亂頻。天教澤國着閒身。無情花柳自春色。不覺山河多塞塵。他日升平猶未老。此生流落且相親。江南江北經行處。莫話衣冠愁殺人。元遺山詩九月晦日王村道中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煙光媚落景。山骨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鴈。三嘆惜淹留。

陳村（元舒岳祥閬風藁丙子九月陳村避地三絕）黑光

磨蘆掩陽精。兵火成霞照夜明。誰信天台山腳下。如今無佛救蒼生。一溪屈曲與山隨。要試蹐攀腳未衰。隔岸人家西日外。數株紅柿壓疎籬。盤盤幽谷造雲峯。應有逃秦隱此中。行到半山奇絕事。白鷗如練掛青松。

秦村（金趙渢詩秦村道中）山路縈紆信馬行。嫩寒天氣逼清明。桃花都被風閒卻。楊柳似將煙染成。山好只供仁者樂。酒醇優入聖之清。武陵循是逃秦網。何似山家樂太平。

韶村（元董嗣杲廬山集泊韶村）洸然歸息苦冬陰。小泊煙塍怯舊尋。荷葉久空晴浦近。麥芒還吐晚村深。鈴鹽雨壓還吳興。寄鴈雲迷客楚心。便可放懷天地外。攬將奇思援孤琴。

苑村（東郡志元王惲苑村道中）霧重連山暗。泥深去路賒。及時沾好雨。下馬課田家。耕隴來燕唱吟鵑溼露華。野桃無意緒。紅欄武陵霞。　萬井淨晴霧。人心一雨安。鋪桑枝嫋嫋布穀語鬖闌老羨為農樂。身慚濟物難。故園歸未得。庭樹鵲驚寒。　和氣曉氤氳。今春好雨頻。山川為改色。草木倍精神。政簡時能禁。民安國不貧。救身田舍去。誰羨擁朱輪。　客枕無長夢。雞聲促早裝。暮吟中牟驛。朝走象韋鄉。雨濯天星大。雲迷曉色蒼。愧無康濟術。傳食每遑遑。　馬健川逢易。人便流灑京。花時爭播穀。蠶月未條桑。宿霧披雲暮。殘蟾偃珮璫。晝盈花上露。行濕帽簷香。

潯陽蛇村（梁高僧傳漢安清字世高度䢼亭廟神得離惡形矣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蛇。頭尾數里今潯陽蛇村是也詳神字）

水火村（西域傳尼波羅國屬北印度彭城東南不遠有水火村東一里許有阿耆）波瀰水周二十步旱澇湛然不流常佛家以火投之遍地火起煙燄數尺以水洒火火更增熾碎土以投亦即然盡無間投者並成灰燼架釜水上煑食立熟賢德傳云此水中先有金匱前有國王將人取之匱已出泥人家挽之不動夜神告曰此是慈氏佛冠在中後彌勒下生擬差不可得也乃火龍所護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　九眞

村

大盂村（續相臺志大盂村在安陽縣後魏孝文皇帝廟旁有小山曰蒙賚盖帝嘗賜賚群臣於此山下故名之事具見安陽縣主簿史允升所撰碑）

孝東徐村（北史李氏傳李興子孫繁衍人號其宅爲孝東徐村）

唐興村（舊唐書五行志隋文時自長安故城東南移於唐興村置新都今西内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今有大槐樹柯葉森蔚即村門樹也）

南董村（宋史河渠志仁宗嘉祐五年開絳州正平縣有南董村田畝）

小李村（宋史河渠志眞宗咸平四年知靜戎軍王能請自靜戎之東引河北注三臺小李村其水溢入長城口）

獨家村（元一統志北齊於古貴州城西南四十里獨家村置南司州）

段家村（元一統志段家村在西安府宋紹聖初咸陽縣民段吉夏日凌曉雨後獨豕村落中立人門足陷地）

得玉璽玉檢一玉璽方四寸篆文如鳳鳥魚龍之形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按玉璽記始皇得卞氏藍田玉刻以爲璽命丞相李斯篆文云云又王莽逼元后取璽后投之地故一角缺驗之皆合雅記云玉黃色此青倉色耳蓋漢高祖至霸上子嬰素車降軹道所上者世之傳受號曰傳國璽董卓從都孫堅入洛得於城南井中至梁朱全忠始失所在全忠以下多都汴洛今璽尚書於秦又背刻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八字則無之又不云有玉檢爲異有司来上廷議以爲瑞改年曰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汴城陷又失所在

杜家村（宋許景衡横塘集夜過杜家村）駐馬問村老却言行未遥路雖十里遠月到四更時我去良有後于眠寧負期人生隨意好冷笑一題詩

鍾家村 宋楊誠齋南海集阻風泊鍾家村離英州已三日纔行三十里　南游端爲看山来過眼匆匆首屢回不是阻風船不進何緣看盡萬崔嵬　滿船兒女厭江行我愛江行怕入城慙愧風師教款曲爲分一舍作三程

馮家村（元一統志在廣東高州路寰宇記云馮盎即電白縣界人也）

朱陳村（鳳陽府志朱陳村在徐州豐縣百里有朱陳二姓所居濟寧志在山東濟寧府去豐縣百里縣在唐）

宋屬徐州元朝屬濟寧路東坡蘇軾嘗作朱陳村嫁娶圖詩云何年顧陸丹青手畫作朱陳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唐白居易詩朱陳村　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去縣百餘里桑麻青氛氲機梭聲札札牛驢走紜紜女汲澗中水男採山上薪縣遠官事少山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爲陳村民死爲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其村惟朱陳二姓而已）親疏居有族少長游有群黃雞與白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别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遶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我生禮義鄉少小孤且貧徒學辨是非秖自取辛勤世法貴名教士人重官婚以此自桎梏信爲大謬人十歲解讀書十五能屬文二十舉秀才三十爲諫臣下有妻子累上有君親恩承家與事國望此不肖身憶昨旅遊初迨今十五春孤舟三適楚羸馬四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来往若浮雲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平生終日别逝者隔年聞朝憂卧至暮夕哭坐達晨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一生苦如此長羨陳村民

鍾蜀村（邳州志在邳州睢寧縣西北五十里鍾蜀村乃魏武帝征呂布駐於此後改爲唐池村）

麥村（晉康志肇慶府德慶州越國夫人舊居瀧州姓麥有麥村其子高力士本馮盎曾孫幼時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以爲閹兒上以武后高延福養爲子故冒高姓謹密善傳詔令爲宮闈丞助玄宗平韋氏有功還知内侍省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初不記其母後爲嶺南節度道過瀧因訪其母母曰胷中七墨子在否力士袒視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於是母子如初帝爲封越國夫人

木香村（輿地紀勝木香村在襄陽府寰宇記云在宜城縣昔段成式有別業於此村）

桃李村（元一統志村在遂寧州張震集句有桃李村詩土人云此村三十里許彌望皆桃李春時盛開爛熳如錦綺往昔郡太守春日講故事于此）宋李壁鴈湖集二十九日遊桃李村分韻得春字　東風吹我出城闉邂逅相逢得可人踏雨先從沙路穩怯寒更覺酒盃親江山有意如遭俗桃李無心亦自春便可名爲錦繡谷匡廬未望隔煙塵

茗村（唐鮑溶詩宿吳興道中茗村　浮客倦長道秋深夜如年久行惜日）月常起雞鳴前夕計今日程息居在茗川霜中水南寺金磬泠泠然疇昔此林下歸心巢頂禪身依驛昏寐智月生虛圓羇旅遣我程去留難雙全

觀身話往事如夢遊青天明發止賓從寄聲琴上絃聊書越人意此曲名思仙

桂村（江湖續集臨江鄧林性之自號四清杜叟桂村）翦翦霜風起晚吹一溪流水浸寒暉客衫猶恨吳綿薄不適邊人藍鐵衣

花村（唐吳融詩花村六韻）地勝非離郭花深故號村已憐梁雪重仍愧楚雲繁山近當吟冷泉高入夢喧依稀小有洞邂逅武陵源月好頻移座風輕莫閉門流鶯更多思百囀待黃昏（華岳南征録華鎮撰題逮和花村二章川花村初謂紅紫之地問山翁云村人花姓因口花村）問宿花村喜可餘已椅花下倩人扶放童不見後頭杳空指青帘問有無　格是而今老有餘行行真欠瘦笻扶不將心緊隨風起一徑閑花有似無　夜宿花村不見花數間茅屋瞰溪沙山翁不是通名姓數認河陽令尹家　路入前村認杏花門前水積半溪沙風流髮鬌朱陳俗白酒黃雞姓兩家

杏花村（都梁志村在武岡縣縣西二里）地自爲一所人煙稠密四圍夾道皆植以杏每當春際杏花滿其地俗傳曾有仙人過之元一統志杏花村徐濟諸縣皆有此村豐縣尤盛一望十里中更水患廢矣宋沈繼祖杷林集杏花村　杏破繁枝春意鬧牙盤堆實薦時新仙家種此應知味試門廬山姓董人

梅花村惠陽志郡之羅浮山有梅花村非空上人詩集梅花村爲羅豎士賦　東風吹晴湖一水鴨頭綠朝光落羅浮萬梅淡如玉寒梢氣長青蘚技綠陰密似茅簷屋一年一挂千銀錢輕若五銖小樣負六出交飛雲母片天香百和兩龍涎隔水新芭小孩項晴光倒浸流星冷平鋪一片寒螺色挂在珊瑚萬波影花神小立風露寒雲頭簪花七寶冠羌童不帶詩人骨半夜闌前吹笛看亂折垂楊作風力飛落一花千樹殘壺公封底丹砂房鳥枝爲宇深爲堂二月青青四月黃雨肥大顆如經霜無數金丸亂黃落驚起一雙白翎雀我乘鶴行鶴鶴去不遣蒼陂老龍遞秋入半空作紛飛且倚湖東蒼王樹王樹結陰霞仙臺故人且坐清樽開清樽開百盃難貰故人來鸕鶿深注臘前水一泓黃黃鸜鵒背舉手青天落杯底杯空明月和天起平時獨酌不快意有客能來無不醉我欲四明起王冕畫織吳蠶雪盞蠒醉揮鈎勒鐵線圖長使今人觀古篆續編蘭雪軒詩集梅花村爲羅公望賦　羅浮山下玉千株十里長洲五里湖嘉樹留人舒嘯地飛花送客醉歸途影橫烏帽月隨步香襟煮裘水在鬢夢想湖山身不到詩成憑寄老巾屠　國朝答祿與權詩集梅花村圖　樹樹寒梅已放花皆山臨水竹交加披圖坐覺柴門靜好似西湖處士家

梨花村元一

統志梨花村在順慶路棲樂山下因兵廢

海棠村（元一統志渝文質金堂人隱居于金水許店之海棠村當時號爲逍遥山）人嘗題云海棠村東看昇平圖經云海棠村令之歷鼻舊官路傍成都路

芙蓉村（溫州府志樂清縣芙蓉山有芙蓉村中有）大溪流出江并有大坡坡內東曰小芙蓉村西曰大芙蓉村宋翁元承詩雨後到芙蓉村　又上藍輿去西風覺旅晴霧深孤嶼沒日薄片雲明詩思通山色琴懷濬客情蹔知百里路分作兩三程

梅市村（越絕異記梅福壽春人漢時遊吳監市後立館於中號梅市館）其側又有梅市村故謝靈運行吟云范蠡適江湖梅福入城市

竹村（宋許綸涉齋集竹村）　種竹亦云好結交當有道能邀歲寒伴同呼酒家保張功父詩過竹村　再宿離城邑全無世俗氣僧包輕濺水漁竈冷炊雲酒好休教盡詩慳却自欣晝閑貪睡穩獨被不須熏洪适盤洲集竹村　一任筍侵牆何妨鞭礙道千戶廣侯封三家結村保

水竹村（宋黃震日抄水竹村記）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果孰爲之流通而成變化也哉蓋嘗乘旦氣之方清對晨光之熹微顧瞻庭竹露葉珠垂下視其本微濕環之狀若連簡瀨時之爲因而潛心探賾有以窺天地相與流通之機矣向若地不閡亦如天之圓地惟隤然塊處非有廣川大谷以脉絡其間則流通之無所造化亦幾乎息萬物將安從生今其周匝於地勢之四垂既無非海朝夕吐納無一息停長江大河復繞衆流以相與渾浩流轉其內雖鑿地得泉爲沼爲井氣亦蒸蒸上騰與海之茫茫河之浩浩升而爲雲浮而爲漢者同一暢以達惟平陸之亢仰土膏之易燥則時又振山川以出雲騰百川而作雨風雷一噓霑霈迅之餘猶六合皆水氣而生生化化者林林濈濈矣嗚呼此乾畫連三之爲天此坤畫斷六之爲地而乾連突出於坤斷之中爲坎者歟然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坎爲水位於子造化之機始於子天道循此以南轉歲一周回而造化成苟凡得此以生孰能自外於天地之所以流通者虛其中竅於關節脉理而水氣滋之物皆然竹惟甚其心爲最虛其水之由地而升爲最易貫四時而不改歷千歲以長青夫豈偶然之故而能爾哉故君子於竹也有以知水之流通於萬物於水也有以知造化之流通於天地而舉一以槩其餘且知伏羲氏之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以畫八卦其義於是爲精而造化之勞乎坎亦明矣豈必乾南坤北而曰先天也哉余同舘潘君約之超特之士也家三山之勝處其地曰三溪俯一曲之清流植臨流

之萬竿蕭然讀易其間浩然與造物者同游求東澗湯先生題其居曰水竹村而屬余爲之記余聞之欣然有契因書其所見以遺之然君之居正余之志也君方年壯氣銳進進德業異日同贊造化之妙以潤澤天下則君之事也詩不云乎瞻彼淇奧綠竹猗猗說者謂其興問學自修之益如此惟君其勉之咸淳四年三月十一日慈溪震謹記元李一初雲陽遷集水竹村記　往年予從賀君龍川視湖上隙地蹄踔行草棘間顧謂予曰某可灌某可植予將疏而闢之以佚吾老又指而示曰某可築某可亭予將構而葺之以時吾憩予姑識之別去凡幾年予復來川上君迎笑謂曰向之所欲爲者今皆爲矣至則波光蕩空林陰合翠於是水不加深而昔之納污藏穢者瑩然清矣地不加廣而昔之荒烟野草者蓊然茂矣當湖之中爲亭亭之兩旁當岍者翼以橋度橋而西則爲堂以當水竹之會納以清幽達以空曠芙蕖菱芡美木善草無不可愛賓從之來或坐而觴或術而魚琴聲棋韻時聽遠響芳時暇日幽討無肯合而名之曰水竹村取其槩也予延覽久之慨然曰君之用意水竹何其至耶世之汩沒勢利者鮮能以陶情適意爲事假令有之又往往不得其所方池半畝清風數竿何嘗已足又烏能綽綽有餘地哉今君以曠達之懷忘情富貴厭紅塵而依水竹又能得寬閒之所以稱其情若天作而地藏以待君者是真可尚也君方延四方之士以共其樂而予也東西馳騖役役無須臾間何當脫去塵鞅以追逐雲月從君湖上

空桑村 開封志在杞縣西三十里傳云伊尹生於空桑即此地有宋真宗親幸立石御製書碑

樓桑村 涿州志村在州城西南一十五里乃漢昭烈帝舊里按唐郡國志云昭烈涿郡人舍東南隅有桑高五丈如車蓋往來者恠之遂號其里曰樓桑今廟尚存廟東有唐刺史婁居通所立碑西有金承安四年黃華老人王庭筠書讚碑

桑梓村 宋任松鄉集桑梓村　書投桑梓泊容意一棗回路踏桐花過門當柘樹鬧千峯發女出一水剝溪回閒說茶場外相懸十里來

梔子村 文昌雜錄戶部馬負外言藩鎮之雄盛龐元英謂余昔知安州城南有梔子村花開如瓊林香聞數十里他處所無

菁村 韻語陽秋葛洪鍊丹之處在天下者十有三湖州烏程縣葛山者其一也山之下號菁村蓋仙翁手蒔黃精取以壽其隣里者故云

蛟龍村 蘇鶚演義汴州陳留縣東北有漢高帝母媼陵之東有蛟龍村附于晉城即可驗降龍之地也

白牛村 輿地紀勝白牛村在華亭陳令舉棄官居之號白牛居士

烏榜村 金陵新志按圖經初立西州城未有蘇門立烏榜與建康分界後名其地爲烏榜村在天慶觀西南史陳顯達傳顯達於西州前與臺城軍戰敗走西州後烏榜村騎馬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湧籬

烏夜村 蘇州志晉穆帝后何准女寓居縣南產后於此將產之夕有群烏夜驚於聚落爾後烏更鳴衆共異之及明大赦

列鶴村 元一統志岷山在四川茂州羌之列鶴村其對曰羊膊則江水所出也孔穎達以爲岷山在蜀郡湔氐道

栖雞村 元一統志村去茂州東北一百七十里有三路一通茂州一通龍州一通錦州皆吐蕃險要之地今隸石泉軍

射鵰村 輿地紀勝在安豐軍霍丘縣有故安豐軍城

魚門村 江陰志魚門村在縣西二十里舊經云龍人所居之處

舊鵲村 唐宋之問詩嵩南山九里舊鵲村作　弊廬接箕潁北望嵩山隅茲嶺雖且秀緣翠攢天衢家世事靈嶽崖棲安敢渝從俗因迹化歸靜知心愚上遠先人訓下憐菲薄軀自問何功業謬與賢俊俱執羈翊龍羽秉筆遊鴻都尸祿負諸己日使田園蕪常恐白雲意溘盡黃埃塗妙年負恩德欲去何踟躕明

主本尚道黃屋均蓬壺飲惠可冥分歸事燒金鑪

長烏村 唐柳宗元詩遊石角過小嶺至長烏村（永州）志適不期貴道存豈偷生久忝上封事復笑昇天行（古樂府有昇天行）竄逐宦湘浦搖心劇懸旌（史記蘇秦傳心搖搖如懸旌）始驚陷世議終欲逃天刑歲月殺憂懷（殺色界切減也）慵疎寡將迎追遊疑所愛且復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長烏遂遐征磴迴茂樹斷（磴丁鄧切石梯）景晏寒川明曠望少行人時聞田鸛鳴風篁冒水遠霜稻侵山平稍與人事閒去營益知身世輕爲農信可樂居寵真虛榮喬木餘故國願言果丹誠四支反田畝釋志東皐耕（釋志一本作志播本作澤澤音釋土解也詩云其耕澤澤之箋云耕之則釋釋然解散又唐王績掛冠歸田舊中聯牛躬耕東皐）

獵閭村 顏氏家訓吾嘗從齊主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粮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撿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䝁餘聚亢仇舊是禮（武安反）鈕（音仇）亭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記注因此二名聞之甚喜

洪亭村 李濟翁資暇集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合生（詳槐）

仙堂村 太平廣記僕僕先生家於光州樂安縣黃

土山有仙術刺史李休光以狀聞詔號先生所居舍置仙堂觀以黃土村爲仙堂村

草堂村（唐岑嘉州詩草堂村尋羅生不）遇　數株溪柳欲（一作色）依依深巷斜光（一作陽）暮鳥飛門前雪滿無人迹應是先生出未歸

古橋村（唐劉長卿詩桂陽西洲曉）泊古橋村主人　洛陽別離久江上心可得惆悵增暮情瀟湘復秋色欲山隔何處落日羨歸翼滄海空自流白鷗不相識悲歌滿荆渚輟棹徒沾臆行客念寒衣主人愁夜識帝鄉片雲去遥寄千里憶南路隨天長征帆杳無極

公橋村（元董嗣杲英溪集病中步入蔡公橋）村落間　水淺篙師勞況值夏日炎舟維蔡橋境扶行欒頹店誰期村疃中雙履苔花粘同行辛同志出語無猜嫌曉霞晚必雨故老嘗所占兩行桑麻香農計得盡覘偶聞讀書聲白叟依茅簷自奮力稼穡其志方隱潛延我坐俄頃障日西垂簾竹床半已弊暫憩亦安恬傳酒強我飲飲絕徒掀髯神思偶爾清吟興爲此添

城門村（宋楊誠齋江東集舟過城門村清曉雨止日出五日銀絲織一籠金烏捉取送籠中知誰）放在扶桑樹柢頭滿溪煙浪紅　深村可笑茂居民生長荒山野水濱揔出籬東攜稚子走來岸上看官人　鬅鬆髻起攬詩編信手繙來誦數篇忽有萬聲仍絕叫隔篷知是上灘船　行人都上半山賁記得前朝傳險行左右回身看不徹兩邊已失一灘聲　地錦花鋪地錦衣碧茸上織紫花枝垂楊舞罷鶯停唱不捲華網待阿誰

銅鼓村（合浦志銅鼓村在離洲六鋪西北上有一大鼓廣半里土人時於耕鑿得之納）之郡以爲更籌之用有吳提刑宗且詩舊經云按隋地理志嶺以南二十餘郡其人輕悍椎結箕踞乃其舊風其里人則質直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惟富爲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爲符書契言誓至死不改故其俗親戚聚會多以匏笙銅鼓爲樂

石鼓村　宋史王光祖傳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爲真定鈐轄吐蕃圍茂州光祖領兵三千會王中正破鶻宗關賊據石鼓村扼其半道中正召諸將問計光祖獨請行既抵石鼓擇鋭兵分襲土蕃背出其不意皆驚遁

囊村（江少虞新死嶺南雜録云海灘之上有珠池居人採而市之予嘗知）容州與合浦密邇頗知其事珠池凡有十餘處皆海也非在灘上自某縣岸至某處是某池若囊村皆池名也悉相連接在海中但因地名而殊矣合浦志在楊海池離州六十里係囊村面接巨海

壺村（宋蔡戡定齋集壺村賦　梅梅協洽皋月浹旬子蔡子卽所居之側鋤荒）礫雜荆榛畚土爲址誅茅爲亭朴不至陋潔不至精越月既望落亭之成榜曰壺村姑摭其實而寓之名有客疑焉問所以名之之因蔡子曰壺村之地延袤不殊折旋中矩如在僊家之方壺壺村之境車馬不喧花竹秀野如遊武林之桃源盖壺以形似爲村以景物言也若夫天宇澄廓萬象著明疎星渡河皓月經庭風余髮兮蕭蕭露余衣兮零零此皆壺村之物足以適野人之情有醴有蒔有琴有書或劇談抵掌或愁吟撚鬚或箕踞偃仰或嘯歌懽呼此皆壺村之趣足以爲野人之娛蟬噪木杪蛩鳴草際清晨而蛙鼓輙作長夜而蚓歌不已此壺村之至音雖不合於衆聽而足以悅人之耳擷實於花拔萌於竹剪芳根兮霜杞擷清英兮露菊此壺村之真味雖不可於衆口而足以充野人之腹甚則三時不務五穀不分婦不知織子不知耕非理之征不及非時之役不聞是又有田家之樂而無田家之勤此吾所以自適其適因以名吾之亭客曰噫人弃予取彼重此輕不山林而隱不軒冕而榮壺村之樂獨全予真此而無述于意莫陳誰其誌之壺村野人

斗村（輿地紀勝按廣州志云廣州東百里）有古斗村自此出海瀰渺無際

三寶村（太平廣記扶風縣之西南有三寶村故老相傳云建村之時有胡僧謂村人曰此地有寶）氣而令人莫得之村人曰是何寶也曰此交趾之寶數有三焉故因以三寶名其村（詳寶）

金鏤村（輿地紀勝金鏤村者乃莫狀元）讀書堂處

千金村（宋周宗濤歸來集喜王性之見過千金村　春來書劄已西東喜復相逢亂世中萬事變更惟舌在三年流落）轉途窮雲收野寺侵廊水月掛孤帆送客風剩欲留君明日住夜闌難得一罇同　周南山房集千金村（徧望皆菜花冬前種取油）種豆燃萁地力勞更將菜甲壓豬膏豪家粔籹消多少切莫煎熬到老饕

橫槎村（橫州志橫槎村舊橫州治所宋慶曆二年儂智高亂賊泝流而下郡）人棄城去因遷郡治今惟世堞猶存在江之南

小粉村（宋楊誠齋南海集宿小粉村　暮宿溪邊小粉村一峯如筆正當門看來）山色元無粉拂拭濃藍淺黛痕

第一村（鎮江志第一村在堅土山下宋常守孫楚望之別墅也又號牧坡有庵曰無拄亭四曰水）天平遠曰天根月窟曰虛白曰橫雲象瀨袁希孟爲記文曰牧坡審窻孫楚望之別墅也江山之勝甲南徐景定壬戌仲春既望岷山王君文眉山朱德華合陽王子厚暨余來遊訪楚望於第一村講洛中先賢真率會故事淮蜀同風氣味膠漆牧坡鼇員首對江濆亭四庵一水天平遠居首而

爲之冠是日也風軟日和春氣盎盎百卉初發始會于虛白泛梅而飲數行輒捨去山陰佳致觸處皆然未暇一一應樓攝衣而上遂飲於水天平遠風擂洞開萬景翕聚長江橫陳翠岫騰赴生煙遠樹淮鄉之明滅雲帆沙鳥海上之來去率獻奇於斯亭之下金山孤撐紫丹繚碧入我研席攬不盈尺襟懷舒適痛飲無算笑語浩浩直造乎天根月窟余曰昔晉人金谷之會二十有四人大率皆金多之流爾何足道哉吾曹僅僅五人作真率飲何歉乎彼莫不捧腹大笑又捨去飲於無極有先天圖在焉基歸玄象寓意文楸局未終又捨去飲於橫雲夕陽在山禽聲零亂杯盤狼藉疏甲雜進諸賢已稅駕醉鄉矣然猶眄戀橫斜愛惜澹佇復還於虛白焉飲以此始亦以此終從者竟日提壺挈具不得休息穿林陟巘求吾曹於翠微間未嘗以屢遷爲苦似可人意馭僕有醉謳亭左者不問大白覆手而不悟山屐去齒而不顧風巾墮地而不知不知身世之交果賓主之爲誰然後相與扶攜而歸又不知天壤之間山林之樂有加此乎否也其視大庭氏天放之遺民不亦庶幾矣乎若夫遊峴山而傷人物遊蘭亭而痛死生遊新亭而哭山河風景往往未知酒中趣耳吾五人則不暇詰朝楚望簡余曰昨之遊不可無記願屬之子爲山中佳話不敢辭也

漁村

宋王炎雙溪集漁村　聞道江村好人家卷畫中持盃聽欸乃支策望空濛日落收踈網潮生繫短蓬君嘗詢訪否恐有陸龜蒙

黃公度知稼翁集乙亥歲除漁梁村　年來怕覺道路熟老眼空更歲月頻爆竹一聲鄉夢破殘燈夜永客愁新雲容山意商量雪柳眼桃腮領畧春想得在家小兒女地爐相對說行人

陸放翁劍南續藁泛舟至蜻蜓浦小泊漁村　醉泛蜻蜓浦咿啞一舸聲陂塘秋水瘦墟落暮煙生野店曾留醉樵翁不記名相逢雖惆悵懷抱已先傾

薛嵎雲泉詩集漁村雜句十首　莫論塵土與煙霞收拾襟懷即我家絮帽蒙頭霜月下水村深處看梅花　非智非愚浪着鞭前程倒指事茫然臨流一洗巢由耳獨立斜陽認釣船　盡醉茅柴得自由蘆花飛雪滿人頭蓑衣碎葉重重補聽雨吟風卒未休　青山如主復如賓相對無言意自真富貴不應忘此味從來世上少閒人　月下門閑不用敲渡頭長繫木蘭橈盤飧市遠從真率會宿何妨屢卜宵　澤畔行行歌楚騷一襟忠憤付湘濤難教舉世無醒者莫羨漁翁活計高　三五人家住一灣近城無路去來難溪邊自結同吟友松栢青青到歲寒　野水微茫路欲迷重重沙渚自高低鷺鶿飛過無心泊直入殘陽樹杪棲　孫鶴何曾肯受羈偶來亭畔立多時物情未到忘機地步步行行直自疑　白雲相傾尚依依十載江湖負宿知時事未容輕所學山中依舊只吟詩

又漁村雜詩十首再和前韻　晴空萬里散餘霞一葉漁舟穩似家學道未能全寡欲水邊隙地亦栽花　蘭菊分畦筍作鞭南山相對意悠然城中有路何曾入只許蒼頭趁釣船　此身閒却有來由白髮中年已上頭莫道無官無可弃從今放下一齊休　獨作漁樵最上賓土風淳朴物情真鄰家兄弟皆和樂林子詩豪驚壓人（林艶甫漁村都合）　冰磨脩竹晚風敲古寺僧歸月下橈童子閑門無一事只須清坐過中宵　微吟朗詠足風騷切莫危言試怒濤雲本無心泉自潔不因作意立名高　生涯小小落溪灣妻子知時不說難畢竟直鉤爲計拙曉來無酒可銷寒　瞑色和煙四望迷仰眠牛背覺天低村翁遙指笙歌處此地魚沉鳥不棲　雖入樊籠馬受羈低頭猶怕起來時人心到此無真識未必人疑先自疑　歲寒無物可相依惟有梅花似故知名世何曾在科甲西湖處士只吟詩

又漁村晚照　舊遊憶得瀟湘路今喜煙波似舊時澤畔怕逢漁父問桃源已被世人知數家草市添新戶一樹寒鴉傍古祠蘭杜香深洲渚闊小牕長日賦騷辭

又漁村有感　小窻長日苦吟聲獨倚闌干看晚晴居士莫疑貧可棄春風不爲病相輕梅邊紙帳重重影壁上離騷字字清鷗鷺往來情更熟只消此地度殘生

又漁村即事　維舟古渡頭四望是汀洲水闊稚宜夏荷枯不礙秋困歸牛背穩曉汲井雲浮獨坐愁無侶多番爲月留

又漁村偶題　莫道柴門窄斷無車馬聲苦吟成集少久病見人生花落寒猶在春陰雨未成漁村名自我鷗鷺勿相輕

又漁村會諸友戲呈　磯頭濯足動滄浪獨醒何曾與世妨畫寫騷經粘屋壁未逢漁父似瀟湘遠山不離煙雲色流水時聞蘭杜香製得荷衣恐驚俗對人稱是楚賢裝

鄭用明東巖詩藁漁村　古廟隱深樹小舟橫淺沙岸蘆抽晚筍汀芷落寒花綠水一雙鷺青煙三四家趁晴爭曬網漁戶傍生涯

元虞集學古錄題漁村圖　黃葉江南何處村漁翁三兩坐槐根隔溪相就一煙棹老嫗具炊雙瓦盆霜前漁官未竭澤中抱黃鯉肪白已烹甘瓠當晨繫更擁寒蔬共萑席垂竿何人無意來曉風落葉何毿毿了無得失動微念况有興亡生遠哀憶昔采芝有園綺猶被留侯迫之起莫將名姓落人間隨此橫圖卷秋水

孫居敬嘯菴詞漁村即事好事近　買斷一川雲團結樵歌漁笛莫向此中輕說汙天然寒碧　短蓬穿菊更依振香滿不須擕擷首斷霞夕影散銀凉千尺

若村

國朝胡居敬集（臨江人）若村記　出郡郭東行十餘里有勝地

曰沙堤堤之上竹樹綿洛迤邐縈迂環之地而居者茅舍相望其族之蕃且大者曰陳氏陳氏之先有爲郡録事參軍者有仕至邑令者宦譜派芳遠近推之友人黄楚崇嘗語余曰吾家白湖之上距沙堤二三里世爲姻媾詩書道義之好弥久而彌厚也陳氏多佳子弟其字以君材聞于人者又陳氏之隱君也君材好讀書喜與人交闢一室外植花竹中列圖畫顔其軒曰若村搢紳之士咸詠歌其事𦤺爲記之余聞村之爲言聚落也墅也字通云經史無村字集韻暨復古編字當從邑從乇今作村世俗所通用也夫近山而居者謂之山村近江而居者謂之江村今君之所居近蕭水二三里許宜目之曰江村矣顧以若村名盖沙堤經兵燹之餘華堂廣厦悉化爲瓦礫矣今之結屋而居者非復承平之舊也閭閻本寂蕭鼓之聲不聞徘徊顧瞻境與心合因思昔時之華麗感今日之荒凉尚村之不若也或者曰今之人狀貌朴野威儀不戰世咸目之曰村君豈有慕于斯余曰漢廷大臣皆木強敦厚遲鈍少文世俗所謂村也盖論語之言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釋者曰野人謂郊外之民盖亦村耳孔聖欲從先進乃厭乎彬彬之文惟質朴爲貴君以若村自號豈慕是歟余山居野人也賦性朴魯俚而不華殆真村者不但若也清時暇日訪君於沙堤之村俯燕

唱於谷口賡漁歌於渺茫飲村酒賦村詩幸毋請我曰子真村居人也是以能知村之樂焉

東村

（宋陸放翁劍南續集東村）信脚村墟路歸來日未西波清魚隊密風小鵲巢低白水初平岸青蕪亦徧犁市壚多美酒飲具不須齎　野人知我出門稀男𥟖鉏耰女下機掇得芘鋪炊正熟一杯苦勸護寒歸　野人喜我偶閑遊取酒忽忽勸少留舍後攜籃挑菜甲門前喚擔買梨頭　雨霽山爭出泥乾路漸通稍從牛屋後却過鵲巢東決決沙溝水翻翻麥野風欲歸還小立爲愛夕陽紅　今日風日和衰疾亦少平出門無所之携幼東村行吳地冬未氷濺濺溝水聲山亓與野蔓結實丹漆并鶏犬亦蕭散如有世外情舉手叩柴扉病叟喜出迎從我語蟬聯未寒晴昔盟解囊付之藥與爾偕長生　塘路東頭烏臼林偶攜藤杖得幽尋桃源阡陌自來往輞口雲山無古今遠浦過帆供極目暮天横鴈入微吟歸來更覺愁無那剩枚燈前酒盞深　遊東村　露草衡門曉風松一塢幽新春有佳日老子得閑遊鷗爲忘機下魚緣得計浮歸途無遠近一葉亂漁舟　東村散步有懷張漢州　扶杖村東路秋來始此回寒鴉盤陣起野菊卧枝開憂國丹心折懷人雪鬢催房湖八千里那得尺書來　散步東村　偶從北崦緣東崗曳杖行歌步夕陽一徑入雲多麋跡數家臨水共魚梁野風蕭瑟知秋早社酒淋漓喜歲穰鄰曲不須憐老憊尚能尋句答年光　泛舟至東村　野火如天遠漁舟似葉輕颼颼風漸冷淡淡月初生沙際樵蘇路籬間語笑聲還家已薄暮燈火照柴荊　雨中過東村　小雨空濛物象奇偶扶藤杖過東陂塾中風度人爭看驛裏年光我自悲窮鬼有靈揮不去死魔多力到無期歸來笑向廬門說且了浮生一首詩　初冬步至東村　八月風吹粳稻香九月蕎熟天始霜男耕女饁常滿野宿麥覆塊皆蒼蒼豊年比屋喜迎客花底何曾酒杯迮家人但覓浩歌聲不在東阡在南陌　與兒子至東村過父老共語因作小詩　桑竹穿村巷衡茅隔土垣海氛成物象秋氣肅川原豆芋行將熟雞豚亦已繁豐凶歲所有農事更深論　晩寒自東村步歸　夕陽下平野落葉滿荒街村居賣麵麩人家燒豆蘇溪風透布褐草露徑茫鞋骨相元如此何由與世諧　東村步歸二首　野瘦霜風冷茅簷夕照明催科醉亭長聚學老書生山果紛丹漆村醪任濁清路回家忽近柳外小橋横　風陣鴉翻黑霜林葉半丹筋骸欣小健衷褐戒初寒代步雞栖足充飢鶴料寛平生自如許况已掛吾冠　東村晩歸　蜀道還吳鬢欲絲歷年二紀困塵衰寧知病思沉緜日又見秋風搖落時錦雉白魚

供野餉青林紅樹入新詩東村寂歷風煙晩酒掛驢肩又一奇　滕仲禮東庵集暮春東村道中　沙帶草痕留馬住雲移日影趁人凉貪看水上風行處不覺沿溪十里長　趙明翁野谷詩藁東村　晴久全無雨溪乾半是沙風横分鴈陣日轉趁蜂衙地僻草埋徑籬摧菊卧花橋西一林竹瀟洒兩三家　元劉文簡公集東村寓興　野水平波數點鷗遠村高樹一聲鳩出牆白筏蠶初老滿地黄雲麥已秋文舉自宜官北海淵明只合事西疇行藏了屬乾坤管一笑誰能獨倚樓　王文忠公集東村道中　羸馬東村路邀遊此日閑寒風初凜冽秋菊尚斕斑古道横清溜平林出遠山茅茨誰氏隱瀟洒水雲間

西村

（宋北盟録西村　徽宗時王黼作相賜第城西竹竿巷窮極華侈於第之西號西村以巧石作山徑詰屈）往返數百步間以竹籬茅舍爲村落之狀都城相第乃有村名識者以爲不祥　強祠部集同楊公濟賦晩過西村　空影倒波面晩陽留樹梢人煙青近郭鳥道暗長郊世外空搔首溪邊懶結茅滄浪那敢羨漁父定吾嘲　呂南公灌園集西村　東村豈不佳西村自清幽南村亦可居俗悍不易投維此允嶺曲坡陀遠川流桑麻有青園耕稼有緑疇晴雲風十里外足舉矚望頭本無車馬諠豈有聲利愁伊我先君子故家侍增修還當起樓庵

此志敢不求開闢三處徑蹊通四前溝有軒列琴書有室貯鋤耰壓麪擬長醉藏羽待肥牛超然了餘生不問萬戶侯我策久已決我身終悠然矣能荷篠翁不以意相收　憶西村　東岡西下古墩頭草木風煙事事幽畦壠彎環延果桑苓菁參互獻魚鰍常開夜戶無寇競撥香醅賀有秋頗定此居猶未得豈堪僥倖望公侯陸放翁劍南續集西村　湖塘西去兩三家杖屨經行日欲斜處處水紋生細縠蜿蜿沙路卧修蛇旱餘蟲鏤園蔬葉寒淺蜂爭野菊花老去郊居多樂事脫巾未用歎蒼華　亂山深處小桃源往歲求漿憶叩門高柳簇橋初轉馬數家臨水自成村茂林風送幽禽語壞壁苔侵醉墨痕一首清詩記今夕細雲新月耿黃昏　今年四月天初暑負蓑曾向西村去桑麻滿野陂水深遙望人家不知路再來桑落陂無水閉門但見炊煙起疑是羲黃上古民又恐種桃來避秦　遊西村　昨夜雨多溪水渾不妨喚渡到西村出遊始覺此身健無食更知吾道尊藥笈可賒山店酒筇枝時打野僧門歸來燈火茅簷夜且復狂歌鼓盎盆　乍晴行西村　堤樹叢祠北煙村古埭南買魚論木盎挑薺滿荆籃積潦經旬月晴光見二三農功殊可念徐步復祈蠶　西村勞農川雲散盡十分晴織出溪頭信意行片片飛花隨步遠離離芳草上牆生

村深日暖單衣爽路轉沙平兩屐輕臛肉芬香坊酒釀因來聊得餉春耕

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　臘月風和意已春時因散策過吾鄰草煙漠漠柴門裏牛迹重重野水濱多病所須唯藥物差科未動是閑人今朝佛粥更相餽更覺江村節物新　步至西村　一飽無餘事西村偶獨行桔槔息微倦汲井激餘酲川閣鳧平渡谷虛雲亂生絕知豐歲樂笑語隔柴荆　乍晴風日已和泛舟至扶桑埭徘徊西村久之　十日風雨今日晴衰病忽減思閑行接籬一幅煙霧薄舴艋八尺鳧鷺輕亭亭孤塔遠天碧曲曲深巷斜陽明數家茅屋門晝掩不聞人聲聞碓聲身似龐公不入城東阡南陌餞餘生新年懷有豐年喜買酒漁村看太平　遊山西村　莫笑農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朴古風存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西村暮歸　天氣清和修禊後土風淳古結繩前村村陂足分秧水戶戶門通入郭舡亭障盜消常息鼓坊場酒賤不論錢行人爭看山翁醉頭枕槐根卧道邊　西村晚歸　小塢花垂晝平隈草欲迷日長鶯語久風定絮飛低子響閒棋院舟橫傍釣溪歸途不知處依約埭東西　散步至三家村（即湖桑埭西村名）　人情簡朴古風存暮過三家水際村見說終年常閉戶仍聞累世自通婚罾舡歸處魚猶美社甕香時黍酒渾記取放翁扶杖處渚蒲煙草溼黃昏張侶拙軒藁西村　籃輿軋軋過西村小麥青青雨露恩山色無窮閒遠近民家守分度昕昏僧精持課歸林下客自攜尊醉竹根每日塵氛牽百念要須結屋浸溪痕郭功父絕句西村　遠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魚無賣處沽酒入蘆花會稽林景詩集綠郊疑望久徘徊落日川原映古臺江上晚風三弄笛隴頭春信一枝梅東西陌外煙光度紫翠峯前霽色開不是羅敷莫迴首城南五馬使君來元程雪樓集樂廷玉西村　南土信云美西村還是家駿尋新歲月夢寐舊桑麻波洄青山遠荆吳白日斜政成聊自樂繞屋種名花虞集道園遺藁西村山水　一段雲山一段秋蹇驢尋壑更經丘他年投老終南去應有松間覓舊遊周衡之北山集西村　松深翠氣濕吟衣曲逕盤盤護槿籬野碓春泉分澗急山鍾送暝出雲遲人家綠艾端陽節天氣黃梅細雨時刈麥移秧農事足西郊生意綠無涯王惲秋澗集西村（三首和韻）　種來佳樹自扶疎秋草當階不忍鋤城府事囂閑靜重林墟秋熟物情舒溪行敗還農耕後漁浦移梁水退餘我自興來成獨往手拖拄杖不巾車　近歲行藏匪自疎胷中剩鯁要誅鋤通明縱使同方進樸鈍何如似魏舒堂上夢邊

從肉食橋中游戲喜霜餘八騶前馭非吾事正要安徐下澤車　忖量身世兩乖疎去學淵明荷短鋤時事未容閑裏過人心安得老來舒沙鷗遠汎機先識穴鼠深藏壞有餘我輩所行多倒置旱資舟楫水資車　又二詩　兩月秋霖不出門今朝騎馬到西村高空氣肅雲歸壑老樹風多葉擁根謾說田園宜野隱爭趨朝市羨時奔古人大抵崇高節飢凍當時所不論　秋來泥潦擁柴門兩月幽棲不到村野鳥伴畊翔水滿寒蟲催織繞籬根有生未免憂饑凍舉世其能息競奔仕不力任閑不足一生心苦欲誰論

南村

蘇州府志南村在越來溪西吳山下寺薄盧瑢所居扁曰吳中第一林泉有御書得妙堂扁當時有盧園三十詠以記之　南村柴關帶煙隄吳中第一林泉佐書齋吳山堂正易堂紫芝軒瑞華軒靜宜軒玉華臺春谷來禽隝逸民園植竹處江南煙雨圖香岩湖山清隱聽雪傲蓑得妙堂雲卧香岩玉界古芳玉川館山陰畫中杏仙堂耦花洲桃花原曲水流觴其一　缺唐浩然齋雅談南村　繞塘浮荇葉滿地落桐花郭外無多路村南第幾家過橋喧晚碓截水浣晴紗埜老生涯足春風二畝瓜宋張侶拙軒集郁李花開春漸殘海棠猶自映林梓燕隨風舞迎人暖鳩喚雨來連夜寒雨水中分清可掬（上陌澗水一自石瀨一）

（自白竹塢合流自青林廟前匯入湘溪）群山環揖秀堪餐兒童歲除逐寒食紙翦飛鳶貼霧端。滿壽宸心泉學詩藁每懷淵明老昔欲居南村詠茅結矮屋種桑陰前軒蔬不盈掬酒時一尊客至如許行惟愛神農言　元監靜之集亂來村野幾家全近長丁男亦戍邊辦得軍裝牛已賣門前荒草是官田　張子淵文集南村五月多佳致池館風微穠葉涼落日捲簾人語靜小窗無夢客愁長誅茆可作歸田計賣字難爲辟穀方我欲遠追黃綺輩采薇歌斷白雲鄉

北村

宋葉水心集北村記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築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溼五池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岩谷則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艤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際而綠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踰丈其壓前臨湖心遠峰明晦藏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園照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卤

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園照耀而映奪者非惟不敢望亦不敢羨焉余謂公沖約有清識旣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抑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嘗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而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淳止演漾瀅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藻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鷗去鳥風帆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適遨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海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令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唐白樂天詩宿紫閣山北村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罇舉盃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宋張横渠集題北村六首　陸軸嶇（一作少）崚參上場謳歡聲韻滿村坊茅齋病叟安閑久帝力民歡殆（一作始）兩忘　求富誠非憚執鞭安貧隨分樂丘園兩間茅屋青山下贏得浮生避世喧　負郭吾廬二頃田面山臨水跨通川蘇秦妻婦無高識盛說腰間六印懸　風泉盈耳鬢斑斑林下幽窗對萬山婦子織修簞食足病身何事亦安閑　不堪頻（一作幾）暑病荒城六月翛然寓野亭珍重南山且歸去再（一作重）來相望雨中青　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頃田四十二年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　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過北村　參差經場谷尚青縣官嚴令督秋徵嗔他問着西成事斜倚鋤耰並不譍　寓居靈州北村　野色荒煙暗翠霞畫影昏客情紛若繫塵事亂如雲揚柳春風渡（北有黃河渡）梨花暮雨村（村多梨花特盛）不如歸去鳥着意喚誰聞

近村

宋王質雪山集近村　急急殺殘點沉沉敲遠鐘黃深湖霧重白厚草霜濃慘慘兵交氣淒凉歲晚容雲山望不極吾恨亦重重　陸放翁劍南續藁去去柴車十里中竹林深處路纔通漸聞水碓知村近遙望禾囷喜歲豐漁艇往來春浪碧人家高下夕陽紅百錢又向旗亭醉自笑吾生亦未窮　家居每思出出亦無與遊江山豈不佳乃復生我愁不如適近村家家業農嗇深巷鳴雞犬長坡下羊牛蒙熟猶當獲桑落酒可篘寧無賓祭須柿栗良易求醫翁日過門得藥疾自瘳婚嫁不出村百世加綢繆我來每絕嘆恨不終歲留人生正應爾底事須王侯　遊近村（二首）　行歷茶岡

到藥園却從釣瀨入樵村半聚半徙意蕭散不雨不晴天晏温蒼蘚傍籬寒引蔓菖蒲繞石瘦生根參差燈火茅簷晚童稚相呼正候門　披髮行歌雪滿脣夕陽顧影亂鬅鬙乞漿得酒人情好賣劍買牛農事興社鼓賽秋聞坎坎塔燈照夜望層層歸來閑指烏藤說箇是人間耐久朋　十月旦日至近村　鴨腳葉黃烏臼丹草煙小店風雨寒荒年人家雖黍芋菱豆飯供時節村童上牛蹋牛鼻吹笛聲長入煙際今年雖飢却少安縣吏不來官放稅　避暑近村偶題　乞得身歸荷聖時登臨筋力未全衰楚祠草合三叉路（項羽廟在項里）隋寺苔侵半折碑（安隱院也）孤店不妨乘月宿扁舟頻爲看山移紅塵冠蓋真堪怕還我平生白接䍦　野步至近村　耳目康寧手足輕村墟草市遍經行孝經章裹觀初學麥飯香中喜太平婦女相呼同夜績比鄰娼作事春耕勿言野釀無鹽酪筍蕨何妨淡甕羹　偶出至近村　神爽無酣寢身閑有劇棋說詩橫捫蝨賒酒挈鴟夷寺古殘香冷溪深獨木危往來元信步不是赴幽期　信步近村　端閑何以永今朝拈得筇枝度野橋三畝空園喧啄木十尋高樹絡凌霄長飢未必緣詩瘦多悶惟須賴酒澆興盡歸來又陳迹一林風葉暮蕭蕭　飲酒近村　放翁賸多少行立人扶往赴鄰里集痛飲山花插鬢紅醉

歸棘露霑衣濕紗中一幅何翩翩庭中弄影不肯眠莫歎此老今衰甚曾見高皇狩越年。縱步近村。病去身輕試扶藜。滿村麵麥正離離。照溪自歎尚微瘦。趁虛人言殊未衰。草塞餅頭沽濁酒。花簪笠項引群兒。渠回不恨歸差晚。正愛青燈映竹籬。殘秋遊近村。度塹穿林腳愈輕。憑高望遠眼猶明。霜凋老樹寒無色。風掠枯荷颯有聲。泥淺不侵雙草屨。身閑常對一棋枰。茅簷蔬飯歸來晚。已發城頭長短更。雨後過近村。賦罷淵明歸去來。紵衣桐帽一時裁。歲華新筍初成竹。天氣停雲未斷梅。江路醉歸常蒐截。僧窗閑過即徘徊。老人剩有凋年感。寄語城笳莫苦催。又（二首）夜雨曉方止。朝雲猶作陰。山餘一寸碧。溪長半篙深。卧泛白鷗渚。行穿黃葉林。老農能共語。真率會人心。年耄身猶健。秋高疾已平。隣翁思問訊。疏圃要巡行。竹杖輕無迹。芒鞋捷有聲。相逢無別語。努力事冬耕。病起遊近村。老人摧頹絕造請。門設常關草生徑。一年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病。一日不病出忘歸。繞村處處扣柴扉。水東溪友新酒熟。舍北園公孫孝肥。平生養氣心不動。黜陟雖聞了如夢。從今病愈即相尋。共聽糟牀滴春瓮。野步至近村。隨意出柴荊。清寒作晚晴。風吹鳥北鄉雲帶月東行。童稚爭追逐。漁樵習送迎。白頭寧復仕。惟此餞餘生。

步至近村。藥物扶持疾漸平。布裘絮帽出柴荊。荒堤經雨多牛跡。村舍無人有碓聲。數蝶弄香寒菊晚。萬鴉回陣夕楓明。老翁隨意閑成句。不似劉侯要取名。秋陰至近村。村店閑尋酒。筇枝瘦倚肩。雲齊龍卷雨。野曠鶴盤天。露井飄桐後。清觴泛菊前。欲歸還小立。搔首意悠然。雪中至近村。荒山風雪歲將殘。貸粟逕逕犯苦寒。急燎任裘憩牛屋。旋沽村酒掛驢鞍。清貧徹骨初無感。老健逢人強自寬。深夜還家未能睡。解囊吹火取詩看。初冬至近村。南園霜常晚。初冬葉始紅。曠懷牛屋下。美睡雨聲中。沮水憶浮馬（西郡單行溪過澗皆浮而濟）嶓山思射熊。何由効唐將。八十下遼東。宿近村。病畫漂浮短髮稀。此身猶墮亂書圍。邯鄲倦枕晨炊熟。昌谷空囊晚醉歸。父困厭從人乞貸。力耕頻遇歲凶饑。行年九十窮猶甚。旅舍燈前自綻衣。近村暮歸。莫笑山翁雪鬢鬚。歸休幸出上恩寬。黨樽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黨樽即皮裝美所云討陵樽也子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僧閣鬻茶同淡話。漁舟投釣卜清歡。還家欲作諸孫贈。村路累累柿未丹。初歸偶到近村戲書。雨過一村暗。風回百草香。剩船過古埭。倚杖立新塘。醉覺乾坤大。閑知日月長。暮歸詩滿卷。雖老尚能狂。小舟遊近村捨舟步歸（四首）數家茅屋自成村。地碓聲中

畫掩門。寒日欲沉蒼霧合。人間隨處有桃源。借得漁舡泝小谿。繫舡清口邨扶藜。莫言村落蕭條甚。也勝京塵沒馬蹄。不識如何喚作愁。東阡南陌且閑遊。兒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黃花插滿頭。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泛舟至近村茅舍兩舍勞以樽酒。小舸悠颺亦樂哉。遲遲故取北村回。山從樹外參差出。水自城陰曲折來。樂歲共忘東作苦。殘租不待急符催。舊鄰父老睽離久。喚取閑顔把一杯。次前韻。少壯即今安在哉。輕舟訪舊莫輕回。兒童擁岸迎舟入。婦女窺籬喜客來。多難只成雙鬢改。流年更著暮笳催。故懷魚鳥平生事。少住茅簷盡此杯。小舟白竹篷。蓋保長所乘也。偶借至近村戲作絕句。二首　茅簷細雨濕炊煙。江路清寒欲雪天。不愛相公金絡馬。羨他亭長白篷舡。雪雲無際暗長空。小市孤村落廟東。一段荒寒端可畫。白蓬籠底白頭翁。新晴泛舟至近村保。得雙鱖而歸。秋風一夜老汀蘋。剡曲稽山發興新。青嶂會爲身後冢。扁舟聊作畫中人。園林搖落知寒早。父老逢迎覺意真。歸舍不妨成小醉。眼明細柳貫霜鱗。

深村

唐韓偓別集。余卧疾深村。聞一二郎官今稱繼使閩越。笑余迂古潛于異鄉。聞之因成此篇。　枕流方採北山薇。驛騎交迎市道兒。霧豹

祇憂無石室。泥鰌唯要有洿池。不羞莽卓黃金印。却笑羲皇白接䍦。莫負美名書信史。清風掃地更無遺。深村　甘向（一作老）深村固不材。猶勝摧折傍塵埃。清宵玩月唯紅葉。永日關門但綠苔。幽院菊荒同寂寞。野橋僧去獨徘徊。隔籬農叟遙相賀。且喜依時膏雨來。私秀詩集宿深村。行行一宿深村裏。鷄犬豐年鬧如市。黃昏見客合家喜。月下取魚戽塘水。宋韓淲詩。深村。已是依山住。更爲深村行。莽莽少人迹。幽幽聞鳥聲。忽逢三四家。草樹亦數縈。不覺六七里。煙霧還縱橫。陳杰自堂存藳。小家住深村。小家住深村。獨犬應門戶。招麾不去來。進止有常處。從田仍司盜。奔走亦禦侮。常恐下生毛。八方嘯狐兎。陳元晉漁墅類藳。深村。連日雨枝稀少。追隨積潦占梅候。微寒記麥時。陰晴弓力定。昏曙鳥聲知。懷抱誰堪語。傷時鬢欲絲。後村先生劉克莊集。深村。身老深村負歲華。青苔遶裏是貧家。曉風一陣無端急。不爲山人惜柚花。僧文珦集。深村。深村堪就隱。隨處有人家。地遠官無禁。年豐酒易賒。烟波藏釣艇。山雨送樵車。絕似桃源裏。唯無洞口花。元艾性夫孤山晚藁。深村。索居無遠興。晚憩傍深村。澗溢水爭道。桑空草托根。斷橋回老馬。熟果聚飢猿。解后僧同話。歸來人掩門。馬虛中霞外集。深村秋意。過雨山光入眼明。菊花店舍酒旗

新村墟近市魚鰕聚禾黍登場鳥雀馴水驛幾株紅葉樹溪橋數點白衣人太平風景真圖畫長愧詩情寫不真

孤村

（宋陸游劍）南續藁孤村　少年誤計落人間晩卧孤村日掩關小室易温爐火省幽窻常暗累書閑梅橫籬落春初動雲闇川原雪尚慳欲與一藤同勝踐恨無隣句壓溪山　老寄孤村裏悠然卧曲肱算貧先放鶴嫌鬧併疎僧古戍高秋笛寒牕半夜燈平生虛說遇多獲豈吾能李俊民鶴鳴集合南合北地多荒三兩人家麥上場卷土盡歸箕斂手未應醫得眼前瘡陳子高聲畫集大年流水繞孤村圖　少游一覺揚州夢自作清歌與寫成流水寒鴉總堪畫細看疑有斷腸聲元伍良臣中流集孤村　寥落孤村鬢已皤豈期壯志竟嗟跎百年事業英雄少萬里乾坤戰伐多嫠婦不知亡國恨哥人空賦采薇歌蓬萊弱水應無地惆悵西風其柰何（左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時舉世好亂故云不知亡國恨也夷齊有采薇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一　九眞

村

詩

唐王建詩村居即事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却明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閑不夢見公卿因尋寺裏薰辛斷自別城中禮數生斜月照房新睡覺西峯半夜鶴來聲韋應物詩曉經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黃葉覆溪橋荒村唯古木寒花疎寂歷幽泉微斷續機心久已忘何事驚麋鹿杜工部詩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泥先少泥（語不捐）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踈頑惑町畦（久有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我始幕中有不合故）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鄭曰先生見切洙曰曾子建詩術身散馬蹄食行曰莊子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吕温詩經河源軍漢村作　行行忽到舊河源城外千家作漢村樵採未侵征虜墓耕耘猶就破羌屯金湯天險長全設伏臘華風亦暗存蹔駐單車空下淚有心無力復何言白居易長慶集春村　二月村園暖桑閒戴勝飛農夫舂舊穀蠶妾新衣牛馬因風遠雞豚過社稀黃昏林下路鼓笛賽神歸張繼詩清明日自西午橋至瓜巖村有懷　曉霽龍門雨春生汝穴風鳥啼官路靜花發毀垣空鳴玉慙時輩垂絲學老翁舊游今不見惆悵洛城東杜牧詩村行

春半南陽西柔桑過村塢娉娉垂柳風點點廻塘雨蓑唱牧牛兒籬窺舊裙女半濕解征衫主人饋雞黍韓偓香奩集秋村　稻壟蓼紅溝水清荻園葉白秋日明空坡路細見騎過遠田人靜聞水行柴門狼籍牛羊氣竹塢幽深雞犬聲絕粒看經香一炷心知無事即長生韋莊詩紀村事　綠蔓映雙扉循墻一徑微雨多庭果爛稻熟渚禽肥釀酒迎新社遥砧送暮暉數聲牛山笛何處餉田歸　村居書事　年年耕與釣鷗鳥已相依砌長蒼苔厚藤抽紫蔓肥風驚移樹鶻雨燕入樓飛不覺春光暮遶籬紅杏稀李中詩村行　極目青青壟麥齊野塘波闊下鳧鷖陽烏景暖林桑密獨立閑聽戴勝啼曹鄴詩村行　暖暖村烟景牧童出深塢騎牛不顧人吹笛尋山去宋林和靖集村居書事蕪簡陳賢良　抱關隨俗本無能却掩深居避愛憎兩岸蘚驚秋釣石風窻花落夜棊燈穿雲寄藥多山叟列竹留詩半野僧吟閣晚凉堪共望遠峯蒼翠勢層層梅聖俞宛陵集秋日村行　谿霧晝又收山村夜初憐飢禽来往飛遠樹青紅綷原上楚牛

童屋頭吳婦碓雞肥酒已熟野老邀同輩。小村。淮闊州多忽有村。棘籬疎敗護為門寒雞得食自呼伴老叟無衣猶抱孫野艇鳥翹唯斷纜枯桑水蠶尺危根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韋驛錢塘集村落。輕寒切切戰春陽村落人家意自遑老婦畫眉窺止水癡兒滕背坐頹墻。牛歸小徑蹄痕疊犬吠空山響答長夏賦未來秋賦了片時優佚勝膏粱。劉公是先生集戴村　羇旅淹歲改江皋喬春早幽村屢獨往勝事時默討深竹尚殘雪陽崖已芳草茅茨忽連接鄰里自相保人猶安道族景是山陰道徘徊問耆舊或遇棲真老王無咎集村行　產業家家壞誅求歲歲新平時不為備執事彼何人朱戶仍奢侈柴門轉窶貧若非衢空畔無用說悲辛。夏文莊公集秋日村路　落照明殘菊村亭路欲分酒旗降遠谷鴈陣戰秋雲斷隴拳毿足輕波起鶴紋。田家逢樂歲歌舞賀時君徐節孝先生集村家　墻前生蔓草門外是多岐老叟行無伴兒童飽自嬉鴟群巢衆樹狐迹過疎籬不肯勤耕耨豐凶為有時劉龍雲先生集村南　村南行吟踏新場馬乘款段臺懸漿稼如濃雲縫合黃柿葉（一作栗）亞枝妝赴霜臘圍雞觧盤餚香簫鼓下神巫正狂呼兒往問當壚娘清美何如顧建康李復滴水集村步　東阡南陌常經過臘破已覺春氣和出門仰

視天宇靜暄暖自聞人語多青青短麥徧原隰耿耿殘雪明陵阿身閑心適欲追酒惜無佳客来當歌　出村　風露已凄凄郊原百草腓頁無山木下。轉粟戍人歸。野曠牛羊遠場荒鳥雀稀。南山經月雨猶有亂雲飛。晁無咎詩村居即事　小麥青青大麥稀蠶娘拾繭盈筐歸放牛薄暮古堤角三四黃鸝相趁飛呂元鈞詩椎州村落　家家桑棗盡成林場圃充盈院落深九十餘年事耕鑿不知金革到如今張文潛宛丘集秋日村行　秋野無人秋日白禾黍登場秋索索豆田黃時霜已多桑蟲食葉留空柯小蝶翩翩晚花紫野鵝喙粟驚人起洛陽西原君莫行秋光處處傷人情　黃桑蕭蕭新雨晴田中日午村雞鳴場頭九月禾黍熟空原雉飛飽新穀棘籬蟲鳴村路曲路傍古墳生野菊人稀田闊草茫茫洛陽秋深能斷腸。鄭剛中北山集晚村　暑雨霽餘飛翻溝水鳴玉半規入嵐霧平疇愈新綠時有牧歸牛二笛過山曲吾廬附幽深四面陰松竹垂雲下林梢驚鳥自爭宿夜色迫書卷呼童具燈燭劉屛山集次韻六四叔村居即事十二絕　挑花偏傍謫仙居點綴高岩今幾株力士鐺邊欠何物著鞭跨馬是狂圖。飯了呼童壘石門雨餘幽事不勝繁花殘不用深惆悵梧竹新陰又滿園　偶隨流水到僧家身世渾如焦穀芽午夢不知緣底破篆煙

曉徧一盤花。聞道清湖別有春花邊玉笋想長身恠来幾日詩筒少。畫寫瑰奇賦洛神　潭邊春水碧如苔為聽泠泠溪畔来不耐顛風阻人興。漁舟欲上又吹開。　蠲病惟應一日晴小窗雲度暗還明。韋編讀罷聞幽鳥演出精微是此聲。　酒惡時来漱淺溪玉池汩汩自生肥遊鯈豈解吾曹意聊復蓬頭坐釣磯　春来太半在農疇避逅相逢皆飲流貪看暮煙馳萬茆不知明月上前洲。　庾郎食事惟三九適口方知味味珎擬欲招邀無此客虎頭不是箇中人。　邊鶴歸来本性丁吚啞幾見弄文棚人間過眼事如許何用封侯羨憂羹　屋角仙洲入眼明清風深滌醉魂醒蘇姑未必堪搔背誇相由来是蔡經　幾許椎埋畫把鋤而今戶戶偃犀渠太平無象從可見一夜春風長碧蔬王梅溪家政集宿王家村　舟行湖北路千里家在浙東天一涯宿處問名同住處梅花不見見蘆花　扁舟何日到夔川已泛荆湖半月船誤喜地名同故里欲尋鄰舍竟茫然　王家又向此名村只欠青山似左原滿眼黃茅仍白葦荒蕪疑是我田園王質雪山集過隆中村　當日隆中事它時渭上悲出頭知幾度揮指不多時有客吟梁甫何人表出師姓龐名蘊者應笑卧龍兒陸游續藁村東　村西行樂到村東沙路溪流曲折通莫問梅花開早晚杖藜到處即春

風。　村居書事　困厄難希飽煖家未妨隨事作生涯白鹽赤米已過足早韭晚菘猶恐奢鴨放競浮新漲水牛歸正及暝棲鴉年逾七十方辭祿。敕望高人掛齒牙　紙窗百衲地爐紅團坐牛醫卜肆翁時節杯盤來往熟朝晡鹽酪有無通男丁共結春耕耦婦女相呼夜績同老子頹然最無事客歸自覔讀書功　村遊　閉戶苦無憀行行不覺逢人稀廢古市水退築新橋野店聽山雨僧廚餽樂菌湖中有高士折簡恐難招　二首　四十餘年食太倉賜骸恩許返耕桑長絲出鬴蓴羹美白雪翻匙稻飯香酒戶知貧焚舊券醫翁憐病獻新方春殘睡足東牕下閑道長安依舊忙。　藥物枝梧病漸蘇門前野老笑相呼春深水暖多魚婢雨足年豐少麥奴。小飲杯盤隨事具閑行巷陌倩人扶題詩非復差村句誰與丹青作畫圖。（李伯時有月圖傳於世）　村居即事三首　西成東作常無事婦饁夫耕萬里同但願清明好官府眼中歷歷見豳風。炊甑生塵揖長苔柴門日晏未曾開載酒問字今牢落猶有鄰翁裹飯来　長笛團欒曲調新東家西舍送迎神不因豐歲人情樂淡殺溪頭老病人　書村落閒事　東巷西巷新月明南村北村戲鼓聲家家輸賦及時足耕有讓畔桑無爭一村婚娉皆鄰里婦姑孝慈均母子兒從城中懷肉歸婦滌鐺釜供刀匕再

拜進酒壽老人慈顏一笑溫如春太平無象今有象窮廬何地生煙塵　趙蕃淳熙藁秉文以田事入村歸而賦之二首　村村穫稻急得得跨驢行別墅片時役好詩無數成羸軀難並出病眼待渠明落日斜猶掛涼風晚更生　屢雨不濡土涼風滋已秋不知今歲事定獲幾分收日糴每懷慮歲餘當還憂題詩纔紙尾又起望雲頭　夜過半村李商叟謂不可無所賦。為作唐律二首　舊竹茶山宅新松南澗墳聞風與識面老我及夫君瘦馬政長路哀鴻仍莫雲雖然當努力亡奈復離羣　訪子林閒宅繫余溪上船還成一夕語宛似五年前白髮驚新夢青燈讀近編黎明又當別相對欲亡眠　沈與求龜溪集曉過鄰村　推枕夢初斷籃輿踏露行歲登人意樂風急鴈行驚曲澗哀湍激危橋獨木撐清霜莫欺客雲日自晶明　楊誠齋南海集晨炊浦村　水出何村尾橋橫亂篠叢隔溪三四屋對面一雙峯過午非常暖疑他不是冬疎梅照清淺作意為誰容　陳杰自堂存藁景陵湖中宿人村　孤撐出叢葦小泊得疎林兩岸桑麻地一川楊柳陰驚拳沙磧遠人語竹籬深惟有波間月照予行役心　項安世悔藁後編山行二十里至鶴弄嶺又見息勤村　初疑峽外更無天自見文豐意釋然復向牛頭行亂石便知鶴弄有平川兩山閒處成塘水十里寬鄉浸稻田

一險一夷元物理閑悲閑喜漫情牽　劉後村集空村　棄置在空村浮名豈復論因思戎服窄方悟緼袍尊城遠難同晚家貧犬守閽常憐劉越石辛苦戍并門　馮太師集黃沙村　西出城闉百里遥近邊村落轉蕭條惟松穿石祠為社竹柳橫溪渡作橋殘照背人山影黑乾風隨馬竹聲焦年來不及英椎起已覺侵侵髀肉銷　姚成一雪坡集題左國賓後村　桃李隔牆花滿園卯君曾此賦東軒祇今左氏莊如許恰在東軒近後村　方秋崖集次韻潘令君訪予半村　鉏煙荷雨自村村不慣高車入里門石老只堪麋鹿伴山寒未放蝶蜂喧欲分桃李春何限共話桑麻道轉尊但得諸公如阜魯晚菘早韭且窺園　再用韻　終須西塞老漁村抵用南昌隱市門時序暑如飛鳥過世紛何啻聚蚊喧竹其安否六太息梅自癯然三達尊貧味卻愁兒輩覺未妨壁立病文園　入村　十日春霖一日晴打包作意辦山行月明夜半雨聲急不道老天無十成　山深未必得春遲處處山櫻花壓枝桃李不言隨雨意亦知終是有晴時　閉門覓句每無悰何在茅茨煙雨中和煙和雨收拾取等情卻寫與東風。　乍雨初晴曉日晶彌川滿谷白雲平爛銀堆裏素螺髻盡出江湖萬里横　韓元吉南澗集訪吳元鼎如村　野竹漫山水漫門未離城市卻如村何須更問柴

桑陌三逕雖寒菊尚存　我住城南君在西柴門草長與人齊不妨共踏溪津路日日雲山入杖藜　經旬泥潦路難乾煙鳥長林雨暗山常笑詩人愁屋漏卻思寒士與千間　昔年曾歎馬相如才氣飄飄賦子虛未惟家貧徒四壁先生四壁傲人居　我生甲子幸君同君自臞僊我禿翁要拍銅鞮論歲月莫嫌相對只詩窮　宋楊信祖詩集行村　青秧漸漸水浛浛午雨才收夕照曛坐看一川鱗翠浪預知千畝割黃雲　翁靈舒詩鄉村四月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閑人少纔了桑蠶又插田　李公明詩曉行青村　闤闠新鳥逐聲歸群鷺衛寒帖水飛最恨山雲去如織不教春色着征衣　李莊簡公集行潘峒諸村愛其巖壑之勝田疇之美因成小詩　煙市雲莊自一壺幽花夾道路縈紆無人與寫嵩巒勝聊展營丘半幅圖（予離勝日李子從患李成山水）　村落家家社酒香雜花閒畫綠陰涼山畦是處田疇美時有歸牛帶夕陽　陳耆卿篔窗集似村　縛茅本不傍孤村盡日焚香深閉門陌上紅塵高沒馬誰知巢父箇中存　趙君鼎詩暮村　孤村煙樹瞑黃昏一簇人家半掩門看盡棲鴉啼噪後牧童歸去雨聲繁　王元之詩村行　馬穿山逕菊初黃信馬悠悠野興長萬壑有聲含晚籟數峰無語立斜陽棠梨葉落臙脂色蕎麥花開

白雪香何事吟餘忽惆悵村橋原樹似吾鄉。李大隱先生集福建村。雲海茫茫天一涯田園蕪沒竟何歸。福建自可求靈藥。夜月虛傳捲少微莫訝長須尋不得只緣雙鯉別來稀。三間茅屋何時辦。白髮相看傍釣磯。渭游集孟伯真過昌化雲老村。　滴翠巖前渡紫溪。扁舟蕩漾碎玻瓈。小雲瞑處漁村晚野老歸時鳥道迷雞犬不驚疑是畫室家相慶醉如泥。明朝記取桃源路幾度迴頭駐馬蹄文性夫剩語秋村。　稻黃鴈入蔗境。水落鷺過層門一片寒煙曉景數聲牧笛秋村。江湖集戴石屏村景詩簫鼓迎神賽社筵藤枝搖曳打鞦韆坐中翁嫗鬢如雪也把山花插滿頭。黃敏求橫舟小藁村樂　槿籬圍聚三間屋棘鞭週遭數畝山雨後課兒耕種了茅簷晴曝一冬閑。　刈盡稻雲蕎再雪攜空粒玉粟仍金已償一飽知無欠圍坐青燈語夜深。　敲冰汲淥供茶鼎撥雪揀薪給地爐圍有麥苗畦有菜更於何地享膏腴。　白首老人紉永日青裙幼婦饁田間。那知紅袖青樓女帳煖銷金倚玉山。　桑樹鳴鷄深巷犬南山磵水北山雲。五侯門地人如沸誰識村中樂是君。陳宗遠寒窗聽雪宿村　野哇新雨過。蛙雛水濺濺風掃竹前地月明柳外天。人過驚犬吠。婦績趁蠶眠。合北數聲撐。夜歸何處船。　出村有題。　一片青莎沒古槎滿彎流水浸瓊沙。

早梅先點臘前藥敗菊尚開秋後花落葉盡隨寒月少好山還被曉雲遮人生到處須回首暗裏流年損鬢華葉紹翁靖逸小集煙村 隱隱煙村聞犬吠欲尋尋不見人家只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數花周端臣葵窓藁村路 雨餘村落迴秪有鸛營巢一逕曉煙合千林春翠交斷橋斜搭板破屋倒鋪茅閒說蠶初浴柴門不敢敲金正叔集晚過黃池村 輕風剪煙素繩縈嵩阿白鳥相間飛野容秋外多頹日忽返照雲若春氣和鷺帆無落勢又欲衝除過水行本善利一葦安如桉却笑利名途甚矣風中波中州集高內翰村行詩 墟落依林莽茅廬出短墻兒童避車馬父老饋壺漿半濕田新雨猶青棗未霜蓬人問豐歉一一數聲長舒岳祥閬風集行海村 天遠鳴榔嬰撥灘夜涼吹笛十家村如今鬼出無人過深閉柴門自斷魂 十村絕句 鴝鵒屬玉亂橫斜石步柴門下白沙長笛一聲人不見小舟風緊入蒹葭（漁） 深谷元無部子律牧童攜角上牛吹一聲吹下柴門近光報渠壞黃菜麋（牧） 朝朝腰斧採荊榛博米求鹽到海村白虎當蹊儂不畏秪愁暴吏打人門（樵） 麥鬚剪剪吹成浪花口吟吟夜作東莫道太平無處覓便於此處見天真（農） 清晨扶杖百花源風揭烏紗半幅翻三十年前風月好青樓白面蠶如盆（花） 青帘懸挽誰誇大小閣留人更放饒我有布袍堪典否如今無客解金貂（酒） 桐花開處青鳩醉桑椹甜時紫鴿忙正是三眠三起日送蠶小婦出烘房（蠶）。 賁來藤竹如輕霧漉就擔簾不怕冰辛苦飢寒緣底事夜深覺屋尚懸燈（紙）。 翰林子墨青氈業毛穎陶泓白髮交寄語諸郎須核滌一床書卷共衡茅（書） 春風淰淰欺駝褐客思脩脩著郱黃不是蘭舟共漂泊清明何事不還鄉（客） 熊晁山瞿梧集同劉子實游芸村 前溪後溪水泓泓南山北山鳥嚶嚶東家擂擂繰絲鳴西家撲撲打麥聲霏霏紫蔓彩紅英翹翹野茶飛蜻蜓酒旗斜矗芳風輕人在落花花裏行神僊古來多杳冥刀圭入口羽翰生人生快活壽百齡何必白日求飛昇我今拈出芳村名世間底處無蓬瀛桃源桃源晉武陵爲我把酒酹淵明揚弘道小亨集空村謠 淒風羊角轉曠野埃塵腥膏血夜爲火望際光青熒頹垣俯積灰破屋仰見星蓬蒿塞前路瓦礫堆中庭殺戮餘稚老癃羸行欲倒居空村問汝何以供朝昏氣息僅相屬致詞難遽言往時百餘家今日數人存傾崖長鑱隨日出樹木有皮草有根春磨沃飢火水土仍君恩但恨誅求盡地底官吏有時猶到門 章谷村 洛南千户邑章谷一家村屏跡山川僻無時霧雨昏短簷垂葦箔老樹並柴門日汲清泉飲汲多常恐渾何太虛知非

堂藁宿十里村 朝出順承門莫宿十里村臂鷹獵騎歸積雪明郊原居人喜客來汲井都墻溫羹湯少暖熟餅餌亦燒燔此夕歡旅意深知路人恩重林隱城堞昉此勞心魂 重到山水村 往時山水村曾駐老仙輿俄然二十暑重到高陽宅著書邁前聞析理發新蘊藏集天爲成高情世難識繫余寂疵謬每辛親講席怊悵俛仰問均能髮鬚白山堪空外青川停雨餘碧櫟章懸舊陰蓬蕩起生色上客詎可期佳時諒難得盤盤後來人避追撫行蹟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村行一篇未家時在大坂作 青山護村落暗水通溝渠人行禾黍間漫漫迷所之里社壓新醪擊鮮賽叢祠田父相勞苦雨暘無失時龍骨掛屋敖秋熟可預期行行度崗澗泉石多幽奇微風發清籟好鳥吟高枝此中有佳趣豈無幽人知去住兩不可空吟招隱詩元遺山集榆社峽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着鞭客懷牢落五更天羈時不爲雞聲管睡徹東窗日影偏同恕榘菴集村居即事 曉來極目望平疇禾黍離離正晚秋農父攜籃方下子牧兒荷笠去鞭牛千章古木陰全薄一道寒泉碧自流佇立西風吟不盡雲山兜轉鳥聲幽王惲秋澗集路村道中 鹽澤條山動寵光天書來坼紫泥香老癃扶杖欣相告五十年來未省嘗 過湯陰東周留村 一灣流水麥青青楊柳陰中野釣橫樊樹桃花如舊識隔溪無語笑相迎 東皐村 陽春門外望東皐三載相邀醉瀾醱早晚洄溪溪上路桃花紅雨滿漁舠郭昂詩乇綠村。 太平只合樂耕鋤苟美尤宜教讀書白眼若長思害衆青天未必肯容渠千年樓觀堆餘燼萬馬旌旗滿太墟法外莫憐刑慘酷欲圖良善得安居仇遠金淵集村中語 吳儂曾在山村住聽得村中老人語六月祈雨不祈晴十月祈晴不祈雨今年三伏雨水多官吏祈晴救禾黍祈晴得晴雖可喜農夫車水方勞苦汗流如漿面如鐵但要田乾那畏暑黑雲一片來何忙心怕雨作身願凉安得長風爲吹散乍可赤體當秋陽東橋西橋日荒荒南圩北圩水泩泩中熟下熟亦足飽儘勝淮頭爭捕蝗。 村舍即事。 依藤疊塹作人家西日還將葦薄遮窗戶莫嫌秋色淡紫蘇紅莧老生花。 鳳仙繞砌錦斕斑未著秋霜儘耐看不似南窗數竿竹年年日日報平安。馬虛中霞外集冬日村中即事。 暖釀霜晴打稻聲興來閒篡短笻吟。寒鴉流水岸容靜。矮屋疎籬春意深。歲稔雞豚喧野市。寺昏鐘磬出疎林。路傍老叟逢人喜。似得熙熙太古心。 村中書事。 桑條漸綠雨晴初。二月風光似畫圖。茅店酒香招客過。花邊懸出草葫蘆。 餉田兒女自喧呼。指點春禽又引雛。村婦相逢遠笑問。把蚕今歲是三姑。 軋軋繰

車草屋低。新篁帶籜出簷齊。鶯雛未省逢人避。直向路傍花上啼。　神旗社鼓簇林煙。野老村童滿路喧。但得秋成官役少。免教兒女賣田園。　村中即事。　溪流湍决山回縈。村歌牧笛亦可聽。岸静幾枝白菡萏。雨餘無數紅蜻蜓。遠林風入自成韻。野廟人來時乞靈。詩家縛律寫不盡。天與萬古閑丹青。元陸厚切壯俚語　村北老人亡是公也。晨起諸生來前諷誦嘈雜。適有念於田園自樂者。因賦村北老人家小詩一絶。已而共成四詩。興未止。復用行住坐卧爲韻。　村北老人園。東風草木繁。小桃明海棠。一樹出低垣。社近雞豚足。春深鳥雀喧。太平無異政。所樂不勝言。　村北老人廬。人傳累代居。謀生唯畎畝。教子必詩書。甕裏傾新釀。門前釣巨魚。北窗醒醉夢。名利欲何如。　村北老人齋。清幽甚可懷。路籬編枳刺。屋瓦積松釵。甘棗粘炊黍。枯蘇作爨柴。對門流水急。混混接長淮。　村北老人家。門搖卧古槎。數間低草屋。幾樹早梅花。竇犬司宵警。墻蜂報午衙。晚飡捫腹立。西向數歸鴉。　村北老人行。風和杖屨輕。桑麻增歲計。桃柳洽春情。處處茅柴熟。時時鼓角鳴。青苗已過膝。便可話西成。　村北老人住。身貧意寬裕。禮呼隣較占。斥于輸常賦。一醉盡歌歡。半生諳儉素。槐夏午陰多。科頭戲童孺。　村北老人坐。幾年成懶惰。稀逢馬到門。静看牛旋磨。立術午

雞啼。舉頭秋雁過。傭夫刈稻歸。指點分秔稏。　村北老人卧。不厭青氈破。那知鄉下儂。却是村中大。寒帷悶早晏。欹枕聞春歟。幾日雪塞門。且喜無寒餓。宋本至治集首夏村中　茅屋門關晝不收。移秧人去水東頭。深深溝草飛灰蝶。翳翳墻桑映大鳩。鄭彦昭撝庵類藳　平地村　平川隨地遠。幽徑入村迷。竹刺鉤衣袂。榕根礙馬蹄。日斜林影亂。嵐重障雲低。隻上嗟萍梗。高枝羡鳥栖。張西岩詩宿長沙村　道出東南海上州。人家五月似凉秋。重重綠樹長遮眼。歷歷青山不斷頭。野碓帶沙春脫粟。充稅和月汲清流。田翁但說休行早。昨夜西村虎食牛。陳景仁詩村老。　村老雪鬢眉。縈華總不知。牛羊山畔牧。花下弄孫兒。周衡之詩村行。　風落漁歌隔浦聞。前村獨樹正斜曛。誰家桃李迷荒棘。高隴牛羊卧古墳。橋斷春堤多積雨。溪深野碓自春雲。青旗搖曳踈林處。剩把閑題與客分。張子淵詩冬村　桑柘蕭蕭日。吳江水泥天。冬村行獨客。煙郭集寒船。異縣年華老。高帆露點懸。相思未相見。愁破是歸年。張翥蛻庵集半村爲傅處士賦。　半距城闉半距村。煙霞只尺少塵喧。小車出市僕先路。斜日下山人到門。兩岸花陰連第宅。一川草色散雞豚。田家數里將迎慣。時復相留醉酒尊。張文穆公集楊柳村　千絲萬縷拂章臺。陌上行人幾去來。何事結根荒寂處。東風青眼爲誰開。劉將孫養吾集平村別青山。　林雨急易止。綠淨無纖塵。斜日出半池。好鳥鳴樹陰。空階對客語。俛仰別日深。新愁不可盡。舊夢何堪尋。對床黯如昨。芳草忽已今。吾道固悠悠。悠悠亦傷心。　百年堪幾別。歡會忽不頻。重持一杯酒。昔日此共吟。當時坐中客。忽忽成埃塵。彼有不得還。此有不得親。頹然聽夜語。耿耿難具陳。　我懷空作繭。君已高談禪。視我戀幻妄。一笑何足憐。未知靈運佛。何似丁令仙。千年尚懷舊。哀歌思凄然。不忘固大累。忘亦未足言。頎君日精進。歲晚當我傳。藍静之集題步月村　南村今夜月明多。藜杖敲門野老過。一點流螢依露竹。數聲鳴犬隔煙蘿。招邀蟾光來中野。慙愧弦狂素娥。徵發漸多耕織少。清尊幾處照酣歌。高彦敬房山集過大名馬陵村詩。　勸農曾過馬陵村。親見楊家李義門。荆樹有花兄弟樂。慶流曾祖至玄孫。王沂伊濱集宿鯉魚村　遠遊寡儔匹。喪亂無良圖。輕舟逐商賈。泛泛江之隅。灘水日夜生。朔風無時呼。揚帆苦不遠。入峽勢轉孤。山川鬱雲氣。煙雨日糢糊。逝波獲脩鯉。顛倒群兒趨。素書不可得。何以慰所須。方春苦寒沍。壓雪積未數。萬物不得所。我何望。嗟吁聖神儆在御。豈弃千里駒。時來乃候忽。運往亦須臾。休否或有道。悠哉起長途。伍良臣中流集贈學村　學種東皐煙雨深。漁樵

時共醉花陰。幾年忘却長安道。城郭浮雲自古今。　國朝龔斆鵝湖集青溪江湖村（在江閩之界。邑之南鄉也。）楚水閩山最上頭。夢中渾記昔曾遊。雲深瘴嶺天如海。月浸蓬窗屋似舟。處處哀猿巫峽曉。家家鳴鴈洞庭秋。萍蹤久厭風濤惡。斗瀨濺濺萬斛愁。清江貝廷臣集白水村　朝發白水村。風帆健如馬。行人互先後。去鳥紛上下。白雲生遠岑。青天入平野。依稀林木外。幡幢見精舍。河邊四五家。猶是鷄豚社。我遊亦已屢。把酒心莫寫。欲訪桃花源。悠悠愧漁者。宋馮縉雲先生集驀山溪（村中歲作）　艱難時世。萬事休誇會。官官娛人多。道是也。終須不是功名事業。已是負初心。人老也。髮白也。隨分謀生計　如今曉得更莫爭閑氣。高下與人和。且覓箇置錐之地。江村僻處作箇老漁樵。一壺酒。一聲歌。一覺醉醺睡。韓淲澗泉集村意遠　雪銷霜入小溪舟。試浮游上山頭。薄薄寒煙依舊未全收。問道梅花開也未。吟不盡。一生愁。　襟懷如此老還休。懶凝眸。轉深幽。詩罷一眉新月又如鉤。臘後春前村意遠。田桴穩。水西流。蔡仲道友古居士詞浣溪沙（村居即事）　漠漠新田綠未齊。柳陰陰下水平堤。竹間時有乳鷄啼。雲斂屏山横枕畔。夜闌璧月轉林西。玉芝香裏綠鸞棲。張叔夏玉田集風入松（村居即事）　老來學圃樂年華。茅屋短籬遮。兒孫戲逐田翁去。小橋横

路轉三叉。細雨一犂春意。秋風萬寶生涯。携筇猶記渡晴沙。流水帶寒鴉。門前少得寬閑地。遶平疇盡是桑麻。翻咲牧童遥指。杏花深處人家。

澊 倉尊切顧野王玉篇七昆切水名也丁度集韻麤尊切司馬光類篇又祖尊切水兒楊桓六書統清母澊从水尊聲澊（隸肴）

篆書澊（六書統）　隸書澊（六書統）

邨 倉尊切顧野王玉篇且孫切鄉名丁度集韻麤尊篆書邨（六書統）切楊桓六書統清母彊此尊切从邑寸聲邨（隸書）邨（統）

爨 倉尊切丁度集韻麤尊切爨爨鼎欲沸兒鄭樵六書畧鼎欲沸兒聲兼意韓道昭五音類聚七尊切楊桓六書統清母爨俗制又旱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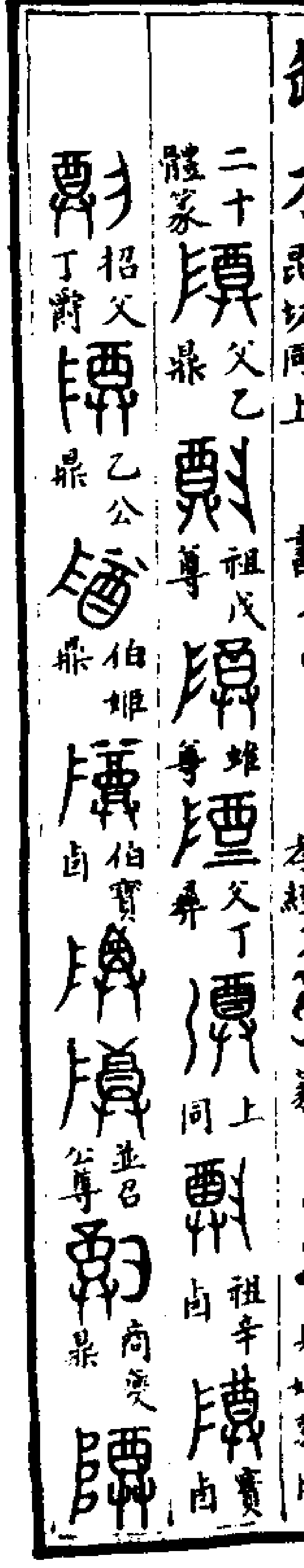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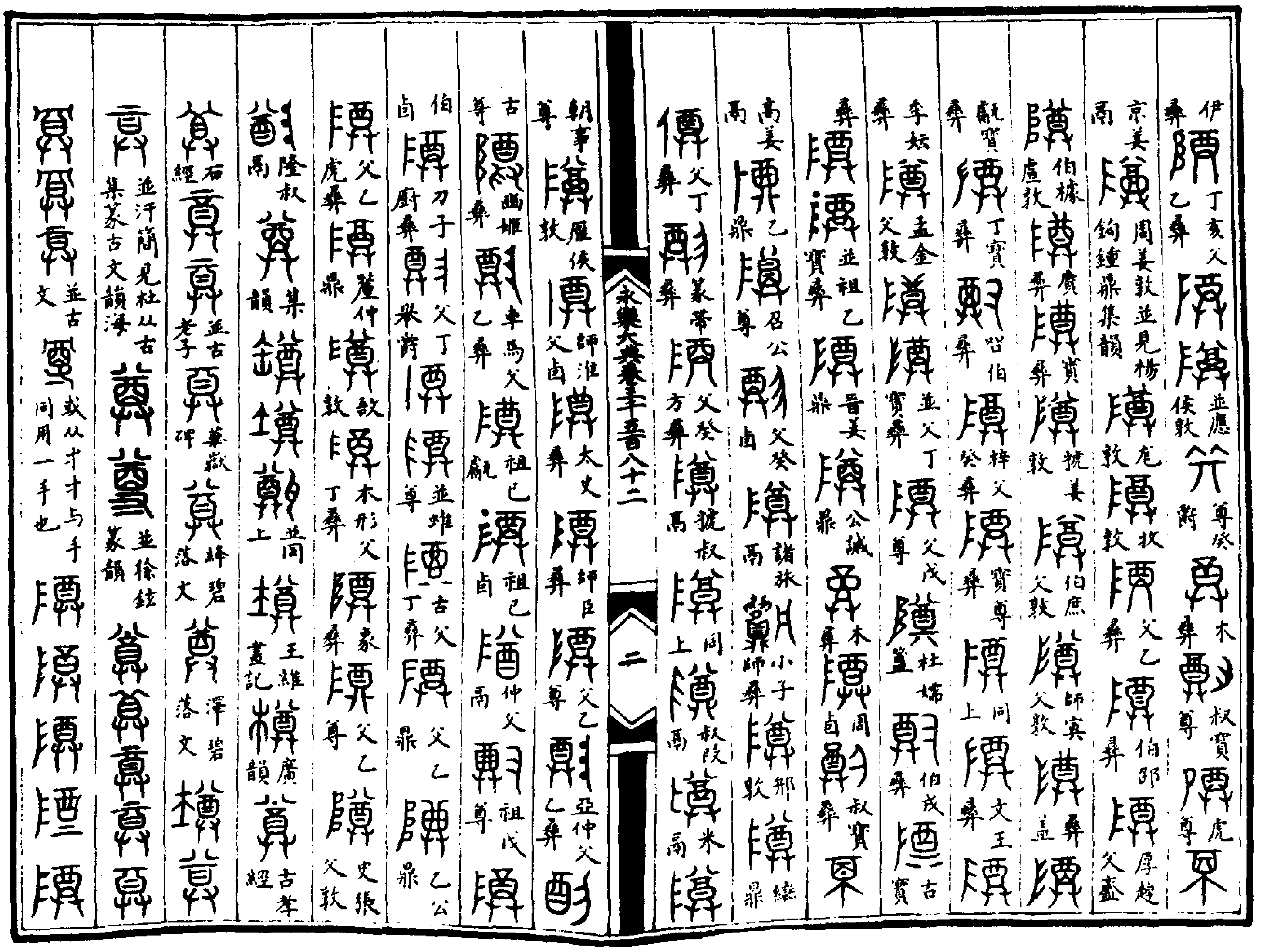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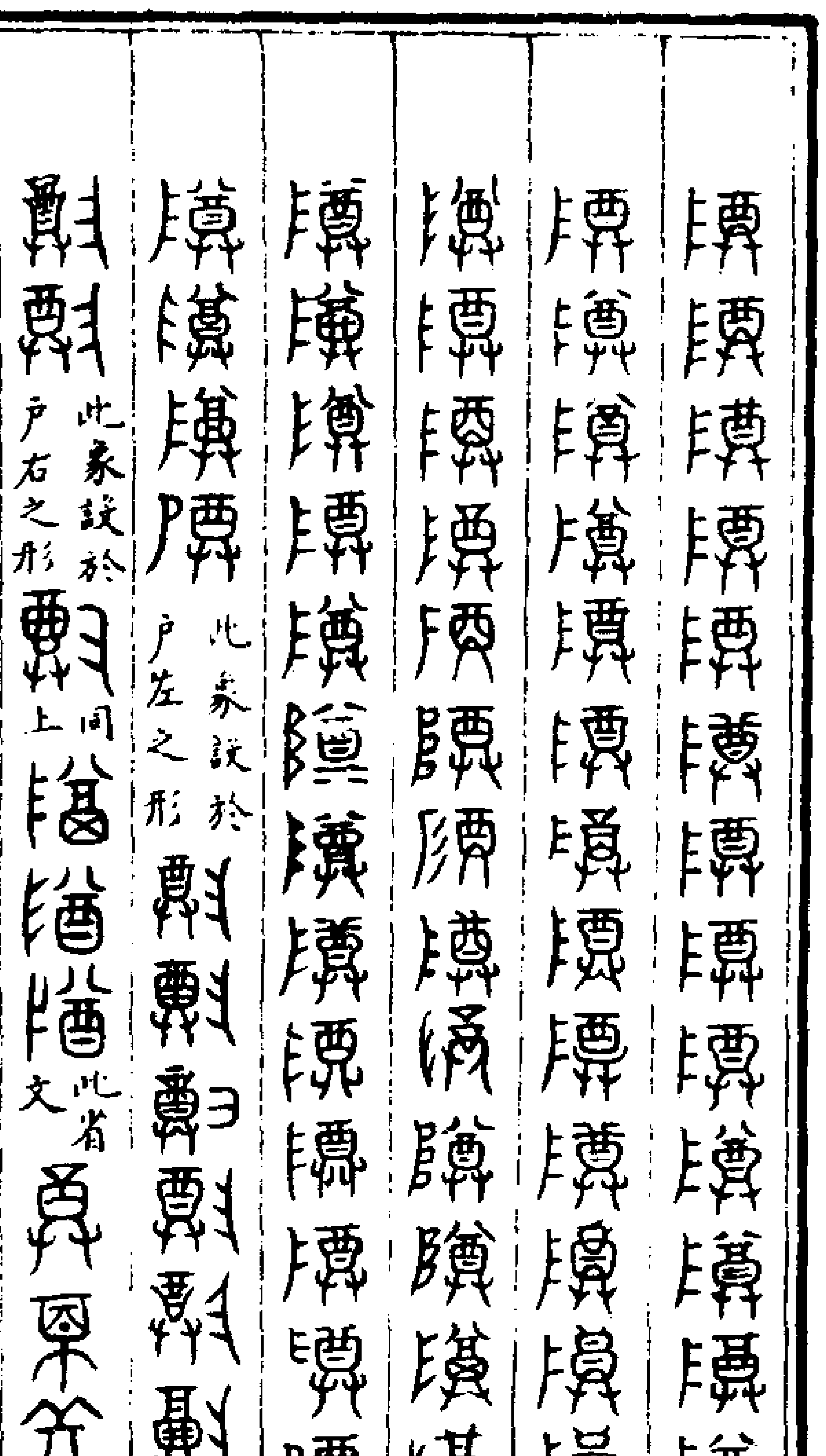
九真

尊 洪武正韻祖昆切尊卑又重也高也貴也恭也又酒器說文作䔿从木者後人所加許慎說文䔿从酋廾以奉之周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祀賓客之禮祖昆切或从寸徐鉉等曰今俗以尊作尊卑之尊別作罇樽非是顧野王玉篇子昆切亦作僔陸法言廣韻敬也君父之稱也顏元孫干祿字罇樽上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尊从酋下寸作尊者譌徐鍇通釋祖存反宋重修廣韻亦姓風俗通云尊盧氏之後丁度集韻尊或从缶作罇从土作墫从瓦作甎鄭樵六書畧古作畀吳棫韻補尊（叶音蹤倫切。漢書敘傳大祖元勲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又祖賓切。太玄。日飛懸陰君道隆也進以權躋制于尊也又祖金切三略軍識曰。位宗聚衆。無位而尊。威無不震。萬嵩相違。漢書敘傳劉制虛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罇叶音蹤倫切。白居易北村詩村老見予喜。爲予開一樽。紫文挟刃斧。單于十餘人。樽叶音祖金切。酒尊古只用尊。俗作樽。蘇內翰祭單君貺文。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又蹤倫切。易坎東坡頌。生肆莪莪。撫牲潔純。鬱鬯宗彝。明水玄樽）婁機廣干祿字樽樽（上樽最下樽卽）戴侗六書故實酒曰尊（又作䔿。說文曰。从廾奉之。或从寸。後从廾無義。乃寸之譌）王柏正始音尊脩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尊又七旬才本二切䔿（古寡）畀（古文尊）楊桓六書統精母爵象口有蓋腹有文。兩手收之之形。君父所以稱尊者不敢斥言但指其當前所用之器言之也猶今御前殿下之偁。敬之至也（𦥑形。彝隸）樽从木尊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本作䔿。或作罇。通作樽。業說文尊本酒器字禮韻以尊爲尊卑之尊別出樽字然樽乃林木茂盛之字趙謙聲音文字通尊祖昆切从廾奉酋酉爲意作䔿敦導非借爲尊卑尊重之尊作罇非又雉名作鷷非尊亦从寸聲或曰寸尊之法度也亦會意。韻會定正字切精昆精精箋尊

罇 樽 洪武正韻祖昆切同上　篆（並古孝經）（之英）篆（垂露篆並見姚敦臨）




伊彝
丁亥父乙彝
並應侯敦
尊癸爵
木彝
叔寶尊
虎尊
京姜鬲
周姜敦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尨敦
叔敦
父乙彝
伯邵彝
厚趠父盉
伯椃虘敦
廣彝
寶敦
虢姜敦
伯庶父敦
師寰父敦
彝蓋
甗寶彝
丁寶彝
咎伯
梓父癸彝
寶尊彝
同上
文王
季姒彝
孟金父敦
並父丁寶彝
父戊尊
杜嬬簋
伯戎彝
古寶
並祖乙寶彝
晉姜鼎
公緘鼎
木彝
周卣
叔寶彝
高姜鬲
乙鼎
召公尊
父癸卣
諸旅鬲
小子師彝
邢敦
繼鼎
父丁彝
篆帶彝
父癸方彝
虢叔鬲
同上
叔段鬲
米鬲
朝事尊
雁侯敦
師淮父卣
太史彝
師臣尊
父乙乙彝
亞仲父
古尊
幽姬彝
車馬父乙彝
祖己甗
祖己卣
仲父鬲
祖戊尊
伯卣
刀子廚彝
父丁舉爵
並雉尊
古父丁彝
父乙鼎
乙公鼎
父乙虎彝
蘆仲鼎
敔敦
木形父丁彝
象彝
父乙尊
史張父敦
隆叔鬲
集韻
並周上
王雒畫記
廣韻
古孝經
石經
並古孝子
華嶽碑
絳碧落文
澤碧落文
並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古文
或从寸寸與手同用一手也


此篆設於戶左之形
此篆設於戶右之形
同上
此省文
並六書統

隸書尊（禮器碑）尊（老子銘）尊（何君閣碑）尊（唐仙人碑）尊（石經論語）尊（司空殘碑）尊（華山廟碑並見洪适漢隸分韻）尊（禮器碑）尊（史晨奏）尊（孫叔敖碑並見漢隸字源）真書尊（謝安）尊（王羲之）尊（智永）樽尊（並虞世南）尊（狄仁傑）尊（顏真卿）尊（柳公權）鐏（蘇軾）行書尊（王羲之）尊尊尊（並王獻之）尊（智果）尊（米芾）尊（趙子昂）草書尊（章草）尊尊（並王羲之）尊（智永）樽（黃庭堅）尊（米芾）尊尊樽（並張錦溪）尊尊樽（並鮮于樞）尊（趙子昂）

總敘

許慎說文尊酒器也尊字乃古之酒尊字廣韻曰尊亦作罇樽（從缶從木後人所加）爾雅注尊彝酒器總名（周禮疏彝尊同是酒器。但彝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書疏彝亦尊也。鬱鬯者爲彝。盛酒者爲尊。皆宗廟之酒器也。禮記正義彝法也。與餘尊爲法。）禮記禮運汙尊而抔飲（注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飲手掬之也。又曰鑿地爲尊。此尊自始也。後世或以瓦木爲之。取法此也。或云昔者爲彝。盛酒者爲尊。）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犧尊疏布鼏禪勺此以素爲貴也 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

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儀禮士冠禮曰：側尊一（注：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甒醴。（康成曰：置酒曰尊。）燕禮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公尊瓦大兩有豐。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圜壺。大射儀曰：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尊士旅食兩圜壺。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少牢饋食禮曰：尊兩甒同棜。　士昏禮：側尊甒醴于房中。（注：側尊亦言無玄酒。側尊於房中，亦有篚，有籩豆，如冠禮之設。）士昏禮：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注：屬，注也。玄酒，涗水，貴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于尊中。）士虞禮：尊兩甒于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注：言水者，喪質，無鼏，不久陳也。）莊子：百年之木，破為犧尊，青黃而文之，其一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桀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純朴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圭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淮南子：席之先雚蕈，樽之上玄尊，俎之先生魚，豆之先泰羹，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龍蛇虎豹，曲成文章。（注：高誘曰：刻為蟠龍伏虎之狀也。）夫奉一爵不知於邑，挈萬石之尊，則白汗交流，又況羸天下之憂而任海內之事者乎？重於尊亦遠矣。羅泌路史：神農氏衹人猶動灌尊，曰飲疎身戴聽，以陶乎至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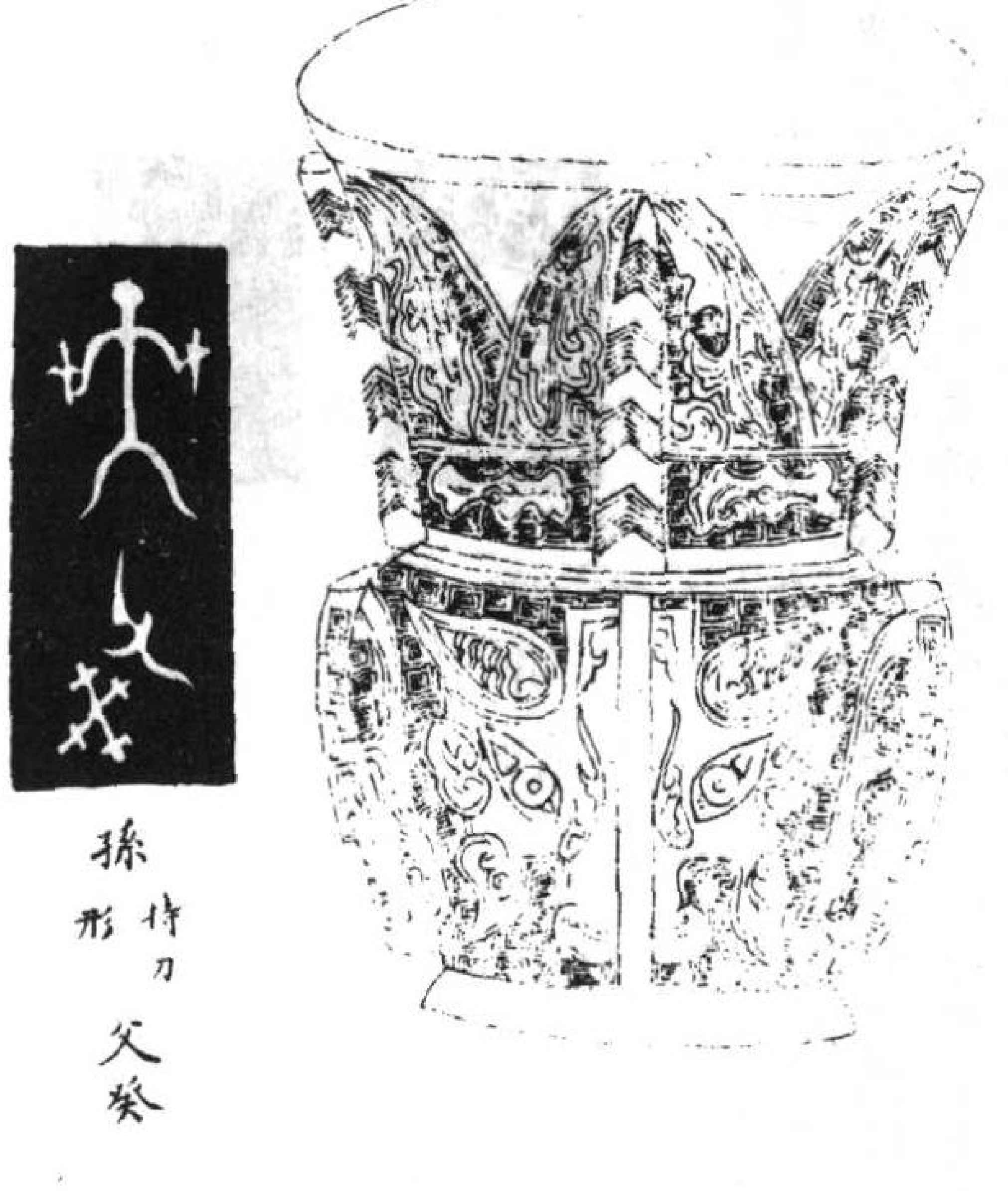
堯衢尊

玉海：晉刑法志：念室後刑，衢尊先惠，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擬陽休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　淮南子：聖人之道，若中衢而設尊，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宜。（四達謂之衢）　唐張說詩：侍酌衢尊滿，詢芻諫鼓垂。　李德裕歌：罍賦異衢尊之不竭。　姚崇洛城宴詩：堯樽臨上席。　程行諶詩：堯樽承帝澤。　衢室之間，康衢之謠。　宋朝天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賜酺詔曰：思延兒齒，廣置衢尊。

舜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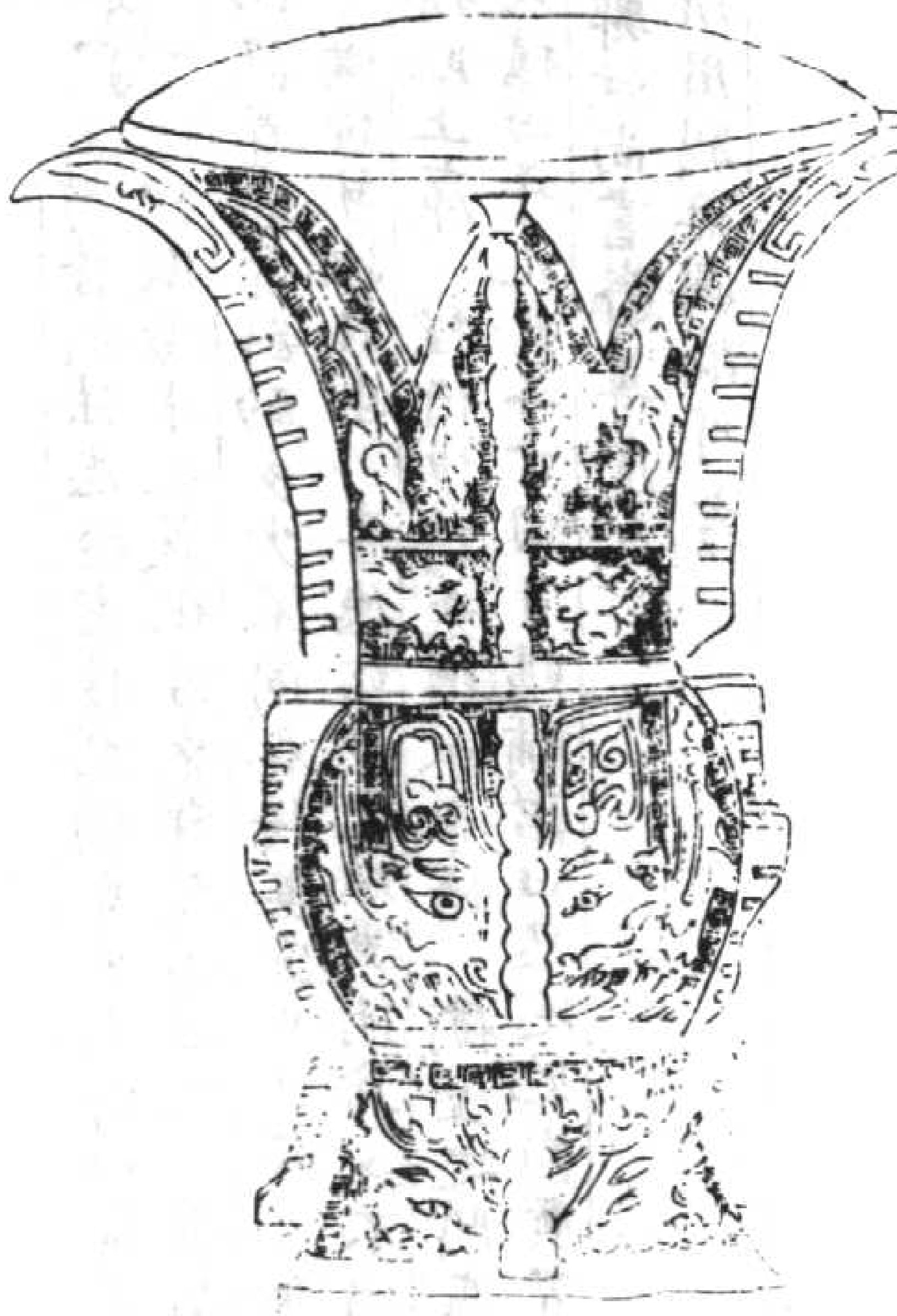
鄭注尚書：鬱尊，虞氏所用，別無圖論可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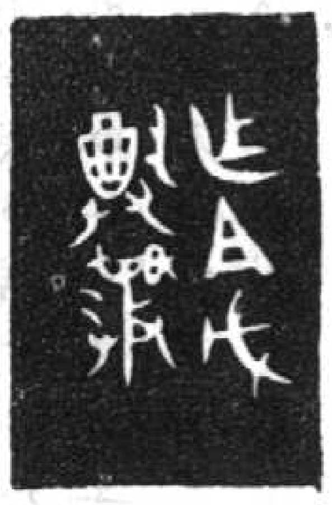
商持刀父癸尊



博古圖：右高九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五分，容六升，重七斤十有二兩。銘三字。是尊狀觚形，而所容則倍之，設飾雖華，而字畫極古。銘之父癸，癸者，成湯之父號。且銘者，自名。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孫者，亦自名之而已。所謂身比焉順也者，是歟？

商祖戊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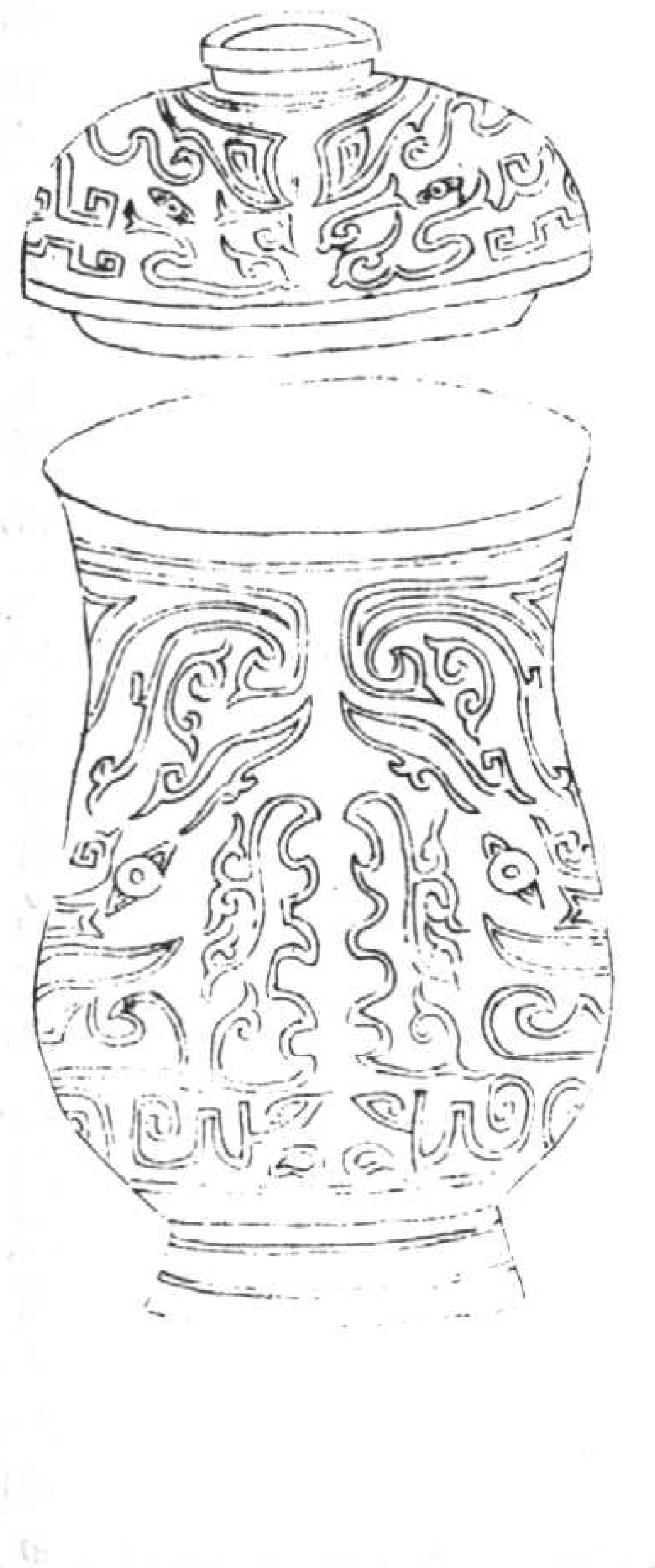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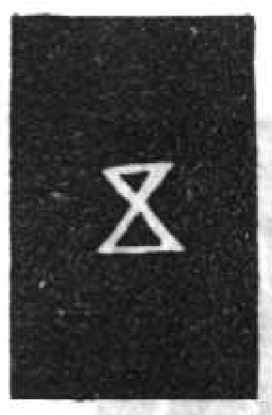
作祖戊
尊彝

博古圖右高一尺一寸七分深八寸六分口徑八寸三分腹徑四寸容五升八合重八斤五兩銘五字、此尊爲大戊作、不書名尊其祖也大戊之廟在商稱中宗、蓋九世君也。是器字畫位置不拘於偏旁之陋或左而右或右而左點畫或煩或省、故以且謂之祖𢍜謂之尊而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渾厚端雅若有道之士觀是器者豈不以觀斂衽耶。

商蜼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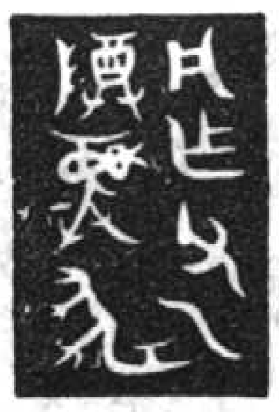


蓋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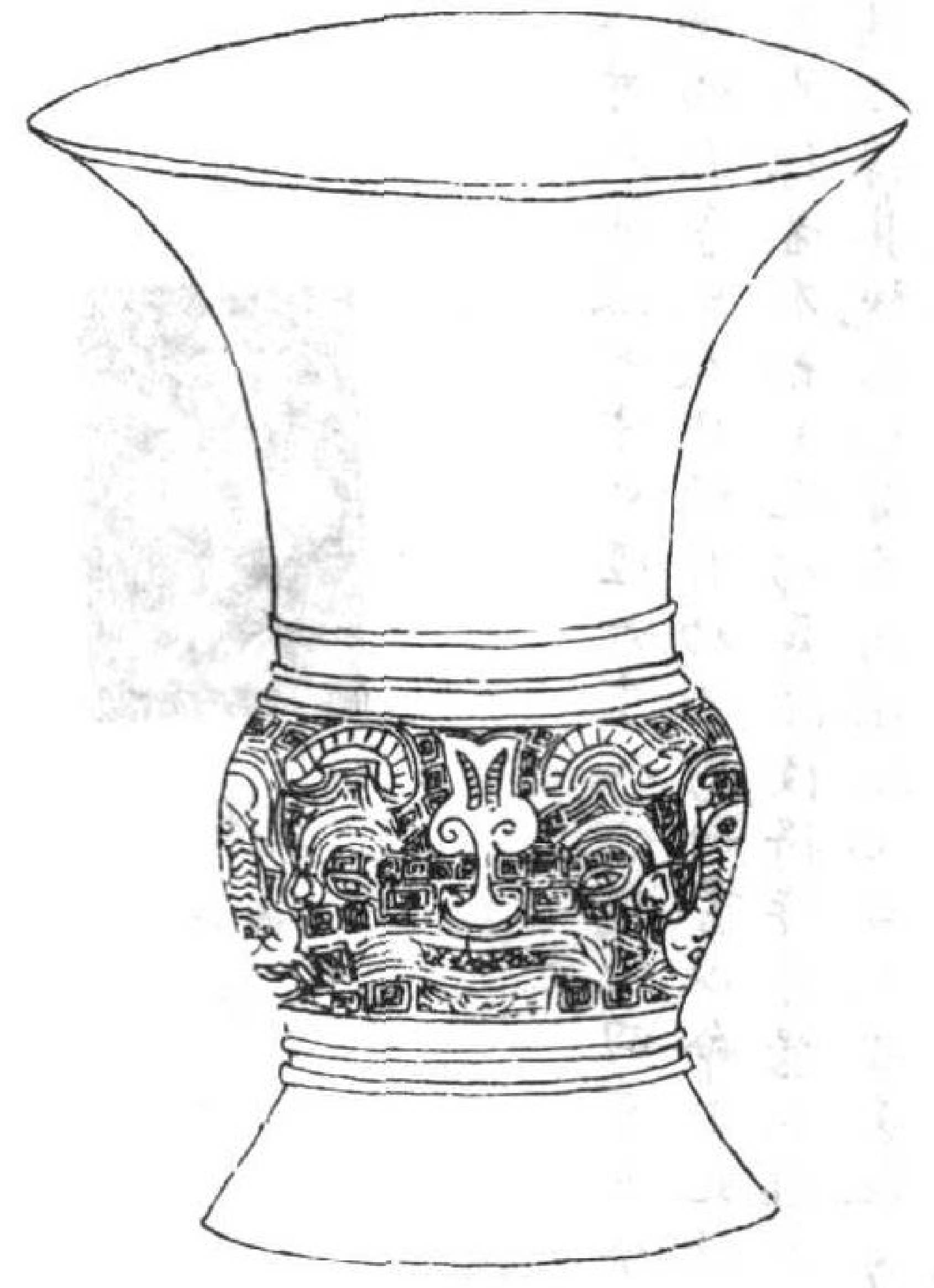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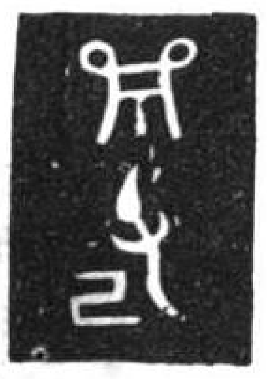


周作父乙
尊彝（蜼形）

博古圖右通蓋高六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三寸三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一升一合。共重一斤二兩蓋器銘共八字。周官謂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今尊也而以蜼。豈非商之蜼彝所配之尊耶。今考禮圖蜼彝之制。蜼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是器款識旁刻獸形。其尾長而末有歧。正蜼也蓋銘曰五紀。其器之數曰周作父乙、蓋商有太史周任乙則商之君名乙者也豈非作之者周任耶。

商父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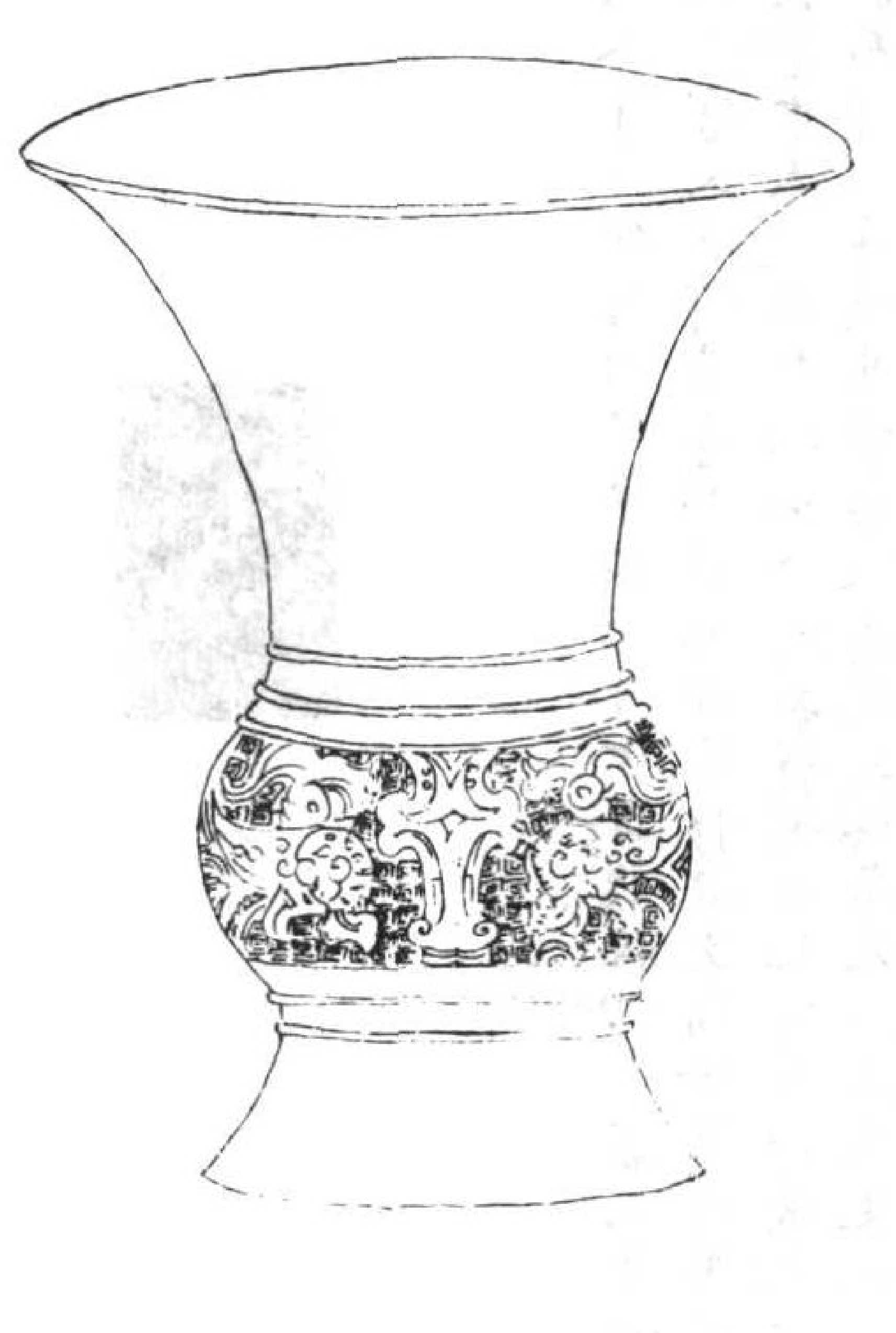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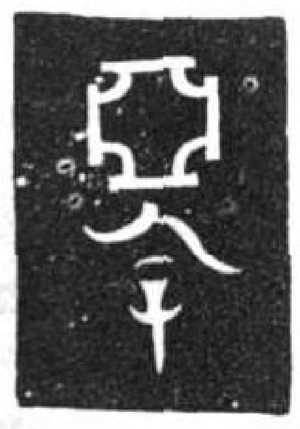
象形鬲字

父己

博古圖右高八寸六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六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三字上有畫作鬲狀夫鬲炊器也尊以盛酒而取銘於鬲者王安石謂鬲空三足氣自是通上下則鬲之為用欲其通而已用鬲識尊凡欲交通而無間耳曰父己者商之雍己也凡器之銘有曰祖曰父曰伯曰叔各因其人而銘之也鬲作畫形殆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辛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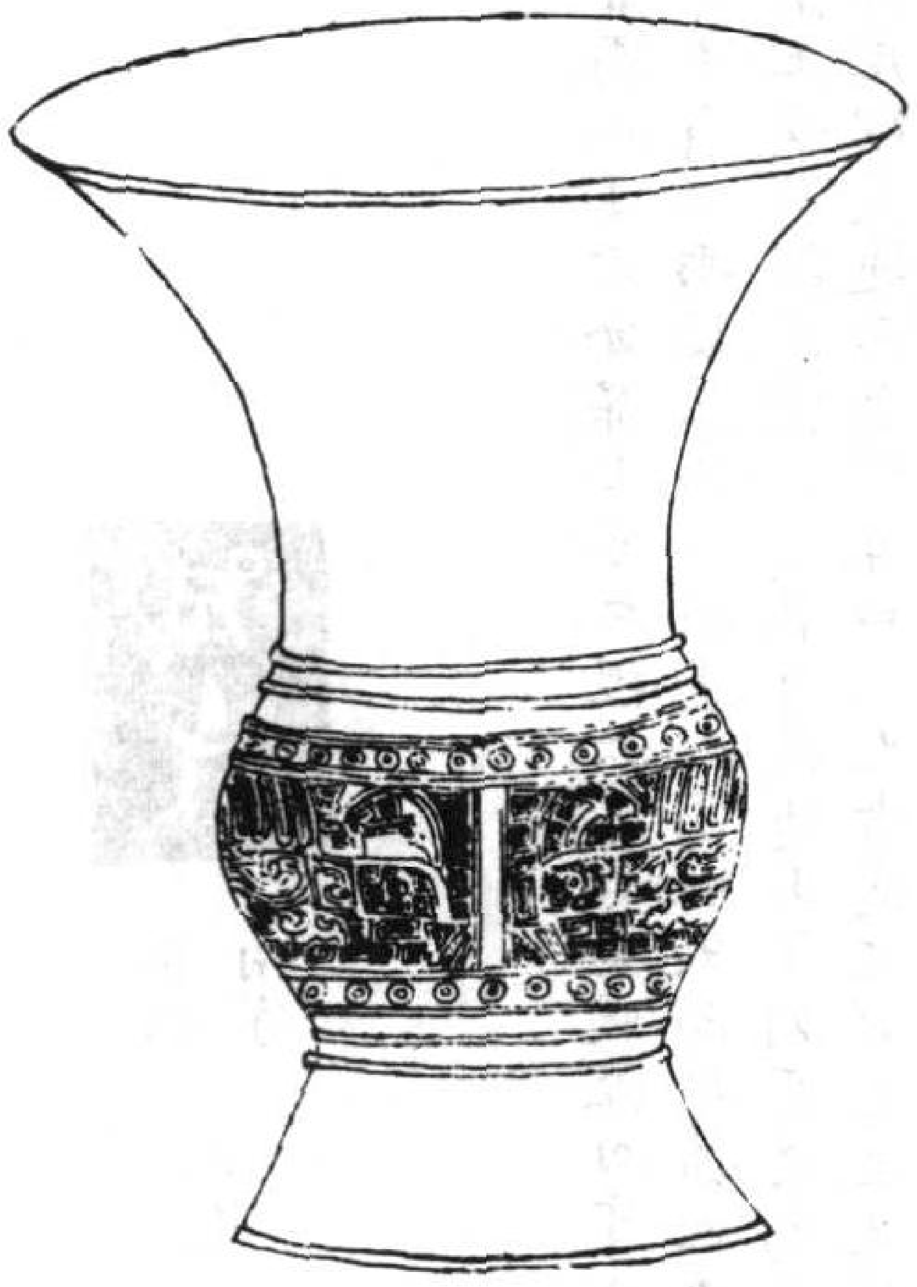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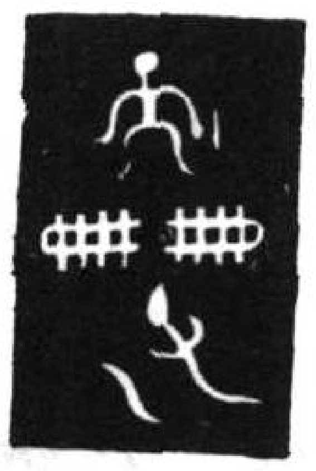


亞人辛

博古圖右高八寸五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三升一合重三斤銘三字曰亞者次也或主於獻或主於器蓋未可以定論也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曰小辛曰廩辛而此言人辛者按商立戈癸尊其銘亦稱曰人則人辛者乃商君之號辛者耳且此君也而謂之人蓋二帝而上體天以治人故謂之帝帝也者天道也三代而下脩人以奉天故謂之王王也者人道也故記禮者稱商曰商人周曰周人者蓋如此觀是器不銘功不載誓宜其後世泯滅而無聞矣今也千萬世而下人得而想見之此所謂其人亡而其政存者類矣且夫政存猶得而考之矧乃託之金石而禮之所藏正在於是則考之固不謬矣

商父乙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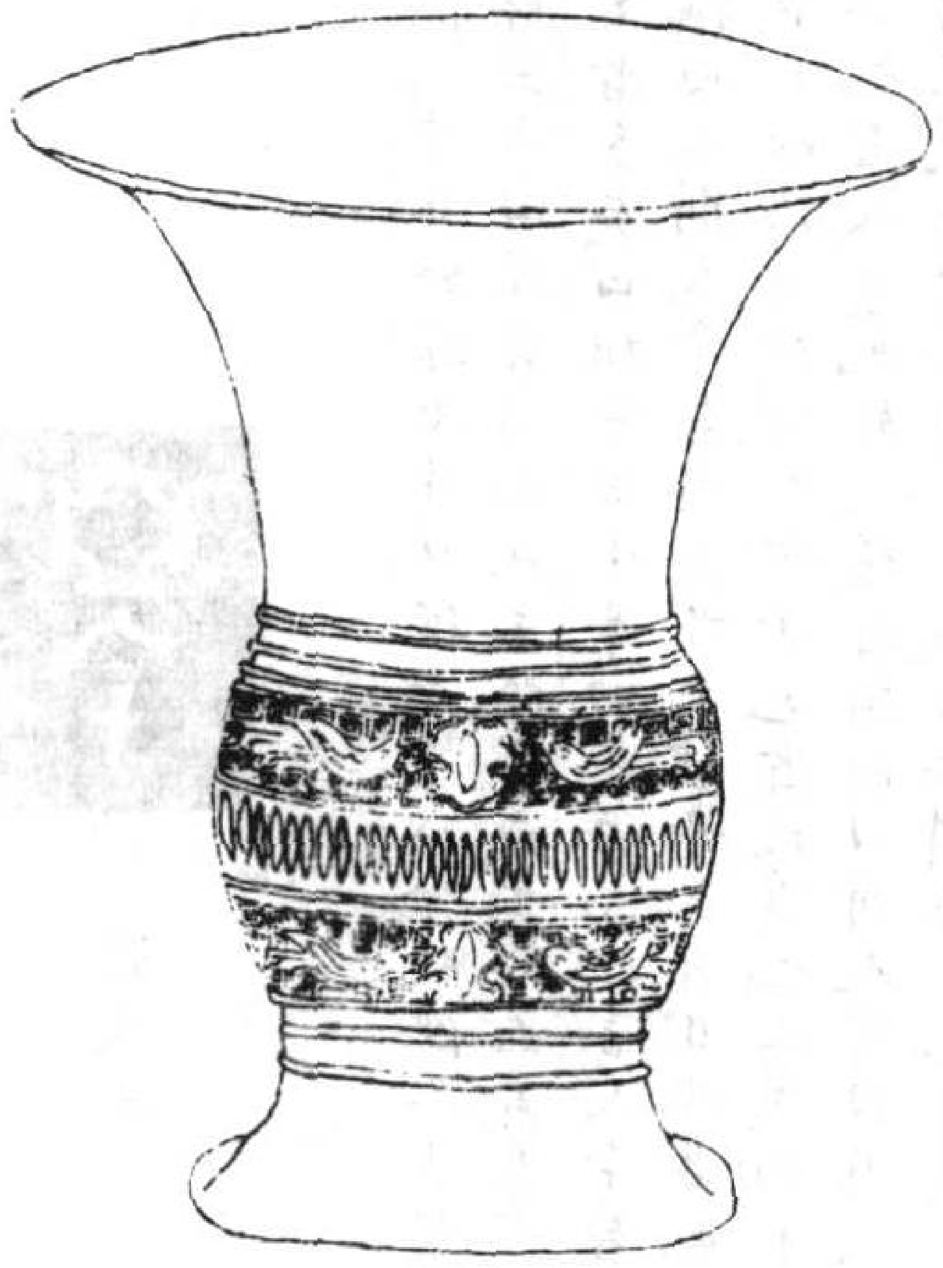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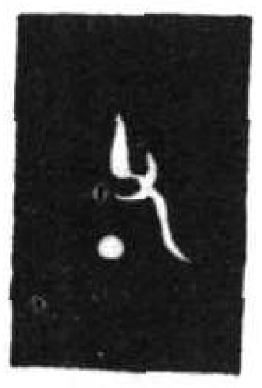


孫冊
冊父
乙

博古圖右高八寸八分。深七寸。口徑六寸八分。腹徑四寸五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二兩。銘五字。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此孫為父乙作而亦曰冊者。蓋為孫者有勤王之功焉。然後得作彝器而銘之祖。此所以言冊命也。既謂之孫。其視乙也。當尊為祖。而此曰父者。蓋祖考雖殊。謂之父則一。所謂大父者是也。夫商以乙為號者六。曰執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父乙者。未知其為何乙。觀其刻作兩冊。切於形似。非尚質無以及此。若夫周人務為簡約。而忽於取象。為𠕁𠕁之形。雖有內史策命之臣以掌之。而商之純古。固已變矣

商父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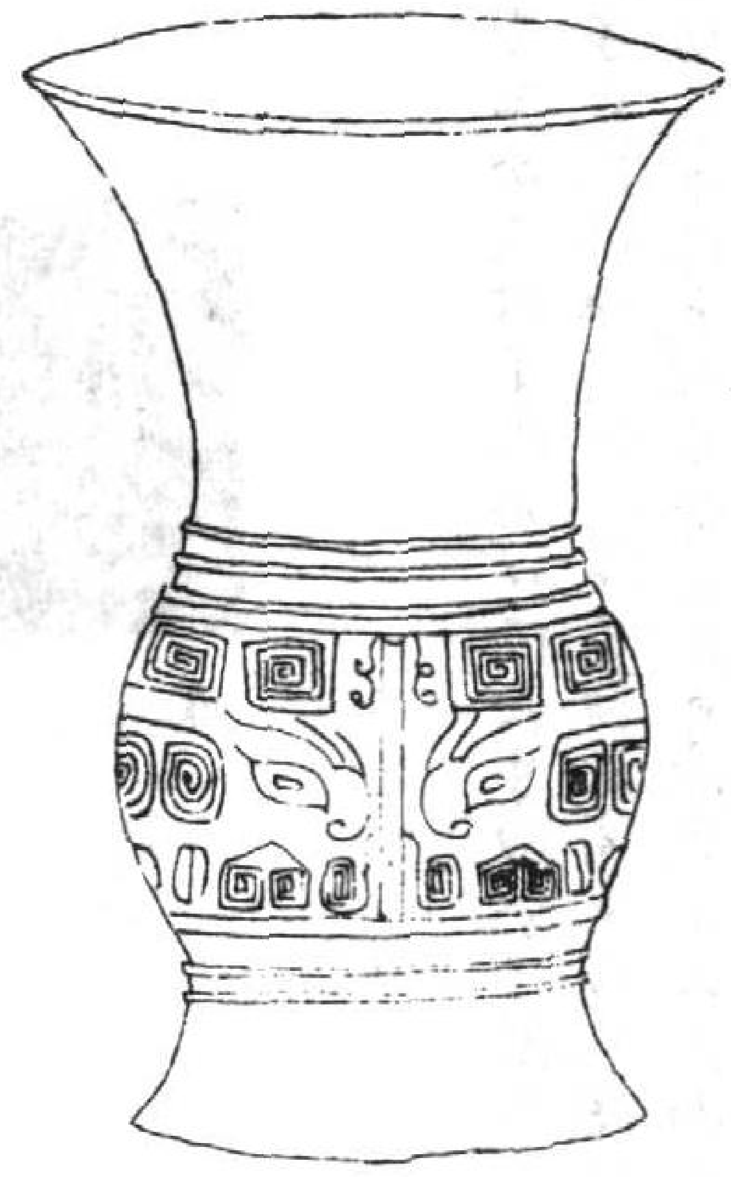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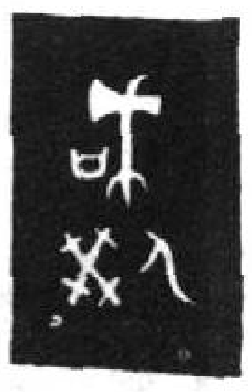


父丁

博古圖右高八寸三分。深七寸。口徑六寸七分。腹徑四寸。容三升六合。重三斤九兩。銘二字。父丁作是尊。特載銘而不侈其文。商世質有餘。故宜如此。純是皆素。當中為從理。即兩端分寫夔龍形。若相追逐。以為先後。色幾渥赭而綠花萍綴。其古意最為觀美。與商父乙尊無異也。

商立戈癸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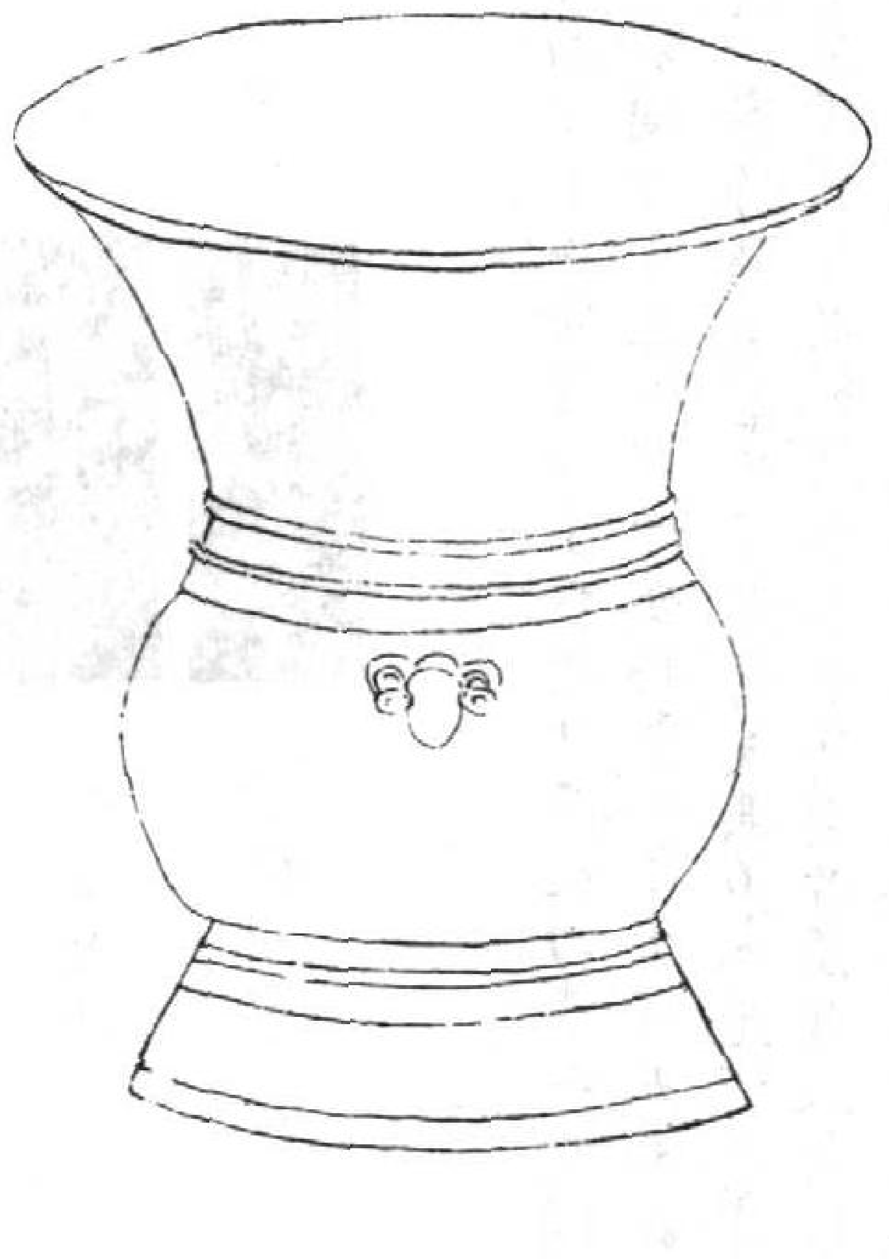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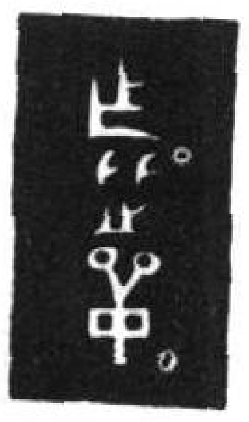


立戈形人
口癸

博古圖右高八寸九分、深七寸六分。口徑六寸九分、腹徑四寸一分、容三升九合。重四斤八兩。銘四字。文飾甚簡而腹間有雲雷之狀。上一字作立戈形。王安石云。戈從一不得已而用、欲一而止。今尊酒器也。而畫立戈之狀、不特如鼎之節飲食、又欲一而止之。不至於流湎也。故凡酒器制事之義必示其戒。曰人癸則謂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乃知是尊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於癸曰人癸、蓋與辛尊言人辛之意同

商從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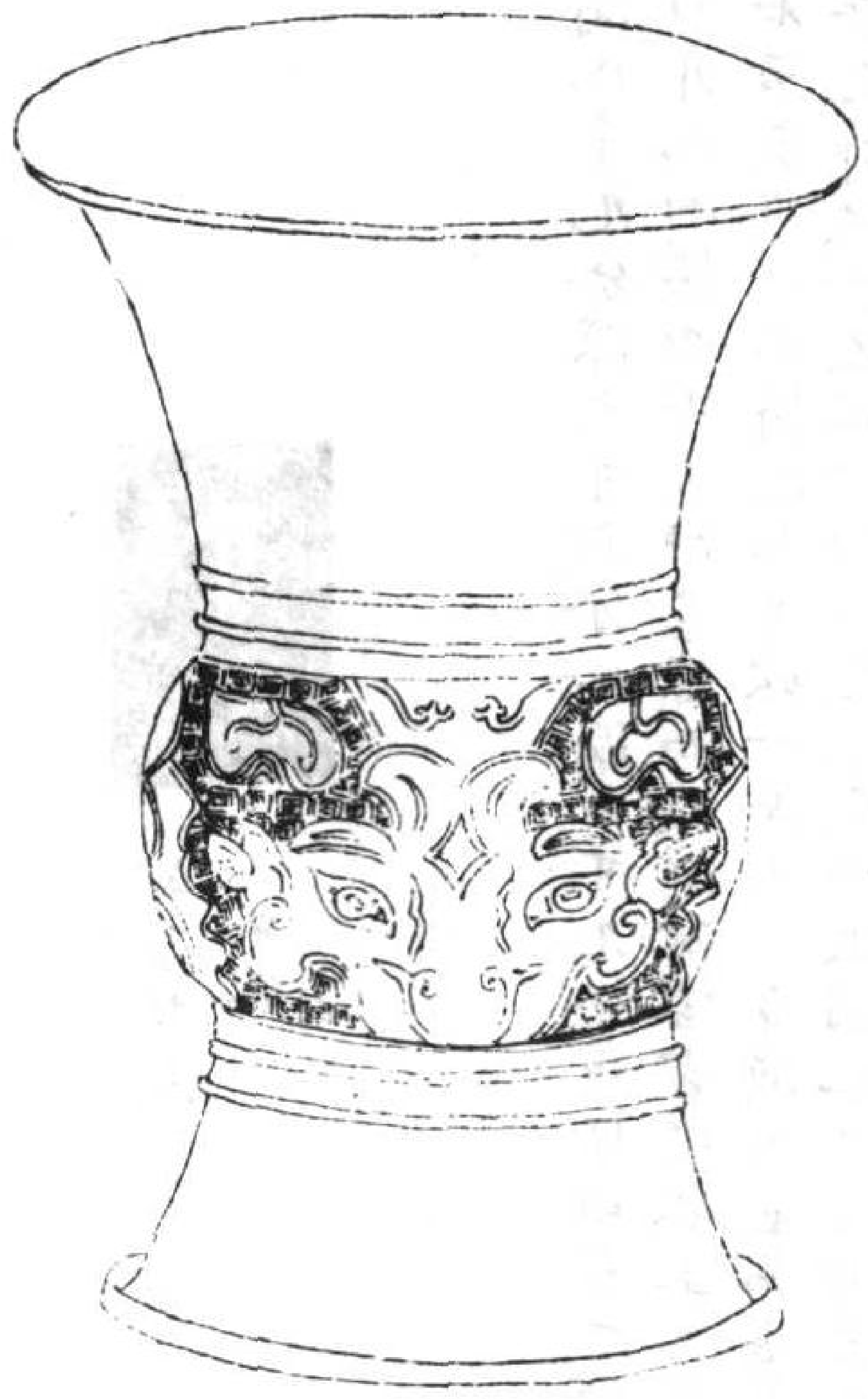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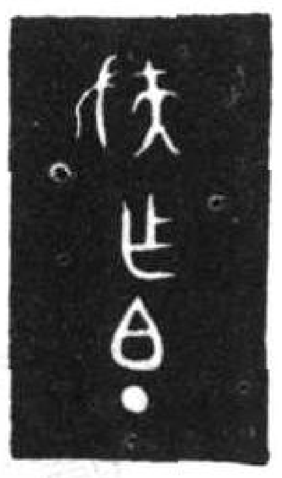
作從單

博古圖右高六寸三分、深五寸一分、口徑五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一斤九兩。銘三字。曰作從。謂從器也。曰單。謂姓也。周之單俗、最為大姓。則知其原有出於此。蓋昔人作器有以名姓書諸銘文之上者。如曰單作從彝。有以名姓書其下者。如曰甚作父戊寶尊沈子與夫此器曰作從單。皆以姓書其下也

商之時尚質。故其語略耳。

商祖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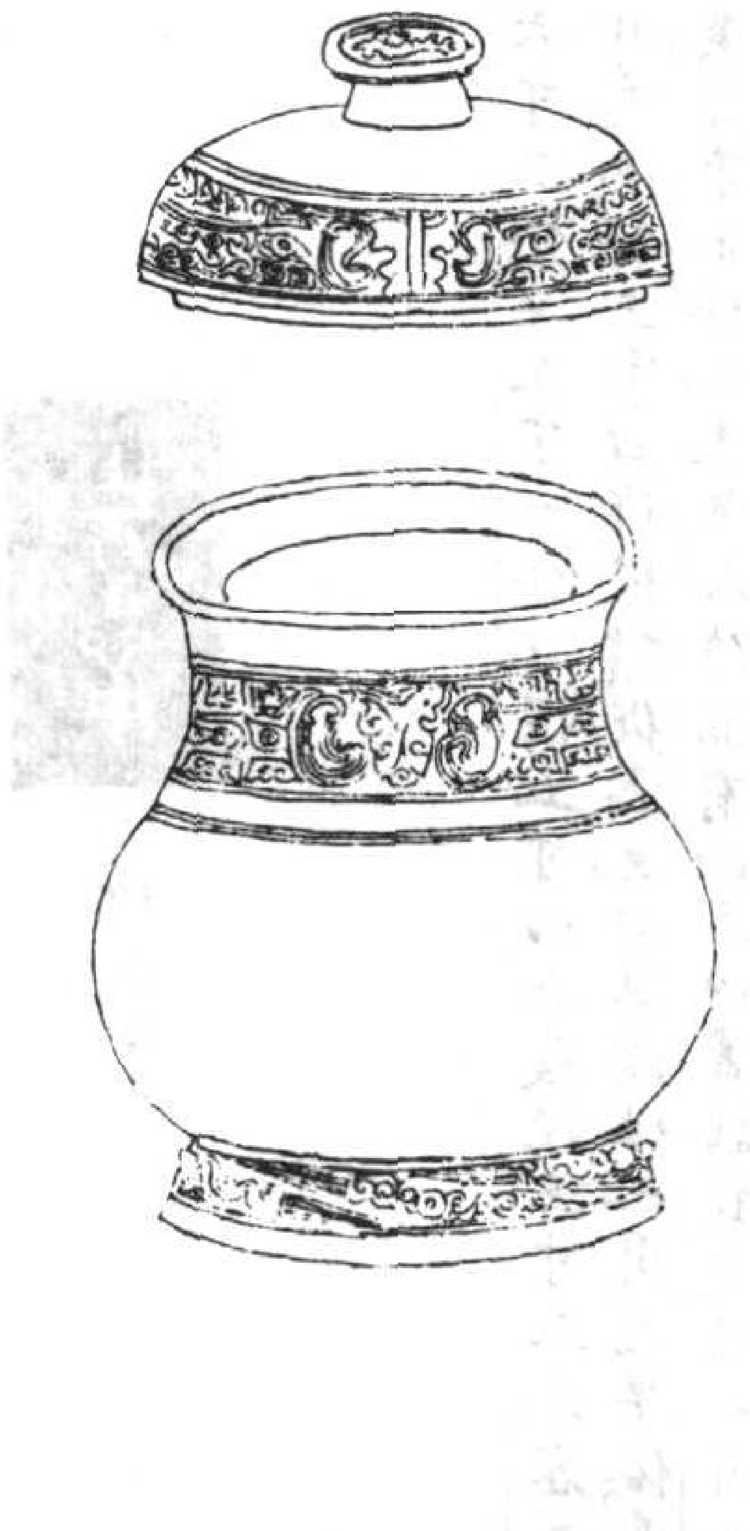


孫立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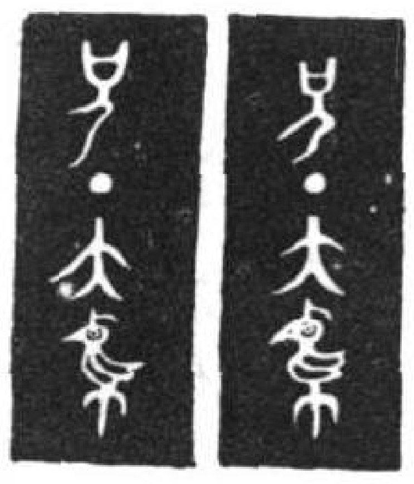
作祖丁

博古圖右高八寸三分深六寸九分。口徑六寸四分腹徑三寸五分容三升重二斤。銘五字。曰孫作祖丁旁一字畫旗狀商畫類取諸物以為形此作旗亦取其書功太常之義銘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而是器又知其為祭享之用祖丁者商祖辛之子觀其器質渾厚文鏤純簡知所以為商物。故不待考其名載而後辨也。

商兄丁尊



蓋　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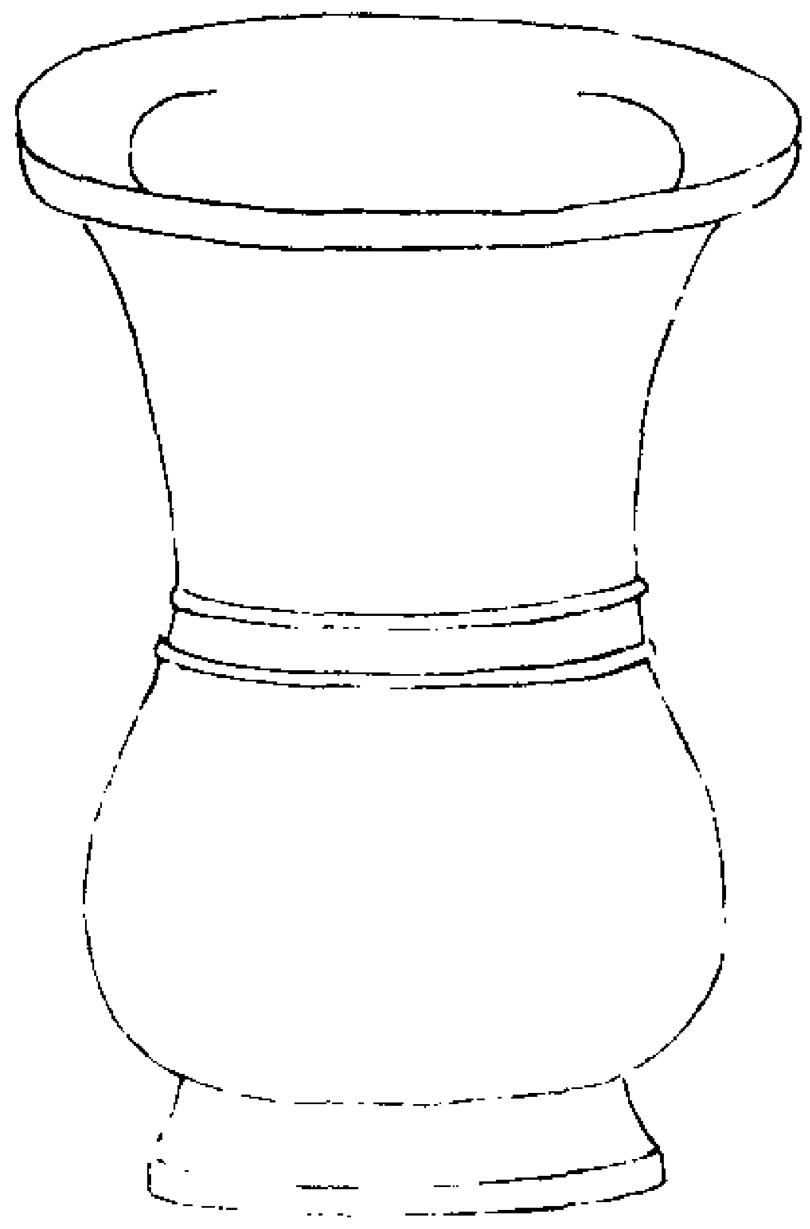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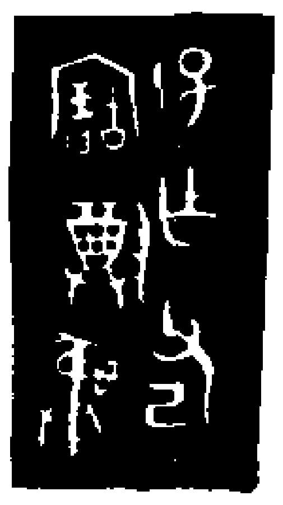
兄丁大雞

音釋同前

博古圖右通蓋高七寸二分。深四寸六分。口徑長四寸二分闊三寸七分腹徑長四寸六分。闊四寸。容二升一合。共重二斤十有五兩蓋器銘共八字。曰兄丁大其一字作雞形。名兄丁者當是其弟為兄作此尊也按商有沃丁仲丁。武丁庚丁。大丁之別。然以兄弟傳國者獨有太庚外任而太庚之兄曰沃丁外任之兄曰仲丁。蓋不知其太庚與外任作也銘雞者按周官司尊彝。六彝有雞。六尊無雞此尊也而以雞銘之者恐商之世其制未分耳。周之禮樂庶事備則於是尊彝析而為二焉。以理求之則尊與彝是或一道也。

商持刀父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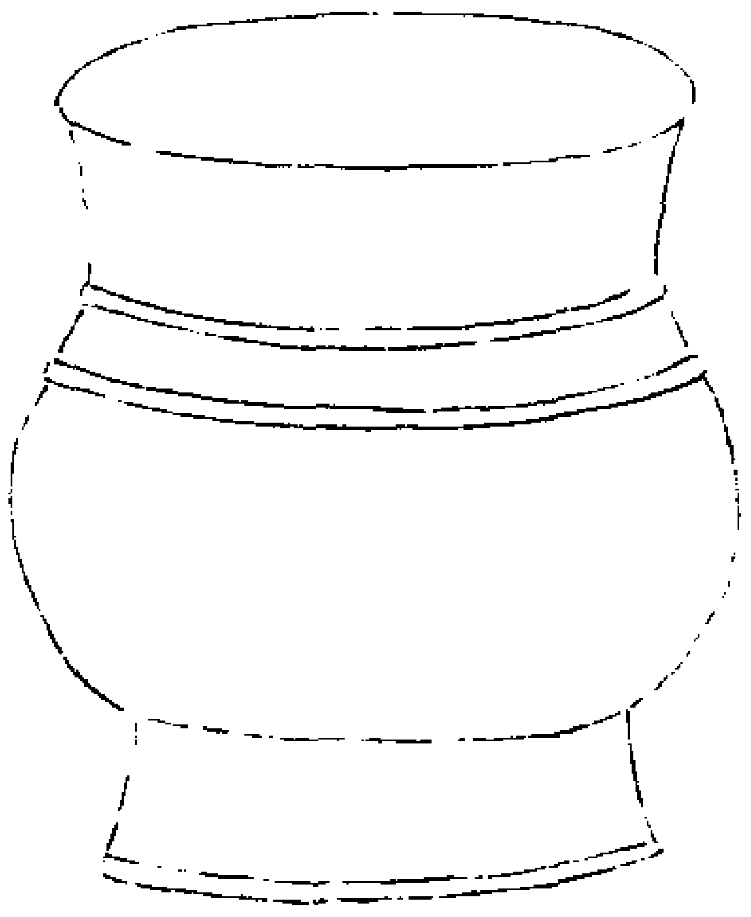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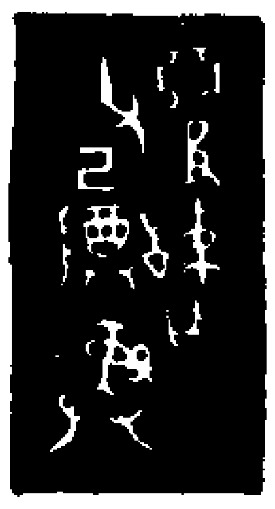


子（刂持）作父己寶尊彝

博古圖右高六寸四分。深五寸六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四寸容二升有半。重二斤三兩。銘七字。作父己寶尊彝其上復作子字。狀持刀形。蓋商器固有執戟荷戈與此持刀之狀者蓋其耆定武功而後世享于宗廟者。必銘諸器。如樂之武舞也父己者雍己也雍己之子。是為太戊爲其父作是器耳然而商器。復有曰祖己者又因其孫而言之蓋莫不有謂也。商尚簡嚴故其詞如此。

商諫尊





○諫作父己尊彝

博古圖右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一分。口徑長三寸四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八分。闊二寸。容八合。重十有二兩銘七字。上一字未詳。曰諫作父己尊彝。諫當是其父己之子名。言諫得以作是器以薦于考廟也然是器在尊為特小。比觶則加闊而不類且歸之尊者以其形制則然。又其銘曰尊彝也。豈往古彝器亦固有小大輕重之別。以稱其人之所以享歟

商龍鳳方尊

（博古圖漏此一版）

博古圖右高九寸八分深八寸一分口徑五寸六分腹徑七寸四寸容一斗四升六合重一十斤無銘是器尊也製造純古其上為龍首四稜為鳳形周以雲雷蓋龍以取其升降自如鳳以取其因時隱顯雷取其奮豫雲取其需澤飲食燕樂而節文之禮有在其中其狀近類方壺蓋周官尊有六而饋獻用兩壺尊故下尊亦有所謂壺者是尊所以比他器而方者其取象於壺制焉　王黼曰龍鳳方尊製造純古其上為龍角虬然下卷四廉為鳳過鋑黃目饕餮雲雷之文蓋商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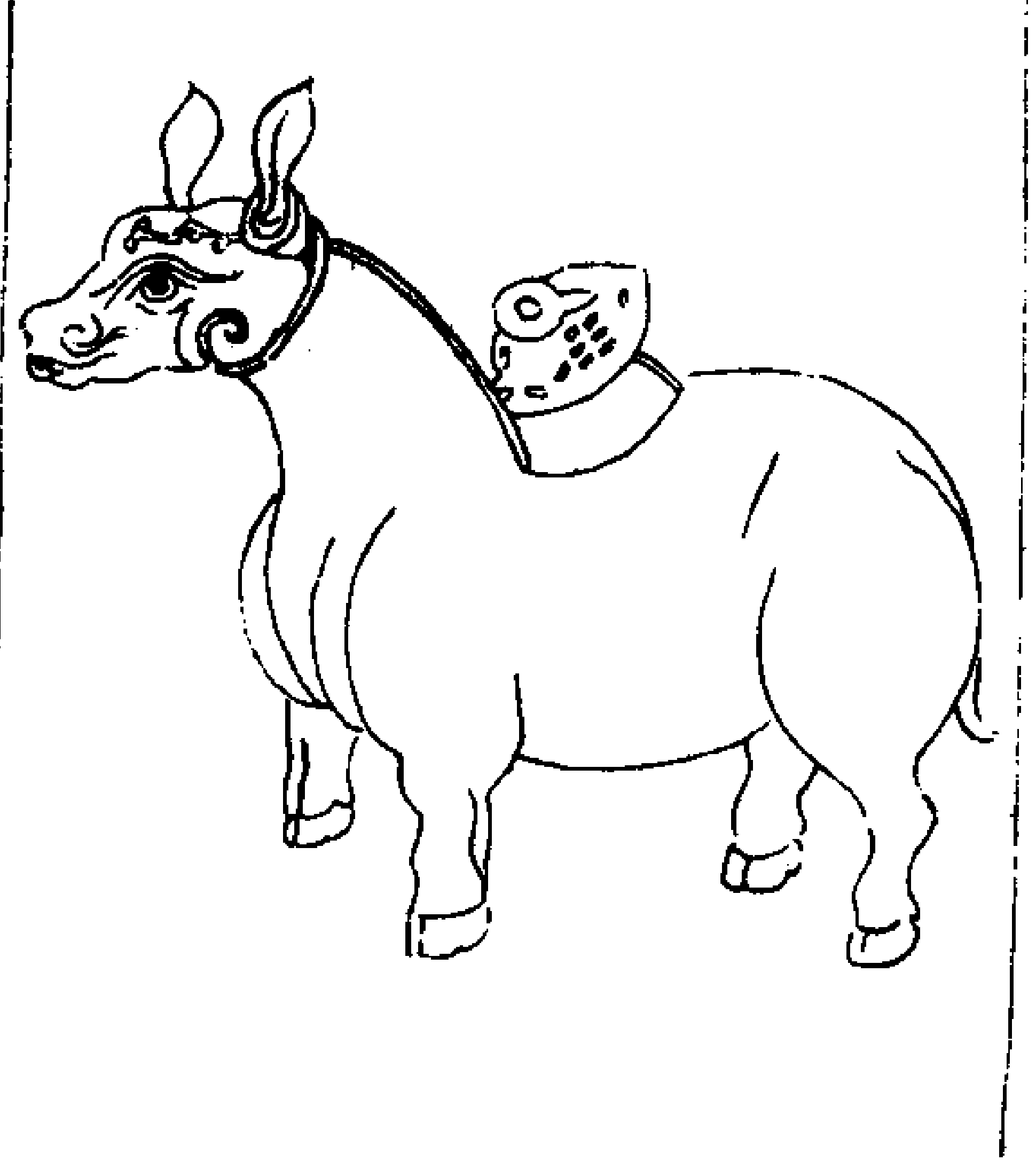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三　九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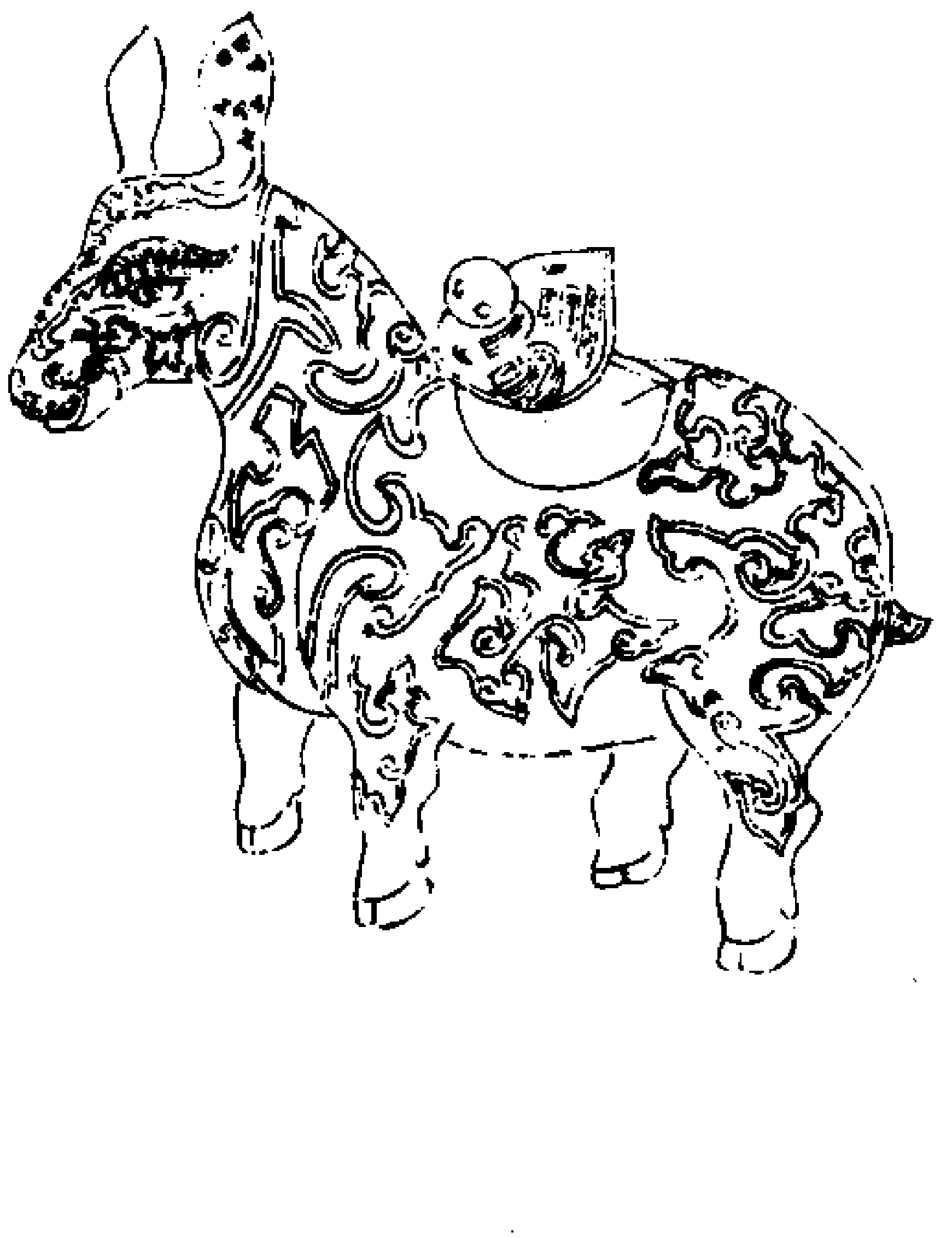
尊

周獻尊

犧尊一



犧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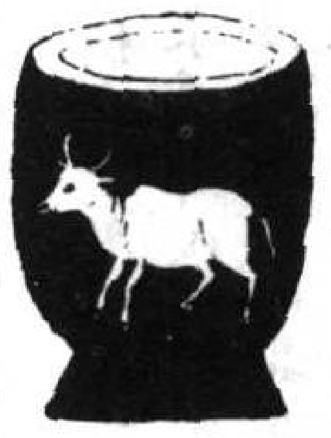


博古圖前一器通蓋高七寸七分耳高二寸闊九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一寸九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容四升共重七斤四兩以口為流四足無銘　後一器通蓋高九寸四分耳高二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五分口徑二寸通長一尺二寸闊五寸二分容三升三合共重七斤二兩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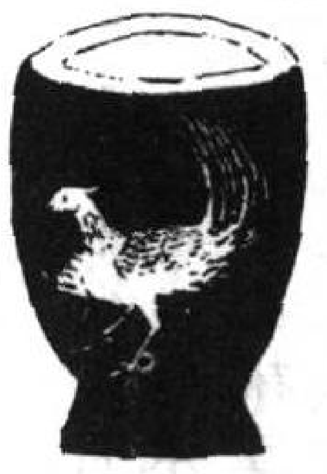
為流四足無銘　右二器按周官有司尊彝之職而犧尊居其一取其犧牲享食之義又以示其性順而引重以興稼穡助民力以出作入息而服畎畝之事而已后稷教民稼穡種藝五穀而人民育文武之功所自起周人於此蓋貴其本也魏太和間得尊於青州其制樣正與此類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為尊則其說蓋有自來也漢儒之說以謂犧讀如娑娑之義而刻鳳凰之象其形婆娑然方是時其器秘於潛壤未之或見則曲從臆斷而遷就其義以今觀之蓋可笑矣

聶崇義三禮圖

獻尊（阮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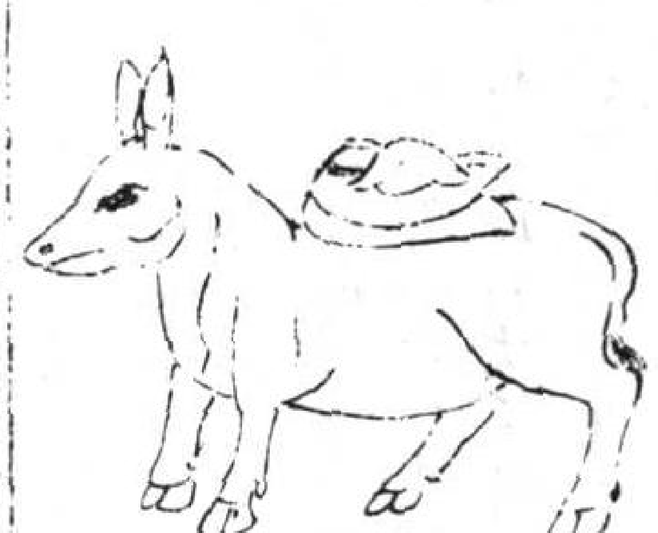


鄭氏義



案明堂位云獻象周尊也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注獻讀為犧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禮器曰廟堂之上犧尊在西注云犧周禮作獻又詩頌毛傳說用沙羽以飾尊然則毛鄭獻沙二字讀與婆娑之娑義同皆謂刻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又詩傳疏說王肅注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今見祭器內有作牛象之形背上各刻蓮華座又與尊不相連此其正義大同而小異案阮氏圖其義尊飾以牛又云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其圖中形制亦於尊上畫牛為飾則與王肅所說全殊揆之人情可為一法今與鄭義並圖於右請擇而用之陸佃禮象右鄭氏犧尊毛詩傳曰犧尊有沙飾也言以沙牛飾尊而先儒謂有沙羽飾畫為鳳凰之形誤矣蓋牛有二種一曰沈牛牛之善水者也一曰沙牛俗亦謂之黃牛且言有沙飾也似不為全牛若今牛鼎有牛之飾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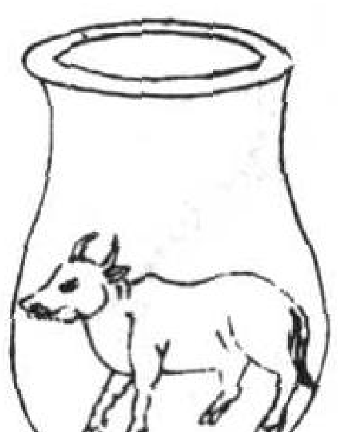
祭器圖



犧尊重九斤一十二兩通足連耳高九寸五分身長一尺三寸口徑二寸五分

陳祥道禮書犧尊圖并說

祀天犧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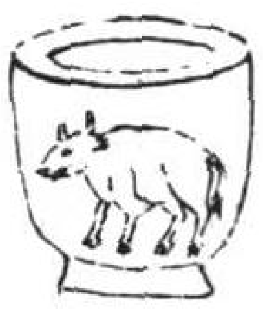


冪人疏布巾冪八尊畫布巾冪六彝禮記曰犧尊疏布冪樿杓以素為貴又曰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孔穎達謂祭天以瓦為尊畫犧於上或曰夏商禮然明堂位曰犧象周尊也非夏商尊其以瓦為之畫犧於上理或然也

犧尊飾以牛尊腹之上漆赤中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一寸

禮記圖說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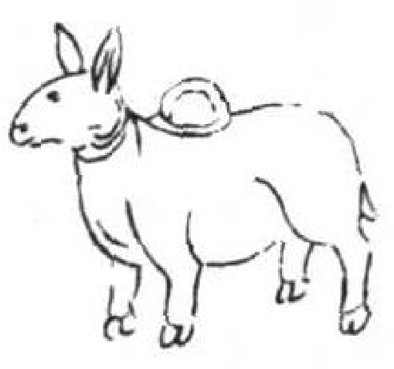
犧尊



鄭以獻與犧皆素何切王肅讀為犧牲之犧牛背上負尊阮諶圖亦皆畫牛

禮局樣

犧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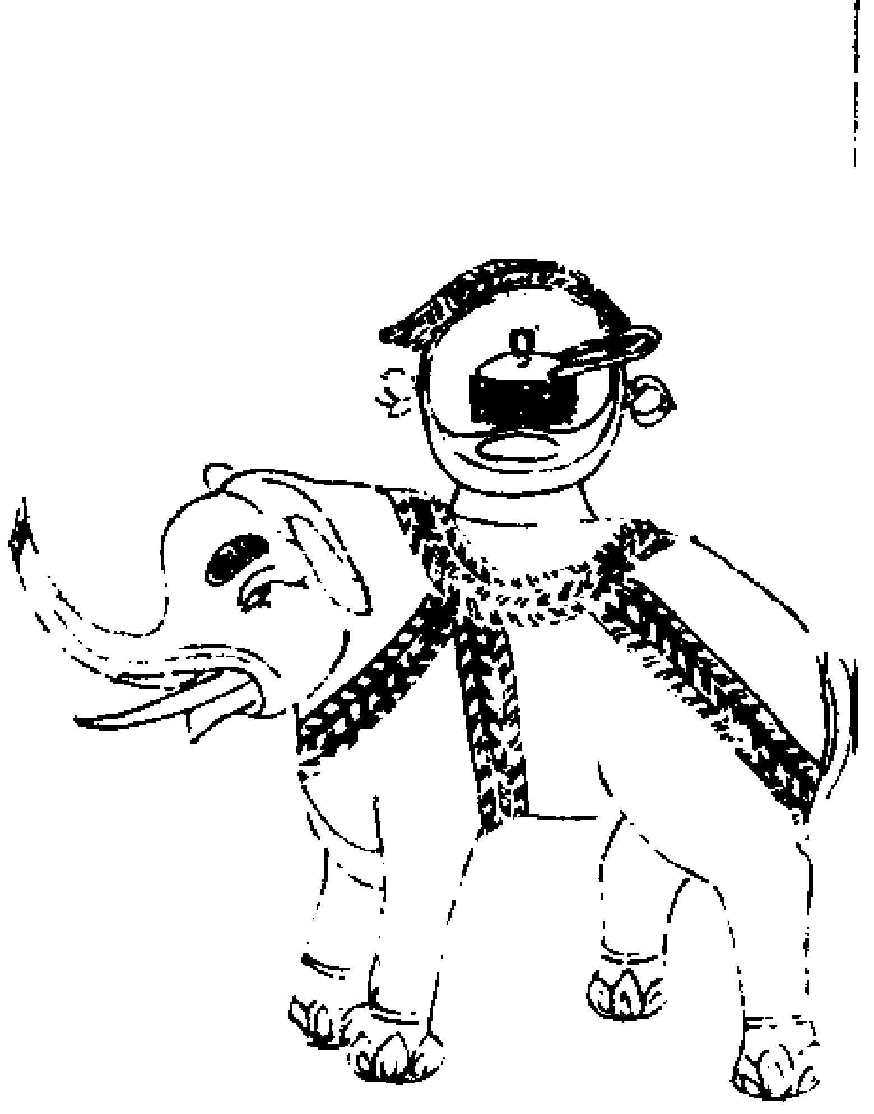
王融新對南史曰。梁劉杳字士深，博綜羣書，嘗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婆娑然，自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永嘉（懷帝年號）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廣川書跋：將作監李誠出古銅牛尊以示曰：此謂犧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義，尊如此。後世不得其制，故禮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凰尾婆娑然。今無此器，當禮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據。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曰為誤，猶謂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犧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嘗見，載牛分其首受酒，則又胎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謂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世，此器果未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阮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多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為犧尊。知其有据木久則壞，世不復傳。今人見者皆赤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哉。翟忠惠先生集明堂犧尊欵識　維政和乙未某月甲子，帝初作合宮。肆尚見帝升侑聖考，作犧尊用祼皇天申錫帝祉，永綏受命。　圜丘犧尊欵識　帝肇稱嘉禮，作犧尊用薦神保，是享惟休于永世。

太廟犧尊欵識　帝考古象物，制器惟則，作犧尊用享于宗祏子子孫孫。其永保承。

國朝胡仲子集犧尊辯。（象尊附）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彝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閟宮之詩，朱子不取毛氏沙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況杳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既逸胡瑗取其器有腹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未能必其主名。及黃長睿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有腹，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者是也。後有若長睿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著于此，以見名物度數在先王時不過有司之事，降及後世，雖學者不得而盡攷焉，則夫斯禮之失也久矣。

書林事類犧尊　疏布冪犧尊。（禮器。有以素為貴者，犧尊疏布冪。）犧尊在西。（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象在西。注：禮樂之器尊西。禮器。）上：君酌。（君西酌犧象。並禮。）犧象有異物之飾，見叠尊門。犧象不出門。（定十年。）刻牛。（王肅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刻鳳凰。（毛鄭皆謂刻鳳凰之象，其形婆娑然。）盛醴齊。（其朝踐，君兩獻尊者，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也。）飾以玉。（諸侯飾口以象骨，天子飾以玉。並禮圖。）禘祀周公。（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犧象。（周尊也。並明堂位。）畫沙羽。（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明堂位注。）鬱鬯之器。（上）薦血腥時。（犧尊，春夏之祭，堂上薦血腥時用以盛醴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也。明堂位疏。）犧尊將將。（詩。）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月出西方而東行。並禮記運。）朝踐用兩獻尊（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朝踐為朝獻，謂尸卒食，王酳之。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用沙羽以飾尊。（詩頌。毛傳說云云。）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淮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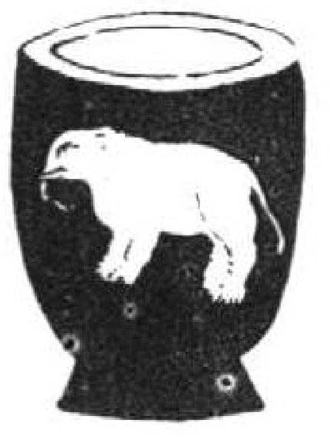
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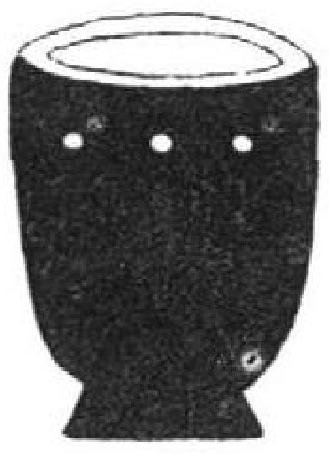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通蓋高九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九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二寸二分通長一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容三升三合共重四斤四足有提梁無銘象之為物感雷而文生是尊取形於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方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文明盛大而物趨於侈靡此象尊所由設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者其是歟又況象南越大獸也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先王於是以見遠夷來賓昭德之致與夫養口體者異矣然則用之於祭祀豈徒然哉今全作象形而開背為尊禮記曰犧象周尊也鄭氏則曰以象骨飾尊阮氏則曰以畫象飾尊殊不合古此作象形而出於治鑄則鄭阮之謬槩可考矣其所以然者三代之器遭秦滅學之後禮樂掃地而盡後之學者知有其名而莫知其器於是為臆說以實之以疑傳疑自為一家之論牢不可破安知太平日久文物畢出乃得是器以證其謬耶

聶崇義三禮圖

象尊（阮氏）



象尊（鄭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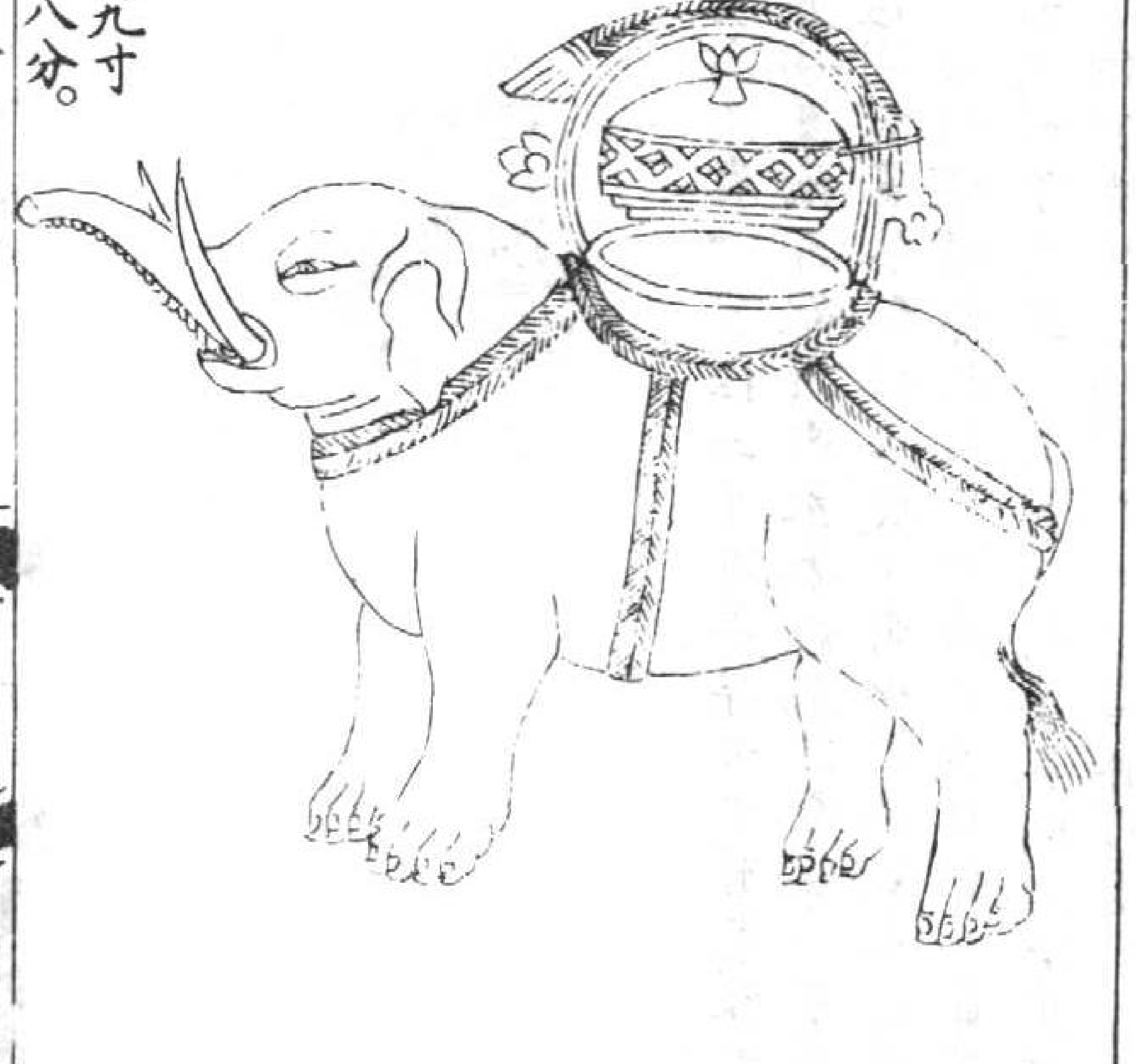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云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後鄭云象尊以象骨飾尊梁正阮氏則以畫象飾尊今並圖於右亦請擇而用之

祭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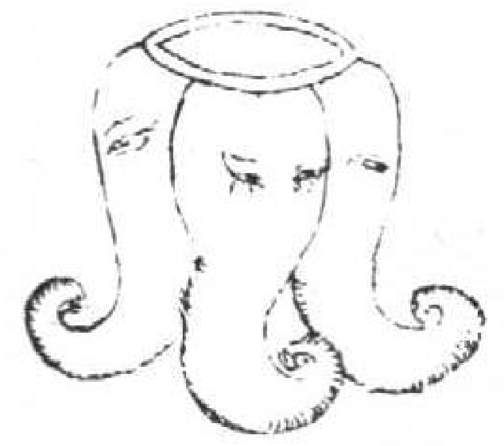
象尊

象尊重壹十斤通足連攀高九寸四分身長一尺五寸口徑二寸八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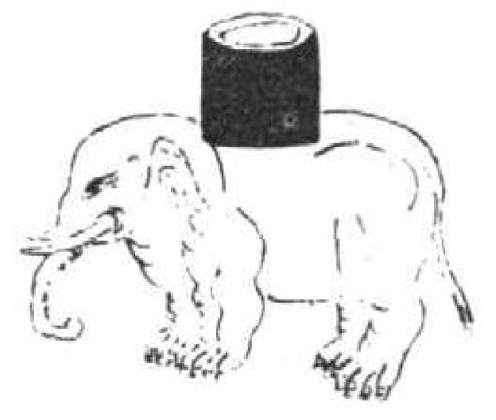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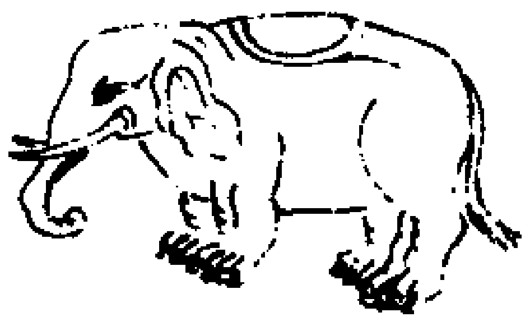
陸佃禮象

右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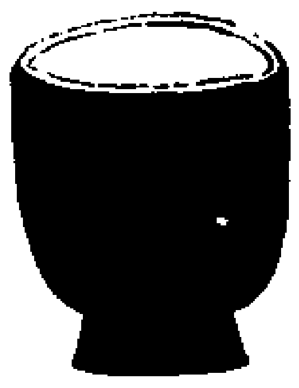


右象戴尊





右空腹象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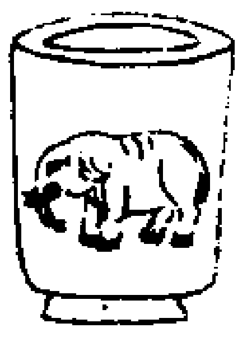
右以象飾尊

舊傳象尊畫象或為象載尊或以其齒飾之亦或空其腹以為尊蓋古者創尊樣制不一要之皆不失為象尊頃見參知政事章惇得古銅象尊一

制極精緻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其受比今象尊纔三之一疑正三代之器周官酒正曰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凡有貳者備之少也若今象尊所受甚大理無之少

事類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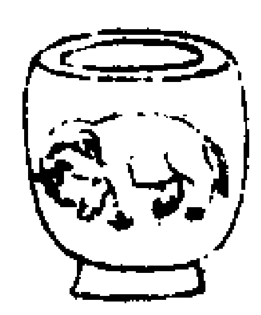
象尊



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漆赤中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容受與犧尊同

禮記圖說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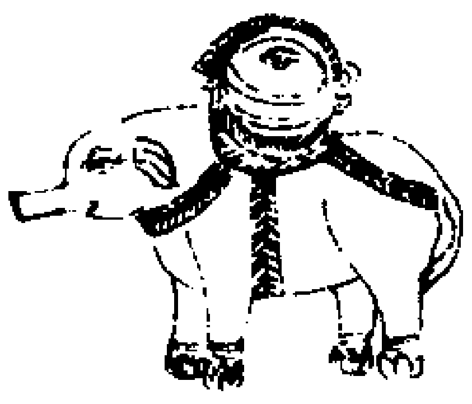
象尊



與犧尊同用於春祠夏禴先儒謂飾以象骨陸佃謂章惇得此器三足象其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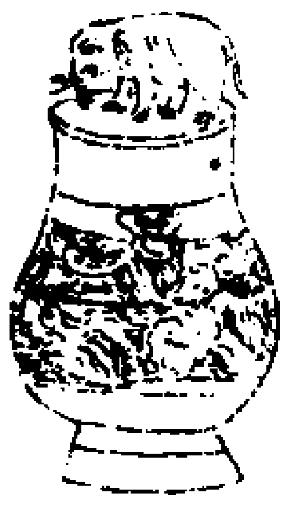
禮局樣

象尊



考古圖

象尊　盧江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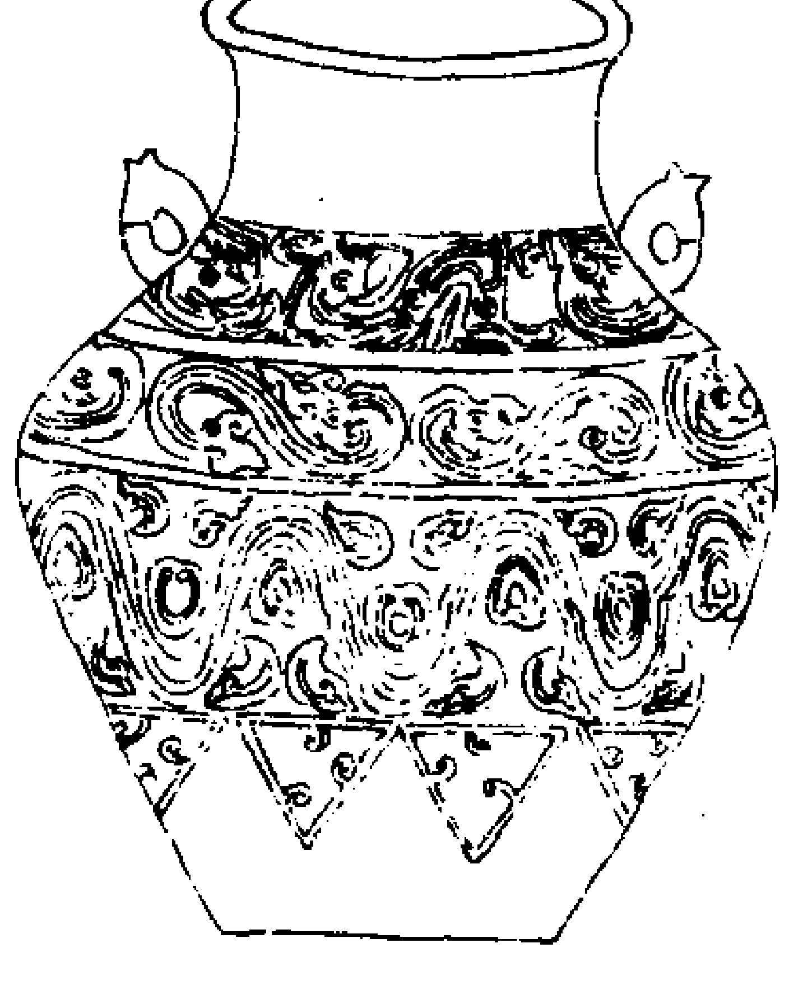
考古圖右不知所从得高尺有一寸徑三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容九升四合無銘識按司尊彝春祠夏禴再獻用兩象尊鄭衆謂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之阮諶禮圖云畫象形於尊腹王肅以為犧象尊為牛象之形背上負尊魏太和中青州掘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形背上負尊先儒之說既不同乃為立象之形于蓋上又與先儒之解不同王海唐禮志皇后享先蠶升自壇南陛詣酒尊所貴酌醴齊進皇后再拜受齊貴妃自東陛升壇酌盎齊于象尊容齋三筆犧尊象尊周禮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

雞鳳凰之形。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並全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爲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爲牛形，象尊純爲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爲之說者，何止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古制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爲可笑也。文苑英華象樽賦（以觀器禮尊爲韻）稽太古之至薦也，以汙樽抔飲，除地而爲壇，迨後聖之禮禮也，其籩豆犧象，咸飾其碧丹，是以五禮秩經於宗伯，六樽詔典於春官，實有嚴而有翼，豈無取於異端，故設王有形日之祭，昔聖有禘月之觀，且皇周之享也。肇繪象於茲器，既普淳於式絜，乃登堂而奠次，擢如金石以率舞，派若洪瀛而鼎儷，騰圭瓚以沃暢，達靡神於玄秘，歆宗宜社，以交其幽明，逐本歸合，以尊其天地，可以等上下之列，可以參陰陽之位，豈齊夫斗筲之外，從竈假乎挈缾之凡智，憤季氏之將旅，耻王孫之竈媚，況令交節以（一作異）義，凡物昭洗，介茲壽考，以洽百禮，衆嘉游濯，以脩其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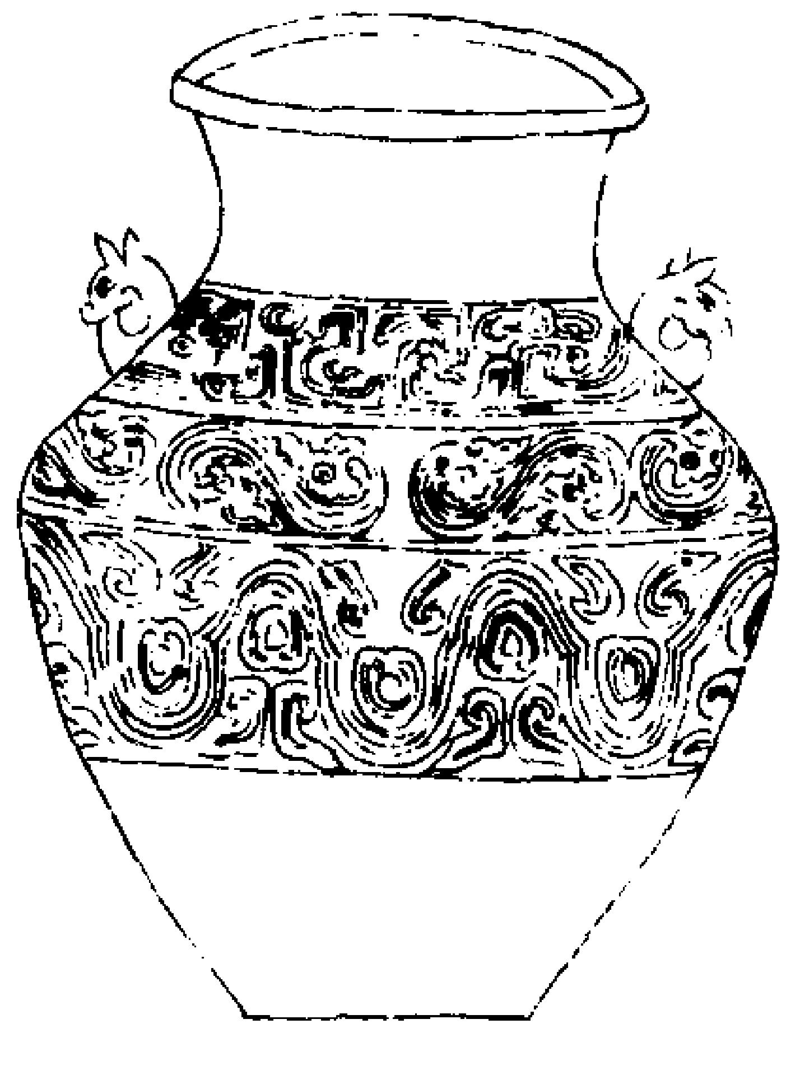
恭，登降揮靡，以流其愷悌。夫禮以器成，器以禮肅，擬冰壺之潔澈，鑒膳鼎之覆餗，望光衢而感忠，積嘉時而有淑，既無列野之郊，願致誠於上。祝書林事類：象尊，春祀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注：再獻者，王酳尸之後，后酌亞獻，諸臣為賓。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司尊彝）君酌異物之飾，犧象不出門。全刻牛象之形，禘祀周公，周尊。（並見犧尊門）饋食時（象尊春夏之祭。堂上為朝事，尸入室，饋食時以盛盎齊，君及夫人所酌以獻尸。明堂位疏）盛盎齊（其再獻用兩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骨飾（後鄭云象骨飾尊）畫象（阮氏以畫象飾尊。三禮圖）

著尊

著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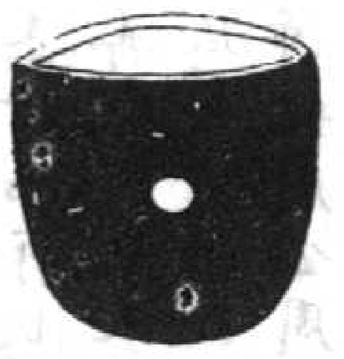
著尊二



博古圖前一器高一尺六分深一尺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重十斤十有三兩無銘。後一器高一尺四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容一斗七升四合重八斤十有五兩無銘　右按明堂位商尊曰著釋者以謂著地而無足此二器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刻雲雷回旋之狀而底著地無足誠所謂著尊者也然著為商尊宜其質素無文而此器著飾如是者何也蓋周人於朝獻亦嘗用兩著尊則是尊也豈非周因商器而益之以文者乎孔子所謂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者於此亦可推矣然成周之時其禮樂庶事襲用四代之制亦不用商一代之器而已

聶崇義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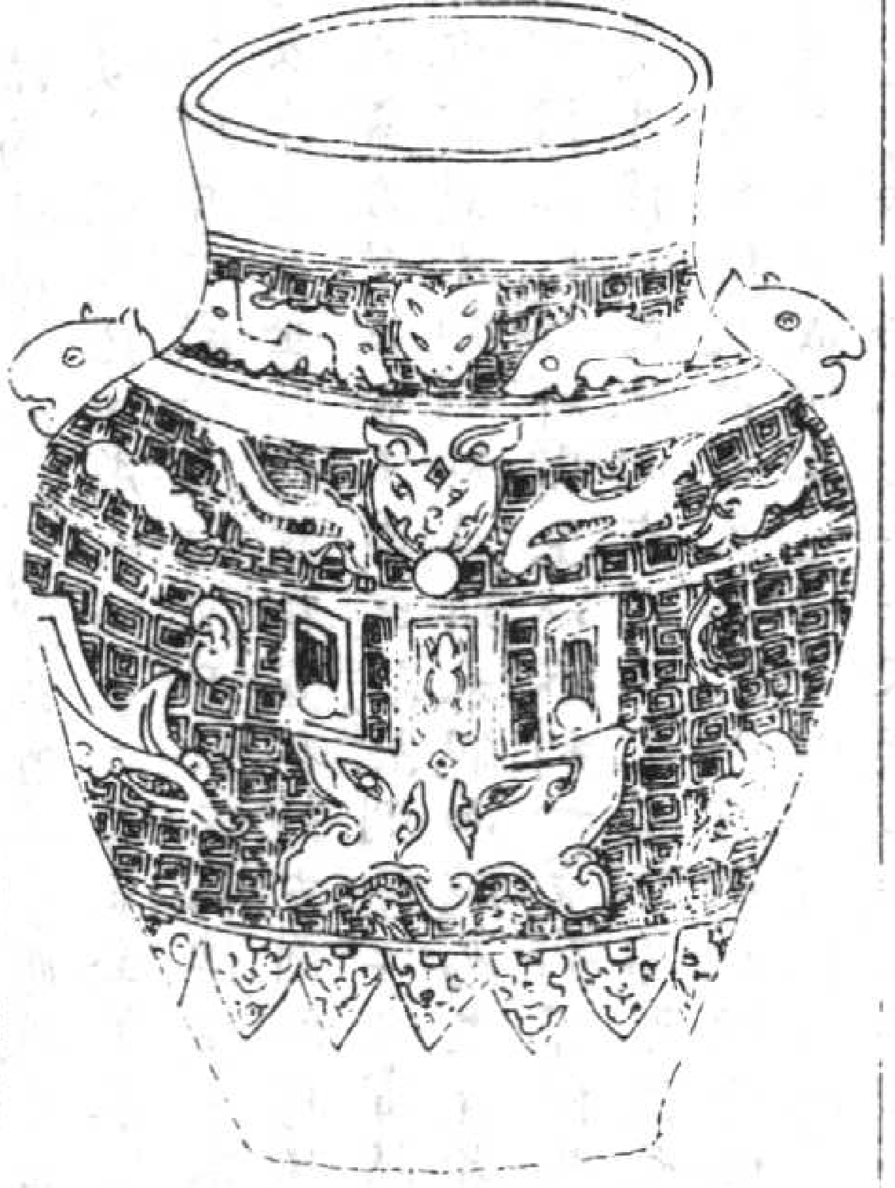
著尊



著尊受五斗漆赤中舊圖有朱帶者與概尊相涉恐非其制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以玉爵酌獻尸明堂位曰著殷尊也註云著著地無足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與獻象尊形制容受並同但無足及飾耳

祭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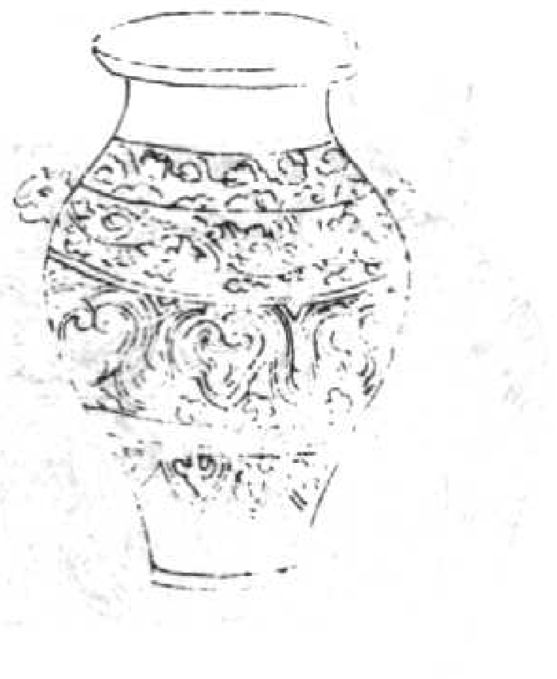
著尊



著尊重四斤八兩通足高八寸陸分口徑四寸七分腹徑七寸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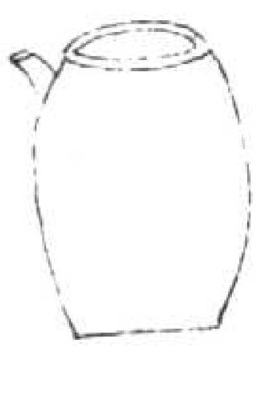
禮局樣

著尊



陳祥道禮書圖

著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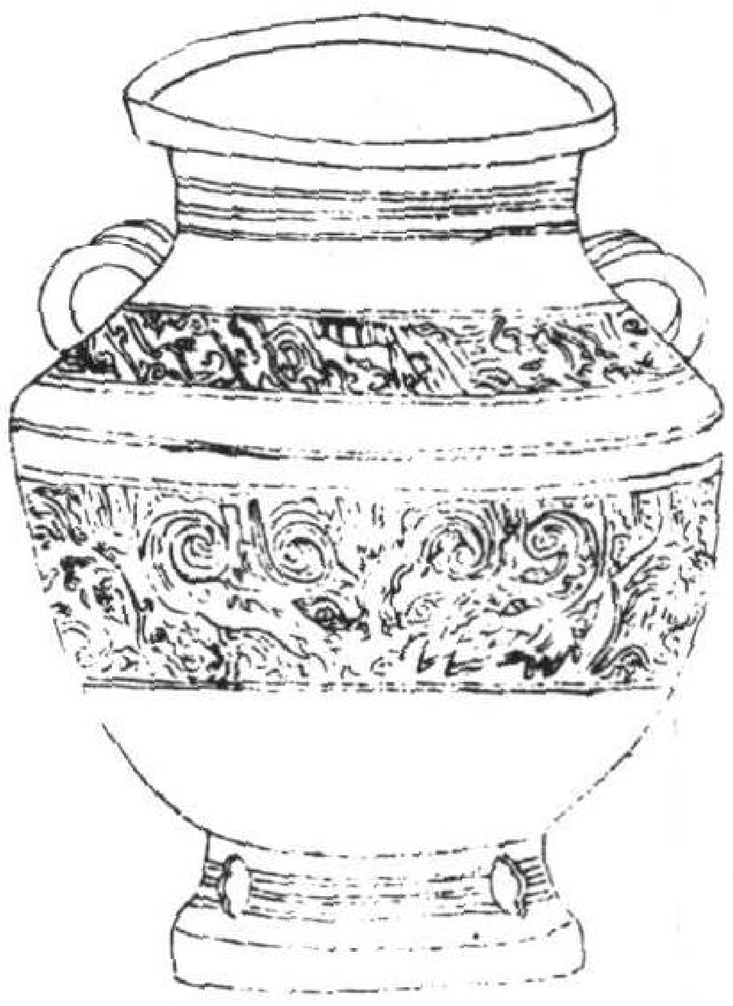


廣川書跋著尊殷制也其形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靁曰雲紘有旋動之勢此固為周制也又有獸傅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犬揄剛蚩尤銅頭石項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暴之戒不以此論也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屬刻畫祭器以備制為蔿所以致飾也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于朝故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為獸首附肩者耳安定胡瑗曰鬴無脰有足壺尊有脰著尊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罍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以壺為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祀器為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為據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為著略尊故禮者故著地無足如此定為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東觀餘論著尊壺尊業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案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為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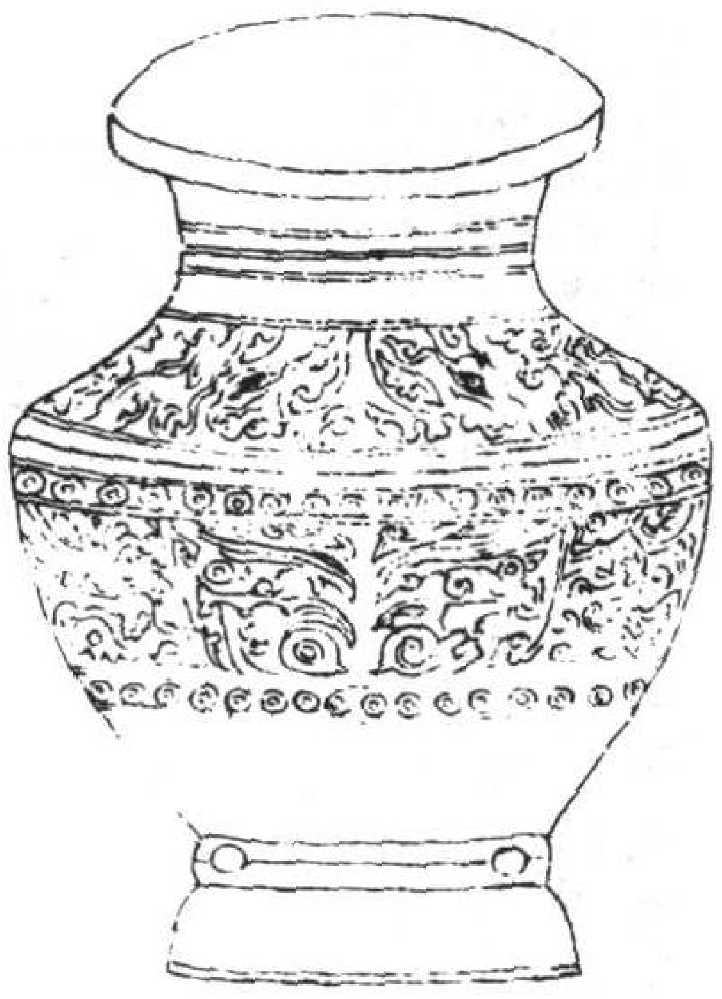
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周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而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此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傳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蚩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饕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壺尊

壺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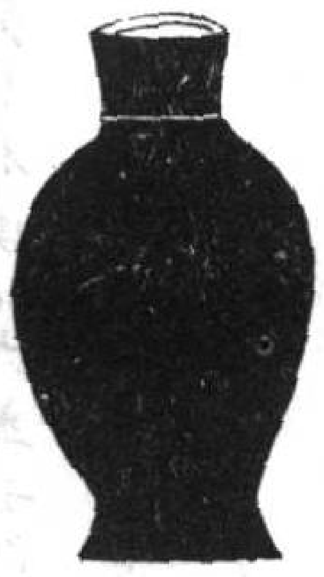
壺尊二



博古圖前一器高一尺二寸八分。深一尺一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一尺一寸一分。容二斗二升三合。重十一斤十有四兩。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深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九寸一分。容一斗二升八合。重七斤十兩。無銘。　右二器肩腹並設雲雷之飾。以禮圖所載考之。比犧象而有脰比著尊而有足。謂之泰尊則此非是也。謂之山尊則此無山文。然其形制類壺。而與禮圖壺尊相肖。豈其爲壺尊邪。周禮曰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則此其是歟。然議禮者故不可按圖而求合於古。要之必有所自焉。亦未可忽也。

聶崇義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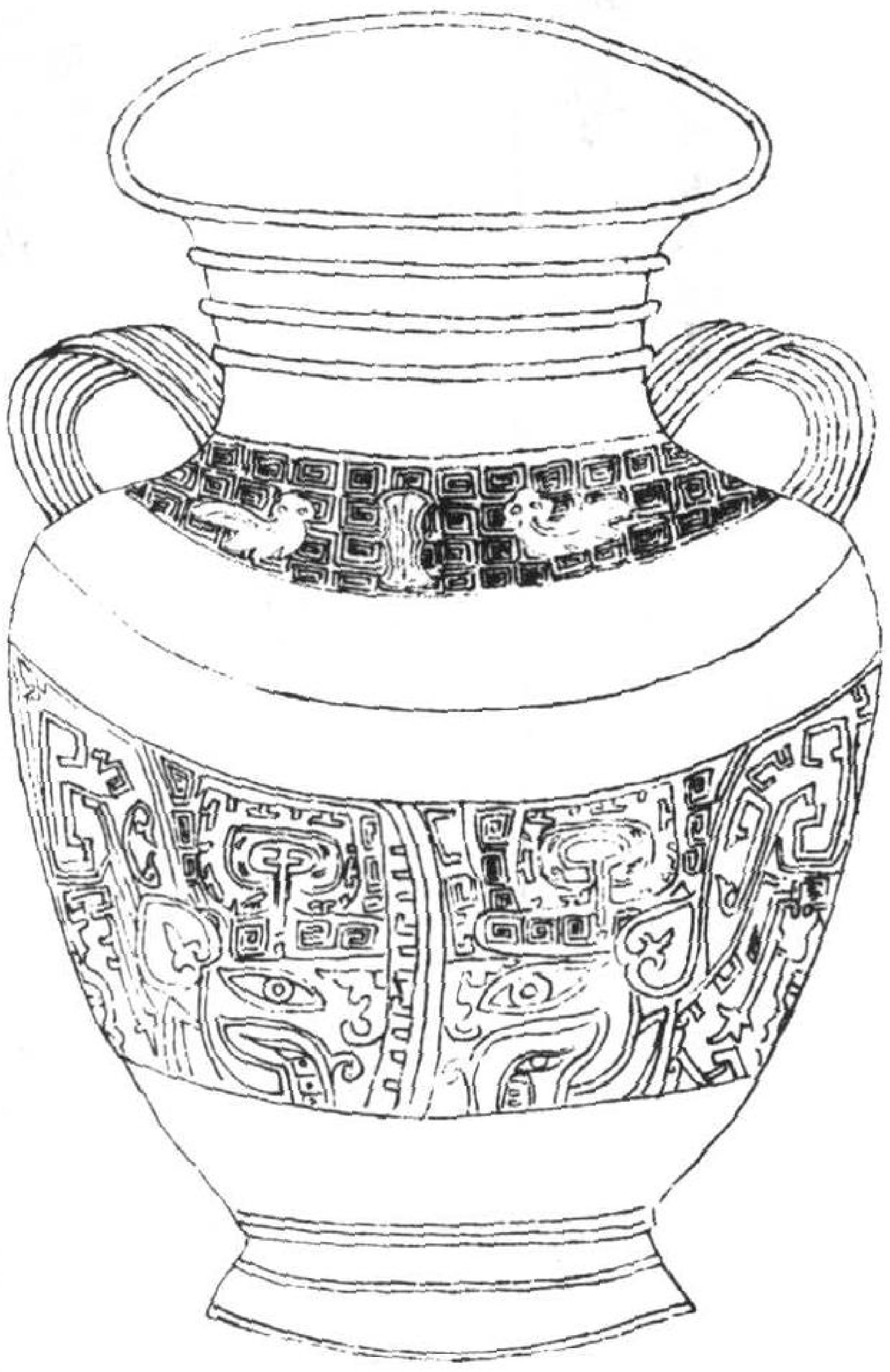
壺尊



壺尊受五斗。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以玉爵酌獻尸。注云。壺尊以壺爲尊也。左傳曰。尊以魯壺。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八寸。脰高二寸。中徑六寸半。脰下橫徑八寸。腹中橫徑一尺一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二寸。足高二寸。下橫徑九寸。漆赤中。舊圖文略。制度之法無聞。六尊用同。盛受之數難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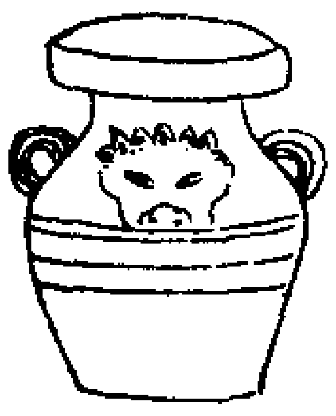
祭器圖

壺尊



壺尊重四斤。通足高八尺七分。
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七寸七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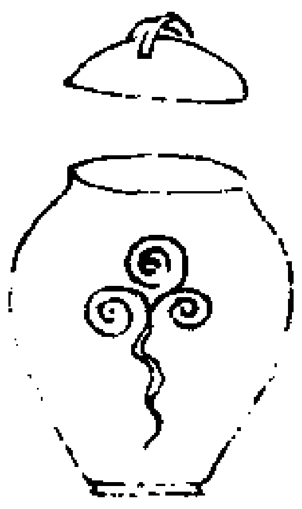
壺尊（內藏）



考古圖右不知所从旻。以黍尺黍量校之。徑尺有四分。深九寸一分。容六斗四升。無銘識。皇祐中議樂官阮逸胡瑗等云。明堂位有着尊。注云着地無足。舊題曰觚無脛而有足。而壺尊有脛。春秋傳所謂尊有罍壺是也。今按此器有脛無文飾。腹爲獸面。挾肩有兩耳。着地無足。據有脛則可名爲壺尊。着地無足則可名着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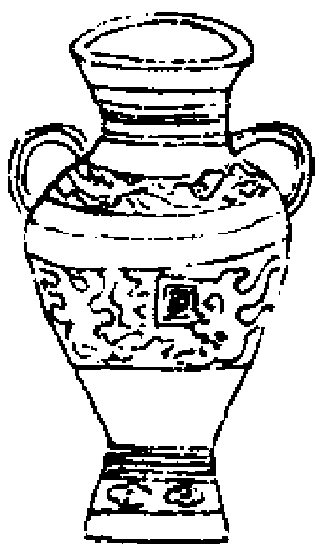
禮記圖說三禮圖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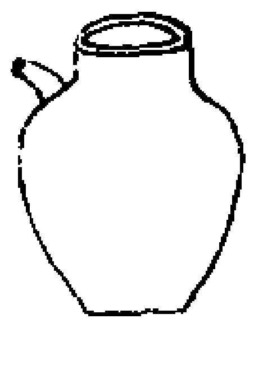
禮局樣

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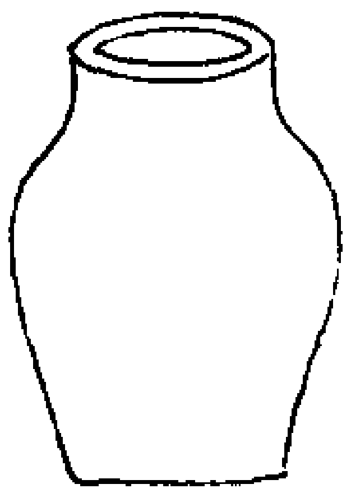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圖

壺尊



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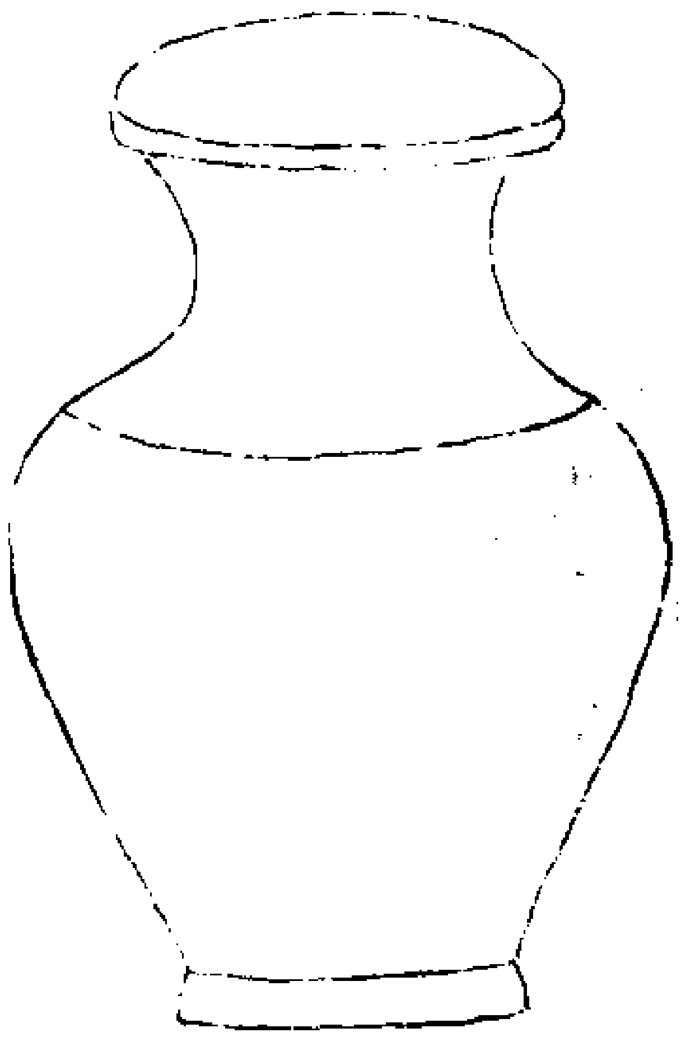
聶崇義三禮圖



太尊受五斗。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云。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用玉爵酌醴齊獻尸。注云。太尊太古之瓦尊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一尺。脰高三寸。中積徑九寸。脰下大積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厚半寸。脣寸。底平厚寸。與瓦甒形制容受皆同。儀禮燕禮。瓦泰兩有豐。注。瓦泰有虞氏之尊。疏有虞氏尚陶。素王事紀太尊記注。從泰有虞氏之瓦尊。貴本尚質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太尊云即瓦甒。

祭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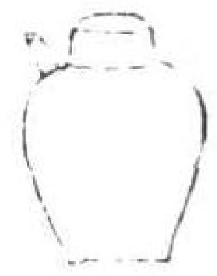
太尊



太尊重五斤通足高八寸六分
口徑五寸五分腹徑闊八寸

禮局樣
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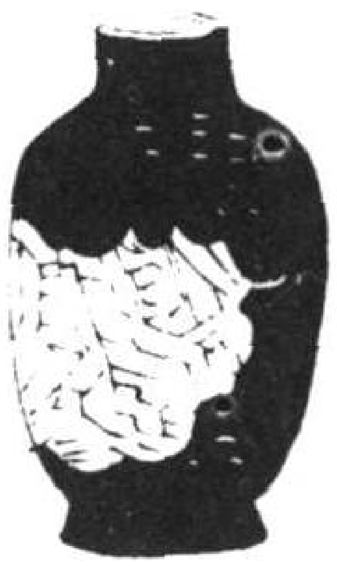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圖
太尊



書林事類太尊　**虞氏泰尊**（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泰用瓦。）**用瓦**（上）**朝踐**。（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注：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盛醴齊**（用兩太尊者，一盛玄酒，一盛醴齊，王用玉爵酌醴齊獻。）**太古**（太尊，太古之瓦尊也。並周禮圖。）**質略**（用瓦，取質略之意也。人疏。）**陶器**（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特牲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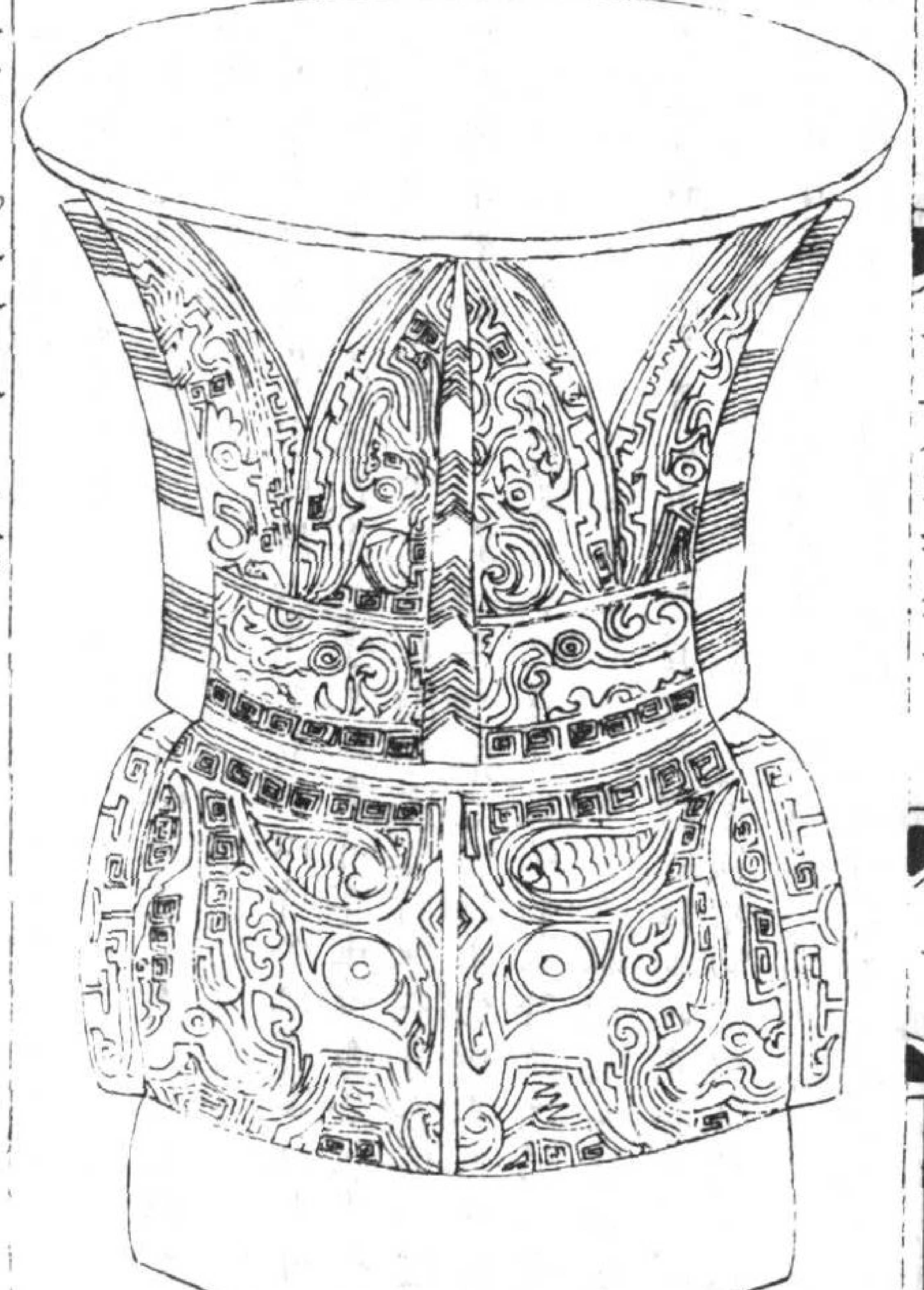
山尊

聶崇義三禮圖



山尊受五斗。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云：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再獻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注云：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山罍，夏后氏之尊，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九寸，腹高三寸，中橫徑八寸，腹下大橫徑尺二寸，底徑八寸，腹上下空徑一尺五分，足高二寸，下徑九寸。知受五斗者，案郭璞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山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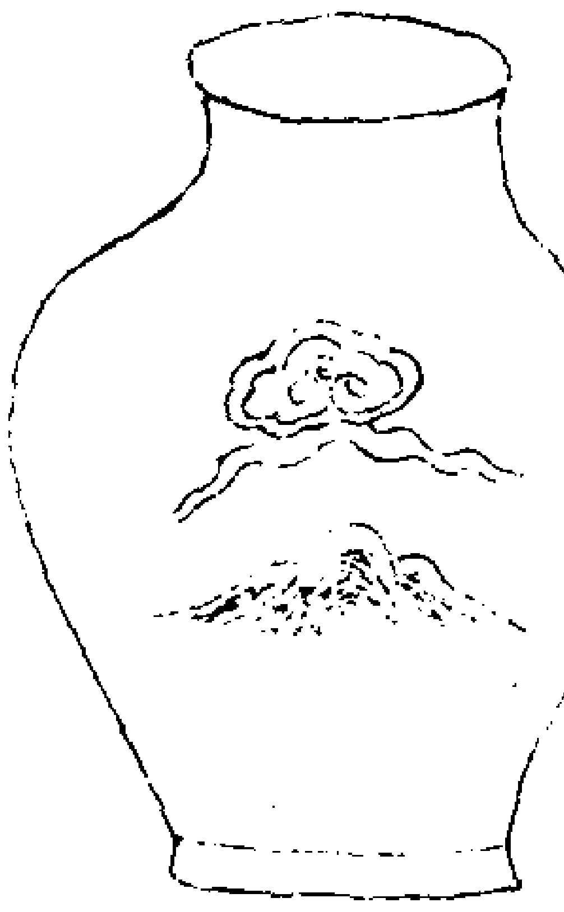
祭器圖
山尊



山尊重七斤，通足高八寸五分。
口徑闊六寸八分，足徑闊五寸。

禮記圖說三禮圖

山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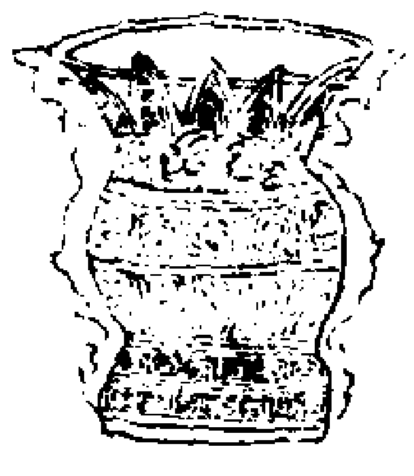


畫山雲形。一盛玄酒。一盛盎齊。記曰山罍。

禮書狀如今酒壺。頸小有足。有流畫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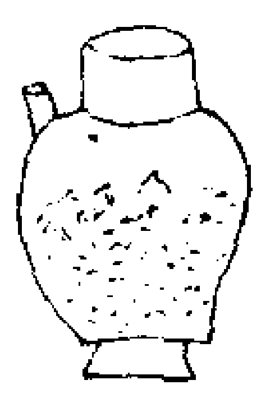
禮局樣

山尊



陳祥道禮書圖

山尊



書林事類山尊山罍。夏后之尊。（疏。罍猶雲雷也。畫爲山雲之形。明堂位。）再獻用兩山尊。（注。山尊。山罍也。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見前門。）刻而畫之山雲之形。（並上）盛盎齊。（用兩山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王用玉爵酌盎齊以獻尸。）似壺。（壺形似壺。大者受一斛。今罍既在中尊之列。受五斗可知也。禮圖說。）中尊之列。（上）成王命魯公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罍（禮明堂位）

總論周六尊周禮春官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註。鄭司農云。六尊。獻尊象尊壺尊著尊太尊山尊也。疏。業司尊彝。唯爲祭祀陳六尊。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賓客。則在廟饗賓客時陳六尊亦依祭禮四時所用。玉海司尊彝（下士二人）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辨見下。）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祼）獻酌醴齊（朝）縮酌盎齊（饋）涗酌凡酒（諸臣自酌）脩酌。（脩讀爲滌。）（唯有事太廟備五齊三酒。）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註。朝踐爲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於是薦朝事之豆籩。酢讀爲酢。諸臣獻者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音娑）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春秋傳犧象不出門。尊以祼神。罍臣之所飲也。（王肅註禮器曰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爲尊。犧尊一盛玄酒。一盛醴齊。象尊一盛玄酒。一盛盎齊。）　疏。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彼禘祭陳四齊。此時祭陳二齊。設尊亦依此。酒正云。大祭祀備五齊。大祫通鬱鬯與三酒幷配尊。則尊有十八。禘祭四齊。則尊有十六。此時祭二齊。則尊十有二。明堂位。犧象周尊也。飾尊有非周制者。　明堂位。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疏。禮器君西酌犧象亦周禮。獻（尊畫出台牛。象刻同。）　周語。奉其犧象。出其尊彝。註。三禮圖云。阮氏圖。犧尊飾以牛。象尊畫象飾尊。　魯頌。犧尊將將。　莊子。犧樽青黃而文之。　周禮春官鬯人司尊彝。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侯之所酢也。註。朝獻謂尸卒食。王醑之。饋獻謂薦孰時。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著尊著略尊也。或曰著尊著地無足。　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爲尊。　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著尊受五斗。一盛醍齊。一盛盎齊。一盛玄酒。著尊刻十白。）　（明堂位疏。殷尊無足。其餘泰罍犧互有足。）　左傳昭十五年十二月晉荀躒如周。以文伯宴。樽以魯壺。（云云）爲彝器於王。註。魯壺魯所獻壺尊。正義。鄭玄曰。以壺爲尊。燕禮司宮尊於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

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詩鄭司農云太尊太古之瓦尊山尊山罍也　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玄謂山罍亦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　疏罍之字於義無所取故以雲雷解之雷有聲無形雷起於雲雲出於山故刻山雲之形　侯氏曰祫祭用十八尊禘祭用十六尊禮局王銕尊罍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其朝踐用兩太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蓋追享及祖所自出故用大尊取尚質反始之義朝享則合食太祖致仁於鬼神之意故用山尊取仁靜敦重之意著以象陽降而在地壺以象陰周而藏物故嘗烝所用而眡其時牛之用宜於春象產於南越故祠禴所用之尊而均取大物爲犧尊而謂之獻尊者舉其用於朝獻言之爾博古圖制尚古宜從之字溪陽先生集辨六尊之名物　獻尊（實醴齊）著尊（實醍齊）太尊（實醍齊）象尊（實盎齊）壺尊（實盎齊）山尊（實盎齊）八尊司尊彝止言六尊而酒人乃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此不可不明辨蓋六享皆有朝踐獻腥朝獻（醑尸）再獻（后亞獻尸酢）饋獻（爲熟）每獻用兩尊故有八尊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朝踐（用兩獻尊）朝獻（用兩著尊）再獻（用兩象尊）饋獻（用兩壺尊）四時間祀追享朝享朝踐（別用兩大尊）朝獻（用兩著尊）再獻（別用兩山尊）饋獻（用兩壺尊）　經於春祠夏禴追享朝享別言朝踐而秋嘗冬烝不言朝踐以嘗烝朝踐之尊與春夏同其追享朝享別言朝踐明獻尊太尊爲各異也　於祠禴追享朝享別言再獻而嘗烝不言再獻以嘗烝再獻之尊與祠禴同其追享朝享別言再獻者明山尊象尊爲各異也　於嘗烝言朝獻而祠禴追享朝享不言朝獻明六享皆同兩著尊也　於嘗烝言饋獻而祠禴追享朝享不言饋獻明六享皆同兩壺尊也聖人作經之法同省止一言而不同者再言之文有可省有不可省皆互相備也宋陳古靈集太廟尊彝之數溢於古仍不依四時各設（五等）看詳周禮宗廟尊彝之數各隨其設如春祠夏禴則以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犧尊盛緹齊象尊盛沈齊秋嘗冬烝則以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著尊盛醴齊壺尊盛盎齊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據此則經有成文故崔靈恩之徒得以推類而爲說云時祭用十二尊也（彝二尊四罍六）春官不著禘祫之名而崔氏以爲祫所用之彝如

嘗烝以著尊盛泛齊醴齊以壺尊盛盎齊緹齊沈齊凡十八尊（斝彝一黃彝一著尊四壺尊六罍六）禘所用之彝如祠禴以犧尊盛醴齊盎齊象尊盛緹齊沈齊凡十六尊（雞彝一鳥彝一犧尊四象尊四罍六）必如崔氏之說則是虎彝蜼彝太尊山尊在六享爲無用矣按鄭衆之義則以追享朝享爲禘祫司尊彝曰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蓋禘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祫自即位朝廟始故謂之朝享則禘祫當用虎彝太尊矣其鬱鬯之彝與五齊之尊各以明水配之三酒則六享俱用罍以盛以玄酒今朝享太廟儀註則六彝六尊俱設按舊儀每室設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則與周冬烝之禮同也其用象二則非也乃春夏所用者也今儀註及式又設用蜃尊二乃四方山川所用者尤非也欲乞於式及儀註改正春祠夏禴用雞彝一鳥彝一犧尊二象尊二罍六秋嘗冬烝用斝彝一黃彝一著尊二壺尊二罍六大祫從鄭衆說用虎彝一蜼彝一太尊四山尊六罍六爲十八尊禘享如祫但減山尊二爲十六尊以本周禮

周八尊玉海周禮酒正（中士四人）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　疏（五齊五尊三酒三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唯齊酒不貳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冪六彝數類孔穎達疏曰八尊五齊三酒之尊也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爲十六尊不言之者舉其正尊而言之也）祭天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豫章熊朋來集論八尊六尊　酒正與冪人皆言八尊小宗伯與司尊彝皆言六尊曰八尊者言尊之實故曰以實八尊實五齊者五尊實三酒者三尊曰六尊者言尊之名故曰辨六尊之名物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太尊山尊也五齊者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三酒者事酒昔酒清酒漢儒多據東漢時名物說五齊三酒更代易世之後經文尚易通解說更難省矣大抵五齊三酒皆先濁者而後清者五齊專用於祭祀三酒通用於燕飲至今大祭祀必有設尊設而不酌太尊山尊著尊及犧象各一以受五齊壺尊凡三以受三酒又設明水五尊於五齊之右設玄酒三尊於三酒之右於是八尊或稱十六尊然十六尊即八尊也八尊即六尊也周人備四代之制明堂位言泰有虞氏之尊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犧象周尊不及壺尊說文云昆吾尊也陳氏禮書云虞尚陶則太尊宜以瓦殷尚梓則著尊宜以木著尊者著地無足壺尊當證於投壺大小戴於投

壺皆不言足亦當如著尊無足矣虞夏殷之尊可不貴辭說而定獨犧象周尊於世代爲近自漢儒紛紛至今未定方且疑犧獻之音況能定其制度哉鄭司農以獻爲犧猶未指定莎音諸儒因閟宮詩犧尊將將毛文有沙飾之說又謂刻鳳凰於尊其形婆娑以此取音於娑又謂犧尊飾翡翠象尊飾鳳凰然則昌不以象爲娑當漢之時詩樂未盡廢必有樂工能識犧尊爲娑音者儒者莫究犧所以爲娑託於鳳羽婆娑然則是尊也昌不曰鳳尊而曰犧尊惡當以詩協音考之古字沙莎同音故莎娑等字諧聲於沙此沙飾之所以音娑也犧之爲娑亦如皮之爲婆儀之爲莪犧尊將將之上文亨以騂犧協降福孔多一詩之中具有顯證騂犧尚且音娑則犧尊之犧非緣酒尊而異其音也說文引賈侍中云犧非古字蓋古者犧通爲戲以其字音之相同戲或爲獻以其字文之相近故集韻以犧獻戲三字互見二韻或謂犧本虛宜反切騂犧協虛何而犧尊爲桑何反切疑若小異是則然爾而訶娑字音可以相入如華之爲敷淺之爲世委蛇之爲佗亨之音烹單之丹蟬二音皆不可以了義字毋爲拘者古人之音在易書詩者盡爲後儒所變獨周禮之獻尊詩之犧尊左傳之犧象猶得存三代之舊音知犧尊所以音娑則尊當爲牛而鳳羽婆娑之說非也又可

知象尊爲象而象骨飾尊之說非也魏太和中青州人得齊大夫送女器爲牛而背負尊王肅以爲刻全牛鑿其背爲尊一以爲負一以爲鑿既諶則謂畫牛象於尊聶氏三禮圖亦謂飾以牛犧之爲牛儒者既不考古音至其形制爲翠爲鳳爲牛曰全牛曰畫牛曰負曰鑿曰飾如聚訟之言未易歸一朱文公請從政和新圖厥後以尊口不堪施勺或疑其制未盡然豫章學宮有作負尊之犧象者彼齊大夫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而王肅爲王朗之子固亦魏人也宋亦有王肅多論禮器及深衣等制度此或宋之王肅所言負之與鑿有未可以臆斷者然於施勺則負爲便矣尊字或從缶或從木上古尊罍陶瓦其次刻木其後範金今範金之制不一愚謂八尊之中太尊居首宜上陶著尊宜上梓他尊則範金可也數類大祫十八尊　禮疏曰祫祭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沈齊緹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通笮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十有八尊故崔氏云大祫之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各在五齊三酒之上詞掌題苑論六尊六彝八尊　明堂位泰有虞氏之樽山罍夏后之尊也著殷尊犧象周尊也（泰用瓦著著地無足）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詳畫禾稼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夫讀爲彝）周八尊　天官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唯齊酒不二詳司農云三益副之也子春云五齊以祭不益也三酒人所飲者益也玄謂三貳再貳一貳者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　周六尊六彝雞彝鳥彝獻尊象尊斝彝黃彝著尊壺尊虎彝蜼彝太尊山尊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獻讀爲莎之莎脩直歷反）　唐大尊著尊犧尊山罍象尊壺尊概尊　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三曰陳設祀之日設酒尊之位上帝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旗俱西上配帝著尊犧尊象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於上帝酒尊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尊二在第一等內官每陛間各象尊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尊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道間各概尊二於下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尊二於內壝之外凡尊設於神座之左西向（尊皆加勺羃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致爵也）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同洗於卯陛之南皆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惟（實以爵也）分獻罍洗篚羃各於其

方陛道之左內向執尊罍篚羃者各立於其後玉幣之篚於壇上下尊坫之所尊爵之數皆畧依古以太尊實汎齊著尊實醴齊犧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以象尊實醍齊壺尊實沈齊皆二山罍實酒皆四以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著尊實汎齊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以祀配帝以著尊二實醴齊以祀內官以犧尊二實盎齊以祀中官以象尊二實醍齊以祀外官以壺尊二實昔酒以祀衆星日月以上皆有坫迎氣五方帝五人帝以六尊惟山罍皆減上帝之一五方帝大享於明堂太尊著尊犧尊山罍各二五方帝從祀於圜丘以太尊實汎齊二五人帝從享於明堂以著尊實醴齊皆二日月以太尊實醍齊著尊實盎齊皆二以山罍實酒一從祀於圜丘以太尊二實汎齊神州地祇從祀於方丘以太尊二實汎齊五官五星三辰后稷以象尊實醍齊七宿以壺尊實沈齊皆二蜡祭神農伊耆氏以著尊皆二實盎齊田畯龍麟朱鳥騶虎玄武以壺尊實醴齊鱗羽臝毛介丘陵墳衍原隰甘泉水墉坊郵表畷虎猫昆蟲以散尊實清酒皆二岳鎮海瀆以山尊實醴齊山林川澤以蜃尊實沈齊皆二伊耆氏以上皆有坫太社以太罍實醍齊著尊實盎齊皆二山罍一太稷后稷氏亦如之其餘中祀皆以犧尊實醍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

酒皆二小祀皆以象尊二實醍齊宗廟祫享以斝彝實明水黃彝實鬯皆一犧尊實汎齊象尊實醴齊著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設堂上壺尊實醍齊大尊實沈齊山罍實酒皆二設堂下禘享雞彝鳥彝一時享春夏室以雞彝鳥彝一秋冬以斝彝黃彝一皆有坫七祀及功臣配享以壺尊二實醍齊別廟之享春夏以雞彝實明水鳥彝實鬯皆一犧尊實醴齊象尊實盎齊山罍實酒皆二秋冬以斝彝黃彝皆一著尊壺尊山罍皆二凡祀五齊之上尊必皆實明水山罍之上尊必皆實明酒小祀之上尊亦實明水尊爵之數也博古圖尊彝總說　在昔三代盛時凡酌獻祼將通用於人神之際故酌獻用於人亦用於神祼將所以禮神亦所以禮人是以尊罍彝舟相為先後而行之然周官冪人先尊以尊尊而彝卑小宗伯先彝以言其用則先彝耳彝用以祼既祼則已尊用以飲飲必有繼之者故繼之必資諸罍此詩所謂缾之罄矣維罍之恥之義也於司尊彝之職有六尊言其數復言其名酒正之職有八尊言其數不言其名者蓋八尊所以廣六尊之數也至于罍則一種而已有六罍所以副六尊耳夫尊有六而在周則設官以司之辨其用與其實故有謂之獻謂之象則凡春祠夏禴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謂之著謂之壺則凡秋嘗冬烝其朝獻饋獻之所用也謂之泰謂之山則凡追享朝享其朝踐再獻之所用也若夫爾雅不言尊而曰彝卣罍器也者謂彝卣罍皆盛酒尊意其尊必有罍亦猶彝之有舟此又一家之說也且尊之用於世久矣泰尊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商尊也犧象周尊也合而言之總謂之尊彝以周兼四代之禮故皆有之周官言六尊者兼得而用之也捨周官而見於他傳則分而言之故有所謂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凡以彝之為常也故曰上尊而已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至周之文武制作未備商制尚或存者則尊彝之銘間未易焉今召公尊文考尊皆周時器而亦謂之彝蓋本諸此通志器服略尊彝爵觶之制（臣）舊嘗觀釋奠之儀而見祭器焉可以觀翫可以說義而不可以適用也夫祭器者古人適用之器若內圓而外方內方而外圓若之何飲食若臺而安器若器而安臺或盛多而受少或質輕而任重若之何持執以此事神其不得於古之道明矣原其制作蓋本於禮圖禮圖者初不見形器但聚先儒之說而為之是器也姑可以說義云耳由是疑焉因疑而思思而得古人不徒為器也而皆有所取象故曰制器尚象器之大者莫如罍物之大者莫如山故象山以制罍或為大器而刻雲雷之象焉其次莫如尊又其次莫如彝最小莫如爵故受升為爵受二斗為彝受五斗為尊受一石為罍按獸之大者莫如牛象其次莫如虎蜼禽之大者則有雞鳳小則有雀故制爵象雀制彝象雞鳳差大則象虎蜼制尊象牛極大則象象尊罍以盛酒醴彝以盛明水鬱鬯爵以為飲器皆量其器所盛之多寡而象禽獸賦形之大小焉（臣）謹按沈約與劉杳論宗廟犧尊約云鄭康成荅張逸謂為畫鳳凰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又晉永嘉中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二尊形亦為牛象此古之尊彝為可據也又按王肅註禮以犧象二尊並全刻牛象之形鑿背為尊其說益可據也又按陸佃禮象所記章博家有古銅象尊三足象其鼻形望而視之真象也此又見象尊之制出於近代矣又按爵與觶皆飲器觶大而爵小陸佃禮象云今秘閣及文彥博李公麟家皆有古銅爵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祭統曰尸酢夫人執柄夫人授尸執足先儒謂柄為尾蓋不見此制焉然古銅爵今之士大夫家亦多有之（臣）見者廣矣謂其口似雀之狀如今之荷葉杯葵花盞皆取其口之象而非謂通體為雀也今祭器之爵徒設雀形而妨於飲者按禮器云卑者舉角註云四升曰角角之類則有觚有觶有散有觥觶與爵同為飲器而爵為小角與觚觶散觥同為一類而觥為大故觥則取兕角而以為罰器兕之為獸獸之大者也按舊圖匏爵用匏片為之則知角爵刻角為之所謂觚謂觶謂散謂觥者名號不同大小異制耳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

卷三五八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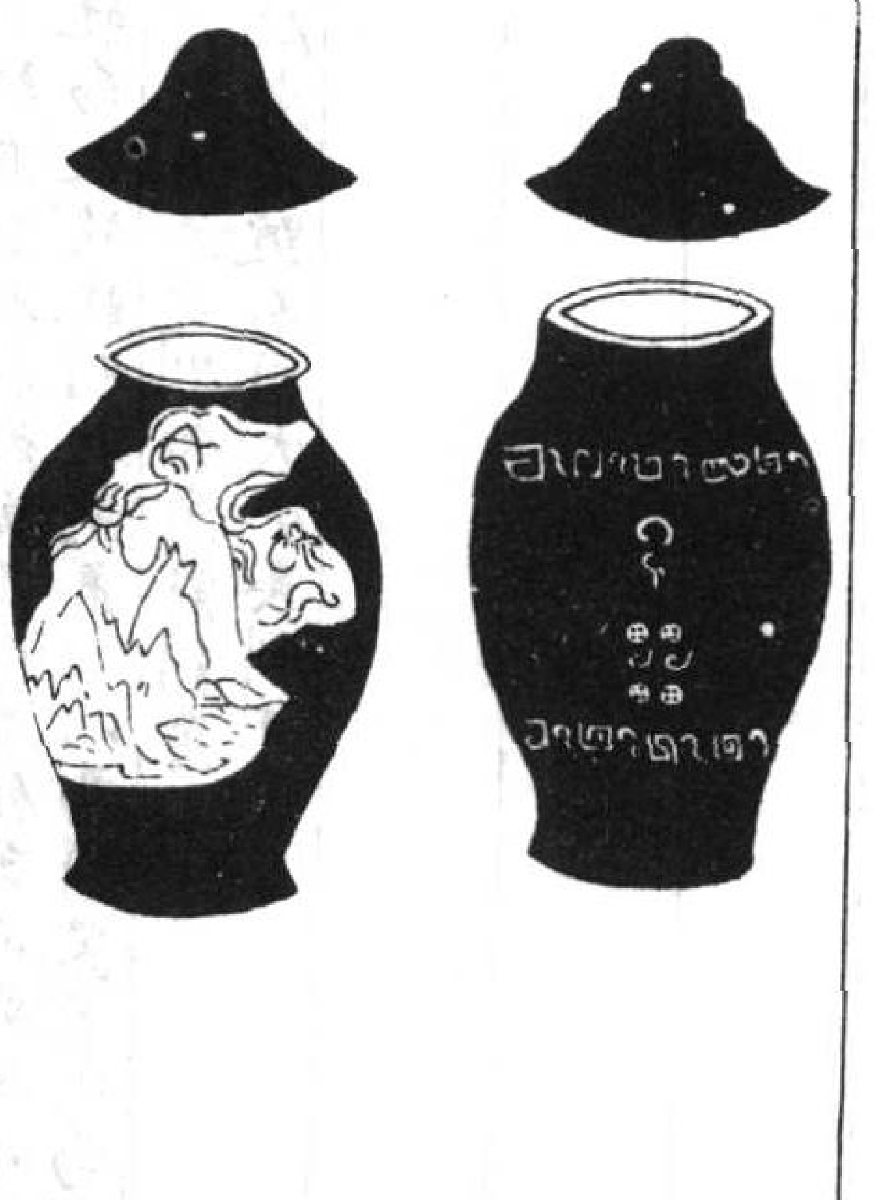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四

九眞

𩪖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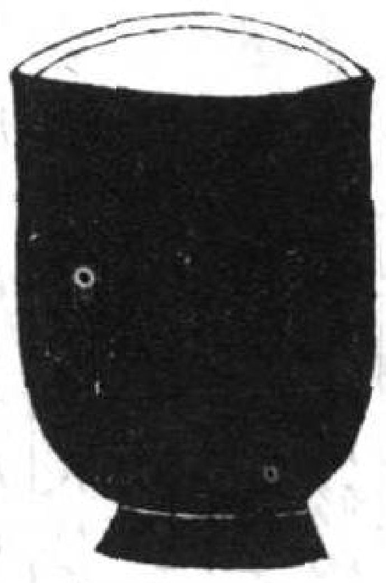
陸佃禮象



右舊圖罍尊　先儒說罍刻木作雲雷形象施不窮也舊圖無雷止畫雲氣按說文雷字从畾象回轉形又古文靁字作𩂩今宜於罍上作回靁二字頃嘗見翰林學士沈括得古銅罍一製作極精上有回靁二字相間真三代物也則知古之尊罍非特刻木而已金樓子說蕃篇漢劉讓（前史作襄）嗣爲梁王初孝王有罍尊直千金戒後世善寶之毋得以與人讓之后曰任后聞而欲得之讓之祖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毋得以尊與人也他物雖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讓直使人開府以尊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爲不孝讓誅也（漢書太平御覽並同）玉海梁孝王有𩪖尊注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漢書作此𩪖字蓋以此飾罍）後傳馬融廣成頌山罍常滿　沈括曰銅罍之飾皆古雲雷字相間　博古圖周犧首罍腹著饕餮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雷廣川文跋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靁尊戒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之漢謂罍尊蓋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矣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劭曰罍畫雲靁之象以其爲罍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蓋刻爲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靁夏后氏之尊也

散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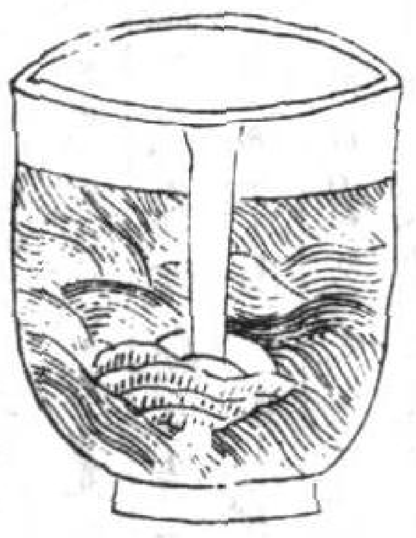
聶崇義三禮圖



散尊形制容受如概尊。臣崇義按鬯人職云。凡疈事用散尊。後鄭云。散漆尊也。無飾曰散。賈義云。對概蜃獻象等四尊各有異物爲飾。言此散尊唯漆而已。別無物飾。故曰散。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後鄭又云。疈疈牲胷也。賈疏云。此無正文。蓋見當時疈磔牲體者。皆從胷臆疈析之。言此疈辜謂披析牲體磔禳及蜡祭也。蜡祭百神與四方百物。是其一事。如此之類。乃用散尊。書林事類散尊疈事用散（注。無飾曰散。疏。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老）人無飾無異物。（並上）對四尊。（對概蜃獻象尊四尊各有異物爲飾。言此散尊唯漆而已。）蜡祭百神（與四方百物如此之類乃用散尊。並禮圖。）三尊列中尊以下亦中同卣漆尊。（並見前門）

蜃尊

聶崇義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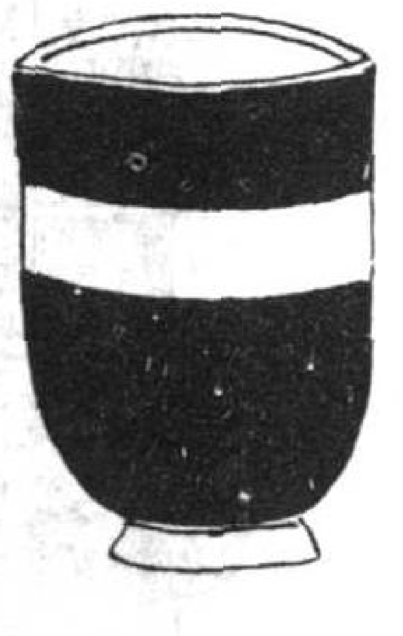


蜃尊概尊散尊。阮氏並不圖載。此三尊名飾雖殊。以義例皆容五斗。漆赤中者。臣崇義按周禮鬯人云。廟用脩。（音卣）凡山川四方用蜃。凡埋事用概。凡疈事（字通又）用散。後鄭云。卣蜃概散皆漆尊。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也。卣中尊也。謂獻（素何反）象之屬。然概中尊皆容五斗。其蜃概散等。又

列於中尊之下。與卣同曰漆尊。故知皆受五斗。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二寸。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下中徑一尺五分。乃容五斗之數。（此蜃尊既舊無圖載。未詳蜃狀。有監丞李佐先家在湖湘學亦該覽。以職分咨訪。果得形制。）陳古靈集太廟用蜃尊　臣等看詳周官鬯人。山川四方用蜃。故開元禮及開寶通禮饗廟不設蜃尊。與周禮合。而見行南郊式并儀注。太廟陳設有蜃尊二。又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有太尊。而南郊式并儀注乃無太尊。皆式文儀注之誤。欲乞改正以應周禮。書林事類蜃尊　山川用蜃（春官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注。蜃畫爲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含漿（上）容酒。（疏。蜃畫爲蜃形者。亦謂漆畫之蚌蛤。一名含漿。含漿則是容酒之類。）蚌蛤漆畫爲形容酒之類。（並上）三尊（皆容五斗漆赤中。）赤中（上）列中尊之下（其蜃概散等。又列於中尊之下。與卣同曰漆尊。故知皆受五斗。並禮圖。）漆尊同卣（並上）盛脤（盛以蜃器故曰脤）（宗伯疏）異物之飾（概蜃獻象之等一以異物之飾）

概尊

聶崇義三禮圖



形制容受如蜃尊。臣崇義按鬯人職云。凡貍（音埋）事用概。後鄭云。概漆尊以朱帶者。賈義云。概尊朱帶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絡腹。故名概尊。取對概之義也。大宗伯云。貍（音埋）沈祭山林川澤。後鄭又云。祭山林曰貍。川澤曰沈。然則貍沈之類。皆用概尊。書林事類概尊　埋事用概（注。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爲尊。以朱帶絡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鬯人。）朱帶玄纁相對。黑漆絡腹。橫概之義。（並上）三尊亦中列中尊之下。同卣異物之飾。（並見前門）

黃目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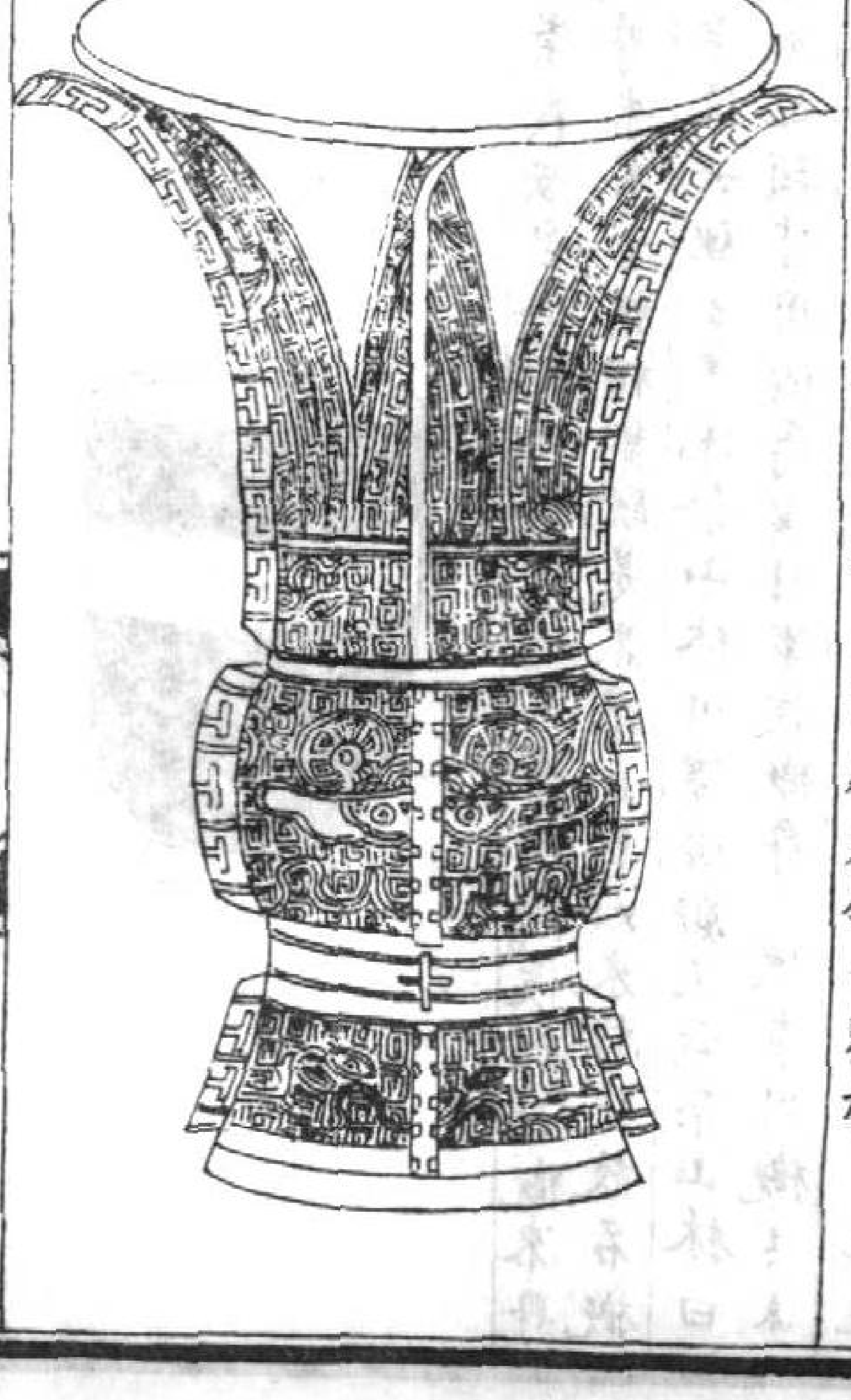
原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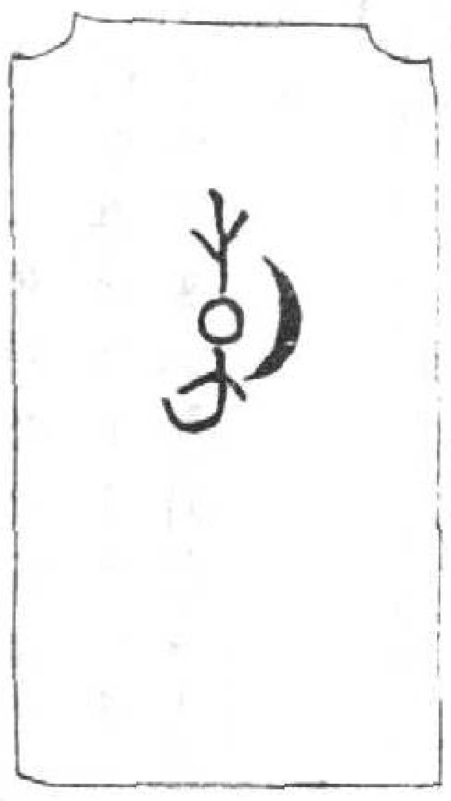
山堂考索黄目尊　按周禮云彝制圖云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皆有舟盛鬱鬯黄目也以黄金爲目彝並以金鄭司農黄彝黄目尊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爾雅曰彝卣罍器也鄭玄謂黄目以黄金爲飾郊特牲曰黄目鬱器之上尊也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禮記正義曰天子則黄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黄彝故鄭注郊特牲云黄彝於諸侯爲上尊陸佃禮象舊圖黄目尊畫人目而黄之人目不黄作而黄之理無有也許慎説罍云龜目酒尊按龜目黄亦其氣之清明未有如之者也然則黄目宜畫龜目如慎說且龜亦因以爲戒瞿者乎籀史徽宗政和癸巳獲黄目尊于浚都郊特牲所謂黄目鬱器之上尊者黄目周人所造故以薦鬯爲六尊之冠薛功尚歷代鐘鼎彝器款識云祖丁卣瞿字黄目也商人書畫未分此款先儒謂上爲兩目中爲兕牛下爲兩冏紀作畫象至周有黄目尊犧尊豈法始於此而分以名器乎蓋目者氣之清也聖人之制清明發於中誠敬見於外寓不言之意於彝器之間使人默而識之內盡其誠外盡其敬顯然有以著于升降進薦之間然後能格神明而祭必受福也李程黄目樽賦（以禮而沿情的中形外爲）韻彝器之美黄目之尚黄者取黄理而中守目者象清明而外暢儼戴理而有謂懿周人之是創將表敬於宗祧必薦馨於鬱鬯

爰設嘉名是用飾情彼因外而有制猶自中而立誠的於心終有假於珪瓚象乎目雖取比於兕觥必因樽彝爰佐齋醍以明大享之品物以助諸侯之孝惕故以目而爲名因酒而成禮爾其允修祀典遐本淳風將杯飲而體異等犧尊而義同殷薦有恒守邊豆之列備用何所在宗廟之中追述作之深旨諒昭明而有融用當其無物不爲薄齋納金而飲酎等用茅以明酌挹而未竭故不斷於金罍執而不揮寧有愧於玉爵立制有經創意圖形象以新樽冀精誠之可達歆於明德知黍稷之非馨其象也則小取喻也斯大雖斟酌在中必儀形於外嘉其不泛不濫可觴可傳周施丹臒使假雕鐫詎同乎巵信乎美而無當豈比夫斗則有象而在天徒虛無以爲説非絜芳以吉虔甚矣哉前王之創物俾後代之相沿粃虔黄目樽賦（以清廟之器所以禮神爲）韻聖人之制祭也因物達情比象配類盡內心之享禮定黄目之彝器居樽之上祭神之至黄其色保純固於中央目以名洞清明之幽邃將以贊禘祫報天地成形而百福猶傳偏祭而萬靈具醉懿夫周禮盡在因薦孔明鬱鬯馨而外達湛醴華而內清瀵洛爲用昭彰表誠目可配於龍杓焉取儔於兕觥當其霜露感時金石奏廟告虔之始在物居要動明酌而受祿騰光澄舊污而圓規納貺且禮經所紀彝設有以首斯連之序助宗廟之美體含弘足聲跽從祝之獻而如鼎之峙精氣皎於外

飾黄潤艷於通理嚴敬而挹且見夫爵盈明德之歆詎聞乎罍恥若乃籩豆並寘陶匏共陳亦可以備觀光之祭法攄素懷於蜡賓酌其中諒明明以取義華其曉將屬屬以交神至於夜燎之時宿設之所含霜若麗夫金贊道孚氣更宜夫桂醑自合禮於宗彝匪齋名於杜舉是知祀綏將降明禋在兹達臭滲於勿勿駐靈駕之偲偲尚禮然也明王用之方今樂和同禮無體粢盛式務彝器光啓客有習於聲詩願奉樽而觀禮

月星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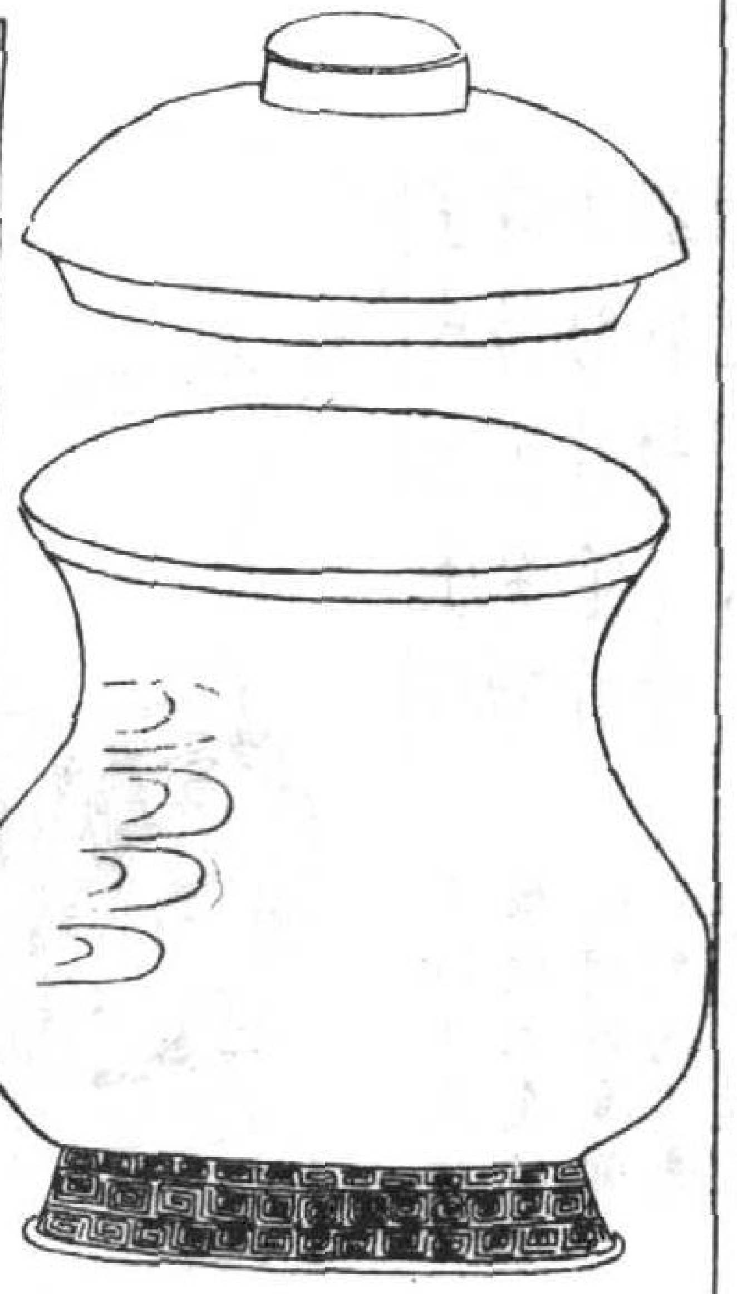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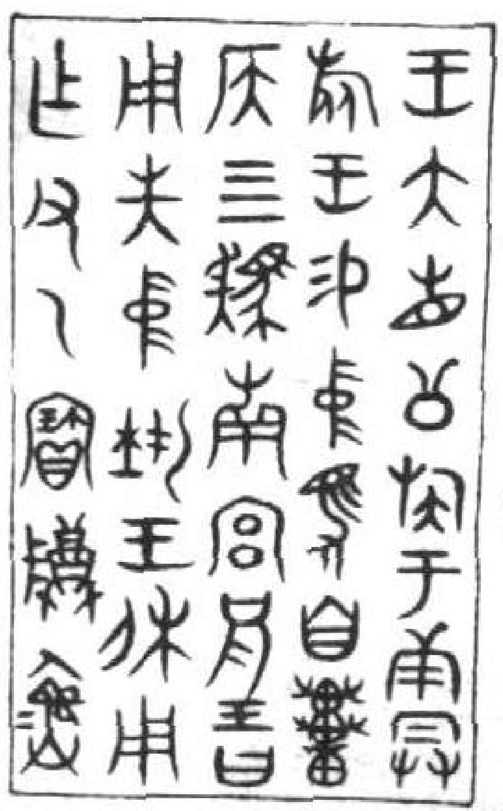


○月
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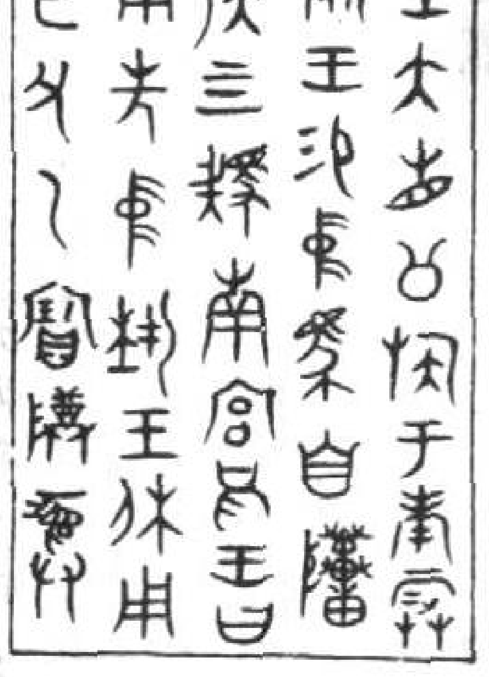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一尺一寸五分深九寸一分口徑七分腹徑二寸七分容三升三合重五斤八兩銘四字作月星狀而上下爲禾稼之形考周官司尊彝祼用斝彝禮圖以斝讀爲稼而以禾爲飾此尊也疑祭享之禮昔人所嚴而六尊用於祭饗者自有定名也若夫祭享之外或用於講禮示情文之際則亦無所不致其義月有遡明之道星有拱北之理禾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爲飾者當以是爲義焉蓋銘之斯所以戒之也（按薛尚功亦作月参尊）

召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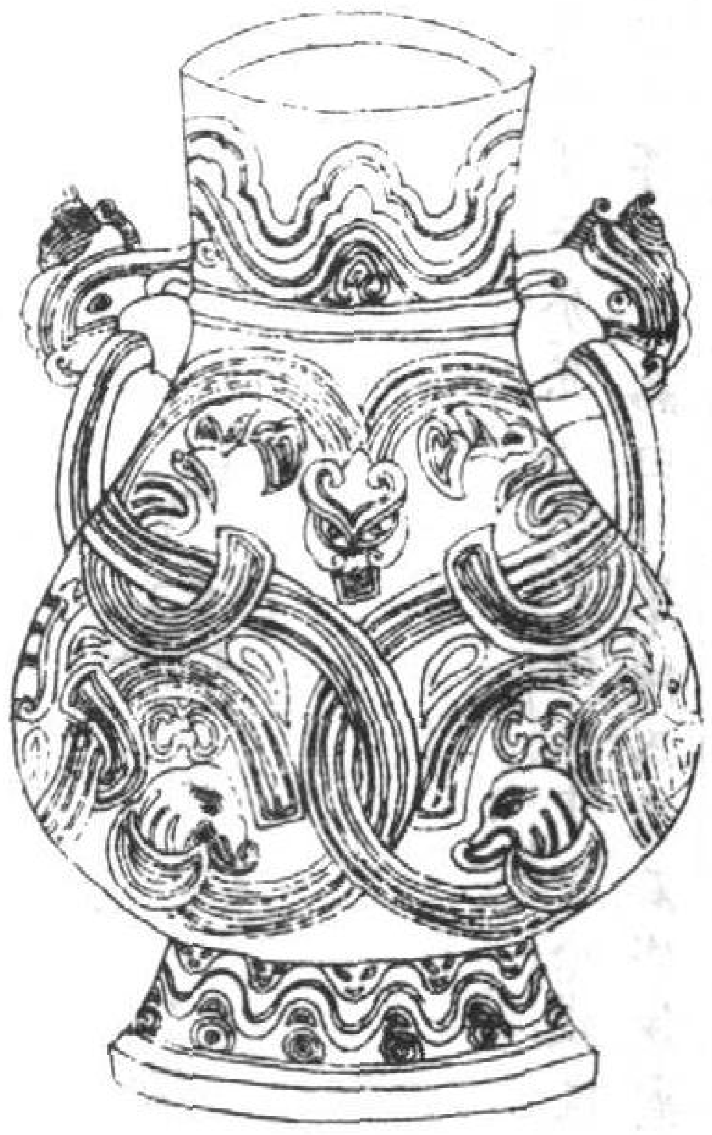
王大召公族于庚辰
旅王錫中馬自貫
矦四騳南宮。王曰
用先中埶王休用
作父乙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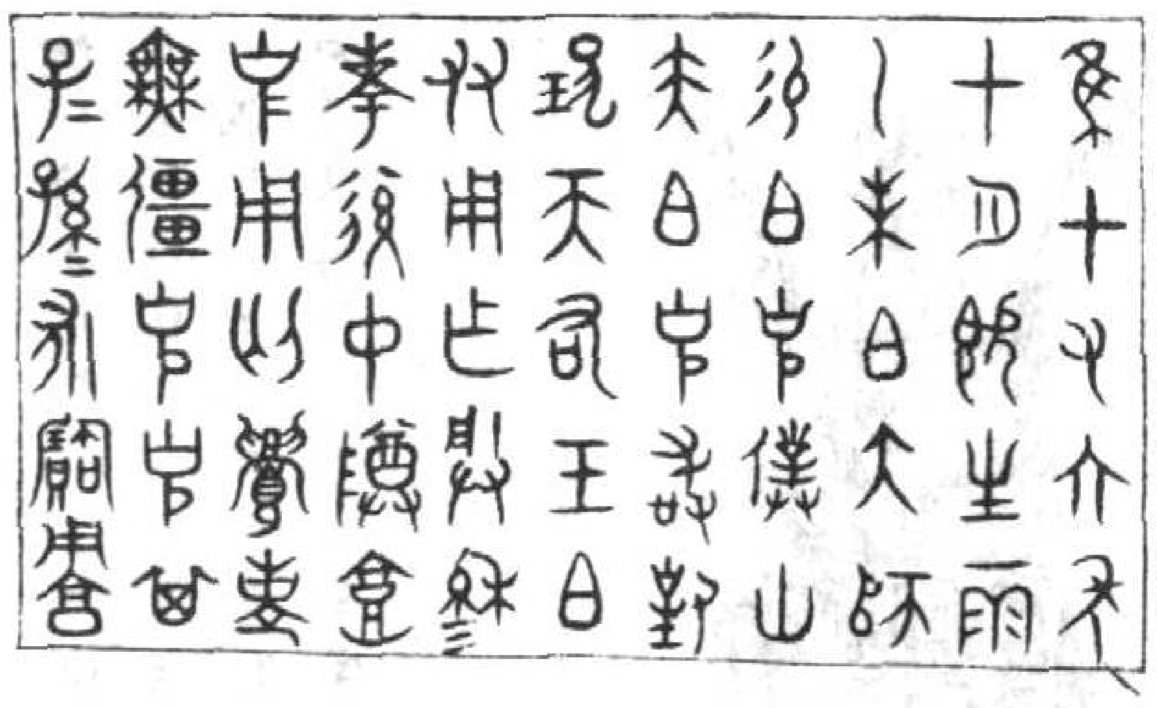


音釋同前

博古圖右通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四分。闊四寸二分。容一升七合。共重二斤有半。蓋器銘共七十二字。內一字未詳。按召公奭在成王時作保。封于燕。其國僻小。不通諸夏。至簡公已二十九世。乃齒諸侯。又十一世而燕始亡。此器乃周王褒大召公之族于其廟之器也。又旅陳其王所錫之馬駹。駹衆多也。錫馬蕃庶駹于南宮。南宮亦廟也。此所謂褒大之也。乙者父之名。王褒大于廟爲其父作此寶器。乃周家召公子孫之酒彝也。古人恭慎。凡酒器執之恐墜。觚亦酒器也。爲稜以擬手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此彝有五指痕。執之而不墜矣。以示其謹於禮。今此指痕以蠟爲模。以指按蠟所成也。其曰王大𡴀字當爲召。又疑作見字。蓋象形之意。古文馬作[illegible]而文攜字傍作[illegible]此小異變體爾。其間王字下畫差重。蓋尊王有土之意。諸鼎敦中王字多如此。或大於別字。

高克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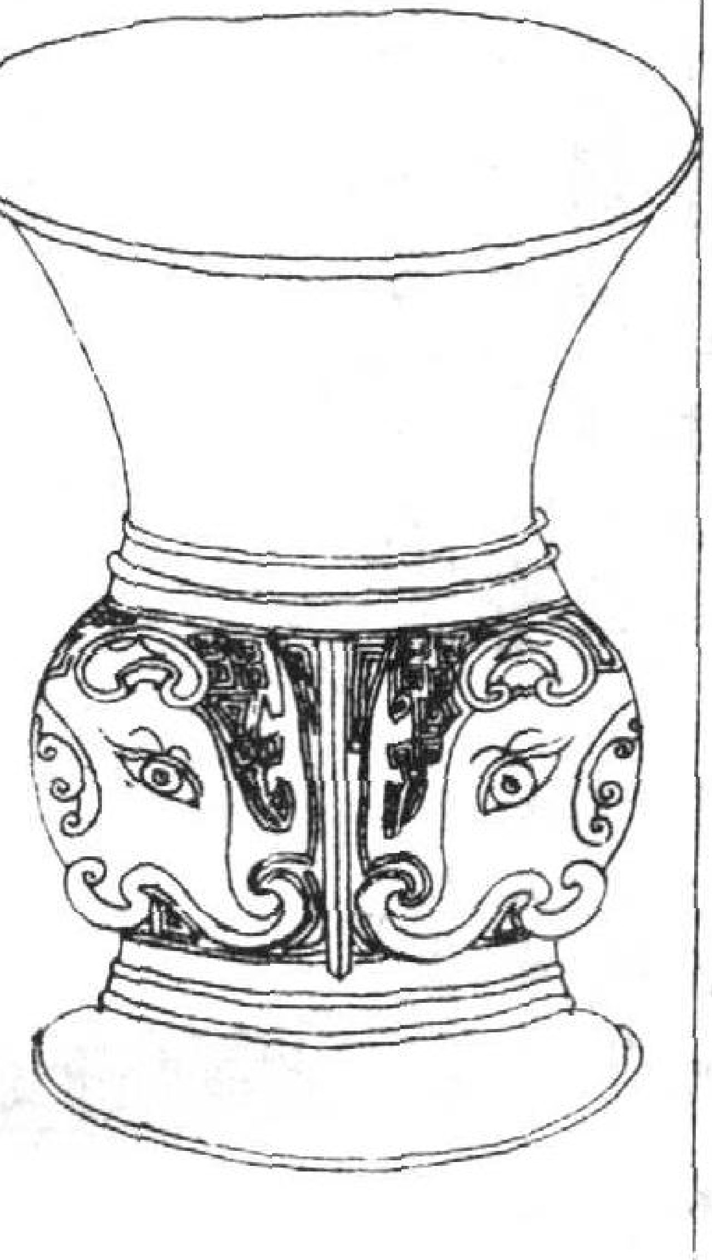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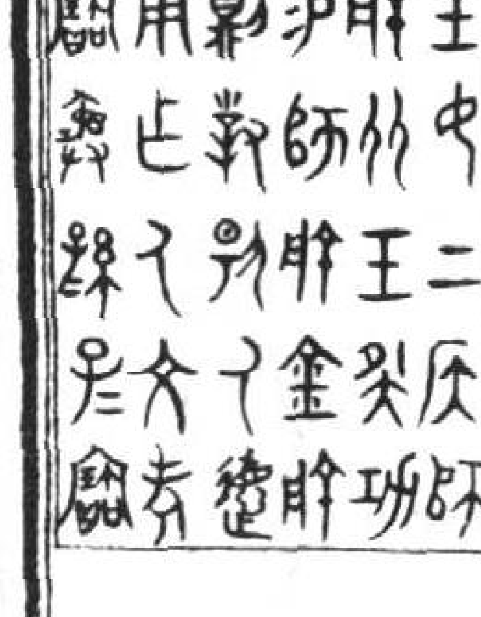


唯十有六年
十月既生霸
乙未伯太師
錫伯克僕山
夫伯克敢對
揚天佑王伯
友用作朕穆
考後仲尊高
克用丐眉壽
無疆克克其
子〻孫〻永寶用享

博古圖右高一尺五寸五分。深一尺三寸三分。口徑四寸六分。腹徑一尺容二斗二升有半。重二十一斤。兩耳連環。銘五十八字。曰克敢對揚天佑用作朕穆考後仲尊高克用丐眉壽。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後卒奔于陳。疑克者乃斯人歟。若爾則是器蓋衛物也。其曰作朕穆考。則又言宗廟之制也。蓋天子有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有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至於言考則不特止其父而已。故謂其太父曰王考。謂其曾祖曰皇考。謂其高祖曰顯考。此其言穆考之法也。周室至於春秋。諸侯分裂之時。其世雖衰。而至於典刑文物者尚在。於是立言有如此者。容齋三筆。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笑者。周高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疑克者乃斯人。蓋衛物也。予案克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毛詩也。

師艅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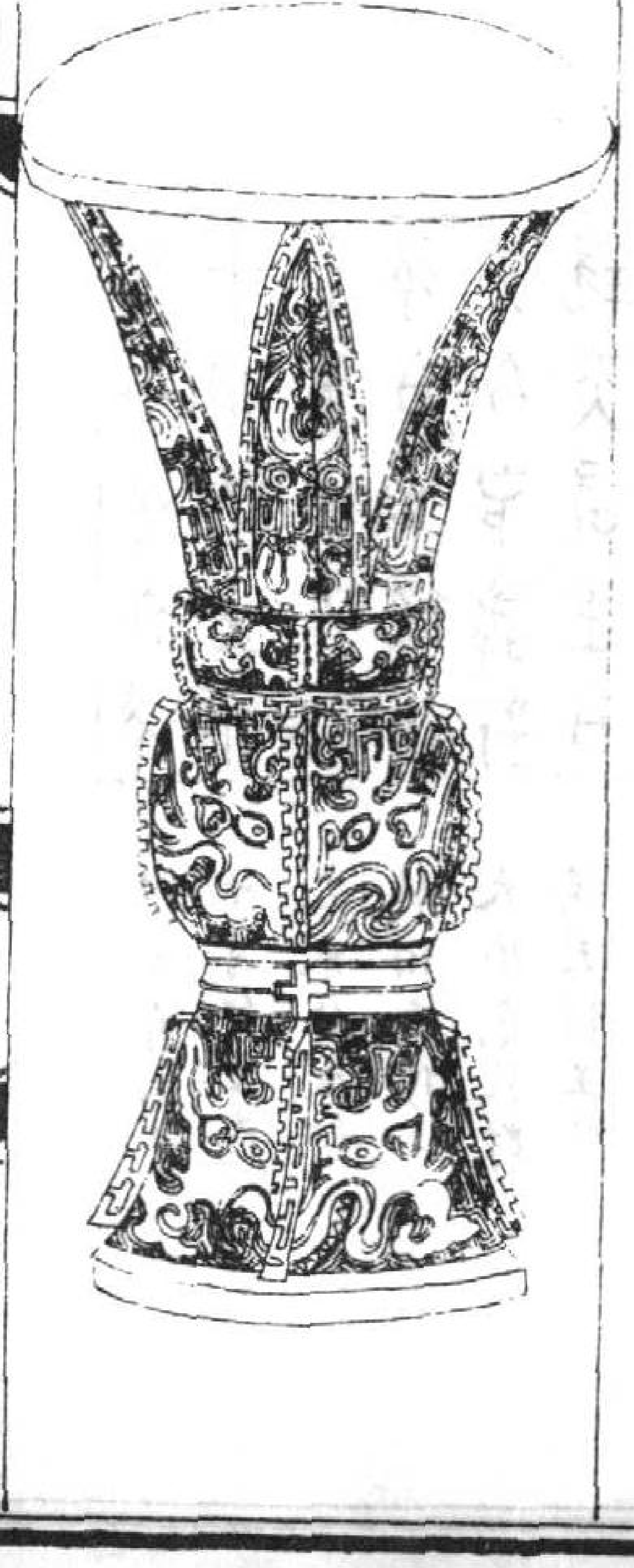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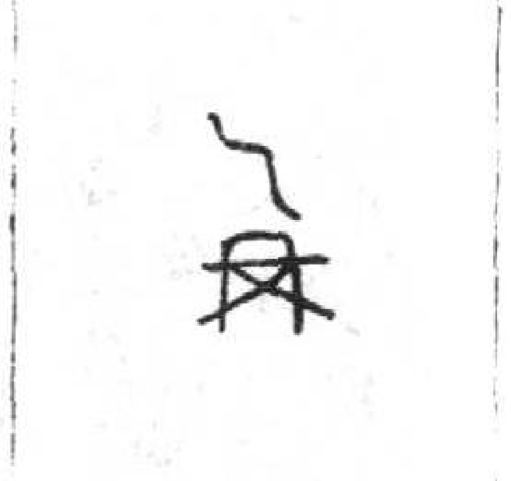


王汝上侯師
艅從王夜功
錫師艅金艅
則對揚乃德
用作乃文考
寶彝孫〻子〻寶

博古圖右高六寸七分。深六寸五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三寸八分。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六兩。銘三十二字。曰汝上侯者。上侯猶上公。以言其官。曰師艅。以言其人。師艅既有王功。於是王乃錫艅金而俾作彝以薦家廟。故又曰錫師艅金。艅則對揚乃德。用作乃文考寶彝。其言文考。與詩言文人同。字書德從行。而此器以彡。蓋德出於道。從彡亦篆籒之本意。由此於金石遺文。每得以考正其字畫之謬。

乙舉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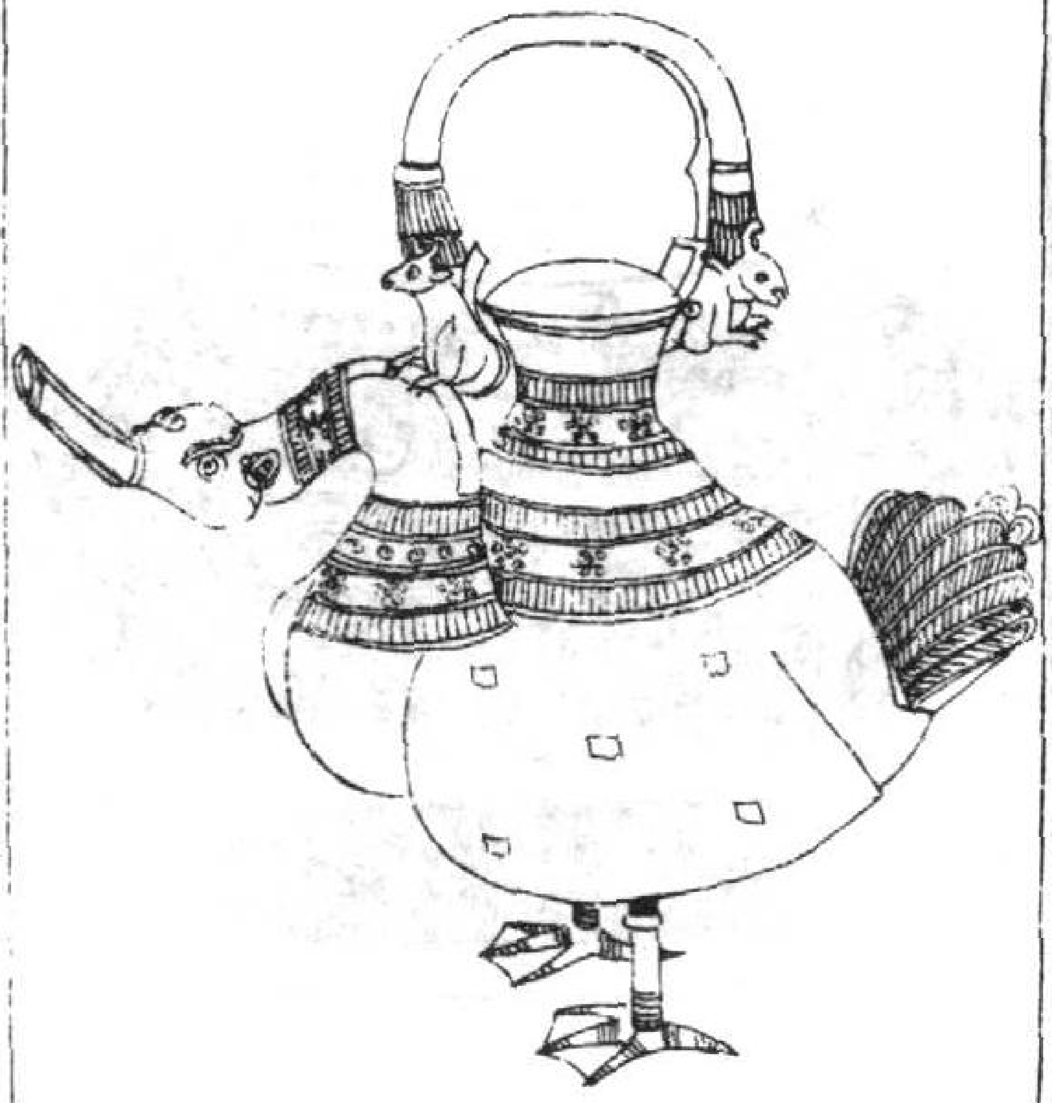




乙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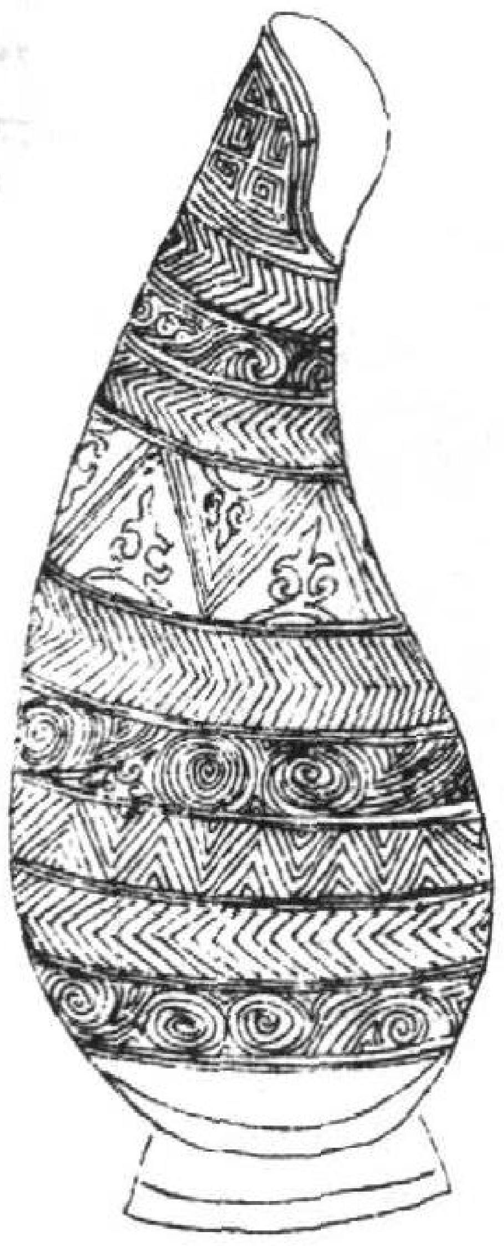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一尺一寸二分。深八寸。口徑七寸二分。腹徑二寸三分。容二升。重四斤二兩。銘二字。此器銘曰乙舉。按王安石字說。舉字從手從舁以手致而與人之意。獻酬之義也。記禮者言杜蕢洗而揚觶以飲晉平公。而公曰毋廢斯爵。至于今謂之杜舉。然則觶亦謂舉。寔基於此。昔蔡出龜而謂之蔡。冀出馬而謂之驥。琴張謂其善琴。巫咸謂其善巫。皆相因而得名也。是知舉之為器。其義亦爾。

鳬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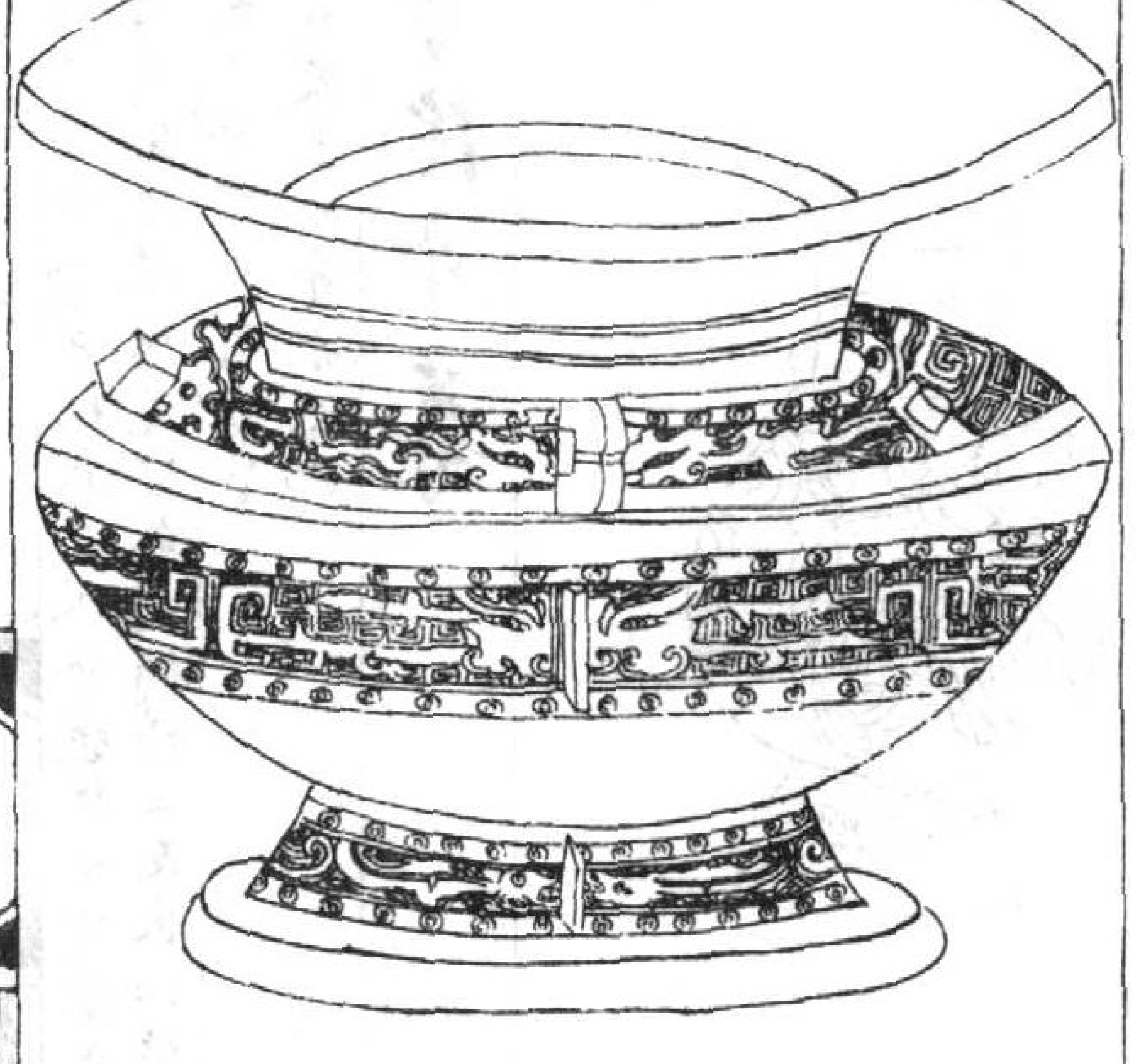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七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首尾横長一尺九分。容一升九合。重三斤九兩。有流有鋬闕蓋。無銘。按周官六尊。有犧有象。皆取其形似。而鳧不與焉。則知鳧尊者。古人用於宴飲之間。非宗廟祭祀之器。蓋鳧習水而暇。以況則閑於禮者也。故詩人以鳧鷖歌太平。言君子之有禮。酒所以爲禮。而飲酒者雖始乎治。常卒乎亂。則閑於禮而不繼以淫者。固亦鮮矣。此鳧尊之象。寓意甚深。宜爲燕飲之戒云。

瓠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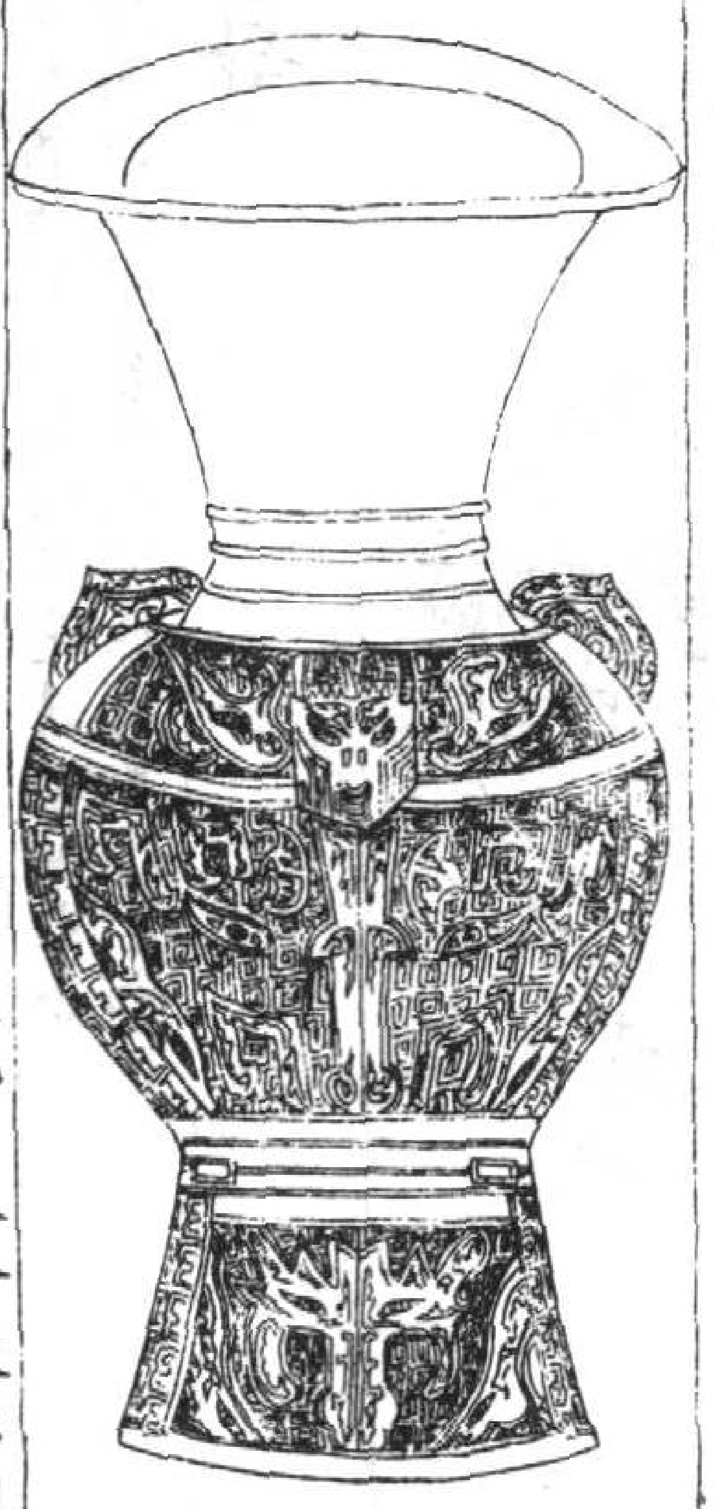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六寸三分。深六寸。口徑一寸。腹徑二寸二分。容六合。重一斤。上有兩鼻。無銘。是器以口爲流。置之則可立若尊形焉。然旁設兩鼻。所以安提梁。亦可挈之以行也。且飾以雲雷之文。復以示其戒焉。其在上古匏器而酌水。所以尚質。後世則之。於是乎有瓠尊焉。此其遺法耳。

夔龍尊



博古圖右高六寸八分。深五寸。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一分。容一斗七合。重一十一斤有半。無銘。是器比諸尊爲最小者。而足與腹及頸間皆作夔龍狀。間以雷文。於兩旁又飾以連珠周之。脰足對峙。有方竅。不識爲何用。他器皆無此。蓋莫可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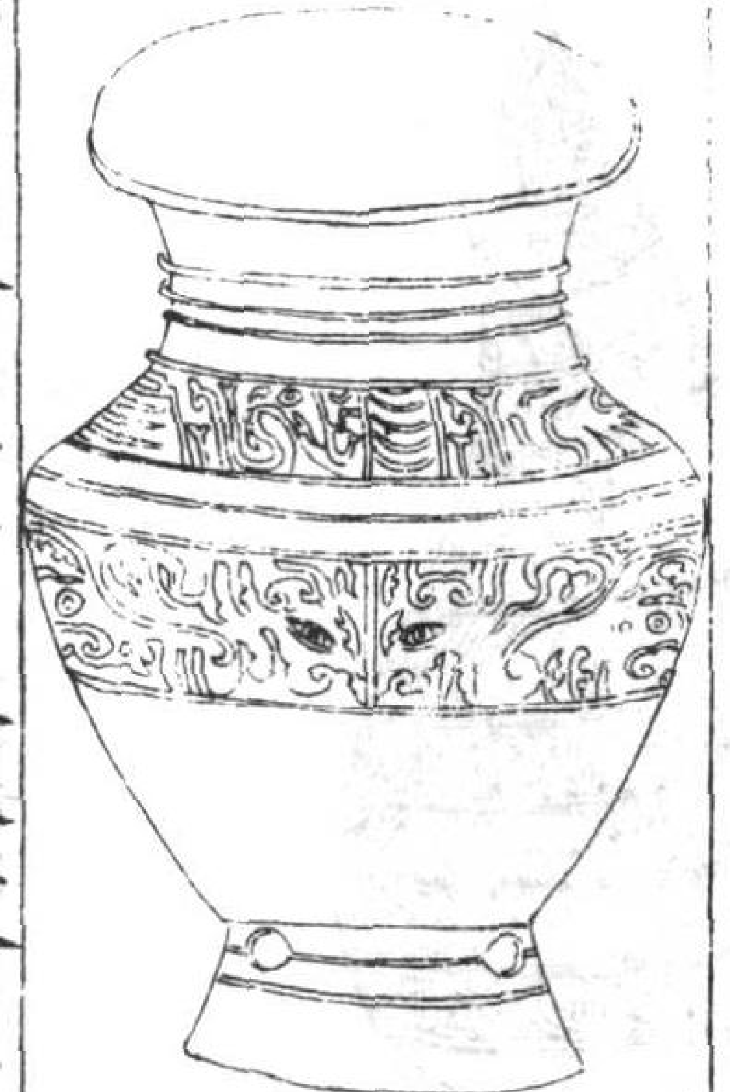
饕餮大尊



博古圖右高二尺三寸。深一尺八寸一分。口徑一尺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九分。足徑一尺一寸二分。容七斗四升有半。重四十七斤。無銘。純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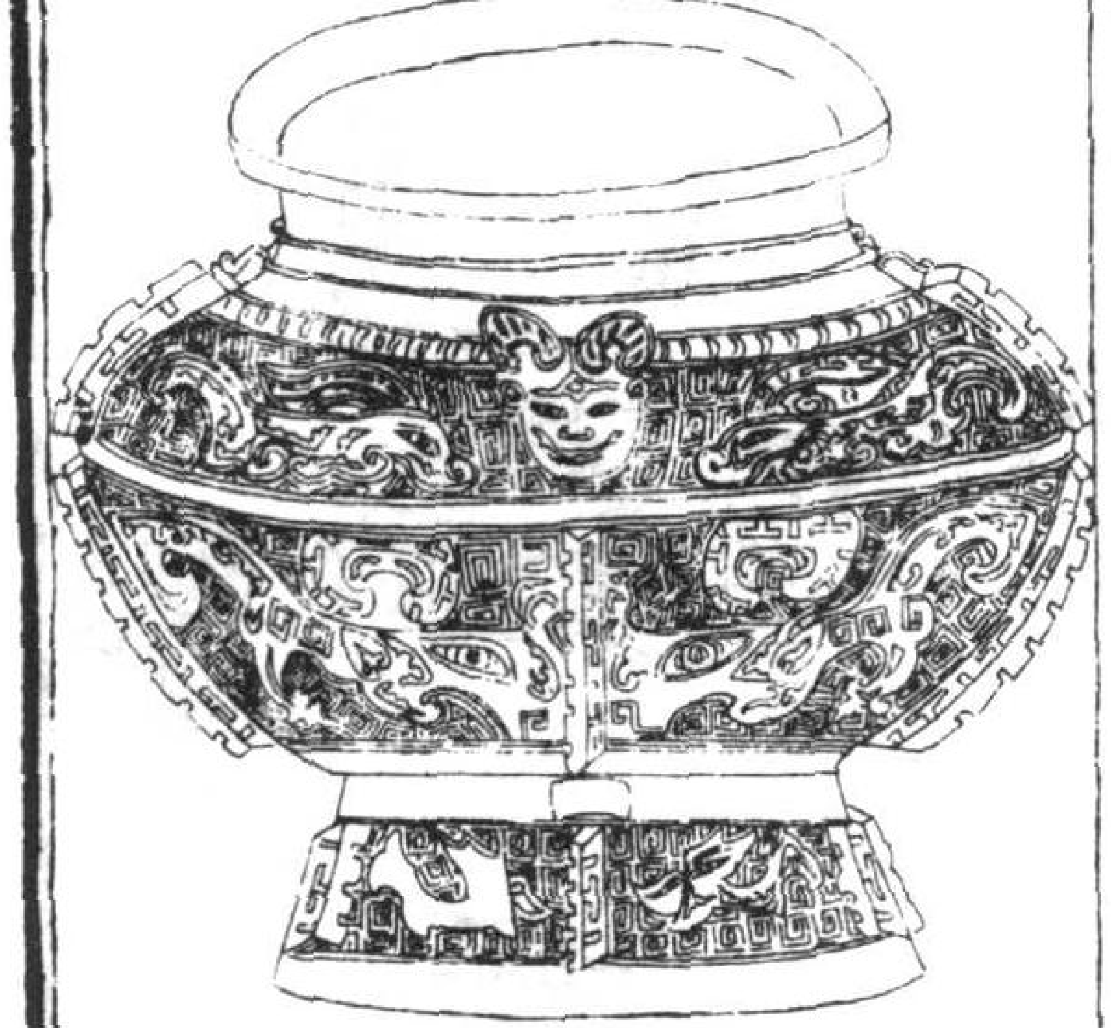
皆素腹足飾以饕餮間之雷紋。考古大尊以陶瓦成形猶登之用瓦也。登變製以銅而見於世者時有焉。尊或如之。今是尊特大而其質則銅。固宜為大尊大以名其體而不言所飾之物。蓋若壺尊著尊之類異乎名之犧象者矣。

饕餮壺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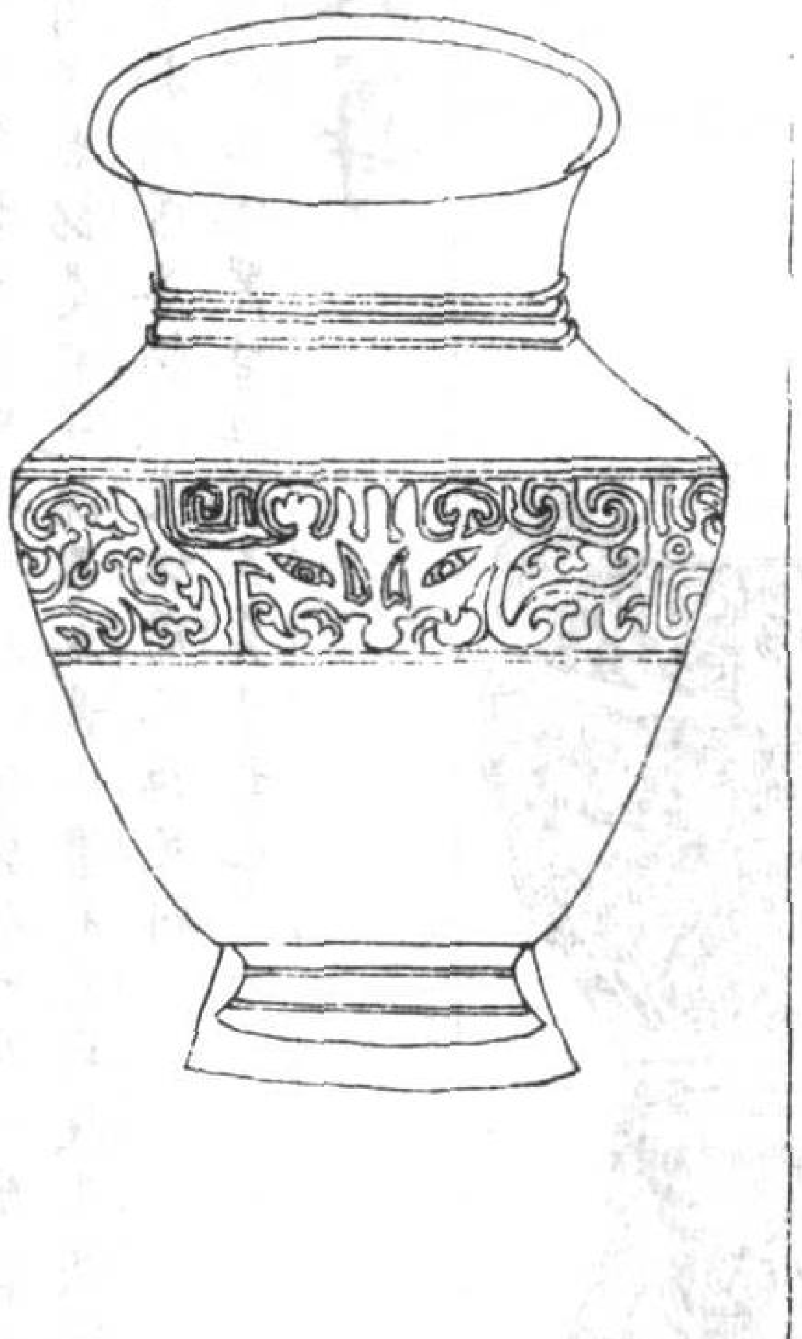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九寸。深七寸四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三合。重六斤十有二兩。無銘。尊作壺形。蓋上尊曰彝。中尊曰卣。下尊曰壺。是器必下尊也。其脏飾饕餮。腹著風雲。不獨示其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

三獸饕餮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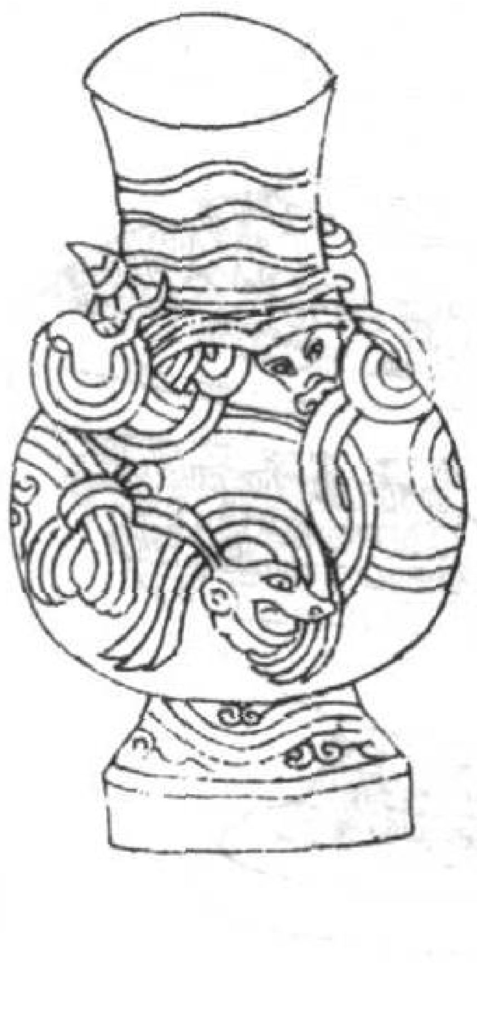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高九寸八分。深七寸七分。口徑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寸一分。容二斗二升。重十有五斤。無銘。其形如觥而小異。脏上有鼻。作饕餮狀。周身悉被饕餮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土花漬染。銅色蒼翠如琴瑟。紋縷華好。觀其製作之妙。非周莫能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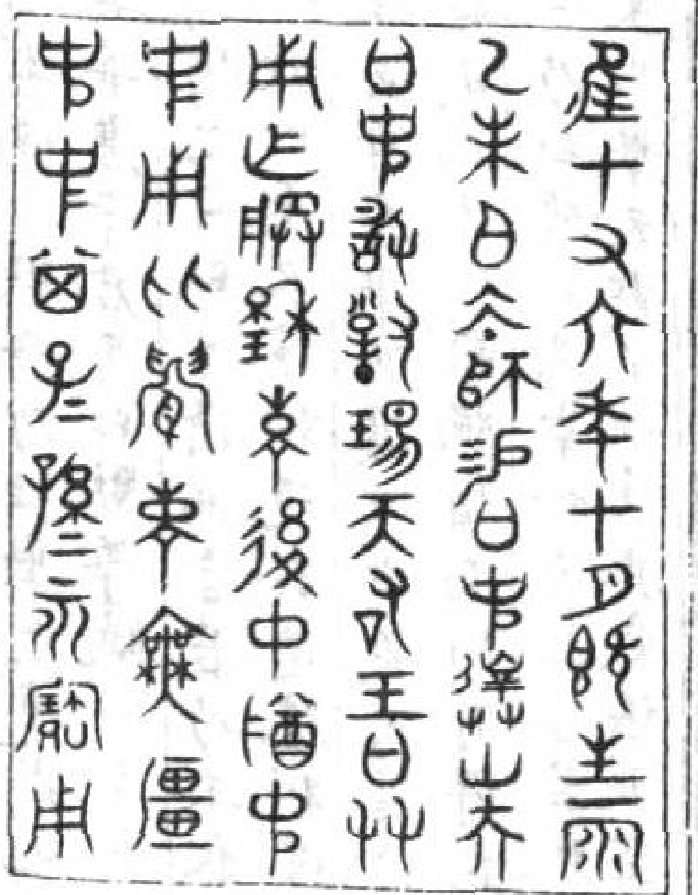
饕餮尊



博古圖右高八寸。深六寸六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七寸。容七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一兩。無銘。是器純緣與足皆無文飾。特三面狀以饕餮。且若鼎若彝若斝若觚若觥之類。莫不有饕餮之形。皆所以示其戒。故至於尊亦然也。

中中朝事後中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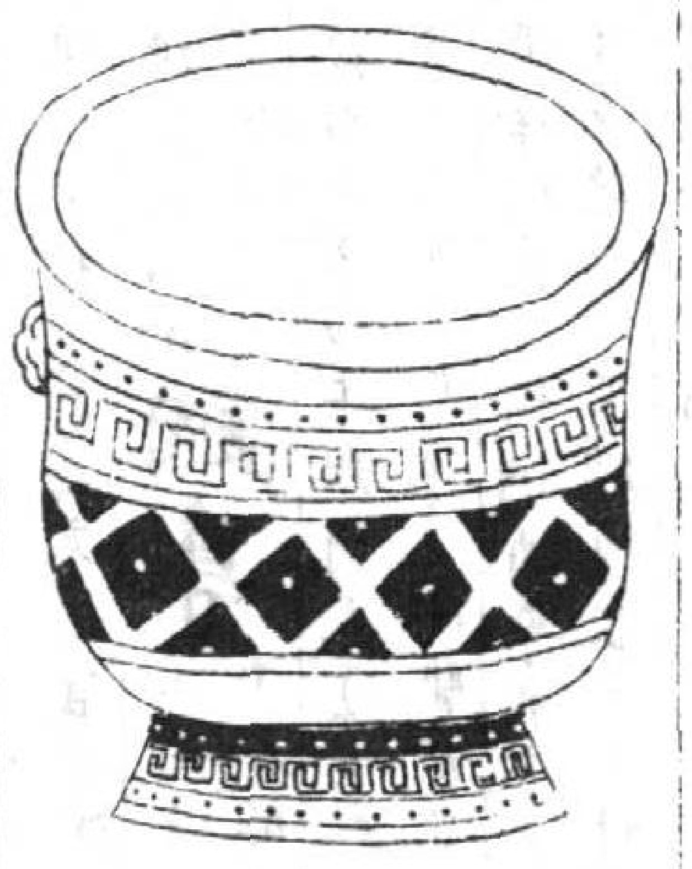




惟十又（有）六季（年）十月既生雨（疑作霸字省作魄讀）乙未白（伯）太師犽（錫）伯克儀山夫伯克敢數瑒天右（祐）王伯双（友）用作朕穆眔後中墫尊克克用比釁（眉）眔（壽）無疆克克囟子〻孫〻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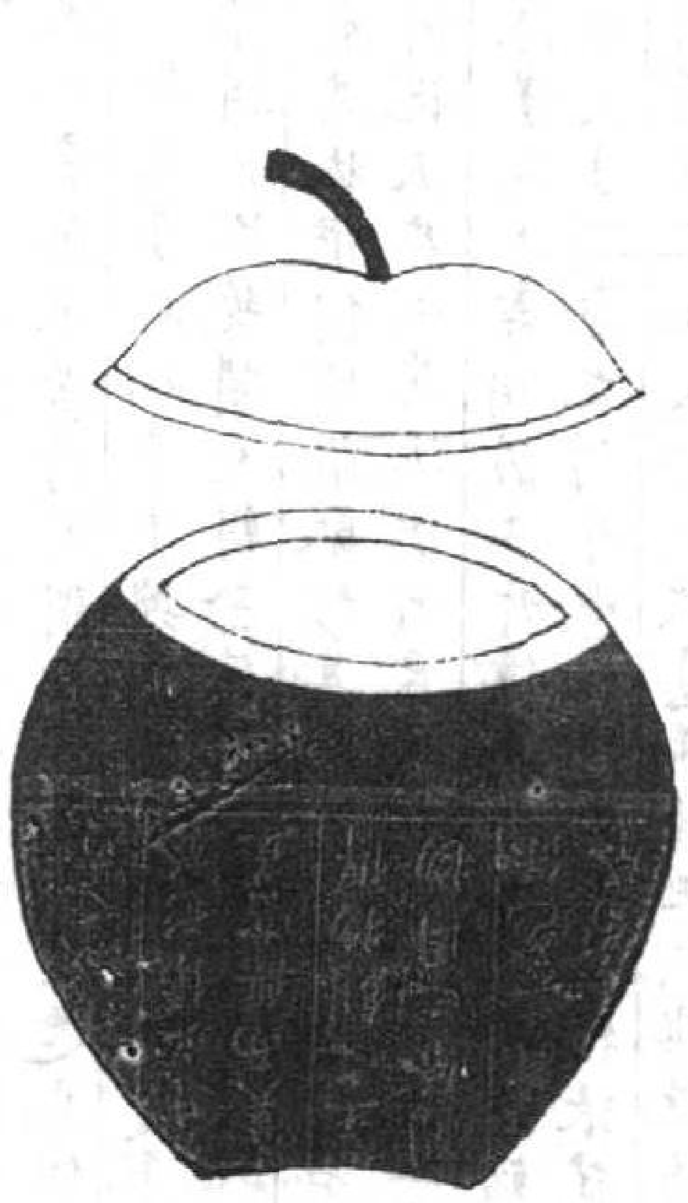
博古圖右得於岐山。高尺有六寸。深尺有三寸半。徑五寸有半。容二斗三升。銘五十有七字。　按周禮籩人掌朝事之籩。醢人掌朝事之豆。司尊彝祼皆用彝。春祠夏禴。朝踐用兩獻尊。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追享朝享朝踐用兩大尊。再獻用兩山尊。四時之祀。惟烝嘗饋食祠禴追朝皆不饋食。止有籩豆之薦。故謂之朝薦。詩云。籩豆有踐。踐行列也。朝踐即朝事也。其籩加體臬。故知不饋食也。既祼然後迎尸。尸入乃薦朝事之籩豆而有獻。此朝事所用尊也。祠禴朝踐用太尊。先儒謂獻讀爲犧。音爲莎云。飾以翡翠。不知何所據。太尊爲瓦尊。即瓦大也。今觀此尊。環頸飾以山。腹文若龍蛇相蟠糾。謂之山尊。則追朝再獻所用非朝事也。又非犧尊。瓦大皆未可考。竊意獻尊不以爲飾名尊。則斯尊也。或是其物。中中者二仲也。後中者尊在後列而居中也。

圓乳方文尊



博古圖右所从㝵及度量皆未考無銘識。　按此形制與龐彝虎彝相似而無耳蓋尊屬也。

匏尊（農書）



匏樽。匏瓠也。開以盛酒。故曰匏樽。周禮注云。取甘匏割去柢爲尊而酌之。王昭禹謂門出入所在。瓠中虛象門。祭之去其害。門者又邑人禜門用瓠齊。注云。春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作剽。鄭司農讀剽爲瓠。杜子春讀齊爲粢。瓠爲瓠蠡也。粢粱盛也。鄭玄謂齊讀爲齎。取甘匏割去柢。以齊爲尊也。東坡云。舉匏樽以相屬。今田家用此。皆其遺制。賦云。洛大塊兮孕質。引蔓葉兮高懸。惟中虛兮表圓。實取離兮象乾。繫生成兮永固。匪雕琢兮自然。惟繫之兮不食。爰割之兮用全。繼窪尊兮作古。與鴟夷兮比肩。至若畎畝登稼。粒米呈瑞。民無菜色。家獨樂歲。走赤腳兮提携。酤村醪兮遠致。瀉瓦盆之真率。競捧承乎若器。既爾汝兮相屬。遂長幼兮同醉。俄乃俯扣仰吞。述歌里謠。忘一己之所之。邁千載之寂寥。初若笠澤引田舍之觴。又似紫桑倒茅簷之瓢。無思慮兮適劉伶之動止。浮江湖兮遊莊周之逍遙。浩浩乎無懷大庭兮去此適幾。又奚啻等山壘於敝屣兮儕犧象於蘇樵。

灌尊

玉海明堂位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疏明魯有三代灌尊及所用之勺。

伯戊尊

後山談叢春秋許安世家有伯戊鐏。如今羯鼓鞚也。

常滿尊

玉海禮天官酒正。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注。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杜子春云。五齊以祭不益也。其三酒人所飲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玄謂三貳再貳一

貳者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澄酒是三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疏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所酢是飲諸臣也云若今常滿尊者益之故常滿以漢法況之馬融廣成頌山罍常滿房俎無空藝文類聚宋何偃常滿尊銘曰貞明麗象昊食中望惟茲奇器神絶莫尚斟酌賦受不踰其量鳬鷖之詩豈伊異況

銅尊

玉海章紀建初七年冬十月癸丑幸槐里岐山得銅器形似酒尊獻之又獲白鹿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斯器曷為來哉（宋志太詔在道晨夕以為百官無酒）御覽蔡邕論銘曰漢獲齊侯寶尊于槐里　東觀記章帝時美陽得銅酒尊采色青黃有古文　西征記（戴延之）晉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斛正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之於樽中長安志十六國春秋曰苻堅建元十七年春正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庭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石正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之於尊中南史劉悛傳齊武帝即位悛拜司州刺史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山銅罍尊銅鐘各二口獻之唐書開元九年三月汝州奏魯山縣之充山有白鵲見於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樽上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孫請付史官從之

陶

尊

玉海晉禮志魏氏元宅景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為圓丘祀之曰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尊玄酒張伯雨句曲外史集尊昔大知舜有作陶河濱虞氏尚其質後世絶其醇我亦舜之徒對之稱素臣木槃仰承足狀水酌及賓守此三代寶孰為吾盧貧高麗圖經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以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面為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椀楪桮甌湯琖皆竊倣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以酒器異於他器特著之

白獸尊

玉海禮志江左正旦元會設白獸尊於庭尊蓋上施白獸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宋禮白獸尊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獸樽蓋後代所為示忌憚也文苑英華唐李君房白獸尊賦（以言必有章酌而飲焉為韻）酒以養德則臧於樽樽之用獸可得而言若乃王春會朝初正元吉穆穆嚴宸濟濟良辟玄化凝以垂衣儻詞進於違膝則從繩之義斯正伏水之言自必是以白獸在司尊彝奉酒獲地空象夫髣髴（兩東賦猛伏並髴）揚精欲聞于嘷乳信顧尾而不吐雖綿鬢而何有俾夫嘉話允臧睟容有光尊則雲飛而山峙獸乃白質而黑章物盛其容若眈眈而視君能納諫遂諤諤而昌嘉言既藥用舉夫爵所以展其威儀匪空留于斟酌獸之為尊用捨有時獸之諭人猛毅在茲懼威則君之設諫失忌諫則臣之節殆而酌之伊何懼罰所秉禮殊百拜味珍千品皇恩既錫直同夫湛湛露斯君德不回寧比夫厭厭夜飲彼美脉然太階之前與諫諍而齊致比撲滿而能全斯期藏用以推賢將同衢樽之道幸注焉而酌焉

白虎尊

（即白獸尊）宋書禮志正旦元會設白虎尊於殿庭尊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尊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尊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為虎宜為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太平御覽晉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書左丞劉充元會日彭城計佐虞興發白虎尊而辭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玄不禁免玄令史玉海齊建元二年有發白虎尊者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尊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敕原其罪　梁元會亦設此尊　晉白虎尊銘趙中甫拄蕭孝武皇帝嗣興晉室受革魏正聿求祖訓當其元正之吉作大朝會設白虎尊於庭中以詔群臣曰有能為朕獻直言者飲之嗚呼是尊之舉正有合先王思治之義君子居正之理是以劉毅裴楷之徒直言無諱當時可謂極其盛而史逸其傳焉予於是摭其實而銘之曰　晉之孝武嗣業中興萬物更始成憲是承體元思治肇造經綸政具交修朝夕惟兢開大朝會在此元正爰命群辟小大祇寅遹設虎尊適置諸庭其狀伊何坤維獸形其獻伊何葵藿之名用飲直士用酬忠臣其飲伊何能沃君心其沃伊何君過能繩天子居正虛厥中襟文武在列讜論畢陳漢觴上壽朝儀具升億萬斯年頌此詩銘薛季宣浪語集臣讀儀禮觀周天子朝饗之制尊罍雞彝各有常物張筵設席各有常處至於儀物之用彝器之飾未始不致意焉後王代興禮隨世變威儀三百未必皆先王之舊經常之制雖百世不能改也按晉泰始元會儀皇帝御太極殿殿東有尊飾尊蓋以白虎群臣獻忠進直者酌尊酒以飲之本志所謂白獸尊也聞之陶唐氏朝植懸進善有虞廣聽鼓鳴敢諫鴻惟大晉

纘禹之蹟好是正直比德虞唐講禮明文有光攙參不銘斯義揭示方來則何以昭晉德之隆垂無窮之範也史臣敢揚大訓百拜稽首而爲之銘銘曰　上天明明照臨下土作之君師以綏萬寓巍巍在上四方其風廣聽遐納允惟厥中於皇我晉纘承天統正月初元百神受職乃飾禮儀陳此獸尊誰其發之正辭讜言其獸伊何西方之仁其狀伊何倍尾參身不踐其青不茹其生周南召南王功爾成於猗文考武皇似之厥德騶虞惟今有之匪麟之趾綱之何哉豈無威嚴執施牙眶禮尊是飾仁爲之蓋酌而嘗之體其固塞惟昔商周禮陳犧象亦如斯尊無惟世代彼韜之設允銘進善代皷騶騶舜聞敢諫於惟我后匪謝虞唐禮器交施招納無方豈無杜舉揚觶平公晏徹齊犧斯其靡同咸寧之寶儀度孔明孰有不龔溢降升平正言之入人臣有艱當寠之感曹何敢千匪臣斯直君有其仁虛以受之交誠以伸逆于汝心稽于道啓沃之行亦孔之好上下之交不通曰否人情孔勝弗聞乃靡虎尊之設匪以爲文以發榮光以來吉君我訓銘詩用戒元首百爾事人酌此樽酒洪适盤州集晉孝武皇帝象三世之遺烈受革魏正肇建丕業正月之吉大朝會乃能端本謹始思有以來忠諫而興治道遂設白虎尊于庭文武百辟有能獻直言者則發尊飲之

誠得君子居正之義而合先王思治之意矣孜當斯時有若劉毅裴楷之徒率皆侃然獻替無有忌諱傳曰國之將興必實諫臣晉武得之其英風佳躅宜有銘詩而史逸其傳敢爲之銘曰　攝提革歲萬物更始哲王嚴端體元思治於皇晉武八荒咸作契劉當塗基荒典午經綸肇造政具交修朝固夕惕懼其恢尤濟濟春朝駿奔群辟拖紫紆青編星拱極皇矜宸慮謹始端本勵節導言使之思奮迺設厥尊迺斟厥酒其形伊何坤維肇獸其獸伊何蓐收之守迺飲厥直迺時厥功其沃伊何格非迪聰天子居正虛襟來諫卒歲圖終德刑不惑文武在列肅然改容襄一歡百節胡不忠有從必繩有過必除無告之措無言之諛漢觴上壽第講朝儀杜舉存名徒戒前非鼂乾佳躅自我作古於萬斯年銘詩可觀

白龍尊（玉海鄴中記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陽燧尊（藝文類聚）晉孫綽銘曰大匠體物妙思入神儀彼靈禽制器爲人虛以含有文以飾身造此玄醴延我嘉賓與懷寄詠聊以標致詳觀茲器妙巧奇絶酌焉則浮受滿則側吐寫適會未見其竭與之無若施而有節玄應忘知功存不伐王公撤之德齊上哲

白玉尊（太平御覽京張）駿陵中得白玉尊容三升玉海宋志陳思王大觀篇云年大置酒廣庭列玉尊。

金錯鏤古尊（玉海梁劉之遴）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一鏤銅鴟夷榼二口二金銀錯鏤古尊二口篆銘曰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三漆灌一口四漆盤一口

壽尊（玉海禮志）元正冬至朝賀設壽尊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尊南加爵一口上公詣酒尊所北面尚食酌酒一爵授上公上公受爵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置御座前上公北面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承制稱敬舉公等之觴適無千秋節受朝賀於樓上御座之東置壽尊又於樓前之東南置壽尊皆有蓋羃尚食酌酒以授殿中監上千萬歲壽

醴尊（玉海禮志皇帝加元服尚食實醴尊於東序外惟內坫在尊北）

鶴尊（玉海朝野僉載唐韓王元嘉有銅鶴尊背上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正不滿則傾側。）

神龜壽尊（玉海淳化元年十月）高麗王治獻神龜壽尊。

寶玉尊（翟耆年籀史徽宗復幽燕獲耶律德光所盜上古寶玉尊形制與黃目尊等瑩然無少玷）缺在廷莫知所用帝獨識其爲灌尊實周人之重寶詔禮官圜丘祭天之器仿古盡用吉玉然後知古之祀不特止於玉瓦玉爵玉豆也。

鏤雲龍大尊（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二年正月壬寅造大尊於殿樽以木爲質銀內而金外鏤爲雲龍高一丈七寸。）

石汙尊（元一統志寧波府東南三十里新嶺絕頂中有天然石汙樽象出甚冽杯飲止滿一人之欲行者次飲而未嘗竭。）又內鄉縣舊治西五里浙水石上有窪樽有曲水流觴之勢相傳古昔縣人當春和游衍其上故遺山樂府有曰昨日半山亭下醉窪尊今日留題欸船直到浙江西水壺天上下雲錦樹高低世上紅塵争白日山中太古黙黙外人初到圖慈迷挽花三百里潭似武陵溪其景如此宋張舜民畫墁集浙川窪尊銘　天闢地成爲浙媧井可盈可傾指己醉醒忘乎然雲尚權爾形中州集王庭筠爲內鄉浙江張浮休賦窪尊詩云　岩花覆我酒酒面照幽妍風如惜花影不肯主歡筵空山悄無人花枝自留連懷人成獨醉日暮山蒼然元一統志窪樽在烏程縣現山舊志云唐開元中李適之爲湖州別駕南現山有石窾圓可貯五斗酒適之每視事之餘携其所親登山酣飲望帝鄉時時一醉後適之爲相士民呼爲李相石樽天曆中判文顏真卿及門生弟姪多携壺觴摘以遊作李相石樽宴集聯句敘云因積溜漲石嵌爲樽形公注酒其中結字環飲之處詩云李公登飲處

因石爲窪樽（真卿）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劉全白）榛蕪掩前跡，苔蘚餘舊痕（皎然）叔子尚遺德，山公此廻軒（[illegible]）雖舟陪高興，感昔情彌敦（道士吳筠）藹藹賢哲事，依依離別言（強蒙）嶇嶔橫道周，迢遰連山根（[illegible]）餘烈暎林野，眾芳揖蘭蓀（王純）德暉映巖足，勝賞延高原（顏渾）遠水明匹練，回情見吳門（王修甫）陪游追盛美，揆德欣討論（顏峴）器有成形用，功資造化元（左輔元）流霞方泔淒，別鶴遽翩翻（劉茂）積規傾逸賞，新興麗初暾（顏渾）醉後接䍦倒，歸時驄騎喧（楊德元）遐迴向遺跡，離別益傷魂（李令）覺事古興屬，送人歸思繁（[illegible]）懷賢久徂謝，贈遠空攀援（崔弘）八座欽懿躅，高名播乾坤（史仲宣）松深引閑步，葛弱供險捫（陸羽）花氣酒中馥，雲華衣上屯（權器）森沉列湖樹，牢落望郊園（陸士修）白日半巖岫，清風滿丘樊（裴幼清）揮麈間翠偃，蕭散來朱轓（柳淡）閑路躡雲影，清心澄水源（釋塵外）萍連浦中嶼，竹透山下村（[illegible]）景落全溪暗，煙凝半嶺昏（顏顓）去日往如復，換年涼代遷（顏頊）登臨齊風騷，義激舊府恩（李萼）李處權崧庵集遊峴山觀顏魯公窪樽呈鉉父　人物如公亦偉哉，窪樽寂寞峴山隈。似聞着屐凌風出，不見挐舟弄月廻。往事祗應君可紀，幽期孰謂我能開。留詩更約荷花語，莫惜衝泥走馬來。衢州府志　新城縣石鼓山巖上有窪樽，上有碑石刻

落不可考。張舜民畫墁集窊尊銘　郴之爲州，跨大溪上，臨水皆奇石，水清而石恠，有如動物者，植物者，用物者，象物者，可狀類者，不可狀類者，莫皆水之力能攻堅，累日而致然哉。是亦天成者爾。一旦得窊尊於鬬泉下，又得於城之東南隅，因醉而銘曰：酌之不竭，注之不盈，石如吾醉，水如吾醒。嘻，容乎其寂，若孰稱吾形。輿地紀勝　道州府在城報恩寺之西有窊樽。唐元次山集　道州城東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窊石，可以爲樽，乃爲亭樽上，刻銘爲志。銘曰：片石何狀，如獸之蹲。其背幽窊，可以爲樽。空而臨之，長谷深壑，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歎之下，江湖在焉。伎成全器，誰爲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拂拭，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器大樸，尤宜真純。勒銘亭下，以告後人。　又窊樽詩　巉巉小山石，數峯對窊亭。窊石堪爲樽，狀類不可名。廻回數尺間，如見小蓬瀛。樽中酒初漲，始有島嶼生。豈無日觀峯，直下臨滄溟。愛之不覺醉，醉臥還自醒。醒醉在樽畔，始爲吾性情。若以形勝論，坐隅臨郡城。平湖近階砌，遠山復青青。異木幾千株，枝條冒簷楹。盤根滿石上，皆作龍蛇形。酒堂貯釀器，戶牖皆罌甁。此樽可常滿，誰是陶淵明。歐陽公集　唐元結窪樽銘（永泰二年）右窪樽銘，元結撰，瞿令問書。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

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於無聞，然不如是（集本有人字）之汲汲也。元一統志　武昌府石門山有窊樽。土俗編云：窊樽在閣佩宅基中，有黑石中坳如杯樽狀。杯樽在郎亭山下，郎山西孔石有窊，因修以藏酒，丞仕源愛之，命爲杯樽。則窊自是一物也。舊經云：郎亭山下石有窊頗者，元結修以藏酒，因名宋縣令宋苑大書刻窊樽二字。劉攽彭城集　鄧聖求任爲武昌令，刻石元次山窪尊，及蘇子瞻謫官黃州，遊武昌，見前刻，復同在翰林，因有詩示余，余爲次韻和之。　側江小屋香酒醋，出林綠逕藤花截。溪風暫過響脩竹，嶺雪未盡蒸寒梅。佳遊武昌值佳境，白雲漫漫縈崔嵬。孫家舊事頗可悲，樊山香霭臨釣臺。赤壁樓舡不餘燼，屬車豹尾空塵埃。埋名腐骨俠雄去，正見丘墟黃土堆。三分割據亦徒語，令人尚爲盡斟罍。謝公伏令首佳句，游衍相與期江隈。次山孟牢繼有作，窪尊取飲摩蒼苔。兩公雄才又超拔，明珠照人眸睔開。騰龍始如爪牙壯，擊鷹無復毛羽摧。腰金佩魚見實搖，不似遷客誅豪雷。朝廷一入不得出，丘壑何事煩公來。南人歌聲易慷慨，公詩感激成歎哀。壽昌來錢文子窊尊絕句　招邀風月須坡叟，管領江山屬漫郎。更築危亭依巨石，願從二子老滄浪。處州府志　石窪尊，唐開元中縉雲縣令李陽冰爲之，有篆書銘曰：舉飲自挹，曰再方飲，曰舉飲卒，曰罄不再，有觥刻于尊上，在東隱山之南。薛季宣浪語集送韓國器登舟至石門，視窪樽詩云　縱步石門下，江山主意勤。窪樽酌玄酒，未飲吾已醺。泉明得聱叟，萬古真同群。杯湖有明齊，逐谷今猶葉。我行到侏亭，西日況就曛。陽冰著真跡，祗恐生玄雲。回睇望西塞，滲漢汶無垠。洄泄樂之士，行舟言采芹。韓維南陽集窊樽（六字）　閒坐閒行水際，自吟自滿雲根。過盡春風秋月，無人共醉窊樽。張鎡詩　萬事醉如泥，昔賢有名言。閑門五十載，真須石爲樽。潛然齋雅族姜堯章傳窊樽銘詩云　書法瘦硬已過顏平原，文字奇古突過歐蘇前。清酬自酌西山月，健筆快寫寒溪煙。平生萬事漫復漫，憤嘆名實自求岩。溪漫刻尊漫銘日，天雨淋文欲斷。

杯罇

壽昌乘　武昌府在郎亭山下樊谿之曲。土俗編云：元結寓郎亭山西孔石巔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以藏酒，縣令丞仕源爲杯罇，今訛爲窊罇。按元結窊樽在道州石魚湖，而爲窊樽在石門下，此罇在郎亭下，上杯罇也。唐元次山集杯罇（并序）　郎亭西乳有叢石，石臨樊水，漫叟構石巔以爲亭。石有窊顛者，因修之以藏酒，仕源愛之，命爲杯樽，乃爲士源作杯樽銘。銘曰：窊顛之石在吾亭上，大全其器，實有

（殊狀如實而底似傾敧非由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當敧何言時俗侻狹日益偏薄誰能杯飲共守淳朴）

洞樽

（與地肥勝在道州城下滘泉之陽有怪石焉石有竅曰二日命爲洞樽。）

紫玉罇

（容縣志縣西南大江濱惟附郭近地肥難得遊賞之所暇日吳郡守因按圖尋贓西誣石岸地有滄浪石橫江扰流形如紫玉其平如砥可坐數客中間有竅瀉形如紫玉罇。隱於石內洗去沙石如案羸焉受酒數斗以酌賓僚四環盤礴踞坐始終）

竹樽

（宋韓駒陵陽集分寧大竹。取爲酒樽短頸寬大腹可容二升而滲其外。戲爲短歌。此君少日青而癯爲米黑肥如瓠壺觿肩短帽壓兩耳無乃戲乎觴侏儒。人言腹大中何有。不獨容君更容酒。未須常要託後車滑稽且作先生友。少陵鮑樽安在哉。次山石臼空飛埃。蒔唐對客夜驚笑。麴生叩門何自來。老向人間不稱意。但覺淵明酒多味。乞取田家老瓦甕伴我年年竹根醉。吳則禮北湖集次竹樽韻　北湖飯豆病且癯經年不問觴爲壺誰令如許彭亨腹時與麴生洗老儒此君風味美無有會與淵明著名酒。侏儒飽死非辭交。仍挽嗜犟作賓友。堂上燭滅渠快哉。一飲一石今塵埃此君眞遺大孤絶更須與取鴟夷來。老年經立尋壑意瘦瘦羸羸味少味惟思著句與摩掌徑就便便圖一醉。）

蕩尊

（元王惲秋澗集蕩尊歌爲宋少師杜道賦海居兩間勢椎尊地雖火荒足怪瑜春雷奮蟄地軸裂氣擁蕩本鶴輪囷。雲蒸露濯玉幾圍夔異不數蒼筤孫洞蟄杯飲變古法斲屈斧斷蒼龍根。一朝六鑿混沌死海淵猶帶風濤痕初疑神螺闕首醫鼈古復訝秉芋出土鴟鴟跨。坤垹古非禁酒國桂醑碧渝漬泡春木蘭花發雪鷴轉野飲把仮供鯨吞江妃竊弄山鬼看。深夜潚撕吹燈奮夾洲北走落君手老節閱世清而教廣平府落書載腹時泡妙理閑清樽釜璽玉筆非我事正須一日不可無此君。酸鼻周卣列左右碧花繡溢脛龍紋蕩之爲尊尤可入。蹇予蕭散搖劉客黃壚久爲河山隔來遊都邑徒永久苦戀明時無寸策新豐樹色繞千宮滿馬京塵欹倡側。何時爲渠醉倒扰渠眠。一夢婆娑竹林國。劉將帥集蕩尊宋秘丞京城南國有奇竹天然成酒尊來因交趾傳價重秘書門。含蓄中誰似堅貞節尚存盤盂古人意觀象可忘言。）

癭尊

（宋黃庭堅豫章集癭尊銘癭尊庭堅得之蜀李公擇。以獻仲父聖謨仲父懷實不沽晚受福於巖壑鉤深而望遠得意而忘歸載酒乞言賓客從之。此尊魁磊譎詭傅均匠而成器也。既其所容盛足以宴山川之暇日。仲父撫尊曰斯其以忍駭俗。汝

爲我銘以曉客。廷堅曰甕盎遺老宿瘤三逵。說植佐寔。名顯壽國相士實難。執柯其則。擁腫樛句不受繩墨斷爲雷尊。於酒爲德。君子提攜與偕同壽。子子孫孫勿替用酒唐李翰林集詠瘿木樽二首　蟠木不彫飾且將斤斧疎樽成山嶽勢。材是棟梁餘外與金罍並。中涵玉醴虛慙君垂拂拭遂忝玳筵居（齊賢曰。鄒陽書蟠木根柢。輪囷離奇。士贇曰。莊子匠石見櫟社樹不顧。弟子問曰自吾執斧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顧何也曰散木也[illegible]）其二　擁腫寒山木。嵌空成酒尊。愧無江海量。偃蹇在君門。（齊賢曰。莊子。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illegible]偃蹇。）劉公是先生集瘿木樽詩　先民任天眞。吾僧見其器。其器云如何蓋若刳木顙不戕生以蔵不傷材以蔽。不以遂見遺。不以枯見棄。因其無用姿。使以有用意。取彼自然象。廓此斲然制。豈無淵唐工不欲散淳粹。豈無青黃文。不欲增巧偽。其高豈無蓋。不設龜蠡製。其下豈無舟。不著鶴鳥麗。任真肆獲落。肯慕金玉貴。兒童謂歎朴。婦女驚醜異。豈若輕薄子。形容混姦世。矜慇以相高。餙詭以自喜。淳風陷衰薄。古道良簡易。自非吳樽氏。慎勿同一醉。韓維南陽集崔象之攜長詩示予且欲以瘿木樽相付作詩謝之。　君家瘿木尊醜怪不可狀。自非好事者。棄置等瓮盎。作詩一千言。引類何其壯。且思高世士遺以資雅尚。曰予林壑性。受此顛宜當。我今衰病餘。卷縮就閒放。才非時用宜菰器正相況。敢邀高世名。自顧識與詩。再拜謝佳意。君何投之妄。（積澄懷驥。每爲中花叢。快森有今予心遺小釱摯瘦傳酣曲酒晴。一架花瓷殘忽散比參悛讀一遍以然之。然不如在屋墳閒也。））

瘤樽

（宋王黃州小畜集瘤樽銘（并序余佑於廬賦山中取斜。受一斗七升。以其狀側作文本以承之。）老樹蟠拳突如蚨蚓。旁生贅瘤。吾兒好古。爰命斤斧致之予所。不雕不鏤。匪方匪圓。貴其天然。鯨呀虎蹲。如臼如盆。命爲瘤樽。溪側山阿。廢之新荷。非象非犧。把以長杓。自斟自酌。用全吾朴。）

蟠樽

（宋李方叔濟南集蟠尊銘　惟汝輪囷。匠石舍旃。不材爲壽。宜永厥年。孰來相之。以汝爲尊。刳心就刑。遂戕汝天。輪囷爲累。視醜爲妍。求自百尋。登我象筵。母慕犧象。青黃約鮮。廢之溝中之捐。豎汝在巔恣匪效然。南有淵濱未如執贄。）

石方樽

（李方叔濟南集王彥溫多怒。許惠紫縣石方尊持以貯酒作詩取之。　紫山堅石如水蒼。斷爲大尊直且方。料的胡能問壺聊獻酬。不解隨解揚。勿言研材用非樽趙策文章皆代性請有毛穎不中書尊及時時一中聖肯蕨是）

子欽山村但惜田家老瓦盆已剗軺乘代杯飲願君持此比瓦尊

訶陵樽

唐皮日休集訶陵樽詩一片鼉魚殼其中生翠波買須饒紫貝用合對紅螺盡瀉判狂藥禁敲任浩歌明朝與君後爭那玉山何陸龜蒙詩魚骼匠成樽猶殘海浪痕外堪欺玳瑁中可酌昆崙（酒名）水繞苔磯曲山當草閣門此中醒復醉何必問乾坤

藤尊

高麗圖經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纏之舟中嵲屼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印郡文記之蘇老泉集藤樽詩　枯藤生幽谷屢縮似無材不意猶為累剗中作酒杯君知我好異贈我酌村醪衰意方多感為君當數開藤樽結如螺村酒綠如水開樽自獻酬竟日成野醉青莎可為席白石可為机何當酌清泉永以思君子蘇東坡集松醪賦酌以癭藤之紋樽薦以石蟹之霜螯

芙蓉尊

高麗圖經酒尊之形上有蓋如芙蓉花之方苞也間金塗飾長頸廣腹高二尺量容一斗二升

汝甆酒尊

金趙周臣滏水集秘色創尊形中泓貯醁醽縮肩潛蝘蜓嬌腹漲青寧巧琢晴嵐古圓堪君玉瑩銀玉猶羽化風雨慎緘扃

瑹碧樽

海錄碎事劉楨瓜賦為彫玉之几酌瑹碧之樽

桂尊

玉海郊祀歌練時日一尊桂酒賓八鄉（注晉灼曰尊大尊也元帝時大宰丞李元紀以水漬桂為大尊酒）

倅尊

玉海韓詩外傳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范昭曰願君之倅尊以為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尊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尊孔子聞之曰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尊為壽公令左右酌尊以獻晏子令徹去之）

反坫出尊

禮記明堂位反坫出尊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

五獻之尊

禮記禮器五獻之尊疏曰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獻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其饗有酒列尊之法故云尊也

黃彝之尊

金樓子夜光之璧黃彝之尊始乃中山之璞溪林之幹及良工琢磨則登廟廊之上矣

五斛之鐏

宋陳齊俞集說河以五斛之鐏為五斛之受則滿而不溢復加之一勺則傾覆傷敗乃至理勢之常也

射中酒尊

太平御覽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覇前酒樽覇坐不動

湖涯酒鐏

太平廣記漢永平十一年廬江晥侯國有湖晥小兒曰陳壽陳挺相與釣於湖涯爵見湖涯有酒鐏色正黃沃水以為銅也涉取之滑重不能舉入淵中見如錢正黃耶共撥捨各得滿手

鬼竊酒尊

古今事通有中官宿官坡館見童子捧酒尊有三人至云崔常侍來何遲俄一人至叙離別意中官脫絳衣覆錦衾四人聯句歌曰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朗月閑復閑夜長路遠山復山起視戶扃如故餘酒及詩尊在館吏云里人有會者失酒尊（宣室志）

飲福以上尊

玉海宋祥符元年九月壬戌禮儀使言皇帝飲福酒以上尊太尉而下以罍令告廟及封禪望合尚食奉御於上尊酌酒以進以交神明之福從之十月辛亥享圜臺上飲福酒十二月丁酉內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王女白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

分遺上尊

悅生隨抄呂正獻作相時每月以上尊分遺親舊楊應之學士公之甥也月送兩壺楊得酒即送酒家易常酒數壺歛飲即取之東萊公以為楊學士英氣偉度必不以啓古問當玩上尊滋味為美也得酒貴多不問美惡

賜酒上尊

漢書平當傳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如淳曰酒自有澆醇之異非必繫之米）元史董文炳傳文炳子士選時丞相完澤用劉深言征八百媳婦國帝用兵意堅無敢諫者士選獨言明辯不止帝感之起未數月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二哥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尊以旌直言　張珪傳延祐三年七月帝憶珪召賜上尊御衣帝紀天曆元年文宗賜燕鐵木兒上尊元許有壬至正集和閑閑承賜上尊韻　百年勝參滿方輿萬里遨遊盡坦途風月情懷冰雪句神仙官府帝王都御香隸馥沾書几宮醖流春到樂壺我欲大書承慶事愧無椽筆似君謨

賜金尊

宋史紹興五年正月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為淮東西江東宣撫使壬申朝辭命內侍出金盤尊斝賜酒一行因以尊賜之元史董俊傳子文忠為符寶郎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之以懲衆文忠言宜付有司戮之既皆得其誣狀遂詔原之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

賜彝尊

唐書牛僧孺為左僕射以足疾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賜彝尊詔曰精金古器比似君子（玉海法理云賜清廟器六事皆先金作之如古制）

試彝尊銘

唐書崔洪傳洪為堯

（州司功參軍選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拖特擢試彝尊銘曰。于清廟器。試以此題相命。）

獻常滿樽（舊唐書李敬玄傳。敬玄弟元素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時懷州刺史李文暕調率金銀造常滿樽以獻。百姓甚弊之。官吏無敢異議者。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送葬以銀尊（太平御覽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銀樽送之。）

行酒以金尊（唐書唐田令孜從僖宗幸蜀。大勞將士不及成都黃頭軍。皆竊怨。令孜置酒會諸將。以黃金尊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患。均士庶。識大顧也。）

不酌大樽（孔子世家補曾哀公七年。大宰嚭問子貢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而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大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行戴十尊（莊子市〻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有與之吏者行道木羊而以其尊顯。）

攄瓠爲尊（莊子逍遙遊。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攄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而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說。攄者繩絡之也。樽者漆之如酒樽。以繩結縛。用渡江湖。南人所謂腰舟也。）

從酒守尊（內雜。晏子曰。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北海尊（書林廣記。孔融爲北海太守時。座中客常滿。尊中酒不空。故當時有北海尊之號。）

飲不轉尊（風俗通。凡飲宴者移轉酒尊。令人訟諍。）

王衍益尊（小說。衆求王衍精神俊秀。風姿閑雅。山濤見而嘆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當與文游詣酒家飲。觀者如市。酒家益樽饋食。以延留之。出清狂錄）

自樂琴尊（辛文房唐才子傳。王維喪妻不再娶。孤居三十年。別墅在藍田縣南輞川。亭館相望。自寫其景物奇勝。日與文士丘丹裴迪崔興宗遊覽賦詩。琴樽自樂。）

十詠有酒尊（張表臣珊瑚鉤詩話。咸通中。皮襲美著酒中十詠。以繼東皐子酒譜之後。而有酒樽。）

雪堂義尊（蘇東坡仇池筆記。昔在黃州。鄰近四五州送酒。合置一器。謂之雪堂義尊。）

重九設尊（宋莊季裕雞肋編。成都上元至四月十八日。遊賞幾無虛辰。至重九又於五門之下設大尊。容數十斛。置杯杓。凡名道人者皆恣飲。如是者五日云。亦聞有異人奇詭之事。方太平盛時。公私富貴。上下佚樂。不可一一載也。）

詩文（文苑英華。孟匡朝金樽含霜賦　夫何卜晝之不暇。以清夜之方久。蚤玉漏之未窮。賴金樽兮有酒。霜入室兮夜何長。樽含霜而體潔。霜覆醲而金光。適足助乎天性。亦何傷乎酒德。夫如是樽既可賞。霜亦可觀。味賀蘭桂。影奪銷紈。疊華彩於銀燭。散餘光於玉盤。況東堂清敞。北斗闌干。在公設宴。履獲相歡。心飲冰兮猶熱。酒飛霜兮豈寒。斯蓋爲上台之式。百辟少牢之設。九流明命。先選俾士。余謀五權立。而群才入鏡。三人行而一人同舟。並錯薪於翹楚。異攀桂之淹留。每賞崇乎夜際。故樽列而霜浮乎時。星藏道盡。出有寒源引。飈風爲排佪。玉光杯上。霧起鑪前。香覆。對樽影而霜含。況霜姿而粉傳。非兕觥其觖。粲乎白寒。會心挈矩凝然抱素於是。執簡爲名。比玉同貞。結而能白。冲而不盈。光露疲之舊。庶列神鍾之遠聲。豈獨坐中藏器。酒上含情者哉。至海崔駰尊銘曰。惟歲之元。朝賀奉尊。金罍犧象。嘉禮具存。獻酬交錯。萬國咸歡。　蔡邕尊銘曰。酒以成

禮。弗愆以淫。德將無醉。過則荒淫。盈而不冲。古人所箴。尚鑒茲器。茂勉厥心。唐韋應物詩　對芳樽　對芳樽。醉來百事何足論。遥見青山始一醒。欲著接離還復昏。李建勲詩　踏青樽前　期君速行樂。不要旋還家。永日雖無雨。東風自落花。詩毫粘酒淚。歌袖向人斜。薄暮忘歸路。垂楊噪亂鴉。　樽前　官爲將相復何求。世路多端早合休。漸老更知春可惜。正歡惟怕客難留。雨催草色還依舊。晴放花枝始自由。莫厭百壺相勸倒。免教無事結閑愁。傳巖老詩　尊前　尊前唱徹竹枝歌。年去年來奈老何。風雨一簾春事晚。關河萬里客愁多。星星髮鬢羞明鏡。冉冉光陰嘆擲梭。翻憶少年強健日。酒酣把劍舞婆娑。宋洪适盤洲集　荅小隱閑野處開尊　遣我雙魚集　華尚疑信馬誤隨車。綠鬢自是不如肉。酒薄須知大勝茶。翠袖明朝肴倚竹。蘭燈昨夜報開花。飲闌同步層臺月。古堞見亭見綺霞。王十朋梅溪集　呂齡頻開尊再用前韻　人生常患如意稀。利名擾擾何足奇。誰能如我惠連弟。有園有酒無能詩。種秫西疇都幾斛。時見小童馳片幅。風軒酒掃人相呼。適有嘉魚饋羊續。熊見山瞿梧集　賦竹居文樽一首　郡筒對峙王清圃。絕勝當年碧筒蓮。傾釀尚伴春楚楚。開樽猶帶雨消消。昔遺溪上晉六逸。今入飲中唐八僊。一稱青奴凉更好。醉來乘月伴高眠。郡）

子擊壤集　安樂窩中酒一罇　安樂窩中酒一罇。非唯養氣又頤真。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絪縕。醲酣情味難名狀。醞釀功夫莫指陳。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寄經綸。鳳凰樓下逍遥客。郟鄏城中自在人。高閣望時花似錦。小車行處草如茵。卷舒萬世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雨後靜觀山意思。風前閑看月精神。這般事業權衡別。振古英雄（一本作豪）恐未聞。　謝寓寺丞惠希夷罇　仙掌峯巒峭不收。希夷（陳圖南也）去後遂無儔。能斟時事高抬手。善酌人情略撥頭。畫虎不成心尚在。悲麟無應淚横流。悟來不必多言語。贏得清閑第一籌。　徐仲衡詩　謝浩然以朋尊送詩來　香醆萍猗雨帶煙。追遊仍近帝城邊。佳期共草長門賦。度曲誰調錦瑟絃。醉裏湖山非我有。詩中圖畫獨君便。明朝并遣芳樽至。勝詣蠻牋爲擣蓮。（倚蓮花爲書方滑。）元李獻陵陽集　鄉曲諸名勝不鄙老朽移尊見過風誼尚古。語笑甚歡。縣借吕黎人日城南詩韻少見謝意。　人生貴合併。造物忌耦弄。顛興同社聞。正坐兩蹴溱南城七日游。前事諸賢用。但慙茅屋陋。不足置觴從。此會豈偶然。歲月日時共（廿壬寅）四癸義可取。三士老堪送。况有賽東陽。初不減潘詡。渴吻大已燥。樂飲宜一縱。笑談更温克。容與非倥傯。承言戢厚意。拜嘉敢不重。

滕仲禮東菴集　張閏甫惠文樽　此君攜酒過幽窗。夢覺驚逢碧玉雙。便約故人文字飲。共聽風雨瀉秋江。　郭昂野齋詩集　樽前戲作　勾引吟情入醉鄉。主人爲出紫雲觴。新聲不隔銀屏暖。舊恨曾留錦被香。一段鬢雲分翡翠。兩彎眉黛蹙瀟湘。誰卻八尺纏頭錦。收拾春風入洞房。　鴛鴦沙暖各風流。野鶴無情得自由。濁酒一盃心已了。白雲高卧海天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五　九眞

尊

帝王追尊

杜佑通典天子追尊考妣（上尊號附。周。漢。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唐。）周武王追尊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盧植曰。大王。王季之父也。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纘是。文王續緒。王業所興。故追王也。王妣亦同。）尊其號所以追之。不以卑臨尊也。（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追王大王王季以下者。以王迹之所由也。文王構王業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孔叢子居衛篇。申祥問曰。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邑。退犬夷。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漢高祖追尊妣曰昭靈后。（東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魏文帝即王位。尚書令桓階等奏。臣聞尊祖敬宗。古之大義。故六代之君。未嘗不追崇始祖。顯彰所出。先王應期撥亂。啓魏大業。然禰廟未有異號。非崇孝敬。示無窮之義也。太尉公侯宜有尊號。所以表功著德。從事顯名者也。故易言乾坤皆曰合德。言大人與天地合。臣等以爲太尉公侯誕育聖哲。以濟群品。可謂資始。其德之號。莫過於大王。詔曰。前奏以朝車迎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神主。然君不宜但依故爵乘朝車也。禮有尊親之義。爲可依諸王比。更議。博士祭酒孫欽等議。按春秋之義。五等諸侯卒葬皆稱公。乃與王者之後宋公同號。然臣子褒崇其君父。以此言之。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侯誕育大皇。篤生武王。奄有四方。其功德之號。莫過大王。今迎神主。宜乘王車。又宜先遣使者上謚號爲大王。於是漢帝追謚爲大王。及受禪。追尊大王爲太皇皇帝。考武王爲武皇帝。尊王太后爲皇太后。明帝太

和三年六月司空陳羣等議以爲周武追尊太王王季文王皆爲王是時周天子以爲王號追尊卽同號謂不以卑臨尊也魏以皇帝爲號今追號皇曾祖中常侍大長秋特進君爲王乃以卑臨尊也故漢祖尊其父爲上皇自是後以諸侯爲帝者皆尊其父爲皇也大長秋特進君宜號高皇載主宜以金根車可遣大鴻臚持節乘大使車從騶騎奉印綬卽鄴廟以大牢告祠從之又詔曰蓋聞尊嚴祖考所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光昌王業而詩書之義追尊稷卨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發迹於高皇高皇之父處士君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以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以下會議號謚侍中劉曄議周王所以后稷爲祖者以其唐之諸侯佐堯有大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而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愚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侍中繆襲議以爲元者一也首也氣之初也是以周文演易以冠四德仲尼作春秋以統三正又謚法曰行義悅人曰元尊仁貴德曰元處士君宜追加謚號曰元皇大傅鍾繇議按禮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乃唐堯之所以敦叙於九族也其禮上殺於五非不孝敬於祖也下殺於五非不慈愛於其孫也旁殺於五非不篤友於昆弟也故爲族屬以禮殺之處士君其數在六於屬已盡其廟當毀其主當遷今若追崇帝王之號天下素不聞其受命之符則是武皇帝櫛風沐雨勤勞天下爲非功也推以人情普天率土不襲此議處士君明神不安此禮今諸博士以禮斷之其議可從詔從之　晉武帝受禪後太始元年追尊皇祖宣王曰宣皇帝伯考景王曰景皇帝皇考文王曰文皇帝宣王妃張氏爲宣穆皇后尊大妃王氏爲皇太后　宋武帝受禪追尊皇考爲孝皇帝皇妣爲穆皇后策曰維永初元年七月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考尊號曰孝皇帝仰惟聖靈遐邈阻遠昔有周丕崇祚興昌季其在魏晉亦中情禮所以事追永孝所因者本謹稽式上代考諸今惟稱謂旣極情典攸遂所以仰順天人俯務率土在心遠慕庶云有慰追尊先后策曰維年月朔皇帝謹遣某官某奉策上皇妣尊號曰孝穆皇后伏惟皇妣資坤厚之性體母儀之德專美姜嫄齊列任姒訓穆中閨化流自遠膺歷遂之期纘茲天位謹依前典敬奉大禮仰慕聖善之愛俯增蓼莪之思　齊高帝受禪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曰孝皇后（南史齊文惠皇太子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號世宗）　梁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文皇帝妣曰獻皇后　陳武帝受禪追尊考曰景皇帝妣董氏曰安皇后　後魏道武帝

稱尊號後追尊遠祖二十餘代皆稱皇帝則歷代未聞也不復更載謚號焉北齊文宣帝受東魏禪追尊祖爲文穆帝妣爲文穆皇后考爲獻武皇帝兄爲文襄皇帝母爲皇太后　後周閔帝受西魏禪稱天王追尊考曰文王後其弟明帝立稱帝號追尊文王曰文皇帝後其弟武帝立追尊曰德皇帝（北史周本紀高祖建德元年四月庚寅追尊略陽公爲孝閔皇帝）隋書本紀高祖開皇元年二月乙丑追尊皇考爲武元皇帝廟號太祖皇妣呂氏爲元明皇后唐書大唐武德元年五月追謚高祖爲宣簡公曾祖爲懿王祖爲景皇帝父爲元皇帝天寶二載三月追尊咎繇爲德明皇帝涼武昭王爲興聖皇帝仍各立廟每歲四孟月享祭至寶應中禮儀使杜鴻漸請停四時獻享資治通鑑唐高宗上元元年秋八月壬辰追尊宣簡公爲宣皇帝妣張氏爲宣莊皇后懿王爲光皇帝妣賈氏爲光懿皇后太武皇帝爲神堯皇帝大穆皇后爲大穆神皇后文皇帝爲太宗文武聖皇帝文德皇后爲文德聖皇后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稱爲令南唐書南唐徐氏諸子屢請帝復姓帝謙抑不忘徐氏恩下其議百寮百官皆請乃復姓李改名昪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建王恪後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建王恪爲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超爲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爲孝安皇帝廟號睿宗榮爲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遼史后妃傳聖宗后蕭氏統和十九年冊爲齊天皇后開泰四年崩追尊仁德皇后玄祖后蕭氏興宗二十一年追尊簡獻皇后德祖后蕭氏興宗重熙二十一年追尊宣簡皇后肅祖后蕭氏乾統三年追尊昭烈皇后懿祖后蕭氏天祚乾統三年追尊莊敬皇后金史章宗紀大定二十九年二月始聽政追尊皇考爲皇帝尊母爲皇太后宣宗紀貞祐元年閏月辛未詔追尊皇妣爲皇太后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四月十四日成宗卽皇帝位追尊皇考曰皇帝

天子崇所生母杜佑通典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與范寧書訪其事寧答稱子不得爵命母妃是太子神號必也正名事可以稱母也邈更與寧書曰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明所以顯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於此也故太后之號定於前朝而當今所奉由也若必欲限章同於后而不覽其於妃則可同夫人之稱而加皇太以明尊無一體然於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得可行也又下嫁太子長稱妃然古無此稱出於後代今有皇太之稱是可論襃聖算又奉旨按公羊傳母以子貴言以此義尚允惶

（有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當后言所爲尊母非便極尊號也並后匹嫡譏存春秋謂議稱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稱夫人則非后之正也如皇太則並尊之母也害君之謂也君太夫人並不允者故仲建與徐邈書云后者婦人之貴號非妾則方尊在母則加太禮夫子之妃稱后關雎曰后妃之德后妃二名其義一也設使王后實內貴妾必不可稱妃遂人恭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明人之母則可人會成風葬者言禮也但子輩夫人而實殊同體故敬配禰章亞無服所服以爲異也鄭云達並從服惟君所服君嫡夫人從則有制重者故曰從君所服之也與羣從同重自是從皇母僕而非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王伯之命何得以私服廢喪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以干宗廟外之不得以接諸侯惟國內中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於內稱君曰公耳與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服所以知上有天王也遂往來吝釋范武子以其序去私情矣是以大妃卑撰服章備知太后惟不敢服於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以令無服之例也范子將卿須不虞同皇后服事以尊令議卿之自密矣書傳寸無天子庶母之大立妾除女君夫人可爲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

（與皇后未關二其號者所以關之情禮而定大妃之稱良有由矣宜同王極故上比稱皇后於祔廟故遂避僭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忘子禮者太后與妃義無異者假令國君在事自當稱夫人但王與無二名不得以國公夫人爲稱耳）太元十九年又詔追尊太后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衞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衞等議追尊會稽太妃爲簡文皇太后也晉（書孝武帝紀咸安二年九月甲寅追尊皇妣會稽王妃曰順皇后安帝紀隆安三年三月己巳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宋文帝元嘉元年司空錄尚書事臣羨之等言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坤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而天祚永違嚴親莫逮臣等參議追惟春秋近稽漢晉謹追上尊號爲皇太后禮官撰謚用崇寢廟資治通鑑唐僖宗文德元年夏四月庚午追尊上母王氏曰恭憲皇后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皇帝位尊太母元妃曰皇太后順帝紀至正二年二月丁酉追尊帝生母邁來迪爲貞裕徽聖皇后　諸侯崇所生母議

杜佑通典後漢許慎五經異義云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按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故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謹按尚書舜爲天子瞽叟爲士明起於近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玄駮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明無二嫡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哀姜薨于齊比之經在僖元年冬十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是也桓夫人文姜殺夫比之經在莊元年春三月夫人遜于齊其與姜大姓重差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袁准正論云腓俗之論曰庶子爲（公）可以尊其母爲夫人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按隱公

二年夫人子氏薨五年考仲子之宮上稱夫人下不應復言仲子明其與妾爲妻也秦人來歸成風之襚下稱夫人明其私尊不通於鄰國也左氏傳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袁准曰並后如夫人者六是也匹嫡元妃卒立妾爲夫人是也）公羊亦云母以子貴說曰穀梁云秦人來歸成風之襚秦不云夫人也就外不云夫人而見正焉夫男爲國君而母爲妾庶子孫所不忍臣下所不安故私稱於國中不加境外此人子之情國人之私而忘於禮法之正也假有庶子數人並爲三公欲各尊其母將何以止之非聖人者無法此大亂之道也　文帝立爲天子追尊本親議　漢宣帝追尊祖衞太子父史皇孫詔曰故皇太子在朝未有號謚有司請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史皇孫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曰悼園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曰戾園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曰戾后園置長丞周衞奉守如法有司復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益奉園人滿千六百家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哀帝初入爲太子祖母傅太后母丁后皆在國自稱以定

陶恭王爲稱（按元帝傳昭儀有寵產一男爲定陶恭王帝崩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成帝無繼嗣立定陶王爲太子詔徙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詔傅太后與丁后自居定陶國成帝崩太子立是爲哀帝）及即位高昌侯董宏上言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宏曰秦莊襄王母本夏氏爲華陽夫人及子楚即位俱稱太后今宜立定陶恭王后爲皇太后）左將軍師丹劾奏宏加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不道帝新立謙讓納丹言免宏爲庶人（時傅太后大怒要欲必稱尊號詰書非）後帝白令王太皇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紀成帝母稱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又曰春秋母以子貴遂尊傅太后爲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中郎將泠褒復奏言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置吏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恭皇立廟京師帝復下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言大司空師丹又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恭皇太后恭皇后以定陶恭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定陶恭皇號謚前已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

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縗三年而降其父母周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恭王立後奉承祭祀今恭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代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恭皇也由是上疑業免丹後歲餘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著尊尊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后丁后爲帝后後更號帝太后爲皇太后太后崩合葬稱孝元傅皇后陵其後爲王莽毀發棺號

後漢安帝建光元年有司上言皇考清河孝王至德純懿含弘光大既受帝祉載生明聖篤章法制宜有尊號不宜稱王宜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詔曰某告祠高廟使司空持節大鴻臚持進崇平侯常副奉策璽綬到清河上尊號桓帝即尊位追尊祖河間孝王曰孝穆皇妣趙氏曰孝穆后考蠡吾侯曰孝崇皇母曰孝崇園貴人靈帝即尊位追尊祖爲孝元皇妣夏氏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母董氏爲慎園貴人

魏文帝制以後如以傍枝入嗣大位不得加父母尊號詔曰禮

漢祖之尊太上皇是也其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漢氏諸侯之入皆受天子之命亂于宗也而猶顧其私親僭擬天號豈所謂爲人後之義哉使代若有諸侯入嗣者皆不得追加其私考爲皇妣爲后也敢有佞媚妖惑之人欲悅時主務建非義之事以亂正統者此股肱大臣所當會誅也其著于甲令書之金策藏諸宗廟副于三府尚書中書亦當各藏一通

齊明帝即尊位追尊考始安貞王爲景皇妣爲懿后

君尊

諸子瓊林國無二王國語（吳語）吳晉爭長未成晉使復命曰今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天子（僭王也淫僭也）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垣喻踰禮防舉組不可踰也言王室雖卑不可僭也）况蠻荊則何有於周室（言吳賤如而曰僭號况於蠻荊有何義於周室而不爲之）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命圭受錫圭之策命周禮伯執躬圭吳本稱伯故曰吳大伯）諸侯是以敢辭（辭不事吳）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干犯也）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

天子尊無上形至佚心至愉（荀子君子）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齊也天子尊故無匹）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爲敵）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令事恢告之官

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爲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

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老子法本）昔之得一者（一無爲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言侯王得一故能爲天下平正）其致之（致誡也謂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泄）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蹷（蹷其月反蹷也）

群書足用事對

（九皇萬乘帝位宸磐北辰南面朝萬國奉四海）

事實

名君貴帝禽殺蚩尤而諸侯咸尊爲天子（史本紀）堯舜德章而身尊（董仲舒傳）舜德爲聖人尊爲天子（記中庸）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杜詩）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記中庸）漢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揚雄疏）人主之尊辟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前賈誼治安策）隋文以萬乘之尊身決庶務（唐張玄素傳）太宗初謂我尊而傲賢侮士也（前唐張蘊古大寶箴）憲宗陛下九重之尊推崇無上（柳爲著請復尊號）易六經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易大有卦）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謙卦）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記坊記）諸子欲雖天

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孝經十六章）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宗廟也（家語子貢問）明主處必尊之勢（管明法解）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其主尊顯而姦不生（同上）凡有國之重器者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重令）人君所以尊安者爲其威立而令行也（版法解）凡人主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明法）貴富尊顯民歸之人主莫不欲也（形勢解）故尚賢使能則主尊（荀君道）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非十二子）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臣道）子思曰臣竊觀於此而尊君之威尊坐臨華門其禁多矣（孔叢子抗志）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韓非子有度）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姦劫）人主者天下一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功名）有天子之勢尊（解老）道盈體沖聖人之謙也易稱謙尊而光（劉子明謙）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咸之）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淮南繆稱訓）處尊位者必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詮言）諸史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前賈誼治安策）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于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晁錯傳）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主父偃徐樂嚴安書）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山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無怨（魏相傳）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貢禹傳）春秋之義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後前與傳）天子尊爲無上故天以爲子位臨臣庶威重四海（夏足傳）帝王之尊與天同德（夫志費淵傳）陛下以北辰之尊（費杜周傳）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李尋傳）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苟社稷之不重人君不得保其尊（劉蕡傳）聖人處宮室則思前王所以安朝萬國則思所以尊（謝偃傳）法一則主尊（趙冬曦傳）及禍亂已平君位尊安（蘇世長傳）人主居尊極之位顯生殺之權其爲威嚴峻矣（吳兢傳）宸極之尊躡之神器（五代史）文集降尊就卑懷璽藏龍（張平子西京賦）天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劉越石勸進表）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尊（杜建都）克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杜甫說）譬喻如堂尊無上矣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荀正論）與天同德（兵志見文曷）又說德薄而位尊辭不及矣（荀悅論）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韓非子安危）故桀貴爲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六反）君上愈卑私門益尊（孤憤）桀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紂亦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川揚朴）陛下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誠無將相材莫用大庭廣衆與之量校損萬乘之尊與臣下爭功乎（張行成傳）夫貢女子萬物臣僕之賤也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蕭望之傳）尊體題（元書樂高）高無與抗儼東來之賦偶然對如儼而肅事神明之僕而分周莫抗將安衆之利而勢無與均分之一定斷不可越義所當重樂其敢僭義始動合從有則持之柄之主殺由己衆無敢抗之衡賦陽山備述於萬物衆無不威祖象明於九級爲以雖衆聲律會元體題（元書無憐）萬高家德嚴崇隆貴位人臣之極而斷無可越之分據天下之利而信有獨專之勢

至尊

（羣書足用）事實名君世俗之爲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又誰與讓矣（荀子正論）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司馬相如封禪書）漢武帝詔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本紀）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施之罔極（董仲舒策制）朕夙寤晨興永思所以奉至尊彰洪業（同上）奉至尊之休德返衰世之陵夷（司馬相如傳）勤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也（五上）至尊天子也（司馬長卿封禪文）宣帝五鳳三年詔朕承至尊未能綏定匈奴（本紀）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路溫舒傳上書）帝辭側陋而登至尊（循吏傳）元帝永光四年詔朕承至尊之重不能燭理（本紀）成帝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谷永傳）願陛下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同上）唐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不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通鑑）臣伏見東宮皇太子居之而在內大安至尊居之反在外四方觀聽有不足焉（唐馬周傳）高宗太宗嘗命太子遊觀習射太子辭願得奉至尊居膝下（本紀）元宗至尊狀視於捬清（陸贄論前所答奏未抱行狀）德宗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景光（同上請數對群臣論事狀）諸子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孟子萬章上）明堂太廟袞冠解紱綬帶而寢非郎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淮南詮訓）諸史金門玉堂至尊之居（前五行志）承至尊之命（前宦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後漢謝弼傳）萬乘至尊天王至尊（北桃虎）降至尊而勞萬乘待能者以殊禮（北周武帝紀）文集君父至尊（道從于順徐會宋書）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王文考靈光殿賦）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杜甫日絕）至尊方旰食使爾布嘉惠（送樊御史）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諸將）陛下郊天地饗宗祧陰陽協和動植交暢丕建至尊之稱（柳宗元百官上尊號表）傳記天下至

尊即官存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白虎通）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言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司上健樂為）譬喻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後首長使風家）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孔光傳日蝕對衣申朔）反說秦滅六國升至尊之（日淺火曆書）儀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前賈誼過秦）雖敝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選張平子西京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宰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哉（唐陸贄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德宗朝）事對（君父勢倍　有秉家嘗　君參後欲）體題（無二無上　陞貴崇高　無喻泰貴）賦偶（會表入上位坐域也　位寰無敵執樓可為　秋辰於一也赫赫以操下令存於天也巍巍而在也　富貴無敵尔高貴險　貴則無敵谷爲有黨　倚辦臣陞高以如堂陛視民星衆為觸也　無得踰為執能與此　日表臨下天威動人　高天取一堂之譬巍然極為乘之為　與人之合而天圓其庭如堂之高而堂為獨尊）賦偶（諸真無上言備述於友矣踰以離聚衆拜陳於貴陛）聲律會元體題（巍巍矣乎　微者無上）賦偶（堂陛嚴為九土勢至高兮斧施為威權獨持）

位尊

諸儒鳴道集易無體彰之者乾坤也所以爲易之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不疑所行乃諸太成位觀天地設位乾坤成列則行乎其中立乎其中者已不言而諭可均見太成位乎其中矣易簡稱賢人非賢於人也不居其聖耳成位乎其中是乃正位居體者也真君無爲常不用而寓諸庸故必退託於虛位未嘗先人者也是以其德則稱賢而不稱聖其卦則處坤而不處乾於服則言裳而不言衣於數則居六而不居九然成位乎其中則立天下之正位茲所以爲皇極也尊莫加焉人以其尊之至而聖道之極致也固有歎其不可階而升至公孫丑則謂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道雖若此而位則居中天下同歸德則簡易一以該萬易所以無等而至平有足者皆可至特不可階而升使因於等級耳懷未觀易簡之若此則起歆羨之心乃至超出事物之表以求之於是循階歷級而進焉然以不見道而賢者過之欲於其能與之俱也故有亞聖之大賢而又有上賢次賢又其次則等級不可以悉數而謂之某賢於某若干既有等差易斯變矣皆慕高美之過也於是易者變而爲難簡者變而爲煩此大道所以不明而聖傳所以不屬也遂使後學乃謂直若登天猶不可及況易簡之甚邪聖人絕類離倫一何簡易之若此是使入聖之路所以卒至於堙滯皆不明之過由然非黃中之患也然則高者特高而已非尊也蓋高者等級之崇而尊者乃自然之成位非人力之可能也高以等級多而位衆故不尊而自然之成位則一而已無爲而生萬物至一而總群動茲所以獨尊爲尊無二上故也此真土之精中蘊君火具內外之景而無生成者也生生之易如斯而已過是則位雖高終不與此愈用力而愈遠矣學者安可不深明易簡之理得易簡之理則高美之道舉積此矣知學道而不知明辨正偽非善學也

元始天尊

茅山志上清道祖大洞至尊元始天王上皇天帝紫霞虛皇天尊　元始天王乃玉清元始天中之尊黃庭經云上清紫霞虛皇尊玉緯經云虛皇者大道之所理即大道之域也羅三清道之祖也九天生神章稱大洞尊神是也　聖師高聖太上玉晨元皇大道君玉晨大道君居協晨靈觀蔆層之臺治蘂珠日闕館七映紫房左帶神虎右珮金真龍冠鳳褚羽褐錦帔侍衛天真玉童玉女各三萬人所謂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上清真人為老君之師萬道之主有傳紀名八素上經又曰太上隱書金真玉光鬱落七元八景飛經黃庭經所稱太上玉晨大道君正太上之尊也　聖師紫宸太微天帝大道君太微天帝爲三十六天帝之主治太微紫宸玉闕之內授以金闕帝君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暎迴霞赤童玄炎飆象凡十六字此是採服飛根之道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聖師金闕帝宸後聖玄元上道君玄元上道君地皇之胄居瓊臺之殿侍女從官三萬人上升上清中將太極下治十天乘三素飛輿陰察觧絕洞臺諸天河海翔眹小有解駕龜山以拔試衆仙隨才授職五年一下將一年一朝上清有傳紀名靈書紫文一曰五老寶經今三天刊紀是也　聖師上清九微太真玉保王金闕上相大司命高晨師東海王明青華小童大道君青童大君一號青蓋紫童一號斗中真人治東海大方諸宮東華山丹闕黃房之內乘碧霞流景雲輿帶飛青翠羽龍青翠羽龍帔從桑林千真受消于三元真一經受大虛赤真人消魔經以晉代降魏夫人家嘗以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與茅司命同至句曲推校學者有傳紀名王保洞觀樣一曰雲林上玄品　聖師金闕上宰西極西城總真道君總真大君姓王諱遠字方平益州西城山即西極總真之府領仙官五千人治其所茅司命之師也嘗降蔡經家會麻姑漢安元年壬午從者君降鶴鳴山受天師張道陵經符千卷降陽洛山受清虛真人清虛上經三十三卷晉代復降陽洛受道於魏夫人及受揚許三真經清藏以二日同茅司命游盱華陽推校學

真男女當爲真人者，成都括蒼芫崙皆爲總真仙府，王君總司太平下教二十四真人，是爲三洞教主聖師小有天王太素清虛道君。

上清經籙聖師七傳真系之譜。

元始虛皇天尊
太微天帝大道君
太上玉宸大道君
後聖玄元大道君
上宰總真道君
上相青童道君
小有清虛道君

唐白居易長慶集畫元始天尊讚（并序）。元者諸天之先，始者萬靈之母，混而成一，強以爲名。至哉無上尊，得以是爲號。正月二十有三日，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上九仙之月，過八音之日也。皇帝敎弘玄訓，業奉真宗，承文祖之貽謀，申孝孫之誠敬，以謂元始天尊者，其儀不遠，隨相而生，神用無方，應念而至。欽命設繪素，展儀形，五彩彰施，七寶嚴飾，所以表當宁之罪悃，感在天之聖神，道玄應於希夷，業靈祐於肹蠁。詞臣承命，跪唱讚云。　玄聖何在，天上天。欲往從之，窅無緣。命工設色，五彩宣。怨如真相，現於前。理應冥兮玄又玄，薦百福兮無萬年。

來和天尊

事林廣記：來和天尊者，有楊礪者，未仕時，夢至一宮府，一人衣冠狀貌甚古，語礪曰：汝能從吾遊乎。礪唯唯，遂引礪至一宮殿，深邃嚴密，一王者秉珪南面最上坐。礪方拜，次見案上簿籍填委，列世人姓名于上，竊視之，見已名冠其首，因請其所以。主案者指王示礪曰：此來和天尊也。異日當爲汝主，宜善事之。礪再拜而出，後登進士第，爲襄王府記室。礪歸語其子曰：吾觀襄王儀表，真向所夢來和天尊也。至道初，太宗立襄王爲皇太子，繼登大寶，即宋真宗云。張師正括異志：刑部尚書楊公礪，爲員外郎時，嘗夢人引導，云謁來和天尊，及見天尊年甚少，睟務之姿，若冰玉焉。楊公伏謁，天尊慰藉之甚厚，及覺，莫諭其事。後章聖皇帝育德儲闈，尹正神州，楊公入幕，始謁而歸，語諸子弟曰：吾適謁皇太子，乃吾頃夢來和天尊之儀狀也。事在礪本傳。

保生天尊

台州府志：天慶觀，宋祥符二年，詔東京建昭應宮，且加九天司命尊號曰保生天尊。宋夏文莊公集奉和御製九天司命降臨。　緝熙綿寓肅邊疆，眷祉紛綸顯聿昌。真馭音期通夢寐，嚴宸精意絜壇場。青煙滿上盈中禁，碧輦宵分下彼蒼。照地輝光棠鶴唳，霧入嘉氣雜薌鄉。峒山順拜鴻儀展，大古靈源密命揚。戴仰金姿唯睟穆，猜膺雲礪更輝煌。曉霞微動馭狻唳，弦月斜明玉瑱方。丹鳳卷旗嚴藻衛，綠車旋軫向仙鄉。春祺渙汗均流慶，齊唱昭肥紀降祥。爲國頌聲皆載路，巍巍聲烈邁成康。

唐張九齡曲江集畫天尊像銘（并序）。　畫天尊像者，贈吏部侍郎武功蘇公夫人崔氏爲公卒哭日之所作也。蘇公有重名於時，未大用而奄違命，不遂當代，所悲允作。嬪于公，躬出在疚，援詩以誓，其靡執禮而哭於寢。哀而能感，感而能通，極希微而不見，中恍惚其如有，於是砍介景福，將祈太清，因心寓象，命工設色，飾金闕玉書，元天不遠，真官在列，颯若靈氣，攔其神光，彼昭厥誠，允述其懷，斯所謂玄鑒無昧，當受福帝之符，幽魂有憑，必署昇仙之籙。此固崔氏至願也。有足悲者，不其猗歟。銘曰：　至哉天京，哭胡不及。上有靈府，望其所集。彼美孟姜，聞斯洞觀。仙道貴度，我君列已。猗歟我君，蔚爲人傑。命屈金錄，神傳玉訣。遊魂大素，介福上清。式圖元象，永觀厥成。白居易長慶集畫大羅天尊讚文　道用無窮，統之者大聖；神化不測，感之者至誠。非圖像無以示儀形，非供養無以展嚴敬，故一合一禮而福隨之。畫大羅天尊者，奉爲頓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忌辰之所造也。皇帝祖玄元之風，嗣清淨之理，志在善繼，心惟孝思，申命工人，彰施繪事，粹容儼若，真相炳焉，憑志誠而上通，垂景福而下濟。詞臣奉詔，恭爲讚云。　真通之象，孝感之心。來上瞻仰，在天照臨。書爲精誠，發爲圖寫。如從大羅，應念而下。　又唐元和己丑歲四月十四日畫大羅天尊一軀成，恭爲睿聖文武皇帝降誕之辰所造。惟歲之春，惟月之望，誕千年一聖之始，降百祥萬壽之初，電繞樞而夜明，雷出震而時泰。皇帝孝欽寅畏，勤勞謙以謂無疆之休，雖肇自於元聖，莫大之慶，思廣被於群生。爰命國工，俾陳繪事，真相儼若，玄風穆如，疑從大羅，感聖而降，至誠上通，於一德景福旁濟於萬靈，休命欽光，自茲無極。詞臣承詔，恭爲讚曰：　大羅天兮高不測，浩無倪兮杳無極。中有聖兮無上尊，惟玄德兮可升聞。圖相好兮仰高真，誠上感兮福下臻。俾百祥兮與萬壽，配勝日兮而長新。文苑英華唐梁肅大羅天尊畫像讚（并序）。維唐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集無宣字）孝皇帝，以大功平大難，以大孝纘大業，少康復業（集作夏），下武繼文，正丕崇千古同德。亦既獻代，去而上仙，衣冠留于喬岳，曜魄歸乎太極。惟夏四月十有八日，實遺弓之辰，皇上退聖（集作饗）祖之烈，光申孝孫之永慕，載揚至（集作大）道之順，用弘上清之福，爰詔國工，以是日畫大羅天尊像一軀，混成真精，揮倬神化，包裹六極，覆露九皇，巍乎道主之德，相既明至哉，聖人之孝思可見。小臣肅拜手（集作首）受詔，爲之讚云（集作曰）。　主陽之居，無窮之門。大羅之界，象帝之尊。文明武德，有赫孝宣。道光乾元，人畏軒轅。粹其睿宗，嗣武統天。盛圖尊容，追孝前文。肅拜稽首，臣欽颺言，惟

此功德載煥載言既祐聖神介福無邊亦祐我后壽考萬年播芳大金趙承之賀王屋山天尊降表　威德感通真靈降格金簡玉札自古莫窺夙馬雲車乃今親覩（中賀）竊以先朝秘殿肇祖帝之躬臨近歲南郊赫聚星之至應蓋已和同而無間固宜陟降而弗違非聖孰能實天先事恭惟皇帝陛下力行悉寶深體道樞事帝極其齋祇震于神物保民達乎仁愛播爲頌聲方當定鼎之陪都載肆封巒之盛典仍即仙山之勝復膺聡馭之游維申錫於休祥可探知於天意臣久參從案邊守州符阻偕來賀之班第整無疆之祝

石天尊　太平廣記巫山神女祠隔岸有石天尊拜侶

鐵天尊　輿地紀勝潼川鐵天尊在飛烏縣廣福觀天實中節度使章仇兼瓊鑄靈應甚多

古木像天尊　太平廣記黃觀福者百丈縣民之女也幼不茹葷血好清淨憩謂父母曰門前水中極有異物常時多與父母說奇事先兆往往信驗聞之因以爲然隨往者之水果洶湧乃自投水中良久不出濾之得一古木像天尊金彩已駮狀貌與女無異水即澄靜詳女仙傳黃觀福

玉石天尊　安祿山事迹天長節安祿山進玉石天尊一鋪請於湯所安置玄宗命置於池內暖殿

木紋如天尊　茅亭客話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紋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其觀主賜紫及茶絹等物令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芝類天尊　太平廣記唐天寶中臨川李嘉所居柱上生芝類天尊

神尊　元真子碧虛爲元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郛之帝曰祇畧紫微之帝曰神畧碧空之帝曰靈荒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神尊曰朕有天祇早曰朕有地靈荒惟天地之名而問之祇早曰乾穹煞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縈遶層轍日月中交帶河漢靶雰拖雲霞列仙天宮餘顧帝之上而居焉

泰元尊　海錄碎事泰元尊天神也泰房軼

師嚴道尊　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師嚴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

義皇道尊　唐陸龜蒙笠澤叢書幽居賦遇境逍遥就魚鳥之性樂閒棲散誕見義皇之道尊

天王至尊　東漢書孔融傳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爲聖躬國爲神器

文動至尊　北史董紹傳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薛憕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令紹爲第三表操筆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用之

無功之尊　史記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配天之尊　唐御宗元集禮部賀冊尊號表臣聞立極之大四海無以報神功配天之尊萬物不能崇聖德

紫極之尊　任于淵乾元節開啓疏七寶千重永護玉毫之相衆星北拱長扶紫極之尊

齒爵之尊　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謁葉寺丞啓仕以爲貧已久冒軒裳之寵老而辭位更濫居齒爵之尊

一統之尊　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慶八十表明堂受釐萬方一統之尊神衆儲祥八秩同大春之算稽諸前古曾未多聞

仰之彌尊　元王惲秋澗集中丞王公詩文汪汪黃陂撓之不渾岩岩高山仰之彌尊

五福之尊　元王惲秋澗集貫公世德碑有遐福大集公身八秩之壽五福之尊

德薄位尊　易繫辭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

天下達尊　孟子公孫丑下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卑踰尊　孟子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年同以尊　左傳昭元年楚子干奔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

德尊　說書蹐鼇先生曰武王以太公爲尚父而憲宗亦得郭子儀爲尚父桓公以管仲爲仲父而夏侯泰亦以秦泌爲仲父是皆尊之也何如亦曰德而已矣

以卑易尊　戰國策蘇子曰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

周道尊尊　史記梁孝王世家太后謂帝曰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帝召諸大臣曰太后言何謂也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殷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

定一尊　史記李斯傳斯上書曰古者天子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注索隱曰劉氏云本）

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内共尊主一尊。故大定一尊也。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案之便。

吉事尚尊 荀子大略篇。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天付位名。喪事以親者為主。禮記曰。以服之精麤為序也。）

道存則尊 把朴子嘉遁篇。且夫道存則尊。德盛則貴。

犬傍無歡尊（韻府羣玉。齊王亮為晉陵守。時晉陵令沈嘖之好犯亮父名。亮不堪。遂啓代之。嘖之怏怏曰。下官以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歡尊傍犬為犬傍無歡尊。若是有心悠。無心攸。乙普乖亮不履下床跣足。嘖之大笑去。）

萬國尊（唐韋應物詩。雄都定鼎地。勢據萬國尊。河岳出雲雨。土圭酌乾坤。）

將相重則君尊（唐李衛公集論朝廷事體狀。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亦由將相重則君尊。其勢然也。）

學成行尊（唐韓昌黎集太學生何蕃傳。蕃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抗。）

身沒名尊（唐皇甫湜持正集傷獨孤賦。閔古人所孜孜兮。貴身沒而名尊。顏冉不登下壽兮。門百里而愈尊。）

日休四尊（唐皮日休集鹿門隱書。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訕。自尊其己。孩孺不得而娛。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曰四尊。）

一時推尊（宋蘇東坡集題陳吏部詩敘。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公之孫師仲錄公之詩二十五篇以示余。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略云。）

可法可尊（宋張元幹代賀侍御啓。學術貫通於古今。名節達追於賢哲。柔不茹而剛不吐。事可法而德可尊。）

北極齊尊（宋王珪華陽集。北極齊尊。諸天密護。流景光而配日。崇厚德以儀增。顏真卿詩。尚書北斗尊。）

崇廟稱尊（宋韓魏公安陽集并州新修廟學記。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振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謂達其本者也。）

道義日尊（元王惲秋澗集追謚都運梁公制。尤儒者德之問。有泰和能臣之聲。經綸事往。道義日尊。）

恪尊（北史吐谷渾傳。其主夸呂立。號其妻為恪尊。又周書。號為恪尊。）

邑尊（宋洪适盤洲集。宗人應賢娶源張氏之婿也。治邑清介。一無所私。其刑獄貽書郡莱主以邑尊稱之。其里諺如此。戲成絕句。自書為門婿于今是邑尊。秋毫無假借。情話與誰論。）

不動尊（頌古聯珠。慈明圓禪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提不起。高峯妙曰。提不起。茫茫宇宙誰能委。秋江清夜月澄鱗。鷺鷥飛入蘆花裏。）

惟我獨尊（佛祖統紀三教出興篇云。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佛從母夫人右脇而出。自行七步。舉右手而言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

兩足尊（法華經云。無上兩足尊。顧況第一法。如來福足慧足。故名兩足。）

金龍尊（光明經云。過去有王名金龍尊。常以讚嘆讚嘆。）

各自稱尊（佛祖統紀。宋孝宗幸上竺大士殿。問訥法師合拜不合拜。師曰。不拜則各自稱尊。拜則遞相恭敬。上忻然致拜。）

聖道獨尊（輔教編必孝篇云。夫聖人之道大繫巍巍乎獨尊於人矣。不可得而生也。不可得而死也。及其應物。亦同乎天人。尚必順乎人道。不敢忘其母之親。死不敢拒其父之見命。）

人尊（寶積經。加持於伏聖導師。能了知親近於諸友。人尊悉照見。）

世尊（翻譯名義。梵語路迦那他。華言世尊。天上人間所共尊。故此佛十種通號之一也。）

大覺世尊（仁王經疏云。覺中道理。名為大覺。天人所重。名曰世尊。）

大孝釋迦尊（盂蘭盆經疏云。稽首三界主。大孝釋迦尊。累劫報親恩。積因成正覺。并公序。）

道德至尊（須真天子經。道德至尊。及大神足。以法寶施示人覺衆并今）

貴極至尊（金光明玄義。今明帝者慧具三義。謂帝慧王也。帝則貴極至尊至重。慧則神謀聖策。王則萬國朝歆。備此三義。稱帝慧王。）

不信三尊（罪業報應教化地獄經。信相白佛。有衆生身體頑痺。眉鬚墮落。舉身洪爛。鳥棲鹿宿。人跡永絕。玷汚親族。人不喜見。名為癩病。何罪所致。以前世時坐不信三尊。不孝父母。破壞塔寺。剝脫道人。斫射賢聖。傷害師長。常無返復。背恩忘義。常行苟且。婬媟所尊。不避親疏。無有羞恥。故獲斯罪。）

妙湛總持不動尊（楞嚴經。妙湛總持不動尊。註云。讚佛三身也。妙湛法身。總持報身。不動應身。如月現千江。無來去相。天上人間至尊無上故名。）

世尊住世（析津志。辛卯年至正十一年。世尊示生至是二千三百八十年。示滅二千三百一年。大教東被一千三百八十五年。）

世尊默然（曾慥類說苑齋　椽章八日請佛有衆僧疑惑欲作答有小沙彌曰世尊默然則為可許衆從其議）

尊氏（千家姓商音　宛丘元和姓纂古尊盧氏之後）

鶇 洪武正韻祖昆切西方雉名也爾雅西方曰鶇（郭璞注說西方雉之名）孫愐唐韻將倫切丁度集韻蹤倫切或作鷷司馬光類篇又從倫切但尊切郭守正紫雲韻祖昆切楊桓六書統精母鶇昨旬切从鳥尊聲鶇（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鷷昌君切雉名亦借尊作鶇非今西方曰鶇俗字叟音見从音韻會定正字切精昆精精箋鶇 篆書鶇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鶇六書統 隸書鶇六書統 草書鶇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繜 祖昆切許慎說文繜薉貉中女子無袴以帛為脛空用絮補核名曰繜衣狀如襜褕从糸尊聲子昆切宋重修廣韻祖昆切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布衣名也楊桓六書統精母繜（見篆）繜（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昌昆切急就章襌衣蔽膝布母繜注布母繜狀如襜褕　方音見上聲

篆書繜六書統　隸書繜六書統

嶟 祖昆切顏野王玉篇子昆切山長也宋重修廣韻將倫切山貌又祖昆切丁度集韻蹤倫切山銳高貌吳棫韻補叶音從倫切山貌揚雄甘泉賦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洪臺掘其獨出兮㨖北極之嶟嶟楊桓六書統精母嶟（見篆）嶟（隸書）

篆書嶟六書統　隸書嶟六書統

嶟嶟 漢書又㨖北極之嶟嶟晉灼曰嶟嶟概㨖也師古曰言高臺至北極其狀珠峭嶟嶟然也嶟千旬反又音遵

鐏 祖昆切丁度集韻戈戟底楊桓六書統精母鐏又祖本徂悶二切（見篆）鐏（隸） 篆書鐏六書統　隸書鐏六書統

鐏氏（氏族畧見秦要）

踆 祖昆切丁度集韻蹲也莊子踆於窾水楊桓六書統精母踆余見　韻清母 篆書踆六書統

瀳 祖昆切丁度集韻水名也司馬光類篇又將先切水名也又才先切又徂悶切又才甸切楊桓六書統瀳（見篆）瀳（隸） 篆書瀳六書統　隸書瀳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巘芳
圈點監生臣特洲
臣蘇敬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六　九真

遵（洪武正韻蹤倫切循也率也行也習也鄉射禮大夫席遵東謂之遵許慎說文循从辵尊聲將倫切爾雅遵循也邢昺疏釋曰遵者周南汝墳云遵彼汝墳遵羊棗郭璞注實小而圓紫黑色今俗呼之為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顧野王玉篇遵子倫切遝古文徐鍇通釋蹤民反丁度集韻古作遝司馬光類篇縱倫切吳棫韻補叶音租全切李尤陽德殿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於赫聖漢抗德以遵戴侗六書故循道而行也楊桓六書統精母蹤與遵同興或从萬鄭棘肩遵肩大遵譌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字濤傳義古作遝趙謙聲音文字通晶君切作遝非韻會定正字切精遵精精㚇遵）

篆書遵（集韻）遵（郭昭卿字指）遵（汗簡）遵遵（並義雲章）遵（澤碧落文）遵遵（並王存義切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遵（徐鉉篆韻）遵（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遵（華山廟碑）遵（堯母碑並洪遵漢隸分韻）遵（靈臺碑）遵（華嶽碑）遵（視睦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遵（智永）遵（虞世南）

行書遵遵（並王羲之）遵（米芾）

草書遵（智永）遵（並張錦漢）遵（鮮于樞）遵（趙子昂）

比之陳遵（晋史擇壓劉興傳東海王越既總錄以興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人人歡暢莫不悅附命議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後病手痺卒）

（僧名）釋行遵（高僧傳福州閩王之仲子同光末為僧後於閩中寓光國禪院李氏子邀齋出門謂李曰今夜有大自東南至于北是夕果然）

道遵（高僧傳姓張吳興人風貌殊操衆士稱之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寫法華經居支硎之福地興元中終又云字宗達吳興張氏二十受具戒學毘尼參左溪習止觀乃廣寫法華貫經院於姑蘇支硎山衆高行二七人常持法華尚書劉晏等相與表奏賜名法華後於靈岩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于天身在光明中以問荊溪曰智慧光明從心流出將以顯發第一義天也興元七月晦無疾

吉終

洪遵

高僧傳姓時氏相州人神辯如泉聲相鐘鼓仁壽二年勅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赤二光入篆使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鶴數十頭當輿上旋繞數帀久之而逝及至東城隆聖寺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如車輪又雨花委地光耀如雪掘基五尺獲衆半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花繞塔又婦人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衆讀經經有一十四字皆梵書人不識其他祥瑞不可俾述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善興春秋七十有九

曇遵

高僧傳姓程氏河北人學踰一紀大乘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經維摩勝鬘卷了命終卒於鄴下

僎

洪武正韻䝤倫切鄉飲酒禮輔主人者或作遵爲其降席而遵法也又銑霰二韻宋重修廣韻將倫切又音撰戴侗六書故祖倫切主人之介曰僎通作遵記曰介酙僎酙皆居右（康成曰僎作遵鄉人爲卿大夫來觀禮者）鄉飲酒禮曰遵者降席（康成曰謂此鄉大夫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今文作僎或作全）記又曰介僎象侌昜也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又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陸氏曰士綰切說

文曰具也）按僎具當作撰祇當从遵音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䝤倫切郛守正紫雲韻又編韻內乃語大夫僎字楊桓六書統精母僎从人巽聲說見見母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通作遵鄉射禮大夫席尊東謂之遵又編緣二韻趙謙聲音文字通扁君切叟音見管韻韻會定正字切精遵精精叟僎

篆書僎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僎六書統　草書僎鮮于樞草書集韻

介僎

禮記鄉飲酒介僎象侌昜也設介僎以象日月注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也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北以輔主人也（日出於東僎所在也月出於西介所在也琢主人東南象夏始賓西北象冬始僎東北象春始介西南象秋始）宋豫章熊朋來集介輔賓遵輔主人遵者遵法以相禮當從儀禮作遵禮記以遵作僎亦音遵

跧

洪武正韻䝤倫切廣韻蹴也又銑先二韻陸法言廣韻將倫切蹙也又阻圓切司馬光類篇卑也又阻頑切伏也又逡緣切屈伏也又從緣切行曲又莊緣切一曰卑也蹵也楊桓六書統精母跧（跧統）跧肆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字滲博義祖昆切

篆書跧六書統　隸書跧六書統

恮

䝤倫切丁度集韻謹也司馬光類篇又逡緣切又從緣切又莊眷切楊桓六書統精母恮又此緣切（統聲）恮（隸）

篆書恮六書統

㕙

䝤倫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狡兔楊桓六書統精母㕙（統聲）㕙（隸）

篆書㕙六書統　隸書㕙六書統

⿰韋夋

䝤倫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羽獵韋袴五音類聚⿰韋夋子詢切字滲博義將倫切

鐉

䝤倫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僎專也

暾

洪武正韻他昆切日始出貌司馬光類篇亦作旽旽又之閏切旽旽懇誠兒域韻補叶音他鈞切蘇內翰泉妙堂詩湛然無觀古真人跌坐一醉扶桑暾又叶音它涓切蘇黃門兵山人詩一去兵興十五年一寸間田曉日暾戴侗六書故都昆切日初出瞓物也楊桓六書統透母暾（統）聲暾（隸）旽或从屯聲旽（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暾

篆書暾旽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暾旽六書統　隸書暾旽並六書統　草書暾張錦溪　暾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啍

洪武正韻他昆切口氣又重遲貌詩大車啍啍又音豚又震韻又見上并都昆切許慎說文啍口气也从口𦎫聲顧野王玉篇徒孫切啍（同上）徐鍇通釋他門反丁度集韻隸作啍司馬光類篇啍或从敦作𠹗又覩猥切說文磊啍重聚也暾又徒渾切毛晃禮部韻略申明在諄韻內戴侗六書故口气飲薄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啍古文五音類聚啍音啍義同又都罪切楊桓六書統透母啍肯文又都昆切詎言也（統聲）啍（隸）𠹗或从敦聲𠹗（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啍吞昆切作敦非又大聲詩大車啍啍俗音敦不出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啍

篆書啍𠹗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啍徐鉉篆韻　𠹗啍六書統　隸書啍　𠹗並六書統　草書啍鮮于樞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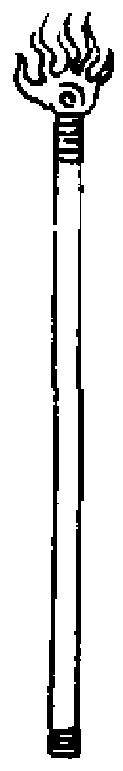
焞

洪武正韻他昆切明也說文引春秋傳焞燿天地左傳天策焞焞杜預曰無光耀也又灰韻及見上許慎說文焞从火𦎫聲顧野王玉篇徒門切又他雷切焞焞盛也又他門切丁度集韻一曰灼龜炬隸作焞戎械韻補叶音他鈞切火色也左氏傳上陽之占袀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

焞孫音真析音芹責遒鈞切戴侗六書故大勢騰突也又土雷切詩云嘽嘽焞焞如霆如雷又士喪禮卜曰楚焞置于燋（鄭康成曰所以灼龜者）又人作𤎭釋行均龍龕手鑑燁（正）焞（通）焞今又常輪反明也又徒敦反韓道昭五音集韻焞（古）又楊桓六書統遺母轉又通回切明也（說文）焞（隸）焞（俗）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殊倫切作焞俗趙謙聲音文字通焞吞昆切俗音純不出又曰始出貌作暾吡非楚詞暾將出兮東方俗字又黃色作黈黗非檀弓孺子黈俗字又燋契龜也儀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謂卜者燒楚木以灼龜也方音見曄韻嘆音見灰韻韻會定正字切遺昆遺汀天焞篆書焞張平子碑焞集韻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焞徐鉉篆韻焞六書統隸書焞六書統草書焞鮮于樞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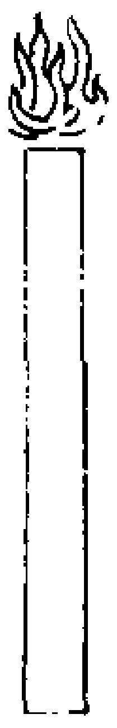
楚焞　儀禮士喪禮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注楚之荊也荊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燃火者也凡卜以明火爇燋遂灼其焌

楚焞



三禮圖聶崇義集注曰菙氏（音時髓反）掌供燋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歙其焌契然則焞焌契三字二名俱是一物皆用楚為之楚荊也當灼龜之時其菙氏以荊之焞契柱燋火之炬吹之其契既然乃授卜師灼龜開兆也明火以陽燧於日所取之火也

楚焞



嘽嘽焞焞　詩采芑篇方叔涖止其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註嘽嘽衆也焞焞和也）

黈　洪武正韻他昆切黃色又孺子黈曾公子見檀弓司馬光類篇黈或从屯作黗又徒渾切黈又他官切又他根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黈土敦切黗他運切楊桓六書統遺母轉說見遺母轉或从屯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人名禮記孺子黈之喪曾公子名韻會定正字切遺昆遺汀天黈篆書黈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黈黈並六書統

吞　洪武正韻他昆切咽也餐也并也說文从口从天許慎說文吞从口天聲土根切顏野王玉篇他恩切陸法言廣韻吐根切又音天徐鍇通釋遇痕反司馬光類篇他根切亦姓漢有吞景雲吳棫韻補叶音他年切王筠詩桓桓信無敵堂堂寧有前九野良易舉八荒安足吞毛晃禮部韻畧并包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子虛賦曰吞若雲夢者八九楊桓六書統遺母雷轟咲也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廣雅吞滅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吞根切叶音如天不出借并力之意韻會定正字切遺昆遺汀天吞篆書吞王存義楊鈎鐘鼎集韻吞澤碧落文吞古文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吞徐鉉篆韻吞六書統隸書吞魏尊號碑漢隸字源吞六書統真書吞鍾繇吞虞世南吞顏真卿吞柳公權草書吞皇象吞王羲之吞黃庭堅吞鮮于樞

總敘　戰國策三晉分智氏豫讓欲與報讎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左右欲殺之襄子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其妻不識曰

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三國志蜀先主問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欲云何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衆將其志

張陵被蛇吞　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順帝時張陵客遊蜀土斂租稅米謀為亂陷時被蛇吞

狼顧鯨吞　唐李衛公集上尊號冊文有狼顧平城之心鯨吞咸洛之志

二蛇相吞　太平廣記張沆在河南幕府七月有二蛇於草間大吞小者十月遭構而斃

活剝生吞　類說李義府嘗作詩曰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張懷慶好偷竊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語曰活剝張昌齡生吞郭正一

山川吐吞　宋蘇東坡集九成臺銘覽觀山川之吐吞

風濤吐吞　宋江藻浮溪集鎮江府金山神霄宮碑風濤潮汐赴其吐吞日月晦明環其左右

快嚼亟吞　紫陽宗育

来示為學譬以捋然入酒食之肆。見其肥羮大胾，餅餌膾臄雜然於前。遂欲左掔右攫，盡納於口，快嚼而亟呑之。（豈不得腸拄腹，果然一飽哉。）

涒　他昆切。許慎說文：䬥食已而復吐之。从水君聲。爾雅：太歲在申曰涒灘。陸法言廣韻：涒灘，歲在申也。徐鍇通釋：乞門反。楊桓六書統：透母涒，余見影母（統聲）。本濡統切，段借汭（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杳昆切。又涒鄰水流曲折貌。竝从水，意君聲。韻會定正字切：透昆。透汀天涒。篆書涒（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涒（徐鉉篆韻）涒（六書統）隸書涒（韓勑碑洪適漢隸分韻）涒（孔廟碑漢隸字源）

⿰阝吞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它根切，多合貌。楊桓六書統：透母⿰阝吞附也。从𨸏呑聲（原聲）。⿰阝吞（隸省）字。滐傳義：吐根切，⿰阝吞（同上）。篆書⿰阝吞⿰阝吞（六書統）隸書⿰阝吞（六書統）

蝊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他敦切，蝊螞。丁度集韻：蟲名，似蟬而長。或省作蜳。韓道昭五音類聚：蝊螞，蟲，味新美可食。又名蜻蚗蜳。又余佳切，蝊蟲不安定意。又柱兊切。楊桓六書統：透母蝊蜳竝說見（端母）。篆書蝊（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蝊蝊（六書統）

⿰月敦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他敦切，月光也。丁度集韻：⿰月敦⿰月敦，或省。楊桓六書統：透母⿰月敦，从月敦聲。朜或从𦎫聲，省文字。滐傳義：⿰月敦（同上）。篆書⿰月敦⿰月敦（六書統）隸書⿰月敦朜（六書統）

黗　他昆切。顧野王玉篇：他孫切，黃濁色也。陸法言廣韻：黃黑色。司馬光類篇：引埤雅：黑也。又吐衮切。說文：黃濁色也。楊桓六書統：透母黗。又它衮切，協韻（統聲）。黗（隸）字。滐傳義：黗（同上）。篆書黗（六書統）隸書黗（六書統）

燉　他昆切。陸法言廣韻：燉，火色。司馬光類篇：一曰燉煌，郡名。又徒渾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燉（原聲）燉（隸）。篆書燉（六書統）隸書燉（六書統）

憞　他昆切。丁度集韻：憞敦，憞悜，心不明也。或省。司馬光類篇：又徒困切，憞溷，忩亂也。鄭樵六書畧：憞悜，心不明。愁轉注。楊桓六書統：透母憞，从心敦聲（原聲）。憞或省憞（隸）。篆書憞（集韻杜从古集）憞（篆古文韻海）隸書憞（六書統）

⿰目享　他昆切。丁度集韻：視不明。楊桓六書統：透母⿰目敦，从目𦎫聲，⿰目享（隸）。篆書⿰目享（六書統）隸書⿰目享（六書統）

炖　他昆切。丁度集韻：風而火盛貌。司馬光類篇：又徒渾切，又杜本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炖（原聲）炖（隸）。篆書炖（六書統）隸書炖（六書統）

⿰魚舌　他昆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呑。

⿱享寸　他昆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敦切。

⿱艹享　他昆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人名。

（　）**屯**　洪武正韻：徒孫切，聚也。漢律：勒兵而守曰屯。本作屯，與屯字不同。屯本株倫切，屯亶也。經史多用屯為屯聚之屯，今相仍用之。張參五經文字：徒門切。宋重修廣韻：又姓。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徒渾切。丁度集韻：通作敦。吳棫韻補：叶音徒沿切。馬融廣成頌：按隊按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為堅。郭守正紫雲韻：此兵屯字，乃易屯卦。韓道昭五音類聚：屯出姓苑也。頓音屯，義同。楊桓六書統：定母屯。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說文本屯，遷字假借為屯聚之屯。漢禮樂志：車千乘敦昆侖。楊雄傳：敦高騎於中管，竝讀曰屯。趙謙聲音文字通：定昆切。見照音，此轉注用。庉作屯，竝非。又包束也。或用純。詩：白茅純束。本見上聲。又憂悶積中也。作忳，非。楚詞：忳鬱邑。俗字。又無知貌。又屛貌。作芚，非。莊：聖人愚芚。俗字。又餌也。作飩⿰麥屯粍，非。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屯。篆書屯（說文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屯（徐鉉篆韻）屯（六書統）真書屯（歐陽詢）草書屯屯（並張錦溪）屯（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屯兵　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將兵擊定武都氐人，遷中郎將，將兵屯上谷。又張安世傳：安世曾孫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又馮奉世傳：元帝時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漢萬傳：寬傳為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為代相國將此兵也。東漢書西域傳：朝廷以班勇（班超子也）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通鑑綱目：漢安帝永寧元年春三月，北

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長史詔復置都護屯兵魏書滿寵傳孫權遣兵數十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應天府志吳孫皓聞張悌沒自選羽林精甲配沈瑩孫震屯于板橋又晉陳敏反使弟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昶司馬錢廣與周玘同郡人也玘使廣殺昶廣勒兵屯朱雀橋南又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又蘇峻反陶侃溫嶠帥衆趣建康軍于茄子浦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頭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又盧循寇建康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劉裕屯石頭恐循侵軼代樹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又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蕭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句容新志宋沈慶之屯兵下蜀故老相傳戍山是也史傳未詳資治通鑑隋紀李淵帥諸軍濟河甲子至朝邑舍於長春宮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司馬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數萬人屯永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新唐書盧坦傳坦出為東川節度使時吳少誠之誅詔坦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無逃還者又高崇文列傳崇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為京西諸軍都統崇文恃功而侈舉蜀帑藏百工之巧者皆自隨又不曉朝廷儀憚於覲謁有詔聽便道之屯居邠三年戎備整修唐書楊行密傳楊行密為寧國軍節度使大順二年孫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狃以為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冬十月辛酉詔減緣邊軍馬分屯內地以寬轉輸宋史趙立傳立守楚州建炎四年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又紹興七年張俊改淮南西路安撫使司置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秦檜奏臣嘗語世忠俊陛下倚此二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不敢近帝曰正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邪命俊自盱眙屯廬州元一統志劉紹光李心傳繫年要錄云初京城失守紹光以兵數千屯光州守臣仕詩厚遇之詩在光四年頗得其用故自靖康以來諸郡多破而光得獨全范蜀公奏議乞追還黎雅屯駐兵狀臣伏見去年為西川奏儂智高事宜權於陝西差那兵馬於黎雅等州駐劄今來邊事既以寧息竊聞近日兩川物價騰長兵士又不樂住彼深恐非便况當時只是權時差那欲乞抽還兌致別有生事李莊簡公集乞差文臣屯兵廬州狀臣契勘淮西路廬濠二州及六安軍最與偽地接境近聞王彥充復於壽春府鳩兵聚糧有窺伺之意竊慮王彥冠容謝通單兵力寡弱透漏過淮南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深為未便臣自到任累具申奏後來又乞五六千人并乞差近上文臣一員前去廬州屯駐雖蒙聖慈憫察降付都督府至今未蒙施行今呂順浩已到行朝伏乞速降指揮庶幾防秋之際不致誤事伏候勅旨貼黃臣契勘長江千里守禦為難若止於兩淮防託則力省而功倍臣所乞文臣一員如傅崧卿難行則本司參議官宗穎乃宗澤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或蒙聖慈假以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令臣一面措置乞賜速降旨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令李某別選大臣一員充淮西巡撫使仍差兵二千人付所差官將帶前去廬州屯駐）張魏公奏議奏郭振屯六合事宜狀臣今月一日郭振自滁州定山一帶回所歷地利形勢一一詳悉臣與郭振議定以二萬甲軍守六合鎮江大軍屯揚州建康大軍屯和州池州大軍屯巢縣內和州去六合不遠須得大軍屯駐將來視賊所向徐議向兵決可取勝江州軍分五千人屯舒州與巢縣相為犄角其餘子細曲折並令郭振面奏伏乞聖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前日馬步司兩軍曾經宿州出戰者近三萬人今來歇泊未久無故遽令遠出恐於人情或有未安臣愚見欲令郭振先總行在去歲未曾差出之軍步軍萬人馬軍二千騎於八月二十日以後令振統率前來先駐六合繕治家計劃一處有餘力合兵大入探報得實即乞車駕來幸至鎮江日諸軍次第而進聲勢百倍士氣自振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又奏屯駐盱眙濠壽利害臣契勘虜酋亮去歲南來以十年之經營率諸國之強大盡將為必渡大江計也而天道惡盈就殞江干今葛王雖欲追脩醜類復效前非惟不敢其下決未肯從第惟用兵之道不恃其不來而況中原舊兵不啻十萬然則群下貪功窺我淮甸亦豈可謂無此心哉臣誠過慮以為萬一有此而其深鑑去歲之失摘那精兵數萬先據兩淮形勢北通清河渦口之運南擾真滁廬壽之間則恐未易支吾臣愚以為今日之幾其在兩淮不可不預作措置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潁之運其他大兵節次進屯各立家計縱未能使之讐服而我之勢力日以浸立人心畢歸精兵可集儻益兵數萬則江南基本強矣

至於屯田之計可以招來淮北之人以歲月為之先至者獲利則彼必源源而來惟今日之事錢糧二者最為急務乞明戒朝廷申敕有司廣行料擬趂秋水未涸之前積於兩地險要去處庶幾軍旅之心不致回顧自餘臣與陳俊卿許尹子細面議必具奏稟事或有疑伏望聖慈不以臣愚不肖令寀臣陳康伯等以書詰問當畢其說上備采覽伏乞睿照貼黃臣契勘楚州正對清河將來遣兵分守責在淮東都統隨機處置惟是當於海口多備海船以防糧道之出伏乞睿照臣之所陳姑叙大槩竊惟兵家之事變化不常異時淮東西兩地自當酌量虜人所犯輕重隨宜應猝難以預度某處必以若干人守某處必以若干人戰必欲進而攻取必欲退而不為虜在天時人事固難執一也伏乞睿照臣聞兵事以幾為主幾微之理其端無窮臣自被罪日夜思慮不敢時刻少廢今日兩淮屯兵正欲示之以形使觀其變徐為措置若一向示弱則狂虜有輕我之心中原失來蘇之望雖遣間使難以得志又況陝西山東之兵方圖牽制而我無中立之師則首尾隔遠虜人得以併盡其力專攻一處為害甚大區區愚慮未敢為當伏乞聖慈更賜詳察又奏移屯牽制利害狀臣所議欲於十五日以前節次施行荊襄止是移兵添屯若至秋深必有舉動日今牽制之師豈可不圖臣到堂見兩相皆以錢糧闕乏為言臣未敢盡說底裏而日來衆論紛然惟國家之大計臣當以身任更冀陛下斷之宸衷俾無掣肘後虞而錢糧之屬不敢闕誤不勝幸甚伏取聖旨四月二日上又奏進屯壽春利害臣不避誅戮嘗具奏稟謂虜使之來其議各有不同萬有一得河南之地即乞先據形勢以令天下如其姑為款我之辭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亟議戰守及時而定臣竊惟我之事力雖自單弱而中原之心實勤歸向臣愚欲因此盛夏遣大兵進屯壽春用觀其變令陝西山東之師寖寖自立正宜從中亟進伺其心腹使夾河百姓堅戴宋之望利則深入鈍則持守在我初無它虞臣意無它誠恐此虜秉間隙先定其內秋高馬肥以數萬之衆來寇淮甸深溝高壘積以時月事實未易支梧亦恐歷日滋久虜聚兵攻東西兩地之師既無牽制或難振作又況虜之臣下若張浩之徒務功貪利豈無異心其患特不在大酋也惟虜自去冬用兵不得少休近破陳州閻復分其衆西望唐鄧東邀徐海料其正兵亦疲矣若我屯師壽春彼必致慮欲東西兩騖則疑我來突於中欲備禦於中則恐東西大軍並以深入如此則其下必有離心中原之人理須響應縱未能即成大功規摹事勢固已立矣臣愚何足以少補聖聰姑竭所見以效朴忠伏惟

聖慈俯賜鑒察貼黃臣往嘗備陳先遣兵屯駐淮上以為耳目正謂今日事令詳觀將帥中可屬以壽春重任者莫如李顯忠蓋顯忠得名西北虜實畏憚而邵宏淵郭振之徒可以佐之惟糧食急務伏乞專敕有司參為措置陛下若更厚捐金帛付安信臣招來中原之衆事恐可圖蓋兵馬器甲非材不辦今日之舉借令中原未靖防秋之計已自先成伏乞聖慈更賜詳酌貼黃乞留中又條具江上屯守事宜臣職守藩方無以自效去秋不遠理宜過為之備少分憂顧竊謂大江措置既立則形勢隱然虜不敢萌窺伺之志輙有本路管見條列于後萬一可采伏乞早降睿旨施行

一臣欲乞本路弓手許權宜增置五分將來或有調發即存留新人及舊人三分之一在縣巡警其所增募錢許於係省錢內通融應副　一臣愚見欲將本路合調發禁軍土兵弓手並於建康府屯駐差本路副都總管張玘統之專一教習水軍控禦沿江一帶契勘日前禁軍並分撥隸屬都統司差使緣分差大頭及散在諸隊人情不相諳習未必得用今若革而為一如某戰船使某縣土兵弓手及本州禁軍每五十人或百人各為一船以使臣一員統之益以篙手水夫十五人或三十人人情既熟緩急必效力用命一如蒙聖慈俞允所有太平州池州宣州南陵縣沿流去處其州禁軍縣土軍弓手並行存留應副本處差使　一太平州池州係緊要控扼去處欲乞差福建路合調發禁軍土兵弓手分兩處屯駐仍乞差本路副都總管賈和仲統制太平州所駐軍其池州軍容臣踏逐別具申奏緩急聚而為一宜可禦大敵其福建起發人數仍乞聖慈特降睿旨優卹犒設使之通知今來既不差在諸軍止令守江人情庶幾安悅可以驅使

一臣今所陳如可施行其江州乞以江西路兵鄂州乞以湖南路兵鎮江乞以兩浙兵屯駐各擇統制教習水戰仍令州郡務加存卹無使闕乏貼黃　一臣本府所造戰船已及六隻餘數如期可辦其它諸州更乞頻降指揮催促施行所有屯駐軍添支食錢欲自朝廷科撥支降伏乞特賜睿旨　一今來措置既定則諸處遣屯無反顧家室之憂江南一帶民情亦安進戰退守各得其利伏乞睿照又奏淮南移屯事目臣今具淮南移屯事目下項　一議者以為虜叛自清河大具戰艦而來韓世忠之舟師所不能遏止臣以為遣舟於北邑邑難備探報所傳多非其實向者世忠以水軍直抵淮陽城下糧食器械盡革于舟而虜叛曾莫能略遣偏師邀擊邀截賊之事力可以見矣其後世忠又以戰船徑赴彭城緣水急石大過淮陽而止比其返也莫有乘輕舸以追之者今兩三月之間豈能便集大

并縱使有之又安敢與世忠為敵也　一大軍既出内外之論多以前出後空前重後輕為言臣謂用兵所恃獨在士心之和協將帥之肯為器械之犀利耳就是三者尤以人心為先士心苟離雖擁百萬之師遇敵江淮無補于事也士心苟奮所向無敵虜叛安敢輕越而輒化之乎故朝廷所患者當知其辛苦視其疾病時其衣糧明其賞罰不如是雖環兵而守之緩急無可恃也

論劉光世軍馬屯駐事　臣昨日恭奉聖訓令臣思慮劉光世一軍合屯家小去處臣再三審度惟江州最便其一漕運通利其二城壁堅固其三將士往上流措置去家不遠書信易通無後顧之憂異時淮甸有警家屬谷已安居大兵順流而下聲勢尤大區區鄙陋之見仰冀聖裁貼黃如合聖意乞因宰執奏事宣諭止以太平被火光世一軍家屬合行移駐伏乞詳酌

司馬温公傳家集乞留諸州屯兵劄子臣奉勑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大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患預防戎狄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内州軍豈可全無武備況逐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犬羊奔突間諜内應或盜賊乘虚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有智勇將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駐内永興軍為關中根本宜添兩指揮若朝廷别無兵士可以差撥只乞於緣邊就糧兵士内依此數目撥留在逐州屯駐遇上更不得勾抽所貴緩急不至失備取進止

張守毗陵集乞屯兵江州劄子臣今月二十九日酉時據江州申承以北官司次第關報五月十三日有番人軍馬入東京契勘本州係江西一帶衝要門户兼對江舒蘄州並無人馬防托切恐有緊急探報無以枝梧中乞差撥軍馬前來本州駐劄臣伏見虜人觸熱行師乘我不備駐軍京師其意之所屬未易測知要當過為隄防臣契勘行朝所恃以為藩翰者韓世忠張俊岳飛三大將之兵世忠駐淮東俊駐建康飛駐武昌其勢必不可輕動惟是淮西雖係張俊宣撫地分朝廷不過令分兵廬州守禦竊恐未必能控扼賊路保其不能南也萬一賊騎透漏渡淮由光黄舒蘄入江州取饒信衢州而趨行闕如入無人之境其勢甚易臣頃見防秋之際嘗令岳飛分兵萬人屯江州若自鄂州順流而下不過數日聲援相接長江之險可保無虞伏望聖慈詳酌早賜施行取進止

清忠公牟子才奏劄子論兵屯備禦臣聞兵屯貴密不貴踈備禦貴實不貴虚連鷄之棲氣勢聯絡一雞才動群雞皆應今日之兵屯當

似之或失之踈則地勢闊遠運掉艱難寧無踰度之慮千金之家儲蓄厚富取之不竭用之不禁今日之備禦當似之或失之虚則捉襟見肘間短呈露寧免外侮之虞然則密而不踈實而不虚者正今日籌邊之良策也今日三邊之兵屯踈乎密乎以臣觀之淮海襄蜀之地首尾綿亘毋慮萬餘里大抵皆與敵接而敵之謀我為計蓋甚密今年城漢中明年城海州又明年城利州城袁州城光化不動聲色而城築已成不費兵戈而糧草已具河以南曰唐鄧曰蔡潁曰陳鄆曰三汊等處又皆分布兵屯為久駐計其與我為鄰者無一處無元帥無一帥無重屯此其為計蓋甚密也而我之所以禦之者視敵屯反踈東西兩淮地勢闊遠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僅以一大帥當之雖擘畫有餘然恐功成事定歸位樞府後之當事任者或彼此不相應援必致坐失幾會敗乃公事襄樊荆蜀山川阻修鞭之長不及馬腹也而僅以一大帥兼之雖運量中情然蜀道驅馳峽險隔絶令之稟成算者或節拍不能立應必致蹉失事機噬臍悔後是兵屯之踈曾不足以當敵之密也今日之備禦實乎虚乎以臣觀之敵之僉軍為兵或號百萬或號八十萬或號四五十萬敵以馬多為國而人各數十疋或十五六疋總而計之或數千萬疋將材固彼所自有而諸國之驍勇中原之豪傑山西之將種又皆嘯召於四方耕屯彼固盡力而淮西之取禾已遂之川秦劍利之打糧又皆取辦於我境器械彼固堅利而弓矢之整治技藝之習練射獵之馳騁又皆責成於馬上是無一日而不為備無一人而或忘戰其為備蓋甚實也而我之所以為備者視彼國反虚食為國之司命自攺撥餽餉兩淮之糧多誤於園田之不實自蜀土丘墟蜀口之糧多誤於屯租之轉移自增築襄樊荆湖之糧多誤於分運之不足而科降各於給與儲峙耗於水毀又不論兵為國之精神自東海城築兩淮之卒當分於海道之增屯自襄樊復歸荆湖之兵多困於極邊之分戍自蜀險盡失正甲忠義半空於死徙之靡常而驍將置之散地小校厄於下僚又不論是兵食之虚曾不足以當彼國之實也夫敵也密而吾以踈制之敵備實而吾以虚制之幾何不為敵人所困乎臣究觀事勢為國深思不可不圖為密實之計淮西制帥舊制也今當於維揚將有命召之時遴選威重望臣充淮西制置使置司合淝專一控制淮西一路以扼形勢險要之衝使申討軍實之餘專一保境息民為事則地勢近而易固備禦一而不散敵人之去來吾得而數其實兵將之勤惰吾得而知其詳其於禦敵㝡為便利不然道里闊踈血脉不貫將有渙散無統之失荆湖制置亦舊制也

今當於蜀閫已置荆師之時遴選威望重臣充荆湖制置使置司江陵專一控制荆襄諸道以扼形勢要害之地使運籌決勝之餘一以謹固封守為務則事權專一而不分軍聲張大而不怯兵之多寡吾得而數其糴財計之盈縮吾得而究其源其於禦敵誠為至便不然水浮陸走救援不及將有阻隔不通之病四師既建兵也既張又當增漣水之備重山陽之權以張淮東守禦之形復浮光之城嚴齊安之守以壯淮西扞襄之勢增均陽之戍撓光化之巢以增襄樊鎮守之防厚巴閫之卒分綿劒之兵以遏東西入侵之路使氣勢聯絡緩急相救情意翕合有無相通如犄角之鹿如常山之蛇而四師咸賴其用彼擺布雖密豈能呀一隙以窺吾所不及之地耶乃若邊備則四師者既分地守又當即其國中各惟其虛實無使虛而不實以啓敵心將材未見則采之公言以觀其器識試之事藝以程其武勇驅之戰鬬以發其忠義使陞補不繇於貨賂材智不困於忌嫉賞功不撓於私情則將材實矣不然有才不用有功不賞將有抑鬱亡聊之嘆兵數未足則立格以招制之既足則出賞以訓練之既練則作氣以激厲之使要衝之地無地不兵屯駐之兵無兵不器戰鬬之器無器不精則軍政實矣不然兵不選練器不堅利將有以將予敵之憂儲峙未豐則趂時收糴既糴則及時餽運既運則隨時攷數使營屯之租不為軍吏所盜竊和糴之米不為糴吏所欺隱餽餉之數不為舟師所蠶食則軍糧實矣不然唱籌量沙外示整暇將有倜疑虛唱之憂密政既修實形既具又當厚募間諜刺探事宜以覘其虛實敵屯厚重則斂兵保險勿與之爭稍薄則揀選精銳以撓大勢敵屯急遽則持重閉壘以待其定稍定則盡銳疾擊以乘其懈怠敵意欲留則夜遣壯士出奇撓劫去則潛兵險要以追襲其後使奇謀秘計運用不窮精卒疑兵翕張靡覺如出天入地如鬼秘神章而備禦咸賴其威彼當積雖厚安能乘其虛以擣吾所不慮之處耶雖然激昂之機又在廟堂以功見知者當入參機畫以大其規以材選用者當尊隆事權以厎厥績其或玩視威令意輕朝廷則陳忠義以激其奮命死敵之心而今日之病則在因仍舊規不肯集思廣益以謀帥才也安望其任用當而公論穆耶將有勞伐則陞差職任以酬其勞兵有戰多則拔卒為將以示其勸其或翱翔規閒潰散違命則戮于社以夏啓甘誓之罰而今日之病則在賞雖行而多靳吝法雖明而多牽制也安望其士卒服而行陣肅耶中書郎所不當圖分表之地城築要害惟務伐侵地之謀其或遣使誘和設計誤我則杜其弊以防西凉劫盟之禍而今日之病又在

於絕和之意不堅決招地之心未盡鋤也安望其國是定而安疆埸耶此三病者錮於其心而應於其事狃於其習而誤於其行若將安之而不知意向未明憂端之所由伏議論未定禍基之所由胚蓋有出於疏密虛實之外者吾君吾相所宜豫圖繼自今勿惜人情而昧遠圖勿忕異說而撓正論勿見小利而忘大猷勿急近效而貪遠地勿怯大敵而昧先著勿忘苟且而狃規撫勿滋吝心而溢賜予勿矜意見而料遠事勿務羈縻而貴財用勿循功利而長奸惡信能行此十者以代沈錮之三病此乃國家以簡禦繁之主計以內制外之良謀雖不區區焉愉制於其上而三邊之備禦皆不出吾帷幄之內又安有跡而不密虛而不實之患哉千省天戚不勝戰灼

王之望漢濱先生集與殿帥楊郡王書論兩淮移屯利害

某此承鈞翰之來得以欵誨欣慰無量奉違信宿已深傾企遞中兩辱誨示蓋認眷勤即日雪晴苦寒伏惟折衝有相鈞候萬福承諭張馬帥已離和州既不可回且令來長蘆又令貟琦與宋受來瓜步想此經畫非鈞意之得已然其利害前日商量甚詳宜更審處大敵在近而軍無定處旋營寨柵揚州所患兵少勢孤今復貟琦宋受遠去和州見憂虜人窺伺今復移却張守忠郡王重臣宿將諳練兵機似此果無後慮否軍旅之事某未之學也深以為疑大軍臨敵豈可數數輕動張守忠既來長蘆未應遽回且徐徐圖之貟宋若尚未動令往揚州如何國事至重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忠告尚幸裁處餘冀保重前膺冊拜

又與李侍郎書論兩淮兵屯

某前日嘗獲承教慰甚遽復睽異傾企如初即日雪後寒凜伏惟台候萬福瓜步却衣前議深以為憂想只為張馬帥既來長蘆不得已而為此然馬師之動既已非策若更以貟琦宋受來瓜步恐又增一失勍敵迫近而大軍數移可為寒心貟宋不屯真州上意也不令在真州則當往六合揚州今却令往瓜步緩急之際聲勢不相接奈何某采訪於人皆以貟宋往揚州為得策淮東兵合於揚州則軍威自震且六合有所資若令往瓜步去揚州更遠雖與六合相近恐未必能相救援張守忠移屯之後和州一帶空虛亦甚可憂侍郎深宜婉畫令張帥業已到長蘆若宋貟未動且令往揚州如何大抵規摹須要素定先自擾擾則為賊所窺非計之得也侍郎其審處之

吳泳鶴林集併屯

吳之備長江也據守險要不過數四紀陟曾用此說以代司馬昭之謀漢之屯夷陵也列柵連營動七百里魏文帝曾語群臣以策昭烈之必敗蓋好合惡離者兵勢之常而包山川險阻為軍者兵法之所忌也蜀口之屯亦可言矣八萬之師雖統之以四大將之屯四大

將之屯實分之於數千里之地以數十里之邊壃分一二萬之卒旅殆不啻散棊之布於盤而欲周滿畫路亦難乎其為守矣蓋嘗目覽山川身歷險阻得一老兵而問之直以為今日之勢不當置戍太繁設備太簡一舍之地戍守近數十區卷石之山列柵凡五六所猶之可也在寨之外其所分撥之兵多不上二三百人少不過四五十人夫四五十人者以戰守則不足以斥堠則有餘有餘者不及裁不足者不能併多其部以分其力少其數以弱其心如或虜人擁數萬之騎倍道疾馳而吾所屯之兵如連雞之棲卒未能以必合則幾何其不為虜之所易也虜自入中國之來嘗犯吾饒風矣嘗犯吾仙人矣又嘗犯吾武休矣彼之所以越國長驅如涉無人之境而不顧者亦以吾備守之多而兵卒之寡也向使祖谿之敗黃牛之衂復有人焉以重兵把於兩關之間則虜必不敢深入縱使金平之勝不得諸將相與并兵合力於平土則賊亦未必卻定嘗因是論川蜀之形勝固不可不厚三關之屯而三關之門戶又不可不設一重之衛衣必托裏而後可以禦寒風戶必重扃而後可以待暴客今一軍屯西和而西和以上更分一大屯於摩雲一大屯於崖石則三方之勢牢一軍屯成州而成州以上更撥一大屯於白環湫池則仙人之守固一軍屯鳳州而鳳州以上更分一大屯於興趙隅茅則武休之備密徑理宕昌以障武階謹固上津以保安康所屯之處必須全將全軍所援之師不妨首擊尾應其他小關狹隘不過置卓望以伺其動曲經支涂仍復明間探以索其情如此則靜必守其所因動必成其所欲安邊保勝之策莫強於此（蘇州府志）來

說友許浦屯即事詩　皇家百萬兵一一供行關時恩勞單士有詔消良月鳴鑾肅天仗君王自親閱旌旗照肇皷鎧甲雜冰雪金繒厚君賜再拜嵩呼聲天子曰嗟哉長江殆天設雲屯皆壯士寧有中外别廻命臣說友典搞均行列許之閒軍旅利害興優劣臣聞疇昔論舟師利通涉出入如風馳進退如電掣鄉來經始意規置有餘烈更張一一何事事亦隨廢缺橫舟卧平沙鎧甲半折裂蒙衝纔十五水卒無梟傑秪令衆弊見禁不一語訣往往憂國者無路伸喙舌小臣何蕭似銜命紆華節顧陳一得慮竹頭而木屑方略許圖上稽首思罄竭君王赦其愚臣敢畢其說

元劉仁本羽庭集上虞屯兵詩　海上晴霞映錦袍虞川皆戍出餘姚沙頭水鳥來相狎天際雲帆不受招山色空濛常帶雨江聲嗚咽半吞潮東山會有人高卧豈獨風流在晉朝（五月兵字下）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七　九真

屯

屯田

（大觀通考）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發遣之也故吏前為官職者）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　東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光武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　夏李通破公孫於西域還屯田順陽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　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境何種反曹鳳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士屯龍耆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規又建威屯田三十七部侯霸復開置東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

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曰禹貢雍州之域厥土惟上且沃野千里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遂奏帝乃復三郡（朔方西河上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西河間以逼群羌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馬續上移屯田湟中羌意乃安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置屯田五部并為十部　永建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平故事鄭訓擊叛迷唐諸羌威信盛行遂罷屯田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部　傅燮為漢陽太守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　獻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百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田且守兼脩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陽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　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召信臣遺跡（召信臣所作鉗盧陂六門堰在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

眾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大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名廩大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艱險皆已還返江西粮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穆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于東陽之石鼈（亦在今之臨淮郡界）公私利之齊高帝初桓崇祖修理芍陂田曰卿但努力營自然平殄虜寇昔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計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

十斛數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芝又議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頗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曅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范陽郡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得以周贍又於河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稍止轉輸之勞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屯田置都子使以統之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朔方總管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肥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二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使宜遣之　開元一十五年詔屯官叙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十畝以供粮方春時屯官巡行田作不勤者懲督之田收稅百九十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粮於北都以贍武振天德靈武鹽夏之軍費錢五六十萬緡泝河舟溺甚衆　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常川發關輔民於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賑貸諸城官田約以谷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賴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粮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十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七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顧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上廣肥而民不知耕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諴亦募士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宋太宗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使魏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請於順安寨西引易河築隄為屯田既而河朔頻年霖澍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復請因積潦處蓄積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真宗咸平五年殿直牛睿請增廣方田踈治溝塍為胡馬之閡詔邊臣經度之順安軍威虜軍保州定州皆有屯田　九年改定州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為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召募役兵自京師傳送劉指斡以補牛闕　陝西轉運使劉綜上言於古原州建鎮戎軍以備賊請遣於軍城四面置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亦開方田戍人內屬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襄州襄陽縣有屯田三百餘項知州耿望請置營田務是歲種稻三百餘項五年以其煩擾罷之　唐州楮陽陂亦有營田務歲種七十餘頃後以其所收薄且擾人罷之賦貧民　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魏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項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用素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枯寒從樞密副使邵亢請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為州廂軍　五年知延州趙卨乞根括閒田及募弓箭手詔如其請行　七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為屯田務　元豐二年以所收不及額罷之　九年詔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權點廂軍佃之官置牛具農器人給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孰為優劣以行賞罰　六月謝民憲言逃走弓箭手并營田地土非多方設法召人請佃今來認租課已許就近於本城寨送納特與蠲免丈移折變從之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項為屯田從之　元豐元年詔經制熙河財用司括肙耕地期半歲使民得自言　五年

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及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為一營四寨堡見缺農作廂軍乞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又給裝錢二千從之　八年樞密院上河東經略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種木瓜原地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强民為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賜約束詔諭呂惠卿毋蹈前失　元祐元年永興軍民庶進狀言興平縣有地二百四十餘頃久輸二稅熙寧五年本縣抑令退為牧地詔提刑司審定以奏如他州縣吏有以稅地改牧地者亦具以聞提刑司乞與免納租錢給種如故　大觀二年陝西轉運副使孫琦言西寧湟鄯三州良田沃野並給蕃部略無賦稅今進築之初宜召諸首領與蕃長開諭令量立租課責期限並委蕃長使之催諭詔童貫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舉涇原弓箭手司奏乞紫漢蕃田土其已開熟地仍許着業外若非朝命所給而州軍帥

司一時私自撥予武川原慢坡地土今仍荒閑者並以給招闕額人馬惟不堪耕種者方許撥充牧地庶可究極地利增廣人兵從之　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荊南府解潛奏措置荊南歸峽荊門公安五州營田其後單食仰給省縣官之半　三年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有逃户歸業者收畢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堡寨其弓兵等半為守禦半為耕種如遇農時則就田作有警則充軍用凡耕種則必少增錢粮秋收給斛斗犒賞依鋤田客户則例餘並入官凡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漸衆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務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吏不別置官吏當時廷紳因規奏請相與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厥今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難以槩論當聽人户量力取射其有闕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拽一犁凡授田五人為一甲别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為殿最下諸鎮推之　又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　又詔湖北浙西江西屯營田係從科配並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

數十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力可以資中興　六年右僕射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為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為一莊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淮荊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　江淮營田置司建康歲中收穀三十萬有奇　七年監中嶽李寀言營田之官或抑配豪户或强科保正田瘠難耕多收子利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兼領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內見帶營田使名者即仍舊　詔獎諭川陝宣撫吳玠治發壖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約收二十五萬石補助軍粮以省餽餉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營田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數內取三年最多數內取一年酌中為額縣官奉行有方無詞訴抑勒處分三等定賞罰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害非田之不可耕也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奪以來或名雙丁役其强壯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言於朝罷之誠是也然臣切謂自去

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棄之不為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無用之地而荊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為期今踰期矣官不能給則老弱飢餓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體臣愚以為荊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孰若使歸正之民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異日墾闢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虞允文同王珏疾速措置元史志樞密院所轄左衛屯田右衛屯田中衛屯田前衛屯田後衛屯田武衛屯田　左翼屯田萬户府　右翼屯田萬户府　中一翊侍衛屯田　左右欽察衛屯田　左衛率府屯田　宗仁衛屯田　宣忠扈衛屯田　大農司所轄永平屯田總管府　營田提舉司宣徽院所轄淮東淮西屯田打捕總管府　豐閏署　寶坻屯腹裏所轄軍民屯田大同等處屯儲總管府屯田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司屯田　嶺北行省屯田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屯田大寧路海陽等處打捕屯田所　浦峪屯田萬户府金復州萬户府屯田　肇州蒙古屯田萬户府河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

南陽府民屯　洪澤萬户府屯田　芍陂屯田萬户所　陝西屯田總管
府　陝西等處萬户府屯田　貴赤延安總管府屯甘肅等處行中書省
所轄軍民屯田寧夏等處新附軍萬户府屯田　管軍萬户府屯田　寧
夏營田司屯田　寧夏路放良官屯田　亦　屯田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所轄屯田贛州路南安寨兵萬户府屯田　汀漳屯田高麗國立屯四
川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二十九處雲南行省所轄軍民屯田一十二處湖
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屯田三處開封府志本府所屬計一百四十二屯
祥符縣安吉衛四屯　神武衛一屯　寧國衛二屯　大梁衛一十八屯
　堅城衛一十六屯　祥符衛三屯通許縣安吉衛四屯　寧國衛三屯
　堅城衛二屯杞縣安吉衛一屯　宣武衛三屯　興化衛四屯　寧國
衛一屯陳留縣安吉衛六屯　宣武衛六屯神武衛一屯　寧國衛一
屯祥符衛三屯　堅城四屯　大梁衛一屯封丘縣堅城衛二屯陳州
衛計五十六屯洪陵村一屯　北鄭莊一屯　西鄭莊二屯　白塔村一
屯　西城村一屯　雙塚一屯　平信鄉一屯　南鄭莊二屯　古城村
二屯　柳牌村五屯　五祥村二屯　永安村一屯　黄堆村四屯　司
凌村七屯　九里溝一屯　紅龍溝二屯　明化鄉二屯　馬村二屯

蔡河西三屯　方城店一屯　果園村一屯　劉村一屯　荆柯村三屯
　孟家莊一屯　龍岡村一屯　髙橋村三屯　黄連村一屯　岡頭村
一屯　八丈村二屯　名河村一屯汝寧府志汝寧府所屬計六十七屯
汝陽縣徐家莊屯　黄里保屯　黄家店屯　貫家莊屯　劉家莊屯
馬家莊屯　謝唐店屯　苧蔴店屯　楊家店屯　趙家店屯　永豐屯
　興莊屯　石羊保屯　蕨家莊屯　羅古橋屯　右曹莊屯　西逢保
屯　窰灣屯　綠臺屯　寨頭屯　右廣積屯　七里保屯　趙莊屯
　桃陂屯　羅莊屯　臻口屯　啟宅屯　官莊屯　三橋屯　萬勝屯
　吳莊屯　崇興屯　慶豐屯　永安屯　後廣積屯　永積屯　積餘
屯　義水屯　新安屯確山縣劉家莊屯　李家莊屯　葛家莊屯　溝
頭屯　左韓莊屯　陂頭屯　石橋屯　路家莊屯　桃莊店屯　達達
莊屯　新莊屯　右韓莊屯　後曹莊屯　三溝屯　果林莊屯　夏家
莊屯　窰莊屯　曹塘堰屯　棗林莊屯　梁塘堰屯　趙家莊屯　柳
莊屯上蔡縣邵店屯　半坡店屯　陳家莊屯　周家莊屯河南府志本
府所屬軍屯計三十五所洛陽縣李嵩保五屯　杜村保三屯　康家莊
保一屯　金水保二屯　谷水保二屯　偏橋保一屯　水南保一屯

碑樓保一屯　偃師縣韓莊保二屯宜陽縣髙橋保二屯嵩縣王者保五屯
　新店保二屯　吹皐付一屯陝州雙槐樹一屯　鵝鴨池一屯　新店
一屯　槐林村一屯　西故驛村屯　黄村一屯　西淇村一屯南陽府
志本府守禦南陽衛左右前後千户等所計二十五屯南陽縣守禦左右
千户所十五屯　卧龍岡屯　蚊子港屯　北牛羊寨屯　附郭屯　岔
河屯　南牛羊寨屯　石羊屯　北雷屯　北石磨鼓屯　盈益鄉屯
七里屯　南石磨鼓屯　渦兒河屯　鎮莊屯　雞頭湖屯鄧州守禦前
千户所二屯　七里河屯　陶莊屯唐縣守禦後千户所八屯　車兒港屯
　東趙莊屯　東三家河屯　清水河屯　徐家園屯　張青寨屯　竹
根潭屯　西三家河屯彰德府志彰德衛設立屯一十六所安陽縣郭村
等社計立一十三屯　臧英屯　陳青屯　王成屯　毛通屯　倪遵屯
　周興屯　胡成屯　陳卓屯　李德屯　王成屯　吳義屯　王忠屯
　詹祥屯林縣白佛等社設立二屯　菜園屯　柳灘屯隨州譚陂屯
勾陂屯　李陂屯　賓陂屯　新修隨州圖經在應山縣南其屯所官在
德安府城中北京志倚郭并所屬各州縣洪武四年設置官給牛具子種
各衛分撥軍士開墾荒田以爲足食安邊經久之計宛平縣志軍屯一

十一所彭城衛屯四孝義鄉二　永安鄉二　永清左衛屯五　王河鄉
二　京西鄉三　大興左衛屯二永清縣志軍屯一十一所　燕山右衛
六屯　南關社一屯　北孟社二屯　中乂口社一屯　焦垈社二屯
　彭城衛四屯　劉古莊社二屯　橫亭社二屯　大興右衛一屯　劉
古莊社　固安縣志民屯媯川州歸附民屯　柳泉屯　彭村屯　魏村
屯　黄垈屯　沙垈屯　貫家莊屯　中公由屯香河縣志軍屯　密雲
衛中所屯　在營莊社　永清右衛屯在河北村　西辛莊屯　馬村屯
　官莊屯　唐楊屯　東徐屯　丁村屯　馬慶屯　軍屯燕山護衛屯
四　孟姜社　王園社　南房上社　曲溝社　燕山前衛屯六　趙宗
莊社一　良渠社　濟州衛屯七　西辛莊社　曲溝社二　貫家莊社
一　外和社二　彭村社一　永清右衛屯二　牛堨社　良渠社　永
清左衛屯一南趙社順義縣志軍屯二十六　密雲衛八　城子社一
北采社二　牛欄山社二　甸子社三　永清右衛七　塔河社一　榮
家莊社二　甸子社一　沙峪社一　管頭社二　通州衛二　榮家莊
社一　定順堡社一　大興左衛二　甸子社一　江路社一　濟陽衛一
　定順堡社　燕山右衛六　坊市社一　北采社二　胡家莊社一

塔河社一　劉子社一大興縣志軍屯二十八　燕山左衛屯九　添保恭社一　雄仁關二墳莊二　赤村社一　盧家岱社二　棗林莊社一　大興右衛屯九　魏村社三　大師莊社三　七里鋪社一　華家莊社二　燕山右衛屯四　齊化關二　大黄莊社一　崇仁關一　清潤社四　彭城衛屯二　李賢社二良賢縣志軍民一十七　永清左衛一十　曹村社四　高舍社三　北趙社二　長舍社一　濟州衛二　坊市社一　公村社一　燕山護衛三　公村社二　高舍社一　燕山左衛二　丁修社二昌平縣志軍屯一十九　大興左衛一十二　白浮社一　蘭溝社一　清河社五　清龍社一　豐善社二　孟村社一　堂樂社一　濟陽衛三。坊市社一　白浮社二　永清右衛四　蘭溝社二　豐善社二東安縣志軍屯四十七　燕山左衛八　在史家務社燕山右衛四　在邵家莊社　永清右衛二　在史家務社　大興右衛一　在第十社　彭城衛五　北昌社　史家務社一　濟陽衛二十七北昌社八　王家莊社二　岱頭社一十七密雲縣志軍屯　密雲衛遠西莊　平豐曹家寨　省莊　太師莊　燕樂　安家莊　廟城　孝德　涿州志軍屯　永清左衛屯　在徐里社　渠落社　西郭社　南丁社房山縣志軍屯　濟州衛軍屯一　在王佐南社通州志軍屯　通州衛二十九東劉社二　北尹社二　裴村社一　兆善四　招理社六王村社二　阜民社二　南尹社三　西城社一　延慶社一　葛渠社一　富豪社一　臺胡社一　扶仁社一　燕山右衛四　裴村社二安德社二　永清右衛五　西陽社五三河縣志軍屯一十二　通州衛屯一十　劉戳莊社七　如口社二　軍下社一　密雲衛屯二　汪會社　得勝社武清縣志軍屯一十六　燕山衛屯九　在落岱社六　北汪社三　濟陽衛屯三　在北汪社　大興衛屯二　在北汪社　彭城衛二　在韓村社一　北汪社一漷州志軍屯七　大興右衛屯四　在火岱社二　清善社二　燕山右衛屯二　在清善社　濟陽衛屯一在義高社薊州志軍屯一十四　薊州衛屯一十三　新莊社三　白巖社三　盤山社二　隆灣社一　三家社二　林河社二　通州衛屯一　在棗林社遵化縣志軍屯　薊州衛屯　溫泉社三　渤海社二　均子社一　坊市社二順德府志軍屯見邢臺縣洪武五年設置本衛差官分撥軍人於荒閑田土置立屯所開墾布種官牧子粒以贍軍士真定縣志軍屯　真定衛一十八處　樂令社十二　邵固社三　北牛社三

萬城縣志屯四　大馮村一　梁村一　小馮村一　奉化村一　定州志屯八　王呂社三　張村社三　西張社二　保定府新城縣志韓村屯在城東四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係濟州衛軍人屯種已上三屯俱於荒閑地土置立開墾布種官牧子粒以贍軍士　高密店屯在城西四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係永清左衛軍人屯種　封上屯在城東南三十里洪武八年設置係濟州衛軍人屯種永平府志軍屯　見倚郭縣并各州縣洪武五年設置官給牛具子種永平衛分撥軍士開墾荒田以為足食安邊經久之計昌黎縣志安峯社屯　葛家莊社屯　石門社屯　劉平保社屯盧龍縣志永平衛軍屯　桃山社屯　北赤峯社屯撫寧縣志宣程北社屯灤州志橫山營社屯　瓊州軍屯瓊臺郡志瓊山縣遵化屯　石山屯澄邁縣　水南屯　水北屯　曾家屯　保義屯　檳榔屯臨高縣　定南屯　田牌屯　新安屯　定安縣潭攬屯　前代無額至元中平章濶里吉思平黎括勘叛賊田土為屯田官給牛種召民耕佃設立提領二員以領之歲徵佃戶田粮納倉俱有定額後立屯田衛門粮屬兵府徵收遠革罷復為安撫司洪武三年撥隸各縣通領（詳見田字）李椿集論准甸屯田情（槐公入奏時）竊謂屯兵淮甸轉輸頗艱民不着業荒田迷望屯田之利最為急務言者固多而委任不專號令不一無所取信於人故竟未有成效鄉具管見如後一兵民之分久矣今者或募民屯田或率民為屯田竟不成者不得其理也江浙之田不以肥瘠民爭尺寸沿淮之田雖極膏腴棄而不耕者蓋民不恃兵則不保朝夕今欲屯田必成必使兵民共耕可以省轉輸之費兵民共耕必使相愛而不相嫉相資而不相害各得其所久而相安則兵隱於農邊鄙實矣一廬壽光濠和滁真楊楚盱眙等州軍合先行措置去處一兩淮見今荒田不以有無業主並充屯田之數其見令請佃官田耕種之人願依令來屯田者聽於見輸租課內減半輸納一兩淮之田不得典賣其有物力退減須典賣者並中入官一州委知州同統制官縣委知縣同將官董兵之數民之戶相半為標撥田段之準於未給之前標定充民戶田官兵田縣置圖冊按圖給之庶不致臨時爭競之端一標撥田段當以十分為率以一分為公田屯田人分工耕種其所得課子並入耕種兵民收受如願中糴入官者從便十年之後方量立租課或止取公田所收一種子牛具官為借給收成三年還納其直內官兵耕牛更戍兵將官究劄看養非災疫而有死損者陪備其滋生牛犢中官就養亦是一利原也一官兵每名給田地共五十畝其有私身願給田

者聽民戶每戶給田地共百畝丁多者每丁五十畝一屯田民戶聽於州城內指射空地以備蓋屋居止收貯穀子如止願於田頭居止者從便一屯田民戶課種桑麻蔬菜官兵課種梨栗菓木可以收利者使有以相資也一官兵給田須將分隊伍使相近便易於管轄軍器貯於城寨令不係屯田人常加修飭砥礪官兵一年更戍當約計更戍之數給田一屯田州選擇守臣久任之候屯田就緒日推賞縣令不任職者聽守臣選辟替換一監司守令皆帶勸農之銜而留意勸農者未之聞也今屯田州各於近城留數百畝守令以下及公吏等躬耕之以爲兵民之勸一屯田收成一歲之後修築城壘二年之後開溝洫倣井田之制一淮東西兩漕宜省併止置一漕充兩淮轉運兼屯田使以考察屯田守令勤惰而陞黜之一未盡事宜更在所委屯田官相度從長措置（詳見田字下）

東屯

郡縣志東屯在夔州奉節縣東十里公孫述留屯之遺跡也杜甫移居瀼東即其地平川百頃精鑿白粲爲蜀第一書杜工部詩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鶴曰。按是年秋。公自東屯人歸瀼西。此復至東屯。蓋冬初也。）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爲　短景難高卧衰年強此身山家蒸粟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爲鄰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詩云　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鄰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飱可扶老倉廩慰飄蓬宋壁鴈湖集留題東屯詩　千載風流表出師帥龍山寺已題詩兩賢心跡元無異更謁東屯老拾遺　連峯疊嶂擁崢嶸箇裏誰知掌樣平還有人家留客醉石榴花下聽啼鶯　作意元非谷口耕後來更許以詩鳴戇戇只有香溪在曾照先生白髮莖　早日皐夔許致身最憐一飯不忘君飄零豈意窮山裏目斷長安隔戍雲陸放翁詩東屯呈同遊諸公詩　十月霜彫楓樹林清溪白石稱幽尋按行老子誅茅地惆悵孤臣許國心走馬平沙爍路近傳杯小閣喜寒侵也思試索梅花笑凍蘂跦跦欲不禁王梅溪家政集東屯詩　少陵別業古東屯一飯遺忠甽畝存我輩月叨官九斗須知粒粒是君恩（東屯歲輸秔米。不滿百石。監司郡守。月得九斗。）東屯溪山之勝似吾家左原　東屯別是一山川水秀山青似左原我待還家葺茅屋作詩招取少陵魂項安世詩東屯分韻得大字　詩翁骨成塵巴子地如芥驅車藤刺亂跋馬山石隘景因名自佳物以人故大客來不一到百歲負清債遂令東屯遊永作一生快君看黃岡頭屋破古井壞恃有東坡翁過者不敢拜諒知萬物靈山水蒙茈頼男兒勿自貶著意塵土外　代人得頃字（郡官每歲分食東屯米）郡官所食稻共此一百頃小人以力耕君子以德請　代人得平字　遠澗緣崖入中間有許平吏或桃萬樹應得避秦名　代人得若字　尚想東屯詩十九落岩壑兩夜聞笙簧春風化蘭若　代人得接字　新收舍前雲舊管舍北澗一爲草堂人從頭點詩案洪平齋集東屯詩　崢嶸獄岑轉百盤峽天深處得平寬秋風栗栗穈花老暮雨蕭蕭稻子寒仁者樂山心本靜碩人在澗體俱胖農家不鮮詩翁趣只道豐年了納官孫燭湖先生集寄詠東屯　聞說東屯勝詩仙有舊遊茅齋深翠竹石徑俯寒流几杖千山月鉏犂百頃秋歸途客醉酒句法儻堪求鄭紳伯詩遊東屯　滿目燒畬險那知此地偏一川通穗水百頃著平田茅屋址猶在草堂名自傳夔歌聯未起仍覺在天邊

東武關屯

鎮江志東武關屯吳置輿地志未詳其地

茶泊屯

元一統志茶泊屯在寧夏路靈州東北境大河之西

信嵬屯

元一統志信嵬屯在寧夏路靈州大河之東與茶泊相對

棗園屯

元一統志在寧夏路靈州之北

赭圻屯

太平寰宇記在宣州南陵

縣西北吳所置赭圻屯處也晉哀帝以桓溫入參朝政自荆州還至赭圻詔止之遂城赭圻鎮是也

剌姦屯

輿地志吳置在城西十八里下鼻浦吳置剌姦屯

防守屯

輿地志宋置在金壇縣西百步今廢

石鱉屯

晉書穆帝升平初荀羡爲北部都尉鎮下邳起屯田于東陽之石鱉在臨淮郡界公私利之北齊廢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之又議修石鱉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儲充足矣

馬屯

元一統志馬屯在平涼縣西南十六國春秋云姚長與苻登戰于高平登敗奔于馬屯即此

頒平屯

南史梁本紀武帝大同八年於江州新蔡高唐立頒平屯墾作蠻田

皁亭屯

元一統志皁亭屯在臨賀縣按荆州記云屯有青石方三百丈許石上有磨刀斧跡春夏明淨有新磨處秋冬漸生苔蘚傳云是雷公霹靂紀勝云屯在桂嶺蓋小誤

銀城屯

饒州德興縣志屯在縣東一百二十里圖云陳於此立屯

百家屯

句容新志吳孫權時遣宿衛入採金鍮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

西華屯

唐書孟元陽爲陳許大將節度曲環使董作西華屯盛夏僑而立于

塗伎休乃就舍畝田輸歲稔而旱食常足

黃屯秋浦新志黃屯在貴池縣東南五十里唐乾符六年十一月黃巢攻鄂州陷其外郛轉掠饒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見通鑑）遂傳巢屯兵于此因名焉傍有黃州城其基猶存稍東二里有石關名鐵券山亦傳僖宗賜巢鐵券之處廣明元年四月淮南將張璘渡江與巢戰于大雲倉（屬東流與羅刹洲相近。）

趙屯宋黃亞夫伐檀集宿趙屯　蘆花一股水徘徊日已暮山閒聞雞犬無人見煙樹行逐羊豕跡始識入市路茭芡與魚蟹居人足來去漁家無鄉縣滿船載稚乳鞭皆公私急醉眠聽秋雨（右詩與大孤山一首山谷嘗手書刻石于南康星子灣。有板見別集）清江三孔集孔武仲泊趙屯　憶昨省覲趨濾川萊衣擁綠方少年艱難險阻俱未歷孟浪勇決唯爭先舟發趙屯猶未斂有風北起空濛間掀搖三山撼五岳巨浪倒潑東南天千林向人俱頓仆兩岸過眼真飛騫帆檣迴憂河漢底鷁首俯飲蛟龍淵跳波濺沫來四面坐中時得鯉與鱣妻啼婢詘殊不顧兀坐正讀逍遙篇為言方破萬里浪不爾捉月為神仙江中逢巨石頗突為引幸逡巡水勢亦平緩幸免肝腦輸烏鳶暮投彭澤宿荒草神驚魂顛何能眠自茲稍悟垂堂戒釋紋繞起不敢前矜持太過僅無恙往往所至傷留達乃知老謀與壯事心膽殊異難兼全重來此地畏洶湧艤舟別浦看漪漣魚跳鷗下自可喜何用蛟鱷飢流涎斜陽依依照草木夾岸葭葦鋪書氈兒今弱冠昔何有昔領無鬚今皓然二十餘年纔瞬息時事幾蛻如秋蟬區區走俗亦何賴安得尺地巢林泉　宋陸放翁詩雨中泊趙屯有感　歸燕羈鴻共斷魂荻花楓葉泊孤村風吹暗浪重添纜雨送新寒半掩門漁市人煙橫慘澹龍祠簫鼓閙黃昏此身且健無餘恨行路難莫更論　元董嗣杲廬山集次趙屯　船沿江北行不見江邊樹颯颯蘆葦空棲鴈泣如訴波濤極衝撞沙岸已頹仆東傍趙屯來結茅是誰住簷破炊煙散豈足禦風露小兒索于飲病婦織芒屨良人糴米出煙江未明度要兒父待歸頸佇想回路今年遭遷早寒衣不曾具薄業何能問苟且遣朝暮此地多遺基向也盛生聚關洛幾時清徒激衝冠怒客子重吁嗟半世多窘步無位進替言慨此歲月誤有地不可耕有天不可籲披淚歸來休三徑想如故

富屯元范德機詩至富屯　承恩千里出江鄉轉歷三關道路長黃葉霧開山市集見人鳧鴈憶橫塘。

鴻澤屯劉基眉庵集鴻澤屯　扁舟日西行風急更逆水顧瞻無民屋所歷但蘆葦前塗轄村砦日落墩烟起兵夫八九人常服佩弓矢雖無巡

警勞舟楫得訶止僑提拾荊薪往往獲蚌蠃周原一何廣畎畝蕪不理當時乏畊屯困積紛露萎嗟嗟芸耔人力戰晝為鬼寒沙雜朽骨霜露白齒齒治亂固有常惜但何乃爾所望牧守賢哺息自茲始但恐科役繁輸納鬱榛秋悲我方遠役弗暇顧妻子婺緯不自卹何能復哀此臨流發長嘯斗柄揭西指作詩示同行丈夫志萬里

衛尉八屯小學紺珠衛尉率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　西京賦虎威章溝嚴更之舍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鎩懸瞂用戒不虞　初元五年司馬中注師古曰衛尉有八屯衛候有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　故謂宮之外門為司馬門

江南北諸屯太平州圖經南岸六屯望夫山（第一屯）張公灘（第二屯。）東梁山（第三屯。）雙港口（第五屯）下磯頭（第六屯）芮家沙（第九屯。）北岸四屯裕溪河口（第四屯。）柵江口（第七屯）泥汊河口（第八屯）栘潭河口（第十屯。）建炎庚戌兀朮自馬家渡而濟縱蘇於江浙之間我有虛可擣也紹興辛巳逆亮謀渡采石而敗送死於荒江之濆我無瑕可攻也江流湯湯古號天險然有備則為難犯之金湯無備則皆可涉之津涯分屯列隘當塗尚慎旃哉

鳳陽三屯鳳陽府圖經志瞿相山屯曹山屯獨山屯

泗州古屯元一統志古屯在今徐城廢縣西南八十五里陳大建五年大將吳明徹于此置堰斷淮水以灌濠州緣此築城置兵防守其城內南北作隅分為兩城淮南招義縣界又有一城臨水南北相對亦是同時所築名為屯城

古營屯太平寰宇記古營屯在盱眙縣西北八十里乃三國已來營屯之所

陸抗換屯三國志陸抗與諸葛恪換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為慚

喻卒歸屯宋史折可適傳來兵久不得食千人成聚籍指于軍門武欲掩殺以為功可適曰此以飢而逃耳非叛也單馬出詰之曰爾輩何至不為父母妻子念而甘心為異域鬼耶皆回面嗟唶流涕謝再生各遣歸屯

軍列二屯金史東海郡侯重慶元年十月十八日大軍至城下一屯仁皇寺一屯大安門

摘軍遠屯元史武宗紀二年四月癸亥摘漢軍五千給田十萬頃於直沽沿海口屯種

結壘屯聚晉書蘇峻傳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

得數千家結壘于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彊遣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

京師雲屯（宋曾鞏釋疑京師雲屯旬服碁置）

鐵騎雲屯　唐王右丞集祭姜將軍文天子命我建旗四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

三軍百萬屯（宋王之道相山集湖南運判謝表九州數十縣悉隸按澄三軍百萬屯咸資餽餉）

蜂屯（宋李曾伯可齋集壽園祈雨青詞以斗州三月之後聚此蜂屯當勍寇四旬之圍凜如魚釜難王師之進援與賊勢以相持）

文　宋袁起巖東塘集馬司歸屯臣蒐瑣不才識見卑淺雖軍旅之政未之學而人情所可見事勢所當行者臣亦常見一二願為陛下略陳之切見建康都統一司係是久駐於彼近年復撥馬軍行司前去亦有統帥令都統所管之兵四萬馬軍所管亦三萬餘人數目亦均總司所給亦為浩瀚鄉來朝廷撥遣軍馬之意不過謂一旦或有小警便可調發然利一害十似亦未便近聞兩司各相求勝多不相叶至於主帥競利紛爭下

至士卒亦各相忌臣以謂行在所去建康止是五六日縱有調發亦不至甚濡滯兼建康已有都統司似不必更置馬軍況三衙之兵拱扈闕下尤不宜分置他處徒使將帥各求相勝因事成隙或誤軍政寔為未便臣愚欲望聖明灼見利害特發睿旨斷令馬司一軍依舊歸屯在所庶幾兩司各盡其職亦於護衛行闕不戾祖宗朔法之意臣妄議軍事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楚州屯戍狀臣竊謂城守以為固不若軍心以為固蓋城雖堅而固之者在人軍無二三之心則城甚於百二山河之險也故曰衆心成城此言誠在於衆而不專在於城也臣叨奉遣命護客有行往來之間道由楚州切觀本州城壁勢極雄壯蓋楚州實為揚州藩籬之衛也臣復詢之淮民與軍士等皆謂自淮而南其陸路至揚州則自盱眙由天長而來其水路則自清河口由楚州而來也然楚州尤為要害者以敵人糧道必由於楚又楚在揚之前其來則楚為之敵若以他路至揚州則楚又拖其後所以朝廷以楚為重增城設塹不敢忽也今楚之人皆謂頃年朝廷嘗以武鋒一軍八千人屯駐于楚軍人家屬悉在焉誠足為緩急死守之備自揚州增刱堡寨以一時建議者遂移武鋒一軍盡屯堡寨今不過令鎮江都統司每歲更戍于楚僅五千人耳既無老小同行又每歲一替不為久計總司復添支食錢幾二萬緡誠恐緩急之日更戍之士各念妻兒在他郡且非久屯更練者恐不能責之死守臣等欲望聖慈以楚城為揚州腹背要害命樞密相度或不復武鋒一軍即乞令鎮江都統司撥五千人選擇將副各同老小就來年二月合更戍者盡與分屯久戍于楚庶不張皇其元來武鋒軍寨屋見今存在卻預行修葺庶幾軍士老小同戍且為久計其與無家屬而更戍者事體全然不同他日緩急可恃以固守矣亦省總司每歲二萬餘緡之費誠非細務　范石湖大全集乞免移屯與執政咨宣諭劄子某昨奉鈞誨傳諭上指議欲移屯潼川綿州大軍二千人前來成都并聽成都帥臣節制等事竊惟成都會府根本全蜀而武備殊弛卒乘單弱若增屯大軍誠可折衝惟是潼川綿州兩軍屯戍皆經四五十年老身長子各已成家婚姻盤錯墳壟相望換之常情恐未免安土重遷必先為之經畫措置曲盡其宜使盤挈之初免家具破散之憂既到之後無暴露羈旅之戚人忘其徙家安其舊然後有利無害略計營壘夫糧之費無慮十有餘萬非一日可遽辦者至於目下脫有姦盜竊發一切緩急事宜有合調發去處緣去年復再置四川制置司時已有九月五日專降聖旨依條具合行事務內一項四川諸州姦宄夬發之患許從制置司

審度事勢差發都統司西兵捍禦令來成都帥臣係兼四川制置使遵照上件指揮於諸處屯兵自可節制奉行不至闕誤所有移屯欲乞鈞慈特賜開陳少寬限期容某續更子細相度并計算所費萬數條具申聞某傳詢熟究以致拜咨稽緩伏乞鈞慈特賜矜恕　虞允文奏論皇甫倜屯守去處臣先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忠勇軍都統制皇甫倜申乞不聽趙撙節制奉聖旨令臣相度施行今又准三省樞密院劄子坐皇甫倜申乞朝廷別差官知唐州已一面提領全軍壯人老小於淮南界上選擇衝要去處屯守伏乞照會施行奉聖旨令臣相度如合差官一面選差臣契勘皇甫倜自去年春以後元在唐蔡界上屯駐為襄漢一帶藩籬裏有勞効蒙朝廷擢用升正官資寵以州刺上閤之職使與諸軍同力屏扞上游止因與趙撙小有嫌隙意欲移出撙管界之外為避仇之計而襄漢邊面闊遠藩籬益薄重貽九重西顧之憂臣去年正月十五日在濠州同成閔遣皇甫倜前去糾合忠義人以援陳蔡見其人材驍勇兼有智略可以倚仗除已移文專遣官前去諭倜且令安職固守舊寨以免一軍老小遷移改置堡寨之勞如倜之意以本寨去虜營不及百里果以虜騎不測侵擾為憂即令於隨州信陽一帶自擇要地屯駐外欲望睿慈特賜詳酌如臣所陳可

米，即乞行下皇甫偁依臣已行事理施行小貼子臣竊慮皇甫偁所申或是以趙搆節制爲疑移軍出京西界意非韓充兼知唐州已一面移文皇甫偁令權聽本司節制以安其反側之意伏乞裁酌施行李莊簡公集中都督府乞令耿進屯池狀勘會池州正臨大江與江北舒蘄等州相對最爲控扼昨來李彥卿屯泊韓世清一軍劉洪道屯駐崔邦弼等諸頭項軍馬防守劉洪道將帶崔邦弼等前去建昌軍捉殺蒙差下王進將帶所統人馬池州防隘今來王進一軍已蒙朝廷差充都督府統制官其池州即今並無軍馬守禦緣防秋在近及據池州申舒州界見有盜賊出沒作過不可闕兵備禦今照本司所管軍馬內王冠一軍已依朝旨發往廣德軍防隘及張崇系樞密院水軍并李貴小張俊系要於建康府邊江把截應援使換外有水軍耿進一項入船令相度欲遣發前去池州防把江岸捻準都督府四月四日劄子備奉聖旨逐路見今應統兵大小將帥並許聽節制緣本司軍馬系聽都督府節制未敢擅便起發伏候指揮申樞密院乞令王進依舊屯池州狀契勘池州最係緊切控扼之地諸處清兵不測侵犯本處不可不屯重兵以備守禦今來王進已勾赴都督僕射相公府充統制官本州守臣葉煥雖已到任本官別無兵馬竊慮緩急不可責以必守今來王進已到本府與某相見亦願且在池州屯駐除已具狀申都督僕射相公伏乞指揮且令王進依舊統制軍馬就池州防托委得兩便伏乞指揮施行小貼子稱契勘江池二州新差文臣其劉紹先王進卻令赴都督府某竊詳朝廷之意本慮紹先等已爲守臣恐勢不相下今則不然二州皆財用窘乏之處若使文臣爲守以撫養百姓武臣爲將以捍禦盜賊各自兩便伏乞照會

官名

屯長　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適戍漁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次當行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

吐屯　太平廣記突厥號御史爲吐屯（拜御史）

屯氏　氏族言行錄姓苑云渾沌氏之後去水爲屯漢有常山太守屯莫巴郡後蜀法部尚書屯度望出巴郡

普屯氏　羅泌路史夏后氏紀昭王南征辛餘靡爲右御拯王而俱溺封其子西翟有普屯氏

普屯威　庾信集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銘并序　公諱威字某河南洛陽人也舊姓辛隴西人基君水之源纂商丘之胄邑于大臺實定其居封于小辛乃成其姓是以三川被髮辛有得見事之機八卦占文辛廖有知人之鑒佐治以東都上將魏帝解衣武賢以西國功臣漢王推轂祖大汗武川太守考生河州四面總管大都督隴右貴臣河西鼎族公侯踵武岳牧連鑣並得聲振長榆名雄高柳公秉靈山岳誕載星辰結髮嶷然齠年成德澄波萬頃建標千仞鋒穎既高光芒已遠青衿學劍既爲人主所稱童子論兵即在中軍之策永熙元年入仕蒙授直盪都督太祖文皇帝雪舊君之恥建西伯之功始裂鴻溝初登函谷公灌衣沐髮杖劍轅門撤洗足而相迎下寶階而顧問自此即居帳內仍爲直寢授寧遠將軍羽林監白土縣開國伯邑五百户大統元年從迎大駕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户加冠軍將軍散騎常侍轉大都督公善於用兵長於撫御自攻洛陽定弘農戰河橋平沙苑冒刃衝鋒前無横陣况以弦木六鈞函犀七屬門多縣胄箭必中鞍山積器械谷量牛馬軍吏計功司勳賞策授使持節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昔者受律赤符韓信當千里治兵白帝張飛擬萬人皆比於今日公之謂也五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浮於（一作于）江海達于淮泗篠蕩既敷瑶琨即序十三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仍賜姓普屯即爲官族入陪武帳出總戎韜置府於陽關張旃於瀚海故得上書於漢即用同宗爭長於周還無異姓十六年授鄜州諸軍事鄜州刺史俄遷河州刺史公頻煩兩牧風政神明虎去西河梟移東郡河湄瑞氣特表廉平鄜杞神光偏明正直及乎魏終天祿周受惟新明命已遷彝倫或革周元年改授大將軍袍罕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户軍中受詔非論北伐之功大將登壇無待東歸之策置陣太平開陰晉之道建兵廣武納滎陽之城校戰丹山移營白壁莫不勇冠三軍名凌五將保定四年授寧州總管掌其北門既爲鄭國所委捍其西鄙無憚秦亭之通是以築平綱之城衛入拱手戎滎波之澤梁氏寒心朝廷與公有內外之親令公從戚里之貴乃以魏文帝女爲公夫人遂得長門之左別開公主之園灌龍之傍便有王姬之館五年被徵入京拜少（本傳作小）司馬期於司武以公爲魏絳佐於中軍以公爲筍首豈直謁之鵝火稱之縉雲而已哉其年被使領兵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紀（疑衍）制裂繻來卿爲君逆稱族而行尊君命也天和元年授柱國拜大司寇楚之柱國方之南火軒之司寇譽以西雲總授於公能官人也建德二年授少傅四年授河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即爲河州大中正公之桑梓本于此地再爲連率頻仍衣錦襄

城龍糧吏反池臺桂陽仙人還歸鄉里故老親賓酣歌相慶安車駟馬天下榮之宣政元年授上柱國吏加少傅配于上相旣陪去邑之圖居于帝師實有把橋之異改封宿國公食邑并前五千五百户射鴻舊圃舞鶴餘城旣浮醆衆之河聊對淇園之竹未朝建章則天子降席出遊底里則郡公下堦是以行滿天地名聞四海方當光輔五君參謀七政天屬弗戒奄于所居春秋六十有九柳莊告殯傾社稷之臣鄭僑云亡將諸侯之禮詔贈其官謚其公禮也以今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葬于河州金城郡之苑川鄉山行隴底地入塞原望積石以緣河臨崆峒而下坂玄甲黃腸崎嶇亭斬及云莫徹方勞榆沈若大樹反壞地封夏屋馬鬣須頴川之碑乃見華陰之碣世子儀同水達孝性有聞居喪得禮嗟海變而田成懼山飛而地絶勒石基田乃銘云爾少典之孫玄王之子星貫於月金承於水降及于周公侯復始風俗氣候山川表裏河連積石山帶崆峒秦亭北上漢使西通金行氣壯地勢人雄稜稜高節慓慓跦風祖考藩屏濁河清渭兩地漢明雙派光貴水無别色雲無異氣為吏為民惟懷惟畏公之嗣世實秉英靈降神中嶽廻文列星鸞翔鳳領珠角山庭臣深義本于極天經洛城戰陣河橋旗鼓箭飲石梁劍燃銅柱並巖大麋俱抽雙虎玉門開郡陽關直府。再為上台。兩為少傅。模範帝師。經綸國步。允釐嘏德。欽明審諭。不吝車茵。誰言温樹。天道茫昧。年齡倏忽。上將星開。功臣鼎沒。九原陵阜。三河甲卒。地險龜林。營危馬嶺。西州永别。北闕長辭。山張虛蓋。野祭空帷。陵原地迥。松路風悲。銘于碣石。勒以貞龜

奥屯

金史國語解奥屯漢姓曰曹 忠義傳奥屯醜和尚為代州經略使貞祐四年八月大元兵攻代州和尚禦戰敗績身被數創被執欲降之不屈遂死

奥屯襄

金史奥屯襄本名添壽上京路人大定十年襲猛安丞相襄舉通練邊事授崇義軍節度副使改烏古里糺詳穩召為都水少監石州刺史未幾為平南盪江將軍以功陞壽州防禦使遷河南路副統軍兼同知歸德府事昌武軍節度使仍兼副統軍崇慶改元為元帥左都監救西京至墨谷口一軍盡殪襄僅以身免坐是除名明年授上京兵馬使宣宗即位擢遼東路宣撫使未幾改速頻路節度使兼同知上京留守事二年二月為元帥右都監行元帥府事于北京五月改留守兼前職俄遷宣撫使兼留守十一月詔諭襄及遼東路宣撫使蒲鮮萬奴宣差蒲察五斤曰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効忠勤故委腹心意其協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併力備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政尚懲前過以圖後功三年正月襄為北京宣差提控完顏習烈所害未幾習復為其下所殺詔曲赦北京

奥屯忠孝

金史奥屯忠孝字全道本名牙哥懿州胡土虎猛安人幼孤事母孝中大定二十二年進士科調蒲州司候察廉遷一官除校書郎兼太子司經三遷禮部員外郎遷翰林待制權户部侍郎佐參知政事胥持國治決河以勞進一階除河平軍節度使兼都水監遂疏七祖佛河及王村周平道口鷄爪孫家港復開東明南陽岡馬蹄孫村諸河忠孝常曰河之為患不免勞民復疊石為岸十餘里民不勝其病矣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句集坊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改滑州歷同知南京留守遷定國軍節度使復為沁南軍入為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貞祐初議降衛紹王忠孝與蒲察思忠附胡沙虎議語在思忠傳頃之拜參知政事中都圍急糧運道絶詔忠孝搜括民間積粟存兩月食用悉令輸官酬以銀鈔或僧道戒牒。是時知大興府事胥鼎計畫軍食奏許人納粟買官鼎已籍者忠孝再括之令百姓兩輸欲為己功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疏論之曰民食止存兩月。而又奪之使當絶之不得歸咎有司而亦忠朝廷之不察也宣宗善行信言命近臣與忠孝同審取焉謂忠孝曰國家本欲得糧今既得矣姑從民便可也頃之行信復奏曰參政奥屯忠孝平生矯僞不近人情急於功名詭異要譽慘刻害物忍而不恤勾當河防河朔居民不勝其病軍貧民錢抑不令償東海欲用胡沙虎舉朝皆曰不可忠孝獨力薦及胡沙虎作難忠孝自謂有功詔議東海爵號忠孝請籍沒其子孫及論特末也則云不當籍沒其偏黨不公如此無事之時尤不容一相非才況今多故乃使此人與政如社稷何宣宗曰朕初即位當以禮進退大臣卿語其親知諷之求去可也行信以語右司郎中把胡魯把胡魯以宣宗意白忠孝忠孝覥然不聽頃之罷為太子太保出知濟南府事改知中山府尋薨年七十謚惠敏

奥屯忽都祿

金耶律履集撰贈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博平郡侯奥屯公神道碑并序惟奥屯氏在女直為貴族世居遼東天朝混一立賢無方散歷華貫者接武中外廣西道廉訪使忽都祿既位通顯制贈其祖鳳住亞中大夫東昌路總管輕車都尉博平郡侯父高山嘉議大夫濟南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博平郡侯祖妣石抹氏妣二王氏皆博平郡夫人乃出其家乘請銘諸碑按

濟南公高祖忽砂虎金兵馬統制都元帥以功封澤王戰歿曾祖忽魯內外縣撚權樞密院事祖哨合鎮國上將軍京西等處兵馬都元帥考耶東昌公襲其世官諜克從宣宗遷汴壽八十一卒二子公以長襲諜克義宗播蔡危行蔡平僑東平主帥錄其世時其衣廩東昌給地五十畝宅而居之承制除高唐知州東平控郡邑五十四金敕戶口夥不可理徹公稽料宿弊一洗為州有惠政歲丙辰卒官年五十有三葬聊城之栢林娶王氏先卒繼王氏子六人曰納丹术山東道統軍司知事曰瑞童曰慶童曰安童曰文敬武略將軍同知漢陽府事致仕曰忽都祿起家衡山縣達魯花赤轉臨桂興安尹治亂拜西臺御史移南臺歷僉副凡六道廣西言李雄無叛逆制為寢兵而雄竟招出湖北辨死獄杜起宗二人寃江西折分寧若碇之害舟楫者十所浙西脈粮虛十萬石民吏雖壞產莫償為畫釋之彰澤羅行覆蹟屢亂罹佩虎符廣西宣慰司同知副都元帥改本道廉訪使一年棄歸中道有旨若曰奧屯為得用人縱年高衆不為例其勿致仕賜金段二陞正議大夫而明哲知止去志浩然矣子脫脫歷承事郎同知常德路龍陽州事孫曹男女若干人嗚呼盛哉昔金源氏奮起東北奄有中夏亡且百年世無其史故家遺俗存復無幾粹書聞見非庇夫真則聞

不彰好古之士慨焉公之先由統制而下世繼樞要其豐功偉績計必炫燿一代史之所錄不得而知之公再啓厥家立廉使又能推恩九原表揭世次其所以揚天休播先美者不在茲乎銘曰宋綱解紐金職夏盟苗浮水沛執遏厥成曰惟景從扞禦鋪勢云乎百年家閥莫稱懷襄脊溺有子維禎自天迓續顛木斯萌錫田啓家分牧著能嗟彼文獻吾猶及徵混混其源冀冀其承於鑠綉衣曉節益貞顯隆敢專及先乃榮大哉亭毒進者猶生百世川主繁祉是膺勉拚繼序監此刻銘

奧屯世英

元李庭寓庵集

大元故宣差萬戶奧屯公神道碑銘

龍興雲從虎嘯風冽君臣際會千載一時淮陰屈於楚而伸於漢李勣晦於隋而顯於唐蓋響應氣求天同神比不期而自合不介而自親故能樹偉績於當年垂榮名於後代今吾鄉宣差萬戶奧屯公其庶幾乎公諱世英字伯豪小字大哥其先居上京胡里改路金人破遼東最後得關中相地列營分軍鎮守公之祖得蒲城子孫因而家焉公之祖曰黑風佐太祖武元征伐有功封王曾祖乞出益都府兵馬都總管祖蒲乃襲爵為千夫長父閭僧昭勇大將軍新平縣令公自幼能自樹立與群兒戲必以官長自居衆環侍如吏卒指呼使令惟命是聽其英雄氣槩已見於髫齓年中矢甫冠以蔭補官荐歷差遣丁亥歲任鄜水酒稅監就充征行都統領軍主慶陽與天朝大軍相值公度其衆寡不敵徒死無益遂率衆歸降以材武為皇伯撫軍所知薦之於烈祖成吉思皇帝上亦喜眷愛甚厚屢降恩旨仍賜虎符俾隸朵火魯虎徹立必麾下郎用庚寅歲王師復下陝右公與扎古帶俗立富平主帥命諸將分主其地公以朵拜之故願得蒲城帥從之至縣下令諭衆曰爾輩宂地以為固不足恃也王師北來為久駐之計爾輩詎能延歲月即吾畚鍤已具非不能拯地及衆隧而相見頃以鄉里之舊弗忍為也爾能從吾令當還爾父母妻子復爾居業不然則齏粉矣衆相謂曰公信義素著今為一方司命其言必不食盍往從之於是相率出降公溫言慰遣之衆意遂安時諸將之在它邑者惟事屠戮編民連頸就死間有漏網者皆裹瘡扶病無復生意視蒲民接堵如故莫不指以為樂土至今人物繁庶屋宇具存垂白偃僂扶杖往來者踵相接於道非公義且保完之力能至是乎蒲城既下公與大軍復合同攻鄜城既平鳳翔擊五峯山自隴州入一二里破鳳州取武休關至興元攻西和又攻軍州再入宋境從皇考四大王大軍由興元歷金洋州

所至城寨無不降附復徇唐鄧拔鈞許蠡三峯山下遂破金軍及奉上命鎮守河中招收天和人和二堡爾後偕塔海都元帥累歲征南十餘歲間其勤勞亦已至矣皇伯合罕皇帝在鳳翔也許公以河中府尹之職命未及下會以它事不果其後公入覲上喜曰曩之所許今當相付命有司草制公奏曰臣名在四大王府有年今改屬別部何面目見唐妃乎母乎上始怒徐復喜曰爾言是也唐妃聞其言喜甚四大王嘗謂妻子曰大哥吾所愛爾輩勿以降虜視之及是待遇益厚與家人輩無異以至唐妃親視公肥瘠裁衣制帽以彰殊寵辛丑歲夏河中船橋官謝以事誣公訟於有司奪公虎符唐妃聞之大怒言於上復以虎符畀公仍命皇兄蒙哥大王親草懿旨謂大哥以有功之故朵火魯虎奉成吉思皇帝聖旨錫此虎符不可奪也仍授以萬戶之職今上皇帝在潛邸子貞入見蒙降恩旨亦歷叙迺父之功歲某月某日以疾卒於河中公廨之正寢春秋六十有二以辛亥年十月葬公於蒲城賢相鄉萬勝原先塋之側夫人竹曾禎氏先公卒張氏出家為女冠後公卒完顏氏亦先公卒再娶完顏氏今無恙二完皆金名族俱有賢行二子長曰貞次曰亮壬子三月完顏氏挈貞入見蒙哥皇帝帝知其為大哥子甚憫惜之復錫虎符仍降恩旨時貞年甫十三

今上皇帝即位貞復入見其所寵錫與先朝無異也公狀貌魁梧宇量宏廓外若矜嚴中實樂易輕財重義折節下士人無賢否交必以誠家無一錢之積秋毫不以取於民其為人槩可知已惟至孝王師之圍慶陽也金國遺虜胥鍵領軍赴援公統衆在前列家屬居後遂為金軍所得公自度忠孝不兩立狼狽北歸其在北方也思親之心愈久愈切每夜焚香祝天願得生遇父母以報罔極之恩死不恨矣言訖仰天號呼哀動隣里衆共止公則歔欷就寢淚濕裀席凡數載間率以為常上憫之天語慰諭期以必得及王師下河南公以父母之故願備行伍於是上下令軍中曰得大哥家屬者主致之無使驚怖壬辰二月攻許州城既陷有唱者曰與也公家屬在此公馳往視之闔門百指團欒如故公抱持涕泣悲喜交集人以為孝感所致於是昇歸河中益恭子職主於溫清之禮甘旨之奉必極其至時入榮之始公之來河中也挈河南俘民老幼九千口以乏食之故與總管扎古帶同請於朝有旨令平陽撥米九千石給付之時粒米如珠餓莩盈野藉此官粮獲濟者衆公之力也每來蒲城闔縣老幼出郭遠迎公下馬拜跪握手惟笑同行至衙命酒適酌三行迴已不以勢位驕人故能大得衆心未老便欲退閑作知止歸來二堂此志竟不遂惜哉傳曰陰德必有陽報公所全活不可勝數其陰德可謂厚矣然才大而不見於用祿薄而不稱其德嗣續雖立而不及見其成人天年雖終弗克登於上壽所不足於公者此也使世之人不免有善之疑天其或者將大畀後之人乎癸亥春僕方僑居長安嗣子貞奉前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郭君周卿所撰行狀來謁文以表其墓顧惟才學淺陋何足以當此然以往年亦嘗受知於公義不得辭且吾友周卿名德素為鄉里所推服在公幕下凡十餘年知公行事為最詳其片言隻字足以取信於天下後世僕何容喙焉故一依來狀次序而贊以銘曰金行既微天道在北真主勃興群雄効力公乘其時利見西陲控以虎節洞然不疑天兵四馳如火烈烈千里僵尸百城漂血最爾吾邦微息須臾天誘其衷難俾吾紓公既戾止不驚不懾響動關河有來胥悅萎枯以膏桀驁以馴凜凜沍寒化為陽春完我室廬活我老稚人被其恩家受其賜業生敵國塵隔南陵望雲淚濺陟岵心摧至誠感神有願必遂離而復合恍如夢寐版輿戴御言還故鄉朝夕薦羞濟殖眷香薄伐南方轉戰萬里十有餘年勤亦至矣惟帝念功伊尹于蒲蟬榮就義始終靡渝謙以得衆廉於奉己孝盡庭闈仁庇桑梓宜公宜侯壽考百年一債不起埋恨重泉余慶所鍾承家有子大福再成公為不死

有佳者城闕彼高原
豐珉紀德百代常存

奧屯貞

（元元明善清河集）大元故昭武大將軍嘉定路總管奧屯公神道碑銘（有序）華門圭竇而有珥貂桓珪袞衣而有行乞國子孫之令不令斯亦在祖考之德不德是稽潛之深也其流長用之廉也其享遠繫人事天道果然否乎嘗試觀奧屯氏矣遠祖黑風金爵之至王而曾大父諱蒲乃襲官謀克大父諱淵僧昭毅大將軍考諱世民為軍民萬戶使宜行事佩金虎符初公階鎮國上將軍官宣慰使公之嫡後至父官餘子孫日有仕者嗚呼不德不令者能是耶按公諱貞字正卿女直人今華州蒲城縣占籍年十有三使宜公莞入見憲宗詔若曰故使宜行事世英委附太祖統兵南戍我師夫利叛者如蟻而世英棄其父母若挈來身來歸先帝嘉之以有昔授令命其子貞嗣萬戶佩之金虎符矣母少貞若屬敢不奉約來者罪死沒入其室公仍鎮河中自後從攻重慶嘉定夔合瀘敘一軍多冠軍世祖登極公朝明年中詔之賜黃白金而錦衣還鎮至元十三年定選格黜陟天下官三月制以公為南陽府尹階明威將軍六月遷茶陵路達魯花赤進將軍為昭勇十二月遷廣南西道宣慰使俱不任徙蓬州路總管即就道初四川被兵最酷存者震惕斧伏亡聊賴公體朝廷涵毓元元之仁若撫驕子乳嬰孱時厥寒飢節其衣食遣長厚吏家問若樂而亟除興之三年民誰有餘帛庾有餘粟而學校興焉總管重夔重慶宋故重鎮治之也若蓬而功速人樂之不忘其去轉順慶又轉嘉定遷昭武大將軍兩路民懷思至今嘉定人曰公異不顧既我而天忍遽奪吾良侯耶在嘉定未一歲忽晨語夫人曰諸子不在幸以語之曰吾賢不逮先人國恩顧厚圖報未幾而死兩曹能既吾所報胥雖朽吾樂猶生沐浴衣冠就枕而逝享年六十有七公秀慧夙成童而仕重悍將驕吏俯首效趨走不敢見傲色雅從郭先生學至老不廢書帙既臨民惟恐傷民不張聲耆耆然而流決恩澤沄沄深實久而不忘蓋厚和君子哉夫人劉氏故王傅諱斌之女先公卒二十四年德而能家夫子賴之有子三人長曰金剛奴縣內供奉出為金齒大理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同知羅羅斯宣慰司事兼管軍副萬戶西南夷憑恃險遠瘴猂不可令能申威信一無違朕身徠叛黨教寧人建屋以養蠶豕作廟學以宣風教休有聲稱令以功遷某道宣慰使某大夫次曰銀剛奴忠翊校尉綿州判官女二人長歸故中書右丞楊某之子秘書少監野孫帶繼夫人故氏故副都

元帥諱仁之女嗣有賢行閨門之內肅然以雝恩在諸子人不知非已出實生一女男孫四人曰灝曰瀚曰澂曰濟女孫一人公薨於大德十年十月十有一日宣慰君奉其母夫人之命卜吉延祐元年某月某日舉公之柩葬于蒲城之賢相鄉萬勝原先塋北兆朝京師介翰林司直田君澍持其鄉先生劉君文郁所爲狀走太史而請曰石謹具未得信後之文不敢輕爲先公刻大史實多名賢公卿顧有以對不肖孤之所以來明善讀其狀歎焉美焉而不與之銘孰盡如與也氏焉者銘曰烈烈前王勲在金社肇造爾家流輝中夏猗使宜君審勢歸真將而力仁恩浹蒲人嗟公孤童克建父塵歸節分符四尹咸熙允武允文而率而師繹爾孝思致身忠移有開惟祖繼大惟考靈承若公斯盡子道公亦有子高閎是敞魁材宣閑茂實遹響緜緜慶緒如植日長公其永存孰謂長往勒詩堅石過者高仰

純

洪武正韻徒孫切詩白茅純束毛音徒本切鄭音屯又支軫韻及見上丁度集韻徒渾切包束也楊桓六書統定母純余見禪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史記蘇秦傳錦繡千純注凡絲錦布帛一段爲一也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純

篆書　純　六書統

忳

洪武正韻徒孫切悶也亂也憂也又見上顧野王玉篇徒昆切張參五經文字之懍反見禮記戴侗六書故忳徒渾切心意專積也楚辭曰紛忳忳之願忠又曰中悶瞀之忳忳又曰忳鬱邑余侘傺兮楊桓六書統定母忳从心屯聲忳（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忳

篆書　忳　六書統

隸書　忳　六書統

軘

洪武正韻徒孫切兵車也許慎說文軘从車屯聲徒魂切劉熙釋名軘車戎者所衆也顧野王玉篇徒昆切張參五經文字從屯屯音豚徐鍇通釋徒論反楊桓六書統定母軘从車屯聲軘（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音左傳使軘車逆之服虔曰屯守車也趙謙聲音文字通俗但用屯漢律勒兵而守曰屯也又閔門也作閔非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軘

篆書　軘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軘　徐鉉篆韻

隸書　軘　六書統

草書　軘　鮮于樞草書集韻

庉

洪武正韻徒孫切居也又熾盛貌爾雅風與火爲庉（宋重修廣韻徒渾切）又徒損切司馬光類篇又徒困切舍也又杜本切樓牆也一曰室中藏楊桓六書統定母庉（屯聲）庉（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定昆定亭田庉

篆書　庉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庉　六書統

隸書　庉　六書統

草書　庉　鮮于樞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八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王乞召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和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四　十寒

寒

諸寒證治九

傷寒太陽證

張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之爲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成無已註。經曰。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太陽受病。太陽主表。爲諸陽主氣。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太陽表病也。　太平聖惠方。太陽病脈浮大數者。宜發汗也。又云。脈浮數者。宜桂枝湯。方見傷寒本論。）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者。名爲中風。（成無已註。風。陽也。寒。陰也。風則傷衛。發熱汗出惡風者。衛中風。榮病發熱無汗。不惡風而惡寒。衛病則發熱汗出。不惡寒而惡風。以衛爲陽。衛外者也。病則不能衛固其外。而皮腠疏。故汗出而惡風也。傷寒脈緊。傷風脈緩者。寒性勁急而風性解緩故也。　索矩傷寒新書云。中風者。法當惡風。或反惡寒者有之。傷寒者。法當惡寒。或反惡風者有之。其故何也。風少而寒多。其爲中風則惡寒也。寒少而風多。其爲傷寒則惡風也。若但中風則惡風也。曰中風。若但中寒則惡寒也。曰傷寒。若風寒相半。則惡風寒。亦曰中風。或曰中風寒也。　翕翕發熱。中風象。蒸蒸發熱。伏熱象。身灼熱。風溫象。三者皆病陽著。非疾本病。皆證之著。中風有汗或無汗。傷寒無汗或有汗。餘病倣此。　許叔微傷寒百證歌。論中風傷寒脈。仲景以浮緩脈爲中風脈。浮濇而緊爲傷寒脈。中風有汗。傷寒無汗何也。內經云。滑者陰氣有餘也。濇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則身熱無汗。陰氣有餘。則多汗身寒。大抵陰陽欲其適平而已。陽氣不足。陰往乘之。故陰有餘。陰氣不足。陽往從之。故陽有餘。風傷於衛。則榮不受病。故陽不足而陰有餘。是以中風脈浮而緩。必多汗也。寒傷於榮。則衛未受病。故陰不足而陽有餘。是以傷寒脈浮濇而緊。亦爲無汗也。仲景辨二者脈證。亦有所受者矣。　王好古陰證畧例論自汗分陰陽。成無已云。傷風自汗。汗出惡風寒者。有表也。汗出不惡風寒者。表解裏未和也。有陽明發熱汗出。此爲熱越。有陽明發熱汗多者。下之。海藏云。內感傷冷自汗。大惡風寒。汗出身涼。不熱者。陰證也。汗出身熱。得陰脈者。亦陰證也。）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名曰傷寒。（成無已註。經曰。凡傷於寒則爲病熱。爲寒氣客於經中。陽經怫結而成熱也。中風即發熱者。風爲陽也。及傷寒云。或已發熱。或未發熱。以寒爲陰邪。不能即熱。鬱而方變熱也。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虛者惡風。榮虛者惡寒。榮傷寒者。必惡寒也。氣病者則麻。血病者則痛。風令氣緩。寒令氣逆。體痛嘔逆者。榮中寒也。經曰。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陰陽俱緊者。知其傷寒也。）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爲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爲傳也。（成無已註。太陽主表。一日則太陽受邪。至二日當傳陽明。若脈氣微而不傳陽明。胃經受邪。則喜吐。寒邪傳裏者。則變熱。如頗欲吐。若煩躁脈急數者。爲太陽寒邪變熱。傳於陽明也。　太平聖惠方云。煩躁欲吐。脈急數者。乃傳別臟也。宜桂枝湯。）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爲不傳也。（成無已註。傷寒二三日。無陽明少陽證。知邪不傳。止在太陽經中也。）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成無已註。發熱而渴。不惡寒者。陽明也。此太陽受邪。知爲溫病。非傷寒也。積溫成熱。所以發熱而渴。不惡寒也。）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癇。時瘈瘲。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成無已註。傷寒發汗已。則身涼。若發汗已。身灼熱者。非傷寒。爲風溫也。風傷於上。而陽受風氣。風與溫相合。則傷衛。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者。衛受邪也。衛者氣也。風則傷衛。溫則傷氣。身重多眠睡者。衛受風溫而氣昏也。鼻息必鼾。語言難出者。風溫外甚而氣壅不利也。若被下者。則傷藏氣。太陽膀胱經也。內經曰。膀胱不利爲癃。不約爲遺溺。癃者小便不利也。太陽之脈。起目內眥。內經曰。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小便不利。直視失溲。爲下後竭津液。損藏氣。風溫外勝。經曰。欲絕也。爲難治。若被火者。則火助風溫成熱。微者熱瘀而發黃。劇者熱甚生風。如驚癇而時瘈瘲也。先曾被火爲一逆。若更以火熏之。是再逆也。一逆尚猶延引時日而不愈。其再逆者必致危殆。故云促命期。　索矩傷寒新書。方者量也。謂汗下可量諸病。如發汗已。身灼熱者。風溫下之已。身疹出者。溫毒。餘倣此。　蘭室寶鑑類纂曰。瘈瘲。陽證也。手足抽掣。俗謂搐搦也。）病有發熱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以陽數七。陰數六故也。（成無已註。陽爲熱也。陰爲寒也。發熱而惡寒。寒傷陽也。無熱而惡寒。寒傷陰也。陽法火。陰法水。火成數七。水成數六。陽病七日愈者。火數足也。陰病六日愈者。水數足也。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發於陽者。隨證用汗藥攻其外。發於陰者。用四逆輩溫其內。索矩傷寒新書。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宜解表。因惡寒先罷者。在分陰陽證。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宜溫裏。因但發熱者。在辨表裏證。　王好古醫

壘元戎。王朝奉辨陰陽證。夫病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不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可攻其外。發於陰者。可溫其內。發表以桂枝。溫裏以四逆。　張仲景論少陰通脈四逆證。面色赤。又少陰下利脈沉遲。面色少赤。此二證似陽。然皆下利清穀為異也。凡少陰證。無汗類麻黃湯證。麻黃湯證。脈陰陽俱緊。少陰脈微細為異也。又汗出為陽微。故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脈陰陽俱緊而反汗出為亡陽。屬少陰也。仲景論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腳攣急。反與桂枝攻表誤也。常器之云。使合用桂枝加附子湯治之。若誤服桂枝湯。即使有發厥吐逆譫語等證。治其本論太陽上篇也。　孫兆云。陽證即頭痛身熱。脈洪數也。陰證則頭微痛而身不熱。脈沉細遲數。　凡陰病宜與四逆理中輩皆自愈。若夏月得陰證。亦應四逆太熱。宜與理中最佳也。　又云。大抵發熱惡寒者。是表證屬太陽也。只惡寒。是陰證也。然陰證亦有發熱者。蓋是表熱裏寒。其脈必沉遲。或手足微厥。或下利清穀。更以別證驗之可知也。　又云。本是陰病。醫與熱藥過多。卻見熱證者。亦斟酌以涼藥解之。　又云。陰證形靜。無發狂者。惟餌溫藥過多。胃中熱實。或大便硬。有發狂者。亦宜承氣湯輩下之。不可輕用。　本是陽病熱證。醫誤吐下過多。遂成陰證者。卻與理中四逆輩溫之。病源云傷寒過經而不愈。脈反沉遲。手足厥逆者。此為下部脈不至。陰陽隔絕。邪客於足少陰之經。毒氣上熏。故咽喉不利。或痛而生瘡。**太陽病頭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若欲作再經者。鍼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成無己註。傷寒自一日至六日。傳三陽三陰經盡。至七日當愈。經曰。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若七日不愈。則太陽之邪再傳陽明。鍼足陽明為迎而奪之。使經不傳則愈。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補足陽明土。三里穴也。　索矩傷寒新書。傷寒六日已上未愈者。非再經則傳遍也。　傷寒再經起自東漢。非上古說也。　六經皆有頭痛。可汗者約歸太陽。可下者約歸陽明。可和者約歸少陽。可溫者約歸三陰。或指少陰。餘證倣此。**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成無己註。巳為正陽。則陽氣得以復也。始於太陽。終於厥陰。六經各以三時為解。而太陽從巳至未。陽明從申至戌。少陽從寅至辰。至於太陰從亥至丑。少陰從子至寅。厥陰從丑至卯者。以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主於晝。陰主於夜。陽三經解時從寅至戌。以陽道常饒也。陰三經解時從亥至卯。以陰道常乏也。內經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則巳午未太陽乘王也。**風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成無己註。中風家發汗解後。未全快暢者。十二日大邪皆去。六經悉和則愈。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南楚方言

疾愈謂之差。或謂之了。**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成無己註。皮膚言淺。骨髓言深。皮膚言外。骨髓言內。身熱欲得衣者。表熱裏寒也。身寒不欲衣者。表寒裏熱也。　朱肱傷寒活人書。問病人有身大熱。反欲得衣。有身大寒反不欲近衣。答曰。此名表熱裏寒。表寒裏熱也。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仲景無治法。宜先與陰旦湯。寒已。次以小柴胡湯加桂。以溫其表。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仲景亦無治法。宜先與白虎加人參湯。熱除。次以桂枝麻黃各半湯。以解其外。大抵病有標本。治有先後。表熱裏寒者。脈須沉而遲。手或微厥。下利清穀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主之。表寒裏熱者。脈必滑而厥。口燥舌乾也。所以少陰惡寒而踡。時時自煩。不欲厚衣。用大柴胡下之而愈。此皆仲景之餘議也。　趙嗣真活人百問釋疑第十七問。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活人書曰。此名表熱裏寒。表寒裏熱也。愚詳仲景論。止分皮膚骨髓。而不曰表裏者。蓋以皮脈肉筋骨五者。素問以五藏之合主於外。而充於身者也。惟曰藏曰府。方可言裏。可見皮膚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淺之分。骨髓即皮膚之下。外部深沉之分。與經絡屬表。藏府屬裏之例不同。況仲景出此證於太陽篇首。其為表證明矣。是知虛弱素寒之人。感邪發熱。熱邪浮淺。不勝沉寒。故外怯而欲得近衣。此所以為熱在皮膚。寒在骨髓。藥宜辛溫。至於壯盛素熱之人。或酒客輩。感邪之初。寒未變熱。陰邪閉於伏熱。陰凝於外。熱鬱於內。故內煩而不近衣。此所謂寒在皮膚。熱在骨髓。藥宜辛涼。必也一發之餘。既散表邪。又和正氣。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膚為表。骨髓為裏。則麻黃湯證骨節疼痛。其可名為有表復有裏之證耶。**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主之。**成無己註。陽以候衛。陰以候榮。陽脈浮者衛中風也。陰脈弱者榮氣弱也。風并於衛。則衛實而榮虛。故發熱汗自出也。經曰。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者是也。嗇嗇者。不足也。惡寒之貌也。淅淅者。洒淅也。惡風之貌也。衛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榮弱衛強。惡寒復惡風者。以自汗出則皮膚緩。腠理疏。是亦惡風也。翕翕者。熇熇然而熱也。若合羽所覆。言熱在表也。鼻鳴乾嘔者。風擁而氣逆也。與桂枝湯和榮衛而散風邪也。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云。今傷風古謂之中風。王燾外臺祕要方范汪論。黃帝問於岐伯曰。人傷於寒而得病。何以反更

爲熱。岐伯曰。極陰變陽。寒盛則生熱。熱盛則生寒。諸病發熱惡寒。脉浮洪者。便宜發汗。當發汗而其人適失血。及大下利。如之何。岐伯答曰。數少與桂枝湯。使體潤漐漐汗纔出。連日如此。自當解也。　韓祇和傷寒微旨論或桂枝湯篇。　治傷寒病發表藥。無出仲景桂枝湯。最爲古今發表藥之精要。于今時之用。即十中五六。變成後患。非藥之過。乃醫流不知其時也。嘗觀主醫者于霜降後。立春以前。天氣寒列。用桂枝湯發表。尚有鼻衄狂躁。咽中生瘡之患。甚者至於發斑吐血。黃生。豈是藥之過劑。蓋人之肌體陽多。不能任其熱藥。況乎春之時矣。　夫用藥之法同時而異方者。固貴識變。蓋不同耳。況太平與亂世之人。豈可一槩而治之耶。素問立異法方宜論。乃是隨五方風俗而調治也。故禮記王制篇云。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著至教論云。足以治羣僚。不足以治王侯。注云。布衣與血食。主療亦殊矣。方盛衰論云。論必上下度民君卿。注云。度量民及君卿。三者調養之殊異。何者憂樂若分不同殊也。此同時之人尚分憂樂。何況異世人乎。且仲景本建安人也。漢末之際。兵革未嘗少息。居民無逸樂之暇。故嗜欲寡。滋味薄。則人之精氣充實。邪毒難化。雖有傷寒之病。非桂枝湯不能發表。方今之時。太平大矣。居民憂逸相傳。近及數世。恣酒嗜欲。耗散精血。筋骨柔脆。其於豪貴之家。多是服芳草石藥。爲養命之術。因茲肌體之間。陽氣多而陰氣少。陽氣既多。時遇邪氣爲害。若投至熱藥發表。是可以助陽爲病。茲如其桂枝湯不可容易與人服也。戒之哉。戒之哉。假令居村落少近乎市井之人。有傷寒病。若參酌其桂枝令服之。往往中病者。蓋肌體充實可服之。若與市人一法治之。則成後患。況富貴之人乎。且仲景傷寒論內桂枝難投。而承氣可用者何。蓋謂太平之人。稟受陽氣多。及藏腑柔脆。故熱藥成患。而寒藥可用也。醫者宜加深察焉。　辨桂枝葛根麻黃湯篇。愚每覽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證第一方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汗自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鼻鳴乾嘔者。桂枝湯又本證第三方云。太陽病項背强。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又辨太陽病證第一方云。太陽病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及本證第五方。太陽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今詳此數方中。形證頗不相順。及藥味似不對病。非先賢之悞。蓋年代深遠。或編簡脫漏。或傳寫訛謬也。愚敢以短見。少開其意爾。　本方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熱自發。陰弱汗自出。即未明此陰陽二字。作何分別。況傷寒病脉浮爲陽。有可汗者。今脉既浮。何必更言陽浮。若

將寸脉盛爲陽浮發熱。即陽脉盛。不可汗之也。若言陰弱自汗出者。陰脉既弱。陽脉當盛。豈可自汗出也。須是三部脉浮。寸脉短少。爲陰盛自汗出也。今欲改正此一條。云太陽中風。三部脉浮緊數。關前寸脉短。爲陽虛。關後尺脉大。爲陰盛。常自汗出。嗇嗇惡寒。淅淅惡風。鼻鳴乾嘔者。宜桂枝湯。一方云。太陽病項背强。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一方云。太陽病項背几几。無汗惡風者。葛根湯主之。此二方內藥味俱同。何故變其名也。本方下新注云。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黃。今證云汗出惡風。而方中有麻黃。恐非仲景本意。又云桂枝加葛根。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今時賢添此注解。但只據二方中藥味相同。故特立新意。並不分形證陰陽之異。卻將有汗惡風。與無汗惡風。同法治之。義可疑焉。病人有汗惡風。三部脉浮。寸脉力小爲陽虛。尺脉力大爲陰盛。可用桂枝湯。或桂枝加桂。病人無汗惡風。三部脉浮。寸關尺皆有力。爲陰陽氣俱盛。其桂枝湯可去桂。棗加葛根麻黃服之。如此則使後人不惑爾。　一方云。無汗惡風用葛根湯。又云無汗惡風。發熱身疼痛而喘。用麻黃湯。今據麻黃湯方云。卻於葛根湯方內去葛根。芍藥棗薑。四味。甘草減半。加杏子七十箇爲治法。且本論云。無汗惡風。發熱身疼痛而喘者。此一證似不相類。況病人無汗惡風。是陰陽氣俱盛。今證卻云惡風又發熱。即是寒熱往來。當與小柴胡湯。若無汗發熱。即陽氣獨盛。何故於葛根湯方內去芍藥。減甘草。況傷寒證中只有二證。一則言有汗惡風發熱身疼痛病證內。去惡風二字。改作病人無汗發熱身疼。葛根湯去桂枝麻黃棗服之。若喘加杏子七十箇。乃爲順耳。況本卷第七方云。汗漏不止。惡風者。桂枝加附子。此是陰氣獨盛。當加附子耳。今改此證。又云無汗發熱身疼。即是陽氣獨盛。當於葛根湯內去桂枝麻黃棗三味爲是。一方云。太陽中風用桂枝。又云。太陽病汗出惡風。桂枝加葛根。若謂汗出惡風證。重於中風證。於桂枝湯更加麻黃葛根湯。況此二味藥力。全不勝桂枝。若爲汗出惡風證重於中風證者。即當於桂枝湯內去桂枝加麻黃根也。今可改此二證。一方云。太陽中風如惡風用桂枝。一方云。太陽病自汗出不止。及惡風者。桂枝加薑棗或加桂枝是也。且醫者治傷寒病。投表藥者。全不分別有汗惡風。無汗惡風。及無汗發熱。若能曉此三證。及辨脉浮沉中之陰陽。何患乎治病之不愈也。脉要精微論云。諸過者切之。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爲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注云。陽餘無汗。陰餘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今將此條爲證者。然宗派殊異。而理趣頗同。故特引而爲解也。　龐安

時傷寒總病論云。凡桂枝湯證病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梢露之則微冷。覆之則溫。渾身熱微煩。而又憎寒。始可行之。若病者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逆冷。不惡寒反惡熱。或飲酒後。慎不可行桂枝湯也。脈緊必無汗。設有汗。不可誤作桂枝證。　宗邦傷寒新書。中風與傷寒並可投桂枝麻黃。若分中風自汗用桂枝者。其虛人也。傷寒無汗用麻黃者。其實人也。由此中風自汗。實人者麻黃亦可用。傷寒無汗。虛人者桂枝亦可用。故曰桂枝麻黃。於中風傷寒並可投也。　桂枝湯虛人可服。非實人亦可服者。兼麻黃在中。麻黃湯實人可服。然虛人亦可服者。兼附子在中。餘兼藥倣此。　朱肱傷寒活人書加減法。桂枝湯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時行之無不應驗。江淮間唯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證可加黃芩一分。謂之陽旦湯。夏至後有桂枝證。可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或加升麻一分。若病人素虛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減。仍有桂枝證服湯已。無桂枝證者。尤不可再與。　和劑局方云。無汗休服。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有人病發熱惡寒自汗。脈浮而微弱。三服湯而愈。此方在仲景一百十三方內。獨冠其首。今人全不用。普哉仲景云。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嗇嗇惡風。淅淅惡寒。翕翕發熱。宜桂枝湯。此脈與證。仲景說得甚分明。正是人看不透。所以不敢用。仲景云。假令寸口脈微。名曰陽不足。陰氣上入陽中。則洒淅惡寒也。尺脈弱。名曰陰不足。陽氣下陷入陰中。則發熱也。此謂元受病不然也。又曰。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醫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令陰氣弱。此謂醫所病而然也。大抵陰不足陽往從之。故內陷而發熱。陽不足。陰往乘之。故陰上入陽中。則惡寒。舉此二端明白。如何憚而不行桂枝哉。又云。若二三月病溫。宜陽旦湯。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太陽桂枝證。鄉人吳德甫得傷寒。身熱自汗惡風。鼻出涕關以上浮。關以下弱。予曰。此桂枝證詳也。仲景法中第一方。而世人不敢用。公但服之。一啜而微汗解。翌日諸苦頓除。公曰。仲景法如此徑捷。世人何以不用乎。應之曰。仲景論表證。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則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此三者人皆能言之。而不知用藥對證之妙處。故今之醫者多不喜用。無足怪也。且脈浮而緩者中風也。故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浮緊而澁者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脈浮緩。傷寒脈浮緊。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審於證候脈息。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

傷榮。榮血也。榮行脈中。衛行脈外。風傷衛。則風邪干於陽氣。氣不固。發越而汗。是以自汗而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汗。用芍藥以利其血。蓋中風則病在脈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特解肌之藥耳。故桂枝證云令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風不可大發其汗。大發其汗。則反動榮血。邪乘虛而居脈中。故病不除也。寒傷榮。則寒邪干於陰血。而榮行脈中者也。寒邪客於脈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併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齒乾煩冤。仲景以麻黃大發其汗。又以桂枝辛甘助其發散。欲捐其內外之邪。榮衛之病爾。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其衛之邪。麻黃并衛與榮而治之。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榮行脈中。衛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第四十七證云。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散邪風。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榮和而衛不和也。又第一卷云。寸口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也。麻黃湯中并桂枝而用。此仲景之意歟。至於青龍雖治傷寒見風脈。傷風見寒脈。然仲景云。汗出惡風。不可服之。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故青龍一證尤難用。須是形證諦當。然後可行。王寔大夫證治中。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蓋慎之也夫。　又論桂枝證。里閭張太醫家有一婦人病傷寒。發熱惡風。惡心自汗。脈浮而弱。予曰。當服桂枝。渠云。家有自合者。予令三啜之。三啜而病不除。予詢其藥。桂枝乃用肉桂耳。予曰。肉桂與桂枝不同。予自治以桂枝湯。一啜而解。論曰。仲景用桂枝者。蓋取枝梢細薄者爾。非若肉桂之肉厚也。蓋肉桂厚實。治五藏者用之。取其鎮重桂枝輕清。治傷寒用之。取其發散。今人例用之。是以無功。　辨桂枝湯用芍藥證。馬亨道庚戌春。病發熱頭疼鼻鳴惡心。自汗惡風。宛然桂枝證也。時賊馬破儀真三日矣。市無芍藥。予自指圃園采芍藥以和劑。一醫曰。此赤芍藥耳。安可用也。予曰。此當用。再啜而微汗解。論曰。仲景桂枝加減云十有九證。但云芍藥。聖惠方皆稱赤芍藥。孫尚藥方皆稱白芍藥。聖惠方乃太宗朝翰林王懷隱編集。孫兆為國朝醫師。不應如此背戾。然赤者利。白者補。予嘗以此難名醫。皆愕然失措。按神農本草。稱芍藥主邪氣腹痛。利小便。通順血脈。利膀胱小大腸。時行寒熱。則全是赤芍藥也。又桂枝第九證云。微寒者。去芍藥。蓋懼芍藥之寒也。惟甘草芍藥湯一證云白芍藥。謂其兩脛拘急。血寒也。故用白者以補。非特此也。素問云。澁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傷寒脈澁身無汗

蓋邪中陰氣，故陽有餘，非麻黃不能發散。中風脉滑，多汗身寒，蓋邪中陽，故陰有餘，非赤芍藥不能利其陰邪。然則桂枝用赤芍藥明矣。（當參考百證歌）

許叔微傷寒百證歌，論桂枝湯用赤白芍藥不同。仲景桂枝湯加減法凡十有九證，但云芍藥。聖惠方皆用赤芍藥，孫尚方皆用白芍藥。聖惠乃太宗朝命王懷隱等編集，孫兆爲累朝醫師，不應如此背戾。然赤白補瀉，極有利害。常見仲景桂枝第四十七證云：病發熱汗出，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散邪風，宜桂枝湯。蓋風傷衛而邪乘之，則衛強榮弱，雖不受邪，終非適平也。故衛強則榮弱。仲景以桂枝發其邪，以芍藥助其弱，故知用白芍藥也。榮既弱而不受病，乃以赤芍藥瀉之，決非仲景意。至於小建中湯爲尺遲血弱而設也。舉此皆用白芍藥，而仲景亦止稱芍藥，可以類推矣。　論桂枝肉桂。仲景桂枝湯用桂枝者，蓋取桂之枝梢細薄者爾。非若肉桂之肉厚也。蓋肉桂厚實，治五藏用之者，取其鎮重也。桂枝輕揚，治傷寒用之，取其發散也。今人例用之，是以見功寡。　論桂枝麻黃青龍用藥三證。仲景論表證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此三者人皆能言之，而不知用藥對病之妙處，故今之醫者不敢用仲景方。無足怪也。且脉浮而緩者中風

也。故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脉浮緊而濇者，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脉浮緊，傷寒脉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審於證脉，脉息相對，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脉中，衛行脉外。風傷衛，則風邪干陽氣，陽氣不固，發越而爲汗，是以自汗而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其邪，用芍藥以助其血。蓋中風則病在脉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特解肌之藥耳。故桂枝證云：令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風不可大發其汗，大發其汗，則反動榮血，邪乘虛而居其中，故不除也。寒傷榮則寒邪干陰血，而榮行脉中者也。寒邪居脉中，則非特榮受病也，邪自內作，則并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煩冤。仲景以麻黃大發其汗，又以桂枝辛甘而助其發散，欲捐其內外之邪，榮衛之病故爾。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其衛之邪，麻黃并與榮衛而治之，固有淺深也。何以驗之？仲景桂枝第十九證云：病常自汗出者，以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第四十七證云：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散邪風，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榮和而衛不和也。又第一卷云：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是知傷寒脉浮緊者，榮衛俱病也。麻黃湯中并桂枝而用，此仲景之意歟。至於青龍雖治傷寒見風脉、傷風見寒脉，然仲景云：汗出惡風者，服之則筋惕肉瞤，故青龍一證尤難用，必須形證諦當，然後可行。王寔止以桂枝麻黃各半湯代之，蓋慎之者也。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論桂枝石膏湯，傷寒三日，外與諸湯不差，脉熱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藏府者，桂枝石膏湯主之。此方可夏至後代桂枝證用。若加麻黃，可代麻黃青龍湯用。（有汗脉緩爲桂枝證。無汗脉緊爲麻黃青龍證。）又論麻黃桂枝湯。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出證治論。服麻黃湯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出活人書：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之類，應解散而用桂枝者。頭疼發熱，無汗惡寒者，宜麻黃湯之類，應解散而用麻黃者。三者均爲解散，正分輕重，不可不察也。仲景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黃。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當發汗。　古人云：傷寒有輕重，湯劑不可一例用，明當隨證加減。謂如桂枝加桂湯，即本方中加桂若干，減者即去桂若干，餘皆倣此。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桂枝湯方，經曰：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

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常須識此，勿令誤也。蓋桂枝湯本專主太陽中風，其於腠理緻密，榮衛邪實，津液禁固，寒邪所勝者，則桂枝湯不能發散，必也皮膚疏湊，又自汗，風邪干於衛氣者，乃可投之也。仲景以解肌爲輕，以發汗爲重，是以發汗吐下後身疼不休者，必與桂枝湯而不與麻黃湯者，以麻黃湯專於發汗，其發汗吐下後津液內耗，雖有表邪，而止可解肌，故須桂枝湯小和之也。桂味辛熱，用以爲君，必謂桂猶圭也，宣導諸藥爲之先聘，是猶辛甘發散爲陽之意。蓋發散風邪，必以辛爲主，故桂枝所以爲君也。芍藥味苦酸微寒，甘草味甘平，二物用以爲臣佐者，內經所謂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芍藥爲臣，甘草爲佐也。生薑味辛溫，大棗味甘溫，二物爲使者，內經所謂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薑棗爲使者也。薑棗味辛甘，固能發散，而此又不特專於發散之用，以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薑棗之用，專行脾之津液，而和榮衛者也。麻黃湯所以不用薑棗者，謂專於發汗，則不待行化而津液得通矣。用諸方者，請熟究之。　陳自明管見良方：兩證俱見，即未可下，宜桂枝湯。

施虛續易簡方志寧云：如發熱有所謂翕翕發熱者，有所謂蒸蒸發熱者。若翕翕發熱者，謂如鳥合羽覆其肌膚，明言其熱在外也。有汗桂枝湯，無

汗麻黃湯。患學強欲巧學字說。形容翕翕發熱。如鳥合羽。覆其肌膚。熱在外也。若以扶下鳥羽為大羽翕。覆其肌膚。斷其見其熱之微甚。若使詰鳥合羽覆其肌膚。惟鸛惟鶴。亦未有術。使其寧貼與翕。別其熱之重輕為如何採選皆將鸛鶴說。得鸛鶴說出古今書。原其翕翕發熱者。乃太陽經初病傷風。其脈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淅淅惡風。嗇嗇惡寒。翕翕發熱。非傷寒證。患寧不應引傷風證比類辨傷寒證。且添無汗者服麻黃湯一腳。增人之氣。誤人之用。為我人之媒也。　劉守真傷寒直格云。桂枝證反下之。不成結胸及痞。但腹滿證在者。本方倍加芍藥。大實痛者。更加大黃辛而。脈弱已自利者不加。　論傷風表證。一曰中風。或傷風之候。頭痛項強。肢節煩疼。或目疼肌熱。乾嘔鼻鳴。手足溫。自汗出。惡風寒。脈陽浮而緩。陰浮而弱也。關前為陽。關後為陰。此為邪熱在表。宜桂枝湯解肌之證也。或汗出惡風而加項背強痛者。宜桂枝加葛根湯也。及無汗者。宜葛根湯也。雖已服桂枝。反煩不解而無裏證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服之。或服桂枝大汗出。脈浮而洪大。再宜服之。發汗後半日許。復煩熱。脈浮數者。再宜桂枝湯也。當汗而反下之。不成結胸。而但下利清穀不化。表證尚在者。表熱裏寒也。此言表氣寒藥下之者也。或誤用巴豆熱藥下之。

而協熱利不止者。或表裏皆熱。自利或嘔者。皆宜五苓散止利。兼解表也。急以四逆湯溫裏。利止裏和。急以桂枝湯解表。或表熱裏和。下利同法。或陽明病。脈浮遲。汗出微惡寒。或太陽病腹滿而脈浮。或宜汗反下之。但氣上衝而脈浮者。並宜桂枝湯也。脈反沉實者。大承氣湯下之。　張子和心鏡論發汗。世人只知桂枝麻黃發汗。獨不知涼藥能汗。凡有熱者。熱藥汗不出者反益病。涼藥發之百無一損。素問云。辛甘發散為陽。白粥配葱食之。便能發汗。益元加薄荷亦能發汗。承氣用薑棗煎。以辛甘發散之意。守真雙解。子和演為吐法。豈非涼藥亦能發汗也。　雲岐子保命集桂枝湯論。尺寸脈俱浮。太陽受病。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頭項痛。腰脊強。太陽經始於目內眥。從頭下至足。終於至陰穴。表之表。其太陽者。標熱本寒。為太陽之表。表陽則熱。本者膀胱之裏。主水故寒。脈浮為在表。故太陽經病。身熱惡寒。頭痛項強腰痛。凡治太陽不可利小便。不可妄下。利小便者熱入於裏而為血證。下之則變為結胸。此太陽經病所集也。若傳於本者。可利小便。本為膀胱。有熱。小便赤澀。何集也。太陽中風。風傷衛。衛氣虛而脈浮。身熱自汗惡風。宜桂枝湯補之。表虛故也。桂枝辛熱。生薑辛溫。甘草甘平。大棗甘溫。芍藥酸苦微寒而收。實其衛氣而止汗。辛甘發散風

邪為陽矣。　太陽中風。陽浮者寸浮也。陰弱者尺弱也。表虛自汗鼻鳴者。肺通於鼻。鼻和則聞香臭矣。肺氣受邪而不通。肺主衛。風傷衛。故鼻鳴乾嘔。汗出惡寒。太陽標病當補其衛。汗不得外泄。致使榮氣內實。宜桂枝湯。太陽標病。身熱頭痛項強。寸浮尺弱。寸浮自汗出。尺弱熱自發。陰虛則發熱。陽浮則惡寒。翕翕發熱。為肌熱。鼻鳴乾嘔者。裏和表有病。桂枝湯主之。王好古此事難知問桂枝湯發汗。本草云。桂枝能止煩出汗。仲景或云復發其汗。或云先其時發汗。或云當得汗解。或云當發汗更發汗并發汗宜桂枝湯者數證。是用桂枝發汗也。復云。無汗不得服桂枝。又云汗家不得重發汗。又云發汗過多者。卻用桂枝甘草湯。是閉汗也。一藥二用。如何說得仲景發汗與本草相通為一也。答曰。本草云。味辛甘熱無毒。能為百藥長。通血脈。止煩。出汗者。是調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臟無他病。發熱自汗者。此衛氣不和也。榮氣不和。則內外不諧。衛氣不與榮氣諧和也。若榮氣和則愈。故皆用桂枝湯調和榮衛。榮衛和則汗自出也。風邪從此而去。非桂枝能開腠理發出汗也。以其固閉榮血。衛氣自和。邪無地而出矣。其實則閉汗孔也。昧者不解閉汗之義。凡見病者便用桂枝湯發汗。若與中風自汗者合。其効將數。見其汗而實。則曰此桂枝發出汗也。無問傷

寒無汗者。復與桂枝訣之深矣。故仲景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是閉汗孔也。又言發汗多。叉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是亦閉汗孔也。又云。汗家不得重發汗。若桂枝湯發汗。是重發汗也。凡桂枝條下言發字。當認作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黃能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本草出汗二字。上文有血脈一語。是非三焦衛氣皮毛中藥。是為榮血中藥也。如是則出汗二字。當認作榮衛和自然汗出。非桂開而發出汗也。故後人用桂治虛汗。讀者當逆察其意則可矣。噫。神農作於前。仲景述於後。其揆一也。王好古醫壘元戎仲景桂枝湯。治太陽證傷風自汗。脈浮而緩。自汗。小便不數者宜用。無汗小便數。手足冷。不惡寒。或青渠好飲酒者不宜用。　王朝奉桂枝白虎問答。或云春初秋末冬月。方用桂枝麻黃。五六月壯熱。宜用白虎。若誤用桂枝麻黃。則內熱發黃。生斑必矣。二月三月四月。病溫宜陽旦湯。七月八月猶熱。病壯熱。尚宜白虎。自然汗解。或問孫曰。杜張皆言夏若果見桂枝麻黃證。亦豈得不用。只用白虎也。孫曰。此說甚妙。但臨時看證用之。老弱之人不宜白虎。白虎治傷寒。亦治暍證。　尚從善傷寒紀玄妙用集論桂枝湯非特治傷寒而然。驅以雜治。無所往而不可。若婦人作蓐產後中風。若諸客中風。亡陽自汗者用之。黃病加黃耆。痓病加栝蔞。

（去芍藥加皂莢以治肺痿去芍藥加麻黄細辛附子以治氣分去薑棗加五味當歸以治血痹去薑棗加黄耆當歸以治虚勞女子夢交通男子失精則加龍骨牡蠣寒疝腹痛灸則不已則入烏頭煎減桂去棗又可療小户嫁痛連日者也除桂加白薇附子又可療虚羸發熱汗出者也噫世之昧者偶得一方隱祕不示以爲舉世之方莫能尚也及其用之鮮獲全效殊不知不察病源不知通變亦末如之何也矣所謂學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方可用是惟仲景因其證而加減之千變萬化舉治咸應昔人以爲甚効若神而爲諸方之祖者是也）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芍藥（三兩味苦酸微寒）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生薑（三兩切味辛温）

大棗（十二枚擘味甘温內經曰辛甘發散爲陽桂枝湯辛甘之劑也所以發散風邪內經曰風淫所勝平以辛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收之是以桂枝爲主芍藥甘草爲佐也內經曰風淫於內以甘緩之以辛散之是以生薑大棗爲使也　太平聖惠方用赤芍藥）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煑取三升去滓適寒温服一升服已須

臾歠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温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盡劑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使其間半日許令三服盡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時觀之服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劑禁生冷粘滑肉麵五辛酒酪臭惡等物（孫思邈千金要方云先以水七升煑棗令爛去滓乃內諸藥小兒以意減之　急先濟傷寒集義中引本草云五辛者蒜葱韭薤薑也　又湯旦湯治傷寒中風脉浮發熱往來汗出惡風頭項强鼻鳴乾嘔桂枝湯主之隨病加減如左以泉水一斗煑取四升分服一升日三自汗者去桂枝加附子一枚渴者去桂加栝蔞三兩利者去芍藥桂加乾薑三兩附子一枚炮心下悸者去芍藥加茯苓四兩虚勞裏急正陽旦主之煎得二升內膠飴半兩爲再服若脉浮緊發熱者不可與之）

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桂枝湯主之（成無己註頭痛者太陽也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與桂枝湯解散風邪　王叔和脉經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若惡寒屬桂枝湯證　太平聖惠方惡風作惡寒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脉浮而弱不及乎脉頭痛項强發熱汗出惡風者太陽標病故宜桂枝湯）

太陽病項背强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桂枝加葛根湯主之（林億等校正云謹按仲景本論太陽中風自汗用桂枝傷寒無汗用麻黄今證云汗出惡風而方中有麻黄恐非本意也第三卷有葛根湯證云無汗惡風正與此方同是合用麻黄也此云桂枝加葛根湯恐是桂枝中但加葛根耳　成無己註云几几者伸頸之貌也動則伸頸搖身而行項背强者動則如之項背几几者當無汗反汗出惡風者中風表虚也與桂枝湯以和表加麻黄葛根以袪風且麻黄主表虚後葛根湯證云太陽病項背强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藥味正與此方同其無汗者當用麻黄今曰汗出恐不加麻黄但加葛根也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太陽病身體几几脉反沉遲者欲作痓宜桂枝加栝蔞湯栝蔞不主中風項强几几其意治肺熱令不能移於腎也桂枝湯內當加栝蔞四兩　朱肱傷寒活人書桂枝加葛根湯伊尹湯液論桂枝湯中加葛根今監本用麻黄誤也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桂枝加葛根湯證庚戌建康徐南强得傷寒背强汗出惡風予曰桂枝加葛根證病家曰一醫用此方一劑而病如舊汗出愈多矣予曰得非仲景三方乎曰然予曰誤矣此方有麻黄所以愈見汗多林億謂止於桂枝加葛根是矣予令依林說而服之微汗而解　雲岐子

保命集太陽標病脉浮而長項背强者太陽也几几發熱不惡寒者陽明標病與太陽相併均宜桂枝加葛根湯）

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方用前法若不上衝者不可與之（成無己註太陽病屬表而反下之則虚其裏邪欲乘虚傳裏若氣上衝者裏不受邪而氣逆上與邪爭也則邪仍在表故當復與桂枝湯解外其氣不上衝者裏虚不能與邪爭邪氣已傳裏也故不可更與桂枝湯攻表）

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温針仍不解者此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脉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成無己註太陽病三日中曾經發汗吐下温針虚其正氣病仍不解者謂之壞病言爲醫所壞病也不可復用桂枝湯當觀脉證知犯何逆而治之逆者隨所逆而救之）

桂枝本爲解肌若其人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也常須識此勿令悞也（成無己註脉浮發熱汗出惡風者中風也可與桂枝湯解肌脉浮緊發熱不汗出者傷寒也可與麻黄湯常須識此勿妄治也）

若酒客病不可與桂枝湯得湯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成無己註酒客內熱喜辛而惡甘桂枝湯甘酒客得之則中滿而嘔）

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朴杏子佳（成無己註太陽病爲諸陽主氣風甚氣擁則生喘也與桂枝湯以散風加厚朴杏仁以降氣）

凡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也（成

（無已註內熱者服桂枝湯則吐如酒客之類也既亡津液又為熱所搏其後必吐膿血吐膿血謂之肺痿金匱要畧曰熱在上焦為肺痿謂或從汗或從嘔吐重亡津液故得之）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成無已註太陽病因發汗遂汗漏不止而惡風者為陽氣不足因發汗陽氣益虛而皮腠不固也內經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出小便難者汗出亡津液陽氣虛弱不能施化四肢者諸陽之本也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亡陽而脫液也針經曰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與桂枝加附子湯以溫經復陽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桂枝湯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尖切片同煎如前小便難為有津液可作汗若小便數不可拱認陽旦證也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云桂枝湯內附子半兩如前入薑棗同煎有一士人得太陽病因發汗汗不止惡風小便澀足攣曲而不伸予診其脉浮而大浮為風大為虛予曰在仲景方中有兩證大同小異一則小便難一則小便數用藥少差有千里之失仲景第七證云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第十六證云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以桂枝湯以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一則漏風小便難二則有汗小便數或惡風或惡寒病各不同也予用第七證桂枝加附子湯三啜而汗止佐以甘草芍藥湯足便得伸其第十六證治法見本方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本病頭痛項強惡風身寒自汗脉浮而微發汗遂漏不止小便難而清四肢急難以屈伸者太陽標與少陰本相併故宜桂枝加附子湯）太陽病下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惡寒者去芍藥方中加附子湯主之（成無已註脉來數時一止復來者名曰促促為陽盛則不因下後而脉促者也此下後脉促不得為陽盛也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為欲解此下後脉促而復胸滿則不得為欲解由下後陽虛表邪漸入而客於胸中也與桂枝湯以散客邪通行陽氣芍藥益陰陽虛者非所宜故去之陽氣已虛若更加之微寒則必當溫劑以散之故加附子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桂枝湯內去芍藥只用四味也芍藥味酸脉促胸滿恐成結胸故去芍藥之佐全用辛甘發散其毒氣也）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脉微緩者為欲愈也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林億等校正云謹按桂枝湯方

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箇麻黃湯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箇今以筭法約之二湯各取三分之一即得桂枝一兩十六銖芍藥生薑甘草麻黃一兩大棗四枚杏仁二十三箇零三分枚之一收之得二十四箇合方詳此方乃三分之一非各半也宜云合半湯　成無已註云傷寒八九日則邪傳再經又遍三陽欲傳三陰之時也傳經次第則三日傳遍三陽至四日陽去入陰不入陰者為欲解其傳陰經第六日傳遍三陰為傳經盡而當解其不解傳為再經者至九日又遍三陽陽不傳陰則解如瘧發作有時也寒多者為病進熱多者為病退經曰厥少熱多其病為愈寒多熱少陽氣退故為進也今雖發熱惡寒而熱多寒少為陽氣進而邪氣少也裏不和者嘔而利今不嘔清便自調者裏和也寒熱間日發者邪氣深也日一發者邪氣復常也日再發者邪氣淺也日二三發者邪氣微也內經曰大則邪至小則平言邪甚則脉大邪少則脉微今日數多而脉微緩者是邪氣微緩也故云欲愈脉微而惡寒者表裏俱虛也陽表也陰裏也脉微為裏虛惡寒為表虛以表裏俱虛故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陰陽俱虛則面色青白反有熱色者表未解也熱色為赤色也得小汗則和不得汗則邪氣外散皮膚而為痒也與桂枝麻黃各半湯小發其汗以除表邪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證嘗記一親戚病傷寒身熱頭疼無汗大便不通已四五日予訊問之見醫者治大黃朴消等欲下之予曰予姑少待予為視之脉浮緩卧密室中自稱甚惡風予曰表證如此雖大便不通數日腹又不脹別無所苦何遽便下大抵仲景法須表證罷方可下不爾邪乘虛入不為結胸必為熱痢也予作桂枝麻黃各半湯繼之以小柴胡漐漐汗出大便亦通而解仲景云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矣擬欲攻之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為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元本上大字[illegible]說予則上此段其理甚明大抵風寒入裏不消必有燥屎或大便堅秘須是脉不浮不惡風表證罷乃可下大便不通雖四五日不能為害若不顧表而便下遂為協熱痢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脉浮而大頭痛項強八九日如瘧狀熱多寒少不嘔者少陽證清便自調者裏和也寒熱俱病又云身痒者榮衛不行故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王好古此事難知論太陽證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發熱惡寒無汗脉尺寸俱浮而緊是病發於陽陽者衛也麻黃湯主之　太

陽證頭項痛。腰脊强。發熱惡風自汗。脉尺寸俱浮而緩者。榮也。桂枝湯主之。麻黃湯是陽經衛藥也。開湊理。使陽氣中泄。此藥爲衛實也。桂枝湯是陰經榮藥也。閉衛氣使陰氣不泄。此藥爲衛虚也。桂枝麻黃爲榮衛藥。問何以知榮衛藥。答曰。經言太陽中風。陽浮而陰弱。陽浮者熱自發。陰弱者汗自出。桂枝湯主之。成無已註云。桂枝和榮衛。散風邪也。又經言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以此知榮衛藥也。或曰。桂枝湯。麻黃湯。太陽藥也。是固然矣。本非太陽藥也。以其風寒皆自太陽入。故太陽證例。其用麻黃湯。謂開榮衛氣藥也。桂枝湯。調固榮氣藥也。故仲景用此二藥。謂調榮衛。以是知血氣在太陽家地分中病。故世人只見頭項痛腰脊强爲太陽病。不知實病者榮衛。當以二藥爲榮衛之劑。然則非榮衛之藥。乃太陰少陰之藥也。何以然。手太陰爲肺主衛。手少陰爲心主榮。是衛氣榮血。乃心肺所主。故麻黃湯爲手太陰之劑。桂枝爲手少陰之劑也。以其麻黃屬肺。桂枝入心。故傷風寒而欬者。前人用麻黃桂枝也。又論桂枝麻黃各半湯證。太陽證頭痛發熱自汗惡風。脉當緩而反緊。傷風得傷寒脉也。太陽證頭痛發熱無汗惡寒。脉當緊而反緩。傷寒得傷風脉也。二證不同。本經大青龍湯主之。易老用桂枝麻黃各半湯。此言外之意。楊氏云。非明脉者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其有厥逆筋惕肉瞤及亡陽之失也。故易老改用九味羌活湯。而不用桂枝麻黃也。羌活湯無論有汗無汗。悉宜主之。但有緩急之不同耳。九味羌活湯藥證加減餌之。具見于後。又論桂枝二麻黃一湯證。太陽證發熱惡寒自汗脉緩。太陽證發熱惡風無汗脉緩。易老元用桂枝二麻黃一。治上二證。後復用羌活湯。 蘭室寶鑑梅師云。經言冬不可汗。反失血大下之後。皆不可汗。如此者數與麻黃桂枝湯。使遍身微潤。連日自當解矣。（十全同） 類纂云。冬不可汗者。以脉不甚浮。身無大熱故也。不問傷寒中風。並數進桂枝麻黃各半湯。或得少汗而解。或無汗自解。屢試良驗也。**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成無已註。煩者。熱也。服桂枝湯後當汗出。而身凉和。若反煩不解者。風甚而未能散也。先刺風池風府。以通太陽之經。而泄風氣。却與桂枝湯解散則愈。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則愈。挾風池是少陽之經。陽維之會。不針天柱。而取風池者。陽維維於諸陽。巨陽與諸陽主氣故也。**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

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林億等校正云。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箇。麻黃湯方。麻黃三兩。桂枝二兩。甘草一兩。杏仁七十箇。以筭法約之。桂枝湯取十二分之五。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一兩六銖。甘草二十銖。大棗五箇。麻黃湯取九分之二。即得麻黃十六銖。桂枝十銖三分銖之二。收之得十一銖。甘草五銖三分銖之一。收之得六銖。杏仁十五箇九分箇之四。收之得十六箇。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一兩十七銖。麻黃十六銖。生薑芍藥各一兩六銖。甘草一兩二銖。大棗五箇。杏仁十六箇。合方。 成無已註云。經曰。如服一劑。病證猶在者。故當復作本湯服之。服桂枝湯汗出後。脉洪大者。病猶在也。若形如瘧日再發者。邪氣客於榮衛之間也。與桂枝二麻黃一湯。解散榮衛之邪。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桂枝二麻黃一湯。用桂枝湯末一兩。麻黃湯末半兩。以水一升半。薑三片。棗三箇。煎減半去滓。溫飲一盞。未有小汗。再服之。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探病頭痛項強。身熱惡寒。脉浮而洪。過於平脉。而自汗不止。衛氣不與榮氣諧和。刺風池風府。豎太陽之綱。却與桂枝。汗又不止。形似瘧一日再發。非桂枝證也。脉洪大者。故獨桂枝不愈。可與桂枝二麻黃一湯。和其榮衛。**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成無已註。大汗出脉洪大而不渴。邪氣猶在表也。可更與桂枝湯。若大汗出脉洪大而煩渴不解者。表裏有熱。不可更與桂枝湯。可與白虎加人參湯生津止渴。和表散熱。 雲岐子保命集論渴飲水證。與桂枝麻黃發汗之後。脉洪大而渴者有三。上中下有熱。分三藥所主而治之。肺熱於上焦渴而飲水。故上焦之渴白虎湯也。熱在中焦。胃熱飲水。小便不利。故中焦之渴豬苓湯也。熱在下焦。膀胱有熱而渴。小便不利。五苓散也。 蘭室寶鑑云。此方立夏後立秋前乃可服。立秋後不可服。正月二月三月尚凜冷。亦不可與服之。與之則嘔利而腹痛。諸亡血虛家亦不可與。得之則腹痛利者。但可溫之當愈。傷寒脉浮無汗。其表不解。不可與白虎湯。去人參。**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方。**林億等校正云。謹按桂枝湯方。桂枝芍藥生薑各三兩。甘草二兩。大棗十二箇。越婢湯方。麻黃二兩。生薑三兩。甘草二兩。石膏半斤。大棗十五箇。今以筭法約之。桂枝湯取四分之一。即得桂枝芍藥生薑各十八銖。甘草十二銖。大棗三箇。越婢湯取八分之一。即得麻黃十八銖。生薑九銖。甘草六銖。石膏二十四銖。大棗一箇八分之七。棄之。二湯所取相合。即共得桂枝芍藥甘草麻黃各十八銖。生薑一兩三銖。石膏二十四銖。

大棗四箇合方。舊云桂枝三。今取四分之一。即當云桂枝二也。越婢湯方見後。　成無己註云。胃爲十二經之主。脾治水穀爲卑藏若婢。內經曰。脾主爲胃行其津液。是湯所以謂之越婢者。以發越脾氣。通行津液。外臺方一名越脾湯。即此意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頭痛項強。熱多寒少。脈微而稍陰脈也。熱多寒少。有陽明太陽與陽明標併。宜桂枝二越婢一湯。　王好古陰證畧例論。元陽中脫。有內外。或有人飲冷內傷。一身之陽便從內消。身表涼。四肢冷。脈沉細。是謂陰證。則易知之。若從外走。身表熱。四肢溫。頭重不欲舉。脈浮弦。按之全無力。醫者不察。便與表藥雙解等。復使汗出。三焦之氣絕。以此殺人者多矣。或自服蜜茶。及沐浴蓋覆。強發汗出。以致變證不救。如此自殺者亦多矣。身涼脈沉。服調中藥。陽自內之外。身體溫和而愈。脈浮弦細者。服調中藥。陽從內生。喚入外熱。復得脈平溫和而愈。此證不可不察也。故仲景云。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此一條。雙解。蜜茶。沐浴。陰證皆不可用。又經云。脈濡而緊。濡則胃氣微。緊則榮中寒。陽微衛中風。發熱而惡寒。榮緊胃氣冷。微嘔心內煩。醫爲有大熱。解肌又發汗。亡陽虛煩躁。心下苦痞堅。表裏俱虛竭。卒起而頭眩。客熱在皮膚。悵怏不得眠。不知胃氣冷。緊寒在關元。右此仲景濡緊二脈。即外熱內寒證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去皮）　芍藥　甘草（各十八銖）　生薑（一兩三錢切）

大棗（四枚擘）　麻黃（十八銖去節）　石膏（二十四銖碎綿裹）

右七味。㕮咀。以五升水煑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爲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爲一方。桂枝二越婢一。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云。越脾湯本方有朮附二味。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成無己註。頭項強痛。翕翕發熱。雖經汗下。爲邪氣仍在表也。心下滿微痛。小便利者。則欲成結胸。今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爲停飲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茯苓白朮利小便行留飲。　孫思邈千金翼方。於桂枝湯中惟除去桂枝一味。加茯苓白朮二味爲湯。服一升。小便即利。本云桂枝湯。今去桂枝加茯苓白朮。　王燾外臺秘要方云。忌海藻。菘菜。酢。桃。李。雀肉等。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云。得小便利則愈。以茯苓利小便也。　十便良方名茯苓白朮湯。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王叔和脈經。心煩二字作頗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成無己註。脈浮自汗出。小便數而惡寒者。陽氣不足也。心煩脚攣急者。陰氣不足也。陰陽血氣俱虛。則不可發汗。若與桂枝湯攻表。則又損陽氣。故爲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先作甘草乾薑湯復其陽氣。得厥愈足溫。乃與芍藥甘草湯益其陰血。則脚脛得伸。陰陽雖復。其有胃燥讝語。少與調胃承氣湯微溏。以和其胃。重發汗爲亡陽。加燒針則損陰。內經曰。榮氣微者。加燒針則血不流行。重發汗復燒針。是陰陽之氣大虛。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太陽病自汗。四肢難以屈伸。若小便難者。可與陽旦證內加附子一枚。炮去皮尖。八破同煎服之。陽旦即桂枝湯異名。若小便數者。慎不可行此湯。宜用芍藥甘草湯。若誤行桂枝附子湯攻表。則咽乾煩躁。厥逆嘔吐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陽氣。若厥愈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讝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微溏。則讝語止也。芍藥甘草湯主脈浮而自汗。小便數。寸口脈浮大。浮爲風。大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小便數仍汗出。爲津液少。不可誤用桂枝湯。宜補虛退熱通治。誤服湯後。病證仍存者。按古之三兩。准今之一兩。古之三升。准今之一升。若以古方裁減。以合今升秤。則銖兩升合之分毫難以從俗。莫若以古今升秤均等而減半。爲一劑。稍增其枚粒。乃便於俗耳。且仲景方云。一劑盡。病證猶在者。更作減半之劑。此古方一劑。又加其半。庶可防病未盡而服之也。有不集大湯劑者。再減半亦得。肘後所謂或以一分爲兩。或以二銖爲兩。以盞當升可也。貧家難辦。或臨時抄撮。皆可廣求。每抄五錢。水兩平盞。煎八分服之。有薑棗者。每服入薑三片。棗三枚。一日三服。未中病。可六七服也。有不可作主散者。是病勢大。宜依古方行之。凡湯一劑。有附子一枚。增半之劑。合用附子一枚半。古方不折枚者。是枚力要完也。半兩已上大附子。可當一枚半。四錢以下者。可以兩枚爲準。枚傷多不妨。仲景云。強人可加附子成兩枚是也。又曰。傷寒已得汗。身和脈絃細。讝語妄見。此爲津液不和。與小柴胡去人參加桂枝湯服之。津液和自愈。未差與調胃承氣湯下之。凡厥通用四逆湯。謂其脈浮遲。或微或細。或沉。皆屬裏。有寒也。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四逆湯方。四逆者。四肢逆而不溫也。四肢者。諸陽之本。陽氣不足。陰寒加之。陽氣不相順接。是致

手足不温。而成四逆。此湯中發陽氣。却散陰寒。温經暖肌。是以四逆名之。甘草味甘平。内經曰。寒淫於内。治以甘熱。却陰扶陽。必以甘為主。是以甘草為君。乾薑味辛熱。内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逐寒正氣。必先辛熱。是以乾薑為臣。附子味辛大熱。内經曰。辛以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暖肌温經。必憑大熱。是以附子為使。此奇制之大劑也。四逆屬少陰。少陰者腎也。腎肝位遠。非大劑則不能達。内經曰。遠而奇耦。制大其服。此之謂也。　劉守真傷寒直格。調胃承氣湯。治諸發汗和解吐後。不惡寒。但發熱而或蒸蒸熱者。或日深心下温温欲吐。而胃中滿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先，蘇佃切）先此時者。先於此時之前。已曾自極吐下。而復此證也。或日深裹熱譫語。法當承氣下之。誤以銀粉巴豆燥熱大毒丸藥下之。以致真陰損虛。則邪熱轉甚。（甚者為邪表者為正）因而協熱下利不止。脉反調和也。（協，胡頰切。和也。合也。）今言病本為熱。而又與辛熱大毒丸藥下之。則兩熱協和相合。而熱甚下利不止也。下利脉當微厥。而其熱藥攻之。故脉反適當其調和也。言有熱利不止。而脉反平。或滑實大而緊者也。反或表病裹和。而下之太早。表熱乘虛入裹。而或不成結胸。但為熱利不止。心下滿鞕。或煩渴咽乾。脉滑數而或實者。或諸腹滿實

痛者。或煩渴譫妄者。小便赤澀。大便或鞕。或熱泄。脉滑實而緊甚也。並宜調胃承氣湯下之。　四逆湯。治傷寒表熱。未入於裹。誤以寒藥下之太早。其表熱本未入。而因藥裹寒下利不止。或表熱裹寒自利不止者。急以四逆温裹。脉浮不渴。小便清白不温。完穀不化者是也。或辨便溺之色者。須更審其飲食何物之色也。或下後協熱利不止者。咽乾煩渴也。謹不宜温也。宜五苓之類散其濕熱也。惟裹寒者。可以温之。止其寒瀉利止。裹和表證尚在者。急以桂枝湯解表也。或雜病寒飲嘔吐者。或寒濕泄瀉者。然雖雜病。若濕熱吐瀉者。不宜此方。雖亦有温熱痞悶之微者。誤中辛熱開發而效。甚者強劫不開則怫熱病轉加也。惟裹寒可通用四逆湯也。或畜熱極深者。手足厥冷。則不宜此方。當以下之。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傷寒。頭痛項背强。發熱自汗。小便數者。傳陽明也。微煩惡寒。脚攣急。脉浮。將者與桂枝湯。得之便厥。咽乾煩燥吐逆者。外熱而裹寒也。作甘草乾薑湯與之。汗止。榮衛内實。更作甘草芍藥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中氣不和。與調胃承氣湯。　王好古此事難知論下焦寒四逆例。乾薑味苦。能止而不能行。附子味辛。能行而不止。寒泄小便不通。二藥湯也。能利小便。不若薑朮附三味内加茯苓以分之為佳矣。薑附皆生用不炮。先服薑附湯有二法。一法當熱服。手少陰心也。水包火。熱服以扶心火。身表寒盛。外火少也。寒從外生。熱從内消。譬如凍死。寒在外也。一法當寒服。足少陰腎也。邪入水冷服。以類腎水。身表微熱。内水多也。熱從外生。寒從内消。譬如飲冷者。寒在内也。　王好古醫壘元戎論芍藥甘草湯。芍藥白補而赤瀉。白收而赤散。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陰血。又論芍藥二甘草一湯。脉弦加防風。川芎。脉洪加黄芩。脉緩加桂枝。脉濇加當歸。脉遲加乾薑。大便軟加白朮。小便濇加茯苓。又論甘草乾薑湯。内經曰。辛甘發散為陽。甘草乾薑以復陽氣。四逆湯同。又論調胃承氣湯。加牛蒡子。寒水石。為細末煉蜜調服。治疫氣大頭病。加當歸為瀉毒散。治時氣疙瘩五發瘡瘍喉閉。當頭大便軟。升麻荷葉湯下。震之象也。王朝奉衆常器之云。有大小便不通氣結一條。有大小便不通連服三承氣湯。及諸下湯不通者。多是氣結。必死矣。可針會陰穴。在兩陰之間。此數有教傳者。因此亦有承氣内無巴豆下而通者。不可不知。加郁李仁佳。蜜導薑鋌二法在後。氣結會陰。食療秀酒服郁李仁丸四十九粒。更瀉尤良。　王好古陰證畧例用附子法。古人用附子。不得已也。皆為身涼脉沉細而用之。若裹寒身表大熱者。不宜用。以其附子味辛熱。能行諸經而不止。身尚熱但用乾薑之類。以其味苦能

止而不行。只是温中。二法若身熱消而變涼。内外俱寒。薑附合而並進。温中行經。陽氣俱生。内外兩得。可保康寧。此之謂也。若身熱便用附子。切恐轉生他證。昏冒不止。可慎可慎。　危亦林得效方云。四逆湯治陰毒要藥。李寔德生堂經驗方云。四逆湯此温之重劑。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論。調胃承氣湯。承者。順也。加調胃二字甚良。世人惡寒喜暖。聞名便畏。豈知用之有利益於脾胃。予和知其然。常作調中湯用。以愚世人。加生薑棗煎。便吾和胡脾胃氣。豈知辛甘發散之理也。所以調和脾胃。順承其氣。流濕潤燥。故立此名也。又於此藥中加桃仁一十五粒。桂枝、大黄、芒硝。甘草各半兩。名桃仁承氣湯。桂枝。甘草為表藥。芒硝。大黄為裹藥。桃仁散血。故從太陽陽明之實熱。治諸發汗和解吐後。並宜用服調胃承氣下之。其大黄以酒浸。邪氣居高。非酒不能至。譬物在高巔。人迹之所不及。射以取之。故用酒引而上行。若無酒浸。只用生大黄苦泄峻下。則必遺高之分邪熱也。是以愈後或目赤喉閉。或頭腫。及高之熱疾生矣。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四兩，炙。味甘平）　乾薑（二兩，炮。味辛熱）

（内經曰。辛甘發散為陽。甘草乾薑相合。以復陽氣）

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芍藥甘草湯方

白芍藥（四兩。苦酸微寒）　甘草（四兩。炙。甘平）

（芍藥白補而赤瀉。白收而赤散也。酸以收之。甘以緩之。酸甘相合。用補陰血）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之。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去皮。清酒浸）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芒消（半升。味鹹苦大寒）

（內經曰。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芒消鹹寒。以除熱。大黃苦寒。以蕩實。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陳而緩中。）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芒消。更上火微煑令沸。少少溫服之。

四逆湯方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乾薑（一兩半。味辛熱）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辛大熱）　（劉守真宣明論云。附子以半兩者為佳。小者力弱。大者性悍。舉廣方之宜。世但以異其大者。未知古人之有則也。）

（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又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甘草薑附相合。為甘辛大熱之劑。乃可發散陰寒之氣。）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薑三兩。

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讝語。師曰。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內結。讝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溏。則止其讝語。故知病可愈。（成無己註。陽旦桂枝湯別名也。前證脉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桂枝湯證相似。是證象陽旦也。與桂枝湯而增劇。得寸口脉浮大。浮為風。大為血虛。即於桂枝湯加附子。溫經以補虛。增桂令汗出。以祛風。其有治之之逆而增厥者。與甘草乾薑湯。陽復而足溫。更與芍藥甘草湯。陰和而脛伸。表邪已解。陰陽已復。而有陽明內結。讝語煩亂。少與調胃承氣湯。微溏泄以和其胃。則陰陽之氣皆和。內外之邪悉去。故知病可愈。）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五

十寒

寒

諸寒證治十

張仲景傷寒論辨太陽病脈證并治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葛根湯主之　成無己註太陽病項背強几几汗出惡風者中風表虛也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者中風表實也表虛宜解肌表實宜發汗是以葛根湯發之也　太平聖惠方太陽病項背強無汗而惡風者宜麻黄湯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有人患傷寒無汗惡風項既屈而且強予曰項強几几葛根湯證或人問曰何謂几几予曰几几者如几几足疾屈而強也謝復古謂病人羸弱須憑几而起誤也蓋仲景論中極有難曉處振振欲擗地心中懊憹外氣怫鬱鬱冒不仁膈內拒痛如此之類甚多熙寧中邠守宋迪因其猶子感傷寒之初不能辨其病證見其煩渴而汗多以涼藥解治之至於再三遂成陰毒六日卒迪痛悼之遂著陰毒形證訣三篇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項背強頭痛太陽從上至足几几而無汗肌熱者屬陽明惡風在表也脈浮而過於平脈宜葛根湯太陽經病頭痛項背強几几而

熱不惡風目疼鼻乾而衄者傳陽明也脈浮大而長傳胃則嘔宜葛根湯太陽傷寒中風經與經合尺寸俱長陽明受病當二三日發以其脈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陽明經始於鼻交頞中從頭下至足行身之前為表之裏其陽明經標熱本實標陽則熱本於胃胃者水穀之海故本實其從標則浮而長從本則沉而實陽明為肌肉之本標病身熱蒸蒸而不惡寒本實胃中燥鼻乾目疼几几而熱陽明禁發汗在本者不禁下發之則變黄證太陽主表榮衛是也榮衛之下肌肉屬陽明二陽併病葛根湯主之衛者桂枝榮者麻黄榮衛之中麻黄桂枝各半湯榮衛之下肌肉之分者葛根湯又名解肌湯　汪時傷寒發明書云若自汗惡風者名曰中風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黄三兩去節　桂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切

甘草二兩炙　生薑三兩切　大棗十二枚擘

本草云輕可去實麻黄葛根之屬是也此以中風表實故加二物於桂枝湯中也

右七味㕮咀以水一斗先煑麻黄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及禁忌

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　成無己註傷寒有合病有併病本太陽病不解併於陽明者謂之併病三經俱受邪相合病者謂之合病合病者邪氣甚也太陽陽明合病者與太陽少陽合病陽明少陽合病皆言必自下利者以邪氣併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邪氣併於陽則陽實而陰虛寒邪氣甚客於二陽二陽方外實而不主裏則裏氣虛故必下利與葛根湯以散經中甚邪　索矩傷寒新書云合病者初覺病便兩經或三經相合受邪是也　朱肱傷寒活人書又問二陽有合病有併病何也答曰脈浮大而長頭疼腰痛肌熱目疼鼻乾者合病也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併病也三陽皆有合病惟三陰無合病不可不知也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下之愈宜大承氣湯若太陽證不罷不可下宜用桂枝麻黄各半湯小發汗設面赤色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大徹則陽氣怫鬱不得越散當汗不汗煩躁不知痛處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以麻黄湯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之　趙嗣真活人百問釋疑第二問又云太陽與陽明合病脈必浮大而長外

證必頭疼腰痛肌熱目疼鼻乾也愚詳此問太陽陽明合病其論脈固熱也其證治則非也何者蓋仲景論所出合病證治有三自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喘而胷滿者麻黄湯此問皆不言何耶卻以己意云惡寒者升麻湯不惡寒反惡熱大便不秘者白虎湯解利之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或讝語者承氣湯下之上件皆是治陽明經自病藥不可以治合病非特此爾少陽門中亦不該載太陽少陽合病併病又何耶愚嘗疑合病與併病之為難明也久矣今始釋之蓋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且如太陽陽明併病一證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表證仲景所謂太陽證不罷面色赤陽氣怫鬱在表不得越煩躁短氣是也猶當汗之以各半湯若併之已盡是為傳過仲景所謂太陽證罷潮熱手足汗出大便難而讝語者是也法當下之以承氣湯是知傳則入府不傳則不入府所以仲景論太陽陽明合病止出三證如前於太陽陽明併病則言其傳變如此也又三陽經互相合病皆自下利仲景於太陽陽明合病則主以葛根湯太陽少陽合病主以黄芩湯少陽陽明合病主以承氣湯至於太陽少陽併病其證頭項強痛眩冒如結胷心下痞鞕當刺大椎肺俞肝俞不可汗下少陽陽明併病本論闕又三陽合病

（一證。偶有證治見後問。三陽若與三陰合病。即是兩感。所以三陰無合病例也。）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成無己註。邪氣外甚。陽不主裏。裏氣不和。氣下而不上者。但下利而不嘔。裏氣上逆而不下者。但嘔而不下利。與葛根湯以散其邪。加半夏以下逆氣。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與陽明合病。頭痛項強。身熱不惡風。脉浮弦不下利。陽明本實。但嘔者少陽也。宜服葛根加半夏湯）

葛根加半夏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生薑（三兩切）　甘草（二兩炙）　芍藥（二兩）　桂枝（二兩去皮）
大棗（十二枚劈）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葛根麻黃減二升。去白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成無己註。經曰。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桂枝證者。邪在表也。而反下之。虛其腸胃。為熱所乘。遂利不止。邪在表則見陽脉。邪在裏則見陰脉。下利脉微遲。邪在裏也。促為陽盛。雖下利而脉促者。知表未解也。病有汗出而喘者。為自汗出而喘也。即邪氣外甚所致。喘而汗出者。為因喘而汗出也。即裏熱氣逆所致。與葛根黃芩黃連湯。散表邪。除裏熱。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與陽明經標為病。頭痛項強。身熱鼻乾。脉浮大而長。當葛根湯解肌。從陽明之治也。若無陽明脉證。獨有太陽脉浮自汗惡風。桂枝湯主之。反下之。裏虛利不止。脉浮大而長者。葛根加黃芩黃連湯。黃連苦而堅內。能止下利。黃芩苦寒。主表熱裏實。是以加之。）

葛根黃芩黃連湯方

葛根（半斤）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黃連（三兩味苦寒）　黃芩（二兩味苦寒）
（內經曰。辛甘發散為陽。表未解者。散以葛根甘草之甘。苦以堅之。裏氣弱者。堅以黃芩黃連）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煑葛根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二升。去滓。分溫再服。王燾外臺祕要方忌豬肉冷水海藻菘菜。

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者。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此太陽傷寒也。寒則傷榮。頭痛身疼腰痛。以至牽連骨節疼痛者。太陽經榮血不利也。內經曰。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為熱者寒在表也。風并於衛。衛實而榮虛者。自汗出而惡風寒也。寒并於榮。榮實而衛虛者。無汗而惡風。以榮強衛弱。故氣逆而喘。與麻黃湯以發其汗。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傷寒之脉緊盛。而按之濇是也。脉浮而緊。浮為風。緊為寒。風傷衛。寒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外證必發熱無汗或喘。其人但憎寒。手足指末必微厥。久而復溫。掌心不厥。此傷寒無汗用麻黃證。凡脉浮數或浮緊。無汗。小便不數。病雖十餘日。尚宜麻黃湯也。　宗邦傷寒新書云。中風與傷寒並可投桂枝麻黃。若分中風自汗用桂枝者。其虛人也。傷寒無汗用麻黃者。其實人也。由此中風自汗。實人者。麻黃亦可用。傷寒無汗。虛人者。桂枝亦不可用。故曰桂枝麻黃。於中風傷寒並可投也。桂枝湯。虛人可服。非實人亦可服者。兼麻黃在中。麻黃湯實人可服。熱虛人亦可服者。無附子在中。餘無藥做此。　朱肱傷寒活人書云。傷寒熱病藥性須涼。不可太溫。夏後麻黃湯須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黃芩一分。蓋麻黃性熱。夏月服之。有發黃班出之失。唯冬及春與病人素虛寒者。乃用正方。不在加減。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論麻黃湯加減法。並依活人書。仲景論傷寒。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龍。桂枝治中風。麻黃治傷寒。青龍治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三者如鼎立。人皆能言之。而不曉前人處方用藥之意。故醫者多不用。無足怪也。且脉浮而緩者。中風也。故嗇嗇惡寒。淅淅惡風。翕翕發熱。仲景以桂枝對之。浮緊而濇者。傷寒也。故頭痛發熱。身疼腰痛。骨節疼痛。惡風無汗而喘。仲景以麻黃對之。至於中風脉浮緊。傷寒脉浮緩。仲景皆以青龍對之。何也。予嘗深究三者。若證候與脉相對。用之無不應手而愈。何以言之。風傷衛。衛氣也。寒傷榮。榮血也。榮行脉中。衛行脉外。風傷衛。則風邪干陽氣。陽氣不固。發越而為汗。是以自汗而表虛。故仲景用桂枝以發其邪。芍藥以治其血。蓋中風則病在脉之外。其病稍輕。雖同曰發汗。特解肌之藥耳。故仲景於桂枝證云。令半身漐漐微似有汗者佳。不可如水淋漓。病必不除。是知中風不可大發汗。汗過則反動榮血。邪氣乘虛而襲之。故病不除也。寒傷榮。則寒邪入陰血。而榮行脉中者也。寒邪居脉中。非特榮受病。邪自內作。則并與衛氣犯之。久則浸淫及骨。是以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冤。仲景以麻黃發其汗。又以桂枝甘草助其發散。滌除內外之邪。榮衛之病爾。大抵二藥皆發汗。而桂枝則發其衛之邪。麻黃并榮衛治之。亦自有深淺也。何以驗之。仲景桂枝第十九證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又第四十七證

云發熱汗出者此爲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散邪風宜桂枝湯是知中風汗出者榮和而衛不和又第一卷云寸口脉浮而緊浮則爲風緊則爲寒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榮衛俱病骨節煩疼當發其汗是知傷寒脉浮緊者榮衛俱病也麻黃湯中并用桂枝此仲景之意也至於青龍雖治傷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之病然仲景云汗出惡風者不可服之服之厥逆便有筋惕肉瞤之證故青龍一證尤難用須是形證諦當然後可行故王實大夫證治止用桂枝麻黃各半湯蓋慎之也　有人病傷寒身熱頭痛予診之曰邪在表此表實證也當汗之以麻黃湯或人問曰傷寒大抵因虛故邪得以入之今邪在表何以云表實也予曰古人稱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留而不去其病則實蓋邪之入人也始因虛及邪居中則反爲實矣大抵調治傷寒先要明表裏虛實能明此四字則仲景三百九十七法可坐而定也何以言之有表實有表虛有裏實有裏虛有表裏俱實有表裏俱虛予於表裏虛實歌中常論其事矣仲景麻黃湯之類爲表實而設也桂枝湯之類爲表虛而設也裏實則承氣之類是也裏虛則四逆之類是也表裏俱實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表裏俱虛所謂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也常讀華佗傳有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利之延當發汗或雖其異他日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異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麻黃湯證鄉人丘生忠寓毗陵薦福寺病傷寒予爲診視見其發熱頭疼煩渴脉雖浮數無力自尺以下不至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中湯加當歸黃耆令飲之翌日病者不耐其家曉夜督發汗藥其言至不遜予以鄉人隱忍之但以建中調理而已及六七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啜第二服狂言煩悶須臾稍定已中汗矣五日愈又論曰仲景論雖云不避晨夜即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雖暫時得安虧損五藏以促壽限何足尚哉昔范雲爲陳霸先屬官霸先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偶感寒疾恐不及預盛事召徐文伯診視之懇使可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恐二年後不復起爾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大燒地布桃柏葉設席置雲卧其上頃刻汗解以溫粉裹之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矣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愈乎每見病家不耐病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顧利恐別更醫隨情順意鮮不致斃故予書此以爲龜鑑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論麻黃桂枝湯服桂枝湯吐者其後必吐膿血出證治論服麻黃湯發

煩目瞑劇者必衄出活人書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之類應解散而用桂枝者頭疼發熱無汗惡寒宜麻黃湯之類應解散而用麻黃者二者均爲解散正分輕重不可不察也仲景云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黃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當發汗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麻黃湯方本草有曰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實謂寒邪在表皮膚堅實榮衛勝津液內固之表實非腹滿便難之內實也聖濟經曰汗不出而腠密邪氣勝而中蘊輕劑所以揚之即麻黃葛根之輕劑耳麻黃味甘苦用以爲君者以麻黃爲輕劑而專主發散是以爲君也桂枝爲臣者以風邪在表又緩而膚理疏者則必以桂枝解其肌是用桂枝爲臣寒邪在經表實而腠密者則非桂枝所能獨散必專麻黃以發汗是當麻黃爲主故麻黃爲君而桂枝所以爲臣也內經曰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辛苦者茲是類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溫用以爲佐使者內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肝者榮之主也傷寒榮勝衛固血脉不利是專味甘之物以緩之故以甘草杏仁爲之佐使且桂枝湯主中風風則傷衛風邪併於衛則衛實而榮弱仲景所謂汗出惡風者此爲榮弱衛強者是矣故桂枝湯佐以芍藥用和榮也麻黃湯主傷寒寒則傷榮寒邪併於榮則榮實而衛虛內經所謂氣之所并爲血虛血之所并爲氣虛者是矣故麻黃佐以杏仁用利氣也若是之論實處方之妙理制劑之淵微該通君子熟明察之乃見功焉　劉守眞病機氣宜保命集解利傷寒論夫傷寒之法先言表裏及有緩急三陽表當急裏當緩三陰表當緩裏當急又曰脉浮當汗脉沉當下脉浮汗急而下緩謂三陽表也脉沉下急而汗緩謂三陰表也麻黃湯謂之急麻黃附子細辛湯謂之緩內經云有漬形以爲汗爲汗之緩裏之表也又曰在皮者汗而發之爲汗之急表之表也急汗者太陽緩汗者少陰是藏府之輸應也假令麻黃附子細辛湯是少陰證始得發熱脉沉裏和無汗故漬形以爲汗也假令麻黃湯是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脉浮無汗裏和是也在皮者汗而發之也經曰治主以緩治客以急此之謂也假令得肝脉其外證善潔面青善怒其三部脉俱弦而浮惡寒裏和謂清便自調也麻黃湯內加羌活防風各三錢謂肝主風是膽受病大便秘或泄下赤水無數皆裏不和也假令得心脉其外證面赤口乾善笑其人寸脉俱浮而洪惡寒裏和清便自調也麻黃湯內加黃芩石膏各三錢謂心主熱是小腸受病也假令得脾脉其外證面黃善噫善思善味尺寸脉俱浮而緩裏和惡寒麻黃湯內加白朮防己各五錢謂脾主濕胃經受病

也。假令得肺脈。其外證面白善嚏。悲愁不樂欲哭。其尺寸脈俱浮而澀。裏和惡寒。麻黃湯內加桂枝生薑各三錢。謂肺主燥。是大腸受病也。假令得緊脈。其外證面黑善恐。其尺寸脈俱浮。而裏和惡寒。麻黃湯內加附子生薑。謂腎主寒。是膀胱經受病也。已上五證皆表之表。謂在皮者急汗而發之。皆腑受病。表之裏者。下之當緩。謂隨藏表證外顯。尺寸脈俱浮。而復有裏證。謂發熱飲水。便利赤澀。或瀉下赤水。按之內實。或痛。麻黃湯去麻黃杏仁。與隨藏元加藥同煎。作五服。每下一證。初一服加大黃半錢。邪盡則止。未盡。第二服加大黃一錢。邪未盡加大黃一錢半。如邪未盡。又加之。邪盡則止。此謂先緩而後急。是表之裏證。下之當緩也。假令得肝脈。其內證四肢滿閉。淋溲便難。轉筋。其寸尺脈俱沉。而裡裏和惡寒。肝經受病。麻黃附子細辛湯內加羌活防風各三錢。假令得心脈。其內證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噦。其尺寸脈俱沉。裏和惡寒。心經受病。湯內加黃芩石膏各三錢。假令得脾脈。其內證腹脹滿。食不消。怠惰嗜臥。其尺寸脈俱沉。裏和惡寒。脾經受病。加白朮防己各三錢。假令得肺脈。其內證喘咳。洒淅寒熱。其尺寸脈俱沉。裏和惡寒。肺經受病。加薑桂各三錢。假令得腎脈。其內證泄而下重。足脛冷而逆。其脈尺寸俱沉。腎經受病。加附子生薑各三錢。已上五證裏之表也。宜漬形以為汗。皆藏受病也。裏之裏者。下之當急。謂隨藏內證已顯。尺寸俱沉。復有裏證者。謂大小便閉澀。或下赤水。或瀉無數。不能飲食。不惡風寒。發熱引飲。其脈俱沉。或按之內實而痛。此謂裏實。宜速下之。麻黃附子細辛湯內去麻黃。與隨藏元加藥內分作三服。每下一證。初一服加大黃三錢。邪盡則止。如邪未盡。再一服加大黃二錢。又未盡。第三服加大黃一錢。此先急而後緩。謂是裏之裏也。當速下之也。

劉守真傷寒直格論傷寒表證。夫傷寒之候。頭項痛。腰脊強。身體拘急。表熱惡寒。不煩躁。無自汗。或頭面目痛。肌熱鼻乾。或胸滿而喘。手足指末微厥。脈浮數而緊者。邪熱在表。此皆麻黃湯發汗之證也。或天水散之類甚佳。無使藥不中勁而益加害也。

益元散　一名天水散　一名太白散。治身熱嘔吐泄瀉。腸澼下痢赤白。治淋閟癃閉疼痛。利小府。偏主石淋。蕩胃中積聚寒熱。大益精氣。通九竅六府津液。去留結。消畜水。止渴利中。除煩熱心躁。治腹脹痛悶。補益五藏。大養脾腎之氣。此腎水之藏。非胃土之府也。理內傷陰痿。安魂定魄。補五勞七傷。一切虛損。主癇痓驚悸。健忘。止煩滿短氣。藏傷咳嗽。療飲食不下。肌肉疼痛。治口瘡牙齒疳蝕。明耳目。壯筋骨。通經脈。和氣血。消水穀。保真元。解百藥酒食邪熱毒。耐勞役飢渴寒熱。辟中外諸邪所傷。久服強志輕身。駐顏益壽。及解中暑傷寒疫癘。飢飽勞損。憂愁思慮。恚怒驚恐。傳染。并汗後遺熱勞復諸疾。兼解兩感傷寒。能令遍身結滯宣通。氣和而愈。及婦人下乳催生。并產後損液血虛。陰虛熱甚。一切諸證並宜服之。兼患吹乳乳發。或已覺吹乳乳癰。頓服即愈。近神驗之仙藥也。石淋。服金石熱藥結為砂石。自小便中出痛不可忍。益元散

滑石六兩。白膩好者　甘草一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蜜少許。溫水調下。或無蜜亦可。每時日三服。或欲冷飲者。新井泉調下亦得。解利發汗。煎葱白豆豉湯下。每服水一盞。葱白五寸。豆豉五十粒。煮取汁七分。調併三四服。以効為度。此藥是寒涼解散熱鬱。設病甚不解。多服無害。但有益耳。本世傳名太白散。俗恶性寒。恐易得之賤物。而又不明素問造化之理。故不取本草神驗之言。而多不用焉。若以隨證驗之。乃凡人之仙藥也。何可缺歟。夫傷寒當汗則不可下。當下則不可汗。且如誤服此藥。則汗自不出。而裏熱亦獲其効。亦有裏熱便得宣通而愈者也。或半在表半在裏。可和解而不可吐下發汗者。若服此藥多愈。或不愈亦小減。加涼膈散和解尤佳。或自當汗解者。更加蒼朮末三錢。同葱豉煎湯調服尤良。或孕婦不宜滑石麻黃桂枝等發汗。即用甘草一兩。蒼朮二兩。同為麤末。每服四錢。水一盞。葱白五寸。豉五十粒。同煎至六分。濾去滓。熱服。併二三服。取微汗。是名通毒散。非孕婦亦可服。或太白散加麻黃二兩去節。煎服。世云神白散。或通毒散加麻黃與蒼朮等分去節。濟衆云青龍散。或青龍散更加滑石末與蒼朮二倍。是為發汗之妙藥。名曰大通毒散。此方唯止可汗者即用。誤服之則轉加熱也。或解利兩感。煎涼膈散調下益元散四錢。或下乳用豬肉麪羹或粥飲之類調下四錢。不拘時候。日三服。及宜食肉麪羹粥催產溫香油漿調下五錢。并二三服。以產為度。或死胎不下者。煎三乙承氣湯一服調下益元散五錢。須臾更頻用油漿調益元散溫服。前後俱下。而胎下可活產母也。凡難產或死胎不下。皆由風熱燥澀。緊斂結滯。而不能舒緩。故產戶不得自然開通也。此藥力至。則結滯頓開而產矣。後慎不可溫補。而反生燥熱也。俗未知產後亡液損血。疼痛怖懼。以數神狂氣亂。則陰氣損虛。邪熱太甚。而為諸熱證。由不讀素問。不知造化。故不識證候陰陽。反以妄為產後諸虛百損。便為虛冷而無熱也。誤以熱藥溫補。或見煩渴者。不令飲水。本雖善心。為害多矣。豈知治病之道。但以臨時審其藏府六氣虛實。明其標本。如法治之而已矣。此藥泛常多用。然難為効至大。而俗以病異藥同。將謂妄行。反招侮慢。令以黃丹加令桃紅色。名曰紅玉散。加青黛令

輕碧色。名碧玉散。加薄荷葉一分。名雞蘇散。主療不殊。收效則一。俗目惰然。何能別此。可遠妄僞。可顯玄功。後之學者其先心為雙解散。普解風寒著濕。肌飽勞逸。憂愁思慮。恚怒悲恐。四時中外諸邪所傷。但覺身熱頭疼。拘倦強痛。無問自汗無汗。憎寒發熱。渴與不渴。有甚傷寒疫癘。汗病兩感。風氣雜病。一切舊病作發。三日裏外並宜服之。設若感之鬱甚。本難解者。常服三兩日間。亦漸減可。並無所損。或裏熱極甚。腹滿而痛。煩渴譫妄。須可急下者。以大承氣湯下之。三乙承氣湯亦妙也。或下後未愈。或證未全。或大汗前後逆氣。或汗後餘熱不解。或遺熱勞復。或感他人病氣汗毒傳染。或中瘴氣馬氣羊氣。一切穢毒。幷漆毒。酒毒食一切藥毒。及墜墮打撲傷損疼痛。或久新風眩頭疼。中風偏枯。破傷風。洗頭風。風癇病。或婦人產後諸疾。小兒驚風積熱。瘡瘍疹痘諸證。無問日數。但服之。周身中外氣血宣通。病皆除愈。（是防風通聖散。加天水散各一半）

防風　川芎　當歸（切焙）　芍藥　薄荷葉（淨）　大黃　麻黃（去根不節）　連翹　芒消（別研）（各半兩）　石膏（別研）　桔梗（各一兩）　滑石（十五兩別研）　白朮　山梔子　荊芥穗　甘草（四兩剉炒）　黃芩（各一分）

右為麤末。每服用五六錢。水一大盞半。入葱白五寸。鹽豉五十粒。生薑三片。煎至一盞。濾汁去滓

温服無時。日三四服。以効為度。常服三錢。水一中盞。煎六分。絞汁温服。不拘時。兼夜四服。設差愈後。更宜常服。使病不再作。新病不生。並無過竟。無問歲數。乃平人常服之仙藥也。凡人已衰老。則腎水真陰損虛。即風熱燥鬱甚。精血涸竭枯燥而死。但宜此藥扶補滋潤者也。嗟夫世俗反以妄傳中年已上。火氣漸衰。止是虛冷。更無熱病。誤服熱毒之劑。害人無數。豈知識病之法。全憑脉證。以別寒熱陰陽虛實。豈可以中年上下為則耶。此藥除孕婦及產後月事經水過多。并泄瀉者不宜服。或治雜病亦宜治風熱極妙。一名通氣防風散。一名通解散。　張子和治法心要。論雙解。劉守眞製雙解散。益元散各七八錢。入生薑葱白同煎。解傷寒三二日間。以其傷寒初覺。亦傷寒疑似之間。解表則恐傷於內。攻裏則恐傷於外。故製雙解表裏齊見俱解。甚為得法。然有不解者。猶未盡善也。子和增作吐法。亦同上藥一撮。先服一半。探引吐出風痰。次服一半。仍用酸辣湯投之。使近火衣被蓋覆。汗則十解八九。此法子和得之規矩準繩之外。世所未知也。世人止知桂枝湯麻黃湯能汗。獨不知涼藥之能汗又盡善也。熱藥汗或不發。反益其病。涼藥發之。百無損失。素問曰。辛甘發散為陽。白粥配葱食之。便能發汗。益元加薄荷。亦然。承氣用生薑棗。以其辛甘發散之意。

劉守眞雙解。子和演為吐法。豈非涼藥亦能發汗。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身熱頭痛。項背強。身疼惡風。是寒則傷榮。脉浮而緊。表實無汗而喘者。宜麻黃湯。太陽尺寸脉俱浮。脉從標本。桂枝主衛而在表。故風則傷衛。衛者氣也。氣從於表。太陽行身之後。故先用桂枝。寒則傷榮。榮者血也。血為有形之説。血近於經。經有始終。榮衛營周不息。豈有止也。寒邪傷榮。脉浮而緊。身熱惡寒。頭項痛而無汗。故終始者為經。以身熱者為表。以浮者為標。故太陽病先桂枝。次麻黃。麻黃為瀉表之實。　李惪德生堂經驗方云。麻黃湯夏月加黃芩。升麻。柴胡。煎。　蘭室寶鑑脉經曰。寸口脉緊。苦頭痛。宜麻黃湯。針眉衝顖顱。

麻黃湯方

麻黃（三兩。味甘溫。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味辛熱）

甘草（一兩炙。味甘平）　杏仁（七十箇湯去皮尖。味辛溫）

（內經曰。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麻黃甘草開肌發汗。桂枝杏仁。散寒下氣）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法將息。王燾外臺秘

要方。忌海藻。菘菜。生葱。　按張仲景傷寒論云。麻黃湯惟主傷寒。不主中風。若中風。但可服前桂枝湯。

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胷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陽受氣於胷中。喘而胷滿者。陽氣不宣發。壅而逆也。心下滿。腹滿。皆為實。當下之。此以為胷滿非裏實。故不可下。雖有陽明。然與太陽合病為屬表。是與麻黃湯發汗）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太陽陽明合病麻黃湯。有人病傷寒脉浮而長。喘而胷滿。身熱頭痛。腰脊強。鼻乾。不得眠。予曰。太陽陽明合病證。仲景法中有三證。下利者葛根湯。不下利嘔逆者加半夏。喘而胷滿者。麻黃湯也。治以麻黃得解。有人問傷寒傳入之序。自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所傳有次第。何哉。予曰。仲景本論無說。古今亦無言者。惟龐安常謂陽主生。故太陽水傳足陽明土。土傳足少陽木。為微邪。陰主殺。故足少陽木傳足太陰土。土傳足少陰水。水傳足厥陰木。為賊邪。予以為不然。足少陰水傳厥陰木。安得為賊邪。蓋牽強傅會失之穿鑿。胡不觀素問陰陽離合論云。太陽根起於至陰。名曰陰中之陽。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少陰。少陰根起於湧泉。名曰陰中之少陰。厥陰根起於大敦。名曰陰中

之純陰。故其次序正與此合。大抵傷寒始自中風寒。得之於陰。是以止傳足經者。皆陰中之陽。陰中之陰也。不特此也。以六氣在天者考之。厥陰爲初之氣。少陰爲二之氣。太陰爲三之氣。少陽爲四之氣。陽明爲五之氣。太陽爲終之氣。此順也。逆而言之。太陽而後陽明。陽明而後少陽。少陽而後太陰。太陰而後少陰。少陰而後厥陰。傷寒爲病逆而非順。故以是爲序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頭痛身熱。合陽明標發熱不惡風而反惡熱。脉浮而長。喘而胷滿不可下。當從脉浮而治。以麻黃湯解表。從太陽也。太陽病十日以去。脉浮細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設胷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脉但浮者。與麻黃湯。成無已註。十日以去。向解之時也。脉浮細而嗜卧者。表邪已罷也。病雖已和解之。若脉但浮而不細者。則邪氣但在表也。與麻黃湯發散之。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病十日以上。脉浮細嗜卧者。爲已安。但小柴胡和之。細而遲者勿與。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頭痛項背強。十餘日不解。脉浮而細。胷中滿脇痛者。太陽少陽併病。與小柴胡湯。如脉浮而不細反緊者。宜麻黃湯。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大青龍湯主之。成無已註。此中風見寒脉也。浮則爲風。風則傷衛。緊則爲寒。寒則傷榮。榮衛俱病。故發熱惡寒身疼痛也。風并於衛者。爲榮弱衛強。寒并於榮者。爲榮強衛弱。今風寒兩傷。則榮衛俱實。故不汗出而煩躁也。與大青龍湯發汗。以除榮衛風寒。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爲榮衛俱虛。反服青龍湯。則必亡陽。故生厥逆。筋惕肉瞤。此治之逆也。

朱肱傷寒活人書問。有發熱惡寒煩躁手足溫而脉反浮緊者。有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冷。而脉反浮緩。答曰。此名傷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也。蓋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溫。爲中風候。脉浮緊爲傷寒脉。是中風見寒脉也。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厥。爲傷寒候。脉浮緩爲中風脉。是傷寒見風脉也。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宜服大青龍湯。蓋大青龍證。脉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是也。脉弱有汗。爲桂枝證。脉緊不煩躁爲麻黃證。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以其中風并傷寒俱盛。故青龍湯添麻黃作六兩。又似合桂枝湯藥味在內。添石膏。所以爲緊。此治榮衛俱病。若證不審。誤用大青龍湯。則發汗多傷人。以其有煩躁一證。故可用大青龍。大抵感外風者爲傷風。感寒冷者爲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故也。風傷衛者。病在皮膚之間也。以衛行脉外。爲陽。主外。皮膚之間

衛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淺。寒傷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也。以榮行脉中。爲陰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麻黃所施各異。或勿誤用。以有淺深之別。風寒之殊。大醫當審諦。大青龍尤宜慎用。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逆也。類纂云。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振搖動。或虛羸人微汗出。便有此證。俱宜服眞武湯以救之。羸甚者去芍藥。或量多少與之。惡熱藥者去附子。餘依加減法。仲景製眞武湯。若調理順者無此證。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大青龍湯證。一何保義。從太尉軍中得傷寒。脉浮濇而緊。予曰。若頭疼發熱惡風無汗。則麻黃證也。加煩躁則大青龍證也。何曰。目今煩躁甚。予投以大青龍。三投而汗解。論曰。桂枝。麻黃。青龍皆表證發汗藥。而桂枝治汗出惡風。麻黃治無汗惡寒。青龍治無汗而煩躁。三者皆欲微汗解。若汗多亡陽而虛。則煩躁而不得眠也。　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論大青龍湯。大青龍證。脉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是也。脉弱有汗。爲桂枝證。脉緊不煩躁。爲麻黃證。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以其中風并傷寒。故青龍湯添麻黃。又合以桂枝湯藥味。在內更加石膏。所以爲緊。此治榮衛俱病。若證不審。誤用大青龍湯。則發汗多傷人。以其有煩躁一證。故可用大青龍也。大抵感外風者爲傷風。感寒冷者爲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也。風傷衛者。病在皮膚之間也。以衛行脉外。爲陽。主外。皮膚之間。衛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淺。寒傷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也。以榮行脉中。爲陰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麻黃所施各異。或勿誤用。以有淺深之別。風寒之殊。大醫當宜審諦。大青龍尤宜戒用。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宜服眞武湯。仲景特設此藥以救之。　成無已傷寒明理論大青龍湯方。青龍東方甲乙木神也。應春而主肝。專發生之令。爲敷榮之主。萬物出甲開甲。則有兩岐。肝有兩葉。以應木葉。所以謂之青龍。以發散榮衛兩傷之邪。是應肝木之體耳。桂枝湯主中風。麻黃湯主傷寒。二者發散之純者也。及乎大青龍湯。則不然。雖爲發汗之劑。而所主又不一。必也中風脉浮緊。爲中風見寒脉。是風寒兩傷也。傷寒脉浮緩。爲傷寒見風脉。是風寒兩傷也。風兼寒。寒兼風。乃大青龍湯專主之也。見茲脉證。雖欲與桂枝湯解肌以祛風。而不能已其寒。則病不去。或欲以麻黃湯發汗以散寒。而不能去其風。則病仍在。茲仲景所以特處大青龍湯以兩解之。麻黃味甘溫

桂枝味辛熱。寒則傷榮。必以甘緩之。風則傷衛。必以辛散之。此風寒兩傷榮衛俱病。故以甘辛相合而為發散之劑。表虛膚緩者。則以桂枝為主。此以表實腠理密。則以麻黃為主。是先麻黃後桂枝。麻黃為君。桂枝為臣也。甘草味甘平。杏仁味甘苦。苦甘為助。佐麻黃以發表。大棗味甘溫。生薑味辛溫。辛甘相合。佐桂枝以解肌。石膏味甘辛微寒。風陽邪也。寒陰邪也。風則傷陽。寒則傷陰。榮衛陰陽。為風寒兩傷。則非輕劑所能獨散也。必須輕重之劑以同散之。乃得陰陽之邪俱已。榮衛之氣俱和。是以石膏為使。石膏為重劑。而又專達肌表者也。大青龍湯發汗之重劑也。非桂枝湯之所同。用之稍過。則又有亡陽之失。經曰。若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為逆也。又曰。一服汗者。停後服。若復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即此觀之。劑之輕重可見矣。其用湯者宜詳審之。　又溫粉方　白术　藁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右搗羅為細末每末一兩。入米粉三兩和令勻。粉撲周身止汗。無藁本亦得。　楊仁齋直指方云。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為榮衛俱受邪。用大青龍湯。然大青龍不可輕用。須是風寒俱盛。又加煩躁一證。方可與之。故易簡者謂二證交攻。則桂枝麻黃湯兼用尤為穩當。　劉守真傷寒直格論。俱中風寒。頭項痛。腰體疼。手足溫。為中風也。反無汗惡寒。脈浮緊者。為傷寒也。或頭項痛腰脊強。身體拘急。指末微厥。不自汗。為傷寒也。反煩躁而脈緩者。為傷風也。風則傷衛。而寒則傷榮。萬物必以陰求陽。陽求陰。陰陽相應。則為和平。故榮者陰氣也。寒加之則傷耳。故又曰寒傷血。血亦陰也。衛陽氣也。風亦陽也。故風加之則傷耳。故曰熱傷氣。氣為陽也。經言陰寒主於閉藏。而陽熱主於開泄。故寒傷榮則腠理閉密。怫熱內則躁熱而無汗。故脈數浮而緊也。風傷衛則腠理開泄而自汗也。故脈浮而緩。以邪熱泄越。故脈不能實。陽明主於肌肉。故自汗多而脈反遲也。熱乃陽中之至陽。故傷熱甚則大汗自出。病雖為熱。脈不能實而虛弱也。然怫熱否閉無汗者。故當病也。其汗泄過泰而亦病者。蓋泰極則否也。夫人氣和而為汗。如天地氣和而為雨。過多則澇。又不雨則旱。有無多少。貴乎應時。興衰失常則災害至矣。為事吁然。　雲岐子保命集傷寒六經以太陽為始。故背為外。腹為內。背主表。腹主裏。太陽行身之後。為諸陽之表。風寒中人。先傷於表。故外而之內。邪中衛者桂枝。中榮者麻黃。在肌者葛根。在筋者青龍。去葛根而加石膏。便為大青龍。無水者不用。因水而用之也。太陽經中風。頭痛項強。脈浮而緊。發熱中風。脈當得緩。自汗出。今反浮緊。無汗而煩躁。可解表。宜大青龍湯。　王好古醫壘元戎云。傷寒得傷風脈。傷風得傷寒脈。故仲景有大青龍之劑。及汗出過多。亦不可服。有筋惕肉瞤之證。許公學士諄諄以此則知麻黃桂枝不可輕用也。及洪川韓氏又有桂枝之戒。以其治亂貴賤之不同。芳草養豐之不等故耳。至於楊氏明理。特有互見脈體。非精於特診者。則未易能之。後之學者安所適從哉。故先師潔古老人特採衆方。別立一法。作十味大羌活湯。無問有汗無汗。中風中寒。悉皆治之。使喜溫者去五積之燥熱。好涼者除雙解之燥寒。雖市夫農子用之而無失。自非聖賢之前身。豈能下筆。有此耶。　東垣先生云。治傷風得傷寒脈。傷寒得傷風脈。證與脈不同。故各半湯。桂枝二麻黃一湯。桂枝二越婢一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大青龍湯去桂。是海藏老餘證辨斧藥。傷風脈緊。仲景大青龍湯主之。無汗惡風。仲景葛根湯主之。已上二證。傷風得傷寒脈傷寒得傷風脈是也。易老斷為桂枝麻黃各半兩。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味甘溫）　**桂枝**（二兩去皮味甘熱）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杏仁**（四十箇去皮尖味苦甘溫）

生薑（三兩切味辛溫）　**大棗**（十二枚擘味甘溫）

石膏（如鷄子大碎味甘微寒）

辛甘均為發散。然風宜辛散。寒宜甘發。辛甘相合。乃能發散榮衛之風寒。麻黃。甘草。石膏。杏仁。以發散榮中之寒。桂枝。薑棗。以解除衛中之風。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王燾外臺祕要方云。忌海藻菘菜生蔥等物。

傷寒脈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成無己註。此傷寒見風脈也。傷寒者身疼。此以風勝。故身不疼。中風者身輕。此以兼風。故乍有輕時。不久厥吐利。無少陰裏證者。為風寒外甚也。與大青龍湯以發散表中風寒。）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少陰當言太陰。按太陰證內有脈浮緩。手足溫者。繫太陰。太陰當發黃。證屬青龍湯。似桂枝湯證。反無汗而脈緊。似麻黃證。反身不疼而脈浮緩。　陳無擇三因方科簡論曰。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切忌不得誤。若寒證見風脈。卻以麻黃桂枝各半湯。古人治傷風熱多寒少。惡風脈浮緊。無汗。用青龍湯。且先

傷風而復傷寒。風證尚在而寒脉已行。故有是證也。若先傷寒而復傷風。寒多熱少。不煩躁微厥。脉當浮緩弱而自汗。卽傷寒見風脉。但青龍緊暴。不若各半湯平和無悔吝也。諸經皆傚此。　汪晴傷寒發明書經曰。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主之。按此條與前條不汗出煩躁證。或註合而論之。以前條爲傷風見寒脉。以此條爲傷寒見風脉。同大青龍湯治。湯入書皆祖述之。然以上條析之。恐不可輕用。或論文傳寫前條中風字。是傷寒誤作中風耳。而此條決非大青龍湯也。

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林億等校正云。詳按小青龍湯大要治水。又按本草芫花下十二水。若水去利則止也。又按千金形腫者應內麻黃。乃內杏仁者。以麻黃發其陽故也。以此證之。豈非仲景意也。成無己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飲。則水寒相搏。肺寒氣逆。故乾嘔發熱而欬。針經曰。形寒飲冷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此之謂也。與小青龍湯發汗散水。水氣內漬。則所傳不一。故有或爲之證。隨證增損以解化之。　和劑局方。小青龍湯。治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乾嘔發熱。欬嗽微喘。又治溢飲。身體疼重。及欬逆倚息不得安臥。或因形寒飲冷。內傷肺經。咳嗽喘急。嘔吐涎沫。證宜服之。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小青龍湯方。青龍象肝木之兩岐。而主兩傷之疾。中風見寒脉。傷寒見風脉。則爲榮衛之兩傷。故以青龍湯主之。傷寒表不解。則麻黃湯可以發。中風表不解。則桂枝可以散。惟其表且不解。而又加之心下有水氣。則非麻黃湯所能發。桂枝湯所能散。乃須小青龍湯。始可祛除表裏之邪氣耳。麻黃味甘辛溫。爲發散之主。表不解。應發散之。則以麻黃爲君。桂味辛熱。甘草味甘平。甘辛爲陽。佐麻黃表散之用。二者所以爲臣。芍藥味酸微寒。五味子味酸溫。二者所以爲佐者。寒飲傷肺。咳逆而喘。則肺氣逆。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故用芍藥五味子爲佐。以收逆氣。乾薑味辛熱。細辛味辛熱。半夏味辛微溫。三者所以爲使者。心下有水。津液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是以乾薑細辛半夏爲使。以散寒水。逆氣收。寒水散。津液通行。汗出而解矣。心下有水氣。散行則所傳不一。故又增損之證。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水蓄則津液不行。氣燥而渴。半夏味辛溫燥津液者也。去之則津液易復。栝蔞根味苦微寒。潤枯燥者也。加之則津液通行。是爲渴所宜也。若微利。去麻黃。加芫花。水氣下行。漬入腸間。則爲利。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專爲表散。非下利所宜。故去之。芫花味苦寒酸

苦。爲湯泄之劑。水去利則止。芫花下水。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卽噎。又曰。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噎爲胃氣虛竭。麻黃發汗。非胃虛冷所宜。故去之。附子辛熱。熱則溫其氣。辛則散其寒。而噎者爲當。兩相佐之。是以祛散冷寒之氣。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水蓄在下焦不行。爲小便不利。少腹滿。凡邪客於體者。在外者可汗之。在內者可下之。在上者可涌之。在下者可泄之。水蓄下焦。滲泄可也。發汗則非所當。故去麻黃而茯苓味甘淡。專行津液。內經曰。濕淫於內。以淡滲之。滲溺行水。甘淡爲所宜。故加茯苓。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喘爲氣逆。麻黃發陽。去之則氣易順。杏仁味甘苦溫。加之以泄逆氣。金匱要略曰。其形腫者。故不內麻黃。乃內杏子。以麻黃發其陽故喘逆。形腫標本之疾。加減所同。蓋其類矣。　十便良方。小青龍湯。若其狀洒淅惡寒。但欲厚衣近火陽。頭重時痛。鼻窒塞。涕如膿痰。動輒汗出。亦或無汗。甚則戰慄。此由寒邪之氣從外入中。或因飲冷客於肺經。內外合邪。留於經絡。謂之感寒。寒從外至。則兩手寸口脉俱緊。或寒從內起。其脉帶遲。忌寒無汗者。　劉守眞傷寒直格云。小青龍湯治傷寒表未罷。心下有水氣。表裏未罷。而已有熱入於裏。怫鬱於胃。則飲食水液不能傳化宣行。蓄積不散而爲此。非裏熱大實。頻渴引飲。過多停積而爲病者。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水不浸潤宣散。滋潤腸胃藏府。故熱而渴。或噎。或喘。或小腸不利。少腹滿而喘也。水液不能宣行。則濕熱甚於腸胃。故或利也。此方主溫散其水。以潤腸胃藏府之燥。以開發中外之怫熱結滯者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身熱頭痛。惡風。脉浮而緊。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而嘔噦者。小青龍主之。心下有水氣。加細辛乾薑。辛而散水。五味子酸收而止渴。故宜小青龍湯。　太陽經病。頭痛身熱。惡風。因飲水而欬者。邪在於表。因飲水而不消。形寒飲冷則傷肺。故微喘。脉浮而緊。宜小青龍湯。　太陽經病。頭痛項強。腰脊強。脉浮而緊。是傷寒也。法當解表。反飲冷水。內無邪熱。不能勝水。故停心下。乾嘔而欬。或渴。或噎。水停心下。或利。水氣逆上。或小便不利。膀胱受濕。或喘。傷肺。宜小青龍湯。凡病表裏傷寒。而口乾引飲。水氣在內。停而不散。外有表証未除。內有水者。小青龍湯主之。　王好古醫壘元戎論小青龍湯。使人增損爲率。蓋歎大青龍去桂石膏。倍加杏仁治欬。又云。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小青龍湯主之。　尚從善傷寒紀玄妙用集論。小青龍湯。傷寒欬嗽。欬逆倚息不得臥。二證之外。加減者六。然治者四。其湯下復加減。以治變證者。又有四焉。此

仲景治法。要明其理。不可不知。非特治傷寒為然。金匱治溢飲、肺癰、婦人霍亂、嘔逆吐涎沫者是也。倚才小青龍治咳欬。曲盡其法矣。　吳恕傷寒指掌圖云。水為至陰。其性則寒。病有內熱。得水則消鑠之。若身熱內寒。得水則兩寒相搏。飲水停心下。用小青龍湯。以乾薑、細辛、半夏之辛行其水也。餘如茯苓等劑。取其能下畜水。若水結在胷。但頭汗出。偏身無汗。是水飲不得外泄。用陷胷湯下之。少陰內寒。必當溫也。　蘭室寶鑑胡氏云。凡傷寒水蓄。皆因飲水過多所致。水停心下。氣上乘心。則為悸為喘。結於胷腸。則為結胷。冷氣相搏。則為噎。上迫於肺。則為欬。漬入腸中。則為下利。邪熱所薄。蓄於下焦。則為小便不利。少腹滿。或裏急。溢於皮膚。則為腫。累類而索之。無所不得矣。大抵療水氣法。病在陽。則小青龍湯。病在陰。則玄武主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三兩，去節。味甘溫）　芍藥（三兩。味酸，微寒）

五味子（半升。味酸溫）　乾薑（三兩。味辛熱）

甘草（三兩，炙。味甘平）　細辛（三兩。味辛溫）

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半夏（半升，湯洗。味辛，微溫）

寒邪在表。非甘辛不能散之。麻黃、桂枝、甘草之辛甘。以發散表邪。水停心下而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乾薑、細辛、半夏之辛。以行水氣而潤腎。欬逆而喘。則肺氣逆。內經曰。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芍藥、五味子之酸。以收逆氣而安肺。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成無已註加減法。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蕘花如鷄子熬令赤色。下利者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麻黃發其陽。水漬入胃。必作利。蕘花下十二水。水去利則止。若渴者。去半夏。加栝蔞根三兩。辛燥而苦潤。半夏辛而燥津液。非渴者所宜。故去之。栝蔞味苦而生津液。故加之。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炮。經曰。水得寒氣。冷必相搏。其人即噎。加附子溫散水寒。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去麻黃惡發汗。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水畜下焦不行。為小便不利少腹滿。麻黃發津液於外。非所宜也。茯苓泄畜水於下。加所當也。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金匱要畧曰。其人形腫。故不內麻黃。內杏仁。以麻黃發其陽故也。喘呼形腫。水氣標本之疾。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如無蕘花。以桃花一鴨子大。不炒。代之。

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成無已註。欬而微喘者。水寒射肺也。發熱不渴者。表證未罷也。與小青龍湯發表散水。服湯已渴者。裏氣溫。水氣散。為欲解也。）太陽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桂枝湯。（成無已註。脈浮弱者。榮弱衛強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外證未解。脈浮弱者。浮者為陽。弱者為陰。法當自汗。故宜桂枝湯。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湯主之。（成無已註。下後大喘。則為裏氣大虛。邪氣傳裏。正氣將脫也。下後微喘。則為裏氣上逆。邪不能傳裏。猶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加厚朴杏仁以下逆氣。）　孫思邈千金翼方云。宜桂枝湯。一云麻黃湯。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戊申正月。有一武臣為寇所執。置舟中艎板下。數日得脫。乘飢恣食。良久解衣捫虱。次日遂作傷寒。自汗而膈不利。一醫作傷寒而下之。一醫作解衣中邪而汗之。雜治數日。漸覺昏困。上喘息高。醫者愴惶失措。予診之曰。太陽病下之。表未解。微喘者。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此仲景之法也。指令醫者急治藥。一啜喘定。再啜漐漐微汗。至晚身凉而脈已和矣。醫曰。某平生不曾用仲景方。不知其神捷如是。予曰。仲景之法。豈誑後人也哉。人自寡學。無以發明耳。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中風。身熱頭痛。項強。惡

風。反下。後脈浮而弱。自汗而喘。肺主於氣。上逆而喘。因下動胃氣。加厚朴屬陽明。上氣而逆屬肺。加杏仁。故宜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太陽病禁下下之後身熱惡風。脈浮者。表未解。脈浮而微者。陰也。法微喘而為傷肺。下之傷胃。故宜桂枝厚朴杏子湯。太陽病外證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為逆。欲解者。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已註。經曰。本發汗而復下之。為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為逆。）太陽病。先發汗不解。而復下之。脈浮者不愈。浮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脈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已註。經曰。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湯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則其類矣。）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衂。衂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成無已註。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太陽傷寒也。雖至八九日而表證仍在。亦當發其汗。既服溫暖發散湯藥。雖未作大汗。亦微除也。煩者身熱也。邪氣不為汗解。鬱而變熱。蒸於經絡。發於肌表。故生熱煩。肝受血而能視。始者寒氣傷榮。寒既變熱。則血為熱搏。肝氣不治。故目瞑也。劇者熱甚於經。迫血妄行而為衂。得衂則熱隨血散而解。陽氣重者。熱氣重也。與麻黃湯以解前太陽傷寒之邪也。）　龐安時

傷寒總病論云脈浮緊無汗服湯未中病其人發煩目暝劇者必衂小衂而脈尚浮者宜麻黃湯衂後脈已微者不可再行也凡脈浮自汗服湯不中病桂枝證尚在必頭痛甚而致衂小衂而脈尚浮者再與桂枝湯衂後脈已微者不可再行也　索矩傷寒新書云衂血後有中大汗而解者甚多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夫汗衂血證里人秦氏子得傷寒發熱身疼骨節疼痛惡風無汗或者勸其不須服藥待其自安如是半月矣而病不除不得已而召醫二醫至問其日數又不審其脈與外證如何但云已過期矣不可汗不可下也且與調其氣藥與正其氣屬求後召予予診其脈浮澀而緊大此麻黃湯證無可疑者但恐當汗不汗熱化為血則必有衂血之證言未已果已衂血余急以麻黃湯與之犀角地黃湯繼之血止而汗解數日愈論曰仲景云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等早晚則易愈矣或稍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今之醫者不究根源執以死法必汗之於四日之前下之於四日之下殊不知此大綱也又云病不服藥猶得中醫此為無醫而設也苟大小便不通必待其自差乎蓋前後不得溲必下部腹悶數日而死矣又况結胸瘀血發黃發斑之類未有勿藥而愈者知者知變愚者執迷以取禍也須是隨病淺深在表在裏或陰或陽早為治療如拯溺救焚庶易差也素問曰邪風之至疾如風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五藏其次治六府治五藏者半死矣扁鵲望齊侯而走其以此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頭痛惡寒脈浮而緊無汗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者未經發汗微發其汗小除其煩目瞑劇者邪氣循經上攻頭者諸陽之會必作衂也陽氣重故耳宜麻黃湯　太陽標病身熱惡寒脈浮而緊無汗身疼痛表實榮氣不得泄煩躁必衂宜麻黃湯當汗不汗則衂也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衂者愈成無己註風寒在經不得汗解鬱而變熱衂則熱隨血散故云自衂者愈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若太陽病證不罷者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可小發汗設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徹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不汗其人躁煩不知痛處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更發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澀故知也成無己註太陽病未解傳併入陽明而太陽證未罷者名曰併病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為太陽證罷陽明證具也法當下之若太陽證未罷者為表未解則不可下當小發其汗先解表也陽明之經循面色

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也當解之熏之以取其汗若發汗不徹者不足言陽氣怫鬱止是當汗不汗陽氣不得越散邪無從出壅甚於經故躁煩也邪循經行則痛無常處或在腹中或在四肢按之不可得而短氣但責以汗出不徹更發汗則愈內經曰諸過者切之澀者陽氣有餘為身熱無汗是以脈澀知陽氣擁鬱而汗出不徹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二陽併病太陽初得時發其汗汗先出復不徹因轉屬陽明自微汗不惡寒若太陽證不罷不可下下之為逆如此者可小發其汗設面色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汗出不徹當短息不足言陽氣怫鬱不得越當汗出而不汗其人短氣但坐以汗出不徹故也宜麻黃湯更發其汗即愈何以知其汗不徹其脈澀故知也（古本多差誤以從來所見病人證候中符合如此故改正）　索矩傷寒新書云併病者一經病未已又一經病是也併病兩經或三經亦合病也　楊仁齋直指方若太陽證尚在桂枝麻黃各半湯若太陽證已退但有陽明者大承氣湯下之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頭痛項強身熱不罷者不可下是禁也下之為逆醫以小發其汗邪氣不越則面色正赤陽氣怫鬱而不得越也蓋當汗而不汗也故其人躁煩者邪氣不能散也行於經中乍在四肢乍在腹中按之不能得經一兩次汗解邪氣不除則數病人短氣但坐者虛也故汗出不徹脈浮而澀故知之更發汗則愈　脈浮數者法當汗出而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不可發汗當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脈微此裏虛須表裏實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成無己註經曰諸脈浮數當發熱而洒淅惡寒言邪氣在表也是當汗出愈若下之身重心悸者損其津液虛其胃氣若身重心悸而尺脈實者則下後裏虛邪氣乘虛傳裏也今尺脈微身重心悸者知下後裏虛津液不足邪氣不傳裏但在表也然以津液不足則不可發汗須裏氣實津液足便自汗出而愈　脈浮緊者法當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之然以榮氣不足血少故也成無己註鍼經曰奪血者無汗尺脈遲者為榮血不足故不可發汗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宜桂枝湯不責榮不足蓋以脈長大而遲也此必軟緊而遲不可汗宜小建中湯又云凡脈緊病必無汗惟濡而緊病必自汗勿誤行桂枝宜建中湯也諸脈動數微弱不可發汗並宜建中湯若煩躁者宜竹葉湯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有鄉人丘生者病傷寒予為診視發熱頭疼煩渴脈雖浮數而無力尺以下遲而弱予曰雖麻黃證而尺遲弱仲景云尺中遲者榮氣不足血氣微少未可發汗予於建

中湯加當歸。黃耆。令飲。翌日脉尚爾。其家煎迫。日夜督發汗藥。言幾不遜矣。予忍之。但只用建中調榮而已。至五日尺部方應。遂投麻黃湯。啜第二服發狂。須臾稍定。略睡。已中汗矣。信知此事是難是難。仲景雖云不避晨夜。即宜便治。醫者亦須顧其表裏虛實。待其時日。若不循次第。暫時得安。虧損五藏。以促壽限。何足貴也。南史記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之疾。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只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況不顧表裏。不待時日。便欲速効乎。每見病家不耐病。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故予書此。爲醫者之戒。（潘思敬加減藥證集云。假令尺中遲者。不可發汗。榮氣不足。血少故也。宜小柴胡湯。）脉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宜麻黃湯。（成無己註。浮爲輕手得之。以候皮膚之表。內經曰。其在皮者。汗而發之。）脉浮而數者可發汗。宜麻黃湯。（成無己註。浮則傷衛。數則傷榮。榮衛受邪。爲病在表。故當汗散。　王叔和脉經云。太陽病脉浮而數者。可發其汗。屬桂枝湯證。）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以衛氣不共榮氣和諧故爾。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桂枝湯。（成無己註。風則傷衛。寒則傷榮。衛受風邪而榮不病者。爲榮氣和也。衛既客邪。則不能與榮氣和諧。亦不能衛護皮膚。是以常自汗出。與桂枝湯解散風邪。調和榮衛則愈。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中風。脉浮而緩。今反浮而濇者。因小發汗。脉濇而緊者。身必疼痛。當太發汗。如尺中弱者。不可發汗。尺者陰也。弱者陰虛也。陰主血。虛則尺虛。不能作汗。故知榮也。病常自汗出。榮氣和也。不解者。衛氣不與榮氣和也。脉若榮衛之中。榮衛和則脉平。榮衛不和則脉病。當和榮衛。使脉得平。宜桂枝湯。）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此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己注。藏無他病。裏和也。衛氣不和。表病也。外臺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所謂先其時者。先其發熱汗出之時發汗則愈。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身熱惡寒惡風。脉浮而弱。自汗出而不止。榮衛不和也。宜桂枝湯。）傷寒脉浮緊。不發汗因致衂者。麻黃湯主之。（成無己註。傷寒脉浮緊。邪在表也。當與麻黃湯發汗。若不發汗。則邪無從出。擁甚於經。迫血妄行。因致衂也。）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衂。宜桂枝湯。（成無己註。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故宜當下。若小便清者。知裏無熱。則不可下。經曰。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況此不大便六七日。小便清者。不可責邪在裏。是仍在表也。與桂枝湯以解外。若頭疼不已。爲表不罷。鬱甚於經。迫血妄行。上爲衂也。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脉浮而頭身熱。小便清。知不在裏。太陽本不病邪在標。宜桂枝湯。　太陽病若頭痛者必衂。乃邪無從出也。宜桂枝湯。）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主之。（成無己註。煩者熱也。發汗身涼爲已解。至半日許身復熱。脉浮數者。邪不盡也。可更發汗與桂枝湯。）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成無己註。重亡津液。則不能作汗。必待陰陽自和。乃自愈矣。）大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成無己註。因亡津液而小便不利者。不可以藥利之。俟津液足。小便利。必自愈也。）下之後。復發汗。必振寒。脉微細。所以然者。以內外俱虛故也。（成無己註。發汗則表虛而亡陽。下之則裏虛而亡血。振寒者陽氣微也。脉微細者陰血弱也。）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沈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成無己註。下之虛其裏。汗之虛其表。既下又汗。則表裏俱虛。陽至於晝。陽欲復。虛不勝邪。正邪交爭。故晝日煩躁不得眠。夜陰生。陽虛不能與之爭。是夜則安靜。不嘔不渴者。裏無熱也。身無大熱者。表無熱也。又無表證而脉沈微。知陽氣大虛。陰寒氣勝。與乾薑附子湯退陰復陽。　施產續易簡方論。薑附湯。今素題載於局方。附子皆云生用。斷斷不易。凡世之待傷聖教。膚淺稱醫者視爲日用常行。例顧與志寧亦各不曾過目。一誤一繆。悉云熟用。熟生之與熟。大相違絕。利害所關。是不學之誤一也。其方仲景二出。用乾薑一兩。附子一枚。生去皮臍。熟附子縱重一兩。去皮臍已不等分。況有不重一兩者乎。兼其方載乾薑既爲主治之君。在附子之上。已知其不責附子之等分也。顧不獨不載生用。却載二味各一兩。是不學之誤二也。本方只主治傷寒經汗下已之後。晝日煩躁不得眠。顯落不得眠三字。忘舉不與增添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身無大熱。脉伏沈微。仲景見其晝雖煩躁。夜已安靜。不嘔不渴。表證已無。脉伏沈微。慮變爲陰極之證。故處乾薑引其陽行其脉。生附逐其元傷之寒邪。顧指炮熱爲用。邪可去乎。是不學之誤三也。顧至於本方服餌法後。引仲景分脉爲證。復反不遵仲景本論。云脉候沈微。却云六脉沈伏。脉按之微。曾不是舉之無有。微脉極細而軟。乎下若有若無。王叔和分列二脉者。王以各有主病。今指微爲伏。是不學之誤

四也。又云易熱附爲主名白通湯治傷寒下利是不等之大誤五也。竊詳傷寒下利仲景立二十四法。朱肱分爲二十五條。各隨其熱見之證。各着其對病之方。有與豬苓湯者。有與生薑瀉心湯者。有與豬膚湯者。有與甘草瀉心湯者。有與大柴胡湯者。有與四逆湯者。有與當歸四逆湯者。有與通脉四逆湯。桃花湯。眞武湯。白頭翁湯。梔子豉湯。小青龍加芫花湯。五苓散。桂枝人參湯。十棗湯。葛根黃芩湯。赤石脂禹餘糧湯。大承氣等湯之不一。惟有少陰病下利脉微一證。始屬白通湯耳。碩但欲合易簡之名。不分脉證。只以傷寒下利四字總包之。白通湯一藥總治之。只此誤自有一十九證。非獨五也。不知自慶元丙辰至淳祐辛丑。凡有易簡撰其病叅其書投其藥。喫壞時殺數人。忠寧不興增修。復從其誤。使人重信。則必自淳祐辛丑傳十信五。疑疑不已。又復殺人無已時矣。痛哉痛哉。更詳陳之。所發其味。仲景一百一十三方。用附子者二十一。熟用者十有三。必佐麻黃。桂枝。大黃。黃連。黃芩。細辛。草。生用者八。薑附湯。四逆湯。白通湯。白通加豬膽汁湯。通脉四逆湯。四逆加豬膽汁湯。四逆人參湯。茯苓四逆湯是也。必方方皆用乾薑爲主。未聞用熟附佐乾薑也。學不達此。則將何以語湯劑療民瘼耶　雲岐子保命集少陰本病論。少陰脉尺寸俱沉。標本俱陰。其經

始於足心。循腹上行。繫舌本。貫腎絡肺。故口燥舌乾而渴。爲經病也。身寒自汗。四肢攣。小便清。腹滿惡寒。脉沉而微。此少陰本病也。當温之。宜附子草。治少陰。乃以熱治寒。皆少陰本藥也。　王好古陰證略例云。若自汗者术附湯。若無汗者。薑附湯　李仲南永類鈐方。薑附湯治傷寒自利六脉沉伏。手足厥冷。

乾薑附子湯

乾薑一兩。味辛熱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熱

内經曰。寒淫所勝。平以辛熱。虛寒太甚。是以辛熱劑勝之也。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頓服。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不可作煑散。

發汗後身疼痛。脉沉遲者。桂枝加芍藥生薑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主之。成無己註。汗後身疼痛。邪氣未盡也。脉沉遲。榮血不足也。經曰。其脉沉者。榮氣微也。又曰。遲者榮氣不足。血少故也。與桂枝湯以解未盡之邪。加芍藥、生薑、人參。以益不足之血。　朱肱傷寒活人書。又問發汗後身疼痛脉沉而遲。當用何藥。答曰。仲景有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蓋爲此證也。小建中湯無治汗後身痛脉沉而遲者。若霍亂吐瀉止而身疼痛不

休者。少與桂枝湯即愈。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主之。成無己註。發汗後喘。當作桂枝加厚朴杏仁湯。汗出則喘愈。今汗出而喘。爲邪氣擁甚。桂枝湯不能發散。故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有大熱者。内熱氣甚也。無大熱者。表邪必甚也。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以散其邪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標病。脉浮緊而頭痛。已發其汗。雖漏不止。不可行桂枝。自汗而喘。邪在上焦而無大熱者。表傳入裏也。宜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石膏之氣清涼。太陽頭痛。甘緩其中。杏仁治上焦之喘。非麻黃發汗之治也。

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味甘温　杏仁五十箇。去皮尖。味甘温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石膏半斤。碎。綿裹。味甘寒

内經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風氣通於肝。風邪外甚。故以純甘之劑發之。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煑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内諸藥。煑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主之。成無己

註。發汗過多亡陽也。陽受氣於胸中。胸中陽氣不足。故病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與桂枝甘草湯以調不足之氣。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又手冒心證。乙巳六月。吉水一商譚姓。寓城南。得傷寒八九日。心下惕惕然以兩手捫心。身體振振動搖。醫者以爲心下痛。治之不效。予曰。此汗過多之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脉時。病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又云。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湯證。予投以黃耆建中。眞武及甘草桂枝。漸得平復。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身熱頭痛。脉浮而緊。無汗。醫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悸欲得按者。因發汗多虛故也。宜桂枝加甘草湯。甘以緩之也。

桂枝甘草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味辛熱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桂枝之辛。走肺而益氣。甘草之甘。入脾而緩中。

右二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分服。

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成無己註汗者心之液。發汗後臍下悸者。心氣虛而腎氣發動也。腎之積名曰奔豚發則從少腹上至心下。爲腎氣逆欲上凌心。今臍下悸。爲腎氣發動。故云

作奔豚。與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以降腎氣。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發汗後表解。其人臍下悸者。邪氣內結。欲作奔豚。當散之。宜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味甘平）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大棗（十五枚。擘。味甘平）　桂枝（四兩。去皮）

（茯苓以伐腎邪。桂枝能泄奔豚。甘草大棗之甘。滋助脾土。以平腎氣。煎用甘瀾水者。揚之無力。取不助腎氣也。）

右四味。以甘瀾水一斗。先煑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作甘瀾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顆相逐。取用之。李知先傷寒活人書括云。一名勞水。蓋水性本鹹。勞之則甘也。李仲南永類鈐方云。七味蔥白湯用勞水者。同此義也。

發汗後。腹脹滿者。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主之。（成無己註。吐後腹脹與下後腹滿。皆為實。言邪氣乘虛入裏為實。發汗後外已解也。腹脹滿。知非裏實。由脾胃津液不足。氣濇不通。壅而為滿。與此湯和脾胃而降氣。）

厚朴生薑甘草半夏人參湯方

厚朴（半觔。去皮。炙。味苦溫）　生薑（半觔。切。味辛溫）

半夏（半升。洗。味辛平）　人參（一兩。味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內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泄之。厚朴之苦。以泄腹滿。人參甘草之甘。以益脾胃。半夏生薑之辛。以散滯氣。）

右五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太平聖惠方云。厚朴用生薑汁炙令香熟。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胷。起則頭眩。脉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成無己註。吐下後裏虛。氣上逆者。心下逆滿。氣上衝胷。表虛陽不足。起則頭眩。脉浮緊。為邪在表。當發汗。脉沉緊。為邪在裏。則不可發汗。發汗則外動經絡。損傷陽氣。陽氣外虛。則不能主持諸脉。身為振振搖也。與此湯以和經益陽。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傷寒。若吐。邪在上焦。若下。邪在裏也。吐下後不愈。非其治也。心下逆滿者。下之過也。氣上衝胷。起則頭眩者。吐之過也。脉沉緊者。發汗動經。浮緊當汗。沉緊不當汗。故汗則動經。身為振搖。宜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王好古醫壘元戎云。心下痰飲。胷脇支滿。目眩。當以桂枝茯苓甘草白朮湯主之。云小便則利。氣短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也。亦以上藥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味甘平）　桂枝（三兩。去皮。味辛熱）

白朮（二兩。味苦甘溫）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陽不足者。補之以甘。茯苓白朮。生津液而益陽也。裏氣逆者。散之以辛。桂枝甘草。行陽散氣。）

右四味。以水六升。煑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芍藥甘草附子湯主之。（成無己註。發汗病解。則不惡寒。發汗病不解。表實者。亦不惡寒。今發汗病且不解。又反惡寒者。榮衛俱虛也。汗出則榮虛。惡寒則衛虛。與芍藥甘草附子湯。以補榮衛。　雲岐子保命集。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小便清。大便依度。腹痛者。皆宜芍藥甘草附子湯。）

芍藥甘草附子湯方

芍藥（三兩。味酸微寒）　甘草（三兩。炙。味甘平）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味辛熱）

（芍藥之酸。收斂津液而益榮。附子之辛。溫。固陽氣而補胃。甘草之甘。調和辛酸而安正氣。）

右三味。以水五升。煑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疑非仲景意。

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成無己註。汗發若下。病宜解也。若病仍不解。則發汗外虛陽氣。下之內虛陰氣。陰陽俱虛。邪獨不解。故生煩躁。與茯苓四逆湯。以復陰陽之氣。　索矩傷寒新書云。病經汗下。有虛有實。　尚從善傷寒紀玄妙用集云。四逆湯以補陽。加茯苓人參以益陰。陰陽之氣既復。而煩之證解矣。）

茯苓四逆湯方

茯苓（六兩。味甘平）　人參（一兩。味甘溫）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味辛熱）　甘草（二兩。炙。味甘平）

乾薑（一兩半。味辛熱）

（四逆湯以補陽。加茯苓人參以益陽。）

右五味。以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與調胃承氣湯。（成無己註。汗出而惡寒者。表虛也。汗出而不惡寒。但熱者。裏實也。經曰。汗出

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與調胃承氣湯和胃氣。孫思邈千金翼方言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其胃氣。宜小承氣湯。一云調胃承氣湯。

索拒傷寒新書云。發汗後惡寒者虛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此各一端耳。蓋發汗後惡寒有實。但熱有虛。如此則亦悟百病皆有虛實也。若泥汗後惡寒止為虛。但熱止為實。猶如按圖索駿耳。是止知其一。不知其他也。餘證倣此。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與五苓散主之。成無已註。發汗已解。胃中乾燥不得眠。欲飲水者。少少與之。胃氣得潤則愈。若脉浮者。表未解也。飲水多而小便少者。謂之消渴。裏熱甚實也。微熱消渴者。熱未成實。上焦燥也。與五苓散生津液和表裏。

萬俟述中濟急經驗單方。患傷寒人若發熱欲飲水者。即須使與水喫。如是飲水過多。結伏胃腸。當服五苓散。氣陷胃丸。

成無已傷寒明理論五苓散方。苓令也。號令之令矣。通行津液。剋伐腎邪。專為號令者。苓之功也。五苓之中。茯苓為主。故曰五苓散。茯苓味甘平。豬苓味甘平。甘雖甘也。終歸甘淡。內經曰。味淡滲泄為陽。利大便曰攻下。利小便曰滲泄。水飲內蓄。須滲泄之。必以甘淡為主。是以茯苓為君。豬苓為臣。白朮味甘溫。脾惡濕。水飲內蓄。則脾氣不治。益脾勝濕。必以甘為助。故以白朮為佐。澤瀉味鹹寒。內經曰。鹹味下泄為陰。泄飲導溺。必以鹹為助。故以澤瀉為使。桂味辛熱。腎惡燥。水蓄不行則腎氣燥。內經曰。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散濕潤燥。可以桂枝為使。多飲煖水。令汗出愈者。以辛散水氣外泄。是以汗潤而解也。

施發續易簡方論五苓散。孫兆主治陽明經傷寒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及主治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皆以豬苓湯。妄云即五苓散去桂加滑石。仲景即無陽明經傷寒發熱渴欲飲水之證。只有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其脉浮者。乃太陽經傷寒。即非屬陽明經。謄此出證誤。孫云豬苓湯即五苓散去桂加滑石。今去桂并去白朮。不云去苓只云去桂合加滑石。阿膠。只加滑石。不加阿膠。誤。皆此甚傷著中著伏暑。

衛生家寶五苓散治傷寒汗後發渴。小便不利。若陽明汗多而渴者。不可用。宜竹葉湯。

劉守真傷寒直格。五苓散治中暑并傷寒。大發汗後胃中乾煩躁不得眠。脉浮小便不利。微熱煩渴。及表裏俱熱。飲水反吐。名曰水逆。或攻痞不解。或口乾煩渴。小便不利。或痞尚在而利不止者。或當汗而反下之。利遂不止。脉浮表不解。自利。或小便不利者。凡用五苓散。證無問脉之沉浮。或一切留飲不散。以此散水止渴。并解兩感太陽少陽俱病經

言六經病證者是也。或一切吐瀉霍亂。無問寒熱及小兒濕驚風。無問急慢。皆宜服之。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經病發汗後大汗出。表解也。津液內亡。胃中乾燥而不得眠。故欲飲水。小便不通。求無所歸也。宜五苓散。

大陽證發於標者。汗而解之。發於裏者。攻而利之。病在太陽而渴。而飲水者。熱結膀胱也。膀胱者。傳導津液之府。故有熱則多渴而煩。小便不利。宜五苓散。是太陽入本藥也。五苓散太陽經藥。白虎湯陽明經藥。豬苓湯少陰經藥。

王好古此事難知。論五苓散為下劑。五苓散太陽裏之下藥也。太陽高則汗而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入太陽本也。當下之。使自膀胱中出也。火濕相合。腎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藥主之。小便利者不宜用。然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雖利。亦宜五苓散下之。當服不服。則生何證。答曰。當服而不服。數消水去。必就陽明燥火戊胃發黃。故有調胃承氣湯證。此太陽入本失下也。不當服服之。則生何證。答曰。不當服服之。是為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使陽之極。則侵陰而成血證也。輕則桃仁承氣。重則抵當。故五苓散調和陰陽者。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為調和之劑。酒毒小便亦澀。宜五苓散。若熱在中焦。未入太陽之本。小便自利而清。是津液已行。若與五苓利之。是重潤腎水也。不惟重潤腎水。酒毒之熱亦不能去。故上下通滲而發黃也。若入血室。則蓄血也。五苓散以瀉濕熱。假令太陽證傷寒自外入。標本有二說。以主言之。膀胱為本。經絡為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為本。後得者為標。此標先受之。即是本也。後入手膀胱本部為標也。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若小腸火為本。若膀胱水為本。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主之。桂枝陽中之陽。茯苓陽中之陰。相引而下入手本。導出邪氣。而火手經小腸。自上之下。是經膀胱自下之上。火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為本。求中有火火為客氣。當再責其本。而皆相通。又在下部。肯在下焦。如漬相火明矣。生地黃。黃蘗。邪從本受。下焦大邪遺於小腸是熱。在下焦。填塞不使自內之外也。表之裏藥。桂枝。澤瀉。豬苓。茯苓為陽中之陰。裏之表藥。生地黃。黃連。黃蘗為陰中之陽。治酒病宜發汗若利小便。炎焰不肯下行。故曰火鬱則發之。辛溫散之。是從其火體也。是知利小便則濕去熱不去。動大便尤為踈慢。大便者有形質之物。酒者無形之水。從汗而發之最為之近。是濕熱俱去。以辛溫發其大也。佐以苦寒除其濕也。

王好古醫壘元戎論五苓散。若胃弱小便少。亦宜少減二苓澤瀉。加白朮桂。佐以生薑之類。

若水停心下。煎生薑三錢或半兩。味濃調服五苓散。餅三錢或半兩亦可

太陽標病傳入標之本。發渴。溺不利

以此散導之。邪自膀胱而出也。若未渴妄用五苓散。反引邪氣入裏。而不能解也。故易老云。五苓散乃太陽經之下藥也。若傷寒太陽脉緊而渴者。不宜用此。　陽明證後有仲景五苓散一條。甘露飲。枳朮湯。韓師方一以其消痞去水。故入陽明例。　飲酒而泄瀉者。脾胃受濕也。何以知之。仲景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却治其厥。不爾。水漬入胃。必作利也。故飲而渴者。五苓散。甘露飲子。神芎飲。酒若過度。必作利者。裏急後重者。濕熱之毒浸漬腸胃也。當作別治。　甘露飲即五苓散去豬苓。加石膏。寒水石。滑石。甘草是也。　並用濃生薑湯調服。食前。其所加三石。臨時視病寒熱輕重多少。隨宜用之。假令病人臍下有悸者。吐涎沫而顛眩。水也。五苓散主之。　李仲南永類鈐方云。五苓散吹咀。清入脾。朮子滿入胃中。著心神恍惚加辰砂。陽年者不可用。　危亦林得効方云。五苓散治秋合涼。反注雨。冬發濕瘧。　李思德生堂經驗方。五苓散夏月加柴胡。麥門冬。云此藥汗之輕者。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五苓散逐證加減。陽明證去桂。發斑加朱砂末。中酒加乾葛。頭腦痛加川芎。咳嗽加五味子。心氣不足加麥門冬。胃中嘔吐加人參。去濕加蒼朮。定喘加馬兜鈴。痰多加半夏。小便閉澀加瞿麥。大小便不通加黃連。腹中痛加三稜。退熱加青皮。盜汗

加麻黃根。衄血加烏藥。勞復加桔梗。目赤加芍藥。退腫加茵陳。眼白肉赤加石膏。止瀉加陳皮。水腫加葶藶。伏暑加燈心。下部赤腫加椒紅。眼黃加前胡。又云。水無所歸。宜五苓散。水結心下亦同。　汪晴傷寒發明書云。手太陽小腸經。與手少陰心經爲表裏。以應主氣言。則君火司氣。天之熱也。經曰。水流下而就濕。火炎上而就燥。故暑熱中人。則火之藏腑先受之者。病在手太陽少陰也。凡傷寒汗出不解。脉浮發熱。煩渴。小便不利者。手太陽經受病也。小腸者。受盛之腑。其經受病。宜疏利水道以滲之。五苓散。豬苓湯證是也

五苓散方

豬苓（十八銖。味甘平。去皮）　澤瀉（兩六銖半。味酸鹹）

茯苓（十八銖。味甘平）　桂（半兩。去皮。味辛熱）

白朮（十八銖。味甘平）

（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甘甚而反淡。甘緩而淡滲。豬苓。白朮。茯苓三味之甘。潤虛燥而利津液。鹹味下泄爲陰。澤瀉之鹹。以泄伏水。辛甘發散爲陽。桂枝之辛甘。以和肌表）

右五味爲末。以白飲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煖水。汗出愈。

發汗已。脉浮數。煩渴者。五苓散主之。（成無己註。發汗已。浮數者。表邪未盡也。煩渴。亡津液。胃燥也。與五苓散和表潤燥）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湯主之。（成無己註。傷寒汗出而渴者。亡津液。胃燥。邪氣漸傳裏也。五苓散以和表裏。若汗出不渴者。邪氣不傳裏。但在表而表虛也。與茯苓甘草湯和表合衛）

茯苓甘草湯方

茯苓（二兩。味甘平）　桂枝（二兩。去皮。味辛熱）

生薑（三兩。切。味辛溫）　甘草（一兩。炙。味甘平）

（茯苓甘草之甘。益津而和衛。桂枝生薑之辛。助陽氣而解表）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成無己註。中風發熱至六七日。則當解。若不解煩者。邪在表也。渴欲飲水。邪傳裏也。裏熱甚則能消水。水入則不吐。裏熱少則不能消水。停積不散。飲而吐水也。以其因水而吐。故名水逆。與五苓散和表裏。散停飲）未持脉時。病人手叉自冒心。師因教試令欬而不欬者。此必兩耳聾無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成無己註。發汗多。亡陽。胷中陽氣

不足者。病人手叉自冒心。師見外證。知陽氣不足也。又試令欬而不即欬者。耳聾也。知陽氣虛明矣。耳聾者。陽氣虛。精氣不得上通於耳故也）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傷寒耳聾證。戊申年。類試山陽。一時官病傷寒八九日。耳聾而無聞。有醫者作少陽治。意謂仲景稱少陽受病。則脅脇痛而耳聾也。予診其脉。見兩手弱而無力。予曰。此非少陽。若以少陽。則渴飲心煩。但寐咽痛。今俱無此證。但多汗驚悸。必汗過多之所致也。仲景云。未持脉時。令病人欬而不欬者。兩耳聾無所聞也。所以然者。以重發汗虛。故如此。病家曰。醫者嘗多發汗矣。予授以真武。白朮附子湯輩。數日耳聾調治得愈

發汗後。飲水多必喘。以水灌之亦喘。（成無己註。喘。肺疾。飲水多喘者。飲冷傷肺也。以冷水灌洗而喘者。形寒傷肺也）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成無己註。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爲之吐逆。發汗亡陽。胃中虛冷也。若更發汗。則愈損陽氣。胃氣大虛。故吐下不止）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成無己註。發汗吐下後。邪熱乘虛客於胷中。謂之虛煩者。熱也。胷中煩熱。鬱悶而不得發散者是也。熱氣伏於裏者。則喜睡。今熱氣浮於上。煩擾陽氣。故不得眠。心惡熱。熱甚則必神昏。是以劇者反覆顛倒而不安。心中懊憹而憒悶

懊憹者，俗謂鶻突是也。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　成無己傷寒明理論梔子豉湯方：內經曰：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中滿者瀉之於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為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治傷寒之妙，雖有變通，終不越此數法也。傷寒邪氣自表而傳裏，留於胸中，為邪在高分，則可吐之，是越之之法也。所吐之證，亦自不同。如不經汗下，邪氣蘊鬱於膈，則謂之膈實，應以瓜蒂散吐之。瓜蒂散吐胸中實邪者也。若發汗吐下後，邪氣乘虛留於胸中，則謂之虛煩，應以梔子豉湯吐之。梔子豉湯吐胸中虛煩者也。梔子味苦寒。內經曰：酸苦湧泄為陰。湧者吐之也。湧吐虛煩，必以苦為主，是以梔子為君。煩為熱勝也。湧熱者必以苦，勝熱者必以寒。香豉味苦寒，助梔子以吐虛煩，是以香豉為臣。內經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所以為治，依而行之，所謂良矣。　劉守真傷寒直格云：凡諸梔子湯，皆非吐人之藥，以其燥熱結之甚，而藥頓攻之，不能開通，則鬱發而吐。因其嘔吐，發開鬱結，則氣通津液宣行而已，故不須再服也。　王好古醫壘元戎云：若少氣者，加甘草，以邪在上焦而不受藥，故吐之。　雲岐子保命集：汗下後，心中懊憹，頭汗出，煩而不得眠，心中微結而痛者，梔子豉湯主之。傷寒醫以丸藥下之，身熱不

去，裏不結，微煩而不得眠者，梔子乾薑湯主之。傷寒汗下後，喘而不得眠者，梔子豉加杏仁二十枚主之。傷寒汗下後，咳嗽而煩不得眠者，梔子豉加人參、芍藥各五錢主之。傷寒發表攻裏之後，傳變不同，下之早而有結胸痞氣。結胸者，邪氣結而實；痞氣者，邪氣痞而虛。虛實之間，邪在心中，與正氣相搏，懊憹而煩，不得眠者，宜梔豉湯。大抵不得眠者，從陽明所得，太陽中所有。梔豉湯者，自太陽而傳陽明也。謂之曰太陽梔豉湯。陽明有梔豉湯者，本經自傳而得之者也。　李憲德生生堂經驗方：梔子豆豉湯，治傷寒六七日後，脇腹疼，大便結，始因酒食所傷，發熱發渴者。枳實一錢，厚朴二錢，山梔子一錢，大黃三錢另研，豆豉三錢。右㕮咀，如法修製，分作二服。每服水一盞半，生薑三片，煎一大盞，却下大黃再煎，去滓溫服。此下藥之輕者。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香豉（四合，綿裹。味苦寒）

（酸苦湧泄為陰，苦以湧吐，寒以勝熱，梔子豉湯相合，吐劑宜矣。）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煑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煑取一升半，去滓，分為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若少氣者，梔子甘草豉湯主之。若嘔者，梔子生薑豉湯主之。（成無己註：少氣者，熱傷氣也，加甘草以益氣。嘔者，熱煩而氣逆也，加生薑以散氣。少氣則氣為熱搏，散而不收者，甘以補之可也。嘔則氣為熱搏，逆而不散者，辛以散之可也。）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梔子豉湯主之。（成無己註：陽受氣於胸中，發汗若下，使陽氣不足，邪熱客於胸中，結而不散，煩熱而胸中窒塞，與梔子豉湯以吐胸中之邪。）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成無己註：傷寒五六日，邪氣在裏之時，若大下後身熱去，心胸空者，為欲解。若大下後身熱去而心結痛者，結胸也。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虛煩也。結胸為熱結胸中，為實，是熱氣已收斂於內，則外身熱去。虛煩為熱客胸中，未結為實，散漫為煩，是以身熱不去。六七日為欲解之時，以熱為虛煩，故云未欲解也。與梔子豉湯以吐除之。）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主之。（成無己註：下後但腹滿而不心煩，即邪氣入裏為裏實；但心煩而不腹滿，即邪氣在胸中為虛煩。既煩且滿，則邪氣壅於胸腹間也。滿則不能坐，煩則不能臥，故臥起不安。與梔子厚朴湯，吐煩泄滿。　王好古醫壘元戎云：梔子湯五法，皆汗下吐後用之，以邪氣陷於胸中，居最高之分，故隨證加減用之。經曰：其高

者因而越之。）

梔子厚朴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厚朴（四兩，薑炙。味苦溫）

枳實（四枚，水浸去穰，炒。味苦寒）

（酸苦湧泄，梔子之苦以湧虛煩，厚朴、枳實之苦以泄腹滿。）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李憲德生堂經驗方云：此藥吐之輕者。

傷寒醫以丸藥大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成無己註：丸藥不能除熱，但損正氣。邪氣乘虛留於胸中而未入深者，則身熱不去而微煩。與梔子乾薑湯，吐煩正氣。）

梔子乾薑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味苦寒）　乾薑（二兩。味辛熱）

（苦以湧之，梔子之苦以吐煩；辛以潤之，乾薑之辛以益氣。）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煑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成無己註：病人舊微溏者，裏虛

而寒在下也。雖煩則非猛熱，故不可與梔子湯。內經曰：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後乃治其他病。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成無己註：發汗不解，仍發熱，邪氣未解也。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汗出亡陽也。裏虛為悸，上虛為眩，經虛為身瞤，振振搖，與真武湯主之，溫經復陽。）許叔微普濟本事方云：鄉里有姓京者，以鬻絁為業，子年三十，初得病，身微汗，脉弱，惡風，醫以麻黃藥與之，汗遂不止，發熱，心多驚悸，夜不得眠，譫語不識人，筋惕肉瞤，振振動搖，醫者又進驚風藥。予曰：強汗之過也。仲景云：脉微弱，汗出惡風，不可服青龍湯，服之則筋惕肉瞤，此為逆也。惟真武湯可救。進此三服，佐以清心丸、竹葉湯，數日遂愈。施發續易簡方論真武湯，如發熱而泄瀉者，服此藥或未止，宜投四逆湯，兼下震靈丹，當應手而愈。此藥不惟陰證傷寒可服，若虛勞之人，憎寒壯熱，咳嗽下利，皆宜服之，因易名固陽湯，增損一如前法。今人每見寒熱證，便作虛勞治之，及病後未復常者，多用地黃、當歸、鹿茸輩補益精血，殊不知此等藥味多欲戀膈，若脾胃大段充實，服之却能滋養，然猶恐因時致傷胃氣。胃為倉廩之官，受納水穀之處，五臟皆取氣於胃，所謂精氣、血氣皆由穀氣而生。若用地黃等藥，未見其為生血，而穀氣已先有所損矣。此孫兆謂補腎不如補脾，正謂是也。故莫若以固陽湯調其寒熱，不致傷脾，飲食不減，則血氣自生。若勞瘵之疾已成，無藥能療，惟膏肓灸法最為效驗，然傷晚亦恐不及。其他證狀，胃風湯、消渴飲方中具言之。又按活人書云：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真武湯主之。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此為水氣。其人或利，或小便利，或不利，或嘔者，真武湯主之。由是而觀，則知此藥不獨能治太陽病，而少陰病亦治之也。王氏因其水氣之說，乃云此由渴後飲水，停留中脘所致，即此以明心悸、頭眩、身熱瞤動等證，是以為皆少陰病，而不知此證乃太陽傷風，合行桂枝，誤作傷寒，醫治用麻黃以發汗，汗出過多，亡陽發熱而致此，不應泛引痰飲之證為傷寒之證，誤矣。然其加減雖本於活人書，而附子一節，較之孫氏秘寶，則互相矛盾，使後學無所適從。活人書云：嘔者去附子，加生薑三片。夫生薑嘔家聖藥，治嘔用此固宜，如寒嘔則附子不當去。秘寶云：不下利去附子，加生薑，合前作半兩。使果不下利，附子去亦無害；既不言治嘔，則增生薑何義？王氏於此獨加生薑，而不去附子，生薑固治嘔矣，而附子尚存，以之治寒嘔則可，若熱而嘔者，宜

乎。既通事哉。三家皆誤未盡。當作不下利而嘔者，去附子，加生薑，如此方可以貫三家之說也。又按仲景云：主治有二，一以治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仲景謂汗多亡陽而熱，顧叙證反以此由渴後飲水停留中脘所致，兼上項證只是經汗不解，顧自添一下字，作經汗下不解，一誤。仲景一云治傷寒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仲景謂此證有水氣而然，顧反不云因有水氣，二誤。又落却小便不利四字，三誤。仲景審證知四肢沉重疼痛乃水性沉重，故痛亦沉重，顧落却沉重緊要兩字，四誤。仲景云自下利，顧反作大便自利，則是大便如常，瀉利未為清切，自下利即是小便不利，因為自下利，此正如不因醫家藥發其汗而自有汗類也，五誤。及其述仲景加減法：小便已利者去茯苓，是將元有小便不利一證；下利者去芍藥加乾薑，見得條是自下利，不是大便如常自利；嘔者去附子加乾薑，顧不云去附子，只云每服加生薑五片，只加減中人成此誤矣。章情然莫曉增不增，修不修，舊地於是方後，捨去論傷寒證治，自入新說，以求有學濫。云今人每見寒熱，多用地黃、當歸、鹿茸輩補益精血，殊不知藥味多甘，却成戀膈。詳前三品，誠未為甘，若製為丸，又何戀膈？況夫物性有盡，制而用之，將使無盡；物用有窮，變而通之，將使無窮。志寧何爾執一而廢百也？既又果曰：若脾大段充實，方能滋養，然猶恐因而致傷胃氣。胃為倉廩之官，水穀之處，此十字自軒帝正經傳之，古今只曰倉廩之官，水穀之海。經又曰：腸胃為本。蓋海字無所不納，處之一字皆道聽塗說。秦史詳脾胃大段充實之人，精血自旺，何假藥餌滋養？脾胃既素充實，又如何猶恐一時致傷胃氣？況胃屬陽明，聖經中指為至陽，能腐熟穀畜果菜一切滋味，傳於脾，分於大腸、小腸，二便之下，其氣上騰，何地黃、當歸、鹿茸便傷其胃蓋？又果曰：所謂精氣、血氣皆由穀氣而生，此膚意亦能知曉，何苦使所用地黃等藥未見其為生血，而穀氣已先損矣。其說謬甚，殊特為詳而陳之，無踰志寧謬說，斥上品名藥，以沮絕後世之滋養補益也。孫若斥其三品多甘，甘莫甘於甘草，經方少有不用者。又甘莫甘於蜜，而補劑未嘗不假以丸者。況稼穡作甘，黍、稷、稻、粱、麥、菽，神農皆稱其甘，甘受和，脾喜甘，審此未易以地黃、當歸、鹿茸而能傷胃氣也。若斥其三品能傷胃氣，不知如何而傷也？傷胃氣者，惟穀畜果菜滋味過傷耳。經故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又曰：傳之則生，失之則死，傷之則病。審此，又未易云地黃、當歸、鹿茸而能傷胃氣也。若斥地黃等藥傷穀

氣。是又自遺賊壅說中矣。大凡人身胃氣。恐其傷殺氣。欲其損殺。斯能爲精爲血。不損則病。有如傷寒差後多食發爲食復作熱。仲景治法。惟曰損穀則愈。若斥三品不可爲退寒熱治虛寒用矣。何本草地黃則曰作湯除寒熱。當歸則曰虛冷人宜加而用之。鹿茸又如何能傷胃氣耶。志寧何見併將神農亦爲之毀。吁。天哉。孔子。天縱將聖。刪詩定書。約禮明樂。贊易而脩春秋。亦只述古人之意。不易妄作。志寧何人哉。乃敢以此罔世俗。地黃亦有可斥者。志寧卻不能深究地黃一品。雷公詔世必以酒九蒸九曝而後用。否則有滯脾之禍。悉諄諄之告。惟祈衛生君子。生熟藥肆。當作子孫陰德。遵雷公製度。而志寧又引孫兆云。補腎不如補脾爲證。矣若只以固陽湯調其寒熱。不致傷脾是又會胃而言脾也。且如固陽湯即真武湯易其名。不能調陰調陽。如何分寒分熱。無載其方分兩。又成大誤。本方白茯苓三分。白芍藥三分。各計重七錢半。白朮二分。則重五錢。附子一枚。炮去皮臍。破作八片。只用二片計之。未及重二錢。許孫方云。用茯苓芍藥各三分。卻合元方。則附子當用二錢。孫方云。用附子三分。則附子多用五錢半重。謂之合法可乎。凡此主說。類皆膚淺俚語耳。只可一時生中發爲常談安可載于卷冊。永遠誤人也。至於末後又極其謬曰。若勞瘵之疾已成。無

藥能療。惟膏肓灸法最爲效驗。然或傷脫。亦恐不及。其他證胗胃風湯逍遥散中具言之。勞瘵灸膏肓。既傷乎脫。胃風湯逍遥散可得而入口乎。志寧可謂不學無識之甚者。又按無求子云。水飲內蓄。上乘於肺。爲喘爲咳。古人治因水而欬。病在陽。則小青龍湯主之。病在陰。則真武湯主之。咽喉乾燥者不可發汗。（成無己註。津液不足也。）　（素矩傷寒新書云。咽喉乾燥難合以治。可發汗。）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必便血。（成無己註。膀胱裏熱則潜反以湯藥發汗。亡耗津液。增益客熱。膀胱虛燥。必小便血。）　（素矩傷寒新書云。淋家宜平涼藥和解取汗。）瘡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發汗則痓。（成無己註。表虛聚熱。則生瘡。瘡家身疼如傷寒。不可發汗。發汗則表氣愈虛。熱勢愈甚。生風。故變痓也。）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云。以癰瘡家膿血過多）　（素矩傷寒新書云。瘡家身疼痛可平藥和解取汗。）衂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脈急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成無己註。衂者上焦亡血也。若發汗則上焦津液枯竭。經絡乾澀。故額上陷脈急緊。諸脈者皆屬於目。筋脈緊急。則牽引其目。故直視不能眴。眴。瞬合目也。針經曰。陰氣虛則目不瞑。亡血爲陰虛。是以不得眠也。）　（素矩傷寒新書云。衂家有汗證可發之。）　（許叔微傷寒九十論衂血證。睢陽張士美。病傷寒七八日。口燥飲水而不嚥入。衂而脈浮緊。身熱。醫者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衂者。屬麻黃湯主之。予曰不可。古人雖云當汗不汗。熱化爲血。此證亦有不可汗者。仲景云。陽明病口燥。但欲漱水而不嚥者。必衂。衂家不可發汗。發汗則額上陷不得眠。不能眴。此只可用小品犀角地黃湯。若當時行麻黃。必額上陷。直視不眠也。）亡血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寒慄而振。（成無己註。針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亡血發汗。則陰陽俱虛。故寒慄而振搖。）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云。若鉄中悶。咽喉乾燥。亡血衂家。淋家。瘡家不可發汗。已上六證並宜小柴胡湯。）汗家重發汗。必恍惚心亂。小便已陰疼。與禹餘粮丸。闕。（成無己註。汗者心之液。汗家重發汗。則心虛恍惚心亂。奪汗則無水。故小便已陰中疼。）　（雲岐子保命集云。陽中風自汗出。醫反發其汗。必恍惚心亂以虛而反又一虛之。則心神虛而恍惚。小便已陰疼。氣虛也。宜禹餘粮丸）　（蘭室寶鑑類纂曰。恍惚心亂。陽證也。陽虛甚。神明無所依。則亂也。）病人有寒。復發汗。胃中冷。必吐蚘。（成無己註。病人有寒則當溫散。反發汗損陽氣。胃中冷。必吐蚘也。）本發汗而復下之。此爲逆也。若先發汗。治不爲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爲逆。若先下之。治不爲逆。（成無己註。病在表者汗之爲宜。下之爲逆。病在裏者。下之爲宜。汗之爲逆。經曰。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

之則愈。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成無己註。傷寒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者。以裏氣不足。必先救之。急與四逆湯。得清便自調。知裏氣已和。然後急與桂枝湯以救表。身疼者。表邪也。內經曰。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此以寒爲本也。）　（太平聖惠方云。夫病下之後。續得下利水穀不止。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宜溫之。與治中四逆附子湯諸溫藥之輩）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傷寒頭疼項強。當發其汗。反下之。清穀不止。裏寒也。一身疼痛者。表寒也。急當救裏者。先治其本。宜四逆湯。從少陰本也。救裏。裏和。外身疼痛。後治其表。宜桂枝湯。）病發熱頭痛。脈反沉。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成無己註。發熱頭痛。表病也。脈反沉者。裏脈也。經曰。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脈反沉遲。故知愈也。見表病而得裏脈。則當差。若不差。爲內虛寒甚也。與四逆湯救其裏。）　（詠時傷寒發明書經曰。病發熱頭痛。脈沉不差。身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又曰。下利身體疼痛。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四逆湯。攻表桂枝湯。）　（活人書云。兩感病無治法。但云治有先後。考第三卷言傷寒下後利不止。身體疼痛。急當救裏。宜四逆

湯。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遂以意倣效，治兩感有先後，宜先救其裏者，陽氣內去，則不必醫也。內猶在，急當救表，亦不可緩也。今按論中此條，正與活人書所引救裏救表一條相違，正是太陽少陰兩感治法。成注不得其意，注者表而出之。今又以活人書救表之說及其治法，餘經兩感論中無大皆宜倣此。兩感於寒熱入臟者不治，自有本條也。

太陽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復發汗，以此表裏俱虛，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裏和，然後復下之。成無己註：冒者，鬱也。下之則裏虛而亡血，汗之則表虛而亡陽，表裏俱虛，寒氣怫鬱，其人因致冒。金匱要畧曰：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汗出則怫鬱之邪得解，則冒愈。金匱要畧曰：冒家欲解，必大汗出，汗出表和而裏未和者，然後復下之。

太陽病未解，脉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陰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調胃承氣湯主之。成無己註：脉陰陽俱停，無偏勝者，陰陽氣和也。經曰：寸口關上尺中三處，大小浮沈遲數同等，此脉陰陽為和平，雖劇當愈。今陰陽既和，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脉微者，陽不足而陰有餘也。經曰：陽虛陰盛，汗之則愈。陰脉微者，陰不足而陽有餘也。經曰：陽盛陰虛，下之則愈。　王叔和脉經云：此屬大柴胡湯證。陰微一作尺實。　孫思邈千金翼方：但陽脉微者，先汗之而解，宜桂枝湯。

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者，宜桂枝湯。成無己註：太陽中風，風併於衛，則衛實而榮虛。榮者陰也，衛者陽也。發熱汗出，陰弱陽強也。內經曰：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與桂枝湯解散風邪，調和榮衛。　雲岐子保命集：太陽病脉浮而弱，身熱惡風，頭痛項強，自汗不止，榮弱衛強，榮弱者汗自出，血不能守而泄於外，衛不能禦，是知榮衛不和也。欲散邪風，宜桂枝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六百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陳國本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百四十四　十寒

槃　大般涅槃經八

哀歎品第三疏曰。荼毒屠儈曰哀。悲號發言為歎。略從事標。言哀歎品。廣而言之。內喪道法曰哀。外失慈覆曰歎。文云失度及法味。如猪失其母。世尊也。又亡生善救故哀。未生善罰故歎。文云養育諸子。付摘陀羅。老少病苦。而行險道。生善也。又現悲未盡故哀。將悲方起故歎。文云猶如圖病人。食所不應食對治也。又覆覆祕而不覆故哀。覆不失祕而失故歎。文云猶以祕法。偏教文殊。遺弃我等。第一義也。然四緣感佛。佛則興世。四機若息。佛則唱滅。故約四悉釋哀歎品。此文梵本。猶屬壽命品。謝氏分為兩者。略有十異。前品從人。後品從事。前品對俗。今品對道。前品有供。今品無供。前品雙請。此品單請。前品目人。此品專自。前品略明佛性常住。此品具說三點四德。前品論今教。此品具今昔。前品二人論。今品對佛論。前品動執生疑。此品破執除疑。前品聞法舒寂。此品見地動哀歎。然此十義。情有通別。今舉一邊。則彰其異。興皇釋此品有七。謂三請三酬。結會生起。云佛入涅槃。

衆生孤露。故衆請住世。佛酬云汝本為獻供聞法。今已納供。生汝福德。已說新伊。生汝智慧。而不肯學。知住何益。次祈請者。如來昔教無常。至十許年始得成就。今說新伊常樂我淨。應久住教詔。若入涅槃不如還修舊法。舉表違狀將釋教不定。佛即酬云。非全不教。於今汝等。得解新伊。故云安置諸子祕密藏中。我亦住中。名入涅槃。前已衆祈既不許住。只應識諷以命。要請。如來若具常樂我淨。即見四倒。使得自在。久住於世。必入涅槃。使不見倒。常樂之言。使為倒說。若不住者。我等奉身寧容久住。亦當同佛入於涅槃。佛即酬云。我之去住。豈汝所知。汝言去是定去。住是定住。我之去住。如二鳥雙遊。去而恒住。此何勞請。住住而恒去。亦何須請。汝不解此。寧得同我入於涅槃。既三請不允。情無所歸。即使生疑。若無常非。昔不應說。常樂若是。何不早說。如來則有差機之失。佛即會云。昔說無常。破汝常病。汝今又以無常為病。為汝說常。汝病有前後。故教有興廢。汝自横謂起教早晚迂迴。如來屈曲隨逐。豈佛意欲早晚自汝。反欲如來。如此生起。於義易見。而從三請來前。三酬居後。其間于段。處處相關。新乃彼師玄談七意。若欲消釋。殊背相生。今明此品。是對比丘施於新伊。勝三修法。　指歸曰荼毒者。尚書云。弗忍荼毒昔也。廣而下。約失四悉益。以釋哀嘆。一一皆引下經為證。內喪道法由外失蔭。無內外益。是失世界義也。訛謬也。即已生善不增長也。翳隱也。即未生善不生也。現悲謂見思。將悲謂塵沙無明。應覆祕者。祕謂三德之理也。應入住證理。而不得證不失即覆。失即不覆。互具文闕。故知四悉約位豎分。第一義唯在初住。對治為人即相似位。麁垢自落即破惡。六根清淨則生善。五品觀行成就故歡喜即世界也。人麁垢落是對治觀行。善生是為人聞名識體是故歡喜。今佛若滅。四益全失。但有理性而已。然四下結意也。十異中。從人故題純陀。從事故題哀歎。對俗請工巧之子。對道謂三修比丘無供者。比丘非獻供衆也。雙請者。諸受佛久住世。單請者。但請住世也。因人者。上經云。汝衆愍我等。憤願速請佛。久住於世間。利益無量衆。即是因大衆。所以純陀請。此品諸比丘率已請住。非因他人率從也。略明佛性者。以因獻食聞常。未明三點四德之義。名之為略。論今教者。且約佛及純陀。皆論今教圓常之法。具今昔者。此品具明勝劣三修。二人論等者。前品文殊純陀俱是因位。今品比丘因位。對佛果人。動執生疑者。用聞二施無差。即執昔疑今。興於五難。破執除疑者。破劣修之執。除勝修之疑。聞法抑割。即純陀聞說五門觀等。抑止割捨。悲戀之情。故前經云。低頭飲淚而白佛言也。備有通別者。約通則十義俱通二品。

何者前品純陀號哭。即是哀歎之事。此品比丘能哀。亦是於人。前品文殊是道。此品天龍是俗。前品道衆無供。此品俗衆有供。前品正為受供。請亦成單。此品既有俗衆。俗衆則有供。故請亦成雙。前品獻供。乃是率自。今品哀歎。既云聞是語已。身毛皆豎。亦是因他。前品法說五果。喻說六即。乃成廣明。此品但明三點。却成略說。前品可勸文殊。劣斥昔教。今品三點正在於今。前品如來印讚。亦成對佛。今品對佛。亦成二人。以佛亦人故。前品純陀上。根已自破除疑執。此品下根聞說三點。方更動執生疑。前品純陀。亦因晨朝聞地動哀歎。此品比丘。亦因聞法抑割。如下經云。時諸天人等。聞佛所說。止不啼哭。即其事也。此即十義彼此俱通。今去通就別。且如前品正從人劣有事。此品正從事劣約人。餘九例說。是知捨劣取正。十義自別。故云今舉一邊則彰其異也。此品有七者。謂請酬各三為六。并結會是七。祈請者爾雅祈叫也。郭璞云。祈祭也。叫呼而請事。以命要請者。謂以己命。要雖於佛。佛若入滅。我亦捨命。意令如來愍我不滅。如來下明識諷。若不下明要請。情無所措者。措置也。論語云。民無所措手足矣。故教有興廢者。前有邪常病故。無常教興。真常教廢。證小果後。有無常病。故真常教興。無常教廢。施教早晚者。早謂昔說無常。晚謂今方說常。紆迴下顯佛無差機之

夫。六由汝櫝不一。訣紆迴。如来無量神德。丞由隨逐。先小後大。咸使入圓。豈是佛之差機耶。早晚下結貴。如此下興皇結示也。斯乃下令師斥破通談之意。一往似美。隨文釋義。相主未允。純陀去已未久之頃。是時此地六種震動。乃至梵世亦復如是。地動有二。或有地動。或大地動。小動者名爲地動。大動者名大地動。有小聲者名曰地動。有大聲者名大地動。獨地動者名曰地動。山林河海一切動者。名大地動。一向動者。名曰地動。周迴旋轉。名大地動。動名地動。動時能令衆生心動。名大地動。菩薩初從兜率天下閻浮提時名大地動。從初生出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於法輪。及般涅槃。名大地動。今日如来將入涅槃。是故此地如是大動。時諸天龍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及非人。聞是語已。身毛皆竪。同聲哀泣。而說偈言。稽首調御師。我等今勸請。遠離於人仙。永無有救護。今見佛涅槃。我等沒苦海。悲戀懷憂惱。如犢失其母。貧窮無救護。猶如困病人。無醫隨自心。食所不應食。衆生煩惱病。常爲諸見害。遠離法醫王。服食邪毒藥。是故佛世尊。不應見遺捨。如國無君主。人民皆饑饉。我等亦如是。失蔭及法味。今聞佛涅槃。我等心迷亂。如彼大地動。迷失於諸方。大仙入涅槃。佛日墜於地。法水悉枯涸。我等定當死。如来般涅槃。衆生極苦惱。

譬如長者子。新喪於父母。我等於今日。云何不愁惱。如来見放捨。猶如棄涕唾。如来入涅槃。如其不還者。我等及衆生。悉無有救護。如来入涅槃。乃至諸畜生。一切皆愁怖。苦惱焦其心。譬如日初出。光明甚輝炎。既能還自照。亦滅一切闇。如来神通光。能除我苦惱。處在大衆中。譬如須彌山。疏曰就文爲四。一大衆請。二如来答。三比丘旋執。四佛破除疑。就請又二。一請緣。二正請。緣者。緣於地動。知必涅槃。是故悲請。問諍動地爲緣。答法不在因。亦不在緣。不在因緣。不離因緣。既從因緣。寧有作者。雖無作者。亦佛神通而動於地。令其悲戀。安置有緣。於解脫中亦佛智力。說法歡喜。安置有緣。於般若中亦佛體力。非悲非喜。安置有緣。於法身中。亦是純陀文殊智力。令衆開解。入般若中。亦二人通力。去時地動。令衆悲戀。入解脫中。亦是二人第一義力。令衆非悲非喜。入法身中。亦是大衆感對法力。聞法歡喜感爲人力。動地悲哀感第一義。非悲非喜致地動緣。其義無量。淨名云。或有恐畏或歡喜。或生厭離或斷疑。斯則神力不共法。就地動又四。謂時處相由。時者佛以四事止華氏之悲。純陀稱悵小醒。低頭飲淚。大衆聞法。悲惱暫息。二人既去。法音已停。更欲增其悲戀之善。於其去後。未久之頃。當是時也。震地動之。即是時也。處者大地是横處。梵世是竪處。或言初禪是

梵世。或通四禪皆是梵世。雖不違地。而有實宮。亦皆震搖。即其事也。問上釋聲光徹至非想。以爲有頂。今此地動。焉止梵宮。答上云有頂。有頂天震。得作遠解。此云梵世。齊又而已。若依下文。動時能令衆生心動。名大地動。無色四心。亦應被動。即其例也。相者有三。一小大動相。二六種動相。三十八動相。是三種相。皆以形聲爲本。形有動涌起。聲有震覺吼。若單形聲是爲小動。形聲共動是名大動。形聲各三。是爲六種。一中更三。謂動徧動等徧動。三六十八。若更分軸。閻浮提一四天下。小千。中千。大千。千千。方傳傳相望。作小大動等。有人云。此經六種。華嚴十八動。此宜應爾。持是形中略言一動。聲中略言一震。又云大動。又云能令衆生心動。當知義兼十八。不同人情由者。例此亦應有小由。大由。大大由。若輪王生。汝地得主。失主。悲喜故動。是名小動。若辟支羅漢生。汝地得應供。失應供。悲喜故動。是名大動。若佛生滅。地神山神。及諸天龍等。得應供。失應供。悲喜而動。即大大動。今經正明如来入滅。唯少升天降魔。文略不存。就八相中。是如来入滅。地大震動。此則别語經由。若通論者。如前所解。純陀大衆皆是動緣。舊云。料簡地動之詞。是經家所序。或言佛說。觀師云不然。當時聞語。豈是經家。又無標告。焉知是佛。應是地震。而有此詞。次從時諸天龍下。是正請。又

爲三。初長行及十一行半偈。是哀請。次二行是祈請。三長行三譬是歎請。初長行叙語。以毛竪哀泣而爲其相。次十一行半偈爲三。初兩行一句略請。次七行一句廣請。三二行結請。初標調御師人仙。猶母。即是略舉三譬爲哀請之端可見。次猶如困病人下。作衆師譬。（云云）如國無君主下。作衆主譬。（云云）長者子下作衆親譬。（云云）如来入涅槃下兩行結哀請。上文初明犢失母。今結還明我等。及衆生。悉無有救護。護字結無主。救字結無師。次譬如日初出兩行。舉日山兩譬是祈請。歎於一佛而具三益。日有三義。一高圓明。譬主益。生長萬物。譬親益。照了除闇。譬師益。而譬文論照了。合文明除闇。正言師義。是本無有二。能。山亦三義。高出水上。譬主益。潔入水底。譬親益。水色同山。譬師益。師德如山。安處衆庶。能宣妙慧。照下昏迷。言略意兼矣。舊解日還自照。争論不同。開善莊嚴云。佛果無有自反照智。觀師難光宅云。佛無反照智。亦應不自知。作佛不作佛。彼救云。佛雖無智。知作不作。若欲知時。借諸佛智。佛佛道同。故今更問之。佛道既同。諸佛無智。何所可借。又並但能知他。無智自知者。唯應覺他。不名自覺。此是光宅四失。標偽真諦。牛糞淨土。指端種覺。無記如来。次問開善莊嚴汝用反照智。照一切種智者。復用何智。照反照智。是則無窮。觀師自云。佛

無判反照智只自有智智能反照如此說者即害兩家（云云）今明佛有一智三智三智一智非三非一而三而一一道種智外破諸闇二一切智能反自照三一切種智非內非外非自非他若即一而三可難光宅即三而一可難開善三一難思可難觀師（云云）此二偈求名祈請如來在世所益若此祈佛留光照益我等故名祈請　指歸曰問題下開意者謂以神通動地為比丘衆請之緣也於中二意初明因緣故動無有作者文中先離四執法謂衆請因謂比丘緣即地動不在因故非自不在緣故非他不在因緣即非共不離因緣非無因四執既遣法體斯彰若論其事即是因緣和合而生故須前破無因句使成共生故云不離因緣等也所謂比丘機發為因地動為緣悲戀衆請即所生法故此悲戀既從因緣因緣虛假無有主宰故無作者者謂主宰也雖無下謂雖云因緣性虛非他造作若以機對應明乎道交則是佛及純陀內證三德妙用斯彰故能隨機利益所以動地為緣生彼悲戀還入三德亦是安置諸子祕密藏中所以將悲對喜及以雙非共顯三德又地動由通通因定發以定對智故約說法智定所契理體存焉長轉等明而成三德文中先明能應此約能感應中復二初謂主及伴主即牟尼化主伴謂純陀文殊究竟顯證蓋物可見知滅故悲滅即解脫開宗開音宗即般若雙非二邊法身顯矣純陀文殊為發起衆輔佛揚化共熟機緣故云亦是傍論傍宗蒙佛印讚知智在說故云智力機緣稟教還獲此智故云開解入般若中地動表滅所以悲戀不滯於常故入解脫第一義者即是定慧所契法身之體也大衆下明能感機即是理具三德開顯機熟故感地動感對治者即是開談常住以斥無常既破小執所以歡喜悲衆則三業善生故感此動是為人力雙非即理其旨易明此但對三悉者三法不同即是世界又雖但三約義必四其義無量者五十二衆能引所引若應若機人人具四無非三德故義無量是則感應因緣作斯地動不作而作主宰斯成引淨名文以證四悉四事則前品末佛舉境界方便等四以上純陀悲也純陀姓華氏翻體上符道切意不泄也爲止梵宮者為於乾切妙也寔也無色四心者即受想行識六種及十八動等如釋序中記文一四天下等者謂閻浮動名小動四天下動名大動小千動名大大動又一四天下為小動小千為大中千為大大大等經覺華者新云覩史陀此云知足八相者一昇天二下閻浮三生時四出家五降魔六成佛七轉法輪八般涅槃應時地震等者例前光中有發也初長行中經人非人者八即比丘等四衆俱人趣也非人即天龍等非是人趣或謂

非人是鬼神即緊那羅也此下偈解四攀其請乃是比丘為其論主故下佛答即云告諸比丘也調御師者調他心名調御師略舉三事者調御師醫長師八仙醫長主情母醫長親因病謂病之甚也經衆生下合譬也初二句合因病上句明愛恚下句明見惑界內外皆有愛見如病之因次二句合無堅等違醫佛醫又隨邪教如食不使又增其病故云服食邪毒藥醫王即醫師故譬良師也良主譬者國無君主既失且兼老子云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經云饑饉也爾雅五穀不熟曰饑菜蔬不熟曰饉三譬皆注云云者主親師義廣在前釋此第三譬有一偈半即是譬如長者子新喪於父母我等於今日云何不愁惱如來見救捨猶如舟決嘆即初半偈是譬次一偈是合故前分科云次七行一句廣請三二行結請今世行經本我等於今日偈在結請二偈後書則廣請但有六行一句結請却有三行恐是傳寫誤耳若據遠師釋此本又與世行本符合若然者應是現主推本不同又恐謝氏已曾修定故移置前後使人不覺往往以北本對校覆自改易致使經文與疏本合上文至還明衆生者上略譜中既云如猶夫其母貧窮無救護今廣請竟還有救護之言但前譬此法有殊爾故知此文是結成上義高圓明譬主者周易云日月麗于天是高也白虎通云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此言其圓也又易云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此言其明也譬主者歐精符云三綱之義日為君月為臣也高則巍巍在上喻法身圓則無偏無倚喻般若明則光宅天下喻解脫萬物待日光而生喻子從二親而生照了除暗如師發蒙決疑而譬下商較經文論照了者即經云既能還自照等合文明除暗者即經云能除我苦惱以除苦惱合滅暗也是知如正言師益故云師義是合而高圓明又主長萬物經既不說故局修無山三義者以須彌出水八萬由旬入水亦爾四寶所成映臨四海成作寶色譬親益者水沒於山如子依親師德下釋出譬師益義即師有道德高遠如山四衆弟子如海師宣妙慧之教照破弟子昏迷發生智慧如水色同山是則山喻正亦在師意兼主親舊解下明諸家釋經文既能還自照句也光宅下意謂因時修行有反照智果滿智息故云無有佛道同故者以佛佛道同故可借用今更下今師斥光宅初舉道同難次既云佛果智息又許道同此則佛佛皆無反照何得借諸佛智也又並下衆二覺並況二覺備滿方得稱佛既無自覺便同凡夫四失者謂無反照智是四失中一也若世義學光宅為最而立茲四義今乖正理故時人以樑陽等四喻彼非倫亦呼為四可笑也雲之高倚尚有所失況餘人乎樑

隔下列四失義。所謂二諦。真在俗外。如摽桑之相隔。牛糞下意謂娑婆土本不淨。如淨名經中。釋迦足指案地。此則神力變化。方乃清淨。猶如織地。以牛糞磨拭方淨也。西域風俗。皆以雪山牛糞用潔其地。以彼牛純食香草故也。指端下。謂澄妙覺已。既無反照之智。如人之眼。但見指端。不能反見己面也。無記下。明如來知見。出於善惡之外。名曰白淨無記。次示開善莊嚴此二師。雖立反照智。反觀種覺。未審後用何智照了。反照智耶。若言無者。反照但觀種智而不自照。雖強立一重。亦未殊光宅。若言重重有反照者。則有無窮之跌。佛無反照等者。謂無別反照智。只此佛果種智便能自照。故云只自有智等。即害兩家者。言無反照。則害開善莊嚴。言只自有智能照。則害光宅。今明下。示今釋一家明義。三智圓融。反照照他。自在無礙。又中初明三一互融。次一道下等次第顯示。一即三是假。三即一是空。非三一是中。雙遮而三一是中。雙照等次第顯二也。外破諸暗者。空中即假。三千宛然。故以此假智遍照諸法。即能覺他。以物機無量。不出三千。能應雖多。不出十界。故能反自照者。假中即空。古外照內。即自覺也。空假不二。心性無殊。名為一切種智。非內非自。是遮一切智。非外非他。是遮道種智。若即下結破。可難光宅者。既即一而三。則假智即具空中。光宅何得云但有種智。而無反照智耶。光種智是假智。反照是空智。假尚即中。豈不即空。難開善者。此三即一。開善莊嚴。何得於種智外。云別有反照耶。難觀師者。光即一而三。三用差別。即三而一。一體無殊。三一互融。不可思議。觀師云。佛無反照。只自有智。智能反照。此乃釋義精妙。全無指歸。既云無反照。人云只自有智。智能反照。既自能照已。是有反照智。豈得云無耶。此亦自語相違也。若知三一互融。其義方顯。即三而一。則無逆照。即一而三。自有逆照。此一心三智。是諸佛之本源。大教之心實。文殊之所承。龍樹之所闡。山家祖述。心要在茲。故曉此旨。諸師自破。經云既能還自照。又云亦滅一切闇。其義易通。世尊。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形貌端正。心常愛念。先教伎藝。悉令通利。然後棄之付旃陀羅。世尊。我等今日為法王子。蒙佛教誨。已具正見。願莫放捨。如其放捨。則同王子。唯願久住不入涅槃。世尊。譬如有人。善學諸論。復於此論而生怖畏。如來亦爾。通達諸法。而於諸法。復生怖畏。若使如來久住於世。說甘露味。充足一切。如是衆生。則不復畏墮於地獄。世尊。譬如有人。初學作務。為官所收。閉之囹圄。有人問之。汝受何事。答言。我今受大憂苦。若其得脫。則得安樂。世尊亦爾。為我等故修諸苦行。我等今者猶未得免生死苦惱。云何如來得受安樂。世尊。譬如醫王。善解方藥。

偏以祕方。教授其子。不教其餘外受學者。如來亦爾。獨以甚深祕密之藏偏教文殊。遺棄我等。不見顧憫。如來於法應無祕吝。如彼醫王偏教其子。不教外來諸受學者。彼醫所以不能普教。情存勝負。故有祕惜。如來之心終無勝負。何故如是不見教誨。惟願久住莫般涅槃。世尊。譬如老少病苦之人。捨遠夷塗而行險道。險道多難。備受衆苦。更有異人見而憫之。即便示以平坦好路。世尊。我亦如是。所言少者。譬未增長法身之人。所言老者。譬重煩惱。所言病苦。譬未脫生死。所言險道。譬二十五有。惟願如來示導我等甘露正道。久住於世。勿入涅槃。疏曰。從長行去。即第三數請。先述舊解。敘請。凡作五譬。初作有始無終譬。二作師長譬。三違本誓譬。四不平等譬。五無慈悲譬。初譬有三。開合結。國王佛也。諸子四衆也。他云伎藝者。始從鹿苑。終至法華。所說諸經。巨有所妨。今則不爾。以二乘法。合之則可見。端正。正見也。愛念。禪定也。伎藝。神通也。旃陀無明也。亦習氣也。初教三學似如有始。不盡餘惑。故言無終。二師長譬者。亦三。舊云諸論者。學通達諸經。今謂不爾。譬破四魔。而今不住。乃長死魔。三違誓譬者。略無結請。有人佛也。作勝本誓。誓盡度生。官事譬起應。因圓譬入生死。人間者。舊云十方佛哉。云實智開權。又云假設此問。今以機為宮人。機謝告終。如如出獄。故言安樂。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白虎通曰。囹令也。圄舉也。令其思愆舉罪。四不平等譬亦三。方乘十二部法也。祕方即密教。教文殊諸菩薩也。不教外學二乘也。五無慈譬亦三。可尋舊釋。讖請。但讖請於師大主觀二義。今更會之。初一譬讖法觀。次兩譬讖法主。後兩譬讖法師。初譬讖法觀者。夫云觀者。愛念為本。初生教訓。似若親慈。付旃陀羅。頓奪骨肉。法觀亦爾。從佛口生。即是養育。得佛法分。即是端正。伎藝者學人思惟。無學習戒。若大乘意。凡有無明。斯皆毒害。并我而去。是付旃陀。次兩譬讖法主者。夫云主者。以威伏衆。以恩養民。前譬威武未暢。後譬恩惠不光。通達諸論如會獻師長。令長此論者。如為獻數。法王亦爾。除衆生長。衆生未見。故佛有長。初學作務。譬民有生業。收閉囹圄。譬民無即主。業廢。譬無長。閉獄譬無恩。法王亦爾。初命學無學等修道品。作務而使猶在思習無明獄也。百姓有罪。在于一人。衆生苦惱。云何如來。欲受安樂。次兩譬讖法師者。夫師有訓導之德。前譬讖師內懷良方。後譬讖師外祕坦道。觀諸譬文。皆有濟意。而此譬最明。舉類。文殊而耽行險路。宜非讖師意也。

指歸曰。巨有所妨者。以諸舉聞未至法華。悉已入圓。豈於此會云付旃陀羅耶。則今下令師但以二乘法。合伎藝等。則法驗允合。故云可見。是則此諸二乘皆是

不經法華會者。聞法華五千退席。令在涅槃得悟。何得不經法華耶。答。還席是未證。指證其實。凡夫。若住小果。只於彼會而得入住。初教至鍾嚴者。修戒定慧。已破四住。是有垢。不教圓常令破無明。是無垢。為無明障法愛。害患令如付想聆吟叔也。經善學諸論者。西域記云。婆羅門學四吠陁論。舊云尼陁說也。一曰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三曰平。謂禮義占卜兵法軍陣。四曰術。謂異能伎數。禁咒醫方。瑕主以四論學四魔。數義俱害。今中經云請法。即是已破四魔。故云通達諸法也。誓盡度生。即本因之時。發四弘誓。義初即云。衆生無邊誓願度之。撰諧音終者。撰錄既盡。故佛入滅。夏曰下釋囹圄。是三代獄名也。囹力丁切。圄魚呂切。屑非云。夏曰臺。桀湯是也。殷曰羑里。商紂拘文王是也。周曰囹圄。皆獄之別名。風俗通云周禮三王始有獄。挾惡就章。狀臨上青高。下青通旁。特臣也。遠獄後代因之。白虎通者。後漢章帝諸儒。於白虎殿會群儒。論五經同異所作也。班固字孟堅。奉詔纂其事奏御凡十卷。又劉熙釋名云。圄者領也。圄者禦也。謂領囚徒禁禦之也。怨古亂切。適也。即密教者。謂三德妙理。佛若不說凡小莫知。故法華論云。法華亦名祕密。即此義也。非是八教中祕密經。是途平路也。從佛口生。爭者。此謂比丘衆三藏教名從口生。證學無

學。名得佛法分。此但借用法華經語。義與彼殊。不以文害意也。故三藏教三乘雖異。所證無殊。故使四果證真。名得法身。即是形貌端正。又扶藝道利義也。有本枝藝字下多者字。非也。學人下解付獮陀羅義。學人即初二三果。無學即四果。此約小乘當分以思惟習氣為獮陀羅。若入下約大乘乃根本無明未破。悉名付獮陀羅。乃至別圓地住已前。皆為無明妄語法身慧命也。前譬謂佛是譬也。戒武者謚法曰彊猷。執此曰威。克定禍亂曰武。傳曰止戈為武。後譬即連本譬也。適達下釋出初譬佛意。此論如為敵欺者。以彌猴敵既於彌猴。是被彌欺。初學下釋出後譬。民無帥主者。即略也。謂不服略為主活也。思習無明。義如何說。煩惑繫縛。如被牢獄。百姓爭者。尚書湯誥云。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孔傳云。自責化不至今以此誥詞。例同法王誓願也。既云衆生誓度。今衆之不免生死苦惱。云何如來自入涅槃。是則衆生災苦。過在於佛。如百姓有罪。在我天子一人也。內情良方者。文心雕龍云。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名獨方。舉類文殊者。即前譬明佛偏教文殊。而遺棄我等。高舉妙德以類於已。譏師有偏也。而耻行險路者。即後譬耻行諸有險路。欲登圓頓正道。亦是以喻道識師也。足知學人思惟未盡。猶在分段。二十五有險道中行。無學

雖出分段。而在變易三有中也。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當勤精進。繫心正念。時諸天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止不啼哭猶如有人喪其愛子。殯送已訖。抑止不哭。爾時世尊為諸大衆。說是偈曰汝等當開意。不應大愁苦。諸佛法皆爾。是故當默然。樂不放逸行。守心正憶念。遠離諸非法。自慰受歡樂。復次比丘。若有疑惑。今皆當問。若空不空若常無常。若苦不苦。若依非依。若去不去。若歸非歸。若恒非恒。若斷若常若衆生非衆生。若有若無。若實不實。若真不真。若滅不滅。若密不密。若二不二。如是等種種法中有所疑者。今應咨問。我當隨順為汝斷之。亦當為汝先說甘露。然後乃當入於涅槃。諸比丘。佛出世難。人身難得。值佛生信是事亦難。能忍難忍。是亦復難。成就禁戒。具足無缺。得阿羅漢果。是事亦難。如求金沙。優曇鉢華。諸比丘。離於八難。得人身難。汝等遇我。不應空過我於往昔種種苦行。今得如是無上方便。為汝等故。無量劫中。捨身手足頭目髓腦。是故汝等。不應放逸。汝等比丘。云何莊嚴正法寶城。具足種種功德珍寶。戒定智慧。以為墻塹。汝今遇是佛法寶城。不應取此虛偽之物譬如商主遇真寶城。取諸瓦礫而便還家。汝亦如是。值遇寶城。取虛偽物汝諸比丘。勿以下心而生知足。汝等今者。雖得出家。於此大乘不生貪慕

汝諸比丘。身雖得服袈裟染衣。心猶未染大乘淨法。汝諸比丘。雖行乞食經歷多處。初未曾求大乘法食。汝諸比丘。雖除鬚髮。未為正法。除諸結使汝諸比丘。今當真實教敕汝等。我今現在。大衆和合。如來法性。真實不倒是故汝等應當精進。攝心勇猛。摧諸結使。十力慧日既潛沒已。汝等當為無明所覆。諸比丘。譬如大地諸山藥草。為衆生用。我法亦爾。出生妙善甘露法味。而為衆生種種煩惱病之良藥。我今當令一切衆生。及我諸子。四部之衆。悉皆安住祕密藏中。我亦復當安住是中。入於涅槃。何等名為祕密之藏。猶如伊字。三點若並。則不成伊。縱亦不成。如摩醯首羅面上三目乃得成伊。三點若別。亦不得成。我亦如是。解脫之法。亦非涅槃。如來之身亦非涅槃。摩訶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異。亦非涅槃。我今安住如是三法為衆生故。名入涅槃。如世伊字。疏曰。第二解請。初請有長行偈頌。長行初止外悲。勸修內觀。凡夫八風。特夫憂喜。道與俗反。亦況兩異。何者。夫不可愁憂遣。喜不可愁惱。得下文云。若常愁苦。愁遂增長。居勞無益。若能勸進二惡。勤生二善。惡是憂喜之本。善故則無憂喜。唯當清淨故勤精進。止其苦惱。苦惱止故。則無攀緣。寂然無為。謂之正念。正念者何。即無念也。若無念者。觀主師誰。誰是弟子。誰去誰住。誰度不度。誰是愁者。所愁者何。

寂然無默。由是人天。遂得正路。止不啼哭。又以譬顯之。佛是主善之緣。得善如愛子。失善如喪子。今聞近意。不憂失喪。故言隨送已訖。次偈頌為二。初一偈是止悲。次一偈是勸觀。而五有二義。不可一向。初言聞意者。聞精進意。尚已無憂。況聞定慧。又言聞者。聞慧實相生死涅槃。二邊俱寂。偈云是故當默然。人聞者明解二用。皆方便說。故云諸佛法爾。次偈者樂不救進。勸正念慧守心勤定也。遠離動進也。自慰者。結前勿悲。究樂者。守斷念慧。汝應正念修心。勿如凡夫。悲號何益。然諸比丘意是上義。莫同下凡。持是對聖訶凡。此正斷其哀請也。後次比丘下。酬其祈請歎請。稱佛如日如山。鎮照等益。法身常在不出不沒。隨機二用。乍隱乍顯。日月照世。有目者觀。山嶷峙海。流入者見。汝同無目不流。從何益矣。若言有益。今勸汝問。設不能問。我今為汝開其問端。若能問者。為說甘露。然後涅槃。既不能問。請住何益。此乃敍其不及。止其祈請。兼顯菩薩之德。正酬其歎請。祈請也。答解十五雙就初教中。作藥病義。謂空是藥。不空是病。乃至二不二亦如是。有就約今教。謂空是生死。不空是涅槃。乃至二不二亦如是。若能問者。則甘露門開。於汝有益。既不能問請住何益。興皇云。下文具有此意。下文正約始終意也。空即昔教。不空今教。乃至二不二亦如是。今明此義寬

廣。然開衆問。故文云。如是等種種法中。我當隨順為汝斷之。諸釋先叙。今更約三種空不空。非空非不空。乃至二不二。非二非不二。亦如是。人約四種空不空。亦空亦不空。非空非不空。乃至二不二。亦如是。昔教今教。悉待同此。三種四種廣分判之。即是昔教今教。三門四門。從諸比丘佛世難值下。是酬激請。興皇云。此為八階。是彼師之盛釋。一歎五難。是歎離八難。三舉佛昔因。成佛今果。四。舉其果非五。舉其因非六。顯真法性。勸令修習。七勸捨昔依今。八正示新伊。先歎次是先舉後興。得成次第。以此入階。酬五歎也。初五難。於餘人是難。於汝為易。八難難離。而能得離。是故歎之。既歎離難。得離漢果。即是於始。方今汝入祕密之藏。即是於終。云何而言有始無終。後言空過。於小為是。於大為非。故言空過。舉於往因。成今果者。正酬其歎。明如來久劫。捨頭目髓腦。求大涅槃。只為利益。豈當虛棄。所以非其果者。汝果虛偽。非正法寶。無戒定慧。不能莊嚴。正法寶城。他取寶成證涅槃。是圓總包含故。故不可謝。興皇云。涅槃非總非別。名含總別。此酬其不逮本誓。所以非其因者。發菩薩心。乃名出家。汝不發心則非出家。袈裟但是染衣而已。汝不染正法。故非大乘衣。汝雖剃頭不為正法。除諸結使。所以示勸真實法性。昔之小乘是虛偽。今日大乘是真實。昔以無為為法

性。今以妙有為法性。法性本自是有是無。為他緣故。說有說無。知昔無為是法性者。如迦葉云。身是法性。身云何存。身若存者。即非法性。當知昔以無為為法性。佛即破之。滅非法性。夫法性者非是滅法。取此酬其不平等讚。汝取滅度非我不等。所以捨昔依今。此止釋疑。疑云。昔我捨昔依今者。昔何不說。佛即解云。譬如大地。我法亦爾。治衆生病。初說無常。為治女病。今說於常。亦治汝病。初後並為治病故也。所以說新伊者。既勸捨昔依今。故須新伊祕密。安置汝等今住其中。非是棄汝不示其道。不是無慈。前後共答五讚請也。今明不然。得五難離八難。同是一意。何以分為二。只就所中酬五讚請。文義具足。何須八階。共來答之。是故不用。今分文為三。一歎與。二斥奪。三勸獎。或欲奪之。必先與之。其讚請既切。今斥奪亦深。既斥其為。後須示真。與奪抑揚。自成次第。於此三中。即是三雙。初歎與為一雙。謂能得能離。是故須歎。次斥奪為一雙。謂不得不離。不得真實。不離虛偽。是故須斥。三勸獎為一雙。謂應離應得。昔教應離。新伊應得。是故須勸。初從佛出世難下。是歎與得離又三。先釋。次譬。三結。初文五難。此與上文互有五無。上為俗人不歎出家割愛難。不歎阿羅漢難。此中為出家人。不歎最後揀難。不歎聞法難。餘皆相應。離八難者。得人身。離三塗。值佛。離佛前後

難。單越長壽天。及邊地難。得出家。離根不具難。得羅漢。離世智辯。次舉金沙曇華譬之。次離於下結之。從汝等過我下是斥奪。不得不離。今默此意。酬五讚者。汝等過我。我初令汝得五難。離八難。是我善始。今復使汝不應空過。是我令終。云何謂我有始無終。人取意釋。其上文云。主育諸子。形貌端正。是佛之始。付旃陀羅。是佛無終。若取佛意。不應以親認佛。何者。其不識佛。非是王子。不識寶城。形不端正。無明自覆。即旃陀羅。何須逆付。此即無始無終。迴過與諸比丘。從我於往昔下第三。即是酬其違本誓讚。大難行苦行非止一塗。我昔之如聾。無上方便。其門不小。未曾吝惜。汝等效逆。不受不得於此大乘不肯作務。非我無恩。大身命者。謂所不重。我輕生忽見經無量劫。指山指骨。指海指江。髓腦非肉。況復妻子國城。捐棄無數。如是恩德。但為汝等。故退無態。繫在因圓。不得解脫。非我無恩。此以不態不受之過。還諸比丘。從汝等比丘云何莊嚴下。酬第二佛長讚者。正法寶城。功德具足。戒為墻塹。嚴峻絕險。衆魔群盜。所不能開。定為其塹。深廣波瀾。無涯無底。五塵六賊。沒溺沈淪。慧為俾倪。鑒徹識遠。博達今古。明了具足。我城如是。何所可戒。何所可足。汝等比丘。無城無嚴。有佛有長。故翅師長運請比丘。從汝今過是下。酬其第四不平等讚。此正法城。長衷

皆實。轉現充名。懷時坊惘。非但無别。復無進聞。前八過之。既得偽印。取者鄙吝。非戚不等。此以徧過。迴還比丘。從汝諸比丘下。明其第二人之患。不示但道識。汝下。心知足足小欲小理。不貪大乘。是不伏世道。謂勝劣夫。是不厭真歸。不染淨法。是不欣樂路。多處之食。是不厭貧里。不求法食。是不欣上味。剃除鬚髮。是不厭小智。不為正法。是不欣大明。汝既不厭。悲無所據。汝既不欣。悉無所與。盤桓險路。增背坦道。此以無欣無厭之過。還諸比丘。已懸剃五濁身。今更怙文。從汝等過我下。是第二不修不離一雙。大為二。先略明不得不離。次廣明不得不離。汝等過我。是略明不得。不離空過。是略明不離。我者。即是真佛此佛。亦我亦常亦淨。即是法身。金剛之身。非復邊身。非雜食身。如此真佛。汝所不識。但識應化。化非真佛。非說法人。淨明云。汝不見佛。不聞法。不入眾數。與六師等。不識真佛。是示其不得。不離空過。此奪其不離。云何不離。即離八難。不得無難。即得四果。不得真果。果既非真。雖亦不離。故言空過。即是奪其不得。次從我於往昔下。廣示不得文為二。一示不得真三寶。二廣示真三寶。示文為三。一廣釋真佛。二廣釋真法。三廣釋真僧。廣示此三。彰其不得。初釋真佛又兩。先舉道前方便。故言我於往昔。次舉道後方便。故言今得無上方便。將後例前。皆是無上。

無上方便者。道前是圓因。下文云。使有一佛是如來。得道後是圓用。用下文云。二鳥雙遊。舉前舉後。無上方便。釋成真佛。常樂我淨。汝所不識。而汝識者。灰斷入滅。無道後圓用。雖有道前。非無上圓因。此是示其不見真佛。從汝等云何莊嚴下。廣釋不見真法。夫真法者。即真善妙色。出生妙音。甘露圓滿。具足無缺。亦名醍醐。一切諸藥悉入其中。一切三學。種種功德。縱橫高廣。充溢彌滿。猶如寶城。增暫倂悅。乃名真法。汝以空拳除惑。惑盡則覺亡。以身智為有餘涅槃。若入無餘。灰身滅智。同空永寂。淨名云。貪所樂法。猶論為下劣乘。法華云。鄙事。此經稱偽。此是示其不得真法。從汝諸比丘。劣以下心下。廣示不得真僧。又二。先總示下心。不慕上法。次別約因果功德示之。本以圓果功德名僧。汝之因果。皆非真僧。即那聚眾。非破五住惡。非怖內外魔。即行乞食。經歷多處。非應供之士。雖剃除鬚髮。非殺賊不生。則非真僧。上舉真佛法。示偽佛法。而不出於偽佛法僧。今示偽僧。亦不出真僧之稱。前後互現。示是舉真即知偽。舉偽即知真。從汝諸比丘。今當真實下。示真三寶。文為二。先標今當真實是也。真對昔偽。實對昔虛。二正示者。今我現在是也。我即佛寶。大眾和合即僧寶。如來法性即法寶。法寶之中具於三點。如來即般若。法性即法身。不倒即解脫。此三稱藏。一切法

佛僧例然。三從是故汝等下。是應離應得一雙。又二。初勸離過。次勸修真。初文者。大過體也。正由無明。無明未除。不得見佛。故勸捨無明。諸比丘譬如大地下。是勸修真。文為四。一譬說秘密藏。二法說秘密藏。三釋秘密藏。四結秘密藏。譬為三。一大地譬。二諸山藥草譬。三為眾生用譬。大地非但普載而已。亦不生而生。生於藥草。亦無用而用。為眾生用。藥草所生不離能生。亦即所生為眾生用。眾生雖復取用。亦業植大地。福感藥草。三種宛轉。不得相離。種別不一。一即具三。可以譬秘。三即是一。可以譬密。具一切物。可以譬藏。故舉此譬秘密之藏。次從我法亦爾下。即以法合譬。以明秘藏。於中有偏合。超合。欲表秘藏自在不定。不可思議。初我法亦爾者。此偏合法身如大地。大地如法身。故言亦爾。舉三法身。合大地三義。出生妙善。甘露法味。此舉三般若。合諸山藥草三義。為眾生用。舉三解脫。合用中三義。我今當令一切眾生。入秘密藏。即超合用。諸子四部入秘密藏。即超合藥草。我亦自入超合大地。病若愈者。藥地之功息矣。安住湛然。眾生得益。般若功亡。法身之用息矣。同歸至寂秘密藏中。一切眾生是初發心。擬初住位四。眾是中心。擬四十位。佛是後心。擬妙覺位。同入秘藏。咸見佛性。問眾生入者。與佛同耶。答六位外動（云云）。後次漸出文來。大地譬佛寶。諸山藥

草譬法寶。為眾生用譬僧寶。次合文者。我法亦爾。是佛出生甘露。是法而為眾生。是生。三從何等名為下。是釋秘密藏。先出他解。次帖文。他人云。釋黎耶識在妄識內。稱秘密藏。藏諸人。云當來果佛在眾生外。一切眾生當得佛果。此理屬人。是亦內。即時未有。是亦外。外故非內。內故非外。名秘密藏。涅槃本有偈云。眾生身內有佛。亦非密。身外有。非身內非身外有。非非內非非外有。並非密也。眾生即是。故名為密。前兩種解。為此論破（云云）。若當教從者。隱故名秘。覆故名藏。諸無常覆常。相覆無相。不了覆了。今常等隱名秘密藏。如形殘人。如外道論等。種種譬喻。下文廣說是名音教。秘密之藏。今經開顯。如月處空。清淨顯露。不如昔教。但以正法微妙。不可思議。絕名離相。眾生不解。名為秘密。法界包含。攝一切法。用不可盡。名之為藏。故下文云。不縱不橫。不並不別。是秘密義。三法具足。無有缺減。是其藏義。又義炳然。即忍餘解。眾涅槃論破諸人師。舉涅槃經。破方便教。大風卷霧。清漢炳然。今釋秘密藏文為三。一譬三點。二譬三目。三合以三德。此之三文。一往而言。是從事入理。三點是文字。此約言教。三目是天眼。此約修行。三德是佛師。此即約理。又是佛印。印於教行。凡有言說。與此相應。即秘密教。修習相應。是秘密行。證得相應。是秘密理。故約三釋。解理教行。初三點中

言。云何如世伊字。外國有舊新兩伊。舊伊橫豎。斷絕相離。借此況彼。橫如列火。豎如點水。各不相續。不橫。不同列火。不豎不同點水。應如此土草下字相。細畫相連是新伊相。舊伊可譬昔教三德。法身本有。般若修成。入無餘已。方是解脫。無復身智。如豎點水。縱而相離。又約身約智。外將有餘解脫。橫一時有三法各異。如橫列火。各不相關。新伊字者。譬今教三德法身。即般若即自在。名一爲三。三無別體。故是不橫。非前非後。故是非縱。一切三。如大點。三即一。如細畫。而三而一。而一而三。不可一三說。不可一三思。故名不可思議。不可思議者。即非三非一。名秘密藏。如世伊字。此句是意經之根本。爲顯斯義。廣立問答。數二十五品。洋洋無盡。若失此意。全迷根本。將何指歸。次約三目釋者。摩醯首羅居色界頂。縱領大千。一面三目。三目一面。不可單言。一三縱橫。若並若別。能嚴天顏。作世界主。徹照三千。若不縱橫嚴王照世。一切皆成。三德亦爾。縱橫並別。秘藏不成。不縱不橫秘密藏則成。次約三德釋秘密藏者。果地衆德。但言三者。蓋舉略爲諸法之身。非色非無色。非色故。不可形相見。非無色故。不可心想知。雖非色而色光滿十方。巨細相容。不廣不狹。雖非非色。亦可尋求。能發衆生深廣智慧。故曰如來色無盡等。即法身德。般若者。非知非字。非知故不可動慮分別。非字。故不可言說書紳。亦非不知非不字。非不知。故不同灰滅。非不字故不同偏空。雖非知無所不照。三諦偏朗。極佛境界。凡聖並明。雖非字而半滿具足。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諸字悉字。法界流注。若懸河海滿。不可窮盡。淨名云。能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皆謂世尊同其語。斯則神力不共法。即般若德。解脫者。非喧非寂。非縛非脫。非縛故五住不能繫。非脫故十智不能度。非脫而脫。二邊之所不拘。如百句解脫中說。非縛而縛。爲納化邪癡。闍提外道所縛。故有病。得嬰兒行。住首楞嚴。示現善惡隨所調伏。衆生之處。鄉鄉必趣。如醫療病。如華在水。無染無著。名解脫德。佛身業不可思議。法身則攝。佛口業不可思議。般若則攝。佛意業不可思議。解脫則攝。故知三德攝一切德。又大品名爲色淨。般若淨。受想行識淨。般若淨法華云。如來莊嚴。又云六根清淨。總諸經異說。悉爲三德所收。包含總別。囊括事理。以略收廣。不逾三德。若論縱橫。並別一異。皆非秘藏文云。法身亦非。般若亦非。解脫亦非。不縱不橫。不並不別。三一相即。一中無量。無量中一。非一非無量者。是名秘藏。況我今安住下。第四結秘密藏安住三法。此結三德入大涅槃。結秘密藏。如世伊字。是結三點。文略不結天目。然佛常安住三法。而言我今者。蓋隨緣宜。故云爲衆生故。名入涅槃。即此

意也。　指歸曰初止外悲等者。對下文以譬類。故此名初也。凡夫下釋止外悲也。八風等者。得則四順故喜。失則四違故憂。違謂比丘。俗即天人。道則升進涅槃。俗則沈淪生死。病大也。既其大異。故止云。莫如凡夫諸天人等。愁憂啼哭也。何者下微釋止悲所以。且如世間已失樂事。而不可以愁憂追還。未得樂事。亦不可以愁惱而獲。豈如來去住。由於愁憂也。故引下經以證無益。若能下釋。勸修內觀。即是當勤精進。繫心正念經文也。勸遏二惡者。見思本起。名已生惡。塵沙無明。名未生惡。當勤修三觀。遏此二惡。勸生二善者。二乘已生真善。勸加增長。未生假中之善。令速發生。惡是下明。由有三惑之惡。故有界內外憂喜之情。故云惡是憂喜之本也。若破三惑之惡。顯三德之善。則無界內界外憂喜之事。故云善。故無憂喜。若遊歷生善。惟當逆觀心源。清淨常一。觀道無間。名勤精進。苦惱由心。心即空也。苦惱安在。故云上其苦惱。由有苦惱則拳佛滅。今觀心性生佛無差。性體不遷。經云去住。故無攀緣。何所爲作。如此觀察。謂之正念。即無念下。更釋出正念義。只是一切諸法。不離一念。此念亦無名爲正念。若無下歷前三諦。以示藏塵住處。一念尚無。識塵事有。從觀主即至者。何凡三雙六句。初二兩雙。並先塵後識。後雙初識後塵。識塵俱下。故云無朕。朕直引切。謂兆朕也。由是下釋經。將諸天人。並不啼哭也。天人聞佛勸化五衆。令修內觀。路無意解。過入妙道。名得正路。次入以下。即如有人。喪其愛子去文也。得善等者。佛在。得大乘善如愛子。佛滅。失大乘善。喻子今聞近患者。即聞繫心正念也。是知大乘止患。即心而是。近宣遇此。即捨外務。攀緣之情。故如殯送已訖。等有二義者。初偈云。當聞意則是勸觀。次偈云自然則是止患。故云等有二用。皆方便者。示生示滅。皆是權施。化儀合爾。而生滅即無生滅。何得見生則喜。聞滅則悲。鎮照等益。山鎮於海。日照於精。各有主觀師之三益。故云等益。無目不流者。喻無究道之機也。若言有益者。須若言佛住世有益也。聞其聞緣者。即若空不空等。十五雙。悉是聞緣。必無二是宜應聞之。若能下釋亦書爲法。去經文也。脫其不及者。舉聞既不能聞。則何殊無目。不流則是脫其智力不及也。止其祈請者。若能聞則說法使識不能聞則住亦無益。雖能與不能。俱定入滅。不須祈告請住也。爲顯菩薩者。如有目流入之人也。故下迦葉能問於佛。聞其嘆請祈請者。前祈請也。舉目山爲嘆也。藥病是約二諦。藥真病俗。乃至二不二者。二是病。不二是藥也。空是生死者。以生死虛妄體本空故。無聞衆聞者。即聞下三十四聞也。諸釋無從者。全取三師釋義則無從。若各執則有過。須分別之。下注云

云者。應約四教。各有三門四門。以消經文。則四教各具一十五雙也。又以四教豎歷五時。則華嚴有二教十五雙。乃至法華唯圓十五雙。今經重施三教十五。即圓十五。以此為今對鹿苑唯小。為菩三門四門者。三門即淺兩亦。以兩亦只是合前二門故也。問經文十五雙。但是二義。何故作三門四門釋耶。答無用即成兩亦俱捨。便是雙非。故知既具空有。即具三四。況開偏小。咸皆入圓。良由諸法唯心。心即三諦。真諦即空門。俗諦即有門。中諦雙遮雙照。即是兩亦雙非。若約當教明義。則前二教。難明三四。但歸於空。別教四門正歸於有。以圓三諦稱無不周。若合三為二。只是真俗。空中二諦。合為一真。故附經文。且作二說。又師用澤州疏釋此十五雙者。全背今家三門四門義也。須知今師明義諸雙。始終只是二諦。今從離解者。略消其名。常即空門。下疏云。不為緣生故常也。無常即有門。有為遷變故無常。苦即有門。經云。有身即苦生。無身苦不生。不苦即空門。依即有門。有法可依故。非依即空門。經云。猶若如空無所依。去即有門。有生滅。故不去即空門。無去無來故有門。則有三寶可歸。空門達寶如幻。無寶可歸。經云設有一法過涅槃者。我亦說如幻如化。恒即空門。下疏云。不為緣成。故恒非恒即有門。有法為緣所滅。故衆生是有門。非衆生是空門。達衆生假名即

空故。宜是有門。有五陰實法故。不宜是空門。五二即空故。宜是空門。不宜是有門。二是有門。不二是空門。是故諸義。雖殊不出空有二義。三門四門已如前說。收攝文旨。宣離自心。新伊字下有先歎者。又二。五字者。後人妄加也。先歎次示者。先歎即初二兩階。次示即第三階。先本即四五兩階。後與即六七八三階。洪云階者。即取階級次第義。明五濁者。前濁請有五番也。後言下釋經。汝等過我。不應空過也。他取寶城等者。即疏主因便敘他。疏此文名涅槃之名。不可翻義。與皇者。既以他義間斷。故消重云與皇也。非具因下。約五六二階。訓不等濁。初是第五。無其因非。次示勸下第六。顯真法性。捨昔下。約七八二階。訓無慈濁。初是第七捨昔依今。次說新下。是第八正是新伊。已上八階訓前五濁。講者當以經文對疏釋出。義自可見。今解中初斥破與皇八階。凡有二失。故總斥云。不然。由具五難即離八難故云開是一意。故今但以釋皆結分文。何以與皇分五難八難為兩階耶。此一失也。又只斥中訓濁自是。何須八階共答五濁。此二失也。故總結云。足故不周。便須示真者。是真即奬勸也。能得能離者。能得五難。能離八難。釋中初對上辯異。即對上天衆歎。純陀中有六難也。離八下。別示所離八難之名。難在結中即是此文。五難所離。故須示之。三途者。四解脫經。謂地

獄為火途道。此據八熱。是為刀途道。畜為血途道。鹿法師云。三途者。意符此方三途山。是九州之險。以名地獄。後人妄謂三途為畜生。餓鬼地獄也。鹿師所釋。殊不知三途之義。出在經文也。鬱單越。此云勝。謂勝餘三洲故亦云高上。其意亦然。又達地難者。以佛唯生中國。故得出家者。即經云。處執禁。戒具足無缺。是一難也。以律制。根不具者。不聽出家。既云成就禁戒即釋此難。羅漢已得無漏正智。即離世智邪推。所言五難者。佛世難值。人身難得。合為一。成就禁戒。得羅漢果。開為二難。故成五也。以禁戒是因。羅漢是果。故譬中如來金於沙。甚難可得。生死法中。求是五事。至極難得。曇花亦爾。結中八難。舉所離以結能離之五也。八者。三途為三。根不具為四。世智辯聰為五。佛前佛後為六。單越為七。長壽天為八。前三在下三趣。次四在人。後一在天。又成論云。四輪摧八難。一宿世善根輪。摧前四難。二勤發正願輪。摧世智。三供養諸佛輪。摧佛前後。四生中國輪。摧單越長壽天。不得不離者。不得五難。不離八難。私意釋者。即探取第三段訓佛長。經釋無始終義也。何者下。徵釋不應以親認佛義也。既其不識法身常住。非是法王之子。何得認佛為親。不識下。既汝前自貸端正。今貸既遇寶城。而猶偽物。四德涅槃。即心而具。而不識知。翻取小法。故非端正。無明自覆等者。

既迷法性。自起無明。則是汝自投狴。貽傷害法身。豈是佛遣。故云何須違付。非正一途者。財法二施。種種差別。悉是離行。故非一途。甘苦者。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味苦。薺味甘也。猶捨身命動施財法。凡夫以之為苦。如來達苦法界。故云如薺。此則總喻二施也。無上下。別示二施。法施故有患。財施故有患。初明法施云其門不小者。斯則體內方便。大乘之門也。非我無患者。汝自不受大乘。非我不患施於汝也。又身下示財施。財有內外。內則身命。外則妻子國城。在文可見。但為下。汝自投違。故使繫閉土見獄中。非我無財施之患及汝也。功德具足者。圓戒定慧。無所不收。故云具足。名此二學以之為城。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墻壁者。釋名墻障也。所以自障蔽也。壁辟也。言辟禦風寒也。今明國城墻壁。則禦敵防盜。故喻戒學止惡防非。圓常之戒。防止二邊。故云嚴峻絕險也。衆魔。四魔也。以辟塹喻衆魔也。塹者坑也。達城水也。水性澄靜。故以喻定。首楞嚴定。積護法界故無涯。塹徹如理。故無底。埤睨。或作俾倪。上足計切。下五計切。又字林作普米。吾禮切。釋名云。城上垣謂之埤睨。言於孔中俾睨非常事也。或曰埤助城之高也。或言女墻。言其卑小。比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或言堞。取其重疊義也。今以慧鑒圓普。不著二邊。如埤睨於非常也。鑒徹識達是實慧

婦違今古。即洞照三世是權智。有婦有長者。此五供證小果。而為界外變易。苑麼等婦是也。表裏皆寶者。兩既以三學釋竟。應以戒防身口為表。定慧為裏。又修德為表。性德為裏。皆常樂我淨故云皆寶。琳琅者。尚書禹貢云。厥貢惟球琳琅玕。孔氏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珠現文。既以琳琅瑰琦四事釋表裏皆寶。即應以此四。喻四德也。商人者。白虎通云。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取者即商人以喻小機。自不受大。非如來然。是不厭囊裨者。內樂小法。外着衆荑。即同貧子。不厭康𦢊垢膩之衣。故云囊裨也。不欣瓔珞者。即不欽含那瑞御之服也。貧里小乘上味人法。刊除蕃髮。衣小智除惑。璽鑑不進。觀隘路者。大品亦小乘。猶隘路不容二人並行。此以無欣無厭等者。次自不欣。非我無慈。次自無厭。非我無悲。此佛亦我等者。明四德具足。應云亦樂。言亦我者丈快。此釋經中我字是四德之一。以該餘三耳。但藏塵化者。但見丈六劣應身也。非說法人者。以小機所見劣身。不能說大法也。若圓機見真應不二。釋迦牟尼名毘盧遮那。即能說大法。淨名下即亦須菩提文也。衆數即僧。此亦小乘既不見法報之佛。又不聞圓頓之法。故不入三賢十聖之衆數也。既不預大乘三人。故亦彼小。同於外道六師。此亦雖然非全同邪外。不識下總結。汝等過

我一句是亦具不得五難也。不得真果者。但得小乘虛偽之果。不得圓乘爭證真寔之果也。難亦不離者。雖無界內八難。而有界外八難也。亦名理八難。謂見修無學為三惡道。無為正位。不能發心。名隨歷道。乃至無學亦爾。若入無為。永滅佛道。豈非三惡道難。四北洲定壽難者。四諦中滅諦對北方。鬱單證滅。如彼定壽。五長壽天者。二乘名為淨天。若入無餘。即歸第一義天。豈可化他。六佛前佛後者。二乘入觀見真。出觀緣俗。不見中理即佛前佛後。七世智辯聰者。二乘未見中道。發無漏慧是為世智辯聰。八聾盲瘖瘂者。二乘之人。無菩薩根。雖得六道。不見十界之色。如盲。不聞十界之聲如聾。不能以一音說法隨類得解如啞。此理八難名義。出淨名疏記等。即是下總結。不應空過一句。是舉其不離八難也。文云。舉其不得者得字誤也。道前謂等覺已還。即與耳相似觀行名字悉名道前也。道後即妙覺究竟。將後例前者。經明道後。既云無上。則顯例道前皆行等。亦是無上。以因果雖殊。俱超偏小故。後有一行等者。五行圓修。不同次第。故云一行。此即聖行品文。然五行即三諦。始從名字。終于等覺。聖凡雖異。所觀何殊。二爲雙遊。即爲喻品文。謂果證之後。雙照常無常也。故是圓用。若約果用。初住分得。今論極果。的指妙覺。不見真法等者。前佛約能證人故。向云無

上方便等。今法即約所證理故。經云正法寶城。以城是所居。如理是所證。故云。即真善妙色。出生妙善者。以圓戒定慧。由理本具。故隨外熏。發生三學。此圓三學。遍攝偏小。故云一切。三學等。若非一念。百界安能遍括大小戒定慧耶。微三諦故。微高。通法界故。積廣。微積相即。故云充溢彌濟。下心即小志。上法即大乘。經雖得出家等者。雖是與奪之詞。與之則於彼小乘。得名出家。奪之則不慕大乘。未破無明。猶名在家。此則已出分段家。未出變易家也。別約因果者。以此五之名因果各具三義。因名破惡怖魔乞士。果名殺賊。不生應供。此因三義。次第主對。如因名破惡。果名殺賊等。今師以大乘六義非之。故頭釋云。次之因果皆非真僧也。袈裟者。應法師云。此云不正色。諸草木中若皮若葉。若花等。不成五味。難以為食者。則名袈裟。此物染衣。其色濁赤。故梵本五濁之濁。亦名袈裟。非破五住等者。以小乘但破四住惑。惟怖界內魔。是則袈裟雖染。是未染大乘淨法。非應供乞士者。以經乞食之言。則無亦因果二義。二乘雖歷人天多度而為福田。而非遍十法界。普於其中。堪受供養。雖離四邪名為乞士。而未免邪求涅槃。非殺賊不生者。以經剃髮之言。則無亦果上二義。以小乘未殺無明賊。未盡變易生故。經云未為正法等。謂形雖除鬚髮。而未破無明。由未破惑。則為

變易生死所遷。故經結使之言。兼於殺賊不生二義。具於下法寶即法身。德即一而三。故具三點。三德遍攝。故云藏一切法。佛僧例然者。經文雖略。義必合具。故曰例然。是知佛即般若。法即法身。僧即解脫。既各具三。則開之成九。九只是三。三只是一。一三融即。開合適時。初譬說秘藏中譬為三下。大地譬法身。山藥譬般若。為衆生用譬解脫。初大下釋此三譬。一皆具三。三九相即初明法身具三。普載者。喻法身理遍也。亦不生而生者。理非智慧。故曰不生。而能發智。故曰而生。生於藥草。此明法身具般若也。亦無用而用者。理非應用。而依理起用。如地非作用。而人依地作用。此明法身具解脫也。藥草下明般若具三。所生不離能生者。所生藥草不離能生之地。藥草堅性全是地堅。如所生智。不離於境。即智是境。此明般若具法身也。亦即至用者。即所生藥為人治病之用。譬由智契境即智起用。始智內照外宣圓法。為機緣破惑之用。此明般若具解脫也。雖復下明解脫具三。然此三法。機應共論。法身般若約能應說。解脫一法就能感明。以顯觀文喻意也。雖復乳用等者。謂衆生雖用地藥治病。然地藥寔非他物。蓋大地是我同業所招。藥草仍由我福德所感。此喻機緣稟教得脫。蓋由己性。本與果佛法身體同。故喻業招大地。此明解脫具法身也。又由機發感佛。以

般若力說法藏義故喻福藏藥草此明解脫具般若也三種究轉等者如向所明三各具三究轉相即聞之成九合還是三三一一三融即不二故云不得相離此頌經文喻意與鐵塵對明塵如鐵塵各具三九展轉無礙一一相融若眾生佛理同三諦性等隨意轉作量決詳論種別下結秘密藏名文中以字釋義大地山嶽眾生三事不同故云種別不一具一切物者只是攬上一三三一互融無礙名一切物包藏此物故得藏名三法身者即法報應報即般若應即解脫三身互融俱立法藏大地三義者即上非但普載已下文是般若解脫合上亦然三般若謂實相般若觀照般若文字般若實相字字即法身解脫異名三解脫謂真性實慧方便真性是法身實慧是般若講者細對上文合釋喻義無壅為眾生用者即經云而為眾生等也我今下皆言趣合者以前喻則先大地次藥後用今先合用故云趣也據此應云建合大地亦言趣者忍文便合用者以一切眾生即指初住人最初離無明縛故合解脫用義諸于四部者以諸菩薩德踰絕倫故說為子四部即二住已上至等覺凡四十住十住為一部名四部則是以在家出家四眾以表其位此般取取發生中智故合藥草般若義也我亦下我即如來自指也合大地者以妙覺顯理究竟故合大地法身義

也病若下約喻法雙結初結喻次無住下結法攝應用歸秘藏故曰無住湛然眾生得益也此合病愈眾生既以得益故應用息用息則報法亦息故云般若功亡法身用息此據應用由境智相冥而有故用應息及于報法一切下顯位釋疑感見佛性者以四十二位感破無明證佛性理此以證明見問眾下釋疑問中舉眾生佛者此約初住對妙覺問其分證究竟所顯之理為是同否答六位分駢者理同故即秘藏無別事異故六凡聖差分若約理同則理即本迷而云理入名等三即入義亦然而見淑證秘藏豈不同耶地人下地論明阿梨耶識是真常淨識不立第九故指淨識為藏所覆名為秘藏若攝大乘論梨耶是無記無明隨眠之識九識乃明淨識是知八九皆是隨機若就非異義說唯至第八若就非一義說故強立第九在眾生外者以論師所見謂迷悟碩異因果大殊故指果佛在眾生外涅槃下初簡四計次明正義身內即正報身外即依報非身內下是雙非非非內下是兩亦非非內者謂非不是內即亦內也非非外謂非不是外即亦外也於四起計謂有佛者並非秘密眾生即是等者謂於四之理眾生即具具此理故名為秘密為此譬破者地人計妄藏內故譬計眾生外故破二解但是此譬所破內外兩句論師輩復轉云亦內亦外兩亦

未近四計昔教下初總解名謂無下別示義無常覆常約理相覆無相約行不了覆了約教即是圓頓理行教三為偏小三覆實被權覆名為秘密如形下即下經文迹葉明昔教密義也今經下初約喻明今經顯露如月覆空宣比形殘故云不如昔教但以下正明今經雖云秘密其實顯露異名眾生不解者理雖即是日用不知名雖解理名為秘密不同昔教隱故名秘法界包含等者三諦法界具足三千三一相即名攝一切才融才入故用不盡指此為藏不同昔教以偏覆圓名為藏也涅槃下結示破人師如向所明破方便教者以今破昔亦如向文大經譬前舉論譬經叅寄喻破人師昔教清漢喻秘藏正義純大風則皆寄教卷舉經論則非義破壞邪破正顯如清漢炳然清漢者纂要云天河謂之天漢亦云雲漢星漢河漢清漢等一往而言等者且約來對以配事理事謂教行二法也二往而論三點天目是喻三德是法以喻顯法耳以約依教立行行契於理次往義便故就一往分文約言教者文字是言教故約修行者三目在天而修行約人身故約理者下經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即所證理名為佛師故名三德即是約理又是佛印等者劉熙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為驗也許慎說文曰執政所持信也今以三德妙理喻之如印教無理印則教虛偽

行無理印則行邪倒若契三德方可信用言說相應者教詮此理信教解理即名字人修習相應者修觀照覺境智冥合名秘密行修此行者即觀行相似人證得相應者即分真究竟證得三法故約下結示由教行理義旨該遍故約此義以分經也外國者且指己所居地名為中華故名天竺以為外國若論地取毘羅國方是中也如宋朝嚴觀二師與太史何承天共論此土是邊是中觀乃引周公測影之法以一尺二寸土圭用測日影京洛之地夏至之日猶有餘陰天竺此日則無餘陰準此算法地上寸影天上萬里據此以驗中邊可知舊伊可譬等者示舊伊縱橫義初示縱義云法身本有者謂百劫已滿得王宮相好之身此名法身本有般若修成者謂次於樹下三十四心名為種智般若入無餘等者謂八十入滅無餘在當故云方是解脫即有前後上下之義譬之縱三點水此即小乘所用生公釋此伊字義云般若居宗在上等全濫小乘又約下示橫義約身約智等者即相好身中樹下斷結證智雖未全得二種解脫而已破子縛故云外得有餘解脫此則樹下初成一時具三故云橫一時有而身智脫三體用各異故云三法各異等也此亦小乘所用此文縱橫與止觀體相所明小義有同有異縱義全同橫義則異故彼文云般若體智已圓果縛尚

但解脫未具。身猶雜食。又帶無常。一優二劣。譬之橫川走火。此之小義。悉是縱橫。又諸大乘所說。凡有三家。初云法身是正體。有佛無佛。本自有之。非適今也。了因般若。無累解脫。此二當有。偏主修世。偏至淨識。亦是縱義。主公所解。說異小乘。還同此釋。次云三德無前後。一體具足。以體從義而有三異。蓋乃體橫而義縱耳。三云體義俱不殊。而有隱顯之異。俱不異本先橫。隱顯異未先縱。故釋新伊。應須先了他人異解。方免舊伊縱橫等過。乃至俗宗猶計等失。故塗灰外道亦計大自在天。具足三德。而云法身光滿法界。報身居自在天。三目八臂。即摩醯首羅是也。化身隨形六道。況大小乘諸師釋義。天是義故。先出昔教。以驗諸師。新伊下。譬今教中釋此三點。且順教義。天目順行。三德宛理。已如前說。即照是般若。亦即自在。是解脫。此乃法身之處。即具餘二。故云名一為三。亦應更云般若即遍。亦即自在。解脫即遍。亦即是照。遍謂法身周遍也。文明法身具二。餘可例知。故且從略。三無至非縱者。約三一互融。以明離過。即三是一。故無別體。一則非橫。即一而三。非前有法身乃至非後有解脫。三德俱具。故非縱。一即至細盡者。更約互融以釋字義。而三下結成不思議。不可等者。只由互融。故不可定。作一說一思。定作三說三思。三即成烈火之橫。一即成點水之縱。縱橫名義。乃可思可議。偏小之法耳。不可思議者。下約雙非結歸祕藏。即伊字所喻也。又總覽前義。還成三諦三德。而三而一。是真。即般若德。而一而三是俗。解脫德。非三非一是中。法身德。展轉積疊。不出三法。如斯三法。即我自心。心外無境。一切成佛。此句下結是介失。此句者。即指伊字喻文。名為此句。一經眾義。猶如枝條。三德妙理。喻以根本。義成符理。枝必依根。故云是茲經之根本也。廣立問答者。迦葉三十六問。莖有餘途。只是廣顯三德。因問有答。發生諸品。所以序中。序於三德。從純陀品至大眾問。凡十六品明涅槃旋。純陀一品略明三德。長壽以去十四品。解釋三德。從現病去。凡有五品。明涅槃行。此三德。師子吼品。明涅槃義。研覈三德。迦葉陳如二品。明涅槃用。即三德功能。故云致二十五品。洋洋無盡也。洋洋水流貌。論語云。洋洋乎盈耳哉。若夫下。序夫也。若夫始終三德意者。雖能隨文釋義。其猶迷業忘根。則解行二途指歸無處。若了三德在一心中。則此經一部居于方寸。況法華開顯。十方三世同說三軌。三軌妙故。故云妙法。華嚴法界。淨名解脫。不共般若。與此三德。一體無殊。若識此意。今文可了。十方佛法。在一剎那。如斯指歸。功不徒棄。寄語後學。猶須介懷。若念念不忘。則佛果非遠。三目釋者下。若約經即是以喻顯喻。共譬三德。今從一往則

是約行明祕藏也。摩醯首羅即大自在也。色界頂即色究竟天。首羅為彼天主。大千世界共一四禪。中千共一三禪。小千共一二禪。故俱舍云。四大洲日月。蘇迷盧欲天。梵世各一千。名一小千界。梵世即初禪也。故二禪統小千矣。首羅是四禪之主。故統大千。若並下。並即是橫。別只是縱。三千即大千也。三德亦介。下合法。內心具德。以合嚴主。以內稱外。三無差別。以合照世。注云云者。意在此矣。約三德中。若約經文。即是前二。喻喻合法。今約從事入理義便。即是約理釋祕藏也。果地下。此約果上所斷之理。若對初心行人以說。則教在名字。行通五品六根。理顯初真究竟。若約教主以說。則理唯極果。故果地之言。義無不攝。眾德即萬德也。諸法雖多。此三攝盡。故曰無諸。然則一家宗承。其唯三觀。觀之所契。即此三德。故諸經論名相多者。當以義裁斷。以略攝廣。令順三德。名相少者。亦應約義開對。既知多少。不出此三。然後了三。只我一念。夫如是。則充同數寶。豈類算沙。法身下示法體。還約三身三智三軌以明。則九三互攝。展轉相融。文中皆先示雙非。次明雙照。雙非即法身德。實相般若。真性解脫。雙照即二身二智二軌。遮照同時。三一不二。若先了此旨。則生文易見。法身德中。初明雙非。色即應身。無色即報身。此自受用報也。理非質礙。故不可形相見。理非觀照。故不可心想知。雖非下。即遮而照。見知究竟。法身之處。應身常在。則有相好形。令眾生見。故云雖非色而色也。充滿下。示應身相。下經文明八自在中。初一多義也。故經云。示一身以為多身。身數大小。如微塵。充滿十方。如來身寔非塵。以自在故。現塵塵身。巨細相容等者。即八自在中第二大小也。故經云。示一塵身滿大千界也。三者輕重。以滿大千之身。輕舉飛空。寔無輕重。四者色心。如來一心安住不動。所可示化無量形類。五者根。六根互用。六者得。得一切法。如來之身亦無得想。七者說。演一偈經無量劫。義亦不盡。八見。如來遍滿一切處。如虛空不可得見。此八中第六似報。第八似法。餘皆應義。文中略舉一多小大。意該餘四。此乃法身即解脫也。雖非下不離法身而是報智。故云亦可尋求。謂亦可以智慧觀察也。能發下示尋求相。令眾生者。從因以說。由因中以三觀尋求。故使妙理發生智慧。則無明頓盡。究竟成佛也。故曰下引勝鬘證。既云如來色無盡。智慧亦復然。則智即境發智。此乃法身即般若也。即法身德。四字是總結。既即一而三。故於法身德中。具足餘二。次般若中。非如即遮觀照。非字即是文字。此顯實相般若。即是般若德中。具法身也。非如下釋成具義。動應不別。即能觀觀境。非觀智。故云不可言。說者由有應身。方能言說。法非應用。故亦不可。

紳者大帶也。此方古者。以善言書于几杖。盤盂紳帶之上。使常見之。而自識也。論語子張書諸紳。即是其事。今以貝多貴卷。類彼書紳。常非下覽照。則可以觀智思文字說也。不同灰滅者。小乘灰身滅智入無餘者。則一向無知。知即是智。以滅智故。今即境而智。常寂常照。故非不知。不同灰滅也。不用偏空者。小乘偏空。離文字而有解脫。今無說即說。故不同之。極佛境界者。三諦理極。是佛境界。由於三觀而得明發。凡聖並明者。凡謂我心及衆生。聖謂諸佛三千三諦。一一才遍。故曰並明。此觀照般若也。而平滿具足者。無說而說。將彼群機。世間即人天教。出世間即藏通。上出世間即別。上上出世間即圓。又畧別教。引淨名可知。此文字般若也。即般若德者。雖具足三。而觀照當其正體也。解脫中。初雙非即真性解脫。即法身德也。雙持謂生死。寂脫謂涅槃。直性本無。故五住不能繫。四住是分段因。無明是變易因。業因收果也。法身元寂。故十智不能慮。十智者。世智。他心智。苦集滅道智。法智。比智。盡智。無生智。世及他心照俗。餘皆照真。并如實智。名十一智。今非空邊。故但言十。以如實智。照中道故。故不論也。此明解脫中。具法身德也。非脫下明雙照。雖非偏空解脫。而中道法身。不思議空解脫。二邊生死。空邊變易生死。有邊分段生死也。如百下。百句雖廣。不出斯義。此正是解脫德自體也。非縛而縛者。雖常寂至極。而稱物施爲。故雖非二邊之縛。而現二邊之縛。爲訥鈍邪癡。是示爲空邊縛。小乘不能說大故訥。內無大智故鈍。偏沉於空故邪。無明全在故癡。約如真言之。則內祕菩薩。行外現是聲聞也。以真尚爾。妙覺可知。闡提外道者。是示爲有邊縛。即經云又現邪見相也。故有下。引證病行。則示有二邊煩惱。兒行則示爲真俗之善。住首下。只由住中道妙定。故能示現二邊善惡。善即兒行。惡即病行。雖鄙必施者。施乎鄙。雖二邊鄙惡。爲調伏機緣。必施爲被縛。如醫下。明雖示現繫縛。而同塵不染。如良醫不染於病。如蓮花不着於水。故云無染無着。此明解脫中具般若德也。問般若是智。何故明示二邊縛耶。答平等大悲。常鑒法界。由悲鑒故。施設二邊。故是般若德也。名解脫德者。發靜也。雖具三法。而以方便解脫當其正體。然此三德。約其旁正分別。雖爾。應知三一才融才稱。故得一皆具三。佛身下。攝三業以身對色。其義便故。故法身攝於身業。欲知智在說故。般若攝於口業。斷惑靜縛。由於意故。故解脫攝於意業。此亦約義。對當如此。若論理體。心色一如。身口等意。不三不一思之。易明。又大下。收諸經般若五陰皆淨。只是三德顯相。以五即三。故逆而爲五。恰只是三。色即法身。受想行即解脫。識即般若。此亦剝對。若論理體。色即是心。心空假中。從心所起。一切諸法皆空假中。諸法空假中。即心空假中也。三諦即三德。其旨可知。五陰皆淨。義在茲也。如來莊嚴。只是三德所嚴法者。能嚴二德。六根清淨。即如法師功德品所明。還是唯心三德。相似發相。内凡尚爾。究竟可知。總諸下。指廣也。般若法華。既不出三德。故知一代。其旨咸然。所以諸經。不出三德。包含總別者。總唯三德。別出群標。攝別入總。咸歸三德。故曰包含。事理者。名相事別。三德理同。指事即理。如囊括結。一中無量者。無量即三。舉一而三。故云一中無量也。餘例可知。不結天目者。天目例伊。故經從略。然佛下釋疑也。應疑云。如來久證三德。何於臨滅。方云我今安住。既云我今。則是始得。故今釋云。佛常安住三法。而今言我今者。蓋隨因悉機緣。宜應示滅。方能悟道。故託示滅。以明安住。故經自云。爲衆生故等也。其實常具三德。孰云去來。亦同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也。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百四十五　十寒

槃　大般涅槃經九

爾時諸比丘聞佛世尊定當涅槃皆悉憂愁身毛爲豎涕泗交流稽首佛足繞無量帀白佛言世尊快說無常苦空無我世尊譬如一切衆生迹中象迹爲上是無常想亦復如是於諸想中最爲第一若有精勤修習之者能除一切欲界貪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如來若離無常想者今則不應入於涅槃若不離者云何說言修無常想離三界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農夫於秋月時深耕其地能除穢草是無常想亦復如是能除一切欲界貪愛色無色愛無明憍慢及無常想世尊譬如耕田秋耕爲上如諸迹中象迹爲勝於諸想中無常爲最

疏曰第三從今時諸比丘去是從執立文爲三一執二請三領佛上所牽耕是所除未能即捨是故有執佛說新伊一聞不解欲學須請今昔兩教皆是佛說何故一偈一真故有斯執執文爲兩一敘悲苦二正陳執初文者真聞佛說安住三法名入涅槃了不思惟安住之義而生去此住彼之解是故悲苦從世尊快說去是陳執他云述上聞法上來曾說但執昔教就執爲二初執後歎執又三一約教執理二約行執理三正執理快說者讚昔之教壯之言快此教快能詮理故也次譬如象迹者讚昔之行行是進趣中勝故以大迹爲譬行有智斷想是智之初門舉初爲言從精勤去是執斷斷思則知亦斷邪見是故語後不言前耳又無常想者截去智亡從世尊若離無常去正執理此理中遍非離非不離若離無常應不入涅槃若不離無常備具諸惑以非離非不離故能斷諸惑冥理會真豈復過此所言是偈他解離者則昔教爲非若不離者則昔教爲是觀文難見又從世尊譬如農夫去兩歎也歎中三一執秋時耕者法有二能一草不生二水地肥肥即歎教草死歎斷又肥即歎行農法歎理秋耕歎教象迹歎行無常歎理然

猶騂因牽是所詮者佛向亦我不得五離不離八難然今始來所譽是我昔日所證故是所證未能即捨佛說下佛向勸我捨偽取真以新伊爲舊也一偽一真者一等佛說何故昔偽今真了不思惟者以擧聞其伊不解其義故不能思惟應知生滅即非生滅三諦方融去住絕待是安住義以不達故便謂去此應身往彼三德內執不達聞去故悉請佛定滅未解新伊緣斯二事皆悉憂愁上來下破古也上文佛既不說無常苦空故非違上但是執昔所稟小教故言世尊快說等耳約教等者教行是能詮能趣理是所詮所趣壯之言快者壯大佛昔說小詮斷有歸之進趣中勝者無漏進趣勝有漏行故是知有漏之行猶如諸跡無漏既勝故譬象跡想是初門者十想觀察俱屬智惠而於十中無常第一故云是智初門所言十想者謂一無常想乃至第十盡想文載法界次第纂切爲言者類經文乘初以攝餘九從精下謂精修十想能斷見思故前三想爲斷見諦惑中四爲斷思惟後三爲修無學道者說是以壞法羅漢修此十想能斷三界結伏證無漏聖果故今小乘說此斷惑言亦斷邪見者以經文但明斷思故此釋耳語後斷思知前必斷見惑經欲界言貪愛色無色但言愛者表引取無厭即是貪義上二界煩惱既薄但受愛名即有部所謂貪名愛也截去智亡者智是能斷惑是所斷惑盡智息如病去藥息故經云除一切乃至又無常想也應不入涅槃者若離無常應常在世既云入滅違前何說猶具諸惑者以煩惱是無常遷謝之法若不離無常則猶具煩惱昔教何故說言能斷三界惑耶以非下結示也非不離則亡離無常斷除諸惑證於有餘非離則冥理會真灰身入滅中勇之理豈復過此何故如來而亦是偽他解下亦古昔教爲非者謂若離無常則有常者應常住世則昔教容非若今不離無常還須入滅則昔教爲是今昔比對互離似然若觀經文乃約具惑爲不離無常耳且不以入滅爲不離也故云離見嘆中經文初世尊下正明頓義次世尊結嘆所執初段中經文但以除草以喻除惑除惑是斷德則但在於行然行由教詮所趣必理故跡中明喻意法合氏齊言法有二能者謂秋耕方法非但草死不生亦得秋水浸漬使地肥沃是如經云除草義兼地肥故以肥能滋生如教能詮行故云肥即嘆教草死嘆斷即是歎行而言肥嘆行者行字恐誤應云嘆智以智斷俱屬行故前以肥喻教今更以肥喻智故云又也農法可知是知秋耕一喻具嘆小三從秋耕已去是釋次世尊去結嘆文也注云云者秋耕初苗如教詮理象跡進趣如行詣真無常嘆理蓋約所契若從能觀無常屬行人據經文則秋耕象跡是喻無常是法今約從事入理義便故分對教行理例如前三點義

世尊譬如帝王知命將終恩赦天下獄囚繫閉悉令得脫然後捨命如來今者亦應如是度諸衆生一切無知無明繫閉皆令解脫然後涅槃我等今者皆未得度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有人爲鬼所持遇良呪師以呪力故便得除差如來亦爾爲諸聲聞除無明鬼令得安住摩訶般若解脫等法如世伊字世尊譬如香象爲人所繫雖

有良師。不能業制。煩總羈鎖。自恣而去。我未如是。既五十七煩惱繫縛。云何如來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如人病瘥。值遇良醫。所苦得除。我亦如是。多諸患苦。邪命熱病。雖遇如來。病未除愈。未得無上安隱常樂。云何如來。使欲放捨入於涅槃。世尊譬如醉人。不自覺知。不識親疏。母女姊妹。迷荒淫亂。言語放逸。臥不淨中。時有良師。與藥令服。服已即吐。還自憶識。心懷慙愧。深自克責。酒為不善諸惡根本。若能除斷則遠衆罪。世尊。我亦如是。往昔已來。輪轉生死。情色所醉。貪嗜五欲。非母母想。非姊姊想。非女女想。於非衆生。生衆生想。是故輪轉受生死苦。如彼醉人臥不淨中。如來今當施我法藥。令我還吐煩惱惡酒。而我未能得醒寤之心。云何如來便欲放捨。入於涅槃。

疏曰次世尊譬如帝王去。是請上聞新伊欲使修學。如來若去。從淨粟衆。因是則請上識諸中。多作親譬。佛亦非真。今不散作親譬。但作主師譬。正是統訓義寬故也。今有五譬。初一請主譬。後四請師譬。就合譬文是請學新伊。何者羅漢。已破四住。無知無明。是所未除。既舉刹為如請新伊。初思數者。通為譬間未除兩惑者。作請先師譬。亦通為譬間未除無明者。作請香象譬。偏為學人未除思惑者。請處病譬。偏為無學人未除一邊者。作請醉人譬。通為一切凡聖。作請前二譬。如文第三香象譬中。

先譬次合。合中云。五十七煩惱者。解者有三。五五蓋也。十十纏也。七七漏也。數人言欲界四鈍。貪瞋癡慢。通迷五行。五行者。見諦四思惟一。五行上各有四。四五二十。上兩界各除一瞋。則五行下各三。三五十五。兩界成三十。說欲界二十。成五十。通心七使。即七漏為根本。論人云見諦十使迷四諦為四十。思惟四使。又迷四諦。四四成十六。合見諦為五十六。并無明是為五十七。興皇云。五門觀一一有三倒。謂想見心。三五十五約三界成四十五。又四諦各三倒。三四十二。足前成五十七。云云解譬中行三業惡符狀。合中服藥吐惑。云云

指歸曰。多作親譬者。問準前疏文分五譬為三。即初一譬識法親。次兩識主。後兩識師。何故今云多作親譬耶。答識師中。初譬遠是約親為喻。如云。偏以秘方。教授其子。是則三意。二涉其親。故云多耳。戒恐文狀。應云初作親譬。即五譬中第一譬也。如云譬如國王。生育諸子。形貌端正。乃至然後弃之。付旃陀羅。問今欲未治本。亦作多字。若是字悞。刹漢合改。答例如春秋。古史流丈。仲尼筆削。存而不改。斯是禮也。餘皆微此。佛亦非真者。三皆被斥。但親是子。父天性乃同。其義且狹。既被呵斥。非是王子。故不散更作親譬。餘二雖亦被斥。然主親萬姓。師訓多人。其義既寬。故更舉喻。初一請主者。以經舉帝王為喻。故當請主。後四請師者。二以良咒師為喻。三以調象良師為喻。四以醫師為喻。故四是請師。未除一邊者。但得空邊。未能出假入中也。經帝王者。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白虎通云。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也。經獄囚者。釋名云獄確也。確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故知前釋經廣。請衆生者。二乘是空。亂意衆生也。既已破見思。故但有界外。無知無明兩惑耳。無知約能迷立稱。塵沙約所迷彰名。其體一也。經旨吟解脫。即初住住第二丈。但云除無明惑者。從根本而舉。非謂塵闇已破塵沙也。令得安住者。即是破無明入初住。證三法也。等法者。等取法身也。經譬如香象者。象喻佛菩薩。及佛羅漢。本為忍惑所縛。人喻惑境。轉鎖喻惑體心名轉。良師不制者。謂為五欲衆塵不能惑亂。轉或作鞚。同。居待切。革絡馬頭曰羈。鎖應從金從貝。從小或從王。或從巢者非。經自恣而去者。謂向四人斷思出去。此為學人致請。故以思惑未除為喻。合中下解五十七煩惱凡有四釋。初是今師。二是數論師。三成論師。四興皇。初云有三者。五十七是三種煩惱也。謂五蓋煩惱。乃至十纏煩惱。五謂貪瞋癡掉悔睡眠。十謂忿恚曰瞋。隱藏自罪曰覆。意識昏熟曰睡。五情冥曰眠。嬉遊曰戲。三業躁動曰掉。屏處起罪不自羞曰無慙。露處為非不羞他曰無愧。財法不

捨曰慳。他榮心惱曰嫉。七謂見漏思漏。根漏惡漏。親近漏。受漏念漏。見諦四思惟一者。見道歷觀四諦。而證真故。四思惟重慮緣真故一。見修合論名為五行。各有四者。謂貪瞋癡慢。各除一瞋者。謂上界不行恚也。七使者。成論云一欲愛。二恚。三有愛。四慢。五無明。六見。七疑。亦是三毒及見也。欲有是貪。恚即是瞋。無明是癡。慢亦癡攝。此五屬鈍。見疑屬利。三界分別成九十八。此即有部所談。數人明義也。四諦為四十者。雖不现行。有種子在。是故通根苗俱取現行。則果滅除三。道除於二。思惟下此是成宗明義。時修道所觀四諦不同。有部但緣一真。故使修道惑有十六。五門者。謂無常苦空無我不淨。三倒約五陰識心。心倒。想受想倒。行心見倒。注云云雖無引三家。應以今師為正。第四請中。經病瘧等者。無明細惑。覆蔽法身。如瘧發遍體。良醫喻佛。得除者。即諸菩薩。聞闍人住。斷破無明。如瘧病差。我亦下。顯已未差。以請佛住同體之見。故曰邪命。同體之思。喻以熱病。雖遇如來。無明未破。故云病未除愈。未見佛性。故云未得乃至常樂。既未得常樂即未除涅槃還四枯倒也。疏主科為未除一邊良有以也。問學人破思未盡。何故以破無明為請耶。答破無明。顯三德。是其正意。是故捨旁取正。直約無明。又前既已請破思。無容再說。自淺階深。經意頗著。第五醉人科為

通爲一切凡聖作譜者。凡聖之言。不出九界。六凡三聖。悉具無明。故以醉喻。若入地住。即是果名爲佛界。故喻吐酒。經中初譬。光明九界迷惑醉人者。無明如酒。起着如醉。不自下顯醉過。過有三種。一喻起煩惱。不了己心三德佛性。名不自覺知。不達即妄是真。名不識親。不曉即真而妄。名不識疎。母女姉妹以喻四德。以三佛性一一皆具常樂我淨之德。故二迷荒下。喻由惑起業。迷荒意業。不能識心達本。故曰迷荒。婬亂身業。不能觀身實相。故曰婬亂。言語放逸。口業。不了文字即解脫。故曰放逸。九界咸爾。三卧不淨中。喻由其妄業。感九界苦。六凡界段。三聖有餘。生死汙穢。悉名不淨。次時有去喻佛能治。良師喻佛說圓教人。名與藥令服。稟圓法。立圓行。名服已。入初住位。頓破無明。名爲即吐。頓悟本具三德。故云自愧。翻前不自覺知也。識知真妄親疎。名之爲識。翻前不識親疎等也。心懷慙愧。翻前迷荒意業。深自剋責。翻前言語放逸口業。酒爲不善。翻前婬亂身業。則遠衆罪。翻前卧不淨中。對前文小不次耳。次世尊下合法也。我亦如是。合前人也。往昔下至所醉。合醉也。情謂五根。色謂五塵。此根與塵生惑之緣。故說爲酒。依此生結惑亂己心名情色醉。不自覺知。不識親等。略而不合。貪嗜五欲。合前不識親疎。非母母想。乃至衆生想。此即迷真四德。故妄四倒。合母女姉妹迷荒等。略而不合。是故輪轉不合。卧不淨如彼醉人者舉喻已帖。如未合前良師能治之喻。諸佛說法。今當施我法藥。請同良師與藥服也。今我下合服已吐。而我下彰已不同惺悟之人。謂未破無明也。云何下。徵佛請住。雖上云云。意令細釋。世尊譬如有人歎芭蕉樹以爲堅實。無有是處。世尊衆生亦爾。若歎我人衆生壽命。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是真實者。亦無是處。我等如是修無我想。世尊譬如漿滓。無所復用。是身亦爾。無我無主。世尊如七葉華。無有香氣。是身亦爾。無我無主。我等如是心常修習無我之想。如佛所說一切諸法。無我我所。汝諸比丘。應當修習。如是修已。則除我慢。離我慢已。便入涅槃。世尊。譬如鳥迹空中現者。無有是處。有能修習無我想者。而有諸見。亦無是處。疏曰三從世尊譬如芭蕉樹去是疑教。昔教若非。佛不應說。昔教若是。佛不應非。今教若是。何不早說。今教若非。云何稱實。是故致疑。疑文爲三。初明無我。次引證。三明用。芭蕉約得陰。漿滓約色陰。七葉約三陰。次引佛說一切法無我我所。三如鳥迹空中下。明無我用者。昔教能除見思故也。所以明無我者。佛昔教明無我。我修無我。若有我者。無有是處。云何今日說言有我。故舉無我爲疑教端。　指歸曰是疑教者。問疑初以教行理三爲執。何故次請但約主師。此中獨疑

於教耶。答主師必設教。教必詮行理。文雖出没。意則俱三。既疑於教。自及行理。初明無我。約五陰以凡夫攬五成身。妄立主宰。故芭蕉約行者。行即起貪起嗔。遷流不實。妄計爲我。如嘆芭蕉。嘆我人等者。於名色法中。妄計有我我所之實名我見。妄計我是行人。異於非行之人。我主人道。異於餘道名人見。於名色和合中。妄計有我主。名衆生見。妄計有我受一期果報。壽有長短。名壽者見。妄計命根連持不斷。名命者見。妄計我能養育於他。亦計我爲父母養育。名養育見。妄計有五根能知五塵。名知者見。妄計我眼能見諸色。亦計我能起邪見。我能起正見。名見者見。妄計我有身力能有所作。名作者見。妄計我當後身受罪福果報。名受者見。廣明則十六知見也。今略舉十。然此諸見。皆從五陰上起。經於行陰廣明。四陰從略。但云無我無主而已。以行心招果。其過既重。故委說也。經漿滓。滓側士切。色身無知。尚如瓦石。漿滓無用。其喻可知。約三陰者。受心領納。想取相貌。識妄分别。作用既劣。如花無香。闕經合後喻。亦云是身。何故疏云約三陰耶。答攬五成身。從總立稱。引佛說者。即昔教所說。爲疑教端者。舉昔偏空無我。疑今中道真我。爾時世尊讚諸比丘。善哉善哉。汝等善能修無我想。時諸比丘即白佛言。世尊我等不但修無我想。亦更修習其餘諸想。所謂苦想。無常。無我想。世尊譬如人醉。其心眩亂。視諸山川城郭宮殿日月星辰。皆悉迴轉。世尊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如是之人。不名爲聖。多諸放逸。流轉生死。世尊以是因緣。我等善修如是諸想。介時佛告諸比丘言。諦聽諦聽。汝向所引醉人譬者。但知文字。未達其義。何等爲義。如彼醉人。見上日月實非迴轉。生迴轉想。衆生亦爾。爲諸煩惱無明所覆。生傎倒心。我計無我。常計無常。淨計不淨。樂計爲苦。以爲煩惱之所覆故。雖生此想不達其義。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我者即是佛義。常者是法身義。樂者是涅槃義。淨者是法義。汝等比丘。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汝等若言我亦修習。無常苦空。無我等想。是三種修無有實義。我今當說勝三修法。苦者計樂。樂者計苦。是傎倒法。無常計常。常計無常。是傎倒法。無我計我。我計無我。是傎倒法。不淨計淨。淨計不淨。是傎倒法。有如是等四傎倒法。是人不知正修諸法。汝諸比丘於苦法中而生樂想。於無常中而生常想。於無我中而生我想。於不淨中而生淨想。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法者。有字無義。出世間者。有字有義。何以故世間之法。有四傎倒。故不知義。所以者何。有想傎倒。心倒。見倒。以三倒故世間之人。樂中見苦。常見無常。我見無我。淨見不淨。是名傎倒。以傎倒故

世間知字而不知義。何等為義。無我者即生死。我者即如來。無常者聲聞緣覺。常者如來法身。苦者一切外道。樂者即是涅槃。不淨者即有為法。淨者諸佛菩薩所有正法。是名不顛倒。以不顛倒故。知字知義。若欲遠離四顛倒者。應知如是常樂我淨。（疏曰第四從尒時世尊贊諸比丘去。是破執除疑。文為二。先贊。次破。初文者。上有三意。何故獨贊無我。無我是執疑等本故也。何故贊之。世間問答法爾故也。又初以無我破邪其能服用。又將欲奪而先與之。又執劣感勝。即四悉意也。次佛破為三。初破其偏理。下文云。是三種修。無有實義。二破其偏修。下文云。先所修習。悉是顛倒。三破其偏教。下文云先所斷結。此非實語。此三意各二。謂勝執劣破。初破偏理。先勝次劣。初勝為三。一採贊勝執。二作譬。三世尊下結歎。辭有二過。一倒亂。二乖善。三結歎。文二。初結辭過與不修者。二歎無過與善修者。次佛破者。即以酬為破。於中為二。初破不倒亂。廻辭與之。次破善修非善修。廻不善修而與之。初破倒亂為四。一識聽牒起。二明其倒亂。三出不倒亂。四結過歸之。識聽中言牒起者。重牒彼計。但知文字。不知其義者。尤是語言。義是理趣。辭亦聞語。不曉語意。亦自有語。而無實錄。汝亦如是。聞他流轉。他不流轉。自言善修。實非善修。次倒亂中。提日月來者。正破倒亂譬也。眾生者

他云正等比丘。況指眾生。今謂不實。既廻辭與之。當知比丘即是眾生。我計無我者。破其倒亂。亦是破其執於無常無我為是。汝以無常無我為是。此是亦非實。非無我。橫計無我。如彼醉人於非轉處而生轉想。云云 三我者去。出不倒亂者。即常樂我淨。汝之所非。則不非。乃非其所是。佛者覺義。以自在故名我。常者法身。不從緣生故常。樂者即是涅槃。涅槃無受。名為大樂。淨即是法。法即無染。汝所非者。而今則是。是義不知。良由於醉。云云 四汝等比丘下結歸者。即廻辭還之。比丘謂常是倒。無常不倒。佛廻無常是倒。常是不倒。如日月不轉。醉見廻轉。日月豈醉。醉者過耳。常樂我淨。實非無常。橫計無常是倒者過。次從汝等若言去。破善修非善修。文為四。初雙標兩修。次雙明八倒。三雙廻過還之。四尋舉勝修。初中云汝等若言者。是標其善修無有實義。斥善非善。如醉偽言。而無真實。次標勝修。表相對者。表有廣略。或作十門。八倒。六得等不同。今但略對三。次從苦者計樂去。是雙明八倒。汝行八倒。云何自謂稱為善修。文云。是人不知正修諸法。三從汝諸比丘去。是雙廻八倒。而反請之。文為二。初廻常樂四倒歸之。後廻無常四倒歸之。就初又三。初正廻倒。次三番料簡。初如文。次三番者。謂世出世有不有。倒不倒等。初世出世者。夫至理如空。非世出世。惑之者成倒。名為

世間。解之者成德。名出世間。無明覆汝。唯倒非德。彼苦救云。若是倒者云何名為常樂我淨。次世間法下。有不有故。於世間料簡字義。義如下說。但有其名。是故非德。而無其義。三何以故下。有倒無倒。是則但有四倒。三倒顯其無義。舊云三心無倒。識心是倒。又云識心無倒。餘三三倒。想有想倒。受有心倒。行有見倒。又通判二釋。三倒通在四心之中。若判對者識心心倒。想受想倒。行心見倒。又凡有心緣境即心倒。通是想像即想倒。通能分别即見倒。又初心妄計即心倒。心緣成想。是想倒。想成冰執是見倒。又見倒在凡夫。心倒想倒是學人。無學則無倒。今謂何故。却以倒還比丘。是等比丘。妄謂心盡。心實不盡。無漏心空。想偏見故。故成三倒。一倒其四。成十二倒。故結過還之。聞世間亦有常樂我淨。出世亦爾者。亦應言世間亦有無常無我。出世亦然耶。答倒二乘無常無我。即是世間。諸佛無常無我。無上方便。即出世間。間有名無義。云云 世間出世間。倒德非倒德。勝修劣修。善應四句分別。又世間唯倒無德。出世唯德無倒。即倒不倒。是世倒之德。起方便用。是出世之德。倒餘一切。諸義悉然。舊云無常無我是劣修。常樂我淨是勝修。又云單修者劣。雙修者勝。又非偏圓修。乃是勝修。今問為當諸修與諦分別。單勝修者。是次第人。雙勝修者。是不定人。非偏非圓者。是頓

人。云云 四從何等為義云是。尋明勝修大為二。一對劣明勝。二勸勝修。若通論具劣。備有諸過。但偏破甚者。生死有縛著故無我。聲聞更進趣。故非常。外道以苦捨苦故是苦。有為多染是不淨。偏舉勝破劣如經。今通意者。初文云我者即如來。只標三寶。攝一切法。常即法身。此標三點。攝一切法。樂即涅槃。此標四德。攝一切法。淨即無為。此標法界。攝一切法。然此諸義。不縱不橫。不一不異。不可思議。故得是義。故得是勝。次若欲下。勸修如文。指歸曰。上有三意。下設問也。上有執請疑之三意。何故獨贊執中無我。良次無我下答也。三意雖殊。執者只是執其所證無我之法。因執無我。請說真我。今昔二教並佛所說。何故斥云無我是偽。所以致疑。故云是執疑等本。故佛讚之。何故下約能讚以成四悉。世間儀式法爾須讚。今其數善初以小乘破外道。其諸比丘服用主善。先與後奪破小乘惡。因執小劣以成圓勝。捨解入理。故云四悉。次佛下分科引證。實義者。即是理。故證破理修習者。行語即言教。故引修習顛倒證行。此非實語證教。挾讚勝執者。道師解云。挾佛讚後便勝首執。謂佛實讚。佛意欲破且先讚耳。二乖善者。謂佛作真常而說乖我無常之善。此約比丘所計已法為勝。但由佛說真常之名。與彼常名相濫。故使比丘未達其義。謬破於佛。道師解云。此諸比丘）

聞佛令修常樂。却謂如來猶如醉人。見日月轉下結醉喻。云若有不修苦無常相乃至不名爲聖。即指修常等不名爲聖。故下文佛以醉譬還之。是汝自醉。非我醉也。聞他下合聞語不曉。自言下合自語不實。語意實錄。即是其義。經云未達良在於此。他不漩轉者。彼謂不修無常等想則同醉人。視物漩轉。佛謂他人所證妙理本常。而汝妄計無常。亦何異凡夫於無常中。妄計邪常。既是二邊。並名倒亂。故金剛錍云。眾生自於佛依正中而生殊見。苦樂升沉。既舉苦樂。常等例然。故經云。於非轉處而生轉想。豈非比丘但得醉亂之語。而不知義。其猶醉聞他語。不曉其意。自言善修等者。汝自謂善。既背中道。其實是惡。惡而稱善。何異醉人。語無實錄。亦是破其執無常等者。向躡云醉有二邊。一倒亂。二乖善。此即第二意也。故云亦是諸執偏空無常之惡。而來中道真常之善。轉想下云云者。汝以凡夫執邪常等爲醉轉。我亦謂汝執無常等爲醉轉。以俱乖中道。並屬倒亂。非其所是者。常樂是佛所證。故佛以爲是。而比丘反非。聞比丘昔破邪常。以修無常等名是否。答於昔名是。於今則非。且邊邪即中正。生死即涅槃。若弃邪常。別求寂滅。其猶捨波覓水。離器求金。非其所是。義在斯也。良由於醉者。由無明故。謂是爲非。是倒者過者。汝妄情所計。謂爲無我。真我本有。遍一切處。云何而言有我想者。憍慢貢高。流轉生死耶。比丘上言。若有不修苦無常想無我等想乃至多諸放逸等。今云憍慢貢高。即是放逸。故佛結過歸之。無有實義者。但有三修之名。而無勝三之義。汝向自言我等善修如是諸想但如醉言。實非善也。十門者。如釋序品。優婆塞章。十對治門。六行者勝劣雙修也。今但略對者。經中勝劣。各但據云三修而已。汝行八倒者。比丘但有無常等四。通言八耳。又偏真是變易生死之苦。而妄計爲涅槃之樂。故云苦者計樂。分段生死。即是三德。涅槃而妄計爲苦。而求出離。故云樂者計苦。常等例然。是則二乘具足八倒。經四顛倒法者。即界內界外各有四也。總結云四前自列八正。修即中道真常樂等。此常即是非常。非無常之常耳。初如文者。聞比丘正是四枯倒。何故佛以四榮倒廻之。而言於苦法中。而生樂想等耶。答此據二乘所證。則是四榮。就其所破。則是四枯。何者彼謂生死。是苦無常等。故滅生死。謂涅槃是安樂法等。故證涅槃。而不知所證。全是變易苦等。此則妄執界外生死之苦。以爲所證涅槃之樂。何異凡夫。謂分段苦。以爲樂等。故云汝諸比丘於苦法中而生樂想。餘三可例。若爾菩薩出假。應是四苦。答不例。菩薩出假。於生死苦。其甘如薺。正是四樂也。是知不了三諦圓融。要待見斯八倒。生理如空等者。已心妙性。一切

融通。尚無於兩。何況有異。只由違解有別。故使倒德兩殊。其猶水非清濁而撓之則濁。澄之乃清。無明癡汝者。小乘涅槃。全是無明。無明即苦。妄計爲樂。故唯四倒。非是四德。是故世間常等。通攝二邊。凡夫則以生死爲常二乘雖知生死無常。而取着涅槃。從是常例。出世常等。既是中道。名既混濫。故佛以世出世簡之。若教下。示生起次文之意。故知次文約字義簡者。是佛釋二乘伏難也。恐彼救云同名常樂。豈得斥我所證爲倒。我若是倒。如來亦倒。故約字義以判倒德。字謂名字。二邊顛倒。但有常名。既其違覺。永無常義。餘三准說。其猶鼠玉名璞。鼠有璞名。實無玉義。名義俱有。方是出世間。二乘出世。何名世間。答譬出分段。還在變易。故名世間。義如下者。即指第四。舉勝修大也。但有四倒三倒者。向舉苦空四倒。與常樂四倒。作答今舉三倒。釋前兩種四倒所由。由心想見。遂執苦等。及以常等。舊云下諸師異解。凡有六釋。初云三心無倒等者。心王分別。故漏心是倒。則心想見三。故屬於識。二是心所。隨心王轉。故自體無倒。又此違云。七識心體是心倒。妄取法相名想倒。於所取相。建立定實。名見倒也。次云緣心無倒者以識初起。但緣青等。總相故不成倒。次想心。想取境像。故成想倒。次受心領納前境。則成心倒。次行心起貪等煩惱。造作遷流。故有見倒。即百論類云。心王了其總相。心所了其別相也。但了總故。故識無倒。三云通到者。遍則四心各有三倒。則分此四心。主對不同。在文可見。四五二釋。亦是遍約四心。而成三倒。又見下第六釋。乃豎約凡聖。以分三倒。則見倒是見藏心。想是思藏也。問經文正斥無學。云何無倒耶。答無界內三倒。而有界外三倒也。雖文且從界內配義耳。今謂下。結示佛意也。妄謂心盡者。轉見思心盡。而無明心全在。故云心實不盡。無漏下。正示界外三倒義也。一無漏心。二空想。三偏見。故云故成三倒。由並三倒。妄執苦等。故一倒具四也。此顯現文。以四枯結數。故成十二。所以經云。世間之人。樂中見苦等。若准前文。如來亦以四榮廻之。通前則二十四倒。以四榮亦由三倒而起。故樂下以榮倒枯爲問也。四榮之名。既中邊通有。四枯之名。亦可例同否。故云出世亦然耶。答意可了。問有下四句分別。初且約四雙徵問。初約名義問者。此問由前而生。既許枯榮之名。通界內外。且如經云世間法者。有字無義等使云何約內外分別耶。云云者。應以四句分別世間常樂有名無義。以凡夫皆妄計故。出世無常。有義無名。以佛果必云常住。故約其方便。必示無常。出世常樂。有名有義。世間佛性。無名無義。以小乘外教。俱無佛性名義。故世間下。約三雙徵其四句。一世出世。二倒德。三勝劣。以向有名無義

四句。只是約世出世。而論世間即倒。出世即德。德爲勝修。倒爲劣修。故表特徵義。使合成四句。今義無壅。故云並應四句分別。言倒德非倒德者。非倒即德。非德即倒。應云倒。非倒。德。非德。文從便耳。此之三雙。下文自釋。出故不注云云。又世下各釋也。初釋世出世。倒德非倒德。四句文從合說義。以世等是處。倒德是修。行必依處。既無別體。故約義理。合明四句。若欲名字。各開四句者。一世。二出世。三世即出世。四出世即世。此約世出世明四句也。一倒。二德。三倒即德。四德即倒。此約倒德明四句也。名雖有異。義必無殊。故使疏言從合而示。言唯倒無德者。世間常樂凡小執計。是顛倒法。非真實德。此初句也。唯德無倒者。出世常樂諸佛證修。唯真實德。非顛倒法。此第二句也。即倒不倒者。此約理體而說。亦是約開顯而說。謂違邪皆中正。故世間四倒。即出世四德。指波即水。其理灼然。是則波是水之倒。水是波之德。故云世倒之德。此第三句也。起方下此約地位已上證四德已。隨機起應。示凡示小。故云起用也。是出世之德倒者。已證本理。故云出世。全真起應。即德是倒。故云德倒。有本德下倒字。或作例字。即屬下句之首字快耳。若爾則使上文不成句義。况下句不安例字。其文自成。或可於例字上。文闕倒字。餘一下諸義者。即生死涅槃。煩惱菩提。真妄縛脫。凡聖迷

悟等。並可例此。以爲四句。故云悉然。舊云下約古釋。以明勝劣四句也。謂一劣。二勝。三亦劣亦勝。四句劣非勝。句雖有四。義歸相望。但是勝劣。在文可見。第四句云非偏圓者。非偏則非無常之劣修。非圓則非常樂之勝修。故知向云常樂並指中道。非指出假也。今開下今師判屬三種止觀行人也。初文斥古。彼成四句以分勝劣。約法配人。全無所以。故云與論分別。單勝下判屬也。次第人即修漸止觀人也。初出三界。則用劣修。次止二邊入于中道。則用勝修。自淺階深。故前兩句。初則單劣。後則單勝。故屬次第行也。又中但云單勝者。從勝舉耳。雙勝修者。即勝劣兼用。故云雙勝。即向云雙修者勝也。是不定者。以宜劣則修劣。宜勝則修勝。用無前後。故屬不定止觀也。即止觀云。或指世界爲第一義。或指第一義爲世界等。非偏非圓者。謂初心即觀實相三諦圓融。即邊而中。故非偏。即中而邊。故非圓。如此修者。即圓頓止觀人也。注云云者。如向消釋也。其三行所以。如釋序品。優婆塞記中具明。經從以三倒。故下是大科第二。明無常倒歸之也。備有諸過者。謂生死非但無我。亦無常苦不淨。乃至有爲非但不淨。亦備餘三。但偏下。雖各備四過。而生死無我過甚。乃至有爲不淨過甚。故使經文各約一過破之。生死下我。以自在爲義。縛著三界。非自在故。無我繫閑下常以

下還爲義。二乘但證偏空。更須進入中道。迴趣邊改。故是無常。小道修諸苦行。欲捨生死之苦。而反更沉淪。故無樂果。有爲嚴素。染汙法身。故是不淨。偏舉下釋四勝也。如經者。即是我破無我等。引對義已。如經文。今通下約德體圓通。互融諸法也。如來則舉佛寶以收法僧。法身則指一修以已餘二樂乃四德中一涅槃。乃是安樂之法。既具其一。必具其三。無爲是法界異名。界即三諦。然此下。總攬諸義以成妙境。諸義即是三寶。三點三涅槃。三法界如此四義。只一心三法之異名。即一而三。故不縱不一。即三而一。故不橫不異。三一互融。名不思議。土佛理等。自他體用。如是體達。有字有義。名爲勝修。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離四倒者。則得了知常樂我淨。如來今者永無四倒。則已了知常樂我淨。若已了知常樂我淨。何故不住一劫半劫。教導我等。令離四倒。而見放捨。欲入涅槃。如來若見顧念教敕。我當至心頂受修習。如來若當入涅槃者。我等云何與是毒身。同共止住修於梵行。我等亦當隨佛世尊入於涅槃。爾時佛告諸比丘。汝等不應作如是語。我今所有無上正法。悉以付囑摩訶迦葉。是迦葉者。當爲汝等。作大依止。猶如如來。爲諸衆生。作依止處。摩訶迦葉。亦復如是。當爲汝等。作依止處。譬如大王。多所統領。若遊巡時。悉以國事付囑大臣。如

來亦爾。所有正法。亦以付囑摩訶迦葉。汝等當知。先所修習無常苦想。非是真實。譬如春時。有諸人等。在大池浴。乘船遊戲。失琉璃寶。沒深水中。是時諸人。悉共入水。求覓是寶。競捉瓦石草木砂礫。各各自謂得琉璃珠。歡喜持出。乃知非真。是時寶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於是大衆。乃見寶珠。故在水下。猶如仰觀虛空月形。是時衆中有一智人。以方便力。安徐入水。即便得珠。汝等比丘。不應如是修習無常苦無我想不淨想等。以爲實義。如彼諸人。各以瓦石草木砂礫。而爲寶珠。汝等應當善學方便。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復應當知先所修習四法相貌。悉是顛倒。欲得真實修諸想者。如彼智人。巧出寶珠。所謂我想常樂淨想。疏曰。次從時諸比丘去。是破其偏行。亦名酬請。文爲二。初騰請。後酬請破偏行。初騰爲三。一領前歎佛。二因歎正請。三要命結請。如文。從爾時佛告去。是酬請。又二。初訶不應。次正酬。初訶者。如來去住。非汝境界。汝既不能知佛往來。事須隨去。故言不應。次酬請爲二。初以人酬。次以法酬。汝前請住。正欲學法。今留人法。於學俱足。更何所請。人酬中爲三。一總付囑人。次歎人同如來。三釋歎。初二如文。第三釋中意者。如王委任大臣。巡者行也。佛欲巡行餘方。故委任迦葉。汝等當知去。以法酬請。又二。初酬請。次破偏行。初酬中有

法譬合。譬中從春時去。爲偏行作譬。舊云聞思修慧觀。又不會。今隨河西朗師。分文爲兩。先明起惑失理。後修學求理。初一句是起惑。春時者。本初物主。譬起惑之始。又因惑生解。故言春時有諸人等二句。失珠之處。舊云大池是無常教。朗師云。是生死海。浴字或作沿。多作浴。乘舩游戲。三句失珠之緣。舊云聞慧解淺。故云舩戲。河西云。患慢心如乘舩。五欲樂如游戲。失瑠璃寶。喻失佛性。舊或言失理。或失解。没深水中。一往没失非永失也。舊云。圓理猶在無常教下。故言没深水中。又佛性理爲患慢生死所没。不能得現。次是時諸人下。習解求理。爲二。先依昔教偏修。即是爲修。二明今教圓修。即是勝修。初云競捉者。即是偏修。無常苦觀。而習學之。瓦石即偏害譬苦。草木虚浮譬無我。砂礫水底。外外離散。譬無常。各各自謂。無非得理。次歡喜持出下。譬今教圓修。舊亦三慧。今意不爾。猶是偏修之末。明理未極。故言乃知非真。一往爲四。一悟昔非真。二由佛性力。令衆生悟。三明信解。四明慧光。即是得理。初文即今教是已方拱昔非。舊兩釋歡喜向前持出向後。莊嚴云。歡喜持仰前出。非真向後。今皆爲一句。次是時實珠下。由佛性力。皆明真修。此開今教。說於佛性。由佛性力令衆生悟。住水中者。佛性非遠。只在生死五陰身中。水澄清者。由佛性力。令衆生悟。三於是大衆下。明

一往信解。喻之如見。而未得取。如月形者。中道圓理。究竟無缺。四是時百慧見也。安徐者。衆在生死。如在涅槃。故言安徐。次汝等比丘不應下。合譬又四。先合偏修。次合圓修。三捷應當知下。重合偏修。四欲得真實下。重合圓修。此中經文。是留心處。故存舊解。請勿煩煩。今釋此章。諸比丘聞斷伊。未除舊執。謂佛無常。所以請住。雖信法常。未信佛常。只緣請斷。意猶從舊。佛訶其舊執。云汝等不應作如是語。佛酬其請新。故言所有正法。悉付迦葉。如來躡謝故去。迦葉機興故付。内同佛德。外委大臣。乘正法教。乃指圓伊而作依止。酬其所請。此中爲學新伊者設。故言法付迦葉。下文爲不學新伊者設。故言迦葉無常。不堪付囑。各各爲緣。今初以法酬請中爲二。一法說破。二譬說破。法說者。汝欲學新伊。應改迷生信。猶存偽執。真法不發。故云汝先修習無常苦者。非是真實。次譬中又二。譬合。初如春時去。先明執迷失寶譬。次明求得不得譬。亦名有方便譬。無方便譬。春時者。本初俱新。通從時也。譬五塵六欲。是耽湎之境。諸人者。總譬執迷之徒。在大池浴者。大池譬生死河。浴譬恚慢愛憎等也。乘船譬乘諸業。游戲譬著可愛果。失瑠璃寶者。譬無解。因於執著。慧解潛沒。故言失耳。故此章破伊夫爲便。非先解後失。著於舊解。義言失耳。没深水中者。生死陰覆也。從是時諸

人去。爲方便。求解不得作譬。諸人者。通是迷途。別擬三修。患失入水者。若於初教。義如入水。求覓是實者。作劣三修。競捉瓦石者。證三爲真。自謂得者。言佛滅度。歡喜持出一句。譬上稱歎衆違。第一善修無我。内執在懷。故言歡喜。向佛稱歎。故言持出。譬上封執生疑之意。乃知非真者。爲有方便求解得者作譬。譬聞今教。破昔理行非實。方知苦無常等。偽同瓦礫。故言乃知非真。都從上來。合作六意。共清求得之文。次寶珠者。珠是本有。非適今也。而衆生著諸沈没水底。拙觀雖求。竟不能得。即理實珠。以聞小教。知前不實。知字知義。始自今經。即名字實珠。是時實珠。猶在水中。以珠力故。水皆澄清者。觀行實珠。依教觀理。理爲所詮。故言猶在水中。能詮如所詮。所詮如能詮。故言以珠力故。水則澄清。於是大衆。乃見實珠。故在水下。舉如仰觀。虚空月形者。相似實珠。仰觀於月。彷彿類珠。似解鄰真。故言乃見。相似位明矣。虚空譬相似常。月圓譬相似樂。月光譬相似淨。非上非下以上。此下自在無閡。譬相似我。是時一人譬分證實珠。以一名人。人得其門故言一人。方便力者。道前圓修。安修者安於生死。作涅槃觀。微妙正觀。徐詳審諦。不昏衆水。不動心波。與理相應。即取得實珠。此約六位。顯有方便勝修之人。求得實珠。約伊義使。汝等比丘者。合得失兩譬。又二。而後兩番

合者。初番合三修得失。後番合四修得失。處用此意。偏歷諸法。皆有勝兩雙修也。故文云。在在處處。常修我想。常樂淨想。豈獨今經非止一境。顧處成觀思之。　措歸曰。經委身去住者。四例全在。故名委身。佛若去世。例從詐破。梵行豈成。故欲隨去。非汝境界者。機興則住。機息則去。是則去而常住。住而常去。故非二乘所知。不能知往來者。汝既不知。佛是不來而來寧得隨佛。不去而去。進行餘方者。此方機盡。他土機熟。不捺而應。故曰進行。經遊巡。即天子巡狩。省方觀民也。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分科云。初酬請。次破偽伊者。破伊即在酬請中。此乃判科處科顯意耳。箴是文誤。琉璃梵語也。具云吠瑠璃。此云遠山珤。然此二字。本不從玉。即因水流。黏離字耳。從玉者。後人所加。故文選吴都賦云。致遠流離與珂珬。書注云。流璃珂珬。皆寶名。自遠至也。字並無玉。非永失者。反妄即是。故非永失。偏修之末者。謂總別念是偏修之初。無學羅漢爲偏修之末。但證偏真名爲末極。一往下列四章。初是改惡。後三生善。道是真修。今教至昔非者。此謂二乘既聞此經常樂。方知昔學無常爲非。舊兩釋者。此段前後指舊釋者。皆是疏主。自叙河西之義。對明常途所解。故云舊釋。若云河西自引

舊釋者。且此經既翻。河西最先達解。更無舊人可譯。又如引華嚴者。且借更生乎宋初。道朗出在晉末。豈於百年已前。預指華嚴所解耶。此皆雖主因使引之。今皆下正指河西義為今也。謂數師出乃知非真。悲為一句也。今師即以乃知非真。自為下句之始。明真修者。通指下三。俱是真修也。此開下正示第二章也。由佛性力者。開於今經詮於佛性。遂悟己身本有。故云今悟。亦是由佛性理內熏之力。復是由佛性教外熏之力。內外和合。遂令開悟。在水下。正合。喻義。水澄下。以澄清喻悟。此恐約開慧。次信解即忍慧。慧光即修慧。而未得取者。取者果。即喻證。若然者。前二是修。後一是證。以慧見是取得。故即初地也。所雖指後三。通名真修。何故以三慧配釋。又分修證耶。答對劣是偽。故勝是真。何妨通名真修。別分三慧。又大乘對小。通曰真修。若約行淺深。仍有真緣二修之異。緣在地前。真惟登地。真修是則從證。緣修別得修名。故分修證。於義無失。此皆符順他義。作此消通。處在生死者。如晉譯華嚴云。菩薩於生死。最初發心時。一向求菩提。堅固不可動。此即初地也。先合偏修等者。講者應揀取經文。對當古義。今無重滯。是留心處者。此段譬文。正是如來破彼疑執。顯示理體。以明勝修。即是請者。行者留心發解之處。故雖廣引古釋。對斷今義。而曾猜懷。故滅後

輩無以頻重為據也。今釋下。今師正解也。文中先結示前事。以主比勝從諸比丘去。乃至外委大臣。秉正法教是結示前事。以人喻義。未除舊執者。謂佛口親說常。既近入滅。身還無常。所以請住。以此觀之。舊執未捨。從乃指下正生起此段也。所以先人次法者。人能弘道。故先以人喻。人若無法不堪住止。故次以法喻。即指圓教。是人所弘法。乃知迦葉是有法之人。故云乘正法等。各各為緣者。此讚後斥。各為攝緣。迦葉大得始於無異。所以斥為無常者。此乃寄高斥下。令捨偏入圓。亦名有方便譬等者。有勝修方便。則求得。無則不得。耽湎者。耽文云。耽樂也。湎沈於酒也。愛惜等者。恚慢愛惜。恚是鈍使等。取利使也。可愛果。即人天果報也。故蕩即頻燋。非先解後失者。無始本迷。非先悟而後迷也。但以著人天安樂。今圓解不生。故以夫寶為況。通是迷途者。以諸人通譬九界俱迷也。別擬下約今佛意。正破二乘。別擬小乘三修也。初教即三藏。證三為真者。由修故證。即無學也。都從上來者。既約六即明義。故前失寶。又求不得。皆為理即所收。大寶下約六即正釋。即故凡亦必具。六故聖唯在佛。是故始凡理具而不曉。無懸取無怯終。聖在佛而無上慢。以生自大。此六即義。起自一家。深符圓旨。永無來過。特釋者。多增上慢。文字者。非功上人。皆由不曉六而復即。非適今者。

適。始也。一念三千。本自具足。非始今有。而來下凡小迷倒。日月不知。初句即六道凡夫。明前失寶經文也。拙觀下。次明小乘聖人。但見偏真。不證中道。如執瓦石。竟不得珠。此約前求不得經文也。即理寶珠者。擬九界悉是理即。今就經意。從正從難。且至二乘。文雖若是。義必九界。乃至別人。離達求中。亦是拙觀。以開下明名字即。是釋乃知非真一句經文也。若約二乘果人。果位即入相似。進入乃即封分真。今約六凡。及小教初心。次第入住開名識體。故云知字義。是騎下觀行即。初心觀在名字中。五品開發即此位也。依教觀理者。以水喻教。以珠喻理。能詮下初句。明教契於理。次句明理應於教。其若水涵於珠。珠清於水。文字解脫。觀照相應。非上非下者。珠在水底。故非上。猶如仰觀。故非下。以上比下者。以天上之月。比水下之珠也。以一名人者。即經云。有一智人也。一即心性妙理。從一生智。故云一智。境智和合。故名為人。是則一即法身。智即般若。人即解脫。此乃相似三德也。人得其門者。圓理虛通。人悟其理。故云得門。通一切處。無非門也。亦取法華。使有一門。而復狹小義同。但彼以取之。難者得狹小名。今疏云。一人即是證理之人。故云一人。而不云智字者。境智相冥。其體一故。道前圓修者。真道之前。故曰道前。即相似位中。三觀圓觀。不起法愛。名方便力。不發教

水者。不滯能詮也。不動心波者。不起無明也。此即安餘其與理相應者。三德似顯。故經云。即便得珠。此約下結示也。問何故不明究竟即耶。答分證究竟。高下雖殊。得珠義一。同是果故。同證理故。祕密藏。初開發故。阿字門攝後位故。所以經云得珠。總收二即。有方便勝修者。謂由名字觀行。而入相似勝修也。求得寶珠者。約證究竟人也。理即在迷。全無方便。相帶雖舉。言約六位耳。合三修得失者。即經云。不應如是修習。無常苦想。不淨想等。此斥劣三為失。故即提喻帖合。如彼諸人等。即以瓦石等三。喻三修也。文因劣修證三無為即瓦石等。今世行經本。於苦字下有無我二字者。蓋後人謬添。經次等下。此勸勝三修為得也。故云常修常觀淨想。世行經本。於常修下有我想二字。亦是謬添。自非一家。科為三修得失。何以辨經文之說偽竟。開經說可前。何故疏文引經。亦云常修我想常樂淨想耶。答後人傳寫不知所以。依彼經說。輒加我字。若加二字。即是四修。疏主科為三修。復成率謬。觀撿北遠疏經。亦只云處處常修常觀淨想耳。後者至得失者。經云四法相亂。患是顛倒。此言其失也。前三且除無我。以無我是違能觀。故且除之。今言四者。能所俱違。必須至四。以破能觀。至不可得。乃證無為故也。四法不同。故云相亂。全是無明。故云顛倒。經從欲得真實已去。

（明四修之得已。若修如夫珠。勝修如得珠。故云得夫。三四俱覆。應用此意等者。應以三四得夫。歷事兩修。俾出處語默。書懸凡聖。不離己心。故云通歷諸法。三諦牙融。即有兩種。即邊故劣。即中故勝。故云皆有等也。故文下按文為證。三修既合處處。四修豈不然耶。故按此一文通證二段。以此二段。通覆諸經。故云豈獨今經。以諸經所談豈離常等。是知四德是一法。佛說種種名。故於諸經。更立異字。非止一境者。總歷六塵通起六作。或隨文託事。或約義附法。以明二修。故云顯處。攝歸心境。故云成觀。方見山家顯途。戒觀義有所憑。識今思之。意在此也。所以今疏明義。顯觀心者。只由經文。多論觀法。或談所破之惑。或明所顯之理。覽者聞者。封滯渠主。憒明事相。仍存觀解。即如釋序。解偷離家法。釋純陀品。偏袒右肩。乃至釋第二十六。經世務法。俱約觀心。只由初學者。易主封滯。故法伊人。經事重理。故其破偏伊一段乃是虗科。意如前釋。）爾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諸法無我。汝當修學。修學是已。則離我想。離我想者。則離憍慢。離憍慢者。得入涅槃。是義云何。佛告諸比丘。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咨問是義。為自斷疑。譬如國王。闇鈍少智。有一醫師。性復頑嚚。而王不別。厚賜俸祿。療治衆病。純以乳藥。亦復不知病起根原。雖知乳藥。復不善解風冷熱病。一切諸患。悉教服乳。是王不別是醫知乳好醜善惡。復有明醫。曉八種術。善療衆病。知諸方藥。從遠方來。是時舊醫。不知咨受。反生貢高輕慢之心。彼時明醫。即便依附。請以為師。咨受醫方祕奧之法。語舊醫言。我今請仁以為師範。惟願為我宣暢解說。舊醫答言。卿今若能為我給使。四十八年。然後乃當教汝醫法。時彼明醫。即受其教。我當如是。我當如是。隨我所能。當給走使。是時舊醫。即將客醫。共入見王。是時客醫。即為王說種種醫方。及餘技藝。大王當知。應善分別。此法如是。可以治國。此法如是。可以療病。尒時國王。聞是語已。方知舊醫癡闇無智。即便驅逐。令出國界。然後倍復恭敬客醫。是時客醫。作是念言。欲教王者。今正是時。即語王言。大王於我實愛念者。當求一願。王即答言。從此右臂。及餘身分。隨意所求。一切相與。彼客醫言。王雖許我一切身分。然我不敢多有所求。今所求者。願王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不得復服舊醫乳藥。所以者何。是藥毒害。多傷損故。若故服者。當斬其首。斷乳藥已。然無復有橫死之人。常處安樂。故求是願。時王答言。汝之所求。蓋不足言。尋為宣令。一切國內。凡諸病人。皆悉不聽以乳為藥。若為藥者。當斬其首。尒時客醫。和合衆藥。謂辛苦醎甜醋等味。以療衆病。無不得差。其後不久。王復得病。即命是醫。我今病困。當云何治。醫占王病。

應用乳藥。尋白王言。如王所患。應當服乳。我於先時所斷乳藥。是非實語。今若服者。最能除病。王今患熱。正應服乳。時王語醫。汝今狂耶。為熱病乎。而言服乳能除此病。汝先言毒。今云何服。欲欺我耶。先醫所讚。汝言是毒。令我驅遣。今復言好。最能除病。如汝所言。我本舊醫。定為勝汝。是時客醫。復語王言。王今不應作如是語。如蟲食木。有成字者。此蟲不知是字非字。智人見之。終不唱言是蟲解字。亦不驚怪。大王當知。舊醫亦爾。不別諸病。悉與乳藥。如彼蟲道。偶得成字。是先舊醫。不解乳藥好醜善惡。時王問言。云何不解。客醫答王。是乳藥者。亦是毒害。亦是甘露。云何是乳。復名甘露。若是乳牛。不食酒糟。滑草麥麩。其犢調善。放牧之處。不在高原。亦不下溼。飲以清水。不令馳走。不與特牛。同共一羣。飲食調適。行住得所。如是乳者。能除諸病。是則名為甘露妙藥。除是乳已。其餘一切。皆名毒害。尒時大王。聞是語已。讚言大醫。善哉善哉。我從今日。始知乳藥善惡好醜。即便服之。病得除愈。尋時宣令一切國內。從今已往。當服乳藥。國人聞之。皆生瞋恨。咸相謂言。大王今者。為鬼所持。為是狂耶。而誑我等。復令服乳。一切人民。皆懷瞋恨。悉集王所。王言汝等。不應於我而生瞋恨。如此乳藥。服與不服。悉是醫教。非是我咎。尒時大王。及諸人民。踊躍歡喜。倍共恭敬。供養是醫。一切病者。皆服乳藥。病悉除愈。汝等比丘。當知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亦復如是。為大醫王。出現於世。降伏一切外道邪醫。諸王衆中。唱如是言。我為醫王。欲伏外道。故唱是言。無我無人。衆生壽者。養育知見。作者受者。比丘當知。是諸外道。所言我者。如蟲食木。偶成字耳。是故如來於佛法中。唱言無我。為調衆生故。為知時故。如是無我。有因緣故。亦說有我。如彼良醫。善知於乳。是藥非藥。非如凡夫所計吾我。凡夫愚人。所計我者。或有說言。大如拇指。或如芥子。或如微塵。如來說我。悉不如是。是故說言。諸法無我。實非無我。何者是我。若法是實。是真是常。是主是依。性不變易。是名為我。如彼大醫。善解乳藥。如來亦爾。為衆生故。說諸法中。真實有我。汝等四衆。應當如是修習是法。（疏曰）（第三從尒時諸比丘去。是破疑執章。文為兩。初勝後破。初轉其昔教行用理。如佛先說教也。而修學者修也。離我慢等。用也。入涅槃者。理也。行理等已破竟。諸勢相成。正意在教。昔教若是。今不應非。今教若是。何不早說。就破為兩。先歎問。次答。答又二。先譬。後合譬為四。一譬四倒病。二譬三修藥。三譬三修病。四譬四德藥。就初為六。初倒病者。王是也。內闇常淨。外舉我惑。貪[illegible]取樂。是為病者。次來倒師者。外道。著常淨為碩。著我邪為患。邪病師）

也。三信受邪倒。謂厚賜侍從。信邪術也。四純用乳藥者。附藥也。色白是常味甘是藥。滅潤為我。稀藥是淨。即邪藥也。五亦復不知自是邪也。六是王下。亦不自知病。王不飜者。是病者。不知是倒病也。七略對竟。重更釋大。王者。王領為義。如受化者。亦有使義。譬之為王。無明為闇。蕃鄉為死。世智為少智。醫譬外道。其實不能治病。而亦欲為衆生纏潰。春秋傳云。心不則德義為頑。口不誦忠信為嚚。外道亦爾。內無真解。外無巧說。佛祿者。受化衆生。供養外道。純用乳藥者。總明藥少病多。俱不知藥病。不知病起根源者。衆生三毒八倒。由於取相。取相轉於無明。其所不知。不知病也。雖知乳藥。是不知藥。佛假說我。稱計即藥。乃言青白黃黑。風冷熱病者。返藥大所。風前填。冷前熱。熱前黃。是王不別者。何但不知藥。亦不知病。次復有明醫者。譬三脩藥。大為三。初說明醫。二治病緣。三正治病。初文明醫曉八術。一治身。二治眼。三治胎。四治小兒。五治創。六治毒。七治邪。八治身內。合佛。如八正道。能治八倒病。今通論醫有十種。一者治病。但增無損。或付致死。空見外道也。吝付惡法。善法賊亡。惡命亦死。二者治病。不增不損。常見外道也。投巖赴火。不生禪定。不能斷結。三者唯損無增。即世醫所治。瘥已還發。斷結外道也。四治病。瘥已不發。所治不徧。即二乘也。五者雖能具徧。而無巧

術。六度菩薩也。六者治無瘡瘢。而不能治必死之人。通菩薩也。七者治難愈病。而不能一時治一切病。別菩薩也。八者能一時治。不能令使本。圓十信也。九者。能一時治。兼令使本。而不能令過本。圓中心也。十者能一時治。使令過本。圓後心也。今之明醫。即第十醫。通達常無常等。二為雙衍。即是八術。火從是時舊醫去。是治病緣。為二。初明後異。明為三。一明生業。二明學業。三明化緣。初明生業者。明如來託生王宮。猶如生子。而衆生不知咎受。反生貢高。如文。次明學業者。乘羊車學書後國譯武服。遠遊為諸阿羅羅。六年苦行等。四十八年者。中阿含云。就外道學。必先給使。四十八年然後與法。宗師云。自佛出世。凡五十許年。法華已來。至涅槃時。始明大本。前三時教。唯明此身成佛。然則本身。然師弟之數。必自終身。則猶是外道弟子。故言四十八年。從法華已來。則有本身。所餘二年。始非其弟子。此解太淺。又開善云。四十即四禪。八年即八定。六卷云。四年八年治城云入禪中。各有六行。厭下苦麤障。攀上勝妙出。合四十八。依天台止觀中四見為根本。一見三假。一假四句。一見十二句。四見合四十八句。即是邪法。四十八年。三共入見至者。是化緣問。然外道實無觀機之智。邪化先出。故言是闇。次是時客醫為王說去。即是使異。又為二。初少異。後頓異。初文云。醫方者。如

為提謂說五戒。文關三歸。扶藝者。即是神通。如瑞應中明。治國療病者。三歸翻邪入正。譬如治國。五戒治五惡。譬之療病。又歸戒者。皆能翻邪治惡。神王聞已。即是歸正。驅令出國。即是捨邪。從是時客醫去。即是頓異。又二。先觀機頓異。次設教頓異。初觀機中。有問有答。實非顯於二往後也。初求頓者唯觀一切教之機也。次王即答者。根緣冥對。石胃身分者。石千助使。譬初教中無常苦使餘身分者。譬後機教。並皆隨順。此即已有大機意也。又解石胃譬我見。餘分譬諸惑。作此解者。於初教便欲客醫言。我不教多者。此重睹機。但唯須初教一機。多傷損者。我見生惑。妨害事多。若聞五教。猶被計我。當斷善根之首。猶死者。以解斷惑。此是壽終。以惑障解。此名猶死。時王答言下。衆生受化。後傳未聞。即上中下。皆得悟也。次命時客醫去。即正施教。此中衆五味者。即五門觀。辛譬不淨。苦譬無我。鹹譬無常。甜譬空。醋譬苦。三異後不久下。正治衆生。復起無常之病。前破邪常。說無常教。衆生不解。定執一切皆是無常。還復成病。譬如癡人。謂鹿為馬。智人語言。此鹿非馬。雖知鹿無馬。而執無馬。何處復有無為耶。故無為是病。起無常倒。復有多種。一謂佛果無常。此病多見。二謂生死無常。此病雖見。何者生死。即是真常佛性。既謂無常。寧不是病。大云。王復得病者。衆生病也。文為二。一正起病。二根緣扣佛。初如文。次即命。是醫下

根緣扣佛。如遣使命醫。古本云。我今病重。困苦欲死。四醫占王病下。說今真常四德之藥。文為四。一往為說。二衆生不受。三如來重說。四衆生方受。初文又四。一正說。二開權。三顯實。四病藥相治。初即如來。正為說常。次我於先時下開權。古本云。所斷乳藥。是大妄語。今經治定。止言昔非實語。明昔權宜說非究竟。三今若啟下。顯實。即顯今時常樂之教。四王今患熱下。病藥相治。無常譬火。能燒世間。故言患熱。今圓常之藥。猶如乳味。能治熱病。次時王語醫下。衆生不受。即前諸比丘執不受常住之言。文中有四。雙驚雙譏。如來衆外道狂耶。是一驚。熱病是一驚。故云雙驚。狂謂失心之病。今驚如來為是失本無常之解。熱病者。是驚如來為更起於邪常歟耶。汝先言毒。今云何服。即是雙譏。汝先言毒。今云何服。即是以昔譏今。今既令服。先邪言毒。即是以今譏昔。迴互此語。即兩譏也。欲欺我耶者。還成上意。三先醫所贊下是毀訾如來。如來誤我。驅逐舊醫。四如汝所言下。衆外道。如文。三是時客醫下。如來重說。即是此中。破執釋疑。文中有四。一止其所說。二正為釋疑。三重問。四重答。此初即一往止其所說。次如蟲食木下。正為解釋。又二。先譬後合。此中通體是譬。今更為譬作譬。明外道猜計之我。偶與正我名同。而非解理。如蟲食木。次大王當知下。合譬可尋。三時王聞言下。重問。四答

醫咨言下。重咨。又二。先唱兩章門。次釋兩章門。初唱章門者。初明毒藥邪常章門。二明甘露真常章門。次云例是乳下。釋兩章門。又云。先廣釋甘露。後明解毒藥。所以爾者。既廣釋甘露。反此即毒。不勞繁文。就初釋甘露章又三。標釋結。初標可見。次若是乳中下。釋章門。舊解七事。初事者。本明於乳。而言牛者。欲明乳從牛出。譬教是佛說。此言牛者。為譬于時。不食酒糟等。後或大牛。其乳則善。譬為菩薩時。已不起斷常。異時多德諸法師云。酒糟能令乳醉。以譬五欲之愛。滑草滑利。則譬利使。參然麁澀。以譬鈍使。興皇云。酒是真水。糟糠則無。譬猶說求真。無復真味。又云酒清淨在上。糟沈濁在下。譬斷常。高下滑草。譬食欲。參然譬瞋恚。次其積綱善下第二事。明後有善好眷屬。放牧之處。第三事所行境界。不高不下二解。一云慢心為高。愛心為下。又云二乘為高。凡夫在下。飲以清水下第四事。明唯有般若清水。無戲論亂動。不與持牛下第五事外。譬持牛是無乳之牛。內合諸惡知識。斷常之人。不受中道圓常之教。即是持牛。飲食調適下第六事。舊云禪定之水。譬之如飲。智慧資糧。譬之如食。明定慧二事。並得所宜。又云正以此慧方便自資。不令失所。飲言調適。行住得所。第七事舊云。精進勤策名為行。取捨調停欲言住。又云常在中道平正。故言行住得所。次除是乳已下釋毒藥章門。今明是義不然。何者既舉甘露。破於毒乳。應辨常義。破於無常。何用利鈍兩使。釋滑草參然。復將於己。以良人解。高原下濕。此與舉關斷見恚。何異共二乘無我我所。何殊用於無常。如何破病。今所不用。今釋七事。牛譬教主。即實法身。常身。舍那尊特。異於無常丈六。乳譬常教。此乳亦名醍醐。下文云。牛食忍草。即出醍醐。是其義也。酒糟者。酒譬無為定。糟譬有為定。佛不雜無為禪三昧。如不食酒。不味着俗諦三昧。如不食糟。滑草參然者。涅槃智易得。如滑。分別知難生如然。佛智非一切智。非道種智。其積綱善者。得中道理。柔和善順。不處高原下濕者。不以涅槃為證。不以生死可住。飲以清水者。非五欲淤泥。非無明闇濁。離此二邊。即佛性清水。不馳空真。不滌俗假。不與持牛同群者。持牛無乳。譬無慈悲。明佛有不共慈悲。飲食調適者。入空為飢。出假為飽。中道不入不出。即不飢不飽。行住得所者。住秘密藏是住得所。二鳥雙遊是行得所。如此釋者。符經合義。常破無常。文理俱會。豈與他同。四從爾時大王下。眾生受化。又四一。受教得化。二餘人不受。三重為說。四方信受。初文前自信受。後更得化。即上根人。自得解已。得化中下。皆喻得悟。次國人聞之下。中下不受。三王言下。重復得化。四爾時大王下。上中下根。俱時領悟。次汝等比丘下合譬。

上本有兩藥兩病。今此合中。但合兩藥。不合兩病。所以然者。本疑雜教。有說不說。若昔非者。即不須說。今若是者。何不早說。今用此意除疑。為邪常故。不得早說。今常復破邪常病。故只得說於昔空無常。今直合兩藥。今於教門可解。故不復言病。文中。初合無常之藥。後合真常之藥。上譬中。先明始同。後明本異。今涅槃合。此先合始同。今言如來為大醫王。正合前時有明醫。曉八種術。出現於世者。今合從遠方來。次降伏一切下。合不異。初合斷異。即合共入見王。說種種醫方。及餘技藝。治國療病等。次欲伏外道下合明異。即此教異。無我無常。合前和合諸藥。謂辛苦鹹甘味。次比丘當知下。合此教意。前結外道之非。後結今教為是。為調眾生。為知時故。須說此無。三如是無我一句二解。一云此語向後。二云此猶屬前。有因緣故合前真常之教。合後又三。第一正說。二簡外道之非。三說如來之是。　指歸曰離我勝者。經離我想是破見。離憍慢是破思。經是義云何者。佛既昔勤修學。何故今斥為非。經善能諮問者。有疑能問。發解非遠。是故嘆也。下經云。若人生疑心者。能破煩惱。論語明君子九思。疑思問居其一焉。王是也者。王譬眾生內闇。則惑覆妙性。我威。則妄起我見。如王無聖策。徒縱暴威。如受化下。如昔身子目連。俱受外化。而亦各有弟子。譬外道者。即富蘭那等六師也。亦欲下。為宇平擊。欲得眾生強請。作醫師也。春秋下左傳也。彼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難引從省言不測者說也。內述四德故無真解。外闕四辯故無巧說。傳祿者。俸與也。所以奉百官也。藥少。則純用邪常。病多。則三毒全在。佛教說我者。以我淨等名。本出佛教。以先佛法滅。外道竊用其名。而生橫計。謂即色是我。離色是我等。下。明幻祿辟牛。即其事也。云云者。下疏云。婆羅門神白。刹利神青。吠舍神赤。首陀神黑。今云青者。恐字悞。風擊動故喻瞋。冷凝滯故喻癡。熱焦渴故喻愛。然此三毒。通界內外。界內可知。界外者。淨名疏云。取涅槃即貪。捨生死即瞋。迷實諦是癡。界內宜用無常藥治。故須斷乳。界外宜用真常。藥治故須服乳。外人不達。純用邪常。故云一切諸患。悉令服乳。何但下。謂眾生宜唯不知。四倒之藥邪。亦自不知。三毒之病重。明醫者。西土內眾。外道各有五明。內五者。一聲明。二醫方明。三咒術明。四工巧明。五因明。外五前四同。最後是符印。明曉八術。故曰明醫。西土有醫。未知其始。此方則始於黃帝也。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典醫療疾。周官云疾醫掌萬民之疾病。物理論曰。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姓名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

由䟽能知天地神祇之氣能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疢之輕重而量藥齊之多少貫徹達微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治毒者謂治毒藥及毒虫所傷等治邪謂邪氣鬼病知星者西上望師欲堅占星若是火星金星昴星閻羅星濕星滿星病亦難治亦占日占時占伏人等廣如第十八卷梵行品所明云云者中道八正雙治二邊謂非生死故治界內四倒非涅槃故治界外四倒即下文第十堅能一時治也但增無損者故或不除新或更生恣行下釋上義也由來空見撥無因果謂得無礙無惡不造故曰恣行此乃但增無損也古有北地禪師禪嫌欲為道蓋此翻也善法下釋或時致死義也謂初薄得空解謂證無生染欲既多空解亦失故云悲命亦死廣如止觀隨自意又破去竟見境等所明新或不生故不增故惑不除故不損投巖下釋上義以苦為道望得涅槃不行惡法即不增也不生下結惑全在即不損也斷結外道者即用折伏心得上界定用世智斷結如鬱頭藍之類此即能除故或後不退新故唯損無增若已不發者得盡智無生智惑永不生故云不發不同外人後失禪定後更起惑如雖暫君不免重發所治不遍者但破見思二惑全在故云不通入但能自度不善化他故云不遍五者下無學四門化他益物名為無遍非學阿術名無巧術六者下即色是空不須析破名無痛惱觀法雖巧而不能治必死二乘地人今生佛性七者下雖愈病即無明惑二觀不能破故曰雖愈斯必次第入地方破故非一時八者下圓伏無明麤惑自落故云一時未證中道故亦復本九者下初住已去一破一切破無明永斷故能一時已證中道故亦復本真猶諸病頓差後本安康言中心即以相似為初心故初住乃至等覺悉名中心後今過本者初住迴顯始見本性既名復本故究竟顯得過本名以在真因上故其猶非但復本安康抑又色力過舊醫之良者豈勝言哉二鳥雙遊者以高下共俱喻聖凡一致諸受者左傳云諮問善道為諮反生育高者如彼二仙使居師位以佛為資即育高也又如陳如品明六師白王等羊卑下端應經云太子年七歲而索學書乘羊車詣師門特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咨其志講武者端應云至年十歲妙才益斷太子有從伯仲之子二昆弟長名調達次曰難陀然而自恃常懷嫉意諸戲後園的附鐵鼓俱挽強而射之太子每發中的徹鼓二人不如以為鄙恥乃至調達撓象撲之太子接象擲牆外使無恐傷脫冠遣馬者至年十四遊觀東南西門見病老死悲念天下有此三苦憂不能食又王為增妓女以娛樂之至年十

七納瞿夷為妃後遊北門見沙門像即迴車還齋思不食念道清淨不宜在家至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即呼車匿徐令被馬天神捧舉踰出宮城到王田樹下又前行見王五道大神次逢獵人乃脫身寶衣貿鹿皮衣到前下馬遣車匿還即脫寶冠及著身衣悉付車匿太子已被鹿皮變服而去車匿牽馬還宮事備瑞應上卷詣阿羅羅者中含第五十六羅摩經云佛在鹿母堂告諸比丘我為童子時年始十九往阿羅羅迦摩羅所問言依汝法行梵行可不答言無不可云何此法自知證仙言我度識處得無所有處即往遠離處修證得已更往仙所述已所得仙問汝已證無所有處耶我之所得汝亦得耶即共領衆又自念此法不趣智慧不趣涅槃是故更往鬱陀羅摩子所云我欲於汝法中學彼答無不可問曰自知證耶答曰我度無所有處得非想定我久證得便修得之乃至領衆等此即依附舊醫以為師範也經師範者謂法溫故知新曰師尊嚴能憚曰範者按說文云規模曰範經卿今者卿之言慶也亦美善之稱耳故古之相謂為卿如彼周小道安識門人九章皆云卿等出家後世判斷君王命臣下之稱也釋四十八者先異解宗師者即僧宗法師也五十許年者三十成道八十入滅故云五十也前三時謂一有相教即阿含二無相教即般若三方等抑揚教四法華同歸教五涅槃常住教華嚴是頓五時是漸備是外道弟子者以此身為太子時曾為阿羅羅等弟子故以法華之前未斷遠本故所餘二年者意謂如來在世第四十九年方說法華今家援菩提流支云佛成道後第四十二年說法華即彼經云四十餘年也餘有二年故云餘年若判八年不應言餘宗師所釋既無憑准故疏主破云太漢開善治城皆約所表而開善依憑舊譯故但以四八合法治城據此現文故有四十八數依天下明今釋疏主之意若約事釋須準阿含若約表法定依智者對古示義故指天台即破法偏中破見假中百單四見後四見具足四見今約具足論之故成四十八謂四見各四則成十六一一三觀故四十八所言三假者謂因成假相待假相續假止觀云法塵對意根生一念心起即因成前念後念次第不斷即相續待餘無心知有此心即相待上因成約外塵內根相續但約內根相待豎待滅無之無又橫待三無為之無少異頓異者初為提謂說人天教明三歸五戒離邪向正故云少異次為五人說三藏教明無常苦無我不淨以破常等故云頓異提謂五戒者此準提謂經說若依瑞應亦只三歸如瑞應下卷云佛定意七日不動不搖樹神念佛新得道樂坐定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勸令飯佛時適

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過。車牛皆躓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謂。二名波利。心生恐怖。禱神請福。神勸賈人。和麨蜜上佛。佛念古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四王遥知。各上佛一鉢。佛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佛受麨蜜。普諸賈人。汝當歸命於佛。歸命於法。方有比丘僧衆。汝當預自歸。即受教名三歸。故知今云五戒者。依提謂經耳。文隣三歸者。瑞應云。佛起到文隣瞽龍無提水邊坐。定意七日。光照水中。龍目得開。自識如前見三佛光明。目觀得見。乃至化作年少道人。稽首問佛等。佛告龍王。汝當後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比丘僧。即受三歸。於畜生中是龍爲先。見佛經本文。隣字皆作隣並之隣。恐是梵語。雖作鱗介之鱗者。字誤耳。文隣若是梵語。故不可以文彩解義也。即是神通者。降魔時現神通也。亦如瑞應。轉行第一備引。此皆鹿苑前事。故今經之少異。前之初教之機者。即藏教機也。即如瑞應。明佛爲文隣說三歸竟。即念衆生難度。意欲默然。梵天致請。佛可天意。念誰可度者。便度五人等。根緣冥對者。宿種小大之善。與相相關也。後機教。即通別圓也。應歷五時。以辨機發之細。言已有者。謂鹿苑驗聞。初教而已。冥有三教大機。故使方等轉發。成通教者。冥得別益。法華涅槃。同歸一實。但在鹿苑。大機且生。小機已熟。又關下但約感解。故唯在

初教。我見主宰等者。我見即身見。以立主宰。故所以邊邪判使等惑。悉隨身見而生。以此潤業。招感生死。傷法身。損慧命。故云妨害事多。若聞下。此明附佛法。及佛法中起見者。小教破我。而翻起我執。謂我能觀無常等。此則不稟勅令。故服其乳。若清喻中。故服斬首者。罪由教犯。雖小必刑。即向書判故無小也。以惑下。以見思惑。障真空解。盡其天年。謂之壽終。不盡天年。謂之横死。上中下悟者。即初教三乘悟道也。五門下。革寺汙穢。故譬不淨。苦味過迫。故無我。醎味改常。故無常。甜味可口。如空無礙。醋酸醋相故苦。衆生不解者。即指二乘。爲衆生也。故以癡人譬之。五陰如鹿。真常如馬。五陰遷變。妄計爲常。如彼癡人。謂鹿是馬。智人喻佛。佛初成道。說陰無常。如言鹿不是馬。雖知下。正喻二乘執無常也。雖破邪常。復執無常。如雖知鹿處無馬。便執其無爲馬。殊不知自有真馬也。故肯云。何處等。是知無馬之言。且爲破執。無常之教。且爲除倒。豈有無便是馬。空即極理耶。故無爲下。謂無爲爲馬。既是於病。執空爲證。故成顛倒。起無下。明起倒之境。佛果已證常義易明。人佛果是常。則教亦說。如云。因雖無常。而果是常。故小乘執計佛果。以爲無常。其過顯著。故云易見。二謂下。凡夫生死。遷變宛然。是以小乘執爲無常。今云無常是病。則義隱難見。是知佛果理事俱常。故病易

見。生死唯理是常。故病難見。何者下。微釋。生死即常。以顯小執。生死是事。真常是理。事即理故。無常即常。波水空花。喻意可曉。理性本常。妄謂無常。豈非病也。生復得病者。即是小機。執無常等四。以成枯病。問。向舉鹿馬以喻執情。今云生死無常。即佛性常。豈應鹿便是馬耶。答。有二意。一者智不難喻。如雪山喻象。豈求尾牙。滿月譬面。等責眉目。故不可以鹿馬事別。以難真妄體同。二者猿爲消遣。如韓子曰。衛嗣君云。夫馬似鹿者。而題千金。有百金馬。而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謂馬形似鹿。而此鹿即爲可喻。真理成妄。而此妄即真。鹿馬名殊。體性本一。以此道理。義或可然。命者名也。既云命醫。理當遣使。根緣和佛者。即前四段中。初大衆請也。因苦下。正因雖在。而執空爲證。故云欲死。科云三譬三修病者。即前科。正起病文也。前蹤文虛科而已。四醫下。叙意分科。一往下。即四段第二如來答中。略談三點等。二下。即第三比丘疑執。三下。即第四破除疑執文也。四下。即請比丘於今得解也。古本即此經明昔權宜者。由汝昔計邪常。故權說無常。而破汝執。猶云鹿不是馬。豈無真馬耶。遂成上意者。昔語若實。今則欺誑。今語若實。昔則欺誑。銷我下常樂既是。則外道何辜。而昔如來訶我斥彼。經定爲勝汝者。佛既先解無常。今乃解常。故知不如外道。

元自說常也。爲譬作譬者。爲舊醫譬作。虫道譬也。與正我名同者。其猶周鄭二璞。璞名雖同。而玉鼠兩異。初即毒藥等者。如世間乳。善惡性別。惡乳令人橫死。故名毒藥。善乳資益身命。故曰甘露。米時多得者。謂萬德悉備也。諸法師者。通指諸家。同作此解。無復真味者。如食酒糟。實無酒味。斷常高下者。斷見着空如高。常見計有如下。參然者。參差鐵切。參錄也。犄牛者頓野王云。犄牛也。又無偶也。飲食調適者。餘紂鵝切。食。青考經本食。或作饑。於偽切。今明下。今破也。切句總非。何者下示正義。應辨中道真常。以破二邊無常。生死邪常。實無常也。故所破無常。狀于二邊。何用下責古非。矜已者。孔安國云。自賢曰矜。纔者說文云。相輕易也。即責前解云。慢心爲高也。下濕者。濕。似入切。尒雅釋地云。下者。曰濕。字體從水。公羊傳曰。下平曰隰。字體從阜。故二字並通。若古云二乘爲高。凡夫在下。義稍可然。故無所破。此以下。但得以小破邪義耳。既乖經意。故今不用。今釋下明今解也。丈中皆約中道。對破二邊。以釋經文。真常甘露之義。往祕密藏。則三諦俱寂。二鳥雙遊。是三諦俱照。經始知乳藥。善惡好醜者。即上根聞佛重說。方知常名雖同。邪正天別也。經悉是醫教者。即上根吾於中下。謂我所傳。悉是佛說。二云下。謂如是無我四字。猶屬前科。從有因緣。故云方是合前譬中

男叫。顯四德樂義。故云合前真常之教也。合後又三。者且依初衆。以如是無我四字。合在後文。以分三段也。經說諸法中。真實有我者。即同下經。一切法中。有安樂性義也。只由十界依正。悉我自心。三諦常融。四德無滅。故雖舉我。理必該三。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九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一百九十九　十二先

原

太原府

支郡　石州　忻州　代州　平定州　保德州

奇嵐州

親領縣　太原　陽曲　壽陽　榆次　太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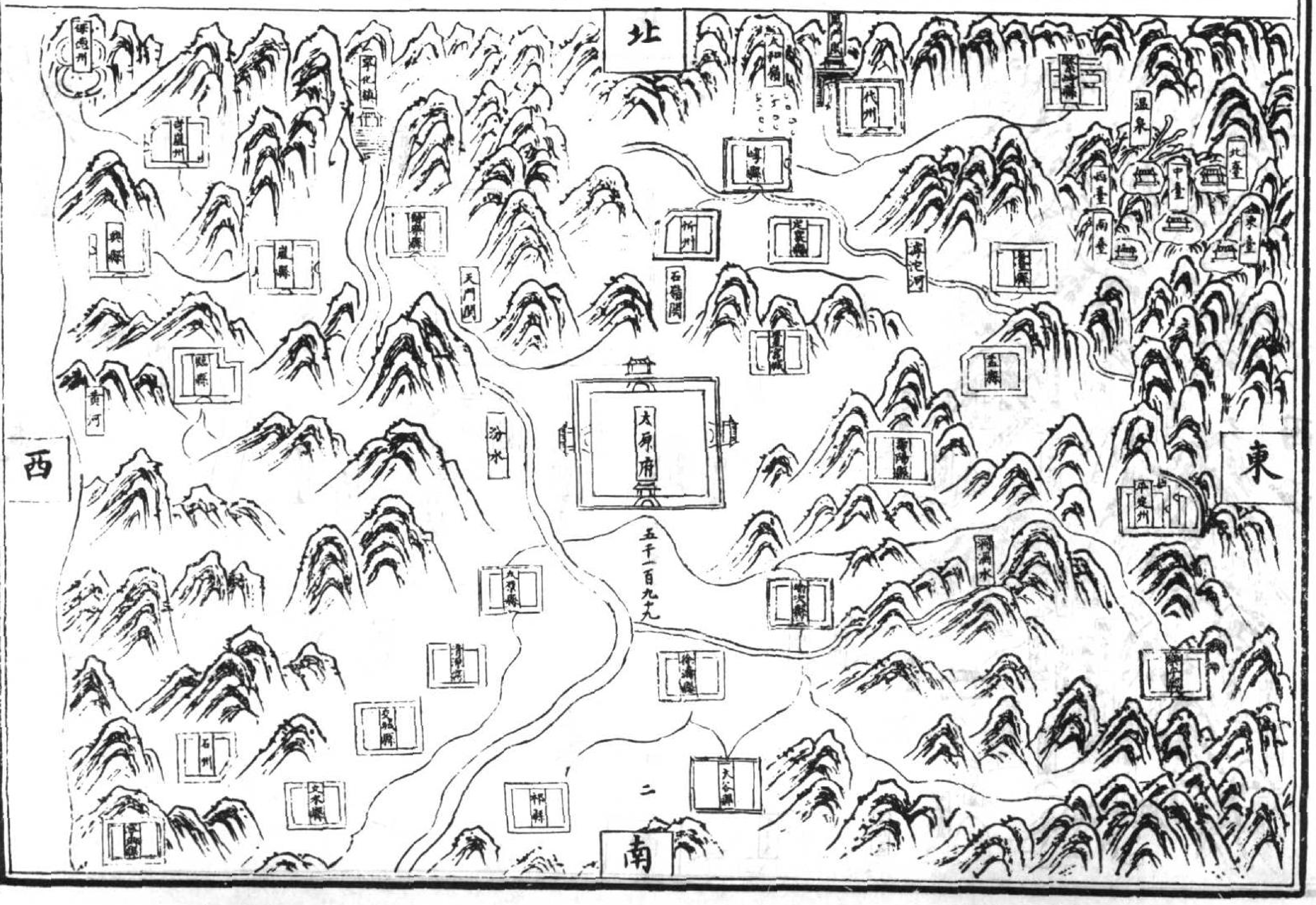
祁縣　清源　徐溝　交城　文水

靜樂　盂縣　臨縣　河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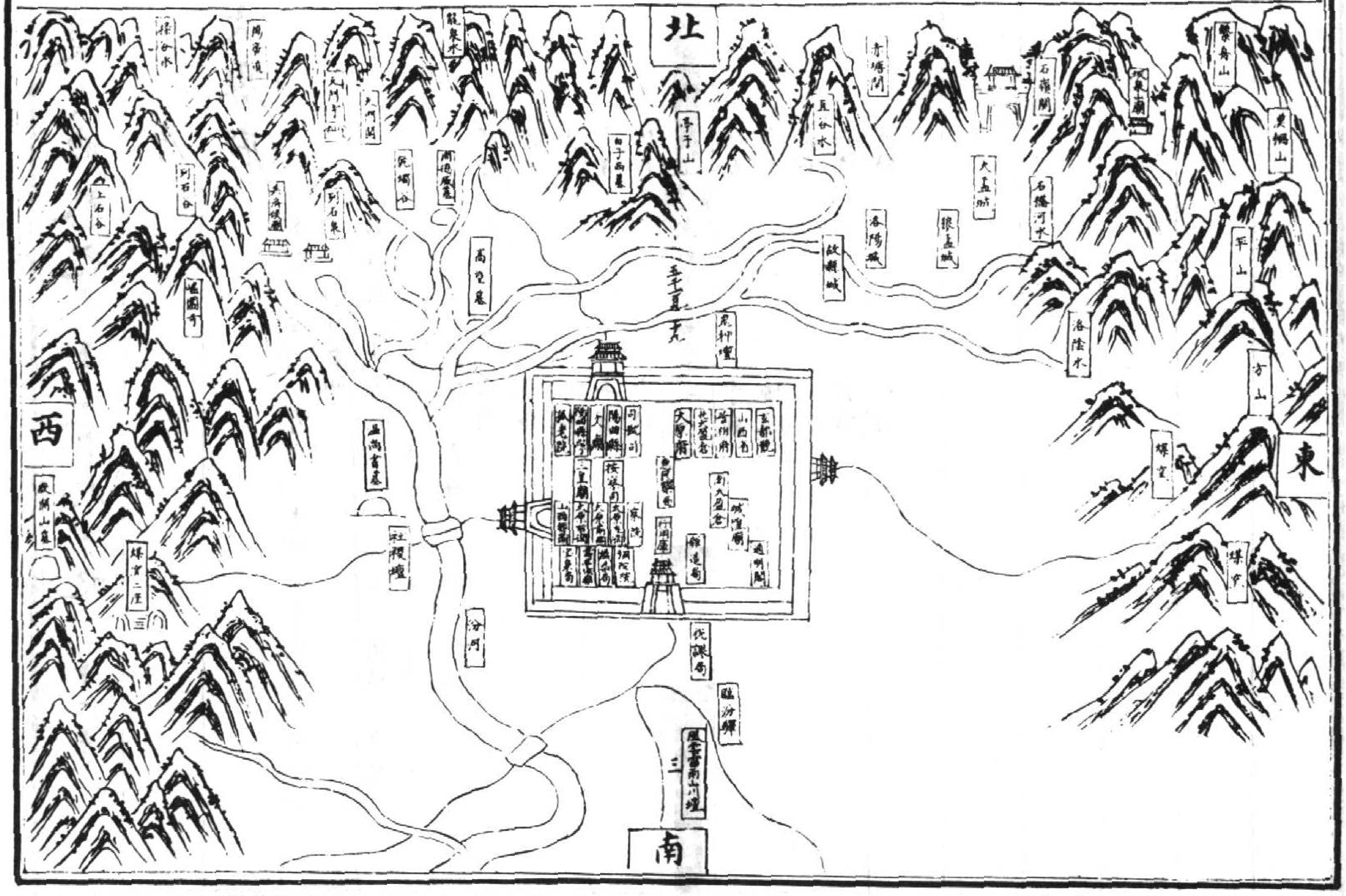
建置沿革　至到
城池　風俗形勝
户口　田賦
土産　土貢
坎野　山川

祠廟　寺觀
宮室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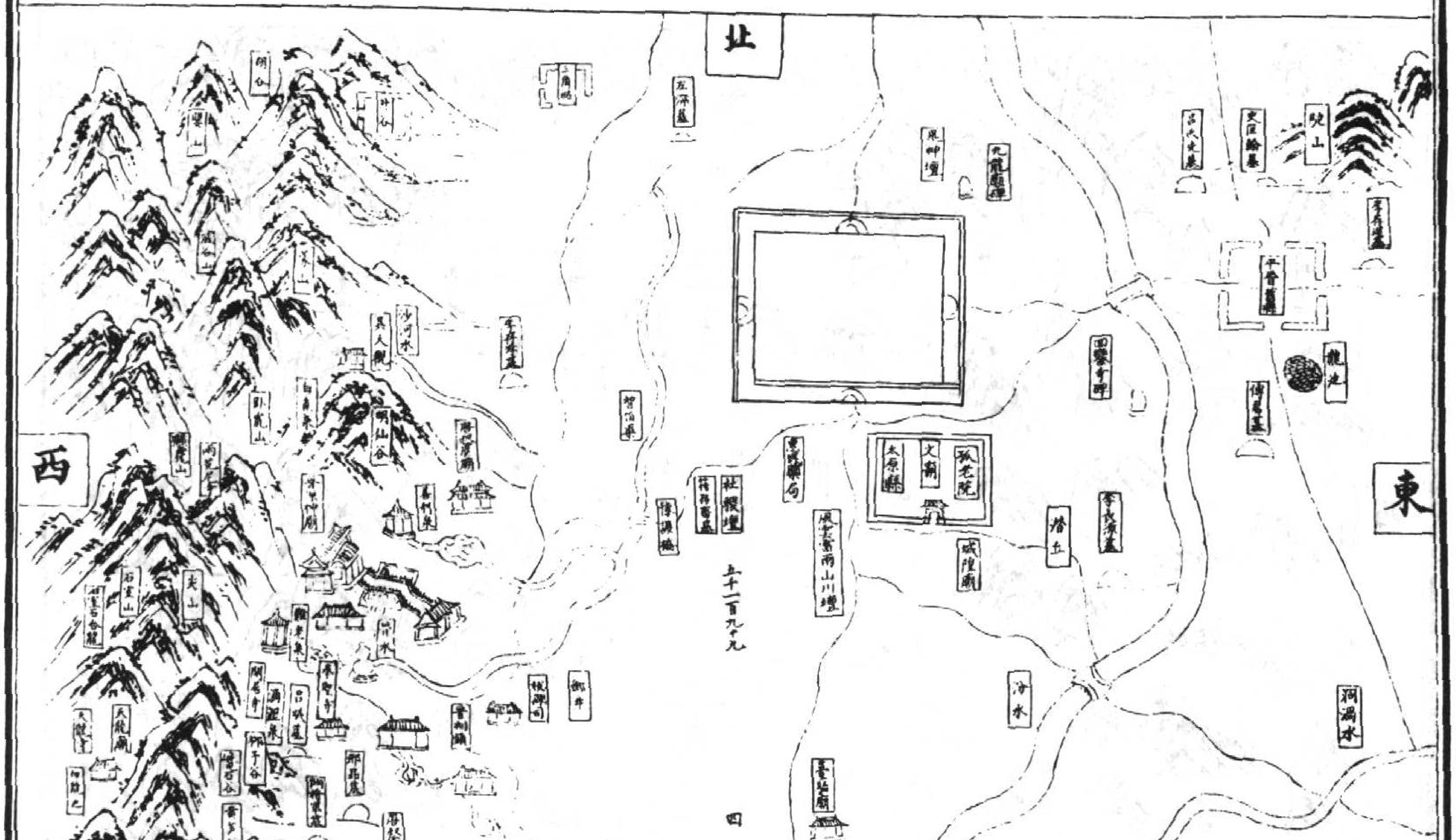
太原府總圖


北
保德州
奇嵐州
興縣
嵐縣
臨縣
黃河
西
天門關
汾水
忻州
石嶺關
崞縣
代州
溫泉
北臺
西臺
中臺
南臺
東臺
定襄縣
滹沱河
盂縣
太原府
壽陽縣
平定州
東
五千一百九十九
太原縣
清源縣
徐溝縣
榆次縣
洞渦水
交城縣
石州
文水縣
祁縣
大谷縣
二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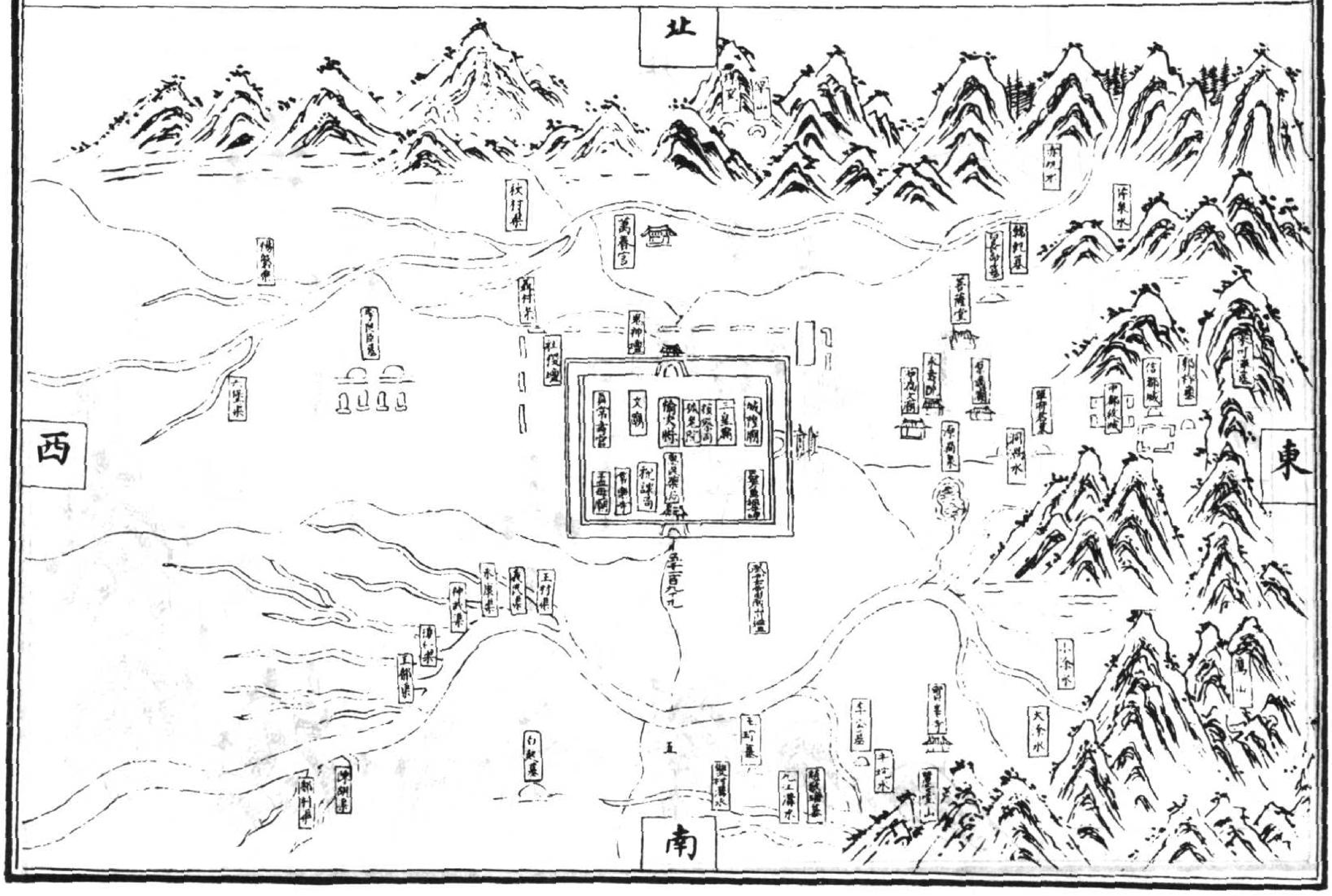
陽曲縣圖


北
南
西
東
汾河
臨汾驛
方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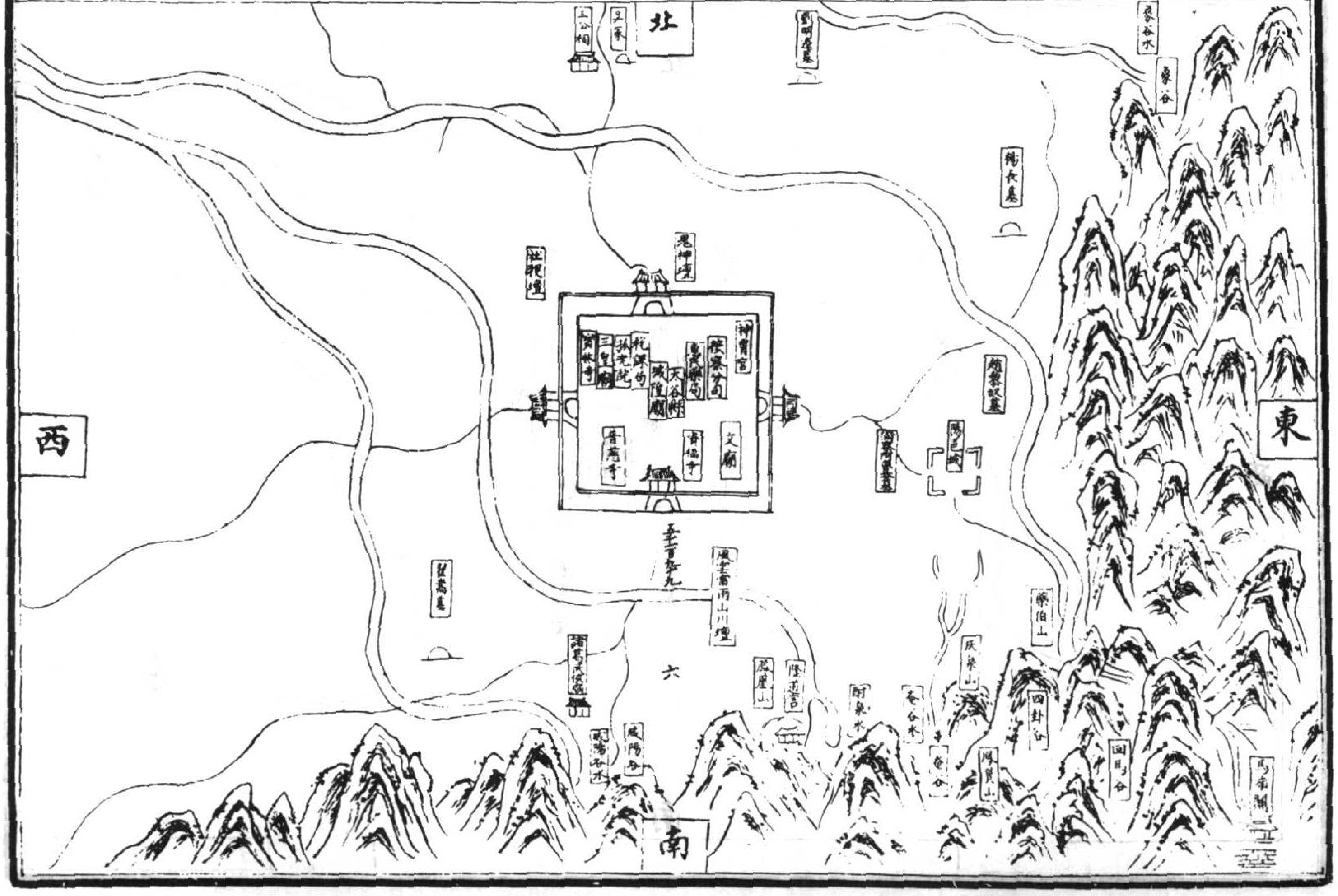
太原縣圖


北
南
西
東
太原縣
文廟
城隍廟
汾水
洞渦水
龍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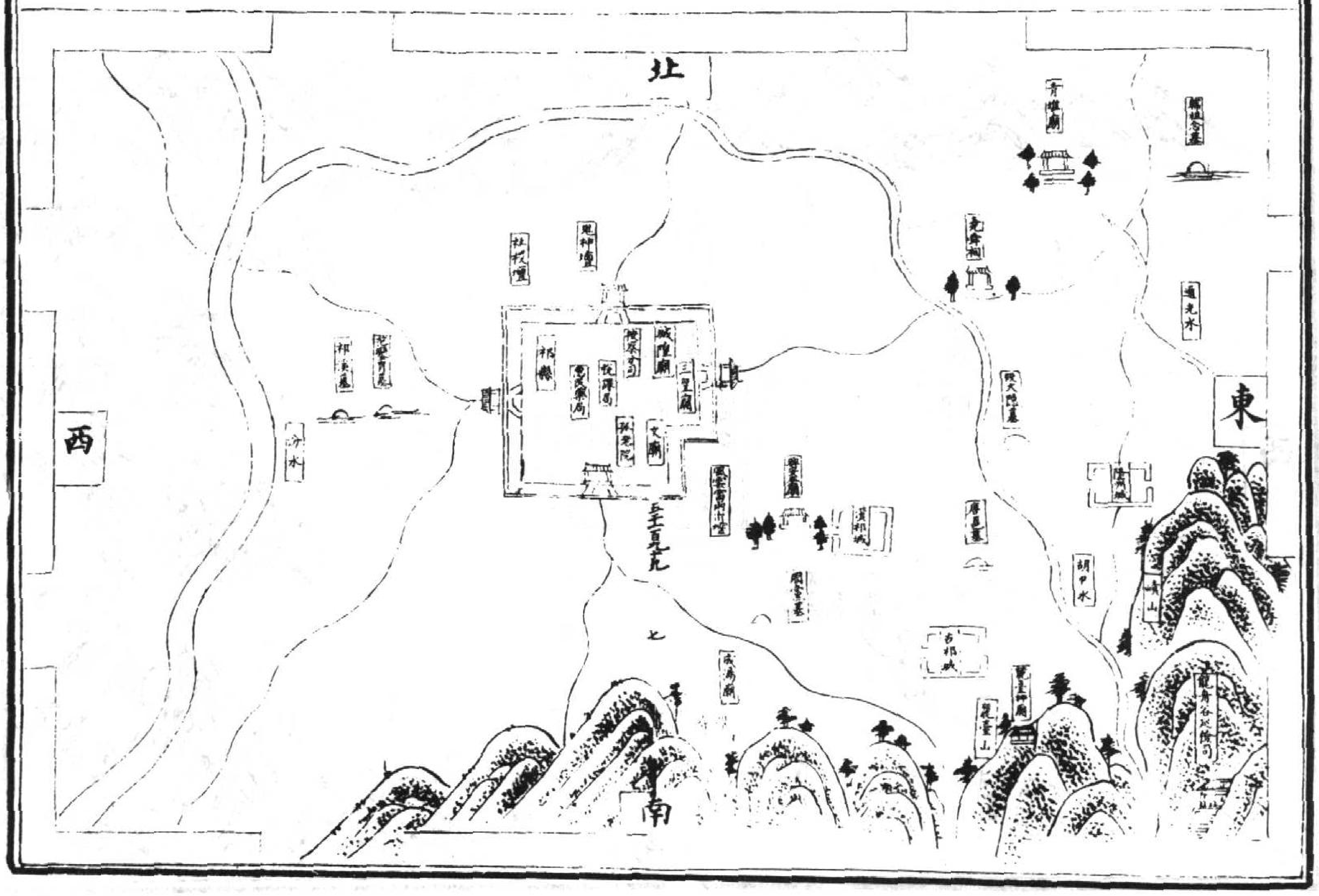
榆次縣圖


北
西
東
南
萬春宮
鬼神壇
社稷壇
文廟
榆次縣
城隍廟
三皇廟
五嶽廟
王村東
風雲雷雨山川壇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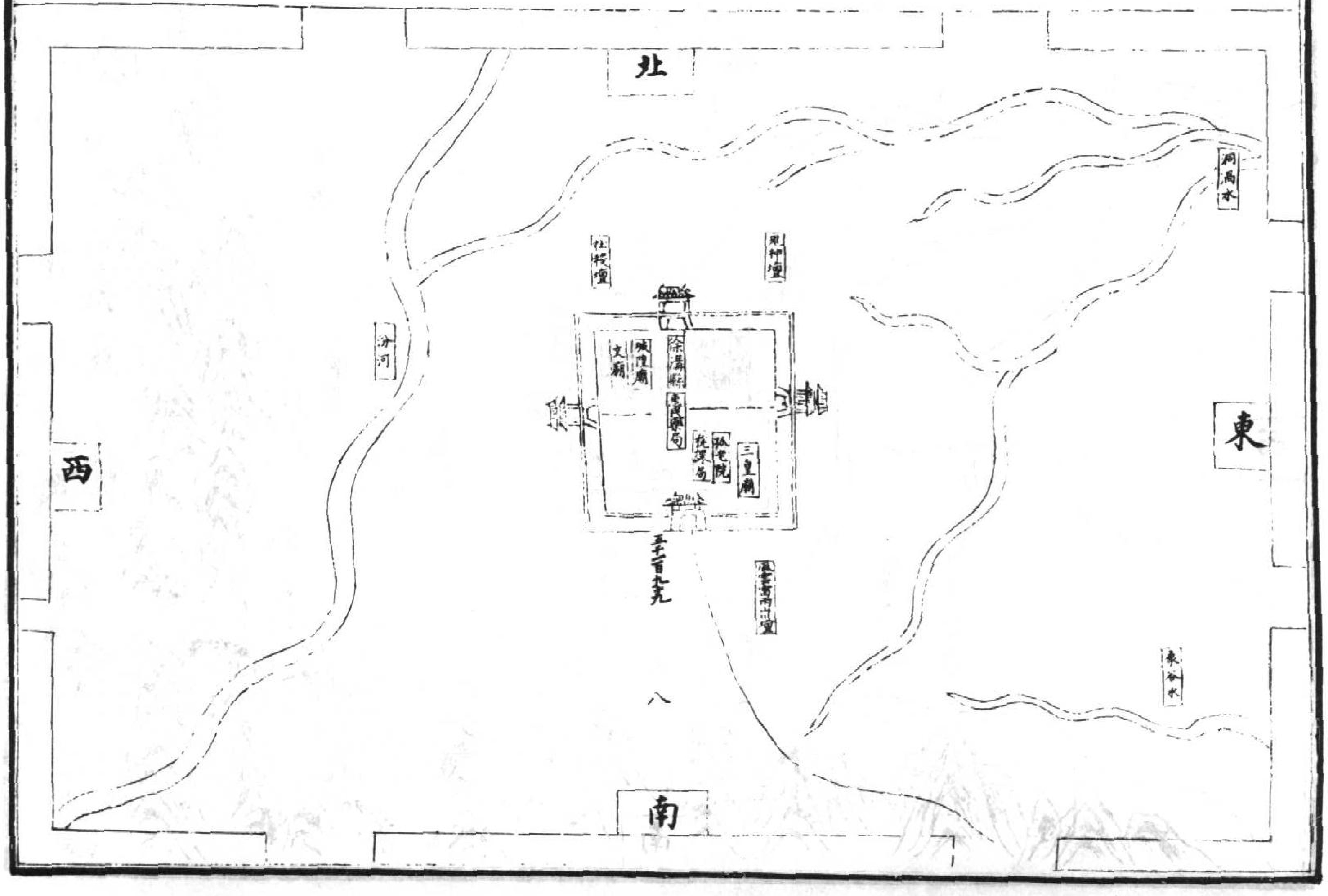
太谷縣圖


北
西
東
南
鬼神壇
社稷壇
神霄宮
三皇廟
太谷縣
城隍廟
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象谷水
象谷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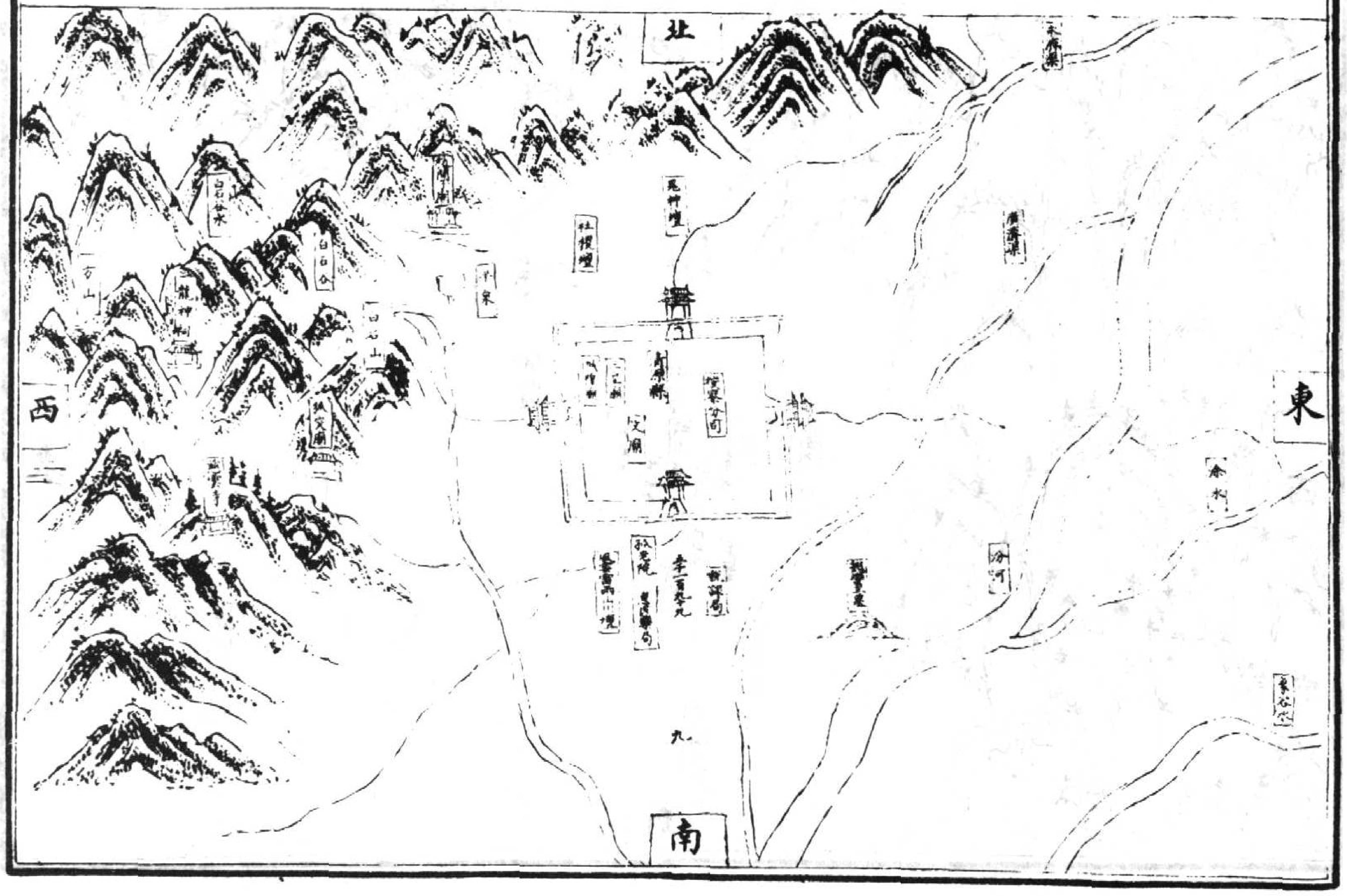
祁縣圖


北
西
東
南
社稷壇
祁縣
城隍廟
三皇廟
惠民藥局
孤老院
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五千一百九十九
七
汾水
祁奚墓
胡甲水
古祁城
龍舟谷巡檢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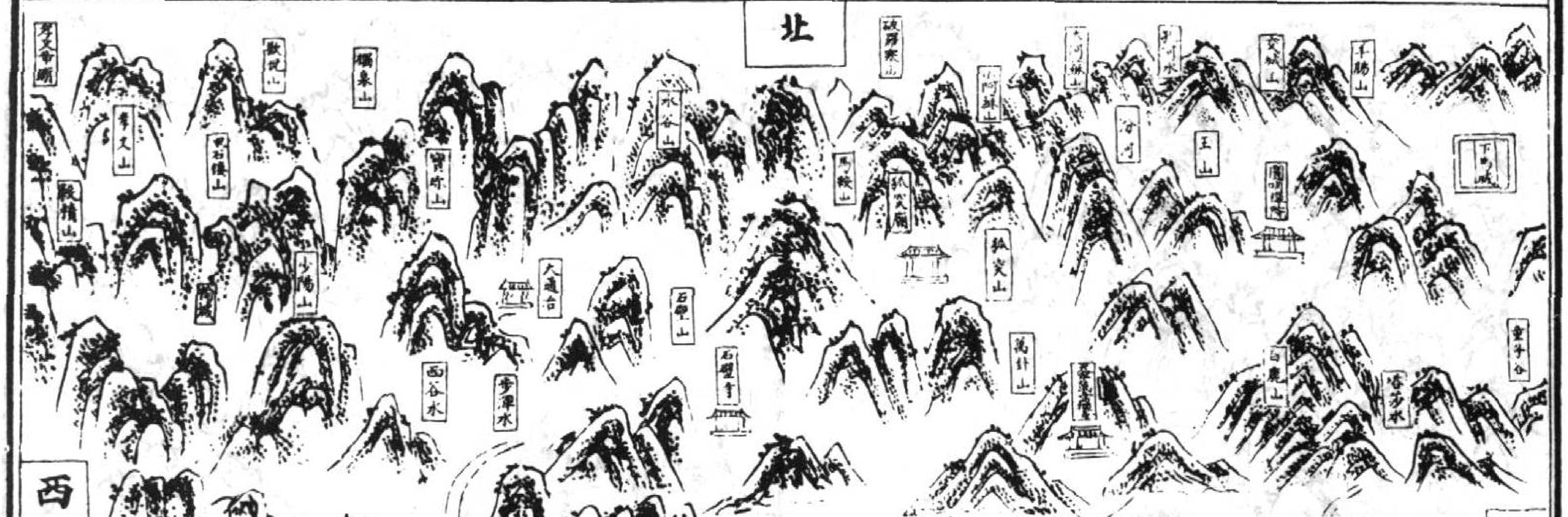
徐溝縣圖


北
西
東
南
社稷壇
徐溝縣
城隍廟
文廟
惠民藥局
孤老院
三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五千一百九十九
八
汾河
洞渦水
象谷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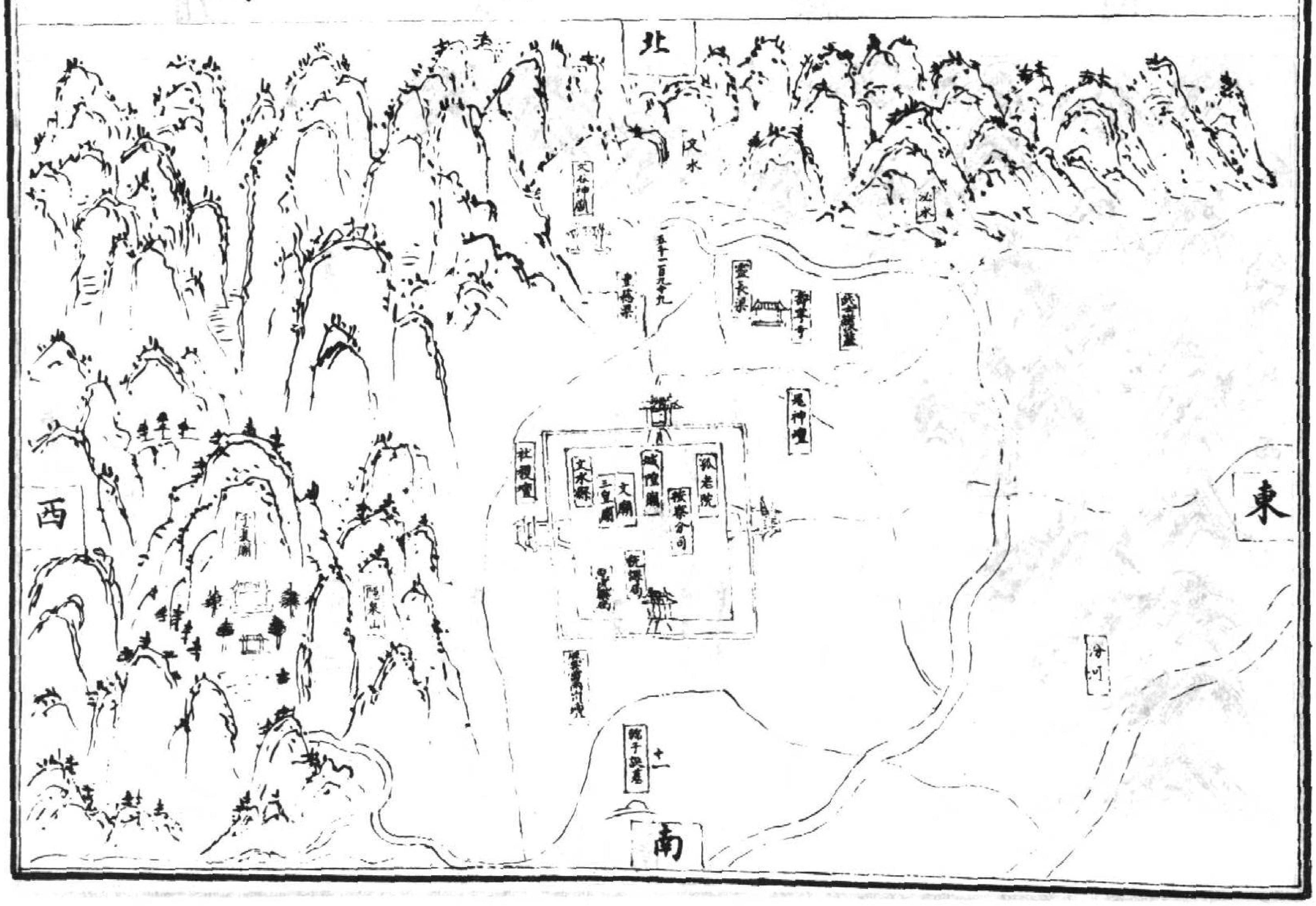
清源縣圖


北
西
東
南
白石谷
社稷壇
文廟
汾河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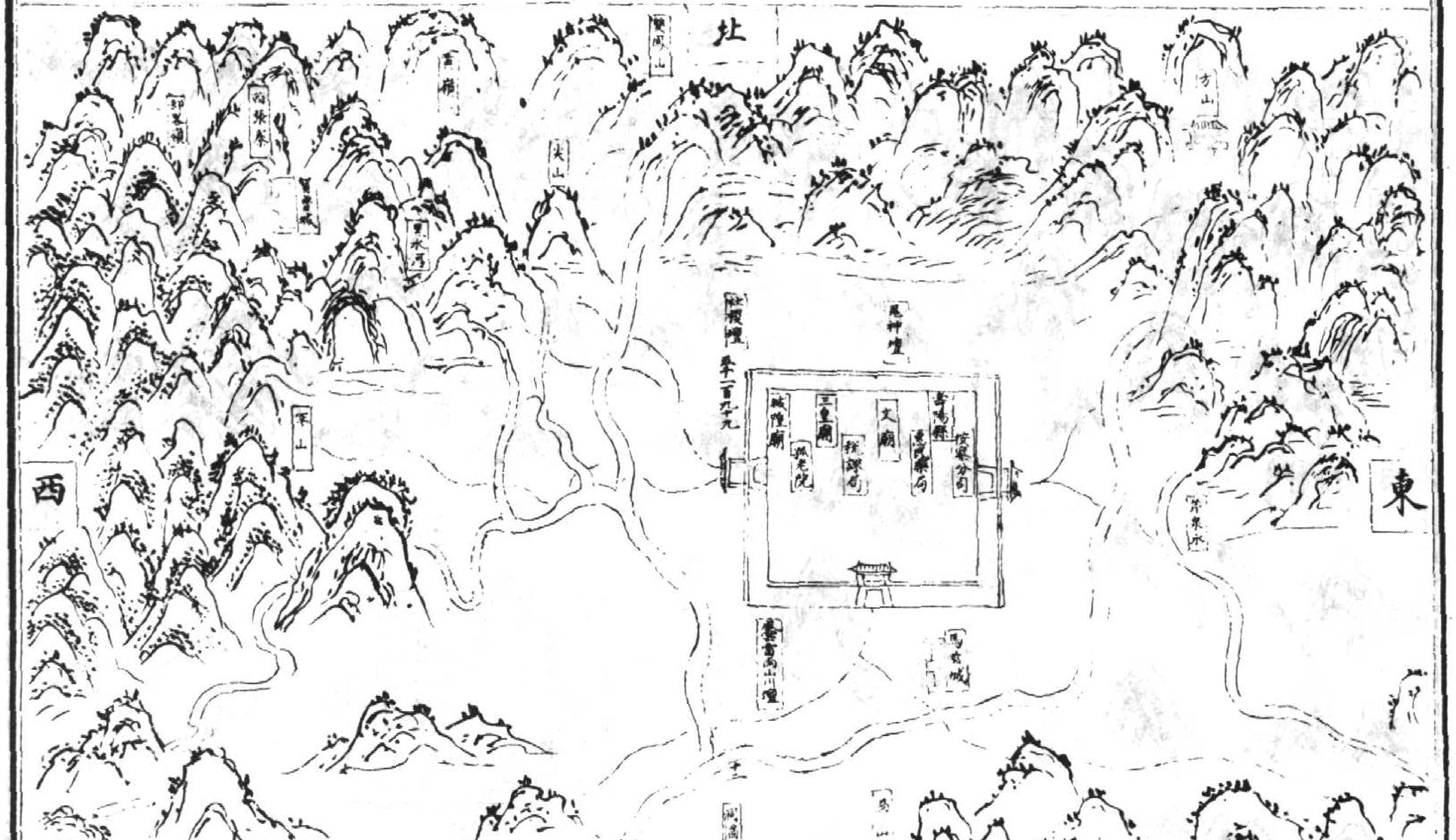
交城縣圖


北
西
東
南
水谷山
石壁山
石壁寺
西谷水
文水
社稷壇
萬卦山
卦山
文廟
城隍廟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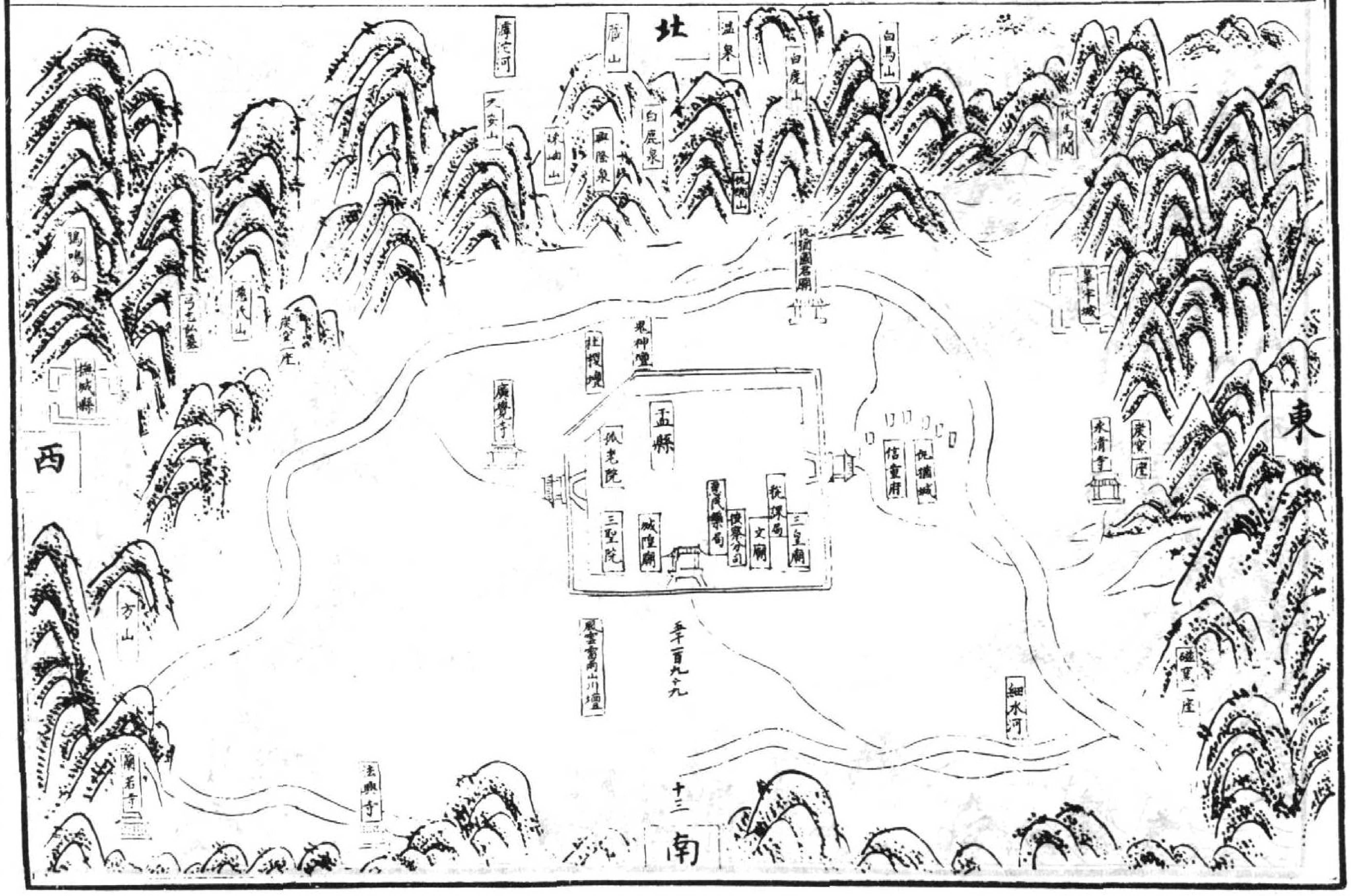
文水縣圖


北
文水
文谷神廟
雲長渠
風神壇
社稷壇
文水縣
三皇廟
文廟
城隍廟
孤老院
按察分司
西
東
十一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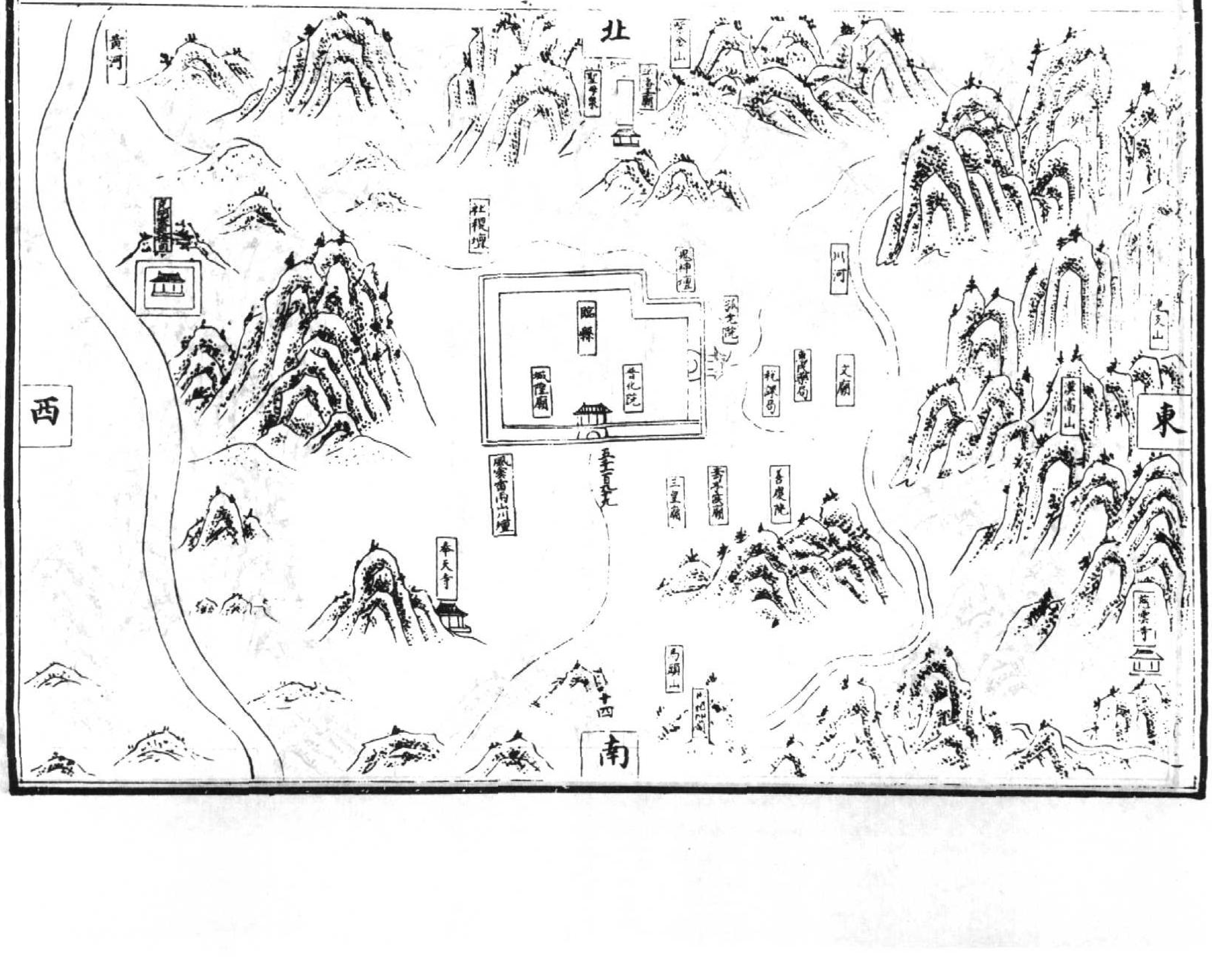
壽陽縣圖


北
方山
風神壇
社稷壇
城隍廟
三皇廟
文廟
壽陽縣
孤老院
按察分司
西
東
十二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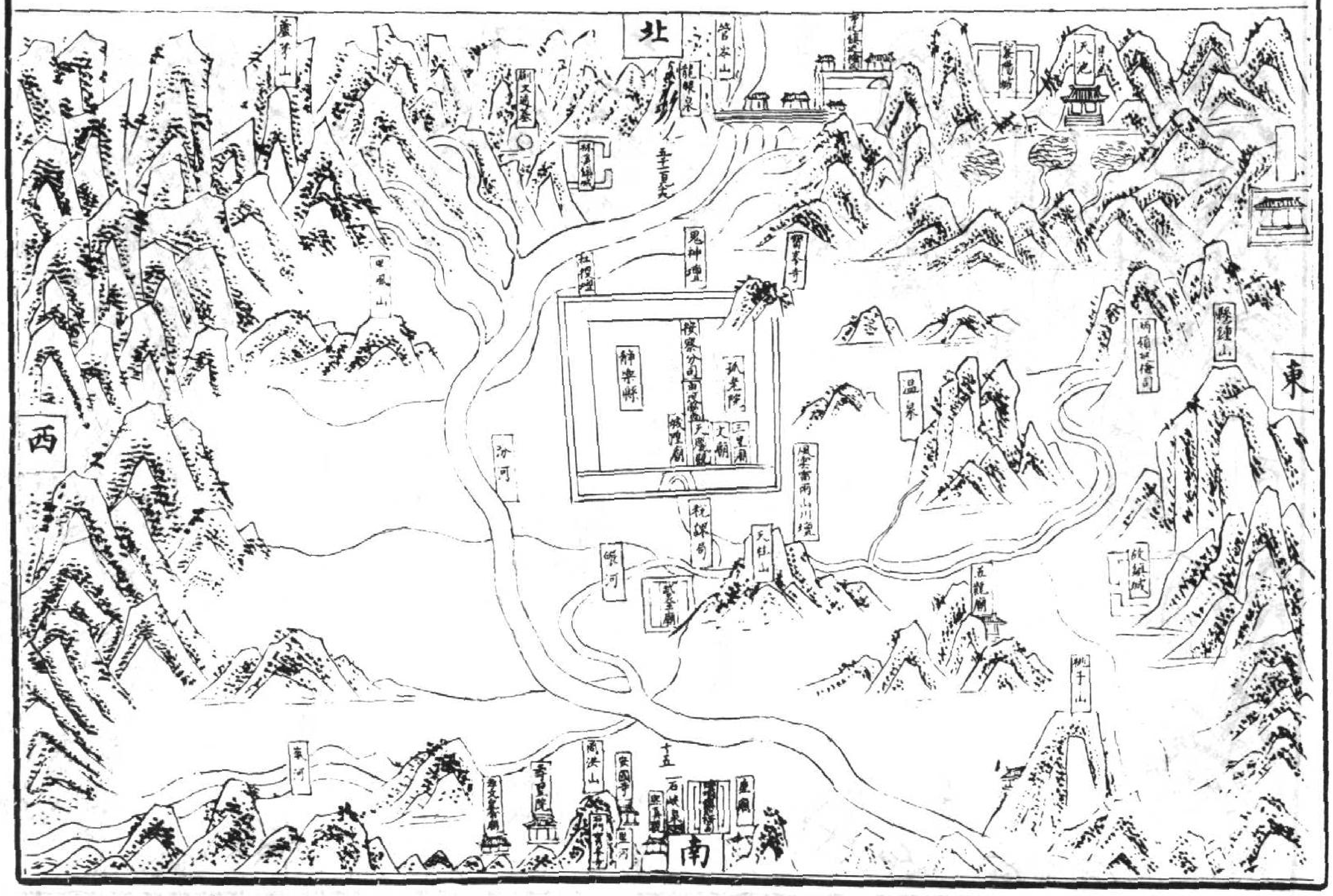
盂縣圖


北
溫泉
白鹿山
白馬山
藏山
白鹿泉
興隆泉
滹沱河
大安山
鷄鳴谷
方山
蘭若寺
社稷壇
鬼神壇
廣覺寺
盂縣
孤老院
三聖院
城隍廟
惠民藥局
陰陽學
稅課局
文廟
三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五千一百九十九
十三
細水河
永清寺
磁窯一座
東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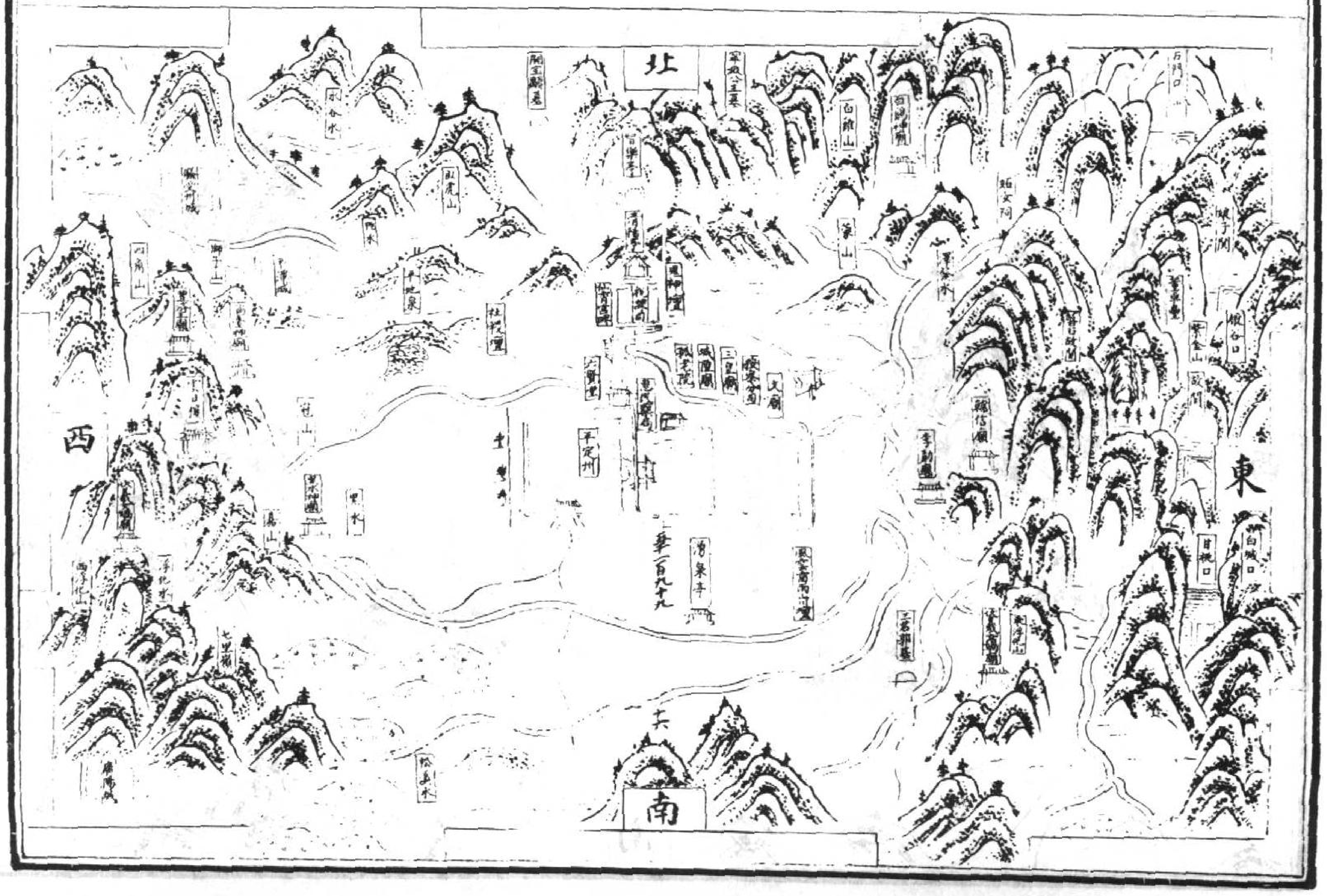
臨縣圖


北
黃河
聖母泉
社稷壇
鬼神壇
臨縣
城隍廟
普化院
孤老院
川河
惠民藥局
稅課局
文廟
三皇廟
善慶院
風雲雷雨山川壇
五千一百九十九
奉天寺
馬頭山
十四
東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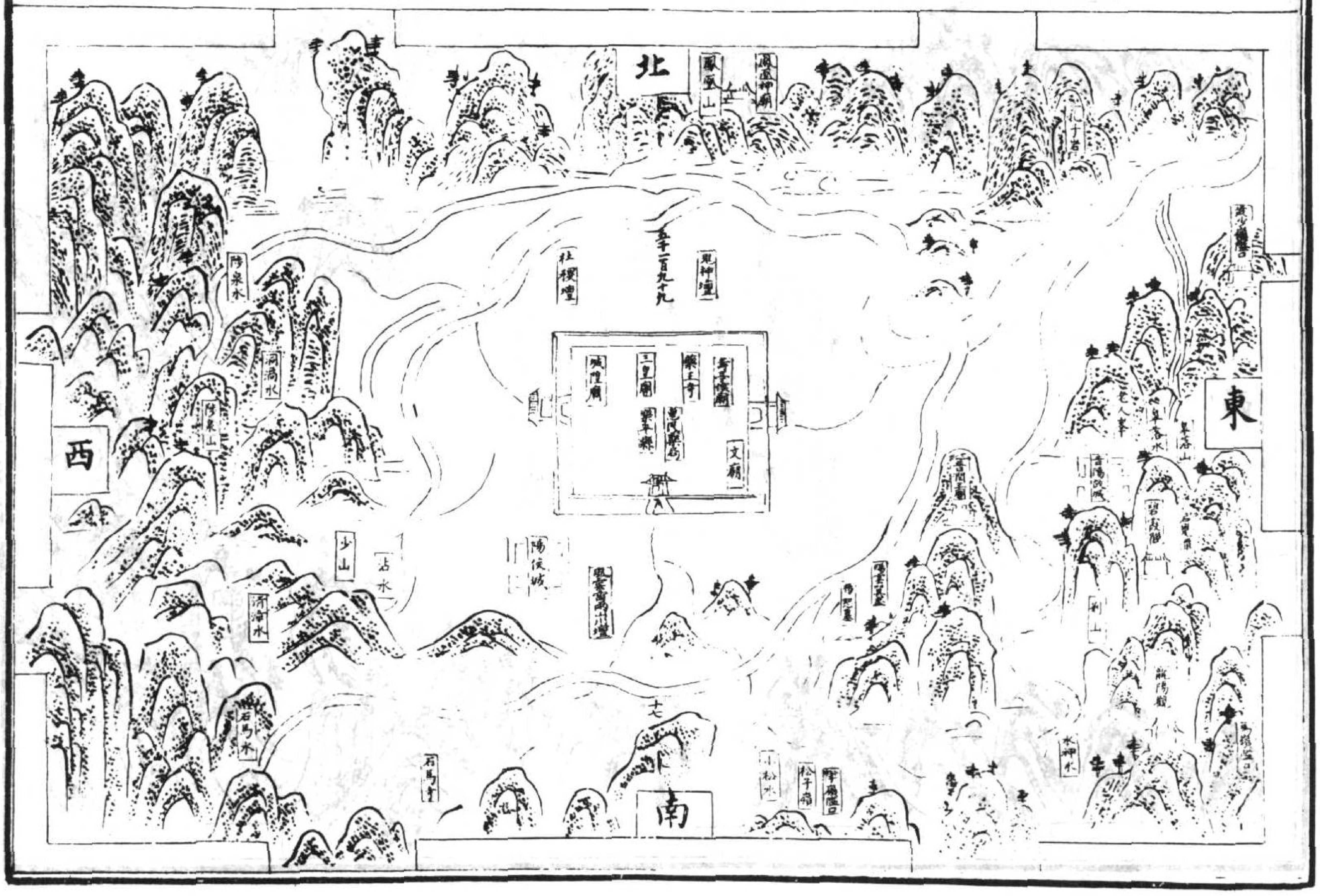
靜樂縣圖


北
東
西
南
靜樂縣
汾河
温泉
天柱山
五龍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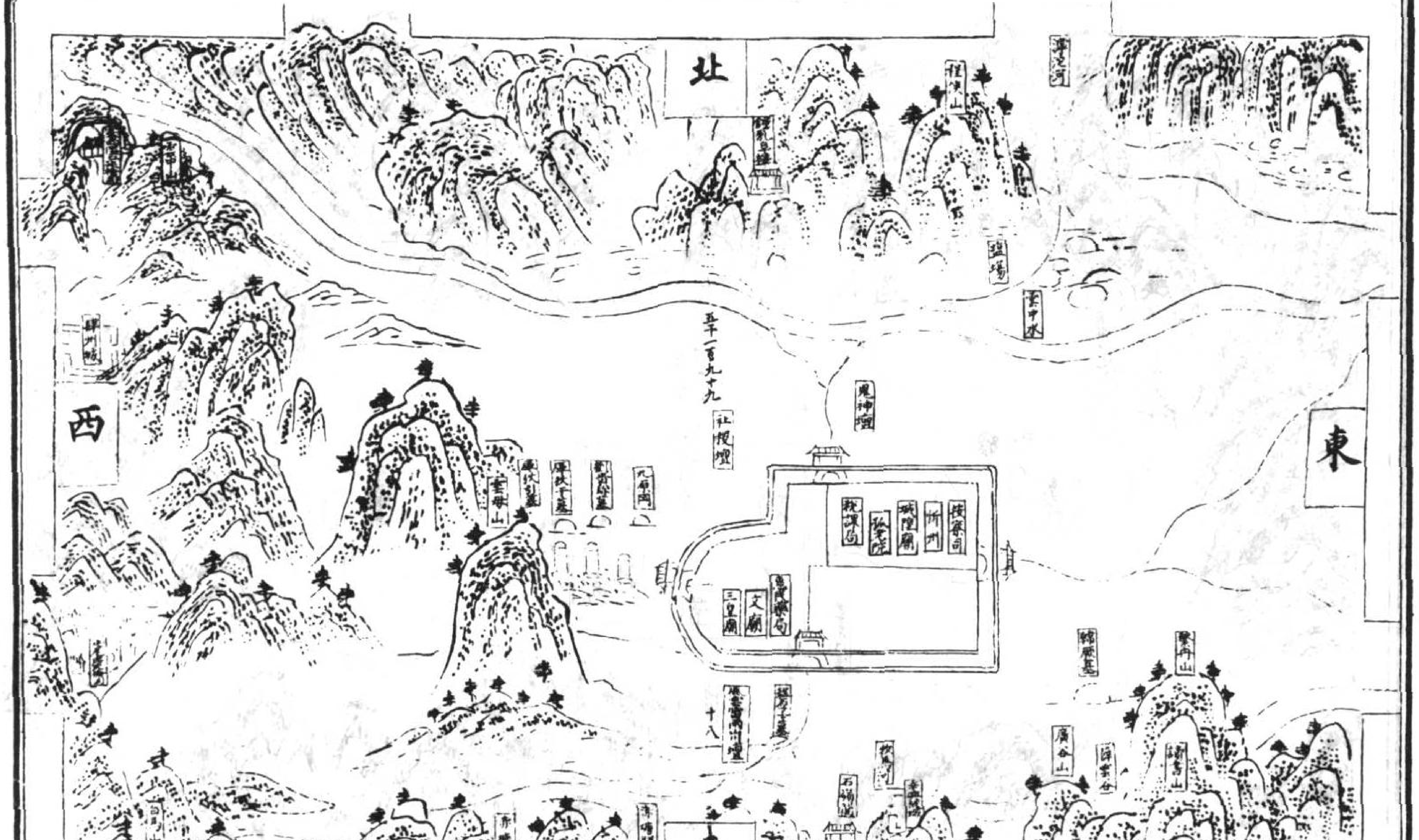
平定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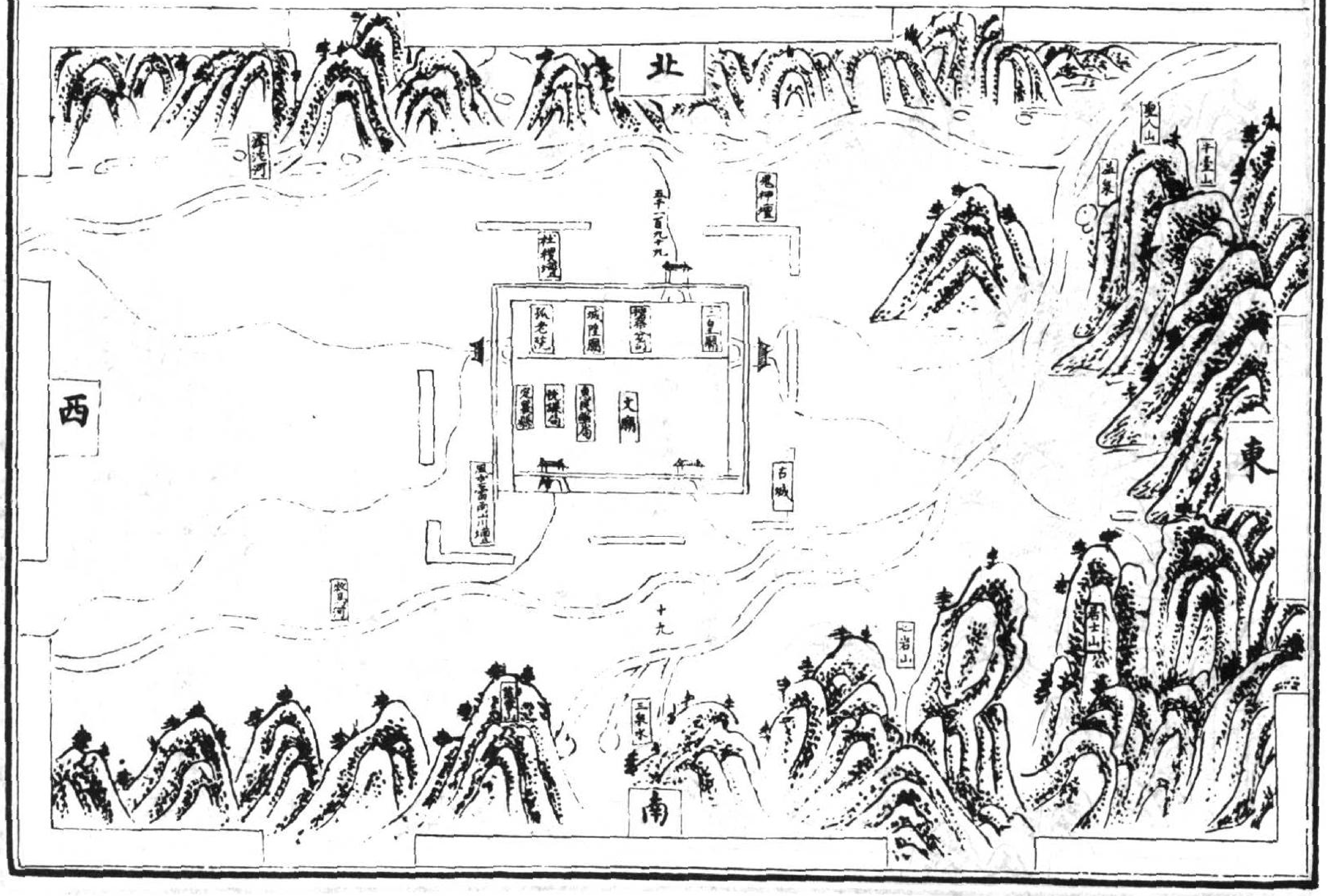
樂平縣圖


北
南
東
西
鳳凰山
鳳凰神廟
五千一百九十九
社稷壇
鬼神壇
城隍廟
三皇廟
樂王寺
樂平縣
文廟
陽侯城
風雲雷雨山川壇
十七
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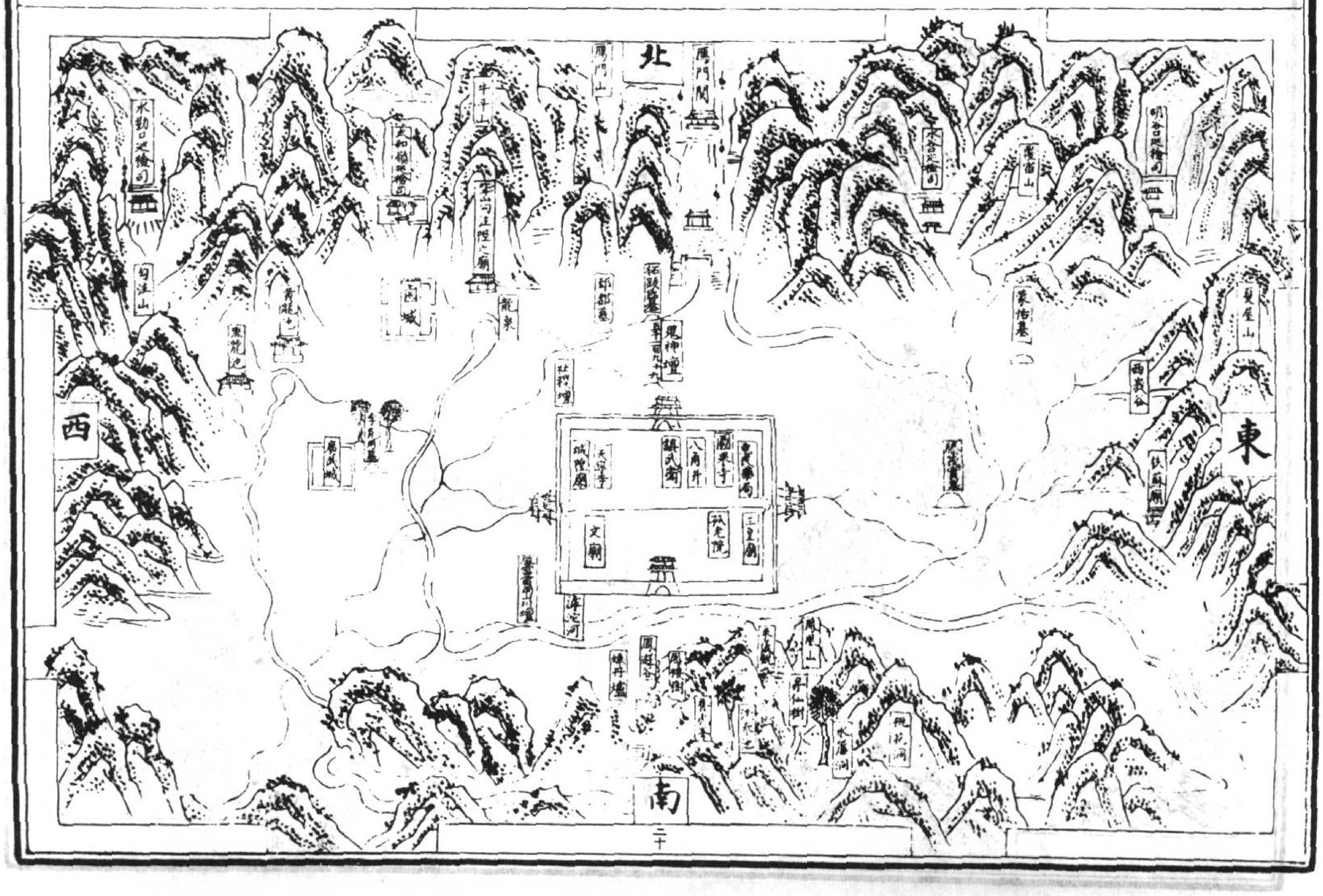
忻州圖


北
南
東
西
鹽場
雲中水
五千一百九十九
社稷壇
鬼神壇
城隍廟
忻州
三皇廟
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十八
雲母山
石嶺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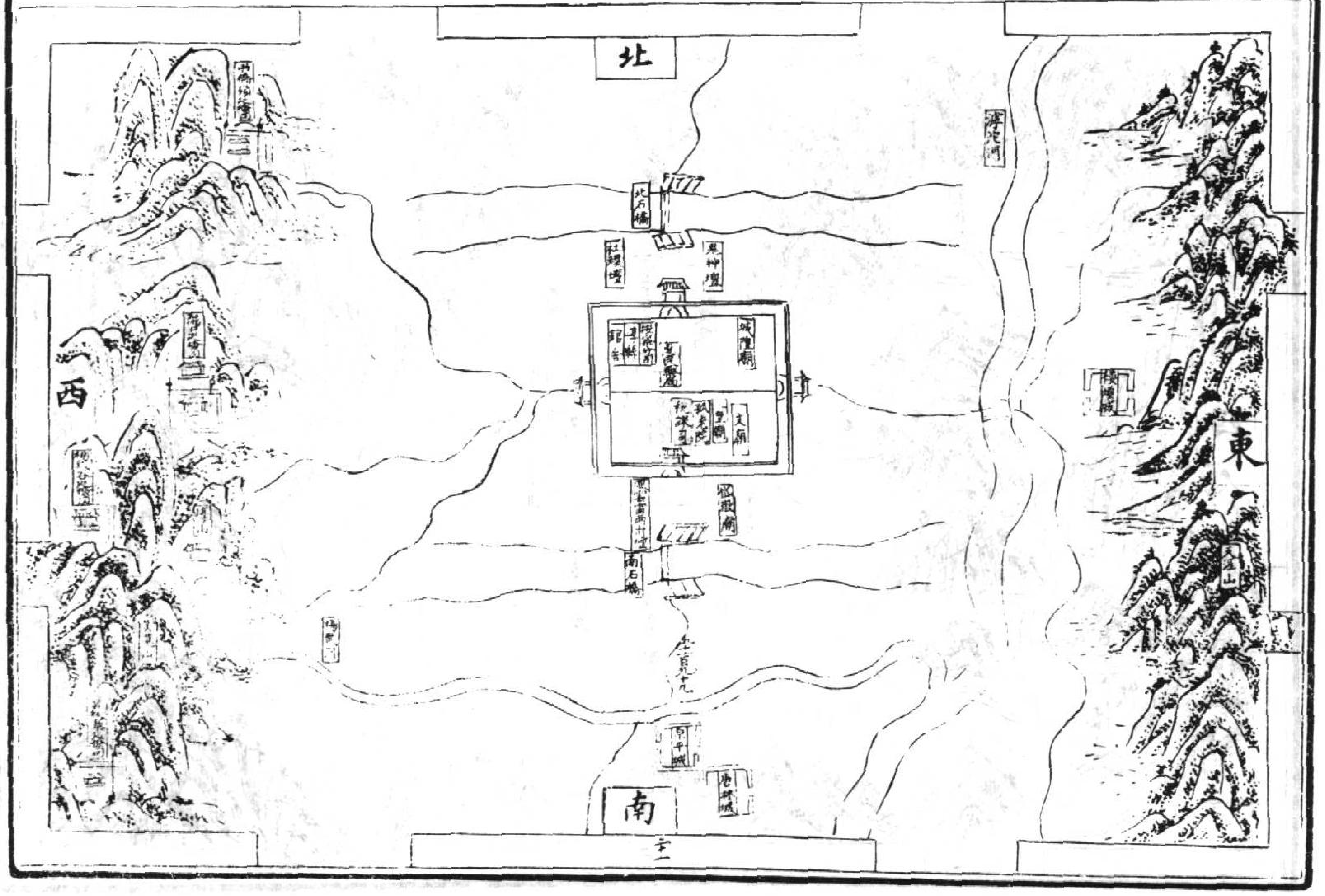
定襄縣圖


北
西
東
南
社稷壇
城隍廟
孤老院
三皇廟
文廟
古城
風雲雷雨山川壇
三泉水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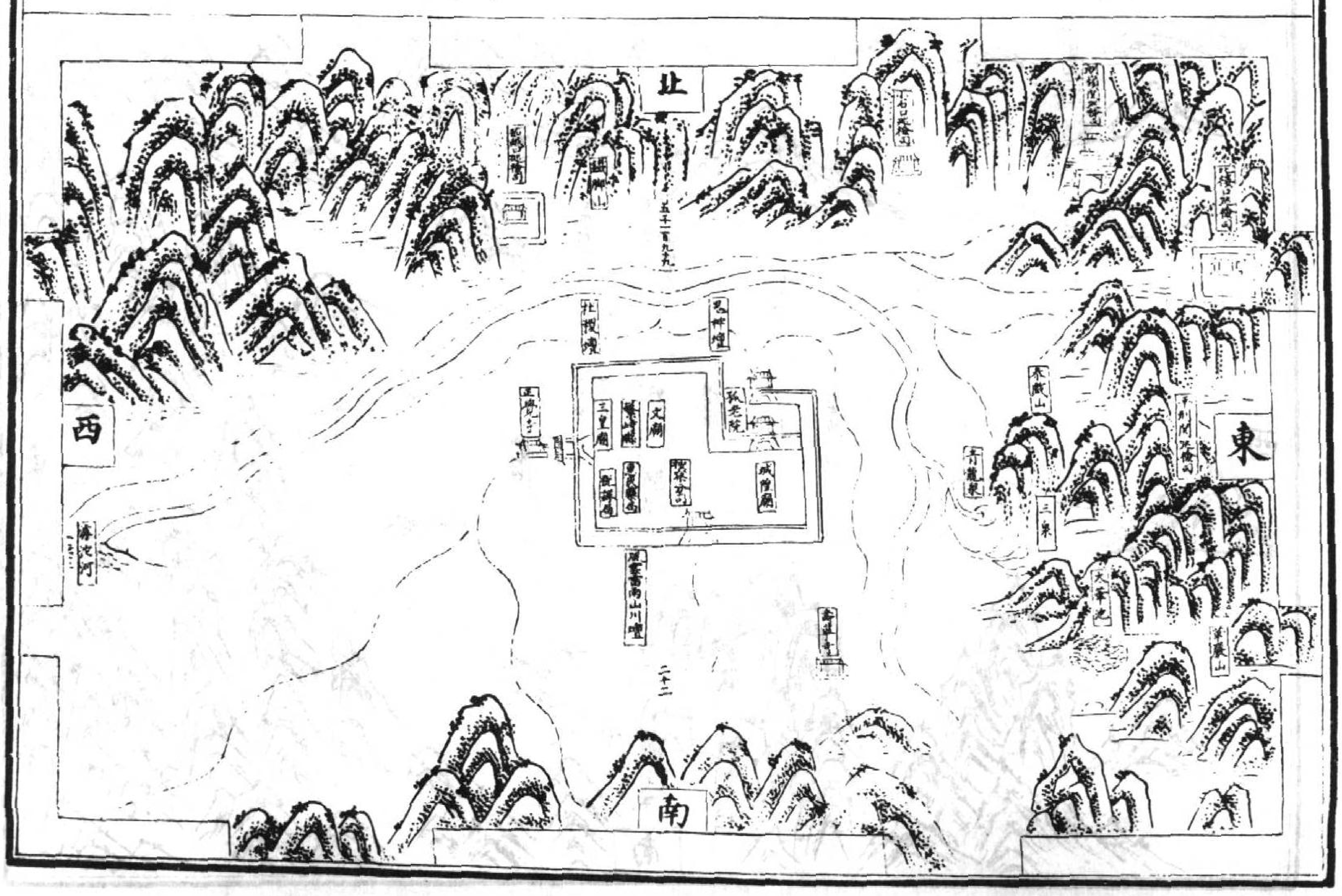
代州圖


北
西
東
南
雁門山
雁門關
鬼神壇
社稷壇
城隍廟
鎮武衛
八角井
文廟
孤老院
三皇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滹沱河
夏屋山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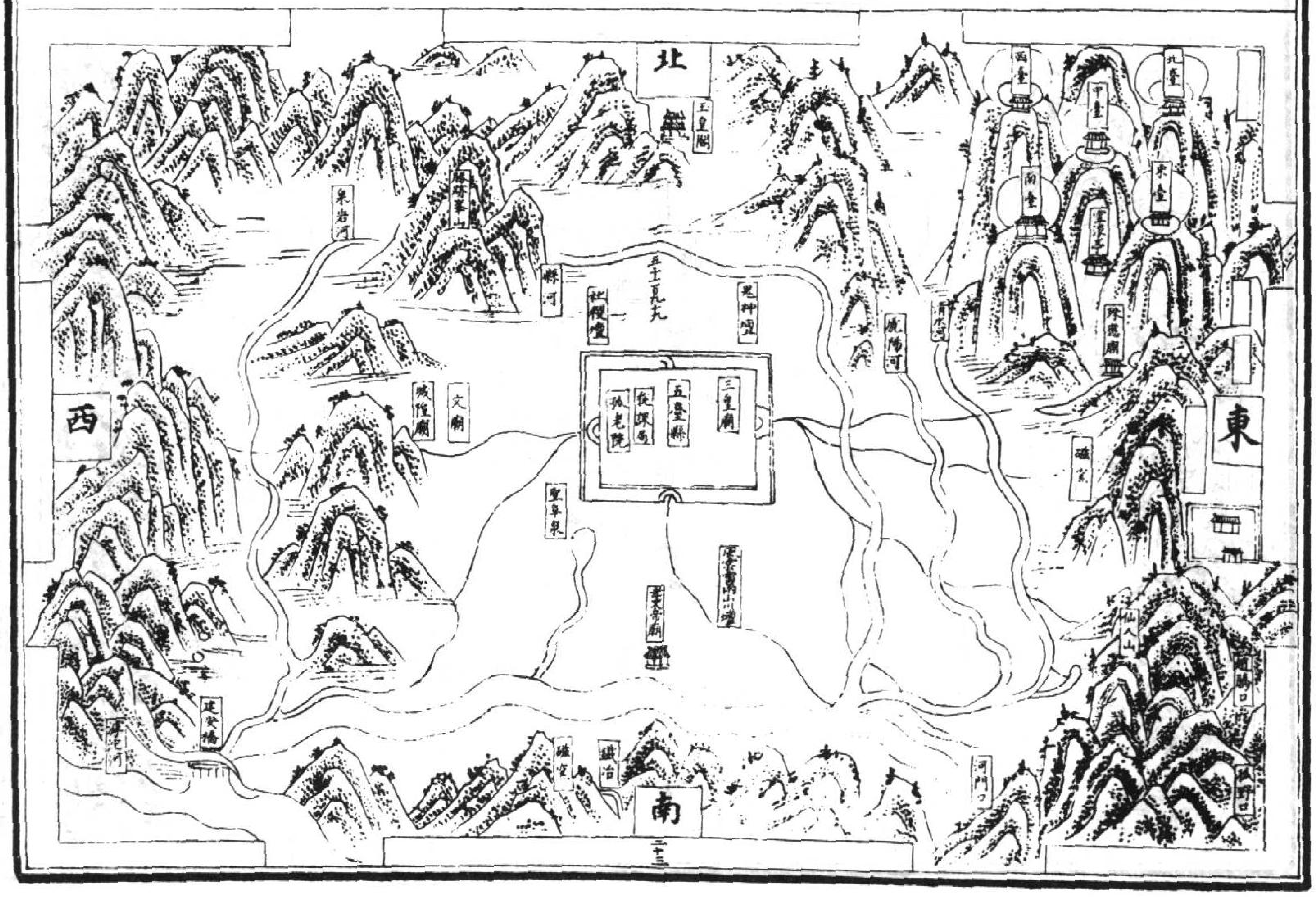
崞縣圖


北
北石橋
社稷壇
鬼神壇
城隍廟
文廟
南石橋
滹沱河
東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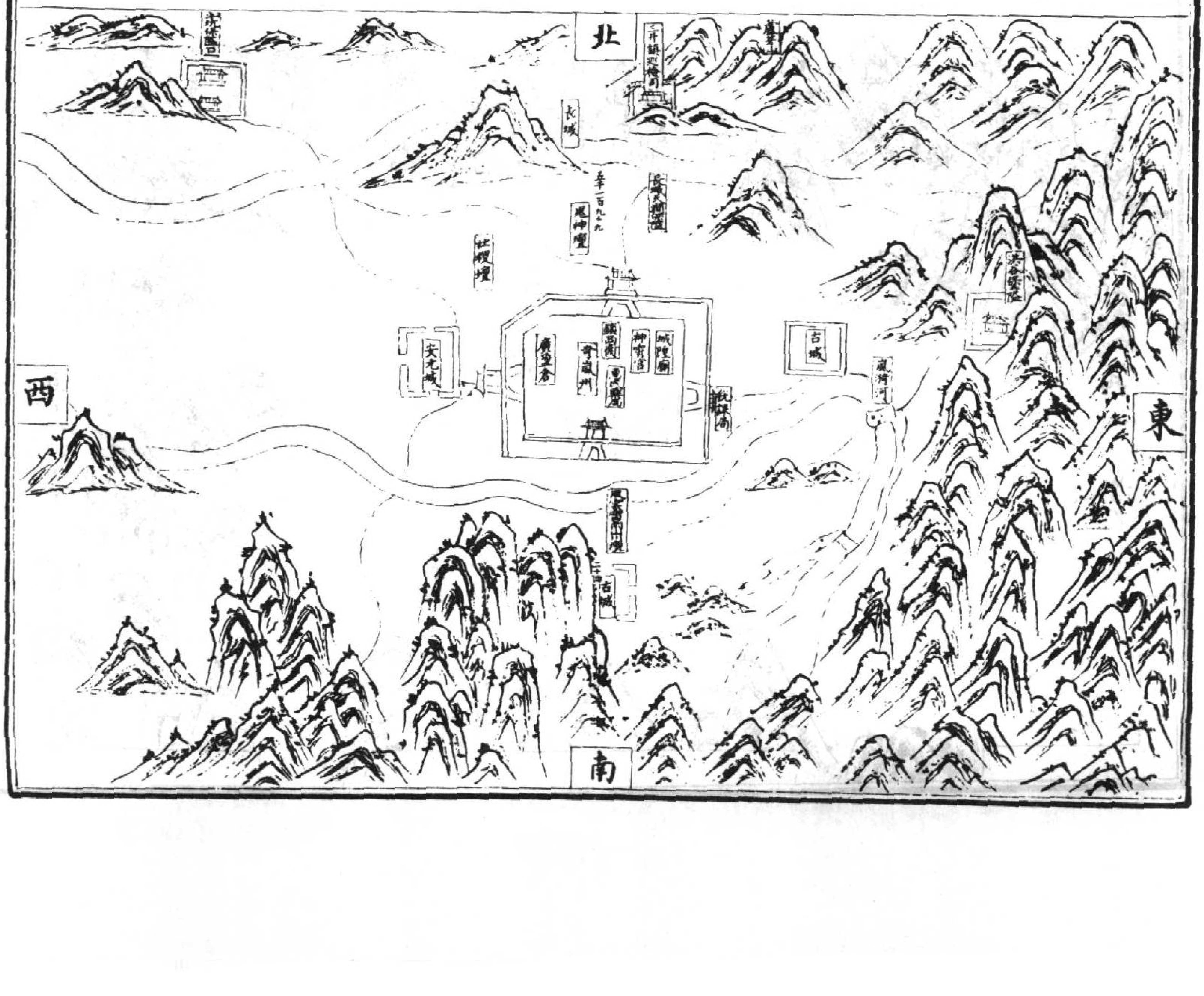
繁峙縣圖


北
五千一百九十九
社稷壇
鬼神壇
文廟
三皇廟
孤老院
城隍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二十二
滹沱河
東
西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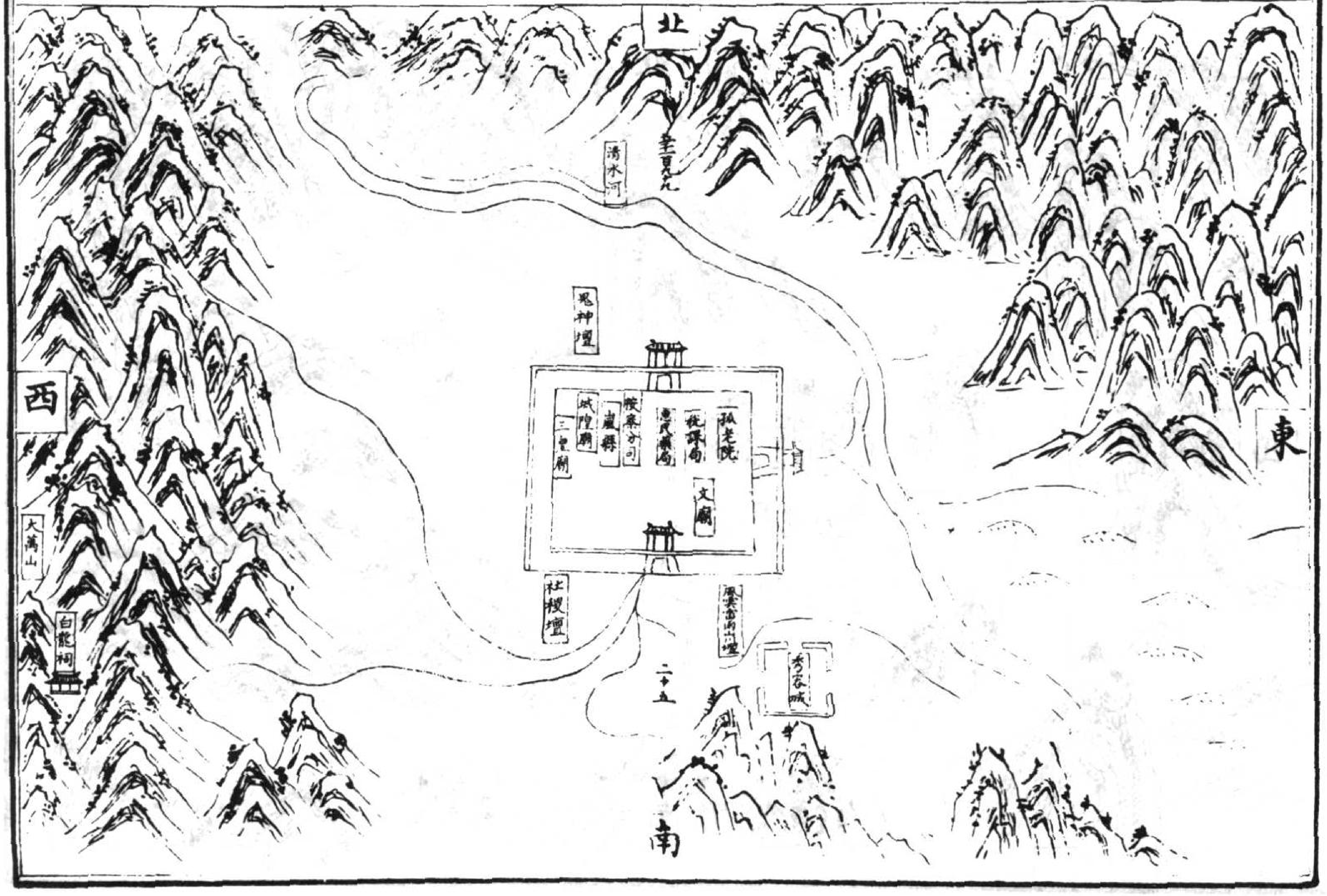
五臺縣圖


北
西
東
南
玉皇廟
泉岩河
縣河
社稷壇
鬼神壇
三皇廟
五臺縣
稅課局
孤老院
文廟
城隍廟
風雲雷雨山川壇
西臺
中臺
北臺
南臺
東臺
清水河
磁窯
鐵冶
仙人山
河門口
建安橋
滹沱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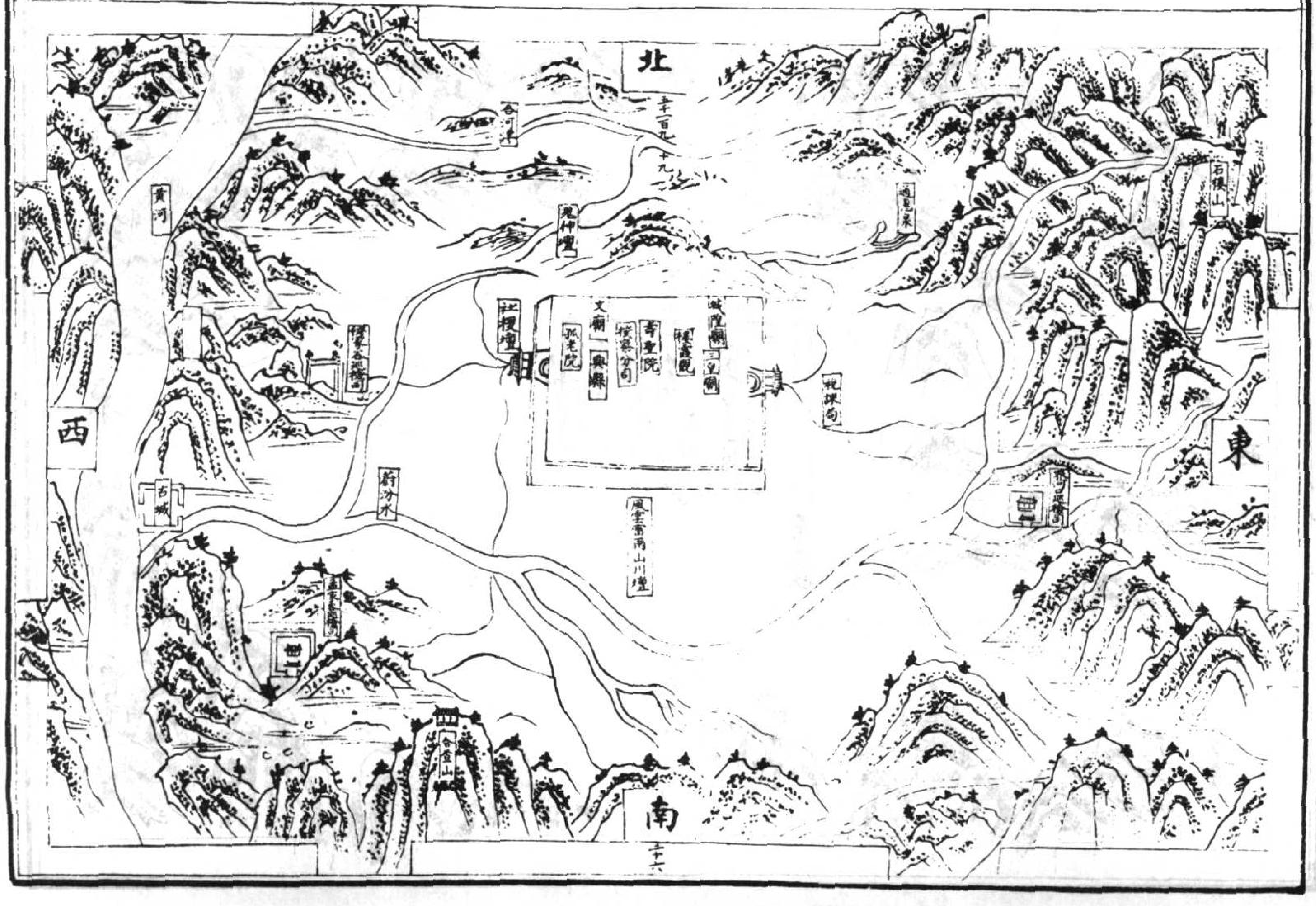
岢嵐州圖


北
西
東
南
長城
鬼神壇
社稷壇
城隍廟
神霄宮
岢嵐州
廣盈倉
古城
古城
風雲雷雨山川壇
嵐漪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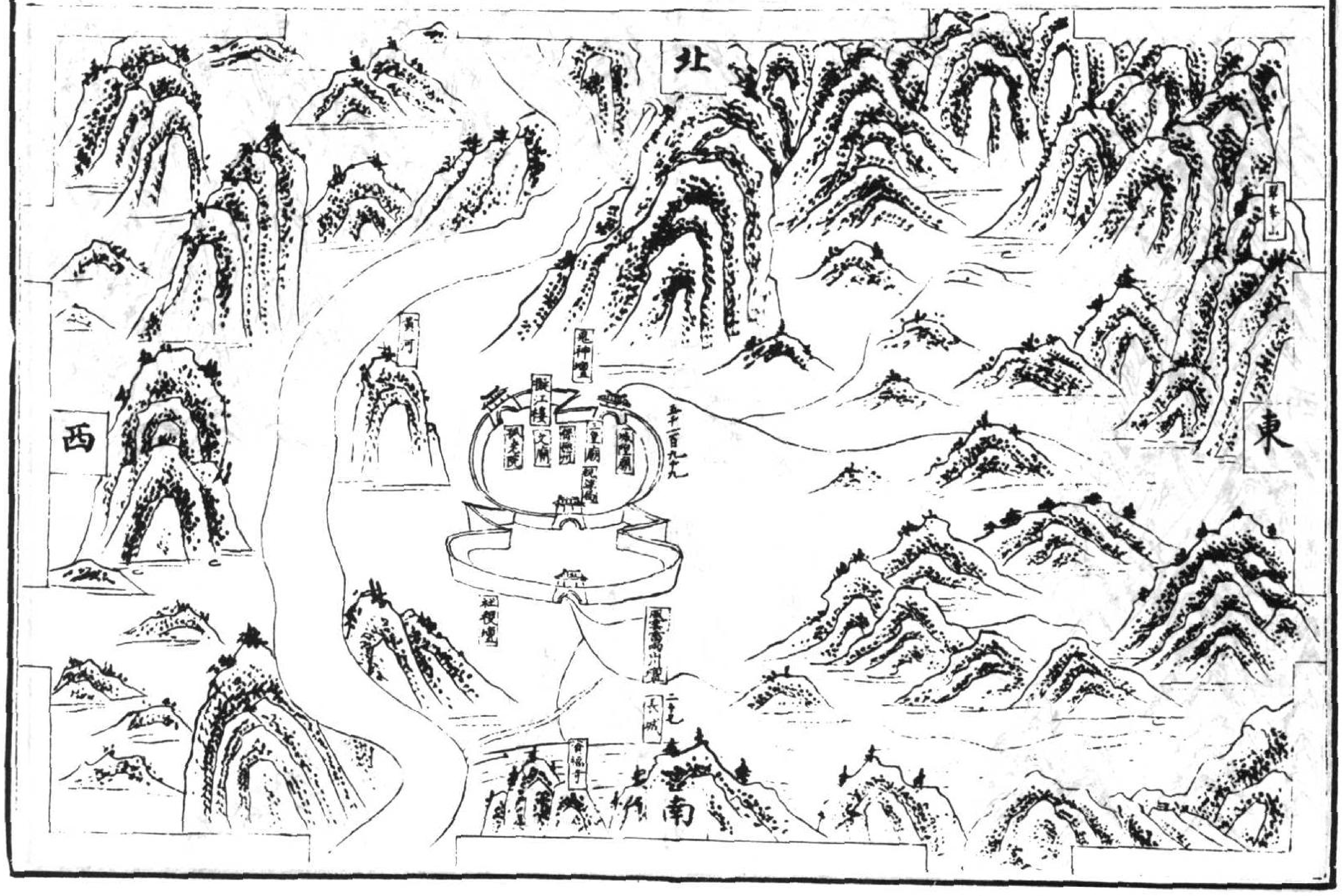
嵐縣圖


北
東
南
西
鬼神壇
孤老院
稅課局
惠民藥局
按察分司
嵐縣
城隍廟
三皇廟
文廟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秀容城
二十五
大萬山
白龍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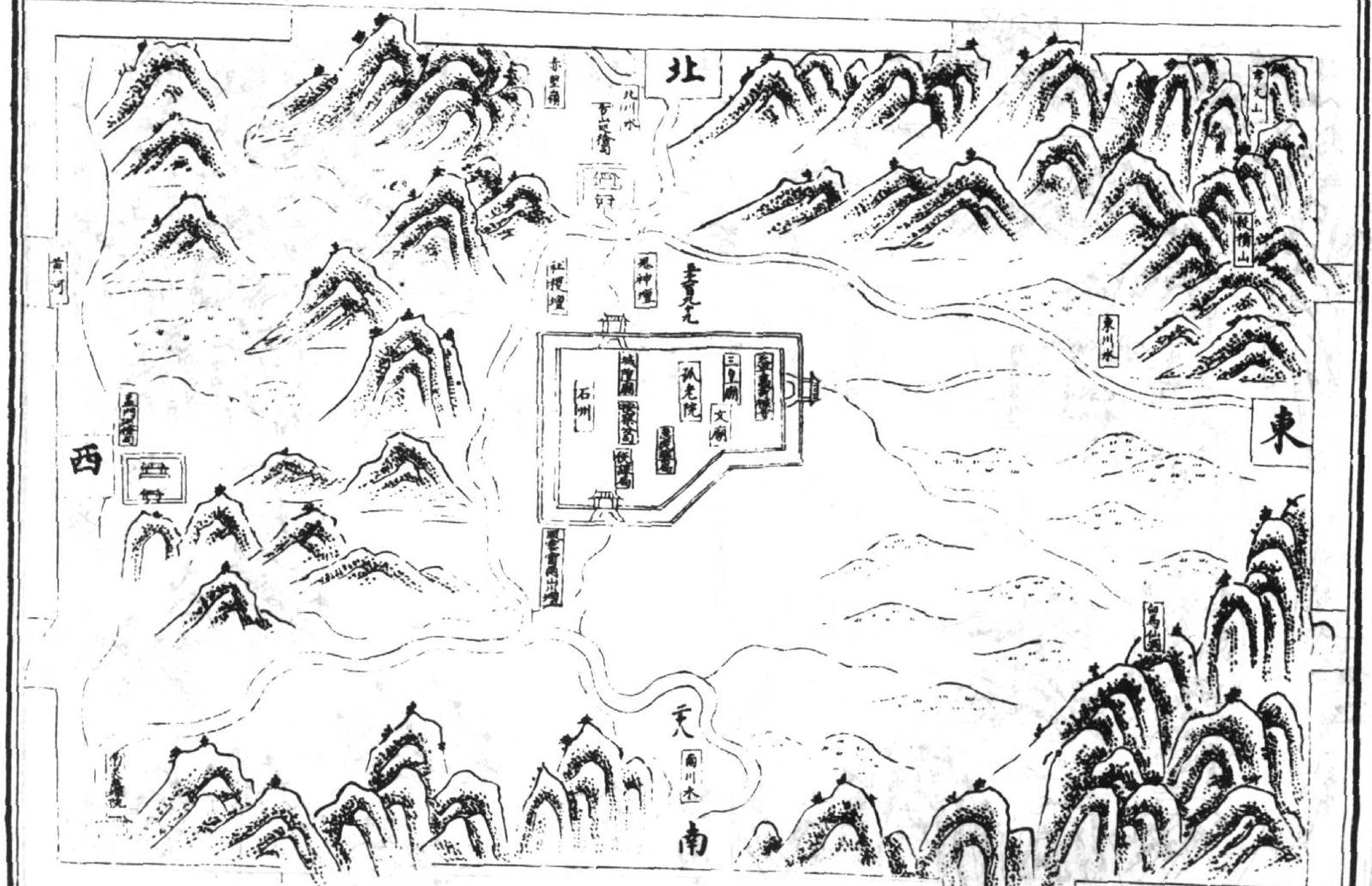
興縣圖


北
東
南
西
黃河
鬼神壇
社稷壇
文廟
孤老院
興縣
按察分司
城隍廟
三皇廟
稅課局
蔚汾水
古城
風雲雷雨山川壇
石樓山
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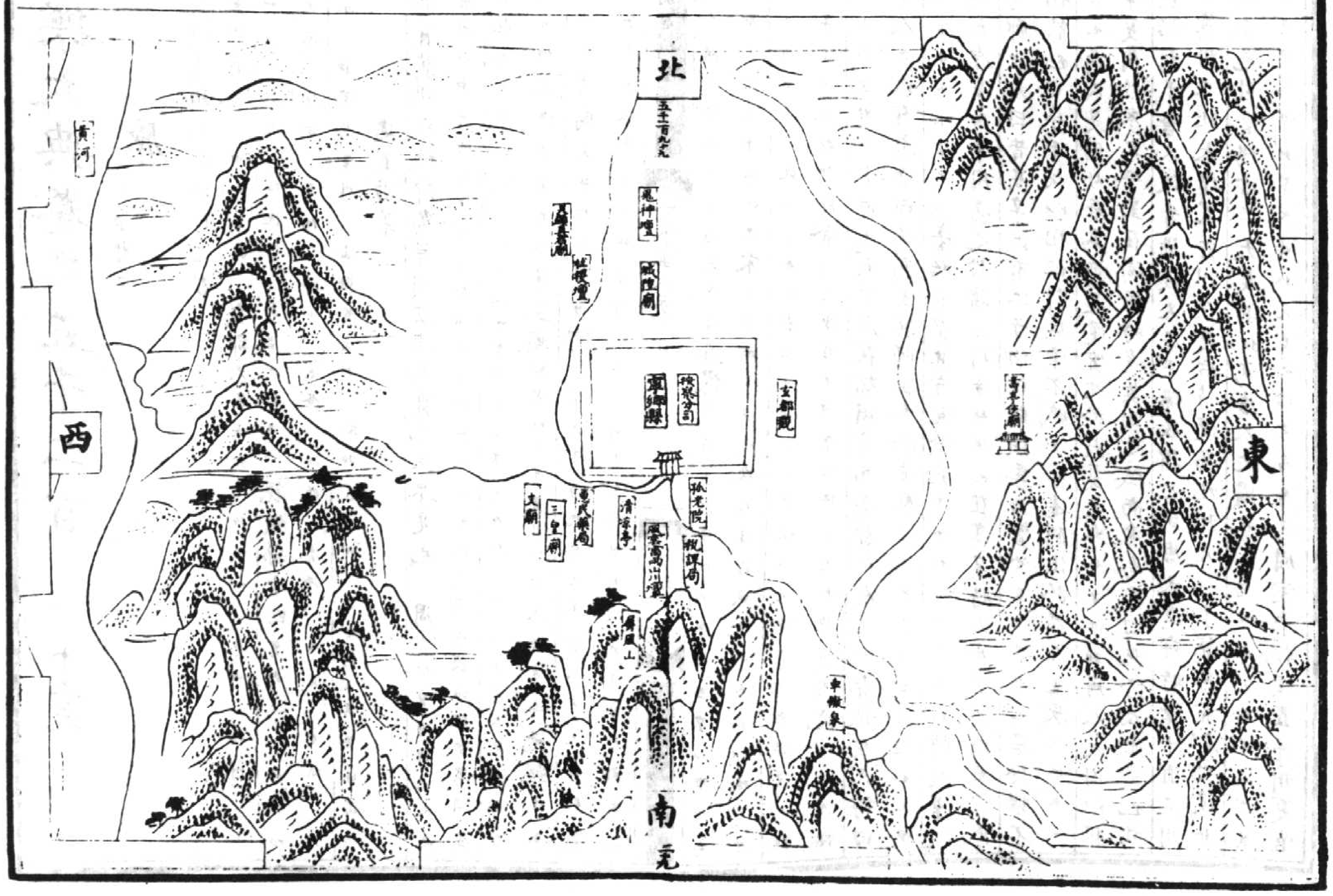
保德州圖


北
西
東
南
黃河
鬼神壇
觀江樓
孤老院
文廟
保德州
三皇廟
稅課局
城隍廟
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長城

石州圖


北
西
東
南
黃河
赤堅嶺
北川水
社稷壇
鬼神壇
石州
城隍廟
孤老院
三皇廟
文廟
東川水
風雲雷雨山川壇
南川水

寧鄉縣圖


北
五千一百九十九
社稷壇
城隍廟
按察分司
寧鄉縣
玄都觀
孤老院
稅課局
風雲雷雨山川壇
清源寺
惠民藥局
三皇廟
文廟
屏風山
西
東
南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一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五千一百九十九

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　十二先

原（太原府二）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

太原府（舊州十三縣）支郡六（舊州五 汾州一 石州 忻州 代州 平定州 保德州 岢嵐州新立）親領縣十四（舊縣十 新縣四）

太原　陽曲　壽陽　榆次　太谷　祁縣　清源　徐溝　交城　文水　靜樂（舊管州）　盂縣（舊盂州）　臨縣（舊臨州）　河曲（新立舊屬保德州）

建置沿革

禹貢冀州之域，舜為并州，左傳為實沈主參是也。周（春秋晉陽縣也，又為唐國，乃帝堯所封，又為禹都，周成王封弟叔虞於此，後為晉國，伯諸侯，戰國屬趙。）秦（為太原郡。）漢（二年定趙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文帝元年為太原王都，又為并州，東漢末省并入冀。）三國（魏黃初元年置并州，改太原為國。）元魏（復為太原郡。）後周（置并州總管府。）隋（大業元年廢總管，三年罷州為太原郡。）唐（武德元年又為并州總管，龍朔二年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仍改并州為太原府。）五代（唐同光元年改太原為西京，以鎮州為北都，又改太原為北京。）宋（太平興國四年毀太原舊城，改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七年又徙治陽曲縣唐明村，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大觀二年陞為大都督府。）金（為大原府，兼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府。）元（為太原路，置山西宣慰司。）太原志：太原府在顓頊時為臺駘所居之地。春秋左氏傳曰：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少昊也。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澤，以處太原。（晉陽）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也。）在高辛時又為實沈所居。左氏傳鄭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也。）居於曠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善也），遷閼伯於商丘，主辰（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故參為晉星。在陶唐時為冀州之域，尚書禹貢曰既修太原是也。放勳始封于唐，又徙晉陽，後又居平陽，故謂之陶唐氏。虞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州之北太原置并州。在夏后時復為九州，又入于冀，為堯都之後。世徙安邑，故晉陽亦名大夏，其地為唐人之國。（括地志云：唐人劉累遷于魯縣。夏后孔甲封累之孫於大夏之墟，是為唐侯。）周室平叛，復置并州。夏官

職方云：正北曰并州，取洛邑所向而言之耳。（釋名曰：并，兼也，言其州或并或設，因以為名也。）左氏傳曰：武王妃邑姜方震大叔（唐叔也），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至成王時，唐人作亂，為周所滅，乃封叔虞。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為圭，曰以是封汝。周公請封，於唐。王曰：吾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封之。左氏傳曰：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唐誥，篇名也。夏虛，大夏也。）地有晉水，後改名晉國，遂以晉陽為都。八世孫穆侯始徙都絳（見鄭氏詩譜）。詩六月，周宣王北伐獫狁，至于太原。春秋晉荀吳戰于大鹵，皆其地也。（以地有鹽，故名鹵。鹵東方所名也。）故杜預釋例曰：晉大鹵、太原、大夏、夏虛、平陽、晉陽，六名一也。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晉於是始大。文公霸諸侯，尊周室。季世六卿專政，趙氏得其地。春秋趙鞅入于晉陽是也。史記：智伯率韓魏攻趙，趙襄子奔保晉陽，引水灌之。智伯貪而無謀，韓魏反而喪焉，遂為趙氏之都，至敬侯始徙邯鄲。秦莊襄王二年，蒙驁攻趙，取榆次、狼孟，得三十七城，太原入于秦。秦初置太原郡，始皇元年晉陽反，為趙擊定之，其後定置三十六郡，此其一也。漢二年，魏王豹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漢虜豹，定魏地，置太原郡。六年以太原二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之，都太原。信上書請都馬邑，許之。七年信反，入匈奴。十一年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斬信。高祖乃取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取山南太原之地亦屬代，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後都中都。（漢書如淳注曰史記言都中都，文帝[illegible]二歲如遷都於中都也。中都故城在今文水西南平遙之北。）文帝入立之二年，分代為兩國，立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四年徙武淮陽，以參為代王，并得太原故地，都于晉陽，是為孝王。立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二十九年薨，子剛王義嗣。武帝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徙代王為清河王，以其地為太原郡。是天下置十三州刺史，并州部九郡，而太原郡領縣二十一，治晉陽。王莽又分并州牧置朔部牧。莽敗，更始以鮑永為大將軍，安集并州。光武建武初，永以地降。終東漢之世，并州與郡名皆不改，太原郡領十六城，亦以晉陽縣為刺史治所。董卓之敗，袁紹起兵河北，以冀州牧領并州，使其甥高幹為并州刺史。曹操破袁紹，紹死子尚嗣，曹又破之，幹以并州降于操，已而復叛，操攻殺之。操領冀州，欲大其境，乃依禹貢之制，合十三州為九州，并州地入于冀。魏文帝黃初元年，復置并州太原郡如故。晉受魏禪，并州仍舊領郡國六

以太原郡爲國統縣十三封宗室安平獻王孚子瓌爲王是爲烈王甍子顒嗣咸寧二年徙封河間是年復以孚子渤海王輯爲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是爲成王甍子弘嗣已而徙封中山國除爲郡其後以宗室東嬴公騰爲刺史騰徙鎮鄴又以劉琨爲刺史皆居晉陽劉聰襲陷之琨引代王猗盧兵并力破聰以晉陽殘毀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在今太谷縣東十五里）琨將姬澹爲聰兵所敗不能復守長史李弘以并州降于劉氏琨乃從飛狐入幽州晉陽遂爲曜所得靳準僭亂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以東盡入于石勒冉閔之立也并州寄徙治臺壁焉（在今榆次縣東南四十里）石氏故將張平跨有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之地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復居晉陽慕容儁封之平奔于平陽儁遣悅綰爲并州刺史以撫其民地遂入於前燕及苻堅伐燕使其將楊安攻晉陽爲地道入其城執刺史慕容莊王猛遣兵戍之進師平燕地又入于秦堅之死也并州刺史王騰迎堅子丕立于晉陽者數年丕敗奔于東垣地入于慕容永後燕慕容垂攻永弟支于晉陽尅之地又入于後燕元魏皇始初伐并州燕將遼西王李農戰敗還晉陽道武帝乘勝由西山臨而攻之農棄城遁地又入于魏遂建臺省置百官爲州郡之名沿而不改并州領太原上黨鴈門樂平襄垣五郡太原郡領縣十靈后之亂爾朱榮據之榮誅從子兆人據之北齊神武伐爾朱氏兆敗死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武定初置晉陽宮後遂爲齊之別都有晉陽大明二宮置并州尚書省與鄴省分治庶事文宣幸晉陽者十遂終焉廢帝即位于晉陽孝昭終于晉陽武成幸晉陽者九後主幸晉陽者七周武帝建德六年二月平齊于鄴都晉陽置相并二總管各立宮及六府官（後周法姬氏之制復置六官如今六部）十二月廢并州宮及六府隋開皇二年正月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王入朝而省廢九年以漢王諒爲并州總管自北齊至隋開皇州所領郡史闕其文煬帝大業元年罷總管三年罷州爲太原郡領縣十五其年五月帝幸榆林郡八月次太原詔營太原宮十年又幸太原因避暑汾陽宮（在今嵐州之北）既還乃以唐公爲太原留守唐祖因之以起義兵遂革隋命武德元年復爲并州總管領十六縣又置清源縣以榆社屬韓州未幾爲劉武周所陷太宗復收之三年廢總管以壽陽縣置受州太谷縣置太州又以文水屬汾州四年復置總管領并受遼太榆沁七州是年又改爲上總管五年又領代石二總管俄改上總管爲大總管六年又領朔州總管復以文水來屬及太州

廢又以太谷祁二縣來屬七年改爲大都督府置羅陰縣省陽直縣改汾陰爲陽曲又以文水縣屬汾州貞觀之初因山河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三曰河東道并州在焉又省烏河羅陰復以文水來屬八年廢受州以壽陽盂樂平石艾又割順州之燕然凡五縣來屬督并汾管嵐四州十四年廢燕然縣則天天授元年置北都仍兼都督中宗神龍二年罷都督府睿宗景雲二年又領持節和戎大武等諸州軍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突厥九姓內屬雜處太原置天兵軍以并州長史領天兵軍大使護其衆八年更爲天兵軍節度使十一年帝北巡至太原以王業所興復建北都仍升并州爲太原府改天兵軍爲太原以北諸軍州節度河東度支營田使領太原遼石嵐汾代忻朔蔚九州十七年以遼石隸潞州十八年更爲河東節度使領大同軍使又置副使以代州刺史領之二十二年分十道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河道治太原德宗興元元年賜節度號保義軍三年復舊穆宗長慶元年又領押北山諸蕃使武宗會昌三年罷領雲蔚朔三州以雲州置大同軍團練使僖宗中和二年增領麟州忻代隷鴈門節度使徙大同軍治代州四年復領雲蔚二州昭宗龍紀元年增領憲州時節度使李克用以破黃巢王行瑜之功封晉王李河東朱梁篡唐克用不稟命奉唐正朔承制行事既甍子存勗嗣王位遂取河北即帝位于魏州復稱唐以魏州爲東京鎮州爲北都改太原爲西京既滅梁定都于洛復以太原爲北京明宗已後又兼大同威塞振武彰國等軍蕃漢馬步總管以捍北邊晉高祖因以自立既即位仍爲北京漢因之高祖以其弟崇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留守北京周太祖入立崇乃據之僭號稱漢傳子承鈞孫繼恩繼元凡四世周世宗宋太祖征之皆不能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繼元始以城降惡其負固後服窮而廢之降爲并州軍事以榆次爲州治徙其遺民居之廢晉陽縣以其地爲平晉縣省太原入榆次割交城縣隷大通監廣陽樂平二縣隷平定軍所領縣九七年以地非要會復徙陽曲縣之唐明村今城是也以其地近邊更兼河東經略安撫使又領并代澤潞嵐石麟府四路馬步都總管仁宗嘉祐四年敕文并州素稱都會曩懲僞迹降爲小邦與俗爲新歷年斯久宜還府號以慰民心乃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使熙寧三年廢平晉縣後復置焉（已上並用寰宇記及圖經舊文。紀歷代史誌。參究增損成之。忻州平定軍。及諸州總紀皆改此。）

金朝天會四年府仍舊名六年釐兩河爲四路以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治太原自平定而西靈石而北西距大河北至鴈門一十二州軍皆屬焉

其號有振武汾陽鎮西等軍節度使（太原領忻州平定軍汾州領石州代州領寧化軍火山軍嵐州領憲州苛嵐軍保德軍）其職太原尹兼而領之仍兼河東節度又罷大通監以交城來屬凡領縣十以忻州平定軍爲府之支郡（已上並見職員格）皇統中又以鄜延路晉寧軍隸汾陽節度則總府之所統西踰河外矣（已上出金大定晉陽志）元初爲太原路大德間改爲冀寧路直隸中書省統縣三十六

國朝復爲太原府撥汾州五處直隸山西省又省巴州秀容河曲離石四處見所統州縣二十七隸山西省洪武九年春二月築　晉王宮城於外東北維改山西省爲山西布政司　太原郡（秦置前漢）縣二十一　晉陽（今太原故城）葰人（音瑣又山家切括地志曰故城在今繁峙西五十里）界休（王莽改曰界美今界休縣）榆次（莽曰太原亭今榆次縣）中都（古志圖故城在今平遙北二十里）于離（莽曰于合括地志書傳此縣未見晉地志尚有之後魏志已不知所在矣）慈氏（莽曰茲同古志圖故城在今汾州東）狼孟（莽曰狼調故城在今陽曲縣北界見水經注）鄔（古志圖故城在今中邊）北界平陶（莽曰多穰寰宇記故城在今文水南）汾陽（古志圖故城在今陽曲縣北界）京陵（莽曰致城水經注故城在今祁縣西）陽曲（寰宇記故城在

今忻州定襄縣）大陵（莽曰大寧寰宇記故城在今文水東北二十里）原平（水經注故城在今崞縣南）祁（莽曰示寰宇記故城在今祁縣東十五里）上艾（寰宇記故城在今平定軍東四里）盧虒（顔師古曰音盧夷今代州五臺縣）陽邑（莽曰繁穰寰宇記故城在今太原縣東十五里）廣武（莽曰信桓通典曰在今代州西南）孟（寰宇記在今陽曲東北九十里）（右漢）

太原郡（統十六城）晉陽　界休　榆次　中都　于離　慈氏　狼孟

鄔　孟　平陶　京陵　陽曲　大陵　祁　盧虒　陽邑（右東漢）

太原國（統縣十三）晉陽　陽曲　榆次　于離　孟　狼孟　陽邑

大陵　祁　平陶　京陵　中都　鄔（右晉）

太原郡（領縣十）晉陽　祁　榆次　中都　[illegible]　平遙　沾　壽陽

長安　陽邑（右後魏）

太原郡（統縣十五）晉陽　太原　交城　汾陽　文水　祁　壽陽

榆次　太谷　樂平　和順　遼山　平城　石艾　孟（右隋）

北都太原府太原郡（縣十三）太原　晉陽　祁　文水　榆次　孟

壽陽　樂平　廣陽　清源　交城　陽曲

忻州定襄郡（縣二）秀容　定襄（右唐）

太原府（縣九）陽曲　太谷　榆次　壽陽　孟　文水　祁　清源

平晉

忻州（縣二）秀容　定襄

平定軍（縣二）平定　樂平（右宋）

太原郡（縣十）陽曲　太谷　榆次　壽陽　孟　交城　文水　祁

清源　平晉

忻州定襄郡（縣二）秀容　定襄

平定軍（縣二）平定　樂平（右金）

冀寧路（統州縣三十六）錄事司　陽曲縣　平晉縣　徐溝縣　清源縣

交城縣　文水縣　祁縣　太谷縣　榆次縣　壽陽縣　盂州　臺州

堅州　代州　崞州　管州　嵐州　興州　臨州　芭州（不設錄事司）

石州　寧鄉縣　離石縣

保德州　河曲縣

忻州　秀容縣　定襄縣

汾州　西河縣　孝義縣　介休縣　平遙縣

平定州　樂平縣（右元）

太原府（統州縣二十七）陽曲縣　太原縣　榆次縣　太谷縣　祁縣

徐溝縣　清源縣　交城縣　文水縣　壽陽縣　盂縣　臨縣　靜樂縣

平定州　樂平縣

忻州　定襄縣

代州　崞縣　繁峙縣　五臺縣

岢嵐州　嵐縣　興縣

保德州

石州　寧鄉縣（右本朝）

九域志太原府太原郡河東節度唐河東節度周初劉崇竊據宋太平興國四年克復降緊州軍事嘉祐四年復爲太原府河東節度治陽曲縣縣九建隆四年以晉陽縣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軍爲縣省太原入榆次改廣陽縣爲平定并樂平縣隸平定軍以交城縣隸大通監寶元二年交城縣復隸府熙寧三年省平晉縣入陽曲監二太平興國四年以交城縣置太通監六年以沁州綿上縣隸焉九年於平晉縣置監移咸平四年升爲永利監天聖元年改大通爲交城明道二年復舊寶元二年以大通監隸府俾知交城縣兼領監事太平寰宇記并州（太原郡舊理太原晉陽

（二縣。今理陽曲縣。）禹貢曰既修太原注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舜典曰肇十有二州王肅注曰舜為冀州之北太廣分置并州至夏復為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復置并州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藪曰昭餘祁川曰滹沱嘔夷浸曰淶易釋名曰并兼也言其州或并或設因以為名春秋晉荀吳敗狄於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按晉大鹵太原大夏夏墟平陽晉陽六名其實一也太康地記曰并州不以衛水為號又不以恒山為名而言并者以其在兩谷之閒乎按今州本高辛氏之子實沈又金天氏之子臺駘之所居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后帝不臧遷實沈于大夏主參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曰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太原臺駘之所居按今州又為唐國帝堯為唐侯所封又為夏禹之所都也帝堯始封於唐又徙晉陽及為天子都平陽平陽即今晉州晉陽即今太原也又曰禹自安邑都晉陽至桀徙都安邑至周成王以封弟叔虞是為晉侯史記曰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是封汝周公請封之於唐成王曰吾戲耳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以封之今州春秋時為晉國戰國時為趙地左傳曰晉趙鞅入晉陽以叛

頴容曰趙簡子居晉陽至成公居邯鄲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後智伯復為韓魏趙所滅故其地屬趙地理志曰趙西有太原秦本紀曰莊襄王二年蒙驁攻趙定太原四年初置太原郡始皇置三十六郡仍為太原郡漢二年魏豹反為楚盡有太原上黨之地九月韓信虜魏豹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六年以太原二十一縣為韓國徙封韓王信都太原七年信反走入匈奴十一年封皇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文帝元年皇子參為太原王都晉陽地理志曰太原郡領二十一縣屬并州後漢末省并州入冀州魏文帝黃初元年復置并州改太原郡為太原國初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生高幹為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宜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能用故敗晉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已東盡入石勒至符堅姚興赫連勃勃走於河東郡置并州後符丕為慕容垂所迫奔于晉陽稱帝一年為慕容永所滅後魏復為太原郡周武帝建德六年平齊置六府於并州後省六府置并州總管開皇三年廢總管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令州理是也九年廢行臺復置并州總管大業元年廢總管三年罷州為太原郡隋季陵遲寇盜充斥煬帝以唐高祖為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太原郡留守仍遷武賁郎將王威高君雅為副時賊帥歷山飛衆號十萬來寇郡境劉武周又殺太守王仁恭舉兵馬邑俄又攻汾陽宮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勸高祖舉兵旬月閒衆至數萬威君雅有疑心高祖斬之以徇時大業十三年也其年入關尅定京邑高祖頼欣義寧元年太原郡仍舊不改唐武德元年改為并州總管并州領晉陽太原榆次太谷祁陽直壽陽孟樂平交城石艾文水遼山平城烏河榆社十六縣其年置清源縣仍以榆社屬韓州三年廢總管其年置沁陽仍以孟壽陽二縣置受州治孟縣樂平遼山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太谷祁二縣置太州治太谷仍以文水屬汾州四年又置總管管并介受遼太榆沁七州其年改為上總管五年又改代石二總管其年改上總管為大總管六年又管朔州總管仍割汾州之文水來屬其年廢太州以太谷祁二縣來屬七年改為大都督府其年置羅陰縣仍省陽直縣改汾陽為陽曲縣又以文水屬汾州貞觀元年省烏河羅陰二縣又以文水來屬八年以廢受州之壽陽孟樂平石艾入割順州之燕然凡五縣來屬督并汾箕嵐四州十四年廢燕然縣龍朔二年進為大都督府天授元年置北都兼都督府開元十一年玄宗行幸至此以此州王業所興又建北都仍改

并州為太原府立起義堂碑以紀其事二十二年分天下州郡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太原為河東道又於邊境置節度使以式遏四夷河東最為天下雄鎮後唐同光元年莊宗即位於魏州改太原為西京以鎮州為北都三年改太原為北京後偽漢所據郡縣志云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偽漢降為并州移州於三交寨陽曲縣界太原舊城並從毀廢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自後領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元豐九域志為次府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五代史王朴傳周世宗時朴言諸國興滅次第以為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 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 劉安世語錄論 國初取諸國次第曰王朴論之詳矣或問曰河東之地最難取故獨在後安世曰然亦有天道焉 太祖初為歸德軍節度使實在宋地故國號宋且河東乃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辰今應天府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太原是也辰參商不相能火參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蓋有深意也人宋下河東在戊寅三年畫十日寔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能之符宋受命凡十九年矣而晉始服焉一 宋中衰則先陷後至靖康之禍果如其言靖康元年丙午重九日陷而晉之地屬 宋朝總一百四十九年

元一統志宋太平興國四年五月甲申平北漢戊子毀太原舊城改爲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徙居民於新理悉燔其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衆五年四月壅汾河晉祠水灌太原故城七年又徙治于陽曲縣唐明村今府城是也嘉祐四年復升太原府河東節度大觀二年升大都督府金因之爲太原府兼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府天會六年以徒單添壽領府事　元戊寅歲九月太師國王撫定其地立太原路今領支郡十四親領司一縣十錄事司析府城地設錄事司領在城民事

陽曲縣太原志按春秋時爲晉地三晉既分地入于趙秦攻趙取狼孟又入于秦西漢地理誌太原領縣二十一狼孟其八也陽曲其十四也輿地記謂陽曲本漢狼孟地故城在今縣東北八十里屬太原郡應劭曰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曰陽曲按舊陽曲在忻州定襄縣王莽改狼孟曰狼調後漢末移於太原縣北四十五里屬并州刺史魏武帝徙陽曲之民於太原北狼孟縣南境築城居之而狼孟縣至晉末亦廢後魏地形誌云陽曲屬永安郡今定襄是也又移其南八十里今之石城隋開皇二年以陽字叶音楊姓忌其曲名改爲陽直縣十年又徙東北四十里汾陽故縣十六年改爲汾陽煬帝復改爲陽直縣移治東木井城唐武德六年於西南十五里故陽曲縣分置汾陽縣屬并州七年省陽直縣改汾陽爲陽曲因舊名也其年又分置羅陰縣貞觀元年省羅陰復置陽曲宋太平興國七年徙州置於縣南界唐明村移縣治于西郭外嘉祐四年升太原府河東節度縣仍屬之金天會中移縣治於郭下大定間割榆次之西北鄉屬焉元因之

國朝仍名陽曲縣省錄事司來屬隸太原府輿地廣記唐武德七年復曰陽曲自劉氏竊據以前府治太原晉陽二縣宋太平興國四年王師克復遂徙州治陽曲而空其故城太原縣禹貢所謂既修太原是也秦以來爲太原郡治東漢以後兼爲并州刺史治焉後魏爾朱榮高歡父子皆據此隋開皇十年於州城中右晉陽置太原縣唐高祖於此起義師以興王業宋太平興國四年省入榆次晉陽縣本漢舊縣北齊置龍山縣隋開皇十年改曰晉陽宋建隆四年以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廢爲平晉縣熙寧三年省入陽曲有龍山晉水所出

太原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爲晉陽縣太原郡治於此歷代因之或爲并州或爲太原而縣名不改）北齊（武成河清四年移晉陽於汾水東十六年置龍山縣屬太原郡）隋（開皇三年郡廢置并州十年龍山縣廢移

晉陽縣治之大業三年以州縣爲太原郡縣仍舊爲）太原志太原縣古晉陽也本唐叔虞始封之地春秋晉荀吳戰于大鹵即此也三晉既分地入于趙秦爲太原郡漢爲晉陽縣屬太原郡後魏誌云晉陽本唐國堯始都此後遷平陽高齊河清四年移晉陽於汾東而城中置龍山縣（龍山即晉山因是名縣）太原郡治縣二自此始隋開皇十年省龍山縣徙晉陽縣於城中而於汾東置太原縣二縣以汾水中橋爲界大業十三年移太原入府城唐貞觀十一年展築東城（并州長史李勣築）遂置太原於汾水東唐建北都並爲赤縣歷五代不改宋太祖建隆四年圍河東以晉陽縣爲平晉軍不克而還至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隳其故城廢晉陽縣并羅軍名置平晉縣於故城東北行宮之西咸平四年置水利監以縣爲領監事元豐中既徙縣事於監以縣地數爲汾水地故也（元豐七年[illegible]州此漢劉[illegible]元廢徙太原舊城於平晉縣以榆次縣爲并州更其[illegible][illegible]新亦知此也）金大定中并人請罷河北監禁於此廢監官以縣隸府貞祐四年秋七月廢平晉縣元復置隸太原路

國朝仍爲平晉縣洪武四年移縣治於汾河西故唐城基之東洪武七年改爲太原縣屬太原府　郡縣志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僞漢其太原城中晉陽太原二縣並廢爲平晉縣熙寧三年廢縣入陽曲政和五年復置

壽陽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榆次縣之東境後屬太原郡）金（大定二年以縣之西伐寧置壽州今按古清寺而此縣仍屬太原郡）太原志壽陽縣郡名馬首按春秋左氏傳晉襄公十四年荀偃曰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余馬首欲東昭公二十八年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爲七縣馬首居其一而韓固爲馬首大夫晉陽志云本郡晉置壽陽縣屬樂平郡一名壽陽晉末省是則春秋時馬首至晉而改爲壽陽也馬首故城在今縣南一十五里基址尚存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太原之戶衆向山東戍即居之太平真君十一年遣戍外出徙壽陽之民於太陵城西南十里置西壽陽爲太原郡唐大水縣是也隋開皇十年改爲文水縣復於壽陽故城置縣屬并州唐武德三年置受州以縣屬焉六年徙受州于此貞觀八年州廢仍屬并州歷五代至宋不改金大定中割榆次縣東界三百五十餘戶來屬元因之隸太原路

國朝仍舊爲縣屬太原府元一統志晉泰始中置壽陽縣屬樂平郡一名受陽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是也

榆次縣太原志春秋時晉邑左傳昭公八年石言于晉魏榆（魏邑也蔚州）

里名。後爲祁氏之田。昭公二十八年晉滅祁氏，魏獻子爲政，分爲七縣，以知徐吾爲塗水大夫，皆其地也。三晉時屬趙，秦莊襄王二年蒙驁取趙榆次地入于秦。漢爲縣，屬太原郡。王莽曰太原亭。後漢復舊名。晉治塗水古城，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省入晉陽，宣武景明元年復置。北齊天宣時又省，東徙十五里，中都縣治之，仍屬并州。隋開皇中復榆次名，西徙治古城東南隅，今縣是也。開皇六年，將本縣西境梗陽鄉置清源，隷并州。歷唐及五代不改。宋太平興國四年既平東漢，降太原府爲并州軍，移治于此，併太原縣入焉。七年徙并州治于唐明村，仍隷焉。金因之。太定中以縣境遼大，割其東界三百户入壽陽，西南界三千七百五十户入太谷，西北界八百户入陽曲縣，西界四千五百户入平晉，外本縣二萬一百六十八户。爲上縣。元因舊名不改，隷冀寧路。

國朝因之，爲太原府城周八里五十步，高四丈，縣境東西八十五里，南北一百一十五里。

太谷縣　太原志：太谷縣，本春秋晉大夫陽處父所封之邑，故名曰陽邑。三晉既分屬趙，秦屬太原。漢爲太原之陽邑縣，王莽時改曰繁穰。後漢時明帝封馮魴爲侯國，晉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太平真君九年省，景明二年復置。後周建德四年西遷一十五里，即今縣也。隋開皇三年太原郡改爲并州，十八年改曰太谷縣，因縣西南太谷爲名，屬并州。唐武德三年分太谷、祁二縣置太州，六年廢州，復爲縣，仍隷并州。歷五代至宋金皆因之。金大定中割榆次縣脩文、仁義二鄉來屬。興定四年，清原置晉州，以太谷隷焉。元廢州，仍隷太原路。

國朝因之，仍屬太原府。元一統志：三晉分地屬趙。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與邯鄲戰陽邑，謂此也。

祁縣　太原志：祁縣係河北冀州之分野。按周禮職方氏：并州之藪曰昭餘祁。春秋時爲晉大夫祁奚叔向之邑，因以祁爲縣名，以昭餘爲郡名。晉（原本缺）祁盈，分其田爲七縣，令賈辛爲祁大夫。杜預注云：太原祁縣是也。在縣東南一十五里，今爲上下故縣二村。秦屬太原郡，漢爲祁縣，亦屬太原。武帝封李善爲祁侯，徙築於西北，今爲祁城村，遺跡猶存。後魏并州別駕封贊於西北築城，今縣治是也。北齊天寶七年廢。隋開皇十年復置，屬并州。唐武德三年改屬太州，今太谷縣是也。六年太州省，以縣還屬。開元改并州爲太原府，縣屬如故。歷五代至宋皆因之。金貞祐四年丙子，秋胥鼎言：沁州去太原徐溝縣城三百里，若以祁縣團柏鎮爲郡，撥太谷、祁縣隷之，便

遷置嶺州，因東南嶺山名焉。尋廢州爲縣。興定四年，清源縣置晉州，割祁縣隷焉。元州廢，復以祁縣隷太原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

清源縣　太原志：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晉蒐于清源，作五軍。又中行穆子克梗陽之巫皋，皆此地也。後爲祁氏之邑。祁氏既滅，魏獻子分其田爲七邑，以魏戊爲梗陽大夫。史記趙惠文王十一年，秦取梗陽地入于秦。在漢爲榆次縣之西境，縣南百二十步有梗陽故城，自漢至晉皆屬于榆次縣地。後魏省榆次縣，屬晉陽。隋開皇十六年於梗陽故城置清源縣，屬并州，因縣西北有清源水，故名之。大業二年省入晉陽縣。唐武德元年復置，歷五代至宋因之。金興定四年置晉州于壽陽縣西張寨，以鎮往來之衝，未幾遷治于此，割徐溝、祁、太谷來屬。元廢州，復四縣，仍舊爲縣，屬太原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

徐溝縣　太原志：本縣舊徐溝鎮，原隷清源縣。至金因本鎮東屬平晉，西屬清源，中有南北要路，兩縣交居，以致民訟難決，賦稅難徵。大定二十九年，本鎮耆宿鄭裕等八人赴朝陳言利便，遂改爲縣，仍舊鎮爲名，東撥平晉縣斷金鄉一十三村，西撥清源縣梗陽鄉一十一村，南撥榆次縣西管鄉四村，置爲縣，隷太原路。興定四年改清源爲晉州，以徐溝縣隷焉。元州廢，仍隷太原路。

國朝因之，屬太原府。

交城縣　太原志：按晉陽志云：交城蓋唐畿内之城也。本漢晉陽縣之西境，北齊于此置牧官。隋開皇十六年析置交城縣，屬并州，因縣界西北有古交城爲名。故縣在今縣東北九十五里，居汾水孔水交流之際，故曰交城。去古太原之西七十里。唐天授二年長史王及善移于山南却波村，以就驛道，今縣是也。先天二年分置盧川縣于故縣地。開元二年以盧川非要會，仍併入焉。歷五代不改。宋太平興國四年于縣建大通監，衆之名臣宋琪、呂端、賈蓬監焉。六年割沁州綿山縣隷之，有東西二鐵冶，東則在綿上，西則在交城之北山。寶元間以監屬太原府，俾如交城縣兼領監事。金天會六年廢監，止立交城，隷太原府。元朝因之。

國朝仍隷太原府。

文水縣　太原志：按晉陽圖經曰：唐虞春秋晉地。魏獻子分祁氏田爲七邑，以司馬烏爲平陵大夫，即此地也。後爲趙一名大陵。史記云：趙肅侯及武

靈王皆常遊焉秦屬太原郡漢爲太原郡大陵縣故城在今縣東北二十里周四十里王莽改爲大寧後漢復爲大陵晉屬太原國後魏風土記曰晉末有山戎內徙太原之戶來向山東戎即居之至後魏太平真君九年遷山戎外出徙壽陽之民三千戶於大陵城西南十里置壽陽縣屬太原謂之西壽陽隋開皇十年始改爲文水取文谷水爲名屬并州唐武德三年改屬汾州六年復屬并州七年復屬汾州天授元年以武后鄉里改曰武興縣復於汾榆故邑神龍元年復故名歷五代不改宋元豐七年甲子爲汾文二水泛溢城爲泥壞基址不存元豐八年邑宰薛昌構於西山之下十里南張陀村據高阜處築茲邑周九里元因之屬太原路

國朝仍舊屬太原府（太平寰宇記神龍元年改爲文水縣城甚寬大約二十里百姓於城中種水田　輿地廣記本大陵縣地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即此）

靜樂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隋（開皇三年置岢嵐縣十八年改曰汾源大業四年又改爲靜樂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於縣置管州以縣有管涔山故名五年改爲北管州六年州廢以縣屬嵐州貞觀元年又置憲州及樓煩天池縣）宋（咸平二年置靜樂軍五年軍廢後屬憲州熙寧三年屬嵐州後省憲州爲縣十年復置政和六年隸河東北路經畧司）金（改憲州爲靜樂郡天德三年復改爲管州）元（至元五年省寧化并嵐樓煩俱改爲巡檢司以隸嵐州二十二年分岢嵐屬嵐州而寧化樓煩州入本州）太原志本縣古冀之分野春秋屬晉秦隸太原隋置樓煩郡爲憲州所轄三縣樓煩天池玄池也至宋咸平五年避水患改置靜樂軍樓煩縣是也撥屬嵐州又省天池玄池二縣所轄鄉村戶口隸陽曲交城分治因此憲州止有一縣即取舊軍爲名改樓煩爲靜樂縣熙寧三年省州爲縣十年復爲憲州以鎮河西西夏國往來四達衝要之地政和六年編脩城誌按憲州圖經所載本州賜汾源爲額至宋隸河東北路經畧司所轄金改州額賜郡名爲靜樂至天德三年改爲管州元乙卯年本州置河北路都元帥府至辛卯年隸太原府總管至元二年省併屬嵐州所管當年六月內革罷復立管州至元三年并嵐州岢嵐寧化樓煩四處入本州至元五年并入嵐州後至元閒又復爲管州

國朝洪武二年改爲靜樂縣隸太原府（太平寰宇記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堆阜三所名三堆城後魏本屬九原縣隋開皇三年自今置岢嵐縣北移岢嵐縣於三堆城）

盂縣太原志盂縣本春秋時仇猶之國智伯滅之地入于晉後三晉既分爲趙地謂之原仇城屬上艾之北界方志圖云晉太子于之邑也後爲祁氏采地祁氏既滅魏獻子分其田爲七縣盂其一也以盂丙爲盂大夫盂在原仇西百里漢之盂縣也屬太原郡後魏省其地屬石艾縣一云入陽曲縣俗謂之大盂伯寰宇記曰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縣屬遼州治原仇故城即今縣是也其城周三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隋大業二年改爲盂縣取漢舊縣以名之隸并州唐武德三年割并州盂壽陽二縣置受州六年改州治賓亙城貞觀元年又省并州烏河縣入焉八年廢受州復隸并州歷五代宋因之至金貞祐三年改爲盂州元因之隸太原府

國朝洪武二年復改爲縣仍屬太原府

臨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離石縣地）後周（大象元年置烏突郡及烏突縣）隋（開皇元年改爲太和郡三年郡廢以縣屬石州）唐（武德三年改曰臨泉以其臨湫水之泉故名尋置北和州貞觀三年州廢屬石州）宋（淳化四年置晉寧軍於此又以定胡縣爲屬）金（罷軍大定二十九年置臨水縣改定胡爲孟門縣隸石州以地控西河置州置兵馬都元帥府後府廢仍屬石州）元（中統二年改臨泉縣屬太原路三年陞爲臨州仍隸太原府）

國朝洪武二年改臨州爲臨縣仍屬太原府太原志自前代石州所轄爲衛鎮金大定二年始立臨泉縣大定二十四年築城壘池屬石州所轄元乙卯年置臨州行兵馬都元帥府鎮禦西邊與葭州接境黃河渡建浮橋收降西夏地邑依前設置州事其孟門臨泉方山三縣與石州分治

河曲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金（大定二十四年改爲隩州郡黃河五十二里置河曲縣取河千里一曲之義）元（省）

國朝復立爲縣屬太原府

平定州（所領縣一　樂平）太原志古冀州之域齊分屬并州之地春秋時屬晉秦屬上黨漢爲太原之東境上黨之北境漢書理誌此爲上艾縣也東漢屬恒山國晉屬樂平郡元魏爲西陽郡後復爲樂平郡仍改上艾縣爲石艾縣隋開皇初郡廢十六年置遼州大業初州廢屬太原郡又以石艾縣屬受州古受州城在城西三十里今賽魚村是也唐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改屬受州貞觀八年廢受州屬并州天寶八年改爲廣陽縣因縣西南八十里有廣陽故城爲名歷五代不改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縣建爲平定軍蓋太祖征太原先克此縣遂因縣置州四年太宗平河東因改其廣陽縣爲平定縣又廢承天軍爲寨徙其民入于故榆關

今州是也即城東北隅萊羅城九里二十六步以平定樂平隸焉今下城是也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入遼山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立遼州二縣還舊金爲太原支郡大定二十二年十一月改軍爲平定州仍轄平定樂平二縣元初以土人聶珪爲元帥威孟壽和遼儀那晉等處隸焉至元三年遼和儀入平陽威入廣平孟隸太原那入順德省平定縣改皋州爲樂平縣隸焉

國朝仍爲平定州領樂平縣屬太原府元一統志金興定二年陞爲防禦以壽陽縣來隸後復還舊屬元初因之至元三年省平定樂平二縣入平州七年復立樂平縣爲屬邑

樂平縣太原志在禹貢冀州之域後分爲并州之地按晉陽誌云春秋時東山皋落氏之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之遂爲晉地三卿分晉地入於趙秦屬上黨郡前漢爲上黨郡之沾縣後漢魏因之晉泰始中分沾樂平郡沾縣屬焉又置樂平縣後魏太武太平真君九年省郡及縣明帝孝昌二年於遼州和順重置樂平郡及縣北齊移治沾城今縣是也隋初郡廢開皇十六年增築大之置遼州於此樂平屬焉又分置東山縣大業二年省遼州及東山縣以樂平縣屬并州唐及五代無所改易宋初用兵攻河東曹彬首下樂平於乾德三年升爲平晉軍太平興國四年復征河東劉繼元降以廣陽縣地當衝要又先克復乃升爲平定軍廢平晉軍復樂平縣以隸焉金因之至興定二年改樂平爲皋州元因之中統元年改皋州爲樂平縣至元三年省入平定州親管至元七年復立樂平縣

國朝因之隸平定州（元一統志唐武德三年復置遼州于樂平又以石艾屬焉六年移遼州治于箕山縣以樂平石艾改爲受州貞觀八年廢受州復屬并州）

保德州太原志本州前代無所考舊誌云止立林濤寨有城郭遺址元隸府州所轄（府州即府谷縣）春秋屬晉地即林胡是也晉滅入于胡漢唐以下不聞其傳至宋淳化四年置定羌軍隸嵐州所治景德二年爲興河西府州對境改爲保德軍後景德四年始立州事金大定十二年倚郭立保德州縣事元仍立保德州隸太原親管至元三年併岢嵐興州葭州入本州所轄至元四年將岢嵐併入管州其興州葭州民隸本州親管興州見有城郭葭州城邑隸延安路地界本州止管東境民戶

國朝初亦爲州直隸山西省洪武七年改爲縣隸太原府洪武九年復改爲州仍隸太原府

岢嵐州（統領縣二嵐縣舊嵐州興縣舊興州）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冀州之域又屬并州元魏（爲嵐州治所）隋（大業中置岢嵐鎮）唐（武德中亦名岢嵐軍長安三年置嵐谷縣）宋（初陞爲岢嵐軍）金（改岢嵐州）元（因其地入嵐州置岢嵐巡檢司）太原志按古記云北齊二清二年築縣孤戍顯國作永寧府爲河水毀城之東北角漢時東移一十里名安元城此城兼城連鎮唐遷於西南築平城名曰岢嵐軍城周五里倚郭嵐谷縣共爲治焉（舊志云北齊河清二年築舊時東移一十里唐遷於西南今考北齊之後止有北漢北漢之後自與宋接無復唐稱矣如闕疑以待參攷）至宋元豐八年太守賀詔展於城之巽維展築四里至大觀元年太守王詩重開城壕碑記云保德大山寧化皆爲巖邑雖岢嵐於平地置之金大定二十三年刺史耶律萬家奴投宣詔改軍爲州充刺史所置嵐谷縣爲司候司隸嵐州節度使郭周後改防禦使亦隸嵐州所轄元初郭周立關外六州元帥府使置行事至庚寅年隸太原親管至元二年併入嵐州所管當年六月革罷依舊立岢嵐州事至元三年併岢嵐入保德州至元四年省入管州至元五年併入嵐州止立巡檢司

國朝因之洪武七年立鎮西衛新修築城方圍五百三十三丈洪武八年正月又置縣洪武九年正月改縣爲州所轄興縣嵐縣直隸太原府（元一統志春秋屬晉後爲樓煩王所據趙惠王滅樓煩而有其地以爲縣屬太原郡漢爲汾陽縣東漢末郡邑空虛曹魏立新興郡西晉末爲劉元海之趙地石勒爲後趙永和六年冉閔滅之即爲魏地尋屬前燕後爲苻堅所之堅敗復魏道武立并州劉中山遂有其地後魏本於此置嵐州因州界有岢嵐山爲名隋大業四年置樓煩郡以靜樂縣屬焉唐武德四年平劉武周置東會州領嵐城縣又以北和州之太和縣來屬其年分析嵐城置合會豐潤二縣仍自故郡城移嵐州於廢東會州置嵐州舊領岢嵐一縣縣移舊嵐州其年又以北管州之靜樂縣來屬七年置臨津縣十九年省合會岢嵐太和三縣貞觀元年改臨津爲合河三年又置太和縣八年又省天寶元年復爲樓煩郡乾元元年復爲嵐州領宜芳靜樂合河嵐谷四縣宋割靜樂屬憲州嵐谷入岢嵐軍初樓煩有縣屬憲州乃唐龍紀元年所樓煩監西一里置爲州治至是以縣屬嵐州金天會六年升嵐州爲鎮西軍節度嵐州舊治宜芳縣元廢宜芳縣至元二年省岢嵐寧化管州樓煩入焉三年復省嵐州寧化樓煩等入管州五年以嵐州自古名郡復置又省岢嵐寧化樓煩管州入焉十年析縣復併入管州二十二年復置以

（號甞來巡檢司　郡縣志嵐州樓煩監牧元隸隴右節度使唐至德後爲內飛龍使嵐州刺史兼領監牧貞元十五年楊鉥爲監牧使遂專領監司不隸州司龍紀元年太原李克用爲晉王時奏置憲州於樓煩監家因之領縣三咸平五年以州卑濕多水移治靜樂軍之靜樂縣遂廢軍又廢天池元池二縣入靜樂樓煩改隸嵐州舊本下州今升爲中州管縣一熙寧三年州廢以靜樂隸嵐州十年復置憲州仍領靜樂一縣政和五年賜郡名汾源寧化軍本嵐州之故軍宋北漢舊寨宋太平興國四年置寧化縣五年改爲寧化軍初管縣一曰寧化熙寧三年廢元祐元年復崇寧三年又廢爲鎮　太平寰宇記岢嵐軍理嵐谷縣在樓煩郡北百里隋大業中置岢嵐鎮押草城川賊路唐長壽中李迥秀置軍長安三年於此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開元十二年重置縣今復爲軍蓋取縣北岢嵐山爲軍名岢嵐賀）

嵐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春秋爲晉後爲樓煩所據趙滅樓煩以其地爲縣）秦（爲太原郡）漢（爲汾陽縣東漢末其地空虛）三國（魏立新興郡）元魏（於此置嵐州）隋（置樓煩郡）唐（武德四年置東會州州廢復置嵐州天寶元年復爲樓煩郡乾元元年復爲嵐州）金（隸爲鎮西軍節度）元（從爲嵐州有岢嵐入焉）太原志本縣屬冀州之地故尚書大傳云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以地形觀之是也三代以下迄於五代無可考舊城周六里二十四步不知何代所築至宋元豐年間於舊城北展築三面記四里二百令六步使立嵐州節度使所轄三州管州嵐州保德州三縣一司倚郭宜芳縣合河縣樓煩縣錄事司金因之不改元省併宜芳縣錄事司外保德州嵐州管州合河樓煩各另所置隸太原觀管至元二年省併岢嵐寧化管州樓煩四處隸嵐州所轄當年革罷至元三年分寧化嵐州樓煩隸管州所轄至元五年復爲嵐州省併管州寧化岢嵐樓煩四處隸本州觀管後至元間分管州爲州治與本州俱隸太原路

國朝改爲嵐縣至洪武八年正月改岢嵐爲縣直隸太原府九年又改岢嵐爲州本縣屬焉

興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汾陽縣地）元魏（於蔚汾谷置蔚汾縣屬神武郡）隋（開皇十[illegible]郡廢屬石州大業二年改爲臨泉縣四年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改臨津縣屬嵐州貞觀改曰合河縣）太原志古漢汾陽之地唐貞觀元年始得合河之邑號其縣城舊置於黃河東岸宋元豐冬以其瀕河地窄求遷於蔚汾水之上川谷寬坦處置邑遂令地名蔚汾又云自

前嵐州所轄金興定二年晉陽公以此方瀕河地重民業改合河縣爲興州前元相因不改至中統二年南北兩路宣慰使司改本州爲合河縣事隸太原觀管中統三年復立興州

國朝洪武二年復改爲縣隸太原府至洪武九年改岢嵐爲州撥本縣屬焉

代州（舊屬太原路　領縣三　崞縣舊州　五臺舊臺州　繁峙舊堅州）太原志本古唐國禹貢冀州之域歷代所屬與并州同春秋時屬晉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有代句注之地河東記云代句注之地在州西北三十五里鴈門縣界西徑山是也初趙襄子殺代王而并其地至趙武靈王破澹林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河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鴈門代郡秦莊襄王三年攻狼孟取三十七城即此地也始皇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鴈門其一也至漢高祖遣陳豨鎮守豨叛高祖討平之因封其子恒爲代王後爲文帝後漢書云建安二年又立新興郡於太原北界後廢東漢末北邊兵亂地荒魏徙鴈門郡南度句注置廣武城即州西故城也晉如之後魏置梁城繁峙二郡於此尋廢至文帝移置廣武東上館城內即今城也隋開皇五年改爲代州取古代郡爲名置都督府大業三年蔚州廢以靈丘縣來屬改爲鴈門郡唐武德元年置代州總管管代忻蔚三州代州領鴈門繁峙崞五臺四縣五年廢總管六年又置管代忻蔚朔四州貞觀四年督靈州六年又督順州十二年省順州以懷化縣來屬高宗廢懷化縣嗣聖元年又領武延縣天寶元年改爲鴈門郡仍爲都督府乾元元年復置代州後唐李克用爲鴈門節度使死於代其子莊宗就爲陵廟葬於舊古城東今柏林是也宋爲防禦領縣五鴈門五臺崞繁峙唐林景德三年省唐林入崞縣金太宗天會六年八月以代州置振武軍節度使領縣四鴈門崞五臺繁峙錄事司一又郡二寧化軍火山軍世宗大定二十年以鑄錢置阜通監代州兼領之二十二年火山寧化軍改爲州二十六年改火山州爲隩州章宗即位罷鑄錢監廢宣宗貞祐二年置西面經畧司於代州三年七月割朔州廣武縣來屬七月升繁峙縣爲堅州四年正月升五臺縣爲臺州興定三年升崞縣爲崞州元本州止領鴈門縣錄事司中統四年並省入代州隸太原路

國朝洪武二年改爲代縣隸太原府八年復改爲代州領五臺繁峙崞縣仍隸太原府（元一統志按晉天文志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度秦始皇十三年移樓煩縣於善無縣今句注山北下館城是也續漢書云鴈門郡領縣十四理陰館後周置肆州大象元年因九原城移肆州於

（北、並天會六年改郡皆廢為代州襄武軍、承州置西面制置經略使司又置雲州司領寧化火山二軍、鴈門繁峙五臺崞四縣。元豐寧化軍立地撤司入管州火山軍立地撤司入保德州、繁峙升為堅州、崞縣升為崞州五臺升為臺州不相統攝俱作鴈門一郡中號四年併錄事司並入州自理）

崞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崞縣屬鴈門郡漢末荒廢晉復置）元魏（改為石城縣）東魏（置肆州於此）北齊（省郡又立北顯州）後周（廢）隋（開皇十六年改為平寇縣大業初改曰崞縣）唐（屬代州後改曰唐林）五代（梁開平二年以為白鹿縣）宋（景德二年省入崞縣）金（因之）元（乙卯年陞為崞州、隸太原路）

國朝洪武二年改州為縣屬太原府八年復改屬代州太原志崞縣三代以下無文籍可考按資治通鑑晉懷帝永嘉四年冬以拓拔猗盧為大單于封代公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民於陘南集覽注云崞漢鴈門郡縣今太原府崞州是也西南有崞山縣東樓煩故城遺址存焉至隋唐宋俱為崞縣隸代州至金末改為崞州隸太原府元因之（輿地廣記唐屬代州有崞山故樓煩胡地趙武靈王取之置縣二漢屬鴈門郡魏晉廢為故城在今縣東故唐林縣本武延縣　元一統志東魏置廓州

於此、以阿所上郡為稱。尋廢、分為廣安、永定、建安三郡、以領軍戶北齊省郡又立北顯州後周廢隋開皇十六年改為平寇縣、大業初改曰崞縣唐屬代州唐證聖元年析崞五臺置武延縣、神龍復、改曰唐林）

五臺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慮虒縣屬太原郡）晉（省）元魏（孝文復置屬新興郡、）北齊（改屬鴈門郡）隋（大業二年改為五臺縣、因縣東五臺山為名）五代宋（並因之）金（貞祐四年陞為臺州、屬太原路、）元（因之）

國朝洪武二年改為五臺縣屬太原府、八年改屬代州。

繁峙縣太原志本漢繁峙縣屬鴈門郡自東漢至晉並因之後魏升為繁峙郡後周郡縣並廢隋開皇十八年復置於今縣東六十里大堡戍縣有魏武州及吐京新安三郡僑治城中尋廢大業十二年移縣於武州城唐聖曆二年以縣在平川難以固守遂東移今治其城三面枕澗東接峻坂極為險固宋屬代州金貞祐三年升繁峙縣為堅州隸太原府元因之。

國朝洪武二年改堅州為繁峙縣屬太原府。至八年改代縣為州撥繁峙縣隸焉。（元一統志後魏改為北靈州。尋廢。）

忻州（舊縣二　見領縣一定襄）太原志按晉陽誌云古并州之域春秋晉地也三晉既分屬趙秦隸太原郡漢為太原之陽曲也後漢靈帝末西羌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其地遂空建安中曹公集塞下荒郡流民聚之九原界立為新興郡領九原定襄雲中鴈門等縣郡治九原後徙陽曲縣於晉陽之北晉因而不改永嘉之亂入於二趙前趙劉曜後趙石勒水經注云後魏天賜中治四盧頭因四盧川為名後徙九原城元魏太平真君七年立肆州爾朱氏之亂州廢天平二年復治肆州治於秀容城領靈丘等八郡後周武帝徙肆州於鴈門郡隋初復立新興郡銅川縣郡尋廢開皇十八年復置忻州蓋取忻口為名治九原城又水經注引魏氏土地記曰漢高祖至平城為北軍所圍用陳平計得免還師而南次於滹沱水曲六軍忻慶舉口而笑故謂之忻口煬帝大業二年廢州及銅川縣以其地入於樓煩郡故隋地理誌無忻州而樓煩郡有秀容縣唐高祖義兵初起復置新興郡領秀容一縣武德元年復為忻州四年又置定襄縣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改忻州為定襄郡乾元元年復為州五代不改宋治團練使金源氏改為刺史仍隸太原府為支郡元初改忻州為九原府嘗置宣撫使尋復改為州統秀容定襄二縣

國朝因之省秀容縣仍轄定襄縣（元一統志秦屬太原郡。今州。即漢太原郡之陽曲地。黃河千里一曲。此當曲之陽。故曰陽曲。東漢末。於今州地置新

興郡。晉惠帝改晉昌郡。及永嘉之亂。入于二趙。前燕、前秦、後燕、後魏、唐、大曆元年改為定襄郡者。以漢有定襄城為名。按河東記。漢之定襄。今朔州是也）

秀容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陽曲縣地。東漢末。置新興郡。及九原縣。）元魏（為肆州之境。又置秀容縣。）後周（徙肆州於鴈門。徙魏置秀容縣。入九原城以西南隅定國寺為治所。）隋（置忻州。移縣於北齊城內。大業初州廢。還舊理。）唐（初復置新興郡。縣徙於廢寺舊治。）五代宋金元（並因之。屬忻州。）

國朝併入忻州。（輿地廣記本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東漢省之。北齊置平寇[illegible]十八年置忻州。唐因之。元一統志東漢建安二十年置新興郡及九原縣。西同城南隅九所為之名。後魏肆州之境。明元又置秀容縣於今縣西北五十里。孝莊帝於縣東十里置平寇縣。元至元二年省入忻州。四年復置。為忻州郭下縣。）

定襄縣太原志按晉陽誌云春秋時晉地三晉為趙地秦屬太原郡漢為太原之陽曲縣漢書地理誌應劭曰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名之後漢

來移其民於太原近界置定襄縣以處塞下定襄之遺民屬新興郡魏晉因之晉惠帝時遷弘農人楊釗等三千戶於此又改名晉昌縣後魏復爲定襄縣永安中改新興郡爲永安郡置治於此北齊武成河清三年周將楊忠率軍襲并州不克而還於時定襄平寇蒲子三縣先無城郭遂於本縣大城北面築子城置三縣於其中隋開皇十年廢使劉永清創軍民戶分入州縣地移平寇于代州之崞縣而定襄省入秀容縣唐武德二年陷於劉武周四年定襄王李大恩將兵來討僞將楊長才以城降遂於其城復置定襄縣五代及宋金元皆隸忻州

國朝因之（元一統志宋熙寧五年省元祐元年復置屬忻州金不改元因之）

石州（舊縣二　後領縣一　寧鄉）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冀州之域又并州地周戰國初趙之離石邑也秦屬太原郡漢爲西河郡晉惠帝分離石郡前趙石勒改爲永石郡元魏更名離石鎮北齊初置懷政郡後改離石郡天保三年又置西汾州改離石爲昌化縣後周建德六年改西汾州爲石州仍改昌化爲離石縣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離石郡唐武德元年復改爲石州五年置總管府貞觀三年置都督六年又省天寶元年改爲昌化郡乾元元年復爲石州宋淳化四年割州之臨定二年爲晉寧軍金軍爲改定邊爲孟門縣元中統二年省離石入本州三年復立至元三年併孟門方山入離石爲倚郭縣隸太原路

國朝省離石入本州仍屬太原府太原志按公廨記云秦伐趙以取離石秦時離石令石州是也西漢元朔間隸於西河晉之末年後趙石勒時改曰永石郡魏興復爲離石唐武德初改郡爲州至天寶元年改爲石州昌化郡自宋及金相沿不改所領之縣有六斯其一焉溫泉寧鄉在州之南離石爲倚郭方山在州之北孟門臨泉在州之西北實河東之名郡元己卯年爲六縣仍舊領焉中統二年省離石縣本州親管中統三年復立縣事至元三年併所管溫泉入汾州孝義縣併孟門方山臨泉三縣入倚郭離石（太平寰宇記西漢爲西河郡地有南單于庭北左國城前趙記曰今離石左國單于所徙庭是也　元一統志秦并天下屬太原郡兩漢爲西河郡按晉太康志西河入屬及晉惠帝中以劉元海爲離石都尉後元海起事于此後石勒改爲永石郡唐武德五年置總管府領石北和北寧東東會嵐南定六州　新續志晉寧軍本西界葭蘆寨元豐五年四月收復六月并吳堡寨隸石州元祐四年以葭蘆寨給賜西人紹聖四年收復元符二年以葭蘆寨爲晉寧軍割石州之臨泉隸焉知軍領嵐石路沿邊安撫使築嵐石隰州都巡檢使大觀三年廢以石州定胡縣來隸）

離石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戰國趙邑秦（惠王伐趙取離石是也）（復屬太原郡漢爲西河郡東漢徙郡治此晉爲西河國復劉淵據此立都之左國城石勒改爲永石郡北齊置昌化縣屬懷政郡又置西汾州後周改昌化復爲離石仍改西汾州爲石州隋屬焉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州廢復置離石郡唐武德元年復爲石州天寶元年曰昌化郡今復爲離石以隸石州宋金元並因之）

國朝併入石州元一統志（晉爲西河國置自建安之末北人入居內郡魏武帝分其衆爲五部每離石者以左賢王去卑監之去卑之子豹豹之子劉世德此立都之左國城晉初三年劉元海爲都尉治此石勒改爲永石郡元初仍舊中統二年省入本州三年復置至元三年省方山孟門二縣及司候司入焉　郡縣志定胡縣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周大象元年於此置定胡縣及置定胡郡隋以其地絕險因置孟門關唐武德三年於縣置西定州貞觀二年廢州置孟門縣七年廢縣爲孟門鎮屬石州宋因之大觀三年以縣名爲臨泉縣本漢離石縣地周大象元年於此置烏突郡烏突縣隋開皇元年改烏突郡爲太和郡縣爲太和縣三年郡廢以縣屬石州唐武德三年改太和爲臨泉宋因之元符二年以縣來屬　太平寰宇記平夷縣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後周大象元年割離石縣西五十一里置平夷縣屬石州）

寧鄉縣太原志寧鄉縣本漢離石地屬西河郡後周大象元年割離石縣西五十一里立平夷縣隸石州隋屬離石郡唐屬石州五代宋相沿不改金泰和間改爲寧鄉縣亦屬石州元丁酉年另立縣事隸太原路戊申又又屬石州至辛亥又隸總管府至元三年復隸石州

國朝因之仍隸石州屬太原府

分野

本府太原志周禮春官保章氏之職以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漢書地理志曰趙地昴畢之野西有太原定襄郡晉書天文志曰班固取三統歷配十二次其言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後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并州而費氏起危十四度蔡氏起危十度卓云太原入東井二十九度三說皆不同唐天文志載一行之言曰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廢置不同疆場升差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也又古之辰次與節氣相係各

據當時曆數與歲差遷徙不同。今吏以七宿之中分置中候，自上元之首以度數紀之，而著其分野，雖州縣改隸不同，但據山河以分爾。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北戒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是謂北紀。北紀山河之曲為晉代負險用武之國也。初畢十度餘百四十一秒四之一，中參七度，終東井十二度。自漢之河東及上黨、太原盡西河之濱，所以設險限秦晉也。其地上應天關，南曲之陰在晉地衆山之陽，南曲之陽在秦地衆山之陰，陰陽之氣并，故與東井通。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余祁，其川滹沱、漚夷，其浸淶、易。

至到

本府境太原志東至真定府井陘縣界故關界三百八十五里　南至沁州南關驛界二百一十里　西至綏德州葭縣黃河岸五百一十八里　北至大同府馬邑縣界鴈門關北三百六十里　東到真定府五百七十里　東南到遼州三百七十里　南到沁州三百三十里　西南到汾州二百三十里　西到綏德州葭縣五百二十里　西北到保德州黃河岸五百八十里，過河抵沙漠　北到大同府六百三十里　東北到大同府渾源州六百一十里

陽曲縣東至壽陽縣界王胡庄九十里　南至太原縣界馬村一十五里　西至交城縣界故交村一百二十里　北至忻州界關城子一百里　東到壽陽縣一百六十里　東南到榆次縣六十里　南到太原縣四十里　西南到太原縣四十里　西到交城縣二百四十里　西北到靜樂縣二百二十里　北到忻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盂縣二百五十里

太原縣東至榆次縣界東貫村界二十五里　南至清源縣故市鎮三十二里　西至陽曲縣界御道川山四十里　北至陽曲縣北屯村界三十五里　東到榆次縣五十里　東南到徐溝縣四十五里　南到清源縣四十里　西南到清源縣五十里　西到陽曲縣御道川山四十里　西北到陽曲縣白道山四十里　北到陽曲縣四十里　東北到陽曲縣四十里

榆次縣東至壽陽縣道平村界六十里　南至大谷縣小常村界三十五里　西至太原縣西貫村界二十五里　北至陽曲縣馬圈頭八十里　東到壽陽縣一百三十里　東南到和順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太谷縣七十里　西南到徐溝縣六十里　西到太原縣五十里　西北到陽曲縣六十里　北到陽曲縣一百里　東北到壽陽縣一百二十里

徐溝縣東至榆次縣車輞村界一十五里　南至大谷縣登豐村界一十五里　西至清源縣支村界一十五里　北至太原縣三賢村界一十五里　東到榆次縣六十里　東南到大谷縣三十里　南到大谷縣三十里　東南到祁縣七十里　西到清源縣三十里　西北到太原縣四十五里　北到太原縣四十五里　東北到榆次縣六十里

太谷縣東至和順縣樵紅色界一百一十五里　南至榆社縣裴坊村界四十里　西至祁縣白圭村界一十里　北至徐溝縣李青村界一十五里　東到和順縣二百二十五里　東南到榆社縣一百五十里　南到榆社縣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祁縣五十里　西到祁縣四十里　西北到徐溝縣三十里　北到徐溝縣三十里　東北到榆次縣七十里

祁縣東至太谷縣榆林村界三十里　南至沁州南關界八十里　西至文水縣元村界一十里　北至清源縣羅村界三十里　東到太谷縣四十里　南到沁州二百二十里　西到文水縣六十里　北到清源縣六十里　東南到沁州武鄉縣二百二十里　西南到平遙縣四十五里　西北到交城縣六十里　東北到徐溝縣七十里

交城縣東至清源縣萬泊村界一十五里　南至文水縣南辛安村界一十五里　西至石州龍王埠界一百二十里　北至靜樂縣鴈門村界一百六十里　東到清源縣四十里　南到文水縣五十里　西到石州二百九十里　北到靜樂縣三百里　東南到祁縣六十里　西南到文水縣四十里　西北到嵐縣三百里　東北到陽曲縣二百四十里

文水縣東至祁縣威趙村界五十里　南至汾州文同村界二十里　西至石州丁家山界一百四十里　北至交城縣步雙村界二十五里　東到祁縣六十里　南到汾州七十里　西到石州丁家山一百四十里　北到交城縣五十里　東南到平遙縣七十里　西南到汾州七十里　西北到交城隆門山四十里　東北到交城縣四十里

清源縣東至徐溝縣界黑城村一十五里　南至祁縣界北左村三十里　西至交城縣界義望村二十五里　北至太原縣界故驛北鎮八里　東到徐溝縣三十里　東南到祁縣七十五里　南到祁縣六十里　西南到交城縣五十里　西到交城縣四十里　西北到太原縣五十五里　北到太原縣四十里　東北到太原縣四十里

壽陽縣東至平定州界汗橋界四十五里　南至榆次縣界碾子平七十里　西至陽曲縣界馬圈頭七十里　北至盂縣九合鉢嶺界三十五里

東到平定州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樂平縣一百八十里 南到榆次縣一百三十里 西南到榆次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陽曲縣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盂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盂縣七十五里 東北到平定州一百二十五里

盂縣東至真定州平山縣十八盤界七十五里 南至壽陽縣尾合鉢嶺界四十里 西至陽曲縣界苗鼠村一百四十里 北至五臺縣牛道嶺界一百六十里 東到真定府平山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平定州一百二十里 南到壽陽縣七十五里 西南到陽曲縣二百五十里 西到陽曲縣二百七十里 西北到定襄縣一百六十里 北到五臺縣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真定府平山縣二百二十里

臨縣東至石州連支山界七十里 南至石州界一百里 西至黃河岸一百一十八里 北至興縣界猴馮界七十里 東到石州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石州一百四十里 南到石州一百四十五里 西南到黃河岸一百二十里 西到浽德州段縣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興縣二百里 北到興縣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嵐縣二百二十里

靜樂縣東至忻州石大橋界七十里 南至交城鎮城底界一百四十里 西至嵐縣社千溝界三十里 北至朔州分水嶺界一百四十里 東到忻州一百八十里 南到交城縣三百里 西到嵐縣六十里 北到朔州三百里 東南到陽曲縣二百二十里 西南到嵐縣九十里 西北到奇嵐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崞縣二百五十里

平定州東至真定府井陘縣故關界八十五里 南至樂平縣烽火嶺界四十里 西至壽陽縣張靜界七十五里 北至盂縣界韓莊村六十里 東到井陘縣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井陘縣一百六十里 南到樂平縣六十里 西南到壽陽縣一百二十五里 西到壽陽縣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盂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盂縣一百一十里 東北到真定府平山縣一百五十里

樂平縣東至真定府趙州贊皇縣黃沙嶺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遼州和順縣界李陽村松子嶺四十五里 西至壽陽縣堡底村界一百一十里 北至平定州烽火嶺界二十里 東到趙州贊皇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順德府邢臺縣二百四十里 南到和順縣九十里 西南到和順縣二百一十里 西到壽陽縣一百九十里 西北到壽陽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平定州六十里 東北到平定州九十里

保德州東至前武州界大塔一百里外抵沙漠 南至興縣赤谷口界九十里 西至黃河東岸一里 北至黃河南岸一里 東到前武州界大塔一百里外抵沙漠 東南到奇嵐州一百八十里 南到興縣一百六十里 西南到興縣一百九十里 西到黃河東岸一里河抵沙漠 西北到黃河岸一里過河抵沙漠 北到黃河南岸一里過河抵沙漠 東北到前武曲縣界炭水三十五里外抵沙漠

奇嵐州東至靜樂縣界暖泉七十里 南至嵐縣界左馬嶺六十里 西至興縣界青草溝六十里 北至前武州界燕家莊五十里迤北抵沙漠 東到靜樂縣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靜樂縣一百二十里 南到嵐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興縣一百四十里 西到興縣一百四十里 西北到保德州一百八十里 北到前武州燕家莊五十里迤北抵沙漠 東北到前武州荷葉平荒山六十里

嵐縣東至靜樂縣社千溝界三十里 南至石州赤堅嶺鎮界九十里 西至興縣界河口九十里 北至奇嵐州之馬嶺六十里 東到靜樂縣六十里 東南到交城縣三百里 南到石州二百七十里 西南到臨縣二百二十里 西到興縣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奇嵐州一百四十里 北到奇嵐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靜樂寧化山一百四十里

興縣東至嵐縣界境炭塔六十里 南至臨縣界椎老嶺八十里 西至黃河六十里 北至保德州界姜家莊七十里 東到嵐縣一百五十里 東南到嵐縣一百九十里 南到臨縣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臨縣二百里 西到黃河六十里過河抵沙漠 西北到保德州一百九十里 北到保德州一百六十里 東北到奇嵐州一百四十里

代州東至繁峙縣界楊興堡村五十里 南至五臺縣楊林嶺七十里 西至崞縣界班鼎村三十里 北至馬邑縣界鴈門關四十里 東到繁峙縣七十里 東南到繁峙縣七十五里 南到五臺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崞縣六十里 西到崞縣六十里 西北到馬邑縣一百四十里 北到馬邑縣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山陰縣一百二十里

繁峙縣東至靈丘縣井子頭村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五臺縣華嚴嶺界八十里 西至代州留述村界二十里 北至應州書堂崖村界六十里 東到大同府靈丘縣二百一十里 東南到大同府靈丘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五臺縣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五臺縣一百五十里 西到代州七十里 西北到大同府山陰縣一百三十里 北到大同府應州一

百一十里、東北到大同府渾源州二百二十里
五臺縣東至阜平縣觀音堂界一百五十里　南至盂縣牛道嶺界八十
里　西至崞縣榆串嶺界七十里　北至代州楊林嶺界五十里　東到
阜平縣二百五十里　南到盂縣二百四十里　西到崞縣一百四十里
北到代州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平山縣四百一十里　西南到定襄縣
九十里　西北到代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繁峙縣一百五十里
崞縣東至五臺縣榆串嶺界七十里　南至忻州忻口界六十里　西至
靜樂縣寧化鎮界一百里　北至代州茹解村界三十里　東到五臺縣
一百四十里　南到忻州一百二十里　西到朔州一百五十里　北到
代州六十里　東南到定襄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靜樂縣二百五十
里　西北到朔州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代州六十里
石州東至汾州黃蘆嶺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寧鄉縣界金同村三十里
西至黃河界一百一十五里　北至嵐縣界東陝木溝一百八十里
東到汾州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本州白馬山四十里接連寧鄉縣尖楊
山　南到寧鄉縣五十五里、西南到寧鄉縣七十里　西到綏德州吳
堡縣一百二十二里、西北到臨縣一百四十里　北到嵐縣二百七十

里　東北到交城縣二百九十里
寧鄉縣東至汾州黑嶺界六十里、南至隰州分義嶺界七十五里　西
至黃河岸一百五十里　北至石州界猴溝界二十五里　東到汾州一
百四十里、西到黃河岸一百五十里　南到隰州二百四十里、北到
石州五十里　東南到孝義縣二百一十里、西南到石樓縣一百七十
里　西北到石州七十里　東北到本縣楊家社二十里接連石州白馬
大山
忻州東至定襄縣智村鎮界二十五里　南至陽曲縣石嶺關界四十里
西至靜樂縣石窯子界一百一十里　北至崞縣界陝界六十里　東到
定襄縣四十里　南到陽曲縣一百四十里　西到靜樂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崞縣一百二十里、東南到陽曲縣界七須山接連廣谷大山四十
里　西南到陽曲縣界赤塘關接連白馬大山五十里　西北到崞縣界
流莊接連雲中大山六十里、東北到定襄縣六十里
定襄縣東至盂縣扶城口界六十里、南至本縣叢蒙大山二十五里
西至忻州界北胡村一十五里　北至崞縣橫道村界三十里　東到盂
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盂縣一百六十里、南到本縣叢蒙大山二十
五里、西南到忻州廣峪山三十里、西到忻州四十里、西北到崞縣
一百一十里、西北到崞縣一百三十里　東北到五臺縣九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一　十二先

原

太原府三

城池

本府太原志今府城宋太平興國七年以所徙榆次縣非要會復徙陽曲縣之唐明村今府治是也　羅城周一十里二百七十步宋太平興國七年築四門東曰朝曦南曰開遠西曰金肅北曰懷德　南關城宋淳化三年築東西樓府城之西隅以處屯兵（今廢營並金）東關北關城亦淳化中所築　子城周五里一百五十七步宋太平興國七年築四門南門有河東軍額因唐舊也鼓角漏刻在焉（民間[illegible]）餘三門相承以子東子西子北目之舊城周圍一十里二百七十步見設四門東曰朝曦西曰保德南曰太平北曰懷仁洪武八年七月展量作二十里於城東北築晉王宮城（在府東北隅澄清坊中也）

坊鄉

本府太原志宋坊名南門正街東第一朝真坊（以南為上）西第一法相坊（以南為上）東第一坊北正街東西第二立信坊東第二廣化坊（坊內人今四小坊三在街北其坊在街西）北第一聚慶坊（以西為上）北第二觀德坊　北第三富民坊　西第三阜通坊　東第三懋遷坊　西第四宣化坊即西門正街　東第四樂民坊　東第五安業坊　東第六將相坊即東門正街西直子城　東第七皇華坊　東第七坊北正街東　東第八澄清坊（以內街北又分書也堪）西第五慈雲坊（西轉而北即北門正街）南第一迎福坊（以東為上）東門正街　北第一壽寧坊　南第二金相坊　北第二聚貨坊　次西寧相坊門　西門正街　南第一惠遠坊（以西為上舊名旌惠坊內有伏青祠今廢）南第二用禮坊　元坊名

東南隅　朝真坊（即大寺寺街）遇仙坊（東相真坊東）廣化坊（在大寺街）聚慶坊（在廣化坊東）觀德坊（在廣化坊東）甘泉坊（在廣化十字街東）懋遷坊（街東興皇相直）興賢坊　西南隅　立信坊（即小巷街）阜通坊（即大巷街）畫錦坊　用禮坊　惠遠坊（與宣化坊相直）宣化坊（即西門正街）　西北隅　德風坊　騎兩坊（與德風坊相直）慈雲坊　拱辰坊（在北門正街）三桂坊　東北隅　將相坊　金相坊　迎福坊（在金相坊東）澄清坊（即壽寧坊（在金相街東）聚貨坊（與金相坊相直）皇華坊（即小柳巷）澄清坊（即

大鄉卷

陽曲縣孝德鄉在縣東北　榮安鄉在縣北　太平鄉在縣東　武臺鄉在縣南　通德鄉在縣西北　烏城鄉在縣西北　數化鄉在縣北

太原縣太安鄉在縣東　斷金鄉在縣南　晉安鄉在縣東南　桑林東鄉在縣西南　桑林西鄉在縣西南　使相南鄉在縣西北　使相北鄉在縣西北

榆次縣永慕鄉在縣東　思鳳鄉在縣東南　三徙鄉在縣南　三教鄉在縣南　西管鄉在縣西南　開元鄉在縣西南　聖曆鄉在縣西南

使相鄉在縣西　龍門鄉在縣北　鳴謙鄉在縣西北

徐溝縣崇北鄉在縣西　布德鄉在縣南

太谷縣長樂鄉在縣東　龍泉鄉在縣西南　仁義鄉在縣北　滑文鄉在縣東北

祁縣襄歸鄉在縣西　清平鄉在縣北　尚通鄉在縣東　大安鄉在縣南

交城縣福寧鄉在縣東　青化鄉在縣西　白鹿鄉在縣南　屈產鄉在縣西北

文水縣里仁鄉在縣正東　惟賢鄉在縣東南　隱泉鄉在縣西南　神交鄉在縣正西　東皋鄉在縣東北

清源縣太平鄉在縣東　長豐鄉在縣西南　梗陽鄉在縣南　欽風鄉在縣西北　撫御鄉在縣南

壽陽縣平原鄉在縣東　馬首鄉在縣南　清平鄉在縣西　太平鄉在縣北

盂縣延壽鄉在縣東　同穎鄉在縣南　玉泉上下鄉在縣西　祁邑鄉在縣北

臨縣東白都在縣東北　在司都在縣北　甘泉都在縣東　義居都在縣東南　招賢都在縣南　孝才都在縣西南　開陽都在縣西

靜樂縣岑城都在縣中　下馬都在縣東　龍泉都在縣南　汾陽都在縣西　團城都在縣東南　中都在縣東南　王瑞都在縣西南　溫泉都在縣西南　萬善都在縣北

平定州廣陽鄉在州東　陽城鄉在州南　昇中鄉在州西　安平鄉在州北

樂平縣仙遊鄉在縣東　懷仁鄉在縣東南　文苑鄉在縣西南　陡泉

鄉在縣西。保德州龍門鄉在城東北、芭州鄉在州西、三交鄉在州西北 義門鄉在州東北 義合鄉在州東南 靜樂鄉在州南 仁義鄉在州南

岢嵐州靳安鄉、善應鄉。

嵐縣在司鄉在縣北、大萬鄉在縣西 大支鄉在縣西南 秀川鄉在縣南 懷順鄉在縣東南

興縣岢嵐鄉在縣東北、下管鄉在縣西南 臨河鄉在縣西 懷遠鄉在縣東南。

石州孝文南鄉在州北、孝文北鄉在州北 神林東鄉在州北 神林西鄉在州北、趙李鄉在州北 懷南鄉在州東 懷北鄉在州東 沿河鄉在州西南、脩仁鄉在州西南 文安南鄉在州西南 文安北鄉在州西南。

寧鄉縣在司鄉在縣內、仙明鄉在縣南 嘉善鄉在縣西 沿原鄉在縣西北、高碁鄉在縣西南、伏落鄉在縣西 沿川鄉在縣北

代州遷仁鄉在城東南、交樂鄉在城正南、白水鄉在城西北 鴈門鄉在城正北、中路鄉在城東北

繁峙縣武州東鄉在縣東、武州西鄉在縣西、南咸寧鄉在縣東南 北咸寧鄉在縣北、北萬泉東鄉在縣東北、北萬泉西鄉在縣西北

五臺縣五臺鄉在縣東、松臺鄉在縣南、北神鄉在縣西 白泉鄉在縣北

崞縣崇仁鄉在縣東 毅城鄉在縣東、嘉禾鄉在縣南、建國鄉在縣南、會福鄉在縣西、義仁鄉在縣北、

忻州長安鄉在州東 城坊鄉在州東南、永豊鄉在州東南、九原鄉在州南 繁聲鄉在州南 招集鄉在州西南、仁義鄉在州西南 獨擡鄉在州西南、俊福鄉在州西、崇化鄉在州西北 肆蘆鄉在州西北 永寧鄉在州西北 平冦鄉在州北、三隅鄉在州北 金山鄉在州北

定襄縣定襄鄉在縣內 蒙山鄉在縣南、伍仙鄉在縣東、青崇鄉在縣東北 蒲子鄉在縣北 廻鳳鄉在縣西、

津渡

保德州太平寰宇記 大堡津、沙谷津、一在保德州西南四十里一在州北五里並咸平四年置 黃河古津在興縣西北七十里、名合河津乃西夏與中國往復驛路渡口。其黃河上從保德州界流入東境西下入於臨縣界

渠堰

太原志 晉水在太原縣懸甕山至晉祠出匯爲二泉南曰難老北曰善利又派爲二大池南曰大池北曰八角池分爲三河北經於北神橋入於安仁賢輔故城金勝等村爲北河即古智伯遏水以灌晉陽之舊渠也中流入大池經南神橋入於晉祠南北等村爲中河一支南流入索村等處爲南河俱東流入汾水（太平寰宇記曰晉陽縣界流入汾東地多鹹鹵井不堪食貞觀十三年長史英國公李勣乃於汾河之上引決晉水架汾而過又西流入汾水）

榆次縣太原志 王村渠在縣南二里開引洞渦水西南流至本村灌田二十餘頃 義民渠在縣西南五里自王村開引洞渦水西流至楊村張慶等村灌田四十餘頃。神武渠在縣西南六里自王村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永康渠在縣西南五里自王村東北開引洞渦水西流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懷仁渠在縣西南七里自王村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溉田二十餘頃。王都等渠在縣西南一十里自懷仁東開引

洞渦水至本村并馬村等處溉田一十餘頃、陳胡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自陳偃村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郝村渠在縣西南三十里自陳胡村北開引洞渦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楊盤渠在縣西北二十里秋村東南開引赤坑水至本村灌田一十餘頃當河有堰長二百二十步高一丈七尺至元三年陝世安募 聶村渠在縣北一十里自聶店北開引赤坑水西南流至本村等處灌田三十餘頃、秋村渠在縣西北二十里自本村東南開引赤坑水西流至本村灌田五頃餘 六堡渠在縣西北二十里自東北開引赤坑水西流至李村等處灌田五頃餘

九江溝水在縣東南十五里自東馮村九江廟前有泉下流築堤積水方可灌田 雙村溝水在縣南一十里微有源泉下流築堤障水積日灌田金水河在縣東南四十里太谷縣温莊村發源西流至東陽車輞等村澇則灌田旱則乾涸

徐溝縣一渠自永康南開引洞渦水澆溉在城等都水地七頃四畝伍分一渠澆溉安仁都水地四頃三十畝洪武七年創開自後山水泛漲二渠淤塞不通

祁縣渠自太原縣洛陽村南分汾河水流入本縣境北左等村今渠跡雖

仔於塞不流

交城縣文谷口在縣之西二十餘里有支派名曰甘泉渠故交城師軍資營所浚自河口東流經過文水縣界開柵村流溉交城廣興洪相安定三村官民之田於塞不通　新堤在縣東二里尒有却波山河之水每年五六月間大水泛漲直抵其城

文水縣縣北二十里自文谷口舊有長平渠靈長渠千畝渠蕩沙渠豐稔渠流溉民田後五渠俱廢今復開浚靈長豐稔二渠仕南至本縣還入文谷河

清源縣永濟渠在縣東一十二里自太原縣東南洛陽村界引取汾水流溉本社田地　廣濟渠在縣東三里洪武七年三月新開起於太原縣郡勝村界東南引取汾水流溉近城孔曹等村田地

忻州滹沱渠堰水自崞縣界來起白村都內家莊前經白村都可溉田百餘頃自宋朝定襄縣紅村人爾朱氏嘗開不果至金源大定間定襄橫山都喬十萬復興之前元因之不廢後以歲久湮沒水非故蹟至白村都東十餘里而止溉田甚少

國朝洪武六年本州復興之東流十二里接定襄界至崞縣界東社仍合滹沱源溉田二百餘頃

定襄縣滹沱水大渠一道出自忻州四家莊滹沱河經歷定襄縣向陽村橫山等村下流至崞縣東社村還入滹沱河可以灌溉田土

風俗形勢

本府太原志風俗漢書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帝所居其民有先王遺風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季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陽記曰并州氣勇而誠信慶蓋冬位陽氣始終之際其俗翼岐其風慓悍其人好騎射習武多敢死之士杜佑通典亦云并州俗尚武藝故晉山簡醉歌有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杜甫詩有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之句（太平寰宇記人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功名嫁娶送死奢侈康於汾晉隋圖經云并州其氣勇抗誠信悍武鍾謂之五晉劉焯盜賊常為地都劉漢書云雜俗稍殊騎田代馬人下精兵處俱漬來人下變亂焉幹焉并州刺史韓福疑於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狄朔之後可以守也　又風俗以介子推焚身民咸言神靈忌舉火由是土人至冬中輒一月寒食不復煙爨老少不堪多因而死周舉為并州刺史乃作書置子推廟言盛寒去火殘損人民非賢者之意使還溫食衆惑稍解風俗頗革今有祠存　新縣志三朝史志云河東之地東際常山西控順南盡晉絳北抱雲朔當太行之險地有鹽鐵之饒其俗剛悍而朴直勤農織之業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蓄藏斯為尤甚新秦朔方樓煩焉之所出氣悍質直以給監牧之用　太宗平太原懼其恃險徙州治於猶為重鎮精兵也寧以控制於邊郡云　歐陽修明因大師塔記師并州人言晉本唐之俗予因與諸曰詩去今餘千歲矣獨其詩之特于其亦覽世而變遷也曰植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敝猶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　元一統志太原自堯始肇賢況陶唐都冀遺治之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唐國風詩曰溥原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山西土瘠其人勤儉總晉以降文字盛興按通典云　土瘠理學衆習詞章狀虜不華淳儉好學上實務實勤業太原所上圖冊云　人物華出代不乏人皆有文武全才圖經云）

陽曲縣其地瀉鹵墝薄其民貧勤儉質朴有唐堯遺風

太原縣風淳俗儉土瘠民貧有堯遺風宜種稷黍善旱澇適均氣候多寒

榆次縣其俗勤儉力田頗尚文學其土沃衍磽瘠不等黍稷麥谷有所宜

徐溝縣勤儉質朴土多斥鹵田惟黍粟豆麥

太谷縣土瘠民貧俗尚儉樸力田淳厚不奢地皆東南山麓其勢高平土宜水澇田宜粟豆

祁縣民素剛勁俗尚勤儉土多磽瘠惟宜粟麥

交城縣土瘠民貧風俗儉嗇有陶唐之遺風

文水縣其民儉朴勤力稼穡其土沃衍宜黍稷粟麥

壽陽縣其民尚儉淳朴少文勤於力田其地磽瘠風氣多寒不宜久雨宜種黍粟豆麻

盂縣民俗節儉務力稼穡不通商賈地瘠山寒畏澇宜種黍粟豌豆氣候多寒（元一統志風俗淳厚無浮情之人）

臨縣人民質朴儉嗇惟務力田土地多磽瘠宜黍稷菽麥喜雨懼旱（元一統志山川險阻民性剛狠稼穡惟勤不事華藻）

靜樂縣儉嗇力田地土磽瘠微宜麥黍豆氣候多寒民勤耕織

清源縣民俗儉嗇粗鄙其地多瘠鹵

平定州其地山多地少人民勤儉頗知向學微有蠶麥（元一統志） 郡小而民淳俗重儒乎其風清簡淳厚好尚文華

樂平縣郡小民貧清簡淳厚尚文力田宜麻穀微有桑

保德州其民儉嗇地土磽瘠宜黍粟豆喜雨春秋猶寒夏則微熱冬則極冷。

岢嵐州人民數樸地土磽瘠宜喬麥黍穀氣候多寒（元一統志土厚民樸惟勤農作耕作之民多遊娛之士鮮。）

嵐縣人民質朴不喜奢華田宜麥黍地多磽瘠氣候常寒冬則苦寒

興縣其人儉嗇而少文不習禮教女功不諳紡績負重以背山地磽瘠宜禾黍豆氣候早寒（元一統志山險地狹民居鮮少性好鬬貴而惡貪無厭不好鬬訟不擇衣粗食係惟務清儉）

石州本州接臨邊鄙民俗儉嗇土地磽瘠惟宜麥黍豆氣候多寒（元一統志地土薄民淳美不向義）

寧鄉縣本縣居萬山之中民多穴處土地磽瘠俗尚儉素人民質實多不好文天道常寒三月草木始萌六月二分方熟亦宜黍粟

忻州其民樸實少文好射獵其俗儉嗇其地肥磽不等宜禾麥貴早種氣

候多寒（元一統志民性質朴節儉士尚文雅）。

定襄縣其地磽薄民尚勤儉務農力田地宜黍稷喜雨。

代州淳厚朴實地高多寒霜降早宜黍麥（太平寰宇記鴈門并州爲郡也。其風俗與太原略同然自代北至雲朔等州北臨絕塞之地封略之內雜虜所居戎狄之心鳥獸不若勤鋤則剽劫寬縱則柔從不恨德況寬爲雜制不俾攻殺所謂社會革元而不厭者是也嘅有編戶亦染戎風比於他郡實爲難理地多磽确俗好兼訟舊郡志云）

五臺縣訟簡民淳不尚浮靡地土沃瘠相半氣候四時不一夏宜豆麥秋宜黍穀。

崞縣其風尚儉其俗淳朴氣候寒宜黍麥豆（元一統志郡射歡會無游蕩之風。）

繁峙縣人多貧儉不尚華飾地磽瘠宜粟麥黍豆氣候多寒（元一統志地儉物嗇農治爲主）

本府元一統志既修太原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禹貢云　正北曰并州其山曰恒（今有真定）其藪曰昭餘祁（今在祁縣）周禮職方氏云　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魏志云　并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名而言并州者以州界兩谷之間故謂之并也太原地記云　天王三京北都居一李太白太原南柵駿陽曲王贊等序云　襟四塞之要衝控五原之都邑雄藩劇鎮非賢莫居李白餞序云　土厚水深地大民衆舊郡志云

盂縣山形孤峙

靜樂縣天柱在南天池在北

平定州環遶一郡之内得沾水之勝郡志云

保德州郡縣志大堡津控一川之口　天澤津一川之口　伏落津土平關隸石樓縣建隆中置山谷阻深　定胡砦其地險固　乳浪砦在一川之口　黃河横經其地

岢嵐州武經邊防云舊制別巳禁兵應援忻代一路　久良津　雄勇津　偏頭砦控韓光嶺僞漢天會中築　桔槔砦僞漢置　横谷砦　董家砦並雍熙中築　草城川川口闊一里餘川中有古城景德中築長城控扼賊路　娥姿谷　胡谷地形甚狹北至契丹分界　洪谷　唐乾符中沙陀部寇河東戰于洪谷即此地亦匈奴入寇之處谷在軍東十餘里有平路俊契丹界雪山客車騎之地　飛鳶堡堡之西北即草城川洪谷峽

婁谷胡谷四路至契丹界僞漢建寨慶曆中修壘重復險固以兵戍守

石州武經邊防云因河爲塞嵐石隰三州西北至黃河置城戍關渡河外入麟州路杆夏國界今合三州爲一路置都巡檢使以下兵官以石州爲治所本路置州兵及本庭遣戍外又稱蕃從主一千六百二人（元一統志其地依附周隋於此地置五門關據方山以石之郡舊志云）

忻州元一統志忻水東歷程侯任其北山甚層巍。

代州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爲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晉咸寧二年句注碑云

五臺縣雲代間有臺山焉與竺乾鷲嶺肩立相望柳宗元送文暢上人登五臺序云

崞縣五峯競秀

繁峙縣郡縣志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爲之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內外也漢高帝欲伐匈奴不從婁敬之說遂附句注困於平城即此地也鴈門縣有武州塞漢武帝時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是也　慶曆五年監察御史包拯言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太宗朝以驍將楊繼業守之繼業以給事中張齊賢爲代其重用人如

此皇祐元年戶部副使包拯答詔問邊之策曰三路素爲控扼之所中則梁門遂城南入真定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自北界而出者則壙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皆長城而南東西地里稍廣漢興胡古今所由出入之路也武有伏軼此最可虞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脩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脩奏爭爲明鎬沮撓不克行及韓琦至邊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皆爲虜人有矣訂鎬議非是遂奏代州寧化軍宜如岢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即詔富弼議弼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九一畝志地近山水於南自除。

戶口

本府郡縣志唐開元戶二萬六千八百宋戶一十五萬五千二伯六十三

陽曲縣太原志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萬一千四伯七十三戶計男婦大小共五萬三十九口。

太原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四千二伯四十六戶計男婦大小共二萬七千三伯九十七口

壽陽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三十七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七千一伯七口

清源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五十二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三千三口

榆次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萬一千二伯五十戶計男婦大小共四萬四千四伯三十六口

祁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二伯七十二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九千七伯一十二口

徐溝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九伯六十八戶計男婦大小共九千七伯三十五口

太谷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六千四伯三戶計男婦大小共四萬一伯二十四口

交城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四千三十一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九千一伯二十五口

孟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八十九戶計男婦大小共九千八伯九口

靜樂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九伯二十八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一千一十六口

文水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二伯三十八戶計男婦大小共二萬五千九十九口

臨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一伯二十戶計男婦大小共九千四伯四十七口

平定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二百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四千二伯五十五口

樂平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三十六戶計男婦大小共七千九伯一十二口

石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五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八千七伯六十四口

寧鄉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八伯一十九戶計男婦大小共八千一伯六十一口

忻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七千三伯三十一戶計男婦大小共三萬八千三伯七十四口

定襄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一伯五十四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三千九伯四口

岢嵐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三十戶計男婦大小共六千五伯一十七口

嵐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九伯八十戶計男婦大小共七千七伯七十八口

興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九伯五十三戶計男婦大小共七千八伯六口

代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三千四伯三十一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七千五伯九十口

五臺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一千五伯五戶計男婦大小共一萬七伯八十四口

繁峙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八十七戶人一萬七伯八口

崞縣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戶二千四伯八十戶人一萬八千八伯六

十五口

保德州計洪武十一年終軍民等户八伯八十二户計男婦大小共四千五伯九十八口。

田賦

本府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十九萬四千三十三碩一斗七升一合九勺七抄二撮一圭五粒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粳粟米四千六萬六伯六十五石一斗七升五合七勺一抄一撮五粒。　傳徵原報并今續取勘遞年拋荒粮米二萬六百一十四石二斗六升二合四勺二撮五圭五粒　見徵粮粳粟米四十四萬五十石九斗一升三合三勺八撮五圭

課程鈔二萬九千九伯四錠一貫三伯二十三文。　米二十一石一斗二升　羊皮三伯二張。

商税鈔二萬一千八伯五十三錠一貫三伯八文　羊皮三伯二張

粟粮鈔一千三伯九十二定三貫一伯七十五文　米二十一石一斗二升

門攤鈔九伯三十一錠四貫一伯一十六文。　水磨鈔二千三伯七十七錠三貫五伯一十四文。　酒醋鈔二千二伯一十一錠二貫五伯四十文

窯課鈔三伯六十一錠一伯六十文　油房鈔二十五錠三貫九伯二十文　碧課鈔一百四十四錠一貫五伯文。　紙房鈔八錠二貫四伯七十文　房地鈔四伯七十九錠二貫八伯六文。　契本鈔八錠四貫七伯六十七文　桃梨杏課鈔一十四錠二貫八伯八十文。　蜂窩鈔一十一錠二貫六伯三十文。　葦地鈔一十八錠一貫八伯九十文。　麻地鈔五錠三貫一伯九十文。　蒲萄鈔五十九錠四伯五十七文。

陽曲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四千九伯五十石七升六合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三萬六千三伯五十石三斗一升三勺三抄一撮六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二千六伯七十三頃八十三畝六分八厘四毫八絲六忽六微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萬一伯二十二石六斗三升七合八勺三抄六撮二圭九粒四粟一黍　夏税正耗麥粮五千八伯九石一斗八合一勺四撮五圭　秋粮正耗粮一萬四千三伯三石五斗二升九合七勺三抄一撮七圭九粒四粟一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三伯四十九貫九伯一十九文。

太原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九千八伯五石九斗九升八合六勺九抄。　永樂元年秋粮米二萬三千三十五石五斗一升一合八勺五抄八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二千一伯二十頃五十畝七分五毫三絲四忽九微五纖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一萬七千三伯九十石五斗九升三合七勺五抄四撮三圭一粟五黍。　夏税正耗麥粮五千二伯一十石八斗九升一合四勺七抄三撮三粒五粟。　秋粮正耗粮一萬二千一伯七十九石七斗二合二勺八抄一撮二圭六粒六粟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七千三伯二十貫四伯九十八文。

榆次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七千三伯二十三石五斗一升一合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四萬一千五伯石七升五合一勺。　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二千九伯五十九頃九十九畝四分八厘九毫一絲六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萬四千二石六斗三升三合二勺一抄二撮三圭一粒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七千五十八石一斗二升一合四勺六抄一撮六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一萬六千九伯四十四石五斗一升一合七勺五抄一撮二圭五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千三伯九十二貫八伯二十八文

徐溝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五千四伯四十七石一斗八升五合。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麥一萬二千八伯九十八石六斗五升一合。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七伯八十頃三十三畝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六千六伯七十八石七斗七升六合七勺二抄三撮五圭。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三石六斗三升三合一抄七撮五粒。　秋粮正耗粮四千六伯七十五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六撮四圭五粒。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三伯六十三貫五伯七十四文

太谷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一千三伯四十九石九斗四升九合六勺三抄三撮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六千四伯八十三石二斗一升五合五勺八抄七撮五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六伯九十頃九十六畝五分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一萬四千一伯二十七石七斗三升八合六勺二撮八圭七粒五粟。夏税正耗麥粮四十二伯三十八石三斗二升一合五勺八抄八圭六粒二粟五黍　秋粮

正耗粮九千八伯八十九石四斗一升七合二抄二撮一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千三伯二十貫五伯三十文

祁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五十六石一升六合一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二千六十二石九斗一升四合三勺一抄五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二伯頃一十三畝六分三厘四毫八系七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一萬一千五十二石五斗五升二合七勺四撮五圭二粟五黍　夏税正耗麥粮三千二伯九十六石五斗九升七合一勺八抄六撮三圭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七千七伯五十五石九斗五升五合五勺一抄八撮二圭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六伯四十六貫九伯八文

交城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四千八伯五十五石三升二合八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一千六伯一十石五斗七合五勺一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九伯七十頃一十五畝一分六厘七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七千六伯四十七石五斗二升四合六

勺八撮一圭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二伯九十五石三斗九升五合八勺三圭八粒　秋粮正耗粮五千三百五十二石一斗二升八合八勺七粒七圭二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六伯六十五貫四伯六十文

文水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五千九伯三十石九斗九升六合九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三萬七千五伯七十九石四斗三合五勺一抄八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土地二千一伯五十六頃五十七畝三分七厘二毫一系八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一萬八千七伯三十七石五斗七升四合三勺六抄四撮五圭四粒五粟夏税正耗麥五千五伯六十四石二斗八升一合八勺九抄五撮三圭八粒　秋粮正耗粮一萬三千一伯七十三石二斗九升二合四勺六抄九撮一圭六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三伯三十三貫五伯四十五文

盂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五千五伯一十二石六斗一升八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三千三伯三十石六斗八升二合六勺三抄八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伯五頃六十八畝五分六厘九毫九系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一萬九伯二十四石五斗二升七合一勺六抄一撮九圭七粒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三千二伯七十七石三斗五升七合九勺八抄八撮九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七千六伯四十七石一斗六升九合一勺七抄三撮八圭八粒二粟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四伯三十貫六伯八十三文

静樂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三千九伯九十八石五斗六升二合三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九千六伯一十五石七斗四升五合五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五伯四十六頃五十六畝捌分二厘八毫六系七忽七纖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四千八十石四斗一升九合五勺六抄六撮八粟七黍七分五厘　夏税正耗麥粮一千二伯六十四石六斗四合八勺八抄二撮七圭一粒五粟一黍五分　秋粮正耗粮二千八伯一十五石八斗一升四合六勺八抄三撮二圭九粒三粟六黍二分五厘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八十二貫九伯

七十文

臨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四千四伯四十二石二斗九升九合九勺一抄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三伯九十四石一斗八升一合八勺九抄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一百一十三頃三十六畝九分六厘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八千二伯四十九石二斗九升七合四勺六抄五撮七粒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四伯七十石七斗三升六合六勺一抄四撮五圭二粒一粟秋粮正耗粮五千七伯七十八石五斗六升八勺五抄五圭四粒九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五伯六十二貫九伯八文

清源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五千二伯石八斗八升五合七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一萬二千一伯九十五石六斗五合四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十五頃五十七畝六分四厘五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九千二伯九十九石九斗二升八合八勺七抄五撮七圭五粒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七伯七十三石九斗四升九合

二勺一抄三撮四圭七粒五粟　秋粮正耗粮六十五伯二十五石九斗七升九合六勺六抄二撮二圭七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六伯九十貫六伯二十四文

壽陽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五千四伯二十四石一斗八合六勺七抄五撮五圭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二千九伯九十八石八斗三合四勺五抄五撮五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四伯五十四頃三十四畝五分六厘六毫六糸六忽六微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九千八伯三十三石三斗四升二合五勺六抄八撮一圭九粒四粟一黍　夏稅正耗麥粮二千九伯四十四石八斗五勺五抄一撮四圭七粒　秋粮正耗粮六千八伯八十八石五斗四升二合一抄六撮七圭二粒四粟一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五伯貫一伯四十九文

河曲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五伯一十八石一合四勺三抄五撮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千二伯八石五斗六升八合九勺六抄

平定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四千八伯九十一石三斗七升四合六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一千四伯二十五石九斗六升一合二勺二抄五撮五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九伯六十九頃五十九畝六分四厘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六千一伯二十六石七斗四升一合五抄四撮七圭六粟四黍　夏稅正耗麥粮一千八伯三十三石三斗二合八勺五抄五撮四圭一粒一粟九黍二分　秋粮正耗粮四千二伯九十三石四斗三升八合一勺九抄九撮二圭九粒四粟四黍八分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四伯四貫一伯四文

樂平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二千三伯八十二石五斗一升七合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五千八伯七石七斗五升一合四勺四抄二撮一圭停徵永樂元年原報拋荒死絕充軍等項人戶粮米八伯八十二石六斗七升九合二勺五抄二撮五圭見徵粮米四千九伯二十五石七升二合一勺八抄九撮六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五伯九十頃七十畝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三千七伯七十九石

八斗四升九合九勺四抄五撮九圭八粒三粟六黍　夏稅正耗麥粮一千一伯三十三石九斗五升四合九勺八抄三撮七圭五粟八分秋粮正耗粮二千六伯四十五石八斗九升四合九勺六抄二撮一圭八粒八粟五黍二分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七十一貫三十五文

代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七千九伯六十五石一斗四升九合三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一萬九千九伯七十八石二斗四升四合五勺二抄一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地土一千六伯八十一頃五十四畝八分二厘五毫四絲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一萬四千三伯二石四斗六升四合六勺六撮三圭七粒五粟　夏稅正耗麥粮四千一伯七十八石三斗七合一勺四抄四撮四圭一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一萬一伯二十四石四斗二升七合四勺六抄一撮九圭六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四千七伯八貫二伯三十九文

崞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一萬一千一伯二十七石二斗二合五勺一抄六撮三圭五粒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五千九伯六十三石五斗

一升七合六勺一抄七圭五粒　計洪武十一年實有地土二千三伯九十頃三十一畝五分八厘七毫三絲一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稅秋粮二萬八千八伯六十六石九斗四升二合二抄四撮六圭三粒、夏稅正耗麥五千五伯七十二石六斗八升二合三勺一抄八撮六圭一粒秋粮正耗粮一萬三千二伯九十四石二斗五升九合七勺六撮二粒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錢鈔一千六伯七十二貫八伯二十九文

五臺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四千二伯二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三勺一抄三撮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八伯四十一石一斗一升六合六勺三抄六撮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四伯三頃三十九畝五分五厘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秋夏稅粮一萬一千一伯二十六石五斗四升二合一勺四撮二圭七粒五粟　夏稅正耗麥粮三千三伯三十七石九斗六升二合六勺三抄一撮二圭八粒二粟五黍　秋粮正耗粮七千七伯八十八石五斗七升九合四勺七抄二撮九圭九粒二粟五黍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錢鈔三伯四十一貫八伯四十四文

繁峙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六千五伯八十七石二斗四升一合六勺九抄九撮三圭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萬六千六伯九十五石九斗一合二抄一撮一圭（傳徵原報并令續取勘死絶等項人户粮米四千四伯六十七石八斗六升三勺五抄七撮四圭見徵粮米一萬二千二伯二十八石四升六勺六抄三撮七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伯七十頃五十九畝二分三釐六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一萬二千五伯六十六石九升六合九勺二抄六撮二圭　夏税正耗麥粮三千七伯六十石一斗四升一合二勺三抄四撮五圭　秋粮正耗粮八千八伯五石九斗五升五合六勺九抄一撮七圭　計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四伯九十六貫五伯文

忻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一萬四千四伯七十石五斗九升四合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三萬四千三伯六十七石三斗五升三合八勺　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三千三伯五十二頃八十八畝二釐九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萬六千八伯六十八石二斗七升三合一勺五抄二撮九圭五粒　夏税正耗麥粮七千八伯七十六石九

斗二升九合五勺九抄八撮二圭二粒五粟　秋粮正耗粮一萬八千九伯九十一石三斗四升三合五勺五抄四撮七圭二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五伯四十貫五伯三十五文

定襄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六千一伯三十九石一升一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米一萬四千二伯一十三石六斗三合三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五伯五十三頃四十四畝五分三釐三毫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一萬三伯九十九石一斗一升五合九抄二圭五粒　夏税正耗麥粮三千九十七石九斗七升一合一勺八抄五撮一圭　秋粮正耗粮七千三伯一石一斗四升三合九勺五撮一圭五粒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千三十二貫二伯四文

保德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六伯二十五石三斗六升一合九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一千五伯七十七石二斗二升二合六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八十六頃二十七畝三分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五伯八石六斗八升七合九勺五撮　夏税正耗麥粮

一伯二十七石九斗五升六合一勺四抄　秋粮正耗粮三伯八十石七斗三升一合七勺六抄五撮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伯一十二貫五伯三十二文

岢嵐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二千八十七石六斗一升八合七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四千八伯六十八石一斗七升九合六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三伯二十六頃八十五畝八分三釐三毫三系四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千四伯一十九石七斗九升五合一勺一抄五撮三粒五粟　夏税正耗麥粮七伯二十五石九斗三升八合五勺三抄四撮三圭五粒　秋粮正耗粮一千六伯九十三石八斗五升六合五勺八抄六圭八粒五粟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八伯六十五貫二伯九十四文

嵐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四千八伯三十五石三升二合三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二萬一千二伯八十一石七斗二升八合五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九伯三十八頃四十九畝四分九釐九毫九系九忽

四徵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七千一伯三十二石二斗九升四合六勺三抄八撮六圭七粒九黍　夏税正耗麥粮二千一伯三十九石六斗二升九合五勺四抄一撮七圭五粒　秋粮正耗粮四千九伯九十二石六斗六升五合九抄六撮九圭二粒九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五伯一十貫一伯八十文

興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二千三伯三十二石三升九合八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五千四伯四十一石四斗二升六合一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三伯五十七頃二十六畝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税粮共計正耗粮二千四伯九十石五斗五升七合一抄四撮三圭五粒六粟　夏税正耗麥粮七伯四十七石一斗六升五合二勺一抄四撮三圭六粟八黍　秋粮正耗粮一千七伯四十三石三斗八升五合五勺四粒九粟二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一伯八十五貫四伯五十四文

石州

國朝永樂元年夏税小麥八千三伯七石一斗九升四勺　實在永樂元年

秋粮粟米二萬九千三伯八十三石四斗六升八合八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一千八伯一十四頃二畝三釐三毫三糸三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二萬一千八伯一十三石四斗九升八合四勺九抄一撮四圭七粒五黍。　夏稅正耗麥粮，三千五伯四十四石四升九合五勺四抄七撮五圭　秋粮正耗粮八千二伯六十九石四斗四升八合九勺四抄三撮九圭七粒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千六伯三十貫五伯一十六文。

寧鄉縣

國朝永樂元年夏稅小麥三千二伯三十八石一斗八合二勺。　實在永樂元年秋粮粟米七千五伯五十五石五斗二升三合五勺　計洪武十一年終實有地土四伯九十二頃三十三畝二釐八毫九絲三忽，各徵起科則例不等，歲辦夏秋稅粮，共計正耗粮三千三伯三十一石六斗四合九勺二抄二撮四圭二粒五黍。　夏稅正耗麥粮，九伯九十九石四斗八升一合四勺七抄八撮七圭八粒五粟。　秋粮正耗粮，二千三伯三十二石一斗二升三合四勺四抄五撮六圭三粒五粟五黍。　洪武十一年終辦到雜色折計錢鈔，二伯九十一貫七伯一十文。

土產

本府太原志土產。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賦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并冀之別也。　職方氏，并州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山海經曰，少陽之山，酸水出焉，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郭璞曰銀之精者）。白馬之山，牧馬之水出焉，其陽多玉石，其陰多鐵赤銅。　懸甕之山，晉水出焉，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春秋左氏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前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有家馬官，寰宇記曰，交城縣，本北齊牧馬之地，唐樓煩監與交城接。太平寰宇記煎梨、（貢）馬鞍、（貢）甘草、龍骨、特生石、栢子仁、黃石礦　蒲萄（貢）人參

鐵鏡　礬石　銅鏡、礬石　隋圖經云，榆次龍骨，交城礬石，並充貢。

太原縣太原志，鹽出縣東橋劉監等村　稻米出晉祠。　石硯出柳子谷　沙鍋出黑駝山　胡桃、瓜、棗、芍藥、黃芩。　薤仁、　蒼朮、　黃精　栢子仁　芫花、　甘草、　武蘆　菖蒲。　螗酥池一處，前元時在賢輔鄉東，今於塞無跡。

榆次縣　龍骨出縣東北三十里赤坑村舊經云，地產龍骨，今無可採。　茴香出縣南五里東郝村所產。　紙出縣東八里源渦村，各戶抄造官為收課　鹽出縣西南胡楡等村，貧民採土煎熬，以資徵利　甘草出縣東三十里東硯子村所產。

徐溝縣　縣產　朴硝　鹽

太谷縣　蒲萄出縣回馬谷，可釀酒，其味甚美

祁縣　縣產　棗

交城縣　礬出縣東北七里，歲久不知去處　桑棗椒，有太平寰宇記出鐵　栢子（出縣北麻黃山前每年採進）元一統志，棗綿本縣所產

文水縣　縣產　鹽　堝炭　綃布

清源縣　縣產　棗　鹽出縣羅郭村

壽陽縣　縣產　欵冬花　大戟

盂縣　縣產　茯苓　茯神　蜂房　捲栢元一統志，蠶絲　麻布

（原本缺一行）

靜樂縣　縣產。黃耆、芍藥、黃芩　麻黃、知母　石青　氣砂　秦艽，蒼朮　羌活　菓耳。藜蘆　金精、銀精

平定州　赤白石脂，在州東八十里亂家村、蓮翹出州西八里冠山之陰　鼠尾　黃芩，出州東六十里東回村。　狗脊出州西三十五里七里嶺

桔梗。蒼朮。　草烏頭，出州南三十里羊勝村。　胡桃。　桃　柿　梨　棗。絲。綿　布、帛　黍。穀。

樂平縣　縣產　黃芩，蒼朮、桔梗

保德州　自然銅在州東北一伯五十里。舊河曲縣九良津村，臨河懸崖中所出，宜藥用，味辛平無毒，療折傷散血止痛，歲貢。　上品石燕子在州之西南六十里，土門村所產，元一統志，炭、麻布、牛、羊。

岢嵐州　木植　知母　五色龍骨　朮　松栢木、熊皮（貢）　麻、食鹽　麝香　麻布　牛　羊太平寰宇記並本州所產

嵐縣　縣產　黃耆　茯苓　木植

興縣　縣產　甘草　產　桑　棗

忻州　鹽場一所，在州之正北四十里，其都曰辛庄，地多鹵醎，不宜樹木，其土可煎小鹽，州人槩食之，名為利用場。元一統志，麝香（貢）豹尾（貢）扇賦麻布解玉砂

定襄縣　縣產　麻黃　桔梗　遠志，平原有之。　螗酥在東冠社，有池出焉，每歲採以入貢　鹽在縣北一十里丘村，舊立利用場，官為煎造，見今水占地，生蘆葦、布

石州　州產、染麻、太平寰宇記胡女布、　麝香　蜜　蠟　石英

松木　賦麻布、　龍鬚蓆、　蠟、　牛、　羊

寧鄉縣　本縣其地頗出染麻

代州　州產、麻黃、　麝香　豹尾、　鵰翎　賦麻布　青碌元一統志

增酥在州西二十五里宇文村、有增池一處每歲太醫馳驛開採、

繁峙縣　縣產、地椒、　甘草、　五靈脂、

五臺縣　縣產、伏苓、　五靈脂、　豬苓、　蒼朮、　草烏頭　長松子每歲過五月初六日、十二月初八日太醫馳驛收採、元遺山有云有志大風疾者自分必死、入五臺山、遇一異僧以長松草令服、兩眉再生、東坡有云莫道長松浪得名、能教覆額兩眉青、便將徑寸通千尺、知有奇功似茯苓

天花出縣東北五臺山、有樹白葉其樹津劉處過三伏中自地而生可充素食、元一統志增酥池四處、今歲久淤塞、歲過五月初六日十二月初八日、大醫馳驛收採。

崞縣　增酥池、在縣韓村西北、去城五里、方圓四十步、出增酥、今無能採者、歲五月五日、十二月初八日、本路醫官採取入貢、　染、　麻　朮　木

紙　遼志、

土貢

九域志銅鑑一十兩、甘草、人參、礬石、各一十斤。絹一十匹。　並太原府貢、綿一十匹、保德州貢、麝五兩、柴胡一十斤。絹一十匹、　並忻嵐州貢、青綠各一十斤、麝三兩、代州貢、蜜蠟各二十斤、　石州貢、麝香三兩、解玉沙五十斤。　定襄縣貢。

坑冶

太原志礬、紅羅粉、在太原縣王索村中社、　白礬二處、尖山一處、　王索村西社一處、　石灰二處　晉祠鎮一處　晉祠村一處　瓦器出縣東北許東村　鐵、晉陽志云在縣東北皇陵上莊、今無、　青鐵出交城縣西北山大通冶、　黃鐵出于縣北一伯二十里（元朝不曾斷煉亦不知去處）陽出縣北一伯三十里（或又不知去處）爆炭出本縣水谷村　西山冶郡縣志在縣西文谷內義泉社去縣六十里此冶取狐突山鐵礦烹鍊

鐵冶一處太原志在榆次縣罕山南金朝時綿煉元廢、今微有遺跡　黃鐵冶、在靜樂縣北六十里鴉門村今摧塌元一統志爆炭出樓煩城即今靜樂縣北一十里石炭井村又城南五十里順道村、　鐵冶一處太原志在平定州西南二十五里久廢無跡　銀洞在代州南六十里今已摧塌有宜同冶、洞脈自斷于官、不曾興煽　銅出州南六十里鳳遊谷今已摧塌、　金冶一處在繁峙縣東北義興嶺、中統二年水渰沒今摧塌　石碌出城東南寶山下、今摧塌、　鐵坑一處在城東北義興莊元時不曾煽煉

鐵冶、在五臺縣南三十里南山頭元戊午年設洪武乙卯復開　爆窯三處計四座、在陽曲縣馬北村縣東二十里一座　留南村縣東北十五里一座　西明村縣西三十里二座　爆炭窯五十七座在太原縣南胡泉村肥炭窯四座　爆窯六座　豐泉村爆炭窯六座　全勝村爆窯九座　安仁鄉爆窯二座　黃泉村爆窯六座　晉祠村爆窯四座　王索村爆窯六座　邵村西社爆窯四座　董谷爆窯四座　姚村大社爆窯一座、　邵村大社爆窯三座　皇陵北社爆窯二座　磁窯在榆次縣北六十里孟家井、按晉陽誌云窯五十座、　爆窯在縣北寺谷村、按晉陽志云二十座、　石灰在縣東北二十里東流赤坑等村燒造、　爆窯三處在清源縣馬谷村一處（已行採礦）渠村一處（今不知用）白石山一處（見行採用）石炭窯三座、在盂縣、傾城村一座、去縣東南二十里、　溫池村一座去縣東二十里。　關村一座、去縣西南五里。　磁窯一座、在縣東南三十里　炭窯一十三處元一統志去縣南招賢村八十里、歲辦官課、　磁窯二十處在縣南八十里招賢村、歲辦官課、　砧有窯十處在縣南八十里招賢村歲辦官課、　礬窯二處太原志在平定州三都村一處、在州北五十里久廢、　辛村一處在州南三十里、久廢、　炭窯二處。　西溝一處、　谷東一處　砂器有窯在州西二十五里平潭村、　磁器有窯、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平潭村、　石炭窯四座元一統志二在石州離石縣上官村、二在寧鄉縣南五里太原志磁窯二處、在五臺縣南山頭一處、　天和村一處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二

十二先

原（太原府四）

山川

山　陽曲縣太原志繫舟山在縣北九十里北屬忻州秀容縣南屬本縣爲治水而繫舟其上故名有石如環轄謂之繫舟處又名小五臺（元一統志山巔有佛殿每現靈光金像之異土人因加修葺亦名小五臺宋元祐四年河東路道石記元裕之讀書其下常賦詩云繫舟南北春雲平落日孱顏一線明）　阪泉山在本縣東北八十里罕山西北舊經引春秋晉文公卜遇黃帝戰於阪泉之兆故立廟於此　罕山在本縣北北五十里接榆次縣北界并州圖經謂之看山唐李光進墓碑亦云罕山高于汾水東則當以罕山爲正　亭子山在本縣北五十里下有桃花三洞乃白于西讀書處　漢將山在本縣東北六十里接孟縣鵲鳴谷　方山在本縣東六十里（近清源西二十里）

太原縣太原志蒙山在縣西五里十六國時漢劉聰征劉琨不克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謂北山也（元一統志今山上有錫志碑志爲周將封麻戰勝隋文帝開皇二年建紀其功號建此碑志即文帝之考號曰武元皇帝）　懸甕山一名龍山一名結絀山在本縣西十里山海經云懸甕之山晉水所出山腹有巨石如甕因以爲名宋仁宗時地震山圻巨石摧壞今無復甕形矣（東下北懸甕山晉水出焉水多鮆魚食之不驕又有子推祠在山西）　石室山在本縣西魏土地記云太原郡山有石室方丈四尺四旁有古字人莫之識　晏山在本縣西北隋圖經云晏山爲并州之主　尖山在本縣西南一十五里出礬炭　卧虎山在本縣西南七里在龍山之南其山高三里盤踞三里呼爲卧虎山　駝山在本縣東北三十五里其形勢如駝峯之狀故名曰黑駝山以產煤故也　風谷山在本縣西十里西屬交城入樓煩路唐北都西門之驛路也寰宇記牢山在本縣東北四十五里後魏書曰劉聰遣子粲襲晉陽猗盧救之遂獵于受陽牢山陳閼皮肉山爲之赤其山出金鉟　介山在本縣西有子推廟甚靈

榆次縣太原志麓臺山在縣東南三十里上有智伯廟　鴈山在本縣東南八十里　罕山在本縣北五十里西連陽曲縣界

太原縣太原志鳳凰山在縣南一十里其形如鳳上有佛塔下有白將軍祠即隆道宮也　厌泉山在本縣東南二十里上有谷德將軍廟其泉貯爲一池有亭在焉　樂伯山在本縣東南三十里　鳳翼山在本縣東南惠安村南三里上有佛閣燒毀基址猶存寰宇記太谷山山海經少山有玉清漳水出焉　受山即太谷

祁縣太原志嘖山在縣東南六十里東接太谷縣南接沁州武鄉縣界中有上嘖下嘖二寺　麓臺山一名頂山在本縣東南六十里宋相張商英修麓臺祠於其上

交城縣太原志孝文山在縣西北一百六十里（元一統志元魏孝文帝於雲代此山乃魏道武牧馬之地故本縣有馬嶺川牛嶺川又有遺垂乞伏破六韓三村之名孝文纂之賢者人思其德遂立廟於山巔今遺址尚存）　羊腸山在本縣東北百二十里郡國志云萬根谷山石蹬縈委若羊腸然亦謂羊腸谷里肅議云羊腸塞在龍山即晉陽西北是也（元一統志後魏於此立羊腸倉古西河上郡並關於此隋煬帝大業四年幸汾陽改名添合嶺今嶺上有壞倉古魏大武避暑之所又方志置萬根谷即向交城道也玄太原西門外有風谷路入樓煩故交城當其衝謂此也地理志云上黨壺關亦有羊腸坂在今潞州不謂此也）　狐突山在本縣西北五十里山出青鐵至今有之　馬鞍山在本縣西北五十里亦名狐突嶺有春秋晉大夫狐突及其子男犯之祠廟存焉　大阿蘇山在本縣北一百五十里　小阿蘇山在本縣北一百里石崖中有洞穴舊經云常有老人乘白驢至此山以鐵篆指石爲穴并驢入焉穴今尚存深數十步世傳爲唐張果老穴　獨泉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舊經云洞穴中有石如盆常有泉出焉　白鹿山在本縣東北一十里　玉山在本縣東北一十二里上有十方圓明禪院　萬斛山在本縣北五里上有十方天寧禪院　石辟山在本縣西北二十里上有永寧禪院　歡悅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文城山在本縣北一百三十五里　救積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龍樹山在本縣西一百二十里　少陽山在本縣西北四十里山海經云少陽之山酸水出焉其上亦多赤銀郭璞注云銀之精也（晉書有之今不知所在）　龍王堆山在本縣西北一百二十里上有水泉歲旱禱則致靈應　寶珠山在本縣西北一百里　破羅寒山在本縣北一百五十里元一統志劉王峯山在本縣西二百里

文水縣太原志隱泉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西臨馬坂川東望昭餘藪禮記云子夏退老於西河之上即此地也亦名陶山有石室號子夏室去地

五十餘丈。其地險。嶮有泉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亦謂之白虎山。舊經云昔有白虎見於此山。因以名之。南連隱泉。北連交城界。元一統志白虎山（即隱泉山。）

清源縣太原志方山在縣西二十五里。　白石山。在本縣西五里。其中有谷曰白石谷。

壽陽縣太原志方山一名神福山。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唐李長者隱居之處。（元一統志唐李長者名通玄，滄州人，唐宗室，隱遁不仕，耆年厭世，論纂經行山下，有虎馴伏，當逐而背負書曰，為大釋論止之地，以數斛其背，虎望方山行三十里當止，爰有坪館，長者迺居之，四方無水，其夕風雷拔樹根下成潭，迄今長者泉。）　渦山。在本縣南八十里。舊經謂之過山。其山峭峻高聳單山。因以為名。又因渦水源於其下。故又名渦山。　罕山。在本縣西六十里。西至陽曲。為阪泉山。　尖山。在本縣西北十里。　贊風山在本縣北三十里。狀若鳳形。因以為名。元一統志白鹿山。在本縣西三十里接交城縣東北一十里。　燕巖山。在本縣西三十里。寰宇記云山多鷙燕故名

孟縣太原志白馬山在本縣東北三十里。舊經云。白馬之山。牧馬之水出焉。（元一統志白馬之山，其陽多玉石，其陰多鐵赤銅，有白馬關，俗傳是後魏置）　方山。在本縣西南方一里。故名。一名神福山。去縣西南四十五里高五里。盤踞一十五里。（元一統志，有李長者居成佛之地，故為神福山）藏氏山。本宋重門山。在本縣西六里。高二里半。盤踞一十里。元一統志（金皇統二年，有大德僧公而來，掘錢，建清涼院，大定二年，賜額，泰和三年奏）　仇猶山在本縣北七里。高四里。盤踞一十八里。春秋智伯伐仇猶。遂於此而亡。郡人立廟。因以名之。　蛛崛山。在本縣北七里。舊經云。山形孤峙。故名之。　大安山。在本縣北七里。　白鹿山在本縣北三十里。舊經云昔有白鹿出山。因故名之。　藏山。在本縣正北五十里。高五里。盤踞二十五里。史記云。春秋晉景公三年。程嬰公孫杵臼謀藏趙氏孤兒於此。其藏處岩壘環峙。石溜灌漑。傍有藏山神祠。時雨愆期。人民禱之。寰宇記原仇山。在本縣北三十里。出人參。鐵聯縣取北山為名。

臨縣。太原志。賦金山。在縣北五十餘里。上有孝濟王廟。有水一泓。遇旱祈禱有應。　馬頭山。在城南石州界。去本縣九十餘里。為城南諸山之望。上有馬頭神廟。　漢高山。在城東南四十餘里。　連支山。在城東石州界。去本縣七十餘里。元一統志黃云于山。在臨州。即今臨縣東北三里榆林河出焉。

靜樂縣太原志天柱山。在縣城南三里。高一里半。盤踞二十里。山北半坂內。有明應王廟基址一處。東側有狗跑靈泉。耆舊相傳如此。（元一統志耆舊云，後趙尚本州半過此，引大賊山得一泉，因名曰大地泉，立廟，宋封行二年有碑，後魏尚書任大柱將軍山名廟額於此地。）　桃子山。在本縣東南五十里。高四里。一百六十步。盤踞二十里。形勢東高西下。有龍王廟。崇寧三年勅賜昭潤公廟。院內井泉一源。遇旱祈禱。（元一統志。上既之海，有泉一竅，上有宋宣和元年所建殿閣。）　管涔山。在本縣北一百四十里。高三里。盤踞二十里。形勢中高兩低。如山字狀。故名管涔山。下有龍眼泉水出。乃汾河之源。（管涔山即燕京山也。　元一統志，唐武德四年，置管州於靜樂縣，有管涔山，故名。山海經云，汾水所出。涔音岑。管音姦。土人以其山多管草，以為名，又名管涔。晉書載記劉元海從子曜隱於管涔山，夜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劍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時變為五色。）　蘆芽山。在本縣北一百五十里。高五十里。盤踞千有餘里。形勢險峻。接連荷葉平山。東峙忻崞。南連寧化。西至岢嵐。北抵武朔。（元一統志，故老相傳以為釋迦佛出世之處）　黑風山。係土山無石。在本縣西北五里。高四里半。盤踞一十五里。古今相傳每至秋冬有黑風主故名曰黑風山。（元一統志，上有廟，曰黑風神，故老相傳，山側有一穴，每至秋冬時有黑風出焉，宋紹聖元年立廟，今基址尚存。）　懸鐘山在本縣東七十五里。高三里。盤踞一十里。形似懸鐘。　周洪山。在本縣南七十里。高一十五里。盤踞四十里。形勢巍峩而奇秀。西北一十里有崖。崖泉其形如井。西有龍王廟。遇旱祈禱。　中子山。在本縣正東一百二十里。高一十五里。盤踞百有餘里。形勢巍嵓絶頂。如羅巾狀。故名東側石嵓下有泉巖前有龍王廟。宋宣和四年所建。後勅賜顯濟侯。遇旱祈禱。元一統志馬頭山在管州。即今本縣南三十五里。上有後魏孝文帝廟。祈禱多應。天會十一年建。　石門山。在樓煩。即今本縣西北二十五里。其狀若門。中有僧寺。　周公山。在樓煩西二十里。昔周公獵狩至此。因以名之。　龍和山。在樓煩西三十里。西南二川間。峭壁嵯峨。瑞雲常遶。疑若龍像。因名龍和。　臨泰山。在樓煩天池南七十里。高百丈。西南接石樓山。下有泉派入雁門。注于汾河。　石峽屈產山。在樓煩北五里。臨汾水。斧崖壁。龍馬之地。春秋晉人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謂此也。上有廟。俗謂屈產大夫廟。記云可考。寰宇

記繫舟山在古秀容即今本縣界堯遭洪水繫舟於此山因以名之 風山在本縣水經注云風山其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冬夏長不止按九州志云禹邑之地風多寒源水厚二丈 聖人山在本縣有古仙之跡故有此號 壺口山在本縣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漢書云山在北屈東南水經云在北屈縣故城北十里 燕京山在本縣水經云桑乾河水潛承大原汾陽縣北燕京之天池也 白鳥山在本縣山海經云白鳥山其陽出玉其陰出鐵

平定州太原志東浮化山在州東三十里伏羲女媧廟在焉東連亂塚骨盤諸山與羅儀山對峙 西浮化山在本州西八十里亦有伏羲女媧廟 嘉山在本州西八里其上有晉公子祠祠下有井及東井水黑色又名曰黑水神 卧虎山在本州北一十三里其形似虎故名之內有長者龕 冠山在本州西八里其形似冠故名冠山資福寺在焉 獻金山在本州東九十里亦名歸山東接井陘山澤發水出焉 白雞山在本州東北二十里舊經云上有石記又有晉王廟 四角山在本州西三十里其勢四起故名下有三泉 獅子山在本州西二十五里舊經云其形似之故名土人名蒲臺山有廟（元一統志上有靈貺王廟貴濟大王廟宋崇寧三年所封） 冢山在本州東北一十五里（元一統志一冢孤秀高出群山上有晉山神祠土人以九日登高于山蓋其神之所享也）

樂平縣太原志皐落山在縣東七十里舊經云春秋東山皐落氏之地也 刹山一名靈山去本縣城東南五十里平頭村 少山一名河逢山又名揭庚山又名沾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舊經福地記曰山在樂平沾縣其高八百丈可避兵火恒山之左脅也清漳水出焉 陡泉山去縣城西四十里西沿洞渦水西北入平定州界 鳳凰山去縣城北八里山巔有鳳凰神祠耆老相傳鳳凰嘗集此山故名之寰宇記樂平山在本縣東七十六里即古東山皐落氏之地漢縣因山以名

保德州太原志翠峰山在州東八十里形勢如覆斗高二十里盤踞九十五里山頂有奇谷廢元一統志赤山在本州大山舊志云山皆緘林冬月經霜皆赤故取名

岢嵐州太原志蘆芽山在州北五十里高一十五里盤踞一百七十里形勢險峻 岢嵐山後魏以山名邑（東于此有芳縣即今岢嵐州北九十八里高二十餘丈與山相接） 靈山在嵐谷廢縣即今岢嵐州東北四十里高三十里長六十里嵐朔州分界亦連寧化 焚臺山在嵐谷縣地中出火因名焚臺上復有火井郡縣志火山在火山軍即今岢嵐州東四十里

嵐縣太原志大萬山在縣之西南去城六十里高一十里盤踞二百里北接岢嵐南接臨縣之山形勢險峻山前建靈淵侯廟中有白龍池泉每歲亢旱禱雨則應

興縣太原志紫金山在縣西一百里上有崇德侯廟能興雲致雨其山西側近黃河官設巡防今廟廢壞亦無巡防之設 合查山在本縣南八十里峯巒昂聳獨異諸山自踵至頂可十餘里上有合溪大王龍祠內有龍池遇旱祈之即應 石樓山在本縣東北五十里四面皆石峭拔千仞連于峯嶺俯視群山宛如丘垤上多松檜舊有佛剎兵革燒毀不存元一統志（大崖之共一峯孤聳峭壁端直百丈之餘四圍俱無可上下之處惟北有一小逕周盤可達至於峯頂俯視群山上有松柏古石樓寺經兵革之後寺有鐘在焉）

代州太原志夏屋山在州東三十里一名下壺山又名賈屋山史記曰趙襄子北登夏屋誘代王使廚人操銅斗殺之遂有代地 雁門山亦名雁門塞在州北三十五里舊經云雁出其門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句注所葬山水環之 牛斗山俗呼牛頭山在雁門廢縣西北二十里今州之西北二十五里上有神廟宋元豐間封為順應侯又封令澤侯金加廣祐靈濟王遇旱祈禱 鳳凰山在本州南三十里有觀一所隋仁壽年間鳳凰來現因改名嘉瑞山至唐天寶初年又名為鳳凰山觀曰來儀觀有峯名曰養虎又有二池曰洗參曰飲虎有桃花水簾二洞有爐一所名曰煉丹有昇仙鳳樓二樹唐孫真人嘗居於此宋朱子然嗣仙羽號休休子亦嘗居於此故老相傳如是元一統志棗頭山一名北斗山在雁門廢縣西北六十里今代州之西北二十五里即句注陘西北三十五里山也山之神能興雲雨至宋元豐間封順應侯又封利澤侯金加廣祐靈濟王有碑刻 石鼓山在本州郡國志云代郡石鼓在山下積臥高一丈八尺腰細有過繩處 太原志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本州西二十五里今大和嶺是也元（一統志爾雅謂北陵西隃雁門是也注云即雁門山也水經注云雁門郡北對句注東陘其南九塞之一也晉咸寧元年句注碑曰北方之險有盧龍飛狐句注為首天下之阻所以分別外內也漢高祖欲伐北狄不從婁敬之說被繫於廣武遂斬句注圍於平城謂此也） 覆宿山在本州東北三十五里（元一統志一名伏牛山亦名牛心山在雁門廢縣東南一十五

里

崞縣太原志崞山在縣城西二十里高七里盤踞十餘里上有古廟存焉名曰崞山神有池名曰甘露池遇旱民則禱之漢立崞縣時因山為名此山興雲致雨隨禱而應有宋政和五年奉節郎高景光碑記在焉　天涯山去本縣東南四十里高十餘里盤踞十餘里其形類蓮花俗呼為蓮花峯上有石其形如鼓元遺山題詩云喚起山靈撾石鼓玉女湘妃出歌舞（元一統志唐雍陶詩云天涯地角山有詩云十年馬足行多少兩度天涯地角來近古有元稹之題詠）　黃龍山在本縣西南七十五里高四十餘里盤踞七十餘里西接寧化界元一統志正陽山在崞州即今崞縣西南九十里山頂有玉皇殿　前高山在本縣西南五十五里　五峯山在本縣東二十五里山頂有文殊堂俗呼燒香山　柏枝山在本縣西二十里山下有神廟　福壽山在本縣東南七十里山頂有玉泉院金貞祐二年賜額福壽山之左即石鼓山　將軍山在本縣東南七十里山頂有神廟

繁峙縣太原志泰戲山即今孤山在縣正東三峯獨立於平川之內故號曰孤山其下滹沱河源出焉元一統志（一名五夫山亦名千山亦曰人夫山今曰瓜山在縣東南九十里山海經云泰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郭璞註云滹沱出大山也）　五臺山在本縣城東南一百里其陽屬五臺其陰屬繁峙　鐵脚山在本縣之正北形勢甚壯即此山也傳為鐵脚山　華嚴山在本縣東南九十里寶山一帶兩連五臺其山出天花地菜後有銀洞石碌因名寶山元一統志太孤山在堅州即今繁峙縣東一百三十里小孤山之西二里　小孤山在州東一百三十里西巖老人文集又謂之泰戲山　寶山在州南九十里入南浴谷以通山東之路　茹越山在州北一十里脚至頂三十里茹越口以通大同路

五臺縣太原志五臺山名清涼山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左隣恒山右接天池南屬臺州北至堅州環臺五百餘里山有五峯高出雲表頂皆積土故謂之臺佛經云北方有文殊師利所居之地曰清涼山者即此也中臺高四十里頂平廣周六里西北有太華池東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二里西臺高三十五里頂平廣周二里南臺高三十七里頂平廣周二里北臺高三十八里頂平廣周三里（寰宇記曰昔永嘉三年鴈門郡葰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為之先驅而不復還遂寧居野往還之士時有望見其村居者往詣訪莫知所在故俗人以此山為仙者之都矣）中臺山山頂方三里近西北隅有一泉水不流謂之太華泉蓋五臺之曆秀仙經云

此山名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內經以為清涼山（元一統志元魏建寺宇林處）　仙人山在本縣東南五十里石巖上有人坐跡山腹石上有手跡山下石上有衆脚跡皆西向立元一統志聖鍾山在臺州即今五臺縣上有僊寺領三賢巖習觀巖聖僧巖青峯寶陀峯並在清涼山凡二十二處勝蹟

石州太原志骨脊山即古呂梁山也去石州一百里其高可千丈其下至上約行二十五里盤踞百有餘里東接交城北連孝文山按書蔡氏云在今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是也呂乃脊骨山形似之後因呼骨脊山傳寫之訛又作谷積　馬頭山在本州西北四十五里高千百餘丈盤踞三十餘里上有祖逖劉琨慕容廆廟於聚山中頗高似馬頭故名　孝文山在本州城東北一百三十里自趾至頂約四十里而近盤踞百有餘里東接交城文谷南連呂梁山北引靜樂縣芝麻山孝文之名無圖志可考俗稱上舊有孝文皇帝廟故名

離石縣郡縣志離石山今名赤洪嶺在縣即今石州西五十步又云離石水今名赤洪水東北從方山縣界流入北齊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岡即此水之岸元一統志像洞山在本縣即今石州東北五十里其洞深遠人不可窮洞中有澗以人投之不得其底每遇天旱有誠心者入深五丈祈得聖水雨無不應洞上有龍祠　劉王峯山在本縣東一百里頂上有泉

寧鄉縣太原志屏風山在縣南三十里盤踞五里高約五十餘丈其形類屏風故名元一統志上殿山在本縣西南五十里　陳明山在本縣南六十里　梭子臺山在本縣東南七十里　南山在五門廢縣即今寧鄉縣南五里上有寺

忻州太原志雲中山在州城西北五十里南與白馬山相接西至靜樂界北至崞縣界陽武谷其山產黃芩茯苓茉苓之類（元一統志下有谷雲中水所出也）　繫舟山在本州東南三十里世傳大禹治水繫舟於此因以名之其下有小山曰讀書山乃元遺山讀書處也元一統志（俗名小五臺有元東巖先生讀書石至元名讀書山趙閑閑秉文詩有便擬元子讀書山之句其北屬秀容縣其南屬陽曲縣隋志云秀容縣有繫舟山元好問詩云繫舟山頭龍角尾此之謂也）　雲母山在本州城西南二十里山出雲母因名水經云北俗謂雲母為獨搭故又名獨搭上有一穴出玉芝（寰宇記唐貞觀十八年敕使詳道慶係雲母玉芝於此山此其驗也其穴今

（已湮沒）廣谷山在本州南三十里，南與繫舟山相連，其勢巔險，中有山巖方廣三大許，俗謂之費堂神，刻木爲像，天旱郡民祈禱。　白馬山在本州城西南五十里，西連靜樂界。山海經云：白馬之山，牧馬之水出焉。程侯山在本州北四十里，因程嬰而得名。其下有祠存焉。因下有金穴，故俗謂之金山。其穴今已摧圮。

定襄縣　太原志：蒙山在縣南二十五里，高一十里，盤踞一十五里，其形峻直。（元一統志：山形高峻秀異，有雲蒼府，東北與五十山煙氣相接，不崇朝而雨，里人祠之。）聖人山在本縣東北二十里，其高五里，盤踞一十里。水經云：謂之聖人阜。又云：其山石上有二足跡，宛然可觀，里人立祠，謂儀人跡，以時禱之。（元一統志：山旁有溫泉二所，涉冬不冰，唐龍朔中，嘗以沐播並務焉，有遺山元好問詩。）　居士山在本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五里，盤踞一十里。舊經云：下有深泉，泉側石室有碑，其略曰：魏武定四年十月，任城王居士室。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有之，修云：魏宗室封任城王者數人，其國中絕，不知武定中封任城王者何人也。　七巖山在本縣東南一十五里，其巖七重，因以爲名，內有惠應聖母祠。　牛臺山在本縣東北二十里，高一十里，盤踞一十五里。舊經云：後魏時寇入縣境，里人李牛臺避難於此山得免，因以爲名。

嶺　太谷縣　元一統志：馬嶺在縣東一十里，有關通邢州路。五代梁伐大原，潞州刺史張歸厚軍自馬嶺而來，即此關也。

壽陽縣　太原志：黃嶺在縣西北五十里。　郝畧嶺在縣西北七十里。寰宇記：鸞嶺在本縣西三十里。隋圖經云：嶺多鸞鷟，以名之。

平定州　太原志：七里嶺在州西南四十里，高七里，故曰七里嶺。其山積亘數十里。

樂平縣　太原志：松子嶺去縣城南四十里，連和順縣界，盤曲高十餘里。寰宇記：沾嶺在本縣西三十里，清漳水出縣西南少山。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今按：清漳出樂平，濁漳出潞州長子縣界。

五臺縣　太原志：仙奇嶺在縣清涼山。

石州　太原志：赤堅嶺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其山平易，本州與嵐縣分界於此。　黃蘆嶺在本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其山峭拔，盤踞一十餘里，北接谷積山，南接黑嶺，孝義縣界。

峯　陽曲縣　元一統志：石夾峯在縣西北界。隋圖經云：立谷口有石孤立在汾水側，高十餘丈，因名。

樂平縣　太原志：老人峯在縣城東六十里。

五臺縣　太原志：青峯、寶陀峯並在本縣清涼山。

巖　樂平縣　太原志：孔子巖在縣城東北九十里，高二里，巖下有先聖顏曾遺像，故名。

五臺縣　太原志：三賢巖、習觀巖、聖僧巖並在本縣清涼山。

岡　忻州城　太原志：九原岡在州城西，東接城垣，其岡有九，故名九原。舊經云：禮記晉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晉大夫之墓地也。

谷　太原縣　太原志：蕭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嵬石谷在本縣西南一十五里。　椰子谷在本縣西南一十五里，入天龍寺。　黃蘆谷在本縣西南一十八里。　胡谷在本縣西北四十里。　井谷在本縣西北二十五里。

陽曲縣　太原志：乾燭谷在縣西北五十里，即今天門關路，元有佛閣，今廢。　立石谷在本縣西北界汾水之側。隋圖經云：汾水經立石谷，谷口有石孤立於汾水側，高十餘丈。　列石谷在本縣西北四十里，汾水自寧化來，經由此谷出。

榆次縣　寰宇記：臺壁谷在縣南六十里，出美棗。

太谷縣　太原志：奄谷在縣東南一十里，長四十里，東崖石壁有佛像，世號千佛巖谷，遥望有若龕然，因以名之。　四封谷在本縣東南二十里，谷長一十里，有泉四派分流，因以名焉。　回馬谷在本縣東南三十里，谷中有馬嶺關，道通邢州路。五代史：梁伐大原，潞州刺史張歸厚軍自馬嶺關入，即此處也。　象谷在本縣東南五十二里，廣三百步，長四十六里。土地記曰：晉陽東南一百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於武陽。　咸陽谷在本縣南一十三里，石壁有佛像，城塚記曰：秦伐趙，築城以咸陽兵戍之，城近此谷，因以名之。　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於武鄉。元一統志：四派谷在本縣東南長一十里，有泉四派分流，因名。

交城縣　太原志：童子谷在縣東八十里。舊經云：北齊天寶七年，有童子數人牧于山谷，見山上巨石如人形，因作爲佛像，高一百一十尺。寰宇記：萬根谷在本縣。冀州圖經云：萬根谷即向交城道，赤羊腸道也。

清源縣　太原志：唐谷谷在縣西十五里。

孟縣　太原志：鵜鳴谷在縣西一百二十里。舊經云：昔人迷於谷中不能出，見鵜飛鳴，尋聲得路，因名之。五代史：契丹律王戰敗，入鵜鳴谷，即此也。

代州　太原志：西戟谷在州夏屋山之側。　鳳遊谷在本州南一十五里。元一統志：胡谷在本州境內。太原志：赤唐谷在本州西南五十里。舊經云：昔

有田父劉赤唐隱于此故名。與赤塘關相接。　薛雲谷在本州東南二十三里舊云薛雲隱此故名之。

太原縣。太原志潛丘在縣南僅有微迹。父老云宋防患明寺淨居陶土為甓用之殆盡故也。爾雅云天下有名丘五晉有潛丘是其一。隋開皇二年於其上置太興國觀。

道　陽曲縣太原志楊廣道在縣天門關東北麓隋文帝子晉王開此道路因名。

路　保德州郡縣志通河北路在州自土門路即古之井陘口通真定府定州咸平中契丹寇河北加兵防守。

倉　太原縣太原志石室石倉在縣天龍寺上有隋開皇開碑刻及石室銘。

水　太原府元一統志洞過水在郡東二百二十里自平定州樂平縣界陡泉嶺而出源經壽陽入祁縣南四里西南入太原縣界又云自壽陽縣南五十里入榆次縣東十五里合源村與涂水相合又流五里至源渦村又合源渦泉水通流經縣榆次縣三里下流西南四十里入徐溝縣界又云在平晉縣南二十里來自榆次縣界西流入又合涂水歷縣南境而流

入于汾水。水經注曰劉琨之為并州劉元海擊之合戰於洞過水即此水也云洞過水自樂平縣陡泉嶺出經南壽陽縣至榆次東十五里合流村入涂水

陽曲縣太原志石橋河水在縣東北自孟縣界西南流入本縣界歷石橋前蒲子社經陽曲故城北西南流合洛陰水　龍泉水自本縣西北一百五十里靜樂縣界流入經蘆子社過白馬故府側至積渠之南合拂谷水入于汾水　汾水上從靜樂縣寧化界林溪發源經本縣據頭交城縣故交村流入陽曲縣冡前總管李尚書治水開渠引水與判石泉相合澆溉民田經曲縣西二里下流入太原縣界　洛陰水在本縣東北三十里水經注云屬新興郡南流經洛陰城北孟縣故城南入于汾水有故縣橋在縣西北二十五里洛陰水上今橋廢　拂谷水自本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拂谷社東南流經大販故驛凌井天門谷出山又西南流入于汾水　直谷水出本縣北直谷往之西北南流過狼孟城之西又南流入洛陰水元一統志文水在縣自石州方山縣界出源流入交城縣界歷榆城龍門山與文谷水相合流出文谷口入文水縣南至本縣二十五里其水多文故曰文水金泰和六年有本縣完顏永貞自文谷口開渠沿谷之山腰南通

其水三分入城中轉而出郭其七分南行灌溉民田有常平渠壺長渠甘泉渠千畝渠蕩沙渠豐稔渠等通流灌田入于汾水今五渠俱廢郡縣志晉水在本縣水出龍山

太原縣太原志汾水在縣東一十里自陽曲縣界流入本境西南入清源界（寰宇記汾水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合注。又隋圖經云汾水所經五石谷谷口有石獸立水內高十餘丈。）　晉水在本縣西南一十里出懸甕山前昔智伯以晉水灌晉陽城不浸者三版後人蹤其遺跡蓄以為沼分為三派北瀆即智氏之渠也其城高東北流入晉陽城南瀆於石塘下伏流南出灌溉民田中瀆流入陸堡河餘入汾水晉水初出砌石為塘自塘東分三派智伯渠其一也北派東流經晉寧南並入汾水此兩派即酈道元所謂分為三派也其南派隋開皇四年所開東南流入汾水唐地理志云太原汾東井苦不可飲貞觀中長史李勣架汾水引晉水入東城以甘民食謂之晉渠今廢　洞渦水在本縣東二百三十里自平定州樂平縣陡泉嶺出源經壽陽縣西流入榆次縣界至合流村與涂水相合又西流五里至源渦村又合源渦泉通流西南四十里歷本縣南又西入汾水水經註曰劉琨為并州劉原海要擊之合戰于洞水即此水也　沙

河水本縣西風谷中經晉陽故城南隍中東流入汾水

榆次縣太原志大塗水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傾城村即杜預傳註塗水在太原榆次是也源出八縛嶺下西北流入縣境東十五里合流村合洞渦水又西流入太原縣界入汾水　小塗水出本縣東南八十里鷹山下西流二十七里入大塗水　洞渦水自平定州樂平縣界陡泉嶺出源經由壽陽縣界西北至本縣東十五里合流村與大塗水相合又西流五里合源渦水經本縣南三里西流四十餘里至太原縣界入汾水五代史唐天福元年汴人攻太原營於洞渦即此也　源渦水在本縣東九里周五里深三丈出原過祠下南流入洞渦水舊經云貞觀二十年縣令孫湛通渠引水西流二十里復入洞渦水今祠下止有小池祠東四百五十步陳村有泉湧出南流入洞渦水與古不同　木瓜水在本縣東南六十里舊經云源出古儀州平城縣界（儀州今遼州）木瓜嶺流二十里合入八縛水西流入於洞渦水　芹谷水在本縣東北五十里源出縣之芹谷西流二十三里入赤坑水　八縛水在本縣東南八縛山西流屈曲入木瓜水方誌圖云謂之八縛水。　赤坑水在本縣東北三十里源出縣之赤坑村西南流三十五里散入平晉縣界俗謂之瀾河水宋紹聖三年縣令桑安

世自蘇村鑿渠。分引赤坑水入縣城中。入於縣署中門之西為水碓。有宋祥符中石記。今廢。　牛坑水。在本縣東南三十里。源出牛坑村懸泉谷。西流入澗渦水。元一統志。澗河水。亦名赤坑村水。在本縣北二十里罕山麓出源。今無泉水。或遇天雨。衆勢西南急流。達於本縣西北。

徐溝縣。太原志。澗渦水。在縣。自榆次縣界來。經由本縣北一十八里。入太原縣界。洪武八年五月內。山水泛漲。自榆次縣永康村西南奔決。北徙于太原縣濱村北入汾河。　象谷水。從太谷縣界來。經由本縣東南李青等都下流入清源縣界。遇山水泛漲。漂沒民田。旱則乾涸絶流。

太谷縣。太原志。酎泉水。在縣南一十里。源出鳳凰山下。為二池。並北流灌溉園圃。西北合咸陽谷水。謂之交河。水味至甘。可成佳釀。故有酎名。西流入祁縣界。（元一統志。遊水派合入回馬水。舊經云。有村斜此根矣。其水北流於為一池。中昔炎帝是為州焉。）　象谷水。在本縣東二十五里。源出榆次縣界恆張嶺下。西北流一百八十里。過縣境。又西北派入清源界。　回馬谷水。在本縣東南。源出榆社縣界黃花嶺下。至本縣北五里。西派入祁縣界谷口。出蔔萁。　咸陽谷水。在本縣南。上微有源泉。每遇天雨。西北合入回馬谷水。　奄谷水。在本縣東南谷中。微有源泉。東北派于惠安村灌

溉園圃。元一統志。胡谷水。在本縣西南。自祁縣派入縣境。復西北入祁縣界。寰宇記。蔚谷水。在本縣。今名象谷水。源出縣東南象谷。經縣北四十里北入清源縣界。

祁縣。太原志。隆州胡甲水。在縣東南一百六十里。自沁州武鄉縣界胡甲山北流隆州谷。西北流過本縣東。經昌源橋。故人名昌源水。西流入汾州平遙縣界。注于汾水。水經注寰宇記皆謂之胡甲水。今但云隆州水。分溉民田。其水旱則細流。澇則溢漲。其派不絶。　通光水。又名胡城水。源出縣東南胡城谷中。出谷北流至本縣東北。歲澇則可以溉田。旱則乾涸。

交城縣。太原志。汾水。在縣東北九十五里。管州靜樂縣界北流過故交城之側。東北流入陽曲縣。其下派復自清源界派入西南。入大水界。水經云。水出太原汾陽北管涔山。周禮職方氏。并州之浸也。　文水。在本縣西北二百里。石州方山縣界。派入歷縣西界榆城龍門。與水谷水相合。至胡城口出山。入文水界。水經云。文水出大陵界西文谷口。即此水也。北山巨材。夏秋之際。衆水泛溢。經捊出之。歲以千數。備派入汾水。遠近利之。　步渾水。出縣西北大通冶南。出步渾谷中。經縣城北。向東屈派南入汾水。　水谷水。出縣西北狐突山後。長五十五里。入汾水。　西谷水。在本縣西北。源出龍王峰山。至榆城合文水。　塔莎水。出本縣東北塔莎谷。南派過縣東南入汾水。　孔河水。出本縣北一百八十里。東南經板橋馬蘭城。東派入汾水。元一統志。文谷水。在本縣。發源於孝文山之麓。歷交城縣西界。遠派二百餘里。出入文水縣界胡城村。又東南四十餘里。合入汾水。水經云。文谷水出大陵縣西文谷口。即此水也。孝文山之村木。結栰浮泛而出。循派入汾水。遠近利之。出山開跡二渠。一名甘泉河。石侯河。皆溉民田。

文水縣。太原志。文水。在縣。自石州方山縣出源。派入交城界。歷榆城隆門山。與文谷水合。派入文谷河。至本縣界南二十五里。其水多紋。故曰文水。自金泰和六年。有本縣官完顏永貞自文谷口開渠。沿文谷之山腰。注南經流。其水三分入城。轉而出郭。其七分南行。灌溉民田。　泌水。在本縣北山下。舊經云。武后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東南注文水。即此水也。寰宇記謂之神福泉。土人禱之乃雨。　汾水。自管州靜樂縣管涔山出源。上自清源縣界。西至本縣界。與文谷水相合。派經縣南。入西河縣界。不知何年復其故河。今涸。元一統志。猷水。在縣東北二十五里古大陵城。縣東南圍十步。舊經云。天后時水竭。

清源縣。太原志。汾水。在縣東五里。自平晉界派入本境。西南派入交城界。水經注云。汾水南經梗陽故城是也。　清源水。在本縣西北五里。源出趙簡子祠前。引以溉田。故又名平泉水。南派入于汾水。　晉水。在本縣東一十五里。闊三步。深二尺。自平晉縣界懸山西南派入本境。灌溉民田。即寰宇記隋開皇四年所開南渠之下派也。舊經云。溉三鄉田。派入汶水界。　塗水。在本縣東南三十里。自平晉界派入本縣境。西派入于汾水。水經所謂汾水南與洞渦水合者是也。　象谷水。在本縣東南五十里。自太谷縣派入本縣境。西派入祁縣界。　白石谷水。在本縣西北白石谷中。出歷曲十里。南流入汾水。

壽陽縣。太原志。洞渦水。在縣南五十里。俗呼為冷泉河。舊經云。水自樂平縣陡泉嶺西發源。西流五十里。至本縣界。與黑水相合。西派入榆次縣界。　芹泉水。在本縣東二十里。有二源。一源出南山狼兒谷。曰南芹泉。一源出北山太平谷。曰北芹泉。土人又謂之琴泉。東派入平定州界。

盂縣。太原志。溫泉水。在縣北一百二十里。有三穴。舊經云。北齊濟南王有疾。求藥山中。有鹿毛已剝落。來至泉所浴。數月毛生甚美。王就泉沐浴。疾因而愈。昔濟南王之居處。尚有遺跡。一穴出盤石中。尤熱。東西二穴名臺湯。南流五十步。合滹沱河。寰宇記。灣池水。在本縣西。自代州五臺縣界流

入南去縣百里。元一統志牧馬水。在孟州。即今孟縣北七十里。北流入滹沱水。

靜樂縣。元一統志渥洼水。在樓煩。即今靜樂縣北五里出石峽中。名溫泉。流入汾水。嘗出龍馬。寰宇記大河河水。在本縣北。從馬邑界入。南流至臨泉縣。入離石郡界。

平定州。太原志浮化水。在州西南八十里。西南流入洞渦水。下流入壽陽界。　桃水在本州西九十里。壽陽縣東。太平谷芹泉東流至本境。經白羊驛至州東亂柳村。與南川水合。至承天軍。與澤發水合。東流入井陘界。　貫水在本州西八里嘉山靈源公祠下發源。東流入州城。又東流城東。與南川水合入洮水。　永谷水。在本州北四十里。其源自孟縣界來。至承天山下合桃水。　松溪水。在本州東一百二十里。發源自樂平縣松子嶺來。經晉盤山下北流入井陘冶河。　澤發水。在本州東九十里。古承天軍發源。一名阜漿水。一名畢發水。平地突出。下赴絕澗。懸流百尺。土人謂之水簾洞（寰宇記亦名妬女泉。源出縣東北董卓壘東。今其泉初出。大如車輪。水青碧。泉有祠。土人祀之。婦人袨服靚妝。必興雲雨。故曰妬女。郡國志云。子推妹也。鼓吏傳以泉中有神似叢。書伏夜遊。神出水隨。神而湧。其水東北流入井陘界。元一統志。有金閣關。趙東史埜泉故碑在故關隘口上。有介山氏廟）元一統志故關水。在本州東五十里山谷中。東流出井陘故關。又東流合入冶河。

樂平縣。太原志洞渦水。源出縣西四十里陡泉嶺。西流五十里合入浮化水。又西流四十里入壽陽縣。水經云。沾縣北山。今出樂平縣。　西北四十里陡泉嶺。經平定州界。西流入壽陽界。至榆次縣界。合入塗水。　清漳水出樂平縣西少山之沾嶺。水經註。淮南子曰。清漳水出揭戾山大黽谷。北流十八里。復折而南。土人謂之邂流水。又南合入渠榆水。今和順縣也。　舉落水。在本縣東七十里。北至晉陽城南。合入沾水。　水神水出本縣東南八十里水神谷。北流至界都村。合入沾河。　陡泉水在本縣西四十里。出陡泉嶺。東流至縣西北。以其流鳴。故又謂之鳴水。合入石馬水。　石馬水出本縣南三十里石馬山谷中。東北流至縣東。合入陡泉。　沾水出本縣西南二十里少山之沾嶺。舊經云。此沾縣因水為名。東流至縣北合陡泉水。又少東合小松水。過晉陽城。東北流入嵐州界。　小松水。方誌圖云。在縣東南。今在縣正南四十里松子嶺。北流至縣。東合入沾水。

岢嵐州。元一統志名原水。在州北五十里。雙松樹發源。經本州五十步東南入樓煩。

興縣。太原志蔚汾水。在縣東一百里黃尖山發源。其水屈曲經本境六十里。下流五十里。合于黃河。元一統志奇嵐水。在興州。即今興縣東北六十里。上從奇嵐巡檢司界出谷。至本境北五十里。分溉民田。西合于黃河。

代州。寰宇記常溪水在州。郡國志云。鴈門有常溪水。

崞縣。太原志滹沱河水。在縣東百步。自正化村入界。南流至忻口出界。　武陽河水。發源太子崖。東流五十里。至本境吏陵村。入滹沱河。水傍居民。頗得灌溉之利。

五臺縣。太原志盧虒水。在縣北五十里。源出縣界。漢因此水以立縣。

石州。太原志北川水。在州。其源自赤堅嶺出。南流經本州城西三百一十里。入黃河。　東川水。其源自谷積山出九十里。至本州城北。合北川河。南川水。其源出寧鄉縣南車轍巷。北流至本州南。合入北川河。三川水共西南流入黃河。元一統志赤洪水。在本州方山縣東十里。南流入離石縣界。　文水在石本方山縣東北五十里方山下發源。東流入文水縣界。寰宇記湫水在石州。冀州圖云。湫水河北從樓煩郡南入龍泉郡。經呂梁。尸子云。呂梁未闢。河出孟門。為二呂梁。在離石北以東可三百餘里。

縣志臨泉水。在本州臨泉發縣北一百步。縣因此水為名。

忻州。太原志雲中水。北去州城二十里。其源出自雲中山。水經雲內鎮入肆蘆城之西。金山之南。南而東北流四十里。與滹沱水相合。元一統志一名（中蘆川水。一名忻水。在秀容縣。即今忻州西北七十里。出分水嶺下。東北經雲內鎮入肆。薑川水過故城之西。經六石村。俗名六石河）

秀容縣。寰宇記忻川水。在縣東三十二里。注水經云。滹沱南歷欣中口。俯會忻川水。水出西晉泠東山也。

定襄縣。太原志三泉水。在縣南二十五里蘗蒙山下出源。其泉有三。謂之三會水。又云始為三源。滙合一川。北合牧馬河。寰宇記三會水。在定襄縣。水經云。三會水出九原縣西。東流入滹沱水。經定襄界。

河。　本府。元一統志黃河。在太原府郡西六百里。西北自大同路界流入本境內。經保德興臨石四州之西界。下流入平陽路隰州界。　汾河在郡西二里。西北出自管州寧化涔山。經樓煩清源平晉交城文水祁縣平遙界休。南入平陽路靈石縣境。

孟縣。太原志滹沱河。在縣自忻州定襄五臺縣界。流入本境。去大城口縣北一百一十里。至榆棗口。又合興隆泉。至戴陽村。又合溫泉水。下流至平

山縣界。　細水河自本縣東南歷流入縣境，其水細微，縈廻不絕，臨縣太原志黃河在縣自興州界經由本縣西一百二十里，下流於石州孟門縣界。縣西一百二十里，舊有酌中渡口，元建浮橋，後廢，今以船渡通行。臨縣川河去縣城東半里，其河出興縣地南大㯶山下，經本縣通大通口入黃河。元一統志：榆林河在臨州，即今臨縣東北三里，出黃雲子山下榆林村，經本州東下流入黃河。

靜樂縣太原志汾河在縣自寧化林溪山發源，經由本縣，南合于㵲河水，州西二里下流於樓煩鎮界。元一統志（嵐州惟職方，其州其浸汾。汾水出靜樂縣北管涔山，經管州城之西南四十里，過樓煩，在今地巡檢司東，上從管州下流，又歷縣鎮城村，南流入陽曲縣界。又云：水在寧化縣城北五十里林溪山發源，經由本縣北五里，合入天池水，下流入管州界）。　監河在本縣南一百五十里樓煩鎮南，谷其源出自獨石河村，流至樓煩城南，合入汾水。　㵲河自本縣北七十里馬寨側發源，經由縣南二里合入汾河。

嵐河在本縣東南六十里汾陽都嵐縣兩界首古石門中流入汾水。

壽陽縣太原志黑水河在縣西四十里，源出黑水村之西山，三源合一，東流至縣西歷曲南流五十里至冷泉村入洞渦水。元一統志（有三源，一出太安驛南雙泉神祠下，北合西山石河，是狄那村謂之狄那河；一出縣東土陘之北過羊頭山所下，謂之羊頭神水；一出縣北茯嶺社南，謂之童子河，俱合流入洞渦水）。

保德州太原志黃河在州上，從大同府東勝州流入本境，隩州西歷本州西二里，下流入興州界。元一統志（自西流至舊隩州，又東南經廢邑州東五十里，西南流經本州城北三里入興州界）。

岢嵐州太原志嵐猗河在州東五十里王道村發源，經本州南五十步，下流入興縣界，合于黃河。元一統志（水從嵐州宜芳縣東南嶺下東出，東北四十里，西入合河縣界）。寰宇記：合河在本州合和廢縣，隋圖經云：蔚汾水與黃河合，故曰合河，在縣城下。

嵐縣太原志清水河在縣北五十里焚松樹山發源，經本縣東一百五十步，南流於樓煩界三十里，合入汾河。

代州太原志滹沱河在州南三里，自繁峙縣東泰戲山下，涓流環曲，合衆水而流入崞縣界。

繁峙縣太原志滹沱河源出縣正東三泉之孤山附城，兩流過代及崞，其勢始大

崞縣郡縣志：沙河在縣南二里。元一統志：鼓子谷河在崞州，即今崞縣西南六十里。自秦始皇三十六年使扶蘇太子北監蒙恬於此，三十七年始皇崩，趙高矯詔賜扶蘇死，因名鼓子谷。其水出焉，俗呼羊牧河，澆溉民田，東流合入滹沱河。

五臺縣太原志滹沱河在縣西南二十里，自崞縣界入本縣境，流三十里至河口，東南入定襄縣界。水經註云：虖沱水東流經五臺縣聖人阜，在崞縣東三百步。山海經云：泰戲山，滹沱水出焉。郭璞註云：滹沱水出武夫山，其源出繁峙縣東南孤阜。又山海經云：滹沱之水，東流注於婁水。冀州圖云：又經繁峙故城西三里，與五泉合，又西流入樓煩郡秀容界，又還入崞縣，又入秀容界，東北入五臺，入恒山界。　清水河在本縣東北一百六十里，出華嚴嶺下，過石嘴，至河門口，流入滹沱河。　虒陽河在本縣東北四十里，本名盧虒河，東南流入清水河。　泉巖河在本縣西北三十里泉巖村發源，流入滹沱河。　縣河在本縣西北一十五里王村發源，流入清水河。

石州太原志黃河在州，上從臨縣界經由孟門西城下，流入平陽府石樓縣界。

寧鄉縣太原志黃河在縣西一百五十里，順流三十里入石樓縣界。元一統志：清河在本縣南三十五里白石村發源，至本縣澆溉園圃，下流離石縣界。

忻州太原志滹沱河在州北六十里崞縣界，來自北轉南而東，經忻口城東，過白村一十二里，流入定襄縣界。注河門下山東，周禮職方氏：滹沱并州之川也。　牧馬河在城南七里，今俗謂之七里河，其源出自白馬山，經城南轉城東北，至定襄北境，與滹沱相合，溉田百餘頃。

定襄縣太原志滹沱河在縣自秀容界流入本境，北去城三里，又合牧馬河水，流入臺縣界。元一統志（水西出繁峙縣大戲山，自代州崞州界流入忻口，歷縣北流二十里，東入定襄縣界，又東北流入眞州界）。　牧馬河在本縣自秀容縣界流入本縣南五里，又東北合滹沱水。

太原縣太原志白龍池在縣天龍寺，去縣西南三十里，深可丈許，每遇旱，浚之則雨。

靜樂縣太原志天池在縣，周圍九里三十步，開皇四年建廟於池上，歲旱則禱。其水下流與汾水相合。（寰宇記：天池俗名祁連泊，在縣東北一百四十里，周廻八里。水經云：桑乾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

（京山之上。俗謂之天池。陽旱不耗，陰霖不溢。嘗有人乘車，大風飄之于池。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其水澄渟鏡靜，渟而不流。名安定朝那之湫淵。池中常有井草。又其風韓有海鰍，有小馬草色，伏池嘴出，若貫繡之松馬也。隋煬帝書於池南立宮。每至夜風雨驟吹，城宮竟不成。今池側有祠，謂之天池祠也。）

繁峙縣太原志大華池在縣東南山谷。去城五十餘里。其水淺深不可測。遇旱取水祈禱

泉

陽曲縣太原志龍泉在縣西二里，南流入平晉縣界。宋天聖二年夏水大漲，及于西郭。郡守陳唐佐作新堤以捍之，并人賴焉。嘗有汾堤銘刻石彤霞閣下，今不存。　列石泉在本縣西北四十里山下，出源溉田利民。下與汾水相合。元一統志隱泉在本縣，出隱泉山，流入文水。今涸。

太原縣太原志白魚泉在縣西龍山明僊寺北谷。舊經曰泉出白魚，因名之。　龍泉晉陽雜記曰，出故城中，與晉水同流。記云在大明宮南趾。今無復有泉矣。

榆次縣寰宇記一升泉在縣。隋圖經云沾嶺上有泉，名曰一升泉。水旱無增減。

文水縣寰宇記神福泉在縣西北平地。俗云此水先有靈異，土人祈禱感應。

壽陽縣元一統志冷泉本名洞過，在縣南五十里，而冷泉河俗名也。東自樂平界流入本境，西南流入榆次縣界。

盂縣太原志白鹿泉在縣北三十五里，在白鹿山神泉村。舊無泉澗。舊經云昔有白鹿於此山中跑一泉，因以為名。東有白鹿神廟。　興隆泉在本縣北四十五里興道村東北巖下，有泉湧出，成一大潭，夏冷冬溫，北流成河，號龍花河，流至榆棗口，合滹沱河。

臨縣太原志聖母泉去縣城五十餘里，在鐵金山之正東，窊子濟王廟下。遇旱祈禱有應。元一統志湫水泉在臨州，即今臨縣南三里，出水谷間，俗呼甘泉。西南入黃河。

靜樂縣太原志溫泉在縣東一十五里北山中石縫中，分十道派出，隆冬不凍，流入碾河。其泉西有娘子神廟。　龍眼泉亦名汾水，在縣北一百四十里林溪山發源，經由本境北五里，合於天池水。　石峽泉在本縣南六十里周洪山東北。其泉溫暖，流入汾水，隆冬不凍者。舊相傳昔屈産大夫於此地得良馬。孟子所謂晉人以屈産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也。

平定州太原志平地泉在州西五里鶴山下。

寧鄉縣太原志車轍泉其源在縣南四十里，流至縣北，入石州界。

于興縣太原志通惠泉出縣東北三百四十九步，南崖高阜之間，貫壤三穴沸湧出泉。其味甘美。縣民汲食，城之園圃無不灌溉。至縣西合於蔚汾水。

代州太原志龍泉在州，其源出鴈門郡西北平地。水經云龍泉在州西平地。泉源湧沸騰波，喬發以巨石扶之，水鰍噴出，亦云潛通燕京之天池也。

繁峙縣太原志青龍泉在縣正東孤山下，即滹沱河水出焉。　三泉其泉列如品字，出於縣正東孤山下，西行二里，入於滹沱河，故號三泉里。

五臺縣太原志聖阜泉在縣有聖人阜。水經注云滹沱水東流經聖人阜，阜下有泉，泉側石有二手跡，西復有一腳跡，甚大。莫窮所自。在州西南四十八步。　明月泉在五臺山中。人皇其所，以紗帛障帳下臨泉，泉或見月在水中，故泉以為號。歷數百年，人乃一見之。恭致楊叔玉五臺人，為元裕之言明月泉音所親見，非傳聞也。

定襄縣太原志溫泉二，在縣。其源出聖人山，涉冬不冰。唐龍朔中嘗以錦幡陸蓋賜焉。見有樂城寺治碑文可考。

溪

陽曲縣太原志柳溪在縣西一里汾堤之東，引汾水注之，周四五里。中洲有■華堂，宋相韓絳、韓縝兄弟相繼帥太原所作。有李清臣碑。堂後通芙蓉洲，有宋王拱辰芙蓉洲記。汾堤之上有彤霞閣、武學、貢士、武經書擬王勃滕王閣序為之記，并人頗傳之。閣西有妥武堂，下臨汾野。每春秋仲月大閱武於此。閣東有大池，池南有四照亭，北有瑞蓮堂，次東有水心亭，乃歲之上巳張水嬉，遊競渡，奪標之戲。太守泛舟溪中，都人仕女遊觀達四旁，植柳萬株，清陰交合，為西北之勝觀。後為汾水圮壞，今俱廢。

川

奇嵐州寰宇記獨子川在州公主山下，基址猶高丈餘。故老相傳云隋所築。

澤

陽曲縣太原志陽曲澤在縣，後魏書地形志在縣界。方志圖經謂之陽曲川，在本并城之東北。

太原縣太原志臺駘澤，一名晉澤，在縣西南一十里。其源出於晉水，澤土蒲魚，民人利之。晉陽雜記曰，廣澤二十里，為汾水所淋，今不見矣。又寰宇記曰，在縣南三里，開皇六年引晉水灌稻田，周四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三

十二先

原（太原府五）

祠

太原縣寰宇記晉祠一名王祠乃周武王母弟唐叔虞祠也在縣西南十二里水經註云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晉川之中最為勝處姚最序行記曰高齊天保中大起樓穿築池塘飛橋跨水自高洋已下皆遊集焉至今為北都之勝槩（元一統志唐太宗貞觀二十年御製碑文晉高祖天福六年封叔虞為興安王至宋改封汾東王李春書於祠事） 介子推祠在本縣東南五里 風伯雨師祠隋圖經云二祠晉劉琨所立元一統志張伯王祠在本縣陽村名福寺西廊荏氏勤政宋慶曆中為太谷令廣興水利文章著名七年撰并州刺史大廳記今猶存焉 紂祠在本縣東南耐水上舊經云父老相傳商紂嘗至此寰宇記石姥祠在本縣郡國志云石形似姥今有祠焉

榆次縣寰宇記原過祠俗名原公祠在本縣東九里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于王澤見三人自帶已上可見帶已下不見與原過竹二節曰為我遺趙無恤原受之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予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百邑襄子拜受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

代州寰宇記河神祠在本州南關元九年并州長史張說奏置

石州元一統志應雨神祠在州離石廢縣西南三十里西有石洞深十餘里天旱祈禱

清源縣太原志龍神祠在縣西一十五里馬名山廟下有洞洞中有小池遇旱祈禱

平定州太原志妬女祠在州承天鎮澤發水上舊經云介山氏之廟有神如龍晝伏夜遊神出水湧唐高宗幸河東嘗駐驛祠下（寰宇記狄仁傑為天后使并州長史李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傳有盛衣服車馬過者必致風雷之異遂徵十萬餘衆更開別道以避之公曰天子行幸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而避之哉遂止其役具以聞帝歎息曰真大丈夫也 元一統志唐武則天下河東道出祠下懼妖氣之異徵十萬衆開別道以避之狄梁公諫曰一人行幸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避哉遂止其役於驛祠下因傳為泉其水井涇治河之沙也有趙鄂所為文然墨嵌碑在祠題曰晉介山氏之廟）

廟

本府太原志城隍廟在府東南隅舊廣化坊 文廟三皇廟並在府西北隅三桂坊 中嶽廟在本府西南隅用禮坊 北極紫微廟在本府西北隅拱辰坊 東嶽聖帝廟並在本府東北隅將相坊 寇萊公廟在府東北隅金相坊 顯靈真君廟 利應侯廟

陽曲縣太原志阪泉廟在縣東北六十里罕山西北舊經引春秋晉文公卜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故立廟於此有唐太和六年修廟碑今廢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阪泉之神 英濟侯廟在縣西北四十里北蘭村列石谷口本趙簡子臣竇犨鳴犢也宋封英濟侯元至元三年重建歲旱祈禱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晉竇鳴犢之神歲時致祭元一統志漢孝文廟在縣東北五十里帝為代王即位三年幸太原舉功行賞後人立廟在歸朝村 卧龍廟在縣西十五里長松山下 石嶺廟在縣西二十里 風穴廟在縣西二十里舊經云石壁有穴傳云神至則穴內有聲去則否

太原縣太原志唐叔虞之廟在縣西南一十里今晉祠是也魏地形誌晉陽有晉王祠謂此也水經云昔智伯遏水以灌晉陽後人因之蓄為沼沼西際山枕水為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池中翠草冬夏一色舊經謂之長生蘋可掬而茹之隋姚最序行記曰齊天保中大起樓觀穿鑿池沼自高洋已下皆游集焉為北都之勝槩北史後主天統五年書改為大崇皇寺唐高祖義師之起禱于祠下以祈嘉福太宗貞觀二十年親製銘文而刻石又以飛白書記歲月於其上碑陰列長孫無忌蕭瑀等銜張亮江夏王道宗楊師道馬周姓名晉高祖天福六年封興安王宋太祖既下河東即加完葺中有兩泉北曰善利南曰難老皆作亭以庇之與殿下泉分派出祠灌溉民田又作水碾水磨 文廟在縣治東 城隍廟在縣治南 臺駘廟在縣南一十五里晉澤之南春秋傳曰金天氏有子曰昧為玄冥師生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晉陽雜記曰祠在澤南春秋書修祠事節度使盧鈞不欲名之改為汾川祠晉高祖天福六年封昌寧公宋世改封靈感元應公賜額曰宣濟廟有景祐四年通判并州事常嶠鑴所撰碑 惠遠廟即昭濟聖母廟在祠中東向晉水源上舊經謂之女郎祠廟有難老泉北有善利泉中有八角池其泉溉田百頃宋熙寧中太原守臣奏晉祠廟內有聖母殿雖圖經不載祈禱即應未有封號詔為顯靈事下太常以聞乃加號昭濟聖母有中書門下黃牒刻石實墨堂中廟額亦宋世所賜也

國朝洪武四年改為晉源之神 趙襄子廟在縣南五代史臧王從珂與石敬塘

同八廟中。神像屹然立起。後決享大位。今無遺址。　天龍廟在天龍寺東三里嶔壁爲池。　九龍廟在縣北郭有碑在焉。　龍母廟在縣東北二十里有池旱乾祈禱。今廢。　青陽廟在縣西南一十五里。今廢。　里克廟在縣北故城北郭今無基址。　白魚廟在明仙谷白魚泉上。今廢。元一統志板井廟在平晉縣即今太原縣西北井谷。　狐突廟在平晉縣金大和六年重建。

榆次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署之東。　文廟在縣署之西。　城隍廟在縣署之東。　源渦里文廟在縣東八里。元皇慶元年里人趙彬建。　原過廟在縣東九里。史記趙世家。智伯攻趙襄子。奔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下不見。與過竹二節。莫通。曰爲我遺趙毋卹。既至以告。齋三日剖之。得朱書曰余霍太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滅智伯。汝立我百邑。將賜汝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之。智伯滅。遂祠百邑。使原過主之。故其地號爲三神鄉。　罕山廟在縣北五十里罕山上。今廢。　龍門廟在縣西三里故城上。今廢。　孟母廟在縣西南隅。舊經云。孟子母也。故有三徙鄉。蓋孟子鄒人。其母并人也。　五樓廟在縣南五樓村。金劉屬太谷之境。舊經云。五郡張氏兄弟俱爲并州刺史因立廟焉。

太谷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　文廟在縣東南隅。　城隍廟在縣衙北

今改東南隅。　諸葛武侯廟在咸陽北口。

徐溝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　文廟在縣西北隅。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

祁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　文廟在縣東南隅。　城隍廟在縣東北隅　興安王廟在縣東南五里。亦無可考。今謂之唐叔虞廟　晉王廟在縣東北二十里。無跡可考。　成湯廟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道西山上。歲旱祈禱輒應。下有水母廟。廟前水池一口。旱久不涸。濟一鎮之民食用。祈禱有驗。　麓臺神廟在縣東南六十里麓臺山上。有廟尚存。　青堆廟在縣東北二十七里。耆老相傳謂墳上木七株。神所主也。今無可考。

交城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署之東北。　文廟在縣署之東。　城隍廟在縣東北隅。　孝文廟在縣西北一百八十里。　忠惠廟在縣狐突山。春秋晉大夫狐突廟也。元一統志宋景祐年以禱祈輒應。賜廟曰忠惠。在縣北一百步。

文水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　文廟在縣西北隅。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　子夏廟在縣西南三十里隱泉山石窟之側。有碑文剝落微顯。　文谷神廟在縣北十六里谷口西峯之上。　蛇神廟在縣北十五里。舊經云常有大蛇見因名之。今廢。　武則天廟在縣北十里。今廢。元一統志白虎廟在縣西二十五里白虎山有白虎穴於此。遂立廟。因以名之。

清源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西北隅。　文廟在縣城西北隅。　城隍廟在縣城西北隅。　狐突廟在縣西五里白馬谷中。　趙簡子廟在縣西北五里千泉村。元一統志里克廟在縣北一十里。俗云里王廟。　梗陽大夫廟在縣西五里。舊經云。魏戊祠也。

壽陽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　文廟在縣治西。　城隍廟在縣西北隅。元一統志羊舌廟在縣東一里。春秋羊舌大夫。　九江廟在縣西南一十里。　更滄廟在縣西南四十五里。　白鹿廟在縣西北四十里白鹿山。　衛天神廟在縣西北四十五里。舊經云。趙簡子廟也。

孟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　文廟在城東南隅。　城隍廟在城西門街南。　仇猶國君廟在縣東北五十步。古有廟貌存焉。圖經云。仇猶既亡。國人憐而祀之。元一統志蛛岫廟在孟州即今孟縣北二里。　滹沱水神廟在縣八十里。　白鹿廟在白鹿山。　溫池廟在縣東南二十里。　將軍廟在縣東南二十里。　猪頭神廟在縣西北八十里。　藏山廟在縣東北五十里

舊經云。公孫杵臼程嬰謀藏孤兒於此山一十五里。故山因名。昔藏時壘嚴之石指相灌見在廟東聖水出焉。時有愆期不雨。郡民禱之。沛然雨足。無有不應。

臨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外東南。　文廟在縣東門外。　城隍廟在縣治南。　壽亭侯廟在縣東南隅。元一統志崇德侯廟在臨州。即今臨縣西北三十里紫金山之嶺。石壁間有一穴。禱旱得水。

靜樂縣太原志三皇廟在本縣城內正東明倫坊街北。元貞年所建。　城隍廟在縣城內正東街北。今建。　文廟在縣城內明倫坊街北。宋朝祥符元年所建。　五龍廟在縣東四十里在冷泉村東北半山之間。院內有泉。係皇統二年所建。遇旱祈禱。　後魏孝文皇帝廟在縣南五十里。係宋天會十一年所建。今廢。舊址尚存。　后土廟在縣南七十五里樓煩城東三里。廟項村上同上宋崇慶七年所建。元一統志爾朱廟在管州即今靜樂縣南三里天柱山有爾朱將軍廟。後魏時人也。　黑風神廟在縣西北八里黑風山有廟。山側有穴。至秋冬黑風出焉。宋紹興間

立廟。靈濟廟。在縣東南四十里桃子山。有泉一泓。宋宣和元年建令額。靈施廟。在縣東七十里巾子山。娘子神廟。在縣東一十五里溫泉村。歲旱祈禱即應。屈產大夫廟。在樓煩廢縣。即今靜樂縣石峽北五里臨汾水。即渥洼龍馬之地也。春秋晉人以屈產之乘。假道於虞。謂此也。上有廟。相傳為屈產大夫。天池廟。在寧化廢縣。即今靜樂縣北五里。隋開皇四年建於池上。

太谷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西北隅。文廟。在縣東南隅。城隍廟。在縣街北。諸葛武侯廟。在縣咸陽谷口。

平定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城西北。文廟。在下城稍東街北。城隍廟。在三皇廟東。女媧廟。在州西八十里浮化山。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女媧氏之神。靈贍王廟。在州西二十里楊泉村。即清臺神也。

國朝洪武八年十一月。改稱清臺山之神。伏羲廟。在州西南浮化山。韓信廟。在州東二十里驛路北交村。下井陘時。邦人建之歲時致祭。靈源公廟。在州西八里嘉山。又名黑水神。唐叔虞遠裔終于此。土人至今祀之。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嘉山黑水之神。（元一統志。唐叔虞遠裔晴公之臣。世忠于晉。後為三卿所逐。化於斯山之陽。能興雲雨。宋崇寧三年。賜晉澤廟額。大觀元年。封普應侯。政和五年。太守張稍奏封靈源公。碑刻猶存。）豐齋王廟。在州獅子山。本名石甕神。

國朝洪武四年。改稱獅子巖石甕之神。（元一統志。祠前有井石。周圍八尺。其形如大甕。里人祈而求之。高五寸。若將雨里尺餘。宋崇寧三年立祠。）英國公李勣廟。在州東一十里官道南鑿石村。（元一統志。公嘗為并州都督。有遺愛。民為立祠。）白鶴神廟。在州舊圖經云。五代時。唐莊宗至此獲白鶴之瑞。（元一統志。五代晉王曾李存勖趙王鎔於承天軍。獲白鶴。文鐫於龍山。因建廟。尚書左僕射王緘撰文。）元一統志。介子推妹廟。在州東五里廣陽城長樂坊。

樂平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治北稍西。宣聖廟。在縣東南隅。城隍廟。在縣西北隅。壽亭侯廟。在縣治之北。普潤王廟。去城東二十里蒙山頂上。鳳凰神廟。去城北八里鳳凰山上。元一統志。浮山神廟。在縣東三十里石馬村。三公神廟。在縣東靜陽鎮。陡泉神廟。在縣西三十里。石馬神廟。在縣南三十里。石馬村。寒神廟。在縣西五十里小寒村。千像神廟。在縣西一十里

奇嵐州。太原志城隍廟。在州署之東。

嵐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署之西北。文廟。在縣署之東南。城隍廟在縣署之西北。白龍祠。靈淵侯祠。在大萬山。宋時所建。中有龍池。旱則祈禱。

興縣。太原志三皇廟。在城東北隅。文廟。在縣治正北。城隍廟。在縣治東北隅。

石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治東。城隍廟。在州治北。文廟。在州治東南。元一統志。聖帝廟。在州離石廢縣西街北。

寧鄉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治西南。文廟。在縣治西南。城隍廟。在縣治北。壽亭侯廟。在縣東。靈顯真君廟。在縣西北。漢高祖廟。在寧鄉廢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暖泉村劉淵之廟也。關王廟。在離石廢縣南街北。

忻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治西。文廟。在州治西。城隍廟。在州治西。元一統志。程侯廟。在州秀容廢縣南郭門外。詳見古蹟註

定襄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東北隅。文廟。在正街北。城隍廟。在城西北隅。元一統志。惠應廟。在縣東南七巖谷。巖眾神廟在縣南巖眾山。三泉在其下。山形高峻。詳見山川註

保德州。太原志文廟。在州署之西。城隍廟。在州署之東。三皇廟。在州署之東。

代州。太原志三皇廟。在州城東南隅。文廟。在城西南隅。城隍廟在城西北隅疊頭山。

國朝洪武四年。改曰北斗山勾注陘之廟。扶蘇廟。在州東二十里。元一統志。廣祐王廟。在州南三十里。

繁峙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城西北隅。文廟。在縣城內正北。城隍廟。在城東南隅。

五臺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治東。文廟。在縣西。城隍廟。在縣西。漢孝文帝廟。在城南十餘里。元一統志。殊應廟。在臺州。即今五臺縣五臺嶺穴廟。額曰殊應。封豐澤侯。

崞縣。太原志三皇廟。在縣東南隅。文廟。在縣東南隅。城隍廟。在縣東北隅。嶽廟。在縣南

寺觀

本府。太原志。斛律寺在太原府。五代史宦者傳。昭宗殺宦者。晉王匿張承業於斛律寺。今按晉陽記。即正覺寺也。　大基聖寺。北史。天統五年。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　建國寺。唐法曹廳。　興國寺。唐北崇福寺。　百官寺。在唐龍泉坊。唐為解脫寺。又廢為毬場。　永和寺。隋為德藏寺。唐為太原縣。　驛王下寺。在唐廉平坊。齊將駱提婆置。　重子下寺。在唐常樂坊。上寺在龍山。事見平晉縣。　內城寺。在縣西北。舊謂之金鄽城。後廢。已上晉陽記。　定國寺。今天龍寺。石座銘云。齊皇建中。并州定國寺僧所造。　大興國寺。本齊興國寺也。隋世增大之。寺門外有晉王廟碑。第二佛殿有煬帝及蕭后塑容。後屬有李伯樂大業十年碑。又有謝偃高閣銘。又西偏有木浮圖。唐謂之木塔院。　德藏寺。唐謂之太原縣。　武德寺。唐為楊坊。隋文帝為周將伐齊戰勝。開皇二年立寺。命散騎侍郎崔子發為碑。而高僧傳云。隋文伐齊兵敗潛匿之所。未知孰是。　慶衡寺。唐為甲坊。　慈聖寺。開皇初徙于其西地。入于興國寺。　惠光尼寺。在唐道光坊。隋開皇十四年置。寺神尼藏住。知來作靈靈之歌。叶唐高祖受命之兆。　法相寺。在府南門正街西。第一法相坊尼寺也。自故城徙入。唐貞觀二年。賜封置律院。定光寺。僧堂佛殿。國大師蓮花講堂。循業浴堂。菩聖十院。國大師者。唐昭宗之宮人。見唐書沙陀傳云。李克用討王行瑜。詔賜魏國夫人陳氏。陳襄陽人。善書。帝所愛也。欲悉平賊。故賜之。寺中有唐張碑記。引事跡記云。大師姓陳氏。洛陽人。僖宗之妃。以賜晉王。國辭不獲受。而致於別宮。事之如夫人。離空門。王許之。落髮具戒。法諱悲宗。賜紫衣。號光國大師。於法相寺別置一院。宮眷願為尼者。始清塵大師、縣淨等甚眾。及終葬於西山下安仁社。有塔在焉。今按唐史。乃昭宗所賜。非僖宗。大師襄陽人。非洛人。二者碑記為誤矣。（元一統志。金皇統七年重建。唐貞觀二年。唐僖宗之妃陳夫人落髮為尼。又葬於西山下安仁社。於寺中別立一院。）元一統志。　駝蓋寺。在本府惠遠坊街西。元癸丑年建。　天寧萬壽寺。在府南郭。本延慶院。宋崇寧初。建為崇寧萬壽寺。政和改今名。　慈雲寺。金明昌二年建。太原志。廣化寺。在府正街街南。保真坊內。宋端拱二年額。分置開化、羅漢、慈氏、八正、七佛、天中、甘泉、仙岩、淨土、永寧、華嚴、建休十二院。其開化、甘泉、仙岩皆有西山上寺。七佛在唐明村。舊為僧居。有宋元祐中李沆古殿記。餘院往往自故城徙入其中。位兩殿之外。周廊百餘楹。與後閣皆金朝天會中文廟大德義仙所建。并入謂之賢聖位。江東朱弁少章作之記。開化院通徽

大德宗舜者。戒律精嚴。以總持密教。加持病苦。其驗如神。平生靈異至多。轉運副使蔡珪銘其塔。立石寺中。又有宋初京兆尹吳廷祚施大藏經碑。興端拱中中書舍人賈黃中金銅經藏碑。八正院有閣。宋天聖七年建。其高一百七十尺。草堂有太平興國九年潘美所建碑記。（元一統志。宋天聖元年額。唐王勃撰釋迦佛成道記。石碑在焉。有十二院。開化、羅漢、八正、七佛、甘泉、三學、仙巖、上生、彌勒、華嚴、永寧、淨土。）　勝嚴寺。在府東門正街南第一金相坊。本故城之三學院。有金和尚堂在其西南隅。亦故城所徙也。大定四年改今額。　古覺寺。在府西南隅宣化坊。　法具寺。在府西北隅慈雲坊。　法興寺。元庚子年建。有遺山元好問所撰碑。　背山寺。在府東北隅將相坊。　壽寧寺。在府東北隅壽寧坊。　圓明寺。在府東北隅里華坊。

陽曲縣。太原志。福圓寺。在本縣西北三十里北關村。有唐晉王李克用與其子嗣王存勗天祐中焚香題名。寺僧為之刻石。宋治平元年額。今猶存遺構。元一統志。延壽寺。在本縣東二里。宋大中祥符二年額。對純陽宛若山林間。有雙槐。置在其西北。憑闌搆亭。下瞰井落。名園數十。恭布左右。歲時遊人車馬不絕。久廢。今有重建寺宇。　興教寺。在縣西北。唐開元三年額。　惠仁寺。在縣東北大孟社。　淨聖寺。在縣北。唐開化二年額。　狼虎寺。在縣西山下狼虎村。舊經云。古寺魏太平真君七年廢。大安中復置。排佃寺。在縣北中平社。唐社元和二年額。

太原縣。太原志。惠明寺。在本縣北故城中。隋改淨明寺。仁壽中建舍利塔。今廢。（元一統志。宋平太原。毀舊廢城。遷實其地。至真宗。令有司改為本塔。高二百七十尺。咸平二年。大富袁塔。於是修為貲。高一百五十八尺。如有諸家復修塔碑。呂惠卿重修城碑。）　開化寺。在本縣西北一十五里。自北齊高陽天保二年。乃鑿石通漢。依山刻像。還狀招提之境。至隋仁壽元年。改淨明寺。唐李淵留守河東。來遊於此。受禪之後。復題額曰開化。至石晉開運二年。劉知遠始經營之。今廢。（元一統志。有日石佛。五代晉開運中。劉知遠作北平王。劉知遠修開化閣。以之像完備之。其閣高二百餘尺。宋太宗毀。）　崇聖寺。俗名固鑾寺。在本縣東一十里。故太原東城之東北。宋太宗征劉繼元。築行營於此。終宋之世。猶謂之御營。駐蹕師。置平晉縣。於其側。以營地為平晉寺。書立石晉碑於寺中。（元一統志。真宗又建統平殿。以設太宗聖像。改寺額為崇聖。熙寧中。為汾水所圮。殿東徙。統平殿今還新南。元豐中。又營建之。外渠仍以捍水害。高十有五尺。今寺廢。有宋僧軒存所）

（撰咏寺碑今汾水徙去）天龍寺在本縣西南三十里北齊置有皇建中并州定國寺僧造石窟銘（元一統志廣運元年李惲撰千佛樓銘就山鑿成石洞佛象在焉）白雲迎福寺在本縣西龍山上即唐相裴休退隱之所今廢　甘泉寺在縣西北一十五里開化谷南北齊天統二年建久廢。　開居寺在縣西南一十二里。　雨花尼寺在縣西南明仙谷中僅存基址。　華塔寺在縣西安仁鄉舊經云唐初有無垢淨光佛舍利塔高一百二十尺天寶中修為百尺今廢。　仙巖寺在縣西南三十里北齊避暑之宮唐武德七年賜額今廢。　童子寺在縣西一十里天保七年北齊弘禮禪師棲道之所有二童子於山望大石儼若尊容即鐫為像遂得其名今發僕碑在焉　龍華寺在縣北南北村古磚塔在焉有宋碑文已剝落今廢　崇福寺在縣南晉寧鎮南一里今廢。　元一統志法華寺在平晉縣即今太原縣東門外街北天平興國四年額今廢　懸甕寺在縣西三十五里懸甕山前。

榆次縣太原志常樂寺即古福應寺在本縣北唐貞觀中移于縣西南隅宋端拱元年改今額（元一統志正殿唐順宗永貞中所建梁記在焉後柱有宋嘉祐三年主簿陳元凱題云此殿一百九十二年矣今廢址有基址）

（三門）元一統志妙相寺在縣東南一百里順城村舊名大像寺有石像高數丈刹甚古皆不見賜額年世　延壽寺在本縣東北宋大中祥符中年額俗謂之閣子寺　永明寺在縣東北三十里李方村後魏時為德藏寺隋開皇十六年重修唐會昌廢後唐邑人史淵明建宋嘉祐元年改額　太原志寶峯寺在縣南三十里麓臺浮圖山有金大定四年額殿閣宏壯塑像奇妙甚宜游眺其餘趙村大寧等寺俱廢不存

太谷縣。太原志普慧寺在本縣西南隅本無邊寺宋治平四年改今額內有七級浮圖。　資福寺在縣東南宋治平元年額　寶林寺在縣治西北宋治平四年額。　元一統志離相寺在本縣治西宋治平元年額。

交城縣。太原志石壁寺在本縣西北二十里。　天寧萬壽禪寺按晉陽志在縣北五里萬壽山上。

祁縣太原志上嶺下嶺二寺俱在本縣東南嶺山中棟宇儼存。

文水縣太原志壽宅寺在本縣北十二里舊經云本武氏白衣庄后重建為崇福寺去武士彠墓三里蓋香火之地也。

青源縣太原志慈雲寺去本縣西一十里居谷村。　馬嶺寺在縣西一十五里白石谷入中谷二十里山上今廢。　元一統志淨梵寺在本縣城內西南隅　永清寺在縣城內西北隅。　雲棲方山寺在縣西二十五里普照寺在縣南

臨縣太原志慈雲寺在本縣城東南雲山去縣六十里　奉天寺在城南西坡下去縣三十里。　元一統志普儀寺在臨州即今臨縣東南

壽陽縣。太原志永安寺在本縣南故馬首城今廢　清虛寺在縣西北歷呂村南石岩下今廢。

盂縣。太原志蘭若法興二寺在本縣方山東狸眉山其地有一潭泉水出焉。　廣覺寺在縣西沒井村。　永清寺在縣東杜村。　元一統志法嚴寺在盂州即今盂縣城東北宋治平四年置。　淨業寺在州東北唐大中九年額。　棲真寺在州西宋治平二年置。

靜樂縣。太原志安國寺在本縣南七十五里樓煩城西二百步金天德六年所建　寶峯寺在本縣城內東北隅石崖上金貞元三年所建。　石門寶峯寺在本縣南相去一百網洪山下澗內其寺天生石門金天德三年重修。　元一統志天寧寺在管州即今靜樂縣城西北隅　寶峯石門寺在管州樓煩廢縣石門山西北二十五里金皇統初建大定二年重修　釋迦寺在管州寧化廢縣北五十里俗傳佛出世處。

平定州太原志天寧萬壽寺在本州城南臺上古刹也宋熙寧間所賜額餘寺皆廢不存。元一統志壽國寺在本州西北隅宋淳化五年建　崇勝寺在州東北隅宋太平興國三年建。　甘泉寺在州北六十里　真覺寺在州東南三十里宋天禧二年名千像寺　壽聖寺在州南五十二里金利山。　惠圓寺在州西南八十里宋大中祥符三年建。　東山廢寺在阜落城之側隋置。

樂平縣。太原志石馬寺在本縣城西南三十五里石馬山下。　藥王寺在州城內稍北寺廢有鐵佛存焉未知何代建立。元一統志慈雲寺在本縣東南五十里平原村宋熙寧元年建。　法安寺在縣南六十里　古龍安寺梵城寺在縣界都村。

代州太原志圓果寺在本州城內今寺廢止有塔存焉。　天寧寺在州城內正街北止有經閣餘廢。

繁峙縣太原志正覺寺在本縣城西關。　壽寧寺在城東南柘谷村

五臺縣太原志臺山一十二寺在本縣兵後俱廢遺址尚存。　清涼寺　壽寧寺　華岩寺。　金閣寺。　竹林寺　興國寺。　般若寺。　菩薩寺　法華寺　佛光寺　羅喉寺　金界寺。元一統志石觜寺在臺州即今

五臺縣東北

崞縣元一統志崇聖寺在崞州即今崞縣公廨東百步　栢塔寺在州東南八十里有建理栢林。　上聖寺在州西南七十里

忻州元一統志太平興國寺在本州治西。本隋精通唐天授二年改大雲開元中改開元宋太平興國四年改今名。　賀門寺在州秀容縣西南五十里本傘蓋寺唐咸通十五年建。　福田寺在秀容縣南十八里西張村　隆福寺在秀容縣北二十五里秦城村。

保德州太原志資福寺在本州之南三十里鷹巢嶺宋朝所建梵剎尚存元一統志承天府在本州治東。

石州太原志天寧萬壽禪寺在本州城內州治之東今廢遺址存焉元一統志山寺在本州離石縣西三十里松栢森蔚有泉出其上　靈泉寺在本州孟門縣南五里。　天寧寺在離石縣西街　香嚴寺在孟門縣東南五里　太原縣太原志聖佛寺在縣東北鄭村見聞録云嘗有金光現塔上今廢

本府太原志天慶觀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一朝真坊宋大中祥符三年以聖祖示現天下州置道觀。一以奉之有聖祖示現記石刻　龍祥觀在府南門正街西第一法相坊。　延慶觀在府南門正街街南葆真坊內宋河

東第三將衙在焉故以韓武名坊後廢其地為中靖大夫白昌國兄弟所請因建道院以居女冠金朝大定三年賜今額坊名府從而改　天寧萬壽觀在府南門正街街南葆真坊宋崇寧元年額本在府之南郭宋末廢今寓居神霄宮仁濟亭。　玄都觀在府東北隅澄清坊

太原縣太原志北極觀在縣西故城之圜上後唐同光元年額其像多唐之舊今廢　昊天觀在縣西龍山絕頂有石洞宋披雲子所撰七真讚石刻至元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有瑞鶴百餘飛盤其上移時而去　聖壽觀在縣西五里蒙山上寰宇記曰有楊忠碑志隋大帝之父建諡武元皇帝忠嘗為周將伐齊有功立碑於此今廢元一統志玉真觀在晉陽縣今太原縣西北隅　文水縣太原志紫雲觀在本縣南十里今摧壞不存

榆次縣元一統志方山觀在本縣南二里周三百四十步唐弘道元年額　永昌觀在縣西南永康村金大定三年建。

太谷縣太原志隆道觀在縣南一十里鳳凰山下宋政和中額元一統志迎祥觀在本縣治東南隅。

臨縣元一統志浩然觀在臨州今臨縣東南隅。

交城縣元一統志玄妙觀在本縣治西北隅。

靜樂縣太原志天慶觀在本縣城東街北金大定二十五年所建　熙真觀在本縣南七十五里樓煩城內東街北

平定州太原志天慶觀在本州城中西門內清麗宏深今廢有基址存

樂平縣太原志碧霞觀在本縣城東七十里山谷間　龍陽觀去城東南七十里皋落村元一統志北極觀在本縣城內女冠所居唐舊觀

興縣太原志棲霞觀在本縣治東北三百步金明昌三年建元中統四年重修

寧鄉縣太原志玄都觀在本縣東

代州元一統志來儀觀在本州鳳凰山有元遺山好問記。

保德州元一統志崇慶觀在本州東門街北。

忻州太原志天慶觀在本州城內唐代宗時所建至晉天福間重修舊名白鶴觀大中祥符間改白鶴為天慶觀今故址存焉元一統志乾明觀在本州治西南本唐七聖觀。　隆興觀在州秀容縣東宋宣和間火廢

五臺縣太原志明陽觀在本縣北四十里楊林嶺上

本府　院太原志十二院在府東南隅廣化坊北史後主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過于鄴下夜則以火鑪作寒則以湯為泥　開化　三學　慈氏　仙巖　八正　上生　七佛　彌勒　甘泉　草堂　永寧　靜土　看經院在府舊

經云唐天祐中置後唐同光中改興福院　千佛院金天龍寺有石衛千佛院僧志果撰修寺記晉天福四年　惠明院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二廣化坊宋咸平二年額　福嚴院在府南門正街街南葆真坊內大定三年額　洪福院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七皇華坊本院吳氏私第東位後捨為僧居大定四年額　圓明禪院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七皇華坊大定三年額　大明禪院在府南門正街東第八澄清坊尼院也大定二年額　資聖禪院在府南門東第八澄清坊正街相直宋天聖元年額有王欽若所撰碑在院之西偏熙寧九年劉長史撰碑元豐六年劉邠所撰碑在院門之左右初宋太宗克晉陽於圍城行營之地立為佛寺真宗建統平殿以置太宗繪像後為汾水所壞乃移此院每朔望太守率官吏朝謁焉由是肄守之制寓于一方殿西有堂知府事任中正所建宋守臣五十餘人皆畫于壁間名之思賢堂先是并州既遷新城諸寺殿閣競立而皆無塔有麻衣道者來自潞州創意作之乃於堂南樹雙營構功未及半旋即聚毀金朝貞元中天竺三藏萬珠寶利興院之主首通玄大德善賢復於西南隅建之凡十二年而成用費數百萬其高二百六十尺去府三十里皆望之轉運副使蔡埕為之記東廊有甘露戒壇本路轉運使為監壇使一路僧尼通經得度者受戒於此院之中門上為重閣其額宋仁宗所書　清涼院

在府南門正街東第八雲屯坊。大定三年額　饒益院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一
惠遠坊不見賜額年世。　延慶院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一惠遠坊大定二年額
慈雲院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一遠惠坊尼院也。大定二年額　壽寧廣化院在府
東門正街北。第一壽寧坊。宋端拱二年額。有宋真宗所撰太宗御書頌碑　碑
陰列其目焉。又有端拱中建院碑。宋世嘗以書賜。今已不存　勝利院在府
西門正街次東街北。于城南門外之左。唐廣明元年額。亦自故城徙入。　石氏院
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一朝真坊。石晉功德院也。自故城西徙今城之西門外。又徙
于此。本晉天福中額。二字並犯貞懿皇后諱。人止以石家院名之。　十王院
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一坊女正街東。本在廣化寺之東南。宋世建神霄宮廢焉。
金朝天會中。得廉訪使者南街故地。復置。以有釋迦太子像。人目為太子院
迎福院在府東門正街南第一迎福坊。唐開元二年額。人謂之唐明寺。七佛
院觀音院皆唐明之舊也。新城既建。因而不徙（元一統志。金天會二年建。大定二
年翰林學士蔡珪嵩公塔記。及有李晉王真容在焉。）元一統志　壽寧院在府
壽寧坊街東。金天會間重建。宋大中祥符四年。太宗御製御書。　法寶院
在府東郭。人謂瑜珈院。宋景祐五年改賜額。　妙覺院在府西門街北。金皇統
六年建　大悲院在陽曲縣東北石城社。宋治平元年額。　普濟院在縣北郭

金大定元年額。法濟院在縣北郭。金大定元年額。　崇德院在縣東張村。唐開
元元年額。　淨土院在縣東北鄯都村。齊天保八年賜額。　福聖院在縣
東北韋村。宋天聖十年額。　鐵鉢院在縣東北唐社。唐開元六年額。　静
垢院在縣北北留社。唐元和元年額。　均慶院在縣南郭之東。民間謂之
接待寺。唐開元四年額。　聖壽院在縣西郭。本故城之金藏寺。晉王李克
用嘗加營繕。宋太平興國年間徙於此。至道二年額。晉王繪像今存。　能聖
禪院在縣北五里三交村。宋淳化三年建。為承天院。咸平中守臣雷有終
奏賜太宗所[illegible]一百二十卷。政和元年額。　西山崛圍院在縣西北三十里北
蘭村。有唐晉王李克用與其子嗣王存勗天祐中焚香題名。寺僧珍護之
宋治平元年額。　土堂淨因院在縣西北三十五里山下。後唐長興元年額
閣內有佛高五十尺。闊一丈五尺。因土崖斵而成之。　集勝院在縣古城
唐大中元年額。　十二院在縣西北直谷。漢乾祐元年額。
太原縣　太原志　奉聖禪院在本縣晉祠之南。宋元祐二年額。縉紳士大夫來
修祠事者多止於此。有唐李德裕為張弘靖所撰祭唐叔虞文（元一統志。宋守倅御使
者留題石刻數十。今置壁間。有覺照高五十尺。法堂中有創建恭畫像。）應福上生院
在縣西南。五代史晉師均圓寂大師碑。今廢。元一統志　白雲迎福院在平晉縣即

今太原縣西三十里。宋熙寧元年改額　華塔院在縣西三十里故城之西。舊經
云唐初有無垢淨光佛舍立塔。高一百二十尺。天寶中修為百尺　崇福院在縣
西寧晉鎮南一里故城大崇福寺之稍田莊。宋呂公弼祀光瑩詩。有寺僧浩修
碑文　壽聖院在縣東八字里許村。嘗掘地得北齊所鑄鐘。　石經藏院在縣西二十
五里故城之西三里。有唐人所書華嚴石經數十碑。作石藏以寘之。有晉高祖為
太原尹時妹名鳳谷每有暴風因以石藏鎮之。有梁桑維翰書。
盂縣　太原志　三聖院在本縣西南隅。宋治平元年創建。金大和七年重修
元一統志　寶覺院在盂州即今盂縣東一里。仇猶城內。隋開皇十年置。　宋
慶曆中額。　法興院在州西一百三十里。齊天保二年置。　大通院在州
城東南。宋治平元年置。　淨土院在州城西南。宋治平元年置
榆次縣　太原志　延壽院在本縣東北隅。宋大中祥符七年額。今俗呼為閣
子寺。止有羅漢堂其廣化崇仁等院俱廢無跡。　永壽院在縣東八里源渦
村。宋祥符中重建。有崇建三年僧法惠撰石刻。元一統志　崇仁院在縣城
內。宋熙寧元年額。　法嚴院在縣城內。宋治平元年額。　顯聖院在縣城
內。宋嘉祐二年額。有木塔七級。慶曆二年建
太谷縣　元一統志　安禪院。　善護院　妙勝尼院。　並在本縣治西南。宋治平

元年額　萬安禪院在縣東北。宋治平元年額　妙相院在縣界西。宋治
平元年額　靜貞尼院在縣東。宋治平元年額
徐溝縣　太原志　壽聖院在本縣南北街東。宋治平四年額。今廢　真空觀
在縣南北街西。宋治平元年額。今廢
交城縣　太原志　定惠院在本縣西南隅。唐大順中建　圓明禪院在縣東北一
十三里玉山上。漢乾祐二年建　三教尼院在縣東南隅。宋治平二年額　普慈院在
縣東北隅。宋治平元年額。　離相院在縣西南隅。唐維摩院。宋治平二年額。元一
統志　天寧萬壽院在本縣北五里萬卦山。有貞元十二年道場碑　永寧禪院
在縣西北二十里石壁山上。有唐開元二十九年林諤撰鐵象碑。房琯妻
高氏書。字畫工而韻勝。宋歐陽修集古錄有之。後改龍山石壁禪院。
文水縣　太原志　安禪院在本縣城東南隅。今廢。　明教院在城西北隅。今廢
浩城院在城西南隅。今廢　元一統志　正一念院在本縣城內
清源縣　元一統志　大通院在本縣城南
壽陽縣　元一統志　慶恩院在本縣內街南。唐大中七年建　昭化院在縣
方山上。有張商英碑　崇福院在縣西平舒村。唐武氏神功元年額
臨縣　太原志　普化院在縣東南隅　善慶院在城東南府抵村。去縣三十五里

保德州元一統志寶積院在本州治南。石州元一統志金輪院在本州離石縣西南街西。定襄縣元一統志釋迦院在本縣西一十二里蘭臺村後唐天成中建。打地禪院在縣東一十里東力村景德傳燈錄所載忻州打地禪師所居也。忻州元一統志天寧萬壽院在本州治西宋崇寧二年建爲崇寧萬壽寺。壽聖竹林院在州治西本五臺山竹林下院東漢時所建。壽聖清涼院在州治西北本漢時建爲清涼院。明覺院在州治西本覺山院宋大中祥符二年建。普濟院在州治西北宋嘉祐六年建。華嚴院在州治西北本吉寺。妙覺院在州治東。餘化院在州治東北後唐天成四年建。賀多三藏院在州秀容縣二十里。普同院在縣東南一十里宋村後唐清泰二年建。三聖院在縣西北三十里

淨土院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西馮村唐武后聖曆九年建。壽聖院在縣南郭外五代漢乾祐元年建定襄縣亦有壽聖院本名舍利塔院。樂平縣元一統志吉祥院在本縣宋至道二年建。清涼院在縣內金大定二年建。安福院。崇教院。普濟院並在縣內皆唐之舊。千佛院在縣西十一里百村唐舊院佛像十尊因存。平定州元一統志知覺院在本州東南隅宋嘉祐八年建。大覺院在州東北隅金大定二年建。延

慶院在州東北隅太平興國元年建。太平興國院。崇聖乾明院並在州承天鎮宋大中祥符三年建。安國院在州東北九十里。資福院在州西南八里冠山宋大中祥符元年建。靜樂縣太原志壽聖院在本縣南五十里下馬城村宋太平興國元年所建無碑刻。石州太原志南山靈泉禪院在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黃河東岸寺前有泉一道細流入寺因名靈泉院今廢遺址尚存。寧鄉縣太原志清涼院在本縣治南　興縣太原志壽聖院在本縣治東二百餘步宋嘉祐開刱建至熙寧間勑賜壽聖院名後爲金兵所焚至天會九載重建大定初詔復舊號元皇慶癸丑詔免本寺役今爲倉焉。

宮室

本府元一統志玄妙宮在府之廣化坊街南元壬寅年披真子重建。崇禧宮在陽曲縣西北四十里西村建東獄七十四司在焉。太原縣太原志避暑宮在本縣西南三十里天龍寺東北有重岡數畝昔北齊高帝及東魏文宣帝避暑離宮今無遺跡其土人猶以其地爲皇家宅云　榆次縣太原志神霄玉清萬壽宮在本縣東南隅今廢止存其碑　真常萬壽宮在縣內元至元十五年建　萬春宮在縣北一十里攝村元時重修

大谷縣太原志神霄玉清萬壽宮在本縣東北隅宋政和中額。今廢　五臺縣太原志德寧宮　珠應廟。即五臺嶺穴廟額曰珠應封靈澤侯　祁縣太原志堯舜二帝行宮在縣東六支村一十五里碑字尚存無碑可考

平定州太原志神霄宮在本州天慶觀東今廢有宋徽宗御製并書碑存焉宋政和三年所建。岢嵐州太原志神霄宮在本州署之東不知何代所建今廢止有碑刻宋徽宗御筆手詔在焉。嵐縣太原志神霄宮在本縣北故城內不知何代廢壞。樓　本府太原志望春樓在府東北隅金相坊　保德州太原志擬江樓在本州公廨之北依城爲樓下瞰黃河宋保德州運判官王革作記後金知保德軍州事李晏改爲安西樓今廢基址尚存　忻州太原志鍾乳阜樓在州西北距山三十里其阜屹然並立狀似乳形上有重樓三所佛寺一所構自金源雲中水旋遶其下甚可遊眺今有遺址并佛寺在焉　代州元一統志南樓在本州南邊迎閣金趙秉文有詞　繁峙縣元一統志迎翠樓在本縣市中舊爲真武閣府尹李德輝改曰迎翠　臺　榆次縣太平寰宇記講武臺在西北一十五里顯慶五年置　五臺縣太原志鷲臺在五臺縣臺山孤峭特聳形勢肖似西國靈鷲因呼爲鷲臺詳見朱昇所作記　繁峙縣元一統志龍王臺在聖

州今繁峙縣南一百三十里　亭　平定州太原志清陽亭在本州北八里水經註云桃水過其下　五臺縣太原志雲浪亭在本縣清陽山俗云七里亭　閣　本府太原志四聖觀音閣在府東北隅澄清坊市心　通明閣在府東南隅舊朝真坊　五臺縣太原志玉皇閣在五臺縣北四十里楊林嶺上　堂　本府太原志德陽堂在府天寶十年文宣殿於德陽堂　萬壽堂元上已上並北史　平定州元一統志石像堂在本州東二十里東交村　太原縣太原志桑維翰祠堂在本縣索村今爲普照寺廢

榆次縣太原志普蔭堂在本縣北八里王胡村金大定重修

壇壝

本府太原志社稷壇在府城西南汾河西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府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府城北　太原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榆次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徐溝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大谷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孟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

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祁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交城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正北　靜樂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文水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清源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臨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壽陽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岢嵐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城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城北　嵐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西北　興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平定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東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正北　樂平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保德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城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城北　石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城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城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城北　寧鄉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代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北　崞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五臺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東北　繁峙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　忻州太原志社稷壇在州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州正北　定襄縣太原志社稷壇在縣西北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西南　無祀鬼神壇在縣正北

官制

本府　知府（正四品）　同知（正五品）　通判（正六品）　推官（正七品）　經歷司經歷（正八品）　知事（正九品）　照磨所照磨（從九品）　檢校（未入流）　司獄司司獄（從九品）　儒學教授（從九品）　訓導四員（未入流）　僧綱司都綱（從九品）　副都綱（未入流）　道紀司道紀（從九品）　副都紀（未入流）

陰陽學正術（從九品）　醫學正科（從九品）　大盈倉大使（從九品）　副使（未入流）

陽曲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臨汾驛驛丞（未入流）　成晉驛驛丞（未入流）　凌井驛驛丞（未入流）　臨汾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太原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壽陽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大安驛驛丞（未入流）

榆次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鳴謙驛驛丞（未入流）

太谷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祁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道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龍舟谷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盤陀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盤陀馬驛驛丞（未入流）　賈令驛驛丞（未入流）

清源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徐溝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同戈驛驛丞（未入流）　同戈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交城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文水縣　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

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靜樂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倉大使（未入流）沙婁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婁煩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故鎮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康家會馬驛驛丞（未入流）關塞驛驛丞（未入流）

盂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芹泉驛驛丞（未入流）

臨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尅胡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河曲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

石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

（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蓋門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方山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寧鄉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道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忻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忻州寨西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牛尾庄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沙溝巡檢司巡檢（從九品）九原驛驛丞（未入流）九原遞運所大使（未入流）

定襄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

代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本州倉大使（未入流）副使（未入流）大和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水勒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胡峪北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鴈門遞運所大使（未入流）鴈門驛驛丞（未入流）

崞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陽臺峪巡檢司巡檢（從九品）蘆板寨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弔橋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原平驛驛丞（未入流）

五臺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高洪口巡檢司巡檢（未入流）

繁峙縣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北樓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平刑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茹越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石瀾驛驛丞（未入流）

岢嵐州知州（從五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

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廣盈倉大使（未入流）副使（未入流）岢嵐鎮巡檢司巡檢（從九品）永寧驛驛丞（未入流）

嵐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武鄉溝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興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孟家谷巡檢司巡檢（從九品）界河口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平定州知州（從五品）同知（從六品）判官（從七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司僧正（未入流）道正司道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稅課局大使（未入流）故關巡檢司巡檢（從九品）平潭驛驛丞（未入流）

樂平縣知縣（正七品）典史（未入流）儒學教諭（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會司僧會（未入流）道會司道會（未入流）陰陽學訓術（未入流）醫學訓科（未入流）栢井馬驛驛丞（未入流）

保德州知州（從五品）吏目（從九品）儒學學正（未入流）訓導（未入流）僧正

司僧正（未入流）陰陽學典術（未入流）醫學典科（未入流）得馬水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太原左衛　指揮使（正三品）同知（從三品）僉事（正四品）衛鎮撫（從五品）　右所　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　中所　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　前所　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　後所　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百戶（正六品）所鎮撫（從六品）。

太原右前衛中左右護衛官制俱與前左衛同。

公署

太原志山西布政司。理問所。軍需庫。豐贍庫。大盈倉。晉相府宮都觀（已上並在府東北隅）。太原府。司獄司（並在舊衙寺街）行用庫惠民藥局（並在舊棘木市）壽寧侯廟。織染局（並在惠畫坪坊）寶泉局彌陀院（並在普通坊）提刑按察司。察院（並在府前北隅）山西都指揮使司。太原左右前三衛（並在府南北隅）雜造局（在晉相真坊）南大盈倉（在德慶化坊）太原縣衛在縣南關街北。榆次縣衛在縣十字街東北。徐溝縣衛在縣城西北隅。太谷縣衛在縣正街北。交城縣衛在縣城西北隅。祁縣衛在縣西北隅。文水縣衛在縣西隅。清源縣衛在縣正街北。壽陽縣衛在縣東北隅。盂縣衛在縣東街北臨縣衛在縣城內正北。靜樂縣衛在縣城西北隅。平定州衛在州城東門內街北。樂平縣衛在縣城中心偏西街北。保德州衛在州城內正街北。岢嵐州衛在州城內西北。嵐縣衛在縣城內西街西北。興縣衛在縣西北隅。石州衛在州城中心。寧鄉縣衛在縣城中心。代州衛在州。繁峙縣衛在縣正街北。五臺縣衛在縣城內正街東北崞縣衛在縣分司街西。忻州衛在州丁字街東道北。定襄縣衛在縣十字街西。

太原志本府稅課局在府西北隅。太原縣稅課局在縣晉祠鎮街東。祁縣稅課局在縣丁字街東南。靜樂縣稅課局在縣南關。臨縣稅課局在縣東門外正街東。壽陽縣稅課局在正街西北。盂縣稅課局在東街。清源縣稅課局在縣南社街南。文水縣稅課局在縣西南隅。交城縣稅課局在縣治東。榆次縣稅課局在縣正街北。太谷縣稅課局在縣街西　徐溝縣稅課局在縣街東南。平定州稅課局在州城十字街。保德州稅課局在州城內東街正北。岢嵐州稅課局在州東關街南嵐縣稅課局在縣城內東街正北。興縣稅課局在縣東門外街北忻州稅課局在州十字街南道東。定襄縣稅課局在縣十字街南道西。石州稅課局在州街東南。寧鄉縣稅課局在縣城內南街。代州繁峙縣稅課局在縣正街南。崞縣稅課局在縣南街東。五臺縣稅課局在縣城內正街西北。

太原志陽曲縣惠民藥局在縣東北隅澄清坊市中心。太原縣惠民藥局在縣治西街南。徐溝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榆次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東。清源縣惠民藥局在縣南南社街西。太谷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壽陽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東北。文水縣惠民藥局在縣西南隅。交城縣惠民藥局在縣治東。盂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西。臨縣惠民藥局在縣城東門外正街東。靜樂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東祁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南。平定州惠民藥局在州十字街西。樂平縣惠民藥局在縣街東街北。岢嵐州惠民藥局在州城正街中心。興縣惠民藥局在縣東門外街北。嵐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西北。石州惠民藥局在州街東南。寧鄉縣惠民藥局在縣西南　代州惠民藥局在州正街北。繁峙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南。崞縣惠民藥局在縣按察司街東　忻州惠民藥局在縣丁字街南道西　定襄縣惠民藥局在縣正街東。

太原志陽曲縣孤老院在縣舊三桂坊。太原縣孤老院在縣治東街北。壽陽縣孤老院在縣西北隅。祁縣孤老院在縣東南隅。交城縣孤老院在縣治西。文水縣孤老院在縣東北隅。太谷縣孤老院在縣治西。靜樂縣孤老院在縣東北隅。徐溝縣孤老院在縣街東南街東。清源縣孤老院在縣南門外。榆次縣孤老院在縣治東。盂縣孤老院在縣正街西。臨縣孤老院在縣城門外正街東北。平定縣孤老院在城十字街北。保德州孤老院在州城內街西。岢嵐州孤老院在州嵐縣孤老院在縣東南隅。興縣孤老院在縣西北隅。石州孤老院在州街東。寧鄉縣孤老院在縣治南。代州孤老院在州東南隅　五臺縣孤老院在縣正街西北。繁峙縣孤老院在縣城內街北　崞縣孤老院在縣南街東　忻州孤老院在州十字街東道北。定襄縣孤老院在縣西北隅

太原志陽曲太原二縣提刑按察司在府城內。文水縣提刑按察司分

司衙在縣東北隅、祁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東北隅　壽陽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治東　靜樂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正衙北　太谷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治東　盂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南衙北　清源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東門衙西　榆次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治東。平定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州城內偏東衙北　岢嵐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州城內西衙正北　興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西北　石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州東　寧鄉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城中心。代州繁峙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正衙南　崞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正衙西北。忻州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州丁字衙東道北　定襄縣提刑按察司分司衙在縣十字衙正北

太原志陽曲縣　臨汾驛在縣南城外南至徐溝縣同戈驛八十里　東南至榆次縣鳴謙驛五十里北至成晉驛八十里。成晉驛在縣北八十里栢井鎮北至九原驛七十里。榆次縣　里子驛在縣北一十五里今鳴謙驛西南至洞渦驛七十里西北至臨汾驛六十里東至太安驛七十里　通真定驛路　徐溝縣　同戈驛舊名洞渦驛不知何代改名同戈元在縣北八里洪武五年移置縣北門外南至祁縣盤陀驛七十里北至太原府臨汾驛七十里西南至賈臨驛七十五里東至榆次縣鳴謙驛七十里車站在北門外里路同前　祁縣　賈令驛在縣北一十五里北至徐溝縣同戈驛七拾里北通太原府驛道西至汾州平遙縣洪善驛七十里南通平陽府驛道　盤陀驛在縣東南三十五里龍舟谷口子洪鎮北至徐溝縣同戈驛八十里直通太原府驛道南至沁州武鄉縣南關驛六十里南通沁州驛道直抵京城　本驛洪武二年設置　盤陀車站在驛西南至沁州武鄉縣權店驛車站一百五十里北至太原府陽曲縣臨汾驛車站一百五十里洪武七年設置　壽陽縣　芹泉驛在縣東二十五里東至平定州平潭驛七十里東通真定府驛路　大安驛在縣西五十里西至榆次縣鳴謙驛七十里西通太原府　盂縣芹泉驛北至本縣七十里東至平潭驛六十里西至大安驛七十里。平定州。平潭驛在州西二十五里西至壽陽縣芹泉驛七十里　柏井驛在州東四十五里。東至井陘驛七十五里　代州　鴈門驛在城西關東至沙澗驛一百三十里西至原平驛一百里北至廣武驛七十里車站在驛西南至忻州九原驛車站一百八十里北至應州安艮子驛一百五十里、繁峙縣　砂澗驛在城東七十里東至渾源州王家庄驛一百一十里。西至代州鴈門驛一百三十里。崞縣　原平驛去縣南四十里南至九原驛七十里北至鴈門驛八十里　忻州　九原驛在州西二百步南至成晉驛七十里。北至原平驛八十里　岢嵐州永寧驛在州署之南衙東。代州振武衛在城內鼓樓東正衙北即舊州衙　岢嵐州鎮西衛在城內正北。

兵防

太原志天門關在陽曲縣西北六十里嵐管州故驛道也趙宋舊關戍兵金置酒官　石嶺關在縣東北一百里傍繫舟山唐李橋方志圖謂之石嶺關唐書志定襄有石嶺關是也爲忻代武朔往來之要衝當京之驛道也舊有戍兵金置酒官。土人謂之東關元遺山詩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赤塘關在縣北九十里忻州西道也宋之舊關金置酒官舊經云昔有田父劉赤塘嘗隱居於此。故名之　馬嶺關在太谷縣東南七十里通邢州路五代史梁伐太原潞州刺史張歸厚軍自馬嶺入即此關也今屬榆次縣有巡檢司　隆州谷北關古無其名今改龍舟谷北關在祁縣東南九十里南至沁州南關三十里北至徐溝縣一百三十里兩壁皆山道傍有水名曰胡甲水見設巡檢司　伏馬關在盂縣東北七十里通真定府平山縣界亦名白馬關宋金有戍兵今廢基址猶存　榆棗關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東接真定府界宋金有戍兵今廢而關名尚存　克胡關在臨縣西一百一十八里邊臨黃河形勢陵峻西至葭縣漢二里西邊通於神木縣直抵沙漠正係衝要之地今設置巡檢司守把　黃羅谷隘口去縣城一百餘里通黃河西葭縣地面荷葉平隘口　樓煩鎮在靜樂縣南七十里東隣汾水西抵周洪山通交城西　寧化鎮去縣北八十里居大石壹石壁望二山之間西枕汾河通西陽谷五十里　西嶺隘口去縣東六十五里高三里　婁婆嶺隘口去縣東八十里已上皆設巡檢司　夫竭石隘口。即今寨壘接連朔州境界東北通崞縣界　川胡溝隘口在神林山下去縣北六十五里。通橫山兒　石家庄隘口去本縣北六十里通荷葉平山。　唐官谷隘口。在屹嵯山下去本縣東北六十里通力胡山　定河溝隘口。在定河西北山下。去本縣城北五十里通朝天嶺　橫水溝隘口在鳳凰山下。去本縣北四十里。通朝天嶺岔子山　韓旗溝隘口在馬頭山下去本縣北三十五里。通岔子山　蒼谷溝隘口去本縣北三十五里通巴兒崖　六徑嶺隘口。係岢嵐州并本縣界首在縣西六十里通岢嵐界　石城嶺隘口去本縣九十五里。通忻州界　橋門嶺

隘口去本縣八十里通橫水鎮 楊寨溝隘口去本縣九十里通忻州界 白刀嶺隘口去本縣南一百三十五里通交城界 一箭嶺隘口去本縣六十五里通方山界 懸鐘嶺隘口去本縣東八十里通忻州牛尾莊 馬家會隘口在木岌山下去本縣城北三十五里通黃龜山已上今皆填塞 故關在平定州東八十五里今設巡檢司守把通井陘縣 甘桃口在故關南三里通井陘縣 娘子關在故關北一十五里通井陘縣 石門口在州東一百里通平山縣 厭谷口在州東一百四十里通元氏縣 白城口在州東一百四十里通贊皇縣 黃沙嶺隘口在樂平縣東一百二十里與真定趙州通 馬嶺隘口去縣東南九十里與順德府刑臺縣通 松子嶺隘口去縣南四十五里與遼州和順縣通 長城天門保隘在奇嵐州北五里兩山之間北通大同府路南通關西五路 于坑保隘在州西北一百里西通黃河延安府東通太原府路 洪谷保隘西至本州五十里東通太原府界西通關西五路 隘口界河口在興縣東六十里 撈家谷在縣西三十里 孟家谷在縣西南五十里已上皆設巡檢司守把 方山巡檢司在石州北一百四十里南北川本舊方山縣也至元三年省入離石即置巡檢司其城西倚山崖方圍四里東南北三

門形勢平易北通嵐縣 孟門巡檢司在城西一百一十五里本舊孟門縣也至元三年省入離石即置巡檢司其地臨黃河東岸扼大河之險西通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周大象元年於此置孟門津 隋開皇六年改曰孟門關 雁門關在代州北三十里按雁門誌云秦漢以來北邊代山高峻鳥飛不越中有一缺雁往來代多鷹隼雁過被害懼其門不敢過呼為巨門雁欲過此山中啣蘆一枝然後敢過鷹隼見而懼之不敢捕雁得過山即棄蘆枝因以名焉 太和嶺在州西北三十里 水勁口在州西北三十里 水谷口在州東北三十里 胡谷口在州東北六十里已上今皆閉塞各設巡檢司守把 朔嶺關舊名狼嶺今改曰朔嶺在崞縣東北山一百二十里東至北婁口西連小石口山勢頗易北通應州路令振武衛摘撥軍兵把守 平刑關在縣正東一百四十里西連渾源大寨頭口南接南山道頗寬平東通靈丘縣見設巡檢司守把 茹越口在縣北三十五里其山東接小石口西連胡谷口形勢險峻道路狹隘今已閉塞見設巡檢司守把 小石口在縣東北七十里西接茹越口東抵朔嶺關形勢狠阻今已閉塞見設巡檢司守把 北婁口在縣城東北一百四十里西連朔嶺關東接大寨頭今已閉塞見設巡檢司守把 高洪口 石

佛口 趙勝口 狐野口 石㟧口已上並在五臺縣有巡檢司總制其處 平橋嶺在崞縣西北三十里西通朔州上有寨名曰秦王寨 石佛谷去縣西三十里北接朔州境其形窄狹元末用石塞其口

國朝仍塞之 陽武谷亦云殺子谷去城西南七十里世傳秦扶蘇蒙恬曾軍於此有崖名曰太子崖扶蘇死於此又名殺子谷 蘆板寨去縣城西南八十里中有故城不知何代所築有基址存焉其形平易西通靜樂以上四處皆設置巡檢司把守 石嶺關在忻州南四十里乃并代雲朔等州往來衝要之所唐方誌圖謂之石頭嶺舊有戍兵 赤塘關在州之西南距城五十餘里白馬慕山南通陽曲縣界本州西道宋之舊關也寨西隘口乃古之雲內鎮也在雲中山口距城西北五十里入山二十餘里與沙溝寨相為聲援以西通靜樂境

國朝俱設巡檢司 牛尾莊寨在州白馬山內距城六十餘里西通靜樂境古無所建創自

國朝設巡檢司 隩州巡檢司 岢州巡檢司元一統志並在保德州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　十二先

原（太原府六）

古蹟

本府太原志大明殿在太原府（北史後主天統三年十一月以晉陽大明殿成大赦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晉陽記曰武成爲太上皇所置今據北史齊書馮子琮傳云武成禪位後主時在晉陽既居其殿步帝未有別所詔子琮監造大明宮武帝怪其不宜速就子琮曰至尊幼承大業欲令羣僚以示萬邦業此北遣人問不宜索唯帝稱善據子琮傳言之則武成以大明處後主非自居）宣德殿（北齊廢帝孝昭帝即位於宣德殿）崇德殿（孝昭之終武成係哀於崇德殿）後園（武成河清二年有神見於後園爲奇堂山前）五龍門（北史周師至晉陽後主夜出五龍門奔鄴）東門（北史周武帝戰齊入晉陽兵敗夜走出東門）宮南門曰景明門次北曰景福門門內景福殿殿後門曰昭德門次曰昭福門（門外東西二殿各有小亭子一武誦授淑亭子武成封諸王公主駙馬於此）次北寢殿曰萬福

殿（唐玄宗開元十一年幸晉陽御揚帳幕修附水觀百頃之物悉在又有似月扇風藻折六八分宜延及宜媚又有金飾四五號鐵爲之）殿北曰玄福門又北曰玄德門又北即玄武樓（樓下有門通城外）殿西曰西閣門次西曰感鳳門殿東曰東閣門又一門曰昌明門（通前朝）殿院東步陽院殿西射殿次西院太液池亭子（亭在池心四面八闕西北有玄宗手題詩）東南九曲池（故基之所也委曲蛇形又而方餅爲橋較有紫尖竹數本乃池更之列聚爲開元中物也）景福門西中書門下省次西內侍省省後嬪御院內庫（已上晉陽記）乾陽門（正直宮南門北）延夏門（景山在其東北）東陽門（東亭在其外）延西門（錢坊在其外）承明門（射坊在其內已上晉陽記）大夏門（宋北門也今汾河流口西街中今）白虎門（今俗南謂西門爲白虎門）水門（今城西晉水所入之道廣名水寶門）三門（今被官前東西路猶稱之御街已拯平坦以城東門路爲三門道晉陽記曰門二十四五並東西兩城言之共同事而見者止九而已餘皆不可考知也）雙門（晉陽記曰在乾陽門街有君臣民碑起義堂碑在門內對立今被其廢而有巨石十數並門基所用者此宮南之兩門也）北門（五代史晉本紀契丹兵救太原大敗唐兵晉高祖乘出北門見其升馬）東門（五

府南工正街東第六將相坊（舊名通利坊以分西市留守滕國公領公第大定中八政唐改名）城門（東曰朝曦南曰開遠西曰金肅北曰懷遠）高歡宅（在唐存信坊晉陽記曰歡避葛榮之難自上黨來晉止於坊中皆上黨人號晉陽者故一名上黨坊）徐之才宅（在唐永寧坊之十世傳醫術北史有傳）斛律明月宅（在唐福昌坊唐爲五覽寺）畢義雲宅（在唐福昌坊義雲捨宅爲門時所也已上並晉陽記）蕭瑀宅（在唐大化坊唐爲開元寺）宇文述宅（武德二年改爲義興寺高祖發跡之所因以爲名其後記宣即是之年子也）王韶宅（在唐龍泉坊本北齊百官寺開皇九年賜韶爲宅後捨爲解任寺已上並晉陽記）興國玄壇（隋開皇六年置在州東上唐爲開元觀在南街坊）受瑞壇（在汾城中唐天授初齊王元吉於此得青石上有文曰李淵萬吉其石兌龜形帝乃立壇以少牢祀而受之）大丞相府（北史齊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竹馬府（在府城中）并州尚書省（唐大原府是也）尚書令廳（唐大曆年）右丞廳（唐尚書於南廳也已上並晉陽記）行臺尚書省（隋書開皇二年置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并州）太原府者（舊并州也法曹廳有狄梁公手植槐梁公與姚元崇俱嘗爲此官也）節度使廳（東壁有貞

元中嚴綬壁記西壁有元和十一年張弘靖所立長帥名記自武德始曾至同王冀王並登極）柏堂（唐北平王馬燧所建）節堂（在府東南隅嚴爲書記廳）西齋（有大和中令狐楚飛泉記）山亭（在西城上長慶中李聽所建有狄仁傑等詩石刻）賓宴廳（有開成二年裴度詩）北廳（貞元中裴度所建有度詩及令狐楚詩）副使廳（有大和中副使李仙度大閣詩）書記廳（有元和中李德裕爲書記時壁記）判官廳（有元和中李紀書橫詩東廊門兩壁）使院（有大和中八月王建院記大和六年令狐楚題名廳壁詩又有東漢時蔡中郎所作郭泰碑魏太傅鍾繇書君夫人李夫人）食堂（有大中八年判官李隲堂記）碑樓（在使院大門內文宗賜李載義德政碑李程撰柳公權書）鹽院（有鄭儋撰竹枝詞在堂東廳）民宴堂（安本之所也在西城東偏崇福寺國中有大中七年判官李隲事記）起義堂（本北齊故宮東門外唐高祖起義先從令於此有玄宗時張說起義堂頌碑）察院　廉訪司（在府東北隅登清坊）平準庫酒課稅務司（在府西南隅阜通坊）惠民藥局　光遠驛（在府南工正街東第七坊家大平驛後改今額）支度判官廳（在府南門正街北第二鼓樓坊本唐民部第舍明代置）牢城軍（在府南門正街北第三富民坊本宋元武酒務舍

朝大會中改置）。同知轉運使事衙。轉運副使衙（在府南門正街東第七巷事坊。亦宋提舉常平司治所。金朝改置同轉運使衙及今置副使衙）。運司勘事院（大會中置）。都勾判官廳（本吳八私第，皇統中置）。轉運司司獄廳。知法廳（府南門正街東第七巷坊，金朝置）。河東北路轉運司（本府南門正街東第八澄清坊。宋河東路都運司治所，後為提刑獄司。宋末復置轉運司。金朝大會中置錢帛都提點於此，後改為轉運司。有宋轉運題名。又金朝錢帛轉運題名。又有宋張商英使河東劉士蘇軾黄庭堅等送行詩石刻）。武衛第一指揮（在府南門正街東第八澄清坊。本宋屯駐軍營。金朝改為宣威軍營。大定十一年又改今名）。衙門內正北儀門，門北設廳（宋慶曆七年張伯玉撰并州大廳記。政和九年趙鼎撰修廳記。又有慶曆中郡戲下戶題名記及金朝解試中題名記）。廳北中門，門北使廳。又北燕堂，堂後籌閣。又北經遠堂。又北連雲觀（在子城上）。觀東望雲樓，與觀相接。設廳東使宅門，門南鎮奉堂宅門相直。西向揭節堂，堂兩頰連思退思二閣（本在東北，至撫制使衙，金朝移建）。堂北南向雙閣，次北淨深堂，次北射堂。燕堂東三樂堂。使廳西都廳，次西南孔目院。　東門正街街北天王堂，次西天齊仁聖帝下廟，次西宅顏滕公宅，次西武衛第二指揮使（本宋之駐軍營。大會中改宣武營，又改武衛）。西門正街街南陽曲縣廳，次東陽曲尉廳，次東陽曲主簿廳（並金朝置）。街北陽曲縣（宋治所在西郭，大會中徙於此）。　正街次東街北稅使司（宋商稅務，金朝因之，大定改置使司。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二月禮坊東）。其東酒使司（宋酒務，金朝因之，大定中改置使司。在府西門正街南第二月禮坊東）。次東宣化坊門　北門正街，街東錄事判官廳（宋舊行街）。次東街西延福院（大定四年移），次南鹽鐵判官廳（本唐人私第，大會中改置）。　正街相直普照院（大定三年額）。其東普慈坊，東轉而即慈雲坊，南正街其西三桂坊（舊名二里坊，以東訪使者治所名之。皇統中改今名。汾陽軍節度使王靖正宅故與李珙祠堂手三人俱登進士第，里人榮之，號堂名三桂坊，名號而改焉）。戶籍判官廳（宋安撫司舊公事廳，金朝改置）。街南子城北門路文宣王廟（舊在南之東隅，天慶觀東，宋舊錢廟。金朝大會中司書廟修樹并而建為，有皇統中賢良祉致美撫修學記）。　街南城隍廟（宋置）。　子城南門中街，街東大備倉（宋舊倉也。金朝改名。大定中升廣盈東三之一）。　街西府推官廳（宋司錄廳），次北知事廳（宋七曹廳，又糧料院），次北錄事司（宋儀曹廳），次北綾錦院（宋七曹廳之半）。　正街相直宣詔廳（舊作瞰臺地，景德中知府事李若

谷所建。有夫子知制誥謝絳記。章敘招之下，有司業文氏宣猶於北。其北居子城中。廳前有東西三隅門，東西皆直子城東西門也。　府衙正門前街，街東作院（宋名作院），次南續錦院西門（宋物料庫），次南軍器庫使廳（宋舊作院），次南府司獄廳（宋州曹廳），次南府知法廳（宋刑獄廳），次南轉米都軍司（宋有獄及儀休廳）。又東判官廳（宋戶曹廳）。街西西作院（宋舊作院），次南同知府尹衙（宋通判北廳），次南少尹衙（宋通判南廳），次南總管判官廳（宋主管機宜文字廳）。　正街相直揀馬廳（宋世[illegible]所建）。北直府門東並鼓樓，屋木壯偉，甲於西道。　子城東門街北毬場路，其內毬場廳，次西府獄（宋舊獄，金因之）。獄後都作院（大定中自街南徙北），次西草場（宋舊場，金因之）。西直宣詔廳。　東門子城西門街門外即羅城，城上綵紗亭（與門相直）。下瞰柳溪，連唐街，北軍器庫門，通道其內軍器庫（宋舊庫，金因之）。次東太原府衙正門，次東豐贍庫門，通道其內豐贍庫（宋軍資庫，金朝改名）。東直宣詔廳。　西門子城。　北門街天王堂（在北門上府衙）。　東北門門外之西府衙。　東門在門內之西南直宣詔廳後。　古唐城在太原府方志圖曰：古唐城，陶唐氏居之，其存者五百步。括地志引圖都城記：唐叔虞之子燮父徙於晉水，傍古唐城。其城南半入今州城中，削為坊牆，北半見在。　古晉陽城。方志圖曰：春秋末董安于所築。安于，趙氏之臣也。　晉陽宮城。唐地理志云：城周二千五百二十步，崇四丈八尺。姚最序行記曰：南面因大明城，西面連倉城，北面因州城。州城本東魏置，隋文更名新城。煬帝置宮，周七里。唐因之。今按：北史姚最，僧坦之子也，仕於周、隋間。隋書經籍志有序行記十卷，而唐藝文志止存二卷而已。寰宇記多引之。　大明城。姚最序行記曰：晉陽宮西南又有小城，內有殿，號大明宮，城高四丈，周四里。寰宇記曰：在晉陽宮西南隅，城高四丈，周四里，本北齊所建，唐起義堂在東門之外。今按：此城地極高，俗猶呼為庫城，蓋唐府庫舊坊在焉。　羅城。方志圖曰：晉并州刺史劉琨所築。　都城。唐地理志曰：北都城左汾右晉，潛丘在中，長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廣三千一百二十二步，周萬五千一百五十三步，其崇四丈。晉陽記曰：城周四十二里，東西十二里，南北八里二百三十二步，門二十四。　東城。唐地理志曰：貞觀十一年并州長史李勣築，分東曰東城。　中城。唐地理志：兩城之門有中城，武后時築，以合東城。晉陽記曰：崔神慶拜并州長史，武后謂之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以其要害，所以授卿。先是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相接，省防禦兵數千人，遂州使之。　倉城。寰宇記曰：東面連新城，西南北里因州城本

隋開皇十六年築唐名倉城高四丈周八里今按此城隅至今號爲倉角城中故基數十尚高大元楙荆棘不可墾植　羊馬城五代史唐臣傳梁將王檀襲太原安金全擊檀於北門羊馬城中敗之太平寰宇記舊府城在太原府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築今按城高四丈周廻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晉陽城也故左傳言董安于所築史記曰智伯率韓魏攻趙襄子於晉陽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版春秋後語曰智伯攻晉陽決晉水灌之城中懸釜而炊今按城東有汾水南流城西又有晉水入城而史記云引汾水後語云決晉水二家不同未詳孰是高齊後主於此置大明宮因名大明城姚最序行記曰晉陽宮西南又有小城城內有殿號大明宮即此也城高四丈周廻四里又一城南面因大明城西面連倉城北面因州城東魏靜帝於此置晉陽宮隋文帝名新城煬帝更置晉陽宮城高四丈周廻七里又一城東面連新城西南北面因州城開皇十六年築今名倉城高四丈周廻八里

陽曲縣太原志狼孟城在陽曲縣北七十里漢舊縣王莽改曰狼調晉末省水經注云有狼孟澗舊斷澗爲城南門闕故壁尚存今俗謂之黃頭寨史記曰始皇十五年大興兵至太原取狼孟是也漢以爲縣屬太原郡

故縣城在縣東北七十里漢汾陽縣隋改陽直縣煬帝省木井城唐初廢今無基址　洛陽城在縣東北六十里隋洛陰府之地唐初於此置羅陰縣貞觀元年省爲羅陰村　三交城在縣北五里世傳趙大夫竇鳴犢之城廢無基址　內城在縣西北一十八里今廢　木井城在縣東北鄭村南社隋煬帝徙陽曲治于此又改名陽直縣唐初縣徙而廢　大盂城在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春秋時晉太子之邑爲祁氏田祁氏滅分爲七邑盂其一也漢爲縣後魏省隋復置取漢舊名後魏書道武本紀謂之大祁城（太平寰宇記左傳曰晉殺祁盈遂滅祁氏分爲七縣以孟丙爲盂大夫是以爲縣）陽曲故城在縣北四十五里

太原縣太原志三角城在太原縣北二十里義井村西一名徙人城又名捍胡城晉陽誌云趙襄子作此城以處刑虜其逃亡內置卻敵外安能尼爲三面故名三角城久廢其基址尚存又後魏地形誌云太原郡有長安縣註云太常二年置後省今微有基址存焉　故唐城即今縣治是也堯所築叔虞之子燮父徙都之所其東南隅在故都城中西北存者五百步宋收復河東記云韓絳修回鑾寺碑並云太宗御城北故城高臺張安突劉繼元降即此城也昔爲羅城鎮或曰并州刺史劉琨所築　王陵城在縣東南界汾水之東有晉太原王陵城今無遺蹟　止軍城方志圖在洞渦水南武觀城西當在今太原縣之東南界無遺蹟元一統志故都城在太原縣西十五里城中隋代事蹟具載于前　太原故城在縣西一十五里詳見本路沿革太平寰宇記陽直故城在太原縣東北二十里隋開皇十六年改陽曲縣理此太原志古榆次城在榆次縣城外周二十一里漢故城也今縣在東南隅中都故城在榆次縣東十五里方志圖謂之內都城因隋諱避而改之也（元一統志後魏置中都縣北齊省榆次縣入焉徙縣而故城廢）武觀城在榆次縣西南二十里陳偏村北一名武館城水經注云洞渦水至武觀城而北晉謂之故郛則廢久矣今無所考（元一統志水經云洞渦水逕武觀城而北盧諶征艱賦觀城而北盧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厥途之遠近即此城也今縣西南鄉舊名武觀其城爲武水所毀）信都城在榆次縣東十八里（元一統志宋圖經云縣東鄉舊名信都今東寨鄉是也微有基址）咸陽城在太谷縣西七里周四百五十步舊傳秦伐趙所築以咸陽兵戍因名今廢　陽邑城在縣東一十五里漢舊縣後周西徙今縣是也　副井城在縣西南七里周二里舊經云亦趙戍也在副井村側故名今廢　箕城在縣東二十里春秋左氏傳晉人敗狄于箕杜預

注云在太原陽邑有箕城水經注云蔣谷水經箕城北晉謂城之　穰人城在縣東北二十九里今無遺址　長城在縣東南八十里馬嶺上按唐地理誌嶺上有城東自平城至魯口屈曲沿長三百里唐武德二年築貞觀元年廢今屬榆社縣　洛漢城在太谷縣西北一十五里周八里城冢記云秦王翦伐趙所築今廢（元一統志水經寰宇記謂之康厚亭米和乳是而基址廢矣）箕縣城在太谷縣西北八里舊經云隋大業八年將移縣于此板築尋以寇止　古祁城在祁縣東南一十五里古祁氏之邑今爲上下故縣二村周二十里（太平寰宇記漢祁縣城也晉大夫賈辛邑水經注曰賈辛以貌醜妻不爲言與之如皐射雉中之妻乃笑按左傳魏獻子謂賈辛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注曰賈國之大夫以此而言則辛非祁者鄭元所引爲誤）趙襄子城在祁縣西六里圖誌云趙襄子所築今爲趙村無跡可考　郜城周五里在縣西七里舊經引春秋傳晉使呂相絕秦書曰焚我箕郜謂此也今爲高城村其基存焉　漢祁城周十里在縣東南七里後魏徙于今地其跡尚存　隆州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團柏鎮五代時劉繼元築以拒周人之戍河東記云宋太平興國四年春攻隆州謂此城也　禿癸城在縣東北

一十二里舊云耆老傳爲秃髮烏孤所築今爲大賁村是也無跡可考元一統志箱城周五里去祁縣六里今爲民田頗有形迹或云古之喪亭今呼爲沙城　護城周二百八十步在祁縣西北六里今無遺蹟　鹿邑城按方志圖云在祁縣西北一十五里今無迹可效太原志古交城在交城縣東三里以孔水汾水交流之義名之隋交城在其西唐長史王及善徙縣于却波　榆城在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文谷水上　馬關城在縣西三十里孔河之上里人謂之馬闌村漢魏北齊嘗爲牧馬之處　下馬城在縣東北六十里太平寰宇記陽曲故城在交城縣西南七十里隋開皇六年改爲陽直　汾陽城在縣東北九十一里後魏以陽谷曲城太原志大陵城在文水縣東北二十里史記趙肅侯遊大陵其後武靈王亦遊之夢處女鼓琴而歌即此城也晉大康中置南單于右部中部居大陵後魏時廢今爲官田　故縣城在縣東十里周二十里後魏建于此子城二里二百步唐天授二年修宋元豐七年廢　平陶城去縣南二十八里漢大原郡舊縣也後魏改曰平遥縣後以丙羌內侵遷居京陵在今汾州界北城今廢　太平城在縣南一十里舊經云漢劉元海所築今其兄延年居之時人謂兄爲阿平因名今廢　雲州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周二里寰宇記曰後魏孝武永熙中寄治并州築此城今廢　文水城隋開皇二年改西壽陽文水縣取文谷村爲名宋元豐間城爲汾水大水所圮　柵城在縣北二十里舊經云魏武帝發以備北人當文谷口因以名焉今爲開柵村　梗陽城在清源縣南一百二十步周六里隋置清源縣今廢（太平寰宇記春秋晉大夫祁氏邑也在縣南百二十步左傳曰晉殺祁盈遂滅祁氏分爲七縣以魏戊爲梗陽大夫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其城內置清源縣）涂陽城在清源縣東二十里周三百一十六步晉大夫祁氏之邑方志圖云在晉南四十里即此地也今廢（元一統志魏獻子以知徐吾爲涂水大夫圖經云晉榆次縣舊治于此後魏省）印駒城在清源縣西南二十三里舊經云漢文帝於交城置牧地築此城以印駒俗因名之今廢　陶唐城在縣南三十六里舊經云陶唐氏自涿鹿徙居於此俗又謂之姚城村今廢　姚城在縣南二十里舊經云晉時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蒼者飛出白者則止劉曜以爲己瑞築此城應之今廢　馬首城在壽陽縣東南十五里左傳曰晉分祁氏之田爲七縣韓固爲馬首大夫即此地也　賈胥城在縣西北三十里春秋晉大夫趙簡子所築也又名故盧城基址微存元一統志故盧城在壽陽縣西北四十五里今廢　故壽陽城在今縣城外

周五里舊經云仇猶自唐徙受州於此築而大之今廢　神武廢郡城在壽陽縣北四十里寰宇記曰嘗置神武郡於此今廢太平寰宇記故大陵城在壽陽縣清圖經云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是此城太原志仇猶城周九里六十步在盂縣東一里晉春秋智伯欲伐仇猶道不通鑄大鍾遺之仇猶君大悅除道納之（元一統志赤章曼枝數諫不聽斷轂而馳仇猶遂亡今遺基尚存）皐牢城周五里在盂縣東二十里舊經云皐牢城在上艾北即此也　寧化城在靜樂縣周六里四十一步始自宋嘉祐八年立寧化軍隸嵐州金皇統元年改立州事亦隸嵐州所管元庚寅年隸太原路管至元一年併入嵐州當年革罷另立州事至元三年省併入管州至元五年復入嵐州親管後又隸管州

國朝因之設巡檢司（元一統志五代以前地里與嵐州同宋太平興國四年析嵐州地置寧化縣五年即縣置軍併寧化一縣咸平三年縣廢復置寧軍三年又廢）趙武靈王城在靜樂縣南三里米山下臨汾水其城壘猶存城中有趙王廟今廢　林溪鎮城世傳隋煬帝避暑之宮天會其三年改爲聖壽寺不知何代廢置基址尚存　襄陽城在寧化北一十八里不知何代廢置基址尚存　故鎮城在本縣東六十五里基址猶存太平寰宇記樓煩城在靜樂縣東北七十里史記云樓煩匈奴國趙武靈王置有驪官是也（元一統志春秋晉分晉滅後爲北人之地有樓煩王居焉趙惠文王破樓煩而取其地秦漢屬大原郡晉末淪劉元海後魏即其地置嵐州隋煬帝大業四年置樓煩郡唐龍紀元年置憲州及樓煩縣宋咸平五年州移靜樂軍樓煩爲舊主縣元壬子歲罷憲州立樓煩縣事至元二年併入嵐州其年復置縣隸大原路三年併入管州七年立巡檢司仍隸管州）元一統志三堆城在管州即今靜樂縣南八十里故縣城於此置城內有堆阜因名　古長城在州東七十里下馬城東北入從東北朔州界入嵐谷縣界六十里過西九十里入嵐州經合河縣即秦之長城也　故城在州東六十五里故鎮村有遺基嘗置黃華驛今廢　靜樂故城隋時所築舊經云　下馬城在樓煩廢縣即今靜樂縣之天池古長城去縣東七十里有下馬城　跌干木故城在樓煩西三十里北臨監河水微有基址　故城在臨州即今臨縣北四十里有遺基太原志唐廣陽故城在平定州東南三十里舊上艾城後改石艾又改廣陽至宋徙榆關而廢　寨魚城在州西北三十里唐武德八年建受州爲治貞觀八年廢　古平潭城在州西北二十五里平潭村城廓猶存　古廣陽城在州西南八十里廣

陽村基址微存　廢受州城在州西北三十里舊經云古寶忠城唐武德八年因故城築之移受州治此貞觀八年廢　皐落城在樂平縣東南七十六里春秋時晉獻公使其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謂此也今爲皐落村　昔陽故城在縣東六十里春秋左氏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城滅肥以肥子歸遺址存焉　陽壤城在縣西南二里　倉角城在縣西南三里無基址　東山城在城東南八十里隋開皇十六年置遼州於樂平又分置東山縣大業二年廢無基址　秦築長城在保德州之南倚橋村西接于河東至岢嵐遺跡尚存（元一統志古長城從嵐谷縣東北朔州界經本州嵐谷六十里入寧化州○見合河縣界即秦之長城也按舊志云）長城在岢嵐州北八里東接嵐縣大村界西至保德州水谷觀界其城即秦蒙恬所築至今遺址尚存（太平寰宇記從東北朔州界入本縣界六十里縣北過西九十里○入嵐州合河縣界即秦之長城也）安元城在岢嵐州西一里漢時築不知何代廢微存基址　故城在州南二十里不知何代廢置見有基址　古城在州東一十里舊記云北齊河清二年築漢時移城在岢嵐州見有基址（太平寰宇記）秀容城在岢嵐州南三十里即漢汾陽縣城劉元海所築城元海因感神而生姿容秀美故目其城在郡西南三十里　郡城即魏置此武德中爲岢嵐鎮大定中加兵三千其後李迴秀又加兵六千人號爲岢嵐軍開元後廢之論者以此地爲寔扼之要衝不可廢鎮故有河北之亂（元一統志）岢嵐廢城在岢嵐州本後魏所置嵐州治所隋大業中置岢嵐鎮斷草城川賊路唐武德中亦名岢嵐鎮後置兵三千長壽中李迴秀又加兵六千人號爲岢嵐軍長安三年析宜芳縣於此縣置嵐谷縣神龍二年廢開元初軍廢十三年復置宋初復爲岢嵐軍金大定十二年改爲岢嵐州元初隸太原路至元二年省入嵐州其年復置三年省入保德州四年併入管州五年復入嵐州十年併入管州　千將城在嵐州俗傳千將鑄劍之地有古鑪尚存　古蘇孤戍城在岢嵐廢城東北一十里齊清河三年築見有基址（太原志）秀容城在嵐縣南三十里周九里三十步不知何代廢置亦無文籍可考基址微存（太平寰宇記）隋長城在嵐縣北四十里東經幽州延袤千餘里開皇十六年因古遶修築（太原志）古城在興縣西五十里黃河東岸不知前代起立名號漢爲汾陽之地唐貞觀年始得合河縣之邑號宋元豐年以瀕河地窄來遷五十里于尉汾水之上東西川谷寬坦處置邑獲其古城基址存焉　廣武故城在代州西一十五里即漢高祖被繫畫敗之處後改爲封敦以伏

之（元一統志代州圖經云廣武城在州治陘南山之南二十里漢高祖被智自邪於廣入即此後魏自北移縣於上館城北城今廢一名古雁門城）鹵城在代州漢書代郡有鹵城地（郡縣志）參合城在代州漢代郡之縣名柴武斬韓王信於此地後廢縣存（太平寰宇記）靈丘故城在代州郡國志雁門靈丘縣有鵲巢溪是也　棗戶城隋圖經云初築此城以地多棗樹爲名土人此棗多輸北京　武周城在州西六十里東魏置武州領吐京新安三郡以地卑戶寡改曰北靈州是也（太原志）張公城在五臺縣境十六國時石勒將張千所築有碑　唐林城在崞縣南六十里自秦漢時始立至宋乃廢今遺址存焉（元一統志唐垂拱元年析五臺崞二縣於代州界置縣神龍後改爲唐林縣開十二年改曰台庭後唐同光初復舊名晉改爲廣武復舊名宋景德二年併入於崞）樓煩城在崞縣東一十五里無文籍可考今遺址存焉（元一統志西漢屬雁門郡宋景德二年省入於崞按寰州亦有樓煩縣城今兩）原平城在崞縣南四十里自秦漢時始立隸代州至宋乃廢遺址存焉（郡縣志）雲中城在崞縣西一百里即管涔之異名也（太原志）盧城在石州之正北六十五里晉之劉琨所築以備五部即今尚有遺跡　肆州故城在忻州西五十里自後周武帝後不復立基址猶存　李興故城在州南二十五里唐武德後不復立基址猶存　平寇故城在忻州東一十里至後周廢今無遺址（元一統志北齊省定襄縣始置平寇縣於今襄地開皇間改縣）元一統志故肆盧城在秀容縣即今忻州西四十里肆盧川後魏鎮於此　建安故城在秀容縣境　汾陽故城在秀容縣界內　秀容古城在秀容縣西北五十里魏肆州治此後州徙雁門縣徙九原　懷化故城唐貞觀五年於秀容縣置懷化縣置順州十二年以懷化縣隸代州後省之境有繫州山産鐵太原志古定襄城在定襄縣城外周二十五里二百步高三丈七尺魏土地記曰夏后氏之所築之漢爲縣後廢有遺址今縣乃其內城也元一統志蒲子廢城在定襄縣北後魏置北齊末廢今縣北有蒲子鄉　渠城在定襄縣東魏郡是也太原志唐狄門山墓在陽曲縣西八十里西山之上南千社古栢萬株今無　後唐周德威墓在縣西北三十里乃五代唐莊宗將後贈太師封燕王　宋高望墓在縣北三十里下溫村今無遺跡　宋白子西墓在縣北五十里李于山曾隱居于此山下有桃花三洞今廢　金溫尚書墓在縣西一十里杏花里有金三山先生碑在焉今大剎落　三交古墓在三交西南汾水上金大定九年秋汾水大漲東岸崩墊得古墓焉有鼎十餘鍾磬各數十

鼎有蓋大者鐵三尺其中實以牛羹實肉及滑楷在皆不應敗鍾磬之小者僅五寸許大至二尺餘凡十六等蓋音律之次也後世之制尺小皆同而以厚薄為辭此以大小其用一也其制度與宋宣和博古圖所習同

唐叔虞墓在太原縣西南一十五里世謂晉王墓又曰晉王嶺　晉侯墓在縣南舊經云晉侯燮之墓　北齊斛律金墓在縣西南一十五里斛律光之父也　左深墓在縣北井谷武氏後園中有碑云深字決貫南陽人官至獲州刺史封武陽侯贈司空謚武烈蓋懷別將立功龍之季世也

唐門將軍墓去縣西南一十里　唐符存審墓在縣西南存審晉王之養子官至幽州刺史贈太師　唐李存進墓在縣東北鄭村平晉圖經以為李存信墓今有同光二年呂夢奇所撰之碑云諱存進字光嗣其間有云為振武節度使單于都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而存信官止柳州刺史死于天福中是時唐未亡晉不當以有天雄軍而存信所居之官與傳相合又死于天祐十五年以二人皆晉王養子故後世訛之耳　李存孝墓在縣西風谷曰五代史存孝事晉王為養子官至邢州團練　晉史匡翰墓在縣東北三十里皇陵村平晉圖經曰史建唐墓今墓前有天福中閻毅所撰碑其額有云大晉義成軍節度使駙馬都尉使令以五代史考之

建唐之子匡翰尚高祖妹長公主且為義成軍節度使此蓋匡翰墓也

東漢劉氏陵墓在縣西南天龍谷中五代史東漢世家不載劉崇而下三君葬所而平晉圖經云大漢英武皇帝園陵今按英武二字乃是人與劉繼元之號事見天龍千佛樓記繼元降宋不得葬於此山疑其為崇等墓也　李相墓在晉王嶺下世傳李相公墓有斷碑不見其姓名中有開府儀同三司與安武氏封蜀國夫人及乾祐七年等字今按乾祐三年漢已禪周東漢劉崇自立稱乾祐七年崇元年李君者東漢之相矣　周陪戎副尉傅君墓在縣東黙賢南社舊經云在晉陽東北小池村原上今無

宋呂氏先墓在縣東北三十里吳村觀文殿學士呂公儼自言其高祖墓也公卿寵樞府帥太原嘗有其揭詩僧善護者刻石今在崇福寺中　邢昺墓在晉祠奉聖院南原上昺字下交太原人高蹈不仕既終司封郎中張景倫表其墓及有宋相寇準王濟文彥博王曙陳堯佐范仲淹梅詢等凡十有四人所贈之詩碑刻今在天慶觀中　秦白起墓在榆次縣西南四十里南莊村父老相傳以為西秦白起墓無碑可考　魏中書令王琢墓在縣南一十里　朔夏二州刺史大將軍未可詳墓在縣東三十里今按北史及齊書皆無未可詳其墓或訛無所考證　僕射邪祚墓在縣東

二十八里舊經云延昌四年葬于此祚字季祐晉陽人北史及魏書皆有傳今按北史魏明帝延昌四年祚死則舊經之言審矣今無遺跡　北齊安德王韓軌墓在縣東北三十里韓村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官至司馬贈太師北史及齊書有傳無碑可考　齊贈開府白長命墓在縣東北三十里侍中白建之父也舊經云謂之白建墓有碑今按碑云名那字長命以建貴而贈官與本史傳同則舊經之言誤矣當以碑為正今碑文剝落

游擊將軍單府君墓在縣城東一十二里舊經不載其名世傳為單雄信墓　李良臣墓在縣西北一十里趙村與其子光顏光進孫昌元等凡五墓並列塋中今為赤坑水齧止有其二良臣本姓阿趺世為河曲九部酋長唐貞觀中內屬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徙僕固瑒歸河東辛雲京錄隸麾下因家太原後以子貴贈太保有唐元和中禮部侍郎李宗閔撰碑　李光進墓良臣子也官朔方節度使封安定郡王有唐平章事令狐楚所撰碑　李光顏墓亦良臣子也平淮西有大功官司徒侍中河東節度贈太尉有唐開成五年平章事李程撰碑　李昌元墓光顏子也官左金吾大將軍有唐會昌三年中書舍人劉三復撰碑　工部尚書李公墓按晉陽誌碑文剝落不可復考止存其額與良臣光顏遠近皆不可知舊

碑不載　故西魏振威使贈太傅天水郡趙孜璘墓去縣東南三十里碑文剝落上存其額東貫村古墓八丘父老相傳但云王墓不知何代無憑可考　後魏冠軍將軍趙黎奴墓在太谷縣石象村西一里有豊碑文剝落　楊長墓在杏林村北舊經云長字公會樂平人世代官閥不見徽有墓北　北齊散騎常侍翟嵩墓在成陽北今呼翟夫子墓　隋劉明達墓在水散村東七里按李子傳云明達縣人也養母至孝死葬于此　金貞祐中金吾衛上將軍蒲察阿魯答墓在惠安村有墓誌存焉　吳塚在縣界郭村南高三丈世代相傳無文可考元一統志隋劉伯達墓在太谷縣水散村東太原志後漢周黨墓在祁縣東南一十里黨字伯況廣武人漢光武召見伏而不謁願守志帝許之　晉呂王唐邑墓在祁縣東南一十里有墓碑其文剝落難考清閑里中所立　溫彥序墓在縣北一十里修善村光武時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劫喟贊于曰伏劍而死賜洛陽城旁冢地後其子夢序云久客思故鄉乃遷葬於此　北齊韓祖念墓在縣東三十里白圭村別無所立碑記事業無可考元一統志唐義墓北齊應州刺史在祁縣東南一十七里太原志唐范鑒冑墓在祁縣西六里白璞村北沙城南斷碑存焉　處士陸大隱墓在縣東一十五里六支村有碑記

存焉乃毀千木之肅也。太平寰宇記溫大雅墓在祁縣東北五里唐禮部尚書。　祁奚墓在縣東南七里。元一統志　溫彥將墓在祁縣東北三里八十步。舊經云鴻臚少卿溫彥博令按唐書傳彥博官至中書令陪葬長安昭陵其弟大有字彥將贈鴻臚卿此蓋彥將墓也誤傳爲博耳太原志趙襄子之墓在交城縣城內之西廟在其前有宋景祐五年大通監判李滴所撰碑今廢　張監軍墓在縣西南一十五里洪相村唐河東監軍使鄭憲公張承業有碑焉　安太師墓在張監軍墓之西二百步其人名元信唐晉爲將于路州節度使贈太師天福二年葬有碑焉　唐武士彠墓在文水縣北十里唐則天皇后父也則天革命改墓曰陵昔有碑二通太原王碑高宗撰并書今已不見止有高皇帝碑高五丈闊九尺厚三尺其碑地理一半文亦剝落止有名額大周無上孝明皇帝碑銘　韓子誕墓在縣南十九里無碑碣　魏鑿王墓在清源縣南一十七里舊經云後魏王平元年鬻王梅安來朝死葬於此今爲青堆村太平寰宇記閻沒墓在清源縣西南三里左傳曰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魏子問對曰或賜小人酒不夕食饋始至恐其不足中置自咎曰

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也一統志有廟在焉魏戊之冢在焉春秋魏獻子將受梗陽之賂以諫請入而三嘆獻子辭之死葬於此後人因冢并身同）太原志唐李志弘墓在孟縣西一百里方山村歷官商陳金三州諸軍事上柱國離石郡開國公墓志存焉元一統志徐王墓在壽陽縣西南五里上有祠　孝子平義真墓在壽陽縣西三里太原志則文通墓在靜樂縣北九十五里寧化鎮蒼息溝內其墓地周圍二十六丈無碑刻可考世傳有云　魏冀州刺史關寶顒墓在平定州城北四十里千畝平原上　唐將王君廓墓在州力壁村西原上去州東南三十里無碑刻但父老相傳記云　金寧誠公主墓在州北四十里趙莊寺後北石堤上　金文獻公楊雲翼墓并其子翰林待制恕墓在樂平縣城東南二里藝盤里　拓拔氏墓在代州鴈門　蒙恬墓在州東北二十里　滕茂實墓在州東六里報先院後有元好問序其臨終詩　李克用墓在代州西一十里有柏林（一統志如晉王李克用墓王人川而李皇陵今大縣切有流發之前墳寺信吉之郡守法單負於墓建之曰君王英氣蓋世月後不能庇一墓乃爲風草所剝損不能等家祠吉耶是夕守夢王使人告云已蒼蕪中有酒當飲之各爲所潰

皆可已矣可用此稿之明日獲盜乃信其牢志指殺之立命學舍小兒子之嬉于此者少武之口沿盜飲于王墓酒耶捧元好問續夷堅志云）郅都墓在代州北墓側有古栢五十餘株今號爲郅君栢（太平寰宇記漢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畏之不敢近塞卒葬鴈門）韓厥墓在忻州城之東南十餘里今韓嚴都乃其里也蓋嚴字乃厥字之誤其人事蹟見于公孫厚士碑　程厚士墓在城之南路西一里餘其下舊有祠焉祠前有碑風雨剝蝕不可辨認右二人乃春秋晉正卿趙盾之子趙朔門下客忻州乃田邑也漢劉向新序引用司馬遷史記亦紀其事　魏劉貴珍墓在城西九原岡上有碑在焉舊云御史中丞太尉公錄尚書事敷城公也　北齊庫狄引墓在城西九原岡上有碑在焉舊經云持節都督五州諸軍太宰開府并州刺史獻貴鐵庫狄引墓　庫狄干墓在庫狄引墓前有碑存焉元一統志程俠墓在秀容縣即今忻州南郭門外有碑記云大原程俠癸巳之地碑字剝缺不可讀　公孫里墓亦名長李里秀容縣西北一十里蓋杵臼所居有祠冢其碑記甚詳今名逞家莊　趙襄子墓在定襄縣東二里有碑其字剝落不可讀太原志積慶宮在大原府舊經引事蹟記曰五代後唐明宗之私第也即位改爲今按晉陽事蹟記唐宣宗大中八年書

記李璋所撰無由載五代時事而此宮名與國太師陳氏事皆出事蹟記豈大中之後好事者踵而續之如史記太初已降事乎今太原板本府不見大中後事又本序云十四卷今止十卷蓋其書亦非完本矣　顯聖宮五代史東漢世家劉崇元子承鈞立七廟於顯聖宮　并州宮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二月平齊置并州宮及六府　南宮北齊武成即位於南宮　晉陽宮魏書地形志東魏靜帝武定初齊獻武王上置陽宮寰宇記曰在城北隋史名新城者也北齊文宣天保元年十月御金輅入晉陽宮隋書煬帝大業二年八月幸太原營晉陽宮　神霄玉清萬壽宮在府南門正街街南保真坊內本廣化寺之東南別院宋政和七年改置有宋立宮詔書石刻舊有重閣高一百五十尺今焚毀（元一統志宋宣和元年上皇御製御書萬壽宮手詔篆東京宇頒今大定三年重建二在大谷縣東北隅一在文城縣西東南）故晉陽宮一名大明宮在太原縣故唐城內今廢史記云智伯攻趙襄子襄子謂張孟談曰無前柰何對曰臣聞董安于簡主之才臣也理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墻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箘簵不能過也公曰矢足矣銅少對曰臣聞董安于之理晉陽宮宮中以銅爲柱礩發而用之則有銅矣高齊文宣帝又於此城中置大宮

今廢　青城宮在太谷縣西北洛漠村。今名登豐。舊經云唐玄宗幸太原于此置永豐頓，因而城之，又立宮名。今廢無遺址。元一統志汾陽宮在靜樂縣，隋大業四年置，末年廢。在靜樂縣北三十里。　神清宮在崞州，今崞縣廟西五十步。　神霄宮在石州離石縣西街北　神霄玉清萬壽宮在忻州治西北，本永寧禪院。太原志勤政閣在府東。漢世家永鈞死，子繼恩立，寢廢，皆居勤政閣　雲日樓在平定州城北一十五里陽泉村。元仁宗潛邸時出居懷孟道經本州，幸其上，故名。有呂思誠所撰碑存。元一統志鼓角樓在石州，自殘金火廢，今有王元老碑記存焉。　趙武靈王廟在州南三里東山下，西臨汾水，地基尚存　漢王廟在離石廢縣東八十里。劉元海之廟也。金末廟廢。　大寧寺在縣北一十里北村。唐永貞二年額寺之大殿甚宏壯，四壁皆天寶十二載名筆所畫佛像。今廢。　普薰寺在縣北四里北景村。宋治平元年額。今廢。　廣化院在榆次縣內。宋治平四年額。今廢。太原志六賢堂在平定州，即湧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滏陽人，大章德業雅于一時，嘗牧此州，有湧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傳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台字仁卿，號敬齋，樂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聶珪輩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益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董王擇字嗣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頗著尤偉。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唐廢于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鑿臺在榆次縣南四里。水經注云，洞渦水至榆次縣南，水側有鑿臺，韓魏趙殺智伯瑤于其下也。今臺為洞渦水所侵，無遺址。（太平寰宇記，鑿臺，智伯瑤刳腹絕腸，折頸摺頤之處。史記曰，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韓魏殺之于鑿臺之下。說苑曰，智伯見伐趙之利，不知榆次之禍，皆謂此也。今指其臺為洞渦水所侵，無復遺跡。）元一統志居士臺在定襄縣居士山中。臺東三里又有并州監軍胡齊九日登高碑，刻極裂缺，僅見其姓名。晉書秦始中劉猛叛，討平之，此碑蓋時所刻也。其官屬列名於下者數十人，字畫可辨。臺上有浮圖。今廢。太平寰宇記夏禹祠，郡國志云，禹初受禪于陽，後遷安邑，都晉陽。故此有祠存。太原志三公祠在太谷縣北五里水散村南河曲。世傳唐秦公世民、英公李世勣、鄧國公尉遲敬德，大德八年改為唐太宗廟。舊經云，昔三皇神也。今有唐三聖廟　白馬廢府在陽曲縣西北五十里。白馬掌府兵之地，按圖經志隋書謂之故府，則唐室已廢　洛陰廢府在縣東北六十里。洛陰古城，有隋仁壽中脩寺碑，乃驃騎將軍開封儀同三司王整所立。今廢　穊陽曲故縣在縣東四十六里，後魏遷故陽曲縣，又遷今石城，廢無基址　晉陽縣在府，世傳趙襄子舊宅廳事，其正寢也。今長無敢居之，神事已上並晉陽記。其君臣歲碑已下諸石刻，並已亡失。今按丁氏談錄曰，宋太宗既克太原，燬城，東門命有司遷其民，既畢出城中，萬炬俱發，一夕焚蕩，蔑有遺者，以故五代以前金石之文在故城者，悉無所得，可知者止此而已。元一統志寧靜府在太谷縣城內，本府兵所居也。隋大業十年置於寧靜鄉界在縣東。唐徙入城。今廢。太原志廢盧川縣在交城縣東北界，唐嘗為縣，後廢。（元一統志唐天授二年析交城於山南千川卽汾州置州九二下以崖川縣非其衙由是）元一統志隋交城縣在交城縣東北九十五里，唐長史王及善徙縣山南。太原志廢燕州在壽陽縣西二十五里，方志圖云，北齊置燕州於此，今廢　洞渦府在榆次縣城內，周一百七十步，廣德五年置後廢　昌寧府在縣東南二十三里，並唐府兵所居之地，貞觀五年置，後廢　信量府，唐府兵所居也，周三里五十步，在縣東一里，猶有基址。元一（統志舊經云北齊于此置府至隋大業三年廢遂置鎮縣屬唐二年廢舊址猶在）撫城縣在孟縣西一百二十里烏河上川凌井村。唐武德三年改名烏河縣，貞觀元年省，廣明中廢，基址存焉。元一統志雁門廢縣在代州。本漢廣武縣地，屬太原郡。後漢改屬雁門郡，隋開皇間郡廢，縣屬肆州。後改為代州。十八年改廣武縣為雁門縣，避諱故也。又圖經云，邑地并泉鹹苦，民皆負輦遠汲。魏牽招為郡，鑿泉為渠，注水城內，迄今民賴其益。唐宋至今，並因其舊。元中統四年，省入州，以戶數不滿千故也。　故平城縣後漢末立故縣城，在雁門縣城西南　舊隩州在保德州城州四里。舊嵐之椎勇鎮，宋太平興國四年，北漢平，六年以北山時有煙焰，故築城，以鎮之，因名。後升為火山軍，隸代州。金大定二十四年改為隩州，州距黃河五十二里，置河曲縣，取河千里一曲之義。元至元二年併入本州，立巡檢司　舊芭州城周四里。本西下地，雖有城郭而無遺蹟。元乙未年於延安路收集太原路逃散人戶，還立州事。至元二年併入本州，為巡檢司　秀容府　章源府並在忻州。唐府兵所居地，在秀容縣界，後不知所廢　高城府在忻州秀容縣北五十里，亦唐府兵所居之地，有遺基在高城村　太

寰宇記。宜芳縣在嵐州南山中。本漢汾陽縣地。屬太原郡。漢高祖封靳強為汾陽侯國。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後魏末於今縣北置奇嵐縣。隋開皇十八年改為汾源縣。大業四年改汾源為靜樂縣。八年分靜樂縣置嵐城縣。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改為宜芳縣。屬東會州。六年省會州。改屬嵐州。 古合河縣在嵐縣西。本漢汾陽縣地。後魏於蔚汾谷置蔚汾縣。屬神武郡。隋開皇三年罷郡。屬石州。大業二年改為臨泉縣。四年屬樓煩郡。唐武德四年改為臨津縣。屬嵐州。貞觀元年改為合河縣。以城下有蔚汾水西與黃河合。故曰合河。 廢方山縣在石州。唐武德二年移就隋廢方山縣城。并置方州。據元和郡縣志。高齊於此縣北六十八里置良泉縣。大業三年移就今縣南三十五里方山置。故名方山。是隋改良泉為方山。唐武德二年以方山縣置方州也。然隋志無良泉。亦無方山。則二縣已廢。今記云唐武德二年移良泉就隋廢方山縣城并置方州。未知孰是。然二縣廢置諸書皆未備。（元一統志。本漢部戶縣地。北齊天保元年併離石縣北六十里置臨泉縣。元魏後周置郡。隋開皇初。郡廢而置修化縣。周書置廬山縣。隋大業初。併入修化。唐初為方山縣。武德二年置方州。三年州廢也。有方山赤洪水出焉。故以名縣。貞觀十七年。又移縣於今廢縣。宋因之。金泰和間置方州。元初改為方山縣。至元元年省。二年復置。三年省縣事。立巡檢司隸離石縣。）元一統志。廢孟門縣在石州。本漢離石縣地。屬西河郡。後周於此置縣及郡。在離石縣西二十里。隋開皇初郡廢。置為孟門關。以其地險。後置縣。唐武德三年置西定州。貞觀二年州廢。置孟門縣。七年縣廢為孟門鎮。八年復為縣。隸石州。宋元符間屬晉寧軍。金明昌七年復為孟門縣。元至元三年省入離石縣。立巡檢司。太平寰宇記。寶興軍在代州。本代州采銀之冶務。劉繼元割據之時建為寶興軍。地屬五臺山。宋平河東。因之不改。太原志。永利監在太原縣舊縣東。今廢。（郡縣志。太平興國元年。於平晉縣置監務。咸平四年。升為永利監。）郡縣志。大通監在太原府西南。宋太平興國四年以交城縣置。六年以沁州綿上縣隸焉。天聖元年改大通為交城監。明道二年復舊。寶元二年以監隸府。俾知交城縣兼領監事。綿上縣改隸威勝軍。（太平寰宇記。在交城縣。本漢晉陽古交城之地。晉末西二治。隋鐵之語以。來治在綿上縣西。治在交城縣北山。唐天授二年。隨縣移於卻波村。即今理是也。先天二年。又置廬川縣。開元二年廢。太平）寰宇記。汾橋架汾水。在太原縣東一里。即豫讓欲刺趙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解衣之處。橋長七十五步。廣六丈四尺。太原志。赤橋在太原縣西南晉水北渠上。舊經云。豫讓橋。即豫讓欲刺趙襄子處。史記。讓事智伯。智伯為趙襄子所殺。讓欲報仇。伏于橋下。即此也。 建安橋在五臺縣西南三十里滹沱河上。 河門口橋在縣東南七十里。 石橋二。一在崞縣南北關外。各長三十步。闊四步。高五丈。金太和三年。崇真游居士建。 晉濟橋在崞縣南二里。 朱宣橋在崞縣北門外五十步。 御井在太原縣晉祠南北道。徑圓八尺。深二丈。水清若鏡。世傳趙太祖下河東。飲馬於此。 八角井在代州城內東北隅甘井坊。味極甘美。宜釀酒。號金波。（元一統志。自語云。像朱玉液。雁門金波。以其水可釀酒故也。）滴瀝泉在太原縣王索村古晉祠下。 井陘故關在平定州東九十里。今謂之故關。漢書韓信擊趙東下井陘。即此地也。今設巡檢司。 盤石故關在州東北七十里。 葦澤故關在州東北八十里。隋地理志。開皇十六年於此置葦澤縣。大業初廢。方德圖亦云葦澤城在州東北。郡縣志。合河關在奇嵐州北三十二里。以蔚汾水西與黃河合。因以為名。關城當一川之口。太平寰宇記。雁門關在奇嵐州東南六十里。屬天池縣雁門鄉。其關東臨汾水。西倚高山。接嵐朔州。郡縣志。東陘關在代州南二十里。 西陘關在州西北五十里。 石門關在崞縣西北八十里。慶曆二年七月。并代州都監田肱忻代都巡檢使郝

質立領兵屯本縣。以捍拒二虜。元一統志。九原關在忻州西十里。連岡有九。故名九原。舊經云。晉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晉大夫墓地也。家墓累累相望。今猶存。郡縣志。石嶺關。太平興國中築。山勢回抱。號為險阻。在定襄縣南三十里。（元一統志。郡志云。峻而難登。地當衝要。太原志。）董卓壘在平定州東北九十里紫金山。水經注云。澤發水出董卓壘東。有碑。劉曹孝謀撰。郡縣志。黃澤關路在保德州。遼州正接其要衝。平中亦加兵防守吳兒谷路。潞州界。由川谷入那溢磁州。太原志。石鹿津在樂平縣東七十里東松村東山峽間。其深廣一畝。餘覆以巨石。上有竅通揭。越水且深不可測。傳有顯聖王祠。遇旱祈禱。 長寧壁周三百五十七步。在榆次縣東南二十五里。舊經云。後魏人李長寧居此。因名之。今長寧村東長寧寨是也。 巨當壁周三百五十步。在縣東南三十五里。舊經云。後魏人傅巨當居此。因名之。今福堂村東福堂寨是也。 萬年頓在太谷縣西北界。舊名龍泉頓。晉陽雜記曰。唐玄宗開元十年幸太原。次龍泉頓。晉北都留守杜暹奏龍泉地主姓。唐名萬年。姓符國號。字表天長。改為萬年頓。從之。今廢無遺址。 昭餘祁之藪。在祁縣東南七里。舊已涸。至元二十一年。浚鑿為池。細水藏溉民田。間及澄陰下。樹木其側。立成湯祠。歲旱土人爆沙聚祠

中匱視其上以禱雨得水累獲其應。今池、廟俱各不存。　東箕里在祁縣西七里。耆舊相傳爲解狐居里。今其處多解姓。解狐則晉大夫祁奚叔向所舉之讎人也。　武潞泊在文水縣南二十里。唐天授二年改爲米雀泊。今爲武潞村。伯魚泊在縣東南三十里。今爲伯魚村。　西張寨在壽陽縣西北三十五里。高五丈餘、周圍約十畝許。元一統志　舊寨在臨縣西一百二十里。遺基存焉。郡縣志　下鎮寨在岢嵐州。宋慶曆元年置。　寶興寨在崞縣。本代州宋銀冶務。劉繼元割據時建爲寨。宋爲寨。元一統志　安國寨在石州離石舊縣西三十里。遺基尚存。太原志　思鳳亭在榆次縣公廨中。荀氏家傳云荀淑爲榆次令、鳳凰集其境。吏民爲之立碑。今不存。縣東南鄉名思鳳、與縣署中門樓鳳樓皆取此爲名。有宋天聖中殿中丞知縣事文彥博所題思鳳亭與登樓二碑存焉。　智樂亭在州北十里郝狄水上。有元歐陽文公所撰碑。　清泉亭即流杯池也。去城南一里許。金大安二年趙秉文爲州刺史時所建也。後廢。今復立亭于其上、以泉故名。元一統志　恒德亭在石州郡治故基中。史兵火亭燬不存。惟石碑在焉。至元十八年州尹楊元佐就故基復建廳事。　獨孤堡孝文社並在陽曲縣北。　呼延社在陽曲縣西北三社。皆元魏時部族之名也。　狄郡社壽陽縣西一

十里。北史諸傳多有云太安狄那人者。今此有之。蓋北齊之後徙戶居此如燕州之比也。今廢。　隱堂洞在文水縣西南三十里隱泉山上。即子夏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太原志　張果老洞在平定州。唐人多有詠題。　白馬仙洞在石州城東四十里。其洞深不可測。遇旱祈禱則應。元一統志　小桃源在石州界。舊種桃數千株。其中宛然德景。　武潞濼在文水縣南二十里。唐天授二年改爲米雀濼。今爲武潞村。　伯魚濼在縣東南三十里。今爲伯魚村。　武村堡在太谷縣東南。臨象谷水。隋置。唐武德六年廢。胡馬堡在縣東四十五里胡馬村。隋開皇二年置。唐武德五年移入。今廢。　陽莊堡在縣東南七十里。三面有石崖。高四十丈。唐武德四年置。　張達唐堡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唐武德四年置。　王班堡在縣東二十八里。內有九級浮圖。　干坑堡在岢嵐州城西五十里。西通黃河延安路。　洪谷堡在州城東三十里。　飛燕堡去州城西六十里岢嵐界。今有廢址　象谷戍在太谷縣南五十里。三面石崖。唐武德三年置。六年廢。　三角戍在石州方山廢縣北七十里。太原志　柏井鎮在陽曲縣北六十里。宋舊寨有兵戍。五代史後唐清泰三年。西北面先鋒安審信帥五百騎剽柏井。即此地也。金爲鎮置酒官。　陽興鎮在縣東北一百里。宋舊寨有戍兵。今改爲鎮置酒官。　晉祠鎮在太原縣西南一十里。宋舊鎮。　承天鎮在平定州東北九十里。古妬女祠在焉。故俗謂之娘子關。唐建爲承天軍。以兵戍之。太原恒山之界關也。五代史後唐莊宗會趙王鎔於承天軍。即其地也。九域誌云宋初嘗隸真定府。尋復舊城。周五里二十步。後廢。徙其民入平定軍。　東柏井鎮在州東四十里。本宋之柏井寨。今改爲驛。　古三井鎮在岢嵐州北四十里。今見設巡檢司守把。太平寰宇記　石嶺鎮在陽曲縣東北七十里。　岢嵐鎮在岢嵐州西北九十八里。元一統志　徐溝鎮在清源縣東三十八里。本清源縣之徐溝鎮。有酒官。今別立爲縣。　龍泉鎮在崞縣北三十里。　原平鎮在縣南四十里。　南華鎮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北賈鎮在縣南二十里。　忻口鎮在忻州秀容舊縣北五十里。魏風土記。漢高祖至平城。爲北軍所圍。用陳平計得脫。還師而南。次濟水曲。六軍忻慶。舉口而笑。故謂之忻口。五代周世宗征太原。契丹救之。符彥卿敗于忻口。即此也。　石嶺鎮在州秀容舊縣南四十里。唐李播方志圖謂之石頭嶺。唐書志定襄縣有石嶺關是也。爲并代雲朔往來衝要。舊有戍兵。　雲內鎮在州秀容舊縣西北四十里。隋圖經云。故雲中縣僑治之所。漢末邊郡荒廢。曹操集遺民。因其郡之名。立縣塞南。隋書文帝公名志。凡中

字皆改之。中書爲內史之類是也。今汾州故中界橋名內都橋。山北雲中故地尚名雲內州。宋爲寨有戍兵。金改爲鎮。今廢爲村。　陽曲驛在陽曲縣界。圖志謂之陽曲川。在木井城東北。　百井驛在縣百井鎮東。今徙於鎮西二里。　三交驛在縣北五里。當忻州驛道。　大安驛在壽陽縣西四十里。以通太原路。　桐口驛在縣南五十里。以通邢洺之路。　壽陽驛在縣內。有唐韓愈奉使鎮州道中詩。石刻今在夫子廟。　皇子驛在榆次縣北一十五里鳴謙村。太原入壽陽縣舊驛路也。宋太平興國七年置。後廢。今復置　李敬驛在榆次縣東北四十五里。隋開皇七年置。大業十三年移就壽陽縣界要通便。唐武德二年廢。今徙置太安驛是也。　榆關驛在平定州西門之北。　水散村在太谷縣北五里。晉陽記曰。唐玄宗幸太原。信安王禕於仗內侍奉奏曰。臣昨暮宿水散村。凡一十五百家。皆姓李。即此村也。今名上善村。郡縣志　聖阜今名聖人山。在定襄縣東北二十里。石上手足迹存。太原志　三郊鴈丘在陽曲縣。元遺山與李欽叔同行於陽曲道中。見捕鴈者云。向見二鴈。捕得一。其一脫。飛空中盤旋哀鳴不已。良久投地亦死。遺山以囊金購之。瘞於汾水上。名曰鴈丘。今失所在。太平寰宇記　羊腸坂在岢嵐州。石磴縈委若羊腸。昔積累之所也。太原志　黃龍池在

代州城北五里。有龍王祠。舊蟾池是也。　黑龍池。在州城東北三里。餘有龍王祠。元一統志　神池。在崞縣柏枝山神廟前。太平寰宇記　武州塞在代州鴈門。漢武時單于將十萬騎入武州是也。元一統志　徙合塞在忻州秀容舊縣西七十里。隋圖經云。本鮮卑徙河部所居也。相傳語訛。以河爲合宋爲塞。有戍兵。今改爲鎮。今爲村。　馬蹄蹤石。在崞縣將軍山神廟前石上有馬蹄蹤。歲旱禱之。堅水出焉。　戟谷。在繁峙縣西南二十里。　天池谷。在縣東南一百三十里。　法池口。在縣東一百三十里。　平池嶺在縣東北一百三十里。　白鮮嶺。在太谷縣南七十五里。寰宇記云。在縣北誤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　十二先

原（太原府七）

宦蹟

本府太原志　董安于。趙簡子時治晉陽。教化流行。民樂其政。　尹鐸。趙簡子使治晉陽也。鐸請曰。爲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寬其賦稅。卒能濟襄子之事。　朱傳。字子元。爲并州刺史。威嚴爲人所畏。　鮑永。屯留人。字君長。更始時爲大將軍。安集并州。雖爲將帥。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宋果。字仲乙。郭林宗訓之。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　段頴。字紀明。所在能政。爲并州刺史。位至太尉。　郭伋。茂陵人。字細侯。再爲并州牧。素結恩德。行部至西河。童兒數百。竹馬來迎。造其境。期一日還。遂止野亭。須期乃入。（元一統志　王莽時爲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光武建武十年。自潁川太守擢拜并州牧。先在并州素結恩信。及再來。所至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搜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始至行部。至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人各騎竹馬。于道路以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群兒復送郭外。）　太原志　周舉。爲并州刺史。俗有寒食一月之禁。老小不堪。多死者。舉作書弔子推。宣示愚人。使還溫食。衆惑稍解。（元一統志　自平丘令。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爲大火。懼火之盛。故爲之禁火。俗傳子推以此日被火焚。至其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衆。舉到郡乃作弔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又雜書云。舉既禁士民以冬中斷火。由是民廢改用春中。至今行之。）　梁習。字子虞。歷并州刺史。政治爲天下最。明帝異之。賜檟甚厚。（元一統志　事魏太祖。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招納叛亡。禮召豪右。勸勸農桑。令行禁止。太祖拜爲真刺史。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　劉琨。中山人。字越石。爲并州刺史。時并土饑荒。翦除荊棘。建立府市。撫安勞徠。甚得物情。（元一統志　永嘉元年以前司徒左長史。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時并土饑荒之餘。戶不滿二萬。琨至翦除荊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去來。接壘伍以威信。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來。甚得其情。）　荀浪　荀氏家傳曰。荀浪爲榆次

令鳳凰集其境。吏民為之立碑。今按舊經等書。與宋文彥博思鳳亭詩皆不載。浪為何代人。而唐藝文志有荀伯子撰荀氏家傳十卷。伯子宋文帝時人。則浪為令時。在晉渡江之前矣。姑附之晉人中。　范紹字始孫。為并州刺史。清慎守法。得民之和。　尉力斤為并州刺史。有政蹟。　元崇。宗室陳留王虔之弟。為并州刺史。有政蹟。　陸韶字孝先。為并州刺史。不稼不熟。民庶逃散。輒開倉賑乏。咸共諫止。不納。先給後奏。朝廷嘉之。　王韶事見人物門。　李穆。隴西人。字顯慶。為并州總管。靖以鎮守。百姓懷之。封申國公。　李勣。曹州人。為并州都督。號為稱職。築東城。引晉水架汾入之。以甘民食。太宗曰。我用勣守并州。皆於長城遠矣。（元一統志。唐太宗即位。以英國公勣為并州大都督。勣治并州十六年。以威肅聞。太宗曰。朕用勣賢於長城。遂為兵部尚書。）李光弼為太原尹。破安祿山史思明軍。有大功。（元一統志。自左羽林大將軍。檢校河東節度使。拒賊將安思義。自頫果卿兄郤為戰。屍露皆殷野。光弼躬哭。為卹其家。）崔神慶為并州長史。并州東西二城合之。省防禦數千人。邊州便焉。（元一統志。以使獻狀侍例。拜并州長史。則天謂曰。并州朕鄉里。宿兵多。前長史皆尚書為之。今以命卿。宜知所以委重者。神慶始至。有詔改錢。嚴法。州郡擾下。賤而物價稍昂。百姓騷擾。神慶質其非。千錢果豪猾妄為之。后善下制褒美。）裴度為北都留守。以疾辭。文宗詔曰。為朕卧鎮北門可也。（元一統志。以宰相出為河東節度使。太原會亂。河朔諸度擊之。度入境。斬將以聞。開成二年。以中書令節度河東。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曰。為朕卧護可也。趣上道。度乃之鎮。三年。以病乃還。）馬燧為河東節度太原尹。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潴為東湟。省守隍萬人。縣汾環城。樹以固堤。（元一統志。以檢校兵部尚書。三城使。遷河東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徒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二年。朝京師。拜檢校兵部尚書。）崔隱甫為太原尹。吏人刊石頌其美政。　令狐楚為太原尹。經撫有方。軍民胥悅。　鄭從讜為北京留守。平賊有功。大著聲蹟。　戴謙。開元中為文水。開浚文水六渠。溉田數千頃。　范純粹。元符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辛雲京。金城人。為尹數年。太原大治。　崔彥昭為太原尹。柔以恩惠。北門大治。　李自良為太原尹。在職九年。政以簡儉。軍民胥悅。　安庭堅。開元中為大谷令。縣人立美政頌石。至今存焉。　孫濬。貞觀中為榆次令。引原過水通渠。以溉民田。　鄭義。上元中為祁縣令。有善政。邑人刊石頌之。　鄭戩。慶曆六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潘美。端拱二年。以中武軍節度使平章事到任。　陳唐佐

大聖三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富弼。至和二年。以宣徽南院使到任。　梅詢。明道二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杜衍。景祐四年。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唐介。治平二年。以龍圖閣學士到任。知太原府。戒邊將毋生事。　司馬光自鄆州通判從并州。光盡心郡事。仁宗國嗣未立。光在并州奏乞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皆人所難言者。　許懋。政和元年十二月。以樞密直學士到任。　韓縝。元和六年。以安武軍節度使到任。作[illegible]華堂於城西柳溪。　韓絳。熙寧九年。以觀文殿大學士到任。　韓琦。皇祐五年。以武康軍節度使到任。嘗有生祠在府之故學。（元一統志。以武安軍節度使。自定州徙知并州。琦罷前時所興不急之役。奏括贅不法官吏。席法然。河東協耀是人。因大姦猾為買田。封表刻石。皆令使得募於其中。人遂以契。民為耕。改相州。）滕甫。元祐四年。以龍圖閣學士到任。（元一統志。以龍圖閣直學士自真定徙知太原府。治邊嚴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帥。淮南京東飢。為城中富民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禍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所活五萬人。以生病家遣使賜詔。）范純仁。元祐五年。以觀文殿學士到任。（元一統志。元祐二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進大學士。判太原府。河東地狹。民惜地。不葬其親。純仁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而葬。又檄一路諸郡。皆倣此。所葬以萬計。刻石識歲月。徙知河南府。罷。）蔣至元二年。以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到任。（元一統志。以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自慶曆以來。契丹盜耕象野河西地。蔣首戒邊民無與遼人市易。）歐陽脩以知諫院出為河東轉運使。是時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改河北轉運使。（元一統志。以知諫院出為河東制置使。脩奏所代苛麻火山並邊民田。歲不得耕。號為禁地。雖不耕而遼常盜耕。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人授業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一日且盡為敵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改河北轉運使。）文彥博。天聖九年。為榆次令。園上屢空。嚴務尚簡。作思鳳亭於南園。有明道二年詩石。（元一統志。進士知榆次縣。有循良之稱。改通判絳州。河東闕漕使。宰相章得象言彥博多智。文彥博時昔相呂夷簡曰。恨不識也。吾來南都。之及居士堂。夷簡郡不久。一訣。任拜既不已。得象然其鄉曲任使次第。因問河東事。口鄉里無所不知。得象善彥博。從夷簡歎曰。此大有福。所任用不可遠用。副鑄校河東轉運使。累擢職。熙寧間。改河東節度使。元祐四年。復以太師河東節度使致仕。）李若谷。景

祐二年以樞密直學士劉位於衙門之北故烽堠臺地建宣詔廳又建廟學於府之巽隅嘗有生祠焉（元一統志自龍圖閣直學士出知并州并自晉未有學者公始建學校州多詩人聞雷焉當着公今伏累祀者以三人焉保有祀刻并坐後者則又而拜之君知開封府）烏陵思謀字仲遠本北邊合蘇款女真人也從粘罕為都提點罕死權太原府尹後元朮主兵凡軍國大事皆問之　高士談字子文宋高瓊之後宣和末為忻州戶曹金為翰林直學士見金國誌　蕭貢字真卿咸陽人大定中為河東北路轉運使卒謚曰文簡見金國誌　劉濤字及之夏津人明昌年間同進士歷翰苑來為太原運副入為太子贊善見中州集　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滏陽人大定中進士為同知岢嵐州北轉運使詳見平定州篇　張德輝字輝卿交城人元初為丞相長史武忠王幕府居潛邸中統間拜河東宣慰使下車之日推抑豪強伸理冤獄吏民愛戴若神明焉後為侍御史致仕見臣事畧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人初事潛邸中統初授燕京宣撫使太原路總管崇學校以明人倫表孝節以善風俗民生既遂盜賊自息嘉禾瑞麥六出其境見名臣事畧　程天福字國祥太谷人元初為太原等路元帥左監軍闢草萊以建城邑教耕戰以定民居權太原總管事卒於

任所見神道碑云元一統志　彭宣事漢以平王傅出為太守數年有治行聞於朝廷入為大司農　張敞由冀州刺史守太原郡漢帝知其為能吏徵為左馮翊　呂誨知大通監兼交城縣事究心民事而於權豪亦不偏廢召為殿中侍御史遷御史大夫　劉瓚為太原太守時有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史張汜乘勢犯法瓚與南陽太守成瑨考正其罪宦官怒有司遂劾二守罪當棄市陳蕃等直瓚等不以趙津張汜為是帝得奏不聽宦官由此疾蕃瓚竟死獄中天下共憤　蘇寀自冀州刺史改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　韓思彥以監察御史為并州道巡按使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人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三者因問兒出亦有問者率皆曰有乃物色推訊遂擒真盜　張文瓘貞觀初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蕭也吾所不及稚圭文瓘字也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之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　崔日用自汝州刺史改并州長史有德政卒于官　魏元忠聖曆二年自鳳閣鸞臺平章事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寇

李憕除晉陽令有善狀三遷給事中　盧簡方盧均鎮太原表為節度府判官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堡障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危逼具衛累遷江州司　裴懷古自相州刺史徙為并州大都督長史所至吏民懷愛神龍中召為左羽林大將軍未至官還為并州人知其還攜扶老稚出迎後改幽州都督　富嘉謨　吳少微　魏谷倚嘉謨為晉陽尉少微亦尉晉陽尤相善谷倚為太原主簿並負文辭時稱北京三傑嘉謨少微文章本經術不隨時作徐庾體故人爭慕之號吳富體　王嗣宗宋咸平中以右諫議大夫出知并州州境有卧龍廟每窮晝閭境致祭風雪中老幼踣於路嗣宗亟毀之召拜御史中丞　陳堯佐自西京轉運使徙河東轉運使太原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歲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　張說以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即軍中論謨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杜暹以魏州長史改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暹為東京留守　王晙北齊為并州司馬昭帝欲用為侍中晙辭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恐爛熟耳　辛公義隋開皇中自岷州刺史遷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牢側親自驗問十餘日決斷咸盡方還大廳受領新訟　溫造唐長慶初以京北府司錄為太原出鎮宣諭使

果稱職而還　郭伋建武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高第再遷并州牧有清平稱轉使仕中郎將遷左馮翊　李義琰補太原尉李勣為都督條吏憚之義琰廷辯曲直勣甚禮之徙白水令　柳公綽太和四年自刑部尚書為河東節度使遭歲惡撙節用度輟燕飲衣食與士卒均沙陀感恩義故悉力保障以病求代授兵部尚書　馮京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知太原府勤於聽斷神宗手批美之曰在彼有佳政或者譖卿以金毛鼠朕弗之信京遺富韓公弼書曰并門歌舞妙麗但閉目不觀卿復之曰閉目不觀是添一重公案京在都百廢具舉即治內建賞春樓愛月亭籌邊樓清涼壯觀春時聽民遊觀久之召知開封府　張嘉貞以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為并州長史政以嚴辨吏民畏之奏事京師玄宗嘉其政明年又入朝稱旨及宋璟等罷相遂以代之　嚴挺之自登州刺史為太原少尹力言王毛仲近倖恐激變俄改濮州刺史　嚴綬挺之從孫以刑部員外郎為河東司馬改工部尚書代為節度使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流聞士馬孳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入為尚書右僕射

祁縣太原志鄧義上元中為祁令有善政邑人刻石頌之

靜樂縣元一統志何灌宋徽宗時以內殿崇班出知寧化軍有幹蠱以治聲著聞　崔鷗剛直有聲宋宣和末通判寧化軍朝廷悟其賢良爲殿中侍御史此地產絹鷗一無所取邦人甚稱之

文水縣太原志牛拱辰虞部郎中知房州事兼管橋道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榆次縣太原志孫湛貞觀中爲本縣令通渠引源渦水灌溉民田令廢　文彥博嘗爲榆次縣知縣事見前思鳳亭

太谷縣太原志唐安庭堅開元中爲本縣令有善政邑人稱之其碑周琯所作太原府參軍房璘妻高氏所書今無存　張伯玉慶曆中來爲太谷令蒞民勤政廣興水利大章著名撰并州刺史大廳記今無存

平定州太原府志開山寶爲石艾長　高公紀高武穆王武烈王之孫也大觀四年爲平定守　趙秉文大安二年爲本州刺史元一統志舊志魏陳思王植之子事晉武帝以鄄城縣公爲樂平太守在郡上書以爲宜尊儒重道請爲博士置吏卒遷章武太守

嵐縣太原志王舜臣爲崇儀使嵐州刺史知嵐州軍事紹聖間嘗脩本城

忻州元一統志王君諤唐高祖入關從王君廓歸附拜大將軍封新興縣公從太宗征遼領左營兵與高麗戰駐蹕山死于陣　崔弘禮自東都留守判官權忻州刺史有治行　張齊賢事宋以秘書郎知忻州有治理

代州太原志戰國李牧趙北邊之良將嘗居鴈門以備匈奴設方畧撫士卒故匈奴不敢近趙邊　杜緩延年之子也自上谷都尉遷鴈門郡守有能聲　段會宗先爲沛郡太守改鴈門太守數年威寬並行　郅都景帝時爲鴈門太守遠人憚之至死亦不敢近鴈門（元一統志本漢書自中尉以鴈門太守道人不敢入境及都死亦不敢近鴈門匈奴至爲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魏梁越爲鴈門太守以良政有白雀之瑞越歎之拜光祿大夫　陳孝意以侍御史大夫爲鴈門郡丞采食齋居時長史贓污孝意清節獨厲發姧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　李靖以尚書令出爲鴈門太守有時名久之改書相　張公謹貞觀初爲鴈門都督置屯田以省饋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　張儉爲代州檢校都督勸民墾田力耕建言和糴法於是儲斛豐足遷營州都督　薛仁貴以左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敵不敢犯境問曰吾聞流象州死矣安得薛仁貴於是脫兜鍪見之相視失色下拜各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　郭子儀封代國公　李光進爲代州刺史破賊有功其弟光顏升爲代州刺史

皆以大夫來領軍事軍中呼爲大小大夫　王涯封代國公　李昭亮仁宗時知代州有治行改定州後再知代州　張齊賢以給事中知代州破契丹有功俘獲甚衆拜刑部侍郎樞密使　楊業太宗以其老於邊事命知代州遼人寇鴈門領數百騎擊之遼大敗遷雲州觀察使　陳恕自河北營田使知代州葺城壘戰具太宗知恕有心計召爲鹽鐵使　呂大忠以秘書定國軍判官知代州遼使議決於本地而執據主位大忠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　金元顏蒲剌都以崇進爲西南經畧使於代州元一統志柳開自邢州徙知代州葺城壘戰具　牽招三國時以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守郡介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抄不斷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　吾彥自金城太守遷鴈門太守久之徵拜員外散騎常侍

石州元一統志宋漢祖嵩河南尹父由爲太尉漢以經行著名舉茂才四遷西河太守永平元年改東平相　杜正倫以前宰相貶授鄭州刺史遷石州刺史顯慶元年徵拜黃門侍郎　趙仲卿爲石州刺史法令嚴猛纖芥之失無所寬捨吏民戰慄盜賊屏息無敢違犯朔州總管時人謂之於菟。　虞慶則授石州總管有威惠稽胡慕義歸者八千戶後拜右僕射

大族

太原郡三十四姓　弘　祁　閻　弓　孫　伏　皆　師　義　昝　酉　令狐　易　宮　武　王　郭　霍　廖　郝　溫　閻　苟　韶　党　郝　論　欽　尉　鮮于　令狐　尉遲　晉陽郡三姓　冀　儀　景

人物

太原府太原志衛綰大陵人忠實無他腸位丞相封建陵侯（元一統志大陵漢屬代郡今爲文水縣爲中郎將漢景帝以爲廉實無他腸拜爲河間王太傅遷丞相）　常惠太原人與蘇武奉使十九年而還明習外國事任右將軍封長羅侯（元一統志按漢書與蘇武使沙漠並見拘留十餘年歸中時乃還漢嘉其勤勞拜爲光祿大夫後爲典屬）　閔貢太原人字仲叔世稱節士不以口腹累人司徒辟博士徵不至（元一統志與同郡周黨並以貞介稱黨見仲叔食菽飲水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漢建武中屢被徵辟既至不及政事遂投劾而去客居安邑家貧不得肉日食豬肝一斤屠者或不肯與縣令聞之勑令常給焉仲叔怪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以壽終）

溫序太原祁縣人字次房事見祁縣（一統志漢建武中數爲侍御史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諭之欲降序曰爲國受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叱宇等曰虜何敢迫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遂伏劍而死）周黨太原廣武人字伯況光武召見伏而不謁帝嘉之賜帛四十疋　郭泰後漢太原介休人字林宗舉有道不就及卒蔡邕爲之碑云無愧辭　王烈後漢太原人字彥方有盜牛者主執之盜曰無令王彥方知烈聞之遣布一端遂改行焉烈後卒於遼東　王允太原祁縣人字子思位司徒誅董卓於長安（元一統志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劉茂晉陽人字子衞爲郡門下掾赤眉之亂負太守孫福踰城免詔求義士福言之徵拜議郎（元一統志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自致養孝行著于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王昶晉陽人字文舒少知名著治論二十餘篇位司空封京陵侯（元一統志世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聞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昶少與同郡王淩俱知名淩年長昶事之文帝在東宮昶遷太子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著治論一十餘篇又著兵書）郭淮太原陽曲人字伯濟位征西將軍在關右三十年功績顯著封陽曲侯（元一統志建安中舉孝廉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後年騎將軍）王淩王允兄子字彥雲位太尉封南鄉侯忠於魏室而死　溫恢太原祁縣人字曼基舉孝廉位護羌校尉（元一統志父恕爲涿郡太守恢年十五送喪還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綞宗族州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文帝時爲侍中出爲魏郡太守恢子生關內侯生早卒）王渾字玄沖晉陽人昶之子平吳有功位司徒渾弟深深弟湛湛子承承子述述子坦之並顯於江左（元一統志父昶魏司空惠帝時爲侍中次子濟）王濟字武子渾之子有儁才令望位河南尹太僕（元一統志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溫嶠太原祁縣人字太真爲劉琨從事渡江有大功位開府封始安郡公（元一統志羨弟之子父憺河東太守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風儀秀整美於談論見者愛悅之年十

七州郡辟不就司隷命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劉琨妻嶠從母也琨遷司空以嶠爲右司馬屬二都傾覆元帝初鎮江左琨謂嶠曰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對曰豈敢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遠近奉表勸進嶠既至具陳琨忠誠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于時江左草創嶠深以爲憂及見王導乃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夫復何憂除散騎侍郎累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卒）孫楚太原中都人字子荊才藻卓絕爽邁不群位馮翊太守二孫統字承公綽字興公並知名統善屬文渡江爲餘姚令綽渡江爲廷尉卿領著作（元一統志少所交欵年四十餘參鎮東軍事初楚與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溫羨太原祁縣人字長卿恢之孫兄弟六人並知名號爲六龍位司徒（元一統志少以明惠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轉吏部尚書張華以讒誣被誅羨提擧義追復爵位出爲冀州刺史懷帝即位遷開府領司徒卒）王懷辯太原祁縣人爲梁將破侯景有大功見祁縣加侍中尚書令　劉貴陽曲人剛格有斷歷御史中尉行臺僕射卒贈太尉見陽曲縣　白建太原陽邑人字彥舉明書爲同局所推位侍中中書令　唐邕晉陽人字道和明敏有材幹爲尚書令封晉昌王（元一統志初直神武府典書以幹濟見知擢爲文襄大將軍督護累遷尚書令後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是周州刺史隋開皇初卒邕與白建同被謂之唐白）韓軌字伯年事見榆次縣　王韶晉陽人字子相隋晉王廣鎮并州除行臺右僕射性剛直王偉之後又爲并州長史　王劭晉陽人字君懋著齊書隋書位秘書監韓子誕文水人觀洨居表過權事見文水　溫彥將大雅之弟位中書侍郎鴻臚卿　溫大雅太原祁縣人字彥弘唐高祖起義兵爲記室帝謂之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事耳有創業起居注行於世位禮部尚書見祁縣（元一統志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卿相才也初爲東宮學士長安尉唐高祖鎮太原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參定儀典遷黃門侍郎）溫彥博字大臨大雅之弟位右僕射陪葬昭陵見祁縣（元一統志通書記警悟而辯初陷於北方及唐太宗立得還授雍州治中尋換吏部侍郎復爲中書侍郎遷御史

大夫檢校中書侍郎事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彥博善辭令每關四方風俗體布詔令弟成播然遠止靜華人皆伏曰高祖然近臣遠秦王諭旨既而諭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十年遷尚書左僕射明年卒彥博性周慎既掌機務謝賓客不通進見必陳政事利害卒後帝嘆曰彥博以憂國故耗思殫神恨不許少閒以究其壽

李憕太原文水人爲東都留守安祿山陷洛陽守死節贈司徒元一統志父希倩唐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少孝敏舉明經高第授咸安尉天寶初除清河太守兼美政遷廣陵長史民爲立祠以捕賊遷彭城太守遷襄陽河東並兼採訪處置使入爲京兆尹改光祿卿東京留守權判禮部尚書安祿山陷東京憕死守遇害詔謚曰忠懿憕十子皆死於難惟源彭脫

盧儉字茂約并州晉陽人唐邕之孫監之子也隋劉武周建人吉獨孤懷恩反歸封莒國公元一統志與唐高祖善借典軍衛仗儉侍與秦王徹同在太原儉與遠少純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亂陰說秦王建大計於太從定京師爲相國府記室武德初遷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歡購宇侍累遷禮部尚書入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仍爲遂州都督貞觀中爲禮部尚書永徽初致仕顯慶初卒

溫造大雅五世孫字簡輿慨然有高世志歷御史中丞大夫禮部尚書元一統志姿表瑰傑性耆書然藏義少所降屈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署節度參謀使幽州劉濟服其詭識諷諍請獻死節造建封以聞驛聘入奏天子愛其才去隱東都烏重胤奏致幕府遷殿中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升大金吾遷語造爲造倅勸祐曰吾從入蔡州擒吳元濟本當心動今日膽落於溫御史遷左司郎中進中丞遷尚書右丞興元軍叛授遣山南西道節度使許以便宜從事造至國大宴親聽事曰此軍隨不足養士吏徒才生定將卒羅拜徐曰吾欲開新軍去住意可悉前舊軍無得進警聞畢就坐酒行從兵合卒有覺者欲引去造傳言止之即閉軍中殺李絳狀於是傳呼悉殺之圍其中誓皆新首凡八百餘人親殺絳者監之號令者殊死以功加檢校禮部尚書入爲兵部侍郎改禮部尚書卒

狄仁傑太原人字懷英武后時爲相迎之廬陵王後復爲太子封梁國公元一統志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大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司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

藺仁基請行仁基咨美其長遷大理丞歲終斷獄萬七千人時稱平恕至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死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力論以狀伐昭陵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帝意解並免累遷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委曲請復廬陵王位則天還政此仁傑之力也聖曆三年卒子光嗣景暉孫孫兼謨

王彥威太原人作元和新禮累歷方鎮元一統志舉明經甲科淹識古今典禮未得調求爲太常散吏卿知其經生補檢討官彥威采獲隋以來下訖唐凡典禮沿革條次業分號元和新禮上之有詔升博士累權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改司農少卿開成初判度支出爲忠武軍節度使娥山房三千餘所益無所容披節宣武卒

王忠嗣太原祁縣人位朔方河東節度使

李源憕之子以其父死賊因不復仕布衣蔬食終身以諫議大夫徵不起

狄兼謨字汝諧仁傑族曾孫歷鄭州刺史以治稱後爲河中節度使

唐次儉裔孫字文編撰辨諸墓三篇奏之位中書舍人

唐彥謙次孫字茂業工於詩有鹿門集位璧州刺史

武士彠太原文水人則天后之父也位工部尚書封應國公追封太原王事見文水

王凝太原人字致平爲宣州觀察使覺民利病俗致康阜

李光顏良臣之子本姓阿跌事見榆次縣

李光進光顏之弟

王質祁縣人字華卿積學受業者大集其門位宣州觀察使

劉明達李子傳云太谷人養母至孝事見太谷縣

盧遵仁本府人在孕父亡七歲母言之不勝其感水漿不入口五日母終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後甘露降於墳上證聖元年旌表門閭唐書孝友傳序云皆十世同居並無間言

畢義真唐書義真壽陽人及孫元獎累世至孝天寶六年旌表門閭

溫庭筠大雅裔孫有詩名與李義山同時人世號溫李

鄭仁誨晉陽人字日新有器量事周太祖爲樞密使謙謹好禮不自矜伐贈中書令

李昭嗣太谷人本姓韓氏晉王養以爲子驍勇過人爲潞州節度使撫養軍民甚有恩惠

索自通清源人字得之累立戰功唐明宗時歷方鎮

張憲晉陽人字允中好學精於史事位太原尹北京留守莊宗遇害見殺元一統志沈許基欲少好學能鼓琴飲酒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累遷刑部侍郎判吏部銓東都副留守精於史事改太原尹北京留守

那昂太原人字下交高蹈不仕公卿以詩贈之者與墓表皆刻于石

任山千晉人字子山少有大志法春秋作通記擬井田作中田圖書應召言事即拂衣歸宋相富弼學過之令有晉溪集行於世

白峰太原人字子西有詩名於當時令號錦囊集者

是也　許珫太原人字子遠有能賦聲屢魁多士官至少卿　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明昌五年經義進士第一事見樂平縣　晉鼎字和之代州人大定中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後進平章政事封華國公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官至翰林知制誥詳見忻州　郝俣字子玉太原人正隆二年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其子居簡至大末仕至鳳翔府治中山南安撫使父子俱有能名　郝天挺交城人官至中書平章封冀國公謚曰文定詳見交城縣　畢登交城人官至河南省參政封弘農郡公謚曰忠宣詳見交城縣　呂思誠字仲實平定人仕至中書左丞大司農贈推忠贊治直亮功臣謚曰忠肅詳見平定人物　元一統志郭守文字國華太原人仕至宣徽北院使守文得俸悉以犒士死之日家無餘財郡縣志屢破契丹仕至宣徽南院使有女配真宗是為章穆皇后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始仕周太祖為親校世宗即位累遷宣徽南院使子元扆郡縣志從太祖征伐仕至雄武軍節度使　李謙溥字德明太原人少通左氏春秋開寶中為濟州團練使子允則　孫綽太原人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　王全斌太原人父為前蜀軍使宋興除節度使取蜀有功　慕容延釗太原人少以勇敢聞與宋太祖善同為殿前都點檢太祖即位仍呼為兄洎寢疾御封藥以賜　王知遠太原人唐書孝友傳序云皆十世同居並無間言　王緯字文卿并州太原人以書判入等調長安尉大曆中與李泌俱為路嗣恭江西觀察判官泌見惡於元載嗣恭希意欲殺之緯護解得免泌執政遷擢緯進給事中浙西觀察使貞元十年加御史大夫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裴延齡以諸道貢錢四百萬緡為羨錢以圖寵緯奏此諸州經費大忤延齡意改檢校工部尚書卒　武甄字平一以字行太原人也通春秋工文辭武后時畏禍不敢與事隱嵩山修浮屠法屢詔不應中宗復位召為起居舍人景龍二年兼修文館學士時天子稍昏韋后亟亂外戚用事平一請裁抑毋黨玄宗立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開元末卒　武元衡字伯蒼舉進士平一之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稱疾去德宗欲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元和二年拜相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八年還秉政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與人交終始一節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皇甫鎛剝下媚上儒衡疏其狀論劾有風節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

儒衡厭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揮以扇曰適從何來遽集于此一坐失色以戶部侍郎卒　王彥方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孝義稱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彥方聞而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彥方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彥方彥方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彥方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德感人若此　孫資魏志字彥龍太原人同郡王允見而異之魏太祖為司空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河東貴達勉其應命乃往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復見孫彥龍乎表留為尚書郎辭以家難魏國建徵為秘書郎文帝即位轉為左右丞黃初初加中書令給事中掌機密明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初資在邦邑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宋豐嫉害之資終無憾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宋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　郝俣字子玉太原人金正隆二年進士仕至河東北路轉運使自號虛舟居士有集行於世　王璹字君玉太原人天眷二年進士弟珙器玉珦汝玉皇統九年同榜家世業醫有陰德閭里中嘗有金贊金為之瑞君玉仕至汾陽軍節度使鄉人榮之號三桂王氏　王播字明敭與弟起並舉賢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歷侍御史李實為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當避道捍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為三原令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猾犯法未嘗貸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後除考功員外郎擢御史中丞京兆尹進刑部侍郎穆宗立遷皇甫鎛召為刑部尚書拜相　王起字舉之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為淮南掌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兼集賢殿學士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畋游事歲中考第一累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起性友弟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常志莊恪太子薨詔為哀冊詞情慷慨當世稱之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弟之子父炎字逸時終太常博士咸通中鐸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十二年拜中書門下相從天子入蜀鐸以經濟自任移檄諸路號令殺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宦官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

功出於己乃構釁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還乜鐸功危就而讒奪然卒因其勢固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道魏樂遇害於高雞泊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子痛之　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弱冠知名太尉王衍歎異之比南陽樂廣焉自趙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如父子述　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道不求聞達性沉靜每坐客馳辯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然少襲父爵年三十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之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康帝時爲驃騎將軍遷尚書郎並不行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蒞政清肅終日無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中書監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謂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時江彪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止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彪遂止文帝爲撫軍將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將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

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與謝安共輔朝政遷中書令坦四子愷愉國寶忱　溫大有字彥將隋仁壽中李綱薦之授羽騎尉高祖舉兵引爲太原令從秦王徇西河有功累遷中書侍郎　溫佶大雅四世孫安祿山亂往見平原太守顏真卿助爲守計佶子造　溫耆恭與生民儉讓充兄第六人並知名於世號曰六龍恭子羨　李充則字無範少以才器聞歷渾滄惟鎮潞州治郡有聲　昀重續字洞微大曆末居太原少學數明太乙五紀八象三統　王貽孫字象賢溥之子顯德中溥在相位以貽孫爲著作郎宋初遷金部員外郎溥藏書至五萬餘卷貽孫徧覽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男子何以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古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記備言之普歎伏貽孫累遷右司郎中　郭澄之字仲靜太原陽曲人少有才思機敏兼人調補尚書郎出爲南康相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九尺餘氣貌洪偉少負薪道遇晉高祖高祖見其魁梧奇之留帳下仕晉爲軍國都虞侯累遷河陽三城節度使移鎮成德　王溥字齊物并州祁人後漢乾祐中進士甲科事周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世宗將討秦鳳溥薦向拱遂平之世宗因宴酌卮酒賜之曰成吾

邊功者卿揮帥之力也宋初遷位司空乾德二年罷相溥在相位父母具慶每公卿至其第必謁其父祚祚引避爲壽溥侍側坐客不安席祚曰此豚犬耳不煩諸君起人稱其孝敬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仕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謚曰莊　張道源并州祁人年十四居父喪士人賢其孝縣令郭湛署所居曰復禮鄉至孝里道源嘗爲客夜宿客暴死道源恐主人患怖臥戶側至曙乃告又徒步護送還其家隋末亂辭監察御史歸鄉里唐高祖興署大將軍戶曹參軍儀鳳初轉累見東井上疏陳得失武后時歷秋官尚書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貞元中賢良方正登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後入閣帝顧宰相曰是豈王仲舒耶俄改右補闕後歷婺蘇州刺史穆宗立每言仲舒之文最宜爲誥有古風召爲中書舍人既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有爲佛老法與浮屠祠屋者驅出境卒于官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齊文宣受東魏禪以思政爲都官尚書郎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餘里置三十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薦舉咸得其才　郭琦太原晉陽人少方直有

雅量博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註穀梁京氏易百卷趙王倫篡位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於家　王慧龍晉陽人幼聰慧祖愉以爲諸孫之龍　郭祚字季祐太原晉陽人少孤貧姿貌不偉見人莫之識有女巫相祚後當貴祚涉經史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　王濛字仲祖晉陽人少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子蘊　王蘊字叔仁仕至散騎常侍子恭爽　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　王昊字季明仕至寧朔將軍　王翰字子羽晉陽人張嘉貞爲本州守偉其人厚遇舉直言極諫科調昌樂尉張說輔政召爲秘書省正字擢通事舍人駕部員外郎　孫盛字安國祖楚父恂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參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參軍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不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卿門戶事其子遽拜謝因請刪改壽以秘書監加

給事中　王湛太原晉陽人司徒渾之弟少有識度身七尺八寸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祖柔父機魏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空事親如父奉祖母寡嫂以孝義稱好書善屬文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後爲治書侍御史又轉秘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郎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累遷尚書令加給事中散騎常侍封博陵郡公　太原志後漢郭淮字伯濟陽曲縣人建安中舉孝廉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終車騎將軍　晉郭奕字大業本縣人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雅有量初爲野王令後大康中爲尚書（元一統志初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張永德字抱一本縣人（元五代史傳元一統志周世宗爲殿前都點檢領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世宗用兵壽春永德從之因出射見一僧乃昔書生也謂曰差見二爲諸人善事之嘗謀五十年富貴上許去是時宋太祖出於微賤間乎生於吏永德大喜傾身事之太祖深以爲德其後太宗取特氏問其年方貴士永德贅吾頃家貲助之故永德在內朝恩德不替）梁劉賁本縣人剛恪有斷歷御史中尉行臺僕射卒贈太尉　元馮思溫字公屬本縣人以儒學進書爲五府官奉使審囚多理冤抑仕至御史臺中丞後爲集賢大學士封晉國公　王守誠字君實本縣人泰定甲子省試第一名仕至河南省左丞　宋任山太原人緯有大志不仕法春秋作通紀擬井田作中四圖嘗應名言事宋相富衡厚禮以遇之當世傳有晉溪集今無　元李汾字長源晉陽人與元遺山同時有詩傳於世名曰雙鳳集又見中州集（元一統志系出厲門頗遠不爲時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東北戶于家變其才招致門下嘗二年去至涇州謁張公信甫一見即以上客禮之自是游道日廣然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同屬書待詔事史館長游素高允不肯一世乃今以半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嘗上樵先生積大史公左丘明一萬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辱以譏去明年驟數爲宋京師日以爲價佐歡道逢忠家則畫地大數而去人明年往山公仙在郡之西山長源怪抗之著行尚書省旗鼓當既而惟山與參知政事思殺相與同類誅自者懼長源吉論默除之遂之洮陽竟爲所害長源卒大康令過人者甚多事寡識而死於不作寒乞聲向人人亦以此愛之平

生以詩爲專門之學其所得爲尤多）元謝默榆次縣人字蘊中爲志好學博通經史養母至孝元季隱居不仕嘗注孝經刊撰四書訂疑兵廢不存

金神童常添壽徐溝縣東大常里人年四歲作詩云我有一卷經不用筆寫成展開無一字晝夜放光明出中州集　元趙麟字時昭本縣人至正癸未科省試第一名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仕至監察御史　唐李昭詞太谷縣人爲潞州節度使有惠政出舊誌　元高禧本縣人授龍虎衛上將軍南北二路征行元帥有碑可考焉　武祺字子春本縣人由儒學選充歷知安慶路桐城縣事平反冤枉發奸摘伏果斷如神淮西廉訪司與安慶路交章舉薦後歷省部臺二十餘年多著善政官至甘肅省參政知政事其妻王氏爲寇死節　杜充溫字知新本縣人爲上都警巡院使有從入男女奏許令配偶史民爲之語曰古有杜母今公其父也官至鋼鐵冶都提舉使　後漢王允字子師祁縣人任司徒誅董卓於長安　溫序在縣西北一十里修善里居焉光武時護羌校尉爲隗囂將所執銜鬚於口伏劍而死賜洛陽城傍冢地後其子夢序云久客思故鄉乃遷葬于此　魏王陵字彥文任太尉封南鄉侯忠於魏室而死　北齊唐義唐監爲應州刺史按北史唐邕有三子長曰君明隋應州刺史此名義爲應州刺史名字不同大常卿監者不見焉不知其與邕爲遠近無從考也　唐義縣東南一十七里有墓存焉唐監縣東一十七里有墓存焉俱無碑誌　後梁王僧辯爲梁將破侯景有大功　唐溫大雅歷禮部尚書在縣東五里有墓存焉　溫彥博按唐書傳彥博官至中書令陪葬長安昭陵其弟大有字彥將贈鴻臚卿今縣東三百八十步有墓存焉蓋彥將墓也誤傳將爲博耳　王忠嗣爲朔方河東節度使　元溫義字宜卿本縣人五世同居宗族百餘口長幼無私財家庭無閒言至元丙子朝廷旌表其門閭　元要秀交城縣人爲樞密院參議提點司天臺上以太原秀才呼之而不名老乞骸骨許之以歸　譚資榮字茂卿官至懷遠大將軍錫金虎符陞行元帥府事卒子家奴弟資用官至定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資榮之子澤澄官至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羅羅斯副都元帥兼同知宣慰使贈河南省參政封弘農郡公諡曰忠宣其子克修官至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使贈禮部尚書追封弘農郡侯諡曰文憲　郝天挺本縣人官至中書平章冀國公諡文定號新齋有所注唐詩鼓吹傳于世其子祐爲陝西省參政所至有能聲一載七遷繇西臺侍御孫忠恕隱居教授省臺交薦辟爲翰林待制獻所註無逸圖上說命總載進金宋三史既畢而歸遂隱

終身　漢衛綰文水縣大陵人為中郎將事景帝忠實無他為河間王大傅仕至丞相封建陵侯出漢書　隋郭子儁字弘義文水人家門雍睦七世同居致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為義感之應州縣上其事隋文帝遣平昌公詣其家勞問漢王諒為并州總管聞而嘉歎賜其兄弟二十餘人衣各一襲出北史傳　隋韓子斌祇汶貢士葬墳居喪過禮朝廷旌加及卒視其舂青皆跌隋大業十年表其門閭唐貞觀中蠲其賦役　唐李澄并州文水人父希靖神龍初左臺監察御史澄賢舉明經高第授咸安尉為東都留守祿山陷洛陽守節贈司徒出唐傳　唐武則天諱曌本縣人武士彠之女唐高宗之后也永徽二年立弘道元年二月丁巳高宗崩皇太子顯即位尊天后曰皇太后自臨朝稱制　唐袁自通字得之清源縣人累立戰功唐為方鎮　元李朝器孟縣人金明昌進士李孝信之孫也至元間儒學進身官至汾州判官充遵祖訓五世同居百有餘口庭無閒言泰定中旌表其門閭元一統志　管涔靜樂縣人昔與劉曜興兵于此有汾水之勝　單雄信唐忠臣也令樓煩廢縣地檢司南二十五里有單家莊宅廢僅有塼塔太原志　耗閬賓碩平定州石艾人為冀州刺史有武定八年紀德頌碑在焉　唐王君廓唐初為將唐史曰并州石艾人　元聶圭字廷玉元初為平定威孟阜知遼儀邢晉等處總管兵馬都元帥其子大本從憲宗下四川為行元帥府事　王構字嗣能即六賢之一也父母繼逝廬墓六年兩致白兔繞墳之異朝廷表其門曰孝子以孝廉起歷仕至國子司業　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漢中道僉事呂允之子也登泰定進士第仕至光祿大夫中書左丞大司農在朝廷三十餘年出入省臺樞密國監其正大剛明威肅文雅愛君澤民舉賢去惡表著一時者不可殫舉元史備載及薨贈推忠贊治直亮功臣諡忠肅號介軒有文集貫錄兩漢通紀歐典舉要不傳　河東廉訪副使王復謙妻齊氏性端慎至正十八年十月山東賊兵大至時復謙官太原齊氏與舅姑匿州東北趙家莊石窟中高百尺賊兵見兵圍急乃謂其女鳳曰我命婦汝少婦也寧就死莫受辱俱赴崖死其子婦呂忠肅公孫女也謂長婦蕭氏曰姑已死夫不在不死何待亦赴崖死蕭氏亦繼之　金楊雲翼字元美樂平縣人頴悟儁學明昌五年舉進士廷試第一名狀元官至禮部尚書遇事敢言識論忠政事表著于一代終於任謚曰文獻公所著大金禮儀續通鑑周禮辨象數非說等書今失不傳（元一統志頴悟不羣未諳時掘畫地作字輒冠有文學金興定間宣宗欲相之以足疾不仕倚而寢儒學醫卜相數無不精究門生半天下與趙秉文齊名世號楊趙正大五年卒）　賈廷揚本縣人登正大四年經義進士廷試第一名狀元　閻顒字仲彰本縣人天會間充義兵千戶剛勇有致時干戈甫定闢草萊招離散一境以安官至龍虎衛上將軍沁南軍節度使其弟有才智明敏官至懷遠大將軍招撫副使　元劉福平定人元初為平定等處元帥府左監軍尋升阜和州行元帥府事武畧服眾忠信得民其子熙載繼之有學行父子相繼二十餘年遂家樂平焉　王無咎字安卿磁州武安人金為招義軍節度副使元初徙平定遂築室於樂平之秦山以金臣不仕自適山水之間號青峯有秦山小隱圖元初名公題詠　郜知章字子明本縣人家世儒業有詩名與王嗣能齊名世稱王郜以子從禮貴贈亞中大夫河南路總管　宋趙宇李陛本縣人精通醫術仕至集賢大學士元仁宗勅翰林承旨學士程鉅夫所撰碑存焉　胡彪字德威性淳篤有孝行受業於王司業嗣能之門父母相繼棄世廬於墓側泣血三年哀毀骨立家人來省輒避去不面有司上其事朝廷下符旌表自是不復有仕進心曰吾親逝矣將何所為遂教授鄉里以終其事號曰松峯有呂仲實所撰記　漢王霸字儒仲代州廣武人建武中徵拜尚書以疾歸隱居守志累徵不起（太平寰宇記王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　漢周黨字伯況廣武人家產千金為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禮及長不還其財黨詣縣訟主及歸之既而散與宗族遂之長安遊學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疾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被徵復見光武君見伏而不謁願守志帝許之　范隆字玄嵩鴈門人在孕十五月而生適父之卒四歲母哀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劉元海以為大鴻臚東亢自守　解叔謙字楚梁鴈門人母有疾叔謙夜于庭中稽顙祈請聞空中語云此疾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叔謙即訪醫及本草注無識者求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人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可療風疾叔謙拜伏具言來意遂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其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疾即差　畢士安代州雲中人真宗時為相元一統志　前忠太原廣武人也家財千萬悉散與九族隱五臺山以終其身　莫含繁峙縣人劉琨為并州辟含從事其居近塞下常交通國中稱帝愛其才及為代王備置官屬求含於琨琨喻遣之乃入參軍國大謀卒於左

將軍開中侯其故宅在桑乾川而世稱莫舍壁含音訛或謂之莫田城子顯昭感世為左常侍顯子題道武初為大將以功賜封東安侯顯弟雲好學善騎射仕至執金吾參軍國謀議進安定公　胥鼎字和之代州繁峙人父持國金大定中為太子司藏有功母后家章宗即位擢拜尚書右丞和之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由戶部尚書參知政事宣宗即位除泰定軍節度使不起改判大興貞祐二年升尚書右丞累官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行臺開中未幾兼左副元帥明年以溫國公致政進封英行臺衛州以病薨於位當布顏為作神道碑云當時名相惟公以度量雄天下太原志金張大節字安國諡簡獻五臺縣人天德三年甲科進士初授崞縣丞後授振武軍節度使凡二十二考中外有聲所典州郡絕其政績有碑刻存焉　皆有詩云兆津橋上黃金榜三見門生是狀元　元一統志字信之五臺人金天德中進士與與狀元[illegible]師也皆受其真漢書侍書之應[illegible]軍節度使戊午大興尹吏部尚書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明昌初請老特授開門節鉞除其子蒙史忻州刺史以終其職　嚴史字夢弼其第進士歷官路振三州節度使終於[illegible]度軍　張岩叟字夢弼張大節之子大定十九年進士出身初授蔚州司候判官拜監察御史累遷刑部侍郎兼蔡王傅太常卿兼

國子祭酒　許先金史列傳　元一統志楊慥字叔玉五臺人金承安五年進士歷州縣入為尚書省令史拜監察御史侍御史京西大農司丞京南司農卿戶部侍郎權尚書自入戶曹即有清望貧器雅重事無巨細處之皆有法至於朝廷大體則又非他人所能及也後權參知政事明年卒　金王特起字正之崞縣人泰和中進士甲科調真定府錄事參軍有惠政民立碑頌其遺愛後遷司竹監使見中州集　元一統志習識精深好學善論文自[illegible]技藝無所不能尤以辭賦出入經史摘其英華以為句讀如大進神出　太原志元趙惟賢字如晉本縣人號秋江博學能文嘗為平遙縣尹有秋江文集刑統賦註解傳於世　元一統志游完字濟民崞州人也金大定元年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套春秋以家財雇免人工平治道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太原志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忻州韓巖里人金源時為南陽令有嚴惠歷官至左司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上騎都尉河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嘗撰亭曰野史亭元季兵廢故址存焉以詩自鳴有樂府中州集續遺堅志行於世今韓巖里有墓存焉　元一統志遺明子有詩文百世看者其多

元一統志秦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也父朗魏驍騎少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議齊王攸事忤旨除名尋復起為博士性婞直與物多忤為博士二十年卒於官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菫而不言食不飽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菫生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菫生始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　賀惟忠忻州人也初隸周世宗藩邸宋興授儀鸞副使知易州捍禦有功遷正使太祖駐恒山以為刺史兼易定祁等州巡檢使嘗中流矢創發而卒惟忠知書曉兵法撫士卒得其心　介朱榮字天寶秀容人出北史　王萬鍾字元卿秀容人也金時與兄俱無室家共曰之事舉親為之貧居陋巷破屋蕭然不蔽風雨而弦誦之聲不絕　元德明秀容韓巖村人也唐元次山後幼而讀書世事不掛口明昌承安中有聲場屋居東山十五年號東巖有文集　孫九鼎字國鎮忻州定襄人天會六年經義第一人第九疇億俱有時名二人同榜登科吳彥高贈國鎮詩云孫郎有重名鼓笑取公卿清廟瑟三嘆齋房芝九

望其為名流所稱道如此年八十餘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二十八年進士為人有蘊藉如素宦然累遷監察御史翰林直學士貞祐初戶部侍郎車駕南渡出為河平軍節度使召拜戶部尚書草創之際經費空竭雖米鹽細物皆倚之而辦宣宗益慕欲相之會卒年五十五弟隣然字飛卿承安五年進士同知河東北路兵馬都總管事猶子天彝字仲常貴家榜登科子天任近侍局副使死於宋州之變　趙元字宜之定襄人經童出身舉進士不中以年及調華西簿未幾失明自少博通書傳作詩有規矩泰和以後有詩名自號愚軒河東李屏山為賦愚軒有落筆突元無黃初之句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州人博學強記問無不知少日治易有聲場屋閒家豪於財賓客日滿門所以待之者備極豐腆其自奉則日食淡湯餅一杯而已年四十喪妻遂不更娶亦不就舉選齋居一室枯淡如衲僧如是三四年乃出時人覺其談吐高闊詩筆字畫皆超絕若有物附之者問之不言也臨終預知死期如言而逝將軍石倫葬之忻州時年五十六晚年又易名雲鶴自號擬栩云　劉昂字之昂興縣人金大定十九年進士曾高而下以科名相踵者七世昂天資警悟律賦自成一家輕便巧麗為場屋捷法作詩得晚唐體尤工絕句往往膾炙人口年三十三省

掾考滿授平涼路轉運副使泰和初自國子司業擢左司郎中太原志金吳章字德明石州人道號定庵以儒業進身官至翰林學士乃元遺山之師

貞女

元一統志王霸妻在太原府霸少立高節漢光武時連徵不仕霸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太原志晉嬰在太原縣甫昔里武氏女年十七歲未嫁前元至正年間其父好文為兵卒所執將殺之女自上洞中奔出往至父所謂兵言而殺我父請以女身代之衆以為然遂釋其縛其父逃去女人言我今從汝有金帛衣物埋於此衆隨所指掘果得之衆方爭取遂投井而死

節婦

太原志李氏榆次縣東源渦里人適趙信二十歲夫亡撫育孤子雖遭艱險不易其心年六十歲大德中旌表其門閭見其碑額

仙釋（佛附）

太原志空王佛在太原縣東八里源渦村人俗姓田氏法諱志超隋大業三年出家至唐貞觀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入滅勑賜其院曰空王寺故歷代俗傳為空王佛鄉人以佛生於是里故為置寺於源渦里之西北隅今永壽寺是也有崇寧三年僧法忠刻石

碑刻

太原志晉祠碑在太原縣唐貞觀二十年太宗幸并州所置御製并書起義堂碑在乾陽門街開元十一年元宗幸太原所立御製并書元一統志懸泉賦碑在平定州趙閑閑東丈有賦碑在州東九十里故關隘口張齊賢碑在代州宋淳化元年知代州其碑今剝落　安庭堅美政碑在太谷縣子城內西南隅唐開元中為本縣令有美政邑人鑴之閻璫作碑文太原參軍房琇書今書剝落不可讀

鎮原縣

平涼府志本縣秦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晉屬新平郡魏大武置高平郡兼置原州隋初郡廢而原州如故大業初州廢置平涼郡唐初為州後復為平涼郡廣德原平没土蕃宋至道元年以故高平鎮地置鎮戎軍置一十一鎮以守北邊領臨涇彭陽二縣元改鎮原州

國朝洪武二年降為縣九月撥屬慶陽府至十一月撥屬平涼府其山川土産風俗人物俱詳見平涼府下

平原縣

濟南府志平原在禹貢兗州之域春秋時為齊之西邑漢為平原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縣西三十里晉屬平原國宋及後魏後周因之北齊省清河郡之鄃縣來入鄃故城在今縣西南三十五里隋初郡廢後置德州煬帝時復置平原郡而本縣仍為屬邑唐武德四年又置德州或為平原郡領縣七而平原居其一宋金並因之元德州直隸省部至

聖朝洪武元年撥德州隸濟南府而平原縣仍屬德州其山川土産風俗人物俱詳濟南府下

三原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池陽縣之地按池陽縣志帝四年置在池之陽晉秦苻堅於嵯峨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南有鄠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是為三原縣元魏太平真君七年罷護軍置三原縣屬北地郡後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屬馮翊郡元一統志周地圖記曰孝明帝昌二年黃寶實起兵關右毛洪賓立義柵堡城莊帝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洪賓為刺史俗謂之洪賓柵其故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徙縣於清水谷又按魏書毛遐洪賓兄也亦有功於魏孝明詔析北地郡之三原縣為建忠郡屬北雍州以旌其兄弟功也周武帝建德二年郡廢以三原縣屬馮翊郡今縣治西北三十里三原故城是隋開皇三年以縣隸雍州唐武德四年徙治清父南故任城改為池陽縣六年又徙故所改為華池縣仍置三原縣隸北泉州貞觀元年廢三原縣改華池為三原縣隸雍州五代後唐同光元年隸耀州宋金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其山川土産風俗人物俱詳見耀州下

原姓

姓纂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在河內子孫氏焉周有原莊公襄公原伯實畿內諸侯也晉人原壤陳有原仲晉原軫亦

為原氏魯郡兗州今有原氏仲尼弟子憲之後漢有漢陽太守原陽南陽太守原季自陽翟徙茂陵生涉天水太守葵父南陽子孫因之居春秋時鄭有原繁陳之原氏所謂南方之原者後世望出魯郡者孔子弟子原亢字籍出南郡者趙廣漢傳有潁川大姓原褚宗族恣橫後漢漢中大守鄭勤門下史原展以身扞勤為羌所殺羅泌路史高辛氏紀武王代紂原公杞小鍼原莊公後亡有原氏氏族略周文王第十六子原伯之後封於河內今澤州沁水是其地也周有原莊公世為周卿士故以邑為氏晉有原壤陳有原仲晉有原軫往往其族散在他國而以本國為氏者　周文王十六子原侯封河內　周原莊公　巢公　原伯　晉原壤　晉原軫　原穀　鄭原繁　陳原仲　原抗字籍孔門弟子春秋本末原（姬姓伯爵傳曰文王之昭蓋原伯之後世為王臣如本封絕滅食采畿內國在今懷慶府濟源縣）僖公傳二十四年（周襄王十六年）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原毛皆采邑）　傳二十五年（周襄王十七年）冬晉侯文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勃鞮披也鞮丁兮切）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飧音孫從才用切）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餒奴罪切）論曰成周對建同姓為多實郟萬滑凡原皆姬姓而凡原又食采於王畿也凡伯以王命聘魯戎伐之于楚丘春秋不沒其實非惟見戎之暴因是以傷王室之弱甚矣原距王城為近晉文公始霸圖而取之左氏忽其大言其小顧以退一舍為文公之信非信史也

原憲

史記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　索隱曰家語云宋人所記不同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包氏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索隱曰家語云隱居衛）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

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廟學典禮原憲字子思一字思宋人一曰魯人（家語字子思宋人論語字思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憲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卒後原憲退隱于衛在草澤中居蓬戶甕牖上漏下濕三日一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衿肘見納屨踵決弊衣冠甘蔬食衎然有自得之志　宋高宗御贊軼彼窮閻逢士所賓邦無道穀道退絕倫弊衣非病無財乃貧蠕雖不悅清節照人　宋尚書工部侍郎艾穎贊（建隆本初拟）博學於文貧而且樂道不磷緇心無適莫結駟非榮弊冠自若圖繪其形名高灼灼　宋尚書右丞向敏中撰贊賢哉子思介然清靜貧惟因學道乃非病衣冠忘弊草澤遂性升中進秩垂芳尤盛

原亢籍

洙泗原流一覽字子籍史記曰原亢籍考索曰原無雝一名抗字籍唐封萊蕪伯宋襲千侯

原涉

前漢書游俠傳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桀自陽翟徙茂陵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冢廬三年繇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曹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補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客或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修以行喪推財禮讓為名正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為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廼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壹為盜賊所汙遂行淫失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涉自以為前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涉慕之乃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費用皆卬富人長者然身衣服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絜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

卧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削牘爲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爲棺歛勞俫畢葬其周急待人如此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法辠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爲卿府掾史欲以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已爲中郎後免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驅上茂陵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新視事涉未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以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辠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初涉與新豐富人祁大伯爲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辠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

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即祁大伯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去涉性畧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死可用莽迺召見責以辠惡赦貰拜鎮戎大尹天水大守涉至官無幾長安敗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長吏以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使者依附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徒建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壹魚肉涉也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徒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徼取涉於車上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長安市自哀平間郡國處處有豪傑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領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之風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得素善強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以問建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遊復以俠聞於世云

原展

（華陽國志後漢原展太守鄭廑吏見跋崇程信傳）

騰原氏

（姓氏急就篇騰原氏日本國僧奝然自云姓騰原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十三蕭

遼（洪武正韻連條切，遠也。又水名。許慎說文遼从辵尞聲，洛蕭切。顧野王玉篇力條切。徐鍇通釋料撩反。丁度集韻遼或作勞。司馬光類篇憐蕭切。一曰水名，在遼陽縣。戴侗六書故紓遠也。鄭守正紫雲韻遼東箕子國。釋行均龍龕手鑑遼（俗）遼（正）音聊。楊桓六書統來母饒紀聲遼隸膫本力款切，借充上義。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又水名，出高句驪。又遼國即契丹，東胡之種，至耶律德光號大遼。又州名，元魏遼陽郡，隋置遼州。趙謙聲音文字通末驍切，遠也。文選聲清以遼。漢明帝置度遼將軍。韻會定正字切來驍來零連遼）

（篆書）遼（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遼（徐鉉篆韻）遼（高勉齋學書韻總）（隸書）遼（韓勑碑陰）遼（史晨後碑）遼（度尚碑）遼（殽阬碑）遼（魏臣奏並洪邁漢隸分韻）遼（高彪碑）遼（景君墓表）遼（李翊碑）遼（夏堪碑）遼（楊孟文石門頌）遼（楊統碑並漢隸字源）（真書）遼（智永）遼（柳公權）遼（蔡襄）（行書）遼（米芾）（草書）遼（智永）

遼遼遼（並張錦漢）遼（並鮮于樞）遼（趙子昂）

年華相遼

（侯鯖錄：唐陸長源以勳德爲宣軍司馬，韓愈爲迴官，同在使幕。戲年華相遼，周愿曰：大蟲老鼠俱是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臧霸止張遼

（三國志魏臧霸傳：霸從太祖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爲楊武將軍，假節。

魏明帝征遼

（三國志：初，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劫奪恭位，魏遂以淵領遼東太守。青龍元年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首，以淵爲大司馬、樂浪郡公。後權遣使浮海與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及儉進軍討之，會雨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衆隨儉內附。淵自儉還，家遂自立爲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景初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衆討遼東。六月丙寅，司馬宣王圍公孫淵於襄平，大破之，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魏曹子建集諫伐遼東表：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必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艱阻，東有待釁之吳，西有伺隙之蜀，吳越東南則荊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涼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內，促耕不解其飢，疾篤不救其寒。夫濕而後穿井，飢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三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吳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曾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內，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隋煬帝征遼

（隋書：開皇閒，遼東高湯卒，子元嗣。文帝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上表謝恩，因請封王，大帝優冊爲王。明年，率靺鞨萬餘騎寇遼西，帝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軍討之。師次遼水，元惶懼，遣使謝罪，上

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乃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突厥啓民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親征高麗，車駕度遼水，止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出戰多不利，皆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入城。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馳奏。比報，賊守禦亦備，復出拒戰。如此者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乃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後帝復親征，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盡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贖罪，帝許之。頓懷遠鎮受其降，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親告太廟，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散亂，遂不復行。　段文振傳：文振以遼東之役，授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在道疾篤，上表曰：臣以庸微，幸遭聖世，濫蒙獎擢，榮冠儕伍，而智能無取，叨竊已多，言念國恩，用忘寢食。常思效其鳴吠，以報萬分。而攝養乖方，疾患遂篤，抱此深愧，永歸泉壤，不勝

餘恨輕陳管宄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遽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心懷背叛詭伏多端勿得便興水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願嚴勒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魁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為艱阻兵糧又竭強敵在前靺鞨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後數日卒於師帝省表悲歎久之

唐太宗征遼

（唐書東夷傳）高麗本扶與別種也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水有大遼少遼大遼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少遼出遼山西南隋末其王高元死異母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脩好約高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斂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命道士以像法往為講老子建武大悅率國人共聽之日數千人帝謂左右曰名實須相副高麗雖臣於隋而終拒煬帝何臣之為朕務安人何必受其臣裴矩溫彥博諫曰遼東本箕子國魏晉時故封內不可不臣中國與夷狄猶太陽於列星不可以降乃止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有詔散騎侍郎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禽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并上封域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瘞隋士戰骨毀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築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持節答勞且觀亹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纖曲見華人流客者為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發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救我以舟師自東萊颿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有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衆性忍暴父為東部大人大對盧死蓋蘇文當嗣國人惡之不得立頓首謝衆請攝職有不可雖廢無悔衆哀之遂嗣位殘凶不道諸大臣與建武議誅之蓋蘇文覺悉召諸部紿云大閱兵列饌具請大臣臨視賓至盡殺之凡百餘人馳入宮殺建武殘其尸投諸溝更立建武弟之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貌魁秀美須髯冠服皆飾以金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使貴人伏諸地踐以升馬出入陳兵長呼禁切行人畏竄至投坑谷帝聞建武為下所殺惻然遣使者持節弔祭或勸帝可遂討之帝不欲因喪伐罪乃拜藏為遼東郡王高麗王帝曰蓋蘇文殺君攘國朕取之易耳

不顧勞人若何司空房玄齡曰陛下士勇而力有餘戢而不用所謂止戈為武者司徒長孫無忌曰高麗無一介告難宜賜書安慰之隱其患撫其存彼當聽命帝曰善會新羅遣使者上書言高麗百濟聯和將見討謹歸命天子帝問若何而免使者曰計窮矣惟陛下哀憐帝曰我以偏兵率契丹靺鞨入遼東而國可紓一歲一策也我以絳袍丹幟數千賜而國至建以陣二國見謂我師至必走二策也百濟恃海不脩戎械我以舟師數萬襲之而國汝君故為鄰侮我以宗室主而國待安則自守之三策也使者計孰取使者不能對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獎以璽書讓高麗且使止勿攻使未至而蓋蘇文已取新羅二城玄獎諭帝旨答曰往隋見侵新羅乘釁奪我地五伯里今非盡反地兵不止玄獎曰往事烏足論邪遼東故中國郡縣天子且不取高麗焉得違詔不從玄獎還奏帝曰莫離支殺君虐用其下如擭穽怨痛溢道我出師無名哉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之兵度遼而克固甚萬分一不得逞且再用師再用師安危不可億兵部尚書李勣曰不然曩薛延陀盜邊陛下欲追擊魏徵苦諫而止向若擊之一馬不生返後復畔擾至今為恨帝曰誠然但一慮之失而尤之後誰為我計者新羅數請援乃下吳船四百柁輸糧詔營州都督張儉等發幽營兵及契州奚靺鞨等出討會遼溢師還莫離支懼遣使者內金帝不納使者又言莫離支遣官五十入宿衛帝怒責使者曰而等委質高武而不伏節死義又為逆子謀不可赦悉下之獄於是帝欲自將討之召長安耆老勞曰遼東故中國地而莫離支賊殺其主朕將自行經略之故與父老約子若孫從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卹也即厚賜布粟羣臣皆勸帝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本而就末捨高以取下釋近而之遠三者為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弒君又戮大臣以逞一國之人延頸待救議者顧未亮耳於是北輸粟營州東儲粟古大人城帝幸洛陽乃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常何左難當副之冉仁德劉英行張文幹龐孝泰程名振為總管帥江吳京洛募兵凡四萬吳艘五百泛海趨平壤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副之張士貴張儉執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彌射姜德本麴智盛吳黑闥為行軍總管隸之帥騎士六萬趨遼東詔曰朕所過營頓毋飭食毋豐怪水可涉者勿作橋梁行在非近州縣不得令學生耆老迎謁朕昔提戈撥亂無盈月儲猶所嚮風靡今幸家給人足祇恐勞於轉餉故驅牛羊以飼軍且朕必勝有五以我大擊彼小以我順討彼逆以我安乘彼亂以我逸敵彼勞以我悅當彼怨渠憂不克邪又發契丹奚新

羅百濟諸軍長兵悉會十九年二月帝自洛陽次定州謂左右曰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後嗣因士馬盛彊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後世憂也帝坐城門過兵人人撫慰疾病者親視之敕州縣治療士大悅長孫無忌白奏天下符魚悉從而宮官止十人天下以為輕神器帝曰士度遼十萬皆去家室朕以十人從尚恧其多公止勿言帝身屬橐房結兩箙於鞍四月勣濟遼水高麗皆嬰城守帝大饗列帳幽州之南詔長孫無忌誓師乃引而東勣攻蓋牟城拔之得戶二萬糧十萬石以其地為蓋州程名振攻沙卑城夜入其西城潰虜其口八千游兵鴨淥上勣進圍遼東城帝次遼澤詔瘞隋戰士露骼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道宗率張君乂逆戰君乂卻道宗以騎馳之虜兵辟易奪其梁收散卒乘高以望見高麗陣囂急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誅君乂以徇帝度遼水徹杠彴堅士心營馬首山身到城下見士填塹分負之重者馬上持之羣臣震懼爭挾塊以進城有朱蒙祠祠有鎖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方圍急飾美女以婦神巫言朱蒙悅城必完勣列抛車飛大石過三百步所當輒潰虜積木為樓結絙罔不能拒以衝車撞陴屋碎之時百濟上金髹鎧又以玄金為山五文鎧士被以從帝與勣會甲光炫日會南風急士縱火焚西南樓延城中屋幾盡人死于燎者萬餘衆登陴虜蒙盾以拒士舉長干舂之闓石如雨城遂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初帝自天子所屬行在合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進攻白崖城城負崖水險甚帝壁西北虜酋孫伐音陰丐降然城中不能一帝賜幟曰若降建于堞以信俄而舉幟城人皆以唐兵登矣乃降初伐音中悔帝怒約以虜口畀諸將及是李勣曰士奮而先貪虜獲也今城危拔不可許降以孤士心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戮略人妻孥朕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能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一城乎獲男女凡萬兵二千以其地為巖州拜伐音為刺史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勣俘之請自効帝曰而家加尸乃為我戰將盡戮矣夷一姓求一人力不可棄而縱之次安市於是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傉薩高惠真引兵及靺鞨衆十五萬來援帝曰彼若勒兵連安市而壁據高山取城中粟食之縱靺鞨略吾牛馬攻之不可下此上策也拔城夜去中策也與吾爭鋒則禽矣有大對盧為延壽計曰吾聞中國亂豪雄並奮秦王神武敵無堅戰無前遂定天下南面而帝北狄西戎罔不臣今掃地而來謀臣重將皆在其鋒不可校今莫若頓兵曠日陰遣奇兵絕其饟道不旬月糧盡欲戰不得歸則無路

乃可取也延壽不從引軍距安市四十里而屯帝曰虜墮吾策中矣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以突厥千騎嘗之虜常以靺鞨銳兵居前社爾兵接而北延壽曰唐易與耳進一舍倚麓而陣帝詔延壽曰我以爾有彊臣賊殺其主來問罪即交戰非我意延壽謂然按甲俟帝夜召諸將使李勣率步騎萬五千陣西嶺當賊長孫無忌牛進達精兵萬人出虜背狹谷帝以騎四千偃幟趨虜北山上令諸軍曰聞鼓聲而縱張幄朝堂曰明日日中納降虜於此是夜流星墮延壽營旦日虜視勣軍少即戰帝望無忌軍塵上命鼓角作兵幟四合虜惶惑將分兵禦之衆已囂勣以步槊擊敗之無忌乘其後帝自山馳下虜大亂斬首二萬級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勣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貺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入轅門膝而行拜手請命帝曰後敢與天子戰乎惶汗不得對帝料酋長三千五百人悉官之許內徙餘衆三萬縱還之誅靺鞨三千餘人獲馬牛十萬光明鎧萬領高麗震駭后黃銀二城自拔去數百里無舍煙乃驛報太子并賜諸臣書曰朕自將若此云何因號所幸山為駐蹕山圖破陣狀勒石紀功拜延壽鴻臚卿惠真司農卿候騎獲覘人帝解其縛自言不食且三日命飼之賜以屩遣曰歸語莫離支若須軍中進退可遣人至吾所帝每營不作塹壘謹斥候而已而士運糧雖單騎虜不敢鈔帝與勣議所攻帝曰吾聞安市地險而衆悍莫離支擊不能下因與之建安恃險絕粟多而士少若出其不意攻之不相救矣建安得則安市在吾腹中勣曰不然積糧遼東而西擊建安賊將梗我歸路不如先攻安市帝曰善遂攻之未能下延壽惠真謀曰烏骨城傉薩已耄朝攻而夕可下烏骨拔則平壤舉矣羣臣亦以張亮軍在沙城召之一昔至若取烏骨度鴨淥迫其腹心計之善者無忌曰天子行師不徼幸安市衆十萬在吾後不如先破之乃驅而南萬全勢也乃止城中見帝旌麾輒乘陴譟帝怒勣請破日男子盡誅虜聞故死戰江夏王道宗築距闉攻東南虜增陴以守勣攻其西撞車所壞隨輒串柵為樓帝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黔煙今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虜數百人縋而下悉禽之道宗以樹枝裹土積之距闉城迫城不數丈果毅都尉傅伏愛守之自高而排其城城且頹伏愛私去所部虜兵得自頹城出據而塹斷之積火縈盾固守帝怒斬伏愛敕諸將擊之三日不克有詔班師拔遼蓋二州之人以歸兵過城下城中屏息偃旗酋長登城再拜帝嘉其守賜絹百匹遼州粟尚十萬斛士取不能盡帝至

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執師道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為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雪甚詔屬燎以待濟始行士十萬馬萬匹還還物故載千餘馬死十八船師七萬物故亦數百詔集戰骸葬柳城祭以太牢帝臨哭從臣皆流涕帝總飛騎入臨渝關皇太子迎道左初帝與太子別御褐袍曰俟見爾乃更袍歷二時弗易至穿穴羣臣請更服帝曰士皆敝衣吾可新服邪及是太子進潔衣乃御遼降口萬四千當沒為奴婢前集幽州將分賞士帝以父子夫婦離析詔有司以布帛贖之原為民列拜讙舞三日不息延壽既降以憂死獨惠真至長安明年春藏遣使者上方物且謝罪獻二姝口帝敕還之謂使者曰色者人所重然愍其去親戚以傷乃心我不取也初師還帝以弓服賜蓋蘇文受之不遣使者謝於是下詔削棄朝貢又明年三月詔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自萊州度海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右屯衛大將軍鄭仁泰副之率營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進次南蘇木底虜兵戰不勝焚其郛七月進達等取石城進攻積利城斬級數千乃皆還藏遣子莫離支高任武來朝因謝罪二十二年詔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為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自海道入部將古神感與虜戰曷山虜潰虜來暝襲我舟伏兵破之萬徹度鴨淥次泊灼城拒四十里而舍虜懼皆棄邑居去大酋所夫孫拒戰萬徹擊斬之遂圍城破其援兵三萬乃還帝與長孫無忌計曰高麗困吾師之入戶亡耗田歲不收蓋蘇文築城增陴下飢卧死溝壑不勝敝矣明年以三十萬衆公為大總管一舉可滅也乃詔劒南大治船蜀人願輸財江南計直作舟舟取縑千二百巴蜀大騷邛眉雅三州獠皆反發隴西峽內兵二萬擊定之始帝決取虜故詔陝州刺史孫伏伽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越州都督治大艎偶舫以待會帝崩乃皆罷藏遣使者奉慰永徽五年藏以靺鞨兵攻契丹戰新城大風矢皆還激為契丹所乘大敗契丹火野復戰人死相藉積尸而冢之遣使者告捷高宗為露布于朝六年新羅訴高麗靺鞨奪三十六城惟天子哀救有詔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率師討之至新城敗高麗兵火外郛及墟落引還顯慶三年復遣名振率薛仁貴攻之未能克後二年天子已平百濟乃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右武衛大將軍蘇方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率諸將出浿江遼東平壤道討之龍朔元年大募兵拜置諸將天子欲自行蔚州刺史李君球建言高麗小醜何至傾中國事之有如高麗既滅必發兵以守少發則威不振多發人不安是天下疲於轉戍臣謂征之未如勿征滅之未如勿滅亦會武后苦邀帝乃止八月定方破虜兵於浿江奪馬邑山遂圍平壤明年龐孝泰以嶺南兵壁蛇水蓋蘇文攻之舉軍沒定方解而歸乾封元年藏遣子男福從天子封泰山還而蓋蘇文死男生代為莫離支與弟男建男產相怨男生據國內城遣子獻誠入朝求救蓋蘇文弟淨土亦請割地降乃詔契苾何力為遼東道安撫大使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為行軍總管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左監門將軍李謹行殿而行九月同善破高麗兵男生率師來會詔拜同善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又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與契苾何力龐同善并力詔獨孤卿雲由鴨淥道郭待封積利道劉仁願畢列道金待問海谷道並為行軍總管受勣節度轉燕趙食廥遼東明年正月勣引道次新城合諸將謀曰新城賊西鄙不先圖餘城未易下遂壁西南山臨城城人縛戍酋出降勣進拔城十有六郛待封以舟師濟海趨平壤三年二月勣率仁貴拔扶餘城它城三十皆納款同善侃守新城男建遣兵襲之仁貴救侃戰金山不勝高麗鼓而進銳甚仁貴橫擊大破之斬首五萬級拔南蘇木底蒼岩三城引兵略地與勣會侍御史賈言忠計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昔先帝問罪所以不得志者虜未有釁也諺云軍無媒中道回今男生兄弟閱狠為我鄉導虜之情偽我盡知之將忠士力臣故曰必克且高麗祕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虜仍荐飢人相掠貫地震裂狼狐入城蚡穴於門人心危駭是行不再舉矣男建以兵五萬襲扶餘勣破之薩賀水上斬首五千級俘口三萬器械牛馬稱之進拔大行城劉仁願與勣會後期召還當誅赦流姚州契苾何力會勣軍于鴨淥拔辱夷城悉師圍平壤九月藏遣男產率首令百人樹素幡降且請入朝勣以禮見而男建猶固守出戰數北大將浮屠信誠遣諜約內應五日闔啟兵譟而入火其門鬱焰四興男建窘急自刺不殊執藏男建等收凡五部百七十六城戶六十九萬詔勣以便道獻俘昭陵凱而還十二月帝坐含元殿引見勣等數俘于廷以藏素脅制赦為司平常伯男產司宰少卿投男建黔州百濟王扶餘隆嶺外以獻誠為司衛卿信誠為銀青光祿大夫男生右衛大將軍何力行左衛大將軍勣兼太子太師仁貴威衛大將軍剖其地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縣百復置安東都護府擢酋豪有功者授都督刺史令與華官參治仁貴為都護總兵鎮之唐會要貞觀十

九年正月上征遼親率六軍發洛陽至定州詔皇太子監國至幽州大饗軍士車馬渡遼圍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又進次安市城休山大戰虜其酋帥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遂還命中書侍郎許敬宗爲文刻石以紀其跡敬宗曰聖人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蓋天意也乘輿不復東矣初上將發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旁求史籍訖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住征則有之矣漢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丘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富削城平墓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苞於古昔自當超邁百王豈止俯同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唯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赴今太子親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朝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三思煩愁並集特乞天慈一垂省察 唐語林太宗征遼李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等召之不果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衛公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增甚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公叩頭曰老臣請與病行至相州疾篤而不能進上至駐蹕山高麗與靺鞨合軍四十里太宗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請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王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當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乘

薛仁貴征遼事畧

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三分吳魏劉晉宋齊梁南北史隋唐五代宋金收話說昔日唐太宗皇帝即位貞觀十八年天下太平諸國來朝海外高麗國東有四國一曰新羅國一曰伯濟國一曰羅旅國一曰邑僂國一日太宗皇帝設朝升殿文武班齊閤門使出班奏曰今有海東伯濟王遣使呂黑飛來進奉陛下帝令近臣引見帝來使以皂紗裳面帝下睹其由遂問使進者何物呂黑飛下跪請死太宗問其故呂黑飛奏曰臣有辱國之愆罪當萬死帝曰赦卿無罪當言其故呂黑飛曰臣奉王命將所進陛下寶物前來至海東黑風口從登州蓬萊閣欲渡海經過高麗國遇高建藏大兵截其路捧一員將身長一丈披絳獅服跨赤虬馬腰掛兩鞬弓身背飛刀五口乃高麗虎將葛蘇文也官封莫離支扶本主高建藏爲上扶天子之命威鎮群臣乃東海王蓋世將臣所進之物盡皆劫去以針黑鴉其面颳刺陛下臣不敢去其裳而若陛下見了臣該萬死帝曰赦卿無罪呂黑飛去其裳面之物却見面上刺着四句言語道甚來我兄前欽因父後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太宗視之大怒隨問群臣曰今高麗欺朕如此便起兵征伐誰敢前去言未畢殿下一將出班厲聲取奏陛下臣非口過若高麗國兵偽遼賊將臣能生擒奉獻陛下太宗見了喜不自勝怎見得有詩爲證 詩曰一身踏碎高麗國兩手生擒莫離支英風凜凜欺叔寶勇氣堂堂賽尉遲覷了無不稱心這將軍却是燕國公世雄之子乃薛萬徹也太宗曰是駙馬也薛萬徹願作先鋒帝曰兵起卿爲前部先鋒房玄齡杜如晦出班奏曰勿爲私讎陛下起兵征遼軍民遭難況高麗居於海東路遠地遙陛下今起軍征伐軍有帶甲之勞民有轉輸之苦雖若成功得地不足耕耘不堪畜養何況勝敗難分昔日煬帝征遼軍折三萬地退數千里以成後世之笑陛下熟思之太宗曰非也二卿所知昔日煬帝不成者蓋不明用兵之法朕自河東起義兵五載克清削平群盜所征者破所擊者亡自武德至貞觀豈有化外拙俗敢欺中原天子今莫離支殺主奪權欺凌大國此賊神天不容朕大發之請卿等勿復再言寡人事已決矣房杜二人不敢再諫出朝忽見一隊頭踏骨朶大刀水罐銀盆近中門來皆從馬上坐一老將鬢如銀絲目若朗星乃是鄂國公敬德也見房杜下馬問二人何爲而也不樂房杜言曰天子欲征高麗諫之

不從所以帶憂敬德曰我當諫之房杜再隨入朝來近臣言鄂國公總管來見帝帝宣上殿賜坐房杜立於殿下帝問曰卿不宣何至敬德曰知陛下欲征高麗來諫陛下太宗令呂黑飛至殿下敬德視之面刺殺兄前欽因父後宮將老兵驕不堪成事敬德怪叫曰莫離支時將兵敢如此奏曰從陛下征此高麗庶幾無恨帝曰卿若減了十五歲朕何慮也卿今老矣敬德曰臣雖老二臂尚有千斤之力何其老矣帝曰如何見得卿不老以手指殿下石獅子約千斤已上臣當一臂擡之使陛下知臣不老言訖捧起袍用臂擡石獅子平身而起轉殿行步如飛約及數遭擲獅子於殿下全無氣喘又再臥奏陛下尉遲老邪不老尸陛下見道惟喜然太宗宣左右將先鋒印來寡人御駕親征卿爲前部先鋒尸來日軍兵便上來各人皆散怎見得 詩曰欲破高麗平海水全憑老將討遼東房玄齡杜如晦道他來諫天子被天子倒說了他升英國公李世勣爲元帥敬德作先鋒起軍三十萬御駕親征打登州蓬萊閣過海黑風口却才達東岸迎頭的兵來約及三萬有餘陣前捧一員將頭頂三叉紫金冠披絳獅服橫一柄大桿刀跨赤虬馬左右帶兵器兩鞬弓身背飛刀五口陣前耀武行言答乃莫離支葛蘇文也太宗傳聖旨若擒獲賊首者當封萬戶侯一將出馬交戰

數合莫雄支刀劈敬德敬德閃過左手拿住刀桿撥脫小不放肯終刀脫上風飛竹節鞭紮起鞭來莫雄支背上取出飛刀在手敬德撥馬歸陣莫雄支催兵掩殺太宗大敗兵荒將亂爺倒旗斜太宗一騎馬落荒走莫雄支背後趕着海東岸見險峻山勢太宗到近見一坐山下紅綽高門上安牌一面寫虹蜺三刀之山太宗勇急縱馬入門莫雄支欲追太宗連發數箭皆不中太宗思着美良川榆窠園也縱馬上坡莫雄支叫坡大叫李世民下馬受死太宗無計見難向山腳一壁轉過一騎馬來馬上一箇年少將軍素袍瑩鎧赤馬朱纓擲戟方天戟取弓箭在手一箭射莫雄支墜馬太宗厲聲問曰救朕建功者虎將何人也白袍年少最身下馬擲方天戟高坡直下躬身取奏臣乃絳州龍門縣人也　詩曰黃河流在崑崙下龍虎風雲際會時其人欲言姓名忽驟雨大作帝從馬下坡馬蹶落見大宗墜騎大叫一聲向寢殿驚覺其時風清漏二鼓月白正三更却是夢中之事坐而待旦帝設朝宣袁天剛李淳風司天臺宣圓夢帝說罷袁天剛曰虹蜺者絳也三刀者州也白袍將軍必在布衣當年少在絳龍左側必有破遼虎將帝曰應夢之臣如何得之李淳風曰陛下因起義兵而立朝臣若陛下隨路招其義軍而立唐朝必得應夢將軍也太宗降詔書天下交

三十六路總管府為招義軍拜英公李世勣為遼大元帥英公令長安市心立起義軍旗旛下張掛榜文百姓仰面看者如蟻日當午時見一白袍年少分開人直走至帳下揭榜投軍見英公禮畢啟曰吾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廷陀曰聖旨招得絳州人當引見帝英公將廷陀見帝帝曰英雄非是夢中見者當領頭安排稍想夢中之事見敬德立於殿下不見胡國公秦叔寶帝問叔寶何不入朝近臣奏曰在病多日帝思美良川之恩無當今又用人之際帝引敬德英公親來探叔寶病人報秦叔寶言駕至瓊欲起奈病身不能舉動喘已至病損瓊曰臣該萬死帝曰卿病若何瓊曰臣病不能舉動痛哉帝曰卿少年時無曾征戰瓊曰昔日破楊玄機後從李家破張須陀皆臣之力也後歸陛下未曾暫息昔戰敬德美良川臣勝多矣在傍鄂國公面如噀血言曰昔美良川叔寶莫勝恭也若非主人洪福捆根底作軟子七八箇死但當時有伏爾之心咱每兩箇今日再數擲歷叔寶聞言忽然雄虜太宗急問曰卿既在病何緣得起瓊曰適聞敬德之言使臣得其疾病敬德大怒叔寶似此欲與恭定其高下吾雖年老今對天子手將單鞭若三合勝了我願金階自死言未盡屏風後一人叫鄂國公敬德父病有甚強處咱兩箇目期幾合言訖轉過屏風來其人年

少虎體人形脘懸鐵簡身掛綠袍太宗見了喜不自勝若得此人決擒莫雄支言者秦瓊之子秦懷玉太宗曰卿父稍安從朕征遼駕還宮室次日駕坐英公奏曰義軍招足請陛下於霸陵橋看臣教軍帝喜將領百官擺列鑾駕儀從長安百姓懽喜鑾駕看教兵人密密地勿知其數駕近霸陵橋向百姓叢中見白衣年少把頭上氈笠子撇將起去穩笠子欲落拈弓在手仰射笠子一箭便起去用連珠箭笠子入青霄之內隱約如寒星之象百姓連珠見納喊帝大驚急遣左右近臣往人叢中問曰射笠子英雄虎將何人也其人直至馬前高聲大叫取奏陛下臣乃絳州龍門縣人氏姓薛名廷陀帝大喜引至教場中帝坐講武殿宣英公敬德等坐帝曰朕觀薛廷陀乃英雄之輩可以加前部之職宣至廷陀欲賜先鋒印薛廷陀曰此先鋒印不可便受只許爭恐眾文武不伏之人於教場中躍馬橫鎗撕三次有爭功者臣與比試無爭者然將掛印未遲帝喜薛廷陀披掛了躍馬橫鎗撕眾官百姓從長安路上一騎馬來坐着年少將軍走至教場中叫廷陀將那先鋒印與我上至太宗下至文武百官無不驚者來人是誰　詩曰剛氣昂昂誰可同扶持唐世一英雄曾思跨海征遼日此將先居第一功　這將軍乃秦叔寶之子秦懷玉立馬於講武殿下帝問曰爾父病

體未痊何來懷玉曰知陛下於霸陵橋教兵爭先鋒印父有命交臣來爭印勝者敢見於父敗者教場中就死帝大喜教二人接戰無十合薛廷陀敗帝曰虎父無犬子令左右將先鋒印來與秦懷玉懷玉曰臣不敢受帝曰謂何俺父親有令懷玉道上至鄂國公下至諸將都贏了後將取先鋒印來見我者駁上敬德道這小廝只是欺我今左右將披掛來敬德曰你若二十合贏得我鎗頭點地休道先鋒印我這鄂國公職事也與你使撩袍下講武殿來忽聽背後一少年叫秦懷玉才欺俺父年老咱兩箇爭來敬德大怒謂道我老來見一年少將軍神眉電目面如噀血果然父子不移體是尉遲寶林咱兩箇爭來脘懸剛鞭亭亭而立敬德道如分毫敗失休來見我得處分太宗宣二人至殿下謂曰朕非令卿等自相吞併使欲重用未知蓋世雄才何以卿等各無辱父之英名勝者有賞敗者有罰二人齊領聖旨向教場中列兵五百二人入陣披掛不移時秦懷玉先出陣百姓納喊斜橫着出白鎗虎脘上拟懸雌楞簡尉遲寶林出馬懸鞭擲出白鎗兩騎交鬪約十合之後不用長鎗各拈暗器械一箇忙提竹節鞭一箇急綽雌楞簡又鬪十合百姓連珠見納喊太宗喝采不迭太宗宣二人罷戰賞采謂曰寶林從你父臨陣懷玉若你父叔寶病羞上遼來者天下莫軍

拓是然後洛陽叔齊令運宮發使催督三十六路總管招軍使一宣使法絳州金臺府長士貴本名忠孝號州盧氏人也號曰忠孝賊征肖銑有功封號公作絳州兵馬總管張士貴接着使命開詔叙征遼事招義軍總管府宣使回張士貴與副總管劉君鼎張掛黃榜於絳州市井招義軍百姓看着無數於人叢裏見一箇村婦人年約二十有餘荊釵布襖至甚貧寒觀其樣格非久困之人問其市中人曰所有何榜或曰大唐天子欲跨海征遼招集義軍壯士如願者當納狀書名入官投軍貧婦聽言兩手加額我夫有冠世之才今遂時當顯也走至庄上佮夫主交赴官投軍一名倘有折箭之功豈不榮家顯祖也　詩曰佩鉤執圭朝玉闕頂冠獻履上金鑾遂天人是柳氏在絳州龍門縣大黃庄分曲村住婦人奔庄上來通報夫主我昨日奔絳州去見市中張黃榜言大唐天子征高麗見招義軍你敢投軍麼今遼庭用人之際乃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富貴更待何時今可便往絳州總管張士貴處投義軍一名仁貴曰有大事未了柳氏曰何事曰父母在淺土未曾遷葬孝服在身遂離父母墳所乃大不稱心也柳氏曰夫孝始於事親終於事君你去妾當續食洗衣亦可葬養一身公若身居貴位他日無志也仁貴遂辭了父母墳并別庄院方欲進步

柳氏曰親付公若充軍中作長行妾與公一物慎勿遺失言罷舒手懷中取出一物來度與仁貴觀了兩手加額是甚物也父母臨危留下一領汗衫柳氏收得公若臨軍披此汗衫其功必建蓋孝感於身仁貴辭柳而去不數日早至絳州分開人叢走至講武廳下戳下方天戟叉手應喏小人特來投軍使張士貴劉君鼎惶然大驚百姓應喊士貴曰爾來晚矣仁貴曰告總管國家用人之際英雄得志之時今日不顯功名何時及身士貴曰爾何姓名姓薛雙名仁貴張士貴大叫一聲這漢怎敢劉君鼎道左右替口擱定不敢言令左右推出教場去者仁貴出來低首自思不知其過一老人言曰公犯着總管諱字薛仁貴方省鼓掌聞言曰天子征遼招壯士來投軍為犯總管諱字將來不用仁貴正分辨間向官道上數騎馬來馬上坐着箇老將軍生得方面巨口掀目神眉乃盧國公程咬金帶牌走馬催趕天下義軍薛仁貴迎着馬頭叫屈程咬金遂問漢子因甚叫屈仁貴叉手立於馬前曰小人乃絳州龍門縣大黃庄人也姓薛雙名仁貴來投義軍為犯着總管諱字將來遣趕不用是英勇難施報國之心也領詳察之程咬金見說大怒這老賊怎敢道仁貴隨我去來用你時萬事俱休道罷張士貴接來衙內問張士貴劉君鼎招義軍如何士貴曰義軍招足

咬金曰公有何私士貴曰某無私大黃庄薛仁貴為犯你諱字揀定不用昔日李藥師曾有變神堯高祖反斬家小二百餘口不為仇反用為軍師來扶寶建帝於老君堂令二人皆是唐將為犯你諱字遣棄良將士貴喊口無言咬金喜曰此人有良將之才眾官問曰你要充軍有何武藝仁貴曰十八般武藝俺都會張士貴聽道罷早不喜令左右將弓來教仁貴拽試仁貴左手推靶右手兜弦一推上弓連拽數十滿士貴問曰此弓以上更加得麼張仁貴道這弓更添三張張士貴大怒曰你敢誑言怕不信臂時來扭桑樹砍做弓曾拽四張士貴道除了弓箭別會甚麼輝戰在手言曰除總管以下都敢與他比試劉君鼎道這漢正是撕殺左右將披掛來惟喜仁貴豈有箇威顯的這漢合死一戰戰死這漢然後隨程咬金入洛陽駕前爭先鋒印則个這兩箇方欲爭鬪見一隊軍約一千有餘擁一員將自言吾乃混天大王董達咬金道不須你二人比試張士貴領義軍敵來迎賊兵兩陣完混天大王出馬頭頂朱漆笠身披瑩明鎧甲跨赤兔馬橫着宣花斧董達撕戰劉君鼎橫刀出馬無數合君鼎敗了賊將再撕戰咬金道只虧我老了背後一人高叫總管放心俺生擒賊將拿壁鍾言訖喜總管借與我馬橫方天戟不打話便戰賊將不能措手撥馬便走薛仁

貴趕賊散亂奔走張士貴催軍掩殺賊軍遠走程咬金鳴鑼諸將皆異不見仁貴咬金高坡上視之望見正西下騎馬來馬上白袍年少執斧上提擐着一員賊將直至高坡下擲賊將於地薛仁貴活捉將來驚殺了程咬金以斧碎其腦咬金曰吾先往洛陽隨後義軍使起將董達瑩鎧赤兔馬賞薛仁貴張士貴劉君鼎領薛仁貴從事登程上路天下義軍都至洛陽太宗車駕亦至傳聖旨宣大小總管來日駕登九龍門看諸總管擺行陣程遞門下侍聖旨各奔本寨張士貴劉君鼎置營於城外亦蒙帝旨二人帳上議之士貴曰吾自年少貪攻力戰不曾習兵法擺行陣不知規矩豈能曉會來日九龍門下慧眾將笑帝知我為勇夫也雖無罪豈不自恥君鼎但然然不語帳下一人高叫一聲何須總管憂此乃征遼建功之日只來日先怕行陣教總管先獲頭功二人驚視乃薛仁貴也帳上問曰你會排行陣麼仁貴曰精解孫吳兵法士貴大喜行陣有法當奏帝薦功仁貴慮答遂候次日太宗駕領敬德與英公文武登九龍門看總管行陣遇次後張士貴過於門下帝與英公大笑言曰奇哉此陣見左右方圓內虛外實勢若繩絣剪紙陣形周內虛外實所以孫吳兵戰帝曰運籌幕幕如孫子布陣依依似武侯那老賊焉能會布此陣方知藝行遍福太宗默然暗

目見士貴背後一人素衣白袍壓鍾赤馬朱纓執戟在前軍於其後帝乃曰此士貴是拙主人背後執戟者巧傳士使一殿官下九龍門交開排白袍年少御官姓甚朕欲用之比及殿官下門開張士貴行陣已過帝更不看別路諸侯行陣使下九龍門至朝駕坐宣英公敬德至帝曰卿等適來見張士貴行陣如何此陣奇哉英公曰此陣甚好敵逆之爲虛擊之爲實得武侯八陣法帝問敬德此陣如何敬德曰臣自從劉武周後歸陛下大小約經二百餘陣雖不通兵法也曾見過適來陣勢未曾見此帝曰老賊焉會此陣昔日張士貴爲砍肖統雖有功力戰何知兵法惟恐有人所教帝疑之適見執戟白袍年少指引軍兵此人非俗帝令近臣宣張士貴至於殿下帝曰昔日高祖三封肖相卿知否士貴曰不知因薦韓信遣賢卿休諱適來行陣卿豈能會必受他人所教卿當言之朕無高祖之明卿有肖何之德今誰教你行陣來休諱士貴曰臣不敢諱偷伏在地奏曰非臣之能有一人所教帝大喜問卿誰教你來士貴言曰夜夢神人所教帝口中不語太宗傳聖旨道與諸路總管上平遼論張士貴遷寨請劉君弗上帳坐說帝要平遼論如何君弗曰請仁貴問之令人請仁貴至帳坐士貴擧酒問之帝要平遼論想足下必有高見仁貴曰今蒙釣旨敢不盡心罄鈍之才試做一論願求紙筆士貴心中大悅左右將紙筆來仁貴拂開紙一筆揮就看了度與士貴看罷將平遼論收於裏面仁貴曰今將此表見帝如蒙問念着何物不解文意何以對帝奏之士貴言喃兩箇同去見帝你自解說去來言訖攜手仁貴之臂同步下帳急見得　詩曰正當龍虎相逢日恰是君臣慶會時張士貴將仁貴至內門前留於宮門外士貴將平遼論見太宗昇殿有英公亦袖其表宣諸路總管至殿下各進平遼論武士獲獻上帝觀其文爲三寶言遼關守長自備其境帝不喜段志賢裴行儉上表不合帝意英公見帝不喜方欲袖出其表見張士貴亦捧表一道上帝展於御桌令左右宣讀未及一半歡喜煞太宗使英公袖手碎其表不知表上說个甚來表曰臣聞黃帝臨朝蚩尤作亂有虞在位苗裔不君軒轅皇無德之君帝舜非不仁之主蓋亂賊臣子興起干戈今高麗者海東醜類化外之夷既不奉上表朝當宜興師問罪加以葛蘇文號主奉權恣行兇暴將百濟國進奉選擧屠昌黑飛針綉其面欺陵大國諷刺吾皇若不拜將征伐難容不原之人說昔馬援立銅柱蓋南蠻長驅而服近李靖至陰山使北伏望風而降今欲征遼可分兵三路南赴明越中赴青丘道北進先取榆林若興三路雄師庶使建功神速臣雖愚見伏取聖裁帝看

了問士貴前者擺行陣之日朕早聞爾言夢中神人所教此平遼論有出世之才非常之義此表是甚人做來張士貴曰乃絳州副總管劉君弗做來帝令賞金一琖寶帶一條隨張士貴統軍太宗分三路南路越州大將張公謹中路青丘道程咬金蘇定方爲副將北路太宗御駕兵三十萬令張士貴前部總管取松亭關路過遼東弃海前過遼河帝嘆曰遼河水西去長安五千里帝有悔心數日至海岸下寨帝視海水江洋無窮東望高麗隔海千里如何得過悔不納房杜之言帝宣諸總管上御寨問過海之計敬德曰乞問張士貴帝問張士貴曰卿有計否士貴曰臣當思之諸總管皆散士貴歸寨請劉君弗議之帝問過海之計敬德以言害我若無怎奈何君弗曰乞問仁貴必有奇謀士貴請仁貴至帳下謂曰前者公做平遼論帝大喜言若臨陣有折箭之功當重賜賞帝宣諸官入御寨問過海之計諸將緘口吾當思之公莫有其術教三十萬兵過海仁貴見問又手遂言告總管今天子只憂大海爲阻難征高麗仁貴用一計教千里海水只來日不見了半點兒上至太宗下至小卒如登平地要穩過海意下如何張士貴欠身離坐下帳執仁貴之手言引你去御寨上見帝慢慢說道甚仁貴付可做言道與士貴大喜諸總管都來見帝太宗再問過海之計有無近臣奏曰有一豪民近居海上特來請見駕言三十萬過海軍糧此家獨備之帝大喜宣老人至帳上問其言帝領百官隨海邊來見其萬戶皆一彩帳遮圍其老人來問到步引帝入室皆彩綉幔地鋪茵褥帝坐百官進酒帝喜但覺風聲四面波響如雷杯盞傾側身居動搖良久帝不曉令近臣揭帳幔視之但見清清海水無窮帝急問曰此乃是何處張士貴起而奏曰此乃臣過海之計得一風勢三十萬軍乘船過海到東岸矣視之衆在船上將扣東岸見遼兵布陣阻其前路帝問曰誰能奪東岸言未盡見一戰船兩下裏撥起龍尾棹上有兵五百戰着絳州義軍旗號飛上岸去執方天戟見白衣年少擧步如飛走至岸上搖白旗一面厲聲高叫請車駕速登海岸驚煞太宗急問殺遼將奪海岸者虎將是誰張士貴奏曰此是臣過海之計乃絳州義軍建功帝問持戟白袍年少近臣奏曰絳州一隊義軍隨白袍將殺賊軍往東未回太宗領兵過岸遂問諸將前者甚城昌黑飛奏曰前者鳳凰城帝問曰如何得之近臣奏曰今被絳州義軍退遼軍奪訖鳳凰城也在城軍民擔酒牽羊來迎陛下帝大喜此頭功非張士貴皆是白袍持戟者是也太宗入城改衙爲內帝坐判大武兩班帝曰賞罰國之大事賞信罰明賞一人天下悅之罰一人天下戒之今過

海水侍鳳凰城皆絳州義軍首功寔張士貴至殿下朕當船上親見奪岸建功卿當爲賞只穀穿白袍持戟者卿當言其姓名是誰　詩曰若非聖主臨天下安得名賢出世間張士貴奏曰乃絳州義軍都頭目薛懷玉也此人勇若關張智同伊尹堪當大用帝喜令宣薛懷玉至於殿下身穿青衣未曾加職帝封爲沂州刺史錦袍一領玉帶一條寶劍一口戰馬二疋帝令出内遊街以激衆士之心薛懷玉謝恩罷出來披掛束帶懸劍跨馬令歌樂前引欲遊街市薛仁貴住内門接張士貴見懷玉如此願遣仁貴邀截問其故遣人覓甚功來如此厚賜左右曰爲獻計過海水救遣將奪東岸大敗遼軍收復城池乃薛懷玉之功也仁貴大怒曰盡力者是誰受賞者何人仁貴行步如飛攏住馬鞴環叫懷玉咱兩箇只到皇帝根前理會去來看這功是誰的不由懷玉施得奔内門來帝與英公敘德大武論懷玉之功忽見鳳凰落於鼓角樓上立高九尺生得頭頂毛色五彩乃禽之王也此鳳凰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非甘泉不飲非玉石不坐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曾觸周鳳周見鳳凰將州改爲鳳翔府太宗問群臣朕征高麗今見鳳凰皆祥瑞也張士貴奏曰靈芝長黃河清麒麟至鳳凰見祥瑞也今陛下征高麗才過海鳳凰來朝天無景煙决平高麗也帝大喜正是祥瑞忽有一人高叫陛下麒麟出鳳凰見非爲祥瑞陛下征遼謀臣勇將此乃祥瑞也有百濟國白黑飛曰此城名鳳凰城城北三十里有一鳳凰山有鳳凰作窠哨子占内飛者動有千數如陛下不信登高山看之便有虚實帝大喜即使引文武看鳳凰山英公曰不可去高麗不比中原恐遇賊兵有失帝曰不暮而還英公何憂不從諫領兵將文武百官離鳳凰城奔鳳凰山來帝登高嶺勒馬東顧果有鳳凰飛戲成群帝貪看忽聞金鼓喧天喊聲震地旗幡遮天鎗刀耀日見山四面盡有遼兵所遣更見戰着莫離支旗號帝曰悔不聽英公之言果遭難敬德曰臣等欲保陛下出去奔陣賊甚大誠恐有失莫若遣人下山求救帝曰賊甚大誰敢出言未盡帝後一聲高叫啟陛下咱自取救兵臣覓身單騎純軍前活捉過那莫離支來其兵自退言訖一騎馬往下去太宗問左右下山者誰也近臣奏曰乃駙馬薛萬徹下山橫鎗衝突賊陣遼將數員攔住薛萬徹不能出陣話說鳳凰城外諸總管寨有士貴劉君昂帳上坐門人報曰帝領文武看鳳凰山到今未回只聽正東金鼓喧天喊聲震地必有遼兵相持征戰車駕諸將方欲起兵人報曰白袍將軍薛仁貴領一隊軍馬出寨去張士貴劉君昂領兵也往東去仁貴五百兵方欲行見正東遼兵來到萬餘人

列成陣擺開條一員將頂三叉冠披絳服跨馬橫刀高叫唐將來的逢了唐天子於鳳凰山上被吾擒了將高麗國去也薛仁貴大怒海外賊將怎敢誰我料橫方天戟縱馬約戰三合𢭏轉方天戟活捉過來擲在陣前戰戰在心窠内道不殺你你是莫離支答曰不是我乃遼將將撒延新仁貴曰唐帝安在延壽曰見在鳳凰山遼莫離支大兵所圍仁貴曰不殺你待就軍中生擒莫離支保駕西遼言訖縱馬東去五百兵威嚴隨後張士貴馬三寶衆行倫武士殺陣忠賢等諸將皆曰此是仁貴恐別人成功衆奔遼軍裏來忽見十五員將趕駙馬薛萬徹出陣望西薛萬徹盛走望見唐兵將喜遼聲高叫乃駙馬薛萬徹也言被數遼將所遣力困難敵唐兵救我不防馬蹶前足着身落馬二遼將持鎗縣至仁貴欲救約二百步之外遼放二箭皆中二將墜騎說衆遼將無敢近前薛萬徹整身上馬問救我者何人仁貴道駙馬休問名姓只大軍中拖過莫離支來救天子駕恁時知名言訖衆馬去仁貴不顧萬徹入遼軍裏只尋莫離支隨後衆將領兵皆至四面捲殺遼兵帝在鳳凰山望唐兵四下齊至看唐兵交戰忽見白衣年少雅馬橫戟衝突遼陣如入無人之境帝視敬德朕見此將如卿往日之勇真虎將也見此人便是奪海岸者白衣將軍相似敬德曰臣下山宣此人帝欲去見薛萬徹上山帝喜問曰非卿救朕不能見朕之虎萬徹奏曰非臣之功臣下山遼將數員臣戰十合方能出陣衆將逼甚甚急遇一隊唐兵遼一白袍年少將軍將來保駕臣馬蹶前足墮落地上二遼將來殺我被白袍將軍連飛二箭皆中二將墜騎救臣得免臣問姓名言待莫離支見帝未遲帝曰即此山下衝殺遼兵者白袍將軍是麼萬徹曰陛陛下正是此人卿當下山與朕急宣萬徹領聖旨下山叫白袍年少有聖旨宣你仁貴殺遼兵趕東往萬徹迎敵而進至近言有聖旨仁貴下馬問將軍姓甚答曰姓薛名仁貴係絳州龍門縣人也投張士貴作義軍萬徹曰曾建甚功曰某純絳州對程咬金捉了混天大王董達次到洛陽擺陣於九龍門下獻平遼論用計使三十萬兵過海殺遼將奪東岸取鳳凰城救鳳凰山皆是薛仁貴之功也曰你建如此大功也消得一鎮諸侯公當上馬同赴山上見帝比及二人到山帝歸鳳凰城去了萬徹曰公且歸寨萬徹入城見帝帝歸帳歇泊等來日天曉見帝五更催軍鼓響帝領百官前遣張士貴劉君昂前取榆林城遣遼兵來探一員將使偃月刀頂三叉金冠銀葉鎧陣前叫我乃莫離支也說張士貴大指君昂道放心橫刀出馬陣前遇莫離支乃東海王爺也莫離支大怒橫刀躍馬飛上劉君昂來

鬧數合君帝走敗催兵掩殺張士貴望西北走遼兵隨後趕急見一隊義軍攔截當住遼兵捧一員將素袍銀鎧赤馬繫纓橫方天戟驟如疾雷言賊將莫雖走且住薛仁貴在此遼將出馬與仁貴相見爾乃海東莫離支虜將曰某不是吾乃手下虎才將也姓梁名建勳仁貴道你退散莫離支來你枉污我兵器建勳大怒與仁貴交戰數合未分勝敗張士貴遣人報曰被薛仁貴攔截住遼兵敵君帝引兵擊遼陣梁建勳領兵急回望榆林城走皆從張士貴兵趕殺直至城下張士貴收兵歸寨上表奏帝被小臣殺遼梁建勳大敗之奪金鼓旗幡無數帝看罷轉驚張士貴直恁的猛帝遣使臣傳聖旨道與張士貴者令征遼果建大功宜加陞賞可掛三路都總軍印者士貴方欲謝恩向帳下一人高叫告使臣道只不是張士貴的功也有他別人的撓殺那張士貴使臣道言漢子怕不有你的功言者王君廓之子王孫訝叉手言曰國家只用張士貴歡用其餘將軍則个使臣問此人是誰張士貴曰爾父為盧江王瑗反情相累遼國家罪責未得詔爭敢用你且軍中將吾表奏若得招用你使臣回見帝奏曰與張士貴三路都總軍印欲謝恩一人高叫道遠功只不是張士貴的也有別人的功乃王君廓之子王孫訝未得帝詔不敢用遂會退帝視敬德奏他爺被反臣相累他人須無過犯如何不用他自疑張士貴功詐賞罰者國之綱紀不爭建功者不賞枉惑國家不平海東何日平安既張士貴建功亦賴衆兵之力帝曰如何則可敬德曰臣將御酒三車入張士貴寨賞軍有功者飲酒建功者自爭如此見端的帝令鄂國公押御酒三車至士貴寨犒着敬德上帳坐言帝賜御酒賞軍上至衆將下至小卒有功者賞酒納金斬旗擒人頭鼻耳者賞及百人從轅門外入手下遂言告總管若論建功飲酒這三車酒只小人都喫了驚殺敬德遂問張士貴這人是誰張士貴道這人是絳州龍門縣人也姓薛名延陀昔日帝於長安招義軍某先投軍自隨張士貴過海累建大功不蒙賞賜敬德問曰所建者何功延陀曰昨日立斬旗頭使兵挫銳乃某功也士貴曰非為大功敢對衆誇口敬德曰雖功不多亦合賞連賞三杯延陀退去敬德低頭況今數建大功既非士貴合無爭着賞軍已畢寨門外立着二人乃薛仁貴王孫訝論功遂來對大臣欲整大功帳下不言何也仁貴曰征遼應有功勞都與張士貴怕見莫離支哉一戟兩請恁時成功對帝受賞王孫訝曰公言非也比及擒莫離支長倚戟高麗王先降恁時帝已班師更不識爾功名也今鄂國公將御酒三車入咱寨賞軍今日不告何時再得相見數句見言遂同薛仁

貴着白戰汗衫待入寨從寨門裏見敬德張士貴並馬出來仁貴唱喏不定喫緊的王孫訝兩手推倒馬頭前面敬德問漢子若甚的仁貴欲言張士貴使遣這漢不早來御酒已盡也你好窮口仁貴無一言只從敬王孫訝曰道你言仁貴曰非建大功何苦之有士貴遣敬德入寨見帝言賜錦袍玉帶御兵取榆林城士貴領聖旨還寨請君帝議事士貴曰我榆林城何能得之君帝曰當告仁貴士貴曰數次不為必恨在心焉能竭力君帝曰仁貴如戰鬭若用其言撫之必捨命當先榆林城立破之言無疑可遣殺使用士貴大喜召仁貴至帳下士貴曰數次不為見下莫不懷怨麼非不得為公恐帝重用爾必離我恁奈何老拙也以此留公保我若平遼舉共功奏帝來就仁貴曰余功皆不要若遣莫離支或一戟兩前建功恁時肯奏仁貴歷歡喜然張士貴自與公結為心友有探事人到帳下遂言離榆林城不遠排着三萬本遼軍嘗頓捺一員將貌如惡虎踞寨彈神自言莫離支將來搦戰歡喜然薛仁貴告總管這件功了與小人離帳下時綽戰上馬領兵衆來忽見得

詩曰堪笑白袍年少將臨軍活捉莫離支

薛仁貴搦戰顧敵莫離支遂兵陣前一將出來刀橫偃月馬跨赤兔頂三叉冠披銀甲乃遼將梁建勳仁貴問莫離支在何處建勳曰在城中緣何不出建勳曰射鼠望清龍前仁貴怒曰若三合外勝你非為漢將言說縱馬交戰不三合建勳敗走仁貴乃唐之猛將只曾見日月交蝕曾見仁貴中箭仁貴望箭入來右手綽其箭左手將戟掛於地上拈弓在手搭箭當放建勳自見仁貴側偃了道箭中纓馬來取仁貴這箭射主人叫一聲着應絃而箭中正中氣喉建勳墜馬而死張士貴大兵掩殺敗兵入城閉門不出張士貴大兵扣城下寨寫表奏帝帝驚恐見許多功發使來催張士貴來日取榆林城如何得仁貴曰不難令晚寨中遣雲梯數十个來日天曉立於城下仁貴先登城當奪孔口士貴依言遂令工直造之回奏天子來日去取榆林城薛仁貴指揮士卒欲立雲梯於西北闕樓上列十數箇遼將前如雨箭使兵不能近前仁貴大怒下馬戰戰於地背團牌直叫火號仰望團樓上遼發五箭射遼將五箭墮於城下驚殺了太宗他能發弓箭的見後怕不怕言李廣復生也太宗驚問見三處雲梯皆於城下比及到人動但有發箭者白袍年少上城望見天驚叫若非虎將安有此勇敬德曰這功早了不是張士貴的戰馬下坡徑到張士貴馬前令有聖旨交來問你為首登雲梯奪城建功者是誰[illegible]問建功者方知是誰熟後奏帝敬德曰是三處雲梯一發爭功薛仁貴

先上城先占圍樓然後衆兵上城殺軍關門張士貴劉君昂領兵入城奏帝拿城建功者又是絳州義軍傳聖旨中城衆官勿傷百姓關門仁貴入城使人叫百姓勿出忽聞大街上喊一聲仁貴急問爲何報曰從榆林城大街內一隊兵來約一千餘人擁一員遼將威勢若虎仁貴交馬無一合戰刺榆林太守高昌墮馬而死勝殺遼兵出城而走追殺數里方回榆林城安撫以定張士貴收兵還寨天晚敬德領從者三二人私往士貴寨疑士貴匿他人之功昨日功勞稍見分毫將士貴對帝理會令從者把馬於門外獨提單鞭信步而入把門人誰敢當他時行方轉聽探動靜單馬早來攻擊榆林城身寂力困熟睡者甚多敬德到一壁裏處聽一人彈鋏作歌歌曰來遼時運且驅馳等會兩三間數株彫殘柳紅葉落林間鬧對梅前酒書劍兩無功使我儕閒口又不得橫戟陣前哭斬遼東元帥首又不得長驅大衆疾如雷掃落妖塵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將憤氣沖牛斗叫張士貴你誤了我也敬德大叫一聲彈鋏作歌的壯士你休埋怨張總管你敢告我來敬德走向前來圪塌的把那白袍扯住將軍你不是白衣人麼仁貴恐反遭罪責不想是鄂國公頓衣而走敬德恣恨而還候天曉來見帝敬德見帝說昨日取榆林城人不是張士貴之功天晚入寨窺之間一人彈鋏作歌埋怨張士貴臣搜衣而問姓名其人領衣而起走脫明知張士貴匿人之功虛作他功賞不明深爲國患願陛下詳之太宗曰朕方思之差一近臣往張士貴寨急宣張士貴來見帝帝宣至帳下帝曰舉賢薦能必有安身之處卿當賞奏寨人昨日榆林城下見五箭射五遼將墮樓首登雲梯奪城建功者白衣將軍是誰張士貴奏陛下臣昨日攻破榆林城首先建功者姓薛名述化官受沂州節度副使近臣奏帝領衆官前近安地嶺下寨帝昇御帳急報馬至言遼兵列陣搦戰御駕領大兵親出對陣捧一員遼將出馬冠雕尾袍繡團花鎗橫素練馬跨驛虬自言遼將乃伊那射也帝問誰出馬殷志賢出馬交戰奈志賢年邁力怯撥馬回敗走伊那射追趕帝問誰可再戰急於帝後而一箭飛出射遼將墜騎帝急問發箭者何人近臣奏曰乃絳州文喜縣人裴行儉帝大喜封爲禮部尚書帝欲混戰遼兵東走帝收兵歸寨帝昇帳因裴行儉建功又見張士貴立於帳下帝曰如此強者絳州總管張士貴先獻平遼論後過海奪東岸取鳳凰城救鳳凰山攻破榆林城激駕東來皆張士貴之功大小衆總管誰似士貴之勇敬德叫曰然張士貴累建大功亦有他人助來臣隨陛下征戰賊兵擒世充誅建德皆臣之功也後然陛下褒譽張士貴挫

滅衆官恐傷士卒之心帝不語一人高叫敬德你不按爭目視之乃皇叔任城王李道宗昔日敬德毆者李孝恭乃道宗親兄也道宗言你往日曾建功今次征遼素無一功何敢輕慢張士貴敬德對曰奈帝不用恭若甚戰皇家張士貴也帝曰卿老矣因此不用恭曰臣不老尚還莫離支若不生擒無面見陛下前有報急馬至言莫離支領遼兵下寨地頓來搦戰敬德大叫曰陛下使臣交戰生擒賊將若不擒臣戰鬪階而死太宗曰總管在意者敬德領聖旨領兵出寨與遼兵對陣遼將出馬敬德不問名姓一合生擒了敬德還寨見帝帝喜曰榆窠圍之勇尚由不減敬德視任城王某往日強今日也則除皇叔之貴敢似恭一合擒遼將麼道宗曰我雖力弱今與你爭氣則个親問帳下諸將敢助吾戰賊將麼若成功把我任城職便分付與你言未絕一人高叫皇叔放心某雖不才願隨皇叔戰擒善熟皇叔是絳州義軍薛延陀道宗奏帝要兵一萬帝與道宗領延陀出寨與遼兵對陣一員遼將出馬薛延陀不打話交戰數合遼將敗走延陀急追忽見四伏兵起困住任城王人報曰任城王被遼將兵困住帝視敬德敬德恐傷帝心當帳下搦張士貴今次征遼你功最大惟我不伏令任城王遭困爾與吾各領兵三千往遼陣救皇叔。先建功者。帝前獻乞賞。不建功者。就帝前納頭休教人替咱兩箇去來張士貴不敢去帝疑前功是詐令言不敢其實心怯方猶豫間傍有一人高叫張總管放心某助總管觀了爭功是誰卻是劉君昂言當官不讓父令者情甚人情當與爭救任城王者建功者賞敗者斬各點軍三千出寨敬德爲左軍張士貴爲右軍望遼兵至近士貴觀劉君昂被你送了我也君昂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付耳低言這厮者士貴鮮腰間金帶用手提定回顧衆將曰如先入陣救任城王的賞此帶言未盡見一人下馬戰定戟用手取的帶腰間便繫士貴大怒你功未建先取其賞白袍年少曰總管理會的敢先要賞須便建功休道只救任城王和那莫離支拖將過來須直總管一條金帶言訖綽戟在手蹬上赤兔馬飛奔軍陣前去敬德大叫奪吾功者是誰再觀了便喜道好將軍既不是張士貴把這一件功卻與這漢仁貴縱馬入陣見一員將使一條鎗來仁貴曰吾乃唐將薛仁貴遼將笑曰無名將退者問曰爾是莫離支麼吾乃遼將椅徹延壽仁貴曰莫離支安在延壽曰今陣中擒了任城王親送高麗平壤城去也仁貴大怒橫戟交戰未分勝敗聽背後喊聲大震仁貴回視見敬德催兵也奔遼陣裏來仁貴恐被敬德奪功催兵擒殺遼兵四散亂走仁貴過陣並不聞任城王消息莫非遭莫離支所

輪倘皇叔有失吾亦不能回見總管縱馬東行忽聞金鼓亂鳴喊聲大震仁貴曰任城王見在此處遼圍單馬欲臨遼陣見陣中一將馬出來仁貴觀了言任城王果被賊所獲我來的不濟事也走出來的人乃唐將小卒滿身流血痛遭傷損仁貴曰爾既出陣任城王安在其人言曰將軍顧回遼兵勢大將非一人可動仁貴再問任城王如何答曰見被遼將數員遶圍未能得出三四百人出來惟我得脫其餘皆折了仁貴曰爾當西去看張士貴問但言仁貴先入陣保皇叔總管兵速來言訖縱馬入陣手執戟左右撞遼陣蕃兵山遶一騎馬來馬上一將結甲周索身帶十數箭皆後看了兩三槍認的是唐將不辨是誰復有一遼將追之甚速仁貴道唐將休走我救你者乃是任城王見仁貴縱馬前來遼將撥馬結斜走仁貴來趕背後有薛延陀復追遼將延陀叫曰休殺皇叔遼將被薛延陀追及拈弓箭在手番身背射薛延陀墜騎遼將撥馬來取仁貴道莫非是莫離支誰有這般弓箭如得此將高麗平矣橫戟騰到根底叫莫離支暴任薛仁貴在此遼將見仁貴縱馬至前不顧延陀只趕李道宗仁貴下馬扶延陀起見射中左臂仁貴急問皇叔安在延陀曰適來遼將追趕身帶重傷者便是任城王仁貴道訖了皇叔輝戟在手上馬來趕遼將却說任城王身帶十數傷血濕不止遼將追及驀見高坡一樹木成叢任城王急不擇路縱馬而走遼將趕至任城王轉樹而走忽見白袍將軍縱馬橫戟騰至坡下大叫曰賊將勿殺皇叔其遼將不免回戰仁貴任城王勒馬回頭看二人交戰只一合戟刺遼將墜騎而死仁貴下馬戳戟叉手道言絳州義軍小卒薛仁貴也賴王叔虎威懽喜然李道宗忘却身邊疾痛我與敬德爭氣力帝曾言如勝遼將者便分付任城王職位何況救吾一命將軍上馬道宗問曰爾既在絳州義軍隨士貴曾建功麼仁貴言絳州投了混天大王董達次洛陽擺行陣後獻平遼論用計過海奪東岸首登雲梯攻取榆林城皆小人之功也奈張士貴不為其功只作義軍小卒身無微職枉皇叔將薦倘或重用某殺身報國道宗曰於心我不比別人乃是皇叔家君之恩豈敢忘也仁貴皇叔西來不見遼兵與張士貴交戰未過陣仁貴縱馬橫戟殺一條麗卷得皇叔出陣遇張士貴見皇叔身帶重傷下馬動問道先遣仁貴救皇叔大兵助其勢方殺遼兵過陣令遣皇叔得免此圍張士貴之功也任城王馬上道誤國之賊梁也前建功十數件今保吾一命皆薛仁貴之功也你反為諂佞之臣吾若奏帝你必該死張士貴叉手道言非不敢仁貴見帝奈未得便既是皇叔有薦之心某願同往歡喜然李道宗公既有

此心情願上馬同歸御寨李道宗張士貴領兵和那薛仁貴也奔御寨却說帝思敬德士貴救任城王不知消息近臣奏曰有隨皇叔去戰者薛延陀復回帝宣至帳下身帶重傷問皇叔安在延陀曰敗於遼陣被遼將所逼皇叔甚急臣在前士救臣中箭落馬其遼將追皇叔不知何處臣撞陣出來身帶重傷帝大怒曰送皇叔一命皆爾匹夫也令左右推轉斬訖延陀告陛下臣乞領兵再保皇叔近臣奏曰今皇叔被張士貴保入御寨帝道張士貴又建功遂免延陀令宣皇叔張士貴見數萬小卒扶皇叔入寨至帳下張士貴在後帝視之見任城王渾身血不能與動帝不忍之離御座急問皇叔若不爭氣要有此傷道宗曰臣竭力戰賊將能死無鐵奈扶江山陣中遭遼將所遣身帶重傷口中吐血不止死內得生臣賴一虎將所救臣方得免今對陛下可當舉薦驚然太宗救皇叔者虎將姓甚李道宗方欲言仆然倒地口中吐滿身擡手舉帝驚曰皇叔為何張士貴曰皇叔是破傷風發帝令扶歸帳令醫官治療帝問士貴曰建功救皇叔虎將是誰士貴曰臣思做得虎將托陛下洪福累次建功帝曰又是士貴也遂重賞近臣奏曰敬德追殺遼兵上安地嶺去也敬德進駕於安地嶺下寨帝宣元帥英公議事若過安地嶺去高麗平壤城近也英公自思帝問為將令次征遼我無寸功豈不羞見唐兵權印也英公曰臣當領兵取安地嶺刀取不得可以謀之帝親領大兵與英公諸將登至安地嶺既至嶺下見上二十里遠上列軍兵弓弩旗號遮天太宗曰若非韓信武侯在者此嶺亦不能取英公一騎馬親奔嶺下仰頭望了不知見甚來大叫一聲墮於馬下口中一道血出似絳橋一般驚然太宗叫苦不迭著英公有參散寡人怎歸本國和大小眾官向前是見甚的來帝令扶英公上車歸寨煩惱然太宗道問隨軍醫官巢論奏曰臣先視其容後察其脉巢論遂於脉取奏曰此症內得先中海毒後傷心氣此病可治臣有藥料缺藥引子帝曰何物巢論曰中原已五者子萊以葉至湯解之既中海毒以龍鬚燒灰入藥解之令英公先中海毒後中心氣非龍鬚灰不可下藥帝問曰何處有龍鬚巢論曰海內有龍鬚太宗自思擔祀轅御座轉屏風後歸帳去項刻復回手將龍鬚賜與巢論道卿喚為灰與英公下藥太宗七德安天下翦鬚燒藥賜功臣李勣果然聖感動天英公立愈帝設宴相慶近臣奏曰有定州三路供糧草皇太子遣使將珍珠粉將來進上言此粉食之不中海毒太宗賜粉與三十六路總管卿等既受真粉當思取安地嶺之計張士貴將粉帥寨令左右制成召仁貴至暗將粉分為三號士貴看帝

三人共食其粉仁貴不曉其義執問總管此粉何為士貴曰今皇太子遣此粉能解海毒御賜三十六路總管某既得之不敢獨享與公共之喫罷方欲致謝人報遼兵下安地嶺來仁貴聞報不謝而去君前嘆曰古人言衆一飯之恩尚殺身為報今總管賜御粉此仁夫不謝而去士貴曰必有他粉言未盡人報薛仁貴領一隊軍殺遼兵至安地嶺去了張士貴曰昔日羊羹不均駟馬奔鄭今凉粉一碗唐將竭力建功忽然大兵背後助將去怎生取安地嶺仁貴領五千兵殺衆將上安地嶺去遼兵不能當只辯前走仁貴後趕不捨行追行殺相趕到安地嶺上仁貴大喜却入得安地嶺遼兵過嶺去仁貴方欲前進仰頭觀了前面山口被遼兵屯柴斬塊阻不能前進回嶺上盤桓躊躇忽見東南山有一條小路仁貴與衆兵曰吾當前進爾等後隨言訖撥轉信馬而進轉山約行二十里仁貴自思這般小路却奔那裏去正慮之次忽至一高峯仁貴勒馬觀之把兩手頂禮不迭背後高叫都上來咱大家看則簡周纖指衆軍一發向前觀見向山下樓臺殿閣此乃蓬萊三島也衆兵曰非也既是蓬萊三島何居陸地此乃是一所宮觀仁貴引兵尋盤道山去至觀門前見樓臺森聳玉殿瑤階翠竹蒼松奇花異卉到三門外見左青龍右白虎護其觀門並無人跡仁貴下馬令衆兵排門而入仁貴向前衆兵盡擭見七寶礦玉甃成富貴繁華非塵世有仁貴疑此蓋遼乃無道者所為王尋思忽於正殿一壁轉過一箇婦人鵠髻堆雲素肌削玉杏臉凝脂柳眉拂翠尸疑是芙蓉城下子高適會瓊姬呂水陵邊鄭子初逢龍女衆人將細方欲向前那婦人不慌不忙者手指定遮言來者唐兵不得無禮自家共你親戚驚殺薛仁貴挽細聚步擁衣走向前自問婦人咱兩箇却是甚親那婦人曰告將軍　詩曰欲問一點櫻桃口噴出滿堂蘭麝香婦人曰俺姑又與唐天子親是你皇帝姑姑仁貴不敢無禮其婦引仁貴至方丈中見道姑數人捕貴庭禮畢請仁貴坐婦人曰我乃高細之妹建藏之姑唐帝貞觀初高麗為我姪興唐帝姑姑親仁貴曰公主為皇姑何居於此公主曰為其雜支葛蘇文殺其兄立我姪為主那漢縱橫行事不聞朝廷真乃海東王莽也今反唐朝業由我主皆蘇文賊弄權高麗無主因此出家修道今居此觀在地嶺下此山乃高麗也過此山別無險阻散漫平坦直到平壤城今在於此知唐兵驚來救天子明我高麗不反令唐兵既到此此遼人不達將軍姓氏何人也仁貴曰我乃絳州義軍薛仁貴公主曰身居何職仁貴曰身在布衣公主曰何無貴品也仁貴曰所建功勞奈總管不薦不得重用今欲歸

本帳若取安地嶺今無路可取敢問皇姑願求一計公主見問笑而言曰將軍欲過此嶺何難之有依我一言大功必建仁貴躬身進言惟命是聽其婦人言無數句使仁貴兩手加額則不止取了安地嶺和那莫離支亦拿了仁貴不信公主引於觀背後指此使是海水公主曰此海水過安地嶺過至安地城亦可往平壤府仁貴告曰雖有海水人無船隻安能得過公主曰將軍放心我姪來日生辰想是高麗國王今日必然使駕船來宣我也若高麗使來將軍可就船取安地嶺城既至城下次取平壤城殺莫離支除高麗之患仁貴曰安有此事公主曰實無虛誑不待須臾高麗必至方語話中見一海船從東而來上有小卒百餘人其船直至觀後岸為首使命高叫當報皇姑得知今王子有令宣公主添壽言訖將衣使下船上來仁貴自思心間大喜無來使我建功挽細聚步如飛勝至使命根底捽住衣袍執細在鼻四中我不敢你將公主平壤去和我也去走一回公主附耳將欲殺莫離支遣使道和俺高麗王也送了也遼使道甚公主急指曰將軍不可無禮高麗作亂者蓋蘇文也公殺遼使何益仁貴曰你姓甚遼使曰我乃烏伊達奉王子命來宣公主添壽將軍大兵何至於此仁貴曰吾奉張總管命來取安地嶺被遼兵焚其山口使吾進退不能今至於此恰聞公主聽知說了遼人不反爾可為吾大建其功公主見帝你若不從吾先殺你遼使曰惟命是聽仁貴曰此海過安地嶺過安地城爾將吾百人到城中賺開門二兵襲之得此安地城則無險阻遼駕東來殺莫離支平高麗之患烏伊達不敢不從仁貴將兵五百上船辭公主奔安地嶺城來撥了唐兵旗號開船離岸過安地山到安地城下見城上嚴備家布番軍兵烏伊達船着岸史帶仁貴叩城使人高叫城上休放箭我乃烏伊達王命來宣公主添壽了打此過門人見上下同聞放門仁貴一騎搶出在前飛到甕城門邊頭見了叫苦不迭怎見得　詩曰安排香餌釣魚還至准備窠弓虎到來仁貴見二重門掩然猶閉背後却早被把吊橋放落睽板遮城團樓列閉弓弩門樓上立着一箇將軍厲聲高叫孩兒每椰子響一齊發箭便縛仁貴總得擡頭看了唱氣衣聲却到使人碎心莫被別人先取此城成功了薛仁貴認得城上是唐家兵將且不得放箭我乃義軍薛仁貴今奉張士貴命來取安地城怕城上是遼兵可當放箭怕是唐兵須言姓氏驚煞將軍止住弓弩放開城門荒速下城與仁貴相見見仁貴威容端雅體貌非俗將仁貴入城於帳中同坐仁貴問曰將軍何人也對曰吾遇海公兵三路今程咬金兵取登青五道口過今我大兵十萬取

胡赦，我乃南路元帥張公謹。薛仁貴請死。謹曰：我騎海先取安地城，後祥吹金和天子駕至，將軍何至於此？仁貴曰：奉張總管命取安地嶺，為邊兵焚其山口，道不能回。下山過高麗過公主，將邊使鳥伊達海船來瞭安地城，不如元帥先建大功。張公謹曰：公隨駕身居何職？仁貴曰：止是義軍小卒。公謹曰：曾建何功？仁貴曰：累建大功，被總管匿功不薦，未曾見帝。公謹大怒：老賊欺誤國家棟梁也。將軍隨我下安地城，同共見帝來。　詩曰：若非今日逢公謹，安得白身朝太宗。元帥下嶺，嘆曰：此險阻，有夫何日平安邊國。某當領本部兵下嶺，先將接駕表與張士貴，共邀駕至此，問元帥如何。公謹曰：此及駕至，亦下嶺接駕。領兵離安地城下，正逢張士貴、劉君昂領兵來嶺下，體察仁貴消息。仁貴下馬，見總管施禮。士貴大驚：將軍上嶺者何為？亦言前事，今南路元帥張公謹遣某見帝，上接駕表，隨後他領兵離安地嶺來。張士貴見言，心內自思：張公謹若見帝，那得不薦仁貴，把似別人薦，不如我做一面人情。薦仁貴自過海征遼，非我之功，同共見帝，舉賢一表。言罷，將仁貴奔御寨來，留仁貴御寨外。張士貴將接駕表入御寨來見帝帳下，欲奏，見帝與英公論說。英公曰：昔日楚君退朝晚，楚夫人問曰：大王退朝何晚？楚君曰：與賢相道話來。夫人曰：賢相是誰？楚君曰：于丘子。夫人曰：非賢相也。楚君曰：何為？夫人曰：居相位三十餘年，未嘗薦一賢者，豈為賢相。於是逆薦孫叔敖，有詩為証。　詩曰：則影頓移未退朝，喜逢賢相日尤高。當時不是楚姬問，今日何由進叔敖。英公目視張士貴，今日國家用人之際，何不薦一人似于丘子也。士貴直奏，英公只道我棄隨駕身之，於帳下。太宗問曰：卿奏何事？士貴曰：臣薦一人。英公問曰：勝如楚夫人賢如于丘子。某不薦仁貴，歷士貴懸祿，剃又匿不言仁貴之功。帝曰：卿薦者誰也？士貴曰：領兵安地嶺，今南路元帥張公謹先取訖安地城，將來，將來奏帝。帝知，即時領兵過安地嶺下寨，前取胡赦城。言說莫離支將帝弟延禧出馬，橫刀而曰：若斬此賊者，當封萬戶侯。言未盡，一將出馬，橫刀躍臨賊陣交戰。帝急問出馬者何人？奏曰：乃番將李思摩。勝負未分，又一將出馬薛萬徹，付能出馬，剪延禧不能敵，撥馬歸陣，領兵東走奔胡赦城來。遼兵將叩城，遂火壕一壁，一隊軍來，當先，截住吊橋，列開陣勢。旗開，湧一員將，素袍銀鎧，赤馬紫纓，嘯住馬，橫方天戟，高叫：賊將且住！仁貴在此。已結末萬延禧又敗，迴敵張士貴，領兵至城下，使人叫城上開門，今天子駕至。遼將啟走城中，百姓何不迎風而降？指將鼓樂官民，開門來降。張士貴領兵先入城，有人奏帝：張士貴已得了胡赦城也。帝大喜，士貴邀駕入胡

赦城，吹街為內帝宴。大武排筵慶賀。告急馬至取奏曰：皇太子遣二將押送糧草過安地嶺下，被遼兵截住，不能進前，遣人求救，要虎將保糧草。帝曰：如之奈何？張士貴離筵，領兵保糧草。帝大喜：非卿不能於此。功士貴君昂將仁貴領兵一萬，出城西來保糧草。張士貴問仁貴：公今保糧草無失，決當薦。某仁貴曰：賴總管虎威，願竭力死戰。又報急馬至，莫離支親領大兵十萬，離城不遠排兵搦戰。帝領兵出城對陣，莫離支出馬，唐兵納喊不遠石不虜，傳頭頂三叉紫金冠，身披團花絳絹服，橫青銅偃月刀，跨千馬追風馬，左右弓掛兩鞬，身背飛刀五口，搦戰。太宗曰：此賊若得高麗平矣。一將出馬，絳州人氏，乃裴行儉，交戰數合，敗走。馬三寶出又敗，段志賢出又敗。番將李思摩出，亦敗。不移時，連敗唐將五人歸陣，使帝汗濕潭身兵勇。莫離支既不能勝此將，寡人如何還國。又一老將高叫：不著尉遲恭難敵當。叔達漢言訖，一騎馬出，敬打莫離支，鬥過再戰數合，敬德力怯，帝令鳴金歸陣。莫離支催兵掩殺，唐兵損折，其餘歸城。帝曰：怎奈何？文武奏曰：非士貴不能當莫離支。帝曰：今張士貴未回，誰可過陣？宣張士貴，敬德奏曰：臣願去。帝曰：卿老矣，恐有失。二年少道奏曰：臣保父親過陣。乃尉遲寶林。帝令子父二人點兵一千，出城打陣。帝上城望見敬德、寶林入陣，敵遼兵左右無敢當者。曰：虎父無犬子。指將父子二人領兵過陣，望正西去。帝即悔，若父子二人在城，可保朕，不合交敬德去了，誰當莫離支英雄也。帝方憂慮，急聞城上發喊。帝急問何為？文武皆言：陛下試望，則箭忽正西一隊白衣將軍，約迭五百，當頭擁着一員白袍年少，武勇非常，縱馬入陣，如飢鷹餓虎，遼人無敢抵着，救一保膚卷，領兵騰至城下。太宗觀了，手捫圖標，叫一聲：得此虎將，莫離支休也。急傳聖旨，邀問來軍。白袍年少姓氏。小將跳下馬，來昂頭取奏於陛下，問小臣姓名，急令開門，放臣入城。帝宣上城。大宗觀了大驚：是懷玉也。卿如此結束？懷玉曰：父亡也。奏太子賊首救臣，來遼上，特來保駕。帝大慟不止，懷玉也慟不止。懷玉曰：父死有遺言，自當戰之。帝喜，問曰：領兵出離大壕，對陣戰莫離支。懷玉出陣，使以排者閣玉也。莫離支道：黃口嬰童，何堪成事？懷玉大怒，縱馬向前，交戰數合，莫離支敗走。懷玉趕，莫離支飛刀在手，暗算懷玉。怎見得？　詩曰：飛起一條素練，落來三尺銀泉。懷玉見刀來，詐落馬下。莫離支見成功，撥馬來取懷玉。懷玉身上馬，於莫離支叩前，手撐鐵簡，高叫：飛刀傷我不着，你喫我一簡。約鬥一百合，懷玉力不能加，撥馬歸陣。大宗怒：小將軍有失。急鳴金收兵入城。俄張士貴保糧草回來，然後再和莫離支戰。話說張士貴領兵奔

正西要地稱來忽聞西南喊聲士貴曰此處必有唐兵與邊兵戰領兵保之仁貴曰某當領兵先去總管大兵後來言訖薛仁貴領兵五百奔西南來忽見邊兵列陣一邊將躍軍高叫道問將軍何人仁貴出馬邊將道你來晚矣唐將已遭殺矣仁貴曰如何見得邊將遂使一小卒將一箇人頭血瀝瀝和鐵甲衣袍擲在陣前薛仁貴認的問害了的唐將是誰邊將曰乃運糧頭目官鄭從虎之首將軍遂回你唐家糧草盡被俺兵奪了也仁貴大怒當與虎將報仇言訖撥馬出戰無三合戰刺邊將墜騎擒殺邊兵奔要地嶺下來見塵頭起仁貴兵陣至近認的是唐將旗號仁貴遂問來將何人一將出馬身帶重傷言曰吾乃運糧將和邊兵戰亂軍中折了我從虎吾保糧草不迭今遇唐將殺退邊兵敢將軍姓氏何人答曰某乃絳州義軍薛仁貴今奉帝命交總管張士貴來保糧草前進適遇一邊將無數合敗了兵走了別無邊理請將軍遂發其人大驚將軍如此英雄身居何職仁貴曰見在白身我奏賢一薦着是誰有詩爲證　詩曰昔日馬周貧且賤等閑不入俗人面被吾一紙薦賢書布衣走上黃金殿今日仁貴白衣見帝乃是馬步軍當何將仁貴回來至遣張士貴當何與士貴相見言昔日公事當貴此日一武事所取見今英雄可以相愛反以相妬而匿

其嫉不見於帝此理若何士貴曰是誰當何曰仁貴之功不顯士貴道將仁貴之功附於膳侍備準奏帝當加其賞何爲不見方諦聞又聽的直東殺聲交問當何道爲甚擇人報曰今鄭國公奏帝首實張士貴戰其罪交出陣又遣邊兵將父子周住不能得出當領兵救之當何謂士貴曰公接兵於此有守糧備我將仁貴往救救德父子言訖將兵三千奔正東來遠賊將當何出馬邊叫邊將相戰言未盡一將出馬當何望見遠遠見叫苦不迭我救不得敬德長早已折虧殺仁貴走至陣前爭自視之出馬是誰乃邊將身披雪白袍燦爛至色光明仁貴甚愛自思我體堪掛此袍問天買卦若殺邊將奪白袍臨軍掛體必能見帝也不問敬德消息憤戰縱馬入陣見邊將鬬無數合邊將不能當撥馬便走仁貴趕無數里邊將墮於澗上仁貴下馬戳戟提劍下土澗不殺邊將就身上剝得白袍即時穿了大喜不期半晚見帝綽戟上馬回歸本寨天晚到寨門下一人叫曰來將何人仁貴認的是劉君鼎策迭下馬向前施禮君鼎心下道我和士貴賴得他功不捨殺了這漢功不是俺的拈鎗在手望仁貴前心便搠正欲舉鎗寨門一壁一人高叫轉過乃當何班住劉君鼎背後撇劍在手着劍尖指定劉君鼎鼻凹問你着鎗搠的是誰君鼎曰夜深見白衣人入寨此爲不

枉當殺之仁貴叫副總管錯了也我乃薛仁貴君鼎道你不早言語兀的不險休怪當何遂問仁貴將軍單馬追賊來何晚矣仁貴曰某見賊將身掛白袍其心愛之因此不捨追至土澗邊將馬失墜騎被某殺之因奪此袍來之晚矣當何聽罷曰此英雄也遂引仁貴入寨時士貴帳下燈燭輝坐人報太尉當何來士貴急出帳忙接置坐道問太尉何來當何召仁貴至於帳下謂士貴曰此人奇功蓋世驍勇征遼到今未付對祿蓋賢否不早薦怕公論對帝奏我將此人見帝先薦馬周後薦仁貴則个當何大身便起叢殺張士貴把似別人舉薦不如我做個人情便傳令起寨比及天明到胡越城被當何一夜飲酒論薦仁貴之事帝於胡越城天晚與文武議事昨日敬德父子出城室張士貴為邊兵勢大不能得過只恁地空來想士貴緣何至急聞發喊近臣奏曰被張士貴義軍殺退邊兵保糧草已至城下太宗大喜士貴禮畢帝曰非卿糧草不能至真乃虎將也帝賜御衣一套玉帶一條良馬一疋士貴欲受近臣奏曰運糧草馬步軍太尉當何求見張士貴思當何見帝必薦仁貴不如我先薦啟陛下臣不敢受賜非臣之力皆是他人相助帝急問卿道建功者誰也張士貴道聽臣所奏亦有是劉君鼎之功帝亦重賞當何欲見帝聖旨敕歸本寨歇泊帝亦起

兵令張士貴兵在前取白灌城天山谷邊兵出陣一邊將出馬頂狼頭冠披飛袍橫槍搦戰自言乃次邊將白文虎也昔日佐國無功今退唐兵可保高麗領取勇者出陣仁貴出馬一戰番於地上有王孫諤道此功早了是誰的士貴大怒吾早日征遼東建大功今奪氣在前仁貴欲助被二人攔住乃王孫諤薛延陀道將軍爭此建功不顯所圖當何也咱三箇莫動救他張士貴劉君鼎建功則箇三人接兵不動移時叫救聲漸近王孫諤薛延陀道張劉二人必建功也仁貴曰深入重地必遭困也小卒來報被邊兵困張總管於天谷山外不得出王孫諤薛延陀道戰殺將軍請俺不救去仁貴曰非也咱挾私仇誤國家大事臣乃小人也只有國家重用爲三路都統軍若士貴有失我從前功勞一旦休了到折卻本總管急回去見天子今乾邊兵陣裏救出總管來救他不錯者言訖縱馬向前隨後二將領兵來也三將過陣仁貴在前天谷山外正遇劉君鼎厲聲道問來將何人仁貴曰義軍薛仁貴來救張總管認得君鼎拈弓箭在手只一箭射仁貴下馬仰面在地荒殺背後二將薛延陀急來救仁貴王孫諤一騎飛到劉君鼎帳底一柄刀放在鼻凹裏問副總管你射番的是誰劉君鼎道是射邊兵延陀扶仁貴起其箭中左股君鼎曰是咱手下軍何不下馬答

日兵陣間怎生認的二將大恨仁貴曰早之過也亦不快仇仁貴上馬横戟在手便蕩遼兵張士貴得出背後遼兵復追士貴謂仁貴曰爾要今功當退遼兵仁貴得令領兵而回張士貴從後攻之薛延陀謂王孫謗曰將軍道可見劉君昂所為二將為邊功相妬必陷良將公當保仁貴前功我往御寨撺究天子去言訖薛延陀單馬奔御寨來望見正西兵一隊來當頭據着段志賢薛延陀迎頭叫屈段志賢勒馬邊問叫屈者何人薛延陀下馬叉手對段志賢言是薛仁貴累建大功今被張士貴劉君昂欲陷虎將徑入御寨撺究天子去也正遼總管顧與仁貴作主段志賢聽罷雷轟皆作怒氣飄飄道一賊怎敢我奉帝命求探張總管消息誰知老賊如此所為當亦還相見我與你把張士貴例拖見帝敢薦仁貴則箇言訖遂引薛延陀直東來天谷山來尋張士貴老賊怎見得　詩曰怒生髮竪横山獸惱亂鎗攪混浪龍一片心懷遼國恨兩條眉聚大唐愁話説總管段志賢引薛延陀忿恨領兵前來體察薛仁貴被張士貴詐謀所遣知仁貴先引王孫謗被遼兵入天谷山去約數里王孫謗勸曰將軍復回恐遭遼人所詐急退咱軍回是崇新也會勝火燒仁貴只猜遼兵爭知張士貴劉君昂點火燒谷段志賢將薛延陀已至天谷山外人報張士貴劉君昂言段志賢至二人急接段志賢既見二人怒氣飄飄上衝牛斗縱馬至前一隻手扯住張士貴一手揪住劉君昂你兩箇實道這谷口發大燒的甚人縱有蘇張舌辯也難放口道甚的發大燒者是遼兵志賢曰薛仁貴安在二將相視言不知其故既谷門內燒者必是薛仁貴士貴君昂道不知志賢曰有甚難見左右扯旗脚寫問是遼兵我是唐將射三隻箭大書寫隔大射入谷去不移時却射出數十隻箭來帶其書仁貴用刀剌其馬足出血扯旗脚寫字乃薛仁貴也段志賢令左右取前展開旗脚上有血字唐兵薛仁貴段志賢揪住張士貴薛延陀拖住劉君昂只此馬蹊咱每見帝去來士貴等曰此是遼兵俺倖倘困總管先書石問遼兵倖寫言薛仁貴此乃詐也志賢曰俟火滅日見端的仁貴仰告曰若某忠心爲國被唐兵所陷願天降神靈表我冤枉忽見雲霧並生大雨急作移時復息其火已滅忽聞谷外金鼓喊聲仁貴曰此處必有唐兵與遼兵交戰撞出山谷正遇遼將薛仁貴引王孫謗殺入陣來見段志賢困於陣中身遭重傷志賢見仁貴出谷叫曰將軍莫非薛仁貴麽我乃唐總管段志賢也因救你被遼兵所困願當保我仁貴遂卸盔袒甲酣戰遼兵稍退欲下馬參見段志賢驀回頭覷不見王孫謗仁貴方思陷在谷中惟我獨出縱見其失我心爭忍

我保王孫謗出谷便不辭段志賢撥馬却入天谷山來不見王孫謗忽見馬横卧三兩人重傷小卒仁貴曰王孫謗安在小卒不能言用手指松林卧王孫謗之尸仁貴大慟歸畢縱馬却出山谷來尋段志賢不見忽於戰場中死屍內見一人言語仁貴見重傷認得是薛延陀急救蘇蘇氣出問段志賢安在延陀開目見仁貴淚下手指東北上被遼將殺奔白灘城去也言訖延陀死了仁貴念悲而上馬往白灘城救段總管來話説帝御帳上坐問爲遣段志賢去探士貴不回來曰臣當領兵前去體察帝許敬德領五千軍將寶林父子二人出寨奔正東忽聞坡上動樂至近認的是張士貴軍人報士貴有鄂國公來也接着來曰段志賢安在士貴曰不知見敬德方疑惑間一人報曰有一將軍從白灘城來也言遼將見困段志賢將來取敬耶將軍身帶重傷取敬者自言是薛仁貴遮當不住被敬德早叫到面前却是薛懷玉見敬德言其段志賢在灘城下被遼兵所圍謂士貴曰公只此按兵休動我當將兵救志賢去恭隨懷玉望白灘城來却説仁貴單馬殺入遼陣內見段志賢身帶重傷不能得出仁貴高叫總管隨仁貴來撥馬回撞遼陣移時保志賢并餘兵得出志賢曰勇哉仁貴縱我見懷寶在也無此英雄志賢曰我重傷也不見薦爾某既出陣背後遼兵便襲仁貴曰總管領兵先往某當獨戰遼兵志賢嗔不住仁貴復殺遼兵漸遠路逢敬德急問緣何得見志賢曰賴絳州義軍薛仁貴單騎保見今爲再趕遼兵未回敬德大驚耶問薛仁貴志賢曰昔日建功非張士貴皆薛仁貴某今遭這痛傷惟恐我不死某於帝前明奏此事備未及也遂説賴功者張士貴建功者薛仁貴也賴衆總管薦之敬德聽罷一雙眼指揚的早爭圓滿兩耳當霜髮生忿氣一根根皆乍嗔了手綽起剛鞭來我走到寨裏問老賊張士貴已前建功者是誰的若還錯道了半句兒比及見帝我與先打五十鞭縱馬引段志賢便回來敬德既理會的須没乾休看張士貴急的支吾敬德復回忽聞嶺崖一望喊聲發遼兵截住歸路寶林欲戰從背後一員將勝至飛臨遼陣高叫見一騎馬殺將入去段志賢覷了叫總管建功者此人敬德令人急去叫仁貴早殺入去敬德又令寶林在前他段志賢在後衝突遼陣仁貴回時唐兵不能得出欲回助之奈力已困恐有失也當入寨取敬仁貴既至士貴寨外下馬令人報總管言仁貴至劉君昂道總管聞早將仁貴斬了者怕敬德那老子知的咱兩箇休了也君仁貴至帳下呼刀斧手把下着仁貴曰某有何罪曰你收兵不到違令當斬仁貴道去救段志賢來張士貴道我不理會得推轉仁貴曰功勞如

何士貴曰奏過天子文基項上封官令左右推出君昴親為監斬付能到待寨門外納坐仁貴不聞時辰使斬方欲下手正東一隊軍來當頭捧着敬德劉君昴望見說了三處急令將仁貴收在一壁君昴接敬德至敬德馬上跨首扯住劉君昴右手脫毆把撒木恰才斬首其不是薛仁貴麼是把將令人敬德入寨張士貴急接敬德向前扯住張士貴衣領我不敢斷你咱每見帝去來拽衣入御寨來見帝敬德說前功者皆薛仁貴之功是此賊屈之帝曰卿何知敬德曰此賊與劉君昴曉天谷山內仁貴被貶急賢說與臣他願為證帝曰宣段志賢有人奏曰此處到寨身士帝嗟嘆不已帝聞仁貴之功有張士貴曰寨中並無薛仁貴之功如陛下不信檢功簿籌看之帝令退賊當家之懋公令人請敬德至帳乃曰我說士貴尖總管今夜入士貴寨私問軍兵必知端的敬德乃然天晚入寨敬德二三人到士貴寨門外令從者控馬挑燈自入謂兵士曰勿得高聲問曰仁貴本寨安在左右兵士引總管至仁貴帳外側耳傾聽仁貴帳中彈鋏作歌歌曰未遇時運且埋跑等會兩三間敫林獨我柳紅葉茶林間對杯中酒書劍兩無功使我情閒口既不積劍羅馬陸陣中哭斬遼東元帥責天不得長驅大衆疾如電捲蕩煙塵清宇宙英雄智力不能施空將怒氣衝牛

斗歌罷猛叫一聲張總管誤了我也仁貴嗟嘆敬德也言語椽衣而至壁大下叫將軍我乃開國儀同三司鄂國公尉遲恭奉聖旨特來宣你仁貴既見敬德施禮敬德引仁貴御寨來見懋公參禮畢遲大喜召仁貴至門爾實具言前功仁貴曰若非總管和元帥此冤仇難訴懋公聽說罷猛叫一聲老賊焉敢左右與吾召張士貴至於帳下尉遲恭休做人去我親去做句事人却至寨將那老賊一步一攧直打到元帥前看　詩曰保舉全憑李世勣報仇除是尉遲恭敬德欲去懋公指住總管且慢行張士貴為三路總管更為都統軍職非小然仁貴雖有功未見虛實若是端的賴功然後奏帝降罪未遲天晚元帥陞帳人報張士貴懋公請至帳下置坐敘言未見元帥本情不敢告情言士貴俯日見元帥而已有似愁意不曉其由有人報曰摩天嶺上有隊遼兵系彩勢威雖當頭捧一負將自言莫離支嶺上排兵求戰此陣若勝高麗決定排獻出獻言未絕口一將應聲而出立於帳下人于遼言告元帥仁貴願往張士貴看了半餉埋冤遼漢却遼哀來敬德回頭遼問張士貴你識遼人麼懋公看言曰敬德錯了也張士貴三路都統軍忠謀軍中小卒也元帥謂仁貴曰今次為敵吾自有上將你遼仁貴更不敢言張士貴目視劉君昴獻出君昴會意立於帳下某

當領兵五千生擒莫離支元帥許君昴須兵領兵出寨去遼兵對陣有一遼將出馬不打話交戰數合遼兵走君昴趕上摩天嶺去人報曰劉君昴趕遼兵上摩天嶺去了也敬德道今番頭出建功元帥再問誰敢領兵探劉君昴取摩天嶺一將出乃應聲將軍先林大夫馬三寶領兵五千出寨上摩天嶺去人報曰馬三寶不知消息也懋公正憂令有中路元帥程咬金蘇定方取登州青丘道過海來見元帥大軍亦到英國公見罷邊至帳下仁貴認得此乃當日借義軍宣使看認得我麼敢立於人叢後程咬金恨下驀然看了迎面望見失聲陸叫虎將在此回頭問張士貴此人隨你建了幾件功也驚然敬德道程咬金識遼人從一萬里近遼來撒撥見士貴道甚英公遼問此人那裏識來程咬金道言當時奏帝命僕天下義軍因到絳州見此人來告某為把着張總管諱字將此人不用某見仁貴武藝高強曾柱三張弓提了混天大王董建某到洛陽對帝欲為爭奈不見此人後觀某為中路元帥常記此人在心今隨總管曾建甚功士貴曰不曾敬德曰只枉死段志賢若在怎奈何爾有仁貴見二人數問更不敢添言程咬金曰你休叫怕有遼兵搦戰敬仁貴為敢便見虛實英公曰此言道得是令馬三寶取摩天嶺消息不聞若仁貴保二將得還奪得摩天嶺向前功

學奪去把張總管功改做了仁貴功去帝面前具細取奏懽喜無仁貴令日好歸及叉手立於帳下薛仁貴願往敬德程咬金言張總管今番使見端的英公問仁貴用兵多少用兵五百英公欲差五百兵仁貴曰若抑勒着教往難建功可要自領而去者元帥教自問仁貴問數聲並無去者敢德道好無好漢英公曰非也為此仁貴身無寸職難服衆人仁貴曰只要舊日張士貴手下義軍五百只此原軍知我心腹衆義軍高叫告元帥願隨薛仁貴去賺者當助其功敗者就陣砍殺薛仁貴道快活然我也道罷領兵出寨仁貴一將當前爭半里地遠近用戰据衆人侵功也衆兵曰將軍馬快趕不上將軍近摩天嶺有一谷軍約及一萬人旗號遼天鎗刀見日薛仁貴背後五百軍叫將軍且住驚然仁貴回頭急問却是誰邁來撒將軍今日遼遠一路兵來上至皇帝下至衆兵沒一箇還國的將軍休問為將是誰看遼一谷旗仁貴看了乃遼三高也仁貴不曉遼問衆兵說昔日煬帝征遼先鋒參鐵枝當日為此三將所殺善千里為盧後為御傘子煬帝驗之果良行千里遂賜金一枝彙有萬夫之勇後征遼為先鋒健將過此三人所殺煬帝敗兵有言　詩曰仍可騎驄倒上刀莫教遼着遼三高却說高延廣弟兄三人出陣叫曰來犯摩天嶺者唐將何人仁貴曰你衆兵

不顧隨吾蓋未知心腹今日我自戰遼三高若勝者當助我功如此殺我言訖下馬結束了綽戰上馬遶將軍兼袍瑩鎧赤馬紅纓使直飛到三將根底身領五百兵睜眼的看三將不能立馬須兵上摩天嶺去了仁貴縱後上去也須臾爭兩接見高遼三高兵到半腰裏從上飛石頭滾來仁貴道只是這般擺布令兵兩向放過石頭去在上又用石頭打再問過爭柰嶺上天石如雨仁貴恐損軍兵下嶺來離鞍下馬分軍斬歎三高不肯下來仁貴不肯回去望西一隊軍來至近認的是程咬金總管仁貴急接咬金問仁貴曰天石如雨若取不得此嶺保不得二將元帥跳功是詐仁貴曰花總管虎威某當效死言訖綽戟在手飛上摩天嶺叫衆軍休來某自戰一騎馬上摩天嶺去喜煞程咬金勇哉仁貴前後絕倫復上嶺石頭便打趕過人上到嶺頭一壁石頭打不著處下馬拈弓箭在手望上軍兵約二百步遠仁貴發連珠箭不空射嶺上軍兵無救排歎仁貴見遼兵稍退飛身上馬綽戟在手吼一聲如虎我乃絳州義軍薛仁貴當我者死避我者生一騎馬上嶺去趕遼兵遶下嶺走勢如摧山程總管叫軍兵不上候等候皆披五百兵見得勝而上遼兵皆退仁貴大喜觀得此嶺不遠勒馬嶺上顧望忽見左右二條道言澗裏是一半小孤山分道向南熱向北溢仁貴猶預間忽思之不見了唐二將消息欲往南路誠恐北有欲往北行誠恐南有徘徊不已忽聽一棒鑼聲聒谷而響向孤山後峽處騰出一隊軍來三般兩樣甲到陣阻路仁貴看了想二將必遭殺也來將是誰乃賊兵五百旗開一將出馬見身如虎軀嚴落雁鶻鄰捷使似衝開霧陣滚沙神路落雲軒大力是遼將頭頂獬豸盔身披連環甲騎捲毛馬手橫虎鐵刀高叫來將莫非唐將薛仁貴麼仁貴勒馬我乃唐將薛仁貴非是投山奉元帥將令差某來取摩天嶺被某退了遼三高領兵至此將軍何為阻某莫不見唐二將麼賊將曰我知下落仁貴道將軍當言何在賊將曰爾退遼三高敢與吾交戰若勝我言二將所在仁貴道原無冤仇為何交戰賊將曰不與吾戰終須不道仁貴百般告賊將不說仁貴大怒吾當饒爾縱馬來取交戰百合未分勝敗各歸陣歇仁貴大罵遼將無當某三合者此賊百合未能取勝又戰十合賊將力怯高叫仁貴虎將也速下馬將軍我說二將下落仁貴下馬叉手問也遼將無當我三合的敢問將軍姓氏那漢道本中原人今入遼國為盜某乃吳黑達遼言二道路明修北路入海套無路出南道滑熟奔南下去恐有遼兵所圍將軍速往仁貴曰將軍相逐同往稍建功賞汝富貴豈不勝盜也吳黑達曰將軍在白衣何挺携他人

若一日富貴尋將軍未晚將軍速往救二將有失吳黑達領兵去了仁貴縱馬向前皆便罩叫將軍且慢者怕有失仁貴道救人如救火前追遼兵仁貴積戟入陣左右衝突殺五百兵至捲敗遼兵散走仁貴見馬三寶劉君爵兵損太半仁貴下馬參見罪某奉元帥令救仁貴來保二將軍馬三寶下馬致謝若非仁貴某危怎免仁貴見君爵施禮馬上安坐若太山三寶怒責曰古人言蒙一飯之恩尚殺身以報蒙將軍救我一命其恩非小何故無禮君爵曰乃某手下小卒焉能若禮三寶大怒哉聞張士貴頼功者皆匹夫所致殺了這匹夫去見元帥只言陣前殺了不能除其罪拄劍在手欲殺君爵三寶自思殺這匹夫無疑恐傷仁貴之功遂劍入鞘不言而上馬隨後仁貴領兵保二將下摩天嶺來程咬金掩然駐馬而待馬三寶與咬金相見欲問復言仁貴之功程咬金大喜待回見元帥同見帝以薦仁貴方欲回兵從嶺上騰一隊兵來擁遼三高旗號程咬金排成陣高延壽延廣延清三人出馬程咬金謂仁貴曰將軍欲成全功當退遼三高薛仁貴應聲而出不待交戰三將一時墮騎驚殺程咬金號欲馬三寶一發齊看急生建功來遼飛二矢射番遼將延壽延廣一戟戳殺延清遼兵不擊而自走咬金三寶仁貴歸寨見元帥程咬金曰某自擢義軍見薛仁貴投了混天大王重遣今又見救遼將三高皆仁貴之功也馬三寶曰今見仁貴取摩天嶺退遼兵皆仁貴之功也張公謹曰昔見取安地嶺安地城皆仁貴之功欲德曰昔見登雲梯取榆林城救鳳凰山併駕令救陷志賢取白灘城皆仁貴之功也元帥衆將欲見帝忽有人報呈扶任城王到來元帥衆官叢擁入帳來見仁貴立於帳下李道宗亂衆將裏用手指仁貴之衣昔日救吾一命恩人在此尉遲恭回有張士貴倒了賴薛仁貴功不得也有功者必封有罪者天子道甚來怎結末張士貴衆官皆欲往英公日不須怒衆官致怒我當見帝薦之衆官隨英公來見帝帝見諸將至款有程咬金張公謹出班君臣禮畢帝大喜三路兵已到帝使領兵過摩天嶺下寨帝與英公論使無人薦仁貴者帝令探其前路取甚處去也探人復曰奏曰御寨約行三十里前望一山色如白玉照日光輝未知何名一路綠水如藍前無橋梁舡楫不能得渡此復回奏帝得知帝觀山水多矣水綠皆有未嘗見此山瑩白帝甚疑之當看其實帝引敬德兼千騎輕兵而往英公諫曰不可去恐逢遼兵帝不聽遂令英公守御寨帝恐無舡隻備載糧草儲車輛數千而行猜了腳子使是楲帝行半舍之地果見前有白玉山欲進被綠水攔其路水淺深未測帝令折車做筏而過帝方至中

湧忽然風波湧起於綠水中見一人金盔銀甲玉帶紅纓攔住帝駕呼三聲萬歲小臣將來唐突驚然太宗揚聲遂問卿姓氏何人那將軍正欲通名帝傍走過敬德來提鞭便罵孽畜敢驚御駕其神人水中便滅帝曰欲言名姓卿何此云敬德曰猷是恐為圖那事也有傷聖駕臣當俳之至東岸見一副骨殖石碑有字乃隋將參鐵杖也帝不曉敬德說鐵杖到此被遼三高所殺必是人憐故用石碑葬之於水中今唐突陛下欲言別葬帝曰今至文善近也時勝看白玉山乃人骨殖絲而成山帝謂敬德曰此人大葬中原人土葬帝馬上沉吟忽於人骨山下見一白衣老翁策杖而來鶴髮霜髯身着素衣帝令宣老人至於山前問此人骨如山為何老人見問垂淚而奏啓陛下此白骨乃煬帝征遼將到此折軍二十萬復積骨成山老人啟陛下今何至此太宗見了其言不利欲令左右擒之忽化風一陣旋轉不散太宗看了大叫一聲墮於馬下荒慌鄂國公提單鞭指着旋風處大將來其風已散卻來保駕左右扶起帝來恭奏曰陛下見甚來帝曰為德老人說話兼見怪風忽起心驚墮馬帝不樂欲回忽聞樂聲盈耳帝聽之乃中原之樂移時見百姓數十帝單撞酒歡樂聲喧香煙藹藹和氣融融來迎聖駕帝傳聖旨宣十數箇老人問曰卿等乃中原之人否皆

曰然帝曰何至於此老人曰昔日煬帝兵敗乃於此者採骨成山臣等乃重傷者也復活者因遼人不殺另建此城號曰思鄉城帝謂敬德曰朕若征遼事畢必將此百姓運鄉兼移載骨殖往中原葬之今登州至文登縣沿海至家遠近卿是也眾父老曰臣等乃中原之人也既見中原本言何無一禮待之請陛下入思鄉城內帝欲往敬德曰不可恐遼兵知有禍帝曰無礙百姓引入思鄉城來方到城中敬德曰恐有兵來言未盡忽聞金鼓喧天有人奏曰莫離支領兵圍了城也帝領兵上城有守御寨英公升帳惟帝不至遂問眾將曰今天子幸鄂國公往看白玉山到今未回吾想必遭遼兵所困諸將等誰敢探其消息言未盡一將素袍瑩鎧虎氣飆飆立於帳下叉手進言告元帥薛仁貴願往英公大喜此功若建不需我薦你自能見帝復喚仁貴曰公要兵多少求自願者去仁貴試問應聲五百人出都是義軍元帥與令箭一隻爾見帝何處受困使來勾兵吾準備等爾仁貴得令箭出寨前至綠水望東岸有兵看舡機仁貴高叫舡機奔西岸我奉元帥令來探天子消息五百人掉舡機着西岸急令兵擺渡未及過得遼兵東來把住東岸仁貴立於機上拈弓箭在手有三百步遠射弓箭箭不空遼兵無敢停立機着岸五百人隨仁貴上岸來對陣遼將出馬

曰我乃翻海人天羅鵰也問唐將何人仁貴道活捉此賊必知帝消息不曾打話戰一合把天羅鵰生擒之賊在陣前看卻失換住前心我不殺你好生道倚皇帝駕在何處那漢言無數剌使仁貴叫苦不迭道來得遲了也敵皇帝駕不得今被莫離支圍你天子於思鄉城此處城小不禁此圍比及將軍到城必破了仁貴不殺天羅鵰令引路使眾兵守把東岸單馬奔思鄉城太宗上城見遼兵甚大與敬德曰此禍要見敬德曰不似兵將之力難出此城元帥又不知臣當下城過陣勾兵去帝曰卿老矣為同擒寨圍之勇敬德對曰臣雖年邁遼兵尚看嬰孩願陛下無慮言訖結束了下城左右開門披掛綽馬縱馬飛上吊橋叫陣開者敬太宗立於圍樓上視見敬德之勇嘆曰老人之威不減敬德雖入遼陣未能得出忽見陣勢分開一騎馬殺將入來迎見來者一人素袍瑩鎧赤馬紫纓敬德迎見乃問來者唐將何人也仁貴高叫總管吾乃絳州義軍薛仁貴敬德曰何來仁貴曰奉元帥將令來探皇帝消息敬德道今番這功又是你更休言隨我入城見帝去來這裏須無張士貴敢有臣兩箇相見則箇敬德令仁貴在前他在後復撞遼陣仁貴橫戟於鞍取弓箭在手左右發一箭轄遼兵墮馬紛紜無數射的二百步之外馬不停蹄敬德曰吾當年少也本會這般本事不用

長戟只憑弓箭閑僕龐卷二人直到思鄉城下時帝憂敬德不能出陣忽見白衣在前皂袍在後兩騎馬直叩城來敬德揚聲高叫陛下城上開門今有唐將將來保駕仁貴問敬德曰城上有帝否敬德曰有仁貴下馬躬身山呼萬歲帝視之白衣將軍大聲叫曰昔日夢中所見正是此人帝大喜道一箇應夢將軍來也帝問卿姓氏仁貴奏曰臣乃絳州義軍薛仁貴也臣得元帥令箭只來探車駕何往若知端的便當勾軍臣若上城見帝恐違元帥令帝曰不妨仁貴曰臣為兵卒未為天子宣只知將軍令便索勾兵去綽戟在手上馬辭鄂國公撞陣復回帝曰賢將也左右開門敬德入城仁貴渡綠水說兵來見元帥具言前事英公令大小諸將起兵十萬奔思鄉城來救駕過綠水正行過遼兵一陣有一遼將出馬使偃月刀自言吾乃莫離支弟劉金武願求唐將出馬英公欲問仁貴出馬不打話戰不到數合遼將力怯望陣便走仁貴趕那漢使取標鎗在手望仁貴便標鎗上鬥過那漢只道標鎗中騎馬來取仁貴在陣中生擒猛龍將不用戟綁縛兩隻手就馬扶過來英公已下諸將睜目而望擲於陣前取戟在手撞遼兵殺死無數背後英公領大兵掩殺遼兵皆走散直到城下帝上城望見唐兵將皆至帝曰朕竭見矣不移時英公至城下望帝下馬欲施禮

事惡那能見罪禮畢開門放大兵入城來諸將遊天子至衙內來帝在御帳方坐英公恨無門路薦仁貴天子先言英公奏陛下乃絳州義軍薛仁貴也帝曰朕已知之見在何處英公曰見在御帳外未得詔旨未敢自擅太宗道宣來對帝怎生任用加甚職位　詩曰平生像卻英雄志今日白於朝太宗看却仁貴甚宜至帳下施臣禮畢帝視仁貴果然英雄之輩雖骨格雖威奈容貌瘦弱帝問曰卿有病否奏曰臣無病帝曰既無病緣何瘦奏曰臣自臨軍以來未嘗得飽帝曰為何臣喫一頓飽食可待十人之餘既為義軍長行為有豈容日御所食數何仁貴曰臣一飯斗米肉十斤帝曰朕與御食可充十人之饌帳下數食仁貴謝恩食之如餓虎吞食未如此恁不遺一粒之飯也太宗曰有屢頓之食亦有屢頓之飢帝方議官賞人奏帝曰今有遼兵莫離支知唐將殺其弟蓋金武親領大兵來也已臨城下仁貴聞報不辭帝而出帳英公曰真勇士也帝賜御食不謝料未辭其禮帝曰非仁貴不辭而去必興朕建功言未絕入報薛仁貴領五百軍開城門殺莫離支去也帝聽奏大喜先獻薛仁貴喫了茶飯便看薛仁貴斷殺則箇須大小衆將一發出城英公列一字陣未圓見遼兵早至仁貴勒馬當前望遼兵三擺頭引軍前來約二百步遠仁貴連飛三箭射三

旗頭墜騎使遼兵生怨懼之心橫戟大叫我乃絳州薛仁貴也當我者死獨退遼兵東走移時復回下馬見帝帝欲賜賞英公大怒令左右把下者推轉斬訖帝曰何罪英公曰吾陣未圓不得將令擅求征戰倘若有失為之奈何蓋蘇文虎將也違將令當誅帝曰然如此亦可將功折過帝宣仁貴直至馬前對大小總管問卿如此驍勇自從過海不曾列建甚功仁貴自思道素不敢唐突對帝奏讀數時再奏曰視張士貴咱兩箇做不得人情我須索奏陛下臣自前建功者首級洗天大王董達九龍門擺陣上平遼論王思鄉城保駕皆是臣功也帝大怒令左右推轉張士貴來欲見其罪仁貴奏曰非張士貴不薦小臣帝曰何為仁貴曰臣曾言自過海凡所建功臣皆不要若見莫離支建功復見帝不遲小臣今日白衣能見陛下托陛下之洪福豈待人之薦也帝曰乃賢將也遂收兵還思鄉城帝加薛仁貴掌兵三千封為遊擊將軍三路行軍先鋒使遂受并州大司馬隨薛仁貴五百兵皆賞賜畢衆官設宴相慶有人報曰莫離支親領兵離城不遠列成堅陣將來搦戰仁貴出於帳下啓陛下願往出陣帝大喜曰壯士也帝謂英公曰朕此舉不稱朕願英公曰當計之元帥遂召諸將皆至謂曰此思鄉城東有駐蹕山於山下當擒蓋蘇文諸將聽令便行東路元帥

程咬金張公謹西路元帥馬三寶蘇定方武士彠裴行儉李思摩英公謂仁貴曰埋會得麼來後用你待把莫離支兩手分付與你曰告元帥領從將令英公道近來談聞善戰惟喜然太宗仁貴曰這一陣必駐蹕山大戰恩生拿莫離支英公曰上將之機非爾所料不得吾令慎勿出陣交戰違令者斬仁貴不喜而退帝領大兵與英公出思鄉城英公擺陣圓東陣上莫離支出馬唐兵皆納喊遼將頂三叉紫金冠披團花絳紗服橫青銅偃月刀跨骨輕蹄捷馬左右弓掛二韃身背飛刀五口莫離支搦戰帝問諸將誰敢迎敵李思摩出馬戰數合敗馬三寶出又敗裴行儉出亦敗連敗唐將帝拍鞍大叫傷哉衆將皆老敗於遼將似此安能還國帝言未了一將高叫啓陛下諸將皆老人叢中須有強的遣罷一騎馬進將出去驚煞太宗問出馬者誰也鄂國公也敬德出馬莫離支言總管老也敬德生的來者敬德大怒昔日子牙破紂莫非老矣吾一臂常有千斤之力豈為老也飛來取莫離支交戰十合勝負未分各歸本陣莫離支又出馬搦戰敬德欲出一將高叫總管且慢非總管不英雄奈昔日建功多矣教借這件功與薛仁貴麼雖不得將令待活捉莫離支亦索將功折過言訖一騎馬出青袍瑩鎧赤馬宵纓厲聲大叫賊將莫離支敢當薛仁貴麼二將交馬

敬德當陣喝采我少待一當百夫老不及仁貴急生建功莫離支言你是誰仁貴言姓名莫離支曰無名之將仁貴曰休說舊日功今得你可全我大功各言訖交馬二將未分勝負於遼背後唐將諸總管却殺將來莫離支急回陣與唐將混戰太宗領英公大武上駐蹕山上看仁貴恐別人奪其功不放只蹚定莫離支混戰到駐蹕山下帝視見仁貴白袍赤馬來往軍中如神帝謂英公曰喜得遼東是此虎將忽見仁貴趕莫離支直臨山下莫離支當不得薛仁貴之勇只辦得走趕上莫離支棹飛刀在手仁貴拈弓在手怎見得　詩曰刀撒起滿空素練箭飛來一點寒星向駐蹕山下驚煞太宗不轉眼觀个先落馬的前出着刀先中一箇非是先落馬一箇是鐙裏藏身薛仁貴閃過刀莫離支趕過箭再戰莫離支又敗領兵望東走仁貴領兵趕將來英公怕仁貴深入重地急鳴金收兵仁貴不采令者走了莫離支幾時再見感親莫離支從山後一望轉過兩騎馬張士貴在前劉君昂在後君昂曰總管見麼仁貴這漢今番再見帝其功不小這裏使不得好心的須索先下手留轉兵器取弓箭在手曰仁貴朕後無眼元的是明鎗易躲暗箭難逃劉君昂弓箭發望仁貴後心便射這廝弦而着射仁貴馬後兩的箭中左臂上不曾墜騎回視知劉君昂發箭張士貴

在後一箭射起仁貴心上火來。二賊匿人之功，更傷吾之命，箭射我不死一家實我一戟，使不想其雖走，撥馬的回來，迎頭便問二總管：發箭射其者何意？仁貴欲殺二賊，反覆尋思，不如對帝辨之。一騎馬奔駐蹕山上。仁貴帶箭見帝，宣至。仁貴問元帥收軍，御何不回來？仁貴曰：臣將白前建功盡與張士貴，只論其雖走，其功要建。既見此賊，臣肯放回？帝曰：追賊何所？仁貴曰：正東十數里遠近，斬得其賊。帝曰：何為不得其贓？仁貴曰：被唐將救了。帝問何人救之？曰：追賊方及，於後二將發箭射臣左臂，急不還騎，回頭認得是唐將。帝曰：莫非張士貴、劉君昴也？仁貴曰：然。帝曰：何驗也？仁貴曰：臣收帶箭見陛下。帝令取箭視之，上有劉君昴號帖。帝大怒曰：二賊怎敢如此！御與朕擒來。仁貴領聖旨，數次只不遂。帝曰：何為？仁貴曰：臣立身於張士貴、劉君昴下累，雖蒙聖旨，臣為欲失上下之禮。帝曰：良將也。遂問衆總管：御等誰敢隨仁貴捉二賊去？有一將應聲出奏：陛下，臣尉遲恭願往。敬德將仁貴欲往，其公與敬德且慢去，付耳低言這般者，敬德稱善，如說。張士貴、劉君昴歸寨帳上論話。士貴問君昴：公射仁貴一箭，那漢莫不奏帝去也，此事若何？君昴道：若帝見罪，和總管也休。士貴曰：怎奈何？君昴曰：不如投遼。士貴曰：高麗君安肯納之？劉君昴道：將三路都部軍印來某往平壤城去見高建藏去。士貴遂備印度與劉君昴。君昴曰：某先往，總管後來。恐唐兵將拿咱。君昴領兵出寨，往平路上來，心情慌忙，甚快甚怕。正到岐嶺岩峽處，聞一喊，發一隊唐兵阻其去路。旗開處一員將，高叫：劉君昴莫往，鄂國公在此。敬德道問：君昴何往？正西有御寨，直東待那裏去？君昴曰：我奉總管令巡綽去。敬德笑曰：爾等射仁貴一箭，正中左肩，今帝知其事，令遣兵擒爾等。今領兵東往，莫不背唐投遼乎？君昴曰：不敢。敬德曰：爾不反，可下馬受縛見帝，便休。君昴知罪大，撥馬歸遼，領兵便走。敬德曰：這匹夫實反。催軍便趕。君昴卻走約十數里，遠近海島，一隊軍來當住劉君昴。一將出馬，一簡雪白袍遮藏了鐵鎧，一簡皂羅袍籠罩了虎，一簡掛孝秦懷玉，一簡尉遲寶林，高叫：來將何人？君昴觀了，不顧衆軍，一騎馬落荒便走。背後敬德領二年少將軍趕將來，走處忽然聽一棒鑼響，有五百人截了去路。旗開處一員將，素袍銀鎧，赤馬擎纓，橫方天戟，拔住馬，叫：劉君昴莫往，薛仁貴在此。使似報恨伍員遭伯嚭，兩簡兒相見，措末，劉君昴下馬告仁貴，被仁貴生致君昴，將見尉遲總管。話說張士貴慌上道：莫不漏泄了也？正尋思問，人報君昴領兵回。張士貴思之：何來之早？左右道：欲去平壤城路，遇其雖走，獻了三路都部軍印，遼家受降。劉君昴入寨將來

見總管張士貴，令左右拈來。言未了，轅門外二將勝至面前，敬德後面是仁貴。敬德高叫：老賊匿仁貴之功，其罪非小；敢遣劉君昴卻將三路都統軍印遣遼兵投降，罪當滅族。老賊下帳來。張士貴擡衣便往帳後欲走，仁貴舉步如飛，騰至扯住征袍，道：總管休走，奉聖旨特來宣總管，有折證的事。怎見得？詩曰：

往日賴功情可恕，今朝反國罪非輕。

卻說敬德將二人入御寨，至太宗帳下，敬德具奏其事。君昴曰：臣不敢射仁貴，射遼將誤中仁貴。帝問士貴曰：爾令君昴將三路都統軍印何往？臣不知君昴盜去。折證未定，有戶部尚書褚遂良出班奏曰：臣為勘官，問二人。帝許遂良。令左右將二人退。帝設宴賞勞仁貴，封為南御公、三路都統軍兵職，謝了甲。仁貴謝恩罷，依班次列坐飲宴。敬德見皇叔李道宗坐於廷上共飲，敬德怒曰：任城王有甚功勞，坐於衆官之上？道宗曰：我乃皇叔。敬德曰：有貴無功，亦大丈夫之恥也。道宗默然不語。褚遂良見帝奏曰：臣勘二賊，已招伏了。帝看招伏，士貴匿仁貴之功，君昴射仁貴一箭，欲反唐歸遼，招伏是實。帝大怒曰：把二匹夫推轉遠斬。任城王起而連奏曰：不可為軍卒斬二功臣。敬德怒曰：今士貴造反，皇叔發言占護，莫非同反也？道罷，火身離座，揎拉袍袖，用拳便打，正中左目，血流滿面，墮於地下。帝怒曰：總管怎敢呼金瓜把下着？座上諸官皆赤面，是前文武盡低頭。帝令左右扶任城王起，怒令醫官用藥貼住其血。召敬德至前問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為，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之過也。光武不以功臣用事，明聖者也。恭奏曰：臣乞一言而死。今任城王與張士貴新作對門，士貴造反，換法當誅。皇叔發言占護，與反者同也。某道打其一目，只不打下頭來，自無罪。帝宣任城王至前，謂曰：朕之富貴，卿之富貴，敬德所為也，卿看天下面。帝免敬德罪，拖張士貴、劉君昴至帳下。帝見之，轉怒曰：二賊有何詞訴？士貴曰：匿仁貴功是實，餘外虛訴也。斬訖劉君昴。太宗拈筆在手，於張士貴招後只寫四箇字，道：通流海島。至次日，帝并三路兵起東遼平壤城下御寨。裏遣使將文字看了，謊然了。遼王遂問群臣：今唐兵已至都城，卿等有何計？有一大臣白金城出班奏曰：唐帝聖德斯兵者大，若不歸降，無免此危。王曰：與吾同意。今遣臣寫降表來。有人奏曰：莫離支兵敗入關見王。王急宣至殿下：今唐帝將文字至，卿當觀之。莫離支曰：王願有懼意。王甚。曰：吾已令寫表欲降於唐。莫離支曰：誰教大王？王曰：白金城教降唐。莫離支曰：為甚爾有降唐之心？白金城曰：王有懼心，若不投降，怎退唐兵？莫離支用劍一揮，白金城頭落地。莫離支曰：臣當寫其計，要退唐兵，寸甲不留。寫

就計策。度與高建藏看了大悅。此陣迎敵唐兵。主軍等仝在葛蘇文。計道甚高。建藏即發使下戰書去。約來日見陣。太宗大怒。次日領兵三十萬出寨。兩陣圓。莫離支出馬。帝謂諸將曰。此賊若擒。天下平定。誰敢建功。薛仁貴出馬罵賊。將句走言訖。交馬。莫離支氣力不如。撥馬歸陣。仁貴領兵混戰。帝令英公救德上高坡望。軍兵交戰。旗號交雜。鎗刀混閙。金鼓喧天。喊聲振地。混戰多時。勝敗未分。忽覩正北塵頭遮日。土霧騰空。大兵數萬。如今至近。太宗高阜疾觀。了旗號。連聲叫苦不迭。旗上寫着天山軍。乃莫離支所借也。昔煬帝之敗。皆因此兵。帝與英公使收兵還寨議事。近臣奏曰。天山射鵰王頡利可罕。領三將元龍、元虎、元鳳。兼大兵三萬。來助高麗。下戰書。搦善射者。來日對陣較量弓馬。太宗曰。此及誰能。令唐將皆老難對此人弓箭。薛仁貴應聲而出。陛下放心。小臣當對。次日帝親領大兵出與天山兩兵對陣。射頡利可罕立於陣前。謂唐兵曰。番邊隣國將來聞吾以弓箭伏於爾等。可還本國。言訖。取孤矢。望空中群雁過。連發數箭。皆中。其雁落地。唐將皆恐。帝見失色。似此妙天冠絕古今。想匹夫走蓋由甚苗地。復出。門旗影內。立着薛仁貴。心內自思。此功不建。名姓難揚。輾轉方天戟。取弓箭在手。搭箭當胸。望番王約二百步遠近。發箭便射。怎見得。　詩

曰。弓拽滿輪秋月。箭飛一點寒星。軍兵發喊一聲。驚然大宗肆旗望見失聲。使叫從天地那裏有這弓箭來。換三千萬蕃由甚寶。一萬箇李廣。仁貴功在何處。三箭天山定。太平元的是第一箭。忽生看箭。正中其背。墮射而死。頡利可罕陣中先亡。元龍見本主先亡。欲報其恨。元虎撥馬搦發箭者出。仁貴出馬。元虎曰。爾既弓箭熟。休得力戰。較孤矢者。仁貴曰。何以較之。元虎曰。各射三箭。仁貴道。射何物。元虎曰。爾射我。我射爾。仁貴道。誰先發箭。元虎曰。爾先射。仁貴曰。饒爾三箭。太宗驚曰。怎奈何。元虎曰。先戰數合。待使番發箭。仁貴應命。交馬數合。後元虎走。仁貴趕見。那漢連珠發三箭。仁貴皆躲了。元虎撥馬來取仁貴。道。你射我三箭。我只一箭。這箭防着拿住。三隻箭。取六鈞弓。迎頭只一箭。元虎墜騎。元鳳來救。仁貴道。你也喫我一箭。元鳳不曾手攔。只一箭射在馬下。薛仁貴道。這根箭使不着。交元龍喫我一戟。遺罷。縱馬飛奔元龍。根底來。怎結末。　詩曰。凜凜威風蓋世雄。扶持唐世定邊求。能交海外煙塵靜。皆在天山三箭中。元龍措手不及。被仁貴戟刺落馬。太宗親督大兵。掩殺天山軍。仁貴威趕。敗軍結斜一隊。遂兵來打莫離支旗號。仁貴不趕。天山軍來迎莫離支。兩陣圓。薛仁貴出馬叫高麗兵。非我敵也。個取莫離支出陣。蓋蘇文應聲出馬。仁貴曰。天山軍一隊既敗。爾若不伏。則無所抵。肯下馬受降。唐帝寬厚。亦放其過。罔不受降。置於砧刀。悔之晚矣。蘇文曰。大丈夫死而不辱。吾制昌黑飛之而謀諷唐帝。焉吾肯降。亦只死。死何如死內逃生。言訖。與仁貴交戰。無數合。莫離支敗走。仁貴便趕。綽飛刀在手。仁貴見刀來。下馬閃過。肇身上馬。見飛刀又至。仁貴用手接其刀。再趕。一口刀漫頭來。仁貴急趕不迭。怎見得。　詩曰。刀飛三尺寒來。血濺滿袍紅雨。當時驚殺太宗。諕殺衆總管。不爭仁貴有失。怎結末大唐天下。飛刀中仁貴左肩。雖傷不重。恨心轉加。大叫誓報一刀之恨。縱馬入邊陣。殺邊兵四散奔走。太宗見仁貴有傷。收兵還寨。宣仁貴上帳。帝用金瘡藥塗之。仁貴誓死以報國。次日金瘡藥痛不止。莫離支知仁貴卧病。每日領兵搦戰。方及旬日。仁貴金瘡痊愈。帝賜御宴。與仁貴起病方飲宴。聞有探馬探報曰。莫離支又來搦戰。仁貴曰。一刀之恨。今日可報。離御筵下帳。披掛了上馬。一似大蟲中箭。太宗親領三員上將。數十萬大軍出寨。怎見得。　詩曰。可愛白袍年少將。發心活捉蓋蘇文。莫離支出馬搦戰。仁貴出曰。前番飛刀算吾。看今番再試。交戰無十合。莫離支敗走。仁貴趕。飛刀一口。仁貴左手接着。又飛一口刀。右手接了。復一刀來。下馬閃過。連飛三刀皆不中。仁貴放心。一直趕至平壤城下。莫離支高叫城

上。有高建藏。慶。道曰。御何敗。失曰。蓋蘇文爲仁貴之勇而敗。大王急開門。建藏曰。卿休怪。此城已獻與別人也。莫離支曰。獻與誰。向圍樓上轉過英公。高罵曰。逆賊。你主降吾。此城屬唐也。叫左右發箭射莫離支。轉城欲走。向城西南角上。騰至一隊兵來。當其歸路。旗開處。一員將白袍鐵甲烏騅馬。大叫莫離支略住。鄂國公在此。背後英雄薛仁貴。前面猛勇尉遲恭。兩勢並攻。失驚。莫離支領兵撞陣。得出。約有千兵。背後唐兵追襲。不捨趕至天曉。前有大庄。令兵駐泊。喚其庄主。一老人出迎。衆人獄問曰。我乃莫離支也。庄主問。何至此。莫離支曰。因與唐兵交戰。誤敗於此。暫假一宵。天曉便去。老人曰。請將軍入庄正堂上。則着嘉殽美酒待之。老人向正堂一壁小閣中。與至年少。約二十餘歲。老人言曰。吾兒天交咱父報仇爾見句金斌。因勸父王降唐。被此賊殺。今爲唐兵所敗。誤至於此。更不別言。將鋼在手。飛奔正堂上來。誰知道莫離支漫與正是私渡過船。過船漏孤庄求宿。遇仇人。却說白金斌第白金鼎。提鋼在手。欲出。老人急止。吾兒暮住。莫離支勇。非不知也。可候圖之。老人上堂來。與莫離支道話。一宵中不待使天方曉。忽聞金鼓之聲。人報唐將薛仁貴至庄外。莫離支使不顧衆軍。單騎走至此。方心悔昌黑飛之事誤矣。盛走至前面。遇着一年少將軍。一箇

驊掛皂雕袍腕懸竹節鞭一箇身掛白衣雙懸水磨簡兩箇戴住高叫賊將裏住尉遲寶林秦懷玉在此莫離支不迎二將結斜走去背後薛仁貴合二將兵趕莫離支先馬上叫昔三聲只見一漫漫的海水當其路獨日吾士於此古來盡唐兵騰至吶一聲聞三路北有海水東有尉遲寶林西有秦懷玉南有薛仁貴白金帶高叫煞三將裏住你不知我有冤仇被此賊殺吾兄今日當報其冤言訖出馬仁貴曰休奪我功天子斬了劉君昂害了張士貴皆為臣吾功也言訖斜方天戟出馬勝至莫離支面前不打話交戰無二合土擒莫離支於馬上將至平壤城見帝帝令宣至殿下太宗曰尔是莫離支作大罪知否一殺本主高建武二歎弱高建藏三奪下番進奉之物詐言誇朕朕驅兵五十餘萬非貪疆好土侵犯外國因汝興師今軍民帶伏今遣擒執何言所拆蓋蘇文曰陛下已赦小臣伏乞王服大國史不闕進奉之禮帝於笑曰傷人猛虎既制安能復縱朕若還國安肯於汝命左右武士推轉斬訖太宗皇帝傳聖旨加封高建藏為高麗國王太宗班師還國正是　詩曰鞭敲金鐙轉人唱凱歌回怎見得又有詩為證　詩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永息煙塵清淨宇太宗車駕却西還

力諫攻遼　宋史鄭居中進少師封宿國公初遼國故臣李良嗣來歸陳滅國之策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中為相力諫不可又謂京曰朝廷議夾攻遼此出良嗣欲決已意耳公為元老不守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且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刃農不加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宋之盛公何以遽興此舉乎桯史宇文虛中上徽宗代遼書以為中國與契丹講和今踰百年今不封殖拯救為我藩籬而遠踰海內引豺狼之女真以為鄰國譬猶富人有萬金之產與寒士為鄰欲肆并吞以廣其居乃引強盜而謀曰彼之所處汝居其半彼之所畜汝取其全強盜從之寒士既亡雖有萬金之富日為切鄰強盜所窺欲一夕高枕安卧其可得乎愚見切以為確喻

決意伐遼　金史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備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決乃使習古廼銀术可護使當是時遼主荒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可伐之狀於是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發之也

使遼　三寶感通錄宋朱齡石使遼還返失道隨風泛海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救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覩見一僧具說行事設食問去留石苦辭欲還僧曰此去都二十餘萬里

石驚怖僧曰自當相送又問曰識杯度道人否曰識之使指壁上鉢袋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間便取鉢袋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書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舡所須臾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眼聽往不勞舡施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頃視者見船在空雲飛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桁擲口云齡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將待蓬萊道人書與我歸耶乃具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曰吾不見此鉢四十年太初中無故而死（詳遼字）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知瀛洲承議郎寶文閣待制韓忠彥為遼主生辰使引進使榮州團練使曹評副之後三日以忠彥試給事中忠彥辭使遼曰臣嘗使遼矣若復往無乃虜人妄意中國為之人乎上曰西事未定無以易卿者遼人使趙資睦過因語及西事忠彥曰此國小役也何問為使參知政事王言敷然于館言敷問夏國胡大罪而中國兵不解也忠彥曰夏人之罪中國既已報北朝矣盍取而視諸言敷曰聞已還兵塞上何如如此則南北之好可保也忠彥曰聞罪西夏於二國之好何所與乎遂拒言敷及還資睦曰先侍中之制置西事有功累今數城若數十使侍中而及見之快可知也忠彥歸上遼中使嘗問西賜嘉嘆清波雜志元符春登

寶位使韓治曹誘至虜廷虜遣蕭枯劉彥儒館客欲以南朝謝登寶位國信所為名治誘爭以下當稱謝辛曰國信所而還彭汝礪鄱陽集使遼詩　北行未始過陳橋仗節今朝使大遼寒日擁雲初漠漠急風挾雪晚蕭蕭江湖夢寐時之楚象魏精神日望堯孤驛夜深誰可語青燈黃卷慰無聊　畢西臺先生集送范德孺使遼詩　都門冠蓋如雲多馬頭匝匝金壁陀平明三節出城去使華已過桑乾河桑乾地寒瓊作屋冰霜漫野飛鴻鵠道傍蕭鼓動地迎鐵面胡兒皆拭目金玦裝成寶刀利銀鞍半露貂裘煥日高要館駐前旌鎖客毗離隨酪粥河閒未弛新亭障山後猶存舊風俗幽燕婦女白如脂露面來覘漢冠服胡風吹雪疊疊城疊城在處為屯營黃沙行盡到靴淀新年下馬單于庭庭中胡人識漢事而公赫赫傳家聲君臣把酒重相勉知有從來忠孝名好言天子神聖武際天接地皆王土桑麻萬里富中原制作千年還太古白日覩覩丹鳳翔黃河近報神魚舞不須鐵甲七大荒坐見長城倚天去況君樓髯像剛腸往年司直中書堂單車走馬絕瀚海而今復使天一方平時出入雖故事男兒舉足要可量鄙人再拜贈公語北邊射獵雲雪岡平安烽火三萬日羽林超距閒金湯年年蓄馬輸漢地後車堠壕牽玄黃願將成效獻天子歸來躍出尚書郎歸來

躍出尚書郎鏘金鳴玉趨明光

度遼

（東漢書明帝置度遼將軍　王建樂府詩集渡遼水此去咸陽五千里來時父母知隔生重着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鄉身在應無回（一作渡遼日）駐馬相看遼水傍　中州集劉著渡遼詩　身隔遼東渡心懷冀北群會歸蘇屬國卻憶苑將軍風陣横秋厲雷聲吼夜蚊方言莫相笑唐梵本殊分　王寂拙軒集渡遼舟中小酌　佳會清歡取次成逸群高論極崢嶸掀髯已判玉山倒醉甲不辭金椀傾落日槐雲魚尾赤斜風捲水縠紋生預愁江上分飛後千里關河月共明　我家河朔望咸平飛鳥猶須半月程畫道遼陽天樣遠渡遼何況更東行

遼東

東漢書郡國志　遼東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案本紀和帝永元十六年郡復置西部都尉官）十一城戶六萬四千一百五十八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襄平　新昌　無慮　望平　候城　安市　平郭有鐵　安西平（魏氏春秋曰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汶　番汗　沓氏　遼東屬國（故邯鄉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別領六城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昌遼　故天遼屬遼西（河法威晉書有青城山）賓徒（故屬遼西）　徒河（故屬遼西）　無慮（有醫無慮山）　險瀆（史記曰王險衛滿所都）房　新唐書高麗傳太宗圍遼東城城潰獲勝兵萬戶四萬糧五十萬石以其地為遼州（詳見東字）

遼西

東漢書郡國志　遼西郡（秦置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五城戶萬四千一百五十口八萬一千七百一十四　陽樂　海陽　令支有孤竹城（伯夷叔齊本國）肥如　臨渝（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水經曰在縣南郭璞曰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也）會要遼西郡　陽樂　海陽　令支　肥如　臨渝（隋書地理志遼西郡舊置營州開皇初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統縣一戶七百五十一

遼西縣（舊魏書地理志遼西縣燕州所治縣名）　崔顥詩遼西　燕郊芳歲晚殘雪凍邊城四月春草合遼陽春水生胡人正牧馬漢將日徵兵露重寶刀濕沙虛金鼓鳴寒衣着已盡春服誰與成寄語洛陽使為傳邊塞情　趙嘏今歲往遼西詩　萬里飛書至聞君已度遼祇諳新別苦忘卻舊時嬌烽戍年將老紅顏日尚彫胡沙兼漢苑相望幾迢迢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過遼西詩　驅車入出塞今歲過遼西霜落彫弓勁雲横玉帳低征鴻音訊杳飛蝶夢魂迷欲寐還驚起門前聞馬嘶（詳見西字）

波遼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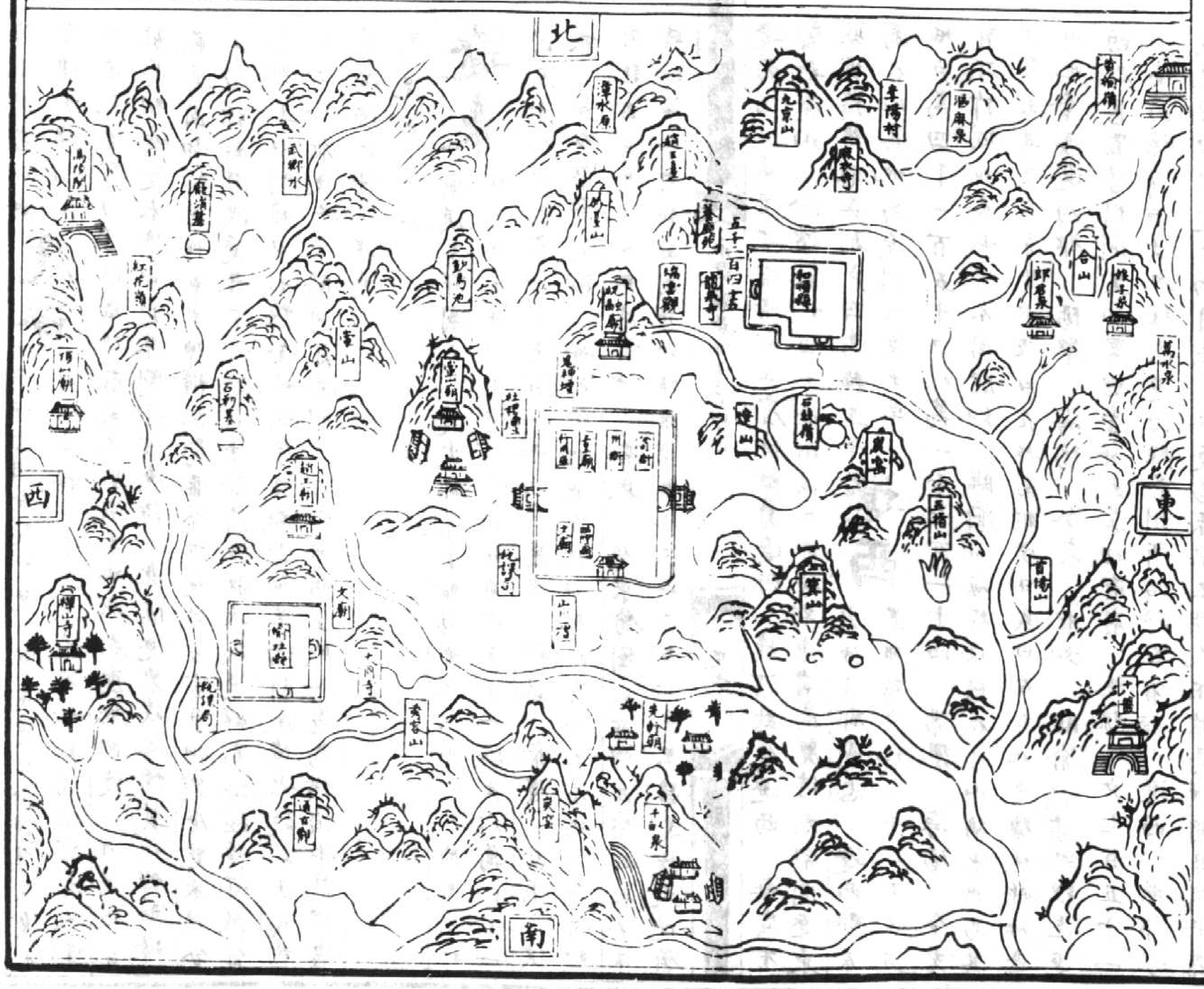
（南蠻國名）太平御覽外國傳曰從西屠南去百餘里到波遼十餘國皆在海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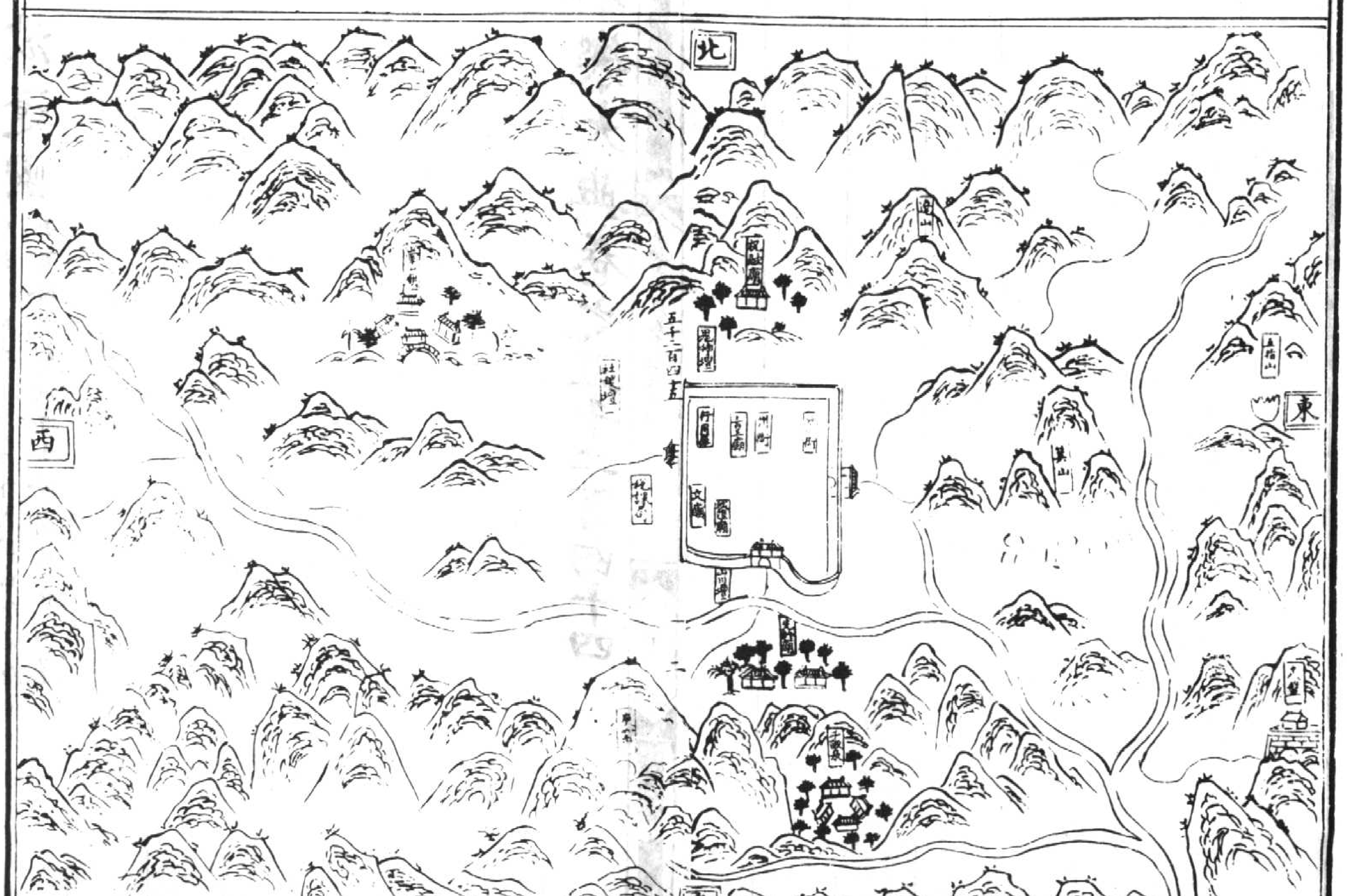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五 十三蕭

遼州

遼


北
南
西
東
五千二百四十五
武鄉水
漳水源
紅花嶺
石勒墓
九京山
李陽村
湯廟泉
黃榆嶺
合山
萬水泉
五指山
箕山
首陽山
山川壇
文廟
十八盤


北
西
東
南
五千二百四十五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冀州之域　周戰國屬韓秦爲上黨郡漢爲涅縣地屬上黨郡後漢因之晉屬樂平郡隋開皇十年於轑陽故城置遼山縣屬并州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等四縣置遼州治樂平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縣以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爲屬邑八年改箕州先天元年改儀州天寶元年改樂平郡乾元初復爲儀州五代梁開平三年復爲遼州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金天眷二年移城於近南二里今治是也元屬平陽路

本朝洪武九年直隸山西布政司　遼山縣　漢涅氏縣地屬上黨郡後漢因之晉改轑陽縣屬樂平郡元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置遼陽縣北齊省隋開皇十年置爲遼山縣屬并州十六年屬遼州大業初州罷屬太原郡唐武德三年復屬遼州六年自樂平移遼州治于此宋熙寧七年州罷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金元並爲遼州倚郭縣

本朝併入遼州圖經志遼州（本州圖誌舊附見於平陽誌中殘缺簡略今重別考訂于后）　按本州乃禹貢冀州之域春秋屬晉戰國屬韓秦爲上黨郡金置刺史九城志云遼陽城乃顓頊氏之子祝融所建也又按本州東

城門記云春秋時在晉曰箕州在衛曰夷儀在漢爲涅氏魏晉因之隋開皇拾陸年置遼州大業二年廢爲遼山縣唐地理志改爲樂平郡武德三年析并州之樂平遼山平城石艾置州從今治遼山八年改曰箕州先天元年避玄宗諱改曰儀州中和三年復爲遼州宋熙寧七年廢元豐八年復升爲州金天眷二年爲南遼州古城在次北古老云東近枯河漲潦摧毀故移於此前元復爲遼州隸屬平陽府領肆縣遼山榆社和順儀城至元三年復將儀城併入和順

本朝因之仍曰遼州省遼山縣管二縣曰榆社和順直隸山西省　縣分

榆社縣　和順縣（郡縣志熙寧七年州廢隸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元祐元年盡復舊割隸三縣來屬　歐陽脩併縣奏狀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各不及一鎮人煙虛立縣名枉占官吏諸邑役人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縣四　遼山　和順　榆社　平城（太平寰宇記　遼州樂平郡今理遼山縣　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其地屬晉戰國屬韓秦爲上黨郡地今州即漢上黨郡之涅縣地也後漢於此置陽河縣屬上黨郡晉改爲轑陽屬樂平郡後魏太武併入武鄉明帝改轑陽爲遼陽隋開皇十年置遼山縣屬并州十六年屬遼州即今州理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樂平和順平城石艾四縣置遼州治樂平其年置義興縣六年自樂平移於遼山仍以石艾樂平二縣屬受州省義興縣以廢榆州之榆社平城二縣來屬八年改遼州爲箕州因箕山縣界箕山爲名先天元年以與玄宗諱同聲改爲儀州因州東夷儀嶺爲名天寶元年改爲樂平郡乾元元年復爲儀州梁開平三年以兗州管內有沂州其儀州復爲遼州　元領縣四　遼山　榆社　平城　和順　遼山縣（依舊五鄉）河東圖云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秦代關與趙奢救之奢曰譬如兩鼠鬭穴中將勇者勝是此地也在漢爲涅縣之地後漢於此置陽阿縣俱屬上黨郡晉改爲轑陽縣屬樂平郡後魏太武併入五鄉明帝改轑陽爲遼陽隋初改置遼山縣屬并州因縣西北轑山爲名　平城縣（西北九十里依舊三鄉）本漢涅縣地晉置武鄉縣地屬焉隋開皇十六年於廢簡子所立平都故城置平城縣屬遼州大業二年改屬并州唐武德三年改屬榆州六年省榆州改屬遼州貞觀八年改屬箕州先天元年改屬儀州　九城志下遼州樂平郡軍事熙寧七年廢隸平定軍元豐八

年復置治遼山縣　縣一熙寧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順二縣爲鎮入遼山縣隸平定軍省榆社縣爲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縣鎮並復來隸　下遼山二鄉榆社平城和順三鎮黃澤一寨有遼陽山巨峰山遼陽水清漳水）

官制

國朝官制　知州（從五品）　同知（從六品）　判官（從七品）　吏目（未入流）　儒學學正（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正司僧正（未入流）　道正司道正（未入流）　陰陽學典術（未入流）　醫學典科（未入流）　十八盤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南關驛丞（未入流）

公署

圖經志按察分司衙在城內州衙東街北（遼州志按察司在城惠民坊街北）　州衙在城內正中街北（遼州志州衙在按察司衙門西一百四十六步）　行用庫在城州衙西街北（遼州志行用庫在城叢桂坊街北）　稅課局在城西門外街南（遼州志稅課局在城西關永豐坊街南）　惠民藥局在州衙東街北　廣平倉在州衙街東（遼州志廣平倉在宣化坊街東）　大濟倉在州衙東街北（遼州志大濟倉在城州衙東）

城池

遼州志　州城周圍四里九十步

坊鄉

遼州志　東惠民坊　南宣化坊　西勤政坊　叢桂坊　永豐坊　鄉黄章鄉　蘇亭鄉　長城鄉　王莊鄉　常義鄉　高莊鄉　嶺南鄉　豐堠鄉（大一統志遼山縣　黄章管　蘇亭管　長城管　王莊管　常義管　豐堠管　高莊管　嶺南管）　在城社　西社　東社

渠堰

遼州志　本州乃太行絶頂所種田地皆山坡峻嶺非平川廣野並無渠堰

里路

圖經志四至　遼州　東至彰德府磁州武安縣界管頭村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界墨鐙村四十里　西至太原府太谷縣界黑峯嶺一百九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冶頭村一伯三十五里　八到　東到彰德府磁州三百里　東南到潞州三百五里　南到沁州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沁州二百二十里　西到太原府四百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七十里　北到平定州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順德府三百里

遼州志四至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本州榆社縣武鄉嶺界五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墨蹬村界四十里　北至本州和順縣趙村界五十五里　八到　東到磁州武安縣二百一十里　西到本州榆社縣一百里　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八十里　北到本州和順縣一百里　東南到潞州黎城二百一十里　西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本州和順縣九十里　西北到本州和順縣一百三十五里　郡縣志州境　東西一百五十里　南北一百五十九里　四至八到　東京七百里　東至磁州二百四里　西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　南至隆德府三百三十二里　北至大原府四百四十六里　東南至隆德府三百一十五里　西南至隆德府三百三十五里　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六里　西北至大原府三百四十五里　太平寰宇記　四至八到　東南至東京七百里　西南至西京七百八十里　西南至六安一千六百四十里　東至磁州三百四里　西至并州二百四十五里　南至潞州三百三十一里　北至平定軍樂平縣一百七十里　東至潞州黎城縣一百九十五里　東北至邢州三百四十二里　九域志　遼州地里　東京七百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一十四里自界首至磁州一百九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大原府一百六十里　南至本州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潞州二百二里　北至本州界一百二十六里自界首至大原府三百四十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五里自界首至潞州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至潞州一百六十七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八里自界首至邢州一百七十八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五里自界首至太原府一百六十里　元一統志　遼州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二百里　西南至本路六百里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銅鞮縣墨蹬村四十五里　西至太原府榆次縣傾城村一百四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界一百五十里　東到磁州三百四十里　東南到彰德四百里　南到潞州三百里　西南到沁州二百里　西到汾州三百五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里　北到平定州二百四十里　東北到順德府三百里　遼山縣　北至上都一千九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二百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六百里　東至磁州武安縣管頭村界一百四十里　南至沁州銅鞮縣墨蹬村界四十五里　西至榆社縣店様村界五十五里　北至和順縣寰堤村界五十里　東到磁州

武安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真定路涉縣一百八十里　南到潞州襄垣縣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沁州銅鞮縣二百里　西到本州榆社縣一百里　西北到儀城縣一百二十里　北到本州和順縣九十里　東北到順德路邢臺縣三百里

山川

圖經志遼山　在城東三里勢如孤塚高一里盤踞二里上有遼陽神廟業因兵燹屋宇毀棄不存有遺址在焉　五指山　在城東北九十五里高一里盤踞二里半山石壁中有一手跡其大如箕五指掌文俱備故名五指山（太平寰宇記　李褫叔趙記云遼陽東北有五指山最石孤峯上有一手一足之迹其大如巨指數倍至大郡國志云北齊宣王遣人量之長七尺又十六國春秋云石勒當生之時北山上草木皆爲鐵騎之形矣）遼州志箕山　在州城東南七十里高三里盤踞五里山勢雄偉林木森鬱東接太行山北連恒嶽接州界石云州先爲箕蓋取此山名也（太平寰宇記　箕山上有許由冢按伯夷列傳曰余登箕山上有許由冢復觀風上記云太原郡箕山有許由冢列說又云在今洛州洛陽縣不當在此其山有石室方四丈壁中文字篆書人莫能識又有鬼谷）元一統志千畝原

在遼山縣東南三十里蓋州境多山惟此地方千畝平原膏腴入賴其利　太平寰宇記遼陽山　在州東三里南入潞州黎城縣界　斷孤山　在州南十五里其山南高於衆山西面孤絕有斷孤水出焉　三臺嶺　後魏書云武鄉有三臺嶺　遼陽川　在遼陽城西東過至山東西二十里中間遼陽水通流　遼陽水　從平城縣西北八賦嶺下出名八賦水東南流經古遼陽城南過謂之遼陽水又東過合清漳水號漳水　清谷水　水經注云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亦云遼山縣西南黃巖山先軫所出也　元一統志　榆社縣西二里有漳水自縣北紅花嶺發源經縣（西南流入武鄉縣界　和順縣西北石娘嶺二支漳水發源東南流二里相合而下入遼山縣界今入遼州）清漳水　出太原樂平縣界沾嶺下地理志前漢上黨郡有沾縣注水經云漢分沾縣爲樂平郡治沾縣　龍泉水　在州東三十里山側有穴闊一丈去地一百尺流注不絕如龍之吐故曰龍泉　南八賦水　在平城縣西三十里出南八賦嶺東流入榆社縣界今入遼州　北八賦水　在平城縣西北十四里出北八賦嶺東流入遼山縣界今入遼州　圖經志漳河　在城南一里其河二源其一自和順縣西儀城界發源經由本州南一里下流其一自和順縣石堠嶺發源

經由本州東七十里南流至交漳村二水相會下流入潞州黎城縣界遼州志千畝泉　在州南三十里邦人建廟其傍上有高源地勢平闊若千畝然其下峭壁屹立松栢蒼茂佐石突兀中有二穴泉自石出清流不息故名爲千畝泉遇有水旱祈禱輙應自唐加號曰通利侯元錫號爲千畝靈泉之神每歲於五月初五日致祭其廟前元至正三年五月立碑圖經志元雅德彌實千畝靈泉廟碑　遼陽郡治東南三十里有千畝山山之北有廟廟曰通利侯考之載籍神之在祀典也久矣自唐而加號焉神居是山勢枕太行群峰星拱松栢蒼茂恠石突兀鬱然而陰燦然而榮覩其層巒聳翠碧樹留煙其爲山也秀矣廟之西南又有泉自石出清流不息環遶其間究其源則莫知其來亘古今而不涸其爲泉也靈矣侯之爲神能驅龍致雨呼吸風雲護民稼穡其爲功也大矣故邦人賴侯之福以生春秋以祀之朔望以禮之有司特加致祭焉至正壬午夏彌月不雨多稼將枯州之官慮民憂色而相告曰歲不成民不能保其命爲民牧者當思何如衆乃齋沐恭謁侯廟一禱而雲雨沛然農民告足歡聲達於四野吁侯之救民以賴我皇元好生之德爲功誠大矣哉越明年癸未春監州高昌也先怯里迷失公白於僚吏曰昔者侯賜甘霖他郡之所無有茲境群黎含餔鼓腹而樂豈盛之歲非侯之力耶然無誠以報侯之功豈事神之道歟侯之廟違覧煙霞近觀山色美且秀矣特無三門以廣侯之居可乎僚吏欣協厥謀曰善哉斯言亦見公之事神也克敬官乃捐俸爲功而又訪於民民曰此衆之久欲爲也官其先乎言未既即斬材於山僦工於市而民子來不逾月木工告成乃繢乃象乃繪乃門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宏其舊制煥然一新噫侯之澤被於民也厚故民之報功也勤監州堅僚屬善神之靈樂民之助屬余以記之余曰學識淺近恐不能揚侯之德固辭之不獲乃筆之曰民賴神以護此邦福斯民於不已則民奉神之祀者神之功於無窮以慰我聖朝育民之意矣　承事郎前江浙省鄉貢進士雅德彌實撰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藥材　木猪苓　（太平寰宇記）人參貢　（元一統志）　（鐵　遼山縣有冶　炭　遼山縣有窰一處和順縣有窰一處　礦　遼山縣有窰一處　和順縣有窰一處　麻布　遼山縣榆社縣和順縣俱出）

風俗

圖經志其民貧儉朴實少文地無出產惟以力田爲務其地居太行絕頂

石厚土薄氣候甚寒不宜貳麥雨多則禾稼不熟微旱乃收　（郡縣志寰宇記蕃漢相雜好武少士　元一統志其民信實純厚）

戶口

遼州志軍民等戶九百三十九戶計四千九百二十八口　男子二千四百九十七口　婦女二千四百三十一口　（舊唐書戶四千三百六十五口八萬八千六百四十　天寶戶九千八百八十二口五萬四千五百八十　郡縣志唐開元戶七千九百九十五　宋元豐戶七千三百十五　寰宇記　宋戶主二千七百一十七客四千七百五十四　九域志　戶主五千五百七十八客一千七百二十五）

關隘

遼州志黃澤關在州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廻大行絕頂山勢險峻東西一徑往來難通車馬下山則盤踞曲折故名曰十八盤東達彰德開封等府前元設立十八盤巡檢司仍立巡檢司守把其地　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緣係僻道自來不曾設立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州衙西街北一百五十步　北至曹家寨一鋪　平王村一鋪至和順界石鼓嶺鋪　西至王剡庄一鋪　西張村一鋪　洪濟村一鋪黃巖村一鋪至榆社縣界武鄉

循鋪

壇

圖經志社稷壇在城西北一里二百七十步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州南一里三百五十步　無祀鬼神壇在州北一里二百九十步

廟宇

圖經志三皇廟在公廨西街北　文廟在公廨西南　城隍廟在公廨南街西

古蹟

圖經志先軫廟　在城南二里春秋晉文公時為大夫城濮敗楚軫之力居多襄公時與狄人戰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之歸其元面如生助春秋所書晉敗狄于箕即此地也箕土之人仰其英風義烈建廟以祭之俾血食不絕元錫號為晉大夫先軫之神每歲於五月四日致祭　趙楊先軫廟記　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然則臣之道固不易乎盡智竭忠臣固利民生樹鴻勲沒享元祀此在畎畝時所發之本願也乃夫盡智竭忠臣固利民偶一旹之微夫之能精一旦臨難奮然不顧棄千金之軀示後世為臣之戒其身雖沒使有忠貞之節峻不可攀是豈為臣之本願哉不得已也春秋時晉楚齊秦更佰晋以得士則昌而晉所由興特賴謀國輔佐之力城濮之戰走子玉猶貪胥之戲嬰孺由是始盛文公之伯殽之戰擒三帥若狸性之猜鼠由是克大襄公之烈縱横妙用不差毫釐皆先大夫為之主謀也當文公初薨襄公嗣伯秦師伐鄭取路於晉大夫不忍其侵軼發卒以抗使尺馬隻輪無返者襄公聽其母秦嬴之言釋三帥大夫朝而問秦囚公曰母命釋之矣大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隳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厥後秦卒用孟明果有王官之勝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及晉敗狄于箕師垂勝矣大夫念昔嘗違禮於君意以謂君之卹我患不加討我何而日以處狐偃趙衰之間況後世必以我為無禮於君之人與其含羞苟活孰若敗狄而殞猶足弭難利國死且不朽也遂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憐之歸其元面如生此其梗槩也嗟乎人均一死有輕於鴻毛有重如太山何哉在得其所與不得其所耳箕之後大夫不復命蓋如死得其所也襄公之釋秦囚猶解猛虎於陷穽此謀臣衆士之所痛惜大夫進而諫之不及退欲追之恐弗追感發於中不得伸乃不顧而唾以招遺禮之愆尚以取死然死豈大夫之本願哉比夫荒唐之人事君一不遂其志則腹誹心恨靡所不致而事勢既卑業隳既構三家擅晉六卿分晉流弊之極至有遠棄桓文之功近希曹馬之迹者孰重孰輕宜乎芳祭義烈傳千古而無媿也箕土之人迨今仰其遺蹟廟貌而嚴敬之俾血食不絕余叨守是郡年七十有二將服替還箕山之陽徘徊祠下感慨不能已遂援筆述其行事以為之碑時大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少中大夫行遼州刺史兼知軍事趙楊撰　祝融廟　在城北二里以遼陽城乃顓頊氏之子祝融所建故邦人立廟以祀之元錫號為祝融氏之神每歲於立夏日致祭其廟前元至正十四年八月立碑　元帖睦迩補花祝融廟記　祝融古官也立之以正火顓頊氏之子黎為之蓋以其能於火也然考之史黎之在當時非特能於火且有平土之功是以後世三皇之祭則以配神農土穀之祭或又以配社示不忘本之義也築壇立廟在在皆然而遼陽之民復別立廟以祀之是何異於他郡也邪按九域志遼陽城乃顓頊之子祝融所建言以有功於民血食在茲觀夫城之週圍高山峻嶺深谷陵崖其喻固殆非筆舌所能陳者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則遼陽城之建其取於時義也大矣其為民慮也遠矣民之受賜也與他郡異矣民之受賜既異於他郡民之務本安得不異於他郡哉且州有佐風創雨水旱灾沴禱之輒應民不夭癘年多順成功德庇庥萬世永賴宜乎復別立廟以時祭享而不忘也至正癸巳監郡鐵穆迭兒文耀節史與屯填約夫等春行視農有事於廟令則赤白狭矮不足以竭虔妥靈而又梁棟傷剥而不治儀像默昧而就職祈民日慢祥慶弗下我等既承王命而守其土不即不圖豈其可辭乃命革故為新衆工趨事無怠無忽而又惻以河南兵興之故戒使勿亟恐勞民傷財也明年甲午五月始克成為間凡四而廻矩中度塑像凡五而尊卑適宜門窗壁飾舉無可非議者昔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孔子譏其不智斯廟之改作不惟無不智之議而又見其有事神之誠矣我皇元以重農為國本以明禮為家法而於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惓惓然命有司以時致祭矧祝融乃聖帝明王之配非忠臣烈士之流天下有司所當祭而有司於遼陽者尤所當祭也於戲有事神之文有感神之實而後頒諸鬼神而無愧其文其實故有以驗夫方今之有司以繼以承又有以啓夫將來者云　國子進士承事郎晉寧路同知遼州事帖睦邇補花撰

棠山廟　遼州志棠山廟在城西三里考之廟碑乃鄒國公之後迨宋而加號曰昭懿聖母邦人遇有水旱祈禱輒應

國

朝錫號為棠山之神每歲七月二十五日致祭其廟天會十二年八月立

碑（元一統志　和順縣西一百里掌山有靜應昭懿夫人廟禱雨多應）

王莽掌山之神廟記　僕嘗質之於有商之頌有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即其所以為假饗則幽隱之中居歆而不釋達神之明明以告人則莫之或見又嘗質之於有周之雅有曰公尸燕飲福祿來崇即其所以為燕飲則公尸之言嘉告而不忒達神之諄諄以語人則未之或聞由是幽顯兩塗神人異位默然以降監者理之所宜顧然以告語者世之偉事犄歟神歟何其偉歟越惟天會癸丑祀事之既環諸邑人邑人曰神之功則大矣事特異矣屬天兵撫定之餘郡盜滿野而佛宇神祠埃滅者十常八九獨我神祠儼然如昔天何護持之甚歟仍歷年彌久莫知所自逶迤伏庭階叩其夫人之本始仰而不語者久之叩于再于三琅琅然大語于廣衆之中曰吾之本始未嘗告人今其請之益切遂語諸人曰本郡國公子與之後歷世不詳獨皇父別業鎮洮仕於唐之宣宗雅以忠言讜論寵官諫議夫人事親極孝惟世之割肝刲腹不足以擬其髣髴云唯孝通神明是乃上帝眷沐獲隸仙籍然虞舜以大孝作元后斯猶未也又俾司兩部庶其膏潤之私保育之惠靄諸寰宇而帝之所眷孝之所致益云大矣嗚呼天下有名山大川。非常常者所能宅不日有不世之功而必有不世之德乃使之居於斯枯於斯為一方之歆享焉掌山神處西邊東北隅倚耿聳山之逶迤而又上有靈源淵渟湛碧尤為奇異當火雲列空長畝耗槁環數千百里黎民嗷嗷日俟其朶蘇者能齋莊肅敬丐以一勺之微莫不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示其靈感之無斁不直此也凡民有疾洗心以往者滴瀝之私旋有莫大之效是兼濟洪潤德斯為最宜其殿宇崇抗南踰汝漢東抵江浙踵枝相屬獻上祠下闐歲而咸然肇於昔年之顯寧而後再以昭懿寵號尤顯於聖時之天會僕以壬子載奉銅章濫司是邑視民之初凡厥民庶日以斯言為告若曰以斯言為誕歟何吉者無間若曰達以為然歟何孔聖有不語者四遂擇日齋沐躬款祠下請觀其實達神座降語歷歷偉聽震響滿空凡人心腹中事不欲宣揚及黙懇而未言者悉皆昭布允知民告之不誣既不我誣而凡所以拯旱又所以蠲疾為天民之福庇者可不顯諸遂刻翠琰以永其傳天會十二年文林郎秘書省秘書郎南遼州平城縣事借緋王舉撰元一統志遼陽神廟在遼山縣東三里山上有祠今屬遼州　頂上祠在榆社縣西北八十里山有神祠禱雨多應

顯澤廟在和順縣東四十里合山上有懿濟夫人顯澤祠禱雨多應

故縣陽城在遼山縣北金天眷二年移於今治今屬遼州　黃澤關在遼山縣東一百二十里故基猶存今屬遼州　陽城馬陵關在榆社縣北九十里有龐涓墓　廢儀州唐改箕州為儀州以州東箕取名今屬遼州太平寰宇記　屋駼嶝在遼州郡國志云高齊之初鑄山復寫一切釋經於此也　困閼城在州南十五里舊圖經云趙簡子至此病篤遂築此城由此為名又有困閼川

宦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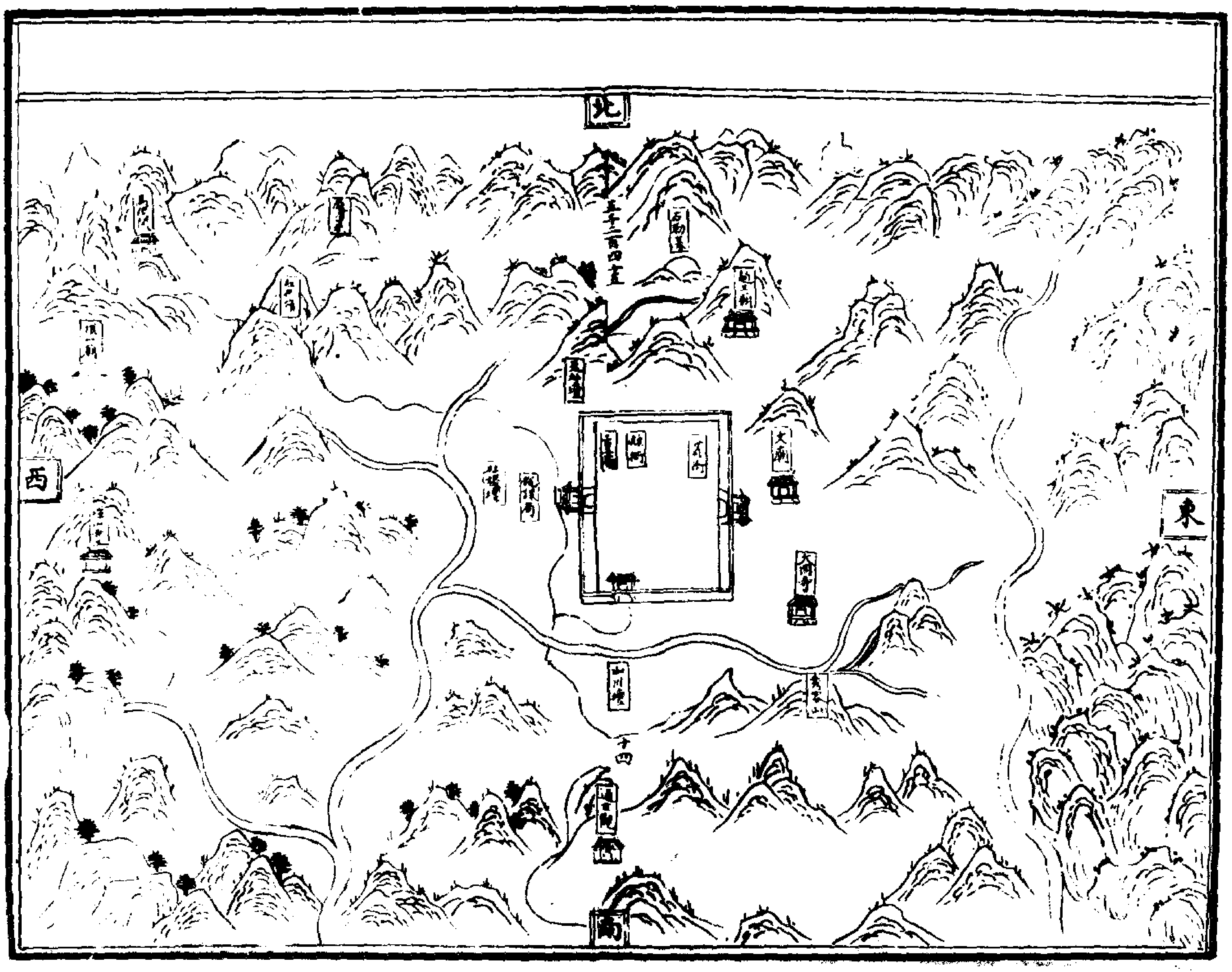
元一統志趙奢史記秦伐韓軍於閼與趙奢將兵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碑刻

圖經志　李邦彥宋大廟碑記　政和八年夏六月上親御翰墨作訓于四方多士以其詔屬臣邦彥使奉行之秋七月被旨揭示于太學豎碑雕仍著之石九月臣以職事進對便朝上諭臣曰前日詔書學者宜識所以訓迪之意且暴疾邪僻豈士人所為臣頓首謝曰陛下興學造士澤之入人深矣孰不能息上德而化之。聖詔一頒歡舞丕應咸目諭而心成咨嗟誦詠者不可一二數。憤激而勸以義者慨然相先也。蓋教之道素明而理義之感人若是其敏。願詔儒臣作記。以揚屬休蹟。俾天下後世無忘其意。越二月。御筆委臣識之。而臣蹶逖一介。擢長師儒。毫髮未報。震翰所及。奬飾踰然。眷注之意。不替益專。且不以無累。取玷上寵。俾加序述。惟是不腆末學。固不足以辱命而載名其下有榮耀焉臣之幸也謹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倫治化之本義命之大戒存焉士之所學學此者也上之所教教此者也政事之興風俗之醇皆原於此監二代禮庶事備矣而教養之法加詳法象所示雲漢其章人才之成金玉其質故奇取異序對而官使之名正分辨咸懋嘉德故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羔羊節儉正直之風有辭于永世知所以尊義而立命故也治降叔末君臣信義之論棄名委質戒辟之責猶行於區區戰國之間特以為美談豈餘波遺澤燕及來業而人倫之教在人心者未熄耶上以神明淵懿之資發揮前聖光大之烈勵賢崇化一本於學所以風天下而善萬世者三代不足過也邪謀弗感既底于憲而訓辭諄切必勸勤于庠序師儒之官寔慮所圖至深且遠矣譬猶慶霄清明日月中照有目有趾者待是焉顧非甚愚昏不知嚮是革心滌慮祗奉明德戒懼而不敢少易也嗚呼士之所重於世者以義命在我物無待而移之故尊君親仁之心常存而不衰嗜逐末者義以利勝樂于時者命以故滅陵夷漸潰始失其常也越及誕作狂

僭踰誣之行而階之爲禍屢狡之施金柅之戒固不在厥初則天心仁愛之寓形于詔諭其爲患可勝既耶書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夫以九重之近幹制四海之遠德意志慮非言弗宣稟令之臣所當奉以周旋靡遑夙夜矧金章洛畫昭布于上下而又勒諸翠琰垂範將來顧疇敢不力臣積文未工愧無以形容聖作之萬一然或告之嚴委寄之重尚俾來者勿怠于成以奉揚丕顯休命於億萬斯年之永則是記也豈特侈上之賜使後世歆豔其美而已哉冬十月己卯朔十五日癸巳朝議大夫試大司成同脩國史隴西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邦彥奉御筆記并書　魯獬元文廟碑　古師道統於君夫子之生也丁世教湮微之會廼約唐虞三代君師大法明天常正人紀布衣之士尊守其教猶足使民彝物則莫之或息況君天下以厚皇極之福于兆吾聖人所以開萬世功也初聖朝天戈所至儒其人者兵則生之俘則民之家則優之才則官之世皇御天髮宗六合六德滋蕆濡奉詔議省賢能既有鴻緒洪惟皇上踵古闡今仕不根學憲我至治勅中書定貢選廷祐乙卯春天下偶選則試京師高陽許氏才子曰有士廷對異等授承事郎倅晉寧之遼州至則謁上帥下筆廟敎學書來屬記再至編幼翀以不可辭讓乃詢其事而筆之曰城遼防自視融歷代或筆或因遼固太古之遺名也學宮位州治坤隅近

古石刻故存至元始年守臣知彈榷毁遺址來敎相仍棟宇突兀大德癸卯震盡毁凡四涉年至丙午守趙容便殿未廡曠且一紀龍集丙辰侍分張守思義暨許君廼廡廼像廼門廼墉以及室堂師席是隆葺舍其旁以庇諸生于庖于烹于廥于藏新屋百楹暐其相望州人父老聚睹告語疲胧於先今也雖堅疏闊于昔益也掇容翀聞之嘆曰微兩君協志志我能至是乎且其後肇端其年之春訖楮將丁之秋尤見其民嘗於順令也用是告夫州之人曰聖天子文明陶冶宇宙爾州長人崇學明教可謂知所務矣古者政與教一逮世越下猶薄書走期會集獄訟簿橋皆目之曰政所謂教則凡閭庠序視曰虛器蔑不加恤三綱淪九法斁職此故也今賢長伯任教於上多士力其學於下道明德立才良行脩居而篤於家出而用於時俾仁義澤無所息於天地萬物位育之間上不孤朝廷養賢及民之至圖下不負牧伯承流宣化之至意此其有望於諸君子也或者沐近利汨下流曰是皆用儒之路也豈足與言儒者之行哉惟吾士也慎思無怠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榆社縣漢涅縣地屬上黨郡晉於今縣西北三十五里置武鄉縣隋開皇十六年置榆社縣屬韓州唐武德三年縣置榆州六年州罷以縣屬遼州宋熙寧七年州罷隸平定軍省本縣爲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遼州仍置縣來屬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遼州志謹按寰宇記云榆社本漢涅縣地至晉於今縣西北三十里置武鄉縣屬上黨唐武德元年隸韓州三年以韓及并之平城置榆社州又析置偃武縣六年州廢省併偃武以榆社來屬遼州宋及金仍舊前元初行儀州事辛丑年隸平陽府親管至元三年併入遼山縣至元六年復立榆社縣隸遼州

本朝因之仍立榆社縣隸遼州（太平寰宇記 榆社縣西一百一十里依舊）管七鄉（本漢涅縣地晉於今縣西北三十五里置武鄉縣屬上黨十六國前趙石勒即此邑人後魏改屬武鄉移於今縣南韓州武鄉縣界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榆社縣屬韓州今潞州之襄垣縣理是也因今縣西北榆社故城爲名大業二年省義寧元年又置）

官制

國朝官制 榆社縣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公署

遼州志官廨 按察分司衙在城街北 縣衙在按察司衙西三十步 稅課局在西關街西 儀川倉在衙門街西

城池

遼州志縣城週圍二里四十五丈

鄉坊

遼州志禮義鄉 富逸鄉 清善鄉 將相鄉 仁壽鄉 在城宣化坊 雍陸坊

渠堰

遼州志本縣居民所種皆山坡田地並無渠堰

至到

遼州志榆社縣 四至 東至遼州洪渡村五十里 西至太原府祁縣渠平村界七十里 南至沁州武鄉縣閻曲村界五十五里 北至遼州和順縣樊豐村界四十里 八到 東到遼州一百里 西到太原府祁縣一百九十五里 南到沁州武鄉縣七十里 北到太原府榆次縣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沁州武鄉縣一百七十里 西南到沁州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遼州和順縣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太谷縣一百六十五里 元一統志（榆社縣東北至上都二千里 東北至大都一千三百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五百里 東至本州一百里 東至遼山縣黃巖村四十五里 南至銅鞮縣賈谷村界六十里 西至太原路太谷縣土河村界九十里 北至和順縣馬陵村界五十里 東到本州城一百里 東南到潞州襄垣縣一百五十里 南到沁州銅鞮縣武鄉城七十里 西南到沁州銅鞮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太原路太谷縣二百里 西北到太原路榆次縣二百二十里 北到和順縣儀城縣一百里 東北到和順縣二百里）

山川

遼州志秀容山在縣城南三里高二里盤踞三十里 樺隱山在榆社縣西七十里高三里盤踞五里如箕東向圖經志頂山在州城西北八十里林木蔽翳嶂峙突兀俯視群峰其勢如首故曰頂山半山有廟曰頂山神邦人禱雨有應大德十年九月立碑 原宗榆頂山神碑記 晉陽之南僅百里許有屬縣曰徐溝榆社善士楊滿孫義者介要吉來以頂山神廟記爲請曰頂山在晉爲名山尚矣山之形狀突兀龍從嵐光積翠盤踞數十里相接境壞蜿稱絶勝在東曰古儀在西曰嶺山在南曰銅川在北曰繁棲茂林蓊鬱諸峰環抱四圍如玉屏川原迤邐其平如砥殊有塵外趣斯乃頂山之奇觀也吾鄉自上世傳聞縣之李清里張公後爲頂山之神神之蹤跡由來未得其詳但知土人建祠設祭香火綿綿不絶者有年矣嘗云神之平昔天姿穎悟立志不凡含弘寬大之量雍容和緩之儀能俯仰於鄉人中與人交甚歡家時間談詠世外事神亦未嘗自神之也里中賢達耆宿輩莫不聳敬咸曰張公才如是其高德如是其瞻今區區甘墮俗類胡爲不騰達專一方面坐鎮雅俗俾蒼生受其賜與吾輩欲薦進於有司第恐愚訊無知不達薦賢之要適足以污瀆於公然猶倦惓茲懷再四者屢矣將恐薦之之道後時也無何公已傀蛻矣靈明英秀之氣聚而爲頂山之神變化其測爲雨爲雲爲風爲雷疫癘里人自縣達之州至聞之於朝歷代斯久益加崇敬遂至隋開皇六年重脩頂山神廟神靈昭昭血食一方在隋之前未審是何代始世代沿革遭離變故廟貌又不知其

經費兵革矣神之靈初不計廟之存與否矣靈故在焉神之出處顧未盡如此屬者承平日久民獲其居風恬俗簡家給人足蓋百年以來德澤之所漸漬禮義之所撫摩風俗興於讓之風比屋屏鄙野之習萬里春臺熙熙然如堯舜之世盛矣哉里人相率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吹笙鼓簧思所以娛頂山之神者不一其祭廟祠落成久矣神像儼然如生存棟宇翬飛丹碧輝映兩廡翼拱龍池瀅湛構亭其上神門深邃繚以週垣規模布置煥然一新廟宇閎朗工程堅整較之前代尚或過之若夫旱乾水溢之厄災戾疫癘之殃皆神所司稍旱則致禱於池方祈於聖水感甘澍之輒應以致物無疵癘人保康寧土民來祭酒至於咸池肉至於成林遠近畢集貧富一方惟聲雜遝非神潛備厚德以碩民安得敬信致祭如是豐且備耶灰交邢章清修河谷耆宿不謀僉同相謂曰吾鄉章轄皆牧守明審法令一毫不及於民清廉介特克諧公政俾我小大之家無不給之患吾欣守治民之恩未嘗不盡其誠神之默祐吾民亦未嘗不顧庇靈斯二者不大諸石以壽其傳可乎撰以滿義之辭次第而為之記　從仕郎太原路儒學教授原宗翰撰

漳河（遼州志漳河　在州城西二里發西北六十里紅花嶺發源經由南流入武鄉縣界　太平寰宇記武鄉水　在縣西一里源從平城縣西南八賦嶺下出西入武鄉縣　湼麻池　在縣北三十里即石勒布衣時湼麻於此與李陽所爭處今枯涸止有處所　石公泉　在縣東四十里源發武鄉嶺下是石勒飲馬之泉）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風俗

遼州志其民儉嗇朴野少文勤於農畝氣候差寒皆山坡地土宜莞豆莜豆少種二麥黍穀稍旱則熟

戶口

遼州志軍民站匠等戶一千八百七十一戶計男婦八千一百八十七口

男子四千五百三十七口　婦女三千六百五十口

關隘

遼州志馬陵關在縣西北九十里道路窄狹峭壁嶮峻下有流水不息係南北經行大路西達太原等府前元設立馬陵關廵檢司

本朝仍設廵檢司以守之

鋪舍

遼州志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自來不曾設置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東門外街南三十步　東至閏壁村一鋪　王景村一鋪　牛家庄一鋪　武鄉嶺一鋪至遼州界黃巖鋪　南至譚村一鋪　鄉谷村一鋪　長寧村一鋪　東方村一鋪至武鄉界閻曲鋪　北至東周村一鋪　五元村一鋪　下紫塞一鋪　上紫塞一鋪　思惟村一鋪　老谷村一鋪　白壁村一鋪至太谷縣界馬陵關

壇壝

遼州志社稷壇在縣西偏北一里　無祀鬼神壇在縣西北一里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

廟宇

遼州志大廟榆社縣城東門外街北　三皇廟榆社縣在城西北隅　城隍廟在榆社縣縣衙西街北圖經志大同寺在縣東南外附城　崇聖寺在縣西北七十里譚隱山四山環抱寺左有泉湧出名道人泉太定二十七年立碑　張天羽崇聖寺碑記　武鄉之西北曰禪隱山之陽古寺曰崇嚴宋嘉祐間改額曰崇聖舊有石刻斷壞字剝其由來無文可考但耆老宿德傳聞昔一客僧來自五臺過此投宿寔羨寺之形勝惟水不附近艱於汲引擇旦將行徘徊寺之左以杖畫其地令人下掘取未盈尺其僧遽去靈泉出焉主僧驚異稍加疏鑿則湧如珠璣分流利用施無盡藏自此一方雲氣增秀土脉多秘從來所說地文殊菩薩顯化之迹也向經兵火寺壞僧殘淨行失持者亦不乏人至大定十五年出主雲江悉念久弊自愧於中發願投誠重為脩建憑化道之感通志心力之勤悴近者遠者樂施助工經之營之功增舊制正位釋迦佛大殿左右相對慈氏羅漢殿法堂雲堂廚庫廊廡伽藍神位寮舍三間名手繪塑尊像聖衆威儀莊嚴燦然具足續建東西二方丈始以乙未歲敬脩其額卒以丙午歲告成厥功一紀之內興舊起廢中外雄壯為之鼎新向非主者行業周圓其孰能與於此或曰佛利具體復作二方丈於意何哉江云寺本教院前後師徒皆精進於經論吾有法姪鑒公自十有九歲上黨昭化寺請主講席學徒甚衆莫不服膺由是今聞已著每敷演之暇覽傳燈祖道頗有開覺故遊鄗劇參普照寶和尚目擊道存言下相契寶曰吾待人方便矣因留三數年間深入悟門嘗密與群係緇素之衆擬議云此佛門樑柱不可失也其道駕師範有如此者又小師員公亦該通圓覺等教復探賾宗乘之學一餅一鉢迴適諸方久之道眼孤高機鋒清峻周參請南京法雲寧長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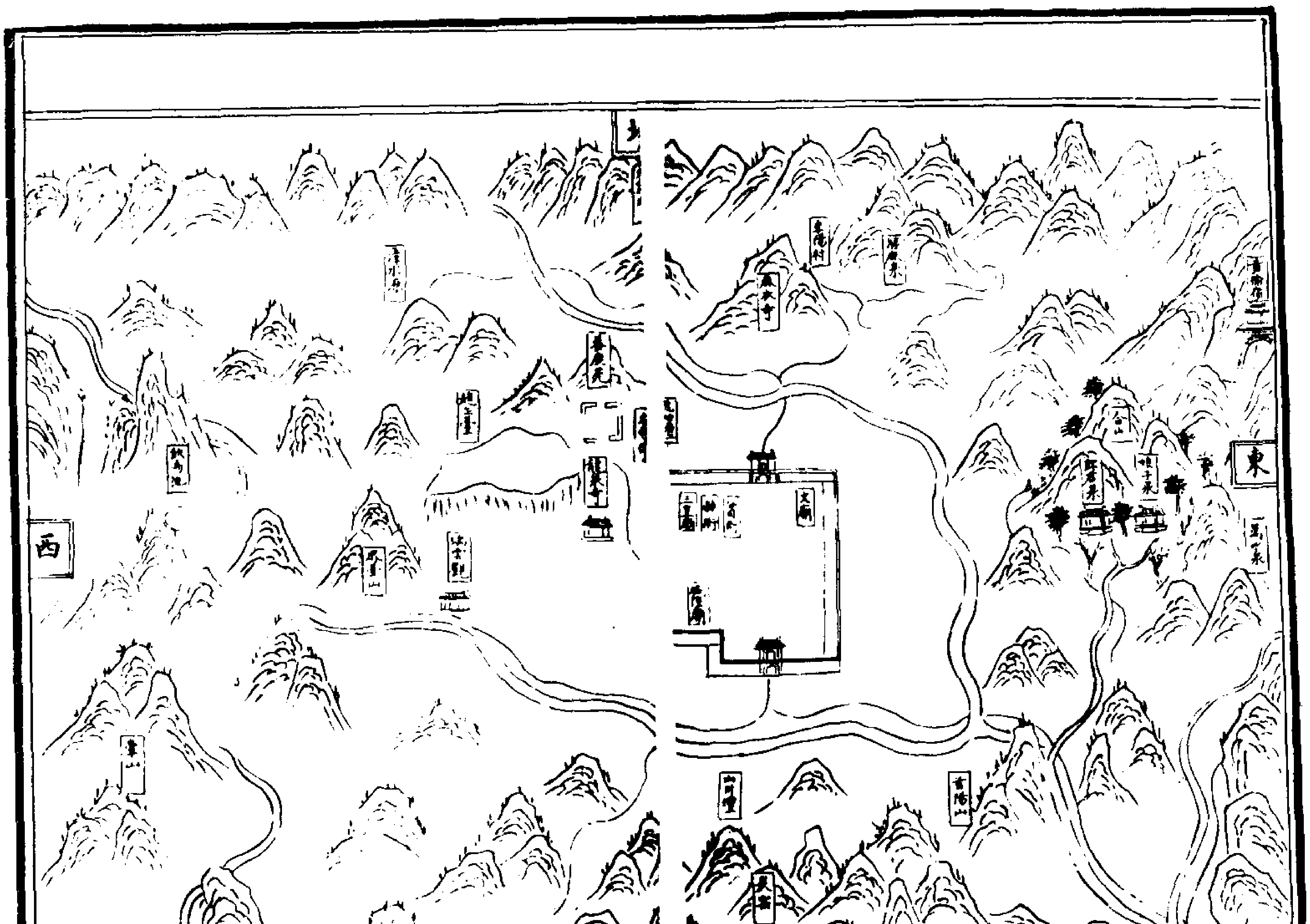
卯可深證相授法嗣禪有餘裕吾所以建東西二方丈鑒貞二公皆吾崇聖門下昆季爾否遊方傳道為人天師歟設此兩位以待他日之歸也丙午秋貞公鄉復還山江為慰自足次年正月江過坐亡收功而去入寂滅樂是以貞公未易他適馳書有稟於鑒公謂寺事興修一切成就今欲作禪林請尊宿住持接引十方本分衲僧永為祝聖壽道場而主盧善信咸悅而隨殊無不可之與否也師聞而嘆之曰吾懷是念久矣士闔答問來介千里之外應若符合天事有定數復奚疑焉吾昨一往承修觀音堂圓明庵意實在茲況吾鄉山林之深秀雲泉之清勝風俗之淳厚仰此梵宮又文殊聖迹之地增之為禪會斯亦宜然為圖梵脩功德利益不其大矣哉於是特立規屋尊嚴古式有禪師福淳者倳謁臨江憍叟溫藹請捷話此始末託為之記叟曰我本武弁之下老寄猥職廿為棄材夫何可取當來諸鄉先生享曰聞叟之平日多空門交樂於為善道貴居實不以文華較之也其固必之意不能拒勉而諾之嘗聞寺院以招提稱之謂招引提攜十方英俊弘闡佛法之所也主之者药專襲於甲乙何拘之一偏也已今則祖道益興良多適變且如鄉下竹林大利香山淳祐是也名繼禪玄之又玄分枝共帶因方就圓況寺出宗師山名禪隱緣相契爾信非偶然移來古佛家風遂見此山面目而今而後開曹溪路闢維摩室使來抱道駐錫人案知丈殊不復寓於其間者也凡合會人請高著眼顧武軍沁州軍資器庫都監騎都尉清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張天弼撰

古蹟

太平寰宇記古榆社城在縣北三十五里魏地形志云武鄉縣北有榆社縣城　古箕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地形志云太原二百一十里有箕城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即此也　縣城即故武鄉也石勒時築前趙錄曰石勒上黨武鄉人僭號復還今曰武鄉吾之豐沛其復之三世

陵墓

遼州志龐涓墓在縣西北九十里馬陵關半山有古冢土人傳為龐涓墓無碑碣可考　石勒墓在縣北二十五里趙王村山腳其右水流其左東南半里有古廟金明昌二年重建無碑碣土人傳之甚詳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和順縣周春秋閼與邑也又為晉大夫梁餘子食邑亦名榆城漢為沾縣地後漢因之並屬上黨郡晉屬樂平郡元魏孝昌二年罷樂平郡及縣北齊移沾治沾城隋開皇七年於今治置和順縣因界內有古和順城故名唐武德初屬并州三年改屬遼州宋熙寧七年罷遼州省本縣為鎮入遼山縣屬平定軍元豐八年復置遼州元祐初復置和順縣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遼州志謹按縣宇碑記云此晉大夫梁餘子養食邑也又按寰宇記云此漢沾縣也即春秋閼與邑也史記秦代韓閼與趙惠大王使趙奢救之大破秦師即此地也後魏孝昌二年置樂平郡隋開皇五年復移於今所屬并州十三年仍移於治以其所置和順縣東北有古和順城故取為名前元亦曰和順隸遼州

本朝因之仍曰和順隸遼州輿地廣記 和順縣本韓之閼與邑趙奢破秦軍于閼與即此漢為沾縣屬上黨郡後置梁榆縣晉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郊乃閼與之舊平是也隋開皇十年改曰和順屬太原郡 史記秦昭襄三十八年攻趙閼與趙奢曰其道遠險狹譬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乃使趙奢擊大破秦軍乃解閼與之圍 漢書高帝紀韓信破代相夏說於閼與 地理志沾縣屬上黨郡有沾水出壺沾音他兼反

官制

國朝官制 和順縣知縣（正七品） 縣丞（正八品） 主簿（正九品） 典史（未入流） 儒學教諭（未入流） 訓導（未入流） 僧會司僧會（未入流） 道會司道會（未入流） 陰陽學訓術（未入流） 醫學訓科（未入流） 黃榆嶺巡檢司巡檢（從九品）

公署

遼州志官廨 按察分司衙在縣衙東 縣衙在按察司衙西四十五步

仁濟倉在縣衙東北

城池

遼州志縣城週圍二里二百三十步

鄉坊

遼州志在城鄉 永興鄉 思信鄉 玉女鄉 仁壽鄉 德寧鄉 高丘鄉 石城鄉 坊 曹順坊 元一統志 仁壽管 石城管 高丘管 玉女管 忠信管 惠寧管 永興管

渠堰

遼州志渠堰和順縣居在太行山頂所種田地皆山坡峻嶺並無渠堰

至到

遼州志和順縣 四至 東至邢臺縣界豁哇村一百一十里 西至榆次縣界白坡頭村一百三十里 南至遼州界寒桃村四十里 北至樂平縣界治頭村五十五里 八到 東到邢臺縣二百五十里 西到榆次縣二百二十里 南到遼州九十里 北到樂平縣九十里 西北到壽陽縣二百二十里 東南到遼州一百三十五里 東北到贊黃縣二百三十里 西南到榆社縣一百六十里 元一統志 和順縣北至上都一千八百里 北至大都一千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本路平陽府六百九十里 南至本州九十里 東至邢臺縣孫家會界一百一十里 南至本州遼山縣寒桃村界四十里 西至榆次縣循城村界一百四十里 北至平定州樂平縣社庄村界五十里 東到順德路邢臺縣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磁州武安縣二百七十里 南到本州遼山縣九十里 西南到本州榆社縣二百里 西到太原路榆次縣二百里 西北到太原路壽陽縣一百五十里 北到平定州樂平縣九十里 東北到真定路贊黃縣三百里

山川

太平寰宇記九原山在縣西十一里國語趙孟與叔向遊於九原即此也

圖經志合山在縣東四十里高二里盤踞五里松柏蒼古究然有塵外趣巘下有二泉名曰娘子泉郎君泉有時流不息有時逆迴入穴每遇水旱祈禱輒應上建二廟有神曰懿濟夫人暨弟顯澤侯元錫號為合山之神廟時致祭焉元至大四年五月立碑 史良合山神廟碑記 夫有功於民者祀宜享於萬年無益於世者德難明於千載蓋人非神無以享其祐神非人無以仰其靈合山懿濟夫人并弟顯澤侯者能出雲氣吐膏澤無祈不應有感必通乃自古之名神也予嘗讀之梁邉閒之班固曰夫人者昔栢姑氏之女也躬以桑麩沒而為神淵澤滴然膚寸十里顯澤侯亦能澤潤生民功加有晉舉掌厚利屢格有年時事之惟謹不忘神之德也當世之重不其甚歟元齊厚爵皆宋朝舊封所降宣命刊之翠琰今尚存焉二神閟宇皆物循之至我大金貞祐間邊備稍失有事中原烽火然空祠厥靈墟而我晉陽公感厥神靈傷其無處雖復濟之權為小殿至正大二年盗拒河東皇上震怒命將討之我經略張公是時方任本郡刺史牽

兵從之偏騎而出困於畝中於是默禱尊神果獲乎祐得遇吉人導之夜出既而雷雨甚至漂溺其跡使敵人不得追之方解其危然而堅持素節曾不少易朝廷嘉其忠赤復任本郡刺史繼還經略使厥後自春徂夏旱暵爲虐時雨未霑苗將槁矣公乃敬禱俄獲沾足歲則大熟俱受其賜公感而嘆之曰惜乎靈寢卑微神不可止未足聳人之瞻仰吾其慊焉乃自揄誠計功命匠因其故址而復崇之於斯時也力役不勞俯求材木不可勝用第有經營之意胥志締構之勞先建大人正殿一所龍王堂三間碑樓一座暨拜殿聳然可觀巍巍咸使一新得舊塑神像遷而置之壁諸供儀莫不畢備將廟貌之尊嚴使神靈之乂安非公之誠其孰能如是耶詩不云乎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此之謂也噫公之用心非惟少答於神休抑顧協寧於帝宇望風雨惟時年穀豐登里詠金歌人安其業則太平之象復覩於今日也故閭境之人喜而贊之曰此當世之美事可不刻石而記之以此囑予爲文辭不獲已顧書其實而誌之使歷世傳之無窮永乎於休不亦宜乎（遼州志）首陽山　在和順縣東南四十里高三里盤踞四十里形勢嶮峻林木森然（太平寰宇記首陽山在縣東四十里按論語鄭玄注首陽山在河中蒲坂城南今陽邑山俗號爲首陽山）　鳳凰山　在縣

西二十里勢如孤塚高一里盤踞五里　棠山　在縣西南八十里高四里盤踞二十里林木鬱鬱　九京山　在縣西北五里高三里盤踞二十里其勢平易考之檀弓九京即九原也昔趙文子與叔譽觀乎此　石鼓嶺　在縣南三十里一山橫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上有一石如鼓狀故名曰石鼓嶺　武鄉水　在縣西南一百里出自孫臏坡下南流入榆社地界　漳水　在縣南北各半里有二水其出自樂平縣西陰山之陽至縣東二水相合東至遼州交漳村流入涉縣界　太平寰宇記梁榆水　注水經云榆水出梁榆城西大嶮山盧諶征艱賦云訪梁榆之虛郭乃閼與之舊都是也　清漳水　在縣北　南萬水　在縣西南四十八里出黃萬嶺下又有南松子水北松嶺水　九京川　在九京山北東西二十里遼州志瀝麻池　在縣東三十里曰李陽村土人傳石勒瀝麻于此遺蹟猶存考之通鑑有曰石勒爲趙王擒李陽背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即此地也　飲馬池　在縣西九十里山名三尖其下有池源出山陰清流如鏡土人傳石勒飲馬于此無碑碣可考　萬水泉　在縣東六十里源出合山之東南流與漳水合

土產

遼州志青麻皮　木猪苓　炭窰二座

風俗形勝

遼州志其民儉嗇朴實勤力農作地居太行絕頂氣候極寒不宜二麥故兩多則山深地冷禾黍不熟遇旱則有收成（元一統志）（山川險峻地少平夷郡志云）

戶口

遼州志軍民站匠等戶一千九十七戶計四千一百七十五口　男子二千一百五十七口　婦女二千一十八口

關隘

遼州志黃榆嶺在縣東八十里山勢嶮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府今設立巡檢司以守其地

鋪舍

遼州志驛傳除設立急遞鋪外緣係僻路並無站驛　總急遞鋪在城縣衙南街北三十步　南至西仁村一鋪　石鼓嶺一鋪　至遼州界平王鋪

壇壝

遼州志社稷壇在縣西一里二十七步　無祀鬼神壇在縣北三百三十五步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縣南一里三百二十一步

廟宇

遼州志大廟在縣衙東街東　（三皇廟在縣西街北　城隍廟在縣衙南街北）

寺觀

遼州志龍華寺在縣西半里有鐵佛一尊有碑一通其文剝落不全　麻衣寺在縣北二里有山盤踞五里上有麻寺名曰麻衣殿宇不存敗垣尚在　瑞雲觀在縣西南二里名寶村有三清堂三間庚子年立碑即目碑斷不能具錄全文

古蹟

太平寰宇記故趙番臺在縣東五十里遼州志鹿苑在縣西北二里土人傳爲戰國趙襄子養鹿苑廢墻尚在方廣十畝　晉大夫墓在九京山見禮記檀弓今無形蹟　趙王臺在縣西二里一山峙立狀如伏虎上有一臺土人傳爲戰國趙襄子避暑宮故址依然瓦礫可驗無碑碣可考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梅元緇
圈點監生臣書長化
臣馬宗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

十三蕭

遼

世宗

遼史世宗孝和莊憲皇帝諱阮小字兀欲讓國皇帝長子母柔貞皇后蕭氏帝儀觀豐偉內寬外嚴善騎射樂施予人望歸之太宗愛之如子會同九年從伐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月丁丑太宗崩於欒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皇帝位於柩前甲申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后聞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甲寅朔次南京五院夷离堇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戰敗之上遣郎君勤德等諭兩軍諭解秋閏七月次潢河太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用屋質之謀各罷兵趨上京既而聞太后李胡復有異謀遷于祖州誅司徒劃設及楚補里八月壬午朔尊母蕭氏為皇太后以太后族剌只撒古魯為國舅帳立詳穩以總焉以崇德宮戶分賜翼戴功臣及北院大王洼南院大王吼各五十安摶楚補各百的魯鐵剌于祿光以非罪籍沒者歸之癸未始置北院樞密使以安摶為之九月壬子朔葬嗣聖皇帝於懷陵丁卯行柴册禮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大赦改大同元年為天祿元年追諡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丹國封明王察割為泰寧王劉哥為惕隱高勳為南院樞密使 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翰遷劉哥於邊罰盆都使轄戛斯國漢主劉知遠殂子承祐立夏四月庚辰朔南唐遣李朗王祚來慰且賀兼奉蠟丸書議攻漢秋七月壬申皇子賢生冬十月壬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薨以中臺省右相牒蠟為南京留守封燕王十一月駐蹕彰武南 三年春正月蕭翰及公主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瘐死獄中庚申肆赦內外官各進一階夏六月戊寅以敞史耶律胡離軫為北院大王己卯惕隱頹昱封漆水羣王秋九月辛丑朔召羣臣議南伐冬十月遣諸將率兵攻下貝州高老鎮徇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深州刺史史萬山俘獲甚衆 四年春二月辛未泰寧王察割來朝留侍是月定政事省三月戊戌朔南唐遣趙延嗣張福等來賀南征捷秋九月乙丑朔如山西冬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內丘束鹿等城大獲而還是歲册皇后蕭氏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如百泉湖漢郭威弑其主自立國號周遣朱憲來告即遣使致良馬漢劉崇自立於太原二月周遣姚漢英華昭胤來以書辭抗禮留漢

英等夏五月壬戌朔太子太傅趙瑩薨輟朝一日命歸葬于汴詔州縣錄事叅軍主簿委政事省銓注六月辛卯朔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援且求封冊即遣燕王牒蠟樞密使高勲冊爲大漢神武皇帝南唐遣蔣洪來乞舉兵應援是夏清暑百泉嶺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于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年三十四應曆元年葬於顯州西山陵曰顯陵二年謚孝和皇帝廟號世宗統和二十六年七月加謚孝和莊憲皇帝　贊曰世宗中才之主也入繼大統會未三年納唐丸書即議南伐既之持重宜亦周防蓋有致禍之道矣然而孝友寬慈亦有君人之度焉未及師還變起沉湎豈不可哀也哉　契丹志世宗諱阮耆名兀欲太祖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也東丹王歸唐卒於滑州太宗南入大梁兀欲駕於後求父遺骸會太宗會同十一年四月歸崩於欒城燕王趙延壽恨太宗許伐中國之約即日引兵入恒州帝以領兵繼入遣諸將密議奉帝爲主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太宗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饋帝與諸將同帝恨之鎮州諸門管鑰與夫倉庫出納皆帝親掌之或説延壽曰遼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滿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不決下令以來月朔

日於待賢館上事受賀大臣李菘等以遼帝之意難測乃止　會同十一年（時北漢高祖稱天福十二年）夏五月帝召趙延壽張礪李菘馮道於所館飲酒帝妻素以兄事延壽酒數行帝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之乎延壽與俱入食頃帝出坐笑謂張礪等曰燕王謀反已鎖之矣諸君可無慮矣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昨日臨崩别無遺詔燕王安得擅立邪一日帝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即位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諸臣於府署宣太宗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爲鎮州也）於是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受賀更不復行喪禮歌吹之聲不絶於内是年猶稱會同帝以太宗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内不自安　初太祖崩於夫餘城述律殺酋長及諸將數百人太宗復崩於境外酋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帝欲勒兵北歸使麻荅（麻荅太宗從弟）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之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澣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隨　述律太后聞帝立怒曰我兒南征東討有大功業其子在我側者當立汝父弃我走投外國乃大逆人也豈得立逆人之子爲帝乎發兵拒之帝遣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彦韜爲排陣使彦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帝幽太后於太祖墓側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勲爲樞密使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侮諸宰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興兵追討故數年不暇南征

先是述律太后徙晉侯并后于懷密州去黄龍府西北一千五百里行過遼陽二百里而述律太后爲帝所囚晉侯與后復得還於遼陽稍有供給

初蕭翰矯遼制命唐許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赴恒州時許王從益及王淑妃俱匿於徽陵下宫不得已爲出翰立爲帝帥諸酋拜之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願諸公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子母爲意衆感其言許王遣使奉表稱臣迎北漢主劉知遠仍出居私第　漢主入洛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諭以受遼補署者皆勿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梁清宫密令殺許王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何罪而死何不留之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漢主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號曰朕未忍忘晉也　明年遼國改元天禄

戊申天禄元年（二月北漢主隱帝承祐立乾祐元年）春正月漢主知遠

名爲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杜重威是日殂逢吉等秘不發喪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皆斬之磔尸于市市人爭啖其肉　二月漢主第二子周王承祐立時年十八（是爲隱帝）初遼帝北歸至定州以孫方簡爲大同節度使方簡怨恚不受命帥其黨三千人保狼山故寨攻之不克未幾遣使降漢漢主復其舊官使扞遼國時麻荅等焚掠定州悉驅其人弃城北去方簡自狼山帥其衆數百還據定州於是晉末州縣陷遼者皆復爲漢有矣麻荅歸至其國帝責其失守麻荅不服曰朝廷徵漢官致亂爾帝鴆殺之

四月帝至遼陽晉侯白衣紗帽與太后皇后詣帳中上謁帝令晉侯以常服見侯伏地而泣自陳過咎帝使人扶起之與坐飲酒奏樂而帳下伶人從官望見故主皆泣下悲不自勝爭以衣服藥餌爲遺　五月帝上陘取晉侯所從宦者十五人東西班十五人及皇子延煦而去　帝有妻兄禪奴利聞晉侯有女未嫁求之乃辞以幼後數日帝遣騎取之以賜禪奴利

六月朔日食　陘北地尤高凉北人常以五月上陘避暑八月下陘至八月帝下陘太后自馳至霸州謁帝求於漢兒城側賜地種牧以爲生許之帝以太后自從行十餘日遣與延煦俱還遼陽　己酉天禄二年（北漢

（乾祐二年。）　春二月。徙晉侯太后于建州。中途安太妃卒。遺令晉侯焚骨爲灰。南向颺之。庶幾遺魂得反中國也。自遼陽東南行千二百里至建州節度使趙延暉避正寢以館之。去建州數十里外得地五十餘頃。侯遣從者耕以給食。頃之。太宗之子述律王遣騎取晉侯寵姬趙氏、聶氏而去。　夏四月。太白晝見。　六月朔。日食。　冬十月。遼攻河北。漢遣郭威督諸將禦之。　庚戌天祿三年。（漢乾祐三年。）秋八月。故晉李太后病。無醫藥。常仰天號泣。戟手罵杜重威、李守貞。曰。吾死不置汝。疾亟。謂晉侯曰。我死焚其骨。送范陽佛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是月后卒。周顯德中。有中國人自遼來者。云晉主及皇后諸子。尚無恙。其從者亡歸及物故則過半矣。　十一月朔。日食。　漢郭威反。隱帝出奔。至趙村。追兵已至。隱帝下馬入民家。爲郭允明所弒。時冬十一月也。　郭威等帥百官迎武寧節度使劉贇（高祖弟崇之子）爲主。　十二月。郭威攻遼至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推立爲帝。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爲母。下書撫諭大梁士民。勿有憂疑。廢故主贇於外館。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

辛亥天祿四年。（北漢乾祐四年。）春正月。漢太后下誥授郭威監國符寶。即

皇帝位。國號曰周。建元廣順。　是月。弒漢湘陰公贇於宋州。漢高祖之弟劉崇稱帝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幷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　二月。遼帝聞北漢主立。使招討使潘聿撚遺其子劉承鈞書。漢主使承鈞復書。言本朝淪亡。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帝大喜。至是北漢主遣使如遼乞兵。　夏四月。遼帝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遼。致書稱姪。請行冊禮。帝大喜。命燕王述軋冊命北漢主爲大漢神武皇帝。更命昊妃爲皇后。尋遣其翰林學士衛融等詣遼稱謝。且請兵。　九月。北漢主自團柏攻周。帝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帝強之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大寧王漚僧等。率兵作亂。弒帝而述軋自立。齊王述律（太宗之子。）迯於南山。諸大臣奉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幷其族黨。立述律爲帝。改元應曆。　世宗在位。凡五年崩。廟號世宗。葬醫巫閭山。　論曰。前史嘗云。創業易。守成難。吾於世宗益信。世宗地居上嗣。遭屬難。推兵威不戢。關河流毒。自謂荒淫無妨。而不知諸部之心離。自謂專欲可成。而不知蕭墻之釁啓。三十餘年。血戰之基業。而繼繼承承。乃若此。守成之難。不信然歟。

穆宗

遼史穆宗孝安敬正皇帝。諱璟。小字述律。太宗皇帝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癸亥。世宗遇害。逆臣察割等伏誅。丁卯。即皇帝位。群臣上尊號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曆。戊辰。如南京。是月。遣劉承訓告哀于漢。冬十一月。漢周南唐各遣使來弔。乙亥。詔朝會依嗣聖皇帝故事。用漢禮。十二月甲辰。漢遣使獻弓矢鞍馬。壬子。鐵驪鼻骨德皆來貢。　二年春正月戊午朔。南唐遣使奉蠟丸書。及進犀兕甲萬屬。壬戌。太尉忽古質謀逆。伏誅。二月癸卯。女直來貢。癸亥。南唐遣使奉蠟丸書。丁卯。復遣使來貢。甲申。以耶律撻烈爲南院大王。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己亥。鐵驪進鷹鶻。五月丙辰朔。視朝。壬午。南唐遣使來貢。六月壬辰。國舅政事令蕭眉古得、宣政殿學士李澣等謀南奔。事覺。詔暴其罪。乙未。祭天地。壬寅。漢爲周所侵。遣使求援。命中臺省右相高模翰赴之。丁未。命乳媼之兄曷魯世爲阿速石烈夷离堇。秋七月乙亥。政事令婁國、林牙敵烈、侍中神都、郎君海里等。謀亂。就執。八月己丑。眉古得婁國等。伏誅。杖李澣而釋之。九月甲寅朔。雲州進嘉禾。四莖二穗。戊午詔以先平察割日。用白黑羊玄酒祭天。歲以爲常。壬戌。獵炭山。祭天。庚辰敵烈部來貢。冬十月甲申朔。漢遣使進葡萄酒。甲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

戊申。回鶻及轄戛斯皆遣使來貢。十一月癸丑朔。視朝。己巳。地震。己卯。日南至。始用舊制。行拜日禮。朔州民進黑兔。十二月癸未朔。高模翰及漢兵圍晉州。辛卯。以生日。飯僧。釋繫囚。甲辰。獵于近郊。祀天地。辛亥。明王安端薨。　三年春閏正月壬午朔。漢以高模翰卻周軍。遣使來謝。二月辛亥朔。詔用嗣聖皇帝舊璽。甲子。太保敵烈。脩易州城。鎮州以兵來挑戰。卻之。三月庚辰朔。南唐遣使來貢。因附書于漢。詔達之。庚寅。如應州擊鞠。丁酉。漢遣使進毬衣及馬。庚子。觀漁于神德湖。夏四月庚申。鐵驪來貢。五月壬寅。漢遣使言石晉樹先帝聖德神功碑。爲周人所毀。請再刻。許之。六月丁卯。應天皇太后崩。秋七月。不視朝。八月壬子。以生日。釋囚。己未。漢遣使求援。三河烏古、吐蕃、吐谷渾、鼻骨德。皆遣使來貢。九月庚子。漢遣使貢藥。冬十月己酉。命太師唐骨德治太行皇太后園陵。李胡子宛、郎君嵇幹、敵烈謀反。事覺。辭逮太平王罨撒葛、林牙華割、郎君新羅等。皆執之。十一月辛丑。謚皇太后曰貞烈。葬祖陵。漢遣使來會。冬。駐蹕奉聖州。以南京水。詔免今歲租。　四年春正月戊寅。回鶻來貢。己丑。華割、嵇幹等。伏誅。宛及罨撒葛皆釋之。是月。周主威殂。養子晉王榮嗣立。二月丙午朔。周攻漢。命政事令耶律敵祿援之。丙辰。漢遣使進茶藥。幸南京。夏五月乙亥。忻代二州叛。

漢遣南院大王。撻烈助敵祿討之。丁酉。撻烈敗周將符彥卿於忻口。六月癸亥。撻烈獻所獲。秋七月乙酉。漢民有爲邊軍誤掠者。遣使來請。詔悉歸之。九月丙申。漢爲周人所侵。遣使來告。冬十一月。彰國軍節度使蕭敵烈。太保許從贇奏忻代二州捷。十二月辛酉朔。謁祖陵。庚午。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杏堝。　五年春正月辛未朔。鼻骨德來貢。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庚申。漢遣使請上尊號。不許。壬戌。如裊潭。夏四月己酉。周侵漢。漢遣使求援。癸丑。命郎君蕭海瓈世爲北府宰相。秋九月庚辰。漢主有疾。遣使來告。冬十月壬申。女直來貢。丁亥。謁太宗廟。庚寅。南唐遣使來貢。十一月乙未朔。漢主崇殂。子承鈞遣使來告。且求嗣立。遣使弔祭。遂封冊之。十二月乙丑朔。謁太祖廟。辛巳。漢遣使來議軍事。　六年夏五月丁酉。謁懷陵。六月甲子。漢遣使來議軍事。秋七月。不視朝。九月戊午。謁祖陵。冬十一月壬寅。鼻骨德來貢。十二月己未朔。謁太祖廟。　七年春正月庚子。鼻骨德來貢。二月辛酉。南唐遣使奉蠟丸書。辛未。駐蹕潢河。夏四月戊午朔。還上京。初女巫肖古上延年藥方。當用男子膽和之。不數年。殺人甚多。至是覺其妄。辛巳。射殺之。五月辛卯。漢遣使來貢。六月丙辰。周遣使來聘。南唐遣使來貢。八月己未。周遣使來聘。是秋不聽政。冬十月庚申。獵于七鷹山。十二月

丁巳。詔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無或面從。辛巳。還上京。　八年春二月乙丑。駐蹕潢河。夏四月甲寅。南京留守蕭思温攻下沿邊州縣。遣人勞之。五月。周陷束城縣。六月辛未。蕭思温請益兵乞駕幸燕。秋七月。獵于拽剌山。迄于九月。射鹿諸山。不視朝。冬十一月辛酉。漢遣使來告。周復來侵。乙丑。使再至。十二月庚辰。又至。　九年春正月戊辰。駐蹕潢河。夏四月丙戌。周來侵。戊戌。以南京留守蕭思温爲兵馬都總管擊之。是月。周拔益津瓦橋淤口三關。五月乙巳朔。陷瀛莫二州。癸亥。如南京。辛未。周兵退。六月乙亥朔。視朝。戊寅。復容城縣。庚申。西幸如懷州。是月。周主榮殂。子宗訓立。秋七月。發南京軍戍范陽。冬十二月戊寅。還上京。庚辰。王子敵烈。前宣徽使海思及蕭達干等謀反。事覺。鞫之。辛巳。祀天地祖考。告逆黨事敗。丙申。召群臣議時政。　十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廢周自立。建國號宋。夏五月乙巳。謁懷陵。壬子。漢以潞州歸附來告。丙寅。至自懷陵。六月庚申。漢以宋兵圍石州來告。遣大同軍節度使阿剌率四部往援。詔蕭思温以三部兵助之。秋七月己亥朔。宋兵陷石州。潞州復叛。漢使來告。辛酉。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楚阿不等謀反。伏誅。以酒脯祠天地于黑山。八月。如秋山。幸懷州。庚午。以鎮茵石狻猊擊殺近侍古

哥。冬十月丙子。李胡子喜隱謀反。辭逮李胡。下獄死。十一月。海思獄中上書陳便宜。　十一年春二月丙寅。釋喜隱。辛亥。司徒烏里只子迭剌哥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丙辰。蕭思温奏老人星見。乞行赦宥。閏月甲子。如潢河。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是月。射鹿不視朝。五月乙亥。司天王白李正等進曆。六月甲午。赦。冬十一月。歲星犯月。　十二年春正月甲戌夜。觀燈。二月己丑朔。以御史大夫蕭護思爲北院樞密使。賜對衣鞍馬。夏五月庚午。以旱命左右以水相沃。頃之果雨。六月甲午。祠木葉山及潢河。秋。如黑山赤山射鹿。　十三年春正月自丁巳晝夜酣飲者九日。丙寅。宋欲城益津關。命南京留守高勳統軍使崔廷勳。以兵擾之。癸酉。殺獸人海里。二月庚寅。漢遣使來告。欲巡邊徼。乞張聲援。壬辰。如潢河。癸巳。觀群臣射。賜物有差。乙巳。老人星見。三月癸丑朔。殺鹿人彌里吉。梟其首以示掌鹿者。夏四月壬寅。獵于潢河。五月壬戌。斡朗改國所進花鹿生麛。六月癸未。近侍傷獐。杖殺之。甲申。殺獐人霞馬。壬辰。詔諸路錄囚。秋七月辛亥朔。漢以宋侵來告。乙丑。薦時羞於廟。八月甲申。以生日縱五坊鷹鶻。戊戌。幸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九月庚戌朔。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于野次。終夕乃罷。辛亥。以酒脯祭天地。復終夜酣飲。冬十月丙申。漢

以宋侵來告。十一月庚午。獵。飲于虞人之家。凡四日。十二月戊子。射野鹿。賜虞人物有差。庚寅。殺彘人曷主。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朔。奉安神纛。戊戌。漢以宋將來襲馳告。二月壬子。詔西南面招討使撻烈進兵援漢。癸亥。如潢河。戊辰。支解鹿人沒荅海里等七人于野。封土識其地。己巳。如老林東濼。壬申。漢以敗宋兵石州來告。夏四月丁巳。漢以擊退宋軍遣使來謝。是月。黃龍府甘露降。五月。射舐鹻鹿于白鷹山。至于浹旬。六月丙午朔。獵于玉山。竟月忘返。秋七月壬辰。以酒脯祀黑山。八月乙巳。如磑子嶺。呼鹿射之。獲鹿四。賜虞人女瓌等物有差。丁未。還宮。戊申。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曲赦京師囚。乙卯。錄囚。九月。黃室韋叛。冬十月丙午。近侍烏古者進石錯。賜白金二百五十兩。丙辰。以掌鹿矧思代斡里爲閘撒狘。賜金帶金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十一月壬午。日南至。宴飲達旦。自是晝寢夜飲。殺近侍小六於禁中。十二月丙午。以黑兔祭神。烏古叛。掠民財畜。詳穩僧隱與戰。敗績。僧隱及乙實等死之。　十五年春正月己卯。以樞密使雅里斯爲行軍都統。虎軍詳穩楚思爲行軍都監。益以突呂不部軍三百合諸部兵討之。烏古夷離堇勃勒底獨不叛。詔褒之。是月。老人星見。二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上東幸。甲寅。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復其徭

役。是月烏古殺其長窣離底。餘衆降。復叛。三月癸酉。近侍東兒進匕筯不時。手刃刺之。丁丑。大黃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五坊人四十户叛入烏古。癸巳。虞人沙刺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而死。夏四月乙巳。小黃室韋叛。雅里斯楚思等擊之。爲室韋所敗。遣使詰之。乙卯。以禿里代雅里斯。爲都統。以女古爲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撻馬尋吉里持詔招諭。五月壬申。尋吉里奏諭之不從。雅里斯以撻凜蘇。二群牧兵。追至柴河與戰。不利。甲申。庫古只。奏室韋長寅尼吉亡入敵烈。六月辛亥。俞魯古獻良馬。賜銀二十兩。以近侍忽刺比馬至先。以閑賜銀千兩。是月敵烈來降。秋七月甲戌。雅里斯奏烏古至河德濼。遣夷离菫畫里夷离畢常思擊之。丁丑。烏古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蕭幹討之。庚辰。雅里斯等與烏古戰不利。十月丁未。常思與烏古戰。敗之。十二月甲辰。以近侍喜哥私歸。殺其妻。丁未殺近侍隨魯駐蹕黑山平淀。　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被酒不受賀。甲申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乙酉。殺近侍白海及家僕杉福。押刺葛。樞密使門吏老古撻馬失魯。三月己巳。東幸。庚午。獲鴨。甲申。獲鵝。皆飲達旦。五月甲申。以歲旱。泛舟于池禱雨。不雨。捨舟立水中而禱。俄頃乃雨。六月丙申。以白海死非其罪。賜其家銀絹。秋七月壬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

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八月丁酉。漢遣使貢金器鎧甲。閏月乙丑。觀野鹿入馴鹿群。立馬飲至晡。九月庚子。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至壬子乃罷。己未。殺狼人褭里。十月庚辰。漢主有母喪。遣使賻弔。十二月甲子。幸酒人拔刺哥家。復幸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臈葛第。宴飲連日。賜金盂細錦及孕馬百疋。左右授官者甚衆。戊辰。漢遣使來貢。是冬。駐蹕黑山平淀。　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蕭幹。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巵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乙卯。夷离畢骨欲獻烏古俘。二月甲子。高勲奏宋將城益津關。請以偏師撓之。上從之。夏四月戊辰。殺鷹人敵魯。丙子。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群臣。五月辛卯。殺鹿人札葛。壬辰。北府宰相蕭海瓈薨。輟朝。罷重五宴。六月己未。支解雉人壽哥。念古。殺鹿人四十四人。是夏。駐蹕褭潭。秋八月辛酉。生日。以政事令阿不底病亟。不受賀。九月自丙戌朔。獵于黑山。赤山。至于月終。冬十月乙丑。殺酒人粹你。十一月辛卯。殺近侍廷壽。壬辰。殺豕人阿不札。曷魯。术里者。涅里括。庚子。司天臺奏月當食。不虧。上以爲祥。歡飲達旦。壬寅。殺鹿人唐果。直哥。撒刺。十二月辛未。手殺饔人海里。復臠之。是冬。駐蹕黑河平淀。　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宴于宮中。不受賀。己亥。觀燈于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群臣

亦市酒縱飲三夕。二月乙卯。幸五坊使霞實里家。宴飲達旦。三月甲申朔。如潢河。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爲鹿文。名曰鹿甒。貯酒以祭天。庚戌。殺鶻人胡特魯。近侍化葛。及監囚海里。仍剉海里之尸。夏四月癸丑。殺彘人抄里只。己巳。詔左右從獵。有材器幹局者。不次擢用。老耄者。增俸以休于家。五月丁亥。重五。以被酒不受賀。壬辰。獲鵝于述古水。野飲終夜。丁酉。與政事令蕭排押。南京留守高勲。太師昭古。劉承訓等。酣飲連日夜。己亥。殺鹿人頗德。臈哥。陶瑰。札不哥。蘇古涅。雛保。彌古特。敵荅等。六月丙辰。殺彘人屯奴。己未。爲殿前都點檢夷臈葛。置神帳。曲赦京畿囚。甲戌。撻烈。於鶻窠中得牝犬來進。是夏。清暑褭潭。秋七月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來告。遣使弔祭。九月戊午。殺詳穩八刺。拽刺痕篤等四人。乙丑。登小山祭天地。戊戌。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撻烈。豫爲之備。己亥。獵熊。以喚鹿人鋪姑。并掖庭户賜夷臘葛。甲辰。以夷臘葛兼政事令。仍以黑山東抹真之地數十里賜之。以女瓌爲近侍。女直詳穩憂隋。爲本部夷离菫。是秋。獵于西京諸山。冬十月辛亥朔。宋圍太原。詔撻烈爲兵馬總管。發諸道兵救之。十一月癸卯。冬至。被酒不受賀。十二月丁丑。殺酒人搭烈葛。是冬。駐蹕黑山東川。　十九年春正月己卯朔。宴宮中。不受賀。己丑

立春。被酒。命殿前都點檢夷臈葛代行擊土牛禮。甲午。與群臣爲葉格戲。戊戌。醉中驟加左右官。乙巳。詔太尉化哥曰。朕醉中處事有乖。無得曲從。酒解可覆奏。自立春飲至月終。不聽政。三月甲寅。漢劉繼元嗣立。遣使乞封冊。辛酉。遣韓知範冊爲皇帝。癸亥。殺前導末及益刺。剉其屍。棄之。甲子。漢遣使進白麃。己巳。如懷州。獵獲熊。歡飲方醉。馳還行宮。是夜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古等六人反。帝遇弒。年三十九。廟號穆宗。後附葬懷陵。重熙二十一年。謚曰孝安敬正皇帝。　贊曰。穆宗在位十八年。知女巫妖妄。見誅。諭臣下濫刑切諫。非不明也。而荒耽于酒。畋獵無厭。偵鵝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獲鴨甚歡。除鷹坊刺面之令。賞罰無章。朝政不親。而嗜殺不已。變起肘腋。宜哉。契丹志。穆宗諱璟。番名述律。後更名明。太宗之長子也。太宗攻石晉。入大梁。留帝侍述律太后。太宗於會同十一年四月崩於欒城。諸將畏述律太后殘虐。遂立世宗。世宗遇弒。諸將共迎帝即位。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帝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　辛亥應曆元年（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冬十月。遼遣蕭禹厥將奚。遼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自將兵

二萬攻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巡檢使王萬敢與都指揮使史彥超何徽共拒之周太祖自將由澤州路與王峻奪兵救之　十二月周王峻至晉遼兵與北漢兵夜遁　北漢土瘠民貧内供軍國外奉遼幣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衆　壬子應曆二年（周廣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六月遼幽州節度使蕭海真（世宗之妻弟）許以内附請降于周中國多事不果從　秋九月遼攻冀州爲周兵所拒　冬十月遼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本國亦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處之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　癸丑應曆三年（周廣順三年）春正月遼攻定州爲周將楊弘昭敗　夏六月遼張藏英降周　秋八月周太祖得風痺疾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於是築壇建太廟於大梁太祖事太廟纔及一室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終禮（晉王本姓柴氏幼從姑表太祖養以爲子）是夕宿南郊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寅應曆四年（周世宗榮立顯德元年）春正月朔周太祖祀圜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以晉王榮判内外兵馬事太祖疾篤榮王入侍屢戒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以紙衣斂以瓦棺壙中無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傜使以守視勿修下宮置宮人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苟或違吾不福汝是月太祖崩年五十一晉王榮立（是爲世宗）　二月北漢主聞周太祖崩喜甚遣使詣遼請兵遼遣武定節度使楊袞將萬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會遼師趣潞州節度使李筠領兵逆戰敗走　夏五月周帝自潞州趣晉陽至其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遼將楊袞奔歸帝怒其無功囚之使數千騎屯忻代之間周遣符彥卿擊之遼兵退保忻口彥卿等恃勇輕進爲遼兵所敗死傷甚衆彥卿引兵還晉陽　冬十一月北漢主旻殂子承鈞告哀于遼遼册命爲帝其事遼上表稱男遼賜詔謂之兒皇帝　乙卯應曆五年（周顯德二年）春二月朔日食　丙辰應曆六年（周顯德三年）　丁巳應曆七年（周顯德四年）冬十一月遼遣侍中崔勳將兵會北漢同攻周　北漢遣李存瓌將兵會之南侵潞州至其城下而還北漢主知遼不足恃而不敢遽與之絶贈送勳甚厚　戊午應曆八年（周顯德五年）夏五月朔日食　己未應曆九年（周顯德六年六月恭帝宗訓立）夏四月周帝自將攻遼　五月周將韓通領兵大至遼失瀛莫易涿雄霸六州其瓦橋關建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益津關建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皆遼之地也周帝

趣幽州有疾乃還　六月周帝立其子宗訓爲梁王（時年七歲）是月周帝崩年三十九謚曰世宗子梁王立　秋九月遼帝遣其舅使於南唐中國疑憚泰州團練使荆罕儒募刺客使殺之南唐夜宴遼使於清風驛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視之則失其首矣自是遼與唐絶　庚申應曆十年（宋趙太祖即位建隆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北邊奏遼與北漢連兵犯邊時宋趙太祖事周爲殿前檢點使周帝命領宿衛諸將禦之次陳橋驛諸將擁立太祖爲帝國號曰宋改元建隆奉周帝爲鄭王太后爲周太后遷居西京　夏五月朔日食　辛酉應曆十一年（宋建隆二年）夏四月朔日食　壬戌應曆十二年（宋建隆三年）　癸亥應曆十三年（宋太祖乾德改元）　甲子應曆十四年（宋乾德二年）　乙丑應曆十五年（宋乾德三年）春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丙寅應曆十六年（宋乾德四年）　丁卯應曆十七年（宋乾德五年）春三月五星聚奎　夏六月朔日食　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改元）秋七月北漢主劉承鈞寢疾召平章事郭無爲執繼恩（承鈞養）手付以後事繼恩嗣位謚承鈞爲孝和皇帝　九月北漢主繼恩自嗣位以來纔六十餘日爲郭無爲所弑弟繼元立（亦承鈞養子）改元廣運是月宋師入北漢境北漢上表于遼求援又遣將須軍扼團栢谷爲宋將李繼勳何繼筠等擊破之于銅鍋河北漢尋復入攻大掠晉絳二州之境　是時承會同之餘威中原多事藩鎮爭彊莫不求援於遼國以自存晉陽之北漢江南之李唐使車狎至饋遺絡繹遼帝以政昏兵弱不能應之　帝體氣卑弱惡見婦人居藩時述律太后欲爲納妃帝辭以疾即位後嬪御滿前並不一顧朝臣有言椒房虚位者皆拒而不納左右近侍房帷供奉率皆閹人性好遊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萬機事繁番漢諸臣共蒞之帝不以屑意如京東北有山曰黑山曰赤山曰大保山山水秀絶麋鹿成群四時遊獵不離此山瀛莫之失幽州急遞以聞帝曰三關本漢地今以還漢何失之有其神氣怠緩不恤國事如此逮至末年殘忍猜忌左右小有過愆至於親手刃之數年之間重足屏息人人虞禍嘗醉索食不得欲斬庖人掌膳者恐禍及因捧食以進挾刃弑帝於黑山下帝在位凡十九年謚曰天順皇帝廟號穆宗　論曰英膺騰風戎馬交馳而不足耽酣喝日禍敗淪胥而有餘太祖奮自遐陬虎視中原太宗偉度英資關河拱手一何壯也一再傳之後世宗以聲色覆於前穆宗以荒淫僨其緒介胄貔諸房帷囊端生於肘腋一何怯也本其驕心縱欲醉色遊畋敗亡之塗如出一手豈陰山異氣之所醞抱於英靈者至玆少歇歟不然何以若

斯其昏昏之國語解世宗穆宗紀 蠮林（上音帶地名即松林故地） 闕
撒殘（林里司官亦掌宮衛之禁者） 撻馬（扈從之官） 瀼兀（部分名） 葉
搭戲（宋錢債公家有業于揭搭之戲）

景宗

遼史景宗孝成康靖皇帝諱賢字賢寧小字明扆世宗皇帝第
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察割之亂帝甫四歲穆宗即位養永
興宮既長穆宗酗酒怠政帝一日與韓匡嗣語及時事耶律賢適止之帝
悟不復言應曆十九年二月戊辰入見穆宗曰吾兒已成人可付以政己
巳穆宗遇弑帝率飛龍使女里侍中蕭思溫南院樞密使高勳率甲騎千
人馳赴黎明至行在哭之慟群臣勸進遂即皇帝位於柩前百官上尊號
曰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右皮室詳穩蕭烏
里只宿衛不嚴斬之三月丙戌入上京以蕭思溫為北院樞密使太平王
罨撒葛亡入沙沱己丑夷离畢粘木袞以陰附罨撒葛伏誅癸巳罨撒葛
入朝甲午以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兼北府宰相己亥南院樞密使高勳封
秦王夏四月戊申朔進封太平王罨撒葛為齊王改封趙王喜隱為宋王
封隆先為平王稍為吳王道隱為蜀王必攝為越王敵烈為冀王宛為衛

王五月戊寅立貴妃蕭氏為皇后丙申朔射柳祈雨有司請以帝生日為
天清節從之壬寅漢遣李匪獨劉繼文李元素等來賀冬十月東幸裹潭
十一月甲辰朔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蹕鶴谷乙巳蕭思溫封魏王北院
大王屋質加于越　二年春正月丁未如潢河夏四月幸東京致奠于讓
國皇帝及世宗廟五月癸丑西幸乙卯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蕭思
溫六月還上京秋七月以右皮室詳穩賢適為北院樞密使九月辛丑得
國舅蕭海只及海里殺蕭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神覩于黃龍府十二月
庚午漢遣使來貢　三年春正月甲寅右夷离畢奚底遣人獻敵烈俘詔
賜有功將士庚申置登聞鼓院辛酉南京統軍使魏國公韓匡美封鄴王
二月癸酉東幸壬午遣鐸遏使阿薩蘭回鶻己丑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
月丁未以飛使女里為契丹行宮都部署夏四月丁卯世宗妃啜里及蒲
哥厭魅賜死己卯祠木葉山行再生禮丙戌至自東幸戊子蕭神覩伏誅
六月丙子漢遣使問起居自是繼月而至丁巳回鶻遣使來貢秋七月辛
丑以北院樞密使賢適為西北路招討使八月甲戌如秋山辛卯祭皇兄
吼墓追冊為皇太子謚莊聖九月乙巳賜傅父侍中達里迭太保楚補太
保婆兒保母回室押雅等戶口牛羊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撻馬部置

官掌之壬子幸歸化州甲寅如南京冬十月己巳以黑白羊祀神癸未漢
遣使來貢丙戌鼻骨德吐谷渾來貢十一月庚子臚朐河于越延尼里等
率戶四百五十來附乞隸宮籍詔留其戶分隸敦睦積慶永興三宮優賜
遣之十二月癸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丑皇子隆緒生是冬駐蹕金川
　四年春二月癸亥漢以皇子生遣使來賀閏月戊申齊王罨撒葛薨三
月庚申朔追冊為皇太叔夏四月庚寅朔追封蕭思溫為楚國王是夏駐
蹕冰井秋七月如雲州丁丑鼻骨來貢冬十月丁亥朔如南京十二月甲
午詔內外官上封事　五年春正月甲子惕隱休哥伐党項破之以俘獲之
數來上漢遣使來貢庚午御五鳳樓觀燈二月丁亥近侍實魯里誤觸神
纛法論死杖釋之壬辰越王必攝獻党項俘獲之數戊申以青牛白馬祭
天地辛亥幸新城三月乙卯朔復幸新城追封皇后祖胡母里為韓王贈
伯胡魯右兼政事令尼古只兼侍中夏四丙申白氣晝見五月癸亥于越
屋質薨輟朝三日辛未女直侵邊殺都監達里迭拽剌斡里魯驅掠邊民
牛馬己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六月庚寅女直宰相及夷离堇來朝丙申漢遣
人以宋事來告秋七月庚辰以保大軍節度使耶律斜里底為中臺省左
相是月駐蹕燕子城九月壬午鼻骨德部長曷魯撻覽來貢冬十月丁酉

如南京十一月辛亥朔始獲應曆逆黨近侍小哥花哥辛古等誅之十二
月戊戌漢將改元遣使稟命是月如歸化州　六年春正月癸未幸南京
三月宋遣使請和以涿州刺史耶律昌朮加侍中與宋議和夏四月宋王
喜隱坐謀反廢秋七月丁未朔閤門使酌古加檢校太尉兼御史大夫男海
里以告喜隱事遷授隴州防禦使庚申臘于平地松林冬十月乙亥朔還
上京十二月戊子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七
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壬寅望祠木葉山二月癸亥漢鴈門節度
使劉繼文來朝貢方物丙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壬午耶律速撒等
獻党項俘分賜群臣夏四月遣郎君朔思使宋己酉祠木葉山辛亥射柳
祈雨如頻蹕淀清暑五月丙戌祭神姑秋七月黃龍府衛將燕頗殺都監
張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討之九月敗燕頗於治河遣其弟安搏追
之燕頗走保兀惹城安搏乃還以餘黨千餘戶城通州是秋至自頻蹕淀
冬十月鈎魚土河　八年春正月癸酉宋遣使來聘二月壬寅諭史館學士
書皇后言亦稱朕暨予著為定式三月辛未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
及貧乏失職者振之夏六月以西南面招討使耶律斜軫為北院大王秋
七月丙寅朔寧王只沒妻安只伏誅只沒高勳等除名辛未宋遣使來賀

天清節八月癸卯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祝釐丁未如秋山己酉漢以宋事來告是月女直侵貴德州東境九月己巳謁懷陵辛未東京統軍使粲陵詳穩淵奏女直襲歸州五寨剽掠而去乙亥鼻骨德來貢壬午漢爲宋人所侵遣使求援命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敵烈赴之戊子漢以宋師壓境遣駙馬都尉盧俊來告冬十月辛丑漢以遼師退宋軍來謝十一月丙子宋主匡胤殂其弟炅自立遣使來告辛卯遣郎君王六撻馬涅木古等使宋弔慰十二月壬寅遣蕭只古馬哲賀宋即位丁未漢以宋軍復至掠其軍儲來告且乞賜糧爲助戊午詔南京復禮部貢院是月轄戛斯國遣使來貢。九年春正月丙寅女直遣使來貢二月庚子宋遣使致其先帝遺物甲寅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三月癸亥耶律沙敵烈獻援漢之役所獲宋俘戊辰詔以粟二十萬斛助漢五月庚午漢遣使來謝且以宋事來告己丑女直二十一人來請宰相夷离菫之職以次授之六月丙辰以宋王喜隱爲西南面招討使秋七月庚申朔回鶻遣使來貢甲子宋遣使來聘壬申漢以宋侵來告丙子遣使助漢戰馬八月漢遣使進葡萄酒冬十月甲子耶律沙以党項降酋可醜買友來見賜詔撫諭丁卯以可醜爲司徒買友爲太保各賜物遣之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乙酉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一月丁亥朔司天奏日當食不虧戊戌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索而還之癸卯祠木葉山乙巳遣太保迭烈割等使宋乙卯漢復遣使以宋事來告十二月戊辰獵于近郊以所獲祭天　十年春正月癸丑如長濼二月庚午阿薩蘭回鶻來貢三月庚寅祭顯陵夏四月丁卯西京己巳女直遣使來貢五月癸卯賜女里死遣人誅高勳等六月己未駐蹕沿柳湖秋七月庚戌享太祖廟九月癸未平王隆先子陳哥謀害其父車裂以徇是冬駐蹕金川　乾亨元年春正月乙酉遣撻馬長壽使宋問興師伐劉繼元之故丙申長壽還言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舊不然則戰二月丁卯漢以宋兵壓境遣使乞援詔南府宰相耶律沙爲都統冀王敵烈爲監軍赴之又命南院大王斜軫以所部從樞密副使抹只督之三月辛巳速撒遣人以別部化哥等降納之丙戌漢遣使謝撫諭軍民詔北院大王奚底乙室王撒合等以兵戍燕己丑漢復告宋兵入境詔左千牛衛大將軍韓倬大同軍節度使耶律善補以本路兵南援辛卯女直遣使來貢丁酉耶律沙等與宋戰於白馬嶺不利冀王敵烈及突呂不部節度使都敏黃皮室詳穩唐筈皆死之士卒死傷甚衆夏四月辛亥漢以行軍事宜來奏盧俊自代州馳狀告急辛酉敵烈來貢五月

己卯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劉繼文盧俊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亡甲子封劉繼文爲彭城郡王盧俊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宋主來侵丁卯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乙室王撒合擊之戰于沙河失利己巳宋主圍南京丁丑詔諭耶律沙及奚底討古等軍中事宜秋七月癸未沙等及宋兵戰于高梁河少卻休哥斜軫橫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竊乘驢車遁去甲申擊宋餘軍所殺甚衆獲兵仗器甲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辛丑耶律沙遣人上俘獲以權知南京留守事韓德讓權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學古知三司事劉弘皆能安人心捍城池並賜詔褒獎八月壬子阻卜惕隱曷魯夷离菫阿里覩等來朝乙丑耶律沙等獻俘丙寅以白馬之役責沙抹只復以走宋主功釋之奚底遇敵而退以劍背擊之撒合雖卻部伍不亂宥之冀王敵烈麾下先遁者斬之都監以下杖之壬申宴沙抹只等將校賜物有差九月己卯燕王韓匡嗣爲都統南府宰相耶律沙爲監軍惕隱休哥南院大王斜軫權奚王抹只等各率所部兵南伐仍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西兵分道以進冬十月乙丑韓匡嗣與宋兵戰于滿城敗績辛未太保矧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乙亥詔數韓匡嗣五罪赦之十一月戊寅宴賞休哥及有功將校乙未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上書諫畋獵嘉納之辛丑冬至赦改元乾亨十二月乙卯燕王韓匡嗣遙授晉昌軍節度使降封秦王壬戌蜀王道隱南京留守徙封荊王是冬駐蹕南京　二年春正月丙子朔封皇子隆緒爲梁王隆慶爲恒王丁亥以惕隱休哥爲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二月戊辰如清河三月丁亥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王六太尉化哥遣人獻党項俘閏月庚午有鶬飛止御帳獲以祭天夏四月庚辰祈雨戊子清暑燕子城五月雷火乾陵松六月己亥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秋七月戊午王六等獻党項俘八月戊戌東幸冬十月辛未朔命巫者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伐祭旗鼓癸未次南京丁亥獲敵人射鬼箭庚寅次固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己亥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朔宋兵夜襲營突呂不部節度使蕭幹及四捷軍詳穩耶律痕德戰却之壬寅休哥敗宋兵於瓦橋東守將張師引兵出戰休哥奮擊敗之戊申宋兵陣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己酉宋兵復來擊之殆盡丙辰班師乙丑還次南京十二月庚午朔休哥拜于越大饗軍士　三年春二月丙子東幸己丑復幸南京三月乙卯皇子韓八卒辛酉葬潢土二河之間置永州以奉王韓匡嗣爲西南面招討使五月丙午上京漢軍亂劫立喜隱不克僞立其

于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秋七月甲子留禮壽伏誅冬十月如蒲瑰坡十一月辛亥加除室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月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為武定軍節度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為南院樞密使　四年春正月己亥如華林天柱三月乙未清明與諸王大臣校射宴飲夏四月自將南伐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為伏兵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詔以失備杖之五月班師清暑燕子城秋七月壬辰遣使賜喜隱死八月如西京九月庚子幸雲州甲辰獵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統和元年正月壬戌上尊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重熙二十一年加謚孝成康靖皇帝　贊曰遼興六十餘年神冊會同之間日不暇給天祿應曆之君不令其終保寧而來人人望治以景宗之資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為也而竭國之力以助河東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一取償於宋得不償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用沙門昭敏以左道亂德寵以侍中不亦惑乎　契丹志景帝諱明記更名賢世宗元欽子也穆宗先為帳下所弒諸將迎立帝即位號天贊以上樞密使知政事令高勳守政事令封秦王侍中蕭守興為尚書令封魏王每

朝必命坐議國事納蕭守興女燕燕為皇后　先是火神淀弒逆之時述軋之害世宗併及於后復求帝殺之帝時年九歲御廚尚食劉解里以氈束之藏于積薪中由是得免及即位嬰風疾多不視朝改元保寧　戊辰保寧元年（宋太祖開寶元年）遼大赦境內刑賞政事用兵追討皆皇后決之帝卧床榻間拱手而已　己巳保寧二年（宋開寶二年）春二月宋太祖命曹彬等伐北漢　夏四月遼分道救北漢為宋何筠敗于陽曲又為韓重贇擊破其衆于定州境　庚午保寧三年（宋開寶三年）夏四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騎六萬攻定州宋太祖命田欽祚領兵三千戰于蒲城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祚得免夜入保遂城遼兵圍之數日欽祚度城中粮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而出　辛未保寧四年（宋開寶四年）冬十月朔日食　壬申保寧五年（宋開寶五年）秋九月朔日食　癸酉保寧六年（宋開寶六年）春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謚曰恭帝　甲戌乾亨元年（宋開寶七年）春二月朔日食　冬十一月遼邊臣貽宋雄州守孫全興書請和全興以聞于宋太祖許之　乙亥乾亨二年（宋開寶八年）春三月遼遣使聘宋　夏六月彗出柳長三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興鬼距出營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滅　秋七月朔日食　宋初遣使通遼　丙

子乾亨三年（宋開寶九年太宗即位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冬十月宋太祖崩年五十在位十七年皇弟晉王即帝位（是為太宗）　丁丑乾亨四年（宋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宋葬太祖於永昌陵　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敵等往宋助葬宋太宗尋遣起居舍人辛仲甫使遼右贊善大夫穆波副之時宋朝將用兵伐北漢實倚遼為援仲甫還留境上未敢進宋詔趣行既至帝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帝頗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帝知其事節不可奪厚禮遣還　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寅乾亨五年（宋太平興國三年）　己卯乾亨六年（宋太平興國四年）春二月宋太宗親征北漢　三月遼以數萬騎援之戰于石嶺關之南為宋郭進敗　夏四月北漢主劉繼元降宋盡廣運十三年　六月宋詔親征發鎮州涿州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宋　秋七月太宗至幽州攻城踰旬不下士卒疲頓轉輸回遠又恐遼救兵至遂退師　先是宋師自并幸幽乘其無備帝方獵急歸牙帳議弃幽薊以兵守松亭北岸口而已時耶律遜寧號于越呼為舍利郎君（北朝但近無職事者呼為之）請兵十萬救幽州並西西山薄幽陵入夜持兩炬朝舉兩旗選精騎三萬夜從他道自宋軍南席卷

而北　遼兵先守幽州者皆脫兵筋辛見宋師之盛望風而遁又為宋師所邀進退無計反為堅守至是于越救至宋遂退師或勸于越襲其後于越曰吾命救幽薊今得之矣遂不復追　宋太宗欲北侵遣詔渤海王發兵相應然渤海畏遼竟無至者遣使如渤海責問　秋九月遼攻鎮州為宋趙延進敗　庚辰乾亨七年（宋太平興國五年）冬十一月帝發兵萬餘衆進攻關南宋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將兵禦之遼師失利　十二月宋太宗親征至大名遼師遂班師　辛巳乾亨八年（宋太平興國六年）遼大赦　帝性仁懦雅好音律喜醫術伶倫針灸之輩授以節越使相者三十餘人自幼得疾沉痾連年四時遊獵間循故典體憊不能親蹕馬令節大朝會鬱鬱無歡或不視朝者有之耽于酒色暮年不少休燕燕皇后（蕭守興女）以女主臨朝國事一決於其手大誅罰大征討蕃漢諸臣集衆共議皇后裁決報知于帝而已易定幽燕間兩大戰烽書旁午國內惶惶帝嬰疾不能親駕基業少衰焉　秋九月朔日食　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平興國七年）春三月朔日食　夏五月遼分三道入宋為其邊將所敗　冬十二月朔日食　是歲帝崩謚孝成皇帝廟號景宗　論曰景宗疾在持齡中遺多難高秋搖落理之自然政非己出不免牝雞之伺祭則寡人聽命

撖塗之寺其得虛尊而擁號章矣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四十九

十三蕭

遼

聖宗

遼史聖宗文武大孝宣皇帝諱隆緒小字文殊奴景宗皇帝長子母曰睿智皇后蕭氏帝幼喜書翰十歲能詩既長精射法曉音律好繪畫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壬子景宗崩癸丑即皇帝位於柩前時年十二皇后奉遺詔攝政詔諭諸道冬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群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于越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乙丑如顯州十一月甲午置乾州十二月戊午朔耶律速撒討阻卜辛酉南京留守荊王道隱奏宋遣使獻犀帶請和詔以無書却之甲子捷剌千乃方十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辛未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薨癸酉奉大行皇帝梓宮于菆塗殿庚辰省置中臺省官 統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大行在殯不受朝乙丑奉遺詔召先帝庶兄質睦于菆塗殿前復封寧王加宰相室昉宣徽使普領等恩丙寅荊王道隱有疾詔遣使存問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視疾戊辰以烏隈烏骨里部節度使耶律章瓦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甲戌荊王道隱薨輟朝三日追封晉王遣使撫慰其家丙子以于越休哥為南京留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綬總邊事渤海撻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殉葬詔不許賜物以旌之戊寅遣使賜于越休哥及奚王籌寧統軍使頗德等湯藥命懸驀持送休哥下車幰以諭燕民辛巳速撒獻阻卜俘壬午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留守于越休哥撓之勿令就功趙妃及公主胡骨典奚王籌寧宰相安寧北大王普奴寧惕隱屈烈吳王稍寧王只沒與橫帳國舅契丹漢官等並進助山陵費癸未睿國公主率內外命婦進物如之甲申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乙酉以速撒破阻卜下詔褒美仍諭與大漢討党項諸部丁亥樞密使兼政事令室昉以年老請解兼職詔不允二月戊子朔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衆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己丑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及宋主將如臺山詔休哥嚴為之備甲午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以近幸朗掌飲伶人撻魯為殉上與皇太后因為書附上大行丙申皇太后詣陵置奠命繪近臣於御容殿賜山陵工人物有差庚子以先帝遺物賜

皇族及近臣。辛丑。南京統軍使耶律善補。奏宋邊七十餘村來附。詔撫存之。乙巳。以御容殿為玉殿。酒谷為聖谷。速撒奏討党項捷。遣使慰勞。戊申。以惕隱化哥為北院大王。解領為南府宰相。辛亥。幸聖山。遂謁三陵。甲寅。以皇女長壽公主下嫁國舅宰相蕭婆項之子吳留。三月戊午。天德軍節度使頹剌父子戰歿。以其弟涅離襲爵。己未。次獨山。遣使賞西南面有功將士。辛酉。以大父帳太尉耶律曷魯寧為惕隱。甲子。駐蹕遼河之平淀。辛巳。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為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壬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夏四月丙戌朔。幸東京。以樞密副使耶律末只兼侍中。為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詔賜物命婦寡居者。丙申。南幸。辛丑。謁三陵。以東京所進物分賜陵寢官吏。復詔賜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劍。不用命者得專殺。壬寅。至享于凝神殿。癸卯。謁乾陵。乙巳。遣人以酒脯祭平章耶律河陽墓。庚戌。幸夫人烏骨里第。謁太祖御容。禮畢。幸公主胡古典第。飲。賜與甚厚。壬子。大臣以太后預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冊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遂如徽州。以耶律慶朗為信州節度使。五月丙辰朔。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

父母家行禮。而齊國公主及命婦群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耆年物有差。壬戌。西南路招討請益兵討西突厥諸部。詔北王府耶律蒲奴寧以敵畢迭烈二部兵赴之。癸亥。以于越休哥在南院過用吏人。詔南大王毋相循襲。庚午。耶律善補招亡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辛未。次永州。祭王子藥師奴墓。乙亥。詔近臣議皇太后上尊號冊禮。樞密使韓德讓以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之。丙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幸木葉山。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近遣拽剌跋剌哥諭党項諸部。來者甚衆。下詔褒美。六月乙酉朔。詔有司冊皇太后日。給三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西南路招討使奏党項酋長執夷离堇子隈引等。乞內附。詔撫納之。仍察其誠偽。謹邊備。丙戌。還上京。乙丑。有司奏同政事門下平章事駙馬都尉盧俊與公主不協。詔離之。遂出俊為興國軍節度使。辛卯。有事于太廟。甲午。上率群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丁未。覃恩中外。文武官各進爵一級。以樞密副使耶律斜軫守司徒。秋七月甲寅朔。皇太后聽政。乙卯。上親錄囚。王子司徒妻國生稱疾不赴山陵。笞二十。辛酉。行再生禮。癸酉。臨潢尹袁裦進飲饌。上與諸王分朋擊鞠。丙子。韓德威遣詳穩轄馬上破党項俘獲數。并送

夷离堇之子來獻。辛巳。賞西南面有功將士。八月戊子。上西巡。己丑。謁祖陵。辛卯。皇太后祭楚國王蕭思溫墓。癸巳。上與皇太后謁懷陵。遂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己亥。獵赤山。遣使薦熊肪鹿脯于乾陵之凝神殿。以政事令孫楨無子。詔國舅小翁帳郎君桃隈為之後。乙巳。詔于越休哥提點元城。壬子。韓德威表請伐党項之復叛者。詔許之。仍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九月癸丑朔。以東京平州旱蝗。詔振之。乙卯。謁永興長寧敦睦三宮。丙辰。南京留守奏秋霖害稼。請權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從之。庚申。謁宣簡皇帝廟。辛酉。幸祖州。謁祖陵。壬戌。還上京。辛未。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千齡節。從之。皇太后言故于越屋只有傳導功。宜錄其子孫。遂命其子洋渙為林牙。丙子。如老翁川。冬十月癸未朔。司天奏老人星見。戊子。以公主淑哥下嫁國舅詳穩照姑。癸巳。速撒奏敵烈部及叛蕃來降。悉復故地。乙未。以燕京留守于越休哥言。每歲諸節度使貢獻。如契丹官例。止進鞍馬。從之。丁酉。以吳王稍為上京留守。行臨潢尹事。上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丙午。命宣徽使兼侍中蒲領。林牙肯德等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十一月壬子朔。觀漁捷馬濼。癸丑。應州奏獲宋諜者。言宋除道五臺山。將入靈丘界。詔諜者及居停人

並磔于市。庚辰。上與皇太后祭乾陵。下詔諭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諸道節度使判官。諸軍事判官。錄事參軍等。當執公方。毋得阿順。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求。毋或畏徇。恒加采聽。以為殿最。民間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于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閭。十二月壬子朔。謁凝神殿。遣使分祭諸陵。賜守殿官屬酒。是日幸顯州。丁亥。以顯州歲貢綾錦。分賜左右。甲午。東幸。己亥。皇太后觀漁于玉盆灣。辛丑。觀漁于瀋澗。甲辰。勑諸刑辟已結正決遣而有寃者。聽詣臺訴。是夕。然萬魚燈于雙溪。戊申。千齡節。祭日月。禮畢。百僚稱賀。　二年春。正月甲子。如長濼。二月癸巳。國舅帳彰德軍節度使蕭撻覽來朝。甲午。賜將軍耶律勃不春衣束帶。丙申。東路行軍宣徽使蕭蒲寧奏討女直捷。遣使執手獎諭。庚子。朝皇太后。太后因從觀獵于饒樂川。乙巳。五國烏隈于厥節度使耶律隗洼。以所轄諸部難治。乞賜詔給劍便宜行事。從之。丙午。上與諸王大臣較射。丁未。韓德威以征党項迴。遂襲河東。獻所俘。賜詔褒美。三月乙卯。劃離部請今後詳穩止從本部選授為宜。上曰。諸部官惟在得人。豈得定以所部為限。不允。贈故同平章事趙延煦兼侍中。夏四月丁亥。宣徽使同平章事耶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直捷。授普寧兼政

事令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庚寅皇太后臨決滯獄辛卯祭風伯壬辰以宣徽南院使劉承規為承德軍節度使崇德宮都部署保義軍節度使張德筠為宣徽北院使五月乙卯祠木葉山丁丑駐蹕沿柳湖六月己卯朔皇太后決獄至月終秋七月癸丑皇太后行再生禮八月辛卯東京留守兼侍中耶律末只奏女直术不直賽里等八族乞舉衆內附詔納之九月戊申朔駐蹕土河辛未以景宗忌日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飯僧冬十月丁丑朔以歸化州刺史耶律普寧為彰德軍節度使右武衛大將軍韓偉為彰國軍節度使兼侍衛親軍兵馬都指揮使冬十一月壬子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鄭嘏為儒州刺史是月達撒等討阻卜殺其酋長捷刺干十二月辛丑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為宣政殿學士耶律頗德南京統軍使耶律瑤昇大內惕隱大仁靖東京中臺省右平章事三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長濼丁巳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為尚書禮部侍郎知制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誥牛藏用並政事舍人二月丙子朔以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三月乙巳朔樞密奏契丹諸役戶多困乏請以富戶代之上因閱諸部籍涅剌烏隈二部戶少而役重并量免之夏四月乙亥朔祠木葉山壬午以鳳州刺史趙匡符為保靜軍節度使癸未以左監門衛大將軍王庭勗為奉先軍節度使彰武軍節度使韓德疑為崇義軍節度使五月壬子還上京癸酉以國舅蕭道寧同平章事知瀋州軍州事六月甲戌如栢坡皇太后親決滯獄乙亥以歸義軍節度使王希巖為興國軍節度使秋七月甲辰朔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甲寅東京甲子遣郎君班襃賜秦王韓匡嗣葬物丙寅駐蹕土河以暴漲命造船橋明日乘步輦出聽政老人星見丁卯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征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為昭德軍節度使武定軍節度使守司空兼政事令郭襲為天平軍節度使大同軍節度使守太子太師兼政事令劉廷構為義成軍節度使贈尚父秦王韓匡嗣尚書令八月癸酉朔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斜軫為都統駙馬都尉蕭懇德為監軍以兵討女直丁丑次槀城庚辰至顯州謁凝神殿辛巳幸乾州觀新宮癸未謁乾陵甲申命南北面臣僚分巡山陵林木及令乾顯二州上所部里杜之數丙戌北皮室詳穩進勇敢士七人戊子故南院大王諧領乙里娩妻蕭氏奏夫死不能葬詔有司助之庚寅東征都統所奏路尚陷濘未可進討詔俟澤涸濼今癸巳皇太后謁顯陵庚子謁乾陵辛丑西幸閏九月癸酉命邢抱朴勾檢顯陵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辛巳詔諭東征將帥乘水涸進討丙申女直宰相术不里來貢戊戌駐蹕東古山己亥速撒奏术不姑諸部至近淀夷离菫易魯姑請行俘掠上曰諸部於國無惡何故俘掠徙生事耳不允冬十一月甲戌詔吳王稍領秦王韓匡嗣葬祭事丁丑詔以東北路兵馬監軍妻婆底里存撫邊民戊寅賜公主胡骨典葬夫金帛工匠辛卯以韓德讓兼政事令癸巳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丙申東征女直都統蕭闥覽菩薩奴以行軍所經地里物產來上

四年春正月甲戌觀漁土河林林牙耶律謀魯姑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上東征俘獲賜詔獎諭丙子樞密使耶律斜軫林牙勤德等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邑物己卯朝皇太后決滯訟壬午樞密使斜軫林牙勤德謀魯姑節度使闥覽統軍使室羅侍中抹只奚王府監軍迪烈與安吉等克女直還軍遣近侍泥里吉詔旌其功仍執手撫諭賜酒果勞之甲午幸長濼二月壬寅以四番都統軍李繼忠為檢校司徒上柱國癸卯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為定難軍節度使銀夏綏宥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都督夏州諸軍事西蕃酋帥尾泥乙移為保大軍節度使鄜坊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甲寅耶律斜軫蕭闥覽謀魯姑等族帥來朝行飲至之禮賞賚有差丙寅行次梟里井三月甲戌于越休哥奏宋遣曹彬崔彥進米信由雄州道田重進飛狐道潘美楊繼業鴈門道來侵岐溝涿州固安新城皆陷詔宣徽使蒲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分遣使者徵諸部兵益休哥以擊之復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進賜劒專殺乙亥以親征告陵廟山川丙子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于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仗甚衆庚辰寰州刺史趙彥章以城叛附于宋辛巳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朔州叛附于宋時上與皇太后駐兵駝羅口詔趣東征兵馬以為應援壬午詔林牙勤德以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宋仍報平州節度使迪里姑若勤德未至遣人趣行馬乏則括民馬鎧甲闕則取於顯州之甲坊癸未遼軍與宋田重進戰于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贇馬軍指揮使何萬通陷焉丁亥以北院樞密使耶律斜軫為山西兵馬都統以北院宣徽使蒲領為南征都統以副于越休哥彰國軍節度使艾正觀察判官宋雄以應州叛附于宋庚寅遣飛龍使亞剌文班吏亞達哥閱馬以給先發諸軍詔駙馬都尉蕭繼遠領之辛卯武定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鄄州防禦使呂行德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以飛狐叛附于宋癸巳賜林牙謀魯姑旗鼓四劒一率禁軍之驍銳者南助休哥丙申步軍都

指揮使撻超。以靈丘叛附于宋。詔遣使賜樞密使斜軫密旨。及彰國軍節度使杓窊印。以趣征討。夏四月己亥朔。次南京北郊。庚子。惕隱瑤升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以捷報。辛丑。宋潘美陷雲州。壬寅。遣抹只。謀魯姑。勤德等。領偏師以助休哥。仍賜旗鼓杓窊印撫諭將校。癸卯。休哥復以捷報。上以酒脯祭天地。率群臣賀于皇太后。詔勤德還軍。丙午。頗德上所獲鎧仗數。戊申。監軍宣徽使蒲領。奏敵軍引退。而奚王籌寧。北大王蒲奴寧。統軍使頗德等。以兵追躡。皆勝之。遣敞史勤德。持詔褒美。及詔侍中抹只統諸軍赴行在所。頻不部節度使和盧覩。黃皮室詳穩解里等。各上所獲兵甲。又詔兩部突騎。赴蔚州以助闘覽。橫帳郎君老君奴率諸郎君。巡徼居庸之北。將軍化哥統平州兵馬。橫帳郎君奴哥。爲黃皮室都監。郎君謁里。爲北府都監。各以步兵赴蔚州以助斜軫。庚戌。以斜軫爲諸路兵馬都統。闘覽兵馬副部署。迪子都監。以代善補韓德威。癸丑。以艾正。趙希贊。及應州朔州節度副使奚軍小校隘離轄。渤海小校貫海等。叛入于宋。籍其家屬分賜有功將校。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于越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甲寅。詔于越休哥。奚王籌寧。宣徽使蒲領。南北二王等。嚴備水道。無使敵兵得潛至涿州。乙卯。休哥等敗宋

軍。獻所獲器甲貨財。賜詔褒美。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節度使蕭啜里。執監城使銅州節度使耿紹忠。以城叛。附于宋。丙辰。復涿州。告天地。戊午。上次沙姑河之北淀。召林牙勤德。議軍事。諸將校各以所俘獲來上。奚王籌寧。南北二王。率所部將校來朝。以近侍粘米里所進自落鵠。祭天地。己未。休哥蒲領來朝。詔三司給軍前夏衣布。庚申。上朝皇太后。辛酉。大軍次固安。壬戌。圍固安城。統軍使頗德先登。城遂破。大縱俘獲。居民先被俘者。命以官物贖之。甲子。賞攻城將士有差。五月庚午。遼師與曹彬米信戰于岐溝關。大敗之。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衆奔高陽。又爲遼師衝擊。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輓漕數萬人。匿岐溝空城中。圍之。壬申。以皇太后生辰。縱還。癸酉。班師。還次新城。休哥蒲領。奏宋兵奔逃者。皆殺之。甲戌。以軍捷。遣使分諭諸路京鎮。丁丑。詔諸將校論功行賞。無有不實。己卯。次固安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庚辰。以所俘宋人射鬼箭。詔遣詳穩排亞。率弘義宮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軍。赴應朔二州界。與惕隱瑤升。招討韓德威等。同禦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辛巳。以瑤升軍赴山西。壬午。還次南京。癸未。休哥籌寧蒲奴寧進俘獲。斜軫遣判官蒲姑奏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賜蒲姑酒及銀器。丙戌。御元

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哥爲宋國王。加蒲領籌寧蒲奴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丁亥。發南京。詔休哥備器甲儲粟。秋大舉南征。戊子。斜軫奏宋軍復圍蔚州。擊破之。詔以兵授瑤升韓德威等。壬辰。以宋兵至平州。瑤升韓德威不盡追殺降。詔詰責。仍諭據城未降者必盡掩殺。無使遁逃。癸巳。以軍前降卒。分賜扈從。乙未。賞頗德諸將校士卒。六月戊戌朔。詔韓德威赴闕。加統軍使頗德檢校太師。甲辰。詔南京留守休哥。遣徼手西助斜軫。乙巳。以夷离畢姪里古部。送輜重行宮。暑行日五十里。人馬疲之。遣使讓之。丁未。度居庸關。壬子。南京留守奏百姓歲輸三司鹽鐵錢。折絹不如直。詔增之。甲寅。斜軫奏復寰州。乙卯。皇太妃諸王公主。迎上嶺表。設御幄道傍。置景宗御容。率從臣進酒陳俘獲于前。遂大宴。戊午。幸涼陘。以所俘分賜皇族及乳母。己未。聞所遣宣諭回鶻覈列哥。國度里亞里等。爲朮不姑邀留。詔速撒賜朮不姑貨幣。諭以朝廷來遠之意。使者由是乃得行。癸亥。以節度使韓毗哥。翰林學士邢抱朴等。充雲州宣諭招撫使。丙寅。以太尉王八所俘生口。分賜趙妃。及于越迪輦乙里婉。秋七月丙子。樞密使斜軫遣侍御涅里底斡勤哥。奏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及上所獲將校印綬誥勅。賜涅里底等酒及銀器。辛巳。以捷告天地。以宋歸命者二百四十人

分賜從臣。又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辛卯。斜軫奏大軍至蔚州。營于州左。得諜報敵兵且至。乃設伏以待。敵至。縱兵逆擊。追奔逐北。至飛狐口。遂乘勝鼓行而西。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宋將楊繼業初以驍勇自負。號楊無敵。北據雲朔數州。至是引兵南出朔州三十里。至狼牙村。惡其名不進。左右固請乃行。遇斜軫。伏四起。中流矢。墮馬被擒。瘡發不食三日死。遂函其首以獻。詔詳穩轄麥室傳其首于越休哥。以示諸軍。仍以朔州之捷。宣諭南京平州將吏。自是宋守雲應諸州者。聞繼業死。皆棄城遁。八月丁酉。置先離闥覽官六員。領于骨里。女直迪烈于等諸部人之隸宮籍者。以北大王蒲奴寧爲山後五州都管。乙巳。韓德讓奏宋兵所掠州郡。其逃民禾稼。宜募人收獲。以其半給收者。從之。乙卯。斜軫還自軍。獻俘。己未。用室昉韓德讓言。復山西今年租賦。詔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乙室帳宰相安寧以功過相當。追告身一通。諦居部節度使佛奴笞五十。惕隱瑤升拽剌剌烈。朔州節度使慎思。應州節度使骨只。雲州節度使化哥。軍校李元迪。蔚州節度使佛留。都監崔其。劉繼琛。皆以聞敵逃遁。奪官。歘烈仍配隸本貫。領國舅軍王六。笞五十。壬戌。以斜軫所部將校前破女直。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斜軫守太保。九月丙寅

朔皇太妃以上納后進衣物馳馬以助會親頒賜甲戌次黑河以重九登高于高水南阜祭天賜從臣命婦菊花酒丁丑次河陽北戊寅內外命婦進會親禮物辛巳納皇后蕭氏丙戌次儒州以大軍將南征詔遣皮室詳穩乞的郎君拽剌先赴本軍繕甲兵己丑召北大王蒲奴寧赴行在所甲午皇太后行再生禮冬十月丙申朔党項阻卜遣使來貢丁酉皇太后復行再生禮為帝祭神祈福己亥以乙室王帳郎君吳留為御史大夫政事令室昉奏山西四川自宋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乙巳下有司禁止命新州節度使蒲打里選人分道巡檢北大王帳郎君曷葛只里言本府王蒲奴寧十七罪詔橫帳太保戩國底鞫之蒲奴寧伏其罪十一笞二十釋之曷葛只里亦伏誣告六事命詳酌罪之知事勤德連坐杖一百免官甲辰出居庸關乙巳詔諸京鎮相次軍行諸細務權俾理問庚戌分遣拽剌㳂邊偵候辛亥命皇族盧帳駐東京延芳淀壬子詔以勑牓付于越休哥以南征諭拒馬河南六州乙卯幸南京戊午以南院大王留寧言復南院部民今年租賦壬戌以銀鼠青鼠及諸物賜京官僧道耆老甲子上與大臣分朋擊鞠十一月丙寅朔党項來貢庚午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壬申以古北松亭榆關征稅不法致阻商旅遣使鞫之女直請以兵從征許之癸酉御正殿大勞南征將校丙子南伐次狄底堝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丁丑以休哥為先鋒都統戊寅日南至上率從臣進酒景宗御容辛巳詔以北大王蒲奴寧居奉聖州山西五州公事並聽與節度使蒲打里共裁決之癸未祭日月為駙馬都尉勤德祈福乙酉置諸部監勒所部各守營伍毋相錯雜丙戌遣謀曹姑蕭繼遠㳂邊巡徼以所獲宋卒射鬼箭丁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辛卯次白佛塔川獲自落訓狝以為吉徵祭天地詔駙馬都尉蕭繼遠林牙謀曹姑太尉王八等固守封疆毋漏間諜軍中無故不得馳馬仍縱諸軍殘南境桑果壬辰至唐興縣時宋軍屯滹沱橋北選將亂射之橋不能守進焚其橋癸巳涉沙河休哥來議事北皮室詳穩排亞獻所獲宋諜二人上賜衣物令還招諭泰州褚特部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與宋戰于泰州不利甲午祭麃鹿神以盧補古臨陣逃遁奪告身一通其判官都監各杖之郎君拽剌雙骨里遇宋先鋒於望都擒其士卒九人獲甲馬十一賜酒及銀器乙未以盧補古等罪詔諭諸軍以御盞郎君化哥權褚特部節度使橫帳郎君佛留為都監代盧補古權領國舅軍挑畏請二校領散卒詔以郎君世音頒德等充命彰德軍節度使蕭闥覽將軍迪子略地東路詔休哥排亞等議軍事十二月己亥休哥敗宋

軍於望都遣人獻俘壬寅營于滹沱北詔休哥以騎兵絕宋兵毋令入邢州命大師王六謹偵候癸卯小校曷主遇宋輜重引兵殺獲甚衆并焚其芻粟甲辰詔南大王與休哥合勢進討宰相安寧領迪离部及三糺軍殿上率大軍與宋將劉廷讓李敬源戰于莫州敗之乙巳擒宋將賀令圖楊重進等國舅詳穩撻烈哥宮使蕭打里死之丙午詔休哥以下入內殿賜酒勞之丁未築京觀復以南京禁軍擊揚團城守將以城降詔禁侵掠己酉營神榆村詔上揚團城粟麥兵甲之數辛亥以黑白二羊祭天地癸丑拔馮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邢州降丁巳拔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李繼遷引五百騎款塞願婚大國永作藩輔詔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之女汀封義成公主下嫁賜馬三千疋　五年春正月乙丑破束城縣縱兵大掠丁卯次文安遣人諭降不聽遂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幼戊寅上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壬辰如華林天柱二月甲午朔至自天柱三月癸亥朔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臣歡宴累日丁丑以諦居部下拽剌解里偵候有功命入御盞郎君班祗候夏四月癸巳朔幸南京丁酉上率百僚冊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禮畢群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戊戌詔有司條上勳舊等第加恩癸丑清暑水井六月壬辰召大臣決庶政丙申以耶律蘇為逐郡刺史秋七月戊辰涅剌部節度使撒葛里有惠政民請留從之是月獵平地松林九月丙戌幸南京是冬止馬　六年春正月庚申如華林天柱二月丁未奚王籌寧殺無罪人李浩所司議貴請貸其罪令出錢贍浩家從之甲寅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京致仕己未休哥奏宋事宜上親覽之丙寅以司天趙宗德齋春王守平邵棋閻梅從征四載言天象數有徵賜物有差三月癸未李繼遷遣使來貢夏四月乙未幸南京丁酉胡里室橫突韓德讓墮馬皇太后怒殺之戊戌幸宋國王休哥第五月癸亥南府宰相耶律沙薨閏月丙戌朔奉聖州言太祖所建金鈴閣壞乞加修繕詔以南征恐重勞百姓待軍還治之壬寅阿薩蘭回鶻來貢甲寅烏隈于厥部以歲貢貂鼠青鼠皮非土產皆於他處貿易以獻乞改貢詔自今止進牛馬六月癸亥党項太保阿剌怛來朝貢方物乙丑諭諸道兵馬備南征攻城器具乙酉奚离董阿魯勃送沙州節度使曹恭順還授于越秋七月丙戌觀市己亥遣南面招討使韓德威討河湟諸蕃違命者賜休哥排亞部諸軍戰馬己酉駐蹕于落河壬子加韓德威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東京留守兼侍中漆水郡王耶律抹只為

大同軍節度使癸丑排亞請增置涿州驛傳丙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八月戊午休哥與排亞襲里曷從主將至易州遇宋兵殺其指揮使而還庚申幸黎園溫湯癸亥以將伐宋遣使祭木葉山丁丑瀕海女直遣使速魯里來朝西北路管押詳穩速撒哥以伐折立助里二部上所俘獲東路林牙蕭勤德及統軍石老以擊敗女直兵獻俘大同軍節度使耶律抹只奏今歲霜旱乏食乞增價折粟以利貧民詔從之濱海女直遣廝魯里來修土貢丙申化哥與术不姑春古里來貢休哥遣詳穩意德里獻所獲宋諜者丁酉皇太后幸韓德威帳厚加賞賚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九月戊戌幸南京乙亥有事于太宗皇帝廟以唐元德爲奉陵軍節度使癸卯祭旗鼓南伐庚戌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聽乙卯縱兵四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撫諭其衆駙馬蕭勤德太師闥覽皆中流矢勤德載帝車中以歸聞宋軍退遣斜軫排亞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攻沙堆驛破之己巳以黑白羊祭天地庚午以宋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壬申行軍參謀宣政殿學士馬得臣言諭降宋軍恐終不爲用請並放還詔不允丙子善寧奏破狼山捷辛巳復奏敗宋兵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宋定州守將李興以兵來拒休哥擊敗之追奔五六里十一月甲申上以將攻長城口

詔諸軍備攻具庚寅駐長城口督大軍四面進攻士潰圍委城遁斜軫招之不降上與韓德讓邀擊之殺獲殆盡獲者分隸燕軍辛卯攻滿城圍之甲午拔其城軍士開北門遁上使諭其將領乃率衆降戊戌攻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砦丁未宋軍千人出益津關國舅郎君桃委詳穩十哥擊走之殺副將一人己酉休哥獻黃皮室詳穩徇地莫州所獲馬千匹士卒二十人命賜降者衣帶使隸燕京辛亥西路又送降卒二百餘人給寒者裘衣以馬得臣權宣徽院事十二月甲寅朔賜皮室詳穩乞得充骨里戰馬橫帳郎君達打里刼掠命杖之丙辰畋于沙河休哥獻奚詳穩耶魯所獲宋諜丁己遣北宰相蕭繼遠等往晛安平侍衛馬軍司奏攻祁州新樂都頭劉贇等三十八有功乞加恩賞是月大軍駐宋境是歲詔開貢舉放高舉一人及第　七年春正月癸未朔班師戊子宋鷄壁砦守將郭榮率衆來降詔屯南京庚寅次長城口三卒出營刼掠笞以徇衆以所獲物分賜左右壬辰李繼遷與兄繼捧有怨乞與通好上知其非誠不許癸巳諭諸軍趣易州己亥禁部從伐民桑梓癸卯攻易州宋兵出遂城來援遣鐵林軍擊之擒其指揮使五人甲辰大軍齊進破易州降刺史劉墀守陴士卒南遁上帥師邀之無敢出者即以馬贇爲刺史趙質爲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

于燕京以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仙壽先登授高州刺史乙巳幸易州御五花樓撫諭士庶丙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詔諭三京諸道戊申次淶水謁景宗皇帝廟詔遣涿州刺史耶律守雄護送易州降人八百還隸本貫己酉次岐溝射鬼箭辛亥還次南京六軍解嚴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賀詔鷄壁砦民二百戶徙居檀順薊三州甲寅回鶻于闐師子等國來貢乙卯大饗軍士爵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是日幸長春宮甲午詔南征所俘有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相從乙丑賞南征女直軍使東還丙寅禁舉人匿名飛書謗訕朝廷癸酉吐蕃党項來貢甲戌雲州租賦請止輸本道從之丙子以直女活骨德爲本部相分遣巫覡祭名山大川丁丑皇子佛寶奴生戊寅阿薩蘭于闐轄烈並遣使來貢三月壬午朔遣使祭木葉山禁芻牧傷禾稼宋進士十七人挈家來歸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李繼遷遣使來貢丁亥詔知易州趙質收戰亡士卒骸骨築京觀戊子賜于越宋國王紅珠筋線命入內神帳行再生禮皇太后賜物甚厚以鷄壁砦民戍廷朗等八戶隸飛狐乙丑詔免雲州逋賦乙室王貫寧擊鞠爲所部郎君高四縱馬突死詔訊高四罪丙申詔開奇峯路通易州

市戊戌以王子帳耶律襄之女封義成公主下嫁李繼遷是春駐蹕延芳淀夏四月甲寅還京乙卯國舅太師蕭闥覽爲子排亞請尚皇女延壽公主許之丙辰謁太宗皇帝廟以御史大夫烏骨領乙室大王己未幸延壽寺飯僧甲子諫議大夫馬得臣以上好擊毬上疏切諫臣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爲樂臣思此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君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爲堅确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驚懼三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戲疏奏大嘉納之丁卯吐渾還金回鶻安進吐蕃獨朶等自宋來歸皆賜衣帶皇太后謁奇首可汗廟丙子以舍利軍耶律沓爲常袞己卯駐蹕儒州龍泉庚辰遣宣徽使蒲領等率兵分道備宋以送輦副使控骨离爲舍利拽剌詳穩五月辛巳祭風伯于儒州白馬村休哥引軍至滿城招降卒七百餘人遣使來獻詔隸東京辛卯獵桑乾河壬辰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敢與戰且駐易州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師從之六月庚戌朔以太師拓毋迎合撾之二十辛酉詔燕樂密雲二縣荒地許民耕種免賦役十年甲戌宣政殿學士

馬得臣卒詔贈太子少保賜錢十萬粟百石乙亥詔出諸畜賜邊部貧民是月休哥排亞破宋軍于泰州秋七月乙酉御含涼殿視朝丙戌以中丞耶律覈麥哥權奚禺畢橫帳郎君耶律延壽爲御史大夫癸巳遣兵南征甲午以迪离畢涅剌烏濊三部各四人益東北路夫人婁里德仍給印綬丁酉勞南征將士是日帝與皇太后謁景宗皇帝廟八月庚午放進士高正等二人及第冬十月禁置網捕兎十一月甲申于闐張文寶進內丹書十二月甲寅鈎魚于沈子濼癸亥獵于好草嶺　八年春正月辛巳如臺湖庚寅詔決滯獄庚子如沈子濼二月丁未朔于闐回鶻各遣使來貢壬申女直遣使來貢三月丁丑李繼遷遣使來貢庚辰太白熒惑鬬凡十有五次乙酉城杏堝以宋俘實之辛丑置宜州夏四月丙午朔巖州刺史李壽英有惠政民請留從之庚戌女直遣使來貢康午以歲旱諸部艱食振之五月戊午以宋降卒分隸諸軍庚寅女直宰相阿海來貢封順化王丙申清暑胡土白山詔括民田六月丙午以北面林牙磨魯古爲北院大王阿薩蘭回鶻于越達剌干各遣使來貢甲寅月掩天駟第一星丙辰女直遣使來貢秋七月庚辰改南京熊軍爲神軍詔東京路諸宮分提轄司分置定霸保和宣化三縣白川州置洪理儀坤州置廣義遼西州置長慶乾州置安德各一縣省遂嬀松鐃寧海瑞王鐵里奉德等十州及玉田遼豐松山弘遠懷清雲龍平澤平山等八縣以其民分隸他郡八月乙卯以黑白羊祭天地九月乙亥北女直四部請內附壬辰李繼遷獻宋俘冬十月丙午以大敗宋軍復遣使來告己酉阻卜等遣使來貢是月駐蹕大王川十一月庚寅以吐谷渾民饑振之丁酉太白晝見十二月癸卯李繼遷下宋麟鄜等州遣使來告女直遣使來貢庚戌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癸丑回鶻來貢是歲放鄭雲從等二人及第　九年春正月甲戌女直遣使來貢丙子詔禁私度僧尼庚辰如臺湖乙酉樞密使監修國史室昉等進實錄賜物有差戊子選宋降卒五百置爲宣力軍辛卯詔免三京諸道租賦仍罷括田二月丙午夏國遣使告伐宋捷丁未以涿州刺史耶律王六爲惕隱甲午建威寇振化來遠三城屯戍卒閏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壬申遣翰林承旨邢抱朴三司使李嗣給事中劉京政事舍人張幹南京副留守吳浩分決諸道滯獄三月庚子朔振室韋烏古諸部戊申復遣庫部員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薊北縣令崔簡等分決諸道滯獄甲子幸南京夏四月甲戌回鶻來貢乙亥夏國王李繼遷遣杜白來謝封冊丙戌清暑炭山五月己未以秦王韓匡嗣私城爲全州六月

丁亥突厥來貢是月南京霖雨傷稼秋七月癸卯通括戶口乙巳詔諸道舉才行察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殁於王事者官其子孫己未夏國以復綏銀二州遣使來告八月癸酉銅州嘉禾生東京甘露降戊寅女直進喚鹿人壬午東京進三足烏九月庚子鼻胃德來貢己酉駐蹕廟城南京地震冬十月丁卯阿薩蘭回鶻來貢壬申夏國王李繼遷遣使來上宋所授勑命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授推忠効順啓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十一月乙亥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十二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是歲放進士石用中一人及第　十年春正月丁酉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銀器玩丙午如臺湖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俘掠以還壬申兀惹來貢壬午免雲州租賦庚寅夏國以韓德威俘掠遣使來奏賜詔安慰辛卯給復雲州流民三月甲辰鐵驪來貢丙辰如炭山夏四月乙丑以臺湖爲望幸里庚寅命群臣較射五月癸巳朔州流民給復三年七月辛酉鐵驪來貢八月癸亥觀稼仍遣使分閱苗稼九月癸卯幸五臺山金河寺飯僧冬十月壬申夏國王遣使來貢戊寅鐵驪來貢十一月壬辰回鶻來貢十二月庚辰獵儒州東川拜天是月以東京留守蕭恒德等伐高麗　十一年春正月壬寅回鶻來貢丙午出內帑錢賜南京統軍司軍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詔取女直鴨渌江東數百里地賜之二月癸亥霸州民妻王氏以妖惑衆伏誅夏四月幸炭山清暑六月大雨秋七月己丑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墊溺者八月如秋山冬十月甲申朔駐蹕蒲瑰坂是年放進士王熙載等二人及第　十二年春正月癸丑朔漷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疏舊渠甲寅以同政事門下平章事耶律碩老爲惕隱詔復行在五十里內租乙卯幸延芳淀戊午蠲宜州賦調庚申郎君耶律鼻舍等謀叛伏誅壬戌以南院大王耶律景爲上京留守封漆水郡王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二月甲申免南京被水戶租賦己丑高麗來貢甲午免諸部歲輸羊及關征庚子回鶻來貢三月丁巳高麗遣使請所俘人畜詔贖還戊午幸南京丙寅遣使撫諭高麗己巳涿州木連理壬申如長春宮觀牡丹是月復置南京統軍都監夏四月辛卯幸南京壬辰樞密直學士劉恕爲南院樞密副使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寺飯僧五月甲寅詔北皮室軍老不任事者免役戊午如炭山清暑庚辰武定軍節度使韓德冲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六月辛巳朔詔州

縣長吏有才能無過者。減一資考任之。癸未。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庚子。錄囚。甲辰。詔龍鳳兩軍老疾者代之。是月太白歲星相犯。秋七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甲寅。遣使視諸道禾稼。辛酉。南院樞密使室昉爲中京留守。加尚父。丙寅。女直遣使來貢。戊辰。觀穫。庚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己卯。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事。八月庚辰朔。詔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部兵及永興宮分軍撫定西邊。以蕭撻凜督其軍事。乙酉。宋遣使求和。不許。戊子。以國舅帳尅蕭徒骨爲夷离畢。乙未。下詔戒諭中外官吏。丁酉。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九月壬子。室韋党項吐谷渾等來貢。辛酉。宋復遣使求和。不許。壬戌。行拜輿禮。癸酉。阻卜等來貢。冬十月乙酉。獵可汗州之西山。乙巳。詔定均稅法。丁未。大理寺置少卿及正。十一月戊申朔。行再生禮。鐵驪來貢。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庚戌。詔郡邑貢明經茂材異等。甲寅。詔南京決滯獄。己未。官宋俘衛德升等六人。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詔并奚王府輿理隗梅只三部爲一。其二尅各分爲部。以足六部之數。甲申。賜南京統軍司貧戶耕牛。戊子。高麗進妓樂。却之。庚寅。禁游食民。癸巳。女直以宋人浮海賂本國及兀惹叛來告。丁未。幸南京。是年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及第。　十三年春正月壬子。幸延芳淀。甲寅。置廣靈縣。丁巳。增泰州遂成等縣賦。庚申。詔諸道勸農。癸亥。長寧軍節度使蕭解里秩滿。民請留。從之。庚午。如長春宮。二月丁丑。女直遣使來貢。甲辰。高麗遣李周禎來貢。三月癸丑。夏國遣使來貢。戊辰。武清縣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夏四月己卯。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起復。丙戌。詔諸道民戶應曆以來脅從爲部曲者。仍籍州縣。甲午。如炭山清暑。五月壬子。高麗進鷹。乙亥。北南乙室三府請括富民馬以備軍需。不許。給以官馬。六月丙子朔。啓聖軍節度使劉繼琛秩滿。民請留。從之。丁丑。詔減前歲括田租賦。甲申。以宣徽使阿没里私城。爲豐州。丙戌。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秋七月乙巳朔。女直遣使來貢。丁巳。兀惹烏昭度渤海燕頗等侵鐵驪。遣奚王和朔奴等討之。壬戌。詔蔚朔等州龍衛威勝軍。庚戌。八月丙子。夏國遣使進馬。壬辰。詔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九月戊午。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多。特賜水磑莊一區。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冬十月乙亥。置義倉。辛巳。回鶻來貢。甲申。高麗遣李知白來貢。戊子。兀惹歸款。詔諭之。庚子。鼻骨德來貢。十一月乙巳。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貢。辛酉。遣使冊王治。爲高麗國王。戊辰。高麗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十二月己卯。

鐵驪遣使來貢鷹馬。辛巳。夏國以敗宋人遣使來告。是年放進士王用極等二人。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漁于潞河。丁巳。蠲三京及諸州稅賦。丙寅。夏國遣使來貢。庚午。以宣徽使阿没里家奴閻貴爲豐州刺史。二月庚寅。回鶻遣使來貢。三月壬寅。高麗王治表乞爲婚。許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德女嫁之。庚戌。高麗復遣童子十人來學本國語。甲寅。韓德威奏討党項捷。甲子。詔安集朔州流民。夏四月甲戌。東邊諸糺各置都監。庚寅。如炭山清暑。己亥。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是月。奚王和朔奴東京留守蕭恒德等五人。以討兀惹不克。削官。改諸部令穩爲節度使。五月癸卯。詔參知政事邢抱朴決南京滯獄。庚戌。朔州威勝軍一百七人叛入宋。六月辛未。如炭山清暑。鐵驪來貢。乙酉。回鶻來貢。己丑。高麗遣使來問起居。後至無時。秋七月戊午。回鶻等來貢。閏月丁丑。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冬十月丙辰。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賜袍帶錦幣。戊午。烏昭度乞內附。十一月甲戌。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于乾州。是月。回鶻阿薩蘭遣使爲子求婚。不許。十二月甲寅。以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減之。甲子。撻凜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斬之。封蘭陵郡王。幸南京。是年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十五年春正月庚午。幸延芳淀。丙子。以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詔諸道勸民種樹。癸未。兀惹長武周來降。戊子。女直遣使來貢。己丑。詔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稅。二月丙申朔。如長春宮。戊戌。勸品部富民出錢以贍貧民。庚子。徙梁門遂城泰州北平民於內地。丙午。夏國遣使來貢。甲寅。問安皇太后。丙辰。韓德威奏破党項捷。丁巳。詔品部曠地。令民耕種。三月乙丑朔。党項來貢。戊辰。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租賦十年。己巳。夏國破宋兵。遣使來告。己卯。封夏國王李繼遷爲西平王。壬午。通括宮分人戶。免南京逋稅及義倉粟。甲申。河西党項乞內附。庚寅。兀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旦貢如舊。餘免。癸巳。宋主炅殂。子恒嗣位。甲午。皇太妃獻西邊捷。夏四月乙未朔。罷奚五部歲貢麞。戊戌。錄囚。壬寅。發義倉粟振南京諸縣民。丙午。廣德軍節度使韓德凝有善政。秩滿。其民請留。從之。己酉。幸南京。丁巳。致奠于太宗皇帝廟。己未。如炭山清暑。五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己巳。詔平州決滯獄。是月。敵烈八部殺詳穩以叛。蕭撻凜追擊。獲部族之半。六月丙申。鐵驪來貢。壬子。夏國遣使來謝封冊。秋七月戊辰。党項來貢。辛未。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丙子。高麗遣韓彥敬奉幣弔越國公主之喪。辛卯。詔南京疾決獄訟。八月丁酉。獵于平地松林。皇太后誡曰。前聖有言。欲不可縱。吾兒爲

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橛之變。適遺予憂。其深戒之。九月丙寅。罷東邊戍卒。庚午。幸饒州。致奠太祖廟。戊子。蕭撻凜奏討阻卜捷。冬十月壬辰朔。駐蹕駝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戊戌。弛東京道魚濼之禁。戊申。以上京獄訟繁。冗詰其主者。辛酉。錄囚。十一月壬戌朔。錄囚。丙戌。幸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是月。高麗王治薨。姪誦遣王同穎來告。十二月乙巳。鈎魚土河。己酉。駐蹕駝山。壬子。夏國遣使來貢。甲寅。遣使祭高麗王治。詔其姪權知國事。丙辰。錄囚。是年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如長濼。二月庚子。夏國遣使來貢。丙午。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喜羅為中臺省左相。三月甲子。女直遣使來貢。乙亥。鼻骨德酋長來貢。夏四月癸卯。振崇德宮所隸州縣民之被水者。丁未。罷民輸官俸給自內帑。己酉。祈雨。乙卯。如木葉山。五月甲子。祭白馬神。丁卯。祠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來貢。乙酉。還上京。婦人年踰九十者賜物。六月戊子朔。致奠於祖懷二陵。是月。清暑炭山。秋七月丁巳朔。錄囚。聽政。八月丁亥朔。東幸。九月丁巳朔。駐蹕得勝口。冬十一月。遣使冊高麗國王誦。十二月丙戌。宋國王休哥薨。輟朝五日。進封皇弟恒王隆慶為梁國王。南京留守鄭王隆祐為吳國王。是年。放進士楊又立等二

人。　十七年春。正月乙卯朔。如長春宮。夏四月。如炭山清暑。六月。兀惹烏昭慶來。秋七月。以伐宋。詔諭諸道。九月庚辰朔。幸南京。己亥。南伐。癸卯。射鬼箭。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斜軫薨。以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狼山鎮石砦。破之。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宋順。獲兵仗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衆臨水以拒。縱騎兵突之。殺戮殆盡。是年。放進士初錫等二人及第。　十八年春。正月。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詔諸軍各還本道。二月幸延芳淀。夏四月己未。駐蹕于清泉淀。五月丁酉。清暑炭山。六月。阻卜叛酋鶻碾之弟。鐵剌不率部衆來附。鶻碾無所歸。遂降。詔誅之。秋七月。駐蹕于湯泉。九月乙亥朔。駐蹕黑河。冬十一月甲戌朔。授西平王李繼遷子德昭朔方軍節度使。十二月。回鶻來貢。是年。放進士南承保等三人及第。　十九年春正月辛巳。以祇候郎君班詳穩觀音為奚六部大王。甲申。回鶻進梵僧名醫。三月乙亥。夏國遣李文貴來貢。乙酉。西南面招討司奏党項捷。壬辰。皇后蕭氏以罪降為貴妃。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夏四月乙巳。幸吳國王隆祐第。視疾。丙午。問安皇太后。五月癸酉。清暑炭山。丙戌。冊蕭氏為齊天皇后。庚寅。以千拽剌詳穩耶律王奴為乙室大王。辛卯。以青牛白馬祭

天地。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昭順軍節度使。戊午。夏國奏下宋恒環慶等三州。賜詔褒之。秋七月丙戌。以東京統軍使耶律奴瓜為南府宰相。八月庚戌。達盧骨部來貢。九月己巳朔。問安皇太后。戊子。駐蹕昌平。庚寅。西南面招討司奏討吐谷渾捷。辛卯。幸南京。冬十月己亥。南伐。壬寅。次鹽濼。徙封吳國王隆祐為楚國王。留守京師。丁未。梁國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辛亥。射鬼箭。壬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甲寅。遼軍與宋兵戰于遂城。敗之。庚申。以黑白羊祭天地。丙寅。次滿城。以泥淖班師。十一月庚午。射鬼箭。丙子。宋兵出淤口益津關來侵。偵候謀洼虞人招古擊敗之。己卯。觀漁儒門濼。閏月己酉。鼻骨德來貢。己未。減關市稅。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州租稅。　二十年春正月庚午。如延芳淀。癸丑。東方五色虹見。詔安撫西南面向化諸部。甲寅。夏國遣使貢馬駝。辛酉。女直宰相夷离底來貢。二月丁丑。女直遣其子來朝。高麗遣使賀伐宋捷。三月甲寅。遣北府宰相蕭繼遠等南伐。壬戌。駐蹕鴛鴦濼。夏四月丙寅朔。文班太保達里底敗宋兵于梁門。甲戌。南京統軍使蕭撻凜破宋軍于泰州。乙酉。南征將校獻俘。賜爵賞有差。戊子。鐵驪遣使來貢。五月乙卯。幸炭山清暑。六月。夏國遣劉仁勗來告下靈州。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丁酉。以邢抱朴為南院樞密使。辛

丑。高麗遣使來貢本國地里圖。九月癸巳朔。謁顯陵。告南伐捷。冬十月癸亥朔。至自顯陵。十二月。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賜金幣。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放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　二十一年春正月。如鴛鴦濼。三月壬辰。詔修日曆官。毋書細事。甲午。朝皇太后。戊午。鐵驪來貢。夏四月乙丑。女直遣使來貢。戊辰。兀惹渤海奧里米越里篤越里古等五部遣使來貢。是月。耶律奴瓜蕭撻凜獲宋將王繼忠于望都。五月庚寅朔。清暑炭山。丁巳。西平王李繼遷薨。其子德昭遣使來告。六月己卯。贈繼遷尚書令。遣西上閤門使丁振弔慰。辛巳。党項來貢。乙酉。阻卜鐵剌里率諸部來降。是月。修可敦城。秋七月庚戌。阻卜烏古來貢。甲寅。以奚王府監軍耶律室魯為南院大王。八月乙酉。阻卜鐵剌里來朝。丙戌。朝皇太后。九月己亥。夏國李德昭遣使來謝弔贈。癸丑。幸女河湯泉。改其名曰松林。冬十月丁巳。駐蹕七渡河。戊辰。以楚國王隆祐為西南面招討使。十一月壬辰。故于越耶律休哥之子道士奴高九等謀叛。伏誅。丙申。通括南院部民。十二月癸未。罷三京諸道貢。　二十二年春正月丁亥。如鴛鴦濼。二月乙卯朔。女直遣使來貢。丙寅。南院樞密使邢抱朴薨。輟朝三日。三月己丑。罷番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貢。乙未。西夏李德昭遣使上繼遷遺物。夏四

月丁卯朔皇太后五月清暑炭山六月戊午以可敦城爲鎮州軍曰建安秋七月甲申遣使封夏國李德昭爲西平王丁亥兀惹蒲奴里剖阿里越里篤興里米等部來貢八月丙辰党項來貢庚申阻卜酋鐵剌里來朝戊辰鐵剌里求婚不許丙子駐蹕犬牙山九月己丑以南伐諭高麗丙午幸南京女直遣使獻所獲烏昭慶妻子丁未致祭于太宗皇帝廟以北院大王磨魯古太尉老君奴監北南王府兵庚戌命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閏月己未南伐癸亥次固安以所獲諜者射鬼箭甲子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丙寅遼師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丁卯蕭撻凜與宋軍戰于遂城敗之庚午軍于望都冬十月乙酉以黑白羊祭天地丙戌攻瀛州不克甲午下祁州賚降兵以酒脯祭天地己酉西平王李德昭遣使謝封册十一月癸亥馬軍都指揮使耶律課里遇宋兵于洛州擊退之甲子東京留守蕭排押獲宋魏府官吏田逢吉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丁卯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遺王繼忠弓矢密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庚午攻破德清軍壬申次澶淵蕭撻凜中伏弩死乙亥攻破通利軍丁丑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和即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十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既癸未宋復遣曹利用來以無還地之意遣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戊子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爲叔母願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即遣閤門使丁振持書報聘己丑詔諸軍解嚴是月班師皇太后賜大丞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是年放進士李可封等三人　二十三年春正月戊午還次南京庚申大饗將卒爵賞有差二月丙戌復置榷場於振武軍丁巳夏國遣使告下宋青城辛酉朝皇太后以惕隱化哥爲南院大王行軍都監老君奴爲惕隱乙丑振党項部丁卯回鶻來貢丁丑改易州飛狐招安使爲安撫使夏四月丙戌女直及阿薩蘭回鶻各遣使來貢乙未鐵驪來貢己亥党項來侵五月戊申朔宋遣孫僅等來賀皇太后生辰乙卯以金帛賜陣亡將士家丙寅高麗以與宋和遣使來賀六月壬辰清暑炭山甲午阻卜酋鐵剌里遣使賀與宋和己亥達旦國九部遣使來聘秋七月癸丑問安皇太后戊午党項來貢辛酉以青牛白馬祭天地壬戌烏古來貢丁卯女直遣使來貢阿薩蘭回鶻遣使來請先留使者皆遣之九月甲戌遣太尉阿里太傅楊六賀宋主生辰冬十月丙子朔鼻骨德來貢戊子朝皇太后甲午駐蹕七渡河癸卯宋歲幣始至後爲常十一月戊申上遣太保合住頒給使韓簡太后遣太師盆奴政事舍人高正使宋賀正旦辛亥觀漁桑乾河丁巳詔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宮籍屬于橫帳十

二月丙申宋遣周漸等來賀千齡節丁酉復遣張若谷等來賀正旦　二十四年春正月如鴛鴦濼夏五月壬寅朔幸炭山清暑幽皇太妃胡輦于懷州囚夫人夷懶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秋七月辛丑朔南幸八月丙戌改南京宮宣教門爲元和外三門爲南端左掖門爲萬春右掖門爲千秋是月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使進大食國馬及美玉以對衣銀器等物賜之九月幸南京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大赦是年放進士楊佶等二十三人及第　二十五年春正月建中京二月如鴛鴦濼夏四月清暑炭山六月賜皇太妃胡輦死于幽所秋七月壬申西平王李德昭母薨遣使弔祭甲戌遣使起復九月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討阻卜破之冬十月丙申駐蹕中京十二月己酉振饒州饑民　二十六年春二月如長濼夏四月辛卯朔祠木葉山五月庚申朔還上京丙寅高麗進龍鬚草席己巳遣使賀中京成庚午致祭祖懷二陵辛未駐蹕懷州秋七月增太祖太宗讓國皇帝世宗謚仍謚皇太弟李胡曰欽順皇帝冬十月戊子朔幸中京十二月蕭圖玉奏討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剌里撫慰而還是年放進士史克忠等一十三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鈎魚土河獵于瑞鹿原夏四月丙戌朔駐蹕中京營建宮室庚戌廢霸州處置司秋七月甲寅朔霖雨潢土斡剌陰涼四河皆溢漂沒民舍八月甲申北幸冬十一月壬子朔行柴册禮十二月乙酉南幸皇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卯皇太后崩于行宮壬辰遣使報哀于宋夏高麗戊申如中京己酉詔免賀千齡節是歲御前引試劉二宜等三人　二十八年春正月辛亥朔不受賀甲寅如乾陵癸酉奉安大行皇太后梓宮于乾州菆塗殿二月丙戌宋遣王隨王儒等來弔祭己亥高麗遣魏守愚等來祭是月遣左龍虎衛上將軍蕭合卓饋大行皇太后遺物于宋仍遣臨海軍節度使蕭虛列左領軍衛上將軍張崇濟謝宋弔祭三月癸卯上大行皇太后謚爲聖神宣獻皇后是月宋高麗遣使來會葬夏四月甲子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五月己卯朔如中京辛卯清暑七金山乙巳西北路招討使蕭圖玉奏伐甘州回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隗口故城以實之丙午高麗西京留守康肇弑其主誦擅立誦從兄詢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戊申振平州饑民辛亥幸中京丙寅謁顯乾二陵丁卯自將伐高麗遣使報宋以皇弟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北府宰相駙馬都尉蕭排押爲都統北面林牙僧奴爲都監九月乙酉遣使册西

平王李德昭爲夏國王辛卯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宣問高麗王詢冬十月丙午朔女直進良馬萬匹乞從征高麗許之王詢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月乙酉大軍渡鴨渌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丙戌肇復出右皮室詳穩耶律敵魯擒肇及副將李立追殺數十里獲所棄糧餉鎧仗戊子銅霍貴寧等州皆降排押至奴古達嶺遇敵兵戰敗之辛卯王詢遣使上表請朝許之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保佑爲開京留守安州團練使王八爲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凛將騎兵一千送保佑等赴京壬辰守將卓思正殺遼使者韓喜孫等十人領兵出拒保佑等還遣乙凛領兵擊之思正遂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高麗禮部郎中渤海陀失來降庚子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王詢棄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還　二十九年春正月乙亥朔班師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多遺棄霽乃得渡己丑次鴨渌江庚寅皇后及皇弟楚國王隆祐迎于來遠城壬辰詔罷諸軍己亥次東京二月己酉謁乾顯二陵戊午所俘高麗人分置諸陵廟餘賜內戚大臣三月己卯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薨庚辰皇弟楚國王隆祐權知北院樞密使事樞密直學士高正爲北院樞密副使庚寅南京平州水振之己

亥以北院大王耶律室魯爲北院樞密使封韓王北院郎君耶律世良爲北院大王前三司使劉慎行參知政事兼知南院樞密使事夏四月清暑老古堝五月甲戌朔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曆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諸部人例乙未以劉慎行爲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使事六月庚戌升蔚州利州爲觀察使乙卯韓王耶律室魯薨丙辰以南院大王化哥爲北院樞密使丁巳詔西北路招討使駙馬都尉蕭圖玉安撫西鄙置阻卜諸部節度使是秋獵于平地松林冬十月庚子駐蹕廣平淀甲寅贈大丞相晉國王耶律隆運尚書令謚文忠十一月庚午朔幸顯州十二月庚子復如廣平淀癸丑以知南院樞密使事邢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是月置歸寧二州是年御試放高承顏等二人及第　開泰元年春正月己巳朔宋遣趙湘符承翰來賀癸未長白山三十部女直酋長來貢乞授爵秩甲申駐蹕王子院丙戌望祠木葉山丁亥女直太保蒲撚等來朝戊子獵于買曷魯林庚寅祠木葉山辛卯曷蘇館大王曷里喜來朝二月壬子駐蹕瑞鹿原三月甲戌以蔚州爲觀察不隸武定軍乙亥如華潦丁丑詔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樞密使司空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丁亥皇弟楚國王隆祐徙封齊國王留守東京夏四月庚子高麗遣蔡忠順來乞稱臣如舊詔王詢親朝壬寅夏國遣使進良馬己酉祀風伯辛酉以前孟父房敞穩蕭佛奴爲左夷離畢五月戊辰朔還上京詔裴玄感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史簡等十九人及第以駙馬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乙亥以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六月駐蹕上京七月丙子以耶律遂貞爲遼興軍節度使遂正北院宣徽使張昭瑩南院宣徽使耶律受益上京副留守寇卿彰德軍節度使命耶律釋身奴李操充賀宋生辰國信使副蕭湼袞齊泰賀宋正旦使副進士康文昭張素臣郎玄達坐論知貢舉裴玄感邢祥私曲秘書省正字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徒之萬役陷河冶八月丙申鐵驪那沙等送兀惹百餘戶至賓州賜絲絹是日那沙乞賜佛像儒書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己未高麗王詢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是月齊國王隆祐薨輟朝五日冬十月辛亥如中京閏月丁卯贈隆祐守太師謚仁孝十一月甲午朔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開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平縣覃恩中外己亥賜夏國使東頭供奉官曹文斌呂文貴竇珪祐守榮武

元正等爵有差癸卯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儀坤州劉興胤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甲辰西北招討使蕭圖玉奏七部太師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而沿邊諸部皆叛十二月丙寅奉遷南京諸帝石像于中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于上京五鸞殿壬申振奉聖州饑民庚辰賜皇弟秦晉國王隆慶鐵券癸未劉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留守推官李可舉治獄明允詔超遷之甲申詔諸道水菑饑民質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傭錢十文價折傭盡遣還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允所請貴德龍化儀坤雙遼同祖七州至是有詔始征商己丑詔諸鎮建宣敕樓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以裴玄感爲翰林承旨邢祥給事中石用中翰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張儉政事舍人邢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王繼忠中京留守檢校太師戶部侍郎劉涇加工部尚書駙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控溫加政事令封豳王丁未如瑞鹿原北院樞密使耶律化哥封豳王以馮氏爲麗儀耿氏淑儀尚寢白氏昭儀尚服李氏順儀尚功艾氏芳儀尚儀孫氏和儀己未烏古敵烈叛右皮室詳穩延壽率兵討之是月達旦國兵圍鎮州州軍堅守尋引去二月丙子

詔以麥務川爲象雷縣女河川爲神水縣羅家軍爲閭山縣山子川爲富庶縣習家砦爲龍山縣阿覽峪爲勸農縣松山川爲松山縣金甸子爲金原縣壬午遣北院樞密副使高正按察諸道獄三月壬辰朔化哥以西北路略平留兵戍鎮州赴行在夏四月丙子拜日詔從上京請以韓斌所括贍國撻魯河奉豪等州戶二萬五千四百有奇置長霸興仁保和等十縣丙子如緬山五月辛卯朔復命化哥等西討六月辛酉朔遣中丞耶律資忠使高麗取六州舊地秋七月壬辰烏古敵烈皆復故疆乙未西南招討使政事令斜軫奏党項諸部叛者皆遁黃河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爲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再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可就加撫諭使不報上怒欲伐之遂詔李德昭今究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掎角之勢仍命諸軍各市肥馬丁酉以惕隱耶律滌洌爲南府宰相太尉五哥爲惕隱癸卯釣魚曲溝戊申詔以敦睦宮子錢振貧民己酉化哥等破阻卜酋長烏八之衆丁卯封皇子宗訓大內惕隱八月壬戌遣引進使李延弘賜夏國王李德昭及義成公主車馬己丑耶律資忠使高麗還冬十月己未朔畋鹿井之北命耶律阿管等使宋賀生辰辛酉駐蹕長灤丙寅詳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曰臣三年前爲高麗所虜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異皆積于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曷蘇館女直北直渡鴨淥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有也上納之十一月甲午錄囚癸丑樞密使豳王化哥以西征有罪削其官封出爲大同軍節度使十二月甲子以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爲北院樞密使封岐王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牛璘爲彰國軍節度使蕭孝穆爲西北路招討使放進士鮮于茂昭等六人及第　三年春正月己丑錄囚阻卜酋長烏八來朝封爲王乙未如渾河丁酉女直及鐵驪各遣使來貢是夕彗星見西方丙午畋潢河濱壬子帝及皇后獵瑞鹿原二月戊午詔增樞密使以下月俸甲子遣上京副留守耶律資忠復使高麗取六州舊地三月庚子遣耶律世良城招州戊申南京奉聖蔚雲應朔等州置轉運使夏四月戊午詔南京管內毋淹刑獄以妨農務癸亥烏古叛乙亥沙州回鶻曹順遣使來貢丙子以西北路招討都監蕭孝穆爲北府宰相五月乙酉朔清暑緬山六月乙亥合拔里乙室二國舅爲一帳以乙室夷离畢蕭敵烈爲詳穩以總之甲申封皇姪胡都古爲廣平郡王是夏詔國舅詳

穩蕭敵烈東京留守耶律團石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淥江城保宣義定遠等州秋七月乙酉朔如平地松林壬辰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間授官釋罪毋即奉行明日覆奏八月甲寅朔幸沙嶺九月丁酉八部敵烈殺其詳穩稍瓦皆叛詔府宰相耶律吾剌葛招撫之辛亥釋敵烈數人令招諭其衆壬午耶律世良遣使獻敵烈俘冬十月甲寅朔幸中京丙子以旗鼓拽剌詳穩題里姑爲奚六部大王放進士張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四年春正月乙酉如瑞鹿原丙戌詔耶律世良再伐迪烈得戊子命詳穩拔姑瀨水瑞鹿原以備春蒐丁酉獵馬蘭淀壬寅東征東京留守善寧平章涅里衮奏已總大軍及女直諸部兵分道進討遂遣使齎密詔軍前二月壬午朔如薩堤濼于闐國來貢夏四月癸丑以林牙建福爲北院大王甲寅蕭敵烈等伐高麗還丙辰曷蘇館部請括女直王殊只你戶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密使貫寧奏大破八部迪烈得詔侍御撒剌樊諭代行執手之禮丙寅耶律世良等上破阻卜俘獲數戊辰駐蹕沿柳湖己巳女直遣使來貢壬申耶律世良討烏古破之甲戌遣使賞有功將校世良討迪烈得至清泥堝時于厥既平朝廷議內徙其衆于厥安土重遷遂叛世良懲創既破迪烈得輒殲其丁壯勒兵渡曷剌河進擊餘黨斥候不謹其將勃括聚兵稠林中擊遼軍不備遼軍小卻結陣河曲勃括是夜來襲翌日遼後軍至勃括誘于厥之衆皆遁世良追之軍至險阨勃括方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之勃括輕騎遁去獲其輜重及所誘于厥之衆併遷迪烈得所獲轄麥里部民城臚朐河上以居之是月蕭揚哥尚南平郡主五月辛巳命北府宰相劉晟爲都統樞密使耶律世良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晟先携家置邊郡致緩師期追還之以世良屈烈總兵進討以耶律德政爲遼興軍節度使蕭年骨烈天城軍節度使李仲舉卒詔賻恤其家六月庚戌上拜日如禮以麻都骨世勳易衣馬爲好以上京留守耶律八哥爲北院樞密副使秋七月上又拜日遂幸秋山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自癸丑至于辛酉連獵于有插碎石太保響應松山諸山丁卯與夷离畢兵部尚書蕭榮寧定爲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拽剌詳穩題里姑爲六部奚王冬十月駐蹕撻剌割濼十一月庚申詔汰東京僧及命上京中京泊諸宮選精兵五萬五千人以備東征十二月南還海徼還幸顯州　五年春正月丁未北幸庚戌耶律世良蕭屈烈與高麗戰于郭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級盡獲其輜重乙卯師次南海軍耶律世良薨于軍癸酉駐蹕雪林二月己卯阻卜來

朝辛巳如薩堤濼庚寅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韓留爲右夷离畢戊戌皇子宗真生三月乙卯鼻骨德長撒保特賽剌等來貢辛酉諸道獄空詔進階賜物丙寅以前北院大王耶律敵溫爲阿扎割只辛未党項尅可來降夏四月乙亥振招州民戊寅以左夷离畢蕭合卓爲北院樞密使曷魯寧爲副使庚辰清暑孤樹淀五月甲子尚書蕭姚隱坐出使後期削其官丁卯以耿元吉爲戶部使六月以政事舍人吳克昌按察霸州刑獄丁丑回鶻獻孔雀秋七月甲辰獵于赤山八月丙子幸懷州有事于諸陵戊寅還上京九月癸卯皇弟南京留守秦晉國王隆慶來朝上親出迎勞至實德山因同獵于松山乙丑駐蹕杏堝冬十月甲午封秦晉國王隆慶長子查割中山郡王次子遂哥樂安郡王十一月辛丑以參知政事馬保忠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丁巳以北面林牙蕭隈洼爲國舅詳穩十二月乙酉秦晉國王隆慶還至北安薨訃聞上爲哀慟輟朝七日丁酉宋遣張遜王承德來賀千齡節是歲放進士孫傑等四十八人及第　六年春正月癸卯如鴨于河二月甲戌以公主賽哥殺無罪婢駙馬蕭圖玉不能齊家降公主爲縣主削圖玉同平章事丁丑詔國舅帳詳穩蕭隗洼將本部兵東征高麗其國舅司事以都監攝之庚辰以南面林牙涅合爲南院大王三

月乙巳如顯州葬秦晉國王隆慶有事于顯乾二陵追冊隆慶爲太弟夏四月辛卯封隆慶少子謝家奴爲長沙郡王以樞密使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權知諸行宮都部署事壬辰禁命婦再醮丙申如涼陘五月戊戌朔樞密使蕭合卓爲都統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副殿前都點檢蕭屈烈爲都監以伐高麗翌日賜合卓劍俾得專殺丙午錄囚己酉設四帳都詳穩甲寅以南京統軍使蕭惠爲右夷离畢乙卯祠木葉山濱河乙丑駐蹕九層臺六月戊辰朔德妃蕭氏賜死葬兎兒山西後數日大風起冢上晝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是月南京諸縣蝗秋七月辛亥如秋山遣禮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吳叔達知制誥仇正己起居舍人程翥吏部員外郎南承顏禮部員外郎王景運分路按察刑獄辛酉以西南路招討請置寧仁縣于勝州九月庚子還上京以皇子屬思生大赦丁未以駙馬蕭紹節度使化哥知制誥仇正己揚信充賀宋生辰正旦使副乙卯蕭合卓等攻高麗興化軍不克還師冬十月丁卯南京路饑輓雲應朔弘等州粟振之辛未獵鎅于河庚寅駐蹕達離山十一月乙卯建州節度使石匡弼卒十二月丁卯上輕騎還上京戊子宋遣李行簡張信來賀千齡節翌日宋遣馮元張綸來賀正旦　七年春正月甲辰如達離山二月己丑朔拜日如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　十三蕭

遼　天祚　九主年譜

天祚皇帝

（遼史天祚皇帝諱延禧字延寧小字阿果道宗之孫父順宗大孝順聖皇帝母貞順皇后蕭氏大康元年）生六歲封梁王加守太尉兼中書令後三年進封燕國王大安七年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七年正月甲戌道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于柩前群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二月壬辰朔改元乾統大赦詔爲耶律乙辛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放者還之乙未遣使告哀于宋及西夏高麗乙巳以北府宰相蕭兀納爲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三月丁卯詔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群臣甲戌召僧法順放戒于內庭夏四月旱六月庚寅朔如慶州甲午宋遣王潛等來弔祭丙申高麗夏國各遣使慰奠戊戌以南府宰相斡特剌兼南院樞密使庚子追謚懿德皇后爲宣懿皇后壬寅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乙巳以北平郡王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加于越

辛亥葬仁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于慶陵秋七月癸亥阻卜鐵驪來貢八月甲寅謁慶陵九月壬申謁懷陵乙亥駐蹕藕絲淀冬十月壬辰謁乾陵甲辰上皇考昭懷太子謚曰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皇妣曰貞順皇后十二月戊子以樞密副使張琳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張奉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宋遣黃實來賀即位丁酉高麗夏國並遣使來賀乙巳詔先朝已行事不得陳告初以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爲太師是歲楊割死傳于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　二年春正月如鴨于河二月辛卯如春州三月大寒冰復合夏四月辛亥詔誅乙辛黨徙其子孫于邊發乙辛得里特之墓剖棺戮屍以其家屬分賜被殺之家五月乙丑斡特剌獻耶覩刮等部捷六月壬辰以雨罷獵駐蹕散水原丙午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丁未南院大王陳家奴致仕壬子李乾順爲宋所攻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閏月庚申策賢良壬申降惠妃爲庶人秋七月獵黑嶺以霖雨給獵人馬阻卜來侵斡特剌等戰敗之冬十月乙卯蕭海里叛劫乾州武庫器甲命北面林牙郝家奴捕之蕭海里亡入陪朮水阿典部丙寅以南府宰相耶律斡特剌爲北院樞密使參知政事牛溫舒知南院樞密使事十一月乙未郝家奴以不獲蕭海里免官

壬寅。以上京留守耶律慎思為北院樞密副使。有司請以帝生日為天興節。　三年春正月辛巳朔。如混同江。女直函蕭海里首。遣使來獻。戊申。如春州。二月庚午。以武清縣大水。弛其陂澤之禁。夏五月戊子。以獵人多亡。嚴立科禁。乙巳。清暑赤勒嶺。丙午。謁慶陵。六月辛酉。夏國王李乾順復遣使請尚公主。秋七月。中京雨雹傷稼。冬十月甲辰。如中京。己未。吐蕃遣使來貢。庚申。夏國復遣使求援。己巳。有事于觀德殿。十一月丙申。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以宋魏國王和魯斡為皇太叔。梁王撻魯進封燕國王。鄭王淳為東京留守。進封越國王。百官各進一階。丁酉。以惕隱耶律何魯掃古為南院大王。戊戌。以受尊號告廟。乙巳。謁太祖廟。追尊太祖之高祖曰昭烈皇帝。廟號肅祖。妣曰昭烈皇后。曾祖曰莊敬皇帝。廟號懿祖。妣曰莊敬皇后。召監修國史耶律儼纂太祖諸帝實錄。十二月戊申。如藕絲淀。是年。放進士馬恭回等百三人。　四年春正月戊子。幸魚兒濼。壬寅。獵木嶺。癸卯。燕國王撻魯薨。二月丁丑。鼻骨德遣使來貢。夏六月甲辰。駐蹕旺國崖。甲寅。夏國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亥。吐蕃遣使來貢。秋七月。南京蝗。庚辰。獵南山。癸未。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得里底。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慎思並知北院樞密使事。辛卯。以同知南院樞密

使事。蕭敵里為西北路招討使。冬十月己酉。鳳凰見于郝陰。己未。幸南京。十一月乙亥。御迎月樓。賜貧民錢。十二月辛丑。以張琳為南府宰相。　五年春正月乙亥。夏國遣李造福等來求援。且乞伐宋。庚寅。以遼興軍節度使蕭常哥為北府宰相。丁酉。遣樞密直學士高端禮等諷宋罷伐夏兵。二月癸卯。微行視民疾苦。丙午。幸鴛鴦濼。三月壬申。以族女南仙封成安公主。下嫁夏國王李乾順。夏四月甲申。射虎炭山。五月癸卯。清暑南崖。壬子。宋遣曾孝廣王戩報聘。六月甲戌。夏國遣使來謝。及貢方物。己丑。幸候里吉。秋七月。謁慶陵。九月辛亥。駐蹕藕絲淀。乙卯。謁乾陵。冬十一月戊戌。禁商賈之家應進士舉。丙辰。高麗三韓國公王顒薨。子俁遣使來告。十二月己巳。夏國復遣李造福田若水求援。癸酉。宋遣林洙來議與夏約和。　六年春正月辛丑。遣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知南院樞密使事牛溫舒使宋。諷歸所侵夏地。夏五月。清暑散水原。六月辛巳。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謝。秋七月癸巳。阻卜來貢。甲午。如黑嶺。庚子。獵鹿角山。冬十月乙亥。宋與夏通好。遣劉正符曹穆來告。庚辰。以皇太叔南京留守和魯斡兼惕隱。東京留守越國王淳為南府宰相。十一月乙未。以謝家奴為南院大王。馬奴為奚六部大王。丙申。行柴冊禮。戊戌。大赦。以和魯斡為義和仁聖皇太叔。越

國王淳進封魏國王。封皇子敖盧斡為晉王。習泥烈為饒樂郡王。己亥。謁太祖廟。甲辰。祠木葉山。十二月己巳。封耶律儼為漆水郡王。餘官進爵有差。　七年春正月。鈎魚于鴨子河。二月。駐蹕大魚濼。夏六月。次散水原。秋七月。如黑嶺。冬十月。謁乾陵。獵醫巫閭山。是年。放進士李石等百人。　八年春正月。如春州。夏四月丙申。封高麗王俁為三韓國公。贈其父顒為高麗國王。五月。清暑散水原。六月壬辰。西北路招討使蕭敵里率諸蕃來朝。丙申。射柳祈雨。壬寅。夏國王李乾順以成安公主生子。遣使來告。丁未。如黑嶺。秋七月戊辰。以雨罷獵。冬十二月己卯。高麗遣使來謝。　九年春正月丙午朔。如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戊午。夏國以宋不歸地。遣使來告。夏四月壬午。五國部來貢。六月乙亥。清暑特禮嶺。秋七月。隕霜傷稼。甲寅。獵于候里吉。八月丁酉。雪。罷獵。冬十月癸酉。望祠木葉山。丁丑。詔免今年租稅。十二月甲申。高麗遣使來貢。是年。放進士劉楨等九十人。　十年春正月辛丑。預行立春禮。如鴨子河。二月庚午朔。駐蹕大魚濼。夏四月丙子。五國部長來貢。丙戌。預行再生禮。癸巳。獵于北山。六月甲戌。清暑玉丘。癸未。夏國遣李造福等來貢。甲午。阻卜來貢。秋七月辛丑。謁慶陵。閏月辛亥。謁懷陵。己未。謁祖陵。壬戌。皇太叔和魯斡薨。九月甲戌。免重九節禮。冬十

月。駐蹕藕絲淀。十二月己酉。改明年元。是歲大饑。　天慶元年春正月。鈎魚于鴨子河。二月。如春州。三月乙亥。五國部長來貢。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秋七月。獵。冬十月。駐蹕藕絲淀。　二年春正月己未朔。如鴨子河。丁丑。五國部長來貢。二月丁酉。如春州。幸混同江鈎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上臨軒。命諸酋次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他日。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前日之燕。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可託以邊事誅之。否則必貽後患。奉先曰。麤人不知禮義。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又何能為。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喜。輒加官爵。夏六月庚寅。清暑南崖。甲午。和州回鶻來貢。戊戌。成安公主來朝。甲辰。阻卜來貢。秋七月乙丑。獵南山。九月己未。射獲熊。燕群臣。上親御琵琶。初。阿骨打混同江宴歸。疑上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旁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骨打虜其家屬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使蕭奉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詰責。欲使自新。後數召。阿骨打竟稱疾不至。冬十月辛亥。高麗三韓國公王俁之母死。來告。即遣使致祭。起復。是月。駐蹕來聖州。十一月乙卯。幸南京。丁卯。謁太祖廟。是年。放進士韓昉等七十七人。

三年春。正月丙寅。賜南京貧民錢。丁卯。如大魚濼。甲戌。禁僧尼破戒。丙子。獵狗牙山。大寒。獵人多死。三月。籍諸道戶。徙大牢古山圍場地居民于別土。阿骨打。一日率五百騎。突至咸州。吏民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訴于上。謂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夏閏四月。李弘以左道聚衆爲亂。支解分示五京。六月乙卯。斡朗改國。遣使來貢良犬。丙辰。夏國遣使來貢。秋七月幸秋山。九月。駐蹕藕絲淀。十一月甲午。以三司使虞融。知南院樞密使事。西南面招討使蕭樂古。爲南府宰相。十二月庚戌。高麗遣使來謝致祭。癸丑。回鶻遣使來貢。甲寅。以樞密直學士馬人望。參知政事。丙辰。知樞密院事。耶律儼薨。癸亥。高麗遣使來謝起復。　四年春正月。如春州。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部人阿疎。不從。遣其部撒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諭使勿討。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夏五月。清暑散水原。秋七月。女直復遣使取阿疎不發。乃遣侍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以慢語荅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乃與弟粘罕胡舍等謀。以銀朮割移烈婁室闍母等爲帥。集女直諸部兵。擒遼障鷹官。及攻寧江州。東北路統軍司以聞。時上在慶州射鹿。聞之畧不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于寧江東。敗績。十月壬寅。以守司空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不也爲副。發契丹奚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虞候崔公義爲都押官。控鶴指揮邢穎爲副。引軍屯出河店。兩軍對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遼衆。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耶律佛留。蕭葛十等。死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刼掠。若不肆赦。恐聚爲患。上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鬬志。望風奔潰。十一月壬辰。都統蕭敵里等。營于斡鄰濼東。又爲女直所襲。士卒死者甚衆。甲午。蕭敵里亦坐免官。辛丑。以西北路招討使耶律斡里朶。爲行軍都統。副點檢蕭乙薛。同知南院樞密使事。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賓祥三州。及鐵驪兀惹。皆叛入女直。乙薛往援賓州。南軍諸將實婁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爲女直所敗。　五年春正月。下詔親征。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骨打遣賽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疎。遷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之。都統耶律斡里朶等。與女直兵戰于達魯古城。敗績。二月。饒州渤海古欲等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等討之。遣耶律張

家奴等六人。齎書使女直。斥其主名。冀以速降。夏四月癸丑。蕭謝佛留等。爲渤海古欲所敗。以南面副部署蕭陶蘇斡。爲都統赴之。五月。陶蘇斡及古欲戰敗績。張家奴等以阿骨打書來。復遣之往。六月己亥朔。清暑特禮嶺。壬子。張家奴等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諭之使降。癸丑。以親征諭諸道。丙辰。陶蘇斡招獲古欲等。癸亥。以惕隱耶律末里。爲北院大王。是月。遣蕭辭剌使女直。以書辭不屈見留。秋七月辛未。宋遣使致助軍銀絹。丙子。獵于嶺東。是月。都統斡里朶等。與女直戰于白馬濼。敗績。八月甲子。罷獵趨軍中。以斡里朶等軍敗。免官。丙寅。以圍場使阿不。爲中軍都統。耶律張家奴爲都監。率番漢兵十萬。蕭奉先充御營都統。諸行營都部署耶律章奴爲副。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軍。貴族子弟千人爲硬軍。扈從百司爲護衛軍。北出駱駝口。以都點檢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爲副。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自長春州分道而進。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直。九月丁卯朔。女直軍陷黃龍府。己巳。知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出爲西南面招討使。辭剌還。女直復遣賽剌以書來報。若歸我叛人阿疎等。即當班師。上親征。粘罕。兀朮等。以書來上。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書上。上怒下詔有女直作過。大軍翦除之語。女直主聚衆。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主上親征。奈何。非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乙巳。耶律章奴反。奔上京。謀迎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詣廣平淀。護后妃行宮。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時章奴先遣王妃親弟蕭諦里。以所謀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北南面大臣不來。而汝言及此。何也。密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等齎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廢立事。魏國王立斬蕭諦里等首以獻。單騎間道詣廣平淀待罪。上遇之如初。章奴知魏國王不聽。率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結渤海羣盜。衆至數萬。趨廣平淀。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鶻產。以三百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首以徇。其妻子配役繡院。或散諸近侍爲婢。餘得脫者皆奔女直。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行在。腰斬于市。剖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徇五路。冬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末。林牙蕭察剌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駝門。十二月乙巳。耶律張家奴叛。戊申。親戰于護步荅岡。敗績。盡亡其輜重。己未。錦州刺史耶律朮者叛應張家奴。庚申。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奴。癸亥。以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知北院樞密使事。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爲漢人行宮都部署。　六年春。

正月丙寅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留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今軍變。請爲備。蕭保先出。刺殺之。戶部使大公鼎聞亂。即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盡捕其衆斬之。撫定其民。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而蕭保先嚴酷。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稱隆基元年。遣蕭乙薛高興順。招之不從。閏月己亥。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戊午。貴德州守將耶律余覩。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師擊敗之。二月戊辰。侍御司徒撻不也等。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乙酉。遣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率諸將討張家奴。戊子。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槩等萬餘人。攻陷高州。三月。東面行軍副統酬斡等。擒侯槩于川州。夏四月戊辰。親征張家奴。癸酉。敗之。甲戌。誅叛黨。饒州渤海平。丙子。賞平賊將士有差。而蕭韓家奴張琳等。復爲賊所敗。五月。清暑散水原。女直軍攻下瀋州。復陷東京。擒高永昌。東京州縣族人。痕孛鐸剌吳十撻不也道剌酬斡等。十三人。皆降女直。六月乙丑。籍諸路兵有雜畜十頭以上者。皆從軍。庚辰。魏國王淳。進封秦晉國王。爲都元帥。上京留守蕭撻不也。爲契丹行宮都部署。兼副元帥。丁亥。知北院樞密使事。蕭韓家奴爲上京留守。秋七月。獵秋山。春州。渤海二千餘戶叛。東北路統軍使。

勒兵追及。盡俘以還。八月。烏古部叛。遣中丞耶律撻不也等。招之。九月丙午。謁懷陵。冬十月丁卯。以張琳軍敗。奪官。庚辰。烏古部來降。十一月。東面行軍副統馬哥等。攻曷蘇館。敗績。十二月乙亥。封庶人蕭氏爲太皇太妃。辛巳。削副統耶律馬哥官。　七年春正月甲寅。減廐馬粟。分給諸局。是月女直軍攻春州。東北面諸軍不戰自潰。女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二月。淶水縣賊董龎兒。聚衆萬餘。西京留守蕭乙薛南京統軍都監查剌與戰于易水。破之。三月。龎兒黨復聚。乙薛復擊破之于奉聖州。夏五月庚寅。東北面行軍諸將涅里合魯涅哥虚古等棄市。乙巳。諸圍場隙地。縱百姓樵採。六月辛巳。以同知樞密院事余里也。爲北院大王。秋七月癸卯。獵秋山。八月丙寅。獵狘斯那里山。命都元帥秦晉王。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凉河。置怨軍八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者。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丁酉。獵輞子山。冬十月乙卯朔。至中京。十二月丙寅。都元帥秦晉國王淳。遇女直軍戰于蒺藜山。敗績。女直復拔顯州。旁近州郡。庚午。下詔自責。癸酉。遣夷离畢查剌。與大公鼎。諸路募兵。丁丑。以西京留守蕭乙薛。爲北府宰相。東北路行軍都統奚霞末。知奚六部

大王事。是歲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册。遂遣使議和。以求封册。　八年。春正月。幸鴛鴦濼。丁亥。遣耶律奴哥等。使金議和。庚寅。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二百戶降金。東路諸州盜賊蜂起。掠民自隨以充食。二月耶律奴哥。還自金。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三月甲午。復遣奴哥使金。夏四月辛酉。以西南面招討使蕭得里底。爲北院樞密使。五月壬午朔。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戊戌。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議。是月至納葛濼。賊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耶律馬哥等。斬生兒于龍化州。高兒亡入懿州。與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書。報如前約。六月丁卯。遣奴哥等。賫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等。擊敗之。通祺雙遼四州之民。八百餘戶。降于金。秋七月。獵秋山。金復遣胡突衮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漢儀。可以如約。八月庚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册禮。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諭之曰。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閏月丙寅。遣奴哥復使

金。而蕭寶訛里等十五人。各率戶降于金。冬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龍化州張應古等四人。率衆降金。十一月。副元帥蕭撻不也薨。十二月甲申。議定册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以懿州戶三千降金。時山前諸路大饑。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粟直數縑。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是年。放進士王輩等百三人。　九年。春正月。金遣烏林答贊謨。持書來迎册。二月。至鴛鴦濼。賊張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僭號。南面軍帥余覩。擒撒八。三月丁未朔。遣知右夷离畢事蕭習泥烈等。册金主爲東懷國皇帝。己酉。烏林答贊謨奴哥等。先以書報。夏五月。阻卜補疎只等叛。執招討使耶律斡里朶。都監蕭斜里得。死之。秋七月。獵南山。金復遣烏林答贊謨來。責册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遥芬多戩等語。皆非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衆降金。八月。以趙王習泥烈。爲西京留守。九月至西京。復遣習泥烈。楊立忠。先持册稾使金。冬十月甲戌朔。耶律陳圖奴等二十餘人謀反。伏誅。是月遣使送烏林答贊謨。持書以還。　十年。春二月。幸鴛鴦濼。金復遣烏林答贊謨。持書及册文副本以來。仍責乞兵于高麗。三月己酉。民有群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庚申。以金人所定大聖二

宇。與光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議。金主怒。遂絕之。夏四月。獵胡土白山。聞金師再舉。耶律白斯不等。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五月金主親攻上京。克外郛。留守撻不也率衆出降。六月乙酉。以北府宰相蕭乙薛爲上京留守。知鹽鐵內省兩司。東北統軍司事。秋。獵沙嶺。冬。復至西京。　保大元年春。正月丁酉朔。改元肆赦。初金人興兵。郡縣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母趙昭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許王。皆元妃生。國人知晉王之賢。深所屬望。元妃之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文妃。次適余覩。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駙馬蕭昱。及余覩等。謀立晉王。事覺。昱撻曷里等伏誅。文妃亦賜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覩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上遣知奚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大常袞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四軍太師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閭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視吾輩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俊。常不肯爲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黨皆余覩也。不若縱之。還即紿曰。追襲不及。奉先既見余覩之亡。恐後日諸校亦叛。遂勸驟加爵賞。以結衆心。以蕭遐買爲奚王。蕭德恭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諦里姑爲龍虎衛上將軍。蕭和尚奴金吾衛上將軍。蕭幹鎮國大將軍。二月。幸鴛鴦濼。夏五月。至曷里狘。秋七月。獵炭山。九月至南京。冬十一月癸亥。以西京留守趙王習泥烈爲揚隱。

二年春。正月乙亥。金克中京。進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余覩引金人婁室孛堇奄至。蕭奉先曰。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來欲立甥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余覩自迴矣。上遂賜晉王死。素服三日。耶律撒八等皆伏誅。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覩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二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既。甲午。知北院大王事耶律馬哥漢人行宮都部署蕭特末並爲都統。大和宮使耶律補得。副之。將兵屯鴛鴦濼。己亥。金師敗奚王霞末于北安州。遂降其城。三月辛酉。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濼。乙丑。群牧使謨魯斡降金。丙寅。上至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之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怨。爾曹避敵苟安。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人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道遇遼軍。奪以歸國。遂並賜死。遂樞密使蕭得里底。召撻不也。典禁衛。丁卯。以北院樞密副使蕭僧孝奴。知北

院樞密使事。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查剌。爲左夷离畢。戊辰。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己巳。偵人蕭和尚牌印郎君耶律哂斯。爲金師所獲。癸酉。以諸局百工多亡。凡扈從。不限吏民皆官之。初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即與弟處能。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邀張琳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事。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李處能直樞密院。李奭爲少府少監。提舉翰林醫官李奭。陳秘。十餘人。皆與大計。並賜進士及第。授官有差。蕭幹爲北樞密使駙馬都尉蕭旦。知樞密院事。改怨軍爲常勝軍。於是肆赦。自稱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六路。天祚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而已。夏四月辛卯。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爲金兵所擒。金已取西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上遂遁於訛莎烈。時北部謨葛失贐馬駝食羊。五月甲戌。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漚里謹。丙子。以馬哥知北院樞密使事。兼都統。六月淳寢疾。聞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而李處溫蕭幹等。有迎秦拒湘之說。集蕃漢百官議之。從其議者。東立惟南面行營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相顧微笑。以寧扇亂軍心。欲殺之。淳欹枕長嘆曰。彼忠臣也。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衆乃議立其妻蕭氏爲皇太后。主軍國事。奉遺命。遙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爲帝。太后遂稱制。改元德興。處溫父子懼禍。南通童貫。欲挾蕭太后納土于宋。北通于金。欲爲內應。外以援立大功自陳。蕭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皆汝父子。悉數其過數十。賜死。臠其子奭而磔之。籍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爲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謨葛失以兵來援。爲金人敗于洪灰水。擒其子陀古。及其屬阿敵音。夏國援兵至。亦爲金所敗。秋七月丁巳朔。敵烈部皮室叛。烏古部節度使耶律棠古。討平之。加太子太保。乙丑。上京毛八十。率二千戶降金。辛未。夏國遣曹价來問起居。八月戊

成。親遇金軍。戰于石輦驛。敗績。都統蕭特末及其姪撒古被執。辛丑。會軍于歡撻新查剌。金兵追之急。棄輜重以遁。九月。敵烈部叛。都統馬哥。克之。冬十月。金兵攻蔚州。降。十一月乙丑。聞金兵至奉聖州。遂率衛兵屯于落昆髓。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許。以勁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厓石自崩。戍卒多壓死。不戰而潰。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知金主撫定南京。上遂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春正月丁巳。奚王回离保僭號。稱天復元年。命都統馬哥討之。甲子。初張瑴為遼興軍節度副使。民推瑴領州事。秦晉王淳既死。蕭德妃遣時立愛知平州。瑴知遼必亡。練兵畜馬。籍丁壯為備。立愛至。瑴弗納。金帥粘罕入燕。首問平州事於故參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瑴狂妄寡謀。雖有鄉兵。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加瑴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州。既而又欲以精兵三千。先下平州。擒張瑴。公弼曰。若加兵。是趣之叛也。公弼請自往覘之。瑴謂公弼曰。遼之八路七路已降。獨平州未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而還。公弼復粘罕曰。彼無足慮。金人遂改平州為南京。加瑴試中書門下平章事。判留守事。庚辰。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相繼皆降。上京盧彥倫叛。殺契丹人。二月乙酉朔。興中府降金。來州歸德軍節度使田顥。權隰州刺史杜師回。權遷州刺史高水昌。權潤州刺史張成。皆籍所管戶降金。丙戌。誅蕭德妃。降淳為庶人。盡釋其黨。癸巳。興中宜州復城守。三月。駐蹕于雲內州南。夏四月甲申朔。以知北院樞密使蕭僧孝奴為諸道大都統。丙申。金兵至居庸關。擒耶律大石。戊戌。金兵圍輜重于青塚。硬寨大保特母哥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庚子。梁宋大長公主特里亡歸。壬寅。金遣人來招。癸卯。荅書請和。丙午。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乃遣兵邀戰于白水濼。趙王習泥烈。蕭道寧。皆被執。上遣牌印郎君謀盧瓦送兎紐金印偽降。遂西遁雲內。駙馬都尉乳奴詣金降。己酉。金復以書來招。荅其書。壬子。金帥書來。不許請和。是月。特母哥挈雅里至。上怒不能盡救諸子。詰之。五月乙卯。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臨其國。庚申。軍將耶律敵烈等夜刼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為帝。改元神曆。辛酉。渡河。止于金肅軍北。回离保為衆所殺。六月。遣使冊李乾順為夏國皇帝。秋九月。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冬十月。復渡河東還。居突呂不部。梁王雅里殂。耶律术烈繼之。十一月。术烈為衆所殺。　四年春正月。上趨都統馬哥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馬哥被執。謨葛失來迎。贐馬駝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以都點檢蕭乙薛知北院樞密使事。封謨葛失為神于越。王特母哥降金。二月。耶律遙設等十人謀叛。伏誅。夏五月。金人既克燕。驅燕之大家東徙。以燕空城及涿易檀順景薊州與宋。以塞盟。左企弓。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入平州。言於留守張瑴曰。宰相左企弓。不謀守燕。使吾民流離無所。棲集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必能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瑴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伏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中興。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平山之軍。外得宋為之援。又何懼焉。瑴曰。此大事也。不可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其言與之合。乃遣張謙率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往數十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皇叔秦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知閤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于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于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發兵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所不容誅。左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　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象。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六月。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翰林學士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山。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帶甲萬餘。瑴有文武材。可用為屏翰。不然。將為肘腋之患。安中深然之。令安弼與黨詣宋。宋主詔帥臣王安中。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瑴聞之。自謂得計。秋七月。金人屯來州闍母聞平州附宋。以二千騎問罪。先入營州。瑴以精兵萬騎擊敗之。宋建平州為泰寧軍。以瑴為節度使。以安弼黨為徽猷閣待制。令宣撫司出銀絹數萬犒賞。瑴喜。遠迎。金人諜知。舉兵來襲。瑴不得歸。奔燕。金人克三州。始來索瑴。王安中諱之。索急。斬一人貌類者去。金人曰。非瑴也。以兵來取。安中不得已。殺瑴。函其首送金。天祚既得林牙耶律大石兵歸。又得陰山室韋謨葛失兵。自謂得天助。再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則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漢地。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為王。率所部西去。上遂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東勝寧邊

雲内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復潰、直趨山陰、八月、國舅詳穩蕭撻不也、筆硯祗候察剌降金。是月金主阿骨打死。九月、建州降金。冬十月納突呂不部人訛哥之妻諳葛、以訛哥為本部節度使。招古牙率衆降金。金攻興中府降之。十一月、從行者舉兵亂、北護衛太保朮者舍利詳穩牙不里等擊敗之。十二月、置二總管府。　五年春正月辛巳。党項小斛祿遣人請臨其地。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己丑、遇雪無禦寒具、朮者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朮者進麨與棗。欲憩、朮者即跪坐倚之假寐。朮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小斛祿為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仍賜其子及諸校爵賞有差。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人完顏婁室等所獲。八月癸卯、至金。丙午、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金皇統元年二月、改封豫王。五年、葬于廣寧府閭陽縣乾陵傍。耶律淳者、世號為北遼、淳小字涅里、興宗第四孫、南京留守宋魏王和魯斡之子。清寧初、太后鞠育之。既長篤好文學。昭懷太子得罪、上欲以淳為嗣、上怒耶律白斯不知與淳善、出淳為彰聖等軍節度使、天祚即位、進王鄭。乾統二年、加越王。六年、拜南府宰相、首議制兩府禮儀。上春。徙王魏。其父和魯斡薨、即以淳襲父守南京、冬夏入朝。寵冠諸王。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叛、奔鴨子河、謀淳于阿撒等三百餘人亡歸、先遣敵里等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首以獻、進封秦晉國王、拜都元帥。賜金券、免漢拜、禮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東至錦州、隊長武朝彥作亂、劫淳、淳而免。收朝彥誅之。會金兵至、狼兵戰于阿里軫斗、敗績。收亡卒數千人拒之。淳入朝、釋其罪。詔南京刻石紀功。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欲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討之。遂即位。百官上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大赦、放進士李寶信等一十九人。遙降天祚為湘陰王、以燕雲平上京中京遼西六路、淳主之、沙漠以北、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封其妻普賢女為德妃。以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又遣使報宋、免歲幣、結好。宋人發兵問罪、擊敗之、尋遣使奉表于金、乞為附庸、事未決、淳病死、年六十、百官偽謚曰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葬燕西香山永安陵、遺命遙立秦王定。以存社稷、德妃為皇太后、稱制、改建福為德興元年、放進士李球等

百八人、時宋兵來攻、戰敗之、由是人心大悅、兵勢日振。宰相李純等潛納宋兵、居民內應、抱關者被殺甚衆。翌日攻內東門、衛兵力戰、宋軍大潰。踰城而走。死者相籍。五表于金。求立秦王、不從、而金兵大至、德妃奔天德軍。見天祚、天祚怒。誅德妃、降淳庶人。除其屬籍。耶律雅里者、天祚皇帝二子也、字撒鸞、七歲欲立為皇太子、別置禁衛、封梁王、保大三年、金師圍青塚寨。雅里在軍。中大保特毋哥扶之出走、間道行至陰山、聞天祚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多於天祚、天祚慮特毋哥生變、欲誅之、責以不能全救諸王、將訊之。仗劍召雅里問曰。特毋哥教汝何為雅里對曰、無他言、乃釋之、天祚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列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而過、識者以為不祥、後三日、群僚共立雅里為主、雅里遂即位、改元神曆。命士庶上便宜、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亡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即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附則去。何須威逼耶。每取唐貞觀政要及林牙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烏古部節度使糺哲迭烈部統軍撻不也、都監突里不等。各率其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特毋哥切諫、乃不復出、以耶律敵列為樞密使、特毋哥副之、敵列劾西北路招討使蕭糺里、熒惑衆心、志有不臣、與其子麻涅並誅之、以遙設為招討使。與諸部戰、數敗、杖免官、從行有疲困者、輒振給之、直長保德諫曰。今國家空虛、賜賚若此、將何以相給耶雅里怒曰。昔畋於福山、卿誣獵官、今復有此言、若無諸部、我將何取。不納、初令群牧運鹽濼倉粟。而民盜之、議籍以償。雅里乃自為直、每粟一車償一羊、三車償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且不可得、乃償一車、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令盡償。民何堪。後獵查剌山、一日而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致疾卒。年三十。耶律大石者。世號為西遼、大石字重德、太祖八代孫也、通遼漢字、善騎射。登天慶五年進士第、擢翰林應奉。尋陞承旨。遼以翰林為林牙。故稱大石林牙、歷泰祥二州刺史。遼興軍節度使。保大二年。金兵日逼。天祚播越。與諸大臣立秦晉王淳為帝。淳死。立其妻蕭德妃為太后以守燕。及金兵至、蕭德妃歸天祚、天祚怒誅德妃。而責大石曰、我在、汝何敢立淳。對曰。陛下以全國之勢。不能一拒敵。棄國遠遁。使黎民塗炭。即位十淳、皆太祖子孫。豈不勝乞命於他人耶。上無以荅、賜酒食、赦其罪、大石不自安、遂殺蕭乙薛、坡里括、自立為王、率鐵騎二百宵遁。北行三日、過黑水、見白達達詳穩牀古兒、牀古兒獻馬四百、駝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駐北庭都護府、會威武崇德會蕃新大林紫河駝等七州及大黃室韋敵剌王紀剌茶赤

剌也喜鼻古德尼剌達剌乖達密里密兒紀合主烏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畢。十八部王衆諭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明年二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遺書回鶻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即為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即表謝。以為遷國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食。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得書。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駝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銳氣日倍。至尋思干。西域諸國。舉兵十萬。號忽兒珊。來拒戰。兩軍相望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招討副使耶律松山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剌阿不。招討使耶律朮薛等。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衆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僵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回回國王來降。貢方物。又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號葛兒罕。復上漢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追謚祖父為嗣元皇帝。祖母為宣義皇后。冊元妃蕭氏為昭德皇后。因謂百官曰。朕與卿等行三萬里。跋涉沙漠。夙夜艱勤。賴祖宗之福。卿等之力。冒登大位。爾祖爾父。宜加卹典。共享尊榮。自蕭斡里剌等四十九人祖父。封爵有差。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朵。改延慶為康國元年。三月。以六院司大王蕭斡里剌為兵馬都元帥。敵剌部前同知樞密院事蕭查剌阿不副之。茶赤剌部禿魯耶律燕山為都部署。護衛耶律鐵哥為都監。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衆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衆。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斡里剌曰。今汝其往。信賞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數也。康國十年歿。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遺命皇后權國。后名塔不煙。號

感天皇后。稱制。改元咸清。在位七年。子夷列即位。改元紹興。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殁。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改元崇福。號承天太后。後與駙馬蕭朶魯不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父斡里剌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即位。改元天禧。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皇后為皇太后。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焉。直魯古死。遼絕。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為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燕民。及諸大臣。興勤王之師。東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是篡也。況忍王天祚哉。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責以大義。乃自立為王而去之。幸賴祖宗餘威遺智。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亦可謂難矣。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諸葛武侯為獻帝發喪而後立先主為帝者。不可同年語矣。故著以為戒云。贊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鼓行寰外。席卷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睿略。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連遭弒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猶足以震疊其國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既而申固鄰好。四境人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降臻天祚。既丁末運。又觖人望。崇信姦回。自椓國本。群下離心。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之謀。叛亡之迹。相繼蠭起。馴致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為甥舅。義同休戚。奉先挾私滅公。首釁構難。一至於斯。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己。不幾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契丹志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子也。母曰木拙氏。初封齊王。後為皇太孫。道宗崩。齊王即位。自號天祚皇帝。改元乾統。

辛巳。乾統元年。（宋徽宗建中靖國改元）春正月朔。有流星燭地。自西南入尾。抵畢星。是夕有赤氣起東北方。亘西方。中出白氣。二氣將散。復有黑氣在旁。　夏四月朔日食。陰雲不見。是歲女真楊割死。子阿骨打立。

壬午。乾統二年。（宋徽宗崇寧改元）

癸未。乾統三年。（宋崇寧二年）

甲申。乾統四年。（宋崇寧三年）

乙酉。乾統五年。（宋崇寧四年）夏四月。遼遣簽書樞密院蕭良請宋。言朝廷出兵侵夏國。令大遼以帝妹嫁夏國主。請還所侵地。五月。宋徽宗遣龍閣直學士林攄報聘。見天祚跪上國書。仰首曰。夏人數寇邊。朝廷興師問罪。以北朝屢遣講和之使。故

務舍容。令踰年不進誓表。不遣使賀天寧節。又集席徑嶺。馬練川。兩堡侵寇不已。北朝若不窮詰。恐非所以踐勸和之意。天祚出不意。爲憚。　秋八月。天祚以林攄來使而失情。遣使復宋。尋遣禮部侍郎劉正夫。來報。酬對敏博。議皆如約。　丙戌。乾統六年。（宋崇寧五年）春正月。彗出西方。其長竟天。三月。遼復遣泛使同平章事蕭保先。牛溫舒。詣宋。爲夏請元符講和以後所侵西界地。徽宗曰。元常已畫封疆。今不復議。若自崇寧以來使地可與之。　丁亥。乾統七年。（宋徽宗大觀改元）冬十一月朔。日食。　戊子。乾統八年。（宋大觀二年）　己丑。乾統九年。（宋大觀三年）　庚寅。乾統十年。（宋大觀四年）秋九月朔。日食。　辛卯。天慶元年。（宋徽宗政和改元）秋九月。宋遣鄭允中。童貫。使遼。貫至。遼君臣相聚指笑曰。南朝人才如此。然祚方縱肆貪得。圖玉帛珍玩。而貫所賚皆極珍奇。至運兩浙絲藤之具。火閣書擱床椅等。佳獻。天祚所以遺貫者。亦稱是。貫使歸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得罪于燕。見貫。陳滅燕之策。貫携歸宋。改姓李。名良嗣。薦于朝。遂賜姓趙。後天祚數移檄索取。貫諱不與。復燕之議。蓋如此。　壬辰。天慶二年。（宋政和二年）春。天祚如混同江釣魚。界外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會。適遇頭魚酒進。別具宴勞。酒半酣。天祚臨軒。使諸酋次第歌舞爲樂。

次至阿骨打。端立直視。辭以不能。諭之再三。終不從。天祚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意氣雄豪。顧視不常。當以事誅之。不然。恐貽後患。奉先曰。阿骨打。小人何知。殺之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何能爲。阿骨打有弟姪。曰吳乞買。粘罕。胡舍輩。天祚歲入秋山。數人必從行。善作鹿鳴。呼鹿使天祚射之。或刺虎。或搏熊。天祚喜。輒加官爵。後至圍場司。差遣者有之。阿骨打會釣魚而歸。疑天祚知其意。即欲稱兵。是年秋。遂併吞諸鄰近部族。有趙三阿鶻產大王者。拒之不從。阿鶻打擄其家。二人來訴於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時樞密使蕭奉先。本戚里庸才。懼其生事。但作常事以聞。天祚指揮。就送咸州取勘。欲使自新。阿骨打竟托病不至。　癸巳。天慶三年。（宋政和三年）春。三月朔。日食。阿骨打將帶五百餘騎。徑赴咸州詳穩司。吏民驚駭。明日擁騎赴衙。引問。與告人趙三阿鶻產等並跪。問於廳下。阿骨打隱諱。不伏供析。送所司取狀。一夕。領從騎歸去。遣人持狀赴詳穩司。云意欲殺我。故不敢留。自是追呼不復至。第節次申北樞密院。遼國亦無如之何。　甲午。天慶四年。（宋政和四年）秋八月。女真阿骨打始叛。用粘罕。胡捨。爲謀主。銀朮割。移烈。婁宿。闍母等。爲將帥。會集女真諸部。甲馬二千。首犯混同江之東名寧江府。時天祚射鹿慶州秋山。聞之。不以介意。遣海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子弟軍三千人。應寧江援。　秋九月。遼兵遇女真於寧江州東。戰數合。渤海大敗。或陣沒。或就擒獲。免者無幾。復攻破寧江州。無少長悉殺之。　女真服屬大遼二百餘年。世襲節度使。兄弟相傳周而復始。至天祚朝。賞刑僭濫。禽色俱荒。女真東北與五國爲隣。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自海東來者謂之海東靑。小而俊健。能擒鵝鶩。爪白者尤以爲異。遼人酷愛之。歲歲求之女真。女真至五國戰鬭而後得。女真不勝其擾。及天祚嗣位。責貢尤苛。又天使所至。百般需索於部落。稍不奉命則召酋長加杖。甚者誅之。諸部怨叛。潛結阿骨打。至是舉兵謀叛。先是州有榷場。女真以北珠。人參。生金。松實。白附子。蜜蠟。麻布之類爲市。州人低其直。且拘辱之。謂之打女真。州既陷。殺之無遺類。獲遼兵甲馬三千。退保長白山之阿朮火。阿朮火者。女真所居之地。以阿爲名也。　是月。天祚出秋山。赴顯州冬山射虎。聞攻陷寧江州。中輟不行。　十月。差守司空殿前都檢點蕭嗣先。（奉先弟）充東北路都統。靜江軍節度使蕭撻勃也。副之。發契丹奚兵三千騎。中京路禁軍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千餘人。以中京虞候崔公義。充都押官。侍衛控鶴都指揮使。商州刺史邢穎。副之。屯出河店。臨白江。與寧江女真對壘。時遼國太平日久。聞女真興師。皆願從軍。奚

貴。往往將家屬。團結車營隨行。是月。女真潛渡混同江。掩其不備。未陣擊之。嗣先軍潰。其家屬金帛牛羊輜械。悉爲女真所得。復以兵追殺百餘里。管押官崔公義。邢穎等。死之。又獲去甲馬三千。　初女真之叛也。率皆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號。小木牌。繫人馬上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鎗或棍棒。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觀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陣而馳擊之。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勝則整陣而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人人皆自爲戰。所以勝也。遼國舊例。凡關軍國大事。漢人不預。天祚自兩戰之敗。意謂蕭奉先不知兵。始欲改用將帥。付以東征之事。天祚遂召宰相張琳。吳庸。付以東征事。張琳等。碌碌儒生。非經濟才。統御無法。遂奏曰。前日之敗。失於輕舉。若用漢軍二十萬。分路進討。無不克者。天祚謂其數多。且差十萬。即降宣劄付上京。長春。遼西諸路。計人戶家業錢。每三百貫自備一軍。限二十日各赴期會。時富民有出一百軍。二百軍者。家貲遂竭。琳等非將帥材。器甲聽從自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雜以番軍。分出四路。北樞密副使耶律斡離朶。涑流河路都統。衛尉卿蘇壽吉。副之。黃龍府耶律寧。黃龍府路都統。桂州觀察使耿欽。副之。復州

節度使蕭堤爲咸州都統。將作監龔誼副之。左祗候郎君詳穩蕭阿古奴。草峪都統。商州團練使張維協副之。領東來派河一路。遂深入。女真軍馬初一戰稍卻。各保退寨栅。是夕。都統斡離朶誤聽漢軍已遁。即離避奚之兵。棄營而奔。明早。漢軍尚餘三萬衆。遂推將作少監武朝彥爲都統。再與女真合戰。遂大敗。餘三路聞之。各退保本路防城。數月間。遂爲女真攻陷。丁壯斬戮無遺。嬰孺貫之槊上。盤舞爲戲。所過赤地無餘。應遼東界内熟戶女真。亦爲阿骨打吞併。分棣强壯人馬充軍。遂有鐵騎萬餘。　初蕭嗣先出河店之敗也。諸蕃漢兵將。多不赴都統行營聚合。各迸走歸寨。或被傷諸行闕而告歸者。蕭奉先懼弟嗣先獲罪。輒奏天祚。云東征潰兵。慣所至劫掠。若不從權肆赦。將嘯聚爲腹心患。天祚從之。降赦應係出河店潰軍並免罪歸業。所有遺棄係官器甲。亦不理索。嗣先遂詣闕待罪。但免官而已。自是出征之兵。皆謂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由是各無鬭志。累年用兵。每遇女真。望風奔潰。降赦免罪。不能成功者。此也。　乙未。天慶五年。（宋政和五年）秋七月朔日食。　八月。天祚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樞使蕭奉先。爲御營都統。耶律章奴副之。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爲正兵。諸大臣貴族子弟千餘人。爲硬軍扈從。百

司護衛軍。北出駱駝口。車騎亘百里。鼓角旌旗。震耀原野。別以漢軍步騎三萬。命都檢點蕭胡覩姑。爲都統。樞密直學士柴誼。副之。南出寧江州路。自長春州分路而進。齎數月之糧。期必滅女真。一夕。軍中戈戟有光。馬皆嘶鳴。咸以爲不祥。天祚問天官李圭。圭不能對。宰相張琳前奏曰。唐莊宗攻梁。矛戟夜有光。郭崇韜曰。火出兵入。破賊之兆。遂滅梁。天祚喜而信之。遂行。女真師至鴨渌江。人心疑懼。初天祚親征。女真甚懼。粘罕兀朮僞請爲卑哀求生者。陽以示衆。實以求戰。嫚書上之。天祚大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阿骨打聚諸酋曰。始與汝輩起兵。蓋苦遼國殘虐。今吾謂若卑哀請降。庶幾紓禍。乃欲盡行翦除。爲之奈何。不若殺我一族。衆共迎降。可以轉禍爲福。諸酋皆羅拜曰。事至此。當誓死一戰。次日御營退行三十里。或言於天祚曰。兵已深入。女真在近。軍心皆願一戰。何必退也。天祚亟召諸統兵官。問策安在。人皆觀望。無敢言不願戰者。再傳令進兵。　十一月。天祚與女真兵會。時盛寒。雪深尺餘。先鋒接戰。雲塵亘天。日色赤暗。天祚親督諸軍進戰。少頃。軍馬左旋三轉。已横屍滿野。望天祚御旗向西南出。衆軍隨而敗潰。始悟矛戟有光。爲凶兆也。女真亦不急追。徐收所獲輜重馬牛而已。天祚一日一夜。走五百里。退保長春。女真乘勝。遂并

渤海遼陽等五十四州。耶律章奴。係大横帳。與衆謀曰。天祚失道。皇叔燕王淳。（淳乃道宗弟弘本之子俗呼爲燕王實封秦國王）親賢。若廢天祚。而迎燕王。判燕京留守事。女真可不戰而服也。章奴與同謀人二千餘騎。夜半奔上京。迎立燕王。是日有燕王妃父蕭唐骨德。告其事。天祚詔遣長公主駙馬蕭昱。領精騎千餘。詣廣平甸。防護后妃諸王行宮。別遣帳前親信乙信。齎御札馳報燕王。時章奴先遣燕王二妃親弟蕭諦里。外甥蕭延留說之曰。前日御營兵爲女真所敗。天祚不知所在。今天下無主。諸幼弱。請王權知軍國事。失此機會。姦雄竊發。未易圖也。燕王曰。此非細事。天祚自有諸王當立。南北面大臣不來。而汝等來何也。密令左右拘之。少頃。乙信持天祚御札至。備言章奴等欲行廢立之事。燕王對使者號泣。斬蕭諦里蕭延留。首級以獻。單騎由間道。避章奴賊衆。趨廣平甸。待罪。天祚待之如初。章奴知燕王不聽。領麾下掠慶饒懷祖等州。嘯聚渤海盜衆數萬。直趨廣平甸。犯天祚行闕。素戰賴順國女真阿鶻産等。三百餘騎。一戰而勝。擒其貴族二百餘人。並斬以徇。妻女配役繡院。或給散近幸爲婢。餘得脫者奔女真。章奴僞作使人。帶牌走馬。奔女真。近境泰州。爲識者所獲。以送天祚。天祚命腰斬於市。剖其心。獻祖廟。分送五路號令。　初章奴之叛也。蕭

奉先以燕王素得漢人心。疑章奴潛與南路漢軍同謀。遂以聞天祚。即以同知宣徽北院事韓汝誨。詣漢軍行營。傳宣曰。將士離家。暴露日久。風霜之凄。誠可憐憫。今女真遠遁。不可深入。並令放還。諸軍皆歡呼分散。越三日。復遣使督進發。軍中洶洶。遂疑不行。及聞大軍已敗。亦自燒營逃去。天祚隨行衛兵。僅三五百人而已。遂詔募燕雲漢人。護駕到廣平。再降指揮。若護駕至起離日。依上推賞。是歲。宋遣羅選侯益等。詣遼充賀生辰。及正旦使。入國道梗。中京阻程。兩月不得見天祚而回。　乙未。天慶六年。（宋政和六年）春正月朔夜。渤海人高永昌。率兇徒十數人。乘酒恃勇。持刃踰垣。入府衙。登廳。問留守所在。紿云外軍變。請爲備。保先纔出。刺殺之。是夜有戶部使太公鼎。本渤海人。登進士第。頗剛明。聞亂作。權行留守事。與副守高清臣。集諸營奚漢兵千餘人。次日搜索元作亂渤海人。得數十人。並斬首。即撫安民。倉卒之際。有濫被其害者。小人喜亂。得以藉口。不可禁戢。一夜燒寨起亂。　初三日。軍馬抵首山門。太公鼎等登門說諭。使歸。不從。　初五日夜。城中舉火。内應開門。騎兵突入。陣於通衢。太公鼎高清臣。督軍迎敵不勝。領麾下殘兵百餘人。奪西門出。奔行闕。高永昌自殺留守蕭保先後自據東京。稱大渤海皇帝。改元應順。據遼東五十餘州。分遣軍馬肆其

殺掠所在州郡。異人戶往往挈家渡遼。以備禍。瀋州來下。宰相張琳。瀋州人也。天祚命討之。琳先嘗兩任戶部使。有東京人望。至是募遼東失業者并驅轄戶強壯充軍。蓋遼東與女真渤海有讎。轄戶則使從良。庶獲效命敢戰。旬月之間。得兵二萬餘。隨行官屬將領聽從辟差。　是春。天作募渤海武勇馬軍高永昌等二千人。屯白草谷。備禦女真。會東京留守太師蕭保先（乃秦晉王弟）為政酷虐。渤海素悍。有犯者不恕。東京乃渤海故地。自阿保機力戰二十餘年。始得之。建為東京。　夏五月。初自顯州進兵渤海。止備遼河三叉黎樹口。張琳遣羸卒數千。挺其守兵。以精騎間道渡河趨瀋州。渤海始覺。遣兵迎敵。旬日間三十餘戰。渤海稍卻。退保東京。張琳兵抵城五里。隔太子河。劉寨。先遣人移文招撫。不從。傳令留五日糧。決策破城。越二日。發安德州義軍先渡河。次引大軍齊渡。忽渤海上流。有鐵騎五百。突出其傍。諸軍少卻。退保舊寨。河路復為所斷。三日不得渡。眾以飢告。謀歸瀋州。徐圖後舉。初七日夜。移寨。渤海騎兵尾襲。強壯者僅得入城。老幼悉被殺掠。是時軍伍尚整。方議再舉。忽承女真西南路都統闍母國王撻懶準渤海國王高永昌狀。遼國張宰相統領大軍前來討伐。伏乞救援當道。於義。即合應援。已約巳月二十一日進兵。檄到瀋州。眾以渤海詐作此機。不為備。是日聞探東北有軍掩至。將士呼曰女真至矣。張琳急整軍迎敵。將士見女真兵。氣已奪。遂敗走入城。女真隨入。先據城西南。後縱兵殺戮殆盡。孟初、劉思溫等死之。張琳與諸子弟等并官屬縋城苟免。盡失軍資器甲。隨入遼州。收集殘軍。坐是。謫授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也）自張琳之敗。國人皆稱燕王賢而忠。若付以東征。士必樂為用。兼遼東民自渤海之敗。渡遼失所者眾。若招之為軍。彼可報怨。此且報國。必以死戰。天祚乃授燕王都元帥。蕭德恭副之。永興軍使耶律佛頂、延昌宮使蕭昴並兼監軍。聽辟官屬。召募遼東飢民。得二萬餘。謂之怨軍。如郭藥師者是也。別選燕雲平路禁軍五千人。并勸諭三路富民。依等第進獻武勇軍二千人。如董龐兒、張關羽者是也。及科數運腳車三千乘。準備隨軍支遣。境內騷然矣。燕王既招怨軍。合禁軍、武勇軍共三萬人。自八月進發。十月到乾州十三簡山劉寨。至十一月二十四日夜。忽管押武勇軍大常少卿武朝彥率府屬馬僧辨潛謀作亂。遣百餘騎趨中軍帳。先殺燕王。覺之奔他軍。先餘皆閉壁不應。朝彥知謀不成。擁騎二千。欲南奔。道為關羽所殺。　燕王自被命東征。職其行未出境而兵亂。忽率諸軍自黎樹口渡遼水。欲下瀋州。駐兵城下。射書令降。不應。選精銳梯城。傳矢石如雨。不能上。或報女真

援至。退保遼河。是行雖無所得。亦無所失。既而燕王被召赴闕。留北宰相蕭德恭。上京路都統耶律余都覩副之。太常袞耶律啼哩姑。濠懿州路都統。延慶宮使蕭和尚奴副之。都元帥府監軍耶律佛頂顯州路都統。四軍太師蕭幹副之。並以屯田為備。　自天祚親征敗績。中外歸罪蕭奉先。於是謫奉先西南面招討。擢用耶律大悲奴為北樞密使。蕭查剌同知樞密院使。聞有軍國大事。天祚與南面宰相執政吳庸、馬人望、柴誼等參議。數人皆昏謬。不能裁決。當時國人誇曰。五箇翁翁四百歲。南面北面頓瞌睡。自己精神管不得。有甚心情殺女真。遠近傳為笑端。有人聞於天祚。亦笑而不憎。是歲上罷耶律大悲奴。再詔蕭奉先代之。蕭查剌授西京留守事。其後罷吳庸、馬人望、柴誼。以李處溫、左企弓代之。至於國亡。　女真初援渤海。已而復相攻。渤海大敗。高永昌遁入海。女真遣兀室、訥波、渤堇。以騎三千。追及於長松島。斬之。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為盜。如侯槩、吳撞天等所在蜂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遼不能制之。　丁酉。天慶七年。（宋政和七年）夏。天祚再命燕王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初發燕山府。　十月。至陰京河。聞怨軍特寒無衣劫掠乾州。都統肖幹一面招安。初怨軍有八營。共二萬八千餘人。自宜州募者。謂之前宜營。再募者謂再宜營。前錦、後錦者。亦有乾營。大營。前營叛者。乃乾營、大營、前錦營也。　十一月。到衛州蒺藜山。遂留大軍就糧。同表糠領輕騎二千。欲赴顯州。處置作過怨軍。行次懿州。或報女真前軍已過明王墳。即召大軍會徽州。　有星如月。徐徐南行而落。光照人物。與月無異。　是年。蘇、復州編民百餘戶。泛海而登州岸。共言女真兵來攻奪遼東地。以過遼河之西。登州守王師中以聞于宋。宋詔童貫、蔡京。議遣人偵其實。委師中選將校七人。各借以官。用平海指揮兵船。載郭藥師同往。至海北。見女真邏者。不敢前。復回青州。安撫崔直躬奏其事於宋。詔復委童貫措置。應借官過海人。悉寘之法。別遣使女真。講買馬舊好。　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重和改元。金阿骨打稱帝天輔元年）春正月。燕王淳。將討怨軍。而過女真於徽州之東。來陣而潰。初女真入攻。前後多見天象。或白氣經天。或白虹貫日。或天狗夜墜。或彗掃西南。赤氣滿空。遼兵輒敗。是夕有赤氣若火。光自東起。往來紛亂。移時而散。軍中以謂凶兆。皆無鬭志。燕王與麾下五百騎退保長泊魚務。於是女真入新州。節度使王從轄開門降。女真焚掠而去。所經成懿濠衛四州皆降。搗勞而過。女真別遣闍母國王攻怨軍於顯州。怨軍大敗。蕭幹奔醫閭山。率馬擴招收殘卒。不滿萬人。女

真以為度。破乾顯等州，焚掠而歸。天祚在中京，聞燕王兵敗，女真入新州，晝夜憂懼，潛令內庫三局官，打包珠玉珍玩，五百餘囊，駿馬二千，夜入飛龍院，餵養為備。嘗謂左右曰：若女真必來，吾有日行三五百里馬若干，又與宋朝為兄弟，夏國舅甥，皆可以歸，亦不失一生富貴。所憂者，軍民受禍耳。識者聞之，私相謂曰：遼之亡矣。自古人主豈有棄軍民而自為謀身計者，其能享國乎。暨聞女真焚劫新州以歸，即以謂敵德可加，使何能為，復自縱肆。　五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秋，女真陷東京，黃龍府、咸信蘇復辰海同銀通韓烏遂春泰靖等五十餘城，內並遼二十餘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每歲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有無慮三五十萬碩，雖累歲舉兵，未嘗支用。至是，女真悉取之，據遼東長春兩路。　是時有僧朴者，遼東鐵州人也，本渤海大族，登進士第，累官校書郎。先是，高永昌叛時，降女真，頗用事，勸阿骨打稱皇帝，改元天輔，以王為姓，旻為名，以其國產金，號大金。又陳說阿骨打曰：自古英雄開國受禪，先求大國封冊。　八月，阿骨打遣人請天祚求封冊，其事有十：徽號大聖大明皇帝，一也。國號大金，二也。玉輅，三也。袞冕，四也。玉刻御前之寶，五也。以弟兄通問，六也。生辰正旦遣使，七也。歲輸銀絹二十五萬疋，兩分南宋歲賜之半，八也。割遼

東長春兩路，九也。送還女真阿鶻產趙三大王，十也。天祚付羣臣等議，蕭奉先大喜，以為自此無患，差靜江軍節度使蕭習烈、翰林學士楊勉充封冊使副，歸州觀察使張孝偉、太常少卿王甫充通問使副，衛尉少卿劉湜充管禮物官，將作少監楊立忠充讀冊使，備天子袞冕、玉冊、金印、車輅、法駕之屬，冊立阿骨打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其冊文略曰：眷惟肅慎之區，實介扶餘之俗，土濱上國，材布中嶽，雖有山川之名，承其父祖之職。碧雲袤野，固須挺於渠材；皓雪飛霜，諒不推於絕駕。章封屢報，誠意交孚，載念遐荒，宜膺多戩。是用遣蕭習烈等持節備禮，冊為東懷國至聖至明皇帝。義敦友睦，地列豐腴，嗚呼，戒哉欽哉，式孚于休。所有徽號，緣犯祖號，改為至聖至明，餘悉從之。使人自十月發行。　冬十二月，至金國。楊朴以儀物不全用天子之制，又東懷國乃小邦懷其德之義，仍無冊為兄之文，如遐方多戩，皆非美意，形弓象輅，亦諸侯事，渠材二字，意似輕侮，命習烈歸易其文。趨恭式見有弟恭出自周書言友睦，則兄之義見矣。楊朴等面折以為非是，阿骨打大怒，叱出使副，欲腰斬之，粘罕諸人為謝，乃解，尚人皆百餘。次年三月，止遣蕭習烈本[illegible]旻云：冊文罵我，我都不曉，徽號國號玉輅御寶，我都有之，須稱我大金國皇帝兄，即已能從，我今秋可至軍前。

不然，我提兵取上京矣。天祚歷聞女真事，蕭奉先揣其意，皆不以聞。延久之，聞上京已破，和議遂寢，後天祚雖復請和，皆不報。　己亥，天慶九年。（宋徽宗宣和元年，金天輔二年。）春，有赤色，大三四圍，長二三丈，索索如樹，西方有火五團，下行十餘丈，不至地而滅。　夏，金人攻陷上京路，祖州則太祖之天膳堂，懷州則太宗德光之崇元殿，慶州則望僊、望聖、神儀三殿，并先破乾顯等州如凝神殿、安元聖母殿、木葉山之世祖殿、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焚燒掠盡，發掘金銀珠玉。所司即以聞，蕭奉先皆抑而不奏。後天祚雖知，問及陵寢事，奉先對以初雖侵犯元宮，劫掠諸物，尚懼列聖威靈，不敢毀壞靈柩，已指揮有司修葺巡護。奉先迎合誑護，類皆如此。遼國屢年困於用兵，應有諸州富民子弟自願進軍馬八，獻錢三千貫，特補進士出身。諸畜部富人進軍獻馬納粟，出官各有差。又因燕王言，遼東失業飢民，因路道死者十之八九，詔令中京、燕雲、平三路諸色人收養，候次年等第推恩官爵之。濫至此而極。　四月朔，日食。　庚子，天慶十年。（宋宣和二年，金天輔三年。）冬十月朔，日食。　辛丑，保大元年。（宋宣和三年，金天輔四年。）春，日有青黑無光，其中洶洶而動，若鉦金而滲。日旁有青黑色，王如水波，周回而旋轉，將暮而止。　金人自破上京，終歲不出師，燕遼

國防也如故。有東南路怨軍將領董小醜，坐討平州賊，逗留不進，被誅。本部隊長羅青漢、董仲孫等，倡率怨軍作亂，攻錦州，月餘不能下，類都統耶律余覩獲兵至，怨軍始懼，郭藥師等內變，自殺賊魁羅青漢等數人，就招安。都統蕭幹奏選留二千人，為四營，擢郭藥師、張令徽（徽今令敵）、劉舜臣、甄五臣，各統將領，餘六千人，悉送燕雲平三路充禁軍，或養濟賓，秩分其勢也。余覩、蕭幹以前年兩營叛，劫掠乾州，已從招安，今歲全軍復叛，而攻錦州，苟我軍不來，城破，則數萬居民被害。所謂怨軍，未能報怨於金人，而屢怨叛於我家。今若乘其解甲，遣兵掩殺淨盡，則永絕後患。幹曰：亦有忠義，為一時脅從者，豈可盡誅之。二人議論不合，交章並奏，卒從蕭幹之議。　遼自金人侵犯以來，天下郡縣所失幾半，生靈塗炭，宗廟丘墟。天祚尚以四時遊畋為樂，工作之費，未嘗少輟，遂失內外人心，嘗有傾覆萬世之意。有四子：長曰趙王，昭容所出；次曰晉王，文妃所出；次曰秦王、曾王，並元妃所出。國人皆知晉王賢，而屬望焉。元妃兄樞密使蕭奉先，慮秦王不得立，深圖之，未有以發。晉王母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次適余覩。會撻曷里妻實過余覩家，蕭奉先密遣人誣告其結余覩，將立晉王，尊天祚為太上皇帝。事發，撻曷里妻等皆伏誅，文妃亦賜死，獨留晉王。時

余覩在軍中聞之懼。即領千餘騎。并骨肉車帳叛歸金國。時方盛夏。途中爲霖雨所阻。天祚遣知奚王府蕭遐買。宰相蕭德恭。太常衮耶律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尚奴。太師蕭幹。各領本部軍馬。會合追之。至閭山縣。相及。諸軍議曰。今天祚信用奉先。致晋王之禍。蕭奉先平日視吾曹蔑如也。余覩宗室之豪傑。負氣不爲人下。若擒余覩。則他日吾曹皆余覩也。不若縱之爲利。皆曰喏。於是紿云追之不及。余覩既亡。奉先懼諸將皆叛。乃峻加蕭遐買等爵賞。以慰其心。　壬寅。保大二年。（宋宣和四年金天輔五年）春。金人陷中京。（中京奚國也）先是金主阿骨打遣使曷魯等如宋。自海上歸。得書。意宋翻絶之。乃命其弟故論國相孛極烈。并粘罕元帥。用遼降人余覩。爲前鋒。由奚西過平地松林。駐白水。別遣精兵五百騎到松亭關。邀截本京官民奔逸車乘。天祚在燕京。聞報甚懼。即日出居庸關。又聞余覩爲前鋒。導兵奄至。蕭奉先奏曰。余覩乃宗枝也。豈欲亡遼。不過求立其甥晉王而已。何惜一子。戮其奸謀。遂賜晉王死。晉王賢而有人望。死非其罪。行闕百官諸軍聞之。莫不流涕。自此人心益離。　三月。報余覩兵至。天祚率騎兵五千。西奔雲中府。留宰相張琳。李處温等。與燕王同守燕。天祚去時。衛士五千。中途潰散。僅諸王并長公主駙馬諸子弟三百餘騎。過雲中

城下。樞密留守蕭查剌。轉運劉企常等曰。金兵不遠。好與軍民守城。但取馬三千足。由天德軍。趨漁陽。入夾山。因謂蕭奉先曰。使我至此。皆汝之由。汝急去。人不汝容。奉先慟哭辭去。行二十里。爲左右所執。金兵至雲中。蕭查剌等。率軍民父老開門迎降。金主阿骨打留精兵二百騎與留守自衛。而追天祚。獲及應行宮內庫三局珍寶。祖宗二百餘年所積。及其幼女。悉爲俘掠一空。金兵自追天祚。旬日未回。府中兵變。推馬權。韓執謙。爲都統。逐出蕭查剌等及衛兵。閉門拒守。飛申燕王求救。時燕王僭位之初。無兵可遣。但指揮蔚州發兵應援。金兵回至城下。見留守等被逐。督軍民攻城。彌旬破城。執馬權。韓執謙等。盡殺諸軍。隨朔應諸州。擄去群牧良馬三萬匹。天祚自奔夾山。命令不通。燕王守燕。深得人心。李處温與族弟處能。及其子奭。都統蕭幹。挾怨軍。謀立燕王。告報在府百官。諸軍。僧道。父老數萬人。於三月十七日詣燕王府。方邀張琳告其事。琳曰。攝政則可。未可即真。處温曰。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百官班立。獨琳有難色。既而王出。李奭以赭袍被之。百官軍民拜舞山呼。王驚泣。辭不獲已。而即僞僭號天錫皇帝。改元建福。改怨軍爲常勝軍。以李處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義知樞密院。虞仲文知參政。張琳守太師。十月一朝。平章軍國大事。外雖以

元老尊之。其實不欲其位在己上也。李處能。奭數十人以定策功補官。方議降赦。燕中父老再告。隨駕內庫都點檢劉彥良。姦佞之人。導引天祚爲一切失德之事。國人呼爲肉柱杖。蓋其倚附而行也。要雲奇者。本倡婦也。日夕出入禁中以諂諛。夫婦共爲國蠹。請先誅而後降赦。是日梟彥良夫婦之首於市。人爭臠肉而食之。然後肆赦。燕王廢天祚爲湘陰王。詔曰。天道既隱。不行揖遜之風。皇天無私。自有廢興之數。事貴得効。人難力爲。朕切保青宮。長歸朱邸。雖曰人情之久係。難云神器之可求。欲避周公之嫌。未忘季札之節。柰何一旦之無主。至使四海之求君。推戴四從。謳歌百郡。不敢墜祖宗之業。勉與攬帝王之權。實懼基圖之爲難。尚思復辟之可待。近得群臣之奏。縣陳前主之非。所謂愎諫矜能。比頑棄德。驟動靡常節。乎居無話言。室家之杼軸盡空。更資淫費。宗廟之衣冠見黷。不輟常畋。漢子之殺實無名。汲妻之亂數可恐。加以權臣塞隔。政事糾紛。左右離心。遐邇解體。訖無悛悟。以至播遷。伊戚自貽。大勢已去。是謂辜四海之望。安得冒一人之稱。宜削徽名。用昭否德。方朕心之牽戀。尚不忍從。柰群議之大公。正復見請。勉循故事。用降新封。可降封爲湘陰王。嗚呼。命不于常。事非得已。宣予小子。敢專位號之尊。蓋徇衆心。以爲社稷之計。凡在聞聽。体予至

懷。燕王自稱帝後。以燕雲平。中京上京遼西六路。奄爲己有。而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招討府諸蕃部族。天祚主之。猶稱保大二年。遼國自此分矣。　夏四月。燕王遣知宣徽南院事蕭撻勃也。樞密副承旨王居元。充告謝使詣宋。至白溝。等候宋徽宗降旨。以天祚見在夾山。燕王安得擅立。令雄州卻之。人使遂回。　是時宋命太師童貫爲宣撫使。以蔡攸副之。勒兵十五萬巡邊。下詔復燕雲故地。仍以三策付童貫。如燕人悅而取之。因復舊疆。上也。燕王納款稱藩。次也。燕人未服。按兵巡邊。下也。貫遣張寶。趙忠賫書往諭燕王。使舉國內附。故書畧曰。吳越錢俶。西蜀孟昶等。歸朝以來。世世子孫不失富貴。況遼之與宋。歡好百年。誠能舉國內附。則恩數有加。苟懷執迷。後時失機。恐有彭越之禍。起於帳中。淳得書。斬其二使。又令趙翊。（本董龐兒）遣使臣。說諭易州土豪史成。使起兵獻城。爲史成執送燕京。斬之。五月。童貫再遣种師道等。率兵數萬。壓境問罪。先遣閤門宣贊馬擴。持宋徽宗手詔。撫諭燕王。使納土以歸。世世不失王爵。并告燕民。以示存恤之意。王雖不從。心亦懷懼。馬擴過白溝。有漢兒劉宗吉者。私出見擴。許開涿州門以獻。擴以二榜付之。是時宋師猶集。种師道總東路之衆。屯白溝。王稟將前軍。楊惟忠將左軍。种師中將右軍。王坪將後軍。趙明。楊志將選

鋒軍。辛興宗。總西路之衆也。范村。楊可世。王淵。將前軍。焦安節。將左軍。劉光世。冀景。將右軍。曲奇。王育。將後軍。吳子厚。劉安。將選鋒。並聽劉延慶節制。以劉韐。宇文虛中。為參謀。鄧珪。鄧璿。為廉訪。　六月。童貫至高陽關。駐軍。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出於不得已之意。如敢敵令。並從軍法。若有豪傑。以燕京來獻。除節度使。燕王遣大石林牙領一千五百餘騎屯涿州新城。林牙詰以兩國盟好。何為興師。既是信使。安得結劉宗吉獻城。擴曰。女真兵已至山後。本朝乃是遣兵救燕。劉元吉見捉。安得不納。林牙曰。本欲劉宣贊緣自來通和。不欲太甚。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大暑熱。毋令諸軍徒苦。語畢。上馬馳去。前軍統制楊可世信和詵言。燕人久欲內附。必有簞食之迎。將輕騎數千過界。趨蘭溝甸。乃先遣人以旗榜渡河播關示。林牙見之曰。有死而已。可世為所掩。被傷而退。燕王益兵二萬。遣蕭幹統之。將渡白溝。宋諸將皆迎戰。師道曰。不可妄動。尋退兵。蕭幹迎戰於范村。甚力。興宗遣楊可世救之。仍自督戰。乃卻。凢駐白溝河十有二日。乃還師退保雄州。其日北風。大雨雹。追騎大至。踣以數置。追至雄州。童貫以其兵尚盛。未可以取。歸罪和詵。侯益。請其探報不實。奏請興師。既而徽宗降詔班師。當燕王僭號之初。漢軍多而番軍少。蕭幹建議。藉東西奚

二千餘人。及嶺外南北大王。乙室王。皮室猛拽剌司。遼民遣金人入寇。往往竄山谷沙漠間。燕王立。燕不內向。然人馬飢甚。不能遠來。遂令州縣招之。得萬餘戶。選一人為軍。支贍家錢三十貫。謂之瘦軍。既而散處涿易間。使掠平民。甚於盜賊。主兵之官。縱而不問。後來常勝軍叛歸南朝。皆效涿州瘦軍家口。並以罪此取悅人心。　是月。燕王病。聞天祚自夾山傳檄至天德軍。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已會合諸蕃精兵五萬騎。約秋八月入燕。并遣近位小底查剌馳馬問勞燕王。并索衣裘茶藥。王甚懼。會南北大臣會議。如李處溫蕭幹。謂莫若迎秦而拒湘。（湘者。天祚降封為湘陰王。秦者。乃天祚次子秦王也。）召百官共議。有從吾議者東立。獨有南面諸行部署耶律寧。處西。謂天祚果能復興。何名拒之。迎子拒父。亦無是理。處溫以事擬衆。欲誅之。寧撫枕歎曰。此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見。天祚兵出漁陽。僅復朔應等州。復為金所敗。擄其元妃諸王。天祚復奔夾山。二十四日。薨。諡曰宣宗。無嗣。　李處溫及其子奭。舊與宋趙良嗣善。童貫使良嗣以書約為內應。募諜者投之。并通書馬乘言等。令結義士開門迎降。拘執虜因。以戕往者。歸朝滅虜之言。處溫亦令奭潛以帛書相贈。蕃及淳卧病。知必死。挾處溫都元帥。欲以身後托之。病既甚。蕭幹與大

石林牙矯。令宰相侍疾。獨處溫不至。陰聚武勇軍二千為備。給曰奉密旨防他變。是夜淳死。不發喪。幹等先集蕃騎三千陳于毬場。會百官議立燕王妻蕭氏為皇太后。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子秦王為帝。從議者書名押字。無敢有一異者。蕭氏遂即位於柩前。改元德興。蕭后者。燕王秦晉國妃也。妃兄弟蚩韋奴。誅天祚因之上京。女真破。得出。又囚于中京。淳立而歸。后以蕭幹有援立功。封于越王。天祚聞淳死。下詔削其官爵。并妻蕭氏亦降為庶人。仍改姓虺氏。后僭位時。獨李處溫後至稱賀。屬時多難。未欲即誅。赦其罪。但追毀元帥宣劄而已。有弟處能。懼禍及。已落髮為僧。蕭后送海島龍雲寺。或告云處溫父子潛通童貫。欲挾后歸宋朝。后引問處溫曰。臣父子於宣宗有定策功。宜數世宥。不當以讒獲罪。太后曰。向使燕王如周公。終享親賢重名於後世。豈不勝太寧王述軋。楚國王涅里耶（[illegible]王謀反誅者）誤燕王者。皆汝父子。并數他罪數十條。處溫無以對。遂賜死。其子奭陵處斬。命籍其家。貲得見錢七萬緡。金銀珠玉稱是。皆自為宰相數月之間。四方賄賂。公行所得。初處溫聞天祚播遷。勸立燕王。僭號以圖恩倖。及燕王死。復恐燕國將亡。失其所依。北通金國。南結童貫。願挾蕭后以納土。皆非至誠。欲為身謀。而至此反為身禍。及宋師撫定燕山。追封處

溫為廣陽郡王。子李奭為保寧軍節度使。以其家為廟。錄其孫一人。　八月。金主趨中京。道聞天祚聚兵于國崖。亟往攻之。大戰。生擒都統蕭特烈。天祚脫身走。及夏國引兵數萬。襲天德軍。金主遣偏將帥兵七千。擊破之。屬秋霖水漲至。夏人溺水不勝計。金主屢勝兵驕。遂因秋成。並邊牧馬。休兵屯奉聖州之東。　自燕王死。蕭后專政。遼恐漢人應南軍。將謀之。皆常勝軍郭藥師遣使奉表降宋。高鳳亦以易州降。時宋童貫回雄州。在道中。而郭藥師至。授以軍八千。并易州義兵五千。並隸劉延慶。為鄉導軍。聲大振。　九月。蕭后遣蕭容韓昉詣宋奉表稱蕃。　冬十月。宋劉延慶郭藥師等自雄州趨新城。劉光世。楊可世自安肅軍出易州。會于涿州。時兵衆五十萬攻燕。進駐盧溝河。時燕軍蕭幹亦於燕城十里外築壘相拒。藥師命延慶選常勝軍五千騎。間道襲燕。夜半渡河。御枚而進。質明。常勝軍五千騎。雜鄉人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燕城。遣人諭蕭后使降。蕭幹知宋師入燕。亟往救。人皆死鬭。藥師屢敗。棄門不得出。盡棄馬縋城而下。死傷過半。還者數百騎而已。時宋師屯盧溝河者未動。蕭幹兵纔數千。得漢兒兩人。留帳中。夜半偽相語曰。聞漢兵十萬。吾師三倍。當分左右翼。以精兵衝其中。擧火為應。殲之無遺。陰縱其一人歸報。既夕而遁。宋軍遂潰。自相蹂踐。幹

遣騎追至涿水北而回。十二月，金粘罕趨南暗口，撻懶馳馬趨北古口，金主趨居庸關，分三路入燕。蕭后既敗，奉表于金，稱藩請和，金主不許，自媯儒二州進兵抵居庸關，遼人棄關走。癸卯，保大三年（宋宣和五年，金天輔六年五月以後吴乞買立，改元天會）春正月，金主入居庸關，晡時到燕。蕭后聞居庸關失守，夜率蕭幹及車帳出城，聲言迎敵，實欲出奔。國相左企弓等辭於國門，后曰：幽難至此，我親率諸軍為社稷一戰，勝則再見卿等，不然死矣。卿等努力保吾民，毋使濫被殺戮。言訖泣下，后夫行五十里。金人遊騎已及城，左企弓等方脩守具，忽報統軍蕭乙信啓城門，金人前軍已登城矣。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彦宗、蕭乙信等迎降出丹鳳門，毬場内投拜。阿骨打戎服坐，衆呼萬歲，皆伏拜待罪於下。譯者曰：我見城頭砲繩席角都不曾解動，是無拒我意也，並放罪。初蕭后東歸，以避金人，至松亭關議所往。耶律大石林牙，奚人也，欲歸天祚，四軍大王蕭幹，奚人也，欲就奚王府立國，有宣宗駙馬都尉蕭勃迭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而何面目相見。林牙命左右牽出斬之，傳令軍中，有敢異議者斬。於是遼奚軍列陣相拒而分矣。遼軍從林牙，扶蕭后以歸天祚于夾山。時奚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蕭幹據府自立，僭號為神聖皇帝，國號大奚，改元

天興。時奚中闕食。六月，奚兵出盧龍嶺，攻破景州，殺守臣劉滋、通判楊伯榮，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慶仁軍馬於鴈門鎮，攻陷薊州，守臣高公輔棄城走。又寇掠燕城，其鋒鋭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宋童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郭藥師切責之。七月，奚兵遇郭藥師戰於腰鋪，大敗而歸。藥師乘勝追襲過盧龍嶺，殺傷過半，從軍老小車乘、輜粮於後者，悉為常勝軍所獲，因而招降到奚、渤海、漢軍五千餘人。諸軍既失老小，悉怨蕭幹所謀，為其部曲得哥殺之，傳首於河間府，安撫使詹度獻于朝。宋徽宗御紫宸殿受賀。是時，蕭幹既敗於腰鋪，其黨雖不在本山亦敗，生擒偽阿骨實大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常勝軍因此横甚。藥師復佐之，朝廷不能制。耶律大石林牙領兵七千到夾山，天祚命殺蕭后，并外甥常哥，餘免本罪。張瑴者，平州人也，登進士第，建福元年，授遼興軍（興軍乃平州人也）節度使，因鄉兵經過殺節度使蕭諦里，金族二百口，劫掠家資數十萬，瑴以鄉人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平州事。燕王死，瑴度契丹必亡，籍管内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一千疋，招豪傑，潛為一方之備。蕭太后嘗遣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瑴有不容之意，由是立愛常稱疾不出。瑴依舊權知州事。會金人下燕，粘罕首以張瑴事問

參政知事康公弼曰：張瑴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糧不給，彼何能為。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粘罕召時立愛赴軍前，進加瑴為臨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精兵二千餘騎先下平州，擒張瑴，何如？左企弓輩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之以兵，是趨平州叛也。公弼請為平州守臣，願往伺之。遂授以金牌，馳騎見瑴，諭以粘罕之意。瑴曰：契丹天下八路，七路已下，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解甲者，北防蕭幹侵掠故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粘罕信之，遂改平州為南京，復加同中書門下事，判留守事，而實欲圖之也。五月，金主阿骨打歸燕山，北追天祚，以疾崩於軍中，謚為大聖武元皇帝，廟號太祖。弟吴乞買立，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遣燕相左企弓等文武百官，并被擄燕民由平州歸國，燕民入平州境，有私訴於瑴者，曰：左企弓不謀守燕，云云，至遂縊殺之，見前遼史。六月，榜示燕人，除留守外，盡許復業，所有逃户拋下田宅，為常勝軍占佃者，悉還之。燕人方患遠徙，得歸復業，皆大悦。宋徽宗聞燕民之歸降，詔付帥臣詹度多方存恤，有官者津遣赴闕，换授差遣，餘各令安業，與免三年常賦。張瑴聞之，喜，為得計，遂以平營灤三州降宋，其地乃後唐末契丹太祖所陷，非石晉所割。灤州乃

太祖建立也。詹度得張瑴納土書不敢受，密奏於朝，仍語瑴毋輕，恐為金人所知。金主聞之，遣闍母國王將騎二千來問罪，瑴帥兵拒於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歸，大書州城門曰：夏熱且去，今冬再來。瑴即妄以捷聞于宋，遂求銀絹數萬疋，并誥勅數道犒賞。張瑴之拒金人也，外則納欵於大宋，且結好於蕭幹，而緩急救，内則奉安天祚畫像，凡舉事先白而後行，仍用遼國官秩，稱保大三年，遣人奉迎天祚，以圖興復。是時有燕人李汝弼者，乃翰林學士李石也，高黨者，三司使高履也，二人先嘗被擄，後緣張瑴故，歸往見宣撫王安中，勸朝廷密納之。燕山路轉運趙良嗣力爭以為不可，恐開金人禍端，乞斬汝弼以徇，宋朝不從。授瑴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張敦固等，皆擢待制。瑴得宋詔，喜，率官屬郊迎。金人知之，以千騎襲破平州，瑴挺身走，欲間道如京師，為郭藥師所獲。由是金人乃歸曲于宋，移檄索取，宋朝不得已，命王安中縊殺之，以水銀漬其函首送平州。八月朔，日食，陰雲蔽之不見。保大四年（宋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秋七月，金人陷應蔚等州。是歲，天祚得耶律大石林牙兵歸，又得陰山室韋乞割石兵，自謂天助中興，再謀出兵收復燕雲。大石林牙力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遼陽（東京也）兩路，則駕不幸廣平甸（常歲受禮處）而都

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及幸雲中。則都夾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以至舉國漢地。皆爲金人所有。今國勢微弱。至此而力求戰。非得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天祚斥而不從。大石林牙託疾不行。天祚遂强率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天德軍。（遼國改豐州也）東勝寧邊雲中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兀室。戰于奄曷下水。兀室帥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眞千餘騎伏山間。出室韋乞剌石兵後。乞剌石兵顧之大驚。皆潰。天祚奔竄入陰夾山。金人以力不能入。恨其不出。謂出必得之。天祚亦畏粘罕兵。在雲中。故不敢出。至是聞粘罕歸國。以兀室代戍雲中。乃率韃靼諸軍五萬。并挈其后妃。二子秦王。趙王。及宗屬南來。大石林牙諫之不聽。遂越漁陽嶺。而粘罕已回雲中。便奔山金司。與小胡魯謀歸南宋。又恐不可伏。乃謀奔夏國。計未決。小胡魯密遣人遍報粘罕。粘罕先遣近貴諭降。未復。而金使婁宿馳騎而至。既于天祚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冑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捧觴而進。遂俘以還。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室居之。踰年乙巳（金天會三年宋宣和七年）而殂。遼國遂滅。　先是宋徽宗大觀年間。林攄來使遼國。令其習儀。攄惡其繁瑣。以蕃狗詆佯。使天祚曰。太宗兄弟之邦。吾臣也。今辱吾左右。與辱吾同。欲殺之。右廷泣諫乃止。時天祚在山金司。技窮欲將來歸。因思往事。恐南宋未必加禮。遁走小勃律。復不納。至夜而回。復欲之雲中。天未明遇探者。言婁宿軍且至。天祚大驚。時從騎尚千餘。有精金鑄佛長丈有六尺者。他寶貨稱是。皆委之而遁。值天雪。車馬皆有轍跡。遂爲金兵所及。初女真入攻時。災異屢見。曾有人狂歌於市曰。遼國且亡。急使人追之。則人首獸身。遼道且亡二字。迸山中不見。變異如此。興亡之數。豈偶然哉。　論曰。前史稱一蔡既亡。一蔡復生。天祚之阿骨打。即唐季之阿保機也。大勢既去。則涇波濁流。適丁斯時。則人事冥合。方契丹之初起。自阿保機同光酒色之禍。每每鑒爲覆轍。數世後。遊畋射獵。雖或有之。而四時迁徙。迄未嘗有定制。內耗郡邑。外擾鄰封。以至攜海東青於女真之域。取細大於萌骨子之疆。內外騷然。禍亂斯至。重以天祚不道。禽色俱荒。嬖倖用事。委任非人。節制蕃屬部曲紛擾。强盜在門。寧捨嬰兒之金。虎狼出押。誰負孟賁之勇。觀夫孱主。可謂痛心。然存亡迭代。亦冥符不偶。數國語解天祚紀。　佚里吉。（地名）頭魚宴。（上歲時鉤魚得頭魚輒置酒張宴與頭鵝宴同）訛莎烈。（地名）漚里謹。（地名）懂撻新查剌。（地名）射糧軍。（射猶請也）女古底。（地名）落昆髓。（地名）阿里軫斗（地名）忽兒珊。（西域大軍將名）趣兒澷（地名）虎思斡魯朶。（思亦作斯有力稱斡魯朶）

（官帳名）蓟兒罕。（漢北君王稱）契丹國九主年譜　太祖大聖皇帝。（諱億書名阿保機）梁均王貞明二年丙子稱帝。國號大契丹。辛巳改元天贊。至丙戌天贊六年。（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崩。在位十一年。太宗嗣聖皇帝。（諱德光元名耀屈之太祖第二子）丙戌歲即位。丁亥改元天顯。丁酉改元會同國號改大遼。丁未。會同十一年。（北漢高祖天福元年）夏四月崩。在位二十二年。世宗天授皇帝。（諱兀者名兀欲太祖之孫東丹王突欲之子）丁未歲即位。戊申改元天祿。（北漢隱帝乾祐元年）辛亥天祿四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北漢乾祐四年）秋九月爲燕王述軋等弒於新州大神淀。在位五年。穆宗天順皇帝。（諱璟番名述律太宗長子）辛亥歲即保改元應曆。至戊辰應曆十八年。（宋太祖開寶元年）秋九月爲庖人弒于黑山下。在位一十八年。景宗孝成皇帝。（諱明記史名賢世宗之子）戊辰歲即位改元保寧。甲戌改元乾亨。至壬午乾亨九年。（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二月崩。在位十五年。　聖宗天輔皇帝。（諱隆緒景宗之長子）癸未歲即位。改元統和。（宋太平興國八年）癸丑。統和三十一年。改元開泰。復改國號大契丹。壬戌改元太平。辛未太平十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六月崩於上京。在位四十九年。興宗文成皇帝。（諱宗真番名木不孤聖宗第八子）辛未歲即位。壬申改元景福。（宋仁宗明道改元）癸酉改元重熙。至一未。重熙二十三年。（宋仁宗至和二年）八月崩。在位二十五年。道宗天福皇帝。（諱洪基興宗之子）乙未。改元清寧。乙巳。改元咸雍。丙午。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乙亥。改元壽昌。至庚辰。壽昌六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崩。在位四十六年。天祚皇帝。（諱延禧道宗之孫秦王元吉之子）辛巳歲。即位。改元乾統。（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卯。改元天慶。戊戌。天慶八年。（宋徽宗政和八年金太祖天輔元年）辛丑。改元保大。至甲辰。保大四年。（宋徽宗宣和六年金太宗天會二年）金太宗舉兵攻遼。天祚迯竄夾山。金國擒之。削封爲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踰年乙巳而亡。遼國遂亡。在位二十四年。　契丹自太祖神册丙子。稱帝。至天祚保大甲辰。計九主。在位首末二百一十五年。實歷二百卅九年。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　十三蕭

遼

遼（控制諸國）

契丹誌控制諸國　沙漠。控制沙漠之北。（置西路都招討府。奧隗部族衙。驢駒河統軍司。倒撻嶺衙。鎮撫韃靼蒙骨迪列諸軍。）雲中路。控制夏國。（置西南面都招討府。西京兵馬都部署司。金肅河清軍。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燕山路。備禦南宋。（置燕京都總管府。節制馬步軍控鶴指揮使都統軍司。牛欄監軍寨。石門詳穩司。南北皮室司。猛拽剌司。亞群總管府。）中上京路。控制奚境。（置諸軍都虞候司。奚王府大詳穩司。大國舅司。大常袞司。五院司。六院司。沓溫司。）遼東路。控扼高麗。（置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契丹奚漢渤海四軍都指揮使。保州統軍司。陽河詳穩司。金吾營衆均司。）長春路。鎮撫女真室韋。（置黃龍府兵馬都部署司。咸州兵馬詳穩司。東北路都統軍司。）（論曰。契丹之興。其盛如此。其亡也忽焉。惜哉。）四至隣國地里遠近。　東南至新羅國。西以鴨淥江。東八里黃土嶺為界。至保州一十一里。　次東南至五節度女真部族。共一萬餘戶。皆雜處山林。尤精弋

獵。有屋舍。居舍門皆於山墻下闢之。耕鑿與渤海人同。無出租賦。或遇北主征伐。各量戶下差充兵馬。回各逐便歸本處。所產人參。白附子。南星。茯苓。松子。猪苓。白布等物。並係契丹樞密院所管。差契丹或渤海人充節度管押其地。南北七百餘里。東西四百餘里。西北至東京。五百餘里。　又次東南至熟女真國。不屬契丹所管。其地東西八百餘里。南北一千餘里。居民皆雜處山林。耕養屋宇。與熟女真五節度同。然無君長首領統押。精於騎射。今古以來。無有盜賊詞訟之事。任意迁徙。多者百家。少者三兩家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或居民等自意相率。賫以金。帛。布。黃蠟。天南星。人參。白附子。松子。蜜等諸物。入貢。北番。或只於邊上。買賣訖。卻歸本國。契丹國商賈人等。就入其國買賣。亦無所礙。契丹亦不以為防備。西至東京。二百餘里。　東北至生女真國。西南至熟女真國界。東至新羅國。東北不知其極。居民屋宇耕養。言語衣裝。與熟女真國並同。亦無君長所管。精於騎射。前後屢與契丹為邊患。契丹亦設防備。南北二千餘里。沿邊創築城堡。搬運粮草。差撥兵甲。屯守征討。三十年來。深為患耳。南界西南至東京六百里。　又東北至屋惹國。阿里眉國。破骨魯國等國。每國各一萬餘戶。西南至生女真國界。衣裝耕種屋宇。與女真人言語異。契丹樞密院差契丹或渤海人充遼國節度使管押。然不出征賦兵馬。每年惟貢進大馬。蛤珠。青鼠皮。貂鼠皮。膠魚皮。蜜蠟之物。及與北番人任便往來買賣。西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東北至鐵離國。南至阿里眉等國界。居民言語衣裝。屋宇耕養稍通阿里眉等國。無君長。皆雜處山林。不屬契丹統押。亦不與契丹爭戰。復不貢進。惟以大馬。蛤珠。鷹鶻。青鼠。貂鼠等皮。膠魚皮等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次東北至靺鞨國。東北與鐵離國為界。無君長統押。微有耕種。春夏居屋宇中。秋冬則穿地為洞。深可數丈而居之。以避其寒。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細鷹鶻鹿。細白布。青鼠皮。銀鼠皮。大馬。膠魚皮等。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五千里。　又次北至鐵離喜失牽國。言語衣裝屋舍。與靺鞨稍同。無君長管押。不貢進。契丹亦不爭戰。惟以羊馬牛駝皮毛之物。與契丹交易。西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正北至蒙古里國。無君長所管。亦無耕種。以弋獵為業。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與契丹爭戰。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餘里。　又次北至于厥國。無君長首領管押。凡事並與蒙古里國同。甲寅歲。曾率眾入契丹國界為盜。聖宗命駙馬都尉蕭徒欲統兵大破其國。遂使更不復為盜。惟以牛羊駝馬皮毳之物。與契丹為交易

東南至上京。五千餘里。　又次北西至鼈古里國。又西北。又次北。近西至達打國。各無君長。每部族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內最富豪者為首領。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獵為業。其婦人皆精於騎射。常與契丹爭戰。前後契丹屢為國人所敗。契丹主命剌近為西北路兵馬都統事。番部兵馬十餘萬防討。亦制禦不下。自契丹建國已來。惟此二國為害。無奈何。番兵困乏。契丹常為所攻。如暫安靜。以牛羊駝馬皮毳為交易。不過半年。又卻為盜。東南至上京六千餘里。　西近北至生吐蕃國。又西至党項突厥等國。皆不為契丹國害。亦不進貢往來。蓋以熟土渾突厥党項等部族所隔。東南至雲州三千里。　正西與西昊賊黃河為界。　西南至麟州府州界。　又次南近西定州北平山界。　又南至霸州城北界河。　又次南至遂城北鮑河為界。又南近東至滄州北海。　又南至安肅軍自淵河為界。　又南近東至登州北海。　又南至雄州北拒馬河為界。　又南至海。　遼東邊遠不記。州十餘。縣二百餘。外見記五處。　金肅。　河清。　易童。　五花。　振武。　諸蕃臣投下州二十三處。　徽州。　濠州。　驩州。

衛州。　荊州。　閭州。　隨州。　和州。　澄州。　全州。　義州。　遂昌州。

豫州。　貞州。　福州。　榮州。　唐州。　果州。　黑州。　河州。　茂州。

蘇州　宗州　南北剌鎮獻禮物　契丹賀宋朝生辰禮物　宋朝皇帝生日北朝所獻刻絲花羅御樣透背御衣七襲或五襲七件紫青貂鼠翻披或銀鼠鵝項鴨頭納子塗金銀裝箱金龍水晶帶銀匣副之錦緣帛皷皮鞾金玦京皂白熟皮鞾鞵細錦透背清平內製御樣合線樓機綾共三百匹塗金銀龍鳳鞍勒紅羅匣金線綉方韉二具白楮皮黑銀鞍勒氈韉二具綠褐楮皮鞍勒海豹皮韉白楮皮裹筋鞭一條紅羅金銀線綉雲龍紅錦器仗一副黃樺皮纏楮皮弓一紅錦袋皂雕翎羱角骲頭箭十法漬法麴麪酒二十壺蜜山果十束蜜漬山果十春撻肥列山梨柿四束撻榛栗松子郁李子黑郁李子麪棗楞梨棠梨二十箱麪秔糜梨抄十椀蒸莫白鹽十椀青鹽十箱牛羊野猪魚鹿腊二十二箱御馬六匹散馬二百匹　正旦御衣三襲鞍勒馬二匹散馬一百匹國母又致御衣綴珠貂裘細錦刻絲透背合線御綾羅綺紗縠御樣果實雜抄腊肉凡百品水晶鞍勒新羅酒青鹽國主或致戎器寶鐵刀鷙禽曰海東青之類承天節又遣庖人持本國異味前一日就禁中造食以進御云　宋朝賀契丹生辰禮物　契丹帝生日南宋遺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衣五襲金玉帶二條烏皮白皮二量紅牙笙笛觱栗柏板鞍勒馬二匹纓複鞭副之金花銀器三

十件銀器二十件錦綺透背雜色羅紗綾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法酒三十壺的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鹽蜜果三十罐乾果三十籠其國母生日約此數焉　正旦則遺以金花銀器白銀器各三十件雜色羅綾紗縠絹二千匹雜綵二千匹　宋朝勞契丹人使物件　契丹每歲國使入南宋境宋遣常參官內職各一人假少卿監諸司使以上接伴內諸司供帳分為三番內臣主之至白溝驛賜設至貝州賜茶藥各一銀合至大名府人賜及畿境遣開封判官勞之又命臺省官諸司使館伴送於班荊館至都亭驛各賜金花銀灌器錦衾褥朝見日賜大使金塗銀冠帛羅氈冠衣八件金鞊鞢帶烏皮鞾銀器二百兩綵帛二百匹副使皂紗折上巾衣七件金帶象笏烏皮鞾銀器一百兩綵帛二百匹鞍勒馬各一匹其從人上節十八人各綵散錦襖及衣四件銀器二十兩綵帛三十匹中節二十人各寶照錦襖及衣三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下節八十五人各紫綺襖衣四件銀器十兩綵帛二十匹並加金塗銀帶上節中節人加紵鞢就館賜生餼大使杭粟各十石麪二十石羊五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副使杭粟各七石麪十五石羊三十法酒糯米酒各十壺承天節各別賜衣一襲遇立春各賜金塗銀鏤幡勝春盤又命節帥就玉津園伴射弓賜大使銀飾箭筒弓一箭二十其中的又賜窄袍衣五件金束帶鞍勒馬在館遇節序則遣臣賜設辭日長春殿賜酒五行賜大使盤裘暈錦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副使紫花羅窄袍及衣六件銀器二百兩綵帛一百匹並加金束帶雜色羅錦綾絹百匹從人各加紫綾花施綿袍及銀器綵帛將發又賜銀瓶合盆紗羅等又令近臣餞于班荊館開封府推官餞于郊外接伴大使副使復為送伴緣路累賜設　西京本末　上京太宗建上京臨潢府乃大部落之地離來州數十里即行海岸俯挹滄溟與天同碧窮極目力不知所際有訥都烏河番語山為胡都水為烏其東北三十里即長泊也涉沙磧過白馬淀渡土河亦云撞撞水聚沙成墩少人煙多林木其河邊平處國主曾於此處過冬又至木葉山三十里許有居人瓦屋及僧舍　中京承天太后建　中京之地奚國王牙帳所居奚本曰庫莫奚其先東部胡宇文之別種也竄居松漠之間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其後種類漸多分為五部一曰辱紇二曰莫賀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一千人為其帥隨逐水草中京東過小河唱叶山道北奚王避暑莊有亭臺由古北口至中京北皆奚境奚本與契丹等後為契丹所併所在分奚契丹漢人渤海雜處之奚有六節度都省統領

言語風俗與契丹不同善耕種步射入山採獵其行如飛又契丹圖志云奚地居上東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曠西臨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東西八百里連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號曰中京　南京太宗建南京本幽州地乃古冀州之域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陰幽也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檀順白檀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唐置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割棄建為南京又為燕京析津府戶口三十萬大內壯麗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聚于其中僧居佛寺冠於北方錦繡組綺絕天下膏腴蔬蓏果實稻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藝秀者學讀書次則習騎射耐勞苦石晉未割棄已前其中番漢雜鬬勝負不相當既築城後遠望數十里間宛然如帶回環繚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國也　東京太宗建東京本渤海王所都之地在唐時為黑水靺鞨二種依附高麗者黑水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古肅慎氏地也與靺鞨相鄰東夷中為張國所居多依山水地卑隰築土如堤鑿穴以居其國西北與契丹接太祖之興始擊之立其子東丹王鎮其地後曰東京　併合部落　初契丹有八部族之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推一人為主建旗鼓以統八部

每三年則以次相代。或其部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以爲元約如此。不敢爭。及阿保機。乃曰中國之主無代立者。由是阿保機。益以威制諸國。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共責誚之。阿保機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別自爲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阿保機率漢人耕種。爲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漢人安之。不復思歸。阿保機知衆可用。用其妻述律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之利。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當來犒我。諸部以爲然。共以牛酒會鹽池。阿保機伏兵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復併爲一國。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東都事略甚矣中國之有夷狄也。蠻夷猾夏。見於堯舜之時。昆夷玁狁。見於文王之世。夫堯舜文王。帝王之盛也。夷狄猶未盡率服。則後世可知矣。在漢則有匈奴之強。而唐亦有突厥回紇吐蕃之暴。漢唐尚然。則非漢唐又可知矣。太祖受命。夷狄畏威。不敢犯塞。太宗既下太原。乃移兵幽薊。自是有契丹之師矣。李繼捧以靈夏之地。歸吾職方。而繼遷因以叛亂。至真宗之世。契丹直抵澶魏。真宗決策親征。一戰而勝。與之講好。于時繼遷亦死。德明請命。

於是兩邊晏然。自三代漢唐以來。蓋未有也。寶元慶曆之間。元昊謀僭。契丹生釁。北邊既已再和。而西師旋亦解嚴。且叛則討之。服則綏之。此仁宗盛德大度也。神宗雄材大略。有開拓四夷之志。雖復地於熙河。尋敗師於靈武。逮至元祐。力主和戎之議。紹聖復建用兵之策。蔡京既收湟鄯。王黼謀取燕雲。馴致金兵擾我甸服。斷喪帝室。屠害生靈。而二聖俱北狩矣。可不痛哉。此其服叛去來。爲中國利害者也。其它四夷。在祖宗時率皆慕義向化。且不爲中國利害者。則皆闕而不書。遼國。即契丹也。蓋東胡之種。在潢水之南。本鮮卑之舊地也。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初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子。駕灰牛。相遇於遼水之上。遂爲夫婦。生八男子。一男子即大賀氏也。八子爲八部。一曰但利皆。二曰乙室活。三曰實活。四曰納尾。五曰頻沒。六曰內會雞。七曰集解。八曰奚嗢。部之長號大人。常推一人爲王。得建旗鼓。唐光啓中。其王欽德。侵略韃靼奚室韋而役屬之。欽德衰。諸部以耶律斡里少子阿保機代爲王。阿保機強併八部爲一部。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稱年曰神册。龍德。天贊云。唐天成元年。阿保機死。德光立。二年。改元天顯。陷營平二州。晉高祖立。求援於德光。割幽薊十六州與之。乃以德光所居。爲上京臨潢府。幽州爲燕京幽都府。渤海國爲東京遼陽府。天福三年。改元曰會同。國號大遼。開運四年。德光南牧。度河。還至欒城死。突欲之子兀欲立。名璟。改元曰天祿。自稱天授皇帝。立五年。以弑死。周廣順元年。德光子齊王述律立。名明。改元曰應曆。自稱天順皇帝。顯德六年。世宗復三關。述律喜睡。國人目曰睡王。七年。與河東連兵寇鎮定。恭帝命我太祖北征。俄聞太祖即位。驚曰。中國有英主矣。於是遁去。開寶二年。庖人因述律醉而殺之。兀欲之子明記立。更名賢。改元曰保寧。自稱天贊皇帝。立時年九歲。七年。其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乞脩好。其書有云。臣無交於境外。言則非宜。事有利於國家。專之亦可。全興以聞。太祖命以書答之。遂遣其臣克妙骨謹思來聘。太平興國二年。復遣使來賀。太宗即位。四年。改元曰乾亨。太宗征河東。遣使起居。隨寇石嶺關以援太原。爲郭進所敗。王師既平河東。遂北征。勒兵幽州而還。明年寇雄州。太宗復北征。師次大名。遂遁去。明記立十五年而死。謚明孝成皇帝。有子三人。隆緒。隆裕。隆慶。梁王隆緒立。年十二。自稱天輔皇帝。尊母燕燕爲承天皇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國。燕燕專國政。以三萬騎來寇滿美。擊敗之。月利月利寔。十一族。七萬餘帳。內附降者。又三千帳。獲羊馬萬計。八年。改元曰統和。諸將言契丹主幼。國事皆決於母。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嫉

之。請乘釁以取燕薊。太宗以爲然。雍熙二年。以天平節度使曹彬。將幽州道行營前軍。出涿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副之。馬軍都指揮使米信。將幽州西北道行營之師。出雲中。代州觀察使杜彥圭。副之。步軍都指揮使田重進。將定州路行營之師。出飛狐口。蘄州刺史譚延美。副之。忠武軍節度使潘美。將雲應寰朔州行營之師。出鴈門。雲州觀察使楊業。副之。曹彬克固安城。又下新城。重進戰飛狐南。斬首五百級。美攻寰州。降其刺史趙彥文。克涿州。美進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虜萬騎來援飛狐口。重進大破之。擒其大將大鵬翼。康州刺史馬頵。馬軍都指揮使何万通。又戰涿州南。斬首千餘級。獲宰相賀斯。美遂圍應州。其節度副使艾正。以城降。重進攻飛狐。下之。又下靈丘。美克雲州。吐渾節度副使党承德來降。重進圍蔚州。押牙李存璋等。以城來降。潘美已下寰朔雲應。重進得山後要害之地。曹彬之將聞美等屢勝。自以領重兵而功少。遂欲徼功。彬不得已。裹五十日糧。再趨涿州。且行且戰。歷二十日。始至城下。會盛暑。士卒疲乏不能進。還至岐溝。契丹騎戰。王師遂敗。彬宵涉拒馬河。營於易水之南。彥進回軍亦爲契丹所敗。因詔美部送雲應寰朔四州之民五萬戶。及其吐渾突厥三部落。安慶等族八百餘帳。分處河南。既而燕燕與其大臣耶律

漢寧。南北皮室及五押楊隱衆十餘萬陷寰州。楊業與戰于陳家谷，死之。是歲寇易州，又寇代州。四年，復寇三關。瀛州帥劉廷讓戰于君子館，敗績。先鋒賀令圖、高陽將楊重進死之，遂陷易州，又寇定遠軍。端拱元年，寇滿城。大將郭守文、李繼隆等與戰于唐河，敗之，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雄隆部送糧草入威虜軍，爲虜將于越邀戰，巡檢使尹繼倫襲破于唐徐二州之間，殺其大將皮室于越，遂遁去。虜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嵬族、木六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寇府州，折御卿大敗其衆于子河汊。勒浪等族反攻其後，虜衆大潰，死者什六七，於是勒浪等族悉歎塞内附。至道元年，寇雄州，何承矩敗之，梟鐵林大將一人。咸平二年，大寇鎮定，真宗親征，次大名。知府事折御昌等引兵入五合川，破拔黄大尉砦。三年，寇瀛州，高陽帥康保裔戰于裴村，死之。大將范廷召追擊於莫州東，斬首萬餘級，奪其所掠老幼數萬。真宗還京師，復寇威虜軍。何承矩自雄州界河率師攻平州以牽其勢。鎮定行營帥王顯等亦以大軍至，遂破虜二萬餘衆，斬統軍鐵林等十五人。六年，復寇定州，鎮定高陽關三路帥王超敗之于望都南。既而虜衆數萬至，副帥王繼忠戰于康村，陷焉。景德元年，舉國大入，分寇威虜、順安軍，又寇北平寨，總管田敏等破之。又寇定州，駐陽城淀，假

王繼忠爲書抵莫州請和。真宗謂宰相畢士安等曰：和戎之利，自古有之，然夷狄變詐，未可信也。士安等曰：比來降虜皆言國中恐陛下復有幽燕之舉，又銳氣屢挫，而遁歸無名，其請和固不爲疑。於是遣右班殿直曹利用持書答之。然虜益進攻，圍瀛州。利用至大名，知府事王欽若留不遣。真宗北征，繼忠又奏契丹兵不敢刼掠，以待王人，而王人不至。乃詔欽若遣利用。虜復進兵陷德清軍，攻澶州，伏弩發，射殺其貴將順國王撻覽，遂大潰。利用乃與其飛龍使韓杞見行在，議盟。又遣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獻御衣飲食，真宗御行宮南燕從官，召東之，與因遣使交馳誓書。真宗謂輔臣曰：初欲令石普、楊延昭遮其歸路，而以精兵躡其後，腹背擊之，可無噍類矣。然兵連禍結，何時已哉！故徇其請，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順代逆，覆亡之殆未晚也。明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榷場以通其貿易。自是交遣使賀生日及正旦，歲以爲常，仍遣以銀絹三十萬。又明年，其國人上燕燕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啓化法道儲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太后，上隆緒曰洪文宣武王德廣道孝皇帝，置中京于七金山下，其地本奚王牙帳也。大中祥符元年，號阿保機廟曰太祖，德光曰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明年，燕燕歸政于隆緒，未踰月而卒。燕燕姓蕭氏，宰相思

温之女，有機謀，善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先是蕃氏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其親屬爲奴婢。燕燕一以漢法論。每戎馬南入，親被甲督戰，及通和亦出其謀。然天性殘忍，多殺戮，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縊殺其妻。又幸鞶工迪望娘，有私，謀其醜者輒殺之。隆緒畏，莫敢言。既卒，謚曰宣獻，年五十七。隆運即韓德讓也。事明記，爲樞密使兼行營都統。明記疾亟，諸子幼，大臣握兵在朝，隆運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燕燕分其兵權。明記卒，乃立隆緒，奉燕燕爲皇太后。隆運既幸于燕燕，又以策立功，爲司徒、政事令，封楚王，賜姓耶律氏，改今名。又拜大丞相、蕃漢樞密使、南北面行營都統使，封齊王。隆緒親書鐵券以賜之，遷尚書令，使晉王，賜不拜，參車上殿，置護位百人。護衛惟其國主得置之。隆緒以父事隆運，日遣其弟隆慶、隆裕一問起居。隆運既卒，與燕燕同移而葬，無子，以隆裕子周王宗業爲後。初，燕燕死，隆緒闇弱，而隆慶桀黠，國人多附之，又繕甲兵，遣親信以私書交結貴臣。隆緒常召之，辭以避暑不至。其親信録其書，抵極刑，且言隆緒不能敦睦親族，國人背恩歸漢。真宗敕邊吏勿報。五年，改元曰開泰。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爲其所敗，將士没者過半。天禧五年，改元曰太平。真宗崩，仁宗遣使告哀，隆緒即集蕃漢臣舉哀號慟，謂其宰相呂德懋

曰：與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今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幾何？因復大慟。又曰：聞嗣皇帝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其爲臣下所間，柰何？又謂其妻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遂令燕京憫忠寺置真宗靈御，建道場百日。又令國中有犯真宗諱悉令易之。隆緒病，召東平王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使輔立其子木不孤，而無失朝廷信誓。死于大斧河，年六十一，立五十年，廟號聖宗。其妻曰齊天皇后，妃曰順聖元妃。齊天，平州節度使蕭猥思之女，耶律隆運之甥，有容色，隆緒寵愛之。事其姑燕燕甚謹，燕燕亦以隆運故深愛之。燕燕既死，乃與國事，權勢日盛，置宮闈司，補官屬，出教命，號仁慈翊聖齊天彰德皇后。齊天善彈琵琶，與樂工燕文顯、李有福通。元妃以白隆緒，隆緒不納。又爲蕃書投隆緒寢中，隆緒得之，曰：此必元妃爲之也。命契之。隆緒死，木不孤立。木不孤，隆緒第八子，名宗真，母即元妃也。以遺令立齊天爲皇太后，元妃爲皇太妃。元妃匿之，自爲皇太后，令人誣告齊天謀反，坐死者百餘人，以小車載后，因于上京，未幾縊殺之。太后總軍國事，改元曰景福，明年又改曰重熙，加號法天皇太后。多殺其功臣，專用其兄弟分監南北蕃漢事，至其家奴授團練、觀察、節度使四十餘人。幽人無賴者往往頼爲蕭氏奴。初，宗真嘗以酒一器賜琵

琶樂工。蕭氏怒。乃加朴焉。宗真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語人曰。我貴為天子。與囚同荅狀。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布車送至慶州。使守隆緒冢。殺永興軍都統高常哥及內侍數十族。命內罪都批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監南北面蕃漢臣寮。明年加號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後遊獵過祖州北山。見齊天冢泣下。初隆緒將死。謂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毋殺之也。宗真追感其言。命改葬于阿保機墓之旁。其國人有勸迎其母以歸。朝廷歲聘之物。又一日。內道場命僧講報恩經。感悟。遣使迎至中京門外館。擇日相見。遂為母子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日舍止。相距常十里。以陰備之。慶曆二年。聞趙元昊反。遣蕭英劉六符來請石晉所割關橋關南十縣。以蜀張茂實往報。許歲增銀絹二十萬。語在蕭傳。明年加號聰文聖武英略神哲仁孝皇帝。上母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懷章聖皇太后。皇祐元年。來告西征。明年來告捷。又遣使齎其畫像來。且言兩國交歡而未嘗識面。因請御容。許之。未及往而死。宗真立凡二十五年。年四十三。謚曰文成皇帝。廟號興宗。宗真常與教坊使王稅輕十數人結為兄弟。出入其家。或拜其父母。常夜宴。與劉四端兄弟及王綱等數十人入樂隊

命后妃易衣為女冠。后父蕭磨凡言漢官皆在此。后妃入戲。非所宜也。宗真擊碎后父首曰。我尚為之。若女何人也。聞嘗變服入酒肆寺觀。七重浮圖。法僧有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二十人。左右所親信多擢為將相。宗真死。洪基立。嘉祐二年。遣使求御容。以為後世子孫之誇。議者慮有厭勝之術。仁宗曰。朕待之厚。豈有此理哉。遣御史中丞張昪送之。洪基具儀服迎謁。及見御容。驚肅再拜。退而謂左右曰。中國之主。天日之表。神異如此。真聖人也。我若生在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捧蓋。為一都虞候而已。其畏服如此。治平二年。洪基改元曰咸雍。二年改國號大遼。至熙寧七年。遣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同分畫。神宗許之。遣太常少卿劉忱為使。祕書丞呂大忠為副。已而大忠丁家艱。有詔起復。忱對便殿奏曰。臣受命以來。在樞府考核文據。未見本朝有尺寸侵虜地。臣既辱使指。當以死拒之。忱出疆。神宗手敕曰。虜理屈則忿。卿姑如所欲與之。忱不奉詔。洪基又遣蕭禧來。神宗遣中使賜韓琦富弼文彥博曾公亮詔曰。朝廷通好北虜幾八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北之地。素無定封。故造釁端。妄來理辨。比敕官吏同加案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虜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咨故老。卿其具奏。琦言。虜人見形生疑。引先發制人之說。又不可謂虜形勢已衰。幽薊可復。宜遣使報聘。厚其禮幣。如河北置三十七將。此深有見疑之形者也。謂宜罷之。以釋虜疑。猶言朝廷諸邊用兵。虜所以先期求釁。不若委邊臣詰而嚴備之。來則禦。去則備。親征之謀。未可輕舉。且選人報聘。虜藉吾歲賜。方能立國。豈無欲安靜之理。彥博言。蕭禧之來。欲以北亭為界。緣慶曆西事未平之時。來求黃嵬之地。容易與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必以誓書為證。若萌犯順之心。當豫備邊。使戰勝守固而已。若襲幽燕。恐將噬臍。公亮言。夷狄畏強侮弱。故要控制得術。嘉祐間。夏國妄認同家堡為界。延州牒問。遂圖大憤。寇邊不已。絕其歲賜。方始懇求帖服。今待虜人極包容矣。不使知懼。恐未易馴服。控制之術。毋使倒持。夷狄知中國之不可窺。則姦謀自息矣。時劉忱呂大忠執不可。執政知不可奪。乃罷忱許大忠終制。於是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以筆畫其地圖。以天章閣待制韓縝奉使畫界與之。蓋東西棄地五百餘里。紹聖三年。改元曰壽昌。洪基號聖文神武全功大略聰仁孝惠天祐皇帝。在位四十七年而死。建中靖國元年也。洪基廟號道宗。其孫延禧立。遼國延禧號天祚皇帝。改元曰乾統。女真有俊禽曰海東青。次曰玉爪駿。俊異絕倫。一飛千里。非鷹鶻鵬鶚之比。延禧縱

弛失道。荒于畋獵。喜此二禽。善捕天鵝。命女真國人。過海詣深山窮谷。搜取以獻。國人厭苦。遂叛。政和元年。延禧改元曰天慶。遣內侍童貫為國信使。遼之君臣相聚指笑曰。大宋乏人材如此。遣一閹夫為奉使官。何邪。貫回至盧溝河。有燕人馬植者。北朝大族也。行汚而內亂。燕人不齒。乃夜見童貫。侍者自陳有滅燕之策。貫召見。大奇之。因擁以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之于朝。浸加顯擢。又賜姓趙氏。是時遼與女真交兵。已四五年。良嗣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齒。又其主天祚淫荒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州涉海。結好於女真。不一月可到。與之相約夾攻遼國。則其國可圖也。議者以謂自祖宗以來。雖有此海道。然以其地邊接諸蕃。禁商旅舟船不許通行。今二百年矣。恐夷人窺伺中國也。貫不聽。乃遣登州都巡檢馬政與夷同往使女真。約夾攻遼國。馬政本熙河人。其子擴應武舉。有口才。令隨父使女真。相約滅遼國之後。中分其地。會大臣有力爭者。遂已。宣和三年。延禧改元曰保大。四年。延禧悉國中兵與女真大戰。而大敗。遂陷上京東京。延禧從燕京。女真又以精兵攻之。延禧裒殘衆與之接戰。復大敗。與其子趙王梁王。遂奔于北界不毛之地。由漢陽嶺入夾山。初延禧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秦晉國王淳守燕。延禧入夾山。國人無主。處溫與其國人謀立

濬。淳延禧叔也。宗真之孫。洪基之姪。初洪基因其子濬。欲立淳為儲貳。不果。已而立延禧。淳守燕十二年。人號燕王。又謂之皐湘大王。處溫等降燕京數萬人。入燕王府勸進。唯張琳有難色。曰。居攝可矣。何必為真。處溫曰。天意人心如此。尚可易邪。淳出。遂以赭衣被之。遂即位。以處溫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義勇知樞密院。虞仲文參知政事。張琳守太師。十日一朝。平章軍國大事。雖外以元老尊之。實處溫不欲其在上也。淳號天錫皇帝。改保大二年。為建福元年。廢延禧為湘陰王。遼國自此分矣。童貫知延禧失國。乃請兵北伐。徽宗以貫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引兵北向。徽宗以三策付貫。如燕人悅而從之。因以復舊疆。上也。如耶律淳納土稱藩。中也。如燕民未即悅服。按兵巡邊。全師而還。下也。貫用劉韐。宇文黃中。為參謀。程唐。王序。為轉運使。而掌行文書者李宗振也。宗振本曹州刀筆吏。姦猾而善舞文。自陝西開邊。貫倚為腹心。貫雖有文士為幕屬。而裁決機務。一委宗振。貫又起兵於陝西。引种師道為都統制。師道宿將也。以此舉為非。而貫不聽。貫聚兵于雄州。以五月中旬。令种師道與知雄州和詵兵五萬屯於白溝。淳遣蕭幹引精兵二萬及常勝軍迎敵。幹本奚人。蕃名夔離不。嘗統遼國渤海奚人漢人四色軍馬。號四軍大王。幹引軍犄師道右軍。右軍潰。又

犯左軍。左軍驚擾。師道遣楊可世率驍銳五千人。過橋北擊遼之中軍。遼軍乃回。而楊可世身被重創。師道軍已退。遂引軍夜遁。黎明蕭幹以騎兵五千尾擊之。師道與詵度河而走。徽宗以燕薊未可下。乃詔班師。淳以書責貫。輒敗祖宗信誓。於盛夏之月。舉無名之師。已為吾擊退。今欲如何。貫不能對。會淳已病。延禧自夾山傳檄天德雲內等州。會諸蕃五萬騎。約以八月入燕。李處溫蕭幹等議曰。與若迎秦。非湘。湘者延禧。而秦者延禧次子也。今百官從吾議者。東立。獨南面行營都統耶律寧趨西。處溫問其故。對曰。若天祚果能興復。力足舉燕。是天數。何以拒之。如其不然。秦湘父子也。今迎子而拒父。豈理也哉。處溫奏曰。寧搖眾。請誅之。淳撫几歎曰。此忠臣也。豈可殺之。天祚果能來。吾有死而已。將何辭以相見。延禧兵出漁陽嶺。僅復豐應等州。又為女真所敗。其元妃諸王。皆被虜。再奔夾山。淳疾焉。乃授李處溫蕃漢馬步軍都元帥。欲以後事託之。蕭幹大石林牙等言處溫恃翊戴之功。輕侮僚屬。若令授此職。吾輩得以安乎。乃矯詔召宰相左企弓。曹勇義。虞仲文。康公弼等。以侍病為名。共議此事。獨處溫不至。而處溫陰聚武勇二千人。從間道乞王師為援。是夕淳卒。秘不發喪。蕭幹會百官于毬場議。宣言曰。今上無嗣。欲立皇后蕭氏權主軍國事。奉迎天祚次

子秦王為帝。從吾議者書之。群臣無敢異者。蕭后遂即位。改建福元年。為德興元年。蕭后者淳妻秦晉國妃也。以幹有援立功。封為越王。乃召處溫欲斬之。處溫來。后以時方多難。不欲誅大臣。但毀其元帥宣劄而已。延禧聞淳死。下詔奪其官封。妻蕭氏降為庶人。貫聞淳死。恥兵敗。思立功以報天子。謂遼國既無主。有間可乘。復自莫州回雄州。奏乞益兵。王黼為太宰。力主再興師之議。為貫大發陝西將兵。及鄜延路副總管劉延慶赴貫戲下。期九月會于三關。貫與蔡攸謀再舉。會女真已破雲中府。扣居庸關。勢已盛。改號大金國。乃移文於貫。詰問元約夾攻遼國。何為背約不進兵。貫恐懼。遂定議大舉。常勝軍首領郭藥師叛。以涿州來降。易州聞涿州降。亦降。蕭幹聞王師再壓竟。自燕來涿州。藥師疑幹圖己。使人諭之。幹報曰。吾嘗薦爾於朝。豈可背我。藥師乃不敢加害。幹亦慮禍及身。遽起。啓鑰而去。幹見蕭后。俯伏待罪。蕭后曰。卿與諸將早為措置。收復涿易。多方招誘。善之善也。蕭后既失涿易州。又聞貫攸益兵。欲舉金人夾攻燕薊。知不能立國。乃遣使韓昉齎表詣貫以降。願稱臣稱貢。貫攸不納。昉謂貫攸曰。女真人面獸心。貪狠如豺狼。豈可與之為隣。他日必悔。大朝不要錯。貫攸叱罵。遂以十月進兵。命劉延慶為都統制。統兵十萬。自白溝入界。令郭藥師為

選鋒。延慶行至良鄉。蕭幹率萬人迎擊。延慶與戰不利。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入燕山。蕭幹留精兵三千人在城中。與藥師巷戰。藥師敗走。世宣死之。藥師徑走涿州。延慶聞敗。亦棄大將旗鼓而走。是歲金國主阿骨打以銳兵入居庸關。晡時至燕京。蕭后聞居庸關守失。夜率蕭幹等并老幼出城。聲言迎敵。實出奔也。蕭后欲歸我以求全。未果。而金國游騎已至城下。統軍蕭乙信開啓夏門納金人。於是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劉彥宗。并蕭乙信等皆降。蕭后奔松亭關。與大臣共議所向。大石林牙遼人也。欲歸天祚。蕭幹奚人也。欲歸奚王府立國。有蕭勃迭者。淳之婿也。曰。今日固合歸天祚。然胡顏見之。大石林牙怒曰。爾敢異議耶。即斬之。令軍中曰。此不欲歸天祚者。於是遼人與奚人列陳而分。遼軍從蕭后與大石林牙趨夾山。歸延禧。延禧斬蕭后而赦大石林牙。奚人與渤海軍從蕭幹留奚王府。遂僭號大奚國。稱神聖皇帝。改元曰天嗣。阿骨打死。童貫蔡攸歸師入燕。撫定。奚人飢。幹領眾出盧龍嶺。攻陷薊州。寇掠燕城。王安中為燕山宣撫使。命郭藥師領兵破之。大戰于峯山。獲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幹既大敗。奚渤海軍皆失其家。歸怨于幹。其部白得哥殺之。傳首京師。時宣和六年也。延禧得大石林牙七千餘騎。又陰結韃靼毛褐室韋三萬騎助

之。延禧謂中興有日。欲擣山後之虛。復燕雲地。林牙諫曰。不可。自車駕奔夾山。不能一戰。令舉國爲金人所有。乃欲嬰其鋒。非計也。不如蓄銳待時無輕舉。延禧不聽。林牙稱疾不行。延禧强率諸軍出夾山。越漁陽嶺。取天德軍。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侵武州。遇金人兀室軍。兀室陟山西漢兒鄉兵爲前驅。以女真千餘騎伏山間。乃出。鞬組等顧之。大駭而潰。兀室達婁室孛董領五百騎擊之。延禧跳身投夏國。未至。伏發。兀室下馬跽于延禧前曰。奴婢不佞。乃以介胄犯皇帝天威。死有餘罪。因奉觴而進。遂爲兀室所擒。削封海濱王。送長白山東築城居之。後踰年而卒。遼國自阿保機剏業。德光扳廓疆宇。其後併吞諸蕃。割據漢界。南北五千里。東西四千里。子孫相繼二百餘年。嘗與中國抗衡。曾無一日秋毫之警。至延禧失道。金人稱兵。首尾攻戰十有六年。卒以亡國云。臣穪曰。昔尹洙之叙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挾虜。莫能自固。以伯主之强。卒制於秦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强弱。燕不能加趙魏。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獲于虜。虜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

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分爲三壁。於爭地。掎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邉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掎橈。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有善將兵者。必問才知能將幾何。今以中材盡主之。三也。大衆潰北。使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覆。根本虛弱。繼入易以干誂。五也。委大柄不無缺惑。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其六利也。且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苻堅肥水。哥舒潼關是也。削制在謀不在衆矣。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號使偏師挫衂。他衆尚奮。詎能敵國家安危哉。師覆于外。而根本不搖者。善敵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于秦。散而復振。數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圍也。陳勝項籍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國。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今兵久弛。士大夫誦聖言。謂百世不復用。非兵也。不試。然兵累厭則已設。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述其勝

敗焉。李清臣亦有言。臣使雲中道涿幽媯蔚。愛其形勝。每私自歎息。恨其爲夷狄有自石晉。以十三州賂契丹。凡漢唐所以御夷狄者。反爲彼用。非契丹實强。中國亂也。我失其地。而累朝不能復。以天下之大而累焉。嘗憂寇盜之至。非特人謀弱。亦地形然也。爲虜。真宗以禮契結隆緒。仁宗以信義懷宗真。聖人一視同仁。兼愛南北。蓋如此。至延禧立。乃畋游無度。虐用其衆。嘗海東青以侍天鵝。好樂無厭。遂以覆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其延禧之謂歟。遼史宗室傳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幼聰敏好學。外寬內摯。神冊元年春。立爲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既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嘗從征烏古党項爲先鋒都統。及經畧燕地。太祖西征。留倍守京師。因陳取渤海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諫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乘破竹之勢。徑造忽汗城。克之必矣。太祖從之。倍與大元帥德光爲前鋒。夜圍忽汗城。大諲譔窮蹙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名其城曰天福。以倍爲人皇王主之。仍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一用漢法。歲貢布十五萬

端。馬千匹。上諭曰。此地瀕海。非可久居。留汝撫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陛辭。太祖曰。得汝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出。遂如儀坤州。未幾。諸部多叛。大元帥討平之。太祖訃至。倍即日奔赴山陵。倍知皇太后意欲立德光。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屬。宜主社稷。乃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於是大元帥即皇帝位。是爲太宗。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爲南京。徙倍居之。盡遷其民。又置衛士。陰伺動靜。倍既歸國。命王繼遠撰建南京碑。起書樓于西宮。作樂田園詩。唐明宗聞之。遣使跨海持書密召倍。倍因畋海上。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成吳太伯之名。立木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携高美人載書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般艘。衆官陪列上壽。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賜姓東丹。名之曰慕華。改瑞州爲懷化軍。拜懷化軍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復賜姓李。名贊華。移鎮滑州。遙領虔州節度使。倍雖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後明宗養子從珂弒其君自立。倍密報太宗曰。從珂弒君。盍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爲晉主。加兵于洛。從珂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害之。時年三十八。有一僧爲收瘞之。敬瑭入洛。喪服

臨哭。以王禮權厝。後太宗改葬于醫巫閭山。謚曰文武元皇王。世宗即位。謚讓國皇帝。陵曰顯陵。統和中。更謚文獻。重熙二十年。增謚文獻欽義皇帝。廟號義宗。及謚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倍初市書至萬卷。藏于醫巫閭絕頂之望海堂。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砭焫之術。工遼漢文章。嘗譯陰符經。善畫本國人物。如射騎。獵雪騎。千鹿圖。皆入宋秘府。然性刻急好殺。婢妾微過。常加刲灼。夏氏懼而求削髮為尼。五子。長世宗。次婁國。稍隱。先。道隱。各有傳。契丹國誌。諸王傳。東丹王。東丹王名突欲。太祖長子。母曰述律氏。太祖攻渤海。拔其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時唐明宗初年也。太祖崩於渤海。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奔太祖之喪。發渤海。先是突欲鎮東丹時。乃渤海國亦有宮殿。被十二旒冕服。皆畫龍像稱制行令。凡渤海左右平章事。大內相已下。百官皆其國自除授。歲貢契丹國細布五萬疋。麄布十萬疋。馬一千疋。太祖崩。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將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諸將知其意。爭讙躍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稱皇帝。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后不罪。遣歸東丹。唐明宗長興元年。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自登州奔唐。明宗賜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鎮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將揚隱等。皆賜姓名。揚隱姓狄。名懷惠。　次年明宗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明宗長興三年。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明宗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婚為尼。　贊華之歸唐。乘舡踰海。因於海岸立木為碑。惟書二十漢字詩云。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贊華性好讀書。不喜射獵。初在東丹時。令人賫金寶。私入幽州市書。載以自隨。凡數萬卷。置書堂於醫巫閭山。上扁曰望海堂。（以南至海自三十里有望海寺也）潞王末年。石晉內叛。求援契丹。潞王已危。乃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之。贊華遇害於其第。石晉詔贈贊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其後太宗破石晉。入中原。求得李彥紳。秦繼旻殺之。以其家族財物。賜東丹王子兀欲。兀欲後即位。為世宗。葬之醫巫閭山。謚讓國皇帝。　平王隆先。字團隱。母大氏。景宗即位。始封平王。未幾兼政事令。留守東京。薄賦稅。省刑獄。恤鰥寡。數薦賢能之士。後與統軍耶律室魯伐高麗有功。還。薨。葬醫巫

閭山之道隱谷。平王為人聰明。博學能詩。有閬苑集。行于世。保寧之季。其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上命轘裂于市。晉王道隱。字留隱。母高氏。道隱生于唐。人皇王遭李從珂之害。時年尚幼。洛陽僧匿而養之。因名道隱。太宗滅唐。還京。詔賜外羅山地居焉。性沉靜。有文武才。時人稱之。景宗即位。封蜀王。為上京留守。乾亨元年。還守南京。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居數年。徙封荆王。統和初。病薨。追封晉王。　論曰。自古新造之國。一傳而太子讓。豈易得哉。遼之義宗。可謂盛矣。然讓而見疑。豈不兆於建元稱制之際乎。斯則一時君臣昧於禮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跡他國。思親不忘。問安不絕。其心甚有足諒者焉。觀其始慕泰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恒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蓋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聲善不令終。天道難詰。得非性卞嗜殺之所致也。雖然。終遼之代。賢聖繼統。皆其子孫。至德之報。昭然在茲矣。　章肅皇帝。小字李胡。一名洪古。字奚隱。太祖第三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少勇悍多力。而性殘酷。小怒輒黥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觀諸子寢。李胡縮項臥內。曰。是必在諸子下。又嘗大寒。命三子採薪。太宗不擇而取。最先至。人皇王取其乾者。束而歸。後至。李胡取少而棄多。既至。袖手而立。太祖曰。長巧而次成。少不及矣。而母篤愛李胡。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寰州。多俘而還。遂立為皇太弟。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怒。遣李胡將兵擊之。至泰德泉。為安端。留哥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河而陣。各言舉兵意。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時李胡在側。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酷暴失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昔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云。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矣。及會議。世宗使解劍而言。和約既定。趨上京。會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李胡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辭連李胡。囚之。死獄中。年五十。葬玉峯山西谷。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重熙二十年。更謚章肅。后曰和敵。二子。宋王喜隱。衛王宛。喜隱字完德。雄偉善騎射。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上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聞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怒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于獄。及改元保寧。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復爵王宋。喜隱輕僄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不時至。怒而鞭之。由是憤怨謀亂。貶而復召。適見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諫曰。本朝於漢為祖。書旨如此。恐虧國體。帝尋改之。授西南面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稍見進用。復誘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禁圜土。因

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喜隱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倫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　論曰李胡殘酷驕盈太祖知其不才而不能教太后不知其惡而溺愛之初以屋質之言定立世宗而復謀廢立子孫繼以逆誅并及其身可哀也已夫自太祖之世剌葛安端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庶乎其可也李胡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遼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烏庫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順宗名濬小字耶魯斡道宗長子母宣懿皇后蕭氏幼而能言好學知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六歲封梁王明年從上獵猋連發三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其風後遇十鹿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八歲立為皇太子大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太子有憂色耶律乙辛為北院樞密使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事覺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公非閥閱一日若立吾輩措身何地遂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裏特謀搆陷太子陰令護衛太保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知院耶律速撒護衛蕭忽古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

斡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連坐帝信之幽太子于別室以耶律燕哥鞫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乃乙辛之黨易其言為款伏上大怒廢太子為庶人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登車遣衛士闔其扉徙于上京囚圜堵中乙辛尋遣達魯古撒八往害之太子年方二十上京留守蕭撻得紿以疾薨聞上哀之命有司葬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帝後知其冤悔恨無及謚曰昭懷太子以天子禮改葬玉峯山乾統初追尊大孝順聖皇帝廟號順宗妃蕭氏貞順皇后一子延禧即天祚皇帝　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為萬世惜乙辛知為一身之計不知有君臣之義豈復知有太子耶姦邪之臣亂人家國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晉王小字敖盧斡天祚皇帝長子母曰文妃蕭氏甫髫齓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性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敖盧斡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閱書因取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一時號稱長者及長積有人望內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覩與其母文妃密謀立之事覺余覩降金文妃伏誅敖盧斡實不與謀免二年耶律撒八等

復謀立不克上知敖盧斡得人心不忍加誅令縊殺之或勸之亡敖盧斡曰安忍為蕞爾之軀而失臣子之大節遂就死聞者傷之　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敖盧斡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申生其恭矣乎契丹誌恭順皇帝　自在太子名阮太祖第三子母曰述律氏少豪俠有智略善彈工射太祖奇之曰吾家鐵兒兒也征渤海時山坂高峻士馬憚勞苦太子徑於東谷緣崖而進屢戰有功後渤海平封為自在太子尋薨葬於祖州追謚曰恭順皇帝一子撻剌封趙王為景宗所害　孝文皇太弟　孝文皇太弟隆慶番名菩薩奴母曰蕭氏景帝第二子生而岐嶷儀若成人幼時與群兒戲為行伍戰陣法指揮意氣無敢違者景宗奇之曰此吾家生馬駒也長善騎射驍捷如風定州之戰隆慶封為梁王加兵馬大元帥從其母蕭后以行力戰深入與擒王繼忠有功拜西京留守封秦晉國王入拜尚書令尋薨葬祖州謚曰孝文皇太弟　齊國王隆裕　齊國王隆裕番名高七母曰蕭氏景宗第三子性沉毅美姿容始封鄭王遷授西南面招討使拜吳國王自少時慕道見道士則喜後為東京留守崇建宮觀備極輝麗東西兩廊中建正殿接連數百間又別置道院延接道流誦經宣醮用素饌薦獻中京往往化之後蕭太后一年而薨追封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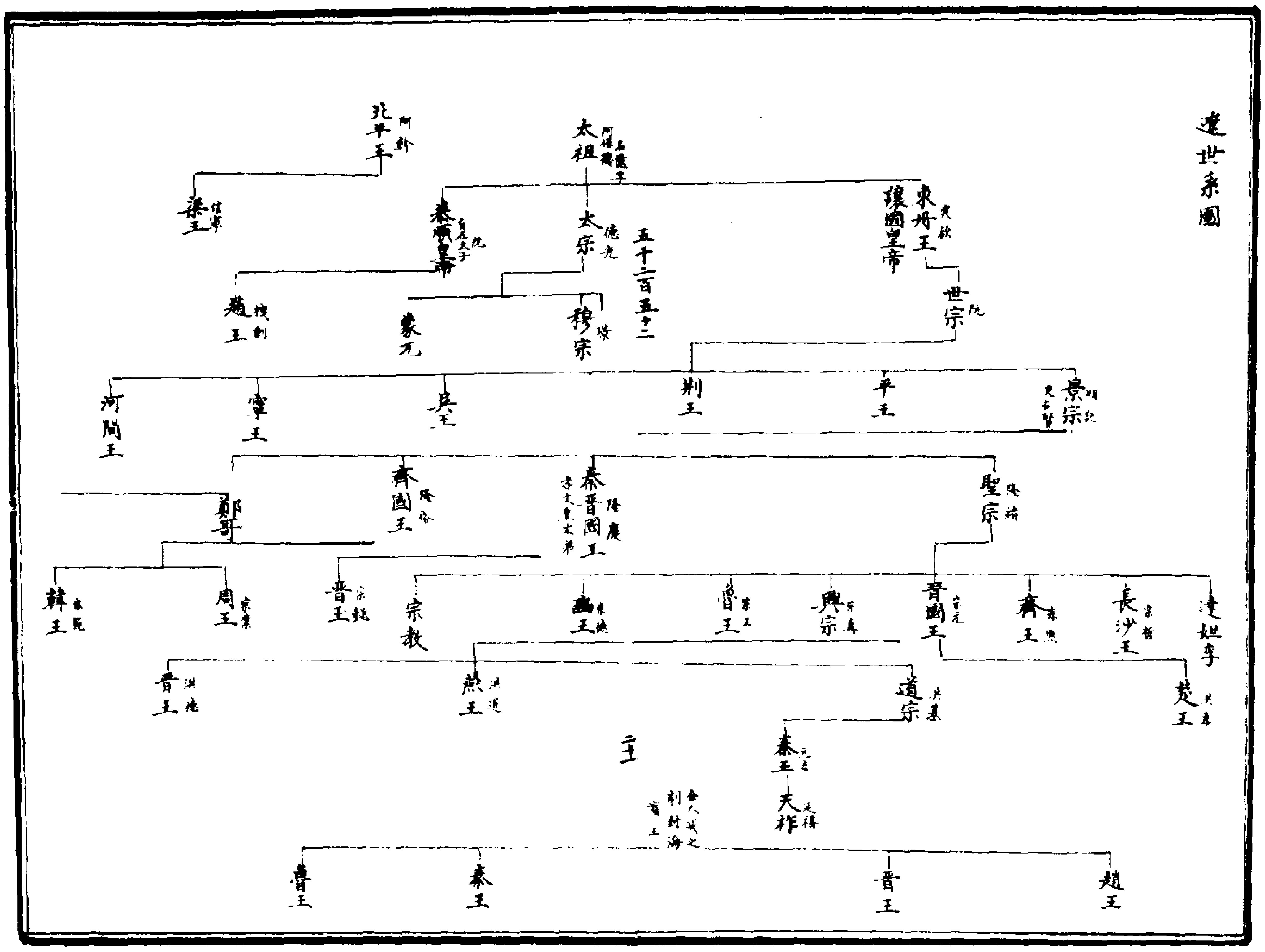
王　曹王宗元　曹王宗元興宗同母弟也少而雄耿狠愎過人始封鄭王又加兵馬大元帥封晉國王性極殘忍每出一囚犯死罪者命衆集射斬而臠之流血滿前飲啗自若意志不臣每伺時釁洪基嗣立奉長樂之命以為皇叔後因遊獵伺間弑帝左右遮救得免宗元併其子洪孝伏誅　晉王宗懿　晉王宗懿番名查箇只聖宗弟孝文皇太弟隆慶之子也少有氣局幹略過人聖宗雅愛諸姪每誡之曰汝勿以才能陵物勿以富貴驕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始封中山王歷龍化州饒建宜平州節度使改封晉王薨　燕王洪道　燕王洪道番名叱地好道宗同母弟也頗有武畧庫莫奚侵擾詔洪道討之洪道伏兵林中佯敗而走奚掠輜重洪道與伏兵合擊之盡殲後渤海高頼樂反又命洪道討之終於燕京留守封燕王　梁王信寧　梁王信寧番名斛里北大王烏幹之子始以祗候郎君授林牙雲州奉聖州蔚州節度使同平章事與帝同謀逐太后出宮拜南大王北大王惕隱南宰相封梁王加尚父致仕　論曰后不可並並后則傾嫡不可匹匹嫡則危契丹起自朔荒吞噬上國嫡庶之分亦安知之元帥太子之稱不以屬之突欲而以屬之德光則其立國之初已可謀矣既而述軋生闕鼎之謀宗元受皓首之戮亦何怪其然哉遼史國語解史

自遼國以迄晉唐。其為書雖深浩博。讀者未能盡曉。於是裴駰。顏師古。李賢。何超。董衡。諸儒訓詁音釋。然後制度名物。方言奇字。可以一覽而周知。其助於後學多矣。遼之初興。與奚室韋密邇。土俗言語。大槩近俚。至太祖太宗。奄有朔方。其治雖參用漢法。而先世奇首遙輦之制。尚多存者。子孫相繼。亦遵守而不易。故史之所載。官制宮衛。部族地里。率以國語為之稱號。不有註釋以辨之。則世何從而知。後何從而考哉。今即本史參互研究。撰次遼國語解。以附其後。庶讀者無齟齬之患云。

禮。祭東　國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　敵烈麻都　掌禮官　旗鼓拽剌　拽剌官名。軍制有拽剌司。此則掌旗鼓　契節　歲時雜禮名　九奚首　奚首營帳名　食羖之次　大行殯出。群臣以羖羊祭于路。名曰食羖之次。　禡祭（上於狹切）　凡出征。以牝牡麃各一祭之。曰禡詛敵也。　勸箭　車駕遠歸。閤門使持雄箭。勸箭官持雌箭。比較相合。而後入宮。　撻狀　一人肩任曰撻。兩人以下。共舁曰牀。　攢隊　士卒攢隊。各為隊伍。　方袒朶殿　凡御宴。官卑。地坐殿中。少敬之上。其不應升殿。則賜座左右朶殿。　地拍　田鼠名。正旦日上於膴閒。擲米團得隻數。為不利。則燒地拍鼠以禳之。　迴狚咿呢　正月朔旦也。　㗰里吋　㗰讀作狎。吋讀作頗。二月一日也。　六月十八日。宴國舅族。亦曰㗰里吋。　陶里樺　上巳日。射兔之節名。　討賽咿呢　重午日也。　賽伊呢奢　月辰之好者　狸褐耐　犬首也　必里遲離　九重日也。　戴辞　燒甲也。　炒伍侕時　戰名也。　卓帳　車立也。帳纏廬也。

百官志　石烈辛袞　石烈官之長　令穩　官名　䴙里馬特本　官名。後陞辛袞　麻普　即麻都不縣官之副也。初名達剌干。知聖旨頭子事。掌誥命奏事官。　提轄司　諸宮典兵官　皮室　軍制有南北左右皮室。及黃皮室。皆掌精兵者。　廳房　即工部　梅里　貴戚官名。述律皇后族有慎思梅里。婆姑梅里。未詳何職。　抹鶻　尾里司之官　先離撻覽　奚渤海等國官名。疑即撻林。字訛。　營衛志。象吻。　黃帝治宮室。陶蚩尤象。置棟上。名曰蚩吻。　尾里　官府名　宮帳部族皆設之。凡宮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屬沒入於此。　抹里　官府名。閘撒狘。亦抹里官之一　算斡魯朶　算。腹心。拽剌也。斡魯朶。宮也。已下國阿輦至監母。皆斡魯朶名。其注語則始置之義也。　國阿輦　收國也。　奪里本　討平也。　耶魯盌　興旺也。　蒲速盌　義與耶魯盌同　女古　金也。　孤穩　玉也。　窩篤盌　孳息也。　阿斯　寬大也。　阿魯盌　輔佑也。　得失得本　孝也。　監母　遺留也。　也里誌　屬

珊　應天皇后。從太祖征討。所俘人戶。有技藝者。隸之帳下。名屬珊。蓋比珊瑚之寶。　永州　其地。居潢河土河二水之間。故名永州。蓋以字從二從水也。　鄭頡（上暴各切下胡結切）　渤海郡府名　且慮（皆平聲）　興中府縣名　獯養（上音熏）　幽州澤藪名。見周職方　菑時　幽州浸名。出同上　隗瑰　門名。遼有隗瑰部。　野旅寅　野。謂星野。旅。謂躔次。寅者。辰舍東北之位。燕分析津之所也。儀衛志。金鐙（下祖紺切）馬首飾也。　果下馬　馬名。謂果樹下可乘行者。言其小也。　實里薛袞　祭服之冠。行拜山禮則服之。　鞊鞢帶（上他協切下徒協切）　武官束帶也。　扞腰　即拄腰以鵝項鴨頭為之。　胡木鞬　胄名　鞭馬（上音涎）　馬不施鞍轡曰鞭。　白毦（音餌）　以白鷺羽為網。又崩也。兵衛誌。捉馬　拘刷馬也。　欄子軍　居先鋒前二十餘里。偵候敵人動靜。　弓箭鋪　遼軍馬頓舍不設營塹。折木稍為弓。以為圍集之所。又諸國使來。道旁各置木稍弓。以充欄楯。　食貨誌云。為戶　義即營運字之訛也。刑法誌。鍾院　有冤者。擊鍾以達于上。猶悉鼓云　楚古　官名。掌北面訊囚者　皇子表。五石烈　即五院。非是分院為五。以五石烈為一院也。　六爪　爪百數也。遼有六百家奚。後為六院。義與五院同。二院即迭剌部析之為二百。是也。　裂麢皮　麢狂鹿。力能分牡鹿皮。　先世表。莫弗紇　諸部酋長稱。又云莫弗賀　蠕蠕（而兗切）　國名　俟斤　突厥官名。遊幸表。蘇鹹鹿　鹿性嗜鹹。洒鹻於地。以誘鹿。射之。　女瑰　虞人名　列傳。可敦　突厥皇后之稱　咸里蹇　遼皇后之稱　耨里麼　麼亦作改。耨斡后土稱。麼母稱　乙室拔里　國舅帳二族名　諸功臣傳。龍錫金佩　太祖從兄鐸骨札以本帳下蛇鳴。命知蛇語者神速姑解之。知蛇謂穴旁樹中有金。往取之。果得金。以為帶。名龍錫金。　撒剌　酒樽名　遙輦乣　遙輦帳下軍也。其書永興宮分乣。十二行乣。黃皮室乣者。倣此。　吐里　官名。與奚六部禿里同。吐禿字訛。　舷舦。小底。　官名。遼制多小底官。餘不注　雜丁黃檀。男幼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　遙輦魁　遙輦帳下掌兵官　抵枑　宮衛門外行馬也。　稍棍皋　千歲蛇角。又為萬納皋　珠二琲（下蒲昧切）　珠五百枚為琲　題里司徒　題里官府名　虔中（上虔東切）　地名　堂印　傳之衆名　臨庫　以帛為通用具。一庫之物。畫數籍之。曰臨庫。　堂帖　遼制宰相凡除拜。行頭子堂帖權差。俟再取二日出給告勑。故官有知頭子事。見陰山雜錄。　夷离堇畫者　畫者人名。為夷离堇官。虎斯　有力稱。紀言虎斯義同。


遼世系圖
太祖（名億字阿保機）
北平王（阿新）
梁王（信寧）
秦國皇帝（自在太子阮）
太宗（德光）
東丹王（突欲）
讓國皇帝
趙王（稹劃）
象兀
穆宗（璟）
世宗（阮）
五千二百五十二
河間王
寧王
吳王
荊王
平王
景宗（明扆）
鄭哥
齊國王（隆裕）
秦晉國王（隆慶）（孝文皇太弟）
聖宗（隆緒）
韓王
周王（宗業）
晉王（宗懿）
宗教
燕王
魯王
興宗（宗真）
晉國王（宗元）
齊王
長沙王（宗哲）
遼妃李
晉王（洪德）
燕王（洪道）
道宗（洪基）
楚王
二十
秦王
天祚（延禧）
（金人滅之，封海濱王）
晉王
秦王
晉王
趙王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五十二

歷代帝王纂要譜括遼（本契丹，太宗改號遼，姓耶律氏）太祖（名億，字阿保機，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遂有娠，及長雄勇有畧，卧處夜常有光，併吞諸部，與梁晉通和，建國號大遼，稱皇帝，在位十九年，壽五十五，謚大聖大明天皇帝，葬祖陵，稱元年者二）神冊六　天贊四　太宗（名德光，字德謹，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爲人雄傑，改國號遼，滅後唐，立後晉，後伐晉入大梁，回軍至欒城，殂，在位二十二年，壽四十六，謚孝武皇帝，葬懷陵）天顯十　會同十　二世宗（名阮，太祖長孫，突欲之子，母曰柔貞皇后蕭氏，諸將立之，耽于酒色，爲察割所弒，在位五年，壽三十四，謚孝和，葬顯陵）天祿五　穆宗（名璟，太宗長子，母曰靖安皇后蕭氏，好獵，嗜酒，晝常睡，人謂之睡王，爲庖人所弒，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九，謚孝安敬正，後附葬懷陵）應曆十九　景宗（名賢，世宗第二子，母曰懷節皇后蕭氏，亦豸喜育樂甫也之事，有風疾，不能聽國事，決於皇后，基業由是衰矣，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五，謚孝成皇帝）保寧十　乾亨四　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十二歲即位，母蕭太后臨朝，復稱契丹，宋真宗時，與宋爭戰，後定和議，以宋爲兄，遼爲弟，在位四十九年，壽六十一，謚曰文武大孝宣皇帝）統和二十九　開泰九　太平十一　興宗（名宗真，聖宗長子，母曰欽哀皇后蕭氏，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謚曰神聖孝章皇帝）景福一　重熙二十二　道宗（名洪基，興宗長子，母曰仁懿皇后蕭氏，在位四十七年，壽七十，謚曰仁聖大孝文皇帝）清寧十　咸雍十　太康十　大安十　壽隆七　天祚（名延禧，道宗之孫，刑賞失當，好畋色，女真改號大金，與宋夾攻之，爲其所獲，降封海濱王，卒，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四）乾統十　天慶十　保大四　右遼九主共二百十年。括曰，太祖太宗始創業，世穆景聖興道。天祚以上，共九君，二百十年金所滅。

永樂大典　卷五二六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吏臣張大洋
圈點監生臣雷成化
臣[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六十八　十三蕭

䄏　洪武正韻伊堯切祥也說文引左傳地反物爲䄏亦作祅許愼說文䄏从示芺聲於喬切顧野王玉篇祅於驕切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祅說文作䄏徐鍇通釋於遥反郭忠恕佩觿集祆祅袚上呼賢翻胡神中乙喬翻祅祥下分物翻被襆又芳吠翻丁度集韻或省通作妖張有復古編䄏祅並於喬切上妖从女芺巧也一曰女子笑貌下䄏从示芺反物爲䄏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祥也元結中興頌蠲除祅災或曰䄏虛煙反此非然未詳釋行均龍龕手鑑祅今祅正災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祅災或作䄏五音類聚又作祅音妖孫氏字說漢文帝紀有訞言之罪律歷志作祅言並讀作祅以䄏妖爲大楊桓六書統影母䄏於喬切祅或从大此篆祅隷祅俗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漢志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又先韻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妖非字濮傳義災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俗混妖借夭周禮大烏之巢作祅妖非俗字又巧言非道衣服詩言艸木之怪皆曰䄏作訞非漢大紀訞言之妖俗字二義並得从亦定意

二字芺聲韻會定正字切影號影因煙祅

祅　洪武正韻同上　篆書祅（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祅（徐鉉篆韻）祅祅（並六書統）　隸書祅

䄏（並六書統）　草書䄏（鮮于樞草書集韻）

枖　洪武正韻伊堯切木少盛貌許愼說文枖从木夭聲詩曰桃之枖枖於喬切徐鍇通釋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枖枖鍇曰謂草木始生未幾得地力而先長大故詩曰愷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言棘心所以速長者以得愷風也于所以速大者以母劬勞而養之也尚書曰厥草唯夭又詩曰桃之夭夭亦諭女子在家形體日盛長也夫物芸越衆而速大故亦謂短折者爲夭也殷喬反陸法言廣韻木盛貌本亦作夭唐玄度九經字樣枖夭音妖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隷省丁度集韻引詩桃之枖枖或从艸司馬光類篇又於兆切木名枖艸少長一曰木華茂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於驕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枖音枖義同一曰木華葉茂楊桓六書統影母枖於喬切枖夭人少美貌言木之少盛猶人也此篆枖隷枖俗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字濮傳義夭枖枖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俗但用夭韻會定正影號切通作夭字切

（影號影因煙枖）（篆書）枖（徐鉉篆韻）枖枖（並六書統）（隸書）枖（六書統）

（草書）枖（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夭 洪武正韻伊堯切夭夭和舒貌又少好貌又盛貌書厥草惟夭字本作夭經典誤以夭折之夭為夭後世相承不敢改也又篠巧二韻陸法言廣韻和舒之貌又乙嬌切宋重脩廣韻於喬切司馬光類篇屈也从夭象形凡夭之類皆从夭於兆切又古老切少長曰夭又烏皓切地名山海經軒轅國有諸夭之野婁機廣干祿字於驕切又烏皓切少長也郭守正紫雲韻字从大象向右韓道昭五音類聚倚苗切必長也又折也楊桓六書統影母夭統意夭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論語夭夭如也又篠晧韻趙謙聲音文字通景嬌切見果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影號切注其色愉也宇切影（號影因煙夭）（篆書）夭（古論語）夭（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夭（六書統）（隸書）夭（六書統）

（草書）夭（張錦溪）夭（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夭夭 詩凱風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正月民令之無祿夭夭是椓論語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草夭 書禹貢厥草惟夭厥木惟喬注少長曰夭詳育

桃夭（詩周南國風篇名）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古胡古牙二反朱子集傳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輔廣童子問仲春之月天地之氣既如此其融和而草木之花又如此其穠盛先王於此時而令會男女以成婚姻宜矣此蓋奉天時之大者也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則中庸所謂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事也文王之化始於家故天下亦先有此應宜者和順之意須要體切之婦人之賢莫大於宜家使一家之人相與和順而無一毫乖戾之心始可謂之宜矣 劉瑾通釋嫁曰歸公羊傳注曰婦人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故謂嫁曰歸

嚴氏曰見詩緝孔氏曰見讀詩記媒氏注曰見旁通輔氏曰見童子問

梁益旁通嫁曰歸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故謂嫁為歸 仲春令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鄭氏注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箋云興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于歸宜其室家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宜以有室家無踰時者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孔穎達正義桃之至室家 毛以為少壯之桃夭夭然復有灼灼然此桃之盛華以興有十五至十九少壯之女亦夭夭然復有灼灼之美色正於秋冬行嫁然是此行嫁之子往歸嫁於夫正得善時宜其為室家矣 鄭唯據年月不同又宜者謂年時俱當為異 傳桃有華之盛者 正義曰夭夭言桃之少灼灼言華之盛桃或少而未華或華而不少此詩夭夭灼灼並言之則是少而有華者故辯之言桃有華之盛者由桃少故華盛以喻女少而色盛也 箋時婦至時行 正義曰此言年盛時謂以年盛二十之時非時月之時下云宜其室家乃據時月 箋宜者至俱當 正義曰易傳者以既說女年之盛又言之子于歸復言宜其室家則總上之辭故以為年時俱當陸德明釋文少壯詩照反俱當丁浪反蘇穎濱集傳夭夭少壯也灼灼盛也婦人甚少而盛不以色驕其君子而以宜其室家此后妃之德所致也東萊呂氏讀詩記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婚姻之時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為語助桃夭為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毛氏曰見毛傳孔氏曰見正義李氏曰見李黃集解麗澤論說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世以麗色傾室家者多矣今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豈非男女之以正哉 學詩貴於言往知來如此詩只說宜其家人大學又推而至於教國人蓋詩人從上面看故推而上之如桃夭乃后妃之致大學從下面看故推而下之可以教國人此亦觀詩之一法也嚴氏詩解興也桃夭夭然少壯其華灼灼然盛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此行嫁之子往歸嫁于夫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 逸仲曰見李黃

集解孔氏曰見正義華谷嚴粲詩緝今曰枺心夭夭與書厥草惟夭皆少長之意物少則長而未已毛以爲華之盛謂盛故鮮明非訓灼灼字爲盛也釋文曰婦人謂嫁曰歸　興也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花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言桃之少壯故其華鮮明木少壯則其華盛譬婦人盛年則容色麗也此行嫁之子往歸于夫家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傳曰並見毛傳曹氏曰見放齋詩說）宋華鎮雲溪集桃夭二月華仲春婚姻之時故以桃夭爲興李迂音訓桃之夭夭言木之少而好也灼灼其華言其花之明而盛也木少則華盛人少則色麗此女及盛年而歸其夫則男有室女有家各得其宜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方桃之發也夭夭然而微）灼灼其華（又華之開也灼灼然而甚盛蓋仲春之月之子于歸此于於此詩而往嫁宜其室家則婚姻以時男有室女有家皆得其宜矣）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朱子集傳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有蕡其實傳云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傳云家室猶室家也陸德明釋文有蕡（浮雲反）實貌蘇穎濱集傳蕡大貌也華谷嚴粲詩緝今曰蕡大也墳爲大防鼖鼓爲大鼓有頒其首用宏茲賁皆訓爲大凡蕡同音之字皆爲大義則蕡亦桃實之大貌傳曰見毛傳李氏曰見李黃集解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桃之夭夭（大指桃之木也）灼灼其華（曹氏曰鮮明貌）之子于歸宜其室家（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興也桃之有華正周禮仲春會男女之時詩人見桃之少好其花灼灼然鮮明因以興嫁者盛年而容色麗婚姻以時則男有室女有家夫婦皆得其宜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解同上）有蕡其實（反實之成蕡然甚大蕡音墳）之子于歸宜其家室（同上）李迂音訓蕡大也木少壯則結實亦大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朱子集傳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輔廣童子問自華而實自實而葉詠歎之無已也）毛萇傳鄭玄箋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傳云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傳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宜箋云家今猶室家也孔穎達正義箋家人猶室家正義曰易傳者以其與上相類同有宜其之文明據宜其爲夫婦據其年盛得時之美不宜搉謂一家之人桓十八年左傳曰女有

家男有室室家謂夫也此云家人家猶夫也人猶婦也以異章而變文爾故云家人猶室家也陸德明釋文蓁蓁（側巾反至盛也）盡以（津忍反或如字他皆放此）要義宜家人今謂一家盡宜（見毛傳鄭箋）五註記大學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蘇穎濱集傳始言其華中言其實終言其葉言其容德皆盛也嚴氏詩解大學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毛曰見毛傳）華谷嚴粲詩緝不特夫婦相宜而一家之人盡以爲宜言其能協和而使無閒言也閨門雍穆風俗淳美豈非后妃之化歟　詩記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傳曰見毛傳）李蘭詩學備忘蓁蓁葉之盛也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李公凱句解桃之夭夭（同上）其葉蓁蓁（又葉之成也蓁蓁然甚盛）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則婚姻以時而一家之人盡得其宜矣）　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夭夭毛氏曰少壯也說文云以夭字從木從夭則是爲少盛貌桃之少壯則其華灼灼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華不復灼灼矣桃之少壯則其結實必大也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矣桃之少壯則其葉蓁蓁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歸者言婦人既嫁曰歸之子于歸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家室亦室家也王氏謂宜其室家先女而後男下女也宜其家室先男而後女女下男也夫婦正也此非也家人言一家之人盡以爲宜也孔氏以家猶夫人猶婦此又不然如大學之言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家人爲一家之人明矣灼灼其華毛氏以喻女子之少壯也此其說得之矣至於有蕡其實則曰方嫁之時非但有華色亦有婦德雖未得詩人之意亦未爲害理若夫言其葉蓁蓁則爲婦人形體浸大其說非也夫以婦人形體浸大亦何足以形容婦人之美乎鄭氏於葛覃之詩以葛之覃兮喻婦人形體浸大毛氏於此又以爲婦人形體浸大皆非善形容者矣孔氏以三章上二句爲男女以正下二句爲婚姻以時然觀此詩男女以正婚姻以時皆總見於三章之中不必分別也蓋所謂婚姻以時非指春秋之時而言之也不過言男女得盛時而婚姻耳而孔氏謂仲春傳婚姻嫁娶之正時王氏以謂桃華於仲春以記婚姻之時若如所言則何彼穠矣之詩曰華如桃李豈是直言桃李之盛時乎孔氏王氏之說非矣　黃曰人君之治有出於政事之所及者有出於風化之所及者是以月令與周禮所載農功之事是政事所及也七月豳風所言農桑之事是風化之所及也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越王時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

是特政事爾后妃不妬忌於深宮之中而天下之男女皆自各得其正各及其時豈爲政之事所及乎故作序者曰后妃之所致也致當如致師之致爲之於此而彼自至也后妃豈能家至戶曉而諄諄諭之哉閨門之躬行而天下之自化非有法令以驅之也孟子述古公亶父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亦此詩之意歟今桃夭三章不特言其婚姻以時而亦言其男女以正自其及時言之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有蕡其實又曰其葉蓁蓁皆只形容其及盛年而嫁耳先儒或以灼灼其華喻婦容有蕡其實喻婦德其葉蓁蓁喻形體浸大非詩人之意也詩人之辭豈若是其膚淺哉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如氓詩言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如古人戒奔詩曰聘者爲妻奔則妾不堪主事奉蘋蘩此皆非所謂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此一篇只是婚姻以時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予故表而出之王之望集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木或華繁而實不甘或實

豐而華不茂若夫華實兼盛而又早成者莫如桃故詩人以興爲夭夭少好之貌興其早成也灼灼其華以興其容之麗有蕡其實以興其德之美其葉蓁蓁以興其服飾之盛蓋有容而無德則其合或不以正合不以正則其服飾亦不能以備禮今也容德如桃之華實服飾如其葉之茂而于歸於夭夭少好之時此序所謂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者也葉者所以芘其枝幹猶服之芘身也故詩人以其蓁蓁興服飾之盛焉其始歸也男親迎以下女所見者婦容而已故一章言其華而曰宜其室家室家云者女上而男下始歸之時也其既歸也女以正而承夫則婦德著焉故二章言其實而曰宜其家室家室云者夫先而婦從既歸之後也惟其合也以正則服飾足以備禮服飾足以備禮則非特夫婦之相宜其室家之人舉將宜之故三章言其葉而曰宜其家人蓋鑽穴踰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何以得家人之宜乎此親結其縭九十其宜東山所以詠其新之孔嘉也毅齋曹粹中詩說夭夭纖柔貌說文作枖枖木少盛貌灼灼鮮明貌蕡大貌蓁蓁盛貌之子謂嫁者也女子以嫁爲歸男子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桃之夭夭興其體之纖柔也灼灼其華興其貌之鮮明也有蕡其實興其嫁而有子也其葉蓁蓁興其家道豐盛也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自相得而已至於

宜其家人則一家之人皆宜之得以順爲正之道矣夭夭之子以盛年美色而嫁不敢驕其夫而能承上接下使內外無間言化后妃之德故也此之謂后妃之所致非止於不妬忌而已戴岷隱讀呂氏讀詩記桃之夭夭有華有實其葉蓁蓁然能庇其本根則非但容色之盛而已信乎其與室家相宜也此詩國人作也后妃之貴能敬事君子不驕其下其風化若此則民之室家焉得而不和也慈湖楊簡詩傳桃生榮夭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告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家也蕡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爲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贅序累衛宏所作積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瑤華與離居叶漢齊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作陰麗華急就章芫華與蔡蘆叶易林

云桃夭少華季女宜家君子樂胥長利止居（家古胡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可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屈原騷經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揚子雲酒箴家與乎協龜策傳漁者幾何家誰名爲預且或曰家本音姑爲阿家家即姑也未詳按華有胡瓜切家有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叶此二音者今定從一讀且于余切林岊講義比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蕡實貌蓁蓁至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家室猶室家也嫁而宜家則一家之人亦盡以爲宜也謂婦人之歸無踰時者如桃之盛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女淫奔則非正矣夫妻反目則多睽寡矣宋袁絜齋集經筵講義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鰥民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於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

無怨曠，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雝雝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翕然有當於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効固已立應，况於浸大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婉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妬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於外，婚嫁以時，則國無鰥民，此和氣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於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嫁及時，後人如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雝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於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洽行，習俗淳美，涵濡於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是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為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雝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於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鈎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

惡繫焉，吾身之脩不脩，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許謙名物鈔：桃夭，詩人見親迎者異。（經）一章言華，二章言實，三章言葉，自華而有實，又見其葉之盛，蓋自仲春至於春暮，非一時也，而皆曰之子于歸，所見非一女矣。宜其家之德則同也，可見文王之化行於近遠，女子皆有德之人，則於其室家，又皆教訓，風俗安得不善乎。（傳）一章（少，詩照反）按地官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注：中春陰陽交，以成婚禮，順天時，故謂長禍之變有長禍者娶得用非中春之月，就長禍之故月數滿，雖非中春，可以嫁娶。毛傳東門之楊篇謂男女失時不逮秋冬，彼以刺婚姻失時而作，故謂不及秋冬而至於春時。疏明謂秋冬為婚，無正文，而肅引荀子家語為證，賈公彥疏周禮破其說，而引鄭詩殷頌易春秋夏小正之說，以正毛氏孔穎達之失甚明，故朱子於此特引周禮之文，以見婚姻之正時也。中（直周反）詩緝（見前）朱善詩經解頤：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無逆，此非勉強所能致也。必孝不衰於舅姑，敬不違於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咈於夫之兄弟，而後可以謂之宜，是豈易而能哉。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然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惟其有是德，故可必其有是效也。后妃躬行而倡於上，之子則傚而應於下，故于歸之際，見者知其必有以宜室宜家焉。此亦可以觀感應之機矣。劉玉汝詩纘緒：月令二月桃始花，周禮仲春會男女，詩人因所見桃華以起興。此專指首章言，次末二章則因首章言華，遂取實與葉以申所詠，不必皆實見矣。蓋桃始華所見者也，當此之時，安有實與葉哉。詩之託興多如此，如黍離之苗穗實亦然，不必別為之說，蓋亦一體也。周南女子之嫁始至，而詩人見其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家，曰知曰必，為其始至可知，必詠始至者。詩美女子之賢多如此，如關雎、鵲巢、碩人皆然。蓋古者明日見舅姑，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前此皆為始至之時，女子之賢否於此乎觀。周民熟文王之化，皆能脩身以齊其家，故女子既賢，人亦歎味而深喜其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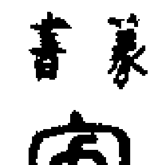
桃夭三章章四句

劉瑾通釋：陳君舉曰：既曰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人，則可見男女以正之義也。如父母國人皆賤之，則非所謂宜矣。血氣之使，尤甚於少年，故少艾之女不開於婦道，輕銳之士不堅於臣節。輔廣童子問：文王之化，自家及國，至於桃夭，而天下之女子皆有以和順其家，則天下之人莫不好德，而賢才衆多，亦其必然之勢也，故次之以兔罝。詩傳纂疏：陳氏曰：室家之順非難，而正為難。謝氏曰：易曰家人利女貞，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男為家之主，今惟曰利女貞何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家人正必自婦人始，婦人正，則一家之人皆正。易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此桃夭一詩，男女以正，婚姻以時，而必推本於內也。陳氏曰：見通釋。黃氏曰：見李黃集解。劉玉汝詩纘緒：此文王治國之實也。國之所以治者，以人人能脩身以齊其家也。國人之家齊，而後君之國始可以言治，故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宎

洪武正韻：伊堯切，深窔。莊子宎者咬者。亦作窔穾。又篠、嘯二韻。丁度集韻：窔聲。司馬光類篇：又伊鳥切，又一叫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宀从六，犬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作窔，景皖切，見去聲，亦此音，作宎非。

篆書  六書統

芺

伊堯切。韓道昭五音集韻：乙嬌切，苦芺也。又詳上聲。

䙅

伊堯切。顧野王玉篇：烏消切，䙅襻也。宋重修廣韻：於霄切。丁度集韻：䙅，衣襻。或从糸作𦄲。司馬光類篇：伊消切，又一笑切，衣褸。楊桓六書統：影母

䙅从衣从㬇衣之在㬇者也从糸从㬇繫於㬇間也（亦作䙅纓並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通作要詩要之襋之字潫博義音要纓紱也韻會定正影號切業攖也字切影號影因煙纓

篆書䙅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䙅纓並六書統

隸書䙅纓並六書統

⿰虫要　伊堯切顧野王玉篇於招切毒蛇名宋重脩廣韻於宵切丁度集韻青⿰虫要蛇名司馬光類篇伊消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虫要（要聲）⿰虫要（隸）字潫博義音要

篆書⿰虫要六書統　隸書⿰虫要六書統

皀　伊堯切宋重脩廣韻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皀望遠合也（統注）皀（隸）字潫博義於宵切

篆書皀六書統　隸書皀六書統

⿰魚幼　伊堯切陸法言廣韻魚名宋重脩廣韻於堯切丁度集韻傳稚鱍⿰魚幼䱂司馬光類篇又於虬切又於九切又於糾切又乙六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魚幼从魚幼聲⿰魚幼（隸）

篆書⿰魚幼六書統　隸書⿰魚幼六書統

䳗　伊堯切陸法言廣韻鳥名宋重脩廣韻於宵切似山雞而長尾丁度集韻山海經廆山有鳥名曰鴒䳗其名自呼服之不眯或从隹作雃司馬光類篇伊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於消切楊桓六書統影母䳗从鳥㬇聲䳗（隸）

篆書䳗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䳗六書統　隸書䳗六書統

鴒䳗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六經廆山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䳗（令要二音）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訞　伊堯切陸法言廣韻巧言貌丁度集韻語袄祥或作䜳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言䜳亦作訞漢文紀除訞言之罪注訞與妖同云釋行均龍龕手鑑訞䜳二俗訞正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嬌切災也楊桓六書統影母訞於喬切从言夭聲䜳或从芺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前谷永傳訞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師古曰易訞占之辭即妖字韻會定正影曉切訶謡之怪字切影曉影因烟訞

篆書訞（古老子）訞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訞䜳並六書統

聽訞　人名羅泌露史後紀。炎帝居母曰聽訞。桑水氏之子也太平御覽訞音妖主常林女于亙有訞言或作䄏作郁辥夫也

吆　伊堯切丁度集韻吆吆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吆从口幺聲吆（隸）字潫博義於宵切

篆書吆六書統　隸書吆六書統

⿺辶杳　伊堯切丁度集韻⿺辶杳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幺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辶杳从辵从杳辵行也杳日下而昏也行而不能至朔其所歸之地杳然也⿺辶杳故如此。（亦聲）

篆書⿺辶杳六書統

⿱宀要　伊堯切丁度集韻戶樞聲也司馬光類篇又伊鳥切又一叫切楊桓六書統影母⿱宀要又烏皎切（統聲）⿱宀要（隸）字潫博義於宵切

篆書⿱宀要六書統

⿰耳幺　伊堯切丁度集韻⿰耳幺⿰耳幺耳鳴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耳幺从耳幺聲⿰耳幺（隸）字潫博義於宵切

篆書⿰耳幺六書統　隸書⿰耳幺六書統

犳　伊堯切丁度集韻山海經陸山有獸狀如狗而文首名曰犳司馬光類篇又職畧切獸如豹而無文楊桓六書統影母犳从犬勺聲

犳六書統

⿰糹頁　伊堯切丁度集韻頭小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楊桓六書統影母⿰糹頁从頁从幺幺微也（亦注）字潫博義音幺

篆書⿰糹頁六書統

楆　伊堯切丁度集韻木名其子細胃司馬光類篇伊消切楊桓六書統影母楆故从木从㬇楆（隸）字潫博義音要

篆書楆六書統　隸書楆六書統

⿰歹芺　伊堯切丁度集韻害物也司馬光類篇於喬切楊桓六書統影母⿰歹芺（夭聲）⿰歹芺（隸）

篆書⿰歹芺六書統　隸書⿰歹芺六書統

鴁　伊堯切丁度集韻鴁鶥鳥名三首六目六翼六足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嬌切又烏諧切楊桓六書統影母鴁於喬切从鳥夭聲字漾傳義（音妖）

篆書鴁六書統

[illegible]　伊堯切丁度集韻餞也司馬光類篇於喬切楊桓六書統影母[illegible]从食夭聲稚字漾傳義[illegible]（音妖）

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隸書[illegible]六書統

[illegible]　伊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妖要同上

[illegible]　伊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要

[illegible]　伊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妖

妖　伊堯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於堯切美女也又藩沾切

橇　洪武正韻丘妖切泥行所乘漢書作毳。又隊韻顧野王玉篇橇丘喬切亦作鞽又子絕切孫愐唐韻橇踊橇行又烏所乘也丁度集韻或作鞽亦从木作橋司馬光類篇橋又居妖切揭橰也又渠嬌切說文水梁也一曰地橋亦姓又居勞切起動疾也又舉夭切關人名秦有盛橋又渠廟切。牛貫鼻木橇又祖芮切又充芮切。又祖悅切。又訖約切說文屐也郭守正紫雲韻史夏紀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河渠書泥行蹈毳亦作橇同昌芮反漢溝洫志孟康曰毳形如箕如淳音蕝彥曰毳讀如本字在去聲今監注在此恐亦可押釋行均龍龕手鑑鞽（俗）鞽或作起囂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孟康云橇形如箕擿行泥上亦作撬也楊桓六書統溪母橇本子芮切假借爲聲橋本渠妖切借充上義鞽丘嬌切从革喬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史記作橋通作蹻文選海賦乘蹻絕往抱朴子乘蹻周流天下蹻道有三法一龍蹻二氣蹻三鹿盧蹻韻會定正字切溪號溪輕韋橇

篆書鞽集韻橇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橇橋鞽並六書統

草書橇張錦漢橇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泥行乘橇　史記夏本紀禹治洪水泥行乘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蕝駰案孟康曰橇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

踏橇　列子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長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使必聞此而復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注雙枝屬脛今人所謂接腳之戲是也雙枝者雙木也弄七劍而五劍在空中今人亦有此戲燕戲者燕飲之間雜弄之技也技無庸者言本無用於此偶喜而賞之拘繫而欲罪之也技同而所遭異時不可必也文獻通考漢世有橦木扶梁有長橇伎陳暘樂書宋雜樂有踏毬踏橇藏挾雜旋弄槍之類夢梁錄百戲踢弄家每於明堂郊祀年分麗正門宣赦時用此等人立金雞竿承應兼之百戲能打筋斗踢人踏橇之類事類全書長腳人當負長臂人入海捕魚今之橇人蓋象此也

趫　洪武正韻丘妖切捷也許慎說文趫善緣木走之才从走喬聲讀若王子蹻去遙切徐鍇通釋趫之捷也顧野王玉篇去嬌切緣木工也陸法言廣韻

善走又緣木也。又巨橋切陸法言廣韻又祈喬切又去遙切孫愐唐韻起遙切宋重修廣韻又巨嬌切司馬光類篇渠嬌切又丑小切輕走貌又巨夭切戴侗六書故丘遙切高舉輕捷也（又作趫行輕也一曰舉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趫（俗）趫（正）楊桓六書統溪母趫喬喬高木也从夭莽趫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溪號溪輕韋趫

篆書趫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趫徐鉉篆韻

隸書趫六書統　草書趫張錦漢趫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塗山趫　人名路史夏后紀禹娶塗山氏曰趫（世本廣雅作嬌非）

蹻　洪武正韻丘妖切舉足行高又企也唐陳子昂傳蹻以待陷又見下又篠藥二韻陸法言廣韻揭足孫愐唐韻去遙切舉足高也又其略切丁度集韻舉趾謂之蹻或作趬蹺蹻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渠嬌切又舉夭切蹻雅蹻蹻憍也又拘玉切山行所乘以鐵如錐施之履下又訖却切方言屩也山之東曰蹻一曰[illegible]躧貌又訖約切引詩小子蹻蹻又極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蹻（俗）蹻（正）起喬反蹺（俗）羌遙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近消切楊

（恒六書統漢毋蹻與蹺同从足喬聲蹺从足堯聲與蹻同蹻余見毋兆聲蹺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溪驍溪較牽蹻）

篆書蹻（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蹻蹺蹺（並六書統）隸書蹺（六書統）

草書蹻蹻（並張錦漢見草書集韻）

乘蹻（太平廣記有盧生與唐山人遇合因祈唐傳縮錫術唐具述盧乃咲語唐曰𢧵悟殺尓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者亦死某又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

鹿盧蹻（太平廣記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潼廳有一僧繼至縣宰周某與之有舊乃云今日自興元以來杜異之明發僧去宰謂杜曰此僧乃鹿盧蹻也）

羸縢履蹻（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犂黑狀有愧色）

太上開天龍蹻經

（道經黃帝請問寧君訣軒轅黃帝威植僊津上感神精誠靈持秀位承天）帝後道求真清齋玄闕越雲臺山拜參寧君請問三洞曰朕承鴻緒雖統萬機每請真要奉修玄旨心形奔躁聖道幽微真理虛凝未能玄悟洞玄靈寶五篇道生洞神僊經普無色像大洞聖教義貫虛無訛質通虛三寶齊棄凡情悉滯至道難明三洞道生通同一否寧君答曰玄元始氣三洞玄根三清三界普無息體僊真聖位九品玄階三洞混通應感有異歷劫應化三寶齊臨高聖下凡隨機降授上聖傳道應說離言中真傳德寄言通理下界傳經因言修習開度有賢三等斯別黃帝再拜跪請答曰敢問其道三品互差顯示其要令無疑惑寧君告曰三境三界通微見殊高聖下凡悟有淺深洞通無礙名為三洞道方感報不等言上聖傳道者至聖玉帝於龍漢劫時應為天寶大洞聖君上玉玉清十二聖天當傳聖道而與鬱單天帝九天丈人禪善天帝九天真皇須延天帝元始天王各教三天九品聖道赤明劫時應為洞玄靈寶真君次生上清十二真天傳於真道而與寂然天帝元始先生不驕樂天帝高上元皇應聲天帝虛皇玉帝各教三天九品真道上皇劫時應為神寶洞神僊君次生太清十二僊天傳於僊道而與梵輔天帝萬始先生清明天帝紫虛帝君無愛天帝太真玉皇各教三天九品僊道此是上聖而傳真道也言中真傳德者太易時傳授太帝君太始時傳授天帝君靈陽子太初時傳授太微帝君太極時傳授太微天帝君太素時傳授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君上相青童君玄帝君此是中真而傳其德也言下士傳經者應化法門十二等事一者三洞宣說本文二者神符奉宣告信三者玉訣示無疑難四者靈圖圖寫相好五者譜錄歷代授道六者威律防非禁惡七者威儀庠序軌格八者方法修行節度九者術數隱景真形十者記傳傳示學人十一者讚誦歌頌聖德十二者章表章請表奏三洞道達應感證緣三乘積功證果亦別隨功高下上主諸天諸天果報乘經說證三十六部證品主天三十六天隨經修品上證道果因有發修解脫有緣自然正性也黃帝再拜又重啓曰三十六部三品應緣三十六天隨經修品經證天品三品感經凡情巧務未曉道源證品通否寧君告曰三洞經法天尊相門應感通生皆從相立身光洞耀朗徹太空境界天人咸皆稟植三寶應象九帝翼形妙有通凝始成神識神清智朗志鑒慧明氣濁神昏暗障斯起隨冶大道境界通玄靜念身佛三清洞合八景保衆真策雲駢九天翼形潛昇淨境三十六部洞瑩爾身三十六天念隨心見

諦聽吾言方為汝說寧君告黃帝曰至道無象無形無名從本降跡漸顯三身從起三身而演三洞三境三界凡聖顯差九天九人感象通貫三寶漸頓三乘接生皆起法身身光相好三身相好境界無形應感天人同凝稟象皆從相好而植其神上稟玄精始成妙用第一法體玄微幽微真一妙智清靜無礙上顯法體三十六門應演三洞三十六相上下相合七十二相第二應身應體顯象三境三界上下圓明降氣生神而成靈識無量功德福被人天應感業緣隨功證定上顯三境三十六天下應三界三十六帝上下通應七十二相第三化體開化人神皆含三洞九氣生育微天象地合為識靈內顯化身三十六相外示生人三十六相內外相合七十二相三十六部是無相源從理寄言令詮其理應生境界福被十方歸根反本以立階品證果進位超昇大羅體解大道入真實際圓滿清靜澤被黎民善開方便示有為法道主妙用而起識神萬化應緣一相空靖也寧君告黃帝曰勤寂法身而生空洞空洞之內而主太源太源之化三氣主焉上氣曰始中氣曰元下氣曰玄玄氣所主出乎元元氣所主出乎始此氣之本宗於象帝之先故曰玄元始氣也玄元始氣三洞玄根上應三境而立三尊中生三界。三乘接引通為三元生入三宮故此三氣品物生焉

三生萬有根源本始也寧君吉黃帝曰三清天中玄元始氣以三合五化爲八景神各生八方而爲二十四帝者上爲三清二十四宮紫虛億用降爲四梵四八化生各爲三界二十四宮普爲一天二十四氣內生八身二十四體故此三元三部八景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元各五神各生三百六十神六六品族合氣生神上爲三清六十四梵氣二六相合三十有二降生三界三十二天普通一天三十二帝二十八宿璇璣玉衡故生一天三百六十日一月三百六十時一地三百六十名山一人身中三百六十骨也寧君吉黃帝曰玄元始氣合生九氣故爲九帝上爲九天中生九人下爲九地諸天九聖皆備形神生人九戶稟道生立又生北地九野分方上通五常四運周緒九氣列正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成生也寧君吉黃帝曰三清九天各生八方而爲七十二宮三元各有二十四帝上爲二十四真中爲二十四神下爲二十四生三元八景品族主神合中九宮八十有一通生諸天八十一分普主諸地八十一域內生人身八十一關節也寧君吉黃帝曰正一大道以出真帝正一玄真而生大神三元解覺則一心所生故玄功歸一萬事生焉此至道之祖宗元氣之根始也從本降洞普植形神因無名立有名寄有名詮無名通爲境界應氣生神三洞道化

以爲天尊三公天也九天通化應爲天尊九卿天也億具各位各證九品故有三九二十七位故爲天尊二十七大夫天也九天初構上下重疊及其分應則列八方故有九九八十一位故爲天尊八十一元士天也通前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各生氣象故爲天尊百二十郡天也又於百二十郡等天內爲五豊外爲五官各生十神合爲天尊千二百縣官天也又於千二百縣中各有三元元各五鄉故爲天尊萬八千鄉天也又於萬八千鄉天各稟五氣以爲五天亭故爲天尊三萬六千亭天也又於三萬六千亭中亭各五候合爲天尊十八萬候故此官爵通主諸天又備人神各稟氣象並得安立而植生根紫戶玉闕三萬六千關節根原本始一時生神也寧君吉黃帝曰吾昔承玉帝開天上經三洞法門萬化根始降生境界而植形神應感衆靈普稟官爵三清上境三洞玄根下生三界二景通合四緒御運五氣遞興百六數交劫有生滅諸天壽限高下不同隨功證報見有差別故演三洞道君奉宣當度有賢歷劫開度汝今請開向序應生諦聽吾言示汝寶訣元始開化道貫天人身主相好境界通稟虛無應體寄象立言因有發脩方登空寂三洞指引九品降差妙極道源真通玄一體解幽曠識朗慧徹三清妙門脩念斯感寧君吉黃帝

曰吾昔承太帝昔性初劫龍漢開闢內演混沌十號化身託迹諸天成立諸法離言說道無礙生津天中之尊無形化生於大羅天明霞闕中而演三洞三十六部降主三境三十六天三洞法門萬行根始下生三界品物流形八方已下各生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億等無極三界北地等天八方皆有三千大千世界無極三界皆稟三清三元上下三十六天每方四天四九列位上應天璣三十六門普爲北地三十六音一塵之內三十六氣天人相感同稟道生三十六地衡象通感三洞通化凡聖有殊應感隨機復有九種上上聖教上通玉清中上真教次通上清下上僊教次通太清上中聖教次通無色中中真教次通色天下中僊教次通慾界上下聖教下接利根中下真教下接平根下下僊教下接鈍根三乘漸頓三根不同三界天人三寶接引三清聖教三洞玄階上帝道鄉曠理虛漠通生妙有諸天良梯道性虛凝不生不滅無來無去願衆妙門恍惚隨迎示真實法諸天受樂從有發修因緣行業根本果始證果超拔從此六門慈悲善忍四等俱備離柔怨信謙靜止息耽行有德心捨無德念念增廣福德慧隆天眼了達察無相想想既已去色形又無捨識增修無有勞動既無動作輕塵都忘超出生滅至四人境壽福浩劫無礙化身託下救凡積

功昇進昇玄證果又登四梵漸昇太清登入九僊次昇上清登入九真次昇玉清昇入九聖上至上聖上上聖果功德充滿昇道入無忘功忘果自然正性與道混合真會虛空天尊道身常性湛寂寧君吉曰三洞開化普植天人一切官爵咸皆稟受有物生生無形常存境界應身皆爲天帝普爲上下三十六天尊又於北地三十六音主諸天世界通含三十六帝形下地上方通管三十六音氣三十六部普度無崖三十六天昇進階品三清衆聖妙寂常恒三界九地四運遞遷三界劫壞混沌無生三清三寶更降元氣每劫重造三氣爲宗三寶通生九運不等故無色界上元頂天其天氣相交三千三百度爲小陽九小百六其天氣相交六千六百度爲中陽九中百六其天氣相交九千九百度爲大陽九大百六色慾下界爲上丘差下短上長其色有異其上無色天氣相交三千三百度次下色界中元頂天即有六千六百度又下慾界下元頂天加有九千九百度其上無色小陽九其中色界中陽九其下慾界太陽九其下慾界萬劫齊形其中色界百國劫壞其上無色一迴普沒又於慾界九土亦異天地相交三十三百度三土受衰水火兵病饑饉餓死六千六百度六土受害九千九百度九土並損故顯太一布氣流行太歲宮氣更相之適適被家國內及人身所至之宮

隨神見疾三基逆順交錯八方三十六載十二周滿此是小會積數成災轉讀是經方免斯患大小劫會九氣終時業果不定上下報異

三洞通生元五品是時黃帝拜參寗君請問三洞尊經三品傳道啓開說已又拜稽首復請訣曰三洞尊經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三十六部既生境界各有三十六天三十六天亦是三十六部香寗君答曰玄元始氣三境玄根三十六部主天法宅三洞降德為天人之主主九聖通化為衆帝之玄根三十六部為境界之生門三十六天為入道之階品故因經以開道明氣象以通於經關運路以證道鄉藉證修以登聖果淨身神以通道境修盟約以袪惑情三十六部洞觀齋臨三十六天隨心響應三清上境下界凡緣三界昇墜動在心首階級不等故立界名隨根應感凡有五種諦聽吾言方為汝說寗君告黃帝曰吾昔承道主生化法王天中之尊皆悉稟受初降妙一聖凡初始始生於元元通真道元生於玄玄主傳教傳真聖位三洞玄尊三寶立位三號亦別故於龍漢初時元始開圖應為玉清天寶聖尊號為大洞無形天尊而說大洞十二部經而教玉清十二聖天次於赤明劫時應為上清靈寶真君號為洞玄無名天尊而說洞玄十二部經而教上清十二真天次於上皇劫時應為太清神寶僊君號曰洞神元始天尊而說洞神十二部經而教太清十二僊天三十六部經生於諸天天人稟受故名三界三乘漸頓接引通方開度有賢應身降受歷代教化天尊通神三洞寶經隨方顯用寗君告黃帝曰元始應身七十二相上主三境下生三界皆稟三元品物流形生天元始故稱天尊三十六部天尊化體三界之內三寶接主應感不同故為無色色慾界也又為衆生根性參差雖同一天感有五種一者三洞三界二者應化三界三者反出三界四者流染三界五者輪迴三界言三洞三界者三十六部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中主三界三十六帝下主九壘三十六土皇天人相通三乘接引精氣相貫皆稟三洞善貸得主也其二應化三界者三部八景應為陰陽四時變化見有生死其三反出三界者至道妙氣灌養生神雖居耽著不為所染超出三界去有為門反此囂塵獨超上道也其四流染三界者悟道妙本寄情陰陽形染六情起見通識迷悟有無善惡相積流轉見報入善惡門也其五輪迴三界者耽迷染著而墜三塗流淪惡道不能得出永沉苦海長淪愛慾也寗君告黃帝曰元始應演三洞尊經通成境界接引階品無有為有開化天人令登無相以入空解上顯三境三洞通方下生三界應感三種一者豁爾虛空二者質礙形色三者緣塵心體言豁爾虛空者空

洞道氣混化太虛應象立無而成境界山河石壁嶮岨幽深端正好醜以為耽滯天人六道感有見無故云一者豁爾虛空也言質礙形色者應化三界三十二天生處陰陽而成有體從道妙一善貸生津寄託胞胎世間父母兩半相合而執有形具足諸根是為色聚既根成就生六種識而起分別是為識聚既妄聚塵分別假相而生愛着是為想聚倒想聚已妄生憎愛而起貪嗔是為行聚既觀聚合妄想堅成執見愚癡而生惡行淪沒三塗不能得出是故名為質礙形色也言緣塵心體者即體是報由業緣生善智慧者返道復源愚癡洞暗流沭惡道隨其所報應感見生六慾四心以為界畔是故名為緣塵心體也是故為說三界感差受報各異而有五種一者未入三界繫縛之位雖生其域非三界因出於主減上主四人天也二者感生無色之業上出色慾猶四輕塵捨識增修忘形神淨也三者感生色界之業為色深重漸捨六塵三度重捨十八天報四者感生慾界之業六慾耽染故感六天五者感生三惡道業為耽六慾三毒見生而落畜主獄鬼地獄道也

通生官屬元置品寗君告黃帝曰元始天尊昔於大羅天明霞觀中應生境界而演三洞三十六部大洞上品十二部經具有三洞三十六部尊經之福何以故大洞聖教通真生僊兼包衆經一切官屬故有洞玄洞神三十六部上品功德洞玄部中不及兼上唯通於下而攝洞神故有二十四部真僊之力洞神僊經不及於上唯有洞神十二部經生僊之福三洞應化通起生源三寶接引巍妙有別從道妙氣降迹主神無有為有有無所有體解大道發無上心解脫無為常樂我淨也洞玄真教中乘應緣從聖降真通玄入妙故說應化開方便門知有不有從有發修無愛染心離有為境修習正觀安住中道洞神僊教寄情因緣故立境界諸天官屬開化人神成立諸法三寶運化僊為生門從生發修入無相體故顯應化仙陽生首從生遷僊遷僊入真還真入聖還聖入道三洞妙有以氣為宗宗主於始始生於元元生於玄玄始氣通聖上主玉清元始主真中生上清玄主仙教下主太清三清應象三寶通臨三十六部應天教授三十六天三洞主根三界稟氣應界修品七十二相境界垂形八十一好表主大有故於龍漢劫時號為無形天尊應為玉清天寶聖君以為大洞之尊玉帝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氣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億萬里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大劫次於赤明劫時號為無名天尊應為上清靈寶真君為洞玄之尊君而主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氣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里

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中劫次於上皇劫時號為元始天尊為洞神之尊神而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氣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里一氣各生九萬九千九百九十萬歲歲里數終曆分相合下通三界以為小劫天尊言吾今應祖境界通身上願諸天下應萬象壓劫應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降為師授或生下界與物混淆託質通凡沉浮莫辨與道通化應接有緣為授是經令開悲解潛行救度不恃有恩志淨神清為寶是法寶君重告黃帝曰三清九帝八景通方應生三境道為接引下降三界品物成形開心天人間稟官爵故玄元始氣各主八景而為二十四帝九天各主八景而為七十二宮言二十四帝化為二十四神二十四神化為二十四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之為形影出之為造化入之為真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神具變化無有定名百神之中皆以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上境二十四帝下為三界二十四氣二十四帝常各三元元各五神各生三百六十神混通三界三百六十神各生一天三百六十宮各生一歲三百六十日各生一月三百六十時各生一才三百六十貴普生一地三百六十名山下通天氣八景齋臨上灌主津合氣岡植無極三界普稟此原天人相通萬境通貫八景開化應象立象二十四帝上主三百六十神六位而成合為六十四梵氣六位相合三十有二三十二歲天一周也故明三界三十二天三清九氣上下通神傍貫璇璣四運明朗三洞天曆歲為三元六位陽辰為六齋月八景通運八節修門十直朝尊奉修十善燒香願念功感諸天然燈續明拔生救死香花寶蓋供養諸天轉讀尊經令通慧解上識七祖先代宿殃下為含靈同滋法澤三清衆聖俯鑒丹誠三界官屬同垂鑒映三官清淨九戶圓明五藏晄徹六腑通慧八十一好光生八十一關機三十二相通明三百六十骨三十二帝來現玄虛三十六天顯登頂相八景備衛九天異形駕景乘龍上登玉清也寶君告黃帝曰大道主化無物不通大包無外細入無間無物不稟無物不生無物不度無物不成開廓太空分為十等從上太羅天下及三清而為七分上及傍並皆備太空以為道境故玄都玉京山上品有七覺之氣也太羅已下而生三境合為七分傍備太空通為聖境又復次三清八方正中各於其下又為一分而生此地五億億五萬億五十億五百億五十億五五億等無極三界皆感五運五氣生成故通天地五十五數三元上下皆以三洞合通九帝一十二天總合三元三十六帝正中八方普稟三清唯感四序二十二天三

百六十度以成二十八宿五運生化雖感道原分應通凡從上第八分也復次各於無極三界已下又為一分以為九壘三十六土皇皆稟三界上通三清每年八節四季之日錄人善惡上奏三清善惡罪福上下計會與通從上第九分也復以九壘之下而有八門九幽地獄上是陽考下主陰罰上下各九亦名十八大地獄也於此獄下大風澤之氣似風非風似水非水識苦性昏不可分別擎持地輪全不傾倒此是從上第十分也寶君告黃帝曰三洞通化九氣混生天有三十六曹君地有三十六司用三境下降九氣通生九壘上騰三界通感一天境域二景合明三光齊臨四緒感備璇璣混合總統彌羅廣覆主神應氣成熟周天壘紀過度玄關九壘土神各為北地太歲太陰大將軍歲德建破之神若有行人奉修三洞三清上經當免下地九土靈祇不為作害故第一之地名元德其氣上清中黃是元土卿所治原一萬一千一百一十里土家百官悉治其中第二之地皇德其氣通黑玄元庭土丞所治土家百官亦治其中第三之地帝德其氣通蒼是虎口土龍所治土家百官亦治其中第四之地王德其氣通黃是元心土大將軍所治第五之地人德其氣通赤是元福土令所治第六之地地德其氣通白是元谷土長所治第七之地里德其氣通紫是始甲土父母所治第八之地穀德其氣通青是始賢土宗正所治第九之地昌德其氣通綠是軒始土下有二千石所治九地土官各管土府上通此地十二神官也　主通法身應主相好元置品是時黃帝赴雲臺山拜參寶君請問三洞二等開度應接天人次問三寶通主境界又問境界通玄天人入通道主主通道體道通無外普備形神主道無私感化何異寶君告黃帝曰三洞九帝九天生門仙真聖位各有九品二十七位三洞品階從凡遷仙八十一等本為三界迷昧參差故立三乘以為階品至道玉帝功備十方故立三寶三尊不同應顯三身三體各異故於龍漢劫時應以垂教號為無形天尊赤明劫時應以具教號為無名天尊上皇劫時應以仙教號為元始天尊三寶應教三乘有差應化法身本迹亦別昔於初劫龍漢開圖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演三洞三十六部應主境界各有三十六天內演十號混沌天元玄元始氣應為玄象身光洞煥九色重暉八景圓明而生相好應生境界化體成人入天界報凡聖不等三身相好上中下殊開立人神皆稟化體也寶君告黃帝曰吾昔初劫至道玉帝無形天尊於大羅天明霞觀中而開三洞應生十號教九帝而立九天仙真聖位為三寶之玄津二十七位為境界之修品三十六部上為三境之玄根下

爲三界三十六天之慾宅七十二相境界無形八十一好入天主本消息變化適備大千吐納應身通生五億無極三界傍亘無崖境界通神上下俱稟無劫應現名號有殊歷代化身尊名有別第一號源源是源本第二號混混不可分別第三號沌沌是朴大第四號溟溟是溟然第五號涬涬然無從第六號濛濛如細霧第七號湏湏如湏涌第八號始始氣凝於大羅第九號元元善之長第十號玄玄主上天玄之又玄天中尊主位稱陛下上含生來是故無名天尊上從大羅八號始氣初生玉清應以聖教大洞法門次從玉清九號元氣下生上清應以真教洞玄法門次從上清十號玄氣下生太清應以仙教洞神法門復次三境下生三界境界相感三乘互差三境接引三界亦別玉清聖境下通無色上清真境下通色界太清僊境下通慾界復次三洞通生人神天人相通九户齊育玉清聖境生人上一泥丸上宮上清真境生人中一真爲絳宮太清仙境生人下一黃庭仙宮故人下一黃庭元主以爲生神含氣命主仙道主主因生修習仙之言遷遷升太清遷仙入真上升上清遷真入聖上升玉清遷聖入道上升太羅至道之境曠理凝漠也　元始應演三洞三十六相元置品是時黃帝拜受甯君爲演天尊開化事已復更啓開生天元由玄元始氣三境玄根降生三界萬彙通備天尊十號三洞主由三境三界普稟斯感元始降化應相成天天既有主相門何在甯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初生境界開化形神故立天帝建設主津爲諸大聖而演太上開天上經七十二相三種應身八十一好三度化體從本降迹漸顯有爲故顯法身復次應身更示化身通生境界同稟相身一切天人皆感主用始成靈矣而有識神也玄元始氣三洞本原三十六部境界階品玉京玄臺三洞應成紫微金闕九氣通立故示法體以顯天容應化通凡人天澄宅三洞妙本道立身光境界無形應緣斯起妙辯無礙是曰聖真高上莫過是爲相體故顯九變九一化形四九通方三十六等三十六相三度應身解脫萬塵是真實際妙而無礙應爲至一光明無上應爲皇一百神聖宗應爲帝一純粹湛然應爲真一萬善之長應爲元一司陰真宰應爲天一虛通無礙應爲玄一長生大主應爲太一盟威法王應爲正一於此九一內顯虛用寂曠無視故顯爲希涵平無礙而示於夷妙辯無方應之爲微大包無外普備爲空同物受納道容爲洞豁然不滯應爲妙無於此妙無漸顯應教而示意神次立志神復次念神三念發跡應教起用故從正智而生實智復次實智而生權智於此權智而顯三寶精神氣也言精者以

靈智爲主神者不測以變化爲功氣者氣務以生成爲用功用既異故謂爲三體不可分故名三一於此三一又示三體一者以色心爲體二者以三洞爲體三者以妙德爲體言色心爲體者取地本身以具一妙智爲體言三洞爲體者修進皆次應品立元證果升位廣度一切爲大智具原色是果雖升進階法九聖以遂皆求進品既滯然果並言有色真道果盡唯有妙心上證道果其一功德寂不可見名爲妙無動時隨迎同物有體心色雖妙物備見之故名妙有以位感報伏結升玄進登上聖至上聖果忘因忘果自然正性同於大道與物混溟高上莫過始稱天尊故於天尊漸顯應身而生境界玄元始氣通備身光三氣化形而演三洞始爲青光上生於天元爲白光中生於人玄爲黃光下生於地元始天尊於此三色合生九光通起法身光明洞耀始生於混混爲蒼光混生於洞洞爲赤光洞生於浩浩爲青光元生於昊昊爲緑光昊生於景景爲黃光景生於遯遯爲白光玄生於融融爲紫光融生於炎炎爲碧光炎生於演演爲烏光九色光耀瑩徹法身於此九光通生境界上生三境三十六天以示天容座無洞映下生三界三十六帝權應化身普貸生門漸頓引育故名三洞三十六相也　天尊法身應生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甯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應身生相境界無形上爲三清三十六天尊下生三界三十六天帝故顯凡聖應顯通方七十二相人天報異三清上境妙寂常恒九品玄階忘功證報三界之門爲有見生妄想堅成而執耽著故設應感三十二天普備陰陽通生攝受玄元始氣八景圓明上爲四梵三界頂天天尊應運開生下爲三界上下相重三十二天帝總御四八大務交周九氣相參化成運度三十二帝傍貫璇璣皆爲一天二十八宿九天重疊亦爲八方比地九宮四天王天上下相重亦爲四方四八生主皆稟九氣兩半根和本迹合通三十六位故爲上下相重三十六帝也天降一氣則五氣主爲普備陰陽合氣成體故陽有少陽太陽陰有少陰太陰故陽中之陰爲木陽中之陽爲火陰中之陽爲金陰中之陰爲水和中之和爲土少陽之氣各爲一天皆爲東方九氣青天而生東方太黃皇曾天太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上明七曜摩夷天虛無越衡天太極濛翳天總爲東方九炁青天上爲一天各有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度上爲一天皆爲陽明主天三魂也太陽之氣各爲一天皆爲南方三炁丹天而生赤明和陽天玄明恭華天耀明宗飄天竺落皇笳天虛明堂曜天觀明端靖天玄明恭慶天太煥極瑤天總

屬南方三氣丹天上為一天各為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度上屬丹元主生天炁也少陰之炁各為一天皆為西方七氣素天而生元載孔昇天太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始黃孝芒天太黃翁重浮容天無思江由天上揲阮樂天無極曇誓天總屬西方七氣素天上為一天皆為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度上屬陰精主天七炁也太陰之氣各為一天皆為北方五氣玄天而生皓庭霄度天淵通元洞天太文翰寵妙成天太素秀樂禁上天太虛無上常融天太釋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太極平育賈奕天總屬北方五氣玄天上為一天皆為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度上屬北極主天玄津也無極三界周稟此門上下傍亘通方感用故示應身三十六相也九色寶光各生八景八十一好元量品寗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量品經託身立相萬象法門窅寂法身應為化體身光洞耀表現玄虛應積生天而咸相好相者是本從寂宣言好者是迹因言明理因言宣理開度有緣從理寄言接引階品故顯身相洞貫諸天相中生好更示生體九光洞徹上下通曜境界圓明普無隔礙九天重疊各主八方內合九天本迹雙應八十一好通備形神三十六部證緣無滯九一通化妙辯無方九色寶光始一為主玄元始氣合主九門三號各三故為九一至一始聖混為蒼光皇一始聖洞為赤光帝一始聖浩為青光元一元真昊為綠光真一元真景為黃光天一元真遐為白光玄一玄邃融為紫光太一玄像炎為碧光正一玄仙演為烏光九天合德普植形神八景圓明境界通立九天妙一上上重曜亦為比地而生好體第一上下聖天亦為一天比地一宮九氣生門始一天主皆為鬱單之清淨世界其次第二禪善聖天亦為一天比地二宮延福鄉天仁靜世界其次第三須延聖天亦為一天比地三宮大堂鄉天納善世界其次第四兜術真天亦為一天比地四宮元福田天用賢世界其次第五不驕樂天亦為一天比地五宮大福堂天中方世界其次第六應聲真天亦為一天比地六宮福德鄉天延賢世界其次第七梵輔仙天亦為一天比地七宮福堂州天盛行世界其次第八清明僊天亦為一天比地八宮福集救天長安世界其次第九無愛仙天亦為一天比地九宮究黎城天囊賢世界九天重疊各有八方故有九九八十一好也　應身三清三十六相元量品寗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為諸大聖而演太上開天元量品經身主應身七十二相上主三境三十六天下主三界三十六帝三十六部三洞法門九品化生萬象宗本主天元始是稱天尊無上法王號為玉帝三十六

部境界玄梯三十六天三洞昇品玄元始氣三合成身九色寶光遍茲法體始生混氣混為蒼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蒼氣通生鬱秀增長布備色象名曰鬱單廣備開生應無量體證果立位上登玉清功德無量始登聖果故言鬱單無量天九天丈人萬善之長故顯第一上聖證品而立無形清微天次顯第二高聖證品而立無精波羅摩亭天次顯第三大聖正品而立無色無量億羅天復次第二混生於洞洞為赤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定善行體能修定善壽命無量故號上上禪善天九天真王備中聖道福報無量而立與天神通變化故顯第四神聖證品故立玄微上虛爲餘天次顯第五玄聖證品而立玄都那首約淨天次顯第六真聖證品而立梵行稽那邊淨天復次第三洞生於浩浩為青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高舉須修延年顯以三氣開度幽明故號梵監須延天元始天王通真證聖故顯第七仙聖證品而生玄梵羅迦淨明天次顯第八靈聖證品而立無上上靈赤天次顯第九至聖證品而立太梵行如天復次第四元生於昊昊為綠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端寂無欲廣容通度德業道容升進道境故號寂然元始天王立真實智故顯第一上真證品而立寶梵玄妙天次顯第二高真證品而立飛梵福德天次顯第三太真證品而立虛梵際淨天復次第五昊生於素素為黃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行人不驕而樂慶寄是彼故名不驕樂天高上元皇教中真道故顯第四神真證品而立大梵近際天次顯第五玄真證品而立行梵快利天次顯第六僊真證品而立虛無結愛天復次第六景生於邈邈為白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真道應聲相通懲修真戒令不惑亂或長魔王應聲化形隨心所慾而亂行人應此身相深戒所慾故顯此天令不退墮故號洞玄化應聲天真天帝主虛皇玉帝應宣正行故顯第七天真證品而立大梵道德天次顯第八靈真證品而立梵行須達天次顯第九至真證品而立極梵阿那天復次第七玄生於融融為紫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靈化統任無崖無極三界總統天關皆為中斗上為七元普為人首洞通七戶故號靈化梵輔天萬始先生通生妙混應為僊主而統主門故顯第一上僊證品而立微梵道德天次顯第二高僊證品而立虛梵識慧天次顯第三天僊證品而立空梵伊羅天復次第八融生於炎炎為碧光不假日月自然明朗示以重霄虛玄高遠清明洞耀瑩鑑形軀降氣三元主人三宮內為藏九府華蓋上應金華應天華府故名高虛清明天帝真華府命元也紫虛帝君通灌生體與天中人業行高遠上生重霄超主三界上

進僊品。升解脫門。故顯第四神僊證品而立緣梵慧入天。次顯第五玄僊證品。而立玄梵念慧天。次顯第六真僊證品而立雲梵阿檀天。復次第九炎生於演。演爲烏光。不假日月。自然光明。示以無想無慾。能離胞胎之結。無復存形之愛。而得無想之心。無結之業。極果之人上證此天。故言無想無結無愛天。其天帝主太真玉皇。爲說五慾念想假空。故顯第七天僊證品而立洞微含那天。次顯第八靈僊極品而立玄上斌然天。次顯第九至僊證品。而立極色昔那天。九一應體以示應身。三洞通形。而演三十六部。應生三境。三十六天。從有生有漸。寄語言不住於有性無所礙。是名應身三十六相也。　天尊應身降爲三界三十六相。元置品寄君告黃帝曰。昔往龍漢元始開圖。無形無名天尊於大羅天上生三清三十六天。下生三界三十六帝。身放五色。應化身光。爲諸天帝而說太上開天元置品。起光立四梵。延真上天。以次爲東華西靈南極四天。重疊四緒。各成各生八景。四八通運。故爲四八三十二天。內含四梵。三十六相。應生十號。託跡諸天。一號自然。是物根本。二號無極。莫知所窮。三號大道。普包滋育。四號至真。真是至純。五號太上。極大窮高。六號老君。歷代應接。七號高皇。光明極上。八號天尊。天中宗尊。九號玉帝。玉美尊主。十號陛下。諸天上帝。高上莫過。

天中之尊。位稱陛下。更無過上。七十二相。上下洞明。八十一好。儔照無極。上無四帝。下備四方。四梵通生。而立四緒。四天各八。三十二門。合中四九三十六品。故上三清九天。始氣降生。三界九氣。應生從上。第一鬱單無量第一上天。始生於混。混爲蒼色。上結四梵。太清等天。次生四人。而生二萬二十氣而成太極平育貫實天。此天中人壽一兆九千三百二十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億。三千二百萬歲。上進階品。第二上上禪善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爲赤色。上生三萬三千氣。而成龍變梵度天。此天中人壽九千六百六十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四億。一千六百萬歲。上進階品。其次第三梵監須延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爲青色。而生四萬四千氣。而成太釋玉隆騰勝天。此天中人壽四千八百三十一萬八千三百八十二億。八百萬氣。上進階品。其次第四寂然兜術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爲黝色。上生五萬五千氣。而成太虛無上常融天。此天中人壽二千四百一十五萬九千一百九十一億。四百萬歲。上進階品。此上四人天。善樂悲替。其次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爲黃色。上生六萬六千氣。而成太素秀樂禁上天。此天中人壽一千二百七萬九千五百五十五億五千二百萬歲。此天中人氣觀轉妙。增修四等。捐除餘習。上生四民天也。其次第六。洞元化應聲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遯。遯爲白色。上生七萬七千氣。而成太文翰寵妙成天。此天中人壽六百三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億。七千六百萬歲。於此天中。又忍都失。便觀此識。若有若無。觀即生太素秀樂禁上天。其次第七。靈化梵輔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遯生於融。融爲紫色。上生八萬八千氣而成洞通元洞天。此天中人壽三百一萬九千八百九十八億。八千八百萬歲。於此天中。又忘心識勞動。便作捨識意修得生太文翰寵妙成天。其次第八。高虛清明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融生於炎。炎爲碧色。上生九萬九千氣。而成皓庭霄度天。此天中人壽一百五十萬九千九百四十九億四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總淨。麤淨都無。如虛空也。想既已盡。色形又無。便存心識。以入氣觀。得生淵通元洞天。此是無色麤色都無。爲對下界。由有六輕塵。色聲香味。更無觸體。故感四天。三界上報。其次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從此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爲烏色。上生二百萬氣。而成無極曇誓天。此天中人壽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四億。七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細淨。由有一輕色塵。其次第十。從上第一鬱單無量天中。氣漸流降。演生於混。混爲蒼色。上生三百萬歲。而成上揲阮樂天。此天

中人壽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億。三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細淨。由有二輕色塵。其次第十一。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爲赤色。上生四百萬氣。而成無思江由天。此天中人壽一十八萬八千七百四十三億。六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細淨。由有三輕色塵。第十二。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爲青色。上生五百萬氣而成太皇翁重浮容天。此天中人壽九萬四千三百七十一億八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細淨。由有四輕色塵。第十三。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爲綠色。上生六百萬氣。而成始皇孝芒天。此天中人壽四萬七千一百八十五億九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細淨。由有五輕色塵。第十四。從上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爲黃色。上生七百萬氣。而成顯定極風天。此天中人壽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二億。九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細淨。由有六輕塵。第十五。從上第六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遯。遯爲白色。上生八百萬氣。而成太安皇崖天。此天中人壽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億。四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麤淨。五色塵細淨。第十六。從上第七靈化梵輔天中。氣漸流降。遯生於融。融爲紫色。上生九百萬氣。而成元

氣孔昇天此天中人壽五千八百九十八億二十四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麤淨四色塵細淨第十七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漸流降融生於炎炎爲碧色上生二千萬氣而成太煥極瑶天此天中人壽二千九百四十九億一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麤淨三色塵細淨第十八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爲烏色上生三千萬氣而成玄明恭慶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四百四十七億五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麤淨二色塵細淨第十九從上第一鬱單無量天中氣漸流降演生於混混爲蒼色上生四千萬氣而成觀明端靖天此天中人壽七百三十七億二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麤淨一色塵細淨第二十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爲赤色上生五千萬氣而成虛明堂曜天此天中人壽三百六十八億六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麤淨而有細色塵第二十一從上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爲青色上生六千萬氣而成竺落皇笳天此天中人壽一百八十四億二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一色塵麤染五色塵細淨第二十二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爲緑色上生七千萬氣而成耀明宗飄天此天中人壽九十二億一十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二色塵

麤染四色塵細淨第二十三從上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爲黄色上生八千萬氣而成玄明恭華天此天中人壽四千六億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三色塵麤染三色塵細淨第二十四從六第六洞元化應聲天中氣漸流降景生於遐遐爲白色上生九千萬氣而成赤明和陽天此天中人壽二十三億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色塵麤染二色塵細淨第二十五從上第七靈化梵輔天中氣漸流降遐生於融融爲紫色上生二億萬氣而成太極濛翳天此天中人壽一十一億五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五色塵麤染二色塵細淨第二十六從上第八高虛清明天中氣漸流降融生於炎炎爲碧色上生三億萬氣而成虛無越衡天此天中人壽五億七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六色塵俱染初出慾界由有輕慾塵第二十七從上第九無想無結無愛天中氣漸流降炎生於演演爲烏色上生四億萬氣而成上明七曜摩夷天此天中人壽二億八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五慾根麤淨一慾根麤染第二十八從上第一鬱單無單天中氣漸流降演生於混混爲蒼色上生五億萬氣而成元明文舉天此天中人壽一億四千四百萬歲其天中人四慾根麤淨二慾根麤染第二十九從上第二上上禪善天中氣漸流降混生於洞洞爲赤色上生六億萬氣而成玄胎平育天此天中人壽七千二百萬歲其天中人三慾根麤淨三慾根麤染第三十從上第三梵監須延天中氣漸流降洞生於浩浩爲青色上生七億萬歲而成清明河童天此天中人壽三千六百萬歲其天中人三慾根麤淨四慾根麤染第三十一從上第四寂然兜術天中氣漸流降浩生於昊昊爲緑色上生八億萬氣而成太明玉完天此天中人壽一千八百萬歲其天中人一慾根麤淨五慾根麤染第三十二從上第五波羅尼密不驕樂天中氣漸流降昊生於景景爲黄色上生九億萬氣而成太皇黄曾天此天中人壽九百萬歲其天中人六慾根俱染是名慾界故此顯明天尊降生三界下顯三十六天天人之相也

玉京九山通生天人八十一好　元置品寮君告黄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應身生好普無色象故顯法體應物成科下降主津境界通貫三清聖境玉京之山山有十重而有十名一曰蓋天首山二曰彌玄上山三曰羅玄洞虛山四曰高上真元山五曰衆寶幽劫山六曰無色大覺山七曰周觀洞玄山八曰景華太真山九曰不思議山十曰太玄都玉京太上山最上一重三清天蓋統彌羅上爲玄臺在下九重應爲九天各生八方九氣天關混爲九九八十一宮内顯天尊應爲身好通生大有而

植形神境界天人周稟法象山高峭遠欲陟難升七寶光明示無閡礙三十六帝九色流輝玉京天蓋顯登頂相此山應化通生天人降生三界上爲四梵下生應化三十二天復爲三界每一天心皆爲玄臺崑崙上宮亦名玉京玄都之山金城九重下統九氣玉樓十二八景持樞各總一天四氣生育中爲天柱上通天關總氣上元三十五分合爲璇璣百六生主亦主人首頭象崑崙總統三宮九户成體三元八景各備主神五運七元一身華蓋下皆溺水匣統靈關神龜呼吸奮爲雲雨皆稟玉京崑崙生好也

元始化身而立三清三十六相　元置品寮君告黄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太羅天爲諸天會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託身立相境界無形玄元始氣九聖通體七十二相遍備天人九色身光洞朗明徹上部九變三境通形中部九孔九一通化下部九名九土通神三十六相三宮通關頭象大羅闕通無礙腦有九宮九天應身心有九孔九聖洞明下部九名應無生體腦九宮者第一太皇宮太上君后居之第二玉帝宮玉清神母居之第三天廷宮上清真女居之第四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第五玄丹宮太一居之第六流珠宮神仙居之第七丹田宮上元赤子真人帝君之卿天帝君居之第八洞房宮左有無英公子右有白元君中爲黄老三魂居之第

九明堂宮左有明童真官右有明女真官中有明鏡真官居之太一真人是腦之精生人三元九宮生神也中一絳宮心有九孔通於九真中元真人居其中宮丹皇君輔皇卿共治絳宮而守絳宮九真之道與物混通應為至人變現無方應為聖人真淳妙化應為真人普度遷升應為偉人神通無礙應為神人達有通無應為靈人妙辯通微應為賢人抱道懷德應為道人功行兼濟應為行人心有九孔應生九人九種通方備中一相也下元嬰兒守元陽宮位為黃庭元王右有保㴻卿而守下一黃庭宮挑康命宮合精通象紫霞三匝黃雲四纏肥胎命門生神之主上通九天下通九地內生一身而為九神上有九人三三為位左有韓衆右有范蠡中有大成子左腎為司空公右腎為司徒公中有太一君左有青腰玉女右有白素玉女中有玄光玉女玄光玉女者道之元氣生成之母降氣下一肥胎之府三清妙化九氣降神生人三宮二十七位內台九神三十六相也

元始化身而生三界三十六梢元置品寶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託身立相應體生天開化人神普垂色象上為三清無形化主三十六天尊降生三界應化立形三十六天帝二景道運五合生成各為天關天皇大都東極中辰中央星也吾為上首作主人父也從道父母寄備因緣託化陰陽而成有體青陽元氣為太陽精東王父也太和之氣以為陰精西王母也上結四梵三界頂天下治崑崙上通九氣金城九重玉樓十二總統二景四運璇璣上生人日日月通光下生兩乳為日月會日夜升降否泰互差天人同道幽顯見異三清三尊帝一太一帝君等神通生天人皆稟氣象無量妙一結為紫戶天中王氣上為腦精頭圓法天頂為玄蓋百神靈宗生身窟宅津液山源一身命主頭為高臺象天崑崙髮是明堂星辰臨精腦有九宮三清通貫面為尺宅真人之宮上關七戶七元相通身為玉樹足為地關口為心關手為天關眉是白元為人華蓋上為交止而台三元帝君生氣以養神童左右真人通光徹視目是太一通神日月左為王父陽景滋軀右為王母陰光定體鼻為天門通天玉液金匱之鄉神之門戶上挾日月歸於中斗營室之中璇璣玉衡口是絳宮心之泉淵舌為靈根五音金籥無英公子長生龍株齒為茂胎胃宮截刀耳是帝君通響聽門喉為玄關藏池之精吏符使下傳付太倉腸為氣邑腎為玄谷上應南斗大腸三十六盤命稟三十六天小腸各有二丈四尺普感八景二十四帝下元玄氣為大鴻臚中元元氣為八十一元士上元始氣為高車使者通神上皇九天玉帝也膽為天子

大道君脾為皇后貴女心為太尉公左腎為司徒公右腎為司空公肝為青陽東宮主錄三魂蘭臺府肺為玉堂西宮主錄七魄尚書府心為絳宮朱雀關門元陽府腎為北極幽闕玄武內門幽昌宮大和府脾為明堂宮侍中內侍省門太素府內為太倉天子之廚吾之舍也膽為紫微宮無極府胃為上海日月所宿臍為下海日月更處中有神象呼吸流氣作為風雨通行四支無不周至腸傳五城五藏神也十二朱樓十二子也外有八神八景臣識內生人是應天八節三焦神六人左社右稷風伯雨師雷公霹靂以為震動而起識神上下陰陽日月通宿崑崙葯水晃晃朗朗冥冥之淵日月之行故天晝日日下照於地萬物皆得其明人亦法之晝日日下照於臍下故萬物皆得其明夜日上胃中上照胃中萬神遊戲相與語言人識交感所以有夢也故上三洞玄元始氣三合生神上元始氣生人上一華蓋之下泥丸上宮上元赤子上通天氣位為腦精泥丸九天帝右有帝卿守人上宮三魂七魄五日一來而朝受事也中一絳宮元氣所主中元真人生人中宮右有輔皇卿共治中宮主四支八脉精骨五內三魂七魄三日一來而朝受事也下一黃庭宮玄一所生下元嬰兒守元陽宮位為黃庭元王右有保鎮㴻神共守命門津液之神三魂七魄一日三來而朝受事也三洞流布九氣結形三十六天同為滋身相故髮為青城君頭為三台君兩眉為八極君左目為玄明君右目為曜明君左耳為聰明君右耳為決明君鼻為天妙君口為牙門君唇為玉戶君齒為二十八極元士君舌為無極君咽為校尉君喉為九卿君肝為絳宮君肺為華蓋君膽為長命君心為丹田君臍為紫白君胃為太倉君脾為黃庭君左腎為玄妙君右腎為元正君大腸為食母君小腸為導引君腹為衛道君三焦為玄光君左股為小車君右股為徘徊君左足為雷電君右足為雲氣君天尊言三十六生氣君者應起吾身通生相體普植天人同滋識用也天尊言若人危疾恐怖不安誦念生神聖降神就生道增益命晝更延若識生源冥通上境天人相貫上感玄根八景鑒明九天通識身神響應影赴隨形密意主懲禍從外起罪福報應毫分無差境界法門念隨心立欲尋玄路舉趣目前志靜神清道通無礙也

元始化身通生境界而植人神八十一好元置品寶君告黃帝曰吾昔承天尊於大羅天而演太上開天元置品經元始應體萬象法門三洞九帝生身法宅三境三界三寶按主九天九人三乘通感應故法體普備十方託氣化形皆稟好象故應化身妙一成立在天天一在人人一在地地一同感妙一兩半生神三元肇分八景

成列上一散為二十四眞中一散為二十四神下一散為二十四賢三元八景七十二神依變七十二方經三天各二十四帝内含九宫八十有一故應九九而生其好上元八景洞眞部中元八景洞玄部下元八景洞神部三部八景二十四神正是二十四氣氣亦成神神亦成氣散之為雲霧合之為形影出之為造化入之為眞一上結三元下結萬物神眞變化無有定名百神中皆以三洞三合成德天地之極上境二十四帝者正是下方二十四氣是也二十四帝帝各三元合七十二元元各五神而主三界三百六十神合為六十四梵氣混為三十二天帝故生一天三百六十神一入三百六十骨上為三宫生人二十七天關中為三宫生人二十七神機下為三宫生人二十七靈節混通三元八十有一因兹法象而植形神通道生津始成靈識故應生人八十一好也寗君告黄帝曰吾昔承元始天尊而演三洞身光相好應化通生七十二相本迹雙顯上主三境福方莊嚴無量功德三十六相下生三界應報見生善惡命根隨緣感宅故應三界三十六相境界通應以示人天三身各顯七十二相内明三洞而植其神外顯通生始應天體於此天象生人普植黎元皆禀三十六門而生神識三十六相三洞通玄七十二相境界相貫八十一好九九化生三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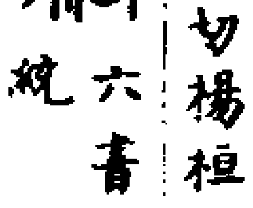
應相三度通應皆從九一而生九天九色寶光通為九户遍兹境界廣備太空普感道源而成識用外通玄象俱是化身内静虚通是吾正性也是時黄帝拜受寗君請問大道通生於人寗君為演上宣玉帝生天化體應相成人三洞化形九天合德天人通貫法象齊臨妙一同滋五德咸備開天要訣釋滯除疑曉洞玄津通趣遐感又白請問答寗君曰三洞聖路元始通生天通於人人通於道後道修眞玄關何在寗君答曰神符告命萬帝俱朝佩服蹻符三洞通啓九地保舉八景營形聖境眞鄉消升往至汝可諦聽受吾蹻符升虚入無皆從此起經是徑路趣道來由符是玄樞入道法户也黄帝拜謝又咨白曰生天相好感象成軀神淨身明入道方急志求倦路願示實文幸及神顔賜垂聖目請乞受持奉修祕言寗君告黄帝曰元始應相境界無形天人相通報力隨感九天應化尚自不同九品上人骨相皆別輕重有異報應無差夙有玄名始有仙相汝先代有慈慶及今生昇入仙階奉吾此籙大道無象應相立形應相生天始名相體凡學仙道未可即成皆籍光緣仙相後感言龍蹻符者雲綱蹻舉昇虚入無乘氣御龍上至玉帝元始告命太上為宣方始至汝遣吾傳授也吾今宣道為汝宣經應感見吾即吾非有道通無外授汝實章仙籍通天天亦通

汝應合傳道名舉將來始受汝符吉命之信也神符神籙元天命門神印神經三天告始志合吞服。六府圓明佩帶靈圖七元通啓九天命召九地奏名神昇於天經道雙顯符經異目受說不同次授蹻符別為一籙可傳後代有道聖君密而修之非賢不度之何守澄曰三洞祖教諸天所崇祕於上宫不傳季俗。自非夙鍾餘慶玄諸著名。昔補合仙之人莫得窺盼篇目而晛三品戒律。四極明科以謂券傳經籙幸限有期師資雄承必立明誓登壇。奉幣告聞。守寶以祖光始可傳授之。身根太上開天龍蹻經者黄九天丈人備福定命眞君應答軒轅請問三洞後道求眞之語於寗君告之曰至道無象。無形無名從本降跡漸顯三身從起三身而演三洞三境三界。凡聖顯差。九天九人應象通貫三寶漸明三乘接生皆起法身身光相好。三身相好境界無形。應感天人。同滋霄象皆從相好而植其神上稟玄精。始成妙用。又曰三洞妙有以氣為宗。三寶通化仙為生門從生變修入無相體。故顯應化。仙陽為首從生還仙還仙入眞還眞入聖還聖入道功德充滿。昇道入無。忘功忘果。自然正性與道混合冥會虚空常住湛寂也大哉道。念衆生應周永劫隨方。設教出書度人功德不可思議是故太上天尊若於大羅天明霞觀中告九天丈人眞君曰吾今宿相境界通身

上顯諸天下應萬象歷劫演化開度兆人有道上賢傳為師授或生下界與物混寘託質還凡沉浮異轍其道通化應接有緣為授是經。今開慧眼潛行秘度不恃有恩志淨神清為宣是法守澄遵承斯旨。謹遵是經傳教世間流通持誦施諸同志。修證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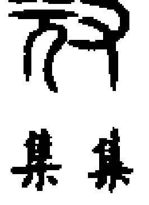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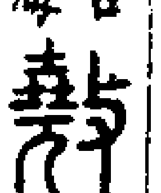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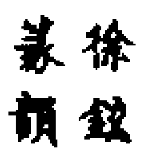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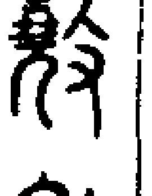
驕

洪武正韻丘妖切壯貌詩四牡有驕又見上丁度集韻馬壯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起喬切楊桓六書統溪母驕余見見母韻會定正字切溪驍溪

輕韋驕篆書六書統

⿺支堯

丘奴切許慎說文般膂因也从攴堯聲牽遙切顔野王玉篇公幺公的二切擊也陸法言廣韻又古堯切徐鍇通釋牽聊反宋重脩廣韻苦幺切丁度集韻⿺支堯又堅堯切或作敫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牛交切楊桓六書統谿母。谿。余見見母敫隷敫本吉了切統聲敫隷字滲博義又五切交打也

趙謙聲音文字通谿驍切篆書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並六書統

隷書⿰堯攵敫並六書統

繑 丘妖切。許愼說文：繑，絝紐也。从糸喬聲。牽揺切。顧野王玉篇：繑，口袄切，絝也。宋重脩廣韻去遥切。丁度集韻牽幺切，或作憍。司馬光類篇又乾約切，屐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繑（俗）𫃬（俗）通繑（正）去喬反，爲所乘也，又渠喬反，紗也。楊桓六書統溪母繑（亦聲）繑（隸）憍與繑同，从巾喬聲。憍（隸）趙謙聲音文字通牽驕切。篆書 繑（集韻見杜从古） 繑（集篆古文韻海） 繑（徐鉉篆韻） 憍（六書統） 隸書 繑 憍（並六書統）

顤 丘妖切。許愼說文：顤，大頭也。从頁羔聲。口幺切。徐鍇通釋按詩曰牂羊顤首，作墳，借扶云反。顧野王玉篇又火幺切，頭大。陸法言廣韻：顤，大貌，吁驕切，又去遥切。孫愐唐韻又許驕切。丁度集韻牽幺切，廣顙謂之顤。釋行均龍龕手鑑去消反。楊桓六書統溪母顤（疑聲）顤（隸）字濮傳義起囂切。篆書 顤 顤（並六書統） 隸書 顤（六書統）

趬 丘妖切。許愼說文：趬，行輕貌。一曰趬，舉足也。从走堯聲。牽遥切。顧野王玉篇又丘照切，起也。丁度集韻或作蹺。司馬光類篇堅堯切，又牽幺切，又詰弔切，又丘召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趬（俗）趬（正）去堯反，亦起貌。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古堯切。五音類聚：高也。楊桓六書統溪母蹺，舉止也。蹺（同上）蹻（或）从喬聲。蹻（隸）蹻，或从止。𨇨（隸）字濮傳義又青驕，捷也。篆書 蹺（徐鉉篆韻） 蹺 蹻 𨇨（並六書統） 隸書 蹻 𨇨（六書統）

鄡 丘妖切。許愼說文：鄡，鉅鹿縣。从邑梟聲。牽遥切。徐鍇通釋按史記孔子弟子有鄡單，字子家，口幺反。顧野王玉篇苦幺切，豫章鄡陽縣，鄡，輕彫切，縣名，在鉅鹿。陸法言廣韻：鄡，堅堯切。宋重脩廣韻又姓，出何氏姓苑，在鉅鹿郡。丁度集韻牽幺切，或从梟作鄡。韓道昭五音類聚古幺切，又口聊切，又丘消切。楊桓六書統溪母鄡（亦聲）余見見母。鄡，从邑梟聲。鄡（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溪驍切，鉅鹿寘，又鄡陽在鄱陽，作鄡非。篆書 鄡（集韻見杜从古） 鄡（集篆古文韻海） 鄡（徐鉉篆韻） 鄡 鄡（並六書統） 隸書 鄡（六書統）

𢐗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引也。丁度集韻：引弓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𢐗，从弓喬聲。𢐗（隸）字濮傳義起囂切。篆書 𢐗（六書統） 隸書 𢐗（六書統）

燆 丘妖切。顧野王玉篇去堯切，火行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又虛嬌切，炎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燆（俗）燆（正）又光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堯切。楊桓六書統溪母燆，从火喬聲。篆書 燆（六書統）

墽 丘妖切。陸法言廣韻：地名。說文：磽也。宋重脩廣韻苦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墽（亦聲）字濮傳義起囂切，又音喬。篆書 墽（六書統）

㝯 丘妖切。陸法言廣韻：㝯寥，空也。宋重脩廣韻苦幺切。丁度集韻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㝯（亦聲）㝯（隸）。篆書 㝯（六書統） 隸書 㝯（六書統）

撬 丘妖切。丁度集韻：舉也。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撬，从手毳聲。撬（隸）字濮傳義去遥切。篆書 撬（六書統） 隸書 撬（六書統）

獥 丘妖切。丁度集韻：憍獥，犺健也。楊桓六書統溪母獥（亦聲）獥（隸）。篆書 獥（六書統） 隸書 獥（六書統）

𠐊 丘妖切。丁度集韻：𠐊，佷多智。司馬光類篇牽幺切。楊桓六書統溪母𠐊，从人桼聲。𠐊（隸）字濮傳義去遥切。篆書 𠐊（六書統） 隸書 𠐊（六書統）

喬 丘妖切。丁度集韻：喬，詰意不平。楊桓六書統溪母喬，余見見母。又渠嬌切。字濮傳義起囂切。篆書 喬（六書統）

趫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招切。

𨗨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袄切。

鄡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丘消切，又丘照切，亭名。

𩫱 丘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詰堯切。

篍　洪武正韻此遙切吹筩所以勸役急就章箛篍起居課後先又尤嘯二韻許慎說文篍从竹秋聲又七肖切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簫管一名篍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雌由切楊桓六書統清母篍（秋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樂書言其聲秋秋然也箛簣及篍為作休之節今閩閩欲相號合吹指為節趙謙聲音文字通青號切見去聲此方音

篆書篍集韻　篍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篍六書統

隸書篍六書統　草書篍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鍫　洪武正韻此遙切方言臿鍫也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臿趙魏謂之喿字亦作鍫詳臿韻野王玉篇七消切鍫臿也鍫（同上又才刀切）鐵剌析陸法言廣韻鍫亦作剿張參五經文字銚七遙反又吐凢反又音逢丁度集韻鍫千遙切爾雅斛謂之疀或作𨫼斛鍬鍫喿樔亦書作鍬司馬光類篇鍫又才勞切毛晃禮部韻略剸削器俗作鍬莊子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脩音義銚削也能有所穿削也戴侗六書故鍫臿類所用以杴取土物也又作鍬有司權挑匕也清注于𧗳匕鄭康成曰二匕皆有淺升狀如飯橾又挹衣衆之齊亦曰鍫又作鍬韓道昭五音集韻鍬與鍫義同俗用也五音類聚作𣝗又橾昌朱蘇倜山易三切說文曰車轂中空也

楊桓六書統清母鍫與斛同从金秋聲鍫（隸）𨮺與斛同从木喿聲𣂪與斛同从斤兆鍫斛（隸）銚或从金兆聲又以招切銚（隸）鍫與斛同从金喿聲鍫（隸）斛（或）从句𣂪（聲）胸（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田器說文本作斛今俗作鍬字說文斛旁有斛注見本韻他凋切周伯琦六書正譌斛斛臿具从斗𣂪聲假借別作斛鍬竝非魏柔克正字韻綱斛從古編云別作鍫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青號切或音摇盎方音雙音見吉韻又青高切或用橾㮛作斛胸鎒鍬鍫非方言臿鍫也俗字又匕也作乘非雙音見透音韻會定正字切清號清清千鍫

篆書鍫斛鍫喿並集韻見杜从古集韻古文韻海　鍫

鍫斛鍫鍫斛並六書統

隸書鍫鍫斛銚並六書統　草書鍫鮮于樞

鋘鍫　胃燦錄鍫曰鋘鍫（鋘音華）

幧　洪武正韻此遙切歛髮謂之幧頭亦作帩許慎說文幧从巾喿聲七搖切楊雄方言紗績鬌帶（髮位反）髮帶（髮音精）亦千幓（於怯反）幧頭也自關以西秦晉之郊曰絡頭南楚江湘之間曰帞頭自河以北趙魏間曰幧頭或謂之𢅤或謂之幓其遍者謂之鬌帶（今之偏疊帩頭也）或謂之㡊帶亦（結）也覆結謂之幘巾或謂之承露或謂之覆㡊（今結籠是也）皆趙魏之間通語顧野王玉篇七消切帩（同上）陸法言廣韻七刀切所以表髻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倉刀切帩又子了切一曰幽首飾幓又疏簪切幓繞衣裳毛羽垂貌幓又所銜切又所感切楊桓六書統清母幧（从巾喿聲）幧（从巾秋聲）帩同从巾秋聲帩為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後漢向栩傳注古詩既冠著幧頭儀禮鄭注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晉書作帩五行志大元中人不著帩頭趙謙聲音文字通青號切帞頭也此績收佀用鍬自具此義或用繰作幓帶非韻會定正字切清號清清千幧

篆書幧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幧徐鉉篆韻　幧六書統

隸書幧六書統　草書幧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東　此遙切陸法言廣韻鈔歛趣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匕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楊桓六書統清母東（从木从面聲）東（隸）字滲傳義音鍫

篆書東六書統　隸書東六書統

䌳　此遙切陸法言廣韻生麻宋重脩廣韻七遙切丁度集韻䌳麻苦兩主壤也或作𦈘萑䌳司馬光類篇又思邀切楊桓六書統清母䌳（系聲䌳隸𦈘）或从𦈘集聲𦈘（隸）䌳或从糸焦聲䌳（隸）䌳本即消切借竟上義

篆書䌳𦈘䌳並集韻　䌳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䌳𦈘䌳萑並六書統

隸書䌳𦈘䌳並六書統

鄵　此遙切張參五經文字千消反又七報反見春秋丁度集韻地名在鄭倉刀切又倉含切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蘇遭切長狄國也又七到切春秋傳鄭伯卒於鄵楊桓六書統清母鄵（喿聲鄵隸者字滲傳義七遙切音鍫）

篆書鄵六書統　隸書鄵六書統

鏒　此遙切丁度集韻以蔵鍬衣通作繰司馬光類篇千遙切又七紺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鏒从金參聲此文从參疑从喿而誤（鏒隸）

篆書鏒六書統　隸書鏒六書統

摻　此遙切丁度集韻持物也楊桓六書統清母𢯏千遙切又山檻切擥也从手參聲摻（隸）字滲傳義七遙切

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隸書[illegible]（六書統）

[illegible]（此遙切。丁度集韻：廣雅：隋[illegible]，高也。司馬光類篇：千遙切。楊桓六書統：清母。[illegible]从手[illegible]聲。[illegible]隸字添傳義。七遙切）

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隸書[illegible]（六書統）　草書[illegible]（謝靈運）

消（此遙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沒波也。楊桓六書統：清母。消肖聲。消隸）　篆書消（六書統）　隸書消（六書統）

揀（此遙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遙切，揀擿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六

十三蕭

昭

（昭公十四）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公羊作侵羊。杜預註：祲祥，地闕。陸德明釋文：祲，子鴆反，徐又七鴆反。何休註：不日者，孟詳表盟，使若議結善事。徐彥疏：盟于侵羊。解云：穀梁傳作侵祥，字服氏遺引者直作詳，無侵字，皆是所見異也。注不日至善事。解云：上文五月夫人歸氏薨，君居喪，居喪而與人盟，至十三年秋平丘之會，邾莒子與晉爲議，不容公盟，而邾李穆理書日，此其不信而不書日者，正以身居大喪，而不以爲憂，是內惡可諱之限，故爲信辭，使若此盟有缺，慎論結其善事，無齊內酌者，晉氏作酌字，與此同。服氏及穀梁皆作森因得字也。注是寬叢踐恐按引邾傳齊靈事致兵於魯，魯諸晉霸之爭，與梁，祝柯兩執邾子，又取其田，然而魯邾無其罪甚之參，邾婁城乾之參，俱陳並謀，王同盟重丘，齊晉既睦，至十八年邾君來朝，昭元年魯會悼公之葬，是以此盟祲祥，以修好也。）左氏傳：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杜預註：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禮猶之禮。陸德明釋文：好，呼報反。疊書非禮也，禮也，並詳見隱元年。）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杜註：泉丘，魯邑也。釋文：幕以其帷，位悲反。一本作夢以帷幕，音莫。）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杜註：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釋文：僚，力彫反。）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杜註：二女自共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杜註：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釋文：薳，爲彼反，本又作蔿。簉，本又作造，初又反，說文簉從艸。倅，七對反。令，力呈反。孔穎達正義疏：註簉副至助之。正義曰：禮有副車、倅車，皆謂副貳之車也。簉亦副倅之意，妾爲正適，妻爲副貳。薳氏之女，先爲副貳，別居在外，故使泉丘人女與之聚居，令副助而爲對偶之。）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註：字，養也。似雙生。釋文：生如字，或一音所敬反。疏於泉丘人。正義曰：以傳直云宿於薳氏，即連書生懿子及南宮敬叔，謂薳氏所生，故傳顯云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於泉丘人宜上讀爲句。要義：泉丘人助薳氏之簉，謂副貳。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孟僖子，即仲孫貜。修好，修先君之好。好，去聲。禮

也。（蓋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泉丘人有女。（泉丘魯邑之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謂以帷列帳幕蓋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泉丘之女。以夢故奔歸孟僖子。）其僚從之。（鄰女之為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清丘之社。（泉丘之女與其僚友結盟于清丘之社。）曰。（載書曰。）有子。（他日設若有子。）無相棄也。（二人不得輒相棄背。）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簉。悲去。）反自祲祥。（及僖子反自祲祥之役。）宿于薳氏。（留宿于薳氏別居在外者。）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泉丘女生二子。長懿子。次敬叔。）其僚無子。（泉丘女之僚友。無所出。）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養敬叔以為子。）葉夢得讞。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盟常事也。傳於此特言禮。蓋謂齊歸薨。不廢修好。發例。按邾魯前此未有怨而不可釋者。何遽而盟。若但為好。是忘哀也。以是為禮。孰不可為禮。陸淳辯疑。左氏云禮也。趙子曰。按春秋盟會是常。何獨於有喪之時而稱得禮。是時又無大患。邾又小國。何能有救患之益。而汲汲云禮。杜謬會義。大夫出盟尊之之義。前屢見矣。此書會而又曰盟者。所以志盟會皆專在大夫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何注見前何休注。趙子曰見前陸淳辯疑。發微曰同前杜預注。）息齋高閌集註。始也。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是魯侯親與之盟會也。今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然自是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之更為強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後書可見乎。齋洪咨夔說。德不孤。必有鄰。修諸己者無闕。人將觀而化慕而來。不期親而自親矣。否則寡助之至。親戚亦叛。安能強人之我附乎。公立以來。君臣如晉。如楚。如齊。如宋。如滕。無虛歲。與國無一介之跡涉魯庭者。且十年。邾自昔屢朝于魯。今亦見侮不復至。孟僖子至往會于祲祥。以修好禮。我無以來之。宜輕於鴻毛矣。本訥趙鵬飛經筌。邾悼公嘗仇於魯。魯訴之晉。晉執邾子。取邾田。既而庶其竊邑來奔。畀我繼以叛至。邾失邑。失臣。失民。實弱且危。故不得已而朝魯。襄二十八年之朝是也。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今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會嗣君且修先好也。家鉉翁詳說。喪不二事。禮也。前既蒐于比蒲。此復為祲祥之會。春秋皆繫之五月之下。所以貶也。或曰。春秋不為魯諱歟。曰。魯不諱喪而講行常事如常日。春秋不得為之諱也。黃震日抄。初邾悼公屢困於魯。不得已而襄二十八年來朝。昭元年悼公卒。莊公立。未通於魯。故貜與之修好。敖鉉備忘。公羊注云。諱喪盟。若結議善事。趙伯循云。春秋盟會常事。何獨於有喪之時而得禮耶。義其時無大故。邾又小國。何有能救患之益。而取諱喪盟之說。趙氏之論固是。然非君親出盟者。比以三家為之也。左氏曰。修好禮也。注謂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經筌復曰。會嗣君且修先好也。今詳經筌之言。直以為修好為禮也耶。蓋趙氏以急緩之時言之。今無故而喪盟。誠不可也。上比蒲之蒐。胡氏有云。有門庭之寇。乃身從金革。從權而無所避。唯審於緩急輕重之宜斯可矣。固知此盟雖不可比之三家之僭。不忌喪而蒐。非善也。書貜所以殺魯君親盟者之罪。以是時魯政在三家之久故也。程端學本義。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李廉會通。按公註以為諱喪盟。故不曰。然春秋內大夫盟會諸侯者九。惟鄟丘句繹書日。餘皆不日。則何氏之說不通矣。（左氏傳注並見前。）俞皐集傳釋義。因會而盟。未前定也。（左氏傳見前。）趙汸集傳。不月。略之也。（例在成元年。）趙汸屬辭。內大夫特與諸侯盟稱會者一。邾悼既釋怨來朝。而魯會之葬。於是貜會邾子盟。則是盟邾志也。故稱會。李衡集說。著魯臣之背殯而要盟於小國。王氏曰。季孫當昭公有喪而謀蒐禮。仲孫背齊歸之殯。而從會盟。魯之臣子。於君親書矣。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左氏傳註。並見前。趙氏曰。見前陸淳辯疑。）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慭。公羊作隱。弱。公羊作酌。罕。公羊作軒。厥慭。公羊作屈銀。杜預註。厥慭地闕。陸德明釋文。佗。徒何反。慭。魚靳反。徐五巾反。一音五轄反。屈銀。並如字。徐居跡于屈銀。解云。左氏穀梁作厥慭字。）左氏傳。楚師在蔡。（杜預註。向四月之師。陸德明釋文。向。本又作鄉。亦作嚮。同。許亮反。）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註。物。事也。孔穎達正義。既物以無親。正義曰。物。事也。事事如此。以是故無人肯親我晉國。）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釋文。將焉。於虔反。重言將焉用之。十二。詳見閔二年。）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註。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註。盈。楚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註。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

（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　釋文鮮息淺反復於扶又反本又作復為）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注狐父晉大夫　釋文狐音胡）林堯叟句解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晉荀吳謂韓宣子（晉荀吳晉韓起）曰不能救陳（八年楚滅陳晉不能救）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又不能救）物以無親（物事也事事無所親附）晉之不能（晉之無能為）亦可知也（於此可見）已為盟主（為諸侯之盟主　已音紀）而不恤亡國（而不憂恤危亡之國）將焉用之（安用盟主為也　焉音煙）秋會于厥慭（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皮將會厥慭）子產曰行不遠（言此行必不能遠到）不能救蔡也（雖欲救蔡將不能也）蔡小而不順（蔡小國也而抗逆不順）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而強暴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天將棄絕蔡國而以壅滿楚惡）盈而罰之（罪惡盈滿而降之罰）蔡必亡矣（蔡必滅亡不可復救）且喪君而能守者（且國君為人所弒而能保守其國者　喪去聲）鮮矣（且亦少矣）三年（此後三年）王其有咎乎（楚靈王其有殃咎乎）美惡周必復（周歲星一周十二年也凡人為善為惡歷一周必然反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靈王為惡之數已周知其必有咎也）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狐父晉大夫請楚救蔡）弗許（楚人不許）

葉夢得讞會于厥慭謀救蔡也右文九年公子遂會晉人等救鄭傳以為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也緩不及楚師故皆書人以懲不恪襄三十年晉人等會于澶淵宋災故傳以為叔孫豹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也謀歸財而後無歸故皆書人以尤不信此果為救蔡耶則當書救以為謀救而後不果耶則前譏不及師且見貶況不行乎救災擇患諸侯之義也宋災無歸財而貶蔡圍謀救不果而無貶吾莫知其說矣然則此會適在圍蔡救之之中故傳意云爾是宜別以事會言救蔡者妄也

趙汸補註將焉用之（陳氏曰傳見晉大夫自憂其不競）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傳見晉人能合諸侯而畏楚憚戰故不能救蔡葉氏謂謀救蔡不果無貶誤解傳意胡氏乃謂心欲救蔡而力弗加則無罪有愧於荀吳矣且不知昭公而後大夫有事悉從其恒稱）

胡安國傳按左氏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於虔反）用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文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謀伐齊而不克定其亂也（注克靈纂賂商人弒舍）襄公三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諸國之大夫皆稱人會卿諱而不書

者視蔡亂而不能討其賊也（纂疏雖我因）今楚將滅蔡請于楚而弗許晉之不能亦可知矣（纂疏荀吳云云）焉諸國猶序而大夫無貶乎扈之盟晉侯受賂弗克而還（音旋）諸侯略而不序亡（纂疏大也）義利之分（扶問反下同）也澶淵之會謀救宋災而不討蔡罪大夫貶而稱人會卿諱而不書失重輕之別（筆列反下同）也亡義利之分為不仁失重輕之別為不智今晉與諸侯心欲救蔡而力弗加焉則無惡也凡此見春秋明義利審重輕以恕待人而不求其備矣（纂疏按春秋書八國大夫會厥慭於楚師圍蔡之後滅蔡之前則中國失救患之義雖微傳其事著矣大夫恃強并弱春秋之常也故厥慭之大夫不能救蔡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臣弒君子弒父非常之變也故于扈之諸侯澶淵之大夫不能討賊必待貶絕以見罪惡　杜氏曰見前杜預注　襄陵許氏曰見張洽集註）

張洽集註襄陵許氏曰蔡能嬰城堅不下楚此易助也而厥慭合天下之兵畏不敢救遣使請命示之不能使楚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也（傳見前左氏傳　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

杜諤會義春秋之作仲尼傷王道之不振而中國不紀夷狄雜擾而諸侯無法矣是以聖筆所錄之事楚夷狄也而錄於諸侯之上以志諸侯不攘斥而反為之受制也降杞國之於微國之列以志夏后之後不足成之而反至於凌弱也聖人之意非實欲伸楚而抑杞也蓋傷王道之不興而託文爾（左氏曰見胡　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葉夢得傳華亥北宮佗宋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息齋高閌集註楚師在蔡諸侯將謀救蔡而不能也故不書救蔡夫蔡能堅守不下此其易助也而晉合天下之兵畏不能救遣使請命示以不能使夷狄益驕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罪亦以宋之盟故也卿不足書而書之者國中不競苟有善意斯存之矣自是春秋記事益略鮮有深譏重貶者蓋不復以禮義望諸侯之君臣矣間一見之者存不忍棄之仁也

慈湖楊簡傳按左氏楚師在蔡（去）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不書救蔡者春秋明晉君臣道不全德不備不能討弒父弒君之賊無辜者多殺四海之內大亂常情觀當時事勢必以為難而恕晉而春秋不恕者以於道可以行道心虛明無所不照知曲折變化無所不通湯七十里文王百里尚能運天下於掌而況於諸侯千乘萬乘而畏楚乎謀於蔡眾置賢君焉不利其土地而復可也

瑞明戴溪講義甚矣晉之謀國者無識也當楚之滅陳也陳未有大罪晉為盟主孰視而不救蔡侯無罪於君父中國不能討使夷狄借其名誅而殺之中國固當愧赧羞縮而晉之大夫方謀救蔡是何其倒

寘若此也。義不足以善楚，力不足以庇蔡，厥慭之會，徒以重蔡世子見執之禍爾。平齋洪咨夔說：晉自重丘之後，諸侯不會者十八年，魏之後諸大夫不會者十年，而諸夏皆奔走于楚。晉君怡瀹，而臣苟偷，不復念霸業之紹矣。陳滅不能救，蔡圍又不能救，昭公初立，韓宣子勉強為厥慭之會，以謀救蔡，而終不能，以此見政柄倒執，未有能彊其國者。是會序大夫無譏辭，不足譏也，不屑之教誨也。木訥趙鵬飛經筌：蔡般弒君，楚虔滅蔡，均天下之大惡也。初般之逆，晉不能討，固已失之於前，今楚討般而出救之，則若失之於後。故厥慭之會，晉合諸侯之大夫，觀望不進，蓋不救則懼蔡滅，而罪集于晉，救之則恐怙般而見責於楚，故出兵于次，而示救蔡之形，實不敢救也。聖人不與人以無實之名，故書會而不書救焉。然澶淵之會，謀周宋災而亡其實，則聖人書宋災故，而大夫皆人以責之。此八大夫無貶詞何哉？蓋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其能一聚而犯虎狼之鋒乎？故厥慭之會，雖不及救，而聖人不責，不強人之力不足也。力不能救，而徒為是會，以釣救人之名，此聖人所以書其會而不書救，以譏之，則夫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而取名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大夫會于厥慭，謀救蔡也。方是時，夷狄益強，中國益弱，故大夫將欲救蔡而卒無成功，書會不書救，罪之

也。故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晉之不能，亦可知矣。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胡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按左傳謀救蔡也，或曰蔡當救乎？曰：般可討，而蔡不可滅也。今般已死，而虔之兵猶頓於蔡下，必欲乘其危亂而取之，此盜賊之兵，中國諸侯共起而擊逐之，義之所得為也。為晉君者，當使人諭之楚，責以違載書，善興兵滅與國之罪。彼虔雖頑，其不畏國中猶有人，豈不畏義而止？而晉之用事者庸猥無能，乃使人卑詞為蔡請益，為夷所侮辱，而蔡遂滅矣。厥慭之會，欲以何為？既乃逡巡而引退。晉君猶有知，韓起其不為首戮乎？黃震日抄：趙氏曰：于時楚實暴橫，晉久不振，聖人不責其不能救，譏其無實而取名也。愚謂晉一切避楚，楚屢滅國，而晉不問，此平公之為也。今昭公初立，猶知蔡之當救，而力未能，其志可念，未必以此取救之名。其故蓋自盟宋，弭兵來矣。惜哉！（傳見前。左氏傳、許氏曰見前。張洽集註。）陳深讀春秋編：晉韓起率諸侯會于厥慭，謀救蔡也。經不書救蔡，以其畏楚而不能救也。楚自會申之後，滅陳圍蔡，愈肆其暴。晉為盟主，恬不之恤，惟荀吳以為不恤亡國，將焉用之？茲役既合天下之兵，而不能救，徒遣使請命于楚，而楚弗許，是示之不能，而楚益驕，且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得以行其虐也。然書此無貶者，聖人感世變若此，故略之

而不復以禮義望諸侯矣。此復問一貶之，而又不忍終棄之也。澈鉉備忘：此本救蔡而不書救，以不果其救也。雖皆大夫，然猶序者，雖不果救，而心則有相救之善，以楚方彊大，不克救爾。師氏謂得序者，其力不能，非貶也。經筌謂澶淵之會，無歸宋財，皆人之，不強以人力之不足也。力不能救，徒為是會，故書會而不書救。胡氏謂謀救而力不加，無惡。但任氏謂竊救蔡之名以欺衆。考之聖經，大夫皆序，則此說似大嚴，若扈之盟，以將討齊取賂而止，不可同也。程端學本義：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于承筐。程端學或問曰：季孫意如會晉齊宋衛鄭曹杞之大夫于厥慭，先儒皆為謀救蔡，而子遺之何邪？曰：謂謀救蔡者，左氏之說，葉氏辯之矣。今以經文考之，不見救蔡之文，以事跡觀之，一會之後，楚自滅蔡，葉氏所謂適在救蔡之中，故傳意之者，遂之矣。程端學辯疑：左氏曰：楚師在蔡，（至）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意按王平。王某有答吳惡周必復之說，與公子棄疾圍蔡傳同，為不經之論。葉氏曰見前。葉夢得讞。）俞皐集傳釋義：華氏亥名，北宮氏佗名，皆三命大夫，為會謀救蔡也。（左氏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謀救蔡而弗克也。楚師在蔡，晉荀吳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於是合九國之大夫于厥慭，而不能師，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則韓起之懦也。梁寅春秋義傳云：謀救蔡也。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夫楚圍諸夏，君多親行，晉謀救蔡，則大夫專之，固無以制楚矣。及請于楚，楚人不許，於是遂已，獨不能以大義責而伐之乎？觀是會有以見晉之衰矣。李衡集說：著晉之不能救蔡，而徒合諸侯，見中國之益衰也。蔡世子有嬰城堅守，死不下楚，此易助也。厥慭合八國之衆，將以救蔡，畏而不進，狐父往請，徒示之以不能，故楚有以量中國之力，而卒取之，韓起之罪也。（左氏曰見前。汪氏曰見前。汪克寬纂疏：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左氏傳：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杜預註：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註：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陸德明釋文：著，張慮反，徐治居反，注及下同。處，昌慮反。孔穎達正義疏：注著定失表著。正義曰：著定，謂佇立定處，扶撐朝內列位常處也。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鄭玄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此是朝上之位，貴賤有定處也，會有表，亦是位之定處，但著下言定，則表亦是定，故直言會有表耳。依本表下有緜撲

也。野會設表爲位。亦當有物記處，如今之位版也。謂之表著者，杜意當以下文表著之位，謂此也。劉炫謂下文有著有表，二文不同，以著定爲朝有著，不得謂之表著，而規杜氏。今知非者，杜意書以下文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於朝有著之文，并採下文會有表以配著，故云謂之表著。所以覆結下文，非謂著之一字即名表著也。劉炫不達杜意而爲規過，非也。會有表。注野會，設表以爲位。疏注野會至爲位　正義曰：禮諸侯建旂，旂以爲表也。周禮司儀云：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鄭玄云：置于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是天子於野會諸侯，設表以爲位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門立四表，是以設表爲位也。盟主之會諸侯，必亦旂表位。大夫聚會，亦應有以表位，但無文以言耳。衣有禬，帶有結。禬，領會結，帶結也。　釋文禬，古外反。說文云：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

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注貌正曰共，言順曰從。　釋文道，音導，下同。疏言不過步　正義曰：言聲所聞，不過一步。注貌正至曰從　正義曰：洪範五事，貌曰恭，言曰從。其意云貌當恭儉，言是則可從。是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注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頤無守矣。　正義曰：言無守身之氣，將以死。　要義　朝有著定，謂路門外之位。　會有表，野會之位，設旂尚左。　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即單成公。視下，其視過下，惴惴然。言徐，其言太徐，老人然。叔向曰：晉叔向謂之曰：單子其將死乎。言單成公其有將死之證。朝有著定，朝廷有著定列位常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則設表以爲位。衣有禬，禬，衣之領會也。帶有結，結，帶結也。帶，大帶也。會朝之言，凡會朝之言語，必聞于表著之位，其聲溫和適中，必達于表著之位，不過於徐。所以昭事序也。所以昭明行事之次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會朝之時，視不過於衣禬帶結之中，不過於下。所以道容貌也。所以道達容貌之恭敬也。言以命之，言語足以命之，毋失其和。容貌以明之，容貌足以明之，毋失其敬。失則有闕。失言失貌則

於事有所廢闕。今單子爲王官伯，伯，長也。言單成公爲王官之長，而命事於會，而命諸侯之事於于戚之會。視不登帶，視不登於大帶之上，過下也。言不過步，言不踰於跬步之外，太徐也。貌不道容，是貌不足以道恭敬之容。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以昭行事之序。不道，貌不道容。不恭，貌正曰恭。恭，音恭。不昭，言不昭。不從，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爲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止齋陳傅良章指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傳見持相會。雖王卿士不書。東萊呂祖謙傳說今單子爲王官伯，齊桓、晉文爲諸侯之伯。今單子是王朝之臣，纔出會盟，又爲桓文之伯。洪皓紀詠視下言徐

成公視下復言徐，叔向知其守氣無。良爲會朝昭事序，定公容俯可同書。傳云見前左氏傳。按定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後七年，魯入邾，執邾子。

九月己亥（高閌集註二十三日）葬我小君齊歸。

杜預註齊歸。　陸德明釋文齊如字。左氏曰：九月，葬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杜預註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

國。　陸德明釋文語，魚據反。　孔穎達正義晉士至魯郊。　正義曰：傳稱大衰之制，夫人喪，士弔，大夫送葬。此言晉士送葬者，蓋大夫來而士爲介。未必士獨行也。此士以公不慼語史趙，故特言士耳。必爲魯郊，言昭公必爲魯人所逐而出在郊野。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注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祐。　釋文祐，音又。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注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注忌，畏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注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重言　能無卑乎。三處。二十六年，昭十六年。林堯叟句解九月葬齊歸。五月而葬。公不慼。昭公無哀戚之容。晉士之送葬者，晉時遣人來魯送葬。歸以語史趙。既歸晉，以昭公不戚語之大夫史趙。史趙者，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史趙之左右。何故，問何故將公必爲魯郊。曰：史趙答。歸姓也。姓，生也。言昭公歸氏所生。不思親，今昭公不思念其親。祖不歸也。必不爲祖考所歸依。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言魯之公室卑而不振矣。君有大喪，昭公有母夫人之喪。國不廢蒐，國不廢蒐于比蒲之禮。有三年之喪，母夫人喪三年，而無一日之慼。昭公不慼。國不恤喪，爲魯國之政而不恤君母之喪。不忌君

也（忌畏也是不畏君之威）君無感容（有哀婦之子而坐無哀戚之容）不顧親也（顧念也是不念親之患）國不忌君（國不畏君不忠也）君不顧親（君不念親不孝也）能無卑乎（忠孝俱失卑弱之漸也）殆其失國（後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趙汸補註祖不歸也（不爲祖考所歸義何取於歸姓與外傳言宣王不藉千畝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之類相似當時自有一等迂謬之論左氏釋之不精耳）公羊傳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何休註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　陸德明釋文嫡丁歷反　徐彥疏齊歸者何　解云欲言夫人初至不録欲言其妾薨葬且書故執不知問　注歸氏至夫人　解云皆史記文而初至不書者蓋爲世子時娶之然則沙隨之會襄公始生而成公之世已娶夫人者案公羊上下竟無幼少之文則何氏不信左氏故也）陸淳纂例曰昭公母也五月而葬息齋高閌集註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薨葬又别爲之謚從先君之例也平齋洪咨夔說易書十年乃字十年勿用天有十日周則必變也公在襄公之喪宜感而有嘉容今母夫人之葬仍不知感童心雖越十餘年猶在此而不變終不變矣故曰不愚不移程端學本義齊私謚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辯疑左氏曰九月葬齊歸公不感（至殆其失國此格言也但非本義不録）

冬十有一月丁酉（高閌集註二十一日）楚（重）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穀梁作友　杜預註用之殺以祭山　孔穎達正義疏蔡世子　正義曰父執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范甯注傳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血惡之故謹而日之　陸德明釋文叩音口衈音二惡烏路反下文及注同　楊士勛疏故謹而日之　釋曰傳例滅中國日則此書日爲滅而云惡用蔡世子者故謹而日之者滅國書日傳例以明用人書日其文未顯注嫌用之不得蒙日故特言之其實二者皆當日又檢經上下執例日則書日爲惡故云謹而日之也左氏以爲用之殺蔡世子祭岡山公羊以爲用之築城今范引傳十九年傳則用之祭社也）左氏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杜預註蔡靈公之太子侯廬之父　陸德明釋文岡音剛盧力吳反　孔穎達正義疏用隱太子于岡山　正義曰此時楚以畜牲用之無人爲之作謚此是蔡侯廬歸國乃追謚其父爲隱耳釋例土地名岡山闕不知其處經言以歸用之此是楚地山也）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註五牲牛羊豕犬

豬　釋文豬丁侯反犬如字　疏況用諸侯　正義曰世子雖未即位以其父既死則當君處故以諸侯言之甚之也　注五牲至犬雞　正義曰爾雅以此五者并馬爲六畜周禮謂之六牲但馬非常祭所用故去馬而以此五者當之）王必悔之（註悔爲暴虐　要義隱太子既以畜牲用之乃有謚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冬十一月楚子滅蔡（楚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隱太子蔡靈公之太子蔡侯廬之父也蓋殺而用之以祭岡山）申無宇曰不祥（言殺人以祭不祥善必不爲神所依）五牲不相爲用（五牲牛羊犬豕雞也不相爲用如祭馬先不用馬之類）況用諸侯乎（況殺諸侯以祭山川之神乎）王必悔之（悔爲暴虐）止齋陳傅良章指楚子滅蔡止王必悔之傳言楚子既書師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何休註據陳子也　徐彥疏注據陳子也　解云即僖二十八年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以下于溫是也）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註靈公即殺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上不與楚誅討賊有不當絶故正之云耳　疏不君至子也　解云靈公弒父而立殺父之人人倫所不容今而見誅正是其宜是以春秋不與靈公爲君也故曰不君靈公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然則稱子者嗣君之稱春秋之義既不與靈公得爲成君故亦不成其子有得爲嗣君以繼其父故曰不成其子也云靈公坐弒父誅者即襄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上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是也云上不與楚誘討者即上傳云曷爲絶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絶之懷惡而討不義故君子不與是）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註據惡惡止其身）誅君之子不立（註雖不與楚誘討其惡坐弒父誅書以誅君論之故云爾言執者時楚託義滅之疑註當以王云爾　解云若不君靈公而以誅君論之何故上四年申之會及伐吳之經上文楚子誘殺之時皆稱其爵者凡貶刺之例正可於一事之上足見其惡而已寧可文文皆貶似若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傳云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譏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其餘從同是也　注言執至滅之　解云春秋之義衆滅國以爲重其餘輕者皆從略是以襄六年注云不書殺萊君者衆滅國爲重是今并書其執者正以楚人託義滅之故見其義也似若上八年注云不舉滅爲重復書三事言執者疾譏託義故列見之是也楚既託義執用祭之世子以滅其國當先書其餘似若宣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

（楚子入陳。然今乃先書滅蔡者。起其本懷滅心故也。是以八年注云。此義不先書者。本懷滅心故是也。）非怒也。無繼也。（注云誅子當絕。既非怒也。無繼也。解云。莊四年傳云。今紀無罪。此非怒與。何氏云。怒。遷怒。齊人語此非怒其先祖。遷之于子孫與。然則齊人謂遷怒為怒也。言今不成有為子者。非由惡其父。遷怒其子孫。但由靈公大逆。理無繼嗣矣。是以注父誅子當絕也。其非家有作怒字者。誤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築防。惡不以道。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日者。疾讎滅人。　陸德明釋文。惡乎。音烏。惡。不烏路反。疏。日者疾讎滅人。　解云。正以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上四年秋七月。楚滅頓之屬是也。今而書日者。疾詐讒故也。）葉夢得讞傳例。世子君在稱世子。君沒稱子。凡未踰年之君不稱子而稱世子者。或挈之以見正。或與之以見善。挈之以見正者。鄭忽是也。所以別突之不正也。與之以見善者。蔡有是也。所以見其能效死守國。以盡其為子也。今乃曰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且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傳以為春秋之義也。靈公雖弒父。何以絕有。使不得為子哉。不成其子。而反謂之世子。是乃所以為子也。其說固自不能通矣。所謂誅君之子不立者。於經亦無見。內則桓公弒。見所當誅也。而

不絕。莊公之君。外則楚商臣弒父。所當誅也。而不絕。莊王之君。不知傳為何據。用之築防。其說尤陋。穀梁傳。此子也。（范甯注。諸侯在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注。一事。輒注而志之也。何休曰。即不與楚殺。當言楚爾。何故反貶蔡。稱世子邪。鄭君釋之曰。滅蔡者。楚子也。而稱師。固已貶矣。楚子虔貪封疆。而會蔡誘殺蔡侯般。冬而滅蔡。殘友惡其淫放。其志殺兩國二君。以取其國。故變子言世子。使若不待其君終。　楊士勛疏。此子至子也。　釋曰。世子父沒。仍得稱世子。母弟兄死而不得稱弟者。世子繼體之名。父雖沒。若意有所見。則亦得稱之。母弟者對兄。沒則寵名棄矣。故不得稱弟。　注。滅蔡者楚子。　釋曰。經稱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鄭知是楚子者。以棄疾非貶。當云楚人。今貶而稱師。故知楚子也。又傳云惡楚子也。明非棄疾。然則惡楚子。變文云世子者。以楚四年之中。滅兩國。殺二君。自謂得志。若遂其去暴。是長中國之禍。申夷狄之彊。故抑之。使若不得其君。故云世子也。）葉夢得讞。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右不與楚殺。則何為復稱世子。鄭康成以為使若不得其君。然春秋蓋有成齊舍為君。而正商人之罪者矣。未有反黜人之君為世子而正一人之罪者也。吾說已見鄭世子忽。胡安國傳。內入國而以其君

來。外滅國而以其君歸。皆服而以之（易以豉反）詞也。既書滅蔡矣。又書執蔡世子有者。世子無降（胡江反。下同）服之狀。強執以歸而虐用之也。或以為未踰年之君。其稱世子者。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汪克寬纂疏。公羊傳）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國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為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暇使立乎其位。而般死於楚。其喪未至。不歛（力驗反）不葬。世子亦不成乎為君矣。然世子繼世有國之稱。必以此稱蔡有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也。則有之為世子之道得矣。（纂疏。中無字。稱用諸侯。則世子有已嗣君位矣。特以其父誘死於外。其國被圍於內。猶惧憂虞。未能備為君之禮。且書世子者。又以著世嫡之正也。　陳氏曰。見止齋陳傅良後傳。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曰。見劉敞傳及權衡。高氏曰。見息齋高閌集注。王氏曰。見杜諤會義。師氏曰。見張洽集註。）張洽集註。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聖人詳其始末而記之。書誘。書圍。書執。蓋以傷中國之微。而深惡夷狄之暴也。（傳見前左氏傳。劉氏傳見劉敞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陸淳纂例。啖子曰。稱執者。因繫之也。趙子曰。稱用者。義同僖十九年鄫用鄫子傳。孫復尊王發微。諸侯在喪

稱子。此言世子有者。有未立也。按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未立可知也。故曰世子。噫。楚子既誘蔡侯般殺之于申。又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甚矣楚靈之惡。其若此也。劉敞傳。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其君既沒。其稱世子何。君沒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弒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蓋其道之謂也。楚子虔誘蔡侯般而殺之。世子友守國。楚師圍之。八月而克之。不能服。於是虐用之。古者父母之仇。不與共天下。寢苫枕戈。終身則友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劉敞意林。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衛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君臣之禮。貶叔逆。退不義。以此三人者。雖道德不足。猶可以世其國。蓋不登畔人之意也。傳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其斯之謂歟。劉敞權衡。公羊曰。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予謂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難以說也。又鄭忽亦稱世子。豈復不成其子哉。又曰。用之築防。此似兒戲。非可信也。蘇轍潁濱解。楚子滅蔡。用蔡世子有于岡山。不稱楚子。惡其求名也。蔡侯死。蔡世子既立矣。其不稱蔡子而稱蔡世子何也。蔡侯死

於楚。不獲歸於蔡。不歛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其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龍學孫覺經解 蔡世子有即位。未逾一年。法當稱子。楚子用之。特稱世子者。蓋子之心務在絕蔡之宗祀。殺戮蔡之子孫。已殺其君。又殺其世子。世子者世世有國者也。執其世子而殺之。則是欲絕蔡之世子也。公羊曰。不成其子也。按春秋不與楚爲討賊。何得罪蔡乎。穀梁曰。不與楚殺。義亦通。西疇崔子方經解 是公子棄疾也。而曰師。貶之也。凡滅國不貶。以爲其惡不貶而自見。然則此爲執世子有以歸用之。貶也。且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也。未得乎立也。般以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猶晉獻公已死。而奚齊猶未君也。杜諤會義 箋義曰。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言其無道以夷狄之衆强滅之也。雖滅之。不與之滅也。故有存之之辭。 集議曰。蔡般弒君父。在官在宫者皆得而殺之。春秋不正楚之殺般者。以其專利於已。而志不在於討罪也。般雖死而討之不正。則友尚宜爲君矣。君而在喪。以常文書之。當曰執蔡子友而已。今言世子。猶經書鄭世子忽歸于鄭。所以正其宜爲君也。正其宜爲君者。非所以善般而錄友也。蓋疾楚貪利而殺其二君也。虔書名。友書用。可以見經之意也。 諤曰。楚之暴橫。固不可道也。春秋書疾而責之。且以志諸侯不能驅正。而逆爲楚所脅伐也。凡所以滅人之國。楚強暴伐之多矣。今以師滅蔡。既可以罪之。而又執世子以用之。其惡尤甚。故春秋書滅書執。以懲其惡也。然蔡必曰世子者。亦以志其爲世子不能保守以失國政。又曰以歸而重之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纂例見前陸淳纂例 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葉夢得傳 有未逾年之君也。何以稱世子。與之以繼世也。有靈公之子誅君之子不立。疑不得繼世者也。楚子圍蔡。有不爲之服。八月而後克之。執有以歸而用焉。非有以歸也。以爲如是而後世子之道盡矣。用之者虐之也。是以先名而後言用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此楚子也。則曷爲謂之師。不正其伯討。則是其爲師焉者而已矣。息齋高閌集註 楚師滅蔡。 楚子滅陳。蔡皆稱師者。著其無道恃夷狄之衆强滅之也。雖滅之。不與其滅也。故有存之之辭焉。四月圍而十有一月方滅。著世子有之力也。 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滅國而用世子有者。怒其拒師之久也。用之者。以爲牲也。夫蔡本中國之諸侯。乃背中國而即夷狄。必以夷狄爲可恃也。今蔡侯既爲夷狄所誘而殺之。又從而滅其國。其世子有又爲所執而虐用之。以絕其世。然則夷狄何補於蔡哉。此爲世人君之戒也。蔡侯已死。而有稱世子何

也。未得乎立也。般誘死則外亂。國被圍則內急。外亂內急。喪柩未至。則世子固未得乎立矣。而能拒強楚者。三時不改。真所謂世子也。不言以世子有歸者。有不從楚故也。斯得古人不共戴天之義矣。楚子誘人君而殺之。乘人之喪而滅之。執其嫡嗣而歸用之。此楚子不道之甚。聖人所以詳錄之。非專罪夷狄也。乃所以罪吾中國。王綱既墜。霸統又絕。諸侯莫能救。致夷狄之自恣。一至於此也。然則宋向戌之謀。實何利於中國。止齋陳傅良後傳 滅而以歸。未有言執者。言執。弗臣之之辭也。是故均之爲滅國也。嘗臣之矣。書曰以沈子嘉歸殺之。未嘗臣之也。書曰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平齋洪咨夔撓 弒君之賊。在官在宫者殺無赦。蔡般遺孽。楚執以歸。猶以世子繫之國者。諸夏無霸。夷狄恣行。父圍堅守。力窮勢屈。見滅於以亂治亂之虔。而莫之救。爲可哀也。宋襄圖霸。用鄫子于睢社。而不得其死。楚靈滅國。用隱大子于岡山。而不得其死。魯伐莒獻俘。始用人于亳社。春秋雖諱不書。而公亦不得其死。淫鬼不靈。何福可徼。山與社皆聰明正直而壹者。牲人以要福。神其福之乎。木訥趙鵬飛經筌 楚靈暴虐。於是極矣。虎兕猜獷。既飽不饜。則從夫荷戈而襲其後。何則。犯衆所疾也。今楚虔誘殺蔡般。圍蔡八月。既滅。而虐用其世子。嗚呼。滅國者有矣。未有若是之酷者。聖人書誘。書殺。書圍。書滅。書用之。不以夷狄而略。有其辭。極楚之誅。所以儆中國也。然楚虔滅陳滅蔡。方以爲得志。而不知乾谿之戮。近在旦夕。蓋罪惡貫盈。天所不容。而況於人乎。蔡般之死。於是八月。則世子宜立矣。既立未踰年。稱子。而有書世子。蓋蔡侯死於誘。蔡國受圍者八月。父不成喪。而國遭圍。蓋未立也。國滅而有有所不屈。故虔憤而用之也。則未有若能死社稷者。故以世子書。能世其父也。公羊乃曰。不成其子。非也。書曰世子。乃曰不成其子耶。父雖不義而得國。何與其子。桓公弒隱自立。其迹與蔡般同。至莊公之生。聖人何以書子同生哉。聖人不以其父而不正其子。父雖不正。而子其嫡子。則不得不正之。所謂不成其子者。穿鑿甚矣。李俞集義 謝湜曰。有稱世子。有未立也。世子書名。降諸侯也。執以歸。非服也。用之。殺而用之也。楚子殺人之君。滅人之國。絕人之世。以國嗣子同之六畜。而忍於用之。逆天暴物。未有甚於此者也。楚滅陳滅蔡。皆稱師者。著楚之強也。著楚之強。所以責中國也。方是時。諸侯衰微。中國不振。由是楚靈肆爲殘虐。有并吞邦國之心。託治罪之義。殺陳行人。而卒於滅陳。託封惡之名。誘殺蔡侯。而卒於滅蔡。其亂則陳之首逆。不以即刑。其虐則蔡之世子用爲六畜。諸侯委靡相視。而問罪之伐不加於強暴之夷。天下

相胥為左衽之民矣故春秋著楚之强列楚之罪而責中國也（胡安國傳見前）家鉉翁詳說書楚師滅蔡繼書執世子以歸用之誅楚之無道著世子以不屈而死也孫泰山曰世子云者未立之名胡文定謂世子守節而死故為春秋所録合二說而書法見矣般固有當討之罪父死而子立世子宜立者也世子不敢違以君位自居亦未甘出處楚之下嬰城固守以待外救晉不能救而國亡身死視紀季以鄰入齊苟為自全之計者遠過之矣位乃世子之位父雖殞命於夷子猶不敢遂居其處視齊世子光乘其父之篤疾殺父所嬖而纂有其國者萬萬不侔矣是故春秋特存其世子之名而録其為宗社死公羊以為父坐弑誅子不得有國者是亦一說使世子而不能死社稷以國與楚春秋於是乃有誅矣黄氏日抄傳載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師氏曰春秋書滅國多矣未有如此其暴者惡謂滅人之國執其人以代牲豈有人道而可責也哉陳深讀春秋編楚子而曰楚師惡而貶之也惡其用衆而不與其滅也君没未葬或已葬嗣君稱子今蔡侯死於楚其喪未至況當危難窮迫雖立不成乎君故但稱世子楚自四月圍蔡世子有守禦至于十一月凡八月而力屈被執楚以有不服故以其歸而虐用之有之效死勿去為子道盡矣故不没其世子之名

春秋書滅國者多矣未有如此暴者書有書圍書滅書執又書其虐用之故特詳記又稱時稱月稱日以慎之蓋以傷中國之衰微而甚惡夷狄之殘忍不道也（左氏傳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蔡氏備忘蔡般有罪伯者當正其罪討之既誘殺般非正又使棄疾圍蔡比般死而又出師執其世子而虐用之楚靈之惡詐譎之心甚矣任氏謂殘忍不道莫此之甚詳記於一歲之中所以傷中國也集義謂貪利而殺二君其曰世子石氏云未立也胡氏云般死於楚而喪未至不歛不葬未成乎君也孫氏亦曰未立黎氏謂執其正嫡故如鄭忽稱世子雖未立寔正嫡也但公羊不成其子又不正之論誤其稱師與八年楚滅陳同義程端學本義蔡般弑君父以篡位人所得討辛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強楚身殄國滅及其嗣子夫楚子之惡不容誅也然蔡般之事可為亂臣賊子之大鑒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存耕趙氏曰楚虔滅陳誘殺蔡君而圍蔡頓兵八月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為之服也城陷就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以病中國也（啖氏趙氏曰並見前陸淳纂例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左氏曰見前呂氏曰見前包蔡高閌集註黄氏曰見前黄震日抄）程端學或問曰楚師滅蔡執世子有以歸

用之劉氏謂君存稱世子君没稱子某君既没而稱世子者正疑乎不正君子與之繼世焉春秋之設辭也非其人之謂也盡其道之謂也父之仇不與共天下則有之為者盡於世子矣其說然乎曰不然也春秋者據事直書者也非君子與之繼世而為此設辭也人有弑其父者可謂不子矣而春秋書楚世子商人蔡世子般然則稱世子者君子果與其繼世乎知弑父之賊復稱世子則知盡世子之道者不以世子見義也孫氏曰有當稱子而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按四月丁巳楚虔誘殺蔡侯般楚棄疾圍蔡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窮迫危懼以至于死此其未立可知也康侯胡氏亦用孫氏以為據予既附于公羊之辭矣程端學辯疑公羊曰此未踰年之君也（王）蓋以築防也（然謂蔡般弑逆人所當討然使傳在位十三年其義猶不君之然春秋亦據實書曰蔡侯般矣何至此反不成其子乎設使不成其子安得反稱世子乎且經書用之謂祭神也與執人用鄫子同公羊以為築防何氏又強為釋曰持其足以頭築防可謂至為悖妄者也）穀梁曰此子也（王）所以惡楚子也（按蔡有居喪也立謂之子未立謂之世子豈有不與楚殺而特稱世子之理乎稱用世子自足以惡楚子但稱世子豈足以惡楚子乎　康侯胡氏曰見前

（胡安國傳）李廉會通按有之稱世子公羊以為此未踰年之君宜稱子今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也誅君之子不立非怨也無繼也此段胡氏已辯之矣穀梁以為不與楚殺也其注尤無意義獨胡氏主劉氏之言為得之劉氏曰世子猶世世子也靈公弑其君其子非正也曷為與之繼世春秋之設詞也非其人之謂也盡其道之謂也有者盡於世子矣其用之之義左氏以為祭山范氏以為祭社公羊以為用之築防何氏曰持其足以頭築防也左氏是（左氏杜氏見前孔穎達正義胡氏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曰滅曰執曰用之皆楚子也其稱師何以其懷詐以滅中國而絕其世與爭諸侯之日不同故異其事也其日謹之也（孫明復曰見前尊王發微劉侍讀曰見前劉敞傳陳氏傳曰見前止齋陳傅良後傳）梁寅考義蔡侯雖有罪國不當滅也而楚人滅之執世子歸用之者用以祭也楚靈之逆天遠道甚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衡集說楚師滅蔡著晉之不能救而楚得以肆其暴也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著楚靈暴虐無道之甚也（左氏曰見前杜氏曰見前胡安國傳高氏曰見前見蔡高閌集註）

左氏傳十二月單成公卒（杜預註以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羹（杜葉城

縣東南有不羮亭。定陵西北有不羮亭。陸德明釋文羮舊音郎。漢書地理志作更字。孔穎達正義不羮。正義曰古者羮臛之字音亦爲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羮與房漿臧爲韻。但近世以來獨以此地音爲郎焉。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注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釋文櫟力狄反。重言擇臣莫如君。傳六年知臣莫如君。疏註子元至見殺。正義曰。杜以子元爲鄭公子。曼伯與檀伯爲一人。莊公城櫟而寘子元。又使檀伯爲櫟邑大夫。故厲公得因子元而殺檀伯。劉炫以爲傳言城櫟以寘子元。當謂賜元以櫟。則以元爲櫟邑之長。若其別有大夫。子元寄居於櫟。便是城櫟以置檀伯。何言置子元也。若厲公因子元以殺檀伯。則子元是櫟邑之一夫耳。豈是莊公城櫟之旨乎。且桓十五年傳云。鄭伯因櫟人殺檀伯。不言因子元也。子元鄭之公子。不得爲櫟人也。鄭衆云。子元即檀伯也。厲公殺檀伯居櫟。因櫟之衆偪昭公。使至殺死。案桓五年傳云。子元請爲左拒。即云曼伯爲右拒。則曼伯子元迹是爲二。以規杜氏。今知劉說非者。案晉封桓叔于曲沃。而以欒賓

傅之。鄭使許叔居許。而以公孫獲爲佐。楚使大子建居城父。而以奮揚助之。並是一邑之內。而有二人。則莊公城櫟。而數子元。則有檀伯居櫟。何爲不可。子元共櫟邑之人而納厲公。但此因棄疾在蔡。故特指子元。桓十五年。直明厲公之入。故總言櫟人。辭有彼此。不可爲據。劉又以子元爲曼伯。案隱五年傳云。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又下云。鄭二公子敗燕師于北制。是子元非曼伯也。劉妄規杜非也。）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注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注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尊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疏註上古至朝廷。正義曰。二十九年傳曰。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是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也。十七年傳云。少皞氏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是玄鳥丹鳥亦有五也。彼傳又云。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數皆有五。蓋古立官之本。以五爲常。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不復以五

耳。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其人既大。尊盛過節。則不可居邊鄙。恐將據邊城以陵本國也。五官之長既細弱。則不勝其任。不能使威行於下。將爲人所陵。亦不可居朝廷也。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鄭衆云。大子。晉申生居曲沃是也。母弟。鄭共叔段居京是也。貴寵公子。若棄疾在蔡是也。貴寵公孫。若無知食渠丘是也。累世正卿。衛甯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也。不在庭。不當使居朝庭爲政也。此五大五細。無宇唯言五耳。不知五者何謂。故先儒各自以意言之。雖杜之言。亦無明證。正以彼必不通。故改之耳。）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注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注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釋文曼音萬。疏註又并京。正義曰。厲公并京。傳無其事。正以京櫟連言。故云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注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注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疏註在莊至廩邑。正義曰。渠丘爲雍廩之邑。傳無其文。以彼傳言雍廩殺無知。此云齊渠丘實殺無知。以此知渠丘是雍廩邑也。鄭衆以渠丘爲無知之邑。無知不當邑死。何以言渠丘殺無知。蕭亳非子游之邑。渠丘不得爲

無知邑。）衞蒲戚實出獻公。（注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釋文出如字。徐音黜。）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注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注爲十三年陳蔡作亂傳。釋文掉徒弔反。重言君所知也。三見。襄二十五年。哀八年。疏則害至不掉。正義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賴得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於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藩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爲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楚語說此事云。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蝱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要義古羮臛字皆音郎。今獨存地名。櫟許曲沃。皆以一人寘二邑。五大五細。先儒各以其意言。以雍廩殺無知。知渠丘是雍廩。大邑雖能討賊。亦爲國害。楚語制城邑若體牲。邊境國之尾。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十二月。單成公卒。（應叔向之言。）楚子城陳蔡不羮。（陳蔡皆爲楚縣。不羮有二。一在襄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皆楚要地。楚靈王始爲城。羮舊音郎。漢地理志作更。）使棄疾爲蔡公。（楚諸縣尹皆稱公。此棄疾爲蔡縣公。）王問於申無宇。（靈王以用棄疾問於申

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言棄疾居蔡得失如何）對曰（無字荅）擇子莫如父（子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父之為悉）擇臣莫如君（臣之賢否知之者莫如其君之為悉）鄭莊公城櫟（昔鄭莊公嘗築櫟邑之城）而寘子元焉（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邑）使昭公不立（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而寘管仲焉（傳城穀為管仲也）至于今賴之（管仲相齊興霸至今猶賴其業）臣聞（以臣所聞）五大（五官之長也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青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蓋五官之本也來世隨事掛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不在邊（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使居邊境）五細（五官之屬也）不在庭（五官之屬細弱不勝其任亦不可使居朝廷）親不在外（親戚之人不使久居於外）羈不在內（羈旅之人不使久居於內）今棄疾在外（棄疾親也而居外為蔡公）鄭丹在內（然丹羈也居內為右尹）君其少戒（勸靈王其少思戒備）王曰國有大城何如（靈王又問城陳蔡不羹得失如何）對曰鄭京櫟（鄭京櫟二邑大城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實殺曼伯以取鄭國）宋蕭亳（宋蕭亳二邑大城也）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與群公子殺子游）齊渠丘（齊渠丘大城也）實殺無知（莊九年齊雍廪殺無知渠丘齊雍廪邑也）衛蒲戚（衛蒲戚二邑大城也）實出獻公（襄十四年出獻公甯殖邑戚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若以此數事觀其得失）則害於國（則都城過大必為國之害）末大必折（譬之樹木末大者必折其本）尾大不掉（譬之獸畜尾大必不運掉）（掉調去聲）君所知也（此君之所自知也昭十三年陳蔡作亂傳張本）

東萊呂祖謙傳說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註疏雖多不同亦可看然亦難考　鄭丹在內丹本不為害其意欲說棄疾且相帶他說（精說同）

洪諮紀詠五大不在邊　知臣自昔莫如君楚有靈王異楚文五大在邊憂棄疾喻如尾大卒紛紜（傳云見前左氏傳）僖七年傳云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爲文公所殺子文聞其死也曰知臣莫如君弗可改也已歎銈續

屏山杜氏遺說傳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注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五細弱不勝任不可居朝廷　疏賈逵云五大謂太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也　至不知五者何謂　五大親之類五細羈之類如六逆六順之說但不詳說爾杜氏以五行五鳩以足其數又以才不才為大小其近疎矣　賈氏之言五大有理及言五細未盡善今從孔疏但其言不知何謂及取屏山但不詳說爾以五鳩五行才不才之言良誤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十三蕭

昭（昭公十五）

辛未（景王十五年）十有二年。（高閌集注：是年閏正月。汪克寬纂疏：晉昭二年。齊景十八年。衛靈五年。蔡滅。鄭簡三十六年。曹武二十五年。陳滅。杞平六年。宋元二年。秦哀七年。楚靈十一年。吳夷末十四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杜預註：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陸德明釋文：偃，音匽。孔穎達正義疏：三年出國都。正義曰：劉炫云：杜增以偃與酀為一，亦云高偃高傒玄孫。案襄二十九年傳有敬仲曾孫酀，非玄孫也。今知非者，案世本：敬仲生莊子，莊子生傾子，傾子之孫酀，是偃為敬仲玄孫也。經言于陽，傳言于唐，知陽即唐也。不言于燕，未得國都。與哀二年納蒯聵于戚同。范甯註：三年所奔齊者。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也。陽，燕別邑。不言于燕，未得國都也。林堯叟句解：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納之于陽，內弗受也。陽即唐，燕別邑也。於是齊景公有志於復霸。汪克寬纂疏：按唐縣今屬保定路。通旨：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大夫納之，非也。）左氏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杜預註：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林堯叟句解：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即陽也。）因其衆也。（言因唐衆欲納之，故先得入唐。）止齋陳傅良章指：傳見北燕伯款，不書名。葉夢得讞：右凡經書納者，皆與其納也。若但因衆而不論當否，則何納之與？公羊傳：伯于陽者何？（何休註：即納上伯款，非犯父命，不當言于陽。又微國出入不兩書，伯不書再出，故斷三字問之。陸德明釋文：斷，丁管反，又丁亂反。徐彥疏：註即納至問之。解云：納上伯款者，即上三年冬，北燕伯款出奔齊是也。其犯父命而見納，言于邑者，即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傳云：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註云：明其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者是也。然則今此納北燕伯于陽，若是納上伯款，即非犯父之命者，正以出奔俱不似蒯聵稱世子故也。是以何氏於款之上連伯言之，見非犯父之命。云又微國出入不兩書者，僖二十五年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註云：頓子出奔不書者，

小國例也是也。）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註：子謂孔子。乃，乃是歲也。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為伯，子誤為于，陽在，生刊滅闕。釋文：刊，苦干反。）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註：如猶奈也。猶曰：奈女所不知何，寧可強更之乎？此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令人妄億措。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釋文：女，音汝。彊，其丈反。令，力呈反。下令贊同。億，於力反。措，七故反，義七各反。字或作措。疏：註如猶奈也。解云：孔子云：當是歲時，我已年立，見其事，奈汝在側之徒不見之何，故曰奈汝所不知何也。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皆不妄曲若改之，謂己苟出心肺，故曰寧可強更之乎。莊七年星霣如雨之下，傳云：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何氏云：明其狀似雨耳。不書言雨星，不言尺者，實則為異，不以尺寸錄之。然孔子修春秋，大有改之處，而特此文不改之者，欲示後人重其舊事，以劉公即君與爲不上禮之類也。故曰夫子欲為後人法，不欲人妄億措也。億措者，億謂有所疑度，措者置也，置意於言也。不欲令人妄疑度，不欲令人妄置意於言矣。若疑度而中之者，無傷，則榮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之類是也。若億措而妄者，正得學者不思之義也，則學而不思則罔之

類是也。云子絕四者，備於鄭註引之者，欲道無事億措，乃孔子所絕，是以脩春秋而有其義矣。）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註：唯齊桓晉文會能以德優劣國大小相次序。疏：註唯齊至次序。解云：謂其盛時事也。及其衰末亦不能粹。是以僖十三年鹹之會，許男序于曹伯之上，而何氏於僖四年許男卒，在公之下，註云：得卒葬於所傳聞世者，許大小次曹，故卒少在曹後者，是鹹之會，當桓末年，許在曹上，非其次序之事也。）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註：非齊桓晉文，則如主會者為之。雖優劣大小相絕，不改更，信史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丘，孔子名。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書，是丘之罪，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爾。主書者，惡納篡也。不書所篡出奔者，微國雖未踰年君，猶不錄，不足揚。下書于北燕者，史文也。北燕本在上，從史文也。釋文：惡，烏路反。疏：註其貶至之罪。解云：即春秋說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是也。云主書者惡納篡也者，正以春秋之義，立納入皆為篡辭，且上有伯款出奔齊之文，知今納宜是篡人也。註不書至不錄。解云：正以上三年之末，伯款出奔，遂歷十許年，計應有君矣。陽生篡之，宜書其出，今不書者，微國之君被篡而出走者，皆略而不書之，假令非被篡，但是微

（國未踰年之君卒猶不書況于被篡出奔宜不累之乎何氏所以必將未踰年君納之者正以所見之世微國成君之出例皆錄之故也即伯款之）徒是也（注不足至史文也　解云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之字因而從之不及改順文楚殺其大夫成然書左氏作成熊穀梁作成虔字）葉夢得讞伯于陽者何（主）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右此即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也此本自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發之以為魯史亦由晉楚其事與文未嘗不同約魯史以為義則在我爾傳聞之不審既變易其辭專以主會為說固失之矣又益以公子陽生之事且前見北燕伯款出奔齊故今齊以高偃納之于陽猶言納頓子于頓也不再見北燕者以未得國而入其邑如鄭突之櫟衛衎之夷儀也其文豈不明其傳見經未有書納君者亦不見北燕故妄為說以意之陽生齊公子也謂燕適與之名同國不可知然經凡言納者皆與其納之辭公子而與其納其義亦不可通矣此亦傳每以納為篡是以失之而弗悟春秋善善惡惡以示勸沮於天下後世之書非徒為史以記事之書也苟錄於經者其義有取焉若事有闕不足見義則刪之而已何用不華而必書之哉而公羊穀梁每為疑以傳疑之論吾未見著一王之法而反傳疑者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平居教弟子使無以疑而措其私則闕之可矣而作經則異是二氏豈徒得其言而不知所以為經者歟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范甯註據義不可受則應名而絕之）（楊士勛疏傳燕伯之不名何也）（釋曰楚人圍陳納頓子傳曰納者何內弗受也彼稱納而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亦不書名則不書名乃是常事而傳怪燕伯不名者衛侯朔入于衛傳曰朔之名惡也則諸侯有惡出入皆名此燕伯亦出入宜名但不以高偃挈之故直出書名而已頓子不名者為楚微者所納故亦不名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者以復歸有名故未入國略而不名也鄭伯突亦未入國言名以後不書復歸故入櫟書名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註邵曰公子遂以去公子為挈燕伯以書名為挈者彼宜書去公子乃為挈君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為挈也是以曰燕伯而不書名所以不與高偃挈之）（釋文挈苦結反以去起呂反）葉夢得讞右諸侯出奔而自歸則名他國納之則不名不以諸侯得相名也故楚子納頓子不名齊高偃納北燕伯不名魯納齊子糾晉納邾捷菑而名者子糾捷菑皆未居

也傳之不以高偃挈燕伯則是然不當與自歸而名之者一之以起問也以納為內弗受其失與前同張洽集註按燕伯出奔名而納之不名者其罪未至如衛朔鄭突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傳見前左氏傳杜氏註見前杜預註）孫復尊王發微北燕伯三年出奔齊不言納于燕者明未得國都也劉敞傳其言納何言納者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劉敞權衡公羊曰伯于陽者公子陽生也非也公羊謂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寶書也豈百二十國書悉如此殘缺乎曷為不革又孔子作春秋用百二十國書而見於春秋者裁六十餘國耳所以不悉見者師說事非卓偉則不取也如陽生此事殘缺乃爾又非卓偉義何足復錄乎明春秋之作據魯史審矣以是論之伯于陽非公子陽生其所云云者皆誣聖人也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非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救患衆禍也顧以為弗受反當遂其亂臣賊子之心乎又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亦非也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穀梁以謂納頓子者陳也陳之挈頓子可矣即何不名頓子乎蘇轍潁濱解三年燕伯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克至是始納之其言納燕有君也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不以高偃名燕伯君臣之禮也不言納之者燕未得所都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納者六其四或納大夫或納公子其納失地之君惟二頓子北燕伯是也春秋諸侯失地則生名頓子北燕伯失地不名者蓋孔子之意也夫立諸侯者惟天子爾諸侯不得立諸侯也諸侯失地則名頓子北燕伯為齊楚納之而又名焉則是諸侯得立諸侯者特變例而不書其名所以不與齊楚之專立也穀梁曰不以高偃挈燕伯蓋一偏之說公羊又非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北燕伯之納何以不名未得乎國也杜諤會義集議曰三年書北燕伯款出奔齊此言齊納北燕伯即款可知也出奔書名史策之常也入而不名者亦衛侯入于夷儀之比也公羊意雖以信史尊經然於是發傳理亦迂闊何休徒見晉趙盾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故以歎非犯父命釋之是亦方納而不通經之義例也擇曰末世以諸侯而納諸侯者弗一春秋不與而譏之況以大夫而納諸侯乎不正之甚也而又帥師以納之其惡可知矣（左氏公羊穀梁曰又註多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高偃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陽北燕之邑也何以不言納于北燕未得北燕也其曰納與其納也息齋高閌集註三年北燕出奔齊六年齊將納之而不果款播越在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藉齊之力僅能納之別邑而已其失國雖反如此可以為公戒矣名其出奔而不名其納者方其出奔

已自絕其國矣此不名者罪其國之臣子也東萊呂祖謙集解 呂氏曰北燕伯不名劉質夫以謂與襄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同蓋國其國非臣下所當逆入于夷儀納于陽不名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左氏傳見前杜氏註見前杜預註泰山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止齋陳傳良後傳）于陽內弗受也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欵衛世子蒯聵也是內弗受之辭也端明戴溪講義穀梁曰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北燕伯之出奔與其入國其本末甚明公羊何所見而以公子陽生釋之如公羊之言夫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公羊乃以不可知者為知其亦異於夫子也已矣平齋洪咨夔說 入者歸之易納者歸之難北燕伯奔齊以避諸大夫之偪出名而納不名其納之正邪非也齊為義不終行大事不以信使燕伯失所歸也先是景公親伐燕以納簡公取賂而還今命將往納非復親伐之勤力維可以逆諸國都章於賂已之私僅納之陽以塞其請而已信義安在哉異時取鄆居公即此意呂大圭或問 或問納者不宜納也信乎曰春秋書納者六皆用師以納之莊九年公伐齊納糾伐而納之也僖二十五年楚子圍陳納頓子于頓圍而納之也文十四年晉人納捷菑于邾則趙盾帥師以納之也其書晉人者以其弗克納而略之也宣十一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則以楚君之重楚師之衆而納之也昭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則以帥師而納之也凡言納者內弗受而彊致之辭此蓋內無有為之助而自外用勢力以納之爾說者曰納者不宜納也此言過矣以北燕伯觀之書之曰北燕伯則是燕之君也與入于夷儀同豈有不宜納者耶諸侯之入其國有書入者有書歸者有書納者歸易辭也入難辭也納者內莫為助之辭也木訥趙鵬飛經筌 燕伯之奔齊于今十年齊於是始納之亦緩矣六年齊侯伐燕將納燕伯而不克蓋不能納必得賂而止也聖人惡其無實而干其名故不書納焉今納之不及國而納于陽陽燕邑也其後不復見于經不知卒歸燕與否也然諸侯之入有正篡聖人於名不名以見之鄭突篡入櫟故名衛侯以正入于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見逼而奔倚齊而入故亦不名以別其無惡焉李俞集義謝湜曰燕伯之齊也景公為燕伯伐北燕高偃帥師納燕伯齊國之大義也循而行之則邦國豈有悖逆之亂哉雖然高偃能納燕伯于別邑而不能為之討逆臣以反其位非所以定燕伯而安燕國也書納于陽善其志矣而未善其事也燕

伯雖失位義未當絕此不名與衛侯入夷儀不名同意家鉉翁詳說公羊伯于陽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左傳曰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公羊迂僻當從左傳北燕伯入于陽與獻入于夷儀其事略相類皆以亂臣迫逐而出固大國之力以歸入於其邑而未至其都皆不名所以正其君臣之分衛獻逐國而始名之者則所以結正其失國之罪或名或不名皆有深意或曰齊景公為北燕出師至再春秋其許之乎曰霸者之欲霸也皆有身任天下之志景公有可霸之資當晉政既衰有可霸之時而不能以天下自任前伐北燕受賂而回此伐北燕半途而返非其力之不足用心不剛也厥後曾昭孫於其境子家羈知景公無信不足仗勤使改圖良以是故黃震日抄高偃高傒之孫也陽燕邑也齊桓公昔嘗為燕闢地燕伯今失國謂齊為大國故來奔也石氏曰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知其所終也陳深讀春秋編凡諸侯之奔有書名者有不書者書名者罪失守也不書者皆被兵出奔恕其力不足也出入皆名者皆有惡也（左氏傳見前餘同前張洽集註及蘇轍潁濱解東萊呂祖謙集解）敦鉉備忘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此不名者蘇氏曰出奔其納以高偃不名燕伯君臣辭也不曰于燕曰于陽者未能得燕也納者彊置之辭高偃初納之時晏子有不克君睹之言豈至此僅猶有是心故不能得燕僅納于陽也燕伯不名集義曰亦衛侯入夷儀之比也經筌曰鄭突以篡入櫟故名衛侯以正入於夷儀故不名今燕伯實正也不名別其無惡也燕伯無惡故以君臣之辭加之若有惡則不以君臣之辭言也衛侯入于夷儀詳石氏之說吳澄纂言北燕伯下一有欵字（左傳曰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本義）邦衡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欵而齊必納之故納于陽而未得國愚謂燕伯不能治國至於出奔今倚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邑其為君可知矣然諸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王綱不振甚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程端學辯疑左氏曰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案經但書北燕伯于陽左氏云因唐之衆未詳信否）公羊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至）其詞則丘有罪焉爾（案昭三年經書北燕伯欵出奔齊今經又書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其為諸侯明矣公羊乃摘伯于陽三字而以為公子陽生不惟昧經旨雖訓詁亦悖然也而又引孔子之言以實之使孔子既明知其為臣而非君乃以爾所不知而不敢改

（焉。而又稱春秋爲信史。皆妄也。其惑後世甚矣。）穀梁曰。納者。內不受也。（至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案諸侯奔而名者。非其爲何君耳。非貶而名之也。然伯不名。出奔時已前見耳。非不以高偃挈燕伯也。）李廉會通。按衛侯入夷儀不言納。納頓子不言奔。奔且言納者。北燕伯衛世子蒯聵也。皆內弗受之辭也。不名之說張氏得之。按公羊此條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者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註者以爲其文當曰齊高偃帥師納北燕公子陽生于北燕。蓋陽生秦立也。其說無據。不可取。但其下三句。諸家多引用。故具錄之。（左氏穀梁及見前。張氏見前。張洽集註。）王元杰讞義。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二子皆至其邑而不及國都。然趙鞅之納蒯聵。陽虎以爲必至齊。燕之納北燕伯。晏子知其不入。此理之必然者也。夫蒯聵得罪於南子而已。以父而取國於子。則其事爲順。蒯聵終以爲君。北燕伯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嬖。於事爲逆。況燕伯見逐於臣。其入也又在十年之後。國已立君。其民不貳。故止於陽邑而不得入。夫以諸侯千乘之貴。得罪於衆民。人見棄。失國出奔。雖有彊援。終無復國之道。春秋謹而書之。以爲失衆

失民之戒。可不慎歟。俞皐集傳釋義。高氏偃名。三命大夫。納燕伯正也。不于其國而于陽則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趙汸集傳。穀梁傳曰。納者。內不受也。北燕伯何以不名。不以高偃名北燕伯也。諸侯不相名。而況於大夫。其可以名諸侯乎。李衡集說。著齊景之納燕伯不能盡力也。其不名者。蓋傳寫闕之。（左氏穀梁曰各見前。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呂氏曰見前。東萊呂祖謙集解。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三月壬申。（高閭集註。二月無壬申。日月必有誤。）

鄭伯嘉卒。（杜預註。五同盟。孔穎達正義疏。註五同盟。正義曰。嘉以襄九年即位。其年盟于戲。十一年于亳城北。十六年于湨梁。二十年于澶淵。二十五年于重丘。二十七年于宋。元年于虢。皆魯鄭俱在。凡七。云五者。杜以其盟既多。故皆據君在盟會而言之。襄二十七年。是大夫之盟。元年虢會讀舊書。二者不數。故爲五也。或可轉寫錯誤。林堯叟句解。簡公卒。子定公寧立。）左氏傳。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杜預註。除葬道。陸德明釋文。爲于僞反。）及游氏之廟。（註。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註。用毀廟具。孔穎達正義疏。執用至庸毀。正義曰。用謂毀廟之具。若今鍬钁之類也。庸亦用也。教其除道之徒執所用作具以佇立。而

無用。即毀廟也。）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註。教毀廟者之辭。釋文。女音汝。）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註。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釋文。迂音于。一音於。縣司墓之室。正義曰。周禮冢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鄭之司墓。亦當如彼。此是掌公墓大夫也。言之室有當道者。則非司墓自家之室。故註以爲徒屬之家。猶尚書註云玄孫之親言之。以見高祖曾祖之孫。皆親視相似。）毀之則朝而堋。（註。堋下棺。釋文。朝如字。堋北鄧反。徐甫曋反。禮家作窆。徐彼驗反。義同。疏。註堋下棺。正義曰。周禮作窆。禮記作封。此作堋。皆是葬時下棺於壙之事。而其字不同。是聲相近。經篆隸而字轉易耳。）弗毀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註。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釋文。憚。待旦反。要義。鄭莊公別營葬地。不在先墓。窆。封。堋。字不同。聲相近。互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三月鄭簡公卒。（見經。）將爲葬除。（將除治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將毀廟爲葬道。）子大叔使其

除徒。（子大叔使除道之衆。）執用以立。（執毀廟之器用以立。）而無庸毀。（而無用即毀其廟。）曰。（教除徒曰。）子產過女。（子產若過汝除道之所。女音汝。）而問。（必問於汝。）何故不毀。（緣何不治道而執用以立。）乃曰。（乃爲教對曰。）不忍廟也。（不忍毀人之廟也。）諾。（又教其徒自應曰諾。）將毀矣。（今將毀之矣。）既如是。（除徒既如大叔之教。）子產乃使辟之。（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迂道避之。辟音避。）司墓之室有當道者。（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若毀司墓之室。）則朝而堋。（堋。下棺也。道直故早朝而下棺。堋崩去。禮家作窆。）弗毀（不毀司墓之室。）則日中而堋。（道迂故日中而下棺。）子大叔請毀之。（請毀其室。）曰。無若諸侯之賓何。（言不欲迂道久留賓客。）子產曰。諸侯之賓（言諸侯之賓客。）能來會吾喪。（能不憚勞苦來會吾喪事。）豈憚日中。（豈憚勤勞至于日中。）無損於賓。（少待片時於賓客本無所損。）而民不害。（不毀墓室於民人亦有所益。）何故不爲。（何故不迂道而爲之。）遂弗毀。（不毀當道之室。）日中而葬。（迂道至日中而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以不毀游氏之廟及司墓之室。可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無毀他人以成自己。）敬鉉續屏山杜氏遺說。傳子大叔請毀司墓之室。或曰上大叔既以己廟不欲毀。使

除人親用以爲而言乃免大叔何復欲毀他人之室乎蓋大叔知子産仁必不毀而設詭辭以成子産之仁也息齋高閌集註鄭去中國即楚久矣至於簡公乘晉悼之方興以國反正遂息諸侯之兵子産相之薰然慈仁在位三十六年民蒙其澤蔚爲春秋之賢諸侯其子寧立是爲定公黄震日抄鄭簡公背楚歸晉子産相之弭兵之後兩事晉楚在位三十六年民不被兵春秋之賢諸侯也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杜預註定華椒孫）左氏傳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杜預註宋元公新即位　重言通嗣君也亦詳見成四年）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杜註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　陸德明釋文爲于僞反蓼音六樂音洛　孔穎達正義疏爲賦蓼蕭　正義曰享燕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蓼蕭者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註云非禮之常公特命樂人以示意則知此亦特命樂人所以書其華定）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註懷思也）寵光之不宣（註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註爲二十年華定出奔　傳昭子至不受　正義曰不懷不宣不知不受皆據華定爲文也詩云燕笑語兮言定當思此笑語與王相對也詩云爲龍爲光言定當應此寵光宣揚之也詩云令德壽凱言定當知已有德以爲須辭謝之也詩云萬福攸同言定當受同福將君恩也各準事而爲之文　要義享燕有常樂特賦蓼蕭以拔華定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夏宋華定來聘（見經註）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即位故通嗣君）享之（魯人享之）爲賦蓼蕭弗知（不知其義）又不荅賦（又不能賦詩荅魯之貺）昭子曰（叔孫昭子）必亡（言華定必將亡）宴語之不懷（首章有燕語之義而華定不能懷思）寵光之不宣（二章有寵光之義而華定不能宣揚）令德之不知（三章有令德之義而華定不能知識）同福之不受（四章有同福之義而華定不能承受）將何以在（將何以久在其位三十年華定出奔）東萊呂祖謙傳說華定不荅賦春秋公卿大夫皆知學問如華定者亦少洪遵紀詠賦詩弗知　司徒怙侈不敎詩爲賦蓼蕭曾弗知渾似叔孫譏慶季徒歌相鼠及茅鴟　傳云（見前左氏傳）至二十年華定出奔陳襄二十七年傳云齊慶封來聘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明年慶封來奔叔孫食慶封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註云茅鴟逸詩刺不敬襄二十九年傳云宋司徒侈亡

家之主也即華定慶季慶封也息齋高閌集註宋元公即位公始以卿共平公之葬故宋來聘之且通嗣君也木訥趙鵬飛經筌宋平之葬叔弓會之華定來聘通嗣君且拜叔弓之辱也黄震日抄通嗣君也亦報叔弓之會葬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左氏曰見前）左氏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杜預註晉昭公新立）林堯叟句解（齊景公衛靈公鄭定公朝于晉）朝嗣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杜預註晉人以昔故辭公　重言公如晉二十一詳見文三年至河乃復五昭二十二十三二十一定元年　汪克寬纂疏通旨穀梁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然公有夫人齊歸之喪未及練祥而出行朝禮已不立矣雖微季孫氏其能遂乎）左氏傳公如晉（杜預註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註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註慭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　孔穎達正義疏註慭魯至於策　正義曰此經書公子慭出奔齊名見於經則慭是卿也出奔既書於策如晉亦應書之今不書者杜以宣十八年書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傳稱歸父還至笙聞公薨乃壇帷復命於介然後出奔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彼善之故書其去又書其還此慭如已謀逆遂介而先不復命於君而遂出奔故史不書於策言其爲此故不書其如晉也劉炫云杜以慭還不復命於介而奔止可不書其還何故如晉亦不書也此義謂君使臣聘必當告廟告廟乃得書於策公歸告復不告使慭故不書如晉今删定以爲慭初欲謀亂魯國而往聘晉魯人責其謀亂不復命故賤而不錄其聘也出奔書者榮其罪人斯得故顯而書之也劉以爲出聘不告廟故不書而規杜氏案不復命而奔傳有其事公子慭不告廟傳無其文以無文之事妄規杜氏非也）林堯叟句解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至晉之河乃歸）取郠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莒以取邑告愬於盟主）晉有平公之喪（晉以平公新卒）未之治也（未能治魯之罪）故辭公（故辭公之朝不肯受）公子慭遂如晉葉夢得讞公子慭遂如晉　右按魯大夫出未有不書於經者今但見冬十月慭出奔齊而不見如晉是未嘗往晉也杜預謂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蓋後言慭與叔仲小南蒯謀季氏而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聞亂及郊奔齊故云爾是亦不然公孫歸父亦謀季氏不克而奔者經先書公孫歸父如晉後書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公孫敖以非禮而逃者經亦先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而後書奔莒何慭而獨不爭趙汸補註公子慭遂如晉

（不書本從公行事見後例在成十三年襄二十八年杜氏陳氏俱未考）穀梁傳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楊士勛疏季孫氏。釋曰不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讚公故也）劉敞傳此復也其言乃何乃難辭也。何難爾。前此者師伐莒疾焉。莒人愬于晉。晉侯以為討。謂公無辱。於是反。劉敞權衡按經無慭如晉之文也。杜云慭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非也。公孫歸父如晉。還自晉。至檉。遂奔齊。此亦不復命者。何以書其如晉乎。檉地在境外。慭奔在郊。不得獨不書也。公孫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先記其如周。不以不復命而略其出時也。且史之記事。始遣使則書矣。何待其復乃書於策耶。欲為傳史過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通者。不亦誣乎。杜諤會義乃者難辭之稱也。公之削弱。事晉不暇。今往至河。晉辭之。公屢自返。公之心實所以為難也。故以乃稱之。（左氏曰穀梁曰各見前）息齋高閌集註晉昭公嗣位。公往朝焉。公四如晉。皆至河乃復。穀梁子曰。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左氏謂伐莒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蓋託詞耳。慈湖楊簡傳按左氏公如晉。晉故辭公。然則諱而書是也。平齋洪咨夔說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周桓公為鄭言也。欲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曾

穆叔為小邾言也。周之於鄭。魯之於小邾。小不加敬。已有不來之懼。魯何卑於邾鄭。而晉郤之。又郤之耶。魯為諸夏之望。盟主經營糾合之功。常以得魯為重。今至河輒郤。是公之昏弱不足為江湖鳧鴈之多寡。晉無志於霸。亦不以繫心。一生海瀛不下為憂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昭公之前。公之於晉者多矣。未有半途而復者。文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不至京師而自復。非彼有以郤之。故不地。今昭公如晉者七。而至河乃復者五。說者皆以為得罪於晉。昭公何負於晉。而得罪如是之多也。惟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繼書季孫宿如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譏己也。故以公待命于河。晉辭公而已。如晉則季氏安此宿之謀也。晉侯不察。以為魯政既不在公。則公之朝不若得宿之聘也。故郤公而聽宿焉。至五年公如晉。晉聽公朝。公必有以言其故。自五年之後。季氏亦不敢如晉。疑晉聽公以治己也。然晉實不能治季氏。何則貢賦之所出。季氏專之。逆季氏則無以得魯貢。故其後公如晉。晉皆郤之。懼公復有言以逆季氏之意也。及公末年。內迫于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奔晉。知晉怙季氏而不與己也。其事之書於經者。首尾甚白。弟學者不考爾。觀乎此則至河乃復之故可知矣。說者以為得罪於晉。而晉郤之。彼得罪則不敢朝。既朝則非

得罪也。若其冒罪而朝晉。晉何不聽其朝而詰之。反郤其朝何為哉。此固不近人情。亦意之耳。（李俞集義）謝湜曰。左氏謂晉人以伐莒辭公。（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季孫不使遂乎晉也。而左傳則以魯伐莒取鄆。莒人愬之。晉故辭公。夫伐莒至于再。又受其叛臣叛邑。魯實有罪。然皆季氏之所為。明年晉人執意如。亦知罪之所在。而公每至晉輒為所郤。豈晉之諸臣由為季氏之地。公有辭不能以自伸歟。穀梁之說必有所本。（敬鉉備忘）按左氏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至河乃復。不諱者以三家伐莒。平子取之。非公之惡。故不諱。示不以三家之專累公也。三家累公受辱。屢往屢復。亦弱之甚。（程端學本義）義見二年。（李衡集說）著昭公不能以禮為國。而祇取辱也。（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左氏曰見前家氏曰見前家鉉翁詳說穀梁曰見前通旨曰見前汪克寬纂疏）

五月葬鄭簡公。

（杜預註三月而葬速）左氏傳六月葬鄭簡公。（杜預註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為免喪經書五月誤趙汸補註杜氏以此證其卒哭除喪之說非傳意復見昭十五年）息齋高閌集註因會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黃震日抄三月而葬速。子產知禮。而若此不知何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三月。葬宋穆公。（杜氏曰見前杜預註）俞皋集傳釋義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左氏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杜預註簡公未葬。陸德明釋文相息亮反下同。孔穎達正義疏子產至於享。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偏於楚。以國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於情可許也。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樂。故辭享為得禮。）晉人許之。禮也。（杜善晉不奪孝子之情。重言晉人許之凡六。詳見僖三十年。禮也見隱六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註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註淮水名。坻山名。釋文淮舊如字。四瀆水也。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為濰。濰齊地水名。下稱澠亦是齊國水也。案澠是齊水。齊侯稱之。荀吳既非齊人。不應遠舉淮水。古讀淮作濰。是得無勞改也。坻直疑反。徐直夷反。詩云宛在水中坻。坻水中高地也。疏投壺。正義曰。禮記有投壺之禮。其文無相者之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可投時皆有言語。禮自不在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為儁。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凡宴不射。即為投壺。投壺之禮。壺去席二矢半。司射執八算。東面投壺如射。三而止。其矢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

（九扶。鋪四指曰扶。扶四寸也。算長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小豆取滑且堅。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舊說，矢大七分。注：淮，水名。坻，山名。正義曰：杜以淮爲水名，當謂四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淮當作濰，又以坻爲水中之地，以規杜氏。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謌，不甚要切，故詩云：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儀河斁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此是穆子在晉，何意舉齊地水乎。又酒肉相對，多少相似，案爾雅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何得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故杜以坻爲山名。劉炫又以山無名坻者，案楚子觀兵於坻箕之山，坻非山乎。劉以此規杜失，非也。）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注：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釋文：中，丁仲反，下及注同。澠音繩。時，如字，本或作時，音同。疏注：澠水至阜也。正義曰：釋例云：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經樂安博昌縣南界，西入時水。釋地云：大阜曰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注：代，更也。釋文：更音庚。）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注：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注：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注：欲與晉君代興，是弱吾君。齊君弱吾，最輕君，君以爲弱也。）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注：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將無所事。釋文：帥，所類反。禦，魚呂反。卒，子忽反。乘，繩證反。）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注：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釋文：傁，素口反，徐又所流反。旰，古旦反。要義：鄭簡公卒葬，定公朝晉，子產辭享。投壺有相者，視辭禮。劉以淮坻不韻，坻爲水中地規杜。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晉侯享諸侯，（晉昭公以齊衛鄭伯來朝，爲設享燕之禮。）子產相鄭伯辭於享，（子產相鄭定公請辭享禮。相，去聲，下同。）請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待免喪，從晉之命。）晉人許之，（晉人許其不與於享）禮也。（不奪孝子之情，故曰禮。）晉侯以齊侯宴，（晉昭公以齊景飲酒。）中行穆子相。（即荀吳相禮。）投壺。（晉侯與齊侯射壺爲樂。）晉侯先。（晉侯爲盟主，故先舉矢。）穆子曰：有酒如淮，（淮，四瀆水也。言有酒如淮之清。）有肉如坻。（坻，山名。詩云：宛在水中坻。是坻乃水中高地也。言有肉如坻之高。坻音遲。）寡君中此，（寡君投壺而中此。中，去聲，下同。）爲諸侯師。（當爲諸侯之師長。）中之。（乃射矢而中壺。）齊侯舉矢，（齊景公次舉壺矢。）曰：有酒如澠，（澠，齊水名。言有酒如澠水之清。）有肉如陵。（陵，大阜也。言有肉如大阜之高。）寡人中此，（寡人投壺而中此。）與君代興。（言與晉君更代而興。）亦中之。（亦射矢而中壺。）伯瑕謂穆子，（伯瑕即士文伯，名匄。穆子即荀吳。）曰：子失辭。（言荀吳失言。）吾固師諸侯矣，（我固爲諸侯師長矣。）壺何爲焉，（何賴投壺以爲輕重。）其以中儁也。（言投壺雖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齊君欲與晉君代興，是輕晉君以爲弱也。）歸弗來矣。（齊君既歸，必叛晉矣。）穆子曰：吾軍帥強禦，（言我三軍諸帥強盛禦止。）卒乘競勸，（步卒車乘競相勸勉。卒，尊入。乘，去聲。）今猶古也。（晉德不衰於古。）齊將何事。（齊不事晉，將無所事。）公孫傁趨進，（傁，齊大夫，趨走而進。傁音叟。）曰：日旰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勞。旰音幹。）可以出矣。（可以辭出矣。）以齊侯出。（乃奉齊景公以出。傳言晉之衰。）

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辭享，諸侯在喪皆稱子。至此鄭簡公未葬，卻言鄭伯。見得春秋初制度到此漸變。漢書十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葬長陵。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此至太上皇廟，正如晉朝武宮相似，蓋纔朝祖廟，便是太子。然未稱帝，猶稱太子者，亦在喪稱子之意。此皆古制尚在處。惠帝紀云：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至此方稱帝。投壺與射皆是樂賓。以二者論之，投壺是簡易，射又大於投壺。古人纔是宴時有此禮。記與左傳不同，記主人先讓賓，左傳晉侯是伯主，所以先之。此制固不同。至齊卻舉本國澠水名，至晉言淮，卻不言晉，蓋伯者以統天下言之。禮記載投壺之禮，先宴飲之後，主人奉矢請賓投壺，賓固辭，主人固請，乃從。主人送矢，賓受矢，就筵。司射進度壺，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主人亦如之。然後奏貍首，卒投，命酌者行觴，然後正爵，行正爵，行無復逆徹馬，馬即籌也。徹馬之後，遂行無筭爵。寡君中此，爲諸侯師，此句是說得不是。與君代興，言與晉迭爲伯主。左傳載此處不是閑事。以齊侯出，蓋緣齊聞得伯瑕穆子之言，恐晉君別有勝處，所以做道理，使齊侯出。續說同。洪諮紀錄：有酒如澠，酒如淮水，肉如坻，中此爲師，已失辭。賓主投壺，非爲異。齊君弱晉代興，衰傳云：見前左氏傳。張銓續屏山杜氏遺說傳：今猶古也，齊將何事。遺說曰：穆子謂今晉猶如古，齊將欲爲何事。杜云：不事晉，將無所事，頗疏。左氏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杜預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陸德明釋文：肥音費。[illegible]沾，張廉反。[illegible]孔穎達正義註：鮮虞至陽城。正義曰：宣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成三年，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傳曰：討赤狄之餘焉，是赤狄已滅盡矣。知鮮虞與肥皆白狄之別種也。杜以）

昔陽爲肥國之都，鼓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疑此爲都也。下註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復疑肥國取彼肥爲名也。劉炫以爲齊在晉東，僞會齊師，當自晉而東行也。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當在鮮虞之東也。今按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何當假道於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書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也。昔陽即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之城，疑是肥名取於彼也。肥爲小國，竟必不遠，豈肥名取鉅鹿之城，建都於樂平之縣也。十五年荀吳伐鮮虞圍鼓，杜云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炫謂肥鼓並在鉅鹿，昔陽即是鼓都，在鮮虞之東南也。二十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今杜以昔陽爲肥國都是者，以傳云遂入昔陽，即云壬午滅肥，是因入而滅之，故云昔陽肥國都也。昔陽既在樂平沾縣，而杜又云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相去遠者，以肥是本封之名，後遷於昔陽，猶若杞國本都陳留，後遷緣陵，鄭本都京兆，後遷虢鄶，與此何異。且昔陽今屬并州，去下曲陽道路非遠，在中山南二百許里，劉炫自云肥之與鼓俱在曲陽，足知肥累城與昔陽不甚縣絶，劉意欲破杜，乃云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百餘里。又自云昔陽故國都，與肥相近，在中山東南，是自相矛楯也。然鮮虞在北，昔陽在南，所以得假道鮮虞遂入昔陽者，荀吳意欲滅肥，恐肥國防備，故從晉之北竟，僞欲東南而行，往會齊師，故先廻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如湯之伐桀，遷路從陑，出其不意故也。且杜君土地例稱有者，皆疑辭，故杜云樂平沾縣東有昔陽，是疑而不定。又且都縣移動，古今不一，則晉時樂平沾縣何知不是今之昔陽，但肥都昔陽與鼓相近，晉既滅得肥國，故二十二年息昔陽之門外，遂襲鼓而取之，昔陽非鼓都也。劉意好異聞，妄規杜過，非也。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註：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釋文：皐，古刀反。累，劣彼反，又力輒反。　要義：晉由鮮虞入昔陽，猶湯遷路升陑。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晉荀吳僞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僞若將以師與齊師會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吳從之假晉軍道以與齊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遂乘間入之。秋八月壬午滅肥，肥，白狄也，荀吳滅肥。以肥子緜皐歸，緜皐，肥子名，爲下晉伐鮮虞起。止齋陳傳良章指：爲下文狄晉起。滅肥不書，滅鼓不書，皆以狄晉爲重。趙汸補註：以肥子緜皐歸，不書伐，後伐鮮虞，肥鼓皆白狄微種，鮮虞之屬，故十

（五年滅鼓亦不書）

楚殺其大夫成熊

（公羊作成然，穀梁作成虎。杜預註：傳在蔡靖公上，經從赴。陸德）明釋文：熊音雄。　林堯叟句解：成熊，即成虎。左氏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杜預註：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鬭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而託討若敖之餘。　孔穎達正義：經成虎。　正義曰：經書熊，傳言虎者，此人名熊字虎，傳言其字，經書其名，名字相覆，猶伯魚名鯉。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註：解經所以書名。　要義：成熊字虎，猶伯魚名鯉。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楚子謂成虎，成虎即成熊。若敖之餘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鬭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鬭椒作亂，今楚子信讒，託言若敖之餘以討之。遂殺之，逆殺成虎。或譖成虎於楚子，或人讒譖成虎於楚靈王。成虎知之，成虎知或人之譖己。而不能行，而不能見幾去以避禍。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經書懷寵也。言其懷思寵祿也，解經所以書名。東萊呂祖謙傳説：懷寵也，此最要看。人多犯此病，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可貪他祿位。劉敞傳權衡：稱國以殺大夫者，罪累上也。成熊之累上奈何？楚子惡成熊，或謂楚子曰：是若敖之餘也，若敖之亂，國幾亡，楚子殺之。古者父子兄弟不相及，然則是殺無罪者也。其以累上言之何？成熊之爲人臣也，懷寵而安利，足以殺其身而已矣。葉夢得傳：成熊，楚大夫之三命者也。熊與鬭氏同出於若敖氏，楚人惡鬭椒之亂，或譖成熊於楚子，曰若敖氏之餘也。成熊知之不能去，楚子於是殺之。成熊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息齋高閌集註：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黨也，或譖焉。成虎知之而不能行，遂殺之，懷寵也。楚大夫義見僖二十八年。慈湖楊簡傳：稱楚殺，則明楚君臣皆無道，而成熊仕於秋逆之朝，其死也勢也。左氏及註並見前。家鉉翁詳説：左傳或譖成熊於楚子，成熊知之而不能去，以是故及虐以猜忌殺無罪之大夫，故以累上書。成熊懷寵耽祿，見幾不作，以及於難，亦有責焉。黄震日抄：傳謂其爲若敖之後而殺之，以宣四年鬭椒之亂也。然成熊於得臣爲四世孫，雖與鬭氏同出若敖，已遠遠矣。楚之淫刑乃如此。陳深讀春秋編：當貶楚子信讒殺其大夫，不當貶成虎不能行。傳以名爲貶，未可以一槩論也。左氏傳見前。敬鉉備忘：熊書名，罪懷寵也。稱國以殺，罪信讒也。然成虎他無大罪，被譖殺身，聖人以懷寵罪之，爲後世慮深矣。洩治之忠諫，賢於成熊遠矣，然猶書名，以爲後世慮，何仁之甚也。後之不幸遇暴君者，卷而懷之可也。懷寵被譖，去之可也。使臣得無死，而君免殺良臣之惡，聖人之仁後世深矣。若

夫不顧進退之義，牴罪貪祿，戀戀不能去，以累其宗，夫聖人之微意可勝嘆哉。左氏云或譖成虎，虎知之而不能行，義之正。劉氏云懷寵安利而殺其身是也。程端學本義：左氏曰，楚子謂成虎（生）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程端學辯疑：左氏曰，書曰殺其大夫，成熊懷寵也。（凡春秋書殺其大夫，譏專殺耳，非謂懷寵而書殺其大夫也。）

秋七月（重言秋七月，十七年，詳見隱元年。）息齋高閌集註：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左氏傳：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杜預註：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群也。　陸德明釋文：絞，古卯反。　孔穎達正義疏：註原伯絞周大夫。　正義曰：杜以原伯絞爲周大夫，甘簡公爲周卿士，此無明據，以意言耳。）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註：跪尋，絞弟。　釋文：跪，求委反，又音詭。）絞奔郊。（註：郊，周邑。）林堯叟句解：周原伯絞虐其輿臣（虐其下民）使曹逃（曹，群也。使群曹逃去）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原之衆人逐伯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絞弟，衆立之爲原公）絞奔郊（郊，周也）東萊呂祖謙傳說：虐其輿臣，使曹逃，正如今或有一縣吏人皆逃相似。左氏傳：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杜預註：甘簡公，周卿士。　陸德明釋文：過，古禾反，下之子過同。）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釋文：去，起呂反。）成景之族賂劉獻公。（杜預註：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甘悼公（甘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　釋文：鰌，音秋。）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杜預註：過，劉獻公太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杜預註：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逆微。）林堯叟句解：甘簡公無子（甘簡公，周卿士）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爲後）（過，音戈）過將去成景之族（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過欲去其先君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成景之族賂之，欲使殺過）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劉獻公受賂，故殺之）而立成公之孫鰌（鰌爲是爲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太子之傅，甘悼公黨）殺瑕辛于市（瑕辛，周大夫，亦甘悼公黨）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子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逆微。）趙汸補註：殺甘悼公，陳氏曰：不書，義同七年單獻公。傳載其戰之禍，皆所以起周亂。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公羊作整。　杜預註：書公謀亂故也。　陸德明釋文：慭，魚覲反，一讀爲整，正領反。）左氏傳：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杜預註：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　陸德明釋文：蒯，苦怪反。

費，音秘。）南蒯謂子仲（註：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註：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註：更代也。　釋文：更，音庚，註同）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註：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　釋文：語，魚據反，註同）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註：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註：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　孔穎達正義疏：季悼至爲卿。　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於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猶即平子立也。傳言悼子卒，欲見昭子爲卿，遠在平子之先。　註十年至三命。　正義曰：十年平子伐莒，名書於經，則平子於時已爲卿矣。釋例曰：魯之叔孫父兄再命而書於經，晉司空亞旅，一命而經不書，推此知諸侯之卿大夫，再命以上皆書於經，自一命以下，大夫及士經皆稱人，名氏不得見也。劉炫云：春秋之序，三命以上乃書於經，賈氏以爲再命稱人，傳云叔孫昭子三命，踰父兄，昭公十年，昭子始加三命，先此叔孫皆自見經，知所書皆再命也。是杜據傳文知再命書名。平子伐莒書名，知其已再命矣。平子伐莒克之，昭子不伐莒也。昭子無功，而更受三命，知平子以功加三命，昭子以例加爲三命也。）叔仲子欲構二家，（註：欲構使相憎）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註：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重言非禮也，詳見隱元年。　疏：註言昭至先人。　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其朝于公，內朝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鄭玄云：治之，治公族之禮也。唯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不在父兄行列中也。彼言三命不踰父兄者，自謂在公內朝，位在父兄下耳，非謂不得受三命踰父兄也。叔仲子欲構二家，因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法，遂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以此爲非禮也。平子初得其言，不甚曉解，故使昭子令自貶黜，見昭子不服，乃自知其非，故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也。昭子無兄，叔仲子引禮法遂言之耳。）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註：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註：禍在四年。　釋文：適，丁歷反。）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註：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註：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註：頗，偏也。　釋文：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註：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註：介，副使也。　釋文：介，音界。使，所吏反。）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注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疏注言及至書出 正義曰：凡言出奔，皆自內而出。文七年晉先蔑奔秦，先在秦地，因即奔秦，故不書出也。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笙在魯之竟外，故不言出也。此言及郊，已入魯竟，傳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注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釋文湫子小反，徐又在酒反，一音秋。攸如字，徐以車反。隘於賣反。懸音玄，本又作縣。疏注恤恤至之貌 正義曰：釋詁云：恤，憂也。故以恤恤為憂患之意也。湫是湫隘，故以湫為愁隘之意也。詩云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危之貌也。言南蒯之心若此。）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注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釋文思息嗣反，注同。疏深思至君圖 正義曰：深思而淺謀，思慮深而知計淺，言其知小而謀大也。邇身而遠志，身卑近而志高遠，言其越分以求通也。家臣而君圖，為家臣而謀君事，言其非已所當為也。上二句言其心，下一句指其事，為下句而發上句，故注倒言之。）有人以戲。（注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注不指其事，汎卜吉凶。釋文枚武回反。汎芳劒反。疏南蒯枚筮之 正義曰：禮有衘枚，所衘之木，大如箸也。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是箸之名也。尚書大禹謨，舜禪禹，禹讓不受，請帝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孔安國云：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彼謂人下一篇，使歷卜之也。此則不言筮者，以所筮之事，宜下一篇而使之筮。故杜云不指其事，汎卜吉凶也。或以為杜云汎卜吉凶，謂枚雷總卜，則禮云無雷同，是總衆之辭也。今俗語云枚雷，則其義理或然也。）遇坤䷁（注坤下坤上坤。釋文坤苦門反。）之比䷇（注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釋文比毗志反，注同。）曰黃裳元吉。（注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注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為忠。重言忠也。凡七，詳見桓公六年，讀以為大吉。正義曰：筮遇此爻而辭云黃裳元吉，南蒯自以為所謀之事必大吉。注坎險至為忠 正義曰：坎彖云：習坎，重險。是坎為險也。說卦云：坤，順也。六五爻變則上體為坎，坎有險難，故為剛彊也。坤道和順，故為溫柔也。剛彊以禦難，柔順以事上，故外彊而能內溫，所以為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注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注言非黃。釋文長丁丈反。疏注水和至本也 正義曰：坎為水，水性和柔。坤為土，土性安正。率，循也。貞，正也。用和柔之性以循安正之道，既

和且正，信之本，故為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正義曰：天下之事，雖則為諸，總之諸法，大歸忠信而已。能忠能信，無施不可。以有忠信，故曰黃裳元吉。解此爻辭之意。）下不共，不得其飾。（注不為共。）事不善，不得其極。（注失中德。疏注失中德 正義曰：極訓為中，不得其中，言其失中德也。此文以上二句類之，當云善不極，不得為美。文不然者，惠伯之語，雖反覆相疊，不可字字相對，隨便而言，故與上不類。）外內倡和為忠，（注不相違也。釋文倡昌亮反，和戶卧反。）率事以信為共，（注率猶行也。疏注率猶行也 正義曰：率訓循，循道而行，故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為善，（注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釋文供九用反，養餘亮反。疏注三德至克也 正義曰：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孔安國云：正直者能正人之曲直，剛克者剛能立事，柔克者和柔能治，三者皆人之性也。剛則失之於猛，柔則失之於弱，故貴其能剛能柔，謂剛不苛酷，柔不滯溺也。供養三德為善者，剛則抑之，柔則進之，以忠意供給長養之，使合於中道，各成其德，乃為善也。董遇注本為供養，解云：盡其所以養成三德也。）非此三者弗當。（注非忠信善不當此卦。釋文當如字，注同，或丁浪反。疏注非此至弗當 正義曰：既言文為此辭之意，又解此辭所言之義也。五方則為五色，黃是中央之色也。衣裳所以飾身，裳是在下之飾也。元者始也，首也，於物為初始，於人為頭首，元是諸善之長也。五方之中，猶人之心中，心中不忠，則不得其黃之色也。身體之下，猶名位之下，為下不共，則不得其裳之飾也。與事不善，則不得其善之長也。言為事不中，則非善之長也。更覆言忠、共、善三者之義。外內倡和為忠，言君在內，臣在外，君倡臣和，不相乖違，是名為忠也。行事以信，無有虛詐，是名為共也。人之為德，有正直、剛、柔，供養此三者之德，使其德無愆，乃名為善也。非此三者，忠也、共也、善也，則於此卦不當也。不當此卦，雖吉不可。）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注夫易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飾。釋文夫音扶，注同。令力呈反。疏且夫至事也 正義曰：且夫易猶此黃裳元吉之易也，惟可以占忠信之事，不可以占危險之事也。問南蒯今將欲為何事也？且可飾乎，言此易所占，唯且可為在下之飾乎，不可為餘事也。中美能黃，忠則黃也；上美為元，善則元也；下美則裳，共則裳也。忠、善、共三者皆成，可如此筮之言吉也。三者猶有所闕，筮雖吉，未可用也。注夫易至之飾 正義曰：惠伯指論此卦而言。夫易非是漫言易，故知夫易猶言此易，謂此黃裳元吉之易卦也。險謂危險，言此卦不可以占危險之事，心疑南蒯事險，故問將何事也。且可為

（下之飾也欲令南蒯從下之飾爲共）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注參美盡備吉可如筮　釋文參七南反又音三）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注有闕謂不參成）將適費飲鄉人酒（注南蒯自其家還適費　釋文飲於鴆反）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注言南蒯在費欲爲亂如杞生於圃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　釋文圃布古反杞音起枸音苟本又作狗）從我者子乎（注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己可不失今之美　釋文稱尺證反）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注鄙猶陋也　釋文倍音佩）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注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　䟽鄉人至士乎　正義曰鄉人以南蒯季氏家臣而欲反害季氏故爲歌以感切之也圃者所以植菜蔬也杞非可食之物我有圃生之杞以喻南蒯在費欲爲亂也若能從我之者不爲亂者是爲子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不失尊貴得爲子也去我而背叛者鄙賤之行也倍其鄰近羞恥惡之事也若已乎已乎自遂其心不肯改者則不復是吾黨之士乎釋木云杞枸檵舍人曰枸杞也　注已乎至不改　正義曰杜以此解原南蒯之意蒯若云此事已乎已乎自遂其心如不肯改則此南蒯非復是吾黨之士也服虔云已乎決絕之辭則謂歌者自言己意可已乎已乎此南蒯今已非是吾黨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注欲以自解說）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注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　釋文爲于僞反下同　要義諸侯之臣再命書釋一命以下皆人　平子以功昭子以例皆加三命　禮三命不踰父兄與此異　杜莫謂況下表云故當總上　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元善之長　供養三德董遇云盡共以養　忠善共參成可筮闕則不可　鄉人歌圃生之杞以感切南蒯　並見前正義）

林堯叟句解季平子立（即季孫意如立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即公子慭）吾出季氏（言吾逐季孫意如）而歸其室於公（室謂季氏家財也言歸其家財於公室）子更其位（子謂公子慭更代意如之位）我以費爲公臣（我以費邑爲公家臣）子仲許之（公子慭從其請）南蒯語叔仲穆子（叔仲穆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　語去聲）且告之故（且告以季平子不見禮之故）季悼子之卒也（悼子季武子之子季平子之父先卒時）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昭子即叔孫婼傳言叔孫昭子受命爲卿在平子爲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在十年）克之（克莒取郠）更受三命（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叔孫季孫二家使相

怨）謂平子（叔仲小告季孫意如）曰三命踰父兄（言叔孫昭子受三命自踰其父兄）非禮也（以踰父兄爲非禮）平子曰然（是叔仲小之言）故使昭子（使叔孫婼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有家禍（豎牛禍叔孫氏在四年）殺適立庶（殺適子仲壬立庶子婼　適音嫡）故婼也及此（婼昭子名故婼得立爲叔孫後）若因禍以斃之（若因叔孫之禍而斃踣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己不敢辭）若不廢君命（若不廢棄魯君命卿之典）則固有著矣（著位次也自有定位）昭子朝而命吏（昭子因朝君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言我將與季平子訟曲直于朝）書辭無頗（頗偏也書辭無敢偏頗　頗普何反）季孫懼（季平子恐懼）而歸罪於叔仲子（以三命踰父兄出於叔仲小欲歸罪於小以自解說）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故三子同謀去季氏）慭告公（公子慭告昭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年夏）南蒯懼不克（南蒯恐不勝季氏）以費叛如齊（南蒯以費邑叛如齊）子仲還及衛（子仲即公子慭自晉歸至衛）聞亂（聞季氏之亂）逃介而先（介副使子仲逃其副先歸）及郊（歸及魯郛郛外爲郊）聞費叛（聞南蒯以費叛季氏）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以書出）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叛季氏）其鄉人或知之（鄉人或知南蒯之謀）過之而歎（過蒯而歎息）且言（且以言感蒯）曰恤恤乎（恤恤憂患之貌）湫乎攸乎（湫愁隘攸懸危貌）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淺　思去聲）邇身而遠志（身親近而志徒遠）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泛卜吉凶）遇坤䷁（坤上坤下坤此正卦）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爲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爲大吉也（以爲大吉之卦）示子服惠伯（以卦繇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言即欲有所爲之事如何）惠伯曰吾嘗學此矣（言我嘗學而知此義矣）忠信之事則可（忠貞誠信之事則可以率）不然必敗（苟非忠信必至敗）外強內溫（坎外卦險故強坤內卦順故溫）忠也（強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水和而土安正故和以率正）信也（和爲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故其繇曰黃裳元吉）黃（黃之爲色）中之色也（中央之色也）裳（裳之爲服）下之飾也（在下之飾也）元（元之爲義）善之長也（衆善之長也　長張上）中不忠（居中而不能盡忠）不得其色（言非黃）下不共（在下而不能敬恭　共音恭）不得其飾（不爲裳）事不善（作事而不能盡善）不得其極（失中德）外內倡和爲忠（外內倡和不相違背是之爲忠　率去聲）率事以信爲共（率循行也行事以信無敢不實是之謂共）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供養三德無有虧損是之謂善）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三者不當此卦）

且夫易（夫易猶此易。謂此黄裳元吉之卦。夫音扶。）不可以占險。（易道正大。故險事不可以占。）將何事也。（問其之為宜事。）且可飾乎。（且可以從下之飾乎。）中美能黄。（心居中。故其美者能為黄色。）上美為元。（元首居上。故其美者為體元之美。）下美則裳。（足居下。故其美者為下裳之服。）參成可筮。（參美畫備。吉可如筮。）猶可闕也。（若不參成。猶有闕失。）筮雖吉。（筮雖得吉卦。）未也。（其義未合。）將適費。（南蒯自其家還適費。）飲鄉人酒。（南蒯以酒飲其鄉人。飲去聲。）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以誚南蒯。）曰我有圃。（言我有圃園。）生之杞乎。（杞枸杞也。言南蒯在費欲為亂。如杞生於圃園。非宜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我可不失今之美稱。）去我者鄙乎。（去我必至為人之所鄙薄。）倍其鄰者恥乎。（鄰猶親也。倍叛其親。必有恥辱之事。）已乎已乎。（已矣言自遂不改。）非吾黨之士乎。（如此所為。且非吾徒之士。）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即叔仲子。蓋叔仲小構二家。故季平子欲使昭子逐之。以自解說。）小聞之。（叔仲小知其謀。）不敢朝。（恐懼不敢朝見。）昭子命吏謂小。（敕孫使吏謂叔仲小。）待政於朝。（使之待政事於朝廷。）曰吾不為怨府。（言我不能為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為明年叔弓圍費傳。）止齋陳傅良章指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主）以費叛如齊。　凡家臣叛。但書圍不書叛。後放此。傳載豎牛南蒯之事。見叔季皆有家禍。魯無強君。二氏遂專。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傳見經書公子慭。與書公孫敖。公孫歸父異。說見後。得杜氏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于策。非是。南蒯之將叛也。至吾不為怨府。　傳言魯三家。本不同心。東萊呂祖謙傳說　南蒯以費為公臣。見得陪臣漸強處。　書辭無頗。蓋是昭子命有司。分明直書兩家之辭。不得偏曲。　南蒯與子仲。本謀只要就本國逐季氏。後來子仲逐出晉。南蒯之黨孫。恐事不成。遂據得一邑出奔。子仲反至衛。聞魯亂。知南蒯却自據邑出奔。遂失了當初本謀。子仲亦恐歸國得罪。遂亦出奔齊。洪邁紀詠　易不占險。　以決嫌疑卜有姦。家臣恤恤欲君圖。雖知易象難占險。筮短龜長泥亦愚。（傳云。見前左氏傳。）敬鉉續屏山杜氏遺說　傳三命踰父兄。　註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　疏諸侯之卿大夫。（主）叔仲子引禮法連言之。　遺說曰。父兄謂諸大夫踰其先人非也。　續遺說曰。孔疏得之。初平子感仲子之言。以禮有三命不踰父兄之言也。以未詳解其義也。輒令昭子貶黜。昭子能知其本義而故不服。而平子亦徐悟。乃歸罪于叔仲小也。昭子自有位著之言。蓋言非內朝自有位者也。傳文於踈為合。　傳惠伯曰。黄裳元吉。至參成可筮。　註三德謂正直剛克柔

克。非忠信。著不當此卦。　遺說曰。三德謂黄裳元吉。又曰上美中美下美。杜氏謂正直。剛柔不類。蘇軾云耳。　續遺說曰。東坡之言是也。左氏有引詩書者尚有義。與今說者不同。何遽取書之三德乎。此本言忠信可當此卦。故曰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又曰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皆言忠信。然皆以元配之為三者。元為善長。忠信黄裳之事。不以善總之則非善矣。故有供養三德。乃有上美中美下美之言也。析而為三。又何疑焉。正猶古今皆曰五常。孟子止論四端。四端之教。皆以信成之。乃五常者也。可以類推之。張洽集註　慭。公羊作整。字之誤也。（傳見前左氏傳。）劉敞權衡　杜云書名謀亂故。予謂慭本患季氏強。公室弱。是以與公謀去季氏也。此則季氏之仇。而魯忠臣矣。謀泄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豈謀亂者哉。苟使慭無罪而奔。遂書其字乎。黨於季氏。失君臣之義矣。蘇轍潁濱解　季氏之臣。南蒯怨季孫之不禮也。將去季孫而立公子慭。不克。南蒯以費叛。慭從公於晉。還及郊。聞亂遂奔齊。西疇崔子方經解　慭之奔不日。見非其罪矣。葉夢得傳　公子慭。吾大夫之三命者也。息齋高閌集註　季氏之臣南蒯將去季氏而立慭。不克。而以費叛。慭遂奔齊。是以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也。止齋陳傅良後傳　奔辭有三。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未將命之辭也。公孫歸父如晉。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復命之辭也。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退。從公如晉。南蒯以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其君。有以也。則慭有奔焉爾。慈湖楊簡傳　季氏之不有公室。天下皆以為當逐。而慭則任率其奔也。（宜左氏曰見前。）平齋洪咨夔講　權彊之難去。甚於負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欒施高彊。惡陳氏不能克而奔。費魯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不能克。而蒯以費叛。慭奔齊。智小而謀大。故施與慭之曠宗失位略同。而陳氏季氏之禍其國亦略同。然慭愛公室之心則可亮也。木訥趙鵬飛經筌　是以不免季氏者。不免於季氏而出奔。則忠於公室者矣。公之黨日銷。而季氏之黨日侈。昭公何以安。嗚呼悲夫。家鉉翁詳說　左傳慭與南蒯叔仲小謀誅季氏。懼不克而奔。事詳見明年叔弓圍費。陳深讀春秋編　南蒯為季氏不禮。謀去季氏而立公子慭。不克而事變。慭不得不奔。其志則忠於魯也。杜氏以謀亂故書名。謬矣。（左氏傳見前）敬鉉備忘　慭書奔書名。杜註謂謀亂故也。後傳云慭與南蒯初謀季氏而告君。未復命。聞亂奔齊。或謂此必不協於季氏而忠於公室者。而公之黨日銷。季氏之黨日盛。然慭既不自量力。不能動晉安君。止以平子不禮於己而生亂。何得為忠於公室乎。誠若是。則公責公為之徒。乃為忠乎

家子以為不能去之者。反為季氏黨也。不亦顚乎。書出奔罪慭也。程端學本義慭字子仲。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王元杰讞義程氏曰。南蒯與慭謀出季平子不克。故奔齊。 元杰曰。公子慭者曾大夫子仲也。季平子立。不禮於南蒯。南蒯欲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公子慭預聞其謀而泄南蒯懼以費叛。慭遂奔齊。若子慭者有強公室之志。然生貪冒而遺實事不克濟。奔竄他邦使昭公之禍自此稔成。至于失國謀之不臧。孰有大於此乎。經書出奔。其失明矣。趙汸集傳於是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出季氏。而慭臭其位。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取鄆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既而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遂奔齊。以其罪有關於一國之故。故不日以異之。例見閔二年如晉不書。據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書不以謀季氏。累吾君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二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邦彥
圈點監生臣雷展化
臣馬宗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　十三蕭

潮

潮州府

總圖

歷代序文

建置沿革

星分野

道里

歸附始末（平潮始末）

風俗形勝（氣候）

城池（教場　營寨　揄道　街路）

壇場（社稷壇　風雲雷雨山川壇　無祀鬼神壇）

戶口

田賦（田糧　夏稅　畦桑　鹽課　稅課）

土產（土貢）

官制

公署（州治形勝　衙門　倉庫　館驛　鋪舍　申明亭　養濟院）

學校（儒學　文廟　宣聖堂　書籍　學廩　貢院　解額　書院　書院廩田）

古蹟（韓木圖）

官蹟

人物（題名　章恩宗室　貢里　忠孝節義　仙釋）

紀異

山川（山　巖　石　湖　西湖亭　衛閘　溪　洲　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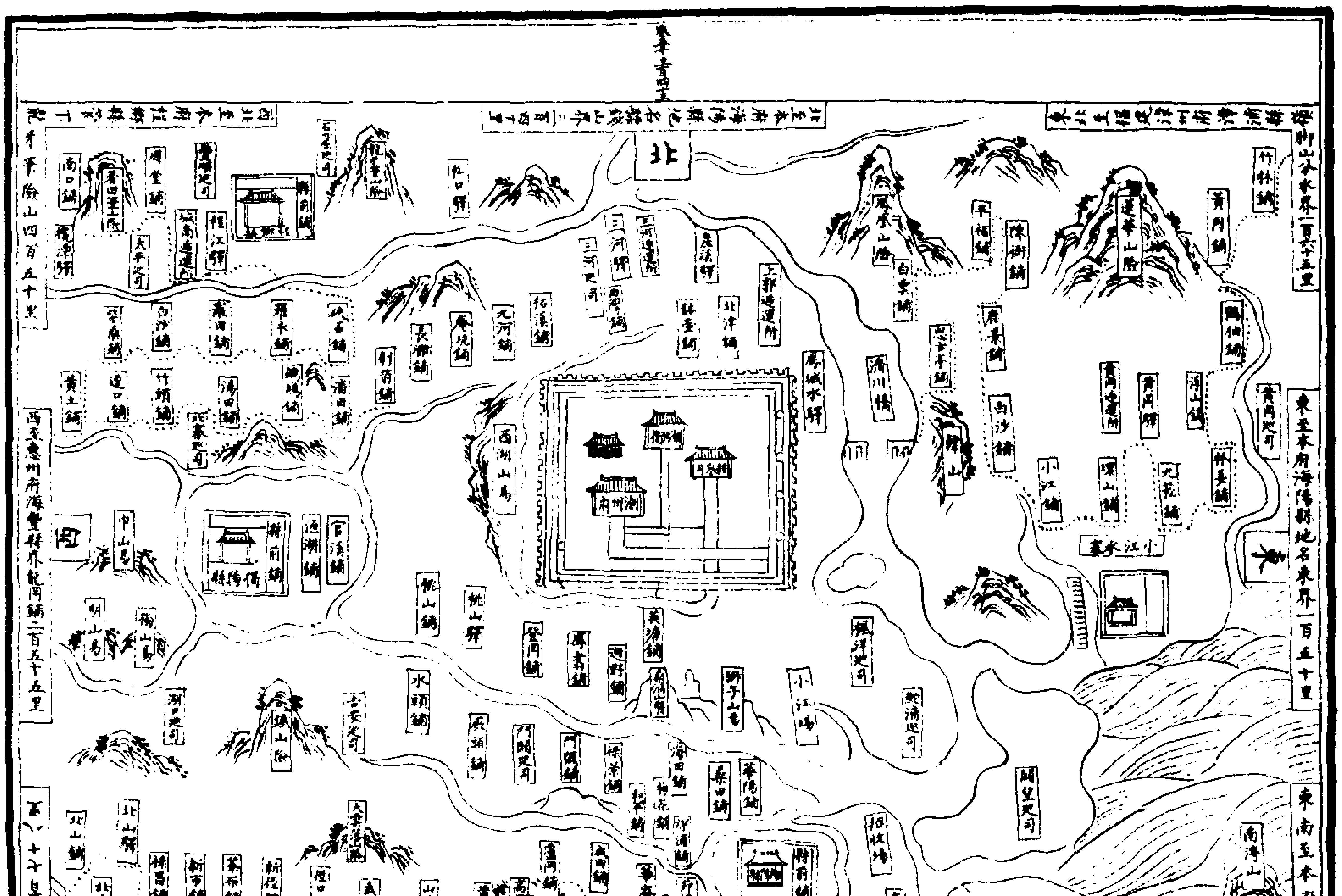
宮室（樓　亭　臺　齋　家　廟　寺　院　庵　堂　閣　宮　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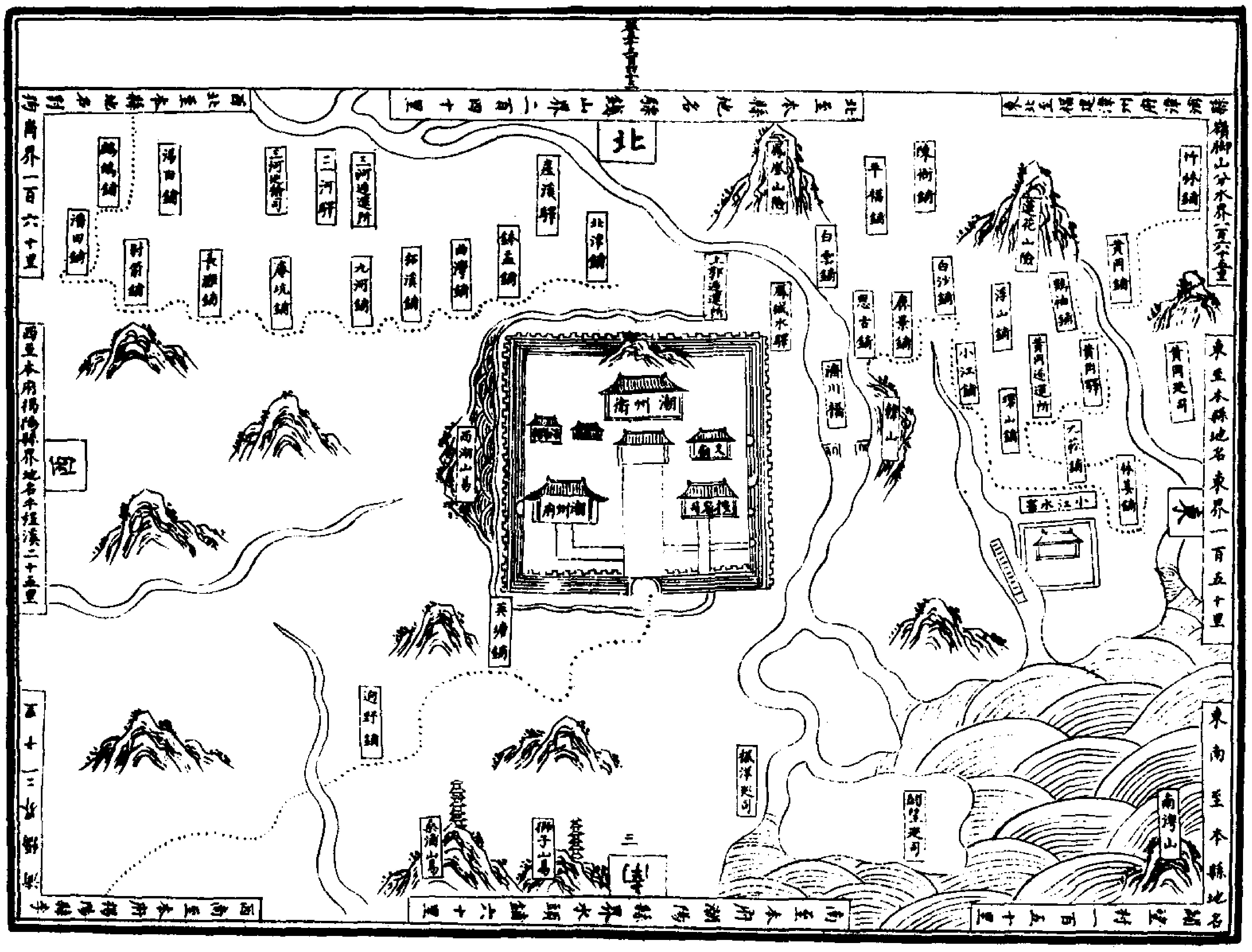
保里（坊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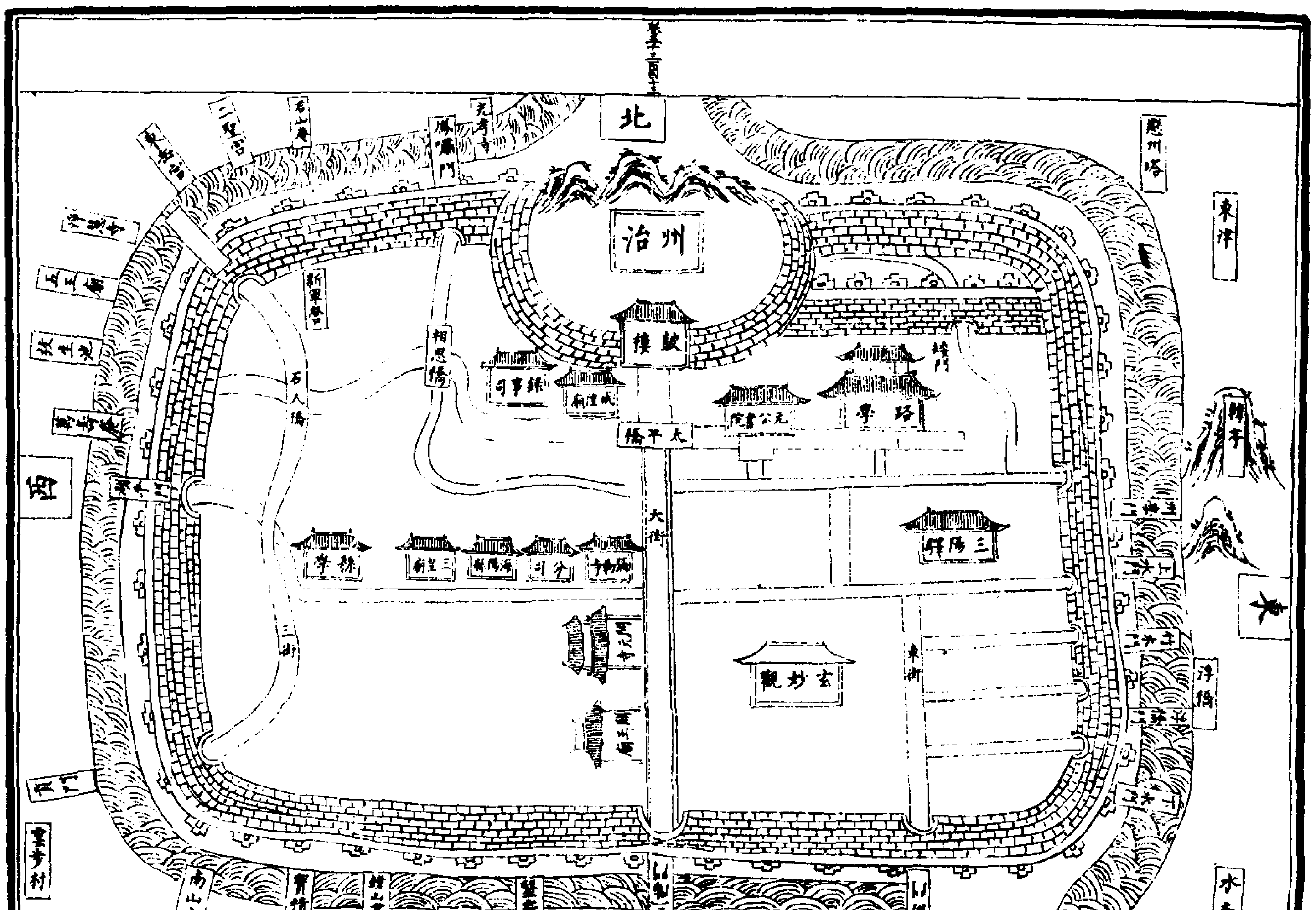
津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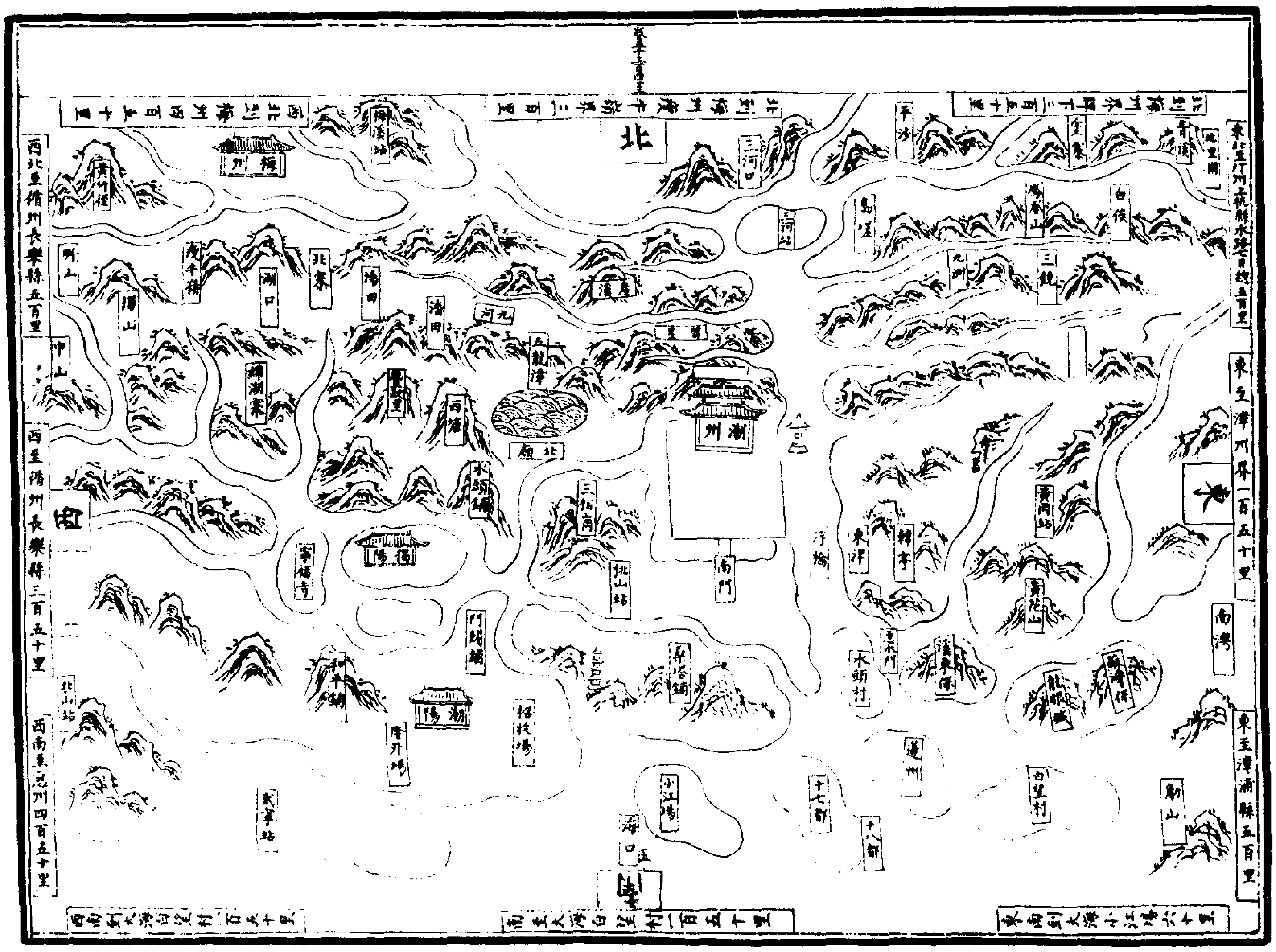
堤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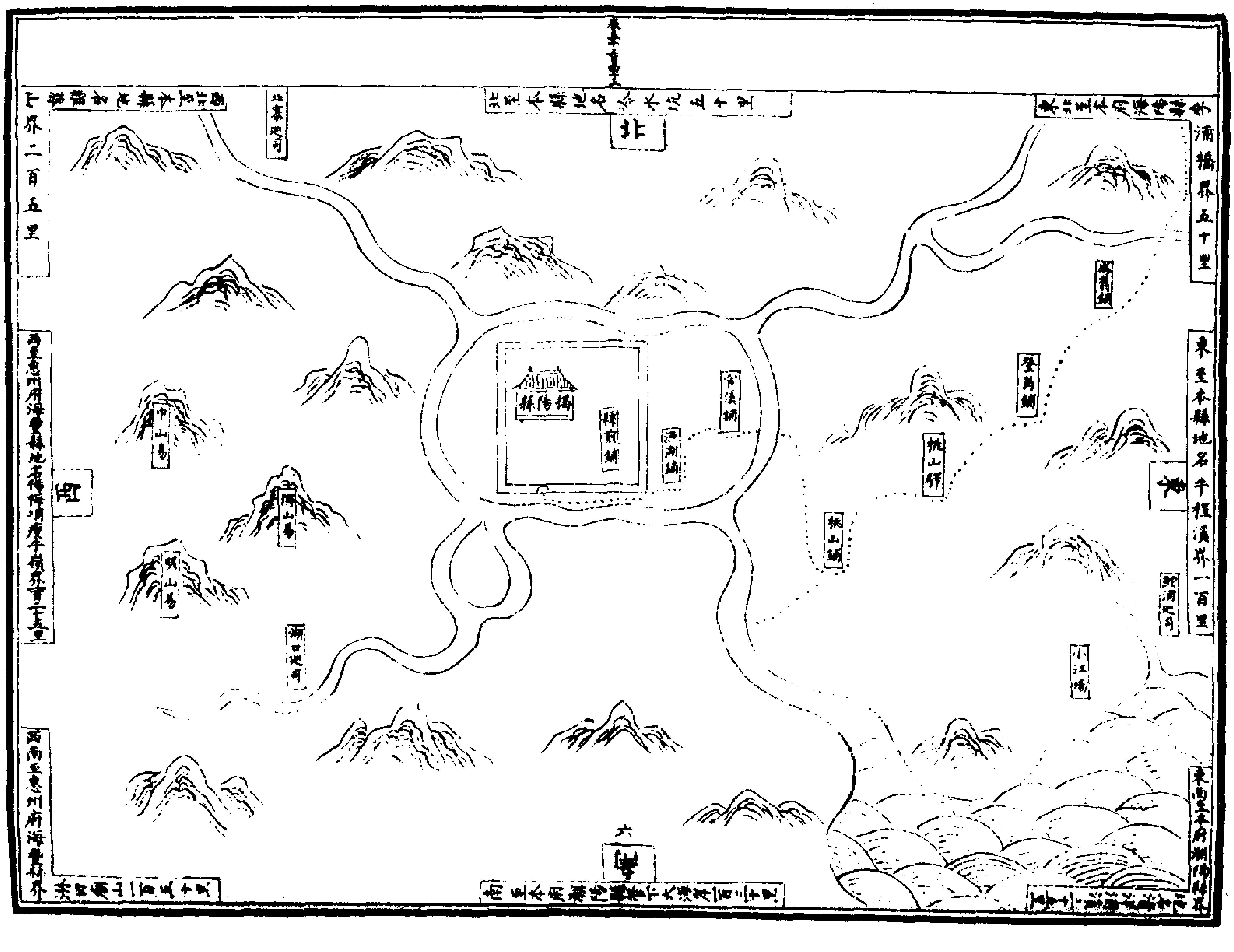
文章（雜文　題詠　碑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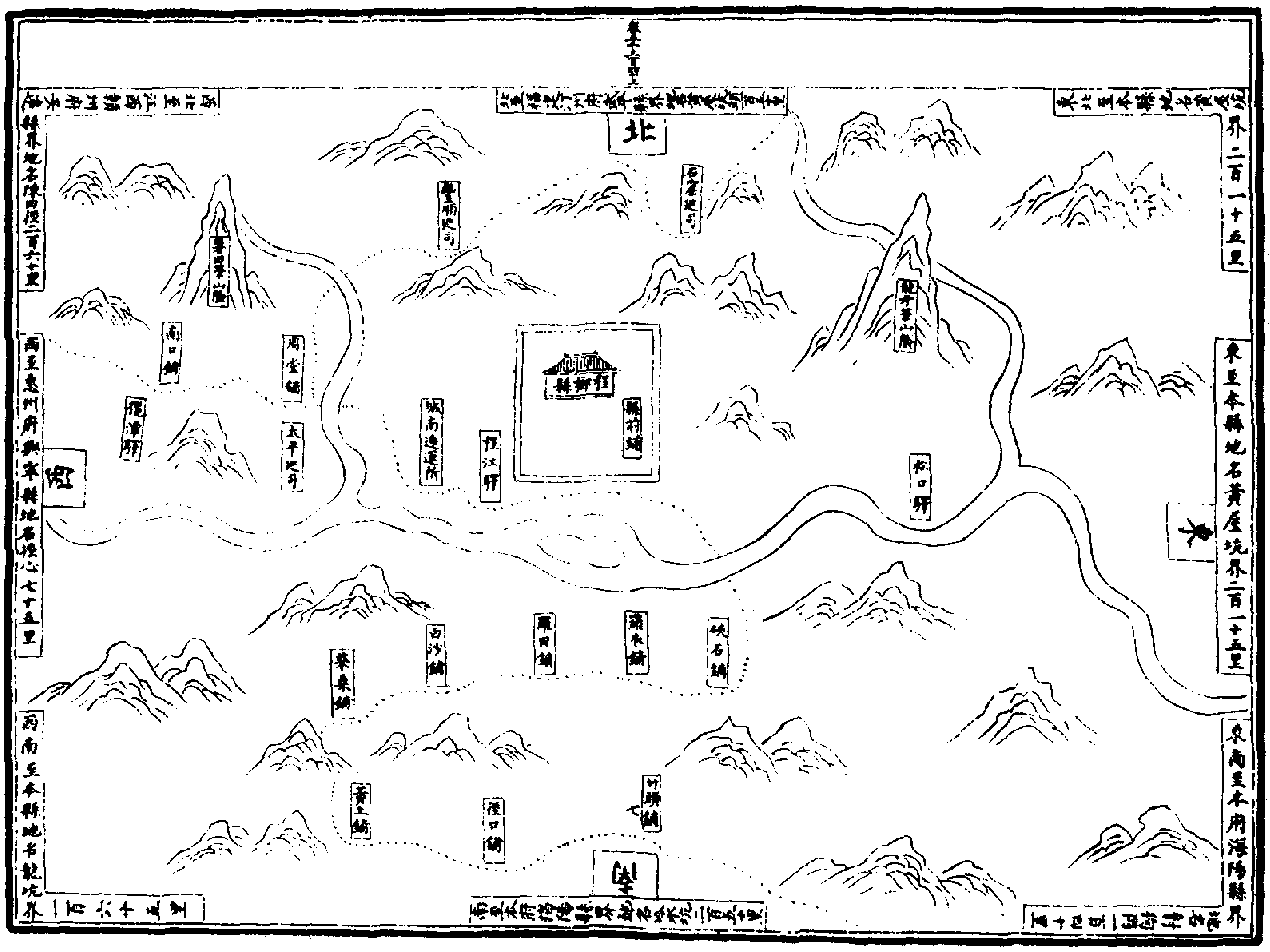

北
潮州府
西湖山
鳳凰山
蓮華山
竹林鋪
黃岡鋪
鶴仙鋪
黃岡巡司
黃岡驛
小江鋪
環山鋪
白沙鋪
小江水寨
鳳城水驛
北津鋪
三河驛
三河巡司
三河遞運所
西
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龍岡鋪二百五十五里
中山
明山
縣前鋪
官溪鋪
水頭鋪
潮口巡司
北山驛
北山鋪
北山巡司
獅子山
小江場
招收場
大湖山
海口巡司
南灣山
東至本府海陽縣地名東界一百五十里
東南至本府海陽縣地
南


北
西
東
鷓鴣鋪
湯田鋪
三河巡檢司
三河驛
三河遞運所
産溪驛
北津鋪
射箭鋪
長灘鋪
九河鋪
鉢盂鋪
潮州衛
西湖山
上郭遞運所
鳳城水驛
鳳凰山
白雲鋪
湘川橋
韓山
白沙鋪
蓮花山
浮山鋪
竹林鋪
黃岡鋪
黃岡遞運所
黃岡驛
黃岡巡檢司
小江鋪
小江水寨
南灣山
獅子山
桑浦山
東至本縣地名東界一百五十里
西至本府揭陽縣界地名牛踏溪二十五里
東南至本縣地名


北
西
東
州治
鼓樓
錄事司
太平橋
元公書院
路學
相思橋
石人橋
新軍營
三陽驛
玄妙觀
大街
東街
縣學
三皇廟
海陽廟
分司
湘子橋
東津
鳳凰門
光孝寺
二聖宮
南山寺
寶積寺
韓山書院
社壇
水南
韓亭


北
西北至循州長樂縣五百里
西至循州長樂縣三百五十里
西南至惠州四百五十里
東至漳州界一百五十里
東至漳浦縣五百里
南至大海白望村一百五十里
東南到大海小江場六十里
梅州
潮州
揭陽
南門
三河口
三河站
五龍津
北廟
浮橋
東津
韓亭
桃山站
南灣
白望村
小江場
海口
十七都
西
東
南


北
北至本縣地名冷水坑五十里
東至本縣地名千程溪界一百里
揭陽縣
縣前鋪
漁湖鋪
桃山驛
桃山鋪
登岡鋪
中山
小江場
西
東
南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牽牛分野　秦屬南海郡後屬南越漢爲揭陽地後屬南海郡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立東官郡義熙九年又分立義安郡及海陽縣宋齊並因之梁置東揚州又改瀛州陳罷州爲義安郡隋罷郡置潮州大業中罷州爲義安郡唐武德五年復爲潮州天寶元年改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爲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四年分廣南爲東西路而潮州屬東路元改爲潮州路

本朝洪武二年改爲府圖經志晉成帝時屬東官郡安帝義熙五年始以揭陽縣地別置義安郡領縣五曰海陽綏安潮陽海寧義招　梁改義安郡爲東揚州尋改爲瀛州　隋改瀛州爲潮州煬帝大業三年改州復爲義安郡廢綏安義招置程鄉萬川二縣領縣五曰海陽潮陽海寧程鄉萬川唐武德間改郡復爲潮州開元二十一年隷福建次年復隷嶺南天寶元年改州爲潮陽郡隷福建九年又隷嶺南乾元元年改郡復爲潮州廢海寧萬川二縣領縣三曰海陽潮陽程鄉　五代南漢割程鄉縣置敬州本州領縣二曰海陽潮陽　宋紹興十年本州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元至元二十七年以本州爲潮州路總管府領縣三曰海陽潮陽揭陽

聖朝洪武二年改爲潮州府領縣四曰海陽潮陽揭陽程鄉寰宇記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屬南海郡東漢因之晉置東官郡又分置義安郡按南越志云義安郡本屬南海郡後隷東官郡晉義熙八年割立其地與晉安郡接境吳興餘杭隣界是也歷宋齊因之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　元領縣三　今二　海陽　潮陽　一縣割出　程鄉爲梅州九域志縣二（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縣隷州元豐五年程鄉復隷梅州）潮州潮陽郡軍事（治海陽縣）輿地紀勝潮州（潮陽　義安　鳳城　鰐渚　揭陽）海陽禹貢揚州之域通典潮州郡揚州之部封漢武平南越後屬南海郡　今州即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地（此據元和郡縣志而通典亦以爲漢揭陽縣地又兩漢志南海郡下並有揭陽縣宋齊二志義安郡下並有海陽潮陽二縣）隋末陷於寇境唐平蕭銑復取嶺南嶺南俚帥楊世畧以循潮二州來降（通鑑在武德五年元和郡縣志云武德四年復置潮州寰宇記以爲武德元年復置潮州不同象之謹按通鑑武德元年蕭銑僭位於江陵銑之境土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至武德四年九月始平江陵至武德五年始定嶺南則元年四月尚屬蕭銑通鑑武德五年循潮二州始來降則改郡爲州當

（在武德五年。而元和志寰宇記年月非是。今不取。）五代為南漢所有。（五代史南漢劉隱傳。戴初盧光稠據虔州。其弟光睦據潮州。于廷昌拔韶州。隱以兵事付龔。龔遣出兵攻敗盧氏。取潮韶二州。寰宇記云。南漢劉鋹併置梅州。）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畧。在開寶三年。）分隸廣南東路。（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而潮隸東路。）令領縣三。治海陽。方輿勝覽事要。郡名。潮陽。古瀛。鳳城。（以鳳凰山得名。）金城。（以是州舊屬於金氏。）鱷渚。（以鱷魚名。）三陽圖志。元平江南。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戶。以本州為中路總管府。於城內設錄事司。城外四廂隸焉。所領縣三。鹽場三。（小江。招收。隆井。）寨九。（北山。吉安。門闢。三河。鳳洋。黃岡。北寨。蚪乙。紀浦。）元一統志。宋開寶四年。平領南。有其地。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而潮隸東路。元至元十五年。唆都元帥奉命攻取。宋俾將馬發閉城抗拒。唆都擊破之。地歸版圖。十六年。改為總管府。以孟招討鎮守。未幾移鎮漳州。土豪各據其地。二十一年。廣東道宣慰使月的迷失以兵來招諭。既去。二十三年。復來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副使。兼廣東道宣慰使。以鎮臨之。令始底定。設錄事司。元貞元年。以梅州來屬。令領州一。縣三。錄事司。（舊無。有至元二十二年始置。割海陽縣郭外四圖六保分隸焉。）

分野

圖經志。按杜氏通典。潮在古揚州之域。亦曰古閩越地。於天文為牽牛婺女之分也。

至到

圖經志。本府。東至本府海陽縣地名東界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西至惠州府海豐縣界龍岡鋪二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五百五十三里。共八百八里。南至本府潮陽縣隆井鹽場一百四十五里。外抵大海。北至本府海陽縣至名縣錢山界三百四十里。自界首到福建汀州府五百一十里。共七百五十里。東南至本府海陽縣地名鬬望村一百五十里。外抵大海。西南至惠州府海豐縣石橋鹽場二百七十八里。外抵大海。東北至福建漳州府漳浦縣嶺腳山分水界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漳州府三百里。共四百六十五里。西北至本府程鄉縣管下龍牙章儉山四百五十里。外無路通行。（郡縣志。州境東西三百五十里。南北八百七十四里。四至八到。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漳州二百九十九里。西至梅州三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汀州九百五十四里。東西至漳州二百九十九里。西南至惠州一千一百一十里。東北至汀州九百四十里。西北至梅州三百二十里。寰宇記。州境東西五百五十里。南北二千三百里。四至八到。西北至東京七千里。西北至西京七千四百里。西北至長安七千六百里。東至漳州七百五十里。西至循州界石陽三百里。東至大海一百里。北至虔州雩都縣二千二百里。東南至海口九十里。西南到循州海豐縣木步鎮六百五十里。西北到虔州安遠縣一千八百里。東北至汀州黃磯鎮六百五十里。元無陸路。九域志。東京七千七百一十里。東至本州界九十九里。自界首至漳州二百里。西至本州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至梅州四十里。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本州界七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一百五十九里。西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六百五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二十里。三陽志。州於廣南為極東。界上由東而西三百五十里。由南而北三百八十里。去行在所三千一十有二里。東界于漳。南界于惠。西界于梅循。北界于汀。東南西北之間。亦是四州。接與連于海而已。通典所紀乃云。北至南康郡千五百六十有七里。而南康郡亦云東南至潮陽郡一千五百六十有五里。雖與今之地勢違。然州於唐初隸江南道。而南康與贛州何至為廢置。贛州或為南康郡。則界于南康。理固無也。若夫由惠至廣。不過五日。舟行亦止三四日。通二十有一程。韓昌黎謝上表乃云。去廣州雖二千里。來往動皆旬月。望其自梅溪一水泝流而止耶。今之趨廣。間有西自循梅往者。較諸南路為差近。但嶺路險澁。不若南路之坦且平。　圖志云。又逆流之遲。不若陸行之疾也。由廣至韶。韓曰泝流。亦不過十余日。通而言之。亦不過月日。公之瀧吏詩。至韶陽作也。乃曰。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恐亦不至若是其遠者。其詩又曰。州南十數里。有海無天地。今自南達于海。其地曰紀浦。去州八十里。由東而進。其地曰小江。亦將五十里。蓋不止于韓公所云也。　圖志云。韓詩云。然蓋未可曉。無乃十數為數十耶。姑記之以待知者。　本州界至。　東至本州界百一十里。自界首至漳州三百一十五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六十五里。若從渡龍井。即減四十里。自界首至惠州四百四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五十里。北自九河上計六程。北至本州界七百四十里。自界首至汀州二百五十里。北路通陸崎嶇。雖為往來舟行差使。使又不以程途計。　元一統志。本路東至上

都七千三百八十里。東至大都六千五百八十里。東至漳州路漳浦縣界分水嶺百四十里。西至梅州程鄉縣界度千嶺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本路海陽縣界關望村八十里。北至梅州程鄉縣界雙流津三百五十里。東到漳州路五百里。西到梅州七百里。南到大海邊闕望村八十里。北到梅州五百里。東南到大海邊小江場六十里。西南到揭陽縣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汀州路一千一百里。西北到梅州六百里。錄事司　里至與本路同。

歸附始末

圖經志潮自至正壬辰下嶺海寇起，興山峒徭獠相扇攻破潮揭二縣，人民依險防守自保，豪強各據其縣十有餘年。後有江西福建兩陳氏攻敓不一。丁未冬，大兵下七閩，潮之守土者往泉州迎大兵納款。洪武元年三月。

朝廷始調兵守禦，潮民得以安其生矣。三陽圖志元平潮州始末。至元十三年丙子（宋德祐元年也）。宋知州葉侯得驛報大兵已下臨安府，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元帥易正大統兵來潮，葉侯驚懼，以印授通判柴某自逃去。宋主益王廣王船泊廣之崖山（在廣州新會縣八十里）。遣安撫使方興來潮慰諭，易正大兵走梅州。四郊多壘，郡人馬發為摧鋒寨正將，與權州黎李達不睦，黎退去。發乃推州人稱為安撫使。十四年丁丑正月十七夜，安撫發大設宴，俄而省鎮撫忽魯渾統兵到潮陽縣，先驅一人，乙夜入城諭降。十八夜發率兵遁去于州後雞籠潭。大兵驅至，與之接戰，未幾，大兵不利，棄去。十五年戊寅正月二十七日，唆都蒙古歹又統大兵，并郡豪陳五虎兄弟陳懿等圍城。馬發勒兵閉守，城中軍民乘城詬罵，大兵不勝其忿。至二月二十九日，守南門巡檢黃虎子擊書矢上射出，與陳五虎等通謀，約潛開城門納大兵。已而黃虎子從城東偏縋出城，門不守，大兵鼓譟突入城，遂縱焚民室廬。火焰亘天，城中居民無噍類。已而黃虎子亦為陳五虎所屠。馬發遂收殘卒百餘人入子城拒守，勢窮力殫，至三月初一日，其妻妾皆縊死，發亦自鴆，子城尋亦破矣。大兵北歸，乃遣陳五虎兄弟權知州事。五月，潭寇陳弔眼復來潮，民殺掠殆盡，與陳五虎兄弟交戰，不日敗去。十一月，行省參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督師南征至潮陽縣之和平村，獲宋丞相文天祥，不屈，執之以歸。自是數年干戈搶攘，生靈魚肉。惟陳五虎家追令責冨，蓋有功於元者也。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招安副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揀散兵歸農。時丁侯聚來守此邦，遺黎自此始覩天日，

比年以來，皇風清夷，恩波洋溢，嶺海之間，如在輦下矣。

風俗形勝

圖經志潮之分域，隸于廣，實古閩越地。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於潮為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又與梅陽之人等。州人之知書者，或以為自文公始。雖然，趙德潮人也，人不知學，奚而有德？德蓋其知名，公請置鄉校，牒亦曰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貢于王庭者，則非寘然不知學也。公之意，豈亦勉邪人為進取計？有若閩之寒進士，自歐陽詹如之意耶？至別趙子詩則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蓋德之學行見於韓集一叙其隱居求志，不肯於宜春之行，則其當時同門合志若德之輩，行者不無人也。自是以後，業儒者益衆。太平興國間，始有聯名桂籍者出，故陳文惠公送潮陽李孜主簿詩：潮陽山水東南奇，魚鹽城郭民熙熙。當時為撰去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為。蘇文忠公作昌黎廟碑云：潮之人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州之士風其類如是。郡縣志唐皇甫湜撰韓文公神道碑云：貶潮州刺史，洞究海俗，海夷陶然，掠賣之口計庸免之，未相直輒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云：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三陽志郡以東，其地曰白瓷窯，曰水南，去城不五七里，乃外操一音，俗謂之不老，或曰韓公出刺之時，以正音為郡人誨，一失其真，遂不復變。市井間六七十載以前，猶有操是音者，今不聞矣。惟白瓷窯水南之人相習猶故。吁，文公能一潮陽之人於詩書之習，獨不能語音變哉？是未可知者。至別趙子詩固曰：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則當時若德之輩行，而不以姓名顯者不無人也。以德而不肯於宜春之行，韓集一序，且與文公相表裏，則德之輩行之人有未易窺者。向所謂業成貢于王庭者，豈至是而後有見哉？州之舊俗，婦女往來城市者，皆好高髻，與中州異，或以為椎結之遺風。嘉定間，曾侯噩下令諭之，舊俗為之一變，今無復有髽椎者矣。故曾侯元夕嘗有詩云：居民不許燈前語，游女新成月下粧。蓋紀實也。（三陽圖志其弊俗未漢與中州猶異者，婦女敝衣青蓋，多遊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淆，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蓋教化未洽也。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元一統志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閩嶠之語。人文彧彧，繇韓公趙德而來，稍再熟而鬱五收。鳳翔集而鱷遠徙，掃除青草黃茅之瘴霧，勢絕十洲三島之僊瀛。余崇龜文集云：潮陽舊俗，蠻鴂居多，自韓文公守潮，命趙

德爲師人始知學王大寶以諫玻風未動朝端士貢氣節孝宗嘗問大寶潮風俗如何大寶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子讀書習尚至今然潮陽志云城號鳳儀俗傳鯉徒（余常庵文）海氣昏昏水拍天（韓文公詩）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作掀簸真差事（文公詩）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多作韓文公潮州謝表閩南西越之界韓文公所作少府胡公碑輿地紀勝能一潮人於詩書之習州人知書自文公始（潮陽圖經）稻得再熟蠶亦五收（寰宇記）大海在其南（韓退之鱷魚文潮之州云云）鱷魚稻蟹不暴天物（皇甫持正集韓文公神道碑公爲州刺史涓淨海夷陶然遂生）（云云）州之南境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退之潮州表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濤瀧壯猛颶風鱷魚患禍不測云云）閩南兩越之界（韓文少府監胡公墓碑）東越王餘善至揭陽（漢書東越王餘善請以卒八千人擊南越王揭陽以風波爲解卸此也）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緣溪而出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之舊曰揭陽者蓋有取於古之舊縣曰潮陽蓋有取於今之郡名（圖經序）方輿勝覽在廣府極東（韓愈潮州謝表臣所領州云云界上去廣府雖云才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方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居瘴癘之地且與魑魅爲群苟非陛下哀而憐之誰肯爲臣言者）

氣候

圖經志表孫無忌作隋志云嶺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多瘴癘韓公謝表亦云毒霧瘴氣日夕發作蓋因地卑土薄陰陽之氣偏一歲之間暑熱過半晝燠夜寒晴燠雨寒晨夕霧昏春夏雨淫潮之氣候大抵然也然今此州民物繁夥風氣頓殊至今或有霜霰非曩日比矣至若寒暄不時嗜欲無節則在在皆瘴又在調護何如耳陳文惠公寄題漳浦縣詩云漳浦從來瘴霧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載曾無事不放閑愁入寸心此眞樂瘴方也

城池

圖經志城池（敎場附鋪附）州舊有子城以金山爲固州之外城以土爲之歲久頹圮紹定間王侯元應因舊基築之外砌以石自三陽門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東西南北闢七門以通往來元兵至潮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帖里太中復脩東畔濱溪之城謂之堤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至正壬辰因山海寇盜生發廣東帥府照磨彭本立總戎始興工脩築潮民得堡障

聖朝平領南洪武元年冬指揮俞輔統兵來潮越四年因舊基而再興內外皆砌以石高厚堅緻各門外築甕城皆屋其上爲門七東門上水門竹木門下水門南門西門北門十年指揮曹貴扁南門曰鎮南北門曰望京新闢西門曰安定餘皆仍舊城濠環繞自南門至金山後三陽志城郭州之子城依金山爲固前俛而後仰由南而北繞以壕東則溪也方欲置之始土工不堅未期悉圮宋皇祐間儂智高自邕攻廣韶嶺外全壁以待至和改元之九月鄭侯仲始至不二月興畚鍤自農務外八閱月而就紹興初黎寇掩至城下攻具百出屹然不爲之動凡避寇于內者賴以免其外郛故以土爲之久且壞紹興九年間徐侯涇欲接溪流帶湖山去天慶觀數百步爲之基築具畢備力固可爲繼因議論不協於是輟其役迨十有四年李侯（廣文）乃移以自近址循壕流故基爲之四廂居民各築其地纔及丈餘甃石且半會督役者故出入其基訟者紛然李侯怒而罷故址今悉爲民居遇有少警遑遑然無寄足之所雖有子城無地可容固州之闕典已子城外帶郭而家者西南北各五里東以江水隔民居纔二里直州而

前爲街三從一巷陌貫通所闕者外郛耳餘見于圖　州子城門三東西南東門今廢子城四圍九六十步高二丈有五尺面廣一丈基倍之　壕面闊七丈五寸自城下轉西而南繞郭之外延袤一千二百餘丈　三陽門郭之南門結樓其上舊曰揭陽門存古也常公（禕）始創林公（嵘）增崇舊基而新之更其扁蓋取三邑皆以陽名　外城舊基周圍一千一百七十丈石城僅存者九十有四丈土基半存者六百六十有六丈爲民居所侵無復遺址者四百一十丈（今所侵不止）是淳熙間提刑司行下委官打量外城總計一千五百三十丈與舊城丈數異今兩存之　右按外城自李公（廣文）輟役後故基日就侵削郡有築城之請屢矣殆成文具淳熙間沈寇迫境城市之民避於子城什不容三二壕流自子城外西漸入于湖湖來流又入于濠慶元間有惑於陰陽者謂濠流而西不利于郡鑿堤爲二闢閘取諸郭門之石以甃之決濠流東入于溪地勢東仰西流如故後溪洪暴漲反導水潰隄沈公杞率居民負土石以塞之僅免水患濠復故流然民居久侵官壕填塞過半開禧改元趙公（師岧）正濠之界稍加疏闢濠流僅通然築外郛沒故濠當復有爲長遠慮者　州之外城右有舊基歲久頹圮外無扞禦居民每以爲慮（紹定間屬有）梅揚陳冠之警王侯（元應）

從邦人請。通分委州縣。曾撥及富民有材幹者董以判官俞（林）因舊基築之。外甃以石。特志於速成。客土未實。亡何壞者過半。許侯（應龍）復築之。通猶堅緻。自三陽之南。西北環抱。接于金山之背。計九百五十一丈。由北距女墻高一丈五尺。西北關五門以通往來。正西曰貢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厯聰。對岳祠曰和福。與南三陽而六。由是居民恃以無恐。端平初。葉侯覲復繳廟官巡視。即兩所壞處。爲之脩補。然城之内面。未及累甃。當有繼而成之者。　州治之東。溪界于左。循梅舟殺順流而東。直至子城下。扞禦之備。視三方尤爲要害。此方空闕。南西北雖有城。與無城同。端平初。葉侯覲下車未幾。首慮及此。慨然有興築之意。然工役繁浩。所費不貲。措公帑之外。通諭諸座戶。俾佐其費。人樂輸之。遂東自新城門。沿溪傍岸。築砌以石。至于三陽門之南。首尾與舊城聯屬。計五百五十丈。高二丈。雉堞與焉。仍結四門以通水陸往來之道。於是城郭周密。民居其間。始有安枕之樂矣。是役也。判官趙汝嬀縣丞趙（少也）實監督之。然始創要於圖成。多因居民水閘舊址。未免凹斜屈曲。端平丁酉。劉侯用行重新整砌。雉縣壁立。不復如前日之縈迂矣。　州之外城。及沿溪一帶城壁。歲久牧堞摧剝。熙門欹傾。淳祐丙午。陳侯圭僦工葺理。環雉堞四千餘而一新之。城樓之頹圮者。若登瀛。若三陽。若貢英。若和福。若湖平。若厯聰。一一更創。以至城北隅之新路。三陽門東西之二東衢。舊雖有門。而樓櫓闕然。今皆鼎建。扁其東曰閶泰。西曰通利。北曰崇恩。周環相望。規模視昔尤勝。城之旁草木屛翳。至是分隸營寨兵卒悉剗鋤之。保障爲之屹然。是役也。縻金錢二千四百餘貫。三陽圖志。元混一天下。至元戊寅。大兵破潮。追至甲申。樞密使月的迷失散軍平城。以後不復興築。大德間。郡守太中帖里申覆上司。復修東畔濱溪之城。謂之隄城。以禦暴漲洪流之患。民以爲便焉。

教場

圖經志。教場在城南門外西南。三陽志。小教場在子城外之西偏。　大教場在舊熙春閣之側。（舊教場高額陷。四面空曠。春秋大閱。兵民重雜。令修亭宇。築外垣。展門制。俾律嚴整。自趙公仲多始。）　推鋒軍教場在寨門之外。

營寨

三陽志。州兵有四。曰禁兵。曰廂兵。曰鋪兵。曰土兵。禁兵四營。總而曰澄海。內有第六第七第十九第二十五指揮之別。令千有二百人。廂兵之名有四。曰清化。曰牢城。曰城面。曰作院。各爲一營。計三百八十有四人。鋪兵無別營。隨地散處。止百五十有三人。主兵之名有五。曰門巡。曰潮揮。曰小江。曰赤砂。曰鼓樓岡。分爲五營。計五百人。總而言之。二千一百三十有七人。州所以自備者蓋如此。惟推鋒一軍。自四十年以前。蓋未之有。紹興初。寨寇掩至城下。是時承平日久。兵不素練。莫敢誰何。所幸土豪率民兵曰召募者相與守禦。閱月遁去。黎寇既滅。亡寇蝟起。布滿山谷。爲害益滋。潮梅循惠實均之。朝廷始命四統制兵曰中。曰趙。曰單。曰韓者。控扼要害。蕩滌無餘。且慮後患之叵測也。乃留韓侯京一軍駐于循陽。隣郡各分若干人以備不虞。遇有警急。參錯爲用。前此者州有千二百人。繼復起發。僅存七百人。自後分戍不常。或五百。或三百。或止二百。迄無定數。統以一將。或二將。蓋精兵已韓之後。張侯寧繼之。猶治于循。張既罷。上命統制一員總于韶。餘州悉聽其節制。本州於屯駐人外。在循州諸軍。且給其餉。既無慮於山寇。已乾道三年間。海寇暴作。剽略民居。浸不可蹤。太守傅公（自脩）既繳諭以利害。舊知光州熊飛者。特爲鼓樓岡巡檢。傅公命飛躬往開譬賊。留飛爲質。遣偏裨五七人先詣公庭。受傅公所以約束者。閱數日。黨類八十人悉投戈棄舟。徒手而造郡治下。其故爲農商者。公令復業。百不問。有迸卒之無歸者。請于朝。得旨刷水軍一寨以收其衆。且撫且招。令百七十有六人。莅以統轄一員。本路帥司是隸。海道有警。固可倚爲用。而平居無事。尤賴控制之有術焉。　澄海第六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七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澄海第十九指揮元額等四百人。　澄海第二十五指揮元額管四百人。　清化指揮元額管一百八十人。　牢城指揮元額管一百二十人。　作院指揮元額管五十八人。　城面指揮元額管三十六人。　右禁兵廂兵七營。（內城面作院爲一營。　三陽圖志。淳熙丙午。陳侯圭重）創。在城西之崇武坊。南北布列。（兵共二十餘人。）省鋪指揮後與清化營樓巡轄司在其側。今遺址已爲民居。軍額元管一百五十三人。　潮梅巡檢司在光孝寺之側。近歸湯田元寨。軍額元管一百人。　同巡巡檢司在金山之陰。元寨在潭口。軍額元管一百人。　小江場巡檢寨去城五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赤砂巡檢寨取潮陽縣十里。軍額元管一百人。　鼓樓岡巡檢寨在揭陽縣之側。近歸赤鯛新寨。軍額元管一百二十人。　推鋒寨在州郭之北。軍額見管一百丹一人。　水軍寨駐劄於潮州揭陽之軍福院側。軍額元管二百人。　海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潮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揭陽縣弓手額管五十人。　郡國養兵以衛民。若毋存虛籍。毋給他役。訓練有素。緩急可倚爲用。自林公嘌整連戍營每遇變日

覰引廂禁兵閱習之。後趙公（師岁）益加教閱。具有常程。武備少修。繼是者常令精練。隨闕隨補。庶不虛耗養兵之費。（三陽志。以上營寨軍額今廢。惟黄岡寨存。）本州禁軍自春秋大閱之外。散在諸廳。分局執役。每遇日教。視爲文具。寶慶丁亥。孫侯（叔謹）始至。謂郡將於尺籍伍符。寄委不輕。倡率當自州家始。應寨座占名禁旅。如宅庫廣兵之屬。盡令赴教。成梁一色。旗甲精明。又招刺驍勇之卒。令爲一隊。教以擊刺長技。號帳前親兵。軍容爲之改觀。農隙點集四隅民兵。部曲整肅。紀律嚴明。不擾而辦。　水軍寨。舊駐劄於揭陽之寧福院側。嘉定間。曾侯（噩）上便民五事。乞移於鮀浦場。以扼海道之衝。然水軍填補多刑餘之人。面已涅矣。無復顧惜。向寨聯於縣。猶有所懼。及遷鮀浦。旁若無人。主將專恣。容縱出海。弊端百出。將以防盜。反爲民害。權軍呂興捻惡有違紀律。孫侯白于帥府。逐之。見議申請復舊。

州之廂禁軍。推鋒軍。各有營寨。歲久頽圮。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錢鼎創諸營外門。凡七。牢城。清化。作院。及四澄海指揮是也。更造營之神堂。凡二。第二第七指揮是也。軍房幾屋百間。易以瓦屋。爲巷者四。推鋒寨是也。以至清化之廂房。牢城推鋒之土牢。所以處罪隸者。一皆撤舊而新。自是營壘嚴肅。而兵卒無踰閑犯夜之虞。牢犴周繳。而囚徒無燥濕疫癘之患矣。

黄岡寨前此未有。業因汀贛梅寇張思明卜慕衝突饒源北溪湖潦等處。居民被害。淳祐壬寅。劉侯克遜請于朝。欲置寨屯兵其地。仍拘沒勢戶所占民田以贍軍。癸卯間。鄭侯良臣準朝旨相度地勢。移就黄岡。創立城寨。以同巡黄董其役。委理掾趙時昇括所占田七百一十五石一斗半。歲收租三千四十九貫七百八十七官省。以給養兵之費。李侯遇繼之。增蓋軍房。城砌以石。畢事於淳祐乙巳之夏。屯兵以百人爲額。新招軍伍拾名。外伍拾名撥鮀浦水軍寨正額兵更番駐劄。兵卒月粮一石五斗。舊例和糴三分之一。陳侯圭憫其勞。并盡數給之。一飽之餘。然後繩以紀律。寨門昔瞰道旁。易而內向。時其出入。不復貽害於民。三陽圖志元革命制度一新。鎮守一路。設萬戶府。及鎮撫千戶百戶以統兵。有事則戰。無事則守。二年一遷調。蓋防其久。則與冦馴熟也。然此邦荒遠。去大都萬里。軍官得人。則民間無搔擾之憂。不得人。則民被其害。如守城門。則往來負販者受禍。巡哨則鄉村閭井被苦。守橋則船筏上下者有礙。軍之衣食既出於民。民之防衛必賴於軍。其可以衛民者而殘民乎。在上者盡思所以懲之也。萬戶府千戶鎮撫百戶衛皆在于城之西。軍營列布焉。　軍額。　府牢弓手

潮陽縣弓手六十名。　海陽縣弓手六十名。　揭陽縣弓手六十名。

錄事司弓手十名。　各處巡檢司弓手三十名。

橋道

三陽志。由東以入廣者。至潮有一江之阻。沙平水落。一葦可航。雨積江漲則波急而岸遠。老於操舟者且自愁。閱一日不能四五濟。來往者兩病之。由潮而南百三四十里間。聚沙瀰望。四無人居。路入平崗。無寸陰可以少憩。凡道于潮惠間以冒暑得疾者且半。加之驛傳無人。器皿不備。惟監司貴客至縣。乃檄里保辦之。它客不卹也。紹興二十九年間。參政林公宅將將漕入境。詢由廣之路。有司告曰。南自惠往。而西北由循梅達。道里荒減。二路則同。林公乃進州之三邑長若尉而前之。諭以植木治道。傳新館。且情語之以無爲里保擾。凡居民去官道而遠者。說令徙家驛傍。具膳飲以利行者。且自判官司百役悉蠲之。由潮而往。過客已無曩日之憂已。惟興梁之舉。未有慨然作意者。乾道七年。太守曾公（汪）乃造舟爲梁八十有六艘。以接江之東西岸。且峙石洲于中。以繩其勢。狠其址。凡三越月而就。名曰康濟橋。議者謂橋式可成。未有若是之神且速者。越三年。舟以雨壞。太守常公（禕）所以處此者。與曾公一槩。出帑餘爲居民倡。乃命以損其制。以便操習。其舟數侈於前者十三。役畢。餘力猶裕。遂剏傑閣于西岸。以鎮江

濵。名曰仰韓。以韓文公遺蹟。實與是閣對也。東顧則鳳嶺横陳。西望則湔江直瀉。南連滄海。瀰漫而莫覩津涯。北想中原。慷慨而益增懷抱。勢壓滕王閣。雄吞庾亮樓。儼乎共斗柄爭衡。砌玉與地軸接軫。樹木張四時之錦。屋廬環萬疊之鱗。溪流澆漾以遵空。山色回環而入座。登高寓目。足以豁羈客之愁。對景賦詩。庶幾動騷人之興。固一方之壯觀也。董是役者。軍事推官曹崇。　淳熙己亥。朱公（江）建登瀛門左掖三。已亥。堂右掖南門奇觀門之舊址。即仰韓閣也。閣以火蕩爲門。增石洲二。與舊爲三。繫亭其上。東曰氷壺。西曰玉鑑。中曰小蓬萊。　庚子。攝郡王公（工功）後增一洲。距西岸數步。上跨巨木。下通船筏。至是始無衝突浮梁之虞。　已酉。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四洲爲八。亘以堅木。覆以華屋。曰丁侯橋。紹興甲寅。沈公（宗禹）增石東岸。結亭於前。扁曰益秀。與登瀛門對峙。　慶元丙辰。陳公（宏規）益東岸之洲二。結架如丁侯橋。而增廣之。曰濟川橋。更扁曰濟川亭。以止過客。亭之後曰見思庵。　戊午。林公（宗）衍濟川橋而東之。增以四洲。雄據過於西橋。又津湖界上道路磽确。捐金砌石。以便往來。　嘉泰癸亥冬。濟川橋火。爲亭若庵。一夕俱燼。趙侯（師岁）亟興焉。倅永規增崇石洲故址。屋覆其上。傳覽其下。面橋爲亭。名悉仍舊。大書題扁。侍郎陳公讜筆也。

開禧丙寅。林侯會接濟川橋之西。增築石洲者五。修其舊者一。亦屋覆而磚甃之。扁曰小蓬萊。用朱侯命名之舊。　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復接丁侯橋之東。增築二石洲。（三陽圖志。後屋經漲洪風壞之餘。市屋俱弊。端平初。葉侯觀偕貳車趙公善叟始命判官趙汝禹督工。悉甃而新之。中扁王鑑。與小蓬萊對。仍闢二亭。西北曰乘曜。爲祝聖放生之所。西南曰孟賢。爲禮賢賓餞之所。邦人即登瀛州之左。爲堂繪二公而祠之。初運判曾公噩）守沈公康壽始全徹。謀築其一。而未就。侯乃克成之。淳祐丙午。陳侯（圭）修橋及艕。　太平橋。在州治之前。　去思橋。在子城之西。壬戌歲（趙侯諳。始作石橋立是名。）浮橋舊以鐵纜絡定。梅冠衝突。倉卒錯纜爲兵。置以步之艤。隨成輒壞。開慶己未。林侯（光世）造新舟十四。鐵纜七十丈。從步翼而貫之。遂可永久。　西門橋。　北門橋。　新路橋。　湖頭橋。　新溪橋。　南濠橋。　甕門橋（除西門南濠外。自築外城後。皆易以板。新溪今廢。已上）七石橋係在城。　州城東抵大溪。溪舊有橋。橋之西扁曰丁侯。東抵中石州橋之東。扁曰濟川。西直小蓬萊。自乾道以來。且築且增。有燬有復。東西爲屋共四十間。中流聯絡以二十四舟。濟之時其操縱。與波上下。壬戌颶風之厄。舟與市屋俄頃而盡。游侯（義肅）捐己俸。合衆力一新之。址之欹者改築。材之蠹者更新。橋成極其壯觀。林直院希逸記之。咸淳丁卯。殿講年鄉滌增修所未備。且補舟楫之闕。行者無履險之憂。（三陽圖志。至元戊寅。此橋厄於兵火。大德二年。監郡太中帖里修造橋亭。尋復爲洪流所壞。大德十年。郡守少中常侯元德復砌石洲高三尺餘。重修梁亭。自捐圍。泰定三年。判官賈住易以石版。僅成四間。餘新橋舊亭屋俱倒。忽一夜第一間石版自折。天曆己巳五月三日。邦人觀競渡。第二間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十餘人。至順壬申。又折一石版。溺死者三人。本路同知胡列大夫共惻然。捐俸鳩合衆力。盡砌木梁。添砌亭屋。往來者遂無戰兢之恐矣。其餘小可橋梁津渡。附列于左。）葉侯橋。三陽南門外城壕舊石橋也。爲通衢往來之衝。慶元初。陳侯（宏規）誤聽陰陽家者說。鑿壕東達于溪。未幾。溪洪暴漲。西衝于壕。橋遂以壞。沈侯（杞）既築塞故隄。遍爲之更創。扁曰沈侯橋。立石其旁。然舊隄既鑿之後。雖復填塞。甃未全固。加以城築之役。就便取土。隄益以薄。端平乙未秋。因巨漲奔突。潰隄入壕。橋復壞焉。葉侯觀躬親相視。既檄海陽宰常侯孫董役監督。故隄復度工籌費。捐錢爲倡。命寓公黃夢錫趙汝廠戶掾趙必偲提督。更造橋成。邦人德之。遂榜今名。刻石以手不朽。（三陽圖志。泰定丁卯。判官賈住再加修築。砌亭其上。揭舊榜曰見

思。教授何民先爲記。）東路石橋道。　潮自古瀛抵分水嶺以達漳州。乃南北往來之要衝。蹊道磽确。流斷絕。舊橋砌以石者。惟秋溪一。思古亭一。後增十有餘所。大率規模苟就。閱歷未幾。類仆壞之。其路又多泥濘。間或累砌。累累小石。纔過溼潦。行者涉者病焉。　淳祐丙午。陳侯（圭）捐金市石。作私直傭工。石而橋者一十三所。砌而路者三百餘丈。憧憧往來。無復長涂病涉之患。邦人余宸爲之記。橋今列于左。　思古亭橋。　思古三里橋　黃金塘橋。　平橘橋。　麻景橋。　小江庵橋。　林姜庵橋。　陳塘橋。　水磨頭橋。　百丈埔橋。　黃崗五里橋。　竹林徑內大橋。　竹林第二橋。　三陽志州治自太平橋直抵三陽門。橋之四維。舊有四塔。外疏兩渠。中爲官街。歲月浸久。塔之僅存者二。居民遂侵官地以廣其廬。溝藏於堂坳之中。通衢湫隘。累政因循而莫革者。百有餘年。淳祐丙午。陳侯（圭）欲復舊觀。明示榜文。諭以四害。謂市肆挨擦。易啓紛爭。突煙衝越。易至陳漏。雨潦時至。易生浸溢。溝道不通。易生疾癘。意肯一乎。民悚而信。不旬浹間。而官街盡復。於是捐公帑。益己俸。以時價市石。以私直傭工。撤舊砌新。自太平橋至三陽門長五百單五丈八尺。東抵西闊二丈四尺。官溝在外街之兩傍。石刻丈尺爲誌。砥道軒豁。有中州之氣象焉。邦人紀善甫爲之記。立石于宣詔亭之左。（三陽圖志。丙子兵火。街路無恙。而石與亭無存矣。）

壇場

圖經志社稷壇。　本府（在城西門外。海陽縣附。）三陽志。社稷（雷風雨師附。）社稷之壝。凡建邦國。皆首立焉。按舊圖志。但云錯居廣法淨樂二寺之後。僅附見焉。城郭門非所以尊社稷也。今表而出之。　州社稷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其壇各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　海陽縣社稷壇在城南舊韓廟之後。　春秋社日祭社稷。社以后土句龍氏。稷以后稷氏配。牲用羊一。豕一。黑幣二。　準令州縣長官到任。祇謁社稷。點檢壇壝。若春秋祈報。非有故不得差官。郡邑通祀。以社稷爲重。風雷雨師次之。其爲農祈穀則一也。郡之社稷壇。實處城南廂三陽門外之西。而風雷雨師壇舊各在郡一方。壇惟四土。門壝闕然。當其祀時。霖泥淖。則寓于浮圖氏之舍。李侯遇始合其壇而三之。風師置在社壇之東。雷師雨師在稷壇之西。二壇同一壝。方位制度。爲如令甲。淳祐乙巳。林侯壽公捐金增加修飾。壇壘以石。徑砌以甓。有堂中峙。有垣環列其外。門扁曰州祀壇。以示崇祀報本之意云。　三陽圖志。本路舊社壇在南廂三陽門外之西。大德六年。肅政廉訪司備奉御史臺劄付。欽奉聖旨內一

嶽鎮海瀆名山大川。風師雨師雷師。祀之日。須以本處正官。齋絜行事。有廢不奉祀。不敬者。從本道肅政廉訪司糾彈。欽此。大德八年。總管府奉上司行下。照得至元八年。欽奉聖旨內一件。該自古春秋二仲戊日祭社稷於西南郊。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南郊。立夏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欽此。當年立社稷壇於舊地。立風雷師壇於東。雨師壇於西。圖經志風雲雷雨山川壇。本府（在城南門外之南。）三陽志風師壇（在西湖明貺廟之右。）雷雨師壇（在北廟推鋒寨之左。）三壇各一丈五尺。高二尺五寸。四出陛三等。四門同一壝。此宋壇壝之制也。圖經志無祀鬼神壇。本府（在城北門外。）海陽縣（附。）

戶口

圖經志戶口。（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計六萬九十七戶。二十一萬四千四百單四口。永樂元年。人戶八萬六百九十一戶。人丁男婦二十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七口。（郡縣志唐開元戶一千八百。宋朝戶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寰宇記宋朝戶主客都共五千八百三十一。九域志主五萬六十九百一十二。客一萬七千七百七十。輿地要覽七萬五千九百單二戶。三陽志主客之數。蓋視前以爲多寡。創郡之初。爲戶一千一百九十。口五千五百二十。其時屬縣有五等而言之。是一縣僅有二百四十戶。當時民物固可知已。隋之去晉。止二百載間。乃有二千六百有六戶。較之往晉。幾於倍數。唐杜佑作通典。載潮陽郡戶有一萬三百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韓愈請置鄉校牒亦曰。此州戶有萬餘。逮歐陽脩作唐書誌乃云。戶有四千四百二十。口二萬六千七百四十五。且捐於杜佑韓愈之所紀何哉。宋潮州實初。有戶三萬餘。逮元豐間。九域志成主客戶計七萬四千六百八十二。比於唐時七倍其數。比歲以來。總稅客戶與籍戶言之。以戶計者。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八。以口計者。一十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二。較之於古。不啻百倍。自今已往。不其愈盛哉。本州三縣主客戶。總一十一萬六千七百四十三戶。總一十四萬七千五百七十口。三陽圖志元滅宋平潮以前。亂離瘼矣。數萬生靈。或罹鋒鏑。或被驅擄。或死於盜賊。或轉徙他方。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籍江南戶口。方見其數。比年以來。民稍生聚。戶口日蕃矣。本路三縣一司。民戶總七萬七十戶。南人六萬八千七百七十三戶。北人一百五十四戶。錄事司總三十三百五十八戶。）

田賦

圖經志田糧（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官民僧道學院沒官等項田地。一萬一千七百三十二頃。四十六畝六分二釐。二毫一絲五忽五微八塵。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六升四合八抄九撮五粟七微八塵六埃。官田地六十三頃。六十一畝三分六釐三毫一絲六忽七微。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二千八百六十一石。三斗二升三合一勺。四抄八撮三圭四粟五微。民竈田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頃。四十三畝一釐七毫一絲二忽六微四塵七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二石。三斗三升五合五勺。九抄一撮二圭四粟一微三塵一埃。僧道田二百六十八頃。七十八畝七分六釐八毫六絲五忽。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二百六十八石。四升九合七勺。五抄八撮七圭七粟五微。學院田一百一十三頃。三十四畝七分五釐。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一百四十三石。九斗一升二合九抄二撮。沒官田二十七頃。二十八畝七分二釐三毫二絲一忽二微三塵三埃。每畝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壹千四百六十七石。五斗四升三合四勺。九抄八撮六圭九粟六微五塵五埃。夏稅（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海陽等四縣青黃麻麥豆芝蔴綿花藍靛等地。二百九十五頃。二十七畝八分一釐八毫七絲五微。青麻地一十三頃。三十三畝一分一釐一毫六絲九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千三百三十三斤。一兩七錢八分七釐四毫。黃麻地一百四十四頃。二十畝二分三釐二毫一絲四忽。每畝科麻一斤。計麻一萬四千四百二十斤。三兩七錢一分四釐二毫四絲。烏豆地四十三頃。六十五畝四分五釐二毫四絲一忽。每畝科正豆三升計正耗腳豆一百五十四石。一斗四升四合一勺。二抄四撮五圭九粟七微一塵。小麥地四十一頃。五十七畝四分六釐八毫七絲六忽。每畝科正麥三升。計正耗腳麥一百四十六石。八斗二勺二抄一撮九圭一粟五微六塵。綿花地三十四頃。三十六畝四分五釐七毫七絲五微。每畝科綿花八兩。計綿花一千七百一十八斤。三兩六錢六分一釐六毫四絲。芝麻地一十六頃。五十四畝二分二釐七毫。每畝科正麻二升。計正耗腳麻三十八石。九斗四升五勺三撮五圭八粟。藍靛地一頃。六十畝八分六釐九毫。每畝科靛青八兩。計靛青八十斤六兩九錢五分二釐。畦桑本府海陽等四縣。畦桑地五頃六畝三分五釐。每畝栽桑四十株。計桑二萬二百五十四株。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六千九百五頃。九十畝一分一釐四毫。夏稅小麥三千八百一十九石。八斗七升八合七勺

絲二十七斤。一十一兩七錢二分八釐。 藍靛一斤五兩三錢六分。米六十九石。七斗七升四合二勺。 秋糧米一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五石。一斗四升三合七勺。

三陽圖志 什一取民。古之制也。漢晉而下。立法不同。唐自租庸調法既壞之後。附錢閒架之類。往往病民。下逮五代之季。賦役無名。民愈告病。元一區宇。以寬民力為第一義。凡前代無名之賦。一切蠲除。惟種田納地稅。買賣納商稅。（商稅三十取一。）魚鹽船貨之征。隨土所有。本州自歸附以來。客戶亦納丁米。每戶二斗五升。今亦蠲免。為客戶者何其幸歟。此見聖朝賦役之輕。愛民之至。遠過於古矣。 本州三縣一司。糧米總一萬三千四百四十一石。五升四合。 錄事司糧米七百五十五石。九斗八升二合二勺。

賦稅州之賦稅。產戶曰苗米。曰產錢。曰二科役錢。曰七等鹽錢。曰丁則折米丁錢而已。初丁米之數於產戶差重。黃公定賦從今額。丁錢之重。公亦方議寬削。以召命還矣。鹽之舊賦輕甚。城市鄉邑居民量行均買。未有抑配之擾。淳熙間李提舉變二廣鹽筴。本州鹽課始增。乃從主客丁口科紐。紹熙間趙提舉復請賦鹽額。隨產高下。作七等均敷。閩地歷基產僅一丈數。鹽與田產五十文者等。白丁免。而小產下戶益困。慶元四年太守林公崈於是撙節贏餘。以代第七等之賦。沈公杞。趙公（謳）趙公（師方）相繼代輸。推此心以往。凡可以寬民力者。次第施行矣。若場務之征。厥有常額。并列于左。 本州全年總催三縣產役丁鹽錢稅米。

七處場務。 州稅務錢二萬一千五百八十六貫。六百九十九文省。 潮陽稅務錢四千七百九十七貫。二百七十一文省。 揭陽稅務錢四千三十八貫。七百八十四文省。嘉定癸酉。因邦人有請。黃侯自求列于朝。得旨省罷。蓋揭乃州之小邑。相距數十里間。縣務與圖灣鎮鮀浦場並置。縣務稅錢。大槩取辦於產戶田租之食穀。自省罷後。邦人至今便之。特孫侯（叔謹）初蒞邑實贊成其事。 圖灣鎮錢四千六百二十八貫。六百八十七文省。 鮀浦場錢一千七百二十五貫。八百二十九文省。 小江場錢一千五百一十七貫。八百文省。 津口場錢八百五十貫。五百六十二文省。 竹木場元係抽摘。無定額。

本州白丁乃無產業之民。輪充甲頭。責之催科。仍買錢鹽。間有逃亡。復勒代納。民甚苦之。物力之戶。貧富隨時高下。州縣凡有科需。只憑舊籍。追擾趣辦。既非常賦。又非案名。剝民尤慘。慶元間林侯（崈）復奏。朝廷悉與除罷。至今民受實惠。 白丁舊納錢數一千足。折米價直初科三千五百足。民甚病之。嘉泰間大師廖公（德明）數奏。朝廷納丁只用五百五十。折米只用二千八百。悉從所請。至今民以為便。

七等之賦。數及貧民下戶。每歲所納。殊以為艱。慶元間林侯（崈）始為代輸。嗣是一二政沿例而行。厥後無有繼之者。紹定己丑。孫侯（叔謹）撙節歲計之贏。總一萬一千七百有餘緡。代納三縣第六等鹽役貧民下戶。均沐實惠。此皆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本州三縣催科。按舊例隨鄉分居民充保長。以其熟識人煙聚落去處。易趣辦。在城小產元不曾差充。自海陽張宰輕變舊例。行之未幾。民被其害。端正初。士民列詞聞于邑宰。常君俊孫隨照舊例。特與蠲免。繼聞于州。已禁止縣胥以杜來者之紛。吏復有照本縣已行之判。仍榜示通衢。揭為定式。是歲穀直五六十文。哉者以為德政之應云。黃夢錫記之。見古瀛丙集。 本州三縣諸保人戶。白丁錢慶元以前。縣責之甲頭催納。自林侯（崈）奏請除罷。只令戶給由子。聽其自納。始者縣吏散由。厥後以由寄保長分俵。由付其手。則棡業其身矣。非獨責令代償。又且誅求不一。曰領單。曰照顧。曰把限。曰比呈。曰監納。曰驅磨。曰對鈔。曰申足。非錢無以行之。以保長之微。產所倍納者凡幾丁。一經執役。至致破蕩。淳祐二年。運帥方公（大琮）因民陳訴。牒州照奏請 指揮。聽民自納。不許差保長催丁。累政遵行。至今民以為便焉。 本縣城內四廂居民舊有身丁錢。前此官吏只憑丁籍取辦。然市井小民。遷徙不常。無由追納。其間又有老病而不為銷去者。有物故而科及妻子者。公私交病焉。 淳祐癸卯。鄭侯（良臣）始編排在城白丁。計七千七百單三戶。盡為銷豁。申聞于朝。得旨如章。人給公據。子孫永勿科。父老刻石頌德。邦人藍震龍為之記。 本州三縣小產最為貧窶。畝地不出尋丈。歲入不過升斗。而輸為官者二稅產米鹽役等錢。糜費與中戶同。其間僻居山海。不能達縣者。有鄉司攬戶私領不納之弊。親來投納者。復有祠候往返之費。既納之後。吏緣為姦。對鈔銷簿。色色有錢。由是下民轉為貧民。陳侯（圭）軫念民瘼。盡刷三縣產數。自一文至五十文。小產計二萬六千八百五十餘戶。即郡帑捐己俸為錢七千八百貫官省。代納以上小戶七年八年夏稅產錢。遍榜給鈔與民收照。三邑二萬餘戶可以少紓。而無流離轉徙之憂。漕臺嘉其恩愛。板榜本州。仍備牒屬諸郡。以侯之德政為列城勸。 本州三縣潮陽當孔道。舊例無丁鹽寬剩。揭邑有之。其數尤少。惟海陽歲解六千貫省。淳祐三年。秘監李侯遇從縣中各免。

稅課

圖經志（酒醋雜課附。洪武十年分數。）本府稅課司歲辦商稅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二萬五千二百四十一貫。六百九十二文。 稅課司歲辦

錢鈔廢銅等項折計鈔一萬七千五百六十三貫四百文。本府海陽等四縣歲辦酒醋等項課總計實鈔二千三百四十九貫六百三十四文。永樂元年實徵各色課程鈔一萬九百四錠三貫七百八十八文。商稅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三錠三貫一百七十文。額辦課鈔一萬二百二十二錠三貫一百七十文。增羨課鈔一錠。酒醋課鈔四百三錠四貫五百二十文。茶課鈔一十二錠四貫七百八文。窯冶課鈔一百錠六百八十四文。房地賃鈔九十二錠八百九十三文。比附魚課鈔七十一錠四貫八百一十三文。廢銅二百二十八斤一十二兩。米七千六百八十九石四斗二升六合七勺三抄。茶課米三石二斗一升四合五勺。魚課米七千六百八十六石二斗一升二合二勺三抄。本府稅課司實徵商稅課程鈔銅。鈔四千一百九十一錠二百二十文。廢銅一百二十斤。鹽課（鹽場附。）本府地面鹽場凡三所。（舊屬本提舉司。）總計額辦鹽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引三百一十斤一十四兩。小江場（在揭陽縣鮀浦村。）百夫長六員。額辦鹽九千六百九十五引二百二十五斤一十四兩。洪武九年三分中摧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六千四百六十三引二百八十五斤一十兩。招收場（在潮陽縣沙浦圖。）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五百七十一引八十五斤。洪武九年三分中摧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七百一十四引五十七斤五兩六錢。隆井場（在潮陽縣斜郭圖。）百夫長二員。額辦鹽二千六十七引。洪武九年三分中摧減一分。實辦二分。正耗鹽一千三百七十八引。三陽圖志。天一生水。潤下作鹹。瀕海居民。煑波出素而成鹽。蓋鹽爲肴食之將也。用虞書鹽貢之法。行周官鹽人之職。設則其由來尚矣。然十一之稅。猶未及此。自齊以魚鹽富強。歷代因之以資國用。設官推貴。遂以爲常。潮之爲郡。海瀕廣斥。俗富魚鹽。宋設鹽場凡三所。元因之。散工本鈔以助亭戶。立管勾職以督課程。鹽之爲利。既可以給民食。而又可以供國用矣。小江場歲辦鹽七千八百二十四引。招收場歲辦歲二千八十六引。隆井場歲辦鹽一千六百八十六引。本路三縣一司歲散民鹽總八千四百八十六引。每引正鈔三錠。羅脚鈔一兩六錢四分。總辦課鈔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六錠一十七兩四錢二分。

錄事司歲散鹽四百二十八引。課鈔一千二百九十八錠一兩九錢二分。汫州戶計司歲散鹽八十引。課鈔二百四十二錠三十一兩二分。商酒課自龍斷罔市利而商征肇。始漢入摧酒酤而酒稅遂行。買賣者納商稅。沽醸者納酒稅。古今國用不可廢也。聖朝摧稅如舊。而嘗加優恤之意焉。本路三縣一司歲辦酒課鈔總二千二百二十二錠一十八兩九分六釐六毫。在城務歲辦課鈔六百五十七錠單三兩五錢六分

茶課。自大禹別九州之產以作貢。而未嘗貢茶。下逮漢魏晉梁皆不及此。至李唐時。如趙贊涔王播王涯之徒。如創摧茶之制。宋朝又有摧務交引三分三說之法。而茶之賦始繁矣。產茶之地出稅固宜。無茶之地何緣納稅。潮之爲郡。無採茶之戶。無販茶之商。其課鈔每責於辦鹽主首而代納焉。有司者萬一知此。能不思所以革其弊乎。本路三縣一司歲辦茶課鈔一百八十九錠二十六兩二錢八分。錄事司歲辦茶課鈔二十一錠四十九兩七錢九分

土產

圖經志。土產。凡有土則有產。特精粗多寡不同耳。本府之所產。如花菓竹木之類。畧而不紀。其間所有藥物具載如左。貫衆。川山甲。蜂蜜。石決明。蓬莪术。甲香。天茄。胡芹。茭膏花。鬱金草。枸杞。鱉甲。蛇床子。紫梢花。澤蘭。甘菊。骨碎補。天門冬。蒼耳。山藥。木賊草。何首烏。淡竹。烏藥。苦參。香附子。生地黃。商陸。續隨子。山茨菰。白扁豆。旋伏花。牽牛子。天南星。地骨皮。蔓荊子。夏枯草。車前子。石菖蒲。楮實子。括蔞根。金櫻子。木饅頭。橘皮乾。海螵蛸。史君子。金毛狗脊。木通。郡縣志。蕉布（育）。鮫魚皮（育）。寰宇記。水馬。海桐皮。千金釣藥。煑海爲鹽。稻得再熟。蠶亦五收。五子樹郡國志云。潮陽五子樹。實如梨。有五核。治金瘡及霍亂。三陽志。州地居東南而暖。穀嘗再熟。其熟於夏五六月者曰早禾。冬十月曰晚禾。曰稳禾。類是赤糙。粜販而之他州。曰金城米。若杭與秫。即一熟。非膏腴地不可種。獨糙赤米爲不擇。秋成之後爲圃。若田半植大小麥。踰歲而後熟。蓋亦於一熟者種耳。麥與菽荳。惟給他用。不雜以食。其本業蓋如此。若夫果實之生。不能以數計。其可品者若楊梅。若枇杷。以春熟。若荔枝。若蓮房。以夏熟。秋則龍目。冬則黃甘。雜於春夏間者曰梅。曰李。於秋冬間者曰梨。曰柿。歷四時而常有者曰蕉。曰甘蔗。間見時有而不可以常者曰波羅蜜。昔無而今有者曰蒲萄。曰木瓜。以至竹之種類。曰筴竹。曰單竹。可於屋宇用。曰慈竹。曰紫竹。可於庭館。植木之種類。曰梓。曰桂。可以備器用。曰楠。曰樟。可以架屋室。曰離。曰杉。曰榕。曰綿。可以閱十百載不壞。花不勝其異品也。其香與色供者曰梅。曰蘭。曰茉莉。曰素馨。曰酴醾。曰木犀。曰鷹爪。曰含笑。曰勝

春香不違其色者。曰海棠。曰山茶。曰穿心寶相。曰玉龍鬚。曰錦綉堆。曰玉簪。曰御帶。其他藥物之益於治病者。雖於品第。姑雜誌其略云。 仙茅。 麻茸。 麻角。 紫檀香。 海馬。 黃蠟。 紫金藤。 班猫。 黃連。 半夏。 山藥。 草豆蔻。 山羊角。 草麻子。 熊膽。 蓽撥。 大蒜。 芫荽。 芥。 蘆菔。 青藍。 茼蒿。 莙薘。 波稜。 萵苣。 苦蕒。 芹蕹。 韭。 葉茶。 苦筍。 香蕈。 石髮。 紫薑。 此特其常味者。餘不能盡錄。至於海錯。如鱟魚。蠔山。章舉。鎮柱。入韓公南食所詠。與夫車螯。毛蚶。河豚。魁蝦。香螺。赤蟹之屬。皆味之美者。其他名類不一。難以悉載。元一統志。鹽。 小江場。在海陽縣蘇灣。係所轄龍眼砂柵。南溪東西二柵。大埕柵。大港柵。二面埕柵。招林柵。官富柵。白砂路石頭柵。貴岡前柵。丈領揭陽縣蓮唐等處七柵。 隆井場。在潮陽縣東南五里。所轄古埕柵。平湖柵。石下柵。惠來柵。神倦柵。 招收場。在潮陽縣北二十里。所轄大柵。洋背柵。鷄岡柵。青嵐柵。上浦柵。 鐵。 糯。 大麥。 麥。 粟。 豆。 麻布。 蓮。 蕉。 擇。 桃。 李。 柿。 橘。 柚。 瓜。 梨。 茉莉。 薔薇。 素馨。 蔥。 蟹。 車螯。 杜鵑。 已上諸縣並出。 荔枝。 有亭在郡治後金山。 魚。 韓文公詩。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地產鮫魚皮。 鱟魚。 諸縣有。韓文公詩云。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 蛤。 韓文公詞。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 蠔。 韓文公詩。蠔相粘為山。百十各自生。 章舉馬甲柱。韓文公詩。章舉馬甲柱。鬪以怪自呈。我來樂魑魅。自宜味南烹。

土貢

三陽志。土貢（綱運附）。自晉義熙創郡以來。土貢不記。至唐乃有蕉。鮫革。甲香。蚺蛇膽。龜石。井鉛。石水馬等物。本朝削去其餘。惟歲貢蕉布五疋。甲香一斤。鮫魚皮一張。近歲復罷其餘。惟蕉布仍舊。外有天申節進奉銀。大禮年分銀。雖曰去其無用。增其有貴者。然銀價幾每歲半撥於轉運司。其不妄取於民。蓋如此。前此州縣奉行失責。乃白科民戶。以足其數。既不支與本錢。其交收麋費且半於正數。乾道六年。閩守臣曾公汪一切罷去。止那融本州歲計錢。徑行買發。三縣民戶莫知歲貢之有銀也。其它若鄂州大軍助賞銀。運司雖歲撥本錢。若較諸市直。三之一爾。舊來科輸。蓋混於天申節銀數內。以產錢高下為兩數。曾公亦以官錢代輸。而大軍馬料較歲常輸之民。有一以是處之。繼承以來。若宋公數書。常公禕。一循其舊。不復民戶。後常公之初。復准運司行下。謂天申節銀係臣子奉上之物。向所謂價錢已不復給。常公閏曰。奉上之物。臣職當然也。既不復上司。請亦不復斯民。費歲貢猶故。為聖節進奉銀二百兩。赴行在藏西庫交納。 大禮年分進奉銀四百兩。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助賞銀。遞年起發三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二分四釐。赴鄂州大軍庫交納。上供全年起發銀二千九百單四兩七錢五分。赴行在藏庫。鄂州大軍庫交納。 鈔鹽。 本州均賣鹽三千單六籮。內二千單四籮。係三縣隨產作七等均賣。又一千單二籮。坊賣坊市公吏口食。及州統務鹽籮買銀。分作三綱。解發赴提舉司交納。第一綱正鈔銀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六毫。係六月發。附發坊市等銀七百六十兩二錢二分。 第二綱正鈔銀七百九十兩九錢六分。係九月發。又附發坊市銀四百二十一兩五錢六分。 第三綱頭創漕計加饒猶留銀一千一百三十五兩七錢。係次年正月內發。附發坊市銀二百八十一兩一錢。 常平窠名綱運。 坊場河渡錢二千一百一十八貫六百二十八文省。買銀五百九十九兩一錢二分三釐。 官戶不減半役錢一千五百單九貫八百三十八文省。買銀四百一十五兩二錢一分。

新舊贓下吏人食錢一百四十七貫七百文省。買銀四十兩六錢一分八釐。三項錢買銀。分上下半年發赴行在左藏庫。及湖廣總領所交納。

吏祿錢三千五百七十六貫二十一文省。買銀九百八十三兩四錢一分。分上下半年起發赴提舉司交納。 錫本錢一千八百貫文省。買銀四百九十五兩起發赴韶州通判廳交納。 經總制隸通判廳。每年分作四季起發。行在淮西江鄂等處綱總計銀二萬八百八十九兩六錢七分五釐。

春季銀五千七百五十五兩二錢二分。 夏季銀四千三百八十七兩一錢八分。 秋季銀四千六百六十八兩三錢三分。 冬季銀六千七十九兩二錢八分。 右諸色綱運今附載于此。

官制

國朝直圖經志。潮州府。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知事各一員。 照磨所照磨。檢校各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儒學教授一員。訓導四員。 永豐倉大使。副使各一員。 稅課司大使。副使各一員。 僧綱司都綱。副都綱各一員。 道紀司都紀。副都紀各一員。 陰陽學正術一員。 醫學正科一員。 廣豐庫大使一員。 潮州衛指揮司指揮使。同知。僉事。 經歷司經歷。知事。 鎮撫司鎮撫。 左右中前後五千戶所。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

公署

圖經志州治形勝　州治基于金山之麓韓山峙其東西湖山屹其西金山盤踞于其後山其上有石門巔有石傑立不群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曰初陽頂傍有石奇而秀曰獨秀峰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曰西暉巖之下叢石低峭雜於篁篠曰隱石有洞曰仙遊臺曰鳳臺蓋是州之勝槩皆萃于金山舊曰金城者以是山祖於金氏也城之東有溪其水自循梅汀贛而下曰鱷渚者以韓公驅鱷於此而得名也蓋潮之為郡實與閩越江西接壤處廣地之極東界自唐韓子謫居於此其名由是而益重豈非地因人而勝也歟三陽志州治　郡左有溪北自循梅汀贛下溪之東其地曰鴨湖按圖經所載曰古郡治基址頹毀漫不可考惟居民揮鋤者時得瓦礫百千數於稚壤間其制異今或以為古跡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或郡治之故存鴨湖或未可必若曰韓公嘗治焉則大不然者今郡西有李公亭始於唐貞元之十三年其亭記亦是年作也因曰亭為觀稼之地在郡西偏今亭廢已久惟故址與記尚在鴨湖視之亦處於西然謂之西隅則為今之郡治形勢合矣韓公刺潮元和十四年也其去貞元二十有一載則韓公之時郡治已遷于今矣謹按今之郡治實基于金山之麓其狀若屏之隱起州子城環是山而基之州治之前手詔頒

春二亭在焉自南門入次則皷門門之西理院在焉次則儀門翼以廊廡甲仗二庫東西對峙庫之西省庫在焉設廳峙其中城東西門自廳之兩腋以出州院舊併廳居其東米鹽二倉閣武堂居其西幕掾法曹諸廨列其後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宣美（今名平理）北曰清心燕寢之室實附之益東而南向有堂曰明遠後更為思韓為文公設也由堂之東拊城以上有亭曰疊翠其亭額陳文惠公筆也循亭而北有亭曰獨遊文惠倅郡之日實名之復記之二亭相去咫尺舉目轉盼互有景物今獨遊已廢疊翠屹立於其前由是而往則金山諸境閒見層出蓋前後應接之不暇者初金山雖處郡治後其勝槩久秘而不露大中祥符之五年王侯濩始命前闢由石門東上躋于山頂有石傑立不群題曰獨石其東有石尤高宜日之初題曰初陽頂傍有石頎而秀題曰獨秀峰其西有石宜日之昃傍有一巖題曰西暉巖之下聚石詭怪與篁篠雜題曰隱石石側有洞可以遊仙題曰仙遊有臺可以集鳳且州為鳳山之舊也題曰鳳臺其存於今者蓋如是外此者若荔枝鳳凰亭之類名存而實亡者悉自王侯始歲久諸題蕪沒至者惟今之凝遠就日二亭是賞凝遠亭故見遠也而于城郭就日亭故初陽也而于溪山二亭起廢於

翁侯于禮之手淳熙改元常侯褘始至採幽發藏悉命掃滌就日亭陰又有一覽亭者江流回洑于前後亦翁侯之舊也亭圮日久亦復新之凡故亭具在者畢加葺治實為州治後圃以今視昔氣象益不侔矣若夫一潮州耳或曰金城者以是山舊屬于金氏曰鳳水者以鳳凰山一水綠溪而出曰鱷渚以韓公驅鱷之舊曰揭陽蓋有取於古曰潮陽又郡之通稱而潮之軍事則治於海陽焉　設廳正直儀門景定癸亥郡守游侯（義甫）重建　治事廳右設廳之右郡守曾侯天麟建陳侯（偁）重修　清心堂在治事廳之後游侯（義甫）重建（輿地紀勝清心堂在州治）萬卷堂在清心之側（輿地紀勝萬卷堂在州治東）思韓堂在萬卷堂之東紹定初孫侯（叔謹）重建直院陳常伯（貴誼）記之後有亭曰仰斗刻韓公像於其中刻韓公及諸賢墨跡於兩廡莆田王邁為之記　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光世）再即舊地撤而新之為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　郡圃接宅堂之後黃侯定創堂其中扁曰熙春前值兩亭歲久皆廢殿講年卿以堂宇將壓重修　瀛州別墅在熙春之前　歲寒堂在郡圃之後創始於沈侯（宗禹）重建于游侯（義甫）而金山岩石之勝真奇觀也　浮香亭在歲寒堂之前亦游侯（義甫）重建　疊翠亭陳文惠公

所名沈侯埴建江山之勝盡在目前　鳳山樓在疊翠亭之北舊名鳳栖葉侯觀重建易以今名　明秀亭在鳳山樓之北其後為月臺　回瀾堂跨金山之東得要臨清二亭交峙其下真得江山之要俱游侯（義甫）重建　一覽亭在金山之巔亦游侯（義甫）重建　披雲亭在金山之麓葉侯觀所建與戴星東西相映游侯（義甫）重修　古瀛洞天在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為流觴左右二亭曰款涼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　亭榭之廢者凡八處今列于左　梅花院（輿地紀勝梅花院在倅廳取陳文惠梅花廳院竹青青之句以名）（三陽志文惠公物淨及）　俯揖　東阜　清嘯　植節　疑曦　浮碧　僉廳在公廳之右紹定初孫侯（叔謹）更創歲久頹壞咸淳丙寅殿講農卿年侯濚重建　軍資庫在設廳之右傾頹欲壓年卿濚鼎新廳屋門廡重修諸庫規模壯觀視昔有加　公使庫在公廳之左年卿濚重修　酒庫在公廳之東年卿濚重建　都倉在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年卿濚重修　當直司在僉廳之右使院在僉廳之左皆年卿濚重修　設廚在公廳之左年卿濚重修　通判廳在設廳西乃閱武堂故址淳熙庚子王倅（正功）創之淳祐乙巳趙倅（善肜）更造　風月堂在廳事之東　冽寒堂在廳事之西

登金堂在宅堂之東。文惠堂在後圃。創於趙君（善珷）後增祠昌黎濂溪。歲久頹圮。景定壬戌通判程（應斗）重建。以韓周二先生各有專祠。而賢良許公（申）嘗從文惠游。縉溪廖公（德明）嘗倅此州。政并祠焉。前為堂扁曰梅竹舊遊。拙窩在文惠堂之下。舊名遂碧。廖公（德明）更今名。朱文公書扁。并濂溪拙賦。刻諸岩石間左右。多前賢磨崖亦程倅重建。　判官廳在子城之西偏。嘉泰壬戌。判官曹（愈）創。始歲久頹圮不復可居。咸淳丙寅判官方（元吉）鼎建。郡侯殿講年鄉（游）實相其成。　推官廳在子城外之西中。廢為郵傳。景定甲子推官劉（同祖）請于郡。以鳳儀驛舊地重建。戶部徐（明叔）為記。　錄參廳在設廳之左。上雨旁風。居是官者往往僦舍。以處咸淳丙寅。錄參陳（休）慨然以興廢為請。殿講年鄉捐金錢撥木植。俾之重建。　司理廳在鈸樓之西。獄舍傾倒。幾半咸淳丙寅。殿講年鄉撥錢。俾理掾黃中重修建。　司戶廳在登瀛門之左。　司法廳在子城西門之外（三陽圖志）

（已上諸亭衙亦火俱廢）海陽縣在製錦坊內（三陽圖志今之澄清坊）丞廳居左。簿廳居右。尉廳在開元寺之後（三陽圖志丞簿尉廳今皆置）潮陽縣在新鄉內。丞廳在縣郭內之北。簿廳在縣郭內之東。尉廳在縣郭內之西。　揭陽縣在永寧鄉之第一都。丞廳在縣之西。簿廳在縣之東。尉廳

在縣之南。嘉定壬申孫侯（叔謹）調尉于此。始立題名壁記。又闢地祭堂于廨舍之側。扁以繹志。教閱諸弩雛者以僻舍視之漫弗葺治。併與廨宇俱成荒墟。越十有四年。孫侯來守。是邦復捐金鼎創。邦人黃（夢錫）為之記。見古瀛丙集。　（右曹）職廳舊在子城內者。後既遺故復與諸官廨附載於此。　海陽縣主簿廳舊無。丙廡吏舍陳侯（圭）為之創。　海陽縣尉廳蕪廢不治幾二十年。僅存故址。更數政僦屋浮寓。淳祐丙午陳侯（圭）撥木植捐金錢二十七萬四千有奇。因故址鼎創一新。自是無官民雜處之弊。　都稅務在州學之東。歲久欲壓。咸淳丁卯權務王進勇（宗）達請于郡侯殿講年鄉（游）以所得餐錢重新修建。今遷于大街。就長坊南。　廨宇　潮之廨宇兵燹後墟矣。至元二十一年。樞使月的迷失來潮分揀。郡守丁侯聚募役剪荊棘。并瓦礫。始剏官廨三座。儀門兩廊。後累政績績葺補。後曰清心。中曰忠愛。憲慎范搏為之記。至順辛未同知（哈斯判公欒）後新粉飾。視昔有加焉。　經歷司廳三座。在府廳事之左。扁曰衙政。憲幕范搏為記。架閣庫在焉。　司獄廳二座。在經歷司之東南。獄房在本司之前左。　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　廣盈庫一所。在儀門之前左。　鼓角樓一座五間。在子城之南門。　錄事司衙在太平橋之右。　廉訪司分司在道愛坊內（今

改為澄清坊）海陽縣衙在廉訪分司之右。　惠民藥局在大街椿桂坊之南。　平準鈔庫在大街星郎坊之南。　潮陽揭陽縣衙在舊處。圖經志潮州衛指揮司（在金山之麓。子城之內。係元潮總管府舊廨）鎮撫司（在衛前鼓角樓門外之東）千戶所。　潮州府（舊在金山之麓。金剏置宣德坊之大街）提刑按察分司。　本府（在街東澄清坊前三陽驛舊址）司獄司（在舊澄清坊前海陽驛舊址）巡檢司（計一十四處。俱隸附）海陽縣管四處。潮陽縣管四處。揭陽縣管三處。程鄉縣管三處。　倉庫司局。本府永豐倉（在潮州衛儀門西）本府廣盈庫（在潮州衛儀門東）行用庫（在大街西名賢坊南）稅課司（在大街西甘露坊南）本府惠民藥局（在大街西椿桂坊南）館驛（計十二處。遞運所附）本府鳳城馬驛（在府治西）馬五匹。驢三匹。鳳城水驛（在北門外上郭）船五隻。　東往漳州府漳浦縣界館驛一所。黃崗驛（係海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　南往惠州府海豐縣界館驛四所。桃山驛（係揭陽縣管）馬五匹。驢三匹。靈山驛。武寧驛。北山驛（以上三驛係潮陽縣管）每驛馬五匹。驢三匹。　西北往惠州府興寧縣界館驛五所。產溪驛。三河驛（以上二驛係海陽縣管）每驛船五隻。松口驛。程江驛。攬潭驛（以上三驛係程鄉縣管）每驛船五隻。輿地紀

勝西津驛（元和志云在州西）豐亭驛（元和志云在海陽縣近海百姓煮海水為鹽。遠近取給）圖經志本府遞運所（計四所）鋪舍（每鋪鋪司一名。鋪兵四名）本府東抵漳州府漳浦縣界。由城東門海陽官路往鋪舍計一十五所。府前鋪。思古鋪。白雲鋪。平福鋪。陳街鋪。鹿景鋪。白沙鋪。小江鋪。環山鋪。九岩鋪。林美鋪。浮山鋪。鶴袖鋪。黃崗鋪。竹林鋪（以上一十五鋪係海陽縣管）南抵惠州府海豐縣界。由揭陽潮陽二縣官路往鋪舍計三十三所。英塘鋪。迥野鋪（以上二鋪係海陽縣管）鳳翥鋪。登崗鋪。漁湖鋪。官溪鋪。縣前鋪。桃山鋪（以上六鋪係揭陽縣管）水頭鋪。厥頭鋪。門闢鋪。祿景鋪。海田鋪。桑田鋪。華陽鋪。縣前鋪。深浦鋪。梅花鋪。和平鋪。盧崗鋪。成田鋪。華寮鋪。礐港鋪。礐洋鋪。黃崗鋪。山內鋪。武寧鋪。徑口鋪。新徑鋪。茶市鋪。新市鋪。祿昌鋪。北山鋪（以上二十五鋪係潮陽縣管）西北抵惠州府興寧縣界。由程鄉縣官路往鋪舍計二十二所。北津鋪。缽盂鋪。曲灣鋪。拓溪鋪。九河鋪。產坑鋪。長灘鋪。射箭鋪。湯田鋪。鷓鴣鋪。湯田鋪（以上一十一所鋪係海陽縣管）竹頭鋪。徑心鋪。黃土鋪。蔡桑鋪。白沙鋪。羅田鋪。羅衣

鋪。砍石鋪。縣前鋪。周塘鋪。南口鋪。（以上一十一鋪係程鄉縣管。）

三陽志鋪驛　州當閩廣孔道，車蓋憧憧，殆無虛日。候館郵亭從昔有之。惟郡將送迎使軺，與按責官經由，始加修葺。然大率支撑塗飾，以苟目前，供需責辦於正長，擾亦甚焉。自運使林公安宅新傳舍，太守傅公自修繕賓館。凡過客使之，更閱歲月，頹陋如故。紹熙壬子，運使黃公掄始以遞庵規摹檄郡營創，張公用成建三庵於潮陽之黃崗，新遷北山，榜曰光華館。賓客舍，僕馬具庖湢、床榻、薦席、器皿、薪芻之需，無一不備。溥遠而至，如適其家，守以僧，給以田，環以民居，爲慮遠矣。閒有汙敗室廬，摩毀器用，暴橫難禁者，僧得以經聞于官而爲之懲治。僕卒往往知懼，故庵建今猶始創也。自是潮惠之間，庵驛相望。慶元己未，林公嵘新鋪驛而爲庵者凡七。措置便利，視光華無以異。因漳而潮，東馳南騖，惟適所安。然城郭近地，官轍輻湊，雖有館驛，猶病無所容。嘉泰甲子，趙公師岩吏創濟川亭，越明年，復建來賢驛，來賢古驛也。歲久復廢。景定乙丑，游侯義肅建潮陽驛，高明雅潔，凡使者按部、郡將到罷，皆居焉。又修舊推官廳爲來賢驛，而游宦入南者皆有可栖止之地矣。凡鋪驛則列于左。　潮陽驛在大街之西，游侯買地創建。　行衙在子城州門之左。　鳳嘯驛在大街之西，林侯壽公重建。特來賢已廢，遂移其扁於斯焉。歲久廢，游侯義肅以其地俾劉同祖建推官廳，而以舊推官廳爲來賢驛也。　濟川庵在浮橋之東，寶祐甲寅，郡侯陳卿煒鼎建。規模視昔有加焉。　南州奇觀在登瀛門之右。今廢。　來賢驛在少微坊，歲久不存。淳祐丁未，陳侯（圭）即故地而立新館焉。又於南州奇觀廢址別築一館，而東西行者各得其所。　盍簪亭在城南昌黎廟之故址，沈公（杞）建，以爲迎送之所。丙寅重建。　右在城亭驛。　蕉梓鋪，孫侯（叔謹）移近民居，鼎創新庵，名以平福。未至廣十五里，有亭曰思古。　鹿景庵，去州三十五里，曾侯（噩）建。　小江驛，今爲庵，曾侯（噩）重建。紹定己丑，大帥方公（深）增脩。　九瀧庵，去小江十里，曾侯（噩）建。　林美亭，在浮岡，方帥建。　黃岡驛，今爲庵，方帥重脩。　竹林鋪，今爲庵，孫侯（叔謹）重創，方帥捐金爲助。　分水嶺亭，方帥建，傍有小庵。　右東路庵驛

冷水鋪。　北洋鋪。　竹崗鋪（三十里）。　黃湖鋪。　散湖鋪。　春花鋪。　蕉坑鋪。　横坑鋪（三十五里過度千嶺）。　湯田鋪（十五里）。　右西路鋪。　馬洋新亭，大帥方公（深）建。　迴野鋪，今爲庵，方帥重建。　桃山驛，今爲庵，方帥重脩。

門閘鋪，今爲庵。　鹿景門新亭，方帥建，傍有小庵。　桑田驛，今爲庵

通湖驛。　撫寧驛，今名鎮寧（十五里）。　光華中庵（十三里）。　飛來驛（四十里）。　光

華下庵（十里）。　右南路庵驛。　北路山徑崎嶇，便於舟行，並無鋪驛。已上庵驛，歲久弗支，陳侯（圭）撥錢千緡助臺閫脩造。惟濟川、黃崗、桃山三所，郡委獨力爲之，費金錢一千四百餘緡。舊例橋道庵驛，州縣責之里正，里正斂之民，是特衆役畢舉，而擾不及下，居者行者莫不便之。已上驛鋪庵亭，世變後皆廢不復存矣。　元混一區宇，制度更新，陸置馬站，水置船站。事急則馳馬，事緩則乘船，所差使人各有執把。　聖旨劄子爲憑，又於要會之地，設立脫脫禾孫，專以辨驗真僞，以防詐冒。惟官府文書，則別置急遞鋪，內設郵長，司其承發日時，以防遺滯阻抑之弊。設鋪兵若干名，以走遞文書。置郵之法，可謂盡善矣。今錄站鋪于左。　在城水馬站。　馬一十六疋。船五隻。　海陽縣。　黃岡站馬八疋。　三河站船三隻。　産溪站船三隻。

潮陽縣。　縣站馬十疋。　武寧站馬十疋。　北山站馬十疋。　揭陽縣桃山站馬十疋。圖經志（申明亭計一百八座）。本府。　府前街盍亭一座

三陽志安養院，舊名養濟。自陳侯（宋規）脩闢之後，歲久郡人侵占，移其院於新溪外城之側。淳祐丙午，陳侯（圭）因其頹圮，更創而崇廣之，門宇軒豁，廊舍周環，易以今名，而民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院舊傳歲有租入，籍今不存，田亦難考。　養濟院，開元寺後之廢庵也。慶元丁巳，陳公（宋規）脩闢之，以處道塗之病患及廢疾無告者。官爲置曆，給其錢米，并療治之費。後林公（嵘）每遇有死者，給錢一千市棺以殯。公後與通判廖公（德明）營度小江之平峯寺側，鼎創庵舍，分爲左右，以處男女，以待有妻孥者。既撥公田，又益錢七百緡，增置以贍之。區處纖悉，登載于簿。（三陽志今史於東凱坊子城側以處孤貧老病不能自贍者官給衣粮柴薪至今復給埽幫廢跡司所在脩視存恤留見凡僚矣。）安樂廬在小江平峯寺之側，即慶元間林公（嵘）與廖公（德明）之所營創者。後廖公持節本路，復增廣其規。歲久頹圮，故址僅存。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爲之更創，以復其舊，益之以公田。嗣是脩治不加，此廬復廢。淳祐丙午，陳侯（圭）鼎創，根括租輸，撥錢四百貫省，買園歲收租錢四十貫，置曆支給，往來病者粥食湯藥衰粮之費，董以緇流，由是道途有疾病者得此棲止，而蒙賙救恩焉。

學校

圖經志儒學（社學附）。本府學（在大街東係文坊）。屬縣儒學四。文廟（見儒學）。三陽志宣聖廟（祭器祭服祭田附）。按舊圖經云：州學自宋以來凡六遷。初建夫子廟于治城南址，慶曆間立學于東江之湄。先是陳文惠公咸平二年倅潮，其脩學記曰：郡之西郊先有夫子廟于侯九流徙於郡治之前。

以是考之。則知廟亦屢遷。始者廟學猶未聯屬。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廟學始並立焉。嘉定辛巳。攝守謝明之。教授（清叟）重修大成殿。仍新兩廡從祀。淳祐甲寅。教授呂（大圭）重建兩廡。景定癸亥。游侯（義甫）教授黃（名孫）重建大成殿。始易木柱以石。仍重修儀門。郡助錢五百緡。餘取足於學廪之羨。若夫社宰舊在廟之東南隅。教授張（清叟）始營之。一夕江流踰陸。衝突傾墜。僅存餘址。紹定己丑。孫侯（叔謹）爲之重架。甃砌護石六十餘丈。先石立龕扉不全備。廟之有樂舊矣。春秋上丁。來以釋奠。樂器不幸一燬黎寇。存經燬。攸考諸劉昉泰唐輔修學記。紹興二年黎寇猶擁學當其衝。焚蕩殆盡。八年寇火相望。六七年間。學舍荒陋。樂器淪胥。未有修者十二年。教官莆田林霆慨然興起。考古制。按音律。修舊補缺。與潮士肄習。二丁祭執器登歌。用士人爲之。迎神送神奏凝安。寧安奠幣奏明安。酌獻俱奏成安。召同而曲有三。升殿奏同安。降亦如之。亞獻奏文安。終亦如之。今所存者。編鐘編磬其數十六。琴自一弦至九弦者十。瑟笙簫塤篪各二。潮學一新。士知古樂。教授林霆之力居多。原道堂兩榜封猶存。昭然可考。歲月侵久。士失其傳。淳熙間。朱侯江代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置雅樂。校正一員。出所藏大常樂章。參訂其樂器樂章。雖朱孫二侯潤飾之。中更廢墜。賴以獨存者。教授林公之功居多焉。諸生用祠而祀之。存祭樂祖于瞽宗遺意。示訴本也。　獻官祭服三襲。趙侯思岩依頒降制度更造。又執事生員祭服二十有三。　祭器之屬。爵以銅。坫案以錫。爲數凡二百五十餘。曹侯璽依朱文公釋奠新儀所製也。籩豆尊俎凡三百有奇。孫侯（叔謹）捐金修之。殿上尊罍簠簋豆坫。昔以木爲。傾易弊。教官呂大圭易鑄以錫。文質相稱。至是大備矣。　祭服更製於趙侯師岩。歲久多弊。而分獻官之服尤甚。陳侯（圭）以其勿稱。淳祐丙午仲秋。捐金改造。迨丁未秋丁祭前。又改爲三獻官祭服各一襲。　執事祭服。寶祐間教官呂大圭從而一新。開慶己未春。刑部林侯光世更製初獻祭服。習樂士人衣深衣。冠方履。丁祭之夕。步武趨蹌。威儀整肅。文物益可觀矣。　潮之大成樂。政和間頒降也。紹興兵火。樂器散缺。教官刪定林公霆脩舊起廢。樂賴以全。職日領諸生習而歌之。孔堂絲竹。幸有遺音。至今二丁祀得以備。他郡所無者。刪定力也。淳熙間。朱侯江易以樂工。紹定戊子。孫侯（叔謹）始命士人專充雅樂。校正樂工奏樂如故。僅能考擊金石。琴瑟噴虎。笙竽虛器。寶祐戊午。刑部林侯光世以刪定嫡傳。洞曉音律。丁祭前一月。出示家藏刪定手澤本樂章。謂興樂乃胄子之教。用伶人非所以祀先聖。命郡博趙崇邪與諸生講

習。時登歌奏樂者三十四人。音譜詳見祠堂石刻。外置田入學。附刪定祠堂庫。爲習樂生員廪給費。職事習樂者優異以示激勸。樂初成。侯領寮屬寓公按閱而訂正之。習樂者由是益精其能。丁奠之夕。冠佩濟濟。雅頌洋洋。高下疾徐。抑揚中度。刪定之遺響復振矣。　大成殿櫺星門舊以木爲柱。屢壞。郡博士趙崇邪更以石。遂可垂不朽云。大成殿撟舊以板。郡博士呂（大圭）易以石。至順壬申。徙于教授司前。　以上廟制樂器皆廢。　至元十五年戊寅。大兵破潮城。廟學樂器祭器祭服悉付一炬。獨書閣巋然如魯靈光。抑天之未喪斯文耶。迨二十一年甲申。丁侯聚來守郡。命郡人林元煜王伯老同攝學事。遂闢草萊。并先碑儀講堂十齋。郡學正張智甫董役。大廟猶未有也。二十九年壬辰正月。貳府王侯宗賈五虎陳呈宅以爲正殿。五月。憲僉張公處恭分治來潮。命郡人鄭必大董役。儀門兩廡配祀像設。無不備具。公又慮久遠無以爲修葺費。爲置潮陽田四百畝。歲收谷四百石。名之曰新廟田。張公之謀可謂宏遠矣。至大四年。教授方時發捐己鈔一百卅二錠。造祭器二百二十四件。皇慶元年。學正朱安道造樂器五十四件。教授朱深道請樂正與諸生肄習。製幞頭唐巾革帶以興諸生執事行禮。自是丁祭之夕。禮樂備矣。泰定元年。教授何民先得石柱三十根。欲改作禮殿。不果。（詳見石柱記）天曆己巳。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慨然捐俸。率衆命學正劉貢珍市材鳩工。亟成其事。諸生請遷于學右。以崇聖人之居。明年庚午春正月立柱。會憲僉任公仲璪巡按來潮。乃率官吏捐俸。儒人助金以爲費。僅成一正殿。而先聖像猶未建焉。至順辛未夏。亞中大夫嘉吾寧軒王侯元恭來守是邦。命工如法粉飾正殿。建兩廡。砌淳陛。新塑聖師從祀神像。甃櫺星門。結泮池。甃橋道。其費皆大學廪莫供。王侯捐己俸鈔九錠。又率官吏各捐俸以助焉。舊時民居環廟學。逼近汙穢。舊爲藥漬。前政未有能去其不便者。公下車之初。即諭居民撤其室廬。以地還學。周圍新築粉墻八十餘丈。朝恩賢堂於西廡之北。朝見賢堂於東廡之北。皆教授從道李復董其役焉。由是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墻數仞。煌煌輪奐。皆寧軒王侯之功也。潮之人士作歌詩以頌侯之德。蓋風化所繫。人心之所同樂也。（歌詩見木集。）思樂亭。教授朱深道任內建。（舊在學前。今移廟於舊學地。則亭在廟前矣。）櫺星門。郡守寧軒王侯撤而新之。教授李復董役。正三門五間。上即萬卷樓。（本欲撤爲儀門。以其經兵火而不毀。故耆老以爲斯文之瑞。遂不毀焉。）大成殿一座五間。舊殿乃五虎陳私宅。府判小云赤海牙鼎新。未完。郡守寧軒王侯繼成之。教授李復學正劉貢珍

董役 東西從祀兩廊十八間 郡守寧軒王侯鼎 撤併新塑神像 教授李復董役 祭器房在東廡之上 樂器房在西廡之上 廚房三間在東廡之西北 並教授李復修建 學舍（三陽志）潮自有郡以來 與學並置 世代更革 莫究其所 唐元和十四年 韓公出刺是邦 請置鄉校牒曰 此州學廢日久 則前乎此固有學 特未有振起之者 按徐師仁創學記云 學舍舊在西湖 陰陽皆以爲不利 元祐中 王侯滌雖有遷徙之議 病其難而未暇 王公大寶遷學記云 潮之學凡四遷 慶曆中 建學于東江之湄 元祐四年 徙于西山之麓 七年遷州之巽 維按舊圖經云 建炎初 元有青龍神霄宮 其宮故廣法寺也 明年 方侯略即宮爲學 四年 繙流請復舊刹 且願增治故學 張侯思永兩復其舊 紹興二年 學火（李唐輔記云十年 舊圖經云八年 今從劉昉記）越四年 徐侯璋乃遷于今地 至周侯昕實克成之 二十一年 教官楊宏材以其弊陋 意欲修而力未能 是歲八月 季侯元振出公帑之餘 鳩工市材 越明年九月 郡二阮公珪相與協贊 復爲一新 嗣是隨時繕治非一 學之中門 御書閣其上 諸職事位于兩腋 講堂中峙 名曰厚道 堂之後直舍在焉 翼以正錄位齋舍 參列于東西 淳熙己亥 宋侯江新作三門 己酉丁侯允元斂直舍更創六齋 教官李泳易齋名 浚源曰彙征 閒中曰兼善 進學曰拔尤 明誠曰上達 力行曰崇志 登俊曰騰茂 各銘其命名之意 慶元戊午 林侯嵘增二齋 曰升俊 曰立義 隸于學之西偏 嘉定戊辰 沈侯墳重建御書閣 比舊規爲優 嘉定壬午 曾侯噩復脩之 更升俊立義二齋北其向 與仰韓堂對 堂乃縣之舊學也 自遷貢院于北郭外 即院之舊地 東西六千尺 南北四百尺 爲學之前街 先是教官鄭璜砌以石 嘉定癸未 教官張渭叟旁植以槐 後爲居民侵占 糞壤旁積 寶慶丁亥 教官陳宣子以前街吝通於登閣孔廟 穢而勿治 非尊君崇師意 請于權郡李文伯 撥公帑築墻以護之 南北立華表門各一 紹定改元 孫侯叔謹以上達彙征崇志兼善四齋頹剝日甚 捐俸重創 規模宏敞 林直院岊記之 御書閣嘉定戊辰沈侯墳重建 年深屋老 覆壓是懼 淳祐癸卯 教官林經德捐己俸 學職生員相率助金 撤舊而新之 傑閣崢嶸 宸章輝燦 視昔有光焉 原道堂重創於紹興間 歲久棟撓 累經補葺 罅漏隨之 淳祐丙午 陳侯圭捐俸鳩工 撤其尤撓而一新之 八齋自丁侯林侯創締之後 歷歲既久 多就頹圮 彙征兼善尤甚焉 重以增置教官 支費倍而事分 無有過而問焉者 教官趙良銓祇任 以修治學舍乃掌教者之職 不以學帑窘迫爲辭 遂興葺 教積飛白于郡 啟講農卿年溥嘉其請 相其成 更新易舊 興仆植僵

大加整葺 而舊觀復還矣 直舍自淳熙己酉丁侯卜刱之後 屋老且壞 過丁祭 郡侯至倫寓學職位 寶祐乙卯 郡博士汴夢炎撤而新之 甫踰一紀 楹柱傾攲 凜然欲壓 咸淳丙寅 殿講年卿溥以丁祭宿齋至 命二教趙良銓薛積飛重加修葺 遂復舊觀 小學舊在舞雩亭之址 慶元己未 沈侯杞所建 嘉定乙亥 權郡鄭宸之教官丘迪嘉遷於直舍之左 既而又遷於仰韓堂之右 寶祐戊午 教官趙崇邾改刱焉 未幾 葺與教官廳事對峙 泮水遶其後 趙教崇邾所增脩 公廚之建 其來舊矣 郡博士趙崇邾以屋老將壓 亟行改建 閱歲既久 雨水滲漬 楹柱腐壞 過者危之 咸淳丁卯 教官趙良銓既請于郡侯年卿 興舊起廢 乃命工鼎新之 而氣象視昔有間矣 射圃在直舍之後 紹定改元 教官陳宣子所刱 歲久荒蕪 教官趙崇邾命工開闢 中立亭扁曰君子 取吾夫子無所爭之意（三陽圖志）以上學舍齋堂 兵火後皆廢 兵革之間 學士經生逃難解散 至元二十一年甲申 乾清坤夷 此邦始建學校 後亦累加脩葺 天曆庚午 訓導唐謙炎陳士崇魏家養請于權府判官小云赤海牙謀遷 先聖廟于明倫堂之舊地 府判公從其請 遂起新廟于今地 以舊廟爲今明倫堂 以從祀兩廡爲六齋 曰常德 曰守中 曰育材 曰進德 大學生員居之 曰說禮 曰興賢 小學生居之 規模宏偉 視昔有加矣 明倫堂一座（即舊廟）顏屋一座七間 杏壇一區 在明倫堂前 儀門五間 東西兩廊二十二間 爲六齋舍 以上並係郡守王寧軒教授李復任內修整完備 司書王公壽監修 潮學遇年殿宇堂陛前後 教官相繼修造 整整可觀 欞星門以木爲柱 再易再喬 明倫堂本夫子舊殿 日久棟撓 殘至頹傾 兩廡從祀進陽未備 書樓一翼朽折 教授司廳一所廢甚 教授三山鄭輝自到任來 以學校爲心 一一扶傾起廢 立欞星門以石柱者六 易明倫堂以新柱者五 教授司廳書樓一翼 從祀進陽 並手借作 已見完成 此亦有功於學舍之一端 是不可以不誌（三陽志） 書籍 郡書舊數十種 歲久湮滅 多不復存 今以見管及新刊者列之于左 大字韓文公集并考異一千二百板 中字韓文公集九百二十五板 通鑑總類一千五百板 漢雋一百九十板 蔡端明集六百五十板 趙忠簡集四百三十五板 陳內翰（宗召）徐學士（履）北門集三百二十板 三山王訥齋集一百二十板 許東澗慶龍集二百二十板 續談助二百七十板 諭俗續編四十板 林質夫草範五十板 新脩潮陽圖經古瀛乙丙集三百二十五板 大字韻略一百板 藥方五種 痺論三十板 備急方三十板 易簡方九十板

治未病乃九十板　癰疽秘方四十板以上書板並留郡　濂溪大成集四百板　呂氏（大全）　孟子說三百二十板　呂氏（大全）　春秋集傳或問六百板以上板留濂溪書院　朱文公論孟或問六百板　朱文公中庸輯畧一百八十板　朱文公家禮一百七十板　北溪字義一百三十板　呂氏易集解三百二十板　孝經本旨九十板　三陽講義一百板　陳平湖勝黼集一百板　陳平湖中庸大學太極通書說共七百五十板以上板留郡學　新刊充城劉忠定公集一百八十板　春秋辨傳二百五十板　牟心齋讀史詩古瀛丁集五十板三陽圖志學廩　按韓公請置鄉校牒曰自出已俸以為舉本收其贏餘以給生徒廚饌當是特養士之費州自給焉宋朝以來庠序大興教養日盛州撥田隸于學歲入以充廩餼其見於舊圖經祇云元祐間王侯滌嘗少增其數而多寡俱莫可攷自曾侯登而後所撥之田具載于籍養士舊額百有二十人丁侯允元增五十八人今增至一百八十人是為定額歲當大比外增二十人自曾侯汪始每科郡二百什以助其費贍學田租今始錄舊數仍續其所奉載者　元符間曹公登撥田客種六百二十石三斗荒田七十餘石未墾納白米三百五十四石八斗六升準就錢一千六百一十貫八百二十一文

足山浦割地等稅錢在內據本學耆老儒人稱此項田元係秦二娘捨入本學坐落海陽管下桑浦鹽鬱鱷津等處　開元寺等處房廊地租錢一百四十四貫八百一十六文足淳熙庚子黃公定撥田九十七石九斗六升稅錢四百三十六貫六百一十文足乙巳黃公杞撥田八石五斗稅錢二十四貫四百一十文足庚戌丁公允元撥田三百六十五石五斗稅錢六百五十四貫三百八十四文足麻一十六石五斗紹熙辛亥張公用威撥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四貫四百五十文足癸丑沈公宗禹撥田二十石五斗稅錢六十五貫六百文足慶元戊午林公嶧撥田三十石三斗稅錢七十九貫三百文足又臨受代之時以舊例額船栗載行李錢三百五十貫撥入學買外蕭田六石四斗充兩新齋養士之費庚申沈公杞撥小學田稅錢二百一十貫文嘉定辛酉趙公謐撥田七十四石六斗稅錢一百六十貫七百六十文足嘉定戊辰張侯鎬撥王三復等田容種六石三斗除一半荒外每歲租錢三貫五百二十文足嘉定癸酉黃侯自求撥方宜卿等田容種五斗每歲租錢三貫二百文足庚辰陳侯偲撥推鋒佽正媳婦林氏田一十四石紹定己丑七月孫侯叔謹撥林轄孫田容種五石八斗每歲租錢二十貫三伯文足又貢士劉光宅狀告就逮次華所置南

衛五板山與方復亨冒占皇山八所相連亦被攔占願撥入學又有八所山先是豪民方復亨冒占累為鄉民經臺部論訴續准戶部尚書所判其山廣袤數百里連跨三州豈容豪民所占行下本州戒約不許方復亨告據如敢違戾當科累年冒占計贓之罪孫侯遂以兩項山並撥隸于學抽收山稅木植以為修郡庠韓廟之用申部照會端平甲午葉侯觀撥楊真子與黃男爭沙洲田計二百單二畝五十九步又撥阿黃與斬國先爭田五斗又撥陳伯脩納長洲田九十六畝二十七步端平乙未有方復亨男當壯以戶部前後看定又孫侯所申一宗文字在部內遺漏無可考證遂用計諜計較部符下行本州結絕學職黃子楙等列詞其山自紹定己丑七月準孫侯公文撥以贍學當招人請佃至乙未歲已經六年方復亨已不敢侵占而方雷壯復妄有詞判官趙汝瑞索到本學干照看定撥置黃侯槩然移文仍舊以五坟山係劉光宅所買有產之業合撥贍學外方復亨八所之山為吏輩受賄隱蔽影呈乃還方雷壯然與其資豪右以擾民孰若歸學校以養士利害輕重不較可知但方雷壯得此學免後來紛紜之訟終亦必歸于學淳祐丙午陳侯圭撥黃文遠冒占海陽縣學鱟溪艤洞坑等處官山延袤數百里為人告首悉拘入官書與縣齊作贍仍前侵

占遂隸于郡庠每歲招人請佃隨租入之多寡與縣學均之景定癸亥游侯義爾撥陳庶揭陽浦尾盤後下塘田共五石四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兵火後贍學田土山蕩契無存稅額虧損或為豪右所瞞僧家所占又苦則為佃者讀佃其租入學者僅得十之一二耳至元甲午宣使張公庭恭分治來潮以修學餘貲買潮陽韓爽等田四百畝計收租四百石其田段具在碑陰續置田三十三畝七分該收租谷陸拾石以為修葺廟學之費外有貢院地基及學左右地租錢該鈔四錠有奇今錄見在實數于左

米四百一十七石二升　鈔壹百叁拾肆錠叁拾兩柒錢伍分　新廟租鈔玖拾貳錠叁拾捌兩　貢士莊鈔肆錠壹拾柒兩伍錢　一泰定三年九月內本學用新廟租錢貴元折中統鈔陸拾貳錠眾五兩買到在城許汝玉戶田二十三畝二分該租谷四十石坐落錄事司登瀛保等處新舊級撥通計紙二十八張　錄事司登瀛保東湖村　田一段坐落土名後安山計三十五坵容種一石該租谷四石係東二十三耕東至溝及黃家田西至林家田南至黃家田北至溝及黃家田　海陽縣大和保白蓮湖村　田一段坐落新溝墘計五坵容種一石該租谷三石五斗係吳十畊東至趙家田金照磨田西至莊家田今黃家田南至蘇家田北至陳家

田。　田一段坐落白蓮湖。山前計七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谷六石五斗。元林大五耕。東至陳家田。西至蔡周家田。南至洪家田。及溝北至山。　田一段。坐落山邊湖頭。計二坵。容種一石二斗五升。租谷五石五斗。孫大三畊。東至溝及蔡家田。西至溝。南至蔡家田。北至溝。　田一段坐落陳桶壠。計三坵。該租谷三石二斗五升。元係吳廿四畊。以上俱係吳十畊。東至陳家田。西至許家田。今蔡家田。南至陳家田。北至陳家田。　田一段坐落湖頭。計一坵。該租谷五斗。元係李大三畊。今周華承畊。東至蔡家田。西至車溝。南至車溝壋。北至溝。　上蕭保横龍村。　田一段坐落裏洋。計六坵。容種一石五斗。該租谷六石。元係鄭定元耕。今董進養耕。東至溪心橋頭。西至大坪壟。南至董家田。北至許家田。今李家田。　田一段坐落壠頭吳家門西田。計四坵。容種一石。租谷六石五斗。係湯萬三耕。東至思長泉地。西至池溝及人行路。南至吳家田。北至王家田。　田一段坐落横壟倉前裏詳計四坵。該租谷七石五斗。郭十一黄十一畊。東至河心溝渡。西至許家田車溝。南至鄭家田。北至溪心。　泰定四年七月內本學用新廟租錢至元折中統鈔二十九錠三十五兩。買到江東保蔡有敬承故夫父梁大用戶田一十畝五分。坐落揭陽縣二十六都三楞港邊等處。該租谷一十九石八斗。立羅錄事司契據等紙。共計八張。　揭陽縣二十六都。　田一段坐落三楞港邊宫後一大坵。容種五斗。該租谷二石。係陳大四畊。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本學田。北至林家田。　田一段坐落三楞港邊。計一大坵。容種四斗。該租谷二石。係　十畊。東至蘇家田。西至港。南至林家田。北至林家田。　田一段坐落小浦邊南洋。計四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通後二石。係陳三佃。東至楊家田。西至楊家田。南至港。北至楊家田。　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計一小坵。該租谷通前該二石。俱係陳百三畊。東至蘇宅田。西至溝。南至溝。北至楊家田。　田一段坐落大浦邊南洋。計二坵。容種四斗。該租谷二石。係翁大二畊。東至孫家田。今吳家田。西至託家田。今吳家田。南至路。今吳家田。北至黄家田。　田一段坐落陂內計三坵。容種三斗五升。該租谷二石五斗。係陳百三畊。東至寧福庵田。西至本學田。南至溝。北至本學田。　田一段坐落陂內計二坵。容種一斗五升。該租谷捌斗。係劉三十一畊。東至溝。西至陂。南至本學田。北至陳家田。　田一段坐落横清橋頭陂腹內。計二十二坵。容種一石。該租谷五石。係陳大三耕。東至路。西至溝。南至溝。　北至吳家田。　田一段坐落小浦邊李家宅。該租谷五斗。係黄大一畊。東至溪。西至楊家田。今許家田。南至蔡家田。今

楊家田。北至林家田及溪。　田一段坐落横清人家邊計三坵。該谷五斗。係郭大二畊。東至路。西至本學田。南至黄家田。北至楊家田。　田一段坐落横清人家前。計五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五斗。係林師清畊。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南至黄家田。北至吳家田。　田一段坐落横清人家前。計三坵。容種二斗五升。該租谷五斗。係陳翁畊。東至本學田。西至本學田溝。南至黄家田。北至吳家田

貢院

三陽志貢院　試進士以來。闢貢院于城北之五里。建夾間。以爲草廠。每遇賓興。旋僦浮圖居。爲旬月計。歷七八詔。迄無定所。紹興二十年。謝侯尋乃營郡學故址而院之。時試于有司者。不逮二千人。已覺其隘。越一紀人數益發。守陳公孝則倅張公勉相與協力。再闢複廊於東。其長與故東廊等。閒數衆又不足以納郡士。乾道六年。曹侯江乃徹考官位爲解試所。外闢戶室爲考校地。紹興閒張侯用成增架中霤横屋者三。後趙侯謐以中庭逼窄而撤其一。沈侯宗禹又闢西偏地。增創西後廊。州自舍法特廢貢八人。大比歲十人。總三歲二十六人。及罷舍選置科舉。每詔以二十八人貢。較於往時。纔損其六。淳祐改元。試士僅三千人。至嘉泰甲子。科中塲四千餘人。自後人物日盛。地窄無以容。嘉定間。守陳公㻋倅趙公善連乃遷於北郭之外。東西南凡三門。分爲東西者各三。横界于考官房之後者亦三。監試考官計六房。爲中堂扁曰萬桂。彌封謄錄二院對立于第二門之外。門廡軒豁。廊廡寬舒。皷勇而前者無蹴蹂之患。逮寨而坐者無塡委之苦。西山真公德秀爲記。由是而後。終場之數日增。於貢至戊子。衆已六千六百餘人。而地勢僻。士尤不以爲便。劉侯用行欲遷徙而迫於授代。攝公幹二千爲倡。曹侯天麟繼之。合衆力以迄于成。外闢三門。中砌三衢。翼以彌封謄錄二院。廳事中峙。監試主文與四考官各有位置。東四廡。西二廡。而試廊終以窄隘爲病。庚子詔遂通郡學直舍。後加横廊者三。嗣是累科用仍。淳祐甲寅。金侯昭孫再闢西畔二廡。遂與東廡等。然試之日。雖不置直舍。後横廊而通學如故。景定甲子。游侯義𪚢以通學試士齋廬堂廡多爲之蹂踐非便。廼揭三門。遷至平準。遷善二坊。復就外各架東西四廡。以聯接之。自是應試之士。坐案從容。無有迫窄之患。戶部徐侯明叔爲記。今廢。

解額　潮夙號文物之邦。自罷舍法。置鄉舉。每詔以二十人貢。端平御札。普增諸郡解額之窄者。遂以辛卯科終場數參考增二名。然視舍法時已減其四。自是就試者日益衆。今終場至萬以上人。司文衡者每以遴材

爲歎。撫寮邑公傚將漕日請于朝。乞增十名得解額。旹增一名。不無望於方來者云。今廢。

祠廟

圖經志九賢祠。　在朝廟東。今廢。三陽志八賢祠。　舊在湖山之顛。沈侯杞始創之。八賢乃天水趙先生德。草範林先生巽。賢良許公申。直講盧公侗。金紫劉公允。遠遊吳先生復古。新州守張公夔。尚書王公大寶。皆邦人以德行節義著名者。每歲之春。郡遣其屬祭之。八賢子孫皆預陪拜。嘉定十五年。曹侯（垂）遷于州治東南之堤外。紹定二年。孫侯（叔謹）以其地逼近稅務。戎廟非尊賢之所。遂卜韓廟之左而遷焉。立亭於前。扁曰海山風濤。取韓公別趙子詩語也。邦人黃夢錫記之。文見古瀛丙集。（三陽圖志今添姚宏中爲九賢）圖經志馬侯發祠。　在校官東偏之室。今廢。三陽志賢守祠。　在大成殿之左廡。蓋曹侯（登）黃侯（定）丁侯（允元）陳侯（宋規）林侯（崃）沈侯（杞）黃侯（日升）曹侯（垂）孫侯（叔謹）陳侯（圭）。皆有功於學者。今廢。　心齋先生祠。　在大成殿之右廡。咸淳丙寅。殿講年卿滌來守。修學養士。除賊戢奸。邦人士德之。學校諸生相與立祠焉。今廢。　三侯祠。　在韓廟之側。乾道三年。曹侯（江）以郡治之左有溪湍流。東西相距綿亘五里。往來病涉。假

舟而濟。一遇風濤。多遭覆溺。始於中流。甃石爲洲。東西編爲浮梁。行者便焉。始立祠於登瀛門之旁。淳熙十七年。丁侯（允元）又自溪之西岸立石洲五。易舟爲梁而屋其上。邦人得之。文侯新作韓廟。乃相與即廟而生立祠焉。嘉泰改元。判官曹念始遷曹祠于今地。與丁侯並。其後孫侯（叔謹）爲政有德於此。邦人相率。立祠於二侯之側。今皆廢。　刪定林公祠。　在郡學仰韓堂之側。林公名霆。紹興十四年。典教于此。當兵火之餘。新學舍。課雅樂。校定御書孝經。頒示生徒。諸生立祠於大成殿之東廡。寶祐戊午。公之孫光世來爲守。遂卜地改創。且捐俸市田隸于學。又董山院所撥圍租歲入五百七十貫足。冷水坑田谷一百二十石。俾掌計者司其出入。以其餘充習樂生徒二季廩食。今廢。　水村先生祠。　在西湖。今廢。　游侯生祠。　在濟川橋。景定三年。橋廢于颶風。游侯夔重建。邦人即其地而祠焉。

圖經志趙豐公鼎祠堂。　在名賢坊第三街。三陽志二相祠堂。　在光孝寺之左。唐大中間李衛公德裕嘗爲司馬。宋紹興間趙豐公鼎來寓是邦。人慕其勳名德望。有祠舊矣。慶元初。沈侯杞更創。嘉泰初。豐公之孫趙侯謚重闢其堂。仍鬻田歲收所入。以奉香火。每歲春秋。郡遣其屬致享焉。又有得全堂。在少微坊。蓋豐公來朝時故居也。淳祐丙午。陳公（圭）撥錢重脩祠堂。其排括勢家冒占園地。稅錢五十千足。委郡學司歲租之出入。至今香燈之奉甚整。陳文惠公祠二。一（在倅治之後。二在郡泮仰韓堂。與韓公並祀。今並廢。）二公祠堂。在金山之後。乾道八年。守宋公郭書倅袁公嘉猷以江流洶湧。隄決而西。民居漂蕩。協力築堤。增廣舊基。延袤八千餘里。民忘其惠。遂肖像而祠焉。今廢。　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韓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澤在人。久而不磨。於是邦人祠之。亦畏壘之民俎豆尸祝。庚桑楚之意。宋咸平二年。陳文惠公倅潮。立公祠於州治之後。元豐七年。詔封昌黎伯。元祐五年。王侯滌乃立廟于州城之南。榜曰昌黎伯廟。則以廟易祠矣。繼是邦人或因守倅之美政。足以感人心。寓公之高行足以激流俗。皆爲立祠。以爲後勸云。元一統志昌黎伯廟。　韓愈。元和中貶爲州刺史。至今廟食。宋元祐五年。封昌黎伯。廟舊在州後。又移水南東坡作碑。陳文惠公堯佐守郡日。爲韓公祠。爲文以招之。名曰招韓詞。

書院

圖經志韓山書院。（在城內西南。）三陽志儆四書院之創。地在州城之南。乃昌黎廟舊址也。淳熙己酉。丁侯（允元）遷其廟于水東之韓山。其地遂墟。（三陽圖志以溪東之山。乃韓公登覽之地。手植木在焉。昌黎手植橡木。旋山

所無。土人呼爲韓木。慶元己未。沈侯杞即墟刱亭曰[illegible]。）淳祐癸卯。鄭侯良臣。以韓公有造于潮。書院獨爲闕典。相攸舊地而院之。外敞二門。講堂中峙。扁曰城南書莊。後有堂。扁曰泰山北斗。公之祠在焉。旁立天水先生趙德像。翼以兩廡。四闢齋廬。曰由道。曰行義。曰進學。曰勤業。山長堂長位于祠堂之左右。倉庫庖湢井廁。靡不畢備。復撥置田畝山地爲廩士之費。租入附于學庫。收支董以僉幕。洞主郡守爲之。山長郡博士爲之。職事則堂長司計各一員。齋長四員。齋生以二十員爲額。春秋二試。則用四書講義。堂計齋職。以分數升黜。一如郡庠規式。春秋二祀。則用次丁。郡率僚屬以牲幣酒醴。獻。工歌東坡祀公之詩。以侑之。此書院創始之規模也。淳祐乙巳。陳侯（圭）以復齋嫡嗣來守是邦。尤切加意。春秋課試。親爲命題。講明四書。及濂洛諸老議論。以示正學之標的。捐金市朱文公所著書。實于書莊。與士友共切劘之。又刊復齋所書仁說于二壁。以廣諸生之見聞。撥錢一千五百貫。置田益廩。增塑周濂溪廖槎溪二先生像。並祠其中。以濂溪侍郎本路。槎溪嘗倅此邦。而爲本路憲帥。盛德至善。至今使人不能忘也。三陽圖志越路之東。對望有亭曰南珠。祀本郡九賢也。（八名見後。）至元戊寅兵火後。亭院無遺。迨二十一年甲申。復建書院。山長一員。以主之。亭

後立夫子燕居室于公祠之前神位皆西坐東向因地勢也泰定乙丑仍搆廟于書院燕居之南從公之舊祠遺像北坐南向至順辛未夏郡守亞中大夫寧軒王侯元恭始至謁祠周旋顧瞻謂諸生曰夫子西坐東向又公背夫子而坐又且面浮屠之鐘樓次序位置皆有未安非所以尊聖賢也即議改制新祠迁公像于燕居室之後以天水先生趙公德文惠陳公充佐坐堂上左右配享兩廡之東西則以前代賢守王侯滌李侯遵于侯允元廖侯德明鄭侯良臣林侯壽公陳侯圭從祀所以表有功也書院之前復制舊南珠亭祀本郡九賢所以崇有德也書院後有池廣十餘丈深亦丈餘復僦工填塞建堂於其上扁曰原道堂之兩廡闢二齋西曰由道東曰進學以爲諸生肄習之所至是規模弘遠皆郡守寧軒公之功也董是役者海陽宣差忻都山長陳文子直學郭宗蘇　圖經志元公書院　在太平橋東隆文坊邊三陽志淳祐己酉內講兵部周侯梅叟所創侯舂陵人以廷祖濂溪先生熙寧三年漕廣東四年就領憲節潮爲屬郡迎歷至州有題大顛堂詩筆跡猶存於是爲立書院相攸郡庠之西割教官公廨之半砌石爲橋堂曰遵道山長堂長位於祠之左右其外敞二間扁曰明通公溥皆侯筆也齋廬有四曰中正仁義祠曰光風霽月書院與祠額端明趙公希塈書之命直學許希冏等董役規模與韓山書院鈞春秋二試同日異題教養生員二十有二職事自長計而下有十容通州學講說課試一如學規山長以教官兼之堂長則擇其文而學者充焉衿佩來游蓋爲講明義理之學非徒肄舉子業獲科第媒利祿計市書藏於書院可書職之又刊元公文全帙以廣其傳周侯之待後學至矣合二程橫渠朱文公祠以道學淵源濂溪倡之諸賢和之也初祠堂逼於行衙湫隘行禮無所容郡侯陳煒闢而廣之郡博士呂大圭記龕于壁始制書院恩平守衆齋先生貴必昌記之也潮二書院他郡所無文風之盛亦所不及也三陽圖志至元戊寅兵火郡庠與昌黎廟妥靈之地悉付一炬獨元公之宇如魯靈光後權爲學移而爲廟至元壬辰憲使張公庭恭分按來潮撤文廟大守陳侯祐復移廟而復爲書院同知蒼侯傑文實繼作之至順辛未亞中大夫寧軒王侯來守是邦視書院之前民居雜踩汙穢褻瀆甚非所以尊先賢也即命撤之環以粉垣仍改制兩廡翬飾正堂輪奐可觀矣三陽志

韓山書院廩田　淳祐癸卯鄭侯良臣撥錢九百貫足買周公具等大和保田一十一石稅錢一百單九貫足又錢四百貫足買趙樂實鷄溪田八石稅錢三十九貫五百五十足又錢七十貫足買龔氏上水田三石稅錢

一十五貫足又錢一千一百七十貫足買夏侯允英斗門地田二十石五斗三升五合稅錢一百一十六貫四百六十足又錢五百五十貫足買劉氏揭陽縣深浦客洞田七十三石四斗稅錢六十六貫六十足又錢九十貫買僧有惠溪東田一石八斗稅錢一十貫足又錢三十貫足買許奴閣溪東田大小四坵稅錢三貫三百足又錢四十貫足買阿塘溪東園一所稅錢四貫足又錢六十貫足買許氏大和保田三段稅錢六貫足又錢二百六十二貫足買林氏白水田三石三斗稅錢一十二貫五百足又錢一百二十貫足買吳氏斗門地稅錢十二貫足又錢七十五貫足買陸安壽溪東田二石稅錢八貫足又撥楊達父沒官東菁埔洋田七石五斗五升稅錢三十五貫五百八十足平林田六石二斗稅錢二十一貫七百足平林馬鞍田七斗稅錢二貫一百足蔡塘溪邊田四石七斗五升稅錢一十四貫足溪東湖板田五石七斗五升稅錢七貫足又撥陳士貴沒官木綿田九斗稅錢四貫五百足又撥柯榮沒官鳳樓路口山一所稅錢一貫足又撥方惟一戶絕貴況圍田一十石稅錢二十四貫足又撥水東韓廟舊管田三十二石一斗地三所闌埔四段稅錢一百一十五貫一百四十足就內每月撥錢四貫足付守廟人充燈余錢添精行供淳祐乙巳林侯壽公撥錢五百貫省買楊達父東菁保田一十一石九斗半稅錢五十一貫八百文淳祐丙午陳侯圭捐俸五百貫省買允阿定溪陳田稅錢九貫足又買趙大監沈洋田稅錢二十七貫四百足又買芋洋黃興宗田稅錢九貫五百足淳祐丁未再捐俸一千貫省（三陽圖志以上稅額與今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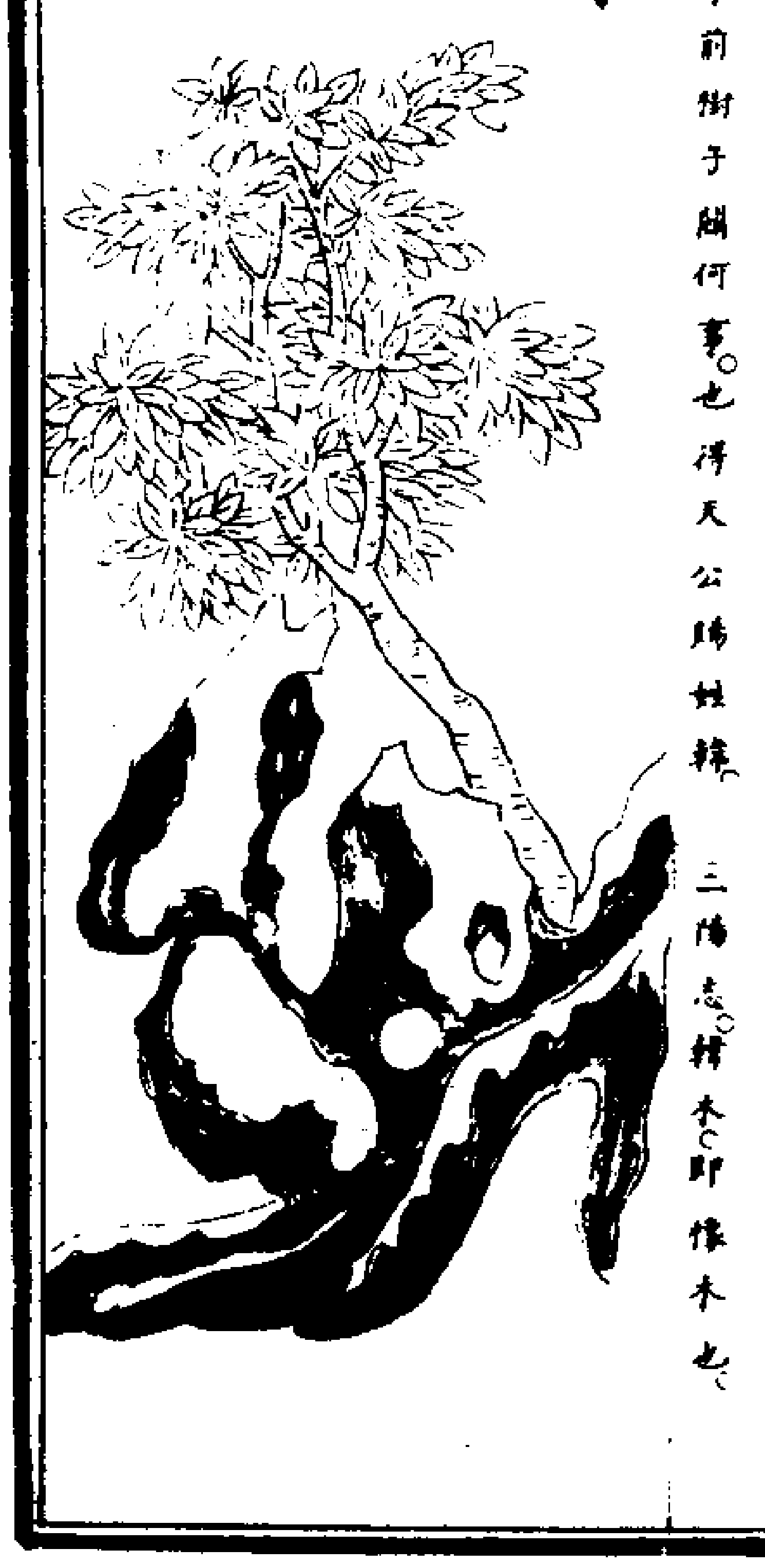
古蹟

輿地紀勝義昭縣（南越志云義安郡有義昭縣昔流人營也義熙元年立爲縣永初元年移上郡之西）海寧縣（南越志云在郡之東六里西接東官縣界龍首山龍溪山龍蛇水自此而出焉）綏安縣（南越志云在郡之東十里海道也東接泉州晉安縣界北連山數千日月蔽虧昔建德代木以爲舟船之處又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代木爲船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百人牽之既而船俱墮于潭時聞得船者有唱唤皆迅之聲來往有青牛號迎船側）侍郎亭（在州東山昌黎登覽其地俗呼侍郎亭又曰韓亭）丞相嶺（唐丞相常衮爲刺史得名有題詩者曰有唐常衮刺潮陽南出龍川得路長自此中爲丞相嶺茂林修竹有輝光）思韓堂（凡潮陽葛圍經）仰韓閣（圖經云在江之西岸以鎮江流名仰韓閣）越王走馬埒（在潮州五里平坦可容數百人九域志）三陽志偽劉據有南海郡令廣州也潮雖在

境內而去廣二千里。其獻馬于此。或未可必。致諸傳記。錄祖仁安爲潮州長史。因家嶺表。後僭王南海者。其孫陟也。今曰越王云者。豈追封向日長史之謂歟。又按韓昌黎遣秦濟以羊一。豕一。祭鱷魚。故老所傳亦其地。今圖祭鱷事於昌黎廟者。乃金山後石龜頭之景物。其水心浮圖具寓之。其云旣祭乃以浮圖鎮焉。及致金山後之壁記。石龜頭乃刋於太平興國之八年。自周侯明辨始。前此者。因山傍之塹石。其奚地之可祭。況文公親排釋氏。而勿尤以藥浮圖。不待識者而後知其誣。若曰祭於走馬埒。而埒之形勢。若古所謂除壇者。其下即溪也。祭畢以羊豕投意哉。然哉。文公故迹。又有所謂天慶觀之木龜者。初黃冠輩除而火之。於烈焰中有物甚巨。獨不化。火爐取而視之。形則龜耳。以木爲質。傳以泥塞之。差重。夫雖於糞除而久不腐。固可異已。投諸烈火而不能焚。此何爲者哉。斷泥而驗。下有刻字。其行二。一曰唐刺史韓愈塑。一曰刺史職方陳鑄重修。鑄之典州。實慶曆之三年。其去韓公蓋三百載。而泥傳之質。至鑄猶在。鑄之後又至今尚存。豈昌黎遺物。獨有神物護哉。今埒事者加以彩繪。立於北方鎮天神之足。遺識固在已。其它若潮陽之關牛巖。故渴於水。因顛師卜居而得泉。名曰大顛泉。　揭陽焦山之甘露寺。有靈鼎石。廣不盈尺。雖側身不可入。中有刻字云。許道人二千年在山。　有地曰陸。亦揭陽屬也。有一足跡甚巨。名曰大人跡。其一乃見於關牛巖之側。與陸

內者一等。其相去六十有餘里。　又有地曰夾水湖。乃三十餘境所會之地。有石龍盤于水中。身足鱗甲。混然天成。長五丈餘。身首與爪。猶世之所謂肉紅者。蟹乃赤色。今不計若干年不少變。亦居揭陽界內。若表故圖經所載。西豐水穴中銀甕之類。非今所見者。故略而不錄。　木龜有堂。舊在天慶觀北極殿之左。近爲道流竊取而去。今莫知所在矣。輿地紀勝。鄭令君讀書室（在西湖。）直講盧公讀書堂（乃盧公洞書堂。）韓木（圖經云。郡人於此卜登第之祥。其秦夕多寡。視其花之繁稀有無亦如之。　方輿勝覽。揭建秀詩云。笑爲先生一開天。身前身後兩盤賁。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三陽志。韓木即橡木也。）

韓木



三陽圖志潮州府志書序　廢而有興。夫而有復。古今理勢之必然也。然必待其時與其人。而後可以有爲。當可爲之時而得能爲之人。興復之歟。實在於此乎。潮郡乘曰三陽圖志。圖則明而易見。志則久而不忘。郡之有此。其來尚矣。自宋歷元。其山川城郭。風土人物。與夫社稷學校。錢粮戶口之類。靡不具載而無遺。其板藏於宣聖廟之萬卷樓。至正末燬于兵。太半雖存。已非完璧。民間所藏全本僅有一二。仕于此者。往往索取而去。其書由是而廢。良可惜已。

皇明奄有四海。文治熠興。潮入版籍八年。于茲。廣東僉憲趙公廼歷至郡。以興學校詢土俗爲先務。召在泮諸生。首問郡志。知其廢失。慨然以興復爲公內事。今邑長鮑與俱旁求博採。得其壞爛殘缺之餘。以足成之。間有文義不屬。與其冗官不稽者。削而去之。錄梓以永其傳。昔後漢鍾離意發夫子甕。得素書云。後世修吾書董仲舒。夫書之修。其時與人亦皆素定。今郡志雖非孔氏通世之書。而一旦獲遇僉憲公興其廢而復其失。信非偶然。殆亦斯文之未喪歟。繼自今郡之人士。與守歡觀風者。得有所考。夫豈小補之哉。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十有二月壬子。三陽林仕猷序。

三陽志潮州圖經序。　圖志以詔事。周制也。後世因之。至宋而益詳。今著

在甲令。凡諸州圖經十年一上之職方氏。以備參考。是則圖經之設。豈苟然哉。潮舊有圖經。兵火以來散逸。殆盡厥今所載。不過叙其道理之遠近。縣鎮鄉里之若干。有司使以爲文具而已。至若州邑廢置之由。戶版登耗之數。風俗之所尚。土地之所宜。則漠然無所考。蓋一郡之闕典已。粤潮在東廣。號稱佳郡。名公鉅儒。古今相望。流風遺跡。猶有存者。奉而識之。又烏可後。予郡事稍閒。因舉是以屬之教授王君中行。君一鄉之秀出者也。博識洽聞。多所採摭。於是以其平日之所得於聞見者。益加搜訪。紬繹審訂。述成一書。其文典。其事實。其地形則繪以圖。使覽者一開卷而盡得之。予既鋟版郡齋。君謂不可以不序。予曰。夫書以紀事。事以傳信。自古文人紀事。多失之浮侈。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游海若。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論者多詆訐其侈言。惟杜子美間關秦蜀。夔峽湘潭間。凡所賦者。皆其風土事實。如烏蠻白帝。黃牛白馬。家家養烏鬼。竹林清啼畫之類。不可縷舉。間有未達者。多輕改以便其說。後得其實。乃知子美之不虛。故人謂之詩史。傳以不朽。君世爲潮人。事皆有攷。書成而邦人無異辭。予知是書可以傳信矣。淳熙二年七月既望朝散郎權知

潮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常禕序（圖經有續非直彰風土民物之也以郡有政績故亦書之將以示方來無知所繼也昔昌黎文公僅半歲而請置鄉校去鱷毒民安其生士習其教卓然已有可紀揭今之為郡率於歲而吏削若利若害苟有興而除者莫優為之至於東偏之中間尚卅而繞兩城之內多木石而甃與無貢院之蓄遺水軍寨之害復丁錢之循可寬鹽役之猶可代輸凡若此類皆能一一次第而為之繼毋使議者重真驛之歎而使邦人家宅生之患將有大書屢書復於是乎續又安知後之人不覩其所續且更相繼於無窮耶州民林剛中敬書　州學學錄架除唐吏　從事郎新福州閩清縣尉兼捉私茶鹽礬兼催綱林剛中又）

九域有志蓋以稽風土之數悉也職方有圖蓋以便民物之登耗也郡國圖志作於前者既有一定不刊之典述於後者何更為哉然而井邑之有遷改禮文之有損益戶口之有增減財賦之有盈虛若非陸續而纂集則殆將何所考證宋舊制十年方一修上意有沿革未遑登載姑少遲之以俟詳備庶幾仰副九重之披覽而周知天下之版籍其關繫也甚重為守臣者宜體此意隨時編次雖有遺缺斯可傳遠而孜信然有為期會文書所窘束者謂非急務悠悠歲月不屑經意板之朽腐字之磨滅

幾成廢典迨其當上之歲臨期補緝苟簡應需特循故事而已潮有圖經其來尚矣昔昌黎文公將至韶石貽詩於郡侯張端公曰願借圖經將入界一逢佳處便開看則知諸郡圖經唐已有之參稽舊序具言一經兵火散逸殆盡淳熙二載常侯禕方裒而集之繼閱二紀趙侯（師為）又從而修之歷年二十有五孫侯（叔謹）檄參錫偕同志編緝校定僅成全帙以歲數計之自淳熙乙未至于紹定己丑蓋六十稔更三十政纂修者僅三焉端平改元之四月郡侯華觀殿朝行而守茲土涖政以來重士愛民百廢具興修學增廩条石甃城繕治興梁啟闢郡治置立坊門桑砌堤岸公餘閒暇因閱圖經歎其未備豈前是數政屬歲事荒歉隣寇搶攘拯貧民饑嘗餫軍餉以故莫遑耶今茲事簡年豐儻不拾遺補闕竊恐浸久易隳爰命（參錫）與唐曾林剛中點勘編修續而新之於是搜訪事蹟細繹典故可刪則刪可錄則錄繫然靡不具載始事於七月之望迄成於閏月之晦若夫先後編集之有其人品式條畫之有其目前序以歷言之矣然以事有因革不可不紀其顛末時有纂修不可不記其歲月復叙梗槩諗諸來者云端平二年八月朔日朝奉郎主管襲慶府東嶽宮賜緋魚袋黃參錫謹序

三陽志州縣總叙　潮州於禹貢為揚州之域於天文為牽牛婺女之分秦定揚粵為南海郡東境秦末為趙佗所據漢初猶佗屬方南粵未滅已有揭陽之名矣武帝獲建德復南海郡乃以揭陽為屬縣王莽時更為南海亭世祖中興名既復舊不曰縣特曰城晉成帝特分南海之東官郡安帝義熙五年分東官立義安郡郡之名蓋始於此宋齊因之梁曰東揚州後改為瀛州陳廢州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大業三年罷州復為義安郡唐武德間改郡為州復為潮州天寶元年為潮陽郡乾元元年復為州凡五易然後州名以定州自陳隋間南海為一都會唐初置十五部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置福建經略使從州隸之明年復隸嶺南天寶元年又隸福建越九年乃隸嶺南迨今焉柳宗元作惡溪對元和間也州已嶺南屬惡溪州所有也宗元乃曰閩有水曰惡溪杜佑作通典亦曰古閩越地則未可以嶺外視之州所領縣在義熙間有海陽綏安海寧潮陽義招等五縣至大業間綏安義招已廢矣乃有程鄉萬川二縣合為五永徽初省潮陽縣先天初復置乾元間乃罷其余獨有海陽潮陽程鄉三縣偽漢劉鋹時割程鄉縣置敬州宋開寶四年改為梅州熙寧六年廢梅州以程鄉隸于潮元豐復梅州以程鄉歸焉至紹興六年猶熙寧之制九年復元豐之制潮止二縣也乃置揭陽縣初創于劉黃村數年不果立至紹興十一年移立于玉窖村或者有三陽之稱唐韓愈刺潮之日又嘗建為揭陽樓而鼓圖經以為今之韓亭即其地是必有據者而揭一字其見於漢書地理志者韋昭以為其逝反顏師古正之曰音竭至南粵王趙佗傳載揭陽令史事蘇林又以為音揭顏師古不復正之今惟蘇林是從若夫趙佗自秦末據有粵地傳嗣五世至武帝元狩五年始滅而漢初高武乃以長沙豫章桂陽南海立番君為長沙王若南海於長沙為郡則揭陽亦將長沙屬矣孜當時之意豈亦遙以南海為番君付哉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主簿臣沈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臥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十三蕭

潮（潮州府三）

文章

圖經志唐韓昌黎請置鄉校牒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則不如以德禮爲先而輔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於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聞康鳴之歌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户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沉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氏可以爲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己俸百千以爲舉本收其羸餘以給學生廚饌　潮州謝孔大夫狀　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愈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别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聞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

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其妻子男女并孫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趙德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楊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楊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銷鑠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饑食渴飲沛然飽滿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爲之卷私曰　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昌黎祭鱷魚文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擉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揜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

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伈伈俔俔，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祭界石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寓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官則置立室宇，備其服器，奠饗以時。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之。　祭城隍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憫人之不辜，若響若荅。糞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羞，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祭大湖神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大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是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庭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牷酒食器皿觕弊，不能嚴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　又云云　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祈于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劃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極也。神其尚饗。　又云云　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

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舞，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　宋陳堯佐招韓文公文（并序）　祭法。法施於民則祀之。祀之之義，蓋所以獎激忠義，而屬賢材也。唐元和十四年，昌黎文公愈以刑部侍郎出為潮州刺史。至郡，專以孔子之道教民。民悅其教，誦公之言，藏公之文，綿綿焉迨今知學者也。郡之下，即惡溪焉。有魚曰鱷，生卵化蛟之漸也。大者僅百尺，小者即其子孫耳。早暮賊下，以人為食，雖牛馬羊豕，見必尾之。居民怖焉，甚於虎兕。公憤其酷，乃投之牢食，諭以禍福，使其引去。魚德公之言，信宿大風雨，率其種類而遁。郡之上下，才一舍不居焉。民到于今賴之。溪東有亭址存焉，俗曰侍郎亭，即以公尸之也。南粵大率尚鬼，而公之祠弗立。官斯民者，又曰仁乎。余出京府從事，出吏茲土，觀求所然，頗得其實，且歎舊政之闕也。會新夫子廟，乃闢正室之東廂，為公之祠焉。既祠之，且招之曰。　公之生而不及見之兮，惟道是師。公之歿不得而祀之兮，乃心之悲。峕峕烝民兮，奉實有虧。濟濟多士兮，官斯者誰。南粵之裔兮，在天一涯。吾道之行兮，自公之為。蒼蒼海隅兮，咸聞禮以敦詩。浩浩江流兮，悉走害以奔馳。功之大者，亘古今而不衰。德之盛者，侶軻雄而並馳。何廟食之弗供兮，俾祀典之孔褒。實我生之包羞兮，亦斯文而已而。眈眈邃宇兮，孔堂之東。儼儼盛服兮，如生之容。闢窈窕之軒檻兮，列遊夏之朋從。潔潔之俎豆兮，奏鏘洋之鼓鍾。顧丘檣之不終兮，幸神道之來通。厥斯民之仰止兮，尊盛德以無窮。　陳堯佐戮鱷魚文（并序）　己亥歲，余於潮州建昌黎先生祠堂，作招韓辭，載鱷魚事以旌之。後又圖其魚，為之讚。凡好事者，即以授之，俾天下之人知韓之道不妄也。明年夏，余郡之境上地曰萬江，村曰硫黃，張氏子年始十六，與其母濯于江涘。忽鱷魚尾去。其母號之，弗能救。泊中流，則食之無餘。余聞而傷之，且謂天子聖武，王澤昭洽，刑不僭，賞不濫，海內海外，罔不率俾，昆蟲草木，裕如也。鱷魚何恃焉，而任毒任虐之如是。是不可不為之思也。命縣邑李公詔郡吏楊勛挐小舟，操巨細，馳往捕之。咸謂余曰。僕不可捕也。穴深淵，游駭浪，非人力之所能加也。余則以為不然，復之曰。方今普天率土，靡不臣妾。山川陰陽之神，奉天子威命，聽明風雨，弗敢渝。鱷魚恃陰與遠，毒茲物，俾殺人者死。今魚食人也，又何疑焉。昔昌黎文公投之以文，則引而避，是則鱷魚之有知也。若之何而逐之。姑行焉，必有主之者矣。苟不能及，余當請于帝，躬與鱷魚決。二吏既往，即以余言告之。乃投網緻止伏，不能舉。縣是左右前後力者凡百夫，拽之以出。

緘其吻。械其足。檻以巨舟。順流而至。闔郡聞之。悉曰是必妄也。安有食人之魚。形越數丈。而能獲之者焉。既見之。則駭而喜。且曰。生於世有百歲者矣。凡上下水中。咸見其隆伏勢繫之狀。雖相遠百步。尚不敢抗。令二吏捕之猶拾芥焉。實今古之所未聞也。向非公之義洽于民。公之令嚴於吏。自誠而不欺也。又安能殲巨害。平大患。宣王者之威。行焉。余始慎之。終得之。又意韓愈逐之於前。小子戮之於後。不為過也。既而鳴鼓召吏書之。以誅其首而烹之。辭曰。　水之怪則曰惡兮。魚之惡則曰鱷兮。二者之異。不可應兮。張氏之子。年方弱兮。尾之食之。胡為虐兮。戰戰母氏。俾何說兮。余實命吏。類斯作兮。害而弗去。道將索兮。夙夜思之。哀民瘼兮。赳赳二吏。行斯恪兮。矯矯巨尾。迎而搏兮。獲而獻之。俾人樂兮。鳴鼓召衆。眷而斮兮。而今而後。澤其廓兮。　王十朋祭王尚書大寶文　惟公生稟南方。君子之強。藏弃明月。于潮之陽。妙齡射策。遇太上皇。權為亞魁。名震四方。權臣用事。明哲自將。潛心稽古。得聖行藏。於易春秋。尤其所長。帝初覽權。思用忠良。嚴我咸均。儒林有光。說書崇政。屢上封章。帝嘉其直。人指曰狂。出守東嘉。奉祠故鄉。主上龍飛。召自南荒。以長諫垣。以肅周行。正色立朝。諤諤以昌。筆端凜然。不赦豺狼。言如蓍龜。去自芬芳。公雖在外。上念不忘。入司喉舌。

行登廟堂。彼何人斯。敢為賊倉。如蝕日月。於明曷傷。身雖可屈。腸不減剛。歸老于家。天相壽康。名德益尊。如曲江張。如余襄公。如日南美。盍歸乎來。彌階賁衮。天不憖遺。哀哉詎亡。十朋昔以諸生。受知上庠。竊第來歸。禮遇異常。公居諫省。我濫臺綱。人呼二龐。亦曰兩王。風宣虎偶。陵依王傍。把麾泉南。稍近門牆。欲雖獲脩。兇則靡違。忽聞訃音。痛摧肺腸。譬彼大厦。壞其棟梁。如體無首。四支曷強。為國惜賢。潸然涕滂。　蘇東坡祭遠遊先生吳子野文。　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麻田子野遠遊吳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闔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乎微。或似臺乎。杜氣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解衣。有疾不藥。但卻甘肥。閉以後事。一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獻欷。一酹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

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主（作死非）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于正。蓋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作馴非）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

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牓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影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遠遊菴銘（并序）。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遣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菴而銘之曰。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

來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然不自知，歷九嶷而過崇丘，究夸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黿鼓而食蛤蜊者，必乎也。庶幾為我一嘯而少留乎。　胡銓王尚書墓銘　於戲噫嘻，材何難耶，天固生耶，抑偶生耶，謂為周耶，焉用而不盡耶。上在潛宮，公力抗議。太上感悟，卒定大計。隆興之初，肇秉典禮。曾不逾時，擢試諫議。屢嬰逆鱗，鈇懸撓氣。肉食者鄙，相時射利，請罷督府，專守和議。公三抗疏，面折力詆。觸宰相嗔，左官司馬。引疾丐歸，詔留不可。幽首謂銓，君遂孤立，相顧泫然，作新亭泣。乾道改元，召擢常伯，實不得黔。何獨歎墨，一片不復，善類太息。鋟石煌皇，以表少室。　廖德明八賢讚天水先生趙公。　粵始距今，五百載餘。風同鄒魯，此其權輿。獄弄明珠，光聯北斗。沾溉者多，實維師友。　贊良都運許公。　天賦異才，帝加優擢。褰然之舉，聲動海嶽。於塵埃中，已遇知青。在處護持，德重神欽。　草範先生林公。　直忤權貴，忠徹冕旒。一官莫繫，拂衣歸休。俯視玄虛，研深探賾。會我真機，有待其後。　知郡直講盧公。　名聞于朝，文行經學。法嘉力除，持論尤確。朱轓弗乘，未竟發錫。仰止高風，湖山舊盧。　遠遊先生吳公。　卓撒盟門，心不滓塵。問及源委，破妄而真。無取無求，不憂不喜。清風萬古，有道之士。　金紫知郡劉公。　辭爵弗受，解章弗綰。却返身游，環樓王館。青娥有約，素屏留詩。問君來時，蟠桃為期。　知郡朝散張公。　竹符千里，一片冰壺。傳家有子，不隊清孤。南國儀刑，上心簡記。萬古難磨，屏間姓字。閣學尚書王公。　進步擧首，拔闕下條。正塗再闢，喉舌清朝。謀猷沃心，言多逆耳。進退從容，直道終始。　後序　事有當於人心，而關於風俗教化之本，君子於斯不容已。蓋今之為郡者，惟汲汲於財賦獄訟簿書之末，風化之本，鮮有經意。沈侯自脫屐文闈，馳聲仕路，被薦公朝者屢矣。治郡牧民，出於存誠，故洞明本末，加以天資高明，學力宏博，發為文章政事，過人遠甚。昔柳惲有具美之稱，謂其才藝可了十人。餘今於沈侯見之。公之嗜好一無所溺，惟寓意於翰墨，考古訪賢，意謂風俗之本，教化之原，自賢者出。究唐以來，所得八人，其餘特未易槩舉。要之八賢道義文章，青史中罕見。其建祠立象，冠湖山之顛，以鼓舞邦人，顧不韙歟。經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吾夫子亦以文獻不足，不能證夏商之禮。八賢者，典刑也，文獻也，風俗之本也。想夫英靈萃止，鶴之往來，今昔孰是，康之履舊，步覺皆非。惟爾邦人，桑之與梓，必恭敬止。況今儀令，則洋洋如在其上，瞻仰之際，豈不發感動之機。東漢之時，陳寔平心率物，以虞鄉閭，人有爭訟，為曉曲直，退而歎曰：寧為刑戮所加，不為陳君所短。王烈以義行稱，鄉里有為盜者，請

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令王彥方知之。由是而觀，賢者之有益於風化，豈淺淺哉。去古遠矣，九原不可作矣。植表示儀，化頑成俗，亦庶幾焉。　王大寶撰韓木讚　潮東山上有亭，唐韓文公遊覽所也。亭隅有木，虯幹鱗文，葉長而傍稜，耆老相傳公所植也。人無識其名，故曰韓木。乃像乎木，廣無是體，故潮人不識之。舊株既老，類更滋蔭。遇春則華，或紅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狀而小。每值士議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來舊矣。紹聖四年丁丑開盛，傾城賞之。來歲捷報三人，蓋比前數多也。繼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最盛者崇寧五年、宣和六年也。今不花十有五載，人材未遇，或時運適然，未可知爾。大寶曾讀蘇端明為公廟碑，論能不能，有天人之辨，竊觀公植之木，能逃化機，為一方瑞，豈容僞始，其善教之道，及達物而藏諸用，使潮人思慕，千萬年莫之厭者矣。碑何以不書？未盛也。盛而無妄，邦人誠之，誠而不書，天下後世曷然之。夫鳥獸草木之奇，符於前事，謂之瑞，簫韶儀鳳，周獻嘉禾，各以類應。公刺是邦，令師訓業，綿綿厥後，三百餘年，士風日盛，致祥於木，理之宜然。君乃術業荒怠，惟瑞之證，叔世妄誕者之為，君子鄙之。為之讚曰：　召公之棠，孔明之柏，既詠勿剪，且歌愛惜。睠彼韓木，是封是沃，匪木之清，德化雖服，化隆而孚，華繁以時，邦人勖之，此理匪誣。

陳文惠公撰鱷魚圖讚　余讀昌黎文公傳，見鱷魚事甚異，且未敢識其說。太歲乙亥，出官海上，乃公之故郡也。郡之下即大江焉，江口而下，舟人則曰：入惡溪。其沉淵巨浪，覆者相繼也。江有鱷魚，大者數丈，玄黃蒼白，厥類惟錯。似龍無角，如蛇有足，卵化山谷，其卵無數，大率成鱷魚者一二焉，餘則或黿或鼉。鱷魚喜食人，狎于水者每罹害，民居畜產亦擻尾去。潮州舊苦此患，俗不能禁。元和中，公出刺下車，文而逐之，信宿鱷魚遁去，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自是州郭無之，殆今猶然。余至郡，訪其事，乃與傳合。始信史氏之不誣也。會數網于淵，獲始化者，以獻，睅目利齒，見者駭焉。嗚呼，貌狠而性仁者有之乎。孔子曰：有教無類。小人之殆，不若此乎。余感公之行事，樂魚之遷善，且慮四方未之信也，乃圖而讚之。　惟水之奇，有魚曰鱷，利口劍戟，貪心溪壑。猗歟文公，示之好惡，魚既化焉，人寧不怍。（圖經特猶未然緩故指中不及之）

元周伯琦伯溫肅政箴

元稽古建官，分天下為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寧，邦本是固。嶺南古百粵地，廣塞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徼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瑯異，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饒魚鹽，以故殷給甲鄰郡。然貫棟儈婁叢錯洞猺，趨舉犇驁獄

仟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大眚減租征息與元元於是邊圉告靖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其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悉讞釋其枉若誑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塋細鑄璞墨雖殘中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庶幾哉昔人所謂海瀕鄒魯者於乎匹紙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遐邇孰敢不自勵以達無外之德於蒼生我爰作肅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諗來者其詞曰　惟辟代天立法乂民秉法率下職在憲臣準夫直指周建漢因舜典括揚用禮體仁刑以弼教戢強革暴明目達聰仗節方巡冰霜時肅以達陽春政庇情道恫瘝乃身贓貨臧公懷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備紀綱呂振風俗呂淳致吉執事敬慎咨詢是月乙酉經廷參贊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時左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孰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華從升欽奉聖旨作新風憲來潮宣諭

宋王漢撰金山記　金城山境之最奇者也距州治越二百步東臨惡溪西瞰大湖闤闠占其南垣牆固其北從昔榛莽翳興爲蛇虺之囿麋鹿之居俚始未闢人不得遊山之形勢萬態詢州之耆老咸以曰所未觀壬子仲冬余始至郡聞其近邇庳廩畏崖之伏其間也始命剪闢非意其爲勝耳初得一徑從石門東上幾半得地如砥方廣三十步左右巨樹惟荔枝爲多始立亭曰荔枝亭上五十步至頂見一石巍然出叢薄間因以峰名之曰獨秀北行十步出大石中地形拆聳顧望曠絕西南與鳳山對遂立亭曰鳳凰由鳳亭東行七十步得一址前數石尤佳宜日之初立亭曰初陽其石之最高者號曰初陽頂由鳳亭西廣一百步地如堂南有石子如望名之曰望賢由望賢石西連大岡踰十步有石復巨觀者必先傍無所礙號曰題石岡其下有石宜日之夕立亭曰西畔亭南巖壁峭險亦以西畔名之巖東南五步蔽石怪詭隱篁蒲間披剪未竟勢若騰躍題曰隱石石側有洞曰優遊有臺曰鳳臺謂佛所宜遊鳳所宜集也凡命名皆刻於石俾來者得以觀焉憲潮爲郡隋唐而還賢守相繼茲山之不與得非有待於我乎韓文公嘗即東山爲亭以便遊觀人呼曰侍郎亭渡惡溪涉峻嶺上無嘉葩美木亭大已壞惟一樹獨存夏災赫曦傍無以庇則茲山居城隅適郡著樹石間錯坡徑紆直陟降忘疲遊者知其境勝比韓之東山相遠也余既爲詩以紀有未盡復書以記之大中祥符五年壬子仲冬太守王漢記

山以仙名水以龍靈不在乎高深也今王侯以金山勝境過於韓山爲可紀毋乃失言歟舊亭雖廢新廟隨興居者思其澤過者拜其像佇臨鑽仰者如有所得遊觀宴集者如有所懷雖千載如一日而金山茅塞且久矣君子之言可不慎歟守斯土牧斯民從其大者而小者勿論也勝境云乎哉因題以自警至順壬申郡守蠡吾王居敬書

陳克佐撰獨遊亭記　群居侶遊可以終日而守道之士患乎僕僕之未能也順乎俯仰媚乎嘯語從之悔也違之咎也故君子謹獨焉易曰閑邪存誠又曰否之匪人山也玩其占索其象得其象則盡其意所謂正夫一者其靜而勝乎余少居長安杜門力學耳目視聽不善與人接士有造余者必給而卻之雖來之益勤而拒之益堅蓋道不可苟合頗不可妄悅由是咎余者云云且曰陳氏乎傲人也何爲交焉余聞之不敢逃其說作傲士箴以自警後第名禮部游宦凡一紀顛頓狼狽人或聽之會余失律京府奉命海上乃曰不能爲碌碌乎所知也今萬里南竄又安得其友而絕之乎余復之曰夫形骸之交勢利之合蓋偶而已大而不敗者幾希焉如子之說則所謂咸其腓執其隨者也吾后帝萬國家六合而聖賢事業具在方冊何往而不得其友潮州處駱越之南實聲教所被養蒙復性亦其所也余何懼焉余既至即謁公宇之東偏古垣之隅建小亭焉名曰獨遊清江照軒疊巘堆望几案琴酒軒窗圖書是獨也不獨愈於人之敖敖者乎嗚呼人非獨則近乎辟道非獨則牽乎俗所謂周而不比者斯人歟余聞或者之說不果承命又懼潮之民謂余悒悒而卷而獨善也故載其說于屋壁

陳餘慶韓山亭記　州之東山惟雙旌爲最高山有韓亭昔文公選勝遊賞之所也自亭之右陟而寖峻豁然地稍平衍有舊亭之東者曰觀海有新堂之北者曰仰斗由亭陰以級躋於南北峯之巔有圓亭曰扶雲方亭曰來風太守曾公造以政事之暇而增治之落成之日尚書王公取史氏之贊蘇公之詞而名之也增治之意命名之旨所以壯形勢所以聳聽觀蓋期與邦人景慕高標宏達遠覽飄飄然有風雲之志要無愧於前喆焉大凡奉天子命爲千里師帥者一聽斷一舉措必存教化於其間俾規模遺愛漸漬于悠久毋徒爲簿書湮沒而已夫公以忠言直節不容於朝來刺是邦首命趙德訓導諸生自唐迄今文風滋盛其建亭于山巔植木亭左以舒襟宇以繫休澤以慰厥後去思之懷而其精神若與神明參若與造物伍故四百年之後韓木時花以爲邦人科第之應旄倪愛戴衣冠敬仰凡分符於斯者罔不歆豔其餘烈獨曾公報政之後登臨環視乃堂乃亭以縱遊步出以攄崚極之靈顯以發山

川之秀意英傑輩出於邦用廣文公之懿範嗚呼偉哉尚書公式嘉其志以思韓之念勵鄉閭之晚進傳學焉行嚴畧養清以遂其遠者大者故揭是名且有深意存昔孟子以登泰山觀瀾水以明其道司馬遷上會稽窺九疑浮沅湘涉汶泗以發其文謝靈運陟危嶺窮幽峻躡崖嶂以暢其詩思謝安亦寓會稽娛樂山水以豐其相業而傅說之巖太公之渭亦未必不因感慨而成功勲者况茲東山巍然有峭拔之氣豪亭堂之設又益之以眺望之佳致四表八荒恍乎目前奇峰疊巘拱乎胷次長江巨海波濤湍激以湧其汗漫之詞源朝霞莫雲變態殊勝以騁其綺藻之章句尚書公既以經術忠鯁為天子侍臣破荒於前是必有真賢實能嘉猷義槩接踵於其後然則曾公之舉豈以為游覽之樂而已哉曾公自下車來云為注畫未嘗不以文公為儀式禁暴戢奸如清潭鱷脩學待士如立師訓拓東山之景以表其景行之篤俾凡邦人思之與文公齊休於不朽其備負郡庠樂其有教勸之誠敢不書之乾道七年乙酉秋郡博士陳餘慶謹誌

王大寶清平閣記　仲尼歎川感時易逝孟子觀瀾致用廣大凡寓意於物理罔匪德素蘊而表真趣也山下有泉蒙以育德地上有水比以親賢行於地也險不失信溢於澤上節不踰度萬折必東朝宗于海是以君子審所歸向爾湖在嶠南負山抱海層巒環翠蟠溪演緑衆會于江以根郡治之左源遠派拱混混不息余先廬沙堤內址去江纔二十步晨華暮景風紋雨鏤日態而情怡其機根諸中與水之性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淡相親也時因諸閒縱武江滸經營堤外得異境焉舊日之佃地不妨民舍不剗剃卉豆城郭繞闌闠真方隅面形勝俟基崇址挹朝陽以考宅相楹桷瑰挺堂室宏遠文峯秀氣羅拱于楪宇棟流縈帶泓若一池於是亘居之前枕涯砌幕建閣以舒曠望揭之曰清平蓋莊周所謂天德之象也噫性未嘗不清亦未嘗不平耆欲貪饕玩習侈靡一或雜之何以能清忍恐喜怒權勢名利一或動之何以能平然則鬱而不流激之過頹豈水之性哉澄清準平趨東達海率水之善殊未可量聖賢觀感吞有攸措客莞爾而讚曰時際清平乃能樂是閣人惟清平乃能居是閣名一得三請書以訓

王宗烈八賢堂記　慶元五年冬晋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安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哲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凝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馭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榮陽河洛吐其精微萃而為植物則楩楠梓杞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

賢其亦有得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乎米何見而難是選耶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撰選致理衆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寥寥數百載間而君厥後及之倚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苟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晋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晋一儒建立於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掬其槩重為何如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之曰道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對進士許公其人也諷宸君對而授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金紫劉公則未老辭歸注籍僊官遠遊吳公則有祿避兄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剛鯁如王則投閑而避權相一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耶客曰唯或者從而誌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逾勝昔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閩則明雷霆息兮震而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著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衷夷命我侯發其幽光啓其佳殯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銘勳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川八龍之譽後官位卑顯小而一家尚爾况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副其願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獲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覩盛事竦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輪貴度材計工董役未也故略之慶元庚申六月朔日廸功郎潮州州學教授王宗烈記

黃景祥湖山記　湖山峙立於郡城之右紆渚遠其前浮圖矗其巔環顧則平林曡巘紛然獻狀俯瞰則萬家鱗次萃于一州勝槩也昔時諸公登臨賦詠磨崖紀石遺跡尚存閱歲積久便蹊壅塹榛菅菑翳木戕於斤斧石瘁於敲斵遂為童叟芻牧之地殊未有賞音者三山舍人林公㠾守潮之明年政成俗阜暇日偕郡丞廷平廖公德明登州治之金山從容眺望西挹其秀而得佳趣不能自秘思與邦人同其樂塹者夷之翳者剗之崎嶇者砌而級之植以松竹雜以花卉僕鄰三亭以便遊憩緣山在趾捫藤躋而上半躋煙雲者命之曰雲路巋然負塔而東向埕睨前峰者曰東嘯少迤而西巨石數四卓犖而聯侍者曰立翠洞心駭目之觀一朝闡露得非天造地設固有自然之境必待人而後興耶斯時也吏不躡門村無吠犬闔郡之人以恬以嬉相與具盤飱羅樽罍以窮登覽之勝歡者酣頹歌者嘔啞舞者

抃躍朝而往夕而歸而公之與作和若一家侍像屬之親若朋友愛士民也不翅若子弟故時亦坐覽輿無騶從盤桓其間相忘相狎而無間春溫而林木茂隆暑而清風來但秋而異氣豁祁寒而青青不改四時無非樂也然公之樂不在山而在民故能因民之樂而樂其樂昔滁之瑯琊下有釀泉太守歐公亭其上公餘與客來飲有殽雜陳觥籌交錯頹然而醉醉而與滁人遊以相樂也滁之山水因以名勝然則林公於湖山殆亦歐公之於瑯琊也夫慶元己未郡人黃景祥記

方給思古亭記

潮陽古壘舊傳地居鷗湖唐刺史韓文公嘗治焉鱷為民害公文以逐之又嘗登雙桂山手植嘉木邦人以比甘棠歲寒之姿迄今不易旁有屋數椽俗號侍郎亭二者咸在溪東自公去潮垂四百載遺愛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厥後州治移建于金山之麓溪東父老作亭于此南望韓木右顧鷗湖以表去思故亭名思古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歲月浸久老屋傾頹邑子蔡氏易以柱石營而新之廉錢過者因亭以有感今流俗乃號為師姑亭殊溪東老父去思之意推原其故侍無類於小姑彭郎之謂哉夫小姑本小孤也彭郎本平浪也傳習既久且移小姑以嫁彭郎況是邦乃昌黎舊治聲名文物不減中原南有迪野北有思古皆舊候館迪野之名咸訛為行者俗諱南音之為累也如此守亭者以為請因用思古舊名申述故事且告來者示不忘也

西山真德秀潮州貢院記

嘉定十二年閏三月壬子朔潮州貢院成郡學職十有四人以其繪事之圖來請記余既受圖於使者則進而問之曰始予讀梅溪王公詩知潮之有貢院久矣今者所創將新其舊耶抑改作之也且其地焉在曰郡城之北有曰鳳嘯坊者故試士之所也郡地之東有曰登雲坊者今試士之所也故基之廢八十有八年而今復始其舊也問其所以復之意曰以形勢言之則背負五龍前峙金鰲大江之水廻環而縈帶雙桂鴈塔駢羅而鼎列者昔人卜地之勝也旁聯民廬後迫隍水山川清明之氣遮而弗觸市㕓讙囂之聲適而抑閩者近歲草創之陋也況夫以人物則昔盛而今歇以規模則前敝而後隘此其復之之指也余於是咮然曰春秋大復古謂其復之而當也是役也復之而當春秋之法所宜書然余不知主之者為誰與貲之所自出則又曰知是役之當為而勇以決其議者太守莆陽陳公也知是役之可為而力以任其事者別駕浚儀趙侯也若夫考視工程則寓客之賢曰王君恪鈎稽出納則郡庠之雋曰方逕祝儀鳳葉寶分任焉而吏弗與也會其費用之目為錢千三萬有奇郡之所捐者百萬別駕半之自餘則為士者

合以相焉而民弗知也予曰嘻是真宜書蓋今之為守貳者有滯獄升臺之務有牒訟聽理之煩苟能是則曰吾之責塞而人亦莫之責也今二君子者廼獨盡其心於責之所不及非賢而能之乎然使邦之大夫士不能協智并力以訖于成則二君子雖有必為之志其勢將有未易者然則諸君亦賢也哉雖然願有獻焉夫所為復選士之宮于舊觀者非以舍庠狹而就高明故邪學者之於學亦若是焉而已爾夫以三日之試猶必惟庳狹是去而高明是趨則士之尚志立德以終其身者其可苟乎故莫尊於道義莫美於名節士而志于此則上達之基也莫累於勢權莫污於貨利士而志于此則下流之委也辨是非於錙銖之間決取舍於絲忽之際昔者潮之君子蓋有庶幾乎此者矣今諸君將由科舉以進於天子之廷則其於義利之分誠不可不早辨也若止知媒富貴而已是豈賢守貳所望於潮士者哉陳公名煒字伯廷由太學上舍膀第趙侯名善溥字清卿亦以文學中甲科云院為屋千有三百楹其制具于圖者此不著四月某日建安真德秀記

元邢世衡思韓亭記

東於郡山有韓名唐潮州刺史昌黎伯韓文公廟焉相傳即揭陽樓遺址其縣守居徙者今為精舍在郡之南七里蘇文忠公所著文石刻實存延祐四年二月朔休吉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事長安張公款精舍祗謁竣事謂盤山公素所遊息杖屨經行單樹榮耀以來至為樵於是屏騶從挈升絕頂婆娑勃窣倚徙而上百舉武梯石巖乃至為款揭度稽圖訪古摎杖叢條美蔭繁綺手植木漏蔓生不復識舊侍郎亭曰仰韓則近名危檻浮瀾風榭遐空與郡西湖山對望彼丹堊繡錯有華厥初而此漫漶摧撓僅得不壞可惟也公慨然捐俸屬郡府鳩工庀材完舊益新象修思韓以仰之目不若思之心也猶懼殘以貽永冬越十日丁未孔子用幣郡士畢集公曰潮詩書澤由韓公始爾士子忘之耶皆辭不敢乃僉志一力助錢相役為錢中統萬緡公命置永業田為租百石廩士之家旁近者奉祠事籍歲入所費不時出納不實者有司察之志慮深矣郡之搢紳處士耆老之傳咸願有紀謹按公扶樹教道息邪說異論官市出牛元翼棨梁晉公平蔡用輒中事在史傳此皆不書持惜夫世常以文論公而不知其綿道續直指正傳其有處非漢唐諸儒所及三郎廣南一隨伯父貶官才韶一令陽山一刺潮咸以言事故逆其不辭避嘗勤治務視搞官猶貲遺郡有鱷魚食人以文遂去遂無患民實口為常抒膺充之未相直擲與錢贖且著令故至今思侯為深傳頌侯事為習夫以公之搢義澤仁雖身海上乃心罔不其主之悟道之行至

謂公要覲南海廟衡湘詞迫切非公本意獨賀茲郡之遺者使其玉帶金魚秉執鈞軸論說唐虞各天一隅雲龍上下晨星落如而沈雅通經之趙德聰明識理之大顛遂得附著于公以托不朽獨非斯人之幸歟遐想一時親見予雲以爲適然百千載之後萬顆齊延音塵邈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舉酒相屬俯仰江山詠侯遺愛聞風而興起醉義而忘歸其獲從令公遊者豈獨非幸歟書諸石所以志公之難遇而潮獨幸伴邦人壽厥貽欽于世世忽怠將仕郎前南雄教授新安邢世衡記

范梈撰總管府忠愛堂壁記　潮陽古百粵地控海之陬雖俗雜夷夏而民稱易治國朝承平日久涵養生聚郡之殷庶名嶺南右人民之休戚實係守者同德焉泰定二年制授廣平宋侯用朝散大夫爲同知總管府事至未朞月洒滌故弊厥政大行一新公府之署揭其視事之廳曰忠愛之堂與府判官賈仕君推官劉君克敬及其知事趙弘道馳書三山屬予文以記之予謂潮嶺南右郡諸君一時同德其作新振起於斯堂宜矣抑嘗求古聖王之所以建侯置守者乎今太守古諸侯也天以天下付一人不能遍覆而周治於是剖千里之地與其民簡其人使分牧之所以重所付也太守受地與民擁朱轓綰三品章綬官有丞貳佐吏奔走者自邑令長群執

事咸下風聽命焉亦崇且華矣得人則一方受其安不得人則一方蒙其殘苟殘矣是太守負所簡而簡之者輕所付矣曾謂有志忠愛者固如是乎漢人有言與共治者惟良二千石然不必盡良得一人則一方重勢可見已國朝疆守之廣度越三代人材之盛超軼漢唐詔書方又重郡守之選焉有膺是責而居是邦食天祿而治天職乃自附於不爲者乎或曰潮之距京師遠其治固有緩急是又不然譬之天生物之類乎土者去天誠若夐絕矣而物之所由以生者雨露之澤至深切也郡視京師雖萬里有國之制昭如日星設官分職以宣布之信賞必罰具在有司今且云然是猶知天之高不可極而不知生物之無一日不蒙其澤知朝廷之遠而不知典章法度之至近也太守任宣布之職於其間有思無愧於易與良者而已此非獨爲潮言也爲天下道也今諸君當涖政之初適豐暇之歲因其故弊爰有改作求言之意乃不藻繪之尚而拳拳以人心世道興起懲勸爲先非真知忠愛之實有所爲而必無所負者又能如是乎余雖未獲登潮之堂然切識諸君之義於書辭之表故樂頌之夫同知而下郡丞貳也而所立如真守況守者哉因請刻文堂上且爲方來執事規異時論相於郡如漢故事必自潮始則今日之規又所以爲頌也泰定三年正月范梈記

經歷司衡政廳記　余既記潮之公堂已其請則又曰郡幕之署扁以衡政政言正衡言平也幸遂識之嗚呼夫正人者烏得有不平者乎且百官之有贊佐莫令郡爲難也郡方千里責有民社郡轄者臨於上衆聽者仰於下郡處中焉制經歷知事照磨秩自七至九郡凡三員上以承太守下以攝郡吏已又處中焉平不得有所枉崇不得有所陵凡所興起廢操持者皆國之故也事無大小重輕具于案牘紛至吾前者有萬不同吏曰可未也守曰否未也贊佐者常執其衡進退其權而取事之中舉無所容吾心是以守雖貴不得以廢吏之是吏雖賤不敢以徇守之非政於是乎平訟於是乎理教化於是乎宣風俗於是乎淳其致此者何哉以吾無私而已夫私者非貪贓比周之謂一有容於吾心即戕乎天理之公矣故有詰操以立異依違而苟隨居兩上下之間而不思其難所與起廢操持或異則衡將不在己而在人欲正人而人反正之正人則衡在己人正則衡在人一公私之間而利害相懸若此服庶官者可不慎歟今潮之幕貳則浚儀趙君也君舉茂異起家風紀當明正人之說矣因誌廳壁論之君子泰定三年三月七日范梈記

吳澄潮州路重建廟學記　二廣南服之極南也三陽又東廣之極東也古先聲教之暨于其地蓋不與中國

同然天之生斯民民之秉是性豈以地之遠近偏正而異哉或謂潮人始未之學自韓文公爲刺史而後士皆篤於文行未韓未至潮以前固已有趙德其人愚謂之未知學乎國朝承宋文盛之餘潮之士學非唐元和時比矣至元戊寅郡庠燬於兵憲官牧官繼繼脩復而未克完也丁侯聚之典郡也講堂齋舍初構張侯處恭之按部也廟殿門廡畧具潮人以爲卑小弗稱王祀先聖之儀悉頒更造以民則蔡氏獻石柱三十以官則判官小雲赤海牙助緡錢一千既有其資議遷孔廟于學之右天曆庚午春僉憲任侯仲垛又率諸官捐俸命群士輸材於是大成之殿不日而巍然其隆也廓然其敞也明年郡牧王侯元恭華之以黝堊之以彩翼之以左右之廡民居叢襍喧聒逼迫論而徙之地域洗并繚以宮牆尊嚴閟侐首所未有又私出錢五百緡塑兩廡從祀像明倫堂陳立孔廟之左於是潮之廟學始大備董營繕者教授李復學正劉貴珍也至順三年春有事先聖虔告成績邦人士咸喜乃來謁文以記臨川吳澄曰王制以泮宮爲諸侯之學魯侯脩泮宮頌於詩而不書於春秋何也蓋春秋常事不書非常乃書脩學常事爾然則潮學之記其效詩人頌美之辭歟抑倣春秋記事之筆歟澄謂他郡之脩學常事也潮郡之脩學則非常也何也潮爲東廣諸

郡最中人以下。往往喜事踈土。亦有素號勝流。一旦入境。如飲廣衆之泉。然靡不毁節喪名。安於浴汙。況生織圍而不悟。置直司牧者忘其所以牧。雖或司憲者亦失其所謂憲。如是徇物而喪己。滅理而窮欲。又焉知崇士學迪民彝之當務。今而司憲有若任侯焉。司牧有若王侯焉。其寓意於廟學也。事之非常者也。可不特書乎。前之張憲于牧。及郡判官事俱可書也。然春秋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古。以示懲也。今予所書之非常者書其異於衆。以示勸也。嗚呼。世之凡庸。誰不受變於流俗。惟豪傑不然。豈仕潮之官而無一豪傑乎。遂書攷古驗今。寄覽天下之故而知在上之教。固能導率其下。以革易其所習。在下之俗。亦能感動其上。以轉移其所爲。虞芮二君爭田。一覩周民之讓畔讓路。赧然自愧而息乎。潮之士果能明經能脩行。雖隱處未仕。人人望而敬之。官于潮者。儼見如此之士。雖有桀虜。亦必頓有慚怍。雖未幡然改悔。亦必少戢其縱恣。繼今以往。予於二三千里之外。聞潮郡之仕。庶循模蹟。則可驗潮士之學足以轉移其上而非止如今也。潮之士其勉哉。是年六月既望。前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臨川吳澄記。

潮州路韓山書院記

孟子而後。儒之知道蓋鮮矣。西漢諸儒。文頗近古。賈太傅。司馬太史卓然者也。條攷其言論識趣。大率非秩儀秦之緒餘。於道竟何如哉。降自東漢。晉。不惟道喪而文亦弊。歷唐中世。昌黎韓子出。進躋西漢之文。以合於三代。而原道之作。直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傳至孟軻而止。是又爲文而有見於道也。豈三代以下文人所能及哉。嘗因論佛骨事。謫潮刺史。其後潮人立廟以祀。宋元祐間。廟徙州城之南七里。逮淳祐初。又於廟所設城南書莊。俾學者居焉游焉。皇元奄有此土。屋燬於兵。至元甲申。韓山書院重興。即廟之舊址爲先聖燕居。先師兗鄒沂鄆四國公侍。而韓子之專祠附。唐時先聖配祀獨一顏子。宋儒推孟子之傳由子思。由曾子。上接孔氏。其言本諸韓子送王塤序。於是配孔者四祠。韓而離一聖四師之後也。固宜然書。僅僅規模隘陋。營繕多缺。前守擬更造不果。至順辛未夏。太守王侯至。階其長阿里沙。其貳倅郡判哈豐協謀。命山長陳文子計其費。乃撤舊構新。韓祠燕居位置相嚮。寬衰齊等。後有池廣十丈許。舂土實之。建堂其上。扁曰原道。兩廡間齋舍館諸生。日食之供有庖。歲祀之入有廩。教官之寢晨祭器之門藏一一備具。宏敞壯偉。倍加於前。五月經始。九月落成。海陽縣長折都寔董其役。越明年山長陳將潮士之意。來請記。予謂書院之肇基也。以韓子之有見於道也。書院之增脩也。以王侯之有志於教也。潮之士如之何。必也學

韓子之學。業精行完。進進而賢。則冀趨貢於王庭。如韓隸所期而已。由是學四先師之學。道明德立。駸駸而聖。則冀趨篤於文行。如蘇碑所褒而已。不然。學於書院。昔猶夫人。今猶夫人。欲與趙德並且不可。是爲深有負於君師之作養。又何望其高睨賢聖之蘊奧乎。陳文子曰。潮城之東。隔水有山。文公平日憩息之地。手植木尚存。潮人稱其木爲韓木。山爲韓山。後取城東之韓山。以號城南之書院云。王侯名元恭。蠡人也。歲在壬申七月己巳吳澄記。

劉應雄潮陽縣東山張許廟記

（潮廟祀張許二公功德在天下。遂令韓林若前日。而列之文後。能播遠。以示慕嚮。且謂與韓公或有默合之說。尤爲超見。故不敢易而錄之。）祭法曰。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人固有一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世方怙危苟累卵而措磐石。雖不幸且死。亦不爲徒死矣。有如張許二公。支汴血累戰之憊。扞矢石四面之攻。不疚於回。寧以義殉。挺身爲東南之長城。而横遏之功不在太師臨淮下。距今五百餘年。聞之者猶膽掉皆裂。毛髮洒淅。凜然凡光矜如主之面。距非稟天烱烱之五行。宅土淶淶之上。黨者與唐皇養虎遺患。致漁陽鞞鼓之震。河朔二十四郡且不能支。則九州之上腴。自開元晏然以來。泰養安恬。士習脆輭。聞角聲而隕如雨者衆矣。翠華搖搖倉皇幸蜀之禍。崔甫劉變之憯。亂匪降自天。上失其馭故也。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二三豪傑。整頓乾坤。儲皇即真於靈武。祿兒殞矣。尚有餘孽。鋒蝟斧蟾。朵頤孟夏。而遷在野之康。尹子奇同羅突厥奚。勁兵興楊朝宗合攻睢陽。張公志吞逆雛。擁兵三千。馬三百與太守許公會。以寡制衆。以奇取勝。賊每戰輒敗。復益兵攻圍愈急。城中糧竭矢盡。使霽雲求援於賀蘭。此申包胥哭于秦庭時也。而擁兵不至。割妾殺奴以飼士。此宋華元所謂析骸易子時也。而餽餉不給。衆議東奔。二公謂睢陽江淮之保障。棄睢陽則亡江淮。誓以死守。惜夫兵羸勢蹙。城不能全。瀕死翻天。爲厲以去賊。字示鬼神。若聞茲言。亦精爽變色而爲之悲咤矣。公死三日而援至。十日而賊亡。而唐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皆二公之力。可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者矣。當時猶有議者。賴韓昌黎辭而闢之。廟如也。肆今崇祀韓公。過化之鄉。意所精靈之舍。以韓公爲知己。故翩然被髮而下大荒。不然神之周流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何乃洋洋於潮之于男邦耶。柳廟初基。宋熙宗間。郡遣軍校鍾英部領方物。貢于朝。道歸便謁廟。勾靈夜夢神語以神像十二。銅鈴一。開後殿遺中錫。洪保汝伴來歸。以祀而已之東山。明發趨京事迄。允濟回。具脩牓牌。恭神既舉記夢中指取所與者。星馳而返。置諸

嶽祠。鍾巖瑝而立化。邑人駭異。時光玄桂樹于嶽麓。僧徒夜見光焰。白有司。請移寺以宅神。由是公私有禱。其應如響。事聞于上。賜廟額曰靈貺。二神與尊王爵。鍾亦封嘉祐侯。其來尚矣。中罹兵燹。廟祀漫漶。大德末年。邑令來天漢。就邑寓。前進士趙嗣助。僚謀營創。趙爲潮著姓。率衆易從。捐貲市材。堅三門兩廡前後殿。通三十二間。瑑題玉英。藻繪丹堊。與同死忠者像設儼然。儀衛甲仗。駢坐於壁。楹之間。歷歷如見。當時擁拳貢血之勇。惟嘉祐侯實肇始者。故特祀之。經始於至大戊申冬。落成於皇慶壬子春。靡楮幣二萬五千餘緡。荔丹蕉黃。歲時薦蘋集。雨暘若而災沴消。農桑阜而鋒鏑戢。則神之血食于潮。赫靈濯聲。惡有冰天桂海之異哉。唐呂溫云。爲氣不散。長爲風雷。生而衛國。死而衛民。一何神也。皇元統一。首褒忠義名紀祀典者五人。而二公與轢事南公居其三。信夫大忠大義越古越今。雖萬世猶一日也。乃係以辭曰。天將完節付二公。扞蔽江淮嬰孤墉。四百餘戰挂賊鋒。誰知降運陽九窮。生爲人英沒愈雄。恒主丹馬膺王封。地無南北錫福同。吏民歲祀端厥躬。趙公精誠與神通。植僮起廢新斯宮。巍我雙廟等山崇。鐫珉勒石紀豐功。　劉希孟潮州路明貺三山國王廟記　元統一四海。懷柔百神。累降德音。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明有敬也。故潮州路三山之神之祀。歷代不忒。蓋以有功於國。弘庇于民。式克至于今日係。潮於漢爲揭陽郡。後以郡名而名邑焉。邑之西百里有獨山。越四十里。又有奇峯曰玉峯。峯之右亂石激湍。東潮西惠。以一石爲界。渡水爲明山。西接于梅州。州以爲鎮。越二十里爲巾山。地名淋田。三山鼎峙。其英靈之所鍾。不生異人。則爲明神。理固有之。世傳當隋時。失其甲子。以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于巾山之石穴。自稱昆季。受命于天。分鎮三山。託靈於玉峯之界石。廟食于此地。有古楓樹。降神之日。上生蓮花。紺碧色。大者盈尺。咸以爲異。鄉民陳其姓者。白晝見三人乘馬而來。招爲從者。已忽不見。未幾陳遂與神俱化。衆鄉異之。乃周爰咨謀。即巾山之麓。置祠合祭。前有古楓。後有石穴。昭其異也。水旱疾疫。有禱必應。既而假人以神言。封陳爲將軍。赫聲濯靈。日以著。人遂共尊爲化王。以爲界石之神。唐元和十四年。昌黎刺潮。淫雨害稼。衆禱於神而響答。爰命屬官以少牢致祭。祝以文曰。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庇庥于人。敢不明受其賜。則神有大造於民也尚矣。宋藝祖開基。劉鋹拒命。王師南討。潮守侍監王某赴愬于神。天果雷電以風。鋹兵敗北。南海以太。逮太宗征太原。次城下。忽覩金甲神人。揮戈馳馬突陣。師遂大捷。劉繼元以降。凱旋之夕。有旗見於城上雲中。曰潮州三山神。乃詔封明山爲清化威德報國王。巾山爲助政明肅寧國王。獨山爲惠威弘應豐國王。賜廟額曰明貺。勅本部增廣廟宇。歲時合祭。明道中。復加封廣靈二字。則神有大功於國亦尚矣。革命之際。郡罹兵凶。而五六十年間。生聚教訓。農桑煙火。駸駸如元時。民實陰受神賜。潮之三邑。梅惠二州。在在有祠。遠近人士歲時走集。莫敢遑寧。自肇跡於隋。靈顯於唐。受封於宋。迄今至順壬申。赫赫若前日事。嗚呼盛矣。古者祀六宗。望于山川。以捍大災。禦大患。今神之降靈無方無體之可求。非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之所可同日語。人能助國愛民。以功作元祀。則捍菑禦患。抑末矣。凡使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非諂也。惟神之明。故能鑒人之誠。惟人之誠。故能格神之明。孰謂神之爲德不可度思者乎。潮人之事神也。社而稷之。飯必祝。明山之鎮于梅者。有廟有碑。而巾山爲神肇基之地。祠宇巍巍。既足以揭虔妥靈。則神之豐功盛烈。大書特書。不一書者。寔甚宜。於是潮之士某合辭徵文以爲記。記者記宗功也。有國有家者。丕視功載。錫命于神。固取其廣靈以報國。而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儻雨暘時若。年穀屢豐。則福吾民。即所以寧吾國。而豐吾國也。神之仁愛斯民者。豈小補哉。雖然愛克厥威。斯亦無所沮勸。必威顯於民。禍福影響。於寇平仲表神竹之靈。於劉鋹之速閩鍾之報。彰善癉惡。人有戒心。陽長陰消。氣運之泰。用勵相我國家。其道光明。則神之廟食于是邦。使山爲嶽。與海同流。宣徒曰扞我一二邦以脩。是年秋七月望。前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兼經筵檢討。廬陵劉希孟撰文。亞中大夫潮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蠡吾王元恭篆蓋。　南珠亭記　南粵自尉佗分封之後。椎結餘風。縣漢歷唐而未殄。惟潮陽乃韓文公過化之邦。較之他郡。汙染爲易新。自置鄉校。膺進士趙德爲之師。潮之人士。始篤於文行。遂爲海濱之鄒魯。至宋大中祥符三年。天子東巡。時則有若許公申。以賢良應詔試學士院。擢進士第一。授祕書省校書郎。歷官憲漕。至刑部郎中。寄國奨異言事。極諫時弊。凜然有直臣風。後此以賢德稱表表當世者。代不乏人。浙其源則由趙公始。韓公以山斗之望。來刺于潮。趙公以鄉國之善。見知于韓。譽應氣求。是可觀其所主。迨韓公移刺于袁。以詩留別趙公。有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之句。民到于今誦之。潮人以思韓之故。而有廟祀。而有書院。扁以韓山。以趙公配。慶元庚申。郡守沈公杞。復采趙許二公。而後有若林公巽。有若盧公侗。有若吳公復古。有若劉公允。有若張公夔。有若王公大寶。皆爲古賢。一邦之所尊敬者。爲一祠。淳祐癸卯。郡守鄭公良臣。移

建書院于城南邦人又以姚公宏中通祀爲九賢與書院對峙有亭巍然賦于前者扁以南珠取韓之詩示不忘也中罹兵燬革創之餘書院雖存而堂廡矣地易主矣至順壬申木夏今守亞中王侯自江西省闥分竹南來下車初政不棘不偷惟厥中先有司以清獄訟訪民瘼以蘇疲癃除蝝去蠹振滯庄之好賢下士悉以韓公爲師一洗積年乘陋之習以新我衆民鼎建泮宫禮殿吕尊先聖次撤書院而新之以敬先賢重建九賢堂于舊基歸侵疆若干畝步仍刱南珠亭於前以侈太平之盛觀此豈侯政而不大者之所能哉初公之治省闥也嘗夢至一僧舍有以手卷書南珠二字以遺公覺而異之比至于潮暇日於書院鄰寺中或指南珠亭故址以白公公恍若記前夢而新是圖豈非九賢之精爽不昧豫以起發之事屬之公耶繼自今登斯亭者景仰高風閒併古賢專美前代此則公之所望於士也世人有愛珠者至剖腹而藏諸其與匹夫懷璧其罪者相去不能以寸回視公之興禮崇化所寶惟賢而不沘其顧者幾希公之治績宜不一書將如西都之良二千石增秩賜金於在官之日徵爲公卿於選表之餘此又士之所望於公者也昔孟嘗爲合浦太守潔其身而去珠復還今公之至於是邦陶以正而百廢具興使南珠之亭復舊汶陽之田來歸方之孟嘗所廢詎肯溟滓然弟之哉公名元恭字居敬蠡吾世家寄軒所自號也若夫九賢之爵里詳載圖經公之循理興學院自有碑刻故不書

周伯琦宋元節臣馬侯祠記

人之立行苟有可以扶世教者君子必有取焉況當城復于隍之時而能以危爲安以赦爲完奮不顧身以盡委質之義者哉國朝至元十又二年歲乙亥宋既内附東南風靡惟潮僻在海右大兵且壓境守令棄印綬竄山澤郡人馬侯發承宗室之命録岩將攝州事勞慰士卒嬰城堅守屢戰捷事出不虞變生肘腋外郛既虜猶收剩殘百餘人以死誓保子城至不可爲延令妻妾自縊於是服鴆就死潮遂平時十五年戊寅歲三月一日也是年冬十一月文丞相天祥亦在郡就執後六十又九年當至正丙戌之臘予司憲閩海于潮潮之父老猶能言其略及閱郡乘乃得其人如未有祠父老欲爲之而未能也因吕屬郡賓佐三衢張君宗元爲即言于郡貳倅姜吉爲主治祠于校官東偏之室先正之次爲文告之已復請予記其事今夫衣冠而禄食者孰不曰我爲良我爲忠乘考其行非怵於勢則奪於利忘君父背理義無所不至方夫趙氏命四海之人莫不順時變以爲己計焉侯獨以孤孱之餘抗驍驁之衆非有所扶而氣益厲非有所冀而志益堅其所成就真足以暴於天下所謂舍生取義者於是乎見之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君臣之義大焉賓佐是舉可謂知爲政之本矣故爲感而書之使後千百年有過潮者曰南粤之陬宋有斯人焉是月既望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周伯琦伯温甫記并書篆時佐吏田仁德濟可那思義仁仲偕行

歐陽玄趙忠簡公得全書院記

故宋丞相趙忠簡公有祠於解之聞喜玄嘗記之時以國子博士趙君繼清之請也繼清忠簡之六世孫而玄之同年進士也作聞喜祠事甫畢尋遷亞中大夫出爲潮州路推官潮蓋忠簡爲秦檜所斥居之地也忠簡爲相欲使其君正名定義以討金人之罪檜爲相欲使其君慝怨事讎以修金人之好於是檜必欲忠簡然後已計行忠簡已斥檜憾未已事未可測也忠簡因扁所寓之堂曰得全自以爲庶幾獲免於權奸之手嗚呼忠簡爲國元臣而以免於横逆爲其身之幸宋事豈不大可傷也忠簡再斥而潮人慕之不忘堂存如新簡後祠之于堂有司因民所欲視書院儀歲時遣官獻享迨嘉泰初忠簡之孫謐爲潮守淳祐中陳圭典郡咸增葺焉宋祚訖而書院廢繼清之來外補於潮也志固在得全及至潮刑清訟理大振厥職以所得職廩之嘗復所謂得全書院於潮城名賢坊西衛之右然居祠庭講肄之室垣墉門廡燦然畢備俾潮民之秀受業于其中請設肄事司校官以主領之報政京師即玄曰解之祠君記之矣潮之書院君又當記之玄竊有感焉古之君子敬其親故愛其身而以全而生之全而歸之者爲孝若曾子之以孝稱孜孜然保是以爲訓也然語有曰事君能致其身致之云者委而不有之名也其全其賤宜俟計哉能逢比干未嘗以是有負於孝公有致身之義於宋何獨以得全爲幸乎已而思之在其當時使忠簡死於檜而其事有益於宋則身非所當惜也方檜秉上令行己私與其徒死而無益於事則不如姑全吾父母之所生事君事親之道猶庶幾可也忠簡之爲是言豈得已也哉況萬一檜斃身得獨全猶冀收再用之功也又焉得不以是身之存爲一時之幸乎至於使公獲奉其得全之軀以歸其父母而使宋之時君不獲有其全付之業以見其祖宗殆天之所爲也雖然忠簡不幸遇夫幅員分裂之世遂齎志以歿繼清乃幸生乎車書混一之時北作解祠南爲潮之書院相距萬里所欲無不克遂其志豈不大幸於乃祖之所遇歟宜其有光于前人也學子來遊思忠簡之以道事君而於得全爲非得已又思繼清顯親爲孝而淑人以錫類則藏修進退動審其是海邦黎獻褎然爲時出焉此作書院之本意也忠簡名鼎字元鎮事業詳見宋人所紀載茲不悉書繼清名貲翁延祐初

科進士敭歷中外今位通顯寓居淮泗間至正二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歐陽玄記

三陽志元何民先文廟石柱記　潮陽之地多石故家巨室寺觀廟宇往往斵以爲柱闌檻礎礩釆爲而釋氏尤壯獨文學鮮焉匪吝也力不贍也予一日閱三陽志因見宋有教授趙崇鄈嘗以石爲楹輕門柱此事更偉竊有慕焉遂與直學盧斌商之召匠計之索直三千楮酬以二猶不足增五百焉乃定議爲石柱六石闕三每柱左右長二丈有二尺中稍加議甫協部使者劉公適至祇謁先聖慨禮殿於制弗合材且易蠹問建幾何年諸生前曰此五虎陳侯之故廡也兵後造次以故弗如制公曰盍更之嘻昔陳氏歌舞是間而居大聖人可乎宜更之由是撥前所計而專意於其大者會歲入不給儒人石國珍等自陳願輸力焉巽踊後三歲公義其請下之府府率而行之下之學僕既承命唯謹掄材是務直學盧斌得石柱于里中蔡氏蔡君景大官裔也嘗其盛時建祠堂以奉祖考柱斵以石小大凡三十大而圓者八中而圓者四小而方者十有八今廢矣有釋氏之徒購以楮五千蔡不售乃悉以歸諸學蓋其詩書之澤道義之味爰出流俗猶古意也予既得之告于公公大悅命與之偕來勞之杯酒溫以仁言且戒斯大夫勉爾橋役蔡亦訢然無驕無悔學即諭曹委盧斌募夫與匠及舟艤之析之維之仆之推之輓之車運于陸舟載于川勿亟勿徐不趾而進枚置于庭其勞且艱可既言哉觀者嘖嘖驚羨詎意事與願乖甫兩月間主議者去職輸力者皆蹔而鬻渙矣又越一年而儒坻同役紛紛莫止矣雖欲爲之末由也已嗟夫石不負余余其負石宜廢興有數而猶有待乎抑好事之難成也予夙夜以思憮然憮然姑記其由有望於後之人後之人庶有以知予之心何民先記

陳餘慶重修州學記　潮之爲郡實古瀛州文物之富始於唐而盛於我宋爰自昌黎文公以儒學興化故其風聲氣習傳之益久而益光大紹聖以來三歲賓興第進士者袞袞相望而名臣鉅公節義凛然倫曲江之美而嗜重東廣之價者挺挺間出迹其所自豈惟山川炳靈抑亦學校作成積習之所致也郡有學始基於南郭之廣法改築于今之貢院紹興十一年韋固又改卜于試風隕雨潦棟撓檐剝蕪蘆濕滿經閣傾側士之鼓篋來遊者若不安適春秋課試皆以學校爲寄材之地而無久留之意噫學校之設豈徒爾哉今太守曾公造下車之初祗謁于先聖先師周行顧視有動於色其規模固以默定而未發也粵明年提綱挈領百廢具舉一日謂郡丞姚公某與其屬曰我曹盍以禍福謝莊之說恐動流俗其徒之居金碧照耀事務壯麗陋則增修壞則易置若無其難者蓋吾先聖以大中至正之道立名教其福天下澤萬世者爲如何而學宮之弊一至於此是烏可後乃以海陽令張君某爲才令董其事候於農隙而民不告勞資以羨財而歛不及衆昔之蠹朽者易而新之昔之未備者增而置之加意修飾有司經始不逾時而告畢狀以清池環以粉垣輪奐相新一何盛耶公之在潮也以嚴明爲治清以克勤敏而有斷秋霜肅物吏畏其威淑景熙春民懷其惠歌謠載道境內晏然其於敦獎士類尊崇學校尤切致意學有須賜大成樂皆他郡之所無有久廢而不講公之始至乃命生徒肄習樂章釋奠舉而用之鞋弁峩如衣冠襜如竹瑱瑤璃之聲適乎疾徐調絲弝竹敲金擊玉黃鍾大呂之奏成乎皦繹公與諸生仰登俯降周旋揖遜乎其間使在庭之人竦觀動聽皆知賢邦君之將以禮樂化導此邦也嗟夫今之爲政者莫不以利獄財賦爲急而視學校禮樂爲不切之務公獨後其所先而急其所緩者豈非家學有源而見聞獨與時異趣乎學既訖工又率諸生行祭菜之禮以告其成公拳拳之意豈徒爲是文具也哉繼自今學者講於斯詠於斯遊息於斯庶幾亦有得於斯他特以孝顯其親以道致其君者亦莫不由斯而出則公之爲賜豈淺淺哉某幸際盛事謹摭其實以傳諸來者乾道元年乙酉九月日郡博士陳餘慶謹記

王大寶放生池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肖天地乾陰陽栽成滋育之化以蕃庶類之飛羽騰蹄逆鱗流介息蠢動根荄均被其澤德亦大矣紹興癸亥夏詔郡縣訪唐舊迹置放生池申嚴法禁以教忠厚之風潮於西山之麓浚湖餘壤僅存十畝逆沿以奉約束窒然於登傾坌以注邀禽於龍揭掌而揚治蕪没久闕有革之者恭惟太上皇帝體堯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恢洪業量包溟渤恩沛雨露孝志弘廓豈以尋常之丘壑縱喙喁狀啣之惠爲哉今上皇帝寅奉嚴訓篤丕緒好生之德洽于邇遐群黎萬物咸薰陶於泰和之域乾道乙酉秋守臣曾造來蒞茲邦政事條舉期年而治乃詢充有臨江立界之意命海陽邑令張某相所以易之惟城之東清江浩漫源遠而派會豈使之流混混不停於是即其要津累基建閘以際弘深儱石刻名於其側揭標上下共十里以禁抹捕涉旬而號乎誠克稱於承宣之職矣噫濤以東興萬若虹梁之爲便灘以桔槔萬若露深之爲灌鱔鯔之濱奚可以活鰋鮪鶤鷁之枝奚可以紓鴻鵠詳斯池之規方于冀制曠邈陵峪任其自適廣乎衆多巨細之兼容無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以有膽則晨峯昇暉而傳鳴和嚦關則暮雲歸岫而栖翮戀南觀則靈潮

准吸而鯨鰐潛北望則層巒疊翠而麋鹿伏從倚而環視之頫首苹尾滌潴歟嵗油油洋洋於波濤間而鳧鷺鴈鶴之儔佪翔乎煙渚翹昂於沙磧逆無網罟矰弋之虞仰而思之躊躇而釋之永與聖壽長久等於生生不窮之道焉書載咸若之訓詩詠於物之章其見於今日乎老臣居杭江流時樂斯樂故特書于右

余靖開元寺重修大殿記

金仙氏立空有二教攝綸天人之際以三乘四果開陳漸路其說曰一切諸善皆由信起不造業故種種諸法皆由戒起能攝心故六波羅密由布施起斷貪愛故百福之報由莊嚴起無驕慢故是以群生歸向如流濕就燥不可禦者其有殊勝之理乎潮於嶺表為富州開元於浮屠為勝寺暢師於僧官為極選又以金仙氏福報性學之說開導後人故其答者如響之應先是寺有羅漢殿歲時滋久基傾棟撓壓焉是懼風雨何庇乃倡而新之其募資也無喜腆無蓋藏問焉者懷異焉者觀歸於信而後已由是伐材於山埏土於陶購工於市而規模立焉自釋迦金人部從至五百羅漢之容率飭化而像之歸於莊嚴而已又為二樓一儲宋朝太宗睿烈皇帝御書真宗章聖皇帝及仁宗皇帝御製一懸洪鐘而對峙之康定庚辰乃始基之慶曆癸未而告成凡寺之剎完者飭之缺者補之壞者革之凡五百楹為一郡表至者福焉既落成踰嶺渡江絕淮走輦下七千里以其狀來請識歲月乃為之書云

王滌拙亭記

東萊太原叟年六十餘承命假守於潮起小亭於燕居堂後池之北岸有水竹皆因其舊雖景最幽寂而規模甚朴叟公餘退食橫書隱几默坐其上晝琴嬉嘯於斯且不知其異鄉之牢落也叟太息而自訟曰信勞二紀當途名公卿固有知者不能求溢希涼致位顯要攜幼稚窮山水之險南走七千餘里叨竊存祿以期飽暖既至增學田以贍諸生建韓廟以尊先賢濬芹菜溝以疏水患築梅溪堤以障民田可矣而又將闢金湯之固忝為廷議險以容保斯民而輒取上官之怒幾不免竄逐賴仁者繼至察其無私恕為完人嗚呼何其拙之甚也遂以名其亭麻田居士子野吳君惠然訪叟問其所以叟語其故居士曰噫叟何惑也夫性天之命也富貴貧賤亦天之所命惟樂天知命直以事道不作偽以勞心不飭詐以釣名古君子之守分也矣謂之拙叟矍然而起拜賜以謝居士曰拙之義至矣哉不獨終身請事斯語願誨子孫使守之無斁

莫儔隆慶寺一真軒記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一真居士館于潮之北城精舍曰隆慶其東有屋衡從亟丈居士葺之因其號目之曰一真軒有客過焉曰請問一真之境若何居士曰予見上棟下宇赤白圭潔檻楹洞

闢游者改觀此非前日壞於奴隸之廬者耶喬木挺秀脩篁叢琳扶疎際空蒼翠溢目此非前日之荒榛穢區者耶太虛寥廓山邑相迎使人超然志在淩雲此非前日之蔽於藩籬屏障者耶芙蕖覆水蛙蠅屏跡泓澄渟澈鬚眉可鑑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鍾者耶夫有成有壞有治有荒有現有隱有淨有垢於是可喜可懼可悲可愕可厭可慕者皆夢幻之境非一真之境也吾與子試為一真之遊乎摘日月挾宇宙而未嘗域于大也於一毫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而未嘗拘于細也上與造化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友而未嘗墮于數也是境也人我都忘善惡雙泯能否俱絕榮辱兩謝通於其間無有間斷貫今昔而同時混天壤而共處凡目擊者無非文殊門戶凡耳剽者無非觀音壇場凡意造者無非普賢林凡容乃徹憮自失改容禮謝而退居士書以為記

曾汪廣濟橋記

金山峯巒俯瞰洪流悍鰐曩時各以為居自昌黎刺史咄嗟之後一害去矣江勢蜿蜒飄橫浪激時多覆溺之患循抵中流勢若徽缺往來經蹕肩摩轂舸短楫過者寒心僉欲編畫鷁而虹之幾閱星霜未遑斯舉適時與事會爰謀協從一倡而應之者如響江面一千八百尺中蟠石洲廣五十尺而長如之僅加銳焉為舟八十有六亘以為梁昔日風波險阻之地今化為康莊矣積貲錢二十萬戶掾洪杞通仕王汲式司其事從人欲也乾道七年六月乙酉始經之落成於九月庚辰是日也霜降水收為之合樂以燕賓僚坦履之始人皆懌云郡守長樂曾汪書

張羔卿韓閘記

潮之東古鰐溪也航溪有橋因邦人之願而作也橋之西有閘翼然壯麗因故橋而作也溪當閩廣之衝凡道于是者立馬倚擔溪渡移晷驟雨暴漲翻覆一轉臂間漕使長樂曾公汪蒙領郡閩郡請維舟為梁以濟公頷之不三易月而橋成潮人鑱石頌美述令德焉歲在甲午夏潦怒溢自汀贛循梅下潰流奔突不可遏齧纜漂舟蕩汲者半存者辨滿太守臨邛常公禕曰利衆者易興謀衆者易成是橋之建千里一詞已成之功可中廢耶乃酌約宜費括帑撥羨首為倡響應樂輸曾公聞而喜於是協謀參訂成畧指授舊舫之大者少損之銳者易平之以便操楫出金貿材計直償工衆皆一力從不淹時舳艫編連龍臥虹跨昨病涉者既履坦已復計餘羨創傑閣于岸右蹟地闢基甃石捍溢隆棟脩梁重層疊級遊觀覽眺遂甲于潮循建舶便廣公似良以古隸體扁之曰仰韓蓋韓文公英懸舊地實與閣對也橋凡百有六舟造於是年秋仲告成冬初閣以臘月經始越次二月訖工方啟精舍官給田以備役使軍事推官曹崙者時董其事常公合

樂旅讌遨賓僚而落之。乃勝曹曰。是役不擾而濟于力也。曹屏伏對。常何勞。顧二公規畫之素。常奉行惟謹耳。環觀者相與嘆曰。物之興。建信待人若時耶。式開端於前。植址於後。行者便適。登者披豁。凡過潮者。悉戴二公之賜。朋儔祝頌。肖像立祠。群請于某曰。泚筆勒成。予職也。今二公實惠偉績如是。巨業默無紀。某詳稔顛末。不敢以斐陋辭。謹摭實而述于左。　林安宅潮惠下路脩驛植木記　紹興戊寅。予蒙恩將漕東廣。至潮聞塗趨番禺。父老謂予曰。自北而西。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潮陽。歷惠之海豐。謂之下路。綿亘俱八百餘里。上路重岡復嶺。峻險難登。林木蓊翳。瘴癘襲人。行者憚焉。下路坦夷。煙巖稀遠。行人多喜由之。然猶有不便者四。自有下路以來。從保甲為亭驛子。事驛距保甲之家且遠。客至則扶老攜幼。具為席。給薪水。朝夕執役。如公家之吏。不敢須臾離焉。俟其行乃去。客未至則斛之于手。巡檢之士兵。預以符來。需求百出。客或他之。則計薪芻。盡錙銖。取資直而去。民以為苦。此其不便一也。官兵商旅。魚肉百姓。編氓遠徙。不敢作舍道滂。行人無所叩關以求水火。長堤曠野。絕無蔭樾。炎天烈日。項踵如焚。莫可休息。渴則飲惡溪之水。其不病者鮮。此其不便二也。驛可宿。亭不可宿。日行止於三四十里。過是則投夜無所。橋道頹毀。積水不減。

春霖秋潦。橫流暴漲。行人病涉。往往多露宿以待涸而後進。此其不便三也。沙汀彌望。杳無人煙。盜賊乘之。白晝剽劫。呼號莫聞。受禦者不一。而州縣莫之知。此其不便四也。予聞之不覺先聲嘆息之不已。乃移檄州縣官。既同王事。安可坐視。而潮惠之守令。皆欣然相從。與其佐同心協力。創蓋鋪驛。增培水窟。夾道植木。湊河為梁。誘勸鄉民。移居邊道。而海豐令陳光。又詣增置鋪兵之說於予。而潮惠二守深以為然。每亭驛各差兵士以供執役之勞。而百姓之為亭驛子者。率皆獄去。俾得仰事俯育。不復有追呼之擾。予又例上路驛鋪之冗兵。以益下路。依閩中溫陵上下路。各置鋪例聞于朝廷。於是鋪兵與居民相為依倚。道傍列肆為酒食。以待行人。來者如歸。略無前日之患。夫世事未有不忽於因循。而成於勉強。人情未有不悅於須臾。而厭於持久。是役之興也。人莫不難之。今不費於公。不勞於民。幸迄于成矣。予以為不難於始。而難於終。使所種之木。勿剪勿伐。因其枯瘁者復藝之。所創之舍。勿折勿毀。因其摧圮者復新之。儻歷百年如一日焉。雖經數政。如一人焉。夫又何患。此予所以深有望於來者。故書其歲月以貽之。時紹興二十九年八月一日也。　鄭厚金山亭記　須彌天下之鎮也。岱華衡恒。中國之鎮也。金山。潮郡之鎮也。郡有鎮山。猶人有元氣。能

衛生者不問四肢九竅五臟六腑。惟問元氣盛衰如此。則潮於金山。何可忽諸。鄉者潮之盛時。亭樹竹木。異蔚於其上。當其文物之美。版籍之饒。甲於二廣。抑有所本。兵戈以來。守郡者但務目前推原之事。所未暇舉。亭樹圮於風雨。竹木殘於斧斤。不恤也。地與時會。翁侯寔來。儒雅飾吏之餘。思所以為潮善後之方。乃致意于是舉。即山之陽。為亭者三。曰凝遠。曰成趣。曰披雲。俯揖金城萬家於几席之中。紅塵與車馬分譁。蒼木共閭閻開鎮。俯仰之際。形容不盡。循山而東。則列岫凝藍。長江曳練。桑麻近落。煙雨平疇。目力交馳。景趣饒遠。身居城郭中。脩然如在四曠之埜。於茲作亭以臨之。曰就日。其後絕山之冢。亭其上曰一覽。砌石為道。絡繹其間。澆桃灌李。種竹植木。以足其景物。夫潮之形勢。不在金山之壯觀。不在於亭樹竹木。非亭樹竹木。無以為金山之壯觀。亭樹金山之冠冕也。竹木金山之襟袖也。冠冕嚴襟袖整。然後見金山之氣象。金山之氣象。實潮之氣象也。孰謂太守翁侯是役苟作云爾。亭成。太守暇日賓客于其中。邦人士女。拚臂挈榼。偕樂焉。惟茲邦人。見亭之成。寧知太守營亭之功。共亭之樂。寧知太守建亭之意。不欲一錢。不役一丁。鳩材傲工。築亭宇如築私室。此太守營亭之功也。蕢本木盛。浚源泉長。從綱振領。類非俗吏所能為。此太守建亭

之意也。農豐官達。爰自今日。補弊起仆。繁蕃俊人。　紹興戊辰鄭厚記。　林汶可刻漏記　潮之城弊。而漏刻又愈於城之弊。穴木控水而注。以驗浮箭。既控取刻。歲久水蝕控腐。以至晝地測晷。是所以蝕腐之數。皇祐癸巳冬。郡守下車。首完城。明年乃議新刻漏。有以臨汀郡蓮花漏而獻者曰。其法出於侍制燕公。最為精密。乃擇牙校就汀受法。指工繩木。卝金塗漆。歷四旬。凡總六十事件。而漏刻成。成於甲午至和冬十一月也。盟壺納水不絕如綫。水之不泰。箭無遠刻。故自朔至晦。累三千刻。以較晝夜短長。一與之合。獻者之言其信矣。十二月己亥。乃徹舊漏。用新法宜也。夫城郭溝池。作郡之壯。鼓角漏刻。設郡之警。共不可闕。郡太守舉宏其闕。又得其法最精審。宜後來毋廢其法。且思郡守庠博鄭侯伸也。　鄭厚鳳水驛記　郡國有傳舍。以待假道之賓客。古禮也。今天下通名曰驛。武人從而高大加飾焉。則易驛之名曰衙。所以遲綉衣蓋節之臨郡。與夫道貴重客。顧他賓非可擲舍。故一郡所以待過客者。必有二館。否則上下混殽於市邸。此觀球之通患。潮居廣府之極東。與閩嶺比壤。凡將官於廣者。閩士居十八九。自閩之廣。必達于潮。故潮雖為嶺海小郡。而假道者無虛日。郡蓋有所謂遷重客之所。而驛無舍。其所從來舊矣。自脩來此。周歲。易盡補弊。自桐

廟學舍倉廪府庫下至獄犴營伍率以奇羨隨先後緩急而為之皆嚴固潔好方以賓館闕焉未備思所以力不勞而事濟者適掌醖以醖舍壞來諗使至加葺迄功像掾總其事者請試臨觀因周視堂皇廊廡則寢者有室膳者有舍奴馬有芻飼之地井厠户牖皆有條理以為醖舍則華而大以為賓館則與郡大小稱其宜既而得老屋數楹直子城東南隅乃故儲醖之宇於是易其地而兩增葺之因以郡水而名榜曰麗水驛復為造寢處飲食之具為榻者六凳與竹木床牀十有八席以為薦藉者各三十器皿錢鼎悉備使閽一人掌其扃與物之籍而加鑰焉過客之車馬及郡境請預以告授館之禮當敬從事無怠雖然古君子所居一日必葺其墻宇去之日如始至無謂古人獨然自今以往凡至此毋壞几席毋毀垣墻使後來者無之是亦古君子已郡僚朱鬱紀歲月于驛壁敢併以告

陳諧海陽塞堤記　紹興辛亥九月大夫張侯被命鎮州至則宣德意訪民隱興利除蠹勸學劭農有循良吏風於是距城十保之衆知公之有志乎民也喟然釋耒耜言曰吾儕耕鑿于斯幾百載遵溪岸海倚為長城固者伊隄之力今隄圮室壞鴻鴈轉徙老稚之屬駢肩踵跡造于庭公延詢其故良久曰吾至郡工役不妄興臺榭無增飾恐為民力困然是隄不築民將永無寧居狂瀾吞噬日創一杯月且百倍數歲之後焉知桑田不轉而東海乎退而周謀咨度思始圖終命海陽尉趙善連而告之曰予其為予往毋具文毋悚怠速則易壞緩不及事一心遠猷用宏茲責尉奉紙觀涖洋浩渺之濱巡處基地表識封域號召丁壯萬帝如雲一之日擾擾奔騰之勢合戰而退二之日奄鼇魚鼉之區屹然山立三之日沮洳化為平土流民志其本業矣士相與詠於塾農相與歌於野謂此隄不脩而底于潰民屢以病告非董郡者以謀多而盛伐大而沮謀作者以力少才疎而敗乎是役也守與倅合謀卒與佐同力吾若子洎孫萬世永賴其敢忘功乃涂地剏宮合祠繪像既事謁于諧曰懷惠而報德覸顏而起敬吾儕小人事也記久明遠俾遺波懿績與河洛並傳郡博士其毋辭諧曰至人無功神人無名自郡侯之至是邦也崇教化緩刑獄戢追胥興義役安濟置坊亭候築館殊勳數十退然不矜意者期與世相忘衡壤間而泯迹無懷大庭之上小有形迹隨即划畫豈侯本心哉然白公之渠鄭公之陂若功不加于時澤不逮于後時能使人去思之矣向也憂填溝壑戚而措之枕席之安懽愉鼓舞杜而稷之夫誰敢議抑使彰彰之治最果使既刻而上聞矣一朝而隨召畫節磐忠竭猷吉上金城萬里將為天下大庇豈以此堤為豐功而欲于佟言耶紹興年月日記

許騫重開西湖記　西湖古放生池有山嶄然據湖隅古號湖山則知湖之來非一日累崖層出輕波紋平水影嵐光為南州傑觀歲月既久湖亦莽為蔬蹊而榛荊叢生童然一山矣慶元乙未夏太守林侯嵘既成聚風月山檄秀纂始發越因慨謂湖山並名豈有山而無湖哉車廖侯德明力贊其決於是剖耨壤剪叢穢引清流瀦而廣之南北相距倍於昔立三亭濱於南曰放生介於中曰湖平跨於山之側曰倒景繞湖東西古無路誅茅穿徑插柳植竹間以雜花盤紆詰曲與湖周遭橫架危梁翼以紅闌鏡奩乎開虹影交錯數步之內祠官梵宇雲蔓鱗差浮榮女墻粉碧相映中造小舟邀賓命酒荷香邂逅時度管絃中邦人樂公德公每遊柳邊竹下草際苔中湧觴布席而坐公酒未竟終不去山與水相擾民與守相忘騫實將詠于中即嘆曰湖山之樂古風流騷雅士往往以此寫幽興寄嘯詠於君民之際或畧焉若使身安江湖心忘魏闕主意上宣王澤下壅是湖也欲樂得乎曉樹本青里閈蕭條畫艖宮羽稚耋怫聲是湖也欲樂得乎我公涖止奉天子教條獨行嶺海又欲以及民者及物雖天子萬年不待祈又欲鱗介羽毛皆涵聖恩以期聖澤與湖山相無窮則公於是乎樂在君也梅香月白春滿城我公政暇侍觴舉白民亦熙熙陶陶鳴倚緻賓藻野鱗州如屏如堵如綺如霧人在鑑中舟行畫圖則公於是乎樂在民也則夫山嚮湖乎公卿之讖百年遺迹一旦還舊將見纓緌紳佩洋洋迭出一以祈君壽二以同民樂三以振地靈起人物一廢舉而衆美具騫是用踴躍而書鑱于湖濱之崖石

新隄記　寶祐元年南桂新隄成南桂之人頃歲水再至漂田畝包廬居老弱沉溺壯者散之四方矣今隄固於曩吾里之人得以父子寧畜養蕃者非賢使君之賜而誰賜歟伊而不記無以示來者遂相率請于府尹盍記之惟潮居循梅汀贛之下流每一潦至則四州之水匯于潮之溪以注于海溪旁皆平地也堤之以捍駛流而後民得以耕於斯家於斯古隄八十里望之若連繩然一朕不牢則繩遂斷絕而南桂之堤據要衝紹興辛亥水隄決僅百丈十保之地盡為壑郡侯張行成更築之民乃粒六十年而當淳祐辛亥八月水隄潰與紹興害亦畧等有倡為塞水口之議者增其故基與水爭勢春中之役方休而夏潦至又潰潰益甚新築之址亦化為淵民白之郡聞之臺權郡樊公應章憲公吳燧皆曰築隄縣令職也海陽令王君衛翁為有才亟委之令乃相地之宜避水之衝立標以定其北北起許銀巷口南抵五福堂後而又外築涵南橫隄以障數千户口分十統諭以

總之時有不便告者即委主簿趙君孟浴相視簿曰役檄可蹈乎宜從令議檄始定矣顧其役大其事未易集也今郡侯全公昭孫涖事之初首訪民病慨然曰事有急於此者乎春且滌吾民其魚矣促成之乃命陳兆檢濟暫役出入田間與役夫同勞苦侯一意任之民有悍然不從令者有以他辭規避者侯不阻不忿諭以利害而飛魁之要以事成就乃止又以令言閱其棄地之產而息者乃佯者備勞役者懼悅今亦時歷而相勞焉不數月而役畢蓋為堤之址廣八尺其上半之其高一丈二尺其長如廣之數七十有六夫以工計之者三萬有奇經始于壬子仲春告成于癸丑孟夏而溪東之隄所以捍三保之民同時並築里人陳天驥董之於是兩岸屹立悉復故侯之舊矣或曰天地之數有六十窮則復始是隄也其潰有潰之者其築有築之者蓋數也大圭曰非數也人也向者紹興之役蓋有陰扇謠言巧相阻敗者矣非張侯其孰主之近者之役亦有轉移吾說沮撓吾令者矣非全侯其孰成之不然隄之成久矣然則亦人爾安得諉諸數哉故大圭謂是役侯之美有三知其人而信之明也堅其力以行之果也寬其役而恤之仁也行一物而三善得焉是可以書侯又慮新土之未實也夾植柳以鞏其根患衝流之易突也築斗堤以殺其暴其為後日慮至深遠也噫嘻推是心也豈特一隄而已哉寶祐元年記

元熊炎重建大廟記

詩書禮樂之教行而天下多善治仁義道德之說明而天下建善政蓋吾道非空虛無用之物而化民成俗有非刑名法律可能及自漢而下良吏著名史冊者皆以興學立教為首而人或以迂闊視之噫吏道不古世變亦極矣潮俗號為易治建學且數百年繇昌黎延趙德為師而人亦敦於學什後來士風方之鄒魯元運初興王師平江南不數月廣去天遠後六年始定亂離斯瘼癃老稚切寄命鋒鏑經生學士豈直逃難解散而已潮介海外雖弦歌自如誰以之為守禮義之國乎干戈甫定潮復為郡然經營收拾於武夫健將之手章遂筆方梅跡遠孔宮墻遺址鞠為圃蔬美輪美奐誰復念此丁侯聚來潮大廟草創規制朴陋無以肅敬恭建鄭必大領鄉學府尹陳祐權府陳肅皆有意修復命能有成至元二十九年正月貳府王宏始成正殿化宇謂可次第就而遠膺偕興又未及竟肅政廉訪張公以是年五月監治涖政慨然念曰勉勵學校宣明教化吾職也此而不圖無以塞上意稱明旨一日語鄭君曰廟雖王侯所創而實重于請也其績成之毋中道廢吾能主張是鄭唯唯承命公復集梓來令之曰前是官府之役率不給直汝避焉今給以備費食以學廩必勉諸有

受若直怠若事者罰眾亦欣書就役於是築之登登伐之丁丁斧者鋸者斤者斲者日陳于前公躬自課督率漏下乃去晝必傳餐而食不撻一人而人用勸自經始至落成三月為門之間七為廡之間二十有四廚湢庖藏無不具棟梁榱桷無不飭配祀像設無不藻繪絺繡又懼其無以養也為之置潮陽田一莊每歲收粒肆伯石以助供給具區畫具矣嗟夫學校風化之本表章尊顯夫人秉彝好德之不容已者況久廢必興久仆必起人事物理必有當然或者創之而不遂其事為之而不既其功蓋時之未至雖聖人不能先時而強為時之既至雖聖人不能後時而不為潮學之興固公為政出治之先務而亦時之有待於公也用能於旬月之間一復舊觀使殊方萬里知朝廷崇儒重道之意而聲名文物使炳然於世變風移之後非使臣之遠有光華者乎非使於四方而不辱君命者乎經曰見義不為無勇也又曰教人以善謂之忠公可謂忠且勇矣興一事而二美具所宜得書潮之士居游其中惻然動念於茲學廢興之由而思所以副公教養之意蹈德泳仁砥節礪行不以詩書禮樂為空談不以仁義道德為迂說則家稷人臯又豈不大可書哉公名處恭汴梁人至元三十年癸巳將仕郎廣南東道儒學副提舉熊炎記

姚連衆重建元公書院記

潮為廣左甲郡文物亦諸郡甲在昔學官雅傳韓山書院亦然宋淳祐己酉邦侯周君梅叟喜其文物盛欲以道學淑人心乃營元公周先生祠于郡庠右謂公為道學權輿也併拓宇以聚學子聞于朝得請亦曰書院橫渠二程梅庵四先生皆有功於道者遂合祠為五戊寅兵火郡頖與昌黎伯安靈之地悉皆灰燬獨元公之宇如魯靈光後因為學移而為廟建至元壬辰廣東道肅政廉訪張公處恭分治來潮鼎新文廟路總管陳侯佑復移廟而為書院經始未全同知提舉蓋侯小云赤不花繼之卒作甲午春本道儒學提舉熊炎沿檄至郡慨然有意成之既委山長張主英石國珍併力了辦乃動垣墻乃塗塈茨乃立祠像不踰旬月欠者悉備於是祠堂之間五講堂之間三翼列四齋前峙門廡復舊觀而新之視舊有加焉仲丁舍菜新祠觀者歆歎今張君達其子仲明自潮來書其事屬熊記辭不獲因思道在天地間歷萬世如一日有續無絕有存無亡不以世道升降為升降不以世運盛衰為盛衰昊古鴻荒有熊氏以上無筭惟精惟一自堯始傳而舜禹又傳而文王周公孔子孟軻是謂道之正統軻後道脉微扶正學者如荀楊仲淹之輩皆功不追軻寥寥千載始有元公疏源導流太極動靜之體五殊二實之象仁義中正之理凡天地人所由立萬事

萬物所從出。天下學者所以正心脩身者。二程朱張四先生又引而泳之。遂使道學涵濡人心。養成士君子之質。非後來孔孟歟。宋熙寧間。公嘗持憲節。潮亦付郡之所。祠固宜然。非爲持節祠也。爲道也。於道有功者。廟合祠。但土木之功久則弊。世更事異。道則無弊無革。惜有知道君子扶持耳。其有志於道者。君子佩宣勞其間宜也。至如總管陳侯力主維之。又能捐已宅光廣之。舊侯聞出力以助之。其餘任事辦材給用度。捐俸遺則於職分子宜盡。皆可書。書院舊有田。曾爲浮屠氏所據。又安知他日貴禮之不復。姑俟之。今我朝崇尚儒學。講明理義。尊先賢。續道統。求道有書在。求極有圖在。元公其大有功於後學。噫。不有廢。何以興。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前太學進士姚然記。

何氏先重建水東韓廟記

士君子宦遊以得江山爲難。江山以得士君子爲重。方其登臨遊目。騁懷俯仰千古。瀟散自適。及其後也。邦人懷思。愛及草木。則有尸祝之者矣。昌黎先生之於潮亦然。公以忠言謫潮。道建人心。功在生民。嘗愛溪東山水之勝。公退之暇。時一遊憩。亭下之木。所親植也。舊株既老。飛枝復生。州人以韓木稱之。且瑞其花以卜科目。或曰。公嘗遣官祭鰐魚于此。其下即鰐魚潭也。廟舊在城南。宋淳熙己酉。丁侯允元不忍虛其勝。載第甘棠。遷公廟鎮之。以天水趙君文

惠陳公配。蓋公嘗請趙爲師。以訓潮人知學。陳守是邦。又嘗戮鰐于市。道同志合。猶一日也。距今百餘年。鼎革凡幾。元延祐四年。憲僉張公世榮行部至潮致敬焉。徘徊眷慕。深慮脩葺之費無所出。非所以計久。乃衆儒生。捐金買田。計五十八畝七分。歲得穀一百三十四石五斗。其用心尤遠矣。泰定三年秋。牧守亞中公馬合馬偕士友絶江謁祠下。至則門廡亭宇皆爲有矣。惟正堂僅存。遺像蕭瑟。粉壁穿剝。楹柱朽蠹。撐支風雨。慨然久之。士友悉言其故。公曰。文公功德若是。江山形勝若是。而又憲司維持甚其可廢乎。歸與同知宋君用。府判賈侯。推官劉君克敬。知事趙君弘道謀。僉曰然。遂以命僚且戒勿擾。僚受命惟謹。乃跡故基。乃市良材。鳩功傭役。一時惟真。是鈞是鋸。是斷是斲。作者構之。腐者撤之。已而正堂巍然。兩廡翼然。三門屹然。維亭維祠。各復其舊。中外一新。丹艧交煥。駕雲飛棟。晚蜃流階。東負三峯。如屏如几。西面橫江。樓臺鱗簇。大海嘯其南。蛟龍所家。三河瀉其北。檣楫若注。一登廟而山川之勝盡在目。城南有是乎。由是揭其堂曰仰高。取泰山北斗之義焉。亭曰天風海濤。取相期風濤觀之句焉。尊賢有祠。崇德也。侍郎有亭。存古也。合而顏其門曰韓廟。萬戶侯尹公鑄大書不一書之。經營于丙寅冬十有一月。成于丁卯春二月。秋八月而潤色大備。涓吉落成。牲酒既具。邦大夫率僚屬咸拜于庭。士友鼓舞而慶曰。微諸君。廟其墟矣。大夫曰。文公之靈也。斯道之福也。聖天子之德也。方今天下清平。崇重儒術。潮雖海濱。自文公以來知有教矣。至今號稱易治。而吾儕得優游其間。是果誰之賜歟。有係於世教民彝者。君子與其興。不與其廢也。嗣而拓之。且將有望於後之同志者。言既。屬僚記之。於是乎書。潮州路儒學教授何民先記。

張思敬脩文廟新田記

潮爲郡僻于海隅。而風土頗饒。民始未知學。然朴且易化。逮唐昌黎至。命師教育之。迄今號稱多士。實甲閩越諸郡。學有廟甚偉。成壞于兵。獨書樓巋然。至元甲午。憲僉張公廣恭分治。循視舊規。慨然以興復爲己任。命提舉鄭必大董役。不踰歲而落成。沉鬱輪奐。士子動色。然飄風不常。木性易腐。公深以爲憂。曰。學有田無幾。而養士也。若墁剝而凡梁柱傾而棟撓。則將若之何。適工畢。初欽餘財。及後時而助者。俾若干。悉置田凡四百畝。距府治遠。租輸運頗艱。從佃者請而優之。取直而已。毋失之荒。他廩弗徵也。學職一員。專其出入。然非土木之費不敢用。凡年於茲矣。會其數。不爲不多。茫然施乃於簿書間。沿襲而率歸焉。有厭廩米之加新。吁可嘆也已。吾儕道周孔之道。職師儒之報本。曾對撫之不若。舉張公創始之端。顛毋厚乎。思敬自江西巡歷至

潮。題鄭君言。亟葺其弊。爰鐫諸梓。不惟衍張公之永圖。庶來者知所警也。至於田畝之畔。租數之詳。具之碑陰云。大德壬寅提舉張思敬記。

黃剛大三陽驛壁記

昔世祖皇帝臨御十有六年。平江南。潮爲僻遠。師至城乃下。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始遣大夫奉旨鎮廣東道。宣慰使來潮。翦棘夷道。招集流離。稍復爲郡。東西聯閩廣之衝。南北控山海之會。叙送蹄劇。無日無之。送往迎來。迄無定舍。前政念斯民瘡痍之後。率補度日。然王人之來不館不饑。昔人所戒。同知蒼朝列慨然移檄于府。總管丁驍騎。府判馬脩武。偕府僚佐議以克諧。一日諗於衆曰。方今薄海內外。同條共貫。雄藩壯邑。星羅棊布。十里一亭。六十里一驛。今下如建瓴水。凡通津要途。尚不可缺。況城郭乎。乃卜日相地。開拓舊基。百姓聞命。奔趨恐後。若瓦若木。不期而集。值洞猺侵掠境內。沿檄出征。府判馬脩武董其事。獄曹湯壯旦暮巡督。出己見規畫。匠施斧鋸而已。爲堂前後有二。爲廡前後有四。柱石堅固。垣墻周密。面陽開戶。氣象軒豁。背山鑿池。景仰幽勝。風月有時而自至。冬夏無適而不宜。湯沐飲食之需。供帳服用之具。件件精實。是役也。至元三十一年十月經始。同知蒼侯凱旋。又踰一月而工未就。慮久役妨農。呼督役吏詰之曰。今與汝期。違有罰。如期訖事。時則元貞元年四月也。因命剛

大爲之記。惡謂驛館之設。其來久矣。昔成周盛時。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至漢高朝有置。傳有馹。傳有乘有軺傳傳即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歷代相因而損益者隨其時。欽惟皇帝纘統。勵精圖治。垂萬世業。振弊起廢。政臣子服勞之日。任郡牧者不敢不勉。茲驛之興。民樂其成。故能不擾而辦。俾破碎凋殘之後。復覩太平之盛觀。塗堅丹艧之美。益彰遠使之光華。自王公卿而下。與夫一介行李。於是館焉。吾想夫馳驛奔軺。朝幽燕。暮荊楚。冒風沙。蒙煙瘴。至則解鞍弛擔。偃仰欠伸。撫手捫膝。揮長鞭而行歌。擁胡床而坐嘯。馬芻奴飯。吏散庭空。休息之際。使臣於此其有思乎。詩不云乎。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古之使者傳命入境。則訪求民瘼。觀察風謠。覘其財用之豐不豐。橋道之兩不固。田野之闢不闢。戶口之增不增。所以廣朝廷之耳目。明郡政之臧否。而後得爲使之體。若夫飾廚傳。取名譽。非使之所望於使也。使乎使乎。苟以是心至。不惟知使之爲使。亦可知使之爲使也歟。言既。驛吏請書于壁。

劉貢珍續石柱記（前教授何氏先有記見上。）潮之宣聖廟。自宋迄今。凡六遷。紹興間。徐侯璋遷于今地。迨景定癸亥。漕侯義甫。教授黃岩孫重建。始易木柱以石。事甚偉。兵火後毀折靡存。元朝以來。廟宇革剗。職教者因循簡陋。泰定初。教授何氏先。竊有感焉。召石匠計之。工料價踴。以庠廩不贍遂寢。偶直學盧斌得石柱小大三十根於里中蔡氏舊居。購以楮幣。受川浮陸運。出瓦礫而置廟庭。亦石之幸也。越明年士張綮俟。其勢遂渙。何公憮然記之曰。石不負余。余其負石。宜興廢有數而猶有待乎。天曆己巳冬。本路判官小云赤海牙指學。深慨殿制不古。詢之耆老咸曰。此五虎陳氏舊宅壞而剏是焉。是以制度失稽。木久且蠹。命吏之。搆以石柱。捐俸十楮。暨府推周傳。照磨陳敏。亦各捐俸。諸生因請遷廟于學右。以尊聖人之居。方董工。會憲僉任公仲琛。偕憲史黃士俊。郭友貞。樓迎勉勵。祇謁先聖。特禮殿始基。見石柱而喜。計本學歲入無以爲繼。乃捐俸率廉像以助工。又舉聖制勵僚。俾儒人隨其豐儉以助焉。自非尊德樂道。能如是乎。諸生忻然如抱攜。又得以睹聖人宗廟之美。乃相非言曰。昔之興學置田者。廉訪張公也。復田贍士者。廉訪趙公也。今之興學獨後者。憲僉任公也。使二公既爲之構祠立像以光于前。今我公亦宜嗣之以振于後。然此非公之本心。特潮士愛之深。慕之切。欲以表我公之德。與斯石相爲終始也。昔何公作記謂有負於石。由今觀之。乃石之遇耳。何負焉。信廢興有數。且有待乎。天曆三年正月。潮州儒學正盧陵劉貢珍記。

程準揭陽雙峯院記（諸寺院記文。不關世教者不錄。此篇獨能不將異說以惑善術。義行文有法。感人情思。與他寺院記迥異。故特錄之。）世人以成壞觀物。見其成無不喜。見其壞無不悲。成者自成。壞者自壞。於我何有而作是念。善哉善哉。此天地聖賢之心。愚不肖之所同。儒者之謂善端。佛者之謂無量心也。一切萬物。皆有成壞。是悲喜心。無有成壞。由其不壞。壞無不成。故自一念之善。以圖其成。天工可代。七政可齊。六府可修也。自一念之悲。以極其壞。洚水可抑。龍蛇可驅。河流可塞也。鸛巢石窟。珍樓寶屋。廣狹不同。華陋殊絕。皆不過人天小果。曾何足以置忻戚於其間。然十室之邑。三家之市。蘧廬一宿。終身眷眷不忘。他日過之。頹垣斷礎。未有不徘徊故墟。爲之感愴者。他日又過之。珠甍瓌堵。如舊觀重巷。又未有不欣然慰滿。若已興有力焉。此豈復有窮奢極侈之工。動心悅目之景。可以牽縈懷抱者。終不成壞。壞無不成。彼之心猶吾之心也。吾不知此日是心何從而來哉。天高地下。在物無終壞之理。往過來續。在人有不壞之心。彼積蘇累塊。以成壞較難易。金地寶林。以興剎爲殊勝。雖其徒稍知道者。亦必感然聳聞然嘆矣。皇元仁洽萬方。垂情慈教。天馬飲海。龍象如如。而揭陽雙峯獨摧劫灰。自丙子至戊申。三十三載。歸德彭君振來尹茲邑。報恩無地。將經始起廢。民父老合辭薦請。君乃捐俸源貤。起釋于石山必瓌董其役。瓌亦罄囊畢力。初搆殿九楹間。始庚戌夏。迄辛亥冬。邑人劉君用賓。林君叔翔。好善隨喜。法筵開。經論轉。山門品列。廊廡魚貫。僧寮師室。香積寶庋。種種完美。又三年。梅侔家君卷。洽徹適至。暨歸衆鏹五十萬圓滿之。且尹有人民社稷。補弊塞責之不暇。能以餘力及此。家君非居仕是邦而挺興無吝嗇。若劉與林鄉之善士。視瓌雖爲善不同。要皆非有所利而爲之者。不遠數千里。諗記於予。公等得無悲其壞而喜其成乎。是心也。何從而來哉。無往不復者天之道。感今懷古者人之情。余所謂天地聖賢愚不肖之所同。蓋有不求而獲。無爲而爲者。秉彝好德。固非爽法之所能外也。韓山蒼蒼。韓木章章。大顚堂堂。廬存人亡。數書珍重。吾意公亦喜其聰明識道理而重其憂世之悲也。夫斯文猷光千古一日。余方求公書而玩索之。又安得不因請君之書而爲之書也。尹字文舉。今爲惠州路推官。家字仲剛。今爲潮華長。議齋劉君時主簿程鄉。友梅石山林與瓌自號也。財把工力姓氏列著碑陰。泰定初元甲子三月朔。承直郎南雄路總管府推官程準記。

趙孟傑重建潮州韓文公廟記在水東按蘇子瞻碑公廟在潮者宜也其文南已然所書止王君滌遷廟城南事復非所知也其本逸侯關誠來浩然

而獨存者將終古祀之豈特元祐間盛事哉厥後廟二其城南則鄭侯良臣因創講堂以來學者今猶存其城東則有山曰韓山亭曰韓亭木曰韓木李侯遇于侯允元因而更祠之孫侯叔謹併建八賢祠劉侯用行牟侯濼豐葺不怠廟用以修今皆無復存者森森古木生意蒼然造化盛衰固實有待皇元統一文美韋新延元貞二年有太中帖里來長茲郡創浮橋立茲廟大德五年卞侯主宗陰循未完九年常侯元德暨乃像指俸計役鳩畢茲工是時則有將仕張君昕以清名英職為郡知事孜焉伋焉慨焉己責其志也專其任也勇其營度也久其使民也不擾踰之塋之築之培之又從而恢拓之用工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有池有臺有松有竹仍建八賢祠於右兩廡三門翼如峙如復挾二亭於其側閎偉壯麗輝智極應邦之耆老來拜來祝咸曰吾不圖今日復見韓亭之盛若此且視昔有加焉匪韓公之靈抑吾張君有以致其役而彰其靈也天地之化盛衰之運至此而益昭昭矣迨惠陽別駕王君潛寒檄至潮謂僕知學語以其事且俾書以遺潮人僕謝不敏則思曩令宰揭陽將拜祠下不果今罹浮去潮幾千里未知果遂所志否茲得以賤姓名附于下豈非平生至幸牧僧以蘇予所不及書者書大德十一年夏五月從仕郎惠州博羅縣尹

兼勸農事趙孟傑記　梁祐仰韓閣記　潮之為郡介乎閩廣之衝凡趨閩趨廣者靡不經焉郡之東有溪昔鰐魚之所窟宅也昌黎韓文公辯而逐之而其遺蹟至今泓深莫測涉者病焉宋乾道間曾君汪來守斯郡始造舟為浮橋以濟不通繼是而作者或鑿石為墩或屋其上以便往來數十年間溪水泛溢橋遂中折驚風怒濤舟或淪沒民甚苦之至正甲申歲府判喬侯賢濟事伊始慨然曰脩理橋道余職也爰與推官崔侯思誠謀復之來歲同知張侯撝華長盧君德直知事張君宗元繼至咸曰是亦便民之一也遂捐俸以相其役且曰是役也必擇屬之廉能者任焉事乃有成詢于衆得錄事林君智鏡命之曰君以廉能信於民今舉君以董是役期於必成府不汝責其曰毋怠君受命乃庀材鳩工日往來其上與群工相可否或以石或以木各適其宜鎮守萬户邢惟明偉是役之浩也亦施錢以助不給越數月而橋成築亭于橋上者為楹二十有四為閣于橋之西而未得其名衆曰茲橋之東韓山在焉昔日於是名曰仰韓願復其舊落成之日郡侯舉賓集宴其上仰觀壯麗俯視淵深乾坤端倪莫不獻狀東有韓山之秀東湖之美南有文公書院絃誦之聲西湖之山界其西金山諸峯聳其北誠一郡之偉觀也越明年乙酉林君以請事至廣具本

末之詳于憲府諸公咸嘉其功之有成也於是憲僉周侯伯溫篆書仰韓為閣之額崞山公復大書濟川為橋之扁且屬余撰文以記之余謂韓文公驅鰐魚以綏此土太守曾汪即其溪為橋今之繼政者又能起廢而新之且閣于其上以為仰韓之所俾潮人汝世不忘也錄事林君又能襄其事今而後潮人思公侯之惠愛與韓公相為不朽矣他日諸公乘駟馬過此者無野水橫舟之歎大其施於天下可也遂為之書至正六年丙戌奉政大夫廣西兩江道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梁祐撰　迷失獨通圓通閣記　觀夫大士垂迹極百億須彌山百億香水海而不能踰其及物悲願功德之高深也是以后主君公百僚庶尹億兆元元靡不愛戴豈非趨十地證十號悲性圓通者能若是邪潮東臨大溪實閩粵夏津宋郡守曾公始造舟為梁于中流者二十有四而砥柱于兩岸者亦如舟之數後之人於橋西城門上繼作圓通閣以為斯橋之冠冕內附初閣隨兵燹而橋制僅存前府判賈仕脩之不數稔而風濤蕩滴幾盡至正甲申倅車喬君秋官崔君咸以為念遂屬錄事林君新之適威守張君下車曰此守土當為率衆助之就建圓通閣增其舊制閣之東仍建華嚴閣請前住南山禮翁善巷為開山是成之萬户邢侯暨僚屬亦有功于是越明年元幕盧君

亞華張君判官覧山川之勝慨今古之儀韓亭在望議作仰韓閣于橋之上凡是役皆會府諸君建言用周其美者錄事之力也是年冬林君沿檄至羊城以其事來告乞予為記貳憲奉議公為書其扁予惟圓通大士從無始劫來以聞思脩証二十五圓通十種大辯才誓度一切群生聲入心通無諸障閡其旨淵哉厥今當路諸賢政通民和成此盛事豈非圓通願力之旨乎林君號一清永嘉人也嘗筆大士像喜動龍顏云文林郎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經歷迷失獨通記　李俊府官續題名記　元有天下六合一家設官分職遠邁前古路置總管府府之長官曰達魯花赤正官曰總管即古之太守也次曰同知即古之通守也又次曰判官曰推官古有是名矣皆同堂議事一紙署判前代守倅姓名已班載于郡志今之美僚未有紀者至順辛未亞中大夫王侯元恭以江西省理問來守茲土凡關於郡政之大者起廢圖新不可勝述一日諗于學校諸生曰郡有牧守其來尚矣潮為廣左甲郡承敝之舊之窩氏淳俗熙昔稱易治蓋昌黎過化之地也任師帥之責者得其人則日漸以治不得其人則日漸以亂吁牧守之責不亦重乎今將列府官名氏于石昭示將來非惟備郡志之闕且欲使後人指其直曲以為懲勸豈不韙歟諸生咸曰善哉王侯之用

心。直內省不疚者矣。至順壬申五月望日。潮州路儒學教授曹南李俊記。

宋文古賦

髯之奇北遊賦（并序。潮陽吳先生子野有道之士也。自少好遊。凡四方幽遐環詭之觀。無不至也。過余於南海。留與語數日。復告予將北遊也。作北遊賦以送之。辭曰）

有美若人兮。寔生長乎南州。爰自少以詭蓋兮。好輕舉而遠遊。采丹砂於句漏兮。問仙竈於羅浮。跨無著之三山兮。闖巨鰲之番休。搴菖蒲於幽澗兮。擷靈藥於芳洲。要安期分我以大棗兮。還把袖乎浮丘。闞朱明之洞戶兮。杳不測其深幽。遍勝觀於南海兮。曾不肯以少留。復舍此而之他兮。曰吾何適而不逍遙。陋區中之狹隘兮。騁蒼螭而駟玉虬。款重華於九疑兮。揖崇山以謁堯。止南嶽而見魏夫人兮。挹巨石龍庭而撫吭。泛武夷之清溪兮。弁慢亭之飛橋。與洪崖以相肩兮。挹王井之湍流。倩麻姑以爬背兮。薦琳瑯之珍羞。控黃鶴以凌雲兮。追陵陽而友王喬。聽琴高於釣臺兮。覩遺躅之遊翛。朔鑄鼎於帝軒兮。訪首山於中條。陟羊腸之嶠陵兮。想舉翮以飛趫。躋太華之絕頂兮。覿玉女之洗頭。觀道玄於皂歇兮。緊斯函於既樵。問廣成於崆峒兮。畏採精之可憂。翔陰山而睹西王母兮。焉無穴處。吾不與夫卒化之執優。順吾磬於無何兮。回吾車於不周。登寒門而歷玄闕兮。忽焉忘其道路之阻脩。遂一士於沈墨兮。欲下復乎塵軟。塵無為而驅象罔兮。合漢而參寥。低回眺聽。曾不得其彷彿兮。焉用師曠與離婁。界海寓於勺撮兮。悉籠絡而并包。乘變化以獨往兮。脅不記乎春秋。後天地而不老兮。違恤蟪蛄而哀蜉蝣。挈衆妙於希夷兮。謂無得而獻酬。上與造物者為友。而下與外死生。遺哀樂者處。吾乃於是乎相求。

黃楠博陵家塾賦

屬城越東之佳地也。林君屬城之俊人也。予東書而南。見其山聚水環。奪人之耳目。而不可以星月觀。於是乎知有異人以產乎其間。及揖君而坐。見其氣閑神妙。照人之水鑑。而不可以水玉曉。於是乎又知有老作以揮乎其表。然則是塾之興。宜茍乎哉。幹方寸之清而發見乎詩書。窮不可名狀之轢而浸溢於闠闠。伐飛甍疊棟輪奐而已。巍樸樸奮赫奕而已。君不徒是。遠蒐積軸縹帙而已。為鍾樹琴鏗鏘而已。君不徒是。試叩君之所存。而告于子弟鄉人曰。陋巷簞瓢。可以為顏淵。桑樞甕牖。可以為原憲。苟以寢處之便而求安於此者。不知學也。帳前聲妓而不亂於馬融。闥中授室而不慊於孟子。或以華藻之故而不安於此者。亦不知學也。足之所履而心或不知。形之所留而神或不隨。森森乎睞萬象之横前。而不足以損吾之毫釐。此真善學之徒。而若亦望乎弟鄉人之至於斯也。若夫歲月之春秋。廨廡之巨細。則有詩為。有記焉。茲不復析其一二。

蔡渤圓嶠賦（為淳中朔明仲侍郎存）

絪縕吐柔庫紋。福地峙。洞天啓。上有嶠之圓兮中規。下有臺之方兮中矩。天地淑氣兮萃為方臺之洞賓。天地正氣兮萃為圓嶠之洞主。由宋迄唐。視朝從呂。蓋嘗問訊方臺之客。東遊圓嶠之鄉。始見夫地闢清漳。在天一方。危樓縹緲。傑觀鶱翔。南山號猜仙兮。弄虎之跡。西山號侍仙兮。化龍之堂。東望梁山兮。白鶴茶床之舊。西望　山兮。金鷄丹竈之光。八柱中峙兮。上陵圓穹之蒼蒼。八窗玲瓏兮。旁臨圓嶂之煌煌。則曰此圓嶠之境界也。繼見夭桃和露。煙杏倚雲。栽樹兩兩兮扶日起。花七七兮迎風開。雲旗晝翻。王母下也。玉笙夜響。帝子回也。鳧飛天外。子喬過也。鶴集雲端。令威來也。圓冠珠履兮環列紫府。圓顱素頸兮歌舞瑤臺。則曰此圓嶠之人物也。有美一人。角巾羽衣。青眉紅頰。著其智中。德圓而神。機旋性內。道圓而覺。尹日圓精。威壓筆下。鄉月圓魄。光宣海角。侍玉皇之香案兮。佩奉華之圓符。守奎文之閣兮。伏環立之圓木。卓犖仙階。沾濡帝渥。則曰此圓嶠之洞主也。須臾客退。舉似其主曰。方臺下圓嶠一等。此去非特尋丈矣。圓嶠群賓舉首而笑曰。竭渤海之波。疏圓嶠之德難盡。磨蒼崖之石。視圓嶠之勲難窮。渤海之東。圓嶠在中。其生意之藏。有不知之潤。生意之發。有不言之功。蓋橐籥陰陽。胚胎元氣。鈞衡乎春夏秋冬。方其丹烏赤翅。如燎如焚。大帝始振。龍師不聞。我於此時。一噓生雲。蒼狗白衣。如峰如絮。風伯離之。波神不愁。我於此時。一噓為雨。陰霾不開。四維方墨。風雨如晦。三光如蝕。我則談笑扶桑而浴日波濤洶湧。山岳摧頹。鰲脚一動。鱗介其腥。我則雍容一柱以擎天。況其一毛一羽。可以為一世之瑞。一草一木。可以為文章之英。得其麟筋鳳髓。亦可以享富貴而長生。信夫圓嶠之豐功茂德。非騷人墨客之所可得而名也。於是集而歌之曰。赤城丹臺兮。司馬子正之廬。石橋鐵柱兮。葛稚川之居。青城天目兮。熊先生之都。此數公者。知入而不知出兮。蒼生之望其拯。又歎曰乖崖公欲分華山兮。鰐壁其蒼。六一公欲洞神清兮。猿鶴成行。東坡居士仇池之穴兮。託奔走於四方。此數公者。又知出而不知入兮。江湖之志其荒。歎君圓嶠之仙翁。備出入之全德。君看圓嶠之居。扁以老圃之額。既等靈椿於春秋。何羨黃花之晚節。是圓也。東都以前。彼美一人兮。晝錦于相。東都以後。彼美一人兮。菊坡于五羊。念四夷未賓。陰陽未順兮。天其未許我公之閑。吾不願公為端平之崔兮。願公為慶曆之韓。方臺之賓。欽社而相之曰。太極圓其圖兮。動靜乘其時。先天圓其象兮。進退適其宜。歲為仙出為相兮。是圓轉之機。歛生用其髣髴兮。遂援筆而賦之。

題詠

圖經志韓昌黎集中有左遷至藍關示姪湘及瀧吏等詩皆非潮州所作今不贅錄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　鱟實如惠文骨眼相負行蠔相黏爲山百十各自生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章擧馬甲柱鬬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自宜味南烹調以鹹與酸芼以椒與橙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放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不祈靈珠報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答柳柳州食蝦蟇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皰跳擲雖云高意不離濘淖鳴聲相呼和無理祗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頗堪朋類多沸耳作驚爆端能敗笙磬仍工亂學校雖蒙句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橈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思慮深未見許廻櫂　別趙子德　我遷於揭陽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及我遷宜春意欲攜以俱搖頭笑且言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此往來以紛如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又嘗疑龍蝦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鱉蟲瞿瞿以狙狙識一已忘十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今子南且北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不可一理驅宜各從所勝未用相賢愚　陳文惠公赴潮陽倅　沉醉猶難別帝州瀟城春色重淹留公閑預想消魂處望闕頻登海上樓　休把空言較短長算來齊物也無妨蠻民解唱升平曲頗領閑愁入醉鄉　潮陽作　景淡花初落寒生海上潮門前歸北路微雨柳桑條　靜院鶯啼竹幽閑蝶在花發臨轉惆悵斜日兩三家　遊西湖　附郭水連山公餘獨往還疎煙魚艇遠斜日寺樓閒繫馬芭蕉外移舟菡萏間天涯逢此景誰信自閒頻　遊鳳棲寺　十里水煙迷驛居偶杖藜地靈人不老山好鳳曾棲暑氣消將盡苔痕長欲齊松間何所倚泉石兩三題　歸闕感懷　望闕二年餘中宵夢玉除忽聞天上詔乍厭海邊居歸路尋芳草空囊載舊書君恩何以報零淚落塵裾　憶潮陽　東西樓閣與雲齊天際孤煙認惡溪記得幽人舊吟處獨遊亭在野橋西　寄潮州于公九流　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溪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　濂溪先生書大顛堂壁　退之自

謂如夫子原道深排釋老非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鄭厚寒食登韓亭　播身介子意何怯理遣昌黎道更尤慷慨一封論佛骨流離萬里入蠻鄉孤芳亭角留韓木遺愛人心比召棠勿謂筆端無造化如何祛鱷似祛羊　王安石送潮州呂使君　韓公揭陽居戚嗟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進趙子詩書相討論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荊公觀此蓋重所見輕所聞也）有若大顛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同朝叙朋友異姓接婚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余所陳　唐庚潮陽尉鄭太玉夢至泉側飲之甚甘明日得之東山上作夢泉記令余作詩爲賦此篇　入道肯著相出神得佳泉起夢定中境偶在山之巔四人蹋航航數里聞潺湲循聲到巉絕滿意流甘鮮雖深石可數太寒魚難荃分爲縞練長濺作珠璣圓一窺宿醒解三嚥沉痾痊恍惚尚疑夢歡呼欲成顛山澗短於井海飲疾生涎那知道在邇幾作野遺賢事故由人興物爲知己妍誰陪濠上遊諒攜室中天雖無十丈華中有一滴禪名酒覺殊勝宜茶定常煎蔭亭羽觴冷魚膾青菌鮮新文來遠矣開卷猶凜然但欲抱琴去臨流聽天全不但受以耳庶幾神者先寓爲夢泉操第入樂府篇將前輒復却萬事付有緣　文天祥題潮陽張許二公廟　沁園春　爲子死孝爲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嶽氣分士無全節君臣義缺誰負剛腸罵賊張公愛君許子留取聲名萬古香後來者無二公之操百鍊之鋼人生倏忽云亡好烈烈轟轟做一場使當時賣國甘心降虜被人唾罵安得遺芳古廟幽沉遺容儼雅古木寒鴉幾夕陽郵亭下有奸雄過此仔細思量　輿地記勝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人先說海氣昏昏水拍天　潮州南去接宣溪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鷓鴣休傍耳邊啼　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遠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雷霆常洶洶鰐魚大於船牙眼怖殺儂　州南數十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掀簸真差事（並韓詩）　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滿川（賈浪仙寄韓湘）此身曾與木蘭舟直到天南潮水頭隔嶺篇章來華岳出關書信過瀧流峰懸驛路殘雲斷海浸城根老樹秋一夕瘴煙風捲盡月明初上浪西樓（賈島寄韓潮州大尹夫作）相府潮陽俱夢中夢中何者是窮通他時事退方應悟不獨榮空辱自空（白居易寄潮州楊繼之）風雨瘴昏蠻海日煙波魂斷惡溪時嶺頭無限相思淚泣向寒梅近北枝（李德裕惡

（漢詩。）潮民遺愛處。八十里長堤。（朝士送太守李朝奉。）潮陽山水東南奇。魚塩城郭民熙熙。當時高撰玄聖碑。而今風俗鄒魯為。（陳文惠公送潮陽李故主簿。）漳滴從來瘴癘深。潮陽南去更難禁。當時三戰曾無事。不放閑愁入寸心。（陳文惠公寄題漳浦斯齋。）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鄉。從此方輿載人物。海邊鄒魯是潮陽。（陳文惠公送王生及第歸潮陽。）三陽圖志宋楊萬里詩登韓文公亭。侍郎亭上草離離。春色相逢萬事非。今日江山當日景。多情直擬問斜暉。　寄潮州刁太傅　夾荒村落獨遊亭。江上寒山列翠屏。記得幽人舊吟處。梅花庭院竹青青。　送進士林從周貫程歸潮　空拳孫戰偶無成。半落歸心萬里程。莫向花前詠招隱。已留大價在神京。　丹山毛羽忽傷秀。歸去潮陽足養蒙。自有匣中孤劍在。莫將閑泪洒春風。　宿潮州海陽驛不寐　醉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驚。細數更聲有何益。不然作音敝鏖到天明。（韓批兼三王。莫四事。特不可夫。歎更聲先驚夢。非知心者不能會意。）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韓批後口覆邦國不在多耳。蚊聲云乎哉。余於二詩深有感焉。讀者不可以辭而遺之也。）　謁呂黎廟　南海行幾偏。東潮欠一來。若無韓子廟。只有粵王臺。文字天垂日。輿亡草

上埃。聊吹鰐溪水。洒起六丁雷。　題韓木　老大韓家十八郎。猶將雲錦製衣裳。至今南斗無精彩。只放文星一點光。　哭為先生一閒天。身前身後兩般看。亭前樹子關何事。也得天公賜姓韓。　登南州奇觀。前臨大江浮橋。江心起三石臺。皆有亭。　海邊樓閣海邊山。雲竹初收霽日寒。看看南州奇觀了。人間山水不須看。　玉臺冰底卧青龍。海外三山墮眼中。奇觀揭名渾未是。只消題作小垂虹。　平賊班師。明發潮州　不是潢池赤白囊。何緣扶櫬到潮陽。官軍已掃狐兎窟。歸路莫辜山水鄉。　便去羅浮參玉局。更登浴日折扶桑。還家兒女擡行李。滿袖雲煙雪月香。　潮陽海岸望海　動地驚風起海陬。為人吹散兩眉愁。身行島北新春後。眼到天南家盡頭。衆水更来何處着。千峯赴此却回休。客中供給能消底。萬頃煙波一白鷗。　除夜宿石塔寺　醉後先眠客莫嗔。誰能守歲費精神。幸無爆竹驚寒夢。休羨椒花頌好春。今歲明年才隔夕。人情物態頓趨新。遥憐兒女團欒處。欠我屠蘇第十人。（每歲飲屠蘇。余居第十。）林嵘郡守詩題西湖山石。　咫尺移文嘆卽麈。此亭便可配韓亭。溪流橫過一灣碧。山色平分兩岸青。落日鍾聲鳴遠樹。半空塔影到寒汀。雲煙滿目皆靚種。留與邦人作畫屏。（湖山蓋林守所浚植。）坐對高春放晚衙。春來和石也穿芽。臨邊雲閣

三千頃。樹杪烟橫數萬家。貯月未圓松瑣碎。怯風無力竹欹斜。叮嚀好護湖山景。養得陰成宿莫鵶。　登潮陽東山　小雨上東山。層層着意看。尋泉行處僻。就石坐來寒。赤烏歸周旦。蒼山起謝安。功能成底事。一抹莫雲殘。　九日題潮陽縣齋　去歲重陽尚故鄉。今朝官舍又重陽。人情不似黃花好。處處相逢一種香。　王安中詩潮陽道中　火輪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腳底聞。萬竈晨煙熬白雪。一川秋穟割黃雲。蔚茅已遠無深瘴。溪鰐方逃畏舊文。此若有田能借客。庾成終欲老耕耘。　王滌郡守詩懷潮士吳子楚。　椽惊半落惜離群。疊翠樓前日漸曛。金餅光浮升海月。玉龍鱗甲護霜雲。星星淡火隨堠見。歷歷樵歌隔水聞。馬足車音在何處。嶂南岐路鎖煙氛。　贈子楚歸潮時會大名府　河朔頻河地早寒。城煙牢落水回環。幾番夜雨漲新岸。一片秋雲歸舊山。君騶漸騰梅嶺外。我卑猶槐菊籬間。潮人若問何如守。病骨支撐兩鬢斑。　王漢郡守詩金山獨秀峯　千古壓嶙峋。標奇世絕倫。形從天賦授。名自我推論。（侯所命名）衆嶽猶前席。群峯合望塵。不知居海郡。知已是何人。　趙師立詩石門嵓　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品懸石際。萬木插雲間。鳥過暮山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傳自脩詩題濠上齋二絕　焉知魚樂我非

魚。夢裏榮枯覺則無。休學癡蠅貪紙光。小聰烘日誤馳趺。　小齋斗大四壁立。只看臣林與瓦爐。不涉語言君識否。莫從門外著工夫。　偶成　疊翠亭前秋水深。思韓亭下木成林。一生不得文章力。取向潮陽度歲陰。　訟牒無多公事希。道心已熟壯心微。晚來吏散閑携杖。步到金山趁月歸。　再題濠上齋　外物為藩籬。障此道之徑。牀則終日逹。逹者然爾靜乎夏出入間。悅樂猶異境。誰能入吾鄉。鄒令四時正。　薛利和詩文惠公獨遊亭。　軒檻前臨一水湄。此亭誰見獨遊時。春風生處無人伴。秋月行來有影隨。文酒每閑尋會友。溪山贏得自栽詩。城東老屋今仍舊。當日高蹤孰可追。　韓亭　嶺脊孤亭勢倚雲。前臨城邑後荒村。八千里外人歸久。四百年間木尚存。直北惡溪衆滌滌。落南瘴海霧昏昏。先生偉績傳青史。萬古民懷逐鰐恩。　西湖亭　一泓泉色漲漪漣。鵝猇西湖幾百年。泛出芰荷錢萬疊。洗開楊柳眼三眠。雪鷗卧聽禪僧磬。錦鯉行驚釣客船。若比錢塘江上景。欠他十里好風煙。　曾汪郡守詩送擧人　樂作娥遊太古庭。韓門今喜見諸生。十間廈敞擄雄思。萬里橋成助去程。王酹盃深鄉意重。銀蟾宮近客身輕。前賢已有驚人擧。更聽臚傳第一聲。　常梓郡守詩送擧人。　竿去顥風斬選掄。翁然公論一時伸。棘闈共試三千士。海郡聯

飛二十八。競說馬群空冀野。好看鯤化上雲津。從來自有湖平讖。由此公
卿穩致身。　韋元振詩會諸官韓亭。　我愛韓亭好。文公像逼真。音容雖
已往。英槩恍如新。　我愛韓亭好。天遙眼界寬。引觴延勝友。笑語出雲端
我愛韓亭好。霜空宿霧收。望中江入海。應有濟川舟。　陳知柔詩謁韓
祠。　斯文何罪竄南荒。來謁孫祠淚數行。恐有遺書藏壞壁。豈無哀賦弔
沅湘。精神不受氛煙蔽。道義長涵日月光。四壁蕭蕭香火冷。何人能與作
堂皇。　韓木　層江波靜鰐如掃。一畝寒陰禽自呼。莫把甘棠比韓木。令
人瀟洒共長吁。　廖成德寄書帶草。玄德祥標洲渚春。名與此山俱不朽。
何如煙抄鬱蒼蒼。　讀潮本韓集　大雅寥寥不復還。如公幾得古人全。
格高枯淡後志賦。意到渾淪原道篇。趙子遺編今復亂。歐公校本孰能傳。
古音秘矣尤難識。聊與磨鈆一究研。　劉藻詩蒙齋　蒙齋遠塵市。勝槩
幾多清。山下一泉湧。望中千畝平。林深俗客少。函小曉烟輕。杖屨從登眺。
誰知有利名。　吳浩詩送潮士王司業知温州　平生子韓子。廟食南海
濱。千載凜英氣。鍾此真天人。道德昔未泰。肯流今不屯。向來子韓子。無乃
公前身。　林東美詩西湖亭　金山亭擁遍林泉。獨有湖山占得先。一鑑
静開塵外境。數峯高捧水中天。避人幽鳥聲如剪。隔岸奇花色欲然。太守

與民同樂事。公餘不惜綺爲筵。　方庭實詩金山亭呈翁守。　新亭高敞
枕城隈。萬里江山爽氣來。雲外孤峯擎日晚。林間啼鳥喚春回。登車攬有
澄清志。覽景慚非賦詠才。太守風流民訟簡。落成尊酒許相陪。　丹碧崔
嵬切斗魁。峯巒環抱水縈回。春歸巫谷幽花發。日上樓臺宿霧開。天近鳳
城瞻帝座。雲連鼇海接蓬萊。登臨誰會遲留意。共折梅花更一盃。　趙
詩北遠亭　金山龍脊壓蓬宮。北遠堂開萬象空。心與天遊身世外。眼
隨雲到有無中。嶺頭樹接蒼梧北。海面帆來日本東。此景春容吟不盡。丹
青圖寫愧宗工。　于九流和陳倅遊西湖。　高城連水石。對景未能還。白
日臨流坐。清風伴我閑。縱心移棹去。半醉入花間。未必逢僧語。蓮香已解
顏。　鮑梓詩登前守李公亭。　李公亭即鮑公亭。何事因仍舊日名。官守
二年如過客。風流千古是虛名。捫蘿綠繞尋新徑。隔水微茫認故城。陵谷
變遷君莫問。此中氣象轉分明。　陳希伋詩題鳳棲寺。　千載傳聞孰是
非。高梧脩竹晚風微。欲知古寺曾棲鳳。棲殿今無燕雀飛。　許仲禮詩鳳
棲寺。　迴環疊嶂倚長空。丹鳳曾棲晻靄中。殿閣至今無燕雀。溪山隨處
有梧桐。竹榮秀實籠晴景。瀟灑寒泉激應風。佇看來儀新樂府。吾皇勲德
與虞同。　鄭太玉詩潮陽東山。　暮天涼雨急霏霏。十二巫峯高復低。醉

竟不受風飄斷。只恐行雲自濕衣。　黃公度詩瘦牛嶺。　自笑平生爲食
謀。扶攜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　盧廷輔詩鳴
湖。　並山終日艤孤舟。深入桃蹊訪阮劉。流水落花無問處。居人云是古
瀛州。　龔茂良詩惠來驛。　十里平疇際遠山。土膏未動覺牛閑。行人多
謝晴相送。只恐妨農雨大慳。　晴雲當午爭揮扇。曉霧生寒又着綿。此是
嶺南春氣候。日中長有四時天。　彭延年詩浦口莊舍五首。　浦口村居
好。先思創置難。切雲架樓閣。依水植琅玕。澤氣三冬潤。松聲五月寒。子孫
懷舊德。爭忍不盤桓。　浦口村居好。清貧勝富華。堆書爲伴侶。種藥是生
涯。吟苦詩成癖。心閑道長芽。匣中時自瑩。蟠蟄有龍蛇。　浦口村居好。柴
門鎮不扃。晴嵐深滴翠。寒菊嫩抽青。酒筆驅吟健。林風引睡醒。東堂清沘
處。侍劍碧漣亭。　浦口村居好。盤憒動輙成。蘇肥真水實。鱗滑是泥精。子
固蝦堪鱠。朝醒蜆可羹。終年無一費。貧話足安生。　浦口村居好。邊高望
處賒。稻田千萬頃。農舍兩三家。樵路通雲磴。溪船挨棘花。太平無事日。處
處盡桑麻。　黃補詩韓木。　先生來潮南。先生一時屋。潮南傳先生。潮南
千載足。嗚呼潮南俗亦淳。先生遺樹今猶存。春山二月春鳥響。遊人樹底
羅酒尊。尊殘倚樹初不語。暗覺山翁淚如雨。山翁之淚良可憐。我生不及

元和前。元和萬事已塵土。惟有巫遠留此樹。樹本於人果何識。爲是先生
手親植。先生一去今幾秋。岳頭瀾樹春風浮。風從昨夜何慟慓。儼似當年
袪鰐色。鰐魚東遁不回頭。一帶寒江遶郡流。郡人向晚爭歸舟。樹與江波
相對愁。　徐璋詩送舉人。　揭陽多士天下郡。聲名籍籍南海隅。往往能
騎龍馬駒。唾手可拾於菟鬚。犬食刀所亦勢壹。綠沈方進金僕姑。太阿何
止敵萬夫。四海可歸輿地圖。一舉拔旗到三吳。金單棲上甘泉書。不比白
面謝石奴。漢庭挺出萬卷儒。至尊含笑御玉壺。此時賢牒氣焰舒。更看相
瑝界前衢。鳳池鷄省爭兎趨。　張夔詩和韻　[illegible][illegible]佳氣凌三都。奎光摇
動天南隅。追風千里麒麟駒。神珠畫掇蒼龍鬚。巨鼇金背浮方壺。詞源白
練飛舒姑。偉哉賓興賢大夫。南觀扶搖九萬圖。機雲暴瀑攜來吳。銀鈎健
字揮顏書。蕪關歎伯呼駱奴。驚挺鳳吹充寒儒。北門視草庸久虛。騰空萬
丈虹霓舒。相將直上青雲衢。影金鳴玉彤庭趨。　元張智甫和忠佑廟詠
韓木韻。　先生種木物於唐。木到于今色倍蒼。有大才名蜀相柏。無窮教
思召公棠。人懷遺愛誰甘斧。天鑒孤忠不忍霜。願與靈株長不朽。韓山山
上一爐香。　歎甘露寺。　願分甘露自楓宸。偶作郊行說不真。屋許天台
小方丈。僧疑石室老功臣。半霄雲霧聞人語。一塊虛空住佛身。要識此山

奇絶處。石間詩句最精神。 山行有感　柰一盂見飯一鍋。間關石磴作生涯。山林純是歡娛鳥。天地不關煩惱花。荒草田園元兒屋。浮萍弟妹少陵家。此身不得如微物。有觸令人重歎嗟。 山中憶故友　自從學舍厄戈矛。嗟昔丈盟一霎休。不見新詩來飯顆。似聞哀誄滿瓜丘。未寒夢繞梅邊驛。才藤心懸雪裏舟。顧入東都名節黨。如今尚有幾人不。 題翠香樓　花樓獨上幾咨嗟。望眼何由見翠華。一水空流殘月去。萬山枉被亂雲遮。士夫不運中原變。將帥誰鳴半夜笳。衆草寒煙凝睇望。何人猶唱後庭花。 洪必元詩。省官命諸生爲守城馬發挽詩。欲爲中奉立廟。 伏波衆屍還。馬革苦戰死。至今骨猶香。勳名照青史。桓桓馬將軍。或疑其孫子。逾月嬰孤墉。四面集飛矢。生不爲降俘。死期爲厲鬼。小卒竊開關。大兵遂劇壘。淵城血爲池。全家腦塗地。英雄爲痛心。三十餘年矣。陰房野燐青。壞道蓑祠圮。天朝未旌忠。誰爲血其祀。名公訪古跡。立馬斜陽裏。臨風吊英魂。月寒天在水。 黄惟賢詩萬卷樓登高。 潮州書樓天下稀。摩揷雲漢吞秋暉。人間健步方到得。世上弱羽安能飛。諸君於此興不淺。樂士與我心無違。拍闌長歌飲義酒。一覽衆山拳石微。 黄益詩潮人朝京道中。 何事若波查。翻令憶在家。亂山隨去馬。落日認栖鴉。田野生涯盡。關河去路

賒。斷橋人不渡。拂石看黄花。 宿黄盧站　古道樹又丫。青帘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雁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盡。何處問桑麻。 黄光龍詩題萬壽院。 人言海上有三山。今見三城海國間。雲散龍歸波浪闊。草肥馬健甲兵閑。日沉平野疑天近。水近長空覺地慳。狂客入來油幕縣。開來方丈叩三關。 莫肅震詩謝郡守王寧軒。 泮水美王侯能脩潮郡之泮宮也。 泮水溶溶。新廟有顯。飛柳羅呈。棟梁倚虹。嵬堂丹青。百堵皆崇。東西從祀。有睟其容。冠佩衆馬。几几雍雍。千古萬古。聖道尊隆。 泮水瀰瀰。芹藻其碧。青青子衿。斯游斯息。顧謂余言。伊誰之力。曰我王侯。豐功碩德。可銘可鐫。彝鼎金石。與廟齊休。垂之罔極。 思樂泮水。薄采芹藻。王侯戾止。其馬蹻蹻。我有子弟。侯訓教之。我有老貧。侯廩稍之。我人好之。何以報之。既富且貴。永錫難老。 又蘇元嘗聞文翁興學於蜀。蜀人美其德。常衮興學於閩。閩人紀其功。蓋王政之本。風化之源。關係至重也。潮自昌黎文惠數公之後。鮮有以興學爲急務者。至順辛未。蔡吾王侯寧軒。自江西理問來守是邦。思所以美教化。移風俗。究心於學校。急先務也。公蒞泣泮。色笑勉勵。士懷其德。民化其淳。于時孔廟方遷。雖一殿落成。百廢未舉。公慨然捐己俸以贍之。率僚屬以助之。計工直。節浮費。郁廡以新。從祀以塑。宮墻以完。其規模宏遠矣。諸生何幸覩此。是大有功於名教。乃爲之頌云。輿地紀勝曰六。初入五嶺。首稱一潮。土俗熙熙。有廣南福建之語。人文郁郁。自韓公趙德而來。 稻再熟而蠶五收。鳳翔集而鱷遠徙。 掃除青草黄茅之瘴霧。髣髴十洲三島之僊瀛。 眷今古瀛。實望南粤。 雖境土有閩廣之異。而風俗無漳潮之分。 城號鳳樓。溪傳鱷去。訪古侍文公之木。手植猶存。遠遊經千野之庵。歲寒如昨（本宗施賢郡州）黄守。惟潮陽之偏壘。實廣右之奥區。 千里秀民。久已習韓昌黎之教。七朝故老。猶能言陳文惠之賢。其（茂良代潮州林守謝宰執）惟時嶺表。莫盛潮陽。 儒雅相承。乃韓昌黎之舊治。風流未泯。有陳文惠之清規（州上）眷潮陽之小壘。實海南之奥區。 揖餘慶之清風。有退之之遺化。 魚佩虎符。香自凝於燕寢。鳳城龍首。患何有於鱷溪（李公甫回張潮州啓）方輿勝覽。演綸鰲禁。剖竹鳳城。 封疆雖隸於炎方。文物不殊於上國。 文章政事。曾逢嶺表之韓陳。氣習風聲。今號海邊之鄒魯。 碑記輿地紀勝。韓退之題名（集古録云唐韓愈元和十四年題名在潮源并大顛堂記附）李公亭記（唐正元十三年立）韓文公廟碑（東坡文集）金山石刻（金山始號金城山。又韓山祠記。郡守題名。并刊于石）招韓辭（陳文惠公爲韓公祠。爲文以招之。名曰招韓辭）

古瀛集（帙三凡著述之刊于州學侯侍命編爲集）潮州圖經（郡守常褘序）新圖經（教授陳余禎序）三陽志碑刻（潮州學有文惠公像。 鯛翁像　東萊像）韓文公像（方啓刊昌黎伯廟碑。東坡撰并書）鱷魚圖（陳文惠公贊韓木圖大昌王大實贊）先天太極圖碑。 四先生法帖（米坡。 迪卿　危山　柄行）乾象地里圖碑　起文堂帖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　卷五三四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修撰臣徐時行

書寫儒士臣曹一奇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三　十四交

郊　郊祀神位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元年。祭告天地。采元始中故事。六宗羣神皆從。注。黃圖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則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半百川。衆流浮沂。阜澤以類相屬。各數以望相來。　二年。制郊兆洛陽。爲圓壇。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地。赤帝位在丙巳地。黃帝位在丁未地。白帝位在庚申地。黑帝位在壬亥地。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東月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營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外營門封神合三十二。凡千五百一十四神。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岳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　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數類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月令有五郊迎氣。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之兆各依其位。中央之兆在未。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句芒。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祭赤帝祝融。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祭黃帝后土。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祭白帝蓐收。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祭黑帝玄冥。各以四立日。黃郊則以季夏土王日。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五官。及星三辰七宿。亦各以其方從祀。

西晉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詔定郊祀。南郊除五帝座。五郊同稱昊天。各設一座而已。時羣臣議五帝即天地。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宜除五帝號。同稱昊天。從之。　按周禮。王者祭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社稷。五土。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兆四類四望。亦如之。禮春分祀朝日於東。秋分祀夕月於西。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既郊日月。又不在東西郊也。後遂旦夕常拜。故魏文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西拜日月。煩褻似家人之禮。非事天神之道也。黃初二年。正月乙亥。祀朝日于東門之外。又違禮二分之義。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祀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祀夕月于西郊。始得古禮。及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請車駕祀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若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爲無定制也。間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彌息。惟此爲大。按此詔帝後爲親祀朝日也。此後廢。

東晉晉書禮志。元帝太興二年。三月。親郊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是時尚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　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立二郊。天郊從祀。則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勾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凡六十二神。鄭樵通志略。北郊從祀。則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塘江。先農。凡四十四神。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是月辛未。祀北郊。以宣穆張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南宋南宋書禮志。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享。六年帝親奉明堂。祀祭五時帝。以太祖配。

梁隋書禮儀志。南郊祀天皇上帝之神於其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方上帝。太昊。炎帝。黃帝。少昊。顓頊。五官之神。木。火。土。金。水。五行之神氣。太一。天一。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太微。軒轅。文昌。北斗。三台。老人。風伯。司空。雷電。太史雨師。皆從祀。其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有坎。五帝亦如之。餘皆平地。

設紫壇於丙地。北郊。祀后地之神。以德后配。五官之神。先農。五岳。沂山。嶽山。白石山。霍山。無閭山。蔣山。四海。四瀆。松江。會稽江。錢塘江。四望。皆從祀。太史設埋坎於壬地焉。十七年。帝以威仰魄寶。俱是天帝。於壇則尊。於下則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別有明堂之祀。不煩重設。又郊祀二十八宿。而無十二辰。於義闕然。於是南郊始除五帝祀。加十二辰座。與二十八宿各得其方而爲壇。

陳曾興中郊祀禮。武帝永定二年。正月。南郊除十二辰。風師。雨師。及五帝位。

後魏隋書禮儀志。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置木主七於壇上。魏書禮志。二年正月。南郊天位在壇上南面。五精帝在壇內。四帝各於其方。黃帝在未。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一。太一。北斗。司中。司命。司祿。司人。在中壝內。各因其方。其餘從食者。合千餘神。醊在外壝內。北史魏本紀。明元帝太常三年。立五精帝兆於四郊。以太皞等。及諸佐配。

北齊隋書禮儀志。北齊制圓丘。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以高祖神武皇帝配。五精之帝。從祀於其中丘。面皆內向。日月。五星。北斗。二十八宿。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風師。雨師。靈星。於下丘。爲衆星之位。遷於內壝之中。後諸儒定禮。圓丘改以冬至。藏正月上辛。祀南郊。爲壇於國南。祀所感

帝靈威仰於壇。方澤則以夏至之日。祭崑崙皇地祇於其上。以武明皇后配。其神州之神。社稷。岱岳。沂鎮。會稽鎮。云云山。亭亭山。蒙山。羽山。嶧山。崧岳。霍岳。衡鎮。荊山。內方山。大別山。敷淺原山。桐柏山。陪尾山。華岳。太岳。鎮積石山。龍門山。江山。岐山。荊山。嶓冢山。壺口山。雷首山。底柱山。析城山。王屋山。西傾。朱圉山。鳥鼠同穴山。熊耳山。敦物山。蔡蒙山。梁山。岷山。武功山。太白山。恒岳。醫無閭山。鎮陰山。白登山。碣石山。太行山。狼山。封龍山。漳山。宣務山。閼山。方山。薊山。狹龍山。淮水。東海。泗水。沂水。淄水。濰水。江水。南海。漢水。穀水。洛水。伊水。漾水。沔水。河水。西海。黑水。澇水。渭水。涇水。酆水。濟水。北海。松水。京水。桑乾水。漳水。呼沲水。衞水。淶水。延水。祀其神州位在青陛之北。甲寅地。社位赤陛之西。未地。稷位白陛之南。庚地。自餘並內壝之內內向。各如其方。

後周隋書禮儀志。周制圓丘以炎帝神農氏配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衆星並從祀。南郊祀所感帝靈威仰於壇。　後周五郊祭配皆同。後齊星辰。七宿。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亦各於其方配郊而祀之。

隋隋書禮儀志。高祖受命。乃定祀典。爲圓丘於國之南。太陽門外。祀昊天上帝於其上。五方上帝。日月。五星。內官四十二座。次官一百三十六座。外官一百一十一座。衆星三百六十座。並皆從祀。上帝日月。在丘之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丘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丘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日月。爲大祀。星辰四望等爲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及諸星等爲小祀。　天文志。經星中宮四方二十八宿。并輔官一百八十二星。　星官在二十八宿之外者。乃同晉志。自攝提至此。大凡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輔官名曰經星。常宿遠近有度。小大有差。苟或失常。實表災異。爲方丘於宮城之北十四里。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其上。以太祖配。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營州。咸州。陽州。九州山海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地祇及配帝在壇上。神州九州神座。於第二等八陛之間。神州東南方。迎州南方。冀州。戎州西南方。拾州西方。柱州西北方。營州北方。咸州東北方。陽州東方。九州山海已下。各依方面八陛之間。其冀州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於壇之南少西。

唐舊唐書禮儀志。武德初定令。冬至祀天圜丘。壇於京城明德門外道東二里。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皆從祀。日月內中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其五方帝。及日月七座在壇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三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十二座。在外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外壝之外。　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其壇在宮城之北十四里。壇制再成。下成六十丈。每禮地祇及配帝設位於壇上。神州及五岳。四鎮。四瀆。四海。五方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並皆從祀。神州在壇之第二等。五岳已下三十七座在壇下外壝之外。丘陵等三十座在壝外。唐會要。玄宗開元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參定南郊之禮。禮官。祕書少監賀知章。禮儀使中書令張說等奏曰。晉元建武二年。定郊兆於建業之南郊。去城七里。一壇之上。尊卑雜位。千有五百神。去聖日遠。損益不同。臣等集祠令。五星已下。內官五十三座。中官一百六十座。外官一百四座。衆星三百六十座。臣共所由。勘史傳及星經內外所主。職有尊卑。舊圖座位。升降頗錯。今奉墨勅。據尊卑升降。又新加杠星等座。摠三百一十九座。并衆星三百六十九座。凡六百八十七座。具圖如左。詔遂頒於有司。以爲常式。十六日。舊紀。戊寅親享圓丘。令張說爲禮儀使。韋縚爲副使。賀知章重定從祀星辰圖。革去東晉尊卑錯亂之失。　二十年蕭嵩爲中書令。改撰新禮。祀天一歲有四。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中官加爲一百五十九座。外官減爲一

百四座。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五方帝從祀。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掌知修撰。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五行者。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從之。杜佑通典。開元禮。冬至祀圜丘。儀。禮前一日。晡後。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新唐書

太一作紫微餘內官諸坐五星十二辰河漢四十九坐並在後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唐書作市垣帝座大微五帝餘中官一百四十二座在後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天寶中術士蘇嘉慶上言始置九宮神壇於城東其壇一成高三尺四陛上依位置九小壇東南曰招搖正東曰軒轅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五數爲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在上六八爲下符於遁甲此則九宮之定位每歲祭以四孟隨歲改位行棊謂之飛位自乾元以後止依本位祭之遂不飛易仍減冬夏二祭重與南郊祀禮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親拜郊司天冬官正鄭獻之奏天皇大帝北極天一太一准星經及天寶中勑並合升在第一等制從之　貞元元年十一月親郊司天進圖勑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王瑀與博士柳冕等奏曰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此皆方士謬妄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爲定詔令復依開元禮仍永爲則舊唐書禮儀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陛間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二座齊列皆十有二陛間又祀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按此星辰之位蓋渾儀制圖聖人觀象義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爲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蓋星之與物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而爲之也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郊七座之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

宋宋朝事實太祖乾德元年將有事于南郊司天監新定從祀星辰圖上之中書門下詳定祀昊天上帝儀設皇地祇之位從祀五方五帝五星總六百八十七位有司議請以僖祖升配昊天上帝太常少卿張昭請以宣祖崇配詔從之宋會要太宗淳化二年二月八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

至言伏見立春祀青帝舊以句芒配今以金提氏及句芒配按令式及開寶禮無金提配食之文伏請止以句芒配詔太常禮院參議既而上言曰禮經並無金提氏並配惟祭歷代帝王舊典有金提句芒二神配大昊伏羲氏廟亦猶風后力牧后土俱配軒轅廟其土王祀黃帝止以后土從祭今請祀青帝日去金提配座祭歷代帝王仍舊兼配從之九朝長編紀事本末真宗景德二年七月丁巳詔以十一月十三日有事于南郊上封事者言郊丘天地神位板皆有司臨事書題多不嚴肅望令重造行禮日置於玉輅前清道赴祠所詔鹵簿使王欽若與內臣吳延厚詳閱修製欽若言司天監供到南郊神位版內有五方帝青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臣竊恐是五帝之名理合廻避詔太常禮院弁檢討官同詳定以聞既而上言謹按儀禮鄭玄注及開寶義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者皆是五方帝號又漢書注五帝自有名即倉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既爲美稱不煩廻避從之欽若又言南郊神位版據司天監文籍壇陛之上升降未便漢書郊祀志五帝爲天神之佐今五帝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二龕與六甲嶽瀆之類同處北極衆星所拱今與尚書大理之類接席帝座爲天帝之尊市肆斗斛宦者之星附焉今居尚書大理三公輔星第二等之下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主尊臣甚未便之如以北極帝座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龕帝座在第三龕亦高下未等如以爲同在壇上不拘等列則陛龕差級誠虛設矣況所命行事官第一等以四品充第二等以五品充第三等以六品充是則位既高而官亦崇矣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天棓當爲天稿天記當爲天紀闕文未正理合討論望令司天監衆官參驗詔欽若與禮儀使趙安仁太常禮院司天監同檢討詳定以聞欽若復言周臣陳請不可復同商榷請委禮儀使等詳定從之既而安仁等言傳崇文院檢討杜鎬陳彭年狀按開寶通禮元氣昊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之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地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之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元年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中勑並

合升在第一等從之貞元二年親郊令禮官詳定太常卿漢中王瑀與博士柳冕等奏開元定禮垂之不刊天寶改作起自權制皆方士之說非典禮之文請依禮爲定詔從之開元禮仍爲定制郊祀錄又云壇之第三等有中官市垣帝座等十七座並在開元禮義羅云帝有五座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座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爲太子第二主日爲帝王第三爲庶子第四爲嫡子第五爲天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非帝座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天輳主鑾輿華較不當作福字天記一星在午階第四龕則有天紀九星在寅階第三龕壇圖並載不當改而爲一稱惟壇圖舊定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爲定詔從安仁等議十月六日欽若復上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又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禋六宗亦升天皇列五帝之上此皆良史鴻儒所述豈皆方士誣妄耶古禮舊制未必全是至如九宮貴神天寶立祀在宗廟之上文宗初紓元輿輙率都見降爲中祀厥後水旱作沴元輿累以覆族往者陛下特頒明詔列爲大祀靈心昭荅景福並臻今如以方士爲妄即九宮之祀可廢也至如中市帝座雖前代未有異論按晉書天文志帝座光而潤則天子吉威令行既名帝座則爲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所議以子孫二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禖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使爲侍禮實恐聖朝茂典猶未適中豈可信正元之末學輕謏略經史之群儒讜論除執法天輳天記三星安仁已有典據今請如舊其天皇北極帝座孫星四座臣已新制版位恭俟宸旨詔天皇北極特升在第一龕又設孫星位于子星之次帝座如故十日復言帝座止三在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座在第三等此人情之所未安也又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座實與帝座不類也詔特升在第二龕十一月乙巳朔鹵簿使王欽若奏神位板對于便殿壇上四位望以朱漆金字自餘皆黑漆第一等金字第二等黃字第三等以降朱字悉貯以漆柙覆以黃縑帊上降階觀之即付有司仍戒各謹其事禮儀使趙安仁上新定壇圖且言郊壇神位今依儀注寫定望付司天監製爲繪圖壇上神位四昊天上帝皇地祇太

祖太宗第一等神位八五方帝日月神州地祇第二等神位七十三北辰耀魄寶北斗天一太一五帝內座凡六位差在前五星十二辰河漢壁內官四十九座嶽鎮海瀆十八座凡六十九位差在後第三等神位百七十九二十八宿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垣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凡四十五位差在前二十八宿暨中官百五十九座山林川澤二十座凡百三十四位差在後內壝之內神位百三十五外官百五座丘陵墳衍原隰三十座並齊列內壝之外衆星三百六十並齊列總七百五十九座第二等五岳第三等四帝座黃帝座舊圖差在前皆合在後河漢中鎮舊圖在第三等據儀注合在第二等並乞刊正從之大中祥符元年二月十九日皇城使劉承珪言準詔新造郊祀壇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座太祖太宗神位版詔有司藏於嚴潔之所以備親祠八月詔九宮之神所職尤重將來封祀宜別擇地建壇致享依大祠禮例施行唐天寶中九宮貴神次昊天帝文宗太和中降爲中祀武宗會昌中復升大祀宋初爲中祠咸平四年三月以杜鎬等議升爲大祀壇再成上安小壇九玉用兩珪有邸幣如方色四階之外西南又爲一階曰神道人門行事升降之所設兩壝御書祝版餘禮同社稷二年九月十九日翰林天文郎中和言伏覩景德三年周伯星出亢宿之下按天文志角亢爲太山之根果符封禪告成之事望自今郊祀列位於亢宿之間詔太常禮院與司天監參議遂上言周伯星出氐三度然亢氐皆鄭兗州分望依親郊列於氐宿壽星之次從之 四年十二月龍圖閣待制孫奭言謹按禮文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有司攝事祇以天神從祀當有六百九十位而近歲冬至祀昊天乃以五方上帝及五人帝五人神從祀并配座共十七位而天皇大帝以下絕無祭祀之文且夫太皞勾芒等俱非冬至從祀之神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及之今乃祀於冬至其爲差異恐未叶宜詔兩制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月令十一月祀昊天上帝於圜丘注云以五方帝日月星辰及內外星官從祀五月祀皇地祇於方丘注云以岳瀆等神從祀又按開元禮郊祀錄開寶通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方帝日月七座第二等祭五星而下五十五座第三等祭二十八宿而下百五十九座內壝之內祭外官百五座內壝之外祭衆星三百六十座總六百八十八座孟夏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壇上祭昊天上帝配帝第一等祭五天帝第二等祭五人帝壇下祭五官總十七座夏至祀方丘壇上祭皇地祇配帝第一等祭神州

地祇內壝外祭岳鎮海瀆而下六十八座總七十一座今據司天監狀稱圜丘雩祀明堂並用版位十七夏至方丘用版位七十一則是夏至方丘有從祀冬至圜丘無星辰從祀但與雩祀大享同祭人帝再詳司天版位實爲闕典孫奭奏議深協禮經其冬至圜丘神座望令禮院諸司自今一依開寶禮所祭神位爲定從之　五年十二月八日詳定所言按周禮孟冬祠司民唐朝避文皇諱改爲司人今請玄武爲真武玄冥爲真冥玄戈爲真戈玄枵爲真枵緣各配南郊及臘祭望擇日遣官於南郊設昊天上帝位并於本龕設玄武已下四位祭告從之　八年正月一日詔玉清昭應宮奉天下臣庶奉表奏告上玉皇大帝聖號同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又奉刻玉天書安於寶符閣　天禧元年正月一日詔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恭上玉皇大天帝聖號寶冊十一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續通鑑長編仁宗嘉祐元年十二月九日集賢校理丁諷言按春秋文耀鉤五帝之名曰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今每歲奉祀而祝文位版皆書其名令有司呼斥非所以恭神之意於是下太常禮院議而去之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景祐二年四月翰林學士承旨章得象等言奉詔詳定司天監生于淵奏祀九宮貴神位止用一兩乞特九宮太一經依逐年飛移位次祭告謹按郄良遇九宮法有飛棊立成圖每歲一移兼推九宮所主災害之法分主九州若依所請亦協舊文乞祭九宮之時特差司天監官一員赴祠所隨每年貴神棊之方旋定祭位從之其法自天聖七年己巳入曆太一在一宮歲進一位飛棊巡行周而復始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言案周官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釋者曰居謂坐也凡郊之布座皆有明法焉故鬼神祇各有居以辨其名物則若今之神位版是也昔祖宗按五代禮廢之後每遇大禮至或以紙書神號而以版帖於版者逮乎治具日備禮文日煥而版位始以朱漆金字揩精嚴潔臣等揣以爲未盡之謹按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享諸侯亦如之蓋旅上帝非一帝也饗諸侯非一侯也故必有版以辨其名與位焉而版必以金爲之者蓋禮之大者莫過乎事上帝與饗賓客所以極其嚴潔而不敢忽也伏請凡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上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與配神之帝皆以黃金飾木爲神位版鏤青爲字其餘則用朱漆金字以是爲尊卑之差從之宋　禮樂志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暘言五行於四時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今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

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天莫尊於上帝而五帝次之地莫尊於天祇而岳帝次之今陛下躬親祀北郊之禮而五嶽尚與四鎮海瀆並列請升之於第一成至是議禮局上新儀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祖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木神勾芒東岳於壇第一龕東鎮海瀆於第二龕東山林川澤於壇下東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卯階之北以南爲上神州地祇火神祝融南岳於壇第一龕南鎮海岳於第二龕南山林川澤於壇下南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東以西爲上土神后土中岳於壇第一龕中鎮於第二龕中山林川澤於壇下中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午階之西以西爲上金神蓐收西岳於壇第一龕西鎮海瀆於第二龕崑崙西山林川澤於壇下西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酉階之南以北爲上水神玄冥北岳於壇第一龕北鎮海瀆於第二龕北山林川澤於壇下北丘陵墳衍原隰於內壝之內皆在子階之西以東爲上神州地祇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內向其餘並如元豐儀壇壝之制其位版之制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皆以金飾配位板各如天地之制　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皇帝祀昊天上帝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于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太祖位于壇上東方西向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大明夜明北極九位于第一龕北斗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神位五十有四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神位百五十有九于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有六于內壝之內衆星三百有六十于內壝之外第一龕席以稾秸餘以莞席皆內向配位九朝長編紀事本末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局言見依崇寧祀儀定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蓋取答陰之義故陽祀降神升煙於壇其位在丙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以陰祀皆北向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並設南向之位非所謂答陰也元豐紹聖修定儀注有失釐正今新壇亦於午陛設小坎望賜裁定詔設神位於方壇上南方北向　六年六月十二日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面受睿旨討論位版之制退考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猶鬼神祇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共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之數不見

於書謹參考禮文傳以經證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以取參天之數厚九寸以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以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以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以取兩地之數厚六寸以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以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以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以金爲之飾又謹按春秋公羊傳周之郊祭稷王者必以祖配之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爲匹合也無所會合則不行待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以接之詩序所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在夏祭則宜與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從之　八年四月九日吏部尚書許光凝言乞自今應祀前一日神位版即安奉於祠所幄次酌獻以下悉請幄次恭視庶幾仰稱陛下崇奉之意詔祠神位版理當嚴奉可依奏行下曾與中郊祀禮　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二十日禮部太常寺言夏至日祭皇地祇國朝禮制設神位於壇上北方南向昨政和四年因夏祭方澤禮制局議定設皇地祇神位於壇上南方北向緣今來夏至日係於南北望祭行禮即難以北向設位欲自今後夏至日祭皇地祇設位依舊制從之中興禮書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

部侍郎王賞等言勘會已降指揮令臨安府於城外東南路建圜壇并青城齋宮與勘將來若依五禮新儀冬至日祀昊天上帝合稱冬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并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朝禮例於冬日至就圜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并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未審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合取自朝廷指揮詔行郊祀大禮　六月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條具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勘會昨紹興十年明堂大禮所設神位係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天皇大帝神州地祇以下從祀四百四十三位共四百四十七位今來大禮合添設衆星三百二十四位通共七百七十一位　一勘會昨紹興十年明堂大禮許令本寺權暫追喚太史局合干人齎星經赴本寺照儀貼定神位次序委本局官看詳畫圖申尚書省并申太常寺所有將來郊祀大禮所設天地并從祀神位圖本欲乞依上件禮例施行詔依仍做此

壇上　昊天上帝　皇地祇位于北方南向西上　太祖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位于東方西向北上　子階　第一龕　神州地祇一位

第二龕　鈎星天柱眞扶天廚柱史五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第三龕　虛宿女宿牛宿織女四位在前人星司命司危司非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十有三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內　天壘城璃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十有二位爲一列以西爲上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丑階　第一龕　北極一位第二龕　女史星紀御女三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第三龕　建星斗宿箕宿三位在前天雞輦道漸臺敗瓜扶筐匏瓜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十有三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內　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十有一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　寅階　第一龕青帝一位　第二龕　帝座一位在前尚書析木河漢大理歲星木神句芒東嶽八位在後爲一列以北爲上　第三龕　尾宿天紀心宿日星四位在前天籥女牀候星市樓宦者天江車肆斗星斛星天市垣列肆東咸罰星東鎮東海東瀆十有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內　魚星龜星傅說神宮積卒從官天輻騎陣將軍東山東林東川東澤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十有八位爲一列以北爲

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卯階　第一龕　大明一位　第二龕　陰德大大天槍眞戈天牀五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第三龕　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六位在前貫索鍵閉鈎鈐周伯星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十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內　陣車車騎騎官頓頑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辰階　第一龕　無神位　第二龕　三師輔星壽星相星太陽守五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第三龕　攝提角宿軫宿太微垣太子五位在前天田平星進賢郎將郎位內五諸侯九卿內座三公內座謁者幸臣常陳十有一星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內　平道南門青丘長沙土司空五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內壝外　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北爲上　巳階　第一龕　赤帝位　第二龕　太一天一二位在前天理勢星鶉尾熒惑內廚火神祝融南嶽八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　第三龕　明堂翼宿張宿三位在前內屏從官虎賁靈臺少微長垣黃帝座四帝座南鎮南海南瀆十有一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　內壝內　左右轄軍門器府東甌天廟酒旗南山南林南川南澤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十有六

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午階第一龕。黄帝一位。第二龕。北斗一位在前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内階上神后上中嶽八位在後爲一列以東爲上。第三龕。權星星宿三台柳宿四位在前内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中鎮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内壝内。天相天稷爟星天記外廚天狗南河中山中林中川中澤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十有七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未階。第一龕無神位。第二龕。鎮星鶉首四輔三位爲一列以東爲上。第三龕。鬼宿井宿參宿三位在前天罇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天關六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東爲上。内壝内。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十有三位爲一列以東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東爲上。申階。第一龕。白帝一位。第二龕。實沈太白金神蓐收西嶽五位爲一列以南爲上。第三龕。觜宿五車諸王畢宿四位在前咸池天潢三柱天高礪石天街天船西鎮西海西瀆一十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内壝内。丈人天豕天廁伐星屏星軍井玉井九游參旗附耳九州殊口天節西山西林西川西澤西丘西陵西墳西

衍西原西隰二十有二位爲一列以南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酉階。第一龕。夜明一位。第二龕。八穀大梁杠星華蓋四位爲一列以南爲上。第三龕。月星昴宿胃宿三位在前積水天讒卷舌天阿積尸大陵左更天大將軍軍南門九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内壝内。天囷天陰天廩天苑天園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戌階。第一龕。天皇大帝一位。第二龕。五帝内座一位在前傳舍六甲降婁三位在後爲一列以南爲上。第三龕。婁宿奎宿壁宿三位在前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廐土公雲雨霹靂九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南爲上。内壝内。外屏土司空八魁羽林軍四位爲一列以南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南爲上。亥階。第一龕。黑帝一位。第二龕。鈎陳掫訾辰星紫微垣水神真冥北嶽七位爲一列以西爲上。第三龕。室宿危宿二位在前螣蛇雷電離宮造父土公吏内杵臼星蓋屋虛梁墳墓車府北鎮北海北瀆十有四位在後並各爲一列以西爲上。内壝内。壘壁陣鈇鉞敗臼北落師門天綱天錢泣星哭星北山北林北川北澤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十有八位爲一列以

西爲上。内壝外。衆星三十位爲一列以西爲上。九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勘會今來郊祀大禮前一日朝饗太廟。依儀設七祀并配饗功臣位於殿下。差官行禮。合用神位幕次。欲乞依禮例令儀鸞司計會太廟奉安所排辦。詔依。後皆倣此。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禮儀。前祀一日。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于壇上北方南向西上。配位東方西向北上。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于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内官。五行。五岳。神位六十有九于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于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于内壝之外。衆星神位三百有六十于内壝之外。孝宗隆興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南郊從祀神位内已設赤帝位于第一龕。而正月上辛有司合祀感生帝。欲依淳化典故。更不別祀。從之。淳熙元年七月十八日。禮部言。准四月二十三日勅。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録院檢討楊恂劄子奏。臣昨爲秘書丞。季點太史局。竊見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位版。與日月星辰嶽瀆諸神重疊堆積於一小室間。甚不稱陛下寅畏天地。虔奉祖宗之意。聞之官吏。蓋循襲既久。有司偶不講耳。禹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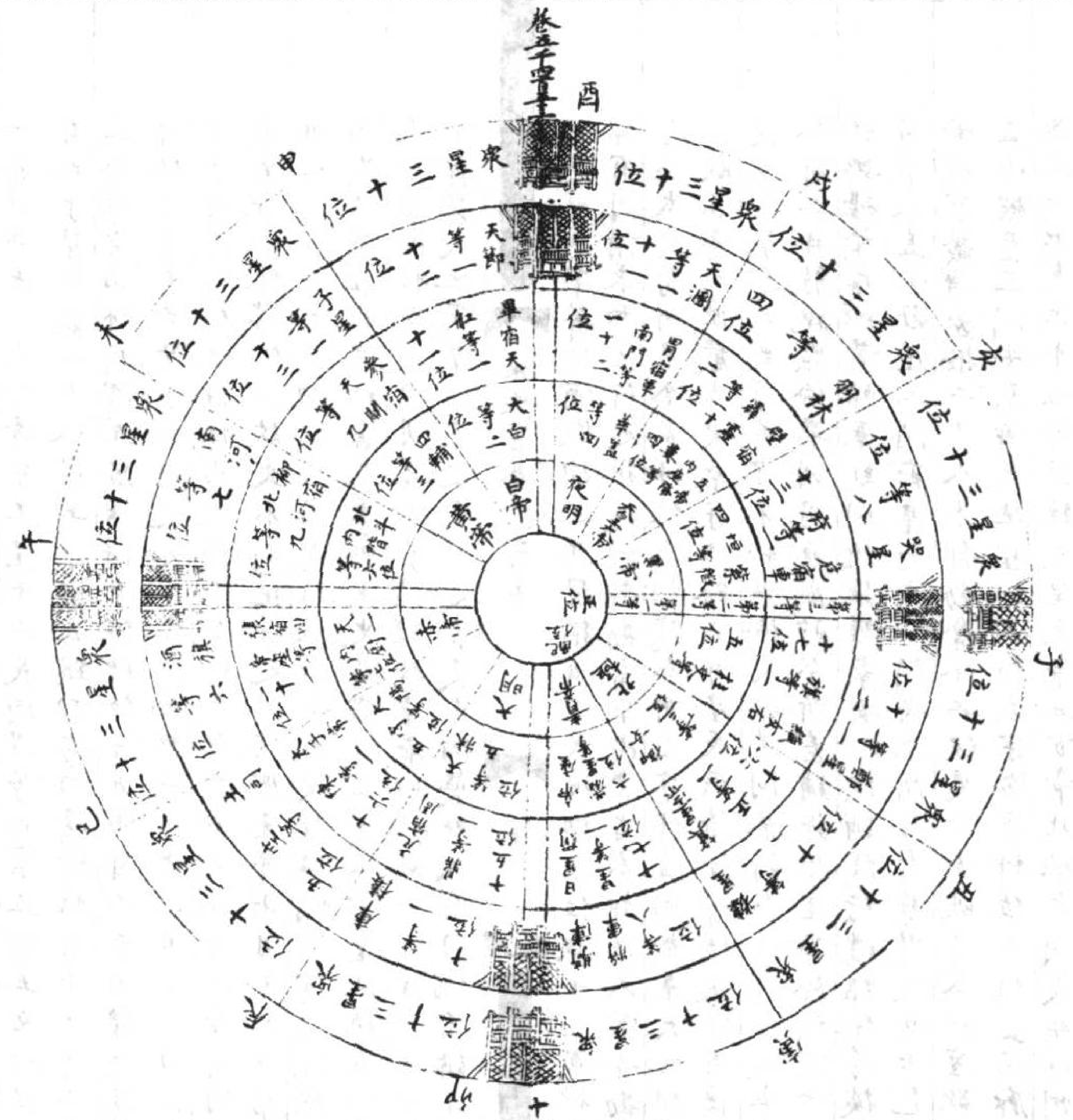
曰包匭菁茅。菁縮酒徼物也。其嚴猶爾。況天地祖宗位版乎。臣愚欲望明詔有司講求而施行之。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送太常寺勘當。欲乞令太史局將見今奉神位處稍度合用屋宇。修蓋擗截。奉天地祖宗神位版。各爲一匣。嚴潔安奉。并其餘日月星辰嶽瀆諸神位版。亦用匣盛貯。嚴潔安奉。令太史局差官不時點檢。及每遇祠祭。將合設神位版。本局官於前二日躬親點檢畢。别用匣盛貯。令所差鋪設學生等於祠前一日用腰輿擡舁。覆以黄帕。奉赴祠所設幄奉安。以俟鋪設行禮。詔依。尋據太史局申。合蓋小殿屋三間。廊屋一十八間。安奉所有看殿潛火兵士。乞下臨安府京畿將差撥二十人。本部勘會。除兵級更不差破外。令相度。欲乞止蓋小殿屋三間。安奉御天地聖祖太祖太宗徽宗神位六位。蓋兩廊小屋各三間。安奉上十位神位。係天皇大帝。五方帝。北極。大明。夜明。神州地祇位。并造聖祖徽宗神位二位木單匣二箇。各高二尺二寸。長三尺四寸。闊一尺八寸。並用朱紅漆。并造上十位朱紅匣十箇。各高一尺五寸。長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並用朱紅漆。及造日月星辰嶽瀆諸神等黑漆匣二十箇。各高一尺五寸。長二尺二寸。闊二尺二寸。並用黑漆。候令降指揮下日。從本部行下臨安府修蓋殿屋等。及下文思院製造木單匣等施行。詔依。

續宋會要光宗紹熙二年八月十四日詔將來郊祀大禮鋪設高宗皇帝御書天地宗廟神位等自今後依禮部祝冊儀範體例迎引赴圜壇太史局條具一圜壇上鋪設御書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四位並係朱紅漆腰擧匣見在文思院雅飾每位製造迎引朱紅漆獻桌一隻銅麻爐花瓶一副羅帛花二十枝點照神位朱漆紅紗燭籠四隻黄絹夾燭籠袋四箇一圜壇十二階龕鋪設上下從祀神位黑腰擧匣共十有二每匣朱紅紗黄夾袋燭籠各二一擡擎御書天地祖宗神位四位乞差擡擎每位天武官八人擡獻桌打燭籠每位天武官各四人十二階龕從祀神位腰擧匣一十二每匣乞差打燭籠天武官二人以上共八十八人乞下殿前司前兩月差撥赴局人各製武弁冠緋羅寶花袍白抹帶一援衛喝引神位合差街司三十二人乞下金吾街仗司牒步軍司差撥內三十人衣製如天武官外給黑漆杖子一條將校二人乞製平巾幘紫羅寶花袍銅革帶錦螣蛇二件儀刀二柄其冠幘袍帶等乞下文思院依法製造一今來增置前項擡擎神位獻桌燭籠天武官乞破敕入壇殿號八十八道援衛喝引三十二人乞破黄方號三十二道一圜壇十二階龕合用從祀在天諸星神位係一十二腰擧匣太廟七祀較門九宮貴神太社太稷係四腰擧匣每一腰擧舊例軍兵四人共用軍兵六十四人管押二人本局依例於殿前步軍司差到七十人除擡擎神位外有四人空閑欲祇備擡擎軍兵不測病患一將來郊祀迎引天地祖宗神位等合用點燭和香乞下兩浙轉運司應辦一天地祖宗神位及從祀神位等至圜壇乞令儀鸞司預行高大絞縛幕屋五間以俟至期安奉神位禮部太常寺看詳內朱紅漆獻桌止合添造一隻銅麻爐花瓶止添造一副羅帛花止添造二十枝其擡擎人照合用數裁減餘欲並從所申事理施行詔依禮部太常寺看詳到事理施行　寧宗嘉泰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增太子星庶子星宋星感生帝四神位以張宏圖進南郊辨駁從其言也

遼史禮志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群樹以像朝班又偶植樹以爲神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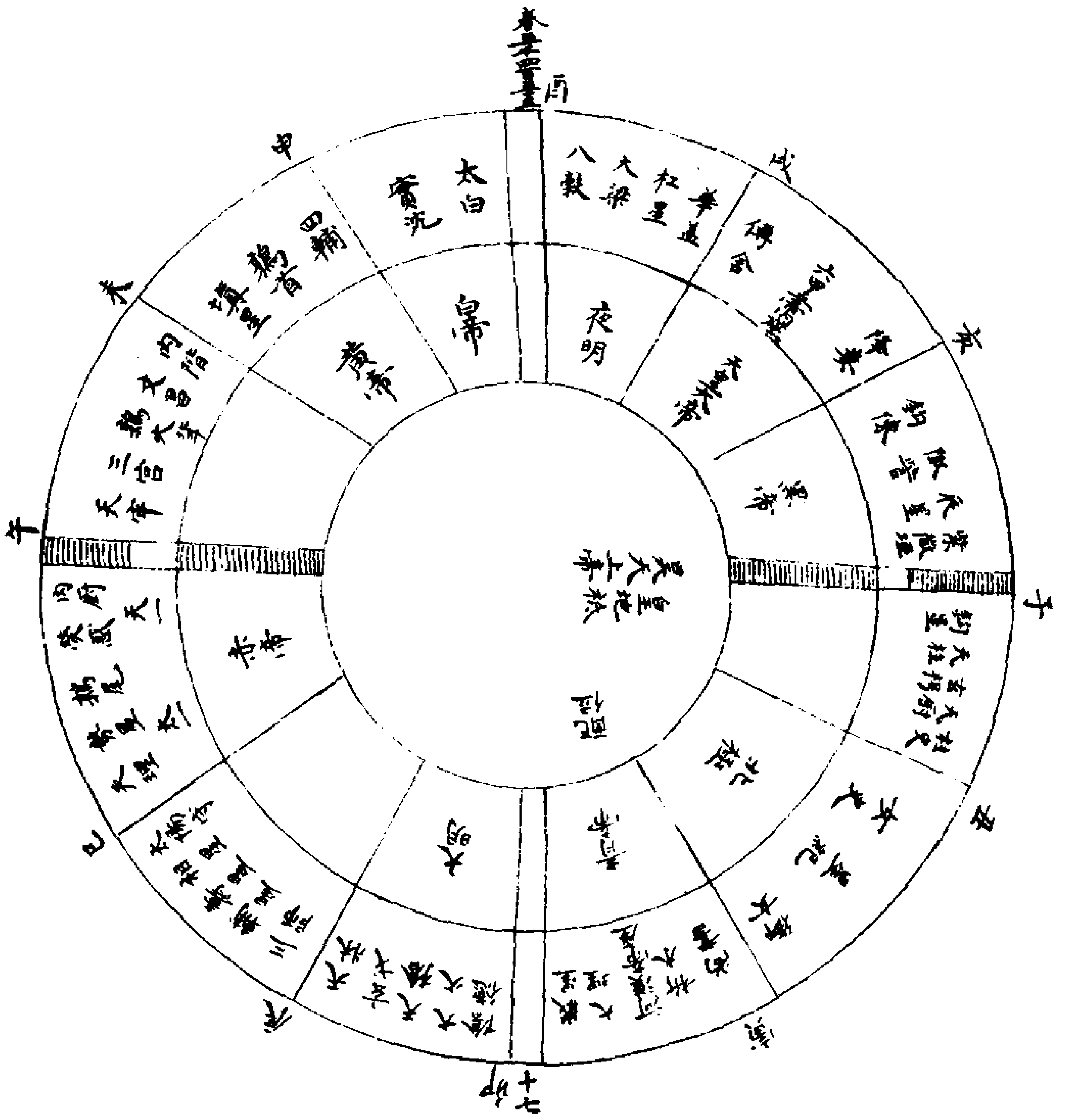
元太常集禮

神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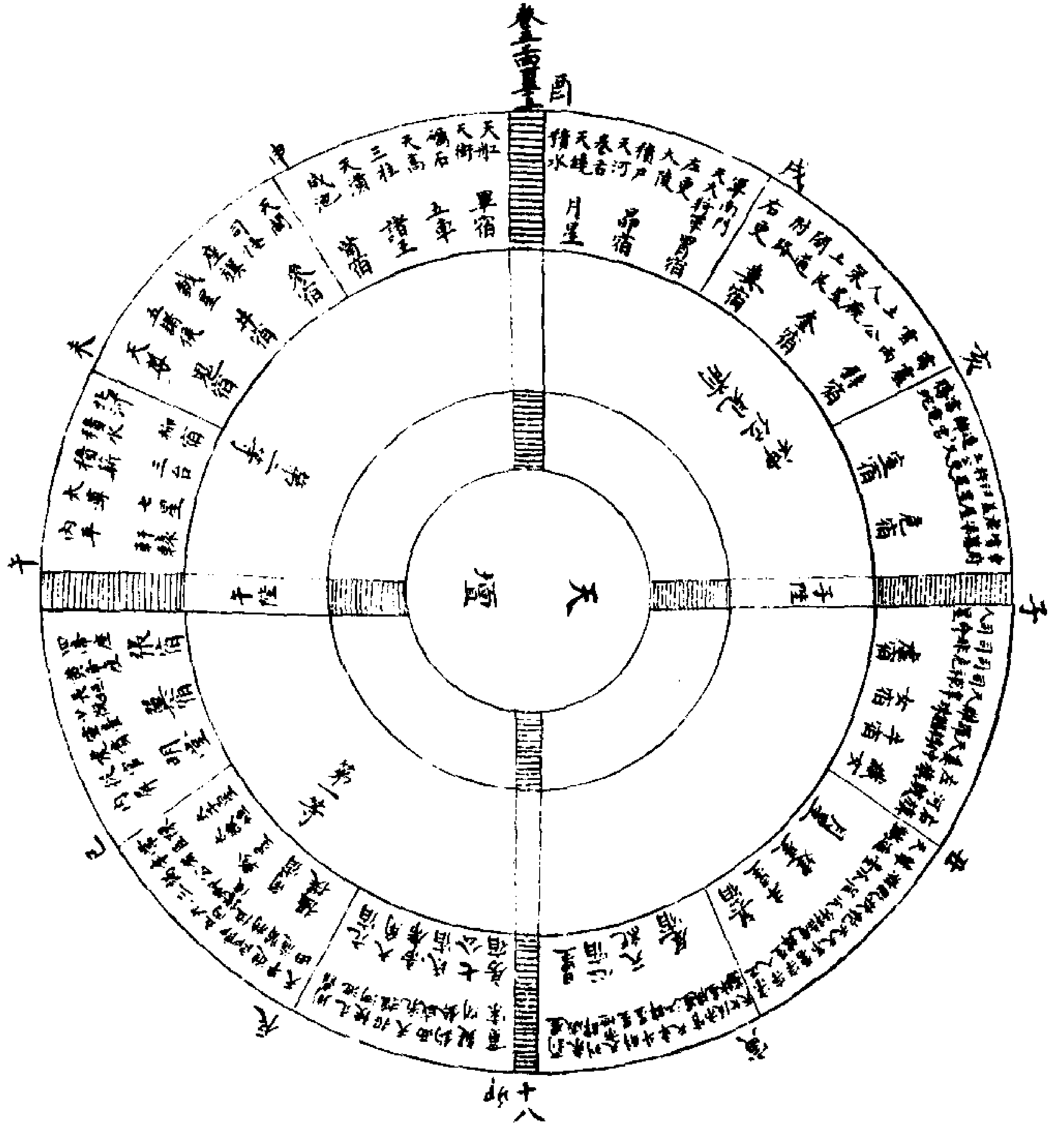


右星辰圖位戌亥子以東爲上丑寅卯以南爲上辰巳午以西爲上未申酉以北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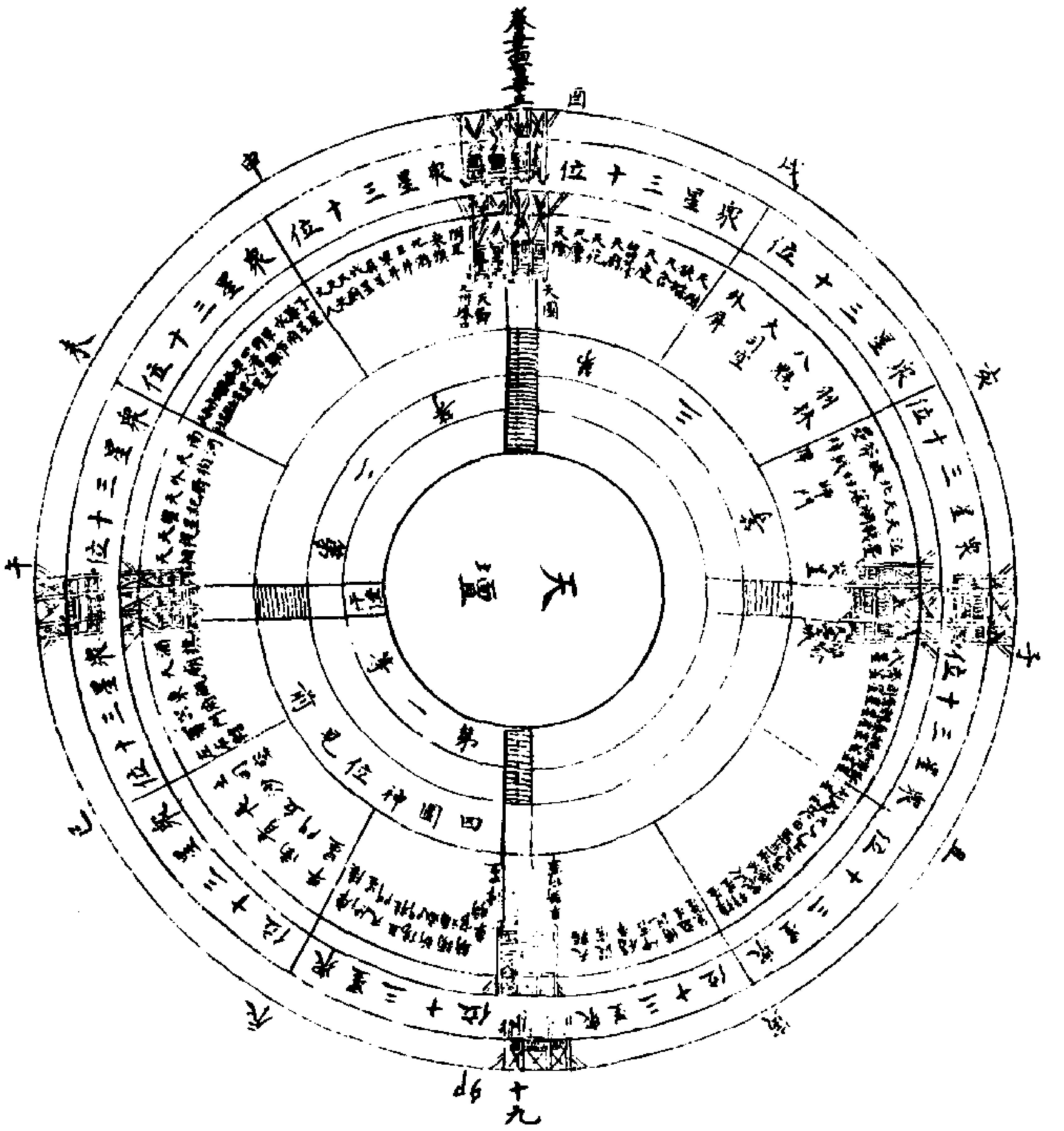
天壇及第一等第二等神位圖


酉
卯
午
子
申
未
巳
辰
寅
丑
亥
戌
昊天上帝
皇地祇
夜明
大明
太白

第三等神位圖


酉
卯
午
子
申
未
巳
辰
寅
丑
亥
戌
天壇

內壝內外神位圖



憲宗皇帝　壬子歲日月山祀昊天上帝神位一太祖皇帝睿宗皇帝配配有二位始用歷代之制也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冬十有二月丙午以受尊號預告天地先是博士議於自來拜天處設昊天上帝位當中南向皇地祇次東少卻並用座褥位牌至期於所建圜丘之所有事焉設神位二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夏四月壬辰平章政事伯顏預中書省事何榮祖等與翰林集賢太常寺官及博士會議于中書堂參攷歷代祀典依唐虞三代惟祀昊天上帝其方丘祭地續議舉行博士言舊制神位版用木中書集議改用蒼玉金字白玉為座博士復曰郊祀尚質合依舊制都省准擬止用木主令工部計會太常寺依法製造博士按舊制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上圜下方丹漆金字松栢皆可紅漆匣盛貯黃羅帕覆之秋八月大都留守司依式成造畢有司議所藏以博士李之紹議藏置南郊之香殿議者復謂神主廟則有之今祀於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所製神主遂不用止設神位藁稭蒻頭不納神席緣以青繒青綾褥一青素方座一用平章何榮祖議請專事昊天上帝奉旨准配位遂省成宗皇帝大德十一年武宗皇帝即位祭告於南郊昊天上帝皇地祇主用栢素質玄書武宗皇帝至大三年有旨用冬至祀南郊昊天上帝神位一先是尚書

省奏南郊配位從祀乞舉行上若曰其速行之遂奉太祖皇帝侑作主其從祀圜壇第一等九位青帝位寅赤帝位巳黃帝位未白帝位申黑帝位亥大明位卯夜明位酉北極位丑天皇大帝位戌五帝主用栢素質玄書大明夜明北極天皇大帝用神位版丹質黃書位皆內向第二等內官位五十有四列于十二次鉤星天柱玄枵天廚柱史位于子其數五女史星紀御女位于丑其數三自子至丑神位皆西上帝座歲星大理河漢析木尚書位于寅帝座居前行其數六南上陰德大火天槍玄戈天床位于卯其數五北上太陰守相星壽星轄星三師位于辰其數五南上天一太一內廚熒惑鶉尾勢星天理位于巳天一太一居前行其數七西上北斗天牢三公鶉火文昌內階位于午北斗居前行其數六填星鶉首四輔位于未其數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太白實沈位于申其數二北上八穀大梁杠星華蓋位于酉其數四五帝內座降婁六甲傳舍位于戌五帝內座居前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紫微垣辰星陬訾鉤陳位亥其數四東上第三等中官百五十八位列于十二次皆內向虛宿女宿牛宿織女人星司命司非司危司祿天津離珠羅堰天桴奚仲左旗河鼓右旗位于子虛宿女宿牛宿織女居前行其數十有七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天雞輦道漸臺敗

瓜扶筐匏瓜天弁天棓帛度屠肆宗星宗人宗正位于丑月星建星斗宿箕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自子至丑皆西上日星心宿天紀尾宿罰星東咸列肆天市垣斛星斗星車肆天江宦星市樓候星女床天籥位于寅日星心宿天紀尾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七南上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貫索鍵閉鉤鈐西咸天乳招搖梗河亢池周鼎位于卯房宿七公氐宿帝席大角亢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五北太子星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常陳幸臣謁者三公九卿五內諸侯郎位郎將進賢平道天田位于辰太子太微垣軫宿角宿攝提居前行其數十有六南上張宿翼宿明堂四帝座黃帝座長垣少微靈臺虎賁從官內屏位于巳張宿翼宿明堂居前行其數十有一西上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內平太尊積薪積水北河位于午軒轅七星三台柳宿居前行其數九鬼宿井宿參宿天罇五諸侯鉞星座旗司怪天關位于未鬼宿井宿參宿居前行其數九自午至未皆東上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天船天街礪石天高三柱天潢咸池位于申畢宿五車諸王觜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一北上月宿昴宿胃宿積水天讒卷舌天河積尸大陵左更天大將軍南門位于酉月宿昴宿胃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婁宿奎宿壁宿右更附路閣道王良策星天廐土公雲雨霹靂位于戌婁宿奎

宿壁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二自酉至戌皆南上危宿室宿車府墳墓虛梁蓋屋臼星杵星土公吏造父離宮雷電騰蛇位于亥危宿室宿居前行其數十有三東上內壝內外官一百六位列于十二次皆內向天壘城離瑜代星齊星周星晉星韓星秦星魏星燕星楚星鄭星位于子其數十有二越星趙星九坎天田狗國天淵狗星鼈星農丈人杵星糠星位于丑其數十有一自子至丑皆西上騎陣將軍天輻從官積卒神宮傅說龜星魚星位于寅其數八南上陣車車騎騎官頓頑折威陽門五柱天門衡星庫樓位于卯其數十北上土司空長沙青丘南門平星位于辰其數五南上酒旗天廟東甌器府軍門左右轄位于巳其數六西上天相天稷爟星天記外廚天狗南河位于午其數七天社矢星水位闕丘狼星弧星老人星四瀆野雞軍市水府孫星子星位于未其數十有三自午至未皆東上天節九州殊口附耳參旗九斿玉井軍井屏星伐星天廁天矢丈人位于申其數十有二北上天園天陰天廩天苑天囷芻藁天庾天倉鈇鑕天溷位于酉其數十外屏大司空八魁羽林位于戌其數四自酉至戌皆南上哭星泣星天錢天綱北落師門敗臼斧鉞壘壁陣位于亥其數八東上內壝外衆星三百六十位分列于十二次皆內向每辰神位三十自第二等以下神位版皆丹質黃書內官中官外官則各題其星名內壝外三百六十位惟題曰衆星位。 至大三年二月十三日太常博士蔣汝礪呈撿討得歷代圜丘從祀等儀自漢而下歷代制度不一至唐武德初始定令五方上帝日月內官中官外官及衆星皆從祀宋金因之具載於圜丘合祭圖本經世大典神位 神州地祇在方壇第二成東南設位 嶽鎮海瀆二十八位南嶽南鎮南海南瀆大神祝融東嶽東鎮東海東瀆木神句芒中岳中鎮土神后土西嶽西鎮西海西瀆金神蓐收北嶽北鎮北海北瀆水神玄冥各隨其方壇第三成設位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從祀神祇南山南林南川南澤東山東林東川東澤西山西林西川西澤崑崙北山北林北川北澤一十七位各隨其方在內壝內設位南丘南陵南墳南衍南原南隰東丘東陵東墳東衍東原東隰西丘西陵西墳西衍西原西隰北丘北陵北墳北衍北原北隰中丘中陵中墳中衍中原中隰三十六位內隨其方在內壝外設位。 前件議得方丘從祀自漢已下歷代制度不一至唐始因隋制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從祀宋金之制具載於圜方合祭圖本今合無參酌累代典故議行祭祀元史郊祀志凡從祀位皆內向十二次微左旋子居子陛東午居午陛西卯居卯陛南

酉居酉陛北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十四支

郊

郊祀神位

國朝存心錄一圜丘每歲常祀用冬至日　一神位止以日月星辰太歲風雲雷雨從祀第一層壇上設

昊天上帝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第二層壇上設　大明星辰位居東夜明太歲位居西　一內壝東設　風雲雷雨師位　一方丘每歲常祀用夏至日　一神位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天下山川從祀壇第一層設

皇地祇位居中

仁祖淳皇帝配位居左並用龍椅龍案錦座褥　壇第二層設　五嶽四海位居東　五鎮四瀆位居西　一內壝東設　天下山川位

大明集禮　從祀　祭義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大猶偏也蓋祭天之時日月天神共爲一壇而日爲衆神之主奉祭四時漢祀大一從祀

之禮無見焉東漢光武初郊祀日月於中營內南道北斗在北道之西其中八陛及中營四門外營四門中外營門封神共千五百一十四神皆中營神五星中官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皆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隋文初郊五帝日月在圜丘第二等北斗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中官在第四等外官在內壝之內衆星在內壝之外凡六百四十九座唐初五方帝日月七座在圜丘第二等內官五星以下五十五座在第三等二十八宿以下百四十五座在第四等外官百一十二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宋制天皇五帝日月北極九位在第一龕北斗天一太一帝座五帝內座五星十二辰河漢內官等神位五十四座在第二龕二十八宿中官等神位一百五十九座在第三龕外官神位一百六座在內壝之內衆星三百六十座在內壝之外元制五方帝日月等共九位在第一等內官五十四位在第二等中官一百五十九位在第三等外官一百六位在內壝內衆星三百六十位在內壝外

國朝遵用古制惟設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祀而不襲前代之煩實特貴誠尚質之義焉　神位板　唐神位板用松栢木長二尺五寸闊一尺二寸上圓下方黃金爲飾鏤青爲字丹漆匣盛黃羅帕覆　正位題曰昊天上帝配帝題曰太祖景皇帝從祀板用朱漆金字宋制同元嘗議正配位用蒼玉金字白玉爲座後以郊祀尚質依舊制用木歲南郊之省殿中書復議曰神位廟則有之今祀于壇望而祭之非若他神無所見也止設神座不用木主

國朝神位板長二尺五寸闊五寸厚　寸趺高五寸以栗木爲之正位題曰

昊天上帝配位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用黃質金字從祀題曰　風伯之神　雲師之神　雷師之神　雨師之神並赤質金字　從祀　春秋公羊傳曰天子祭天地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方望者謂因郊祀望祭四方之山川也漢元始中用王莽議祭地地理山川皆從光武祀北郊地理羣神從祀皆在壇下其日（之詳見郊天從祀中）隋以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及九州山川林澤丘陵墳衍原隰皆從祀唐從祀以神州五方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宋以神州地祇五岳五官五行之神祀於壇之第一等四海四瀆五鎮於壇之第二等崑崙五山五林五川五澤於壇之第三等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內元合祭天地于圜丘亦

不及岳瀆山川之從祀

國朝惟以五岳五鎮四海四瀆四位從祀　方丘神位板　漢以前祭祀地神位板無考魏明帝題曰皇皇后地梁武時題曰后地而不見其制唐題曰皇地祇配帝曰太祖景皇帝其神板皆以黃金飾木鏤青爲字其從祀神位則用朱漆金字宋如唐制元皇地祇位板用青漆金字

國朝正位題曰

皇地祇

配帝題曰

仁祖淳皇帝位板並黃質金字從祀題曰五岳之神四海之神四瀆之神五鎮之神神位板並赤質金字（諸司職掌）神位　正殿三壇

上帝南向

皇祇南向

仁祖配位（在東西向）丹墀四壇大明（在東西向）夜明（在西東向）星辰一壇（在東西向）星辰二壇（在西東向）東十壇　北嶽壇　北鎮壇　東嶽壇

東鎮壇　東海壇　太歲壇　帝王壇　山川壇　神祇壇

四瀆壇　西十壇　北海壇　西岳壇　西鎮壇　西海壇

中岳壇　中鎮壇　風雲雷雨壇　南岳壇　南鎮壇
南海壇

議論兩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已奏復長安南北郊又言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於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臣前奏徙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按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師古曰春官小宗伯之職也兆謂爲壇之營域也五帝於四郊謂青帝於東郊赤帝及黃帝於南郊白帝於西郊黑帝於北郊也各因其方謂順其所在也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於古又日月雷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大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地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墬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墬祇稱皇墬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師古曰易繫之辭也方謂所向之地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墬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時及日廟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墬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勾芒時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時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皥白靈蓐收時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時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奏可於是長安旁諸廟兆畤甚盛矣晉書禮志晉武帝泰始二年羣臣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帝從之隋書禮儀志天監四年何佟之云周禮天曰神地曰祇今天不稱神地不稱祇天攢題宜曰皇天座地攢宜曰后地座又南郊明堂用沉香取本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帝並從之六年議者以爲北郊有岳鎮海瀆之座而又有四望之座疑爲煩重儀曹郎朱异議曰望是不即之名豈容局於星海拘於岳瀆明山賓曰舜典云望于山川春秋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而今北郊設岳鎮海瀆又立四望竊謂煩黷宜省徐勉曰岳瀆是山川之宗至於望祀之義不止於岳瀆也若省四望於義爲非議久不能決至十六年有事北郊帝復下其議於是八座奏省四望松江浙江五湖等座其鍾山白石既土地所在並留如故七年太常丞王僧崇稱五祀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帝曰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宜兩從僧崇又曰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師雨師恐繁祀典帝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星下隸兩祭非嫌十一年太祝牒北郊止有一海及二郊相承用染俎盛牲素案承玉又制南北二郊壇下衆神之座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禮云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則知郊祭爲俎理不應染又藉用白茅禮無所出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於是改用素俎并北郊置四海座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并以素俎又帝曰禮祭月於坎良由月是陰義今五帝天神而更居坎又禮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並是別祭不關在郊故待各從陰陽而立壇坎兆於南郊就陽之義居於北郊就陰之義既云就陽義與陰異星月與祭理不爲坎八座奏曰五帝之義不應居坎良由齊代圓丘小而且峻邊無安神之所今丘形既大易可取安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外域二十八宿及雨師等座悉無坎位矣　陳文帝天嘉中太中大夫領大著作攝太常卿許亨奏曰昔梁武帝云天數五地數五五行之氣天地俱有故南北郊內並祭五祀臣按周禮以血祭社稷五祀鄭玄云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五祀五官之神也五神主五行隸於地故與埋沈疈辜同爲陰祀既非煙柴無關陽祭故何休云周爵五等者法地有五行也五神位在北郊圓丘不宜重設制曰可亨又奏曰梁武帝議箕畢自是二十八宿之名風師雨師自是箕畢下隸非即星也故郊雩之所皆兩祭之臣案周禮大宗伯之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鄭衆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如此則風伯雨師即箕畢星矣而今南郊祀箕畢二星復祭風伯雨師恐乖祀典制曰若郊設星位任即除之舊唐書禮儀志貞觀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又奏議據祠令及新禮並用鄭玄六天之議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謹案鄭玄此義唯據緯書所說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故注月令及周官皆謂圓丘所祭昊天上帝爲北辰星曜魄寶又說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及明堂嚴父配天皆爲太微五帝考其所說舛謬特深案周易云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爲體不入星辰之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駮此義又檢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坐

外別有北辰主與鄭義不同得太史令李淳風等狀稱昊天上帝圖位自在壇上北辰自在第二等與北斗並列爲星官内坐之首不同鄭玄據緯書所說此乃羲和所掌觀象制圖推步有徵相緣不謬又案史記天官書等太微宮有五帝者自是五精之神五星所奉以其天以五方帝五官從籩豆之數同于雩祀皇地祇于方丘以高祖配其從祀神州已下六十八座同貞觀之禮地祇配帝籩豆如圓丘之數神州籩豆各四簠簋甑俎各一五岳四鎮四海四瀆五方山林川澤等三十七座每座籩豆各二簠簋各一五方五帝丘陵墳衍原隰等三十座籩豆簠簋甑俎各一立冬祭神州于北郊以太宗配二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自冬至圓丘已下餘同貞觀之禮時起居舍人王仲丘既掌知修撰乃建議曰按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明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左傳曰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禮記亦上辛祈穀于上帝則祈穀之文傳於歷代上帝之號允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所說事恐難憑今祈穀之禮請準禮修之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請於祈穀之壇遍祭五方帝夫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今請二禮並行六神咸祀又按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南郊顯慶禮則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爲百穀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於上帝者天之別號允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然雩祀五帝既久亦請二禮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又貞觀禮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爲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且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按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豈可混而爲一乎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注云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孔安國云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其有來之難於即廢亦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唐會要高宗顯慶二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奏五星所奉以其是人主之象故況之曰帝亦如房心爲天王之象豈是天乎周禮云兆五帝於四郊又云祀五

帝則掌百官之誓戒惟稱五帝皆不言天自是太微之神本非穹昊之祭又孝經惟云郊祀后稷無別圓丘之文王肅等以爲郊即圓丘圓丘即郊猶王城京師異名同實符合經典其義甚明而今從鄭說分爲兩祭圓丘之外別有南郊違棄正經理深未允且檢吏部式惟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圓丘式文既遵王肅祠令仍行鄭義令式相乖理宜改革又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文即云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上帝是明堂所祀正在配天而以爲但祭星官交違明義又案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左傳亦云凡祀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然則啓蟄郊天自以祈穀謂爲感帝之祭事甚不經今請憲章姬孔考取王鄭四郊迎氣存太微五帝之祀南郊明堂廢緯書六天之義請條附式令永垂後則詔可之遂附于禮令武后臨朝永昌元年九月一日勅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爲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混自今郊祀之禮唯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王涇郊祀錄辯神位聖唐典制凡祀有三等曰大祀中祀小祀各有差降昊天上帝九宮貴神皇地祇神州太清宮宗廟皆爲大祀日月社稷帝社今禮謂之先農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先蠶文宣王武成王諸太子廟風師雨師並爲中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靈星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祀並爲小祀臣涇案周禮肆師職大祀用玉帛牲牷次祀用牲幣而已小祀用牲也鄭玄云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小祀司中以下今稱大中小三等之祀皆顯周官之文也風師皇唐天寶四年升爲中祀其有置沿革並見後本門卷中也凡祭祀之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文宣王武成王曰釋奠臣涇案祀者以祀象爲義天神懸遠故以象而祭於郊也尚書傳曰祭者察也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鄭康成云享獻也祭義云享者向也然後能享焉言中心向之其神乃享之三者雖小有差別亦可總爲祀而通言也案禮運云享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又云祀社於國列地利也帝天帝也而言享社上神也而言祀推此而言可祀爲總名明矣釋奠者釋置牲幣之奠於文宣王等之廟郊廟奉祀禮文圓丘祀天皇大帝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注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又曰以蒼璧禮天注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　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　圓唐開元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

壇上壇第二等祀昊天大帝　開寶通禮冬至合祭天地於圜丘第二等祀天皇大帝臣等看詳周禮止稱昊天上帝而諸儒以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壇第二等復設天皇大帝位以爲繆誤蓋緣唐禮參用異同之說而未嘗考正元豐元年二月六日中書批進呈奉聖旨送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合更改禮文聞奏臣等詳周禮所祀天神止言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不言天皇大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而漢魏以來所祀名號不一漢初則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則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則曰皇皇帝天梁則曰天皇大帝其名號不一至有如此惟兩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其稱與周禮合矣而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二等又有天皇大帝蓋議禮者上不敢違周禮下又拘於鄭氏之說故因存焉臣等詳考所謂天皇大帝其略有三曰在勾陳口中曰在北極曰即昊天上帝皆鄭氏之說也若曰在勾陳口中則壇第二等已有勾陳位矣若曰在北極則壇第一等已有北極位矣若曰即昊天上帝則壇之上已有昊天上帝矣進退考之皆無義據所有天皇大帝位伏請不設以明尊無二上之意元豐元年七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行宋史禮樂志神

位元豐元年十一月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按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至千五百一十四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内南道而北斗在北道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隋制設爲三壝天神列位不出內壝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鍈幔則皆在中壝之内而大次之設乃在外壝然則爲三壝者所以序祀事也郊廟奉祀禮文主日配月　禮記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正義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縣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爲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爲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爲壇其日月及大神等共爲一壇故曰得爲衆神之主也郊特牲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爲尊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爲尊也禮記燕義曰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注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天子使膳宰爲主人　臣等看詳君體至尊也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群臣莫敢與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又曰掃

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禮則主日配月蓋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天一位萬物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報天而不以日爲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外則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元豐四年六月十四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四年十月戊午詳定禮文又言國朝時令秋分饗壽星于南郊熙寧祀儀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又於壇下卯階之南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位東向謹按爾雅曰壽星角亢也說者曰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以此言之角亢自以列宿之長故名壽星非此所謂秋分所饗壽星也今於壇下設角亢位且以氐房心尾箕同祀尤爲無名臣等又按晉書天文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沒于丁見則治平主壽昌常以秋分候之南郊後漢於國都南郊立老人星廟常以仲秋祀之則壽星謂老人星矣伏請依後漢於壇上設壽星一位南嚮祀老人星所有壇下東方七宿位謂宜不設從之　又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熙寧祀儀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是以氣類爲之位至於兆風師於國城東北兆雨師於國城南兆司中司命於國城西北亥地則是各從其星位而不以氣類

非所謂四類也蓋自隋以來失之謂宜據舊禮四類之義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兆雨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兆司中司命司祿於南郊祠以立冬後亥其壇兆則從其星位仍依熙寧祀儀以雷師之位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所有雨師雷師則爲二壇同壝司中司命司祿則爲四壇同壝其壇制高廣自如故事從之宋會要四年十月六日己未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運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五行者天地之間至大之物萬物之所以生成故有帝以爲之主有神以爲之佐周禮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大宗伯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此五行之帝也左氏傳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月令曰孟春之月其神句芒孟夏之月其神祝融季夏之月其神后土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周禮曰血祭五祀此五行之神也祭天以天從故祀昊天上帝則五帝從於南郊祭地以地從故祀地祇則五神宜從於北郊五神地類也故曰地秉陰播五行於四時漢舊儀祠五祀五行官也梁武帝南北郊皆祀五行之神故許亨以謂五帝主五行隸於地爲陰祀位在北郊是也近世大雩五時迎氣以五人帝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遺其大而取其小也伏請祭地祇以五行之神從

以五人神配用血祭從之崇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禮部尚書黃裳言南郊壇十二龕壝中布列從享星位其載其名凡三百三十有八至於北郊第以嶽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目別以四方寘于成壝而不列其名雖從享于大祇莫非山澤而何者來格今在講行北郊大禮尚未論著是爲闕典欲乞令太常寺丞陳暘攷其名傳取其可以從享者詳具以聞列于成壝從之 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禮部員外郎陳暘奏臣聞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神玄冥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神祝融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神勾芒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其神蓐收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神后土蓋地承陰氣播五行於四時當有帝以爲之主必有神以爲之佐也五行之帝既從享於南郊第一成則五行之神亦當列於北郊第一成矣上辛大雩帝及五時迎氣並以五人神配而不設五行之神是取小而遺大也神宗皇帝嘗詔地示之祭以五行之神從享以五人神配然尚列嶽鎮海瀆之間臣今欲陞之第一成又言地示之祭先儒之說有二或繫於神州皆無所經見惟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河圖括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是崑崙不過域於西北神州不過域於東南也神宗皇帝嘗詔禮官封論北郊祀典俟崑崙於方丘第一成之西北俟神州於第一成之東南而其上設地示位焉崑崙神州之說雖出不經然古人有其舉之莫敢廢之特降於從享之列爾欲望推明神考詔旨列崑崙神州於從享之位又言三代而上山川之神有望秩之祭故五嶽之秩視三公四瀆之秩視諸侯五嶽不視侯而視公猶未極乎推崇之禮聖朝始帝五嶽而王四瀆竊惟天莫尊於上帝而五方帝次之地莫尊於大示五嶽帝次之神宗皇帝親祠上帝於南郊而五方帝列於第一成然則五嶽帝其可尚與四鎮海瀆而並列乎今欲陞之於第一成並從之曾與中郊祀禮徽宗大觀四年四月議禮司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始祖僖祖配脩與迎氣之禮不同尊異之也而乃祀於立夏迎氣之壇甚不稱所以尊異之意謹按禮記郊特牲云兆於南郊就陽位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先儒指爲周制感生帝之壇以爲王者之興必感五帝之精以生因其所感别祭尊之自曹魏後齊後周與隋皆别壇而祭雖其制不同而各崇奉感生之意正合先儒之論請於南郊别立感生帝壇依赤帝高廣之制庶稱國家尊異之禮從之宋會要政和四年三月一日禮制局言崇寧祀儀崑崙地祇設位於壇之第一成其說出於鄭康成蓋康成以崑崙地祇爲皇地祇既皇

地祇位於壇上則崑崙地祇一位不當重設崇寧四年有司講明已如其非乃復列於西方衆山之首然既有西山位則崑崙在其中矣欲乞除去從之又言先依崇寧祀儀定方壇神位謹按皇地祇北向蓋取吝陰之義設陽祀降神升煙於壇其位在丙以陽祀皆南向故也陰祀降神瘞血於坎其位在壬以陰祀皆北向故也若皇地祇南向則降神在神位之後與陽祀不類歷代沿襲並設南北之位非所謂吝陰也元豐紹聖修定儀注有夫壇正令新壇亦於午陛設小次望賜裁定詔設神位北向於北面設小次高宗紹興十三年二月十二日權禮部侍郎王賞言若依五禮新儀冬日祀昊天上帝合稱冬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位太祖皇帝配并從祀共六百九十位若依元豐已前祖宗朝禮例於冬日至就圜壇合祭天地合稱郊祀大禮合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并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所有將來大禮未審行冬祀大禮唯復行郊祀大禮詔行郊祀大禮陳藻樂軒集郊重事也以三歲之久乃致一行其禮自漢而後益重焉雖重其事而神明位序之高下且講求而顛倒是尚得爲重之乎雖然豈以爲顛倒而行之亦必有說試舉而質諸恭惟國家郊禮多沿唐舊唐自蕭子儒輩以昊天上帝即其蒼蒼者爾因序耀魄寶於五帝之下然則太微之五星其果尊於紫微之北辰否耶既以五帝尊於北辰矣今以六陛正綴分獻之可也且我火德也赤熛怒若熒惑若心爟皆當時所崇尚何以例之而不别耶天文有與黃帝同號者聖祖别名也易而謂之攘我得大運而權居本爲之次則其列名豈無所自來是固不當尊之乎列於西廊下龕而府宰勢理居其上是何也商宋星也宋爲國號趙爲國姓吳越駐蹕之區皆當特祀而不待祀是果何見歟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五帝之佐爾五帝猶諸侯而其佐則諸侯之大夫皇祐露帷於庭中令與北極天皇同處壇之一等殿之兩壝不惟三公三師上台上相下之而天王后妃太子亦下之何耶妖星之見於史傳者三百餘瑞星三四爾周伯其一數也以其躔度錯於五緯之間晉隋二史衆張衡之說然則其尊同五緯不然降之一等耳五緯或爲貴相或爲上公此以伯名亦非春秋之所謂微者祖宗朝次於氐宿壽星之間猶可也今而寘諸車肆鍵閉宦者之列其故何歟隋唐以來以二十八宿之內星處壇之上等牲牢酒醴之數豐二十八宿之外星處之下等牲牢酒醴之數損天人一理內之府史特有重於外之岳牧耶烏可國朝沿唐而有不沿也者尤可疑壇之前列內官雖多而錯以外官左吏右吏秦爵之初等處焉堂之後行外官雖

多而錯以內官天相處焉是又何也既祀帝坐矣又有中帝坐既祀黃帝矣又有黃帝坐是果鹵莽而重煩數否也紫太天市之環衛以司馬遷天官庾季才一行蓋圖景祐新書蘇頌法要考之當分三十有九祀而今之明堂郊丘三祀焉闕其三十六位之天神是果疎略而脫失數否也周司寇有司民之祀權之兩角是也天府有司祿之祀文昌次四之星是也今之焉又何也漢志有維星天下之綱維係焉乃闕其祀太白之詩有酒星即酒旗也而又增之其他闕祀不可勝舉若以神明者漢不可得而盡其區別之詳則古人於此亦未嘗苟也諸君討論必有素其有備它日顧問者幸先以語我

元史郊祀志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註謂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又曰蒼璧禮天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經推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名號亦復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圓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

郊祀神位座席周周禮春官司几筵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五席莞席藻席次席蒲席熊席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唐杜祐通典曰周禮祀昊天上帝以藁秸及蒲但翦頭不納為藉神席注所謂蒲越藁秸也藁秸藉天神蒲越藉配帝王肅神席議曰按小雅下莞上簟箋云莞小蒲之席也正義曰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西方人呼蒲為莞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知莞為小蒲者以司几筵設席皆麤者在下美者在上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明莞細而用小蒲之秋官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鉼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疏旅上帝謂祭五天帝於四郊此旅上帝設金版鄭云所施未聞也　宋大觀中議禮局言案周官職金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蓋旅上帝非一帝也故必有版以辨其名版以金為之所以極其嚴潔而不敢褻也禮記禮器鬼神之祭單席此以少為貴也　至敬不壇掃地而祭此以下為貴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莞簟之安而藁秸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注設藁秸者循古穗去實曰秸禹貢三百里納秸服主謂本與古也）郊特牲郊之祭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

前漢西漢書郊祀志成帝朝丞相匡衡言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不能得其象於古（詳見壇制顏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劉昭曰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幄帷高皇帝居堂下西向紺帷帳絹席）

後漢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十三年隴蜀平增廣郊祀中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其外壝日月在中營內皆別位四營群臣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

梁隋書禮儀志武帝天監四年尚書左丞何佟之啓云周禮天曰神今天不稱神宜題曰皇天座從之南郊為圓壇祀天皇大帝於其上天攢題曰皇天座席用藁秸禮畢有司燒埋之志書分紀天監十一年大祝言二郊相承用梁祖盛牲素案盛玉褒神之坐悉以白茅詔下詳議八座奏皇天大帝坐既用俎則知郊有俎義理不應容於是改用素俎座悉用蒲席藁薦

後魏北史魏本紀道武帝天興二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天位在壇上南面神元帝配座西面五帝以下天文從食席用藁秸

唐開元禮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席以藁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座於第二等凡座皆內向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月之座設訖卻收禋祀前一日鋪後所設之至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唐會要元和元年十二月七日太常奏郊廟黃道褥准武德正觀故事並用紫褥至德已來用黃色今緣大禮日逼恐造紫不及少府監見有褥請准至德故事用黃色褥制曰可

宋宋朝事實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六日太常禮院言南郊壇衆星位版并刻漏時辰司天臺慶奉預中嚴辦從之太宗淳化四年五月三日吏部侍

郊陳恕言：郊壇祭祀，其神位席褥望自今並委逐司長官封送祀所，禮畢監祭使封還。從之。九朝長編紀事本末：真宗景德四年十二月十六日，都官員外郎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立冬祀黑帝，按禮文以帝高陽氏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今則配帝以下皆不設席。按通禮席以莞，且人帝以下無取掃地之義，望依禮設席。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以聞。判太常寺李維言：按郊祀錄，天地日月五方帝九宮並席以藁秸，餘以莞席。制天地日月社稷五方加褥，望依典禮，今太府寺少府監自今依禮陳設。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一日，詔郊祀所設褥，停不得踰越。行事官及樂工，自今並致齋沐浴。諸壇星辰龕位專差官監視，仍委監祭使覺察。九年三月十四日，禮儀院言：冬至郊祀昊天上帝神座等，合司天監陳設，近止委官并無職官檢校，望自今遣內侍及司天監官各一員躬親布置。從之。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六月十二日，太常禮院言：按禮記，昊天上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五帝用莞，至唐始加褥。今南郊配位各設席加褥，而無藁秸與莞，將來奉祠郊廟，宜更制藁秸莞席為藉。從之。宋會要：神宗熙寧四年二月十八日，太常禮院言：三司乞織造圜壇地衣，準詔檢詳典禮以聞。今檢到前後典禮，并南郊一行儀制，即無地衣制度。詔圜壇無用地衣。　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儀禮局又言：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諸儒皆以謂祭天即南郊所祀感生之帝，祭地即北郊所祭神州之神，歷代崇奉以為天地大祠，設席以藁秸，其儀必與昊天上帝皇地祇等。從之。宋史禮樂志：徽宗政和三年，儀禮局上五禮新儀：昊天上帝位席以藁秸，太祖位席以蒲越，天皇大帝五帝日月席以藁秸，星辰中官神位席以莞席。曹輿中郊祀禮：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準詔南郊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謂剗令新土在上。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藁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昨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砌更不設。十三年八月三日，宰執進呈有司檢舉大禮依舊例合用絲子坐褥，事天以誠為主，如器用陶匏之類，貴其質也。若惟事華麗，恐非事天之本意，乃不用。　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修立郊祀大禮儀注：前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太宗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

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之座。侯告潔訖，撤徹，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設定。祀日丑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

元元史郊祀志：神位，昊天上帝位天壇之中少北，皇地祇位次東少却，皆南向。神席皆緣以繒，綾褥素座，昊天上帝色皆用青，皇地祇色皆用黃，藉皆以藁秸。配位居東西向，神席綾褥錦方座，色皆用青，藉以蒲越。藉神席：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注：蒲越藁秸，藉神席也。漢舊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以為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焉。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奉天以薄，改用裀褥。上帝以蒼，其餘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為非禮，元豐元年，奉青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藁秸，配位蒲越。太常集禮云：皆剪頭不納，胃以青繒。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座。圓議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太常集禮：神位版，長一尺八寸，博五寸四分，厚一寸八分，剡上方下。第一等青漆金字，第二等已下青油黃字。（按北郊今見掌神位制度不同，姑存以備參考）　正位神位一，神席一，藁秸一，青紋褥一。　配位神座一，神席一，蒲越一，青綾褥一。　第一等神位藁秸九，神席九，綾褥方座各九，如其方色。　第二等神位及內壝內外諸神位莞席三百，青繩代壇一成。都省集議郊壇內以青繩代一成，凡用繩二百條，各長二丈五尺（七丈五托。　前件議得內壝內以青繩代第三與內壝內神位重行）。析津志：昊天上帝藁秸一，緣以青，加神席，加青綾褥，青素方座。　皇地祇藁秸一，緣以青，加神席，青綾褥，青錦方座。　第一等九位藁秸九，緣之席皆以莞，加方座，各如其方色。　第二等以下每位席以莞，凡用席三百十有二。　前祀之日，張鍬幕及二神門，皆拖黃顆帷。　祀前三日，有官受誓戒于中書省，從奉禮郎布版位，及祭亦如之，設燭燎。

國朝大明集禮：神席。　郊特牲曰：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藁秸祭天之席，蒲越配帝之席，俱所以藉神者。明之者，神明之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高祖配用紺席。光武增廣郊祀，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席，率一席三神者。宋用蒯席，不設裀褥，祇用藁秸，五帝以下用蒲席。唐高祖麟德二年，詔曰：大質不同，代有釐革，惟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是自處以厚而奉天以薄也。宜改用裀褥。於是上帝之座褥以蒼，配帝以紫，五方帝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開元中，上帝復用藁秸，配位以莞，五帝日月以藁秸，五星十

二辰河漢內官席皆以莞宋初上帝日月並以藳秸配帝以莞仁宗時席皆加褥上帝以黃配帝以緋元豐後去褥元席以藳秸仍加青綾褥青錦方座配位神席以蒲越青綾褥青錦方座從祀第一等神藳秸神席綾褥方座各九如其方色第二等神位及內壝內外諸神位莞席三百

國朝尊事

上帝用龍椅龍桌上施錦座褥

配位金交椅織金黃褥香桌同從祀位置於桌不設席　周人祀地席用蒲越藳秸漢以莞蕈唐麟德中正位及神州加用黃褥配帝以紫從祀以莞開元中正位仍用藳秸配帝以莞神州地祇以藳秸五鎮以下用莞宋景德中席又加褥正位以黃配位以緋元豐中從撤去惟用藳秸及莞元皇地祇用席褥

國朝用龍椅龍桌錦座褥

配位同從祀神位並設于桌不設席

議論宋會要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五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臣等見親祠南郊儀注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壝及殿庭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將有事命撤之武德貞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注又增設郊壇壝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請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注謂剗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藳秸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郊廟奉祀禮文祭天蒲越藳秸　禮記郊特牲曰莞簟之安而蒲越藳秸之尚明之也注蒲越藳秸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正義曰今禮及隋禮藳秸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正義曰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藳秸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鬼神之祭單席是也周禮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鄭氏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臣之精日月星辰其著

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衆寡與其居位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地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漢舊儀云高皇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御史大夫譚奏言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其牲用犢其席藳秸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以報之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之屬宜皆勿修天子從焉後漢書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簟宋書志南郊皇天神座太祖神坐削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藳晉江左用蒯梁南郊席用藳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藳薦唐會要麟德二年詔曰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變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禪即用玉牒金繩器之間復有瓦甗秸席一時行禮文質乖駮而不倫深為未愜其封祀所設瓢杯等物並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從文其諸郊祀亦宜準此於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蒼皇地祇褥以黃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皆以方色內官以下席皆以莞開元禮皇帝冬至祀圜丘設昊天上帝神座席以藳秸高祖神堯皇帝席以莞五方帝日月席皆以藳秸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五十五星座席皆以莞開元禮義羅曰禮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藳秸之尚明之也凡人功所飾皆非稱天之德尚質貴本不敢同於所安褻乃交神明之宜故云明之也配座莞席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自五星以下席並以莞所以異尊卑也禮有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温也唯宗廟異於外神孝子緣生以事之也王涇郊祀錄按禮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藳秸之尚明貴本之義孔晁云郊天祀地器用陶匏席用藳秸者以其至尊萬物無以稱德故禹貢三百里納秸服是也今日月以上各依幣色而加褥也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藳秸配帝以莞景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儀注席皆加褥通禮親祠凡大祠中祠小祠皆以藳秸莞為神座之席不設褥通禮序例云天地以下祠祭設神位舊席以藳秸及席以莞者今案郊祀錄及近敕相承並加裀褥各如其壇幣之色慶曆祀儀諸祠太府少府前一日供設神位席褥昊天上帝四祭感生帝一祭褥皆以黃配帝皆以緋皇地祇正位以黃配帝以緋禮院儀注慶曆七年禮院奏准備製郊廟祭器所狀案禮典昊天上

帝日月星辰並用藁秸配帝及五人帝並用莞唐後禮加褥又太常卿攝禮官孫奭所請自今諸祠祀神位用藁秸莞褥伏覩今郊壇正配位各設緋席加褥今欲更剏製藁秸莞席爲籍詔送禮院詳定禮院奏謹案禮云莞簟之安而蒲越藁秸之尚明之也注謂蒲越藁秸籍神席也疏曰凡常所安則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藁秸故曰貴其質而已以其交神不可同於尋常行所安褻之甚也臣等參詳古者祭天器皆尚質蓋以極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者今若加褥於席在人則爲之安於天則近褻矣欲乞今後祭天神位止設藁秸蒲越乃爲合禮詔再送禮院定奪臣等再詳蒲越藁秸爲祭天神位之藉稱其德也自周漢所記至唐開元禮悉皆用之其席褥之設惟自唐後禮至本朝始用加於藁秸之上今伏見新儀祭器改用匏爵瓦豋瓦豐之類蓋亦追用古制欲乞祭天神位只設藁秸蒲越乃爲相稱詔依舊於藁秸蒲越上設褥仍令遍行告諭南郊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坐席以藁秸上設褥太祖皇帝配坐席以蒲越上設褥五方帝日月神州神天皇大帝北極坐皆以藁秸上設褥臣等謹案禮記曰禮以少爲貴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唯至誠爲可以報之故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席用藁秸因天地自然之性

貴誠尚質不敢飾其文也漢舊儀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高皇帝配天用紺席成帝初即位丞相衡等言其非是罷之東漢用莞簟晉江右用蒯宋郊祀正配位蒯席各二不設裀褥梁南郊席用藁秸五帝以下悉用蒲席藁薦隋禮藁秸爲祭天席蒲越爲配帝席唐高宗詔謂古今典制文質不同至於制度皆隨代釐革唯祭祀天地獨不改張斯乃自處於厚奉天以薄其諸郊祀並宜改用裀褥開元後用藁秸莞席王涇郊祀錄又言加褥開寶通禮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並席以藁秸配帝以莞景德儀注從禮官孫奭所請席皆加褥慶曆祀儀天神以黃配座以緋比之開寶禮則非矣夫先王之制禮也或以質或以文惟其稱而不可瀆也若天地尚質而用宗廟之文宗廟尚文而用天地之質則不稱而瀆矣蓋莞簟人情之所安者也而祭天以蒲越藁秸者尚其質也將致誠質以交神祇而欲徇人情之所安蓋失之矣莞簟先王猶不施之以郊況裀褥乎伏請郊祀天地席以藁秸配帝席以蒲越更不設黃褥緋褥元豐元年十一月五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依奏臣等看詳明堂儀注上帝席以藁秸配帝席以蒲越上皆設褥開元禮大享明堂上帝席以藁秸配帝席以莞夫以裀褥施於神位其爲非禮明甚伏請明堂神席上不設褥元豐三年八月二十

一日中書劄子

奉聖旨依奏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何初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蘇來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十六麻

沙（長沙府十八）

湘陰縣古羅志韓愈黃陵廟碑記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古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剥缺考圖經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爲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爲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反道死湘沅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二女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之正后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各以其次第推而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大同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葬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易廟之北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碑刻之　蕭振脩廟記　歲在單閼律應蕤賓太尉中書令楚王重脩新二妃於洞庭岸所以酬靈感而答前顧也在昔有鰥側陋將弘試可之功釐降覲刑始協嬪于之德於是化流嬀汭德洽堯聞周矜帝子之尊盡執家人之禮洎南巡不返北渚俱來莫追龍馭之蹤空見象耕之所遺天有恨甘委骨於重泉同穴無期分捐軀於積水芳流舊俗德被遺黎煥廟貌於千秋儼精靈於二聖魂歸紫府想從西母之遊迹瘞黃陵猶錫斯民之福有祈皆應無感不通罹水旱於郛關運修舒於土植吞刃吐火越亟而但驕騙踐桂酒椒糈楚老而猶通肸蠁我太尉中書令楚王撫戎多暇訪古遺蹤敬神而遠之非鬼不祭也以二妃廟基頹毀棟宇傾摧荆榛翳薈於軒墀苔蘚欄褊於像設靈蹤未泯寧無步襪之塵祀事不嚴亦繫褰帷之政乃命魯工削墨郢匠運斤初洞啓於崇扉忽鳥翔於峻宇汚墁雲布舂錞星羅在三農而不妨雖一日而必葺蘭椽衡比桂柱肇飛渠閣之蟬蛛不狀蘑除之篤鶯欲起黛眉斯斂若含黃屋之愁綉臉如生將不華菂之淚始者欲爲經度盡自內財仍奏皇明請崇徽號奉唐業帝天祐五年六月十有四日勅旨以黃陵祠封懿節廟功以世運三古事遠重華衰揚必在於正人寵數方加於異代故可使窮泉發耀貞魂有歸非至德可以通神明非至靈何以感直氣厥功既就盛德將書鐫銘永記於他山懿久使同於元造宜求綵筆以述芳詞振跡忝前旌名微候館仰承嚴命俯和廣音無陸氏之患多有景純之木窮它年岸上應知杜預之功今日江邊且媿曹娥之作　知縣程丈度重修廟記　重湖之南兩舍之地有二妃古祠在焉其廟號昔謂之黃陵因其地而名也今謂之昭烈以德而稱也載籍群書皆盛稱堯舜之德二妃即堯之女舜之妃也帝堯以丹朱不肖二妃有德不肖則不可以傳神器有德斯可以贊帝圖緣是妻于有虞以光堯之聖德降于嬀汭以成舜之孝道若俾丹朱有二妃之德行堯必不讓舜而傳丹朱矣有虞無二妃之翼贊舜必終匹夫而況側微矣是知堯舜之德巍巍蕩蕩民到于今稱之者皆由二妃之所致也豈止從舜南巡昭其靈跡而已哉噫事于頊嚚顯妃之節溺于沅湘見妃之烈湘竹之斑謂妃之血湘水之聲謂妃而咽噫主爲虞嬪沒作湘神享廟福人在江之濱唐元和十四年春吏部侍郎昌黎韓公愈以犯顏獲戾出牧潮州過妃之祠精意有禱惟妃恤含忠之節施福善之功爰自海隅韋復朝位韓公感妃之明靈如在傷妃之祠宇其頹再樹豐碑崇脩舊址于今垂二百年矣碑已殘破廟亦圮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將作監丞程文度銜帝之命權理湘陰去邑一舍先過妃廟臨湘江之鋪緣列楚嶠之堆藍樹古祠荒堪成圖畫廊廡之下得其舊碑塵蔽苔封頗難辯識熟而視之乃韓吏部之碑也其間解二妃爲湘君夫人證以經書駁其舛謬實巨儒達識之作也又解舜陟方乃死之義以陟爲死是爲死方乃死厥理未明竊以尚書者上古帝王之書經夫子刪定其虞書曰舜陟方乃死孔安國傳云陟升也方道也言舜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刹自魯恭王壞宅得書悉還孔氏原其作傳之意順協删書之旨垂世立教豈有異端文度雖肖已不才敢徵其事爲證且許由避堯之讓許由即爲道人矣大禹承舜之禪虞舜亦爲道人矣以道之情高故曰升道是以聖人用則爲堯舜之理捨則與巢許同歸以其體道合天故謂之帝孔傳解陟方爲升道於理爲通若韓吏部解陟爲死即下不得言方乃死也義斯明矣慮惑後世乃述斯文右補闕直史館荆湖南轉運使趙公昌言博學雄才之士也自臨職司克豐邦計奉公之外繼絶爲心每同謁黄陵祠歎其廟敗碑殘非人不葺乃拜章上請思壯神居因廣舊基從增峻宇正殿孤起回廊四合總二十餘間梓材並從官給舊有神像舜居其中二妃夾侍監察御史荆湖南轉運使李公清惟大學擅賈智辯過人常議及古黄陵祠前後謂之懿節謂之昭烈並歷代以來官錫廟號皆美二妃之德以名焉故事顯然具載豈可以舜在于兹斯蓋鄉俗所立今宜改正遂去其舜像止存二妃舊碑潭州刺史沈傳師書題趙公昌言以碑辭殘缺將墜于地慮湘君湘夫人之靈跡漸于湮没遂採新石重刊舊文仍以碑陰見託爲記文度承命爰筆指事直書知予罪予其在于此太平興國八年記　湖南運使孫晃重建廟記　黄陵二妃廟事韓退之之碑詳矣

然引虞書之文五十載陟方乃死以陟爲句斷方乃死獨爲一句從於陟字之上加一舜字書曰舜陟方乃死人曰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且韓吏部唐世大儒當有依據何區區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謂爲陟大雅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然則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周之詩人獨不能避其嫌耶予謂安之傳坦然明白自漢末諸儒後無識爲是故荀悅非禪讓之說李白遠别離之篇悉皆攻取異端遵庚聖教無乃有爲竹書之所誤乎至如論衡問孔之辭史通疑經之科雖擅名一時終流議于古後主可畏來者難誣抑吏部之用心將正其夫子將示其得于予固不敢知也廟在湘陰縣之北三十里闞湘岸之東爲陵谷屢移興廢遞及祥符己酉刑部曹郎楊君章守長沙得召從容宣室以是爲言且謂神無以棲而民無以福也因乞以廵檢侍禁崔承祐庀其徒而時其事天子可其奏不踰月宣判湖南路轉運司俾相度而完葺之會予供職於是司兵部郎中劉君師道復典是郡遂以官給材庀之直委崔君承祐假餘力於湘陰之富民追將半年奕然新廟承祐將種也異表之習崇閎不隆縣此則楊君神明之政崔君幽顯之行可以見其一二也至於知入集事誰不然之乎凡建正殿三間廊廡亭閣等共二十六間而徘徊

功畢以狀告予乞文其貰職司多故未遑下筆其秋琢磨貞石孜孜來言適會使車中有善書剳者遂不復讓時大中祥符三年天子親祀于汾陰后土之前記　蔣之奇書碑陰韓愈作黄陵廟碑辨湘君湘夫人爲舜二妃其說有考余甚善之至謂稱舜陟方乃死非安國之說引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方者與竹書副書同文也其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噫失之矣安國謂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是說爲不可易矣若以帝王之沒皆云陟堯曰殂落湯曰没武王曰崩不皆言陟也書惟禮陟配天與新陟王言陟而已其它不言陟由是言之則舜亦曰死爾且謂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其説益非六經惟書辭最約蓋有互文以見意者矣未有陳辭於上而下自爲訓解也聖人之言不應若是其煩君以爲地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者是又不然地之勢信東南下矣若蒼梧之野則不全在東南其勢蓋近於西大水流卑者也地益高其泝益駃江之尾遭於吳而後入海則吳於最卑自九江而上至於西江而水益悍者地愈上故也洞庭瀟湘之水皆下而入於西者蓋其地又高於西江也況其衡山九疑天下之高山在焉則蒼梧之野亦不得爲下

矣書謂之陟方而傳以爲升道南方其言爲不謬矣愈之碑誠甚奇而於此獨近於鑿故余欲削其不合者庶幾後世焉完碑云　知縣王定民重建廟記　天子五載一巡狩巡諸侯之所守也舜以五月南至于衡山之嶽陟方乃死蓋在位五十載而葬于蒼梧之野二妃從焉並投溺于沅湘二妃謂之娥皇女英俾觀刑于厥家釐降嬀汭順行婦道于虞氏終助成有天下之大法及舜之南巡也傷其不返赴江無憾沅湘之人愛其正行于是有祠以血食黄陵沅湘之濱四時之祭不絶遂著爲有國之常典韓退之貶潮州禱之祠下以私錢十萬易壞垣斷甓于岳之刺史當時尚著于岳自馬氏王楚已隸長沙請命于唐之天祐吏號懿節運判王公元亶中府遺祠于扁其額燬因有沂濤之恐使新之人以神爲靈而神之興廢因于人予惟邑湘陰適丁鳩工之初實尉劉師錫董其役簿杜君均累訓繕材將即成緒余于是得以致其功懲其朽腐之速而完以堅木避遠湍隕之患而徙殿廡于廢址之東樸制增煥咸倍于前邑之南舜舊有祠今亦荒墟黄陵相望二三十里而黄陵獨表二妃之像四時之祭不相須夫二妃傷舜之不復見乃願見于已死而甘于投溺推其心豈欲與舜各處而異食邪義有未安遂遷合于黄陵之祠不亦宜乎懿節雖嘗受封而黄

陵之之號爲蔑顯故新大其榜篆而揭之又爲之文以蹟其事。易祓重建廟記　黄陵之祠二妃古也傳記述之詳矣其地隷潭之湘陰縣古羅子國廟去縣四十里邑民奉事惟謹凡禱于神如響荅焉近遺燬攸倏焉煨燼寳慶丙戌秋八月潁川曹侯默來宰是邑初謁大府權帥許使張右史首命建祠欲舉未遑明年春大資參相曾公開師府之初即命鳩工捐錢幹凡三十萬侯乃衰其撙節餘財以佐其費命邑士才而能者戴邦用以董其役凡木竹瓦石之類乃捋乃載不擾而集迄於是歲遂克有成邑之士民請識石以壽其傳侯乃走書于祓求叙始末辭之不可遂參訂而告之曰二妃者堯女而舜婦也舜居側微堯聞聰明以二妃嬪之帝女之尊降而不驕輔成孝愛之功聖德益彰英靈在天豈惟黄陵哉黄陵者何輿地記以黄陵爲水名西入于湘還二妃廟南其說出於酈氏水經長沙風土記云黄陵即二妃葬陵因立廟焉是否或未足據二妃生于冀釐降于嬀汭婦儀不出於閨壼君之何而南浮于湘也檀弓曰舜葬于蒼梧之野二妃未從鄭氏釋之曰舜征有苗而死因留以葬王逸爲楚詞註亦援其說以爲二女從而不反道死于沅湘長爲湘君次爲湘夫人逸不思記禮出於漢儒附會之辭漢儒若王充者亦以不實視舜典自有成說舜生

三十而後召用歷試三載而後攝政苗民弗率命禹徂征以至竄三苗于三危皆在攝政之初凡攝政二十有八載又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間相去七八十載之久與征苗不相涉焉有征苗而死之事又舜典言陟方乃死本無南方之說孔氏乃言南方征守死于蒼梧之野所以啓後代紛紛之論劉向傳列女遂謂二妃亦死于江湖之間以時考之是時二妃各百餘歲舜亦百一十歲謂耄期倦勤之後舜及二妃遠適要荒豈其然乎唐儒韓退之深以爲疑援竹書紀年以陟爲昇後代多以小疵辯之繼言以道終則大體甚正毋庸佗議先正司馬公亦有薦禹爲天子離肯復南征之句公非苟作者嘗考之孟子曰舜遷于負夏卒于鳴條鳴條屬東夷而蒼梧在衡山之極南焉可認陟方爲南方而謂遠葬于極南之地孟子去古未遠其說可信彼異論者不攻而自破然則二妃廟于黄陵者何所從始曰舜征南歉千載而下民思其德凡聲教所暨有嚴廟貌二妃亦與故其神通隱顯所在皆著此黄陵所以廟也賢方伯以大臣分閫注意祠事侯能興舊起廢以示風化豈容譎怪荒誕之說得以厚誣天下余故不得不爲之考明焉猗歟休哉神游帝鄉廟峙三湘昭宣靈光驅除孽殃化荒爲穰易沴爲祥江波不揚蛟龍遁藏神用降康厥功孔彰輙述二妃廟祀之

詳俾湘民祠之而不忘。杜甫黄陵題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不不淺染淚在叢筠。又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韓愈　郡城朝解纜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雙雙歸蟄燕一一叫群猿回首那能語空看別袖翻　劉禹錫　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瑶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李賀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素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靜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烟梧中巫雲蜀雨遥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凉夜吹波間吟古龍　李頎　沅上秋草色蒼蒼堯女祠無人見精魄萬古寒猿悲桂水身沒遠椒漿神降時回風迎赤豹驂雨驟大螭受命出炎海焚香徵楚詞來懸感遺跡一弔湘水湄　郎士元　蛾眉對湘水遥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沒孤舟誰忍還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南有岑陽路渺渺多新愁桂酒神降時回風江上秋彩雲忽無處碧水空安流　劉言史　堯女採山蕉緝紗度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閑歌暖颸深峽裏暖颸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腸斷聲翠華寂寞嬋娟沒野草空餘紅淚

情青煙冥冥覆杉桂崖壁參天風雨細昔人幽恨此地遺綠芳紅艷含愁姿清猿未盡鼯鼠切淚水流到湘妃祠北人莫作瀟湘游九疑雲入蒼梧愁　王真白　舜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九山沉白日二女泣滄洲目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至今聞鼓瑟嗚咽不勝愁　李壁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遠處所朦朧波上瑟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小衮洲北渚雲邊二女明裝共儼然野廟向江空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墓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凝黛隔湘川　高孤　渺渺三湘萬里程淚篁出石助芳貞孤雲日斷蒼梧野不得攀梧到玉京　碧杜紅蘅縹渺香水緣彈月夢清凉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疑百斷腸　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杳花壇上去未攔紅紫鬪穠蒲　陳羽　二妃愁處雲沉沉二妃泣處湘江深商人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趙嘏　湘娥不葬九疑雲楚水連天坐憶君惟有啼烏舊名在忍教嗚咽夜長聞　宋白　重瞳天子狩南荒二女音容已渺茫靜聽瑶琴當皓月再聞珠淚灑幽篁松愁老鶴清無夢水映跡瑩冷放光一夜遶遶千古意香魂依約遶瀟湘　李白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天南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唐庚　古古今今路朝朝暮暮行橘林香處飯杉木萆邊程山帶湘靈悠川含楚些清江湖無限句遷客要才情　畢田　玉輦南巡去不還翠娥望斷楚雲閒波寒剩寫哀絃怨雲冷偏溢淚篠斑一水盈盈隔遠目九峯嘤嘤悠愁顏荒洲千古淒涼地半掩空祠向暮山　陶弼　漢工龍蛇屋蕭條帝子祠竹痕當日淚山色後人疑仙服霞留綺新妝月印眉楚民已水半蕭鼓謝神禧　石湖范成大　湘山中間湘江橫茱蘋茱蘅春漲生盤渦汯汯去無聲吾來桂舟泝中流揚波聲沈雙鱗獰艤艫引箏如千鳴鶯師絕叫畫鼓森潛龍跳奔乳猿驚暖煙浮空畫青騰山長水遠天無情吹簫倚瑟弔湘靈水妃風馭續來迎問客良苦遠征行昨日斧鉞下青冥　丞相李邦彥　湘江如鑑山如圜有祠如翼臨清漪虞妃懿節儼如在笄珉數尺鏡莫祠蒼梧杳靄迷遐矚晚雲愁入脩眉綠薰風不動五絃空清血斑斑在山竹丹心如日神敢欺摳衣下拜安所祈濤江不及潮陽好此行請效黃陵禱　侍郎史正志　玉馭蒼梧去不還淚痕洒竹尚斑斑空傳來瑟流幽怨謾許明珠解佩還　廟塑湘妃少女容誰知百歲奉重瞳從今好事詩騷客莊肅當存念慮中　直方誰似退之賢過廟當時禱亦虔徽福已靈旋有助傾囊十萬出私錢　楊傑　黃陵二妃廟客過

動愁顏湘水有時盡帝車何日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欲問蒼梧事白雲生棟間　丞相李綱　湘妃廟貌枕江湄不見當年鼓瑟時玉珮風搖雲冉冉翠帷煙濕草離離淒涼清淚留斑竹寂寞深林叫子規斷藹遺編杳難考無人爲立退之碑　侍郎孔武仲　盤空鳥鵲噪叢祠船人行人半起時殘月朧朧傾島嶼南風嫋嫋透旌旗鬧帆便欲日千里別廟仍澆酒一卮岸芷洲蘭俱可薦新聲翻入九歌詞　張孝祥　百世黃陵廟淒涼屋數間只憐斑楚竹那憶赭湘山訪古韓碑在徵歌楚些閒虞嬪更堯女莫作水僊斑　御史周謂　代變時遷事迹存見來誰不惜消魂上程此日湘江過依舊脩篁有淚痕　梅堯臣　劈竹兩分張情知無合理織作湘紋簟依然淚花紫淚花雖復合疑岫幾千里欲識舜娥悲無窮似湘水　刺史張芸叟　簫韶不返九疑愁雙鳳追思楚水秋褘翟飄搖權畫壁珮環零落掛簾鈎春深蘭芷供香案日暮烏鳶送客舟自是江湖清絕處後人憔悴爲離憂　胡廷真　瀕江誰立湘妃廟後世人知帝舜功千古香魂渺如在一川芳草恨無窮浪花穩泛瓊樓月木葉輕搖寶瑟風唯有鄉人重懷古年年釃酒報時豐　周炎　盯隨流水下煙汀暫泊扁舟謁廟靈古屋淒涼庭不掃斷碑漫滅戶空扃林藏宿鳥春聲好澤躍金

鱗夜氣腥蕭鼓送神人去後滿江莎草自青青　鶴駕雲軿去不廻空遺廟貌古山隈鐵心石骨昌黎伯也向黃陵擲珓杯　王遵　帝子當年恨幾多楚山千疊鬱嵯峨淚痕點滴留斑竹寶瑟悲涼隔素波嬀汭舊存虞史載蒼梧誰證汲書訛淒涼千古堪傷處那更瀟湘接汨羅　楊萬里　古祠蕭瑟淺山傍日極平沙鴈落行霜後寒波洲吐尾蘆花十里雪茫茫　陳舜振　明月輝在天落日光轉地天雖地軸千萬年粉篁尚有春風淚蒼梧茫茫九疑高湘江之水多怒濤袗衣不御琴絃絕黃陵廟前碑已裂春禽啼秋葉飛行人舟檥去復返虞舜南廵胡不歸　黃彥文　瀟湘江頭三月春柳條弄日搖黃金鷓鴣一聲在何許黃陵廟前煙靄深丹青欲畫無好手穩捷玉勒況今久馬蹄不爲行客留心掛長林屢回首　王大初　冷落黃陵廟吁嗟帝子留猩鼯叫雲木蕭鼓奠芳洲聚散真難待古今同一愁三湘容易過天暝欲維舟　白與時　兩妃作配從南廵死有英魂福萬靈千里洞庭崇廟貌四時佳氣鎖林扃祠荒月淡魚龍躍水落沙平草木腥鼓瑟清音今寂寂空餘雲外數峯青　林采　巍巍黃陵岸虔趨帝女祠莫椒隨楚俗拂石讀韓碑北渚來何遠南廵事莫追湘累鼓靈懸起舜愁馮夷　知縣趙希邦　悵望鑾輿不復還令人疑盡九疑

山木絃一斷南風操粉淚長留楚竹斑往事悠悠流水去空祠寂寂暮雲閒客情今古多悲恨理歸舟邀碧灣　賈誼弔屈文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廼隕厥身於戲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誶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螘　蕭振作重脩廟記　噫楚懷失道遠君子而近小人靳尚讒言與浮雲而蔽白日子也含冤罹訴抱直無歸叩閽而天且何言去國而人皆不予徘徊澤畔顦顇江濱吟貝錦以空悲佩崇蘭而自諭雲裝而駕東皇君忽爾來游歛袵瑞蒼鄣詹

尹於馬靡說懷忠履潔憂國愛君驚禽而徒欲逃枝弃婦而豈忘廻首離騷詠盡不廻時主之心靈璪長辭竟葬江魚之腹秋潮之廟橈競逐招魂之角黍爭投蒲爲年日之風播作三閭之事式瞻遺廟尚歸崇基綿歲月以斯多曠精靈而未歇然即金鋪零落蘭橑摧頹渦涎全染於杏梁蟲囊半穿於桂柱皆生玉塵塵壓珠簾蓬蒿漸蔽於軒楹風雨無侵於像設我太尉中書令楚王道惟濟物德必通神思闕政而咸脩想忠魂而有感況靈符橋請事著聰明能資上相之兵威克靖二克之沴氣遂得拜章上請疏爵追封美旌感應之功是錫昭靈之號相府乃減淨財於厚祿樸大壯於遺祠規圓矩方上棟下宇華榱錦拱將日曜而月暉彩檻帶縈或龍蟠而獸走飛擔鳥企瑤砌砥平靈官與鬼將爭趨海若共波神並侍陰風暝起應朝澤國之靈落月春深但哭巳山之鳥前依積水迥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集馨香於萬古其或征人艤棹歸客憑軒當洞庭木落之初是枉渚波生之後千聲鼓枻猶傳濯足之歌一紙沉書曾弔懷沙之恨風急始知於革動火炎方辨於玉真當時之瓦釜雖鳴異代之桐珪忽及況重新廟貌克被綸言固可以大剏幽靈全攄憤氣想直躬而若在披遺像以如生美於結構之功欲紀經營之跡豈期嚴命猥及下寮振遺愧譚實名參霸

府居唯代含歸來歎歎於無魚地實長沙日睨誰驚於有鵩從軍精懺詒古多懷正吟招屈之辭思猿受辛之音勒他山之翠琰序有土之殊功風聲永播於無窮迹逐俟期於不朽何人請罷起三十里之沉思令日斐然愍二百年之述作直書盛跡用告將來

唐蔣防廟記

嘻日月明而忠賢生日月翳而忠賢覺明翳其天耶非耶其數耶非耶將適然耶非耶且自昔抱大忠而生抱大忠而死者亦何可勝言雖天傾地摧山折川竭猶可得而評論焉及生軒轅氏之天以道爲日月無明翳之變故風后力牧得適其材爲帝堯氏之天以德爲日月無生覺之數故羲和氏百工之徒得信其用爲帝舜氏之天以仁爲日月無虧盈之節故十六族得弘其理爲大禹氏之天以公爲日月無氛霾之蔽故皐陶稷禹之臣得專其任爲殷湯氏之天以信爲日月不皦不昧故伊尹得符其志爲文王氏之天以心爲日月無薄蝕之變故周召之倫得張其化爲我大唐氏之天以政爲日月故房杜魏徵得盡其訏謨焉其餘上自列國下逮周隋咸以耳目爲日月或以左右爲日月一明一翳非天之所爲也非地之所爲也故萇弘辟伍員梟范蠡暴逐去徐衍負石三閭懷沙良可痛哉然三閭者以大忠而揭大文況吟鬱澤哀鬱自贊美興衰貶六經同風至宋玉景差皆弟子也況吾黨哉唐文宗太和二年春防奉命宜春抵湘陰歇帆酉渚邑宰馬摶謂予曰三閭之墳有碑無文豈前賢缺歟又曰俗以三閭投汨水而殞所葬者招魂也常所惑焉按圖經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則爲大水也古之與今其汨不甚異也又楚人惜三閭之才閔三閭之死舟馳楫驟至今爲俗安有尋常之水而失其遺骸哉安有不睹其骸而知其懷沙哉但以楚祠有小大招魂後人憑而穿鑿不足徵也愚則以爲三閭魂歸於泉尸歸於墳靈歸於祠焉其實郡守東海徐希仁泊馬摶以予常學古遺熱君臣至理之義請述始終符契以廣忠賢之業云於戲後代知予者以此罪予者以此文曰屈碑立兮讒人泣兮屈碑摧兮讒人咍兮碑兮碑兮汨之隈兮天高地濶孤魂魄兮

王定民書碑陰

人之于死一也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有義有命而已古者忠臣烈士道不行于我而忠義欲感動于其君不能偷生尚容甘同殞于大辱當是時死重而生輕與夫自經于溝瀆而人莫之知異矣楚之屈原於懷王爲同姓傳聞彊志明于治亂之要議事出號王之所任實厚於是同列爭寵而害其能者上官大夫之譖至憲令國之大權而君委之於我信也成于我而行于君猶有漏言夫身之禍未成而詎奪其（闕文）忠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不能使之無怨怨生

于親親之過大而不怨蓋人子之不可磯謂之不孝屈乎以人子之于親而怨其君可怨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焉遑猶以爲自怨豈怨其讒而不怨其聽讒歟抑讒不足以怨而以身之不見信而怨歟懷沙而投于江流湍疾秋晚而失其骸皆不見疑也與申徒狄負石何以異而蔣防于此疑之是疑其無有也湘人思之招魂而葬于是墓起于江之于葬能藏其棺衾而不見貌于是有廟以祭之祭以思其貌邑有廟者三以見湘人思之多也卒以君見疑而死死之遠防爲文于唐又以死爲疑是重平之不幸也大詠其事之實莫如鄉人余居于亳之溴此知爲溴至徐之沛過宿之虹然後知爲沛爲虹余繹圖經至此說其凝附于防之後

瑞明大參高定子新脩汨羅廟記

以道殉身者不能以道而殉人殺身成仁者不肯求生以害仁忠臣志士遭時不逢忠不售而讒興乃至舍人所甚欲而取甚惡傷哉其情烈公三閭屈大夫之湛身乎天台胡嚞明仲宰湘陰之明年數事訟理賦平役簡歸瘵張急不擾而政具舉遺予書曰公祠在吾境內歲久不治余予汨羅之沉奠盡然傷之曰九州博大而公之死天靡他謂吾同姓鄉也不敢與朝秦暮楚者齒生忠於國從潔其身葺祠揭虔居盍爲公識之公生于孟後荀前先儒謂其有功於詩亡春秋之繼此持以

遺騷作詞貴重公耳柳末也舍大節不論何哉公仕楚以懷王親信故來讒口斥去然忠確一誠猶冀王一悟則宗國可以固存忠不見報亂是用餧平之懷王入秦不返襄王承之相望一轍矣嗟乎左右皆薛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懷王既無明遠之見不察讒慝之行使積讒群謗得以救美醜正獨行纍纍公得遂其忠君愛國之心乎靈修數化君無常矣重華不可牾生不辰矣公雖不獲乎上儻左右爲先游則王庶幾改之令高丘無女則在高位者既無賢蘭委美而從俗椒亦專佞而流從則當時可恃者又不可以擬荃蕙心化而爲茅芳草直爲蕭艾則衆芳蕪穢皆不能不爲俗所移矣驅比而椒蘭充幃滋蔓而薋菉葹盈室草木皆香臭味而淪胥流夫曾無一爲公地生斯世也其有知報忠之分義而時君亦以國斃身已爲懼公至是始不過欲依彭咸之遺則特以死自許耳終不免從彭咸所居則忍於永訣焉猶不離道死不害仁決焉汨羅一沉而不悔公豈不知禮義之中而爲是哉侯主之辱直死之榮公不得已也公不沽其爲榮而入榮之廟祀尸祝昭質不泯在吾土地敢不歉泰明仲狹廟壖故址而新之其知所當事矣嗟夫教化之行進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民彝好德天賦寧有厚薄而王乃信讒不聖使戶服艾而衆好朋獨有一賢而不之容怪進習遠亂已相尋可畏哉廟成當考明仲既索予記其事矣請繫以詩而送迎神乎同僚明仲曰昔予同產弟鶴山魏了翁過歸鄉汨祠作詩以紓公憤深得發潛詠嘆之意予出其門必嘗與聞裁焉之歌神或享之明仲謂予言是蓋歌之乃歌曰人生同而氣稟異不與俗靡兮爲君子嗟君椒蘭兮公屬意騷中與歌首兮蘭必以椒對謂椒不芳兮蘭不可佩蓋言混凡草而殊臭味何歲移月改而變其始蘭豈王子蘭焉可恃椒豈大夫椒焉同類椒蘭曷爲而委厥美騷以芷蕙而混名氏託之微詞而無怨誹猶冀不化艾蕭而化爲芷椒蘭信芳而俗與靡追其習成兮甘蕪穢不容一賢而寧以宗國斃國人傷公廟而祀歌以送迎神醉止　鶴山魏了翁新修汨羅廟歌　鸞皇棲高梧那能廟鴟梟椒蘭自昭質不肯化艾蕭人生同一氣初有善不善一爲君子歸寧受流俗變云何屈大夫屬意椒蘭芳蘭皋並椒丘蘭藉薦椒漿騷中與歌首蘭必以椒對謂椒其不芳謂蘭不可佩此言混凡草臭味自爾殊已同歲時改二物一變初以蘭爲可恃委美而從俗椒亦佞且慆干進而務入椒蘭信芳草氣質自堅好胡爲埭於是晚節不可保意者王子蘭與夫大夫椒始亦稍自異久之竟蕭條追其習

成性甘心受蕪穢不肯容一原寧以宗國斃爲衆於共鯀且封與鮮度同根復並生何嘗改其故原非不知人觀人亦多塗治朝中可上亂世賢亦愚況原周姓卿義有不可去所望於兄弟謂其猶可擬我本兄弟女嬃知胡越予以是觀離騷庶幾原心乎哉云芷蕙等豈必皆名氏騷者詩之餘毋以詞害意仲尼作春秋定哀多微詞楚之變小臣況意有不知（此詩係通時衍沅祠下所作前記用以爲歌故併載之）

胡嘉經理汨羅廟記

按史記屈原遭讒放逐作懷沙賦自投汨羅以死註云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又云長沙有汨羅縣北帶汨水湘陰古羅子國也則汨羅在湘陰不在他縣有曰在寧鄉者非也以志考之縣北五十里爲汨羅江原之正廟故冢在焉好古君子顧瞻徘徊未有不加封殖以無忘其忠者嘉東浙儒生幼讀離騷企想遐躅謂安得訪汨羅之濱擢蘭芷之香持斗酒以酹英魂于既選得邑不圖獲遂斯願始至之日圖有以廟地當正廟宇當新爲沓者事方倥傯條理未就姑少需焉既而繙閱公牘採聽輿論乃知窩闊餘之厄困民獲之屬浩有年歲不容不疾治而亟圖之遂委寓公屬士友聯騎相度歸以語嘉曰兩山對峙一水縈紆是爲汨羅其右爲廟其左爲冢廟之椽宇將摧冢之荊榛如沒群木在山枯者可周之以爲材生者可藉之以貽後至於豪民削碑剗以泯故實貪土地而包隴畝張主雖持皆君之責嘉瞿然曰雖不材敢不殫力負荷爰檄監田王君錡任歸種之事命僧與土人董建廟之役於是詰姦辨方而執其頑鳩工聚材而圖其新入深十三丈有奇積廣九丈有奇北廟之基地然也廟前東向爲丈六十有五南向爲丈一百二十西向爲丈一百二十有二北向爲丈六十有六西南隅爲丈一百三十有八西北隅爲丈二百五十有三皆起於濟水止於界石詳載之圖志則地之已侵者歸矣自正廟寢室廊廡拜亭門屋凡二十五間又結庵以居焚獻者架橋以便往來者糜錢三十萬取給於枯木之餘縣助其不足七月戊申興役迄九月下澣畢手則廟之將摧者興矣自天至九凡三百五十五號爲廟木自弟至甲凡六百五十有三號爲墳木椽釘有牌紀載有籍則兩山之木可枚而數矣噫嘻殖殖新阡見復青葱有畝可蕙有畹可蘭擷芳挹潤于以盤旋巍巍祠宇足蔽風雨桂醑其馨荷衣其芰來鸞駕鶴于以來處古木維喬賢豎罔胥斧斤不入民無敢樵休陰息影于以逍遙疊是三者經理古意大略槩見若冢前之祠頹毀冢外之地侵據又將次第舉行之朝思夕念盡瘁竭勞亦求以無負於公而已雖然人之負公不特是也稽之武陵志則錫號清烈進侯爵而爲公

者久矣已以侯稱猶故茲題正名位新扁額辦香昭白神必聽之厄者漸舒屈者粗伸忠魂耿耿萬古如生其當以疇昔之愛君者愛斯民則民被公之福爲無窮所以報公者亦無窮廟食百里其將來永不替歟鋪敘甫既復取其傳讀之公之繫心懷王而顧睠其宗國者不以讒間阻不以疏遠廢方上官之譖行此身已不能安于王之左右而張儀之欺既諫之秦國之會又諫之王不一寤繼以頃襄卒遷之江南以成百身不可贖之恨殺身成仁公固無憾而楚則可哀也太史公曰懷王兵挫地削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信哉予故併討論其事以彰我公之盛心以寓後世之深戒云　重脩縣西行祠記　清烈公正廟在南陽汨羅江行祠三一磊石一美子市一縣西汨羅正廟傾圮弗支磊石行祠便削非叢蠹盡痒經理竭心蘉正皆捨舊而新是圖其在縣者始至莫揭入其門革萊沃隳循其廊廡宇將壓蹬其像風雨剝蝕闞其址波濤吞齧凜乎朝不謀夕之憂乃喟然嘆曰是考是度于責弗可緩踰年遷于廣照之東因地於寺因材之堅好而易其朽腐因肖貌之已設而施蘱藻因面向之西而踈竹通河宇要而不峻墻素而不雕椽斲而不塗堦夷而不級大槩取其樸素牢固悠久難壞經始於六月己巳落成於九月爲屋九間糜錢

十萬梅仙從事趙善與實董其役閩之父老祠舊在廣照前嘉定癸未邑宰林岡易黃氏地移建縣西至是後歸之寺蓋祠寺密邇晨香夕燈僧酒掃以時公之英靈度幾乘風御氣駕鸞鳳而來歟楚節奚儀每于行祀而不于正廟予謂捨正廟而致敬於所寓非禮也甲辰端陽始持辦香屬寨官仲一酹之誠於汨羅揭爲定式所以慰籍忠魂興起衆聽行祠舊貫仍並舉而不廢脩建之事將記歲月于堅珉併書其悉貽諸後人勿替此意雖然商之比干以諫而死廖廖千載繼希闊不可蹈常之高躅公一人而已自漢至唐文人才士讀離騷之詞而起敬詠懷沙之事而興慨者蓋以直氣干雲霄表風隘宇宙殺身成仁廉貪立懦天地無終窮公之節槩亦與之無終窮耳若夫易操於貝錦之成變色於秣蠅之止依阿媕婀苟容於世則誦公之文拜公之祠寧不顏厚千甲噫瑞攜蘭芷裁製芰荷湘江東注砥柱頹波江流可竭忠不可磨　重脩磊石行祠記　事之興廢在時而亦有數焉時與數偶舉而措之雖難而易時與數乖則動輒齟齬易亦難矣是皆關于天運之推移非人力所能預也自乾坤奠位日月著明以忠而殺身成名者三閭清烈公表表霄壤閒懷沙之恨無窮招魂之祀不廢楚懷迄今千有餘載錫寵號而旌衆扁來義贊而新廟貌國非一人

其祠之在磊石者實馬旅捐金以重脩蕭振磨松而作記今讀其記有曰前依積水迴壓高丘占形勝於一隅莫馨香於萬古則疆界未嘗不廣袤也又曰規圍卑方上棟下宇華榱錦蔟將日輝而月曜彩檻帶縈武龍蟠而歟是則祠未嘗不壯麗也蓋自維持之意不堅奸猾之計得逞懷吞并之心者奄有其地不之恤肆凌轢之志者傾覆其廟不之顧於是廣袤者削壯麗者隳甚至委蕭碑於荒郊遷神像于陋屋殘苻券以實其妄治墳宅以據其所欺公法而忘陰譴旁若無人靈祠氣脈僅不絕如綫此識者爲之拂膺議者不能緘諸口也嚞叨恩試邑適在行吟之野觀遺迹而興懷慨遺忠而抵掌凡可以効振起之力者扶山起海靡或憚勞故南陽正廟剏意經理縣西行祠竭誠改剏而磊石香火廢壞莫支周詢牒之來檄委寮佐躬爲料理神奪豪民之氣而攄其魄俯首聽命標釘界止地之已侵者漸歸於認建造廟之垂泯者復興步驟規畫雖未盡還舊觀尚庶幾無負於清烈磊石距南陽纔踰一舍英魂義氣凜凜如生想夫乘鶴駕之驕瞻擁雲旂之蔽芾擇東皇而從彭咸翱翔兩地間則其瞻所居之新美履其畝之纖積如時與數之適偶亦將聞一笑於冥冥矣予既任其事懼來者無所考據不揆劣材鋪陳顛末勒之堅珉若好古君子與我同志有

隆興贊清烈公之章也湘陰百里之望也　顏延年祝文　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時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羸羋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黃君陳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楚三閭大夫忠潔侯之神去歲旱暵禾稼幾至盡槁君陳職忝字育撫救無術用是再禱于神神享其衷立霈時雨崇朝霶霈至足而後已民免阻飢神之所賜仰思大惠豈敢弭忘惟神以義事君以忠潔縣世千古之下人能福芘斯民是宜嚴邃廟貌振顯功德俾民承事不怠名播於無窮然而祠宇久毀大不稱靈明故以其事而告于郡帥求建新祠郡帥又因以其事而表于朝廷已崇封號今奉明命爵神曰忠潔謹具吉日滿禮告成祠下冀歆嘉之意具于訓辭其鑒之尚饗　晦菴朱熹文　惟神爲國忠謀遭讒見逐行吟憔悴厥有離騷懷沙自沉粵在湘水建祠錫號帝有懋書史脩不供神用弗宁乃今脩奉亦既訖功敢擇雲辰敬陳椒糈惟神降鑒永奠厥居　西山真德秀文

德秀之後先生也蓋千有餘祀而於離騷九章一讀一興歎焉甚哉光生之忠於國也世降俗衰媢佞成風過其祠者可以洮厥穢矣德秀雖無似願師其人於千載之上視事之始敢不告虔嚴潔含忠益當自勉 胡舜侯祀忠貞而不遇兮嗟無路以叩閽回行吟於澤畔兮志於邑而莫伸託離騷以紓憤兮慨想乎唐虞之君處濁世而若浼兮昔俎豆於江潯莽魚腹而不悔兮播千古之清芬惟懷沙之遺俗兮迄流傳於楚人歲蒲節之來臨兮潔馨香而招魂伊南陽之故里兮祠安靈而若存界一江之相望兮基本拱而輪囷昔疆界之廣袤兮窘侵擾之紛紜孰釐正而使歸兮量予力而微畢欲東走於長安兮言懼畢而莫聞惕朝思而夕念兮莫慰佞於九原薦菲奠於正祠兮擷澗沼之蘋蘩希御風而下降兮鑒予意之勤拳 韓愈題詠 猿愁魚躍水翻波千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船歌 柳宗元作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張耒作 楚國茫茫盡醉人獨醒惟有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由來亦不仁 戴叔倫作 沅湘流不盡屈子怨何深日暮西風起蕭蕭楓樹林 來行中作 委命仇讎事可知章華荊棘國人悲恨公無壽如金石不見秦嬰係頸時 張孝祥作 伍君為濤頭姊婦名何澤那知屈大夫亦作主水神我識大夫公自託肺腑親獨醒棲群昏聚臭醜一薰瀝血摧心肝懷襄如不聞已矣無奈何質之雲中君天門開九重帝曰哀汝勤伏世非汝留賜汝班列真司命馳先驅太乙郊吉辰翩然乘回風脫迹此水濱木宮紫貝闕冠珮儼以珍宓妃與娥女脩潔充下陳至今數千年玉顏凜如新楚人休不知謂公果沉淪年年作端午兒戲公應嗔 檮齋魯中作 彭蠡澤南地祝融峯上天其洪無擇物所禍不容賢湘水恨歸處衡雲愁到邊勇哉輸一死死日勝生年 文彥博作 楚澤荃衡盡化蓬日須高謝脫泥籠從如鴆鳥真無賴猶使瑤臺聞有娀 張詠作 楚王不識聖人風縱有英賢志少通可惜靈均好才術一身虛死汨羅中 司馬光作 白玉徒為潔幽蘭亦謾芳窮羞事令尹踈不忘懷王冤骨銷寒渚忠魂失舊鄉空餘楚辭在猶與日爭光 鄒季倫作 汨江五月雲水愁千人萬人思忠侯侯之忠兮貫日月侯之憤兮衝斗牛休休休自古忠良難獻謀冰雪滿胷難澡濯片言不悟當回頭我獨醒衆皆醉拏舟不用金章貴李杜英魂忽此遊三仙共騎黃龍去 潜齋魏良臣作 清白聲華亙直風數千餘載譽增隆侯封忠潔稱神外廟立汨羅煙霧中新守有功脩已頹舊碑無字續難窮他年我若官湘楚願探遺言問釣翁 彭淮作 玉臺清鎖寒江色兩岸蒹蒲風索索白雲紅樹古今愁青山遠水離騷國蘭香未弔大夫魂口不能言空嘖嘖魂之生兮世莫容獄辭一身天地窄脩門一去不復返正坐椒蘭在君側或乘玉驄昇重雲或採芙蓉寒木末辭心緒讀多思戀逐彭咸歸楚澤魂之去兮二千載凜凜照人霜月白空令兒輩擷芳華吟對大招呼不得依然欵乃聽漁父愁殺三閭孤憤客當時黑白不可辨今日丹青俱有赫吳山煙鎖子胥祠汨羅水遠三閭宅 不知名氏 蒼藤古木鐵鯉春舊祀祠靈小水濱行客謾陳三奠酒大夫元是獨醒人 縣丞趙彥政作 所歷登臨盡愁新屈子居青脩一峰遠紅蓼執花踈直節乾坤外騷文雅頌餘歕勤酹江月生氣凜如初 知縣趙希邪作 懷沙一死國堪傷千載脩名寔未已舉國無人君不悟斯文有幸日爭光讒言枉以丈蕭恚正論終歸蘭並香解叩欲辭羅水去秪傾羅水莫離觴 提刑許巖大作 白鶴真人朝玉京故留仙骨鎮山精時人却道投潭死不得其平所以鳴 侍郎王容作

詩詞

孚應記 鍾景辰少孫為余書孚應廟之異聞其立廟之所曰距湘陰縣六十里有山曰白鶴山頂有泉下注而東出于洞口是為鳴水之潭廟實居之問其所祀之神曰晉太康中有陶淡者挾宅昇天其婣劉氏偶游宅所歸而恨恨自沉于潭土人憫之因為立廟號鳴水府君父老之傳云爾問其廟食之故曰靈應尚矣請言其近歲在壬寅吏民禱雨隨即滂沛年交乙卯以及丙辰皆常苦旱亦獲響荅廟食不絕實由於此問其賜額之因曰縣之士人張廷老免解進士鄧炳楊允恩等列靈應之狀上于本路轉運司運司遣官覈實而上于朝朝廷下禮部太常寺復請于上而命下須鄉人龔與宰莽鄉尊吏馳遣而始賜今額余曰有是哉是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而曰神者耶是能禦大菑捍大患亦宜祀者耶其廟宜其賜額亦宜少孫曰予以為宜矣盍記之以永廟食而延神休于余余曰諾哉因為記其始末而未畢也既數月矣少孫訪余曰吾偶得一夢夢者至白鶴有碑焉視之闕其半是何祥耶余驚曰吾涉筆久已草其半而偶未脫藁而神已知之耶夫能拯民水旱之菑以福于一方而達于上以載諸祀典而又能出異夢以驚動人之耳目是謂神已書之石以章夫神之靈以慰夫民之心且使後之人有考焉 河內盧戴作觀記 古者府宮觀之名未立也既謂之老君廟焉唐開元中明皇始尊祖于老君乃追謚曰玄元故其廟得以用王者制繇是或曰府若丹霞洞玄之名是也或曰宮若太清之名是也或曰觀所以並兩觀之崇

而得以用王者制是已憲盛事聿興希范匪內潭州湘陰縣白鶴觀亦其一焉觀實陶仙君故廬之地也按晉書隱逸傳仙君名淡字處靜大尉侃之孫少孤好道人或餉之然志祈神仙不務遂餌靈草辟穀絕欲雖家累金猶千左右僮百殊不以盛自累終日淵默好究易青窮卜筮餓而棄家結廬於長沙之臨湘山常畜一白鹿出入與之偕焉其屬有將覲之者復徙渡淵而竟不可覲會郡舉秀才因聞而避之復徙卜廬於羅縣之埤山主而樂其山泉石秀異加北瞰洞庭大澤遂居焉有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端而下未幾仙君亦隱而不出也其屬或有來訊其存否者暨至則聞其無人林木晻靄忽臨淵聞萬籟之際有若仙君之語曰子無見吾仙凡異耳其屬後蹤慕益深於是家焉永嘉中復有樵者得石室於中峯之半而室門偶呀然洞開因熟視之中有二仙一謂樵者曰吾陶真人也於此得道乃於室前取草一葉而與之食曰使汝延百餘歲後果享齡百五十餘矣及用循考縣志則羅遷而爲湘陰埤革而爲白鶴蓋嚮所謂樵者嘗見二白鶴由雲端而下諒山之名肇自於此矣而觀之名復得於山矣山据縣之東南餘二舍發起二十里環匝二百里境與長沙梓木洞分有澗流自洞口沿山麓奔湍而東下數十里越觀僅十餘里而抵鳴水洞澗流經

巨石如瀑布自洞口百丈懸瀉入于潭潭納弗止復纍十里東濟於湘江而匯於洞庭壯哉山水之高遠非仙君其孰能宅於此其故事蓋千年表夐遠世莫得而盡聞後用循考野史則爲仙君名玟芝桂冠鶴家八十口而餘修道於此山太康二年遂拔宅觀即故廬之地也雖事蹟與晉書異而野史書之亦有年矣故兩出焉次贖其聞見而詳之者則約而序之餘所未詳者則不書且夫仙君既隱而不出於是後世道家者流得以傳其故廬之地而主之加田疇三百畝目之焉三洞以謂中峯石室之前仙君之丹壇也其上有竹曰釣絲清吹時搖歸其壇而常淨又有石壇据觀之南隅傳云在昔中和之先有百歲道人者自號逍遙子常隱於此歲或亢旱則狄欽荷以鎮江潭須臾而雨暨檢校左僕射鄧侯進思引兵下岳陽也道人始出所隱侯既歿官所其子右散騎常侍康時挈族以歸是邑治曰鶴之別墅數將是觀于時三洞壇塞公爰命抉理之其田疇遂如初殆清泰中有羽褐彭幼謙者偶葺丹壇獲大藥一粒乃餌之享齡百四十餘矣信乎山爲靈鎮地實洞府進嗇祥應豈易隱耶則土木之工時有廢興蓋傳而主之者果何如人耳先有羽褐者主之寔匪其人觀僅廢焉既而司封員外郎王公彬出典長沙有以觀之廢而言於公者曰孰爲其人我將

辟以代之僉曰郡有道士太原王善慶者少慕冠褐夙蘊志節必也辟其人舍此固不可與公然之天聖二年甲子中始被命師至而喟然歎曰惜乎山弗育林木之色猶人之去毛髮也弗舉土木之工猶人之失衣裾也誰能言其大體乎前山存地在則吾何慮焉是用植以松篁期茂密乎山之凋疏計之棟桷將壯麗乎地之荒涼何哉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泰寶元二年己卯中師因謂邑人鄧感曰若予被命而來凡十六年今此山既以補植矣此地將謀改觀矣始者惟茅茨數楹窮陋何啻乎不堪其憂雖革故於漸然至事未立若乃大道無形寔先乎象帝真官列位莫尊乎三清苟殿廢不作粹容無以奉安時重不爲學者何所依怙榭君祖先有濟三洞壇塞之力故流福世世俾玉帛獻飫禮義之風著矣子孫蕃大縉紳之門高矣然則三清至事固風謀於君而君決能爲我立之者乎感聞之乃施錢一百五十萬師既受是用革集梗楠鼎聚匠工上棟下宇群材羽翼乎嚮背以日繫時五色輝映乎內外三清寶坐儼列其中真官仙杖羃衛乎側塑繪威重香火嚴謹峻址當中分墄而趨然後有重門以壯其前有回廊以接其傍有仙君輔聖殿堂連接其右有水軒山榭花木映帶其外有廳事以敞其左有棊館以亞其入有虛閣遊齋琴棊雅尚其次有

寢堂書室圖畫清閟其中雖然師綽有未平之意且曰夫道家者流居宜圖正爰度三清殿西循山麓而上僅百步有巨石東嚮而橫鎮之乃其正址也及計之以工直甚大乃謂邑人吳大翼曰予將先鑿石夷址君能施財於其工者乎大翼許之暨聞命以歸專經搆之先已寢食之暇千斛資庀萬力齊舉堅頑削平有若神助遂獲大翼施錢一百五十萬遂建玉皇殿於其上不日而輪奐既以精絕像衛塑繪爲以威重新址之西尚有虛位繼而胡文寶施錢三十萬乃作正堂直引廊廡前接玉皇殿之南則有劉耕李德施錢三十萬作紫氣堂爲道侶齋膳之所北有厨舍凡六十楹下接舊址總三百楹而餘仙像百有餘軀旌幢供器名數頗多無不備新而嚴謹者皇祐五年癸巳冬載自豫章之西山復來長沙遂克畢介齋手墨以招我遊暨至周覽興葺制度加備屬見託記其功敢讓夫由三清殿而降逾二紀餘大興葺之謂功也何啻於功亦有識而已耳抑夫向所謂山存地在吾何慮焉之謂識者也蓋以土木之功爲外飾喜乎大體之未變得非有識者歟不然安得衆廣施之歸大功于師者也故始見託以功遂將叅之以有識文之旨也　朱迪作　道者性之適也儒老佛之所共貫也虛乎內則與物兼忘而又忘其所忘則萬化感通至真來會夫真理之妙

皆始煉氣以易質運神以鎮元內觀三一之樂外集六丸之粹召徵靈馭以濟物爲功出入群生以誘善爲事然後登景漢以凌邁躡雲嶺以適道變不常形飛無迹翺列高名於金闕肆廣步於玉清者非宿命元德衆真共持而能竊冀於仙途耶晉陶真人之居是山也得群峯之秀處靈源之長幽林參天洞房啓景真人德今世表跡超物外道醇醇乎不雜恣混混而無累餌赤液以養三宮佩青要以友四老藏天隱月授元君之書聞聰徹明契紫虛之叙奉日月二斧之訣不留世居咀琅玕九轉之丹遂騰天馬真人以大康中白日冲天後以其他建觀曰白鶴天聖甲子歲道士王善慶來主此地比羽化凡四十年耶山治材相地營室輪奐壯麗爲湘楚之冠事備先主盧戴白鶴觀記治平元年五月天章閣待制吳公守長沙以真人遺事曰鶴名奏請榜額冊賜曰冲真觀以表靈蹤以崇至道也噫孤風莫繼遺像長存隱芝空老於寒巖紫氣尚鬱於丹闕遂使湘南學士日俯仰於松壇闐中都人獨徘徊於巖石也

通判潘周伯作萬歲寺記

余觀湘江之鄉靈壇古迹龍君藏焉釋子居之或興或廢或顯或晦因繫乎時固繫乎湘陰爲古黃陵南眺瀟湘北枕岳陽洞庭之澤汹湧乎中舟航之要津江漢之通道也昔軒轅氏奏樂于重湖之上釋子以其遺址立小招提命名曰龍壽山萬歲寺於是有龍君之祠多歷年所楊公沸湖金碧輪奐勅賁碑額蓋隍煨燼寺廢矣龍乃韜晦紹興六載方還舊觀寺興矣龍復顯應公而綱運私而商旅皆於此乞靈焉始到彼岸厥後主僧屢易無力興脩日頹月圮嘉定庚辰夕郎鄭公師潭命本邑南陽徒弟沙門祖發主席是山卓錫云初若入青野棟宇摧倒香火蕭條祖發慨念風濤之險舟楫之危不有佛力何以扶顛極溺況濟急救難者觀音之願力也浮杯度錫者羅漢之神通也洞庭之神以龍君爲長楚尾之民奉祠山者多衆聖革靈不可不興祠設像以爲往來祈福之地遂建觀音大士寶閣增脩羅漢應真之閣周圍上下鏤絲排壁以示莊嚴人架洞庭龍神八殿及祠山大帝殿興大佛殿藏殿暨諸堂殿方丈寢殿堂僧堂官廳兩廡三門望江樓等屋色色圓備以至傍岸沿江路徑磚石甃砌靡不精緻興工於庚辰落成於丙申洪功浩果約費三萬餘緡無非祖發倒鉢傾囊積珠累寸依憑佛化抄募衆緣以畢斯事聚徒安衆不下五六十人晨夕香燈遠近檀施翕然信慕崇寶社當興故龍神推出若人以任是責哉竊謂湖右名剎如漢陽之鳳棲公安之二聖皆據乎江瀆水面泝流而上順流而下莫不瞻金施來由無垣角而瞻衆動以千計意有陰化嘿助人辦心而神輸供者

此山雖佛舍持戒焚脩接待不避於鳳棲二聖勝事告成祖發以記來請此固余之所當記然余所望於山主者更欲闡揚聲價興起道場必使龍神長護沙門必使龍王來聽講席然後見地之靈龍之靈得其人而益靈

山谷黃庭堅作題詠　南風日日縱篙撐時喜北風將我行湯餅一杯銀線亂蔞蒿數筯玉簪横　于湖張孝祥作　鼓發營田市帆收磊石山水船六十里煙髮兩三鬟天氣水雲合人家罾網閒晚來風更熟剡溪棹歌還　通判張其人作　天設鯨波險神休象教崇林巒明水府金碧煥天宮澤國鴻濛外陰靈肸蠁中白雲千里望拜手願分風　佛閣重湖表山雲五月寒三湘當眼界七澤俯欄干帝子遺靈冕驂人詠澧蘭鏡中羅萬象着句始知難　知縣林來作　地接熊湘尾天開龍壽山精藍依石峽遠岫點煙鬟青草渺茫外黃陵顧盼間攀緣尋古跡足倦不知還　檢詳方信儒作　磊磊洞庭石渺渺蒼梧雲客行雖駿國長歌酹湘君湘君不可見古廟藏江氛空壇顯已悲誰爲真將軍　提刑樂章作　風波瞑白晝雲雨晴空山楚客驚傳棹湘妃慘濕鬟化成群木杪砥柱衆流間肸蠁通精意行人易往還　趙汝衛作　萬頃鯨波內巋然一石山江神尊具闕湘女露雲鬟客棹蒼茫外祇園紫翠間我來嗟索寞登眺卻忘還　錦屏陳隆之作　瀟湘天下景絕勝是湖山水國三千界煙光十二鬟乾坤水鑑裏樓閣畫屏閒有路憑風馭心隨倦鳥還　劉章孝大作　雨花鬱晚色風葉競秋山浩蕩含清境巃嵸聳翠鬟衆湘海外日斷水雲閒步少登臨勝詩囊挈得還　長樂鄭良臣作　軒轅奏樂洞庭濱樂罷齊呼萬歲聲留得伶倫鐘一簴山僧日夜祝皇明　周望之作　浩渺洞庭水嶢巖磊石山片帆青草外高浪白雲間古跡千年在人生幾日閑微官莫拘我尊酒且開顏　東萊呂祖异作　重來洞庭野往事付行雲樂奏思黃帝殊寒訪鄂君朝廷用儒術兵甲洗妖氛好在胷中策堂堂整六軍　陳采叟作　湖光撐巨浸嵐色如凝雲舟子卻停檝煩我扣湘君平明谿朝曦四顧藏陰氛拍手掛帆去可以壯吾軍　李慶齡作　磊石山藏寺重湖水接雲臺高先主將祠奉洞庭君河北欣傳浪風神爲掃氛登臨得佳句便筆凌千軍　知縣范揆辰題萬歲寺壁　水落水綠露春洲一品梅花咲竹間最喜行人訪晴路洞羅溪上楷家山

湘陰古羅志　南堤

堤介兩湖之間久爲巨浸齧蝕行者病焉余以歲十一月望日至自念同此先務也土膏將動春水方生則無及于事矣廼借夫於私給直於公士有黎元爲是都保役者又欣然助以版木於是閱月而成時寶祐癸丑嘉

平大名郡庶誌 杜公亭 亭舊以杜公名已而易焉故人曉森相傳工部繫舟處也歲久弗葺日就頹圮余亟撤朽弊而新之且復舊名余非徒爲是美觀也緬想詩翁雖不偶於唐而形之篇詠間乃心罔不在王室登斯亭者嘗以是心遡杜公可也詩云乎哉時寶祐甲寅孟陬大名郡庶誌

湘水驛記 邑介湖南北間爲水陸衝要使車行部幕府沿檄縣官始終吏往往稅駕僧舍或僦居於民非便也舊有驛嘉泰間令尹王君栩歲久弗葺木蠹且腐棟撓句復支因曰此邑大夫責也余雖代庖者其敢辭一日乃視其地吾夫子宮墻在焉卯州大星森其前而頹簷敗壁居其左外觀非美內失所以崇重意春秋凡役必書余是役有名矣亟撤朽弊而去之吏相顧駭愕且云將何所取財余謂先正有言財在天地間只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蓋以聚之官不如散之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義也矧惟財在縣家者亦只有此數不在公則在私則聚之官先正猶以爲不可財聚之私其不可亦甚矣余無私焉或者其可乎吏始叩頭稟令曰可矣迺龜卜迺鳩工市竹木於江滸而牙儈不知市磚瓦於窰戶而鄉保不預匠日給以直又時勞之而人忘其勞由門觀而聽事由書院而堂室前列舍後置庖湢至者如歸焉既成扁曰湘水驛湘四通八達之區也國家全盛時朝京者道所必由上方有事於荊州用武之國嘗有契中原版圖上職方者駟馬驅馳軺車駱驛則此驛不虛設矣是不可不書以紀歲月時寶祐甲寅孟夏大名郡庶記 惠民有錢大參曾公嘉惠邑民至渥也久而羽化吏手師漕荊谿吳先生俾覈其實凡百緡糴米外余錢繞四十六緡廼積苴鏄漏今見錢一千六百一十貫省十八界交一千三百四十貫書以詔來者 慕家岐稅務新砌江岸記 爲關所以禦暴也征譏云乎哉務固慕氏獻地以名跨三邑之會據衆水之衝商賈輻湊舳艫相銜者無虛日其關防有道其征取有數津欄纂節中寓待客非左右望而罔利暴征橫斂之謂也然則奚惡乎名前主定遠簿楳溪張君簡受知荊谿先生俾攝務事廼辭之曰君子不歛盜泉惡其名也先生力勉其往始至遇秋潦深慮江岸不固務因以圮有意營葺而力不逮乃積州所得俸務所得茶湯錢至歲終會爲錮二十萬屬太虛嘗略工瞯縈董其事龜陰陽鳩工石先春而工閱月而畢若張君可謂勇於爲善矣爲慕者能之乎天官舍孰不視爲傳舍也矧爲權官視之將不止於傳其能植砥柱闢正途深根固蔕爲長久計者蓋不多見先是余代製縣錦經從務與張君語甚歎關之橐時江岸在今橋江之中流去今之江岸十有余尋紹興迨今務官

知歎其能有以江岸爲急者豈至今之務場十有余尋之地盡爲魚鼈之所據謂其事可緩得乎如君能力行好事僕從吏之事竟底成有志者固如是夫張君括蒼人邊賞補官不樂仕進以詩鳴湖海間諸公爭欲致之寶祐二年春大名郡庶記 泳飛亭壁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凡飛潛蠢動圓形於天天地間者皆生意之流暢也雖然生之者在天地而所以生其生者在聖人夏之盛若商之去網周之德及雖鳥獸魚鼈昆蟲亦得以各正性命況於人乎三代有道之長率由是推之人臣志於愛君者欲推廣此生意於流動充滿之域遇誕節必放生亭之所由作也嵩呼華祝川游泳雲飛于天于淵在郊在沼盡入物之性與天地參具文故事云乎哉亭經始于淳熙之甲午已而中廢權邑令左讓復舊觀未幾就頹圮臣以寶祐甲寅之秋廼撤而新之欄楯其前後梯級其高低丹堊其壁踈櫺其門而扁之曰泳飛偶閱圖經則其名已舊矣是亦有數乎哉不可無以識歲月臣郡庶拜手謹書 脩縣衙壁記 湘本春秋羅子國秦始列爲縣縣有民有社凡催科獄訟簿書米鹽月榷歲輸外仰給于縣者仲日之繁彩期會之峻急悉叢于令之一身故爲令者謂縣爲灘謂邑爲債以其不易歷且償也是匪獨湘爲然余以濱之簿書掾代製錦惴惴然深虞其債令尹仟告戊期善善去有日矣因自念曰邑有治臨民莅政之所也異可以將去而不爲來者計耶顧瞻前樓上漏下濕環歷兩廡左支右吾東爲神祠畢陋莫稱西爲倉門頹圮弗支內而堂奧下而庖湢或棟撓或柱朽壁給板面或爲爨者所薪著眼且不堪況著脚乎余欲爲是役而力未暇者久之若必俟暇裕而後爲是終無可爲之日也於是爲之益力畢者崇之歌者正之可因則可革則革且爲之新整樓簷重飾縣牌以壯觀美繼此必有新美其政事者邑士民其嗣書之時寶祐甲寅中秋日大名郡庶姑誌脩造本末 慕家岐務新砌江岸記 縣有商稅舊矣惟湘陰稅居洞庭青草之上左磊石右琴岐兩山作限一道之水歸會焉至若洪濤起漲蕩飄島濱衝者奔當者壞稅場由是遷徙不一殆嘗於喬山黃帝淩之側再遷於楊家灣三止茲地慕氏所獻因其姓名曰慕家岐岐要害地也總括三湘并吞沅鼎商推消濬綱絡群流廼立纂節廼創廨宇而務成焉舳艫蔽江財貨通阜記一時之盛觀也歲在癸卯水失其性蕩廬蠶殘公廨一木不留官無定居多就民舍戊申秋三山潘公瑞以柳齋陳大參來攝事爾與於是乎一新越六年楳溪張君以荊溪吳大師檄來適當秋潦水勢訊急砯崖數作棟宇屹屹君謂隄防不設雖屋其能久有乎廼鳩傭

侍銅二十萬人益以己錢五萬縣助錢楮二萬龜吉屬太虚管將王嗣榮以董斯役時功係而人不知財費而吏不與興於甲寅之正月閱月而吉成基石入地六尺高十有五尺長二百二十尺上下甃爲二層以敵泰洒岐之父老曰務翔於紹興初年水毀者屢堤始築於今日吁興廢其有特耶後之君子能以君之心爲心嗣而葺之堤不壞則務存其功豈淺淺哉君括蒼人進秦入仕嘗從西山鶴山游有大行于世亦特立獨行之士也寶祐二年五月丙申侍省進士管勸農公事潭州長沙倉口監鎮黄遂記

知縣趙通直生祠記景定初元歲在庚申孟秋六日邑大夫趙侯嵩神慶生天潰寫曉湘之士民少長咸集薰心香沸賀聲鼓舞隘衢誰謡盈耳相與揭壽祠於東明清淨之宮奉壽栢於玉皇香案之近頌於斯歌於斯舉手加額于斯千萬人同一誠也豈曰文云乎哉禮生於極順樂生於和和順中積禮樂外著非人心外物也是蓋自然而然何者侯之德斯民也深也民之德侯者亦深侯之愛斯民至而民之愛侯者亦至侯之福斯民也與湘山爲無窮民之福於侯者亦與湘山湘水爲無窮噫嘻此香火新祠之翔建天人壽栢之與贈神動機隨鳶飛魚躍不自已於人心宜與雖湘之陰控長沙洌川瀆陽之三邑匯洞庭三峽之上流去歲秋季虜渡武昌勢壓江面羽檄之水馳陸遞者若飄風迅雷之疾自廣透潭直逼城下哨騎之草遊露宿者距縣治一舍之邇然且奸訊剽於鄉清卒迸於境黠冦伏於波官軍出於市洶湧震慴驚駭奔竄一同無寧居累月不聊生境有風寒誰其禦之邑有井市嗟其安之人有室廬嗟其庇之家有老稚嗟其保之列栅木於四關以捍衝突集義丁於四境以壯軍聲置郵傳於南北以伺敵勢檄於總諸郡以保鄉落侯之禦侮者然也首戚民之掠奪以肅奸膽亟使民之保聚以安衆志出余本錢以濟民之行勸糶令以甦民餒侯之弭患者然昔夫子有言曰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百里之國無城池之險無甲兵之利無倉廩府庫之積生民之命寄焉有人焉臨大節必守封疆守社稷而不奪於浮言之胥動非學道愛人君子之巨力量能之乎方其夜半閒探聞者股立江干瞽傳觀者色變十室九空居者心悸侯於此時也屹然坐鎮不動如山是可能也孰不可能也彼有儳即遠徙棄治弗顧旋不免焚掠蕩折之者渠不愧怩漸汗于事甫定侯不自以爲功亟狀巡檢曹君携兩江總轄宣勞著力上之幕府制帥侍郎向公如響斯荅大書曰虜不得入境知縣由突徙新之儀願寨政不待焦頭爛額而後以爲功即從請褒録侯涉秋訖冬隨機應變措慮運籌爲生民立命可謂不負茲土百姓戎之大關篤之天子亦將嘉之邑不立祠無以見公論祠不紀實無以後來君天廉於律身勤於淮官脩泮宮以厚風化繕亭橋以復前緒壯廟宇以崇明祀是又春秋常事不書報政三年以一身壽百里之民社惟班昇朝由一邑以壽天下之生靈像禹岩圖雲臺滄淩烟皆自是推之也郡建向大公帥壽祠邑建明府趙侯壽祠獨吾郡吾邑之有祠於是可以觀人心之禮樂也用摭其實以俟太史觀風之采擇侯名時錙字宗堯寓括之龍泉中元日進士岳麓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中元日進士嶽麓書院校正縣學諭楊蒙記

湘陰風號樂邦括蒼趙侯提錦手撫宇之一再書薦矣已未冬邑南北俱有哨警侯當是際以鎮靜拄驚疑以周密窒跡漏以一真仁惻爲四境悍憬卒之驕哨不侵厲居咸定草竊之奸亦帖花封之暖自如侯之保民之惠爲侍而搀諸紹興初宇侯植種愛先邦邑人許世表裒述其三異十善令侯之惠尤爲表表付之無述可乎君美輙不自量爲趙侯保民惠政紀實詩一十五首悉述其事昔李既歸班編儀清要許之一迷至今炳炳圖經中侯報政歷遵上將侍宗磐爲國棟不待邑人之祝區區引喙聊曰無遐於云耳景定庚申二月二十一日邑子侍省進士學賓邵君美謹敘　紀措置夫丁一　習書來自滸黄洲南北相關事可憂于手寨兵差發丁民丁箇箇是貔貅　鄂渚警報日急縣當湘南北水陸衝要預合關防鄉調手手寨卒入城縣無所恃趙侯措置夫丁上江置彈壓團結口岸漁戶下江置彈壓總轄排集窑丁聲勢一振縣稱有備　紀鎮靜有功二　官船隻隻靜已城隣境如何免得驚鎮日愛人堂上坐夜吏朝鼓轉分明　縣按岳陽僅百八十里哨至岳陽守令以下避地舟至縣岸一邑皇皇趙侯處以鎮靜淮事如平時民恃以無恐　紀存卹流民三　南陽過渡盡流移携子携妻那處依興化寺中都住滿依錢依米給他歸　鄂岳奔移之民輻輳至縣趙侯一一存卹貼興化寺俾之安居仍支依錢米流民莫不感戴　紀犒遣過軍四　客軍過縣沃公憑百姓驚移怕起争犒物犒錢皆望外秋毫無犯奔程行　南北潰軍每過縣邦以百爲群民間驚駭趙侯委曹趣檢出郊悉以錢米酒肉犒遣之逐出界外潰軍既不敢生事縣民亦得安業　紀置柵關防五　縣方憂北人憂南無寨無城廣陣柵近縣路頭都置柵哨報直突也應難　鄂岳之寇方啟郡報南寇又迫縣無城寨可守趙侯慮寇將近境急於近縣捷路堅排杈匽捉水堀陷坑各分民丁把守保障既密遂無騎哨直突之憂　紀錢截縣江六　縣江日日過

車船儘是官單或不然截斷縣江教莫入民舟方始得安眠 縣江來往車船人競姦細賊將借透漏趙侯委上江彈壓釘截縣江自是居民與備舟之家咸得安安 紀勸諭發糶七 米舟來擔盡無米有米有家戶不閉急把公大行勸糶貧民生意挽將回 客舟興販不通場民亦斛出縣市并閉糶貧民倆俚趙侯急行勸諭上戶發廩嚴禁鋪家停閉貧民遂無待哺之憂 紀出俸錢權當八 庫家不與更愁人作麼經營米與薪自出俸錢權抵當雪霜時候反如春 富家閉庫不閑小民轉見愁修趙侯以錢差廳吏就縣前權當不收其息又恐諸券無人收兌就增價收兌以通有無縣邑愈爲之感悅 紀杜絕草竊九 盜賊何足挽官刑卻恐因兹草寇萌押向市心撻去手金場窠卒敢縱橫 金場兇徒乘時嘯集近縣窠丁雖有彈壓亦間有寇竊者適捕獲盜賊人解官趙侯謂不可不重治以杜其餘命析其手斷剝拘鎖自是草寇間風帖息 紀團集民舟十 居民苦要買船艇甲在前湖作一團好箇規模如水寨風波無恐況風寒 縣界水濱居民備舟逃難趙侯立盟令其結甲團集縣岸又委王文踏逐水寨民無遠徙之苦見兒江湖之濱 紀置安報旗十一 朝朝探報曉民間猶更訛傳百十般旗上大書安與急展開安字一齊安 郡戒嚴閉關緩急無報趙侯添招手力差貼吏置十鋪至州咸側一日一甲唱示縣門以安民心置兩旗題一曰安報其一曰急報令遞者無事則持安報旗有事則持急報旗四隅各置 鼓約以有急則皆鳴俾各知備故百姓安心市井如舊 紀幇給官軍十二 宣司調卒過千餘幇請那如廩幇虛一發券頭支五日這般調畫有誰如 先時上縣有官 批券 爲備不素縣遭焚掠及宣司調軍壹千五百人道湘陰而縣幇廩亦虛民皆危之趙侯籌畫有方券到加支數日單皆感悅詰旦即行民允贊歎 紀關防縣界十三 巴湘二介闌闌防不是陽官不說詳貴得琴堂數杯酒南陽一度勝金湯 岳陽城守既虛月縣之北蕩無障蔽趙侯因巴陵賊至縣待以禮遇勉其團集鄉丁防把二介由是岳陽之寇哨至自篠渡而不敢南向 紀哨馬伏地十四 黃花市路若無多長樂街頭幾度過哨騎欲來先自伏邦人喜不見兵戈 南寇劉寨長沙之黃花寨過縣界哨至大里塘馬忽伏地遂不敢犯境繼又屢經長樂市將尋縣路又以馬伏地而退邑民不見兵革皆曰非趙侯仁政感天何以有此宣功感頼 紀百姓感思十五 花歡柳喜勸耕天絲幟如雲擁轎前萬口一辭何以祝福王堂

處有青禋 自乙未九月至庚申二月南北澗洞水已湘邑獨晏然無虞民感趙侯之惠值舉故事郡農爭製綵旗大書頌語以獻雖貧丐亦爲之凡數百首擁列轎前於此又可見侯保民有惠之矣 重修泳飛亭記 泳飛有亭焉祝聖壽作也其沿革已見縣志歲久弗葺委諸江滸漁樵上下冀雜其間折柳樊之弗敢甚矣歲在庚午將祝華誕捐公費委曰鶴主首郭道元鳩工修繕上甍下甃前窓後檻楯陛森嚴丹雘輝映不無淡而成之凡川而泳雲而飛者於是欣然並生無一物不囿吾君之仁矣若夫推及物之心以及人使田里鎮然耕鑿各得于以偶聖天子仁壽之澤則又爭流宣化者責也孰不勉乾會滿散日宣教郎知潭州湘陰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兵馬監押兼弓手寨兵軍正兼權安撫司幹辦公事臣陳蘭孫百拜謹記 新建筆峯亭祝文 按縣志筆峯元在縣市內歲久平塌僅存一井與筆峯俱廢後好事者謂陰陽家以尖峯屬貪狼遂劚一石尖於井前以象倒地貪狼不經甚矣咸淳五年冬知縣陳宣教蘭孫乃採士友議始作亭于井之上以象筆峯尋委直學鄧埏進士晁世基任責提督而官助費焉亭成氣象高聳咸謂壯觀乃請於水臺趙尚左書其扁而濟音以祝之其文曰巍巍筆峯宅是邑南誰鑿而平闢爲林麓文運之復一亭函三上映卓筆突兀天參下有德井淵泉地涵相我多士激芳濯藍惠我千室汲清酌甘君子之澤百世可覃 重修魁星橋記 鄭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惜其惠而不知爲政徒杠輿梁成民未病涉也然則橋之興廢亦可以觀政歟按縣志大星橋在堤南跨秀水之中流水本出撥水江之汊橋支流數百步匯于橋所迤流而南拱揖縣岸邦人士以爲南方文明之地故水以秀名橋遂以文名其來尚矣歲久橋圮水亦湮塞淳祐乙巳令尹胡君廼命直學彭樸邑士彭逑蹤而復之橋而亭之開慶己未胡虜澒洞令尹趙君斷橋以禦賊而橋與亭遂燬趙君秩滿雖幸復不數載巨浸衝齧又壞咸淳庚午余既領邑之二年每一過之僅存略約肩不容並軌不容方顧謂直學彭燧曰此君家舊德事也方詔歲文明蔚興而文星無橋可乎彭君慨然謀諸季父述述亦欣然任責於是官爲之倡而率有力者爲之助或舂而土或鑿而石築而丁曾不踰月而橋復成凡廣一丈三尺凡袤三丈九尺規撫視昔猶壯方議作亭其上或曰陡瀕胡不宜亭亭久將壓橋必易圮越明年湖果倒溢陡岸一墊而此橋完然如鼇跨水迄以不壞湖山環遶煙霏晦明來者往者戴者負者車者笠者偃僂而提攜者晏然如登康衢而履坦道非此橋之一過歟成諸君合辭

請名以魁星而屬余書且余曰斗魁戴筐多士之祥橋以利名沙豈士獨當其奇耶彭君曰歲居心而仁澤洽明堂亮而泰階平凡三能兩比之所臨百里其橋又安知夫往來負戴者無駟馬車之過其門而傴僂提攜者無龍鍾老之出其間哉余既樂爲之書而又作而歎曰今之邑非昔比矣邑政之可以利民亦多矣飢者欲食寒者欲衣顛連困苦者欲安樂趍息焉得人人而濟之如此橋之利涉乎後之觀政者必有得吾心之同然矣

咸淳七年歲在辛未十月朔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事兼權撫幹陳蘭孫記迪功郎潭州湘陰縣尉兼運僉吳興文書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十六麻

沙　長沙府十九

詩文

學正林應龍撰新建儒學之碑　皇帝神聖武文體元開統撫有方夏遐邇畢臣至元十三年春正月下潭州士民按堵如故越三日學官偶弗戒于火悉焚之潭爲東南名藩業文者率是學尤不可一日廢聖朝以潭介荆衡間犄五嶺控重湖分行省鎮焉故名公賢相來蒞茲土者率以學爲重事第大邦新定多務未遑明年政脩人安乎章公有命依舊址創新學首歸悍卒所據地繼給木以助而爲之倡方鳩工集材而有征海之役趣委府官董厥事趣留戍校督厥工學徒慶悅師作友應富獻力貧效勞翕然相與經始瞻學有土多荒少入除給外蹙其所有以供費逾年而後成宏壯美麗視前有加初廟立屋峻甚市尾小弗稱官復畀以巨且厚者復焉於是有殿巋然有堂巍然三門前峙兩廡旁翼可以安神棲奉祀薦可以集生徒肄事業矣雖齋祠亭閣庾帑庖湢未悉備亦次第告厥功夫以邦人新服厥命名莫攸居而學乃厄于火豈斯文未將表邦不有大人出而力名之宗則斯道何所立歟且道不依形而立固不以學之興壞而爲存亡然有學此有教教之所在道之所在也是以前代帝王莫不有學虞曰庠夏曰序商曰瞽宗周曰頖宮至庠於黨序於遂雖一家猶有塾皆所以脩道也故學莫盛於四代而治莫盛於四代也迨漢學猶做古而人昧於道始以儒名家自儒家之名立而後人爭以家自名而道其所謂道吁道一而已外此豈他有所謂道哉他亦非吾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此由漢以來千百年間治日常少亂日常多皆斯道不明之故夫所謂道者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以古之人凡脩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率不外是蓋人之生也皆有是性皆有是倫雖能不由斯道苟不由斯道則非人矣此教之所以不可不明而學之所以不可不建也否則人道其能一日立乎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以有天下者必有學也今上混一區宇州縣皆有學治理風化將遠追帝王之盛是以公奉命此來不待息馬投戈而亟脩庠序之教者可謂知所本矣自今以往吾黨之士群遊新學盍知所以立教之意相與學問思辨求古所謂道而共行之窮則善其身達則施諸人庶幾化行俗美措世于安斯

無負我公今日主張大教興復斯文之盛心公爲人正直方大侍相臣體其愛民重士皆本於誠下江南百餘城猶破竹之易功成不伐惟以附百姓爲念安畜恤窮興利除害日孜孜於政真勲在社稷而德及生民者矣剏建行省其壯麗既足以示威又前立危譙貯鼓角以竦人瞻聽今文廟一新氣象宏美復爲南州冠公於政教可謂兩盡非知所本能如是乎是不可以不記　李琳撰重建大成殿碑　國朝聲教被寰海仲尼道化相遠通潭郡甲重湖儒先以道鳴響於冠蓋劉縣稱瀟湘洙泗天曆元年冬龍飛御極綸音誕敷申飭學校風化之源敦勸勉勵而郡之文廟適完巍冠湘楚先是泰定四年冬大成殿菑延及齋舍廊廡祭器所儲惟宣明閣巋然存庚廩積粮仍墉其峙憲府建明湘閫議克合郡規畫新是圖共惟先聖海宇所通祀而廟庭像飾一燼而爐燈之蒼姬麟筆所書蓋書紀意雖廢興屢於數而建立存乎人蓋此道爲天地民物之所寄事若緩而實急郡集州邑之官于潭者敦禮勸誘尚義而家贍給者歡踴力協有不俟勸而樂輸者裒其所助如車兩輪翼六翮於是雞檻翳巷充礫堅具壖杵築並作以明年夏四月甲午程工畫堵鉅材碩植輻輳而至匠石輪輿各當其任六月壬子大合樂舉脩梁菱紋雲湧騑拴歌偉憲使大中王公克敬慨念斯文力維興建是日集寮寀致祀奠宣閫中奉公閭閭師廸屬鈞揖奉旌助累瘞騈脟歡聲蔟嗜廉輅蹕至益加勉勵憲使中議公管不八通議呂公楨憲副承德公八十朝散白公鐸憲僉儒林劉公藝朝列公忽都不丁經歷承務韓公夂直照磨承事王公濟帥公衛道以底于成湘閫寅協隆儒敦化宣慰使正奉公萬奴中奉公閭閭副使朝列公忽魯忽先經歷承直秦公從政都事承事錢伯圭照磨將仕佐趙煥翁公勤克濟勗哉惟績郡侯闊闊中順恪乃心力及茲竣事祭器洗金亦就魏輦奐輝麗藻黻端嚴如闕里眂至元十三年春正月潭初職域方越三日學宮燬當涂群郡士之饒於贊者按圖分搆歷三載始備茲歲月未及半而綦完功俟倍仰稽先聖之集大成自騶孟氏闢牖始終條理聲金振玉鏗鍧萬古暉揭殿庭值昭代崇文光增徽號樂以大成饗祀徧北南日月九霄有目畢睹飈霆八極有耳悉聆矧潭爲會府朝之建所以肅瞻嚮嚴敬共蓋風教之所感孚人才世道之所關繫教脩於六合同文軌之際化行於諸儒演濂洛之區於此率先以萃衆力作新以昌士氣祗念扁倚者寒弗渝既勤且敏以踏就築即六經大心字爲宮庭三綱五常爲棟楹碼礎日用脩齊餘力核群華拾科芥亦各識性分擴充之廣居盛矣哉每見漢文翁

守都脩建禮殿及象七十二子飭勵郡國歲進十餘人俊傚其式並立學官以西都循良推心如是石室祠之更千餘年來者忻慕之劉賓客刻夔言釋奠古止辟雍以州二丁牲幣會計諸郡歲費四十萬請節其資興學校以真元朝士持議如彼汗簡載之猶有餘論歷數百年識者咸淺之而此幹化樞而庭春啓道藹而戶曉棟漢之隆孶唐之陋肇佩璇璣咏義游藻鞶齋湖光映帶欄楯儼若覲承事大成教父父扣指揄如河汾通銘纂罔極之思何其韋歟侯徽紀成琳讀書於此冠而游薊晉老隱湘茨及睹侯類之闓麗光偉特從尾皓鄉飲歌絃摩抄隸鎬誦嫩勉勵盛心敦勸遺愛爲方來勸若協助名數登載出納紀之別鐫乃系之以辭曰維郡大賢冀城之南殿庭昔構玉映荊潭豆籩罍鏞冠蓋聚萃煤埃於爐壞麗於數斡旋以道建立在人勉勵敦勸啓孝捐囷鉅材堅植輻輳而至晝堵程工輪輿畢技巍然先聖萬世所師功拄三極德彌四維新新大運蕞初崇尚宇宙開明飈雲動盪六經妙用與造化俱侯務所先砥志弗渝以激人心以隆風教揭茲宏規穫其遠效脩邑禮樂樹立綱常濟濟繡佩洙泗瀟湘冕圭藻黻宵馳日敦官殿既完巖詹共肅森嚴壯觀游泳升平秋君脩理集大成哉歌嫩侯類遠之大史刻辭牲石綿千億祀　李邕嶽麓寺碑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兵鎮而安故耆闍以居取於安定者已茲寺大抵厥旨玄同是以迴向度門纏于郭右仰止淨域列于巖巔寶堂岌業於太虛道樹森梢於曾堵無風而林籟肅務不月而相事澄明化城未真梵天猶俗名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潤陰嘗與炎漢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狸女蘿薜帶山祇見於法眼實后依於佛光至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泊翌日弘敷誅介衆來之明詔行矣水泉有側立壚盡乎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者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入澄源不染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功重啓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模揆建方面法物增備壇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賑以布金之地有若法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響慈目相視淨心相續綜覈萬法安住一歸註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克終厥生逮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軍之孫也信尚敦田作爲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故乎予治華構閒戟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宇之傾低期珍價以興葺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侯公諱祥了義重玄

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長沙內史蕭沉振起法鼓弘演梵言離揵椎於景鐘納日業於層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佛性森然國棋秀者壯廻廊以雲構蔚聯居以天覆開元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登清悲海嚴幢標㸑智火融明襲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至遠有若曇捷法師者伐材及樹栞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雷大振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裝嚴善慧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雖法師者願廣於天心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常四無清以因因而入界界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昔楊法師者丈史平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圓於剡中真訣諭於湘上具究竟叢敷解說是一法開無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誨雙林有以追遠並建場所互爲住持惟鉄禪師者迹其至愨其高起乎雲門絶彼塵網深以爲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通於明習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圓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習則不正是浮漚和正覺何若冥搜想息而精進甲堅愛除而煩惱散散百川到海同味相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聞者

順其風觀者操其道牧伯革止皇華游綠落梵香之上緣託神佛之嘉願上座惠呆寺主惠豐都維那興哲等皆靜慮演成妙論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一心而辯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脩行之迹如此而封碑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披揚宿志者也司馬西河賓公名彥澄碩德高開紹賢遠識器守岳厚撫操水清害以師長閑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友以己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丕若且猶歸心淨土謨範佛乘權倫悞之外懽興開示之真詮建謀料吏乃命下寮顧蚊山之易疲歎龍宮之難紀其詞曰天地有象聖賢建極宴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良作則安樂是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二歸顧塞（其一）金方置廟衡麓開場龍象擁錫人天護香思神賜上靈化度堂重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法侶大啓禪房（其二）幽谷左谿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窓裏玉臺隨足天樂盈耳（其三）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往在此此明齋哲佛日環照千車結轍連率順風駟驥欽烈訪道追勝形馳目絶（其四）俾扳莫建軌物未弘和合是請依承是膺政教大郡信發廣衆顧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可久與山不崩（其五）

盧摯三皇廟碑

天之生民不能自養之開其有生之資代天以養之者三皇氏是也不能自教之秩其有生之序代天以教之者仲尼氏是也縣京師至郡國祀孔子於校官始漢高帝十二年其廟祀三皇於京師始唐天寶六載後代因之俾職醫者祠焉迨國朝始自京師至郡國儕先聖於崇祀無以吾皇元之興與三皇氏所以繼天立極符道契德而然歟抑知三皇氏之開其養民之功歟吾夫子秩其教民之言不可偏廢而然歟潭郡於元以東晉譙閔王廟祠三皇始至元二十四迹至大初元垂二紀矣地隘宇摧甚不稱所以揭虔安靈而業醫之師生夙暮誦習依於無所湘憲使識篤耳公王公容相與謀曰寅於事神以及保民以宣上德意以勗校官吾職也潭廟孔子而序士者既完鐵矣皇之宇庠醫者若是可乎于以副朝庭荅神休慈民命者固若是乎年登民隙器具時哉廼移諸宣府議更爲焉宣府叶其舉之上鄂省省撤是之地以故宋漕署其廣袤畝三十有七頃則自辯章郢省貫公宣憲兩府贊以倡焉楮弊以緡計三千七百五十承其事樂於自勸潭守倅而下及其屬城以緡計七萬三千八百有奇材以木計爲幹二萬二千六百有奇瓦甓以枚計合二百萬有奇借力傭工以人計最一十萬有奇工之直日予則悅於相役者殿於中屋以間計七楹於殿之四周塈其顛

以尾三十有八比其殿者高羸五尺堂於殿之後所其師生講習爲間五之序於西東者衕堂之數三十有六闢三塗之門于殿序之南爲間如堂門于南曰靈星以表周垣達三途臨達路爲廟完則會其餘才羨緍環廟而廬者爲間四十市田而穫者爲畝凡缺田廬之歲八月僦祠宇經費胥此出焉廟益有所賴以勿壞是役也始元年秋訖二年春宣副智侯受益實躬任其事日晝指授日至而躍其勤長憲識篤耳公又時率其屬而往按焉方廟皇之役興王公宏既倡憲議已而使于宣府會右丞荅思公請詩公繼至領使一完厥心用能喬期月而事咸集輿鉅役而民靡擾潭之播紳達族以及閭巷田野觀者說曰皇之祠之雄之崇不特肩夫子之宮而甲湘之南矣鄂省湘宣憲數公若撫字於湘咸以倖湘之祠惠湘之民以興起湘之人沐皇之靈之庥之恩其可既乎不有以貴厥時功石謠王祠數公之績將無以激示來者於是宣憲兩府書其事俾以宣屬吳掾恩義來宣請記義承之使湘廟皇之舉職所當然而竟未能然今數公則然記其可辭遂書古聖人代天養人與夫教之者授掾義歸刻之與地紀勝碑記

屈大夫碑（鄭道元水經云湘陰之汨羅口有屈大夫碑而字識無遺矣）

黃陵廟碑（在黃陵廟唐韓文注云廟在湘陰縣東八十里韓文公）

（有碑既傳師書又梁開平中楚王亦有廟碑）湘陰二妃廟碑（柳子厚文）雲龍寺記（在衡山縣岳山之靈龍寺有記本文本撰）岳麓書院碑（在岳麓書院道左乃唐李邕撰并書）澂禪師碑（在唐興寺唐劉夢得撰）延壽院紀事碑（即在城報恩光孝禪寺也晉天福中楚武穆王命翰林學士唐建立是壽禪院紀事碑）北崇勝禪寺碑（寺在城中有唐咸通元年碑斷缺不可讀）月庵果禪師塔銘（在善化之道林寺中）寶林禪師塔銘（在善化縣之道林寺）南岳真君碑（容齋隨筆之開元十二年趙頤正撰蕭誠書）岳麓山寺碑（唐開元中李邕撰并書在善化縣之惠光寺）鄴芈南岳配異碑（在李邕碑陰）義興禪師碑（在善化之靈泉山顯聖寺唐盧摩撰）彌陀和尚碑（在衡山之勝業寺柳子厚撰）唐御史劉著碑（在衡山之南臺寺唐天寶寺遣禪師遊南嶽庵於臺上御史劉著有碑）法澄和尚碑（在衡山之靈本景德寺柳子厚撰）瑶律禪師碑（在衡山之衡岳寺唐皇甫湜撰王翊書）五寺碑（在衡岳寺前唐李巽撰羅中立八分書）關羽廟祝文（在益陽縣前大中元年米休復記柱礎真記字多漫滅）柳子厚般舟和尚碑（在南岳山彌陀峯下之彌陀寺貫唐元年題劉夢詩云寺久荒廢不足住僉有子厚彌陀碑）威武王廟石刻（去潭州十里至三沙有廟在西岸天祐二年馬殷為馬援建廟

有天祐二年石刻在廟中）洞真觀碑（在善化之萬壽觀晉開運二年李弘皋撰）漢高丈廟碑（在湘西岳麓下唐大中十一年有豊脩碑銘）賈誼并文（唐正元中賈耽有井文刻於石）大圓禪師碑（在寧鄉之大溈寺唐咸通中鄭愚撰碑）岳麓寺詩（集古錄云唐沈傳師撰并書在岳麓）岳麓道林寺碑（歐陽詢書）張謂長沙風土記（唐詩紀事云張為奉使長沙嘗作長沙風土記）江陰志報恩光孝寺新沙記　自浮圖氏入中國千有餘歲道盛徒騰天下名山勝地盡爲所有大剎千楹衆至數百人魚鼓之聲鏜然圜頂方袍鴈行麇至趺坐展鉢不問所從來充足飽滿而後去其未盡細碎用物衆多與巨室等爲住持者責在一身非道行禪學足以服人智慮才幹足以集事未易勝其任兼是二者吾於長老洽公見之乾道元年洽公來住寺事宗風既振檀施雲萃興利補壞庶務畢舉唯是樵爨日市于郊時遇乏絶人苦旰食思所以爲長久之計會實池鄉有沙漲出江中乃清於官願準甲令撥以入寺郡既從之衆大歡喜合辭來告欲紀其事勒之堅珉傳示不朽客有過而諗曰利之所在人爲賁育數十年後漲沙日廣土毛日增得無動心於斯者小人嚚訟侵擾士大夫依執豪敓師有遠慮嘗及是哉洽公褫然應之曰我佛以不貪化人使之樂施錢財珍寶肢節手足一無所吝若反從之以飢僧衆是不仁之甚者即我教中得輕垢罪矧寺以報恩光孝名是惟徽廟薦嚴香火道場爲臣子者尚忍爭于法不可行義不容犯雖歷千萬年其何慮之有余聞其說而善之謂其合於天理而當於人心乃爲之書三年閏月既望左從事郎充江陰軍軍學教授章洽記并書

唐劉夢得　浪淘沙辭九首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淘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　汴水東流虎眼紋清淮曉色鴨頭春君看渡口淘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燕子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翦下鴛鴦錦將向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洲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首飾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流水淘沙不蹔停前波未滅後波生令人忽憶瀟湘渚迴唱迎神三兩聲

司空圖浪淘沙　不必長漂玉洞花曲中偏愛浪淘沙黃河却勝天河水萬里縈紆入漢家

唐皇甫松集　灘頭細草接疎林浪惡罾船半欲沉宿鷺眠洲非舊浦去年沙觜是江心　蠻歌荳蔻北人愁松雨蒲風野艇秋浪起鵁鶄眠不得寒沙細細聽江流

唐李君虞度破訥沙二首　眼見風來沙旋移經年不省草生時莫言塞北無春到縱有春來何處知　波訥沙頭鴈正飛鸊鵜泉上戰初歸平明日出東南地滿磧寒光生鐵衣

陸龜蒙新沙　渤澥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有路教人到應益年年稅紫芝

宋歐陽脩　風吹沙（一本題上有北字）北風吹沙千里黃馬行確犖悲摧藏當（一作窮）冬萬物慘（一作無）顏色冰雪射日生光芒一年百日風塵道安得朱顏長美好攬鞍鞭（一作起鞍歸）馬行勿遲酒熟花開二月時

公是先生總集宿烏沙　朝離巴陵岸暮投烏沙汀大江屢回環反顧猶洞庭月色奪晴日舟人各宵征東南浮雲際極望都冥冥不辨水與天高低皆見星分明銀河流來與江漢并安得數尺檝漂然向天廷

宋王荊公　汀沙雪漫漫水溶溶睡鴨殘蘆晻靄中歸去北人多憶此家家圖畫有屏風（漢許后傳妾故作赤屏風跋於集所曰故事無有李白詩湖南七郡凡數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遠原山茶花詩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中卻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宋陸放翁　沙頭　游子行已遠沙頭逢暮秋孫劉鼎足地荊益犬牙州鼓角風雲慘江

湖日夜浮此生應衮衮高枕看東流。宋劉屏山沙頭。鸂鶒寒相倚老樹槃跚枝拂浪前村急雨漲灘流日暮漁舟撑不上。宋石湖范成大上沙。水邊犬吠隔蹊林蘿落蕭森日半陰紫杏鎖紅春意淺曉梅飄粉莫寒深。金沙（沙中甚金燦然人或鉢取多不成）莊嚴福地守靈仙不爲人間計子錢。珊瑚珊光照眼路傍饞隸枉流涎。宋楊誠齋岸沙。水嫌岸窄要衝開細蕩沙根似翦裁蕩去蕩來元不覺忽然一片岸沙摧。又海岸七里沙。大風吹起翠瑤山近岸還成白雪團一浪攙先千浪怒打崖裂石與君看行人莫近岸邊行便恐波頭打倒人若道岸高波不到玉沙猶濕萬痕新。又海岸沙行。海濱平程沙上路海風吹起成黃霧行人合眼不敢覷一行一步愁一步步步沙痕没芒屐不是不行行不去若爲行到無沙處穿逢石頭嚙足梅穿踏黃泥濺袍袴海濱沙路莫再度。龍太初詩海繪章集詠沙。茫茫黃出塞渺渺白鋪汀鳥過風平篆潮迴日射星。劉後村十五里沙。只見如山白浪飛更堪動地黑風吹渺茫直際九州外澒洞常如八月時河伯豈能窮海若靈胥僅可嚇吳兒惜無髮騎鯨友共了南游一段奇。又崇化麻沙道中。經行愛此人煙好面俯清溪背負山半穀何妨呼渡去小橋不礙負薪還遠聞清磬來林杪忽有

木攔出竹間深處安如無隱者卜隣容我鼓柴關。江湖集沙頭。寂寞杪冬候沉沉夜氣清宿雲江樹冷翻月浪花明漁水積深浦鼉更度遠城高沙魚來賤隨在有帷聲。宋劉忠肅公文集清明後一日下沙。微風吹幸陰晴笑側吟鞍十里行時節早蚕生穀雨人家新火樓清明衮衣積鼻均無物蘿鵜雲鵬各有情欲把浮丘挽春馭尊罍安得瀉東瀛。宋許倫集老婆溪（河之北沙名馬行沙面鉄動）不怕沙頭納納行男兒報國一身輕斬可擬變黃河水却挽天河洗甲兵。宋蘇泂税馬盤沙二十餘里。故里何人起卧龍飄然琴劒只西東馬頭忽與長安近又聽三茅觀裏鍾。宋劉安玄沙二首。軒窗高下傍巖隈花木層層取次栽誰道山深春色晚等閑桃李已齊開。飛山髻鬟如天竺環合峯巒一徑通何日再來亭上宿靜聽猿叫月明中。宋任希夷文集盤沙行。錢塘江秋沙成路潮水來時人欲渡沙隨浪没未容知人恐潮廻且爭去倉皇競岡蜂擁奔只尺直恐蛟鼉怒狂風一作浪如屋可憐有時迫昏暮長江渺渺前無航千沙茫茫絶歸處幾人到此不復反海水西來更東注君不見祖龍英雄吞九州臨此江波尚悚懼濟川舟楫果何人莫說稍穰與芒屐龐公今爲鹿門行將歸史作盤沙賦我衰絶望釣連鼇三復君詩返予步

儀真志過沙南。幽意樂雲水輕舠拂浪花晴沙卧林影遠日在天涯鵁鶄激類放歲月已崢嶸玉梅行犯臘江柳欲回春南山浮霽色飛翠入江城豪費不知愁煙渚發行舟高帆掛落日疊鼓下汀洲樽中山影度玫上夕陽流蕭蕭聲轉前浦餘恨滿倡樓。元張獻武王弘範壓沙懷古二首。秦宮漢苑爲功名梵寺何由也廢興試問雪香亭上月向人脉脉不能塵。又。桃花慣聽玄都觀萬樹梨花是壓沙一夕春風俱掃地雪香亭下盡荒蕪。又。已聞春日雪生香更着秋來葉醉霜到此春秋無一物不堪回首予興亡。元何太虛集黃沙道中。深淺柴煙曲塢間杉皮小屋繞幽潺紫苔青石梅花路隨處閑看雪後山。又。雪中重過黃沙。環環皚屢折剗剗峯爭回木陰與石決梅花抱泉閑長思黃沙好每待春雪來陽和發坤厚寒竇失貞材亂雲貫餘勇陰飈行新娭重成一川雪步步當漿回杉竹懸明冰琚璵逼清衣叢石動溪響呼吭出林限含欣羈孤慕迎賓刹蒼苔風昔多新友茲焉起余悽。元東洲杜國英集匾擔沙。一抹黃沙水拍天沙名匾擔古今傳狼艘過處如山重說與湖神好着肩。元張伯雨集渉雷江沙。冰底沙流曉未枯前驅探策似疑狐後與飛上圖山了錯寫寒江待渡圖。小山雜著集外沙。水寒似我心無滓山老

於人意轉親有此溪山長作伴不妨高卧漳江濱。清源胡仲弓江湖續集送丁仲主歸合沙。去秋曾作送行詩又見貢人話別離楊柳弄條未堪折梅花聊贈歲寒枝。劉克遜江湖續集抵合沙作。近城夾道萬林松八面無非水路通暫府壯爲天下冠人家盛與帝京同三山峙立蓬萊境千刹相望兜率宫明日歸程更奇絶浮梁十里踏晴虹。龐燕孺白蘋集與祝子權渡沙子。沙子晴波欲浸天草湖長蕩白相連雲中遠色明秋墅鏡裏清光渡客船去鴈來鷗同夕照遠山高樹共清煙平生江漢飄零甚賦木姿容只自憐。元董嗣杲廬山集泊曹家沙二首。雪覆蘆花障遠郊小舟不待起風拋沙頭只有三家住欄草崖顛兩把茅。行沙回望岸南頭疊疊層層雪積楓民杜一同猶是寄歎應霸跡此生浮。人險危屢涉尚未慣沙上盡認家爲曹江空不見雨點大船隘莫禁人語高遠歸離道日辰誤小醉自覺精神豪乃挈孤寨脫世故南山斗底誅蓬蒿。雲溪居士集。盡日道途經曲直連天林木見高低况多田野迎秋稼亦有人家報午雞穿覺身逾江尾外秖疑地是海膺西此心不解分明想眼界多爲近事迷。張秘書中州集沙邊。晚雨漲平堤沙邊獨杖藜長風催鴈北衆水避湖西楚客相逢少吳天入望低故園無路到春草自萋

美。元雪竇詩集。沙洋洋，馬蕤蕤，大車轔轔小車屬，鳴鳴吖吖曉吹竹。日出都城照紅玉，北門四月柳如藿，高髻女兒歌長歌，銀罌勸酒當街哭。春風秋雨奈君何，奈君何，勸君酒，沙洋洋，莫回首，射得黃狼及早歸，穹廬夜宿羊千口。劉迎中州集。沙漫漫，草斑斑，南山北山相對看。我行乃在山之間，行人仰不見飛鳥，樹木不足知邊塞少，沙漫漫，草斑斑，我行欲赴西風還，僕夫汝莫愁衣單，我但着衣思汝寒。賴說弄笏唱浣溪沙 薛昭緯恃才傲物，每入朝省，弄笏而行，人好唱浣溪沙詞，有門生獻規曰：侍郎重德滿，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沙，時謂之一至言。人門仄作浣溪沙詞。張禕侍郎有愛妾，悼念不已，其猶子曙作浣溪沙詞曰：枕障薰爐隔綉幃，二年終日兩相思，好風明月始應知。天上人間何處去，舊歡新夢覺來時，黃昏微雨畫簾垂。大既朝退，睹詞慟曰：必是阿仄所作。然於名數還亦不可，門仄中諱字也。宋歐陽修集浣溪沙 葉底青青杏子垂，枝頭薄薄柳綿飛，日高深院晚鶯啼。惆悵風流成薄倖，斷無消息道歸期，托腮無語畫眉低。趙德麟侯鯖錄 歐陽永叔浣溪沙云：堤上遊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秋千。此此翁語甚妙絕，只一出字是後人着意道不到處。宋吳坰五總志 東坡廣玄真子詩為浣溪沙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蔽一身青篛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山谷云：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驚魚錯認月沉鉤。青篛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西風吹雨轉船頭。東坡視之謂所親曰：黃九以山光水色代却玉肌花貌，自以為得漁父家風，然才出新婦磯，又入女兒浦，此漁父無乃大瀾浪乎。雖曰戲言，是亦媟而輕之也。宋韓淲澗泉集 玉水明沙，峯回路轉，城倚橋斜。老我登臨，固難酩酊，一望還賒。飛鴻杳靄天涯，但拼取心情酒家，紫菊枝枝，紅萊顆顆，休問年華。樂府詞 無名氏唐人絕句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總潭州詩 永明年老輒自論，乞得湖守東南奔，為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遶遲僧寨園。（沈佺期）湘流繞南岳，絕目傳青青。（張九齡）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兩邊楓作岸，數處橘為洲。（張九齡）回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李白）風清長沙浦，霜空雲夢田。（李白詩）湘水回九曲，衡山望五峯。（李白）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杜甫）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杜甫）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杜甫）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杜甫白沙驛作）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同上）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相呼。（杜甫）楚岫千峯翠，湘潭一葉黃。（唐詩紀事李退千

（登湘潭寺杜甫）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韓愈江亭）枕湘江，蒸水瞰其左。（韓愈題合江亭）湘流分曲浦，篠繞古城東。（戴叔倫）偶向東湖更東處，數聲雞唱翠微中，遙知楊柳是門處，似覺芙蓉無路通。（戴叔倫東湖作）江草行將遠，湘山獨往深，白雲留不住，綠水去無心。（劉長卿送椽上人）江山三楚分，風雨二妃祠。（張謂詠）三湘漂寓若流萍，萬里湘鄉陽洞庭，羈客春來心欲醉，東風莫遣柳條青。（戎昱湘南春日）斑竹泣舜婦，清湘弔楚臣。（韓愈詩）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降帷。（唐詩紀事：李翱在潭州有舞柘枝者，乃姑蘇臺韋中丞愛姬所生之女也。妾身樂部，翱為之吁嘆，且曰番書於姻舊擇士而嫁之。舒元輿詩云：舍人今古詩清女，李翱尚書於潭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憔悴，侍御殷堯藩即席贈詩曰：姑蘇太守青娥女，流落長沙舞柘枝，滿坐繡衣皆不識，可憐紅臉淚雙垂。會）潭州官舍暮樓空，今古無端入望中，湘淚淺深滋竹色，楚歌重疊怨蘭叢。（李義山）湘南湘北水悠悠，佳處中間冠十州，楚客離騷狀不盡，唐人題跋尚分流。我來江上重尋日，景入詩中為點頭。（潭州詩）祇應清夜夢難成，枕底清流拍岸行，舟泊檻前千檣靜，水浮江面一樓明，孤鴻往事休勞問，老鶴閒情待與盟。（詳下）衡岳南來天秀，湘潭無底清。（歐陽詹詩）忠驅義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之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來。（呂溫題陽人城）千里瀟湘琴瑟流，因思舊宅在鼇頭，鼇聞青帝春風浦，移下嫦娥夜月樓。（徐仲雅題楚王之馬家公子好樓臺，鑿破青山碧沼開，啼鳥不知人事變，數聲猶傍水邊來。（文昭湖在潭州門外，與國閒何永綽閑守圖史云：昔屬馬家，今作趙氏園閑）（提壺有感）城中烟樹綠漫漫，百萬樓臺綠影間。（陶弼）江聲洞庭去，山色祝融來。（陶弼）長沙雄富冠江關，百萬樓臺綠柳間。（侯延慶）洞庭青草渺無際，天柱紫蓋森欲動。（宋狄送陳睦知潭州）初登西漢文章府，使領吳王第一州，遠郡白雲衡岳近，滿帆明月洞庭秋。（鄭獬送丁鎮長沙）春過三湘渡，真觀八景圖，雲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長沙十萬戶，遊女似京都。（張謂傳）上天甲子慶昇平，春到瀟湘信有情，白璧當天千里共，紅蓮照夜萬枝明。（劉府）公退也須偷賞翫，郡城無夜不樓臺。（南軒）緯衡屹南荒，作鎮自開闢，定王十里城，處處見山色。（黃榦詩）寧知城東路，有此梅萬株，近坡與連嶺，玉立同一區。（城東十里滿野皆梅，張南軒詩云）洛陽年少空白頭，三閭大夫恨自苦。（南軒）定王遺蹟覽長沙，城郭山川四面佳。（林栗定王臺）千年依舊長安土，萬里思歸帝子家。（同上）南岳詩 南岳配朱鳥，鴻洞半炎方，祝融五峯高，峯峯次低昂。（杜甫）衡山蒼蒼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回

飈吹散五峯雪。往往飛花落洞庭。（李白）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東南倚蓋卑。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烏翮。青冥結精氣。磅礴宜地脉。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劉禹錫）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資。秘文螭虎形。（同上）疊峰入雲多。孤峯人去遠。寅緣不可到。蒼鮮尘衣眼。（劉夫房石閣峯）祝融絕頂萬餘層。策杖攀蘿步步登。行到月宮霞外寺。白雲相伴兩三僧。（盧肇登南岳月宮蘭若）猿到夜深鳴嶽麓。鴈知春近別衡陽。與君剩採江山景。裁取新詩入帝鄉。（杜荀鶴送[illegible]）致齋紫蓋下。宿設祝融側。（呂溫酬於南嶽）見說祝融峯。擎天勢似騰。壽布水出十八高僧。（孟東野南嶽隱士）今日高樓重陪宴。雨籠衡岳是南山。（元微之望衡山）祝融何峻極。下看白雲根。絕頂人稀到。諸峯勢獨尊。澗能遮日。城高不避天。（闕名）九千丈外雲間寺。一萬年餘石上松。引子莫高疑觸斗。臨池母久恐興龍。（劉夢得池）壇崎麻姑石。溪忌愛高碑。（劉夢得南岳）方雄望三楚。形勢拱中原。澗占瀟湘腹。高摩翼軫門。（劉夢得）它國西南隅。旦地峋嶁。外奇峯七十二。主客雅相對。徽在想度游。銘知知烏會（張祈民）黑壓巴蛇背。青春朱鳥翰。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闕名）北折知鬱盡。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寺。江傾覺率灘。（闕名）曾到祝融孤嶺上。步隨

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盱聽雷聲在半山。（句欵）山上三日晴。山下三日雨。不見祝融峯。遙遙瀟湘去。（黃庭堅）衡山之峯七十二。介走芙蓉蓋供職。（胡宏）衡山鎮南極。五峯面相直。紫蓋峯頭走日東。芙蓉峯巔棲白鶴。（胡宏）我家巫山十二峯。浮江直過巴陵來。瀟湘水與蒼梧通。環遶衡嶽青冥中。（胡宏）故人來從天柱峯。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放陀幾千里。安得置之行李中。（韓駒）勢疑撞翼軫。華欲滴瀟湘。（王元）洞庭青草瀟湘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謝元暉）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謝元暉）露氣聞芳杜。歌聲識採蓮。戍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烟。（孟浩然）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李白）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李白）醉客山好。早鎖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李白）明湖長秋月。獨泛巴陵西。（李白）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李白）湘速春已還。風暖烟華綠。予非懷沙客。但美採菱曲。（李白）君今還入楚山裏。雲亦隨君渡湘水。（李白）水色夢沅湘。長沙去何窮。寄書訪衡嶠。但與南飛鴻。（李白）水窮三苗國。地窄三湘道。（李白）人迷洞庭水。鴈渡瀟湘烟。（李白）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摻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李白）爾客何在。瀟湘川。青莎白石長沙邊。（李白）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

澗白雲還。（李白）吳楚東南拆。乾坤日夜浮。（杜甫）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杜甫）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杜甫）靜思屈原沅。遠想賈誼賦。（韓愈）三春日日黃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春。（韓愈）二女竹上淚。孤臣水底魂。（韓愈）長沙入楚深。洞庭值秋晚。（韓愈）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韓愈）休垂絕徼千行淚。共泛湘中一葉舟。（韓愈）湘江二月春水平。滿日和風宜夜行。唱棹欲過平陽戍。守丈相呼問姓名。（柳宗元）瀟湘多別離。風起芙蓉洲。江上人已遠。夕陽滿中流。（張籍湖南曲）沅湘日夜東歸去。不為愁人住少時。（戴叔倫）清猿不可聽。沿月下湘流。（戴叔倫詩一本作王維狀詩）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戴叔倫）夢中時卧巫山雲。覺來淚滴湘江水。湘江兩岸花木深。美人不見愁人心。（盧仝）不恨湘水深。不怨湘水清。所嗟豈敢道。空美江月明。（元次山欸乃曲）鴈影數行秋半遠。漁歌一聲夜深後。（何消瀟湘賦。消耒陽人。以賦著。所消何清一夜賦瀟湘也）中流欲暮見湘烟。岸草無窮接楚田。去鴈遠衝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李頻）嵐狀楚岫。和空碧秋染湘江到底清。（秦韜玉）波濤四面白。雲木一堆青。（任鵠君山詩）水國葉黃時。洞庭霜月夜。（李端司馬過湖中）青草湖將天暗合。白頭浪與雪相和。（韓愈）平湖來早月。中路入昧鐘。（韓偓）沅湘流不盡。屈宋怨何深。

日暮秋烟起。蕭蕭楓樹林。（戴叔倫過三閭廟）秋色照瀟湘。月明聞盡禁石橫晚瀨急。水落寒沙廣。（劉文房浮石瀨）湘水似伊水。湘人非故人。登臨獨無語。風柳自搖春。（鄭谷望湘亭）喬口橘州風浪促。帆何片時程。（唐詩紀事杜子美）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唐詩紀事張渭）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錢起湘靈鼓瑟詩）三湘月色三湘水。淺骨寒光似練鋪。一夜塞鴻來不住。故鄉音信半年無。（杜荀鶴湘江秋夕）烟慈雨細雲冥冥。杜蘭香老三湘清。故山望斷不知處。鶗鴂隔花時一聲。（僅塗湘中絃）湘山落木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鴈多。寂寞舟中誰借問。月明只自唱漁歌。（呼去充泊湘潭）醉別江樓橘柚香。江風引雨入船涼。憶君遙在湘山月。愁聽清猿夢裏長。（王昌齡送別）洞庭昨夜起春風。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唐詩紀事本參春夢詩）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喬琳）謫居瀟湘渚。再見洞庭秋。極目連江漢。西南浚斗牛。滔滔靈雲夢。澹澹搖巴丘。（貫休詩）川源通漢沔。舟楫下瀟湘。（范雲詩）雨昏蘭芷湘君浦。烟鎖滄浪漁父家。（王觀國）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李白遊洞庭作）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隨

渚波兮遠無邊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隋湘水絶竹上之淚乃可滅（李白詩）蕭蕭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杜甫詩）湘水終日流湘妃昔時哭美色已成塵淚痕猶在竹（施肩吾湘川懷古）目斷魂消正惆然九疑山際路漫漫何人知得心中恨空有湘江竹萬竿（劉乙谷中題二妃廟）蒼梧在何處斑竹自成林點點流殘淚枝枝寄此心（劉文房斑竹巖詩）黃陵廟前莎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小楫唱歌去水遠山長愁殺人（李群玉黃陵廟詩）舜帝南巡去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垂多少直到如今竹尚斑（高駢湘妃廟人作回文詩不同）虞舜南捐萬乘君靈妃揮淚竹成紋不知精魄遊何處落日瀟湘空白雲（胡曾湘川詠）九疑望斷幾千載斑竹淚痕今更多（許渾過湘妃廟）帝子不可見秋風來暮思嬋娟湘江月千載空蛾眉（劉文房湘妃斑竹）蒼梧去不歸洞庭葉下荆雲飛（顧況竹枝）斑竹林邊有古祠鳥啼花發盡堪悲當時惆悵同今日南北行人可得知（李涉湘妃廟）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劉禹錫）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染更深（劉禹錫夜泊湘川）湘水泠泠徹底

清二妃怨處無限情（唐詩紀事盧仝秋夢行）人歸五嶺暮天碧日下三湘寒水清傷心靈跡在何處斑竹廟前風雨聲（張祜湘中行）二妃哭處湘江深二妃愁處雲沉沉商人酒滴廟前草蕭索風生斑竹林（陳羽湘妃祠）南巡竟不返二妃怨逾積萬里喪蛾眉瀟湘水空碧（孟郊湘妃怨）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木作湖江雨知爲何處雲（劉文房題湘妃廟）二女廟荒江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古多離怨莫動哀吟易慘悽（唐狄渙晚次湘）蛾眉對湘水遙哭蒼梧山至今楚山上猶有淚痕斑（郭元）空留二妃泣無復五弦彈（周朴詩）黃陵二妃廟客過動愁顏湘水有時盡帝車何日還血斑千畝竹魂斷九疑山（易思詩）秋入楚江水獨照汨羅魂手把綠荷泣意愁珠淚翻九關不可入一犬吠千門（上非楚志）爲蠑朝野盡陶陶不覺官高悲一高憔悴草酬漁父笑浪交千載詠離騷（江邊三閭廟）襄王不用直臣籌放逐南來澤國秋自向波間葬魚腹楚人徒倚濟川舟（胡曾）堪哭楚江空浩浩不能洗得直臣冤（唐詩紀事情大曆中）一輪湘渚月千古獨醒人（唐詩紀事清貴休晚泊湘江懷古）屈原爲悰忠沒水府通天化靈物何不驅雷擊電除姦邪空作沉泉把冤骨（唐詩紀事李師沙沉湘）南來莫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爲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柳宗元汨羅）懷王獨與佞人謀聞道忠臣入亂流今日登高望不見楚雲湘水各悠悠（叔倫湘川野望）猿愁魚踊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叩船歌（韓愈湘中）蒼乾雲夢色橘熟洞庭香靈均如可問一爲吊清湘（馬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清青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劉禹錫）遠謫長沙渚欣逢賈誼才江山疲應携風日復晴開（唐詩紀事張說宴別梁知微自潭入朝列於岳陽以詩送之）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白居易讀史詩云漢文疑賈生謫去湘陰是時刑方措此去難爲心士生一代間誰不有浮沉乃知汨羅恨未抵長沙深）襄王夢行雨才子謫長沙長沙饒瘴癘胡爲苦留滯（戴叔倫）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劉文房過賈誼宅）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同上賈生詩）地接長沙近江從汨渚分賈生曾吊屈予亦痛斯文（孟浩然）江上南風起白蘋長沙城郭異咸秦故鄉猶自嫌卑濕何況當時賦鵩人（胡曾長沙詩）卑濕長沙地空拋出世才已隨生死理鵩鳥莫爲災（李群玉讀賈誼傳）賈生辭賦恨流落祇向長沙住歲餘（杜牧朱坡詩故國池塘倚御渠江城三語擁魚書云王）共怕河南門下士不聞萬里向長沙

（宋喉詩注爲長沙太傅）扶持一跡滿遺編漢陛前頭正少年誰道恃才輕絳灌卻將惆悵弔湘川（吳仁璧賈誼詩）四六　衡山作固湘水通流（記室新書）昔爭之威開江左猶有故城賈誼之才動洛中空餘舊宅（新書言）（吳將世事推關相日後相聞吳噬嗟不敢虞炎）舜尚所經風教愛殊離驗之忘流聲未泯不見賈生無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洪）學無岳麓倚明遠自於前賢壤帶洞庭鎮樹近煩於元老（朱晦菴謝表）俾承二任執稱萬分（同上）長沙古郡全楚名邦（事建）長沙巨鎮南國上流（同上）三湘假守全楚大藩（同上）荆長沙之奧壤控二廣之要衝（同上）吳芮推忠之地尋獲便安營丘賜履之封驛更委寄（同上）領荆衡之奧壤控江淮之上流（同上）賈生鵩鳥不遠青徽楚湘江魚猶聞憤歎（記室新書）方行湘水之春頓近長安之日梅花雪片織構組之詩流嶽秀湖光續離騷於大手（余允一賀湖南劉帥啟）三湘謀帥一札由中（余允一代賀湖南李帥啟）移人府揮麾之盛爲長沙詩書之帥（余日華賀潭帥仲判文侍郎啟）荆孟長沙素號重鎮江山控帶民物繁（潭州謝表）春盡南楚實寄重湖控百粵以分封包九疑而奠壤（陳師與湖南到任謝宰相啟）眷長沙之巨屏居南湘之上游地控荆湖勢臨吳楚（十與遺史經與九千二月李綱荆）湘中

乙郡揮麾上游左振拜璧右馳甌越控交廣之户牖擬吳蜀之咽喉翼張四隅襟束萬里（事見呂和叔文集云云乎天下之安危繫焉）惟長沙千里之平膂隆岳杖而洞庭九州之大責重藩垣（李公甫代潭州安撫謝到任啟）泰階六符下照星沙之地元戎十乘大開天柱之雲（李公甫賀潭州安撫衡帥啟）

題詠　新編方輿勝覽夜醉長沙酒（唐杜甫詩云云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風壤帶三苗（杜甫詩雲山兼五嶺云云）秋晚嶽增翠（杜甫詩曰云云風高湘浦波）衡霍生春草（杜甫詩云云潭湘共海浮）兩邊作楓岸（張九齡詩征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云云數處橘爲洲）楚岫千峯碧（韋迢寄杜甫詩云云湘潭一葉黃）洞庭值秋曉（韓愈送李正字歸湖南詩長沙入楚深云云人隨鴈爲少江共蒹葭遠）雲水洞庭寬（狄補遣事登尉長沙詩遠遠長沙去情若刊一官風帆彭蠡夜雲女木客猿蕭來江鳥猿誠兄莫言平漁本必之新歎）水溢洞庭湖（賈至送王員外赴長沙詩携手登臨處巴陵天一隅春生雲夢澤云云共嘆廣翻杜間悲阮雅是長沙舊平漁今古不應休）雲日楚天暮（賈至送長沙韋明府之任詩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云云沙汀白露深遠加松庭果孔放人鳴琴）江煙作夕嵐（戚里送張秀才之長沙詩鷹向長沙去長沙僕馬諳雞云桂嶺北終是洞庭南山鳥生朝雨六女松醪能解客愁日潭湘潭）潭府邑中甚淳古（杜甫詩云云）使領吳王第一州（郭嶠送吳中侯詩初登西漢文章府云云晚郭白雲斷欲近滿帆明月洞庭秋）

四六　出綸天閫　一札由中　出綸鳳掖　長沙巨鎮　作屏星沙　三湘諌帥　作牧熊湘　南楚上流　眷長沙之巨屏　天開熊楚之封　惟翼軫牛女之墟居南紀之上游星綱壽沙之次　接猺獠蠻黎之俗　全楚號古要區　控百粤以分封　洞有鸐麋之猺俗　長沙爲今巨屏　包九疑而奠壤　野無關閱之猺民　彬彬禮樂之鄉　惟荊楚之奧區　陸梁屢嘯於狸貔　濟濟文物之盛　控江湖之孔道　蒐獮久勤於貔虎　眷此羆熊之壤壯三營之甲胄　方休兵爭買於犢牛　鄭於蠻獠之居　鞏兩學之衣冠　而小醜肆爲於虺蜴　嶽麓置書院而復建學官鴻儒接迹　比植纛建牙於此地　武安總州兵而增屯禁旅虎士舊威　多運籌秉軸之大臣　洞庭青草之波瀾無非惠澤　長沙千里之千寄隆嶽狀　嶽麓道林之境勝盡入詩篇　洞庭九州之大責重藩垣　控重湖而亘九疑郊圻甚廣　邇則邊鄙守禦之計未撤　餉三營而給兩學賦入頗艱　近而軍旅調發之費不貲　泰階騰兩兩之輝旁連翼軫　五營將卒華犀角以雲屯　維石擎巖巖之勢特鎮湖湘　兩學儒生紛苧袍而雪委　學兼嶽麓脩明自於前賢　壤帶洞庭鎮拊近頻於元老

祥異

湘鄉縣湘潭志神仙靈異　江東鳳凰山潭陂塘銅坑聖井三郎不計年代姓字本行雨龍王顯迹凡遇縣官邑人禱祈無不感應元符元年連州連山商人羅遠到南海地名千里石塘萬里長沙遭風打破舟船忽夢中見一人頂帽衣冠指汝出陸回家從崇寧五年二月初八日因作商到銅坑思夢中神儀無異遂捨餘利命匠建殿又有白石大郎英陂二郎而龍王號曰三郎　感應寺飛來佛舊傳過襄州田氏家崇奉之像自渌乘空而至田氏販卸嚴肅其人偶犯極刑當誅劊史揮刃自成三段略無所傷獄官聞之必有異術田氏以實告使人驗之佛像右頸刃痕長寸餘尚流血太守異之錄聞于朝乃釋其罪及田氏還家遂失其像日夕號慕一旦以夢示田氏曰吾居此寺更不復往汝但返舍嘗念吾恩自後邑人敬信凡有懇禱無不感應號聖佛　梅龍山尖有仙壇昔傳曾有朱夏二仙人鍊丹飛昇于此下爲龍峒舊名石門歲取水置壇禱之輙應　白龍潭在縣南二十里匯江爲潭舊傳漁者入水常見靈異歲旱或投竿簡有應　縣東仙林觀唐時常氏之故宅也二女早失怙恃凡謂其妹曰吾欲以汝嫁人妹曰業已學道不願從人遂畜竹衣褐養氣鍊真危坐諷經姉則往來東山採藥率以爲常一旦共憩石上仰見鳳凰銜天書二女持書躡雲鸞鶴仙仗迎導而去景龍二年四月二十有五日也淳祐乙巳冬後二日知縣趙汝琲約同官遊東臺山於殿隅之陰得仆碑而拂拭之乃大觀年間詹事侍制陳公邦光名亭鳳音留題于寺述鳳凰啣書事頗詳遂各用前韻以紀其遊仍徙是碑于仙林觀爲二女昇仙之據　鳳凰寺阿氏多尊者于執爐其中時有香烟若人六根清淨隨意隨發見或如遊絲如泉霧知縣鄭厚作聖香讚刻石于寺　周公道者潭州攸縣人名法深砌南嶽山有功衡山張從事率衆買度牒請爲僧圖辭不允知衡州王侍郎跪請架浮橋次住湘鄉監井蓮華峯卓庵建塔於崇寧伍年丙戌五月二十五日在益陽縣管蒼水市東禪寺大聖堂坐化申聞于縣委李尉審實尉前期三夕夢一道者相訪遺者云無來無去無生無滅受牒則坐化已四日矣及至其所異香芬馥見有頌曰亦無來亦無去亦無生亦無滅涅槃二路古今無別袖頌謁縣宰相與驚訝知非凡人遂以香泥塑肉身安奉

號為德行周公道者。遇有禱祈。無不感應。遠近爭競迎請。湘鄉之民訢于漕。後歸于本縣華蓋峯。

屈原離騷懷沙。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滔，他刀反。又史記作陶。莽，莫補反。汩，越筆反。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汩，行貌。徂南土，沅湘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愍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眴與瞬同。一音胡絹反。兮字一在杳杳下。靜下一有兮字。默，史作墨。鬱，一作宛。愍，一作慜。而，史作之。鞠，叶居額反。一作鞫。冤屈而，史作俛詘以。抑，叶於革反。眴，目轉搖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愍，痛也。鞠，窮也。撫，循也。效，猶覈也。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俱也。）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刓，五官反。一無初字。迪，史作由。畫，音獲。志，史作職。改，叶音己。刓，圜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彼變心從俗，而常法未廢，不能遷變也。易初，謂變易初心也。本迪，未詳。章，明也。志，念也。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前人之法度未改法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垂不斷兮孰察其揆正。（厚，史作直。正，史作重。晟，史作盛。倕，音垂。史作匠。斷，一作判。一作斲。揆，一作撥。匠以下皆非是。所晟，所盛美也。倕，書作垂。往巧倕舜令以為共工。斲，斫也。揆，度也。即上章所謂畫也。）

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處幽，史作幽處。史無兮字。睇，音弟。明，叶音芒。玄，墨也。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古之明目者也。睇，盼之也。瞽，盲者也。）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白下以，史作而。下，叶音戶。笯，音奴。又女家反。又音暮。一作郛。二字皆非是。鶩，音木。一作雉。笯，籠落也。）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糅，女救反。槩，古代反。鄙，一作文。史無惟字。固作妬。余作吾。無之字。槩，平斗斛木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重，直用反。瑾，音謹。瑜，音俞。知，史作得。下仍有余字。盛，多也。陷，沒也。滯，留也。濟，度也。此言重車陷溺而不得度也。在衣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也。）邑犬羣吠兮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犬下一有之字。今從史。非俊，史作誹駿。傑，史作桀。一無二也字。非，疑也。猶過于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廝賤之人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疏，史作踈。內，音訥。又如字。余，史作吾。異，一作奇。采，叶此禮反。朴，史作樸。積，史作質。有，叶于彼反。文質，其文不艷也。疏，迂濶也。內，木訥也。異采，殊異之文采也。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用之而世莫之知也。）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重，平聲。下重並同。遻，一作遌。史作牾。洪云當作遻。五故反。與迕同。襲，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遻，遇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史無何字。故，暮下皆有也字。古有不並，言聖賢不並時而生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愍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違，一作連。強，其兩反。愍，史作涽。一作閔。像，史作象。違，過也。像，法也。強於為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舒，史作含。娛，作虞。言漸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遠，一句有兮字。自此至篇末並同。分，一作紛。皆非是。汩，音骨。水流聲。又音鶻。汩，波也。蔽，史作拂。此下史有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四句。浩浩，廣大也。汩，流貌。脩，長也。）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質，史作情。情，史作質。匹，當作正字之誤也。以韻叶之及以東時令考之，則可見矣。沒，史作歿。驥下有將字。無正與并日夜無正之正之意同。伯樂，善相馬者也。程，謂量其才力也。）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民，史作人。稟，史作有。一作萬。民之生。錯，置也。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長厚薄以為壽夭窮達之分，則各有置已之所而不可易矣。否者不能使之然，然者不能使之否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為外物所動擾。必廣其志，而不使為細故所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曾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曾，音增。喟，史無溷字。莫作不。一無人心字。或無人字。或無人心而有余字。一本無溷上人心四字。按此四句，當依史記移着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承余何畏懼之下，文意乃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愛，叶於既反。明下一有以字。補曰：屈子以為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類，法也。以此言為法也。）

沙州

宋會要蕃夷志。瓜沙二州本漢敦煌故地。自唐天寶末陷於西戎。大中言刺史張義　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州人曹義金為長史。義潮卒。義金遂領州務。後唐同光中。又來脩貢。即授歸義軍節度。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自

稱留後世宗命以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太祖建隆二年十一月元忠洎瓜州團練使曹延繼並遣使貢至鞍勒馬三年正月制推誠奉義保塞功臣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同中書下平章事沙州刺史上柱國譙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曹元忠可依前檢校太傅兼中書令使持節沙州諸軍事行沙州刺史充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加食邑五百戶實封貳伯戶散官勳如故又以瓜州團練使曹延敬爲本州防禦使檢校司徒封譙縣男食邑三百戶仍改名延恭（即元忠之子也）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元忠卒三月其子延祿遣使裴溢的名似四人來貢玉圭玉盌玉鞦波斯寶氎安西細氎茸褐斜褐毛羅金星礬等四月詔贈元忠敦煌郡王制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譙縣男曹延祿可檢校太保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營田押蕃落等使又以其弟延晟爲檢校司徒瓜州刺史延瑞爲歸義軍衙內都虞候母進封秦國大夫人妻封隴西郡夫人八年遣都頭令狐願德入貢淳化二年沙州僧惠崇等四人以良玉舍利來獻並賜紫方袍館於太平興國寺至道元年三月延祿遣使朝貢制加特進檢校太尉五月延祿遣使來貢方物乞賜生藥臈茶供帳什物弓箭鐃鈸佛經及賜僧圓通紫衣並從之十月延祿遣使上表請以聖朝新譯諸經降賜本道從之真宗咸平二年二月遣人進貢玉團馬二疋四年制進封延祿譙郡王五年八月權歸義軍節度兵馬留後曹宗壽遣牙校陰會遷入貢且言爲叔歸義軍節度使延祿瓜州防禦使延瑞將見害臣先知覺即投瓜州蓋以當道二州八鎮軍民自前數有冤屈備受艱辛衆意請臣統領兵馬不期內外合勢使圍軍府延祿等知其力屈尋自盡臣爲三軍所迫權知留後兼差弟宗允權知瓜州訖文表求降旌節制邊藩戍朝廷以其地本羈縻而世荷王命歲修職貢乃授宗壽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沙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封譙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賜竭誠奉化功臣宗允檢校尚書左僕射御史大夫知瓜州軍州事宗壽子賢順爲檢校兵部尚書衙內都指揮使妻氾氏封濟北郡夫人宗壽即延祿族子養教之也景德元年四月宗壽遣使以良玉名馬來貢且言本州僧惠藏乞賜師號龍興靈圖二寺脩像計金十萬箔願賜之又乞鑄鐘匠及漢人之善藏珠者至當道傳授其術詔賜惠藏師號量給金箔餘不許四年五月宗壽遣瓜沙州節度上司孔

目官陰會遷等三十五人詣闕貢玉團玉印乳香硇砂橐駝名馬詔賜錦袍金帶器幣酬其直仍降敕書示諭所乞藥物金箔量賜之閏五月沙州僧正會請詣闕以延祿表乞賜金字經一藏詔益州寫金銀字經一藏賜之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以歸義軍兵馬留後曹賢順爲本軍節度使弟賢惠爲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歸義軍掌書記宋慶融爲檢校工部員外郎導引歸義軍進奉主蕃部落大首領遏允爲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以其遣使以母氏及國人陳乞故也賢順又表乞金字藏經洎茶藥金箔詔賜之仁宗天聖元年閏九月沙州遣使翟來着等貢方物乳香硇砂玉團等景祐四年六月沙州大使楊骨蓋副使翟延順入貢康定元年四月沙州遣人入貢方物二年二月沙州遣大使安諤支副使李吉入貢慶曆二年二月沙州北亭可汗王遣大使密副使張進零和延進大使曹都都大使翟入貢皇祐二年四月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十月沙州遣人來貢方物文獻通考沙州本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爲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子惟深領州事至朱梁時張氏之後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爲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子延恭爲瓜州防禦使興國五年元忠卒子延祿遣人來貢贈元忠燉煌郡王授延祿本軍節度弟延晨爲瓜州刺史延瑞爲衙內都虞候咸平四年封延祿爲譙郡王五年延祿延瑞爲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而以其弟宗允權知瓜州太平御覽十道志曰沙州燉煌郡禹貢雍州之域古西戎地秦屬西戎漢置燉煌郡　左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蒙犯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汝剖分而食之（瓜州地在燉煌）漢書曰武帝元鼎六年分酒泉置燉煌郡徙人以實之（應劭曰燉大也煌盛也）　又西域傳曰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今壽昌有陽關及玉門故關　漢志曰燉煌郡龍勒縣有陽關玉門關舊唐書地理志沙州隋燉煌郡武德二年置瓜州五年改爲西沙州貞觀七年去西字天寶元年改爲燉煌郡乾元元年復爲沙州舊領縣二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一萬六千二百五十京師西北三千六百五十里至東都四千三百九里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軍奏稱沙州刺史張義潮遣使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沙州東南至長安三千八百五十九里）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七年夏五月丙午陞長沙爲路

沙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宋（以沙村地置沙村縣。隋為沙縣，屬汀洲。開皇年間廢。唐武德四年復置，屬建州。後省入建安。永徽六年復置。天寶十二年來屬。五代，南唐保大六年改屬劒州。宋元並仍其舊。）本朝因之。

奇沙州（舊唐書地理志：奇沙州，於護特健國所治遏蜜城置，仍分其部置沛隸大秦二州。）

佉沙州（新唐書：顯慶時，以史地為佉沙州。授君昭武失阿喝刺史。）

扇沙縣（隋書地理志：扇沙縣，舊有楗縣，開皇十八年改為楗川。大業初廢入。）

鳴沙縣（舊唐書地理志：鳴沙縣，隋縣。武德二年置西會州，以縣屬焉。貞觀六年廢西會州，置環州。九年廢環州，屬靈州。神龍二年，移治廢豐安城。）

茶弼沙國（諸蕃志：城方一千餘里。王著戰袍，縛金帶，頂金冠，穿皂靴。婦女著真珠衫。土產金寶極多。人民住屋有七層，每一層乃一人家。其國光明，係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極震，洪於雷霆。每於城門用千人吹角鳴鑼擊鼓，雜混日聲，不然則孕婦及小兒聞日聲皆驚死。）

弗敵沙國（魏書列傳：弗敵沙國，故肸頓翕侯，都薄茅城，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竪沙國（山海經海內東經：豎沙居繇。音遙。）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七百七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繼芳
圈點監生臣蘇泰
臣陳于廷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八　十六麻

花

簪花

戴花挿花倂附見晉書后妃傳成恭杜皇后在位六年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著服至是而后崩舊唐書林邑傳崑崙婆利國王戴花形如皮弁裝以真珠瓔珞身坐金牀侍女有金花寶鏤之飾或持白拂孔雀扇又云王卷髮而戴花夫人首戴金花身飾以金鎖真珠瓔珞開元天寶遺事長安春時盛於游宴故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挿頲之巾上時人榮之武林舊事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舉慶典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學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四方萬姓不遠千里快覩盛事楊誠齋詩云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朶都向千官帽上開宋吳自牧夢粱錄宋明禋禮成登門大赦大理寺等處以見禁罪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騎伏門下傳旨釋放宋史莫濛傳濛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錫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能改齋漫錄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公堯叟爲東京留守馬公知節爲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爲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所戴者召近御座真宗親取頭上一朶爲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乃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陳云今日之宴本爲大內都巡檢使陳云爲大內都巡檢使則上何不親爲太尉戴花也冦萊公爲參政侍宴上賜異花上曰冦準年少正是戴花喫酒時衆皆榮之澠水燕談錄晁文元公迥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爲仁宗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坐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顧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之出內門傳付從史後典燕宜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纔十餘朶所賜止親王宰臣真宗顧文元及錢文僖召賜一朶又常侍宴賜禁中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爲插花餘皆自戴上忽顧公令內侍爲戴花觀者榮之其孫端稟嘗爲余言聞見善善錄司馬溫公作訓儉示康云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

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也不可違也乃簪一花江少虞類苑大中祥符天禧之間暮春之月真宗賜宴飲上御承明殿面北而坐預侍坐者冀列御座前餘皆散布諸臣彫俎之上內臣先供奉至尊戴御花以及親賢宰執亦如之以次諸臣皆自戴焉上忽乃眷晁迥宣言曰與學士戴花俄有中使數人遽至與迥及一二同僚戴之觀者無不詠動也蘇黃門龍川略志馬者王江居宛丘喜飲酒醉卧塗潦中不以爲苦嘗大雪或以雪埋之其氣勃然雪輒融液遊於市中常髽角戴花小兒羣聚捽罵之江嬉笑自若（詳見異人下）江淮異人錄李夢符者常游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挿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張文潛明道雜志余平生所見方士道人惟見陳州有王江者真有道之士嗜酒佯狂形短而肥丫髻簪花語言不常有中理堯邵子擊壤集簪花吟　簪花猶且強年少許酒固非佯小心花好酒嘉情更好柰何明日病還深　挿花吟　頭上花枝照酒巵酒巵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況復筋骸粗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爭忍花前不醉歸蘇東坡集李鈐轄坐上分題戴花詩　二八佳人細馬馱（緯李白詩蒲萄酒金巵羅吳姬十五細馬馱）十千美酒渭城歌（厚曹植詩名都篇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王維詩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簾前柳絮驚春晚頭上花枝柰老何露濕醉巾香掩冉月明歸路影婆娑綠珠吹笛何時見（緯曰綠珠石崇家妓也善吹笛）欲把斜紅挿皂羅　又座上賦戴花得天字詩　清明初過酒闌珊折得奇葩晚更妍春色豈關吾輩事（先御曰丈夫公詩青春故非老）老狂聊作座中先醉吟不耐欹紗帽起舞從教落酒船結習漸消留不住卻須還與散花天（維摩經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天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身）胡銓澹菴集長卿見過賦美人挿花用其韻　花亦與不淺美人頭上鬭心事眼句破簪香魂引來笑春嫦底影濺淚風前枉分韻得光字答兮誰可哉陸放翁詩挿花　有花君不挿有酒君不持時過花枝空人老酒戶衰今年病止酒虛負菊花時早梅行可探家醞熟滿巵君不强一醉

歲月後推移新詩亦當賦勿計字傾欹醉翁談錄宋林美戴御花詩　本敕枝頭嫩葉青光將爍蓋照春晴若無須色宜宮院安得花間御戴名項安世詩天中節錫宴戴花　泥金撚鐵綴花枝淺白深紅映酒卮回首瓊林真一夢抻花還是去年時金趙周臣滏水集戴花詩　病來酒盞懶重持強為殘花折一枝人老易悲花易落東風莫近鬢邊吹元王景初蘭軒集戴花詩　倚闌終日對花吟爭似分來坐上簪春色偏宜映紗帽天恩何必宴瓊林青春共道留連好白髮誰知感慨深非為風流詫兒女一枝送寓故園心王惲秋澗集跋張龍兵簪花圖　醉吟賞盡洛陽春老興坡僊作近鄰未礙一枝長在眼靜庵方寸本無塵（龍丘子號居黃岡號靜庵居士與東坡為鄰）

買花

唐白居易詩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淺淺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宋趙鼎臣詩老覺歡娛少愁驚歲月頻能消幾日醉又過一年春陌上枝枝好釵頭種種新買歸持博笑貧自可憐人李璧詩風格孤高卻後時夜來律管已灰吹無端紅紫偷先發未見瓊瑤第一枝虞儔詩蝶蜂上下鬪輕狂問柳尋花處處忙誰識南坡無盡境籬藩元不恨風光江湖續集宋陳起詩　今早神清覺步輕杖藜聊復到前庭市聲亦有關情處買得秋花插小瓶元顧世名詩不買花　清似咸平處士家紫頭詩卷是生涯膽瓶莫訝無花插過了梅花不買花

賣花

唐司馬札詩賣花　少壯彼何人種花荒苑外不知力田苦卻笑耕耘輩當春賣春色來往經幾代長安甲第多處處花堪愛良金不惜費競取園中最一朵纔占煙笙歌已高會自言種花地終日擁軒蓋農夫官役時獨與花相對那令賣花者久為生人害貴粟不貴花生人自應泰江湖後集唐李龏詩　十里宜春下苑花濃香染著洞中霞採夫移得將何處擔入宮城許史家來鵠詩紫艷紅苞價不同匝街羅列起春風無言無語呈顏色知落誰家池館中宋陸放翁詩城南上原陳翁以賣花為業得錢悉供酒資又不能獨飲逢人輒強與共醉辛亥九月十二日偶過其門訪之敗屋一間妻子飢寒而此翁已大醉矣殆隱者也為賦一詩　君不見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為糧如蜜蜂朝賣一株紫暮賣一株紅屋破見青天盎中米常空賣花得錢送酒家取酒盡時還賣花春春花開豈有極日日我醉終無涯亦不知天子殿前宣白麻亦不知相公門前築堤沙

客來與語不能答但見醉髮覆面垂鬖鬖許綸涉齋集賣花行　緗桃緋杏琴心疊瞼起海棠收醉頰脩姝榆徽錦薰籠金脂染就來翁怗姚家魏家昔留春先信未先紅一捻賣花老翁正自癡預書荷錢出小池卻恨身非殷七七一日之中成四時不念書生抱孤節昨夜東風長華髮趙蕃淳熙藁見負梅趨都城者書猶作賣花行二首　昔人種田不種花有花只數西湖家祗今西湖屬官去賣花迺亦遍戶戶種田年年水旱傷種花歲歲天時穰安得家家棄花只糴米壓饑炊香勝擷秔　赬肩負薪行所直不滿百大網載之來江頭自山積不如花作細先後價增損身進得錢多入窠知務本　來時纔賣木犀花賣到梅花未返家作客悠悠有何好定應詩興在天涯　連日陰風作許寒晚來妍暖似春闌十分待放梅花否留我數枝歸到看張鎡詩賣花　種花千樹滿家林詩思朝昏惱不禁擔上青紅相逐定車中搖兀也教吟雖無蜂過曾偷採猶恐塵飛數見侵應是花枝亦相望恨無人似我知音　分數論春物都應讓牡丹幾枝單葉紫滿擔夕香寒除我知心切從人得句難貰辭回擢日多辦剪來看陳後山詩和謝公定雨行逢賣花　逢花駐馬尚多情天不違人旋作晴（開元天寶遺事曰長安俠少每至春時伴侶乘馬於花下往來遇好花則駐馬而飲王仲宣詩人歎天不違何惜不合前）不使近詩增賦價得知春入鳳凰城（邦受與老杜詩各興不知凡幾首衢陽熱價相能高劉禹錫詩南山宿雨晴春入鳳凰城）漫游集閩南之俗婦女負販宅舍驅使多用女人海國膚奴皆處女蓬萊比屋是仙家雲窗月戶春常在無日街頭不賣花元白居舉詩兩生課賣花因用其韻　喪亂滄行李晴明見賣花趁先春市集待向曉窗誇紅粉爭酬價黃蜂悞報衙園丁高者眼莫過阮郎家　賣花人起早負擔入春城晨露宜三嗅臨風忽一聲趁虛神畫悅倦繡夢頻驚多寡錙銖裏來君也世情丁繼道詩賣花聲　賣花聲過日高時嬌欲佳人睡起遲雲鬢未梳羞出戶隔簾喚婢半開扉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賣花詞　綠盆小樹枝枝好花比人家別開早陌頭擔得春風行美人出簾聞叫聲移去莫愁花不活賣與還傳種花訣餘香滿路日莫歸猶有蜂蝶隨身飛買花朱門幾迴改不如擔上花長在

陌上花

宋蘇東坡集（游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為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而其詞鄙野為易之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次曰了今感得仙詩城郭如故人民非）遺民幾度垂垂老（編曰僧貫休詩一瓶一鉢）

（玉臺巷高水千山得得來）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次日杜詩河陽縣裏雖無數）路人爭看翠軿來若為留得堂堂去（李日古詩青春背我堂堂去白髮欺人故故生）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綃日杜指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且作遲遲君去魯（單曰孟子云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獨教緩緩妾回家　晁無咎詩陌上花　郊外金軿步依隨道遵游女看王妃內宮走馬傳書報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暮雨山頭宅暖日晴風陌上花蜂暮何妨行緩緩送春歸畫妾還家　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更聲更緩何妨緩莫似火風火急歸　荊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江笑江船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腸斷懷王去不歸陌上如今小花伴山前山後白鷴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面來不見當時華輧女今年陌上又花開　雲母蠻牋作信來佳人陌上看花回妾行不似東風急為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歸來為看花饒髻鶴鬟莫天斜攬車緩緩隨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長留天地間集胡奉先詩陌上花臨春暉臨安女兒吳王妃吳王沉醉香風圍金泥為寫緩緩歸陌頭夜雨花成泥年年長見花開時吳王宮妃招不來　陌上花嬌欲語笑王妃臨安女封書寄與緩緩歸陌頭花好能幾時錢塘之門幾易主嬌紅猶似吳妃一去招不來花開花落無窮期雅南集陌上花開緩緩歸浙江亭上月明時千古萬古此明月吳王越王多別離　陌上花開緩緩歸採蓮聲過跨橋西採得碧蓮心更苦城頭一片暮雲低

墓上花

宋趙希循會心錄陳了翁居南劍州沙縣好與方外之士遊一道人告陳曰吾有一地葬之可以大君家顧君未有陰功恐不足以稱陳私念曰吾業讀書凡人之無力教子者吾竭力誨之是吾儒之陰功耳於是聞義塾以授生徒居三年道人復來見陳大喜曰若面有陰德紋因指示其地後既葬墓生一木淳熙辛丑了翁之孫大應登科乃開小白花古今事通　李正字弘鄉學道見東王公教之十七年後言身死家人埋於武陵冢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過見此花皆得聰明文章　國朝僧宗泐集墓上花　墓上花開滿枝行人看花行為還行人有恨花不知不生名園使人愛卻生墓上令人哀誰家此墓臨古道寒食無人來祭掃莫是春君惜無主遣此閒花伴幽兆聊持一杯酒酹爾泉下客今日此花開正好但恐明日花狼藉人生似花能幾時古今之人皆可悲

隔墻花

唐李中詩隔墻花　顏色尤難近馨香不易通朱門

金鎖隔空使怨春風

墻頭花

宋裴棐梅屋集墻頭花　墻頭新露一枝紅壓盡情人萬綠工香艷便栖雲笑老也勝飄泊晚西風樂府詩集墻頭花二首　蟋蟀鳴洞房梧桐落金井為君裁舞衣天寒剪刀冷　妾有羅衣裳秦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堪著趙孟堅彝齋文編墻頭花紅且白一百五日過寒食寒食過了好風日風又吹又笑滿枝好花盡狼藉人生百年罕七十愚者見花不知惜我輩見花當卿卿有酒莫停杯當歌莫停拍頭上絲絲霜雪來老大見花方歎息　國朝劉基詩墻頭花紅錦嫣美人抱琵琶倚高樓只恐花飛逐風去熒熒蜂蝶送殘宵燕語鶯啼斜日暮

山路花

宋騎省徐鉉集山路花　不共垂楊映綺寮倚山臨路自嬌饒遊人過去知香遠谷鳥飛來見影搖半陽烟嵐遙隱隱可堪風雨暮蕭蕭城中春色還如此幾處笙歌素舞腰徐照詩路上花　富女易主嬌貧女難保節紅紅路上花行人意先折

道傍花

宋張文潛詩道傍花　長夏百草秀道傍多野花無名自紅紫有意占年華灼灼照流水班班上古槎中園何日掃將爾付泥沙

野花

唐羅鄴詩野花　拂露叢開血色殷枉無名字對空山時逐舞蝶尋香至少有行人擬棹攀若在侯門看不足為生江岸見如閑結根必定輸桃李長近都城紫陌間　宋文同丹淵集昨看百草抽新芽今看百草開新花嵓隈水側自成例紅碧紫黃何交加東皇施恩豈不溥隨所付受無少差爾之瑣細亦蒙被盡使奮發爭春華纖叢密蔓不可數競起塗抹如矜誇嬌鶯野蝶不爾顧去爾自欲尋名葩爾知有艷貴爾否歌管匝樹侯王家爾從此地弄顏色只自狼藉隨泥沙何當照水自窺覽枝柢葉攢相藏遮晚村無限曦殘日素源為爾成吁嗟司馬溫公傳家集喧喧桃李蹊何妨笑幽草但願保天真徐共春風老徐節孝先生集一點香心寂寞春牧童歸後更無人誰家庭院我揚抑猶自飛花入四鄰趙蕃淳熙藁野花吐芳不擇地幽草以馥寧只夸兹日縱為無事日此身不是自由身　野花無數不知名白白紅紅俱賦情縱使不蒙姚魏賞雨開風落亦何爭　江湖後集殷紅如染白如霜淺紫深青復淺黃天為幽芳均雨露平分春色作秋光　廖行之省齋集草木送春歸去後山花種種自然開略無蜂蝶遊人至自有文情戲蝶來日暖欲令紛錦繡風和不遣委蒿萊清幽渾艷莫塵態應遣青陽恨莫陪　任希夷斯庵集野徑風來陣陣香名花未省植何方却思一本何能爾應是春原集衆芳薛季宣浪語集墻匝叢叢繡舞茵一般顏面各精神均鄰不為東君

去野草閑花滿路春王炎雙溪集秋日山所見野花詩　風流渾似內家粧也想春風不分香從得傾城與傾國牡丹入道是花王徐衡仲集野花不識名詩　誰將一氣轉洪鈞萬綠千紅頰發生堪笑野花開獨早向人難好不知名李莊簡公文集民先兄寄野花數枝狀似蓼而叢生夜置几案幽香襲人戲成南歌子　南國秋香過東籬菊未英蓼花無數滿寒汀中有一枝纖軟吐微馨被冷沈烟細燈青夢不成皎如明月入窻櫺天女維摩相對兩忘情

塹花

宋韓淲集塹花香盛詩　不奈蒸溽氣試度清微風浮梁水南北天以語句問塹花吹郁郁岸排垂濛濛抵手今何夕酒過面亦紅

岸花

唐孟東野詩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蕊發新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蘭橈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岸花著雨晚鮮鮮老眼怕閑真自憐樹底鳴鳩來說法會人意處有因緣李龏剪綃集紅枝欲盡紫枝斂少有行人輟棹攀芳草隴邊四首容肯將榮落意來看

巖花

宋張舜民詩巖花　託根何太遠得地亦相宜土石生為偶紅香想自知風英將片片雨實漸離離成客思攀折無何壓處危

園花

宋張文潛宛丘集園花盛開拒病不能觀作詩諭之　東風香花花披靡花風吹入入欲醉老翁逢花如啖鱗強自把酌終無味閑紅閑綠千萬態長笑化工夸幻事若知空色無異觀世上何曾有桃李　晁與自薌西望東園花新開詩　東園本是吾家有不到經旬亦可嗟步出蔽門迎曉日却從籬外望新花安樸豈問荒三逕閑古終須飽五車兒女相憐牢落甚為翁淺盞酌流霞王東牟先生集隣園花成欲具句會病未果二首　嬌春意謂已堅牢次第千林欲錦袍恐有天魔妬妍好遽連風雨作厭象　年從脹脈冷侵肌強欲尋春怯自疑家病固知無可柰不須妨我看花時楊誠齋集病中春雨聞東園花盛詩　萬類欣欣一老悲物華豈是不佳時病夫自與春無分好景非於我獨遺花底報來開已闌雨中過了更曾知風光九十今強半又約芳菲陽歲期周彥美詩園花為風雨所摧　空園一花閑幽士三日喜春工巧相違雨勢飄飄纔紛紛鮮朱房的的呈青子禁華初何困憔悴復誰使念我一畝宮獨樂天所委滂沱折拱木豈問花餘幾及茲弔淪謝零落殊未已皴雲晴更彀垢妝晨不洗金刀斷連錦機亂那復理吳王蝦玉食可柰羅數死決水遠宮墻不忍聲在耳安得返生香非時面桃李洪适盤洲集檢校園花詩　往夏新闢成拔去園中葵萬花開千藥十夫勞徒移摹香頗持犯容影初參差烈日呼可畏時雨不能滋木秋葉先隕欲冬柯已萎虛蒙灌

況思無復嫣然姿嗥雀飛且止不肯登空枝寒螿守枯莖未忍相棄離永懷新新日豈料憔悴期誰呼殷七七來伴紅紫兒金鼎一劑藥返魂庸可追春來作高亭緣洛陽清漪舊蹊頗陳迹遠圃分芳熟結根旬浹間生意渾熙熙微白李賦質小紅桃入肌仰條道顏色已含煙雨眉遊蜂相召引有底渠先知地力固自若大鈞不偏私此秀匪機巧向衰非鈍運萬物理固然飈芬須得時李處權崧庵集賦樊氏園雙花　天地有至和薰蒸效其祥異哉桃李蹊萼俱作雙紛紛承朝露一一含春陽飛來兩珍禽文采粲成章鳴集芳樹間其音美如簧近君白玉堂奉君黃金觴君家伯仲賢人物偉相望衣冠作嘉話何止誇一鄉永言　華好歌樂殊未央我賦角弓詩封植詎可忘元劉文貞公集園中花詩　雜花千樹遶樓臺都是司花手自栽絕艷共憐蜂莫妬芳心明見蝶休猜馨香馥郁吹飄散車馬駢闐賞説來莫對西風恨蕭索一年合得幾番開

江花

唐元稹詩江花落詩　日暮嘉陵江水東梨花萬片逐江風江花何處最腸斷半落江流半在空宋彭汝礪詩江花四首　江水接藍綠江花潑大紅夕陽幽鳥下渾似畫屏中　鷗鳥來何事漁舟到亦迷落花流更遠疑是武陵溪　水近花逾碧花臨水更紅鷗飛錦城外人立畫屏中　花嚴水疑染水清花欲燃滄浪無限意好在釣漁船

吳花

宋王元粹集江上遇吳花歌　秋風向暖吹塵沙漢江邊頭見吳花吳花憔悴我飄蕩回想舊遊更嘆嗟自從賦別分飛去不意今朝此相遇天荒地老莫容身未審別來何處住吳花哽咽向我言萬人不見一人存妾身苟活兵塵裏辛苦東西不可論去年鄧州嫁健卒今日南來夫已沒乍到未能諳土風楚女相憐教梳髮近有人從楊翟來但言城郭長蒿萊河邊惟有穎亭在春夏不曾胡馬迴我聞此言重興歎世事悠悠雲聚散庾公作賦動哀傷王粲成詩遣長亂放懷歌酒昔年時銷盡黃金生鬢絲我今孤苦汝更苦末路蒼茫何所之一盃濁酒臨江渚爾且為我歌白紵青山落日愁殺人淚濕荊雲夢中語

洛陽花

唐白居易詩集除蘇州刺史別洛陽城東花詩　亂雪千花落新絲兩鬢生老除吳郡守春別洛陽城江上今重去城東更一行別花何用伴勸酒有殘鶯　又洛陽城東花下作　記得舊詩章花多數洛陽（舊詩云洛陽城東面今來花似雪又云更待城東桃李發又云花滿洛陽城）及還枝似雪已是鬢成霜向後光陰促從前事意忙無因重年少何計駐時芳欲送愁離面須傾酒入腸白頭無藉在醉倒亦何妨宋梅聖俞宛陵集公度以余嘗語洛中花

品而此邦之人多不敢言花於余今又風雨經時花期遂過因作詩以見貽報次其韻　去年三月來吳中欲擬看花無與從今年二月花偏早發作無節雨與風前時清明要尋賞謂誇洛陽多不容我心豈是限南北美好未必須深紅姚黃魏品若盡有春色定應天下空因君見贈又及此莫性還思澗水東韓魏公安陽集北第洛花新開詩　移得花王自洛川猶高須許擅春權管絃圍簇生來貴天地工夫到此全絕艷好將金作屋清香宜引玉飛錢一聲驚暮行雲曲（前稷暮洗大嗜有曲甚工）醉筆爭揮不論船范忠宣公集洛花已開報潞公詩　花時朝夕望車塵花意慇懃恰似人晴日暖風催更急看看開遍洛陽春洪文安公集洛花不望而至次相見韻　多謝吳中客移花五畝園灰心勞遠夢蜀足蹈前言定是黃金蘂（樂天牡丹詩黃金蘂綻紅玉房）真須白玉尊從今付幽賞不用賦招魂

蜀中花

宋范景仁集李才元寄示蜀中花圖詩　自古成都勝開花不似今徑畝三尺大顏色幾重深未放香噴麝仍藏蘂散金要知空相論聊見主人心　牡丹名品衆持地盛於今西子含羞甚東君著意深障行拖爛錦屋貯用黃金妾婢羞花卉那能不妬心　宋韓子華和徑尺千餘朶矜誇古復今錦城春物異紛面端雲深賞愛難忘酒珍奇不貴金應知色空理夢幻即惟心　宋韓持國和勝事常歸蜀奇葩人驗今仙冠裁樣巧彩筆費功深白豈容施粉紅須陋間金不嗟珍貴異千里見君心　宋司馬光和高士閒居舊名花獨步今移從洛浦遠灌自錦江深傳得巫山貌非因延壽金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　宋范純仁和牡丹開蜀圃盈尺莫如今妍麗色殊衆栽培功倍深矜誇傳萬里圖寫費千金難就朱欄賞徒搖遠客心

宣城花

宋蘇為詩宣城花　宣城花疊嶂樓前簇綺霞若非翠霧陶潛柳只是紅藏小謝家

庭花

古今事通盧儲狀頭過開往赴李翺嘉禮止官舍迎內子題庭花曰芍藥斬新栽當庭數朶開東風與拘束留待細君來唐陸暢詩集疾愈步庭花詩　桃紅李白覺春歸強步閒庭力尚微從困不扶靈壽杖恐驚花裏早鶯飛　宋鄭獬詩庭花　入開春風來幾時不見花開殊不知最初先見杏破萼紫爛點綴濃香披斬開漸落色愈淺淺處方見真玉肌林檎海棠火第發晉公頓有兩孃姬牡丹不見姚與魏雖在常格猶為奇百花已盡此寂晚猶如殿後稱雄師海榴似服赤帝色絳冠炭栽顆丹縷層層紅紫繞前後大幢霞蓋相追隨百合野花不及格田婦雖美無殊姿晚秋之柰苦索寞清香佳菊還相宜春叢雖有百花衆此花

自畝十西拖嫣然獨秀不矜艷幽房靜女儼容儀北風少恩苦慘戮萬木削露皆枯枝此皆浮巧事顏色開落與時隨盛衰獨有寒松伴蒼石與我相對終不移胡銓集洞巖觀兩岐合幹後庭花頌　唐大興寺素公不出院三十春轉法華經三萬七十卷而庭前山丹一枝合歡然則茲花也決非偶然者余嘉而書之且以為莊沖靖三萬七千卷張本頌曰駢於拇者德侈駢於明者見靡駢於群者直撟杭之口滑哉曰合者不為駢茲花是已明乎此斯識象莊之一指

宮苑花

唐李益詩宮苑花　露濕晴花春殿香月明歌吹在昭陽似將海水添宮漏共作長歌一夜長宋夏竦詩雲皐瓶枝闕影寒一叢香壓玉欄干東皇用意交裁剪留待君王駐蹕看

隅簾花

宋曹勛松隱集隅簾花　宿雨初晴花艷迎陽檻前如繡如綺向晚峭寒輕罩真珠十二正朝曦桃杏暖透影簾攏烘春霽似暫陽祥烟香霧朝仙侶庭際更值遲遲麗日且休約尋芳與閒瑤席未擬上金鉤儘紅圍遮翠命佳名坤殿喜為寫新聲傳新意待向晚迎香臨月須捲起

東鄰花

宋劉敞詩東鄰花　卜居非卜鄰適意鄰花發照耀東軒東暄然二三月露香送清吹晨艷開繁雪稚子戲墻根鳴雞出林樾我來卉齊㩲疑及武陵歌欲防覓無從空觀尉寥寂為人瞀俗事隣里多謝絕獨有可相親芬芳未應滅

小欄花

宋蔡端明集福州堂下小欄花卉多是手栽今已繁盛因賞花有所感悼　愛花盡日傍花臺點檢當年手自栽前事已隨朝暮變舊叢空見淺深開山禽忽下還飛去溪雨纔收人復來只有春醪能遣恨無人欄畔共持杯

廢宅花

唐朱慶餘詩廢宅花　數樹荒庭上各芳映綠苔自緣蓬徑不是為人開色艷鶯猶在香消蝶已回相從無勝事誰向此傾杯

古寺花

唐司空文明詩古寺花　共愛芳菲此樹中千跗萬卉裏枝紅遲遲欲去尤回望覆地無人滿寺風

僧院花

唐白居易詩僧院花　欲悟色空為佛寺故栽芳樹在僧家細看便是華嚴偈方便風開智慧花

興善寺花

宋劉敞詩興善寺花　嬌挑浪占三千歲瓊樹虛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油缸安花

溫革瑣碎錄大油缸中近上置鼠羅油數寸上安花朶盎蓋之可以久留

瓦缶蒔花

宋姜特立梅山續藁因見市人以瓦缶蒔花屋上有感　城中寸土如寸金屋上蒔花亦良苦因思離宮

與荆館南至九峻北鄠杜東西延袤八百里橋梁聳空七百柱傷哉好大荒主心豈識世間蓬蓽趣一丘一壑吾輩事隨分園池何用許我今度地山一隅栽柳栽花已無數大雖不足小有餘便可終身爲老圃

瓶中花

種藝必用芍藥牡丹摘下燒其柄先置瓶中後入水夜則以水洒地鋪蘆蓆又用水洒之鋪花於其上次日再入瓶如此可數日宋范石湖大全集瓶中花詩　水仙携蠟梅來作散花雨但驚醉夢醒不辨香來處　小梅未可折不折惜空回擁鼻撚一枝也道探春來　春來風雨無一日好晴困賦缾花二絶　兩揷缾花罷出遊莫將攀折爲花愁不知燭照香薰看何似風吹雨打休　酒冷花寒無好懷紫荆終日爲誰開三分春色三分雨匹似東風本不來楊誠齋集瓶中梅杏二花　梅花耿耿冰玉姿杏花淡淡注臙脂兩花相媚不相下各向春風同索價折來雙揷一銅瓶旋汲井花澆使醒紅紅白白看不足更遣山童燒蠟燭韓淲澗泉集瓶中花　枝持三數花已著風露香而後滿把來汲瓶置書房身心我身心染淨皆秋光今夜月圓明更妙非紅黄李大隱先生集折得寒梅全未開銅瓶貯水養根荄臨鸞鏡洗晨粧面疑是春風入戶來薛季宣浪語集瓶花盡落而梨花瀟洒如故　天帝南遊匹馬還紅雲作陣雨

欄干駐顏下咽如冰雪一粒清涼得腸丹張瀘濱集春日缾花　鳥鳴木陰深魚動波水漫燕坐南窻下欣然得幽伴盈盈菩薩面一笑生几案桄如空中墮着我丈室看地偏風日隔香艷不耗散無土種一根他鄉得把玩嬌嬈自接熟老醜面失半物忌停滋久無嫌汲新換不壞妙色身長作如是觀周南山房後藁清曉銅瓶沃井華青葱綠玉紫蘭芽鬢毛白盡心情在不分看花學養花元元遺山集賦缾中雜花七首　老眼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如綉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瑞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更應薰染費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與春風好將護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華邊剩有清香在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艷來從月姊家温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花錦片新兒葵今日到殘春依枝留得稀疎朶比似全開更惱人古銅缾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著海棠如有語杏花也到退房時元范德機詩夜誦賦瓶花　膽瓶折得樹頭花初是東園一片霞西澗讀書過夜滿忽隨燈影上窻紗

盆中花

宋許棐梅屋詩集盆中花　小小盆中花春風隨分足花肥無賸紅葉瘦無欠綠心頗幾無香也飽遊蜂腹太盛必易衰荒煙鎖金谷彭止堂集盆花示兒群兒愛盆花如我愛真子但將養花心委曲求諸己花不負人力隨時深淺紅種學得如斯豈不慰乃翁

四時花

百川學海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竟歲放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經鉏堂雜志牡丹芍藥於春爲冝芙蓉桂菊於秋爲冝海棠開於秋終是蕭索近有四時木犀開於春終不及秋非時强開氣象故殊也曾慥類說　干大居洪州西山四時常持花有少年好道拜曰願侍先生遂之上山渡水不暫置問少年曰渴否懷中出盃命掬水飲之須臾困睡及覺失之矣元陸厚詩四時花　纖枝穠穠葉菲菲長狄幽花閑四時形肖雖閒秋槿小陰晴寒暑總相宜

夏花

唐韋應物詩夏花　夏條綠已密朱蕚綴明鮮炎炎日正午灼灼火俱燃翩風適自亂照水復成妍歸視窻間字熒煌滿眼前

秋花

唐耿湋詩秋花　俻綆懸冰甃新桐蔭玉沙帶星疑曉露拂霧湧秋華宋陸放翁集秋花歎　秋花如義士榮悴相與同豈比輕薄花四散隨春風黄菊抱殘枝寂寞卧寒雨拒霜更可憐和蒂浮煙滿古來結交意正要共死生讀我秋花詩可代丹雞盟楊誠齋詩　顛頓韋牛病雨外凋零木槿怯

風斜道邊籬落聊遮眼白白紅紅匾豆花　國朝僧宗泐詩秋花咏　清曉亭前白露滋艷紅妖紫鬬開時晚來狼藉空堦畔似厭西風不厭秉

風花

宋劉敞詩風花　風花不自知高下逐風飛故有多情處時來點客衣仙源應在青溪側弄雪吹香不忍歸梅聖俞文集風花　不恋枝脫蕚亂翻飛自學空中雪爭同垣上衣繞庭迴旋久無著衆鳥爭銜何處歸楊誠齋詩海棠桃李雨中空更着清明兩日風風似病癲無藉在花如中酒不惺鬆身行楚嶠遠更遠家寄泰淮東復東道是殘紅何足惜後來併恐没殘紅

雨中花

唐白居易詩雨中花　真宰倒持生殺柄閑物命長人短命松枝上鶴蓍下龜千年不死仍無病人生不得似龜鶴少年老來同旦暝何異花開旦暝閑未落仍遭風雨横草得經年菜連月唯花不與多時節一年三百六十日花能幾日供攀折桃李無言難自訴黄鶯解語憑君說鶯雖爲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謾飽看元稹詩賦得雨中花詩　紅芳憐靜色深與雨相宜餘滴下纖蕊殘珠墮細枝院花江上思啼粉鏡中窺念此低徊久風光幸一吹宋黄山谷詩雨中花　政樂中和夷夏宴喜官梅乍傳消息待作新年歡計斷送春色桃李成陰甘棠少訟又移旌戟念畫樓朱閣風流高會頓冷談席　西州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九　十六麻

花

花開

曼罇閑評蘇東坡詩云消消泣露紫含笑艷艷燒空紅拂桑其序中乃云正月二十六日偶與數客野步嘉祐寺僧舍東南野人家雜花盛開扣門求觀此東坡在黃州時也而彼處春氣乃爾早耶方正月其雜花盛開如此而紫含笑紅拂桑且皆夏中所放花東坡併及之又不知何謂邪歲時雜咏唐白居易說半花開贈皇甫郎中　勿訝春來晚無嫌花發遲人憐全盛日我愛半開時紫蠟黏為蒂紅蘇點作肌成都新紫蝴梁漢碎臙脂樹杪真珠顆牆頭小女兒淺深粧掩映高下綴參差蝶戲爭香朶鶯啼選穩枝好交郎作伴令共酒相隨醉欲無勝此狂期更讓誰猶殘少年興來似老人詩西月憑輕照東風莫教太吹明朝應爛熳後夜更難披林下遙相憶樽前暗有期銜盃辭藥忌惟我與君知宋張詠詩書圃吏中花開時子　後圃花開紅滿枝太守倦遊紅不知看花小吏報花信太守茫然心忽悲頭上光陰暫爾過昨日少年今老大見說花

間舞蝶狂翻飛更著遊蜂和劉敞詩題新開花呈永叔　野客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蝶看舞東風傾綠霞邵堯夫詩小園花開　小隱園中百本花各隨紅紫發新芽東君見借陽和力不揀公侯富貴家司馬溫公詩陝城桃李零落已盡硤石山中今方盛開馬上口占　西望飛花千樹暗東來芳蘂一番新行人不惜泥塗倦喜見年光兩處春馮時行詩二月將半雨過花盛開　一年青春日無幾二月小雨花齊開底事柢禁愁思得可能不近酒盃來山青樹樹明於纈江遠村村欄作堆老眼興來須抖擻自吟詩句自相催　最憐半見或不見更惜欲開猶未開樹遠柢疑隨水去枝低還似傍人來不堪小蘂驕前落可忍殘紅砌下堆著盡工夫春自去不須風雨惡相催陸放翁詩厭住愁城徙醉鄉春風也肯到山房鴨頭綠漲池平岸猩血紅深杏出墻淡泊相遭心已嬾修行無力夢猶狂更嗟著句多塵思愧溪藤似截肪　春晴暄甚花開略無餘矣賦以偶感　常年看花時輒苦風雨厄今年獨與此遊人滿阡陌翩翩出騎往往醉望憤轉盼桃杏空送見辛夷坼海棠尤可念不耐暖日炙蕉猶成白雪其意亦自惜曾未淹旬時春事欲掃迹安得愛花心堅頑如鐵石吳曉詩閒寓舍之側花盛開口占絕句　冶城西北似村家每

共尋春到日斜閒說春來花更好為憐無伴懶看花　君嫌無伴懶看花我向花時更憶家欲趁芙蓉同一醉秋江好為送歸槎何潛小山雜著群花盛開詩　榮觀新移閑花栽芳叢衙晝錦花開誰知妙手參元化須剗青紅照玉杯　向陽花木易培栽略借春風已自開多謝青宮能長養一枝先壓紫霞杯俞良能詩好群花盛開戲成　小園初乾晚雨雜花爭試新粧搽色似觀灌錦吹香始過河陽　三歲無諸國裏青春不是花時今日小園春半百般紅紫芳菲（福唐桃李臘中皆開紫笑來州五月始盛）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寒食日見花開詩　寒食常年柳未黃今年花滿舊池塘如何春色今年早試對春風笑一場中州集邊元鼎花開八散詩　花開人散正消魂花語無情獨閉門看即春光留不住一聲啼鴂又黃昏閒花閒草滿芳洲春水無人自在流白日遲遲倦游子一聲啼鳥一聲愁

落花

宋江少虞類苑夏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嚴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

公登庸以別紙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為是也苕溪漁隱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以帝眇一目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回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云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起作回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為法也洞冥記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不欲衣纓拂之恐體痕也每歌李延年和之唱回風之曲庭中花皆翻落老學庵筆記李後主落花詩云鶯狂應有限蝶舞已無多未幾亡國宋子京亦有落花詩云香隨蜂蜜盡紅入燕泥乾亦不久下世詩讖蓋有之矣曼罇閑評蘇東坡志林載寇元弼云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能詩忽詠落花詩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山父驚問之若有憑附者自云是謝中舍問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曲未終花皆落去此事自載在羯鼓錄中乃唐汝陽王璡嘗戴研光帽簪紅槿花一枝明皇愛之令舞山香一曲曲終花皆不落此即李陶之子所用之事也不知何為錯誤如此然東坡作李公擇過高郵詩云汝陽真天人絹帽着紅槿其後又云曲後花不隕是東坡自知汝陽王璡事已嘗用之矣且李陶

之子既為物所憑附其說舞山香時花皆落去然其花自不落又記是西王母事東坡略不為辨之何邪　歐陽文忠公評王介甫詩云秋花不似春花落憑伏詩人子細看是固然也然秋花獨菊不落其他如木犀芙蓉之類蓋無不落者則秋花豈盡落邪　續澄懷錄王武仲隱居羊欣相訪武仲曰君子宜去吾不可啓關恐踏碎滿逕落花欣嗟賞久之而去　唐劉長卿集夏中崔中丞宅見海紅搖落一花獨開　何事一花殘閑庭百草闌綠滋經雨發紅艷隔林看竟日餘香在過時獨秀難共憐芳意晚秋露未須團杜工部集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遣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旁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遮如字）珍重分明不來折（折字是）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勞趙曰古樂府艷花句引落鶴曰公嘗有生憎柳絮白於綿之句生憎猶言也洙曰本作不來接一作折鶴曰蜀雅鵙伯勞也）李君虞詩春晚賦得餘花落　留春春竟去春去花如此蝶舞遶應稀鳥驚飛詎已衰紅辭故萼繁綠扶凋蘂自委不勝愁庭風那更起白居易詩留春春不住春歸人寂寞厭風風不定風起花蕭索既興風前歎重命花下酌勸君嘗綠醅教人拾紅蕚桃飆火燄燄梨墜雪漢漢獨有病眼花春風吹不落　韓昌黎集落花　已將分身著地飛那羞踐踏損光輝無端又被東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李商隱詩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杜牧之詩和嚴惲秀才落花　共惜流年留不得且環流水醉流杯無情紅豔年年盛不恨凋零却恨開　高蟾詩一葉落時空下淚三春歸盡復何情無人共得東風語半日尊前計不成　崔魯詩晚紅輕折露香新獨立空山冷歎春春意自知無主惜恐風香逐馬蹄塵　王貞白靈溪集下地日侍陸侍郎御讌賦得落花詩　何處是落花漂泥與錯沙春深上林苑日晚五侯家遍地粧難掃當風勢易斜無心媚蜂蝶來歲即榮華　又昭陽落花詩　空樹落花時宮嬪泣暮暉盡皆承雨露爭不惜芳菲殘蘂猶黏草餘香尚惹衣無言屬青鳥青鳥自銜飛　李中詩落花　殘紅引動詩魔懷古牽情奈何半落銅臺月晚亂飄金谷風多悠悠旋逐流水片片輕粘短莎誰見長門深鎖黃昏細雨相和　年年三月暮無計惜殘紅酷恨西園雨生憎南陌風片隨流水遠色逐斷霞空悵望叢林下悠悠歎興窮　李咸用詩拾得移時看重思造化功如何飄麗景不似遏春風滿地餘香在繁枝一夜空秪應公子見先憶

墜樓紅　李山甫詩落拓春風不藉春吹開吹謝兩何因當時曾見笑筵主今日自為行路塵頹色却還天上女馨香留與世間人明年寒食重相見零淚無端又滿巾　韋莊詩一夜霏微露濕煙曉來和淚喪嬋娟不隨殘雪埋芳草盡逐香風上舞筵西子去時遺笑靨謝娥行處落花鈿飄紅墮白堪惆悵少別穠華又隔年　李建勳詩愁見清明後紛紛蓋地紅惜看難過日自落不因風蝶散餘香在鶯啼半樹空堪悲一樽酒從此似西東　惜花　無計又花殘獨遶芳叢不忍看暖艷動隨鶯翅落冷香愁雜燕泥乾綠珠倚檻魂初散巫峽歸雲夢又闌忍把一樽重命樂送春招客亦何歡　僧貫休詩蝶醉蜂癡一簇香繡葩紅蒂墮殘芳因嗟好德人難得公子王孫盡斷腸　唐高僧詩一片又一片等閑苔面紅不能延數日開亦是春風公子歌聲歇詩人眼界空遙思故山下經雨兩三叢　唐人絕句杏園花落時招錢員外同醉　花園欲去去應遲正是風吹狼藉時近西數樹猶堪醉半落春風半在枝　黃滔詩落花　落花辭高樹寂是愁人處一一旋（平聲）成泥日暮有風雨不如砂上蓬根斷隨長風飄然與道俱無情任西東韓偓香奩集厭花落詩　厭花落人寂寞果樹陰成燕翅齊西園映日闌高閣侵堂夾簾人不捲低頭悶把衣襟撚忽然事到心中來四肢嬌入茸茸眼也曾同在華堂宴佯佯攏鬢偷回面半醉狂心忍不禁分明一任傍人見書中說却平生事猶疑未滿情郎意錦囊封了又重開夜深窗外燒紅紙紅紙千張言不盡至誠無語傳心印但得鴛衾枕背眠也任時光都一瞬　宋潘閬逍遙集落花詩　花殘雨又風飄墜復飄紅不到三春盡都經數夜空燒闌仍聚散逐水尚西東可惜多情蝶徘徊晚照中　余靖武溪集小園斜日照殘芳千里傷春意未忘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鶯來似結啼鸎怨蝶散應知夢雨狂清賞又成經歲別却歌團扇寄迴腸孔平仲清江集嶺南冬深花照灼比至春初花已落乘閑携酒到西園鳥散蜂歸春寂寞江南此際春如何紅杏海棠開正多歸期不及東風日猶得池塘看綠荷　宋景文公集紫房丹蕚旋辭春素豔悲多不忍聞暮雨便從巫峽散餘香猶上魏臺分魂銷南浦波空綠望絕長門日易曛草被已空挑纖遶自今搔首更離羣　墜素翻紅各自傷青樓烟雨忍相忘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滄海客歸珠迸淚章臺人去骨遺香可能無意傳雙蝶盡委芳心與蜜房　前溪夜雨錦張紅墜萼殘英繞暗叢已與吹開復吹謝無情畢竟是春風　宋元憲公集一夜東風拂苑牆歸來何處剩淒凉漢皐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淚臉補痕勞獺髓舞臺收

彰貴鷺腸南朝樂有休賡曲桃葉桃根盡可傷　再到小園見落花有感

雨餘春色太怱怱已有殘英滿地紅光落後開應定分一般遲日一般風

急雨前旬滯谷足群葩何事亦翩翩風長日暖東君醉無限宮娃失翠鈿韓魏公安陽集落花詩　妖艷憑誰主春光去不停雄跳亂飛絮生意逐浮萍錢莫償餘態蔫蕪襲舊馨年年芳信在慎勿數飄零　一夜殘芳泣露痕曉來紅雨點蘭孫對人終有風流在幾片斜飛在酒樽　萬點送春飛人悲未足悲渾開無問理溪曲遍開時細委津陽路風回洛水湄派年來自去醉莫論空枝蔡端明集何事蒼苔數點紅曉來花片落春風可憐春色蕪花盡今古此情無處窮張子野集花落春禽啼晚枝有時香帶點入衣多情盡不如蝴蝶欲起遺紅貼地飛徐節孝先生集羅酒已半夜重來慰幽花可惜遺風雨太半成泥沙移坐環其叢含香嚼其華五人摘滿手歸秉千萬葩蘇東坡集仙衣不用剪刀裁（次曰劉禹錫詩仙人衣裳弄月又宋之問立春詠剪綵花應制詩今年春色好應爲剪刀催）國色初酣卯酒來（頰曰唐玄宗內殿賞牡丹上頗好詩謂程修己曰今京邑詩誰爲首出修己曰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酒時楊妃侍側上曰粧臺前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事出南部新書）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浮曰嚴惲詩酒盡花殘見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胡曰才調集有無名氏絕句云春光冉冉歸何處更向樽前把一盃盡日問花花不語爲誰零落爲誰開）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次曰張祜詩金芳只待會人來）對花無信花應恨直恐明年便不開邵堯夫詩以酒戰花殘花殘酒更濃花能十日盡酒未百壺空尚喜粘衣袂猶憐墜酒鍾多情唯粉蝶薄倖是遊蜂減却牆頭艷添爲徑畔紅飄零深院宇點綴靜簾櫳又恐隨流水仍憂嫁遠風水流猶委曲風遠便西東狼藉殘春後離披晚照中亭臺雖有主軒騎斷無蹤翻去攜妃子兵來圍石崇馬嵬方戀戀金谷正匆匆曾植辭休切襄王夢已終謬稱尋洛浦浪說數巫峯燕訴究還在鶯傳信莫通苔錢如何買柳線自能縫命掃心爭忍言收計遂窮異香銷骨髓絕色死英雄任從回天力饒矜蓋世功奈何時既往到了事難重開謝形相庚興衰理一同天機之淺者未始免沖沖　滿園桃李正離披更被狂風非意吹長是憂愁初謝處卻須思念未開時柰何紅艷易消歇不似青陰少改移九十日春都去盡樽前安忍更顰眉　萬紫千紅處處飛滿川桃李漫成蹊狂風猛雨日將暮舞榭歌臺人乍稀水上漂浮安有定徑邊狼藉更無依流鶯不用多言語到了一番春已歸强祠

部集林間花自飛物理不應悲偶對飄殘地休論艷發時有情香水面無數點河湄蜂蝶含餘意徘徊繞舊枝張文潛宛丘集撥老愁懷句物華風前猶欲拾餘花更將夢逐殘紅去過入長安百萬家　飛隨風雨落隨流更有餘紅亦已休杳杳天涯春物盡可憐鶯蝶不知愁晁景迂集春來脉脉去輪囷滿地飛英委玉塵荀令香殘端有意石家錦碎更堪珍自成霄漢星前石腸斷驪駒掌上人我欠飄零本憔悴爲君今日恨輪巾　又花開未幾忽已盡落戲作　天涯花信誤心期狼藉殘紅只往時怪底小憐渾不睡夜深惆悵夢圍師　馮縉雲先生集落花十絕　枝頭日日使韶妍百舌聲中又渴年莫道山翁無思緒見人踏着便悽然　其二着花着酒苦相留嗔雨嗔風畢竟休有態游楊元嫵媚無心點綴亦風流　其三萬翠千紅錦一張春秋何處不芬芳誰教無賴狂風雨收作年華入鬢霜　其四老來着意惜餘年時世那堪急似弦歡向被春將一歲又隨風葉去翩翩　其五惱殺家病倩人扶掩得珠簾倒酒壺半濕垂垂粘醉帽全粧冉冉上吟鬚　其六半去還來繞舊叢半隨胡蝶便西東從交滿地無人掃快意甘心薄倖風　其七即看簇簇鬬鮮妍忽作漫天也可憐隨雨隨風知有恨恨無人着買春錢　其八幽接竹路滿蒼苔花擁柴扉午未開可是春風料理得時吹一片過窗來　其九瘦節隨意步晴沙圃外江頭野老家桃李盈門春寂寂鷺鷥睡覺一床花　其十朝來酌酒尚芳菲醉眼醒時已覺稀苦妬妖饒鶯拂下鮮憐飄泊燕銜歸胡銓澹菴集未信花飛能減春花飛只惱有情人也知造物貫餘巧要作酣眠紅錦裀陸游劍南續藁山杏溪桃次第開狂風正用此時來夫妨老子凭欄興滿地殘紅點綠苔　終年栽接待新春一日隨風委路塵愁殺主翁渠不管爭如只作看花人　朱朱白白不禁吹老來忘情作許悲瑞錦已殘猶有夢明霞初散可無詩人應偷樣傳圖本天亦收香付蠹脾榮悴相尋君看取曉來青子已團枝　桃李擅春事酴醾爲之殿豈不欲周旋過日如掣電大風連三日吹盡無餘片留之豈有策佇立情眷眷空令腸九回竟欠語一轉流年付芳草樽酒孤勝踐鶯聲入碧雲簾影滿深院消搖綠陰間風流屬團扇曹勛松隱集恭觀御製花落尤艷之句自古詩人未有形容及此者使落花俱與草木俱委可見天地大德之心小臣不量蕪類仰賡宸韻春事匆匆綠漸穠休花鋪繡晚煙中如何捲上黃金闕許作華裀舞閣風韓淲詩滿地春風醉不知漢皋金谷任他吹落花回雪真何有宛轉如雲點搬遲　次韻昌甫斯遠落花行　風力作狂無所止花片搖空當未已

誅視深尋孰與比梅葉梨猶爭青子春紅正復可憐剛三分前塵一分水相將柔桑著筐籠寒食北邙泣新鬼繁陰匝地人醉起來江南芳暖結綺底用留情來賦此夏衣颯颯欲輕體楊誠齋集落花　紅紫成泥泥作塵顛風不管惜花人落花辭樹雖無語别倩黄鸝告訴春　劉後村集落花怨　昨日十分春今朝幾聚塵可憐傍輦者有愧墜樓人　輕薄防歌扇回旋戀舞衣不愁無地葬猶擬上天飛　越公多美妓街尉足名姝無計留紅拂傷心墜緑珠　滕叔允千載猶存蛺蝶圖狂風一夕起盡化作青蕪　春去花間謝君王豈復知不知劉項際猶有華虞姬　閒過千紅紫來皇力最多未明笑青卉無柰百花何　天女殷勤散風姨係戀空兒童掃落葉蜂蝶抱枯叢　徐庚空浮艷何曾有一篇我朝惟二宋絶唱兩三聯　已費栽培力又爲膏沐容花神渾忘却將謂屬東風　謝女吟邊絮英臺去日永不應零落盡化作蝶兒飛胡仲弓葦航漫藁落花詩　紅紫穠時雨來晴每將春事嘆浮生誰憐綉地愁如織我欲箋天訴不平半點蒼苔猶有迹一分流水去無情東君更作風光主蝶粉蜂黄莫浪爭吳克恭詩落花日日春江淨花外沙邊愁客心接葉陰晴崖穴底滿林風雨燕泥深偶經高閣留青瑣纔到長門隔上林不是相看好顔色人生何異託浮

沉何應龍詩南浦雲歸春亦歸緑楊枝上鳥空啼落花滿地無人管一半和香作燕泥漫遊集落花怨　落花舞迴風含情向誰訴只道逐春闌不道隨春落愁隨錦浪翻恥共浮萍泊趙君鼎詩花飛便覺春容減一陣狂風滿地紅可惜餘芳留不得夜深人靜月朦朧儀真志落花詩　落花隨雨聚堦傍濯破春江錦一張寄與東君休悵恨明朝贏得燕泥香　雨積香庭淺緑風送緑樹殘花阿母親曾剪綵瑶池猶泛紅霞僧文珦詩昨日名園錦萬叢一宵風雨樹頭空浮華往往皆如此誰解看花似夢中李俊民鶴鳴集府西門外有汾水退灘南北二十餘里皆樹桃因賦落花詩爲　春風桃葉復桃根相妬封姨似少恩無限亂紅隨水去人間何處覓仙源嚴肅詩落花　片片落花飛隨風去不歸如何臨欲别不得傍君衣吳自明詩莫結蕩子心恩情信難保楊花縱可雙柰是浮萍草廖行之詩春深處處有花妍已覺春工與浩然挨曉憑欄枝上看飄零贏得舞容酣　花枝春老不禁寒一夕狂風到畫欄飛盡繁紅委苔徑明朝猶作錦茵看　芳心都付家紛披薄恨狂蜂有底知紅雨一番春事謝緑陰誰把酒杯持許棐詩落花傳語五更風能倚亭臺幾日紅把似匆匆又飛去不消栽染費春工王炎雙溪集小園數樹雜花開零落無聲覆緑苔休恨五更風

雨急明年春色自歸來詩海繪章宋楊元素落花詩　夜來經雨學啼粧今日催紅怨夕陽已落旋隨春水急強留還怯晚風狂應將别恨憑鶯說更把歸期倩蝶忙誰謂多情消不得夢魂猶惜滿欄香　宋贊寧落花詩　蝶醉蜂狂香正濃晚來堦下墜衰紅開時費盡陽和力落處難禁一陣風　宋禹時行正月二十日上山庄二月晦日歸花已無矣　山嶺屹立幛屏山上無花不見春下山花落空惆悵媽香空向芳草尋芳草萋萋愁更生老大惜春如惜血不曾見花春又别劉宗獅詩賦落花以宋元憲金谷樓危到地香得香字　英華本天性俯謝任年光自是春風改那因夜雨傷低迴飄綺席荏苒度雕墻翠霧當聰合紅雲匝地香點泥登燕壘添蜜入蜂房剪綵誇西苑成粧詫壽陽甬東番塞曲迢遞誤漁郎但使靈根在重看錦樹芳釋明本中峰集紛紛紅雨暗長門翡翠枝頭萼緑痕桃李春風蝴蝶夢關山明月杜鵑魂王惲烟冷空千樹金谷香消譜一尊狼藉滿庭君莫掃欲留春色到黄昏元張養浩詩彼落者花閱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于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爲芬馥今者衰槁于不我腸其柰茲擾　彼落者花言彌其塗風以起之色尚不渝昨爲鶯嬿今者厲徂方陽大許俄雲兗如子不我歌其柰此虞　彼落者花言被于道風

以起之色尚妍妙昨顔渥丹今首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子不我絃其柰茲慕　今人古人悉塵悉土況茲物華其得恒撫子弗日娛歲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二十句一章六句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不堪三月尾風雨又相和片片樹頭少紛紛地上多　瘦緑疑肥恐影濃一簾紅雪障晴空鶯滯飛去無消息吹折春心不是風馬虚中霞外集芳花籠白日脉脉如凝愁朝承清露滋莫逐長河流含和憶兒時轉眼成白頭欲見西王母披心訴其由鶴從九天來聲落江湖秋蜀骨如朽鐵安得從之遊張子淵集蛛網落花詩　縈紅隕晴風欄絲自成聚皺綃浣紅淚冰蠶貫香雨逝將流水心縈此愁幾縷日莫燕支寒春深聞杜宇張獻武王詩落花　流水無情來澗口狂風何意戀枝頭惜花人在東風外更比鶯兒燕子愁　莫爲春歸怨子規百花開盡是飛時算來只是東君罪不合當時着力吹　隱顯翁盤谷遊山詩　山香一曲遏雲行金谷樓危感客情春過野塘流水遠夕陽猶帶子規聲王景初蘭軒集萬點紅飛綴已難捲簾空作斷腸看綠窻人靜苔留在紫陌塵香馬踏殘長樂夢回風力惡武陵春盡水聲寒燕泥蜂蜜飄零外獨賦招魂倚畫欄梁隆吉詩滿眼繁華苦易過歡情常被恨消磨狂風驟雨催人老流水芳塵柰爾何路遠乍述懷

舊夢酒闌綫舞態緯歌青青不及王孫草腸斷天涯思轉多陳深源詩碎羅零綺亂翩翩何事春心起莫測杜牧風流傷綠暗瓊奴飄泊悲香寒有時打袖愁憑舞盡日憑闌取次看寂愛帶愁流處遠却同征棹泊江干（本意有所屬故之）魯山詩脆紅嫩綠鬬新妍雨妬風儔似去年誰與佳人憐薄命馬嵬坡上紫茸氊陳樵詩紅如肌血薄如鱗李下桃根五色痕拂地曾隨風絮轉繞亭不似雪花深入已碧玉名猶在煙畫黃金鎖尚存滿地丹鉛污草秣何時凝綠適丘林雲叢文藁似向春風怨別離紛紛紅雨泣燕脂亂飄穠艷歸蛙黽輕慮餘香入萬泥愁斷漢皐捐珮處夢迴金谷坐樓時可憐芳草池塘暮更帶殘陽點綠猗　枝頭春色已無多雨外狂風可柰何但惜餘芳浮碧草滄浪何處泛晴波　幽姿爭忍泥塵埃零落殘紅點綠苔燕子莫銜春色去餘香從帶曉風回　雨餘春色半成空落日猶疑醉頰紅違恨不隨流水去謾縈飛絮舞回風　劉靜脩詩光景花中自一天精神楚楚照芳筵朝開暮落君休笑還似人間幾百年　陳節齋詩蘭麝香消委廢宮紛紛漠漠夕陽中長門夢斷金閨月南國歌殘玉樹風流水池塘春色去綠陰庭院綠雲空西園半醉休回首煙草淒淒雨正紅　舒岳祥閬風卷讀方元善落花詩有感　為渠銷瘦為渠愁贏却風流剩却羞得雨如枝碧玉井隨風似墜綠珠樓醫頰髓空無處覓返魂香斷為誰留此詩吟羅難消得八十翁翁一笑休　次第花開次第飛總堪飲酒與吟詩絕憐新綠光如沃何必繁英儘在枝　吳禮部集落花竹　東風吹花花作團美人脉脉凭闌干倦投紅毬逐舞風故事翠袖縈釵鸞去年送別城南道城南飛花妾芳草關河萬里人未歸風雨一番春又老抱愁無語還深閨拂釵攬袖香依依綠陰鎖窗蝶影斷空枝弔月鵑聲悲青春不復回遊子不顧期美人掩淚長相思恨身不似花能飛花飛終根沾墜泥安得與花飛去陽關西　藍性之集落花怨　春風開花花滿枝春雨落花花作泥飄紅墮白不解惜裁青剪翠空如送　莫嫌花飛春去早第恐春歸人易老狂蝶無心戀故枝遊蜂有意穿芳草江上行人去不歸閨中少婦泪沾衣春愁禁人無遠近燕子不來花落盡　宋張宗瑞詞花自落調金門春寂寞庭底薰鑪煙薄聽盡歸鴻書怎託相思天一角　象筆驚殘閒却秀句與誰商略　曉起愁懷何處著無風花自落　浩然齋雅談楊炯翁賦落花詞八六子　悲殘紅夜來無賴雨催春去匆匆但暗水新流芳恨蝶懷蜂㥘千林嫩綠迷空那知國色今途柔猶華清扶倦輕盈洛浦臨風細認得凝嬌弄粧勻粉露蟬聳翠藻金園玉成叢幾許愁隨笑解一聲歌轉

春融眼懞懞凭闌半醒醉中

國朝僧妙聲東皐錄落花　朝見紅白花莫見青蔥樹不愁花落總成泥但惜人生不如故滋蘭公子江南客再拜東皇留不得九州塵土浩茫茫付與楊花作春色東溪楚老自忘機坐對落花吟夕暉猶聞葉上黃鸝語不信東家胡蝶飛

花神

續仙傳潤州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正元中外國僧自天台鉢中以藥養其本來植此寺人或見女子紅裳佳麗遊於花下俗傳花神東坡詩云鶴林神女無消息

花精

博異記崔玄微遇數美人李氏陶氏人緋衣小女曰石醋醋又報封家十八姨來醋曰諸女伴皆住花中每被惡風所撓常求十八姨相庇處士每歲但與作一朱幡圖日月五星則免矣崔許之其日立幡東風刮地折木飛花而花中花不動玄微方悟衆花之精封家姨乃風神也石醋石榴花也

花子

唐王建集題花子贈渭州陳判官　臉如雲母輕如粉艷勝香黃薄勝蟬點綠斜蒿新葉嫩添紅石竹晚花鮮鴛鴦比翼人初貼蛺蝶重飛樣未傳況復蕭郎有情思可憐春日鏡臺前　唐韓維南陽集南堂席上賦得花樹子詩　春風日暮急薄寒生小花牽英不我遺並生愁幽蹇歡來引觴酌快甚鈍水建才非孔文舉生愧客常滿

花栽

唐元稹詩花栽二首　買得山花一兩栽離鄉別土易摧頹欲知北客居南意看取南花北地來　南花北地種應難且向紅中盡日看縱使將來眼前死猶勝抛却在空闌

花鬚

宋史浩詩花鬚　花有千鬚蘂藏鬚何窗中想張髯曉日笑剪寄春風料卷香絲亂龍欲賦粉叢露雲尤的蝶嚷玉在髮鬢

花品

事類全書六一居士花品序略予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予時不暇請之然予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其名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拜丹）中洲集金党懷英花品詩　翠裙褧積破黃葳新樣丁香結玉纓最愛東風

花名

宋曹彥約昌谷集次知縣韻花名詩　木芍藥溪紅深紫雨相宜　天不長春又入冬可能含笑拒霜風凌霄氣宇隨時見茉莉生涯到處窮但可憐花成後約莫將萱蘸掩前功人生且進薔薇露滴滴金錢總是空

花障

宋姚中一詩綠外裙黃白外紅一屏香錦立春風天貢步障豪難敵借與王家賽石崇

花牀

宋曾慥類說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遲

（剪花欲急急則花狀無傷）**花檻**（開元天寶遺事唐楊國忠以花木植檻中下設輪腳挽以綵絙所至之處帝檻在前號移春檻紀纂淵海唐穆宗每宮中花開則以重頂帳蒙蔽欄檻置惜春御史掌之號曰括香）**花裀**（開元天寶遺事唐學士許慎與親友宴花圃中聚花鋪坐曰吾自有花裀何須坐具）**花妖**（開元天寶遺事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護花金鈴**（開元天寶遺事唐太宗朝寧王花時綴金鈴於花下掣之以驚禽謂之護花金鈴）**龍口飄花**（金鑾密記翰林有龍口渠通內苑大雨之後必飄諸花蘂緣由而出有百種香色名不可盡春月尤妙）**寒食無花**（元郝經詩丁卯新館寒食無花　折殘魏紫戴姚黃香盡河陽與洛陽剗向江頭覓春色幾年孤館對空墻　四圍擘折鎖重扉春去春來總不知腸斷東城中酒後春衫走馬拂花枝　八年寒食總無家三月清明不見花屋角映陽看薺菜墻陰撥土覓蒿芽陽和渾不到空齋深院無人長綠苔為報監門暫開鎖少分春色入門來）

林樹不花（金樓子興王篇成湯時聘伊尹任以國政林樹久不花一旦生如鳳翼）**解語花**（開元天寶遺事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羨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曰爭如我解語花）**醒酒花**（開元天寶遺事醒酒花　明皇與妃子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憑妃子肩同看木芍藥上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萱草忘憂此花香艷尤能醒酒）**助嬌花**（開元天寶遺事御苑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折一枝插於妃子寶冠上曰此箇花尤能助嬌態也）**銷恨花**（開元天寶遺事明皇於禁苑中初有千葉桃盛開帝與貴妃日逐宴於樹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恨互見桃字恨字）**洗手花**（吳自牧夢粱錄七月十五日乃值中元赦罪之辰杭州人以雞冠花供養祖先者謂之洗手花）**金城夫人折花**（三槐王氏雜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花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花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而殺夫人）**幼女詠花**（玉堂閒話李季蘭有

才名五六歲父抱于庭作薔薇詩末句云經時未架却心緒亂從橫父恚曰此女將來富有文章然必為失行婦人竟如其言）**妓女詠花**（春渚紀聞豐氏女建安人十歲能詩詠野花云多情態妝頻習替無主驚蜂任宿房識者知其不保貞素後流落而終齊東野語天台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見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老圃業花**（沈明遠寓簡予官維揚春暮繼觀芍藥真一時勝賞蕃釐祠殿之側有老圃業花數世矣一日以花來獻予售以斗酒因問之曰人知賞花耳吾欲知芍藥之根所以赤白有異種耶曰非也花過之後每旦遲明而起斫土取根洗濯而後暴之時也遇天晴日色猛然抵暮中邊皆標斷而視之雪如也儻遇陰雲衣裹滋潤信宿然後乾色正赤無疑矣蓋得至陽之氣則色白而善補醫家用之以生血而止痛其受陽氣不全者則色赤而善瀉功用不係自然之理也醫家未有能知此者又云洗花如洗竹非用水也芟取其病根螻蟻蚯蚓蒋食之餘耳其言甚有理又云吾自高曾世傳種花但栽培及時無它奇巧蓋以不傷其性自得天真故根幹耐久近世厭常而反古專尚奇麗吾為衣食所迫不能免俗乃用工力知巧剪剔移徙雜以肥沃藥物注灌花始變焉趣時態十有七八異於常品矣然不能久遠經數歲輒瘦悴縱未朽腐而花力盡矣蓋先世之所能者天也吾之所能者人也人豈能勝天者耶故吾視花有愁色也此言又似知道者）**洛俗好花**（宋歐陽公集牡丹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初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為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為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　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落乃罷）**吳俗好花**（吳中舊事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以花目之蓋有由矣吳中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而牡丹尤貴重焉舊寓居諸王皆種花往往零替花亦如之盛者惟藍叔成提刑家最好事有花三千株號萬花堂嘗移得洛中名品數種如玉盌白景雲紅瑞雲紅勝雲紅間金之類多以游宦不能愛護輒死今惟勝雲紅在其次林得之知府家有花千株胡長文給事成居仁太尉吳謙之待制家種花亦不下林氏史志道發運家亦有五百株如畢推官希文韋承務俊心之屬多則數百株少亦不下一二百株皆以成風矣至

穀雨為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就壇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者不聞親眺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干大持花（江淮異人録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為設茶置之食案須臾退干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

飲酒傳花石林老人避暑録歐陽文忠公在揚州作平山堂壯麗為淮南第一堂據蜀岡下臨江南數百里真潤金陵三州隱隱若可見公每暑時輒凌晨携客往游遣人走邵伯取荷花千餘朵以畫盆分插百許盆與客相間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傳客以次摘其葉盡處則飲酒往往侵夜載月而歸余紹聖初始第嘗以六七月之間館於此堂者幾月是歲大暑環堂左右老木參天後有竹千餘竿大如椽不復見日色蘇子瞻詩所謂稚節可專車是也寺有一僧年八十餘及見公猶能道公時事甚詳迨來幾四十年念之猶在目今余小池植蓮雖不多來歲花開當與山中一二客修此故事

挼花浸酒（紀纂淵海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蘂粘綴于婦人衣上兼挼花浸酒以快一時之意）

晨吸花露（開元天寶遺事貴妃每宿酒初消多苦肺熱嘗凌晨獨遊後苑傍花樹以手擧枝口吸花露藉其露液潤於肺也）

翫花遺祟（夷堅志臨安豐樂橋側開機坊周五家有女頗美姿容嘗聞市外賣花聲出戶視之花鮮妍豔麗非常時所見者乃）多與直悉買之遍插于房櫳間往來諦翫目不暫釋自是若有所迷晝眠則終日不寤夜坐則達旦忘寢每到晚必洗粧再飾更夜一新中夜睨睨如與人語父母以為憂容邀行法者至女略不動色殊無懼意有驚媿入羽三者居候潮門外周邏迨相遇羽問之曰或言君家有祟不可治信乎周曰然吾甚苦之無以禦也因具告其故羽曰此猫魈也明日當來為行詠至期周備酒殽香楮延致羽布氣步剛少時女已振恐羽運法劍斬其首女不覺而入房熟睡數刻起神宇豁然問其向者所見女曰纔黄昏後一少年狀貌奇偉著紫衣乘馬而來兩髯蠻導前望簾隨後凡飲食所須應聲即辦語吟笑語與人不殊令絶矣經數旬女感疾若妊娠者復召羽書符使吞之自是一切復常

非時開花（西漢）書高后紀元年秋桃李花　五行志惠帝二年冬雷桃李花常燠之罰也　惠帝紀五年冬十月桃李花魏書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

霜不殺草之應京房易傳曰夏暑殺人冬則物華實世祖真君五年八月華林園諸果盡花　孝文帝承明元年九月幽州民齊淵家杜樹結實既成一朝盡落花葉復生七日之中蔚如春狀　孝文帝延興五年八月中山桃李花　宣武帝延昌四年閏十月辛亥京師柰樹花　宣武帝景明四年十一月齊州東清河郡桃李花舊唐書五行志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雷桃李俱花瀟湘録長安紫花一大樹雪中獨花葉蕨及潤結實光明如大栝數日花紅蛺蝶飛去明年高祖自唐國入長安　元史順帝紀至正十四年八月真寧路榆次縣桃李花　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李花　五行志順帝至正八年九月秦元路桃杏花十五年十一月汾州介休縣桃杏花十七年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枯楊生花易大過九五枯楊生花老婦得其士夫無咎無譽程傳曰枯楊上生華秀雖有所發無益於枯也（詳大過卦）

枯木能花關尹子七釜篇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花頌古聯珠珠山因靈果問枯木生花始與他合是這邊是那邊句師曰亦是這邊句曰如何是那邊句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雀不栖無影林丹霞淳禧海無風波浪平烟收水色虛含月寒光一華望何窮誰辨箇中龍退骨

古木生花（宋史五行志淳熙中興化軍仙遊縣九坐山古木末生花臭如蘭）

栢柱生花（南齊書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腳栢柱數百年忽生花）

井甃生花（北史李景傳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朔州總管楊義臣援兵至合擊大破之先是府內井中甃上生花如蓮

甑上生花（太平廣記滕景真在廣州）七層寺永徽中霍職歸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米上茏茏隆起滕就視釜將飯上生花數十漸長似蓮花色赤如金俄頃萎滅旬日景真卒

儀仗生花（宋書五行志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草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極玄始纂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絶昏夜飲食恣奢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桃符開花（古今事通苑氏縣紫微觀桃符上開花一枝元）

遺山以爲此亦當卻一春耶

弊蔕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余于松江普照寺僧房見一弊蔕開花僧云此蔕已七八年矣今似此者甚多特以爲常

磨肘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有嘉興路儒學閽人閔門者其家磨上木肘忽發青條開白花時應才爲學正閩持以示其家人云

柳椿開花　山居新話至正十一年夏有吳江州分湖陸孟德言其隣鐵匠龐氏者其家一柳椿結鐵砧十餘年今歲忽發長條數莖如筆蒂開花時以爲常

殿柱生花　南史梁武陵王紀傳初紀將僭號妖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

擻頭變花　雲仙散錄姑臧前後記曰趙綸臭死遺雪竹擻頭於階下不數日化爲楊梅花朵如撒時人異之

盆水變花　睽車志沈蒙老博士初爲太學牽履齋生晨起盥類已盆水尚溫忽變牡丹花狀枝葉扶疎藥萼相承宛然如畫次年同舍登科者十餘人

蟬化爲花　程子遺書或問宋高丘化書云中有蟬化爲花蚯蚓化爲百合（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

花變爲人　江湖紀聞至元丁丑饒州趙某鬻鏡器於隆興趙有兄於乙亥年遭兵死矣忽遇於市邀歸所寓誡愼勿言出蓮花一朵遺之曰到家有二十八爲羣索花可以與之不則勿與將到家果有一群人索花趙計人數但十九人欲勿與堅索之趙遂取花擲之地上花忽變成一人湊成二十八相與笑語而去

夢食藤花　盧子逸史明皇微時至洛陽令崔日知崔設饌未熟明皇因寢庭前一架藤花初開日知見巨蛇食藤花逡巡不見明皇覺曰飢甚夢中食藤花甚飽日知乃知他日啓聖之驗

得食如花　太平廣記梁武帝遣羅子春入龍宮取珠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如飴食之香美齎食至京師傳人聞風日乃堅如石不可咀咽

花師　宋曾慥類說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內人呼爲花師

花姑　曾慥類說魏夫人有弟子善種花謂之花姑

司花女　南部煙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顏色端麗然頗有憨態海中長洲進花一枝香氣異常着人衣袂經月不滅其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帝每御輦使袁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曰司花女一日在便殿命虞世南草詔保兒定目視世南帝曰女不識此人耶於是使世南嘲之應制爲一絕以進曰學畫蛾兒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宋楊誠齋集戲作司花謠呈詹遵卿大監郎中靈君賜客勝王家鬖頭仙人作司花仙人一笑春風起閬畫仙源萬桃李李花治白桃倡紅坐客桃霞李雪中仙人半酣舞造化風吹雨打千花空嫣香於色付一掃病發殘英又媒老落花已對春風羞新花也對春風愁姚黃魏紫世無種且椽眼前桃李休

花中十友　錦繡萬花谷曾端伯十友調笑令曰取友於十花芳友者蘭也清友者梅也奇友者蠟梅也殊友者瑞香也淨友者蓮也禪友者薝蔔也佳友者菊也仙友者岩桂也名友者海棠也韻友者酴醾也仍有玉友來參嘉賓謂酒也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花中十友詩　午枕驚回一夢餘閒閑枝上聽催酤已招十客花爲友更覓千頭橘作奴

六郎似蓮花　新唐書楊再思傳張昌宗以姿貌倖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美丈夫比花　墨客揮麈前輩作詩有以美丈夫比花如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烟

美女比花　宋曾慥類說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花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蕭材作海棠詩日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以花喻人　經鉏堂雜志一歲栽培花開不過十日又有風雨摧折之變譬之人生勞苦一世其如意時不過數年耳

貴賤如花　謝應芳辨惑編齊竟陵王子良篤好釋氏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墻落糞溷之中墮茵席比殿下是也落糞溷比下官是也貴賤雖殊因果何在子良無以難縝又著神滅論以爲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元宋本詩人生如樹華同落不同發南枝適春溫北枝瑣冰膚三十年後風一一樣空捐月寄謝竟陵客轉語更超超

剪綵爲花　事物紀原實錄曰晉惠帝令宮人插五色通草漢王符潛夫論已譏花綵之費晉新野君傳家以剪花爲業染絹爲芙蓉撚蠟爲菱藕剪梅若生之事按此則是花朵起於漢剪綵起於晉矣歲時記則云今新花謝靈運所制疑綵花也唐中宗景龍中立春日出剪

綵花又四年正月八日立春令侍臣迎春內出綵花人賜一枝董勛問禮曰人日造花勝相遺不言立春則立春之賜花自唐中宗始也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元年築西苑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蓬萊方丈瀛洲諸山北有龍鱗渠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華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冰而布之馬純陶朱新錄臨安府賣花張三侍詔紹興癸亥因病不起以夢告其妻曰我以平生賣花𣪍羅絹甚多得罪陰府罰萬家作羊其夜參政萬俟卨夫人夢一人入宅來夢中想問曰何人人曰賣花張三侍詔罰來宅上作羊既覺遣訪諸牧人云昨夕羊欄中生一羊羔因令使臣詢市政尋問張氏既獲參驗一同焉命以羔付其家歲時雜詠唐李嶠侍宴別殿出綵花應制詩 季門年已至剪綵學芳辰綴綠奇能似裁紅巧逼真花從藤稟發葉向手中春不與韶光競何名天上人 唐劉憲詩上林宮館披春心獨早知剪花疑始發刲鸞似新窺色濃輕雪點香淺嫩花吹此日叨陪侍恩榮懇歎枝

雍裕之詩敢競桃李色自呈刀尺功蝶猶迷剪翠人豈辨裁紅玉臺後詠立春詠剪花應制 金閣裝仙杏瓊筵弄綺梅人間都未識天上忽先開蝶繞香絲住蜂憐艷粉迴今年春色早應為剪刀催唐劉孝威詩剪綵花 葉舒非衛大花發是家開無人論詩似蜂見也爭來 淺深依樹色舒卷聽人裁假令春色度經住手中開宋韋驤詩剪綵梅花 根如芝草不因栽葉似春雲容易開應有靚粧偷艷去且無狂蝶為香來殷勤玉臺頻飛舉酬酢金刀巧剪裁欄賞更於何處好嫦光雪色在瑤臺梅聖俞詩擬宋之問春日剪綵花應制 上林花未有中禁綵先成葉逐剪刀出藥從粧粉生紅繁內人手香染侍臣纓不是將春競天心重發榮強祠部詩李景初許借剪綵花數軸一觀累日不至戲成二絕督之 蜜蜂蛺蝶日徘徊只欠生香去復來應是春風隨玉指剪刀行處一花開 剪綵葺葺細逼真秋風堂上數枝春為偷造化防天覺却擬深藏不借人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何元淨以詩索花次韻詩尾致剪花之約 城南有客身倦遊飯無脫粟衣無裘短墻雨濕花木晚窮巷草深籬落秋心常自許玉川筆人言恐是原憲派十奴安得封君祿偶有一花聊可目綵椽作祭恐未輟春到聽花飛上屋衙門無酒客不知寒谷少春花更遲東家枝艷雪滿眼西家着蕾枝空蜜愁態未足供一笑慙愧煩君作好詩誰遣春風吹急雨枝頭會見花無數夜寒月白得暗香曉枕風微戰輕素已辦并州快剪刀

為剪芳條送春去君當釀酒買肥羔莫倚怱怱陳草具 後數日以詩償剪綵之約 春風吹雲不成雨暖日將春到花梢知君不羨鶴林神但將詩作催花鼓饕風虐雨一掃空國艷天香為君吐金刀盟在不敢寒急走送君花滿盤何郎要將湯餅試不放枝頭朝露乾傳呼有酒莫護把客杯可人誰共看想當風暖月更白流蘇帳掛香團聚應笑老翁門寂寂咫尺誰來草玄宅暗香和月與誰同芳條委地無人摘春與幽姿似少情雨打風翻浪狼藉綠窗談藪詠剪花詞念奴嬌 晚來雨過見三點兩點催花鬧却滿目園林如錦繡低亞欄干西角魏紫風流姚黃妖艷桃李皆麤俗金刀剪下燕鶯窺妬驕惜 誰稱似玉人人淡粧穠麗粉襯胭脂薄蟬翼輕籠雲鬢巧斜插一枝紅萼嬌盡揚妃醉沉西子嬌困鉛華落多情風蝶晚來猶更隨着

籠花

舊唐書珍王誠傳德宗時縣主出降所司度用一人籠花計錢七十萬帝曰籠花首飾婦禮不可缺然用費大廣即無謂也宜損之又損之及三萬而止

面花

酉陽雜俎令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點跡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名妬悍者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山居備用凡造薔薇面花子用甘松零陵香檀香各（一兩）藿香葉（半兩）丁香（二兩）白芷香墨當香（各一分）右件為細末入黃丹少許以熟蜜和拌稀稠得均隨意脫之腦麝為衣與其香者無異

女墜髻花

夷堅志弋陽陳秀才與其友以元夕觀燈於市有人家女子年十三四歲坐僕肩右墜髻花一枝正落陳巾上陳甚喜攜歸示妻妻疑其游倡館所得奪而擲于地陳邀其友證所以妻怏然不樂曰果若汝言當是異時兆祥我死不久矣後數月竟卒陳鰥居十年始別娶復因燈夕游觀戲舉前事蓋墜花者也

水晶花

宋史列傳吳越國王錢俶貢銀假果水晶花凡千數價直鉅萬

滴粉縷金花

鐵圍山叢談承朝燕集宴花有三品絹帛花羅帛花至用滴粉縷金花極其珍叢矣

寶鈿花

安祿山事迹天長節祿山進玉石功德及幡花香爐優詔褒美賜祿山寶鈿花

花庵

司馬溫公集花庵詩寄邵堯夫（時任西京留臺廨舍東新開小圃無事樹乃種木種竹多種酴醾寶相及牽牛扁豆諸蔓延之物使蒙冪其上如棟宇之狀以為遊息之所目曰花庵）洛陽四時常有花雨晴顏色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自然天物勝人為萬葉無風綠四垂猶恨舊神未離俗荷衣蕙帶始相宜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　十六麻

花

六出花 宋曾慥類說宋江夏王義恭正旦以衣承雪作六出花進以為瑞温革瑣碎録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六出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仁唐摭言短李鎮揚州請章孝標賦春雪詩令札於臺盤上孝標唯然索筆一揮云六出花飛處處飄粘窗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消

禁中雪花 武林舊事禁中賞雪多御明遠樓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以供賞玩詳雪字

颾雪浮花 宋李曾伯可齋集謝賜香茶表正當下土之溽蒸忽辱上方之賜賚爐烟霏瑞颾雪浮花

冬霜凝花 百川學海致政王侍郎子融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事涉為守歲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紙摹之其家尚餘數幅

冰花 江寧縣志釋法融於牛頭山北巖下講法華經于時十一月素雪滿階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經七日忽然失之酉陽雜俎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擷

瓦盆冰花 春渚紀聞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苕霅陂澤可為田者即市之遇歲連旱田圍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嘗語人曰吾以萬為氏至此足矣即營建大第為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盆盖初赴銓時過都下鋪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頮面既覆盆出水而有餘水留盆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觀異之以為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並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盆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為護十襲而藏遇凝寒時即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大寒設盆當席既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為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氏自得盆之後雖貲用饒給其剩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

之死三班亦既入鬼録餘貲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水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筆談

昔有氷花事今亦間見之濟南呂援彦能居秀州西門之内淳熙初除知和州未上其廳側元眞死數百爲雪所壓迨雪消氷澌皆成樓觀欄楯車馬人物並帶芙蓉重臺牡丹長春萱草萬歲藤之類花葉妙巧經日不融彦能令其子述卿施墨搨印十餘本以爲傳翫（見夷堅景志）

雨金銀花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仁壽二年八月甲子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内再雨金銀花

幻術種花

事物紀原今京城有生花種植以戲者按前漢張騫傳漢遣趙破奴等破車師大宛以犂靬眩人獻于朝顔師古注云眩與幻同即今吞刀履火種瓜植樹屠人戮馬之術是也本自西域來由是言之種瓜植樹即生花之事也蓋自漢武時大宛所獻眩人始云

聚土開碧花

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於衰朽計殘年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予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黄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賫紫礦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紀此事云湘落魄不羇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朶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及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冐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即藍關也公嗟嘆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階前牡丹而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朶不知何者爲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互貪是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碧玉調鑪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則此詩亦非韓湘作也　辛文房唐才子傳人才爲世古來多如子僮文孰可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卻抽身去上煙蘿相咲而不答獻詩別公曰舉世都爲名利醉惟吾來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遂別竟不知所終

能開頃刻花

龍虎山志十八代天師張士元呼吸道引能通臂上下種桃李頃刻開花

能開非時花

太平廣記續仙傳殷七七每自醉歌曰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後周寶鎮浙西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絶可開否曰可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到鶴林而司花女與共開之欄煖如春（詳仙字）

吐氣噓花

吳興志史家長少有道術日遊廛市落魄不羇言人災福往往多應窮冬即在樹枝吐氣吹之須臾生蓓蕾又噓之則花開方臘之亂郡守使人問之以一書附回及開緘大書明年春三月賊滅果方臘破擒

紫金花

上陽子老子云或噓或吹或強或羸大修行人先須洞明此之一氣若得之號曰紫金花又曰摩尼珠

勝裹金花

宋楊誠齋集賀王推川年節啓臈前梅蘂香浮蓮僕之光風勝裹金花寒映椒盤之嘉頌占獲端於天序介盛福於邦君

潤色開花

太平御覽張芝循益伯度章草雖潤色開花精於斷割居高京之致質素之風俱不逮其師

髮落如花

宋蘇潁濱集聰禪師得法頌夢吞剃刀髮落如花

匹練繞叢花

六帖補宋武帝三月三日登八公山劉安故臺城郭如匹練之繞叢花

寶笈飛花

宋歐陽公集真宗功德跡伏以林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花演靈篇而甚秘

燈花

宋沈忠敏公集燈花賦　秋宵寒之不寐兮起攬衣而踟躕無以散余之幽憂兮憑棹架之叢書引短檠使置前兮聊縱觀以嬉娛注膏油續餘燼兮發雙照之清爐曷孤光之炯炯兮含生意其斯須曾不根而自華兮轉便娟與扶疎初蓓蕾之星懸兮施萼爛其紛數中彝物而旁分兮熒明滅而欲無乍睒睒而蔽虧兮卒勤余之剪除悼飛蛾之撲緣兮猶右擷芳而採胑童子兮睨而竊笑兮曰此吉占奚忽譴苟樂福其不祥兮余豈展書而吹圖憂喜聚門唯所召兮獨何爲此華之靚兮彼九華之威蕤兮灼百和之淳蘇歡春風之列坐兮導珠翠與笙竽挾光景以舒秀兮紛榮落之自如豈其規福而樂照闇兮蓋以衆而函胡相風缸之一枝兮屬山澤之

腥儒辨牛之須細兮忌鷸彩之繁紆錄桐君之藥地兮詑微光於鄰壁之餘晝子曰噫嘻吁呼已見背於群趨兮悲夫主人之愚余掩卷而三歎兮悼此言之甚迂物不可必兮神不可誣忽若太一之下臨兮燃青藜以獨余余何為感此嘉覩兮豈以夫余所讀者道義而與之俱儻此華之可授兮妙傳燈之老瞿鄭剛中北山集頻夜燈花頗予有何喜其可喜者又心之所自知不待燈報也　何煩喜事燈來報喜事山間足可誇綠竹作移都出筍素馨衛臘小開花睞牙送飯是猶健細字抄書筆有加況是山前青雨足平平春水浸秧芽　裕炬香光照夜紅金盦簾幙靜無風金盤五寸花成穗可但花頭綴玉蟲　正月十一夜燈開雙花詩　鉛盃壓短檠清青沃盈草烱烱孤艷瘦吐此雙花好誰回夜氣溫暗助東風巧碎剪綃霞紅綴以金粟小或云兩玉蟲飛來抱釵杪美人粧燦之要看大中寶我聞家道和可以感穹昊門闌將有喜每事吉先兆而我方朽衰負炭落南嶠胡為今夕光熠熠似相報無乃天地慈四海拖洪造陽和隨根性溥為朊枯槁吾其得歸歟頂戴君恩老元王惲秋磵集枯燈花詩　步入東瀛丈吟看北檻花春風收拾業煩景發爽施一氣元無間孤根乃爾差鄭寬初不及覺詠只空嗟舒岳祥閬風集燈花詩　衆花皆可喜最好是燈花好結無風屋偏生有慶家業頻生瑞菌大裏養丹砂清夜開搏看山人被詔加（詳燈）

鹽花 溫革瑣碎錄鹽花止可洗布衣不可洗絹衣洗淨再須用湯泡過方可不然則易爛通泰人多用之

造鼓鹽花 韋氏月錄五月造鼓鹽花注曰此月與六月半時取水二斗清鹽二斤攪令消盡又以鹽少許投之水鹹極則不消易器淘治汰之澄去垢土瀉清汁於淨器中則為澤不消者不用常欲使好日風快時暴令鹽乾即掠取使是花如久不掠即成印鹽千百相類白如玉

跌心花 南郡新書西明慈恩多名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時所重也

刻蘚成花 雲仙散錄耕桑偶記曰石崇砌上就苔蘚刻成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墨花 宋蘇東坡集畫花詩併序　世多以墨畫山水竹石人物者未有以畫花者也汴人尹白能之為賦一首　造物本無物（次曰郭象注莊子序曰上知造物之無物下知有物之將造也）忽然非所難花心起墨暈春色散毫端縹緲形纔具扶疎態自完蓮風起傾側杏雨半披殘獨有狂居士求為墨牡丹（續曰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入關國嘗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在前指曰劉氏墨牡丹也）兼書平子賦（序曰張衡字平子作歸田賦載在文選）歸向雪堂看（次曰雪堂黃州東坡之堂也）史蓮峯先生家集題墨花詩　元功初剪刻妙處極玄玄醉墨誰家筆手令合自然曾文清公集馮隸丞墨花詩　君持松煤與研滴慘澹不言生百物胷中自無俗子韻落筆乃有此氣骨江海正爾不拖丹為我拂拭為清寒一枝早晚到牕几定作月影橫斜看仲并浮山集題臨丘文播四花圖自某來吳門每過空如老人相對清坐使覺不在城市間去此有日見所作四花圖不能釋手老人善藏之賞音者希不持為此花太息也

畫花 宋趙崇嶓集畫花歌與曾舜賢　小曾與花為莫逆夢作花神住花園分將天巧入畫圖花不役君君自役東風一夜入芳叢春在煙塵霧雨中披香閱紅會花趣工與造化相流通閉門三月芳事退馬蹄春泥蘂香飒臨邛道士神不靈約束丹青駐光彩朱門種花錦作窠畫花絕少種花多百金花價千金畫花死當年郭橐駝

遍身刺花 倦遊雜錄荊州街子葛清自頸以下遍刺白居易詩不是此花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又黃夾纈林寒有葉則一樹上掛纈凡刺二十餘處人呼為白舍人行詩圖盧言雜記云韋表微堂子流浪不歸其叔將狀之命去衣滿身刺字有畫處左膊一樹樹下一池水字曰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波

胷懸金花 隋書列傳附國之俗以皮為帽形圓如缽或帶冪䍦衣多毛毳皮裘全剝牛腳皮為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首帥金為首飾胷前懸一金花徑三寸

口吻生花 辛文房唐才子傳張祜苦吟妻子每喚之皆不應曰吾方口吻生花豈恤汝輩乎

夢筆生花 辛文房唐才子傳李白山東人母夢長庚星而誕因以命之十歲通五經自夢筆頭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天下

玄花 溫革瑣碎錄髮神曰玄花

心花 姬知常雲山集心花詩　天化不能拘束得樂芳惟許自由開一枝亘古新傳授靉靆鄰香風過九竅

眼花 宋曾慥類說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鏡醫工趙卿曰郎君喫膾太多醬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胷中所以眼花乃設芥醋一甌因飢啜之遂愈　唐白居易集病眼花詩　頭風目眩乘衰老祇有增加豈有瘳（傳云有加而無瘳）花發眼中猶足怪柳生肘上亦須休大寒羅綺看纔辨小字文書見便愁必若不能分黑白卻應無悔復無尤元舒岳祥詩前所詠諸花皆托物以賦者爾未若眼花乃吾身之花豈得遺乎

春去花亦去何如見此花青山飛露合白日亂煙遮望月惟昏鏡看書似隔紗瀟湘聞夜雨此景屬誰家

耳雨空花

宋周益公大全集連年視聽不明有耳雨空花之對令歲尤甚戲成小詩夜雨猶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自憐他日盲聾相令復癡聾作富家

銀海生花

宋莊季裕雞肋編東坡作雪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人多不曉玉樓銀海事惟王文正公云此見於道家謂肩與目也

探花郎

魏泰東軒筆錄進士及第後例期集一月其釀罰錢奏宴局什物皆請同年分掌又選最年少者二人為探花使賦詩世謂之探花郎自唐已來榜榜有之熙寧中吳人余中為狀元首乞罷期集廢宴席探花以厚風俗執政從之既而擢中為國子監直講以為斯人真可以厚風俗矣未幾坐受舉人賄賂而升名第事下御史府至荷挍參對獄具停廢熙寧執政者力欲致風俗之厚士人多為不情之事以希合故中以探花為敗風俗而身抵贓墨之罪此不情之甚者也　朝野類要探花者選年最少者二人於賜聞喜燕日先到瓊林苑折花迎狀元吟詩此唐制久廢今人或謂第二人為探花者非也　宋許應龍東澗集回任探花啓　冠帶億萬共推含選之英聲擅樂三千果擢鼎魁之高第臚音甫唱輿議交孚共惟某官天與雋才家傳輿學自出胷中之機軸溢為筆下之波瀾　華俱掇於儒科殆同五實擇里雖多於文士莫齒諸任學校已馳二十年之聲議論宜出五百人之右指陳時政既仰勤乙夜之觀喜動天顏遂擢實三英之列盛名已震大用何疑某久矣從游茲焉快覩榮進素定固莫容頌詠之私事業相期願益勵端方之節聊因報貺少效贈言

異人戴花

夷堅支東坡集云房州判官許安世以書遺余言吾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能作詩皆神仙意又自能寫真人有得之者許以一本見惠乃為作詩曰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漫烝砂歸來且看一宿覺未暇遠尋三朵花兩手欲遮鉼裏雀四條深怕井中蛇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房人至今稱為三朵花先生或云姓李氏隱於州之福溪巖每戴紙花三朵入市市人圍繞爭呼之但笑云休打裏休打裏者房人方言猶云莫要如此也有二三老翁常從之游間入山邀之入城飲酒輒語使先去我當使眾翁還到城李已先在追同詣酒家所沽錢盡而興未已李探手於青間小竹筐中取錢索酒至醉三翁竊視其筐空無所有及李自取依然隨手滿索如是久之忽與諸人告別不知所向元隱處石壁望家猶存郡人誦其一詩云戴花三朵鎮長春誰識玄中不二門醉裏自傳神似活終當不老看乾坤毛甸或云不知不覺到黃昏蓋每醉時必寫真雖兵戈之後民家尚有藏之者　紹興初江淮劇盜張琦亦稱三朵花意欲冒其名以惑衆也　李武弁科川集題襄城李君所作三朵花傳後　凡聖同居混世塵陽狂豈亦類逃秦當時謾說薊子訓宿契未諧初孔賓三朵花中隱名姓一壺市上寄家身丹砂獨付山西李老將陰功在後人（渠嘗從三朵花游且得丹砂云）

妾名榴花

耆舊續聞嘗見陸辰州語余以賀新郎詞用榴花事乃妾名也退而書其語今十年矣亦未嘗深考近觀顧景蕃續注因悟東坡詞中用白團扇瑤臺曲皆侍妾故事按晉中書令王珉好執白團扇婢作白團扇歌以贈珉又唐逸史許瀍暴卒復悟作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盡俗緣重千里下山空月明復寢驚起改第二句云昨夕夢到瑤池飛瓊令改之云不欲世間知有我也按漢武帝內傳所載董雙成許飛瓊皆西王母侍兒東坡用此事通知陸辰州得榴花之事於兆氏為不妄也本事詞戴榴花之事極鄙俚誠為妄誕

王宮花

清波雜志文路公帥成都有飛語至朝廷遣御史何郯因謁告俾伺察之潞公亦為之動遍詢幕客執與御史密者得張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漢州且攜營妓名王宮花者往偶作家娘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領巾題詩云按徹江州更六么西臺御史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李裝花

洛陽搢紳舊聞記開寶初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頗眾謂之李裝花

眉間揷花

宋史列傳种朴知河州河南蕃部叛朴出戰死羌乘勝追北師還遇隘塹不得行徧將王舜臣者善射以弓掛臂獨立敗軍後羌來可萬騎有七八介馬而先舜臣曰吾今寂先行者眉間揷花引弓三發隕三人皆中面餘四人反走矢貫其背萬騎將昭莫敢前舜臣因得整眾

犬名青花

太平廣記裴至德家有卑腳犬曰青花

天女散花

事類蒙求維摩詰室有天女以天花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花至諸菩薩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是花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結習未盡花著身矣結習盡者花不著身　頌古聯珠舍利弗因維摩詰室有一天女散花次問言汝何不轉卻女身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作天女天乃化身如舍

利弗而問言何不轉却女身弗以天女像而答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即時攝舍利弗身還復如故而問言女身色相今何所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　正堂辯曰　鶖子己圓無漏種　換却身形總不知　通途一貫非他物　午夜胡僧步雪歸

胡僧散花

玉融新封廣宇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寇氏夢見胡僧散花滿室覺使懷胎至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迨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投蓮。

僧授蓮花

續燈錄　珉字函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造南師法席三和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

世尊拈花

宗門統紀　西天初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以青蓮目普示大衆百萬聖賢悉皆罔措惟迦葉破顏微笑世尊乃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解脫法門付囑於汝汝當流通無令斷絕　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　黃龍心云直下穿過髑髏已是換却眼睛臨危不在惊人向甚處見釋迦老子　雲峰悅因僧問靈山拈花意旨如何答云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問迦葉微笑意旨如何答云口是禍門　天童一云眼裏著不得沙耳裏著不得水十字街頭握手三家村裏逢渠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頌古聯珠　佛慧泉曰霜風刮地歸枯荄誰覺東君令已回唯有嶺梅先漏泄一枝獨向雪中開　白雲端曰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　保寧勇曰拈花我佛在靈山迦葉頭陀忽破顏金口密言親付囑不唯天上與人間　照覺總曰教外全提號別傳飲光開目笑無言可怜十萬靈山衆不薦當頭一着玄　黃蘗勝曰靈山旱地紅蓮發白眉老翁笑不歇轟轟洪韻震東西八萬迷徒猶未瞥　揚無為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殃及兒孫上祖不了　祖印明曰飲光誰謂悟拈花微笑依前隔海涯黃面只圖傳大事赤眉終不打貧家　草堂清曰正眼由來付飲光靈山七衆盡歸降枝繁葉茂宗門盛自得兒孫滿大唐　長靈卓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不落宮商是何曲調古澗風清寒潭月皎　張無盡曰世尊迦葉不相知陷虎機關各自施正眼妙心真實相靈山會上付他誰　南華昺曰舉花示衆誰相委迦葉頭陀獨破顏無限白雲藏不得又隨流水落人間　昊古佛曰開琴作舞兒華破顏一彩兩賽天上人間　佛燈珣曰百萬人天普請看頭陀末上獨開顏堪笑衣穿瘦骨露一肩授手搭金襴　雲峰頊曰飲光當日笑無言家醜從來不外傳不撥韶絃成一曲至今清韻出人天　佛心才曰拈花已落微笑後笑出精神拈處先一片銀蟾無晝夜十分光影向人圓　正覺逸曰教外單傳事最奇兜羅綿手舉花時會中不得鷄峯老無限清香付與誰　慈受深曰兜羅綿手舉花時風遞幽香幾箇知除却鷄峯迦葉後誰人眼內有瞳兒　龍門遠曰百萬人天望舉揚拈華微笑太乖張幾多業識茫茫者問着勞生沸似湯　鼓山珪曰海水乾空家底流魚龍蝦蟹信沉浮可憐金色頭陀子直至如今笑未休　踈山如曰一花拈起便承當正眼傳來不覆藏今古流通無間斷枝枝葉葉盡芬芳　徑山杲曰拈起一枝花風流出當家若言付心法天下事如麻　楚安方曰靈山用處許誰知迦葉偷顏笑展眉動便最初先漏泄兒孫扶取上玄機　石菴明曰瞿曇拈起花枝迦葉微開笑面要知造物無私更聽黃鸝一轉　寶華鑑曰拈花覩付老頭陀平地俄興一丈波後代釘樁搖櫓者竹篙量水轉誵訛　白楊順曰古冢露枯骨窮源逢斷橋一番新雨過翠色滿林梢　尼無著總曰項上鐵枷三百斤分明有理不容伸默然鷄足峯前坐猶把金襴誑後人

湛堂深曰末後無端重漏泄焦甌翁翁嚼生鐵玉鞭擊碎月明珠累及兒孫揚醜拙　忠尊拈花迦葉微笑天際二輪更相互照若能截斷老瞿曇開目黃河只一跳　萬年閑曰雪壓庭松露風高野渡橫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　應菴華曰金色頭陀忽破顏看來也是管窺班當時若得回頭早免見兒孫墮黑山　佛照光曰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一對鐵鎚渾無孔竅　蒙菴聰曰釋尊拈起枝花分明勾賊破家致今千古之下兒孫逐惡隨邪　肯堂充曰世尊不曾拈花迦葉不曾微笑大地聰是兒孫誰明向上一竅　木菴永曰白日青天開眼放屎黃面瞿曇一場漏逗　無門開曰拈起花來尾巴已露迦葉破顏人天罔措

摘揚花

溫州志　僧德純樂清人參舒州甘露常師悟旨住江心龍翔寺改住福州雪山有頌古四篇云伽葉倒剎于丹霞燒木佛達磨遺隻履趙州摘揚花　宗門統要　趙州因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竪起佛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揚花摘揚花　徑山杲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鎚被虫蛀無佛處急走過撞着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語已遍行天下摘揚花摘揚花喻學尼連哩

吽發吒　靈隱岳衆大慧語了云大慧老人盡力只道得到這裏還知香山落處麼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弓珠走盤叅叅鴛鴦鬧繡出金針終不與人看　無印證云直下道接手句許你勘破趙州倘或佇思停機何啻三千里外　頌古聯珠佛慧泉曰截斷三關過者稀臨鋒誰解振全威楊花摘處何人見風送漫天似雪飛　保寧勇曰堂堂好箇丈夫兒剛被胡麻取次欺若解奮拳張意氣世間何處可容伊　天童覺曰青山不與白玉無瑕茫茫流水擾擾黄花有佛處纎毫不立無佛處萬别千差長安路上未歸客尋溪由自摘楊花　普融平曰三千里外兩重關衲子紛紛過者難回首石橋南北路楊花風散雪漫漫　訥堂思曰摘楊花摘楊花打鼓弄琵琶昨日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白楊順曰有佛處不得住春風蕩蕩飛楊絮無佛處急走過一葉漁舟江面破林裏鳥鵲去又來園中桃李鬧還謝舜若多神相太空無日仙人倦暗夜　虛堂愚曰有佛無佛不得住三千里外無憑據趙州贏得口皮光却是這僧知落處

生死空花

頌古聯珠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問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公忽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　佛鑑懃曰老倒石霜無忌諱當頭一句曾提起只因當日老婆心千古寂寥掛唇齒　笑翁堪曰臘傳不受擅嘉聲錯認山河作眼睛巧拙一時俱裂破斷除煩惱病重增　寶葉源曰進前峭峻三千丈退後懸崖幾萬重你重大書張拙老鈍鎚無孔鎚春風

帝釋雨花

宗門統要須菩提說法帝釋雨花須菩提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帝釋皆云弗也須菩提云從何得耶帝釋舉手須菩提云如是如是

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作麼生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百鳥啣花

宗門統要金陵牛頭山第一世法融禪師幽栖石室有百鳥啣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有奇人躬自尋訪見師端坐祖問曰在此作什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作禮問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師曰還識道信禪師不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即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處否師引至菴所唯見虎狼之類祖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適來見什麼師無語祖於師坐石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師未曉乃請說法祖曰百

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師領悟祖曰吾受三祖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受吾言只住此山後有五人紹汝玄化百鳥不復啣花號懶融　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為什百鳥啣花獻泉曰為渠步步踏佛階梯曰見後為什不來泉曰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　趙州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雲門偃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時有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填溝塞壑　頌古聯珠汾陽昭曰古人把志坐牛頭信師說話示無休飽柴飽水安心靜真正無私是趙州　雪竇顯曰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盡不知誰是到菴人　楊無為曰紫氣亂盤透白雲因逢宗匠指迷津啣花百鳥空惆悵不見菴中舊主人　祖印明曰喧寂同為不二門莫求無佛處稱尊寄言牛首菴中老百鳥啣花禍有根　一榻蕭然傍翠陰晝扃松下冷沉沉懶融得到平常地百鳥啣花無處尋　天童覺曰花鳥不來空過春牛頭山上懶融人自心淨故元無作放下許多閑苦辛　張無盡曰花落花開百鳥悲菴前物是主人非桃源烟火無尋處一棹漁蓑寂寞歸　夢菴信曰寥寥風月卧烟霞百鳥從兹不獻花人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　魁符道者曰六葉牛頭樹別栽五天熊耳縱雲雷須知四祖東機接百鳥啣花去不來　別峯印曰水因有月方知靜天為無雲始覺高獨坐孤峯休更問此時難着一絲毫　孤峯深曰雨前不見華間葉雨後渾無葉底華蝴蝶紛紛過墻去不知春色落誰家　鐵山仁曰著鞭騎馬去空手步行歸寂寞菴前路啣花鳥不飛　横川珙曰學者疑心尚未休絕柴飽水坐牛頭子期不用黃金鑄末世知音有趙州

漁父宿蘆花

頌古聯珠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僧問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如何是不露底事師曰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丹霞淳曰星流水國夜燃燈月印江天明似鏡隱顯無私位不該依稀擬動成偏正

白馬入蘆花

頌古聯珠洞山因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白馬入蘆花　正堂辯曰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幾回驚妾夢不得到遼西

明月蘆花

碧巖錄垂示云以無師智發無作妙用以無緣慈作不請勝友向一句下有殺有活於一機中有縱有擒且道什麼人　恁麼來試舉看舉雲門示眾云乾坤之內（上横八稱六合收不得）宇宙之間（休向光影裏作活計蹉過了也）中有一寶（在什麼處光生也切忌向鬼窟裏覓）秘在形山（拶點）拈燈籠

向佛殿裏猶可商量將三門來燈籠上（雲門大師是即是不妨誵訛猶較些子若子細檢點將來未免乘負矣）雲門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且道雲門意在釣竿頭意在燈籠山此乃肇法師寶藏論數句雲門拈來示衆肇公時於後秦逍遙園造論寫維摩經方知莊老未盡其妙肇乃禮羅什為師又參瓦棺寺跋陀婆羅菩薩從西天二十七祖處傳心印來肇深造其堂奧肇一日遭難臨刑之時乞七日假造寶藏論雲門便拈論中四句示衆大意云如何以無價之寶隱在陰界之中論中語言皆與宗門說話相符合不見鏡清問曹山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山云理即如是事作麼生清云如理如事山云瞞曹山一人即得爭柰諸聖眼何清云若無諸聖眼爭知不恁麼山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所以道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大意明人人具足箇箇圓成雲門便拈來示衆已是十分現成不可更似座主相似與你注解去他慈悲更與你下注脚道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且道雲門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古人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云即凡心而見佛心形山即是四大五蘊也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所以道諸佛在心頭迷人向外求內懷無價寶不識一生休又道佛性堂堂顯現住相有

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殊佛面心是本來心面是娘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有者只認箇昭昭靈為實只是不得其用亦不得其妙所以動轉不得開撥不行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拈燈籠向佛殿裏若是常情可測度得將三門來燈籠上還測度得麼雲門與你一時打破情識意想得失是非了也雪竇道我愛韶陽新定機一生與人抽釘拔楔又云曲木據位知幾何利刀剪却今人愛他道拈燈籠向佛殿裏這一句已截斷了也又將三門來燈籠上若論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雲門道汝若相當去且覓箇入路微塵諸佛在你脚跟下三藏聖教在你舌頭上不如悟去好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云與我拈面前按山來看便有僧出問云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門云三門為什麼從這裏過恐你死却遂以手劃一劃云識得時是醍醐上味若識不得反為毒藥也所以道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直須呵雪竇又拈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掛在壁上達磨九年不敢正眼覷着而今衲僧要見劈脊便棒看佗本分宗師終不將實法繫綴人玄沙云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雖然恁麼也是靈龜曳尾雪竇頌云　看看（高着眼用看作什麼驪龍玩珠）古岸何人把釣竿（孤危甚孤危壁立萬壁立賊過後張弓臨後見怨莫與往來）雲冉冉（打斷始得百匝千重是指稍子鶴見布彩）水漫漫（左之右之前遮後擁）明月蘆花君自看（看看則瞎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末後句）若識得雲門語便見雪竇為人處他向雲門示衆後面兩句便與你下箇注脚云看看你便作瞠眉瞠眼會且得沒交涉古人道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若只向瞠眉努眼處坐殺豈能脫得根塵雪竇道看看雲門如在古岸把釣竿相似雲又冉冉水又漫漫明月映蘆花蘆花映明月正當恁麼時且道是何境界若便直下見得前後只是一句相似頌古無味白雲端曰嶺上白雲舒復卷天邊皓月去還來低頭却入茅簷下不覺呵呵笑幾回　溈山秀曰看看野草閑花撩亂三月洞庭江上春烟霄飛過瀟湘岸　佛心才曰帝網交羅幾萬般形山消殞影團團拈來不是無尋處只在乾坤宇宙間　圓悟勤曰虎豹文章麒麟頭角輝天爍地堆山積岳拶破面門兮蓋色騎聲截斷羅籠兮解粘去縛靈却千戈百草頭萬里秋天飛一鶚　斷橋倫曰隱隱烟村聞犬吠欵尋尋不見人家忽於橋斷溪回處流出碧桃三四花

文陀羅花

（般若經釋提桓因化作文陀羅花取持散佛）

錦上鋪花

（頌古聯珠）五祖演云太平即不然若立一塵法當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　靈岩欽曰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脚祇紋蟲獨蚕出且看雙收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拂大千沙界海中漚　竹屋簡曰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熟野草從教滿地愁

偈言覺花

（王融）新對東京智海佛印禪師僧曰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選佛場開如來唱師云覺花綻處千林秀佛日圓時萬象融又益州甘露舒禪師覺花偈曰慧澤真風習習回春生覺樹覺花開芬芬性地誰能識郁郁香風徧九垓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八百四十

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官主簿臣鄭璠
點監生臣蔣洲
臣蘇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三

（乙巳惠王元年）**十有八年**（注允冀纂疏齊桓十年晉獻公詭諸元年衛惠二十四年蔡哀十九年鄭厲二十五年曹莊二十六年。陳宣十七年杞共五年宋桓六年。秦德二年。楚文十四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杜預注。無傳。不書日。官失之。　重言日有食之凡二十六。詳見隱元年。　孔穎達正義疏。注不書日官失之　正義曰。經亦無朔字。當云不書朔與日。注不言朔。脫也。　何休注。是後戎犯中國。魯敝鄭瞻。夫人如莒淫泆不制所致。　徐彥疏。注是後戎犯中國　解云。即下文夏公追戎于濟西是也。　注魯敝鄭瞻　解云。下文秋有蜮是。　注夫人至所致　解云。即下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屬是也。是陰勝陽之象。是以日蝕之。）**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范甯註。王制曰。天子玄冕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故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是以知其夜食也。何休曰。春秋不言

月食日者。以其無形。故闕疑。其夜食何緣書乎。鄭君釋之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今朔日日始出。其食虧傷之處未復。故知此自以夜食。夜食則亦屬前月之晦。故穀梁子不以為疑。　陸德明釋文。朝。直遙反。處。昌慮反。　楊士勛疏。注王制至夜食　釋曰。此是禮記玉藻文。而云王制者。謂王者之法制。非謂王制之篇也。此魯事而輒言天子朝日者。言王者朝日。所以顯諸侯朝朔也。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服玄冕。其諸侯則玉藻云。皮弁以附朔於太廟。與太子禮異。其禮雖異。皆早早行事。而昨夜有虧傷之處尚有。故知夜食也。徐邈云。夜食則星無光。張靖策廢疾云。立八尺之木不見其影。並與范意異也。）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釋文。長。丁丈反。）**葉夢得讞**　不言日。不言朔。說已見左氏。夜食而朝見之。固食朔矣。何以謂之夜食。夜中星隕。此可見也。故書夜食。食於夜中。此不可見也。故不書。豈有不記其可見。而記其不可見者乎。凡書日食以魯書。不以周書也。既曰諸侯朝朔。則不朝日。其食非所見矣。亦不待以王者朝日為義。**張洽集註**　不書日朔。俱失之也。**劉敞權衡**　穀梁曰。不言朔。夜食也。非也。春秋闕疑。據見而書。何以知其夜食而書乎。何休難之得矣。鄭玄強為之過。不亦誣人哉。假令日始出。其虧傷之處未復者。即朔日食矣。如不見其虧傷。云夜食可也。見其虧傷。足驗其食。非朔日食何耶。又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此適足以證其當為朔日食耳。穀梁又曰。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諸侯朝朔。尋穀梁此意。似云王者月月朝日。故日之始出而有食者得見之也。按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南門之外者。謂明堂位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雖然。如穀梁之言。以述朝日則是。以解夜食則非。**龍學孫覺經解**　春秋日食之例。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晦。或二日。孔子以曆者之失。因而略之。以正後世之曆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間。日食不書朔與日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亦少也。穀梁曰。夜食也。何休非之。當矣。**杜諤會義**　日食義見隱公三年。（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穀梁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　隱二年日食不書朔。王失正統也。桓十七年日食不書日。王無以紀天下也。至是朔日皆不書。蓋弛之也。此惠王元年之變。按長曆。三月癸未朔。而春秋弗正之者。因舊史以見王政之弛也。然春秋日食三十六。而後

世曆家推驗精者不過二十六。惟唐一行得二十七。而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獨此年古今算不入蝕法。則其為變大矣。**東萊呂祖謙集解**　呂氏曰。無日與朔。史失之。春秋亦無由追考也。災異之變。褒貶之義。蓋不在是焉。（泰山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慈湖楊簡傳**　不書日。官失之也。慢也。春秋之亂。皆由乎慢易。**家鉉翁詳說**　夜食云者。必在丑寅之間。故晨興而猶可見。則亦屬朔日之朝。謂之晦日。其不可歟。（穀梁曰。見前。鄭氏曰。見前范甯註。）**家鉉翁備忘**　穀梁謂不言日。夜食也。劉氏駁之云。穀梁言諸侯朝朔。則是以夜食則非。胡氏云。非精於曆數者不能考。然杜注春秋。以長曆推之。恐非夜食。姑闕疑焉。（孫氏曰。見前張洽集註。）**程端學本義**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　愚謂或經成而後闕之。亦不可知也。（孫氏曰。見前龍學經解。）**程端學辨疑**　穀梁曰。不言日。上言諸侯朝朔。愚謂日而夜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獨不可言某月某日夜日有食之乎。（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俞皐集傳釋義**　不書朔。不書日。缺文也。（穀梁傳。見前。）**趙汸集傳**　不言日。不言朔。日與月差也。公羊傳曰。朔在後也。何休氏曰。謂晦日食。**李衡集說**　著災咎之戒。

左氏傳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預注。王之覲羣后。始

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欲實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言備設。 陸德明釋文。醴。音禮。宥。音又。 重言王饗醴命之宥。僖公二十五年。又僖公二十八年王饗醴命晉侯宥。 孔穎達正義疏。注王之至備設 正義曰。王饗醴命之宥者。王爲之設饗禮。置醴酒。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宥助。釋詁文。周禮掌客。王待諸侯之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壹食壹燕。三禮先言饗。是王之親犀后始則行饗禮也。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緹者。成而紅赤。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然則以其尤濁。故先置之。示不忘古也。知者。禮運云。燔黍捭豚。下即云。以燔以炙。以爲醴酪。是醴酒在先而有。故曰先置醴酒。示不忘古也。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饗禮有酬幣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所賜之物。即下玉馬是也。傳稱饗醴命宥。言其備設盛禮也。此注命之宥者。命在下以幣物宥助。僖二十

八年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皆命不同者。以彼有命晉侯之事故也。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註雙玉爲瑴 瑴。音角。字又作珏。疏注雙玉爲瑴。 正義曰。蒼頡篇瑴作珏。雙玉爲瑴。故字從兩玉。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註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借。子夜反。疏註侯而至人禮 正義曰。虢君不知何爵。稱公。謂爲三公也。周禮王之三公八命。侯伯七命。是其名位不同也。其禮各以命數爲節。是禮亦異數也。今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也。假借同義。取者。假爲上聲。借爲入聲。與者。假借皆爲去聲。 要義王覲群后饗醴命宥獻酢酬及酬幣命宥之義 虢公晉侯同賜是以禮假人 並見前注。 林先生句解十八年。十七年晉武公卒。十八年晉獻公立。虢公晉侯朝王。時惠王新即位。故西虢公與晉獻公俱朝于周。王饗醴。王爲二君設饗禮置醴酒。命之宥。反至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其歡也。皆賜玉五瑴。雙玉爲一瑴。二君皆賜玉五雙。 瑴。音角。又作珏。馬三匹。皆三匹。非禮也。非命宥之禮也。王命諸侯。言王命諸侯之禮。名位不同。公侯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上公八命。侯伯七命。不以禮假人。不以禮假借於人。今晉侯與虢公同賜。是以禮假借於人也。東萊呂祖謙傳說。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晉之來朝。所以謝王命一軍之賜。然晉是侯爵。虢是公爵。此甚分明。何故卻一般與他。蓋晉强虢弱。所以如此。東萊呂祖謙博議。王賜虢公晉侯玉馬。出處見前左氏傳 主意此篇名分。謂天以名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爲己有而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語。吏之守帑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在帑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爲官守帑者吏也。爲國守邊者將也。爲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甚高。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人君不當認爲己有。特寄人君俾守之耳。一篇主意。與地廣輪之博。横曰廣。廣曰輪。此言土地之大。版籍生齒之繁。版籍。民數也。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兵甲卒乘之雄。步曰卒。車曰乘。此言軍旅之強。象犀金繒之富。皆君有之。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九州全付於人君。惟各於名分何耶。蓋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爲己物。人本題事。輕以假人而不甚惜。惟誤視爲己有。故敢輕以假人。當虢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惠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爲晉侯。至此年惠王

新即位。晉獻公亦初立。故虢公與之俱來朝。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馬之數。皆賜玉五瑴馬三匹。不爲之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爲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皋陶謨。主意蓋本於此。多多寡寡不可亂也。因分之尊卑爲數之多寡。皆天秩之自然。假天之秩以爲私恩。誤視爲己物外。何以繼天而子元元乎。則天之所以寄我者亂矣。天本寄我。而我以私意亂之。人心無厭。惟禮可以爲之限制。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虢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以卑假尊。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侯以公禮矣。賜公侯無隆殺。後數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掘地通道曰隧。果欲假王之禮。天子葬禮用隧。公侯以下皆懸棺而窆。今晉文請隧。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剝廬則及床。剝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也。惠公許以侯僭公。故晉文敢於僭王。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王尊之分。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至卑之分始。守其下。所其衛其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所以全天子之分。況公侯之近。且貴乎。公侯於天子爲近。可不謹乎。吾觀儒者之議禮。立結尾。一段意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

聞。（言儒者議禮纖悉。）非特較公侯璧爲之多寡也。（照本題）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席重席。此出記禮器篇。）所爭者纔再重耳。（此言爭於堂陛之間。）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出處同上）所爭者纔二尺耳。（此言爭於尺寸之間。）由庸人而觀。（庸常也。猶言自常情而觀。）天子諸侯之分。（君尊臣卑。）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席除而所爭微細。）何儒者之迂邪。（説疑謂議禮者似乎迂闊。）大隄雲横。（以此譬喻以解釋上意。隄累土石爲之以防水厄。）屹如山岳。（雲横以言隄之長。山岳以言隄之高。）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爲隄之損益也。（尺寸之土以喻再重一尺之類。言有之不足增隄而使高。無之不足損隄而使卑。）然水潦暴至。（雨水泛漲。）勢與隄平。（水勢之高漸與隄相等。）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時而可見尺寸之土有功於人。）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免浸溺之患。）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極言其功之大。）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昏墊謂民昏困而溺於水。）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僭亂謂始於僭禮。終成篡奪之亂也。此言儒者爭於堂陛尺寸之間所關甚大。）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非儒者之迂闊。）勢也。洪瀚紀詠名位不同名位公侯實不同。朝王饗燕事從豐。宥觴玉馬皆均賜。禮數從茲假辟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接湛露天子燕諸侯。詩曰在彼豐草。喻同姓諸侯。虢晉皆同姓也。

左氏傳。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杜預注。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傳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　陸德明釋文。爲王。于僞反。）實惠后。（注。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正其后稱。）林堯叟句解。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虢晉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倡義爲王定昏。）陳嬀歸于京師。（陳人敬從。故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止齋陳傅良章指。虢公晉侯朝王。（止）陳嬀歸于京師。　上公逆后。協禮不書。見桓九年傳例非是。　實惠后　爲王子帶起。傳東萊呂祖謙傳議。原莊公逆王后于陳。（此爲論人心不可有所蔽。）蘇公奉子頹。（見莊十九年。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蒍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蒍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蒍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王處櫟。（見莊二十年。鄭伯和王室不克。逆以王歸。王處于櫟。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鄭伯虢公納王。（見莊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會于首止。（見僖五年。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見僖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盟于洮。（見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左氏云。謀王室也。王子帶召戎。（見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見僖十二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仲孫湫言王子帶。（見僖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滑人叛鄭。（見僖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富辰請召王子帶。（見僖二十二年。富辰言于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爲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吏告難。（見僖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之。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王又弗聽。甘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晉侯納王。（見僖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天下之

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頹篡奪之禍。而復寵子帶。鄭伯身見子頹偏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經子帶召戎之變。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蹈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忽於彼。惠王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莊蔽於侈。故雖近見偏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視之惘然如異世事。況欲責紂使鑒數百年之桀。責幽厲使鑒數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敢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所蔽。則觸情縱欲。禍在前而不覺。戮在在後而不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洪荒之世。不復省錄。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之中。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則鄭伯首倡納惠王者。虢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薄之。虢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之禍。世皆悔富辰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桓霸諸侯之時。襄王失位於晉文霸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皆咎齊桓之納王之緩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虢謙功之小而厭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惑。此惠王之所厚虢而薄鄭。與劉文靜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靜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靜者。文靜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疎。子帶之不可絕。猶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疎其所疎。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藉其兵力。收復兩京。自是恃功。時入寇邊。）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叛。契丹援。舉兵滅唐而據其位。割幽薊十六州之地與契丹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召之耶。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者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桓霸天下。鄭虢納王。而齊桓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外傳記子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桓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桓之緩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預註。戎來伐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　何休註。以兵逐之曰追。　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　林堯叟句解。濟西。濟水之西。魯始治戎。）

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杜預註。戎來伐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重言諱之也。凡八。僖元年。文二年。文十八年。宣七年。成十年。襄三十年。昭十六年。　孔穎達正義疏。註。戎來至其來。　正義曰。傳例有鍾鼓曰伐。無曰侵。戎之來也。魯人不知。寧無鍾鼓。故以侵言之。釋例曰。戎之入魯。魯人不知。去而遠追。又無其獲。違竟不備。侯不在疆。所以為諱。諱此君之闕。亦所以示戒將來之君也。）林堯叟句解。不言其來。不言戎之來侵伐。諱之也。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葉夢得讞。此但言其過我而蹝之以見疑爾。言夷狄者初未嘗以中國與之敵。天王敗績于茅戎且不諱。戎來魯何足諱乎。趙汸補註。諱之也。（吳氏曰。書追。明已去而追。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何休註。據公追齊師至酅。來齊侵也。　徐彥疏。註。據公至侵也。　解云。即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是也。）大其為中國追也。（註。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　陸德明釋文。為。于偽反。註及下皆同。　疏。以其至追也。　解云。公追齊師至酅。限其所至。乃追自為己追。故知如此。）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註。據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言于也。）大之也。（註。大公除害。惡及濟西也。言大

者當有功賞也。追例時。䟽註言大者至賞也　解云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不言于。今言于者。謂公有大功於王法當賞矣　註追例時　解云卽此文是。而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雖在正月己未下。不蒙日月。葉夢得讞右非也。追非美辭。過我而躡之爾。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范甯註邇猶近也。不使戎得過近於我。故君入竟望風追之。陸德明釋文濟子禮反。濟水名。邇如字。邇近也。一本作介音界。亦近也。竟音境。）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註言戎遠來至濟西。必大有徒眾。以公自追之。知其審然。釋文為于偽反）葉夢得讞非也。說已見公羊。戎而公自追之。雖至于濟西。亦何足以為大。范甯謂戎遠來至濟西。以有徒眾為大。若是則戎本不至魯。而公即之于濟西。何以謂之追。非傳意也。胡安國傳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未雨而徹桑土。閑暇而明政刑。汪克寬纂疏按春秋書追者二。追戎濟西。譏其境而不能預備也。追齊師至酅。譏其出境而弗敢及之也。戎既不免預備戎備。追於未來。至於戎去境內。又不免隨時應變。命將出師。以勝非類之猷。及其已退。乃輕千乘之貴。躡其後而逐之。何足取哉。（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啖氏曰見陸淳纂例。劉氏曰見劉敞意林及權衡。高氏曰見高閌集註。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董仲舒繁露滅國為曰齊桓幽之會。魯莊公不往。戎人乃窺兵於濟西。見魯莊公孤獨而莫之救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去社稷遠追戎。危公。陸淳辨疑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子曰。據書曰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言事實。有何諱乎。公羊曰。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為中國追也。穀梁云不言戎伐我。不使戎邇於我。按言追。明已去而遂之。不言使伐。不覺其來爾。無他義。公穀又云言濟西者。大之也。按書濟西。譏遠追爾。言大亦無義。孫復尊王發微。梁傳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劉敞傳此未有言伐我者。其言追何。遂之也。遂之則曷為不言其來。不言其來者。唯欲遂之也。曰闕之以慶。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云爾為譏也。其言于濟西何。不及也。不及則曷為不言其不及。戎過矣。遠矣。為譏之過也。劉敞意林此無愛民之意。而有不仁之心。任詐謀而尚奇功。勝固不足多也。況又不勝乎。況君之於其民也。固猶父母之於子。子陷水火。父母不避焦溺而救之矣。豈坐視之。待其燋且沒而施巧變哉。劉敞權衡左氏曰不

言其來。諱之也。非也。杜云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來侵魯。必有兵眾。魯何由不知其來。不見其來乎。若戎能傳羽翼。不踐地。忽然從空而下。魯可不知耳。若但旅進旅退。曾無緣不知也。凡事有害於義。有恥於國。諱之可也。戎狄無義。以侵伐為常。魯安得恥之。而安得諱之。郎之戰不言侵伐。以謂我有辭也。今此不言侵伐。又以謂諱之也。若實我有辭乎。實諱之乎。戰與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戰。與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異而相反若此哉。公羊以謂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非也。若未至而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酅以立褒貶耳。彼自以弗及。故得書至。何足據乎。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非也。戎若不來。公則無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先言戎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而必欲隱其一端之實事。虛說不使戎邇於我之末節。如此反為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伐我。欲求以明不使戎邇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伐我。是皆使其邇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亦非也。既不言戎之來。又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有。蘇潁濱解不言戎之侵何也。未及侵而追之。追之而去。兵未嘗交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書追二。皆寇已去而追之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先言侵而後言追。蓋侵事已成。既去而追之。公追戎于濟西。不言戎之侵伐。但曰追者。蓋戎來為寇。以我備之。而遁去。兵無所加。但追之而已。春秋書追者二。皆譏之也。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禦之道素備。則彼必不來。來不為寇。去則已。又追之至濟西。為公不能使之不來。而徒追之也。齊人侵我。追之至酅。我禦敵之道不備。而至于見侵於其來也。又無其備。至已侵而去。又窮追之。凡追皆罪之也。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按文七年書狄侵我西鄙。未嘗諱也。公羊曰。大其為中國追也。按戎入中國久矣。魯小國自保不暇。何能為中國追乎。此非也。穀梁曰。不使邇戎於我也。業戎實至魯。兵無所加而去之。故不曰侵我也。安得曰不使之邇我乎。又曰為公之追大之也。按書追。所以罪公不能使之不來耳。何大乎。西疇崔子方經解其言追戎于濟西何。蓋戎非伐我也。過我于濟西。公聞其過而追之。期於濟西而已。故先不言伐我。而後亦不言弗及。則異乎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也。傳者謂不言其來。諱之。且戎伐我。於我未有損焉。何遽諱乎。至於書狄伐我。又何以不為之諱也。夫戎之過我。未為有罪。且亦疆場之事爾。而公固自追之。見公之輕身而

妄行故不月以見譏 杜諤會義折衷曰諸侯用夷禮於中國中國紲之伐中國中國恥之故春秋書戎夷與書諸戰伐異戎與王師戰而曰王師敗績于茅戎蓋王者之尊以自敗爲文戎侵我疆不曰侵而曰公追戎于濟西蓋爲内諱而以自追爲文葛曰戎未來侵預禦之于濟西必書公追戎于濟西得不益大之也異追之有既曰追則是戎入疆之後公禦之戎退而追至于濟西明矣左得其實穀近之。 摘微曰春秋尊中夏不使戎狄侵擾故但書追不言戎來侵伐之也集議見僖二十六年 諤曰春秋之時戎狄雜擾不一也今公追之而書曰公追戎于濟西者其畧之之辭歟春秋之例伐戎狄不言戰因録内以見義猶曰中國之諸侯驅之逐之見夷狄可卻而中國交入矣今未有言伐而言追者豈非托文以大之耶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繁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辯疑見前陸淳辯疑發微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得夢傳濟西内地也前未有言戎伐我者何以至于濟西蓋過我而歸之也戎之於魯隱之所與會桓之所與盟者也過我而歸之蓋出不意以倖其功擾不虞以來其利以莊公爲緩矣然則及之乎不及也何以不言不及歸之則不責其不及也 息齋高閌集註曰敵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敗者也敵綴而去則不俟追

追者敵之奔者也先王之法從綏不及逐奔不遠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故敵知畏而遁斯止矣吾弗追也今不書戎之侵伐我是魯人不覺其來戎兵既去公始追之故沒其戎來之端而直書追戎以見魯無疆埸斥候之政且見中國蕩無禁制任夷狄之去來也若僖六年公追齊師則先書侵我後書至酅是寇及境而遽追非不知其來也 止齋陳傅良後傳不言其來舉重也舉重之文約是故書公追戎于濟西則戎來侵可知已書公會晉師于瓦則晉來救可知已（事在定八年）春秋無贅辭贅辭者必言故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爲盟齊宋書有事于太廟爲卒仲遂書雖常事以其故不可不志也 慈湖楊簡傳見疆埸之無備追寇之太遠也寇至有以待之寇至不追正也 端明戴溪講義隱桓之世再與戎盟則戎之狎習於魯而無忌憚也久矣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公羊曰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誠使其未至也驅而去之則有之矣其又何追焉先儒以謂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夫戎狄種落倏去忽來不可常也今一旦驟至驟去而魯人亦驟追之故春秋不言其伐然自是而後魯伐戎戎終不能爲魯患追戎伐戎不可謂無功矣豺狼之性畏威則遠遁豈盟誓所可結哉 平齋洪咨夔說費誓爲徐戎所作征築同日何其嚴也而隱桓下與會盟甚至伐天王之使以歸無敢問者陸梁非一日矣公因其來侵追之于濟水之西凜然疆索之意知會戎之爲可恥則知追戎之爲可大矣 黃仲炎通說不言戎侵伐我而言追戎者無寇而生事也 木訥趙鵬飛經筌魯有戎患非一日矣伯禽之初不免興費誓之師自入春秋隱桓皆會而盟之蓋虞其爲疆埸之患也則戎之在魯不可一日而不防莊公不脩戎備其來也如履無人之境疆吏安在哉去而追之何益也春秋之書追者二齊人侵伐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齊書侵知其侵也戎不書伐不覺其來也不覺其來而追之戎備虛矣 李俞集義程頤曰備預不虞武之善經也戎來侵魯不書者不知戎來既去而公追于濟西其無武備甚矣是危道也 謝湜曰寇去而逐之曰追不書戎來侵不知也戎偕兵入寇其去也覺而追之備守不嚴甚矣危國之道也故君子於既濟思患預防於萃除戎器戒不虞（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家鉉翁詳說）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杜注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故諱不言其來此一說也公羊曰其言追何大其爲中國追也穀梁曰于濟西者大之何也大焉爲公之追之也左氏主戎備無素而言公穀主公自追而言前此公盟戎會戎皆不爲春秋所與今追戎以書法而言與公之能追公穀之說是

也公若使大夫帥師以往則爲具文逐賊不足言矣今公自將而追之至於濟西書公追戎者嘉公之能自將而追戎也有國有家者以攘夷爲重事諸侯爲天子守土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攘夷狄以固諸夏此職分之所宜爲也諸侯若諉之大夫大夫復諉之士卒則皆望風退縮而國非其國矣追有二追之速雖不能與戰春秋無譏此是也追之緩不能及春秋所譏僖二十六年公追齊師至于酅弗及弗及云者追之緩不能及也 溪堂先生文集言追而不言侵伐雖曰尊中國然先王之於戎狄來則拒之去則不追也追戎至於濟西又以戒後世窮討深入之弊 敬鉉備忘左氏注疏及啖氏孫氏程氏黎氏石氏經筌皆以不覺其來無戎備也去遠而追之危道也公穀大之說非 吳澄纂言戎即隱公桓公與之盟者追謂於其已退而躡其後以逐之也戎入魯境魯將禦之而戎遽退故魯莊以兵遠追逐之至於濟水之西也（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 程端學或問或問公追戎于濟西兩孫氏兩劉氏康侯高氏諸儒皆謂魯無預備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邦衡葉氏諸儒又謂戎不爲寇過我而歸之爲出其不意以倖其功者然乎曰不然也此見經無戎伐魯之辭而但言追戎故意之而爲此言也殊不知義不在於戎伐魯而在於遠追戎耳夫公

追戎于濟西。與公敗齊師于長勺。公敗宋師于鄑。義雖不同。而語意相似。長勺與鄑之役。說者不聞譏魯無備也。亦不聞齊宋不伐我也。何獨於追戎而譏其無備與戎不伐我乎。曰。劉氏又謂追而不及何也。曰。僖二十六年經曰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則明言之矣。此經無明文。吾不能知其及與不及也。李廉會通按經書追二。又見僖二十六年。（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戎即魯與會于潛盟于唐之戎也。濟西濟水之西。魯公追之至此。譏其來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遠也。而公穀皆曰大之。非也。（左氏公羊穀梁傳見前。啖氏曰見前陸淳辨疑。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戎不言來。追不言弗及。略夷狄也。據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公追齊師弗及。悉書。梁寅考義。為國者慎守封疆。申嚴武備。使戎狄畏威束之上也。既犯邊境。擇而逐之。使不敢入。其次也。今魯之於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是素無備也。斯為下矣。李衡集說著曾莊為國無警備以致寇。（左氏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汪克寬曰見前纂疏。公羊曰見前）

秋。有蜮。（杜預註。蜮。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　陸德明釋文。蜮本又作蟚。音或。本草謂之射工。短狐本又作斷。同丁管反。狐又作弧。音胡。射人。食亦反。　孔穎達正義。蜮注蜮短至為災　正義曰。穀梁傳曰。蜮射人者也。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殺之。故曰射景。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服虔云。徧身濩濩或或。故為災。沈氏云。此有蜮傳重發例者。以螟螽與蜚同是害禾稼。此蜮則害人。故傳特發之。　要義。蜮如鼈。一名射景。見前正義。　范甯註。蜮短狐也。蓋含沙射人。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　釋文。蜮本亦作蟚。音或。短狐。本草謂之射工。射人。食亦反。下文同。　楊士勛疏。傳秋有蜮　釋曰。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也。陸璣毛詩義疏云。蜮短狐。一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入人皮肌。其瘡如疥。范引經房易傳。則與五行傳說異。又云蓋含沙射人。則與陸璣說或同也。）

左氏傳。為災也。（重言為災也三。莊二十九年秋有蜚為災也。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為災也。）葉夢得讞。右非也。此亦以異記中國所無爾。說已見有蜚。東萊呂祖謙傳說。秋有蜮為災也。大凡春秋所書皆是本地素無有而忽有焉者則書。如有蜚有鸜鵒之類是也。（續說同。洪諮紀詠）有蜮為災出水中。含沙三足短狐同。蹙陰射影如讒譖。請記蘇公判暴公。（傳曰見前左氏傳。按說文曰。蜮有三足。以氣射害人。玄中記曰。蜮長三四寸。陸法言曰。蜮短狐。蟲狀如鼈。含沙射人。久則為害。生南方。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出蜮。陸璣曰。一名射影。如黿三足。江淮中皆有。投人影則殺人。或云。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絕之。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三傳皆作蜮。詩與韻皆作蜮。俱為或音。射音食亦切。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注曰水蟲狐蜮之屬。王應麟困學紀聞。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蟘。爾雅食葉蟘音特。爾雅蜚蠦蜰。郭璞注。蜚即負盤臭蟲。劉歆曰。負蠜。誤矣。江休復雜志。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以此物。若是蠜。不當云有。謂之多可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休註。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陸德明釋文。蜮。音或。短狐也。或謂之射工。音食。　徐彥疏。注蜮之猶言惑也。　解云。即五行志云蜮猶惑也者是。　注其毒害傷人　解云。即五行志云。能射人。甚者至死是也。　注形體不可見　解云。即草木志云。在水中射人影即死是也。　注言有者。以有為異也。　解云。謂魯先無蜮。今乃有之。案昭二十五年經書有鸜鵒來巢。今此不書來者。亂氣所生。不從外來故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陸德明釋文。亡音無。又如字。　楊士勛疏。傳一有一亡曰有。　釋曰。舊解一有。南越所生是也。一亡。魯國無是也。今以為一有一亡曰有者。謂或有有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若螟螽之類。是常有之物。不言有也。上十七年云多麋者。魯之常獸。是歲偏多。故書多也。螟螽不言多者。螟螽是微細之物。不可以數言之。故不言多也。又每年常有。不得言有也。所以異於蜚蜮與麋也。）

葉夢得讞。此直謂中國所無。故曰有。若曰一有一亡。則螽螟何以不書有乎。胡安國傳。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或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曾人察之。以聞於朝。魯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汪克寬纂疏。佃字農師。宋建中靖國時人。著春秋後傳二十卷。）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得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微消而陰慝長（上聲）矣。此惡氣之應（去聲）。其說是也。然則簫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怪乎。（纂疏。麋蜮乃物異之惡者也。麟鳳乃物異之美者也。）春秋書物象

之應（去聲）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去聲）消小人眷善類進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獸將食人而不知懼也亦昧於仲尼之意矣纂疏按春秋書螟螽蝝生志蟲之害稼者也書多麋有蜮有蜚有鸜鵒來巢志物之為異者也蟲之害稼苟有蓄積以賑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苟能脩德以消天變則不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遷善以消悔悊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或謂蜮字以古隸較之作蟘即蟘也食苗葉者竊疑春秋書螽螟皆不言有此書有蜮則為異而非蟘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孔氏正義見前孔穎達正義張氏曰見張洽集註）張洽集註蜮名短狐含沙以射水中人影中之輒病或至於死江淮以南水濱有之魯所無也今按漢書五行志劉向董仲舒已有是說蓋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為亂於閨門之內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山陰陸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劉敞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蘇穎濱解主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龍學孫覺經解蜮含沙射人之虫也有則為災故書有有者不宜有者也穀梁曰一有一亡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蜮蜚非所宜有以有為災也至於螟螽之為害則多與有不足以言之矣杜諤

會義育要曰此經文誤而杜終解也按爾雅蜮短狐也含沙射人影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春秋災異螟螽之類有害嘉穀則書之此知經文誤者於文非蜮乃蟘字也皆由繆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耳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皆記所害之由是以有蜚有蜮或螽或螟則書之故傳曰秋有蜮為災也蓋秋苗將成而蜮食其葉使不豐茂是為災故書之也求於螟蝗螽蜚之類豈不明辨者乎　諤曰春秋詳記災異雖物之為害亦書之今蜮者傳及諸儒皆以為傷人之異而育要又謂蜮為蟘是以惡其傷五穀而書之蓋亦重民命之一端耳（左氏公羊穀梁曰各見前指掌曰同前孔穎達正義）葉夢得傳記異也蜮與蜚皆害人之物蜮蜚中國所無也鸜鵒魯所無也以所無則有為異矣息齋高閌集註蜮短狐能含沙射人生於南方此必非魯之所有也以春秋古隸較之蓋其文非蜮實蟘也亦作蟘或貣而公羊亦作蜮豈非繆簡夫傳因亂而為蜮歟蟘即蟘也食苗葉者以農災故書慈湖楊簡傳書災異也含沙射人端明戴溪講義蜮之為物含沙射人南方多有之非魯所宜有也世之治也地氣自北而南及其衰也自南而北蟲魚禽鳥隨地氣而遷焉有蜮有鸜鵒皆紀地氣之變也平齋洪咨夔說短狐以含沙射人為災前所未有也

賊臣之惡隱而未動而象已兆矣黃仲炎通說杜預云蜮短狐含沙射人影為災也或謂短狐之蜮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蓋文誤爾蜮當作蟘是不然經書有者不常有也蜮非魯地所有故以有為異也爾雅蟲食葉曰蟘若使是蟘當從書螟之例不曰有也木訥趙鵬飛經筌蜮含沙射人蓋亦微矣而聖人書之以記其異蜮雖微必有以感之者觀乎此亦可以見人君之德不可毫釐虧也毫釐之虧異日感之聖人不以微不書欲人君之謹所感也李俞集義謝湜曰蜮獸之為人害者也蜮不宜有有則為災冬多麋夏戎至秋有蜮皆政事荒怠所致故書（胡安國曰見前呂祖謙曰見前東萊傳說）家鉉翁詳說穀梁曰射人者也杜注短狐也含沙射人為災疏云一名射影謂其伏水中射人之影而人不悟其後慶父通於哀姜陰蓄異謀而公不能察以召末年之禍蜮為之先矣黃震日抄張氏曰蜮名短狐魯所無也愚意此其所以書有也（左氏曰見前）敬鉉備忘蜮南國所有魯舊所無也凡舊所有則曰多或曰生或舉其名皆以災異則書也舊所無則書有以異之蜮之狀先儒多言水中短狐似鼈含沙射影為毒者也左傳注疏及穀梁注毛詩陸璣之疏皆同其致之與應蓋南方所有傳謂淫亂之氣所生是胡氏取之意豈文姜所致邪蘇氏經筌皆

是任氏又云為鬼為蜮乃讒佞之應（陸佃曰見前胡安國傳）程端學或問曰有蜮齊氏作或爾雅食葉曰蟘蜮者短狐含沙射人影蓋出炎荒江海中非魯地所有皆由繆簡相傳篆隸之變所以謬者然乎曰不然也經書曰有是未嘗有而有也此其所以異也且春秋螽但曰螽螟但曰螟未嘗書有也麋則曰多亦未嘗書有也然則蜮之為物也非所當有而有者也且蜮之一字三傳所同未可以意改經也程端學辯疑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此地本無而忽有之則為有一有一無之說未解也）李廉會通按記異書有三此年有蜮莊一十九年有蜚昭二十五為有鸜鵒來巢公羊曰此不言來者亂氣所生非自外來也（左氏公羊穀梁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讞義曰蜮生於秋含沙射人為害於隱陰淫之兆也按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或謂生於南越其地多蜮詩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故以異而書之噫世衰道微陰慝並作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物雖至微而陰淫之象驗矣（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梁寅考義麋魯之所有而多則害稼故書曰多麋蜮魯之所無二名短狐能含沙射人有則為異故書曰有蜮李衡集說著魯莊無善政以致災異之多（公羊曰見前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

冬十月

（重言冬十月十三年詳見桓）

（九年）杜諤會義一時無事書首時黃震日抄書以備四時之終

左氏傳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杜預註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鬬緡楚大夫　陸德明釋文緡亡巾反　孔穎達正義鬬緡尹之　正義曰尹訓正也楚官多以尹為名此滅權為邑使緡為長故曰尹也）以叛圍而殺之（注緡以權叛　釋文以叛絶句本或作畔俗字也）遷權於那處（注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　釋文那處那又作䢸同乃多反下昌呂反又昌慮反編必綿反一音步典反）使閻敖尹之（注閻敖楚大夫）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注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注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釋文涌音勇水名）楚子殺之其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林堯叟句解初楚武王克權（權國名克勝也此原先時事）使鬬緡尹之（鬬緡楚大夫尹守權官名使鬬緡為權尹以守之緡音民下同）以叛（緡以權叛）圍而殺之（楚圍權而殺鬬緡）遷權于那處（遷權之民于那處楚地　那音儺處上又去）使閻敖尹之（閻敖楚大夫使敖為那處尹）及文王即位（四年楚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在六年）而驚其師（楚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巴人被驚而叛伐楚邑之那處）取之（巴取那處）遂門于楚（巴人乘勝遂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閻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涌水名　涌音勇）楚子殺之（楚文王討其罪而殺之）其族為亂（閻敖之族為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巴人因閻敖之亂以伐楚）東萊呂祖謙傳說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楚之所以遷之者緣地勢阻險。績說同。

（丙午　惠王二年）十有九年（注兒寬纂疏齊桓十一年晉獻二年衛惠二十五年蔡哀二十年鄭厲二十六年曹莊二十七年陳宣十八年杞共六年宋桓七年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年卒）

春王正月（重言春王正月十二詳見桓十二年　范甯註傳本或分此以下為莊公與閔公同卷）家鉉翁詳說是秋周有子頹之難惠王出居于鄭之櫟春秋不書義見二十一年。

夏四月（重言夏四月首時十二詳見桓九年息齋高閌集註連三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左氏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杜預註禦巴人所敗津楚地或曰江陵縣有津鄉）還鬻拳弗納遂伐黃（註鬻拳楚大閽黃嬴姓國今弋陽縣　陸德明釋文鬻音育拳求圓反閽音昏守門人也嬴音盈姓也字從女　孔穎達正義踈注黃嬴姓　正義曰世本文）敗黃師于踖陵（註踖陵黃地　釋文踖在亦反一音七夕反）還及湫有疾（註南郡鄀縣東南有湫城　釋文湫子小反鄀音若）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註夕室地名　釋文夕朝夕之夕）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註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釋文絰田結反絰皇闕也　踈注絰皇至失職　正義曰鬻拳自殺以殉當是近墓之地宣十四年傳稱楚子聞宋殺申舟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則窒皇近於寢門闕也知此絰皇亦是冢前闕也且此人生為大閽職掌守門明此亦是守門示死不失職也餘書無絰皇之名蓋唯楚有此號也）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註若今城門校尉官　釋文強其丈反大伯音泰校戶教反字從木　重言罪莫大焉六僖二十三年三十三年襄三年二十七年昭公十四年）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　踈以為大閽謂之大伯　正義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得為閽者周禮也官之屬有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本是大臣楚人以其賢而使典此職非為刑而役之其為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通以閽為名焉謂之大伯伯長也為門官之長也）使其後掌之（註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註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　踈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　正義曰何休膏肓云人臣諫君非有死亡之急而以兵臨君開篡弒之路左氏以為愛君於義左氏為短故注言此以釋何休之難　要義鬻拳葬于冢闕示死不失職　此大閽當如司門非閽人若漢晉城門校尉　言鬻拳愛君非臣法　並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傳十九年春楚子禦之（承上文禦巴人伐楚之師）大敗於津（津楚地楚子為巴人所敗）還鬻拳弗納（鬻拳楚大閽守門官弗納楚子欲激其志使功立也　鬻音育）遂伐黃（黃嬴姓國楚子感其忠遂伐黃國）敗黃師于踖陵（踖陵黃地楚敗黃師于踖陵之地　踖音迹又七夕反）還（楚子自伐黃歸）及湫（湫楚地　湫然上聲）有疾（楚子有疾病）夏六月庚申卒（楚文王卒于堵敖立）鬻拳葬諸夕室（鬻拳葬

（楚文王子公室之地）亦自殺也。（鬻拳亦自殺）而葬於絰皇。（絰皇冢前闕鬻拳自以生守門故死葬絰皇欲不失其職）初鬻拳強諫楚子。（先時鬻拳為楚之臣嘗以事強諫楚文王）（儯上）[illegible]楚子弗從。（楚子弗從鬻拳之諫）臨之以兵。（鬻拳以兵劫楚子）懼而從之。（楚子恐懼而從其諫）鬻拳曰。（鬻拳自謂）吾懼君以兵。（言我以兵懼吾君）罪莫大焉。（人臣之罪莫大於此）遂自刖也。（遂自刖其足以示劫君之罰）楚人以為大閽。（楚子以鬻拳為賢但就自刖不可復用故以為大閽若城門校尉之官）（閽音昏）謂之大伯。（以大伯其其名稱亦寵異）（大音泰）使其後掌之。（使鬻拳之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君子謂鬻拳可謂以德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以兵諫君而自刖其足）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既刖其足猶特進忠諫不忘納君於善此言鬻拳所為非人臣之法但其心忠愛）（自白惟楚文王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也）

止齋陳傅良章指　夏六月庚申卒　傳見楚卒。猶未見於經。至文元年弒君始書之。

東萊呂祖謙傳說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夫勝負兵家之常。而楚子一敗之後。鬻拳何故使不納蓋楚正是圖霸之初。不是尋常時節。一小不勝則聲勢不張。群蠻小國必乘勢共起而叛之。此鬻拳所深慮也。況此一敗。又非是小小不勝。鬻拳如何不出來強做得。此又見楚方興時。便自有這般人。觀其以兵諫楚子。使見鬻拳乃是朴直木強底人。忠於國家。不知其它。只是不曾識得道理。左氏謂之可謂愛君。此亦是左氏不明得大處。故杜氏注云明非臣法。此一句雖非是左氏本意。然杜預卻以此一句救左氏之失處。（讀說同東萊呂祖謙博議）

鬻拳兵諫　此篇論進諫之道。（出處見前左氏傳　主意人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求之己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脅君以兵也）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首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乎。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乎。君有君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己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此兩句立一篇主意）諫之道難矣哉。（諫之未善一句發明）誠之不至。未善也。（誠謂悅實懇切）理之不明。未善也。（理謂敷陳義理）辭之未達。未善也。（辭達則言意明白）氣之不平。未善也。（氣平則言語婉順）行之不足以取重於君。未善也。（平日操履無玷然後取重於君）言之不足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平日議論不欺然後取信於君此數者有一未善皆未及諫之道）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之道。（應起語諫之未善）亦何暇憂其從否乎。（應起語不在君之未從）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引醫為喻）術謂診視。天下之拙醫也。（拙醫以喻不善諫者）不憂弈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引將為喻）弈謂謀畫。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喻不善諫者）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己。（反說尤猶責也責君不從不責己諫未善）不能導君使自從。而欲強君使必從。（導謂開導以義理強謂勉強以辭說）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脅君而後止耳。（引入本題不貴力）鬻拳豈欲脅君哉。（推原鬻拳之心）告而不聽。故出於強。（謂強諫楚子強而不聽故出於脅）謂臨之以兵。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不能反己以盡諫之道曾不知反求吾納諫之道盡歟否歟）（鬻拳之失正在於此）諫。吾職也。聽。君職也。（越出職字又新）吾未能盡其職。（諫之未善是未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可乎。（強君之從是越其職）祭在人。享在神。（人引祭祀為喻）諫在臣。猶人之祭。聽在君。猶神之享。有孔子而魯不治者。（引孔孟事證極明切）諫在孔子而聽在魯侯也。（見論語孔子善諫而魯侯不善聽故魯不治然孔子何嘗強魯侯之必聽也）有孟子而齊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見孟子孟子善諫而齊王不善聽故齊不治然孟子何嘗強齊王之必聽也）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此一轉極精神）然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肯強齊魯之君者。（不肯如鬻拳之強）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盡臣職以善告之不越臣職以必君之聽也）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一。（尚未及萬分之一）而遽欲脅君乎。（孔孟不敢而鬻拳敢為之當其臨楚子以兵。乃懼楚子不納也。（懼君不納其諫故至脅兵幸楚子不以為悖耳）（幸而楚子不治鬻拳悖逆之罪）苟楚子之不從。吾不知鬻拳何術以繼之乎。（懼以兵而不從是時更有何策可施）不幸為楚子所誅。（設使楚子責其伐君之罪而誅戮之）則陷於逆亂。（以臣伐君大逆不道）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後世之人不復知其忠諫之心而徒見其逆亂之迹）鬻拳亦知其不可繼。（自知懼君以兵非後世可繼之道）自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刖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心迹二字應上文刖足以明其心之忠）以蓋其迹之逆。後世之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刖足乎。（發明上文不可繼之意）刖足不可學。則兵諫亦不可學也。（以見其非可繼之道）聖人之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孔孟事君之道是已。鬻拳之事。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聖人異邪。（此等處回斡極精神而兵本皆削去不知何也）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刖足。（二者皆非可學之事）壞於前而脩於後。（兵諫之迹已壞故以刖足之心脩之）闕於前而閑於後。隨失隨救。焦然不寧。（說盡鬻拳之

心。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處有與聖人異。）道有樞。（戶有樞道亦然。）言有會。（事有會言亦然。）柂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故諭進諫者。如柂之轉舟。輪之運車。則不難矣。豈在於用力邪。（舟車猶不可用力。況君可以力勝乎。）古之人固有廣厦細旃之上。（前王吉傳云廣厦之中。細旃之上。）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從容片言。基平治之原者。（言坐而論道之時。一言之間。可以興起治功。）固未嘗動聲色費辭說也。（如柂轉舟如輪運車。曾不費力。）牽裾折檻。（牽裾。辛毗諫魏文帝事。折檻。朱雲乞斬張禹事。此皆强諫其君者。）已爲下策。（皆出於不得已。）況動干戈於君側邪。（況於鬻拳之稱兵乎。）荀卿。儒之陋者也。（用荀子輔拂說結尾。）其論諫諍輔拂。（音弼）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强君。（强之一字與鬻拳何異。）君雖不安。不能不聽。（强君欲不安。然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强諫之功若此。）謂之輔拂之說。（詳見荀子臣道篇）即鬻拳之說。（言荀卿之說與鬻拳一同。）皆欲以力强其君者也。（以强之一字斷二人之失。）匹夫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議論夫。）苟欲與君較力。（反說人臣無道以動其君。徒以力而强其君者。）是丐者與猗頓較富也。（猗頓古之富人。丐者以喻匹夫。猗頓以喻人君。）危矣哉。（故有以忠諫而被殺者。）敬鉉續屏山杜氏遺說傳葬諸夕室云云。亦

自殺也。而葬於絰皇。（注。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死不失職。）夕室。（地名。夕室猶言窀穸。窀穸訓爲長夜。夕室乃長夜之所也。）下故言葬於絰皇。言君則葬於宅兆。已葬於門也。夕室非地名也。以下與絰皇文勢相連。不可獨謂夕室爲地名也。鬻拳葬楚王。故言諸乃之於也。自殺以葬。故言於此虛字之法也。鬻拳强諫自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注。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盡其忠愛。所以興。今直錄其傳及注。可否自見。何休之言備矣。見。或猶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曰伊尹欲格君心之非。使寖適先王以啟孝敬之心。故太甲卒爲令王。鬻拳之强諫。君不見有大惡。且無功而還亦常事爾。初臨之以兵。後閉城不納。使其君終死于外。雖自刑自殺有忠愛之心。不足以自贖。何敢望伊尹。杜注故止以楚所興之由釋之。與其言此不若言傳寫容有誤。或曲解之猶爲愈也。趙汸補註。庚申年。（今按當齊桓始伯。楚人於晉。娉命不通。赴弔之禮不行。）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杜預注。王姚。莊王之妾也。姚。姓也。陸德明釋文。姚。羊消反。嬖。必計反。頹。徒回反。）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註。周惠王。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註。圃。園也。囿。苑也。釋文。圃必古反。又音布。囿音又。徐于有反。苑。於阮反。　孔穎達正義疏註。圃。園也。囿。苑也。　正義曰。冢宰職云。園圃毓草木。鄭玄云。樹果蓏曰圃。園其樊也。詩云。折柳樊圃。成十八年築鹿囿。然則圃以蕃爲之。所以樹果蓏。囿則築牆爲之。所以養禽獸。二者相類。故取圃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註。邊伯。周大夫。　釋文。近。附近之近。）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　釋文。跪。求委反。）而收膳夫之秩。（註。膳夫。石速也。秩。祿也。　釋文。收。式周反。）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註。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　要義。圃。植瓜蓏。囿。養禽獸。見村正義。）林充叟句解。初王姚嬖于莊王。（王姚。莊王之妾。姚姓者也。得其寵于莊王。）（嬖。音閉。）生子頹。（王姚所生。）子頹有寵。（其母嬖。故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莊王使蔿國爲子頹師傅。）及惠王即位。（惠王乃莊王之孫。即王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惠王取蔿國之圃以爲王之苑囿。）邊伯之宮。（周大夫邊伯之宮室。）近於王宮。（附近於王宮。）王取之。（惠王又取邊伯之宮室以益王之宮室。）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惠王又奪周大夫三人之田。）（跪。蔡上。）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惠王又收石速之秩祿。）故蔿國。（收圃者。）邊伯。（收宮者。）石速。（收秩者。）詹父。子禽。祝跪。（收田者。）作亂。（傳詳言六人作亂之由。）因蘇氏。（蘇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遂與周不和。故因之以

作亂。）東萊呂祖謙傳說。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公子頹以伐王。惠王致亂之因只是自貪裏來。（積說同）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十八陽

莊

莊公二十四

秋公子結媵陳（實）人之婦于鄄。遂及齊（桓）侯宋（杜）公盟。（杜預）

註。無傳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畧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　陸德明釋文。媵。以證反。又繩證反。送也。竟音境。好呼報反。　孔穎達正義疏。十九年注公子至來伐　正義曰。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文雖不明。其意亦為魯女。左氏無傳。取彼為說。故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穀梁傳曰。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以未入國。畧而不言陳侯夫人。成九年伯姬歸于宋。晉衛齊三國來媵。然則為人媵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適而行。此鄄是衛之東地。蓋陳取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向衛。至鄄。聞齊宋為會。將謀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不復送女至衛。遂與二君會盟。故備書之也。送女至鄄。傳女會盟。鄄是盟處。故書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既盟之後。遂不復送女。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好。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衛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四日之間。不容反報。亦是專命而盟。患難俱解。故再稱名氏。珍而貴之。與此異也。宣十二年宋華椒承群偽之言以誤其國。宋人被伐而貶華椒。今三國伐魯。不貶公子結者。結之為盟。本欲安社稷利國家。與華椒事異。故不貶。　要義公子結遂事無益有害。　凡媵皆送至嫁女之國從適而行。　並見前正義。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何休註。言往媵之者。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陸德明釋文。娣。從才用反。下註同。　徐彥疏。媵者何。　解云。媵是碎事。例不見經。今而書之。故執不知問。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註。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因以備尊尊親親也。九者

極陽數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　釋文。嫉。音疾。又音自。疏。姪者何　解云。娣猶異等。而與嫡俱行。故執不知問。　娣者何　解云。與姪同倫。而在姪下。故執不知問。　諸侯主再娶　解云。傳言此者。解所以有媵之意。言諸侯娶女非一者。正由不得再娶故也。　注必以至人喜也　解云。即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氏云。欲共事其祿是也。　注所以防嫉妬　解云。謂三人不相疾也。　注令重繼嗣也　解云。謂三人不相疾。共保其子。　注因以備尊親也　解云。謂備姪所以尊尊。備娣所以親親。其上尊下親皆指嫡也。　注九者極陽數也　解云。謂對一三五七以為極矣也。　注開媵路　解云。謂亦有為嫡之望也。媵不書。此何以書。註據伯姬歸于紀不書媵也。疏注據伯姬歸于紀者。　解云。在隱二年冬。為其有遂事書。註。為下有遂事善也。故書所以不當書。以起將有所詳錄。猶伯姬書媵也。不媵則當略。傳書者。張本文言公子結如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于鄄。　釋文。為其于偽反。注及下注同。疏注為下有遂事善也　解云。即遂及齊侯宋公盟是也。　注故書所至不當書　解云。謂書媵是也。　注以起將有所詳錄　解云。正欲見盟事之善。合詳而錄之。　注猶伯姬書媵也。　解云。即成八年衛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

晉人來媵。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十年齊人來媵。傳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者是也。　註言公至盟于鄄　解云。是其得書之文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註。以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爾。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註。先是鄄幽之會。公比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錄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盟不地者。方使上為出竟地。即更出地。嫌上地自為媵出地也。陳稱人者。為內書。故畧以外國辭言之。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加之者。禮未成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而盟不日者。起國家僥背結之約。非結不信也。　釋文。矯。居表反。難。乃旦反。背。音佩。疏注先是至不至　解云。即上十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是也。正以彼二經皆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矣。　注欲深謀伐魯　解云。正以善而詳錄之。故知欲伐矣。　注先書地　解云。謂書鄄是也。　注明出竟乃得專之也　解云。正以鄄為衛地故也。　注此陳至在塗也　解云。即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是。　注加之者禮未成也　解

（云正以此婦未成爲夫人。故加之婦之。若其已婦。禮宜言媵陳夫人。不復言之以婦也。注冬齊至西鄙。解云即以經也。注而盟不至不信也。解云以公羊之例不信者書日故如此解）洪諮夔說。一聘九女

諸侯九女俱。異於二女不同居。祁祁姪娣象歸妹。惠及宮人寵貫魚。按睽言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言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謂二陰同居各有從夫之願。歸妹言歸妹以娣。謂少女從姊而嫁。合於九女之說。剝言貫魚以宮人寵。謂制小人如御宮人。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亦猶是也。其後周衰禮廢。異姓來媵。至於三國者有之。諸侯再娶者多矣。如鄭文公又娶于江。又娶于蘇。衛莊公娶于齊。又娶于陳之類。三國媵之。非禮。其說在後篇。（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受命不受辭。受命宜乎弗受辭。可安社稷則專之。聖經與結稱公子。三國來伐匪致師。按盟稱公子。是與其盟。至冬三國伐西鄙。則皆稱人。不罪結也。吳氏曰。結稱公子。以其憂國。故書之。（公羊曰見前。穀梁曰見後。杜氏見前。杜預註。）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范寧註。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不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陸德明釋文。要。於遙反。注同。楊士勛疏。傳辟要盟也。釋曰。文十六年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若齊宋不許。亦當云弗及盟。而云辟要盟也者。彼以行父失辭。又無媵事。故云弗及盟。此有媵事。若齊宋不許。則直書媵事而已。故云辟要盟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注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釋文。見。賢徧反。）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註但舉遂事。假錄媵事耳。故書言陳人之婦。不處其主名。釋文。爲。于僞反。疏注但爲至主名。釋曰。假錄媵事者。媵是小事。不合書。經今既書之。故云假。非謂無媵事也。不處其主名者。謂不言陳侯夫人。而云陳人之婦。是不處其主名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釋文。數。音朔。惡。烏路反。疏傳數渝惡之也。釋曰。數。疾也。謂秋共盟。冬而見伐。變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也。或以爲數渝爲今冬伐我西鄙。明年春又伐我。故云數。理亦通也。）葉夢得讞。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主國）重無說。右媵淺事不志是也。此蓋欲見公子結之遂。故不得不先書。若結實受命於魯。使以媵往。伺二國而强與之盟。則既得盟。自不必見媵。而直書盟。何用著結之遂。若結但以媵往。遇二國而自請與之尋盟。則非魯之要。何用見其辟。傳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是謂結本無媵事。魯欲强二國而要盟。虛設媵事以往。經因辟其名以志之。不唯齊宋大國不可欺

以虛言。且是時齊宋强而魯弱。魯亦安能使人越境要盟而必其從乎。程伊川傳。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書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程氏遺書又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曰。此是本去媵婦。卻遂及諸侯盟。聖人罪之之意在遂事也。胡安國傳。媵淺事。陳人。微者。（汪克寬纂疏。按詩小序。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則卿大夫士皆有媵。但不必備耳。）公子往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輒與（音預）焉。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纂疏薛氏曰。正卿送媵。禮之過也。遂盟。非其事也。）禮者不失己。亦不失人。失己與人。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己也。（纂疏據衛人晉人齊人來媵。皆微者。）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纂疏據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不言遂。趙氏曰。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遂者。專事之詞。（纂疏公羊。遂。生事也。何氏曰。生。猶造也。專事之詞。孔氏正義。遂。繼成事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公羊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爾。（纂疏按既曰受命。則不可專命矣。但曰不受辭。則不過權其事宜而專制應對之辭而已。）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去聲）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纂疏呂氏曰。使結既盟而齊宋不來伐。猶當以擅命之罪加之。況無益而有害乎。愚按前漢馮奉世矯發兵擊破莎車。議封奉世。蕭望之曰。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爲後法。陳湯矯制發兵。與甘延壽襲斬郅支單于。軍還。論功。匡衡等以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先儒謂奉世延壽湯矯制以成功。望之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今考朱子綱目。凡此類悉以矯制書之。豈非取法春秋譏公子結之遺意歟。然考之傳註。說穀梁者以謂公子結之媵與盟。皆出君命。左傳註疏則謂魯使公子結往媵。而盟非魯公意。臨江張氏臨川吳氏又以盟出君命。而媵乃結之私事。據文定傳則二事皆非君命。竊考經文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矣。微事不見於經。書者。譏其因專與齊宋盟耳。若齊宋之盟出於公命。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經但書聘而不書娶。此亦但書盟而不書媵矣。吳氏曰見陸淳纂傳微旨及陸淳纂例。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孫氏曰見孫復尊王發微。萬杜氏曰見杜諤會義。劉氏曰見劉敞權衡。）張

洽集註愚按是時莊公昏懦文姜制國政事不修君命不重故結無復君言不俯於家之禮而以私家之鄙事參會覇之大命先私後公而無所畏興戎致討而莊公不誅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如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臧孫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董仲舒繁露精華篇曰春秋大夫有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于鄄道生事從齊桓命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之危也陸淳纂例啖子曰凡媵常事不書公子結為遂事起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故書禮當二國媵公羊云媵不書穀梁云媵淺事也不志此說皆是左氏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若然則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國同姓至少如嫁女孰為媵乎恐此禮難行今不取趙子曰左氏云異姓則不合媵則成十年直云齊人來媵足知非禮何假先書衛乎所以先書二國者明九女已足而又來媵所以為失禮非謂譏異姓來媵其義亦甚明陸淳集傳微旨啖氏云媵卑者之事也稱公子嘉其憂國之義也先地而後盟見出境也此言結之卒反他處並不見於經必非命卿也嘉其既出境外能與齊宋為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此亦變之正也此義與屈完書族義同（公羊穀梁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媵書者為遂

事起也公子結受命媵陳人之婦不受命與齊侯宋公盟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非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按僖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孔子皆譏之何獨與公子結也若以書至鄄為出境乃得專之則公子遂自京師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自戚城虎牢豈非出境也哉況秋與齊侯宋公盟而冬齊人宋人陳人加兵于魯非所謂可以安社稷利國家也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故略言之也劉敞傳媵者何送女也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遂而權國義也其權國奈何齊侯宋公之在鄄則魯人憂大夫以君命出苟有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結之遂乎盟春秋與之何用見春秋與之公子之尊非稱也媵陳人之婦非志也于鄄非地也稱所非稱以見義志所非志以見事地所非地以見權唯義為可以權劉敞意林婦功名任智數者亦多為義與權矣未必中也故明於王者之制乃可以為義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相伐而有親親友賢善隣之義此結所以得為魯設免難之策為齊宋畫講好之計俱合於道其功甚美而身固在竟外也與專命君側者異指是乃春秋之予結者也劉敞權衡杜云大夫出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為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然則杜氏謂結所行是乎非乎以為是耶不得云本非魯公意而失媵陳之好也以為非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且齊宋有會結權事之宜而與二君盟何事之權也安社稷利國家專之為可今結與二君盟而三國來伐是社稷不安國家不利而結去其本職是專命矣輦淵專命春秋貶去其族結亦專命今何故不貶其族也然則杜氏欲言結之行事而不得其義者也是非不決難以教後世矣　公羊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非也云公子結以妾媵歸陳侯之婦則文理不成又無故貶損陳侯使從人稱非正名之義蓋媵者送女也陳人者陳大夫也不煩說矣又曰諸侯一娶九女諸侯不再娶亦非也假令諸侯之正妃卒則右媵攝事右媵復卒則左媵攝事而左媵復卒豈可以宗廟社稷與衆姪娣共之哉獨不為輕宗廟社稷乎禮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由是而言宗廟不輕於族人國君不輕宗子宗子猶不以妾為婦國君何故反得以妾為婦哉然則諸侯自合再娶再娶者不備三歸可矣昔武王崩成王年十三若不再娶安取此子哉苟令武王三十而娶其后亦

二十而嫁比武王之崩后亦八十三矣計生成王時不減七十此非人世所有也可得強云不再娶乎成王又自有母弟事皆驗著非一娶明矣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婦之名而遣使者以取戾於霸主哉使者御媵婦之命而遂要大國之盟是乃要盟矣何謂辟要盟乎假令魯以專使參盟於大國雖不得盟而無愁今乃飾卑者之任而干大國之重魯何倒行逆施而為此哉且魯乃欲辟要盟故使者以媵婦往不以要盟往也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固曰吾來盟也不得盟則將曰吾非盟之求而婦是媵爾令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離齊宋乎則亦必誠有陳人之婦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之婦則不成為媵而傳又言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乃似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曉者豈誠魯人之事哉蘇轍穎濱解媵不書以遂事故書其曰陳人之婦略言之也大夫受命以出於命而不敢專正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不得已而專之可也非利而專之則是擅命者不稱公子翬之伐鄭伐宋是也結雖擅命而稱公子蓋許之也龍學孫覺經解媵者常事春秋不書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而

戍宋盟。遂詐公命以盟齊侯宋公。於是之時。齊桓方伯。而宋又疆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由公子結之遂事召之。故先書媵事于鄄以見其失陳之因。次書遂盟又見其召寇之迹。公子結本以媵往而媵事不終。及齊宋盟而齊宋皆怒。是公子結一出而召三國之師。為結者不勝其罪矣。所以使之者猶未免乎有罪也。公子結於此書之後。遂不復見。陸淳以謂有遂事之美。故特書之。然公子結遂盟而召寇。不可謂賢也。或以為貶之。故不書卒。然春秋之閒。惡有甚於公子結遂事而書卒者矣。皆不通。此蓋以其遂盟召寇特書之爾。若於其卒。則其不為大夫自不當書矣。盟不言地。盟于鄄也。書及。公子結為志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按結之遂事而致三國之師。豈得謂安國家利社稷乎。穀梁曰。辟要盟也。按春秋記事。安得虛加其文乎。若曾自辟要盟。孔子亦當考實而出之也。杜預曰。結去其本職。與二國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婦。故冬來伐。此說是也。西疇崔子方經解。凡內大夫以君命出曰如某。今公子結媵而不曰如陳。蓋結實欲要齊宋之盟。故假媵事以行爾。而非有君命矣。且媵非所以于鄄者也。遂及齊侯宋公盟。惡專命也。杜諤會義摘微曰。結本為媵使。遂專會盟。利國家衛社稷者。臣不得以專之。故書首末。且明指掌義曰。穀梁以未入國。略而不言陳侯夫人也。然則為媵人者皆送至嫁女之國。使之從嫡而行。鄄是衛之東地也。至鄄傳女會盟。故言于鄄。非本期送女使至鄄也。其盟本非公意。又失媵陳之婦。故至冬而三國來伐。結之此盟。於魯無益。故無嘉善之文也。發微曰。陳稱人者。媵不當書。書者為遂事起。結矯命專盟。故曰遂以惡之。新義曰。稱公子者。始受君命辭。遂而加及者。何累言也。何言乎累。冬三國之師伐我西鄙。由此盟也。索隱曰。春秋書內大夫遂事者何也。誅其專而不忠不臣者也。凡內之大夫因君命以出而自專自肆。遂生他事者。皆書曰遂。若公子結之類是也。大夫竊諸侯之命而專之者。蓋非一國。不可得以備書。舉內之大夫。則天下之大夫可知矣。其曰遂者。疾其不稟君命而遂以生事也。所以哀君道之微。務誅亂臣之矯亢。而專命不忠。以壞法亂紀云耳。諸儒不本經。不迹實。故曰許其專之也。　諤曰。春秋所書。撥之以禮。經之正也。亦有以起文而見其義也。今書媵陳人之婦。蓋起公子結遂事之文矣。且公子結送女。當至其所媵之國以致其君之命也。何則及鄄而與齊宋為盟。非禮可知也。公羊又以為專之則可者。然豈有臣廢君命而專遂其所為哉。觀結雖及二國盟。而曾於秋見伐。亦無益耳。或諸侯尊相為盟。猶曰不可。況以大夫不奉君命而專之乎。故盟書以示譏。（杜預杜見前。公羊穀梁曰各見前。葉露見前。董仲舒繁露纂例見前。陸淳纂例啖氏曰見前。陸淳集傳微旨。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葉夢得傳）公子結。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陳人。陳侯也。何以言人。婦非陳侯之所得名曰人云爾。別外之辭也。古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媵之。必以大夫送焉。謂之媵臣。凡媵不書。此何以書。將以見其遂也。魯以女媵陳人之婦。而結知齊與宋將有不可於魯而遇諸鄄。結因與之盟而和焉。故言遂善之也。葉子曰。吾何以知結之遂為善歟。春秋言遂二。有君遂。有臣遂。君者命之所從出。無所往而不可遂。故諸侯而言遂。繼事之辭也。大夫受命於君。有不可得而遂。故大夫之言遂。生事之辭也。大夫言生事。則有可得而遂者。有不可得而遂者。在國中則不可遂。所謂大夫無遂事也。在國外則可遂。所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者也。而春秋之辭一施之。以為各於其事觀焉。則審矣。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在國內。鄆在國外。可以救台而遂入鄆乎。盟者所以謀不協也。而非大夫之事。然大夫與國同體。君不在焉。而視有不可者不為之所。則亦不忠而已矣。吾是以知君子之與結也。張大亨通訓。公子。魯卿也。而為陳媵

臣。是失職也。媵臣。賤役也。而與霸者盟。是使官也。卿。體國者也。其受命以出。有可為者。有不可為者。從君之命而至於累國。此不可為者也。雖固位以辭之可也。專君之命而可以利國。此可為者也。雖出位以任之可也。今結以國卿之貴而不能辭賤臣之役。致其君使臣不以禮。非以道事君者。結以媵臣之賤而參霸者之盟。致其國有西鄙之伐。非出境安社稷者。特有累國之辜專命之戮耳。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息齋高閌集註。此公子結非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其實為齊宋之盟而出耳。是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而結將以其女媵之。故因會齊宋盟而挈之以往焉。先地後盟。見二君之先在鄄也。或結好大國。而乃以私事取怒。故聖人以盟為遂事。而特書遂及。所以深罪結也。先儒為大夫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乃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得以便宜從事。所謂使於四方而能專對者也。若本無此命而欲專之。是教後世人臣矯命竊權不恭之大者。非可以為法也。且公子結果有功。則秋既盟而冬致三國之來伐。是召寇耳。結自是不見於經。又不書卒。蓋三國來伐歸罪於結。絀其爵位故也。而先儒習其遂事之說。至如陳湯傅介子之徒皆有矯制之大罪。於王當誅。反取先儒義斷之。乃悉以為功而受封賞。是其為

害不淺也。**慈湖楊簡傳**公子不可爲媵，而况於媵陳人之婦于鄄之遠乎。是謂輕易失禮。盟非道之所貴，而又國之大事，非公子所可專。又因媵之餘，僕易僭率，及齊侯宋公盟，大亂之道也。**端明戴溪講義**媵陳人之婦者，公子結之私行也。其事淺，其辭略，不足乎書也。因其及盟而記其事之所由始也。公子結之是行也，抑聞齊宋之將伐魯，而遂自求盟以排難解紛歟。不然，何其專也。誠使是盟也，果能排難解紛，如弦高之存鄭，君子猶以爲誕，而况無救於伐鄙之師乎。**平齋洪咨夔講義**陳微者之婦，非陳侯婦也。而公子結媵之。晉執井伯以媵秦穆姬，媵卑辱之甚。結之媵，以媵爲援也。同盟于幽，公疑於從伯，且受鄭詹之逃。齊桓知公有異意，期於宋曹尋盟于鄄，以堅其從。公不欲往，又重於違齊，故使大夫以媵便道而趨盟，示非爲盟而往，輕伯甚矣。疑於從伯，曾未爲失。而玩侮盟主，外爲虛文之交，中實詭道之尚，明白洞達者不爲。春秋所以探其用心而書之。**呂大圭或問**或問書遂之義。曰：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然有書之而不爲譏者，有書之以見譏者。如諸侯遂圍許，齊侯遂伐楚之類，所譏不在遂也。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公子遂受命如京遂如晉，公孫歸父未復命遂奔齊，仲孫蔑會于戚遂城虎牢，此皆書之以譏其專也。又有書之以爲美者，如齊桓師

諸侯之師以侵蔡，遂伐楚。楚人伐許，諸侯遂救許，則聖人固許之矣。由此言之，春秋書遂，非專以爲譏也。顧其事如何爾。然所謂遂者，大抵皆本爲此而遂爲彼之辭。公羊以爲大夫無遂事，出境則專之可也。此言過矣。善乎胡氏之言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於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若違命行私，雖有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刑。何者？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黃仲炎通說**公羊子謂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廷議論多祖其說，而不知其非也。春秋之亂，正由臣下擅主威，大夫竊國命。故春秋書大夫遂事以爲戒於萬世。公子結其尤者也。陳人之婦，則賤者之婦也，安得魯侯使卿媵之。此乃結之私行爾。人臣非君命出疆，又矯命以盟諸侯，不臣莫大焉。春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就使結眞能安國家而矯命，已爲可罪。况秋與齊宋盟，而冬受齊宋之伐，則所謂安國家者奚在。漢陳湯甘延壽矯制，發兵共誅郅支單于，傳首京師，而康衡非之，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命，幸得不誅，而復加爵土，則後來使者爭欲乘危徼倖，生事蠻夷，爲國招難。劉向則曰：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湯侯。蓋向所稱者一時之功也，衡所執者萬世之法也。春秋不以一時之功而廢萬世之法，衡則得之矣。**木訥趙鵬飛經筌**可與權而不達權，君子謂之固。可與正而不守正，君子謂之專。了權正之義，則處遂事之際無失矣。若公子結，吾不保其達權正之義也。媵陳人之婦，君命也。及齊宋盟，非君命也。非君命而利國家，專之可也，權也。非君命而不利國家，則專之能無患乎。當守正而不守正，乃因權而生事。秋及齊宋盟，而冬致三國之師，則今日之盟，果爲利國家乎。且鄄衛地，齊宋二君胡爲而至於鄄哉。齊桓合諸侯必會於宋衛之間，以爲四方諸侯之悉道里均也。故葵丘貫澤皆宋地，首止及鹹皆衛地。齊桓之霸，當兩會于鄄，今將復合諸侯於此也。結如陳假道于衛，適遇其會也，而遂及二君盟。其意蓋以爲一出而二事成，一以媵陳人之婦，一以結霸主之盟。而不知其以大夫而抗霸主，於國果利乎。然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而結之專，齊桓遂及以盟，何哉。結必有以欺齊也。彼其語齊侯，必不曰吾媵陳婦也，必曰吾以君命會盟也。蓋前乎此，伐宋之後，與鄄之會，皆單伯會之而已，莊不至也。桓亦以結爲單伯之流，而遂與之盟。既盟而知其媵陳婦，不爲會盟而來也，於是怒而有西鄙之伐焉。然齊宋之來伐，以其抗也。責

其欺也。而陳亦與之，何耶。此尤足以見結之兩失也。結之盟齊宋，不曰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齊宋也。兩設誑辭而欺之，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也。此陳所以亦從而來伐歟。結之罪蓋不勝誅矣。而說者徒見其書公子而不去族，因以爲褒，曰齊宋謀伐魯，結道遇而盟之，所以解紛也。且齊宋嘗同幽之盟，今何纍而伐魯哉。以爲討鄭詹之來，魯已期年矣，存乎亡乎，不可得而知。既越四時而不問，至是尚何討耶。曰討鄭詹，則齊鄭而來可也，宋何與哉。况盟不旋踵而三國之師疾於魯，尚何紛紛之能解也。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季孫宿救台遂入鄆，皆遂事也，皆不去族也。悉以爲褒之可乎。自莊以下，魯大夫多不去族，所以著三家之張本也。公子慶父弒逆而奔，尚不去族，何問於結。然君子察其事之善惡而褒貶自白，不可拘去族書族之例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非卿，爲遂事故書名；以宗族之親得用，故書公子。鄄，衛地。盟于鄄，三國相期也。先書于鄄，以見結本適陳，至鄄乃盟。陳人之婦，魯女嫁爲卿大夫妻者。古者卿大夫亦相媵故也。與齊侯宋公盟，國事也。媵于陳，結之事也。公子結專以君命出盟，其出也因以私事媵婦于陳。然則結之出，以私事爲重，以國事爲輕；以媵陳人婦爲重，以盟二國爲輕。其憂國不若憂家之急也。故春秋首

書結媵陳人而繼書鄄盟為遂事罪其不敬也結于鄄遂及二國盟與祭公遂逆王后同意（程頤曰見前程伊川傳胡安國曰見前）宋史尭卿集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說者皆謂春秋與其遂非也夫遂而能安國家定社稷者春秋之所與也其不然者則遂無益春秋將安取哉今公子結媵遂與齊侯宋公盟及冬而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雖遂而與之盟猶不免于伐是無益之遂也吾不識結之遂聖人果何取也**家鉉翁詳說**公羊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兄之子也娣者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又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可也左氏謂鄄衛地陳娶衛女為婦魯使公子結送媵至鄄聞齊宋為會將伐魯故權事之宜去其本職與二君會盟合此二說而經意見矣夫媵女事之常而盟者國之重事況於盟霸主而可以遂事往乎蓋結也送媵至鄄適聞齊宋為會謀將伐魯故遂事而往盟將以伐二國之謀反以速二國之來伐其心則是於禮則僭是以有貶然細味經旨貶之中猶有與焉或以結以僭盟召冦不然也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專之乃古義也公羊子有所授矣或曰公子遂會趙盾于衡雍遂會雒戎與此孰是愚謂結知齊宋將伐魯而往盟之忠也雖戎未嘗為魯患而遂也擅盟之專也豈可以例觀乎**黄震日抄**媵送女也鄄衛地也以魯女媵陳侯之婦也結出竟遭齊宋謀伐魯遂便宜而與為盟然二國有謀非媵臣所能釋故書媵為遂事起也書遂事又為今冬齊宋陳伐我起也于鄄頗難曉伊川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未知然否**溪堂先生文集**大夫無遂事人臣之經也大夫有遂事人臣之權也結本為媵使而擅與齊宋盟一時之權耳後世人臣有偷惰避事者指大夫無遂事以自解春秋書公子以進之以為後世人臣之戒也**陳深讀春秋編**結以媵事行及鄄聞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為解事殊不知媵雖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期約然後赴盟況區區一大夫徼者安可敵二國哉胥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挾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知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公羊傳見前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杜氏注見前杜預註劉氏權衡曰見前劉敞權衡）**敬鉉備忘**公羊有受命不受辭之文何休注之未盡胡氏釋之為詳吾夫子云不能專對者乃受命不受辭也專對則可謂受命以使於此若遵命而之他國專而行之則擅也然或事有危急如與陸渾

之戎盟雖可免猶不可訓此則於事無急下召三國之師果可謂利國家安社稷乎貶而書遂何疑書陳人之婦師氏謂之賤以魯國令公子媵非賤者也孫氏謂媵不書為遂事起且媵非重事本為遂起故畧言之義不在人字然而書結為公者何以公子為媵事以重臨輕也以媵事往遂與公侯伯者會盟以輕遂重也齊宋初以其為專來盟故與之盟後知其矯命故來伐因知上幽之會或使卿亦得與盟但上以義會諱公不能親往不出主名此結以遂事有貶故出之書公子非褒也不惟其以重臨輕經筌謂魯大夫不去族著三家之張大亦有取焉又謂公子遂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此結必有以欺齊此言亦可取因知結以欺猶盟上幽之會公實有故而使卿盟也諸說義畧同**吳澄纂言**公子結魯三命大夫嘗因受鄭詹之逃疑得罪於齊霸故命公子結與齊宋二君會鄄而盟冀以釋前罪而鄄之巨室有嫁女為陳人之婦者結以庶女媵之因有盟鄄之便而送其女於鄄然後與齊宋盟春秋以其不敬君命故先書其私事而反以君命之正事為遂事例與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同結以私家之鄙事參會霸之大盟不惟不足以釋齊之怒而又以重魯之罪是以致齊之來伐也**程端學本義**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杜氏曰見前杜預註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公羊曰見前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陸氏曰見前陸淳纂例）**程端學或問**或問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先儒或言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挐之以往者何也曰如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經當書曰公子結媵鄄人之女于陳遂及齊侯宋公盟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也如因與齊盟挐之以往則經當書曰公子結會齊侯宋公盟遂以其女媵鄄人之女于陳不當書曰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宋盟也曰或謂此結因媵婦之故遇齊宋來伐而遂自與之盟也曰鄄者衛地齊侯宋公在焉未知其來伐我否也假令知齊宋伐我之情結當遣使歸報其君而自往媵亦不當自與之盟也曰然則何以不言魯女也曰省文也且重在遂事也蓋結為媵則知其為魯女矣何必言魯女哉**程端學辯疑**公羊曰媵者何（至）則專之可也（侍耕趙氏曰受命不受辭謂聘禮耳豈有以媵陳出而可以遂盟哉然盟之後齊宋不至尚且不可況稱賓在後邪石氏曰以此防人後世猶有出疆矯制為國生事者可明許之哉　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劉氏曰見前劉敞權衡）

（穀梁曰見前。）李廉會通按魯大夫書遂始於此。傳三十年公子遂如晉。襄公十二年季孫宿遂入鄆。大夫之專固有漸。然盟聘而專尤可也。兵事而專甚矣。然胡氏釋遂字又有專事兩事生事之殊。要之皆不宜遂也。公羊以為善。穀梁以為魯實使之。皆非經旨。（左氏注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傳注各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王元杰𤄃義大夫受命出疆專命則為不敬。結受命以往媵。非受命以專盟也。至鄄而齊宋之君在焉。聞有伐魯之謀。於是廢其媵事。遂專齊宋之盟。以致不終媵事。召陳之怨。抗盟大國。啓齊之爭。誰之過歟。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娶皆有媵禮。送女曰媵。為入媵者送至嫁女之門。使之從嫡而行。春秋直書公子結明其媵婦之非禮。書遂書及著其無君而專盟。書法考之。胥失之矣。（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俞皐集傳釋義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為三命大夫。例書公子某媵。以庶女從人之嫡女而嫁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事之辭。書及魯為主。譏以私行而擅與大國盟也。（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公羊穀梁傳各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媵者送女使從適也。禮諸侯卿大夫取則同姓媵之。鄄其從適之地也。（公羊傳曰見前。何休氏曰見前何休註。穀梁傳曰見前）趙汸屬辭內大夫出疆遂盟諸侯稱及者一。公子結以送女至鄄。遇齊宋將伐魯。遂與二君盟以緩師。故稱及大夫遂盟諸侯。故不月方案例斷遂及盟者。本媵陳人之婦而專行及盟之事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其說固是。而施於結則不可。何者。受命不受辭者。辭不出於命之外。及盟之事。是不受命矣。豈不受辭也。況是年之冬。齊宋陳人之師伐我矣。豈安利社稷國家者邪。未必非法之罪也。聖人書遂。端謂其生事乎。李衡集說內大夫書遂始此。　著魯以臣抗二君而要盟以取怨於伯主。（臨川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呂氏曰見前汪克寬纂疏。）崔植傳節愚按以私家之小事。忝會伯之大命。先公後私而無所畏國之無政。莫大於此。書如臧孫辰之告糴于齊。以為臧孫辰之私行也。諸家之說獨程子為得之。（公羊穀梁曰各見前。何氏曰見前何休註。張氏曰見前程伊川傳。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李氏曰見李廉會通。）

夫人

姜氏如莒

（杜預註。無傳。非父母而往。書姦。見莊二十五年。　重言夫人姜氏如莒者。似同夫人姜氏如齊二。詳見莊十五年。）（孔穎達正義疏。注非父至書姦。　正義曰。此既無傳。不知何為如莒。婦）人不以禮出為姦。故曰書姦。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楊士

勛疏。傳不踰竟。　釋曰。重發傳者。嫌此適異國恐別。故發傳以同之。）張洽集註。為國君之母。非父母之國而出入縱恣。此行比於詩之所刺。謂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者抑又甚矣。莊公既無復防閑之意。而執國政者無人抑又可知。安得不成淫風而致篡弒之禍。以至其國幾為齊之所取歟。龍學孫覺經解。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此許穆夫人所以賦載馳之詩也。衛文公露處于曹。夫人欲往唁之而義不可。賦載馳以寫其憂。孔子刪詩三百餘篇。傳其可訓者三百有五。而載馳婦人之詩。孔子取之。取其父母沒雖兄弟不往也。故父母之國有時而不往。況他國乎。然則夫人姜氏如莒不待貶絕而罪惡見也。啨崔子方本例莒魯蓋婚姻之國。故夫人如莒。夫人如莒。非禮也。是加月以見譏者。然公子結遂及齊侯宋公盟。故不月矣。先事故不月。後事亦不得而月。二十年二月夫人如莒加月以譏。是其例。杜諤會義禮家正則國治。此明治國以家道為先也。魯莊之立。不能規制其母。使數如齊國。如會如師。不足道也。今又如莒甚矣。魯之不正可知。而春秋詳錄者。俾後世知婦道之不可不謹也。葉夢得傳如齊且不可。如莒益過矣。息齋高閌集註婦人無如。如者朝聘之辭。非婦人之事。齊魯不穆故夫人不自安而如莒。莒非父母之國也。慈湖楊簡傳非父母之國而往。亂也。莊公不能防閑其母。至於此極。大亂也。餘義見二年禚之會趙伯循之論。平齋洪咨夔說文母國。義猶不得歸。況莒乎。襄公弒。桓公立。文姜嘗一如齊。齊人以發夕之迹未陳。雅不欲其來。故不復再往。而如莒。公之不能防閑至此益甚。原公之意。豈不知和氣婉容奉令承志為孝。而失為孝之道者不學故也。凱風之美孝子。其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勸之不從。諫之不從。至於痛自刻責如此。卒能感動不安其室之母以成其志。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公不以納母於善為孝。而以從母於惡為孝。有媿睍睆好音多矣。未幾再如莒。可勝嘆哉。木訥趙鵬飛經筌姜氏如齊。猶曰父母之邦。如莒何哉。淫奔極矣。莊公在所不責。書之亦以見齊桓不能繩之為霸主之累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如齊已非禮。如莒又甚矣。心不能安其室故也。家鉉翁詳說此文姜也。比歲再如莒。春秋之書之。非特責魯。亦責齊也。魯莊不能防閑其母。猶有望於齊桓之正之。前此姜氏如齊。齊不能討。遂使肆然罔所忌憚。蕩逸及莒。非唯魯之辱。亦齊之辱也。敬鉉備忘聖人於文姜屢書而不削。垂戒深矣。經筌云。齊猶父母之國。莒何為哉。淫奔極矣。蘇氏亦謂非父母國。姦也。吳澄纂言夫人自齊襄既弒之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至齊。蓋假

抗以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莊公不能制。因此又復縱恣。故於今如莒也。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雖兄弟之國且不可往。况往他國乎。程端學本義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遂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杜氏曰見前杜預註。草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謝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俞皐集傳釋義文姜如齊。固失道也。至於如莒。失道甚矣。穀梁傳見前李衡集說著魯莊不能防閑其母以致溢縱之甚。（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

左氏傳。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杜預註。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不克。出奔溫。（註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註燕。南燕。）冬立子頹。林堯叟句解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五大夫。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之數。伐王。伐惠王也。）不克。（五大夫次惠王不勝。）出奔溫。（溫。蘇氏邑。五大夫奉子頹以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惠公亦抗莊王以入國者。與周不和。故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燕。南燕國。二師伐周納子頹。）冬。立子頹。（衛燕立子頹以為王。）

冬。齊人（桓）宋人（桓）陳人（宣）伐我西鄙。（杜預註。無傳。幽之盟。魯使微者會。鄄之盟。又使滕臣行。所以受敵。鄙邊邑。　重言伐我西鄙四。文十七年。定七年。定八年。　以句伐我北鄙九。見僖二十六年。伐我南鄙三。詳見文十四。伐我東鄙三。詳見襄八年。何休註。鄙者。邊垂之辭。榮見遠也。　汪克寬纂疏。此見伐之始。）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陸德明釋文。難。乃旦反。邇如字。本又作介。音爾。）程伊川傳齊桓始霸。責魯不恭其事。故來伐也。胡安國傳奉詞曰伐。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汪克寬纂疏。明非疑。）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伐我何也。齊桓始霸。責魯不恭。所謂夫已與人以招冦也。或以結能為（去聲下同）魯設免難（去聲）之策。為齊宋畫講好（去聲）之計。身在境外而權其國家。為春秋予（音與）之。故稱公子非矣。（纂疏。陳氏曰。結必非命卿。若其能與齊宋盟以安社稷。故特書公子。愚按。或謂齊討鄄盟之納夫人之來已二年。尚為鄄詹而討。則不在斯時興兵矣。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劉氏曰見劉敞意林。家氏曰見家鉉翁詳說。）張洽集註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鄙。邊邑也。擁眾於邊鄙。問公子結輕君命不恭霸主之辠也。惟干戈省厥躬。魯蓋無辭於討矣。陸淳辯疑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不以難邇我國也。趙子曰。春秋例內以與外。豈為私情生文。此大煩碎。孫復尊王發微。桓帥宋陳伐我西鄙。討鄭詹也。劉敞傳此伐我也。其言鄙何。伐我而言鄙者。遠之也。曷為遠之。非我之咎也。劉敞傳說例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吾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吾豈無過也哉。適斯受之焉。劉敞意林伐我西鄙。君子之於人。常自反也。曰我之不仁與。人之不我愛也。不信與。人之不我誠也。不恭與。人之不我敬也。則深思而篤行之。既行之而彼猶若也。斯拒之耳。今魯未有以負於義。而三國者輕加之兵。故不受也。君子可服以理。而不可誣以過。其自待也信。而待人也正。龍學孫覺經解公子結以遂事召寇。故齊宋陳皆來伐我。三國有辭。故曰伐也。西鄙。魯之西境也。春秋外師之至。魯雖入其郛。亦皆曰鄙。蓋鄙者言其邊遠也。侵伐他國但曰某而已。不曰某鄙也。魯必曰鄙者。蓋我國之君。寇之來者不過至于邊鄙而已。不能至于國都也。我之治國之道素脩。禦敵之道素備。彼之來寇者。乃適吾之閒隙。犯吾之邊鄙爾。故春秋之法。於內言戰而不言敗。言圍而不言入。言侵言伐而不言其於國都。所以覩之尊之而備責之也。不然。安得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外師之侵伐我者皆莫能深入乎。此蓋聖人之意也。哀八年十一年再言伐我而不言其鄙者。春秋之終。而聖人之微旨也。穀梁曰。其言遠之何也。不使難邇我國也。此深於春秋者之說也。西疇崔子方經解此公子結為之也。結不終陳人之媵。抗齊宋二君之盟。此三國所以共怒而魯見伐也。傳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結一出使而致三國之兵。何以謂之安國家而利社稷哉。其說誤矣。杜諤會義齊桓之伯。莊公於十六年會之于幽。諸侯共推事之。其可以同心戮力而翼戴天子可也。今魯雖不當納鄭詹。而齊豈可即會宋陳而伐之乎。於此見公子結之盟無周。而齊之興伐非方伯之正也。故主齊以示貶。（杜註見前杜預註。何註見前何休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穀梁曰見前）葉夢得傳郊外曰都。都外曰鄙。凡伐皆先鳴鐘鼓以聞罪。服而行成。則見伐不見戰。不服而戰。則見戰不見伐。內伐言鄙。詳內也。有伐而圍邑。然後言圍。有伐而至城下。然後言我。我。內辭也。葉夢得考周官大司徒造都鄙。先鄭以都鄙為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此通都縣稍三等而言之也。蓋都鄙有主。大都而言者。自王城推之至於大都。而王畿止矣。大都之外即侯服。於王畿為鄙。此與春秋書外伐魯皆曰伐我某鄙者是也。自三等采地推之。則各有都鄙。蓋公卿大夫之居必建城郭。城郭之內為都。外為鄙。鄙之為言。猶野也。故月令孟夏命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休于都。而周官田僕掌馭田路以

田以鄙者是也。賈氏疏別三等采地。公在大都。卿在小都。大夫在家邑。其親王子弟與公同在大都。次疏者與卿同在小都。更次疏者與大夫同在家邑。此雖無見於經。而理或當然。故吾疑王之子弟爲公卿大夫者。亦各以其爵分食三等。蓋既爵同而地等。則無用更別同姓異姓。自當爲一。不必更論親疏也。　周制王畿之內。分五等。自郊至於都者是也。近郊遠郊合百里。即六鄉之地。甸即六遂之地。制鄉遂者以井田之法。即周官遂人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以達于畿者是也。而丘甸都邑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比閭族黨之官爲之。甸之外爲三等采地。通謂之都鄙。制都鄙者以井牧之法。即小司徒所謂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者是也。而比閭族黨不與焉。治其民者各以其所食公卿大夫爲之。井牧之法。不通於鄉遂。蓋鄉遂不以封。則無所用。都邑井田之法通於都鄙。蓋雖有食采之人。而以教農夫者溝洫之制亦不可廢。但不設比閭族黨之官爾。諸侯之制半天子。天子六鄉六遂。則諸侯宜三鄉三遂。故費誓言魯人三郊三遂。變鄉爲郊。遂亦郊也。諸侯無公。惟卿與大夫。則遂之外未必甸稍縣都皆備。亦必減於天子。或止有縣與都而已。鄭伯降楚之辭云。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莊王滅陳。因縣陳。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蓋楚滅小國皆以爲縣。其縣大夫皆僭而稱公。如白公葉公之類。而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則諸侯亦通有縣也。　王畿郊遂之外爲甸。稍縣都各百里。稍縣都者。公卿大夫之采地。三公食都。卿食縣。大夫食稍。縣或謂之小都。皆有邑。公卿得臣其民。大夫三世而後得臣其民。稱主。而士食於甸。謂之公邑。則不得臣其民。但食於租稅。周官載師所謂士田者也。其上士中士之別。則宜如王制所言制農田以百畝。自上農夫而倍之者。由是言之。諸侯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其餘皆再命一命。則不得如王之公卿大夫有邑以臣其民。亦但視田以食其租稅。而春秋之時。諸侯賜其大夫見於傳者。未嘗不言邑。晉獻公滅耿滅霍滅魏。以賜趙夙畢萬爲大夫。文公僭以一命命郤缺爲卿。而與之冀。再命命胥臣。而與之先茅之縣。非特以賦祿。而賞功者亦然。鄭伯賞入陳之功。子展八邑。子產六邑。一邑四井。爲田三千六伯畝。八邑乃當甸四之一。爲田四千有奇畝。趙簡子與范氏中行氏戰。誓其師曰。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四甸蓋二十里之地。衛獻公與免餘邑六十而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已六十。則衛卿蓋有四十里之地矣。至晉侯取戚田六十井以與孫林父。則伯主之令也。豎牛取惠伯三十邑以與南遺。則家臣

之爲也。敗度至此。則周政無復可考矣。　外侵伐。魯見侵者四。伐者二十。皆以鄙言之。鄙者。都之所居。國以爲體而別乎外者也。春秋之意。蓋將尊其宗國。使外無得輒加諸我。故以別外之辭書。曰及吾之體而已。其實如莒伐東鄙圍台。齊伐北鄙圍成。圍桃。圍防。四邑皆在其國中。則非止其體外也。特以邑見重而書。則其他入乎國中而非圍邑者。皆略而不見也。獨哀之八年書吳伐我。十一年書齊國夏帥師伐我。而不言鄙。此其故何哉。凡侵伐者。皆討罪之名也。外諸侯使伐無言戰者。蓋皆服罪而行成。則與之和解而去也。不服而請戰。則以戰書。魯亦由是也。故不服而至於戰。或勝或敗。勝則書敗某師。敗則書及某師戰。圍邑異文而見矣。則於此四侵二十伐者。皆行成而得免也。夫以堂堂之大國。每爲其隣問罪。而吾求成之不暇。非弱而不能自立。則必實有罪而無以藉口。聖人雖爲內辭以致意。然豈可專著人之罪。而以侵伐爲非乎。凡魯見侵伐。惟莊始著齊宋陳三國侵。自僖以後。大國非齊吳。則小國邾莒。蓋皆其隣也。孟子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使魯而知此。則邾莒不足畏也。曰惟知者爲能以小事大。是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使魯而知此。則齊吳不足懼也。今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國有四鄙。而每迫於其隣。其誰之過歟。則於哀之末年。春秋終矣。特建兩著伐我而不言鄙。自是外無復侵伐者。所以正內也。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以湯七十里爲政於天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由是言之。後世有如魯者。亦可以少知愧矣。故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春秋書我之義也。息齋高閌集註　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詹。來討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怨焉。故齊侯連陳宋來討之。以其有辭。故曰伐也。雖加兵西鄙而不及國都。然自背其盟。非仗義之舉。故皆稱人以貶之。東萊呂祖謙集解　襄陵許氏曰。齊宋在鄄。將以陳人伐我。而結知之。故權國重而與之盟。示先下以禮。齊宋以公子之盟未足以結成也。故卒來伐而取服焉。則魯之被兵也。輕此公子遂事之謀也。齊桓於魯。蓋養之以威。而收之以恩。此魯之所以懾服而不貳也歟。（伊川先生解見前程伊川傳。杜氏註見前杜預註。）慈湖楊簡傳　齊桓不務德。動輒戰伐。端明戴溪講義　是師也。其謂之何。抑公子結之盟。不足以救難歟。抑亦公子結輕爲盟。激怒於齊宋而致師歟。書及盟於前。而書伐我於後。則罪有所歸矣。春秋之書魯事也。其初也。擁衛其國以外禦諸侯。其漸也。不可復禦

其終也蕩然無復限節矣。故諸侯之伐魯也，其初曰來戰，其次曰敗某師，其次曰伐鄙。鄙之為言遠也，不以難通我國也。又其次曰伐鄙而圍邑，及其甚也，直書伐我而已。平齋洪咨夔說：誠未有不動，詐未有不窮。齊師加我屢矣，未嘗書伐，假媵而盟以為護，則齊執辭以伐矣。呂大圭或問：此齊桓圖伯之時也，齊方求我，而何為伐我乎？曰：三傳不言其故。孫先生曰：為受鄭詹也。或有此理。然稱伐則奉辭也，稱人則將卑師少也。伐我西鄙，則非大致伐也，不過聲罪而已。此亦可以見齊桓圖伯之事為不輕矣。然公子結方以秋與齊宋盟于鄄，而其冬二國來伐，孰謂結之專盟為可以安國家利社稷乎？使結既盟而齊不來伐，則謂為結之功可也，是猶當以擅命罪之，况無益乎？木訥趙鵬飛經筌：討結之抗且欺也。欺與抗，小人猶忿，而况隣國乎？况霸主乎？釋而不討，則啓奸招侮，敗伯業矣。三國書人，將卑師少也。問罪而已，不務勝魯也。劉敞以為齊宋會于鄄，謀伐魯，公子結盟之，為魯免難。觀今日西鄙之伐，魯難果免乎？蓋惑於書公子之例而不究其始終也。李俞集義：謝湜曰：公子結將命出盟，猶不足以解齊難，故三國伐我西鄙。孫氏謂齊帥二國討鄭詹，然則魯之所以得過於齊，以其受鄭詹也。魯與齊鄰國而受其逋逃，取禍之道也。凡諸侯來伐，至國書伐我，不

至國書伐鄙，過厚之事，聖人於魯常婉其辭，父母之國故也。（胡安國曰：見前。）家鉉翁詳說：齊桓之霸也，魯獨會之後，仇國可無會也。其後及齊人戰，又及齊人宋人戰，仇國可與戰也。又其後同盟于幽矣。而齊宋乃復為此來，說者以為魯受鄭詹之故，或又以公子結遂盟有以召之。夫結知齊宋之謀不利我，故盟以伐其謀，非結之召之也。然春秋之書之，責齊也。是歲成周有子頹之亂，衛師燕師稱兵伐周而立子頹，天子播遷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魯。前日創霸，假王命以服諸侯，今王室有難而不能以兵勤王，是春秋所責也，故三國皆人以貶之。黄震日抄：襄陵許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至故卒來伐而取服焉。按此說寬平而近事情。諸家多謂齊宋怒結抗君而來伐，若止怒結之抗，不受其預盟足矣，伐我者必其素謀爾。陳深讀春秋編：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信，盟鄄盟幽，未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來討。及結以媵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服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見前。東萊呂祖謙集解。）敬鉉備忘：此齊宋怒結以媵而遂盟，陳亦怒而專於媵，故皆來伐，非由幽之盟以徵者會也。杜注兼言之誤，發微以受鄭詹，此雖齊之宿怨，然非為此也。以他國不至，三國伐之，實結啓之也。書鄙者遠也，不至深入也。餘書鄙者倣此。曰伐，奉辭伐罪之義。何稱人？胡氏謂將卑師少也。經筌謂討其欺與抗也。稱人以將卑師少，但問罪耳，不求勝也，理亦或然。石氏謂公子結之盟無益，亦是。吳澄纂言：魯之臣送己女為媵，而遂與霸主大國盟，不恭也，是以聲其罪而伐之。陳亦以結媵其國人之婦而輕慢霸主，故與齊宋同興問罪之師。結不知禮，而為私為公，兩失歡好，禮之不可不謹也如是。程端學本義：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愚謂齊人擾諸侯以伐諸侯，固有辠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書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杜氏曰：見前。杜預註。高氏曰：見前。息齋高閌集註。）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其曰鄙，（至）通我國也。（國有都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入曰伐我，皆直書耳。若曰不以難通我國，則是齊宋陳之兵本及國都，而孔子私改魯史曰鄙以遠之也。若止伐鄙者，又何為辭乎？）齊履謙春秋諸國統紀：春秋詳內事，故凡書加兵於魯者，必言某鄙，其言者見於魯史者也；其不言者，魯史所不見，而事具於彼國之史者也。故哀八年吳伐我，不言鄙；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不言鄙，事具於彼國之史，則其不言者本所闕也。李廉會通：按經書齊

伐我十四，始於此。莒伐我三，邾伐我四，吳伐我一，皆書鄙，穀梁說是也。惟哀公之編，吳伐我，齊國書伐我，不書鄙者，胡氏各見說。又按齊之伐魯，雖由公子結之不共，然魯自受鄭詹而背盟幽之信，已得罪於齊矣。齊宋伐魯之謀，恐公羊亦得之，但公子結又重齊之忿耳。（左氏註見前。杜預註。公羊註見前。何休註。穀梁見前。胡氏見前。胡安國傳。）俞皋集傳釋義：西鄙，魯之西邊邑也。齊主兵討公子結之盟，故來伐。（程子曰：見前。程伊川傳。穀梁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趙汸集傳：此在鄄之師也。公子結之盟，齊侯為緩師，而公不從，故卒見伐。特王室亂，衛侯朔叛王，與燕人納子頹，齊侯方伯也，不能勤王，而汲汲於服魯，以不得魯則不敢失衛也。齊侯見義不為，而諸侯是急，以是圖伯，無惑乎糾合之難也。梁寅考義：公子結往媵而及齊侯宋公盟，何也？魯得罪於齊桓，意者桓會宋公而召魯，而莊公憚行，乃使結往，而因媵以行，故書之。如是，媵不應書，為與齊宋盟而書之也。既盟而齊宋陳伐魯，何也？桓方怒魯，莊公親往，猶懼獲譴，况以大夫受盟乎？况結又因媵而會乎？其受伐宜也。三國稱人，何也？皆以大夫帥師也。是時大夫不列名氏，例以人稱之，史文略也。或曰：結之往媵，聞齊宋謀伐魯，故因宋盟。三國來伐，則其怒未釋也。李衡集說：著僭者專主征伐之權，敘

（梁氏曰見前孫氏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胡氏曰見前胡安國傳。臨川吳氏曰見前吳澄纂言。）

（丁未惠王三年）二十年。（高閌集註。是年閏十二月。汪克寬纂疏。齊桓十二年。晉獻三年。衛惠二十六年。蔡穆侯肸元年。鄭厲二十七年。曹莊二十八年。陳宣十九年。杞共七年。宋桓八年。秦宣二年。楚堵敖熊艱元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杜預註。無傳。　重言夫人姜氏如莒凡二。見莊十九年。似句夫人姜氏如齊。詳見莊十五年。　何休註。月者。再出也。不從四年已月者。異國。　徐彥疏。註月者再出也。　解云。欲對上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之文也。　註不從至異國。　解云。即上四年經云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彼註云。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可知例。然則此經不從四年之例。而復出月者。正為齊莒異國。不得相因故也。　范甯註。夫人比年如莒。過而不改。無禮尤甚。故謹而月之。　陸德明釋文。莒音舉。）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陸德明釋文。竟音境。　楊士勛疏。傳不踰竟。　釋曰。重發傳者。比再如莒。失禮之甚。故詳之。）

胡安國傳。十有五年。大夫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音房）止水之所自來也。（汪克寬纂疏。經解。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疏。禮禁亂之所從生。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築宮闈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坊謂堤坊。又作防。古字通用。）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纂疏。並見詩小序。）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纂疏。朱子傳。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宋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者故也。）使知男女之別（筆列反）自遠於禽獸也。（纂疏。曲禮。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已終。以寧其兄弟又義不得。（纂疏。杜氏曰。夫人父母在。則禮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纂疏。見大戴記。）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纂疏。諸若反。二年。）次享于祝丘。（四年。）又次如齊師。（五年。）又次會于防。于穀。（七年。）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也。（纂疏。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纂疏。按文姜以桓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妷之行。老而彌甚。比歲如莒。備書不削。罪固惡不容諱也。唐武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醜惡無恥。不可勝紀。朱子綱目於武曌將殂之際。屢書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周賜張昌宗爵鄴國公。其亦春秋志姜氏如莒之遺旨歟。　范氏曰見前范甯註。臨川吳氏曰見吳澄纂言。張氏曰見張洽集註。高氏曰見息齋高閌集註。）

張洽集註。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之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此春秋所以詳書文姜之行歟。孫復尊王發微。文姜行惡比年如莒。西疇崔子方經解。莒魯蓋婚姻之國也。故夫人亟如莒。夫人亟如莒。非禮矣。故月之以見譏。且春秋譏夫人如莒。而不譏夫人如齊與會齊侯。則其義深矣。夫人如例時。杜諤會義。聖人筆削不私善惡之記也。終身不止者。文姜也。凡所以如往之事。春秋詳錄之。所以謹後世之戒爾。（何氏曰見前何休註。范氏曰見前范甯註。發微曰見前孫復尊王發微。）息齋高閌集註。齊魯不穆。姜氏無所容其身。故雖非父母之國。而數往焉。夫以齊侯之女。魯侯之妻。莊公之母。非不貴也。然以失德。遂無所容其身。而明年遂薨。春秋迹其淫亂。不可勝書。故於將薨復三見之。要其由惡以終為萬世婦人之戒。端明戴溪講義。文姜之惡。豈容以人道責哉。昔年如齊。猶託名歸宗國。連年如莒。獨何名哉。文姜不足道也。獨莊公為可恨爾。木訥趙鵬飛經筌。文姜於是蓋二毛矣。死亡無日。而淫奔不已。禽獸非屠戮無以禁其搏噬。彼得其死幸也。黃震日抄。姜氏至是不老矣。連年如莒。何甚也。陳深讀春秋編。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敬鉉備忘。非父母之國而如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一則猶疑非姦而違禮。至于再則姦不可掩矣。春秋如婚姻及婦人之出尤詳者。以國禍多自此始。為後戒爾。後世婦人之禍。有不可勝言。胡氏罪莊公之言是。吳澄纂言。比年書夫人往他國以姦。而曾莊若罔聞知。昔年猶可諉曰年未長也。今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甚矣哉。程端學本義。義見十九年。程端學辯疑。穀梁曰。嫁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辯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王元杰讞義。程子曰。比年）如莒。甚之也。元杰曰。文姜宣淫。與齊相會。猶假歸寧之禮。今兩如莒。復何名焉。蓋惡之心亡矣。其不失為禽獸也幾希。春秋直書其事。惡自著矣。（餘同前胡安國傳。）俞皋集傳釋義。文姜再如莒。則莊公失防閑之罪著矣。（穀梁傳見前。胡氏傳見前胡安國傳。）

左氏傳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杜預註克能也）執燕仲父（註燕仲父南燕伯爲伐周故　陸德明釋文爲伐于偽反下文同　孔穎達正義疏註燕仲父南燕伯　正義曰譜亦云南燕伯爵不知所出服虔亦云南燕伯爵）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註鄔王所取鄭邑　釋文鄔烏古反）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註皆舞六代之樂　釋文徧音遍　疏註皆舞六代之樂　正義曰言樂及徧舞則樂之所有舞悉周徧故知皆舞六代之樂也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鄭玄云此周所存六代之樂也　傳記所說雲門大卷黃帝也　大咸堯也　大韶舜也　大夏禹也　大濩湯也　大武周武王也　是爲六代　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　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　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奏夷則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奏無射歌夾鍾舞大舞以享先祖）鄭伯聞之。見虢叔（注虢叔公子）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注寇刑官　釋文樂音洛　殃咎上於良反下巨九反）君爲之不舉（注去盛饌　釋文去起呂反　饌仕眷反　疏注去盛饌　正義曰周禮膳夫職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　大喪則不舉　大荒則不舉　大札則不舉　天地有災則不舉　邦有大故則不舉　鄭玄云殺牲盛饌曰舉　襄二十六年傳曰古之治民者將刑爲之不舉　不舉則徹樂　是不舉者貶膳食徹聲樂也）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釋文奸音干　盍胡臘反　何不也　要義子頹徧舞六代樂　見前正義）林堯叟句解。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鄭厲公與惠王子頹爲和欲使各復其焉）不克（不能得和）執燕仲父（燕仲父南燕伯也　從衛伐周立子頹者）夏鄭伯遂以王歸（鄭厲公遂以惠王歸于鄭）王處于櫟（惠王處于鄭之櫟邑）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桓王所取鄭邑　惠王及鄭伯入于周之鄔邑　鄔烏古反）遂入成周（自鄔遂入于成周洛陽之地）取其寶器而還（取成周傳國之玉器而反於鄭）冬王子頹享五大夫（王子頹既立。乃爲蔿國等五大夫設享燕之禮）樂及徧舞（享燕之時　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鄭厲公聞其舞六代之樂）見虢叔（虢叔虢公之字）曰。寡人聞之（鄭伯自謂以吾所聞）哀樂失時（人之哀樂各有其時。當哀而樂　當樂而哀　謂之失時）殃咎必至。（凡失時者災殃咎戾必至其身）今王子頹（時頹已立而稱王子　不與其爲王也）歌舞不倦。（樂必歌舞備傷　故曰歌舞不倦。言不怠也）樂

禍也。（是以王室之禍爲可樂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也　夫司寇行刑戮之事）君爲之不舉（是日天子爲之不舉盛饌去樂）而況敢樂禍乎。（而況敢樂王室之禍乎）奸王之位。（謂子頹入犯惠王而篡其位）禍孰大焉（天下之禍難孰大於此）臨禍忘憂（子頹當王室之禍而無憂戚之心）憂必及之（必有殺戮之憂及乎其身）盍納王乎（何不相與以討子頹而舉納王之義乎）虢公曰（虢叔之父）寡人之願也。（虢公聞鄭伯之言　以爲是吾之所素願也）

東萊呂祖謙傳說。鄭伯和王室不克。當時子頹既立。惠王不知在何處。蓋是時都在京師。兩邊各自有黨。看和王室一句。便見得鄭在周調護兩邊。後來鄭伯以王歸。王處于櫟。此是惠王之黨少。不能使勝子頹。遂自出去避他。　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是六代之樂。如魯有四代之樂。是成王當特賜周公之樂也。東萊呂祖謙續說。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虢公請器。王與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王無事時。虢爲厚。於鄭爲薄。有事時。鄭每先出力扶持。虢却全然不見。大凡此處。正是事之際要處。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要識得。洛誥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周公告老。只以此一件事戒成王。蓋此却不是容易底事。看敬識兩字。便見得如此難。須子細辨別。其果是誠意來享。又須辨別其是不誠來享。其間有享雖多儀。誠意不及。此與不享者同。若不能用志辨別其真偽。以誠意來享者如此。不誠意來享者亦如此。則天下何緣復來。蓋是非不明。則并其是者皆亦不誠矣。享且如此。則其他事事如此。如虢築宮于玤。此止是享多儀。儀不及物者。惠王無事時。都被他以閑禮數取奉了。不特是此一事。每每如此。鄭伯却是得力可倚仗底人。王却不曾識得。此周室之所以衰。正緣如此顛倒了。譬如朋友中。無事時。以酒食笑語相追逐底人。平時甚好。及至有患難時。却便都不見。至於平時冷淡底人。雖若不滿人意。患難時却十分得力。故學者須是知所親踈。

夏齊（經）大災。

（杜預註無傳　來告以火　故書天大曰災　例在宣十六年　孔穎達正義疏　二十年注來告主六年　正義曰襄九年宋災　昭九年陳災　十八年宋衛陳鄭災　皆不言大　知此來告以大故書大也　注先儒舉跡挾救禦云　其志以甚也　謂災及人　似公羊解宋

大水之說。辯疑權衡悅言之矣。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何休注。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陸德明釋文。瘠在亦反。病也。本或作𤸃。才細反。一本作漬。才賜反。鄭注曲禮引此同。　徐彥疏大災者何。　解云。云欲言大疾疫而經書災。故執不知問。　注以加大知非火災也。　解云。正以襄三十年宋災。昭九年陳火之屬。皆不言大故也。案襄九年傳云。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云。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然彼是兩火自對。故以災火別之。此則非火。故更言大耳。大瘠者何。痢也。注痢者。民疾疫也。　釋文。痢力二反。疾疫也。疫音役。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與宋大水同義。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　釋文。瞻似嗟反。疏注與宋大水同義。　解云。即上十一年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注云。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說例書外以見內也是也。　注齊侯生七人。　解云。晏子春秋文。案彼齊景公謂於晏子曰。吾先君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而得為賢君。何。又此解言七人者。彼此其有誤矣。然則襄公霸諸侯。唯淫妹而已。齊人猶作南山崔崔以刺之。桓公小白相淫九人。而齊人不刺之者。蓋以功

多足以除惡故也。或者過爾不作。戒來之不得。寧可聞乎。　葉夢得傳。周官有大札。有大荒。有大烖。大札。疾也。大荒。飢也。大烖。水火之害也。齊非二王之後。而亦得書者。以其災之甚。故加大焉。猶陳鄭宋衛四國同日災而書爾。以痢言之誤也。曰及我。亦非是。說已見前。　穀梁傳。其志以甚也。　范甯註。外災不志。此謂災及人也。外災例時。　楊士勛疏。傳其志以甚也。　釋曰。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國曰災。邑曰火。內則書日。新宮御廩之類是也。其外則時者。則宋大水。齊大災之等是也。昭十八年不書時。以四國同日。故出其外災志者。皆發傳。故十一年宋大水傳曰。王者之後也。襄九年宋災。嫌火與水異。傳曰。故宋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傳曰。以樂器所藏目之也。此書齊大災。傳曰。其志以甚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九年陳火。傳曰。閔陳而存之也是也。　張洽集註。天火曰災。書大。志其甚也。齊人來告。魯往弔之。故書。　劉氏曰。見劉敞傳。　陸淳辯疑。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啖子曰。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為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孫復尊王發微。災。火災也。言大者。其災甚也。　劉敞傳。災則其言大何。大非一也。宗廟廐庫盡矣。此齊大災也。何以書。弔焉。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之。劉敞權衡。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非也。春秋何以不言大瘠大痢。而亂火災之名乎。又曰。何以書。及我也。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略內哉。　龍學孫覺經解。大者非常之辭。災者。莫知其所從來也。齊大災者。記其非常。且火之發不知所從來也。春秋詳內而略外。內之災異其書。我史故也。外災之書。惟周齊陳宋三數大國。使近者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汨沒不叙。而天下災異不可勝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耳。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按經書宋災。記甲午之日。宋衛陳鄭災。記壬午之日。豈是大瘠止於一日之間乎。非也。穀梁曰。其志已甚矣。按宋災不書太。豈亦甚而後書乎。亦非也。　西疇崔子方經解。大疫也。不以月志。知其為大疫也。大災例月。疾災例時。　杜諤會義。齊與魯隣國爾。災異亦有從而錄之者。春秋之世。皇不極而災異屢見。齊侯圖伯。專務侵伐。而方伯之道失其實。災之所致。不亦宜乎。穀梁所謂志已甚也。凡外災書其一二。則列國從可知。　杜註見前。杜預註。公羊穀梁曰。各見前。　辯疑曰。前見陸淳辯疑。　葉夢得傳。大災。災而大也。有大荒。有大札。有大災。大荒。饑也。大札。疾也。大災。水火之變也。凡內災必目其所。宋陳災不目其所。略之也。齊大災。然後書。齊災不書。以大故書也。曰宮室廐庫壇市皆盡焉爾。古者國有大災。類宗廟社稷。以是故重之也。息

齋高閌集註。大災。疫也。以別火災。故加大。且重民也。且齊之強盛。諸侯莫加。天道虧盈。降此大戾。凡世之人。凌蔑天下。勢張權盛。人不可奈何者。必有天災以及之。春秋之為書。託已往之事。為將來之戒。故凡災異內悉書之。外則書其大國之甚者爾。　慈湖楊簡傳。火曰災。其尤大者曰大災。書外災。以來告。魯致弔禮也。平齋洪咨夔說。天火曰災。大水曰災。旱甚曰災。大疾癘亦曰災。此不必其為何災。其為非常之變明矣。魯往弔災如秦。故書。伯圖起而王迹熄。設心舉慮。發號施令之間。動與天違。故天出災之大者以警戒之。烏可不恐懼脩省以荅天譴。而委之適然之數乎。　管氏尚有格心之學。必有見乎此。　木訥趙鵬飛經筌。齊人大災。何以書。往弔也。前日齊伐我西鄙。何為往弔。我服其罪也。結之適也。大災甚矣。宮廟廐庫盡矣。可不弔乎。書之以見桓之霸德不足。而取戾於天也。　李俞集義。程氏學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為害者亦曰災。謝湜曰。火出為害。乃天降災於人。故火焚宮廪皆曰災。其為災大。故書大災。　家鉉翁詳說。外災何以書。為魯弔。故特書。　黃震日抄。天火曰災。大災者。宗廟廐庫皆盡之辭也。公羊註以為疫。　敬鉉備忘。公羊無大字。外災因告而書。重天變也。乃恤隣之義。姑舉其一二者也。詳見上十一年大水下。書大者。亦以甚告而書　也。例曰。天

大曰災，人大曰火。程氏曰：為害者亦曰災是也。程端學本義：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恐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見前。龍學孫覺經解、）程端學辨疑：穀梁曰其志，以甚也。（此說近之。公羊曰見前。李廉會通。）李廉會通：按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至及我也。註：痢者，民疾疫也。齊侯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所致。此說無据，不取。（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壬申子類傳外災）不書。書齊大災者，災及人也。李衡集說：著災咎之名。

秋，七月。（重言秋七月十七。詳見隱元年。）息齋高閌集註：一時無事，書首月，存天道王法也。

冬，齊（桓）人伐戎。（穀梁作我。杜預註：無傳。重言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林堯叟句解：齊始治戎。汪克寬纂疏：案穀梁傳作伐我，蓋誤也。經書外伐我十有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于郊，兩書伐我。此言齊人，則將卑師少，安能深入乎？當從二傳作伐戎。）張洽集註：齊桓於是舉攘戎狄之兵。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魯，故先治之也。龍學孫覺經解：春秋之時，諸侯衰，戎狄入居中國。齊桓行伯，始興師伐之。蓋齊桓有意於中國也。然而用師亦止書人者，以其德義未著而專事兵革。

春秋不遷衰，將有待也。杜諤會義：厲王之暴，宣王興起之。六月之詩，宣王所以攘夷狄也。平惠以降，政教陵替，四夷乘之，侵橫中國。周衰不能攘正而御之，懷諸侯有能驅之伐之懲之乂之，則中國少安矣。齊桓圖伯，夫子之心，必欲其即率諸侯以攘逐夷狄，尊正中夏，是其職也。至此伐戎而書之曰人，得無旨乎？三傳及諸儒畧而不解。且晉文之伯，一年伐楚而爵見于經。今齊侯伐戎而反人之者，春秋以晉文之入而有救宋伐楚之功，蓋攘夷狄之心甚速，為可與也。齊桓之入，于今十年，滅譚滅遂，止欲貪廣土地。至於伐宋伐鄭伐魯，皆率諸侯而伐之。若此戎狄之類，未嘗率諸侯同力致討，故人而稱之，使若微者，以見其用心之略，而徒欲以尊周為名也。息齋高閌集註：齊人曷為伐戎？戎嘗我侵焉者也。西鄙之伐，我則服矣。伐戎者固我也。此小白之善經也。然不合諸侯者，齊侯自擅以貪功，異功則足以參權別國，而示人以莫己若也。春秋探而人之者，原齊侯之心，非實為中國攘夷狄也。然而中國亦賴其賜。端明戴溪講義：齊桓至是始用師于戎，然猶未得其要領。曾未數年，戎敢於侵曹，使曹君出奔于外，其怙獯亦可知矣。及桓公親伐山戎，來獻戎捷，然後始不為中國患。蓋桓公圖霸之初，猶未暇遠略故也。平齋洪咨夔說：北戎伐齊，嘗乞師于鄭。齊有戎患舊矣。桓公之伯，正欲尊中國，攘夷狄，楚有自王之罪，未遑問而首伐戎，治小以警大，攻瑕以撼堅，用兵先後之序也。孔明用蜀，所急者魏，而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先致力於南夷，蓋得此意。真德秀讀書記：按大災之餘，不知恐懼脩省，而遽勤兵以伐戎，不待貶削而義自見矣。呂大圭或問：或謂齊桓之入，至此十年，伐鄭伐宋，滅譚滅遂，其恃威力以加於中國者若此。聖人皆詳錄之，而於此始一見其伐戎，又稱人以微之者，凡以著其自為封殖而緩於攘卻四夷也。信乎？曰：不然。戎之為中國患久矣，齊桓之伯，豈無意於攘之哉？蓋緩以圖之，而未嘗急者，漸以處之，而未嘗遽也。中國諸侯有一焉之不安于我，則固不可以從事於夷狄，故其汲汲焉以會盟中國之諸侯者，所以治其內也。十年之久，而後有伐戎之舉，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而聲罪致討之義嚴焉，則其規模之素定故也。故此年伐戎書人，三十年伐山戎亦書人，則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亦可知矣。一捷之後，而戎始不能為中國患，戎不能為中國患，而後齊得以專意於楚，此管仲之規模也。此諸葛亮五月渡瀘，縱禽孟獲，以服其心，而後得以專意於曹魏之意也。其不用大兵，不動大衆者，節制之師也。讀春秋至莊僖之編，當知聖人有惓惓桓公、管仲之意，毋徒槩以伯圖而絕之可也。雖然，齊桓未伯

之初，滅譚滅遂，猶恃力以逞。自盟柯之後，而春秋書齊之事，與滅譚滅遂者異矣。意者管仲得志，當在盟柯以後乎。黃仲炎通說：攘夷狄，所以安中國也。齊人伐戎，何以書？曰：古者聖王之待夷狄也，不弛威以養寇，亦不生事而妄征，故蠻夷猾夏有刑，玁狁孔熾則有伐。苟非有罪，則不以煩中國之兵也。今荆楚陸梁，入蔡伐鄭，而齊莫之討也。戎當此時，未有猾夏之罪，而必伐之，是於齊有弛威養寇之患，而於戎有生事妄征之過矣。二者皆非待夷狄之道也。木訥趙鵬飛經筌：戎有二，有山戎，有戎。山戎，即北戎，遠於中國，乃舜營州之地，孤竹國也。戎介於中國，在曹、衛、魯之間，隱桓之所盟，與夫伐凡伯、侵曹者，皆此戎也，則其為患尤近，霸討所當先也。所貴乎霸主者，以其能尊中國，攘夷狄，而除天下之患也。戎患近在隣國，齊桓可不討乎？桓公即位蓋十年，內則伐叛討貳，以立己威而已。戎蓋未嘗問也。至是始伐之，亦足以見其緩於除患矣。伐戎，霸討也，而聖人書人，責其緩可知。李俞集義：謝湜曰：戎為中國患久矣。合諸侯，攘夷狄，使犬羊順服，而中國安彊，方伯之事也。桓公務廣土地，服諸侯以彊齊國而已，故滅譚滅遂，以益封疆，伐宋伐郳伐鄭伐魯，以振威力，至於荆入蔡，戎侵曹，未嘗以救難之師一過而問焉。乃至十年之久，然後起而伐戎，將何以服四夷強

中國哉（餘同王元杰讞義）家鉉翁詳說穀梁作伐我公羊左氏作伐戎伐我貶齊也伐戎亦貶齊也是時成周有子穨之亂五大夫以衛師燕師伐周而立子穨惠王出居於鄭之櫟齊桓身為盟主若罔聞知明年鄭伯虢公胥命于弭以兵討叛殺子穨及為亂者王入于王城齊不能預也王室傾覆則坐視而不救戎未嘗為中國大患伐非所先也去年伐魯今年伐戎大率皆逐利而自私於王室何有春秋人之所以貶也黃震日抄襄陵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荊乃後起故攘中國之患宜莫先戎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自是始伐戎愚謂荊大戎小量力亦當自戎始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陳深讀春秋編齊桓既霸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戎左傳是年王居鄭敬鉉備忘微者稱人例之常也或有貶而稱人變也此一事公羊左氏皆不釋人字史因赴而書聖人存之或謂亦見齊桓以兵屬諸侯及隣國以先自封殖今始一伐戎為譏此言過矣宣王猶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苟內政不修豈能外攘哉桓雖不能為王者之內修其政而以兵屬諸侯亦必待大而伐戎也然豈急於攘乎伐戎之後方討楚自有次弟經筌舊亦常以宣王內修政事比桓至此曰緩何不自信耶穀梁謂伐我者誤故來戰來伐鮮有不書鄙者雖哀公八年九年有伐我之文此誠

伐戎待大而方謀外攘之漸是也程端學本義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侯不告于王而專伐之此其辠也（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許氏曰見前黃震日抄真氏曰見前真德秀讀書記）王元杰讞義程氏曰春秋書齊人伐戎而桓公討戎之不力由此見矣元杰曰齊桓伐戎之時子穨構亂王室伯主所當興勤王之師效臣子之職豈非大義所當為耶捨此不務方且興師伐戎是孰重而孰輕也然王室之亂經削不書所以存萬世之綱常伐戎之役經貶齊書人所以責伯主之失義予奪之法豈不明乎俞皋集傳釋義戎濟陽路濟陽之戎也近於齊此必因齊灾而侵之故齊為伐以報也大災之後不知脩省而伐人罪可知也李衡集說著齊以伯主自任故為魯伐戎而不能靖王室之亂（張氏曰見前張洽集註呂氏曰見前呂大圭或問家氏曰見前家鉉翁詳說）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胡邦孚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　十八陽

妝

洪武正韻。側霜切。女子又飾也。亦作粧。許慎說文。妝从女牀省聲。側羊切。顧野王玉篇。阻良切。粧。側牀切。亦作粧。妝音莊。畫妝。陸法言廣韻。女子粧粉飾。俗作粧。丁度集韻。或作裝粧。粧。司馬光類篇。又側亮切。張有復古編。別作粧。非。妻撒廣千祿字。妝粧並通。戴侗六書故。又作裝粧裝。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則霜切。與粧同。俗作粧。非。韻內不收。宜知郭守正紫雲韻。韓詩。桃李暴粧觀。此是俗粧字。諸韻並無。寡知。竊此恐成失韻。楊桓六書統。照母。牀（爿聲）　妝（古文）　妝（隸）　䒱或（从壯聲）　裝（隸）　粧（並俗）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通作莊。相如賦。靚莊刻飾。郭曰。靚莊。粉白黛黑。亦通作裝。倪鏜六書類釋。裝見衣部。周伯琦六書正譌。从女爿聲。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岡切。俗混莊裝。作粧裝粧。非。韻會定正字。切知光。知真體妝

篆書　妝（隆叔禹）　妝（說文）　粧　糚（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妝（徐鉉篆韻）　妝

六書統　妝（隸書）　妝（並六書統）　妝（草書）　妝（蘇軾）　妝（張錦漢）　妝（鮮于樞）

總敘

事物紀原。周文王時。女人始傅鉛粉。秦始皇宮中。悉紅粧翠眉。此粧之始也。宋武宮女。効壽陽落梅之異。作梅花粧。隋文宮中紅粧。謂之桃花面。古今事通。今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昭容上官婉兒。以掩黥跡。大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　姚翻詠美人云。臨粧欲含涕。羞畏家人知。還將粉中絮。擁淚不教垂。粉中絮。即今粉撲兒。晉宋間已用之。

佛妝

能改齋漫錄。張芸叟使遼錄云。胡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予按。後周宣帝傳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以是知虜妝尚黃久矣。淬洲可談。先公言使北虜。見虜使耶律寀。車馬來迓。體中有婦人面塗深黃。謂之佛妝。紅眉黑吻。正如異物。或說人眉在眼上。有眉生眼下者。衆必駭見。使人人主眉在眼下。而忽見眉在眼上者。其駭亦爾。故天下未嘗有正論。雖然如此。要之世間事。不可立異。且須通俗。宋莊季裕雞肋編。燕地良家仕族女子。皆髡首。許嫁方留髮。冬月以括蔞塗面。謂之佛妝。但加傅而不洗。至春暖方滌去。久不爲風日所侵。故潔白如玉也。彭汝礪鄱陽集。婦人面塗黃。而吏告以爲瘴病。問云。謂佛妝也。　有女夭夭稱細娘（胡謂婦人有顏色者。爲細娘。）真珠絡髻面塗黃。華人怪見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妝

墨妝

孔平仲雜說。周宣帝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宮人皆黃眉墨妝。所謂鉛黃者。以此歟。

唐妝

太平廣記。沈明遠寓簡言。近時士大夫好爲怪服。號曰唐妝。

啼妝

東漢書五行志。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啼妝。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自大將軍梁冀家所倡。京都翕然。諸夏皆倣效。　梁統傳。統玄孫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風俗通曰。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若啼處。）　梁冀傳。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鄴楨詩詠海棠。　應爲無詩怨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妝。

淚妝

開元天寶遺事。宮中嬪妃輩。施素粉於兩頰。相號爲淚妝。識者以爲不祥。後有祿山之亂。江湖續集蕭立詩。　賦粉勻成玉筋垂。春風面面曉妝遲。妝成圖得君王顧。卻爲君王識別離。

醉妝

五代史前蜀世家。蜀人好褁尖巾。其狀如錐。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衣道士服。酒酣免冠。其髻髽然。更施朱粉。號醉妝。國中之人皆效之。蜀檮杌。衍爲尖巾。妃妓皆夾臉連頰。渥以脂粉。曰醉妝。

曉妝

唐李郃詩集。調笑令。　伏以長安麗人。杜工部水邊暫見。洛川神女。陳思王夢裏相逢。雖賦詠之盡工。亦纖穠之未備。若延吟煙吐月。鏤玉雕花。衆中興倣。百宜嬌。詩裏裝成十樣錦。漢鬟楚腰呈妙伎。竹枝桃葉換新聲。綵袖初呈傳踏來。　睡起斜痕印枕檀。弄羞未怕指尖寒。紫綿香軟紅膏滑。不惜春嬌對鏡鸞。鬟細鬟金衆蹙。春工只在纖纖玉。卻月彎環未要深。留着伊來畫雙綠。雙綠淡勻拂兩臉。春融光透肉。起來卻怕東風觸。本是一團香玉。飛鸞臺上看未足。貯向阿嬌金屋。玉臺後詠喬氏臨鏡曉妝詩。　林烏驚眠罷。房櫳曙色開。雀釵金作縷。鸞鏡玉爲臺。妝似臨池出。人疑向月來。自憐方未已。欲去復徘徊。宋名賢詩集。淺畫脩蛾薄傅胭。淡妝雅稱壽陽梅。丁寧不用梳高髻。勻引朝臣諫疏來。元許有壬圭塘集。題善原道經歷所藏唐人曉妝圖。　錦帳春寒曉起遲。臨鸞無語更嬌癡。勻妝未了花陰轉。已過農家饁餉時。宋希顏瓢泉吟藁。宋希顏題曉妝圖（二首）　春幃夢足曉雞回。妝罷嬌慵侍妾催。莫怪鉛華多半面。當時誤得主恩來。　一身何啻當三千。列屋閒居漫取憐。長恨昭陽深殿月。等閒不到玉臺前。　圖朝録寧臨安集曉妝詩。　白玉搔頭手自攜。曉妝臨鏡試蘭膏。回頭欲問張京兆。莫把蛾眉畫得高。

倦妝

江湖續集。盛世忠倦妝圖。　睡覺春山懶更添。起來餘恨鎖眉尖。料應春事關心曲。怕見楊花不捲

簾。宋趙君鼎詩錦帕新裁號月屧。旋開妝合鬭雲螭。一成貪耍慵梳洗。日晚惟添翠黛眉。杜壽域詞慵妝燕歸梁詞　風擺紅綃卷畫簾。寶鑑慵拈。日高梳洗數時休。金盆水弄纖纖。　髻雲鬆。舞衣斜褪。和嬌懶瘦嚴嚴。離愁更被宿醒無。空贏得病厭厭。

殘妝 唐施肩吾詩妓人殘妝詞　雲髻已收金鳳皇。巧勻輕黛約殘妝。不知昨夜新歌響。猶在誰家續貴恭。　王融詩賦得欲曉看妝面　朧朧欲曙色。隱隱辨殘妝。月始雲中出。花猶霧裏藏。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轉入金屏影。隈侵角枕光。有蟬寮鬢樣。無燕著釵行。十二峯前夢。如何不斷腸。劉賓客詩巫山神女廟　曉霧乍開疑卷幔。山花欲謝似殘妝。

收妝 唐施肩吾詩收妝　斜月朧朧照半床。藕絲孤妾懶收妝。燈前再覽青銅鏡。枉插金釵十二行。

催妝 南郡新書陳嶠孑然無依。暮年獲一第。還鄉而耳順矣。鄉里以儒家女妻之。合巹之夕。自賦催妝詩曰。彭祖尚聞年八百。陳郎還是小孩兒。聞者絕倒。　清波雜志頃歲兒女合巹之夕。壻登高座賦詩催妝為常禮。後皆略去。　唐陸暢詩雲安公主出降雜詠催妝　天上瓊花不避秋。今宵織女降牽牛。萬人惟待乘鸞出。乞巧齊登明月樓。　少妝銀粉飾金鈿。端正天花貴自然。閣道禁中時節異。九秋香滿鏡臺前。茅盈詩賦上清神女催妝　水精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清。休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鸞朝玉京。　賈島詩友人婚楊氏催妝　不知今夕是何夕。催促陽臺近鏡臺。誰道芙蓉水中種。青銅鏡裏一枝開。　盧儲詩催妝　昔年曾上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幸為秦晉會。早教鸞鳳下妝樓。何光遠詩催妝（二首）　玉漏涓涓銀漢清。鵲橋新駕路初成。催妝既要裁篇詠。鳳吹鸞歌早會迎。　寶車輾駐綵雲開。誤到蓬山頂上來。瓊室既登花得折。永將凡骨逐風雷。　徐璧詩催妝　傳聞燭下調紅粉。明鏡臺前別作春。不須滿面渾妝卻。留着雙眉待畫人。　宋黃滔詩催妝　北府迎塵南郡來。莫將芳意更遲迴。雖言天上光陰別。且被人間更漏催。煙樹迥垂連蒂杏。綵童交捧合歡杯。吹簫不是神仙曲。爭引秦娥下鳳臺。　雲谿友議陸暢奉詔作催妝詩　雲安公主貴。出嫁五侯家。天母親調粉。日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妝成未。東方欲曙霞。　徐節孝先生集催妝　晉巷子方樂。秦樓子幸俱。所期為列女。應不訕庸夫。野叟田無璧。仙娥佩有珠。鸞歌迎弄玉。麟脯宴麻姑。自是閨中秀。何煩臉上朱。君看聞賦客。親駕五雲車。　行事從來號闊迂。酒闌詩興便豪麤。盧公誤妾平生事。嫁得來皇卧草夫。（代新人寄曾山曾山乃處公也）錢塘韋驤集孫太守席賦催妝　蘿蔓新憐可重誇。葭莩舊契轉增華。閨門素守先生訓。半壺來歸御史家。直戶三星秋節候。迎車百兩減浮奢。鵲橋添夜飛霜冷。早對菱花整鬢花。張子野詩李少卿宅除夜催妝（納裴侍御郎）裴李門頭車馬盛。斗杓臨曉欲東迴。天真都說妝前好。春色偷從夜半來。圖裏花枝燈樹合。月中人影鏡奩開。詩家興自矜吟筆。不惜鉛華不用催。陶朱新錄嘉王榜王昂既作狀元。始婚于某氏。禮夕婦家亟需催妝詞。昂走筆書一闋。名好事近云。　喜氣擁門闌。光動綺羅香陌。行到紫薇花下。悟身非凡客。不須朱粉汙天真。嫌怕太紅白。留取黛眉淺處。畫章臺春色。　張孝忠詞野逸堂長短句鵲鳴詞　荳蔻梢頭春意濃。薄羅衫子柳腰風。人間乍識瑤池似。天上渾疑月殿空。　眉黛小。髻雲鬆。背人欲整又還慵。多應沒箇藏嬌處。滿鏡桃花帶雨紅。

梳妝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梳妝八首　隨宜首飾莫留情。珠翠雖多未是榮。不見孟光居儉約。荊釵卻立萬年名。　南蕃有鳥翠葳蕤。千百為群自在飛。負痛銜冤無罪死。將來貴室鏤冠衣。　貴家所好若無偏。翠羽真珠不直錢。簪珥一求難得貨。窮山深海盡騷然。　生靈貴血是緡錢。買得珍珠顆顆圓。痛惜斂人在深海。風潮沉溺幾多船。　北珠大座在成蕃。不定還看光玉盤。鉅萬貴錢收拾得。到頭終不救飢寒。　綿草鋪茸玉作裀。四時花樣幾千般。當思蓬首寒窗女。終歲無油兩鬢乾。　倡優卑賤起謠風。塗澤唯知特地濃。珍重賢門貞潔女。不施朱粉自雍容。　常須默坐悟前因。為愛鉛華墮此身。若也於斯能改悔。來生定免落風塵。

慵來妝 伶子于趙后外傳　后妹合德為薄眉。號遠山黛。施以小朱。號慵來妝。

血暈妝 唐語林長慶中京城婦人首飾有以金碧珠翠笄櫛步搖。無不具美。謂之百不知。婦人去眉。以丹紫三四橫約於目上下。謂之血暈妝。

倦娥妝 類說一畫連心細長。謂之連頭眉。又曰仙娥妝。

時世妝 類說崔樞夫人治家整肅。婦妾皆不許時世妝。唐白居易詩時世妝　時世妝。出自城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顋不施朱面無粉。烏膏注（一作肯）脣脣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椎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髮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妝梳君記取。髻椎面赭非華風。

半面妝 南史梁元帝徐妃列傳。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妝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

鬢朶妝 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周氏傳后司徒宗之女。十九歲來

騎後主嗣位，立爲后，寵嬖專房，創爲高髻纖裳及鬢朵之妝，人皆效之。**桃花妝**（中華古今注：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謠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妝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妝，插通草朵子，着短袖衫子。　又曰：桃花妝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梅花妝**（訓女蒙求：宋書：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糚。王思謙詩題壽陽梅妝圖（致遠畫）：一聲白雁度江潮，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漢宮妝**（唐韓偓香奩集梅花詩：燕釵初試漢宮妝。）**內樸妝**（賀方回東山詞（蝶戀花）：小院朱扉開一扇，內樸新妝，鏡裏分明見。眉暈半深唇注淺，朵雲冠子偏宜面。被掩芙蓉熏麝煎，簾影沉沉，秖有雙飛燕。心事向人猶勔覥，強來窗下尋針線。）**虢國淡妝**（小說蒙求：虢國夫人不施妝粉，自有美豔。杜甫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涴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出楊妃外傳））**二女明妝**（太平廣記：李群玉既解天祿之任，而歸涔陽，經二妃廟，題詩曰：小姑洲北浦雲邊，二女明妝尚儼然。野廟向江春寂寂，古碑無字草芊芊。東風近暮吹芳芷，落日深山哭杜鵑。猶似含顰望巡狩，九疑如黛隔湘川。）**高髻險妝**（唐會要：有司奏：婦人高髻險妝，去眉高額，以金銀過爲首飾，並請禁斷。仍請敕依正元中舊制，敕下後，諸司及州府榜示，限一月內改革。）**嚴服靚妝**（唐書駱賓王傳：嚴服靚妝。）**麗服艷妝**（唐[illegible]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閻朝隱如麗服艷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梨花洗妝**（宋胡曾詠史詩：洛陽梨花時，人多攜酒其下，曰爲梨花洗妝。　西洛逢春對艷陽，梨花雪吐數多香。都人攜酒爭歌舞，三揖花神爲洗妝。）**婢不得濃妝**（太平廣記：房孺復妻崔氏，性忌，左右婢不得濃妝高髻，月給燕脂一錢，粉一錢。有一婢新買，妝稍佳，崔怒，謂曰：汝好妝耶？我爲汝妝。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燒鎖梁灼其兩眼角，皮即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粧焉。）**閨妝**（事林廣記：漢史張敞爲婦畫眉，有司劾之，敞答以閨門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敞之所爲誠肎矣。然天下慕之，爭學爲京兆眉。審是，則粉白黛綠之妾，亦可爲好事者助也。）

宮製薔薇油　真麻油隨多少，以甆瓷盛之，令及半瓷，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繫瓷口，頓甑中，隨飯炊兩餉，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淩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爲臭橙者，揀去莖蒂，納瓷中，令燥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泚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水絕類，取以理鬢，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宜爲面脂。

香髮木犀油　岩桂花淩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蒂，令十分淨，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濕燥相停爲度，納甆瓷中，厚用油紙封繫瓷口，坐瓷於釜內，以湯煮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泚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愈香。以此油勻入黃蠟，爲面脂，尤馨。

聚鬢威仙油　威靈仙十兩，側柏葉二枝，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柏皮二片如手指大，各細剉，以絹囊盛，納瓷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苓苓香、百藥煎之類。遇鬢髮鬔結，不堪梳理，有速取一掬塗，立見梳解。

玉女桃花粉　益母草亦名火杴草，莖生如麻，而葉差小，開紫花，端午間採曬，燒灰，用䌷米飲搜團如鵝卵大，熟炭火煆一伏時，火勿令熖，熖即黑，取出擣碎，再搜煉兩次，每十兩別煆石膏二兩，滑石、蚌粉各一兩，臙脂一錢，共研爲粉，同殼麝一枚，入器收之，大能去風刺，滑肌肉，消瘢點，駐姿容。

唐宮迎蝶粉　粟米隨多少，淘淅如法，頻易水浸，取十分清潔，傾頓瓷鉢內，令水高粟寸許，以薄綿㡠鉢面，隔去塵污，向烈日曝乾，研爲細粉，每水調少許，着器內，隨意調花，將粉覆蓋，燻之，媚悅精神。

內宣黃耆膏　黃耆、防風、赤芍藥、天麻、地黃各一分許，浸麻油五兩重，七日外，慢火煎令香，不可焦赤，去滓，入黃蠟五錢重，再略熬嫩，新綿子濾過，可以禦風露，悅顏色，比尋常面脂大類膏藥。

太真紅玉膏　杏仁去皮，滑石、輕粉各等分，爲末，蒸過，入腦麝少許，以雞子清調勻，早起洗面畢傅之，旬日後色如紅玉。

孫仙少女膏　黃柏皮三寸，土朮根三寸，大棗七箇，同研細爲膏，常早起化湯洗面，用旬日，容如少女，以治浴尤爲神妙。

錢王紅白散　白芨、石榴皮、白附子、冬瓜子、篤耨香各一兩，爲細末，卻以法酒浸三日，早起洗面畢傅之，七日後面瑩如玉，頻用尤佳。

畫眉集香丸　真麻油一盞，多着燈心搓緊，將油盞置器水中焚之，覆以小器，令煙凝上，隨得掃下，預於三日前用腦麝別浸少油，傾入煙內和調勻，其黑可逾漆。一法，旋剪麻油燈花，用尤佳。

熏衣笑蘭香　藿苓松芷木茴丁，茅賴芎黃和桂心，檀麝牡皮加減用，酒噴日晒絳囊盛，以蘇合

油搽調勻。松芽酒洗。三頼米泔浸。大黃家同蒸。麝香邊裹係。入熏衣加殭蚕。常帶加白梅肉。　惜髮神栰散　土當歸。荊芥。黑牽牛。白芷。藏蓍。仙側柏葉。訶子。等分為細末。隔夜用藥。掺髮中。次早理之。能去風屑。除垢膩。解饐結。　牢牙檄香散　香附子。多採淨洗。曬令燥。燒灰存性。碾細為末。常用揩齒。大能愈牙宣。辟口氣。日間常作食檄攪香甚佳。　遠肌五香圓　丁香。麝香。陵香。木香。藿香。白芷。當歸。桂心。等分為細末。蜜丸如豆子大。日間或臥次預含一丸。半月後。口脉間續存香氣。　太乙靈鹿膏　露蜂房一兩。杏仁去皮尖一兩。蛇蛻。玄參。各半兩。黃耆三分。各細剉。殭丹五兩。童男女亂髮一握如雞子大。淨洗日乾。先用麻油一斤。同髮入器。慢火煎。令髮消。再入杏仁煎黑。持起。澄去滓。換入別器。以餘藥。除殭丹外。同熬候焦黃。又澄去滓。却入殭丹。以柳木攪五千轉。滴入水中。取軟硬為度。傾嶺覺合收之。專療婦人內外癰瘡。諸藥不痊。用少許薄紙貼傅患處。日一換。夜一換。五日見效也。　西施脫骨湯　乳香。杏仁。各半兩。朴硝。桑白皮。各二兩。分作五劑。每劑先以桑皮杏仁銀新瓶中。沉水五椀。煎去小半。却入餘藥緊封瓶口。再煎片時。持起揭去封處。架尺於其上熏之。候可容手。傾出。浸洗畢。仍舊傾收。經三兩日後。再溫熱。如前法熏洗。每劑可用三次。畫及五劑。欽若束縛。任其札縛。甚效。　金蓮穩步膏　黃柏皮。黃連。荊芥穗。黃丹。等分為細末。專治腳甲痛不可忍。及腳指縫腫爛。不容包帛。每以少許。乾摻患處。立見神效。　玉屑飛塵散　煆石膏半兩。滑石一兩。枯白礬少許。同為細末。專治腳指縫爛痒。腐液粘漬。有妨札縛。每用乾摻患立驗。陰汗尤效。　削剝金刃散　石灰末少許。以水小盞化開。入糯米一合。發熱焙乾。同烏頭三箇。鍛細。別以硐砂一錢。黃丹三錢。研勻。濯足後。以刀削去肉剌。微令見血。取棗肉搜藥。貼上面。裂帛縈之。立效。

紅妝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外集　楊家一捻紅嬌潤。與醉西施較等差。僅使紅妝無指在。寶冠須也是開花。（楊家一捻紅。醉西施。紅妝。寶冠。皆芍藥名也。醉粉絲。宜凝笑。寶冠。難勝紅妝。吳公二十六七歲時詠芍藥。帶附中捻也。醉粉凝笑。亦是芍藥二名。）宋蘇東坡詩詠海棠　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

裝

洪武正韻。側霜切。齋也。裝也。又飾也。亦作裝。許慎說文。裝从衣。壯聲。側羊切。顏野王玉篇。俎良切。束也。陸法言廣韻。裝束。又則亮切。徐鍇通釋。側良切。宋重修廣韻。又側亮切。戴侗六書故。飾衣具也。俗因用為裝飾之義。別作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乃促裝治裝字。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莊。裝俗

音裝。裝俗在壯二音。正作裝字。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庄。楊桓六書統。照母裝原發。裝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藻博義。通作裝。裝趙謙聲音文字通。照岡切。此乃裝字。故从衣。杜林傳作裹裝非二字。壯聲。韻會定正字切知光知真稚裝

篆書 裝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裝 徐鉉篆韻 裝 六書統 隸書 裝 王純碑見洪遵漢隸分韻 草書 裝 張鉾漢

裝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趣裝

荊釋常談。漢曹參為齊相。及蕭何薨。參乃趣治行裝。曰吾入相。數日。果召參代何為相國。元釋曾山集趣裝詩　天風瀏瀏吹我衣。松蘿曉色光熹微。石泉瀏亮生暖響。宿雨綠疾鬥翻飛。當翁來證要行腳。仰面看山與山約。秋苽米熟還我歸。細釀山泉對山酌。

辦裝

野客叢書。漢明帝諱莊。以辦裝為辦嚴。或者以謂稱人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漢雋襲勝傳。光賜六月祿直以辦裝。積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棠陽人張進先知長水縣時。王嗣宗留守西京。厚遇之。及從貴神縣。貧不自給。嗣宗假俸半年。使辦裝至縣。

倣裝

錦繡萬花谷。張平子思玄賦曰。簡元辰而倣裝。李善注。倣整也。始也。宋陸放翁集倣裝　絕物離人恨未能。辦為旦過打包僧。蹇驢渺渺秋山雨。孤桶昏昏夜店燈。酒量已隨詩共退。客愁仍與病相乘。頓然豪颯嗟誰識。使氣當年蓋五陵。

遥裝

唐項斯詩遥裝夜卷席　育枕壁下床。且鋪他處對燈光。欲行千里從今夜。猶惜殘春發故鄉。蚊蚋已生團扇急。衣裳未了剪刀忙。誰知更有芙蓉浦。南去令人愁思長。

晨裝

唐歐陽詹詩晨裝行　村店月西入。山枝鵓鴣聲。永裝徹夜靡束囊事晨征。寂寂人尚眠。悠悠天未明。豈無偃息心。所務前有程。許渾詩晨裝　帶月飯行侶。西遊闕塞長。晨雞鳴遠戍。宿雁起寒塘。雪擁四山雪。風凝千樹霜。誰家游俠去。（一作誰家歌舞歇）沉醉臥蘭堂。

出裝

太平御覽。易林。變占。雷君出裝。隱隱西行。霖雨不止。流為江河。

橐中裝

漢雋陸賈傳。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師古曰。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橐中裝。續家求史陸賈傳。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尉佗。為南越王。尉佗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

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郡高祖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 **齎襆裝**（唐書哥舒翰事王忠嗣為衙將忠嗣被罷玄宗召翰）入朝翰隴右節度部將請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止齎襆裝曰使吾計從奚取於是用此足矣既見極言忠嗣之枉帝寤忠嗣得不誅 **馬具裝**（綺覺寮雜記馬甲全裝謂之馬具裝桓伊傳輸馬具裝百具宋史列傳陶穀乾德二年再為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馬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裹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絁為下帬絳韋為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 **認宮裝**（賀方回東山詞荻水返一笛清風弄）袖新月梳雲縷澄涼夜色纔過幾點黃昏雨俠少朋遊正喜九陌消塵土鞦韆皂紫騮花步過朱戶 認得宮粧為誰重掃新眉嫵徘徊片晌難問桃李都無語十二青樓下指燈火章臺路不念人腸斷歸去 **歲貢資裝**（新唐書李商隱傳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

人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 **得替資裝**（唐會要唐宣宗）大中五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諸州刺史交割及初到任下檐得替後資裝事應諸州刺史除替後新人在遠者動經三四箇月不到任縱使近處亦或一兩箇月不到舊人在州既不理務又須一切州縣祇供將吏依舊衙參祇候守分者固難自處多端者猶能害人自今以後望令一應刺史得替已除官者即勅到後交割了便赴任如未除官者勅到後與知州官分明交割倉庫戶口及諸色事不得分毫交加交割了便令舊刺史離本任不要更待新刺史到交割公事後稱有小小異同即令勘問知州官并任行牒所在勘問諸前刺史如大段差謬即委具事狀奏聞其知州官別議推勘處罷郡刺史未到除官者准會昌元年赦文已令所司在州縣供給伏恐日月久深不遵舊制望令所在經過州縣准舊節文處分勿使羈旅州許供三日縣許供兩日應諸州刺史初到任准例皆有一襆什物離任時亦例有資送成例已久州司各有定額准乾元元年及至德二載并會昌元年制勅只禁科率所由抑配人戶至於用州司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郡皆自有規制緣未曾有明勅處分多被無良人吏百姓使致言告云

是贓犯自今以後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斂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郡舊例亦不得分外別有添置若輒率斂科配故違勅條當以入已贓犯法論望准前後勅處分勅旨宜依仍編入格令永為常式 **厚自齎裝**（小說蒙求武惠曹彬）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朝之罪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彬諭以歸朝奉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不可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荅迥等切諫彬遣五伯人為傳致輜重登舟有一卒負籠下道彬立命斬之負襆者罔敢躐趾（出談苑） **泛海之裝**（晉書謝安為會稽王道子專權出鎮）廣陵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及鎮新城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 **為將軍辦裝**（東漢書彭寵自立為燕王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共縛著床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寵曰促為將軍辦裝將妻入收金帛衣物裝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令寵作書告城門將軍開門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持記出

城因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卿治裝**（葉石林燕語張伯玉皇祐間為侍御史時陳恭公當國伯玉首言天下未治未）得真相故也由是忤恭公仁宗時眷恭公厚不得已出伯玉知太平州然亦惜其去密使小黃門諭旨勞之曰聞卿貧無慮朕當為卿治裝翌日中旨三司賜錢五萬恭公猶執以為無例上曰吾業已許之矣卒賜之又見所以獎勵言官之意也 **詔密飭裝**（唐史）韋澳授河陽節度入辭宣帝曰卿自去我我非去卿在鎮累年帝遣使至鄜道出澳所以薄紙手作詔曰密飭裝秋當相見蓋以為相也 **不在越裝**（李翰蒙求宋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舶物利數倍並無所取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 **慶之急裝**（南史沈慶之傳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使領隊防東掖門轉正員將軍及劉湛被收）之名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褲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 **凶門柏裝**（南史宋孔琳之傳琳之建言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國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 **夫婦**

道裝（聞見善善錄仁宗朝駙馬柴宗慶與駙馬李遵勗連袂。柴主賢而李亦賢。柴主欲與李主角富貴。李先詣柴。柴之夫婦盛飾以爲勝。左右皆草草。洎及柴主之過李。李之夫婦道裝而已。左右皆盛飾。徐出二子示曰。予所有者二子耳。柴頗自愧。士論高之。後柴無子。所積俸緡數屋。未嘗挂眉。及柴薨。悉上送官。宋邵堯夫詩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師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師。　安居塵尾道衣裝。里閈過從乃是常。聞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功夫自可尋。若說衣巾便爲道。堯夫何者敢披襟。向子諲酒邊集鄒小娘道裝南歌子　縹緲雲間質。輕盈波上身。瑤林玉樹出風塵。不是野花凡草等閑春。翠羽雙垂珥。烏紗巧製巾。經珠不動兩眉顰。須信鉛華銷盡見天真。）

寶御珍裝（五燈會元永安悟禪師因僧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悟曰。寶御珎裝猶尚棄。誰能歷封傍他門。）

郭索束裝（宋楊誠齋集答周丞相送糟蟹詩　郭索束裝。更扶帶糟之味。餦餭雕巧。新翻寒具之油。豈加蓮之敢嘗。敬造稱而先薦。）

七寶裝（五代史蜀主孟昶。君臣務爲奢侈。以自娛。至於溺器。皆以七寶裝之。）

鑑裝（廣益集鑑裝式　元楨銀外裹黑漆鑑裝一副。底蓋共四槅。內有黃銅鏡一面。銀稜裹黑漆粉合兒四箇。底無銀裹。除外別無事件。蓋名覆駕。第二槅名毘面。第三名中扇。第四名底面。）

潢裝（西溪叢語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寫書久矣。寫訖入黃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又有經生并裝潢人姓名。）

文（宋北澗禪師集海上白峯山慈濟寺三身中普賢未裝蹟。（高宗曾到）合水和泥。三大士曾同出現。樓金閒碧。獨普賢不受塗糊。深藏此殿光明。曲爲今時開發。寒潮震海。激二千酬瓶瀉之機。滿月無虧。壯億萬歲龍游之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十八陽

褎　洪武正韻側霜切（見後漢杜林傳）

椿　洪武正韻側霜切椿橛許慎說文樁橛杙也从木舂聲啄江切顔野王玉篇陟江切橛也又書容切橦也孫愐唐韻都江切郭忠恕佩觿集樁樁上陟江翻樁橛下書容翻橦也丁度集韻株江切杙也戴侗六書故說文新附曰橛弋也橛短曰樁俗又曰梩樁聲之轉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淙江切鄭之秀精明韻唐封樁庫楊桓六書統知母樁（紩發）樁（誤下仿此）熊忠韻會衆要次商清音代也韓愈詩斬拔拼與樁字滐傳義音莊橛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江切古用舂韻會定正字切知光知眞澶樁

篆書 樁 徐鉉篆韻 樁 六書統

隸書 樁 六書統　草書 樁 並張錦溪 樁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封椿　文獻通考左藏封椿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孚淳熙末年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脩內司有司不敢執內藏庫即祖宗時書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爲大觀東西庫奉償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內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內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內教外餘並藏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椿錢入內藏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其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集中既有內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户部課額以此軍儲常不足臣僚以爲言乃罷之宋會要神宗熙寧十年二月三日詔中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閒偶有闕額未招簡人充塡者其請受並令封椿毋得移用於次年春季具數申樞密院

元豐元年七月十三日詔諸路轉運及開封府界提點司椿管闕額禁軍請受擬元額月給錢糧委提點刑獄及府界提舉司拘收於所在別封椿　二十四日詔諸路封椿闕額禁軍請受可令樞密承旨同注籍輙支用者如擅支封椿錢帛法　二十五日三司言今具熙寧十年終在京及府界椿管闕額禁軍請給數目乞免封椿詔在京特依奏　十二月四日樞密承旨司言準送下三司狀在京禁軍闕額封椿請受內錢絹特免其斛斗唯麥可存留自餘衣賜等物並屬三司應副及小麥已無剩數欲乞特免勘會府界軍士衣糧等自當依別處例封椿其小麥如闕即令三司以細色糧充從之

同日開封府界提點司乞免封椿闕額禁軍請受等詔惟錢特免之　二年七月二十一日詔在京開封府界見封椿闕額諸軍請受可並送內藏庫別封椿　三年六月二十四日詔河北沿邊州軍禁軍闕額米歸羣收司封椿　四年六月二十有六日詔應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將漢蕃軍馬錢帛糧草並委經制管句官馬申胡宗哲計度應副如不足以封椿闕額禁軍衣糧并封椿錢帛充若闕以茶場司錢斛充　五年正月二十四日詔開封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錢除三路外及淮浙江湖等路增剩鹽錢江西貴廣東鹽錢福建路貴鹽息錢並輸措置河北糴便司先借支內藏庫錢三十萬緡于河北糴便司以福建路鹽息還　五月一日詔內外闕額禁軍例物元減半或全不支處並依式全支已全支處權增千錢以封椿禁軍闕額錢給　七年六月一日詔河東路銷廢五指揮禁軍錢糧即非一路兵額偶有闕數衣糧之比並封椿以給提舉保甲司起教之費

八月二十七日權發遣同經制熙河蘭會路邊防財用馬申乞免熙河路封椿新復五州軍闕額禁軍請受詔自今更不封椿其已封椿者撥與經制司　十月九日詔諸路封椿闕額禁軍錢斛並依元豐令隨市直變易其不得減過元糴納價法除之　哲宗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河北轉運司言今本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請立法止於逐路椿管如有不可停貯即令提刑司變轉見錢封椿從之　二年四月二日樞密院言臣僚奏乞罷內外封椿禁軍闕額按熙寧十年二月詔旨內外禁軍已有定額三司及諸路計置請受歲有常數其間偶有闕額未招揀人充塡所餘請受亦合椿管竊詳詔旨內外禁軍係經熙寧已來節次減廢併合各已立定實額即與舊日虛數不同朝廷爲諸路監司吝惜財費不務招揀致漸耗兵數無以督責遂立約束闕額請受悉行封椿迨今十年雖所椿到錢物甚多未嘗輒借佗用今若悉罷封椿深慮諸路監司因循觀望不肯留心蒐補兵備不唯有乖前日減併軍額之意兼恐緩急闕兵有誤大事詔除三路二廣更不封椿外在京府界及其餘路分並依舊封椿仍只封椿衣糧料錢餘亦與免　三年五月十七日詔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錢斛後來創置過禁軍指揮並先據數除出候不及舊額之數方依條封椿仍著爲令　紹聖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京西路轉運司言本路財賦素窘乞乞特免封椿廂軍闕額請受詔今後諸路廂軍馬遞鋪闕額不及一分處並免封椿衣糧料錢闕額一分已上處與免一分　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樞密院言勘會府界諸路封椿禁軍闕額請受并收粗錢物係專充應

副陝西新置蕃落及招置河北廣威等軍兵請受等支用 契勘日近所在官司往往緣邊事支借過上件錢物 即未有撥還之期 竊慮有悮指準 詔今後雖得朝旨許支借諸司封樁錢物 其兩色錢即不得一例借支 如違其應干官吏並依擅支借封樁錢物法科罪 徽宗大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詔內外馬步軍 自今更不封樁衣糧 應干闕額依舊招填 其例物於已樁闕額錢物內支給 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詔應內外禁軍闕額請受 依熙寧元豐以來舊法封樁 仍具狀申樞密院 政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 詔內外禁軍闕額封樁錢 自今應官司陳乞支借者及支還主司並科違制之罪 應今日以前借過未還者 並注于籍 限三年拘轄撥還 仍先具逐件錢物元借年月事因已未還數申樞密院 今後每季依此 四年八月十三日 樞密副承旨范訥言 京畿提刑司乞免封樁禁軍闕額時服賞給等 緣禁軍闕額請給 始自熙寧十年為頭封樁 及元豐四年六月王得臣申請 封樁勘給式聲說 應係合請衣賜賞給錢帛節料衣襖之類 並依旁式收破 供申令來所乞 有礙前後條令 詔申明行下 餘路依此 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樞密院言 勘會樞密院所管諸路禁軍闕額錢物 並降指揮變易輕貨上京 於左藏庫送納 令宣旨庫立法 令擬脩下條 諸禁軍闕額封樁物 應變易輕貨上京者 逐州具管押人職位姓名 納訖年月日 文付與左藏庫 是何人收領文狀 入急遞申樞密院 詔依脩定 宣和元年三月十三日 樞密院言 契勘在京及諸路內外禁軍闕額封樁疋帛錢物不少 竊慮內外官司用例起請借支 截撥使用 詔內外官司敢有奏請借用者 以違制論 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雖奉特旨衛改 仰樞密院執奏 六年三月十九日 戶部奏 前權發遣寧州游醇劄子 諸州軍封樁禁軍闕額券 每月並依見管禁軍於句院通勘 并春冬衣賜及坐庫等既勘成熟券 往往逐處公吏偷盜出上件熟券 與外人結合揩改 使與見管禁軍一例夾帶支請 欲乞將已勘成熟券 令逐州長貳拘收毀抹 未勘者截日住罷 委是有補漕計 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十月初九日 詔諸路帥司及轉運司同共計會 一路合添兵數及每歲所收可以供贍若干 可以令諸州各具申尚書省樞密院 及諸路帥司轉運司不得隱漏鹵莽 所有舊管軍兵止據見管人數外 將合樁闕額錢亦計入合來可充招贍新軍之數 二年二月二十八日 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至建炎二年正月一日已前逃亡事故軍兵合支錢糧 通為闕額數目 除陝西路依舊招填舊闕及京畿京西河北京東河南路依今來措置專招可以制禦鐵騎振華新軍外 餘

路並令以前項錢糧并已降指揮科撥窠名錢物相兼招置新法弓手及本處闕額軍兵 以尚書省言 天下禁軍兵籍取會未到 欲且以靖康元年正月一日實管之數為準 令諸路提刑司計當免額管兵籍比較建炎二年正月一日見管實數闕少若干 先次施行 一面具申樞密院御營使司 故有是命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六日 福建路轉運使朱宗言 本路軍政敗壞 主將兵官唯務姑息 坐費廩食 欲今後禁軍有闕 權住招填 其闕額錢米別庫樁管 不得他用 以備緩急支費 詔依俟本路盜賊寧息日依舊招填 二年六月八日 詔恢復丙軍兵經過州縣收支過錢糧去處 分委監司專差屬官遍詣州縣驅磨元收到及實支見剩之數 收其贏餘儲在別庫 以待不時之須 免復歛民 廢戮姦吏 不得侵盜 以臣僚言 自童貫用事陝西已來 財用費出 不復驅磨 因得侵盜蠹耗 比年軍旅荐興 州縣帑廩空乏 不免取給於民 而官吏並緣為姦 夥為一切科歛之政 既不知兵行實數 又不知往程期日 但憑探報 虛增兵數 寬約往程 批請日限 歛取錢米 有至數倍應用之數者 事過之後 乾沒其餘 或以豐已自利 或以交結市恩 上下謾不檢察 民受其弊 故有是命 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詔近降指揮 委逐路憲司取索起發以前合樁闕額禁軍錢物 比復思之 於民未便 想所在州軍雖有不經兵火殘破者 軍期調撥應副科敷力不暇給 令立近限起發積年樁管 定見追呼禁繫 朕不忍焉 可復令諸憲司疾速行下州郡 將建炎四年以前未納錢物並行除放 銷毀簿籍 其紹興二年合樁納數 令自紹興三年為始 分作四限 每年帶納一限 十二年七月十日 京西南路提刑司言 本路諸州樁撥闕額錢緣累遭殘破 所以微薄 兼又抵近新界 相去不遠 難以責令樁辦 望詳酌寬行展免三五年 候州縣興葺稍成次第日 依舊樁發 戶部契勘隨州廂禁軍闕額錢物斛斗 已承指揮免至紹興十一年終 合自十二年收樁 其餘州軍免至紹興十一年五月分 今欲下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將本路州軍廂軍禁軍闕額請受一例免至紹興十一年終 仍並自十二年為始收樁 從之 十月二十九日 知紹興府樓炤言 昨緣奉使韓球將諸軍闕額錢數請受申請行下本府總數封樁起發 紹興十一年十一月三日得旨展免一年 自來年為始總發上府 常賦有限 實無寬餘可以樁發 詔更與展一年 候限滿依數起發 二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戶部言 秘書丞楊邦弼言 潭州舊屯駐大軍二千人 續減下一千人 其券食等錢係諸縣分認 每月解錢七千餘貫 號曰贍軍 並是巧作名目 如收納麴引錢罪賞錢約束錢罰錯錢賣

紙錢詞狀到事錢諸色助軍錢之類種種不一乞將見科贍軍錢以十分爲率減免三分令本州通勘應副令看詳逐項科取名色皆是違法雖稱減免三分若不盡除誠恐未副朝廷寬恤之意欲下潭州將見令科取名色並罷其見屯官兵歲計止以本州係省財賦應副如或違戾委各路提刑轉運司按劾仍免樁減下一千人米粮錢 三十年八月二十三日戶部侍郎兼權樞密都承旨錢端禮言諸路州軍闕額請給封樁每季起綱納左藏庫具數申樞密院注籍每上下半年輪都副承旨點檢得旨令戶部拘催乞自今令提刑司於逐州各選職官一員專行主管拘籍別庫樁納月具闕額軍分人數請給則例并樁到錢物數申提刑司從本司檢察類聚季具一路逐州都帳供申樞密院并戶部參照稽考如所委官隱漏失實並依無額上供法科罪並從之 十二月十五日淮東提刑司言泰州額管禁軍兩指揮昨爲累經兵火所管人數不及元額自紹興十六年後來每歲那撥係省錢三百八十貫米麥共五十六碩變糶見錢分作四季起赴行在送納充禁軍闕額請受承近降指揮將禁軍闕額請給盡數收樁每年合樁錢米衣賜等共折計錢一萬七千六百餘貫委實闕乏難以依舊管軍額樁辦乞但令本州依逐年所樁數目按季解發俟將來戶口增添荒田遍墾稅賦稍復舊日依數樁發

詔從之 三十一年五月六日中書門下省言淮南京西路州軍及湖北路信陽軍每歲合起禁軍闕額錢緣戶口全未如舊理宜優卹內楚濠蘄州盱眙軍安豐軍已展元至紹興三十一年終詔並與放免五年內楚濠蘄州盱眙安豐軍自紹興三十二年爲始照免 孝宗隆興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德音赦楚滁廬光州盱眙光化軍管內并揚成西和州襄陽德安府信陽高郵軍勘會逐州軍招填廂禁軍闕額請給錢物內已有指揮免起年限竊慮未能樁辦可更與放免二年 乾道元年二月三日詔令諸路帥憲司行下所部州軍令從合起發封樁廂禁軍闕額請給等特與免行起發其闕額須管措置招填 七年二月十日知臨安府韓彥古言本府崇節廂軍止管五百人今管一千八百三十五人揀點得元所管五百人止有正身三百四十九人合行存留其餘一千四百八十六人不是正身皆係逃軍詭名之人已關落名粮一歲省減衣賜粮米共計七萬二千四百貫二百五十文省除於內截撥錢支遣添置重祿公人請俸招刺廂軍五百人外餘錢撥入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從之 六月二十四日戶部言鄂州荊南建康諸軍已差官點閱官兵內有冒名承代并虛請揀汰等將來合減下錢物乞指揮放行招各令總領所令項樁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用月具減下

實數申三省樞密院 七月五日詔知閤門事王抃荊南都統制秦琪同共點揀荊南官兵其減下錢米令總領所令項樁管不得擅行支用 九年八月三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禁軍封樁闕額請給等依條合行起赴左藏庫昨與免行起發招填須管數額據諸處申到兵帳逐年依舊不數元額詔令諸路帥司行下所部州軍開具免行起發後逐年招到人數曾無敷額其闕額未招人數請給等見作如何封樁支使逐一具申樞密院

都根志別解封樁庫牙契錢牒 勘合近準省劄行下開具截日終牙契未拘認州軍三年內解數具申本所已具三年所收數回申朝廷未行下間據湖南運司申并繳連到潭衡等九州軍府申乞拘認錢數當所逐行備申朝廷取自指揮施行今准淳祐六年八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節文坐下諸郡合拘認錢數內武岡軍每年且拘認一萬文右劄付所照應拘解准此具呈取僉廳書擬欲備省劄指揮牒報承拘自今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發仍牒元委監司照應拘解未拘認以前合行分隸錢數送納三月奉台判行當司除已牒轉運司照應拘催外牒請遵照牒內備去省劄指揮事理嚴勒承吏將合拘認牙契錢成年以十八界會一萬貫文爲額自淳祐六年七月一日爲始分作上下半年起解每半年

合解五千貫文至限連將已拘錢數差人押赴運司交納團併起發仍請將今年七月以前已收過合分隸牙契一半錢數照限三日盡數解赴運司先次起解差人管押赴封樁庫送納即具已起發赴運司交納月日錢數文狀供申不請占吝遷延稽滯淳祐六年九月十一日牒

金玉新書兌留新物封樁（廣庫物） 諸朝廷封樁錢物提點刑獄司以時兌留新物本處無者所部通融撥兌其非參路或非要便處無可兌及無多用併不堪留者並轉易錢封樁若別司准朝旨支借給訖報本司 封樁闕額驗申 諸朝廷封樁并禁軍闕額封樁錢物提點刑獄司每半年差官點檢已未封樁數比對州縣元申同異保明申本司驗實申樞密院及尚書省 封樁軍馬請給 諸路軍馬差赴陝西河東路應封樁請給若本路創添禁軍并權駐泊軍馬轉運司當辦者以應辦數於封樁內除之 糴糶兌錢計置 諸封樁斛糶兌到錢應計置本色者如數封樁即因失難兌而致損敗或糶不及元價者計所虧官吏均備 買絹依價兌撥 諸州應出賣損質絹者諸司朝廷封樁錢依價兌撥起發上供（謂元付係錢不足）

（以常平未用錢逐急兌撥樁管候有封樁錢依數撥還） 朝旨借訖具申 諸禁軍闕額封樁錢物如朝旨支借訖提點刑獄司具朝旨及名數申

樞密院（領外人兵請給缺，於已封樁剩錢物內支訖，申樞密院）。　軍須急闕許借　諸朝廷及尚書戶部封樁錢物，唯軍興所須急闕不可待報者，許支借，仍具事因錢數申所屬給限撥還。若元充緣邊急用，已於別處樁定錢物，或召人入便可省運送之費而無妨闕者，申稟尚書省及本部。　應支闕額錢物　諸應支封樁禁軍闕額錢物而不足者，聽於泛差出陝西河東路軍馬請受內借支，候封樁到撥還。　提刑主管封樁　諸朝廷封樁錢物無所隸官司者，委提點刑獄司主管，每季具帳申尚書省，仍檢察他司不得侵用。　借給散買物帛　諸借封樁錢給散預買物帛，若係糴穀，其頭子錢支費有餘者，元借給官司封樁。　本處監專主管　諸提點刑獄司應封樁錢物，於軍資庫、省倉別廒庫封樁，本處監專主管。　官買寄物主家　諸官司已買物，未令入官，而寄樁物主之家者，杖一百。　擅借封樁錢物　諸擅支借封樁錢物（謂朝廷及尚書戶部并禁軍闕額）者，徒二年。及雖應支借而於令有違，各已費用者，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未斷而還足者，奏裁。　封樁奏乞支借（並廐庫勅）　諸朝廷封樁錢物，輒奏乞支借，及准朝旨支借而不報所屬監司，并撥往別州樁管而次帳不收入者，各杖一百。　供帳隱漏不實（職制勅）　諸供朝廷封樁錢物帳（禁軍闕額請給帳同）及承取索回報而隱漏不實者，各徒二年。不依式若名數交互，杖八十。　供帳稽程違限（職制勅）　諸供朝廷封樁錢物，及禁軍闕額請給帳稽程者，一日杖八十，[illegible]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供申收附違限者，各減二等。　遇綱應附不附（廐庫勅）　諸禁軍闕額封樁錢物應附綱而遇綱不附，若應計綱起發而過數不計綱起發，及不先具物數申樞密院者，杖八十。　支用不盡申省（倉庫令）　諸歲收絲綿紬絹，至年終支用不盡，並封樁，具數申尚書省，仍估中價，以坊場錢充買起發上供。　色額不同申部（倉庫令）　諸封樁物，歲久當職官相驗，以新物充易（桂草）（依年次）。若色額不同，申尚書本部。　闕額請給違限（廐庫勅）　諸禁軍闕額請給封樁違限者，杖六十，三日加壹等，罪止杖一百。轉運司有犯，仍具奏聽旨。

中興備封諸路安撫司封樁　諸路安撫司封樁金銀錢帛，都計一百二十萬八千七十六兩貫疋石。　金一十二兩　銀一十四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兩　錢六十四萬六千三百一十六貫　米粟二千八百七石　絹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二十七疋　紬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三十九疋　大名府路（元豐元年七月三日供到）　金一十二兩零　銀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二十七兩　錢一千四百一十九貫　絹八萬七百二十四疋　紬三萬四千六百一十一疋　定州路（元豐元年十一月三日供到）　絹一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九疋　紬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疋　永興軍路（係元豐六年九月終見在）　朝廷諸色封樁錢物三百三十二萬八千三百八十一貫石束　鄜州市易務本錢一十萬貫（許市易司支撥，應副江淮收糴斛斗，候將來變轉了當，卻係舊封樁）　義勇保甲代兵士弓弩省到錢糧　錢四十四萬三百五十八貫九百文　糧四十一萬七千八十七石二斗　草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七束　料三萬九千六十四石五斗　開封府界（熙寧五年七月以後上番至九年終，將兵減請受，并弓手僱錢內除保甲計請外，約剩下項）　錢一十六萬七千一百三十八貫八百文　糧八萬二百二十石六斗　草三十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七束　料三萬九千六十四石五斗　河北東路（自上番至熙寧十年八月終，省到米豆除路出糶變倉錢等，今約剩下項）　錢八萬一千五百六貫六百文　糧一十萬四千一百六十二石三斗　西路（自熙寧九年十月上番至當年終，省到內有未支事節，今約剩下項）　錢四萬一千三百三十二貫二百文　米豆六萬六千五百二十六石三斗　河東（自熙寧九年十月一日以後上番，至元豐元年六月終，省到內有未支事節，今約計下項）　錢一十五萬三百八十一貫三百文　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七十八石　河東貴鋼鉛場（元豐七年十一月三日供到，係當年六月終除支外下項見在）　錢六千一百二十六貫三百文　河東鑄銅錢息（元豐元年十一月三日供到，係當年六月終除支外下項見在）　錢一萬二千三百九貫八百文（係折二錢）　河中府糴到糯稻（元豐元年八月三日收糴，係熙寧十年收到，計價錢下項）　錢四百四十六貫五百文　市易務下界封樁朝廷錢五十萬貫（係廢罷賣銅場、發運司糴斛斗綱部事、沙苑監、賣草出賣解鹽、義勇保甲代兵士弓手省到等錢，自三司奏南郊賜錢、元借北路到如嘛見錢，叙指揮支借，卻送錢撥還）　澶州故衣雜物錢（元豐元年六月內三司供到）　錢八百七十七貫三百文　在京市易務下界木鹽錢（省備人運河北糧草價錢，元豐二年二月終支外見在）　錢一百四十萬七千三百七十七貫三百文。

宋范太史（祖禹）論封樁劄子　臣伏見近遣戶部郎官往京西會計轉運司財用出入之數。自來諸路每告乏，朝廷詳酌應副，其餘則責辦於外。計今既遣郎官會計，必見闕少實數。若其數不多，則朝廷可以應副；若其數浩大，不知朝廷能盡應副耶，或止如常歲量事與之也？若量事與之，則朝廷既見其闕少之實，而不盡與，無

以為說若盡數與之則恐他路援而為例朝廷視天下如一無有厚薄欲悉應副則力或有所不逮不悉應副則轉運司無以為計不刻剝百姓何所取之如此則陛下赤子必受其弊不可不深慮也又朝廷既委轉運使副以一路財計而不信其所言虛實必遣郎官然後可信是使諸路使者人人有不自信之心每遇缺少則倚望朝廷遣官會計愈不任責臣以為此不可為後法欲乞自今諸路凡有告乏只委轉運司官會計保明聞奏如有不實即重行黜責其誰敢妄臣竊謂今諸路經費所以不足者由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萬數不少此乃戶部轉運司本分財計先帝特令封椿以待邊用蓋恐倉猝調發不及故為此權宜之制今朝廷方務安邊息民則封椿之法宜悉蠲除欲乞自熙寧十年初封椿以來已起發上京及今日已前未起發上京數目盡以賜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今天下諸路例多窮乏而畜其財於無用之所坐視困竭而不為救濟非均適有無足用裕民之政也緣自封椿至今已十餘年一旦撥還諸路必稍紓緩其利害較然無疑伏乞早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恐議者或謂先帝以此備邊今不當變改臣恭聞先帝嘗有弛張之議蓋自古權宜之法多不可久行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三代以來無不如此若張而不弛不唯無以濟國家之急亦非先帝聖意　再論封椿劄子（二十三日）　臣近上奏乞以熙寧十年以來諸路提刑司封椿闕額禁軍請受錢帛斛斗悉歸之尚書戶部諸路轉運司以佐經費以紓困急臣竊以當今之患在於天下空虛朝廷不可不為之計封椿之與經費均出於民皆陛下一家之財也苟可以利國何所愛焉譬如移之於東而還之於西出之於內而歸之於外也昔唐之治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代宗之時租賦悉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天子以取給為便遂不復出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窺其多少國用不能計其贏縮殆二十年及德宗即位宰相楊炎頓首於上前曰夫財賦邦國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理亂輕重皆由焉是以前代歷選重臣主之猶懼不集往往覆敗大計一失則天下搖動先朝權以中人領其職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無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如此然後可以議政德宗乃詔凡財賦皆歸左藏庫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美之以炎知為相之體德宗知為國之務也今封椿之法未至如唐之大盈陛下聽言納諫遠過於唐之德宗若大臣有楊炎之請陛下豈有不從之者乎昔先帝有經略四夷之志是故別貯以待用今

陛下垂拱守成志於無為畜聚於此將安用之昔漢高祖創業老於兵間日不暇給文帝躬脩儉節勸課農桑則高祖之文帝有所不用也武帝驅攘戎狄無歲不征昭帝輕傜薄賦與民休息遂罷鹽鐵議榷酤宣帝綜核名實選用郡守則武帝之法昭帝宣帝有所不用也臣前所謂時異事殊則後人必有更張自三代以來無不如此非獨漢唐也今諸路窘乏不可不救若其計窮豈免掊克是奪之於此而取之於民也惟陛下無疑於改先帝權宜之制則天下之民幸甚取進止　陳次升讜論上哲宗乞罷額外封椿　臣竊以民財有限取之不可以過多邦賦有常用之不可以無節熙寧以前上供錢物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斂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唯務刻削以為己功若減一事一件則據其所減色額責令轉運封椿上供別有增置合用之物又合自糴上供名件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惟日不足既無家資之可助又無鄰粟之可貸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來乃自是且人主莫不有惻隱之心豈無愛民之意比年監司多以掊取相高者蓋迫於歲計不足其勢不得已而然也伏自陛下臨御以來輕傜役薄賦斂濬汰掊刻崇尚忠厚天下之人莫不咸被德澤歡欣鼓舞竊心內附拭目以觀太平之極致然而額外上供之數未除切恐異日供應不辦官司則有失職之責苟欲避免使漁之患復從而生未足以副陛下仁厚之德臣欲乞聖慈特降指揮勘會熙寧以來於舊上供額外御行封椿錢物並與放罷庶使官吏不至過有誅求而民無騷擾之害　袁絜齋集輪對劄子　乾德三年三月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時厚斂於民乃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椿凡歲終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至景德四年十月真宗謂群臣王旦等曰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聖平荊湖西蜀嶺表江河東所費巨萬皆出於是不取於民以陳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之　臣聞傳說告高宗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朝之有內帑所以為軍旅凶荒之先備也歲月愈深則儲畜愈富自太祖肇始至于太宗財貨山積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名物不同錢色亦異制敵紋荒之具沛然有餘此真宗所以形於嘆美也今陛下躬行儉約崇尚朴素雖大禹之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以過此不知內帑之積足以為兵荒之備否乎聞之道路陛下宮中用度比之先朝僅及其半此節儉之至也不知所節之財皆歸諸內帑否乎七八年來東內無供億之費而房廊營莊之人無異往時大農不得而預也不知悉輸於內庫否乎淳熙間臨安

守臣始以羨餘緡錢爲獻每歲十萬後復益之每季一獻遂至四十萬皆入禁中以充峙弃之用此乾道以前之所無有也陛下游心澹泊不通聲色宮掖之內無復此弊不知此四十萬緡復何所歸乎如使此等錢皆歸內帑日積月累財計安得不裕神宗元豐中所儲羨財凡三十二庫載之三朝又過之矣神宗志在有爲所以先爲之備不得不然也陛下可不鑒觀於此哉金虜衰微行且滅矣金亡之後群雄紛然皆與我爲敵國而吾所以待之者亦惟曰和戰兩端而已與之戰乎安得兵力如是之勁與之和乎安得歲幣如是之多此誠未易處也然則今日之內帑其可不汲汲爲緩急之先備哉藝祖嘗言北虜精兵不過十萬我以二十絹易一胡人首費絹二百萬而虜盡矣偉哉英姿雄略經畫大事如指諸掌惟其先事而有備也陛下當今日可爲之時誠能講求乎可爲之具亦何向而不濟此內帑之儲所以不可不愛惜也抑人有言累土可以爲山何者積之使然也又曰江海不能實漏卮何者有所自洩也故儲蓄則爲莫大之利而滲漏則爲莫大之害謹其隄防明其要束常如先朝之時則內帑之豐亦當無異於先朝矣惟聖主亟圖之（李椿經濟編）申省論椿積有名無實

椿書聞之經曰何以聚人曰財切見朝廷養兵祿士以錢穀爲急今來會庾所用每月旋營帑藏支遣逐旬那兌則錢穀可謂匱乏矣而未有豐儲倉之積錢有南上庫之椿則錢穀固自在也所謂積者椿者本非有餘移東就西奪彼予此爾數年以來朝廷戶部遂分彼此往借索還有如市道殊非國體此陽城所以切齒於裴延齡者以其欺誕罔寵誑君誤國爲萬世罪人今觀史者惡其所爲也仰惟主上剛明大臣方正而於予奪移就之弊未能革而止之識者咸知其非莫敢有言者委靡之風未振惟恐言出禍主故士夫相與俛仰度日但爲身謀而不謀國事椿衰老膚淺加以病軀綿三年之久未得脫然無望於世矣誤蒙君父異知朝廷擢用苟有欲言而不吐露則含恨就死寧不辜負天地父母之恩用是不敢有隱伏望朝廷鑒前代之失懲佞臣之欺凡百政事不止於錢穀各付所司委任責成勤勞者賞之誠實者信任之賢能者獎進之庸謬者免之有過者罰之慢易者責之貪私者逐之欺誑者誅之則舉無不治之事矣聖君大臣圖治人材教化政令軍國大事坐而論之收支細事將撥借還有如市道宜上瀆聖君而澆煩大臣耶伏乞鈞察

月椿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月椿錢者自紹興二年冬始是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元直朱藏一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錢十萬緡以酒稅上供經

制等錢應副其後江浙湖南皆有之雖令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錢充其數然所椿不能給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如江南之科罰湖南之麴引在上者迄無以禁之大爲東南之患紹興九年李泰發秉政爲上言月椿錢害民而江東西尤甚請損之遂命諸路漕臣均定如窠名不足取貢自朝廷給降不得一毫及民（二月甲子）然卒不能大有所減十七年朝廷既罷兵又命監司郡守將寬剩錢撥充月椿以寬民力（八月己未）其後遂減江東西月椿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九月乙亥減徽信州各五萬有奇宣州五萬撫州二萬五千江州一萬筠州南康各六千臨江軍四千建昌軍二千皆有奇）十八年冬上又諭秦會之曰昨已減月椿錢要當盡罷會之即諭版曹李仲永以經制錢贍軍然月椿錢卒不罷乾道中始減廣德軍月椿錢千八百緡淳熙初又減桂陽軍萬二千緡光宗登極以月椿有數額太重去處令臺諫侍從同戶部長貳詳悉措畫聞奏當議斟酌施行以寬民力其年用吏部尚書顏師魯等奏再減江浙諸郡月椿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袁州減二萬五千常州減二萬吉州減萬七千隆興府饒州各減萬五千信州減一萬撫州減七千贛州減六千七百五十二江池州廣德臨江建昌軍各減六千湖州減五千徽州南康軍各減四千興國軍減三千筠州南安軍各減二千今東南月椿錢歲爲緡錢猶三百九十餘萬又有版帳錢者軍興後諸色皆有之而湖中爲尤甚紹興元年夏議者請令監司州郡寬屬縣無名之取以紓民力時朝請郎四明劉供守岳陽會四縣版帳之額爲二萬一千餘緡而無窠民者萬一千餘緡乃與提刑丁端叔漕判薛彖光議取凡無名者盡蠲之舉一郡而言則其餘可知矣其餘郡未減者今猶存

月椿錢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師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於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拘拖既有偏重之弊又於本司移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并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椿不封椿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縣橫斂銖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月後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正月六日戶部員外郎霍蠡言竊見方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郡有無皆有定額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椿之錢實

有寀民者欵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辦上之朝廷㠯諸路漕臣槩決可否而罷行之叅勘會江西湖南合認發岳飛軍月樁錢（并見錢字）宋彭止堂集袁州萬載縣減月樁記　淳熙丙午二月某日江西轉運判官王公回將上旨數袁之分宜歲計道萬載宰王牒伯游具以其邑隱告王公蹙然曰獨分宜有上令乎皆吾道也合計之於是大會邑之出入量縮得其賦目不稱狀乃與守張公康議盡蠲宿負計緡錢一萬六千有奇異時萬載歲得苗若干斛復增若干斛爲若干斛以佐其乏沿催錢舊以送使則又割千緡予縣事下邑之士若民聞之驩曰吾民其少寬矣乎是不可不記則獨以書屬某曰自韓文公論刺史觀察使不以情實相予及今數百年事變之來雖各有故而其病大率皆出一縣姑觀吾州之月樁縣它所增倍蓰不啻質之舊志乃創初時守忤將漕者故羸其數數陷守于戾二人之憑固雲散電滅矣而此錢一立遂與天地相終始上下痞隔偏乃至是令王公能與吾守定議損賦以寬吾邑使來者不敢籍之以擾民不記不可也某曰飢不厭大齎渴不厭滿腹此邑人之情固也然王公宜多此事公近且將舉一州一路利病罷行之不難遠且天下母寧茲邑令懷爲是於公意恐不足何如則曰前七年歲在巳亥上嘗詔天下計使通融郡邑財賦詔出拔門憂國者日日具論令大未有應者今王公將旨計分宜而併萬載得損所贏益所闕王人不當如是耶若傳書事者暴畏事者勸利不獨吾一邑而已某曰是宜記某月某日李莊簡公集論諸路月樁之弊劄子　臣契勘諸路月樁最爲民間重害而江東西爲甚元降指揮取撥應干上供封樁諸司并州縣等不以有無拘礙上供經制酒稅課利及漕司移用等錢樁辦如此州縣尚自應辦不足今江南路漕司往往將移用等錢於逐州主管司專委通判拘收不許取撥遂致民不堪命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諸路應有月樁錢並許將諸色錢樁辦如有餘方許漕司拘收庶幾壠畝之民不至失業取進止　小貼子契勘諸路月樁錢當時守臣不量民力有承認偏重去處重爲民害如撫信二州是也欲望聖慈行下諸路漕司將逐州每歲所數不得輒有輕重以傷民力　張守毘陵集乞蠲減月樁劄子　契勘本路州軍自金人蹂踐之後饑饉相因盜賊群起公私匱竭不比他路今月樁之數雖累蒙蠲減而洪州撫州尚自偏重訪聞撫州昨隸江東遂兼認兩路之數洪州贍養中統制安撫大使司立賛下撥到親兵所費四千餘貫亦係月樁通計一月實合管認發錢一萬八千八伯餘貫本州將諸縣裏外極力收簇不過得錢九千餘貫其八千九百餘貫未有可以那撥去處朝廷及宣諭司不見得中統制及親兵一項只作一萬四千貫定數況岳太尉軍前并中統制親兵寨皆係軍兵計日指準不可稍有欠闕伏望朝廷指揮將本路月樁錢再賜詳酌蠲減數目或將撫州江東路錢除豁却將洪州錢再行減數與撫州均認庶幾尚可收簇不致闕誤　劉才邵杉溪集上殿論減月樁劄子　伏見諸路州縣月樁先蒙朝廷慮困民力特與蠲免減數目行下州縣以係省錢經制錢樁辦此莫大之惠也比聞州縣間有以憲漕司占吝各司所撥名色復責令州縣措辦未免陰取於民遂使實澤不能下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有司申嚴法禁俾監司州縣恪意奉承專委帥臣覺察如有違戾去處乞重賜施行庶幾民霑實惠不勝至幸取進止

撒星樁

齊東野語樊襄自咸淳丁卯被圍以來生兵日增五月兵至襄城而圍益密水道連鎖數十里以大木下撒星樁雖魚蝦不得度矣外勢既蹙夏貴乃募壯士至夏節使軍求援得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書以出至樁若礙則腰鋸斷之徑達夏軍得報而還許以軍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克日既定貴提所部軍點視登舟失帳前親隨一人乃宿來有過遣徙者貴驚歎曰吾事泄矣然急出或未及知耳乃乘夜鼓譟衝突斷絙破圍直進衆皆辟易既渡險要之地時夜半天黑至小新城敵方覺遂以兵數萬邀擊之貴又爲無底舡百餘艘中立旗幟各立軍士於兩艘以誘之敵皆競躍以入溺死者萬餘亦昔人未出之奇也

暗樁

經鉏堂雜記霅川自五代以來不經兵火以其環城皆水可釘樁犬牙相錯多下暗樁舟載稍重則爲暗樁所礙舟稍大則不能入樁進退不可也

馬黃弩樁

宋會要神宗元豐六年六月上批付劉昌祚所進器械具悉令於京師見作軍仗賜御槍刀弓甲等備并透燭尾馬黃弩樁一以備出入御史省閱具使否以聞

株樁

（黃庭堅詩棫樸作株樁）

係牛樁

（韻府群玉道家以鼻爲係牛樁）

庒

（側霜切顧野王玉篇作郎切壯立貌）

湷

（側霜切陸法言廣韻深水立湷宋重修廣韻都江切司馬光類篇株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智江切樁水深聲也楊桓六書統照母[illegible]本舂聲（隸省））

（篆書）湷（六書統）

（隸書）湷（六書統）

奘 側霜切。顧野王玉篇：阻良、阻亮二切，狂犬也。陸法言廣韻：妄強犬也。又俎朗切。郭忠恕佩觿集：奘奘（上阻羊翻○健犬出坑文○下徂朗翻○大也）。徐鍇通釋：從犬壯聲。在郎反。宋重修廣韻：在郎切。丁度集韻：側羊切。司馬光類篇：慈良切，又在朗切，又但朗切，又才浪切，又側亮切。鄭樵六書畧：又在黨切。聲兼意。楊桓六書統：照母奘（統篆）奘（隸）。

篆書奘六書統　隸書奘六書統

梉 側霜切。丁度集韻：側羊切，木名，似橡章○其小似桃○枝，生七年乃知。楊桓六書統：照母梉从木壯聲○梉（隸）。

篆書梉六書統　隸書梉六書統

䰄 側霜切。丁度集韻：株江切，䰄鬞，亂髮。韓道昭五音類聚：都江切。楊桓六書統：照母䰄从髟舂聲䰄（隸）。

篆書䰄六書統　隸書䰄六書統

⿱立月 側霜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陟江反。

⿰木憃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江切，橛也。

⿰土庄 側霜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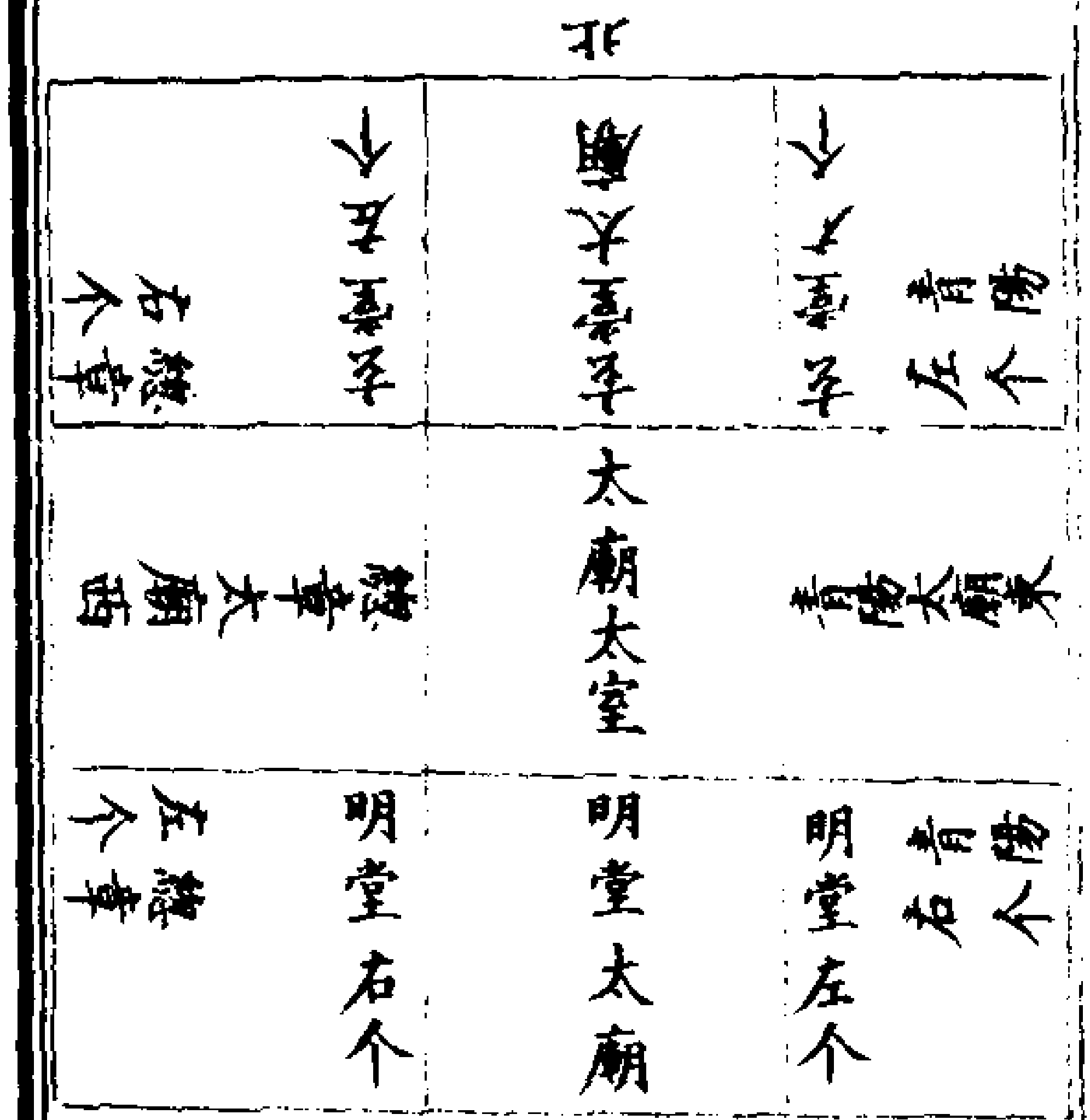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一鸞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八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一）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朱子集注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朱子或問說者或謂明堂者齊王僭禮之所爲。信乎。曰。不然也。漢書猶言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則趙氏之說不誣矣。祝朱附錄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是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此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毀去之也。金履祥考證明堂　周世明堂見於冬官。大小戴禮記。蓋天子朝諸侯布政之宮。如一大殿而爲九室。四方各三門。門旁夾窗。其內九室。戶牖相通。天子巡狩四嶽。朝諸侯於方岳之下。做明堂之制而爲堂。故泰山之下有明堂。許謙叢說人皆謂我毀明堂。衆人之言也。毀諸自問果當毀之乎。已乎。又以己意問止而勿毀乎。見得宣王之意正是欲不毀爾。蓋已稱王。即欲行天子之制也。孟子則不禁他不毀。只是教之行王政。蓋行王政。則足副王之名。雖行天子之制可也。　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卻是王政。　周禮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世室者宗廟也。脩南北之深。脩二七者。深十四步。八丈四尺也。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十丈五尺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三四步。室方四三尺。以益廣。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謂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也。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謂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也。大室居中。四角之室。皆於大室外接四角爲之。大室四步。四角室各三步。則南北三室。十步爲六丈。東西三室六丈。外加四三尺。又一丈。則廣七丈。）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四旁兩夾窗。（每室四戶。旁皆有兩夾窗。爲八窗。五室二十戶。四十窗。）白盛。（蜃灰也。盛。成也。以蜃灰堊墻。所以飾成宮室。盛。音成。）門堂三之二。（門堂取正堂三分之二。南北五丈六尺。東西七丈。）室三之一。（兩室與門。各居一分。）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柱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謂當代三者其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三箇。（廟中之門曰闈。小扃。膷鼎之扃。長二尺。三箇。六尺。）通典。東西長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其堂高九尺。於一堂之上爲五室。每一室廣一丈八尺。每室開四門。門旁各有窗。九階。外有四門。門之廣二丈一尺。門兩旁各築土爲堂。南北四十二尺。東西五十四尺。其堂上各爲一室。南北丈四尺。東西丈八尺。其宮室墻壁。以蜃蛤灰飾之。（此釋周禮明堂制。）又引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九室。室有四戶八窗。三十六戶。七十二牖。蓋以茅。上圓下方。其外水名辟廱。堂高二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戶。八牖。宮三伯步。（今按此文在明堂篇）



右明堂制。諸說大槩如此。按周禮舉三代之制以互見。蓋夏世室以宗廟言。則王宮及明堂之制同。殷重屋以王宮言。則宗廟明堂之制同。周明堂以朝會之所言。則宗廟王宮之制同也。

朱子之說簡當

（杜英旁通前郊祀志。武帝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修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何文淵事文引謚禮記明堂位篇。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大戴禮明堂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　前漢武帝紀。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二丈。皆三等。封於其上。示增高也。降坐明堂。臣瓚曰。郊祀志。初天子封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則此所坐者也。明年秋。乃作明堂耳。）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朱子集註。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毁哉。　祝洙附錄語錄總論二章之旨。問范氏曰若行王政。雖明堂可以勿毁。何況於雪宮。竊謂若如范氏之說。是明堂反不若雪

宮之當存也。曰。明堂非諸侯所宜有。故范說如此。楊龜山解世儒或以孟子教齊宣王行王政。爲臣不忠。與孔子尊王之意異。蓋未嘗論世故也。春秋之時。名位未亡。天下猶以爲君也。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至孟子時。諸侯皆稱王。則天下不復有周也。分爲東西君。則位號亦亡矣。雖欲尊之。尚可得乎。聖賢之趨時合變。各有所當也。世儒不論其世而謬爲之說。失其旨矣。焉豫緝義豫曰。齊宣王曰人皆謂我毁明堂云。皆者欲毁者衆也。計其毁之之謀已定矣。但少有猶豫耳。當斯時也。止之而不毁。有力哉孟子之言乎。始則對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以視非齊宣王之可毁。繼之曰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意謂使齊王能行王政。雖自居明堂可也。使不能行王政。亦知爲王者之堂。必不敢自決於毁之也。故爲此說以存明堂。以待王者之興。孟子之所期者遠矣。惜乎王者之不作。明堂之竟廢可傷也哉。李流謙澹齋先生集。戰國之際。欲毁鄉校者有之。欲毁明堂者有之。蓋先生道德法度之遺意。至是決裂殆盡。然仁人君子未嘗一日不致意於其間。故子產於鄉校之毁則亟排之。孟子於明堂之毁則力止之。雖然。無明堂不害其有王政。然宣王所以欲毁之者。不惟不知明堂爲何等物。蓋初不知王政爲何等事。故孟子因是以啓迪之。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夫子非焉。夫子存羊。蓋所以存禮。今孟子欲存明堂。其亦所以存王政也與。）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朱子集註。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

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陳埴木鍾集。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周門關市廛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　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經制大備。乃王道之成。　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是助法也。及周禮則易而爲徹。聖人之於法度。非有所不得已。則不應變易之。易助爲徹。雖不可知。要必出於不得已。若非斯民浸失先公後私之意。則必田畯之官漸有急於公而緩於私之失。故變其法。雖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其以一分饒與民。則又變狹而之寬。因以寓厚民之意也。　又曰。關市譏而不征。周禮則關市有征。周公之意。是必將以抑商賈而歸之農也。及其弊也。則有爲暴之譏焉。以此見變法易令之識。非易事也。澤梁無禁。至

周禮則山澤皆有厲禁。亦禁其暴殄天物者。而使取之以其時而已。　又曰。先王以民爲體。雖無尺寸之膚不養。然於心腹腠理易於傷犯處。尤當有以愛護之。此又体仁之至。而王政之本也。　按岐山在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唐屬岐州岐山縣。宋朝屬鳳翔府。蓋箭括嶺也。岐山之南有周原。蓋周之舊國。饒雙峯講義先生曰。耕者九一。是以民之所得者言。謂九百畝之中得百畝。非說賦稅。若說賦稅。則是什一。若說世祿。亦是指士所得者言之。　又曰。商助是八家各出力以助耕公田。周徹是不問公田私田。都把來耕。將後都計畝而分。如此則無厚薄之異。故曰通力而作。計畝而分。周人亦專行徹法。　都鄙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法。平坦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　又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又曰。關市是兩事。關是路道搏節處。市是市井。澤梁亦是兩事。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陳櫟發明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凡此皆王政之綱目。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煢獨甚矣。其可哀也。馬豫輯義王問孟子言王者之政。可得聞其說與。孟子答曰。徃者周文王治岐之政。耕者九一。（朱氏輔氏。）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井。（今按通典謂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年老而無妻。失其所事。謂之鰥夫。老而無夫。失其所依。謂之寡婦。老而無子。失其所倚。謂之獨夫。幼小而無父。失其所養。謂之孤兒。是天下窮困之民而無告愬者。文王發達其王政。施布其仁恩。故先此四者窮困之民。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言居今之世。既富之人則可矣。但此孤獨困悴之人。則可哀憐也。（朱氏。）史伯璿管窺。耕者九一。九一者井田之制也。云云。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九一。是助法。十一是貢法。今集註釋九一爲井田之制。則是助而非貢。明矣。雙峯只因其與世祿對言。遂以九一爲民之所得。殊不知孟子亦只以井田形體之大槩而言。則中百畝爲公田者。恰是九分中之一分。若更以二十畝爲廬舍者。則朱說細論之耳。且果如雙峯所言。則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又當如何分別耶。澤梁無禁。集註。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按四書通於上篇移民移粟章辯陳氏之失。曰殊不思集註於此政以厲禁爲王道之始。蓋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澤梁無禁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禁。文王愛物之仁也。周官三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厲而爲之守禁。註。每物有藩界也。以是觀之。澤梁無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不以時取也。竊詳陳氏之說。通所以辯之者甚當。而發明

不免取之於此。則通與發明之優劣。蓋有不待辨而決者。若輔氏以澤梁無禁之禁。與民皆有厲禁之禁。混而言之。亦欠分別。愚則以爲無禁而有厲禁。王道之始固如此。王道之成亦未嘗不如此。諸儒强欲以此分王道之始。王道之成。此所以不待其說也。讀者詳之。）杜英旁通。晦庵岐周之舊國。　史周本紀。古公亶父立。薰育戎狄攻之。亶父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文王立四十九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崩。何文淵事文引。憎惡惡止其身。春秋公羊傳昭二十年。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惡惡並如字。二讀上烏路反。）詩小雅正月之篇。詩小雅祈父之什正月篇。（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時。使我心憂傷矣。　愚按此憂其國將亡之詩也。）趙德箋義。察異言異服之人。（箋。周禮地官司稽司門之職。察出入不物者。註。不物者。語不物者。衣服占視不與衆同。又王制關執禁以譏異服。譏異言。譏何察也。）趙德附錄。關市譏而不征。（記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註云。此乃夏殷之法也。文王之時猶不征。其後則有征矣。故周禮司關之職。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又如孟子言澤梁無禁。周禮則有澤虞爲之厲禁。孟子之言。蓋欲反古也。）文王發政施仁。（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矜讀爲鰥。孔穎達疏。案劉熙釋名云。鰥。愍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禮記集說中山成氏曰。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通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要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性。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延平周氏曰。孟子以鰥寡孤獨爲序者。輕重之序也。王制以孤獨矜寡爲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爲序。何也。豈非所養之常殊。有寡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也。禮運先言矜寡。以輕者先之也。蓋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爲重。獨於孤爲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爲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爲輕。）李流謙潛齋先生集。孟子意不在明堂而在王政。特因明堂以激之。而王果問焉。於是以治岐之事告之。蓋治岐亦文王初爲諸侯事也。夫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不征。澤不禁。罪不孥。以至鰥寡孤獨。皆發政之所先。此實王政之大者。而皆於明堂出之。則明堂安可毀。不然。如後世徒以禮文之飾。指楨廟重屋八牕四達爲之。則毀不毀何與乎王政。唐仲友說齋集孟子答齊宣王王政之問曰。昔者文王

之治岐也。關市譏而不征。當周之興。敦本抑末。莫非於此。何於商賈反無征乎。　民之憔悴於虐政久矣。懋遷有無化居有所壅而不行。豈獨病末。農亦病之。非有治岐之仁政。何以商旅皆欲出於王之塗乎。故止旅乃密。公劉厚民之然。行道兌矣。則昆夷之所以駾。言與敦本抑末並行而不相悖也。酒誥之書曰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則關市之所譏。豈皆末作哉。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何末作之慮。若珍禽奇獸育於國奇技淫巧作於工。則雖復倍關市之征。其能止民之趨末乎。況存中長與集關之有征。抑遊者也。王者之禁遊惰末作。故有里布屋粟關市漆林之征。政事脩。民不失其業。然後禁可行也。故周官國凶札則弛關門之征。但譏而已。文王與孟子之時天下之政不可謂之脩。民之不失其業者蓋鮮。故孟子欲去關市之征。文王去關之征而不及於市關所以待天下之民。市則吾國中也。文王之國中與孟子之時法度固宜有間矣。王克耘經義貫通。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又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十一也。九一。專舉文王。十一。合三代言之。何歟。又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則又以野與國為九一十一之分。何歟。　九一者井田之制。什一者三代取民之常。井田大備於周。故於文王言九一。至於計其取民之

實。則三代皆不過什賦其一耳。故夏之貢。商之助。周之徹。其實皆十一焉。然周人之徹。兼貢助而用之。貢法用於國中。故云國中十一使自賦。助法施之於野。故云請野九一而助。夫自井田形體觀之。則公取百畝而八家各私百畝。是為九賦其一。自一夫受田百畝通實耕公田十畝計之。則又何常非十取其一哉。（故曰夏之貢。商之助。其實皆十一也。）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朱子集註。餱音侯。槖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

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趙順孫纂疏。按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又按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又按舜封后稷于邰。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公劉始立國於豳之谷。豳今邠州三水縣。集成。張氏註。于槖于囊謂裹餱糧於囊槖也。餱糧。乾飯也。思戢用光。思安民以光其業也。戚揚。戚。斧也。揚。鉞也。胡炳文通。真氏曰。人君豈不事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餱糧之積可也。馮豫緝義。宣王聞此說而美之曰。善哉仁政之言乎。孟子言宣王若以為善。則何不施行之。詩言公劉為西戎所逼。將遷國于豳。使居者厚其委積。實其倉廩。行者有裹糧盛於槖囊之中。然後張其弓矢。備其干戈斧鉞。於是方始啓開道路而行。居家者有積倉。行路者有裹糧。然後方可以啓行而遷國。朱氏使家給人足。横浦張氏。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集註此一節。解齊王好貨之意。金履祥考證。乃積（當作子賜反穀作也）。於王何有。（王去聲）公劉后稷之曾孫。（本史記世表。然考之漢史。則公劉避桀居邠。去后稷世遠。又考之路史。則公劉乃后之後世孫。）何文淵事文引證。詩大雅

公劉之篇。詩大雅生民之什公劉篇。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公劉后稷之曾孫之。舊說召康公以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詩以告之也。）陳舜中審是集。於王何有此一句。諸家皆失其解。不詳晦翁亦但循習其非。以為於王何難之有。孟子初無何難之有之意。蓋孟子謂宣王以好色好貨為疾若能與百姓同。則色與貨非王所私有。亦何疾之云。愚向得此說已十餘年。昨讀張南軒解。乃犂然當於予心。欲不得不申而記之。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朱子集註。大音泰。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太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父。太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厓也。岐下。

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太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　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朱子語録問孟子以公劉太王之事告其君。恐亦是委曲誘掖之意。曰這兩事却不是告以好色好貨乃是告以公劉太王之事如此。兩事看來却似易待去做時多少難。大凡文字。須將心體認看這箇子細看來甚是難。如孟子又說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看來也似易。這如何便得相似。又如說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看來也似易。問孟子語好貨好色事。使孔子肯如此荅否。曰孔子不如此荅。但不知

作如何荅。問孟子荅梁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又恰却如此引導之。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不察耳。斯可學　朱子或問或曰范氏楊氏貨色之說不同者何。曰范氏之說正矣。其愛君之切。而欲窒其利欲之原。其意亦已深矣。然孟子因幾納諫之權。剖析毫釐之妙。則有所未察也。蓋謂公劉齊王同爲好貨。特以公私之異。而有厚民賊民之分。則其勢不甚相遠。而不難於矯革。若直謂此爲厚民。而使爲好貨。則其勢隔絕。而不復可以相移矣。然此猶特爲守正而不知變之論耳。至謂太王之事爲正家。則避狄倉皇之際。携其婦子而來。何以見其所謂正家者哉。是愛其君之切。欲其言之美。而不虞其說之牽強而不足以取也。其亦誤矣。至於楊氏幷前章好勇者爲說。則有意乎孟子之權矣。然於孟子陳善閉邪之正。似亦未察於毫釐之際也。蓋齊王之小勇。正所以害夫達德。故孟子請其無好此勇。而大之。非欲其反此小勇而大之也。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己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導之也。此其爲失。特辭義名言之間有所不盡。非有甚害。然其說恐未免於曲學阿世之譏也。易所謂遇主於巷者。以程傳考之。亦不如此。後段所論紹述則善矣。然不敢正言熙豐之失。則意亦有未盡者。讀者詳之。先儒精義或謂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伊川曰。譬如一樹。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楊曰。智仁勇。天下之達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也。則人君固不可無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流而道之。其患必至於決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庶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之善而閉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也。　又曰。志完云上合下便執得繼述兩字牢。更不可易。予謂繼述兩字自好。但今用之非是。當時自合說與眞箇道理。且好貨好色。孟子猶不鄙其說而推明之。況上有繼述之意。豈容無所開道。而使小人乘間謗爲邪說以進。則其末流激成今日之弊。不足怪矣。夫繼述之說。始於記所稱武王周公。今且舉周公事明之。文王耕者九一。周公則更而爲徹。文王關市譏而不征。周公則征之。武王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建周公七年。制禮作樂。昔者武王所由之政安在。聖人作處。惟求一箇是底道理。若果是。雖紂之政。有所不革。果非。雖文武之政。有所不因。聖人何所容心。因

時乘理。欲天下安利而已。且如神考十九年間。艱難勤苦。制爲法度。蓋欲以救時弊。便百姓也。便百姓則其志。救時弊則其事。此獨不當繼述乎。今繼述足以救時弊便百姓也。是亦神考而已。釋此不務。乃欲一二以循熙豐之迹。不然則爲不孝。此何理也。且如祖宗有天下百有餘年。海內安樂。其法度豈皆不善。神考一起而更之。神考亦只要是而已。謂之不孝可乎。自唐末至五代。禍亂極矣。太祖太宗順人心。定天下。傳數世而無變。豈常人做得。然而法度不免有弊者。時使之然耳。若謂時使之然。則神考之法豈容獨能無弊。補偏救弊。是乃神考所以望乎後世也。何害於繼述。而顧以爲不孝乎。今之所患。但人自不敢以正論陳之於上。恐有妨嫌。若吾輩在朝廷。須是如此說。始得其聽。不聽則有去就之義焉。議論不知道理所在。徒有口辯。則勝他識道理人不過。如戰國說士遇孟子便無開口處。尹曰。孟子之不欲毀明堂。欲齊王之行王政也。文王之治岐。公劉之好貨。太王之好色。皆指事而言。可謂善引其君矣。楊龜山語録先生嘗夜夢人問王由足用爲善。何以見。語之曰。齊王只是朴實。故足以爲善。如好貨好色好勇。與夫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其朴實可知。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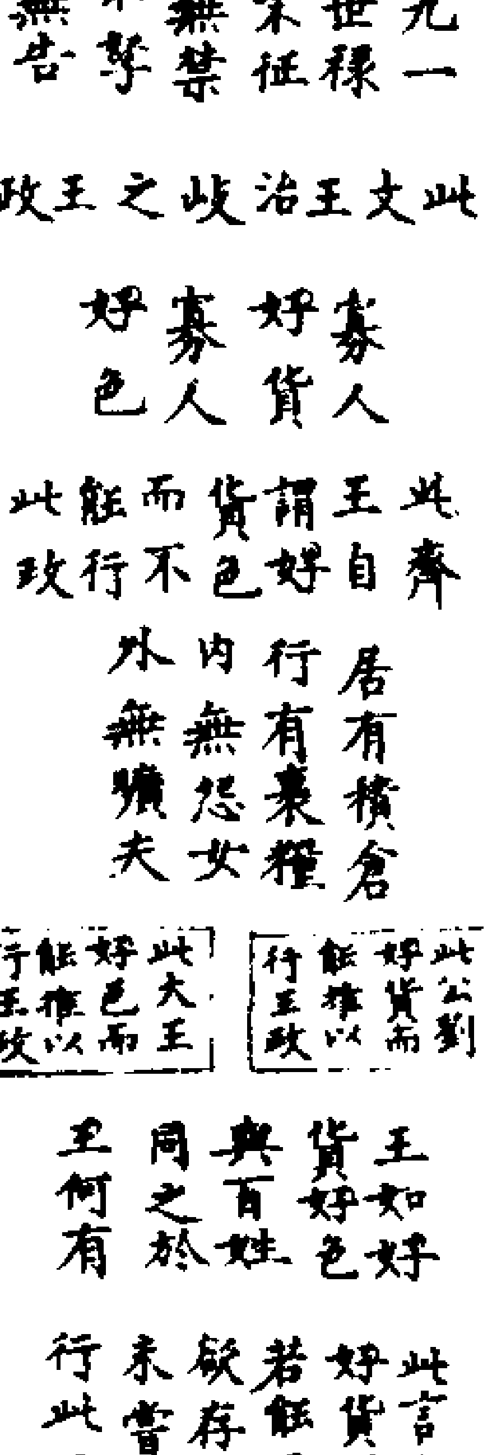
祝洙附録語録與學者書曰近累整頓孟子說見得此老直是把得定但常放到極險處方與一斡轉斡轉後便見天理人欲直是判然非有命世之才見道極分明不能如此然亦只此便是英氣害事者便是才高無可依據處學者不可不知也張栻解人皆謂宣王毀明堂者惡其害己而去其籍之意而孟子所以使之勿毀者乃不廢餼羊之義蓋使王者作則制度典章猶可因是而永故爾於是以行王政告之周家王政自文王始治岐之法即經理天下之法也耕者九一八家各耕百畝而同養公田助而不稅也仕者世祿賦之采地也關市譏而不征察非常禁奇衺而已不征其物也澤梁無禁與人共之也罪人不孥不及其妻子也凡此皆王政之綱目也而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蓋是四者人情之所易以忽而文王每篤之不欲其獨無告也此可見公平均一不遺匹夫匹婦仁人之心王政之本也宣王聞斯言之坦易明白也故有善哉言乎之歎夫天下之患莫大於善善而不能用故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而宣王自謂有好貨好色之疾孟子因其自謂有疾如良醫之治病隨以藥之夫好貨與好色人欲之流不可爲也今王自謂疾在於好貨而告之以公劉好貨王自謂疾在於好色而告之以太王好色是則有深意矣夫公劉果好貨乎哉公劉將遷國于豳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弓矢斧鉞備而後啓行是其所謂好貨者欲己與百姓俱無不足之患而已太王果好色乎哉太王與其妃來相宇于岐下方是時也內外無有怨曠焉是其所謂好色者欲己與百姓皆安於室家之常而已夫其爲貨與色者如此蓋天理之公且常者也故再言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夫與百姓同之則何有於己哉人之於貨與色也惟其有於己也是故崇欲而莫知紀極夫其所自爲者不過於六尺之軀而已豈不殆哉苟惟與百姓同之之心則擴然大公循乎故常天理著而人欲滅矣此所謂引之以當道者也張南軒語録齊王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但謂公劉好貨太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欲其國富而民亦欲其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而所以爲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天理也齊王之好私欲也此與今樂猶古樂同今之奏韶濩於堂下謂之古樂可乎夫樂之本果何物也欲知古之樂當存先王之心先王以是心施之於政寫之於聲音播之於天下今王能存先王之心行先王之政樂其得之矣是則同趙順孫纂疏接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公叔祖生太王是公劉之九世孫　古公猶言先公也蓋未追王前之本號古公當殷末時猶尚質故重父以名言　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　真氏曰人君豈能無妃匹之奉惟能推此心使民亦有配偶之安可也　輔氏曰孟子對時君之言其所以充其善而格其非者乃陳善閉邪之事若夫就事論事則是後世不知學者之所爲淺暗拘滯徒以激其君而使之拒吾說耳若夫孟子之事則亦勉強做不得須是學到孟子地位能如他知言養氣然後自然有此等功用也至所謂豈不能堯舜之君則亦據理而言之耳其君之聽與不聽用與不用則不可得而必也　又曰鍾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以常情論之則雖若不可爲故齊王言之則以爲慊而又自以爲疾恐不足行王道然以實理言之則是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知言之說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而辯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貨好色其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此即公劉太王與民同欲之事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爲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如此集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夫理而克其欲耳　又曰法似疎而實密事似易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疎且易矣然必使之爲公劉太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夫民循理而不縱欲公天下而不私一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何能辯析其精微如此哉　又曰讀之者徒記其文而不究其實則亦不知夫其意之所在故又欲學者體之以心驗之以身真有以見夫毫釐之辨同行異情之實與夫天理人欲界限之不可相入然後識孟子真非曲學阿世之說而己之所以克去私意復歸於禮之端緒亦可得而黙諭矣饒雙峯講義來朝是來朝之時　又曰當是時以下是孟子自說當如此　又曰集註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如梁惠有臺池鳥獸文王亦有臺池鳥獸此是同行梁王則獨樂文王則與民同樂此便是異情又如好色好貨好勇好樂是人之所同好但循理而公於天下則是天理縱欲而私於一己則是人欲克己復禮是就此上辨別理欲　又

曰。宣王纔說好貨。孟子便借公劉好貨說。宣王纔說好色。孟子便借太王好色說。皆只要引歸天理上來。如前章好樂好勇皆是。非孟子之辯不能如此。陳櫟發明朝其來以朝也。古人紀事有此例。書曰。朝。如王朝步自周。周公朝至于洛。孟子之言。有將無做有者。只且引來以足己意。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此便謂之好色好貨乎。然欲開導時君。意正辭辯。　愚謂好色好貨雖人欲。能如公劉太王與人同之。是即天理矣。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其遏人欲存天理之意則一而已。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不能以髮。幾微之際也。張橫浦先生集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觀孟子所對。是啓齊王一國貨色之心也。一國好貨好色。此何等風俗哉。如葛覃之詩桑中之刺。一國好貨好色。熟攷上下文。不敢摘取一語以罔聖賢也。孟子所謂好貨者。謂使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此太平之事也。豈謂機巧趨利乎。所謂好色者。愛厥妃也。謂使民嫁娶以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也。亦太平之事也。豈謂相竊妻妾乎。余恐小人借此以濟其姦。而君子罪其言之不謹也。故表而

出之。使學者於聖賢有所攷焉。胡炳文通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出胡氏知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章者。如齊王好色。太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之惡。無非人欲。孟子之言。則止君之惡。而誘君於善。無非遏人欲而存天理者也。李復潏水集問好貨好色。孟子何以對齊宣王。曰。齊宣之言。有強拒孟子之意。孟子遜以入之。欲漸引而趨善也。其對今樂猶古樂。又及樂之本矣。馬豫繹義（宇居也。詩傳曰。宇。宅也。）於是及其妃姜女自來相其可居之宅。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今王若好色。能與百姓同其所欲。使婚姻以時。怨曠無有。則於王天下也。何有難乎。此一節解齊王好色之意。黃氏日抄齊宣王好世俗之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廣四十里之囿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毀明堂非也。而孟子不之非。好貨好色皆非也。而孟子不之非。惟一切因其機而順導之。使無不與民同之。以歸於行王之道焉。蓋齊大國也。可以有爲於天下。故誘進之如此。此孔子之所謂權者也。滕小國。惴惴自保。而其君又賢。則惟以正對而不爲誘進之辭。凡其旨義。則皆集註備之矣。金履祥考證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本胡子知言。前一句曰同體異用。其語有病。故集註止取一句。）曲學阿世。（出漢書。轅固謂公孫弘曰。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王文憲曰。自好樂以下至此五章。共一機軸。而充之以學力。似不免有戰國權辯氣象。其所以異於戰國者。務引其君以當道。發天理於幾微。遏人欲之橫流。所以大有功於）天下。朱子語錄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之。此處又如此開導之。何也。蓋此處亦分義利。人自不察耳。發明對利國之問甚嚴。而此諸章甚婉者。法語之言不嫌其嚴。巽與之言不嫌其婉。史伯璿管窺前篇卒章之末。張氏嘗辯及此。愚亦附以臆度之見矣。請申其說。蓋惠王於見賢之初。發何以利吾國之問。是以利國之事責之孟子。而不自知徇利之爲非也。故孟子不得不直掃之。宣王於言論之際。自以好貨爲疾。而無隱於孟子。則非梁王不知徇利爲非者之比矣。故孟子不可不有以開導之也。梁王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宣王非不知義之爲是。利之爲非。者特私欲之蔽。未能自克耳。餘則語錄精矣。發明以法言巽言爲分別。蓋本論語集註之意而言也。論語法言巽言之義難分別。故集註以孟子所言證之至矣。爲發明者正當於此分別孟子何故以法言對利國之問。却以巽言對齊王諸章之言。以曉學者可也。今乃但援法言巽言爲說。則何以異於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乎。何文淵事文引證（曲學

阿世）前漢轅固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後以疾免。武帝初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李流謙澹齋集宣王未安於王政之言。於是託以有疾。而有好貨好色之事。孟子又引太王公劉以爲言。太王好色而無怨女。無曠夫。公劉好貨而有積倉。有裹糧。夫使人人好色如太王。好貨如公劉。則人唯恐王之不好也。此與前好勇之義同。王嘗問卿。孟子以正對。王勃然變乎色。今此則若隨其意而詭說之。何哉。蓋言不剴切。無以激其意。不順適。無以寓其諷。雖若不同。其所以引君於道。則一而已。

程復心章圖



耕者九一
仕者世祿
關市不征
澤梁無禁
罪人不孥
不虐無告

此文王治岐之王政

寡人好貨
寡人好色

此齊王自謂好貨色而不能行此政

居有積倉
行有裹糧
內無怨女
外無曠夫

此公劉好貨而能推以行王政

此大王好色而能推以行王政

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言齊王好貨好色若能遏人欲存天理未嘗不可行此王政

趙次誠考義。耕者九一。野無橫斂。仕者世祿。朝無濫爵。關市不征。通民之財。澤梁無禁。因地之利。罪人不孥。不戮無辜。必先窮民。不虐無告。此文王王政之目也。公劉好貨。而居有積倉。行有裹糧。即文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之心也。太王好色。而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文王以鰥寡孤獨爲先之心也。集註以宣王與公劉太王同行異情。則知公劉太王之與文王異行而同情也。然集註之所謂異情。而以爲是非得失之異歸。相去遠矣。蓋循理而公於天下。縱欲而私於一己。是非之異歸也。聖賢之所以盡其性。衆人之所以滅其天。得失之異歸也。集註所謂法之似踈而實密。事之似易而實難。蓋勸之以好貨好色。法之似踈也。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事之似易也。啓行而有積倉餱糧弓矢干戈之悉備。胥宇而有來朝走馬爰及姜女之勤勞。法之實密也。既啓行而居必積倉。行必裹糧。既胥宇而內必無怨女。外必無曠。事之實難也。自其踈而易者觀之。固有類於曲學阿世之言。自其密而難者觀之。誠可以爲克己復禮之端矣。李好文經訓要義。王自以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政。孟子言古之公劉亦好貨。當時往遷於豳之時。使民皆有積倉餱糧。富足而後行也。王如好貨。亦能及民。何難之有。王又自言好色。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孟子答以太王之事。避難遷岐之時。與其后姜氏相從居止。是亦好色也。然當時使其民男女皆無怨曠。是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民　真德秀曰。夫公劉非好貨也。不過居則有積倉。行則有裹糧爾。而當時之民居者行者。亦皆有以自養而無飢餒之虞。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太王非好色也。不過同姜女以來胥宇爾。而當時宮中無怨女。民間無曠夫。可見其與民同欲也。公劉太王與民同欲如此。王業安得而不興。後世人君私四海之富。鉅橋洛口。儲粟山積。而民無宿昔之糧。侈六宮之奉。燕姬趙女。充盈館籞。而民多鰥寡之歎。其專欲病民如此。禍變安得而不作。惟仁聖之君。享玉食而憂民之不飽。於蔡萑對嬪御而念民之不足於室家。推此之心。行此之政。其庶矣乎。蔡模與權寵豹管孟子對齊宣王明堂之問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此即孔子告子貢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之意。舉而行之。亦猶是也。至於好貨則言公劉。好色則言大王。好勇則言文武。又皆本之於詩書。而非一己之私言。無非納約自牖。因其所明而開導之也。此異與之言也。宣王悅而不繹。何哉。孫奭註疏。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能行王道者。則可無毀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可施。其法寧可得聞。）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關以譏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詩云。樂爾妻孥。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皆天下之窮民。而文王常恤鰥寡存孤獨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傷惻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王曰。善哉言乎。（善此王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王政。則何爲不行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乃積乃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也。揚鉞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孟子言公劉好貨若此。王若則之。於王何有不可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色。不能行之。）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滸來至岐山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大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普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者。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　正義曰。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好貨好色之事。而責難於君也。齊宣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是齊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相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壞乎。曾泰山下有明堂。後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齊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耳。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謂王政之法。寧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大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

人不幸。王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爲王政之法也。言往者文王爲西伯。行政自岐邑。耕者皆以井田之法制之，一夫受私田百畝，八夫家計受私田八百畝，井田中百畝是謂公田，以其九分抽一分爲公，以抵其賦稅也。仕者不特身受其祿，而至子孫之世亦與土地祿，爲關市司關司市之所但譏問之，不令姦人出入，而不征取。其於川澤魚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誅罰止其一身，而不誅罰其妻子。孥，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鰥寡孤獨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爲。無告者以其鰥寡孤獨單處上下無所告者之人也。是以孟子言文王在岐邑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哿可也。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稱其文王行政是如此也。故復之以答宣王。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聞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答于宣王也。言往者公劉好其貨，則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云橐囊者，大曰橐，小曰橐也。廣曰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者也。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王何有，曰是孟子又引太王好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答宣王也。亶父，太王名也。古公，號也。言往者大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滸，而至于太山之下，曰與姜女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當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太姜也，是太王之妃也。　註謂太山下明堂至已止也。　正義曰，案地理志云，奉高有太山。史記封禪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遂覲東后。又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殷紂亂天下，脯諸侯以享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命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太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太山，後魯爲齊所伐，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我用我者，當處於太山矣。註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郊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太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長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卑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註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以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室爲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堂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總

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本大寢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註往者大王爲西伯，至妻子也。　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爲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梁山，止于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昌立，是爲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云循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爲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采地而爲井田，經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役萬民，使營他事而貢賦稅，出車徒。又采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爲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於是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是紂時稅重也。關譏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禮周司關國凶禮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　註詩小雅正月之篇者。

註云哿可也。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憐獨困也。註詩大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註云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邠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橐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人民，用光其道，爲今子孫之基。又毛詩云，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註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者。正義曰，緜詩，興也。緜緜不絕貌也。毛詩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之所欲，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踰於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率，循也。滸，水涯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鄒霆夫衍義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使毀棄大山之明堂，將如其言而毀諸，抑勿從而已之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推行王者之政令，則勿毀之矣。王曰所謂王政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對曰，昔者周文王之治岐也，行井田之制。耕者於九百畝之中，受田一百畝，而同養公田，九分而稅其一。仕於官者世食其祿。關門市邑之地，惟譏察奸宄而不征稅。澤有瀦水，梁可捕魚，皆無禁防，與民同利。罪人犯法，不及孥累。甚至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爲天下之窮困之民而無所告愬者也。文王發於政事，施布仁澤，必先及斯四者，念其窮困，不敢後也。引詩正月之篇云，哿矣富有之人，所當哀憐此等煢悴之窮獨也。王聞其言而美之曰，善哉言乎。孟子曰，王如以此言爲善而善之，則何爲不從吾言而見之行事。王曰，寡人所以不能行者，爲有疾也。寡人之疾，在於貪好貨財。孟子對曰，昔者周之先公有公劉者，好貨財。詩公劉之篇云，乃積乃倉。廩以厚其藏，乃裹盛餱糧乾糧于無底之橐，于有底之囊，以資其行。思欲戢安其民，用光大其國家。弓矢斯張，可射以禦敵。又有干戈戚揚，四者之兵器。爰方啓行，往遷于豳。故居於家者則有積倉之備，行者則有裹糧

之儲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而爲遷計。王如有好貨之病，苟能如公劉推而與百姓同之，於爲王何難之有哉。王曰，寡人又有疾焉，寡人之疾，在於貪好女色。孟子對曰，昔者周太王亦好女色，愛幸厥妃。詩緜之篇云，稱大王爲古公，而呼其亶父之名。來朝走馬以避狄難，率循西行於水之涯滸。遂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即姜女也，聿來胥宇而同居。當是時也，內則無怨慕無夫之女，外則無鰥曠無婦之夫。今王如有好色之疾，苟能如太王推而與百姓同之，於爲王何難之有哉。魏公著句解齊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言，人皆謂我毀明堂。明堂在泰山下，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所。戰國時人見天子不復巡狩，諸侯又不當居之，欲皆與宣王言，欲其毀除之。毀諸已乎。宣王問孟子可毀除之乎，抑亦止已而不毀乎。孟子對曰，孟子答宣王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欲行仁政，宣王若欲推行王者之政，則勿毀之矣。則不必毀除之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問孟子言王者之政可得聞之與。孟子對曰，孟子答宣王言，昔者文王之治岐也，昔者周文王之治岐周也，岐其耕者九一。地方十里爲田，九百畝謂之九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共養公田苗稼，是耕田者九分而稅其一也。仕者世祿，仕宦者世世子孫食其爵祿。關市譏而不征。四境之關，都邑之市，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取商賈之稅。澤梁無禁。水澤之間，魚梁之上，與民同利，不設禁也。罪人不孥。加罪於人，止坐其身，不及其妻子。老而無妻曰鰥，年老而無妻，是失其所事，謂之鰥夫。老而無夫曰寡，年老而無夫，是失其所依，謂之寡婦。老而無子曰獨，年老而無子，是失其所附，謂之獨夫。幼而無父曰孤，幼子而無父，是失其所養，謂之孤兒。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鰥寡孤獨之四者，乃天下窮困之民，而無所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周文王發遣其王政，施布其仁恩，必先斯四者。必然先於此四窮民。詩云，毛詩正月篇言，哿矣富人，居今之世，爲富有多財之人則可矣。哿上。哀此煢獨。但此孤獨困悴之人，則可哀憐也。王曰，善哉言乎。宣王聞孟子言而贊美曰，善哉孟子仁政之言。曰，王如善之，孟子言宣王若以爲善，則何爲不行。則何爲而不施行之。王曰，寡人有疾，宣王言寡德之人，有所疾患處，寡人好貨。寡人好愛財貨，則取民無制，而不能行王政也。好，去。對曰，孟子答宣王言，昔者公劉好貨。昔者周祖名公劉者，好愛財貨。詩云，毛詩公劉篇云，乃積乃倉，乃厚其委積，乃實其倉廩。乃裹餱糧，乃包裹乾食以爲餱糧。于橐于囊，貯之於無底之橐，與有底之囊。思戢用光，思量安集其人民，以光顯其國家。弓矢斯張，張其弓

矢。干戈戚揚（備其干盾戈戟戚斧揚鉞之器。）爰方啓行。（於是始啓行而遷國於豳。）故居者有積倉。（孟子解言所以居家者有積倉之利。）行者有裹糧也。（行路者又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然後可以啓行而遷國。是公劉好貨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宣王今若好愛貨財。）與百姓同之。（能如公劉與百姓同其所利。）於王何有。（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宣王又言寡人猶有所疾患處。）寡人好色。（寡人好愛美色。則惑亂會傷。而不能行政也。）對曰。（孟子答言）昔者大王好色。（昔周大王好愛美色。）愛厥妃。（愛養其妃。）詩云。（詩緜篇云）古公亶甫。（古公大王之本號。後追尊爲大王。名亶甫。）來朝走馬。（避狄遷岐。其來之以早朝疾走其馬。）率西水滸。（率西方之水涯。）至于岐下。（到于岐山之下。）爰及姜女。（於是與姜姓之女。）聿來胥宇。（同來相其可居之宇而居之。）當是時也。（當此之時。）內無怨女。（內則女有家。而無怨恨未嫁之女。）外無曠夫。（外有男有室而無空曠獨處之夫。是大王好色而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色。（今宣王若好愛美色。）與百姓同之。（能如大王與百姓同其所欲。）於王何有。（則於王天下何難之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

十八陽

梁

（梁惠王篇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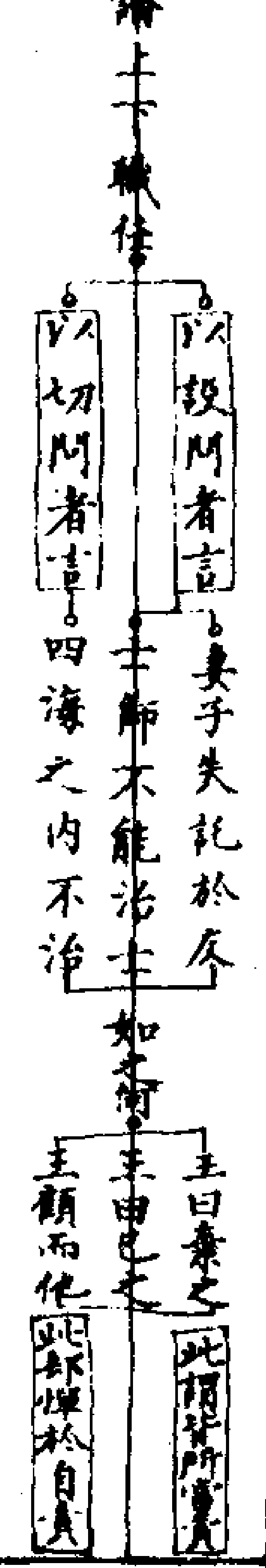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朱子集註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馬豫緝義孟子與齊宣王言。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朋友之家而往楚國遊者。及其歸也。而凍餒其妻子。則於交友之道。當如何。宣王言是失交友之道。則當棄絕之也。朱氏。　橫浦張氏曰。寄託家室於朋友。而凍餒其妻子遽曰棄之。豈不太薄矣。然則如之何。在我當審處耳。豈其人貧窶不能辨給乎。豈其財不足依而不知通變乎。抑豈深吝固惜。不知有通財之義歟。自前面兩說。憐之可也。如後一說。責之可也。何遽至棄絕乎。余恐學者深信此說。責人爲重。而忘恕之道。輕朋友之義。失聖門之本旨。此余所以不得不辯也。金履祥考證比必二反。顏死者且比化者。皆作必二反。比其反也與針者比。當作毗志反。文公嘗因學者之問而未及改。）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朱子集註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馬豫緝義孟子問宣王曰爲獄官不能治其士。則當如何。朱氏宣王言士師失其職。尹氏則當罷去之。朱氏杜英旁通士師不能治士。晦庵鄉士遂士之官。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者。鄉士。主六鄉之獄。遂士。主六遂之獄。者縣士。距王城三百里四百里曰縣。人士主縣之獄者。何文淵事文引證士師獄官。其屬有鄉士遂士。　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鄉士掌國中。六鄉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辭。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

言他。朱子集註：治，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先儒精義：尹曰：友之失友道，士師失其職，齊宣既明知其罪矣，至於四境之不治，則恥於自責，此齊宣所以終不足與有為也。張栻解：為一國之牧，則當任一國之責。有一夫不獲其所，皆吾之罪也。能存是心，而後有以君國子民矣。夫受友之託其孥而凍餒之，是負其託也；為士師而不能治士，是曠其官也。友之負託，士之曠官，則王既知之矣，而王獨不自念吾受一國之託，乃使四境之內不治，誰之責歟？王顧左右而言他，蓋有所愧於中也。王雖愧於中，然有護疾忌醫之意，故但顧左右而言他。使王於此而能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行之，則豈不庶矣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常人之情，知人則明，自知則暗。孟子將以四境之內不治問王，故先設此二事以開其明，而使之自知其職有不舉也。又曰：王顧左右而言他，則亦自知其曠職為可愧矣。然知之非艱，行之為艱，使齊宣王沛然達其所愧，反躬自責，訪孟子所以治四境之道而力行之，則齊國其庶幾矣。今乃不然，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己求

言之志，則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又曰：各勤其任，指心而言；無墮其職，指事而言。君臣上下，內盡其心，外盡其事，則其身乃安。饒雙峯講義：先生曰：齊宣王當如何答？據者不能對。先生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在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之，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但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胡炳文通：憚於自責，則無克己之勇；恥於下問，則無好善之誠。李流謙澹齋集：洪水溺人，非禹溺之也，而禹以為由己溺之；人不粒食，非稷飢之也，而稷以為由己飢之；一夫不獲，非伊尹推而納之溝中也，而尹以為時予之辜。是三聖人者，豈固敝敝然樂於勞瘁而從事於務哉？蓋以為治其職則當致其憂，居其位則當任其責，非惟在上者當然，在下者之所以望我亦若是也。今齊王於妻子失其託，則知以責其友；不能治士，則知以責士師；至四境不治，則顧而言他。彼其心豈不知此實己之責哉？而獨恥於自反，及謬為不省以飾其說，使孟子不得終進其治國之道。然則宣王不足與有為，亦可悲矣。

程復心章圖（勤其任指心　墮其職指事）



孫與註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欲）此言以為齊。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言無有道，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言當棄之，絕友道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獄官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王曰：已之。已之者，去之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王顧左右而言他。王慙，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疏：孟子至言他。

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欲以此比齊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戲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子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膚，飢餒其腹，則為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答孟子，以為交友

之道既如此，當棄之而不及與為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為如之何者，孟子因備又問宣王，言為之獄吏者而不能主治其士，則為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為士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備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為之君當如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慙羞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答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鄭霆炎衍義：孟子謂齊宣王曰：使王之臣有寄託其妻子於其友（朋）而之（往）楚遊者，比（及）其反（於家）也，則（未嘗撫恤其家而）凍餒其妻子，是友之過也，則當如之何？王曰：棄之。（而絕交可也。）孟子又曰：（使為士師獄官而）不能治其所屬之群士，則（是失其官守也，）當如之何？王曰：已（而不用之可也）。孟子又曰：（使一國四境之內）不（能保治，則是君臣上下各棄其職，國政荒亂，）當如之何？（齊王憚於自責，恥於下問，但付之不言，但回）顧左右而言他（事，其不足與有為可知矣）。魏公著句解：孟子謂齊宣王曰（孟子與宣王言）：王之臣（宣王之人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有寄託其妻與子於朋友家），而之楚遊者（而前往楚國遊行者）。

比其反也。及其反歸也。比。庚去。則凍餒其妻子。則寒凍飢餒其妻與子。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曰棄之。宣王言是無友道也。當棄絕之而不與爲友。曰士師不能治士。孟子問王言爲獄官而不能治其士。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曰已之。宣王言是不能盡臣道也。當已罷之而不用。曰四境之內不治。孟子又問宣王言四境之內亂而不治。則如之何。如何而可。王顧左右而言他。宣王有慙心。四視左右而言別事。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朱子集註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世臣謂如畢公衛虎四世之類是也。狀勳王家。至歷累世。則自然與國同休戚矣。親臣謂腹心之臣。如漢之蕭何。唐之房杜是也。君臣一體。自然與之同休戚矣。又曰。

齊之爲國舊矣。故曰故國。喬木乃年深高大之木。亦故國之所宜有。但所以爲故國者。則以其有世臣。而非以其有喬木也。故國不可無世臣。人君不可無親臣。今齊王之臣。昨日所進而用之者。今日亡去而不知。則雖親臣亦無之矣。況世臣乎。舊說皆以親臣便爲世臣。故其辭膠轕不分曉。集註始分爲兩人。然後其意明白。馮豫精義。今王之國。徒云舊矣。既無世臣。又無親臣。誰與君同休戚乎。新陳舜申審是集。今日不知其亡也。或謂有亡去而不知者。其理亦通。但王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則牽合難矣。此乃孟子謂王無親臣。況世臣乎。王非無親臣也。以其不足親。有亦如亡矣。故言昨者所進。今日亦不知其亡。但以爲有謂所進者不足恃而王不知也。王乃繼云。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李流謙濟齋集。治一國者有一國之望。治天下者有天下之望。所謂望者。非一朝一夕之爲也。道德積於身。勳烈著于時。聞譽赫於人之耳目。君人者倚之。百姓與之。宗廟依之矣。是之謂世臣。凡此者。舉一國賴之。則一國重。舉天下賴之。則天下重。昔周之畢公。身事文武。以及成康。而書稱其弼亮四世。嘉績多於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蓋爲世臣者固如此。今齊王無親信之臣。而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是其於任用之際。亦苟而已矣。則烏知所謂世臣哉。方且指喬木以求故國。豈不重貽孟子之笑哉。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朱子集註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君不先言齊王之意。則問此一句似無來歷也。蓋宣王於此始悟其始之所進者。識之不精。故問何以辨之於初也。宣王資質以明快易曉者。陳櫟發明。不以其去爲意。即謂不知其亡。此集註補齊王言外之意。方解得去。不然。意不相接。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朱子集註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或問進賢如不得已之說曰。張子之說恐不然。楊氏後段之意甚善。齊王之所以無臣。正坐此耳。朱晦庵集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朱子語續錄問孟子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一段。曰。

公念得如不得已一句字重了和答高。如何如何亡了。但平看便理會得。是如此意。因警以言語太參急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君可通。然如此則是國君用人。唯於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且下文但言國人而言自察其賢否而用舍之。亦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不得已。是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不謹也。胡炳文通。大凡事可得而已者。其事可忽。不可得而已者。其事當謹。故曰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輔氏之說甚善。但曰下文言用舍處。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則與集註下段結句又自相反爾。馬豫精義。豫曰。如不得已。蓋謂不敢易也。而不致察也。無培曰。朝廷進用人才。焉可輕哉。當審不得已。可也。豫曰。下文詳言謹之之道也。金履祥考證。如不得已合連下文作句。王自觀舍之決。孟子則戒其用之之輕。懼王失言曰此章緊要在謹字。下文二條皆謹之之事。史伯璿管窺。按先儒以如不得已連下文。則如爲設或之義。與如或知爾之如同。而不得已爲真有所不

得已。集註以如不得已連上文，則如爲如似之義，與如切如磋之如同，而不得已，非其有所不得已也。輔氏謂下文未嘗言其不得已之意，但言不得已，而不言如。蓋謂其無真不得已之意，可見先儒之說不然耳。集註下段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之言，言不得已而又言如，蓋謂其謹之之至如此，爾非謂其真有所不得已也。通者謂其相反，是不詳如字之義，不同與有如字之意亦不相似也。熊禾標題事義：此章論親賢之道。按古者用人，世祿而不世官，周家一代，雖親親爲重，然非賢不用也。春秋皆世卿爲政，而賢者之進甚難，新進者皆是疏遠外臣，故君臣當各盡其道也。趙汸誠考義：如不得已，舊說以爲不得已而使卑之踰尊、疏之踰戚，重在於踰尊踰戚。朱子以不得已爲謹之至，則其重不在於踰尊踰戚，而在於使卑使疏矣。蓋尊戚不賢而用卑疏，則卑疏之人，素未得其情，故自左右大夫國人之曰賢曰不可，而至於身親察之見之，而後用之舍之，此所以爲謹之至，而如不得已也。然則用刑之有待於察之，而後殺之，其亦用賢如不得已者之所推者。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

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朱子集註（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左右近臣未必盡賢，故其言未可以爲信。諸大夫則職位尊矣，不容有不賢者，然猶恐其或有蔽於私也。至於舉國之人，皆以爲然，則其論公矣，然世又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特立而爲俗所憎者，故又必自察之。所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之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然後能親見其賢否之實，從而用舍之，則所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於幸進矣。饒雙峯講義：先生曰：擇人最難，這是取人以身之意，立己要明，擇人要公。孟子之言，亦似難行。左右諸大夫固可問，國人如何一一去問之？又曰：大抵用人也要試之，堯舜用人也是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如師錫帝舜，必歷試諸難。周之用人也是論定而後官，任官而後爵。如何輕易得？胡炳文通：進賢當出於人主之本心，豈有所謂不得已者？如不得已，謹之至也。謀之左右，左右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諸大夫；諸大夫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詢之國人；國人皆曰賢，若可已矣，而必親見其賢，然後用之。此其進賢而謹審之至也。故集註末結之曰：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倪士毅輯釋：蓋人有同俗而爲衆所悅者，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皆稱原人是也。亦有特立而爲俗所憎者，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云云。至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衆，而察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惑，是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己之私，而實親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爲王之親臣，他日託孤寄命，即爲國家之世臣矣。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朱子集註：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命有德，討有罪，二事相反而實相連，故因論進退人才，而併及於刑辟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皆天理人情之至，所謂天討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國人曰可殺，不可連上面說。孟子却是說殺人事，若連上面說，似乎是殺上面所用之人。所以分作兩段解。言至於用刑，亦以道，所以本文下有爲民父母一句。倪士毅輯釋：蓋所謂天命（結上文進人才）天討（結此一節），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舍之，有罪而惡焉者殺之也。）馬豫輯義：且如刑一罪人也。輯左右近臣皆言可殺，亦不可聽信；諸大夫皆言可殺，猶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便信其言。至於國人皆言可殺，則其論公矣，然後又當從而省察之，必親見其可殺之實，然後殺之，所以言國人殺之也。朱氏何文淵事文引證：天命天討，虞書皋陶謨篇。（謨，謀也。虞史述皋陶之嘉言也。）皋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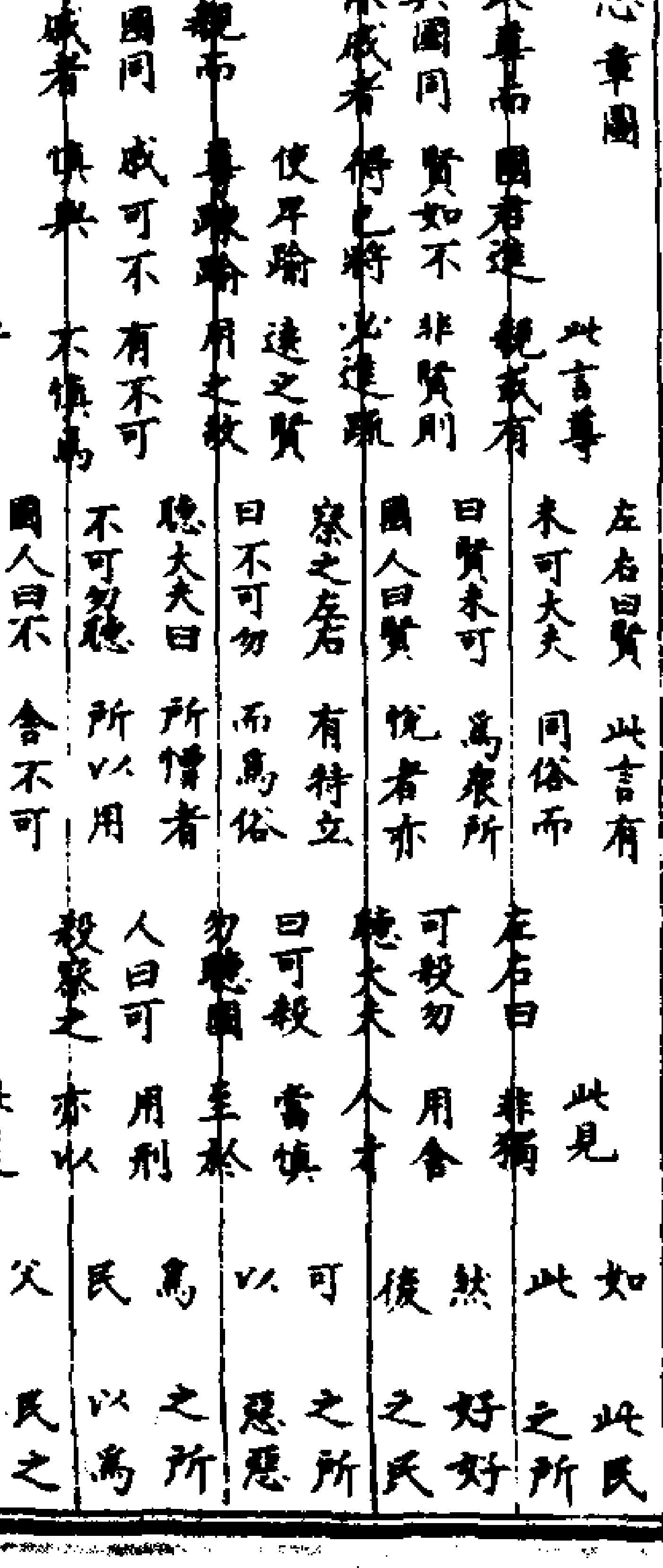
如此，然後可

以爲民父母。朱子集註。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謂民之父母。先儒精義。橫渠曰。國君進賢如猶從人情不得已而進之。則貪妄者日益進於上。廉耻之人反屈於疏賤矣。　楊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之。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己。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合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言。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尹曰。世臣則累世修德。必能輔君以道。而可則者也。取人苟不詳審。則好惡必不公。爲害甚大。尚何世臣之有哉。是以國君進退群臣。必察於國人之論。而不自恃也。苟用此道。則賢否判然。人不可得而欺矣。人君之務孰大於是。　張栻解。所謂世臣者。以其德業有肖於前人也。古者不世官。惟其賢可用。則君舉而用之耳。有世官則國勢重。蓋民望之所歸。吾心之所倚仗。而其世篤忠貞。與國

同休戚。又有非他人比者。如伊陟呂伋召虎之徒是也。自周衰用不以賢。而以世卿見譏於春秋。而世家子孫亦復不務自修。鮮克由禮。甚至於竊國柄爲亂階。豈復有古之所謂世臣也哉。王無親臣矣。親信腹心之臣。謂世臣也。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既無親臣。則取之於疏遠。而昔之所驟進者。又皆不得其人。至於今日亦不知其亡也。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謂何以辨之於初也。孟子於是爲陳然將進人才之道。用人先當求之於世家。如不得已。則取之於卑且疏者。夫使卑踰尊。疏踰戚。蓋非常之舉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必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下所言謹之之道也。左右之言勿聽。諸大夫之言勿聽。必致於國人之公論。雖然諸大夫之言而勿聽。此非置疑情於其間也。謂大夫雖以爲賢。又必合於國人之公論然後可耳。合諸公論矣。則又審之於己。明見其所以爲賢也。所以爲不可也。然後用之。則無惑。而去之則無疑。既書進退人才之道矣。而復及於可殺者何耶。蓋如舜之於四凶。孔子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曰國人殺之也。言非己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用是人也。亦非吾用之。國人用之也。其去是人也。亦非吾去之。國人去之也。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苟

有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失大同之義。而非天之理矣。夫人主之職莫大於保民。而保民之道莫先於用人。故曰。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陳櫟發明傳曰。（大學傳）民之所好好之。（公論以爲賢而用之。好民所好也。）民之所惡惡之。（公論以爲否而舍之。以爲可殺而殺之。惡民之所惡也。）此之謂民之父母。（此所謂以民心爲己心。而民之父母也。此總結上文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三節之意。）杜英夢適南軒春秋讖世卿。　公羊傳。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據齊高無咎出奔名。連崔氏者。與尹氏俱稱氏。嫌爲采邑。）貶。曷爲貶。（據外大夫奔不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復見譏者。嫌尹氏王者大夫。職重不當世。諸侯大夫任輕可世也。因齊大國禍著。故就可以爲法戒。明王者尊莫大於周室。強莫大於齊國。世卿猶能危之。）上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以尹氏立王子朝也。）其稱尹氏何。（據宰渠氏官。劉卷卒名。）貶。曷爲貶。（據俱卒也。）譏世卿。（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貶去名言氏者。起其世也。若曰世世尹氏也。）世卿非禮也。（禮。公卿大夫皆選賢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職大。不當世。爲其秉政久。恩德廣大。小人居之。必奪君之威權。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則正其本。見譏於卒者。亦不可違次。無故貶。遂必因其過卒絶之。明君案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案見惡行誅。則衆讒不能退無罪。）通鑑。宣帝地節二年。霍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孫山爲樂平侯。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

程復心章圖


世臣
與國同
休戚者
此尊而國君進親哉有
賢如不
得已將
非賢則
必達疏
使卑踰
遠之賢
此言尊
左右曰賢
此言有
未可大夫
同俗而
曰賢未可
爲衆所
國人曰賢
悅者亦
察之左右
有特立
左右曰
非獨
此見
可殺勿
用舍
聽大夫人才
曰可殺
當慎
如此然後可
此民之所
好好之民
之所惡惡
親臣
與國同
休戚者
此親而
尊踰踰
用之教
戚可不
有不可
慎與
不慎爲
者
曰不可勿
而爲俗
聽大夫曰
所惜者
不可勿聽
所以用
國人曰不
舍不可
可察之
不慎也
勿聽國
主於
人曰可
用刑
殺察之
亦以
此道
以爲民父母
之所惡惡
民之
以爲
民之
父母

李流謙澹齋集。用人大事也。殺人亦大事也。皆不可以己之私意爲之。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吾方察焉。見其可用可去而後從之

不然未敢必於用於去也左右諸大夫及國人皆曰可殺吾亦察焉見其可殺而後殺之不然未敢果於殺也夫何故衆以為賢是衆人用之而吾何預於用之哉衆以為可殺是衆人殺之而吾何預於殺之哉夫然用者常當殺者無憾雖然以謂可用可殺固在彼而聽其言而察察其言而用則在我尊於彼則戚尊於我則敬故洪範謂有大疑先於謀及乃心而次及庶人卿士及龜筮蓋其俱從也而後謂之大同亦與此同意孫奭注疏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樹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王無親臣矣（今王無可親任之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為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謂選大臣陵北周之譽換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疏孟子見至為民父母　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為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時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為惡而王又不知誅亡之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者宣王言我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心揀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將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教宣王進退賢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雖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之亦見其真是為賢人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然後審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勿聽遂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故然後方可殺之也無他以其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夫如是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而子畜百姓矣　注故舊之至可法則也　正義曰釋云故舊也又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國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臣之謂也　注鄉原之徒　正義曰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注曰所至之鄉輙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輙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合德者故有三說焉　注大辟之罪五聽三宥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大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者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也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者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凡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殺人不坐死鄭玄云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　注云行此三慎之聽也蓋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鄒霆炎衍義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有積累流傳之久者非謂有喬木森然可以見年代久遠之謂也蓋以其有累世勳舊之臣之謂也今齊王無親信之臣矣昔者所進用之人今日皆已黜逐棄去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去之孟子曰國君所進用賢人世族之中無可用者如不得已而他求將使卑賤之賢者踰於尊貴疏遠之賢者踰於戚近其可不審慎與如使在王左

右之臣皆曰某之賢未可以其言爲然也在朝諸大夫皆曰某之賢未可以其言爲然也至於通國之人皆曰某之賢然後加審察之詳果見其爲賢焉然後進而用之在王左右之臣皆曰某不可用勿聽在朝諸大夫皆曰某不可用亦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加審察之詳果見其不可用焉然後斥而去之在王左右之臣皆曰某可殺勿聽在朝諸大夫皆曰某可殺亦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某可殺然後加審察之詳果見其有可殺之罪焉然後從而誅殺之故曰此以國人所共惡而殺之也如此行事然後進退合於公論喜怒同乎人心庶可以爲民之父母矣

魏公著句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宣王言見現）所謂故國者（所謂舊日之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不是言有高木之謂）有世臣之謂也（乃是有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昔者所進（昔日所進用之人）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曰國君進賢（孟子言有國之君進用賢人）如不得已（若是世族之中無可用者不得已而他求）將使卑踰尊（卑賢於尊則舉卑而踰過於尊者之上踰余）疏踰戚（疏賢於戚則舉疏而踰過於戚者之上疏踈）可不慎與（可不謹慎與）左右皆曰賢（左右近臣皆曰此人賢）未可也（不可盡信）諸大夫皆曰賢（大夫之衆皆曰此人賢）未可也（恐其蔽於私亦不可盡信）國人皆曰賢（至及通國之人皆曰此人賢則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且從而省察）見賢焉（必親見其賢之實）然後用之（然後舉而用之則於賢者知之深而任之重矣）左右皆曰不可（左右近臣皆曰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勿聽（不可使聽信其言）諸大夫皆曰不可（大夫之衆皆言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勿聽（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使聽信其言）國人皆曰不可（至於通國之人皆言其人不賢不可用也則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當從而省察之）見不可焉（必親見其不賢之實）然後去之（然後除去之則不才者不得幸進矣）左右皆曰可殺（左右之臣盡言其人有罪可殺）勿聽（不可使聽信其言）諸大夫皆曰可殺（大夫之衆皆言其人有罪可殺）勿聽（恐其蔽於私亦不可使聽信其言）國人皆曰可殺（至於通國之人皆言其人有罪可殺之其論公矣）然後察之（然尤當從而省察之）見可殺焉（必親見其可殺之實）然後殺之（然後誅戮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所以言國人殺之蓋天命天討非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能如此所爲然後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朱子集註傳直戀切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趙順孫纂疏蔡氏曰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馮椅輯義宣王問孟子言成湯放置夏桀於南巢武王征伐商紂於牧野有如此事否故孟子答宣王於古書有此事朱氏何文淵事文引證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商書仲虺之誥文詳見八佾篇武湯放桀註趙德箋義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箋荀子解蔽篇桀死於亭山唐楊倞注亭山南巢之山本或作鬲山按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灊縣當是誤以灊爲鬲傳寫又誤爲亭灊音潛按方輿勝覽淮西無爲軍廬江縣南有灊城即漢志灊縣是也巢縣屬無爲有巢山巢湖巢縣註先時巢父即巢之耆艾也書稱成湯放桀於南巢旅獒稱巢伯來朝左傳文公十二年群舒叛楚楚遂圍巢襄公二十六年吳伐巢昭公九年城巢即今巢城也陳櫟發明湯放桀章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於一本作爲）曰臣弒其君可乎（朱子集註桀紂天子湯武諸侯馮椅輯義宣王問以人臣而弒逆其君可乎末然語錄曰湯氏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俞文豹吹劍錄或者宣王見周室微弱有問鼎之心故設爲是問孟子而有尊王之心欲引其君以當道而爲湯武之地則當託以應天順人之說而乃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吾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故前輩謂湯武非賢君伊呂非賢臣孟子非賢人）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朱子集註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　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弒之罪也朱子語類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先生舉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問在坐此何以別王近思云賊仁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爲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蓋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之天理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大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人的人一般義是就一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

是傷義。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尚可以補。淳又問賊仁是絕滅天理。賊義是傷敗彝倫。如臣弒君子弒父。及齊襄公鳥獸之行等事。皆人倫大惡。不審是絕滅天理。是傷敗彝倫。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若此等。乃是切害天理了。丹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者謂之賊。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者謂之殘。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即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　又問孟子言賊仁賊義。如何力行。曰。譬之伐木。賊仁乃是伐其本根。賊義只是殘害其一枝一葉。人心賊仁。則害了本心。曰賊信便是將三綱五常。天叙之典。天秩之禮。一齊壞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王力行。尹和靖言行錄孟冬講筵初開上問先生孟子謂紂一夫如何先生曰。此或謂當時君而言也。蓋聞有進疑孟子說者。上問程某謂孟子如何。先生曰。程某不敢疑孟子。　聞誅一夫紂未聞弒君也。孟子對當時人君之言。非垂世本意。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講筵有問誅一夫紂豈可以紂為一夫。先生對曰。此非論君臣之義。止言無道之君耳。使堯舜當湯武時必為湯武事。龜山楊時解三仁未去紂非獨夫也。三仁去則天下不以為君矣。是誅一夫也。何弒君之有。世儒有

謂湯武非聖人也。有南史之筆。則鳴條牧野之事。當書曰篡弒。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妄論之矣。先儒精義尹曰。孟子為當時而言。以警戒時君也。張栻解孟子之對。無乃太勁矣乎。蓋明理之所在。以警宣王之心也。夫仁義者人道之常也。賊夫仁義。是絕滅人道也。故賊夫惻隱之端。至於暴虐肆行而莫之顧也。賊夫羞惡之端。至於放辟邪侈而莫之止也。夫仁義之在天下。彼豈能賊之哉。實自殘賊乎厥躬耳。為君若此。則上焉斷棄天命。下焉不有民物。謂之一夫。不亦宜乎。嗚呼。孟子斯言。昭示萬世。為人上者聞之。知天命之可畏。仁義之為重。名位之不可以恃也。其亦兢兢以自強乎。趙順孫纂疏語錄曰。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那紾兄之臂。踰東家底。便是絕滅天理。　輔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而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而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滅絕天理。則是殄關其根本。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此賊仁賊義之害。又有輕重之不同也。　又曰。一夫。此賊仁賊義。衆惡皆備之證驗也。　又曰。王勉曰云云。此事自人君言之。則理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王氏此數語。所以著萬世為人臣者之戒。饒雙峯講義或問如何喚作賊仁賊義。先生曰。賊是賊殺。譬如一株木。賊義是傷他枝葉。故謂之殘。與殘拙相似。賊仁是傷他根本。故謂之賊。殺了他性命相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是賊仁傷敗彝倫是賊義。彝倫說得輕。義只是事得其宜之謂。今也顛倒錯亂敗壞彝倫。是傷了此義。　又曰。雖則不爭多。亦自有輕重。　又曰。湯只是放桀。武王却是殺紂。蓋紂罪浮于桀。所以誅之。然下有湯武之仁。上無桀紂之暴。則不可。上有桀紂之暴。下無湯武之仁。亦不可。因論湯武之事。曰。文王只聽天下自歸他。武王到此已九十矣。他不誅誰得而誅之。亦是武王急處。孔子只取文王。不甚取湯武。如言文王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亦微寓其意。正欲人察之耳。　又曰。孟子此說。亦是勸人行王道之意。陳櫟發明下湯武而上非桀紂。上桀紂而下非湯武。皆不可也。愚謂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根本傷枝葉之分。然仁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亦見英氣太露處。胡炳文通集註末引王氏之說。蓋謂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也。馬豫輯義豫曰。凶暴淫虐。是就心之發處說。顛倒錯亂。是就事之行處說。許謙叢說上

兼問桀紂。下再問弒君。是專問紂。蓋舉重者言之也。故孟子亦止舉紂對。集註王勉之言謂上下二者兼有。則可為放伐之事。若上雖極暴。而下非仁不可。下雖至仁。而上不暴亦不可。何文淵事文引證書曰。獨夫紂。周書泰誓中。獨夫受。洪惟作威。愚按受。紂之名也。

程復心章圖

以臣弒其君言。（放桀　伐紂）如之何其可　此孟子所以深警齊

以聞誅一夫言。（除殘　去賊）未嘗不可　王。垂戒後世之辭

趙次誠考義賊仁賊義之賊。主心而言。謂之賊。謂之殘。主事而言。害仁害義之心。本出於一。故同謂之賊。及見於行事。害仁而為凶暴淫虐之事。使天理滅絕而無存。則即其事之所行。而應其心之所存。謂之賊而無疑矣。害義則為顛倒錯亂之事。使彝倫傷敗而不完。則由其心之所發。而迹其事之所為。謂之殘。毀不能全其義。則可謂之害義。而義為之絕滅則未可。然凶暴淫虐。害義之本源。顛倒錯亂。害仁之枝流。固未有害仁而不害義者。亦未有害義而不至於害仁者。語錄謂傷敗彝倫。只是小小傷敗常理。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然說賊之義大小。非孟子所論桀紂之意矣。又

以賊仁就心上說。賊義就事上說。輔氏又謂凶暴淫虐。指發於中者。顛倒錯亂。指見於事者。是皆不知賊仁賊義之皆言心。而謂之賊謂之殘皆言事也。李流謙濟齋集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至未聞弒君也。君臣之分。何啻天淵之隔。齒馬蹙芻。皆誅毋赦。桀紂之事。豈所宜言。孟子言之不疑。蓋天下歸往之謂王。天下去之謂之一夫。謂之王。則齒馬蹙芻猶所不可。謂之一夫。則孟子之言。蓋不爲過。秦二世。隋煬帝。尤其甚者。孫奭注疏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有之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之矣。曰。臣弒其君可乎。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爲匹夫。故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疏齊宣王問至未聞弒君也。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諭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是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其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鹿臺之中。還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爲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伐紂。紂走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弒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爲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誅亡其一匹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弒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鄒霆失衍義齊宣王問曰。商湯放逐夏桀於南巢。周武王殺伐商紂於牧野。有諸。孟子對曰。於傳記所載則有之。王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凡戕賊吾仁而爲不仁者謂之賊。戕賊吾義而爲不義者謂之殘。凡爲殘傷賊害之人。則謂之一夫。吾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弒君。魏公著句解齊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言。湯放桀。成湯放逐夏桀于南巢。武王伐紂。周武王征伐商紂于牧野。有諸。有此事否。孟子對曰。孟子答宣王言。於傳有之。於古書所載。則有此說。傳。去聲。曰。臣弒其君。可乎。宣王問孟子言。湯武皆人臣。而弒逐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孟子曰。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名曰賊。賊義者謂之殘。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名曰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殘賊之人。衆叛親離。不得爲君。名

曰獨夫。聞誅一夫紂矣。但聞武王之戮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未嘗聞有所謂弒君也。所以深警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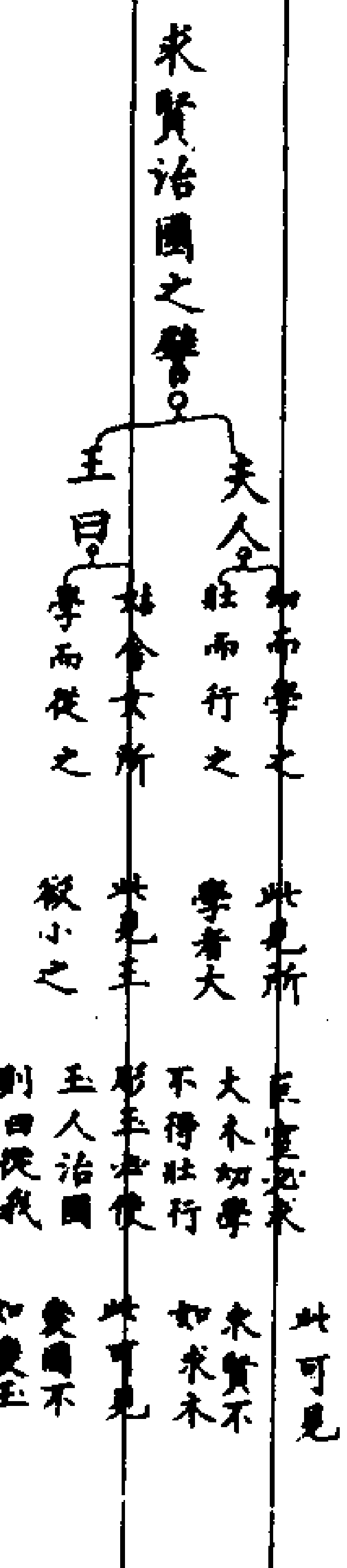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朱子集註。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匠人。爲衆工人。則工師乃衆工人之師。故知其爲長也。馬豫釋義孟子見齊宣王言。造作大宮。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以爲梁棟之用。工師求得大木。而宮室可成。則王喜悅。以爲能勝當其任使矣。有匠人者乃斲而小之。是壞大木。而大宮不可成。則王怒。以爲不能勝當其任使矣。夫賢者自幼而學。及壯而仕。本欲行其道也。王乃言且棄女所學而從我所爲。則何如。史伯璿管窺通與發明引饒氏之說曰。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匠。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前是以大木譬賢人所學者大。以匠人斲而小之譬王之欲賢者捨所學而從我。以此觀之。前譬乃是用賢不如用木耳。蓋孟子既曰以爲能勝其任。又曰以爲不能勝其任。不是說求得大木爲工師能勝其任。斲而小之爲匠人不能勝其任。正是言木大則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所學者大。則可以勝治國之大任。斲而小之。則不可以勝大屋之任。猶賢人捨其所學。則不可以勝國家之大任也。雙峯正是以勝任不勝任屬之匠者。所以致誤。殊不知孟子只是以匠譬王。工師得大木。是譬王之求得賢人也。匠人斲而小之。是譬王不能用賢人之道也。後譬則自如雙峯之說。程復心章圖此與下文是兩箇譬喻。此是言求賢不如求木。下文是言愛國不如愛玉。）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敎玉人彫琢玉哉。（朱子

集註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語類。集註云，不敢自治，止不如愛玉也。此莫是餘意否。曰。正意是如何。至云正意只是說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用教他舍其所學。後譬只是申解前譬。曰。兩譬又似不相似。不知如何做得恁地嵯峨。

楊号陳櫟發明。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己之私欲害之。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能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先儒精義。伊川曰。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尹曰。孟子之卒不得有為於國，蓋類是也。龜山楊時解。姑舍女所學而從我，此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故其言如此。饒雙峯講義。兩箇譬喻是兩般意。上面是說任賢不如任匠，下面是說愛國不如愛玉。張栻解。古人之學本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在於此。成己成物無二致也。故其所欲行者，即其平日之所學者。其本末先後皆有彝章，而不可少蓋。自非人君信之之篤，任之之專，則寧終身不用而已矣，不肯舍己以徇人也。若君人者欲其舍所學以從己，則寧得賢者而用之哉。夫斵大木而小之，則以為不勝任。今君子所學者先王之道，乃使舍之以從己，是豈非斵而小之之比乎。委玉人彫琢，則亦聽其所為耳。倚之以治國家，不聽其所為，而惟欲其己之從，是何異委玉於人而教之以彫琢乎。然則君人者亦可以察此矣。趙順孫纂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趙岐始誤註為二十兩。　顏氏曰。人惟愛玉，唯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循私欲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　又曰。德義則當責成於己，遇否則當聽命於天。　胡炳文通曰。人君當以國家為重，賢者當以所學自重。君不以國為重，自失其國。賢者不以所學自重，自失其學。故庸君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而賢者決不肯自舍其學以從君之所好。為豫講義。孟子又設譬喻言，而今有璞玉在於此，雖萬鎰之多，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言且棄女所學而從我所為，則是人君以可教之人為臣，猶教玉人彫琢也。資善觀書記說曰。古之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又曰。韞匵而藏諸。玉之可貴如此。然雖美必待琢磨而成。如人有資質亦必學問而後成，亦此意也。許謙叢說。兩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上匠人之大才，以從己之小見。下不貴國家而徇一己之私欲。萬鎰，謂璞玉之價直萬鎰之金也。詹道傳纂箋。叢說。國語。二十四兩為鎰。孔注趙岐皆云。二十兩。按字書曰。鎰，盈同。數登於十則滿，又盈倍之為鎰，則二十兩者為有義。然未標題事義。事君之道，言事君當行我之道，不可徇君之欲。程復心章圖。人雖愛玉，惟恐損之，故不敢自治而必付之能者。至於治國家，乃不任賢者，而徇私以為之，則雖曰治之，乃所以害之，是愛國家反不如愛玉也。



趙次誠考義。巨室之喻，以工師為賢者，以匠人為君。賢人之學大而君小之，猶工師之木大而匠人斲之小也。璞玉之喻，以玉人為賢者，愛玉則任之玉人，愛國則不任賢者。一則見之偏，但見己為長而人為短，故賢棄而道不行。一則愛之偏，但知玉為重而國為輕，故道輕而賢不用。孟子告宣王而兩言取譬之義者，蓋始而即所見之大小，以明用賢之不可不盡其道。終而推所愛之重輕，以見治國之不可不用其賢也。答祿與權窺豹管。孟子告齊宣王為巨室之喻，工師得大木，猶賢者之學王道也。匠人斲而小之，猶賢者舍王道而行霸術也。木大而喜，斲小而怒，人情之所同。賢者之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是知喜王道而不肯用，怒霸術而必欲行之也。璞玉之喻治國，猶治玉也。治玉而必付之於玉人，治國而不欲付之於賢者，是愛國不及愛玉，而異於教玉人彫琢玉也。此之謂不知類也。孫奭注疏。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比喻之也。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施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在此，言衆多也。必須玉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

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　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者。是孟子謂齊宣王言爲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匠之吏，求其大木。工匠之吏，求得其大木，則王喜，以爲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爲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此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曉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仕，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因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女所學而今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當取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

以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爲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實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己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此譬之。　注巨室大宮也，至喻之也。　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是知巨室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謂之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五。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者，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敢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巧一，陶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　注云二十兩爲鎰。　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二十兩。鄭建炎衍義

孟子見齊宣王（引譬而言）曰。（欲）爲巨室，則必使（匠之長爲）工師（者。）求大木（以爲棟梁）。工師得大木（以供其用），則王喜（悅其人），以爲能勝其任（使）也。（而）匠人（乃）斲（削其木）而小之，則王（必忿）怒，以爲（其人）不勝其任（使）矣。夫人（自）幼（小而習）學之，（年既）壯（則以其所學而）欲（推）行之。（今）王（乃）曰，姑（且棄）舍女之所學而從我（所爲），則何如（而可哉）。今有（石中之）璞玉於此，雖（其多至於）萬鎰，必使（治）玉（之）人彫琢之，（然後可以成器也。）至於治國家，則曰姑（且棄）舍女所學而從我（所爲），則何以異於（反教治玉之人以）彫琢玉哉。魏公著句解孟子見齊宣王曰。（孟子見宣王而言。）爲巨室，（謂造作巨大之宮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則必使匠人之長者尋求巨大之木植。）工師得大木，（工師求得大木，）則王喜，（則王喜悅，）以爲能勝其任也。（以爲能勝當其任使矣。勝，升。）匠人斲而小之，（小匠人斲削而小之，斲，卓。）則王怒，（則王恚怒，）以爲不勝其任矣。（以爲不能勝當其任使矣。）夫人幼而學之，（夫人幼小之時，習學先王之道，）壯而欲行之。（乃壯之時，欲推行其所學。）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宣王乃曰，且舍棄女所學而又從我所爲，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孟子又設譬喻，而今有璞玉之人在於此，璞，朴。）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雖是萬鎰之多，必使玉工彫琢之，不敢自治也。）至於治國家，（至於理治

國家之大，）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曰，且舍棄汝所學而又從我所爲，）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是何殊於自教玉人彫琢玉哉。琢，作。）

○齊人伐燕，勝之。（宋朱子集註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

遂大勝燕。祝洙附錄：范氏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君不君，臣不臣，此燕之所以破也。杜英考通晦庵伐燕事與史記諸書不同。

史記燕世家：燕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爲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爲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

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又荀子王霸篇，齊閔薛公（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為紖，紖，引軸之物，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修德政，但使說客引紖馳騖於他國，以權詐為務也。）故強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西足以詘秦，（三十六年。）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何文淵事文引證史記燕召公世家，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

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趙德箋義箋：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燕公於北燕。易王上距召公三十八世，至子燕噲立。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齊殺蘇秦，宣王復用蘇代。代為齊使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不信其臣，必不霸。欲以激王之尊子之也。復以堯讓天下之事說燕王，謂不如以國讓子之。子之遂南面行王事。三年國亂，燕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齊湣王以兵赴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　王。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箋書云：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以孟子參之，則見其小異。趙德附録按通鑑，此章始周赧王元年，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燕王噲。齊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云云至亦運而已矣。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云云至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齊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云云至又從而為之辭。此三章皆相連而況同。以其私問曰：何為勸之哉？此章通鑑不載。熊禾標題事義事：孟子勸齊伐燕，與史記不同。史燕世家作齊湣王，荀子作齊閔王。義：孟子告齊王，皆湯武弔民伐罪之意。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朱子集註（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朱子語類：齊人伐燕，孟子以為齊宣，史記以為湣王。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及作通鑑，卻不取史記，而獨取孟子，皆不可曉。荀子亦云湣王伐燕。然則非宣王明矣。問孟子必不誤，曰：

想得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宣王爾。問：湣王若此之暴，豈能慚於孟子？曰：既做得不是，說得他底是，他亦豈不愧也。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溫公硬拗如此。又云：史記魏王三十六年惠王死，襄王立。襄王死，哀王立。今汲冢竹書不如此，以為魏惠王先未稱王時為侯三十六年，乃稱王，遂為後元年，又十六年而惠王卒。即無哀王，惠王三十六年了，便是襄王。史記誤以後元年為哀王立，故又多了此一哀王。汲冢是魏安釐王冢，竹書記其本國事，必不會錯。溫公取竹書不信史記此一段，卻是。朱子或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為宣王，史記荀子以為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史從史記荀子，是孰為得之？曰：此則無他可考矣。然通鑑之例，凡前史異同，必著其說於考異，而此亦無說，不知其何據也。曰：文武之事，與齊之取燕若不同者，而孟子引之何邪？曰：張子二條，其言詳矣。第深考之，則於文武之心、孟子之意，其庶幾乎？趙順孫纂疏：輔氏曰：伐燕實湣王事，序說辨之已明，今此作宣王者，後世傳寫之訛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人力不至於此，是言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非人力之所能為，若天欲亡之，我不取，必有天殃，他便言天。孟子只教他看人

心何如下面簞食壺漿以下是孟子教他則取了當時只是子噲子之爲亂燕民自無罪齊王只得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取他國這是只當定亂不當取之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齊王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滅其國了胡炳文通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區區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馮椅輯義宣王見其勝之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問孟子曰或與寡人言燕不可取又有言燕可取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勢均力敵似難勝也乃不過五十日一舉勝之人力必不至於此實天相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取其國如之何黄氏日抄按史記載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始至梁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十年齊伐燕孟子在齊古史乃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見梁惠梁襄及齊湣王晦庵序孟子謂未知孰是晦庵又謂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卿等書皆不合通鑑以伐燕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見齊宣王亦未知孰是按史記齊伐燕有二事

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於宣王已沒之後故以謚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湣王後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即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止稱齊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謚之可稱趙岐註亦止稱王也燕噲避國在齊宣卒後九年湣王伐燕在齊宣卒後十年以此見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孟子以周顯王三十三年見梁惠王齊宣王以周顯王四十五年卒其子湣王立在位四十年孟子初見梁惠王以稱爲叟姑以五十歲約之又後之二十三年齊湣方伐燕孟子當年七十四五歲距湣王之卒孟子約一百餘歲孟子當不及見湣王卒故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篇止說齊王蓋嘗考究古史通鑑少誤近世師儒援爲王留行事有謂區區齊宣不足爲聖世道說者遂亦誤指伐噲爲齊宣王事故私記之以俟考古者質焉（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朱子集註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語類居之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却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着不做聲不做色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文王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做事且如伐崇一事是做甚麽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取天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

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裏見都自據有其土地這自是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莫非勉之以王道祝洙附錄橫渠先生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不悅則勿取屬文王武王而言者後人指成功而言之之辭也文王未嘗有心以取天下惟以紂不改爲恨稍改則率天下而事之矣至武王時不道則已甚矣王秘紫陽宗旨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爲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大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遂往取之也如吉仲尼不有天下豈孟周公伊尹仲尼皆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究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之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

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来書謂聖人未嘗以得天下為心是矣。但謂可取則取。未可以取則不取。莫非順乎天理。如此。則是有待而為也。語似為病。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是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說與来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来書以謂文王之心。初無異肯者。乃是一時差卻耳。陳埴木鍾集。戰國諸侯雖攘。東周猶在。孟子說時君。諄諄以王政勉之。似非尊天子。存王室之意。孔子時。人心猶共戴周天子。名分尚存。故作春秋以尊王室。孟子時人心已去周室。獨夫之勢已見。故說列國以行王政。文王之事商。武王之伐商。時中而已矣。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春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戰國是也。趙順孫纂疏。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偽哉。才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容於人情。則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饒雙峯講義先生曰。張子之言。這箇皆說天命絕未絕之間。不容毫髮私意。又曰。此章齊王之意歸諸天。孟子之意驗諸民。史伯璿管窺。致證王氏曰。取之勿取。正論也。言武王文王則贅矣。孟子之言。句句是實事。武王文王之證。自是以聖人為準則。以示齊王。在於釋其微意之所存。不以辭害意可也。奈何以察識之不易。而遂以為贅乎。杜英孝通略。虞武王十三年伐紂。書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渡津乃作。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疏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

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為十一年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為其卒父業故也。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如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又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畢。文王墓地名。東觀兵至于孟津。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武王乃作太誓。　書解　無垢曰。武王待紂二年而不悛。亦終焉為惡而已矣。故十三年正月。決意渡盟津而伐之。東坡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于商而歸。　李石曰。周文王沒後九年丁丑。武王觀兵于盟津。又二年己卯伐商。編年曆。丁卯文王斷虞芮之訟。乃受天命。後九年乙亥。文王沒。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其曆年甲子。至此不同矣。據泰誓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皇極經世蓋本乎此。編年曆既以丁卯為文王受命。至乙亥為文王沒。凡九年。又二年丁丑。武王伐商。是用尚書著泰誓惟十有一年者。通文王受命。武王即位而言也。　東萊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不相犯。當紂人心未離。天命未絕。武王事紂之心。未嘗不至。及紂人心已離。天命已絕。不可一時令他據天位。武王亦不得不伐。豈武王欲伐於二年之後歟。何文淵事文引證。史記周本紀。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趙次誠考義。宣王以人力為天意。而重在於取不取。孟子以人心為天意。而重在於悅不悅。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朱子集註。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　趙氏曰。征伐之道

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龜山楊時解民之去燕猶避水火也。故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齊王又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矣。民將復避之也。故曰亦運而已。運者反復運轉之謂也。先儒精義楊曰。或謂文王所謂至德。以不累於高名厚利故也。所謂不累於厚利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不累於高名者。有其二而弗離。累如此言。則武王之取天下。以爲累於利而可乎。孟子之言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此論盡矣。蓋文王所謂至德者。三分天下有其二矣。其取天下何難之有。而文王勿取者。視天而已。初無用心於其間也。夫是之謂至德。或又曰。湯之伐桀也。衆人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紂。是聖人之清者也。此亦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雖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奴。或去之他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孟子不

云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清也。會遭其適而已。　尹曰。文王武王之用心。凡以爲民也。齊人伐燕則異是矣。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孟子所以深告之。而宣王未之思也。張栻解燕王噲昏亂。以位讓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太子平起兵攻子之。不克。結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志。宣王舉師攻之。是以若此其易也。宣王見其勝之之易。則遂有取之之意。故以問孟子。孟子之意。欲其以燕民之悅與不悅。而驗天命之從違也。故舉文武之事以告之。夫文武豈有利天下之心哉。順天命而不違焉耳。人心之所在。天命之所存也。燕國之亂若此。民蓋厭之。故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宣王伐之而救其民則可矣。若不察於人心天命之所存。起利燕之意而欲取之。則是以亂易亂。其厭苦將又甚矣。幾何其不復運轉而他之乎。故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趙順孫纂疏。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以竹爲之。　饒氏曰。趙氏發明得人心天意爲一之理亦明切。陳櫟發明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觀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將歸齊之仁。齊苟不施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乎。蓋警之也。馬豫輯義今以萬乘之齊國伐萬乘之燕國。其民乃以簞盛飯。以壺盛漿。迎迓王之師旅。不可謂民心不悅也。所以悅者。豈有他哉。但欲避燕之暴虐。如就水火之害而然也。李流謙潛齋集。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齊與燕異乎。燕不及齊。則齊可取。何謂其異也。德不及則異。政不及則異。然宣王問孟子猶有有取勿取之疑。則齊於燕。蓋未有德與政之異。孟子於是告以文武之事。以爲取之而燕民悅則當法武王取之。取之而不悅。則當法文王。舍是二者。就使力能取之。民本避水火耳。而去燕得齊。則是無適而不遇水火。故曰亦運而已矣。

程復心章圖

齊人取燕

取之而民悅則取之　以武王之伐紂言則人情有可取之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避水火也　此言燕亂亦則民皆悅於從齊

取之而不悅則勿取　以文王服事殷言則人情有未可取之機　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　此言齊暴虐則民又轉而求救

孫奭注疏。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如何。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僭地廣大。而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簞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燕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見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時。則可取之而已矣。疏。齊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　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如何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興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

稱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爲今伐取燕國而燕國之民悅喜。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如此，周者若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匪厥玄黃。昭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答齊宣。蓋欲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答齊宣。言今欲取燕國。苟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欲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又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者。復欲齊宣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衆之國。伐萬衆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托以萬衆之國。伐取萬衆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兵師者。豈有他事哉。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如若水彌深。火彌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衆者。蓋六國之特。爲諸侯者。皆僭王號。故皆曰萬衆。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漿者。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釋名曰。漿。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　註匪厥玄黃。　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　註萬衆非諸侯之號。至如何。　正義曰。云萬衆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僭號稱王者。說在上卷首章。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者。案孔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解也。　註武王伐紂至取之也。　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發兵七十萬人距紂師。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崩叛。紂走反入廩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　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　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焉。蓋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曰。妻之有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啓。世家曰開。孔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箕子者。莊子云。箕子名胥。鄭玄

云。箕亦在圻內。比干者。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宋世家云。箕子乃紂之親戚也。言爲親戚。又莫知其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杜預以爲紂之庶兄。皆以意言之耳。趙云。三仁尚在者。蓋文王爲西伯之時。三仁尚未之亡去。及西伯卒。武王東伐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猶曰。爾未知天命。紂愈淫亂不止。微子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諫。廼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觀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後因武王乃釋之耳。

鄒霆夫衍義齊人（與兵攻）伐燕（國。克而）勝之（宣王問曰或（者）謂寡人（勝燕而）勿取（其地。）或（又）謂寡人（既勝燕則當）取之（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勢均力敵。僅）五旬而舉之（似是得天之耶）人力不（能）至於此（也。可取而）不取必有天殃（今欲）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以爲）悅則（從而）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伐紂之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以爲）悅則（棄之而）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事殷之事）是也（如）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彼國之民。厭其有弔伐之舉。皆以）簞（盛）食（以）壺（盛）漿以迎（勞）王師（之來。其意）豈有他哉（正避燕之暴虐。如避）水火（之災）也（使齊取之而更爲暴虐。如溺於）水（而）益深如（燔於）火（而）益熱（則民）亦運（轉望救於他人）而已矣

魏公著句解齊人伐燕（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故齊人從而征伐之。燕標）勝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勝之。燕）宣王問曰（宣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或人與寡人曰。不要取其國）或謂寡人取之（或人與寡人曰。可以取其國）以萬乘之國（以萬衆之齊國。來攻）伐萬乘之國（征伐萬衆之燕國。勢均力敵。似難勝也）五旬而舉之（乃不過五十日而取之）人力不至於此（人力不至於此。實天相也）不取必有天殃（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取之何如（取其國何如）孟子對曰（孟子答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取其國而燕民喜悅）則取之（則取其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武王伐紂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取其國而燕民不喜悅）則勿取（則不取其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古之人有行此道者。周文王之事殷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以萬衆之齊國。伐萬衆之燕國）簞食壺漿（斯民乃以竹器盛飯食。以壺瓶盛水漿）以迎王師（以迎迓王之師旅）豈有他哉（豈是有他意哉）避水火也（逃避燕之暴虐。如逃水火之害也）如水益深（齊若更爲暴虐。如水之愈深）如火益熱（如火之大熱）亦運而已矣（則民將轉而之它。又望救於別人矣）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五十九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寫書官寺正臣叢恕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馮納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四　十八陽

梁武帝三

資治通鑑（胡三省音註）梁紀（起玄黓敦牂盡閼逢涒灘凡三年齊宣德太后詔蕭衍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衍忘也尋進爵為王尋受齊禪國號曰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整三世至順之順之於齊高帝為族弟帝順之之子也按通鑑武皇帝紀凡十八卷以一二為次此卷武皇帝之下合有一字）天監元年（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二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勞力到翻）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承制見上卷上年蒐解之以明入心朝直遙翻）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兗州諸軍事昺衍之從父弟也（昺兵永翻為與帝同但治書侍御史通睹監工銜翻從才用翻）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上時掌翻）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中書監尚書令

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二年守式又翻任音壬昉分兩翻）意好敦密（好呼到翻）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衍時尚書其餘府事使雲領之）約為驃騎司馬（為衍驃騎大將軍府司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齊明帝建武初朏胤皆棄官去朏敷尾翻胤羊晉翻）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淳風謂淳古之風也）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讖楚譖翻）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易曰謙尊而光）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沔彌兗翻）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復扶又翻下無復豈復同遺唯季翻）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分扶問翻）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將攜也扶也領也休文沈約字也）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諾奴各翻先悉薦翻）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江南禁中有壽光省咄當沒翻毛見曰咄咄嗟語也）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僕射也處昌呂翻）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歎約才智縱橫（縱子容翻）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東昏侯永元二年十一月衍起兵至是首尾三年）功臣諸將實有其勞（將即亮翻）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凡十郡為梁公國相息亮翻）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去羌呂翻）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齊湘東王寶晊（晊之日翻）安陸昭王緬之子也（緬齊明帝之弟緬彌兗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東昏侯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晊為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晊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於是以沈約為吏部

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自沈約至王茂皆梁國官也見賢遍翻）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為累乎（左傳富辰曰女德無極杜預注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累力瑞翻）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賚洛代翻）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時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琅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殊死以下（自進爵為王已上凡稱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南史齊紀作寶攸本傳作寶脩三王皆明帝之子）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著則略翻襦汝朱翻短衣也）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屩居勺翻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illegible]）

（侍迎者款也。華，戶化翻。）文榮與其族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任，音壬。）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憔，秦醉翻。）見者以為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喪，息浪翻。衰，倉回翻。齊，音咨。）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禮，居君父之喪極哀。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唁，（撫而安之曰慰，弔生曰唁。唁，與彥同，魚戰翻。）唯不見夏侯一族，（夏侯之族本譙郡譙人，居于壽陽。夏，戶雅翻。）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為蕭寶寅貴顯於魏而不終張本。）齊和帝東歸，（將求歸建康也。）以蕭憺為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憺，徒敢翻。又，徒濫翻。）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治，直吏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少，詩照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丁巳，廬陵王寶源卒。（非疾也。寶源者，齊明帝第五子。）魯陽蠻魯北鷰等起兵攻魏潁州。（魏置潁州於汝陰，又潁川郡舊置潁州。）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齊和帝時已至姑孰，其地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帝憲章前代，（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度也。）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明，謂明旦也。）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古者君薨，其夫人在者自稱未亡人。使，疏吏翻。璽，斯氏翻，印也。紱，音弗，印之組。）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梁宮，王宮也。）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始改元天監。）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為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今依晉葬安平王孚禮葬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倣齊奉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有者，除其封國，有所授翻。）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謂三恪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謚妃郗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永元元年，郗氏卒于襄陽。郗，丑之翻。）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騎，奇寄翻。）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雍，於用翻。）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為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為中書監、吏部

尚書，沈約為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解，讀曰廨。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天之報應固不爽也。）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沈，持林翻。）伯禽就摺殺之。（時年十五。摺，落合翻。）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即位，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治，直之翻。）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史言齊臣以死殉和帝者，僅一顏見遠。）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曰從人者，避皇考順之諱也。）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此言不可以訓。胡寅管見曰：巴陵王有免死之理歟？曰：難乎其免矣。使在荊州蕭穎胄推奉之時，力辭不從，如何？曰：可以免當時耳，亦終不能免也。嗚呼！梁公欲篡，直擣建康，東昏既失人心，若天命歸梁，亦不容釋矣，何必假人立標，尋即仆之哉。巴陵之立，處非貪大位也，知不可逃，委身而聽之也。其飲醇酒，處非安夫命也，知不可免，積擧以苦使之也。嗚呼悲夫！齊和帝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為參軍，及禪位，見遠不食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士大夫事，而見遠乃至於此。五朝取國，皆祖述孟德，而憲章仲達耳。彼操以文王自居，而丕以受禪為名，則蕭衍爲比於湯武，何不可之有？所不足者，東昏罪惡雖浮於紂，而蕭公於仁義曾未窺其藩耳。在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聞應天也。應者，對感而為言，人事作於下，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應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者，不知人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天者，順理也。東昏之罪惡，固天所絕，然蕭衍借王天虎頭以獻蕭穎胄於前，遣鄭伯禽送生金以除巴陵王於後，天何嘗有象與行示梁，而使梁行不義，殺不辜以應之耶？後世治名不治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也，相承而罔察，生以為辭據，其失遠矣。）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舜典曰：金作贖刑。注曰：誤入而刑，出金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刑之疑者罰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蓋自虞及周，疑獄者贖；漢則凡犯罪者，皆可得而入贖。）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胡寅管見：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贖刑，五曰怙終賊刑。何謂故贖？謂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罰鍰之數，皆為疑刑也。鞭施於官，蓋胥吏徒隸也；扑施於教，蓋學校夏楚

（也○是則嚴重而朴輕○微以痛微○朴以懲恥而已○夫當官典教○臨時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賄乎○無疑而賄○則賄者肆○恣者嚴法不嚴而人多犯○其本滅乃至於惟賄之利○變亂正刑○其弊不可勝言者○且使士流與卒伍同條○豈刑不上大夫之義乎○）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上之受禪也○寶義以晉安王降封謝沐縣公○晉志○謝沐縣屬臨賀郡○沐○食聿翻○）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見○賢遍翻○）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天下公器○非可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謂南平王鑠也○粗○坐五翻○）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猜○顏娶翻○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朝○直遙翻○）然或疑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下同○）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此正指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為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袒免○則無服矣○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無復同○）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宋禪代之際○帝父順之參預佐命○）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子孫○）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為○于偽翻○）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永元○齊東昏侯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為亂○高武子孫為王○）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無○當作毋○）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帝所誅夷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固無慮也○胡寅管見○梁武雖以兵取○而其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能保全之○向使沈約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為梁賓○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追○狃於鄙俗○未受命間○先殺六寶○豈以立威勢而脅中外也○既受命○又惑於約）

（而有生金之事○是皆不知命之所為也○詩不云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天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慮乎商之復得而動其後裔哉○向使武帝移待子恪十六人之心施諸六寶○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為五翻盛德之主○其人何嘗邪○）詔徵謝朏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朏○敷尾翻○）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注云○肺石○赤石也○肺○芳廢翻○）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庶士而議朝政○謂之橫議○橫○戶孟翻○）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函○（沈○持林翻○）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見○賢遍翻○勗○許玉翻○勉也○）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鬷為晉安太守○（杜佑曰○宋齊度支尚書○梁度支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鬷○子公翻○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武帝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間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詳考沈志○建安郡則今南建邵武建寧之地○晉安郡則今福州之地○沈志洪氏隸釋辯之甚詳○注已見前○）二人皆以廉絜著稱○（溉○彥之曾孫也○到彥之○宋文帝將○）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魯陽蠻圍魏湖陽○（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復於此置西淮安郡及南襄州○隋為湖陽縣○唐并湖陽入棗陽縣○）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將○即亮翻○）斬魯北鸞○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比○必利翻○）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謚法○貞心大度曰匡○）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束荻為大炬○用以照也○運束兵仗於荻中以入○）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洮陽愍侯張弘策○（觀○古玩翻○洮陽縣屬零陵郡○洮○土刀翻○）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少○詩沼翻○）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擊五鼓者○權以破偷兒之攸智也○驍○堅堯翻○難○乃旦翻○）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

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手不能書。典籤傳其口之所言。）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漢會稽諸暨縣。吳更名永興。）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居建康。（緭于貴翻。考異曰。蕭寶寅傳作褚胄。今從梁書。）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行下孟翻。造七到翻。范雲時為吏部尚書。）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喪息浪翻。）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耶。（晉天文志。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南斗六星。天廟也。主兵。為于偽翻。）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守式又翻。）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陳伯之濟陰人。職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置禁防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家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為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

驍勇。（驍堅堯翻。）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三倉。太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農功倉廩。統太倉等令。又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吳會稽之地。說式芮翻。復扶又翻。下若復同。）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繕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啟卿若復不得即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處昌呂翻。）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據宋史。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宋齊之秦郡尉氏縣也。帥讀曰率。下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緭說伯之曰。（荷下可翻。聽讀曰廳。歃色甲翻。說式芮翻。）今舉大事。宜引眾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觀古玩翻。）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永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眾而帥之以攻伯之。）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與廳同。）伯之自出格鬭。元沖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州南。）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盱音吁。眙音怡。）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眾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宗。（党底朗翻。姓也。杜佑通典。德很翻。峴戶典翻。下同。）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邾思將翻。菩蒲乎翻。薩桑葛翻。）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饑疲之眾。不憂不濟。（卷讀曰捲。北向。謂北下攻建康也。撲普木翻。）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守尋陽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趣七喻翻。）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間古莧翻。）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勞力到翻。）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為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鄧元起。南郡當陽人。）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蓋郡之首吏。總錄諸吏者也。琛丑林翻。）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說元起曰。（說式芮翻。下戴說同。）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吏翻。）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豉翻。造七到翻。語牛倨

翻。）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史言劉季連阻兵叛亂。起於朱道琛。）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浮。）是月。元起至巴西。朱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故謂元起從行者也。）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於籍。以避征役。說式芮翻。）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言山民觀我德則附。否則攜貳。使疏吏翻。）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糾起詐疾者。是興疾病端。一曰。起疾。謂起詐疾者。[illegible]）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得三萬斛。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舊律。（王植之集定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濟子禮翻。）

爲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五代史志：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爲九尺。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爲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者，即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長，直亮翻，下同。）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案，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爲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被，皮義翻。）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鍾十六枚，同在于虡，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鎛鍾。爾雅曰：大鍾謂之鎛。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虡。先，悉薦翻。鎛，補各翻。虡，其呂翻。）上始命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之，爲建鼓之節。去，羌呂翻。）

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此太和二十三年事。）還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丕，拓跋鬱律之曾孫，從世祖臨江，歷景穆、文成、獻文、孝文及今主，凡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以向末，方欲調發，（任，音壬。敦，徒門翻。量，音良。調，徒弔翻。）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沈，持林翻。）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太祖之母，帝祖母也。）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甲子，立皇子統爲太子。魏洛陽宮室始成。（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始營洛陽，至是宮室乃成。）十二月，將軍張囂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戊戌，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囂之敗走，魏復取木陵。（水經注：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

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麻城縣東北。復，扶又翻。）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鄭元起，（將，即亮翻。）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爲實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將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重，直用翻。郫，音皮。間，古莧翻。）軍備盡沒。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宋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翻。）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彝皆欲尚之，公主許彝而不許肇。肇怒，譖彝於魏主，坐沈廢累年。（沈，持林翻。）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史炤釋文：大司馬衍（姓蕭氏，名衍，字叔達，仕齊爲大司馬，尋封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繕（時戰切，治也，修也。）西邸（丁禮切，番頓爲日邸，舍也。）讖記（讖，驗之書。）咄咄（可也。晉殷浩云：咄咄怪事。）百揆（求癸切，度也。揆度百事。）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縣，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余妃（以諸切，姓也。風俗通云：秦由余之後。）鄱陽（蒲何切，亦作番。郡名，系梁。）賃（女禁切，以財顧物。）憔悴（上慈焦切，憂愁也。）斬衰（七回切。斬布而不緝謂之斬衰。）齋衰（將私切，本作齊，謂裳下緝。）慰勞（音害，乎生也。）憍（于焦切。）郗氏（抽遲切，姓也。）瑩（烏定切。）頷之（戶感切。）醇酒（常倫切，不澆酒也。）摧拉（盧合切，摧也。又質涉切。）于恪（克各切。）縱容（七恭切。縱容，猶休燕也。）鴆之（直禁切，毒鳥，以羽毛歷飲食，即殺人。）更生（工衡切。更生，猶再生也。）謗木（補曠切。議惡事者書之於木。）肺石（周禮秋官：左嘉石，平罷人；右肺石，達窮人。）一函（胡讒切，匱也。）橫議（不順理也。）浣濯（胡管切，濯衣垢也。或作澣。）膳（時戰切，具食也。亦作饍。）到溉（到，都道切，姓也。溉，古代切。）騣（祖紅切。）嬖臣（賤而得幸也。）荻炬（上亭歷切，下臼許切。求華峴。）洮陽（土高切。）補續（補，互古切，姓也。出南陽。宋蔡公子石食采於補，其後因以爲氏焉。）饑饉（渠遴切。無穀曰饑，無蔬曰饉。）熒惑（上戶扃切，下胡國切。春秋緯文耀鉤云：赤帝熛怒之神爲熒惑焉。位在南方，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出入無常。）驍勇（健也。）府藏（才浪切，府庫也。物之所蓄。）欸（歎也。）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切。臨淮邑。）小峴（山名，在壽州六安縣，有五峴山，是以分大小峴。桐城亦有五峴，非此。見梁史、太平寰宇記。）以撲擊也。趣（逡須切，疾也。）間道（微道也。）涪（即梓潼涪城。）鎛鍾（十二辰頭鈴鍾也。）

庠（周禮曰◦本謂之庠◦所以掛鑄類◦）三老（按孝經援神契曰◦尊事三老◦人象也◦宋均註曰◦老人知天地之事者◦鄭康成云◦三老◦謂老人更知三德者◦）敦煌（音屯皇◦郡名◦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朱後魏蕭（千刀切◦）蔣橋（子肖切◦）在蜀郡去成都二十里◦郫（蜀郡之邑◦）

胡三省辯誤 梁武帝天監元年◦魏小峴戍主党法宗襲大峴戍◦破之◦（海陵本◦釋文曰◦小峴山名◦在襄陽◦大峴山名◦在琅邪陽都縣◦史炤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同◦余觀海陵本不從史炤之說◦以襄陽之峴山爲小峴◦琅邪之大峴關爲大峴◦自以爲得其說矣◦殊不知自襄陽至琅邪數千百里◦豈輕兵掩襲之所能制勝乎◦況是時襄陽之峴山屬梁境◦琅邪之大峴關屬魏境◦党法宗◦魏將也◦乃戍梁境之峴山◦而襲魏境之大峴關◦其說又爲不通◦按小峴大峴◦在歷陽合肥之間◦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是後章叡克小峴◦進攻合肥◦是小峴在合肥之東明矣◦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胥爽自壽陽舉兵進屯大峴◦食少而退◦薛安都自歷陽進兵追及爽於小峴斬之◦是大峴在小峴之東又明矣◦二峴相去蓋不甚遠也◦費本註曰◦党◦丁浪切◦余案党◦音底朗翻◦無從去聲者◦此亦蜀人土音之訛◦）趙宪壁源妻闡（音昌善反◦）芮（音內◦）睦（音敖◦）西邸（音底◦事見齊武帝永明二年春◦）朏（音斐◦）釋（去聲◦下皆同◦）扣（音口◦發也◦論語◦孔子曰◦我扣其兩端而竭焉◦）鑒（常兩反◦）僮僕之未服者◦讖（符命之書◦）炳（音丙◦）歷數（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建牙樊沔（事見齊東昏侯二年十一月◦）建安之封（上年十二月封帝爲建安郡公◦）徘徊（彷徨不進之意也◦）約舉手尚左（此兩文之文也◦宋梁書尚字作向◦他本通鑑亦有作向者◦向左◦蓋謂左僕射◦亦數雲也◦）去（除也◦）睦（音質◦）送首（東昏首也◦見上年◦）余妃（釋文曰◦余◦姓也◦風俗通曰◦秦由余之後◦）沛（音貝◦）累（去聲◦）眷（賭也◦）鄱（音婆◦）閤（合◦閤◦音格◦官者◦）著（陟畧反◦）襦（音儒◦短衣◦）蹻屩（上音蹻◦下音腳◦）華（姓也◦）天龍（案北史蕭寶寅傳云◦文榮◦與天龍◦惠連等三人◦）柢（音底◦生也◦）靳豪（音巷◦）嗪（音亦◦）夏侯詳（事見東昏侯二年十一月末◦）帳（音渙◦）憲章（中庸曰◦憲章文武◦孔穎云◦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法明文武之德◦）璽綬（音徙帝◦）元懿（爲東昏侯所殺◦帝以故舉兵也◦事見上永元二年冬十月◦）獻王（名爭◦齊武帝祖叔父也◦武帝泰始八年◦）宋汝陰王（按齊太祖元年云◦奉宋順帝爲汝陰王◦）妣（音比◦父死曰考◦母死曰妣◦）郝（呈通反◦姓也◦）偉（音葦◦）恢（苦回反◦）西解（音名指◦析也◦）寶義（東昏侯弟◦）子恪（音各反◦齊武帝弟嶷之子也◦事見齊明帝永泰年秋◦）從容（閒語曰◦從◦七容反◦）能去（丘呂反◦除也◦下除去同◦）鄉祖（齊高

帝也◦）湘東（宋明帝也◦名彧◦孝武之弟◦）絕服（按禮記大傳云◦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注云◦四世共高祖◦五世高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建武（齊明帝年號◦）塗炭（謂誅高武子孫◦事見永泰元年春◦）雪（洗滌也◦謂報兄懿之讎◦）劉子輿（卯王郎也◦事見後漢淮陽王元年◦）朏（音斐◦）函（音咸◦）橫（去聲◦）洸（音桄◦亦雅也◦）漉（音鹿◦）晉陽甲（事見上三月末◦）荻炬（音狄巨◦）南北掖（掖◦音亦◦）觀（音貫◦下王觀同◦）洮（音叨◦）典籤（七廉反◦官名◦）緯（音謂◦）運（主也◦下歷運同◦）自疑（事見上年十月末◦）詎（音巨◦字林◦未知詞也◦）閒（古晴字◦）虎牙（循之之子◦）績（則歷反◦功也◦）藏（才浪反◦）六合（縣名◦）見力（見◦胡甸反◦）倚（上聲◦）纂嚴（纂◦音祖管反◦纂集戎嚴◦）驍騎（騎◦平聲◦）歃血（歃◦色洽反◦）冲（音蟲◦）人身不惡（惡◦下文北齊文宣帝◦高洋爲王所曰◦好門户◦惡人身◦）貯胎（鄉名◦）菩薩（音蒲撒◦）帝卷（里聲◦）劉季連（益州刺史◦）勞（去聲◦）語曰（語◦音御◦告也◦）矯（居小反◦託也◦）釐（音狸◦理也◦）差擇（差◦音叉◦下皆同◦）飲古鍾王律（按古律用竹◦又用玉◦漢末以銅爲之◦）鑄（音侍◦）廣（音巨◦）而還爲庶人（事見齊明帝四年二月◦）太牢（牛羊豕也◦）牽（音非◦）彝（音夷◦）

袁樞紀事本末　蕭衍篡齊　齊明帝永泰元年春正月◦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每朔望入朝◦上還後宮◦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益長大◦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爲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屏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也◦丁卯◦敬則舉兵反◦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爲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高

武諸孫虔西首殺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壘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大醫煮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須三更當盡殺之子恪扶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景雋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乃賜王侯供饌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敬則帥實甲萬人浙江百姓擔篙荷挿隨之者十餘萬衆五月壬午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恭祖慧景之族也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乙酉傳首建康是時上疾已篤秋七月己酉上殂于正福殿遺詔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太子即位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廟號高宗

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鶩啼來乎東昏侯永元元年六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及即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一國三公猶不堪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乃密與弘策修武備它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積茅如岡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江祏無斷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

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士馬精彊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衍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雍郢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驍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憺至襄陽初高宗雖顧命群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二江更直殿內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灋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灋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且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

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祏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所親丹楊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欲引以為黨朓不荅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令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閒謗親賢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自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并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

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群臣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帝嘗習騎致適顧謂左右曰江柘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柘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剋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柘被誅帝召遙光入殿告以柘罪遙光懼還省即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諸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既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還為司徒使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秋八月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墻走向臺道逢遊邏主顏端執之坦之告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轝隨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馳入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擾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它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左興盛屯東籬門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師衆情大沮暢行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遙光大懼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帽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屋室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謀欲

應之酉中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鎮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皆賞平始安之功也江柘等既敗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佷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并其子祕書郎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未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帝曰暄是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檦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舅為可信邪遂殺之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它物稱是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皆未及拜而死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

枚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郎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上陰公主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即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嘗有疾不令治既而自愈意甚不悅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

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帝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須京塵一靜。而迎大駕。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屯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十二月。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建康震恐。甲申。軍於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諸子皆伏誅。帝既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尉司擊鼓蹋圍。鼓聲所聞。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道。處處禁斷。不知所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母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爲高鄣。置伏人防守。謂之屏除。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

射之。百箭俱發。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自製擔幢校具。伎衣飾以金玉。侍衛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二年。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心不自安。及除南兗州。意不樂內徙。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兄子植等皆爲直閤在殿中。懼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爲計。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沈疑未決。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問以入魏可不之宜。真度勸其早降。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婿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庚午。下詔討叔業。乙亥。叔業病卒。三月乙卯。遣西平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既得出。甚喜。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爲直閤將軍。密與之約。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衛將軍左興盛節。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即收衆濟江。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誅。詔令離婚。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寶玄乘八擱輿。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爲數城以拒之。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

何意苦相斷遏。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費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守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說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帝又遣右衛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興盛望風退走。甲子。慧景入樂遊苑。崔恭祖帥輕騎千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侯入宮。巴陵王昭胄懲永泰之難。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爲沙門。逃於江西。昭胄。子良之子也。及慧景舉

至。昭胄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胄，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江，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卒數千人渡南岸。懿軍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衆心離壞。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為漁人所斬，以頭內鰌魚籃，擔送建康。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士民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

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五月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六月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先是，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既而嬖倖誅縱亦如初。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檦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唇齒。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梅蟲兒及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慶弔。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慴息焉。八月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比及開，死者相枕。燒三千餘間。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香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又打出雉頭、鶴氅、白鷺縗。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加科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衛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

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唯融捕得，誅之。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榮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劉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茂，天生之子；慶遠，元景之弟子也。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艫，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郎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就穎胄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

江陵偏與州府書檄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使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况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胄等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胄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天虎既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必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遲回十餘日不上穎胄大懼計無所出夜遣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覺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群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胄從闡文等計詰旦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柳忱世隆之子也穎胄慮西中郎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又教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丁巳以蕭穎胄為都督行留諸軍事穎胄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况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穎胄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西中郎參軍南郡

鄧元起向夏口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備法駕奉迎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且不更事懦而不武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擇其將乎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馮道根居母喪聞衍起兵帥鄉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冲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冲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蕭穎胄與武寧太守鄧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群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寶積懼請降公則入長沙撫納之和帝中興元年春正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大赦以蕭穎胄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衍既行州中兵及儲偫皆虛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雍州乃安二月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卧取之耳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張冲遣中兵參軍

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冲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荆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王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冑命荆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隷焉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西中郎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先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荆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丁酉張冲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冲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乙巳南康王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冑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乙酉以尚書令蕭穎冑行荆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夬返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荆雍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五月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虎牙伯之之子也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齎蕭穎冑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搤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即得然既得之後即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

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為我華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東昏侯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即枯萎朝暮相繼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荆實中荻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鄉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冑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昭冑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寅等將兵奉昭冑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冑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實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縢中得其事昭冑兄弟與偃等皆伏誅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帥城中將吏見力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既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

寅清去。寶寅亦逃。三月乃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罪。曰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宗仲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俘其餘衆而還。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擣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死者什七八。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茂元嗣等議出降。使張孜為書與衍。張沖故吏清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郎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郢人遂安。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鎮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既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恟懼。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即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伯之收兵退保湖口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郎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八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父恭祖為鎮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謙從伯之鎮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胄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

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少時持重耳。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為難至。穎胄乃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冑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僊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子也。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冑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侯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景宗始至。營壘未立。而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覘呂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豪。驍將也。既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陳伯之屯西明門。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

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鎮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鎮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巴東獻武公蕭穎冑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十一月壬午卒。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密

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冑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神爲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及衍至。又尊子文爲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衛京師。以稷爲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鬭。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掆去。用爲厭勝。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具裝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弩幾中之。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爲陳顯達一戰即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爲百日調而已。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既而長圍已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爲致力。外圍既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兗州中兵參軍馮翊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命百僚署箋。以黃油裹東昏首。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右衛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著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衍與范雲有舊。即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顛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衛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初海陵王之廢也。王太后出居鄱陽

王故第。號宣德宮。己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爲東昏侯。褚后及太子誦並爲庶人。以衍爲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以王亮爲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爲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太尉領司徒。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收葬義師。掩瘞逆徒之死亡者。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并誅嬖臣茹法珍等。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爲中護軍。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親。又欲斬之。軍中爲請乃得免。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衍使駕部郎考城江革爲書與昂曰。根本既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

書曰。三吳内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偶一郡。何能為役。自承壓旆届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内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傳映。映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大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狥名義。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荆雍協舉。乘據上流。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廵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内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軍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鎮殿中。梁武帝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尉勞建康。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劒履上殿。贊拜不名。初。大司馬與黄門侍郎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約為驃騎司馬。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大司馬内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録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癸巳。受命。赦國内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郗氏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為鄱陽王。荆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沉醉。伯禽就摺殺之。以謝沐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畧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愚庸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一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絶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

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

各以壽終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五　十八陽

梁武帝四

二年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為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為庶人乙亥魏主耕籍田　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考異曰永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招降氐王楊集始今乃為行梁州事當考）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降戶江翻下同）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造七到翻）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蓋言前日所以阻兵拒命實為朱道琛搆間也）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啟）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臥龍之臣耶（臥龍謂諸葛孔明）赦為庶人三月己巳魏皇后殂於北邸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戍主奇道顯入寇（姓譜奇姓伯奇之後）取陰山白藁二戍（據水經注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此魏朝之闕門也闕即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暫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與讀曰預降戶江翻坐徂卧翻）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即羊石城也在盛江西北霍丘東南）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明謂明旦也）其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顏文智將寶寅投華文榮文榮等將寶寅投北華戶化翻）寶寅志性雅重過朞猶絕酒肉（禮為兄弟服朞）慘形悴色蔬食麤衣未嘗嬉笑（悴秦醉翻）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上時掌翻）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霄城縣侯也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爭子仙翻下同）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處昌呂翻）

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樞管。謂管樞機也。今人謂樞密院為樞管。以此觀之。沈約之任。雖在范雲之右。而親任不及雲遠矣）。上以約輕易（易。以豉翻）。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休下。謂休假下直也）。勉或時還宅。群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稾。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離。力智翻）。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謔。迄却翻。戲言也）。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史究言二人終身大槩）。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斷。音短。下頻斷同。二宮。上宮及東宮。會稽。東土大郡。故使之同於諸州。會。工外翻）。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十級（是年春。氐楊會叛）。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為汝南王。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斷。音短）。欲令巢湖泛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顧望。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應機經畧。雖混一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并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相。息亮翻。濟。子禮翻）。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并壽陽先兵三萬（先兵

先屯壽陽之兵）。委澄經畧。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謝朏輕舟出詣闕（朏。敷尾翻）。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見。賢遍翻）。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謝朏仕宋及齊。有宅在建康）。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復。扶又翻）。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凡將上命者。皆謂之王人）。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謝朏之於樊英。又不及遠甚。省。悉景翻。胡寅管見。士大夫非有德義可以表正風俗。則有猷業可以協濟時務。以正風俗為己任者。於仕也有從有違。以濟時務為己長者。於仕也從多而違少矣。下乎此則利祿而已矣。謝朏於齊梁易代之際。未嘗不逡巡引卻。異乎攘袂褰裳而趨之者。若有意乎名節也。而卒不能自保其志。侍中司徒尚書令。人臣之極位。辭不獲命。去而復還。若有意乎酬酢也。而卒無以自見其功。其於成己之仁。成物之智。兩無所處。處。昌呂翻。獨何哉。不幾於為善近名以要富貴者乎）。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魏既罷鹽池之禁（魏主踐作之初。于忖既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為不可。魏主詔從琛請。通鑑目錄已捷其要。此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元二年。而通鑑正文述其事。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下）。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復。扶又翻）。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音協）。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為家人書。用家人叔姪之禮也）。勰不得已受命（胡寅管見。元勰不受元宰之命於孝文。而於恪。胡先為司徒。後奪被廢黜。及此師命人不得免。此勰所以取死者也。司徒太師與元宰何異。受任於世宗。蓋若大遺於孝文。既欲遂其沖素之懷。則定州臨民。揚州對敵。皆不當承命。而況司徒之尊。太師之重乎。若謂宗室遺老。義同休戚。則不得以謙退為事。要危治亂。死生以之。此則貴戚之卿所當然也。今則進不成自任以社稷之重。退不成自好與白雲俱棄。卒為一高麗小人所圖。惜哉。或曰。勰清尚素著。必無權利之心。在得之戒。將以懸辭不獲。故爾。曰。孔霸鄭袁以異姓之臣不拜三公。尚能全其志守。勰必欲退也。豈無其道。何至於為人牽迫不由己哉）。八月庚子。魏以鎮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恭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音壬。降。戶江翻）。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

（淮陵。恐當作睢陵。齊置徐州於鍾離。又僑置濟陰郡睢陵縣於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舊曰睢陵。置濟陰郡。化明。唐濠州之招義縣也。或曰。宋志。南徐州領淮陵郡。睢陵淮陵皆屬漢徐郡。是時既置徐州於鍾離。則亦置淮陵於鍾離界。未可知也。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黃溪水。按水經注。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逕南光城弋陽等郡。今按今孫信軍盱眙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過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東則陷蜩湖。南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鳳凰洲。在淮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為獅子瀆。北兵渡淮之津要也。峴。戶典翻）。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傅靈越從薛安都起兵攻張永。以應義嘉。兵潰而死。豎。而主翻）。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魏收志。霍州有北潁川郡。領潁川等三縣。水經注。梁立霍州治灊縣天柱山）。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將。即亮翻。下同）。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為道根傳。以南梁太守領阜陵戍。先。悉薦翻）。初到。修城隍。遠斥候。

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法防勇戰，此之謂也。」（其用防若法，臨戰則勇）城未畢，梵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思，相吏翻），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騎，奇寄翻）。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此時梁豫州治晉熙。道根直猶戍阜陵，特帶刺史耳）。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為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魏置武置行臺之官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鎮、恒、燕、朔三州（六鎮列置於三州塞下。使，疏吏翻。下同。行，下孟翻。恒，戶登翻。燕，因肩翻），賑給貧乏，考論殿最（既使之賑恤貧民，又使之按察官吏。殿，丁練翻），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鎮將于祚（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赫連，與統萬同置鎮，未在六鎮之數。將，即亮翻。下同），皇后之世父也（世父，伯父承世嫡者），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朝，直遙翻），祚頗有受納。

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下同）。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孫鸱演義曰：狼藉者，物雜亂之貌，狼所卧藉之草甚穢亂），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坐，徂卧翻），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少，詩沼翻），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謂鎮將也。將，即亮翻），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晉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關城。注云：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衛將軍李崇為鎮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馮翊吉翂父為原鄉令（翂，撫文翻。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原鄉縣，屬吳興郡），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撾，陟瓜翻）。上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者，開之以生路；脅者，威之以縲紲，示將拷訊之。款，誠也。誘，音酉）。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所謂脅之也。拷，音考。詰，去吉翻。不，讀曰否）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騃，五駭翻。所謂

誘之也。悔異，猶俗文所謂翻異）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反前說為回，異前說為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掛深劾，必正刑書，囚瞑目引頸，唯聽大戮（劾，戶槩翻，又戶得翻。瞑，莫定翻），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杻，女九翻），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復，扶又翻。更，工衡翻。著，陟略翻）。翂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晉以來，舉士皆由州鄉，故問其鄉里），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夫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量，音良。翂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翂之孝節而不能赦，用以厲流俗，非也。胡寅管見：翂乞代父死，人子常道也。然年方成童而能若此，則其賢去庸遠矣。王志欲以純孝舉之，亦為其少而賢之也。翂以因父取名為辱，則又賢矣。使當時有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有高世之士，含德隱耀相與熏陶以輔成其善，庸詎知翂也不躋若於曾、閔之後乎？故嘗論之，善不可以利為，為利而為善，則無善之理。故孝而有利心，不成乎孝矣；忠而有利

心，不成乎忠矣。何者？心無二用，利輕則義重，利勝則義絕。一有利心，參乎其間，未有不反為利所勝者。故當辭而思受，則辭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無不然者。忠孝一道也，孝如曾子，蓋子之分耳，豈聞參也而邀賞於曾皙？忠如周公，蓋臣之分耳，豈聞旦也而邀賞於成王？令周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當時聖賢無出二公之右，其道德固所當為，不以周公嘗請代武王之死，以三公為報也。忠如周公，賢如周公，勤勞如周公，功烈如周公，而有希報受賞之心，是吉翂之不若也，尚得為孔子之所法邪？）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嬪，毗賓翻）。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為衆所疾（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轢，郎擊翻）。魏主為脩治第舍，擬於諸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左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郎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懼以黨附連坐及禍。甄，之人翻。琛，丑林翻），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敦，徒門翻）。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樗蒱，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

具闕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監，工衙翻。闕事，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加鞭至三百不死，卽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上，時掌翻。勝，音升。）舉縛置鞍中（擧，舉也。脩困極不能自勝，來騎兩人對擧而寘之馬上，縛著鞍也。）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充、紹不重聞（重，直用翻。聞，奏也。）紹曰：脩之佞幸，為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釁，隙也。釁，許覲翻。）恐陛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子，以拔劉長幼之次，呼紹為翁。）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脩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史炤釋文：藉田（秦昔切。亦作耤。耤，借也。漢文帝耤千畝。古者使民如借斂，謂之耤。）肉袒（徒旱切。袒，裼而露肉也。）稽顙（上康禮切，下蘇黨切。顙，額至地也。）蠡衣（含胡切。亦作楇。）漅湖（子小切，又鋤交切。廬江居巢縣有二大湖，漅湖在其東南。）饞（才線切。）柵（測革切。編立木為之。）城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殿最（上丁見切。擭也。謂探居後也。下祖外切。凡要之首也。謂探居先。）鞫獄（居六切。窮理罪人也。）猥（烏賄切。猥濫也。）樋（棆也。）

拷訊（上苦老切，掠也。下音信，問也。）童騃（癡也。）瞋（開目。）桎械（胡介切。桎梏也。）貴嬪（婦也。周禮有九嬪。）陵轢（如車之所踐也。）甄琛（甄，側鄰切，姓也。琛其名。）樗蒱（樗，抽居切。博塞名。呼盧也。）因釁（許慎切。罪也。）

胡三省辯誤：魏邢巒表云：在南之日，曾立巴州，鎮靜夷獠。（史炤釋文曰：西南夷謂之獠。海陵本同。余按史炤以獠為西南夷，是三矣，已辨之於前。今復申言之。蜀主李勢之時，獠始自山出，從巴西至犍為、梓潼，布滿山谷。李延壽北史曰：獠蓋南蠻之別種，自漢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惟以長幼次第呼之。二百四十五卷唐僖宗中和二年，炤又以獠為戎夷別名，是又略變前說，而其誤終身不能改也。）趙究　壁源婁擕（丑倫反。）鄐（之六反。）肉袒（音但。）逮（至也。）辟命（除官也。）檄（胡狄反。）稽顙（息朗反。顙至地也。）賁（音曹。則也。）公孫述（漢光武初，公孫述據蜀，或勸之號。述曰：自古豈有姓天子邪。）蕭寶寅（上年二月奔魏。）門下（卽門下省也。按舊唐職官，門下省侍中二員。秦漢初置侍中，魏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宗永淳二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東揚州（通典註云：宋孝武末，分浙江東為東揚州，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名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綦（音綦。棋也。）顏文智（六人。本見上年二月。）食（音嗣。）蠡（廬同。）嬉（音僖。）劇（奇逆反。煩也。）藁（古老反。）[illegible]（盧約反。）二宮（天子、皇后。）會稽（郡名。）綏（音雖。）脫（儻或也。）虜（虎也。）朏（音斐。）事見上年夏。謁（乙桀反。）錢（音踐。）王人（天子左右人也。左傳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總（音摠。事見齊和帝元年。）懸（康狄反。）輔（音冉。）壁（常兩反。）大峴（胡典反。）潰（胡對反。逃散也。）燮（蘇協反。）隍（音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憩（息也。）意忌（去聲。）巡行（下更反。）按（行。）六鎮（懷朔、柔玄、懷荒、沃野、武川、高平。）世父（漢王莽傳云：世父大將軍鳳病。顏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于案本傳，后乃于勁之女，勁嫡兄烈，乃作之父。雖此而言，作乃后之兄也。以于烈傳前有烈為后世父之文，故誤也。）勁（按眾曰勁。）鞫（音菊。推窮也。）猥（烏悔反。濫也。）馮翊（音翼。郡名。）翂翂（案莊子山木篇云：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翂翂翐翐，而似無能。翂音紛，翐音秩。）行（遐孟反。）撾（擊也。）詰（去吉反。問也。）騃（癡也。）戮（音六。誅也。）桎械（音至。桎梏也。）[illegible]貴嬪（音頻。婦官。）陵轢（音歷。）搆（會其過惡也。）甄琛（音身。姓名也。）纂（音傳。塞也。）軒（音吞。）敦煌（音暾皇。郡名。）樗蒱（樗音丑居反。）闕事（行杖者。）楚毒（楚，苦痛也。）重（去聲。累也。）蠹（音妒。）讒慝（乙職反。漢武帝直臣。）

三年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惔，徒甘翻。）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真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者，形勝可據，便於制敵之處。陴，頻彌翻。）激勵文武，安慰新舊（新者，壽陽兵民；舊者，北來將士。或曰：新者新附，舊者舊民。）將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又翻。）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日未入之前為下晡。）慶真敗走。韋纘坐免官。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將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冠，古玩翻。將，卽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亥，戰于邵陽（卽邵陽州也。）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見重於太和之間（敗，補邁翻。將，卽亮翻。從，才用翻。）尚書

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衛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史言魏賞罰不當。）暉。素之孫也。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店。即景宗屯鑿峴日所築。峴。戶典翻。）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僧炳敗於樊城。未得至鑿峴也。不則此非義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既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郎齊郡賈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殿。丁練翻。）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考異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好。呼到翻。冒。莫北翻。厭。於鹽翻。）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昵。尼質翻。胡寅曾見元禧元詳。同受孝文顧命者也。其在孝文時。非惟不聞過失。且以治行著稱。及事世宗。迭居上

相。則驕奢貪淫。如出一轍。是何也。乎以見孝文綱運之治。而世宗馭臣之術矣。故人主中人也。得賢輔可與為上。親小人則為下必矣。臣下亦然。真才中人也。明主策勵之則為善為忠。若遇庸君則罪惡見而功績亡矣。是故六十四卦。凡五當君位者。欲其以九居之。不欲其以六居之也。）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防衛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既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齊和帝中興元年正月。魏主親政。十一月。詳為司徒。）太妃不復念前事。（復。扶又翻。）專助詳為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茹。音如。思。相吏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朝。直遙翻。下同。從。才用翻。昵。尼質翻。）直閣將軍劉冑。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櫛。側瑟翻。梳也。）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麗。力知翻。）帝既黜六輔。（魏高祖殂。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少。詩沼翻。）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辠。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去。羌呂翻。）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冑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賁。音奔。）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橫。戶孟翻。）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詰。去吉翻。處。昌呂翻。）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衛。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疏薄。詳既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甚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麗。力知翻。）杖之百餘。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妒。何獨不妒。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翻。下同。）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省。悉景翻。省。猶視也。）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

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門防主司。主門衛之兵以防守詳者。）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典事猶今尚書六部王事史職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先。悉薦翻。）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翻。）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鬭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群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畜。許又翻。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事見西漢書五行志。）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事見後漢書蔡邕傳。）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眾多。亦群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易。以豉翻。）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見。賢遍翻。）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妖。於遙翻。）

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魏主以茹皓等伏誅爲光言之驗而美獨非自昵而貴朋預政事者邪。）高肇說帝使宿衛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說。式芮翻。帥。所類翻。樂。音洛。處。昌呂翻。）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勝。音升。）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兄子尚書郎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守。式又翻。）六月。癸未。大赦。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敗。補邁翻。）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扆。於豈翻。禮疏曰。扆。屏風。）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藏。徂浪翻。）不復買積以費國資。（復。扶又翻。）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貢篚二字本之禹貢。謂貢細

之物。盛之以篚篚而入貢也。）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恒有餘國用恒不足。（估。音古。恒。戶登翻。）苟非爲之分限。（分。扶問翻。）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江翻。）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守。式又翻。將。即亮翻。淮陰。梁重鎮也。以角城降。遣軍援其不從叛者。斷。音短。）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王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正指荊州也。魏太和中徙荊州治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東恒農。漢廣。襄城。北淯。恒農等郡。其地正在東荊州之西。）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琕。部田翻。）仙琕轉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士雅山。當作士稚山。據水經注。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即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稚。後人因以名山。杜佑曰。唐州桐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爲豫州刺史。藏家屬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僞北以誘之。（誘。音酉。）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將。即亮翻。下同。擐。音宦。槊。色角翻。）唯軍主

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陳。讀曰陣。射。而亦翻。）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下官雖微。國家一將。柰何使賊有傷將之名。（將。即亮翻。）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帥。讀曰率。）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爲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戶江翻。）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或者其辛卯歟。）英使司馬陸希道爲露板。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爲。于僞翻。處。昌呂翻。）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爲之陳列。）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爲中山王。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胡寅曰。景宗當義陽淮西之屏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寢矣。曹景宗以步騎三萬人爲援軍。視危不救。遷延自若。遂使義陽陷沒。三關棄城。罪孰大焉。昉之彈糾

當矣。是償敗。乃以功臣寢而不治。則何以責人死守邊壘矣。苟用功臣王數人並守淮南。而賞刑如此。雖一日而失江北之地。非不幸也。梁武於是失馭將之道矣。）衛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上言事。（爲。于僞翻。）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刺史。（南義陽治安昌城。關南。隋爲黃州木蘭縣。唐併木蘭入黃岡縣。）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爲刺史。（魏收地形志。郢州領安陽。城陽。汝南。郡。）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麻陽。即今黃州麻城縣地。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爲豫州也。）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籌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鎮。（漢沃野縣。屬朔方郡。後魏爲鎮。魏收志。太和元年置偏城郡沃野縣屬焉。此時鎮猶未廢也。注以見前。）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騎。奇寄翻。）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爲用者也。）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爲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恒代。按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爲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

曰令定鼎咸周去北遥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趙代塞外也諸胡謂高車諸部叛戸雅翻倍戸登翻上時掌翻仍遭旱飢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鎮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剪討彼遊騎之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為大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卒子恤翻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日錄是年置四門小學敎翻曰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張彰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燕因肩翻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懲贖事見上元年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郎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

彭城王勰等監之勰音協監工銜翻己亥魏主幸伊闕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鑑皆曰如自此以後率書幸未曉義例所由變蓋一時失於刊正也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復立名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教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間已術廢而不講矣

史炤釋文愫于康切又徒濫切登陴城上女墻晡奔謨切日加申時冠軍官名冠軍言在諸軍之上無厭不足也春秋左傳曰貪惏無厭嬖暱近也亦作暱燮蘇叶切掌撕振比之總名高麗音黎扶餘國之別種其國在遼東之東詰朝平旦創初莊切通作瘡膿潰上奴冬切膿血也下胡對切散也鷄雛仕于切雞子也闇與暗同妖孼上於喬切下毋列切妖怪也拜止也邢巒邢乎經切姓也悵快上知亮切曰倚謂之悵下於布切爾雅牖戸間謂之扆又隱豈切貢篚府尾切竹圓器盛於篚而貢馬綜仙璟清礪切擐甲胡慣切貫也執槊所角切矛屬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槊捫足音門以手撫持也吐谷渾谷余蜀切渾戶昆切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之庶長名曰吐谷渾其後遂以為號柔然柔然即北狄蠕蠕國也姓郁久閭氏趙充壁源奚斐為足反侯音侯續作曾反陴音脾城守音狩睥音逼炳音丙狠狠胡益反嬖臂前曰嬖臂後曰嬖如姓也惠去聲賄音悔貨財姊音子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燮蘇協反烝上淫曰烝高麗平聲六輔六人輔政也事見齊東昏侯元年三月秉禧音僖暑與罪同去除也怙音戶恃也橫去聲非理也下同襁且兩反永文帝子杖去聲雞距鳴將審光本傳前此有云臣素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鳳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小畜且又反主司時起居人又素崔光本傳無人字朋羞音又閹音暗字妖孼上於喬反恠也下歸妻反勰音協邁異拜反遠也攘音穰除也令羊聲使也鑾音鸞褒禮記疏云如綿素屏風畫斧文也勒馬銜也裁續與緣同逮音代反也景明齊東昏侯二年春魏世宗改元景明來同書曰四海會同貢篚音匪竹器方曰筐圓曰篚佑音右綜子宋反峴胡典反山名瑆清仙反抵音底至也北臥也擐音貫也槊音朔矛長丈八者謂之槊渦音綰貫也捫摸也事見漢高帝四年露板即露布也惠王名禎獻之父也猜泰之事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冬昉音倣出行按行用夏上聲要害顏師古曰在我為要於敵為害定鼎謂遷都也書曰周公遷九鼎於洛邑代表代郡名魏之北都也茂異舉茂才異等歲貢孝廉皆漢制贖罪之科見上年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六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黃邦奇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十八陽

梁（武帝二十三）

資治通鑑太清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自新亭徙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比必利翻）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望見之亟帥銳卒攻粲（亟去吏翻帥讀曰率）粲使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截其度淮之路）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從才用翻）親戚死者數百人（史言韋粲忠勇）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麾下百騎馳往救之（箸竹助翻被皮義翻騎奇寄翻）與景戰於青塘大破之斬首數百級沈淮水死者千餘人（沈持林翻）仲禮矟將及景（矟色角翻）賊將支伯仁自後斫仲禮中肩馬陷于淖（支伯仁當作支化仁將即亮翻下同中竹仲翻淖奴教翻泥也）賊聚矟刺之騎將郭山石救之得免仲禮被重瘡會稽人惠臚吮瘡斷血（刺七亦翻被皮義翻臚陵閭翻吮徂兗翻）故得不死自是景不敢復濟南岸（復扶又翻下不復給復同）仲禮亦氣索（索蘇各翻）不復言戰矣邵陵王綸復收散卒（邵陵王綸敗走見上卷上年）與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新淦公大成等自東道並至（淦古暗翻）庚申列營于桁南亦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大連大臨之弟也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朝直遙翻）异慙憤發疾庚申卒（考異曰梁帝紀作乙丑今從太清紀典略）故事尚書官不以爲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胡寅管見曰梁武無正心之學甘受佞人而拒絶忠諫未有所以蔑君心壅者入于左腹之任易明夷六四近君之地而六居之是小人在高位以柔邪順其君者也明夷六五之君其明既傷矣故柔邪之人得自其幽隱以入其說不由顯明以道合也言入于左腹見其交之深矣其心既蠱然後能行之于外出門庭也不深得其心其能無悟耶國家之敗常必由之商之惡來秦之高漢之恭顯梁之异唐之林甫盧杞楊國忠如一轍也而其君受之寵之死而悲之亦莫不然夫惟乾剛之君主正且明然後免此患矣）甲子湘東世子方等及王僧辯軍至（考異曰梁帝紀作戊辰今從太清紀）戊辰封山侯正表以北徐州降東魏東魏徐州刺史高歸彥遣兵赴之歸彥歡之族弟也　己巳太子遷居永福省（永福省在禁中自宋以來太子居之以其福國祚有永也）高州刺史李遷仕（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天門太守樊文皎將援兵萬餘人至

城下臺城與援軍信命久絕有羊車兒獻策作紙鴟（紙鴟即紙鳶也今俗謂之紙鴟鴟丑之翻）繫以長繩寫敕於內放以從風冀達衆軍題云得鴟送援軍賞銀百兩太子自出太極殿前乘西北風縱之賊怪之以為厭勝射而下之（厭於協翻射而亦翻）援軍募人能入城送啓者鄱陽世子嗣左右李朗請先受鞭詐為得罪叛投賊因得入城城中方知援兵四集舉城鼓譟上以朗為直閤將軍賜金遣之朗緣鍾山之後宵行晝伏積日乃達癸未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莊鐵羊鴉仁柳敬禮李遷仕樊文皎將兵度淮攻東府前柵焚之侯景退衆軍營於青溪之東遷仕文皎帥銳卒五千獨進（帥讀曰率）深入所向摧靡至菰首橋東（橋在青溪上菰音孤菰首今人謂之茭白）景將宋子仙伏兵擊之（將即亮翻下同）文皎戰死遷仕遁還敬禮仲禮之弟也仲禮神情傲狠陵蔑諸將邵陵王綸每日執鞭至門亦移時弗見（凡郡將見主帥執鞭以為禮狠戶墾翻）由是與綸及臨城公大連深相仇怨大連又與永安侯確有隙（永安本漢彘縣順帝陽嘉元年更名永安魏晉屬平陽郡江左僑立南河東郡併僑立永安縣屬荊州注入見前）諸軍互相猜阻莫有戰心援軍初至建康士民扶老攜幼以候之纔過淮。即縱兵剽掠（剽匹妙翻）由是士民失望賊中有謀應官軍者聞之亦止（史言臺城覆陷之由）王顯貴以壽陽降東魏（侯景令王顯貴守壽陽見上卷上年）臨賀王記室吳郡顧野王起兵討侯景二月己丑引兵來至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為念男女貴賤並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萬億並聚德陽堂（藏徂浪翻）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為薪撤薦剉以飼馬薦盡又食以飯（薦以稾秸為之所以藉寢壞音怪飼食並祥吏翻）軍士無膎（膎戶皆翻脯也又肉食肴）或煑鎧熏鼠捕雀而食之（鎧可亥翻）御甘露廚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釋氏謂僧膳之所曰甘露廚乾音干苔生於海其形如髮春二三月間海人採取之成片納土窖中出而曬之令乾南人多食之）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抄掠無所獲（抄楚交翻）東城有米可支一年（東城即東府城）援軍斷其路（斷音短）又聞荊州兵將至景甚患之王偉曰今臺城不可猝拔援兵日盛吾軍乏食若偽求和以緩其勢東城之米足支一年因求和之際運米入石頭援兵必不得動然後休士息馬繕脩器械伺其懈怠擊之一舉可取也（伺相吏翻）景從之遣其將任約于子悅至城下拜表求和乞復先鎮（將即亮翻任音壬先鎮謂壽陽時已降魏矣）太子以城中窮困白上請許之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侯景圍逼已久援軍相仗不戰（伏徐兩翻）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上遲回久之乃曰汝自圖之勿令取笑千載遂報許之（太子綱疑范桃棒之來降而信侯景之請和何其昧也載子亥翻）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光州）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戎狄獸心必不可信且宣城嫡嗣之重國命所繫豈可為質（梁之智士惟傅岐一人而已質音致下同）上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為侍中出質於景又敕諸軍不得復進（復扶又翻）下詔曰善兵不戰止戈為武可以景為大丞相都督江西四州諸軍事豫州牧河南王如故己亥設壇於西華門外遣僕射王克上甲侯韶吏部郎蕭瑳（韶帝室也封上甲侯宋白曰江州德安縣本蒲塘場晉建興初始以為郡領尋陽上甲柴桑九江等縣義熙中以尋陽入柴桑上甲入彭澤瑳七何翻又七可翻）與于子悅任約王偉登壇共盟太子詹事柳津出西華門景出柵門遙相對更殺牲歃血為盟（更工衡翻歃色甲翻）既盟而景長圍不解專修鎧仗（鎧可亥翻）託云無船不得即發又云恐南軍見躡（援軍時皆屯秦淮南岸故謂之南軍）遣石城公還臺求宣城王出送邀求稍廣了無去志太子知其詐言猶羈縻不絕韶懿之孫也庚子前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衆合三萬至于馬卬洲（馬卬洲蓋即今王家沙老鸛觜一帶 考異曰梁帝紀作丁未今從太清紀典略典略云至于琅邪今從太清紀梁帝紀 按晉置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即前所謂今王家沙地）景慮其自白下而上（上時掌翻）啓云請北軍聚還南岸（以地望言之馬卬洲在臺城之北故云北軍南岸即謂秦淮南岸）不爾妨臣濟江太子即勅會理自白下城移軍江潭苑（考異曰梁帝紀作蘭亭苑今從太清紀典略）退恢之子也辛丑以邵陵王綸為司空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柳仲禮為侍中尚書右僕射景以于子悅任約傅士悊皆為儀同三司（悊與哲同）夏侯譒為豫州刺史（譒補過翻）董紹先為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為北徐州刺史王偉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上以偉為侍中乙卯景又啓曰適有西岸信至（大江西岸即歷陽）高澄已得壽陽鍾離臣今無所投足求借廣陵并譙州俟得壽陽即奉還朝廷又云援軍既在南岸須於京口度江太子並答許之癸卯大赦庚戌景又啓曰永安侯確直閤趙威方頻隔柵見詬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破汝乞召侯及威方入即當引路（言引兵北路還北詬古候翻又許候翻）上遣吏部尚書張綰召確辛亥以確為廣州刺史威方為盱眙太守（盱眙音于怡）

（字子人翻）確累啓固辭不入上不許確先遣威方入城因欲南奔（唯直欲南奔荊江二鎮）邵陵王綸泣謂確曰圍城既久聖上憂危臣子之情切於湯火故欲且盟而遣之更申後計成命已決何得拒違時臺使周石珍東宮主書左法生在綸所（使疏吏翻下同）確謂之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意可見也今召僕入城何益於事石珍曰敕旨如此郎那得辭確意尚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爲我斬之（爲于僞翻）持其首去伯超揮刃將確（將視見翻目斜視之）曰伯超識君使刀不識也確乃流涕入城（景見所請上父子無不從求以卻其攻乃所以速其攻也）上常蔬食及圍城日久上廚蔬茹皆絕乃食雞子（胡實嘗見古之時禽獸害進人矣聖人教之佃漁以爲民除患而已因以制禮爲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其用禽獸亦猶用水火土木金穀適可則止然爲之教戒以甚備澤梁之入罟羅之設則以時鳥卵胎夭麛麋皆有所禁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事然食皆爲之度數會于飲食則雖緣宗大姓飽滾欲之心慕珍生物則雖天位救適被誅死之則聖人之爲是其愛物之心可見矣所爲烹割炮燔熬煎炙捶醢膾脩醬醢之亦猶從金合土斷木治穀各盡其理以備萬物之用自仁智處之則爲我戒賴相之道自不仁不智者觀之則如釋氏物我同命之說此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上古列聖開物成務因獸以濟百姓不使不殺豈不知愛物哉而其勤至於鳳凰儀焉獸舞無靈氏者反不可勝用亦可思其故矣自佛氏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而行之莫甚於梁武其心本必不非先王周孔以爲不慈不悲也臨御垂五十年菜羹糲飯以奉養宗廟賓宴不復血食果有能應福利者自作當長且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太平之民百萬之衆十喪八九子叛其父弟攻其兄叔姪骨肉相圖至盡人跋如此物產亦不得其所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陰功果何在邪且佛道以無生爲生其教本爲一大事一大事者生死是也武帝壯強從事以及老年猶不悟死生之理被圍受辱羅養餘齡食肉破戒前功皆廢則昔者厭初慎擇正道安處常理之爲善乎佛學者生民之大蠹也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不然何其清躬苦行數尚寬恤而不獲嘉報也觀梁武本末尚不知佛學之非入從而爲之殘以自斜爲則亦未如之何矣）綸因使者覲通上雞子數百枚（上雖時掌翻）上手自料簡（料音聊簡音揀）歔欷哽咽（歔音虛欷許既翻又音希哽古杏翻咽音噎）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水經注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南至武城入大江）

（吳舊志所在荊州界盡此蓋今之沙武口即其地）湘州刺史河東王譽軍於青草湖（水經注湘水自汨羅口西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祝穆曰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通洞庭南瀟湘東納汨羅之水自昔與洞庭並稱後二湖之內南名青草北名洞庭中有沙洲間之所謂重湖也）信州刺史桂陽王慥軍於西峽口（五代志巴東郡梁置信州唐之夔州也水經注江水自巴東魚復縣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首也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也到翻）託云侯四方援兵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雙六亦博之一名續事始云陳思王製雙六局置骰子二唐末有葉子之戲遂加至六戰國策曰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可以食子而未下者疑其便否也賁因其未下借雙六以諷其不下救君父）繹深銜之及得上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幾居豈翻）賁懿之孫也　東魏河內民四千餘家以魏北徐州刺史司馬裔其鄉里也相帥歸之（帥讀曰率下同）丞相歡欲封裔裔固辭曰士大夫遠歸皇化裔直帥之貴義士以求榮非所願也（據周書裔司馬楚之之後司馬氏本河內溫人魏孝武西遷裔始歸鄉里於溫城起義附西魏與東魏交戰頻有克捷授河內郡守尋加持節平東將軍北徐州刺史帥讀曰率）侯景運東府米入石頭既畢王偉聞荊州軍退（謂湘東王繹援外之）援軍雖多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擢王之髮不足數罪（擢史記須賈之言擢擢之說式芮翻數所角翻）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而捷自古多矣（背蒲妹翻）願且觀其變臨賀王正德亦謂景曰大功垂就豈可棄去景遂上啓陳帝十失且曰臣方事暌違所以冒陳讜直（讜音黨）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上時掌翻惡烏路翻）以祆怪爲嘉禎（祆於驕翻禎音貞祥也）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也（漢公孫述據蜀用鐵錢）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漢更始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篡位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語曰貂不足狗尾續朝直遙翻更工衡翻）豫章以所天爲血讐（見一百五十卷普通六年）邵陵以父存而冠布（事見同上冠古玩翻又如字）石虎之風也（石虎父子事見晉成帝紀）修建浮圖百度糜費使四民饑餒笮融姚興之代也（笮融事佛事見漢獻帝紀姚興事佛事見晉安帝紀笮在各翻）又言建

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機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是耽（斷丁亂翻好呼到翻）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桑中見詩鄘國風淫奔之詩也）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群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沐猴而冠耳（南康王會理帝子績之子時鎮廣陵定襄侯祗南平王偉之子時鎮淮陰沐猴而冠用漢書語）親為孫姪位則藩屏（屏必郢翻）至臣百日誰肯勤王此而靈長未之有也昔鬻拳兵諫王卒改善（左傳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卒子恤翻）今日之舉復奚罪乎（復扶又翻）伏願陛下小懲大戒（引易大傳之言倍亦甚矣）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上覽啓且慚且怒（言皆指實而無如之何有慚怒而已）三月丙辰朔立壇於太極殿前告天地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考異曰南史作三萬今從典略）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氣急上氣喘急也被皮義翻）死者什八九乘城者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不可瘞埋（羸倫為翻喘昌兖翻瘞於計翻）爛汁滿溝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妾置酒作樂（妓渠綺翻）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說式芮翻考異曰典略云綸已下咸說柳仲禮如此今從太清紀）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為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以得志綸不從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難乃旦翻）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為何仲禮亦不以為意上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考異曰典略云柳仲禮數見津津謂仲禮曰天下事勢如此何不自取富貴仲禮曰兄今名為取之津曰正當堅營不戰使賊平臺城因天子徐而縱兵既破之後復挾天子令諸侯也仲禮納之及景既克城則人情皆去後軍自散仲禮安能脅以破景仲禮閉壁不出自為重備而擁耳非用津計也今從太清紀及南史太清紀又云景嘗登朱雀門樓與之語又遺以金自是以後閉壁不戰典略云景遺以金環求又近誣今不取）戊午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既而鴉仁等曉猶未至景衆覺之營未立景使宋子仙擊之趙伯超望風退走（東山之敗玄武湖側之敗及此時之敗皆趙伯超為之也）會理等兵大敗戰及溺死者五千人（溺奴狄翻）景積其首於闕下以示城中景又使于子悅求和上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實無去志謂浚曰今天時方熱軍未可動乞且留京師立効浚發憤責之景不對橫刀叱之（示將殺浚也）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詛莊助翻）固天地

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為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景以其忠直捨之於是景決石闕前水（石闕前水景決玄武湖以灌城者也）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太陽門臺城大門之一也）終日蒱飲（蒱音蒲蒱飲樗蒱且飲酒也）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熊曇朗恨之（考之南史此熊曇朗非後來為盜於豫章之熊曇朗也南史侯景傳作白曇朗曇徒含翻）丁卯夜向曉勛曇朗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卻乃排闥入啓上云城已陷上安卧不動曰猶可一戰乎對曰不可上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汝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為念因使慰勞在外諸軍（復扶又翻語牛倨翻勞力到翻）俄而景遣王偉入文德殿奉謁上命褰簾開戶引偉入偉拜呈景啓稱為姦佞所蔽領衆入朝（朝直遙翻）驚動聖躬今詣闕待罪上問景何在可召來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典儀典朝儀者也唐猶有典儀之職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殿庭版位之次見賢遍翻稽音啓）上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為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被皮義翻）又曰卿何州人而敢至此妻子猶在北邪景皆不能對任約從旁代對曰臣景妻子皆為高氏所屠唯以一身歸陛下（自此以上上問景景猶憚伏）上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內莫非己有（自此以上景之辭未嘗失）上俛首不言（上懾弱勢屈故俛首不言嗚呼）景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唯中庶子徐摛（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摛丑知翻）通事舍人陳郡殷不害側侍（東宮通事舍人職如中書通事舍人）摛謂景曰侯王當以禮見（見賢遍翻）何得如此景乃拜（荀子曰書狀者不七中父子於此者亡而不失其守者也）太子與言又不能對景退謂其廂公王僧貴曰（景之親黨隆重者號曰左右廂公）吾常跨鞍對陳（陳讀曰陣）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懾（怖普布翻懾之涉翻）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兩宮謂上臺及東宮）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乘繩證翻朝直遙翻）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考異曰梁帝紀無此加景官在庚午今從太清紀）建康士民逃難四出（難乃旦翻）太子洗馬蕭允（洗悉薦翻）至京口端居不行曰死生有命如何可逃禍之所來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己巳景遣石城公大款以詔命解外援軍（五代志宣城郡秋浦縣舊曰石城考異曰典略在庚

（千采辛地在辛未今從大清紀）柳仲禮召諸將議之（將即亮翻）邵陵王綸曰今日之命委之將軍仲禮熟視不對裴之高王僧辯曰將軍擁衆百萬致宮闕淪沒正當悉力決戰何所多言仲禮竟無一言諸軍乃隨方各散（言諸軍各隨所來之方散去也）南兗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按姚思廉梁書大連封臨城縣公自東揚州入援臺城既陷復還會稽參考通鑑前後所書皆然此誤以東揚州為南兗州當書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蓋傳寫遺南康王會理東揚州刺史十字）湘東世子方等鄱陽世子嗣北兗州刺史湘潭侯退（亦當書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祗用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五代志衡山郡有湘潭縣）吳郡太守袁君正晉陵太守陸經等各還本鎮君正昂之子也（事平建康武帝以節義見褒位至台司）邵陵王綸奔會稽（會工外翻）仲禮及弟敬禮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降戶江翻下同）軍士莫不歎憤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上（見賢遍翻下見父同）上不與言仲禮見父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湘東王繹使全威將軍會稽王琳送米二十萬石以饋軍至姑孰聞臺城陷沈米於江而還（沈持林翻）景命燒臺內積尸病篤未絕者（未絕謂猶有餘息者）亦聚而焚之庚午詔征鎮牧守可復本任景留柳敬禮羊鴉仁而遣柳仲禮歸司州王僧辯歸竟陵（王僧辯得歸竟陵為湘東王繹用之以平侯景張本）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刀欲入（帥讀曰率）景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入景更以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舊職正德入見上（更工衡翻見賢遍翻）拜且泣上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詩中谷有蓷之辭啜張劣翻啜者泣而不止也讀如輟）秦郡陽平盱眙三郡皆降景（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縣西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國晉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曰江都郡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又有安宜縣梁置陽平郡）景改陽平為北滄州改秦郡為西兗州　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五代志東海郡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下邳郡梁置東徐州考異曰北青州典略作南冀州今從太清紀）並以地降東魏青州刺史明少遐山陽太守蕭鄰弃城走（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江都郡山陽縣舊置山陽郡考異曰梁紀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東魏據其地侯景以儀同三司蕭邕為南徐州刺史代西昌侯淵藻鎮京口又遣其將徐相攻晉陵（將即亮翻）陸經以郡降之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

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付度者前刺史以州府之若事若物付度後刺史受於用）（[illegible]少詩照翻）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應詧拒之（復扶又翻）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洞庭青草共為一湖湖口在巴陵）桂陽王慥以荊州督府（湘東王繹以荊州刺史都督荊雍等八州慥譽詧皆其屬也）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載檣上水欲襲江陵（檣船上帆竿之所以掛帆帆乘風則船行日洞庭至江陵泝江而上故曰上水遺于季翻上時掌翻）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遊軍主將遊軍之將也）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使疏吏翻）繹懼鑿船沈米斬纜（沈持林翻纜盧瞰翻維舟索也）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因慥殺之（繹與譽詧自此隙矣）侯景以前臨江太守董紹先為江北行臺（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梁置臨江郡董紹先降侯景見上卷上年）使齎上手敕召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壬午紹先至廣陵衆不滿二百皆積日飢疲會理士馬甚盛僚佐說會理曰（說式芮翻）景已陷京邑欲先除諸藩然後篡位若四方拒絕立當潰敗柰何委全州之地以資寇手不如殺紹先發兵固守與魏連和以待其變會理素懦即以城授之紹先既入衆莫敢動會理弟通理請先還建康謂其姊曰事既如此豈可闔家受斃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如何耳紹先悉收廣陵文武部曲鎧仗金帛（鎧可亥翻）遣會理單馬還建康（為會理兄弟謀誅王偉不克而死張本）湘潭侯退與北兗州刺史定襄侯祇出奔東魏侯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直閤將軍羊海將兵助之海以其衆降東魏（將即亮翻下同降戶江翻）東魏遂據淮陰祇偉之子也　癸未侯景遣于子悅等將羸兵數百東略吳郡（羸倫為翻）新城戍主戴僧遏有精甲五千（沈約曰浙江西有石由相溪吳立為新城縣屬吳郡今杭州新城縣即其地遏他歷翻）說太守袁君正曰（說式芮翻）賊今乏食臺中所得不支一旬若閉關拒守立可餓死土豪陸映公恐不能勝而資產被掠皆勸君正迎之（被皮義翻）君正素怯載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執君正掠奪財物子女東人皆立堡拒之景又以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孰音熟）夏四月湘東世子方等至江陵湘東王繹始知臺城不守命於江陵四旁七里樹木為柵掘塹三重而守之（塹七豔翻重直龍翻）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兵助之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去年四月高岳等攻潁

（川）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五代志：潁川郡長社縣，後魏置潁州郡及山鹿縣。水經：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東南過長社縣北。堰，於扇翻）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言分兵爲十數部，甲休則乙進，乙休則丙進，丙休則丁進，至於癸休則甲復進矣。又曾停番休而應者不勝其勞也）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涌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大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爲陂澤兵至穰（穰，即穰城）不得前東魏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艦，戶黯翻。射，而亦翻；下射殺同）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燕，因肩翻）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纜，盧瞰翻）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溺，奴狄翻）豐生游上向土山（浮水而行曰游。上，時掌翻）城上人射殺之　甲辰東魏進大將軍勃海王澄位相國封齊王加殊禮（時令澄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丁未澄入朝于鄴固辭不許澄召將佐密議之皆勸澄宜膺朝命（朝，直遙翻）獨散騎常侍陳元康以爲未可澄由是嫌之崔暹乃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以分元康之權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將，即亮翻；下同）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爲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隄（沈約志：華山郡治大隄。五代志：襄陽郡漢陽縣，宋置華山郡，舊併漢南入宜城縣。九域志：宜城在襄州南九十里。書華曰：宋武帝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也）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纘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處，昌呂翻）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西山謂萬山以西中廬縣諸山也。紿，待亥翻）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杜氏兄弟爲本縣豪族，岸兄弟幼安凡九人。驍，堅堯翻）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著，陟略翻）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爲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張纘間構譽詧兄弟於湘東，四于而身言十而圖。更，工衡翻）荆州長史王沖等上牋於湘東王繹請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主盟者，主諸侯之盟）繹不許丙辰又請以司空主盟亦不許上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三公燮理陰陽，言宋子仙非其人也）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爲便殿主帥（梁宮中諸殿皆有主帥。杜佑曰：凡言便殿者，皆非正大之處。人曰便殿。寢側

之別殿。帥，所類翻）上不許景不能強（強，其兩翻）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閤將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太子以幼子大圜屬湘東王繹（屬，之欲翻，託也）并剪爪髮以寄之五月丙辰上臥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索，山客翻）再曰荷荷（荷，下可翻）遂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侯景時居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使如常入朝（朝，直遙翻）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胡寅曰：子有言賢才多圖將畧子孫才能將大梁武子孫凡數十人，獨昭明仁孝而早死，其孫大器雄孫確志氣自立，餘皆凶惡貪猜悖利，是皆無復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是夷狄不如而禽獸之類耳。俾享承平尚不足持，況國已潰，安能復興乎。簡文生痛在心而不敢哭，希大利于逆賊，且生死之柄侯景握之，猶欲求容以位爲說，其識趣如此，而梁武以國中大事付之，宜其見識不斷，受紿不悟，君亡取虜，無所不至。使其知蔡世子有爲子之道，亦知所以自處矣。費劉繼姚佛念之不如，何足悲耶。趙充璧源委南史論曰：梁武特達，當家遺覽，獨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尚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於茲。而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於釋教，弛於刑典，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彎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多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得自己失，可爲深痛深誡者乎）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杜佑曰：許州長葛縣，故長社城，王思政所守也。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復，伏又翻）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太清元年高澄嗣位，次年破侯景）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爲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推，吐雷翻。塞，悉則翻）辛巳發高祖喪（帝殂二十六日而後發喪）升梓宮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衛（景自昭陽殿出屯朝堂。朝堂在太極殿左右。朝，直遙翻）壬午詔北人在南爲奴婢者皆免之所免萬計景或更加超擢冀收其力高祖之末建康士民服食器用爭尚豪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委輸已見曰漢有三輔委輸官，委輸者也。凡以物送之曰輸，則音平聲；所送之物曰輸，則音去聲）自景作亂道路斷絕

數月之間人至相食猶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金陵記曰梁都之時戶二十八萬西石頭城東至倪塘南至石子岡北過蔣山南北各四十里侯景之亂至于陳將中外人物不逮宋齊之半）貴戚豪族皆自出採稆（稆音呂禾不因播種而生曰稆）填委溝壑不可勝紀（勝音升）癸未景遣儀同三司來亮入宛陵（宛陵縣漢屬丹楊郡晉分爲宣城郡治宣城縣舊曰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甲申景遣其將李賢明攻之不克（華讀曰花誘音酉將即亮翻下同考異曰典略在四月今從太清紀）景又遣中軍侯子鑒入吳郡（中軍中軍都督也）以廂公蘇單于爲吳郡太守（單音蟬）遣儀同宋子仙等將兵東屯錢塘新城戍主戴僧遏拒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難乃旦翻）至吳興太守張嵊與之合謀舉兵討景嵊稷之子也（嵊石證翻張稷弑齊東昏侯稷死於鬱洲）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亦據州不受景命（五代志會稽郡梁置東揚州）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魏詔太和中代人改姓者皆復其舊（改姓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六月丙戌以南康王會理爲侍中司空（考異曰梁紀作戊戌今從太清紀）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考異曰太清紀云七日今從梁帝紀及典略）初侯將使太常卿南陽劉之遴授臨賀

王正德璽綬之遴剃髮僧服而逃之（遴良刃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剃他計翻）之遴博學能文嘗爲湘東王繹長史將歸江陵繹素嫉其才己丑之遴至夏口繹密送藥殺之（夏戶雅翻）而自爲誌銘厚其賻贈（賻音附）壬辰封皇子大心爲尋陽王大款爲江陵王大臨爲南海王大連爲南郡王大春爲安陸王大成爲山陽王大封爲宜都王（考異曰太清紀典略五與立太子同日今從梁帝紀）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攣呂緣翻）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太清元年西魏使王思政大將軍欲以攝之）王思政帥衆據土山（東魏築土山以攻潁川思政奪而據之帥讀曰率）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刎扶粉翻）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語牛倨翻）汝齎我頭出降（降戶江翻）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令（相息亮翻）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遺于季翻）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將即亮翻下同）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卒子恤翻）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州爲鄭州（按魏收志潁州本治長社魏改鄭

州徙治潁陰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禮遇思政甚重西閤祭酒盧潛曰（後齊之制三師二大三公各置東西閤祭酒二人大司馬大將軍各）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盧度世事魏太武帝）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使疏吏翻）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魏收志淅州領脩陽東陽南上洛淅陽四郡五代志淅陽郡西魏置淅州唐志鄧州內鄉縣本淅陽郡治）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爲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將即亮翻易以豉翻）縱有不虞豈能爲患仲見泰具以啓聞（具以思政所請崔猷所報二者皆啓聞也）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期讀曰朞）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崔孝芬爲高歡所殺子猷入關事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侯景之南叛也（事見一百六十卷元年）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復扶又翻）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史言宇文泰不求廣地之名而皆計利害之實）上甲侯韶自建康出奔江陵稱

受高祖密詔徵兵（考異曰梁帝紀在五月今從太清紀）以湘東王繹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宋子仙圍戴僧遏不克丙午吳盜陸緝等（考異曰典略作戊午陸緝今從太清紀南史）起兵襲吳郡殺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主　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遮得其書癸丑縊殺正德（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典略五月正德死今從太清紀南史）景以儀同三司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梁置秦郡於六合新秦卽秦郡也簡文帝之廢也元建自秦郡馳還諫景此可證也）封元羅等諸元十餘人皆爲王（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八日今從典略）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呼之確曰景輕佻（佻吐彫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正恨未得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考異曰太清紀確死在九月今從典略）景與確遊鍾山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射食亦翻）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湘東王繹娶徐孝嗣孫女爲妃生世子方等妃醜而妬又多失行（行下孟翻下穢行同）繹二三年一至其室妃聞繹當至以繹目眇爲半面粧以待之繹怒而出故方等亦無寵及自建康還江陵繹見其御軍和整始歎其能入告徐妃妃不對垂泣而退繹怒

蹟其職行勝于大閣方等見之益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眾（[illegible]望光翻使疏吏翻下同）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少詩照翻將即亮翻　考異曰太清紀云初上遣諮議參軍周弘直往湘州報可來上譽云景侯既湞擾滅今欲遣荊州兵力使汝東往但使諸藩有一人能匡國難吾無所惜譽對弘直攘袂云身始至鎮百度供闕征伐之任便未能行又遣舍人虞預至譽所召周弘直還知汝必不能自出師吾今使長驅虜卷還望三湘兵糧以相資給譽入作紀意色殊惰上又遣錄事參軍劉穀往雍宣旨於岳陽王詧曰周舟艦足裹糧仗闕少湘州有未已乾譽求雍部精兵必能分遣行留之計爾自擇之詧答曰兵馬蓄捍所須非敢藏據襄陽形勝之地直可雙虛穀出謂雍州別駕甄玄成曰觀殿下辭色曾無匡復之意卿是股肱所寄可相毗贊郡答曰樊沔衝要王所憂人情饒勇山川險固君其推誠單侯多言穀曰本論東討出征纔逆義異西伯非敢闕命於是湘雍二藩咸亂謀矣是月上遣世子方等往湘州與陳軍國之計識方等曰吾近累遣使往湘並未相脣齒今欲令汝至彼必望申吾意若能相隨不可留上沖權知州事譽遂不受命潛圖據迸此皆蕭韶為元帝隱惡飾辭耳今從梁書南史）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方等不死於敵壘賊之將而死於伐湘州之日可謂得其死乎復扶又翻）侯景以趙威方為豫章太守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遣軍拒之擒威方繫州獄威方逃還建康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據水經註麻溪水口在麻湘縣北劉口戍南）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溺奴狄翻）安南侯方矩收餘眾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繹寵姬王氏生子方諸王氏卒繹疑徐妃為之（疑其專殺之）逼令自殺妃赴井死葬以庶人禮不聽諸子制服（又書湘東猜薄）西江督護陳霸先欲起兵討侯景景使人誘廣州刺史元景仲許奉以為主（元景仲法僧之子普通六年父子歸梁誘音酉）景仲由是附景因圖霸先霸先知之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集兵南海（五代志蒼梧郡梁置成州南海郡即廣州治所）馳檄以討景仲曰元景仲與賊合從（從子容翻）朝廷遣曲陽侯勃為刺史軍已頓朝亭（酈道元曰廣州城東北三十里有朝臺昔尉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復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朝直遙翻）景仲所部聞之皆棄景仲而散秋七月甲寅景仲縊於閤下（縊於賜翻）霸先迎定州刺史

蕭勃鎮廣州前高州刺史蘭裕欽之弟也（五代志高涼郡梁置高州蘭欽見一百五十七卷大同元年）與其諸弟扇誘始興等十郡攻監衡州事歐陽頠（頠魚毀翻）勃使霸先救之悉擒裕等（考異曰太清紀擒裕在八月今從陳書）勃因以霸先監始興郡事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眾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申重也為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日惟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中竹仲翻）悶絕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怖普布翻）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伐湘州（將即亮翻　考異曰太清紀作八月戊者八日受中丁卯乃行也）陸緝等競為暴掠吳人不附宋子仙自錢塘旋軍擊之（時宋子仙攻戴僧逷于錢塘）壬戌緝棄城奔海鹽（吳紀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為縣屬吳郡今屬嘉興府在府東南八十里）子仙復據吳郡（復扶又翻）戊辰侯景置吳州於吳郡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　庚午以南康王會理兼尚書令（考異曰太清紀在八月二十六日今從典略）鄱陽王範聞建康不守戒嚴欲入僚佐或說之曰今魏人已據壽陽大王移足則虜騎必窺合肥前賊未平後城失守（說式芮翻守式又翻）將若之何如待四方兵集使良將將精卒赴之（將即亮翻下同）進不失勤王退可固本根範乃止會東魏大將軍澄遣西兗州刺史李伯穆逼合肥又使魏收為書諭範範方謀討侯景藉東魏為援乃帥戰士二萬出東關以合州輸伯穆（帥讀曰率）并遣諮議劉靈議送二子勤廣為質于東魏以乞師（[illegible]質音致）範屯濡須以待上游之軍遣世子嗣將千餘人守安樂柵（安樂柵在範所立柵以安樂名之然臺城覆陷人主蒙塵此乃臣子沫血枕戈之時以安樂名柵非名也樂音洛）上游諸軍皆不下範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菰與菰同音孤雕菰米本草又謂之茭白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生使得實乃雕胡米也稗蒲賣翻稗者似穀其實大小而細）勤廣至鄴東魏人竟不為出師（為于偽翻）範進退無計（進則孤處之軍不足以制侯景退則合肥已為東魏人所據）乃泝流西上（上時掌翻）軍于樅陽（樅陽縣漢屬廬江郡晉省五代志同安郡同安縣舊曰樅陽并置樅陽郡師古曰樅七容翻）景出屯姑孰範將裴之悌以眾降之（降戶江翻）之悌之高之弟也東魏大將軍澄詣鄴辭爵位殊禮且請立太子澄謂濟陰王暉業曰比讀何書暉業曰數尋伊霍之傳不讀曹馬之書（[illegible]

（伊霍輔少主，曹馬篡國也。濟，子禮翻。比，毗至翻。數，所角翻。傳，直戀翻。）八月甲申朔，侯景遣其中軍都督侯子鑒等擊吳興。　己亥，鮑泉軍于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晏公類要曰：橘洲在長沙西南四十里。湘江中四洲，橘洲其一也。水經注：沅水東逕龍陽縣之氾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遺柑。余按氾洲乃柑洲，非橘洲。水經注又云：湘水北過臨湘縣西，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洲。此則是也。類要亦指此。張舜民郴行錄：橘洲東對津州城。）戰及溺死者萬餘人。（溺，奴狄翻。）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辛卯，東魏立皇子長仁為太子。勃海文襄王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次長，言於兄弟行澄居長而洋次之。長，竹丈翻。）意常忌之。洋深自晦匿，言不出口，常自貶退，與澄言無不順從。澄輕之，常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書亦何可解！（相，息亮翻。古之善相者，許負皆俱視人之骨法狀貌，以知吉凶貴賤，有相書傳於世。解，戶買翻。）洋為其夫人趙郡李氏營服玩小佳，（為，于偽翻。下為爾同。）澄輒奪取之；夫人或恚未與，（恚，於避翻。）洋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吝惜！（須者，意所欲，求也。）澄或愧不取，洋即受之，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朝，直遙翻。）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為爾漫戲。（漫戲，古慢爾作戲。）其實蓋欲習勞也。澄獲徐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為膳奴。（蘭欽仕梁為徐州刺史。考異曰：陳元康傳作蘭固成，今從北齊帝紀。）欽請贖之，不許。京屢自訴，澄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在鄴，居北城東柏堂，嬖琅邪公主，（琅邪公主事始見一百五十九卷大同十一年。）欲其往來無間，（間，古莧翻。）侍衞者常遣出外。辛卯，澄與散騎常侍陳元康、吏部尚書侍中楊愔、黃門侍郎崔季舒屏左右，謀受魏禪，（禪，時戰翻。屏，必郢翻。）署擬百官，蘭京進食，澄卻之，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當急殺之。京聞之，寘刀盤下，冒言進食。澄怒曰：我未索食，（索，山客翻，求也。）何為遽來！京揮刀曰：來殺汝！澄自投傷足，入于牀下，賊去牀，弒之。（去，羌呂翻。）愔狼狽走，遺一靴；（靴，許戈翻。）季舒匿于廁中；元康以身蔽澄，與賊爭刀，被傷，腸出；（被，皮義翻。下同。）庫直王紘冒刃禦賊，紇奚舍樂鬭死。時變起倉猝，內外震駭。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聞之，顏色不變，指揮部分，（分，扶問翻。）入討羣賊，斬而臠之，（臠，力兗翻，切其肉也。）徐出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內外莫不驚異。（洋素自晦匿，今遭變而不為之變，故皆驚而異之。）洋祕不發喪。（所貴當也。高歡身冒矢石，千勤百戰，變家為國。澄為世子，以肖己之故，幾陷其父。覺

子為梢，其父自痛遂君事魏主，恭謹以終其身，而澄不承先志，肆為悖慢，歎而幽之，忠孝俱亡，天理所不貸也。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曰無以永之。膳奴之刃，何緣而至哉！）陳元康手書辭母，口占使功曹參軍祖珽作書陳便宜，（珽，待鼎翻。）至夜而卒。洋殯之第中，詐云出使，（使，疏吏翻。）虛除元康中書令，（祕陳元康死，亦所以鎮安人情。）以王紘為領左右都督。紘，基之子也。（王基見一百五十六卷中大通六年。）勳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大將軍督護太原唐邕使部分將士，鎮遏四方。（分，扶問翻。）邕支配須臾而畢。（支，分也。配，隸也。支配，猶今人言分配。）洋由是重之。癸巳，洋諷東魏主以立太子大赦。（託建儲大赦，以安蘭京之黨心懷反側者。）澄死問漸露，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帝室矣。（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洋留太尉高岳、太保高隆之、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侍中楊愔守鄴，餘勳貴皆自隨，甲午，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詣晉陽。（主者，主謁儀者也。）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眾皆大驚。（晉陽文武之驚洋，猶鄴城內外也。）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高隆之、司馬子如等惡度支尚書崔暹，（惡，烏路翻。）奏暹及崔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二人素為澄所親任，故隆之等惡之。）侯景以宋子仙為司徒，郭子建為尚書左僕射，與領軍任約等四十人並開府儀同三司，仍詔自今開府儀同不須更加將軍。（梁制，雖三公亦加將軍號。今開府儀同三司亦不加。）是後開府儀同至多，不可復記矣。鄱陽王範自樅陽遣信告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樅，七容翻。）大心遣信邀之，範引兵詣江州，大心以湓城處之。（後不兩推，為範與大心互相猜忌張本。處，昌呂翻。）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閑軍旅。（閑，習也。）或勸嵊効袁君正以郡迎侯子鑒。嵊歎曰：袁氏世濟忠貞，（袁氏自淑至顗、粲及昂，皆以忠貞著節。）不意君正一旦隳之。吾豈不知吳郡既沒，吳興勢難久全？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九月，癸丑朔，子鑒軍至吳興，嵊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鑒執送建康。侯景嘉其守節，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危，不能匡復，今日速死為幸。景猶欲全其一子，嵊曰：吾一門已在鬼錄，（魏文帝書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錄，籍也。）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張氏闔門死義，以雪其父弒君之醜，血祀絕矣。胡寅曾見梁武非有仁義禮樂之化以固結人心也。其子姪無不叛之，而張嵊一書生，荷專城之寄，以不能匡救朝廷為

（恥○義不辱賊賊節而死則爲人臣子之道得矣古人一飯之恩必報以死刺背南面事攜賊而主其民人者矣苟非見義重於生則必不能蹈喙無貳于吉矣）并殺沈浚（沈浚責侯景之時視死如歸其從與張嵊起兵宜望土邦）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赦之以爲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深式浸翻）詧軍氣沮（沮在呂翻）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爲新興郡屬并州晉江左僑立於荊州界領定襄廣牧等縣五代志南郡安興縣舊置廣牧戍夏縣唐省安興縣入江陵則新興固荊州所統矣何待繹以舊好密邀崱哉蓋崱雖帶新興太守實從軍在襄陽也崱士力翻）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魚反翻龕苦含翻降戶江翻）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奉詧母龔保林（保林宮中女官自漢以來有之顏師古曰保安也言其可安衆如林也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湕可憂翻丁度曰湕紀偃切水名出南郡今荊門軍北百里有湕水至即此水也勝音升）張纘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爲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考異曰太清紀云詧使劉文徵纘曰吾蒙朝廷不世之榮又得湘東王國士之眷又曰雖死義無撓等及軍敗將殺之纘曰若使南師必振北賊將亡吾雖死無所恨遂殺之棄尸於江陵北湖又云諸將並欲追上以知十之情情所未忍曰後不應來而來明其爲追我應追不追見我之於此蓋亦蕭詔之虛美今從南史）詧至襄陽岸奔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晉渡江南僑立廣平郡於襄陽宋以爲南陽郡之朝陽縣爲寓土水經注古朝陽縣在新野縣西巘魚蹇翻）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爲都督數泉十罪（數所具翻）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重直龍翻）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背蒲妹翻）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將繹下書於所部稱令故曰令旨）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懽宣令鎖之牀側泉爲啓自申（申明也理也）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月癸未朔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爲司空初歷陽太守莊鐵帥衆歸尋陽王大

心（鐵歸大心見一百六十一卷大清二年帥讀曰率）大心以爲豫章內史鐵至郡即叛推觀寧侯永爲主永範之弟也丁酉鐵引兵襲尋陽大心遣其將徐嗣徽逆擊破之鐵走至建昌（建昌縣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屬豫章郡）光遠將軍韋構邀擊之鐵失其母弟妻子單騎還南昌（南昌漢舊縣豫章郡治所）大心遣構將兵追討之宋子仙自吳郡趣錢塘劉神茂自吳興趣富陽前武州刺史富陽孫國恩以城降之（趣七喻翻降戶江翻下同）十一月乙卯葬武皇帝于脩陵（考異曰太清紀云十四日梓宮遷于脩陵今從梁書）廟號高祖百濟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見城闕荒圮（圮部鄙翻毀也）異於曩來（毛晃曰昔來謂之曩來）哭於端門（端門臺城正南門之中門）侯景怒錄送莊嚴寺（錄拘也收也莊嚴寺近建康南郊壇）不聽出

壬戌宋子仙急攻錢塘戴僧遏降之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爲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爲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爲附庸（鄭康成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也）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榮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爲質於魏（嶚力么翻質音致）丞相泰欲經略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揚忠都督三荊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柳勰以城降之（勰音協）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爲西魏因詧而伐張本）宋子仙乘勝度浙江至會稽（會工外翻）邵陵王綸聞錢塘已敗出奔鄱陽（考異曰南史云東土皆附綸此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之乃去今從典略）鄱陽內史開建侯蕃以兵拒之（五代志開建縣屬熙平郡隋以熙平郡爲連州）範進擊蕃破之（範當作綸）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後魏曰溠西置義陽郡西魏改溠西爲下溠杜佑曰下溠城在漢東郡棗陽縣東南百餘里九域志唐城在隨州西北八十五里左傳楚人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即此溠水溠音側駕翻字林壯加翻）忠以伯符爲鄉導（鄉讀曰嚮）伯符岫之子也南郡王大連爲東揚州刺史時會稽豐沃勝兵數萬（會工外翻勝音升）糧仗山積東土人懲侯景殘虐咸樂爲用（樂音洛）而大連朝夕酣飲不恤軍事司馬東陽留異凶狡殘暴爲衆所患大連悉以軍事委之十二月庚寅宋子仙攻會稽大連棄城走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於子仙大連欲奔鄱陽異爲子仙鄉導追及大連於信安（漢獻帝初平二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晉武

（晉太康元年更名信安。五代志：東陽郡信陽縣有江山。即今江山縣也。宋白曰：信安縣，漢太末縣地，漢末為新安，晉為信安，唐為衢州治所。唐又分信安之南川為江山縣。考異曰：典略云十二月庚子朔擒大連。按是月壬午朔。今從太清紀。）執送建康。帝聞之，引帷自蔽，掩袂而泣。（不忍見其子之俘執也。）於是三吳盡沒於景，公侯在會稽者俱南度嶺。景以留異為東陽太守，（為侯留異據東陽張本。）收其妻子為質。（質音致。）乙酉，東魏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邵陵王綸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上，時掌翻。）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偲等各帥眾千餘人歸之。（偲，新茲翻，又倉才翻。）霸先遣主帥杜僧明將二千人頓於嶺上，（大庾嶺也。帥，所類翻。將，即亮翻。）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驍，堅堯翻。）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強，猶不能克，（謂柳仲禮等。）君以區區之眾，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親尋干戈，（謂荊、雍、湘三州。）以君疏外，詎可暗投！（暗投，用鄒陽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而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未若且留始興，遙張聲勢，保泰山之安也。霸先曰：僕荷國恩，往聞侯景度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梗，古杏翻。元、蘭，謂元景仲及蘭裕也。）今京都覆沒，君辱

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蕭勃，武帝從弟吳平侯昺之子，故云然。）任重方岳，遣僕一軍，猶賢乎已，（猶賢乎已，用孔子語。已，止也。此言猶勝乎止而不遣軍也。）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使，疏吏翻。間，古莧翻。綱實當見乘大事者必守理仗義以正其始。于時梁祚告終，陳霸先既已立功嶺外，威名昭著，欲治侯景者，當自為一軍，勿有所屬，選將練士，出此嶺北，列侯景罪惡，及宗社危亡，諸侯辱戈不肯赴難，如此則忠臣義士雲合景從，下章江，趍彭蠡，直趨建康，精誠上格，天理在我矣。綸、繹、紀、譽諸王各負不孝之罪，安敢抗衡哉，何必遣使江陵受其節度，心邪勤王，遠賴賞惡，此謀慮弗臧，不知理義之過也，亦可惜哉。）時南康土豪蔡路養起兵據郡，勃乃以腹心譚世遠為曲江令，（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唐為韶州。）與路養相結，同遏霸先。（為陳霸先破蔡路養張本。）魏楊忠援隨郡，執太守桓和。（五代志：漢東郡隨縣，舊置隨郡。）東魏使金門公潘樂等將兵五萬襲司州，刺史夏侯強降之，於是東魏盡有淮南之地。（太清二年，東魏使辛術略江淮之北，至是方盡有淮南之地。）

史炤釋文：截（作結切，斷也。）畏懦（乃卧切，又乃亂切，畏怯而懦弱也。）著（直略切，赴著。）矟（矛屬，或作槊。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矟。）惠鄲（在旬切。）吮

嗽也。新淦（古南切，張華曰：淦水所出，西南入湖漢也。東梁。）厭勝（一涉切，廣雅云：厭，鎮也。）斬首橋（歙古胡切，在淮北。）府藏（才浪切，府庫也，萬物之所藏。）撇（直刈切，去也。）剉（祖卧切，斫也。）飼馬（祥吏切，秣馬也。）乾苔（堂來切，鮮也。）醃鹹（上鹽官切，說文：漬也。關東謂酢曰醶。下胡讒切，說文：銜也，北方味也。本作鹹。）械械（胡介切，械者器總名，有盛曰器，無盛曰械。）伺（相吏切，伺候也。）為質（職利切，信也。）韶（市招切。）歃血（色洽切，義柱歃血，所以為盟誓也。）羈縻（上居宜切，下忙皮切，馬絡頭也。縻，牛靷也。言牽制之，故以取喻也。）戚（於六切。）士愁（如列切。）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切。本臨淮也，晉義熙中置郡，入南北東梁地。）蔬（山於切，凡艸菜可食者通名為蔬。郭璞說）茹（人恕切，菜茹。）哽咽（下烏結切，哽咽，聲塞也。）骨鯁（古杏切，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睽（傾畦切，異也，剝也。）秋（只狀。）譴（去戰切，譴責。）積（少肖切，作也。）賄（呼罪切，財也。）閽（衣檢切，閽，閽宮中守門者。）駾（丁會切，駛樂之，或作駭。）猴（音侯，猢猻也。）鬻拳（鬻，余六切。）舉烽（敷容切，邊有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皋，桔皋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火舉之以相告。）擐甲（胡慣切，貫也。春秋傳：擐甲執兵。）腫氣（之隴切。）喘（昌兖切，說文曰：疾息也。）瘞（埋之。）叱（昌粟切，訶也。）詛盟

（鄭康成注周禮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猶飲（猶滿切。）勳（許云切，一作勛。）婁（從合切。）排闥（上步皆切，推也。下土曷切，宮中小門，一曰門屏。）猾頹（上康禮切，下罵囊切，頹，墜也。）橫（吐畫切，肆也。）俛首（上辯切，低首也。或讀曰俯。）惵（之涉切，懼也，怯也。）琳（力尋切。）璲（徐醉切。）堡（博抱切，障也，小城也。或書作保。）湞水（刊鈍切。）泉涌（尹竦切，騰也，或作湧。）釜（扶甫切。）艦（戶黯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其狀如牢。）艋冥（莫經切，艋冥皆謂艦之屬。）督（勿八切。）推（他回切，推墮也。）委輸（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於偽切。輸，音式喻切。）宛陵（於元切。）嶸（石證切。）之遴（良刃切。）璽綬（上斯氏切，印之組也。）剃（說文曰：鬄髮也。）賻（符遇切，所以贈終者，帛曰賻。）攣（呂緣切，拘攣。）剔（斷也。）黃鉞（王伐切，大斧也，以黃金飾之。）輕佻（夕吉我也。）目眇（亡沼切，說文曰：一目小也。）合從（即容切，以和合曰從。）左髀（傍禮切，左股也。）濡須（人朱切，濡須水出歷陽，三國吳孫權築塢於此。）戍（古胡切，說文曰：雕戈一名。）稗（旁卦切，說文曰：禾別也。）菱（閭承切，說文曰：芰也。楚謂之芰，秦謂之薢茩。）藕（語口切，說文曰：芙蕖根。）石鄉（音郡，鄉名。）袒跣（上徒旱切，褐也。下先典切，足親地也。）變（博計切。）惜（傳運切。）靴（鞻屬，革履也。）絃（于前切。）醬（內醬也。）煎（仕力切。）炭（丑炭切。）淺水（水名，出南郡。）蔽（諸僞切。）百濟（百濟之國。）

（五馬錄之屬。初，以百家而濟國，號百濟，都於居拔城，亦曰固麻城。）秦（力公切。）浙江（音熱切。說文：沔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滏城（滏水之城。）在義陽（本宋某地。）趙宪壁源委桁（胡郎反。）柵（音冊。編立木也。）懦（音軟。）叱（昌栗反。呵也。）緻（音志。）斫（音酌。）瘡（傷也。）悳鉏（姓名也。）吮（口敕也。嗽，音朔。）廄（積也。）鄱（音婆。）摧靡（摧，折也。靡，音美，靡也。）蔑（莫結反，無也。）剽掠（下音亮。）叔（攀也。）芻（測隅反，刈草也。）壞（毀也。）膜（音莫。）乾苔（苔，音台，草名。）繕（音膳，治也。）相伏（去聲。）爭（去聲。）躡（音聶，蹈也。）諸（音猪。）詬（呼漏反，罵也。）綰（烏板反。）騎（音忌反。）蹇（智同。）上鷄（退也。）慥（音糙。）峽（音狹。）銜（音咸。已含在心。）奈何（如何。）齎（音咨。）背（音佩。并也。）讜（直也。）誕（音但。妄也。）六藝（六經也。）以鐵爲貨（普通四年末，始鑄鐵錢。）公孫（漢王莽末，公孫述據蜀，鑄鐵錢，後爲光武所滅。）爛羊鐫印（音鐫。後漢書劉玄傳云：南陽諸將立玄爲帝，改元更始。玄，光武族兄也。素儒弱，群小並進。此蓋指膳夫庖人之養貴者也。又晉書趙王倫傳：倫，宣帝第九子也。廢惠帝自立，諸黨皆超階越次，至於廁役亦加爵位，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恥服其章。）豫章（帝第二子也。名綜，封爲豫章王。事見普通六年。）邵陵（帝第六子也。名綸，封爲邵陵王。其事亦具普通六年。）石虎（晉載紀：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其太子邃

謀逆誅，立次子宣爲太子。又謀爲逆，誅之。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耶。）風（風化也。）浮圖（塔也。）笮融（笮，側格反，姓也。按後漢獻帝興平二年，笮融爲下邳相，大起浮屠祠，課人讀佛經，招致旁郡好佛者至五千餘戶，費以巨萬計。）姚興（姚萇長子也。西晉末，據關中。按晉書載紀：興敬事胡僧鳩摩羅什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佛圖立波若臺，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躋（音儕。）閹（音奄。宦者。）桑中（詩衛國風篇名，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其詩三章，其末皆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湘東（名繹，帝第七子也。封爲湘東王，即元帝也。）藩屏（音餅。）勤王（左氏傳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靈長（謂國家威靈久長也。）鬻拳兵諫（鬻，音育。拳，音權。鬻拳，楚之臣。按左氏傳莊公十九年云：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小懲大戒（易噬嗑初九爻辭曰：屨校滅趾，無咎。繫辭曰：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王弼注云：屨校滅趾，桎其行也。足懲而已，故不重也。過而不改，乃謂之過。小懲大戒，乃得其福，故無咎也。校，即械也。）腫（之隴反。）熊曇朗（熊，姓也。

曇朗，其名。）排闥（音撻。）語汝父（語，音御。確，堅之弟，邵陵王之次子。）謁（乙桀反。說文：見也。）褰（音愆。）矯（託也。）大欵（太子之次子。）方等（名也。）饋（音匱，餉也。）徐相（姓名也。）纘（作管反。梁初功臣張弘策次子。）詧（音察。詧之弟也。皆故昭明太子之子。）度事（官名。）揵（音楗。）播（音播。）不逞（丑郢反，言不得志欲爲亂也。）斃（音弊，死也。）邊（音揚。）頹（杜回反。頹，頓也。）陂（音碑，澤障也。陂，）稜（株名。）遷（音熾。）紿（音怠，欺也。）驍（健也。）沙門（僧也。）沖（音蟲。）省中（禁中也。）圖（音圖。）屬（音燭。）殂（昨胡反，死也。）嗚咽（於結反，聲塞也。）梓宮（梓，音子。）太和（魏孝文帝年號。）賊（音□。賊害賢曰賊，害己曰賊。）力屈（其勿反，盡也。）駱（音洛，姓也。）引決（自殺也。）祭酒（官名。）浙（音錫。）獻（音由。）寔（音植。）期年（一歲也。期，音基。）汾（音焚。）緝（七入反。）責己（事見二年秋。）鄱（音婆。）佻（音挑。說文：偷也。）稽（去聲。）上游（音流。）稗（步卦反。）泝（音素。逆流而上曰泝。）邇（音爾，近也。）數尋伊霍之傳（伊尹、霍光，皆嘗廢立，而忠於其主。欲受蕭之數，尋檢其傳，當據司馬懿相故，皆潛有篡逆之心，而其子孫又皆禪位，故睨之而不讀其書。）猜（居才反。）長仁（長，展兩反。易乾卦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洋（音羊，又音詳。）可解（音蟹，曉也。）恚（怒恨也。）弟（屯也。）爲爾漫戲（按漢書藝文志：雜家者流，注云：漫，放也。又唐元結自號漫叟，曰：漫浪於人間。）許（音栗，吉也。）嬖（音閉。）

（受辛也。）無間（音諫，隔間也。）屏（音餅。）狼狽（狽，博蓋反。）紇奚（說文曰：虜複姓。紇，下沒反。）部分（去聲。見漢高后紀。）從甲（從，才用反。）扣（音口。論語曰：我扣其兩端而竭焉。注云：叩，發也。扣，叩同。）溢（音益。）沈浚（浚皆見上五月。）樊保林（樊，音盤，姓也。）纘（劉龕文兵皆纘所構。事見上三月、四月。）愕（五各反。）莊鐵（侯景初反，鐵以歷陽降之，人慮不濟，奔尋陽，事見上年十月初。反，十月末。）百濟（國名。）隸（役也。）沃（烏酷反。）積（子智反。）酣（胡甘反，樂也。）驍（健也。）詎可賭投（前漢鄒陽云：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梗（古杏反。詩大雅桑柔篇曰：至今爲梗。注云：梗，病也。）關道（微道也。）諱（音韋。）

袁樞紀事本末魏分東西。　梁武帝中大通四年，魏高歡之討爾朱氏也，爾朱仲遠奔，仲遠帳下都督喬寧、張子期自滑臺詣歡降。歡責之曰：汝事仲遠，擅其榮利，盟契百重，許同生死。前仲遠自徐州爲逆，汝爲戎首；今仲遠南走，汝復叛之。事天子則不忠，事仲遠則無信。犬馬尚識飼之者，汝曾犬馬之不如。遂斬之。　五年春正月，魏侍中斛斯椿聞喬寧、張子期之死，內不自安，與南陽王寶炬、武衛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丞相歡。毗，遵之玄孫也。舍人元士弼又言歡受詔不敬，帝由是不悅。椿勸帝置閣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自直

關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四方驍勇者充之帝數出遊幸椿自部勒別爲行陳由是朝政軍謀帝專與椿決之帝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又出侍中賀拔勝爲都督三荊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倚勝兄弟以敵歡歡益不悅侍中司空高乾之在信都也遭父喪不暇終服及孝武帝即位表請解職行喪詔聽解侍中司空如故乾雖求退不謂遽見許旣去內侍朝政多不關預居常怏怏帝旣貳於歡冀乾爲己用常於華林園宴罷獨留乾謂之曰司空弈世忠良今日復建殊勳相與雖則君臣義同兄弟宜共立盟約以敦情契殷勤逼之乾對曰臣以身許國何敢有貳時事出倉猝且不謂帝有異圖遂不固辭亦不以啓歡及帝置部曲乾乃私謂所親曰主上不親勳賢而招集群小數遣元士弼王思政往來關西與賀拔岳計議又出賀拔勝爲荊州外示疎忌實欲樹黨令其兄弟相近冀據有西方禍難將作必及於我乃密啓歡歡召乾詣并州面論時事乾因勸歡受魏禪歡以袖掩其口曰勿妄言今令司空復爲侍中門下之事一以相委歡屢啓請帝不許乾知變難將起密啓歡求爲徐州二月辛酉以乾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　三月高乾將之徐州魏主聞其漏泄機事乃詔丞相歡曰乾邑與朕私有盟約今乃反覆兩端歡聞其與帝盟亦惡之即取乾前後數啓論時事者遣使封上帝召乾對歡使責之乾曰陛下自立異圖乃謂臣爲反覆人主加罪其可辭乎遂賜死帝又密敕東徐州刺史潘紹業殺其弟敖曹敖曹先聞乾死伏壯士於路執紹業得敕書於袍領遂將十餘騎奔晉陽歡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敖曹兄仲密爲光州刺史帝敕青州斷其歸路仲密亦間行奔晉陽仲密名慎以字行　秋七月壬辰魏以廣陵王欣爲大司馬趙郡王諶爲太師庚戌以前司徒賀拔允爲太尉初賀拔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丞相歡聞岳使至甚喜曰賀拔公詎憶吾邪與景歃血約與岳爲兄弟景還言於岳曰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旣遣而悔之發驛急追至關不及而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斛拔彌俄突勝兵三千餘人靈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各擁部衆未有所屬公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

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功也岳大悅復遣泰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喜加泰武衛將軍使還報八月帝以岳爲都督雍華等二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又割心前血遣使者齎以賜之岳遂引兵西屯平涼以牧馬爲名斛拔彌俄突紇豆陵伊利及費也頭万俟受洛干鐵勒斛律沙門等皆附於岳惟曹泥附於歡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同會平涼受岳節度岳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　冬十二月魏丞相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翟嵩曰嵩能間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之歡又使長史侯景招撫紇豆陵伊利伊利不從　六年春正月壬辰魏丞相歡擊伊利於河西擒之遷其部落於河東魏主讓之曰伊利不侵不叛爲國純臣王忽伐之詎有一介行人先請之乎　魏賀拔岳將討曹泥使都督武川趙貴至夏州與宇文泰謀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宜先圖之岳不聽召悅會於高平與共討泥悅旣得翟嵩之言乃謀取岳岳數與悅宴語長史武川雷紹諫不聽岳使悅前行至河曲悅誘岳入營坐論軍事悅陽稱腹痛而起其壻元洪景拔刀斬岳岳左右皆散走悅遣人諭之云我別受旨止取一人諸君勿怖衆以爲然皆不敢動而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趙貴詣悅請岳尸葬之悅許之岳旣死悅軍中皆相賀行臺郎中薛憕私謂所親曰悅才略素寡輒害良將吾屬今爲人虜矣何賀之有憕真度之從孫也岳衆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武川寇洛年最長推使總諸軍洛素無威略不能齊衆乃自請避位趙貴曰宇文夏州英略冠世遠近歸心賞罰嚴明士卒用命若迎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或欲南召賀拔勝或欲東告魏朝猶豫未決都督盛樂杜朔周曰遠水不救近火今日之事非宇文夏州無能濟者趙將軍議是也朔周請輕騎告哀且迎之衆乃使朔周馳至夏州召泰泰與將佐賓客共議去留前太中大夫潁川韓褒曰此天授也又何疑乎侯莫陳悅井中蛙耳使君往必擒之衆以爲悅在水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留以觀變泰曰悅旣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屯水洛吾知其無能爲也夫難得易失者時也若不早赴衆心將離夏州首望都督彌姐元進陰謀應悅泰知之與帳下都督高平蔡祐謀執之祐曰元進會當反噬不如殺之泰曰汝有大決乃召元進等入計事泰曰隴賊逆亂當與諸人戮力討之諸人似有不同者何也

祐即被甲持刀直入瞋目謂諸將曰朝謀夕異何以爲人今日必斷姦人首舉坐皆叩頭曰願有所擇祐乃叱元進斬之并誅其黨因與諸將同盟討悅泰謂祐曰吾今以爾爲子爾其以我爲父乎泰與帳下輕騎馳赴平凉令杜朔周帥衆先據彈箏峽時民間惶懼逃散者多軍士爭欲掠之朔周曰宇文公方伐罪弔民奈何助賊爲虐乎撫而遣之遠近悅附泰聞而嘉之朔周本姓赫連曾祖庫多汗避難改焉泰命復其舊姓名之曰達丞相歡使侯景招撫岳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者景失色曰我猶箭耳唯人所射遂還泰至平凉哭岳甚慟將士皆悲喜歡復使侯景與散騎常侍代郡張華原義寧太守太安王基勞泰泰不受欲却留之曰留則共享富貴不然命在今日華原曰明公欲脅使者以死亡此非華原所懼也泰乃遣之基還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擊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侯莫陳乎吾當以計拱手取之魏主聞岳死遣武衛將軍元毗慰勞岳軍召還洛陽并召侯莫陳悅毗至平凉軍中已奉宇文泰爲主悅既附丞相歡不肯應召泰因元毗上表稱臣岳忽罹非命都督寇洛等令臣權掌軍事奉詔召岳軍入京今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水洛士卒多是西人顧戀鄉邑若逼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恐敗國殄民所損更甚乞少賜停緩徐事誘導漸就東引魏主乃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兵初岳以東雍州刺史李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荆州說賀拔勝使收岳衆勝不從虎聞宇文泰代岳統衆乃自荆州還赴之至閿鄉爲丞相歡別將所獲送洛陽魏主方謀取關中得虎甚喜拜衛將軍厚賜之使就泰虎歆之玄孫也泰與悅書責以賀拔公有大功於朝廷君名微行薄賀拔公薦君爲隴右行臺又高氏專權君與賀拔公同受密旨屢結盟約而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口血未乾匕首已發今吾與君皆受詔還闕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下隴東邁吾亦自北道同歸若首鼠兩端吾則指日相見魏主問泰以安泰隴之策泰表言宜召悅授以內官或處以瓜凉一藩不然終爲後患原州刺史史歸素爲賀拔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帥輕騎一千襲之崇乘夜將十騎直抵城下餘衆皆伏於近路歸見騎少不設備崇即入據城門高平令隴西李賢及弟遠穆在城中爲崇內應於是中外鼓譟伏兵悉起遂擒歸及次安伯和等歸于平凉泰表崇行原州事三月泰引兵擊悅至原州衆軍畢集 夏四月

魏南秦州刺史隴西李弼說侯莫陳悅曰賀拔公無罪而公害之又不撫納其衆今奉宇文夏州以來聲言爲主報讎此其執不可敵也宜解兵謝之不然必及禍悅不從宇文泰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關雪深二尺泰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聞之退保略陽留萬人守水洛泰至水洛即降泰遣輕騎數百趣略陽悅退保上邽召李弼與之拒泰弼知悅必敗陰遣使詣泰請爲內應悅棄州城南保山險弼謂所部曰侯莫陳公欲還秦州汝輩何不裝束弼妻悅之姨也衆咸信之爭趣上邽弼先據城門以安集之遂舉城降泰泰即以弼爲秦州刺史其夜悅出軍將戰軍自驚潰悅性猜忌既敗不聽左右近已與其二弟并子及謀殺岳者七八人棄軍迸走數日之中盤桓往來不知所趣左右勸向靈州依曹泥悅從之自乘驢令左右皆步從欲自山中趣靈州宇文泰使原州都督賀拔頴追之悅望見追騎縊死於野泰入上邽引薛憕爲記室參軍收悅府庫財物山積泰秋毫不取皆以賞士卒左右竊一銀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悅黨幽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有衆數萬泰遣都督中山劉亮襲之定兒以大軍遠不爲備亮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自將二千騎馳入城定兒方置酒衆猝見亮至駭愕不知所爲亮麾兵斬定兒遣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召大軍城中皆懾服莫敢動先是故氐王楊紹先乘魏亂逃歸武興復稱王凉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氐羌吐谷渾所在蜂起自南岐至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宇文泰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蚝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鎮渭州衛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之粟以給軍楊紹先懼稱藩送妻子爲質夏州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將士驍勇土地膏腴今天子在洛迫於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算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丞相歡聞泰定秦隴遣使甘言厚禮以結之泰不受封其書使都督濟北張軌獻於魏主斛斯椿問軌曰高歡逆謀行路皆知之人情所恃唯在西方未知宇文何如賀拔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能定亂椿曰誠如君言真可恃也魏主命泰發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軌援仍命泰稍引軍而東泰以大都督武川梁禦爲雍州刺史使將步騎五千前行先是丞相歡遣其都督太安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反以救侯莫陳悅雍州刺史賈顯度以舟迎之梁禦見顯度說使從泰顯度即出迎禦

欒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泰乃以寇洛為涇州刺史李弼為秦州刺史前略陽太守張猷為南岐州刺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不受代泰遣輕騎襲而擒之侍中封隆之言於丞相歡曰斛斯椿等今在京師必構禍亂隆之與僕射孫騰爭尚魏主妹平原公主公主歸隆之騰泄其言於椿椿以白帝隆之懼逃還鄉里歡召隆之詣晉陽會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懼罪亦逃就歡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帝以斛斯椿兼領軍改置都督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歡黨也帝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舉儁罪以汝陽王叔昭代之歡上言儁勳重不可解奪汝陽懿德當受大藩臣弟永寶猥任定州宜避賢路帝不聽五月丙子魏主增置勳府庶子廂別六百人又增騎官廂別二百人魏主欲伐晉陽辛卯下詔戒嚴云欲自將伐梁發河南諸州兵大閱於洛陽南臨洛水北際邙山帝戎服與斛斯椿臨觀之六月丁巳魏主密詔丞相歡稱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為之備王亦宜共為形援讀訖燔之歡表以為荊雍將有逆謀臣今潛勒兵馬三萬自河東渡又遣恒州刺史庫狄千等將兵四萬自來違津渡領軍將軍婁昭等將兵五萬以討荊州冀州刺史尉景等將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討江左皆勒所部伏聽處分帝知歡覺其變乃出歡表命群臣議之欲止歡軍歡亦集并州僚佐共議還以表聞仍云臣為嬖佞所間陛下一旦賜疑臣若敢負陛下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量廢出丁卯帝使大都督源子恭守陽湖汝陽王暹守石濟又以儀同三司賈顯智為濟州刺史帥豫州刺史斛斯元壽東趣濟州元壽椿之弟也蔡儁不受代帝愈怒辛未帝復錄洛中文武議意以答歡且使舍人溫子昇為敕賜歡曰朕不勞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近慮宇文為亂賀拔應之故戒嚴欲與王俱為聲援今觀其所為更無異迹東南不賓為日已久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為誰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為主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人之口去歲封隆之叛今年孫騰逃去不罪不送誰不怪王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云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若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為他人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為王殺幽辱虀粉了無遺恨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踈至此中軍將軍王思政言於魏主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室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遣散騎侍郎河東柳慶見泰於高平共論時事泰請奉迎輿駕慶復命帝復私謂慶曰朕欲向荊州何如慶曰關中形勝宇文泰才略可依荊州地非要害南迫梁寇臣愚未見其可帝又問閤內都督宇文顯和顯和亦勸帝西幸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河東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初丞相歡以為洛陽久經喪亂欲遷都於鄴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為萬世之基王既功存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乃止至是復謀遷都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擁諸州和糴粟悉運入鄴城帝又敕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廪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矣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不武為社稷宗廟之計欲止不能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歡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廣寧太守廣寧任祥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祥棄官走渡河據郡待歡帝乃敕文武官北來者任其去留遂下制書數歡咎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勝以問太保掾范陽盧柔柔曰高歡悖逆公席卷赴都與決勝負死生以之上策也北阻魯陽南并舊楚東連兗豫西引關中帶甲百萬觀釁而動中策也舉三荊之地庇身於梁功名皆去下策也勝笑而不應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許妻以馮翊長公主謂泰帳內都督秦郡楊薦曰卿歸語行臺遣騎迎我以薦為直閤將軍泰以前秦州刺史駱超為大都督將輕騎一千赴洛又遣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丞相歡召其弟定州刺史琛使守晉陽命長史崔

逼佐之道挺之族孫也歡勒兵南出告其衆曰孤以爾朱擅命建大義於海內奉戴主上誠貫幽明橫爲斛斯椿讒構以忠爲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敖曹爲前鋒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賀拔勝軍于汝水秋七月己丑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椿請帥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它變椿若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歎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構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宇文泰聞之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此兵家所忌當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度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即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帝使斛斯椿與行臺長孫稚大都督頴川王斌之鎮虎牢行臺長孫子彥鎮陝賈顯智斛斯元壽鎮滑臺斌之鑒之弟子彥稚之子也歡使相州刺史竇泰趣滑臺建州刺史韓賢趣石濟竇泰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於歡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

東顯智以軍降紹戰死北中郎將田怙爲歡內應歡潛軍至野王帝知之斬怙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申誠欵帝不報丙午歡引軍度河魏主問計於群臣或欲奔梁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計未決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弃椿還給帝云高歡兵以至丁未帝遣使召椿還遂帥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西南陽王別舍沙門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衆知帝將西出其夜亡者過半亶湛亦逃歸湛深之子也武衛將軍雲中獨孤信單騎追帝帝歎曰將軍辭父母捐妻子而來世亂識忠臣豈虛言也戊申帝西奔長安李賢遇帝于崤中己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遣領軍婁昭等追帝請帝東還長孫子彥不能守陝弃城走高敖曹帥勁騎追帝至陝西不及帝鞭馬長騖糗漿乏絕三二日間從官惟飲澗水至湖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至稠桑潼關大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從官始解飢渴八月甲寅丞相歡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衆莫能對兼尚書左僕射辛雄曰主上與近習圖事雄等不得預聞及乘輿西幸若即追隨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又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無所逃罪歡曰卿等備位大臣當以身報國群佞用事卿等嘗有一言諫爭乎使國家之事一朝至此罪欲何歸乃收雄及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廞兼度支尚書天水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皆殺之孝芬子司徒從事中郎猷間行入關魏主使以本官奏門下事歡推司徒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居尚書省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二千奉迎帝循河西行謂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曰臣不能式遏寇虐使乘輿播遷臣之罪也帝曰公之忠節著於遐邇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方以社稷委公公其勉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以雍州廨舍爲宮大赦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行臺尚書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泰尚馮翊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先是熒惑入南斗去而復還留止六旬上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辛酉魏丞相歡自追迎魏主戊辰清河王亶下制大赦歡至弘農九月乙巳

使行臺僕射元子思帥侍官迎帝己酉攻潼關克之擒毛鴻賓進屯華陰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以城降歡賀拔勝使長史元頴行荊州事守南陽自帥所部西赴關中至淅陽聞歡已屯華陰欲還行臺左丞崔謙曰今帝室顛覆主上蒙塵公宜倍道兼行朝於行在然後與宇文行臺同心戮力唱舉大義天下孰不望風響應今捨此而退恐人人解體一失事機後悔何及勝不能用遂還歡退屯河東使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築城於蒲津西岸以薛紹宗爲華州刺史使守之以高敖曹行豫州事歡自發晉陽至是凡四十啓魏主皆不報歡乃東還遣行臺侯景等引兵向荊州荊州民鄧誕等執元頴以應景賀拔勝至景逆擊之勝兵敗帥數百騎來奔魏主之在洛陽也密遣閤內都督河南趙剛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帥兵入援兵未及發魏主西入關景昭集府中文武議所從司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曰公宜勒兵赴行在所久之吏無言者剛抽刀投地曰公若欲爲忠臣請斬道和如欲從賊可速見殺景昭感悟即帥衆赴關中侯景引兵逼穰城東荊州民楊祖歡等起兵應之以其衆邀景昭於路景昭戰敗剛沒蠻中冬十月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孝武帝曰陛下若

遠賜一劇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七廟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乃託以孝昌以來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立清河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不自安輕騎南走歡追還之丙寅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大赦改元天平魏宇文泰進軍攻潼關斬薛瑜虜其卒七千人還長安進位大丞相東魏行臺薛脩義等度河據楊氏壁魏司空參軍河東薛端糾帥村民擊却東魏兵復取楊氏丞相泰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　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爲鎮北將軍帥衆伐東魏高盛爲司徒高敖曹爲司空垣樹之弟也丞相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丙子東魏主發洛陽四十萬户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上非陪從者盡令乘驢歡留後部分事畢還晉陽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洛州刺史鎮洛陽以行臺尚書司馬子如爲尚書左僕射與右僕射高隆之侍中高岳孫騰留鄴共知朝政詔以遷民貲產未立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賑之十一月兗州刺史樊子鵠據瑕丘以拒東魏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帥衆就之庚寅東魏主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是時六坊之衆從孝武帝西行者不及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賜帛以供衣服乃於常調之外隨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供國用十二月魏丞相泰遣儀同李虎李弼趙貴擊曹泥於靈州魏孝武帝後與丞相泰有隙帝飲酒遇酖而殂泰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東魏高敖曹侯景兵至荊州魏荊州刺史獨孤信兵少不敵與都督楊忠皆來奔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部三千户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啓請舉哀制服東魏主使群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無反服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武之臣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既隆李同軌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絶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李虎等攻靈州凡四旬曹泥請降　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封安定

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己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殊禮固辭東魏大行臺尚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竇泰太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泰軍于霸上子如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刺史王羆合戰破之子如弘等遂引去　夏四月元慶和攻東魏城父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竇泰帥三萬人趣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軍秋七月魏下詔數高歡二十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剋期西討二年春正月甲子東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矟爲梯夜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户以歸魏靈州刺史曹泥復叛降東魏　秋七月魏降將賀拔勝等北還　冬十二月丁丑東魏丞相歡督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三年春正月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軍廣陽謂諸將曰賊掎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歡自起兵以來竇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脱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出灞上今大舉而來謂吾亦當自守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竇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還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泰隱其計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深曰竇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鋭潛出小關竇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善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魏主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擊竇泰大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代人薛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自商山轉鬬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中者三殞絶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力

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敎曹曰吾力屈非心服也敎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敎曹創甚曰恨不見李式作刺史丞相歡聞之即以高季式爲濟州刺史敎曹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竇泰軍沒人心恐動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敎曹不忍弃衆力戰全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吾於生無幾汝曹才器足以立功勿以吾在東遂虧臣節元禮於路逃還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　夏五月魏以賀拔勝爲太師　秋七月獨孤信北還與楊忠皆至長安魏宇文深勸丞相泰取恒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州刺史于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戊子至恒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附東魏左丞楊檦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檦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閒歸附甚衆　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恒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圍恒農歡右長史薛琡言於歡曰西賊

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度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衆所欲獨歡恥失竇泰愎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須昌縣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灋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癸巳引

兵會之候騎告歡兵且至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渭曲都督太安斛律羌舉曰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猘狗或能噬人且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鬬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之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衆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

橐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弃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等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東魏洛州大都督韓賢擊走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尸間賢自按檢收鎧仗賊欻起斫之斷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李海與獨孤信將步騎二萬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剸刃於其腹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數日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

兄泰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先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晉州事封祖業棄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守祖業不從脩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脩義開府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脩義爲晉州刺史獨孤信至新安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遂逼洛陽洛陽刺史廣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帝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嶺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荒廢人士流散惟河東柳虯在陽城裴諏之在潁川信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刺史田迄舉城降魏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留攻東魏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滎陽執其太守蘇淑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

穆爲滎陽太守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雄趙育是云寶攻潁川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西怡峰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祥帥衆四萬繼其後諸將咸以爲彼衆我寡不可以爭鋒貴曰雄等謂吾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育請降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貴與怡峰乘勝逼之祥退保宛陵貴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魏以貴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韋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馮邕李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万俟普爲太尉　十二月魏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琛戰於蓼塢魏師敗績魏荊州刺史郭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儼晝夜拒戰二百餘日乘間出擊鸞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惟東荊獲全河間邢磨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東魏濟州刺史高季式有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衆近

萬人攻城剽野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文徒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　奉詔命又不侵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臺軍猝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四年春二月東魏大都督善無賀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迴常孝寬趙繼宗皆棄城西歸侯景攻廣州數旬未拔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盧勇請進觀形勢乃帥百騎至大隗山遇魏師日已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斬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也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頃之復故　秋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太師歡帥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尚書左僕射周惠達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

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穀城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衆送恒農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邙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逃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闔未徹而追兵至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之如喪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太尉泰賞殺敖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

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初歡以万俟普尊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洛獨勒兵不動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為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為後軍見信等退即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既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步鬬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不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恒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恒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恒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為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當代其論敘泰留王思政鎮恒農除侍中東道行臺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奉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咸陽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羆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衆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閿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直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信然益當驚擾今軍

雖疲弊精銳尚多以明公之威總大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叡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遣別將追魏師至崤不及而還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焚城中室屋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之留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諏之隨丞相泰入關為大行臺倉曹郎中歡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亮兄弟事吳蜀各盡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為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以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還屯華州　冬十月魏歸高敖曹竇泰莫多婁貸文之首于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為魏初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為防蠻都督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為廣州刺史侯景攻拔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孫為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延孫以滎清伊洛為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壻京兆韋瀍保為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以助之瀍保名祐以字行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中天水權景宣帥徒兵三千出採運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閒道西走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洛陽以南尋亦西附丞相泰即留景宣守張白塢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為其長史楊白蘭所殺韋瀍保即引兵據延孫之柵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恒誘魏邊民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詐為道恒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使諜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恒孝寬乘其猜阻出兵襲之擒道恒及琛崤澠遂清東道行臺王思政以玉壁險要請築城自恒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　六年春二月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鵶將侵荊州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乃還　夏五月乙酉魏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延慶降于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為義州以處之　八年春三月魏初置六軍

秋八月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

守王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當受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待冬十月巳亥歡圍王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飢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欽鎮蒲坂丞相泰出軍蒲坂至皂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　九年春二月壬申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為侍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為之固請歡曰我匄其命須與苦手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使相見元康為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況於它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戍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為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申圍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度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夜登邙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齘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速去興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為懷州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

下缺二頁

守　三年夏四月東魏高岳等攻魏潁川不克大將軍澄益[illegible]道路相繼踰年猶不下山鹿忠武公劉豐生建策堰洧水以灌之城多崩頹岳悉衆分休迭進王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城中泉湧懸釜而炊太師泰遣將軍趙貴督東南諸州兵救之自長社以北皆為陂澤兵至穰不得前東魏人使善射者乘大艦臨城射之城垂陷燕郡景惠公慕容紹宗與劉豐生臨堰視之見東北塵起同入艦坐避之俄而暴風至遠近晦冥纜斷飄船徑向城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赴水溺死豐生游水向土山城上人射殺之　五月東魏高岳既失慕容紹宗等志氣沮喪不敢復逼長社城陳元康言於大將軍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雖破侯景本非外賊今潁川垂陷願王自以為功澄從之戊寅自將步騎十萬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推負土者及囊并塞之　六月長社城中無鹽人病攣腫死者什八九大風從西北起吹水入城城壞東魏大將軍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惟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都督駱訓曰公常語訓等汝齎我頭出降非但得富貴亦完一城人令高相親有此令公獨不哀士卒之死乎衆共執之不得引決澄遣通直散騎趙彥深就土山遣以白羽扇執手申意牽之以下澄不令拜延而禮之思政初入潁川將士八千人及城陷纔三千人卒無叛者澄悉散配其將卒於遠方改潁川為鄭州禮遇思政甚重西閣祭酒盧潛曰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乃是更得一王思政潛度世之曾孫也初思政屯襄陽欲以長社為行臺治所遣使者魏仲啓陳於太師泰并致書於淅州刺史崔猷猷復書曰襄城控帶京洛實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屯兵襄城為行臺之所潁川置州遣良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為患仲見泰具以啓聞泰令依猷策思政固請且約賊水攻期年陸攻三年之內朝廷不煩赴救泰乃許之及長社不守泰深悔之猷孝芬之子也侯景之南叛也丞相泰恐東魏復取景所部地使諸將分守諸城及潁川陷泰以諸城道路阻絕皆令拔軍還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五百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十八陽

鄉

鄉儀

蓋俗十書賓儀（相見　長少　往還　衣冠　刺字　造退　迎送　拜揖　召赴　齒位　獻酢　道途　獻遺　迎勞　餞送）吉儀（祭先　祭旁親　祭五祀　禱水旱）嘉儀（昏冠）凶儀（弔喪　居喪）

賓儀相見之節　歲首　月朔（不必每月皆行遇三兩月久不相見乃行）辭見（謂久出而歸則見還遠將行則辭出入不及一月者非）謝賀（己有慶事當謝人有慶事當賀）請召（請召飲食或議事同）燕見（非時議事問訊皆謂燕見）已上有雨雪或恙故皆止　長少之名　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者（父之執及無服之親在父行者及異爵者皆是）敵者謂與己上下不滿十歲者少者謂少於己十歲以上者　往還之數　少者於長者歲首冬至辭見謝賀皆行月朔不常行有故則使人告之長者於少者燕見之外惟施報禮若五十以上雖報禮亦息行或子弟代之特節若遇雨雪或他故則遍諭少者以止之敵者更相往還或有故不能行則以書或

傳語告之　衣冠　見長者皆幞頭惟燕見帽子見少者帽子惟行報禮或用幞頭亦不如常請召如主人之服　刺字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書之見一家二人以上則人用一刺（古者用名將命者止以口達姓名無刺字後世改文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達之達姓名至恭之禮者加辭遜則失其義欲稍正之故立此儀）燕見及赴請召皆不用　往見造退之節　見長者門外下馬以刺授將命者無將命則自命僕人展刺燕見則使人白之乃俟于外次（無外次及雨雪則俟于廊廡下或廳側偏次）主人出迎則趨揖之告退則降階出門上馬主人送則揖而退若命之上馬則辭不得命則就階上馬若爵齒德當致恭者則堅辭之不從則已見敵者門外下馬俟于廊廡有雨雪則廊廡或廳側偏次以俟命僕人展刺燕見則白之主人出迎則進揖之告退則就階上馬見少者廊廡間下馬燕廊廡或主人在廳則入門下馬有雨雪則就廳側下馬立俟命僕人展刺或口報相見畢告退則就階上馬（古者客車不入大門請見人皆立於門外聞名於將命者俟主人出乃進近世惟施於尊者其餘或大賓主）之儀凡徒行往見所俟之次如上儀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

幹否有他客否度其無所妨則命展刺有所妨則少俟或且退若有恙故不繫此也凡見人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及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所俟者皆告退可也　賓至迎送之節　長者來見先聞之則具衣冠以俟若門外下馬或徒行則出迎于門外若不及知及入門下馬者據所至迎之退則送上馬徒行則送于大門外敵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據所在出迎退則送上馬若徒行則送于中門外無中門則送于大門可也少者來見俟展刺具衣冠將命出請賓入主人迎于庭下既退或留就階上馬則送上馬或出外上馬則送于門　拜揖　見長者旅見則旅拜主人辭則特拜若辭不拜則揖之昔嘗納拜者皆四拜主人辭則再拜堅辭則揖之若欲納拜者主人納則四拜如不納則再拜燕見不拜惟嘗納拜者不見三日以上皆再拜主人辭則揖之見敵者皆再拜燕見及主人辭疾則不拜見少者皆不拜惟拜辱則賓或先拜或不敵則主人亦先拜燕見則主人先拜賓辭則止　請召赴召請召長者飲食必親往面致其意諾則拜之長者辭則止既赴召明日親往拜辱若專召他客者不可兼召長者召敵者以書簡既赴召明日傳言謝其辱召少者以客目或傳言召議事則即往有故則告其所以赴長者召若有衆客則約之同往不可約候于

別次始見則拜其見召主人辭則止明日又親拜賜主人預辭則書簡謝之若非專召則不必拜赴敵者召及始見則揖謝之明日傳言謝之赴少者召始見以言謝之明日傳言謝之　齒位　凡衆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者不必以齒）若有親則別叙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當不以齒（異爵者如命士大夫以上古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爲上客不以齒爵餘爲衆賓坐如常儀（如婚禮亦以姻家爲上客）獻酢　凡特請召及餞勞若以長者貴者爲上客則初坐主人興取上客酒杯執盥洗上客興辭主人命贊者（執事者）執杯親執酒斟之執杯以獻上客受之以授贊者置于席前（置在卓子上）主人再拜上客答拜上客復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命贊者徧取衆賓酒杯親盥洗以次斟酒執獻衆賓衆賓各受杯以授贊者各置于席前若主人是長者則衆賓旅拜是敵者以下則皆揖不拜主人乃揖就座又揖上客及衆賓皆祭酒（祭少許於地）乃飲卒飲主人興拜上客答拜若敵者爲上客皆如長者之儀惟卒飲不拜若少者爲上客亦如前儀惟上客先拜主人答拜若主人辭則止若衆賓中有長者貴者當致恭則特獻如上客儀若婚會以姻家

爲上客其獻不以長少皆如前儀　道塗相遇　遇長者皆乘馬若不敵則回避其次則立馬於道側長者揖之則揖之俟長者過乃行若長者徒行雖已回避遠見之則先下馬前揖旣過乃上馬若長者揖上馬則辭之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而行揖之而過若徒行雖已回避見之則下馬揖之遂上馬若道泥濘及猥雜不可駐足則傳謝之遇少者乘馬若立馬於道側則揖進之旣及前則揖行遂過若少者徒行已回避則不下馬避不及則下馬揖之如敵者儀凡徒行遇所識者乘馬則先回避　獻遺　凡遠行者贐之遠歸者勞之大不相聞及歲時則有問大不相見及自遠而至則有遺有新物遺物可以分知人所欲所闕物可以贈皆隨其情之厚薄斟酌行之非所行而行之及當行而太數皆爲黷物多則爲貨當行而不行則爲吝物雖微陋誠則受之物雖豐美不誠不恭則辭之凡獻者以狀列物致恭者白而後獻遺敵者則以書簡遺少者則傳言或以幅紙書其名物凡獻遺於長者一辭再辭則止敵者以下再辭三辭則止凡受遺以義可受則皆不辭可受而物多則量數而受無名則終辭之凡受長者遺若所致恭而禮厚者親往拜賜其次以書謝之於敵者報之於少者傳言而已　迎勞　長者自遠歸所厚者迎於近郊俟於道左郵舍將至令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不拜問訊起居長者復上馬則從至其家見之乃退若長者不下馬命之上馬則上馬立俟于道側以揖之不敵則堅辭避之敵者則馬上揖問勞畢請所迎者先行或堅辭則或先或後勿同行不可在所迎者之先少者不迎若當勞者如請召獻酢儀　餞送　長者遠行以情之厚薄爲送之遠近或勢不能遠者亦不必遠先俟于道左郵舍命僕人展刺長者下馬則進揖或具酒食則延請獻酢不具酒食則告別送之上馬敵者若有酒食則如長者儀不必展刺無酒食則立馬于道側俟其至揖之更送百餘步去者辭之則告別其送者亦推去者先行去者堅辭則遂揖別而退若將行以酒食爲餞則如請召獻酢儀　吉儀四　祭先　祭先之禮自天子至於庶人節文名物差等雖繁然以禮事親其義則一寢廟雖不崇而脩除不可不嚴牲物雖不腆而享饍不可不親器皿雖不備而灌溉不可不潔禮雖不得爲而誠意不可不盡故齋宿薦獻致愛與恭豈可徇流俗燕褻之常尚鄙陋不經之事今雖未能方古亦當略舉春秋之薦旬日具脩三日齋戒務在躬親誠潔而已節文有不備則可漸求非禮之祠削之爲善如有意復古自可本諸禮經　祭旁親　近世祭多及旁親情雖近愛而無義禮惟殤與無後始祭于宗子之家

自餘祭者皆爲祭非其鬼蓋致隆祖考不得不然　祭五祀　士大夫止當祭五祀耳山川百神皆國家所行不可得而祀近世流俗妄行祭禱黷慢莫甚豈有受福之理哉　禱水旱　水旱之災止可相率祈禱里社至誠齋潔奠以酒脯可也若望行望祀合衆群小喧呼鼓舞非士君子所宜爲　嘉儀二　昏　古之昏禮其事至嚴以酒食召鄰里所以厚其別親迎執贄所以致其恭不樂不賀所以思其繼同牢合巹所以成其愛豈有鄙褻之事以相侮玩哉近俗六禮多廢貨財相交壻或以花飾衣冠婦或以聲樂迎導褻儀鄙事無所不爲非所以謹夫婦嚴宗廟也今雖未能悉變如親迎同牢豈可不謹流俗弊事豈可不去若有意乎禮尚進于斯　冠　古者未冠爲童子綠衣紒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自齠齔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欲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幘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略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助風教之一端也　凶儀二　弔哭　凡弔謂弔生者哭謂哭死者與死者生者皆相識則旣弔且哭識死者不識生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不識死者則弔而不哭凡弔節始聞其遭喪或聞喪一弔旣葬又哭一弔凡弔服用素幞頭（用白絹或布爲之）白布襴衫角帶（有服之親則麻帶）或未能具或勢不得爲且用常服去飾（古者羔裘玄冠不以弔蓋喪用吉服則情文不稱近世多避忌皆用吉服殊失其義士君子受弔從古乃善然今士大夫謹於禮者亦多以素服弔喪）若主人不改服則亦常服（近世大喪卒哭則多用墨衰齊衰以下受弔多不用喪服如此則弔者素服須爲非宜）凡弔時皆俟其成服後朝夕哭臨及聞喪舉哀時　凡弔長者必旅弔之推一人先致辭畢乃再拜若特弔亦致辭畢再拜弔敵者雖旅弔亦特拜弔少者致辭而已若主人拜則答之常納主人之拜進前扶掖不答拜（古者弔喪惟主人拜賓賓不答拜今未能行且施於常納拜焉）凡弔辭當云如何不淑或如之何之類再以言慰其居喪之意凡有喪者二人以上止弔其服重者二人服均則弔其主喪者或長者或不相識則止弔其識者喪無二主故也　凡喪者爲酒食及爲制服以待弔者皆不可受若聞喪者已爲辦具則止之或已專爲其家治喪則當偏諭來弔者更不須具蓋弔喪本爲卹其患難協力助事往則自衣弔服若使其家哀戚之中反爲已營辦酒食衣服之具受之豈得安乎此俗行已久爲害不細士君子力變之爲善（如送喪止可前期致奠俟發引則送之若喪者有書請）

（召皆辭之。請召尤非所宜也。）凡弔哭同舉者先哭後弔非弔時而往哭者。則哭而不弔。主人拜。則答之。　凡弔哭在同里則相約同往除襚奠外不可設遺祭（祭奠皆主人之事。賓客止可助以奠物。或助其執奠。近世遣火設祭者無謂。）凡往哭情重者雖遠必往情輕者。非同里不往。　凡往弔之節。始喪斂殯。朔奠啓殯。祖奠葬虞。卒哭皆可往。亦不必悉往。未葬則哭柩及殯。既葬則哭墓。墓遠則哭于其家。　凡聞所知之喪。可以往哭則往哭之。未能往哭則遣使致奠襚之物。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送之。（惟情重者如此。）過期年則不哭。情重者亦哭殯。或墓而已。凡往哭。皆衣弔服。死者是敵者以上。則拜。是少者則不拜。皆舉哭盡哀。當祭奠則助奠其酒食。若主人不哭則亦不哭。其情重者雖主人不哭亦哭之。　凡往哭若始喪可以親致襚。則因哭于靈位之側。

居喪

喪禮備存諸經。五服制度著于甲令。釋服作樂。律有明刑。近世居喪。或輕或重。或服或否。居處飲食出入之節。多無所變。衰麻月算。雖有等差。殆成空文。遠則棄先王之禮經。近則犯有司之法令。喪事貴勉。在士君子之力行。參取近人所安酌以禮意。粗舉一二。以為復古之漸。庶可遵用云爾。　凡遭喪聞喪。自緦麻以上。皆當制服。令布無升數。且隨精麤以意定之。絰帶麻葛。自有小大之制。變除之節。當遵用之。終其月算而除之。（中衣亦當易以縞素。力不能具。或暫不能備。且可去飾。）凡三年之喪。除不得已幹治家事外。終喪不可行慶弔。請謁聚會。若卒哭後。有甚不得已事。須至見人者。可暫衣墨衰行之。事畢。反其喪服。（甚不得已。如為人論訟。當入公府。或親戚間有患難不可不親救卹之類。自餘請謁會聚之類。皆非所急。不行無害。或有未安。以書簡致意。亦充）之。期喪未卒哭。當如三年之喪。已卒哭。有不得已人事。則衣墨衰行之。或可已者。亦不必出。在家受弔接賓客。皆衣喪服。　凡大功未卒哭。有不得已出入。乃衣墨衰以往。在家接賓客。亦衣墨衰。行請謁。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之會。　小功緦麻。唯哭臨受弔。乃衣喪服。自餘皆衣墨衰。出入如常。惟不行慶禮。及召人赴人酒食。　鄉儀終

此篇舊題蘇氏鄉儀。意其為蘇昞季明傳士兄弟所作。今按呂和叔文集。乃季明所序。而此篇在焉。然則乃呂氏書也。因去篇題二字而記其實如此。　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鄉約

呂氏鄉約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為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為直月（都副正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于一籍。德業可勸者書于一籍。過失可規者書于一籍。直月掌之。月

終則以告于約正而授于其次。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肅政教。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　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　右件德業相同約之人各自進脩。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舉其能者書于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為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四曰言不忠信。（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交。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二曰遊戲怠惰。（遊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為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以告于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于籍以俟。其爭辯不服與終不能改者。皆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禮俗之交。一曰尊幼輩行。二曰造請拜揖。三曰請召送迎。四曰慶弔贈遺。

尊幼輩行凡五等

曰尊者（謂長於己二十歲以上。在父行者。）曰長者（謂長於己十歲以上。在兄行者。）曰敵者（謂年上下不滿十歲者。長者為稍長。少者為稍少。）曰少者（謂少於己十歲者。）曰

幼者（謂少於己二十歲以下者）　造請拜揖凡三條　曰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為禮見（皆具門狀用幞頭公服腰帶靴笏無官具名紙用幞頭襴衫腰帶繫鞋唯四孟通用帽子皂衫腰帶　凡當行禮而有恙故皆先使人白之或遇雨雪則尊長先使人諭止來者）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為燕見（深衣涼衫皆可尊長令免即去之）尊者受謁不報（歲首冬至具己名榜子令子弟報之如其服）長者歲首冬至具榜子報之如其服餘令子弟以己名榜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門狀名紙同上惟止服帽子）凡尊者長者無事而至少者幼者之家唯所服（深衣涼衫道服背子可也敵者燕見亦然）曰凡見尊者長者禮見必約同輩十人以上俱往燕見則特見可也門外下馬俟於外次乃通名（凡往見人入門必問主人食否有他客否有他幹否度無所妨乃命展刺有妨則少俟或且退後皆倣此）主人使將命者先出迎客客趨入至廡間主人出降階客趨進主人揖之升堂禮見則四拜而後坐燕見不拜（旅見則旅拜少者幼者自為一列幼者拜則跪而扶之少者拜則跪扶而荅其半若尊者長者齒德殊絕則少者幼者堅請納拜尊者許則立而受之長者許則跪而扶之拜訖則揖而退主人命之坐則致謝訖揖而坐）退（凡相見主人語終不更端則告退或主人有倦色或方幹事而有所俟者皆告退可也後皆倣此）則主人送于廡下若命之上馬則三辭許則揖而退出大門乃上馬不許則從其命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使人通名俟于廡下或廳側禮見則再拜（稍少者先拜旅見則特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徒行則主人送于門外）凡見少者以下則先遣人通名主人具衣冠以俟客入門下馬則趨出迎揖升堂來報禮則再拜謝（客止之則止）退則就階上馬（客徒行則迎于大門之外送亦如之仍隨其行數步揖之則止望其行遠乃入）　曰凡遇尊長於道皆徒行則趨進揖尊長與之言則對不則立於道側以俟尊長已過乃揖而行或皆乘馬於尊者則迴避之於長者則立馬道側揖之俟過乃揖而行若己徒行而尊長乘馬則回避之（凡徒行遇所識乘馬者皆倣此）若己乘馬而尊長徒行望見則下馬前揖已避亦然過既遠乃上馬若尊長令上馬則固辭遇敵者皆乘馬則分道相揖而過彼徒行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過則上馬遇少者以下皆乘馬彼不及避則揖之而過彼徒行不及避則下馬揖之（於幼者則不必下可也）　請召迎送凡四條　曰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禮薄則不必書專召他客則不可兼召尊長）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

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　曰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非士類則不）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不相妨者猶以齒）若有異爵者雖鄉人亦不以齒（異爵謂命士大夫以上今陞朝官是）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昏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　曰凡燕集初坐別設卓子於兩楹間置大盃於其上主人降席立於卓東西向上客亦降席立於卓西東向主人取盃親洗上客辭主人置盃卓子上親執酒斟之以器授執事者遂執盃以獻上客上客受之復置卓子上主人西向再拜上客東向再拜興取酒東向跪祭遂飲以盃授贊者遂拜主人荅拜（若少者以下為客飲畢而拜則主人跪受如常）上客酢主人如前儀主人乃獻衆賓如前儀唯獻酒不拜（若衆賓中有齒爵者則特獻如上客之儀不酢）若婚會姻家為上客則雖少亦荅其拜　曰凡有遠出遠歸者則送迎之少者幼者不過五里敵者不過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拜揖如禮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四條　曰凡同約者有吉事則慶之（冠子生子預薦登第進官之屬皆可賀婚禮雖曰不賀然禮亦曰賀娶妻者蓋但以物助其賓客之費而已）有凶事則弔之（喪葬水火之類）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　曰凡慶禮常儀有贈物（用幣帛酒食果實之屬衆量力定數多不過三五千少至一二百如情分厚薄不同則從其厚薄）或其家力有不足則同約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　凡弔禮聞其初喪（聞喪同）未易服則率同約者深衣而往哭弔之（凡弔尊者則為首者致辭而旅拜敵以下則不拜主人拜則荅之少者以下則扶之不識生者則不弔不識死者則不哭）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既成服則相率素幞頭素襴衫素帶（皆以白紗絹為之）具酒果食物而往奠之（死者是敵以上則拜而奠以下則奠而不拜主人不易服則亦不易服主人不哭則亦不哭情重則雖主人不變不哭亦變而哭之賻禮用錢帛衆議其數如慶禮）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賵如賻禮或以酒食猶其役夫及為之幹事）及卒哭及小祥及大祥皆常服弔之　曰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曰凡聞所知之喪或遠不能往則遣使致奠就外次衣弔服再拜哭而送之（惟至親篤友為然）過期年則不哭情重則哭其墓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于約正而詰之且書于籍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

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二曰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五曰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理。稽其出內。或聞于官司。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爲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爲之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六曰誣枉（有爲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右患難相恤之事。凡有當救恤者。其家告于約正。急則同約之近者爲之告。約正命直月徧告之。且爲之糾集而程督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而不還及損壞借物者。論如犯約之過。書于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先聞知者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爲之告于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以上鄉約四條。本出藍田呂氏。今取其他書及附

已意。稍增損之。以通于今。而又爲月旦集會讀約之禮如左方。曰凡預約者。月朔皆會（朔日有故。則前期三日。別定一日。直月報會者所居遠者。惟赴孟朔。又遠者歲一再至可也）直月率錢具食（每人不過一二百。孟朔具果酒三行。麪飯一會。餘月則去酒果。或直設飯可也）會日夙興。約正副正直月本家行禮。若會族罷。皆深衣俟于鄉校。設先聖先師之象于北壁下。（無鄉校則別擇一寬閒處）先以長少敘拜於東序。（凡拜尊者跪而扶之。長者跪而答其半。稍長者俟其俯伏而答之）同約者如其服而坐。（有故則先一日使人告于直月。同約之家子弟雖未能入籍。亦許隨衆序拜。未能序拜。亦許侍立觀禮。但不與飲食之會。或別率錢。略設點心於他處）俟於外次。既集。以齒爲序。立于門外東向北上。約正以下出門西向南上。（約正與齒最尊者正相向）揖迎入門。至庭中北面。皆再拜。約正升堂上香。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約正升降皆自阼階）揖分東西向立。（如門外之立）約正三揖客三讓。約正先升。客從之。（約正以下升自阼階。餘人升自西階）皆北面立。（約正以下西上。餘人東上）約正少進西向立。副正直月次其右少退。直月引尊者東向南上。長者西向南上。（皆以約正之年推之。後倣此。西向者其位在約正之右。少進。餘人如故）約正再拜。凡在位者皆再拜。（此拜尊者

尊者受禮如儀。（惟以約正之年爲受禮之節）退北壁下南向東上立。直月引長者東面如初禮。退則立於尊者之西東上。（此拜長者。拜時惟尊者不拜）直月又引稍長者東向南上。約正與在位者皆再拜。稍長者答拜。退立于西序東向北上。（此拜稍長者。拜時尊長者不拜）直月又引稍少者東面北上。拜約正。約正答之。稍少者退立于稍長者之南。直月以次引少者東北向西北上。拜約正。約正受禮如儀。拜者復位。又引幼者亦如之。既畢揖。各就次。（同列未講禮者。拜於西序如初。頃之。約正揖就坐。約正坐堂東南向。約中年最尊者坐堂西南向。副正直月次約正之東南向西上。餘人以齒爲序。東西相向。以北爲上。若有異爵者。則坐於尊者之西南向東上）直月抗聲讀約一過。副正推說其意。未達者許其質問。於是約中有善者衆推之。有過者直月糾之。約正詢其實狀于衆。無異辭。乃命直月書之。直月遂讀記善籍一過。命執事以記過籍徧呈在坐。各默觀一過。既畢乃食。食畢少休。復會於堂上。或說書。或習射。講論從容。（講論須有益之事。不得輒道神怪邪僻悖亂之言。及私議朝廷州縣政事得失。及揚人過惡。違者直月糾而書之）至晡乃退。四家禮範增損呂氏鄉約　德業相勸　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

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爲人謀。能爲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凡有一善爲衆所推者。皆書于籍。以爲善行。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于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過失相規。　過失謂犯義之過六。犯約之過四。不修之過五。犯義之過。一曰酗博鬭訟。（酗謂恃酒諠競。博謂賭博財物。鬭謂鬭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二曰行止踰違。（踰違多端。衆惡皆是）三曰行不恭遜。（侮慢有德有齒者。持人短長。及恃强陵犯衆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四曰言不忠信。（爲人謀事。陷人於不善。與人要約。退即背之。及誣妄百端皆是）五曰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六曰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卹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犯約之過。一曰德業不相勸。二曰過失不相規。三曰禮俗不相成。四曰患難不相恤。　不修之過。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若與之

（朝夕遊從。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暫往還者非。）二曰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閒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之類。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脩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三曰動作無儀。（進退太疎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入街市者。）四曰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節。（不計家之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而非道營求者。）已上不修之過。每犯皆書于籍。三犯則行罰。 禮俗相交。 凡行婚姻喪葬祭祀之禮。禮經具載。亦當講求。如未能遽行。且從家傳舊儀。甚不經者。當漸去之。 凡與鄉人相接。及往還書問。當衆議一法共行之。 凡遇慶弔。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皆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識。則其次者當之。所助之事。所遺之物。亦臨時聚議。各量其力裁定名物。及多少之數。若契分淺深不同。則各從其情之厚薄。 凡遺物婚嫁。及慶賀。用幣帛酒蠟燭雉兔果實之類。計所直多少。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喪葬始喪則用衣服。或衣段。以爲襚禮。以酒脯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一二百。至葬則用錢帛爲賻禮。用猪羊酒蠟燭爲奠禮。計直多不過五千。少至三四百。災患如水火盜賊疾病刑獄之類。助濟者。以錢帛米穀薪炭等物。計直多不過三千。少至二三百。 凡助事。謂助其力所不足者。婚嫁則借助器用。喪葬則又借助人夫。及爲之營幹。 患難相恤。 患難之事七。一曰水火。（小則遣人救之。大則親往。多率人救之。并弔之。）二曰盜賊。（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則告于同約者。及白于官司。盡力防捕之。）三曰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稍甚則親爲博訪醫藥。貧無資者。助其養疾之費。）四曰死喪。（闕人幹。則往助其事。闕財則賻物。及與借貸弔問。）五曰孤弱。（孤遺無所依者。若其家有財。可以自贍。則爲之處理。或聞于官。或擇近親與隣里可託者主之。無令人欺罔。可教者。爲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無財不能自存者。叶力濟之。無令失所。若爲人所欺罔。衆人力與辨理。若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六曰誣枉。（有爲誣枉過惡不能自申者。勢可以聞于官府。則爲言之。有方略可以解。則爲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以財濟之。）七曰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以財濟之。或爲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亦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皆有罰。凡事之急者。自遣人偏告同約。事之緩者。所居相近。及知者。告于主事。主事偏告之。凡有患難。雖非

同約。其所知者。亦當救恤。事重則率同約者共行之。 罰式 犯義之過。其罰五百。（輕者或損至四百三百。）不脩之過。及犯約之過。其罰一百。（重者或增至二百三百。）凡輕過規之而聽。及能自舉者。止書于籍。皆免罰。若再犯者不免。其規之不聽。聽而弗爲。及過之大者。皆即罰之。其不義已甚。非士論所容者。及累犯重罰而不悛者。特聚衆議。若決不可容。則皆絕之。 聚會 每月一聚具食。每季一會具酒食。所費率錢。合當事者主之。遇聚會則書其善惡。行其賞罰。若約有不便之事。共議更易。 主事 約正一人。或二人。衆推正直不阿者爲之。專主平決賞罰當否。直月一人。同約中不以高下。依長少輪次爲之。一月一更。主約中雜事。 人之所賴於鄰里鄉黨者。猶身有手足。家有兄弟。善惡利害。皆與之同。不可一日而無之。不然則秦越其視。何與於我哉。大忠素病于此。且不能勉。願與鄉人共行斯道。懼德未信。動或取咎。敢舉其目。先求同志。苟以爲可。願書其諾。成吾里仁之美。有望於衆君子焉。熙寧九年十二月初五日。汲郡呂大忠白。 呂氏鄉約終 答伯兄 呂大鈞和叔 鄉約中有紀之稍急者。誠爲當已。遂旋改更。從寬。其來者亦不拒。去者亦不追。固如來教。 答仲兄 鄉約事近掛叅人口。已具白。人心不同。好惡未嘗一。而俱未可以爲然。惟以道觀之。則真是真非乃見。若止取在上者之言爲然。則君子何必博學。所欲改爲家儀。雖意在遜避。而於義不安。蓋其間專是與鄉人相約之事。除是廢而不行。其間禮俗相成。患難相恤。在家人豈須言及之乎。若改爲鄉學規。却似不甚害義。此可行也。所云置約正直月。亦如學中學正直日之類。今小民有所聚集。猶自推神頭行老之目。其急難自於逐項內細說事目。止是遭水火盜賊死喪疾病誣枉之類。亦皆是自來人情所共卹法令之所許。（勅條水火盜賊同村社自合救捕。鰥寡孤遺亦許近親收卹。至於問疾弔喪並流俗常行。）約中止是量議損益。勸率其不修者耳。（今流俗凡有率斂濟人。皆行疏聚集。並是常事。）漢之黨事。去年李純之有書。已嘗言及。尋有書辯其不相似。今錄本上呈。黨事之禍。皆當時諸人自取之。非獨宦者之罪。不務實行。一罪也。妄相稱黨。傲公卿。二罪也。與宦者相疾如讎。三罪也。其得用者。遂欲誅滅宦者。四罪也。不知鄉約有何事近之。 鄉約事累蒙教督甚切。備諭尊意。欲令保全。不陷刑禍。父兄之於子弟。莫不皆然。而在上者若不體悉子弟之志。必須從己之令。則亦難爲下矣。蓋人性之善則同。而爲善之迹不一。或出或處。或行或止。苟不失於仁。皆不相害。又何必須以出仕爲善乎。又自來仕後之言辭。多抑揚。勢當如此。惟可以意

遜之則情義可傳若尋文致　則不同之論無有已時（如謂殺身成仁者）（蓋孔子謂特多求生害仁者既難得中庸之人且得殺身成仁者猶勝求生害仁之人主謂孔子務為殺身以成仁中前書行老神頭之說亦類此）（向家問喻志諸侯之說亦類此）處事有失已隨事改更殊無所憚即令所行鄉約與元初定甚有不同鄉人莫不知之亦難為更一一告喻流傳之人耳

答劉平叔　鄉人相約勉為小善（一作細行）顧惟鄙陋安足置議而傳聞者以為異事適（一作就）加論說以謂強人之所不能似乎不順非上所令而擅行之似乎不恭遂而自反固亦有罪蓋為善無大小必待有德有位者倡之則上下厭服而不疑今不幸出於愚且賤者宜乎詆訾之紛紛也雖然遂以為不順與不恭則似未之察耳凡所謂強人所不能者謂其材性所安雖強以矯揉猶畏慎者責以寬泰舒遲者責以敏疾之類至於孝弟忠信動作由禮皆人所願雖力有不勉莫不愛慕今就其好惡使之相勸相規而已安有強所不能者乎凡所謂非上所令而擅行者謂上之所禁俗之所惡猶聚萃群小任俠姦利害于州里擾于官府之類至于禮俗患難人情素相問遺賙卹閒有情而不修或厚薄失度者參酌貧富所宜欲使不廢且所約之書亦非異事今庠序則有學規市井則有行條村野則有社倉皆其比也何獨至於鄉約而疑之乎況諸州猶有文學助教之官其職事亦是此類但久廢不舉耳或有舉之者安得為非上所令乎以愚賤言之則不敢逃責或大人君子不以人廢言則似亦可恕或謂其間條目寬猛失中繁簡失當則有之矣明識忠告安敢不從近聞流言過實及於左右雖素以相亮亦恐不能無疑聊致（一作而）此意幸冀詳照

　此篇舊傳呂公進伯所作今乃載於其弟和叔文集又有問答諸書如此知其為和叔所定不疑篇末著進伯名意以其族黨之長而推之使主斯約故爾淳熙乙未四月甲子朱熹識

鄉勸

名公書判

鄉鄰之爭勸以和睦　大凡鄉曲鄰里務要和睦纔自和睦則有無可以相通緩急可以相助疾病可以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利纔自不和睦則有無不復相通緩急不復相助疾病不復相扶持彼此皆受其害今世之人識此道理者甚少只爭眼前強弱不計長遠利害纔有些小言語便去要打官司不以鄉曲為念且道打官司有甚得便宜處使了盤纏廢了本業公人面前陪了下情着了錢物官人廳下受了驚嚇了打縛而或輸或贏又在官員筆下何可必也便做贏了一番冤冤相報何時是了人生在世如何保一生無橫逆之事若是平日有人情在鄉里他自衆共相與遮

蓋大事也成小事既是與鄉鄰讎隙他使來尋針覓線掀風作浪小事也成大事矣知此則是今日之勝乃為他日之大不勝也當職在鄉常常以此語教人皆以為至當之論今茲假守于此每日受詞多是因閑唇舌遂至興訟入詞之初說得十分可畏及至供對元來卻自無一些事此等皆是不守本分不知義理專要爭強爭弱之人當職之所深惡正要懲一戒百今觀唐六一訴頴細八頴十一之由只是因揚四唆使之故揚四處鄉鄰之間不能勸諫以息其爭而乃鬬喋以激其爭遂使兩家當此農務正急之時拋家失業妄興詞訴紊煩官司其罪何可逃也揚四杖六十唐六一頴細八頴十一當廳責罪賞狀不許歸鄉生事並放仍各人給判語一本令將歸家遍示鄉里亦與教化之一端

又勉寓公舉行鄉飲酒禮為鄉閭倡　當職猥以非才承乏守郡每自惟念公朝推擇之意豈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刀筆筐篚之務而已固將使之宣明教化以厚人倫而美習俗也故自交事以來凡布之於榜帖形之於書判施之於政事莫不拳拳然以入事其父兄出事其長上者為吾民訓今既數月矣近者見而知之遠者聞而知之其比閭族黨之間自宜詳體此意長者勉其少者智者誨其愚者賢者誘其不肖者相率而為禮義之歸而舊俗為之一變矣然每聞訟牒率爭凌犯之習曾不少衰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即為欺詐以相傾挾財力以相勝結黨伍以相攻不特親戚隣里反眼若不相識雖父子伯叔兄弟亦復相視如寇讎然嗚呼天惟與我民彝豈若是哉蓋移風易俗使夫人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爾當職其敢不自勉徒怨疾于頹而弗思所以為迪吉康之道乎竊惟三代教民之法莫切於鄉飲酒觀其致尊讓以教不爭致絜敬以教不慢父坐子立以教孝老坐少立以教悌序賓以賢以貴德序坐以齒以貴長序僎以齒以貴貴飲食以示不忘本工歌必獻以示不忘功燕及沃洗以示不忘賤凡登降辭遜獻酬之儀籩豆鼎俎之器升降合樂之節無非教也當是時也父與父言慈子與子言孝兄與兄言友弟與弟言順少而習焉長而安焉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其俗既成之後雖衰世之公子皆篤於信厚而非止於麟趾之盛時也雖江漢之匹夫皆知無思犯禮而非止於京邑之近雖抱衾之賤妾皆知自克以義而非止於關雎之后妃也雖牛羊之賤吏皆知有所不忍傷而非獨公卿大夫之賢也是以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又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然則是禮之廢興存亡其所繫豈不重歟萬世之下有志於化民成俗者舍

此而將奠先焉唐李正一為常州刺史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而人人知勸裴燠之為宣州刺史亦舉行此歌至白華華黍南陔等章言孝子養親及物遂性之義聞者至於泣下天理之在人其不可泯滅也如此夫當職不自揣度輒有倣舉之心將與諸君子講明隸習而推行之使邵之父老子弟相與周旋揖遜乎其間日就月將耳濡目染遷善遠罪而不自知獄訟止息刑措不用則斯民不愧於齊魯之民而太守亦庶幾不為龔黃之罪人矣獨抱此志未知所遂而劉司戶乃先得我心之所同然首以為鄉曲倡疊疊一紙藹然仁義之言當職撫卷三歎真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吾今而後益信邵人之猶足用為善也昔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居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願司戶與同志之士力行之異時有爭訟曲直者望王烈之廬而復還人之欲為不善者恐司馬公邵先生知之而止如此則豈惟邵人有耻且格推以之兼善天下不難矣豈不盛歟請今遇行禮時錄名見示庶可因其從違察其所嚮且欲薄助酒錢以見區區勸勉之意併榜市曹及兩縣如各鄉士民有能倣此者仰各縣米實具申當行褒賞以為風俗之勸

鄉校

（見校字下）

鄉飲

（見飲字下）

鄉射

（見射字下）

詩文

松江郡志宋樓鑰華亭縣南四鄉記　開禧三年鑰方挂衣冠又苦踐盤之疾臥家待盡孟秋月本郡以邸報來使兒輩誦之有臺評論嘉興府華亭之四鄉利病深切著明為之矍然而起誦之數過仰嘆曰皇上勤恤民隱宵旰不遑而耳目之官洞察田里之細微徑以上聞不旋踵而報可古所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非此之謂耶於是時仲男汪文昌之子立中為宰恐其累亟以書問之得其報曰此出於殿中侍御史業公之奏非特為一邑無窮之利立中與同僚亦與有大幸於斯邑士民方相與為業公生立祠于縣庠因請為記且敘其事始及積敝之實大略邑中歲造煑醞額止四萬緡紹興十八年有邑宰醞過倍增至十三萬有奇科抑之害自里正市井道釋醫卜下至倡優無有免者吏胥以次差等其長歲或至二百萬錢賕賂肆行公私交病吏逃民困官曹無以塞責動輒科罰重征倍稅日甚一日參政錢公邑人也既登政路盡以告于孝宗皇帝宣諭漕臣韓彥質俾有以寬之先是張涇堰壞海潮大入雲間胥浦仙山白砂四鄉蕩為巨壑浸及蘇湖秀邑不復可耕乾道七年朝廷不惮重費大興修築海患雖除民力愈竭斥鹵未清租稅全失至是歲久農民漸歸故業可以起賦猶未忍盡復舊貫量估米直使之樂輸會計四鄉夏稅折帛為緡錢二萬苗米近三萬斛斛三緡合為九萬於內以六萬五千三十九貫充一歲月斛之數以補酒額分隸發納尚有增額三萬貫有奇皆不可催促之數又盡蠲之自淳熙六年為始四鄉之賦既輕而易輸三十餘年數抑之害一旦洗去感被寬恩闔境為之鼓舞今又將三十年而四鄉復成大敝副端舊寓茲邑深知底蘊其論年來曲折如燭照數計之明謂既以補額外之酒錢遂分入月斛之額府已均定不容少虧春催夏稅夏催秋苗是蠶桑未動而責以折絹銼艾未興而責以折苗殆無此理其尤害者遇有災傷如今歲既旱而蝗他處皆有蠲減此獨不與而征催益急到置牌引名色至不可樓數欲下漕司及本府措置每歲別委官專催四鄉二稅徑解所隸不許邑官干與仍除去版帳中酒錢之數起催輸納並依條限給鈔無得稽違災傷均與蠲放民賴以寬錢又無大邑亦易辦一舉而三利具焉上意開納旋即施行立中到官固已歷究本末無路自達又以四鄉所輸每歲多不及額邑為補足尤難支吾天假之幸有此除會且家倅察其來已久非今日之罪略其前日不得已之過而禁其將來可謂曲當長官僚吏民交口相賀郡太守程公卓專斯邑之兆戒飭上下奉行惟謹立中深恐後人不知其詳願書而登之石業公名特字秀發嘗由甲科入四明幕府其孜孜民事有年矣嗚呼求民之瘼推此心而廣之下轉上聞以時能行皆能如此斯民其有瘳乎故不以老退為辭而直書之下元日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致仕奉化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樓鑰記并書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修玉牒官兼侍讀衛涇篆額奉議郎知嘉興府華亭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兵馬都監借緋汪立中立石

蘇魏公集請別定縣令考課及立鄉官狀　臣竊以國家恃以為治者民也使民敦本而趨善者縣令也是以前世論政者莫不以此為首務鄉者仁宗皇帝深知其故始詔保任縣令歲復增考課之法其所以責任求治之意至矣然而縣邑之間卓然以治理之效聞者猶寡臣竊思之蓋以殿最之格不過按簿書索文法而已故簿書益密而編戶益擾文法彌具而治道彌遠是豈朝廷任官責效之本意耶且古之治民勸導教率無所不至故孝悌力田有優異之科三老廉吏有表率之義由是農民衆而土田闢風俗厚而獄訟稀今則不然民勤於力苟致贍足則惟升遷等第遂有因循不耕之患是力田者有累而惰游者無罰也父兄聚居

丁產猜名則憚差徭配率遂有離析異居之弊是孝悌無所勸而姦惡未得止也鄉村但有耆壯巡察吏卒追擒不聞以善道諭之者是教化無由至而獄訟不得息也然則欲變其俗使猜數本者亦在朝廷勸勉之而已臣欲望明詔戒敕自今考課以令長能用善道諭民勉末游而歸本業致獄訟稀簡而盜賊衰息者為優等其能校簿書均移稅賦發奸摘盜興利除害者為次等二者咸無為下等優等望賜超擢次等再加激厲末等自當降黜其田里之民亦許令長舉察州郡案覆立為科條有能盡力畎畝閑壁陂澤久遠為利於衆者或群居孝友宗族數睦為鄉黨所推者如此之類特與蠲除戶下差役其後有明於義理年高行著者即少加旌異或立鄉官之號以賜之使人諭教化於下相率而歸於善道如此則廉平之吏思盡所長禮義之風庶幾可致劉克莊回陳正言鄉會劝筵劄子　共承具柴竈餉威儀雖濟省尊嚴不可傾湖山之集然枌鄉縫總猶為主洛社之盟分餘瀝於美酒價十千之時將厚意以青銅錢三百之助其與同朝之勝券及新榜之拳髮望遺公若景星鳳凰均託數顏之庇宴嘉賓而吹笙鼓瑟誰無飽德之心姑援筆以彔詞容振衣而推謝文苑英華張鷟敬移鄉判　丁適他邑伍謂其叛逆之遂出旌節以徇（一作詢）伍訴諸邑吏將內之圜土曰來有投也　對　典禮是典訓導為本俗以遷善從乎樂郊生而在勤克有寧宇今丁之適無乃是諸鄰伍以追且昧變（一作文）於旌節邑吏之罰胡不恤於宜岸繁茲行者類厥罷人雖徇（一作詢）等閑曾不忍於為厲內於圜土且未見於愆則終是迷而妄作輒利動以生悔喻瑕既不相掩齊楚豈能均得誨人不倦其若是乎遂使信不可知義無所立簿刑猶可誤作往訴何太詞游爰扣兩端且知三失況率土無外曷謂他邦當官以行何非已任免戾寔由勤職結罪終無正條寧其利淫是亦為政　又席晉天下一家王土萬里吳蔡齊秦之客憧憧往來東西南北之人靡靡行邁食矣（二字疑）遊子將道他邦喬木坐遠飄蓬自遠同仲尼之去魯方事問津異伯鸞之適越詎能登岳若使符繻不給行者乃適逃之流今則旌節有憑伍人何逐摘之有空劾重丘之徇楚則失之便為圜土之囚齊亦未得誠宜俾其專達豈可微於有投事同遠於周典理難抂於呂刑　又劉庭諳前王列土各有疆場司徒典邦厥陳禮教苟遷近以適遠必咨官以耕核彼已之子是何人斯罔協厥居越在他邑動而有悔遠訟所以成怨行而有由鄰人於何告攜離其鄉居彝倫或斁而逞其旌節有投而來信既由衷何往不濟伍實妄訴宜其詘諸　徙鄉判　甲

徙於他鄉無旌節津吏執以圜土內之被告非法　楊慎金對　賀遷不倦人且知往奔亡或生攻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適時玫往疑於僥肥行必有由誠取驗於旌節惟甲來非地著身同梗泛喬木森在忽辭違於舊居斷蓬孤飛方行邁於他國行則無驗動而見（一作有）疑津逢已驗窘遇長沮之問獄戶旋開（一作開）行違士師之鞫且夫為政以簡貴清流訛職司其居務取懲察雖率土之內莫非王臣而遷人之中或有姦者旌節雖且云從關山如何得喻詰其所由方盡於理致之獄吏夫何有違竊惟至公之道難加津吏之罪　梁江文通集去故鄉賦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藍疏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廻湊大壑越滄溟泫泫積霞杳杳橫斷山窮陰匝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溆浦而捐視協韻聽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臯而自憂弔海濱而傷歲撫尺書兮無悅傾樽酒兮不持去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嬋娟而未罷愁爛熳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以加而坐悲少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窮慈兮風推芷平原晚兮黃雲起寧歸骨於松栢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沉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衡兮色以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攢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贈會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蟪蟀而為塵唐元結詩去鄉悲　踟躕古塞關悲歌為誰長日行見孤老羸弱相提將聞其呼怨聲聞聲問其方乃言無患苦豈棄父母鄉非不見其心仁惠誠所望念之何可說獨立為悽傷宋陳堯佐松溪小景出鄉詩　苟與挂冠去程賒嶺路羊腸狹且斜柢見萬山迷眼界正無多地著人家當庭鉏土栽桑柘成級開田種麥麻可書此邦皆務實學儒學稼是生涯錢塘韋驤集離鄉　不走京塵已十年治仕西去興悠然功名欲立非人致才宦未伸還自憐路柳得春多意思野禽枇水共連翩孤舟獨載無人語唯把空書致聖賢僧文珦詩雪霽別鄉　雪霽別鄉關經行百里間漢流殊蕩漾山色正斕斒民散無多戶程遙轉幾彎衰齡垂八十未必又重還唐韋孝標詩夢鄉　家住吳山舊苑東屋頭山水勝屏風尋常夢在秋江上釣艇游揚藕葉中晉謝宣城詩侍延西堂落日望鄉　沉病已綿緒（一作綿恨）負官別鄉憂高城懷夕吹時見國煙浮（曹長）漠漠輕雲晚颯颯高樹秋鄉山不可望蘭卮且獻酬（府君）更高識氣迥泉停知滌牧幸預慶延遲方且（一作將）沐恩歡（功曹）紀妾芸黃先露早騷瑟（一作有）驚暮秋舊城望已肅況乃客悠悠（何從事）

陰鏗詩和侯司空登樓望鄉　懷土臨霞觀。思歸想石門。瞻雲望鳥道。對柳憶家園。寒田穫裏靜。野日燒中昏。信美今何益。傷心自有源。宋陳藻樂軒集融州望鄉　故國來來八十程。登樓迢却桂州城。望鄉不分千山隔。上趁金烏日裏行。楊誠齋詩憩分水嶺望鄉　嶺頭泉眼一涓流。南入虔州北吉州。只隔中間些子地。水聲滴作兩鄉愁。又　嶺北泉流分外忙。一聲一滴斷人腸。浪愁出得廬陵界。未入梅山總故鄉。元王逢梧溪集望鄉操　春水兮滑柔。春林兮蒻綢。春宴不好兮我心則憂。俳佪顧瞻兮非先子所釣游。於乎人生不歸兮狐死之羞。陳秋岩集望鄉歌寄虛疎齋　天漢漢兮野茫茫。草蕭颯兮金風涼。白日淡兮霧慘沙磧冷兮雲黃。有人兮獨立而惆悵悲歌兮南望而思鄉。邈孤鴻之影滅兮書不得而遠寄。驚危走之伏莽兮那思馳騁而發狂。上駝車於半坡兮渺啞軋之餘響。認億壘之纍纍兮浮炊爨之烟蒼。天將寒兮感物變。歲欲暮兮草衣裳。三載不浴兮蟣瘦贅之塵垢。鬢根點雪兮亂飛蓬之秋霜。心一去兮萬餘里。望不及兮雲飛揚。懷千載之向上兮人已云遠。留萬古之遺恨兮綿綿久長。高臺荒兮衰李陵。節旄落兮感蘇郎。蔡琰悲憤兮兒乎母而失聲。公主愁歌兮願為鵠而奮翔。彼丈夫女子之不同。竟其情況則一耳。今我之念昔兮

誰復我而悲傷。奉天宇之開廓兮。去留野鶴之容易。嗟我王之惆顧兮。縱歸吾土而徜徉。如醉夢之意緒。亂重帳望兮迥中腸。悵望兮苦歌思之況鶵。抱琴兮託遺調於宮商。唐喻鳧詩懷鄉　秋風江上家。釣艇泊蘆花。斷（一作古）岸綠楊蔭。疎籬紅槿遮。鸛鳴積雨窟。鶴步夕陽沙。抱跡僧窓夜。歸心過月斜。宋鄒道鄉集次韻和師稷清明懷鄉之什　掃盡人間冰雪寒。魚龍鱗甲動瀾漪。向來協氣無蹤迹。從此氤氳滿世還。眼裏飛絲日夜侵。對時寧復壯年心。故人把手知難遇。強起彈冠拂舊簪。　天路幽禽瞑頭碩。芝蘭抽砌葉初長。自憐骨立風光裏。勉向原頭泣奉嘗。　春禁入鼓曉琴琴。春色旦花晚更紅。陶冶東君了無意。一時分付與情風。　冥心無物契吽那。觸處俱為剗水涯。却怪年來被春惱。逢人不覺歎浮家。　青鞋布襪水雲鄉。勝踐曾同物外忙。欲寄沃州雙淚去。松陰高冢是呈郎。　南明山下枕清流。冒次塵無一點留。只恐少微黃色動。終然來作濟川舟。　高木龍軒筆作衍。枕書閑聽雨浪浪。別來一念終難滅。猶自追論几席傍。（軒滔甫飛文會軒）　觀象懸知歲有成。通宵榕澤照天明。餘生飯飽無他事。坐看紛紛萬物情。　三元甲子幾回旋。前日滄溟今南田。惟有交情似春壽。蟠桃花裏自年年。張輿聖詩依韻和楊尉郊外懷鄉　策馬長郊美子真獨羸風物與詩論。驚飛鴈驚投前澗。歸去牛羊識舊村。春漲溪聲聞遠近。久陰山氣亂朝昏。異鄉我亦嗟游宦。莫說啼鵑有怨魂。（傷詩有回望鄉關在何處更聞杜宇轉斷魂之句）唐韋莊詩江外思鄉　年年春日異鄉悲。杜曲黃鶯可得知。更被夕陽江岸上。斷腸江柳一絲絲。高僧清塞詩冬日山居思鄉　太野始嚴凝。雲天曉色澄。樹寒棲宿鳥。山迥少來僧。背日收窓雪。開爐釋硯冰。忽然歸故國。孤想寓西陵。宋薛艮齋詩思鄉奉和杜室開門傍石泉。平生活計枕書眠。但知身世非人界。不信方家說洞天。陋巷分甘顏子樂。一瓢所得許由賢。年來把板塵埃去。笑殺商山四皓仙趙充鎮詩思鄉　何意分南北。無由問死生。永纏風樹感。深動渭陽情。兩妨各衰白。諸生未老成。塵烟渺湖海。惻惻寸心驚。曹丰詩丁未仲春思鄉味會之樂簡寄董伯虎　天下清明節。江南筍蕨天。亂生無事種。爭貴不論錢。帶腊香醒鼻。和糟味滑咽。李鷹尊采念。徒更雜魚鮮。項平甫詩思鄉（浩然舜雅謂此却望并州是故鄉句也）日日長沙岸。看雲只念家。如何永州夢。偏愛在長沙。白維中詩思鄉偶得　敲斷砧聲天欲霜。朔風驅冷入征裳。小窓睡足梅花月。一夜歸心夢許長。王十朋梅溪集嘉叟和詩至七篇有何時五畝成歸計。來作鄰翁伴藝麻之句。某鄉心方切。優用韻　學

繼初寮事業餘閑門。寧悔讀南華符分典化。日烘筠室寫維摩。天雨花。（宋本寓居僧舍）故里君應懷北嶽。歸心我已到飛霞。（本寺有飛霞洞天）　休休莫莫宜閑處。耕有添丁婦績麻。元陳景仁詩思鄉　每動思鄉念。高樓望不極。春草接天波。千里同一色。唐劉賓客集送和令狐相公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當初造曲者為誰。說得思鄉戀闕時。滄海西頭舊丞相。停盃處分不須吹。宋徐節孝先生集送彭公過故鄉（并序）　過故鄉美彭公也。彭公以福州太守過于故鄉。鄉人父老喜而作是詩也。蓋學士大夫起自遠方覊旅仕宦處於中州。皆東西南北之人也。歲月既久。即其所居求田問舍遂為中州人者多矣。建安彭公亦覊旅仕宦者也。身在中州而日夜之心游乎東南。以其家世墳墓松楸梓桑先疇舊廬所親之黨皆在閩中故也。乃一日以右司移疾懇請使郡。朝廷不違其意。即用為福州太守。仍總兵鈐。既閩郡縣皆在部中矣。過家上冢。得所願也。蓋先之以掃除。嚴之以齋戒。其所祭。思其平生。思其笑貌。思其聲音。思其所言。思其所嗜。內盡其心外盡其物。故祭之日必見其所祭者焉。其形僾然如有所視也。其聲愾然如有所聞也。自其門內至於姝屬。外姻故人父老各以其黨來會。人神和矣。蓋公之孝思彌積乎其中而至於壅閼堙塞鬱鬱而不得泄者不知凡

幾何年矣適一日豁然如有外物扶而去之也公之所以自慰者不問其何如而可知也於是二三父老酌酒而賀公曰重金疊組尊爲特揖高牙大纛虎士如林前歌後舞窮極富貴君子弗貴也君子之所貴者義也義無所病則君子弗病矣公以明儒出仕所居必治內外號爲稱職心無不忠言無不直行無不正故不負於朝廷不藏怨不匿怨不挾忿作威故無傷人無害義者義無所害人亦義之神亦義之神亦義之者報之以義人亦義之者身代顯名故自黑頭至於白髮士無異論而名義俱全以此還鄉鄉人之所以悅也若彭公者眞可賀矣亦可歌也　不似嚴生乞會稽一身名義總無非何須佩印如金斗若論還鄉勝錦衣行處眼前新事滿生來門外故人稀有時載酒尋閑巷認得當年老父歸唐裴說詩亂中偷路入故鄉　愁看賊火起諸峰偷得餘程悵望中一國半爲亡國燼數城俱作古城空僧屬霆詩送友歸故鄉　萬事覺悠悠（司空曙）南園尚旅遊（于良史）獨愁常廢卷（杜休）歸路半乘舟（于鵠）野曠天低樹（孟浩然）江澄水浴秋（杜牧）惟應望鄉處（呂溫）群鴈正離洲（于武陵）宋陳藻詩樂軒贈故鄉人　我家已破出他鄉如連如串方阜昌豈料裹金隨後散一齊閒鋪鬻文章我今須死紙如許二友猶堪望軒翥從頭借問向來誰十室九人非舊主胡仲弓詩思故鄉　隨龍南渡後五世作泉人僅識傳家譜空餘報國身中原無馬跡鉅野偏邊塵北定知何日歸期未有因文天祥詩集杜句自一百五十六至一百六十二共七首皆思故鄉懷故山之情予始創文山具間水石竹木蕭然有輞川盤谷之趣蓋將終焉承平時鄉曲賓友日夕宴聚樂以忘憂真人世之清福今思之非惟平生故人半爲塵土而故鄉萬里并隔世外惟死則魂識歸吾故鄉耳哀哉　天地西江遠（送崔侍郎）無家問死生（憶舍弟）涼風起天末（懷李白）萬里故鄉情（江樓）　江漢故人少（贈韋賀）東西消息稀（憶弟）異花開絕域（送何將軍山林）野風吹征衣（別賛上人）　老夫悲華年（聽楊氏歌）天涯故人少（送弟）每望東南雲（遣興）決眥入飛鳥（望岳）　人生無家別（無家別）親故傷老醜（述懷）剪紙招我魂（彭衙行）何時一樽酒（憶李白）　春水滿南國（北寓）悽淡故園煙（懷拾遺）三年門巷空（遣興）永爲隣里憐（羌村）　迢迢萬里餘（前出塞）絕域誰我憐（贈李五丈）我國日蒼翠（雨）回首望兩厓（柴門）　春日漲雲岑（過津口）故園當北斗（月）窈窕綠李花（春晴）紛披爲誰秀（九日）元劉將孫養吾集蘭思卷舒師席瑣袖家山群玉留人沛吾來兮雲氣九仙招我忽臨睨乎故鄉兀乙良時舊幽新滌某適茲目覩慰我心期喜李子之來歸感朋陵之久

別高矣美矣孰如晚節之香言之歌之眞有登仙之美（惠徽謂味秀叔賀嫁）一代風流賀李眞人間遊戲謫仙人神仙畫錦新官府文獻天葩舊緗紳南澗林泉端有約北山猿鶴斷無嗔九仙迎笑還吾作第一頭銜不染塵唐百衲歸僧屬霆野望懷故鄉集句　野外登臨望（李中）崎嶇多任塵（孟郊）乾坤萬里眼（杜甫）江海十年人（李嘉祐）奔走失前計（鄭谷）支離笑此身（戴叔倫）鄉心新歲切（劉長卿）歸及柳條春（孟浩然）宋僧文珦詩懷故鄉　家住潛溪雲萬重別來四十九春風無田種秫不歸去夢落山光水色中強祠部集河北道中懷故鄉　一爲南國別久負故園期細雨破花氣和風柔柳枝競舟紅浪動挑菜綠煙披寂寞洪河北桑麻空此時元汪濟詩懷故鄉　故鄉蹤跡九霄霞人在天涯苦憶家塵尾已隨秋後翦筆頭空記夢中花恨無黃耳能傳信想傍青門學種瓜他日問羊亡恙不相期携手訪金華趙諷詩試院憶故鄉　歲晚西溪路誰過舊草堂苔紋侵柱礎竹色度隣墻白首光陰疾青山意緒長相思老兄弟夜夜夢溪鄉陳秋崖詩憶故鄉一首寄舅氏歐耐軒　已是悲秋更憶鄉關山迢遞楚天長鱸魚江渚西風老木彈園林白露凉八十老親無信息幾多良友自參商好從直北看南海荒草茫茫又夕陽王炎雙溪類藁以游子悲故鄉爲韻五首　一身將百指乾食家浮游清霜木葉黃弊笥無完裘平生三釜心山阿種松楸圓枘運方穿命不與己謀豐淮朱墨手清江操釣舟　擇友得石交心腹管城子可憐老而禿我窮正坐此玲瓏玉其音六學有妙理抱此爲身媒前賢恐不厭翩翩肉食飛書生懦於武　東風黃鳥鳴白露寒蟬悲去日何太短種種髮欲踈人言了婚嫁此事今何如欲耕無一廛兒女奪人衣蠶以繭自纏深念難爲娛　跣行我足傷涉世無夷路三復貝錦詩讒口古亦惡兒女附耳言譽喜訴其愬勿用驅青蠅玉質自如故竹間有數椽讀書樂未央稻粱自爲謀風散鴻鴈行叔氏從我來李子天一方人生手足愛念之攪中腸誰不思息肩我豈樂異鄉何時一青燈夜雨同對床宋李彌遜竹溪集送邵公序還鄉序　宣城古名郡而負山帶江行者以阻四方之士大夫非職事走未嘗輙至故俗尚簡不相友事宣和壬寅僕從李氏來從茲邑始至屏居念欲不多與人還往正晝闔戶繙編帙成或熟寐適瞑百不一問相栩栩自樂也賓至則謹冠履正紳笏偶坐寒溫而退日雖數不敢息間而獨月一接人亦不以岑寂自嘆既數月邵生維者來見貌甚閑服甚野頎顴姝特眉目濯濯秀發余固奇之後累見益親出其文有典則誦其學知闕奧叩其胷中足以相表裏始與之

友於是出有與並驅居有與共席朝莫有與辨是非攷古今以講習唱酬觴詠於閒暇也稍不與接則介然於懷若有所失矣一日謂余僕親官滿當歸而田疇未墾室廬未闢其敢以貽父兄憂請以身先且曰僕野人是行若圜鑿之赴方枘將岸巾負耒從老農之後以終吾身當世之所為吾弗為也余聞而愀然為之改容曰噫余之窮于斯得子以忘其獨今去我是造物之益窮我也雖然子之行職也余不得而止子之說則不可願有以告夫學之為王者事于其知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而必以正必由其道不幸而行躓言沮則視去其位猶脫屣之易樂於畎畝饑且死不怨固未有誦聖人之言學其道可以行而終止者今子桐梓之拱把檟栢之三圍四圍者也不盡其材充其有以施諸人而以無用為全獨善為德者畫也以余之愚學不足以飾身其敢責人以所不能然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嘗聞其語矣吾子勉夫　國朝劉習之退庵近業葉貴中還鄉序　君子立身行己不求無愧於人而求無愧於己蓋愧於己即所以愧乎天愧乎天固不必刑誅罪譴吾已凜然不自容於覆載閒豈必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其無愧於己者不然是故冶長縲絏夫子稱其可妻如孔光胡廣之徒雖顯榮貴富君子亦無取焉凡以是非得失皆在我而不

在人也嘗怪仲弓問政夫子告之必以赦小過為舉賢才之先豈不以用人之道有所取有所捨故二卵不棄干城瑕瑜難以相揜弗如是雖多得賢才猶無益也今九重宵旰寤寐英賢而未始見其有餘安得進是說達逆鱗之批庶不以寸朽棄杞梓之良不以纖瑕舍璠璵之美也天台葉貴中在先朝號稱練達以才用為狄道長坐微累去官曾不以纖芥見乎辭色非所謂愧於人而不愧于天愧於時而不愧於己者歟且吾聞昔張儉以黨錮亡命往投故人故人有解印綬與之俱者後世高之貴中篤朋游里閈之好推排難解紛之心雖以是受汙蒙垢曾不悲尤所謂觀過可知仁者吾意貴中是行如駃騠驌驦天脫馽羈如闘艦艅艎自放湖海莫之禁禦莫之縶維其何適如之異時青鞋布襪黃冠野服拄探奇賞勝之趣於天台鴈蕩閒必時有新製便風過翼無吝緘寄孫作滄螺集送程傳可還鄉序　凡人之壯也異於少之所為其老也異於壯之所見此人情之常事理之必至也方其少而志四方也高不知有太行峨嵋險不知有足梁灔澦言之必欲行行之必欲至豈徒心之或蔽焉亦惟其身之未試也逮夫壯而之四方也朝發於梁宋夕至乎燕越跋履山川蒙犯霜霧狐豕號其前燐火熠其後父母妻子四顧無倚而又加以風濤之悍春巨靈之

負屭吁呼神明以脫斯須之命當是時有不心掉而氣懾耳悸而目驚慘然悲悽然傷者乎然猶卒之甘心而不畏者苟非迫於名之所趍則必疚於利之所役也至於事機之成有數功名之會無期忽忽乎白髮蒼顏駸駸乎日暮途遠夢豐邑之阡陌尋善和之故里此班定遠不能無謝玉關之思馬伏波所以卧念少游之語也是則少而有志壯而欲行老而追思亦豈非事之固歟或者以是為計之無聊過矣余與程君傳可少而同里長而同業自其生長尊奢被服儒素年未三十而翱翔仕轍出入風塵厭事功名更嘗世患余竊意其老於三吳也一旦語松水而別曰吾與子年且及矣四海一家烽火萬里此而不歸是豈欲富貴乎矧吾與子男女俱幼墳墓無主孤死首丘禮之大節吾計決矣子毋忘焉越明年君歸而墾田卜宅鄉之黃塘又明年訪余松之客舍言諄諄必以余歸竊伏自念平生憂患幾不能免於死者數矣思老故鄉不去墳墓宜其飲食寢興之不忘也矣必言而後喻耶今子年未及老而先余歸吾乃以貧賤而未即去作是以媿之且以誌余未嘗不依依吾土也乃序而祖其行云洪武庚戌夏五月序宋仲幷浮山集代謝給假還鄉表　戀闕丹心欣奉便朝之對首丘素願獲為故里之歸加慚措挹之餘未使抽簪而去曾無近比積有

深愆伏念臣駑蹇之資耄老彌鈍斗筲之量既滿必傾惟直散投閒乃分之宜而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徒叨寵祿良切厚顏敢懷金馬之昔游尚玷玉鱗之重寄筋骸可疆雖夙夜盡瘁而豈辭疾病遽侵自冬春露章而繼請俞音尚閟召節旋頒仍侍昕朝顧效美芹之獻僅踰信宿頓剗負薪之憂益思納祿以弭災亟荷疏恩而予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明旁燭天大兼容察愚悃之本心借寵光於末路荷眷慈之深切惟疾之憂勤詔旨之丁寧何恙不已俾親樂石少憩丘樊臣敢不仰衘異恩還者微分既餘齡之桃晚使舊學之荒蕪侍言華光終恐莫裨於萬一掛冠神武尚期得可於再三范石湖大全集代樂先生還鄉上李太守書　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斐然成章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說者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雖不得謂之中道而亦足以共學是以思歸而與之游聖人之有樂於父母之國而愛其鄉里雖其狂士猶且思之使魯國而有大賢君子為之師帥長上可以主盟吾道則孔子之歸當不待於在陳之時矣傷魯國之無斯人而下至於思其狂士亦聖人之不幸也已先其之去魯也漂流於外二十年于茲矣夫以聖人號為忘情去魯為未久而在陳之思有樂於父母之國而愛其鄉里若此況於漂

流二十年一旦而來歸誠可為客子之喜而又適遭閣下尋臨此邦可謂有賢人君子為之師帥長上而足以主盟吾道則某今日之歸猶榮於聖人之歸魯其為喜可勝既哉雖然凡羇旅之士久客而歸歸而遇賢主人者其喜皆猶是也何獨某邪顧某於此竊又有私喜者蓋嘗歷數此邦之人異時遭罹寇戎肝腦塗地其得免脫禍機散而四方者纔十分之三就三分之中其不餓踣横死與流為奴隸而能滌雪扶勵自列於冠帶之流者又三分之一而已就一分之中復得不死而當賢大夫為政之時以其痛定之軀歸訪親隣優游故鄉如某者蓋無之而僅有焉宜其較之衆人而竊又有私喜者也復自思念方痛未定時形影相携奉頭鼠竄去舒黄並荆郢抗章贛下九江登會稽望海門而弛擔於姑蘇其間弓刀矢石鈎天隐地草竄莽伏萬死一生之場與夫深山大川荒陬絶境驚波飛石虎嗥鰐吞欹危震慴之險以至於寒不綿身飢不穀腹窮困遁逋偷生脫死之狀皆所備嘗而飽歷息肩吴門復理舊業幸得與當世英俊並游崇論欲議其於天人禍福古人成敗聖人行事是非得失之端又皆執數淪貫於其中顧惟閣下縣邑遺民雖上壽之老垂白之叟其間有能熟於道路叟於世變老於時事而閑於道理如某之不肖者抑又無幾焉竊意閣下亦將喜某之來又非特為某之私喜也是以攝齊叩門趨庭以請見遂甚踈而意甚審交甚淺而言甚深而不自覺其狂率焉恭惟閣下以粹德懿文翺翔稽甚而此邦之政又稱愷悌誠恐一旦朝廷深知弱翁治行促鋒車以東去而鰥寡之遂失職故某貌軼屬耳旅突未黔而遽以求見鄭該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若某者其亦可誨也乎始叙其所以喜終致其願安承教之私區區之誠如此不宜某再拜

周紫芝雜書三　甲戌七月九日校集郡先生文至渡淮至新息曉聞驢鳴呼婦兒起聽喜謫官之久復見中原也周子曰此與退之之見蝎東坡之聞鐸初何以異因思頃歲久留京師一日舟至汴口望清淮渺茫郡山崢嶸恍然如墮夢境不知身之在何許也紹興之初當壬子癸丑間偶以事至濡須逾年渡江而南至中流聞隔岸雞犬之聲使人幾欲篬涕然後知二三公之所感為不虚也嗟乎物變無窮悲喜相半苟隨所感而為之休戚則吾之一心有不可勝應者矣惟知夢境之中一切皆幻則物來如市吾心如水彼紛紛者安能入吾舍哉余年踰七十寸心灰滅蓋無幾矣雖未能物我兩忘然於此亦其殆庶幾焉者也

元胡祗遹紫山集鄉賢請還鄉疏

異鄉樂土何如父母之邦傾蓋英游難似里閭之舊恍親戚之情話無樵疑之他心松楸拜掃之勤歲時伏臘桑梓敬恭之禮出入起居所以孔聖歸魯而含齊廉頗在楚而思趙伏惟提刑紹聞吾鄉巨族奕世名卿苟非值干戈之擾攘何以致骨肉之流寓百年於此兩世他邦幸遇清時漸得隣邑祔先塋而了祖考之大葬美前業而樹旌紀之豐碑既遂孝心當優故里某等望風已有日攄素心而無由敢因雅懷敬邀高蓋求田問舍具存數世之厚遺嫁女婚男自有聯姻之宿好無一不便勿貳其心老作鄉先主何必伴食而為相爵為天下士亦能直筆以匡時勿為好名遂成忘本謹疏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十八陽

江（九江府九）

碑碣

九江府志靖節先生祠堂記　先生柴桑之高士上世嘗有大功於晉室。恥以身事異代之主故托於酒而逃焉。將以晦其迹時釋氏遠公方與諸賢爲蓮社棲遯之遊獨先生不可致欲以其嗜好招之爲置杯酒公乃去之而弗顧。蓋未知先生之志初不在於酒也嘗誦其史述曰假想黃虞頹比綏與知有志竟舜其君而不遇寧得錢送酒家。淋漓頭上巾方其頹然散髮醉眠漢上石。月渠風清。虎馴鶴唳睥息千古。物我兩忘。彼高人逸士顧何以識之渺乎若滄海而莫測其量。巍乎若太華而莫窮其高予求其心而不可得因以其跡觀之先生環堵蕭然風雨弗蔽餅粟而食。數窶自嫌。使其愛子居則奉薪水之勞出則荷籃輿以往。是豈人情哉。他人不堪當有愁嘆怨激之辭而先生處之怡然今讀其遺文平夷曠達發於中和淡而實美焉而不怨若未嘗蔽憂患之迹處窮約之地。以是知其天也惟也近代得志之士乃欲區區追和其詩辭。以跂高躅。雖有超世邁俗之才終莫能擬其彷彿蓋先生之心浩然遊乎八極之表。視死生窮達若浮雲流水。獨與造物者爲友而莫知其所然固異乎屈原離騷之作。蓋自忠生憤騰董賈之識。未免戕累其高識先見絕人遠矣是嚴本道安撫其公給事與漕使任公寶文曾公敷文志同議協將以振發感激素節而先生之宇卑陋弗稱無以來儀四方垂裕千載於是捐費鳩工以命其屬邑府判漕公間而義之願益之以地。以廣其基而令尹趙君佩之實涖厥事度材宏規悉增其舊役不淹時。民不告病而輪奐聿新光臨衛道湖南提舉陶公已先爲之像觀用易奉安焉又命董行守司管鑰之役公田二十有二畝俾奉祠事適於是時。既勤且備其教視有方則尉觀純仁之力也令尹乃以記文見屬予欽慕既久義不敢辭庶幾發潜德之幽輝慰里人之懷仰。遂援筆而書之乾道六年秋中元日九江周蟜記

狄梁公碑

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知潮州軍州事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范仲淹撰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休揭若日月者敢歌

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張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有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馱睚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卻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栢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抔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廵撫使奏毀淫祠千七伯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祀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趣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人不言則有彝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心惟陛下矜焉勑貸之流于九原郡道出寧州耆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相携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于君頭雖死不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爲大丈夫矣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構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爲以首觸柱血流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臨穽之中不義不爲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郛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疎勒等四鎮以肥中國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公出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或逃散山谷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

反側。朝廷從之。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掖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閤中。則天曰。我夢鸚鵡折雙翅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兩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歸。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於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而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家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王拜公。公隕絕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撫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也。已而

謂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當寔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并州長史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反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信。見乎事業。當時優游搢紳之中。顚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何足道哉。故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左朝奉郎集賢校理管勾亳州明道

宮黃庭堅書。紹興六年七月朔左朝請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司事主管內安撫公事許端夫重立

周濂溪先生祠堂記

古之爲治者。先化而後政。詩書道之宗也。禮樂德之聚也。道德仁之本也。君子於是觀政焉。齊之以刑。斯爲輔治。彼規矩然於簿書期會之末。而不得夫詩書禮樂之意。末之思耳。若稽古周元公先生。闕里舊在江州之濂溪。日因宅爲祠爲書堂。兵後寄祠府學之光霽堂。非禮也。至元二十八年。總管陳侯時舉。新作濂溪書院于府治之東。翰林學士姚公燧爲之記。而先生之墓。在德化鄉清泉社。廼立豐碑道左。大書曰宋濂溪先生周元公之墓。往來者必式焉。君子謂是役也。有關於風化甚大。然而墓亭未立也。墓祠未復也。諸生春秋祭享。列俎豆野祭墓下。風雨則於民居廢事。不稱尊禮先儒之意。山長盧陵李敬德有志焉。至大四年。夏廉訪分司成都劉傳之來審決滯獄。謂總管完顏侯曰。崇化勸學。刺史責也。恭惟三月庚寅詔書曰。國家內設國學。外設府州縣學。作成人材。宣揚風化。欽哉。元公祠宇若有所待。我儀圖之。惟侯其舉之。十月甲戌。侯相地興工。府判張侯實贊其決。庶士競勸。不日成之。貽書眉山陳黃裳曰。此時舉之志也。先化而後政矣。侯請爲立碑。嗟夫先生之道大矣。祠宇之復美矣。敢贊一辭。嘗因出濂陽

南門。沿乎濂溪。風乎五老峯下。至先生墓南。草色交翠。芙蕖如玉。想像池蓮庭草。不覺身在光風霽月中。使人徘徊不能舍去。德之治人也久矣。道高乎無極太極之初。而其本在乎無欲主靜。學粹乎誠無爲幾善惡之妙。而其目在乎仁義禮知信。隱者其體。費者其用。求之圖書。若高且遠。而實不出乎日用常行之間。可以入德。可以學聖。非若異端有體無用者比。厥後二程氏。朱氏。張氏。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紹聞懿德。言使聖人之道昭明于天下。而其功實自濂溪先生始。不在孟子下也。豈特舂陵豫章。九江。京口章貢。橫浦。祀之將天下通祀之。傳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茲非是歟。陳侯名元凱。完顏侯名釋傳之。名宗訥。張侯名毅。是年十一月戊戌朔謹記。將仕佐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眉山陳裳撰

司馬溫公祠堂記

肅政廉訪副使張侯議。分治江興二郡。所治必率學官弟子講學脩禮趣善明教。麾戟周歷。刑簡協于聖治。至元三十年夏。得司馬溫公七世孫鎮於生禽。憫其飢困。問其先。則宋靖康後徙越州。公曾孫備解榮州守道死江州。遂葬而家。公三子。童唐早亡。而康爲之嗣。康二子植桓。而植以嫡長爲小宗。兄弟宗之。植生備。備生遂。遂生拯。拯生堅。堅生鎮。皆世嫡長五世之宗易。而太宗不遷。凡今之司馬氏之留越泝洪者。其宗子當在江。侯曰。

公作治鑑繼春秋、為萬世正名分。著謨皆准經範、俗學行為先師、俱在祀典。古之尊賢者、有旌里祀冢。公孫子在主祏、圖書安於是、公精室著存、亦在是、何必涑水可無耒顯、繼不為濂溪精舍、亦當尊賢人之俎豆。元公孫使之有田以祭溫公、孫忍不能活其身。江人士不早以告我、豈獨有位者罪哉、遂輟俸為之倡、郡侯趙獻和之、其世家與士知義者咸相以貲、命郡掾史市材傭工、即學東偏隙地、興建祠堂、像公而奉之。別為舍其左、居公孫俾主祠事、視昔與餓癃下衰而不嚴者異。於是衆咸曰、宜。公學本孔氏、達道達德九經之誠、其要在謹獨不自欺、循以推之、君親、長幼、朋友、夫婦、積而充之家國天下、殊隣絶域、狠暴姦宄、通欽遠慕、暫毀終服、以至没世不忘。自契皋伊傅周召之功不見、而人以儒為迂、孔顏曾孟之學不傳、人以儒為腐、漢仲舒德勝其才、唐退之文過其質、宋周程朱張有其學而無其位。兼得之者惟公、奈何王安石之偽、行終始禍其國、公之誠心直道不究厥效、非三代之道不如秦漢、無亦時多儒不善擇耳、況汴而淅乎。公自處迂腐、卒非詭智速利者所及、至再闕興壞而愈明、人愈敬之、嗚呼、真儒之道如此哉。與二程子出處語默多同、朱文公因其書爰有綱目。述作之旨亦同、如日星行世。然南方學者不思實踐、剽經訓為虛文、致宦之獘尤甚。

伏節死義者雖不乏、而敗類無廉恥者皆是、則揭章公之學行以磨礪薄俗。實今日急務。中原學者同公之鄉、而熟其為人、亦當致知力行之並進、為文質彬彬之君子、斯侯之志歟。侯直聲遠聞、咸頌民其下、祠成、將移稚部、萌郡寮善視鎮、使有恒食。無急世守。江人以友潛嘗共學焉、而知其故、屬筆以書、不敢辭也。是年秋、廬山王友潛記并書、翰林直學士承直郎呂師顥篆額。至正己丑冬月上丁、郡幕官經歷張汝翼、知事齊光祖、照磨陳應昌恭祀先聖、後詣謁大師溫國公祠、時裔孫司馬淵出示公圖像官誥、神采具存。又繼以石碑遺墨視之、乃前憲副張君建祠設像之初紀也、而石則毀于大德丁酉歲、距今五十年。幸司馬氏世守弗墜。於是知事齊君玄齋贊協同寅、重樹其石、蓋有以見玄齋公之克敬先賢、而善繼張憲副之志云。文仍舊貫、事刻新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至正九年十月之望前鄉貢進士江州路儒學正戴懋和謹識。

景星書院大成殿記

昔宋氏以五緯聚奎、開文明之運。蓋嘗侯陋漢唐、覬復三代、自國都郡邑儒宮庠序之制、既飭既嚴、咸有儀則。豐物備禮、罔不殫盡。至凡先聖鉅公里居宦歷、棲寓謫遷之次、並建置書院、以致稽古尚賢、作興士類之意、嗚呼盛哉。潯陽為郡、歷載茲久、有唐宋臣曰諫議渤叟、嘗刺是州、方是時、昌黎韓公以道德文柄儒天下、共誦公之出、謂峻行顯名、必瑞當世、如景星鳳凰爭先快覩。故後之學者考按圖誌、即其故居、揭是目以奉遺德、以詔多士。而公之廬阜舊隱曰白鹿洞者、今又為南康學、茲不槩舉、然則升斯堂、道盛德雍容俯仰、高山景行之思、得無介然乎。何獨是人專美有唐、以焜燿簡册、流芳後來、而吾曹恭然為是沒沒也。且宋以文治軼前古、南渡來雖嶺陬閩無、謨洙泗、鴻儒碩士、相望繼起、中間偉材負器、蔚為時賢、照映九江者、顧豈之人、惜無昌黎鉅公稱詠贊揚、昭灼鼓舞、而為之倡也。豈有之而往以昧方來見也、至元乙亥、我國家奄踐全宋、混一九有、大凡列郡名城市無易肆、後三年、朝議置行臺維揚、厥後以九江為交廣荊湖閩浙之會、移治茲郡、今江西湖東道憲使青崖魏公時方以侍御史適貳臺端、下車之始、禮謁致奠、首以舊學卑隘、壞漏弗稱、議撤故宇而更新之。山長袁彝龍、甘楚材等承命不辭、惟敬惟謹、乃徵工較力、庀用度材、裁冗費、節恒用、衆其羨、歲久之積、楮幣為緍四千五伯有奇、米碩餘貳百、仍俾史侯焦董其役。是以至元乙酉五月肇功、閱三月落成。自殿序堂廡齋庖門陛。凡為屋若干區、而層簷巨棟、增飭有加。輪奐惟新、百廢具舉。至若仰廬山之奇秀、俯湓江之浩渺、憺企流風。顧挹清躅、殆可想而得也。於是九江之士、樂

其敎育作成之惠、乃走書憲副雪崖馮公。咸願刻石以著茲美、凡者兩公合辭。俾叙始末、顧為蕪陋之文、不足以稱副之盛績。然兩公世好義、豈得辭。遂次其言于右、既又進而言曰。為兩公魏氏自靖薦而上。大參諸公世著令德。且靖薦以赴義蹈難、聲動一時、稱重四海。馮氏自臨海松廬而下、正色立朝、英槩凜凜。皆是中州厚德高風偉節。大義炳然、茲與諫議頡頏、非凝之私所能議擬。然凝自稚齒以來、方事經讀、側聞先生長者之間、固已熟其盛烈。兩公又能以宏才世學為時顯人。雅範清規、克紹先訓、僕恐東南之士。未或前聞也、用是不復牢讓、是則景星之云、嗣當有在、而兩公之倡、未豈以興作之盛、循故事、資聲稱、苟然而已。因附記之、願相與勉焉、以無負兩公之倡云。至元丁亥九月望日承直郎治書侍御史行御史臺事高凝撰、中大夫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使康恫書并題額。

壽聖觀記

元有天下、嘉惠黎庶、懷柔百神。凡前代所以為民事神者、有舉無廢。惟九江有江湖之險、而壽聖觀祠通慧真君焉。盛真君姓楊、名正夫、始家臨川、嘗遊襄漢、遇異人、當宋慶元乙卯、誅茅結屋九江之泥陀、嘗救民水旱疫癘之菑、江湖河漢之厄、次第衆建道院。嘉定初、賜觀額、封通慧先生、咸淳甲戌、觀燬于火、皇元大德乙巳、始建殿。皇慶癸丑觀門建橋。延祐甲寅藏

殺而下以次成、戊午改封真君。加以孚惠仁祐徽稱、泰定丁卯、玄武殿成元統癸酉、三門成、凡民事神。與國家從民之欲者備矣、九江張鉉趙某爲士請記廬陵、乃爲之言曰。昔者聖人治天下、自天地日月、五行四時、山岳河海、丘陵墳衍、皆聽於一人、而賴禋望秩、咸徧民詩書禮樂、各有其帝衷以無獲戾于上下神祇、有誦之者曰、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又曰、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槩未有知其善誦者也。當是時天清地寧、海晏而不波、河翕而不泛、民生其間不知帝力、其後德衰、菑害並至、始有盲風怪雨、旱乾水溢、其後德愈降、菑害愈至、有民社者不足禦菑捍患、而一切聽於神、物怪神姦、愈益衆矣、嗟夫、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方今聖人作爲舟楫、以濟民車馬之所不通、而民利賴之、孰知乃有中流、一旦號呼天地鬼神以乞其父母妻子之身者乎、人非管幼安、誰能濟海、自訟其過、惟三日不梳頭一日晏起而止。又非程叔子、誰能凌江、正襟危坐、神色泰然者、則其不免於號呼一旦、亦其勢也。於是爲政者不知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爲士者不知脩身以事天、爲民者不知遷善以遠罪、其來久矣。使又無明神以禦菑捍患、其閒民將若之何、昔人有言。善其魚矣、嗚呼甚矣難乎其爲後世之民也、自今九江之士、與其鄉人父老、率其子弟益勑脩其隱慝。訟其內疚。以嚴無罪悔於俯仰間。神其有不佑之者乎。此明神之至願、而善爲政治民事神者之望深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廬陵劉岳申撰

東林寺碑　古者所有聖賢。必有山岳。尼丘降於夫子。鷲嶺保於釋迦、衡阜之托思。天台之棲顗。豈徒然也。故知土之不厚、則巨材不生。地不靈、則異人不降。陰隲潛運。玄符靡間。宿根果於福庭。大事萌於淨土、其來尚矣。東林寺者。晉大元九年。慧遠法師之所建也。世居鴈門樓煩。俗姓賈氏。童妙神悟。壯立精修。初涉筆學。不讀非聖之書。中留範經。尤邃是田之說。嘗就衡岳。覲止道安。火遇於薪。玉成於器。雖根種諸佛。而果得一時。獅子吼言。載聞順俞。維摩詰更了空門。安住四依。脩捨二法。和尚嘆曰。吾道行者惟此人焉。屬朱序尋戈。緇徒逃海。道由茲嶺。其器宿誠。謂其從曰。是處崇勝。有足底居地。若無流池。焉云法宇。大誰神廟。特異蓮峯。結聊一心。開示五力。以杖判地。應時涌泉。既符殊祥。因立精舍。豎卧葉戒。弘演妙乘。淨業毒流。木鐸正教。首唱南部。韓覺後人。以知慧力。斷煩惱鎖。由是真僧益廣。妙供日崇。臨其本圖。弘其別業。廼進自香谷。集域安樓。即蓋現之門生。勝慧永之何若。相與撰平圖。跡層岩在山之陽。居水之右。經其始而未究其末。有其服而未處其勞。當是時也。桓玄司人柄。斡國鈞。以福莊嚴。因脩禮

施。書日力之費。盡出木之功。棟垣雲連。廈屋天聳。如來之室。究化出於林間。帝釋之幢。忽飛來於煙外。至若奧宇冬燠。高臺夏清。玉水文增而碧妙。瑤林藻庭而朱實。琉璃之地。月照灼而排徊。旃檀之龕。吹芬芳而秘靜。相事畢集。微妙絕特。羅什致其渠瓶。巧窮嬰口。姚泓奉其雕像。工極五年。疑堪振永而每談。虛稱避席而累贊。道弘三界。何止八部。宅心聲聞。十方足使諸天迴首。觀其育王贖罪。文殊降形。蹈海不沉。驗於陶佩。迫火不熱。夢於僧珍。頓苟存誠。祈必通感。既多雨以出日。乍積陽以作霖。則有影圖西來。舍利東化。或捨踊於地。或光爲於天。謝客忻味而成文。劉斐詠訶而尊思。所以山亞五岳。江比四瀆。地憑法而自高。物因詞而益重。渻梁有崇禪師者。傳燈習明。安心樂行。指拳猶昔。薪盡如生。次有果誠二法師。僧實所欽。克和止觀。法物爲大用。繼住持上座。曇傑寺主道虔。都維那道真等。皆沐浴福河。棲止淨業。諸結已盡。白黑雙遣。衆生可度。名色兩忘。纂繼名於舊人。啓新意於今。作重建雅頌。遠託鄙夫。代斷有慚。豈云傷手。握筆餘勇。焉識齊贇。但相如好仁。慕蘭名而激節。伯皆聞義。讀曹碑而敏能。懷青出於藍。水寒於水。非曰能也。因請學焉。其詞曰。靈山兆發。真僧感通。判泉有力。呵神效功。江儀外演。禪僧內融。性除適執。門閉大空。（其一）聽禮雲集。底居峯蓮。越嶺圖勝。降平規。傳信臣檀施。護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其二）嚴幢踴出。寶塔飛來。尊容月滿。法宇天開。化城廣築。道樹移栽。風清梵樂。石敵花臺。（其三）金容海遊。法影山薦。毒龍業消。漁子心變。萬里西傳。一時東現。華戎異聞。穹厚驚眄。（其四）遠實法主。謝惟文伯。光頌累彰。德名增益。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追。千載相激。（其五）了性了義。或古或今。止持給律。定慧通心。覩物情至。像緣道深。敢憑淨業。永紀禪林。（其六）大唐開元十九年七月十五日建。前陳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書。

江州重建烟水亭記　出城南三百步。舊有亭。扁曰烟水亭。其址臨道旁。跨于甘棠亭渤湖之間。盧阜峯峙於東南。林巒周遭。中護一水。山澤通氣。呈巧獻奇。行道之人。咸可寄目。蔚乎潯陽之偉觀也。考驗圖籍。而開迹弗詳焉。故老相傳。濂溪先生之嗣子司封郎官壽所賦名。時則紹興元符間也。去今百餘載矣。中更名故。亭宇傾圮。廢而興。興而廢。莫爲永圖。十年以來。鞠爲叢敝甓無存者。且其地暴於水。日就韓缺。孰能治而新之。紹興甲寅春。吳興沈公祖德以列卿之望。來涖茲郡。治荒劃蠹。陪閣三府。教條事緒。亦既豐豐有法。廼訪城邑觀臺之故。而於修舊起廢有志焉。衆自闕閣籍亭名九十有三。而其泯弗存者什七八九。公慨然念之。亦自謂致力。宜知所先後。惟

甘棠一湖，蕩漾空闊，歲每祝聖人壽，群緇水族，圜洋其中，而亭枕其涯，實爲緇神會之地，是獨非其所當急者。置之勿問可乎？退自經畫，計費錢六十萬，乃以屬德化縣令沈埴，碩牆縣計之合輸于州者以助之，董事飭工，悉以授令。考極相方，受成於公，迺季秋命役築隄，並湖拓基，承宇，未浹辰日已立，既逾月而成，飛簷列牖，隆棟巨楹，朱扉華表，連甍接高，深廣俱十六步，亭左益附其四楹，登臨眺覽，地不遺巧，烟霏涵澗，水光接空，林木蓋生，鷗鷺翔集，心舒目眩，恍在烟霧中。公既自喜，迺延賓佐觴以落之。客或慨而言曰：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廣，遠觀偉哉，若此景者不少矣，而物換星移，率不過數十年，遠者百年，蘩麥春風，回首易感，惟有功而傳，則累久而著。益吾郡庾公白公之所遺風流光景，至今猶未泯也，是尚可以歲計之哉？始公來，文書煩鬱，帑庾無儲，免勤于理，胥與聽訟，率滿下未盡四刻，而案衆奔走，亦莫敢有辭意，既又能燕樂，紀他用以惜民力，公上之供，賴以不匱，浚池埋坻，漾漲里閭，利害悉興悉除。今又以餘力經理斯亭，逮復昔人之舊觀，則公之規範可謂炳炳卓卓，而斯亭又恃公而傳，豈其與起固自有數耶？僉願斲石以貽不朽，公曰可，廼命書其事云。紹熙甲寅孟冬望日記。文林郎充江州州學教授余禹績撰。

記序　（梁元帝廬山序）

夫日月麗天，星穹所以貞觀，川岳帶地，后土所以惟寧。廬山亦南國之德鎮，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瞑作，則萬流俱響，驚飆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黝曳布之在玆；西望石梁，見捐實之可拾。誠復慕類易悲，山中難久，攀蘿結桂，多見淹留。

晉張僧鑒尋陽記　廬山東南有三宮，所謂三天子都也。廬宮溪水出焉，上宮人所不至，其下有三石梁，長十餘丈，洞繞盈尺，其下無底。中宮在別巖，悉是文石，兩邊有小負峯，號爲吉郡，形若軍馬夾道。下宮，宮亭廟舊所也。山高二千六百六十丈，周基周回當五百里，其山九疊，川亦九派。郡國志曰：疊障九層，崇岩萬仞，像靈抱異，包諸仙迹。

張野廬山記　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峯嵓，或亘中嶺，俗謂之山帶，不出三百必雨。每雨其下成潦而上猶皎日，峯頭有大盤石，可坐數百人。

慧遠廬山記　山在江州尋陽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之南。江爲盆江，山去盆江三十餘里，左挾彭澤，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云有匡俗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遁世隱時，潛居其下，或云俗受道於仙人，而共遊此崖，遂託空崖，即岩成館，故時人謂其所止爲神仙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嶺九七重，圍基周回垂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湖之所帶，峭壁萬尋，人獸兩絶。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搏，而映絡於嶺下，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群籟競奏，奇聲駭人，此其變化不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峻，人跡所罕經。昔太史公東遊，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三湖，北望九江，東西四目，若陟天庭焉。其嶺下半許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岩，漢董奉館岩下，常爲人治病，法多神驗，絶於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中，蔚然成林，計奉在民間近二百年，容狀常如三十，然俄而升仙，遂絶跡於杏林。其北嶺西崖有懸流，遙注百餘仞，雲氣映天，望之若山在青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神廟，即宮亭爲號也。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崿。其崖窮絶，莫有昇者。有野夫見人著沙門服，凌空直上，回身踞鞍，良久與雲氣俱滅，又所止多奇，觸像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石塔基焉，下有甘泉，涌出冷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仍出於龍首也。南對高峯，上有奇木，獨絶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鶴之所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遊氣籠其上，則氛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山別。天將雨，其下水氣湧起，如馬車蓋，此即龍井之所吐。其左有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憩，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可勝名哉！略舉其異而已。其餘古今人賦詠，不可備載，餘散見諸志云。

江州志名山大澤碑刻爲多，今起神禹，迄本朝，隨所刊寓類而書之，歲月久近，可以第考焉。

德化　紫霄峯　大禹刻石（尋陽記云：在峯後石室中，石身蔽之，縱始至，每春夏泉流不可降，秋冬分明，字大如掌，文皆隱起，而所記山丈尺里數也。有好事者，模得字百餘，以秦篆款識考之，可讀者七字，曰鴻荒漾余乃撵探，餘莫能辨。）　秦始皇刻石（在禹刻旁。始皇三十七年登上霄峯，刻書在此時也。文曰：皇帝臨御，并天下，殺首安帝，巡省遠方，以觀習俗，南浮大江，至於廬阜，登茲峻極，眺望江洋，躬覽禹刻，奇文古義，百世其光。時維三十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左丞相斯、右丞相去疾，列侯離五大夫嬰。及少子胡亥從駕行。）　漢武帝刻石（在禹刻旁。漢武元封五年，過彭蠡，禮名山觀禹刻，刻當在此時。）　大孤山　大禹刻及秦皇漢武刻（水經注：廬山之南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巍然高峻，特爲奇異，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始皇所勒，歲月已久，莫能辨也。又按十道四蕃志，漢武亦刻其旁，然山陵起洪濤中，莫可見云。）　州治　夏殷以來鐘鼎款識法帖二十卷（紹興十四年肆尚功集）　百花亭詩（大同三年，梁元帝作，朱超道和，陳陰鏗繼和，熙寧初，黃庭堅再書。）　唐顏真卿守政帖，又敘坐帖。　辨石鐘山記，

（李渤北。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吳文幹立。）江州郡政名銜記四。（一。天聖六年吳處厚建。二。慶曆五年李寬建。三。大觀四年王華記。四。紹興二年劉紹先建。）狄梁公碑。（慶曆間范仲淹撰黃庭堅書。）大林寺詩。（治平乙巳。周條順作。元豐三年刻。）此君軒詩。（建中靖國元年黃庭堅。）江州宇碑。（崇寧二年。李端夫篆。）定江軍宇碑。（紹興十二年重建。紹熙癸丑王師古立。）歷代括要圖。（紹興辛未。虞谷子表。）李龍眠蓮社圖。（紹興癸酉李保之刋。）晉府諸公送唐江州詩。（隆興甲申戴鄖性跋。）重建燕樓記。（嘉定六年李曼記宣繪書。）東坡賦陶潛絕識詩。（黃庭堅跋。）江關題名。（劉克莊記。陳埴立。）郡圃　重修思白堂記。（淳熙元年。黃畇記。呂勝己書。）王梅谿高遠亭詩。（乾道乙酉題。）韓松高遠亭詩。（嘉定初元。）四說堂大字。（趙汝愚書嘉定子崇憲刻。）山谷書范滂傳。（趙崇憲刻。）齊雲樓記。（章峴撰蔡興書。）齊雲樓額。（章友直篆。）魯訔高遠齊雲二詩。　庾樓　梁以來題庾樓詩碑。（趙張正見止胡次仲凡十四人。二十五首。爲一碑。宣和甲辰。江師忠刻。江倬篆書。）庾亮見翟湯帖。（唐歐陽詢書。宣和甲辰江師忠跋。）張舜民詩。（元豐壬戌。淳林居士書。）王易簡詩。（政和五年。）修庾樓記。（乾道改元居文若。）魯訔詩。（附刻高遠亭碑後。）庾樓唱和。（王十朋。周必大。張孝祥。林栗。）范石湖潘慈明唱和。　庾樓宇碑。（陳驛篆。）琵琶亭。　琵琶行。（唐白居易作。淳熙三年。呂勝己書。）琵琶亭記。（嘉泰三年。陳孔碩記書。）重建亭記。（嘉定乙酉。左藝記。）通判廳　江州司馬廳記。（白居易作。興國八年重立。）白司馬祠堂記。（興國八年徐鉉記。）沈比部詩。（至和二年章峴題。）疊翠亭。（章岷題。）諸官廳　簽書節度判官廳題名記。（嘉定甲申。李宗邁記。）觀察推官題名記。（慶元庚申朱賢記。）司理廳題名記。（紹定庚寅。王三接記。）總幹廳題名記。（嘉定三年。陳孔碩記。）又樂山堂記。（嘉定四年來燮記。）都統司題名記二。（嘉泰四年。淳祐六年。）州學　江州重興學記。（紹興十二年。張漢彥撰。陵晢書。范雲題額。）三先生祠堂記。（淳熙元年。謝諤撰）會食堂記。（淳熙二年。潘慈撰。）濂溪先生祠堂記。（乾道二年。林栗撰。）重修學記。（嘉定四年。劉光祖記。袁燮書額。）增貢士貢額記。（端平三年。馮去疾記。）九江驛　唐顏魯公碑。（魯公撰并書。見歐陽居甫九江驛文。今不知所在。）重建九江驛記。（淳祐乙巳。黃晰書。）天慶觀　唐李翰林感秋詩。（天寶八載作。大觀庚寅。李瑛再書。）紫極宮建使者殿記。（僧應之書撰。建隆中建。）東坡元豐七年。山谷唱和。（崇寧元年。）黃太史秋聲瓊之龜殿。三軒記。（嘉定十五年。張宸發臺書。熙

令憲易被和詩。（嘉泰癸亥。）縣治　德化題名記。（紹興三十二年。黃樸記。）呂勤行記。（政和乙未。）復魚湖省劄。（淳熙十四年付。）虛明室記。（嘉泰癸亥。王御之記。）黃寺丞祠記。（嘉定己巳。馮椅記。）遵峰閣記。（寶慶丁未。趙師若書。）漪嵐堂記。（政和六年林敏功記。）修漪嵐堂記。（紹興三十年。洪适記。）趙師舉漪嵐詩。（嘉定初。）項安世漪嵐詩。（嘉定戊辰。）唐文若詩。（甲申七月前。）韓松視麥詩。（嘉定戊辰。張埈跋。）丞廳題名。（嘉泰三年。陳卓記。徐圖南篆。）簿廳題名。（嘉定乙卯。石有宋記。鄭自楫書。）高軒記。（淳祐甲辰。陳彬記。）縣學　建學記。（淳熙丙午。虞樸記。）濂溪書院　東坡詩。（蘇軾賦并次元仁弟。）山谷詩并序　元公祠記。（淳熙丁酉。朱熹撰。呂端臣書篆。）朱文公謁題名。（淳熙辛丑四月辛亥。後學朱熹。劉清之。張揚卿。王阮。周頤。林用中。趙希漢。陳祖永。許子春。王翰。余偶。陳士直。張彥先。黃鉄。楊楫。祐寬。吳兼善。僧至南爲。朱熹書）曹公亭　重建曹公亭記。（楊傑記。）東林寺　晉遠法師碑銘。（義熙十二年。謝靈運撰銘。張野序。）唐佛馱禪師記。（開元十七年。李邕撰。張廷珪書。）佛馱舍利塔後序。（開元中。李邕撰。明乾催書。）東林寺碑。（開元十九年七月。李邕撰并書）附裴休題。（見北海之詞翰想見風來。）遠師影堂碑。（李邕述。王遹篆額。僧惟嵩書。貞元中建。大中重立。）怡大師碑銘。（許堯佐撰。李行言書篆。貞元中建。大中重立）崇公碑。（許堯佐撰。陸蔚之書篆。元和癸巳建。大中重立。）臨壇大德塔銘。（元和十年。劉軻撰。大中八年重立。）李渤自叙。（長慶三年三月僧雲皐書）湊公塔銘。（白居易撰。長慶中建。大中再立。）律大德石墳銘。（僧雲皐篆。僧雲皐書。長慶甲辰樹。）玭律師碑。（劉軻纂雲皐書。齊徐篆額。太和建。大中再立。）大師堂記。（太和三年。倪匡明書篆。上判德化王楊漵通判軍府事元蹟。）白氏文集記。（太和九年夏白樂天記。趙蕃奉侍郎命建碣。僧雲皐書。）彌律師碑。（劉軻撰。開成中建。大中再立。）碑陰記。（會昌三年。張又新撰。裴光遠篆。）弘和尚塔碑。（白居易纂。李克恭書。跋全偉篆。大中八年立。）經藏碑銘。（李肇撰。大中間馮謨再書）碑陰記。（癸未樹大中十四年建。）觀音方丈記。（大中僧元楚記。中叙史書。）後東林寺碑。（柳公權書。大中十一年建。）東林建碑記。（會昌張又新撰。大中間裴光遠篆。）武陵韋公真贊。（首卿贊。咸通八年書）經院錢物帖。（咸通十三年牒。）言大德碑。（首卿撰。裴光遠書篆。咸通中建）廣平公舊因記。（薛正己撰。劉諧書。光啓中建。）彌勒殿記。（楊鄴撰。保大二年杜昌業建。）舍利塔記。（彭濆撰。伊從遠書。保）周元公行記。（周茂叔。吳元禮。王安禮。王長元。沈元達。崇惟嶽。元德庚子十月一日會。）供羅漢文。（建炎二年王易簡跋。陳彥文書。）

重建寺記（紹興五年陳謙撰高夔篆） 諸詩 惠遠唱和（劉遺民王喬之張野和） 謝靈運 江淹（從建平王登香爐峰作） 崔融 劉孝綽 孟浩然 李翰林 白樂天（十五首） 二裴唱和（休詖） 劉禹錫 包佶 貫休（四首） 齊己（二首） 靈澈（二首） 楊衡 沈彬（二首） 周碏 曹淞 會（昌三年） 張毅夫 徐知證（天祚二年聯句） 斥白（二首） 修睦 蓮社詩（游道明章和） 岳鄂王（飛） 王阮（慶元庚申） 高夔（蓮社圖詩） 陳天麟 吳（丙林寺） 西林寺碑（歐陽詢撰大業十三年樹） 顏魯公題（在碑陰） 唐人題名（在碑陰大中十年） 齊朗師碑（鄭素卿纂大中再立） 樂諷行記（在碑陰） 水閣院經藏銘（僧雲異撰開寶中建） 諸詩 韓文公題蕭郎中學堂（本刻立石） 白樂天（三首） 貫休（依詩道者詩） 齊己（水閣詩） 僧應之 圓通寺 曾翰詩（乾德中作紹聖丙子僧道佳立） 二蘇唱和（崇寧初作紹興中陳邕書仍和） 圓機禪師行錄（政和七年李彭撰書） 佛殿記（慶元六年周必大撰王閈篆） 道濟禪師記 陶靖節祠堂 修祠堂記三（一元豐六年潘希顏撰二開禧王必大記三嘉熙二年林宋偉撰） 諸詩 顏真卿 白樂天 洪芻 李彭 孫勵 李偉 僧祖可 天池 文殊瑞相記（元祐元年王古記） 聖燈記（淳熙中王質記） 文殊感應事跡 蕭之敏詩 康王谷 王黃州煎茶記 王梅溪詩（乾道乙酉） 趙忠定（丁酉六月） 韓松詩（嘉定己巳） 太平宮使者廟碑（李泌撰開元二十年樹） 靈驗記（潘觀篆開元二十一年建治平重立） 張靈官記（徐鉉撰并書篆歲次癸酉上元） 胡則傳（開寶八年章琛撰） 王堂賜筆硯記（靖康初王寓撰） 續靈驗記（開禧二年薛毓識） 奉安王冊記（重和元年洪芻） 雲堂記（趙希鴻記） 三清閣碑（吳愈撰趙婁篆額） 諸詩 王梅溪（乾道乙酉） 王容（嘉泰辛酉） 易祓（嘉泰癸亥） 異潛（端平丙申四首） 祥符觀 大乙真人廟記（昇元中徐知諤記孟拱辰書） 董真人殿碑（保大中倪少遊撰） 重修觀記（宣和七年王易簡奉旨書撰） 真君事實（宣和七年王易簡集并書） 昇元真君告（宣和三年十月七日下） 諸詩 杏谿謠 余崇龜 陳國瑞 廣福觀 重建殿記（保大五年陳元松述并書） 靖明真人傳（曹善翁述楊諷書） 孫邁詩（開碑陰淳化二年） 重建觀記（謝守灝撰丘倚書陳謙題） 惠濟寺 重修寺記（大觀庚寅僧伯奎撰） 享亨泉銘（劉義仲作） 獨秀軒詩（淳熙乙巳） 岳飛 寶嚴院 雙谿碑銘（劉陵撰祥符中江洲題） 重修院記（熊介塞撰黃榮書董之奇題） 移建院記（紹定庚寅嚴岳撰書） 餘寺觀 開元

觀丹井記（紹聖四年王環記） 承天院佛殿記（皇祐五年章由之撰） 重修禪智寺記（政和中僧守端記） 通濟庵眾休詩（紹興中張旦重立） 景德寺修造記（乾道乙酉趙不拙記） 承天院佛像贊（郭祥正撰元祐七年） 報恩寺藏記（淳熙元年趙伯𣊫記） 寶覺廣福院記（乾道戊子釋光衍撰） 報恩佛殿記（慶元初陳謙記陳邕書篆） 重建崇福院記（慶元中張泌記） 能仁寺塔記（紹定三年洪造記供祥書） 景德寺藏記（紹定壬辰陳阜記） 清虛庵 紹興煥文閣記（乾道二年潘熙撰） 清虛庵記（淳熙三年陳天麟記） 皇甫真人仙遊碑（陳良祐撰） 墓碣 周元公墓碑（熙寧六年蒲宗孟撰） 劉道原墓碣（元祐庚午范祖禹撰） 劉道原誌銘（元祐八年黃庭堅撰淳熙十三年黃灝刻） 文孝子記（乾道六年周熔撰） 文孝子傳（紹興二十七年司馬之白書撰） 萬人塚記（興國二年周述記） 餘碑 重建城隍廟記（至和二年毛抗） 城隍廟記（宣和四年張昌記） 大孫廟勑告謝文（紹興三十一年立） 惠澤行宮記（嘉定癸未曾豆記厲穰書） 德安縣 蒲塘驛 義豐亭記（嘉祐七年朱仲雄記） 復蒲塘驛記（熙寧七年趙懋記） 修驛記（重和元年劉𢷬撰） 蒲塘記（紹興十五年柳青識辭） 諸詩 宋之問 韋應物（二首正元三年題熙寧元年趙懋并家之問詩再刻） 葉義問（紹興甲戌） 李邦獻（紹興戊寅） 李安國（己卯十一月） 戴師性（壬午） 邊維嶽（乾道丁亥） 徐俯（乾道戊子） 縣治 谷簾水煎茶詩（王禹偁作祥符元年） 周元公歷陵閣留題（元豐五年五月十二日敦頤漸甫和仲會於歷陵元祐謂仲跋） 題名後記（紹興十五年呂廣問記） 虛明堂記（紹興十八年紹庭芝記） 新井銘（紹興壬午呂彥忠誌） 減稅記（紹興三十年張洪彥撰并書） 重建鼓樓記（淳祐四年馮去疾記） 丞廳壁記（乾道戊子趙彥章記曾大年書） 簿廳壁記（嘉定辛未王佐才記） 尉廳壁記（紹熙元年） 又四銘（江南劉羲仲詞） 縣學 鄉飲記二（紹興呂廣問又端平駱餋正記） 詠歸軒記（紹興乙丑呂廣問記） 尊賢堂記（嘉定戊寅林特美記） 新學記（淳熙七年錢著書瞿昳篆） 襄敏壯敏祠記（嘉熙初謝全記） 寺觀祠廟 城隍廟記（保大四載劉匙昌記） 無相院塔記（慶曆甲申吳育撰） 滄洲閣王阮集句（慶元改元） 元陽觀記（嘉泰癸亥趙師燾撰） 北山開化寺記（嘉定壬戌妻心翁記） 何宋英詩

瑞昌縣 元禮部祠 次山濂溪詩（乾元戊戌作） 元公祠詩（嘉祐五年吳審禮記） 濂溪銘（乾道六年司馬之白再書向子廊題） 次山祠堂記

（業義門撰吳說書）思賢堂記（元祐五年張祐撰）坡公亭　東城紀行（蘇軾甲子四月二十三日過）譙令憲跋　坡公館記（嘉定三年洪偲記）元蘇堂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濂溪驛　業義門詩（紹興二十四年陳天麟詩）（隆興二年）王梅溪詩（乾道元年）縣治　知縣題名記（紹興十六年李說書）續廳壁記（嘉泰四年洪偲記）簿廳壁記（嘉泰壬戌業璵撰）重建社壇記（嘉泰壬戌謝季兆記）敬簡堂記（嘉泰癸亥張嗣古記李壁書）端參國贊（嘉泰癸亥韓侂之書）溪山勝槩記（嘉泰四年易祓記）減茶引錢省劄（嘉定六年趙崇憲奏）勅書樓記（嘉定壬申徐鉉記）忠喜樓記（嘉定十七年趙汝馭記）教場記　縣學　新學記（嘉泰三年朱貴記）增學田記（嘉定七年陳元梓記）寺觀祠廟　沖陽觀蘇道士墓碑（大唐乙丑）玉清觀碑（南唐大義甲戌倪少通述。）沖陽觀記（淳化二年康識述。）法雨院記（祥符六年僧茂遠記。）法安院記（錢宋擇撰書明道二年立）政福院記（慶曆七年樊甗）趙彥橚遊玉華洞記（慶元庚申）顯濟祠李澤侯告（慶元六年下）永豐道院藏記（嘉定戊寅林特英記）玉華洞通泉觀記（林特英記）玉清觀藏記（嘉定十五年何尉記）紫陽觀記（寶慶丙戌趙汝馭記）元寂觀記（淳化中康識記。）餘碑周氏有賢閣記（政和四年王寀書）通濟橋記（大觀戊子周戡記）湖口縣　石鍾山　唐李渤記（大和元年湖口鎮將吳文幹立）本朝東坡記。（元豐七年蘇軾記）坡公壺中九華石詩（紹興間軾建中靖國初和崇寧初山谷跋并和）山谷書霜鍾嬰閣字。謝艮齋書雲平字　上鍾一滴泉字　縣治　湖口縣廳題名記（淳熙五年孟師孟記）丞廳壁記（嘉定乙亥馬子嚴撰并書）尉廳壁記（嘉定己巳王伯昌記）又馬子嚴詩（嘉定乙亥）縣學　重建學記（洪邁記）錢糧記（淳祐壬寅陶熾記）寺觀祠廟　龍福院殿碑（王立之撰）棲靈觀記（嘉祐三年）棲真院記（崇寧五年鄧鵬撰錢白題）三學寺藏記（紹興四年董公旦記）岳廟一仙亭記（慶元己未朱熹記）王梅溪棲真寺詩　餘碑　蕭茶酒墓誌銘（周必大撰）蕭景蘇墓誌銘（曾孝約撰）寫府君墓誌（嘉定五年袁燮撰并書）

彭澤縣　西山諸巖　山谷書讀書巖字及題名（紹聖元年八月來謁石興宗。尋勝至此。裴徊于摘陰者久之伯氏元明會弟天民將姪樸拒自小徑來江西黃庭堅魯直記）讀書巖潛玉洞詩（王自適刻）萬峰潛玉國　陶狄二公祠　唐陶狄碑（景龍中扶風馬澤撰）唐狄梁公碑（皮日休撰）

（錢痺書篆）題正廟牒額（紹興七年十一月下）修靖節堂記（隆興二年毛梓撰）重建靖節堂記（淳熙丁酉羅愿記）忠烈侯告（嘉定十七年二月吉下）縣治　縣令題名記（紹興戊辰王杰記）守信堂記（乾道三年唐佐記）懷古齋記（乾道九年劉烈撰）縣丞廳壁記（開禧丙寅何公鼎記。）主簿廳壁記（嘉定庚午趙崇奮）匯東樓記（嘉定十六年諸葛興記）匯東樓字幷詩（曾劬刻）社壇記（諸葛興撰）縣學　狄梁公碑（范仲淹撰王自適書）靖節歸去來詞（王自適書）縣學記（紹興二十五年沈繇記。）寺觀祠廟　修真觀記（徐鉉撰吳淑篆）山谷馬當魯望亭四詩　馬當加封誥（紹興三十一年下）馬當重建廟記（嘉熙三年楊師謙記）

論曰。昔賢登高臨遠。撫宇宙。慨古今。同一轍也。故一事從之成則記。一境物之勝則詠。一遊之適。一善之可傳則述。大書深刻。冀託金石。以自壽其志。豈苟然哉。然而江山不老。陳迹何標。其所自託傳者常少。不傳者常多。豈非人有賢否。事有是非。修詞有誠僞。皆不容自掩耶。故制行立言。君子所務。良有以也。若夫抱道之士。畏名而逃之。書焉身章。隱則俱隱。之人也。行四時。成萬物。未易以聲迹議。吾夫子。惟於天地變化中求之信哉。

文籍

江州志書籍者。載道而行今古者也。貫天人。謹治亂。傳言行。辨事物。後之所以知今。今之所以知古者。莫如書。故書者道之與也。古今書者其目四。一曰經。（自六經論孟以至注疏正義解傳訓詁音釋圖說皆附於經）二曰史。（歷代史書以至訴斷疑議凡例編年人物傳述星紀地志律曆卜筮算法傳奇小說之類皆附於史）三曰子。（自十七子兵家七書。以至注解訓釋及傳者諸經抄纂頌偈音譯及古今人著書立書與雜文不同者。附於子。）四曰集。（古今人文集。及制誥符檄詩賦頌表啓箋疏碑記跋銘贊戲詞寓言諸雜作皆入之）雖其言有大小遠近之殊。然皆不容廢也。故有天下者備天下之書。有一國者。備一國之書。九江爲文憲郡。經史百家。列於學官。藏於私塾。世所有者未必無之。至若仕於斯。家於斯。隱若寓於斯。文焉此而作。書自此而著。郡所宜有者則有。無未可必。而傳與不傳。未可知也。予惟斯文。不可遺載。乃即經子史集而列之。其既有者曰書籍。其宜有者曰書目。庶載古意未墜。它日有好古博雅者。蒐收而彙列之。安知其不傳且備哉。

書籍　周易　易正義　太玄經　伊川易傳　程氏易原　大易粹言　繫辭精文　梅庵易啓蒙　誠齋易傳　虛谷易解　西山極篁圖　尚書　尚書正義　東萊書說　四百家書解　程氏書譜　勝庵

書傳　袁氏書記　混一書解　毛氏詩　毛詩正義　歐陽詩本義
二李詩解　晦庵詩解　毛詩新經　周禮　周禮正義　林之奇周禮
解　易後周禮總義　禮記　禮記正義　中庸大學章句或問　中庸
解略　三禮圖　左氏春秋　公羊春秋　穀梁春秋　三傳正義　孝
經　孝經正義　論語　論語正義　晦庵論語解　孟子　孟子正義
孟子集註　晦庵孟子解　三先生語孟　二先生語孟　九經說　群
經音義　經典釋文（並經類）　史記　漢書　袁宏後漢書　漢兵制　三
國志　晉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唐書音訓　五代史　資
治通鑑　晦庵通鑑綱目　通鑑記事　續通鑑長編　南軒通鑑論篤
本朝事實　三朝寶訓　十三朝言行錄　三朝政要　建康實錄　諸
葛武侯傳　杜氏通典　韓魏公家傳　紹興勅令　職官分紀　治迹
統類　君臣事實　名臣　玉府　册府元龜　白氏六帖　書林事類
唐韻　玉篇（並史類）　孔子家語　曾子　荀揚子　文中子　老子
莊子　列子　七書（並子類）　文選　唐文粹　韓柳文　陸宣公奏
議　李翰林集　杜詩　皇朝鑑　韓魏公安陽集　六一先生集　東
坡文集　山谷前後集　周益公集　陸象山集　陳立齋集　容齋集
杜陵集　濂水集　程氏遺書　伊洛粹言　五先生語錄　潁濱語錄
晦庵語錄　晦庵家禮（並集類）　書目　周元公易太極圖說一卷　李
潛注周易一卷　周續之注公羊春秋　劉軻三傳指要十五卷　劉軻
翼孟三卷　蔡嵩孝經解（並經類）　陳伯宣注史記　劉軻漢書右史十
卷　又帝王曆運代歌一卷　又五禪三葉一卷　又史鑑一卷　又十
三代名臣議一卷　又黃中通理三卷　又牛羊日曆一卷　劉道原十國
紀年十二卷　又包儀至厲王疑年譜　又共和熙寧年略譜一卷　又
通鑑外紀十卷　周續之嵇康傳二卷　又古聖賢高士傳贊三卷　孟
仲暉桓元傳一卷　又桓玄偽事三卷　應詹江南故事三卷　又陶威
公故事三卷　昭明太子靖節先生傳一卷　李渤六賢圖贊一卷　徐
整豫章列士傳三卷　劉叔先廬山七賢傳三卷　戴師愈廬山名賢傳
十三卷　廬山十八賢傳一卷　周紫芝楚詞贊說一卷　吳仁傑淵明
年譜一卷　陳振孫白樂天年譜一卷　李渤事迹一卷　周元公事實一卷　熊默
豫章舊志三卷　熊欣豫章志後撰一卷　徐整豫章舊志八卷　雷次宗豫章志
張宓九江新舊錄三卷　張僧鑑尋陽記一卷　王真之尋陽記　晁
伯揆尋陽志十二卷　謝靈運遊名山記　釋惠遠廬山記　張野廬山

記一卷　盧淪廬江辯一卷　劉程之廬山精舍記一卷　宗測廬山記
一卷　陳舜俞廬山記五卷　陸羽水經一卷　江州諸姓譜一卷　開
寶江州圖經　祥符江州圖經　大觀江州圖經　刺史王羲之小學書
一卷　刺史劉義慶世說　又集林二百卷　又小說十卷　陶侃尋龍
經一卷　劉壯輿太初曆　王寓玉堂賜筆硯記一卷　夏英公四聲古
韻集（並史類）　周子通書一卷　張鎡子張子八卷　劉軻豢龍子三卷
（並子類）　陶侃集二卷　劉遺民集五卷　陶淵明集十卷　雷次宗集
三十卷　宗炳集十五卷　張野集十卷　惠遠斥山集二十卷　符載
集十卷　元次山集十卷　裴情盜城集五卷　楊鴻集十卷　史虛白
集　劉删集　陳陶文集　濂溪大成集　夏英公集百卷　王襄敏奏
議三十卷　又發明自身之學三卷　石敏若橘林集　陳崇義門家法
一卷　周師王濂翁集　蔡嵩猴溪集二十卷　陳綸之南郭集　祁居
之集五卷　王阮義豐集　駱允中松溪集十卷　劉虛谷集五卷　陳
了翁南窗雜著一卷　周紫芝太倉稊米七十卷　刺史應詹集五卷
刺史溫嶠集十卷　刺史庾亮集十卷　刺史韋應物詩集　彭澤令張
令見詩集四卷　賈島詩格一卷　白司馬集七十五卷　從事吳邁集
楊衡詩一卷　楊徽之詩二十卷　劉潤五言金城一卷　陳沆詩集
陳觀詩集　孟貫詩一卷　許堅詩集　柳宏詩一卷　周紫芝詩話三
卷　又長短句三卷　僧祖可東溪詩　清虛庵題詠一卷　郭璞江賦
一篇　支曇諦廬山賦一篇　孫放廬山賦一篇　李衛公斥廬賦一
篇　又大孤山賦一篇　李彭方湖賦一篇　司馬之白漈湖賦一篇
顏延年靖節謚誄一篇　昭明太子淵明集序一篇　謝靈運遊名山序
一篇　梁元帝廬山序一篇　伏滔遊山序一篇　崔群送廬岳處士敘
一篇　李白送弟遊廬山序一篇　元稹白氏長慶集敘一篇　李商隱
元次山集序一篇　張彝氏寶陁巖敘一篇　張商英送道士歸廬山敘
一篇　黃山谷三岩頌三篇　劉羲仲孚亭泉銘一篇　陸龜蒙馬當山
銘一篇　夏英公篆韻一冊　薛尚功鐘鼎篆韻五卷　僧了元瑞香記
一篇　宋漁父詞一篇（並集類）　佛老　劉遺民老子年譜一卷　又鄭
解二卷　又章門三卷　李渤老子真傳一卷　李潛注老子一卷　陸
修靜儀五卷　李道冲老莊論一卷　謝守灝莊列商略六卷　斥先生
傳一卷　董真君事實一卷　葉義問采訪感應記一卷　皇甫真人傳
一卷　清虛靈異記一卷　謝靈運涅槃經疏　惠遠涅槃經疏　佛馱

耶舍譯長阿含經四分律　跋陀羅譯觀佛三昧海經（百十七卷）　竺道生著法身無色論無淨土緣論　又泥洹經解　曇詵注維摩經（一卷）　又蓮社窮通論（一卷）　僧璨安樂法門論（一卷）　仁道者華嚴別論（十卷）　李潛法界賦（一篇）　書板附　周子通書　虛谷易解　歐陽忞輿地廣記　靖節先生集　白氏長慶集　元次山集　濂溪遺文　二程文集　東坡大全集　容齋論語說　退庵文集　東歸集　西塘集　庚樓詩集　琵琶亭詩集　諸氏遺書　自警篇　變離騷　斯齋詩　雲海詩　三謝詩　匈南詩　古今絕句　江行詞　易簡方　傷寒論　悟真篇　感應篇　御書　先朝手書賜方國江郡與有之。建紹徽猷，奎蹟罕存。惟高孝以來，謨訓具在，昭回餙物，焜耀千古。臣子瀞謹以冠諸碑刻之首。至若崇儒之語，學校嚴於甲兵之間，戎臣寶之，與夫廬阜佛老之宮，州閭孝悌之旌，間有得自天之隕者，榮遇與郡邑等，因附錄焉。　州縣治　太宗御製文臣七條。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則事自正。二曰奉公，謂公直潔己，則民自服。三曰修德，謂以德化人，不專威猛。四曰責實，謂專求實効，勿競虛譽。五曰明察，謂勤察民情，勿使賦役不均，刑罰不中。六曰勸課，謂勸諭下民，勤於孝悌之行，農桑之務。七曰革弊，謂求民疾苦，而釐革之。　高宗御書戒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又獎諭湯鵬舉進助詔。勑湯鵬舉等，三省進呈，皇太后還宮進錢三萬貫事，覽所言從，與情溢於言，茲國家之盛事，慰臣子之傾心，而爾治郡可觀，裕財有素，歸其餘積，用補禮儀，心悉如斯，事安不濟，備觀誠意，良切歎嘉，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紹興十二年，臣湯鵬舉刻。　又籍田詔。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耤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庶，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懷，故茲詔諭，想宜知悉。　紹興十六年二月，臣錢稔刻。　今上作新文弊手詔。朕親御路朝，首與教化，士風所係，先務作新。比年以來，習尚澆漓，文氣卑弱，純厚典實，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至，抑薰陶之或闕？咨爾訓迪之職，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務偏遠正業，非然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者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寶慶三年，臣陳阜刻。　又賜何炳勑書。勑何炳，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軍馭軍，恩威不相掩，用能賦民養軍，而民不傳，暨軍衛民，而軍不怨，經制一定，國勢尊安，既纂承烈，常惟弗逮，用者惠陽建

安京口高沙之軍，豈能不猜，以貽民瘼？雖估於少幾，迄神郡罷，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使其志乎時無養之恩，胥理捐生，書而以衛民者廢，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致其病於稽軛，而飢寒之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之無期，費撓於沮，遷而悲怨之無所治，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內而三衙，外而列屯暨諸軍主兵官，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攝是信，戒以戒其玩，而恩以恤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於紀律，而國勢彌特，惟汝嘉組致必罰，朕不敢赦，故茲戒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端平二年，臣炳刻。　又賜趙善璙勑書。勑善璙，朕纂承丕緒，思大有爲，三邊閫帥，皆所親擇，比歲二虜交攻，疆場弗靖，未識之後，櫛沐風雨，紆勞爲。朕甚念之。今事會最亟，大運方新，屬親萬幾，整齊內治，凡我將臣，暨于爪士，宜思閫內之重，激息隅起事功，毋泥舊治，毋起偉門，毋事苟且，毋尚掊克，毋便文以自營，毋輕舉以貪功，其有規略素定，計慮已審，尚一乃心力，覩時制宜，毋復顧望，以勉圖厥成，予有好爵，不汝靳也，否則有顯罰，于爾攸賞，其明聽毋忽，故茲戒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紹定六年，臣善璙刻。　又賜喬似孫勑書。勑似孫，朕念四郊之多壘，耗能千里而折衝，肆命懋臣，肇開督府，聯合吳蜀，表裏江淮，欲脉絡相爲貫通，庶臂指易於運掉，然賴將佐之戮力，并須制閫之協心，上而帥守監司，下而兵民總管，共思同恥，毋狥己私，各德智勇之長，同建功名之會，率籲統紀，自立町畦，毋異儒以偷生，毋娟疾以交惡，叶濟國事，用拯時艱，故茲示諭，想宜知悉。春暄，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嘉熙三年，臣似孫刻。　又屯田勑書二。勑君之言，我高后嘗引對三大帥屬官陳論等，諭以翦延文養大兵，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措置耕屯，洋洋聖謨，其責耕屯以給軍食，是誠得戰守之要務。我國家宿師日久，饋人疾耕，不足以供餉，而三漕田業多荒。朕總聽祖訓，用飭諸閫為屯田之計，卿承命督耕，田畝數墾，連能率先，以給餉需，推是而往，將有羊祜十年之儲，郭元振數十年之積矣。實亦賞籍何勤如焉，若汝予嘉勉，光不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寒，汝比平安否，遣書指不多及。　嵬奏及繳進屯田圖，本綫始指畫，性有條理，備見勤勞，深用嘉歎，朕惟屯田之策舊矣，類多具文，以應令，鮮底厥成，今卿於屯按田，規摹精密，將以實工而課實効，且謂不敢毫髮欺罔，此言深當朕心，天相純忱，一愴可卜，卿宜預飭秋防，早竣備事，使餽餉之計可育，公私之積稽如，則許下峴山之功，不專美於魏晉矣，卿其勉之。　嘉熙四年，臣

巖之刻。　又訓廉謹刑二銘。（周典六計，吏治條陳，以廉爲本，乃良而循。彼非貪虐，與豺虎均。肥于而家，多蠹吾民。縱逭於法，愧其搢紳。貨悖而入，猶及後人。我朝於廉，黜貪爲仁。咨爾群吏，是訓是遵。民吾同胞，疾痛猶己。振虐以威，刑非得已。仰惟祖宗，若保赤子。明謹庶獄，惻怛温言。金科玉條，其折銖累。矢何大吏，蔑棄法理。逮于郡邑，濫用笞箠。與聽朕言，亢欽止。）淳祐五年𢿢。　又誕節放生御書。（朕惟誕節放生，視壽乃見臣子忠愛歸美。食品自有其式，如聞州軍縣鎮，緣此廣務烹宰，殊失好生之意，今置戒，勅不得多殺物命，一如景祐三年詔書，務令遵守，仍於所在放生池刻石。）淳祐九年，臣希瀞刻。　州學　徽宗御書大成殿額。　州縣學刻。　又作新士習詔。　政和八年州縣刻。　又大觀舉八行碑。　政和三年，權德安縣事臣程湧刻。　都統司　太宗御製武臣七條。（一曰修身，使民卒有所法則。二守職，不侵擾州縣之民。三存恤，撫士卒甘苦皆同。四公平，撫存士卒無有偏黨。五訓習，訓士卒勤習武藝。六簡閱，選士卒勤惰勇怯。七威嚴，馭士卒無使犯禁。）今上戒諭將帥勅書。（文同鶴趙善璉本。）端平元年賜。　又獎諭王忠（時戍光州兼武定帥。）核實武定兵籍勅書。（勅王忠，朕觀唐白志正，掌神策兵，東征死亡者，隱不以聞，受市井富兒賂，徼倖名廉軍籍，身斂於市，後累爲唐患。朕甚患之。近歲掌軍者，歛益甚，隱死亡籍，借代名，因自利其廩賜，精銳銷落，疲懦充斥，職是之由。方思核軍實，洗舊弊，賴攝帥武定，乃能體國首公，待所有廩秩者六百三十七人來上。嗚呼，可謂不貪以律下，不欺以事上矣。爲將帥皆若爾，軍政其不立乎。是用汝嘉，其益加勉。所有軍將隊伍，並與原罪，故茲獎諭，想宜知悉。春暖，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端平二年賜。　鄂王第　高宗皇帝賜岳飛屯江州日御書四。（飛家藏御書七十有六軸，今擇在郡被受者入志。）紹興六年賜。（聞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徇國，猶卿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既定，別無他警，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陝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故茲親詔，卿宜知悉。）七年賜。（比降旨令卿領兵，息後淛淮，屏蔽王室，專安中外，尋詔聞卿即日就道，已屯九江，悃款致履之勤，良用嘉歎。今遣江浙賜卿茶藥酒果及獸鶴將士，仍令諭朕委曲之意，卿宜悉之。）十一年賜。（據探報，虜人自壽春府遣兵渡淮，已在廬州界上，張俊、劉錡等見合力措置捍禦，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其前後，使賊腹背受敵，不能枝梧，投機之會，正在今日。以卿忠勇，志吞此賊，當即就道，付此親札，卿宜體悉。）又賜。（虜犯豪于淮西。）

（張俊、楊沂中、劉錡已於和州裏縣下寨，與賊相拒，韓世忠出兵濠上，卿星倍道共乘機會。前所發親札，卿得之必已就道。今遣張去爲往諭朕意，卿更須兼程，無致後時之悔。諒卿忠智出於天性，不俟多訓也。）以上飛孫監鎮江府大軍倉臣珂刻。　寺觀　神宗御書採訪殿牌。（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真君之殿。元豐中賜。）　徽宗御書宮牌。（勅賜太平興國之宮，政和中賜。）　今上御書三清閣牌。（淳祐元年賜。）並太平宮。　寧宗御書遠社字，賜東林寺。　徽宗御書九系合靈經。　高宗御書清虛字。（紹興二十八年賜。）又手書二語。（在皇甫坦傳，紹興二十八年，及隆興元年賜。）又御書清虛之庵牌。（乾道九年賜。）又御書神泉字。（隆興元年賜。）又御書道佛經五。（陰符、道德、黃庭、度人、心經。）又草書扇面四章，書詩二首。　孝宗御書千字文。　光宗御書道紀堂字。　又草書酒中八仙歌。　又御書怡神字並　清虛庵　寧宗御書壽聖觀額，賜本觀。　餘碑　寧宗御書真良家手字，賜義門陳。

文辭

九江府志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言，茲若

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周濂溪先生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而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贈左丞忠文公李黼謚議

夫死生利害在人為甚重而不以少動其心者非偉然真見之士鮮弗能無惑也一有惑焉則汨於計慮之私而有遜蹟苟全者矣惟君子乃能安乎此由其義命素明諸中雖尋常造次之必是況於事君而可食焉以避其難哉若江西行省參政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李黼以進士魁天下以才良躋侍從以政事知要郡匪躬之節蹇蹇自將一旦暴賊起鄰境陷武昌省憲諸臣竄死弗暇毒焰肆灼正當

其衝守無完城敵無簡師黼獨能開倉庫募土兵以忠義激人心再戰再尅威聲甚張方將防禦上游聯兵旁郡而賊鋒轉逼總戎先奔與孤城以俱亡蹈壯節而弗奪手劍罵賊力盡乃殞其英風景烈足以炳耀乎國史而砥礪乎人臣矣夫殺身報國曰忠德美才秀曰文按諸二法允稱所褒請以忠文謚之太常博士張翥撰

李黼傳

李黼字子威河南潁州人也高祖俊曾祖成祖榮世居廣平之雞澤金亡徙汴父守中仕至歸德知府以工部尚書致仕黼年十八受經於國子祭酒尚野尤邃易學延祐七年以朝官子補國子生中泰定丁卯科第一名授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至順二年除河南行省檢校官後至元二年入為禮部主事四年拜監察御史首言太廟宜復四祭擇省臣一員領國子學宗戚諸王族屬遠邇無文可稽宜如前代之制為譜牒又言宜優經筵進講之禮蒞事兩月竟以不合罷去至正二年除江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以父憂未赴再授國子監丞轉宣文閣監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九年除秘書太監遷禮部侍郎制命及集賢翰林詳定諸陳言封事等為六書刊定多采用焉十年除江州路總管始至明約束通鈔法理冤獄簡詞訟寬租賦逮矜寡至於館傳舟車堤防道路靡不脩舉期月而政成十一年五月盜起淮蔡所至焚掠城邑有司不能制禦數月之間衆至數萬江淮繹騷江州西界湖廣東連江浙為一省藩蔽時太平日久城中無兵同列皆推懼人無固志黼諭之曰賊一時烏合勢豈能久且大軍將至何遽至此設有不幸亦當與此城俱沒遂完城浚塹伐木立柵出府庫兵不足者補之料丁壯分布城上又沿江水陸津要州縣城邑仍譏察往來出入已而賊報日急乃籍鄉村工匠悉入城中出傀儡木游於城外集居民什伍之使相司察以防姦細八月賊焚蘄城蘄水行省調兵千二百人來援九月賊陷蘄州路增兵備馬頭渡及城內諸門仍揭榜求言募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人之大節近自五月以來兩淮盜起延蔓蘄黃雖有大江限隔不可不為之備黼以不才叨守是郡恒懼不職不能救此大難誠望賢士大夫及郡中耆宿豪傑凡與我同休戚者思共濟於艱難又以書檄江西行省曰善禦患者必先事而防危不後時而失機邇者妖賊倡亂侵軼江淮已蒙行省出師分守要害切惟本路瀕臨大江為省藩屏城郭大廢甲兵數少對江北岸俱係蘄州安慶之境今賊出沒鄰邑有警理宜救援黼以職守不得越境行省宜勅所屬及移文湖廣河南二省各揀精銳會合鎮南王軍馬直抵蘄黃併力勦捕盡稚使賊不敢南窺又與北來大軍犄角夾

攻賊必殄殲昔吳夾濡須為塢魏人不敢南窺江表此明驗也況今天下一家蕞爾犬羊豈敢與國家抗衡正當不拘文墨便宜區處以制未然且我得單江北是全有大江之險也若專備江南賊居上流萬一透漏必至事變雖悔何及行省以為迂不聽十一月行省平章禿堅里不花分省江州黼又獻策曰先人有奪人之志兵家之至計也大兵宜乘鋒銳直抵江北不可坐失事機不花氣沮惟以把截為辭黼嘆曰巧遲不如拙速今師老將怯妄分彼我擁兵自衛事機一失寧可復乎吾惟盡職有死而已十二年正月行省右丞孛羅帖木兒別統一軍進討淮西駐兵江上留半月不進十四日賊陷武昌藩王省臣及官民舟楫蔽江而下運官亦載茶賊而去十九日平章右丞及府察共議棄遁黼知其意即抗言責之曰二公重臣方鎮所倚總兵駐此坐糜廩餼三閱月矣今賊至不擊顧先竄避民何賴焉二人不領徑去府中為空黼又慮郡縣忠少及村野小民相扇屏動復出榜諭以國家深仁厚澤涵濡數世爾民不宜望風草靡與賊同惡辭旨激厲莫不感奮闔境聳然是日賊騎入境有黃梅縣主簿探帖木兒獻策願奮力擊賊於是募丁壯四五千人與以迎敵倉卒無號乃命人墨其面出城二十里許遇賊交鋒戰酣黼及主簿實勇齊奮大呼陷陣賊大

嶺潰。衆勝追奔六十餘里。直抵瑞昌。斬獲無筭。又虜賊舟東下。於城北水底。預植長木。自鐵椎木杪。逆刺賊舟。賊果衆舟遇木皆壞。且不能動。郡兵因而擊之。擠入水者什七八。捷至行省。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綺二端。咨保逐授江西行省叅知事。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憲司亦遣使勞以措幣。黼悉貯公帑。以備犒軍。南臺遣使以聞。擢江西行省叅知政事。依前兼江州路總管。是時分省大臣。及諸將棄師遠遁。西至荆湖。東際九江。數千里內。賊出入跳踉。無一人執戈敢嬰其鋒者。黼以孤旅斬馘扶傷。無一日不戰。賊衆生兵日增。外援益絶。二月六日。不花迫風紀議。俾出兵駐三山。索軍餉五伯石。黼以措幣應之。而又索米一千五百石。黼諫之曰。公之兵不過三千。而需米千五百石。人日食米一升五合。可支三十餘日。今賊已迫。待公兵至。已爲魚肉矣。宜急保城。併力殺賊。不可緩也。九日癸未。萬戶普賢奴兵敗。不花遂走入城。閣理間章完者萬戶普賢奴劉超守三山。十日甲申。府吏謝瓚送粮自三山。廻報理間等遇賊皆敗不知所向。至夜一鼓。有軍士一人。自賊中逃還。云賊宿太平宮。明日約來攻城。黼聞之。焚香端笏坐。戰不利。坐守待臨之上。六默然良久曰。死守無疑矣。十一日乙酉。黼晨會不花曰。事勢至此。計將安出。不花茫然無應。黼

曰。我昔之言。不幸而驗。至計不從。致有今日。死守死戰。決在今日。吾曹亦何足恤。但惜一郡生靈陷函逆耳。不花徐曰。我守北門。黼奮袂起曰。我臨陣殺賊。平章守戰與否。於我何與耶。即率卒登城。賊衆萬餘。已至甘棠湖火西門廬舍。黼趍南門。厲衆禦賊。發火鎗箭。賊多中傷。不花已由北門先遁。萬戶佛保亦率親兵逸去。黼病不騎。肩輿督戰。居民知城必破。泣請突圍以出。黼拒却之。戰愈力。日午賊轉攻東門益急。黼趍東門。士卒見主將逃遁。官軍棄甲。皆相視惟懷。銳氣銷沮。城遂陷。黼罵賊曰。汝等紅巾強寇。國家何負汝等。敢爾背叛。我恨不能盡殺汝等。汝勿殺民。速殺我。遂與其姪秉昭遇害。明日居民相率取黼骸。斂而葬之。先是武昌失守。賊兵東下。黼謂其子秉方曰。我爲國守臣。分當死守。汝奉汝母避賊。以存吾後。秉方不肯。黼作色曰。汝不尊父命。是不孝也。秉昭亦謂之曰。叔父止汝一息。死欲何求。我已失怙恃。尚有諸兄在。叔父恩同罔極。危難之際。我當共之。汝去。叔父無後顧憂。且父命不可違也。秉方不得已。遂泣而別。後朝廷錫命至。黼死已逾月矣。壽五十五。後贈攄忠秉義効節功臣資德大夫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隴西郡公。謚忠文。至治初。予來京師始識黼於前進士王霖家。年方二十餘。白晳而寡髯。英邁俊爽。出語不凡。

予雖甚敬之。後爲助教。黼已爲上舍生。循循雅飭。動必如禮。朋友有失。必直告無隱。與兄藻皆以文名。人謂之二李。在圍城中。每慷慨作詩遇意。使有人南來得其詩云。彌勤何神愆禍胎。羅罹賊子扇氛埃。烟鎖郡邑生靈苦。血染淮河鬼物哀。人世百年罹此厄。天戈十萬幾時來。石田亦有連城璧。可惜同歸一炬灰。讀者悲之。昆弟五人。兄冕先死紅巾之難。贈潁州判官。秉昭。其子也。藻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第嚮應奉翰林。燴未仕。妻傅氏。封隴西郡夫人。男一秉方。國子積分生。龍慶州學正。今襲父職。授亞中大夫同知永平屯田總管府事。女一在室。　論曰。古今言治者。政與教而已。然知本末先後之序者寡矣。三綱五常。人之大倫。人倫既明。國不待立政而自治也。斯言也。不知者又豈不以爲迂乎。我國家以淳厖渾厚之德而有天下。其始也。風氣未開。政教未立。世祖皇帝初立國學。首取國人而教之。於是人始知學。仁宗皇帝肇設科舉。乃以經術取士。然率土之廣。三年之中。所得恒不滿百。中間雖有一二能展其用者。亦不過爲衆人之巨擘。是固不能已迂者之論也。迨夫雪霜並擊。草木俱萎。乃有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張桓首挈妻子碎於賊手。繼而台州路總管泰不花。亦見殺於賊。淮南叅政趙璉。高郵知府李齊。俱死泰州之難。而黼之事。尤爲壯烈。繼

黼而盡其職者。又可僂數。至是而不迂之論始定。嗟乎。使今之爲國爲民者。皆能舍生取義。如若人者。又何患盜之不弭。政之不治也哉。翰林丞旨李好文撰。

國子生李秉昭傳

李秉昭。字元晉。潁州人也。祖守中。歸德知府。以工部尚書致仕。有名于時。叔父黼。進士及第。仕至江西行省叅政依前兼江州路總管。官死於賊。其傳在國史。秉昭自兒時已不群。長尤介特。嘗讀書潁之歐蘇書院。距家不滿三里。飲食皆於家取給。忽大雨連日。家人偶忘供饌。秉昭顧囊中。止餘斗穀。遂煑而食之。讀書不少輟。不歸其家。其立志勤苦如此。補國子生。及黼出守江州。遂從行。公務家政。叱贊居多。衆稱爲李氏佳子弟。至正十一年。紅巾賊起潁亳。秉昭之父冕時在潁久不通音問。心私憂之。以黼旁侍無人。未忍言歸省。會黼之子秉方來自京師。即日請行。自漢陽渡江取道。棄詐徒步賊間。晝伏宵行。瀕於死者累矣。將達汝寧。而賊黨充斥不可前。復還江州。始聞冕亦死於賊。旦暮號慟幾至殞絶。明年正月。賊陷武昌。將東下。其勢張甚。居人四出逃潰。黼召秉方秉昭諭之曰。吾守此土。必死。不以生負國家。汝輩當奉母北走以避之。苟令吾鬼不餒。吾復奚恨。秉方泣以不忍離膝下獨生存。促秉昭使去。秉昭曰。叔年老。唯兄一人。儻不幸併命賊手。不亦酷乎。我已失怙恃。幸上有

三兄以纘先業，我雖萬死所甘心焉，我不忍以叔之厚德而絕其後也。兄去在所不辭，相讓至累日卒不去。二月賊抵城下，將帥皆先遁，賊攻東門急，秉昭從觀出與賊戰，衆寡不敵，城遂陷，秉昭尚手殺賊，憤罵不絕聲，力屈被執，與觀同死，時年二十九。　李國鳳曰：自紅巾竊發，士大夫不幸死於難者多矣，其光明俊偉，若與張御史桓、彭僉事敬叔，雖童兒婦人皆知其為烈焉。若秉昭身不沾一命，與其父先後以義死，何世人未盡知邪，豈以其名微位卑歟。嗟夫，觀其兄弟相讓之言，當顛沛之際，而情懇至，忠愛究然，吾三復為之流涕云。翰林應奉李國鳳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八　十八陽

江（九江府十）

祠祀

江州志：易於革澳，昔稱王儉有廟，傳曰：祭祀者人心之所自盡也，可以合天下之散焉。夫人有背欺一世而不敢欺幽冥，有以形迹為難信，而反信於無朕者，聖人以為天理未泯也，故借祠祀以感發之，非謂神有禍福之權可徼得而避禍也。代德下衰，恒於死生之變而惜於憂患之故，謂無妄之福可以祈得，於是植叢房，崇鬼位，黠者承之以為姦，愚者惑而莫解，上之人又從而煽之，孰知祠之本旨哉。夫老氏所宗，皆務希夷列之裒，本導人以背愆改行，浮屠氏學先戒定，不專福田利益，祠廟本以秩山川之望，興雲雨澤萬物，祀先哲勵德之在人而能禦大災大患，是豈行胥臆而徇所謂哉。江州未能無荊揚機鬼之俗，然郡縣所崇皆祀典，康廬率老佛之祠而淫祀少衰焉，關民民心，使不外訹，特在賢師帥與鄉先生之教耳，予故類列之，若宮觀，若寺院，若庵巖，若神廟，若祠堂，總曰祠祀志。

宮觀

康廬靈秀，天真所陟降，羽人所棲歸，自山南屬南康，而觀類半隸之，其存者多古迹焉。

德化縣（在城）　天慶觀　在薛家坡，本唐紫極宮，（開元二十年建）有太清殿，玄元皇帝像，銅鑄，明皇御容侍。（唐譜系出老子，故遣之。前志載，書毀像鑄錢，重不可升而大作，逆還故處。）　本朝祥符三年，詔作聖祖殿，（時詔諸州置天慶觀，許改州舊宮觀，故江州以紫極應焉。）五年改今額，（天禧中方士王中正齎金藏，鑄寶牌分賜。）觀有李太白感秋詩，（何處聞秋聲，蕭蕭北牖竹。回薄萬古心，覽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白雲南山來，就我簷下宿。懶從唐生決，羞訪季主卜。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野情轉消散，世道有翻覆。陶令歸去來，田家酒應熟。）　蘇東坡黃山谷和。（道士卓史對太白詩，既有道術數篇，種草蔴玉芝，見知於東坡。坡元豐七年再至，對此亡矣，其徒明洞微，以對太白詩，故追和。崇寧初，山谷繼和，且序云：欲崇飾宮觀，規摹遠甚，俗緣淡薄，不能成就，及至洞微宮歟，業成使齋曲房，松竹蕭齋，軒窗開塞，置冬暄夏，皆應適物者也。人謂文多舊，坡公所以每至，則留連歟。三詩世稱鼎足三也。）又有秋聲玉芝龜殻三軒，山谷皆賦，後

立三賢祠　題詠東坡和　寄卧虛敞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人心。欲歎不可掬。泳光猶詠歎。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戀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寄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弈碁。變化不可覆。惟應玉芝老。得得蠟糉熟。　山谷和　不見兩謫仙。長懷倚脩竹。行遶紫極宮。明珠得盈掬。平生人欲殺。耿介受命獨。往者如可作。抱被來同宿。砥柱閱頹波。不疑更何卜。但觀草木秋。葉落根自復。我病二十年。大斗久不覆。因之酌蘇李。蟹肥社醪熟。　樵令惠和　余年四十九。謫居盆城竹。悠然望匡廬。秀色良可掬。緬思二先生。風流昔所獨。紫極感秋吟。北戀和月宿。茲余遂一果。契合若龜卜。行年適相同。妙語難再復。杖屨巢縣低。陳迹猶可覆懷人夜不歎。躬欸清醞熟。　易祓和　我無適俗韻。濫刺江城竹。唯有兩山雲。對之若可掬。秋堂風露清。豈不念爲獨。行年四十九。亦復此栖宿。二子亦有與。並期定前卜。泛觀宇宙閒。物剝繼以復。消息固常然。天地非反覆。婦莫白傒言。新醅已清熟。　三軒　山谷詩。秋聲　避居堂閒雨齋。情與無情並時作。是聲皆是根塵來。更莫尋聲問雨部。　瓊芝　（華仙在時養瓊芝深根固蒂活人命。僮僮來此問何事。但吾衆是屋樂鏡。）　龜殼　紫極宮中三百檻。道人獨識一椰屋。閑軒納息星月明。時有白雲來伴宿。

易祓和　一枝自足鷦鷯巢。一居猶勝蝸牛屋。道人身外本無求。况有龜軒可棲宿。　支牀納息三百年。也勝劉鵬黃金屋。問子多智亦多窮。何如運甓安巢宿。千歲蟾蜍猶得仙。百年枸杞足延命。也須點鐵自成金。來信磨磚能作鏡。　樵令惠　回頭四十九年非。又向盆城把一麾。蘇子北窗明月夜。謫仙紫極感秋時。來遊偶與二賢躅。欲識雕餘五字詩。前輩風流淪落盡。何人爲種玉田芝。　開元觀　在赤土坡。本晉索眞君宅。後爲招隱觀。至唐改今額。有眞君井。（有記在第宅類）銅鑄明皇御容。（開元二十六年鑄。）　諸鄉　太平興國宮。在聖治峯下。本唐九天使者廟。（開元十九年建。初明皇以二月望半夜寢元符殿。夢羽衛從空有神朱衣冠帶來自而下。曰。我九天使者。被帝命按九天九地生靈罪福。欲於廬山西北置下宮。後五百年福及生靈。自有基址材植。但須功力爾。詰旦。御含元殿以謂羣臣無信者。俄神降殿庭。乘青龍。半緣雲梯足。有金童玉女靈官五伯九江十二溪神從之。帝拜神左手約之。帝命吳道子走筆寫圖。須臾不見。乃敕內侍張奉國。道士張平公同江州刺史獨孤禎。潯陽令魏昌備奉詣山西北。果有天成基址。巨材數千。皆有水痕。一夕隨浪擁至。隨用隨足。或云北九江王所據作宮殿。洗之盆浦者也。西廊架樑伏欄之上。澎湃之聲聞于地外而不費神光燭夜。工役忘倦。旬日告成。有夢吾之者。曰。猶皇升絳廟北皆有。訪之果獲。）前殿額。明皇御篆。（非篆。）像設皆內降畫本。殿壁繪眞人二十有四。（道子親筆。精神綽攔。骨相奇古。）殿前鼎峙三閣。（左景陽右禾陵。中祠三清。）後殿祠北辰衆星。右廡藏室。及祀直事神。（先降而宣神旨者）左祀張靈官。（徐鉉記。）南唐名通玄府。（昇元元年。）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初賜觀額。景德二年重修。（有周起碑。）元豐進號應元保運眞君。并錫御書殿榜。泥金仙衣。（詔曰。運妙用於太虛。高極於九霄。遠際於八表。廻遊上下。傳觀廣察。是惟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蓋天之貴神。與世爲福。然隆名徽稱。歷代置而不講。豈非所以答神明之意。可進號九天採訪使者應元保運眞君。庶幾導珠祥。獲嘉氣。以蒙覆生靈。先是道主陶智仙治地。得五色金破之有銅錢一文。曰唐元保運。及詔下。徽稱與錢文符。祠官焦本以錢并敕使傳維歸奏。且記之。）　政和中敕王黼（維政和五年。歲次乙未六月己亥朔。四日壬寅。皇帝臣某謹百拜言曰。大道無形。因寓而強名。至神不測。即事以表功。惟皇上帝。陰隲下民。爰命貴神。寫茲率土。九天採訪應元保運眞君。運妙用超人群。出入有無。廻遊上下。博觀廣察。周行而不殆。福善禍淫。應物而不藏。在昔神考。嚴恭寅畏。明德恤祀。常用居歆。百神受職。茯禧

丕顯。肇進徽稱。謂其顯仁利用。兆於有形之始。故曰應元。錫羡降康。是衍無疆之休。故曰保運。敕書屬榜。金璧燦然。霞衣絳幢。金碧煇煌。而典冊未備。屬在後人。肆惟菲德。紹休聖緒。惟大道是興。惟前烈是承。蹐蹐景鑠。刊鏤嘉玉。具舉縟禮。纘述先志。伏惟精誠所觸。符應昭答。手拈妙緒。肩受多福。相我有邦。億萬斯年。惟時報祀。其永無斁。）　宣和七年升宮。御書宮額以賜。中使奉璽。有靈蛇護舟。水獸迎導。儀眞順風。七日而達。淳祐加號妙化。每歲春秋必祭。三歲郊禮成。則謝。凡兵荒之事必禱。（與國勑每二月八月望各致祭。三年郊畢。降御名青詞表以爲定式。異矣。元年冬。賊張遇圍江州。州人望山號呼。忽覩旌旗騎從現雲表。圓光中有眞猶如東龍馬。萬目齊睹。須臾大雪。賊不能寇。屢救獲甚衆。賊遁去。守陳孝文焦謝詞云。遣以雄飄猖狂。允從暴横。水陸並進。欲竊據於江城。矢石交攻。將盡屠於生靈。望琳宮而請命。瞻丹佩以祈哀。感現旌幢。氣成龍馬。祥雲四合。知神將之擭持。大雪連朝。覺飛鋒之潛挫。　唐文若題。乾道改元十月。被旨躬致御香。禱于九天採訪眞祠。祈體事也。是歲鄰敵通和。三邊靖謐。明靈之應如響。領執事其敢不敬。　韓鼓題　吳曦遣偽將祿禧犯夔門。本路帥臣介解付之。二月二十四日泊萬州。客有趙淳者善降神。爲介卜去就。忽

大書云。吳曦世受國恩。敢謀僭叛。陷蜀左祉。九天使者奏其事。上帝震怒。敕滅其族。事不出三月。介懼而紙之。三月初十至忠州。遣露布。曦果以二月二十九日誅。介聚客析觀。驚嘆。爲去興州二百餘里。神之降。先曦死五日。異哉。宮有閣奉御書（太宗至仁宗凡三十七十四軸）。閣下列青龍白虎東兩廡。繪靈官五百（待詔悦手）。門扁紫元景曜之門（事見劉忠本傳）。宮之明皇殿。及金銅真君像。皆唐遺也。宮左爲道院。希微堂。有周茂叔詩（題在順之道院壁。一日復一日。一杯復一杯。青山無限好。俗客不曾來。此事已如此。本顏實在我等語。地上客屢亂。竟誰催）。次披墨堂。墨泉。皆呂仙迹（詩在胡洞微傳）。天籟堂。有東坡畫壁。洪芻跋（東坡先生嘗作枯木怪石於天籟堂壁間。有力者負之而走矣。獨留其影於孫玉坊。李氏因刻之琬琰。靖康元年六月癸丑。豫章洪芻書）。老圃堂。有山谷紀遊（黃庭堅自江西來。會王章朱貢道士湯居善周隱己於此堂。觀四山急雨。草木皆成聲。崇寧元年五月甲子。坑發來林）。餘聽雨寒碧等軒。留雲冷翠等閣。皆名迹焉。　記述（唐李沁廟碑）云云。開元十九年八月二十有一日降旨。廬山使者廟。宜准五岳真君廟例。抽德行道士五人供養。遣內供奉。將使者真圖建立廟祀。云云。道祕靈異。神幽福應。三景運精。五岳張靈。其中有物。厥妙無形。理則恍恍。功惟泰寧。於赫皇極。昭敝亭遊。唐禮玄珠。祥丕大寶。蒼根集觀。紫雲宗道。致享百神。採圖五岳。乃睠崇岳。蔚靈之秘。三象渟精。十華仙使。感滿雲雨。神存天地。法象昭凝。真圖炳耀。章明德之嘉運。降幽祠之寵章。屋仙儀之肅肅。肆瑞彩之煌煌。煥琳宮之文線。轉琪樹之表光。耀輝兮翼翼。玉釜兮調香。擷五芝於瑞嶠。搴八桂於飛梁。龍吟鳳舞。天路長青。雲衣兮白蜺裳。節空歌於瑤磬。緣羽旆於瓊漿。實款兮福穹。縹渺兮神仙。率匡水之布流。睨煙爐之綺色。動鶴語於千載。肅鸞裝兮一息。峙河真母。將易遠。碧海仙姑。森難測。恭至道於三五。奉休符兮萬億。紀真石於名山。壯洪規於帝力。　潘觀使者徽祥記　云云。開元神武皇帝肅圖馭曆。出震承天。陽春涵惠澤之滋。玄古興匪常之瑞。云云。建茲祠宇。厥端駢臻。置立已來。靈應有五。一也。山連水阻。運木艱艱。不雨不風。水忽漾漲。汀州泛濫。吹樹近山。計木繞壁。水便復舊。江人稱異。老少咸嗟。其二也。廟地形勝。林芳渊清。野竹徽林。則連崗距谷。丹粉雜色。則充出産生。私訪者。失路迷津。緣廟者。往求必獲。其三也。謝土之際。風雲久暗。焚香有告。殿廟之間。雲收風歇。野光火色。晝耀山林。騰煥數刻。明朗如晝。其四也。彭蠡險湊之處。三縣水陸皆經。時有數百人求渡。云我今往廬山謁使者廟。汝載我渡。當酬汝直。自轍經宿。咸成紙錢。其五也。使者騎從。剋削馭人。或沉或木

忽有數艘。漾汗像霧。凡此五事。前世罕聞。良以聖德潛通。遂使休祥洪著。云云。　徐鉉張靈官記。　開元中。詔置九天使者廟于廬山。其靈威執。埤由斯教。惠門左右。圖五百靈官之像焉。天祐初。江西連帥南平王鍾公。遣道士沈太虚。設醮於廟。太虚無寐。恍然若夢見圖像一人。前揖太虚曰。予張懷武也。嘗爲軍將。微有陰功及物。帝命爲靈官。既寤。訪懷武之名。無能知者。歸以語道士沈彬。彬後二十年遊醴陵。邑令陸生客之。方食。有軍吏許某後至。語及張懷武。彬因問之。許曰。懷武者。蔡之裨將。某之表兄也。唐甲辰年大飢。閭豫章獨穩。即與一他將各帥其屬。奔馬嚴輿路。兩軍斷不相容。屯至武昌。寨隊大鬨。剋日將決戰。懼之不可。懷武乃携劍上戍樓去梯。謂其徒曰。吾與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圖。直欲往命爾。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戰。凡兩軍所以爭者。以有懷武故也。今我與汝等死。兩軍爲一。無規難矣。遂自刎於是。士衆皆慟哭。乃相與和親。洎及豫章。無逃亡者。許但憶其務。恳不知靈官之事。沈君常以此語人。鉉豫聞斯論。辛卯歲。虔從南章。獲謁祠宫。道正重處明出沈君所述傳。求潤色焉。鉉。古之君子。體至公。緣爲味。虛心存識。事至而應。道苟行矣。何必在己。物既濟焉。何必享利。故有歸全以爲孝。殺身以成仁。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非清真之氣不能衛其義。非靈仙之位不足寧其神。昭報動乎上。肸蠁應乎下。然則天之愛民甚矣。皆爾百代高山仰之。　洪芻奉安玉册記。　今上淑天下之十六年。以意承考。以道交神。而神祇祖考安樂之。式瞻四方。靡神不宗。乃舉典禮。惟應元保運真君。陟降左右。若稽神考。肇進鴻號。而典册未備。適追繼承。其在我後之人。乃命有司備禮册命焉。遣內侍省黃宗奉玉册以至。書文有皇帝名。且曰謹再拜言。其恭加是。守土之臣。興縣令祠官。既建篤道。惟謹厥册。刻以嘉玉。貫以金縢。藉以文錦。外匣下承。彤髹黝飾。光彩炳耀。不可名狀。雅獨之流。歡呼鼓舞。動色相趨。既而奉安於别殿之閣。以尊之。後一年。而祠吏臣芻。實來奉香火。黃冠羽衣。無慮二百輩。進曰。主上原道德之意。實奉明神。肆備闕典。禮重文蔚。而樂石不刊。無以躋王靈。示來世。非老於文學者。其誰宜爲。臣芻曰。道士言是。謹錄異記。唐開元十九年。明皇帝夢神人朱衣金冠。乘車而下。曰。我九天採訪使者也。當館我於廬山。明日又降於庭。命吳道子寫狀。遣內供奉持其圖建祠廟於山之陰。明皇親篆殿額以揚其文曰九天使者之殿。而無採訪之稱。其樣圖在也。建廟之初。祥異甚夥。事見李沁、潘觀、張景、陳齊、俞等記。故世謂使者之說。廬山之祠。皆唐始也。臣芻考之不然。按五嶽真形圖曰。五嶽皆

有佐命之山。嵩岱常華以少室。武當羅浮栝蒼地肺女。九河蓬萊猶爲佐命分治。四嶽惟衡山孤峙而無輔。故黄帝省方。南至于江。請命上帝。乃建潛霍二山爲南嶽儲君。又拜青城爲丈人。廬山爲使者。則使者之名尚矣。其形幽難興於中古。然歷代祖襲。來晉之世。解而成書。不可誣也。開元中。用天台司馬子微言。勅五嶽各立真君祠。其說蓋出於真形圖。而開元詔書青城丈人。廬山使者。廟選道士奉香火。視五嶽真君祠。則知使者之神。蓋德縣之高真。視岳之貢輔。云云。至南唐改號通元府。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始以改元賜今名焉。

趙孝鴻雲堂記　天下大官觀爲國優老待賢之地。二在江西。王隆太平吳也。其營建。皆出特旨規制。時有不同。至於山川之勝。俯瞰古今則廬山爲盛。高人勝士以不到爲恥。而太平居之。然宮廣且遠。今優百年。公界私寮。罔有不備。惟雲堂獨無。其所以棲待四方往來之意。識者深咎其不廣也。紹定戊子。云云是舉觀遠。闢齋室之側以宿雲來之侶位置規畫。既雄且便。雖惰遊廣覽之士。亦稱吾之予以所學不入。時埤役開。且二十年不以盛暑祈寒。多在山下。志其留滯。獨樂於斯有年。大風澄靜。四氣姿清。千峯萬巘。擁衛宮宇。樓殿隱顯於畫幽穹林之表。地發美光。上爲昭回覽之外。適內融有遺塵馭空之與。回視塵虛。何啻三十

萬里也。棲身勝境。靈襟氷淨。況乎侍斋庭之燈火。真靈不遠咫尺。有得於身。則長生久視。形神俱妙。登遐太清。推以及物。則雲施稱民。秘祝景命方天之休。豈於鳥引熊經。方伎吐納。不足道也矣。大抵老子之道大。澤物之仁亦大。其用力省而見功倍。後世謏聞淺知之士。見其土苴仁義禮樂。牽然多輕議之。是仁民愛物之本。深反經合道之不遠者。猶龍之歎。是孔子之言。人特未易諭爾。時天下大溺也。苟能載以清淨。体乎天德。書損文致。一尚質樸。新民庶幾其有生也。風可以清。弊可以絶也。家給人足。大盗自已。兵革可以不用也。然非有志念。可論此哉。蓋嘗聞之。天下多事。則萬某間多異人。意者逃情雲上。騎寓青牲王公。如北上老。蓋公之流乎。此皆遯方之外者。安知公輩不有時來此堂中乎。吾今安得而見之。

題詠

范準　飛泉噴薄走虹蜺。遠岫崢嶸插玉圭。石有桃花鎮閑落。遊人處認武林溪。　時考　琳碧嵯峨閟宮。九天元在一壺中。龍虚殿陞晴生霧。虎踞車鑾夜嘯風。徽號玉光騰北斗。寶衣金色振元豐。太平基業書千禩。長仰真靈輔翊功。　張漢考　神仙所居真福地。常遣仙官下人世。開元聖主夢潛通。九天使者何靈異。鋒鍔覺旌射紫霄。風吹仙袂還飄飄。群官丹拜所共覩。至今傳聞時未遠。眼前不見異生事。劫火俱焚餘故壁。當時壯麗爲一空。每對荆榛頻歎息。誰人再造成奇功。巍巍寶殿尤嵯峨。我來祈禱不爲己。普見黎象并平中。　郭祥正　下馬躋攀筇處最極幽貴。騰身孫峰頂。縱目浮雲上。岩岩洞天路。藹藹靈氣王。古木藏春谷。飛泉落天燄。壇心影虹貫。鬢腳仙飆颺。人寰香何處。仕路險已忘。高歌樂逍遥。撫掌遺得喪。長生豈無術。靜理聊自放。咄嗟胡爲哉。故爲卜長往。　李燮　香爐峯下宅天官。三界方知可往還。白石眼前分世路。紫雲頭上接天壇。滄溟靈隱毫芒內。億劫皆歸瞬息間。便得心源到真境。凌虛鸞鶴會躋攀。　傅琳叟　仙家樓閣鎖清芬。倦客停驂日欲曛。重得使如陶靖節。拂衣來此看孤雲。　熊本　稱訪威神御九霄。當年金殿耕仙飈。祥開國系雄前世。福庇生靈自我朝。聖主褒書光日月。清都顯號上瓊瑤。應元保運昌炎曆。億萬斯年玉燭調。餘見本傳　王十朋　此來端不爲行春。欲向廬山訪隱淪。聖主如容食祠祿。願爲主管太平人。　九天使者號真王。聖治峰前古道場。五百年間聖君出。太平治效過明皇。　宋德之　殷勤此到幾時還。結足應須岩洞間。半歲在家貧亦好。何人似我老來閑。　九天使者邀歸艇。五嶽丈人分半山。已是南回行脚了。歸休穩坐聽潺湲。　楊長孺　聖治峯前白玉壇。紫元洞裏翠環山。殿堂飛出雲煙上。院落分居水石間。

御風驂鸞長戲劇。餐霞飲露足清閑。何時坑盡塵埃骨。擬立仙宮第一班。　王阮　月闕嵯峨不可攀。逆分絳節下人間。起元立道幾千載。擇深棲神第一山。甘雨隨時豐綠野。真風與世養朱顔。山前老叟非仙骨。悵望來崖蘇篆班。　岳珂　聖治峯前松檜寒。昔遊重此解歸鞍。看身象石無心客。主掌霞山正顯官。老去隱居居紫府。新來難壓壓黄冠。門來曾有劉仙洞。剩辭勞節試和看。　吳潛　探訪真人坐玉虚。世間瀛善不能延。祇今赤子干戈裏。此事還應斷斷無。

聽雨　陳邕　急雨翻九河。疾風鼓萬竅。呼童閉何聲。逆聊泉一派。琳宮棲真遊。幽邃異人界。松檜森羽旄。見者下馬拜。此泉雲鄉來。下洗濁世隘。鑿空極清泠。激石出澎湃。噴洞奏金石。甘香當沆瀣。況當梅霖餘。倍增勢事故。春從山南歸。屋耳一可怪。三峽怒雷吼。更布銀河挂。誰能轉此路。空醒亦堪快。夜闌倚無人。夢到嚴陵瀨。　吳潛　聽雨軒中嘴睡眠。世間無味得能甜。朱陵境轉華胥國。取數今朝太不廉。

寒碧　李彭　碧澗寒侵室。幽雲低度嶺。看來山入坐。怪底雨鳴擲。

留雲　郭祥正　留雲閣在青山半。留住白雲雲不斷。雲本無心安可留。自是人心要雲伴。　何致　隱約山光到戶簾。疎竹影侵窓畫靜。幾聲啼鳥。夜深一枕寒江。　吳潛　一派霜泉漱石頭。萬竿脩竹助清幽。

閑來便覺吾忘我，身與春雲一樣浮。　冷翠　郭祥正　木陰陰兮水潺潺，冷氣逼人襟袖寒。神清似到紫玉府，月明如見金闕干，姮娥為送桂花酒。此境不愿世人有，劉仙居第生綠猗。戶開戶閉空擡頭。　晏潛　千峯萬峯看仙宮，古木喬松亂草中。風雨煙雲無限景，從今不信畫圖工。

廣福觀　本漢盧君斥續館，舊在虎溪。道士實善翔作記：先生姓避太祖廟諱，名續，字子孝。生楚越間，師柱史老聃，洞希夷之妙。周武王時，結茅南障山，寶練清修，寡交游。有一少年水縱旋，冠韋甫，風貌異常，每訪談神仙事。先生異之，延遇益厚。一日詰之曰：熟於風猷有日矣，頗聞姓氏及所居。少年曰：姓劉，名越，居前山之左。先生翁不棄，解賜幸布垂訪。如見一石高三尺許，扣之當奉迎來爇。先生至前山，果見石，如其言扣之。石忽開若雙扉。一丫鬟迎先生入，見丹霞繚繞，彩鳳翱翔。擭有二青衣，執降節前導，臺榭青蓋，金碧掩映，珍禽奇獸，名花異木，不可名狀。劉君頂黑玉冠，朱紱劍珮，迎先生升堂而坐，曰：太上仰越居此，保護學仙之子。而潛賛其不違。先生陰功幾滿，他日將居此，期不晚矣。飲以玉酒三酌，餽延齡湯一杯。先生告別去，又顧其所，惟一石而已。周定王聞柱史在晉神仙可得知乎，對曰：東嶽有長倫，南嶽有庄績，西嶽有尹壽，北嶽有皇人，中嶽有古先生，即

余是也。由是累有命召，皆辭不就。至威烈王復召，嘯先生已被上帝詔，白日登仙。將使話所隱空觀晴盧，因奏請以南障山為晴盧山，復以先生姓呼為廬山。先生登真之後，帝命司吳楚水旱，復以降魔印，俾統攝嶽部。遇令毀神天，不忠孝君親者罰之。乃請印行疾令人呼為和瘟先生。疫者禱之即愈。漢武帝元封五年，南巡祠名山至此，問何神主之。劉歆奏庄績得道于此。帝因謚為南極大明公，而立祠虎溪上。晉末，廬門僧慧遠至祠下，愛其勝絶，謁太守桓伊，寓言曰：昨夢先生，捨祠割壽。伊以為然，遂遷祠山口，而創東林寺。且塑先生像為土地神。慧遠死，其徒復以像侍遠側。而舊洪仙傳遺而不傳，延祚張景詩云：慧遠經渠憑偽夢，舊洪珠母失真仙。正謂此也。天寶初，明皇命使致齋，尊為仙翁。土民水旱，禱之皆應。南唐保大中，補國周宗再加興建，參撥劉建莊以充齋膳。本朝移遷江州，謁祠賦二詩。逆遷像出遠室。　漢謚南極大明公，始有祠，晉以其地建東林寺。祠遷谷口，唐遣使致齋，秩為仙廟。（當封淨明真人）南唐保大中重修。本朝治平中，賜額壽聖觀。紹興末改今額。（避德壽尊稱）開禧三年，摩新觀宇。（湖守源）記。鄉人嚴事，謂盧君司吳楚水旱疾疫之柄焉。

記詠　陳元裕秋記　先生德逾河上，跡高埒里，絕三三之道，隆得一之靈。司水旱，則射祿感格。祈請則沙野以旱，功上昔而無害，民于今而愛戴。宜乎先天合契，興物玄觀。豈徒然哉。厥後歲華綿歷，像宇傾欹。境政莫究其靈蹤。興衛良知乎有待，不有據廢，于何鼎新。云云。歲在庚子，再元之二載也。相國汝南公，功崇從龍，謀明賈鼎，斡中樞而權雙節，往南服而臨九江。乃廣啟奏，重飾廢祠。云云。　孫遷詩并序　慧遠記夢遷先生祠，結蓮社侶，徒始善先生有力焉。乃有廬僧於十八賢傳後，烈先生傳，甚不經。又令本憶呪，享血食為土地神。塑像遠側，遠有靈安乎。故為詩曰：　先生產茲嶽，於已三千年。玄巖蹤厥迹，紫實為上仙。玉卿弁芝蓋，軿節導雲軒。遠公寄甲子，相去甚太懸。詭遣晉不綱，四海交烽煙。獨為高尚士，遁勝來林泉。繫我神仙力，助役開金田。僧中愚昧徒，經史都惛然。設使先生像，侍立遠公前，遠公有明識，非理應不然。云云。　張景　慧遠經渠憑偽夢，舊洪珠母失真仙。若無靈廟名應泯，賴有神仙興姓傳。

大中祥符觀　在蓮花峯。本漢仙人董奉館。唐建太乙宮。天寶初，復遷石獅橋。南唐復建太乙真人殿。（保大十二年）本朝錫今額。宣和二年，詔封昇元真君。（敕牒飯關至救）開館歸集，遼遠古轉一之風。宜崇前世清修之士，重真人思真念道。尊養致業，栖澄寧靜之中。起舉乾圖之外。名賓仙籙，已参紫闕之遊。祠有遺

靈。觸福壽陽之最，有嘉顯迹，用煥徽稱。肆紱褒賁之書，庸示欽揚之意，可特封昇元真君。修觀宇，敕詞臣王易簡作記。觀有丹井、杏軒、僊實堂，跡來為池，略為修繕。真像南唐時塑，陳舜俞廬山記：氣象肅然，過者敬而不敢慢。　輿地紀勝：太乙祥符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即董奉種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為置太乙宮，祥符中改今名。沼中有遊魚，九為蓄狎。

記述　倪少通啟碑銘　云云。陰陽不測之謂神，神者太乙之祖，氣該一大謂之天。經云：象帝之先，謂元之首也。廬山真人殿者，按仙傳，即太乙真人隱化之所治，連虎溪福地，按詠真洞天，上應仙曹，下通陰府，真人迭代降世。魏末晉初，爭靈開川，蜀姓董氏，託跡混時，行仁布惠，活士變於走趾。敕居女於柴桑種杏，救民蘇萌。降雨以晉永嘉元年三月十五日，蔵上帝錫命曰：太乙真人，塵居凡世，功滿三千，可仕碧虛上監，協掌吳楚人民生死罪福之籍。旌幢羽駕，竟望天門隱隱而上。即知聖人適世，悟眼何逮千載累功。一朝現化，豐乎風遺今古。事改代遷，道隱時衰。民貫淳散。巨唐天寶初，制下重加繕修，復屢經兵火。山口半里嶺樹單祠，少通幸憩名山，訪遊聖境，默默憤志，誓續真風，廼還轉王減有餘之俸，助無鑿之緣，令上梁大十一載，遂北見使董源，大建仙宮，首尾四稔，錄是梁緣虹霓，聳蓋鳳興，鳳

挂金鐸。巖洞響清。日映朱欄。松葯影翠。漆注方池。轉卷琴高之紅雲綃疊翮置昇衆靖之鬼霞外紅杏之原。光射碧蓮之頂。云云。銘曰。玄黄未判。大道變昇。太乙將兆。爲化供興。爲而不恃。得而不矜。日用匪測。混然常澄。無象有象。非真是真。道跡欣教。德乃通神。功動幽壤。福息生人。聖息不泯。壽胡長春。江扁觀閣。高仙混塵。丹生寘匾。藥極孤實。道居碧澗。流香紫家。威乎聖德。像化成新。盆水城南。詠真天地。晃晃真君。巍巍聖德。道合昌時。靈扶唐國。自晉流唐。玄功靡則。日月輪明。人生萬倆。山無改遷。化有更變。杏壇仙壇。香歡實殿。實謂瀛洲。飛來獻西。山巔平原。亭臺秀麗。甘露凝松。祥雲遠𨛫。天上何殊。人間莫媲。化奬玄風。千百萬歲。　王易簡重修觀記　宣和二年二月。上以廬山大中祥符觀道士習敎一奏。陳董真人遺跡。乞賜加號。奇下道號昇元真君。又以道士王安靜出己力。粹田五頃以增歲粮。有旨褒其餘贓。云云。七年三月。臣奉事殿中。具陳其遠。詔命臣爲之記。臣謹按。真君晉初卜居廬山。功成仙去。人目其地爲杏林。唐天寶元年始建祠宇。被經兵火。遺構于石橋塘。僞唐時復得故基。相太乙真人殿。即今觀是也。歲月既老。土木摧圯。安靜營求錙銖。積衆歲月。經始於元豐。建立於崇寧。爲大殿四。楹以兩軒。重門外列。層壇巍巍。脩廊翼翼。塑繪諸仙六十餘□。龍洞下瀉。瀑以橋虹。松韻溪聲。騰空合響。宮殿隱然。真神仙宅也。真君以丹符濟世。膚疾伐瘧。破欲起死。呼吸太和。蕩滌故氣。救人益廣。乃謝金帛之饋。約植杏爲報。適十數年。彌滿山谷。欲取者聽以穀易。積櫕廩積數以周遠近。計其在世二百餘年。而容貌如三十許人。皇人觀而天者乎。晉永嘉元年昇舉。云云。今丹井猶存。汲以療目。金華燦然。尋陽之人。祈疾禱皆響如在。是豈知至人葉功與名。神獸太虛。而不可以迹求耶。下民懷之。徒仰其高山洞之靈。生氣日茂。物無疵癘。而年穀熟。爾臣宣和癸卯季冬。一夕夢到山間。溪泉中露磐石。因濯足石上。仰視飛橋層閣。有人來往其間。翌日有士廬山來。具言安靜經營之難。始悟前夢相與。異其事。臣山中人也。夢境宛然。且感碧虛之陰功。澤一方而活民命。敢悉書之。

題詠　杜甫　玉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與齋時飯。香爐峰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　張景　武陵空說有桃源。誤殺劉郎不得仙。爭似蓮花峯下客。栽成紅杏上青天。　又　一枕松風睡魄醒。拂衣孤坐遶空庭。清齋濕燒光淨月。碧漢涵秋冷泛星。疊嶂森陰凝象重。林香霧鬢晴霞伴吟仍更添詩景。歷歷猿聲度遠青。　余崇龜　舊聞太乙宮中杏。便伯玄都

觀象槪。古往今來共陳迹。空餘松檜篆風號。　周登仙引　琳宮密鎖劍元客。瞭煇一奏天奔嶽。斗柄西回夜已央。金虬冷晝銅龍滴。沖融華露泛餘清。雅淡林煙斂層巒。凝望瑤池鶴未歸。散漫香風入藻額。須臾西北彩雲生。星官旅拜瑤壇側。瑞光千匝射瓊臺。咏斡海空生五色。玉童前引麒麟兒。寶幢散闢天花飛。持香出沒五雲車。龍帝玉輅相追隨。玎璫環珮雜仙樂。妙響嬋聰不可聞。縹渺聲音乍有無。倏然神景飛天衢。　王洧　遊想蒼崖幾萬重。何如親到寶蓮峯。金壺平野雲初合。灌灌陰崖雪已封。梅弄疎花明老眼。香高仙種闘芳容。藥宮峰闕山深處。聲出寒林聞古鐘。　僧祖可　入山三十里。宮殿屹深幽。草樹得春晚。山川長作秋。諸峯羅戶牖。凡席處光浮。羽人動我來。谷與毒龍湫。風霓有時作。中宵飛一丸。董仙神遺跡。緬想猶潛到。安忽萬里外。紆轡觀九州。種杏不知數。千今寧有不。人仙古木悴。鶴去夜猿愁。卿佛溪邊石。心期僕再遊。　壽聖觀　在湓滴村致

景星觀。舊在南門。

德安縣（附郭）　靈真觀。舊在縣北。本唐採訪道院。僞吳徙縣西南。順義四年道士李元徽建。本朝祥符五年改今額。　諸鄉　洞霄觀。舊在湯泉洞。吳葛仙翁玄修煉處。初置三清道院。赤烏二年置玄壇。人按曾書葛洪傳。舊從祖玄學道。讀未得仙。道院既爲吳置。則實玄也。又瑞昌唐三清觀碑。稱大帝之代。葛玄棟丹於湯泉。則爲玄審矣。晁氏因方輿記載湯泉側有葛洪山。遂疑爲洪。非也。洪亦經此耳。宋桂陽王休範改建湧泉觀。元徽元年。唐貞觀中徙洞南。去觀三里。初爲梅氏居。族姓日繁。占者謂有王氣。故奏徙觀壓之。　本朝祥符賜今額。有仙翁禁蛭符。見本傳。　元陽觀在寬蒼山。仙人王喬所隱。山與瑞昌王喬洞接境。有拜星壇。建炎四年。初置道院。道士周養正建。嘉泰四年。移元陽舊額賞之。有記。寬蒼山在德安縣西北。昔仙人王喬斜斗石在焉。歲在靖康。法師王淳民始築室。其徒相繼經營。殿堂廊廡畢備。獨三門未周。今姚僮捐俸成之。迄今七十餘年。請于令曰。縣有故元陽觀額。久廢。願移以名。今君欣然從之。自書六大字。碑刻而揭諸門。云云。

瑞昌縣（附郭）　昇龍觀。舊在盆水瀆。本晉置龍祠。有來禱者。嘗有龍升。本朝嘉祐八年。徙縣南舊觀落江晉仙人施岑故宅。倪少逸玉清觀記有云。境接赤烏。有施君住宅之址是也。正稱城南道院。有仙井。嘗有神龜出沒。嘉定十四年。復舊額。令戴若冰聞于府。申部得俊。有採訪真武等殿。常有地隱見於積爐煙焰中。與井龜會。　紫陽觀。舊在縣南。蓋戚基。唐崇

陽真人飛昇之地本朝賜額久廢今在縣北通真橋北亦晉施君判隱也本通真橋亭邑人望祀廬山祿訪判登之亭傳地乃施君判業後入于民數見光怪。故為之淳熙置載室嘉定十四年徙額來貫戴若水請 **記述** 趙汝馭記。 云云觀本邑人奉祿訪真君之所紹興間增飭祠仍號永豐道院早游祈禱答焉如響殿宇門廡經藏鐘閣靡不備具其闕典者惟賜額耳羽士恐人之議其後也邑之南有蒼城山昔唐紫陽真人飛昇之地本朝賜額紫陽廢於兵火繼為元次山祠堂而故額猶在乃列告于縣縣達之州州申于部得請即紫陽觀易永豐額新額舊名互存通稱道派合解

強汝馭記遠上古聖人扶世立教未嘗不本諸天使世樸散而民不淳上天福善禍淫之理嘗顯示以警頑癡。凡清靜精修歸心至道功行周足白日昇舉天之誘人亦昭昭矣名山靈洞在在有之是將齋勤將來因名宗貫。紫陽之跡可使之於泯沒耶今移其名以名觀其觀常住其名常存。此亦天之意歟 林特英載記 大江而西名山靈秘多萃獨匡廬附為最。蓋自九天採訪真君宮于山北名於天下是集寅奉重足駢數丕靈敷祐。江人尤歆嚮之歆嚮之深久未有瑞昌若者縣北望仙橋舊有亭邑人望而禱焉然無高棟巨梁危庭宏宇以肅威儀觀者陋之紹興辛酉邑大夫

劉伯英杳訪耆老距亭百步得施真君舊隱常現靈光民莫敢屋廬以豐建道院。咸慶躍惟惟遂披荊翦蕪討求木石竟大厥宇取故里永豐道院名之。夫不驚遠不陵危而遠挹山光曠延野綠雖樓閣間出然林巒蓋天鍾秀於是正以寘昭明靈祀特經藏咸又循闕淳熙乙巳良是觀者與其徒叶謀即採訪殿右卜基告吉人勇趨之已則有屹其宇有巍其嚴琅函秘典充牣儲藏天宮光從繁縟布列幢蓋鐘鼓具焉有詩繳答云云嘉泰壬戌告命褒封白龍湫神並令洪德登發軸于瓶以修崇賜祠廟之司承豐專隸焉或曰道滿大洲磅礴周流運而為藏怡以璘求千古之曰天運元氣浩無端倪而日月星辰之耀顯然循行不停也道本無名以道名藏道即非藏以藏觀道藏無非道昔人假以誘掖磬者亦轉動人心之一機也謂藏非道猶指日月星辰之運而曰非元氣得乎 **玉清廣福觀**

在蘇山漢蘇萬二仙經行之地蘇耽觀山以之名碑云觀昇辰於郴衆仙迎往元辰元辰廬山福地也莆洋玄祀又稱玄壤昔於湧泉觀北湧泉德豐洞名 **吳置梁修之**碑云自吳及梁相繼重興唐末再建本名玉清碑稱大梁甲戌歲樹碑志謂為南唐蓋見碑中云今聖后紹嗣仙枝國都清晏故也予按南唐無甲戌歲朱梁乾化四年歲在甲戌時莊宗仍稱唐天祐四年猶吳亦祖唐正朔碑所為紹嗣仙枝者莊宗也國都清晏者猶吳也。**本朝隆興間賜額廣福故合稱焉紹興間建藏室** **記述**觀少遊觀碑 玉清觀者法玉清聖境而名自吳及梁相繼重興漢文帝之裸蘇真人耽自郴陽上昇衆仙迎往元辰嘗遊斯地吳大帝之代劉仙翁玄岳的容史道壇舟於湧泉亦經於此不獨實錄具在仙書左右靈蹟古今不泯赤松山昔曾開化石之羊王喬顛前昔曉飛鳧之履郴郭白鶴有傳翁仟道之岩壇按亦為即施君往宅之地社道金鵝洞邊玉華草木長春煙雲迴秀貴精道野白水盈川云云監臨揚玄德門人王太清心營手載冀歆萬禧山暖良時吐里貢礦林荒蠻丁丁之響庭際觀瓦瓦之功法天上之皇都布人間之寰府云云銘曰觀本無名古仙像成會鉏金鵝是治玉清寶殿輝祿祥雲送迎玄功福蔭普壽函生玉清聖化樓隱名賢瑞被英僊搆被良林福流曠劫功遠幽玄解釋羅酆神登九天接待之鄉鄉有神仙其道不窮載之無德洞簫崩苴林蕭鶯鳳來歸桂野福資聖唐御觀洞府靈路將有湯游秋勢資崇祿壽太清太虛建功不朽名載碑明天長地久 劉師文載記 邑西三十里有觀曰玉清世傳神仙蘇耽嘗經行於此故名蘇山殿宇依山象象幽雅茂林脩竹清泉白石儼然為一真境嚴

待雨暘禱祓響應道士因人心之嚮信適即西偏建藏殿。凡道家之書靡不搜述欽將永大備煙始於紹興甲寅落成於慶元戊午棟宇翬飛金碧煥爛珠函集芨瑞比鱗差。其用功亦勤矣夫藏所以藏也本華集真與為崇嚴規欽之所自靈寶書以飛天法輪為普度之門世俗遂為轉藏周匝與轉誦一遍同功。是一輪旋運動之頃即有轉禍為福之益所謂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豈是已其果然乎大抵老釋以幻化誘勸為主吳獨藏經云 **元叙觀** **在蘇山本梁沖陽觀**晉道三年鄱陵王綸建山有鶴故名沖陽**唐重建**吾洪開觀殿開元中道士蘇冀遊再建暮道蘇氏之後其徒以所祀蘇氏譜謀割為觀記**本朝淳化初修**有康戩記。 夫道在二儀先故尊。人居萬物首故貴天生者動而有於地生者植而有迹惟人體道先獨天地者吳沖陽觀者梁鄱陵王綸所建也晉道中綸以內寡親賢鏡風漸色。地枕九江峯横五老登王喬鶴羽之山瞻赤松食芝之壤必欲經畢可希長生可圖故乃選柴集石地素為舊墟雲蔭其山綠淨其水絕俗陽塵真仙之宅也爰命良工。遂興大厦。瑞像章之杞梓翦崑崙之琰琳。虹梁横虛鸞光達漢樓閣飛驚若閬苑移人間道侶棲息牽心仰止。茲山有翕。朱頂雪毛背坎翔鳥故目觀曰沖陽也。增飾鎮始條原。是災宮室梁棟

巨材作漢池之灰，玄都新郡成秦坑之燼。廟貌失止，玄侶無依，空山寂兮長條蘇，白日輪兮銷歲月。自出扶至開元，有道士蘇慕道者，糞壤金珠，探踣紫穰，安此泉石。暨已衰，衰命臣不日觀宇如初。嗚呼，唐祚已窮，中原瓜裂，民不聊生，何暇崇道。歷幽盡於煙埋荒涼。我皇宋不讓開元之盛，今監觀宋得真高齊恭道之肩，修按基址，告厥成功，託以好辭，刊示來者，敢予不多讓。

通泉觀　舊在白龍泉下，今在玉華洞南，即玉華道院也。唐咸通中建，宋中復額。京鏜再建，復額有林時英記。　康廬名甲天下，凡尋陽之山多脉緜文，削以登奇勝，唯瑞昌之玉華特異焉。唐咸通間有緇流幽尋，見清流湍駛，如雷斯奔，紅光晶熒，如火斯燁，因獲石鏊一，及五銖錢七百有漢物也。九江守李璋聞其勝，以獻于朝，玉華開靈實昉于此。厥後弗替，蔚其蕪歿。宋中黃冠程世超始剗朽剔翳，以廣其制，其徒許師妙有志丕廣。會丞相京公鏜宰是邑，登探巍臨，而勢稱方命，卜基于中峯之麓，鳩工訪材，爰高增卑，建九天採訪之殿，而金闕寥陽之閣，倚兩翼而建焉。又以兩廊繚垣其堂，會會其軒，有靜默淵庵，顧吾真也；有霞隱雲窩，來賓備也。回清瑤蒼瓊者，貫當其清，曰玄圃樓鶴群仙其遊，若此類者十餘所，功增既載，金碧絢爛，山益水怛，添為精容。史君王湜嘉之曰：距玉華十里有通

泉舊額，置於此以推無窮。且洞水流，雖旱不竭，通泉正為洞設。然洞有石門，行數十武始及，則窅然而深，呀然而豁，綿聯包洞，邈無垠涯。堅者怪石，瑩者樂臺，端者積楹，圓者卧鼓，跨者飛橋，或虬蟠怒蹴，或鸞鶴翔舞，或雁斷筆並，或筍鐘擂體。當有燃炬而入者，見石鍾石鼎，錯布互列，一田的嘆。沙磧夷延，間遇旱暵，禱雨輒應。蓋宮真仙而宅神龍，非人境也。云云。望鶴之仙跡，煉丹之靈井，宛然如舊。云云。許志行高潔，嘗謁洞遇仙，啗以石栗，由是不喜火食者二十年，驅魔攻疾，靈應響答，方伎之異，人皆樂稱。卿影苦胥閱六十寒暑，而後追事玉洞微觀禱師傳，用能禪舊益新，悉整而備。嘗謁記於余，余既默思之，昔宋丞相倬未遇，夢至玉華宮，二青衣童肅之入，聞真人安在，對曰：真人朱姓，出應世矣。覺而自負，後果位卿衛，遂即里第，額玉華道院。然則京公之眷眷於此，得非亦真人之後身乎。云云。冠霞冉之友，業趾玉礎之陸離，排煙揮霧，往來燕娛於蒼崖翠壁間，臺架出而濟，時如二相之用心者，余何足以見之。　又道流作洞記　古之洞天三增而十之外，此又三十六焉。玉華洞未有所稽也。王子言拾遺記云：鳳州約林之玉華則李真多主之，夔州僕川之玉華則王太極主之。又張平叔仙遊記，而鄧州將樂玉華洞，陳白元主之；江州瑞昌玉華洞，黃紫華主之。

實今洞天也。洞之石，有蓮花華蓋，鈌轆枇擣，鐘鼓鼎鑊，榻櫈人物之象，皆神刓鬼劃。有石門，入則碧泉流玉，翠徑封丹，石峰圍丈而方，奇畫森石夾峽。深不知其幾何，含有潭，潭龍；有池，潛魚。人或見其沙磧接魚，玉田巢鶴者。黃紫華真人於洞橋側侍鶴，從之今仙跡存焉。云云。洞宮之前，東有鳳鳥嶺，西有黃龍山，北有望仙橋，南有白龍泉，信非凡俗之地，斯為仙蹤之都。襟帶康廬，固候潛皖。其與南嶽瓊殿之所謂玉華者，有間矣。或者曰：天星上映，地水下流，五岳只一山，四海只一水，然則四玉華或一洞，洞之戶有東西南北歟。仙經有東華西華南華北華，嘗如是，則僕川位其南，約林位其西，將樂位其東，瑞昌位其北，皆同一玉華也。玉華散景，人亦如之。洞吾所洞，則玉華其在人之身也夫。

飛鳧觀　在王喬山，本王仙觀，宣和七年賜，建炎改今額。邑人周之新保聚鄉井，建然儀旄，有饟鞘斯財助通象盡獎，因改賜觀額。

崇真觀　在王喬山，太平興國七年置。

湖口縣　諸鄉

沖真觀　在小黃山南，本晉陶靖節書堂，梁之棲靈觀也。大同中刺史王茂建。　本朝祥符中重建，治平二年改今額。有曾孝蘊記。　棲靈觀者，晉靖節先生書堂也。先生見其山水幽奇，休樂蕭爽。云云。遂施為道宮。至梁大同中，刺史王茂始推輪而立之。數百年間，或廢與火

或因境勝，或待人而興，或失人而廢，物不終否，泰之在人。景德中真皇有宥，道教勃興，道士張用明方謀營構。祥符中，徒戴思欲遂師志，更構堂殿，翼之兩廊，華以丹艧。王日宣繼之，思廣其居，於是市豫章之材，擇方中之候，般輸衒功，為基督繩。君正堂複堂，若三門兩廊，若鐘閣道堂厥殿，石增石壇石橋，費緡七十餘萬。經始於慶曆八年秋，底績於至和二年冬。睟宇深沉，星壇虛敞，彩繪畫栱，金碧相鮮，誠可為一方植福之地。日宣為文以誌始末。　後建藏有洪俁記。

招隱觀　舊在郡城，即開元舊額。乾道七年徙額于中興道院，在上城山。

玉壺觀　在走馬嶺，嘉泰三年，徙額於彭澤，以貴之道士李若虛，結茅後巘，但石古觀，鄉民狄求徙額，有石刻郡帖，據湖口道士劉聪狀云云，照得尋陽志，彭澤有玉壺洞觀，係執額石存於彼，而遂寓於此，至今未曾移徙。况湖口為縣，實自彭澤分割，如玉柳卿隸湖口，實皆靖節舊治，若將彭澤玉壺洞觀補填湖口古觀為額，理亦順便。

彭澤縣　諸鄉

修真觀　在修山，即龍山，本梁修山觀，真人尉文光煉所。文光梁大同元年入山，有傳。唐天授中狄仁傑施田，捐俸五十萬置田十二頃。今自為莊，有松壇石室丹竈之跡，又有唐高宗像，仁傑所奉也。張宋聞狄梁公碑云：父老傳公初至邑，捐武后雖革唐為周，李氏社稷豈不

可復唐宋舊觀。豈不允正，乃塑高宗像于修真，對望其檐而拜焉。今失其迹矣。唐末有得藥鼎藥合者，遂建文光祠。邑令宋震發地，得鼎，有所感悟，因建此以陶狄二賢配。治平二年，改賜今額，有徐鉉記，王文公張于湖詩。

記詠。鉉觀記不全。梁大同間，句曲道士尉文光，雲集鳳威，陰功將滿，遐擇勝地，以恢妙門。聿來此山，益廣至教，制度無缺，綠題再光。越六年，君白日登昇，舉邑咸覩，人民來改，冠劍再遷，寬衣則昧，鶴見如故。就駕之地，甘棠永存，故至今稱尉駕地焉。山中有竇，松壇石室，儼然奇跡云云。唐有宋震來為邑宰，掘地得藥鼎藥合，因建尉真人堂于東序，設像以奉寶祠。秩滿，還鄉遂入廬姑山為道士云。宋震三賢贊　大道混成，作之，乃兵必有勝景，以居異人。雨斃之城，玄風所緣。邈哉修山，陶令高名，尉師仙鄉，狄公元臣。矯矯三賢，千祀齊發。王文公詩　地惟吳越舊提封，古縣依然寂寞中。聞去只聞陶靖節，論來曾見狄梁公。十圍樹石寒煙白，一片江山夕照紅。盡日登臨誰問我，斷雲幽鳥自西東。張于湖　五月開修道，今日一百里，纂從彭澤縣，悵此邑中士。古觀官路傍，借稱客少休。高林度清風，以為客子撰。折腰向道士，乞我五斗米，聊當飯吾僕，明日還早起。玉壺洞觀舊在玉壺洞，今額徙湖口。論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域內山川，故五

帝太乙日月靈星等祠，非郡邑通祀。聖朝勤恤民隱，惟有呼天而籲帝者，故曰宮曰觀，官民通得祇禱，而皆限以敕額焉。

寺院

廬山塔廟昉於晉，增於唐，而尤盛於南唐。泉石之奇，地氣之聚者，靡不據而有之，其來非一日矣。

德化縣　在城　能仁禪寺。元在州南，本南唐承天寺，有故佛殿，（乾德元年，偽唐軍帥何氏建。曹翰下江城，一城皆燼，獨殿以軍帥所建得不燬。）本朝皇祐五年修，熙寧中改三門，元祐中塑佛像，政和七年改今額，有郭祥正記及贊。紹興中建塔，有洪邁記。記述寺中之修佛殿記　（尋陽郡）有寺曰承天，當李氏守江南，軍帥何氏捐財以成，後王師拔城，民廬燹燬，而寺之棟宇獨完。嗟乎，同衆人之欲，而不同衆人之憂，宜釋子優游於四民之間。踴良材以崇塔廟，丹飾一勝，群工畢來，承天之殿，當始搆之時，甚極華麗。歲月積久，風雨剝其綵績，僧守積謂不葺於今，則頹圮可待，遂集衆財而新之，以皇祐辛卯歲鳩工，明年八月告成。像貌嚴肅，金碧煥然。四綱峻增，咸固以石，以廬阜之梵剎相傳，而殿宇無能比其壯者。今禪律所聚，必以焚修為己事，其間或以了悟之旨受其徒，或以經營之工力其教。

是皆佛學之所歸信者。若守積之為，可謂力其教矣。云云　郭祥正佛像贊　予嘗為承天禪院三門記，十四年，僧正言訪予，復以重塑佛像之績，求文於予。予為次序其事云：承天之殿，始建於江南李氏有國之日，雖兵火不為之焚燬，逮今百三十餘年，完弗壞圮。惟像塑卑陋弗稱，言有志新之。募郡大姓張廷攝，出錢繪塑二十有九軀。方撤舊塑，得姓名於腹中，乃郡人張知顧所施，衆曰：豈是福之祖禰耶。贊曰：一切建立，具諸相好，端嚴唯我佛，三十二好既圓滿，恆河沙數忘周遍，菩薩羅漢並從衛，巍佛威光咸自見，寶蓮花座竟法界，師子象王各孝吼，不可思議大信者，知爾廷福同名佛。布施無盡報無盡，爾劫今生成妙果，惟彼上人號正言，往在佛會承佛記，我今恭敬陳贊歎，如是次是皆作佛。洪邁塔記　佛書言昔鐵輪王當佛滅度後，召役鬼神，用一晝夜間造八萬四千塔，世所指明州阿育山者其一也。一切有為之法，莫大於此。蓋靈群仙，空舉遊行，隱隱下視，必肅然瞻避作禮云云。厥今通都大邑，名山勝地，錯落鱗為之纂，衆華璧，梵唄激揚。尋陽郡能仁寺，故有水塔，其傳八百年，勢且就仆。淨然戊申歲，一野僧從天台來，布袍菲履，佯佯如狂，笑歌諧謔，涉歷屋市，童兒個且至，拍手逐僧，莫知其食息所為。能仁之衆以為異人，潛相賀曰：曩參香塔

當興，其在斯人歟。迎之以歸，乃定計徹塔，拾地得石函，中藏水精窣堵波，貯如來舍利，函上鐫十大字云：某年造塔，僧法隆記。比上人者，實名道隆，由是共證為後身不疑。隆慧智淡偉，毅為己任，遠近赴者，肩摩袂接，珍材金錢，蟻聚充斥，不假募匄，瓌門如雲，皆若陰運異物。聽鑿斸僧，本五年而僧功。隆飛錫鄱陽，一見予鄉乙文以記。隆居身無町畦，視若蒙蒙，不為故處，處目為風和尚，風之為言狂也。予曰：此其人不狂。吁，我牛而謂之牛，正亦雖然不貴。顧吾有問焉：阿育王以一晝夜頃幻八萬四千區，今撤楮五年，僅就其一，神通彰施，一何不相逮也。云云　抑聞上善勝緣，魔黨睥睨，昔佉吒與僧堵有金陵之長干，夜取寺剎，撩之入雲。藏山於澤，有力者夜半負之而走，故問隆何以善後。景德禪寺　（律改。）舊在舊城坡，唐置，元和三年，本朝景德中賜額，設壇以授僧戒。有曹南豐記，建炎後，與報恩易地，今在天寧坡。紹興末重修，趙不拙記。記述　南豐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成於十年某月，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偉昊，主而成之出於寺僧智遷。壇成，是歲聞天節度僧若干人於景德寺，屋壞數椽，智遷既以經任，不舍其晝夜之勤凡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鐘樓與戒壇，為屋若干楹，費錢二十餘萬，智遷食淡衣麤，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

人。惟資治其寺。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精力益有餘也。予嘉其志。故爲之書云。

趙不拙記　佛法自近年衰。其徒弃本逐末。奔走士大夫門。求特射利。甘爲隸不自愧。方在鬧人中。即謀出世。既得志不復禪道。汲汲然營己。私印衆中可爲巨利地。則神馬尻輿。已坐馳於四方萬里之外矣。故寵公嘗客。分占其中。雖半實漿喧雜城市。主之者。利盃酌口腹。目觸意日。殊宇頹毀。井滅竈廢。鞠爲茂草。寓遊納子。過門笑去不忍顧。是則皆由此也。上景德禪寺古爲律居。雖建炎厄壞。紹興庚申僧崇尚始編茅數楹。不能蔽風雨。經界益賦。田疇荒萊。僧量一二人。餬口不給。日敬飯盂於市鐵爨。悽惶見者悲之。基址四至。不可稽考。半爲營寨。有力者攘攘。人謂廢不起矣。丁丑年。闢爲十方。又二年。太守王公秬。請景德古衲利。思得佳士住持。聞東林第一座法演。有道服招之。演曰。吾與王史君無舊。緣法純熟。不可不成其志。自入院。窮日夜究蠹廢之源。取田於冒占。貸種以闢耕。不五年建三門佛屋寢廬方丈御書閣塑佛菩薩羅漢像。種莊嚴之妙。日用魚螺鐃鼓鐘磬之編皆具。然後訓其徒以無生法忍。大江以南。禪林之秀皆歸之云云。非特以其能興造爲可喜也。於是爲記。

陳阜藏記　江州禪寺三。惟景德荒涼。主僧諳於微利以寺地賦民爲屋慰缺。閒關鐵邁無藏室以結信士緣。卑得蜀僧祖照而歎之。照求如人意一日。身圖籍來謁。請從舊地建藏。余然其請。因捐俸助鳩工。仍施藏經全部云云。

報恩光孝禪寺　舊在天寧坡。本名崇寧萬壽。崇寧三年。置。爲天寧節祝聖寘。政和改天寧。紹興七年。敕改報恩廣孝。專伸追薦徽廟遂與景德寺兩易其址。今在舊城坡。十二年改光孝。避太宗徽稱淳熙中。建輪藏。慶元初。重建佛殿。蓋郡之國忌行香所也。

記述。趙伯獻藏記　凡天下人爲善。志立者事成。心剛者天相。云云。雖釋道亦可況世諦事哉。比丘普欽主九江報恩禪席。周視佛堂。喟然嘆曰。是刹所以嚴崇爲今帝如此。則吾徒散。梵誦敬香火。於吾將起之。乃與長廊。乃治僧房。乃葺三門。乃營香積。百廢具舉。天宮寶藏。莊嚴佛土。不殊於衆。既然有志。期必剗成。鳩材鳩工。庀地爲剗。上淨諸天。下現大海。中轉秘文。掌列天樂。飾以金碧。助以威神。衛以神龍。工役方半。群魔競起。欽推愈甚。辨愈堅。竟至圓成。若有陰相余獨斷以一言曰。剛毅始於淳熙元年八月。成於次年四月。意可皆達遠也矣。

陳謙重建殿記　余讀曾南豐江州景德寺藏堂記。言僧智遷經營二十年而後成。紹興初。余適守九江。訪所謂景德寺者。其人曰兵寇之餘。不復舊矣。中間光孝、景德二寺。各辭請于郡。兩易其址。昔之景

德。則今之光孝是也。景德且處城北。至闤闠遠。軍營蝕其地而光孝據城中央。爲兆益之會。爲易集。歲月首歲累。漸就長廢。雖佛殿以事究　殷其廢興之故。景德由遷至于今。纔百二三十年間。兆興屋又且毀從漢然。則上木崇修之功。其不足恃明甚。而其徒捨以張大佛法。必求轉壞爲成。起現於滅。以有爲之。亦顧無爲之教。不計久遠。窮晝夜之力爲之求上也。且佛是外形骸。忘生死。鎖苦空。未必取壞色食必取奔餘。藏茅屋廢。蓋其移形木食。不知世間何事。爲何物。其自爲益如此。至其開設教誘。乃以其境界殊勝妙麗者。反復示現。金地寶蓮。七寶百珠。備極佛法之富貴。以動蕩愚夫愚婦之心。目與其所自爲者何如哉。豈以上故宏器世不常有。總總而生。氣質昏濁。欲深而識淺。必假覩慕讚歎。以興起其善念歟。則既求而備。既備而兵盜焚滅之。又有如還者出。則今之主僧法光是也。光立於紛爭之餘。蓄然以起廢爲勝緣。有田氏劉氏者。各捐巨萬爲之倡。聞者響合。金帛施捨。未幾佛殿之來。完者舉然矣。以其餘力。門次廊廡。堂屋寮院。悉增而新之。光以書來。願紀其役。余行天下。名山勝處。梵宮淨宇。尤稚什倍王居。方痛夫耗蠹民生。踰越王制。而光之言曰。於我法中苟得一人成道。雖竭天地之產。不以爲泰。予以爲泰乎。若歲月之不可恃。轉從受滅之不可常。世界盡然。何獨茲寺。余觀其功於狄秋若是勤。其或閱其志。書其事俾刻之。

寶覺廣福院　在都統司左本梁百花亭舊址。唐初置壽聖院。大和二年。有梁元帝朱超道陰鏗三詩崇寧初。黃庭堅書刻石。書貴僧宗素見重。觀本緣今地入都統司。紹興三十二年改今額。乾道初重修。

記文。　重修記　江城南有梵刹曰寶覺。故梁百花亭基。摹刻尚存。至本朝治平初。名壽聖。中經兵火。僧法真弊形勞思。頻拾殘燼。而整齊之。迨至寶從踵繼修復。惟僧弗及。今寺之殿。莊嚴梅重。素白炫燿。皆前日之頹垣斷塹也。今寺之堂。覺參差拱桷。積通皆前日之荒蕪野蔓也。修廊周迴。長慶從連。寮室廚庫。無不如意。晨鐘夕梵。禪律整嚴云云。吾嘗遊焉。升高眺遠。見廬阜嵐林木森聳。平湖浩渺。千頃一碧。寺後修竹挺立。叢錯交互。至者莫不神爽清徹。覺與日月相映。蕩乎太空。倚世界如毫髮。舒吾心未始駭。信佛之功大矣。而從乃今知之。後老矣。優遊養默。返照內想。心運目動。無所拘滯。吾將有請於從。

萬安院。能仁寺左。本唐龍安寺。太和六年。治平二年改。

福嚴尼寺　在十字街。唐置天復二年。有鐵佛。

廢額　**歸宗下**。吳赤烏二年置。　**寶嚴下**。唐大曆二年置。　**普照下**。乾德二年南唐置。　**崇勝下**。開寶三年置立城南。　**乾明**

下。（唐咸通四年置。）開先（下。興國四年置。）興嚴（元寺，唐。天復二年置。）太平興國（下太和二年置。並子城東南。）城外　崇福院　在南門外。本陳了翁宅。慶元初始建。寺有南窻了翁先。（僧善才建。王寅捐俸助之。又爲彩粜摘發。獨有張汝記。語在了翁宅條。寅嘗命才瘞死骸數十。有李良卿記。）聖賢酧世。所以爲斯民始終之慮悉矣。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乃盡吾職分之所當然。後世事弗逮古。長民者類役志於簿書期會間。所謂養民之政闕焉不講。況能究心於無歸之屍。不毛之枯骸哉。尋陽爲江湖會郡。兵民不知其幾。又當蜀漢淮浙閩廣之衝。往來走集。訣相屬也。一爲飢寒所困。風露所襲。仆於陂湖塗莽之邑。殆螻蟻然。有司結埋之弗恤。慶元乙卯歲。郡侯王寅性寬而明。政勤以和。苟可利人。惠物行之無難。俟有以露骸告者。公爲惻然。遂捐俸資七十萬。命釋善才搜抽前後二十有餘。用西方之教火之。越明年三月。緣飢貧齊蠲貴設起拔之供。而水葬焉。從俗宜也。夫以溟漢之中。兩濕閩贊。霄長夫燒。況逆積年思欲解脫而不可得。一日得之離苦海。遊樂界。去惡鄉。登佛土。此其爲功。真所謂不可思議也耶。天下之事久。而有所待者天也。知其有所待。奮然而爲之者人也。陳寵守廣漢。收積骸。而城南哭聲絕。于頔刺湖南。坎瘞千餘。而人賴以安。此皆有待而然耶。抑亦所際得其人耶。東坡先生嘗銘羣骨曰。是豈無主。仁人君子。若侯者。殆仁人君子歟。　延壽院　在南門外。本羅漢壇院。建隆四年南唐置。張若谷奏改。　餘寺院　龍池。（西門外。）崇教。（北門外。）福田。（南門外。）乾德五年置。今廢。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九　十八陽

江（九江府十一）

寺院

江州志　諸鄉　太平興龍寺。在虎溪。本晉東林寺。（太元九年。）桓伊置。法師慧遠道場也。對西林。稱東林。　元一統志。東林禪寺。舊志載在州境。晉武帝太和十年建。唐號太平興龍寺。最爲廬山之古刹寺。有慧遠聚衆。梁武帝鉢囊。謝靈運翻經貝葉五六片。潯陽志云。東林寺。自唐開元以來。迄于保大顯德間。文士碑誌。游人歌詠。題名班班猶在。自淨默已爲。回祿之後往往不得。白樂天集云。東林寺即爲門。慧遠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爲。東林北堂水港港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飇散芳馨。泄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慚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華。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房結妹成。夜深衆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殿曰神運。（作殿餘木數尺。有唐元宗題。）曰神運之木。臺曰佛影。義熙八年。罽賓僧與南國僧共立。畫像記。王喬之。張野。殷隱。毛修之。宗炳。殷蔚。范悅之。王穆。夜獻。遠自銘五百字。見本傳。劉遺民讚有曰。雲表星暉。影伴神造。功出理揩。事非人運。瑞像閣。舉陶侃所獲金文殊像。（語在天池寺條。）上方塔。藏佛馱所齎舍利。遠結宗炳等十八人爲蓮社。有十八賢畫。（畫本在鐵船峯巨石上。今寺存其跡。）謝靈運又作翻經臺。白蓮池。（靈運求入社。遠拒之。靈運乃鑿池爲臺翻經。植蓮池中。遠雅敬淵明。邀入社。淵明以不能戒酒拒之。遠爲破戒設孟酌。淵竟不至。時陸脩靜亦有道之士。遠每送客。不過虎溪。送陶陸則不覺過之。世傳虎谿三笑圖始此。）李觀三笑圖云。古人普析不可追。今人相見入古特人間觸事如吾突。何必門前有虎谿。　又有前單題云。無陶淵明醉兀兀。送陸道士行遲遲。飲酒過谿都破戒。斯何人斯師如斯。　殷仲堪談易處。曰聰明泉。皆當時遺迹也。（遠指泉曰。君辦如此泉湧。故名。唐李德裕賦云。謀猶未於松間是也。）梁置甘露壇。（太清中。蕪法師講經。甘露泆於三日。因名。江西三戒壇。此其一也。）唐置經藏院。（寺東廡。）樂天草堂。後亦來徙。（本在香爐峯北。後廢。好事者即寺北爲之。五代後廢。本朝至道中建。祠。）會昌三年寺廢。（戶部侍郎貴其寺。）未幾復。（大中三年。崔黯作題名之。開璘題有曰。半死白蓮初降露。欲成荒地又鋪金。僧開石室經猶在。虎印溪泉迹未

汎。南唐增五杉閣。（元宗爲僧惠之作有五杉集）本朝興國二年改額增羅漢華嚴等閣。紫煙滴翠等亭。元豐三年詔改爲禪寺。寺之舊物有晉安帝輦。（相傳晉安帝所留。貫休詩稱元舊輦殘雲濕。後人疑爲玄物。且安帝紀無過遷。亦罝有輦。）遠公聚濛。竺道生麈尾扇。佛馱耶舍。二尊者革舄。謝靈運貝多葉經。韋丹施經。（狀尾題貞元十三年寫。又録載記元和四年江西觀察使韋丹以大人蕭氏服玩之資。益以己俸。即洪州抄勝數之。仍建堂殿。會昌寺毀。經亡逸半。僧正言備之。大中中。其子宙廉察。再作堂宇。）樂天文集。（太和九年。以文集六十卷藏之。會昌中僕送捜集十卷。及其陷具。庚明中俱爲高騈取去。吳太和六年。揚激抄勝補闕。後亡失。景德四年。詔史館書而錫之。景祐二年重寫。明道中又爲部使者許中所借。今本皆寺僧抄補。）張僧繇畫。（洪都恭惟摩像）有唐明皇銅像。李通玄。（號長者）龍天及丹父子寫真。（前即賀丹云。惆悵韋公。儀形山立。嶽峙千峻。陵澄莫抱。霜鶴下雲。綠雲桑集。始師鍾陵。家饒戶給。梟鯨之後。干戈遍野。蠢蠢陬鋼。挂交趾失守。天威震怒。嶺隔之東。俾之節度。士飽而歌。民安如故。上嘉元勳。爰用作相。詔爵綱紀。三四陳璞。莫允其徒。鶴夢將將。鳳池之畔。彝之上。蹈見徽猷。無昔審象。買雨云。天東仁傑。筆爲圖績。去則降祀。公廟綱宴。往在元和。頴黔洪井。作民父母。爲國藩屏。興利除害。民若已並。惟昔高門。實經餘慶。追通四紀。猶傳歌詠。長養成就。如初種頂。奕奕武儀。遺象肅然。其慶全在。其姿風儼。水木秋光。想此一方。有靈運張野碑。有柳公權字。語在碑刻頗。）裴休碑。（東林寺額）徐鉉墓。（太平興國之寺）有劉孝綽。孟浩然。李白崔融。皎然。裴休。皇甫冉。杜荀鶴。及樂天之詩。世稱寺古者無先焉。

題詠（寺詩詩孝綽　月殿耀珠幡。風輪和寶鐸。朝猿響甍棟。夜鳥鳴檐箔。失全篇）　浩然詩。見香爐峯條。　白　東林送客處。月出白猿啼。笑別廬山遠。何煩過虎溪。石溪流已亂。苔徑人漸微。日暮東林下。山僧還獨歸。昔爲廬峯意。況與遠公違。道性深寂寞。世情多是非。會尋名山去。豈復望清輝。　我尋青蓮宇。獨往沃州間。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　融　昨夜廬山下。春鶯曉弄斷。今來盆水曲。秋雁曉行飛。國有文皇召。人慙鵠傳歸。廻行過梵塔。覆覽遍吳獄。杳樹秋時久。蓮花刻處微。兩溪兩艇點。東嶺日暉暉。湯泗天書捧。香爐法衆圍。煙雲隨道路。鸞鶴遶騑騑。遠上靈儀肅。生公挨杪僤。一莊觀佛影。曾欲罷朝衣　皎　東林生早涼。高枕遠公房。大士看心後。中宵清漏長。鶯蟬出嵴柳。微日隱回廊。何事沉痾久。含毫問藥

王。　休　歸豈朝士師。書府鳳閣。禪宗出帝京。歸到雙林。觀忠遠。行過五老訪淵明。白衣居士輕班爵。衲衲高僧薄世情。引得病夫無外想。一身歸事空先生。　再　閑看秋水心無事。卧對寒松手自栽。廬岳高僧留偈別。茅山道士寄書來。燕知社日辭巢去。菊爲重陽冒雨開。淺薄將何稱獻納。臨岐終日自徘徊。　荀鶴詩。見本傳。　樂天　經窻燈焰短。僧爐火氣深。猿寒廬山夜。風雪宿東林。　又憶楊主簿　新年三五東林夕。星漢迢迢鐘梵遲。花縣當君行樂夜。松房是我坐禪時。忽看月滿還相憶。始嘆春來自不知。不覺定中微念起。明朝更問雁門師。　鄭常送僧　僧家無住著。早晚出東林。行道非真相。頭陀是苦心。持齋山果熟。倚錫野雲深。溪寺掛綱待。晦花與梵音。　張敷夫　駐錫息東林。清泉洗病心。爐峯霄漢近。煙樹薜蘿陰。溪淺龍蛇隱。雲高雨露侵。綠聲雲壑斷。磬韻竹房深。欲問吾師法。羨君力不任。　曹偸　筆頭不住起孤煙。池上相留有白蓮。層綱分明如來錄。要須騎馬到雲泉。　徐知證聯句　古殿疏鐘君　革曾朝靈應顯竹殿林間野鳥驚。朝梵。嶺上猿號曉鐘。煤迷半岩花灼灼。虎眠深谷草寶背迎僧駐錫心皆佛。老樹聳煙勢似龍。竹蔭禪扃青靄合。巖藂幽逕綠苔封。老來欲脫塵寰境。閑訪空閑不厭重。　本朝張商英　蕩蕩東風着物華。凌江初吾絕塵沙。被空杉徑四百里。在處棋亭三五家。山葉半青茶葉遍。水蛙浸白稻初芽。懸想認似津園侶。南北隨鄉不是賒。　郭祥正　實陀巖下種松苗。居客欣逢東木湯。憶着東林男子處。十年添得兩眉霜。

汪藻約歡投遊　擾擾塵勞懶更播。此生終待老匡廬。兩山分破吟難盡。一水飛來畫不如。紅杏成壇今勢笑。白蓮結社謾疇疇。淨宮夫子能歎約。共稱新聞廣萬書。　李彭贈僧　筑畫青梁氣。衹餘雲壑姿。囊中又適馬筆下惠休詩。水未易還語。花邊蝶浪篷。平章稱公等。吾病不能奇。　岳珂　閒層煙岩古。琮琤雪澗積。海潮秋八月。山雨夜三更。肯作隨流想。難忘激石情。壯懷徒激烈。聊復以詩鳴。　吳淵勸耕　細露輕煙弄晚晴。聊驅小隊出城闉。頓將泉石青蒼景。爲换廬山面目真。古殿松篁供盛夏。齋廚荀蕨有餘春。道旁處處聞流水。一部笙簧更可人。　吟齋日日薄書塵。不覺光陰暗裏侵。忽見前山有花發。始知今歲已春深。違風雨有寒吹匠。驟雷全無早蘖心。憂國憂民平日事。新來贏得白盈簪。　翻經臺白蓮池　包信　野蔓高臺下。前朝記不誣。金文翻古偈。漢字變明書。絲絲風飄龕。蜘蛛火燼餘。破雲閒白日。穿水照芙蕖。斜斗頻更改。巻圖幾遍經。真門養退韻。兩歇慕相如。　洪芻　翻經臺運雅不去。愛酒淵明挽不來。無復挂

遺人作社。空餘寫影佛成畫。　楊時　寂寞遺蹤七百秋。溪雲庭月夜悠悠。我來欲問林間趣。萬疊青松自唱酬。　李覯送僧　行非爲客住非家。此去廬山亦不遐。要見南朝舊人物。池中惟有白蓮花。

記述

寺諸碑　李邕寺碑。云云。其詞曰。靈山北發。真僧感通。剎象有力。何神欽功。法儀外演。禪心內融。性除偏執。門闢大空。禮檀雲集。層居峯薄。越嶺圖勝。降平規條。信由檀施。獲供興作。大起重階。廣延阿閣。嚴幢踊出。寶塔飛來。等客月滿。法宇天開。化城改築。道樹移栽。松清梵樂。石獻花臺。金客海遊。法影山葛。毒龍業清。漂子心變。萬里西傳。一時東。華夜異聞。羽摩鷲嶺。遠貫法主。謝惟文客。光彈眾彰。德名增勒。助起江山。聲流金石。一言可進。千載相繼。了性了義。見古先令。止持招律。定慧通心。觀物情罕。綠緣道深。政遷淨業。永紀禪林。

黃雲寺記　佛徒豎於律居十八九。父子代。衣須剃乃食。是華相形。是喜自陽。飲食之味。吝陽之情。與流俗生衆無以異也。於此謂思。易律以禪。學使一師。居使一堂。食使一味。與居同時。取給同事。一統檢束。無客結焉。無實匪情。莫能投間而入。其勢必至於爲善。非細德也。東林以律居乙百餘歲。淨社之流風遺澤。不足以吹揚徽塵。洗滌後代。據利名。破法律。及吳元豐二年。轉運司以十方住持請於朝。下有司擇大士居焉。得廣惠子實峯。遠近徒屬。後先將迎。不謀而事集。不督而志立。昔者爲唐五十師慧發。而公之法堂之高廣。僧堂之宏壯。經堂之壓敞。廊之修。門之偉。云云。諸山學人。聞道所在。振錫而來。遠不知處。越嶺。穿長林之爲勞也。廣慧書來求敘於文。云云。律以行進。禪以慧入。行無慧不立。慧無行不生。宜極剎一。豈復有禪律之歧哉。云云

陳謙重興寺記　淳熙十六年春東林寺燬。子大。云云。是年予通守九江。欲遣溪之上寺。十八賢之遺躅。僧告曰。寶幢燼之末矣。又數訪晉唐以來碑刻。回皆充爨之餘矣。未成懷則有歎。然余適至。不能不數失所以來之恨也。後五年。余奉使湖北。道出是書曰。東林復矣。盍記之。余喜其復。而釋向之恨也。嘗考是寺之本末。蓋自遠法師合道俗結爲淨社。遠後而寺以律居。其後或廢或復。　本朝元豐二年。易爲禪剎。詔總居焉。乃取昔之爲房爲廬而公之爲屋千楹。獨有未周思度綱事輪假三門。始成佛殿。人建華漢閣。東林之宇。於斯大備。其成若是之難也。淳熙之燬。一夕而盡。其壞若此之易也。興乃經營。不五年而盡復。又何其事半而功倍。余聞昔有神運殿者。以遠初抵山。雷雨驟至。旋溪成陸。大木驟集。用以建寺。總之作新。谷有巨杉。大風拔之。梁采足用。試問興曰。昔之建也。以神運。今之復也。以人力。得無優劣有數。興謂惟知竭力以趨

門戶而已。余謂之曰。非子所病也。凡天下至常之理。即古今不易之妙。雖大聖賢修習精到。實通幽明。至於食粟衣帛常理。未始不與人同者。爲難未少覩異出怪而後爲道也。云云。遠之初建。總之更新。興之修復。三者皆人力。而功有難易。則存乎時。未已壞之而已成之。難己主之而已任之。興之心也。誠。敘其志也。遠云

經藏李肇碑銘。　釋迦十二部經。皆立言垂教之本。西土以制文記之。謂之梵書。科斗文字之類也。著以貝葉。謂之梵夾。假青烏蹟之類也。後漢天竺人摩騰始至中國。出其文四十二章。翻爲隸書。至晉沙門法護。遍遊西國。達言語之不通者。凡三十六書之。譯而還。梵書之詁訓音義。然後大備。雖爲道淵廣而難能亦甚。蓋以事出六合之外。教出五常之後。時人無能知者。小則誤於文句。大則失於宗旨。自漢永平至唐開元。翻譯之士。凡一百七十六人。有桑門之重譯。有居上之筆思。有長老之潤飾。有才人之撰集。總五千四十八卷。歷代精會。能者藏之。方之蘭臺祕閣。此所以浩汗於九流也。廬山山岳之神秀。而東西林爲海內名剎。有惠遠道生之遺風。四百餘年。鐘磬之音不絕。然而三藏經論闕而無備。元和四年。僧靈澈言於廉問韋公。公應之如響。往年公夫人蕭氏歿。有珮服之貲。於荊州買田。收其入以奉禮施。至是取之。增以清白之俸而經營焉。即洪州諸寺。雜理其事。躬至鍾軸。漬翠磨墨。僧誅而吏職。署兆而寒就。先命廣地之宜。然就規制。懸成制刷。結構淨江。而至施爲殿堂。用華秘藏。以備名山之闕。而資學者之求。公之素志云爾。云云。五年韋公薨。七年陟崔公綱汎舊績。由是東林以遺功請纂刻之。無其成公志。故府從事李肇爲之文曰。多羅之教。神道不測。迦葉承之。布西域兮。此凡之用。其法莫莫。優波受之。爰作則兮。阿難之文。演暢宗極。王公大人。爲之飾兮。韋公之瑰。崔公之德。及茲寶藏。何翦肯兮。崇崇二公。合發願力。傳之歷劫。千百億兮。

唐蔡京碑陰記。　云云。元和初。武陽公康刺江西。和惠多暇。歎二林精舍之最。佛書闕如。以月俸聚刻經。始大藏。廬岳師資。生罔月教。皆係德於公也。據萬皇帝。患僧繁滋。詔有其居。以嚴其人。因是林藏殿經遺。先帝即位。許勝地復寺。東林振焉。僧行言立心至勤。究集經教。走丐歷歲。克就無期。大中十二年。洪廣澤宣。回鎮共壤。先帝以中丞韋公與累多智。詔馳鎮舊地。先德在人。詠歌不忘。江湖老叟。有係惠注下者。聞公至。皆願緝職出迎。故公未至。而人已安。縫互而職遂舉。皆如先帝之冀。云云。泐訪舊事。德績盡在。獨紐藏缺焉。因召行言增修使復。不一歲而藏成。經備如初。增先志也。

崔默復寺碑銘　佛之

心以空化。執智化也以福利化欲仁化也。以緣業化。妄術化也。以地獄化愚劫化也。欲中下之人聞其說利而畏之。然用其法。不用其心則失其道害於物。爲國者取其有益於人去其害物之病則適矣。唐有天下。一十四帝祀其甚害理而汰之。其道甚衆今天子取其有益生人。稍復其教。以濟中下。於是江州例奉詔余持爲刺實。云云。書而復之。民物之剛不可撲滅。得舊僧正言。問能復東林乎曰能。即斷其髮而躬之。又命言擇其徒得二十九人。心主力究背般相用。所至響應下及江之木鳩食訪工。陶土冶鐵。匠成於心。規模於手若殿若門閣。厨庫食息之所罔不備具。役工六千五萬。言訪余曰自遠君千歲。而傳法之地滅。頹居復之。君宜書之。余則曰。樓之者上也。主其事而書之。於予奚辭余嘗觀晉史慧遠之事及其書其辯若注。其言若鋒足以知當時取所謂遠師者也。吾聞嶺南之山峻而不山。嶺北之山。山而不秀而廬山。山與秀兩有之。五老窺湖懸泉盡天枕香藥靈鳥閑獸壽煙嵐之中。況有稱節白鶴。使人不能回眸。云云。故寺以山山以遠。三相扶而爲天下具美。今言能悲佛之法。推遠之心。修廢之動。橋移之於邦國之理。何故不成哉。銘曰萬竅怒號群波猛起則我不加仁義莫止。有得佛心則滅諸識。悉以性生。性以悟理。賊滅息臺鑑闕妄執。根深則鬼。業茂則死。則可用理人。不獨養已。戒戒盧峯播聲慧子渠以崇山津以江水。不霧不竭。吾願不已。上復其道。吾以塞詔。惟師有言勤以克肖四五年春。休功再紹山川不改。舊物復新。誡汝其徒。無將又渝。

黃庭堅藏經記

元豐三年。大相國寺二禪院成。賜名東曰慧林。西曰智海。禮部言智海選於四方。得江州東林寺僧常總。詔所在給裝錢上道。總歎揮老病山野。不能奉詔。詔自奪其志。云云。道俗傾動。相與謀曰。吾師不肯爲而尋風。又將棄東林。而進寂於窮山。凡可以安總者。皆盡心力爲之。於是能者致力。巧者獻工。富者輸財。辯者勸施。數年之間。爲屋千楹。最後爲轉輪蓮花經藏未及成。遣其徒永邦來乞予記。予見邦之爲藏經函櫝墨工。是正校讎。積書如山。盡歷邦手。予以謂能成總公所商度無疑也。夫用力則外覺而不來。用智則物精而不應。不用智力。則物歸之。此其故何哉。邦之言曰。蓮花藏。世界海。非人非天。虎嘯於陞。震風薄木。龍鳴于川。大雲出空。若有召之者而不知其所從來。吾師之道。芒乎昧乎物攸華乎。予應之曰。總公之不應詔而西也。似若有謂。未必真有妙處而來者。云云。豈真知之者耶予觀之藏成。予爲君記。元祐六年。總既沒而經積猶在寫舍。及其門人思度之室。時邦與主事者不合。因謝去之。度來告曰。藏及戩款將成。惟是經

邦有勸焉。而先師之手澤也。願終先師之志刻石紀之。黃庭堅曰。方總公盛時。化蟻兌蜂若爲廣夏。何其易也。比其未終欲成一經藏。而身不及見。又何其難也。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行百里半九十者乎。抑聊而有者其成壞自有數。當成於度之世者雖總亦不得認而有之耶。古之得道者。觀世或餘百年而梱遲華門之下。雖有大智越不能增一毫。蓋知三界一切。幻泡衆生諸煩惱。即是道場堅固法在此而不在彼耶。

神運殿張商英記

云云。由遠七百有餘歲。傳以父子甲乙燃數弊數極華于我朝。總禪師應緣而出。於是壞陋而潔之。狹而廣之。紲曲而直之。破碎而明之。云云。不逾月殿成。列塑佛像。會新業不以黃金飾物。徐圖土周之。日上曰。乞從中賜兩宮從之。詔特賜金幡一萬。師曰。前此因緣則殿與佛既成矣。後此因緣則公其爲我記之。余聞昔者釋迦毗羅供奉獅壇座而不設佛像。百丈德山建法堂而不建佛殿。今東林提宗綱行祖令。乃居屋乎世間之驕。伐木以爲骨。土泥以爲膚。紺螺以爲髻。鍍金以爲衣。緣以五綵飾以珠璫。承以寶臺。嚴以部從。然則佛果有乎果無乎。曰欲有而有之者。是有之有。而非無之有也。觀無而無之者。是無之無。而非有之無也。云云。去予之總則觀殿不以土木。觀佛不以相。觀總不以迹。而相與契於冥行之先。會於思議之表。則精粗一致。而今古同歸矣。

法堂張商英記

元祐二年七月。東林寺法堂成。六年三月。無盡居士自河北來。東林徒衆七百稽首白居士。書我此法堂。蓋嘗走四方求士大夫紀錄。昭示來世。無有一人能承當者。今居士適至。是我山中天龍守護以待也。居士曰。法師說法。與過去諸佛異。吾無得而記焉。云云。雖然嘗試議乎其淺。使妙法靈明曠蕩。劫積未始有身而未始有覺也。未始有淨而未始有漏也。未始有壞而未始有成也。未始有污而未始有淨也。膠膠以生。林林以形。生死苦樂之變。循環乎去來。諸佛悲之。爲之種種譬喻方便。爲之三乘五教河沙句偈。不足以釋其情而奪其識。於其究也。以法眼鐵撥去文字。教外別傳嗚累飲光。究持傳授以至今日。當法堂未建。法座未登。雷電星機。猶成第二。然則建斯堂也。登斯座也。法竟可說乎。竟不可說乎。自少室之後。曹溪以來。散之四方。分爲五派。師異訓。人殊習。順風揚灰於馳突之場。決渠流思於背發之井。禪師於是奮迅定勇。駕無礙慧。主賓問答。縱奪取與。厥義乎。惑者解。執者破。垢者滌。病者瘳。然則有其事。則必有其理。有其實者必有其名。莊嚴妙善。而不可不建者堂也。方便誘誨。而不可不說者法也。垂指示後。而不可不爲者記也。

方丈

唐僧元楚觀音方丈記

觀音之於諸先

覺。猶孔門之亞聖。其悲智應用。觸境利常如視諸掌。鄖川履吳。因光宗厚為坐王弟子。得聞斯語。遂施二十萬。造方丈。作普門功德天。飾梵儀。如語如嘿。危杌百寶。風容動搖。俾懸菲薄。桂寘堅貞。噫茲寺也。自晉至唐。五百餘載。土木有緣。因而造之者歟也。真風未弭。因而復之者時也。太守侍陵公。捧招提之龍象三十人。經營建立之。遂將爐峯增色。圖牒再張。卑蓋貴遊。遂迎相賀。視虎溪之微波。清麈尾之風韻。縱容吟嘯而去。若夫副安知來者無紫乘乎。往者無屬門乎。力扑肺肝。遠謝來石　乾明寺。舊在香谷。本晉陶範所置。僧慧永西林寺也。（太和二年。）有通隱橋。（周續之。號通隱。）香谷亭。（永禪居香氣有異。）梁天監三年。隋大業二年。並加增葺。唐置水閣院。（正元二年。）有水堂。（有僧靈澈應之。有已詩。）南唐重修經藏。（保大八年。）本朝太平興國二年改賜今額。水閣錫名隆教。慶曆初建浮圖。復增攬秀亭。有梁武帝袈裟鉢囊。張僧繇王翰畫。（張畫盧舍那佛在閣上。王畫須菩提在藏西壁。自稱燕人王翰。南唐時也。）歐陽詢碑。顏真卿牛僧孺字。（真卿以隸拙。狀佐吉州。夏六月癸亥。與殷亮。韋伯仄。賈鎰。楊鵬。息于西林寺。有法真律師。深究清淨毗尼之學。即律祖志恩之上足。余內正義之門闡尼也。緬懷遠現二公之遺烈。導余瞻崇閣。示余以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梁武帝袈裟鉢囊。因為題。歐陽公所撰水公碑。魯國公顏真卿記。韋應）物。韓退之。白樂天。及本朝二蘇之詩。戲月觀東林。尤古焉。　題詠（居易）下馬西林寺。脩然進輕策。朝為公府吏。暮是靈山客。二月匡廬北。冰雪始消釋。欲作萬壑春。先為一溪碧。身閒易澹泊。官散無牽迫。緬彼十八賢。古今同此適。是年淮寇起。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人。山中弄泉石。　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　張商英　陽坡禪律兩招提。却是人心咫尺迷。百億須彌四天下。憑君為我指東西。　劉仙倫　路入康廬西復西。翠煙深處著招提。山僧幾筆雲臺嶺。水鳥數聲雲濇溪。莫對青山談世事。且偕俗壁看留題。禪房夜臥衣裳冷。夢破鐘聲月落低。　岳珂　龜趺十丈屹君老。古寺殘僧正寂寥。律演金輪開印度。字遺石壁說隋朝。續題勝有名人蹟。接吟猶逃胡火燒。弔古來唐今古恨。又勞詩筆過前橋。　攬秀亭碑　余興登茲亭。朱檻臨曲洲。俯仰一寓目。高風振衣裳。斜陽力向微。水雪浩未收。出沒林間翻。飛鳴各有求。栖彼北山峯。脩脩雲氣游。間有內高士。詣芝臥君幽。長離在青冥。燕雀安得謀。伊予世味薄。坐感歲且流。願言從之子。相與物外遊。　郭祥正　行矚香爐峯。未出二林口。一歷廣地如希平。推

作新亭名攬秀。秀色可攬結。正對香爐峯。李白愛之不忍去。使欲此地巢雲松。清風灑面如冰雪。倒盡金壺頻不熱。寸心何獨忘寵榮。形骸遺盡神超越。寄言世上事。勸君早歸來。霹靂轟雷膽欲落。忠憤雖死何為哉。此時竟不悞此心。徒自知。嵐光向晚。紫翠濃。杜鵑更在深林啼。　記。述西林寺開歐陽詢碑。　云云。曇現比丘。俗姓王氏。偽趙良特。如若器之雅安。悟浮生之易盡。以紫利為桎梏。用名聞為羈絆。屏棄喧咣。專倚宴寂。玄風獨扇。息心無侶。匡阜靈岩。地鎮層峯。日月之所紫迴。雲霧之所蒸浸。激白水於青霄。照離暉於石鏡。云云。慧永。人師物匠。服道御身。形性兩忘。悉親等覺。始隆主業。安禪結宇。晉光祿卿陶範興起佛事。始建伽藍。藥草開林。增基架壑。奐暎蔡堂。疎峦抗殿。長廊遠砌。紆迴環流。冬暎夏凉。經行卒備。命曰西林。是晉太和之二年也。水公化緣將盡。曾無憂生之嗟。異照無通。直若逆旅之舍。歡喜合掌。奄然於謝。云云。但年代推薄。寺宇凋華。梁天監三年有慧律師。章來憩止。論葺道場。大隋握鏡。天下文明。云云。慧達禪師。爰自金陵。至于雁水。欲於道場營建重閣。即有曾諸三十餘人。共相勸贊。以大業二年。爰戒匠人。匪日斯就。遠逸飛閣。秀出青霄。足裹層軒。俯視無見。爐香與峯雲共鬱。鐘聲與幽谷咸響。旗寫瑞像。光相殊特。再覩龍姿。索銑寺耀。力離人執。妙乃神輸。遠公叡術。次有道性慕儕厥緒。寺僧等。以為樹道風於長世。昭德範於來葉。是若勒茲紺碣。寓言雕篆。乃為銘。云云。　水閣院。唐僧記。　云云。銘曰。佛即三界。經在微塵。一塵經卷。三界佛身。悟則無土。剖則正真。不垢不靜。元我無塵。般若觀空。涅和涉有。為象王起。作獅子吼。入藏流通。三乘傳授。詮以真心。生從佛口。我我盧阜。鬱鬱西林。惠水流踪。脊朔修心。水攀青響。松韻賢音。云云。　寶林寺。在大林峯。慧遠之果園。碑蛇行者之田舍。有葬牛冢。梁簡文帝為刺史所置大林寺也。（天監二年。與地紀勝。白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時節絕晚。初到恍若別造一世界。）有平雲庵。唐初重建。皆板屋。海東僧居之。本朝治平二年改額。寺有謝靈運詩。（在大林峯。）條虞世南記。李渤蕭存魏宏簡詩文。（文不傳。見白序。）又有白居易等紀遊及詩。本朝陳舜俞記。大抵稱境物氣候之異焉。　題詠　劉（昚虛）孤峯涵萬像。秋風氣何清。庚際南郭出。林端西日明。山門二緇叟。振錫閒幽聲。心照有為界。業懸前後生。徒知真機靜。尚與愛綱并。方言金門路。未達參道情。　樂天　人間三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正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山來。　貫休　玉像珠龕香陣積。錦霞多傍石墻生。碎蛇行者今何在。峯頂惟聞鵓鳥聲。　妙吉祥寺。在天池峯。即陶侃所

數文殊光像之地。寺刻文殊感應事跡。昔陶侃建旟南海。有漁人見海濱發光。因白侃。侃遣尋。俄見金像凌波趨船。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像也。後有商人。於東海獲圓光。持以試像。若彌縫焉。昔阿育制獄忽酷。文殊現。鑊中火滅水清。生青蓮花。王感悟。毀獄造諸寶塔。建佛像。此其一也。侃遷鄂之武昌寺。主僧珍。嘗往夏口。夜夢寺火。像屋獨有神圍繞。珍馳還寺。眾已焚。惟像屋存。侃遷荊州。遣迎像往。壯夫數十。雖不移動。使其閒僕。馳還本寺。侃復歸江州。迎以自隨。使為風濤所溺。器送湘寺東林。繕而出之。迎致了無艱阻。故諺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其遠遁。是也。隋末賊發。僧眾走匿。有老僧來辭像感夢。僧年老。何得相捨。遂往時猛入山。廬林僧曰。貴僧安得有金帛耶。賊燎以火求之。僧曰。徒受天死。鐵尸伽藍。馳出寺外。直欲殺之。僧曰。吾年七十。不負佛教。持正念現前。可以下刃。賊許之。得正念現前。伸頸受刃。月逆刺賊。群賊驚走。像奔閣上。武德中。谷風丈闢北峰。命正無計。僧禱像。即日大風。自北。闢王如舊。唐末。兵火犯境。有二僧馳像藏錦繡谷中。平定往尋。惟有空岩。二僧相視嘆駭。遂焚香注禱。乃睹像於煙雲間。自誌建伽藍。或現金燈。或現兜羅綿雲。或五色圓光。七或虹橋。或金身寺閣。云云。唐置天池院。（大中四年。）本朝崇寧三年改今額。

寺有趙忠定書額。王雲山聖燈記。

記詠（王古）瑞相記。始予見文殊瑞相圖。積往瞻禮。元豐八年。被命使浙外。道出九江。八月二十六日至天池。初夜焚香臺上。見谷西有燈而白。僧神鑒曰。此銀燈也。須臾有如炬者。如星者。如金者。分一為多。合多為一者。高或踰山。低或住壑。遠或在江之外。不可遽數也。夜半廢寢大起。洪洞一白。咫尺不辨人物。而燈終不可稽。又有氣起於深谷。色若水墨。其長參天。兩旁白光狹之。光若塔影。瞬時乃隱。翌日雨。聞鐘聲隱隱在崖谷間。又聞振鈴尤清越。問此何寺也。鑒曰。近此無鐘。在遠者不可聞也。且今非鐘時。山谷間寧有法事耶。此有羅漢峯相傳下有聖寺。或聞歌唄號磬聲殆是歟。是夜雨甚。有二燈甚遠而明。二十九日開霽。將下山。有雲西來。闊如大江。輝明瑩白。積雪疊玉。不足言其潔。良霞寵月。不足狀其光。鑒曰。此兜羅綿雲也。中有五色錯映者。祥雲也。雲界之間。如物如人。勝異百變。而其西竟天光色如金。移久乃散。元祐九年。蒙恩移節淮南。三月二十一日。使男家登天池。申酉間。有二圓光現山西驟耀。久之。有金船度空中。復有金閣現山坡。移時乃隱。夜有燈出水上。少頃即變其狀如塔。次夜大晴霽。燈益明。其多不可勝數。凡余身至而所見如此云云。若四方求者所見圖多。江淮之人。不遠千里而至。有久祈而終無所見者。有眾所共見。獨不睹者。有至即見者。與夫見之多寡同異。類非凡情所能測知。此皆鑒言也。余以聖境不可誣。而賢士大夫與四方之人不可欺。備自覺者語不妄。余為此記。豈懼世俗疑謗。將以告夫聞而未詳信而未見者耳。

王質聖燈記　燈自內生。非自外出。信心著物。心隨物現。馳眼向東。心亦東之。心眼雙行。不分先後。及南西北亦復如之。云何它所而無此境。此山良因緣文殊故云。云云。何於燈有見不見。其於文殊有疑信故云。何於燈有多或少。其信文殊有深淺故云。云就此一根。顯是一境。殊心合眼。從眼合心。表裏牽連。牢不可解。覺遷景遷。其未遷者。與景相連。心結眼窮。景自銷寂。遇夜見燈。若高谷深。隨念隨起。云何勝非。或無所見。然供心移。燈則隨之。若慧光輝。豈日猶沒。此根起信。亦復起疑。疑至極時。寧如不信。謂燈為實。即幻求幻。謂燈為虛。將幻除幻。云云。復說偈言。是燈非草莽。亦非以青滋。又非以執聽。亦非以鹽擊。自雲府踊出。眼界現光耀。隨高下岩谷。以至香爐外。然近屑昵。條出尋丈間。求有本無相。瞻發悲佛心。發心不須臾。所見亦如是。暫發微即退。終亦不可得。二人或並處。所見各一境。以至五六輩。亦復五六種。人心如人面。是燈亦如之。譬如有日今皆見當空。月。日有昏明異。月亦分晦明。或有目青者。隨青作光相。不幸無

目者。元未嘗有月大智慧光明。遍滿河沙界。云云。何獨不見燈。亦復不見我。何獨不見我。總不知所見。云云。

蕭之敏詩　俯仰匡岳頻詰譚。詰無尋勝自忘勞。雲峯一種天邊近。雪徑千盤地最高。天教緩行具野逸。僻爐端坐或禪逃。無人未厭看遊客。糊麥團蔬飯光饕。又（細如味顆大如盃。）默夜浮空去復來。神物戲人安可料。岩移星斗下岩隈。

圓通崇勝院。舊廣福院。在石耳峯下。本南唐圓通觀音道場。（開寶五年建。）基地得觀音像故名。有梵音閣。清音亭。（有僧道叔詩。）積潟寒泉激岩煙。曉風明月漾清漣。梵音常在軒窗外。好說此盧頂上緣。石渠引泉遍寺。（有石渠。凡二百五十丈。）初命僧緣德主之。太平興國四年賜今額。崇寧中。主僧道昊併廣福院地。（本元院。開寶四年置。是盼尼并四而有之。）（輿地紀勝。圓通禪寺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利也。寺於紹熙癸丑甲寅間。悉為煨燼。不數年。舜新勝於其舊。）紹熙重建。（兵火後復）院有南唐金像觀音。（即基地得者。）後主手詔。及晉王景遂宋齊丘王崇文書曹翰詩。後有陳舜俞崔鷗蘇東坡王梅溪等詩。并周平園記。

題詠（曹翰贈緣德。）二十年來訪道人。奔波寒著謁根本。祖知此日圓通會。便是今生出世因。籠裏有身放得過。法中無語辛相親。如何主趺客傳史。免向迷途強問津。

陳舜俞　廬山之西形勢最

無住真人依住住。地紙掣螺金栻閣。石礼貫水銀瀆法。李密杓勒萬馬回。杉松自作千兵環。實殿峥嶸碧實。圓客麗服微西顧。江南艇子艤地回。香飯供僧無德數。法脉相傳十二人。師浚鐵船揚子渡。揚子渡頭秋風高。齊盧鳥雪細鶯海。中有漁家妙絕手。一釣三山連六鰲。掀翻大地忽震逃。收來屋制無藏處。當年曾打心莫遲。令解人作圓通客。擲屣已死屢塔蹤。一心願住清冰間。清冰之國遣能知。日長馬倦人多遠。從來閒說曾溪路。只今踏斷盧山西。

寶鶴

峥嶸盧山高。下看三江水。青天瀑布飛。白日青煙起。人家關嶺口。石道盤松春。佃竟仙刹麗。單影亂嶠尾。亭亭內金閣。妙樂青雲裏。聽言古空側。絆擾會鳥凡。煌煌重檐局。王帶積文綺。石為天下笑。身擊降生郎。辛苦萬元功。一戲直童子。

禪溪

天道森森響老松。煙霞深處忽聞雞。虎溪水斷快溪水。馬耳峯邊石耳峯。道像人猶柯葭主。閒山僧不長光鋒。明朝據錫山南去。瀆冰飛流看玉龍。

記李余晴寺記 云云。無生之說。以去經轉有為之法。以證圓聚。二者並施於世。隨所悟解歸之等覺佛去世後。持其說而化于一方者。信向遠近。視其緣之厚薄云可。

廬阜崇勝禪寺

江南李氏乾德二年所建也。遠公蓮池絕頂。翔望淵明東里。高風振吟。左泉漱玉。可以滌昏煩。前林翳空。可以慰閒曠。真遺世觀空者。宴息之地也。景祐初。大虛禪庵。得今祖珂師爲。寺之故居瘁臞。不足容四方之衆。云云。其堂皇殿閣廡序寮庫之不如制者。一皆新之。軒檻回合。三百餘楹。雕琢金碧。皆極妍麗。其徒居於斯。偕於斯。覺於斯。夫見宗坊而起者。觀壇墓而生哀。視塔廟而增信。其理一也。其故使官且師同郡人敬。得其實而書之。云云。

周必大殿記

云云。江州廬山石耳峯之下。當國朝乾德間。實閒江南李主。及昭惠周后。創圓通道場。以奉瑞像。今禪師緣德。主之。今號崇勝禪寺。東坡蘇公嘗留詩頌。最為名刹。乾道丁亥。予嘗至焉。中經兵火。惟青石架梁導溪水。凡二百五十丈如故。餘非舊物矣。正殿初奉觀音。繼改釋迦文殊普賢。而環以二十五圓通。紹熙壬子。長老師序移任此山。明年十二月。回祿爲災。蕩無孑遺。序辛苦經營。閱二年浚還舊觀。殿猶未備。郡人劉必達。以母命施錢百萬。造殿五間。越慶元丙辰。逮丁巳。宏麗堅壯。實與寺稱。而像設未備。云云。庚申春畢工。遠來求記。云云。予論曰。壞於劫火。存乎定數。成以願力。則繫人爲。師之始至適遭危會。不憚艱勤。始成勝事。非願力耶。昔天竺僧至洛陽。望見宮闕曰。大略似忉利天。但彼道力所成。此衆生淨業之力。師其勉率羣衆。期於見性。雖從山河變滅。而不壞者固存。此之謂道力土木云乎哉。

寶嚴院

禪在崤子峯麓。本唐東四道者常其接待庵。初置雙溪院。（天復元年。）南唐賜田。有手詔。丈泰元年。元宗賜使給諸庵之無田者。本朝端拱中重建。景德三年賜今額。嘉泰初重修。紹定中建輪藏。輿地紀勝（在德化縣東二十里。僞吳時有僧覺道者。自身耕斫以待四方。爲山中之最。倡）

記詠（無今寔存寺記）

舊九江攝星門而東行二十里。院曰寶嚴。某然于宮道旁。實唐僧常真開創地。有雙溪。因以自名。皇朝景德中賜今額。真師姓田。躬自墾斲。陳華荆棘宣宇。以厲往來遊方之士。金碧晃燿。爲諸方所稱。中更發興。莫可考稽。建結儲樓觀。寺環埃。來者經營。敝廬僅庇風雨。嘉泰初。元乘師於是重入。禪貴。鳩工度材。漏者補之。傾者植之。敗者新之。可業易公。大書以扁其門。崇界莊嚴。衆石改觀。遠邇讚歎。以爲田道者復出。或曰。一切世法猶如空花。掌道之人。寸綠不挂。師圓宜以寂滅爲宗。以禪悅爲樂。今乃區區於有爲功用。其於道法何用哉。予曰不然。主庵之人。接物利生。固當以緣事安衆爲先。至於安禪辦道。則亦隨力所至。若一切發置。而不以緣事爲念。區區自利。而不以安衆爲心。是豈方便之教哉。師天資純正。遠謝華實。斷錫所向。作大鏡蓋。嗚呼。豈所謂願力而來者歟。

程師孟詩

路口百餘松。南唐古梵宮。溪邊石不斷。鉢裏飯無窮。山戀時時刹。泉聲處處同。元宗遺手墨。猶是耀門風。

禪智寺

在蓮花峯麓。唐置。名淨居。天復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綠野亭。見陳舜俞記。政和四年重修。釋守端記。術東城深而入。剃叢竹溪。杉松羅植。蓋依幢刹。含飈吐霧。須爲崗巒。於中峨乎現一鵝刹。則禪智寺爲唐天復甲申歲。撒氏居爲之。本名淨居哉。宋治平初賜今額。嗚呼。不離寸產。取鉢諸擭。視代如奕。棊敗堂若懸磬。莫爲傾覆。名實殆喪。紹聖甲戌。有慶昭乘虛來董。與人雖之。昭笑曰。不發何以興。其天贊神助。實以授我。歟西林齊訥。撒金錢百萬遺之。昭徽然如獲伏藏。首建大殿塑佛像。次爲門廊。爲廊廡。爲堂寢。僧有寮。賓有次。棟宇相承。意闔互映。山僙雲錦。高複其上。峯狀石獅。供之目前。張雙瀾以左旋。從千岩而右赴。云云。遠公曰。三業之與。必禪智爲宗。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則禪智之要。寂照之謂。洗心淨亂者以之研慮。微悟入微者以之窮神。在言外。妲所不閑。曩昔佛祖密傳到今。如燈不絕。孰不說是禪智爲心宗。即昭公荷法無難立。事有斷能不償。寄聲者歟。云云

上龍泉寺

在道花峯。本慧遠初結庵。唐置寺。天復元年。有龍泉當歲旱。遠禱龍王。雖有龍起。上天乃雨。

普照寺

在江磯。本晉曇詢律師講經之地。慧遠之別隱也。有白鹿臺。南唐置寺。昇元三年。本朝祥符賜今額。給與重建。有樓鑰記。余少

侍先光禄。自洪都舟行過彭蠡。望廬山開箄屏於空外。小泊南康。遂於行役。不及一至山中。屢指五老香爐諸峯。悵望而行。猶意此生可遊也。老矣。過人自山中來。必問泉石之勝。或惠以圓興記。讀之若身到其處。住青玉瑞公。九江人。嘗以問之。最能言史業普照寺之祥。盖院去金城才十五里。為郡人遊樂之地。昔曇洞律師講經宴坐。感白鹿之祥。晉義熙中。遠公與十八賢結蓮社。山巔水涯。建立法幢甚衆。此其一也。雖非深入廬阜。而面勢殊勝。用江職池。前橫大江。江中桑落洲。正與之對。亦為一古刹。中更兵火。蕩為煨燼。紹興初。僧崇信始誅茅。其徒普誠師瑞葺。相與募緣興建。已而正殿廊廡。法堂寢室。輪藏三門。鐘樓佛閣。危滿寺庭。無一不備。瑞公自以土木但有為功德。出而避方。以一大事為已任。云云。因念受業香火之傳。猶有未滿人意者。登衣資度十僧。使相其事。皆經久之計。增田以待雲水。是刹之立。幾七百餘載。既廢而大興。豈無數耶。云云。一日謁余曰。幽本無心。住亦隨緣。吾將老於欽山。山間素無碑。願為之記。歸而刻之。嘻。予既無由杖屨相從。以酬素願。師之歸廬。無再見之日。廬山面目。終不能復識。既為書其始末。又重為之慨然也。　惠濟寺。在吳章山北。本偽吳龍泉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元祐中遷溪西。大觀初徙今址。寺有劉義中亭亭泉銘。卽龍泉。銘曰。亭亭泉在惠濟院。東廬山之絕頂。壁立萬仞。隱然如在天外。江南劉義仲往遊焉。坐磐石。激清流。聚回終日。超然非人間所有也。作銘曰。坊之則塞。濬之則清。不失其信。維心之亨。不塞不流。不滿不傾。皆飲之險。流而不盈。　僧伯奎寺記。　廬山之東。有龍泉焉。氣像不雜塵喧。江南楊氏。天祚元年。即其間為寺。以泉名之。本朝治平二年。改惠濟。舊在溪東。地不勝宇。元祐中。惟諒師患其隘。十遷溪西。未既而逝。待制孔公常父壯其用心。而為預記。實未盡如所載。建中靖國改元。余四望雲山。有歸休之志。過茲而至。始若風契。惟將一毀新成。餘皆盡宇。而溪山隘奪。難立門廡。嗣者備之。欲以智勝。未幾人與歎窮。境隨事變。緣為悲吟。風煙荒凉。過者莫不為歎也。余追感孔公之記。有相遇得人。則斷雖不復寂寥之語。內訟悦倦。義作苟免。乃請於有司。以嗣其事。嗚呼。是寺今幾二百年。或以人地。或以事廢。中興易地。無異前日。三十年間。廢而相繼。何為然哉。殆有來之者耶。切嘗以為地之興廢。時之泰否。與夫人事之聚散。莫不相符。然擇地最為先務。詩曰。既景乃岡。相其陰陽。世推郭璞地理之說。有足考者。夫於所安。貴平曠。所向貴產輅。山不欲强睠。水不欲暴犯。若夫所謂洞天福地。在乎名山大川險惟之處。或高厚堙實。環視千里。或下據淵壁。壁立萬仞。乃

神靈所都。龍鬼所衛。人斯居之。盖有恃焉。又非世智常理可得而議。是寺故基。與今所處形勢之臨。相去無幾。所謂山之盤踞。水之暴犯。二者既備。宜致居人。逮於衆替。直前有平原。高明可愛。所主之岡。自坤而丙。止卑起於雲漢之際。所遇之水。自丁而艮。出會同於陵谷之口。峯峙列奇。湍流激清。春陰曉晴。秋色晚霽。四顧翛然。有秀麗吉祥之象。貴之以說。無可疑者。余來之初日。擊大鼓。已計於胷中矣。於是內出己用。外資衆力。消言即遂。面壬設門。土木之功。雖未壯麗。姑遷已額。它日山川靈氣。感召人物。道德高風。久而益振。然後知吾言不妄也。云云　**永寧院**。本在城東。唐天祐二年置。名永安。治平二年改額。今在江陽。唐馬祖駐錫之地。初置通濟庵。崇寧二年移今額。有裴休詩。結庵靈勝地。通濟鎮江濱。治初有窮日。真理無盡時。戴笠空自老。消息更誰知。至此驚塵慮。功名自可遺。　**般若寺**。禪在高良山麓西南七十五里。唐置。天成門有晉柏。　**妙智寺**。在官道旁。本行春亭。紹定中改建移額。陳阜舍三廢寺田歸之。以接待遊者。　**餘寺院**。**瑞相**。白鶴鄉。本名實相。　**勝果**。南昌鄉。本名清泉。石晉置。　**惠慈**。白鶴鄉。本名陶澤。唐乾德四年置。　**清修**。白鶴鄉。本名幽居。梁大同二年置。　**覺明**。本名泉勝。唐貞觀元年置。　**證照**。南昌鄉。本名清泉。三年置。　**福昌**。白鶴鄉。本名頭陁。大和元年置。　**常樂**。改律。本名報恩。大中初置。並赤松鄉。　**普慶**。本名保慶。又名栗林。五年置。並赤松鄉。　**福海**。本名福溪。天祐元年置。　**法興**。楚城鄉。本名祿興。天祐九年置。　**淨信**。楚城鄉。本名報恩。　**廣福**。德化鄉。即下化城生公講經處。楊吳順義五年置。　**妙應**。赤松鄉。本名寶應。又名白烏。天祚三年置。　**定明**。甘泉鄉。本名長平。十三年置。　**廣仁**。南昌鄉。本名仁業。有斷碑。周顯德六年置。　**隆教**。白鶴鄉。本名開教。乾德四年置。以上治平二年改今額。　**妙慈**。南昌鄉。宋大明三年置。　**圓教**。仙居鄉。四年置。　**天華**。唐大中元年置。　**永清**。德化鄉。楊吳順義二年置。名下遷花。　**廣福**。舊在甘泉鄉。今徙瀆湖。開寶四年置。　**香積**。仁貴鄉。廣曆四年置。　**仁壽**。治平中置。　**梵天**。　**妙因**。唐太和二年置。　**毗盧**。南唐保大十一年置。　**興福**。端平元年自南康徙額。　**廢寺院**。　**普照**。即上化城生公講經處。惠遠立名。　**遺愛**。見草堂記。右寺置並德化鄉。　輿地紀勝。白樂天遺愛寺詩。弄石臨溪坐。尋花遶地行。時時聞鳥語。處處是泉聲。　**饒益**。甘泉鄉。本名報恩。　**普澤**。甘泉鄉。本名普經。義熙二年置。　**廣澤**。本名龍潭。大中二年置。　**多福**。本名興福。楊吳順義五年置。並德化鄉。　**淨明**。甘泉鄉。本名靖安。十三年置。以上並經治平二年改。　**淨明**。楚城鄉。唐乾

（封元年置）　永華（亦於鄉太和三年置）

德安附郭　無相院（舊在縣務南）本唐置僧伽塔（大中四年）本朝慶曆甲中修嘉定癸酉重修有吳育記（略曰九江之南曰歙洑原山川違以秀風俗愿以敦至於世族不析累口數千者謀士學爲仕氏登有司之版沐道風爲善利本真如之教是地之邑實曰德安北走尋陽南面盧阜名山大澤而城郭觕映其表裏茂林脩竹而水石縈帶其前後天聖間豪君爲宰予就養者三載日與境會邑之西南佛舍曰無相有主僧德明能詩工篆隸年八十餘精明不衰豪君公餘延坐與語真空視人衹蟣爲疎頓漸嘗由得所入今踰二紀明願化上有足曰參僧於佛事殫力得邑人石承祚捐錢五百萬構浮圖五級中以嚴覺相外以歸信心氣象神明邑居嘗覩遠其使謁文以紀書予侍親官游有日矣是不可不誌云云）　興善院在通濟橋本唐通濟院（咸通二年）本朝景祐二年賜今額　淨土院在縣南本楊吳歸宗羅漢院（順義元年）有南唐鐵羅漢像五百軀（院廢像淪井中有見者層而出之院復興）本朝祥符改額有黃山谷詩（碑不存）　鍾寺院　智慧（縣東舊學基晉大康二年置名重昌）　普熏（縣西唐天祐初置名湛濛並治平二年改）　海會（縣西南唐天祐七年置名新興祥符二年改）　傳燈（縣南名慶雲楊吳順義元年置興國三年改）　慶尼寺　惠力（縣南二里唐大中八年置）　圓通（縣南半里初名義豐咸通九年置）

諸鄉　開化院在彭山本唐華林院（貞觀三年）祥符中賜今額（建紹燬）嘉泰中重建（有秦心翁記德安縣治北有精廬曰開化巢然于官道旁面數原背彭山西莫嶺東蠡澤寺路其中竹侯松君掩映蔥蒨數陽佳山水也建紹寺燬無碑碣可考相傳於唐舊額華林我　宋祥符中錫今名按俗諺相傳詩曰貞觀三年三月中到今多少事無聯惟留古寺彭山下僧尚焚香谷太宗是知多歷年所紹興甲子僧道照得地寺西鑿坑遺爲云云嘉泰壬戌擇今僧子義子義頗發前人不善還舉謀復故址併心戮力不數年聞成此浩緣云云登者莫不增皈向之心至嘉定辛巳建寶殿塑九尊十八士種種莊嚴是可與種竹建精藍同年而語矣）　積慶寺（釋）在鳳凰山裹敬王公家功德院也元豐中置　餘寺院　萬安（西三十里唐大和元年置名梓坊）　大明（西四十里）　正觀（西五十里並大中元年置）　慈聖（西七十里三年置名兜萬）　精進（北三十里五年置）　淨嚴（北十五里咸通元年置名淨居）　無垢（北二十五里二年置名吉山）　安福（西北百十里中和二年置名安）　甘露（南二十里楊吳順義一年置）　淨因（北七十里二年置名上元）　廣脩（北六十里並南唐保大二年置）　普嚴（西百里初名靖林）　布金（西百里建隆二年南唐置名寶化）　慈積（西北二十里乾德二年南唐置名雲巖）　妙覺（東北四十里咸平中置以上並治平二年改）　普寧（西六十里中元年置）　法雲（西北六十里南唐保大十二年置名西嶺）　感德（北六十里初名宋興建隆初南唐置以上並祥符元年改）　翠林（北四十五里）　悟真（西六十里）　寶積（西九十里並大中元年置）　永清（西六十里八年置）　慶顯　慈聖（西七十里大中三年置名　郎）　定力（西五十里九年置名吉祥）　法慧（西北四十里初名芙蓉咸通二年置以上並治平二年改額）

瑞昌附郭　法雨寺在縣東北本唐甘露寺（天祐元年）大中祥符六年重修治平二年改今額（僧茂特記　甘露寺剏置於唐天祐元年重修於聖宋之世開廣舊基安布梵宇左連廬岳右接湓江住持聰公蓋有宿緣力剏建造廊立樹殿特建虹梁重簷翼飛疊拱攢立碧霧鋪於篤瓦綺霞粧於棲題乃塑迦文等像龕帷光備丹漆仍周所謂廣儼昌期　皇上登封泰岳樞軍汾陰符瑞日臻休祥時見直鉉泰和之代實增慶遇之心云云）　政福院在縣治西本唐景福院（景福元年）本朝慶曆中修治平改額（樊觚記瑞昌政福寺直縣西百步原其興建即後唐景福中廬山僧曰善宗者錫而來謂此真福地也前瞰青盆山後枕王華洞誅茅築土以棲之棟宇草剏而未具子瓖紹持院事併錢歸仰知大事之可圖於是建三門爲之外固時則大中祥符二禩也繼瓖者子平遂建法堂方丈平之嗣即今智初上人也曰釋迦正殿虞火弗支懷不暴章必隕墜乃興其徒由囊資導信緣得錢三十餘萬重構之始謀於康定元年成功於慶曆三載梁棟一新金碧相照廊廡四合欄楯周匝爲間五十有五爲象六十有九誠由初倕二公戮力營置而然也云云初請予紀其事予非學佛者不可談空乃直書歲月）　天王院（舊在縣治南乾德中置紹興二十四年徙額）今在蒼城塹（因何示次山置）　觀音院在縣治東唐置（景福元年）　廣孝院（舊在縣治北唐置名法華祥符初改額）

諸鄉　法安寺在縣西南（五十里）唐置（咸通二年）本朝明道二年修（錢宗傳記唐咸通二年有佛者於瑞昌良田社建寺始有僧智懷善修主之事歲汗隆時多遷變至宋天禧四年守通爲寺主年代浸久廊宇漸圮雖云萬法皆空安可一日不葺遂遍拓檀越重議興修明道二年新佛殿法堂兩廊厨庫尊來求文欲傳不朽辭曰金連古郡馬瑞仙鄉表剎南畝

首基皇唐。多曆歲月。將隳棟梁。孰能與葺。通號法王。種越輪湊。布施山藏。顯敞殿宇。掩映脩廊。三時薰燭。六入清涼。銘于經王。以永百祥。

淨明寺。在四峯山。本南唐後泉寺。（保大三年。）開禧三年改今額。（淨明本楊吳大和中置。名禪苑。在縣西四十五里。治平改。後廢。因運使朱世英至四峯寺。適守趙希純移淨明歸之。）

題詠（趙汝馭）

四山圍一寺。勝地出花封。青竹鮮春籜。晴雲生夏峯。僧閒流水檻。村急夕陽舂。與客下山去。鶴歸鐵帶松。

周日明

幽幽古寺中。石徑更苔封。白日無一事。青山只四峯。野蔬為佛供。澗水替人舂。僧困煎新茗。林間拾墮松。

餘寺院　筋竹（西三十里。吳赤烏元年置。）　寶嚴（西三十五里。梁天監四年置。）　資聖（西二十里。梁大同元年置。）　上泉（西百二十里。）　善濟（北三十里。）　泉坑（西百二十里。並唐太中二年置。）　蘆泉（西六十里。唐咸通二年置。）　烏竹（西南三十里。唐中和二年置。）　資福（西一百里。）　水陸（西四十里。）　北臺（西百四十里。並唐光啓元年置。）　多福（西七十里。本名寶福。）　興化（北三十里。唐天祐中置。名白山。以上並治平二年改今額。）　澄鑒（西五十里。楊吳武義二年置。）　普潭（北十五里。順義四年置。）　廣惠（西六十里。大和四年置。）　天真（北四十五里。天祚中置。）　利澤（西北四十里。本名惠泉。南唐保大四年置。治平

三十年改。）　大安（西北三十里。本名龍安。十一年置。治平四年改今額。）　赤頰（北百二十里。乾德四年置。）　普濟（北四十里。本名湯泉。紹興二年改額。）　劉城（西百三十里。二十一年置）　廢額　普慈（北十五里。楊吳武義三年置。名下造。治平二年改。）　新福（南百二十步。開寶六年置。）

湖口附郭　崇壽院在上鍾山。唐置。（景福二年有李渤蘇軾記。語在石鍾山。）黃庭堅書甕鐘閣四字。（韓松詩。

吾聞海上多雲氣。萬狀千形各殊異。人間亦有亦華奇。二鍾之山蓋其類。高崖凌空上摩雲。下有岩隙順幽邃。料應自古水瀧漼。彈空蜂房懸師鼻。玲瓏斷續瘦入骨。奇壯情峭復蒼翠。聲如祇寺在靈谷。又若鑿吹發深隧。罡竽金石不一音。風浪翻騰隨所寄。我來天晴江面平。遂得優游訪天祕。依昇嶸崒坎或欹側。滕蔓盤凝青蘿被。遂知蓬萊隔滄海。毛羽不航人莫至。歸來困卧小蓬惠。夢想高天三十二。）

寶鍾院在下鍾山。唐置。（開元四年。有任布夷詩。

九江圖輪彩繇來。江瀆上下懸石鍾。洪爐大冶鬼奇權。千仞碑硯雲濤衝。雷霏冀壓萬石從。制立跋行聲飛動。蟠蜷虵結增層崖。神剿鬼劃森幽洞。有如萬鈞陳木夾。猛獸怒翅將騰驤。豈同九耳豐山上。獸鳴獨待天雨霜。南音函明北清越。未許人人盡幽絕。小聲鏜鞳大噌吰。留與坡山汎明月。長風巨浪相吐吞。金鏞自奏天然聲。非雷非霆中清濁。龍湖蛟蜃驚鏗鍧。獻子歌鍾景無數。千載累累聲寂寂。此石長留天地間。海若馮夷能拊擊。）

餘寺院　真如（縣西。唐光啓二年置。名安福。）　妙嚴（尼院。縣南。楊吳武義二年置。名法華。並治平改額。）

諸鄉　三學院在故縣。本晉陶靖節書堂。（語在彭澤縣及書堂條。）晉置。名惠發。大康元年有翫月臺、流盃池。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紹興中建輪藏。有記。（在書堂類。）嘉熙初修鐘樓。（劉勣記。

湖口距廬山纔一舍。僧寺相望。三學又中立。縣境相傳為彭澤縣舊城。以陶靖節作令日嘗即其地起書堂。故寺有流盃池。翫月臺。今雖廢圮。然山水縈帶。意象幽邃。必知其前賢卜築位處也。寺舊名慧發。皇朝治平二年。賜今額。佛殿之前。鐘樓巋然。實乾道間主僧國所建。今踰七八十年。棟弊將壓。僧祖昌曰。樓壞則鐘不鳴。何以起人敬心。力謀更新。乃易以良材。上棟隆然。層牙新異。中堵外暎。為一方壯觀。鳴鐘四遠。聞者歸心。其教之尊。斯樓不為無助。云云。）

栖真院在小黃山。亦靖節嘗遊。有對酒大盎。色正綠。寺僧得之土中。色寧異而取之。中遭破裂。陳置名栖隱。永定二年。太平興國中嘗遷。治平二年改額。紹聖中重修。有記。院之栖隱閣。（本名淵明。有王十朋祝禹圭詩。趙汝愚書

扁。）

記詠（記略

栖真院。去湖口四十里。大平興國中。有僧慧倫以其地湫隘。踰一十二里而撫焉。今院是也。舊名栖隱。治平乙巳改棲真。其地前山後林。峭峻翁鬱。高人逸士。遊者繼踵。紹聖乙亥。僧智璘勤儉為務。積微至著。不十年。自廊廡及方丈法堂。佛殿三門。一新之。至于棲賓房舍庖序庖庫。鍾經軒几。飯僧堂桶。莫不有法。其徒規行矩步。精進勤修。智璘之來率也。璘謂其徒曰。寺宇本為國焚修。安隱僧衆。教風雨而已。豈必棠堂奐宇。去與天壤地獄。矯枉世俗。奪民財以誇殊麗。非歡喜布施。智璘不為也。竊恐泯沒無聞。後人難望厥址。慨然屬予記。慧璘之欲記。豈徒然哉。

十朋詩。

林間古刹號栖真。高蹈離尋晉宋人。我向迷途倦奔走。何由來伺此栖身。

禹圭詩。

習鄙一見未為彝。不厭頻見為膳肉。棲隱閣上字彌新。塔負五湖去不遠。）

廣福院在西山。本隋龍福寺。（開皇十二年。）本朝寶元初重修。寶元二年。治平二年改額。（王立之記。

龍福院者。隋開皇十二年所置也。面對城山。背連烏土。雲泉相映。松竹交陰。云云。）

惠安寺。在縣東南四十里。本隋晉安院。開皇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有蘇養真詩。

沙溪烟絕雨纔通。無數深紅間淺紅。山店落英春寂寂。青旗吹盡折花風。

餘寺院。　圓果（縣東三十里。晉大康元年置。名。）　普淨（南五十里。陳永定

二年置名蓮花　無相東北二十里隋開皇十二年置名止泉　吉祥北三十里唐大和元年置名小吉　悟寂西南五十里大中五年置名山泉　明教西南五十里二年置名長安　普聰南二十里大順二年置本名清洲　治平東北三十里光化二年置名長章以上治平二年改額　廣額　精修東南五十里唐大中初置本名精舍治平中賜　教潮北三十里隋開皇十二年置

彭澤附郭　正覺寺在丫髻山楊吳置名興唐乾貞二年置時後唐天成二年本朝治平二年改今額相傳李白嘗遊有詩　君根摩斷雲山僧頂戴雪撥外通長江寒波派碎月但此寺未置寺前　普明院在西山本福異千佛院置及改額年號同前有練光亭因眺大江山谷所名思三賢堂謂靖節梁公及升仙也　餘寺院　普明縣西半里本名千佛　正覺東二里本名興唐並楊吳乾貞二年　慈明西半里南唐保大十一年置名淨園

諸鄉　妙覺寺在小箱鎮陳置名興福大中元年治平改今額元勳詩解纜傳道場傳狀謝塵喧松蘿雲雨上啟閣河漢影三春翻樾香六月乾鼻吟古云　朱利賓詩　有宦嗟吏役無事愛僧家不憚山頭路來羣敵

後谷謹飛鮮閒寂松竹自交加律縞須盤薄吾生會有涯　集福院在仙山唐置名安福大中二年治平改今額有王雪山詩落日荒山東寒煙對寺古僧壇薜衣白佛坐藓花紅合後蜂鵲熱門前鳥水費夜長雅早睡鏞鼻聽松風　妙智院舊在縣南唐置名石庵乾寧二年一作端拱治平改今額朱利賓詩江南景物可人意季象客山興客愁載月幾何春欲暮水雲深處寺偏幽　元勳和　秋懷對客切尋笑滿目開花未放愁望遠此情天不盡名山何得遠窮幽　餘寺院　崇梵東四十里晉永嘉元年置名寶林　淨因南十五里梁大同二年置名淨圓　惠聰南七十里四年置名善業　廣福東三十里本名長壽　清涼東三十五里本名興風　定安南四十里本名義安　興善東四十里本名興福　鸞峯東五十里本名中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寶林東五十里二年置名桂林　法興東四十里天祐六年楊吳置名廣興　宣林南六十五里林吳順義元年置名桐林　寶積南六十五里本名白塔　惠聰南七十里本名泥汜　法濟南八十里本名寶泉並二年置　安禪東十五里楊吳乾貞元年置名圓林　化成南四十五里晉天福三年置名鳴水以上並治平二年改　顯王南八十里梁大同中置　寶峯南三十里　淨居南四十里並唐大中元年置　永濟南四十里二年置　廣福東三十里咸通元年置　法雲南八十里光化元年置　定安東三十里天祐元年楊吳置　大賢東五十里南唐昇平元年置　真如南八十里建隆二年南唐置　論曰秦壞井田漢唐不能復然民田有限口分世業有制惟恐貧富相絕有受其飢者焉至浮屠氏田則不立限制名曰常住無得貴惟施而益之則法所許又甚者免其賦豈以其徒真能外形骸識性體事之不為泰歟無亦曰衆徒而飯接將是名有餘可及道路之宴席戲先王委積之意歟所以不虞不調而甘心畱之爾不幸兵山閒作流徙困踣固不敢望其動念編氓其侶也亦麾諸門墻之外甚於越視秦瘠焉廬山大寺田以萬計者不敢也養所學之僧纔數十常有不足之色然權勢行賕相援而主之則無虛歲累不足矣不知於何取償耶至於殖產所在置主司聚游手恣遊污雜暴橫擅水利則隣壤畢而莫容救甚者挽舟獵而征之園通歲入數萬有三陂杜者田在建昌屬江東陂在奉新屬江西預江置鎖常聚石以備賦兒分單靖安奉新舟過者非貫酒不得行大為杜東之害詳之陰與則事為隣路而不理訴諸南康則車馬郵郵而不遑萬人尤畏之呼為山法場其所為無忌憚者非富之使然耶太平興國三年遣使修東林議減田租使

還奏寺僧不多遂詔取寺田十之三充倚善貸仍命江州置籍檢校光圓朝會要并書志大哉聖謨蓋思天下之鐵者不止僧而已也東林有石刻唐咸通十三年勅牒曰江西觀察使准狀奏東林寺山寺也靈貞為勝壹而寺中莊田錢物各自主持率多欺隱物力稍充者常無滌能資用不足者盡被飢寒本立常住全為衆僧只合同奉伽藍寧容割開戶牖供給但資於私家施利不及於大衆今與各立條令刻石題記伏慮歲月稍深依前者亂山深地僻少人公心住持乞降勅處分奉勅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六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八（金）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斡帶年二十餘撒改伐留可斡帶與習不失阿里合懣等俱爲裨將諸將議攻取斡帶主攻城使太祖將至軍斡帶迎之謂太祖曰留可城且下勿惑他議。太祖從之至軍中。衆議乃決斡帶患起治攻具其夜進兵攻城遲明破之及二涅囊虎路二蠢出路寇盗斡帶盡平之。康宗二年甲申蘇濱水諸部不聽命康宗使斡帶等往治其事行次活羅海川撒阿村召諸部諸部皆至惟含國部斡豁勃堇不至。斡准部狄庫德勃堇職德部厮故速勃堇亦能避去。遇塢塔於馬紀嶺塢塔遂執二人以降於是使斡帶將兵伐斡豁募軍于蘇濱水斡豁完聚固守。攻而拔之進師北琴海闢登路攻拔泓忒城取畔者以歸太祖於母弟中最愛斡帶歸自泓忒城太祖以事如寧江州欲與斡帶偕行斡帶曰兵役久勞未及息也遂不果行太祖還晝寐于來流水傍夢斡帶之場圍火禾盡焚不可撲滅覺而深念之以爲憂是時斡帶已寢疾太祖至闞之過家門不下馬徑至斡帶所問疾未幾薨年三十四太祖每哭之慟謂人曰予幾與之偕行未必死也斡帶剛毅果斷服用整肅臨戰決策有世祖風世祖之世軍旅之事多專任之太祖平遼歎曰恨斡帶之不及見也天會十五年追封儀同三司魏王謚曰定肅

衛國王

金史列傳衛國王斡賽穆宗初斡准部族相鈔畧遣納根涅孛堇以其兵往治納根涅擅募蘇濱水人爲兵不聽輒攻畧之其人來告穆宗使斡賽及冶訶往問狀納根涅雖伏而不肯償所取因避去冶訶等皆不欲追斡賽督軍而進至把忽嶺西毛密水及之大破其衆納根涅死爲斡賽撫定蘇濱水民部執納根涅之母及其妻子而歸穆宗曰斡賽年尚幼已能集事可嘉也康宗二年甲申斡帶治蘇濱水諸部斡賽斡魯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役行人阿聒勝昆而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將内外兵劫古活你茁滿察狄古迺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斡賽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斡賽母和你隈疾篤召還以斡魯代之未幾斡賽復至軍再破高麗軍進圍其城七月高麗請和盡歸前後亡命及所侵故地退九城之戍遂與之和。皇統五年追封衛國王

鄆王

金史列傳王昂本名吾都補世祖最幼子也常從太祖征伐天輔六年昂與稍喝以兵四千監護都部降人處之嶺東就以兵守臨潢府昂不能撫御降人苦之多叛亡者上聞之使出里底戒諭昂已過上京諸部皆叛去惟章愍宮小室韋二部達内地詔諳版勃極烈吳乞買曰比遣昂徙諸部多致怨叛稍喝駐兵不與討襲致使降人復歸遼主違命失衆當實重法若有所疑則禁錮之俟師還定議是時太宗居守辭不失副之辭不失勸太宗因國慶可薄其罰於是杖昂七十拘之泰州而稍喝天會六年權元帥左都監十五年爲西京留守天眷三年爲平章政事皇統元年封漆水郡王二年制詔昂署御帶皇叔祖字封鄆王是歲薨子鄭家鶴壽鶴壽累官耶魯瓦郡牧使死于契丹撒八之難語在忠義傳

周宋國王

金史列傳周宋國王勗字勉道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年十六從太祖攻寧江州從宗望襲遼主于石輦鐸太宗嗣位自軍中召還與謀政事。宗翰宗望定汴州受宋帝降太宗使勗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於是諸子皆學之宗雄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而完顏希尹乃依倣契丹字

製女真字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嘗有記錄故祖宗事皆不載宗翰好訪問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遺事太宗初即位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廷文學之士稍拔擢用之天會六年詔書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等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部族既曰某部復曰某水之某又曰某鄉某村以別識之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有略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真入高麗者皆索之至十餘年索之不已勗上書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恵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東之緒裔先世絞條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本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因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國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劫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爲宜施恵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

己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爲尚書左丞加鎮東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預平宗磐之難賜與甚多加儀同三司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皆力辭不受皇統元年撰定熙宗尊號册文上召勗飲於便殿以玉帶賜之所撰祖宗實錄成凡三卷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賞賚有差制詔左丞勗平章政事奕職俸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傔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勗等別給親王俸皆異數也宴群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宰臣進曰至尊爲臣下屢起於禮未安上曰朕屈己待臣下亦何害是日上及群臣盡歡仍同監脩國史進拜平章政事先懿皇后忌辰熙宗將出獵勗諫而止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狩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能以契丹字爲詩文凡游宴有可言者輒作詩以見意特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莫能諫之勗上疏諫乃爲止酒進拜左丞相兼侍中監脩如故八年奏上太祖實錄二十卷賜黃金八十兩銀百兩重綵五十端絹百匹通犀玉鈎帶各一出領行臺尚書省事召拜太保領三省領行臺如故封魯國王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徒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九年進拜太師進封漢國王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監脩如故及宗本無罪誅勗髭鬢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不許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不言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以本官致仕進封周宋國王正隆元年與宗室俱遷中都二年例降封金源郡王薨年五十九撰定女真郡望姓氏譜及他文甚衆大定二十年詔曰太師勗諫表詩文甚有典則朕自即位所未嘗見其諫表可入實錄其射虎賦詩文等篇什可鏤版行之子宗秀

廣平郡王

金史列傳廣平郡王宗秀字實甫本名廝里忽涉獵經史通契丹大小字善騎射與平宗磐宗雋之亂授定遠大將軍以宗磐世襲猛安授之宗弼復河南宗秀與海陵俱赴軍前任使宋將岳飛軍于郾宿之間宗秀率步騎三千扼其衝要遂與諸軍逆擊敗之師還爲太原尹改婆速路統軍使不受高麗遺使以土產獻邦之入爲刑部尚書改御史中丞授翰林學士天德初轉承旨封國公賜玉帶歷平陽尹昭義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卒官年四十二是歲例降二品以上封爵改贈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郡王康宗敬僖皇后生楚王

謀良虎次室溫都氏生昭武大將軍同刮茁次室僕散氏生事早死生龍虎衛上將軍隈可隈可亦作偎喝美鬚髯勇健有材略從太祖伐遼取寧江州戰出河店天眷三年授驃騎上將軍除迭魯茲撒乣詳穩遷忠順軍節度使興平軍節度使天德二年入爲大宗正丞四年出爲昭德軍節度使以兄謀良虎子喚端合扎謀克餘戶授偎喝上京路扎里瓜猛安所屬世襲謀克改德昌軍節度使封廣平郡王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昌建館節度使再改忠順軍節度使大定元年封宗國公爲勸農使卒官年六十五廣平郡王宗賢本名阿魯太祖伐遼從攻寧江州臨潢府太宗監國選侍左右甚見親信臨潢復叛從宗望復取之爲內庫都提點再遷歸德軍節度使政寬簡境內大治秩滿士民數百千人相率詣朝廷請留及改武定軍百姓扶老攜幼送數十里悲號而去改永定軍東德廉訪官吏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言曰使君廉明清直願此民實賴之秉德曰吾閱郡條廉能如一汝等以爲如何衆對曰公勤清儉皆法則於使君耳因謂宗賢曰人謂君善治當在甲乙果然賢使君也用是超遷兩階天德初授世襲謀克馳驛召之雄州父老相率張青繖懸明鏡於公署老幼塡門三日乃得去封定國公再除忠順軍節度使賜以玉帶捕盜司執數人至府宗賢問曰罪狀明白否對曰獄具矣宗賢閱其案謂僚佐曰吾察此輩必冤不數日賊果得人服其明改曷懶路兵馬都總管歷廣寧尹封廣平郡王改崇義軍節度使兼領北京宗室事正隆例奪王爵加金紫光祿大夫改臨海軍大定初遣使召之宗賢率諸宗室見於遼陽除同簽大宗正事封景國公致仕起爲婆速路兵馬都總管復致仕卒

申王

金史列傳申王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事豳王允成爲其府教讀大定十九年章宗年十餘歲顯宗命詹事烏林荅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閱月愿啓顯宗曰豳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兄弟顯宗曰典教幼子須用淳謹者已而召見于承華殿西便殿顯宗問其年對曰臣生之歲海陵自上京遷中都歲在壬申顯宗曰二十八歲爾詹事乃云三十歲何也匡曰臣年止如此詹事謂臣出入宮禁故增其歲言之耳顯宗顧謂近臣曰篤實人也命擇日使皇孫行師弟子禮七月丁亥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真小字習國朝語因賜酒及綵幣頃之世宗詔匡訛可俱充太子侍讀寢殿小底駝滿九住問匡曰

伯夷叔齊何如人臣曰孔子稱夷齊求仁得仁九住曰汝輩學古惟前言是信夷齊輕去其親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仁者固如是乎臣曰不然古之賢者行其義也行其道也伯夷思成其父之志以去其國叔齊不苟從父之志亦去其國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紂死殷爲周夷齊不食周粟遂餓而死正君臣之分爲天下後世慮至遠也非仁人而能若是乎是時世宗如春水顯宗從二人者馬上相語遂後顯宗還九住至問曰何以後也九住以對顯宗歎曰不以女真文字譯經史何以知此主立女真科舉教以經史乃能得其淵奧如此哉稱善者良久謂九住曰論語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汝不知不達務辯口以難人由是觀之人之學不學豈不相遠哉顯宗嘗謂中侍局都監蒲察查剌曰入數小底完顏訛出侍讀完顏撒速與我同族汝知之乎對曰不知也顯宗曰撒速始祖九世孫訛出保活里之世也始祖兄弟皆非常人汝何由知此顯宗命臣作睿宗功德歌教章宗歌之其詞曰我祖睿宗厚有陰德國祚有傳儲嗣當立滿朝疑懼獨先啓策祖征三秦寰驚來附富平百萬望風奔仆靈恩光被時雨春暘神化周洽春生冬藏蓋取宗翰與睿宗定策立熙宗及平陝西大破張浚于富平也二十三年三月萬春節顯宗命章宗歌此詞侑觴世宗愕然曰汝輩何因知此顯宗奏曰臣伏讀睿宗皇帝實錄欲使兒子知創業之艱難命侍讀撒速作歌教之世宗大喜顧謂諸王侍臣曰朕念睿宗皇帝功德恐子孫無由知皇太子能追念作歌以教其子嘉哉盛事朕之樂豈有量哉卿等亦當誦習以不忘祖宗之功命章宗歌數四酒行極歡乙夜乃罷二十五年臣中禮部策論進士是歲世宗在上京顯宗監國三月甲辰御試前一日癸卯讀卷官吏部侍郎李晏御州防禦使把内剌國史院編修官夾古衡國子助教尼厖古鑑進稟策題問契敷五教皋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比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臣已試明日入見顯宗問對策云何臣曰臣熟觀策問教欵措刑兩事不詳根紀綱一句祇作兩事對策必不能中顯宗命臣誦所對策終篇曰是亦當中臣曰編修衛助教鑑長於選校必不能中已而臣果下第顯宗惜之謂侍臣曰我只欲問教化刑罰兩事乃添振紀綱一句命刪去李晏固執不可今果誤人矣謂侍正石敦寺家奴唐括曷答曰侍讀二十一年府試不中我本不欲侍讀再試恐傷其志今乃下第使人意不樂是歲初取止四十五人顯宗命添五人僕散訛可中在四十五人後除書畫直長臣與訛可俱爲侍讀臣被眷遇特異顯宗謂臣曰汝無以訛可登

第怏怏但善教金源郡王何官不可至哉是歲顯宗薨章宗判大興尹封原王拜右丞相立爲皇太孫臣仍爲太孫侍讀二十八年臣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特賜及第除中都路教授侍讀如故章宗即位除近侍局直長歷本局副使局使提點太醫院遷翰林直學士使宋上令權更名弼以避宋祖諱事載本紀遷祕書監仍兼太醫院近侍局事再兼大理少卿遷簽書樞密院事兼職如故承安元年行院于撫州河北西路轉運使温昉行六部事主軍中餽餉屢意事臣以馬幣爲獻及私以官錢佐臣宴會賞監察御史姬端脩劾之上方委臣以邊事遂寢其奏三年入奏邊事居五日還軍尋入守尚書左丞兼脩國史進世宗實錄章宗立提刑司專糾察黜陟當時號爲外臺臣與司空襄參政揆奏息民不如省官聖訓諄無提刑司皇統大定間每數歲一遣使廉察郡縣稱治自立此官冀達下情今乃是非混淆徒煩聖聽自古無提點刑獄專薦舉之權者若陛下不欲遽更不宜使兼採訪廉能之任歲遣監察體究仍不時選使廉訪上從其議於是監察體訪之使出矣初臣行院于撫州障葛將攻邊境會西南路通事黃摑按出使烏都椀部知其謀奔告行院爲之備迎擊障葛敗其兵按出與八品職遷四官臣遷三官臣奏乞以所遷三官讓其兄奉御賽一上嘉其義許之改樞密副使授世襲謀克宋主相韓侂胄侂胄嘗再爲國使頗知朝廷虛實及爲相與蘇師旦倡議復讎身執其咎繕器械增屯戍初未敢公言征伐乃使邊將小小寇鈔以嘗試朝廷泰和五年正月入確山界奪民馬三月焚平氏鎮剽民財物掠鄧州白亭巡檢家貲持其印去遂平縣獲宋人王俊唐州獲宋諜者李忭俊襄陽軍卒忭建康人俊言宋人於江州鄂岳屯大兵貯甲仗修戰艦期以五月入寇忭言侂胄謂大國西北用兵連年公私困竭可以得志命脩建康宮勸宋主都建康節制諸道河南統軍司奏請益兵爲之備詔平章政事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括戰馬臨洮德順秦鞏各置弓手四千人詔揆遣書宋人曰李何興兵宋人辭曰盜賊也邊臣不謹今黜之矣宋人將啓邊釁太常卿趙之傑知大興府承暉中丞孟鑄皆曰江南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敗盟臣曰彼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大理卿畏也曰宋兵攻圍城邑動輒數千不得爲小寇上問參政思忠極言宋人敗盟有狀與臣畏也合上以爲然及河南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使宋還奏宋主脩敬有加無他志上問臣曰於卿何如臣曰子仁言是上愕然曰卿前議云何今乃中變耶臣徐對曰子仁守疆圉不妄生事職也書曰有備

無忌在陛下寒斷耳於是罷河南宣撫司僕散揆還朝六年二月宋人陷散關取泗州虹縣靈壁四月復詔僕散揆行省事于汴制諸軍須之以匡爲右副元帥揆請匡先取光州還軍懸瓠與大軍合勢南下匡奏僕散揆大軍渡淮宋人聚兵襄沔以窺唐鄧汴京留兵頗少有掣肘之患請出唐鄧從之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以騎八千攻棗陽遣左翼提控完顏江山以騎五千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克之匡軍次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取隨州烏古論慶壽拒赤岸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宋鄧城樊戍兵皆潰賜詔獎諭戒諸軍毋虜掠焚燬城邑匡進兵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十二月敗宋兵二萬人于信陽之東詔曰卿總師出疆屢捷殄寇撫降日闢土宇彼恃漢江以爲險阻塞馬而渡如涉坦途荊楚削平不爲難事雖天佐順亦卿籌畫之効也益宏遠略以副朕意匡進所獲女口百人詔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襄陽兵於白石谷逆取谷城縣僕散揆得疾還班師至蔡疾革詔右丞相宗浩代之七年二月揆薨匡久圍襄陽士卒疲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轉左副元

帥賜宴于天香殿還軍許州九月宗浩薨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于汴京初僕散揆初至汴既定河南諸盜乃購得韓侂胄族人元靚使行間於宋元靚渡淮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崈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以爲憂欲乞盟無以爲請得崈奏即命遣人護元靚北歸因請議和崈使其屬劉祐送元靚申和議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密諭丘崈使歸罪邊將以請爲又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方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果欲請和當遣朱致和吳琯李大性李壁來侂胄得報大喜過望乃召張岩于建康罷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貶之嶺南是時李壁已爲參政不可遣朱致和吳琯已死李大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遽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柟來至濠州匡使人責以稱臣等數事柟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正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柟至汴以侂胄書上元帥府匡復詰之柟懇請曰此事實出朝旨非行人所專匡察其不妄乃具奏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韓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於是遂議諸軍已取關隘不

可與王柟以宋參政錢象祖書來略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遵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鄧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于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爲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陲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過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宜不敢固違然傾國資才竭民膏血恐非大金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仁慈寬厚謹守信誓豈有意於用兵止緣侂胄啓釁生事達國用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胄是未知其亡死也侂胄實本庸愚怙權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胄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既貶侂胄尚力庇之囑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事師旦已行斬首儻大國終惠川陝關隘所畫銀兩悉力祗備師旦首函亦當傳送以謝大國本朝與大國通好以來譬如一家叔姪本自協和不幸奴婢交鬬其間遂成嫌間一旦猶子翻然改悟斥逐奴隸引咎謝過則前日之嫌便可銷釋奚必較錙銖豪末反傷骨肉之恩乎惟吳蜀相爲首尾關隘繫蜀安危妄敢備奏始終主盟使南北遂息肩之期四

方無兵革之患不勝通國至願是時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王柟狀稟如蒙歸川陝關隘韓侂胄首必當函送邊上國之命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饋餉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推廢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詔報曰侂胄渠魁既請函首宋之悔服可謂誠矣匡乃遣王柟還復書曰宋國負渝盟之罪自陳悔艾主上德度如天不忍終絕優示訓諭許以更成所以覆護鎮撫之恩至深至厚昨奉聖訓如能斬送韓侂胄徐議還淮南地來書言韓侂胄已死將以蘇師旦首易之飾辭相紿如此至于犒軍銀兩欲俟歸關隘然後祗備是皆有悖聖訓及王柟狀稟如蒙歸還川陝關隘其韓侂胄首必當函送聖訓令斬送侂胄者本欲易南地陝西關隘不預焉王柟所陳亦非原畫事理不敢專決具奏奉旨朕以生靈爲念已貸宋罪關隘區區豈足深較既能函送韓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以還賜今恩訓如此其體大國寬仁矜恤曲從之意修追誓書齎還通謝人使赴闕王柟

之歸也臣要以先送叛亡驅掠然後割賜淮南川陝及彼誓書草本有犯廟諱字及文義有不如體製者諭令改之宋人以叛亡驅掠散在州縣一旦拘刷未易聚集今已四月農事已晚邊民連歲流離失所扶攜道路即望復業過此農時遂失一歲之望歲幣犒軍物多非旬月可辦錢象祖復以書來略曰竊見大金皇帝前日聖旨如能斬送韓侂胄首沿淮之地並依皇統大定已畫爲定又睹今來聖旨既能送侂胄首陝西關隘可併還賜以此仰見聖慈寬大初無必待發遣驅掠官兵然後退兵交界之語誓書草本添改處先次錄本齎呈并將侂胄首函送及管押納合道僧李全家口一併發還欲望上體大金皇帝畫定聖旨先賜行下沿邊及陝西所屬候侂胄首到界上即便抽回軍馬歸還淮南及川陝關隘地界所有驅掠官兵留之何益見已從實刷勘發還其使人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真揚聞伺候嘉報迤邐前去界首以俟取接臣得錢象祖書即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請稱臣割地尚且闊略區區小節何足深較其侂胄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即聽通謝人使入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俟歲幣犒軍銀綱至下蔡畫日割賜臣得詔書即以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乙未宋獻韓侂胄蘇師旦首函至元帥府臣遣平南撫軍上將軍紇石烈貞以侂胄師旦首函露布以聞五月丁未遣戶部尚書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武衛軍都指揮使徒單鎬奏告太廟御史中丞孟鑄告社稷是日上御應天門立黃麾仗受宋馘尚書省奏露布親王百官起居上表稱賀獻馘廟社以露布頒中外竿侂胄師旦首并二人畫像于通衢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之軍器庫丙辰臣朝京師進官兩階賜玉帶金一百兩銀一千五百兩重幣三十端罷元帥府仍爲樞密院六月癸酉宋通謝使許奕吳衡等入見癸未以宋人請和詔天下十一月丙辰章宗崩臣受遺詔立衛紹王其遺詔略曰皇叔衛王承世宗之遺體鍾厚慶於元妃人望所歸歷數斯在今朕上體太祖皇帝傳授至公之意付畀寶祚即皇帝位於柩前載惟禮經有嫡立嫡無嫡立庶今朕之內人見有娠者兩位已詔皇帝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丁巳衛紹王即位戊午章宗內人范氏胎氣有損大安元年四月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即康奏承御賈氏產期已出三月有人告元妃李氏令賈氏詐稱有身詔元妃李氏承御賈氏皆賜死初章宗大漸臣與元妃俱受遺詔立衛王臣欲專定策功遂構殺李氏數日臣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十二月薨臣事顯宗深被恩遇自章宗幼年侍講

讀義魏章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臣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速往年嘗受人玉吐鶻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
爲哉

應國王

金史列傳應國王杲本名撒離喝安帝六代孫泰州婆盧火之族胡魯補山之子雄偉有才略太祖愛之常在軍中及婆盧火爲泰州都統宗族皆隨遷泰州撒離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遷仍居安出虎水宗翰宗望已再克汴執宋二主北還宗望分遣諸將定河北左都監闍母攻下河間雄州李成棄城走撒離喝邀擊大破之雄州遂降睿宗經略山東留撒離喝于河上而真定境內有賊衆自稱元帥參王撒離喝擊破其衆執而戮之從平陝西撒離喝徇地自渭以西降德順軍又降涇原路鎮戎軍進平熙河降甘泉等三堡遂取保川城明年同奔覘討平河外降寧洮安隴二寨并降下河及樂州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於是木波扶長等皆迎降攻慶陽敗其拒者遂降其城慕洧以環州來降侍城寨十三步騎一萬於是宗弼軍敗于和尚原上褒美撒離喝而戒勵宗弼睿宗已定陝西留兵屯衛要使撒離喝總之居無何詔狀鵰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軍七千人遇于沙會灘敗之遂克金州連破吳玠諸軍于饒峰關遂取真符縣取洋州入興元府敗吳玠兵于固鎮擒其兩將撒蔔梲等破宋兵盡下諸砦及仙人關天會十四年爲元帥右監軍天眷二年宗弼復取河南撒離喝自河中出陝西既至鳳翔擊走宋軍是時宋軍在東北西者甚衆諸將以暑雨欲駐軍且聞宋兵九萬會于涇州都元帥遣河南步卒來會軍撒離喝留諸將屯環慶獨以輕騎取涇州六月敗宋兵于涇州宋兵走渭州後離遠追擊大敗之未幾爲右副元帥皇統三年封應國公錫賚甚厚熙宗出獵賜具裝馬二命射于園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將還軍命宰臣餞之海陵升蒲州爲河中府撒離喝爲河中尹左副元帥如故自陝西入朝因從容言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即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陵聞其言色變撒離喝亦悔其言既而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賞賚之海陵念撒離喝久握兵在外頗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左副元帥又恐不奉命陽尊以殊禮使係屬籍以玉帶璽書賜之撒離喝至汴

詔諭行臺右丞相右副元帥撻不野無使撒離喝預軍事撒離喝不知每事輙爭之撻不野訖曰太師梁王以陝西事屬公河南事屬撻不野今來審別奉詔命陝西之事撻不野固不敢干涉撻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附之撒離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如梁王教及詔使至汴諭旨於撻不野使還撻不野獨有附奏撒離喝不得與聞人皆知海陵使撻不野圖之矣會海陵欲除遼王斜也子孫及平章政事宗義等元帥府令史遙設希海陵旨誣撒離喝父子謀反并平章宗義尚書謀里野等遙設學撒離喝手署及印文詐為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宗安從左都監奔覩上變封題作已經開拆者書紙隱約有白字作曾經水浸致字畫不明者稱御史大夫宗安於宮門外遺下此書遙設拾得之其書略曰撻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當有隄防應是知得上意移判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遷鎮分豪猜疑必落他手也又曰阿渾每見此書約定月日教稀胡令史郤寫白字書來有司鞫問宗安不服曰使真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遺之有司掠笞楚毒宗安神色不變乃寘稀胡燼炭上稀胡不能堪自誣服宗安謂稀胡曰爾苦矣宗義被掠笞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知不免矣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

九泉之下當有寃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廝魯渾殺撒離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歌者能契丹小字舊嘗從撒離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闕兩人者皆族誅撒離喝親屬坐是死者二十餘人潞王斡者孫耶魯候撒離喝于汴廝魯渾執之耶魯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廝魯渾亦殺之其家訟于朝海陵不問但賜錢二百萬奔覩遷元帥左監軍加開府儀同三司遙設為同知博州事賜錢三百萬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離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指肖王也肖王名老人故云然遙設在博州數歲後與肖裕謀反伏誅大定初詔復撒離喝官爵三年追封金源郡王謚莊襄以郡王品秩官為營葬十七年配享太宗廟庭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為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昭順皇后徒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徒單氏自以為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健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赧散達戰於斡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力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乎何為推鋒居前如此以弓梢擊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赧散達既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木甲孛里篤或與烏春等為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呢呢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乘馬而歸其勇趫如此盃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甸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乘縕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盃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撒都習不失皆為詳穩焉後與阿里合懣斡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店之役惟習不失之衆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拄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為勃極烈習不失為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與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令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為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

聞太祖每伐遼輙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堯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或動而疾轉甚不敢以堯告太祖輙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紿對曰今即至矣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忠毅子鶻沙虎國初有功天會間為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常山郡王

金史列傳常山郡王襄本名唵昭祖五世孫也祖什古迺從太祖平遼以功授上京世襲猛安歷東京留守父阿魯帶皇統初北伐有功拜參知政事襄幼有志節善騎射多勇略年十八襲世爵大定初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戰于摯州之長濼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謀衍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賊走渡霧鬆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立空地以鏃戰十餘合賊益困襄謂衍曰今不乘此平殄後將有悔謀衍然之襄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會朝廷遣平章政事僕散忠義代謀衍將襄復從忠義追賊至裊嶺西之陷泉及之率右翼身先奮擊賊大潰人馬相蹂而死陷泉幾平賊酋窩斡僅與數十騎遁去卒就擒論功為

第一有司擬淄州刺史詔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穎壽都統率甲士二千分渡穎水敗敵兵五千復穎州生擒宋帥楊思次濠州宋將郭太尉退保横澗山襄攻之伏弩射中其膝督攻愈急拔之獲郭太尉既而趨滁州襄爲先鋒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令兵少地隘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距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題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衛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復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召爲拱衛直都指揮使改殿前右衛將軍轉左衛出爲東北路招討都監遷速頻路節度使移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有經世才他人莫及異時任用殆勝于臣即召授殿前左副都點檢爲宋生日使宋方祈免親接國書襄至宋人屢來議皆折之迄成禮而還授陝西路統軍使賜尚服廄馬鞍勒佩刀改河南統軍使入爲吏部尚書轉都點檢賜錢千萬世宗謂宰執曰襄爲人甚蘊藉非直日亦入宮規畫諸事事有所付乃退其公勤如此若襄之才豈多得哉擢御史大夫踰月拜尚書右丞諭之曰

卿在河南經制邊事甚有統紀及在吏部至爲點檢尤奉公守法朕甚嘉之近長憲臺亦以剛直聞是用委以政機其益免之未幾進拜左丞襄在外仕治有異效至是朝廷以褒賞廉吏詔天下列其名以示獎勵二十三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世宗以金源郡王世嫡皇孫將加王爵詔擇國號襄曰爲天下大計必先正其本原者本也請封原從之故事諸部族節度使及其僚屬多用糺人而頗有私縱不法者議改用諸色人襄曰北邊雖無事恒須經略之若杜此門其後有勞績何以處之請如舊他日議及古有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並嘉納之詔受北部進貢使還世宗問邊事具圖以進因上羈縻屬部鎮服大石之略詔悉行之進拜右丞相徙封戴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宿內殿同受顧命章宗初即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奏曰此蓋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陛下如悉其數多寡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並合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明昌元年同知　州防禦使賚上封事歷詆宰執太

傳克寧奏賚所言襄預知之於是詔賚還本猛安而襄出知平陽府事移知鳳翔歷西京留守召授同判大睦親府事進樞密使復拜右丞相改封任時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屬邊事急命襄代將其衆金牌便宜從事臨宴慰遣賜以貂裘安山細鎧及戰馬二時胡花糺亦叛嘯聚北京臨潢之間襄至遣人招之即降遂屯臨潢頃之出師大鹽濼使遣右衛將軍完顏充進軍斡魯速城欲屯守俟隙進兵繪圖以聞議者異同即召面諭厚賜遣還未幾遣西北路招討使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密詔進討乃命支軍出東道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阻䪁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即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圍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儻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鬭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獲輿帳牛羊衆皆奔斡里札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降其部長遂勒勳九峯石壁捷聞上遣使厚賜以勞之別詔許便宜賞賚士卒九月赴闕拜左丞相監脩國史封常山郡王宴慶和殿上親舉酒飲解所服玉具佩刀以賜俾即服之十月獸

後叛襄出屯北京會群牧契丹德壽拖鎖等據信州叛僞建元曰身聖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閒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鎮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臨潢總管烏古論道遠咸平總管蒲察守純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定臣議郊祀又欲改用正月上辛上遣使問之對曰郊爲重禮且先期詔天下又藩國已報表賀令若中輟何以副四方傾望之意若改用正月上辛乃祈穀之禮非郊見上帝之本意也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乞於祀前滅賊既而賊破果如所料郊禮成進封南陽郡王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方德壽之叛諸糺亦剽略爲民患襄慮其與之合乃移諸糺居之近京地撫慰之或曰糺人與北俗無異今置內地或生變奈何襄笑曰糺雖雜類亦我之邊民若撫以恩焉能無感我在此必不敢動後過無患尋詔參知政事膂代領其軍入見賜錢五千萬明年以內艱免蓋日起復視事時議以契丹戶之驅奴尚衆乞盡籍以散其黨襄以爲非便奏請量存口數

餘悉官賦爲民上納之北部復叛裔戰失律僕命襄爲左副元帥尋拜樞密使兼平章政事屯北京民方艱食及減價出糴食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關爲言襄曰爲有民足而兵不足者乎行之民皆悦服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又請左丞衛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䪁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賜内庫物即軍中用之其後斜出部族詣撫州降上專使問襄襄以爲受之便賜賓鋼詔度宜窮討乃令士自賫糧以省輓運進屯於汚移剌烈烏滿掃等山以通之因請就用步卒穿壕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方略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賞爲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備即事五旬而畢於是西北西南路亦治塞知所請無何泰州軍與敵接戰宗浩督其後殺獲過半諸部相率送款襄納之自是北陲遂定襄還臨潢減屯兵四萬馬二萬疋上以信符召還遣近臣迎勞于途既至復撫問于第入獻邊機十事皆爲施行仍厚賜之復拜左丞相初襄至自軍上諭宰臣曰樞密使襄築立邊堡完固古來立一城一邑尚有賞賚即欲拜三公三公非賞功官如左丞相亦非賞功者雖然可持授之遣左司郎中

阿勒根阿海降詔慰諭四年正月進拜司空領左丞相如故襄重厚寡言務以鎮靜守法每掾有所稟必問曰諸相云何掾對某相如是某相如是襄曰從某議其事無有異者識者謂襄誠得相體時上頗更定制度初置提刑司又議設清閑職位如宋朝宮觀使以待年高致仕之官襄言年老致仕朝廷養以俸廪恩禮至渥老不爲退後有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于濫又言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有司事議者以謂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不宜隷本司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選官廉訪上皆聽納俄乞致仕不許時方旱命有司祈雨襄及平章政事張萬公參政僕散揆等上表待罪上召翰林學士党懷英草罪己詔仍慰諭襄等視事泰和元年春承命馳禱于亳州太清宮及后土方嶽以其世封遠特改授河間府路算木海猛安明年皇子生襄復自請報謝祀嵩嶽還次芝田之府店遂以疾薨年六十三訃聞輟朝遣使祭于路葬禮依太師潘王充寧謚曰武昭命張行簡銘其碑襄明敏才武過人上親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鎰欲搆以罪書聞上以書還昇襄其明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待掾吏盡禮用人各得所長爲當世名將相大安間配享章宗廟庭

隨國王

金史列傳隨國王阿離合懣景祖第八子也健捷善戰年十八臘醅麻産起兵攙暮稜水烏春窩謀罕以姑里甸兵助之世祖擒臘醅暮稜水人尚反側不自安使阿離合懣往撫察之與斜鉢合兵攻窩謀罕烏春已死窩謀罕棄城遁去後從撒改討平留可阿離合懣功居多太祖擒蕭海里使阿離合懣獻馘于遼太祖謀伐遼阿離合懣實贊成之及舉兵阿離合懣在行間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離合懣昱宗翰等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太祖即位阿離合懣與宗翰以耕具九爲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頃之爲國論一室勃極烈爲人聰敏辨給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脩本朝譜牒見人舊未嘗識聞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積年舊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遺忘輙一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

皆釋其意義世祖嘗稱其強記人不可及也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祖宗舊俗法度疾病上幸其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及以馬獻太宗使其子蒲里迭代爲奏奏有誤語即哂之宗翰從傍爲改定進奏訖薨年四十九上聞阿離合懣臨薨有奏事曰臨終不亂念及國家事真賢臣也哭之慟及葬上親臨熙宗時追封隨國王天德中改贈開府儀同三司隨國公大定間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剛憲子賽也斡論賽也子宗尹

齊王

金史列傳齊王晏本名斡論景祖之孫阿里合懣次子也明敏多謀略通契丹字天會初烏底改叛太宗幸北京以晏有籌策召問稱旨乃命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衆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檝艤江令諸軍據高江連木爲栰多張旗幟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衆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師還授左監門衛上將軍爲廣寧尹入爲吏禮兩部尚書皇統元年爲北京留守改咸平尹徙東京天德初封葛王入拜同判太宗正事

進封宋王授世襲猛安海陵遷都晏留守上京授金牌一銀牌二累封豫王許王又改越王貞元初進封齊王特近郛榮國俾特昇晏三百人從獵在上京凡五年正隆二年例削王爵改西京留守未幾爲臨潢尹遂致仕還居會寧海陵南伐世宗爲東京留守將士皆自淮南來歸晏之子忽里乃亦自軍前率衆來歸世宗白彥敬等在北京聞忽里乃等逃還使會寧同知高國勝拘晏家族上既即位遣使召晏既又遣晏兄子鶻補馳驛促之晏遂率宗室數人入見即拜左丞相封廣平郡王宴勞彌日未幾爲都元帥大定二年正月上如山陵禮畢上將獵有司已戒備晏諫曰邊事未寧畋游非所宜也上嘉納之因謂晏等曰古者帝王虛心受諫朕常慕之卿等盡言毋隱進拜太尉復致仕還鄉里是歲薨詔有司致祭賻贈銀幣甚厚

鄭國王

金史 列傳鄭國王斡魯韓國公劾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水含國部斡豁勃謹及斡准職德二部有異志斡帶治之斡賽斡魯爲之佐遂伐斡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斡賽母疾病斡魯代將其兵者數月斡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斡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斡魯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斡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甔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撻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僭大號可乎若能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真胡突古來高永昌使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往招諭之斡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勃謹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斡魯與遼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家奴鐸剌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斡魯使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以緩師耳斡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沃里活水我軍既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松島初太

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既以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既而往往招其部人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歌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撻不野執永昌及鐸剌以獻皆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真及東京州縣盡降以斡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斡魯上謁于婆盧買水上慰勞之辛亥幸斡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燭偎水部實里古達殺酬斡僕忽得斡魯分胡剌古烏蠢之兵討之酬斡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燭偎水部以功爲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偎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斡同被害斡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遁去追及于合撻剌山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斡等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候冰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戶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爲質斡魯乃還天眷中酬斡贈奉國上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軍斡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西浮圖下射攻城者斡魯與鶻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兵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婁室與斡魯合軍擊敗之追至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主在陰山青塚之間斡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剌淑撒曷懣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離質於白水濼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答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斡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术可往代州受之詔褊諭有功將士俟朕至係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尊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揚璞徵糧於宋銀术可不須往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斡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詔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決之斡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濱邊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

戍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誡有異畫宜謹守偷盡索在夏戶口通閒兩國事審處之斡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卿復及此疆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斡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燕國王

金史列傳燕國王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劾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劾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討定諸部愛世祖勝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劾者與世祖同邸劾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劾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劾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為國相穆宗襲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己者使撒改取馬紀嶺道攻阿踈穆宗自將期阿踈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勃堇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踈城下此為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踈城下鈍恩在南阿蘇在北穆宗初遣撒

改分道即會攻阿踈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踈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為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鴆塔等軍而阿踈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鴆塔鈍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太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代遼之計決於迪古迺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為國相既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群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輔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七月太宗為諳版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杲國論昃勃極烈勃極烈女真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儀禮絕等杲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剺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賵以所御馬撒改為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為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為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為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遼王

金史列傳遼王杲本名斜也世祖第五子太祖母弟收國元年太宗為諳班勃極烈杲為國論昃勃極烈天輔元年杲以兵一萬攻泰州下金山縣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來降遂克泰州城中積粟轉致烏林野賑先降諸部因徙之內地天輔五年為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實北京也蒲家奴宗翰宗幹宗磐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耶律余睹為鄉導詔曰遼政不綱人神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慎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無淹師期事有從權毋煩奏稟復詔曰若

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並先次津發赴闕當是時遼人守中京者聞知師期焚芻糧欲徙居民遁去奚王霞末則欲視我兵少則迎戰若不敵則退保山西杲知遼人無鬬志乃委輜重以輕兵擊之六年正月克高恩回紇三城進至中京遼兵皆不戰而潰遂克中京獲馬一千二百牛五百駝一百七十羊四萬七千車三百五十兩乃分兵屯守要害之地駐兵中京使使奏捷獻俘詔曰汝等提兵于外克副所任攻下城邑撫安人民朕甚嘉之分遣將士招降山前諸部計已撫定山後若未可往即營田牧俟秋大舉更當熟議見可則行如欲益兵具數來上無恃一戰之勝輒自馳慢善撫存降附宣諭將士使知朕意完顏歡游兵出中京南遇騎兵三十餘紿曰乞明旦來降于此杲信之使溫迪痕阿里出納合鈍恩蒲察婁羅偎諸甲拔剔降往迎之奚王霞末兵圍阿里出等遂據坂去馬皆殊死戰敗霞末兵追殺至暮而還是役納合鈍恩功為多宗翰降北安州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言遼主在鴛鴦濼畋獵可襲取之宗翰移書于杲請進兵使者再往曰一失機會事難圖矣杲意尚未決宗幹勸杲當從宗翰策杲乃約宗翰會奚王嶺既會始定議杲出青嶺宗翰出瓢嶺期羊城濼會軍時遼主在草濼使宗翰與宗幹率精兵六千襲之遼主西走其都統馬歆

趯倚里捷宗翰遣捷懶以兵一千往擊之捷懶請益兵于都統杲而獲遼樞密使得里底父子西京已降復叛杲使招之不從遂攻之留守蕭察剌踰城降四月復取西京杲率大軍趨白水濼分遣諸將招撫未降州郡及諸部族於是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于燕京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杲遣宗望奏事仍請上臨軍耶律坦西南招討司及所屬諸部西至夏境皆降耶律佛頂亦降于坦金肅西平二郡漢軍四千叛去坦與阿沙兀野捷不野蔔料新降丁壯追夜襲之詰旦戰于河上大敗其衆皆委伏就擒耶律捏里移書于杲請和杲復書責以不先稟命上國輒稱大號若能自歸當以燕京留守處之捏里復以書來其略曰非即位時在兩國絶聘交兵之際奚王與文武百官同心推戴何暇請命今諸軍已集儻欲加兵未能束手待斃也昔我先世未嘗殘害大金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絶我宗祀於義何如也儻蒙恩顧則感戴恩德何有窮已杲復書曰閣下向為元帥綜統諸軍任非不重竟無尺寸之功欲擬一城以抗國兵不亦難乎所任用者前既不能死國今雖肯為閣下用者而云主辱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踈矣幕府奉詔歸者官之逆者討之若執迷不從期于殄滅而後已捏里乃遣使請于太祖賜捏里詔曰汝遼之近屬位居將相不能與國存亡乃竊據孤城僭稱大號若不降附將有後悔六月上發京師詔都統曰汝等欲朕親征已於今月朔旦啓行遼主今定何在何計可以取之具具以聞杲使馬和尚奉迎太祖于撻魯河斡魯貴室敗夏將李良輔使使完顏希尹等奏捷且請徙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希尹等見上于大濼西南上嘉賞之上至鴛鴦濼杲上謁上追遼主至回離畛川南伐燕京次奉聖州詔曰自今諸訴訟書付都統杲決遣若有大疑即令關奏太祖定燕京還次鴛鴦濼以宗翰為都統杲從上還京師太宗即位杲為諳班勃極烈與宗幹俱治國政天會三年代宋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宗望分道進兵四年再代宋獲宋二主以歸天會八年薨皇統三年追封遼越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例封遼王大定十五年謚曰智

烈子孛吉

魯王

金史列傳闍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斡魯往伐之闍母等為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闍母邀擊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過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疋及斡

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之於是闍母為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婁室等於城東為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兵萬餘將燒之溫迪罕蒲匣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創蒲匣自執旗奮擊郤之又為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之境斬首三百級獲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馬邑縣南從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與中府宜州復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為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堇冢刮斜鉢吾撻等獲契丹九斤與中書闍母為南路都統討回離保詔曰回離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若彼不出掠無庸攻討耶律與古哲等敗回離保于景薊之間其衆遂潰張覺據平州叛入于宋闍母自錦州往討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隰四州之民闍母至潤州擊走張覺軍遂北至榆關遣俘持書招之復敗覺兵於營州東城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壖遂水草休息使僕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州縣不得與覺交通九月闍母破覺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覺軍於樓峯口復與覺戰於兔耳山闍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闍母敗軍之狀宗望遂以闍母軍討覺及宗望破張覺太宗乃赦闍母召宗望赴闕闍母連破偽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遣使迎勞之詔曰閣下南京撫定其民甚善諸軍之賞卿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埸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宜州拔叉牙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饑許田獵其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闍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語在宋事中而宗望皆請伐宋於是闍母副宗望伐宋宗望以闍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為都統己監戰事於是闍母為都統摔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

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復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爲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馬林荅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术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馬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群議之中使婁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庭正隆改封譚王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謚莊襄子宗敘

魯國王

金史列傳魯國王昌本名撻懶穆宗子宗翰襲遼主于鴛鴦濼遼都統馬歌奔擒里撻懶收其部牧宗翰使撻懶追擊之不及獲遼樞密使得里底及其子磨歌那野以還太祖自將襲遼主于大魚濼留輜重于草濼使撻懶牙卯守之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輯其衆還以撻懶爲奚六路軍帥鎮之習古乃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上戒之曰若遇險阨則分兵以往習古迺合於撻懶久之封勳山速古部奚人奚人據險戰數且盡速古啜里鐵尼十三巖皆平之詔曰朕以奚路險阻經略爲難命汝往任其事而克副所託良用嘉歎今回離保部族来附餘衆奔潰無能爲已北命習古迺婆盧火護送降人若遇險阻即分兵以行餘衆悉與汝合降詔二十招諭未降汝當審度其事從宜處之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表請設官鎮守上曰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户謀克遼外戚遥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斜野襲走之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撻懶復擊之擒其隊將曷魯燥白撒曷殺之降民户千餘進降金源縣詔增賜銀牌十又降遥輦二部再破興中兵降建州官屬得山砦二十村堡五百八十阿忽復敗昭古牙降其官民尤多昭古牙勢蹙亦降興中建州皆平詔第將士功賞撫安新民撻懶請以遥輦九營爲九猛安上以奪鄰有功使領四猛安昭古牙仍爲親管猛安五猛安之都帥命撻懶擇人授之撻懶與劉彦宗舉蕭公翊爲興中尹郡府各以契丹漢官攝治上皆從之及宗翰宗望伐宋撻懶爲六部路都統宗望已受宋盟軍還撻懶乃歸中京八月復伐宋閏月宗翰宗望軍皆至汴州撻懶阿里刮破宋兵二萬於杞獲其三營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遂克拱州降寧陵破睢陽下亳州宋兵來復睢陽擊走之擒其將石瑱宋二帝已降大軍北還撻懶爲元帥左監軍徇地山東取密州迪虎取單州撻懶取鉅鹿阿里刮取宗城迪古

不取清平臨清蒙剝取趙州阿里刮徇下濬滑恩及高唐分遣諸將趣磁信德皆降之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使治東平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爲右副元帥天會十五年爲左副元帥封魯國王初宋人既誅張邦昌太宗詔諸將復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撻懶力舉劉豫豫立爲帝號大齊豫爲帝數年無尺寸功遂廢豫爲蜀王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于撻懶明年撻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熙宗命群臣議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與撻懶合力宗幹等爭之不能得宗雋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讎也何德之有勿與便撻懶弟勗亦以爲不可既退撻懶責勗曰他人尚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勗曰苟利國家豈敢私耶是時太宗長子宗磐爲宰相位在宗幹上撻懶宗雋附之竟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張通古爲招諭江南使久之宗磐跋扈尤甚宗雋亦爲丞相撻懶持兵柄謀反有狀宗磐宗雋皆伏誅詔以撻懶屬尊有大功因釋不問出爲行臺尚書左丞相手詔慰遣撻懶至燕京愈驕肆不法復與翼王鶻懶謀反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陝西之地宗弼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撻懶者熙宗乃下詔誅之撻懶自燕京南走追而殺之于祁州并殺翼王及宗人活離胡土撻懶二子斡帶烏達補而赦其黨與宗弼爲都元帥再定河南陝西伐宋渡淮宋康王乞和遂稱臣畫淮爲界乃罷兵

秦漢國王

金史列傳秦漢國王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逐兔年十一射中奔鹿世祖坐之膝上曰兒幼已然異日出倫輩矣以銀酒器賜之既長威表奇偉善談辯多智略孝敬謹人愛敬之康宗沒遼使阿息保來乘馬至靈帷階下擇取賵贈之馬太祖怒欲殺阿息保宗雄諫太祖乃止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人不知兵可取也不能擒一蕭海里而我兵擒之太祖善其言攻寧江州渤海兵鋭甚宗雄以所部敗渤海兵以功授世襲千户謀克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推鋒力戰功多達魯古城之役宗雄將右軍身先士卒戰遼兵當右軍者已却上命宗雄助左軍擊遼兵宗雄繞遼兵後擊之遼兵遂大潰乘勝逐北日已暮圍之黎明遼兵突圍出追殺至乙呂白石而還上撫其背曰朕有此子何事不濟以御

賑賜之及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駞門諸將皆曰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不然遼兵雖衆而皆庸將士卒恇怯不足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進及遼帝于護步荅岡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梃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宗雄功執其手勞之以御介冑及御戰馬寶貨奴婢賜之斜也攻春州宗雄與宗幹婁室取金山縣行近白鷹林獲候者七人縱其一人使歸縣人聞大軍至廼潰遂下金山縣與斜也俱取泰州太祖自將取臨潢府還宗雄先啓行遇遼兵五千宗雄與戰大軍亦至大破之及留守撻不野降上以其女與宗雄賞其啓行破遼援兵之功也既而與蒲家奴按視泰州地土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上從之由是徙萬餘家屯田泰州以宗雄等言其地可種藝也西京既降復叛時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及克西京賜宗雄黃金百兩衣十襲及奴婢等與宗翰等擊耿守忠兵七千于西京之東四十里大破之迎謁大祖于鴛鴦濼從至歸化州疾篤宗幹問所欲言宗雄曰國家大業既成主上壽考萬年肅清四方死且無恨天輔六年薨年四十太祖來聞疾不及見哭之慟謂群臣曰此子謀略過人臨陣勇決少見其比賻贈加等詔合扎千戶䠶馬石家奴護喪歸葬於歸化州仍於死所建佛寺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而神色不變恐上知之而罪及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凡金國初建立法定制皆與宗幹建白行焉及與遼議和書詔契丹漢字宗雄與宗翰希尹主其事而材武驍捷挽強射遠幾三百步嘗走馬射三麞已中其二復彎弓馬蹶躍而下控弦如故遂發滿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兔捷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其矢就射兔中之其輕健如此天眷中追封太師齊國王天德二年加泰漢國王正隆二年改太傅金源郡王大定二年進封楚王謚威敏配享太祖廟廷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蒲魯虎按荅海阿鄰孫常春胡里剌胡剌鶻魯荅扎怕八訛出初宗幹納宗雄妻海陵銜之及篡位使宿直將軍禿霞押印閭山往河間囚宗雄妻於府署明日與其子婦及常春兄弟荼扎之子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濠水大定十七年詔有司收葬初蒲魯虎襲猛安蒲魯虎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子桓端襲之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桓端卒子象頻未襲而死章宗命宗雄孫蒲帶襲之蒲帶大定末累官同簽大睦親

府事章宗即位初置九路提刑司蒲帶爲北京臨潢提刑使詔曰朕初即位憂勞萬民每念刑獄未平農桑未勉吏或不循法度以隳吾治朝廷遣使廉問事雖周悉惟提刑勸農采訪之官自古有之今分九路專設是職爾其盡心往懋乃事自熙宗特遣使廉問吏治得失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黜陟之故大定之間郡縣吏皆奉法百姓滋殖號爲小康或謂廉問使者頗以愛憎立殿最以問宰相宰相曰臣等復爲陛下察之是以世宗嘗欲立提刑司而未果章宗追述先朝遂於即位之初行之及九路提刑使朝辭于慶和殿上曰建立官制當寬猛得中凡軍民事相涉者均平決遣鈐束家人部曲勿使沮擾郡縣事今以司獄隸提刑司惟冀獄犴無冤耳既退復遣近臣諭之曰卿等皆妙簡才良付以事責盡心舉職別有旌賞否則有罰明年

蒲帶乃襲猛安云

蘭陵郡王

（金史列傳）按荅海又名阿魯綰宗雄次子也性端重不輕於有父之風年十五太祖賜以一品傘二十餘御毬場分朋擊毬連勝三昇宗工舊老咸異之進呈所勝禮物按荅海爲班首太宗嘉曰今日之勝此孫之力也賞之獨厚天眷二年襲父猛安除太宗正丞以猛安讓兄子奐端加武定軍節度使奉朝請改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封金源郡王進封譚王遷同判大宗正事別授世襲猛安海陵將遷中都按荅海諫曰棄祖宗興王之地而他徙非義也海陵不悅留之上京久之進封鄆王改封魏王除濟南尹按荅海不堪卑濕多在病告海陵聞之改西京留守正隆例奪王爵改廣寧尹世宗即位于東京赦令至廣寧弟燕京勸按荅海拒弗受按荅海受之會海陵遣使至城下按荅海登城告使者曰此府迫近遼陽勢不能抗聊且從命非得已也燕京亦登熙樓與使者語。指斥不遜及諸郡皆詣東京按荅海兄弟亦上謁有司議既拜赦令後有異言持兩端請併誅之上曰正隆剪刈宗室朕不可效尤按荅海爲弟所惑耳於是釋按荅海乃誅燕京不數日復判大宗正事再遷太子太保封蘭陵郡王改勸農使海陵時自上京徙河間土瘠詔按荅海一族二十五家從便遷居近地乃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進金源郡王致仕大定八年召見上曰宗室耆老如卿者能幾人耶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預延幸毬襆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曰汝輩勿以生富貴中而爲暴戾宜自謙退海陵以猜忌剪滅宗室我以純謹得免死耳汝輩惟日爲善勿墜吾家

英王 金史英王文傳文本名胡剌皇統間授世襲謀克加奉國上將軍居中原海陵篡立賜錢二萬貫是時左淵爲中京轉運使市中有讖術鼓仙者文與淵皆與之游海陵還中京聞召鼓仙詰問窮竟本末既而殺之于市責讓文淵貞元元年除祕書監與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俄復爲祕書監封王正隆例封鄆國公以丧去官起復翰林學士承旨同判大宗正事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留京師奉朝請三年賜上常御絛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召爲判大宗正事封英王是時爭京詩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卽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忿悔過赤心事朕無患朕不知也除眞定尹賜以衣帶改大名尹徙封荆王文到大名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駑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豪奪占役弓手四十餘人紀納税草十六萬束公用闕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坐是奪爵降德州防禦使僚佐皆坐不矯正解職監察御史董師中按文事失糾察已除尚書省都事降沁南軍節度副使詔曰自今長官不法僚佐不矯正又不言上並嚴行懲斷文既

失職居常怏怏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揣知其意因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頓里銀朮可與大王厚善衆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占休咎以謀告洪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洪使僮剛哥等往南京以善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定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紿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乃造兵仗使家奴幹敵畫陣圖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遣總管判官孛特馳往德州捕文孛特至德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酬越謀就獵所執之酬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日可就會上執之孛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忽里者等俱亡去河間府使奏文事詔遣右司郎中紇石烈哲典翰林修撰阿不罕訛里也往德州鞫問上聞文亡命謂宰臣曰海陵翦滅宗室殆盡朕念大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曾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上恐文久不獲詿誤者多督所在捕之詔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以大定十二年九月事覺亡命凡四月至十一月被獲伏誅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詔釋其妻朮實懶孛特酬越不卽捕致文亡去孛特杖二百除名酬越杖一百削兩階詔曰德州防禦使文北京曹貴鄜州李方皆因術士妄談祿命陷于大戮凡術士多務苟得肆爲異說自今宗室宗女有屬籍者及官職三品者除占問嫁娶脩造葬事不得推算相命違者徙二年重者從重上以文家財產賜其故兄特進奪之子斂住并以西京留守京沒入家產賜之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五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二十九　金

壽王

（金史列傳）京本名忽魯以宗室子累遷特進天德二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兼脩國史加開府儀同三司遷工部尚書改禮部兵部判大宗正事封曹王除河間尹正隆二年例封濬國公北京留守以食去官起復益都尹六年坐違制立春日與徒單貞飲酒降灤州刺史未幾改絳陽軍節度使海陵遣護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走入汾州境得免世宗即位來見于桃花塢復判大宗正事封壽王二年正月戊辰朔日食伐鼓用幣上不視朝減膳徹樂詔京代拜行禮世宗懲創海陵踈忌宗室加禮京兄弟情若同生謂京等曰朕每見天象變異輒思政事之闕寤寐自責不遑凡事必審思而後行猶懼獨見未能盡善每令群臣集議庶幾無過舉也是時伐宋未罷兵用度不足百官未給全俸京家人數百口財用少上聞之賜金一百五十兩重綵百端絹五百匹改西京留守賜佩刀廐馬京到西京京妻嘗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留守官至

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如此所官何爲邦榮揆其意乃詐爲圖讖作詩中有鶴唱爲之語以獻於京京曰後誠如此乎遂受其詩并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當生年月家人孫小哥妄作謠言誑惑京如邦榮指京信之京妻公壽具知其事大定五年三月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往鞫之京等皆款伏獄成還奏上曰海陵無道使光英在朕亦保全之況京等哉於是京夫婦特免死杖一百除名嵐州樓煩縣安置以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兀古出劉琉宣諭京詔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翦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爲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爲而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也十年四月詔于樓煩縣爲京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或言京圖逆今不除之恐爲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脩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宣諭京詔曰卿兄文舊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進封王爵委以大藩頃在大名以贓得罪止削左遷不知恩幸乃蓄怨心謀不軌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畝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十一月上問宰臣曰景之罪始於其妻妾卜休徵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但廩給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置之近密臣等以爲非宜上曰朕脩德何必豫懷疑忌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以爲至幸矣豈可復上默良久乃止

陳王

（金史列傳）陳王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尚書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三省事進封兗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趙王

（金史列傳）趙王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三年諡孝悼天眷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奭爲會寧牧封鄧王後爲上京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爲相將謀弒立搆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傑太師進封趙王

衛王

（金史列傳）衛王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

京上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榮王

（金史列傳）榮王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節度使改安武軍留京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京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使者翦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秘書監妍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弟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觴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聞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爽疾少間將從上如涼陘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

賜宴慶和殿奭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御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群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奭貧用有闕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奭疾久不愈勑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曹國王

（金史列傳曹國王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太宗正事再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王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殺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

於衆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蟣蝨耳何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爲太師進封爵妃蒲察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懋進封王阿里罕封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罕遂見殺大定詔復官爵

胙王

（金史列傳胙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爲北京留守弟查剌爲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意謂己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答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辯曰鄧王子阿懶海陵曰阿懶屬疎由是海陵謂胙有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懶是時阿懶方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鞫之無狀特思乃嘗疑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剌特思鞫不以實故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剌并殺特思海陵兼此并構阿懶殺之阿懶弟撻懶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剌阿懶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譎詐雖好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天性賢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參政宗浩對曰爲人清慎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胙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允款密

梁宋國王

（金史列傳梁宋國王宗幹本名斡本太祖庶長子太祖伐遼遼人來禦遇于境上使宗幹率衆先往填壍）士卒畢度渤海軍馳突而前左翼七謀克少卻遂犯中軍杲輒出戰太祖曰遇大敵不可易也使宗幹止杲宗幹馳出杲前控止導騎皆墜之馬杲乃還達魯古城之戰宗幹以中軍爲疑兵太祖既攻下黃龍府即欲取春州遼主聞黃龍不守大懼即自將籍宗戚豪右少年與四方勇士及能言

兵者皆隸軍中宗幹勸太祖毋攻春州休息士卒太祖以爲然遂班師宗幹得降人言春泰州無守備可取於是斜也取春泰州宗雄宗幹等下金山縣宗雄即以兵三千屬宗幹招集未降諸部宗幹擇土人之材幹者以詔書諭之於是女固脾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太祖克臨潢府至沃黑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羸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餉不繼恐有後艱上從之遂班師從都統杲取中京宗翰自北安州移書于杲是時希尹獲遼人知遼主在鴛鴦濼可襲取之杲不能決宗翰使再至宗幹謂杲曰移賚勃極烈灼見事機再使來請彼必不輕舉且彼已發兵不可中止請從其策再三言之杲乃報宗翰會奚王嶺當時無宗幹杲終無進兵意既會軍于羊城濼杲使宗幹與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至五院司遼主已遁去與遼將耿守忠戰于西京城東四十里守忠敗走太宗即位宗幹爲國論勃極烈與斜也同輔政天會三年獲遼主于應州西余睹谷始議禮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庠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四年官制行詔中外十年熙宗爲諳班勃極烈宗幹爲國論左勃極烈熙宗即位拜太傅與宗翰等並領三省事天眷二年進太師封梁宋國王入朝不拜策杖上殿仍以杖賜之宗幹有足疾詔設坐奏事無何監修國史皇統元年賜宗翰輦輿

上殿制詔不名上幸燕京宗幹從有疾上親臨問自燕京還至野狐嶺宗幹疾亟不行上親臨問語及軍國事上悲泣不已明日上及后同往視后親與宗幹饋食至暮而還因赦罪囚與宗幹禳疾居數日薨上哭之慟輟朝七日大臣死輟朝自宗幹始上致祭是日庚戌太史奏戌亥不宜哭上不聽曰朕幼冲時太師有保傅之力安得不哭哭之慟上生日不舉樂上還上京幸其第視殯事及喪至上京上臨哭之及葬臨視之海陵纂立追謚憲古弘道文昭武烈章孝睿明皇帝廟號德宗以故第爲興聖宮大定二年除去廟號改謚明肅皇帝及海陵廢爲庶人二十二年皇太子允恭奏略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弑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閒曠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爲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徂不與於亂臣以謂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書奏世宗嘉納下尚書省議於是追削明肅帝號封爲皇伯太師遼王謚忠烈妻子諸孫皆從降明昌四年配享

太祖廟庭子充亮充襄充亮是爲海陵庶人

宋王

金史列傳宋王宗望本名斡魯補又作斡離不太祖第二子也每從太祖征伐常在左右都統杲已克中都宗翰在北安州獲遼護衛習泥烈知遼主在鴛鴦濼宗翰請襲之杲出青嶺遼兵三百餘掠降人家貲宗望曰君生致此輩可審得遼主所在處實遂與宗翰率百騎進騎多羸乏獨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留一騎趣後軍即馳擊敗之生擒五人因審遼主尚在鴛鴦濼未去無疑也於是進兵宗翰倍道兼行追遼主于五院司不及妻室等追之至白水濼遼主走陰山遼秦晉國王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州部人心不固杲使宗望請太祖臨軍宗望至京師百官入賀上曰宗望與十餘騎經涉兵寇數千里可嘉也上宴群臣歡甚宗望奏曰今雲中新定諸路遼兵尚數萬遼主尚在陰山天德之間而捏里自立于燕京新降之民其心未固是以諸將望陛下幸軍中也上曰懸軍遠伐授以成算豈能盡合機事朕以六月朔啓行既次大濼西南杲使希尹奏請從西南招討司諸部于內地上顧謂群臣曰從諸部人當出何路宗望對曰中京殘弊芻糧不給由上京爲宜然新降之人憂爾驚動未降者必皆疑懼勞師害人所失多矣上京謂臨潢府也上遍下其議命軍帥度宜行之上聞遼主在大魚濼自將精兵萬人襲之蒲家奴宗望率兵四千爲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于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蒲家奴與諸將議余睹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遁去遼兵遂潰宗望等還上曰遼主去不遠亟追之宗望以騎兵千餘追之蒲家奴爲後繼太祖已定燕京斡魯爲都統宗望副之襲遼主于陰山青塚之閒宗望妻室銀术可以三千軍分路襲之將至青塚遇泥淖衆不能進宗望與當海四騎以繩繫遼都統林牙大石使爲鄉導直至遼主營時遼主往應州其嬪御諸女見敵兵奄至驚駭欲奔命騎下執之有頃後軍至遼太叔胡盧瓦妃國王捏里次妃遼漢夫人并其子秦王許王女骨欲餘里衍斡里衍大奧野次奧野趙王妃斡里衍招討迪六詳穩六斤節度使孛迭赤狗兒皆降得車萬餘乘惟宰王雅里及其長女乘軍亂亡去妻室銀术可獲其左右典帳進至拂里門爲書以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知其族屬皆見俘率兵五千餘決戰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子趙王習泥烈及傳國璽追二

十餘里盡得其從馬而賜里特末胡已曾背答剌獲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及獻傳國璽于行在太祖曰此群臣之功也遂寘璽于懷中東面恭謝天地乃大錄諸帥功加賞焉遼主乃使謀盧瓦持兔紐金印請降宗望受之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石晉北遷事遂使使諭夏國示以和好所以沮絕其救遼之心也宗望趨天德遼耶律慎思降及候人吳十回皆言夏國迎護遼主度大河矣宗望乃傳檄夏國曰果欲附我當如前諭執送遼主若猶疑貳恐有後悔及遼秦王等以俘見太祖太祖嘉宗望功以遼蜀國公主餘里衍賜之闍母與張覺戰大敗於兔耳山上使宗望問狀就以闍母軍討張覺降瀕海郡縣遂與覺戰于南京城東覺敗宵遁奔宋語在覺傳城中人執覺父及其二子來獻宗望殺之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爲都統劫府庫掠居民乘城拒守太宗賞破張覺功及有功將士各有差初張覺奔宋入于燕京宗望責宋人納叛人且徵軍糧久不聞問宗望欲移書督之請空名宣頭千道增信牌安撫新降之民詔以新附長吏職員仍舊已命諸路轉輸軍糧勿督於宋給銀牌十空名宣頭五十道及遼潤來隰四州人徙于瀋州者俟畢農各復其業乃詔戚

州諭衆宗望軍張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優容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遥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闍母奏其事乃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别勑有司輕傜賦勸稼穡種場之事一決於宗望又曰議索張覺及遁亡户口於宋闍比歲不登若如舊徵斂恐民匱乏度其種數賦之射糧軍領為民者使復田里小大之事關白軍帥無得專達朝廷詔宗望曰選勲賢及有民望者為南京留守及諸闕員仍具姓名官階以聞是時遷潤來隰四州之民保山砦者甚衆宗望乞選良吏招撫上從之上召宗望赴闕而闍母克南京兵執偽都統張敦固殺之南京平赴京師於是宗翰請無割山西地與宋斡魯亦言之闍母論奏宋渝盟有驗不可不備及宗望還軍上曰徵歲幣於宋以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分賜爾軍及六部來京諸軍宗望至軍宋兵三千自海道來破九寨殺馬城縣戍將御度使盧拚取其銀牌兵仗及馬而去宗望索户口宋人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軍燕山宗望奏請伐宋曰苟不先之恐為後患宗翰亦以為言故伐宋之策宗望實啓之宗望為南京路都統闍母副之自燕山路伐宋宗望奏曰闍母於臣為叔父請以闍母為都統臣監戰事上從之以宗望監闍母劉彦宗兩軍戰事宗望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于白河蒲莧敗宋兵三千于古北口郭藥師降遂取燕山府盡収其軍實馬萬疋甲冑五萬兵七萬州縣悉平宋中山戍將王彦劉璧率兵二千來降蒲察繩果以三百騎過中山三萬人於陁隘之地力戰死之术烈速活里改軍繼至殺二萬餘人宗望破宋真定兵五千人遂克信德府次邯鄲宋李鄴請脩舊好宗望留軍中不遣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虚實宗望請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太宗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四年正月己巳諸軍渡河取滑州以吳孝民入汴以詔書問納平州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黄河為界納質奉貢癸酉諸軍圍汴宋少帝請為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書用伯姪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晦以誓書三鎮地圖至軍中歲幣割地一依定約語在宋事中二月丁酉朔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問舉兵之狀少帝大懼使宇文虚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且將加罪其人宗望賜帯攻改肅王樞為質康王構遣歸師還河北兩鎮不下遂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未幾為右副元帥

有功將士遷賞有差頃之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會諸將發自保州耶律鐸破敵兵三萬于雄州殺萬餘人那野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种師閔軍四萬人駐井陘宗望大破之遂取天威軍秉還遂克真定殺知府李邈得户三萬降五縣遂自真定趨汴十一月戊辰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留諸將分出大名之境降臨河縣至大名縣德清軍開德府皆克之阿里刮以騎兵三千先趨汴破宋軍六千于路取胙城抵汴城下復宋兵千人擒數將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過宋後兵斜睹那野賽剌臺實連破宋援兵閏月壬辰朔宋兵一萬出自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五千使當海忽魯𩥇鶻失擊敗之癸巳宗翰自太原會軍于汴丙辰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十二月癸亥宋帝奉表降上使勗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宗望乃分諸將鎮守河北董才降廣信軍及旁近縣鎮宗望乃西上凉陘詔宗望曰自河之北今既分畫重念其民見城邑有被殘者遂阻命堅守其申諭招輯安全之儻堅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毀蕩者當底於罰是月宗望薨天會十三年封魏王皇統一年進許國王又徙封晉國王天德二年贈太師加遼燕國王配享太宗廟庭正隆二年例降封大定三年改封宋王謚桓肅子齊京文初遼帝之奔陰山也遼節度使和尚與林牙馬哥男慎思俱被擒都統杲使阿鄰護送得里底和尚雅里斯等入京師得里底道亡太祖誅阿鄰和尚弟道温為興中尹太祖使護都本以兵千人與和尚往招之和尚欲亡去不克至興中城下以矢繫書射城中教道温毋降事泄護都本責之曰汝何反覆如此對曰以忠報國何反覆之有雖死不恨乃殺之既而宗望軍過遼都統李迭等道温在其中相與臨水而語宗望承制招之李迭唯諾無降意宗望謂道温曰汝兄和尚困戰而獲未嘗加罪後以叛誅能無痛悼道温曰吾兄辱於見獲榮於死國宗望顧馬和尚曰能為我取此乎對曰能遂以所部度水擊敗其衆直趨道温射中其臂獲而殺之

瀋王

金史列傳瀋王宗弼本名斡啜又作兀术亦作斡出或作晃斡出太祖第四子也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問知遼帝猟鴛鴦濼都統杲出青嶺宗望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孛古野里斯等馳擊敗之宗弼矢盡遂奪遼兵士槍獨殺八人生獲五人遂審侍遼主在鴛鴦

濮略濮尚未去可襲取者及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合魯索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上皇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宗望薨宗輔為右副元帥徇地淄青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衆遂克青州復破賊將趙成于臨朐大破黃瓊軍遂取臨朐宗輔軍還遇敵三萬衆于河上宗弼擊敗之殺萬餘人詔伐宋康王宗輔發河北宗弼攻開德府糧乏轉攻濮州前鋒烏林荅泰欲破王善二十萬衆遂克濮州降旁近五縣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督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軍後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宗弼等分道伐之進兵歸德城中有自西門出者當海復敗之乃絕隍築道列礮隍上將攻之城中人懼遂降先遣阿里蒲盧渾至壽春宗弼軍繼之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進降廬州巢縣王善軍當海等破酈瓊萬餘衆于和州遂自和州渡江將至江寧西二十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鶻盧補當海迪虎大臭合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留長安奴斡里也守江寧使阿魯補斡里也別將兵徇地下太平州濠州及句容溧陽等縣泝江而西屢敗張永等兵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追襲宋主于越州至湖州取之先使阿里蒲盧渾趨杭州具舟于錢塘江宗弼至杭州官守巨室皆逃去遂攻杭州取之宋主聞杭州不守遂自越奔明州宗弼留杭州使阿里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訛魯補朮列速降越州大臭破宋周汪軍阿里蒲魯渾破宋兵三千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至其城下城中出兵戰失利宋主走入于海宗弼中分麾下兵會攻明州克之阿里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溫州將自溫州趨福州矣遂行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蒲盧渾乃還宗弼還自杭州遂取秀州赤盞暉敗宋軍于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百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林荅泰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剌古渡自西與世忠戰于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

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煙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遂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軍于富平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涇原兩路及攻吳玠于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軍伏兵起且戰且走行三十里將至平地宋軍陣于山口宗弼大敗將士多戰沒明年復攻和尚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瀋王天眷元年撻懶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明年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宗弼自軍中入朝進拜都元帥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奏請誅撻懶復舊疆是時宗磐已誅撻懶在行臺復與鶻懶謀反會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為太保領行臺尚書省都元帥如故往燕京誅撻懶撻懶自燕京南走將亡入于宋追至祁州殺之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于帥府民訟錢穀行臺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總其事遂議南伐太師宗幹以下皆曰搆釁再造之恩不思報德妄自鴟張祈求無厭今若不取後恐難圖上曰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且都元帥久在方面深究利害宜即舉兵討之遂命元帥府復河南疆土詔中外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取洛陽自率衆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相次皆下時暑宗弼還軍于汴岳飛等軍皆退去河南平時天眷三年也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凡有功軍士三千並加忠勇校尉攻嵐石保德皆克之宗弼入朝是時上幸燕京宗弼見於行在所居再旬宗弼還軍上起立酹酒餞之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宗弼已啓行四日召還至日希尹誅越五日宗弼還軍進伐淮南克廬州上幸燕京宗弼朝燕京乞取江南上從之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與宰臣同入奏事俄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大保都元帥領行臺如故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西京及山後諸部族隸元帥府乃還軍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荅書乞加寬宥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弊邑拜表闕下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三年二月宗弼朝京師兼監修國史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其表曰臣搆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割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

爲界屬登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幹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詔庶使弊邑永有憑焉宗弼進拜太傅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以袞冕圭寶琊璲玉冊冊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于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爲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駝百羊萬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絹二千兩匹宗弼表乞致仕不許優詔荅之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如故皇統八年薨大定十五年謚忠烈十八年配享太宗廟廷子亨字迭

芮王

金史列傳芮王亨本名孛迭熙宗時封芮王為猛安加銀青光祿大夫天德初加特進海陵忌太宗諸子得謁太廟以亨為右衛將軍語在太宗諸王傳海陵賜良弓亨性直材勇絕人善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忌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方強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耳其實忌亨也歷中京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寧尹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且令構其罪狀亨初除廣寧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太祖長女兀魯曰孛迭雖稍下遷勿以為嫌國家視京府一也況孛迭年富何患不貴顯乎是時兀魯與徒單斜也為室斜也妾忽撻侍幸於徒單后忽撻詐后告兀魯語涉怨望且指斥又言孛迭當大貴海陵使蕭裕鞫之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而杖斜也免其官以兀魯怨望斜也不先奏聞故也乃封忽撻為莘國夫人久之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渤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密與亨侍妾私通亨知之怒曰必殺此奴六斤聞之惧遂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以謂生辰進馬者衆不能以良馬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之奴有自京來者具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貸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我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即以為怨望遂誣亨欲因閱刺海陵老僧即捕繫亨以聞工部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忒里等鞫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亨嘗言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奏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鞫之與其家奴並加榜掠皆不伏老僧夜至亨囚所使人蹴其陰間殺之亨比至死不勝楚痛聲達於外海陵聞亨死佯為泣下遣人諭其母曰爾子所犯法當考掠不意飲水致死亨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畋獵持鐵連鎚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群豕亨曰吾能以鎚殺之即奮鎚遥擊中其腰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焉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復亨官爵封韓王十七年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

鉅鹿郡王

金史列傳鉅鹿郡王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真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我合由是器重之撻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今卿以為不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為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真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宜可有間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為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封河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宜速至此若為紇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須叔憂宗憲聞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小達口除中都留守即

遵赴任詔與元帥完顏彀英同議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為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事完顏元宜左丞紇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爽各一本移剌高山奴前為寧州刺史以貪汚免世宗以功臣子孫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為秘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很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為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為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為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金源郡王

金史列傳金源郡王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為其部長父直離海始祖弟保活里

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邀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邀孫歲餘厚其饋廩飲食甚適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為贈結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為助糴貴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與握手為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強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懣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阜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膝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懣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懣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烏自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曰烏鳶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金版其子蟬蠢從行上謂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其獲當以為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

其至親出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人師還賞賚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王子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將舉兵伐遼尚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憑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為我決之遼名為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為如何迪古乃曰以主公英武士衆樂為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遼主兵決戰迪古乃與銀术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斡魯蒲察會斡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斡魯古等禦耶律捏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懿等州降天輔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鷄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為耶懶路都勃堇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术實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蜀王

金史列傳蜀王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踈事久不決乃使習古迺銀术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為謀克還與婁室戍邊後與婁室渾黙婆盧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术可守達魯古城收國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术可為謀克屯寧江州遼大册使習泥烈還回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剌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使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迺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遁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郡銀术可與習失蚕曹完達大破之索里乙室

破宋兵於太谷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鶻懶拔離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據榆次救太原銀朮可使斡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州谷大敗之撒里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識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朮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朮可降苛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朮可取鄭州敗其將李操等遣諜書入襄陽拔離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擒轉運使劉吉鄭州通判王彬拔離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沙古質別克舊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朮可守太原天會十年為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謚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子毅英

河內郡王

金史列傳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懣之子辭不失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焉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方獵因詔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溫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朮虎麟有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捕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貫及歸復追使賜予銀是年入為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檢無何為吏部尚書天德初為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為真定尹用廉封河內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太官改益都尹正隆二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為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底視地形衝要戍于狗濼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為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為元帥右都監以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烏節度特末也獲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斡執窩斡并其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為北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為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為北京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為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為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為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家九年拜樞密使上疏論五事其一女真人可依漢人以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真猛安其三盟濼官可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勻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真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女真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厖古鑑徒單鎰完顏匡輩皆由此致宰相貴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錄卿嘗為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音保朮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遼濱路寶鄰山猛安

陳王

金史列傳陳王完顏希尹本名谷神歡都之子也自太祖舉兵常在行陣或從太祖或從撒改或與諸將征伐皆有功金人初無文字國勢日強與鄰國交好迺用契丹字太祖命希尹撰本國字備制度希尹乃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真字天輔三年八月字書成太祖大悅命頒行之賜希尹馬一匹衣一襲其後熙宗亦製女真字與希尹所製字俱行用希尹所撰謂之女真大字熙宗所撰謂之小字遼人迪六和尚雅里斯棄中京走希尹與迪古乃婁室余睹襲之迪六等聞希尹兵後走還降其旁近人民而還奚人落虎來降希尹使落虎招其父西節度使訛里剌訛里剌以本部降宗翰駐軍北安使希尹經略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于鴛鴦濼宗翰遂請進兵宗翰將

會都統杲于奚王嶺遣兵屯古北口使婁盧火將兵二百擊之渾黜亦將二百人爲後援渾黜聞遼兵衆請益兵宗翰欲親往希尹妻室曰此小寇請以千兵爲公破之渾黜至古北口遇遼遊兵逐之入谷中遼步騎萬餘追戰死者數人渾黜據關口希尹等至大破遼兵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復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遂與宗翰至奚王嶺期會於羊城濼宗翰襲遼帝于五院司希尹爲前驅所將纔八騎與遼主戰一日三敗之明日希尹得降人麻哲言遼主在漠嵏輜重將奔西京幾及遼主于白水濼南遼主以輕騎遁去盡獲其內庫寶物遂至西京西京降使蒲察守之希尹至乙室部不及遼主而還及宗翰入朝希尹權西南西北兩路都統是時夏人已受盟遼主已獲耶律大石自立而夏國與婁室書責諸帥棄盟軍入其境多掠取者希尹上其書且奏曰聞夏使人約大石取山西諸郡以臣觀之夏盟不可信也上曰夏事酌宜行之軍入其境不知信與否也大石合謀不可不察其嚴備之及大舉伐宋希尹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主以歸還賜希尹鐵券除常赦不原之罪餘釋不問宗翰伐康王希尹追之于揚州康王遁去後與宗翰俱朝京師請立熙宗爲儲嗣太宗遂以熙宗爲諳班勃極烈熙宗即位希尹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加開府儀同三司希尹爲相有大政皆身先執敘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罷爲興中尹二年復爲左丞相兼侍中進封陳王與宗翰共誅宗盤宗雋三年賜希尹詔曰帥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右丞蕭慶并希尹子同修國史把荅符寶郎漫帶是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實無他心而死非其罪贈希尹儀同三司邢國公改葬之蕭慶銀青光祿大夫天德三年追封豫王正隆二年例降金源郡王大定十五年謚貞憲孫守道守貞守能守道自有傳

晉國王

金史列傳晉國王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訛爲粘罕國相撒改之長子也年十七軍中服其勇及議代遼宗翰與太祖意合太祖敗遼師于境上獲耶律謝十撒改使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即稱帝爲賀及太祖以下宗室郡臣皆勸進太祖猶謙讓宗翰與阿離合懣蒲家奴等進曰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意乃決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戍遼太祖逆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人于達魯古城天輔五年四月宗翰奏曰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除後必爲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也太祖

然之即命諸路戒備軍事五月戊戌射柳宴群臣上顧謂宗翰曰今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若謀元帥無以易汝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且命之酹解御衣以衣之群臣言時方暑月乃止無何爲移賚勃極烈副蒲家奴西襲遼帝不果行十一月宗翰復請曰諸軍久駐人思自奮馬亦壯健宜乘此時進取中京群臣言時方寒太祖不聽竟用宗翰策於是忽魯勃極烈杲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宗翰宗幹宗望副之宗峻領合扎猛安皆受金牌余睹爲鄉導取中京實北京既克中京宗翰率偏師趨北安州與婁室徒單綽里合兵大敗奚王霞末北安遂降宗翰駐軍北安遣希尹經畧近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廼知遼主獵于鴛鴦濼殺其子晉王敖魯斡衆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耨盌溫都移剌保報都統杲曰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畋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見諭若有異議此當以偏師討之杲使奔睹與移剌保同來報曰頃奉詔旨不令便趨山西當審詳徐議當時宗翰使人報杲即整衆俟兵期及奔睹至知杲無意進取宗翰恐待杲約或失機會即決策進兵使移剌保復往報都統曰初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與大軍會于何地幸以見報宗幹勸杲當如宗翰策杲意乃決約以奚王嶺會議宗翰至奚王嶺與都統杲會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于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蒲察烏烈谷赧先擊之斬首千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宗翰弟扎保迪沒于陣天眷中贈扎保迪特進云宗翰已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于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燕京平賜宗翰希尹稜懶耶律余睹金器有差太祖既以燕京與宋人還軍次鴛鴦濼不豫將歸京師以宗翰爲都統昊勃極烈昱迭勃極烈斡魯副之駐軍雲中太宗即位詔宗翰曰寄爾以方面當遷官資者以便宜除授因以空名宣頭百道給之宋人來請割諸城宗翰報以武朔二州宗翰請曰宋人不歸我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山西郡縣太宗曰先皇帝嘗許之矣當與之諸將獲耶律馬哥宗翰歸之京師詔以馬七百匹給宗翰軍以田種千石米七千石賑新附之民詔曰新附之民比及農時度地以居之宗翰請分宗望捷懶石古乃精兵討諸部詔曰宗望軍不可分別

以精銳五千給之宗翰朝太祖陵入見上奏曰先皇帝時山西南京諸部漢官軍帥皆得承制除授今南京皆循舊制惟山西優以朝命詔曰一用先皇帝燕京所降詔敕從事卿等度其勤力而遷授之宗翰復奏曰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朞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上悉如所請上以宗翰破遼經略夏國奉表稱藩深嘉其功以馬十匹使宗翰自擇二匹餘賜群帥及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太宗命宗翰取諸路戶籍按籍索之而闍母再奏宋敗盟有狀宗翰宗望俱請伐宋於是諳班勃極烈杲領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為左副元帥自太原路伐宋宗翰發自河陰遂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河東陝西軍四萬救太原敗于汾河之北殺萬餘人宗望自河北趨汴久不聞問遂留銀术可等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勝軍下隆德府實潞州軍至澤州宋使至軍中始知割三鎮講和事路允迪以宋割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孟縣復留銀术可圍太原宗翰乃還山西宋少帝誘蕭仲恭貽書余睹以興復遼社稷以動之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翰發自西京九月丙寅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孝純等鶻沙虎取平遙降靈石介休孝義諸縣十一月甲子宗翰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隆德府遂取澤州撒剌荅等先已破天井關進逼河陽破宋兵萬人降其城宗翰攻懷州克之丁亥渡河閏月宗翰至汴與宗望會兵宋約畫河為界復請脩好不克和丙辰銀术可等克汴州辛酉宋少帝詣軍前舍青城十二月癸亥少帝奏表降詔元帥府曰將帥士卒立功者第其功之高下遷賞之其殞身行陣沒於王事者厚卹其家賜贈官爵務從優厚使爲就軍中勞賜宗翰宗望使皆執其手以勞之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袞冕車輅祭器大樂靈臺圖書與大軍北還七月賜宗翰鐵券除反逆外餘皆不問賜與其原宗翰以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良能者任之以安新民上遣耶律暉等從宗翰行詔黃龍府路南路東京路於所部各選如耶律暉者遣之宗翰遂趨洛陽宋董植以兵至鄭州鄭州人復叛宗翰使諸將擊董植軍復取鄭州遂遷洛陽襄陽穎昌汝鄭均房唐鄧陳蔡之民於河北而遣婁室平陝西州郡是時河東寇盜尚

多宗翰乃分留將士夾河屯守而還師山西昏德公致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民心必喜萬世利也宗翰受其書而不荅康王遣王師正奉表密以書招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事重體大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陝西而會師河北彼必謂我有急難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後取宋宗翰蓋有意于夏人也議久不決奏請于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可置而不取於是婁室蒲察帥師繩果婁盧火監戰平陝西銀术可守太原耶律余睹留西京宗翰會東軍于黎陽津遂會睿宗于濮進兵至東平宋知府權邦彥棄家宵遁降其城駐軍東平東南五十里復取徐州先是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官庫盡得之分給諸軍襲慶府來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于撻懶乃遣拔離速烏林荅泰欲馬五襲康王于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馳至揚州城下康王聞兵來已於前一夕渡江矣於是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稷先是康王嘗致書元帥府稱大宋皇帝構致書大金元帥帳前至是乃貶去大號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矣四月七月兩書皆然元帥府荅其書招之使降於是撻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之軍渡江取建康入于杭州康王入海阿里蒲盧渾等自明州行海三百里追之弗及宗弼乃還其後宗翰欲取徐文策伐江南睿宗宗弼議不合乃止語在劉豫傳歸德叛都統大乣里平之初太宗以斜也為諳班勃極烈天會八年斜也薨久虛此位而熙宗宗峻子太祖嫡孫宗幹等不以言太祖而太祖亦無立熙宗意宗翰朝京師謂宗翰曰儲嗣虛位頗久合剌先帝嫡孫當立不早定之恐授非其人宗翰日夜未嘗忘此遂與宗幹希尹定議入言於太宗請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皆大臣義不可奪乃從之遂立熙宗為諳班勃極烈於是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兼都元帥熙宗即位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詔不許天會十四年薨年五十八追封周宋國王正隆二年例封金源郡王大定間改贈秦王謚桓忠配享太祖廟廷孫秉德斜哥秉德別有傳

宋國王

金史列傳宋國王宗磐本名蒲魯虎天輔五年都統杲取中京宗磐與斡魯宗翰宗幹皆為之副天會十年為國論忽魯勃極烈熙宗即位為尚書令封宋國王未幾拜太師與宗幹宗翰並領三省事熙宗優禮宗室宗翰沒後宗磐日益跋扈嘗與宗幹爭論於上

即上表求退馬野奏曰陛下當於春秋而大臣不協恐非國家之福熙宗因為兩解宗磐愈驕恣其後於熙宗前持刀向宗幹都點撿蕭仲恭呵止之既而左副元帥撻懶東京留守宗雋入朝宗磐陰相黨與而宗雋遂為右丞相用事撻懶屬尊功多先薦劉豫立為齊帝至是唱議以河南陝西與宋使稱臣熙宗命群臣議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雋助之卒以與宋其後宗磐宗雋撻懶謀作亂宗幹希尹發其事熙宗下詔誅之坐與宴飲者皆貶削決責有差赦其弟斛魯補等九人并赦撻懶出為行臺左丞相皇后生日宰相諸王妃主命婦入賀熙宗命去樂曰宗磐等皆近屬輒構逆謀情不能樂也以黃金合及兩銀鼎獻明德宮太皇太后并以金合銀鼎賜宗幹希尹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六　十八陽

王（宗室封王三十　金　元）

豳王

金史列傳宗固本名胡魯天會十五年為燕京留守封豳王宗雅本名斛魯補封代王宗偉本名阿魯補封虞王宗英本名斛沙虎封滕王宗懿本名阿鄰封薛王宗本本名阿魯封原王鶻懶封翼王宗美本名胡里甲封豐王神土門封鄆王斛孛束封霍王幹烈封蔡王宗哲本名鶻沙封畢王皆天眷元年受封宗順本名阿魯帶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宗磐既誅熙宗使宗固子京往燕京慰諭宗固既而翼王鶻懶復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詔曰燕京留守豳王宗固等或謂當絕屬籍朕所不忍宗固等但不得稱皇叔其母妻封號從而降者審依舊典皇統二年復封宗雅為代王宗固為判大宗正三年為太保右丞相兼中書令是歲薨海陵在熙宗時見太宗諸子勢彊而宗磐尤跋扈與鶻懶相繼皆以逆誅心忌之熙宗厚於宗室禮遇不衰海陵與秉德唐括辯私議主上不宜寵遇太宗諸子太甚及篡立享謁莫太廟韓王亨素號材武使攝右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強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遂與秘書監蕭裕謀去宗本兄弟太宗子孫於是焉盡語在宗本傳中

原王

金史列傳原王宗本本名阿魯皇統九年為右丞相兼中書令進太保領三省事海陵篡立進太傅領三省事初宗幹謀誅宗充故海陵心忌太宗諸子熙宗時海陵私議宗本等勢強主上不宜優寵太甚及篡立猜忌益深遂與秘書監蕭裕謀殺太宗諸子誣以秉德出領行臺與宗本別因會飲約內外相應使尚書省令史蕭玉告宗本親謂玉言以汝於我故舊必無它意可布腹心事領省臨行言彼在外諭說軍民無以外患為慮若太傅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鎖里虎當大貴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又言左丞相於我及我妃處稱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傅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唐括辯謂宗本言內侍張彥善相相太傅有天子分宗本答曰宗本有兄東京留守在宗本何能為是時宗美言太傅正是太宗主家子擬太傅使合為北京留守卞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遲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日近圍場內予決宗本因以馬一

匹袍一領與玉充衣識物玉恐圍場日近身摩於外不能親奏遂以告祕書監蕭裕裕具以聞蕭玉出入宗本家親信如家人海陵既與蕭裕謀殺宗本秉德詔天下恐天下以宗本秉德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搆成其事而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鞠海陵先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壻近侍局副使耶律闢離剌小底密伺宗本及判大宗正事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送客出城醉酒露髮被衣以車載至裕第點檢蕭祚家逮日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為人所累得罪故至此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主告其事今書汝告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勿復異詞恐禍及汝家也裕乃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裕所教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卞及遼益都尹畢王宗哲平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止聽各以奴婢五人自隨既而使人要之於路并其子男無少長皆殺之而中京留守宗雅喜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太

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卞本名可喜稟本名胡離改京宗固子本名胡石賚蕭玉既如蕭裕教對海陵海陵遂以宗本秉德等罪詔天下以玉上變賞之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宗本諸家戒之曰珠玉金帛入於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其檀木屏風少監劉景前為監丞時太府監失火案牘盡焚毀數月方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坐是稽緩當得罪景為吏倒署年月太倉都監焦子忠與景有舊坐逋負久不得調景為盡力出之久之馮六與景就宮中相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及出焦子忠事御史劾奏景景黨誘馮六家奴發盜屏事馮六自陳於尚書省海陵使御史大夫趙資福大理少卿許竑雜治資福等奏馮六非自盜又嘗自首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馮六嘗用所盜物其自首不及此法盜宮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宮中物何異謂馮六曰太府掌宮中財賄汝當防制姦欺而自用盜物於是馮六棄市資福竑坐鞫獄不盡決杖有差景亦伏受焦子忠賂金海陵曰受金事無左驗景倒署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恕遂殺之大定二年追封宗固曹王宗雅曹王宗順隋王宗懿鄭王宗美衛王宗哲韓王宗本潞王神土門豳王斛孛束濬王斡烈鄂王胡里改胡什賚

可喜並贈金吾衛上將軍惟宗磐阿魯補斛沙虎鶻懶四人不復加封

豐王

豐王名宗美本名胡里甲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官至判大宗正事海陵時與原王宗本同被殺大定二年追封衛王（詳前傳）

代王

代王名宗雅本名斛魯補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為中京留守喜事佛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不數日竟殺之大定二年追封曹王（詳前傳）

虞王

虞王名宗偉本名阿魯補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詳前傳）

滕王

滕王名宗英本名補沙虎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詳前傳）

薛王

薛王名宗懿本名阿璘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官至東京留守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鄭王（詳前傳）

翼王

翼王名鶻懶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後與行臺左丞相撻懶謀反伏誅（詳前傳）

鄆王

鄆王名神土門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豳王（詳前傳）

霍王

霍王名斛孛束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濬王（詳前傳）

蔡王

蔡王名斡烈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鄂王（詳前傳）

畢王

畢王名宗哲本名鶻沙太宗子也天眷元年受封海陵時被殺大定二年追封韓王（詳前傳）

徐王

徐王名宗順本名阿魯帶太宗子也天會二年薨皇統五年贈金紫光祿大夫後封徐王大定二年追封隋王（詳前傳）

代王

金史列傳代王充本名神土懣母李氏徒單氏以為己子熙宗初加光祿大夫天眷間為汴京留守皇統間封滿國公為吏部尚書進封代王遷同判大宗正事九年拜右丞相是歲薨追封鄭王大定二十二年追降儀同三司左丞相子檀奴元奴耶補兒阿里白

魏王

金史列傳魏王道濟熙宗子也皇統三年命為中京留守以直學士阿懶為都提點張玄素為同提點左右輔導之俄封魏王

封其母爲賢妃初居外王是
養之宮中未幾熙宗怒殺之

衛王

金史列傳衛王襄本名永慶海陵母弟爲輔國上將軍卒天德
二年追封衛王再贈司徒大定二十二年追降銀青光祿大夫
子和尚封應國公賜名樂善左宣徽使許霖之子知彰與和尚鬭爭其母
妃命家奴捽入淩辱之使人曳霖至第毆詈之明日霖訴于朝詔大興尹
蕭王左丞良弼權御史大夫張忠輔左司員外郎王全雜治妃杖一百殺
其家奴爲首者餘決杖有差霖嘗跪于妃前失大臣體及所訴有妄笞二
十大定間家奴小僧月一妄言和尚熟寢之次有異徵裹妃僧酷以爲信
然召日者李端卜之端云當爲天子司天張友直亦云當大貴家奴李添
壽上變僧酷和尚下吏驗問有狀皆伏誅上曰朕嘗痛海陵翦滅宗族今
和尚所爲如此欲貸其罪則妖妄誤惑愚民者使以爲真不可不戒朕於
此子蓋不得已
之傷閔者久之

宿王

金史列傳宿王矧思阿補正隆元年四月生小底東勝家保
養之賜東勝錢千萬仍爲起第五月己酉彌月封其母唐括
氏爲柔妃賜京師貧者五千人錢人錢二百二年矧思阿補生日海陵與
永壽太后及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三年正月五日矧思阿補薨海陵
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乳母杖東勝一百除名明日追封
矧思阿補爲宿王葬大房山諫議大夫楊伯雄入直禁中因與同直者相
語伯雄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宮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
素尚如此或以此言告海陵海陵大怒謂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爲豈
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
拜耳而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幾其死至於
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閱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
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
君不恤國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
而吏敢有受賕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公言
之言而不從朕之非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對曰陛下至德明聖固無竊
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祇杖汝二百
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詔諭伯
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

滕王

金史列傳滕王廣陽母南氏本大昊家婢隨元妃大氏入宮海
陵幸之及有娠即命爲殿直正隆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生廣陽
十月滿月海陵分施在京貧民凡用錢千貫三年
二月封南氏爲才人七月封廣陽爲滕王九月薨

鎬王

金史列傳鎬王永中本名實魯剌又名萬僧大定元年封許王
五年判大興尹七年進封越王十一年進封趙王十三年拜樞
密使十九年子石古乃加光祿大夫是歲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永中
母元妃張氏陪葬十一月庚申自磐寧宮發引永中以元妃柩先發使執
黃繖者前導俄頃皇后柩出磐寧宮顯宗徒跣步府監張僅言叱執黃繖
者不應既葬僅言欲奏其事顯宗解之曰是何足校哉或繖人誤耳僅言
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永中不悅顯宗勸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
踈自近及遠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閑劇爲計耶永中乃
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永中顯宗先遣章宗宣宗奉表
問起居于上京既而遣永中子光祿大夫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國公
主曰皇太子孝德天成先遣二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也二
十五年六月世宗在天平山好水川清暑顯宗薨于中都詔曹王永功視
章宗召永中赴行在是歲與章宗及永功等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六
年後爲樞密使是歲世宗賜諸孫名石古乃曰瑜神土門曰璋阿思懣曰
玘阿離合懣曰琢二十七年玘年十五以上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起
復判西京留守進封漢王與諸弟各賜金五百兩銀五千兩錢二千貫重
幣三百端絹二千匹再賜永中脩公廨錢三百萬特加石古乃銀青榮祿
大夫阿離合懣奉國上將軍明昌二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崩判真定府
事吳王永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
史五十永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頗解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永中曰
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丙戌禫祭永中始至入臨辛卯始克行燒飯禮
壬辰永中及諸王朝辭賜遺留物禮過雖在而嫌忌自此始矣四月進封
并王三年判平陽府事進封鎬王初置王傅府尉官名爲官屬實檢制之
也府尉希望風旨過爲苛細永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掣制情思
不堪殊鬱鬱乃表乞閑居詔不許四年鄭王永蹈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
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毬獵游宴皆有制限家人出入皆有禁防河東提
刑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永中杖一百解職前近侍局副使裴滿可孫嘗爲
永中請託爲石古乃求除官可孫已改同知西京留守猶坐免故尚書右

丞張汝翽永中母男也汝翽妻高陀斡自大定間畫永中母像奉之甚謹挾左道爲永中求福希覬非望明昌五年高陀斡坐詛祝誅上疑事在永中未有以發也會鎬王傅尉奏永中第四子阿離合懣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御史中丞孫即康鞫問并求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永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爲大王以爾爲妃詔遣官覆按狀同再遣禮部尚書張暐兵部侍郎烏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鎬王祇以語言得罪與永蹈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永中與永蹈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大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永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五品以下附奏四品以上入對使殿皆曰請論如律惟宮籍監丞盧利用乞貸其死詔賜永中死神徒門阿離合懣等皆棄市勑有司用國公禮收葬永中平陽府監護官給葬具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永中王爵賜謚曰厲勑石古乃於威州擇地以禮改葬歲時祭奠貞祐二年詔徙永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貞祐三年大康縣人劉全嘗爲盜亡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目之劉全欲爲亂因假託以惑衆誘王氏女爲妻且言其子方聚兵河北東平人李寧居嵩山有妖術全同縣人時溫稱寧可論大事乃使范元書僞號召之寧至推爲國師議僭立事覺全溫寧皆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永中子孫于南京興定二年亳州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令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皆信以爲誠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遣歐榮輩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永中子孫禁錮自明昌至于正大末幾四十年天興初詔弛禁錮未幾南京亦不守云

鄭王

金史列傳鄭王永蹈本名銀朮可初名石狗兒大定十一年封爲大興尹章宗即位判彰德軍節度使進封衛王明昌二年徙封鄭王三年改判定武軍初崔溫郭諫馬太初與永蹈家奴畢慶壽私說讖記災祥畢慶壽以告永蹈郭諫頗能相人永蹈乃召郭諫相己及妻子諫說永蹈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又曰大王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永蹈召崔溫馬太初論讖記天象崔溫曰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曰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汪丑後寅前兵戈

僭亂事永蹈深信其說乃陰結內侍鄭雨兒伺上起居以崔溫爲謀主郭諫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蹈妹韓國公主永蹈謀取河南軍以爲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尉蒲剌覩致書于揆且先請婚以觀其意揆拒不許結婚使者不敢復言不軌事永蹈家奴董壽諫永蹈不聽董壽以語同輩奴千家奴上變是時永蹈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顏守貞參知政事胥持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鞫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相夾谷清臣奏曰事貴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蹈及妃卞王二子按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剌覩崔溫郭諫馬太初等皆伏誅僕散揆雖不聞問猶坐除名董壽免死隸監籍千家奴賞錢二千貫特遷五官雜班敘使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改葬賜謚曰剌

以衛王永濟子按辰爲永蹈後奉其祭祀

越王

金史列傳越王永功本名宋葛又名廣孫貞元二年生沉默寡言笑勇健絕人涉書史好法書名畫大定四年封鄭王七年進封隋王十一年進封曹王十五年除刑部尚書上曰侍郎張汝霖汝外舅行也可學爲政十七年授活活土世襲猛安十八年改大興尹世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二人失覺察勒停上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使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上皆從之老嫗與男婦憩道傍婦與所私相從亡去或告嫗曰向見年少婦人自水邊小徑去矣嫗告伍長蹤跡之有男子私殺牛手持血刃望見伍長意其捕己即走避之嫗與五長疑是殺其婦也捕送縣不勝楚毒遂誣服問尸安在詭曰棄之水中矣求之水中果獲一尸已半腐縣吏以爲是男子真殺若婦矣即具獄上永功疑之曰婦死幾何日而尸還半腐哉頃之嫗得其婦於所私者永功曰是男子偶以殺人就獄其拷掠足以稱殺牛之科矣遂釋之而去武清黃氏望雲王氏豪猾不逞永功發其罪戮內肅然二十三年判東京留守是月改河間尹閏月改北京留守居無何上謂宰臣曰朕聞永功到北京爲政無良雖朕子萬一敗露法可屈乎朕已戒勑永功卿等可諭其長史俾臣正之到北京凡七月改東京留守世宗幸上京過東京永功從明年上還至天平山好水川皇太子薨詔永功護喪事尋拜御史大夫章宗封原王加開府儀同三司趙王永中及永功兄弟皆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太宗正事應州僧與永功有舊將

訴事于彰國軍節度使移剌胡剌求永功手書與胡剌為地胡剌得書奏之上謂宰臣曰永功以書囑事胡剌此雖細微不可不懲也凡人小過不治遂至大咎有犯必懲庶幾能改是亦教也皆曰陛下用法無私臣下敢不敬畏於是永功解職未幾復判大宗正事章宗即位除判平陽府事進封冀王永功之官隨引醫人沈思存過制限當解職上曰朕知此事當痛斷監奴及治府掾長史嘗轄府事者罪仍著于令家奴王唐犯罪至徒永功曲庇之平陽治中高德裔失覺察皆四十於是永功改判濟南府詔永功曰所坐雖細事法令不得不如此今已釋矣後毋復然濟南先帝舊治風土甚好可悉此意也改授山東西路把魯古世襲猛安二年判廣寧府事進封曹王明年判彰德府事承安元年進封鄆王明年判太原府事泰和七年改西京留守八年復判平陽府事大安元年進封譙王判中山府事明年進封越王宣宗即位免常參明年從遷汴京久之詔永功每月朔一朝興定四年詔永功無朝五年有疾賜御藥疾革賜尚醫診視一日五遣使候問是歲薨上哭之慟謚曰忠簡子福孫壽孫粘沒曷大定二十六年詔賜福孫名璐壽孫名璹粘沒曷名琳是年璐加奉國上將軍章宗即位加銀青榮祿大夫封蕭國公初為興陵崇妃養子常居京師奉朝請泰和五年卒章宗輟

朝百官進名奉慰

璐王

金史列傳璐王永德本名訛出大定二十五年與章宗及諸兄俱加開府儀同三司二十七年封薛王明年除祕書監二十九年進判祕書監進封瀋王明昌元年授山東東路把魯古必剌猛安三年進封盛王五年遷勸農使承安二年進封璐王承安三年再任勸農使泰和元年有司劾永德元日進酒後期有詔勿問衛紹王時累遷太子太師宣宗即位改同判大睦親府事興定五年遷判大睦親府事子幹論賜名琇

豫王

金史列傳豫王永成本名鶴野又曰婁室母昭儀梁氏永成風姿奇偉博學善屬文世宗尤愛重之大定七年始封瀋王以太學博士王彥潛為府文學永成師事之十一年進封鄒十五年就外第十六年判祕書監明年授世襲山東東路把魯古猛安判大睦親府事既而改中都路胡土靄哥蠻猛安二十年改授翰林學士承旨二十三年判定武軍節度使事尋改判廣寧府二十五年世宗幸上京命留守中都判吏部尚書進開府儀同三司為御史大夫章宗即位起復進封吳判真定府事明昌元年改山東西路盆買必剌猛安明年進封兗坐率軍民圍獵解職奉表謝罪上賜手詔曰卿親實肺腑夙著忠純侍顯考於春宮曲盡友于之愛洎冲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裨益朕心簡在豈楮莫窮用是起之苫塊之中授以維城之任自典藩服歲月荐更蕞爾趙邦知驕足之難展聊哉鎮府固牛刀之莫施方思驛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特獵頗擾部民法所不寬憲臺聞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乃世封嘗祖宗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小誡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慎者脩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梁孝奢淫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可為龜鑑卿無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德業日新無慮牽復之晚朕素不工詞翰臨文草草直寫所懷冀不以辭害意也未幾授沁南軍節度使三年改判咸平府事未赴移判太原府事上以永成誕日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輝玉牒忠誠不待啓金縢之語當世榮之七年改判平陽府事承安改元以覃恩進封豫明年冬進馬八十疋以資守禦之備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忠義方分憂於外服未輸駿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五年再任俄召還以疾不能入見上親幸其第臨視泰和四年薨訃聞上為之震悼賻贈甚厚謚曰忠獻永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見驕色自號曰樂善居士有文集行于世云

虁王

金史列傳夔王允升改名永升本名斜不出一名鶴壽大定十一年封徐王進封虞王二十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明年判吏部尚書授山東西路按必出虎必剌猛安章宗即位加恩宗室徙封隋王除定武軍節度使明昌二年改封曹王久之改封宛王衛紹王即位從今封貞祐元年九月宣宗以允升年高素羸疾詔宮中聽扶杖尋薨既殯燒飯上親臨奠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由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蓋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

鄆王

金史列傳鄆王琮本名承慶母田氏其後封裕陵充華琮儀觀豐偉機警清辯性寬厚好學世宗選進士之有名行者納坦謀嘉教之女直小字及漢字皆通習及長輕財好施無慍色善吟詠不喜聞人過至于騎射繪塑之藝皆造精妙大定十八年封道國公二十六年加

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鄆王明昌元年授婁速路獲火羅合打世襲猛安留京師五年薨上輟朝親臨奠于殯所謚曰莊靖改莊憲

瀛王

金史列傳瀛王瓌本名桓篤鄆王琮之同母弟也重厚寡言內行修飭工詩精于騎射書藝女直大小字大定二十二年封崇國公二十六年加崇進章宗即位遷開府儀同三司封瀛王明昌三年薨勑葬事所須皆從官給命工部侍郎胥持國等典喪事比葬帝三臨奠哭之慟謚曰文敏其後帝謂輔臣曰王性忠孝兄弟中最為善人故朕嘗令在左右溫王雖幼亦佳不二旬俱逝良可哀悼　瀛王從憲本名吾里不母劉氏後封裕陵戎儀大定二十六年賜名琦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壽王承安元年以郊祀恩進封英四年改封瀛泰和五年更賜今名六年授秘書監八年薨從憲風儀秀峙性寬厚善騎射待府僚以禮秩滿去者皆有贐帝尤愛重初以病聞即臨問之賜錢五百萬還宮詔府僚上其疾增損狀仍勑門司夜一鼓即奏比五更重言之及薨上哭之慟為輟朝臨奠者再諭旨判大睦親府事宛王永升曰瀛王家事叔宜規畫聞其二姬方孕若生子即以付之以右宣徽使移剌都護其喪葬斂以內庫之服其餘所須亦從官給謚曰敏懿

霍王

金史列傳霍王從彝本名阿憐母田氏早卒溫妃石抹氏養為己子大定二十五年封宿國公加崇進二十六年賜名瓚章宗即位封沂王明昌元年諭旨有司曰豐鄆瀛沂四王府各賜奴婢七百人四年詔追封故魯王永功為越王以從彝為越王後承安元年為兵部尚書改封蔡四年除秘書監泰和五年賜今名八年封霍貞祐二年薨

温王

金史列傳温王玠本名謀良虎母王氏後封裕陵婉儀玠幼穎秀性温厚好學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温王明昌三年薨年十一訃聞上為輟朝親臨奠哭之謚曰悼敏

胙王

金史列傳胙王名從恪衛紹王子也大安元年封胙王是歲從恪為左丞相二年八月立從恪為皇太子至寧末胡沙虎殺衛王從恪兄弟皆廢居中都貞祐二年徙鄭州四年徙居南京天興元年崔立以從恪為梁王汴京破死焉

絳王

金史列傳絳王洪裕大定二十六年生是時顯宗薨逾年世宗深感及聞皇曾孫生喜甚滿三月宴于慶和殿賜曾孫金鼎金育命重綵二十端骨覩犀吐鶻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名馬二匹章宗進玉雙馳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鈞骨覩犀具佩刀衣服一襲世宗御酒歡數乙夜方罷二十八年十月丙寅薨明昌三年追封絳王賜名

荊王

金史列傳荊王洪靖本名阿虎懶明昌三年王生而警秀上所鍾愛四年薨承安四年追封荊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榮王

金史列傳榮王洪熙本名訛魯不明昌三年生未彌月薨承安四年追封榮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英王

金史列傳英王洪衍本名撒改明昌四年生未戢薨承安四年追封英王賜名加開府儀同三司

壽王

金史列傳壽王洪輝本名訛論承安二年五月生彌月封壽王閏六月壬午病急風募能醫者加宣武將軍賜錢五百萬甲申疾愈即無量壽經一萬卷報謝衍慶宮作普天大醮七日無奏刑名仍禁屠宰十月丁亥薨備禮葬

葛王

金史列傳葛王忒隣泰和二年八月生上久無皇嗣祈禱于郊廟衍慶宮亳州太清宮至是喜甚彌月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上意者念世宗在位最久年最高初封葛王遂封為葛王十二月癸酉生滿百日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玄真觀宴于慶和殿百官用天壽節禮儀進酒稱賀三品以上進禮物泰和三年薨

荊王

金史列傳荊王守純本名盤都宣宗第二子也母曰真妃龐氏貞祐元年封濮王二年為殿前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權都元帥上諭帥府曰濮王年幼公事殊未諳卿等毋以朕子故不相規戒凡見將校令謙和接遇可也三年為樞密使四年拜平章政事興定元年授世襲東平府路三屯猛安三年以知管差除令史梁瓛誤書轉運副使張正倫宣命奏乞治罪上曰令史有犯宰且自當治之何必關朕耶是年三月進封英王時監察御史程震言其不法宣宗切責杖司馬及大奴尤不法者數人四年九月守純欲發丞相高琪罪密召知案蒲鮮石魯剌令史蒲察胡魯員外郎王阿里謀之且屬令勿泄而石魯剌胡魯輒以告都事僕散奴失不奴失不白高琪及高琪伏誅守純劾三人者泄密事奴失不處死除名石魯剌胡魯各杖七十勒停元光二年三月壬子上戒諭守純曰始吾以汝為相者庶幾相輔不至為人譏病耳汝乃惟飲酒耽樂

公事漫不加省何耶吾常聞人言已過雖自省無之亦未敢容易去懷也又曰吾所以責汝者但以崇飲不事事之故汝勿過慮遂至奪權令諸相皆老臣每事與之商略使無貽物議足矣是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痹危篤將夕守純趣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閽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總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餘屯東華門外部署定扣門求見都點檢駙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宮得旨鎖符鑰閉門哀宗入宰相把胡魯已遣人止丞相高汝礪不聽入宮以護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即位正大元年正月進封荊王罷平章政事判睦親府封真妃龐氏為荊國太妃三月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宮皇太后有言於帝由是獲免語在皇后傳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霍國公天興元年三月進封曹王出質於軍前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孛德封肇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既而枝葉津流濡地血臭不可聞劇去復生者再夜則房楣間群狐號鳴衆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訛可出質哀宗遷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癸巳守純及諸宗室皆死青城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乏嗣豈非天乎正大間

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肉非明惠之賢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宗王

元史列傳宗王別里古台者烈祖之第五子太祖之季弟也天性純厚明敏多智畧不喜華飾軀幹魁偉勇力絕人幼從太祖平諸部落掌從馬國法嘗以腹心遇敗則牽從馬其子孫最多居處近太祖行在所南接按只台營地嘗從太祖宴諸部族或譖國害別里古台以刀斫其臂傷甚帝大怒欲索而誅之別里古台曰今將舉大事於天下其可以臣故而生釁隙哉且臣雖傷甚幸不至死請勿治帝尤賢之嘗創業之初征取諸國王未嘗不在軍中摧鋒陷陣不避艱險帝嘗曰有別里古台之力哈撒兒之射此朕之所以取天下也其見稱如此嘗立為國相又長扎魯火赤別投之印賜以蒙古百姓三千戶及廣寧路恩州二城戶一萬一千六百三以為分地又以斡難怯魯之地建營以居江南平加賜信州路及鉛山州二城戶一萬八千王薨子曰罕秃忽曰也速不花曰口溫不花罕秃忽性剛猛知兵從憲宗征伐多立戰功及攻釣魚山而還道由河南招來流亡百餘戶悉以入籍罕秃忽子曰霍歷極以疾廢不能軍世祖俾居于恩以統其藩人至大三年霍歷極薨子塔出嗣塔出性溫厚謙恭好學通經史能撫恤其民云也速不花子曰爪都中統三年始以推戴功封廣寧王至元十三年賜鈕印口溫不花領兵河南屢建大功子曰滅里吉台薨

吉剌台

廣寧王

元史古台孫爪都中統三年封廣寧王詳見宗王

越王

元史列傳越王秃剌太祖次子察合台四世孫也少以勇力聞大德十一年春成宗崩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立安西王阿難荅而推皇后伯岳吾氏稱制中外洶洶仁宗歸自懷孟引秃剌入內縛阿忽台等以出誅之大事遂定武宗即位第功封越王錫金印以紹興路為其分地秃剌居常怏怏有怨望意至大元年秋武宗幸涼亭將御舟秃剌前止之帝曰爾何知朕欲舟秃剌曰人有常言一箭中麋毋曰自能百兔未得未可遽止此蓋國俗儔輩相祈之語而秃剌言之武宗由是銜焉既而大宴萬歲山秃剌醉起解其帶擲諸地嗔目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爾帝益疑其有異志二年春命楚王牙忽都丞相脫脫平章赤因鐵木兒鞫之辭服遂伏誅子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天曆初以推戴功進封豫王

豫王

元史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天曆初以推戴功進封豫王

楚王

元史列傳楚王牙忽都祖父撥綽睿宗庶子也撥綽之母曰馬一實乃馬真氏撥綽驍勇善騎射憲宗命大將軍北征欽察有功賜號拔都歲丁巳分土諸侯王賜蠡州三千三百四十七戶為其食邑撥綽娶察渾滅兒乞氏生薛必烈傑兒薛必烈傑兒娶扒吉剌氏生牙忽都牙忽都年十三世祖命襲其祖父統軍至元十二年從北安王北征十三年失列吉叛遣人誘脅之牙忽都不從事王益忠謹八魯渾援都兒粘閭與海都通相率引去王遣牙忽都將兵追之擒八魯渾等以獻未幾失列吉約木忽兒脫帖木兒等反以兵攻王脫帖木兒生致牙忽都使失列吉拘縶之牙忽都與王親臣那台等謀逃歸事覺那台等被殺復縶牙忽都困辱備至十四年兀魯兀台伯顏帥師討叛失吉列約木忽兒迎戰牙忽都潛結赤斤帖木兒秃秃哈亂其陣失列吉軍亂因得脫走見帝髮鬢盡白帝閔之賞賚甚厚至元十八年加封耒陽州五千三百四十七戶二十一年命與秃秃哈同討海都牙忽都先進遇得諜人知其虛實直前衝敵陣破其精兵海都敗走得所俘掠軍民而還朶兒朶哈上其功詔賜鈔

幣鎧甲弓矢其後北安王駐帖木兒河乃顏也不堅有異圖也不堅引兵趨怯緑憐河大帳王遣闊闊出禿禿哈率衆追之那懷之民擾攘不知所從牙忽都將三百騎進至阿赤怯地會王帳下避馬思部兵逃去牙忽都諭之使還時怯必禿忽兒霍台誘蒙古軍二萬從乃顏牙忽都知之夜襲其河上軍突入帳中遇忽都滅兒堅截獲之間道逃去二十七年海都入寇時朵兒朵哈方居守大帳詔遣牙忽都用刀備禦軍未戰而潰牙忽都妻帑輜重駐不忽哈剌嶺上悉為藥木忽兒明理帖木兒所掠牙忽都與其子脫列帖木兒相失獨與十三騎奔還。世祖撫慰嘉歎賜爵鎮遠王塗金銀印以弘吉剌氏女賜之資裝特厚後命納里忽撒徹不花往錫命其部屬同時被剽掠者。以故相桑哥家財分賜之仍各賜白金五十兩珠子一酒巵鈔幣稱是又命牙忽都居北安王第二帳王薨帝命掌大帳固辭成宗立命牙忽都常侍左右武宗撫兵漢北請以子脫列帖木兒從大德五年海都篤哇合軍入寇脫列帖木兒將兵千人擁護先後力戰功多在軍十年成宗崩安西王阿難荅與明理帖木兒窺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神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即位以其父子勞効忠勤益厚遇之進封楚王賜金印置王傅以駙馬都尉都剌哈之女弟弘吉烈氏為楚王妃又以叛王察八兒親屬賜之脫列帖木兒襲封鎮遠王。至大三年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削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顧惟宗室諸王弟兄同室而處。今陛下洪福齊天扶都罕之裔首已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有可恃者焉有不可恃者焉昔我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之則人將有所勸懲。惟陛下鑒之。帝嘉納其言牙忽都薨仁宗命脫列帖木兒嗣楚王延祐中明宗西出脫列帖木兒坐累從西番没入其家貲之半明宗即位制曰。脫列帖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没。宜不以我故耶其復故號人民貲幣悉歸之。脫列帖木兒薨。子八都兒立。八都兒薨有子三人。曰燕帖木兒。曰速哥帖木兒曰朵羅不花燕帖木兒嗣時年十有二妃弘吉剌氏。哈只兒駙馬之女孫速哥失里皇后之從妹也。

鎮南王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六月甲寅封（皇子脫歡為鎮南王賜塗金銀印駐鄂州）

威順王

元史列傳威順王寬徹普花世祖之孫鎮南王脫歡子也（泰定三年封威順王鎮武昌賜金印撥付怯薛丹五百名。）

又自募王一千名設王傅官屬湖廣行省供億錢粮衣裝歲支米叁萬石錢叁萬二千錠又日給王子諸妃飲饍文宗天曆初賜寬徹普化金銀各五十兩幣三十匹。仍鎮湖廣而寬徹普化縱怯薛等官侵奪民利民頗患苦之至元五年太師伯顏矯制召赴京貶之及脫脫為相始明其無辜命復還鎮至正二年湖北廉訪司糾言寬徹普化恃以宗室恣行不法。不報十一年徐壽輝為亂起蘄黃寬徹普化與其子別帖木兒答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壽輝部將倪文俊敗之執別帖木兒十二年壽輝偽將鄒普勝陷武昌寬徹普化與湖廣行省平章和尚棄城走詔追奪寬徹普化印而誅和尚十三年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克復武昌及漢陽寬徹普化復率領王子并本部怯薛丹屢討賊立功十四年詔寬徹普化復鎮武昌還其印十六年命寬徹普化與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以兵鎮遏懷慶各賜黃金一錠白金伍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未幾復還武昌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以大舡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徐壽輝偽將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兵至漢川縣鷄鳴汊水淺舡閣不能行文俊以大筏盡焚其舡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恩奴自死妃妾皆陷寬徹普化走陝西二十五年侯伯顏荅失奉寬徹普化自雲南經蜀轉戰而去至成州欲之京師李思齊以取蜀為名扼不令行俾屯田于成州以没其子曰和尚者封義王。侍從順帝左右。多著勞効帝出入常與俱至正二十四年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遂為中書右丞相總握國柄恣為淫虐和尚心忿其無君數為帝言之受密旨與儒士徐士本謀。交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顏達兒帖古思不花火你忽都洪寶寶黃哈剌八禿龍從雲陰圖刺孛羅帖木兒。帝期以事濟。放鴿鈴為號。徐士本掌之明年七月孛羅帖木兒入奏事行至延春閣李樹下伯顏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孛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等競前斫死之詳見孛羅帖木兒傳。二十八年順帝將北奔。詔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而以和尚佐之及京城將破即先遁。不知所之

宣讓王

元史列傳宣讓王帖木兒不花世祖孫鎮南王脫歡第四子也初世祖第九子脫歡以討安南無成功終身不許見遂封鎮南王。出鎮揚州脫歡薨子老章襲封鎮南王老章薨弟脫不花襲封鎮南王脫不花薨子孛羅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乃嗣為鎮南王文宗天曆初賜帖木兒不花黃金五十兩白金五十兩幣三十四匹二年孛羅不花已長帖木兒不花請以其位復還孛羅不花朝廷以其讓而不居也改封

宣讓王、賜金印、移鎮於廬州、順帝至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賜之、二年賜市宅錢四千錠、命其王府官凡班次列于有司之右、五年、伯顏擅權、矯制貶帖木兒不花、及威順王寬徹普化、至脫脫為相、始言于帝、明此兩王者皆無辜、詔令復還鎮、至正十二年、廬州境內賊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于帖木兒不花曰、王以帝室之冑、鎮撫淮甸、豈宜坐視、且府中官屬及怯薛丹人等數甚多、必有可使摧鋒陷陣者、惟王圖之、帖木兒不花大悟其言曰、此吾責也、即命以所部及諸王乞塔歹等、分道擊賊、擒其渠帥、廬州境內皆平、帝聞之、賜金帶銀鈔以賞其功、十六年、命帖木兒不花與寬徹普化以兵鎮遏懷慶路、賜金銀各一錠、幣帛九匹、鈔二十錠、既而汝潁之寇南渡淮、帖木兒不花復以便宜調芍陂屯軍拒之、及廬州不守、乃挈身北歸、留京師、二十七年、進封淮王、賜金印、設王傅等官、二十八年、大明兵逼京師、順帝北奔、詔以帖木兒不花監國、而拜慶童中書左丞相輔之、俄而城破、帖木兒不花死之、年八十三

雲南王（元史安南國王傳中統四年十一月詔封皇子為雲南王往鎮大理鄯闡交趾諸國、）

北平王（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六月丁卯封皇子南木合為北平王、以印給之、）

河平王（元史世祖紀至元五年六月封諸王習怯吉為河平王賜駝鈕金印、）

晉王（元史列傳顯宗皇帝諱甘麻剌、裕宗長子也、至元中、奉旨鎮北邊、二十六年、世祖以其居邊日久、特命徙于柳林之地、北還覲世祖于上京、世祖勞之曰、汝在柳林、民不知擾、朕實嘉焉、明年冬、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晉王、大德六年薨、子也孫帖木兒嗣、）

安西王（元史本紀、世祖至元九年、冬十月丙戌朔封皇子忙哥剌為安西王、又泰定紀、至治三年三月癸巳、以諸王月魯鐵木兒襲封安西王、）

武威西寧王（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八年、十一月辛丑、封諸王出伯為武威西寧王賜金印）

懷寧王（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八年、十月庚寅封皇姪海山為懷寧王賜金印、）

衛安王（元史本紀成宗大德九年二月丁酉封諸王完澤為衛安王賜金印）

寧王（元史本紀武宗即位大德十一年六月己未封寧遠王闊闊出為寧王賜金印）

北寧王（元史本紀、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丁丑封諸王迭里哥兒不花為北寧王、）

齊王（元史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武宗即位秋七月丁丑封諸王八不沙為齊王）

兗王（元史武宗紀三年十月丁卯封諸王木八剌子買住韓為兗王）

衛王（元史武宗紀三年四月封諸王完者為衛王）

懷王（元史明宗紀至治二年泰定帝弟圖帖睦爾以懷王出居建康、）

泰寧王（元史泰定紀至治三年、十二月丙戌旭邁傑言近也先鐵木兒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今臣等議宗戚之中能自拔逆黨、盡忠朝廷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

幷王（元史泰定紀、泰定二年六月甲申、改封嘉王晃火帖木兒為幷王）

宣靖王（元史泰定紀、泰定三年正月壬子封諸王買奴為宣靖王鎮益都、）

肅王（元史本紀、天曆二年、八月戊申、文宗封諸王寬徹為肅王）

文濟王（元史順帝紀、元統二年、四月庚申、封宗室蠻子為文濟王）

荊王（元史順帝紀至元元年、十二月壬辰詔宗室脫脫木兒襲封荊王賜金印、命掌忙來諸軍、設立王府官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七　十八陽

王　宗室封王三十一　元

元史宗室世系表　自昔帝王之興莫不衆建子弟以蕃王室所以崇本支隆國勢也觀其屬籍有紀大統小宗秩乎不紊蓋亦慎矣然以唐室之盛自玄宗後諸王不出閤而史已失其世次況後世乎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特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系表

答里真位

答里真　大納耶耶　小哥大王
寧王闊闊出　也里干大王　哈魯罕王　宣靖王買奴
阿魯大王
寧海王赤思蠻
寧海王拔都兒
寧海王阿海

烈祖神元皇帝五子長太祖皇帝次二搠只哈兒王次三哈赤溫大王次四鐵木哥斡赤斤所謂皇太弟國王斡真那顏者也次五別里古台王

搠只哈兒王位

搠只哈兒　淄川王也苦　愛哥阿不干王
移相哥大王　勢都兒王
齊王八不沙
必烈虎大王
黃兀兒王
伯木兒王
齊王玉龍帖木兒　齊王月魯帖木兒
別兒帖木兒王

哈赤溫大王位

脫忽大王
哈赤溫　濟南王按只吉歹　哈丹大王　朧王忽剌出　濟南王勝納哈兒
察忽剌大王　濟南王也里只
忽列虎兒王　吳王木楠子　西寧王阿答里迷失
吳王朶列担　濟陽王潑皮

鐵木哥斡赤斤國王位

鐵木哥斡赤斤　斡端大王　阿木魯大王
愛牙哈赤王
只不干大王　塔察兒國王　壽王乃蠻台　孛羅大王　遼王脫脫
也不干大王
兀剌兒吉歹大王
奧速海大王
察剌海大王
孛羅歹大王　西寧王搠魯蠻　卯罕大王
本伯大王
也只大王
不只兒大王
帖木迭兒王　八乞出大王
襲剌謀大王
撒里吉大王　八里牙大王
三寶大王

撒答吉大王
哈失歹大王
察只剌大王
壽王脫里出　愛牙哈赤大王　別里帖帖木兒王　囊家大王
斡羅思罕王
斡魯台大王　哈八兒都大王　其大王　忽剌歹大王
帖實大王　脫帖大王
氣都哥大王　脫帖木兒大王　燕錫大王
也堅黃兀兒王　忻都大王
白虎大王

別里古台大王位

別里古台　也速不花大王　廣寧王瓜都　帖木兒大王
乃顏大王　脫鐵木兒大王
口溫不花大王　滅里吉歹大王　潰察大王

抹扎兒王
撒里蠻王
闊闊出大王　定王薛徹干　定王察兒台
兗吉剌歹王　廣寧王徹里帖木兒　廣寧王渾撥察
罕禿忽大王　霍歷極大王　塔出大王

太祖皇帝六子。長朮赤太子。次二察合台太子。次三太宗皇帝。次四拖雷即睿宗也。次五兀魯赤。無嗣。次六闊列堅太子。

朮赤太子位
朮赤　拔都大王
撒里答大王
忙哥帖木兒王
脫脫蒙哥王
寧肅王脫脫　肅王寬徹
伯忽大王
月即列大王　札尼列大王

察合台太子位
察合台　也速蒙哥王
合剌旭烈大王　阿魯忽大王
八剌大王　充王買住韓
威遠王阿只吉　威遠王忽都鐵木兒　赤因鐵木兒　越王禿剌
帖木而不花王　南答失里王

闊列堅太子位
闊列堅　河間王忽察　忽魯歹大王　也不干大王　八八大王　允禿思帖木兒王
合賓帖木兒王
八八剌大王　安定王脫歡　安定王朶兒只班
也滅干大王　伯答罕王

太宗皇帝七子。長定宗皇帝。次二闊端太子。次三闊出太子。次四哈剌察兒王。次五合失大王。次六合丹大王。次七滅里大王。

按憲宗紀有云太宗八子月良不材故不立為嗣今考經世大典帝系篇及歲賜錄並不見月良名字次序故不敢列之世謹著于此以俟知者

闊端太子位
闊端　滅里吉歹王　也速不花大王
蒙哥都大王　亦憐真大王
只必帖木兒王
帖必烈大王
曲列魯大王　汾陽王別帖木兒　荊王也速也不干

闊出太子位
闊出　昔列門太子　孛羅赤大王　靖遠王哈歹　襄寧王也速平
襄寧王阿魯灰

哈剌察兒王位
哈剌察兒　脫脫大王　月剌吉　沙藍朶兒只

合失大王位
合失　海都大王　汝寧王察八兒　汝寧王完者帖木兒　汝寧王忽剌台

合丹大王位
合丹　靚爾赤王　小薛大王　星吉班大王

也不干大王　龐王火郎撒
也速兒大王
也孫脫大王
火你大王　咬住大王
那海大王

滅里大王位
滅里　脫忽大王　俺都剌大王　愛牙赤大王　陽翟王太平
陽翟王禿滿　陽翟王曲春　陽翟王帖木兒赤

定宗皇帝三子。長忽察大王。次二腦忽太子。次三禾忽大王。

忽察大王位
忽察　亦兒監藏王
完者也不干王

腦忽太子位
腦忽

禾忽大王位
禾忽　南平王禿魯
睿宗皇帝十一子長憲宗皇帝次二忽覩都次三失其名次四世祖皇帝次五失其名次六旭烈兀大王次七阿里不哥大王次八撥綽大王次九末哥大王次十歲都哥大王次十一雪別台大王
忽覩都大王位
忽覩都
旭烈兀大王位
旭烈兀　阿八哈王　阿魯大王　靖遠王合贊
廣平王哈兒班答　幽王出伯　幽王喃忽里
亦怜真朶兒只王　脫脫木兒王　某　亦憐真八的王
阿里不哥大王位
阿里不哥　威定王玉木忽爾
乃剌忽不花大王　魏王孛顏帖木兒

完者帖木兒王
冀王孛羅　鐵木兒脫
定王藥木忽兒　某　燕大王
剌甘失甘大王　鎮寧王那海
撥綽大王位
撥綽　薛必烈傑兒大王　楚王牙忽都　楚王脫烈鐵木兒　楚王八都兒
燕帖木兒王
速哥帖木兒王
朶羅不花王
末哥大王位
末哥　昌童大王　伯帖木兒大王　永寧王伯顏木兒
歲都哥大王位
歲都哥　速不歹大王　荆王脫脫木兒　荆王也速不堅
哈魯孫大王
雪別台大王位
雪別台　某　月魯帖木兒
買閭也先
憲宗皇帝五子長班禿大王次二阿速歹大王次三玉龍答失大王次四河平王昔里吉次五辯都早卒無嗣

禿禿大王位
班禿
阿速歹大王位
阿速歹
玉龍答失大王位
玉龍答失　撒里蠻王
衛王完澤　鄆王徹徹禿
河平王昔里吉位
昔里吉　兀魯思不花王
并王晃火帖木兒　嘉王火兒忽
答沙亦思的王
完者帖木兒王
世祖皇帝十子長朶而只王次二皇太子真金即裕宗也次三安西王忙哥剌次四北安王那木罕無後次五雲南王忽哥赤次六愛牙赤大王次七西平王奥魯赤次八寧王闊闊出次九鎮南王脫歡次十忽都魯帖木兒王
朶兒只王位
朶兒只

安西王忙哥剌位
忙哥剌　安西阿難答　月魯帖木兒王
按檀不花
雲南王忽哥赤位
忽哥赤　營王也先帖木兒
愛牙赤大王位
愛牙赤　阿木干大王　也的古不花王
孛顏帖木兒王
西平王奥魯赤位
奥魯赤　鎮西武靖王鐵木兒不花　雲南王老的罕
武靖王搠思班　豫王阿忒納納失里
西平王八的麻的加　貢哥班大王　乙八大王　亦只班大王
寧王闊闊出位
闊闊出　寧王薛徹禿
寧王阿都赤
鎮南王脫歡位

脫歡

鎮南王老章
鎮南　木不花
鎮南王孛羅不花
威順王寬徹普化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

文濟王蠻子

宣德王不荅失里

忽都魯帖木兒王位

忽都魯帖木兒
阿八也不干王
八魯朶而只王

裕宗皇帝三子長晉王甘麻剌即顯宗也次二荅剌麻八剌太子即順宗也次三成宗皇帝。

顯宗皇帝三子長梁王松山次二泰定皇帝次三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

梁王松山位

松山
梁王王禪
雲南王帖木兒不花

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位

迭里哥兒不花
湘寧王八剌失里

順宗皇帝三子長魏王阿不哥次二武宗皇帝次三仁宗皇帝

魏王阿不哥位

阿不哥
脫不花大王
蠻子大王
西靖王阿魯
魏王孛羅帖木兒
唐兀台王
答兒蠻失里王
孛羅大王

成宗皇帝一子皇太子德壽早薨無後

武宗皇帝二子長明宗皇帝次文宗皇帝

仁宗皇帝二子長英宗皇帝次安王兀都思不花早隕無後

英宗皇帝無子

泰定皇帝四子長皇太子阿里吉八次二晉王八的麻亦兒間卜次三小薛太子次四允丹藏卜太子俱早隕無後

明宗皇帝二子長子順皇帝次寧宗皇帝

文宗皇帝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荅剌早薨無後次二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太平訥太子俱早隕無後

寧宗皇帝蚤世無子

順皇帝三子長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餘二子蚤世（按十祖世系錄云始祖孛端叉兒收統急里忽魯人氏民戶時嘗得一懷姙婦人曰插只來納之其所生遺腹兒因其母名曰插只來自後別爲一種亦號達靼今以非始祖親子故不列之世表附著于此云）

昔周封列國七十而同姓者五十三人漢申丹書之信而外戚侯者恩寖廣矣詩曰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其此之謂乎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于篇作諸王表

金印獸紐

燕王

真金中統二年封至元十四年冊爲皇太子

阿剌忒荅納天曆二年封三年立爲皇太子其年薨

秦王

忙哥剌至元十年詔安西王益封秦王別賜金印其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在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十七年薨廿四年中書奏王次子按檀不花襲秦王印詔阿難荅既爲安西王其秦王印宜上之然其後循稱秦王阿難荅。

晉王

甘麻剌至元二十九年由梁王改封出鎮大斡耳朶大德六年薨謚獻武即顯宗也

也孫帖木兒大德六年襲封至治三年立爲皇帝

八的麻亦兒間卜泰定元年封天曆元年隕于上都

金印螭紐

安西王

忙哥剌至元九年封出鎮長安

阿難荅至元十七年襲封大德十一年誅

月魯帖木兒至治三年封

北安王

那木罕至元十九年賜印大德五年薨

延祐七年賜謚昭定

鎮南王

脫歡至元二十一年封出鎮揚州二十二年奉旨征安南大德五年薨

老章大德五年襲封

脫不花　年襲封

帖木兒不花　年襲封天曆二年改封宣讓王

孛羅不花天曆二年襲封

懷寧王

海山大德八年封出鎮稱海十一年立爲皇帝

北寧王

迭里哥兒不花大德十一年封至大二年徙封湘寧王

梁王（甘麻剌至元二十七年封出鎮雲南二十九年改封晉王松山至元三十年封以皇曾孫出鎮雲南王禪泰定元年由雲南王進封天曆元年帥師與太平王燕帖木兒戰于柳林兵敗見殺）

越王（禿剌大德十一年從仁宗平內難有功封至大二年以怨望誅）

營王（也先帖木兒大德十一年由雲南王進封）

鄃王（曩古解駙馬由北平王進封　拙忽難駙馬至大元年襲封）

寧王（闊闊出大德十一年由寧遠王進封　薛徹干皇慶二年由寧遠王進封　阿都赤）

齊王（八不沙大德十一年封　王龍帖木兒　年由恩王改封　月魯帖木兒泰定元年封）

楚王（牙忽都大德十一年由鎮遠王進封　朶列帖木兒至大　年封延祐二年被黜天曆元年復改封　八都兒）

豳王（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寧王進封　喃忽里延祐七年襲封）

濟王（朶列納大德十一年封皇慶元年改封吳王）

魏王（阿木哥　孛羅帖木兒）

湘寧王（迭里哥兒不花至大二年從封　八剌失里至治三年襲封）

陽翟王（禿滿至大元年封　曲春　太平泰定元年襲封　帖木兒赤）

雲陽王

恩平王（塔思不花至大四年封）

北平王（曩古解駙馬　年封後進封鄃王　那木罕至元二年封十九年改封北安王）

安遠王（丑漢駙馬皇慶元年改封）

汝寧王（察八兒延祐元年封　忽剌台泰定元年襲封）

宣德王（不答失里皇慶二年封）

文濟王（蠻子）

保恩王（王龍帖木兒延祐三年封　年進封恩王）

魯王（蠻子台駙馬由濟寧王進封　阿不歹駙馬大德十一年襲封　阿里加失立至大四年襲封　桑哥八剌駙馬元統元年襲封）

定王（要木忽爾至大元年由定遠王進封　薛徹干至治三年封　察里台泰定四年封）

隴王（大郎撒至大元年封　忽曾歹　忻都察）

趙王（主忽駙馬至大元年封　阿魯禿　延祐元年封　馬札罕駙馬泰定元年封）

嘉王（晃火帖木兒延祐四年封後徙封并王　火兒忽）

荊王（也速不堅　脫脫木兒　脫火赤　年封至順二年來朝）

昌王（忽憐駙馬　阿失駙馬延祐四年封　八剌失里駙馬　年封）

衛王（沙藍朶兒　年由懿德王進封　完澤至大三年由衛安王進封）

武寧王（徹徹禿泰定三年封至順二年進封郯王）

威順王（寬徹普化　年賜金印）

威靖王（火里兀察兒駙馬泰定皇后父也泰定二年封）

西安王（阿忒納答失里天曆元年封）

宣讓王（帖木兒不花天曆二年由鎮南王改封）

西寧王（忽答里迷失天曆二年封　速來蠻天曆三年封）

柳城王（亦憐真八天曆三年封）

西靖王（阿魯至順元年封）

廣寧王（爪都中統三年封至元十三年賜印　徹里帖木兒　按渾察至順元年封）

保寧王（幹即天曆二年封）

兗王　買住韓至大三年封

吳王　朶列納皇慶元年由濟王徙封　發皮　年封天曆三年徙封　濟陽王　木南子天曆三年由濟陽王徙封

壽王　脫里出　乃蠻歹至大元年封

周王　禾失剌延祐二年封天曆元年立爲皇帝

無國　彩相哥大王　年賜印

邑名

金印駝紐

河間王　凡古帶至元二年封

河平王　昔里吉至元四年封

雲南王　忽哥赤　也先帖木兒至元十七年襲封　老的至大二年封

濟南王　也只里至元二十四年封

安王　兀都思不花延祐二年封七年降封順陽王尋被殺

遼王　脫脫延祐三年封　牙納失里

冀王　孛羅延祐四年由鎮遠王進封

息王　月魯帖木兒延祐四年封　王龍帖木兒由保恩王進封

威武西寧王　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進封豳王

鎮寧王　孛羅大德九年封延祐四年進封冀王　那懷至大三年封

衛安王　完澤大德九年封至大三年進封衛王

威定王　藥木忽爾大德九年由定遠王徙封

寧肅王　脫脫至大元年封

岐王　脫脫木兒駙馬延祐四年由濮陽王進封　瑣南管卜泰定四年封

并王　晃火帖木兒泰定二年由嘉王徙封

懷王　脫帖木兒泰定　年封天曆元年立爲皇帝

豫王　阿忒思納失里天曆元年封

肅王　寬徹天曆二年封

襄寧王　也速不干至大元年封　阿魯灰

安南王　迭哥兒不花至大四年封

武陽王

安定王　朶兒只班　脫歡皇慶二年封

永豐郡王　丑漢駙馬皇慶元年封旋改封安遠王

郯王　徹徹禿至順二年由武寧王進封

邠王　卜顏帖木花至順二年封

鄜王　懿憐只班至順　年封至順三年立爲皇帝

慶王

瀋王　高麗王眼大德十一年以駙馬封　高麗王璋延祐六年以駙馬襲封　高麗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

安德王　不荅失里皇慶二年封

永寧王　卜顏帖木兒　卯澤至順元年封

汾陽王　別帖木兒延祐七年

威遠王　也都帖木兒至治三年封

武平王　帖古思不花泰定三年封　禿滿帖木兒延祐五年封　不花帖木兒至順元年

無國名者駙馬高麗國王　緬國王

按只吉歹大王

王謜至元　年封

寧海王　昭武王　順陽王　延安王　濟寧王

闊闊出

合伯駙馬大德十年封

兀都思不花延祐七年由安王降封寧

見殺

也不干

蠻子台駙馬後進封魯王

安南國王

陳光昞

高唐王　高昌王　白蘭王　無國邑名

闊里吉思駙馬

紐林的斤駙馬延祐三年封

帖睦爾普化至治　年封天曆二年讓其弟

籛吉天曆二年襲封

太平奴至順三年封

瑣南藏卜至治元年封後出家

泰定四年還俗復封

也速不花至元二年賜印

玉龍答失大王至元三年賜印

帖失帖木兒王大德二年

南木忽里王至大元年

鎖羅溫拜王延祐二年

察兀都兒王延祐四年

八八剌大王延祐元年

别失帖木兒王泰定元年

金鍍銀印駝紐

西平王　鎮西武靖王　雲南王　威順王　宣靖王

奧魯赤至元　年封

八剌麻刀

管不八

鐵木兒不花大德元年封

搠思班

忽哥赤至元五年封出鎮雲南

王禪延祐七年封泰定元年進封梁王

帖木兒不花泰定元年襲封

寬徹普化泰定三年封分鎮武昌

買奴泰定二年由泰寧王徙封

鎮益都

金鍍銀印龜紐

寧遠王　鎮遠王　靖遠王　定遠王　肅遠王

闊闊出至元二十一年封大德十一年進封

寧王

徹徹禿延祐七年封　年進封寧王

牙忽都至元二十一年封大德十一年進封楚

王

合賛至元二十七年

藥木忽兒大德二年封

帖木兒不花至元二十八年封

綏寧王　靖安王　廣平王　靖恭王　懿德王

阿都赤泰定三年封

闊不花泰定四年封

木剌忽駙馬

答班天曆二年封

脫憐忽都魯至順元年封

沙藍朶兒駙馬至順元年封後進封昌王

鎮東王　寧泰王　無國名

也先鐵木兒至元二十八年封

買奴至治二年封泰定二年徙封宣靖

王

亦連真多兒加泰定元年封

完澤大王　年賜印大德九年改封衛

安王

銀印龜紐

南平王　永豐郡王

禿剌至元九年封仍賜金銀符各五

孛羅

寧海王　南平王　廣寧王　建昌王

廣寧王　爪都中統二年封

寧昌郡王　唆都哥駙馬，至元二十二年封。不憐吉歹駙馬。

寧郡王　帖木兒不花，至大四年封。阿憐帖木兒，至順元年封。

懷仁郡王　亦思丹至大四年封

保德郡王

寧濮郡王　昌吉駙馬

駙馬濮陽王　脫帖木兒大德十年封，延祐四年進封岐王

無國邑名

拜答寒大王至元七年賜印仍賜海青金符
禎答大王
帖木兒大王
伯帖木兒大王
孛羅赤大王
月魯帖木兒王延祐六年

無國邑名者

不花駙馬至元四年
別乞帖木兒王至元十七年
怯里歹郡王至元十一年
阿渾帖木兒王
完者也不干王
那木忽思大王
合必赤大王
八八大王延祐四年詔復以世祖所賜印賜其子台賓帖木兒王
忽都魯帖木兒王
出伯大王，至元二十五年，後改封威武西靖王。
昌吉駙馬後改封寧濮郡王
岳忽難王大德二年賜印。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六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陳楨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十八陽

王

王湛 晉書列傳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頞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其父昶獨異焉遭父喪居于墓次服闋闔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略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形俱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又濟所乘馬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苦行近見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己馬等湛又曰此馬任重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躓而督郵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荅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少仕歷秦王文學太子洗馬尚書郎太子中庶子出爲汝南內史元康五年卒年四十七子承嗣楊正衡音義頞（烏割反）隤（徒雷反周易云坤隤然）秣（音末）蟻（宜綺反）躓（陟利反）

王承 晉書列傳王承字安期清虛寡欲無所脩尚言理辯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飾文辭有識者服其約而能通弱冠知名太尉王衍雅貴異之比南陽樂廣焉永寧初爲驃騎參軍值天下將亂乃避難南下遷司空從事中郎豫迎大駕賜爵藍田縣侯遷尚書郎不就東海王越鎮許以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勑其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在府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久之遷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尋去官東渡江是時道路梗澁人懷危懼承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近習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及至建鄴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心恕之理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年四十六卒朝野痛惜之自昶至承世有高名論者以爲祖不及孫孫不及父子述嗣梗（古杏反）

王述 晉書列傳王述字懷祖少孤事母以孝聞安貧守約不求聞達性沈靜每坐客馳辨異端競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述但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澹微不及耳康帝爲驃騎將軍召補功曹出爲宛陵令太尉司空頻辟又除尚書吏部郎並不行歷庾冰征虜長史時庾翼鎮武昌以累有妖怪又猛獸入府欲移鎮避之述與冰牋曰竊聞安西欲移鎮樂鄉不審此爲算邪將爲情邪若謂爲算則彼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創造移徙方當興立城壁公私勞擾若信要害之地所宜進據猶當計移徙之煩權二者輕重況此非今日之要邪方今強胡陸梁當稸力養銳而無故遷動自取非算又江州當泝流數千供繼軍府力役增倍疲曳道路且武昌實是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急緩赴告駿奔不難若移樂鄉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岳取重將故當居要害之地爲內外形勢使闚覦之心不知所向若是情邪則天道玄遠鬼神難言妖祥吉凶誰知其故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不以情失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爲劉項之資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此既然矣歷觀古今鑒其遺事妖異速禍敗者蓋不少矣禳避之道苟非所審且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斯則天下幸甚令名可保矣若安西盛意已耳不能安於武昌但得近移夏口則其次也樂鄉之舉咸謂不可願將軍體國爲家固審此舉將朝議亦不允翼遂不移鎮述出補臨海太守遷建威將軍會稽內史莅政清肅終日無事母憂去職服闋代殷浩爲揚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尋加中書監固讓經年不拜復加征虜將

軍進都督揚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衛將軍并冀幽平四州大中正刺史如故尋遷散騎常侍尚書令將軍如故。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簡文帝每言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耳。謝安亦歎美之。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修家具，爲州司所檢，有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筯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屐齒踏之，又不得，瞋甚，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二年，以年追懸車，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魏司空昶白牋於文皇帝曰：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爲東宮官屬，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瓌瑋。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見廢棄，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爲此公婆娑之事。情旨慷慨，深所鄙薄，雖是戲書，乃實訓誡。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篤，永無復瞻華幄之期，乞奉先誡，歸老丘園。不許。述竟不起。三年卒，時年六十六。初，桓溫平洛陽，議欲遷都，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事果不行。又議欲移洛陽鍾虡，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竟無以奪之。追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諡曰穆，以避穆帝，改曰簡。子坦之嗣。楊正衡音釋：稱（昌孕反）屐（奇逆反）齧（五結反）虡（音巨）滹南王若虛文集臣事實辨：晉王述初以家貧，求試宛陵令，所受贈遺千數百條，王導戒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其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宅宇舊物不革於昔，始爲當時所歎。予常讀而笑之。夫所謂廉士者，惟貧而不改其節，故可貴也。今以不足而貪求，既足而後止，尚可爲廉乎？而史臣著之以爲美談，亦已陋矣。葉石林老人避暑錄：王述乞骸骨，自序其曾祖昶與魏文帝牋曰云云。述時年方六十三，辭情慷慨，自出其志，是以卒能踐之，不但爲美談也。

王坦之

晉書列傳：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虨領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虨遂止。簡文帝爲撫軍將軍，辟爲掾，累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爲司馬，加散騎常侍。出爲大司馬桓溫長史。尋以父憂去職。服闋，徵拜侍中，襲父爵。時卒士韓悵逃亡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懈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從輕之例。遂以見原。海西公廢，領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曰：荀卿稱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揚雄亦曰莊周放蕩而不法，何晏云鬻莊軀放玄虛而不周乎時變。三賢之言，遠有當乎！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由於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眾，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智，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競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曰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遇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於不違？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況揚之以爲風乎！且即濠以尋魚，想彼之我同；推顯以求隱，理得而情昧。若夫莊生者，望大庭而撫契，仰彌高於不足，寄積想於三篇，恨我之懷未盡，其言詭譎，其義恢誕。君子內應，從我游方之外；眾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生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浮雲俱征，僞與利蕩並肆，人以克己爲恥，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驟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雖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昔漢陰丈人修渾沌之術，孔子以爲識其一不識其二，莊生之道，無乃類乎？與夫如愚之契，何殊間哉！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爲而不爭，聖之德也。群方所資而莫知誰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彌貫九流，玄同彼我，萬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又領本州大中正。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

天下懷來之運。卿何所慊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領丹陽尹俄授都督徐兖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爲則盛德日新親杖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禀生知之量春秋尚富涉道未曠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頃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邪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嫌疑昔肅祖崩殂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執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羣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尚誠懼日昃不倦況今艱難理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寅元天地之作表奏帝納之初謝安愛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爲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坦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往之美然恐非大雅中庸之謂意者以爲人之體韻猶器之方圓方圓不可錯用體韻豈可易處各順其方以弘其業則歲寒之功必有成矣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爲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爲天下所惜天下之所非何爲不可以天下爲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又嘗與殷康子書論公謙之義曰夫天道以無私成名二儀以至公立德立德存乎至公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當而忘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濟化由斯論之公道體於自然故理泰而愈降謙義生於不足故時弊而義著故大禹咎繇稱功言惠而成功於彼孟反范燮殿軍後入而全身於此從此觀之則謙公之義固以殊矣夫物之所美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誠患人惡其上衆不可蓋故君子居之而每加損焉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於期當匪迹在於遺顯而不在於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競而俱生卑挹之義與夸伐而並進由親譽生於不足未若不知之有餘良藥效於療疾未若無病之爲貴也夫乾道確然示人易矣坤道隤然示人簡矣二象顯於萬物兩德彰於群生豈矯枉過直而失其所哉由此觀之則大通之道公坦於天地謙伐之義險巇於人事今存公而廢謙則自伐者託至公以生嫌自美者因存黨以致惑此王生所謂同貌而實異不可不察者也然理必有源教亦有主苟探其根則玄指自顯若尋其末弊無不至豈可以嫌似而疑至公弊貪而忘於謙哉康子及袁宏並有疑難坦之標章摘句一一申而釋之莫不厭服又孔嚴著通葛論坦之與書贊美之其忠公慷慨標明賢勝皆此類也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臨終與謝安桓冲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追贈安北將軍謚曰獻穆正衛音釋褫（池爾反）邯鄲（寒丹二音）亹亹（音尾）綢繆（上直由反下武彪反）繾綣（上音遣下去阮反）濠（胡刀反）燮（蘇叶反）厭（於叶反）忱（尹休反）文康葛公詩廢莊演論救時玄未免仍爲習氣牽諷寡勸多吾不解遣辭全只用三篇（本論玄奇措想於三篇）唐孫元晏詩晉祚安危只此行坦之何必苦憂驚謝公合定寰區在爭遣當時事得成

王褘之

晉書列傳王褘之字文邵少知名尚尋陽公主歷中書侍郎年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坦之四子愷愉國寶忱

王愷

晉書列傳王愷字茂仁愉字茂和並少踐清階愷襲父爵愉稍遷驃騎司馬加輔國將軍愷太元末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多所獻替兄弟貴盛當時莫比及王恭等討國寶愷愉並請解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故得免禍國寶既死出愷爲吳郡內史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輔國將軍假節未幾徵愷爲丹陽尹及桓玄等至江寧愷合兵守石頭城俄而玄等走復爲吳郡病卒追贈太常愉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恥之及事解除會稽內史玄篡位以爲尚書僕射劉裕義旗建加前將軍愉既桓氏婿父子寵貴又嘗輕侮劉裕心不自安潛結司州刺史溫詳謀作亂事泄被誅子孫十餘人皆伏法

王國寶晉書列傳王國寶少無士操不脩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除尚書郎國寶以中興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爲餘曹郎甚怨望固辭不拜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由是與道子遊處遂間毀安焉及道子輔政以爲秘書丞俄遷琅邪內史領堂邑太守加輔國將軍入補侍中遷中書令中領軍與道子持威權扇動內外中書郎范甯國寶舅也儒雅方直疾其阿諛勸孝武帝黜之國寶乃使陳郡袁悅之因尼支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託以他罪殺悅之國寶大懼遂因道子譖毀甯甯由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弟忱卒國寶自表求解職迎母并奔忱喪詔特賜假而盤桓不時進發爲御史中丞褚粲所奏國寶懼罪衣女子衣託爲王家婢詣道子告其事道子言之於帝故得原後驃騎參軍王徽請國寶同讌國寶素驕貴使酒怒尚書左丞祖台之攘袂大呼以盤醆樂器擲台之台之不敢言復爲粲所彈詔以國寶縱肆情性甚不可長台之懦弱非監司體並坐免官頃之復職愈驕蹇不遵法度起齋侔清暑殿帝惡其僭侈國寶懼遂諂媚於帝而頗疏道子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是時王雅亦有寵薦王珣於帝帝夜與國寶及雅宴帝微有酒令召珣將至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至傾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不可以酒色見帝遂止而以國寶爲忠將納國寶女爲琅邪王妃未婚而帝崩安帝即位國寶復事道子進從祖弟緒爲琅邪內史亦以佞邪見知道子復惑之倚爲心腹並爲時之所疾國寶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加後將軍丹楊尹道子悉以東宮兵配之時王恭與殷仲堪並以才器各居名藩恭惡道子國寶亂政屢有憂國之言道子等亦深忌憚之將謀去其兵未及行而恭檄至以討國寶爲名國寶惶遽不知所爲緒說國寶令矯道子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群望因挾主相以討諸侯國寶許之珣胤既至而不敢害反問計於珣珣勸國寶放兵權以迎恭國寶信之語在珣傳又問計於胤胤曰南北同舉而荊州未至若朝廷遣軍恭必城守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若京城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既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欲收其兵距王恭道子既不能距諸侯欲委罪國寶乃遣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賜死并斬緒於市以謝王恭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及王恭伏法詔追復國寶本官元興初桓玄得志表徙其家屬於交州

王忱晉書列傳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與王恭王珣俱流譽一時歷位驃騎長史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斂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真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爲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建武將軍假節忱自恃才氣放酒誕節慕王澄之爲人又年少居方伯之任談者憂之及鎮荊州威風肅然殊得物和桓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轝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數年卒官追贈右將軍謚曰穆

王綏晉書列傳王綏字彥猷少有美稱厚自矜邁實鄙而無行父愉爲殷桓所捕綏未測存亡在都有憂色居處飲食每事貶降時人每謂爲試守孝子桓玄之爲太尉綏以桓氏甥甚見寵待爲太尉右長史及玄篡遷中書令劉裕建義以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流血滂沲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誅與弟納並被誅初綏與王謐桓胤齊名爲後進之秀謐位宦既極保身而終胤以從坐誅聲稱猶全綏身死名淪殆盡亦以薄行矜峭而尚人致也自祖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名稱忱又秀出綏亦著稱八葉繼軌軒冕莫與爲比焉

王嶠晉書列傳王嶠字開山祖默魏尚書父佑以才智稱爲楊駿腹心駿之誅汝南王亮退衛瓘皆佑之謀也位至北軍中候嶠少有風尚辟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攜其二弟避亂渡江時元帝鎮建鄴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並有操行宜蒙飾敘且可給錢三十萬帛三百匹米五十斛親兵二十人尋以嶠參世子東中郎軍事不就愍帝徵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陽王保辟皆以道險不行元帝作相以爲水曹屬除長山令遷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請爲參軍賜九原縣公敦在石頭欲禁私伐蔡州荻以問群下時王師新敗士庶震懼莫敢異議嶠獨曰中原有菽無人採之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若禁人樵伐未知其可敦不悅數將殺周顗戴若思嶠於坐諫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安可戮諸名士以自

殺生敦大怒欲斬嶠賴謝鯤以免敦猶銜之出爲領軍長史敦平後除中書侍郎兼大著作固辭轉越騎校尉頻遷吏部郎御史中丞秘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咸和初朝議欲以嶠爲丹楊尹嶠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嶠廬陵太守以嶠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尋卒官謚曰穆子淡嗣歷位右衛將軍侍中中護軍尚書廣州刺史淡子度世驍騎將軍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叶宣尼之遠契餘道常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謂天資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時朝野挹其風流人倫推其表燭雖崇勲懋績有闕於旂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處祖鑒局夷遠沖衿玉粹坦之牆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庾之良箴情悟語怪演廢莊之宏論道嶷崇儒武寄重文昌允釐於冢職武任華儲閬密勿於王言或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國寶檢行無聞坐升彼相混暗識於心鏡開險路於情田于特獲揚多虞寃章畢備天子居綴旒之運人臣徼震肆之憂於是竊勢擁權蹟明王之彝典窮奢縱侈假凶豎之餘威編捐雕楹陵蹊於寢機驪珍治貨充牣於帷房亦猶犬彘腹肥不知禍之將及告盡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無懟往烈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將機松則思業談通緝遺經於已泰汪則風颷直亮忱高節於將頹楊准而言俱爲雅士劉耽儒素標置軼羣勝氣籠霄飛談卷霧兼蘭芬菊耀無絶於終古矣贊曰處沖純懿是稱奇器養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屈高風不墜將賴後胤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國寶膺贈託意驕奢既豐其屋終蔀其家荀范令望金聲遠暢劉耽秀士球欲聞起異術同華蔚青史楊正衡音釋醆（側限反）禄（所景反）峭（峭峻也七召反）蔡州荻（扶歷反）枇（毗忍反）旂（渠希反）箋（側前反）餞（音進）桷（音角）巖（直例反）蓁（無遵反）鄙（音邪）蕨（音厥）

王敦

晉書列傳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毆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潘滔舍人杜蕤會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遷給事黃門侍郎趙王倫篡位敦叔父彥爲兗州刺史倫遣敦慰勞之會諸王起義兵彥被齊王冏檄懼倫兵強不敢應命敦勸彥起兵應諸王故彥遂立勳績惠帝反正敦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大鴻臚侍中出除廣武將軍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于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潘滔說越曰今樹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元帝召爲安東軍諮祭酒會揚州刺史劉陶卒帝復以敦爲揚州刺史加廣武將軍尋進左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節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尋與甘卓等討江州刺史華軼斬之蜀賊杜弢作亂荊州刺史周顗退走敦遣武昌太守陶侃豫章太守周訪等討弢而敦進住豫章爲諸軍繼援及侃破弢敦上侃爲荊州刺史既而侃爲弢將杜曾所敗敦以處分失所自貶爲廣武將軍帝不許侃之滅弢也敦以元帥進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封漢安侯敦始自選置兼統州郡焉頃之杜弢將杜弘南走廣州求討桂林賊自效敦許之陶侃距弘不得進乃詣零陵太守尹奉降奉送弘與敦敦以爲將遂見寵待南康人何欽所居險固聚黨數千人敦就加四品將軍於是專擅之迹漸彰矣建武初又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如故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并辭牧不拜尋加荊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跡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令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使以方州與之今漸明等爲國雪恥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慎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由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恩崇周室垂有求隧之請襄王譲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賊寇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摘朝廷讒謗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實臣之

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厭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誅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雋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竭勸夫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為刺史時劉隗用事頗疏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曰導昔蒙殊寵委以事機虛己求當竭誠奉國遂藉恩私居輔政之重帝王體遠事義不同雖皇極初建道教方闡惟新之美猶有所闕臣每慷慨於遐遠愧憤於門宗是以前後表疏何嘗不寄言及此陛下未能少垂顧眄暢臣微懷云導頃見疎外所陳如昨而其萌已著其為咎責豈惟導身而已群從所蒙並過才分導誠不能自量陛下亦愛忘其短常人近情恃恩昧進獨犯龍鱗迷不自了臣竊所自憂慮未詳所由惶愧踧踖情如灰土天下事大盡理實難導雖凡近未有穢濁之累既往之勲疇昔之顧情好綢繆足以厲薄俗明君臣合德義同古賢昔臣親受嘉命云吾與卿及茂弘當管鮑之交臣忝外任漸冉十載訓誘之誨日有所忘至於斯命銘之於心竊猶眷眷謂前恩不得一朝而盡伏惟陛下聖哲日新廣延俊乂臨之以政齊之以穢頃者令導內綜機密出錄尚書杖節京都并統六軍既為刺史兼居重號殊非人臣之體流俗好評必有譏謗宜省錄尚書杖節及都督且王佐之器當得宏達遠識高正明斷道德優備者以臣闇識未見其才然於見人未喻於導加輔翼積年實盡心力霸王之主何嘗不任賢使能共相終始管仲有三歸反坫之譏子犯有臨河要君之責蕭何周勃得罪囹圄然終為良佐以導之才何能無失當令任不過分役其所長以功補過要之將來導性慎密尤能忍事善於斟酌有文章才義動靜顧問起予聖懷外無過寵公私得所今皇祚肇建八表承風聖恩不終則遐邇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動物聽一移將致疑惑臣非敢苟私親親惟欲忠於社稷表至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矜厲雅尚清淡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手控強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梁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

憚之俄加敦羽葆鼓吹增從事中郎掾屬舍人各二人帝以劉隗為鎮北將軍戴若思為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為兵外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隗為名上疏曰劉隗前在門下邪佞諂媚譖毀忠良疑惑聖聽遂居權寵撓亂天機威福自由有識杜口大起事役勞擾士庶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為參軍晉魏已來未有此比傾盡帑藏以自資奉賦役不均百姓嗟怨免良人奴自為惠澤自可使其大田以充倉廩今便割配皆充隗軍臣前求迎諸將妻息聖恩聽許而隗絕之使三軍之士莫不怨憤又徐州流人辛苦經載家計始立隗悉驅逼以實已府當陛下踐作之始投刺王官本以非常之慶使豫蒙榮分而更充征役復依舊名普取出客從來久遠經涉年載或死亡滅絕或自贖得免或見放遣或父兄時事身所不及有所不得輒罪本主百姓哀憤怨聲盈路身欲北渡以遠朝廷為名而密知機要潛行險慝進人退士高下任心姦狡饕餮未有隗比雖無忌宰嚭弘恭石顯未足為喻是以遐邇憤慨羣后失望臣備位宰輔與國存亡誠乏平勃濟時之略然自忘駑駘志存社稷豈忍坐視成敗以虧聖美事不獲已令輒進軍同討姦孽願陛下深垂省察速斬隗首則衆望厭服皇祚復隆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勲殷道復昌漢武雄畧亦惑江充讒佞邪說至乃父子相屠流血丹地終能克悟不失大綱今日之事有逾於此願陛下深垂三思諮詢善道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又曰陛下昔鎮揚州虛心下士優賢任能寬以得衆故君子盡心小人畢力臣以闇蔽豫奉徽猷是以遐邇望風有識自竭王業遂隆惟新克建四海延頸咸望太平自從信隗已來刑罰不中街談巷議皆云如吳之將亡聞之惶惑精魂飛散不覺胷臆摧破泣血横流陛下當全祖宗之業存神器之重察臣前後所啓奈何棄忽忠言遂信姦佞誰不痛心願出臣表諮之朝臣介石之機不俟終日令諸軍早還不至虛擾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為光祿勲叛奔于敦敦至石頭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宮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着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

邾何至國百姓知此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昌郡公邑萬户使太常荀崧就拜又加羽葆鼓吹並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忠良寵樹親戚以兄含爲衛將軍都督沔南軍事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以義陽太守任愔督河北諸軍事南中郎將敦又自督寧益二州及帝崩太寧元年敦諷朝廷徵己明帝乃手詔徵之語在明帝紀又使兼太常應詹拜授加黄鉞班劍武賁二十人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將相嶽牧悉出其門徙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含字處弘凶頑剛暴時所不齒以敦貴重故歷顯位敦以沈充錢鳳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含子應爲嗣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户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詔遣侍中陳晷散騎常侍虞駿問疾時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屢遣大臣訊問其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含子瑜散騎常侍敦以温嶠爲丹陽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曰先帝以聖德應運創業江東司徒導首居心膂以道翼贊故大將軍敦參處股肱或内或外夾輔之勳與有力焉階緣際會遂據上宰杖節專征委以五州刁協劉隗立朝不允敦抗義致討情希鬻拳兵雖犯順猶嘉乃誠禮秩優崇人臣無貳事解之後劫掠城邑放恣兵人侵及宫省背違赦信誅戮大臣縱凶極逆不朝而退六合阻心人情同憤先帝含垢忍恥容而不責委任如舊禮秩有加朕以不天尋丁酷罰煢煢在疚哀悼靡寄而敦曾無臣子追遠之誠又無輔孤同獎之操繕甲聚兵盛夏來至輒以天官假授私屬將以威脅朝廷傾危宗社朕愍其狂戾冀其覺悟故且含隱以觀其終而敦矜其不義之强有侮朝廷之志棄親用羣背賢任惡錢鳳豎

子專爲謀主逞其凶慝誣罔忠良周嵩亮直讜言致禍周札周筵累世忠義聽受讒構殘夷其宗秦人之酷刑不過五敦之誅戮傍濫無辜滅人之族莫知其罪天下駭心道路以目神怒人怨篤疾所嬰昏荒悖逆日以滋甚輒立兄息以自承代多樹私黨莫能同惡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擅錄冶工輒割運漕志騁凶醜以闚神器社稷之危匪夕則旦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其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遣司徒導鎮南將軍丹楊尹嶠建威將軍趙胤武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率兖州刺史遐奮武將軍峻奮威將軍侃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御六軍左衛將軍亮右衛將軍胤護軍將軍詹領軍將軍瑩中軍將軍壼驍騎將軍艾驃騎將軍南頓王宗鎮軍將軍汝南王祐太宰西陽王羕被練三千組甲三萬總統諸軍討鳳之罪罪止一人朕不濫刑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賞布五千匹冠軍將軍鄧嶽志氣平厚識經邪正前將軍周撫質性詳簡義誠素著功臣之胄情義兼常往年從敦情節不展畏逼首領不得相違論其乃心無貳王室朕嘉其誠方任之以事其餘文武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刺史二千石不得輒離所職書到奉承自求多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怨曠日久或父母隕没或妻子喪亡不得奔赴哀喪朕甚愍之希不悽愴其單身在軍無有兼重者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明承詔書朕不負信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以誅奸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都邑大小及二宫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群賢忠義之心抑姦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户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

安朔斷亂來幾日又於將望使可襲寧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寧相孺子者否渚有耳者皆知倖擇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潰突在人聖主聽吹使浴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知鄭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俟無應而已也尊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為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為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決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為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兄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大武畢力宜可當爭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但也含不荅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無大武者世將處季皆早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之復卧鳳等至京師屯于

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秉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于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屍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

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于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史臣曰琅邪之初鎮建鄴龍德猶潛雖當璧膺圖預定於宜兆豐功厚利未被於黎氓王敦歷官中朝威名夙著作牧淮海望實逾隆遂能託魚水之深期定金蘭之密契抑成王度光佐中興卜世延百二之期論都創三分之業此功固不細也既而負勳高而圖非望恃勢逼而肆驕陵釁隙起自刁劉禍難成於錢沈興晉陽之甲纓象魏之兵蜂目既露豺聲又發擅竊國命殺害忠良遂欲篡盜秉與遂遷龜鼎頡頏君莫略晉祚靈長諸侯釋位股肱戮力用能運茲廟算殄彼凶徒克固鴻圖載清天步者矣楊正衡音義歐（烏口反）磾（音低）坫（都念反）闞（音本反）陳（瓶布還反）帑（他朗反）謑（丘郢反）犒（苦到反）剝（棟上臣次反下力讓反）鬻（考音育）擴蹝（音徙）媚（音眉）踞（登几反）桁（胡郎反）軺車報（璇車也五美反）抱（音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十八陽

王（姓氏）

通鑑紀事本末（王敦平荆湘）晉懐帝永嘉五年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都内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叅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爲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二千石長史甚衆六年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自號楚公冦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爲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荆州悦成都内史王機謂爲己亞使之内綜心膂外爲爪牙澄屢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爲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沓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柰何自棄遠爲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沔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真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内史甘卓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温邵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虚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顗屯潯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荆州矣乃表侃爲荆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爲軍諮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敦乃奏復侃官二年春三月杜弢將王真襲陶侃於林障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儻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爲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將杜弘張彦攻臨川内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彦斬之弘奔臨賀秋八月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弢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猗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

少府曹爲外援不從曹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奏入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㕘相軍諮祭酒廙爲荆州刺史荆州將吏鄭攀馬儁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西迎杜曾廙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機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爲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鄭攀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宜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荆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儁從曾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儁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黄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敦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

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大興元年冬十一月詔以王敦爲荆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王敦之亂晉元帝大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詣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荆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爲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爲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

已言王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患豈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承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穎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

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眾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眾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將也公

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荊湘之粟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遡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

權日久卒見分岐使謂夫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耻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而潰大勳可就矣卓雖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爲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爲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爲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

劒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歸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廢之帝召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令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群情帖然矣敦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爲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

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顗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至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顗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顗起謝顗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腳痛孰若頸痛顗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已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爾想使旋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強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爲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爲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崎僞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款周級由是獲免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

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身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乃釋之還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乂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爲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爲交州刺史使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碩舉兵圍諒於龍編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爲太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爲留府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爲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爲豫章太守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爲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爲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污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爲之備敦欲强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

軍事王舒爲荆州刺史監荆州沔南諸軍事王彬爲江州刺史會稽内史周札一門五侯宗族強盛吳士莫與爲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爲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嵩與札兄子莚皆爲敦從事中郎會道士李脱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脱謀爲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初帝親任中書令温嶠敦惡之請嶠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楊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温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

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温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鋭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户侯諸文武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衆兵伐京師

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温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恟懼温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絶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徴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或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盗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羸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户衰世事去矣敦尋卒帝使吳興沈楨説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

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内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内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温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絶豈可因亂爲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荆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荆州守文豈能意外生事邪含不從遂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

至溪以爲依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奏王敦擧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仁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遥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率茂部曲爲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爲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况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原其私心豈遑宴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然而

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應詹爲江州刺史劉遐爲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爲歷陽內史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應天府志王敦引軍垂至大桁明帝自出中堂溫嶠爲丹陽尹帝令斷大桁故未斷帝大怒瞋目左右莫不悚懼召諸公來嶠至不謝但求酒炙王導須臾至徒跣下地謝曰天威在顏遂使溫嶠不容得謝嶠於是下謝帝乃釋然諸公共歎王機悟名言

王長文

晉書列傳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揚雄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爲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爲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爲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爲身也梁王肜爲丞相引爲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陽正衛音義郪（取私反又音妻）齧（五結反）上貸（他代反）下貸（徒得反）償（常亮反）旃（諸然反）潼川志王長文字德儁郪人父頒字伯元徙爲大守長文天姿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傳綜庠籍鄉冠州三辟書佐丁時興衆託疾歸家大同後郡功曹察孝廉不就遂陽愚人與語偽不聞郡守物至請門倚敬至閤走出刺史淮南胡羆辟從事祭酒卧在治蓆

出板衆秀才長文陽狂疾步搖走出門羆累遣教請還終不顧遂家養母講學撰無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立卦名擬易云謂春秋三傳傳經不同每生訟議乃據經摭傳撰春秋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時長文才鑒清妙汎愛廣納放蕩凋達不以細宜廉分爲意不好臧否人物時人愛而敬之以母欲祿養晉咸寧中領蜀郡太守郫有孝子羅偶事親至孝親終亡時病不能食肉終身不食肉郡察孝廉長文追爲立表以旌之宰府辟三司及撫軍大將軍王濬累辟不詣洛薨以故州將軍弔祭元康初試守江源令縣得盜賊長文引見誘慰時適願悔皆遣歸家獄先有繫囚亦遣之謂曰教化不厚使汝等如此長吏之過也蜡節慶祈歸就汝上下善相催樂過節來還當爲思他理群吏惶遽爭請不許尋有赦令無不感恩所宥人輒不爲惡曰不敢負王君去官民思其政大將軍梁王肜及諸府並辟長文曰吾從其先令者遂應肜招爲從事中郎賈氏之誅從肜有功封關內侯再爲中書郎愍懷太子死於許下博士中書論廢樹之禮長文謂應祭宜還東宮以繼太子者爲主配食於穎川府君皆施行後聞益州亂遂得老蠶緣枯桑之卦歎曰桑無葉以卒也吾蜀人殄於是矣升蜀郡太守暴疾卒常璩讚曰中書淵識

（賓道韜明）

王宏

晉書良吏傳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從孫也魏時辟公府累遷尚書郎歷給事中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懼天時水旱之運夙夜警戒念在於農雖詔書屢下敕厲殷勤猶恐百姓廢惰以損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長吏未能盡勤致使地有遺利而人有餘力每思聞監司糾舉能不將行其賞罰以明沮勸今司隸校尉石鑒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飢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矣其賜宏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罪論太康中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論者以爲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後坐免官後起爲尚書太康五年卒追贈太常楊正衡音義衵（尼質反）

王恂

晉書外戚傳王恂字良夫文明皇后之弟也父肅魏蘭陵侯恂大義通傳在朝忠正累遷河南尹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爲令表敕嘗餽以駿馬恂不受及敕敗受貨者皆被廢黜焉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爲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亦以匈奴胡人爲田客多者數千武帝踐位詔禁募客恂明峻其防所部莫敢犯者咸寧四年卒贈車騎將軍恂弟虔愷

王虔

晉書外戚傳王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累遷衛尉封安壽亭侯升平東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徵爲光祿勳轉尚書卒子士文嗣歷右衛將軍南中郎將鎮許昌爲劉聰所害

王愷

晉書外戚傳王愷字君夫少有才力歷位清顯雖無細行有在公之稱以討楊駿勳封山都縣公邑千八百戶遷龍驤將軍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坐事免官起爲射聲校尉久之轉後將軍愷既世族國戚性復豪侈用赤石脂泥壁石崇與愷將爲鴆毒之事司隸校尉

傳祗劾之有司皆論正重罪詔特原之由是衆人然畏愷故敢肆其意所欲之事無所顧憚焉及卒謚曰醜楊正衡音義鴆（直任反）

王如

晉書列傳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衆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寔馮翊嚴嶷長安侯脫等各帥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賂於勒結爲兄弟勒又假其彊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己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不能剋智力並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弟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汝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鬬爭爲過失稜累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爲稜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闕實請劒舞爲歡稜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楊正衡音義涅陽（奴結反）莠（音酉）呵（呼何反）

王中倫

真仙通鑑高唐縣鳴石山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岩石聲甚清越晉武帝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岩下葉風霜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岩上及曉方去宣後令人攀石乃於岩中潛伺累宋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來頻適方山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輙留聽宣乃懇乞長生訣遂留一石女雀卵遣之云可辟穀初別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煙霧障之宣億石含輙百日不飢

王卓

太原志晉追封十八代祖晉司空河東太守猗氏侯太原王公神道碑序裔孫虢州刺史頎撰　始祖無名道之出也曾孫有

國周之宗也夫國有開必先粤若后稷播種蒸人乃粒周之先也積仁成德積德成聖以至文王周公與天地合德乃繼爲家聖爲周禮周易與日月俱懸元著爲家法焉開國德澤之源派爲國創度之本末俾百王易萬世日用豈止三十代中八百年内而已厥後子孫因王顯姓始自四十一代祖周平王孫赤其父泄未而卒平王崩赤當嗣爲叔父桓王林厲而自立周赤爲大夫及莊王不明赤遂奔晉用爲并州牧自赤至龜八代於并州龜生吞至文釗十六代通前八代代襲封平陽侯文釗生叔高叔高生伯明伯明生屯屯河東太守征西大將軍屯生卓卓字世感歷魏晉爲河東太守遷司空封狩氏侯夫人河東裴氏父仲賢任雍州卓翁年七十九薨於河東狩鄉劉聰石勒亂太原陽晉不還歸葬萃河東狩氏縣爲隨析狩氏縣爲垂泉縣今司空塚在縣東南解石城西二里至今子孫族焉自古太原郡也亦猶潞州上元縣有琅邪鄉後魏定氏族命以大原王爲天下首姓故古今將誇有鼎蓋之名謂蓋海内用族著姓也我卓翁葬於河東子孫成族間生將相爲大原之望獨不鼎蓋河東著姓乎況本支弄業金樺王耿洪原長派碧海清漣成官婚者我屬無之澄而爲止水絶資蔭者賦税不暇滂而爲衆派隸軍府而耳順方免負終身之耻戍磧而萬里交鎮有次死之苦吏接二京之内驅出九派之外蓋魏地狹隘迫而使之然也開元中左丞相張公説越認范陽封燕國公且河東左丞太原顯望久矣一旦爲緝叔齊公説之而望乎況也如燕齊兩公皆明世大賢社稷重器尚命爲也況中智已下薄俗者乎又見近代太原房譜稱顯姓之祖始自周靈王太子晉琅邪房譜亦云太子晉後且晉平公聞周太子生而異使師曠朝周見太子太子年方十五曠謂太子色赤太子謂曠曰吾後三年上賓于帝果十八而仙得不謂元精昇降全真上賓則和平未十五已是仙矣豈於三年之中而始同凡有嗣息邪是本爲修譜世務神奇相光耀稱太子晉後不及賓賦凡稱太原王者無非周平王之孫赤之後於前已詳之明矣桑泉房譜隋秦朝請善公善之子稠翁官至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河北道大總管見隋書葬今有碑僧鑾廷有奇表身長八尺見高僧傳蒲州桑泉人也或有延公譜曰德與天全身居佛事桑泉房幽州都督玄珪翁廣州都督方平翁皆盛德光將左補闕智明伯户部員外郎安虛升衍氏房右丞維叔左相縉叔俱偉文雄世或有上措叔詩曰人間左相貴天下右丞詩人謂戲言將稱定論虞卿房安西北庭二節度正見叔武德冠將如入仕朝廷百含或出一官州邑十室二三通文武舉選徒不

比屋有以見我卓翁積德積仁益不已之慶源於無窮也然因官於武京鄉族遂失宗望亦往往而在晉司徒裡貧誡宗人曰若結婚姻若累貴無識猥富不仁慎勿爲也又誡曰勿三代不仕不學不肖容失婚無譜不弃無墳墓不脩仁若是數事三代皆論小人也我之慎之願孫嬪由之累官歷臺省除洛陽令與杭州入大理少卿拜御史中丞出虢州刺史常歎大道久隱流離將極今於正經獨道字爲志於子文猶道字爲冀成五十卷行於大建軒轅黄帝鑄鼎原碑開於朝卓翁塚墓古有碑觮直下宗子四縣難居每年用正月七日一合來祭干戈動來廢至今日特方開泰冀得復行嗚呼魏之風俗偷不中從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頗資永痛乃建豐碑有四義焉一歸流適者之心二正建宗者之望三扶旌善慶之德四永銘儲社之仁　銘曰

太原一宗　晉代三翁　甍將世故　葬此河東
孫謀允著　祖慶所鍾　顯塊凜凜　遺塚崇崇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十八陽

王

王彌

晉書列傳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頎魏玄菟太守武帝時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之惤縣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為長史伯根死聚徒海渚為苟純所敗亡入長廣山為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衆復大振晞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仗所在陷沒多殺守令有衆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大振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為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

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真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臨漳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于高都長平間大敗之死者十六七元海進彌征東大將軍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為軍士又與勒攻鄴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懷帝遣北中郎將裴憲次白馬討彌車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海武部將軍彭默為劉聰所敗見害衆軍皆退聰渡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暾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為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于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為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為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為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為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為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

曹嶷藉其衆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為勒游騎所獲勒見彌與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衆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墻毒痛函夏九州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間侯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意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荊衢招烏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恚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天難興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之凶比暴弗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失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隙構茲多難薦食荊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楊正衡音義　惔（古賢反本作恔）痛（音胡反）蜮（音域）踣（傍北反）

王機

晉書列傳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俶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常慕

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已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駭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屬杜弢所在發塞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衆迎機敦遣將軍蔚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死耶幽不敢逼而歸敦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衆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慚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弢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勲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交阯太守機既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當相

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溫邵劉沈等並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粮竅招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即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

其二子焉

王矩 晉書列傳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遊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守預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古今事通廣州刺史王矩至長沙見一人著布單衣持奏岸上矩省奏云京兆杜靈之入船共語稱敘稀闊矩問君京兆人何時發來曰朝發矩問京兆去此數千那得朝發今到杜曰僕天上京兆去此乃數萬何止數千乎

王豹 晉書忠義傳豹順陽人也少而抗直初爲豫州別駕齊王冏爲太司馬以豹爲主簿冏驕縱失天下心豹致牋於冏曰豹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將以安主定時保存社稷者也是以爲人臣而欺其君者刑罰不足以爲誅爲人主而逆其諫者靈厲不足以爲謚伏惟明公虛心下士開懷納善欵誠以著而逆耳之言未入於聽豹伏思晉政漸缺始自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乃事勢使然未爲輒有不善也今公尅平禍亂安國定家故復因前傾敗之一法尋中間覆車之軌欲冀長存非所敢聞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面貴王各以方剛強盛並典戎馬處險害之地且明公興義討逆功蓋天下聖德光茂名震當世今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蒺藜生庭冀此求安未知其福敢以淺見陳寫愚情昔武王伐紂封建諸侯爲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及至其末霸國之世不過數州之地四海強兵不敢入闚九鼎所以然者天下習於所奉故也今誠能尊用周法以成都爲北州伯統河北之王侯明公爲南州伯以攝南土之官長各因本職出居其方樹德於外盡忠於內歲終率所領而貢於朝簡良才命賢儁以爲天子百官則四海長寧萬國幸甚明公之德當與周召同其至美危敗路塞社稷可保顧明公思高祖納婁敬之策悟張良復足之謀遠臨深之危保泰山之安若合聖思宛

許可都也書入無報豹重牋曰豹書御已來十有二日而聖旨高遠未垂采察不賜一字之令不勑可否之宜蓋霸王之神寶安危之祕術不可須臾而忽者也伏思明公挾大功抱大名懷大德執大權此四大者域中所不能容賢聖所以戰戰兢兢日昃不暇食雖休勿休者也昔周公以武王爲兄成王爲君伐紂有功以親輔政執德弘深聖思博遠至忠至仁至孝至敬而攝事之日四國流言離主出奔居東三年賴風雨之變成王感悟若不遭皇天之應神人之察恐公旦之禍未知所限也至於執政猶與召公分陝爲伯今明公自視功德孰如周公旦元康已來宰相之患危機竊發不及容思密禍潛起輒在呼噏豈復晏然得全生計前鑒不遠公所親見也君子不有遠慮必有近憂憂至乃悟悔無所及也今若從豹此策皆遣王侯之國北與成都分河爲伯成都在鄴明公都宛寬方千里以與圻內侯伯子男小大相率結好要盟同獎皇家貢御之法一如周典若合聖規可先旨與成都共論雖以小才頗備行人昔廝養燕起之微者耳百里奚秦楚之商人也一開其說兩國以寧況豹雖陋大州之綱紀加明公起事險難之主簿也故身雖輕其言未必否也冏令曰得前後白事具意輒別思量也會長沙王乂至於冏案上見豹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

馳下打殺冏既不能嘉豹之策遂納乂言乃奏豹曰臣忽姦凶肆逆皇祚顛墜與成都長沙新野共興義兵安復社稷唯欲勠力皇家與親親宗室腹心從事此臣夙夜自誓無負神明而主簿王豹比有白事敢造異端謂臣忝備宰相必遭危害慮在一旦不祥之聲可蹺足而待欲臣與成都分陝爲伯盡出蕃王上誣聖朝鑒御之威下長妖惑疑阻衆心噂喈背憎巧賣兩端訕上謗下讒內間外遘惡導姦坐生猜嫌昔孔丘匡魯乃誅少正子產相鄭先戮鄧析誠以交亂名實若趙高詭怪之類也豹爲臣不忠不順不義輒敕都街考竟以明邪正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衆庶冤之俄而冏敗楊正衡音義呼嗡（許及反）圻（渠希反）蹻足（許妙云舉足小高也音驕）訕（所晏反）

王育

晉書忠義傳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孤貧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歔欷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己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身長八尺餘鬚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爲立別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弔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爲主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爲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鷂乎育執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汝謂吾刀鈍邪敢如是乎前將殺之宣懼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渾辟爲掾除南武陽令爲政清約宿盜逃奔他郡遷幷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促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楊正衡音義鬻（音育）儻（音克反）鷂（弋笑反）

王諒

晉書忠義傳諒字幼成丹陽人也少有幹略爲王敦所擢參其府事稍遷武昌太守初新昌太守梁碩專威交土迎立陶咸爲刺史咸卒王敦以王機爲刺史碩發兵距機自領交阯太守乃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永興三年敦以諒爲交州刺史諒將之任敦謂曰脩湛梁碩皆國賊也卿至便收斬之諒既到境湛退還九真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詣諒所諒敕從人不得入閤既前執之碩時在坐曰湛故州將之子有罪可遣不足殺也諒曰是君義故無豫我事即斬之碩怒而出諒陰謀誅碩使客刺之弗剋遂率衆圍諒於龍編陶侃遣軍救之未至而諒敗碩逼諒奪其節諒固執不與遂斷諒右臂諒正色曰死且不畏臂斷何有十餘日憤恚而卒碩據交州凶暴酷虐一境患之竟爲侃軍所滅傳首京都

王沉

晉書文苑傳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紱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於從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危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袞龍出於縕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嚣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䐈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苔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噞哼怯畏於謙讓闒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己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黪亂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偭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閽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參於靖室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

道闕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兎衆塗圮塞投足何錯於是氷于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顔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敎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成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屋部家易著明誡人溥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殄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楊正衡音義汙（音烏）狙（具遇反）歚（肩刃反）縕褐（上於問反）儜（女耕反）耨（奴豆反）泓嘈（疾陵反又則登反）鎗鎗（初庚反）脢胎（音梅）僂垢（上力口反下音苟）嘲哮（上張交反下許交反）轀轒（上於粉反下人允反）痷婪（上烏含反下盧含反）眂眡（上支反虞尺眡視也）拉（盧合反）嗛閃（上力冉反下舒欽反）嗆哼（七鄉向良二反）闒茸（上土盍反下而勇反）饕（音叨）諍（音爭）鬖亂（上原去聲下五弔反）惛（音昏）圮（音被）

王接

晉書列傳接字祖游河東猗氏人漢京兆尹尊十世孫也父蔚世脩儒史之學魏中領軍曹羲作至公論蔚善之而著至機論辭義甚美官至夏陽侯相接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曰夫騂騮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無遺錯是以歸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岐嶷儁異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祜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及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備覽衆書多出異義性簡率不脩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頠雅知焉平陽太守柳澹散騎侍郎避尚書僕射鄭俶皆與接友善後為郡主簿迎太守溫宇宇奇之轉功曹史州辟部平陽從事時泰山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友人滎陽潘滔遺接書曰摯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剝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為恨除中郎補征虜將軍司馬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害接議曰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朝廷從之河間王顒欲遷駕長安與關東乖異以接成都王佐難之表轉臨汾公相國及東海王越率諸侯討顒尚書令王堪統行臺上請接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年三十九接學雖博通特精禮傳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任城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為公羊疾病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時秘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晳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晳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為允當又撰列女後傳七十二人雜論議詩賦碑頌駁難十餘萬言喪亂盡失長子愆期流寓江南緣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後傳云（論贊見皇甫謐傳）楊正衡音義騂騮（息營反）硋（五愛反）從理（即容反）

王導

晉書列傳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襲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閤祭酒遷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策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己傾心以招俊乂況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荊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克

巳勵即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爲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爲攻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羣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勳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顧榮賀循紀瞻周玘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蹐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亂源驁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羣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己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

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敦綂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攸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於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脩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

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偽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綱弛而更張獸心革面饕餮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使三軍挫衂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

是與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爲胡所害始奉諱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羣臣一哭而已導以爲皇太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爲之危心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羣臣及四方並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甚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也初帝愛琅邪王裒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立子以長且紹又賢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遷司徒一依陳羣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

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加羽葆鼓吹班劒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藪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官居已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爲灰燼溫嶠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北寇遊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因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綀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

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烝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敘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哲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祇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遣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匹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旬興公文貫九功武經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人神以和業同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俊乂申命羣官允釐庶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爲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羣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羣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睠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賵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給九游轀輬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劒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爲比冊曰蓋高位

以酬明德厚爵以答懋勳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儁中夏應期濯纓則潛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惟委誠而策定江左拱己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改心化之所鼓梼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遐邇承風丹冗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傾命保朕沖人遭遇艱圮夷險委順極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彌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穎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穎方溫太真以敞比鄧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劭薈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乖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弘策名枝屛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之

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相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經綸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禦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恬珣雖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隤聲轍劉毅之徵璽語曰眾山大澤有龍有蛇寔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森馳龍升雲映武崗嬌嬌匡時緝政懿績克宣忠規康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望水流慶菲矣門族重光斯盛揚正衛書義覘（勅豔反）愀（茲什反又子了反）津（音丰反）龕（音堪）隗（五罪反）帑（他朗反金帛舍也）練（色魚反）贈（無淵反）槌（音遂）轀輬（溫涼二音）轟（音車）檮杌（上徒刀反下五忽反）真西山讀書記晉惠帝永興二年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鎮下邳睿請王導為司馬懷帝永嘉元年七月以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睿好酒至顏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自此遂絕（通鑑云導勸睿親以待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時海內

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導說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渤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愚按自古創業中興之君必有元臣為之輔翼其所建畫亦必有以遠天命而收人心者養其民以致賢人者蕭何策也延攬英雄務悅民心者鄧禹之謀也二人所以為兩漢元功之首者以此爲爾晉氏渡江之初茂弘實為謀主觀其獻說於元帝者二一則招俊乂以從人望二則務清靜以安人心與鄧侯高密不約而合其為江左名臣之冠亦宜哉）陳頵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恤灋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胡氏曰茂弘建立江左百年之業功無與爭其可恨者創業之初宜革前弊而不能用陳頵之言此為大失導因江左人物之緣俾其源流始亦自清談中拔進雖不留者壯亦不深非之也或曰琅琊得國日淺基業未

固理當寬弘而後能濟也當如是則孔明之不能罰久矣何以得甘棠之思乎）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丙寅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柱末二丈餘觀者咸以為冤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胡氏曰孟子曰五伯假仁者也反躬而仁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有假者斯可矣又假而不歸者不可得而見矣得見暫假者斯可矣琅琊才具不優志器非遠感激東海與己揚州之惠固自以建鄴為琅琊之京邑也愍帝詔使進軍睿以方定江東為辭祖逖說以恢復睿意無北伐之志此其情實也及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當有此心者當為之有素選擇將帥訓練軍旅儲峙糧糗其規摹措置無非北向之計一日奮發尚恐大事之緒未易就也今既倉卒而舉本來不慮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刀拭柱上其血逆流怫理逆天亦云酷矣今去之千歲讀其書味其事猶使人拂鬱而重歎則當時為如何此所謂假仁而行惰未能者也王導為睿謀臣使睿判至此雖亟引咎解職而自當諫止於未然之為善乎）元帝建武元年三月琅琊王即晉王位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謂王導曰

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琊王以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按敦導之從兄）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云云）上甚納焉（按時戎事方興而導首以興崇學校為請可謂有經遠之謀矣按本傳記此於辭都督後通鑑不載）大興元年三月愍帝凶問至建康百官請上尊號王即皇帝位夏四月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耶導咨嗟稱善（胡氏曰江東草創正須慎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為國基本君一郡一縣或非其人則受害者眾矣然則守令得失正宰相所當知也不以察察為政以此待赤子可耳為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顧曰網漏吞舟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舉措之虛實而加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要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戚而否愚所不取也）太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衛率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

不從秋八月以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等討之三年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尚書令刁協劾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按導此舉有愧於蕭何之識韓信鄧禹之知寇恂矣其中興之業不克宜哉然導亦非惜於知人者若徐龕之叛亂請亦聚衆患之元帝議欲加討導以為兵少則不足制寇多遣則根本空虛黃門侍郎周嵩忠熟至到為一郡所取豈猶直遣羊鑒足能殺績果如其謀嵩顗之從兄也使導於擇將凡皆若此豈不偉哉）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識者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胡氏曰（元帝欲抑王氏之權者正心以正朝廷勤無失德衆無過事所以正也身無不正人欲叛之心十去四五矣精擇賢材布在有位所以正朝廷也朝廷既正人欲叛之心十去七八矣王使姦凶不忌恃強而反而衆王在我不正在彼其勝負之機已判於一堂之上矣帝乃引刁劉二人為腹

心是欲抑豹虎而投之以肉也茂弘當噬嗑之際欲去其間其惟赴敵忠信以發悉乃可感動帝心耶曰推分澹如然庾仲初舉導無深拒之意得非亦有介然不平存於中乎意衆人既定前都之時已獨安行猶千日然此亦引几几所以為周公之聖而格成王之孚者也獨導不知此惜哉）四年七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令都督石頭諸軍事敦至石頭以杜弘為前鋒攻之札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

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敦從容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又不荅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荅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胡氏曰言之不可不慎也曰首末事作耳時乎時會當有變時此崔玦之所以死也曰頃陛下勿憂大臣有罪者且誅耶行誅此劉隗之所以死也皆以疑似之言可以兩曉故也周伯仁所謂賊奴者指王敦錢鳳沈充之徒耳既不語茂弘所請而揚殺賊奴取金印之言茂弘意其謂己所以不能忘懷者也當茂弘戀之之時顗若對曰此並非意所敢任上理說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又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所以處周戴者在乎再三導竟不荅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狹隘而君子所不由也矣）十一月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明帝太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

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　二年夏五月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秋七月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按導此言可謂謬矣合之舉固為逆矣不知敦昔年之事得為順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按此可見導本志欲借敦勢以去刁劉明矣）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應小字）安期斷乳未幾日又乏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荅是月含兵敗敦尋卒庾秘不發喪錢鳳沈充繼被殺敦黨悉平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

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冬十月以司徒導爲太保領司徒加殊禮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襃顯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衛尉（胡氏曰王導抑卞壼之議當屬札之忠是何言與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頭之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務舉于中史氏美其善處發興任真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著眷如此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不省納蓋驗前志是非峻峙於古不渝不知茂弘何必而爲此邪　愚按敦之舉兵雖以誅劉隗爲名其實欲危晉室導寧不知之耶特以刁劉亂己故以敦東兵爲快而忘其逆耳故於石頭之衆終始不以爲非僞猶昧目天地爲之易位人其可有私意哉晉史札傳謂札開門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爲光祿勳尋補尚書頃之遷右將軍會稽內史皆貴其從己也後忌其一門五侯貴盛實北又錢鳳進說然後圖之非以忠於王室之故也導黨姦之罪於是乎不可贖矣）閏七月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己丑太子即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九月庾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小皆決於亮（傳又曰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郗鑒壼奏導虧法從私）成帝咸和元年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王導庾亮不聽乃止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二年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卞壼亦爭之亮不從峻不應命遣參軍徐會推崇祖約共討庾亮十一月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

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　三年春正月蘇峻濟自橫江二月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即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逼遷帝於石頭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爲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等皆舉兵應之陶侃使毛寶攻祖約約敗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諷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壘名陶侃將李根所築也）八月侃兵斬峻峻黨立峻弟逸爲主　四年諸軍擊斬蘇逸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是時宮闕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京邑遂安（胡氏曰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權輕重之備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而通荊蜀利盡南海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蠭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自引康才布之中外又定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豈平南徙章之計劣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特欲笑未知東海者歟）路永匡術賈寧皆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爲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豈可復襃寵之哉導乃止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讓遠遜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

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司馬氏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夏四月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以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紀綱頹弛自江陵至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忕侈之性卧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積財百萬縱酒耽樂不卹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愬於胤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賊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胤不即歸罪方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帥其徒襲胤殺詔斬之傳首京師　五年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夏五月默將縛默出降侃斬之傳首建康（愚按導前失之於羊鑒後失之於劉胤知人之明於是有媿矣況怙己億諛於失之中又重失焉而郭默之用失之非小者也非陶侃舉以討賊自任其禍寧有既乎）八年春正月趙石勒遣使來脩好詔焚其幣（胡氏曰中國之為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君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恨賓為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贖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憤棄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甚哉此亦其為元功之一事也）咸康元年（咸和盡九年戊今元帝加元服）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拜導并拜其妻（傳又云後令輿車入殿其見敬如此）有同家人孔坦切諫及帝已加元服猶委政於導坦每發憤以國事為己憂嘗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導聞而惡之出

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胡氏曰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帥表百僚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郗鑒又遣奏疏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忘之亂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丹陽尹桓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領軍將軍陶回常慷慨謂導曰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導謂回曰南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按陶回之言可謂忠切矣導雖愧其言而不能用忠言之難聽佞人之難遠也如是哉導於是乎不足觀已）導辟太原王濛為掾王述為中兵屬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既見唯問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有游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帝觀兵廣莫門分命諸將郗鑒使廣陵遣兵入衛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戊午解嚴導解大司馬（胡氏曰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咒者逃遁而失襄陽袁耽見遊騎驚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公遣將臣出捍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啓戎心非道也向使石虎揜晉不戒為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愚按此導之舉也）四年五月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并丞相府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太尉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付託之重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胡氏曰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導啓釁蘇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己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既並

爲輔相。欲諂我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爲遷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遷廢。二聞內稱爲備之議。即起角巾還第之舉。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爲君子所不與也。愚按庾亮書詞。所以聲導之失者。往往過實。然所謂讀書無從授章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箴語。則必非盡誣之也。蓋秦漢以下。爲大臣者大抵以經營事功爲急。而以養成君德爲迂。雖導之賢亦不免此。宜其爲庾亮所呵也。若亮所謂秦政欲愚黔首猶且不可。況欲愚其主哉。此則天下之名言。雖導之用心不至於是。實深中古今姦臣之心髓。若趙高之於二世。張讓趙忠之於漢靈。仇士良之於唐穆敬。皆用愚之之術。傳所謂蔽王之耳目。彼不聰明者是也。夫忠臣之心。主於爲國。故惟恐人君之不智。不智則不能聽納。而己之道不得行。姦臣之心主於爲己。故惟患人主之不愚。不愚則不可蔽欺。而己之惡不得肆。然使人主而果愚。固非君子之所欲。亦豈小人之利哉。二世亡而趙高戮。漢靈敗而讓忠誅。然則姦臣之自利亦祇以自禍歟。嗚呼。使嬖媟近之臣猶不可愚其主。況大臣與國同體其

可忍人主之智。而必思有以愚之乎。然姦臣之情變幻多端。其不使之親近儒生講論今古者。固愚其主之術也。布置私人。日侍帷幄。名爲勸講。而所陳皆賤褻之言。名爲輔導而實委以覘伺之任。此愚其君之尤甚者也。要其歸。是亦自愚而已。果何益哉。五年秋七月。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年六十四。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參用天子之禮。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亮共薦丹陽尹何充於帝。請以爲己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爲丞相。固辭。以充爲護軍。亮弟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爲賢相。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陽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況如吾者哉。史臣曰。典午之興。本于陵寡。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去。已乘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時無思晉之士。輔佐中宗。艱哉甚矣。王敦內侮。蘇峻連兵。賴元臣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以翦寇亂。其間設學校。存乎邦畿之中。建立章程。在乎撫風之際。雖世道多故。而規摸弘遠矣。愚按茂弘相三主二十有三年。以四事致之。清素寡欲。無聚斂積實之私。蓋庶幾乎季文子諸葛武侯之風。末年志漸驕色。遂至跌直。而喜佞諱過而拒言。其於累德不少。是正己之道。猶有未盡也。平時規諫主闕。惟元帝嗜酒一事。它無聞焉。明帝敏悟。機斷幾於英主。成帝甫六歲能折庾亮顧殺之非。方之漢昭尤爲穎慧。以二君之資。使其輔導有方。雖聖哲可學而至。茂弘於此。乃未嘗少致意焉。明帝既享國不遐。成亦不聞進德。至使入觀婦寺。出近小人。爲同列所譏呵。則於正君之道。蓋蔑如矣。其謀國則於渡江之初。招延時望。固結人心。最爲江左立國根本。它所建置。亦有可觀。若不以遲難徙都。不與彝狄交好。尤爲卓偉。然其規摹。不過區區自立而已。規恢興復。蓋非其任。若乃用人。則一時名流多其所引。晚薦何充。他日發庸。果能以社稷爲己任。惟於用將則數失之。而辟置掾屬間取清談之士。則亦未爲得也。大抵後世人材之不如古。由其以天資用事。而無問學日新之益。故隨其所長。或能有爲。徇其所短。亦以致蘇。茂弘之所長者。寬和簡靜也。所短者。不以學輔其資。卒不免於正始清虛之餘習。故其相業僅止於此。其亦可惜也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九

十八陽

王

唐宋名賢歷代確論楊虁原晉亂說曰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貴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爲高達卞壼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僞致此隳敗而猶欲崇慕虛誕汙蠹時風奏請鞫之以正頹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累源流本之日也猶乃冀虛驚僞崇尙佻薄明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創立朝綱基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馭奔駟乎設或行卞壼之奏黜浮僞登進淳實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繼亂余以爲晉之亂不自敦峻而始於導亮

經史百家制度王導無經世畧　嘗論晉元帝恭儉之主而無撥亂之才王導醇謹之臣而無經世之畧故其能中興於江左而不能中興於天下者厥有由哉方元帝渡江之初石勒石虎造舟舊陂將攻建康哆然有吞噬之志既而霖雨彌時士卒飢疫乃相與憂懼退而議降使元帝有撥亂之才王導有經世之畧舉江南之衆練精卒力以與勒虎決其勝負勒虎危迫勢當就擒勒虎擒則劉聰膽破矣當此之時藩鎮之將如葛組劉遐蔡豹郭默城塢之主如陳川樊雅張平馮寵皆爲晉守導若遂勸元帝承中興思晉之心進殄醜虜奚患其不能中興於天下哉在晉之臣獨一祖逖擊楫中流銳而欲還導又不資之以尺寸之兵斗升之量及逖之兵勢已強威敵已著黃河之南皆爲晉土國宜命逖總領方面以卒其功何至以戴淵梲之此逖所以飲憤至死而歎其功之難成也元帝雖賢主王導雖忠臣獨知其無意於用兵故處置乖方遽至於此　同前　東晉君臣不欲出攻則已矣至於守禦之計亦有所未盡昔吳主孫權嘗擇羣臣忠亦可倚者使守江陵又命呂蒙築濡須口身自將兵而守其塢塢在晉之歷陽誠以上流之勢不可不重水道之衝不可不防故也東晉以王敦鎮荆州蘇峻守歷陽敦叛於元帝之時而峻反於成帝之世導身相此兩君既不能攻之於前又不能守之於後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孰謂導爲有謀乎其後庾亮移鎮石城蔡謨以爲不可庾翼移鎮樂鄉王述以爲不可禽浩求經畧中原王羲之以爲不可桓溫請遷都洛陽孫綽以爲不可雖庾亮庾翼商浩桓溫終無成功亦由晉之君臣畏怯過甚務相循習是以羲之蔡謨孫綽之徒爭爲苟安之計不欲用兵至苻堅淝水之敗謝安叔姪乘秦之亂可以有爲中原矣已而趑趄不前夫王導謝安皆東晉偉人其設心措意不在於北伐餘子碌碌又奚足責使五胡之於晉遂爲不討之讎可不痛哉

王導謝安得失　王導謝安在晉二子所遇何如時也夫當典午不競國步多艱外則胡羯陸梁侵擾中夏內則權臣跋扈威逼朝廷晉之爲國蓋岌岌矣導相帝南渡而建江左中興之基安石處擾攘多故之時而能鎮撫蕃墻外侮之變向微二子先後左右而維持之則晉之事去矣導以雅德重望撫新造之國於喪亂之餘而能招延賢士賓禮名勝如顧榮紀瞻賀循之徒屈體延納冀之朝廷中興之功與有助焉其敬足尚也安石雍容閒暇號有廊廟之才桓溫之遍武者倒執手版而安則神色自若淮淝之師朝臣至於駭愕失措而安則博奕自如談笑閑雅鎮以和靖不存小察洪以大綱以簡名之亦奚不可導之敬安之簡二子各以其一節而著於世誠未易貶使其果有得於古人之所謂簡且敬者則負其所長而見之施設其所成就當不止此不然則一從事於簡畧者反流於浮曠傲誕之風而區區以謹畏怯懦爲敬者竟何足以立人國家事哉吾觀導有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之念其壯志英發傾駭人聽然雍丘之役河南故壤悉還晉土益兵之請何爲而沮抑之若思一代而推鋒越河之將竟沮死於爲山九仞之日吾不意謹愿之習其怯懦一至於此淝水之捷授將帥伊安之功而捷書朝至喜躍折屐玩於一勝志得意滿而方從事於游宴虛談之樂甚者恭功之成絲竹不廢士大夫化之靡然成俗晉之不競是誰之咎是時清談廢事之弊安得不鑒其覆轍乎王敦之變竟不能討而阻帝國威寡自媚於奸臣百口累卿之語至折節於周顗其幸生苟免畏縮至此桓溫之事安誠能以談笑卻之而至於倉卒失拜則亦外示閒暇而中無立志君子固已有以覘其所存矣

宋詠顥濱集兩晉之士借通達以濟淫慾風俗既敗戎狄乘之遂喪中國相隨渡江而此風不改賢者知厭之矣而不勝其衆俗亂於下政弊於上而莫能正也東晉之不競由此故耳是時王導爲相達於爲國之體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生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善通而疾介能彌縫一時之闕而無百年長久之計也更二大變幾至亡國元帝之世王敦擁兵上流有無君之心劉隗刁協剛介猜淺見信於帝導以法繩公卿而眾疾王氏之横敦遂起兵以誅君側爲詞兵再犯闕帝而敦死元明既沒成帝幼弱庾亮輔政任法以裁物復失人心蘇峻擅兵歷陽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

必爲亂以大司農召之衆人皆知不可而亮不聽遂與祖約連兵內向塗炭京邑此二豎者皆導之所不欲而隗亮不忍以速其變以隗亮爲是耶敦峻之禍發不旋踵以導爲是耶使人主終身含垢何以爲國魯自宣公政在季氏更三世至昭公不能忍將攻之子家羈曰恰民數世求以克事不可必也公不從而出隗亮之敗則昭公之舉也齊景公以會暴失民田氏以寬惠得衆公問於晏嬰求所以救之嬰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歎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嬰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晏子知之而景公不能用田氏遂代呂氏蓋大家世族爲患於其國常若心腹之疾必與人命相持爲一攻之以毒藥劫之以鍼石病若不去命繫隨盡非良醫賢臣未易處也子產爲鄭國小而偪扶大多寵子產患之有事伯石賂以其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何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以予之又使爲卿以次已位鄭乃少安及其久而政成大人之忠儉者從而予之泰侈者因而斃之運豈卷戮子晳鄭乃大治如導所爲知賂伯石以全其始矣未知子忠儉驕泰侈以成其終也以爲賢於隗亮則可以論晏子子產則遠矣秦觀

淮海集王導論　臣聞春秋書趙盾之罪而三傳皆以爲實其族穿非盾也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故被大惡之名臣始疑之及讀晉史見王導周顗之事然後知三傳之說爲不誣矣何則經誠其志傳述其事也王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王導之族導嘗求救於顗顗申救甚至而不與之言導心銜之及敦得志問顗爲導不荅顗遂見誅後見其表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然則顗之死雖假手於敦實導意也若使後世良史書曰王導殺周顗不亦宜乎以此觀之則趙盾之事從可知矣夫盾以驟諫不入靈公使鉏麑賊之麑不忍殺又伏甲而攻之僅以身免故其族穿攻靈公於桃園然則靈公之死雖假手於穿實盾志也不然則其返也曷爲不討穿乎傳以爲志同則書重信不誣矣豈非經誠其志而傳述其事耶然則穿首惡也盾疑似者也舍首惡而誅疑似者何也蓋名實俱善者天下不疑爲君子心跡俱惡者天下不疑爲小人有善之名無善之實有惡之心無惡之迹是爲姦人姦人者嘗託身於疑似之間天下莫得而誠之此春秋所以誠之也太史公以春秋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蓋以此矣漢淮南厲王母坐趙氏死厲王以爲辟陽侯力能得之而不爭鍬推殺之唐高宗欲立武后畏大臣異議李勣曰此陛下家事無煩問外人帝意遂定唐人以爲立武后者勣也由此觀之誠志不誠事非特春秋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春秋能發之耳然則王導之罪與趙盾同矣曰非也導實江左之名臣東晉之興導力爲多特其殺周顗之事有似於盾而已經濟文衡論王導謝安清虛（答黃義剛此段謂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都無取中原意）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隨波逐流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都無取中原意此說亦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朱子語畧晉王導爲相只周旋人過一生李彌遜竹谿先生文集王導請元帝引江南之望議曰元帝當懷愍之禍國勢陵夷方以琅邪王徙鎮建康而欲恢復海宇成中興之圖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唯帝能虛心以聽導導能傾身下賢以一方之望以結人心故不朞月王業遂定唯天未厭晉德實啓帝謨而導之功不可誣也夫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賢二老歸而周室興四皓起而漢嗣定必然之理也後世貪功固位之臣方且忌賢嫉能拒人於千里之外而欲持危扶顛吾不信也敬齋汎說西晉崇虛業已崩裂至東晉亦可以少懲矣咸康元年帝幸王導府拜其妻則導於此時亦可以行其志矣袁瓌馮懷請興學校成帝從之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能振且朝臣請之天子可之而前輩終不輩雅道竟不復者罪必有所歸矣導居鈞軸之任得君如彼其專耳聞正言略不經意遂使誕幻之風有踰晉朝跳忠鯁指作狂愚士厭清修目爲矯飾於是廉恥道喪君臣義廢叛逆相尋日危月蹙跡其禍敗導寔爲之或謂元皇南渡導以經綸爲已任庶幾之流盡歸賞拔擢其薦進顧榮賀循之等非不用儒術也予以是而責導導將有辭噫或者之言用力之說也吾之所論去害云爾譬之農夫之殖穀焉勤苦其四體深耕而概種之其苗非不美也然而有莠焉不鋤有蝗焉不驅是安得爲良農哉蓋他道不熄儒術必不能興儒術不興風俗不能正風俗不正四維必不能張四維不張國祚必不能久他道之不別而徒曰吾已官某矣吾已祿某矣是不知善治者也以是責導導將無辭容齋隨筆顏魯公書遠祖西平靖侯顏含碑晉李闡之文也云含爲光祿大夫馮懷欲爲王導降禮君不從曰王公雖重故是吾家阿龍君是王親丈人故呼王小字晉書亦載此事而不書小字世說王丞相拜司

空桓廷尉歎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呼王公小字晉人浮虛之習如此世說王導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有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聲律會元體題（簡素識量。　風鑒才智。　元帝仲父仁。沖虛。）賦偶（才智兩盡。公忠徧全。　意於招賢也。計其會歸心之處。抱其戮力也。蹈蹇四對注之悲。　愛士庶之未附。則画以進計。歎江河之有異。則慨然變色。　金石之志不可移也。梓柟之器無兩有之。　功倚元勲之重。名高仲父之賢。）羣書足用事對（鑒識量。　東名籍屏。戮力王室。）恭敬（盛問王導。子曰敬參注。導晉元明成三帝爲相。每進身必弃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文中子禮樂篇）比擬（喻見導曰。江左自有夷吾。吾復何慮也。丞喻傳。宜漫與弔淚灑。從兄潘。並以大輔居要害。每宴私。自代來貴王謝。王導所安也。唐本傳。裴度出入中外。以身係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雖江左王導謝安坐鎮雅俗。而訏謨方略。度又過之。本質）體題（雅志清簡。才智元率。）賦偶（擅爲何之寮。而寮豈多遜。等夷吾之功。而功爲獨高。　忠貫神明。心存社稷。）賦偶（與人雅俗。過算計於衆公。越使神州。倚從爲於蕭）愧。何遼小山雞畜茂洪難險扶傾厦。安石從客抗怒蛙。習俗風流猶未除短轅綠竹壁微瑕。李復潏水集鄴人蓋比管夷吾。可復中原盡羯胡。鄴皇連雲囷衣食縱高綠布得充無

王悅

晉書列傳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爾邪導性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諡貞世子先是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爲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公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爲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爲母曹氏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琨爲嗣襲導爵丹陽尹卒贈太常子嘏嗣尚鄱陽公主歷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爲游擊將軍（楊正衡音義地音鄙又襞字林曰襞疊衣也音必益反嘏古雅反）

王恬

晉書列傳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爲公門所重導見悅輒喜見恬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丘子性傲誕不拘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爲必厚待已殊有喜色恬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庭中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棊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欲以爲中書令導固讓從之除後將軍魏郡太守加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俄起爲後將軍復鎮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

卒贈中軍將軍諡曰憲（楊正衡音義[illegible]所貴反）

王洽

晉書列傳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詔曰敬和清裁貴令昔爲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爲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意而累表固讓甚違本懷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六二子珣珉

王珣

晉書列傳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桓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珣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歲軍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從討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參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

給事黃門侍郎珣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族遂成仇釁時希安旨乃出珣爲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吳國內史在郡爲士庶所悅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典籍珣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珣等不恊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爲方伯而委珣端右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隆安初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珣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國寶珣止之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而得免語在國寶傳二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

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多時事艱難忽尒喪失歎惜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耳玄輔政改贈司徒初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聞安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楊正衡音義如椽（直緣反）曇（徒合反）

王珉

晉書列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王協

晉書列傳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岡侯早卒無子以弟劭子謐為嗣

王謐

晉書列傳謐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秘書郎襲父爵遷秘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及桓玄舉兵部謐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謐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既受寵桓氏常不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謐曰璽綬何在謐益懼會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謐從弟諶少驍果輕俠欲誘謐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謐曰王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謐懼而出奔劉裕牋詣大將軍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謐既還委任如先加謐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王劭

晉書列傳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陽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溫甚器

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王薈

晉書列傳薈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薈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沖表請薈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廞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廞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廞即墨絰合衆誅殺異己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廞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廞去職廞大怒迴衆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廞衆潰奔走遂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廞存亡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謐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楊正衡音義墮（徒卧反）饘（諸然反）飴（音飼）廞（許金反）

王遜

晉書列傳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郡伯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慚包胥無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便郡之鎮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為梁水

部又改益州郡爲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嶲太守李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嶲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爨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因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爲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謚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爲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荐臻外虞不息經略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宦飛根勳於太興之間毛鄭劉朱馳鶩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濬澗覆顛玄蚖興微鴻鴈鼓鞞在聽兎罝有作赳赳羣英勳茲王略

揚正衍音義　鹹（古侯反）牂柯（臧歌二音）釗（指遙反）爨（七亂反）透（他候反）蚖（音元）鞞（薄迷反）罝（子邪反）赳（音糾）

王隱

（晉書列傳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

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五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爲没而不朽當其同時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没世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弈而後忘憂哉納喟然歎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鄉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王瑚

（晉書列傳瑚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爲冠軍參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巳縱暴瑚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爲所害（論皆見陳壽傳後）揚正衍音義　喈（音皆）斥（昌石反））

王彰

（通鑑綱目永嘉六年夏漢封王彰爲定襄郡公漢主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觀魚於汾水昏夜不歸彰諫曰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聰大怒命斬之彰女爲夫人叩頭乞哀乃因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乂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保殷等百餘人皆免冠涕泣而諫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進封定襄郡公）

王鑒

（晉書列傳鑒字茂高堂邑人也父濬御史中丞鑒少以文筆著稱初爲元帝琅琊國侍郎時杜弢作逆江湘流弊王敦不能制）朝廷深以爲憂鑒上疏勸帝征之曰天禍晉室四海顛覆喪亂之極開闢未有明公遭歷運之厄當陽九之會聖躬負伊周之重朝廷延合之望

方將振長轡而御八荒掃河漢而清天塗所藉之資江南之地蓋九州之隅角垂盡之餘人耳而百越之鴟視於五嶺蠻蜀狼顧於湘漢江州蕭條白骨塗地豫章一郡十殘其八繼以荒年公私虛匱倉庫無旬月之儲三軍有絕乏之色賦斂搜奪周而復始卒散人流相望於道殘弱之源日深全勝之勢未舉鑒懼雲旗反旆元戎凱入未在旦夕也昔齊旅未春而申侯懼其老況暴甲三年介冑生蟣蝨而可不深慮者哉江揚本六郡之地一州封域耳若兵不時戰人不堪命三江受敵彭蠡振搖是賊踰我垣墻之內闚我室家之好黷武之衆易動驚弓之鳥難安鑒之所甚懼也去年已來累喪偏將軍師屢失送死之寇兵厭奔命賊量我力矣雖繼遣神爛未足成功也愚謂尊駕宜親幸江州然後方召之臣其力可得而宣熊羆之士其銳可得而奮進左軍於武昌爲陶侃之重建名將於安成連甘卓之壘南望交廣西撫蠻夷要害之地勒勁卒以保之深溝堅壁按精甲而守之六軍既贍戰士思奮爾乃乘隙騁奇擾其窟穴顯示大信開以生塗杜弢之頸固以鎖於麾下矣議者將以大舉役重人不可擾鑒謂暫擾以制敵愈於放敵而常擾也夫四體者人之所甚愛苟宜伐病則削肌刮骨矣然守不可虛鑒謂王導可委以蕭何之任或以小賊方斃不足動千

衆之重。鑒見王猶之初。亦小寇也。官軍不重。其威狡逆。得肆其變。卒令溫懷不守。三河傾覆。致有今日之弊。此已然之明驗也。蔓草猶不可長。況虎兕之寇乎。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手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贍。馳鶩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勳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義代。宗皆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旂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旌廬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已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為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吳偽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衂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前鑒不遠。可謂蓍龜。議者或以當今暑夏。非出軍之時。鑒謂今宜嚴戒。須秋而動。高風啓塗。龍舟電舉。曾不十日可到豫章。豫章去賊尚有千里之限。但臨之以威靈。則百勝之理濟矣。既掃清湘野。滌蕩楚郢。然後班爵序功。酬將士之勞。卷甲韜旗。廣農桑之務。播愷悌之惠。除煩苛之賦。比及數年。國富兵彊。龍驤虎步。以威天下。何思而不服。何

往而不濟。桓文之功不難懋也。今惜一舉之勞。而緩垂死之寇。誠國家之大恥。臣子之深憂也。鑒以凡瑣。謬蒙獎育。思竭愚忠。以補萬一。芻蕘之言。聖主不棄。戍卒之謀。先后採之。乞留神鑒。思其所陳。疏奏。帝深納之。即命中外戒嚴。將自征敦。會敦已平。故止。中興建。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出補永興令。大將軍王敦請為記室參軍。未就而卒。時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鑒弟濤。及弟子戩。並有才筆。濤字茂略。歷著作郎無錫令。戩字庭堅。亦為著作郎。早卒。論贊見孫惠傳後。揚正衡音義　蠛蠓（上眉蔑反　下音蒙）兕（徐姊反）擐（音患）旂（渠希反）衂（女六反）戩（以淺反）元一統志　東昌路文廟有鄉賢碣云。古潔地秀。王公挺奇。為君子儒。仕有道時。既奉朝請。都尉庀司。文章華國。星斗羅垂。

王廙

晉書列傳。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而元帝姨弟也。父正。尚書郎。廙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博奕雜伎。辟太傅掾。轉參軍。豫迎大駕。封武陵縣侯。拜尚書郎。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棄郡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頻守廬江鄱陽二郡。豫討周馥杜弢。以功累增封邑。除冠軍將軍。鎮石頭。領丞相軍諮祭酒。王敦啓為寧遠將軍荊州刺史。及帝即位。廙奏中興賦。上疏曰。臣託備肺腑。幼蒙洪潤。爰自齠齔。至于弱冠。陛下之所撫育。恩侔於兄弟。義同於交友。思欲攀龍鱗附鳳翼者有年矣。是以昔忝濮陽。棄官遠迹。扶侍老母。攜將細弱。越長江歸陛下者。誠以道之所存。願託餘庇故也。天誘其願。遭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而守局遐外。不得奉瞻大禮。聞問之日。悲憙交集。昔司馬相如不得覩封禪之事。慷慨發憤。況臣情則骨肉。服膺聖化哉。又臣昔嘗侍坐於先后。說陛下誕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於額之左。相者謂當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歲見用為鄱陽內史。七月四星聚于牽牛。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後還京都。陛下見臣白兔。命臣作賦。時琅邪郡又獻甘露。陛下命臣嘗之。又驃騎將軍導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璞之爻筮雖京房管輅不過也。明天之曆數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學。志在史籍。而飄放遐外。常與桀寇為對。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諐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歎詠歌之義也。文多不載。初王敦左遷陶侃。使廙代為荊州將史。馬俊鄭攀等上書請留侃。敦不許。廙為俊等所襲。奔于江安。賊杜曾與俊攀北迎第五猗以距廙。廙督諸軍討曾。又為曾所敗。敦命湘州刺史甘卓豫章太守周廣等助廙擊曾。曾衆潰。廙得到州。廙性儁

率。嘗從南下。旦自尋陽。迅風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正足舒其逸氣耳。廙在州大誅戮侃時將佐及徵士皇甫方回。於是大失荊土之望。人情乖阻。帝乃徵為輔國將軍。加散騎常侍。以母喪去職。服闋。拜征虜將軍。進左衛將軍。及王敦構禍。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為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為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尋病卒。帝猶以親故。深痛愍之。喪還京都。皇太子親臨拜柩。如家人之禮。贈侍中驃騎將軍。謚曰康。明帝與大將軍溫嶠書曰。痛謝琨未絕於口。世將復至於此。並盛年儁才。不遂其志。痛切于心。廙明古多通。琨遠有識。致其言雖未足令人改聽。然味之不倦。近來易有也。坐相視盡如何。子頤之嗣。仕至東海內史。頤之弟胡之。字脩齡。弱冠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石季龍死。朝廷欲綏輯河洛。以胡之為西中郎將司州刺史假節。以疾固辭。未行而卒。弟茂之。亦有美譽。官至晉陵太守。子敬弘。義熙末為尚書。

王稜

晉書列傳。稜字文子。彬季父國子祭酒琛之子也。少歷清官。渡江。為元帝丞相從事中郎。從兄導以稜有政事。宜守大郡。乃出

爲豫章太守加廣武將軍稜知從兄敦驕傲自負有周上心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羣從一門並相與服事應務格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潛使人害之弟侃亦知名少歷顯職位至吳國內史（論贊見王舒傳後）

王彬

晉書列傳彬字世儒少稱雅正弱冠不就州郡之命光祿大夫傅祗辟爲掾後與兄廙俱渡江爲揚州刺史劉機建武長史元帝引爲鎮東賊曹參軍轉典軍參軍豫討華軼功封都亭侯愍帝召爲尚書郎以道險不就遷建安太守徙義興內史未之職轉軍諮祭酒中興建稍遷侍中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顗遇害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而問其所以彬曰向哭伯仁情未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復何爲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謇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以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可至此爲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此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後敦議舉兵向京師彬諫甚苦

敦變色目左右將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先是彬從兄豫章太守稜爲敦所害敦以彬親故容忍之俄而以彬爲豫章太守彬爲人樸素方直乏風味之好雖居顯貴常布衣蔬食遷前將軍江州刺史及敦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覩衰厄必興愍惻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沉含父子于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恨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並是敦親皆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其後昆雖或有違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公之近親乃原之徵拜光祿勳轉度支尚書蘇峻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勳勞賜爵關內侯遷尚書右僕射卒官年五十九贈特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肅長子彭之嗣位至黃門郎次彪之最知名

王彪之

晉書列傳彪之字叔武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初除佐著作郎東海王文學從伯導謂曰選官欲以汝爲尚書郎汝幸可作諸王佐邪彪之曰位之多少既不足計自當任之於時至於超遷是所不願遂爲郎鎮軍將軍武陵王晞以爲司馬累遷尚書左丞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冤揚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料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彪之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殿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秣陵令三品縣耳殿下昔用安遠談者紛然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卜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卜術得進殿下若超用寒悴當下人才可拔朗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太尉桓溫欲北伐屢詔不許溫輒下武昌人情震懼或勸殷浩引身告退彪之言於簡文曰此非保社稷爲殿下計皆自爲計耳若殷浩去職人情崩駭天子獨坐既爾當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又謂浩曰彼抗表問罪卿爲其首事任如此猜釁已搆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示以款誠陳以成敗當必旋旆若不順命即遣中詔如復不奉乃當以正義相裁無故忽忽先自猖蹶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

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溫亦奉帝旨果不進時衆官漸多而遷徙每速彪之上議曰爲政之道以得賢爲急非謂雍容廊廟標的而已固將莅任贊時職思其憂也得賢之道在於莅任莅任之道在於能久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不收一切之功不採速成之譽故勳格辰極道融四海風流遐邈聲冠百代凡庸之族衆賢能之才寡才寡於世而官多於朝焉得不賢鄙共貫清濁同官官衆則闕多闕多則遷速前後去來更相代補非爲故然理固然耳所以職事未脩朝風未澄者也職事之脩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官省則選清而得久職并則吏簡而俗靜選清則勝人久於其事事久則中才猶足有成今內外百官較而計之固應有并省者矣六卿之任太常望雅而職重然其所司義高務約宗正所統蓋尠可以并太常宿衛之重二衛任之其次驍騎左軍各有所領無兵軍校皆應罷廢四軍皆罷則左軍之名不宜獨立宜改游擊以對驍騎內官自侍中以下舊員皆四中興之初二人而已二人對直或有不周愚謂三人於事則無闕也凡餘諸官無綜事實者可令大官隨才位所帖而領之若未能頓廢自可因缺而省之委之以職分責之以有成能否因考績而著清濁隨黜陟而彰雖緝熙之隆康哉之歌未可使庶官

之選差清莅職之日差次無奉祿之虚費簡吏寺之煩役矣永和末多疾疫舊制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至是百官多列家疾不入彪之又言疾疫之年家無不染若以之不復入宮則直侍頓闕王者宮省空矣朝廷從之既而長安人雷弱兒梁安等詐云殺苻堅苻眉請兵應接時殷浩鎮壽陽便進據洛營復山陵屬彪之疾歸上簡文帝牋陳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尋而弱兒果詐姚襄反叛浩大敗退守譙城簡文笑謂彪之曰果如君言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轉領軍將軍遷尚書僕射以病疾不拜徙太常領崇德衛尉時或謂簡文曰武陵第中大脩器杖將謀非常也簡文以問彪之彪之曰武陵王志意盡於馳騁田獵耳願深靜之以懷異同者或復以此為言簡文甚悅復轉尚書僕射時豫州刺史謝奕卒簡文遽使彪之舉可以代奕者對曰當今時賢備簡高監簡文曰人有舉桓雲者君謂如何彪之曰雲不必非才然溫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兵權盡出一門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人才非可豫量但當令不與殿下作異者耳簡文頷曰君言是也後以彪之為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居郡八年豪右斂跡亡戶歸者三萬餘口桓溫下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

綱紀彪之獨曰大司馬誠為富貴朝廷既有宰相動靜之宜自當諮稟脩敬若遣綱紀致貢天子復何以過之竟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畢郡不彈糾上免彪之彪之去郡郡見罪謫未上州臺者皆原散之溫復以為罪乃檻收下吏會赦免左降為尚書頃之復為僕射是時溫將廢海西公百寮震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為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絶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邇歸心當崇奬王室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須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貢矣於是朝議乃定及孝武帝即位太皇太后令以帝沖幼加在諒闇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內請停事遂不行溫遇疾諷朝廷求九錫袁宏為文以示彪之彪之視訖歎其文辭之

美謂宏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時謝安見其文又頻使宏改之宏遂逡巡其事既屢引日乃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宏從之溫亦尋薨時桓沖及安夾輔朝政安以新喪元輔主上未能親覽萬機太皇太后宜臨朝彪之曰先代前朝主在襁抱母子一體故可臨朝太后亦不能決政事終是顧問僕與君諸人耳今上年出十歲垂婚冠反令從嫂臨朝示人君幼弱豈是翼戴讚揚立德之謂乎二君必行此事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時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決政獻替專在乎己彪之不達安旨故以為言安竟不從尋遷尚書令與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以年老上疏乞骸骨詔不許轉拜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中興初即位東府殊為儉陋元明二帝亦不改制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脩築方之漢魏誠為儉狹復不至陋殆合豐約之中今自可隨宜增益脩補而已彊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之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為允豈以脩屋宇為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加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未拜疾篤帝遣黃門侍郎問所苦賜錢三

十萬以營醫藥太元二年卒年七十三即以光祿為贈謚曰簡二子越之撫軍參軍臨之東陽太守楊正衡音義廙（音異）弢（吐高反）膞脯（音甫）頟（五格反）樟（諸良反）鐸（徒落反）舫（甫妄反）肆（音肆）彬（甫巾反）謇（居輦反）跪（去委反）稜（魯登反）彪（甫尤反）鬚（相俞反）銖（音朱）寒悴（秦醉反）猖獗（昌厥二音）帶（都計反）頷（五感反）太平御覽晉世王彪之年少未官常獨坐齋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視之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已去當見一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可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既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三年乃歸齋中復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慶汝汝自今已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真西山讀書記彪之知溫不臣之迹已著理不可奪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依傍前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按彪之此舉議者多疑以愚觀之彪之非阿附者蓋以杜溫自取之意耳蓋當之時志在不臣彪之以霍光故事示之欲其止於廢昏立明不更大臣節也不然則彪之雖不能力爭顧安帝能引而遠之不詭其說邪）溫又廢武陵王遵以事示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遐

邇歸心。當崇奬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按此語亦所以杜其不臣之志）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餘已見前　以上二人皆安石所與共輔大政。而厭桓溫之事者也。以安之才。當賴同列之助。乃能宏濟多艱。況才不及安者乎。觀安之與二人情義相與始終無間言。雖不能盡從。而未嘗以爲忤。其有孔明之風者乎）

王統

通鑑綱目太元十七年春三月。後秦殺其將軍王統徐成。後秦主萇寢疾。召興詣行營。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興遂殺統及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等。萇怒曰。統兄弟吾之州里。成等前朝名將。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

王舒

晉書列傳。舒字處明。丞相導之從弟也。父會。侍御史。舒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恒處私門。潛心學植。年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及敦爲青州。舒往依焉。時敦被徵爲秘書監。以寇難路險。輕騎歸洛陽。委弃公主。時輜重金寶甚多。親賓無不競取。惟舒一無所眄。益爲敦所賞。及元帝鎮建康。因與諸父兄弟俱渡江委質焉。參鎮東軍事。出補溧陽令。明帝之爲東中郎將。妙選上佐。以舒爲司馬。轉後將軍。宣城公褒諮議參軍。遷軍司。固辭不受。褒鎮廣陵。復以舒爲車騎司馬。頃領望府。咸稱明練。褒薨。遂代褒鎮。除北中郎將。監青徐二州軍事。頃之。徵國子博士。加散騎常侍。未拜。轉少府。太寧初。徙廷尉。敦表舒爲鷹揚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監荊州沔南諸軍事。及敦敗。王含父子俱奔舒。舒遣軍逆之。並沉于江。進都督荊州。平西將軍。假節。尋以陶侃代舒。遷舒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舒疾病。不樂越嶺。朝議亦以其有功。不應遠出。乃徙爲湘州刺史。將軍都督持節如故。徵代鄧攸爲尚書僕射。時將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舒爲外援。乃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舒上疏辭以父名。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換他郡。於是改會字爲鄶。舒不得已而行。在郡二年。而蘇峻作逆。乃假舒節都督。行揚州刺史事。時吳國內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縣。以吳王師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參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於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並退于錢唐。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以白衣行事。更以顧衆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並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唐。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都。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唐。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輕邀賊於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悉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于湖。潭以強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由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並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並以屢戰失利。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穆。長子晏之。蘇峻時爲護軍參軍。被害。晏之子崐之嗣。卒。子臨之嗣。宋受禪。國除。晏之弟允之最知名。楊正衡音義。輜（側持反）鄶（古外反）駿（音峻）埭（達奈反）苞（皮表反）栅（測戟反）燾（徒到反）浙（之舌反）

江鄉志。許曰。呂蒙呂範王舒。雖曰食所封邑。要亦瓜分之世。鄉當中流士大夫便於經理。而朝廷亦利以能臣居之耶。因是以知先王分封之意深矣。

王允之

晉書列傳。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己。恒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己。便於臥處大吐。衣面並污。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議事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舒爲荊州。允之隨在西府。及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帝許。隨舒之會稽。及蘇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除建武將軍。錢唐令。領司鹽都尉。卒去職。既葬。除義興太守。以憂哀不拜。從伯導與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孝聞天下。不得辭司隷。和長輿海內名士。不免作中書令。吾群從死亡略盡。子弟零落。遇汝如親。如其不爾。吾復何言。允之固不肯就。咸和末。除宣城內史。監揚州江西四郡事。建武將軍。鎮于湖。咸康中。進號西中郎將。假節。尋遷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莅政甚有威惠。

時王恬服闋除豫章郡允之聞之驚愕以為恬丞相子應被優遇不可出為遠郡乃求自解州欲與庾冰言之冰聞甚愧即以恬為吳郡而以允之為衛將軍會稽內史未到卒年四十謚曰忠子晞之嗣卒子肇之嗣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是以石碏戮厚叔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鄭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處之厲風規於多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見為出納之端制魚非獻替之術滿父之對何其鄙歟贊曰處明風令馨頻暮年允之騂角無棄山川虞稱多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勸頻陵敦處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銳質無改猗心不變公望公才驍為其選楊正衡音義醒（息定反）督篤（音鴻悬）鸇（諸然反）碏（左傳音鵲史記音且亦反）鮒（音附）鄙（音屎）艤（魚綺反）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十八陽

王

王羲之

晉書列傳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之幼訥於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噉顗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熱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

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脩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與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為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眾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眾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眾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為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為

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從又遺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涖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為法不一牽制者眾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及者眾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沒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為重於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覽得於巳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巳爲陳迹猶不能以之興懷况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爲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荅其書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章

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巳輒洒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過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於簡對羲之深恥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於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復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遊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游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汙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

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羊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玄之早卒次凝之亦工草隸仕歷江州刺史左將軍會稽內史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寮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巳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楊正衡音義炙（之夜反）啖（徒敢反）咱（良當反）亟（紀力反）饋（巨位反）槩（古愛反）洼（烏圭反）浙（旨熱反）禊（胡計反）湍（他端反）捲（渠卷反）[illegible]姥（莫補反）棐几（音匪）刮（古滑反）懊（烏到反）戢（阻立反）洒（先禮反）顙（蘇朗反）瞰（音敢）彷彿（髣髴二音）王鎮之尋陽記羲之善畜鵝觀其轉頸以得運筆之勢往來潯陽愛廬山多松可以製墨每曰紙取東陽魚卵墨取廬阜烟煤皆極選也時有梵僧耶舍尊者一名達磨多羅來自西域羲之雅與遊及殷浩遺書猶起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乃施宅爲寺以奉耶舍今歸宗寺有墨池鵝池皆遺迹也唐書太宗求書凡得羲之真行草書二百九十紙又得張芝獻之等書以貞觀字印爲識之命褚遂良楷小字以影之開元

五年元宗又書開元字為印會稽掇英集王右軍祠堂碑公諱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也源夫在天呈象箕昴垂其精在地成物嶽瀆曜其英藴粹含精孕靈誕秘降為人傑君酌其休自黃龍紀德帝軒握大寶之符丹烏瑞周儲開氏姓之兆爾其吉駿誠感標秀質於文昌離翦止殺協英圖於武帳既而呂刀慶遠郭茁靈長或劉劉風松或爛爛巖電盛哉茂族其昭昭乎繫德參賢為海內之冠冕國史家諜可略言焉曾祖覽清河太守宗正卿光祿大夫即丘子劉德智略始參宗正蔡義經術初登大夫故得象海括河昇高能賦祖正散騎常侍父曠建威將軍淮南內史建始侯應德肄之規獻入掌禁中韓安國之嚴明才兼閫外公之生也踐得二之機膺五百之慶骨鯁清貴鑑裁端凝爽簡潛雅魁梧穎放性敖如也深為從伯大將軍敦丞相導之所器重學總墳素藝苞流略書窮八體才膺五能至若垂露崩雲芝英薤葉鸞廻鵲顧之巧虎踞龍騰之勢信可挺拔終古睥睨來今者乎我大唐太宗文武聖皇帝甄陶允鑠凜滌羲軒物色賢良蒐䝉前載萬機之暇宏覽典墳得之右軍欣然師範親紆聖貢製讚論焉其略曰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右軍乎心摹手追此人而已斯乃萬代之榮觀也與夫周表商閭漢脩樂墓哉不同年而語矣時

太尉郗鑒負佐命之勳居台鉉之貴使求佳壻於文獻公公令東廂自觀之子姪聞者莫不徉身矜持公獨坦腹而不屑意竟當選矣起家秘書郎石渠與府天祿仙臺遊非揚雄劉向之才華班固左思之鼎思筆削之舉不亦難乎征西庾亮請為參軍累遷長史參豫謀謨總統綱紀魏陽元之領袖早歷清階溫太真之鮮明遽登英位兼此二美在我公焉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匯澤西浮潯陽重鎮伊昔南夏埒擬扶風江湖渚滙匡廬蔥嵌所以山藪藏疾川澤納污非無草竊之人實有萑蒲之盜下車無何東音遽著公譽望幼挺才器夙彰聲名洋溢公卿籍甚識與不識莫不引領而思交知與不知咸願舉手而同薦頃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應命常伯補袞冢宰提衡唐虞則龍作納言漢魏則貂蟬近侍卒不降志保真恬怡荀卿所謂德行高則驕富貴禮義重則輕王公於右軍見之矣後授護軍將軍亦推遷不拜除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甌越奧區地惟關輔浙河襟帶秦嶺股肱士女殷繁商旅聯絡一都之會氓俗難循公示以威恩字以誠惠教學校勸農桑梟雄猾賈廉孝未踰朞月風化大行然後致書朝端以誠執事詞理皎亮言旨切直豈徒賈生流涕孟軻浩然而已哉既而金行不競小人道長興言慷慨峻誓墳塋隨時卷舒關國隆替明不屑之顧

徇長往之誠窮遊名山徧歷滄海指彘組號龍章練金膏餌瓊藥潛曲水茂蘭亭禊賢之詞引貞肥之客於是謝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許邁之儔若非抗首謝時即是文章冠代何嘗不舉勝藏德夕處朝遊公自為之序以申其志也竟以樂死遂其初情春秋五十有九卒于會稽之里泉朝野矜慟郡縣傷嗟路泣行號風悲日慘非徒春者不相工女輟織而已哉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仰遵先旨固讓不受公有濟天下之心蘊公輔之量智度淹曠規摸宏遠抱劉琨之氣嗟地狹而不容懷樂毅之才歎主昏而勿用有以知晉室之不延也夫盛德之祀綿於百代公侯之胤必復其先自晉迄陳枕會稽殆逾數十可謂英英門戶矣既而黃旗霸盡紫蓋維衰衣冠咸返帝鄉禮樂並歸宸甸子孫流落今為居人十二代孫庭之祐之惜惜善人高尚其事貞不絕俗隱不違親假仰琴書逍遙魚鳥雖心懷遠進之道而家追僕空之恨遂使蔡當久曠亭德無依樂毅之後未封君教之魄遂餒師乾幸因承之叨佐越藩仰休烈而延眷俯遺塵而景慕敬宗族隆構清祠靈宇森邃脩廊轇輵時思之禮再茂如在之敬逾明荃璧葯房畔晨風而轉翠蕙循蘭藉順四序而流馨北望嶻巖趣廟之風更遠東連竹徑養鶴之沼彌清西接邑居朱城麗日南通阡陌翠柳含煙加以

萬壑爭流千巖競秀澄湖湛鏡瀆星象於波瀾洞穴封金孕靈符於宛委信允常之勝境句踐之名都焉從十一代孫正議大夫守越州都督上柱國公士希後師乾八從兄也孫行端眾風神朗邁汪汪焉人不能測凜凜然吏不敢犯愛人如父母擿伏若神明春露流滋厮庶銘其巨惠秋霜泛簡豪猾肅其嚴威遊刃有餘雍容多暇乃昌言曰陸機文章猶陳祖德潘岳詞賦先述家風況我族盛門昌首出天下爰自著姓以迄于茲莫不儀表三台抑揚二鉉英賢濟發才彥光揚苟無述焉寧昭勳績恭承嘉命敢不云乎師乾學非覘古文慚秀異聊申眾一詞述芳猷敢跡無愧之詞庶披文以見質公有七子並有重名晉史詳矣或早終絕嗣或無子國除其有子孫蟬聯以暨今日者其唯黃門乎可以配享宗祖列為昭穆矣又諸與公交遊者英賢特達勳績昭著獨謝太傅乎今配食賓從矣從十四代孫石城寺僧道敬金庭觀道士崇妍空兩諦襲妙重玄入龍藏而賓梭遊鳳京而贖秘從十四代孫朝議郎行歙州黟縣令輿銅章撫俗墨綬親人惠訓決於重泉謳謠光乎單父從十六代孫玄慶嗣賢文毒師玄保家箋並晦跡林泉脫屣纓冕追仲長之逸軌慕郭泰之高蹤共扇家風同宣祖德彈素產頌洪猷勒琬琰於東甌俾庶幾於南峴其詞曰沂波括地嶕嶺

乎天代載雄傑弈葉英賢三槐繼軌九棘蟬聯盛哉茂族人無間然秦則雖弱漢惟吉駭武帳揚暉爻昌挺韻象賢踵德誕生英俊王汪萬頃森森十仞常伯獻替納言喉舌僉曰具瞻是爲明哲竟不降志朗其不屑霜氣稜稜風威切切匪澤西楚稽岫東皈人稱險躁俗號輕浮威而不猛善而能柔獄因靡滯庭事無留有道則仕無道則亡闕國隆替與時行藏屑壇青銑晦景翰光山川益秀草樹增芳我唐太宗兮皇王冠文經天地兮武戡亂欽羣妙兮慕右軍發睿詞兮制幽讚幽讚敏兮叨紀綱佐都未理兮之沂康欽狭祖之休烈峻祠宇兮戴嚴陽明德惟馨兮茂蒸嘗子孫不知其所以遂刊石而傳芳。唐宋名賢確論曾子固右將軍墨池記曰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耶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之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少哉況欲深造於道德者耶容齋四筆王逸少爲藝所累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真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言而其

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罕其比恨不見於用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晉書本贊標爲唐太宗御撰專頌其研精篆素盡善盡美至有心慕手追之語略無一詞論其平生則一藝之工爲累大矣獻之立志亦似其父謝安欲使題太極殿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及韋仲將凌雲榜事即正色曰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遂不之逼觀此一節可以知其爲人而亦以書名之故沒其盛德二王尚爾況於他人乎考古質疑蹁豪雜記云世說王右軍年十歲時大將軍王敦甚愛之常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未起須臾錢鳳至屏人言逆節之謀都忘右軍在帳中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汙頭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方憶右軍未起相與驚曰不得不除之乃開帳見吐唾縱橫信其熟眠於是得全時稱其有智又晉書王允之總角時從伯敦常以自隨出則同輿入則共寢嘗夜飲允之辭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汙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中以爲大醉不復疑之二說大同小異未知孰是必有能卞之者大慶謂當以允之爲正何以言之按陶隱居真誥其闡幽微篇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按此則逸少生於惠帝太安二年癸亥也敦之舉兵內向乃元帝永昌元年正月計其與錢鳳謀時當是大興四年辛巳歲也右軍生於癸亥至是年十九矣世說乃曰十歲以此知其誤也今通鑑亦作允之云。葉石林老人避暑録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鵝世皆然之人之好尚固各有所僻未易以一槩論如崔鉉喜看水牛鬬之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鵝張正素嘗云善書者貴指實掌虛腕運而手不知鵝頸有腕法懷在是耶今鵝十百爲羣其間必自有特異者畜牧人皆能辨人即貴售之以爲種蓋物各有出其類者逸少既意有所寓固又賞其善者也正素能書識古人行筆意其言似有理韓滉潤泉日記邴曼容嚴子陵西漢之末也張季鷹葛稚川西晉之末也賀知章天寶之末也陶淵明東晉之末也班嗣亦西漢之末也王羲之亦善處世皇甫嵩出處最可觀李泌晚路亦艱矣大類子房。

王徽之

晉書列傳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

獨擅一車沖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洒埽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耶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雅性放誕好聲色嘗夜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贊獻之賞井丹高絜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爲黃門侍郎棄官東歸與獻之俱病篤時有術人云人命應終而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謂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者以己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算俱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徽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先有背疾遂潰裂月餘亦卒子楨之楊正衡音義錚（呂貞反）柱頰（上張禹反下古協反）剡録劉辰父徽之像贊曰人生誰不知妄爲世所求興來當暫往興盡期自復大雪暗溪路新晴月微燭去非斯人慕逆

豈斯人乎。優游使所適。偃蹇尚幽獨。野客叢書王子猷多言俗事。謝安以爲不如獻之。僕謂此特以一時之言察其優劣耳。未考其終身之行也。子猷傳所載率多曠達。如不答長官拄笏而看西山。不顧主人坐輿而造行下。山陰雪夜詠招隱詩而訪戴逵。觀此數事。胸中灑落。正自不凡。未易貶之也。然傳又云人欽其才而穢其行。僕觀此語。始知其爲人內行不謹。爲當時所鄙。信非子敬之及。惟史氏沒其迹而不書。盛陳前數事。且居名父之下。名弟之上。左右掩映。故後世聞其風者。擊節賞歎。以爲不可及。而莫知有大節之累云。

王楨之

（晉書王羲之傳。楨之字公幹。歷位侍中大司馬長史。桓玄爲大尉。朝臣畢集。問楨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爲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操之

（晉書王羲之傳。操之字子重。歷侍中尚書。豫章太守。）

王獻之

（晉書列傳。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風流爲一時之冠。年數歲。嘗觀門生摴蒱。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滹南王若虛集吉人之辭固寡。而寡者未必皆吉人。遂以是定其優劣可乎。晉人議論淺近不切。大抵皆此類也。）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夜臥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駮牸牛。甚妙。起家州主簿。秘書郎。轉丞。以選尚新安公主。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彊方集賓友。而獻之游歷既畢。傍若無人。辟彊勃然數之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失是二者。不足齒之傖耳。便驅出門。獻之傲如也。不以屑意。謝安甚欽愛之。請爲長史。安進號衛將軍。復爲長史。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

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旨。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尋除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徵拜中書令。及安薨。贈禮有同異之議。惟獻之與徐邈共明安之忠勲。獻之乃上疏曰。故太傅臣安少振玄風。道譽洋溢。弱冠遐棲則契齊箕皓。應運釋褐而王猷允塞。及至載宣威靈。強猾消殄。功勲既融投鞍高讓。且服事先帝。眷隆布衣。陛下踐阼。陽秋尚富。盡心竭智。以輔聖明。考其潛躍始終。事情繾綣。實大晉之儁輔。義篤於曩臣矣。伏惟陛下留心宗臣。澄神於省察。孝武帝遂加安殊禮。未幾。獻之遇疾。家人爲上章道家法。應首過。問其有何得失。對曰。不覺餘事。惟憶與郗家離婚。獻之前妻郗曇女也。俄而卒於官。安僖皇后立。以后父。追贈侍中特進光祿大夫。太宰。謚曰憲。無子。以兄子靜之嗣。位至義興太守。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袠。置左右以翫之。始羲之所與共游者。許邁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畧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迴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纖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綰秋蛇。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秃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轂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楊正衡音義樗（勑居反）掣（尺析反）駮牸（上比角反下音字）傖（助庚反）殿榜（步朗反）釘（丁定反）橙（都鄧反）鬢（相俞反）揣（初委反）轂（分物反）袠（音秩）槎枿（五曷反說文枿伐木餘）春蚓（音引）翥（之庶反）蟠（音盤）紹興府志王獻之善書。有所書洛神賦傳于世。其所居在會稽山中。有五色雲現。號雲門山。嘗從山陰道上行。語人曰。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爲懷。雲麓漫抄嘉泰二年六月紹興府山陰農人闢地

得古塼于黃閣岡字十行云晉郎耶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釋老旨趣年七十與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而終 望葬會稽 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八百餘載知獻之保母宮于茲土者尚 馬尚書李公大性伯和時持淛東憲節嘗見云硯色紫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傍有永和二字折後歸錢清王畿家畿好古三槐王氏後僕得其本出以示予志字大小甚類蘭亭叙其間曲水會稽字尤遒叙筆力遒逸真有父風或云乃近人偽爲之有五驗蓋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書晉獻之而不著姓獻之决不若是二也婦人謂嫁曰歸既爲人保母不當言歸復云志行高秀皆非學者語三也獻之非善日者而云八百餘載四也古人墓塼文皆突起無刊字者五也以此推之良有理

王玄甫 真仙通鑑 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臟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天帝遣飆車迎之玄甫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圓臺受書爲中嶽真人

王濛 晉書外戚傳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曾祖黯歷位尚書祖佑北軍中候父訥新淦令濛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己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愠不形於色不修小潔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使引匡術弟孝濛致牋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執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涇渭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麈尾視之

數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美濛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有二子修蘊楊正衡音義淦（古南反）帽（莫報反）嫗（紆遇反）犀把（音丙）柄

王修 晉書王濛傳修字敬仁小字苟子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奕清舉年十二作賢全論濛以示劉惔曰敬仁此論便足以參微言起家著作郎琅琊王文學轉中書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臨終嘆曰無愧古人年與之齊矣

王蘊 晉書外戚傳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司徒左長史濛之子也起家佐著作郎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爲會稽王輔政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各隨其方故不得者無怨焉補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飢輒開倉贍卹主簿執諫請先列表上待報蘊曰今百姓嗷然路有饑饉若表上須報何以救將死之命乎專輒之愆罪在太守且行仁義而敗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賴蘊全者十七八焉朝廷以違科免蘊官士庶詣闕訟之詔特左降晉陵太守復有惠化百姓歌之定后立以后父遷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本州大中正封建昌縣侯蘊以恩澤賜爵非三代令典固辭不受朝廷敦勸終不肯拜乃授都督京口諸軍事左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復固讓謝安謂蘊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宜依諸公故事但令在貴權於事不事耳可暫臨此任以紓國姻之重於是乃受命鎮於京口頃之徵拜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遷丹楊尹即本軍號加散騎常侍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爲都督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常侍如故蘊素嗜酒末年尤甚及在會稽略少醒日然猶以和簡爲百姓所悅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爲知人太元九年卒年五十五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長子華早卒次恭在列傳楊正衡音義紓（音舒）

王遐 晉書外戚傳遐字恒子簡順皇后父驃騎將軍述之從叔也少以華族仕至光祿勳寧康初追贈特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謚曰靖長子恪領軍將軍恪子欣之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欣之弟歡之廣州刺史遐少子臻崇德衛尉

王雅

晉書列傳雅字茂達東海剡縣人魏衛將軍肅之曾孫也祖隆後將軍父景大鴻臚雅少知名州檄主簿舉秀才除郎中出補永興令以幹理著稱累遷尚書左右丞歷廷尉侍中左衛將軍丹陽尹領太子左衛率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加禮遇雖在外職侍見甚數朝廷大事多參謀議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幸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開北上閤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與焉會稽王道子領太子太傅以雅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迴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頹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將拜遇雨請以繖入王珣不許之因冒雨而拜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以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稟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略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常隆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

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遷領軍尚書散騎常侍方大崇進之將參副相之重而帝崩倉卒不獲顧命雅素被優遇一旦失權又以朝廷方亂內外攜離但慎默而已無所辨正雖在孝武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隆安四年卒時年六十七追贈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長子準之散騎侍郎次協之黃門次少卿侍中並有士操立名於世云（論贊見顧和傳後）

揚正衛音義

繖（蘇旱反）

王恭

晉書列傳恭字孝伯光祿大夫蘊子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來伯舅嘗從其父自會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輒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簡率如此起家爲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爲宰相才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俄爲祕書丞轉中書郎未拜遭父憂服闋除吏部郎歷建威將軍太元中代沈嘉爲丹陽尹遷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孝武帝以恭后兄深相欽重時陳郡袁悅以傾巧事會稽王道子恭言之於帝遂誅之道子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爲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聲欲令羣下何所取則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珧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爲降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道子甚愧之其後帝將擢時望以爲藩屏乃以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桓沖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受爲辭而實惡其名於是改號前將軍慕容垂入青州恭遣偏師禦之失利降號輔國將軍及帝崩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及赴山陵罷朝歎曰榱棟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矣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而道子亦欲輯和內外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恭多不順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王緒之說遂行於是國難始結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而庾楷黨於國寶士馬甚盛恭憚之不敢發遂還鎮臨別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機納直言遠鄭聲放佞人辭色甚厲故國寶等愈懼以恭爲安北將軍

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宮見兵以爲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連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亡身狥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譙王尚之復說道子以藩伯強盛宰相權弱宜多樹置以自衛道子然之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割庾楷豫州四郡使愉督之由是楷怒遣子鴻說恭曰尚之兄弟專弄相權欲假朝威貶削方鎮懲警前事勢轉難測及其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爲然復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剋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可識

謂楷爲詐又料仲堪去年已不赴盟今無違理乃先期舉兵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今動以伯舅之重執忠貞之節相王以姬旦之尊時望所係昔年已戮寶緒送王廞書是深伏將軍也頃所授用雖非皆允未爲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師其可再乎恭不從乃上表以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爲辭朝廷使元顯及王珣謝琰等距之恭夢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即以卿爲北府遣牢之率帳下督顔延先據竹里元顯使說牢之啗以重利牢之乃斬顔延以降是日牢之遣其壻高雅之子敬宣因恭曜軍輕騎擊恭恭敗將還雅之已閉城門恭遂與弟履單騎奔曲阿恭久不騎乘髀生瘡不復能去曲阿人殷確恭故參軍也以船載之藏於葦席之下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遇商人錢強強宿憾於確以告湖浦尉尉收之以送京師道子聞其將至欲出與語面折之而未之殺也時桓玄等已至石頭懼其有變即於建康之倪塘斬之恭五男及弟爽爽兄子秘書郎和及其黨孟璞張恪等皆殺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讀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輟卷而歎爲性不弘以闇於機會自在北府雖以簡惠爲政然自矜貴與下殊隔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調役百姓脩營佛寺務在壯麗士庶怨嗟臨刑猶誦佛經自理鬚髯神無懼容謂監刑者曰我闇於

信人所以致此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但令百代之下知有王恭耳家無財帛唯書籍而已爲識者所傷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初見執遇故吏戴耆之爲湖孰令恭私告之曰我有庶兒未舉在乳母家卿爲我送寄桓南郡耆之遂送之於夏口桓玄撫養之爲立喪庭弔祭焉及玄執政上表理恭詔贈侍中太保諡曰忠簡與贈太常和及子簡並通直散騎郎殷確散騎侍郎腰斬湖浦尉及錢強等恭庶子曇亨義熙中爲給事中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屨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陵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順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侻倖佺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是以亡身不足以靜亂也贊曰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憋忠殷揚乃武抽旆爭雄庾君含怨交鬬其中猗歟羣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楊正衛

音義侻（氏林反）長（直亮反）珧（餘昭反）榱（所追反）輯（秦入反）鞅（於兩反）廞（許金反）邏（盧箇反）幹（各旱反）合鏑（尺的二音）髀（傍禮反）葦（羊鬼反）鬢（栢刃反）氅（昌兩反）

王廞

晉書王濛傳廞字季明獵正有志力歷給事黃門侍郎侍中孝武帝崩王國寶夜欲開門入爲遺詔廞距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乃止廞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廞爲小子廞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爲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及國寶執權免廞官後兄恭再起事並以廞爲寧朔將軍參預軍事恭敗被誅

王猛

晉書列傳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爲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俊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遊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顔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

師十萬杖義討逆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翦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

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録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既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内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儁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僶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于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僨敗東夏之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處分府選便宜輙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隷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擬卿為卧龍卿亦興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内釐百揆外蕩羣凶天下向定彝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後上疏曰臣聞乾象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寵政替身亡斯則取成敗之殷監為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為公貽笑孫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臣何庸猥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令羌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願廻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免覆餗之患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内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顯賢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叙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勅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

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滞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動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没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温明秘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楊正衡晉書音義鬻畚（音本一作對）鬚（相俞反）捫蝨（門瑟二音）揃（字林揃音子善反）螭蟠（上丑知反下音盤）吲（與哂同式忍反）睚眦（上五懈反下士懈反）朱子語録時可問王猛從符堅如何曰符堅事自難看觀其殺符生與東海公分明是特地殺了史家要出脫符堅殺兄之罪故粧點許多此史所以難看也經史百家制度王猛明於大分自三代以來國之多故莫如晉外有戎醜之強内有篡臣之變泯絶荒亂有不忍觀者然徒裂為東晉晉主是亦微矣然猶相與維持傳十餘世未至遽顛隳絶如十六國之紛紛恭代何也吾求其故以為君臣之分實默制於其間夫君臣之分其始固有以制之而其終至於不可解殆非勢使之也符堅以蕞爾夷狄之種崛彊於諸國之間當是時五胡雲擾中原之地非復晉之版圖衣冠禮樂晉亦徒有虛器而已王猛挾過人之資奮然出身為符堅之附夫既不為晉用而歸僭竊之邦宜其念慮不復知有晉矣而堅雖強悍加兵於四方三十年間獨不敢南下而牧馬皆猛有以沮之至於垂死丁寧之言猶曰臣没之後願勿以晉為圖嗚呼吾於是而知晉之所以未亡徒以君臣之分存耳夫以猛之材勇較晉諸臣宜無足畏而乃敬憚退服如此非知大分者能之乎特其失身為僭竊之用不於始為可深惜君子於垂絶之言觀之猶足以明其初心之所存彼其趨向殆與反君事讎没齒不悔者亦少異哉其後肥水之役一敗塗地世每以得謝玄為晉喜吾則以亡王猛為堅恨使猛尚在必能制堅東行矣雖然晉之收是捷也要非人力所能致天秩所在雖衰世而不可泯亂堅之于名犯分固天誅所不赦者論者語君臣相得類稱堅猛吾謂有材如猛不幸失身於堅堅雖得

而用之而猛之心堅實不足以知之而何相得之有諸儒鳴道集王猛與大將鄧羌伐燕羌之部將徐成犯法猛欲誅成羌請之不從羌怒遂勒兵欲攻猛猛急語之曰將軍且止吾恕成矣猛卒不殺成將與燕戰羌預求司隸校尉猛拒之至兩軍交鋒羌乃高卧帳中猛躬請之且許以校尉羌乃出戰頓以破燕欲成大事必先小忍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韓信自立爲假王高祖因躡足而遂封之此高帝之小忍也故卒賴信以滅楚吳王稱疾不朝文帝不之罪反賜以几杖此文帝之小忍也故終文帝之世無諸侯之患及景帝不勝其忿用晁錯策削列侯地於是東南七國皆合兵以嚮京師海内騷然幾有不測之禍此不小忍之過也以至元帝不能小忍故用刁協劉隗以促王敦之亂庾亮不能小忍故妄生猜忌以促蘇峻之亂今鄧羌以一部將遽勒兵攻猛兵未及戰復求校尉此皆人情所難忍者惟猛能容之故卒得其死力以濟大功不然則禍起蕭墻秦況滅燕乎又曰王猛可謂豪傑之士矣方桓温入關擁兵十萬頤指氣使人誰不服懾者猛乃披褐見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每讀史至此雖未見猛之智謀如何施設如何然當踞見温之際固已氣蓋天下矣使温能引猛以渡江東則温之功有過於取關中矣惜乎温不及此韓流澗泉日記王景畧才大如孔明羊叔子杜元凱不在陸遜陸抗之下唐呂和叔集華山下酹王景畧墓文年月日呂某致酹于苻秦丞相王公景畧之墓昔馬氏纂興不及三拔根河洛遺孽東南總牙霍督爭恣婪婪天下爲血晉猶清談帝命景畧被茲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爲主惟秦悼世承我草莽振文投奮起作雷雨雨莫不潤雷莫不震吸涼吞燕嚼粗含晉海蕩風掃天臨戲鎮功存生人是日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吳開太平垂及二紀千也無壽秦其不祀日沉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道隳消長屹彼壯宵沉爲朽壞烈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開華山君見精爽樂殺佐命功負其名漢猶永後寵號華成昌如夫子翊運而行廓定八州澤流羣生歷代王者迨我聖明盛德未聞荒墳欲平我來于東稅駕醴酒才何故望數亦未偶終其自致葬于户牖靈鬼若存死爲冥友宋華鎮雲溪居士集長劍寄寶匣往往夜鳴吼芒針補弊履雖賤不爲醜箴器貴有施斯人自吾偶汲汲出疆贊皇皇喪家狗無愧三宿行未多沮溺耦耕丘執兵客乃是射鈎手解縛俟文陛低頫亦含垢魯堂品藻中茂實帝王後君子當際會所學問行吾南陽三顧日不羨商巖叟相期等鈞璜茲爲兆能后宿將輕少年前席亦何有恢恢王景畧落落秦關右周旋二十年初心了無負何必逐桓温

聯翩東南走松栢俱莫依嵩岱皆培塿元王惲秋澗集元王惲詩　人物當年比海螭對談捫蝨果何爲華陽未入君王夢袖裏風雲只自知

王談

晉書孝友傳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憚爲度所疑寸刃不畜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舡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爲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修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歆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爲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楊正衡音義鉏（助且反）歆（許金反）

王歡

晉書儒林傳歡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産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爲通儒至慕容暐襲僞號署爲國子博士親就受經遷祭酒及暐爲苻堅所滅歡死於長安

楊正衡音義丐（古泰反）

王嘉

晉書藝術傳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也輕舉止醜形貌外若不足而聰睿内明滑稽好語笑不食五穀不衣美麗清虛服氣不與世人交游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石季龍之末棄其徒衆至長安潛隱于終南山結菴廬而止門人聞而復隨之乃遷于倒獸山苻堅累徵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參詣好尚之士無不師宗之問其當世事者皆隨問而對好爲譬喻狀如戲調言未然之事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事過皆驗堅將南征遣使者問之嘉曰金剛火彊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脱衣服棄冠履而歸下馬踞牀一無所言使者還告堅不悟復遣問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爲吉明年癸未敗于淮南所謂未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則見之不至心則隱形不見衣服在架履杖猶存或欲取其衣者終不及企而取之衣架踰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諸物亦如之姚萇之入長安禮嘉如苻堅故事逼以自隨每事諮之萇既與苻登相持問嘉曰吾得殺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當云得何略之有遂斬之先此釋道安謂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荅曰卿其先行吾負債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謂負債者也苻登聞嘉死設壇哭之贈太師謚曰文及萇

死萇子興字子略方殺登略得之謂也嘉之死日人有隴上見之其所造牽三歌讖事過皆驗累世猶傳之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楊正衡音義

滑（音骨）稽（音雞）

王延

晉書孝友傳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挾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元海遷于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勌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于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

遂殺之楊正衡音義穰（汝陽反）挾（五果反）認（而振反）

王隨

晉書列傳隨字安生京兆霸城人也博學有雄才明天文圖緯苻洪征梁犢以隨為司馬謂洪曰讖言苻氏應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為宰相著匪躬之稱健常歎曰天下羣官皆如王令君者陰陽昌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剛峻疾惡雅好直言疾董榮強國如仇讎每於朝見之際略不與言人謂之曰董尚書貴幸一時公宜降意隨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榮聞而慚恨遂勸生誅之及刑榮謂隨曰君今復敢數董龍作雞狗乎隨瞋目而叱之龍榮之小字也

王尼

晉書列傳尼字孝孫城陽人也或云河內人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嬴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時尚書何綏奢侈過度尼謂人曰綏居亂世矜豪乃爾將死不久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語已死矣未幾綏果為東海王越所殺初入洛尼詣越不拜越問其故尼曰公無宰相之能是以不拜因數之言甚切又云公負尼物越大驚曰寧有是也尼曰昔楚人亡布謂令尹盜之今尼屋舍資財悉為公軍人所略尼今飢凍是亦明公之負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疋諸貴人聞競往餉之洛陽陷避亂江夏時王澄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尼早喪婦止有一子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也俄而澄卒荊土饑荒尼不得食乃殺牛壞車煮肉噉之既盡父子俱餓死

王節

元一統志節字祖遊河東猗氏人（今猗氏縣）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有子母終柴毀骨立居墓次積年偏覽眾書多出異義晉羊亮為平陽太守薦之於司隸校尉王堪出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欲極陳所見會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節以為恨除中郎補將軍司馬後補尚書殿中郎未至而卒節學精禮傳註公羊春秋有新義

王烈

真仙通鑑烈字長休邯鄲人也烈入海東抱犢山中嘗與嵇叔夜同遊烈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叔夜叔夜既至皆凝為石又入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烈讀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記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叔夜叔夜盡知其字烈喜乃將叔夜同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所在烈因語弟子曰叔夜未應得仙也

王愉

通鑑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王仲德

通鑑綱目義熙十二年冀州刺史王仲德入魏滑臺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棄城北渡仲德入城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守將遽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引兵濟河斬尉建於城下呼晉軍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人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掃清山陵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無損於好也嗣又使建問裕裕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休之兄弟晉之蠹也而羌收之晉欲伐之故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

宋書列傳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恬知名與尚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斲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畸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固執得免桓玄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時尚在喪獨於道側拜攀車涕泣論者稱爲高祖爲鎮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侯遷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尚書吏部郎中豫章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遷大司馬右長史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領選太守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

嬖妾殺興江湶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閒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闈致玆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沓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輦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蔑聞辜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謂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尒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舉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

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匪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業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勳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徵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徇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劒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爕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積寇竊非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犬懽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

宣休徵表祥醴泉涌而頃陰陽偏并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蒙餘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令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俛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肆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遷怱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彌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啓悒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執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來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鑒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

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爕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底甸朝政弗及而以庸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荊南搢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陜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歎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夙夜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唯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周已朓復遲回請出臣表遠聞外內朝議典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憮然

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猷光茂俾朕獲寅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録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所望貪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贊機務祇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録弘又表曰近胄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祭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慙惶周識攸履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徵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興愧已厚況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景寵如舊感恩自揆茫若無涯臣義康既摠録百揆毗贊盛化忝廁下風諮禀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爲介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疾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言已決渙汗難反加臣儒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璽置冰鮮食爲瘠秖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書司吏役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不令誠訢其見抑奪上又詔曰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慱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曰同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謫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鄰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尚書王准之議

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隔絶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乗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冐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　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　其本然後其末可　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　以檢小人邪　使受檢於小人邪　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貲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

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義咸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累有奴累奴無奴輸贖既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綱是爲恩之所霑恒在程卑法之所設必加顛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愚謝鈇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讁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讁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恃愚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爲紛擾不如近爲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今史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絶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

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秕者比門接棟小以爲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隘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爲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顛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爲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爲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譴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爲弘矣七人無弘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竝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爲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羸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呰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體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猖禍寔繁有徒爰初遵養暨于明罰外虞內慮實惟艱難故大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秉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尤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盛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勲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風尚恬素理心貞正並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圖國令勳民忠茂惠朕薄迎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輸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爲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食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柳光祿大夫柳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爲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出爲始興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贊見劉穆之傳後）南史列傳客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弘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欣懽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奄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問者悅伏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謗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僧達

宋書列傳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爲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揚列橋觀鬭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其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訴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涖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

郡還送故有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爲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衛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纂逆滔天古今未有爲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旁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鵲頭即命爲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尋出爲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番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光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稱十有一載早憑慶泰晚覯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倡任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敢視巷里借聽民謠黎祇未綈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疚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非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興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頹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怨弊之音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河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怨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應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

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聞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飢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黃統軍政董勤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巳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奨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啓固陳上甚不說以爲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朞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荊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作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衛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僶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餘旬代還舍人殆不朝直賓無緣坐閑宴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周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琅邪還改即蒙敕往及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年淪覆長淇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蒙積稱升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速問具啓以奉營情事貢衆懷念賜莅宣城極其窮蹙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昔求還都侍衛輦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雖淺而貧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敕亡從兄僧綽宣見晉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會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思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

以來未嘗有消豪之積蔵疾閑疚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
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餓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
奉輕西郊祿重具陳斬懇備執初願冥乙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
日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
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義諱之
日不覺捐身單艇翦翮千里共氣雖羅凶塗動臨危盡生微朝露不祭如
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
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遠之思誰能勿勞奮膽濡足是其分願
分心掛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
姪同獲泰辰遂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
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勲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日
不敢固辭故吞訴於鵝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安端右之授
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臺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
負居常輕任尚懼網經況參要內職承寵外藩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彼
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降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
知固陋當嗣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可貰罪有恒典盛徽朝序愆

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具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膝貫逆略法憲曲相全
養臣一室之咸口此何忘倒以恩升加以令位當時震驚狀足失所本忘
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已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
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青露上處聖澤下變生辰合芳離蜿遐通改
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坊長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
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往蔽末至傳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
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尊黍爲美臣藥采已
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
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閑榮衛惛底心氣忡
悸神志衰散念此根痾不支歲月公私誠願宜蒙諒許乞循餘辰以終瑣
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鑒哀申此請僧達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
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
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
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闍
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
陵民藍宏期等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

空參軍闕千慕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
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
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
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談值國道中艱盡室顧效覬
其薄誠貫其鴻愆爵遍外內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規西楚
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倚結奉惡鉦亂視聽朕每容隱思加蕩雪
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消流兆江河之形逆脅崗高闍
契規蘇寶搜詳妖圖覘察象緯建賊長臨梟餘黨就鞫咸布辭狀牒宣書
虐市循欲隱忍法爲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覬固已
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爲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殛幽誅邪聖典所
同戮誡翦律瀆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矜
契聞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勲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絶於獄
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
中爲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
立國子學爲毛詩助教爲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
反不即啓聞與闍共伏誅南史列傳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

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
身昔門下騶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
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
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
僧達
俱生

王孚

安福志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宋元嘉初沈邵爲安成相薦
任永興而孚辛邵贈以孝廉板欽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
淳棄爭息競志學脩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
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絹想遷陵以遂本懷

王融

齊書列傳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
輔僧達荅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
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
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
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曰臣
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

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廣虛參名盛列纓紱紫禁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勲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君徵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惟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脩敢蹈輕節以冐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顧陛下裁覽遷秘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狂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獨幽去來幽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逾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慙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橐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冠擾邊捶穿容款塞畢辭承永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貢況復願同文軌儀見款遺恩奉聲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遠迷未知所寘衰胡餘燼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消流泛酌豈直疥瘙輕痾容爲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用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慴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爲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轢于時獯粥初遷犬羊尚結即心徒怨因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待銷闕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歷年將絕隱戢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以謀歲窮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求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漿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勒渴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虯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令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更相尚直勒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爲帷牀馳射爲糇粮冠方帽則犯沙陵雲服左衽則風驟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頭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蹴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脣於桑墟別醍乳於冀俗聽部雅如聾瞽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

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慢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于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虞晉疆彌盛犬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鑒光幸岱匪暮斯朝臣請收籍伊濹茲書後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籬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風足貴應聲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咸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微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邑嘆輿地之圖乃席卷之膚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網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蔽經術疎淺將適且軸豈藏與藏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駑騁陳消壤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青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僰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體之勲輶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雖大邪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奧壤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孩鏃無待干戈眞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之恒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輸升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瑯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

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為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偽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荅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桁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為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撫卷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昇寵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為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羣臣悉力從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為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固等命於梁鶉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鹿凱師勞飲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揄統荐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粮力外虛謹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已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衛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為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慶若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筭聲勢專行權利反覆

脣齒之間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荅融辭曰因寔頑敢觸行多譽但夙恭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豐谷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眞奉宣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因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啟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列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從容聲勢應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虜敕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敘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訕毀囙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愧怍之情夙宵鏡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良由緣淺寡虞致貽讒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贖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微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頻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為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貴誕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遺烏宗始業乃顏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南史列傳融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敏教融書學博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之祖融亦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初為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塞乃搥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車前豈可乏八騶及武帝病篤暫絕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

朝事委西昌侯鸞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主上大漸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將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時習學記言王融因元魏求書論虜情以為中原士庶雖淪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構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轘不知以虜俗華華風自五胡而然耶將始於拓跋也又言曲從物情僞竊章服指孝文也又言設官分職彌見其情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勲渴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李伯程虞蚪父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止于中書李思冲飾虜清官游明根汎居顯職謂給之以書則馮李遵尚直勤乖阻華夷殊貳可以收下莊之功此固疎闊矣然劉石慕容符姚皆世居中國雖族類不同而其豪傑好惡之情猶與中原不甚異獨拓跋以異句奴入據諸夏純用胡俗變華人觀其所言則與今女眞略同矣孝文雖知以中州華其胡俗尚不能盡故褚緭譏之謂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也然魏自是衰亂潰裂不及百年衣冠文物卒復中原之舊然則推融之言則將自南而變北聽其自變則必以北而變南消長之機不可不深畏也劉景文詩海檜章功名不遂惜元長事與心違世謂任高武子孫誰可輔凡心初係竟陵王

王微

宋書列傳微字景玄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始興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驕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為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秃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戍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盧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營庫之末何為劬勤通家疾病人塵穢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鶩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疾廢芃芃棫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達兄姊近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與叟入閣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憑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士之戮幸過管叔必棠僻儒之義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髣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為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挫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為人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易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漭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為之辭矣于將明魂必臺咍於萬里汝潁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閑風俗或從此而奏鬼谷以揣情為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後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護耳微既為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釆微為文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要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者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疾日滋縱溢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敎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復稍道長以大散為和羡弟為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

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詶對尊肯不厭敘恭且文詞不悠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扇者眞可謂眞素寡矣其數旦見客小防自求盈門亦不煩獨衆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以相非然魯莒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我則吾長既不死終誤盛壯也且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于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含閭門皆衆時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困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爲叨竊臨海頓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乎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述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疑見白稍學謟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慇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寸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

州陵亦自言挽明聰穎而逗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欲動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曉曉奉牋記彫琢獸文章居家近市塵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表傷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惑群賢矣袁悉怒此言自爾宗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肯心無人可爲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衆盧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鄉昔稱吾於義與吾常謂之見知然後自惟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鄉書雖知如戲知鄉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鄉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眞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羸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剸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揚子之褒贍循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非亦甚矣鄉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懃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塹尾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區之情愒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褰茶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廢顛暮望諸賢共相哀體而鄉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縛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儜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胷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懷落漠不舉鄉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常住門群一閒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筭賜以名蓍弟僧謙亦有才

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問日就月將者名邪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循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坼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

吾病肝心寸絶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栢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爲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悄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往不知所告誰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佰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梧酌自釀酒寧有彷像不寃痛寃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輤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揮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遵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即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贊見羊欣傳後）南史列傳微以父憂去

職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爲中書侍郎時兄遠兄官歷平微數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爲光祿勳微爲文好古言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爲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爲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曰留之宿微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遠子僧祐字胤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雖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君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幘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雖好愽古喜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閑多病耳微贈儉詩云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貴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學與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沈約彈之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嚮高驅生贖論時何點王思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門郎子籍

王籍

梁書列傳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耶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絶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錢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論見劉峻傳後）南史列傳籍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

也性頗不儉俄然爲百姓所訟又爲錢塘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梁天監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邪溪賦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也（會稽縣志王荊公以爲兩句意同乃晉以後人病以古句成之花酒答對之信爲奇絶也）以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作唐侯相小邑寡事猶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湘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王瞻

梁書列傳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須之出爲鄱陽內史

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為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為護軍將軍贍為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為晉陵太守贍絜己為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贍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贍為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為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贍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益朗贍不廢其簿領高祖每稱贍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為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謚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衮相襲勤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寔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撙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為梁室名士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十八陽

王

王冲

（陳書列傳）冲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冲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冲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秘書郎尋為永嘉太守入為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大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為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冲監湘州事入為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即真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為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為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冲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荊州承制冲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弁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為湘州刺史仍以冲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冲為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為太宰承制以冲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即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冲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常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謚曰元簡冲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　史臣曰王冲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為美焉王勱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沉深雖拘放為異而勝槩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王瑒

陳書列傳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沈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遷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元年遷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

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論見沈君理傳後）

王曇首

宋書列傳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尚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予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光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慍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夫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廕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

後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衛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十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反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釁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

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論見王華傳後）

王僧綽

宋書列傳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章縣侯尚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

有司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竝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廵良久乃荅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竝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

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爲吏部尚書委以事任事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即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頻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尚書右僕射贊（見徐湛之傳後南史列傳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禀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儉

南史列傳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秘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秘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主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却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二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盻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

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款言移晷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荅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

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即以其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妃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晉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妻喪王允滕含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况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喪齊衰三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領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五十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曆私懷寔由眾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劒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亦郊簡文咸安三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緝熙宅心言化則類郊非煩語事則元號初改禋燎登配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

二郊虞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楊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摠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摠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摠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摠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慾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齊書列傳）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兼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即忱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敎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播遠乾華外構承椽不斷紫極故材

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邈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伏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頃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訓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王石未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尊情本宦㢘勢髣且前代專選未必具在代某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預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尤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明歎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

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寬允斯長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悔往明來五德迭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巫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且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貴四輔六敎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循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誠無虧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致無文不敢煩黷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柰何往矣柰何詔衛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愼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恒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衛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釐衮職澗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可追贈太尉

宋秦觀淮海集王儉論　臣聞君子之論人觀其終身之大節大節喪矣雖有一時之美一日之長足以夸汙世而矯流俗君子無取焉史稱王儉嘗謂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以臣觀之儉實安之罪人也豈可同日而語哉何則自晉以閥閱用人王謝二氏最爲望族江左以來公卿將相出其門者十七八子爲主壻女爲王妃布臺省而列州郡者不可勝數亦循齊之諸田楚之昭屈景氏皆與國同其休戚者也安之仕晉始於桓溫司馬孝武之世政由溫出搢紳顒望不知所爲而安與王坦之盡忠王室蔑有二心至於屢改袁宏之文以緩九錫之命可謂以身許國社稷之臣者矣儉之仕宋襲封選尚其爲清貴固非安之比也蕭公雖有異志而謝朏褚彥回之屬初無從意齊室之建儉實發之至引梁王曹國之事使臣珥貂所居稱殿何異取六藝以文姦言者安之於晉其大節如彼儉之於宋其大節如此臣故曰儉實安之罪人也至於該洽經史明習故事工詞令妙威儀動爲名流之所稱所謂一時之美一日之長夸汙世而矯流俗者也君子何取焉安之少有重名累年辟召不至其後

雖安朝寄而東山之志始末不渝形於言色則安之功名出於無意者也儉少時志在宰執見於所賦之詩及生子字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則儉之富貴取於有心者也夫無意之與有心相去遠矣豈可同日而語哉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侃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以此論之則儉之爲人蓋可見也

黃庭堅豫章集題任昉論王儉後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姜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勖以丹霄之價弘以青冥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後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韻語陽秋　王儉少年以宰相自命嘗有詩云稷契康虞夏伊呂翼商周又字其子曰元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至其孫訓亦作詩云旦奭康世功蕭曹佐甿俗大率追儉之意而爲之後官亦至侍中

習學記言　王儉自負經術其作相也不能協輔時主光弘道化立規垂訓庶乎久成區區炫燿耳目以家爲館孩撫後進褰肆成風蓋儒者之學墜於是矣而史臣以爲家尋孔教人誦

儒書執卷欣欣此爲爲盛殆見其外耶

王騫

南史列傳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姪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填咽非所欲也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黄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元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柱天書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旧墅在寺側者即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荅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王規

梁書列傳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黄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謂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饋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没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疋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

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内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衡曰昔大禹不恡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瑴南陽宗懍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王暕

梁書列傳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遥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皂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僥幸路絶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内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彦輔名教之樂固已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虚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爲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爲侍中出爲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爲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爲晉陵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爲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中復遷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謚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訏並通顯

野客叢書文選蕭揚州薦士表曰切見王暕字思晦七葉重光海内冠冕良注七葉謂自王祥以下至暕父曇首凡七葉冠冕不絶僕謂良不考究妄爲之說僕考暕正王覽之下非祥下也暕蓋儉之子僧綽之孫曇首之曾孫注以暕父曇首又謬也祥覽爲兄弟自覽至曇首六世至暕則九世矣注謂祥至曇首七世亦謬也李善注謂暕覽之下此說是矣然謂覽生導又非也案晉書覽生裁裁生導王筠亦曰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蓋與暕再從兄弟皆曇首曾孫所以俱有七葉重光之語僕又考之自導至筠九世立傳著在國史自洽至肅九世有集行於晉宋隋唐之間自古名門濟美鮮有如是之盛者

王訓

梁書列傳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南史列傳云訓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眉

目眇朗暢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琳文琳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南史列傳云訓問說師表异异曰文藉爲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表子弟來朝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高第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旣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彦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彦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謚溫子

王承

梁書列傳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胄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暇車馬常塡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論見王規傳後）

王僧虔

齊書列傳僧虔琅邪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南史列傳云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

病僧虔爲發寢食同行客慰諭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宦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向來多不居憲臺王氏以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在會下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蒞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婚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總九流緄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婚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即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

泰始初勤苦十年自來見其實而頃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南史列傳云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兄子儉每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懃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寃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

無怨上納其言（南史列傳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符堅敗後東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秩得令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北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為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南史列傳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示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群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薨（南史列傳云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畜棺以為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頗解星文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為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　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

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恒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虔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者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為祕書郎卒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為之逸腸為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眾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為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為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何日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

大減致之有曰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万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胸懷矣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廉以藝業戒盈守滿發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奕理三台思愛廉靜自絕風埃遊心文繫物允清才唐孫元晏詩位高名重不堪疑懇讓儀同帝亦知不學常流争進取却憂門有二台司

王慈

齊書列傳慈字伯寶琅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研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篆號謚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筆名以止仁無二之貴畜冲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熹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覩徵跡能無惻隱今扃禁嶔邃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施簡第無益於匪躬直日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删前基之弊軌啓皇齋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懸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議曹郎任昉議撝取證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邪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恭敬之深旨何情興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尚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荅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荅追贈太常謚懿子南史王慈列傳袁淑見其幼時撫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仍往東齋詣慈

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狼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衆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興蔡氏之宗

王泰

梁書列傳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慍之色起家爲著作郎不拜改除秘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閤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爲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秘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眞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爲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南史列傳云泰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也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筠小字也累遷爲廷尉

司徒左長史出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爲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爲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爲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爲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謚夷子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論見王瞻傳後）

王志

梁書列傳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累遷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爲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爲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衛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偽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爲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爲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

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轅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並知名（論見王瞻傳後）

王筠

梁書列傳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楫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南史列傳云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雅額頰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即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尚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味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踡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雞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止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南史列傳云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

議參軍遷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發久之六年除尚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尚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清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立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録

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南史列傳）

（云子祥仕陳位黃門侍郎　筆見王湑傳後）

王彬

南史列傳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隷與筠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爲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高帝女臨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有終老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推賢接士有士君子風彬弟寂

王寂

南史列傳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張天祚
圈點監生臣馬宋李
臣龐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十八陽

王

王懷

齊書列傳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值北邊喪亂早從戎旅韓樓及於幽州懷知其無成陰結所親以中興初殺樓歸魏拜征虜將軍第一領民酋長武周縣侯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於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為大都督從討爾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改封盧鄉縣侯天平中除使持節廣州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又從高祖襲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儀同三司元象初為大都督與諸將西討遇疾卒於建州贈定幽恒肆四州諸軍事刺史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勳誠為高祖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高祖廟庭史臣贊見

賀拔允傳後

王則

齊書列傳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廣平王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頗有力初以軍功除給事中賜爵白水子後從元天穆討邢杲輕騎深入為杲所擒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顥敗遂征虜將軍出為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其枝黨內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舉城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後隸尒朱仲遠仲遠敗始歸高祖仍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隨荊州刺史賀拔勝後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天平初行荊州事都督三荊二襄南雍六州軍事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高祖恕而不責元象初除洛州刺史則性貪惏在州取受非法舊京取銅像毀以鑄錢于時世號河陽錢皆出其家武定中復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時則鎮栢崖戍世宗以則有武用徵為滁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以為影響堰清水灌州城則固守歷時而取受狼籍鎖送晉陽世宗恕其罪武定七年春卒時年四十八贈青齊二州軍事司空青州刺史謚

曰烈懿則勞敢實少歷顯位後爲東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見魁没焉史臣贊見齊書列傳張瓊傳後

王峻

（齊書列傳峻字巒嵩零丘人也明悟有幹略高祖以爲相府墨曹參軍坐事去官久之顯祖爲儀同開府引爲城局參軍累遷）恒州大中正世宗相府外兵參軍隨諸軍平淮陰賜爵北平縣男除營州刺史營州地接邊城賊數爲民患峻至州遠設斥候廣置疑兵每有賊發常出其不意要擊之賊不敢發合境獲安先是刺史陸士茂詐殺失韋八百餘人因此朝貢遂絶至是峻分命將士要其行路失韋果至大破之虜其首帥而還因厚加恩禮放遣之失韋遂獻誠款朝貢不絶峻有力焉初茹茹主菴羅辰率其餘黨東徙峻度其必來預爲之備未幾菴羅辰到頻軍城西峻乃設奇伏大破之獲其名王郁久閭豆拔提等數十人送於京師菴羅辰於此遁走帝甚嘉之遷祕書監廢帝即位除洛州刺史河陽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河清元年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渠郡幹遷侍中除都官尚書及周師寇逼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晉等自

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洛陽以懸瓠爲周人所據復詔峻爲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仍使慰輯永郢二州四年春還京師坐違格私度禁物并盜截軍粮有司依格處斬家口配没特詔決鞭一百除名配甲坊蠲其家口會赦免停廢私門天統二年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武平初除侍中四年卒贈司空公史臣贊見張纂傳後

王紘

（齊書列傳紘字師羅太安狄那人也爲小部酋帥父基頗讀書有智略初從葛榮反榮授基濟北王寧州刺史後葛榮破尒基）據城不下尒朱榮遣使喻之然後始降榮後以爲府從事中郎令率衆鎮磨川榮死紇豆陵步藩虜基歸河西後逃歸尒朱兆高祖平兆以基爲都督除義寧太守基先於葛榮軍與周文帝據有闗中高祖遣基與長史侯景同使於周文帝留基不遣基後逃歸除冀州長史後行肆州事元象初累遷南益州北豫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歛然性和直吏民不甚患之興和四年冬爲奴所害時年六十五贈征東將軍吏部尚書定州刺史紘少好弓馬善騎射頗愛文學性機敏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揚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撫其背曰汝讀何書對曰誦孝經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爲下

不亂貞曰吾作刺史豈其驕乎紘曰公雖不驕君子防未萌亦願留意元貞稱善年十五隨父在北豫州行臺侯景與人論掩衣法爲當左爲當右尚書敬顯儁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爲是紘進曰國家龍飛朔野雄步中原五帝異儀三王殊制掩衣左右何足是非景奇其早慧賜以名馬興和中世宗召爲庫直除奉朝請世宗暴崩紘冒刃捍禦以忠節賜爵平春縣男賚帛七百段綾錦五十疋錢三萬并金帶駿馬仍除晉陽令天保初加寧遠將軍頗爲顯祖所知待帝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對曰亦有大樂亦有大苦帝曰何爲大苦紘曰長夜荒飲不寤亡國破家身死名滅所謂大苦帝默然後責紘曰尒與紇奚舍樂同事我兄弟舍樂死尒何爲不死紘曰君亡臣死自是常節但賊竪力薄斫輕故臣不死帝使燕子獻反縛紘長廣王捉頭帝手刃將下紘曰楊遵彥崔季舒逃走避難位至僕射尚書冒死效命之士反見屠戮曠古未有此事帝投刃於地曰王師羅不得殺遂捨之乾明元年昭帝作相補中外府功曹參軍事皇建元年進爵義陽縣子河清三年與諸將征突厥加驃騎大將軍天統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加射聲校尉四遷散騎常侍武平初開府儀同三司紘上言突厥與宇文男來女往必當相與影響南北寇

邊宜選九州中男强弩多據要險之地伏願陛下哀忠念舊愛孤恤寡矜愚嘉善舍過記功敦骨肉之情廣寬仁之路思堯舜之風慕禹湯之德克己復禮以成美化天下幸甚五年陳人寇淮南詔令群官共議禦捍封輔相請出討擊紘曰官軍頻經失利人情騷動若復興兵極武出頓江淮恐北狄恐寇乘我之弊傾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征之以仁義鼓之以道德天下皆當肅清豈直僞陳而已高阿那肱謂衆人曰從王武衛者南席衆皆同焉尋兼侍中聘於周使還即正未幾而卒紘好著述作鑒誡二十四篇頗有文義

王琳

（齊書列傳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父顯嗣梁湘東王國常侍琳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侯景渡江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沉米輕舸還荆州稍遷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徑上江陵將行

謂納等曰吾若不送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帝以下吏而廷尉卿黃羅漢太舟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執黃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為帝所信荊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梁元遣王僧辯討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永為奴婢梁元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使琳拒蕭紀紀平授衡州刺史梁元性多忌以琳所部甚衆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受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材官正疑分望有限可得與官爭為帝乎何不以琳為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為國禦捍若警急動靜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荊南正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梁元為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為梁元舉哀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

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為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陳霸先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為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歎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溫太真何人哉江南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並為敵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業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為梁主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為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

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陳霸先即位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為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吳明徹江中夜上將襲湓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思東下陳遣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侯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忽至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琳尋與莊同降鄴都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壻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右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武成弘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為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為血蠕

蠕而動又有龍出於門外之地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勑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斗牛分太白已高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為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竊以朝市遷貿傳青梗之風歷運推移表忠貞之跡故典午將滅徐廣為晉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州舊族立功代邸効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方伯之任尒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寔追蹤於往彥信踵武於前脩而天厭梁德上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遣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跡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歎猶懷客卿之禮感茲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沒九泉頭行

千里試復馬革裹屍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瑒早逐末靡降薛君之吐推衍魏公之知遇是用零中兩袂痛可識之顏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橫之葬瑒雖篡賊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遊江右非無餘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脩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泥川而建瑩域滕叔云亡仍旨陝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州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並為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儀同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知勝等五人密送葬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錄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琳體皃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强記內敏軍府佐吏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在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鄴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

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安慶府志

王琳為梁丞相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王莊出屯濡須口齊行臺慕容儼帥衆臨江為之聲援琳攻大雷令望江也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詩海繪章劉景文集僧辯遺擒夭相隨不忘良世有忠

臣事平身戮從來事
可怪淮南會葬人

王春

（齊書列傳春河東人少好易占明風角遊於趙魏之間飛符上天高祖起於信都引為館客韓陵之戰四面受敵從寅至午三）合三離高祖將退軍春叩馬諫曰比未時必當大捷遂縛其子詣王為質不勝請斬之俄而賊大敗其後每征討其言多中位徐州刺史卒北史列傳集術王春河東安邑人也後賜爵安夷縣公卒贈泰州刺史論見北史晁崇傳後

王玄威

（齊書列傳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萬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為表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謂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序見于什門傳前
贊亦見本傳後

王霸

（真仙通鑑霸梁時人在福州三山怡山飛昇今沖虛宮是也有皂角樹猶存霸嘗以金板鑿丹訣埋於山後云有緣得之人亦）得道其訣曰金是砂精才是鉛腳但了宗枝用即不錯一周既濟開戶方得紅紫射人光澤奪目研如粉膩粒若胡麻日服其一不可妄加胃擁金質容改童華如欲點制一粒之功乾汞十兩五馬才後蔡君謨題云真人玉骨輕御氣昇瑤臺俯首視下方萬落腥塵埃香火久來寞山川空徘徊舊樹絡青蔓靈墳生紫苔燕坐白晝永長吟清風來飛花亂棋子遊蜂依酒杯嘉月多醉飲上客誠珍才神仙那可冀金鼎何時開

王雄

（周書列傳雄字胡布頭太原人也父崙以雄傑著勳追贈柱國大將軍少傳安康郡公雄儀貌魁梧少有謀畧永安末從賀拔）岳入關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魏孝武西遷授都督封臨真縣伯邑五百戶大統初進爵為公增邑二百戶拜武衛將軍加驃騎將軍增邑八百戶進大都督尋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遷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出為岐州刺史進爵武威郡公進位大將軍行同州事十七年雄率軍出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以其地為東梁州尋而復叛又令雄討之魏恭帝元年賜姓可頻氏孝閔帝踐祚授少傅增邑二千戶進位柱國大將軍武成初進封庸國公邑萬戶尋出為涇州總管諸軍事涇州刺史保定四年從晉公護東征雄在塗遇病乃自力而進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馬衝之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惟餘一奴一矢在馬雄按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得但生爾見天子明月乃射雄中額抱馬退走至營而薨時年五十八贈使持節太保同華等二十州諸軍事同州刺史謚曰忠子謙嗣自有傳史臣贊見周書列傳達奚武傳後

王謙

周書列傳王謙字勑萬太保雄之子也性恭謹無他才能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治右卜武伯雄從晉公護東討為齊人所斃朝議以謙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乃授謙柱國大將軍以情禮未終固辭不拜高祖手詔奪情襲爵庸公邑萬戶從皇太子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進上柱國益州總管時謙令司錄賀若昻奉表詣闕昻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以世受國恩將圖匡復遂舉兵署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庸十州之人多從之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阿史那瓌為謙畫三策曰公親率精銳直至散關蜀人知公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梁睿未至大劍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睿為行軍元帥使發利鳳文泰成諸州兵討之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筭略承藉父勲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惎

虔之子為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謙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史那瓌亦誅（文自見也）

（周書列傳引進世傳後）北史列傳謙以父功封安樂縣伯保定二年父雄封庸國公以武威郡公回封謙安樂伯回封第三弟震雄死朝議以謙父殞行陣特加殊寵授柱國大將軍襲爵庸國公建德五年武帝東征謙力戰進位上柱國六年授益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及宣帝崩隋文帝輔政以梁睿為益州總管時謙使司錄賀若昻奉表詣闕昻還具陳京師事謙所署國國達奚惎高阿那肱大將軍乙弗虔楊安任峻侯俞景翁等衆號十萬盡銳攻利州總管楚國公豆盧勣拒戰將四旬惎等諸軍聞睿將至衆遂潰謙所署大將軍符子英攻巴州又為刺史呂弥所破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遣使詣睿請為內應以贖罪謙不知惎虔之反已也及聞睿兵奄至惶懼計無所出奔新都縣令王寶執而斬之傳首京師（並見本列傳後）

王盟

周書列傳盟字子仵明德皇后之兄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贈并州刺史樂浪公父羆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為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以觀其變及爾朱天光入關盟出從之隨賀拔岳為前鋒擒萬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太祖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為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魏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再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魏文帝悼后於茹茹加侍中遷太尉魏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賜姓拓王氏東魏使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姿度弘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魏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　子勵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太祖入關及太祖平秦隴定關中勵常侍從太祖書謂之曰為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勵曰意欲兼之太祖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為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

卧內小心謹肅魏文帝嘗曰王勵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禁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數十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時年二十六太祖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進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　子弼襲爵尚魏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勵弟懋字小興盟之西征以懋尚幼留在山東永安中始入關與盟相見遂從征伐大統初賜爵安平縣子授揚烈將軍從盟迎魏悼后還拜城門校尉魏文帝東征以撫軍將軍兼太子左率留守鐵轉右率歷尚食典御領左右武衛將軍錄前後功進爵為公增邑千戶遷右衛將軍于時疆埸交兵未申喪紀服衰斬者並墨縗從事及盟薨懋上表辭位乞終喪制魏文帝不許累遷大都督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左衛將軍領軍將軍懋性溫和小心敬慎宿衛宮禁十有餘年勤恪當官未嘗有過魏文帝甚嘉之廢帝二年除南岐州刺史進爵安寧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魏恭帝二年遷大將軍大都督復拜小司寇卒于寓子悅嗣官至大將軍岡州刺史改封濟南郡公盟兄子顯幼而敏悟沉靜少言初為太祖帳內都督累遷奉車都尉寧朔將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燕朔顯蔚四州諸軍事燕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卿鳳州刺史賜爵洛邑縣公進位大將軍卒子誼嗣　史臣曰中陽御歷沛邑多封侯白水配天南陽皆貴戚是知階緣近屬以取寵榮其來尚矣王盟等始以親黨升朝終以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帶由於恩澤也南史列傳論曰王盟始以親黨升朝終而才能進達勤宣運始位列周行實參迹於功臣蓋帶由於恩澤誼文武奇才以剛正見忌有隋受命勢爲名臣末路披猖信有終之鮮獨孤信威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隣國雖不免其身慶延于後三代外戚何其盛歟實賴儀表魁梧器識雄遠入參朝政則嘉謀屢陳出總藩條則惠政斯洽若忠肅奉上溫恭接下茂實彰於本朝義聲播於殊俗並以國華人望論道當官榮映一時慶流來葉及識遷疑勸進有送故之心雖王公恨恨何以加此榮定以功懋賞以勞定國保其祿位貽厥子孫盛矣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等雖階緣戚屬各以功名自終而毗制造之功亦足傳於後葉史寧權景宣並以將帥之才受內外之寵總戎薄伐著尅敵之功布政蒞人垂稱職之譽若此者豈非有國之良翰歟然而史在末年貨財虧其雅志權亦晚節矜驕喪其威聲惜矣楊諒干紀祥獨魁之殆亦足稱云爾

王誼

北史列傳誼字宜君盟之子也少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書周閔帝時爲左中侍上士時大冢宰宇文護執政帝拱默無所關預有朝士於帝側微不恭誼勃然而進將擊之其人懼懼請罪乃止自是朝臣無敢不肅遷御史大夫父艱毀瘠過禮廬於墓側負土成墳武帝即位累遷內史大夫封楊國公從帝伐齊至并州帝既入城反爲齊人所敗左右多死誼率麾下驍雄赴之齊平自相州刺史徵爲大內史汾州稽胡亂誼擊之帝弟越王盛譙王儉雖爲總管並受誼節度賊平封一子開國公帝臨崩謂皇太子曰王誼社稷臣宜處以機密不須遠任皇太子即位是爲宣帝憚誼剛正出爲襄州總管及隋文帝爲丞相鄖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帝以誼爲行軍元帥討之未至而消難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洛州爲主洛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分兵討之旬月皆平帝遣使勞問冠蓋不絕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尋拜大司徒誼自以與帝有舊亦歸心焉及隋受禪頗過獨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太常卿蘇威議以爲戶口滋多人田不贍欲減功臣之地以給人誼奏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帝以爲然竟寢威儀帝將幸岐州誼諫曰陛下初臨萬國人情未洽何用此行上戲之曰吾昔與公位望齊等一朝屈節爲臣或當恥愧是行也振揚威武欲以服公心耳誼笑而退尋奉使突厥帝嘉其稱旨進郢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誼曰臣聞喪服有五親疏異節喪制有四降殺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而儀同王奉孝既尚蘭陵公主以去年五月身喪始經一周而誼便請除釋竊以雖曰王姬終成下嫁之禮公則主之猶在移天之義況復三年之喪自上達下及朞釋服在禮未詳然夫婦之則人倫攸始喪紀之制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鑽燧改火責以居喪之速朝祥暮歌譏以忘哀之早然誼雖不自彊爵位已重欲爲無禮其可得乎乃薄俗傷教爲父則不慈輕禮易喪致婦於無義若縱而不正恐傷風俗有詔不問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帝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帝賜酒而釋之時上柱國元諧亦頗失意誼數與往來言論醜惡胡僧告之公卿奏誼大逆不道罪當死帝見誼愴然曰朕與公舊同學甚相憐愍將奈國法何於是詔曰誼有周之世早預人倫朕共遊庠序遂相親好然性懷險薄巫覡盈門鬼言怪語稱神道聖朕受命之初深存戒約口云改悔心實不悛乃說四天王神道誼應受命書有誼讖

天有誼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歲在辰巳興帝王之業黍令卜問伺殿省之災又說其身是明王聖主信用左道所在詿誤自言相表當王不疑此而赦之將或爲亂禁暴除惡宜伏國刑帝復令大理正趙綽謂誼曰時命如此將若之何乃賜死於家時年四十六

王羆

周書列傳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王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剛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郡敬憚之魏太和中除殿中將軍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王師戰不利乃令羆領羽林五千鎮梁州許平諸賊還拔右將軍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西河大郡俸祿殊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即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憲以此辭耳梁將曹義宗圍荊州勅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援遂與梁人戰大破之于時諸方鼎沸所在凋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嘗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

蒲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太祖徵兵為勤王之舉請前驅効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羆尚卧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楚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然灉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左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為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羆輕侮權勢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羆為其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有客與羆食瓜客削瓜侵膚稍厚羆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羆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親自秤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大統七年卒於鎮贈太尉北史列傳羆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為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為都督南討復啓羆為長史帶鋭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克硤石羆功居多元顥入洛以羆為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吏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為心腹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活為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齊神武率軍凌關人情危懼羆勸勵將士衆心乃安　論曰王羆剛峭有餘弘雅未足情安儉率志在公平既而奮節危城抗辭勍敵梁人為之退舍高氏不敢加兵以此見稱信非虚矣至述不隕門風亦足稱也王思政驅馳有事之秋慷慨功名之際及于策名霸府作鎮潁川設縈帶之險修守禦之術以一城

之衆抗傾國之師率疲駘之兵當勁勇之卒猶能亟推大敵屢建奇功忠節冠於本朝義聲動於隣聽運籌事蹙城陷身囚壯志高風亦足奮於百世矣尉遲迥地則舅甥職惟台袞沐恩累葉荷睠一時居形勝之地受藩維之託顛而不扶憂責斯在及主威云謝鼎業將遷九服移心三靈改卜遂能志存赴蹈投袂稱兵忠君之勤未宣違天之禍使及枝其心瞿義焉誕之傳歟綱運積宣王室勤勞出內觀其自致榮寵豈唯恩澤而已乎夫士之成名其途不一蓋有不待爵禄而貴不由學藝而重者何亦云忠孝而已若乃竭力以奉其親者人子之行也致身以事其君者人臣之節也斯固彌綸三極囊括百代當宣帝之在東朝凶德方兆王軌志惟無諱樾議於骨肉之間竟遇淫刑以至夷滅若斯人者人或以為其不忠則天下莫之信也觀樂運之所以行己之節其有古之遺直之風乎

王慶遠

（周書列傳慶遠羆子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羆卒孫述嗣）

王長述

（隋書列傳長述京兆霸城人也祖羆魏太尉父慶遠周淮州刺史長述幼有儀範年八歲周太祖見而異之曰王公）有此孫足為不朽解褐貟外散騎侍郎封長安縣伯累遷撫軍將軍銀青光禄大夫太子舍人長述早孤少為祖羆所養及羆薨居喪過禮有詔褒異之免喪襲封扶風郡公邑三千户除中書舍人脩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從于謹平江陵有功增邑五百户周受禪又增邑通前四千七百户拜賓部大夫出為晉州刺史轉玉璧總管長史尋授司憲大夫出拜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吏人懷之在任數年蠻夷歸之者三萬餘户朝議嘉之就拜大將軍後歷襄仁二州總管並有能名及高祖為丞相授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王謙作亂益州遣使致書於長述因執其使上其書又陳取謙之策上大悦前後賜黄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為上流之師上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有高策深相嘉歎命將之日當以公為元帥也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上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謚曰莊子謨嗣弟軌大業末東郡通守少子文楷起部郎

王思政

（周書列傳思政太原祁人容貌魁偉有籌策魏正光中解褐貟外散騎侍郎屬萬俟醜奴宿勤明達等擾亂）

關右北海王顥率兵討之啓思政隨軍事所有謀議並與之參詳時魏孝武在藩素聞其名顥軍還乃引為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遷安東將軍預定策功封祁縣侯俄而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政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彊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馬西幸必當奔走來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羇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効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即為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即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樗蒱拊髀擲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為盧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奇期更深轉驃騎將軍令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害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將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受驃騎大將軍復命思政鎮弘農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壍多壞思政方命都督藺小歡督工匠繕治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擁兵據鄴為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為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

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諭唯受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嶽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嶽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嶽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嶽知不可卒攻乃多脩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矟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嶽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嶽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崩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唯當効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為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畜積及齊受禪以為都官尚書子秉（大目[illegible]見前王[illegible][illegible]）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後為周文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為公揆弟刊封西安縣侯刊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魏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

姓拓王氏爲郡州刺史武成末除匠師中大夫轉載師保定二年歷安襄二州總管位柱國入隋終於汴州刺史（北史附王盟傳後）

王軌

周書列傳軌太原祁人也小名沙門漢司徒允之後世爲州郡冠族累葉仕魏賜姓烏丸氏父光少雄武有將帥才略每從征討頻有戰功太祖知其勇決遇之甚厚位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原縣公軌性質直慷慨有遠量臨事彊正人不敢干起家事輔城公及高祖即位拜前侍下士俄轉左侍上士頻被識覩累遷內史上士內史下大夫加授儀同三司自此親遇彌重遂處腹心之任時晉公護專政高祖密欲圖之以軌沉毅有識度堪屬以大事遂問以可不軌贊成之建德初轉內史中大夫加授開府儀同三司又拜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封上黃縣公邑一千戶軍國之政皆參預焉五年高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皆登城鼓譟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進爵郯國公邑三千戶及陳將吳明徹入寇呂梁徐州總管梁士彥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橫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懼乃破堰遽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並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並就俘獲陳之銳卒於是殲焉高祖嘉之進位柱國仍拜徐州總管七州十五鎮諸軍事軌性嚴重多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宣帝之征吐谷渾也高祖令軌與宇文孝伯並從軍中進取皆委軌等帝仰成而已時宮尹鄭譯王端等並得幸帝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捶楚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謂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論是非陛下恒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而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滅門之禍本

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後軌因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說及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隣接彊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効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義不爲他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帝令內史杜慶信就徐州殺軌御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帝不納遂誅之軌立朝忠恕兼有大功忽以無罪被戮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傷惜（北史見尉遲迥傳後）

王德

周書列傳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而以孝悌見稱魏永安二年從爾朱榮討元顥攻河內應募先登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萬俟醜奴平之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太祖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而德常爲最及魏孝武西遷以奉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齊神武於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爲夷民所附除河州刺史德綏撫有方群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二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慎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并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賞（詳見北史達奚武傳後）

王傑

周書列傳傑金城直城人也本名文達高祖萬國魏伏波將軍燕州刺史父巢龍驤將軍榆中鎮將傑少有壯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有膂力魏孝武初起家子都督從西遷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太祖嘗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太過耳復潼關破沙苑並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於是賜姓宇文氏除岐州刺史加撫軍將軍銀青光

祿大夫進爵爲公邑八百戶累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于謹圍江陵時柵內有人善用長矟戰士將登者多爲所斃謹令傑射之應弦而倒登者乃得入餘衆繼進遂拔之謹喜曰濟我大事者在公此箭也孝閔帝踐阼進爵張掖郡公增邑一千戶出爲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勳望俱重故授以本州保定三年進位大將軍三年詔傑與隨公楊忠自漢北伐齊至并州而還天和三年除宜州刺史增邑通前三千六百戶六年從齊公憲東禦齊將斛律明月進位柱國建德初除涇州摠管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爲心以是頗爲百姓所慕宣帝即位拜上柱國大象元年薨時年六十五贈河郡鄯洮宕翼七州諸軍事河州刺史追封鄂國公謚曰威子孝儁大象末位至開府儀同大將軍（史臣論見王勇傳後）

王勇

周書列傳勇代武川人也本名胡仁少雄健有膽決便弓馬旅力過人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勇占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及太祖爲丞相引爲帳內直盪都督加後將軍太中大夫封包信縣子

邑三百戶大統初增邑四百戶進爵爲侯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歎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軍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豳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採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十三年授大都督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十五年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六官建拜稍伯中大夫又討論茹茹功別封永固縣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者例聽回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尋進位大將軍世宗初岷山羌豪羣廉俱和叛勇帥師討平之勇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柱國侯莫陳崇勳高望重與諸將同謁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衆中折辱之勇遂慙恚

因疽發背而卒子昌嗣官至大將軍北史列傳論曰王傑王勇宇文虯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侯植等咸以果毅之姿効節擾攘之際各能磨堅覆銳自致其功高爵厚位固其宜也仲尼稱無求備於一人信矣夫文士懷溫恭之操其弊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弊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大則莫全其生小則僅而獲免耿豪王勇不其然乎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等以勇略之姿受扞城之委灌瓜贈藥雖有愧於昔賢禦侮折衝足方駕於前烈用能觀兵伊洛保據崤函齊人阻西路之謀周朝緩東顧之慮皆其力也泉企長自山谷素無月旦之譽而臨難慷慨無失人臣之節豈非蹈仁義之徒歟元禮仲遵率遵其志卒成功業庶乎克負荷矣李遷哲楊乾運席固之徒屬方隅擾攘咸知委質遂享爵位以保終始觀遷哲之對周文有尚義之氣乾運受任武陵率事人之道若能校其優劣固不可同年而語陽雄任果文武譽著土內抑亦志能之士也舊史有代人宇文盛字保興以武毅顯盛弟丘字胡奴盛子述位柱國並有傳然事無足可紀盛見子述傳首丘略之云

王雅

周書列傳雅字度容闡熙新固人也少而沈毅木訥寡言有膽勇善騎射太祖聞其名召入軍累有戰功除都督賜爵居庸縣

子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大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雅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卻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錄前後功進爵爲伯除帥都督鄜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遷大都督延州刺史轉夏州刺史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初除汾州刺史勵精爲治人庶悅而附之自遠至者七百餘家保定初復爲夏州刺史卒於州子世積嗣少倜儻有文武幹略大象末上大將軍宜陽郡公（論見北史青立虔于傳後）

王慶

周書列傳慶字興慶太原祁人也父因魏靈州刺史懷德縣公慶少聞悟有才略初從文帝征伐復弘農破沙苑並有戰功每獲殊賞大統十年授殿中將軍孝閔帝踐阼晉公護引爲典籤慶撫機明辯斷見稱侍授大都督武成元年以前後功賜爵始安縣男二年行小賓

部保定二年使吐谷渾與其分疆仍論和好之事渾主悅服遣所親隨慶貢獻初突厥與周和親許納女爲后而齊人知之懼成合從之勢亦遣使求婚財饋甚厚突厥貪其重賂便許之朝議以魏氏昔與蠕蠕結婚遂爲齊人離貳今者復恐改變欲遣使結之遂授慶左武伯副楊荐爲使是歲遂與入并之後慶乃引突厥騎與隨公楊忠至太原而還以齊人許送皇姑及世母朝廷遂與通和突厥聞之復致疑阻於是又遣慶往諭之可汗感悅結好如初五年復與宇文貴使突厥逆女自此以慶信著北蕃頻歲出使後更至突厥屬其可汗暴殂突厥謂慶曰前後使來逢我國喪者皆勞面表哀況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辭不從突厥見其守正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慶前後使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大夫進爵爲公歷丹中二州刺史爲政嚴肅吏不敢欺大象元年授小司徒加上大將軍總管汾石二州五鎮諸軍事汾州刺史又除延州總管進位柱國開皇元年進爵平昌郡公卒于鎮贈上柱國謚曰莊子淹嗣

王悅

周書列傳悅字衆喜京兆藍田人也少有氣幹爲州里所稱魏永安中爾朱天光西討引悅爲其府騎兵參軍除石安令太祖初定關隴悅率募鄉里從軍屢有戰功大統元年除平東將軍相府刑獄參軍封藍田縣伯邑六百戶四年東魏將侯景攻圍洛陽太祖赴援悅又率鄉里千餘人從軍至洛陽將戰之夕悅磬其行資市牛饗戰士及戰悅所部盡力斬獲居多六年加通直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右丞十年轉左丞久居管轄頗獲時譽十二年齊神武親率諸軍圍玉壁大都督韋孝寬拒守累旬歡方引退朝廷以寬勳重遣尚書長孫紹遠爲大使悅爲副使勞問寬等并校定勳人十三年侯景據河南來附仍請兵爲援太祖先遣韋法保賀蘭願德等帥衆助之悅言於太祖曰侯景之於高歡始則爲鄉黨之情末乃定君臣之契位居上將職重台司論其分義有同魚水今歡始死景便離貳豈不知君臣之道有同忠義之禮不足蓋其所圖既大不卹小嫌然尚能背德於高氏豈肯盡節於朝廷今若益之以勢援之以兵非唯侯景不爲池中之物亦恐朝廷貽笑將來也太祖納之乃遣行臺郎中趙士憲追法保等而景尋叛十四年授雍州大中正帥都督加衛將軍左光祿大夫都督率所部兵從大將軍楊忠征隨郡安陸並平之時懸兵深入悅支度路程勒其部伍節減糧食及至竟陵諸軍多有匱乏悅出粟米六百石分給之太祖聞而嘉焉尋拜京兆郡守加使持節車騎將軍儀同

三司散騎常侍遷大行臺尚書又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當悅說其城主楊賢悅乃貽之書曰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闕藩籬天人厭棄衆圖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祕揔熊羆之旅受脤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既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黃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賢於是遂降悅白武云白馬要衝是必爭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令悅率輕騎七百徑趣白馬悅先示其禍福其將梁深悟遂以城降梁武陵王累遣其將任奇率步騎六千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聞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招攜初附民吏安之魏廢帝二年徵還本任屬改行臺爲中外府尚書員廢以儀同領兵還鄉里悅既久居顯職及此之還私懷怏怏猶陵駕鄉里失宗黨之情其長子康恃舊望遂自驕縱所部軍人將有婚禮康乃非理凌辱軍人訴之悅及康並坐除名仍配流遠方及于謹伐江陵平悅從軍展効因留鎮之孝閔踐祚依例復官授郢州尋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司水中大夫進爵藍田縣侯遷司憲中大夫賜姓宇文氏又進爵河北縣公悅性儉約不營生業雖出入榮顯家徒四壁而已世宗手勑勞勉之賜粟六百石保定元年卒於位康嗣官司邑下大夫

王子直

周書列傳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也世爲郡右族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魏正光中州辟主簿起家奉朝請除太尉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人圍壽春臨淮王元彧率軍赴援子直以本官參彧軍事與梁人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起梁人乃退淮南民庶因兵寇之後猶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旬日之間咸來復業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太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開府主簿遷行臺郎中魏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邑二百戶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於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南山平太祖嘉之賜書勞問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兼中書舍人四

年從太祖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尚書左丞為秦州摠管府司馬時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逆命子直從隴右大都督獨孤信討平之後入為大行臺郎中兼丞相府記室吐谷渾寇西平以子直兼尚書兵部郎中出隴右經略之大破渾衆於長寧川渾眠遁走十五年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除太子中庶子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魏齊王廓出牧秦隴便以子直為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加帥都督轉并州長史魏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俗附魏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於位子宣禮柱國府參軍事（大臣皆水品 吉州侍中熙傳之）

王褒

周書列傳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儉齊侍中太尉南昌文憲公祖騫梁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南昌章侯並有重名於江左褒識量淹通志懷沉靜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梁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特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梁武帝喜其才藝遂以弟鄱陽王恢之女妻之起家祕書郎轉太子舍人襲爵南昌縣侯

稍遷祕書丞宣成王大器簡文帝之冢嫡即褒之姑子也于時盛選僚佐乃以褒為文學尋遷安成郡守及侯景度江建業擾亂褒輯寧所部見稱於時梁元帝承制轉智武將軍南平內史及嗣位於江陵欲待褒以不次之位褒時猶在郡敕王僧辯以禮發遣褒乃將家西上元帝與褒有舊相得甚歡拜侍中累遷吏部尚書左僕射褒既世冑名家文學優贍當時咸相推挹故旬月之間位升端右寵遇日隆而褒愈自謙虛不以位地矜物時論稱之初元帝平侯景及擒武陵王紀之後以建業彫殘方須修復江陵殷盛便欲安之又其故府臣寮皆楚人也並願即都荊郢嘗召群臣議之領軍將軍胡僧祐吏部尚書宗懍太府卿黃羅漢御史中丞劉㲄等曰建業雖是舊都王氣已盡且與北寇鄰接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至無及臣等又嘗聞之荊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纘業其應斯乎天時人事徵祥如此臣等所見遷徙非宜元帝深以為然時褒及尚書周弘正咸侍座乃顧謂褒等曰卿意以為何如褒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唯而已後因清閑密諫言辭甚切元帝頗納之然其意好荊楚已從僧祐等策明日乃於衆中謂褒曰卿昨日勸還建業不為無理褒以宣室之言豈宜顯之於衆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止不復言及大軍征江陵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相委信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王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為護軍將軍王師攻其外柵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柱國于謹謹甚禮之褒曾作燕歌行妙盡關塞寒苦之狀元帝及諸文士並和之而競為淒切之詞至此方驗焉褒與王克劉㲄宗懍殷不害等數十人俱至長安太祖喜曰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羣賢畢至可謂過之矣又謂褒及王克曰吾即王氏甥也卿等並吾之舅氏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於是授褒及克殷不害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常從容上席資餼甚厚褒等亦並荷恩眄忘其羇旅焉孝閔帝踐祚封石泉縣子邑三百戶世宗即位篤好文學時褒與庾信才名最高特加親待帝每遊宴命褒等賦詩談論常在左右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保定中除內史中大夫高祖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褒有器局雅識治體既累世在江東為宰輔高祖亦以此重之建德以後頗參朝議凡大詔冊皆令褒具草東宮既建授太子少保遷小司空仍掌綸誥乘輿行幸褒常侍從初褒與梁處士汝南周弘讓相善及弘讓兄弘正自陳

來聘高祖許褒等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曰嗣宗窮途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田鏟迹幽蹊銷聲穹谷何期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玄牝之談中藥養神每禀丹沙之說頃年事遣盡容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視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鍾橫集弘讓復書曰甚矣悲哉此之為別也雲飛泥沉金鑠蘭滅玉音不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穹谷故人之跡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渭北沍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櫟廡為曹更多悲緒丹經在握賞病莫諧芝木可求恒為採掇昔吾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並歡衍泗南風雅揀清商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至濯金華莫獲難者不虞一旦飄覆波

（澗吾已悁陰弟非茂禽尚之長谷任天涯永念生平雖爲自憁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爲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反遠破公塵骸憮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箱保期頤享黃髮猶冀蒼鷹類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子淵長爲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尋出爲宜州刺史卒於位時年六十四子鼒嗣　史臣曰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素所紀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脩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宗放之詞霧集雖雅誥與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其後逮臣屈平作離騷以敘志宏才豔發有惻隱之美宋玉南國詞人追逸轡而亞其跡大儒荀況賦禮智以陳其情含章鬱起有諷論之義賈生洛陽才子繼清景而奮其暉茲陶鑄性靈組織風雅詞賦之作實爲其冠自是著述滋繁體制匪一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爲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徵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爲之雄當塗受命尤好蟲篆金行勃興無替前烈曹王陳阮負宏衍之思挺秀幹於鄧林潘陸張左擅侈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斯並高視當世連衡孔門雖時運推移質文屢變譬猶六代並湊易俗之用無爽九流競逐一致之理同歸歷選前英於茲爲盛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士民塗炭故文章黜焉其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往往而間出矣若乃魯徽杜廣徐光尹弼之疇知名於二趙宋彥封奕朱彤梁讜之屬見重於燕秦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爭競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至朔漢之地蕞爾夷俗胡義周之頌國都足稱宏麗區區河右而學者埒於中原劉延明之銘酒泉可謂清典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徒言哉洎乎有魏定鼎沙朔南包河淮西吞關隴當時之士有許謙崔宏崔浩高允高閭游雅等先後之間聲實俱茂詞義典正有永嘉之遺烈焉及太和之辰雖復崇尚文雅方駕並路多乖往轍涉海登山罕值良寶其後袁翻才稱澹雅常景思摽沉鬱彬彬焉蓋一時之俊秀也周氏創業運屬凌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自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憲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渚宮

雲撤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備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於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忘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歸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王士良

（周書列傳士良字君明其先太原晉陽人也後因晉亂避地涼州魏太武平沮渠氏曾祖景仁歸魏爲燉煌鎮將祖公禮平城鎮司馬因家於代父延蘭陵郡守士良少脩謹不妄交遊魏建明初爾朱仲遠啓爲府參軍事歷太行臺郎中諫議大夫封石門縣男邑二百戶後與紇豆陵步藩交戰軍敗爲步藩所擒遂居河右偽行臺紇豆陵伊利欽其才擢授右丞妻以孫女士良既爲姻好便得盡言遂曉以禍福伊利等並即歸附朝廷嘉之太昌初進爵晉陽縣子邑四百戶尋進爵琅邪縣侯授太中大夫右將軍出爲殷州車騎府司馬東魏徙鄴之後置京畿府專典兵馬時齊文襄爲大都督以士良爲司馬領外兵參軍尋遷長史加安西將軍從封符壘縣侯增邑七百戶武定初除行臺左中兵郎中又轉大將軍府屬從事中郎仍攝外兵事王思政鎮潁川齊文襄率衆攻之授士良大行臺右丞加鎮西將軍增邑一千戶進爵爲公令輔其弟演於并州居守齊文宣即位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仍總知并州兵馬事加征西將軍別封新豐縣子邑三百戶俄除驃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中齊文宣自晉陽赴鄴官復士良爲尚書左丞統留後事仍遷御史中丞轉七兵尚書未幾入爲侍中轉殿中尚書頃之復爲侍中除吏部尚書士良頓首固讓文宣不許久之還爲侍中又攝度支五兵二曹尚書士良少孤事繼母梁氏以孝聞及卒居喪合禮文宣尋起令視事士良屢表

陳誠再三不許方應命文宣見其毀瘠乃許之因此卧疾歷年文宣每自臨視疾愈除滄州刺史乾明初徵還鄴授儀同三司孝昭即位遣三道使搜揚人物士良與尚書令趙郡王高叡太常卿崔昂分行郡國但有一介之善者無不以聞聲武成初除太子少傅少師復除侍中轉太常卿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出爲豫州道行臺豫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權景宣以山南兵圍豫州士良舉城降授大將軍小司徒賜爵廣昌郡公尋除荊州總管行荊州刺史復入爲小司徒俄除鄜州刺史轉金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建德六年授幷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爲榮加授上大將軍以老病乞骸骨優詔許之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子德衡大象末儀同大將軍（史臣曰見周書）

（列傳第序傳後）

王續生

周書列傳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髮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標其門閭甄其徭役

王孝籍

周書列傳平原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徧治五經頗有文翰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開皇中召入秘書助王劭修

國史劭不之禮在省多年而不免輸稅孝籍鬱鬱不得志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曰竊以毒螫㦧膚則申旦不寐飢寒切體亦卒歲無聊何則痛苦難以安貧窮易爲戚況懷抱之内水火鑠脂膏腠理之間風霜侵骨髓安可齰舌緘脣吞聲飲氣惡呻吟之響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書公動哀矜之色開寬裕之懷咳唾足以活枯鱗吹噓可用飛窮羽芬椒蘭之氣暖布帛之詞許小人之請聞大君之聽雖復山川不遠鬼神在茲信而有徵言無不復猶恐拯溺遲於援手救經緩於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魯匠之雲梯則必懸於槁樹之枝沒於深淵之底矣夫以一介貧人七年直省課役不免慶賞不霑責高貢之田供釋之之費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產加以老母在堂光陰遲暮寒暑遞謝關山超遠齧臂爲期前塗逾邈倚閭之望朝夕已勤謝相如之病無官可以免發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厲鬼人生異夫金石營魂且散恐筆于無徵齎恨入冥則虛緣恩顧此乃王稽所以致言應侯爲之不樂也潛鬢髮之内居眉睫之間子野未曾聞離朱所不見況淪東觀留滯南史終無薦引永同埋殯三世不移雖由寂寞十年不調實之知己夫不世出者聖明之君也不萬一者誠賢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萬一此小人所以爲明尚書幸也且人物之源運銓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緇衣此小人爲明尚書不取也昔荊王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荀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資增耳目之明無手足之廢悴而弗爲執知其解夫官或不稱其能士或不申其屈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勞不見圖安能無望儻病未及死狂還克念汗窮愁之簡屬離憂之詞記志於前脩通心於來哲使千載之下哀其不遇追咎執事有點清塵則不肖之軀死生爲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願少加憐愍留心無忽弘亦知其有學業而竟不得調後歸鄉里以教授爲業終于家注尚書及詩遭亂零落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十八陽

王

王韶

隋書列傳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晉陽人也世居京兆祖諧原州刺史父諒早卒韶幼而方雅頗好奇節有識者異之在周累以軍功官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後轉軍正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茲累世天奬王室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悅賜縑一百匹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伍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遷內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豐州刺史改封昌樂縣公高祖受禪進爵項城郡公邑二千戶轉靈州刺史加位大將軍晉王諱之鎮并州也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韶性剛直王甚憚之每事諮詢不致違於法度詔書奉使檢行長城其後王穿池起三山韶既還自鎖而諫王謝而罷之高祖聞而嘉歎賜金百兩并後宮四人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帥師趣河陽與大軍會既至壽陽與高頻支度軍機無所

擁滯及拔金陵韶即鎮焉晉王廣班師留韶於石頭防遏委以後事歲餘徵還高祖謂公卿曰晉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吳越綏靜江湖子相之力也於是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開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稱職特加勞勉其後上謂韶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憂勤所致柱石之望唯在於公努力勉之韶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是不用心耳韶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遭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仍爲長史歲餘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邪言甚悽愴使有司爲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寵章未極舍我而死乎發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數十紙傳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尋未嘗釋手煬帝即位追贈司徒尚書令靈豳等十州刺史魏國公子士隆嗣士隆畧知書計尤便弓馬慷慨有父風大業之世頗見親重官至備身將軍改封耿公數令討擊山賊往往有捷越王侗稱尊士隆率數千兵自江淮而至會王世充僭號甚憚重之署尚書右僕射士隆憂憤疽發背卒

王文同

隋書列傳文同京兆頻陽人也性明辯有幹用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尋授桂州司馬煬帝嗣位徵爲光祿少卿以忤旨出爲恒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剡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歐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慴氣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皆覆面於地而棰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間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濟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前哲所重文同等遭屬欽明時無禁黷未聞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

及致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爲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

王辯

隋書列傳辯字警畧馮翊蒲城人也祖訓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給軍糧爲假清河太守辯少習兵書尤善騎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軍功授帥都督開皇初遷大都督仁壽中遷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後三歲遷尚舍奉御從征吐谷渾拜朝請大夫數年轉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山東盜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帝引辯升御榻問以方畧辯論取賊形勢帝稱善曰誠如此討賊何足憂也於是發從行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黃金二百兩明年勃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復令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宮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住信都經畧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往皆捷深爲群賊所憚及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未勝將入城

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度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墮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蹈籍不能復上馬竟溺死焉時年五十六三軍莫不痛惜之河南斛斯萬善驍勇果毅與辯齊名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由是知名拜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輒出當其鋒或下馬坐地引強弓射賊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許日竟退萬善之力也其後頻討群盜累功至將軍時有將軍鹿愿范貴馮孝慈俱爲將帥數從征討並有名於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無所述焉　史臣曰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然則名立資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國通護兒之輩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革之願快平生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豈王辯殞身勍敵志雪勤王陳稜犒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固已深乎盖才氣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志有可稱矣

王頒

隋書列傳頒字景彥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衛將軍父僧辯太尉頒少倜儻有文武幹局其父平侯景留頒質於荊州遇元帝爲周師所陷頒因入關聞其父爲陳武帝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蘇哭泣不絕聲毀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遷漢中太守尋拜儀同三司開皇初以平蠻功加開府封蛇丘縣公獻取陳之策上覽而異之召與相見言畢而歔欷上爲之改容及大舉伐陳頒自請行率徒數百人從韓擒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鬬悲感嗚咽夜中因睡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時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頒密召父時士卒得千餘人對之涕泣其間壯士或問頒曰郎君來破陳國滅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將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請發其丘壟斲櫬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頒頓顙陳謝額盡流血荅之曰其爲帝王墳塋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諸人請具鍫鍤一旦皆萃於是夜發其陵剖棺見陳武帝鬚並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頒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飲之既而自縛歸罪於晉王王表其狀高祖曰朕以義平陳王頒所爲亦孝義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問有司錄其戰功將加柱國賜物五千段頒固辭曰臣緣國威靈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爲國所加官賞終不敢當高祖從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憂去職後爲齊州刺史卒官時年五十二弟頍見文學傳

王頍

隋書列傳頍字景文齊州刺史頒之弟也年數歲值江陵陷隨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爲其兄顒所責怒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晝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露門學士每有疑決多頍所爲而頍性識甄明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記異書當代稱爲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頍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諒府諮議參軍王甚禮之時諒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志頍遂陰勸諒繕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反多頍之計也頍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至蒿澤將戰頍謂其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必敗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頍將歸突厥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免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素但坐言不見從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爲所擒楊素求頍屍得之斬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王世積

隋書列傳世積闡熙新國人也父雅周使持節開府儀同三司世積容貌魁岸腰帶十圍風神奕奕有傑人之表在周有軍功拜上儀同封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大將軍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高頍美其才能甚善之嘗密謂頍曰吾輩俱周之臣子社稷淪滅其若之何頍深拒其言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趣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既而晉王廣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金公權始璋略取新蔡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璒廬陵太守蕭廉尋陽太守陸仲容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頲齊昌太守黃正始安成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賜絹五千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上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

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上甚重之世積見上性忌刻功臣多獲罪由是縱酒不與執政言及時事上以為有酒疾舍之宮內令醫者療之世積詭稱疾愈始得就第及起遼東之役世積與漢王並為行軍元帥至柳城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未幾其親信安定皇甫孝諧有罪吏捕之亡抵世積世積不納由是有憾孝諧竟配防桂州事總管令狐熙熙又不之禮甚困窮因徼幸上變稱世積嘗令道人相其貴不道人答曰公當為國主謂其妻曰夫人當為皇后又將之涼州其所親謂世積曰河西天下精兵處可以圖大事也世積曰涼州土曠人稀非用武之國由是被徵入朝按其事有司奏左衛大將軍元旻右衛大將軍元冑左僕射高熲並與世積交通受其名馬之贈世積竟坐誅旻冑等免官拜孝諧為上大將軍

以上出書傳

王樹

隋書劉方傳王樹不知何許人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兵總管屯兵江北禦陳數有戰功為陳人所憚其從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白水郡公

王令言

隋書藝術傳王令言隋之樂人也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所以知之帝被弒於江都

王伽

隋書列傳伽河間章武人也開皇末為齊州行參軍初無足稱後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並枷鎖傳送伽行次滎陽哀其辛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既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媿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辛苦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當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之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

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治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於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為雍令政有能名

王昚

隋書王冑傳冑兄昚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仕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冑俱為博士煬帝即位授祕書郎卒官

王冑

隋書列傳冑字承基琅琊臨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陳黃門侍郎冑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鄱陽王法曹參軍歷太子舍人東陽王文學及陳滅晉王廣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帥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常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大酺因為五言詩詔冑和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崤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乃西驅展軨齊玉軑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皋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枌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鎔鑄何由答大鈞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冑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準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冑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葛穎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玄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玄感敗與虞綽俱徙邊冑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

王仁恭

隋書列傳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鄯州刺史仁恭少剛毅脩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

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衛州刺史尋改爲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爲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爲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尋而突厥屢爲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斬二特勒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饉道路隔絕仁恭頗改其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振卹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爲亂每宣言郡

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塡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然之其後仁恭正坐聽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振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百官轉攻傍郡（皆見趙才傳）

王貞

隋書列傳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禮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每以諷讀爲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爲主簿後舉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來遷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爲日久矣未獲披覿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飈陵雲仙掌方承淸露想攝衛攸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烟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屛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倚詞眷言高遯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乘之應劉置醴之申穆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値其人卿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栖遲衡泌懷寶迷邦徇玆獨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舉副此虛心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迹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安不又索文集貞啓謝曰屬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藝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逐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爲麟角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昃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鄢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騃費明珠以彈雀遂得裹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千里望章臺之後塵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皁終朝擊壺匪黃鍾之所諧日暮卻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沈痼遺亡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見學仙之遠窺而不覿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眞龍之降慙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貫馬二疋未幾以疾甚還里終于家

王世充

新唐書列傳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頹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爲庶妻頹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善兵法通龜策推步以陰爲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爲幽州長史大業初爲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敎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衆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爲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邑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世充覩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傑有繫獄者皆撓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掠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間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畧裁留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

殺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才複委捕諸盜所向輒克會突厥圍帝鴈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臥必席藁帝以爲忠愈屬信之厥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𣄃太僕卿楊義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爲勞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令閱端麗者以庫貲爲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別用有司不敢閱其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沉舟亡去世充屏不奏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即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於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衰亡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會江都弑逆群臣奉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擁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即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來告衆大悅世充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爲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言激衆文都等聞

大懼侗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書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留待勲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爲潛與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襲含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闍拒戰太陽門曜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時紫微宮尚閉世充扣門紿侗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及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爲此非敢它侗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惲爲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己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侗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

充兄世偉及子玄應於化及軍因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鄭元真司馬鄭虔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逃奔於是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綠綟綬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牓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摧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寃抑不申者繇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躬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不能辯其詣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異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宮城武德二年矯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設宮縣出入警蹕衛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畫男子持一竿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千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於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執笏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脅侗曰天命不常今鄭

王功德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乎朕何賴達等流涕世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安則復子明辟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猶三讓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襲袞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來上闕東袞冕即正殿階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衡爲秦王世偉楚王世惲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皇太子玄恕爲漢王世充每聽朝決政誨諭言語諄複百緒以示勤篤百司奏事者聽受爲疲出輕騎無警蹕游歷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坐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諫者繇是章牘填委雖省不暇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鴆殺侗以絕衆望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破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報其役二年下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闕守將羅士信王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誅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

充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衆伍誅樵牧出入皆為限公私不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為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既而囚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保多下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守不敢西顧熊穀二州在度內不取鄰鄭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崤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迷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勉之無多言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轘轅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定始竇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隙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二月青城宮守將以宮降王進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邙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殯兵殊死鬬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塹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礫取浮土糅米屑為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頲丐為浮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并獲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荅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賚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為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為羽林將軍獨孤脩德所殺初脩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謀歸唐為所害者也高祖免脩德官子玄應兄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滅董衡書釋

（毛乙切追也）劉（巳妙切桂取）昳貽（上頂于下無之切揚名令氏泗州）毓（予）

（閒切鹽手）衰（寺夫切製也）給（耆支切款也）悴（友附切）秫（夷樹切馬食叔）摩

（而島切手身）餒（郎外切米九）罕（可于切）攢（才貨切）糅（析備切印無方切）攢

（作管切）礫（張狀切小）

（而）嫚（莫晏切侮易）

王通

司馬光文中子補傳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將略顯而玄則用儒術

進玄則生煥煥生虯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虯由是北奔魏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穆始家河汾之間虯生彥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濟州刺史封安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猗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卒於家隆生通自玄則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㻛受禮於河東關朗受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楊素重其才行勸之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顧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矣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候大將軍賀若弼書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矜而復難于兄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況吾儕乎有仲長子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矣通見劉孝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內刑害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綈傷於禮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也賈瓊請絶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汎如也則可通謂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兹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不濫兹又所以為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疏近而不狎頹如也通書曰封禪非

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得誹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絶階去媒讒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文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二子福郊福時二弟凝績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謨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績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此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既興凝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考諸其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凝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實總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於釋老者矣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

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脩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焉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耶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而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譚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翶以比太公家教及司空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世至有真以爲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爲人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書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隋書之闕（能改齋漫錄）司馬文正示康節以王通傳康節贊之曰小人無是當世已棄君子有非萬世猶幾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因其所非棄其所是君子幾希惜哉仲淹壽不永乎非其廢是瑕不掩瑜雖未至聖其聖人之徒歟（元一統志）王通字仲淹龍門人也隋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隆之道抑之師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仁壽三年文中子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尊王道推霸畧不用而歸楊素勸之仕文中子曰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大業元年又徵不至乃續詩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趙郡李靖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等咸稱師北面而受王佐之道焉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及江都難作文中子有疾召門人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此殆夫子召我也吾不起矣疾七日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云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謚以文中子（河中府志）文中子王通按家譜河汾人今縣南三十里有通化村集賢里縣北五十里龍門山頂有石洞尚存蓋文中子避隋亂所居之地也（司空表聖文集）文中子碑道制治之大器也儒守其器者耳故聖哲之生受任於天不可斷之以私其時仲尼不用於戰國致其道於孟荀而傳焉得於漢成四百之祚五胡繼亂極於周齊天其或者生文中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而廓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數公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今三百年矣宜其俾聖恢之柄授必有施巨放之積濟亦厥臨于推善

守賦而不私堯輸於我實爲貞休之期（皮日休文集）

文中子碑　天不能言陰騭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人聖人之道德與命符是爲堯舜性與命乖是爲孔顏噫仲尼之化不及於一國而被於天下不治於一時而滯于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乎故孟子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夏乎千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生于陳隋之間以亂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爲中說以行教于門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脩春秋先生則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弟者公孫丑萬章焉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玄齡孟子之門人鬱鬱於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世余恐不在游夏亞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申不及觀吾唐受命而授尚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於房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餘歲生日休嗜先生道業先生文因讀文中子後序尚闕于贊述想先生封隧在所因爲銘曰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物聖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爲唐之禎差有明哲接武名卿未逾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莫之與京宋釋契嵩鐔津文集

文中子碑　原天下之善者存乎聖人之道文天下之理者存乎聖人之才有其才而不有其道教不及化也有其道而不有其才化不及教也堯舜得聖人之道者也禹湯文武周公得聖人之才者也兼斯二者得於聖人孔子仲尼者也故曰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仲尼殁百餘年而有孟軻氏作雖不及仲尼而啓乎仲尼者也孟軻沒而有荀卿子作荀卿沒而楊子雲繼之荀與楊賢乎仲尼者也教專而道不一孟氏爲火焉去仲尼千餘年而生於陳隋之間號文中子者初以十二策探時主志觀不可與爲乃卷而懷之歸于汾北大振其教當一動而四海爭其警來者三千之徒肖乎仲尼者也時天下失道諸侯卿大夫不能修之獨文中子動必以禮務正人拯物書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章焉適一無道庸非藏乎因二以濟能無章乎昔二帝三王之政正而未訛諸侯五伯之政失而未彰仲尼之一爲六經備教化於後世也後兩漢有天下雜用王霸治未其政之正者蓋希矣魏晉罔抵南北朝紛紛乎而人道失極（或作休子）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覬先王之道膴膴將明爽於地文中子憂後世無法且曰千載之下有治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矣因採漢魏與六代之政文之爲續經廣教化於後世也非有聖人之道聖人之才而孰能與於此乎文中之於仲尼猶日而月之也唐興得其弟子輩於文中之經以治天下天下遂霍乎正禮樂制度炳然四百年比隆於三代噫仲尼之往也幾百年而教禍於秦弟子之行其教而仕不過爲列國陪臣文中子之弟子爲天子將相其數也稽及于今何其盛哉焉示遠邁之如此也天其以仲尼之德假乎文中子耶吾不得而知之讀王氏世家受文中之所得大矣哉故碑云六經後兮治道不精大倫厖兮推諸與行文中作兮頹波澄清六經續兮天下化成孔子如日兮文中兩明鋪萬世兮莫之與京

書文中子傳後　讀東臯子王績集知王氏果有積孔子六經知房玄齡杜如晦李靖董常溫彥博魏徵薛收杜淹等果文中子之弟子也讀劉煦唐書王勃傳知文中子乃勃之祖果嘗作元經矣績死於正觀十八載去其兄之世近能言其事也慨房杜溫魏王勃皆不道一字以傳文中子之賢而隋書復失書之使世故以文中子之事不足信及韓子文興天下學士宗韓以韓愈不稱文中子遂翻又等其書比之太公家教而學者蓋不取文中子也然王氏能續孔子六經蓋孔子之亞也識者宜以聖人之道較而正之其文中子之道苟與孔氏合乃孔子之嗣也而書傳之有無不足爲信隨人愛惡之情（或作私）于欲茂其聖賢可乎孟軻豈不曰盡信書不若無書吾覩中說其續詩曰四名五志續書曰四制七命元經則曰晉宋齊梁陳亡其五以稱其國而善其在法有聖人之道嗟乎不見其六經姑書此以遺學資治通鑑

隋高祖紀仁壽三年龍門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僕射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時和歲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通通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辯問止怨曰不爭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囮去媒讒佞遠矣大業末卒于家門人謚曰文中子（孔平仲雜說）

隋王通所與門人答問薛收姚義集而名之曰中說唐杜淹爲序宋朝阮逸注宋咸以文中子擬論語句述仲尼事且謂李靖陳叔達房魏諸公未嘗師事作過文中子說凡二十二事共十卷

王福畤記正觀初杜淹問王凝曰子聖賢之弟也有聞乎仲父曰疑亡兄嘗講道於河汾亦嘗預於斯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人咸有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之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

當旁貫大義宏門[illegible]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條矣予盡求之家仲父曰凶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抵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從事又以中說授予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无使失墜因而辯類分綜編為十篇鄭內翰鄖溪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正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第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於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為大業十三年又為義寧元年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於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称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子福畤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予按淹以正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於史如此故或者疑為阮逸所作如所謂薛收元經傳亦非也紫陽宗旨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右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朱子語略王文中中說與揚子雲相若雖有不同其歸一也又（[illegible]）宋咸過文中子或曰皮日休陸龜蒙以文名唐世於道也又得為之未至耶然且尊孟子通矣曰以文而名唐世徒蓋繫然韜道之切至淳乎淳者惟退之一人而已子厚乃其亞如皮陸於韓之門幾何昇堂而未入於室也故皮嘗有書請以退之配享焉是皮乃學韓而未至者且退之柳子厚之文行于世亦可詳而觀當時如孟東野張籍輩皆一時則或為書為歌於當塗之門盛矣而稱之然未嘗聞言書字以揚子通何則蓋退之子厚能知道有莫大之過焉以韓柳不揚而皮陸尊之益明夫皮也陸也乃孫漢公王翰林類焉則通之罪又豈皮陸可得而知耶宜乎其尊之朱子語類錄張毅然嘗試回先生問曰今歲出何論題張曰論題出文中子曰如何做張曰大率是罵他者多先生曰他雖有不好處也須有好處故程先生言他雖則理會成書其間或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豈可一向罵他友仁請曰願聞先生之見先生曰文中子他當時要

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亦要作一篇文字說他這意思（友仁）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也今也難分別但不合得出來做人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它有許多人但是莊點出來又其間論文史却及時事世變煞好今世淅間英邁之士皆宗之（用中）

徐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淳）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荅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是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明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之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弟子可謂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是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為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為偽書麻衣易正是南康戴紹韓所作昨在南康觀其言論皆本於此及一訪之見其著述大率多類麻衣文體其言險側輕佻不合道理又嘗見一書名曰子華子說天地陰陽亦說義理人事皆支離妄作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并注中語多非安國所言蓋西漢文章雖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代紂處言辭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野人之語也（淳）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霸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己張本做雜霸鎡基黃德柄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都不識如云鼂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已是不好鼂錯是箇甚麼又

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賀孫）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之類并其他好處甚多只是向上事只是老釋如言非老非釋迎之罪處等說可見揚云過法言先生云大過之朱子語類問文中子如何曰渠極識世變亦有好處但大淺決非當時全書如說家世數人史中並無名又關朗事與通年紀甚懸絶可學謂可惜續經已失不見渠所作如何曰亦何必見只如續書有桓榮之命明帝如此則榮可知使榮果有帝王之學則當有以開導明帝必不至爲異教所惑如秋風之詩乃是末年不得已之辭又何足取渠識見不遠却要把兩漢事與三代比隆近來此等說話極勝須是於天理人欲處分別得明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其餘所記皆家世事考之傳記無一合者山堂考索仲舒本領純正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矣似仲舒而純不及黄立之又問文中子先生曰其書多爲後人添入真僞難見然世變因革說得極好黄氏日抄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

書而粗識其用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於明德新民之學不可謂無志然未嘗深探其本盡力於實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謂聖所以聖賢所以賢與所以脩身治人及天下國家者舉不越此一見隋文陳十二策不招而往不問而告輕其道以求售不遇而歸亦未爲晚若反之於身求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得其至善而止之則待君行道安知不逺古人或不得已而筆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闡後學乃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切取近似依倣六經摹擬而强躋之歟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而不知初不足供兒童之一戲又以是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終不能無恨於此若荀卿雜於申商子雲本於黄老著書姑托空文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龔鼎臣東原錄王氏續經說謂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本心事實之不侔也王氏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爲湯武及不遇而歸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依倣六經次第采輯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爲三王　聖人未嘗絶後世而王通續經獨得孔子之意

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愚恐漢晉元魏未必真得唐虞三代之道王通續經亦未必真得孔子之意水心若類然大觀混精粗識僞而不問固無不可者若以道觀世則道固未嘗無制量其間也賈氏譚錄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溪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當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元後數年間文明繼理而王氏六籍寖而不行元和初中山劉禹錫常撰宣州觀察王贊神道碑盛稱文中子王通能治。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後儒士大夫擬議及諸史筆未有言及文中子者吳箕常談孔子不喜與人辯孟子好與辯是非文中子復不喜與人辯其學孔子之道者歟或曰。孟子之時亦其可與辯者則辯之冀以明其教也夫中子遭亂世而退河汾宜乎不爲之辯也楊龜山語錄隋文方獎用姦邪廢嫡立庶父子相魚肉王通乃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不識於于時求進乎其不用也宜哉程氏遺書文中子事迹略見於唐書王績王勃傳文中子爲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績其弟也文中子二子。曰福時。福祚。福時仕唐爲雍州叅軍勃及福時之子也勃殺人。福時生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

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史子朴語王通之中說十篇學者尊高之以爲孟子之徒或曰聖人也予嘗考其書求其所以爲孟子與聖人者蓋未得之也豈以通純剽論語遂以爲聖人耶孟者之得儒衣冠而服之即謂之儒者可乎莊周列禦寇墨翟鬼谷管子之徒學者所不道然其說乃各出乎己亦不相爲剽通之甚怪者不惟剽其說至并孔子之迹而剽之孔子有顔回最賢而早死通亦有董常爲最賢而早死孔子有荷蓧丈人晨門者通亦有北山丈人河上丈人孔子見耦耕者使子路問津焉耕者曰執輿者爲誰曰爲孔丘通亦有牧豕者薛收問途焉牧者曰從誰與曰從王先生孔子之病謂子貢曰吾夢坐奠於兩楹之間蓋寢疾七日而歿通之病亦謂薛收曰吾夢顔回來召我亦寢疾七日而終如此類孔子者甚多不爲甚怪者與聖賢之迹偶相符者不過一二而通動輒類孔子此非通之妄則福時輩必欲使通似孔子故僞增說云耳其最妄而甚明者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二年通時才八九歲固未有門人而其說乃有德林請見歸而有憂色援琴而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關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如存于開皇間亦一百二三十歲矣而其說有問禮於關子明是二者其爲妄决不

疑矣縣是而及於它則其甚怪者蓋亦類此或曰然則通書可廢乎曰不然馬牛卜相之書今有傳者况通乎吾特惡其爲孟子與聖人戾夫世之不知言者也通之解經析義往往有勝處其文則僅蓋亦然者也李翺謂如太公家教者近之矣曰續經如何曰讚易元經禮論樂論後世不可必其是非者又孰樂焉乃以兩漢制詔續堯舜禹湯周公之書可乎兩漢容其近雅乃以晉宋梁陳之詩章以續商周之雅頌又可乎然通之說元經曰和殤之後君子并心一氣以待也故假之歲時太康之始帝制可作而不克振永熈之後君子息心焉故元經始於惠帝其說春秋亦然縣孔子去平王二百餘年孔子何待耶然其說抑有原矣董生不曰天心之愛人君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覆敗乃至此出董生矣則不惟吾孔子被剽至剽於董生凡世之爲剽者窘而後爲耳則通者其不爲窘者與容齋續筆

史子曰荀揚王韓其一時之大儒歟或曰然則有疵乎曰有請問疵曰荀卿駁揚雄拘王通僭韓愈淺賢良進策言仁義禮樂必歸於唐虞三代儒者之功也言仁義禮樂至唐虞三代而止儒者之過也仁義禮樂三才之理也非一人之所能自爲三才未嘗絕於天下則仁義禮樂何

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古之聖人由之而知後之君由之而不知知之者以其所知與天下共由之而不知之者亦以其所不知與天下共由之是則有左矣然而仁義禮樂未嘗亡也儒者之術道至秦漢以下則闕焉其意以爲唐虞三代之聖人能自爲之歟善哉乎王通氏其知天下之志乎其有能爲天下之心乎何以知之以其能續經而知之孔子之爲書也至秦誓爲詩也繫魯爲春秋也因魯以存義道之所在仁義禮樂之所行不專於一人也不私於一姓也豈斷是經而遂已乎作之於前當時蒙其治述之於後萬世埀其道作者不廢則述者不息矣後世之儒者以爲六經孔氏之私書而已仁義禮樂唐虞三代之所獨有而已訓釋之參究之竭其終身之力於此而不能至也何暇及於當時之治亂乎稽之於古恍焉其若存漂乎其若追浩浩然言之而弗離驗之於今懣然而不能知邈乎其不可繼而爲也豈其徇其名而執其迹乎世主必曰儒者不足用以爲天下是未必然也其所以致此言者則其始矣孰獨治唐虞三代之遺文以折當世舉當世之不合也因矣舉當世而不合又將以遺後世然則後世其何爲也將遂有盡復之於數千載之上使無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抑亦順三代之理因當世之宜舉而措之而已矣此王通氏之所以獨得於孔子之意也夫道既退不用矣於是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贊易道正禮樂其能以聖人之心處後世之變者乎其見仁義禮樂之未嘗不行於天下者乎其言曰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入則孝出則悌多識治亂之情淵乎哉其明於道者之言乎以道觀世則世無適而非道後世之自絕於唐虞三代也是未有能以道觀之者也詩有四名五志書有天子之四範大臣之七業其所去取者不可得而見矣推是以觀後世庸有不可爲者乎達制命者得變化之心達志事者得仁義之幾上下之言通而天治矣善哉聖人復起必從之矣舉三代而不遺兩漢道上古而不忽方來仁義禮樂繩繩乎其在天下也兼三王以施四事是無不可矣雖然以續經而病王氏者舉後世皆然也夫孰知其道之在焉群書是用

事對（贊易續詩 淵道易長米天如介 事君問易）

事實

道德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西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事君篇）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云云）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於道有志又焉取乎早成耶（述史篇）子曰吾於天下無去無就惟道之從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天地篇）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未降及正觀開元其傳者雜其繼者淺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之文（唐皮日休請韓文公配享書）倪璋曰夫子杖一德秉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之（魏相篇）

學業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事君篇）開皇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李育學詩於夏琠問禮於關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世家）

禮樂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禮樂篇）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禮樂乎（魏相篇）

教學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證其事以蒼生爲心乎（天地篇）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杜淹撰世家）

言語

帝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語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而化不殺之嚴矣（王道篇）志勤言證（見敘事）

著書

子謂董常曰吾

欽脩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吾得皇極讜議焉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王道篇）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吾於詩書也論而不敢議（事君篇）大業元年召又不至謂所親曰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董常姚義杜淹李靖程元竇威薛收賈瓊房玄齡魏徵溫大雅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世家）

獻策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述史篇）子謁見隋祖一見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魏相篇）文中子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召見因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焉（世家）

不仕 家傳七世矣而位不逢（禮樂篇）不願仕也（見道德）

通類 董常曰夫子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文中子曰余脈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王道篇）子在絳程元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造彝倫一正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衽矣（天地篇）魏徵問薛收曰明王不作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illegible]篇）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問易篇）子閑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如有就（事君篇）

既終 門弟子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以來未之有也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世家）天其或者生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眾賢以廣之以俟我唐亦天命也故房衛諸公為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正觀治平之盛今已三百年矣（司空圖文中子碑）

比擬 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文中子序）

反說 蓋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文中子序）

體題（河汾大賢 出入亞聖 聖人胸中 萃於）賦

偶（正遂于北狀無自隋 續禮樂詩書之見明仁義道德之書 三十九）

（靖既我隋之五年六藝伊洛真為）賦陽（且吾族莫如我啓起振文之賞詩）

（世家莫擬柱史儒王中之新）瀾江綱體字（哲人至人 續經濟道 大賢）

（亞聖 十亦出入 羊乎仁義 然前故矣 斯義然易）比擬 竊比仲

舒（排仙而文中子曰問明月不同明書何以其行仲舒）趙時韶詩一脈斯文繫大儒干戈滿地獨詩書南風有操無人識身在汾亭心在虞劉後村詩當時三晉地已有聖人生不曉河汾氏為隋策太平

王順

真仙通鑑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王貫

真仙通鑑貫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母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靈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邇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木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歷等書

王叔明

真仙通鑑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王梵志

桂苑叢談梵志衛州黎陽人也去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癭大如斗經三年其癭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告因曰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旨蓋菩薩示化也

王薄

通鑑綱目隋煬帝大業七年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夫失時穀價踊貴於是始相聚為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負海帶河地形深阻群盜多匿其中

王德仁

通鑑綱目大業十年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擁眾數萬

王須拔

通鑑綱目大業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上谷賊帥王須拔自稱漫天王魏刀兒自稱歷山飛眾各十餘

（萬、北連突厥。南寇燕趙。）

王愛仁（通鑑綱目大業十二年。秋七月。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邦方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巵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四　十八陽

唐

宣宗

新唐書本紀宣宗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也母曰孝明皇太后鄭氏始封光王性嚴重寡言宮中或以爲不慧會昌六年武宗疾大漸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馬元贄立光王爲皇太叔三月甲子即皇帝位于柩前四月乙亥始聽政尊母爲皇太后丙子李德裕罷辛卯李讓夷爲司空五月乙巳大赦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白敏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酉封子溫爲鄆王渼雍王涇雅王滋夔王沂慶王七月李讓夷罷八月辛未大行宮火壬申葬至道昭肅孝皇帝于端陵九月鄭肅罷兵部侍郎判度支盧商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雲南蠻寇安南經略使裴元裕敗之十二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大中元年正月壬子朝獻于太清宮癸丑朝享于太廟甲寅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復左降官死者官爵賜文武官階勳父老帛文宣王後及二王後三恪子一子官二月癸未以旱避正殿減膳理京師囚罷太常教坊習樂損百官食出宮女五百人放五坊鷹犬停飛龍馬粟三月盧商罷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閏月大復佛寺四月己酉皇太后崩五月張仲武及奚北部落戰敗之吐蕃回鶻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伐之八月丙申李回罷癸丑葬貞獻皇太后于光陵十二月戊午貶太子少保李德裕爲潮州司馬　二年正月甲子群臣上尊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宗子房未仕者予一人出身賜文武官階勳爵三月封子澤爲濮王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崔元式罷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己卯太皇太后崩七月己巳續圖功臣于凌煙閣十一月壬子葬懿安太皇太后于景陵貶韋琮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于有司三月詔待制官與刑法官諫官次對馬植罷是春隕霜殺桑四月乙酉周墀罷御史大夫崔鉉爲中書侍郎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癸巳幽州盧龍軍節度使張仲武卒其子直方自稱留後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是月振武及天德靈武鹽夏二州地震吐蕃以維州歸于有司十一月己卯封弟惕爲彭王十二月吐蕃以扶州歸于有司　四年正月庚辰大赦四月壬申以雨霖詔京師關輔理囚蠲度支鹽鐵戶部逋負六月戊申魏扶薨戶部尚書判度支崔龜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幽州盧龍軍亂逐其節度使張直方衙將張允伸自稱留後十月辛未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令狐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党項羌寇邠寧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爲招討党項使　五年三月白敏中爲司空招討南山平夏党項行營兵馬都統四月赦平夏党項羌辛未給復靈鹽夏三州邠寧鄜坊等道三歲六月封子潤爲鄂王八月乙巳赦南山党項羌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于有司白敏中罷戊辰戶部侍郎判戶部魏謩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崔龜從罷十二月盜斫景陵門戟是歲湖南饑　六年三月有彗星出于觜參七月雍王渼薨八月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裴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徐寇昌資二州十一月封弟惴爲　王是歲淮南饑　七年正月丙午朝獻于太清宮丁未朝享于太廟戊申有事于南郊大赦　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三月以旱理囚九月封子洽爲懷王汭昭王汶康王　九年正月甲申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卒其子紹鼎自稱留後閏四月辛丑禁嶺外民鬻男女者七月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蠲逋租發粟振民丙辰崔鉉罷庚申罷淮南宣歙浙西冬至元日常貢以代下戶租稅是月浙江東道軍亂逐其觀察使李訥　十年正月丁巳御史大夫鄭朗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九月封子灌爲衛王十月戊子裴休罷十二月壬辰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五月容管軍亂逐其經略使王球七月庚子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副大使王紹鼎卒其弟紹懿自稱留後八月封子滙爲廣王九月乙未有彗星出于房十月壬申鄭朗罷　十二年正月戊戌戶部侍郎判度支劉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月廢穆宗忌日停光陵朝拜及守陵宮人壬申崔慎由罷閏月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雨三月鹽州監軍使楊玄价殺其刺史劉皋四月庚子嶺南軍亂逐其節度使楊發戊申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夏侯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月丙寅劉瑑薨庚辰湖南軍亂逐其觀察使韓琮六月丙申江西都將毛鶴逐其觀察使鄭憲辛亥南蠻寇邊七月容州將來正反伏誅八月宣歙將康全泰逐其觀察使鄭薰淮南節度使崔鉉兼宣歙池觀察處置使以討之丁巳太原地

震十月康全泰伏誅十二月毛鶴伏誅甲寅兵部侍郎判戶部蔣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十三年正月戊午大赦蠲度支戶部逋負放宮人八月壬辰左神策軍護軍中尉王宗實立鄆王溫爲皇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癸巳皇帝崩于咸寧殿年五十諡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咸通十三年加諡元聖至明成武獻文睿智章仁神聰懿道大孝皇帝贊曰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深責其國以爲無臣子也憲宗之弑歷三世而賊猶在至於文宗不能明弘志等罪惡以正國之典刑僅能救之而已是可歎也穆敬昏童失德以其在位不久故天下未至於敗亂而敬宗卒及其身是豈有討賊之志哉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鋭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唐制天子以隻日視朝乃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脩飭號爲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故其終困以此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由是言之其能殺弘志亦足伸其志也昔武丁得一傅說爲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奮然除去浮圖之法甚鋭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宣宗精於聽斷而以察爲明

無復仁恩之意嗚呼自是而後唐衰矣董衡釋音蓍（夾胡切）洞（而兗切）瑑（時兗切）舊唐書本紀宣宗聖武獻文孝皇帝諱忱憲宗第十三子母曰孝明皇后鄭氏元和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大明宮長慶元年三月封光王名怡會昌六年三月一日武宗疾篤遺詔立爲皇太叔權句當軍國政事翌日柩前即帝位改今名時年三十七帝外晦而內朗嚴重寡言視瞻特異幼時宮中以爲不惠十餘歲時遇重疾沈綴忽有光輝燭身蹶然而興正身拱揖如對臣寮乳媼以爲心疾穆宗視之撫其背曰此吾家英物非心惑也賜以玉如意御馬金帶常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歷太和會昌朝愈事韜晦群居遊處未嘗有言文宗武宗幸十六宅宴集強誘其言以爲戲劇謂之光叔武宗氣豪尤不爲禮及監國之日哀毀滿容接待群寮決斷庶務人方見其隱德焉四月辛未釋服尊母鄭氏曰皇太后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白敏中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特進守太尉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德裕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荊南節度使以中散大夫大理卿馬植爲金紫光祿大夫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成德軍節度使王元逵檢校太保山南西道節度使王起檢校司空魏博節度

使何弘敬淮南節度使李紳並檢校司徒劍南西川節度使崔鄲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如故東都留守李石奏修奉太廟畢所迎奉太微宮神主祔廟訖東都太廟者本武后家廟神龍中中宗反正廢武氏廟主立太祖已下神主祔之安祿山陷洛陽以廟爲馬廐棄其神主而協律郎嚴郢收而藏之史思明再陷洛陽尋又散失賊平東京留守盧正己又募得之廟已焚毀乃寄主於太微宮大曆十四年留守路嗣恭奏重脩太廟以迎神主詔百官參議紛然不定禮儀使顏真卿堅請歸祔不從會昌五年留守李石因太微宮正殿圮陊以廢弘敬寺爲太廟迎神主祔之又下百寮商議皆言准故事無兩都俱置廟之禮唯禮部侍郎陳商議云周之文武有鎬洛二廟今兩都異廟可也然不宜置主於廟主宜依禮瘞於廟之北墉下事未行而武宗崩宣宗即位因詔有司迎太微宮寓主祔廢寺之新廟而知禮者非之制皇長男溫可封鄆王第二男涇可封雅王第三男滋可封蘄王第四男沂可封慶王五月左右街功德使奏准今月五日赦書節文上都兩街舊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兩所依舊名興唐寺保壽寺六所請改舊名寶應寺改爲資聖寺青龍寺改爲護國寺菩提寺改爲保唐寺清禪寺改爲安國寺法雲尼寺改爲唐安寺崇敬尼寺

改爲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改爲福壽寺莊嚴寺改爲聖壽寺舊留寺二所舊名千福寺改爲興元寺化度寺改爲崇福寺永泰寺改爲萬壽寺溫國寺改爲崇聖寺經行寺改爲龍興寺奉恩寺改爲興福寺勑百條奏誅道士劉玄靜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釋氏故也今月五日赦書節文吏部三銓選士依憑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史有奇才異政之士聞薦試用又觀察使刺史交代之時明書所交戶口如能增添至千戶即與超遷如逃亡至七百戶罷後三年內不得任使又徙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以爲業以劍南東川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盧商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六月以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七月以兵部尚書李讓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十月勑太廟祫享合以功臣配其憲宗廟以裴度杜黃裳李愬高崇文等配饗以荊南節度使李德裕爲東都留守十一月有司饗太廟其穆宗室文曰皇兄太常博士閔慶之奏夫禮有尊尊而不敘親親祝文稱謂未當請改爲嗣皇帝從之京兆府奏京百司職田斛㪷請准會昌三年例許人戶自送納京司所冀州縣無能欺隱從之以江西觀察使周墀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十二月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奏准七月二日勑

綾紗絹等次特疋段並令禁斷不得織造臣欲與鹽鐵戶部三司同條流先勘左藏庫令分析出次特疋段州府即牒本道差官搜索狹小機杼令焚毀其已納到次特疋段共數以聞上從之　大中元年春正月戊戌朔宮苑使奏皇帝致齋行事內諸宮苑門共九十四所並令鏁閉鑰匙進內候車駕還宮則請循從之戊申皇帝有事於郊廟禮畢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制條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為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消頡頃清途便隸綱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為政之始思厚儒風軒墀近臣盖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狀荐求今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任有敗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考績著在格言真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罷府罕及二年以此字人若為成政道途郡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為常式二月丁卯制憲宗第十七子惕封彭王第十八子惴為　王第五子澤為濮王第六子潤為鄂王勅修百福殿以檢校太尉東都留守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以給事中鄭亞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等使二月丁酉禮部侍郎魏扶奏臣今年所放進士二十三人其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父兄見居重位不敢令中選詔令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韋琮重考覆勅曰彥卿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有司考試秖在至公如涉請托自有朝典今後但依常例放榜不得別有奏聞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輿論以觀選士之得失每山池曲宴學士詩什屬和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凡對臣寮灑然拱揖鮮有輕易之言大臣或獻章疏即燒香盥手而覽之當時以大中之政有貞觀之風焉久勅自今進士放牓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制武宗好巡遊故曲江亭禁人宴聚故也閏三月勅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云異方之教無損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未弘其靈山勝境天下州府應會昌五年四月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所由不得禁止四月積慶太后蕭氏崩諡曰貞獻文宗母也六月以義成軍節度使周墀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冊黠戛斯王子為英武誠明可汗命鴻臚卿李業入蕃冊拜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奇章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牛僧孺守太子少師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賓客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彥佐為太子太保並依前分司以左諫議大夫庾簡休為虢州刺史以正議大夫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上柱國崔璵為中書舍人以中散大夫前湖州刺史彭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令狐綯行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秋七月制以正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柱國賜紫金魚袋韋琮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衛國公李德裕為人所訟貶潮州司馬員外置八月工部尚書中書侍郎平章事盧商出為鄂岳觀察使神策軍奏修百福殿成名其殿曰雍和殿樓曰親親樓凡廊舍屋宇七百間以會諸王子孫九月前永寧縣尉吳汝訥詣闕稱冤言弟湘會昌四年任揚州江都縣尉被節度使李紳誣奏湘贓罪宰相李德裕曲情附紳斷臣弟湘致死詔下御史臺按鞫　二年春正月壬戌宰臣率文武百寮上徽號曰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御宣政殿受冊訖宣德音神策軍修左銀臺門樓屋宇及南面城墻至睿武樓二月制劍南西川節度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成都尹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李回責授湖南觀察使桂管防禦觀察使桂州刺史御史中丞鄭亞責授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吉州司戶陸渾縣令元壽貶韶州司戶殿中侍御史崔元貶澧州司馬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據其逐人罪狀如後揚州都虞候盧　羣狀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酒與阿顏母阿焦同坐羣自擬收阿顏為妻妾稱監軍使處分要阿顏進奉不得嫁人兼擅令人監守其阿焦遂與江都縣尉吳湘密約嫁阿顏與湘劉羣與押軍牙官李克勳即時遮欄不得乃令江都百姓論湘取受節度使李紳追湘下獄計贓處死具獄奏聞朝廷疑其冤差御史崔元藻往揚州按問據湘雖有取受罪不至死李德裕黨附李紳乃貶元藻嶺南取淮南元申文案斷湘處死今據三司使追崔元藻及淮南元推判官魏鉶并關連人款狀淮南都虞候劉羣元推判官魏鉶典孫貞高利錢倚黃嵩江都縣典沈頒陳宰節度押牙白涉鎮遏使傅義左都虞候盧行立天長縣令張弘思典張洙任清陳迴右廂子巡李行璠典金弘舉送吳湘妻女至澧州取受錢物人潘宰前揚州府錄事參軍李公佐元推官元壽吳玦穎恭太子少保分司李德裕西川節度使李回桂管觀察使鄭亞等伏候勅旨其月勅李回鄭亞元壽魏鉶已從別勅處分李紳起此冤訴本由不直今既身歿無以加刑粗塞眾情量行削奪宜追奪三任官告送刑部注毀其子孫稽于經義罰不及嗣並釋放李德裕先朝委以重權不務絕其黨庇致使冤苦直到于今職爾之由能無恨嘆昨以李

贓所訴已經遠貶俯全事體特為從寬宜准去年勅命處分張弘思李公佐卑吏守官制不由己不能守正曲附權臣各削兩任官崔元藻曾受無辜之貶合從洗雪之條委中書門下商量處分李恪詳驗狀款蠹害最深以其多時須議減等委京兆府決脊杖十五配流天德李克勲欲杖阿顏決脊杖二十配流硤州劉群據其款狀合議痛刑曾訪職官不欲決脊決脊杖十五配流岳州其盧行立及諸典吏委三司使量罪科放訖聞奏三月己酉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本官同平章事以禮部尚書鹽鐵轉運使馬植本官同平章事日本國王子入朝貢方物王子善碁帝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手五月己未日有蝕之六月己丑太皇太后郭氏崩謚曰懿安憲宗妃穆宗之母也戶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崔龜從奏應諸司場院官請却官本錢後或有欺隱欠負徵理須足不得苟從恩蕩以求放免令後凡隱盜欠負請如官典犯贓例處分縱逢恩赦不在免限從之七月戊午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高元裕為吏部尚書八月戊子朝散大夫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畢諴為刑部侍郎九月勅比有無良之人於街市投匿名文書及於箭上或旗幡上縱為奸言以亂國法此後所由切加捉搦如獲此色便仰焚爇不得上聞十一月兵部侍郎判戶部事魏扶奏天下州府錢物斛斗文簿並委錄事參軍專判仍與長吏通判至交代時具數申奏如無懸欠量與減選注擬勅路隨等所修憲宗實錄舊本却仰施行其會昌新修者仰並進納如有抄錄得勅到並納史館不得輒留委州府嚴加搜捕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崔龜從本官同平章事銀青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韋琮為太子詹事分司東都　三年春正月丙寅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奏吐蕃宰相論恐熱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之兵民歸國詔太僕卿陸耽往諭旨仍令靈武節度使朱叔明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各出本道兵馬應接其來以太常卿封敖檢校兵部尚書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三月乙卯勅待詔官宜令與刑法官諫官次對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墀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充劍南東川節度使四月以正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賜紫金魚袋馬植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正議大夫守御史大夫上柱國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鉉可中書侍郎平章事正議大夫行兵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鉅鹿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魏扶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幽州

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張仲武卒三軍以其子直方知留後事六月癸未五色雲見於京師勅先經流貶罪人不幸歿於貶所有情非惡逆任經刑部陳牒許令歸葬絕遠之處仍量事官給棺櫬康季榮奏收復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訖邠寧張君緒奏今月十三日收復蕭關御史臺奏義成軍節度使韋讓於懷真坊侵街造屋九間已令毀拆訖勅於蕭關置武州改樂安為威州七月三州七關軍人百姓皆河隴遺黎數千人見于闕下上御延喜門撫慰令其解辮賜之冠帶共賜絹十五萬匹八月鳳翔節度使李玭奏收復秦州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國也曷嘗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參諸二柄歸于大寧朕猥荷丕圖思弘景運憂勤庶政四載于茲每念河湟土疆綿亘遐闊洎天寶末犬戎乘我多難無力禦奸遂縱腥羶不遠京邑事更十葉時近百年進士試能靡不竭其長策朝廷下議皆亦聽其直詞盡以不生邊事為永圖且守舊地為明理荏苒於是收復無由今者天地儲祥祖宗垂祐左衽輸款邊壘連降剛駃建功所謀必就實抑衡妙算將帥雄棱副玄元不爭之文絕漢武遠征之悔甌脫頓空於內地斥候全德於新封莫大之休指期而就況將士等櫛沐風雨暴露郊原披荊棘而刁斗夜嚴逐豺狼而穹廬曉破動皆如意古無與京念此誠勤宜加寵賞涇原宜賜絹六萬匹靈武五萬匹鳳翔邠寧各四萬匹並以戶部產業物色充仍待季榮叔明李玭君緒各迴戈到鎮處支差脚支送四道立功將士各具名銜聞奏當議甄酬其秦威原三州及七關側近訪聞田土肥沃水草豐美如百姓能耕墾種蒔五年內不加稅賦五年已後重定戶籍便任為永業溫池鹽利可贍邊陲委度支制置聞奏鳳翔邠寧靈武涇原守鎮將士如能於本戍處耕墾營田即度支給賜牛糧種子每年量得斛斗便充軍糧亦不限約定數三州七關鎮守官健每人給衣糧兩分一分依常年例支給一分度支加給仍二年一替換其家口委長吏切加安存官健有莊田戶籍者仰州縣放免差役秦州至隴州已來道路要置堡柵與秦州應接委李玭與劉皋即便計度聞奏如商旅往來官健父兄子弟通傳家信關司並不得邀詰阻滯三州七關刺史關使將來訓練捍防有勤能者並與超序官爵劍南西川沿邊沒蕃州郡如力能收復本道亦宜接借三州七關創置戍卒且要務靜如蕃人求市切不得通有來投降者申取長吏處分嗚呼七關要害三郡膏腴候館之殘趾可尋唐人之遺風尚在追懷往事良用興嗟夫取不在廣貴保其金湯得必有時詎計於遲速今則便務修葺不進干戈必使足食足兵有備

無悉載洽亭育之道永致生靈之安中外臣寮宜體朕意九月辛亥西川節度使杜悰奏收復維州制曰朕秖荷丕業思平泰階將分邪正之源冀使華夷胥悅其育常登元輔久奉武宗深苞禍心益弄國柄雖已行譴斥之典而未塞億兆之言是議再舉朝章式遵彝憲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藉門地叨踐清華累居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崇騁諛佞而得君遂恣橫而持政專權生事嫉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向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讒構生加詐之釁計有踰於指鹿罪實見其欺天屬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壻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信書亦引親昵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又附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凡彼簪纓之士遏其取捨之塗驕倨自誇狡蠹無對擢爾之髮數罪未窮載聞罔上之由益驗無君之意使天下之人重足一迹皆讋懼奉爾而優游在公為臣若斯於法何逭於戲朕務全大體久為含容雖黜降其官榮尚蓋藏其醜狀而睥睨未已兢惕無聞積惡既彰公議難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謝萬邦中外臣寮當知予意可崖州司戶參軍所在馳驛發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以起居郎庾道蔚禮部員外郎李文儒並充翰林學士十月辛巳京師地震河西天德靈夏尤甚戍卒壓死者數千人十一月東川節度使鄭涯鳳翔節度使李玭奏修文川谷路自靈泉至白雲置十一驛下詔褒美經年為雨所壞又令封敖修斜谷舊路以刑部侍郎韋有翼為御史中丞以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御史知雜幽州軍亂逐其留後張直方軍人推其衙將周綝為留後十二月追謚順宗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憲宗曰昭文章武大聖孝皇帝初以河湟收復百寮請加徽號帝曰河湟收復繼成先志朕欲追尊祖宗以昭功烈白敏中等對曰非臣等愚昧所能及至是上御宣政殿行事及冊出上俯僂目送流涕嗚咽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卒於貶所四年春正月以追尊二聖御正殿大赦天下徒流比在天德者以十年為限既遇鴻恩例減三載但使循環添換邊不闕人必第放歸人無怨苦其秦原威武諸州諸關先准格徒流人亦量與立限止於七年如要住者亦聽諸州府縣官如請工假一月已下權差諸聽判官一月已上即准勾當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刻二百文與見判案官添給有故意殺人者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意欲殺傷偶然得免並同已殺人條處分二月皇女萬壽公主出降右拾遺鄭顥以顥為銀青光祿大夫行起居郎駙馬都尉三月己卯刑部奏監臨主守應將官物私自貸使并貸借人及以己物中納官司者并專知別當主掌所由有犯贓並同犯入己贓不在原赦之限從之以幽州節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張直方為左金吾衛將軍四月勅法司用刑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既姦吏得計則黎庶何安自今後應書罪定刑宜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又刑部奏准今年正月一日勅節文據會昌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勅竊盜贓至一貫文處死宜委所司重詳定條流聞奏臣等檢勘並請准建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勅竊盜贓滿三疋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充量請科決從之七月丙子大理卿劉濛奏古者懸法示人欲使人從善遠罪至於不犯以致刑措准大和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刑部侍郎高鉞條流准勘節目一十一件下諸州府粉壁書於錄事參軍食堂每申奏罪人須依前件節目歲月滋久文字湮淪州縣推案多違漏節目今後請下諸道令刻石置於會食之所使官吏起坐觀省記憶條目庶令案牘周詳從之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推勘臣恐煩勞州縣先請差度支戶部鹽鐵院官帶憲銜者推勘又各得三司使奏擇院官人數不多例專掌院務課績不辦今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請於其中帶憲銜者委令推勘如累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闕官便令奏用從之九月以朝請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三城節度使李拭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等使幽州節度使周綝卒軍人立其牙將張允伸為留後十月中書侍郎平章事魏扶罷知政事十一月乙亥勅收復成維扶等三州建立已定條令制置一切合同其三配到流人宜准秦原威武等州流例十年放還以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令狐綯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十二月以華州刺史周墀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洪州刺史江南西道團練觀察使

五年春正月甲戌制皇帝第七子洽封懷王第八子淨為昭王第九子汶為康王勅兩京天下州府起大中五年正月一日已後三年內不得殺牛如郊廟享祀合用者即與諸畜代二月戶部侍郎裴休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四月癸卯刑部侍郎劉瑑奏請今年四月十三日已前凡二百四十四年雜制勅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議輕重名曰大中刑法統類欲行用之五月以太原尹河東節度使李拭為鳳翔節度使以鳳翔節度使李業檢校戶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使守司空門下侍郎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一千戶白敏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觀察東面招討党項等使以

戶部侍郎判戶部事魏謩本官同平章事七月宰相監修國史崔龜從續柳芳唐曆二十二卷上之八月勑公主邑司擅行文牒恐多影庇有紊條章今後公主除緣徵封外不得令邑司行文書牒府縣如緣公事令邑司申宗正寺與酌事體施行汝州刺史張義潮遣兄義潭以瓜沙伊肅等十一州戶口來獻自河隴陷蕃百餘年至是悉復隴右故地以義潮爲瓜沙伊等州節度使九月勑條流刺史交代須一一交割公事與知州官方得離任准會昌元年勑刺史只禁科率由抑配人戶至於使州公廨及雜利潤天下州府皆有規制不敢違越緣未有明勑處分多被無良人吏便歛恐嚇或致言訟起今從應刺史下擔什物及除替後資送錢物但不率歛官吏不科配百姓一任各守州縣舊例色目支給如無公廨不在資送之限若輒有率配以入己贓論以正議大夫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裴休守禮部尚書進階金紫以前宣歙觀察使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裴諗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己亥京兆尹韋博奏京畿富戶於諸軍影占苟免府縣色役或有追訴軍府紛然請准會昌三年十二月勑諸軍使不得強奪百姓入軍從之十一月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崔龜從檢校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使沙州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太子詹事姚康獻帝王政纂十卷又撰統史三百卷上自開闢下盡隋朝帝王美政詔令制置銅鹽錢穀損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無不備載編年爲之國子祭酒馮審奏文宣王廟始太宗立之睿宗書額武后竊政之日改篆題大周二字請削之從之十二月盜斫景陵神門戟京兆尹韋博罰兩月俸貶宗正卿李文舉睦州刺史陵令兵開岳州司馬奉先令裴讓隋州司馬是歲湖南大飢　六年春正月戊辰以隴州防禦使薛逵爲秦州刺史天雄軍使兼秦成階兩州經略使二月右衛大將軍鄭光以賜田請免租稅宰相魏謩奏曰鄭光以國舅之親賜田可也免稅無以勸蒸民勑曰一依人戶例供稅三月隴州刺史薛逵奏修築定戎關功畢四月丁酉勑常平義倉斛斗每年檢勘實水旱災沴處録事參軍先勘人戶多少支給先貧下戶富戶不在支給之限以禮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裴休可本官同平章事五月勑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等人充教練使每年合教習時常令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御史臺奏諸色刑獄有關連朝官者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官宜先奏取進止如取諸色官狀即申中書取裁從之秋七月丙辰前淮南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李珏卒贈司空勑犯贓人平贓據律以當時物價上絹估請取所犯之處其月內上旬時估平之從之檢校司空太子少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可大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月勑起居郎轉官月限宜以二十箇月　七年春正月壬辰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分司上柱國晉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歸融卒贈右僕射宗正卿李文舉貶睦州刺史四月以御史大夫鄭朗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五月左衛率府倉曹張戣集律令格式條件相類者一千二百五十條分一百二十門號曰刑法統類上之七月以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爲刑部尚書以銀青光祿大夫行兵部侍郎知制誥充翰林學士蘇滌爲尚書左丞權知戶部侍郎崔璵可權知兵部侍郎十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崔鉉進續會要四十卷修撰官楊紹復崔瑑薛逢鄭言等賜物有差　八年春正月陝州黃河清二月南蠻進犀牛詔還之三月勑以旱詔使疏決繫囚宰相監修國史魏謩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須賜銀器錦綵有差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襄州刺史上柱國酒泉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李景讓爲吏部尚書五月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韋澳爲京兆尹以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上柱國武功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蘇滌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七月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兼戶部尚書八月以司農卿鄭助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夏綏銀宥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安撫平夏党項等使　九年春正月辛巳銀青光祿大夫秘書監許昌縣開國男陳商卒贈工部尚書二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裴休檢校吏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汴宋亳穎觀察處置等使三月試弘詞舉人漏泄題目爲御史臺所劾侍郎裴諗改國子祭酒郎中周敬復罰兩月俸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技出爲虔州刺史監察御史馮顓罰一月俸料其登科十八並落下其吏部東銓委右丞盧懿權判以吏部侍郎鄭涯檢校禮部尚書兼定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御史臺擬正月八日禮部貢院捉到明經黃續之趙弘成全質等三人僞造堂印堂帖兼黃續之僞著緋衫將僞帖入貢院令與舉人虞蒸胡簡党賛等三人及第許得錢

一千六百貫文擬勘責績之等罪狀具招遣偽所許錢未曾入手使事略奉勅並准法處死主司以自獲姦入並放七月以河東節度使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守尚書右僕射八月以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監修國史博陵縣開國伯食邑一千戶崔鉉檢校司空同平章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宣宗宴餞賦詩以賜之九月昭義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涓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十一月以河南尹劉瑑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處置等使以中書舍人鄭顥為禮部侍郎　十年春正月乙巳以正議大夫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訥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越州刺史御史大夫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等使三月中書門下奏擬禮部貢院見置科目開元禮三禮三傳三史學究道舉明算童子等九科近年取人頗濫曾無實藝可採徒添入仕之門須議條流俾精事業臣已於延英面論伏奉聖旨將文字來者其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年權三年滿後至時起科試者

令有司據所舉人先進名令中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精通堪備朝廷顧問即作等第進名候勅處分如有事業荒蕪不合送名數者考官當議朝責其童子近日諸道所薦送者多年齒已過僞稱童子考其所業又是常流起今日後望令天下州府薦送童子並須實年十一十二已下仍須精熟一經（原缺）全通兼自能書寫者如違制條本道長史亦議懲罰從之四月癸丑以邢部郎中盧搏為廬州刺史以給事中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高少逸檢校禮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六月以兵部郎中裴夷直為蘇州刺史九月以中書舍人杜審權知禮部貢舉十月以邠寧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畢諴為檢校兵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邢洺等州觀察使桂管觀察使令狐定卒贈禮部尚書十一年春正月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酒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李景讓為御史大夫以朝請大夫守御史中丞兼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為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以朝散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韋澳檢校工部尚書並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河陽三城節度孟懷澤觀察處置等使充是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語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自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式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為事雖伸勅令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據前章列狀獻章載陳懇到之詞深覩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知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雲南安撫等使特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成都尹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白敏中以本官兼江陵尹充荊南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二月以夏綏銀宥節度使通議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夏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榮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助為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充邠寧慶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救援鹽州及當道沿路鎮寨糧料等使以右金吾衛將軍田在賓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夏州刺史代鄭助為銀宥節度等使以荊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兵部尚書兼江陵尹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功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為太常卿以銀青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魏謩檢校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以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崔慎由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處置等使起復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檢校兵部尚書鎮州大都督府長史王紹鼎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餘官如故以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可監修國史太中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可集賢院大學士三月起復朝請大夫深州刺史御史大夫兼成德軍節度判官王紹懿可檢校左散騎常侍鎮府左司馬知府事充成德軍節度副使兼充都知兵馬使以成德軍中軍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上柱國王景胤可本官深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右神武衛大將軍知軍事王紹孚可落起復依前右神武衛大將軍紹懿紹孚鎮州王紹鼎之弟也景胤紹鼎子也以朝請大夫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上柱國鄴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四月以職方郎中知制誥裴坦為中書舍人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鄲為濮王傅分司東都以決杖府吏也以江西觀察使洪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為京兆尹以鳳翔節度使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鳳翔尹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

千戶裴寘封一百五十戶裴識可許州刺史充中武軍節度陳許蔡觀察等使以吏部侍郎盧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使以中書舍人鄭薰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仍賜紫金魚袋以安南宣慰使右千牛衛大將軍宋涯為安南都護御史中丞本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幽州節度使張允伸弟允中為薊州刺史允千檀州刺史允辛安塞軍使允舉納降軍使並兼御史中丞以前邠寧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邠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柳憙可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五月以職方郎中李玄為壽州刺史六月以朔方靈武定遠等城節度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潼為鄭州刺史馳驛赴任以給邊兵粮不及時也以安南都護宋涯為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處置等使制皇弟三男灌封衛王第十一男滙封廣王以朝散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鄴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以右監門將軍知內府省事清河公崔巨源為淮南監軍以特進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上柱國扶風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杜悰本官判東都尚書省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七月以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內侍省內常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貶授邠州員外司馬張直方為右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八月成德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王紹鼎卒贈司空輟布帛三百段以皇子昭王汭為開府儀同三司守鎮州大都督府長史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大使以成德軍節度副使都知兵馬使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王紹懿為成德軍兩使留後以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定州刺史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涯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上柱國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宋亳觀察亳州太清宮等使以四鎮北庭行軍涇原渭武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涇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范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盧簡求可檢校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義武節度使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以鹽州防禦押蕃落諸軍防秋都知兵馬使度支烏池榷稅等使檢校右散騎常侍鹽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陸耽代簡求為涇原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曹確權知河南尹汝州防禦使令狐緒有善政郡人詣闕請立德政碑頌緒以弟綯在中書上表乞寢從之以太常卿蘇滌為兵部尚書權知吏部銓事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渤海郡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封敖為太常卿是月熒惑犯東井九月以秦州刺史李承勛為朝散大夫檢校工部尚書涇州刺史充四鎮北庭涇原渭武節度等使以禮部郎中楊知溫充翰林學士以中散大夫尚書禮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杜審權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陝虢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以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太子太師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盧鈞為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等使右補闕陳畋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親庶務訪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為方士所惑常以之為誡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闕示來章深納誠意仍謂崔慎由曰為吾言於諫官雖少翁欒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宰臣鄭朗累月請告三上章求免是月乙未彗出于房初長三尺十月制通議大夫守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以前山南西道節度使中散大夫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權知刑部尚書宰相崔慎由兼修國史蕭鄴兼集賢殿大學士以華州刺史高少逸為左散騎常侍以蘇州刺史裴夷直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以太常少卿崔鈞為蘇州刺史入迴鶻冊禮使衛尉少卿王端章貶賀州司馬副使國子禮記博士李潯為郴州司馬判官河南府士曹李寂永州司馬端章等出塞黑車子阻路而迴故也以成德軍觀察留後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王紹懿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鎮冀深趙觀察等使以中書舍人李藩權知禮部貢院十一月太子少師鄭朗卒贈司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太保充右羽林統軍御史大夫上柱國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鄭光卒輟朝三日贈司徒仍令百官奉慰上之元舅也宰相崔慎由為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蕭鄴兼工部尚書餘並如故十二月以昭義軍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上柱國平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畢諴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朝議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為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以翰林學士承旨通議大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蔣伸為兵部侍郎充職以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裴休檢校戶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潞磁邢洺觀察等使以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柳仲郢本官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正議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孔溫業本官分司東都以病請告故也禮部郎中楊知溫本官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以幽州中軍使檢校國子祭酒幽府左司馬知府事御史中丞張簡真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允伸之子也以中散大夫權知刑部尚書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蔣係檢校戶部尚書鳳翔尹御史大夫鳳翔隴右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是歲許州吳塘陂有衆禽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水禽山鳥鷹隼鶖雀之類無不馴狎又有鳥人面綠毛爪喙皆紺色其聲曰甘人呼爲甘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　十八陽

唐

宣宗二

舊唐書十二年春正月以晉陽令鄭液爲通州刺史羅浮山人軒轅集至京師上召入禁中謂曰先生遐壽而長生可致乎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周給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何必別求長生也留之月餘堅求還山三月以前鄉貢進士于琮爲秘書省校書郎尋尚皇女廣德公主以銀青光祿大夫守右拾遺駙馬都尉以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使朝散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安南都護御史大夫賜紫金魚袋李弘甫爲宗正卿以中大夫守京兆尹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毅夫爲鄂州刺史御史大夫鄂岳蘄黄申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以太中大夫福州刺史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楊發檢校右散騎常侍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嶺南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以朝散大夫守康王傅分司東都上柱國襲魏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王式爲安南都護兼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經畧招討處置等使以朝請大夫前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上柱國鄭縣開

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倣守太子少保分司以朝請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右金吾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襲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賜紫金魚袋王鎮爲檢校左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福州諸軍事兼福州刺史御史大夫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以翰林學士朝議郎守尚書司勳郎中知制誥賜緋魚袋孔溫裕爲中書舍人充職以右驍衛上將軍李正源守大內皇城留守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本官同平章事依前判度支以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劒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韋有翼以有翼爲吏部侍郎二月以前邕管經略招討處置使朝議郎邕州刺史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段文楚爲昭武校尉右金吾衛將軍以朝議郎守中書舍人權知禮部貢舉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潘爲尚書禮部侍郎以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蕭鄴爲監修國史以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瑑可充集賢院學士以渤海國王弟權知國務疑度晃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秘書監忽汗州都督

冊爲渤海國王以兵部侍郎柳仲郢爲刑部尚書以朝議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夏侯孜爲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以朝請大夫權知刑部侍郎賜紫金魚袋杜勝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以光祿大夫守左領軍衛大將軍分司東都上柱國會稽縣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康季榮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左衛上將軍分司以前利州刺史杜倉爲賀州司戶秦州刺史李叢邵州司馬以工部郎中知制誥于德孫庫部郎中知制誥苗恪並可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以前右金吾將軍鄭漢璋前鴻臚少卿鄭漢卿並起復授本官國舅光之子也以銀青光祿大夫行給事中騎馬都尉衛洙爲工部侍郎前濮王傅分司皇甫權爲康王傅分司以庫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李漁爲長安令閏二月以司農少卿盧籍爲代州刺史前江陵少尹杜暉爲司農少卿以河東馬步都虞候段威爲朔州刺史充天寧軍使兼興唐軍沙陀三部落防遏都知兵馬使五月以兵部侍郎鹽鐵轉運使夏侯孜本官同平章事六月南蠻攻安南府八月洪州賊毛合宣州賊康全大攻略郡縣詔兩浙兵討平之十二月太子少保魏謩卒贈司徒　十三年春正月以陝虢觀察使杜審權爲戶部侍郎判戶部事三月宰相盧鄴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月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蔣伸本官同平章事五月上不豫月餘不能視朝八月七日宣遺詔立鄆王爲皇太子勾當軍國事是日崩于大明宮聖壽五十詔門下侍郎平章事令狐綯攝冢宰群臣上謚曰聖武獻文孝皇帝廟號宣宗十四年三月葬于貞陵　史臣曰臣嘗聞黎老言大中故事獻文皇帝器識深遠久歷艱難備知人間疾苦自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擾窮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姦臣畏法三之日閹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效用百揆四嶽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上宮中衣澣濯之衣常膳不過數器非母后侑膳輙不舉樂歲或小飢憂形于色雖左右近習未嘗見怠惰之容與群臣言儼然煦接如待賓僚或有所陳聞虛襟聽納舊時人主所行黃門先以龍腦鬱金藉地上悉命去之宮人有疾醫視之既瘳即袖金賜之誡曰勿令勑使知謂予私於侍者其恭儉好善如此季年風毒召羅浮山人軒轅集訪以治國治身之要其伎術詭異之道未嘗措言集亦有道之士也十三年春堅求還山上曰先生少留一年俟於羅浮別創一道館集無留意上曰先生捨我亟去國有災乎朕有天下竟得幾年集取筆寫四十字而十字挑上乃十四年也興替冥數其若是乎而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

之文景不是過也惜乎簡籍遺落舊事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

贊曰李之英主實惟獻文紀綱盡去淑慝斯分河隴歸地朔漢消氛到今遺老歌詠明君爲永易元和錄大中元年春二月勑自今及第進士放牓後任依舊宴集更不禁止以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初李德裕執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及武宗崩德裕失勢敏中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雷同數舉無一言伸理且使其黨李咸訟德裕輔政日陰事故有是命議者皆惡敏中德裕後著書言惟以怨報德爲不可測蓋斥敏中云敏中又以大理卿馬植爲刑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植數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內外怨望及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江州刺史楊嗣復爲岳州刺史彬州刺史李玨爲舒州刺史安州長史崔珙爲虢州刺史衡州長史牛僧孺爲汝州長史三月以刑部尚書判度支崔元式爲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韋琮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閏月勑會昌五年所廢寺宇如有宿舊名僧復能修創一任住持不得禁止六月上謂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六宮皆避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耶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對曰長子緒今爲隨州刺史上曰堪爲相乎對曰少病風痺次子綯前湖州刺史其爲人宰相器也上即擢爲考功郎中知制誥綯入謝上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意八月李回罷宰相出爲劍南西川節度使九月時德裕既去位李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乃導前河南府永寧尉吳汝納使爲其弟湘訟言湘素清直爲人誣蟣犬技、一宰〻亻被體吏至以聚妻資賸結贓且言頗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與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已居江州司戶崔元藻等對辯元藻銜德裕斥己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徇私背公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黨庇李紳但用紳奏而寘湘死蓋以鄭亞首倡鄭元壽扶同李恪搆成李回即奏皆由附會權勢以屈孤單時德裕既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准神龍詔書酷吏殘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官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冤至爲黜御史周上不道十二月詔貶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爲潮州司馬植判李紳任崇黃門官列中樞肆虐毒於藩方視人命如草芥倚德裕回天之

力搆吳湘沒地之冤。生殺在心是非由己。國之而衆然者頗衆不伏而驚路者至多殘棄與事莫斯爲甚雖年如過隙事已云亡而虛實在人。固當餘責狀以春秋戮死之義律令著削官之條將欲懲戒存亡然須追奪官爵告于公平心決獄既處流於子孫今李紳縱意殺人合各及於責罰其子孫伏請三五十年內不許官宦依判錄奏者御史中丞魏扶判依斷。大理卿盧言又奏斷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李德裕當秉國權恣懷黨庇正吳湘之贓坐下付法司冀元藻於罪態取證下吏擬吳汝訥狀稱李德裕黨庇李紳斷決汝訥弟湘處死得劉群狀稱與李德裕書計會杖殺吳湘事得勝令但奏來又撼萬元藻狀李紳擬奏已見德裕款周可知非奇威權情隨好惡此獄是鄭亞首倡元壽狀同李恪構成李回使奏皆由附會權勢以柳狀單者令換路途不取伏款謹具衆證事條如前刑部侍郎馬植判德裕當武宗一朝位居上相獨持大柄擅制萬機倚李紳縱殺之心置吳湘枉死之地公是者悉從於然順非者無不超昇宰相二人不同惡罷免御史四輩皆無過石遭首秦國章生鉗人口頗違明代行斯冤人駭衆欲俗待其情詳法文雖爲捨罪御史中丞魏扶判依斷御史臺又奏據推官勘得吳汝訥狀所論弟湘冤死根本事條至多數內一件何頗不服等淮南雖不許贓亦被於奏狀枚監令但得弟湘贓雪汝訥不避死亡之刑伏乞詳察處分大理卿盧言斷吳汝訥出自單門深懷至性痛加手足恨切肌膚銜冤茹苦之中號訴軒轅之側遂得恩加泉壤仁及幽微不逃驚擊之餘咸終雪偶衆之大戮請加歎獎以勸吏事伏望委中書門下重與處分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並判依斷勅曰錄其自初則付以國權懲彼係奸則衆築劃憲此王者所以本人情而依法理也特進行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上柱國衛國公食邑三千戶李德裕憑藉鍾基累塵台衮不能盡心奉國竭節佐君事必徇情政多任己愛憎頗乖於公道陟黜或在於私門遂使冤塞之徒日聞於騰口嶷疑之者不得以恣心豈可尚居保傅之學猶列清崇之地宜加竄謫以戒朋回嗚呼朕臨御萬方推誠庶物顧欲纖瑕皆欲保安宜於將相舊臣獨遺恩顧而群議不息謗書日盈衆與章事非獲已凡百寮庶士宜體朕懷可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仍所在馳驛發遣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始德裕在翰林有日者謂曰公位極人臣厄在白馬及登相位雖親族無有畜白馬者洎白敏中因其失勢且命馬植鞫汝訥之獄由是竄敗白馬之厄乃驗於此是時吳湘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辯者惟淮南觀察推官魏鉶就逮吏使誣引德裕獨明獄情無枉。雖痛

楚撻終不從。又丁柔立者德裕當國時或薦其直清可任諫官不用上即位爲右補闕德裕貶潮州柔立內愍傷之上書直其冤劉濛晏之孫也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爲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遣濛按邊調兵械糧餉爲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遣來年進至是以德裕得罪貶濛朗州刺史吏部奏諸州縣官准會昌四年勅停減州縣官一千二百一十四員今准勅添置量增三百八十三員從之　大中二年正月右補闕丁柔立以中理李德裕坐阿附貶南陽尉劍南西川節度使李回貶湖南觀察使桂管觀察使鄭亞貶循州刺史前淮南觀察判官魏鉶貶吉州司戶參軍前淮南推官元壽貶韶州司戶參軍天長縣令張洪思前揚州錄事參軍李公佐各削兩官李恪杖脊十五配流天德故淮南節度使李紳追奪三官子孫不得仕皆以吳湘獄事被罪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卻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冤云由爲人強幹所泣無不辦雅爲德裕所知及鎮浙西辟幕府又累佐李紳幕及任中丞薦爲刑部郎中史館修撰重修憲宗實錄初武宗代宗伐虜河朔列鎮陰相歸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洪恭王元逵以澤潞通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二將聽命復以回爲使督戰有功由是拜相武宗崩爲山陵使出領劍南以回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擿故貶芝田錄云會昌中王師討昭義久未成功賊之游兵往往散出山下剽掠邢洺懷孟又發輕卒數十爲群半散淺山谷以誘官軍官軍自遠見之乃分頭掩捕因不成列且無備焉於是賊兵扶闕踐相來凡數十里王師大敗是月東都及境上諸州聞之大震或加備武嚴都統王宰石雄等皆堅壁自守武宗坐朝不怡召宰臣李德裕等謂之曰王宰石雄不與朕殺賊頻遣中使促之尚聞遷延依違豈可使賊黨坐至東都耶卿今日可爲朕曉歸判與劄置軍前事宜奏來時宰相陳夷行鄭肅拱默聽命德裕歸中書即召御史中丞李回具言意曰中丞必一行責戎帥早見成功俱無遺也回別時更命於是具名以聞曰今欲以御史中丞李回爲使傳使奉曰可即日李回自右銀臺戒路有郎吏五十輩從至於河中鎮帥以進侯王宰等至河中界迎候乃行二帥至冀城來道左執兵如外府列校迎候儀回立馬受起居寒溫之禮二帥復前進數步磬折致詞回擊報亦不堪顧之禮咸二帥旁行使前俟令回於馬上厲聲曰今日當直令史安在群吏躍馬聽命回曰責破賊限狀來二帥鞠躬流汗而退請以六十日破賊過

約諸行軍令於是二帥大僕卒親冢而鼓之士卒賽進凡五十八日拔潞城梟劉稹首以獻功成四從命僕六十日由御史中丞拜相至是貶湖南觀察使以吳湘兄前永寧尉汝納為左拾遺江州司戶崔元藻為京兆府武功令尚書舍人崔嘏謫士也坐草德裕制不肯巧傅以罪辭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司空分司李固言為右僕射固言李珏楊嗣復黨也二月岳州刺史楊嗣復卒以汝州長史牛僧孺為太子少保號州刺史崔珙舒州刺史李珏並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五月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刑部侍郎馬植並同平章事初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少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秋七月以李珏為檢校兵部尚書河陽節度使絳州長史李漢初以李宗閔黨貶汾州司馬從絳州至是宰相言其枉以為宗正少卿崔珙為檢校右僕射鳳翔節度使牛僧孺為太子少師依前分司宰相周墀奉李宗閔黨方李德裕為相易元和實錄辨謗不可至是建言德裕會昌以恩撰元和實錄四十篇竄寄宅書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秋九月再貶潮州司馬李德裕為崖州司戶縱遇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貶德裕子前汴州觀察判官燁為象州立山縣尉並所在馳驛發遣制曰朕祗荷丕業思平泰階將分邪正之流冀使華夷胥悅其有晉登元輔又承武宗渥眷禍心盜專國柄雖行罷斥之典未塞億兆之言是用再舉嚴章式遵彝憲守潮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李德裕早籍門地叨踐清華累膺將相之榮唯以姦傾為業當會昌之際極公台之寵騁諛佞而得君背遂恣橫而持國政專權生事嫉賢害忠動多詭異之謀潛懷僭越之志秉直者必棄寘善者盡排誣貞良造朋黨之名肆讒構生加誅之叢詐有踰於指鹿罪實見於欺天頃者方處鈞衡曾無嫌避委國史於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洎參命書亦引親昵恭惟元和實錄乃不刊之書擅敢改張罔有畏忌奪他人之懿績為私門之令猷又附會李紳之曲情斷成吳湘之冤獄凡彼簪纓之士遏其進取之塗驕倨自誇狡猾無對擢爾之髮數罪未窮再規罔上之由蓋無君之意使天下之士重足一跡當儕輩奉而後彰在公為臣至此於法何逃於戲朕務全物體大為含弘雖黜降其官猶尚益戴其醜狀而輝既未已轉惕無聞指忍既彰公議難抑是宜移投荒服以謝萬方中外臣寮當鑒于旨可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仍仰所在馳驛發遣縱遇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又勅

曰前汴州觀察判官朝議郎檢校尚書祠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李燁書稱又屬子覆蓋是事理前不肯攜執知艱難見爾又書持國權處事平當尚舍動作且謙推以也識至有胄進衛安冀於有過憤頗異於直在遑窮遠於狀同死有異辭號吾聞陸且務含忍不念寬賂須至指遷稍為懲戒懸于遐服猶為寬恩可貶象州立山縣尉同正員仍即所在馳驛發遣

初德裕被遇武宗會昌末皇子益王兗王年已皆長定策之際宜無他辭故深忤帝意且惡其專由是朋黨快吳湘等事以希上旨幸窮荒湖南觀察使李回以書附德裕再貶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制下給事中封還以為責薄遂貶賀州刺史久之徙撫州長史卒諫言云大和初李回任京兆府參軍主試不送親譽養深銜之會昌中回為刑部侍郎參為御史中丞常與次對官三數人候對於閣門參曰某頃歲府解時公不送何事今日司集於此回應聲答曰經頭立如今也下送舉為之色變益懷憤恚及回謫刺建州參大搜回自陰狀暴恣不納既而回怨一衛官夫狀勒停北州衛官鉅氐從承隸精者所書不下數十萬其人不患於狀止恨停廢月因卞令至京師候時相新覓階相皆不問參事于懇於槐除頓已憔悴參人容其有故於結之其人具述本意於是誨之曰建傷相公素與中書相公有係于直諂之。言訖見鞭導騎自中書而下其人常懷文狀即如所論望參而升導從閱之對曰建州百姓訴冤親閱之刑持處見獻轄子門令止及覽狀所論事二十餘件第一件取同姓子女入宅於是為魏極力鍛成大獄時李已量移郢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史鞫徵卻回建陽竟坐貶撫州司馬終於此所與本傳及餘說不同聊記于此

冬十月前鳳翔節度使石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宰相白敏中以雄素為德裕識拔謂曰黑山之功朝廷以蒲孟峽三鎮酬之已多矣乃除左神武統軍雄失勢怏怏疾而卒十一月牛僧孺與德裕自長慶後以權勢相軋互謀傾擠對立朋黨不能釋憾而皆竄身瘴海抑自貽也德裕既遠竄有人作詩二章曰萬株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一夜陰謀達至尊。肉視具僚亡已著氣吞同列削寒溫當時誰是承恩者肯有餘波達鬼村其二曰勢欲凌雲威觸天朝輕諸夏力排山三年驥尾有人附一日龍髯無路攀畫閣不開梁燕去朱門羅掃乳鵶還千巖萬壑應惆悵流水斜傾出武關德裕當軸頗為寒素開路凡有親戚在朝者不得應舉遠人皆相賀慶或為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搢紳好惡偏異如此白居易早長於德裕視德裕為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

俄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軍禮見啟爲詩曰昨日新生黃雀兒今朝飛上紫藤枝搖頭擺腦花叢裏將謂春光總屬伊當塗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里崖州君自去如今關恨怨他誰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交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而今果中白家詩（然歸於九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德裕既貶嘗爲詩曰十年紫殿掌洪鈞出入三朝一品身文帝寵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龍津黑山永破和親虜烏嶺全坑跋扈臣自是功高臨盡處禍來名滅不由人　大中三年春正月德裕至崖州郎今瓊州也郡北有亭名曰望闕德裕每登臨未嘗不北望悲涕有詩曰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青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或謂德裕在崖州止爲此詩餘皆他家所作云）夏四月宰相墀罷爲右僕射以御史大夫崔鉉兵部侍郎魏扶並同平章事戶部侍郎柳仲郢與周墀善他相不悅之墀既罷相七月乃以仲郢爲秘書監冬十月以河陽節度使李珏爲吏部尚書閏十一月崔鉉與崔珙故有怨嘗劾珙貶嶺外至是爲鳳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德裕處崖州幽獨無與晤言爲窮愁志三卷來

章爲周秦行紀論云言發乎中情見乎辭則言志氣之來也故察其言而知其內既其辭而見其意余嘗聞太牢氏（涼國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涼云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鱗六十年兩角犢子自狂顛龍蛇相鬬血成川及見著玄怪錄多造隱語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之漸田常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于宰相而樹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曰昔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太牢以身與帝王妃后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於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懷異志於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貯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諸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南王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姓符圖讖雖似是而未合三鱗六十之數耳自裴晉國與今京國（名不便）彭原（程）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讎頗類余志非懷私怨蓋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武皇監國狀曰聞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會平昭義得與劉從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得誅之鬼使誅之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浮薄無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爲斯亦信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於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乎知余志乎所恨未暇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乎遺禍胎於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爲政宜爲君除患曆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於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無患於二百四十年後嗟余致君之道分隔於明時嫉惡之心敢辜於早歲因援毫以攄宿憤亦書行紀之迹于後僧孺爲周秦行紀云余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異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因趨進行不知厥遠見火明意爲莊家更前驗至一宮庭門若富家有黃衣人曰郎君何氏何至余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升殿下簾下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妾廟太后遣軸簾使上殿居坐食頃太后命高祖戚夫人元帝王嬙余皆拜乃亦就坐太后迎唐朝太真楊妃齊潘妃余拜繼命進饌太后問曰今天子誰余對曰今皇帝名適代宗長子太后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今酒各賦詩余應教作詩曰香風引上大羅天月地花宮拜洞仙共道人間

惆悵事不知今日是何年太后曰秀才遠來今夕誰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潘妃曰東昏侯死不有他綠珠曰石衛尉嚴忌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重言其他太后目王昭君曰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歸休余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太后戚夫人昭君等皆泣別使朱衣人送至大安民里余未上香經十餘年不歇云或謂牛奇章初與衛公相善嘗同會飲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因銜之自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作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爲憲司所覈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其事遂寢皇甫松續牛羊日曆曰太牢既之愚黨潜搖毒謗太牢乃元和中首於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爲不二三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上賓上以從官屬知制誥當時宰相未盡慕職而獨餘甚皆史館而司出鎮未盡假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歲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爲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兄弟羞報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則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夫行

無適從之見上問聖朝下欵元久得曰志寄智識者乎姚勖開元相元崇曾孫也李逢吉知舉第進士累遷諫議大夫更潮常二州刺史與德裕厚善德裕爲令狐綯等譖逐擿索支黨無敢通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勗數饋餉然問不傳時爲厚薄閏十一月德裕卒於崖州初德裕爲并州從事到未旬月有王山人者請謁公問所能曰善於安冥公初未之奇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仍前垂簾生與公簾外靜伺之俄唱生曰可驗矣視之紙上有八字甚大且有指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生遽請歸不知其所及會昌中累位一品卒于海南六十四云初德裕分司東都聞有僧善知人禍福召問之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德裕甚不樂明日復召之僧且曰慮言之未審請結壇三日又曰公南行之期定矣德裕曰師言以何爲驗僧即指其地此下有石函即命之果得焉然啓之無所覩德裕重之且問南行還乎曰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實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侍御食羊也常記此夢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師遣米壁餉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此矣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果如其言　大中五

年崔鉉輔政欲專任恩白敏中居右會党項數寇邊鉉建言宜遣大臣鎮撫上嚮其言三月乃以敏中爲招討都統制置使冬十月以戶部侍郎魏謩同平章事謩延英謝曰宰相之任自古所難臣無夔契之才而叨夔契之任未知何以佐陛下令兵事休息天下寧靖所切者在建儲貳以爲國之本帝臨御累年嫡嗣未辯中外不敢建言及謩爲相率先啓發物議重之大中六年三月詔蒙州立山縣尉李燁護其父德裕喪歸葬東都從令狐綯之請也德裕既沒一夕見夢綯曰某已謝明時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滈滈曰衛公犯衆怒又崔魏皆仇敵言之可乎既夕又夢如前懼曰衛公精爽尚可畏不言禍將及入中書且爲同列言之遂請于帝夏五月淮南節度使李玨卒　大中七年秋七月初京兆府参軍盧懿爲京尹遣迎館驛左補闕崔瑄赴婚因與懿爭亭相值爭廳懿以官雖卑乃公行略不避瑄遂相牴訶懿下御史按問史曰當服白衫懿曰非國邸不素服又與宰相書以己比孟軻而方瑄錢鳳璫黨與衆皆爲盡力中以懿言涉不恭而宰相崔鉉力庇瑄遂誣奏懿除籍徙嶺南行至洛源驛賜自盡瑄止左遷太常卿至是貶陽翟令十一月以權知刑部侍郎鄭曾爲河南尹崔鉉爲相曾與楊紹復段瓌薛蒙爲鉉耿信凡擇官議事與之參酌時人語曰天乎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曾紹瓌蒙帝聞之題于屏鉉欲引曾爲相而忽除河南尹也一日帝語鉉曰曾去矣除改遂自由否鉉惶恐謝謝　大中八年春正月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姦邪當死自王涯賈餗等無罪詔皆雪其冤九年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即以宰相崔鉉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悰爲太子太傅分司召河東節度使盧鈞爲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邀遊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後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媢賢綯聞言于帝即以鈞同平章事山南西道節度使俄爲東都留守

大中九年十一月以吏部侍郎柳仲郢爲兵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時德裕既貶死家無祿不自振仲郢德裕厚善乃取其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令狐綯持不可乃移書開諭綯綯悟從之　大中十年六月吏部尚書李景讓初與蘇滌裴夷直善二人皆爲李宗閔楊嗣復所擯故景讓在會昌時抑厭不遷上既銜穆宗舊怨至是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文武三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是使陛下不得親事七

廟宜遷四主還代宗以下主復入廟以正昭穆事下百官議不決而止景讓始以方毅稱由是德望稍衰　大中十一年二月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魏謩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謩鄭公後也。爲相議事上前它相或委曲規諷謩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爲令狐綯所忌出之。　大中十二年。宰相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爲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上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爲鄰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見其謝上表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爲百姓害故欲一一見之訪問其所施設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初李商隱擢進士第綯獎舉甚力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記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嗤商隱以爲詭薄無行共排笮之茂元死來游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商隱從之三年乃歸亞亦德裕所善綯以忘家恩放利苟合謝不通久之復干綯補太學博士　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崩懿宗即位始畢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徙昭義河東凡

三鎮不得還誠思以有結絢至大原求嶷妹盛飾使獻絢曰太原於我無永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大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以終令狐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人號曰白衣宰相至是言事者競攻其短十二月乃以綯充河中節度使以前荊南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敏中同平章事初鄭畋父亞爲李德裕所推引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李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吏帥鎮幕府至是綯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唐語林宣宗在藩邸時爲武宗所薄將中害者非一一日宣召打毬欲圖之中官奏瘡痍遍體腥穢不可近上命舁置殿下果如所奏遂釋之武宗常夢爲虎所逐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宣宗即位本命在寅於屬爲虎中朝故事宣宗即憲皇少子也皇昆即穆宗也穆宗敬宗之後文宗武宗相次即位宣皇皆叔父也武宗初登極深忌焉一日會鞠於禁苑間武宗召上遥覩瞬目於中官仇士良躍馬向前曰適有旨王可下馬士良命中官輿出軍中奏曰落馬已不救矣尋請爲僧遊行江表間會昌末中人請還京遂即位習學記言舊史稱宣宗帝道皇猷始終無缺雖漢之文景亦不能過也惜乎簡籍遺落十無三四吮墨揮翰有所慊然而新史謂其以察爲明無復仁恩之意蓋自是之後唐遂衰亡不復能振故也然舊史言寶曆已來中人擅權事多假借京師豪右大攘窮民洎大中臨馭一之日權豪斂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閽寺讋氣由是刑政不濫賢能効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然則新舊史相去百餘年舊史所褒者皆實美而新史所貶者乃虛意也若謂唐自此衰以爲宣宗之過則又不然宣王之後有幽王十餘年周遽亡豈必以此咎宣王乎夫方鎮宦官爲唐必壞之疾至是既不可爲則爲人主者能斂衽恭己精於聽察使小權小政不至甚撓不貽民害以了目前若是而已新史以大者責之論則善矣余亦未知其所處也宣宗鄭后事新史記其爲宣宗不禮欲自殞是夕暴崩及毆禮官王皥白敏中周墀皆語怒甚詳而舊史乃言宣宗即后之諸子恩禮愈異於前朝無一語類新史豈唐叙史文所諱遂承用之耶晁無咎濟北集宣宗諱盤遊之實而駕將幸華清宮兩省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真聖廟貌未嘗修謁云云蓋崇禮敬之心非以般遊爲事已允來請華清之幸能緣而輟亦足善也諱般遊之實託禮故之名詔令人主所以信四海也自文非矣若出一時代言者之口非設

剃狀。孫甫唐史記論十三年八月壬辰帝崩于大明宮以鄆王溫爲太子帝初鍾愛夔王滋又以鄆居長故久不立儲貳宰相裴休請曰有何貯畫休素蓄立儲之意乃頓首以諫帝曰若立太子使是閑人休不敢盡言及大漸內樞密使王歸長等方患之矯詔出宗實爲淮南監軍使宗實悟且至寢殿帝已崩叱左右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論曰宣宗久居藩邸頗知時事故在位十三年而儉德以恤人隱謹法令以肅臣下愚李宗室謹重宰相至微行以察臥士得失者以請大臣章疏試好德之者矣然知爲人君之小節而不知其大體懿安太后嫡母也不能盡禮事之反致暴崩爲世所疑李德裕有濟時之才不能容而逐之令狐綯功德無聞復容子納賄有害時政至趣宰朝綠臣疏綯之罪曰大中成福又欲行於今日則當時事可知也其河湟歸嘆表夏雖安乃承武宗用德裕之後威令已盛而然備不然宣宗用敏中輩於時何所經畫哉至夔次子不定儲位裴休奏請帝曰若立太子使是閑人此尤昧人君大體也卒至內臣中立嗣君幾至於亂是宣宗臣臣爲善上於小節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

永樂大典

卷七一五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繼芳
圈點監生臣蘇泰
臣陳子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十九　十八陽

唐

莊宗六

資治通鑑（胡三省注）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諱存勗。晉王克用長子也。其先本號朱邪。出於西突厥。處月別部居沙陀磧。自號沙陀。而以朱邪為姓。至執宜歸唐。執宜子赤心有功於唐。賜姓名李國昌。編於屬籍。克用赤心之子也。五代會要曰。執宜沙陀府都督。拔野古之六代孫。歐陽史曰。拔野古。朱邪同時人。非其始祖。同光元年。是年四月始即位改元。）春二月。晉王下教置百官。於四鎮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為相。（四鎮。河東。魏博。易定。鎮冀。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為之首。質固辭。（盧質後為晉王請業。又能辭相位於惟新之朝。是必有見也。）請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為之。王即召革程拜行臺左右丞相。（考異曰。薛史作盧澄。今從實錄。莊宗列傳。）以質為禮部尚書。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協等冊命吳越王鏐為吳越國王。丁卯。鏐始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稱。尺證翻。）謂所居曰宮殿。府署曰朝廷。教令下統內曰制敕。將吏皆稱臣。（將。即亮翻。）惟不改元。表疏稱吳越國而不言軍。（以建國不肯復稱鎮海鎮東軍節度。）以清海節度使兼侍中傳瓘為鎮海鎮東留後。總軍府事。置百官。有丞相侍郎郎中員外郎客省等使。（使。疏吏翻。）考異曰。十國紀年。鏐功臣諸子領節制。皆署而後請命。居室服御。窮極侈靡。末年荒恣尤甚。錢氏據兩浙逾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眾。賦斂苛暴。雞魚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每笞一人。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先唱一簿。以所負多少為數。笞已。次吏復唱而笞之。盡諸簿乃止。少者猶笞數十。多者至五百餘。訖于國除。人苦其政。吳越備史稱鏐節儉。衣衾用紬布。常膳惟瓷器。寢帳壞。文穆夫人欲易以青繒。鏐不許。嘗歲除夜。會子孫鼓琴。未數曲。止之曰。聞者以我為長夜之飲。遂罷。錢易家話稱鏐公宴不喜長截衣。必三襴然後易。劉恕以為錢元瓘子佐撰吳越備史。備史遺事。忠懿王勲業志。戊申英政錄。弘倧子易撰家話。俶子惟演撰錢氏慶系圖譜。家王故事。秦國王貢奉錄。吳越五王行事。大實尤多虛美。隱惡甚於它國。按錢鏐起於貧賤。知民疾苦。必不至窮極侈靡。其署汏暴斂之事。蓋其子孫所為也。今從家話。李繼韜雖受晉王命為安義留後。（事見上卷上年。）終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復。扶又翻。

（閒。古莧翻。）曰。昔朝無人（朝。直遙翻。）終為梁所併耳。會晉王置百官。三月。召監軍張居翰（張居翰。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天復中大誅宦者。節度使劉仁恭匿居翰於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禍。梁兵攻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事具兵晉遂取潞州。因以居翰為照義監軍。）節度判官任圜赴魏州（任。音壬。）琢蒙復說繼韜曰（說。式芮翻。）王急召二人。情可知矣。繼韜弟繼遠亦勸繼韜自託於梁。繼韜乃使繼遠詣大梁。請以澤潞為梁臣。梁主大喜。更命安義軍曰匡義（更。工衡翻。）以繼韜為節度使。同平章事。繼韜以二子為質（質。音致。）安義舊將裴約戍澤州。泣諭其眾曰。余事故使逾二紀（故使。謂繼韜父嗣昭也。十二年為一紀。使。疏吏翻。）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謂之捐館。言棄捐館舍而逝也。）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棄君事讎。不惟背君。亦背親之教命。背。蒲妹翻。）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以其驍將董璋為澤州刺史。將兵攻之。繼韜散財募士。堯山人郭威往應募。威使氣殺人。繫獄。繼韜惜其才勇而逸之（郭威事始此。歐史亦載。嘗遊於市。市有屠者。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威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而威自如。為吏所執。繼韜縱使亡去。）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帥。所類翻。）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己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輿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李嗣源時從晉王總兵。使領橫海節。）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曰遂者。見有即位之心。而今遂其事也。）國號大唐。大赦。改元（自唐國號。改天祐年號為同光。）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為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為皇太妃（君子以是知帝之不終。）以豆盧革為門下侍郎。盧程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徐無黨曰。樞密使。唐故事宦者為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任鈞矣。余案唐末兩樞密與兩神策中尉號為四貴。其職非甚微也。特專用宦者為之耳。項安世曰。唐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則樞密之要。掌相主之末。始它付。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盧質馮道為翰林學士。張憲為工部侍郎租庸使（宋白曰。租庸使自天寶三年韋堅始。）又以義武掌書記李德休為御史中丞。德休。絳之孫也（李絳相唐憲宗。有直聲。）詔盧程詣晉陽冊太后太妃。初。太妃無子。性賢。不妬忌。太后為武皇侍姬。太妃常勸武皇善待之（晉王克用。謚武皇帝。）太后亦自謙退。由是相得甚歡。及受冊。太妃詣太后宮賀。有喜色。太后忸怩不

自安（忸。女六翻。怩。女夷翻。）太妃曰。願吾兒享國久長。吾輩獲沒于地。園陵有主。餘何足言。因相向歔欷（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豆盧革盧程皆輕淺無它能。上以其衣冠之緒。霸府元僚。故用之（按歐史。豆盧為世名族。革父瓚。唐舒州刺史。唐末之亂。革避地中山。為王處直判官。盧程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唐昭宗時舉進士。為鹽鐵出使巡官。唐末避亂。變服為道士。遊燕趙間。豆盧革為義武節度判官。盧汝弼為河東節度副使。二人皆故唐名族。與程門地相等。因共薦為河東節度推官。帝謀擇相。而唐公卿故家遭亂喪亡且盡。盧汝弼蘇循已死。盧質又辭。故用革程。興王之君。命相如此。天下事可知矣。胡寅嘗見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未濟也。以為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國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泥褰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相。以其君皆常人也。）初。李紹宏為中門使。郭崇韜副之。至是自幽州召還（梁貞明五年。李紹宏出幽州。事見上卷。）崇韜惡其舊人位在己上（惡。烏路翻。）乃薦張居翰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紹宏由是恨之（唐制。宣徽事在樞密使之下。且權任不及遠甚。）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政皆崇韜掌之。支度務使孔謙自謂才能勤効。應為租庸使。眾議以謙人微地寒。不當遽總重任（孔謙。魏州孔目吏也。晉王得魏州。以為支度務使。）故崇韜薦張憲。以謙副之。謙亦不悅。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薛居正五代史。晉王即位。升魏州為東京興唐府。改元城為興唐縣。貴鄉為廣晉縣。）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為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為太原尹。充西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為工部尚書。兼真定尹。充北京副留守（京當作都。）皇子繼岌為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衛事（按後唐洛陽有西宮興聖宮。此時未得洛陽。當以魏州府舍為興聖宮。宋白曰。唐莊宗即位於魏州。宰相豆盧革因進擬為興聖宮。以皇子繼岌為興聖宮使。）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十三節度。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五十州。魏。博。貝。澶。相。鄆。洛。磁。鎮。冀。深。趙。

（祁定滄景德贏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忻代嵐石憲麟府并汾慈隰澤潞沁遼凡五十州而昭義領澤潞二州已附于梁止有十二節度四十八州耳）閏月追尊皇曾祖執宜曰懿祖昭烈皇帝祖國昌曰獻祖文皇帝考晉王曰太祖武皇帝立宗廟於晉陽以高祖太宗懿宗昭宗洎懿祖以下為七室（唐廟四親廟三）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時契丹屢入寇鈔掠饋運（鈔楚交翻）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内叛人情岌岌以為梁未可取帝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戴思遠屯楊村事始上卷梁貞明五年先悉薦翻）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燕音煙姓也顒魚容翻）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顒皆失衆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懸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鄆州本東平郡）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慙（事見二百七十卷梁貞明四年）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壬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鄆州比及楊劉（趣七喻翻比必利翻按九域志鄆州東阿縣有楊劉鎮臨河津東阿東南至鄆州六十里以下文夜度河觀之則李嗣源之兵自德勝北城而東循河北岸而行至楊劉度口）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度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此自楊劉取徑道至鄆州城下不經東阿縣治所）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興唐（簹都郎翻唐於魏州置興唐府）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歐史職方考梁置宣化軍於鄧州）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詰去吉翻趣讀曰促）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内靴中入見梁主曰（見賢遍翻）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敬翔以王彥章一時健將而取之耳觀其用兵無遠略烏足以救梁之亡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

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憤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廣韻唐突作㨶突又作搪突唐盪也義同也史言晉王善於料王彥章不善於用人守德勝）守殷王幼時所役蒼頭也（歐史曰朱守殷少事帝為奴名曰會兒常讀書會兒常侍左右）又遣使遺吳王書（遺唯季翻）告以已克鄆州請同舉兵擊梁五月使者至吳徐溫欲持兩端將舟師循海而北助其勝者嚴可求曰若梁人邀我登陸為援何以拒之溫乃止　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自大梁出師拒晉三日不能至河上故笑其言）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一十里）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楊村順流趨德勝水程十八里耳鞴蒲拜翻韋囊也所以吹火）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更工衡翻趨七喻翻）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時受命適三日矣（胡寅管見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斲喪唐室為有功耳真盜賊之指嗾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昧遠慮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古顛闕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彥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彥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為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彥章固善鬭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彥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彥章則彥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為名耳其本根血脉非出於惜怛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為奇盛於奇正之形質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為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潘張二姓同居一村因以為名店都念翻崔豹古今注曰店所以置貨鬻物也有姓景者先嘗設店於其地因以為名凡此皆河津之要晉人立寨守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焦彥賓急趣楊劉（趣七喻翻）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為栰（栰音伐大曰栰小曰桴）載兵械浮河

東下助楊劉守備，徙其芻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比，必寐翻。）殆亡士卒之半。（此謂自德勝浮河東下之士卒也。）己巳，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艦，戶黯翻。艘，蘇遭翻。）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在澶州，距楊劉數二百里。）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塹壘重複，嚴不可入。（重，直龍翻。）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茍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詗，古永翻，又翾正翻。）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令，力經翻。挑，徒了翻。）茍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歐史曰：康延孝，代北人，為太原軍卒，有罪，亡命奔梁。）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度河築城，晝夜不息。（馬家口，所謂博州東岸也。郭崇韜自楊劉夜發，倍道而行，恐梁人知之故也。）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勞士卒，以身先之，（先，悉薦翻。）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歛艦，帝艤舟將度。（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斷，丁管翻。紲，息列翻，索也。艤，魚倚翻，亦作檥。漢書音義：整舟向岸曰檥。）彥章解圍，退保鄒家口。（鄒家口、麻家口、馬家口、鄒家口，皆濱河津渡之口，亦因其土人所居之姓以為地名。）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帝不誅朱守殷，以成絳霄殿之禍。）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鄒家口，復趨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南。（奕，補遇翻。春秋晉宋曹衛同盟于清丘，杜預注：今在濮陽縣東南。此因古地名以名驛也。）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段凝聞清丘驛之敗，以

為唐兵已自上流度河，適汴，而彥章等方與唐相持於下流，責其深入鄆州之境，無救於大梁之危也。史言段凝內有所恃而陵主帥。數，所具翻。）乙卯，蜀侍中魏王宗佩卒。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栰焚其連艦。（連艦，即列於河流以斷援兵者。）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鄒家口，己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暍，於歇翻，傷暑而死也。）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鍋，古禾翻，釜也。王彥章擒晉人之不備，取勝於一時，持久則敗矣。使梁能終用之，亦未必成功。）楊劉比至圍解，（比，必利翻。）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沮撓之。（沮，在呂翻。撓，奴教翻。）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考異曰：歐陽史云：末帝罷彥章，以段凝為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敗之迹，嚴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今從實錄。）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矣。（勞，力到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程以私事干興唐府，府吏不能應，鞭吏背。光祿卿兼興唐少尹任圜，圜之弟，帝之從姊壻也，（從，才用翻。）詣程訴之。程罵曰：公何等蟲豸，欲倚婦力邪！（豸，丈爾翻。爾雅曰：有足曰蟲，無足曰豸。）圜訴於帝，帝怒曰：朕誤相此癡物，（相，息亮翻。）乃敢辱吾九卿！欲賜自盡。盧質力救之，乃貶右庶子。　裴約遣間使告急於帝，帝曰：吾兄不幸生此梟獍，（李嗣昭，義兒也，以齒於帝為兄。獍，讀如鏡。）裴約獨能知逆順。顧謂北京內牙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紹斌曰：澤州彈丸之地，朕無所用，（彈丸之地，言其小也。自并路窺懷洛，則澤州為要地。帝志在自東平取大梁，故云然。彈，徒旦翻。）卿為我取裴約以來。（為，于偽翻。）八月壬申，紹斌將甲士五千救之，未至，城已陷，約死。帝深惜之。　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濮，博木翻。）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監，古銜翻。考異曰：歐陽史以為太祖時事。挾晉人取魏博，然後與梁以河為境，故常以大兵守之。太祖時未也。號使當時曾也軍河上，亦未繫社稷之安危也。況太祖時振言德計從，均王時始疏斥。此必均王時事也。既不知其的在何時，故因凝任招討使而見之。

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主是疑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詢詢（是為予偽翻詢許拱翻又音凶義與洶洶同）恐貽國家深憂（張宗奭此言必欲翔孝欲借其重以覺寤梁主）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言國勢之危已如此也）陛下豈可尚不留意耶梁主皆不聽（為段凝誤梁張本）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村自高陵津濟河（新唐書地理志澶州臨黃縣東南有盧津關一名高陵津王村亦以土人王氏聚居之地為名將即亮翻）剽掠澶州諸縣至于頓丘（剽匹妙翻澶時連翻）梁主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庚寅帝引兵屯朝城（宋白曰朝城縣屬魏州本漢東武陽郡其後為縣唐武后改為武聖開元七年改為朝城九域志朝城縣在魏州東南八十里）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奔（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帝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屏必郢翻又畢正翻）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朝直遙翻少詩沼翻下同）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如溫昭圖以納賂而得名藩段凝以納賂而得大將之類）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斂力贍翻又上聲行戶剛翻）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如張漢傑監王彥章軍之類帥所類翻）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陝失冉翻趣七喻翻）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相息亮翻）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康延孝之計與李嗣源郭崇韜所見略同帥讀曰率）帝大悅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唐末之遷洛也保寧殿為文思殿蜀蓋襲唐殿名）內皇城使潘在迎（考異曰在迎先為內皇城使敗雅州蜀主北巡為馬步使今不知何官故且稱其舊官）武勇軍使顧在珣為狎客陪侍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唱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史言蜀主有陳後主之風豔以贍翻和戶卧翻嘲陟交翻謔迄卻翻俚音里褻息列

翻樂音洛）在珣彥朗之子也（顧彥朗唐昭宗時帥東川）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斷丁亂翻）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鍇庾傳素等（鍇口駭翻）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陳三閣見一百七十六卷長城公至德二年）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蒲禹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重陽九月九日也九陽數也九月而又九日故曰重陽重直龍翻按路振九國志蜀主乾德元年改龍躍池為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酒悲（間古莧翻人有醉後而涕泣者俗謂之酒悲好呼到翻）因諧笑而罷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魏州臨河縣南也隋志開皇六年置臨河縣新唐書地理志貞觀十七年省澶水縣入焉澶水即澶淵避高祖諱更淵為水臨河澶淵其地蓋相近也宋白曰臨河縣本東黎縣魏孝昌中分汲郡置黎陽郡領黎陽東黎頓丘三縣此即東黎也隋開皇五年置臨河縣九域志臨河縣在澶州西六十里）澶西相南日有寇掠（澶州之西相州之南也）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喪息浪翻斂力贍翻積子賜翻又如字）澤潞未下盧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此即言梁龍德二年契丹入鎮定境）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即康延孝之言）帝深以為憂（蜀實管見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蓋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宦者之讒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判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伶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亡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無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還鄴國夫人及皇子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梁取衛州見上卷上年貞明二年晉盡取河北獨黎陽為梁守）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

餘年（梁太祖開平二年帝嗣晉王位始戰于夾寨至是年凡在兵間十七年柳側瑟翻）其志欲以雪家國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畫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誰為于偽翻）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度徒洛翻）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段凝自酸棗決河注鄆州以限唐兵從從為水）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復扶又翻）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根本自虛為敵所窺所謂實戰輕陵未有不敗亡者也降戶江翻下同）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汶水過鄆城南春秋以鄆讙龜陰為汶陽之田是也汶音問）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敗（補邁翻考異曰薛史作遞公鎮今從實錄）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舊唐書地理志鄆州中都縣漢平陸縣舊治殷容城在今治西三十九里天寶元年改為中都縣移於今治九域志中都縣在鄆州東南六十里近世改中都為汶上縣殷容城宋白續通典作致密城）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己巳命將士悉遣其家屬歸興唐（自朝城行營遣歸魏州）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史言帝此行非有廟勝之筭胡寅管見經營大業者必得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兖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今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決策搗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夫得則為王失則為虜者一何戾哉漢唐之初其君臣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為虜之道雖曹操劉備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為人所虜若夫事敗成擒者其人可知矣又安得為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衆以爭天下意誠何為將以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時劉駮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豪傑之所為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忘之慮則過矣）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帝以魏州為東京興唐府）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敗補邁翻）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少頃謂少頃刻之間）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據薛史夏魯奇嘗事梁祖與彥章素善故識其語音紹奇魯奇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躓（刺七亦翻重直隴翻躓陟利翻）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監古銜翻）曹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族子也（劉知俊自梁降岐自岐降蜀為蜀所殺）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兖州（將即亮翻九域志中都東南至兖州九十里）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創初良翻）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分扶問翻）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復扶又翻）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佶其吉翻）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嗣源曰（屬之欲翻）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嚮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嚮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于海（傅讀曰附）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即謂段凝所決護駕水）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陳讀曰陣）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離力智翻）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帥讀曰率趣七喻翻）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舁音余又羊茹翻）遣中使問彥

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爲用遽斬之（今汶上縣有王彥章墓及祠）丁丑至曹州（九域志曹州西南至大梁二百四十餘里）梁守將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祚盡矣召群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爲懟（懟直類翻怨也）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殆將三紀（梁太祖鎮宣武敬翔即爲幕賓以至爲相迄于梁亡故自言受恩殆將三紀以此觀之則知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史言翔在幕府三十餘年誤也）名爲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門生故吏下至僮奴呼主人之子皆曰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事見上）小人朋比（朋比謂趙張也比毗至翻）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言段凝之兵欲還救大梁爲決河之水所限其道回遠）臣欲請陛下出避狄陛下必不聽從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爲陛下計者（張良陳平以智輔漢高祖定天下後之言智者率稱之爲于偽翻）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

馬傷足（九域志大梁北至滑州二百里此注與前注王彥章三日破賊事大梁至滑州有十里之差蓋九域志於大梁注及滑州注其道里遠近自有微差者今不敢輕改因兩存之中間若此類頗多）復限水不能進（復扶又翻）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帥讀曰率）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誨全昱之子也性穎悟人心多向之（陝失冉翻）或言其誘致禁軍欲爲亂（誘音酉）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並幽于別第（友能友諒見上卷梁龍德元年）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考異曰薛史云友諒友能友誨莊宗入汴同日遇害按中都既敗均王親弟猶疑而殺之況其從弟嘗爲亂者豈得獨存故附於此）梁主登建國樓（大梁宮城南門曰建國門其樓曰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衣於既翻）齎蠟詔促段凝軍（蠟詔猶蠟書也令出於上故謂之蠟詔）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考異曰莊宗實錄麟作鏻今從莊宗列傳及薛史）凝本非將才（將即亮翻）官由幸進（段凝以其妹得進事見二百六十八卷梁太祖乾化元年）今危窘之際（窘渠隕翻）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爲功難

矣且凝聞彥章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爲陛下盡節乎（爲于偽翻下同爲同）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復扶又翻珏古岳翻紓商居翻緩也難乃旦翻）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俛音免）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臥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九域志大梁西南至許州二百七十五里從才用翻溫韜由趙巖得許州見上卷梁龍德元年）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降戶江翻首式又翻言以事理推之難於迎降而自首也一請降首皆如字言難低頭爲之下也）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斷音短）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剄古頂翻）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胡寅管見曰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而自殺然後合禮援君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交失乎）梁主爲人溫恭約（約上當有儉字句斷）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疎棄敬李舊臣（敬翔李振皆佐梁太祖者）不

用其言以至於亡（唐天祐三年梁受唐禪歲在丁卯至十七年而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丘門在西酸棗門在東梁開平元年改封丘門爲含曜門時人猶以舊門名稱之晉天福三年又改爲宣陽門又汴京圖京城北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梁開平元年改爲乾象門晉天福三年改爲乾明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勞力到翻下勞賜同）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晁無咎雞肋集莊宗許李嗣源共天下自李克用力戰伐與梁爲敵國莊宗能繼其業遂得天下斯亦難矣方莊宗之入汴梁固未滅也會其得意遽思與人共之唐社稷未立天下之定於我未可知而所以許嗣源者已極矣夫狄南氣善於意外一旦之獲而不圖後日無以復加之弊其亡非不幸也帝於此際可謂喜而失節矣宜不能保有天下也）（勝音升）帝命訪求梁主頃之或以其首獻（考異曰實錄帝慘然曰敵惠敵恭不在後嗣朕與梁主十年戰爭恨不生識其面按莊宗漆均王首藏之太社豈有欲全之之理此特虛言耳）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

新君乎。（朔直進翻。下同。）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昏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曙，常恕翻。天明為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以李振為崇政使，故以稱之。）翔歎曰：李振謬為丈夫，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讎，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復，扶又翻。）帝宣敕赦之。趙巖至許州，溫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元微趙巖可為怙權冒貨之戒。）昭圖復名韜。（梁賜溫昭圖名，見二百六十九卷均王貞明元年。）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考異曰：薛史末帝紀云：詔河南尹張全義收葬之。今從實錄。）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帥，讀曰率。勞，力到翻。）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齕，恨沒翻，又下結翻。齧也。抉，於決翻。）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劉崇龜見二百五十三卷唐僖宗廣明元年。從，才用翻。）顗，萬年人。（萬年，唐京兆府赤縣，時復以京兆為西京。）翹，敖之孫。（封敖仕唐，武宣朝入翰林，位至尚書僕射。）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王龜，式之兄也，唐咸通間有名。）段凝、杜晏球上言：（上，時掌翻。）偽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蠹群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撒剌阿撥奔梁，見二百七十卷貞明四年。背，蒲妹翻。）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帝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將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笴上自鏤姓名，（笴，古我翻，又公旱翻。笴，箭莖也。鏤，郎豆翻。）射帝中馬鞍。（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十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譽，音余。）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

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即亮翻。校，戶教翻。更，工衡翻。）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賞其滅梁之功也。）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復其本姓名。）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梁改張全義名，見二百六十六卷。太祖開平元年。）獻幣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繼岌，皇嗣也，豈可兄事梁之舊臣。存紀，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義，又使其弟以兄事全義，唐之家人長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宮又從而父事之，嗜甚矣夫狄之俗，好貨而已，豈知有綱常哉。）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張全義猶不忘梁祖河陽之恩。鏟，初限翻。削其封樹者，隳其山也。胡寅管見述春全忠暴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弒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為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既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為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戴不同之憤，雪塗漢不勝之恥也。列數其罪，誕告多方，發冢斲棺，焚尸而颺之，汙瀦其宮居，夷赫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為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賊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遽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時以鎮州為北京，魏州為東京。）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見，賢遍翻。）納洪鄂行營都統印，（梁命殷為洪鄂行營都統。）上本道將吏籍。（上，時掌翻。）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帝滅梁，避唐廟諱，更名季興。（以獻祖諱國昌也。更，工衡翻。）欲自入朝，梁震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高季昌為梁將，事始見二百六十三卷唐昭宗天復二年。）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徐溫尤嚴可求曰：公前沮吾計，（謂自鄂州遣使會兵條溢欲以舟師浮海北進時也。事見五月。）今將奈何。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吾戲吳也。）唐使稱詔，吳人不受，帝易其書，用敵國之禮，曰大唐皇帝致

書于吳國主。吳人復書稱大吳國主。上大唐皇帝。辭禮如牋表。吳人有告壽州團練使鍾泰章侵市官馬者。徐知誥以吳王之命遣滁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代為壽州團練使。（霍丘。吳之邊邑。徐知誥命王稔以巡邊為名。因代泰章。）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徐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詰之者三。（詰。去吉翻。）皆不對。或問泰章何以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能代之乎。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辨以彰朝廷之失。徐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治。直之翻。）徐溫曰。吾非泰章。已死於張顥之手。（事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今日富貴。安可負之。命知誥為子景通娶其女以解之。（為。于偽翻。）彗星見輿鬼。長丈餘。（輿鬼五星。秦雍州分。彗。祥歲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長。直亮翻。）蜀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玉局化在成都。彭乘記曰。後漢永壽元年。李老君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腳玉牀自地而出。老君昇坐。為道陵說南北斗經。既去而坐隱地中。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道經以二十四化上應二十四氣。玉局其一也。流俗相傳而信奉之。）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徹。敕列翻。）故彗星見。此乃亡國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憂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名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批。蒲結翻。又匹迷翻。反手擊也。）帝失色。群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邪。帝悅。厚賜之。帝嘗畋於中牟。踐民稼。（九域志。中牟縣在大梁西七十里。踐。慈演翻。）中牟令當馬前諫曰。陛下為民父母。柰何毀其所食。使轉死溝壑乎。帝怒。叱去。將殺之。敬新磨追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好。呼到翻。下好采同。）柰何縱民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騁乎。汝罪當死。因請行刑。帝笑而釋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書云。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況使伶人侮弄之哉。）亦反有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無材而干利祿者。何可勝數哉。）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閭閻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間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屏。必郢翻。又卑正翻。）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孔巖常以兄事之。（孔巖當作孔謙。）

壬寅。岐王遣使致書賀帝滅梁。以季父自居。辭禮甚倨。（岐王李茂貞自以與晉王克用在唐並列藩鎮。又各以有功賜姓。附唐屬籍。義猶兄弟。故於帝以季父自居。）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帝與之宴。寵錫無算。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考異曰。實錄。甲辰。議幸洛陽太廟。按梁以汴州為東京。洛陽為西京。莊宗以魏州為東京。太原為西京。真定為北都。及滅梁。廢東京為汴州。以永平軍為西京。而不云以洛陽為何京。若以為東京。則與魏州無以異。諸書但謂之洛京。亦未嘗有詔改梁西京為洛京。至同光三年。始詔依舊以洛京為東都。或者以永平為西京。時即改梁西京為洛京。而史脫其文也。今無可質正。故但謂之洛陽。）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姓名曰李紹琛。廢北都。復為成德軍。（是年四月。於鎮州建北都。）賜宣武節度使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為。于偽翻。）溫韜發唐山陵殆徧。（事見二百六十七卷。梁太祖開平二年。）其罪與朱溫相埒耳。（埒。龍輟翻。等也。）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霈有變渝。非所以示信。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宮掖。必不以既赦為言也。）戊申。中書奏。以國用未充。請量留三省寺監官。餘並停俟。見任者滿二十五月。以次代之。（見任。謂見在官者。見。賢遍翻。）其西班上將軍以下。令樞密院準此。（朝會之序。武官班於西。故曰西班。）從之。人頗咨怨。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事見二百七十卷。貞明三年。）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唐東京亦有太廟。本世來遷常嚴奉。故張全義請上即祀。）南郊。從之。丙辰。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為宣武軍汴州。梁以宋州為宣武軍。詔更名歸德軍。（梁都汴。徙宣武軍額于宋州。更。工衡翻。）詔文武官先詣洛陽。議者以郭崇韜勳臣為宰相。不能知朝廷典故。當用前朝名家以佐之。（朝。直遙翻。下同。）或薦禮部尚書薛廷珪。太子少保李琪。嘗為太祖冊禮使。皆耆宿有文。宜為相。崇韜奏廷珪浮華無相業。琪傾險無士風。尚書左丞趙光胤廉潔方正。自梁末亡。北人皆稱其有宰相器。（三人者皆仕梁。廷珪琪為太祖冊禮使。在唐之時。嘗奉朝命冊梁王者也。）豆盧革薦禮

部侍郎韋說諳練朝章（諳烏含翻）丁巳以光胤為中書侍郎與說並同平章事光胤光逢之弟（趙光逢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元年）說岫之子廷珪逢之子也（薛廷珪唐會昌間有文聲）光胤性輕率喜自矜（喜許記翻）說謹重守常而已趙光逢自梁朝罷相（梁均王貞明元年趙光逢罷相）杜門不交賓客光胤時往見之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　租庸副使孔謙畏張憲公正欲專使務（言欲專租庸使一司事務也使疏吏翻）言於郭崇韜曰東京重地須大臣鎮之非張公不可崇韜即奏以憲為東京副留守知留守事（出張憲守魏州）戊午以豆盧革判租庸兼諸道鹽鐵轉運使謙彌失望　己未加張全義守尚書令高季興守中書令時季興入朝上待之甚厚從容問曰（從千容翻）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之必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上曰善　辛酉復以永平軍大安府為西京京兆府（梁改長安為永平軍見二百六十七卷太祖開平三年改京兆府為大安府見二百六十六卷開平元年）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吳越王鏐以行軍司馬杜建徽為左丞相　壬申詔以汴州宮苑為行宮　以耀州為順義軍延州

為彰武軍鄧州為威勝軍晉州為建雄軍安州為安遠軍（帝既滅梁將改梁所置軍名耳凡諸藩帥未之易也梁改耀州曰崇州改義勝軍為靜勝軍乃岐所置延州唐保塞軍岐為忠義軍鄧州梁為宣化軍晉州梁始為定昌軍後改建寧軍安州梁為宣威軍）自餘藩鎮皆復唐舊名　庚辰御史臺奏朱溫篡逆刪改本朝律令格式（梁改定律令格式事見二百六十七卷開平四年本朝謂前唐也）悉收舊本焚之今臺司及刑部大理寺所用皆偽庭之法聞定州敕庫獨有本朝律令格式具在乞下本道錄進（下戶嫁翻）從之　李繼韜聞上滅梁憂懼不知所為欲北走契丹（走音奏）會有詔徵詣闕繼韜將行其弟繼遠曰兄以反為名何地自容往與不往等耳不若深溝高壘坐食積粟猶不延歲月入朝立死矣或謂繼韜曰先令公有大功於國（先令公謂繼韜父嗣昭嗣昭官中書令故稱之）主上於公季父也（李嗣昭以晉王養兒於上為兄上於繼韜為季父）往必無虞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貲百萬乃與楊氏偕行齎銀四十萬兩它貨稱是大布賂遺伶人宦官爭為之言曰（稱尺證翻遺唯季翻為于偽翻下亦為同）繼韜初無邪謀為姦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復入宮見帝泣請其死（復扶又翻下復賂子復同）以其先人為言又求哀於劉夫人劉夫人

亦為之言及繼韜入見待罪上釋之（見賢遍翻）留月餘屢從遊畋寵待如故皇弟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存渥深詆訶之（繼韜兄弟欲殺存渥事見上卷梁均王龍德二年梁改滑州義成軍為宣義軍帝復唐舊）繼韜心不自安復賂左右求還鎮上不許繼韜潛遣人遺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天子復遣已撫安之事泄辛巳貶登州長史尋斬於天津橋南并其二子遣使斬李繼遠於上黨以李繼達充軍城巡檢召權知軍州事李繼儔詣闕繼儔據有繼韜之室料簡妓妾（料音聊妓渠綺翻）搜校貨財不時即路（即就也）繼達怒曰吾家兄弟父子同時誅死者四人（繼韜及其二子并繼遠為四人）大兄曾無骨肉之情（繼韜兄弟七人繼儔居長故呼為大兄）貪淫如此吾誠羞之無面視人生不如死甲申繼達衰服帥麾下百騎坐戟門呼曰（史炤曰列棨戟於門故曰戟門帥讀曰率衰倉回翻呼火故翻）誰與吾反者因攻牙宅（牙宅即使宅也）斬繼儔節度副使李繼珂聞亂募市人得千餘攻子城繼達知事不濟開東門歸私第（東門潞州牙城東門也）盡殺其妻子將奔契丹出城數里從騎皆散乃自剄（從才用翻剄古頂翻）甲申吳王復遣司農卿洛陽盧蘋來奉使嚴可求豫料帝所問教蘋應對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還言唐主荒于遊畋嗇財拒諫內外皆怨　高季

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伶官謂伶人及宦官也厭於鹽翻）季興忿之帝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棄信虧義沮四海之心（沮在呂翻）非計也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至許州（九域志洛陽東至許州三百一十里）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言此俱失也）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勍渠京翻　考異曰五代史補季興行已決旬莊宗且悔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無何季興至襄州就館而心動謂親吏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出是夜三更向之急詔果至劉訓度其去遠不可及而止王舉天下大定錄亦云莊宗遣使追之不及按季興自疑欲斬關夜遁耳未必莊宗追之也今從薛史）丁酉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梁震所言見上幾居依翻）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以莊宗新得天下故曰新朝朝直遙翻）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為戰守之備（史言帝荒淫驕矜為鄰敵及姦雄所窺胡寅

（嘗見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爲善。禹以不矜伐滿假故歟。漢高大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亭長爲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日。然猶曰令臣所就孰與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服楚還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苟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然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不如是者善歟。而爲之。斯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水之下。沛然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後是已。夫九五尊位。非難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蔕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敝屣之喻也。莊宗十年戰爭。屢濱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圖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令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爲藩鎮所窺。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請之於後。嚴可求吾寔知之於數十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已深省於

身。凡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樂饌藏。則不以出諸房閫。何爲而爲也。求其所以爲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者爲之事也。）

史炤釋文豆盧革（豆盧複姓）鏐（力幽切）琢（竹角切）閑之（閑。迹也）爲質（結信也）忸怩（慚恧也）歔欷（欷息貌）巖岌（魚及切）鈔掠（上楚教切。下離灼切。劫人財物也）鄆（音運）內靴（內讀曰納。靴。許茹切。履也）唐突（陀骨切。觸也。其字或从手）更衣（改也）鏁（蘇果切。銀鐺也）撤（直列切。去也）栰（房越切。音栰）詗（知處告言之）樓櫓（郎古切。城上守禦望樓也）鍋（鑪溫器）沮撓（沮。壞而撓之也）紹蜮（悉中切）詾詾（喧擾之意）行五（列也）在珣（須倫切）詼嘲（上枯回切。謔戲）謔浪（戲也。詩曰。謔浪笑傲）汶水（文運切。水出兗州萊蕪縣）遞坊鎮（遞。特計切。地名）猜（巴貞切。手屬。或作絲）馬蹟（說文。踏也）捍將（資良切。扶助也）嚮（許亮切）舁（共舉）縊（於賜切。經也）晏球（音求）抉（挑也）顏（語姦切）伶官（郎丁切。樂工）銍（說文。鎌也）彗星（徐其切。又音歲。妖星）頰（古叶切。面骨也）搢紳（音晉。插笏而垂紳也）甚倨（居御切。傲也）譖（說文。愬也）從容（猶休燕也）稱是（等是）詆訶（上丁禮切。下虎何切。詆皆而訶責也）戟門（几劇切。殺戟也。立於門外）剄（斷也）嗇財（所力切。愛惜也）無厭（不足也）

胡三省辨誤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王彥章引兵踰汶。將攻鄆州。（史炤釋文曰。汶水出兗州萊蕪縣。余按汶水發源於萊蕪縣原山西南流。過鄆州中都縣東北。中都今爲汶上縣。距鄆州九十餘里。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其地在中都東北。不在萊蕪。）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史炤釋文曰。舁。羊諸切。共舉。余按以車載人。前挽後推。亦謂之舁。其義固不專於共舉也。）高季興入朝。上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史炤釋文曰。從容。休燕也。余按朝廷之儀。君臨之以莊。臣承之以敬。若從容稱間。則氣象安舒。上下之情。親密無間。上則不峻。下則不陵。不迫不遽。是所謂從容也。何必休燕。然後爲從容哉。）趙完璧源要義武（易定軍也）清海（廣州軍也）傳瓘（音貫。鏐子之名）更命（更。平聲）二紀（十二年曰一紀）柩（音舊。尸在棺曰柩）驍（音澆。健也）纂（音纂。廣韻）契丹（契。音喫）郭崇韜（莊宗謀臣）橫海（滄州軍也）盧龍（幽州軍也）絳（憲宗時相）度（音大各反）高祖（唐高祖）洎（音其冀反。及也）饋（音匱。餉也）岌岌（孟子萬章篇上曰。天下殆哉。岌岌乎。趙岐注云。岌岌。不安貌）天平（鄆曹濮軍也）胡柳（後梁貞明四年末。大戰於胡柳陂。晉偏師敗。或言王已北渡河。李嗣源亦北渡。續聞王戰復勝。嗣源復來見王。王不悅。嗣源頓首謝罪。王賜大鍾酒以罰之。然

自是待嗣源稍薄）李從珂（音戈何反。嗣源養子）詰讓（問也。讓。責也）內（古文納字）自經（縊也）澶（音禪）王鐵槍（案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末云。書張王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槍。皆重百斤。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槍）嚴可求（吳之謀臣）巨（大也）冶者（冶。音也。鑄工也）趨（嚮也）楊劉（城名）鎮使（音所吏反）械（音胡械反。器械）芻（音測隅反。草也）耗（音呼到反。散也）艦（戰船）艘（船之總名）亘（音古鄧反。竟也）畋（音田。取禽獸也）重複（音福）詗（顏師古曰。有所候伺也）薄（迫也）臨漳（縣名）扼（音厄。捉持）呼（叶也）叱（音呂果反。訶也）斷紲（繫艦索也）覆（音芳福反。敗也）遊奕將（奕。音亦）抵（音底。至也）趙張（趙巖。張漢傑等）[illegible]（春同）伺（音四。候也）微卿（微。無也。非也）從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梟獍（上音澆）賂（音路。贈遺）爭（女發）奭（音釋）捍（音翰。衛也）貽（音遺。留也）剽（劫也）屏（音餅）懦（音軟。又乃亂反。弱也）宮掖（音亦。掖庭也。宮掖指后妃）行伍（士卒五人爲伍）虢（音古伯反）球（音求）陪（音排。厠也）陳後主三閣圖（案陳後主至德二年冬。云是歲。上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其總牖壁帶懸楣欄檻。皆以沈檀爲之。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瑰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其下積

石為山引冰為池雜植奇花異卉上自居臨春閣後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酣音胡甘反中酒也諧音駭訞揩也漢東方朔傳云為揩揺注云揩者和韻之言郁音於六反盧文進王揩易衛州晉大衛州雪狀也雛秘詢音荀問也冀望也潰音胡對反逃散諺音彥俗言汶出兗州萊蕪縣中都禮記使禮注云天子嘗為會中都軍夔音魚反夂訣音決別也東京集四月云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李紹奇本姓夏名魯奇後梁貞明元年七月嘗救莊宗於陳中賜姓名曰李紹奇彬音悲巾反亞子莊宗小名傳其創史記佞幸傳云傳脂粉創音瘡懲勸也東傳近也阻決河集八月云梁於滑州決河東注以隙居兵機音條所以刺船也又音條中使宦者三紀說文曰十二年曰紀朋比阿黨也避狄音周太王避狄遷于岐山之陽晉王本西突厥故云格攢音贊又才旱反全昱音育太祖長兄穎悟穎脫警悟劉第第宅也衣着也野服田家之服窘迫也俛一音俯低首也頸首居郢反項也温許州温昭圖也世雛梁唐僖宗中和四年四月黃巢逼大梁朱全忠告急於李克用克用引兵擊巢走之全忠固請克用入城館於上源驛克用乘酒使氣全忠怒發兵圍驛攻之煙火四合會大雨克用縋城

得出昭宗天復元年二年全忠遣將兩攻圍太原克用甚窘幾不能軍欲曰世雛賣我邪謂今不我救意欲主與敵以求官寵剄自刎趙張趙巖張漢傑等敬李敬翔李振皆朱温謀臣也滌音蕩除洗也崇政乾化二年九月以李振兒崇政院使韜音條函之函音咸匱也封翹音祈竟反姓名懌音亦沂音魚依反萬年縣名蠹音妒蠹食木也背棄也豆盧革莊宗宰相成德臣冀深趙軍也猷音由亦謀也斷音卓削也天平鄆曹濮軍也北京莊宗此年四月以鎮州為真定府北京以皇子繼岌為留守尤嚴可求尤過也怨也沮音才呂反沮壞柰何如何滁音除黜音丑律反黜下也張顥音浩彗星見輿鬼輿鬼秦前漢天文志云輿鬼鬼祠事中白者為質晉灼曰輿鬼五星其中白者為質禳音穰除殃祭也狷音絹押反急也秦軍淮兗軍也傅音付愕音五各反驚也中牟縣名吡音呂桑反可也嫉音疾屏除也慝音忒惡也岐音者秉友謙朱温假子也錫賜也琛音丑林反寶也入汴延孝謀也宣武汴宋軍也沖音蟲温韜發唐山陵殆徧梁開平二年冬云華原賊帥温韜衆掠雍州諸縣唐之諸陵發之殆徧三省中書尚書門下琪音其太祖帝冬章說讀曰悅喜好也杜塞也永平軍後梁太祖開平三年三月改長安為永平軍

鏐音謬光令公李嗣昭也梁末龍德二年四月王彥無虞虞度也賂遣賂音路遣去聲下又遣同義成唐德宗貞元元年春以鄭滑等州為義成軍後梁改為宣義上十二月藩鎮皆復舊名盧音擄冀望也繼儔嗣昭長子曾音增則也衰服喪服也珂音丘何反募音慕廣招也子臧即君城也嬪音頻樂獻李興朝在月戊戌羈音飢馬絡頭繫聯之言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涿州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陝失冉翻監古銜翻將即亮翻孔謙復言於郭崇韜曰首座相公萬機事繁居第且遠復扶又翻豆盧革時為首相故稱之為首座相公租庸簿書多留滯宜更圖之謂改用人為租庸使孔謙意欲自得之也更工衡翻豆盧革嘗以手書便省庫錢數十萬今俗謂借錢為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時租庸錢皆入省庫謙以手書示崇韜崇韜微以諷革革懼奏請崇韜專判租庸崇韜固辭上曰然則誰可者崇韜曰孔謙雖久典金穀自帝得魏博孔謙即為支度務使若遽委大任恐不叶物望請復用張憲帝即命召之謙彌失望謙自去年四月帝即位之初即望為租庸使事見上卷岐王聞帝入洛內不自安聞帝自大梁入洛懼移兵西戎也遣其子行軍司馬彰義節度使兼侍中繼曮入貢李繼曮以鳳翔行軍司馬領涇州節始上表稱臣帝以其前朝耆舊與太祖比肩前朝謂唐僖昭之朝帝即位追尊考晉王克用曰武皇帝廟號太祖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特加優禮每賜詔但稱岐王而不名庚戌加繼曮中書令遣還曮魚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唐末誅宦官其有逃匿者散投外鎮及為私家所養畜許玉翻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唐昭宗天復三年誅宦官以士人為內諸司使時所存者九使而已至梁有客省使改小馬坊使為天驥使飛龍使莊宅使儀鸞使文思使五坊使如京使尚食使改御食使為司膳使洛苑使教坊使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內園栽接使弓箭庫使又內皇牆使武備庫使引進使左藏庫使閑廄使宮苑使翰林使大和庫使豐德庫使乾文院使後唐雖不用梁制而復唐之舊內諸司使其官亦多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為後諸藩鎮乘變殺監軍張本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

師命秦寧節度使李紹欽津州刺史董璋戍丸橋李繼曮見唐甲兵之盛歸語（牛倨翻）岐王岐王益懼癸丑表請正藩臣之禮優詔不許孔謙惡張憲之來（時自魏召張憲復為租庸使憲方正故謙惡其來惡烏路翻）言於豆盧革曰錢穀細事一健吏可辦耳魏都根本之地顧不重乎興唐尹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必不得已使之居朝廷衆人輔之猶愈於專委方面也革為之言於崇韜（為于偽翻）崇韜乃奏留張憲於東京甲寅以正言為租庸使正言昏懦謙利其易制故也（易以豉翻）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新州陷見二百六十九卷梁均王貞明三年）戊午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並隸租庸使（租庸使之權愈重矣）上遣皇弟存渥皇子繼岌迎太后太妃於晉陽太妃曰陵廟在此若相與俱行歲時何人奉祀遂留不來（帝即位尊曾祖執宜廟號懿祖陵曰永興國昌廟號獻祖陵曰長寧克用廟號太祖陵曰建極三陵皆在代州鴈門縣親廟在晉陽太妃之不來夫豈專陵廟之為其心固有所見也且其辭義甚正為太后太妃俱以憂成疾張本）太后至庚申上出迎於河陽辛酉從太后入洛陽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孔謙欲聚斂以求媚（斂力贍翻）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蠲圭淵翻除也復扶又翻）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遺唯季翻）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郭崇韜為樞密使加侍中領成德節樞密使天下事無所不關侍中三省長官又領節鎮故言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偽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為于偽翻郭崇韜受饋遺未足以安藩鎮疑懼之心乃所以成其主好貨之惡）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勞力到翻先悉薦翻）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供居用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積子賜翻又如字）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李繼韜父嗣昭從晉王克用起於晉陽故私第在焉繼韜以反誅其家貲沒官）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為後諸軍離叛張本胡寅曰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為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

蓄私財及中官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賚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啟莊宗構斂則此舉為多矣凡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郊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别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為詞說德宗瓊林大盈乃其著者與漢靈西園何異莊宗之宦官非為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為常此固明君賢相所當革也）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請榷安邑解縣鹽每季輸省課（每三月一輸鹽課於省也榷古岳翻解戶買翻）己卯以繼麟充制置兩池榷鹽使辛巳進岐王爵為秦王（考異曰茂貞改封秦王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壬寅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自後皆稱秦王至二年辛巳制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恐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通鑑考異正本在二年正月岐王上表稱臣之下今移寘於此）仍不名不拜郭崇韜知李紹宏怏怏乃置內句使掌句三司財賦以紹宏為之冀弭其意而紹宏終不悅（李紹宏恨郭崇韜見上卷元年句音鉤）徒使州縣增移報之煩（按薛史云同光元年十一月以李紹宏兼內句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自是州縣供帳煩費議者非之與此有數月之差）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倖人主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僥求多所摧抑（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僥堅堯翻）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腕烏貫翻）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說讀曰悅華戶化翻）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譜博古翻籍錄也諜徒協翻諜郊祀歌按圖按諜蘇林注曰諜譜第也汾陽王謂郭子儀也）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從才用翻）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甄別流品（處昌呂翻別彼列翻）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嗤丑之翻笑也）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先悉薦翻）而有正妃韓夫人在（歐史曰莊宗正室曰衛國夫人韓氏其次曰燕國夫人伊氏次魏國夫人劉氏）太后素惡劉夫人（按歐史劉氏為袁建豐所得入之太后宮教以吹笙歌舞莊宗悅之太后以賜莊宗然而惡之者以其所出微而妒悍也）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說式芮翻）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

矣。崇韜從之。（胡寅管見。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過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為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旨宗郡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禍。向也力求避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為持祿遂邪之戒哉）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郭崇韜以是求自全。乃所以自禍也。為殺郭崇韜張本。帥。讀曰率。下同。）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薪蘇果茹皆販鬻之。（樵木為薪。採草為蘇。果。蓏也。茹。菜也。）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上。時掌反。）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施。式豉翻。）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教與制敕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婦言與王言並行。自古亂政未有如同光之甚者也。）詔蔡州刺史朱勍浚索水通漕運。（水經注。東關水出于嵩渚之山。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東流為索水。西注為車關水。索水在成皋北。勍。渠京翻。索。山客翻。）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喧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龜禎諫曰。君臣沉湎。不憂國政。（沈。持林翻。）臣恐啓北敵之謀。（北敵謂唐也。）不聽。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此據諜報而上言也。）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斌。悲巾翻。）丙午。加高季興兼尚書令。進封南平王。李存審自以身為諸將之首。（李存審時為蕃漢馬步軍都總管。）不得預克汴之功。感憤疾益甚。（李存審自滄徙幽時已寢疾。）屢表求入覲。郭崇韜抑而不許。存審疾亟。表乞生覲龍顏。乃許之。初。帝嘗與右武衛上將軍李存賢手搏。存賢不盡其技。（存賢本許州王賢少為軍卒。善角觝。晉王克用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技。渠綺翻。）帝曰。汝能勝我。當授藩鎮。存賢乃奉詔。僅仆帝而止。及許存審入覲。帝以存賢為盧龍行軍司馬。旬日。除節度使。曰。手搏之約。吾不食言矣。（以手搏而得大藩是節鎮可以戲取矣。）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新城縣屬涿州。唐大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西去涿州六十里。）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自唐末喪亂。（喪。息浪翻。）搢紳之家或以告赤鬻於族姻。（赤。當作敕。鬻於族姻。則既非其姓。安知後世有鬻於非其族類者乎。）遂亂昭穆。（昭。上招翻。）至有舅叔拜甥姪者。（言舅拜其甥。叔拜其姪也。）選人偽濫者眾。郭崇韜欲革其弊。請

令銓司精加考覈。（銓司。吏部也。選。須絹翻。覈。下革翻。）時南郊行事官千二百人。（凡郊祀預執事者。皆謂之行事官。）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哭道路。（號。戶刀翻。）或餒死逆旅。唐室諸陵先為溫韜所發。（帝不能正溫韜之罪。見上卷上年。）庚申。以工部郎中李途為長安按視諸陵使。皇子繼岌代張全義判六軍諸衛事。夏四月己巳朔。群臣上尊號曰昭文睿武至德光孝皇帝。（唐諸帝尊號。皆有孝字。蓋因漢制。今此又因唐制也。）帝遣客省使李嚴使于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上。時掌翻。糗。去久翻。治。直之翻。艦。戶黯翻。言治戰艦欲以防峽江。）蜀主乃以光葆為梓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蜀置武德軍於梓州。）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庚辰。賜前保義留後霍彥威姓名李紹真。（唐既滅梁。改陝州鎮國軍為保義軍。）秦忠敬王李茂貞卒。遺表以其子繼曮權知鳳翔軍府事。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李繼韜之求世襲也。改昭義軍為安義軍。）繼韜誅。（見上卷上年。）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眾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晉與梁兵爭。潞兵未嘗北戍。蓋以備梁耳。）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涿州在幽州之南。未為絕塞也。唐人謂沙漠之地為沙場。豈涿州之地乎。楊立以此言激怒潞兵耳。）事成富貴。不成為群盜耳。因聚謀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詔以天下節度使李嗣源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部署。（部署之官。始見于通鑑。本在招討使之下。其後有都部署。遂為專任主帥之任。）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為馬步都指揮使以討之。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估。音古。價也。以錢貸民。而以賤價徵絲償所貸錢。）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于人。（斂。力贍翻。）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易雜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為。于偽翻。）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復。扶又翻。）今春霜害稼。繭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稱。舉也。貸。借也。）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敕旨未頒。省牒頻下。（省牒。謂租庸使所下文書。下。戶嫁翻。）願早降明命。帝不報。漢主引兵侵閩。屯於汀漳境上。（閩之汀漳二州。皆與漢之潮州接壤。）閩人擊之。漢主敗走。初。胡柳之役。（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伶人周

匣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帝思周匣而不思周德威，此其所以亡也。）入汴之日，匣謁見於馬前。（入汴見上卷上年。見，賢遍翻。）帝甚喜。匣涕泣言曰：臣之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梁內園栽接使，猶唐之內園使也。宋白曰：栽接使，貞元中已有之。職官分紀：五代有內園栽接使，國朝止名內園使。）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匣矣，使吾慙見此三人。（三人謂周匣、陳俊、儲德源也。周匣事存賢之事。帝自以為踐言矣，可以為政乎。）公言雖正，當為我屈意行之。（為，于偽翻。胡寅管見：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為發陵賊而貴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克之久則公心存，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中國之天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眾，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可陷，鐵陴可攜，强國可亡，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險，封禮之畀，聽其恣肆，起役情欲，所鄉而無知之何。故曰：暴戚武者，困於酒色之娛。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勇將之勇，鼓之以義，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為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憲州本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晉王克用表置憲州。）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宜其離叛也。）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諸道僭竊者尚多，（是時諸道奉貢者，在所不論，如蜀，如吳，如漢，皆僭之諸道也。）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此正時病也。）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羨，弋戰翻。）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木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戊申，蜀主遣李嚴還。（李嚴四月入蜀，至是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考異曰：實錄七月戊午，蜀遣歐陽彬朝貢。十月癸巳，遣客省使李嚴充蜀川國信使。八月戊辰，嚴自西川回。蜀書：四月己巳朔，唐使李嚴來聘。五月戊申，遣嚴歸本國。十一月己未朔，遣彬為唐國通好使。按錦里耆舊傳：是歲遣歐陽彬通聘洛京，莊宗遣李嚴來修好。蜀記云：豈謂大蜀皇帝，待遣蘇依之士，來進唐蜀之歡，吾皇廻處

於蜀，差復禮遇，酬於厚禮。然則嚴為回信使也。或者歐陽彬之前，蜀已有入洛之使乎。若如實錄，半月則李嚴以二年十月奉使，至三年八月方歸，何留之久乎。十國紀年：蜀史又云：九月己亥，唐帝遣李彥稠來使。十一月辛丑，遣彥稠東還。又八月以後，遣王宗鍔等戍利州，以備東師，似用宋光葆之言。十一月以後，以唐國通好，召諸軍還，似因彥稠來而罷之。今並從蜀書。）是月，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粗，讀曰麤。自盛唐以來，蜀貢賦歲至京師，此法乃王衍之法也。）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寧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暱比小人。（騃，語駭翻。遠，于願翻。暱，尼質翻。比，毗至翻。）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厭，於鹽翻。紊，音問。）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為伐蜀張本。）帝以潞州叛故，庚戌，詔天下州鎮無得修城隍，悉毀防城之具。（毀防城之具，慮天下將卒有恃城而拒命者耳。然趙在禮攻鄴而鄴不能守，趙在禮據鄴，而攻之不能拔，而帝由是亡矣。於亂興防患之道，固不在此也。）壬子，新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卒于幽州。（存審受宣武之命而未離幽州也。）存審出於寒微，常戒諸子曰：爾父少提一劍去鄉里，（少，詩照翻。存審陳州宛丘人，從李罕之歸晉王。）四十年間，位極將相，（相，息亮翻。）其間出萬死獲一生者非一。破骨出鏃者凡百餘。因授以所出鏃，命藏之，曰：爾曹生於膏粱，當知爾父起家如此也。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渡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壬戌，以李繼曮為鳳翔節度使。（嗣李茂貞也。）乙丑，以權知歸義留後曹義金為節度使。時瓜沙與吐蕃雜居，義金遣使間道入貢，故命之。（唐懿宗咸通二年，張義潮入朝，以族子淮深守歸義。十三年，淮深卒，以義金權知留後。自咸通十三年至是五十四年，義金亦已老矣。聞言翻。）李嗣源大軍前鋒至潞州，日已暝，（暝，莫定翻。）泊軍方定，張廷蘊帥麾下壯士百餘輩踰塹坎城而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守者不能禦，即斬關延諸軍入。比明，（比，必利翻，及也。下比同。）嗣源及李紹榮至，城已下矣。嗣源等不悅。（以張廷蘊不待其至而先取城也。）丙寅，嗣源奏潞州平。六月丙子，磔楊立及其黨於鎮國橋。（磔，陟格翻。）潞州城池高深，帝命夷之為平地。（平地也。）丙戌，以武寧節度使李紹榮為歸德節度使、同平章事，（梁都汴，移

（宣武軍於宋州唐滅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宋州為歸德軍）留宿衛寵遇甚厚帝或時與太后皇后同至其家帝有幸姬色美嘗生子矣劉后妒之會紹榮喪妻（喪息浪翻）一日侍禁中帝問紹榮汝復娶乎（復扶又翻為）汝求婚（為于偽翻下為之同）后因指幸姬曰大家憐紹榮何不以此賜之帝難言不可微許之后趣紹榮拜謝（趣讀曰促）比起顧幸姬已肩輿出宮矣帝為之託疾不食者累日（史言帝畏劉后之妒悍）　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為蕃漢內外馬步總管（自副總管陞都總管）　秋七月壬寅蜀以禮部尚書許寂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孔謙復短王正言於郭崇韜（復扶又翻）又厚賂伶官求租庸使終不獲意快快癸卯表求解職帝怒以為避事將寘於法景進救之得免　梁所決河連年為曹濮患（梁決河見二百七十卷均王貞明四年濮博木翻）　甲辰命右監門上將軍婁繼英督汴滑兵塞之未幾復壞（塞悉則翻幾居豈翻）

庚申置威塞軍於新州　契丹恃其強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處昌呂翻）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勃海時為海東盛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一州蓋有高麗肅慎之地掎居蟻翻）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

等州以擾燕地（燕於賢翻）　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帥讀曰率）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租庸使王正言病風恍惚不能治事（恍許昉翻惚音忽治直之翻）景進屢以為言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歐史曰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為子梁太祖以李讓為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給事太祖帳中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為子乳母之夫姓趙又冒姓趙名殷衡梁亡事唐始改孔名循按唐天祐二年趙殷衡已權判宣徽院事見二百六十五卷）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而以是為功臣之號以寵孔謙唐之君臣不知其非也民困軍怨其能久乎為明宗誅謙張本）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九月己亥至成都（復扶又翻下復踐同）　癸卯帝獵于近郊時帝屢出遊獵從騎傷民禾稼洛陽令何澤伏於叢薄（草聚生曰叢草木交曰薄）俟帝至遮馬諫曰陛下賦斂既急今稼穡將成復蹂踐之（蹂人九翻人如又翻踐慈演翻）使吏何以為理民何以為生臣願先賜死帝慰而遣之（諫猶

一也中牟令幾不免於死洛陽令乃家勞遣者意必有伶官為之容也夫考何澤終身之行實非亮直之士）澤廣州人也（薛史何澤廣州人梁貞明中清海節度使劉陟薦其才以進士擢第）　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軍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辛未天平節度使李存霸平盧節度使符習言屬州多稱直奉租庸使帖指揮公事使司殊不知有紊規程（使司謂節度使司也紊音問）租庸使奏近例皆直下（時租庸使帖下諸州調發不關節度觀察使謂之直下下戶嫁翻）敕朝廷故事制敕不下支郡（節鎮為會府巡屬諸州為支郡）牧守不專奏陳今兩道所奏乃本朝舊規租庸所陳是偽廷近事（時以梁為偽廷黜之也）自今支郡自非進奏皆須本道騰奏租庸徵催亦須牒觀察使（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據租庸徵催止牒觀察使）雖有此敕竟不行（史言徵斂嚴急但期趣辦事不奉敕而行）　易定言契丹入寇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為安重霸背王承休而降唐張本）　吳越王鏐復修本朝職貢（鏐以本唐臣唐亡事梁梁亡復事唐故云復修本朝職貢）壬午帝因梁官爵而命之鏐厚貢獻并賂權要求金印玉冊賜詔不名稱國王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冊王公皆用竹冊（竹冊編竹為之以存古意）又非四夷無封國王者帝皆曲從鏐意　吳王如白沙觀樓船更命白沙曰迎鑾鎮（路振九國志曰楊溥巡白沙太學博士王穀上書請改白沙為迎鑾其畧曰日月所經星辰盡為黃道鑾輿所止井邑皆為赤縣）徐溫自金陵來朝（白沙揚子縣地五季之末改揚子為永貞縣宋朝乾德二年以揚州永貞縣迎鑾鎮為建安軍大中祥符六年升為真州而永貞縣先是復改為揚子其地東至揚州六十里南臨大江渡江而南至金陵亦六十里更工衡翻）先是溫以親吏翟虔為閤門宮城武備等使使察王起居（虔渠焉翻）虔防制王甚急（使鍾泰章殺張顥閉牙城門討朱瑾皆翟虔也故徐溫親任之翟直格翻）至是王對溫名雨為水溫請其故王曰翟虔父名吾諱之熟矣因

謂温曰公之忠誠我所知也然翟度無禮官中及宗室所須多不獲（須者意所欲也求也）温頓首謝罪請斬之王曰斬則大過遠從可也乃從撫州

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考異曰實録七月戊午蜀主遣戶部侍郎歐陽彬來使致書用敵國之禮蜀書後主紀十一月乙未命翰林學士兵部侍郎歐陽彬爲唐國通好使今從之）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彦稠東還（李彦稠至蜀見上九月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帝帥親軍獵于伊闕（伊闕縣在洛陽南二百餘里有伊闕山大禹所鑿也宋朝省伊闕縣爲鎮入伊陽縣帥讀曰率）命從官拜梁太祖墓（梁祖帝之仇讎前欲發墓斷棺今使從官拜之何前後之相違也從才用翻）涉歷山險連日不止或夜合圍士卒墜崖谷死及折傷者甚衆（史言帝荒於從禽而不恤士卒折而設翻）丙午還宮蜀以唐修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宋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丁巳賜護國節度使李繼麟鐵券以其子令德令錫皆爲節度使諸子勝衣者即拜官（勝音升寵冠列藩未及謀之寵乃所以速禍也是其反覆多失能無及乎冠工換翻）庚申蔚州言契丹入寇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騫等二十九軍還成都十二月乙丑朔蜀主以右僕射張格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初格之得罪事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中書吏王魯柔乘危窘之（窘巨隕翻）及再爲相用事杖殺之許寂謂人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柔它人誰敢自保此取禍之端也（張格則失矣許寂同在相位不知蜀有亡之勢但知張格有取禍之端蜀亡爲相者得免禍乎胡寅管見侵侮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爲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報怨爲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犯有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色之犯爲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相責以禮義黜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柔罪惡以死避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祇所以爲不直惟不愧於義無愧於心可也）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蜀主恃與唐和而撤邊備是則押虎豹而不嚴設阱檻也）已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命李嗣源將兵赴鎮因而北出備邊）庚午帝及皇后如張全義第全義大陳貢獻酒酣皇后奏稱妾幼失父母見老者輒思之請父事全義帝許之全義惶恐固辭再三強之

乃受皇后拜復貢獻謝恩（劉后利張全義之財此如倡妓屈膝於人志在求貨耳忽可以母天下乎復扶又翻）明日后命翰林學士趙鳳草書謝全義鳳密奏自古無天下之母拜人臣爲父者帝嘉其直然卒行之（卒子恤翻）自是后與全義日遣使往來問遺不絶（遺唯季翻）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爲陛下采擇以獻（爲于僞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爲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史言蜀政之亂有唐末之所無者）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是年十月蜀方置龍武軍）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内外馬步都指揮使（蜀以成都城爲京城）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蜀主之母之妃皆徐氏也蜀主建遺命不以徐氏兄弟典兵雖王衍昏縱而蜀之臣亦無以建遺命爲衍言者王宗弼亦何足任衆之所以不平徐延瓊者但以非次耳）壬午北京言契丹寇嵐州（同光之初以鎮州爲北都太原爲西京尋廢北都復爲鎮州以太原爲北京嵐盧含翻）辛卯蜀主改明年元曰咸康是歲蜀主徙普王宗仁爲衛王雅王宗輅爲幽王褒王宗紀爲趙王榮王宗智爲韓王興王宗澤爲宋王彭王宗鼎爲魯

王忠王宗平爲薛王資王宗特爲莒王宗輅宗智宗平皆罷軍使（蜀以諸王爲軍使見二百七十卷梁均王貞明四年）

史炤釋文二年叶（與協同）纚儼（魚檢切）孱懦（乃卧切又乃亂切弱也）饋遺（上求位切餉也下弋季切贈也）儲積（直如切儲衍也）榷（水上橫木以度者官自榷賣如設一木獨取利也）解縣（胡買切縣名屬河中府）怏怏（於兩切志不滿也）狃（女久切止也）嬖（便嬖愛也）扼腕（上乙革切捏也下手腕也）華陰（縣名屬華州）枝派（普拜切水分流曰派）蛟龍（居肴切說文龍之屬也）螻蟻（上落侯切下魚倚切蚍蜉也）茹（菜茹也）販鬻（上方願切下余六切）浚（私閏切亦作濬）索米（索米在滎陽）酒酣（胡甘切應劭曰洽也）露髻（吉詣切束髮也）喧譁（上許元切亦作諠下戶瓜切）沈湎（上持林切下彌兗切沈於酒也）邪（寺經切）搏（伯各切傔侍也）僮仆（芳遇切又敷赦切頓也）昭穆（昭如字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考覈（覈實）號哭（大呼也）暴（薄報切又步木切）譟（先到切群呼也）僨（也式切債僨之僨）撽（胡狄切持撤）蘸絲（吉典切蚕衣也）闕（廟貧切東向牀也）闖（匯作吞切）褻餘（延也除也）童騃（騃也）眊比（朗也近也）棼亂（亦亂也）瓦解（胡介切判也散也）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鏃（作木切矢末也）吐蕃（本西羌屬）

（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被西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窣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間使（間諜者。）磔（裂也。）婁繼英（婁落侯切。姓也。）犄其（掌其後曰犄。）宗鍔（五各切。）洋（音祥。）跦踆（跦踆亦踦蹐也。）翟虔（翟直格切。姓也。又音狄。）鐵券（去願切。券約也。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限也。）勝衣（任也。）窖之（道也。）幽王（悲巾切。與邠同。）

契丹（契音乞。）天平（鄆曹濮軍也。）居第（第宅也。）手書（親筆也。使者戒也。）

彰義（涇原軍也。）內官（宦者。）天祐（唐末年號。）怙（音戶。恃也。）泰寧（海兗軍也。）

興唐（魏州也。）操（平聲。）復得新州（後梁貞明三年三月。晉失新州。）度支（度音大各反。）渥（音握。）岌（音魚及反。）從太（從音才用反。）籍（去聲。）賄賂（音悔路。貨財也。）婚（音昏。婦也。以貫錢。）山積（委積。）內句使（校也。）冀（望也。）移報之煩（梁唐書。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一曰刺。三曰移。）節旄（音毛。）侔（音牟。等也。）塡（音田。塞也。）輩說（亦時相。）汾陽王（唐太尉中書令郭子儀封汾陽王。）派（音普卦反。水分流曰派。）譜諜（音牒。籍錄也。）距（音巨。）青渠（梁新唐柳沖傳云。凡三世有三公者。曰青渠。有令僕者。華腴。尚書領護以上。曰甲姓。）甄別（甄音堅。明也。察也。）鬻（賣也。）積（去聲。委積。）怡（音夷。）酣（中酒也。）禎（音貞。）橫海（滄州軍也。）珂（音丘何反。）李守蕃（病鎮幽州。）手搏（梁新五代李存賢傳云。帝與存賢角觝。唐書實華音訓云。今相撲也。又從晉壽王天福八年云。漢煬帝引力士劉思湖等五人。習手搏角觝。觝與抵同。）仆（倒也。）盧龍（幽州軍也。）告赤（告即告身也。梁唐書云。赤牒。實革音訓曰。空牒無告身。）塗毀（塗抹。毀壞。）逆旅（客舍。）饍（音飯。）曾（音增。則也。）勤王（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云。王避狄居鄭。告難於諸侯。晉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注云。勤納王也。）儔（音壽。）葆（音保。）糗（乾飯也。）梓（音子。）安義（後梁均龍德二年四月來。晉改昭義軍曰安義。）纍（音儽。）武寧（徐州軍也。）貸（音態。借也。）誅斂（左傳莊公八年曰。誅屨於徒人費。杜注云。誅。責。）惟事（惟獨也。事猶奉也。）省牒頻下（上云屢。徽州縣是也。）胡柳（後梁貞明四年末。戰於胡柳陂。）玩（音翫。）綺（音起。）王衍（蜀主姓名。）駮（瘢也。）斥遠（斥音天。遠也。遠音于願反。）諛（音余。）黷貨無厭（左傳昭公十三年曰。晉羊舌鮒。瀆貨無厭。亦將及矣。注云。瀆。數也。將及。禍。厭。音於鹽反。數。音朔。黷瀆同。）翹（音渠遙反。舉也。）濬隍（濬音浚。深也。隍音皇。池也。）新宣武（梁上三月丙午。存審乞選明故新除宣武也。又下明宗二年二月。除西方鄴愛州刺史。又云。以新愛州刺史西方鄴為副招討。）充斥（充滿。斥見也。）饋運（轉運也。饋音匱。）歸義（沙州軍

也。）間道（漢黥布傳注。音微道也。）泊（音薄。止也。）歸德（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丙辰。改後梁宋州宣武軍為歸德軍。）大家（謂帝也。）紹榮（即元行欽也。）景進（伶官。）婁（音樓。姓也。）犄（偏持其足也。）從騎（從音才用反。）蕞薄（淮南子原道訓篇曰。榛薄。許慎注云。叢木曰榛。深草曰薄。）穟穡（音色。種曰稼。斂曰穡。）理（治也。避高帝諱。）鎮江（後梁乾化四年二月。蜀主徙鎮江軍治夔州。）峽（音俠。三峽也。即夔萬忠歸峽等州。）天平（鄆曹濮軍也。）平盧（淄青軍也。）使司（兩路自謂。）迺（乃同。此舊五代也。梁新五代孔謙傳云。故事觀察使所治屬州。皆不得專達。上所賦調。亦下觀察使行之。而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不關觀察使。觀察交章論理。以謂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唐制也。租庸直帖。沿偽梁之弊。不可為法。今唐運中興。願從舊制。詔從其請。而謙不奉詔。卒行直帖。）驍（音澆。武。）裨（音脾。副也。）鍪（音留。）護國（河中軍也。）李繼麟（即朱友謙也。上年十一月。賜姓名。友謙降晉。）列藩（諸藩鎮也。）蔚（音尉。蔚州。漢屬代郡。）戮（音六。誅也。辱也。）張全義（故河南節度使也。在梁為張宗奭。）輅（音路。）莒（音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一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一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十八陽

堂　明堂詩文三

宋李直講集明堂定制圖序　臣伏以明堂者古先聖王之大務也所以事上帝嚴先祖班時令合諸侯朝廷之儀莫盛於此然而年世久遠規模靡見經傳所出參差不同群儒譸張各信其習修隆補闕何所適從臣雖頑蒙嘗竊議於斯矣臣謹按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大戴禮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禮記月令天子正月居青陽左个二月居青陽太廟三月居青陽右个四月居明堂左个五月居明堂太廟六月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居太廟太室七月居總章左个八月居總章太廟九月居總章右个十月居玄堂左个十一月居玄堂太廟十二月居玄堂右个此三書者皆聖賢之所作述學者之所傳習而一事殊制乖遠如此注釋之家亦各未爲精當考工記五室鄭康成解之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故聶崇義三禮圖其爲明堂接太室四角以爲四室蓋用此也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則木火金水之王當在東南西北之正何乃置之四角而云木室兼水火室兼木若必如是則中央之室復何所兼哉此說誠未可用也盛德記九室蔡伯喈之徒傳之接四室之角又爲四室聶崇義誤以爲秦人明堂圖者是也（按秦本無明堂但後儒見月令有天子居明堂之文以月令是秦相呂不韋所作春秋十二紀之首章誤爲秦之明堂耳然今觀月令明堂十有三位無九室之說蓋崇義誤歟大戴九室之室以爲秦制也又鄭康成亦按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所益者非古制也造康成注禮記既知月令是呂不韋所作春秋矣而月令室有九室之文其何以輒較大戴九室以爲出於呂氏春秋乎誠外繆之甚也）然其四室之角復爲四室未知何所施用將以象五行享五帝乎則五室足以備之矣要用其餘將以配十二辰乎則四隅各兩室重在一方之上最其意義反覆不安此說亦未可用也月令十三位本無此揔數但以一太室四太廟八左右个其實十三位鄭康成注青陽左个則曰太寢東堂北偏云太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寢制同孔穎達正義以爲云東堂者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且表謂之廟與个者當須各是一位豈

同在一堂雖所限陽而可稱為廟與个也蓋康成既執明堂為五室若於此十三位又為限陽則是室數頗多與己意相違故曲飾其辭以為三位同在一堂貴不害於五室之文耳此說固不可用也至唐李林甫等注月令青陽左个則曰寅上之室青陽太廟則曰卯上之室青陽右个則曰辰上之室明堂左个則曰巳上之室明堂太廟則曰午上之室明堂右个則曰未上之室太廟太室則曰太廟明堂總名太室中央室也總章左个則曰申上之室總章太廟則曰酉上之室總章右个則曰戌上之室玄堂左个則曰亥上之室玄堂太廟則曰子上之室玄堂右个則曰丑上之室觀此言太室處中央餘十二位各置其辰之上誠合於理然其謂太廟明堂總名及十三位俱以為室則誤矣（明堂之上既獨以子午卯酉為太廟則太廟安得為明堂總名哉十三位不俱謂之室解見於後）又其人但知十三室各在其辰之上而不謀所以建立之處且太室既居中矣若以餘室連太室而為之則四面各可置一室四角缺處又各可置一室復不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其餘四室更何所安就欲巧而成之愈乖於方位矣或將遠太室而為則未見有明文言之者是此說亦未可用也後魏時有李謐者愍大禮之淪亡憤先儒之異議作明堂制度論以折衷於世其指以月

令為宗而采周禮大戴之言以參合之云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當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太廟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廟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太廟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太廟以是為合於周禮之五室又云四面之室各有便房謂之左右个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是為合於大戴戶牖之數今雖圖象莫存然按文尋之論之所言竊所未諭且太室四面各為一室則四角缺處各方二筵二筵之地乃為兩便房（如東則南二筵地使當為青陽右个及明堂左个矣他皆倣此）基址既狹況地形斜角不知何以置之復何以能令各在其辰之上夫分十二辰之位當須尺步平均然後能正也豈有四面之室既以二筵為一辰左右之个乃以二筵為兩辰哉舉茲一隅又知其不足取法也臣愚竊謂考工記盛德記月令三家所指制度誠大同但立言質畧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因而背馳李謐之志稍欲參而合之矣柰不得其旨尤而效之臣以月令之文最為明著輒亦取以為本而通之周戴（月令雖秦人所作然皆遵述古先聖王之道其中雖有官名時事不合周法者蓋呂氏欲以古道行之於時故稍改損益之豈可謂皆非古制哉）又以白虎通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

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斯言合於事理固亦取之臣謹詳考工記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若堂室共在九筵七筵之內則雖如鄭氏五室之制以東至西亦須三室凡積六筵之地外東堂止有一筵半西堂止有一筵半每堂深一丈三尺五寸從南至北又三室積六筵之地以南北之堂各減半筵深四尺五寸狹隘甚矣況室數又多豈可容哉蓋記者止言堂上之脩廣次述室中之丈尺本非一貫而設也四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既為太室矣欲連太室而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須於東南西北四面各虛方二筵之地四角缺處又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為太廟而太室正居中所謂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當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與太廟相通（不為室）所謂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太廟者也（以其當青陽之堂上故曰青陽太廟餘三面皆倣此或問於臣曰總所謂太廟太室者當是青陽等四太廟居四方而太室在其中央故云太

廟太室也子何須謂太室四旁虛地為太廟而云太室在其中哉臣對曰太室四旁既不得不有虛地既有虛地而經云太廟太室則太室四旁虛地非太廟而何且青陽等四太廟去太室猶隔二筵之地何以得云太室在四太廟中央乎人問曰子必云四太廟不為室而與中太廟相通者何哉臣對曰中既有太廟子午卯酉又各有太廟而地實相接則不得不相通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為室所謂左个右个者也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所謂九室也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所謂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也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四太廟前面各為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窻所謂八窻四闥也（以廟之與室當有所限隔故各為一門也謂之闥者小門也以太廟所出故其制異於群室之戶耳窻牖其者亦以廟門當殯於室中之制也四廟九室共十三位而白虎通云十二坐當是畢中央土所居矣）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房故有个之名也太廟之內（北謂太室四旁二筵地非青陽等大廟也）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也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負載萬物於五行最尊故天子當其時居太室用祭天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從於子午卯酉之方取二筵地

假太廟之名以聽其朔也（此謂青陽等太廟也或問於臣曰大室四旁各二是之地既為太廟又已當子午卯酉之正人君若尊嚴仲月何不止於此聽朔而乃復於其外別取二是地假太廟之名哉臣對曰太室四旁各二是地雖為太廟而當子午卯酉之正可以聽仲月之朔矣然君以北二是地便為子午卯酉之位則餘辰又不正矣與夫建太室而為室何異哉祇如以太室東戶前二是地便為卯位聽仲春之政南戶前二是地便為午位聽仲夏之政則辰巳二位須遠在東南一角亦復能當青陽右个明堂左个之上哉故宜各於太廟之外別取二是地與左右个並列而假大廟之名然後能使十二辰皆正也）若是則二家之指曷有異哉但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寬閒之制也臣又詳鄭說明堂九階南面三階三面各兩階且每面各三位而獨南面三階其餘各兩階求其義則靡所法象揆於事則不便升降今觀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者其制有十二階似恐古之遺法也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各五門今按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九采之國應門之外時天子負斧扆南嚮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有應門則不得不有皐庫雉門矣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有五門矣鄭康成注明堂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孔穎達正義曰正門謂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且既有東南西北門矣而又有應門非重門而何歟觀其本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為應門也又但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即是應門矣且路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門之名為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夫復何害於義抑夷蠻戎狄之居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矣豈朝會之議而草草若是乎王宮常所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是豈協於事宜也則四面各五門斷在不疑矣臣又詳鄭康成注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則云世室者宗廟也商人重屋則云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太寢也周人明堂則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室也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正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又注玉藻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仍與諸儒抗答多方援引固以為三者同制後學承之莫有非者臣愚竊謂之不然矣苟路寢有四時之位則天子自可坐而聽朔矣用遠赴明堂若以尊嚴國政當假祭天之廟以聽之則事畢而還復於路寢居其時之堂何所為也宗廟之祭堂事室事一面而足四方之堂未聞所施設也（維世室有五室之說亦未必如鄭注有一室也）既曰明堂將以事上帝也宗廟將以尊先祖也而以已之正寢與之同制蓋非尊祖事天之意也詳鄭之此說並由曾聽人謂明堂宗廟路寢同為五室三代皆然但脩廣之度因時而變周監二代其為宗廟則法脩廣於夏其為路寢則取尋尺於商其為明堂則自為度筵之制實皆不改於五室焉此說既非經見妄用迂闊而談矣不直謂周家作宗廟則法於夏路寢則法於商明堂則自為之各求其制以示於世乎得非康成見世室有五室既以五行推之明堂之文復以五室求其說而不獲及重屋之下都無室數遂乃巧為之辭以謂其制皆同乎又嘗見明堂位稱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以為魯行天子之禮魯之太廟既如明堂則周之太廟亦如明堂矣臣謂若周之太廟制如明堂魯之太廟又如明堂則是魯之太廟如周之太廟也何不曰太廟天子太廟而云明堂哉斯蓋魯行天子禮樂享帝告朔當倣於周然以人臣不敢立天子政教之堂故於周公之廟畧擬明堂之制以備其禮非周之宗廟如明堂也（或問於臣曰路寢制如明堂雖經無明文然太史職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先儒皆以為天子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也既閏月聽朔於明堂門中還而又處於路寢門則是常月聽朔於明堂之上還而處於路寢之上其居位亦當如在明堂中時也然則路寢亦如明堂有四時之位明矣臣對曰太史職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蓋止是閏月詔王居明堂之門聽一月所當行之事終盡而退耳豈復有明文言還處路寢門哉蓋鄭氏之徒欲明三者同制妄立此說以言之也又況蔡伯喈以為）明堂太廟太室太學辟廱雖名別而事同其為紕繆不已甚乎兼舉正論駮之詳矣（大戴亦云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於斯則誤也）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明堂者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相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建置之說茲焉可取於戲昔人既往禮器凋敝先王大法散在簡策而言近指遠學者多專門自用互相非毀故自漢興迄于有唐布政之宮屢嘗營繕而規為多舛莫合聖制群議交闢誰將正之明君賢士疾心久矣臣生長草野沐泳恩澤仰蔭大典輒所究尋伏惟國家拓境踰四

演太平僅百載德義充溢禮教興行封泰山祀汾陰耕藉田郊見上帝遣文逸美於是交舉聖神之表殆將經始於斯堂乎四方有識注望多矣臣身雖賤微亦願此時稍禆萬一自託不朽故今敢先以所見制度其圖以獻圖凡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則取於周禮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則協於大戴禮盛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則本於禮記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窻是為八窻四闥則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則采於聶崇義三禮圖也四面各立門則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堂之下門之內本無脩廣（之數故今但圍垣牆門即不計其丈尺但說明堂宮方三百步自可因宜庭置之或問於臣曰身廟雖處門之號四面皆闕何也臣對曰四堂者皆天子所居所居之面皆若王制焉異東西南北之異也今但實其內門之名以誌四方而應門以外諸門不改焉耳又問曰既云路寢不與明堂同制而明堂之門乃假王宮諸門之名何也臣對曰明堂之上所以事天奉祖布政教之所也故不與王寢同制門者限內外通出入而舊圖無所法象但以天子聽政所象如王朝故假宮門之名亦何害於理況取諸書畧）

無偏棄異同之論庶可息焉古先之模或在於是號曰明堂定制圖鴻覆無私儀垂頒錄旋之於用必有可觀若夫棟宇之高卑土木之文飾主等所居之服御上神所享之儀物此禮官學士之職非小臣之能盡也輕議國容罪當誅死謹上宋景文公集議明堂路寢　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為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室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益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陛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窻戶法四時窻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四重屋者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重屋四阿四阿者霤也周人明堂如寢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焉宮曰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顯於堂故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云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其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大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準藉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阼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焉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

十年以行事禮臣案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群臣何嘗無其所哉其謂之宣室謂之太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閒見抱殘典爭空言據已是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使世制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嫌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奉天以之布政何不可耶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閎邃廷廣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逮固非常幸褻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議五室　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於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不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朱

明是其體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容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至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玄堂者玄黑也冬殺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哉曰九室十二堂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乃下制與群臣大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四八窗四闥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而向則背叶光紀而北則背赤熛怒東面西向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議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朱异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莊嚴之道有虧春秋云个居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既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皭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座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弘仁建言三代相沿或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大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青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个皆在堂偏是以須為五室唐高宗與群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西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坐各於五方帝之左內向若遂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坐於明堂庭中各於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以五室之制權輿於此上世圖籍淪闕不得縉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戴而言不能纖

細推處故夏周止云大享帝明堂不言帝別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有其與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謂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享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數疑從凡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即為明堂做古宜今最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幄帷為之以明六天五帝純位於禮無嫌　議規蔡邕明堂　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恭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度制生者衆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異之所由生尊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周魯取宋之鼎路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闇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

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大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袁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

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訓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謔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當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備其體。以悟人意耳。臣某蔡邕為漢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為一物。何推穿其怪見異執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殁。諸儒蜂奮。或言曾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為書。決不相通。又緯讖說異。附經造說。誣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異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出詆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議上帝五帝

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感仰在卯。西面。熛怒在午。北面。樞紐在未。北面。招拒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皡炎帝黃帝少皡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皡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同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為之主。足為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群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摯陽建言。右建明堂。截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後之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

入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義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大郊祀太微感帝明堂祠太微案鄭氏唯據纖諱以設六天皆謂星象而昊天上帝不屬穹蒼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足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體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焉有六是以王肅群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季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惟孝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於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

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禮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按諸儒之說上帝及五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為大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辨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僅可見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近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官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地之神迭王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偏不性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性帝有五號與天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圓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享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稱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體稱上帝者以德稱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闕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伍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與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位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秉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強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與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聽云

議配帝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圓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明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

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違孔經以來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庭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數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詩以武帝配謝曇濟曰按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

後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嚴薦上帝允属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於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遺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詳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為臣謬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當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句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是君叙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遷世祖專配感帝有通遷之典高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之尊大者昊天是也請奉

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圜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莫著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周無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實黷於數比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奏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著宜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儀又以宣祖配焉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案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邪　論雜制篇　王用四圭有邸者何象物之生也以璧為邸者取所生之周匝也雩神用之祈百物大享用之以報成功示無不用偏之義天帝用特者何貴誠也配享之牲與天帝同以配尊而食不敢異其牲也牲幣各做其器之色者何青圭禮東方則青犢青幣赤璋禮南方則赤犢赤幣黃琮禮黃帝則黃犢黃幣白琥禮西方則白犢白幣玄璜禮北方則黑犢黑幣酒次鄭終酥禮畢太祝取俎上黍肉當御前以授請如郊儀止用清酒一獻五帝本天不可求之於地二郊無黍肉禮請並停陳制祀以太牢粢盛六飯餬籩果蔬備薦焉隋不見明堂祭於雩壇柱用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餘帝以有司助奠五官一獻而已古饗明堂無定月惟月令有季秋大饗帝鄭氏曰偏祭五帝也漢明帝祠正月章帝祠二月魏明帝祠正月晉武帝祠三月孝武宋孝武祠正月齊高帝祠七月至唐止用季秋國朝沿唐制用日據禮大饗不問卜前制用辛日取自新潔之義

東晉孝武帝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制當祭於圜丘壇國朝因之唐貞元元年詔五方配帝上古哲王論善計功則狀德不類統天御極則狀位做同而今祀文稱臣以祭無益誠恪有時等威宜自今不稱臣以正禮典案郊丘合用祀天之義天下之物無以稱德故尚質明堂參有饗親之孝於人理差近故尚文歷代沿革或有義趣然理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要在稱情立制以據大中觀聞實新取叶古今之宜兼文質之常可行可傳庶會聖辰不其偉歟周益公大全集明堂議曰按三年一日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禮記明堂位一薦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內之公侯伯子男外之夷蠻戎狄之國以序而立故曰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然則斯堂之設本以朝諸侯布王政初非祭祀之所明矣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圜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此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中言及之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意者成王時嘗因夏見諸侯於明堂而祀文王歟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也漢唐以來既於明堂祀帝配以祖宗所謂自有制度者至於本朝仁宗特創宏規神宗嘗垂聖訓司馬光呂誨等力辯諸儒講說孝經之誤紹興元年四年七年太上

皇帝又有已行故事，其於三代明堂之制本不相沿，則所謂宗祀者安可獨泥一說而致疑哉。伏請如李燾所奏施行。彭止堂文集明堂大禮議

六月二十八日，準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照國朝典故，即無梓宮未發引及未祔廟親行明堂大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今赴御史臺集議。　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神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而有大喪則廢，所以致壹於喪也。及其既殯，則唯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壹之義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過宮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尚何郊祀明堂之有。況天子之喪，菆塗龍輴而綍者，其輴之索也。謂之越綍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唯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綍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綍之有。越綍且未合於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執，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竢喪禮既成，然後議此，庶得先後。謹議　畢西臺先生集明堂議　議事之人患不原本末之情、輕重之勢與夫今古之所宜，而專以其誦習聞見固守之，雖明知其不可復而不忍捨去者，蔽之甚也。自漢以來，爭於親廟之數、郊丘之禮與夫明堂之制度者，率皆無定論，而明堂為甚。蓋其制度既不經見，一皆出於異書雜說，而為相勝之論，則雖蔡邕後生猶將不決。故原聖人之心而以義起之，則今儒者所共知者以為有餘；不原聖人之心而斷於臆說，則雖合諸于百家而猶不足。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孟子曰：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如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明堂之本意，大要尊祀祖考，而為神明之所主者，以時居之而行其政於天下。苟可以祀祖考，可以行其政，則天子之所出入皆可以為明堂；苟不能祀祖考，不能行其政，雖使九室四戶七十二牖，真聖人之法，猶將無益。傳曰：祭祀以敬，不問其禮矣；飲酒以樂，不選其矣。今國家上稽聖賢之遺文，下循祖宗之故事，剔路寢嚴配以事天神者，非止今日，天神固已享矣，嚴配之禮固已得矣。姑修其孟子所謂王政者自此行之，則天地得其職，陰陽得其序，萬物得其宜。若夫考工筵室之廣狹，月令左个右个太廟之同異，蔡鄭世室重屋等功，養老辯學選士之曲說，出於誦習見聞而決

不可以為定論者，在上之人義起而斷之，不足膠也。李壁雁湖集論倪侍郎思奏明堂典禮故事（倪侍郎奏併附于後）臣某伏覩議臣建請以今歲明禮引孝經嚴父之文，及皇祐故事，乞以光宗與太祖太宗並侑，此議足以仰副聖上孝思，深得廣敬崇愛之道。然其稱考之神宗皇帝聖訓有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大哉王言，有以見聖學淵懿，識非世儒所可企及。熏皇祐故事，後為南郊，當時初降指揮，止云具奉三聖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光所指近世，謂唐故事耳。代宗用杜鴻漸等議，以考肅宗配天，一時誤禮，本不足據，故錢公輔等於治平初推本經訓，亦謂當先朝時，惜無一引古義而爭者，使宗周之令典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于後人。蓋光、公輔諸賢之言，實與神宗聖訓相為表裏，有合乎祀無豐于昵，祭之以禮之義。據紹興七年徽廟升遐，至二十九年詔季秋大饗始以皇考登配，中間二十餘年，圜丘合宮亦專以太祖太宗侑祀，不聞以引嚴父為說也。況高宗皇帝中興再造，配天之祭止於歲饗；孝宗皇帝功德巍巍，亦未仰昭配之禮。今來臣僚所請，欲乞俟軍務稍息，別行討論。兼宗廟事重，非平正素定，臨祭而議，懼乖嚴恭之體。如朝廷欲盡衆見，則乞併集所陳，付集議所考訂施行。　臣思聞之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家明堂之詠，本為嚴父。國家自皇祐定制，以太祖太宗真宗參配，事祖嚴父，於是兩盡。獨壽皇累行重屋之禮，是時高宗尊御德壽，陛下初欲合宮，而光宗順神壽康，是以止於並侑祖宗。今日事體則非前比，蓋光宗皇帝龍御既已在天，升祔云久，嚴父之禮豈容因循不講。司典禮者顧可不考皇祐，復援淳熙為說乎。今去親祠猶有數日，臣愚欲望陛下亟令有司討論舊典，以光宗皇帝與祖宗並配天地，庶無失禮之譏，而有主孝之美。取進止。皇祐五年八月甲辰，詔令今歲南郊三聖並侑，自後當復如舊禮。壬戌，詔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初，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三聖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之，後或兼配，皆是變禮，猶文廣中識愛也。國朝景祐二年，曾下詔書，令次郊禮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定配，一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聖並侑。今陛下屢發德音，欽明大孝，況是本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有是詔。嘉祐七年正月乙亥，詔太常禮

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為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初諫官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直諫。非聽之不聰也。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當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精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理。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且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顯著。自可宗廟祏之制。而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堂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今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立廟城南。四時祭奠。以待制舍人攝事。玉帛祼獻。祭歌設樂。並同太廟之禮。蓋當時有司失於講求。昔高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己訓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於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祖宗之意也。後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事帝。義之至。推親親以事親

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主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瀆乎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治平元年正月辛酉。詔以仁宗配享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當配何祭。故事。冬夏至祀昊天上帝。皇地祇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今請循周公嚴父之道。以仁宗配享明堂。知制誥錢公輔議。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比二配者。至大

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存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聽。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祖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御史

中丞王疇以為。珪等議遺真宗不得配。公輔議遺宣祖真宗仁宗俱不得配。於禮意未安。乃獻議曰。在易。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帝從來遠矣。物之大者莫過於天。親之尊者莫踰於父。推父比天。升以嚴配。行孝之大。無越於此。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周公居攝之際。得行天子禮樂。尊祖隆父。以致崇嚴之極。故孔子歎而美之曰。周公其人也。仲尼豈欺後世哉。今公輔以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抑不知據何經而云也。公輔又謂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武王。夫六經之載。以簡易立法。周自后稷至赧王。歷世三十六。若代代著嚴父之訓。則六經乃記事之曆日矣。安在其簡且易也。語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今捨周公孔子不以為法。將誰師乎。昔藝祖創造大業。建王四代。宣祖配祀踰百年。四聖相授。未之或廢。上質之三代。旁稽之漢唐。於禮無嫌。於義為當。今一旦黜宣祖真宗之祀。爾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也。仁宗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無垠。享御四十二年。純仁善政。抃被動植。休聲茂烈。輝映今昔。祔廟之始。首議配饗。異論一出。物聽駭然。且配考之文。見

於易。嚴父之義著於經。聖法章明。咸足稽按。臣請依王珪等議。奉仁宗皇帝配饗明堂。以符大易配考之說。孝經嚴父之禮。奉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徼唐貞觀顯慶故事。太宗皇帝依舊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餘依本朝故事。如此。則列聖並侑。對越昊穹。德厚流光。垂裕萬祀。必如公輔之議。則隮四聖爲失禮。導陛下爲不孝。違經戾古。莫此爲甚。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切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祀無豐于暱。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奄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

者。皆以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乃以太祖爲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爲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行之。不獨乖違禮典。恐亦非仁宗之意。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要在乎必嚴其父也。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符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要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

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然則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本當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爲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文無所本統也。今以爲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仲尼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明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敢以前所定議爲便。詔從抃等議。六月辛酉。太常寺奏。仁宗配享明堂。奠幣用誠安之曲。酌獻用德安之曲。十月壬子。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饗明堂。舊以真宗配。循周公嚴父之道。最爲得禮。陛下祗孝之誠。固以格於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祗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饗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

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考。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饗明堂。兼配感生帝。至貞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遞遷之典。最爲治古之近。有足考驗。臣伏請遞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集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以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大受。天章閣待制侍講傅卞言。自唐末兵亂。及五代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睿。一統海內。功業之大。格于皇天。真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故先帝景祐詔書。今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爲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可甫及陛下而遽闕其禮乎。議者乃謂

遵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竊謂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配又稱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移之議哉臣等竊謂越常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祖配雩祀既大不欲一旦僾侑則乞以仁宗與真廟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但言宗祖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國家祭祀既遵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爾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總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為義宗論議其博後世蓋鮮能及其詳明鄭義

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文武二王泛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為始尊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者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禮況向來本朝祀典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真宗親祀奉太祖太宗配仁宗親祀奉太祖太宗真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為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雩祀之配真宗又不遷明堂之舊得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饗之而孝道盡矣詔從其等議紹興二十九年五月二日詔曰孝莫大於嚴父禮莫重於饗帝朕率三歲之郊累款圜丘惟宗祀昭配之儀久闕不講何以彰皇考之烈慰在天之靈宜以將來當郊之歲季秋有事于明堂合行恩賞並一依南郊例施行今有司討論典禮條具以聞 再論倪侍郎奏明堂典禮故事 臣某伏覩倪侍郎再有議狀其間議論精據誠非臆說然所舉經義即非為明堂立文第本傳注傅會之語又所引故事中興以來已經先朝辯正具載國史某向嘗備數禮官今茲叨與機政宗廟大事苟有愚見不敢不盡明堂之必配祖考經文旨意本自明白我將之作又見於詩況有神宗聖訓及司馬光等并淳熙儒臣論奏甚備義

理之正炳如日星更不待其贅陳假如議者所云明堂之設專於嚴父則高宗萬壽之日孝宗自當諱避於合宮之饗不應遽行當時既內稟慈訓力遵古義形之詔書播之四海其言有曰惟周成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用親郊之禮共殫尊祖之誠則是嚴父之說已經釐正誠足以刊千載之謬為萬世之規今必以故事之實為言則淳熙之制最切近而合乎經者此得非故事已行之實乎苟欲再舉淳熙以前典禮則紹壽皇所既改者又將抵牾前後同異祇為紛紛殆非所以重宗廟嚴禋祀求為至當之歸也竊惟中興二祖功烈盛大曾不得一與三歲登配之儀以光宗盛德至孝嚴恭祇畏之心功慮在天之靈亦將不安於此恐非聖上所以尊祖舉祖之意也故因阜陵之已行申神考之明訓復先王之舊禮一洗魏晉以來之曲說其於孝治誠非小補臣忠聞議禮之家名為聚訟然要當以經文為據證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文者則可取也歷代之制沿革異同然要以祖宗典故為據祖宗典故亦有不一是必據禮文與時乃為定也臣竊惟明堂之制稽諸經文在孝經則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是明堂專為嚴父也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饗帝可以兼配祖考也昔摯虞之議

曰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此則諸儒之論有合於經最為明著者也若其他論辨雖紛紛曲說而曰父曰考終不可以易經文臣故曰當以經為證也國朝全盛莫如仁宗中興莫如高宗明堂之制定於皇祐則以太祖太宗真宗配紹興行明堂則專以徽宗皇祐之參配紹興之專配未嘗不嚴父臣故曰祖宗典故當以禮文與時為據乃為定也自隆興以後屢行明堂之禮是時高宗萬壽則止配以祖宗為宜若紹熙則止一親郊至陛下踐祚首行明堂是時光宗方頤神壽康則止配祖宗又其宜矣此皆有為而然今則不然光宗升祔廟祏已久陛下舉行明堂而尚循近制不舉嚴父之典此臣所以慨孝誠之不彰禮文之闕遺也且每歲季秋祀明堂猶以考配豈有三歲親祠乃不配以考乎或曰近歲明堂蓋與郊祀間行專奉天地祖宗可也臣以為既曰明堂矣與郊祀不同郊祀不配考可也明堂不配考可乎禮從其厚孝取其大復何疑之有臣嘗備講大祀之時職在禮官故敢首以為請陛下以為事大體重博詢群議即命兩省從臣臺諫禮官集議可謂至當矣臣實建議之人不敢參預集議尚有前奏不盡之說謹再奏聞伏望聖慈速賜降出施

行　貼黃　檢照紹興十三年以前高宗皇帝屢行明堂之禮是時徽宗皇帝方北狩止以祖宗配自十三年以後三歲大禮皆行郊禮止三十一年行明堂專以徽宗配故文云惟仁宗之武敢忘於遵承惟文考之嚴敢忘於陟配此又明驗也伏乞歷照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祖當宗祀今太祖與太宗共一世若迭配明堂亦於事體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先帝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說彼以孝配天孝經所謂嚴父者以文王為周公之父周公能述父事成父業得四海驩心各以職來助明堂宗祀得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上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淳熙六年初行明堂詔書云惟周武宗祀洛中陟配於文王惟漢武合祠汶上推嚴於高帝皆因觀郊之禮且輝尊祖之誠　仁宗皇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行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　嘉祐三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　嘉祐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　英宗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行郊禮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　四年九月十日行明堂以英宗配　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行郊禮　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行郊禮　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行明堂以英宗配　六年十一月五日行郊禮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以神宗配（是蘇軾制詞是時司馬光為相自後兩行明堂無改配之文）四年九月十四日行明堂　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行郊禮　紹聖二年九月十九日行明堂　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日行郊禮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行郊禮　大觀元年九月二十八日行明堂（考會要無改易神宗配之文）四年十一月三日行郊禮　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　六年十一月六日行郊禮　七年九月六日行明堂（自政和七年之後至宣和七年凡每秋大享皆親祠以神宗配）宣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行郊禮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行郊禮　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行郊禮　高宗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行郊禮　紹興元年九月十八日行明堂　四年九月十五日行明堂　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行明堂（是時議曰據祥符等議不云道君皇帝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十年九月十日行明堂（據會要十二年十二月徽宗祔廟）十三年十一月八日行郊禮　十六年十一月十日行郊禮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行郊禮　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行郊禮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行郊禮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郊禮　三十一年九月二日行明堂以徽宗配

陳騤中奉大夫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倪思右思伏准省劄關送禮部備坐思劄子乞以光宗皇帝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並侑天地事及李參政所奏并集議官議狀三者同奉聖旨祀事日迫候將來別議仰見聖朝嚴重宗廟不輕典禮之意而禮家聚論各為一說皆有所據在思自當拋伏然而猶有愚見於斯之時若畏罪譴嘿而不言實有失職之咎須至再有條陳思竊見李參政及集議官引援神宗皇帝聖訓及司馬光之說思謂聖莫聖於神宗賢莫賢於司馬光絕學超識遠邁先儒固可以為定論然思所疑者謹按熙寧四年元豐三年神宗兩行明堂親祠實以英宗配是時神宗雖有此聖諭而於行禮則未嘗不嚴父也司馬光治平中雖嘗建明而當時不聞從其所議至元祐初光相哲宗一時熙豐之政莫不變革而明堂之祀實以神宗配蓋光於明堂禮成而後薨明堂之前若以其學改易舊制似不為難然而卒未嘗變革蘇軾行明堂加恩詞則曰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配烈考以侑上帝又曰祇見昊帝陟配文考則光相哲宗祀明堂而配考明矣夫以神宗之聖司馬光之賢又已見於議論終不輕改舊制者蓋以經文及漢晉以來典章故耳今朝廷若以訓言為定則李參政及集議官所援不為無據若以當時行禮之實為定則思所據蓋出於實是以不得不剖析以申前說也此其大節如此至集議官謂思所引周易豫卦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之說云非為明堂立文思考之正義云配祀明堂以考文王也則是於明堂立文分明又謂祖為王父雖王父出先儒之說然孔子經文止曰父而已加以王之一字而指以為祖近於牽合借父可以為王父據禮生曰父死曰考則難以指考為祖而解易之文矣又謂摯虞之說不合於經而不明著其不合經之說則是非不定也又云紹興七年以後徽宗既已上賓至十年行明堂止配以祖宗其說似可據然思猶有說者緣十二年和議始成徽宗梓宮方自北還故紹興七年議臣有云道君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卜不可遽議配侑之事則十年之明堂不配徽宗豈非以梓宮未還之故乎至於十三年以後遂行郊禮即不與合宮間祠而三十一年行明堂禮專配徽宗則是前之不配徽宗者皆緣有故後之專配徽宗者蓋以當然自隆興以後高帝尊御德壽自應越配祖宗至淳熙十五年高宗上仙孝宗行明堂之禮亦止配祖宗者時方行三年之喪几筵未除故也至於光宗止於親郊不及明堂之歲聖上踐祚初祀明堂亦止配以祖宗者蓋光宗方願神壽康故也謹考皇祐以來至於紹

照列聖行明堂之禮蓋有參配者矣亦有專配者矣謂明堂之設專以嚴父故曾有不配祖宗其間不嚴父而上配祖宗蓋各有說未有無故而不嚴父者若在今日光宗飈御在天升祔已久並無他故若不嚴父恐人以為失禮愚備數禮官議禮乃其職既辨論經文典故以定邦禮自古不厭其詳意存求是不緣好勝是以不避喋喋詳述于前今祀事既迫愚不敢重黷天聽然異時須當議訂恐所陳不盡則後來者必以愚為畏罪辭屈

伏乞

睿照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四

十八陽

堂

明堂詩文四

唐李翰林集明堂賦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邈（蕭士贇曰書曰昔在帝堯唐書高祖紀上元元年八月壬辰皇帝稱天皇天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亞獻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五經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交代之處又群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以帝幕為之與公卿臨觀而議亦不一乃下詔率意酌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亦不能立詩云經始靈臺魏都賦締構之初山海經曰窮山際有軒轅丘射者不敢西向畏黃帝之威靈也禮天子曰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此言遐遠者即登遐之義也）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來崇萬祀之丕業（士贇曰唐禮樂志至則天始毁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其制淫侈無復可觀皆不足紀其後火焚之際而又復立詩云經之營之庶民子來陶潛詩真上古萬祀）蓋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勳克宣（士贇曰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書顧命註曰合其重光累聖之德）臣白美頌恭惟述焉（士贇曰詩大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首之（士贇曰周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史記曰武王革殷受天明命創元者開創基業於元以居正也通鑑晉元帝紀劉琨表曰陛下抗明威以攝不類仗大順以號宇內）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換開混茫（士贇曰八荒混茫並見大鵬賦註列子遠在八荒之外楚辭靖余身乎九陽王逸註曰九陽謂九天之涯也嵇康琴賦旦晞幹於九陽漢高祖紀叙傳曰項氏畔換顏師古曰畔換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左思魏都賦雲徹叛換）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士贇曰漢書音義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孫氏瑞應圖景星者大星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漢東方朔傳願上大階六符以觀天變註孟康曰太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

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楊雄傳述主孝文躬服節儉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漢天文志虹蜺陰陽之精春秋元命苞曰雄曰虹雌曰蜺後漢郎顗傳白虹貫日者凡太陽之見於春者政變常也又唐堯在上增日月之耀**欽若太宗繼明重光**士贊曰書欽若昊天漢倪寬傳曰宣重光班固典引聖漢宣二祖之重光書顧命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選張景陽七命繼明代照配天光宅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廓區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頹綱**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區宇乂寧班固省戒廢其急而緩其蒼顏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文中子關子明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範圍數業張解序云林類綱以總三五選陸雲詩曰頹綱既振**淳風湯**七弗切**穆鴻恩滂洋**士贊曰周禮有上書贊曰三五道邈淳風日盡唐張鎰古太學箴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漢書註傳湯穆七問顏師古曰湯穆深微貌漢司馬相如封禪書漢恩厖鴻漢禮樂志歌曰福滂洋澤汪濊顏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洋音羊又奇祥**武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光合功**當于無疆**士贊曰揚雄羽獵賦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僻詩云海外有截又允有有截又無比疆界楊子雲獨無疆按詩頌兮咺兮咺字當作咺字爾雅釋詩者曰赫兮咺兮威儀也郭璞註云貌光宣陸德明音義曰赫火格反咺況晚反咺者光明宣著今並作咺字音同宋五十先生釋疑韻二十阮咺字下註曰赫兮咺兮者太學林試鴻炎天象陽壹日星賦云日當咺赫又太學公試天子當陽賦季宗父云不有重明之咺赫皆此咺字則如唐宋以前詩之咺字皆此咺字作咺字者後緣宋朝舊諱故遂改之耳于寄致此咺字周註及之**若乃高宗紹興祐統錫羨沖休傍臻瑞物咸薦**士贊曰九啟神應休臻屢獲嘉祥韓詩外傳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元精剖兮地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士贊曰弌揚賦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太山之高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班固東都賦指乾符闡坤珍又冀行天罰應天順人征衛東都賦曰登封降禪稱十贊新**特欲考有洛宗明堂惟厥功之來輯兮騎白雲於帝鄉**士贊曰莊子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克昌**士贊曰詩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

則乃思念王季勤也書曰欽明文思詩云克昌厥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士贊曰書立政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則使**軒轅草圖羲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繇不質周于來於四方堂辟稅於萬室**士贊曰漢郊祀志武帝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天子從之是歲脩封則祀太一五帝於明堂如郊祀黃帝名軒轅唐雅曰御日羲和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張平子東都賦秦政利觜長距思專其侈乃構阿房起甘泉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太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乃準水臬**倪結切**攢靈睩**士贊曰周禮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槷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以其景將以正四方也何晏景福殿賦曰制無細而不協於規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又曰湊若雲梁之承天**鑿玉石於隴坂**[illegible]**材於瀟湘**士贊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坂曰隴坻今州地名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班固西都賦用懷材而究奇**巧奪神鬼高窮昊蒼**士贊曰莊子蔡伴鬼神昊蒼見前註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承蒼昊之純殷**聽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七將切士贊曰漢五行志曰不敢察察言山海經曰崑崙之山武王傳之又詩書周武王傳之是將大帝之居西京賦云作福帝居楊雄陰議詩應門將將又詩曰將將嚴正之貌**雖暫勞而永固**兮**始聖謨於我皇**士贊曰魏都賦與同泰而永固**觀我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幢幢乍明乍蒙太古元氣之結空巃**力孔切**嵸**則孔切**類沓若鬼若叢**遂性切士贊曰揚雄覈靈賦自今推古至於元氣始化洸而他隱嶙山貌**寵夜兮石實哉**休平子西京賦狀有鬼以發業**似天闕地門之開闔**士贊曰揚雄甘泉賦入閶闔兮天閫東都賦順陰陽以開闔**爾乃劃宮**主伯功**巍五伯功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士贊曰太華海西陵龍門之崇巍司馬長卿長門賦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光殿賦屹棟將而鴻**紛羅百王以重熟燭萬象而騰文**士贊曰西都賦總百王之荒起佞李息則賞論萬象其之**窾惚恍以洞啓呼歙**口斷切**巖而傍分**士贊曰記祭義秋天論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甘泉賦云閶闔洞啓**又比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士贊曰景福殿賦仰崇山而垂雲[illegible]決決而垂雲[illegible]九霄中**於是結構乎黃道岩嶢乎紫微**士贊曰何晏景福殿賦結構則修梁彩制下褰上奇前漢天文志曰有中道中道

（者，黃道，一曰光道。何晏景福殿賦：宮光本立在氣豐居。西京賦：思比象于紫微。）絡勾陳以繚垣，闢閶闔而啟扉。（士贇曰：班固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紫宮外營鉤陳星。然王者亦法之。淮南子：閶闔，天門也。西都賦曰：陟峻路而啟扉。）崢嶸嶒（在後切）嶷（疏其切）粲宇宙兮光輝。（士贇曰：說文：崢嶸，高貌。文中子：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顏延年詩：萬物生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士贇曰：詩云：維山有嵬。揚雄甘泉賦：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一之威神。何晏景福殿賦：張皇主之威神。）夫其背泓黃河，垠瀨清洛，（士贇曰：張平子東都賦：泝洛背河，左伊右瀍。）太行卻立，通谷前廓。（士贇曰：書：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山海經曰：太行之山，其首曰歸山，其上有金玉，下有碧。洛陽記曰：大谷，洛城南五十里，舊名通谷。張平子東都賦：大谷通其前。）遠則標熊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士贇曰：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西京賦：太室作鎮，揭以熊耳。龍門在西京河南縣西。任賦習中欲其洞開。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曰：幽關洞開。尚書璇璣鈐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山名也，在華海。賦云：除龍門之庸顏。）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群山。（士贇曰：揚子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江淹詩：清陰往來遠。註曰也。沈休文詩：虛館清陰滿。）及乎

煙雲卷舒，忽出乍沒。（士贇曰：顏延年詩：成闕生雲煙。西都賦：煙雲相連。淮南子：上道無為，鎔卷舒與時變化。何遜詩：懸書速寒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士贇曰：孔安國曰：伊水出陸渾山。揚雄羽獵賦：出日入月，天與地沓。謝靈運詩：拋在相倚薄。）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伍（杈忠切）佗（烏一切）。（士贇曰：周易：鼓之以雷霆。樂記：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擎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硉（都忽切）兀。（士贇曰：此二句見疑註。）勢拔五嶽，形張四維。（士贇曰：五嶽：太華、衡、恒、嵩、岱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創規。（士贇曰：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木華海賦：又以地軸挺拔而爭迴。漢虞詡傳：盤根錯節。莊子：和之以天倪。）樓臺崛（渠勿切）岉（文弗切）以奔附，城闕嶔（丘金切）崟（宜金切）而蔽虧。（士贇曰：魯靈光殿賦：隆崛屹乎青雲。淮南招隱賦：嶔岑碕礒兮碅磳磈硊。司馬相如子虛賦：岑崟參差，日月蔽虧。）珍樹翠草，含華揚蕤。（士贇曰：魏都賦：珍樹猗猗。曹植蘇萬洞草草。南都賦：芙蓉含華。吳都賦：羽毛揚蕤。）目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士贇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七星曰瑤光。春秋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文選注：其宮離離。）獙（如刈切）華蓋以儻漭，仰大微之參差。（士贇曰：晉天文志：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

（紫微，大帝之坐也。太微，天子庭也，五帝之坐也。漢天文志：太微為五帝之庭，明堂之序。選詩：列宿正參差。）擁以禁扁，橫以武庫。（士贇曰：西京賦：武庫禁兵，設以蘭錡。晉天文志曰：西方金十六星，天之武庫也。）獻房心以開鑿，暖少陽而舉措。（士贇曰：史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漢郎顗傳：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後漢五行志：房心為明堂。前漢律歷志：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景福殿賦：規矩既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于四時。）採殷制，酌夏步，雜以代室重屋之名，括以辰次火木之數。（士贇曰：禮冬官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注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又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重屋者，王宮正堂若大寢也。）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士贇曰：東都賦：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層簷屼其霞矯，廣廈鬱以雲布。（士贇曰：郭璞江賦：吸翠霞而夭矯。潘正叔詩：廣廈積眾材。木華海賦：氣似天霄，靉靆雲布。韓子曰：雲布風動。）掩日道，遏風路。（士贇曰：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中者，黃道，一曰光道。吳都賦：邊路絕，風雲通。）陽烏轉影而翻飛，大鵬橫霄而側度。（士贇曰：蜀都賦：羲和假道於峻岐，陽烏回翼乎高標。張景陽七

命曰：陽烏為之頓羽。廣雅曰：日亦名陽烏。詩云：翩飛維鳥。謝宣遠詩：翩飛指帝鄉。）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士贇曰：張景陽詩：木落柯條森。左思蜀都賦：閈閎對出。）熠乎光碧之堂，炅（古迥切）乎瓊華之室。（士贇曰：東方朔十洲三島記：崑崙山北戶永淵山，有墉城，金臺玉樓，相映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錦爛霞駁，星錯波沏（千結切）。（士贇曰：詩云：錦衾爛兮。靈光殿賦：霞駁雲蔚，若陰若陽。木華海賦：飛沏相映，激勢相沏。沏，劉良曰：沏，浪相擊也。言大波之飛相擊激也。）颯蕭寥以颼飀，窅陰鬱以櫛密。（士贇曰：左大沖吳都賦：興風颼颼，颼洌颷颼。馬融長笛賦：蓊櫛叢重。）含佳氣之青蔥，吐祥煙之鬱律。（士贇曰：漢光武紀：氣佳哉，鬱鬱蔥蔥。爾雅曰：青謂之蔥。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蔥。郭景純江賦：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煙。）九室窈窕，五闈聯綿。（士贇曰：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五闈，即五室也，見前註。靈光殿賦：旋室㛹娟以窈窕。注：窈窕，深也。西京賦：繚垣綿聯。）飛楹磥砢，走拱夤緣。（士贇曰：魯靈光殿賦：萬楹叢倚，磊砢相扶。吳都賦：夤緣山岳之岊。）雲楣立岌以橫綺，綵桷攢巒而仰天。（士贇曰：王褒甘泉頌：來雲氣以為楣。西京賦：繡栭雲楣。光殿賦：高標華蓋，仰觀天庭。）皓壁晝朗，朱甍晴鮮，赬欄各落，偃蹇霄漢。（士

賛曰。靈光殿賦。飛梁偃蹇以虹指。班固西都賦。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劉孝標論。升之者漢非其位。翠檻廻合。蟬聯汗漫。士贊曰。吳都賦。蟬聯立陵。睨蒼穹之絕垠。跨皇居之太半。士贊曰。爾雅。穹蒼。天也。何本鵠殿賦。我伏絕垠之外。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曹植表曰。情注于皇居。西都賦。觀雲雨之太半。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太半。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聚蝸蝹以照爛。假山訛而磬旋。士贊曰。西京賦。叛獻戲以輝煌。又彤庭輝輝。揚雄羽獵賦。望予天旋。宋玉高賦。天旋少陰。白日西靡。蜀都賦。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曹植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景福殿賦。遠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張平子東都賦。瑰異譎詭。燦爛炳煥。跨蓬萊之海樓。呑岱宗之日觀。士贊曰。西都賦。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群岳之長也。漢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泰山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也。泰山記。東南巖名曰日觀。黃河去岳三百餘里。望見之如帶。猛虎失道。潛虬登梯。士贊曰。謝靈運詩。潛虬媚幽姿。經通天而直上。俯長河而復低。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之臺。月令紀曰。明堂者。上通於天。象日辰。西京賦。通天訬以竦峙。西都賦。廷迴塗而下低。玉女窺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士贊曰。揚雄甘泉賦。屬玉女而卻宓妃。又舉璇案而下視。行遊目乎三危。楚辭宋玉招魂。網戶朱綴。王逸曰。網戶綺文鏤也。鮑明遠詩。璇題納行月。揚雄甘泉賦。珍臺閒館。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燿也。藻井綺錯以舒蓮。天窗艶迤力切翼而御寬。士贊曰。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薛綜曰。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幹也。西都賦。徽遂綺錯。靈光殿賦。天窗綺疏。景福殿賦。飛宇承霓。扶櫨川而圓足。擬跟跬而羅跡。士贊曰。西京賦。突倒枝而跟挂。譬猶蜿而後臘。說文。跟足踵也。公羊傳曰。踦者何。跛升之。要離欲曜而外張。精視水背而中遂。士贊曰。呂氏春秋曰。要離矢注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枝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精視事本非出處。互以複道而接乎宮掖。望蒲切入西樓。是為崐崘。士贊曰。天官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崐崘。前相如賦。望入曾

宮之嵯峨。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入。士贊曰。尚書大傳。天子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賓。士贊曰。禮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其左右也。則丹陛嶒嶝。彤庭煌煌。士贊曰。西京賦。金戺玉陛。彤庭輝輝。列寶鼎。獻金光。士贊曰。漢書。武帝時祠后土。營宮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也。班固寶鼎詩。嶽脩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緼。煥其炳兮被龍文。呂延濟注曰。景光也。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尸羊切。士贊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壅以水。象教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之外。象四海也。班固東都賦。司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又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聞青陽於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央。士贊曰。唐禮樂志。其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記月令。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就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大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環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發號施令。乘時順方。士贊曰。書。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張平子東都賦。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規天矩地。授時順鄉。三輔黃圖。明堂順四時行令也。其關域也。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度筵列位。南北之筵九。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註。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夏一尺矣。白虎列序而蹲蹲庬切。踞。女尋切。青龍承隅而蚴蟉。於求切。蟉。士贊曰。靈光殿賦。奔虎攫挐以梁倚。仡奮舋而軒髻。虯龍騰驤以蜿蟺。頷若動而躨跜。李尤辟雍賦。萬乘

（欑紛以攢聚。欑紛動襲。記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司馬相如子虛賦。青龍蚴蟉於東廂。）其深沉奥密也。則赤熛（大火）以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音叶）光推陰。坤斗主土。據乎其心。（士贇曰。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汁光紀。及大明夜明在壇之第一等。天皇大帝。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若乃嘈嘈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樸。勢若飛動。蹔（直燿切）蹻（丘覺切）睢（許規切）盱（況于切）。明君暗主。忠臣烈夫。咸政興滅。表示賢愚。（士贇曰。詩。熠燿宵行。書。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又張皇六師。易。聖萬物睹。靈光殿賦。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靈光殿賦。齊首目以瞪眄。又厥狀睢盱。煥炳可觀。莊子。睢睢盱盱。字林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何晏景福殿賦。命共工使作繢。明五采之彰施。圖象古昔。以當箴規。李周翰曰。言畫古者明君暗主賢愚之象。以為君王之誡。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覩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於是王正孟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嬰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御瑤瑟而彈鳴絲。（士贇曰。春秋元年春王正月。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唐志。絲為琴為瑟。）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士贇曰。前漢劉建傳。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東都賦。究皇儀。展帝容。又明堂詩。抑抑皇儀。）儔瞻神臺。順觀靈之軌。（士贇曰。禮緯曰。夏曰清臺。商曰神臺。周曰靈臺。後漢明帝贊。登臺觀雲。章帝紀。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氣。）俯對清廟。崇配天之規。（士贇曰。詩清廟。祀文王也。又思文后稷。配天也。）欽若肸蠁。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葳蕤。（士贇曰。書。若昊天。子虛賦。肸蠁布寫。甘泉賦。肸蠁豐融。懿懿芬芬。蜀都賦。景福肸蠁而興作。詩。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又崇牙樹羽。張平子東都賦。羽蓋葳蕤。）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士贇曰。書。弼成五服。即甸侯綏要荒也。又萬邦黎獻。東都賦。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張龍旗與虹旌。擁金戟與玉戚。（士贇曰。詩閟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東都賦。虹旌攝虡。以就泰。記祭統。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之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延五更。進百辟。舉珪璪（祖曹切）獻琛帛。（士贇曰。唐禮樂志。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所司。先奉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而命其字

饌。皇帝請三老座前。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次進珍羞酒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敎。史執筆錄善言善行。漢書。明帝詔曰。後踐辟廱。尊事三老。兄事五更。曰。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記文王世子。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書。百辟卿士。記王制。諸侯錫珪瓚。然後為鬯。又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詩云。來獻其琛。張平子東都賦。其惟帝臣。獻琛執贄。唐禮樂志。雅樂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于天神。此言琛即玉也。）顒昂俯僂。儼容疊跡。（士贇曰。詩云。顒顒卬卬。莊子。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黼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乃潔菹醢。修粢盛。（士贇曰。禮記郊特牲。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又鼎俎奇而籩豆耦。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記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奠三犧。薦五牲。享于神靈。（士贇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為五牲三犧。注。祭天地宗廟謂之犧。東都賦。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士贇曰。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祇。張平子東都賦。曰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鼓大武之隱轔。張鈞天之鑑鈞。（士贇曰。詩武。奏大武也。注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禮春官。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子虛賦。隱轔鬱壘。張平子東都賦。習習肅肅。隱轔鏘。史記。趙簡子病。二日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班孟堅東都賦。鐘鼓鏗鎗。管絃燁煜。禮記。子貢曰。鐘鼓鏗鎗。亦敢也。）孤竹合奏。空桑和鳴。（士贇曰。周禮孤竹之管。鄭玄曰。孤竹。竹特生者。春官大司樂。空桑之琴瑟。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盡六變。奏九成。群神來兮降明庭。（士贇曰。禮春官大司樂。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書。簫韶九成。鳳凰來儀。甘泉賦。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蓋聖主之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窅冥也。（士贇曰。孝經。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又祭則鬼享之。）然後臨辟雍。宴群后。陰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于斯之時。雲油雨濡。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會。龐龍赫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群臣醉德。揖讓而退。（士贇曰。東都賦。覲明堂。臨辟雍。陳百寮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又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群臣醉。降烟熅。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寮遂退。群后德讓。賈誼鵩鳥賦。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靈光殿賦。合

元氣之咽嗌蘇林傳天之北斗酌元氣酌陰陽易係合大和揚子璇彝萬
民有具境公子禮王整十里書乃春秋歡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漢
禮樂志福滂洋澤汪濊司馬相如封禪書湛恩厖鴻普益容盛傳四海歸
其仁揚雄甘泉賦八方協兮萬國諧蜀都賦諠譁鼎沸則噪聒宇宙注
四國語晉子曰四人離虞則其言讙莫江反說文曰聒讙語也公是切西
都賦匠宇若茲不可殫論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儀禮曰若四方賓燕
拜讓而升而聖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士贊曰
易夕惕若厲無咎淮南子下揆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飛聰馳
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奧推陰陽之荒士贊曰易繫辭精氣為物遊魂為
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記郊特牲鬼神陰陽也記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
之名而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下明詔班
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沉珠卑宮頹墻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士贊曰
班固東都賦申舊章下明詔史周紀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記月令
孟春之月令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漢酈食其傳敖倉天下轉輸久
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莊子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班固東都賦沉珠
於淵漢五行志禹卑宮室此聖人所以昭教化也上林賦令有司曰地可

墾闢悉為農郊以賤萌隸頹墻填壑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室皇毀池而勿禁
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帝躬乎天田后親於郊桑棄末
反本人和時康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躬三推于天田脩帝籍之千畝唐
禮樂志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籍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
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飲而藏之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穫薦以食
牲籍田祭先農唐禮樂志皇后歲祀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皇后
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唐高宗紀永徽四年丁亥耕籍田
又顯慶元年三月皇后親蠶班固東都賦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偽而
歸真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鉠鉠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淮南招
隱賦春草生兮萋萋萋萋草已也又盛貌焚觀鳴玉鑾之啾啾張平子東都
賦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堂士贊曰張平子東
都賦文帝躬自菲薄欽升平之德司馬遷傳於穆清廟天欣欣兮瑞穰穰
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旁士贊曰莊子堯治天下欣欣焉人樂
其性賈山傳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訢與欣同詩云降福穰穰甘泉賦
選巫咸兮叫帝閽開天庭兮延群神儐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
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是陵者地中諸陵也唐元

宗紀開元元年十月癸卯講武于驪山封岱宗兮祀后土掩栗陸而包陶
唐士贊曰唐書志開元十三年有事泰山栗陸氏陶唐氏皆古帝王之號
即史封禪書所謂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之二也莊子子獨不知
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
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陶唐帝
堯也遨遊乎崆峒之上汾水之陽士贊曰莊子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
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又黃帝立為天子
十九年令行於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峒之上故見之而問至道吸流瀣
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賁理國其若夢幾華胥之故鄉士贊曰楚辭餐六
氣而飲流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陵陽子明經本飲流瀣者北方夜半之
氣也西都賦鮮景氣之清英史律書萬物皆成有滋味也莊子曰厭世滋
味不待學而樂之嵇康養生論滋味煎其五藏書至治馨香甘泉賦猶彷彿
其若夢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
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
國無帥長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黃帝既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大山
稽告之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焉於是元元澹然不知

所在若群雲從龍衆水奔海士贊曰晁錯傳元元之民幸矣長楊賦海內
澹然淮南子來不知其所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而不盈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堂之政化也士贊曰漢書平
帝紀注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
與崇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淩霞由此觀之不足稱
也況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士贊曰張平子東都賦是時也七雄並
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史記秦始皇作前殿阿
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絕書吳
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
被曰子胥云將見麋鹿遊於姑蘇之臺姑胥即姑蘇也左傳楚子成章華
之臺於乾谿一朝收之史記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孝經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桀作傾宮飾瑤臺敢揚國
美遂作辭曰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力孔切嵸則孔切鴻濛構瑰公回切
材兮偃蹇坱烏朗切塕烏孔切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魚及切靈臺兮士
贊曰江賦礙如地裂豁天開靈光殿賦彤彤靈宮巋嶵崇崒紛厖鴻兮崩
方嵯峨本岑當嶷嶄巖崩兮建參差蹇嵜嶙嶺偕欹傾兮子虛賦巃嵸

在堯。皎獵賦。鴻濛沆茫。西都賦。圖皇材而究奇。西京賦。山谷原隰。泱漭無疆。詩云。陟彼有嵬。西都賦。降周流以徬徨。班固辟雍詩。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赫奕日。噴風靈。宗祀肸蠁。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垓（士贊曰。樂記。致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煖之以日月。班固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子虛賦。肸蠁布寫。又見前註。詩。雲漢天下者於王化横行。漢明帝詔曰。光武恢弘大道。被之八極。班固西都賦。威振八荒。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士贊曰。尚書。四門穆穆。甘泉賦。八荒協兮萬國諧。尚書。休徵。孔安國註曰。叙美行之驗也。東都賦。靈臺持四差考休徵。）儼若皇居而作固。窮千祀兮懸哉。（士贊曰。景福殿賦。備皇居之制度。張衡陽制制作頌作固。魏都賦。班論千祀而懷舒。征於退年。詩云。懸象懸）錦繡萬花谷劉允濟明堂賦　太學既崇。三宮既章。靈臺司天。群耀彌光。太室宗祀。布政國陽。辟雍巖巖。規圓矩方。偕序肅闢。雙觀四張。流水湯湯。造舟爲梁。神聖班德。由斯以祥。嘉濟濟。春射秋饗。（下凡濟）惟唐受天之明。究皇王之鴻休。包宇宙之紘。稽恢天祿以作乂。撫元命之振。廣鼓黔黎以播。蕩遷蒼昊而時成。括閶陽於泰階。襲三聖以光宇。禮樂交通。典謨洋溢。天以洛祀。而龜書呈地。以河觀而馬圖出。擁神麾。寧明號。激清流。揭茂實。將大報於玄天。享神祇以稱秩。顧畢宮而自慶。惟禋宗而是恤。思致美於總章。覽媺營而法堂室。訪夏后之軌儀。云廣四而脩一。彼宗周之有制。聞或九而或七。錯綜乎舊典。經始乎玉律。紹先志以高興。匪務功而首出。乃延公侯卿士藝人來臣而當其議焉。咸以爲明堂者。明乎天道者也。所以明有功。褒有德。崇大教。發大政。登假嚴禋。欽脩宗祀。非夫爲巳者也。安可巳乎。粵正月庚午。始創明堂之制焉。考經緯之長策。應黃鍾之旋宮。穆穆四門坐納四氣。明明八牖均調八風。靡金靡玉。匪唐匪磐。却隋侯之夜光。明素質以爲工。思水天以接神。故峻極乎皇穹。凝乎聽漢。健乎豐融。雷水乾以震。燿靈大壯乎其中。非至聖之精誠。孰能克勤乎此。攻文苑英華劉允濟明堂賦　大哉乾象。紫微疏上帝之宮。邈矣坤輿。丹闕披聖人之字。市觀文而聽政。宜配天而宗祖。禮神化以成規。應靈圖而立矩。度七筵以垂憲。分四室而通輔。合宮之由肇（作興）彝乎軒丘。重屋之儀。崇於夏禹。因殷成於五帝。繼周道一（作吉）於千古。統正朔之相循。起皇王之肆武。大禮興而三靈洽。至道融而萬物觀。其在國乎。惟聖踐極。配永登樞。決生成於大冶。銷品彙於洪爐。宵星象而調七政。列山川而宅五都。闢洛陽之寶籍。受河關之禎圖。總夔龍於周序。

集鵷鷺於天衢。包壯業於玄頊。龍景化於黃虞。功既成矣。道既貞矣。咨后土之嘉祥。矚上玄之殊祉。望儀闕之秀出。睇月觀之宏峙。縷紅玉以周芳。肅龜壇而薦祀。道不言而有洽。物無爲而自致。嚮明南面。高居北辰。屬天下之同軌。率海內以嚴禋。想靈臺以應物。考明堂以臨人。叶和萬寓。懷柔百神。降虔心於靈術。採舊典。詢故實。表至德於吹萬。起宏規於太一。欣作之於有範。仰成之於不日。工以奇觀。人皆樂康。諮子輿於前跡。撫公玉之遺芳。順春秋之左右。法天地之圓方。乘八風而統刑德。觀四序而候炎涼。跨東西而作向。掩二七以疏軒。下臨星雨。旁控烟霜。翔鵾陸於層極。宛虹拖於遊梁。崑山之玉樓。偃蹇曾何髣髴。蒼海之銀宮。煥爛安足翱翔。於是覽時則。徵月令。觀百王。綏萬姓。肆類之典攸集。郊禋之禮爰盛。衣冠肅於虔誠。禮樂崇於景令。三陽再啓。百辟來朝。玄纁霧集。旌旆雲搖。湛恩畢被。元氣斯調。羅九賓之玉帛。舞六代之咸韶。澤被翔泳。慶溢烟霄。穆穆焉煌煌焉。粵自開闢。未有若斯之壯觀者矣。煥乎王道。昭賁三才。遠乎聖懷。周流九垓。鴻名齊於太昊。茂實光乎帝魁。決群山於雨露。通庶品以風雷。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任華賦　粵若稽古巨唐。千靈累聖。二葉重光。思文烈以宗祀。象天地之圓方。考遺訓。建明堂。俯南端之赫赫。瞰北極之鏘鏘。盤螭蟉糺。捧神珠而高矗。遊鶤翁習。仰層檻以迴翔。星辰出納於疏牖。虹蜺縈帶於軒廊。遠而望之。若扶桑吐日生高岡。近而察之。若叢雲轉蓋陵昊蒼。屹崢嶸以岑立。漫離披而翼張。其粵祕也。澄漠退概。靈儀髣髴。肅肅枚枚以實寳。窅眇清奧。日月來往。赫盱盱以煌煌。階陛嵯峋而分據。欒櫨而落以相望。賓造化之難測。非翰墨之所詳。吾君正冠冕。垂衣裳。佩玉璽。睽于將。猛冀則。崇牙張。百揆時序。萬國來王。敷行尚年。既在南而近夏。貴仁親族。乃居東而曰陽。中主尊於太室。西尊德於總章。務兢兢之孝理。匪晏晏之樂康。然後知嚮明之位正。隨時之敷盛。圓方備色。乘五運以順行。還士眷賢。崇四學而敷令。宣直若斯而巳哉。其宮十二以象辰。行水四周而爲海。堂建楣徑。可以見乾坤之籌策。著往來。可以知六九之變改。室也州之數。窻也卦之在。高得黃鍾之實。柱懸列星之彩。畢千古之能事。終一人之不宰。至有虞之總期。夏后之太室。殷重屋以五。周太廟以七。伊數君之餘制。各殊途而並逸。雖信美於當年。是無取於今日。別有青河絆鳥。長沙求賢（一作得）。討論公玉之圖。錯綜伯喈之議。儼鏞楠之有漸。庶青雲之可致。　王禋賦　大唐混合寰宇。開張時雍。體黃中之一德。居紫微之九重。既而化成載造。天下有道。得彩鳳之靈圖。據飛龍之大寶。美其歷數會昌。業

業重光。真宰無為。咸升天之景業。聖人有作。立配帝之明堂。寫神規之大造。崴崇丘（一作基）之正陽。嶫嶫嫺嫺。熒熒煌煌。徒觀其藻畫周設。雕刻具美。綺寮豁達以生風。重檐周流以藏斟。嶔崟崎嶬。狀乾岳含霧而插天。儲隆崇峍屼。若蓬萊駕鼇而涌海水。屹乎窮盡。抓棟紫氣。璇題皓飾。金鋪洞文。拱星辰以端居。倚眺白日。懸軒檻以直視。俯見青雲。爾乃環曲析構。重屋連衢。綺井艷窋。吒（見星光發狀）以垂珠。階接彤庭。影連延而造玉。若夫靈姿衆出。詭變（一作發）晝生。畫棋攢旋。龍桷參差。以星布陛。室晝朗粉。垣皎雕以月明。及夫四海被晏。一人有慶。寒風初盡。陽月既正。鑾輿詛咎以來王。文物蕆凝以交映。信所謂不宰而合道。居中而作聖。

于邵賦。天子朝諸侯於明堂。惟古之制。始以講信脩睦。終以布恩施惠。含王德之休光。旌中國之巨麗。下之象地也。以列五位之神。上之法天也。以配五方之帝。象太一之威靈。順陰陽之開闔。左个右个。分以寒暑之宜。以建以几。處以堂室之際。觀乎萬國來朝。咸儀濟濟。聖人負斧扆而南向。以布政百僚。端冕弁而北面以陳禮。是知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宴會之節。以明於尊卑。慶賜之儀。以旌於孝悌。原夫宅中而建。繼天而作。邃眡高少。俯枕伊洛。巍巍煌煌。厥高不可乎彌度。聿龍鐵以蚴蟉。亘虹梁而各落。絆以綺藻。施

以丹雘。四間以四氣而開。八窻以八風。斯廊祥風布影。對實檻以交輝。皎日懸光耀。金牀而璀錯。於是陳三獻之禮。臻九成之樂。申儀於辟雍。崇業於太學。動古今之至理。議沿襲之踳駮。既而順斗極。運天關。皇恩普矣。賁獲以頒。東門之外。以朝乎九國。南門之下。將享於八蠻。正德是弘。惠風斯布。業澤恩節。制度重三台之任。乃中命於中階。寵五伯之功。遂授鉞於東戶。夫明堂者。明帝之德。體天為狀。必資闡化。以準程量。獨弘規而取特出庶物而咸仰。包宇宙而為量。惟先聖之是則。信百代之可尚。

謝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賦（以九陵向序外方同心為韻）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峩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政令。所以朝萬國侯王。而室有三。總數惟九。開太廟於正位。廞太室而中靈。啟開千三十六戶（一作扉）。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惟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時。楊時也。六年之初。孟春之首。有載而至。無脛而走。將欲交正於成王之命。所以立辟於周公之手。洞八闥以臨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前後。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鶴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夷外屏之

右。以戎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遂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楊豹翿。柳旛而相倚。肅肅沉沉。壁崇塹深。煙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於是鏗金石。揚律呂。動墳虞。程祝敔。儀若思而山立。悄不言而隅序。一拜一起。獻卉而齊傾。舞之蹈之。當此而從舉。俄而翠華犛仙仗迴。恩覃率土。化溢九壤。合蠻貊以畢至。盡梯航以負（一作貢）來。彼焉有大室。武作靈臺。曷與此而同哉。

宋范文正公集明堂賦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獨三宮之中央。昭杜熙于神州。宣黃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完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翻德。巢穴以革。棟宇以植。徽太古之樸。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從崇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辟廊爲而四達。殿廓焉而中峙。禮以潔而儉。必奉之以等。數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璧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夏禮秩秩。奉以世室。商祀穰穰。制以重屋。神爲畢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命。華以三尺之威。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于五室。室辨正於五

方。左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堂。翼然大室。儼乎中黃。都徽名之在南。取咸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九。闢閣其三十六戶。踰達兮七十二牖。求規上而天覆。後班下而坤厚。近部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栢栢焉聽政之廟。應辰而周彰。楚楚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林兮蔥蔥。圖海兮漾漾。既方舟而經梁。鏡素飾其迴牆。陳位序以有嚴。謹法象而必誠。示邦域之景鐘。則八神之響應。左有辟雍。天子學宮。璜灝浩以明備。文物森其會同。奉三壽以尊天下之孝。設三老以勸諸侯之風。右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通占候於昭回。天之道也。惟熙熙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於無災。此三雍之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秉夏之正。天子升青陽之位。體大德之主。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曆象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乎。止伐蓋之代木。禁宜充之稱兵。惟倉庚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隱不彰。無潛不享。蒙蕩蕩之至仁。浸灝灝之醇精。此明堂之春也。萬物爲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義以永日。始於仲呂之管。復於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大太室。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據。定正氣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疵。無索於關。無難於門。止北伐之戒

以助養於生生專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爲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主金行羽漸干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奠奏清商之聲爾有功而專任誅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乎于權衡入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秋示萬邦致孝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爲之清及天爲介時分虎威夕永持人發其凉之詠日官賓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以居南面而省觴飲烝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備邊境嘗三農於休息聲百辟於恭靖關市必易宮室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飾國典以俟來歲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之靜斯乃順其時與物成宜通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宗祀之文大享之展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此於郊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稽其禮尊嚴其親五天之座嘩嘩以陳五帝之庸奕奕而倫惟太室之位通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獻筆雝雝玉帛華華牲牢之衆既尊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恭百拜以表寅司儀肅相樂正假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簠簋之輪囷六樂成在縣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

鈞下舞上歌蹈德詠仁非常之祭駿奔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神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下之教以化之若夫元朔會同群后對越穆穆乎辟門之闢斷斷乎宣燎之發帝時侍旦而久求衣以先纁黃組冠通天建日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徵之圭當雲龍之軒正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等巍巍焉負扆而立濟濟焉雜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表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參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次東門之外則樂浪端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門之外則有蒙汜大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常嶺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向於是桄桄旅進蹡蹡肆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舞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天歌堯而誦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況乎晨光赫曦天顏穆邈冕旒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繁繁而右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于上臣再拜于下行興禮揚風雅訪惎良謀窮寡人昌幽而襃逸

賢爲側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著聖法於圖牒馭神教於方夏皇哉粲今昔之榮觀美哉敦德兆之純謨致精誠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智者問問諸儒靡協議者嘖嘖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昧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惆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生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異行明堂之議不必盡其制適遵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工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紛未分政教之制斯焉弗闡是則帝道之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慎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慎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躬是惟寅念以作聖思克儆之齊名惟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雞鳴惟生乎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惟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年故聖人之實儉弗下剝而上侈思寡費而薄賦民庶豐于格恥惟下武之太宰求省躬于千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于賢者蓋舉一於皋陶廼建茲于天下惟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惟幽隱之靡及常咨命于仁人惟及人之一

德始君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于勝茂實而無疆惟皇祖之大猷思天下而興乎惟萬物之成差持我心於誠衛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縣縣無反無側浸淳澤以成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之道也蓋無得而稱爲我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杜東升禋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豈工聖之顯而愚臣之戒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衛蹇處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酌乎三五擬議者商高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熊晃山猩楊集明堂禮備樂和賦　丹康思孝明堂藏祠禮既備以享此樂亦和而感之禮在所嚴中寓交孚之實致於哉蓋音諧中節之時聞之君有所親必有所尊祭如以文何如以寔儼然對越此欽肅肅隨所感通感音秩秩制而爲禮作而爲樂于堂之明備不在物和不在教自心而出時也伊戩既饗靡禮有成赫赫儼臨於穹昊洋洋如對於神明若曰心術精神有無感不通之妙穀容文物皆積中發外之誠惟天惟父此地昭格是禮是樂吾心所生伊霜露之感春秋之思宗祠煌

稷凡玉帛之薦鍾鼓之節實意流行但見大帝可永於駿奔執豆之儀考來格於獸舞鳴球之樂撒則形器歛而識想物所以多將散內之玉帛音所以識發胷中之祉角蓋鬼神禮樂雖幽亦明必方寸中間有純無駁地昭永孝九重益致於肅雝制不求文六律且諧於清濁大抵心乃神之舍於祭可見物無意以將其文特虛蘋蘩何所薦信所薦爾至鏞豈能格德能格歟故八窻重屋之肆祀即丹府靈臺而有餘璋琹辟輝天則森布金鏗石調心聲發舒不有實也亦佚祀歟想夫以盛儀寓漢宣爲神之際諒洽於至德在周宮享帝之初吾故謂和明堂之敬不在乎祉觴宮宣備明堂之物豈尊乎牲陳幣奠蓋其神與此念以相接況所祭於斯時而如見今也文鍾於樂文純德之流動爲見致美爲孝心之發見則知多其儀物未必成享苟有明信庶幾可薦果事之至也威儀式稱於三千若祀以文之歌舞謾形於六變嘗論夫禮廢於內則何取祭義樂淫於關雎有慚武將蓋遊衍莫畏於天威之鑒而左右最關乎神聽之洋毋小人同其和工敢鳴玉毋後宮極其備妾形借案非平日宮庭常積意誠之學豈一旦禮樂可登宗祀之堂切笑大唐重九建金璧爲汙於房闥泰嚴五室歌鎬胡侈於宮庭雖然不誠無物神固難乎助祭非人心胡能啓今此廟而於穆

宣其意於歌詠禋不敢寧將此忱於拜稽然則於明堂而嚴父配天之祀者誰歟有周公之作樂制禮兼斯總章右个賦以承變綱澤天移王意爲韻大君嚮明神道設位恢三皇之軌物張五帝之經緯居皇極以體尊配升平而作議上棟下宇圖出震之垂功崑崙辟雍模大壯之成器分五行以配德合四時而導氣當圓象以規天揆方儀而法地因鄭侯之閒闢得陰陽之奧秘不然何以審實位之尊彰后王之貴者也夫其體物辨方因宜制變壯雲構之直聳儼星躔而右轉玉露朝落金風夕肩收帝籍於西成誓武人於南面然後續以衆政休茲百工草黃月季虛正昏中釋萊吹豳命樂人而萬舞斬牲示戮習軍威於五戎既依方以服玉遂候呂以灰銅徒觀其在陽體尊規模所存取閑寒暑以法乾坤環汙彼之流水設有閑之高門布政居方順時開闔乃言講德肆志討論宣八風而配律齋七政以同渾爾其大禮盡設明堂洞開興亡之跡厥德不回見周公之員康者紂王之罹災設殷監於既往垂大軌於將來遂宇九房殊唐堯之衛室神階十二懲夏癸之瑤臺故當勤求庶政想望英才不肯何嘗謙於昊日而旋斡於飛灰既而四方述職九品陳儀禮有似敍政無不施於獻明於風動趨劍履而星移道斆鵷鷺非合熊羆永恭己而南面哉垂拱而無

為非斯宇以攸贊亦何取於成規是月也天子禮神祇展牲玉咸物增思虔心以鼎既書稻以薦火設作大亦趣刑而斷獄明大閱以講威訓群騶而撫俗别有粉署承風金門獻狀念無媒以贈策謬談天於窮壁錦繡萬花谷

梁孝元明堂詩　賀明揚上寶詰旦來鵷軒四圭郎蒼玉云發舞雲門杳浮鬱金酒煙繞鳳凰樽貂是文暉映析珮自相喧徵風颺清管輕雨發陳根新花臨御陌春色起天園河間獻樂語斯道愧能論

韓魏公安陽集明堂慶成詩　至矣君嚴父其惟祀配天明堂茲有法路寢彼中虔禮簡刊前誤圖新煥昔傳乾坤隆正位辰火協高躔宗德侔參侑推尊獨大圜崇太極坐並享總章筵節物豐秋後齋精吉亥前既祇真館駕遂潔閟宮裬泛灑輕塵失涵濡惠澤先直由誠爲感卒使祭無愆望日回清蹕中宵儼還延純通將饗五室敞壇墠和必流金石馨非主豆籩靈光燭窻戶瑞靄觸旗旜齋酌終三薦神聲答萬年歡聲搖海嶽瑞色變雲煙饅已均庖賤恩思被幅員星鷄隨勑赦鶴下樓宣赦不煩家至民惟視德遷普天知于道斯匪化之然

胡文恭公集明堂大禮詩　路寢尊嚴配明庭考舊圖房心通氣象太紫狀規摹翊衛多儀繩齋祠至信孚邊羞甘菲薄鬯味却鮮腴日月垂天象鸞龍拿寶趾樂均諧叡律禮覺潤宸謨翻颯

千官拱禘航四海趨誠恭虛小以登降謹黃衢德威三靈格恩流萬物蘇甘泉陪法從千載喜歌虞

禮畢慶成詩　路寢疑中宇星文直大辰總章觀往範齋駕奉明禋惟聖能嚴父於皇重饗親永懷深肅穆昭事杜精純鍾律咸韶古衣冠黼黻新九金侏貢職萬玉儼朝倫夷夏觀殊禮乾祇享至仁參祠七世廟再降六天神萬寶成秋野千祥擁紫宸睿恩覃四海壽域濟斯民

鄭剛中北山集九月二十二日侍祀明堂詩　明廷百辟奉君王祀事嚴稱肅建章天拱星辰陪日表風回燈燭避龍光侍祠官拜聞鳴玉導駕班回散寶香宣室受釐誰入對為時陳論莫荒唐

馬碧梧玩芳集恭進明堂大禮慶成詩（并序）臣恭聞孝宗皇帝淳熙六年宗祀明堂積雨頓霽詞臣周必大上言曰謂天難諶乃爾易見謂天蓋高乃爾易回不特執珪幣陳犧牲而景貺應已駢臻矣書之簡策至今以為美談臣恭惟皇帝陛下寅威寶命嚴恭帝祖乃卜中辛稱秩元祀宮中齋戒祈晴先夕陰雨如晦詰旦群臣奏請宿齋陰霾洞開天日辛妥適干政事景氣融明都人聚觀萬口嗟異格天感德同符孝宗臣以疏庸蒙恩兼掌內外制齋宿之夕伏奉宣諭以肆赦之文臣正當日必有撰述俾臣繳進顧惟書生庸陋何以蒙被聖知如此臣於先儒無能為役輒循故事撰到明堂大禮

慶成詩五言二十四韻繕寫上進。唐人韓愈所謂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然而指事實錄則庶幾焉。罪瀆宸嚴。伏候誅戮。臣無任感激。詩曰

鉅典崇郊祀。精禋展國陽。泰元神授策。癸亥日重光。藝祖郊天始。高皇受命長。後庚基再造。光甲送珠祥。率育歌時夏。儀刑詠我將。天衢參析木。宸居慶金穰。槊塞懲獯鬻。梯山謝越裳。宗祈嚴美報。親享薦嘉嘗。周士咸奔走。兆民共欲揚。青冥收夕雨。華耀炳朝陽。月御金波穆。星留珠幄黃。九重紛羽衛。十二駕龍驤。鞘玉琳琅展。軒朱磬管鏘。時行齋天步。安生集神鷄。聖壽昭初祼。元良儼貳觴。旂常森婀娜。黼黻麗周張。柴燎千靈墜。蘭生百末香。金雞初日麗。丹鳳德風翔。淡海乾施博。垂雲解澤滂。批周仍蹈晉。蹤漢亦趨唐。臣賤來蓬戶。君仁點玉堂。思書容業進。嘉頌媿辭荒。有道帝能享。難謀聖敢康。畏威勤夙夜。萬壽祝君王。

周益公大全集明堂慶成二十韻（已亥九月十八日并序）

臣恭覩皇帝陛下肇禋總章。積雨驟霽。星月粲爛。燭光不搖。天瑞應誠。輿情呼舞。臣忝陪近侍。抃蹈尤深。謹按皇祐大饗明堂。令翰林學士王珪臣。孫抃。趙槩。楊偉。侍讀學士丁度。宋祁。皆進賀詩一篇。今臣猥兼二職。合遵故事。謹撰到明堂大禮慶成詩二十韻。繕寫上進。言雖無取。事則紀實。冒瀆宸嚴。伏俟誅戮。詩曰

親饗嚴三歲。郊禋重九乾。祖宗垂統大。天地著功全。惟膺崇昭報。於時展吉蠲。恭擇皇祐日。潤色紹興年。稽古千齡契。齋心十日專。猶名新扁榜（御書明堂及明堂之銘）。書冊屏華牓（竹冊御名以九月七日書）。儀廟陰雲剝。升禋皓月圓。無風搖燭影。有瑞粲星躔。不值連宵雨。那彰徹霽天。貳觴猶翼翼。百拜愈乾乾（三日行禮上拜百餘）。歸次徒勞奏（酌獻畢。有司依舊制請歸小次。上亦依五鼓獻行禮）。回班特許騰（駕未。百官則倒班。皆止之）。賀儀隨仗入。霈澤御樓宣（禮畢。即時御垂拱殿受賀。黎明御樓。聖躬益莊）。獻胙金縹合。簪花錦繡鮮。慈皇顏有喜。聖孝古無前（肆赦纔畢。即時獻胙德壽宮。是日衛士賜花）。和氣騰都邑。歡聲遍海壖。禎祥應受美。壽祿自綿延。臣也蜀羌賤。思斯雨露偏。帆綏華蓋衆。草赦玉堂邊（玉堂草赦也）。第頌甘居後。遑辰幸獨先。四方今日請。中請我將篇。

楊冠卿客亭類藁。祀明堂

總章備物嚴秋饗。尊祖合祠現汶上。宰臣恭肅相明禋。精意潛交通肸蠁。珠庭朝薦燎煙升。陰雲剝落天日明。百神駿奔風馬下。休嘉協應年穀成。

王珪華陽集大饗明堂慶成詩

皇祐更秋律。明堂奉帝禋。粢盛雖薦德。霜落木懷親。於赫朝三后。無文秩百神。九筵文玉幣。重屋近星辰。邃幄留飈御。清壇墮月津。衣冠漢儀舊。金石舜韶新。受胙開宣室。鳴鐘降紫宸。群陰光伏旦。協氣斗回春。

畫戟叢千祀。豐恩滲四垠。愧非老辭筆。徒學頌堯人。

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進明堂慶成詩

六闋淳熙禩。秋高日仲辛。大君敷渙號。重屋薦明禋。玉軫興清廟。龍旂亘紫宸。雲陰連夜解。霽色一朝新。周禮尊豐備。虞韶樂舞陳。合宮天地並。侑席祖宗均。峻峨登三獻。脩樞秩百神。齋祇申膺意。肸蠁降高旻。宣室宜膺福。慈闈亟拱辰。攀花馳萬騎。歸胙見（音現）雙親。聲事趨隆古。年齡侔億春。蓁著華有截。咸命播無垠。惠飫盼群后。恩波逮老臣。祝堯非健筆。徒學華封人。

楊慈湖集明堂禮成詩（并序）

嘉定二年秋九月辛丑。皇帝祀上帝于明堂。禮成。館職祇承舊比。作詩以奏。忠朝詩郎秘書省著作郎兼權兵部郎官楊簡上進（臣不工）

去臘陳三劄。茲秋奉九筵。群英俱有賦。孤迹敢無篇。宗祀新隆禮。宸衷上格天。虛明融靜漢。大化合敷宣。近駭邊烽急。前驚內寇連。鬼神雖默佑。刑政謹將然。咸謂公私雜。希聆守宰賢。積深千萬聲。任止二三年。苟且姑循舊。嗟咨亦屢傳。旱蝗難熟視。殍饉慘胥聯。寒後來方索。新間火已然。見旒幾咫尺。軒陛隔天淵。善頌無訣語。愚忠有至虔。顧兢兢業業。安止出剛乾。

明堂侍祠十絕

禮行肆類又稱禋。喜見承平景鑠信。堪笑漢人誇肸蠁。何如明德達精純。

先皇鴻烈冠重興。廟社依然總蒸寧。今日孝思嚴陟配。必知深妥在天靈。

王軫纔馳霽色開。都人雖諱敢如雷。曰暘曰雨元無定。都自吾皇一念來。

唱徹嚴更鳳鑰開。侍祠濟濟列崇陔。小臣亦忝廊西獻。惟稟溫恭對越來。

玉佩珊珊出紫扉。金蓮分炬散芳菲。祠班咫尺臨黃道。惹得天香滿袖歸。

登歌奏罷樂初成。鬱鬱芬芬薦德馨。好是天心彰信順。故教華月吐青冥。

合宮深敞匝脩廊。萬燭暉暉夜未央。自有賢文昭儉度。不須揚厲述齋房。

左个明堂是集英。鵠袍曾此校文明。餞餘款聽鈞天奏。疑是吾伊雅頌聲。

千官移仗拱端門。一日鷄竿萬里恩。湯網本疏民自格。要知家法在深仁。

肸蠁豐融富媪釐。班迎長樂奉愉怡。休嘉最幸生安逮。翼翼當如未祼時。

文天祥集明堂慶成恭進詩

於皇藝祖德乘乾。聖主宣光奕葉前。遲再庚申重建極。祀同癸亥數參天。中嚴外辦三千禮。累洽重熙四十年。顒贊帝心長對越。生憐功用貫垓埏。

明堂慶成詩（時兼作讀祝）

曉移天仗入思成。雨脚先驅御路清。虹影倒垂雲氣卷。日輪飛上袞衣明。詔音九奏真游格。酹獻三行福酒傾。景命有開如未艾。萬年孫子慶純精。

清廟嚴更夜未央。珠星璧月粲珠光。香飄黃道移天步。燭引紅紗轉殿廊。祼薦交神諸室醉。駿奔執豆庶居芳。都人報道君王喜。爭覩和鑾入建章。

淳熙稽古再明禋。制作規模汶上新。禾植羽旄朝萬國。首將玉幣薦三神。靈車欲

下天光。而御幄座張帝在蕭照事吉成中外賀與民同樂霈恩均。皇心寅畏格皇天旱歲饑書大有年報本愈嚴陽館祀慶成後第從臣薦祠宮瑞紀靈光燭太史星占貫索衡觿座正中國貢上萬方歸德更乾乾四六叢殊四六全萬風消劉日祇見合宮誠意上孚邑動房心之次盡聲下被恩均嘽嘽之餘作民恭先惟聖時克陞下靈承天地光昭祖宗具綿基於曲臺總建中和之極傚堵采於吉土之符精禋之交幸詔宗祊獲永慈蔭閟神祇之昭格與民庶以交欣。肆覲東后方躬五載之巡乎秩西成不忘九室之饗。躬事天之禮莫如王者之心極嚴父之思是謂聖人之孝。蓋諸儒之說為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為非古則取法於周公。五室九筵制斯嚴於路寢三牲八簋誠自接於高靈。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宮以配帝。廣哉皇矣實難偶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即路寢以親祠兆于仁祖熙五精而並祭斷自神宗。時和歲豐乃高穹顧諟而歆刑清武偃乃七廟咸神之致。宮室而雜畫自伏羲之卦茅以圜水出於公玉之圖。仰以事天則格其精享親以嚴父則盡其孝思。王者布政實嚴太室之居聖人享親莫隆上帝之配。穀旦涓辰廣聖人之能饗合宮盡志膺上帝之居歆。

我將我享既交舉於上儀來下來崇用永膺於純嘏。全行在序載嘉萬寶之成纘禋惟時爰秩九筵之祀。行涓吉日既擇孝饗之誠祇見合宮益懋駿奔之禮。稽我將之詩而推本於吉用皇祐之詔而稽裁厥中皇祐之盛始寓總章於外朝元豐之隆載嚴上帝之定位。聖以享帝為雖孝以嚴父為至。季冬令日吉月上儀。天神地靈允協合祛之制祖功宗德於昭並配之文。九舍龜圖之數五居坤馬之中。合社之制並配之文。崇獻室建傚圜丘之美報闡揚詩樂參錯玉之和鳴。作民恭先惟帝時克。懷柔百神嚮用五福。必有尊也肇新王者之堂庶或孝之克盡聖人之孝。八窻五室之堂四海九州之薦。講明大禮對越皇天。萬物本乎天式謹明禋之報五經重於祭是嚴昭配之文。乃因萬物之秋成爰即九筵而祀事。宗祀明堂爰聲宣室。乃稽六籍之傳建茲陽館欲罄一純之意享以秋帝。屬本朝之盛際講三代之闕儀。以安以侑是享是宜。惟聖為能饗帝式降成命之休尊祖推以配天尤重生民之本。旅萬玉以來成崇九筵而昭事。相于肆祀綏我思成。太宮禋豈具宜列聖之光吉日升禋昭格萬靈之貺。參講我將之儀備舉親祠之典。秋旋律管禮展合宮。上帝臨下有赫既中景命之休聖人

以天為宗爰謹嘉禮之報。歷吉秋辛備康年之嘉薦遂璧陽館來率土之推聲。共惟千齡難遇之君博制六藝不刊之訓。謂因天事天而因地事地有丘澤之方負惟以聖繼聖而以明繼明宜祖宗之並侑。講配帝之舊文致嚴父之精意。燕及皇天禮實嚴於大饗率時昭考孝莫重於宗祧。圖太室之儀卜杪秋之吉。相方視址于國之陽而勢飭材備周之舊。遠鄉重屋總合六經之墜緒方與圜蓋是與萬世之閎基。陳物承接神明。永惟繼志述事之圖敢忘嚴父配天之禮。具仲報本用昭萬寓之成虔示寧親以教諸侯之孝。若古哲后皆建合宮。體房心布政之名行祖宗侑饗之禮。周同廟制蓋嚴配之所先漢比郊儀故將禋之為重。汶上之圖國南之制。順稽古訓祇荅靈心。即路寢之正居講總章之大祀。徧舉累朝之闕典再修宗祀之上儀。重陰屏沴協氣宣和。後五室之肆禋廣六天而合祭。三神鑒德以孚休四海述職而來助。房心應明堂之成鈞鈐本聖人之孝。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供用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四方萬里執玉帛以盈庭群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有嚴布政之宮備飾親祠之典。脗合我將之頌無愧玉帶之圖。崇崇陽館王者之堂翼翼明禋一人之孝。清廟嚴禋獻之

將紫壇謹燎熏之報。乃即頒常布政之地事修嚴父配天之誠。擇季辛之穀旦修大享於合宮。闢九筵之重屋格四表之懽心。值大火之馳芒乘季秋之肅氣。神光陸離燭于薦鬯之夕嘉氣休昊被于欽柴之時。物無上帝之稱非躬祀不足昭乎虔聖惟烈考之尊非嚴配不足盡乎孝。格靈娭於真庭歆清德於太宇。按奉高之儀思承上帝之祀詠我將之什知配文王之功。諏辰季秋之良盡志孝享之事。定一郊之吉卜躬三歲之宗祈。璧玉溫潔粢盛令芳。靈光燭於大庭休氣靄于廣宇。悽愴怵惕之感集則孝所以興聰明齋肅之敬形則福為之降。崇堂鄉明美玉薦信。在天之象主布政於大辰在國之陽有通神之靈府。覽軒皇拜帝之圖舉姬周陟父之典。以季秋之嘉辰會五氣之精德。總章右个季秋上辛。載度禋神之遵益修嚴父之事。物莫不本於天人莫不嚴於父。稽祥符之肇志酌皇祐之闕文。涓成宗饗昭輯上儀。乘季秋之良脩大饗之報。歷禋清廟升煙紫旻。氣景晏溫福瑞紛委。薦豆籩之和氣陳禮樂之盛容。繹三代之彌文規九筵之閟制。涓路寢之室制總章之遵。臨禋在廟以追孝養之心欽柴于天以達嚴成之報。並侑五精之嚴下勉諸侯之孝。奠美玉於法席升紫煙

於泰壇。念物番俗阜。茲靈顧所以降休。謂德大報徹非親祠無以格意。乘涼露之感。懷拜高穹之大貺。玉帛薦潔。粢盛吉豐。物登商序。孝奉合宮。順復昆侖之拜。參講我將之篇。季秋肇辰。五室合饗。屬謳辰於商律。載講禮於路廷。述修曠儀。升秋宗祀。內盡饗親之孝。上孚拜帝之休。卜秋吉序。講古闕文。極嚴父之孝思。崇事天之美報。九秋蠲吉。五室會精。議禮九房。薦誠上帝。輯儀昭前。追孝風下。欽循舊典。迺舉上儀。乘秋季序。秋古遺文。前卜季秋之良。躬陳五府之祀。報物主之大本。紆神監之下臨。嚴烈考之配。交上靈之歡。秋旻曉序。世室宗祈。九筵備配。萬玉相成。孝盡人倫。報明天道。嘉盛薦芳。美樂象德。躬三歲之祠。會五精之氣。牲牷博碩。籩豆靜嘉。用嚴以教人之孝。反始以為民之祈。懷宗廟之靈。霜露以之怵惕。事天地之重。夙夜罔或怠遑。明禮肇序。曠禮具修。謂欽柴之祈。已數見于郊廟。而合宮之饗。當嚴報於粢盛。王者反物始之報。而延饗于帝。聖人極孝思之隆。而又配以親。禮備者文必昭。誠至則體式簡。表兩儀之臨。陟三后之對。迺涓路寢之居。以象圓丘之饗。粢盛芳潔。璧玉華光。陟配三后之靈。導迎上帝之貺。為人子者孝之盡。有天下者報之隆。馳齋驛

之嚴。祇太室之薦。三歲然後卜郊。雖王者能類于帝。七廟所以觀德。維聖人能饗其親。神暉藹而來顧。氣嘉美而下游。祭莫嚴於報本。禮必順於沿情。自前世祀於明堂。各殊其制。惟本朝因以路寢。允得其宜。恭承聖考。升配上天。惟天為大。辟乎上以居尊。惟聖為能。嚴於親而作對。以言其位則卑高之不敵。以言其道則純一而無殊。比周公獨曰其人。而文王是為克配。和鳴作於備奏。虔敏恭於祼將。式典以靖四方。用膺純嘏。寧神而達八表。各得歡心。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員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帝。禮神者莫尚於親祠。尊祖者尤嚴於陟配。欽柴展報。既昭吉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肇稱吉禮。已見于三歲之郊。載考彝章。又聞以九筵之貺。從昆侖而入奉蕭秉以祠。即九筵之室。躬三歲之祠。一純二精。拜熙成之饗。千乘萬騎。環拱扈之勤。修重屋之儀。謹周廬之衛。適修吉禮。歆昊天成命之詩。翕受靈釐。拜黃帝泰元之策。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粢牲圭幣之薦。稽汶上之圖。以靈承天地。歌我將之頌。以升配祖宗。涓吉杪秋。乘工章之正氣。肇禮重屋。修邃古之闊儀。昭五室之祲容。輯兩儀之寵貺。禮有登配。神期顧歆。屬尊祀於合宮。方駿奔於百執。民心知孝。天下歸

仁。率莫大之典。承無疆之休。顧曠禮之備成。導鴻休之來假。孝志飭盡。上靈居歆。神明顧懷。福嘏綏輯。上靈昭格。萬祉來寧。吉成精禋。隨格逆福。靈心顧歆。協氣充塞。鴻儀繹陳。嘉應顯見。靈顧保饗美祥降綏。誠孝孚盡。休祥顯臻。講禮崇配。答神降康。熙典備成。靈心昭答。擁絕瑞以如山。肆鴻禧而目海。受泰元之神册。擁宣室之繁釐。灑澤豐融。含靈鼓舞。五室成禮。百神降休。精誠孚達。景貺休美夙曆鴻休。率百神之丕歆。擁萬福而來下。釐事備成。肆元大慶。上靈昭答。萬祉來同。咸疑盛容。鼓舞群動。嘉祥叶氣。合宮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祇於嚴居。清塵在望。自若周南之留。紫素仍持。不與甘泉之從。永懷故事。難求汶上之圖。歸遠清塵。方嘆周南之滯。祀而嚴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聞合宮之癸祀。承明詔以駿奔。當柴燎之升禋。奉勉尊而參酌。逮豆籩而祇役。罔獲施勞。逮燀爟之餕餘。遍蒙均惠。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贊祼將而在列。侍柴燎而克勤。晴佩無譁。凡助齋居之恪。盥罍致絜。屢陪獻禮之升。奉璋趨前。既陪祠位之肅。端弁拜俯。又助精誠之通。奉祠于中。不顯禮樂之助。逆職于外。有虔牲玉之奔。想

聞路寢之鼓鐘。曾叨奉列。嘉與海隅之草木。同被恩私。青雲多士。皆預橋門之聽觀。黃髮孤生。獨嘆周南之留滯。蓋上德孝慈之至厚。宜格於幽。雖臣工奔走之靡寧。則維其職。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顧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賜之胙飫。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駿奔逮賜阻奉於豆籩。渙汗推恩。並陞於勳爵。青宮列位。式表茂儀。朱紱侍祠。宜頒異數。預陪昊繖之嚴。均被勳封之賜。雖無崇賜分器之錫。亦有濮田多井之加。肆休成之在旦。加異數之兼崇。初聞渥命之施。居有嘖言之畏。祀而致福。雖欲澤四海之均。賞不因榮。豈足勸多士之道。且祭大者多澤。亦既均受黍之祥。然器小則易盈。豈不懷覆餗之戒。爰均拜胙之休。首布告廷之命。樂與群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下同莞庫之微。嘉其顧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霈然大賚。夫豈無名。草木微生。桑榆莫景。顧田廬而傾逝。竊秩祿以常猶。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祀。寵光霑洽。尚不間於推恩。屢陪扈之賓勞。豈褒揚之可後。比緣禋祀。特有褒封。燔柴蕆事。親陪三事之班。渙汗覃恩。首被九遷之命。燔柴升燎。是舉盛儀。含爵東郊。式覃大慶。第五玉以褒封。發三錢而慶賜。顧録相儀之勤。猥塵慶典之厚。寄同覆載。罔不歡呼。下逮縉紳。咸

加令數 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華門增耀。亦需慶賜之優。祀典之休。允荅巫覡。思章之廣。覃及具臣。配帝合宮。爰遵舊典。正名郡吏。肇揚新階。 方渙發於德音。遂均釐於近列。啓劉會元。康節國祚。善道人書。議事合宮。禮既伸於陟配。均覃六贊。人皆得於自新。兼合宮之意。致高序以博臨。既丹康之恩。與迓延而更始。 修報本之誠。允遵典。本合宮之制。度致明禋。 慶典事之備成。荷鴻休之均被。 和氣克孚。歡聲洋溢渙發大號。恩覃有生。 慈讚上儀。神天底豫。敷施大號。美頁交欣。 中賀

蓋聞聖以享帝為難。孝以嚴父為至。 周右烈考。或妥迎而弗章。漢紀諸神。或舉禮而無實。 夙消剡日。祇見合宮。 誠意上孚。色動居心之父。宣聲下被。思暉輝羽之餘。 作民恭允。惟聖時克。 恭惟以聖繼聖。用天事天。仁兼天覆。量極海涵。 欽柴展報。既昭告於元功。嚴父致隆。又推明於極孝。 用神祇安樂之休。享華夏和平之福。 祇蕭採祺。總隆明德。 明德以薦馨香。中嚴喜享。欽福而用敷錫。延及緜區。 上帝眷而用。不時。壬人去而釁袞服。 壯仁育物。孝道崇祀。 豈止欲同周室。座而詳刑。庶幾俾盜賊向化。而革心。 正叙典。消剡日中初群工。 聞文既備。熙典告成。 金行在府。 載嘉萬寶之成。 聞禋惟肆。爰遂九達之祀。 爰逢三歲之儀。載舉九達之祀。以妥以侑。是享是宜。 精意潛孚。想百神之受職。湛恩下逮歛五福以錫民。 近衡皇祐之朝。遠配我將之頌。 五室成禮。百神降休允有尊者。肇新王者之堂。庶或享之。允盡聖人之孝。 四方業望。郁郁乎以盈庭。群衛百司。肅將而恭事。 於五室之祓容。羅兩儀之法眡。 明禋肇祀。曠禮具修。 王者布政。宜嚴太室之居。聖人享親。莫隆上帝之配。撥秊秋之殺。是修太室於合宮。 民心知孝。天下歸仁。 八牕五室之堂。端門四海九州之萬。 祇承嚴禮。肆行大祭。 宗祀告成。修畢剡之典。端門非昔。答萬宇之歡心。 和鳴作於備奏。膚敏參於祼將。 會天地祖宗之神。奉粢牲圭幣之薦。 鹿典交修而國欽。百神偏祀以無遺。 講祀帝之舊文。致嚴父之精意。 清廟嚴禋獻之時。紫壇謹燎熏之報。 會天地以同禋。升祖宗而合配。 皇帝陛下道包報肅。運會丕平。 巍巍成功。克之所謂大。業業致孝。舜之所由高。 清還休展。陟稱嘉享。 百禮既至。而正惟已獨。萬壽收酢。而福與衆均。 結尾 邈在遐方。欽聞寔宥。 濫膺闕寄。阻贊非儀。 夢想鈞天。莫預駿奔之列。心馳嶽闕。徒勤抃蹈之誠。 聞盛事之告成。與外郡而同慶。 書雖類相。莫階則拜以駿奔。鼓舞與謳。第與群生而同載。 群書足用事對 不攷此别。 世室國陽。通八風。正四時。 體題

嚴禋。大享。 宗祀尊祖。五室七廷。 賦 偶儀其九室。剩存七廷。 輪奐先寓規恢舊章。 開元合祭。而特建貞正之寓。建初配祀。而復脩汶上之封。四闢兮旅彼四序。八牕兮建其八風。 鸞輅欽詔。龍旂肅莊。 總章雖本祀。而龍業之意常存。清廟弗必臨。而肅恭之誠不替。 明堂備舉於儀文精意期乎於將饗。 當動法駕。天臨閶闔。 路門畫虎。日躔正於五位。法駕鳴鸞。時必臨於九達。 蟠旗端御於一殿。羣駕循臨於九達。 於齋宮長訪。丹室曼問。遍周夜巳半。 商雞已鳴。 左右个兮隨序建。居南北建兮固方神祀。 賦 陽想東與南入。清風微動於八牕。 諒舉揮東行。瀑日交輝於五室。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一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汪言壽
圈點監生臣李崔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一

太子堂（輿地紀勝堂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南八十里。九域志光州有白公廟。蓋楚白公勝也。左傳楚太子建之遇讒也。其）子白勝在吳。子西召之。使處吳為白公。今之太子堂白公是也。

太師堂（宋范太史集記　神宗熙寧六年。潞國文公以司徒）侍中河東之節。自樞府出鎮三城。明年留守北都。後七年拜太尉。保釐洛宅。又三年以太師就第。今天子嗣位。元祐元年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元老在朝。海內晏寧。五年復請老章數十上。二聖不得已許之。以公位極宗臣。無以復加。聽解重事。以維師舊節歸老于洛。六年十二月。詔以公之子集賢殿脩撰周翰守三城。明年二月周翰迎公安輿至河陽。父老觀公儀形。擁道讙呼。如見父母。蓋自公去鎮十有八年。而公之子繼守是邦。流風善政。相望不遠。公既老而復臨之。故邦人皆喜。以為不獨公家之光寵。亦朝廷之盛美也。府舍瀕河地鹵下濕。庳陋不葺。上雨旁風。不足以奉几杖。羞旨甘。周翰因其舊廬。治而新之。榜曰太師之堂。朝夕溫凊。問安侍膳其中。公作二詩以識其事。逍遥游燕。踰月而後歸洛。周翰既以公詩刻之石。以書來曰。子為史官。為我記之。某觀古堯舜之君。壽皆過百年。其臣亦無不耋老。子孫有國數百歲而不絕。周公老于豐。魯公封於魯。凡蔣邢茅胙祭皆為諸侯。召公相四世。其子封于燕。成王之封周公也。周公拜前。魯公拜後。所以康周公也。傳曰。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夫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德可知也。惟潞國公光輔四朝。功格上下。垂五十年。事載冊書。由今觀之。邈若古者天錫之報。壽考康寧。八十有七而聰明不衰。由漢以來輔相之臣。福祿之盛。未有如公比者。雖三代而上。唐虞之際。歷選賢哲無幾人焉。是以外至四夷。敬仰公名。或瞻望而歎息。或聞風而獻馬。此豈可以聲音笑貌使之然哉。蓋其陰德之所被者廣。仁聲之所及者遠。愛公之深者。不獨孟人而已。然則斯堂之作。其在周翰。如魯公之養周公。其在孟人。如召公之遺甘棠。於以勸天下為臣子者之忠。孝為人父者之慈。訓其永無窮。惟後人之勿替引之。元祐七年四月丙子記。文潞公集自別三城十九年重來舊跡總依然。鯉庭泉是魚符守。戲綵承顏慰目前。河橋洛宅近相望。三月花時日又長。雙壁安車來子舍。為吾特啓太師堂。

将相堂（輿地紀勝堂在利東路錦屏書岩山）**相堂**（元一統誌堂在肇慶路四會簿尉廳之東先是宋紹興中郭姓者作尉宰相梁克家為友嘗謫寓于此故名）**丞相堂**（元一統誌堂在崇慶州晉原縣文彦博父為州幕職潞公嘗肄業於此今廢）**延相堂**（惠州府圖經志宋趙汝馭永嘉人也淳祐三年守惠以安靜不擾為政興利剔蠹郡治一新舊東廳有文惠堂後易曰中和汝馭以為非始意改為延相堂取梅嶠與諱大夫詩云延相堂前徧利市衮衣相次又來迎故以名）**二相堂**（宋莊季裕雞肋編新州城中甚隘居人多茅竹之屋有士子於附郭治花圃初為一堂前後兩廡頗爽塏每延過客遊宴屢乞堂名而未得一日夢一貴人坐其堂上士子者從之遊亦若平日懇以名堂顧視久之曰可以二相名之即寤而覺殊不曉命名之旨未幾蔡持正坐譏訕貶新州既至無宅可居遂求堂以處士子欣然納之意其再入而竟死于彼蔡之貶人謂劉莘老為有力至紹聖初劉既坐責當路者故以新處之其至方暑尤急於問舍又欲假堂為館士子以二相為不祥不許而劉請甚堅不得已以夢告之劉以蒸濕不堪又以其言為未信竟借以居亦終於堂中則二相之名蓋預定於數矣與靈公之為靈何以異哉）**三相堂**（北窗叢錄元祐中韓玉汝為門下侍郎是時潞公僕射都下喧傳玉汝玉汝喜甚於私第新造一堂大書其牓曰三相堂蓋其兄子華持國皆嘗作相但俟制下即掛此牓數日後宣麻乃是范堯夫玉汝怏怏失望殿廷諸公相譏曰三相堂又却用矣東坡曰只可立作二相廟蓋京師舊有二相廟也高齋漫錄韓子華絳玉汝縝皆為宰相持國維繼為門下侍郎行且大拜其家於潁昌居第建堂望子華玉汝像缺一以待持國牓曰三相堂好事者戲曰此乃二相公廟也持國竟不拜相時以為讖云京師有二相公廟）**四相堂**（元一統志堂舊在崇慶州郡治崇慶堂後蓋唐張柬之鍾紹京李峴王縉四公皆牧此州唐貞元中刺史皇甫徹作四公詩且為之序今廢輿地紀勝堂在夔州政和間太守王蕃取唐賢為郡守後為相者四人繪像於其上曰四相堂後以張商英為通州簿遂更為五相堂淳熙間教授李蘩以韓滉亦嘗為州刺史乃益為六相堂）**七相堂**（元一統志謂郡處後張齊賢寇準宋庠呂大防范純仁蔡確也德安州志按方輿要覽在州治郡守陸世良詩云七相聲名俱屬此尚期他日更添君今堂廢）

相業堂（宋李壁詩在唐安郡圃作　當年從事圖長城翻向天涯問大鈞爭似聖朝公道在廟堂端要讀書人張柬之因論武后事貶因作中人補公稱官於此）**御史堂**（元一統志堂在平州茶城縣東五里興國寺西宋御史周渭為殿中侍御史侍郎本路李有徵時讀書之室故名）**功臣堂**（五代史吳越世家唐封錢鏐為吳王鏐功臣堂立碑紀功列賓佐將校名氏於碑陰者五百人宋史列傳錢俶既歸朝嘗楨事功臣堂其後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敢寧居乎）**翰林堂**（惠州府龍川縣循陽志羅孟郊龍川義城里人少游學于興寧隱居縣之南山築室讀書五代時登進士第官歷翰林涉諫垣後人因名其書室曰翰林堂　宋蘇升重修翰林堂記　予宰興寧有山曰神光巋然峭峙騰焰屬天歛英聚華產尤植奇群峽卑藉分環拱者一日陟巘而前十里餘間有故屋僅存左右紛曰邑人羅孟郊讀書室也其泉混混于石竇流于匯即之冷然可掬而曰羅公讀書洗硯池也昔隱于是真將藏月考其歷翰林涉諫垣名與此山俱傳繼而有孫愷者嘉祐初以第三名擢進士科首除寺丞累遷望郡屢總名藩有祖風烈然山川粹英豈特然於是耶而何曩隆而今替也予來承乏斯山堂者數問以學自行極滿前之秀翹所謂擇勝根依固不偶耳至若職司王言庭摛春藻足以鼓流俗而聳天聽者蓋一時之文得不淵源之有自耶人信夫學之不可已也二公綿歷浸久聲華文物隨泯泯焉予欲作興起廢念不容釋輿工軒手繪二公像畫乃所以遵故範開後學也暇日肅僚友而與之言焉且曰繄植也不學將落公之德望湮沒無聞檢括宗籍猶百三十有餘年豈無抱負幹務猥瘁苟惟繼前學紹先猷後來將有接踵輝煌於是乎前振後行以勉之噫何地不生才何才不負世一門如二公何可多得有人問南中人才者首以二公對故樂書舊宗立碑以載其本末耳時紹興戊寅年十月望日從政郎知循州興寧縣兼勸農事蘇升記　孫公談圃　公晚貴歸州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蟲事蟲嘗貴知此郡唐史即不載獨見於圖經今郡宅有翰林堂）**光祿堂**（襄陽府志堂在本府襄陽縣南宋熙寧間史中丞以光祿卿來守襄陽作軒于峴山亭後襄人安其政因名其軒為光祿堂今廢宋王漢濱先生集跋光祿堂記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峴首光祿堂茅屋數椽此碑斷折歲歉為之悵然今見墨本豈特去國似人之比哉得好事者復摹諸石以為五邦之偉觀也）

君子堂

濂溪續志嘉蓮驛照廳曹史君之格扁曰君子堂一以前有鳳凰數取義鳳凰鳴矣維君子使一以前植也蓮取義蓮花之君子盱江後志建昌郡治有君子堂開慶元年郡守曾墅建植竹千竿又云錄事參軍廳在郡治之西有君子堂建康志堂在郡治壽勝堂東南臨水景定元年馬公光祖建台州府志堂在郡靜鎮堂前太平興國三年畢文簡士安來守真宗有君子人之稱故名慶元元年周守燁重建元守袁詩云堂堂文簡公一世變與皋君子哉若人此言豈所褒遺愛在斯民誰能薦牲牢獨有生祠地清風仰彌高輿地紀勝堂在崇州治正堂之東始名靜鎮堂有藏春在靜鎮之右留香在堂之上思德堂在堂之東三山堂在臺之東又有環翠跨于城上 宋魏了翁記 記曰龍舒陳侯冲即先廬之南雲錦亭之舊為堂三楹摘周元公先生蓮說名以君子屬某書之且曰為我叙所以作稱惟先生精思獨得作為圖書原太極於無極驗陰陽於互根會八卦於五材明兩端於主靜凡皆無所因襲若異而實同哉惟理明義精是以觀物而察雖以水華庭草亦莫不有以識其屈信清濁之分此在晚學不容復措一詞雖然嘗因是而有疑焉荷華之於詩蓋一再見鄭風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陳風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余謂此詩人憂世懷人願見君子而不可得之詞說鄭詩者謂刺忽之用臣小才居上美德居下其於刺忽之義容有可言而用臣之義則為得之若夫陳詩箋傳以小序為據則指為男女相悅之詞夫碩大且儼計非鄭人元夫心廣體胖未易當此而安得以相悅少之疑當為泄治諸賢直道不容而詩人思之耳其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此殆有及辭之憂大抵詩自齊魯韓毛以後士稟其德性之知以奔走為訓詁之末流令毛傳孤立故為詩者益固因先生蓮說益信二詩之義皆為思見君子故以復于陳侯始識諸堂序與同志者商略焉 臨湘志 堂在臨湘邑治北大觀二年丘公允建左司黃誥為之記曰經傳稱君子者惟論語為詳始於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終於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其故何也蓋人之常情好其所同惡其所異榮其所通醜其所窮能不慍者鮮矣故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夫是之謂不慍君子畏天命居易以俟之小人不畏天命行險以徼幸之故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夫是之謂知命始於不慍終於知命然後可以稱君子此述作之微意歟臨湘知縣丘君儒林經行脩明達於為政投刃皆虛恢恢乎其有餘地乃作君子堂日欲同僚清談

於其中其意若曰道德仁義在我而不在人爵祿軒冕在人而不在我在我者吾知慕之在人者吾知任之慕之至於樂所以不慍任之至於無憂所以知命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非深達於道何以臻此他日儒林以書來乞言姑誦所聞於孔子者以遺之我無加損焉亦儒林之意也後之君子登斯堂者早夜以思皆欲其行如孔子之言然則儒林之作不獨為己又將為人豈非無窮之利哉若夫山川奇秀風月清明協氣橫流雖聲震動凡有耳目者皆自得之非予言所能道其仿佛也大觀二年十一月記 南康志嘉定間朱寺正於門外建堂三間陳寺丞扁曰文會堂堂下沮洳不可居歲久頹仆紹定壬辰秋史侯丈卿始至釋菜慨然欲改作增廣之癸巳夏乃撤去舊材增培基址五尺別建五齋講書祠賓位在焉北對雲章閣扁其中曰君子堂前泊水五間右為引廊三間以通閣下袁蒙齋集白鹿書院君子堂記 易六十四卦大象皆言君子君子者全德之稱歟濂溪先生妙達陰陽動靜之理謂乾坤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嗚呼易道深矣先生之學該貫天地萬物而獨愛一蓮何哉蓮亦太極也中通外直亭亭淨植太極之妙具于是矣蓮為君子則富貴隱逸非君子歟隱逸逃富貴者也富貴未必可貧賤也若夫君子何適不可哉仲能湯君為長子白鹿書院一日貽書命余作君子堂記且稱堂基夷堙與太守史侯慨然捐錢粟助風化意且曰書院乃重修而此堂則新葺重修者起六十年之廢壞新葺者廣六十年之未備堂瞰荷池取濂溪愛蓮語扁以是名諸生藏修游息其中亦嘗有感乎富貴天也非可求隱逸適也非所安求為君子而安焉濂溪之望後學止在是余恨塵吏鞅未獲一登斯堂儼元開得請其行也執周易一卷與諸友相周旋訪廬阜尋舊遊而後歸不亦快哉 又馬貫夫君子堂記 菡萏詩歌芙蓉騷賦曷取哉比德也我德之肖其清也我德之方其芳也畔而益背陽發其華也歸根復命陰結其根也有孚盈缶的中之意也太白若辱出淤泥而不染也君子人歟觀此則可以知德矣昔濂溪先生愛蓮有說而於他華不能無貶焉余曰四時之變不同而草木之華隨之蘭菊固各有時胡可以一律齊哉獨蓮也當流金鑠石之時有瀟灑出塵之韻是則尤可貴耳乎於時則與他華等木可以伐議此陶靖節有云善萬物之得時惟其時也然後君子余友馬貫夫築室桂山扁其堂曰君子蓋取諸濂溪一日過鄞之東湖訪余於種德庵而屬余記若貫夫者可謂有志於為君子儒矣故為道其平日之所自得者以助貫夫之進德云端平三年立夏日記 元牟巘陵陽集周景遠

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雲。首扁舟訪弊廬。靜專大雅。溫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嘗名其燕處之堂曰君子。而以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孰不願為君子。如堯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固君子之願也。不必自有其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府。而又斍斍然抗其名以為的於天下。吾懼其立於獨。卻笑來無方也。故蘧伯玉恥獨為君子。何恥也。恥不能使人皆為君子而已立於獨。後之君子或不能為蘧伯玉。從使忠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適為君子累。楚之好脩。漢之尚節義。及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子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章。學以求於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耶。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為。必同流合汙而後為得也。表實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滋不可。吾升吾堂。圖名思義。凡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實

累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孜孜不息。務實也。意謂務實則其實修。而名善非惡乎名也。敢以是說繼衆君子後而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益異之。予聞周君之先嘗躋膴仕。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舊。君趾美家聲。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往往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以博物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既無負名堂之義。而猶務實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其識之。予前言則陋矣。溫州府志。堂在郡廨廳堂後。即宋君子堂基。至元間。周經歷汝弼建。直闌橫檻。三面臨池。石橋橫渡。荷花簇映。清風賓幕。如圖畫。堂亦在經歷司後。臨大池。三面皆荷。舊名芙蓉亭。荷花盛時。郡守領客飲宴。署月台事必於是。留守元剛改名君子堂。取濂溪愛蓮說為記。丙子火。歸附後。至元三十年。經歷周汝弼倡議重建。郡人林侍郎永年記云。古者設官分職。各率其屬。建侯樹屏。必有贊籌主畫之掾。同勞王事。其來尚矣。國朝奄有率土。郡有司。或精美選。不於侯牧之屬。又必得廉謹熟憲章者任之。溫為東浙名郡。獄訟賦役期會之間。尤為繁冗。自胥而詳之。模像論定而上之長貳。仗繁匪輕。郡治燬丙子兵燹。十餘年而後公宇爲新。圓已宗敝。猶議舍猶湫隘。見謂閟事。經歷東原周君。覩君子堂故趾。慨謂此非泛綠依紅之地乎。迺謀闢地于郡長官。亟嘉其請。經之營之。畫堵度材。首倡捐俸。寅恭贊相。其徒不日而辦。癸巳孟秋堂成。客有步脩廊。俯蓮沼而美之曰。蓮花之君子也。周君誠能愛濂溪之愛矣。抑堂以君子名。居是堂者盍思和而不同之義。若式衎尚徉和可也。政有外事有不平。同可乎。曰毋苟同。當於理而已。豈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後之僚屬。其知勉夫。毗陵續志。元史孝祥江陰州儒學君子堂記　暨陽郡庠之南。故有雙池。蒔以荷花。表以嘉樹。古頖宮制也。二小亭翼然池上。曰光風。曰霽月。為學者詠歸游息之地。歲久亭壞。池亦蕪穢不治。其為士者病之。大德五年。張侯時舉來牧是邦。暇日過焉。臨池尚羊。思起其廢。乃度地東南隅。築室三楹。以面之。陶清鑄羽局勢顯敞。翁更佳致。涵泳聖涯。每南薰徹。來清馥。橫度亭亭淨植。霞卷雲舒。爛其天孫之機。絢兮郢君之彼。亦美觀也。夏五月落成。侯與賓客來游。欣於所遇。池䑺岸卉。亦有德色。乃舉酒屬客。問所以名。或曰光霽之題尚矣。仍舊貫。奚可更。或又曰。堂成為蓮設也。今顧屬之風月。無乃考德弗類乎。奚其可。於是蜀客史孝祥最後至。攝齊而升。繹師虞以復于侯曰。今夫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遠觀。不可褻玩。是為花之君子。蓋非濂溪先生語乎。先生閔世道之胥溺。感斯花之獨清。較德評芳。而以君

子之名加之。其旨深矣。吾聞澤陂之亂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龜山楊氏謂此詩以花喻人。蓋思見賢者而作。近鶴山魏氏亦謂碩大且儼之人。非心廣體胖道盛德至者不足以當此。而序詩者以為男女相悅之辭。可謂陋矣。二三大儒吐辭為經。作則千古。皆處此蓮於賢人君子之目。嘻。其然哉。今吾堂近在宮墻之中。而玩芳領勝其間者。皆吾黨之士也。遊聖人之門。覩君子之花。味先儒之訓。吾意目擊道存。心融意會。其同為成德之歸。斯昭昭矣。請名君子之堂。而寓盤杅几杖之訓。以為二三子進德修業之助。人乎蓮乎。流芳毓秀。與是學相為無窮。不亦可乎。侯喜而笑曰。命之矣。君其為我書之。孝祥曰諾。乃詠其事而為記如此。侯名獻。字時舉。臨郡五年。令修政治。而於學校之事尤加意焉。若為創技官之宇。闢新小學之廬。表欄楯以示正塗。葺重屋以疑風氣。所以黼黻侯度藻勺儒雅者。實殫厥心。可謂不負聖朝視邦選侯之意矣。斯堂之設。豈但吟風弄月。娛目騁懷而已哉。郡幕宋君春卿。張君仲威。博士王君德剛。皆君子人也。故於是役。奉謀叶志。左右經畫。用能不日而成。是宜聯書以教同志。後之覽者。亦將有考於斯。元虞集道園學古錄　君子堂記　臨川李本伯宗之大父。以郡史從軍。活屬縣數鄉之民。既而延郷先生孫履常

甫教二子于家。齋舍在蓮池上。復常取周子語題之曰君子亭。後其大父父既殁。池上之居為别舍。伯宗不忍忘也。因取以題其所居之堂曰君子堂。而求予記之。噫。予之大父有陰德。生理之息養。和氣流行。予之父受學於鄉先生。成其屬望之意。則予之誦詩讀書修身慎行以君子自居則亦有自來矣。夫人之為人。其類大槩有二。曰君子。曰小人。其幾微之初則善惡義利之辨而已。為利為善出于天性。隨感而見。涵養深者識察其端之自出。知擴充之其為君子也。孰能禦之。一念之發起於血氣。為惡為利不能察諸其微而力克治之。則其潰冐衝突壅底沉溺其不可禦也。又有甚焉。是以欲為君子者不可不反己窮理而求其端也。古昔盛時聖賢迭作朝廷鄉黨學校之間。外而交際。内而家庭。無他教也。是以其時君子為多焉。聖遠言湮。異端並起。易書詩春秋禮樂之文。孔孟之說。雖具在方冊而僅存於世。其學之者固陋。則不足以自奮。猖狂則不能以自反。天質之敏才器之高。則又不肖於此而他求焉。師匠不作。無所質信。汗漫之久。沒身無得。此人心所以常昧於本初。而先王之澤不被於天下。此豈小故也哉。昔者周子。特起於千載之下。上接前聖圖書之作。天實假之。而或者猶疑其說之別出。程伯子天性之純。叔子操守之正。以張子之仁勇。猶出入於孫吳佛老之說。然後卒能歸求而得之。此所謂振古之豪傑者哉。是故有高明之資。不肯安於凡近而過求之。其能自歸如張子者。幾何人哉。延平李氏之言曰。舉世紛紛曰學仁義。陷身楊墨。誰能知之。竊意斯言也。為學之初。稍出於自私之意。歧路之差。其失大遠。延平安得而不深嘆之乎。雖然。此猶為學道者而言也。乃若淺陋之士。求欺世欺人之名。以竊自蓋之利。立志之初。已與聖賢大背而馳矣。而謂有志於君子者而為之乎。予與伯宗游已數年。今歲留山居者踰月。察其不自安於衆人之習。真欲自致於君子。靜而不滯。進而不止。有初有終。庶幾無愧於斯堂者乎。幾微之先歧路之差。則不可以不慎也。姑記其說而相與切磋琢磨。以求其成焉。至元戊寅三月朔記。韓性君子堂銘。四山之西。是為太白。翠氣凌空。幽藹抱石。八窓洞開。環以重碧。是為清門隱人之宅。倚歟隱人。竹隱自名。復以君子。扁堂之楣。其飾絢佩。其音簫韶。雪霜貿貿。歲寒不凋。是為德符。不以形似。非君子之似此君。而此君之甚似君子也。有記有銘。美哉洋洋。故未嘗登君子之堂。而想表君子之光。釋大訢詩。堂名君子為君開。喜報傳呼柳下來。當道豺狼應屏跡。故山猿鶴莫驚猜。波搖翡翠風生珮。露冷金莖月滿臺。況是青谿江總宅。黑頭勛業未低回。　獨塁君子堂詩（維摯當師鄭

善之鄧州人也）海上歸來鬢未霜。登臨應不愧斯堂。風生篠羽迎仙蓋。華散氍毹供佛香。江上蘼蕪隨意綠。雨中新樹過人長。綿州學士深埋玉。淚濕遺編可得忘。

愷悌君子堂

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内廳之西　六　曰愷悌君子堂。知縣鄭摩建。

君子堂

元一統志。堂在邕州古城基之東。即晉安南將軍刺史王遜。隋安樂郡公刺史元諧。散騎常侍刺史梁毗。唐宰相狄梁公傑。宋御史中丞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孔道輔。寧州防禦使贈太尉李允則。六人皆有德於州。後人建為此堂。以伸追慕之意。有范仲淹碑刻尚存。剝落不可讀。惠陽志。堂在惠州郡之豐湖書院。郡守劉侯克剛建。

教子堂

元一統志。唐質肅公教子堂在常德武陵縣。舊為尉廨。今廢。公初作尉時。教子建堂于此。韓忠獻為記。蔡君謨書。

史君堂

惠陽志。惠州郡城西豐湖之北。陳公橋創堂。曰史君堂。宋治平間陳侯偁為郡守。築堤建橋。時了翁隨侍。百姓生祠之。榜曰陳史君堂。堂内塑二像。一坐一侍。坐者史君。侍者了翁也。

循吏堂

惠陽志。禮藝師顯行眉山人。宋景定間以宮講出知惠州。年已七十餘。政尚清靜。到任之初。首詢蘇唐二鄉先生故居而拜謁焉。時東坡故居頗久。修葺而易菴故居。頹廢不存。公皆為之易新。以時奉祀。嘗建循吏堂以奉前史君陳公偁之祠。又易湖山觀為循史亭。與野吏亭相並。蓋欲以循吏自居。

才士堂

元宋本至治集。禮部主事廳才士堂記。六部主事。僕官也。漢官儀有光祿勳南北庭主事。三署主事。其名始見于此。曹魏有中書主事。晉有門下中書主事。宋齊悉置中書主事。梁有門下主事。正令史。北齊有門下主事令史。是雖號稱主事而非六曹者。元魏尚書吏部儀曹三公虞曹都官二千石比部各量事。置掌故主事員從八品。是則六部設主事之始。唐六典云。陳後魏北齊並不置。致未詳也。隋初諸臺省並置主事令史。皆第九品。煬帝三年並去令史名。且隨曹閑劇而置。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置一人。唐開元二十五年官制。禮部主事從八品。又從九品。有尚書御史臺秘書省殿中省内侍省太子左右春坊主事。出六部者之下。趙宋中興會要六部主事皆屬吏。領禮部四人。分掌禮部祠部主客膳部事。金揔格載尚書六部主事從七品。掌受事付事。檢勾稽失省署文牘。兼知本部直宿。提控編附條格。管勾架閣庫。而禮部者則二員。皇朝六部並置主事。職掌品秩皆沿金制。禮部之員數亦與金相若。他寺署惟光祿有之。餘並廢。至順二年冬。

本永之禮曹越明年劉君璜王君由義以次第被選來為主事二君皆以儒進質厚而樂易勤事而無間彼已其相與猶左右手視官長猶兄弟物來至和調以適其宜猶良饔人甚驩也部之公堂之東小廳三楹則其聚而治文書所也一日二君以未有記為請曰已其右幸賜一言刻之本以為主事選甚重漢祭諸郎茂材高第者為之于時固非六部僚佐然其重可知故東漢陳蕃范公沙穆並以俊材孝廉充後漸用武官劉宋改文吏隋人雅用才術之士今大定中有旨部主事改用進士非持旨不得登用吏人或宰執知其可用力許薦奏國家自建官必嘗為都省東西曹掾始得之蹊他官踐是塗者什一有聲者或即是拜監察御史轉列華要進甚亟人望所繫其重不減前代而禮部曹案朝賀祭祀燕饗歲賜科舉貢獻釋老災祥等凡十又三其大議論探典冊格令急務倉卒酬酢至叢也今史十九人主事貟令隨制然歲一人扈駕上京則留者獨攬衆事其勞益倍古人廼取隋史語名曰才士堂而記之曰選重則責任將亦重進亟則其勞有不敢計前世幕職或其長自辟置非志合道同者不舉故其舉也必情浹義洽而公事無齟齬今則一從朝廷注授或各昧素履烏合而處有所論斷則鹹酸之不同圜方之不相入於是為其僚者伈伈然戚戚然

以終日否則惘然以疾其長皆不得全賓主之義矣若二君者蓋鮮然二君殆非久此者其轉列華要蚤莫也後來者視堂名堂知被選之重視記當以二君自勵劉君字文瑞臨沂人王君字仲方朝邑人皆嘗為中書省掾云至順三年十一月一日記

進士堂

（盧陵縣志）縣學大成殿右有進士堂乃宋丞相文天祥讀書處也丞相書魁字于堂上刻於堂之壁焉

處士堂

鎮江志龍華會在山麓有趙處士堂（許欽）

三士堂

宋汪藻詩題孫益遠三士堂（取東坡三士圖身與淵明輞川為三也）輞川晚作羅浮遊淵明暫出還歸休東坡百謫乃欣慕孫郎更欲參其流四人出處無一似千載相期風味耳要須共着巖壑中應只虎頭知此意

闡儒堂

牧萊脞語陳仁子浯水鄧學正闡儒堂記　浯鄧國望築室一區種竹萬箇將歸為講訓所念舊交長公叱馭溫存索余溪隱且言異時息齋李公持節使南交過其廬作墨竹手卷題曰大闡儒風廉使新齋李公踵記之今存摘闡儒二字名堂丐一言自釋余曰大塊噫氣號天籟而怒萬竅駭於春薰於夏凜列於秋冬大木之畏隹似鼻似枅似圈似臼洼者激者謞者吸者揚沙踣屋松撼半天滴弄輕柔各以其聲應而獨不見之刁刁之調調乎聞倚碧鮮蕭疎玉立微飆過之颯颯焉蕭蕭焉徐徐焉琴琴焉回薄動盪磨戛清越萬葉龍吟泠泠乎瀏瀏乎瀏之而揾解襞之而肌清若與儒道相似儒道淡而清幽而深紆餘而茫洋噓以仁義煦以禮樂拔拂以詩書倫紀茫如捕風不可捫摸而能心天地命生民太平萬世吹萬不同微微相著亦有潛化而不知所以然故天假竹風以鼓萬物人假儒風以棟萬古一種清氣並行太虛間而不悖余試共盱衡人間世其來也凡幾而所以來也將以其地以其人秦晉之風多鷙悍燕趙之風多慷慨吳越多佻侻鄭衛多淫靡獨齊魯誂誂文雅乎且以為是固然也非乎而奚舉世不皆然也汶陽之濱鄒嶧之墟鼓元氣管橐籥為教父父者蓋有在而匪固然也動之化之其體鉅其機神其功庸奚快吾亦不知清韻過此君幾等世稱孔孟之道與天地並其地鄒人鄒天之風著於物而物不知孔孟之風著於人而人亦不知也乘堅萊肥今之風若燕若趙若吳越者不少矣而獨不皆齊魯者何也齊魯以文雅文則淡雅則難合曷振而動曷颺而入亢馬捍馬噴且訕焉在吾黨士不得不任其責也吾老矣尚不忍損素業暇日肆餘力創學宮析壞市書廉海內學子窮年講貫廡幾奭頳吾伊或可砭人骨清人懷濯世塵而滌歆坐別國望司教來上為

今太宗師歸而闡之特一揮筆易耳儒者何世道所繫也嘗一厄於阬焚矣賈董獨闡於洛都廣川而不悔嘗再混於清談矣文中子獨闡於河汾間而不倦嘗又蝕於華戎之戰爭矣周程張邵獨闡於濂洛闡右而不群當時觀數子不知其闡者為可貴數子在當時亦不知其所以闡者為可辭千載而下洒然猶可挹孔孟遺風旁薄六合一縷薰焉服媚而不絕者數子力也吾與國望其獨無意於斯乎則願相與勗之清陰滿林琅玕挺直國望坐臯比招諸生林下坐春風中將隨撞擊吟弄各有得襟袖飄蕭豈無詠歸若點者撣兮撣兮風其吹女儒兮儒兮闡之在子吾將寓目焉國望國望毋多讓

相儒堂

新安續志宋丞相江萬里嘗讀書黟縣石鼓院中僧扁其堂曰相儒永州府志堂在舊教授廳西宋景定間前教授皮龍榮入參大政教授吳之道闢公廨之西作堂以識其盛今存遺址文有年記云三代而上政與教一故為相者無非儒三代而下政與教二故為儒者未必相伯禹以若稽古相皐陶亦以若稽古相周公以論道經邦相伊尹之相也以伊訓傅說之相也以說命仲山甫之相也以古訓是式衛武公之相也以抑抑威儀儒不相乎相不儒乎蕭曹以刀筆相漢其或繼蕭曹者雖丙魏可知也房杜以謀斷相唐其或繼

房杜者雖姚宋可知也儒不必相相不必儒良可歎矣思文藝祖咸五登三宰相須用讀書人明訓具在自時厥後以禮義廉耻養士以大科異等興賢魁彥彙征鴻碩在位理欲義利之辨較然大明內聖外王之學見於實用三百餘年歷變雖多元氣自若用能祈天永命以綿過曆之期大抵皆相儒之効也迺者馬鍊失調負乘致寇天子發憤登俊去兇海內翕然號稱太平於是參政知院泉溪先生皮公實在政府永之人士讙曰是嘗分教吾邦鳳石流芳鵷林被潤而可無以表章之哉今廣文三山吳君重溫舊禮乃闢公廨西偏作相儒堂以識其盛且俾有年為之記有年遜避固辭而不獲命因述前聞以諗之曰相以儒其所美在上儒以相其所美在下二美具而君為堯舜湯文之君臣為臯夔伊周之臣時為唐虞三代之時子之堂也美將嚋歸廣文曰余也敢忘聖天子用儒之懿識參相行道之盛心與固請書之惟參相學足以正天下之本道足以格人主之心望足以示南邦之式暫茲授鉞行矣秉鈞宏業休功日新月盛夫豈區區二水可得私有者抑筮仕之初師道已立舉周張不言之秘悉意剖發士經指授皆得以成德達材萬口一詞傳誦無數茲固廣文之所敬慕而不自已也然則此堂之作將以旌前猷起後學其益可勝既乎參政長沙人名在旂常勲在彝鼎廣文名之道字達原由璧雍前廊登寶祐四年進士第與余為同年制行姱清立志超邁行將召用矣景定癸亥三月朔日記

嘉儒堂

（鎮江志總領所堂曰嘉儒景定五年總領陸景思建）

先賢堂

（金陵志馬光祖建祀周漢而下）四十有一人曰至德讓王吳太伯初逃句曲山中越相國范蠡築越城漢嚴先生子陵光結廬溧水漢丞相忠武侯諸葛孔明亮往來說吳同伐曹操又勸孫權定都吳輔將軍婁文侯張子布昭有宅有張侯橋吳將軍南郡太守周公瑾瑜有周郎橋吳侍中尚書僕射是子羽儀有宅晉太保睢陵元公王休徵祥有墓晉平西將軍孝侯周子隱處有臺晉太傅丞相始興文獻公王茂弘導有宅晉太尉大司馬長沙桓公陶士行侃晉侍中驃騎將軍忠貞公卞望之壼有廟晉太傅廬陵文靖公謝安石安有宅晉車騎將軍獻武公謝幼度玄有墅晉右將軍會稽內史王逸少羲之晉中領軍光祿大夫吳處默隱之有宅宋徵君雷仲倫次宗開館鷄籠山齊貞簡先生劉子珪瓛居檀橋齊諸王侍讀陶通明弘景居茅山梁昭明太子蕭德施統有書堂唐太師刑部尚書魯公顏清臣真卿昇州刺史唐翰林供奉李太白往來金陵唐山南西道節度參謀孟東野郊溧陽尉南唐司徒致仕李致堯建勲賜號鍾山公南唐內史舍人潘佑樞密使齊陽武惠王曹國華彬開寶中昇州行營統帥尚書忠定公張復之詠祥符中再知昇州中丞恭惠公李幼幾及淳化中昇州觀察推官樞密孝肅公包希仁極天聖中知江寧府丞相忠宣公范堯夫純仁治平中轉運判官示正寺丞純公程伯淳顥嘉祐中上元主簿監安上門鄭介夫俠有祠少師龍圖學士文靖公楊中立時嘗家溧陽參政莊簡公李泰發光紹興中宣撫使太尉建炎中知溧陽縣還通判太師丞相雍國忠肅公虞彬父允文紹興中師丞相魏國忠獻公張德遠浚紹興中留守都督秘閣忠襄公楊希稷邦督府參謀太師徽國文公朱元晦熹淳熙中除轉運使安撫殿撰宣公張敬夫栻督府機宜文字太師正肅公吳勝之柔勝生金陵太師參政文忠公真希元德秀嘉定中轉運使周應合記曰公卿大夫士可祠三道一德一功一金陵上下數千年間有道有德有功者相望吳晉皆有祠而他代闕焉寶祐丁巳公屬馬君去非定其可祠者而為之讚越一年祠成志又曰始定四十二人公祖野亭先生與焉公止之而仍虛其一云（堂在清溪圖祠今廢）太平州圖經堂祠齊謝宣城朓梁陶隱居弘景本朝陳少師規宋少師忠真郭金紫雄子朝請詳正王直講逢李編修之儀李左司樫唐修職敏求舊名兩賢祠李翰林潘逍遙閬禧間增置像位凡十有二賢在州學三山志堂在福州府學慶曆皇祐間陳先生襄鄭先生穆劉先生彝皆已登仕籍鄉人尊師之與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同號五先生紹聖初賢良陳暘始與提舉陳敦夫請置祠于學郡守溫公益從之遂立五先生祠政和中黃尚書裳復以閩清校勘陳公祥道解經以悟學者宣和中余太宰深復以候官劉公康夫教授諸生為公其後又以福清鄭公使節義著聞並圖像于學先是唐觀察使常袞配享學官政和中柯暘為漕自試院遷其父龍圖述生祠於學遂並稱為十先生又其後王端明祖道亦以有功於學祀焉紹興九年張丞相浚言常公首振儒風不可與後來者並列乃位常公於中益以歐陽詹與諸公列左右乾道間有言陸公佃亦鄉先生宜祠者於是為十三人　襄字述古侯官古靈人氣古行高與鄭先生穆周先生希孟陳先生烈為友時學者方溺於雕篆之文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而莫之講四人者獨以斯道鳴閩者笑之不為變守之益堅躬行於其家而達及於州閭皇祐初知河陽縣富鄭公弼移鎮河陽學過之會入相以文學政事薦召試秘閣校理判尚書祠部權貴人奏乞寺觀名額且度僧道士先生執奏令奏言近年以來自宮閫宦官以及要

近一例陳乞蓋東政大臣不為陛下愛惜典刑臣不敢奉行尋知常州熙寧初召修起居注知諫院管勾國子監薦常秩陳烈管師常程顥經明行修召為太學官遷知雜侍御史論青苗可罷召試知制誥先生言論事未能開悟聖意不敢就請外補上批其疏曰朕慕卿經術行已深惜遠去遂復修注尋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適河決河北有詔先生視草以水不潤下為言中書改之乞知陳州召還知通進銀臺司除樞密直學士判太常寺兼侍讀卒年六十四有文集三十卷紹興初上得先生所薦司馬光以下三十三人奏草手詔褒嘉焉　穆字閎中為學修飭歷國子監直講太常博士熙寧中為岐王侍講陳先生襄為臺雜疏言府僚不可不謹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也出知越州元祐初入為國子祭酒時楊王荊王請為侍講除直集賢院楊王翊善太學諸生復上書乞為師範除祭酒未幾請解職許之五年除寶文閣待制復為祭酒踰年乞骸骨提舉杭州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上疏穆年雖過七十祭酒為國子師非藉其筋力願留之以示朝廷貴老貪賢之美太學諸生請留者亦數百人皆不報公卿大夫太學之士設祖道供張汴東門外辭決而去卒年七十五　希孟字公闢通五經尤邃於易取孟子闢楊墨之義以為名而字焉初

與鄭先生穆為同志友後得陳先生襄陳先生烈相與講貫力主斯道既而劉先生彝以問學顯名復與定交學者師慕之知州劉公夔曹公穎叔蔡公襄皆親至學舍質問經義既而部使者相繼論薦詔賜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四門助教充本州學教授先生三表力辭不許尋以病終年四十二門人曾伉陸宣朱敏中許將曾默范鏜陸衍王晦林璋等七百人相與塑像立祠堂于保福寺元符中太守率僚屬致奠焉有詩義十卷易義十卷春秋義三十卷雜文二卷云　烈字季慈年甫十四繼失怙恃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壯迨老事奉如事生特立獨行非禮不言不踐雖御童僕如對大賓慶曆中蔡公襄為守下車之始以書問閩俗利病先生條利害二十篇獻之嘗謁襄留建溪雜詩以諷之襄為霽威嚴先生通三代之禮凡冠婚喪祭悉遵行之雖博學如陳先生襄劉先生彝皆問禮焉皇祐五年周先生希孟及鄉老柯懷祚等舉先生文行太守以聞詔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本州教授三表辭不許復授守安州司戶參軍充國子監直講又辭元祐元年授宣德郎致仕其後監司復薦落致仕為州學教授改京秩凡六考不願磨勘不受廩祿敝衣糲食裕如也卒年七十六有孝報經三卷授其子丞　彝字執中少師事安定胡先生初為朐山縣令

恤孤寡平賦斂作陂池教種藝振將惰或類其事為一書曰治範熙寧二年召對言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取士不以體用而尚聲律浮華則風俗偷薄上悅歷都水監除兩浙運判移知虔州歲饑民多不舉子俗尚巫獄訟尤多彝為三勸以諭之在任四年奏課連最加直史館知桂林以元祐六年卒年七十先生著書以皇極為本述七經中義有文集三百二十卷　俠字介夫嘗從王安石學舉進士調光州司法秩滿至京師會安石秉政為其言青苗免役用兵之害不答復數以書論之亦不報久之監在京安上門時初行免役及收市利錢會大旱河東北陝西流民入京師先生畫圖為書勾馬遞以聞曰如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罔之罪又自劾擅發馬遞上覽疏數息終夕不寐翌日詔韓維等體量發常平倉放商稅務及諸門稅錢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青苗免役方田保甲並罷凡此類十八事民間讙呼相慶遂下詔責躬求言越七日大雨上出圖示宰執且責之安石遂力求去薦呂惠卿執政先生上書言安石本為惠卿所誤今復相援以遂前非不為宗社計又疏切諫用兵它語譏大臣甚衆并詆臺諫如芻靈木偶惠卿怒以為謗訕編置汀州移英州先生徒步赴貶所居十年陳先生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最後言先

生忠直哲宗登極放還用蘇軾孫覺等薦除泉州教授秩滿諸生借留州奏得再任元符元年再貶英州徽宗登極遇赦東歸復為泉州教授崇寧初又勒停尋復將仕郎卒年七十八建炎間詔錄熙寧元祐忠讜子孫中書舍人林遹以聞紹興初贈朝奉郎授孫嘉正官嘉正終朝散官知建昌軍　祥道字用之博學尤精於禮嘗著禮書王安石以聞詔尚書給筆劄以進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兼大常博士卒年五十二有論語解行於世　康夫字公南從周先生希孟學知州張公伯玉元公絳程公師孟皆慕重之熙寧中五路置學官有請以康夫主番禺學進志述二十七篇其文皆羽翼詩書根抵仁義元祐三年以六舉該恩先唱名二日卒年五十三鄭先生俠表其墓　祐字亦顏刻意學問為莆田簿荊湖廣南路宣撫司准備差遣福建茶事司幹辦公事所至有惠愛察識寬枉於茶法講究尤不苟每謂榷無良法能以仁恕存心寬其禁網使公家不失大利之源足矣與使者論辨不屈泉南當海舶運輸之衝使者欲復市易公曰此漁奪之術言之切至乃出盡心職事不求榮進或勸以治生笑不答讀論語尚書中庸大學反復玩味究其旨歸居母憂終喪不忍去墳墓不隨俗之好向亦不顧人之是非卒以禮經從事既至里居士大夫狀其質德乞

添差教授本州帥葉公夢得以閩從之命下而卒輿地紀勝堂在福州學圖經云以唐歐陽詹登龍榜陳詡父子侯固叔姪歐陽𣆀兄弟又云本朝許將陳襄鄭穆劉彝周希孟陳烈置先賢堂于學宮後以陳祥道余深劉康夫鄭俠而次爲十先生至紹熙間夛位常袞於中益以歐陽詹列諸公於左右於是爲十三人臨安志寶慶二年袁安撫韶又請于朝伏覩乾道中忠定史越王以故相鎮越於鏡湖立先賢祠凡會稽先儒高士揭石分享遂爲一郡盛典近者朝家復賜緡錢葺而新之又金陵因卞壺舊宅亦取江左諸賢萃爲一祠皆所以見尊禮名勝昭示民則之意杭居吳會爲列城冠湖山清麗瑞氣扶輿人傑代生踵武相望祠祀未建實爲闕文仰惟聖神御極萬化維新飾治以文增光儒道其在首善之地若茲遺禮庸可不復舉而振起之韶承乏京邑職在宣化昨以三賢祠宇位置弗稱已更諸與壇獨先賢祀典未秩營度有日擇勝良艱近闢南山之北新隄之上居民有以屋廬園池求售者因捐公帑以酬其直計緡錢七千有畸嘗躬往相視其地前挹平湖四山環合基址爽塏意像窈深今欲建立堂皇表以臺門翼以廊廡繚以墻垣通以橋梁祠爲嚴奉先賢之所併欲稽考歷代史傳及百家之書併郡志所載凡忠臣孝子善士名流有德行節義

學問功業足以表世厲俗者詮次事實撰述繫贊勒諸堅石列置中堂將以旌前哲而淑方來隆上都而觀萬國其於教化實非小補涓日鳩工以次興建所合具申朝廷欲乞劄下本府以憑遵守施行從之乃取本郡自古名德許箕公而下凡三十四人及孫夫人以下五氏具述事蹟刻石作贊祠宇雖濱湖入其門一徑縈紆花竹蔽翳亭相望五六來者躡振衣歷古香循清風登山亭憩流芳而後至祠下既又徙玉晨道宮於祠之艮隅以奉灑掃而易扁曰旌德且爲門便其往來直門爲堂曰仰高中書舍人王塈爲祠記（按許由事出莊子謂不受堯遜而娛於潁陽太史公傳伯夷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且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獨由不少概見于長笑奇人也而於逃隱之事猶未之信亦以世遠薦紳先生難言之故耳惜爲杭人而列之祠固不害爲尊賢之意然必實有所據始可傳信淳祐志覺其非以爲晉許游居昌化晚山即許遠遊也嘗脩葺於潛道述爲許游觀蓋由游二字同音而訛此說是矣然羊裘一翁清風萬古以此記始豈不足爲杭重而必牽合傳會寓言者以爲誇乎）中書舍人王塈記今皇帝嗣位之明年改元寶慶既進賢舉廉以屬在位又褒表先朝儒學之望且訪其後而官使之意嚮所形天下風動九月吉日知臨安府袁

公部言于朝曰聖明御極留神治本微臣承乏輦轂下將何以宣布上指爲列州率維昔太師忠定越王鎮會稽嘗集郡之先賢立祠鏡湖上歲久弗治近朝家賜錢增葺所以祓飾厥文而垂後法也錢塘爲浙右都會名人鉅公前後相望獨未有論次章述者今將考此邦人物倣會稽故事祠爲祠宮俾國人有所矜式於教道其有補朝廷嘉焉即日報可並南山下少北新隄之上有以園廬求售者公往視之則水環其址平湖滿抱林巒映發爽塏靜邃深易以緡錢爲之區畫外堂內室周以廊廡門垣橋徑各當位置涓辰賦工民以悅從遂采摭郡志旁搜史籍上下數千載間得全節之士自許箕公而下三十有四人女婦之以孝烈著者五人輯其平生大槩製贊刻石列之堂室以代繪像又明年移洞晨舊觀於其側俾掌薰潔之事請易其額曰旌德今丞相魯公爲大書而揭之既訖工屬塈爲記塈聞一鄉之善士生同時居同里耳聞目接固有與之俱化者矣若居雖同里而生不同時其得於父兄長老之傳如楚國先賢襄陽耆舊二傳所載士大夫或未必盡知而凡民何從知之況六飛移蹕今已百年物繁俗靡步城不跬步湖山之麗甲天下良辰美景嬰嫈遊衍又安知許嚴亮節之在此都也今也周列祠下挹志士之流風識正女之往行將有起歆起

慕若醉醒而夢覺者是豈不爲感發人心之地哉公於先賢去取之際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使聞之者有益蹈之者無弊權度森然莫不斆其精且詳也竊考國家盛時以三司開封爲天下劇任號稱省府必用清流而異時登擢俊異往往由此其選蓋本之儒術以觀其識技之盤錯以觀其能祖宗詳試人材蓋有深意官制行三司職歸戶部而行都繁穰視開封則一公被遇先帝自軍器少監擢兼府事歷司農大府遂由地官貳卿而陟文昌六載于茲淵源流通而上有餘財條教明清而下無佗訟群情肅穆百廢具舉省府二任處之裕如非平時學問明於體用則酬酢事物焉能從容不迫審所先後若此耶先賢名氏傳贊紀述詳矣茲略不敘獨敘建堂本意于以表明時宅枚得賢之美且著京邑所以承流宣化之實俾群方來觀者知所取則焉寶慶二年六月旦日記　袁安撫韶先賢贊　陶唐許箕公　一身蘧廬萬物土苴黃屋垂裳何有於我洗耳之泉晝夜不舍猶留之山可眇天下　漢嚴先生　戢胲陶周起渭去莘先生奚爲畢世隱淪西鄙之季氣節不伸以此助理匪絜其身　吳將軍凌公　賊視曹瞞霆掃蜂蝟翼蔽仲謀脫危虎尾忠不顧身有實無二豈曰兵家爲古國士　晉文正范先生　巡令茹古殫見洽聞津航學海

從者如雲周粟雖甘其忍去殷文正之謚汗簡流芬　晉中尉褚公　龍
躍鳳鳴人物之盛雖有它樂亦不敢請晚觀清姿豐然興敬悟善者機心
會神領　晉孫先生　造物與游盡性窮理闇室不欺佩仁服義尚稷同
道飢溺由己天嗇其年如顏之死　宋龍驤將軍卜壯侯　椎節與頡天
下大閑果果龍驤為人所難死輕鴻毛名重泰山兇徒逆儔胡不厚顏
宋范先生　世降俗漓貨力為己儻有急難睨而不視溫溫德人藥疾樸
死榆陰孟亭必恭敬止　齊褚先生　瀑布長虹難比其潔刻山白石莫
抗其節蒲壁空還不受爵紲館巖之阿太平日月　齊顧先生　寒松惟
節殘青腹蓼莪廢詩晉裒是似山谷諫編蛛網金匱南風帝琴草堂流
水　齊杜先生　軒冕市朝醯雞舞甕肥遯丘園道義為重子亦謝官藪
水歸秦橋梓俱零死生同夢　梁太中大夫范公　帝師之學惜不逢時
諤諤忠諫汲直之遺秩二千石秋毫無私家徒壁立萬古清規　梁范先
生　抱甕生涯山澤臞儒匿瑕之德薰決里閭蹐齊歷梁蕭然隱居孰云
好爵不如園蔬　梁記室褚公　賾探羲文學鄙歆向孝通於天日嚴以
敬溢米廢餐居廬成性超絕古今冠冕百代　唐太常卿褚康公　潛龍
將翔霧雨先集貂珥蟬聯康濟鴻業鳩杖之歸遺恨黃閣蒼梧白楊始終

遇合　唐太尉褚公　受遺老臣立朝孤忠事有至難遑恤我躬遂鎚湘
水胎禍漢宮委階之笏光摩蒼空　唐禮部尚書褚文公　發揮聖真經
綸邦國端憂言歸廬在空谷松栢滋榮慶賡攸伏惟孝惟忠其人如玉
唐荊州大都督許公　氣吞亂犖歷事驕張鯁賊喉牙為國金湯壯哉義
士魂兮故鄉名存忠烈廟食相望　唐章先生　終唐之世垂三百年於
杭大州得三人焉孝通神明維德之全教青閩文我永其傳　後梁吳越
王武肅錢公　匹馬一呼奮有吳會積而藏之百年有待子孫其昌生民
永賴錦衣故城山川不改　後梁給事中羅公　浣西草堂白髮參謀奇
骨非媚與俗為仇麗江百篇擬度驊騮異世一轍汗漫天游　皇朝參王
忠懿錢公　真人龍興揮斥六合我有土田獻闕闕吳滿介茅忠戴令
甲煌煌大星流光累葉　皇朝吏部侍郎郎公　名貴公卑萬乘知己胄
饒詩書嶺嶠洙泗鰲頭儁游宴林禊泥瑩園刀圭乃砭州里　皇朝知制
誥謝公　決河之諫砥柱頹波爰田之均緊首取禾豪墻衆建子孫有學
乃言厎績其德不瑕　皇朝諫院錢公　大科異等一翁二季白眉最良
德稱其位玉立朝紳霜清諫紙帶帶如公百年有幾　皇朝和靖林先生
遯影林壑清畏人知兩梅多事漏吾天機長風孤騫秋鶴與飛山高水

深無成無虧　皇朝翰林學士沈公　伊昔編存駭耀閭里而公之歸仁
及生死輓花日新隧栢風起哲人其萎命也天只　皇朝太中大夫錢公
翩翩王孫侃侃儒素國有大疑庭抗三疏平生美官一寒如故何以贈
終知者明主　皇朝龍圖學士陸公　琱戈畫節邕柱延鄜航琛輦書感
行令孚青苗之議千喙嗔嚅筆端寸膏澤[illegible]舄　皇朝龍圖閣學士錢
公　戒得若仇口嗒鈎鉅疾惡如風筆驅蛇豕孤雲九華一斥不起名振
雖林清哉賓使　皇朝秘閣吳公　帝學巍巍游戲弄翰言當格心異止
筆諫常[redacted]專經谷風共難旋屯豐年識者之嘆　皇朝龍圖閣學士虞公
鴻儒安居雝雝懷惠皇皇者華君子豈弟若人侵官事持其細扶幼以掌
所重國體　皇朝八行崔先生　尸祝于庠惟褚及許異世並祠以盛德
故行歸于周為矱為矩仰止高山尚其踵武　皇朝太師崇國張文忠公
關洛正傳表微繼絕道扶中興大義昭揭讒波稽天何傷日月揚光于
令益暢忠烈　孫氏定夫人　烈烈共姜英英陵母惟夫人德二美俱有
歲晚養堂金章紫綬受報于天俾昌俾壽　虞氏夫人　彤史無傳女師
罔詔展如之人獨懷清操埜服巖居省齊德曜爰表芳徽來者是傚　馮
孝女　孝之大端于終于始有女能之愧彼男子靡室靡家養生喪死揭

名鄉關永錫爾類　何氏節婦　臨難守節哲士難之惟此烈婦白刃弗
移殺身成仁其甘如飴松栢之心匪姑焉知　盛氏孝婦　婦之事姑難
於事親乃眷淑德今昔異聞里閭表懿史冊揚芬閭門之化式是國人臨
川志鄭起濱州學重建先賢堂記　像先哲以示崇儀在在然也夫其挹
明揚醇焯焯斯世豈非黨里之所欽慕必表而出以耀其觀燉其趨亦風
化之大者此邦實昉於淳熙間趙侯為之興祠繼而益附今而蒐補不遺
盛矣然祠始寓於郡學之文昌軒軒為眺覽所吏僕道以往來爇於褻再
徙于演道堂後楹之左位所不寬傳人隘之刺史寺丞林公孝開下車不
數月每慨觀聽未肅展敬無容名勝而實意歟祀存而文獻缺乃度地學
之西偏而新其宇焉尺梠寸瓦悉公為辦日在胃而址火南正而畢蓋公
以寬衆學士俗敬簡理官事慈明得人心剗景哲之誠篤而激獎之義宗
故能意所就而今隨費不吝而工勸役不踰時而並成自晏元獻曾南豐
而下凡十有三人咸秩有儀或登元立要而位與德顯或潛深伏隩而文
與行高躔離相輝圭璧交映見者肅心昔丹青漫漶而今顯設昔規模褊
狹而今敞晃昔氣象湫然闇然而今儼然且穹然矣人之所賦與其所趣
自有不同道義所在何間窮達苟立節立言立功一有補於治教皆聖賢

所嘉尚夷清惠和尹任孟軻氏俱不敢廢後世聞其風而起頑懦易鄙薄與期於任重者知所羨慕誠有待於發揮其致何獨伯夷之得夫子也哉先覺後覺相為師資是數君子者發其幽光似有待乎今也表宅里植風聲寔不古矣視益迂矣拳拳專以崇厲為風化之大者擔公其誰歸起濱掾文學公門人也諸生以記請弗置迺揖而諗之曰本原師友而納諸道德公之意也扶植世教浚源而導其流先哲之心也居是邦登是堂進而瞻先哲其知所師法乎退而泝公之意其亦有所感發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云以似以續續古之人請事斯語勉之紹定二年己丑八月朔修職郎撫州州學教授鄭起濱記陳元晉漁墅類稿陳元晉潭州州學先賢堂記　濂溪先生起湘中上承孟氏之傳傳明道伊川二先生而道益明祠于學舊矣龜山楊先生文定五峯二胡先生晦庵朱先生南軒張先生見知聞知發明衛翼之功尤大其附之祠則潭其所游居云爾祠寓稽古閣之翼室余來眂事三日謁先聖已則謁先賢顧瞻位置湫隘面勢黮昧大懼不足以揭虔教敬規易置之多事未皇也越明年五月上印將行會帑有羨布相先聖廟門之右得隙地縱十丈橫半之草莽薉翳下為汚池然嚮南明敞平治而埤益之作祠為宜遂出錢緡三千米石二百誒善化令趙君汝淑文學雷君必奮共圖之且俾以故侯西山真先生列之祠十月趙君以書來告迺七月朔肇役庀徒芟薉翦蕪疏如決汚菜廡千夫歘基砥如立堂三楹延宇番阿繚以修廡屏以崇閎工堅材良鉅麗宏壯可百年不壞也余方歸憩武夷山中士友全集客有詰余者曰潭非昔康俗比城復于隍戎伏于莽托裏捍表護有慮無是所急也苟力之紓釋此不虞而顧彼之圖乎非迂乎余曰通謀若切遠猷若迂其來尚矣雖然艱難危急之秋衆心成城以理義之強也無競維人以衆善之助也學術明則人心正師道立則善人多潭之民以淳古稱士以節義著其質厚其志美牖之以學而表儒先以風之俾民名士以瞻以儀良心興起而知人之所以貴於物中國之所以別於夷狄者必尊君必親上可殺可辱而不可與為亂出而立乎人之本朝有陳義秉法之風有首公犯難之操誠死社稷誠死封疆使姦邪閑息而緩急有所恃其關繫顧不重乎是則師帥之事而區區所為作祠之意客乃謝不及因書以遺趙君俾刻之石以諗學者勉焉真西山集謁先賢堂祝文　惟聞退在南服而詩書文物之盛軼于中州者以有牧守為之作興鄉賢為之表倡故也茲堂所祠為位十有八或以符竹或以枌榆要皆有功於士類者也其間經術之淵邃德行之超卓名節之巍峩者尤使人瞻慕而起敬焉某叨恩來守緬懷前哲釋菜記事祇謁于庭高山仰止庶幾萬一北澗禪師詩次韻盤隱陸别駕先賢堂下月夜見寄

自與先賢分不生酒舡隙地鶴隨行橋闌架碧疑虹
蹲蒭吟圃香擬岸橫凉度綠雲花不蘇燼餘紅淚燭須更明朝秋思誰先
得笑聽蘋
花與蓼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二

思賢堂

元一統志在綿州宅繪楊子雲杜子美李白樊紹述蘇易簡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蘇子瞻唐子西九賢像一在成都府郡治畫杜工部蘇東坡文學士三賢像台州志堂在郡學祠畢文簡公士安韋文簡公綘皆舊侯有惠政後至宰輔黃州府志堂在黃陂縣尉廳程珦調官于此二程先生實生焉後人思慕之因以為名嘉熙兵燬此後志堂在道院西嘉泰間趙守善防建永陽續志堂在常衙廳東本清風道院故基並金知郡任內起造蘇州府志堂舊名思賢亭祀韋白劉三刺史在府治古木蘭堂之左中更兵火紹興二十八年蔣璨重建改曰三賢堂三十二年洪遵又益唐王仲舒宋范文正公更今名唐刺史左司郎中洛陽韋公唐刺史太子少傅太原白公輿地紀勝堂在瑞昌雙溪道道之傍元祐中縣令朱楚材建因唐元次山立容州志堂在容州祀元結次山王翊宋眛戴叔倫幼公韋丹文明本朝王次翁冊訓耕織興學校結身諭蠻酋綏定八州栩擒殄賊帥悉復故地叔倫招懷夷落威名遠暢廣德軍志堂在廣德軍學繪文正范公仲淹紫微錢公公輔數文洪公興祖皆以興學校之功也永州志堂在永州學繪周廉溪范忠宣范內翰鄒道卿張忠獻共為一堂榜曰思賢建安志隆興初陳正於郡治東為堂後韓元吉於北園得楊文公詩碑立於堂上命之曰思賢永豐縣志至和初段縫為宰官舍置思賢堂維揚志堂在州學嘉定戊辰教授彭方嘗建七賢堂以祠忠獻韓公（琦）文忠歐陽公（修）集賢劉公（敞）正獻呂公（公著）文忠蘇公（軾）忠肅陳公（瓘）忠敏任公（伯雨）寶慶元年岳公（珂）攝守是邦撤而宏大之以內翰王公（禹偁）正獻杜公（衍）孝肅包公（拯）質肅唐公（介）忠穆呂公（頤浩）學術名節亦七賢之亞併附益焉扁曰思賢堂今繪像凡十有六元憲宋公（庠）侍郎鄒公（浩）侍御李公（衎）清獻崔公（與之）皆端平以後所增也

岳珂記曰有土而祀于國其享以世古之制也有德而祀于學世逾久而德逾尊其享以人雖戾乎古因民心也國之祀有常世盡而毀禮極而殺征而載主遷而勝社所以祀者惟其有是土也德降而殫衛絕以家紀去其國民然而民莫之思則昔之祀者勢也非心也民之祀無常因時而置守令設郡而朝京師獻酹奉祀一於王室其有土者固不必有祀也遺烈在焉桐鄉之祠睢陽之廟雖閱千歲常如一日則後之祀者非復繫乎土也心而已耳是故恃德者綿恃物者遷綿綿者常足以動夫人之加勉一物之失所恃則晉楚之富齊秦之彊終不能一日彊附于天下此天理世變之相為低昂而非特關乎區區鐘鼓俎豆之末言舉斯心以占乎民愛忘一機斷可識矣揚州古都會自禹鑄鼎奠方迄今民與地俱歷萬古而不易者僅可一二數三代而上析封啓胙介于句吳弗復詳見繇漢迄唐裂地而王分部而刺建國而掌以內史名郡而長以大守府而都督軍而節度圭組相望前英後哲今幾何人方居位時駟車駝璽崇牙列轟舞六佾驂八騶尊崇赫奕固足以窮一時之盛年運而往情隨事華凡祏于國配于社祭野如渦泣碑如峴既不少存惟五賢者祀于泮宮歲時牲幣具禮無廢又有配位以侑其食斯人也非德足以垂世足以及民足以固結其心使至於久而不可解而誰為之也珂生最晚嘉定癸未歲六月以東淮饟節來攝守符始至而謁先聖又拜于東序顧瞻遺像問之邦人則指而曰韓忠獻也呂正獻也歐蘇二文忠也集賢劉學士也是皆嘗以名德之重位乎吾邦也又指配位曰諫議陳任二君也是立節符靖間直聲在國史而墓乎吾鄉者也相與咨嗟涕洟以思民則曰安得復見治平元祐之世者乎士則曰安得數君子尚在使之樞衣趨隅以迪聞見乎官與吏則曰安得所事如此諸賢得以稱其職而安其業乎珂退而嘆曰彼君人也仕而歲年祀而百世思而至于今弗渝紹聲猷繼軌躅其無人乎哉既又曰思而祀祀而久是必非茍然者棟撓卮圮以怠于而思是有位者之責不可以弗葺也會遷聲方亟力且未暇居一年珂將合符以歸郡有故事以錢二百萬贐珂顧不取則近名又誼不可入私橐乃侑以羨俸盡歸于學俾博士陳君至幕府艾君丑撤而新焉儀圖先賢以附益之覽于圖牒喟然作曰是邦也昔之守者如杜正獻呂忠穆以勳以德致隆乎而佐中興非韓呂之亞歟如王內相以文道劇致時君沾丐後學非歐陽蘇劉之倫歟如包孝肅如唐質肅直節洞穹壤勁氣沮金石其眂二諫議又異世而若合符節者列之新祠以對風烈夫孰曰不宜於是縣鯉聖程以尊繪事葉堂峙廡以侈神而亦既考室又自繇所治什器飾牖闥衢禮遷送以相其成竣役之日珂既還治南徐不克執真揚之士民相帥共集祠下酹酒以落之有出而揚觶者曰君子之有斯士也求以復乎民者也是數人者非有以獲乎民則昔雖祀也安在乎人之不我去今雖增也安知乎人之必我從夫尚安靖以壽國脈起積危而定邦紀振斯文以植

名教守遺直以追古誼一于此獲乎民之具也起敬起慕無厭無斁舉之而人莫敢廢孟之而龜弗克違是其獲之也以心也不以外也世可久也祀可傾且益也在人心者其可泯乎彼刻桷丹楹飾則華矣賜瓚銘鼎事則夸矣抑斯堂之所託以不朽者端不在是繼自今建隼凴熊之士接武以率吾土者苟惟登斯堂睹斯像尚友百世膏澤下乎民馨烈昭乎時則因心之祀方且日增月衍之未艾奚止如今日之所觀一或反是則車馬羽旄不足以動喜色詩歌金石不足以文實行是雖輪奐之美聲容之盛百倍於往昔而斯民之心亦不過感今而慨古徒有不勝其思者矣有土者果何擇耶二君以書來告珂不走也承之而丕代已無與于此抑人有公言蓋所以望夫居位者也使斯言而常存也則凡三日之謁二序之薦每一見之者必且肅然動心思有以大慰乎邦人之願珂也孟亦有斯須經始之勞焉孔子曰見賢思齊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後之為政者舍孔顏其何師用琢樂石以聲民意寶慶元年四月辛卯朔朝奉大夫司農少卿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岳珂記并書　又詩云　傑宇翬聯接孔尚盛朝人物仰堂堂憑熊曾議棠陰芾歸驥何堪耗政揚配祀有人存析檻奉祠無路愧題衆平山遺像偭多闕亭趣春風薦羽觴　江縯思詩　詩書流澤自宮墻祀謚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甫時學牧盛惟揚國應奕世思功德曾為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期師軌躅寒泉一勺薦春觴

永陽志張商卿永陽思賢堂記　思賢堂者永陽郡廳後希貞堂之故址太守張商卿所剏建也郡經兵火廳圮而堂亦不存今垂六十年瓦礫丘墟榛莽翳蔽勝殘之氣未復見昔病之累政睥睨莫敢舉惜民力也淳熙壬寅秋予初到官瞻顧既嘆暇日課卒乘畚除芟薙繚為垣墻念欲規恢遠圖追還舊觀尺椽一瓦無所取辦若待儲峙而後集事歲不我與寘使銖積得錢不滿十萬廞材售之上江廞役董之暇兵又負傾埴埤瓦竹蘆不以詒民悉營諸市皆先償給其直取期而價至者不爽幸歲屢豐工用畢集明年堂成凡為屋五楹規模輪奐弗僭弗偪鳩餘伺隙旋加增繕又明年周圍廊廡悉以成告燈夕邦人和會因以落之父老感泣合辭而前曰維滁之為郡自隋而始名至唐李幼卿韋應物李紳賛皇公出守而名始彰至本朝王内翰歐陽文忠張文定曾文昭諸公出守而名益大壤地褊吳舟車之運不通民用儉嗇唯耕鑿是務風俗號為近古實皆曩昔賢太守薰陶漸漬反朴還淳之賜郡治舊雄壯亭館無慮十餘所希真堂乃其一也。山川之秀于游于觀見之歌詠者多矣今雖無事摽月未害于治若夫拊摩之術鎮靜之方盡亦致思前賢之施設曉夜孜孜舉而行之惠顧于後者乎遂相與頌慶曆集中羅畸之詩請牓之曰思賢緊予何人其敢不勉滁今為極邊郡租稅之復力役之寬朝廷勞來安集之恩至矣古人所謂繭絲保鄣者可不致思而知所先後哉於是父老樂甚又從而歌之曰偉哉斯堂知所究矣前自郡廳朗能就矣滁山之本維其茂矣滁陽之民維其阜矣遲之歲月所積厚矣有志者竟成之惟恐後矣悠悠我思式諗來者淳熙十一年歲在甲辰正月望日朝散郎權知滁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古括張商卿記

吳郡志范成大吳郡思賢堂記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常白劉三太守更兵燼久之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牓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縣州南鄙望洞庭略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濤波聒天窅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鰲背負而湧以出也暮夜人語馬嘶訇訇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于海者脈絡釃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豁潴涯以決汙邦荒寒化為黍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浸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行事尚什百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敘天下蓋遺冊塵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攷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適國之論曰文正公而不以姓氏行馬常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第一名宇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髣髴想見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直將述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使憧憧往來睎桑蔭趣舍人裝者應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日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今之不歡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馬竊顧誥斯堂以夸鄰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事郎范成大記并書

建安志趙倪思思

賢堂記　思賢堂者匠監周公爲故端尹周公名也紹興二十九年端尹公自御史出持節于閩實爲常平使者後二十有二年歷十有八政而匠監公踐其職於端尹公則門人也感棠陰之昔戀念九原之不作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想見也於是即治所悠然堂之北鄉牓之曰思賢已而匠監公以召來中都一日訪思曰吾之於端尹公義不敢忘而名堂之意不可無述也其爲我記之思辭不獲命則復於匠監公曰端尹公之清名峻節表表在人凡吾黨類思之豈持公也哉然則公之所以思之亦有深於他人之思乎將無近私非公乎公曰然吾之思之也固深於他人而出於吾之私也是乃所謂公焉者也始吾之學未就也端尹公勉之其官而要質也公益以宋大儒之自其爲御史以至近從每論薦未嘗弗我及而非待我之求也吾命數奇公爲輒齟齬我則戚之甚於其爲之行也噫公其肯可忘也已亡固感於知己則吾思公之深宜有甚於他人人雖以私議我我固不得避也思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足以激頹風厲薄俗矣且思閩端尹公之在閩閩之人尤德之今堂之名也將見趨其庭升其堂求所以命名之故思端尹公之賢而不復見也莫不咨嗟歎息相戒以久而勿忘則堂之名豈苟然哉端尹公諱操字元持匠監公名頡字元吉皆吳興人於思爲丈人行淳熙十一年七月八日宣教郎太學博士倪思記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公頒書鄱陽國志朱倚番易

思賢堂記　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仲冬之暮南陽安侯領麾鄱陽涖政之暇乃鳩工集材於府守西構屋數椽彩繢往昔賢太守之像自晉及清自隋及唐迄于我宋凡九人焉命其名曰思賢堂此安侯有志於民故思古之賢守也爰命匠氏程功致力衆棁端平楹楯齊直高甍宏開飛宇仡仡黛梁粉壁朱丹間飾不費乎財用不勞乎民力經之營之與成之於不日斯堂之大觀也祁祁德容有來雍雍冠弁峩峩藻服稱彤天資道貌玉裕淵冲英暉峻發績五程功望儼即溫宛然其存明明乎盛德之士此九賢之眞像也雖然其人云沒歆歔未墜爲國進賢舉孝興廉德溢此土歷十三年周子魚乃其人也開設庠序招來學徒翕然向風人四百餘民化俗成千里無誅思被飛走庭集祥烏虞允源乃其人也治狀稱最政聲尤著曰梁曰李卓然高步馬歷三遷條出扶風柳明世務來自河東師鄉内史六年政通吏畏民懷刻石頌功其誰能同魯國顏公逮乎有宋慶曆之間范文正公出守此邦以經術飾吏事以道德移風俗親養士子興厲禮部故尾眉皓首尚能言之隋唐以還迨未之有此九賢之大業也歷世綿

遠流風善政厚德美蔭傳今不朽容貌顏色煥乎丹青燦爛屋壁與日俱新想其風流而求其治績探於樵漁而知其懿美聽其歌頌而究其善政心之云慕而形于念慮此安侯之思也傳曰在則人亡則書觀于繢壁所思思其人挾于往諜所思思其事思其人不可見也思其事有可繼焉鷄鳴而起念茲在茲思在乎心即作於其事作於其事有利於其政者行之無已也思在其事即作於其政作於其政有利於其民者隆之無抑也此安侯之所思有在於是故下車未朞中和樂職愷悌美政格于上下教化明習俗成政平訟理公庭可設羅幘時無一事四民謳吟滿野和氣躋一方生靈於春臺之上鼓舞涵泳莫知所之故士歌于庠農歌于耕行旅歌于九達之衢百工熙然歌于吾肆其辭曰鄱湖之水清兮可以滌吾心鄱湖之水濁兮可以濯吾塵清斯滌心濁斯濯塵君子得之而自生小人得之僅免乎刑則遷善遠罪有不待勸沮之行公之所思日見之成其豐功茂績焉矩廳美古其有乎若夫竣亭樹崇圯壞丹楹繡栭雲楣刻桷區別花卉崇豐佐石春賞采條英秋酌清溪月舞女歌童遏雲迴雪珠履席上相與快樂此豈爲政之本耶與夫肅愼刑罰審决獄訟整綴簿符明嚴期會此亦爲政之小者也未若勵風化有志於民思古人之治績以復於今矣夫興功立事有爲於世者或相期於同時或相望於異代此立堂所思之深旨也余鄰里相比雞犬相聞與夫親承下風播在人口得之尤詳故輒叙陳於言元祐六年宋鄭獬鄖溪集江寧縣思賢堂記　自太祖皇帝得天下命曹冀王以舟師取江南拔其都以爲江寧府當時之富貴繁華隨而磨滅乎荒壟斷塹之間然其左江右山龍虎蟠踞猶有故都之氣象故東南爲會府江南以東諸郡皆屬焉朝廷選用刺史常以宿德老儒俊人之臣以鎭故其施設條教皆有美蹟以見於時及其既去則遺風餘烈猶凜然在人耳目樵子耕夫里巷之老或能稱道之好事者又圖其像藏之于家濮陽吳仲庶以龍圖閣直學士來眞是邦一之日吏畏二之日民懷事無鉅細從容辦於尊酒笑談之間遂能於閑暇時搜訪前人爲治之遺迹恐其零落而不復傳紛然思以表褫之因得民間所藏畫像自給事中賈公而下凡二十有二人命善工悉圖於翠光亭而易其牓曰思賢堂卬卬如大圭振振如白鷺纓冠束帶渺然有爱君澤民之意登是堂者則必相像乎其爲人遂從而知向之治行得失之效以襲以革與時而弛張之則庶乎於此亦可以謀政矣以仲庶之才懿美守金陵固足以爲良刺史而猶惓惓焉慕昔賢之不已且以告來者茲非樂善之君子哉仲庶嘗爲

御史諫官數更藩府朝廷益知其能不久當去此則郡人又將圖其像以綴其次異時來者思仲庶猶今日之思衆賢也無疑熙寧二年三月鄭某記強祠部集湯陰縣思賢堂記　龍圖閣直學士會稽陸公嘗為令湯陰公去愛留久而民思思公不得見輒寓其情於物凡過公昔所居堂必徘徊想像若有戀而不能去今令張漸伯因民之所慕牓其堂曰思賢去年公觧常山帥節移鎮全蜀過故治邑邑民歡呼焚香夾道爭拜馬首噫公之不為邑久矣雖有餘風遺愛在民耳目其歡迎而望拜者未必盡當時之人猶喜公若是使其人盡嘗親被公惠與其方去邑之時其喜若思宜如何也公為詩以道邑民之勤漸伯并刊諸石始公能以善政使民思今漸伯能名堂以慰民之所以思民之思止於跡漸伯能思公所以為賢而復其實苟去而他日過此安知不能使湯陰人如望陸公於前日也陸公字介夫名詵熙寧三年四月初六日記　陜州思賢堂記　奉訓大夫古燕李侯知陜州之明年余適齊過之而見禮馬閒曰守寢舊以雅政名自翰林高侍御更曰思賢既大書揭之願有記余謝不文且罷于行役未遑也已而寄聲速之不置乃不得然辭惟古人于盤盂几席之屬皆有銘欲其見而有警無間于有所事焉者耳名堂之義蓋取諸此聞之昔者文王之在豐也使周文公為政于內召康公宣布于諸侯而江沱漢汝虞汭之人莫不從化焉當召公之循行布政也時憩乎棠樹之下人思公德愛其樹不忍傷之甘棠之詩所由作也夫子取之垂示萬世于以見聖賢盛德至善之致民不能忘與夫斯民秉彝好德之良心若是其至也此古今每宇之所同然況陜郊寔公他日分主兩諸侯之境土其長民君子職未承流宣化者宜其思公之深不能自已也高子可謂知言矣然君子則非徒若民庶思人愛木而已也必思有以盡吾職分之所當為究夫聖賢之治舉而措之民也夫召公所布之政即文王之政也即制田里教樹畜謹庠序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而凡天民之窮與廢疾無告者皆有常饟者也今天子發政施仁大告萬方別淑慝問疾苦賑流徙罷虞衡恤惸獨廩吏助農勸分慮因戢盜哀矜保惠之誠昭昭乎煥發天語之表無非為斯民者真與文王異世而同符也哉要在臣下將明推擴以及元元使之久而不息焉爾康公之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庶人故人臣之職無他為上為君為下為民而已文王之政誠善得召公而後盡善故周頌曰於乎前王不忘終歸美于上也所思若是其庶幾矣乎余於是有以賀陜之人將涵濡上之德澤于無窮又將見人之思侯復如召公矣嗣政

君子不替而有引焉是使後人復思後人亦無窮也侯名揖字公讓仕于朝以能名治陜有清惠云大德癸卯九月望日記宋蘇頴濱集題楊氏思賢堂記　楊公守臨汝俛仰八十載推遷城市非散落篇章在外物固難必清名竟安賴孤亭在洲渚斜日到冠佩飛翔棟宇回滉蕩波流對稍存楸梧高大翦狐蒲纖遺編訪諸子翠石補前廢吏民亦潸然未替甘棠愛許綸詩取善乃與為善見賢合思齊賢公平何若愛士富者惟欲求田劉屏山集思賢堂詩懷薛令　創始人何在空堂草棘侵衙門狐窟急宄柱蠹藏深羽化王喬舄塵昏子賤琴獨嗟民困甚誰繼昔賢心孫覿詩題蕭君築室江上館李先之先之既沒李伯紀名其堂曰思賢　扁牓銀鈎動褒題袞相尊天邊玉樓去江上草堂存蠅附俄千里龍登有一門蕭郎傳舊業擊水看濱鯤　相國開藩日樞庭放鶴時碧油來駐節彩筆出題詩有容皆如此知君更不疑相逢一笑喜空恨十年遲（堂中有李白紀徐師川詩牓）李忠定公詩玉笥峯邊蕭史居拂雲松竹散扶疎妙年氣節慕前輩故老風流空結廬幸有江山供一覽自應圖史足三餘何時海內干戈息借我茅齋與著書

二賢堂

濡須志巢許二賢堂在巢縣風水山寶慶元年縣令胡焞建元一統志堂在饒州府二賢唐顏真卿宋范仲淹也舊在永寧寺之側中更毀廢今新建于郡治後圃之西范文正手植松之傍舊志郡治舊有慶朔堂范仲淹為守時所建洪邁記有仲淹手植九松仲淹詩有云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成離恨祇託春風管勾來又云舊有思賢堂王十朋所建亦為二賢設也堂記云魯郡顏公文正范公皆以精忠大節留滯竹符其流風餘愛民到于今歌舞之及載得心堂取吳芮得江湖間人心之義為名又有退思軒俱在郡治皆范仲淹所建今併書之二賢堂下以存思賢之意云瑞昌志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輿地紀勝堂在州學以祀鄉先生劉道原吳一翁濮州朝城志臧公被害司馬陳容奮然怒不忍見臧公被害發憤而起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人於是俱被害時人榮之因築堂以祀之永陽志堂在滁州城南七里元袁記　興舊起廢者為政之先務思賢尚德者風化之本原也滁陽本淮甸幽僻處在全盛時不能當一大縣自翰林王公與文忠歐陽公以天下重望屈臨此邦二公不鄙夷其民涵養教育如撫幼稚方時太平內外晏然既不聞田里愁恨之聲因得日與斯民同樂於山巔水厓因自放於詩酒二公既去猶眷眷不忘此邦此邦之人亦懷公之德如懷其父母至

令如一日雖名公偉儒來守是邦者前後相望皆不敢與此兩人者齒至人誦其詩家傳其像過其所經行之地亦必為之動容斂衽其愛與思之如此其深且久也始翰林樂其谿山之勝發於吟詠迨文忠益蹠理泉石作諸亭於琅琊幽谷兩山之間而自為之記一時名士競為歌詩更唱迭和文獻之盛播于中都由是滁之為州遂名於天下先是滁人繪翰林之像於琅琊山寺紹聖中曲阜曾文昭公作二賢堂于郡學西南其後邦人別建堂於州城之南七里歲時必祭自經兵火其堂與亭宇煨燼俱盡其僅能復建者醉翁一亭而已淳熙戊戌壽春魏侯作州之二年雖敝劇織補罅窒隙威信既行盜遁姦革年穀荐稔節積盈溢暇日登覽訪古遺迹慨然嘆曰是邦兩公之桐鄉也而美迹堙沒祠宇弗治瞻敬之所謂斯民何於是因節積餘財撙節織悉經工庀材揆之以日度即故基載新祠室圖繪像設以慰邦人之所以思公者凡一泉一石經昔人之所題品必表而出之既又建豐樂全聲班春三亭于舊址經始於十一月甲戌落成於十二月戊申嚮之荒榛今焉軒楹嚮之瓦礫今為堦墄財取於羸而用不費役出於卒而民不知舊觀悉還景物改奇滁人父老來將宴嬉瞻望咨嗟如覩漢儀如見二公摩手拊之自建炎迄今五十餘年有廢未克舉至

侯始盡復而興起之雖若餘事然變凋瘵創殘之俗為雍容閒暇之邦其材為可尚於治民理財之餘而致思賢尚德之意其事為可法也維侯曾祖庫部在嘉祐年間再為是州去文忠公為未遠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在侯有焉侯以書來言曰賴有述夫二公之德在民心雖無此堂民之思固自若也然滁人見其像則恭順愛敬油然而生鄙暴之心無自而作庸有奸其上之令乎則其為治也易此前所謂風化之本原者也惟今州郡非財賦獄訟所及漫不復省侯獨能懷昔賢之高風葺其祠宇興其廢迹而致其尊事是其志非苟然者固將景行其德而益修其政其必有以大慰滁人之心者矣予既竊幸記名諸公之次以為榮擢故樂書其事又為滁民幸焉明年二月望日錫山尤袤記輿地紀勝

曾肇二賢堂詩　天驥精神鳳羽儀青雲天路此委蛇由來道誼千鈞重不獨文章一世師史牒已傳三黜賦騷人誰繼八哀詩有時無命非今日從古長沙賈傅悲右為王元之作也　萬壑千巖花草香醉翁此地昔徜徉不聞燕雀知鴻鵠但見鴟梟笑鳳凰平日聲名追屈賈暮年勲業佐虞唐神清洞府今何處故事空留楚水傍右為歐公作也元胡祗遹紫山集

汴州二賢堂記　金貞祐五年夏五月滏陽黃冠師威儀薛正圖出遊於趙禮部閑閑公家公葬之汴之東城作文以祭納銘於壙厥後其徒韓忠誠從葬於其鄉至元某年道士某等立祠於州之天慶觀而像事之以閑閑公金國高年之元老侍正圖最深故以閑閑中堂而正圖侍座扁其堂曰二賢且慮後人莫知二賢之為誰來徵言以識其姓名竊嘗聞我先人之言曰大定二十五年廷試天人相通汝祖閑閑是歲同榜登第以是思之同年家之情好分義吾鄉之尚賢樂善二賢之文德人品俱不可辭閑閑之聲稱有耳者皆知之正圖以野服黃冠得與為友生前身後親厚若是則其人可知矣天慶宮正圖受業之所閑閑之里門鄉井二賢精爽吾知其眷也必矣矧道人庭宇松竹交蔭香火清深終日無履聲鷄犬跡實足以栖神妥靈若以閑閑銘威儀之壙祭威儀之靈二篇之文刻於石則二賢堂之為誰顯煥暴白於千世矣異時俚言之為贅其曰我乞言於予如予之說則記已竟矣謹受教　又詩五首　一代斯文百世師仙風道骨薛威儀同來同住同祠宇千載如生滏水湄　謫仙人對出亡身誰與高風解寫真記得龍眠出塵手白蓮社裏見斯人　淵明攜手陸道士再到人間又幾時卻恨吾身生大晚無緣聞道往從之　好賢奚止似緇衣詞翰珍藏夜夢思圖畫恐難傳遠久竹林松逕起新祠　白頭自笑說文

章丹竈慚無却老方早晚還鄉閑杖屨一鑪香火二賢堂宋錢塘常驥詩　二賢堂為范和子功學士題　屹然榱桷傍雲煙榜揭堂名以二賢翰苑鉅公存往躅集仙膺使出新篇寒光共杳山椒月幽韻相投隴下泉一等聲輝驚海內後先蹤跡似忘年元王惲秋澗集

彭澤縣二賢堂記　自昔宰彭澤者其麗不鮮獨二賢者至今屋而祀之在縣西市里者靖節陶公也其在東門內者唐相梁公也歲久頹殘圮揭虔斯在蓋其高風義烈上薄雲日千載而下大有關於世教者然也總尹周侯諒其如是越到官之明年既治廟學遂遷二賢祠於神閣之右作新宇以合饗之仍榜之曰二賢堂至元甲午春侯會予於京師延以祠事相告且曰二公皆宰茲邑行己去就有略不同者先生試為錯言之余曰淵明以長沙世胄起而弦歌知其不可而去及宋業隆不復仕進義熙而後止書甲子明見恥臣於宋豈惟隱居求志抑且勵薄俗而明大義也故綱目以晉徵士卒之梁公有唐忠臣被讒遠謫志在復辟此隱忍就功可久可遠藏器俟時之意也若二公者考其跡則異揆其心則同孟軻氏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者是也一堂並祀何嫌何疑周侯曰嘻有是哉不肖初心固不外此特取正於公耳今將謁諸公賦詩合異同而萃全美幸內翰以首倡題諸篇端

會歸付之邦人俾刻石祠下以告二公雖云義起焉可闕其說焉於是乎書是歲三月望日記

又詩

歛裳宵逝無三月待旱鳴琴滿五年與論行藏元有異比量心事本同然浴光力取虞淵日示貶忠疑甲子編千古新祠祠下月不應獨照二公賢（而分乞於使君也）

兩賢堂

與地紀勝堂在上饒之廣教院祀東萊呂舍人贛川曾文清公之所也宋韓元吉南澗集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為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産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為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於寺公以文章名於世而直道勁節不容於當路者屏居避謗賫志以歿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為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聞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士正人始得進用而呂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為部刺

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於稽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嘗以為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蓺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於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於此寺今既叨灑掃之職矣俯仰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於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為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遺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為言草舍也召伯聽斷於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剪伐云爾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修飾其居以為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於召伯哉雖然世之為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為過於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其位

韓某記章江府志堂在郡治繪彭乘文同二太守

三賢堂

（鎮江志縣令徐文度立郡教授書陳模記國錄李琪製迎送神）辭蘇庠勉陳東赴京手帖在焉輿地紀勝堂在揚州軍學祠孫莘老秦少游喬希聖杭州府志堂在昌化縣學之東廡宋淳熙中邑令錢孜建奉許邁羅隱蘇東坡像元至正癸巳參政董摶霄至邑破賊有功民為立像附祠于三賢之傍臨安志孤山竹閣舊有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三像後廢乾道五年周安撫淙即水仙王廟之東廡祠焉嘉定十五年袁安撫韶請于朝竊見本府三賢堂實為尊禮名勝之所攷之圖經更易非一其始孤山廣化寺有白公竹閣因其遺跡而祀白公後人以東坡和靖附焉南渡之後就孤山剏延祥觀遷廣化於北山路口僅移竹閣而堂廢不存乾道五年知府事周淙乃重建于普安寺側水仙王廟之東廡蓋取東坡詩配食水仙王之意殊不知此詩之作特為和靖而樂天東坡併以配食大夫本旨況水僊王儼居其中三賢俛居廡下郡守謁禱雨晴惶迫近固已不敢安處而吏卒諠囂箕踞自若慢賢滋甚何以祀為竊惟三賢道德名節震耀今古而祠宇未嚴何以崇教化而厲風俗又其勝踐陳蹤咸在西湖孤山大隄之間今乃僻處巖阿與湖光夐不相接榛莽蔽翳棟宇傾頹

位置尤為弗稱韶假守以來即欲更建未得爽塏搜訪久之近路逐到廢花塢一所正當蘇隄之中前挹平湖氣象清曠背負長岡林樾深窈南北諸峯嵐翠環合遂於此地累疊基址且闢大逵與蘇隄貫聯鳩材命工建立堂宇奉安三賢庶幾妥靈得地復還古蹟都邑人士知所尊敬其祠堂之外參錯亭館周植花竹以顯清槩續族工役了畢製畫圖本繳申從之又有堂三曰水西雲北曰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吏部侍郎程珌為記

程珌錢塘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拓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極凡曰帝王之宅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曾不一數或据冀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瀍澗之濱或取崤函之險天開我宋古汴作京代無定都地大則一蓋地大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堯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台施化特先追至西京俗益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借后服小益侈大益白晝顯行於達路閭閻飾子女絲竹遨遊於侯宮竟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尹之莫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後美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曰發姦擿伏則曰枹鼓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往諜商邑翼翼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炎圖再造駐蹕錢

猗帳言吳越之中甯彊東南之盛矧今也寶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嵬江山吞吐雲構雉堞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踏霧千艘之所聚萬貨之所奔賣膾條器之流懷材挾吹市脯賣漿之輩並競分儳木閼金鈸南閣北闕軸接則香車鏤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既繁諸須益廣左酬右接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奧唯令尹被命四年令修不煩風行如偃萬戶安眠於皎月群姦側立於層冰微嫌不驚寸抱息豈靡發不起靡敝不新至若蘇堤凌就頹圯築倚翼岸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慚馬乃益學田乃庠學鍊學徒蘭雍上儕璧宮既而則又曰令化既施古訓未白於是又移祀三賢用鄉渠則嗚呼得非禪壓之外固有甚大者耶欲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循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為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還三賢附於水僊水僊生堂三賢在廡過者悲之脫而不顧令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道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衆木搖天前峰如幕晴嵐漲煙十里湖光一碧登野乃請于朝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宮栽花蒔竹石梁臥虹昔有旗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水精如屋琉璃乃奉三賢即而祠之嗚呼三賢相望尚禩須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焉咸直節凜凜巍巍是舉也溥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雖然為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剸劇以為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從領京兆非才之難而識之難傑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暴風烈於昔賢非能行其所學而不泥於俗吏者能若是耶修茅容之盧葺仲舒之臺事此意於無窮慰我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而誰耶嗚呼吾知三賢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攬山之青飲湖之綠千億其年飫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尹曰袁氏名韶今為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云都人以尹之意而謁記於珌既書其也矣於是又為樂章使都人歌而祀之有唐應曆畯乂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僧孺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虞卿六十少二翩然貍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異日元稹燕德裕蛾僧孺宗閔交仇周極睢斯人兮孰失而孰得耶皇宋四葉丙午歲咸峨峭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烈烈如水惠州之厄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位藜藿的食兮嶺海朔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結屋冥鴻叫月兮鏈灘印地之且天馳超河兮不入金鑾之來嗚呼桿湖條井想長慶之良規而書

雙澗哀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兮寧須封禪之無辭彼士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知止者廉恥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廬千載之敗闔兮今新釣石借百年之堤姓兮于今反璧招二鶴以重歸兮去來于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畢和璞之重進有十三絃之可鼓兮豈不還虞氏之遺風玩古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美乎修荊之藾儀來者之能必葺兮期分兩席之西東韓淲題錢塘三賢堂　著兩過林埜青青發幽香排徊湖水邊路轉山橫崗米門嚴古祠中有水仙王配食者誰子三賢坐高堂當年處士廬鬱然耿相望故庚白與蘇龍章照錢塘人生死即已姓字何芬芳修名肯自立隱德千古光文章發政事百世胡能忘肉看游魚背更想冥鴻翔微官得休沐況復五月涼茲游獲勝踐不覺歌聲長徐恢詩六井猶存記三賢尚有堂地連金色界劍接水仙王市井空陳迹杉松只舊行唯公識真意此處酒難忘錢塘遺事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三賢堂賣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趁酒錢處州府志三賢堂沈希稷字濟叔溫州人宋宣和元年知龍泉縣三年睦賊洪再犯郡諸邑皆陷希稷獨然為守禦計得監考場攝丞陳鴻勇而知兵邑人國學進士葉植豪俊善謀相與練鄉兵設險守隘後朝廷嘉其功增秩一等在邑五年去之日送者涕泣邑人立三賢堂于玉峯寺以祠之赤城志景德國清寺有三賢堂謂豐干寒山拾得漳州志三賢堂祀常袞歐陽詹周匡物也元一統志堂在南山廼李白蘇軾黃庭堅也成都府志堂在故隆州郡治畫杜工部蘇東坡文與可三賢像今廢　一在縣竹縣以奉宋張丞相宇文中允楊內翰三人也輿地紀勝堂在濠州城東北隅初祠彭祖附以莊惠二像歸州志堂在舊州台學中端平厄於兵火以屈宋文章寇萊公忠烈學者嘗欽恭因以名江陵志堂在潛江縣學祠三賢唐賀肅公介畢少卿漸孫大監備皆郡人也汀州蓮城志堂在蓮城縣東田寨上奉招使陳大參韓郡守李徽猷華權郡王大夫杆皆以絕定平寇功也元一統志堂在汾州東一十五里三賢者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也　一在西河縣東義安村十五里有金大定二十六年同知汾州節度使雷志碑記云祀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卜子夏以詩書經藝匡治國政可謂施法於民段干木以忠正之德偃息而却秦軍可謂能捍大患田子方以道德禮義行之使上下親睦人安可謂以勞定國夫三賢者生則行道以定邦歿則垂訓於後世享一方之血食宜矣安福志縣學西廡有三

賢堂以祠王庭珪劉安世劉年猶有謝諤記大名府志堂在文廟之東南隅以祀狄梁公仁傑魏鄭公徵韓魏公琦今存遺址曹州志堂在本州三賢乃越范蠡秦穰侯魏冄漢憲侯魏相也宋崇寧中知廣濟軍范致明贊云昔我鼻祖霸越平吳名遂身退之陶積居賢哉朱公惟道之崇與而不有是以從容有來魏冄貴戚之卿相秦封陶宋大啟聲賢哉穰侯明哲而智匪以畏咎乃身之利賢哉憲侯好是正直名則有實吏則奉職我守此邦亦既見止願瞻丘原想見儀軌闕室于茲因舊不移名之三賢以警來裔今廢江州圖經志堂在本州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　彭澤縣附郭普明院有思三賢堂謂陶靖節狄梁公尉真人也武昌府志堂在武昌縣西宋寶慶元年知府陳允迪祠祠奉晉大尉陶威公彭澤陶靖節先生唐禮部侍郎元公襄陽志張漢陽龐居士孟浩然俱襄陽人謂之襄陽三賢元一統志堂在黃州郡學以祠內翰王禹偁文忠蘇軾忠獻韓琦久廢　一在蘄水縣乃晉王羲之唐陸鴻漸宋蘇子瞻之祠故曰三賢堂在縣東三里綠楊橋清泉寺側歲遠久圮今遺址猶存南安府志堂在城內寶界法堂之北安奉元城劉忠定公鈞臺江公無垢張文忠公三先生俱以直言去國居南安寓寶界院淳熙庚子郡侯李公大正創景賢堂繪三先生像合祠之并記嘉定九年通守蔣公剎攝郡始立忠定文忠像扁曰劉張二先生祠秘監袁公燮記寶祐癸丑郡侯吳公革因崇闢之扁曰二忠堂歲時祠饗無數景定癸亥郡侯饒公應龍又增塑江公司諫為三賢祠揭可軒竹軒二扁於兩楹祠後建亭曰高奕且刻三先生題詠于祠壁頌倦堂在蘇文忠公祠後景定壬戌郡侯王公季雍捐俸命郡博士薛正己昂建祠前守之有德者方公崧卿陳公畏王公琳彭公鉉王公準王公季雍自為記像章續志進賢縣尉廳之西有三賢堂蓋慕梅子真臧嘉猷鄭公真諫而立淳熙癸卯黃汝嘉重葺河南洛陽志堂在本縣公廨舊基前塑伊尹像在其中二程列於左右元末兵革塑像已毀祠堂至今猶在宋文天祥集瑞州三賢堂記　瑞有三賢祠堂三賢余襄公蘇文定公楊文節公祠堂舊在水南闤闠景定庚申燬于兵前守嚴陵方君逢辰遷之稍西垂成而去其為君代相過於上饒君語及斯堂曰瑞人之敬三賢也如生三年無所於祠意閔閔焉予是以亟新之也然塗塈未畢像設未備予其成之成則為之記其至郡既敬奉君之教遂率諸生行釋菜禮而君書三至諗記之成其不得辭夫瑞為郡號江西道院然在汴京盛時為遠小故余蘇二公皆以謫至淳熙間

郡去今行在所為近而楊公江西人雖自蓬監出守殊不薄淮陽也地一而時不同又守郡者與他謫異然瑞人矜而語槩曰吾郡以三賢重余公坐黨范文正蘇公坐救其兄東坡先生後又以執政坐元祐黨楊公坐爭張魏公配饗事使此三賢者皆無所坐安得辱臨吾土噫甚矣瑞人之好是懿德也然三賢所養猶有可德而竊窺者乎范公忤呂丞相而去也未幾復用前日寅緣被斥者以次召還襄公自瑞徙泰乃獨請嶺南便郡以歸愈去愈遠豈亦所謂同其退不同其進者耶蘇公世味素薄其記東軒謂顏氏簞瓢之樂不可庶幾而日與郡家收錙銖之利曾不以為屈辱異時再謫三徙之餘退老頴濱杜門卻埽不怨不尤使人之意也消若楊公則肆意吟哦筆墨淋漓在郡自為一集與嗜昔道山羣賢文字之樂無以異也則三賢者豈以擯斥疎遠累其心哉夫擯斥疎遠不以累其心者其流或至於脩然遠舉超世遺俗而三賢又不然余公用於慶曆蘇公用於元祐蹇蹇匪躬皆在困躓流落之後楊公當權姦用事屢召不起報國丹心竟以憂死凜然古人尸諫之風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繇前言之吾知在瑞之時樂天安土繇後言之吾知在瑞之時乃心罔不在王室嗚呼此其所以為三賢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太史公曰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瑞人之敬三賢也又於此思之嘗有以稱方君所為欲記斯堂之意某於先正無能為役吳郡志仲并吳郡三賢堂記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氏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蹤勝槩以次復焉第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蓋唐左司郎中曰谷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郡者邦人尊之曰三賢曩歲為堂以祀之燬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歎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散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材庀工百姓不知像屬皆樂從也某日始事辛酉堂成制度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爰塑其像以次位置于堂南向東上并嘗暇日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獲并每獨作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常公法當處一焉迺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賓禮名流與之酬唱于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遊宴為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

實詩鏡之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縣可見於此。史不傳。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共生大曆壬子歲。其筆得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十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秉郡。荒疫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誠相與也。而文聲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於民者。名藩巨屏。得以師帥。吾民幸矣。廸接踵來臨。歲月未遠。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益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於初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篇章。悉有家法。晚遇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閒。中扃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也。升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室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滕公脩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敘。公今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差通判信州軍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吳獵益

陽三賢堂記。　盧陵李君昂治益陽。既踰年。一日以書抵獵曰。縣庠壞廢累年。昂蒞事之初。率同志鳩工積材。修舊起廢。殿堂門廡。中外一新。文昌章公許為之記。令大帥參政衛公復俾建藏書閣於明倫堂之後。既告成。乃設先賢祠堂。東則武侯。西則乖崖。南軒二先生。蓋武侯征南。嘗自益陽往駐臨蒸。事見蜀志。俗傳乖崖嘗宰是邑。創壓波閣。非也。按本傳。持節荊湖。蓋行部所經耳。今有詩刻于桃源。南軒守荊州。過邑中。拜乖崖像于壓波閣。設奠而去。亦有詩在焉。前賢遺風。聞者興起。表而出之。可以善俗。屬獵紀其事。嗟乎。若李君者。可謂知所先務矣。近世為政者。類皆以簿書期會為急。簿書固不可緩。自奉承期會之說行。而吾民無所措手足矣。今李君乃能汲汲然以明教善俗為先務。非學道愛人之念。卓然有見乎流俗之表。其孰能之。雖然。景行先哲。是足以明教善俗乎。曰未也。景行先哲。當知先哲之用心。先哲之用心何如。以其好善而已。夫苟好善。則士皆輕千里而告之以善。故曰好善優於天下。從上聖賢。率由是道。子路人告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之所以為大。亦曰樂取諸人以為善。諸葛孔明蓋得從上聖賢之用心。其言曰。自今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滅。功可蹻足而待。忠定公在蜀。察其有聞于鄉者。得張及李

畋張逵。暇日召與語。往往延入卧內。從容款密。故公於民情無不察。南軒在桂。月兩詣學。與講論。讀經致史之餘。延見父老。仍州縣各置鄉教諭。凡已過無不聞。民情無不達。蘇文忠謂張忠定治蜀似孔明。南軒平昔深慕武侯。嘗為之傳。先哲用心。如出一律。而李君又能表而出之。使來者敬慕興起於無窮。抑亦見李君之用心。獵嘗為之說曰。儒者之政。所以大過人者無他。明教化。厲風俗。如斯而已。後之君子。亦可觀政於斯。嘉定壬申冬十二月癸巳。朝議大夫復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善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吳獵記。宋劉公是先生集（并序）丞相沂公塋東里子產之墟。而與裴晉公鄭。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己事上養人使民。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然為之作祠堂。合而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贊曰。　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千有餘歲者。相長弟。循迹揆心。死而不亡。孰有古今。其像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深淵矣。又劉馮錢穆甫驥集過笠澤三賢堂詩三首（并序）自杭而西至嘉禾曰秀州。而登吳江橋。如長虹欲舒。橫截水面。右瞰太湖。一望千里。萬工抱師。風謳雨吟。征人動故鄉之悲。遊子弄採蓮之歌。思昔拂袖故國。扁舟五

湖者。鴟夷之遠遊也。尊羹半摻鱸魚白香者。張季鷹之思歸也。行歌長吟。興屬雲水者。陸魯望之嘉適也。後人嘉之。作祠堂於笠澤之右。予登三賢之堂。悅三賢之風。遂賦三賢之詩曰。　舟繫小橋楊柳月。帆移平浦芰荷風。當時不向煙波老。霸業功名一掃空。（謂鴟夷也）鱸鱠白鮮盤玉縷。蓴羹涎滑黃龍髯。可憐水月交光夜。一笛西風自捲簾。（謂季鷹也）醉夢幾尋芳草渡。吟魂飛上月明樓。散人已出形骸外。肯作鄉聲効楚囚。（謂魯望也）劉後村集辭鄱陽三賢堂文。　某少慕先賢之風。晚使番君之國。民益悍。州益貧。求所以推上恩而廣遺愛者。未之能也。蓋今之時。視鄱代間既異。視慶曆淳熙亦大異。有愧於三君子多矣。解印遂行。不敢不告。謝米伯詩題釣臺三賢堂（并序）嘉定癸酉六月既望。敬謁祠下。拜先生之遺像。見先生衣華陽之服。又有村嫗乞靈之繢。緣化香油之屬。竊為先生羞之。仰瞻堂扁。題曰三賢。尤失釣臺專一崇奉之意。先生傲視千古。不滿一笑。今乃衣冠像設。化為緇黃夷狄之流。千古之下。得無笑先生乎。僕發憤填膺。叱責膚衲。撤繡屏。廛為易扁榜。又將訪尋閣本。正其衣冠。兒輩強作解事。想先生又當掀髯一笑也。　艤帆謁肖像。衣冠非漢儔。翩翩掛佛搭。小櫝求香油。膚衲資誑惑。良為先生羞。後來躋兩賢。幾與逆祀侔。扁堂失本旨。貽誚

何時休盡歸白而長疋正茲謬悠 趙元鎮題謁松陵三賢堂 垂虹過高峙左江右湖水洞庭相吐吞滄海迷涯涘長波卷風雨莽蒼窮南紀人材鍾秀頡習俗儇清美高風想三賢足以振頹靡一時挺孤標千載照青史荒祠倚橋側草草漁樵市舟車往來衝令誰踵前軌我從都城出萬事空化委名跡有重輕心期要倫擬異代豈無人意欲從此始山林與鍾鼎一決乃英偉近聞北客言兵戎纏輦氾誰能務採納尚待扶顛毀歸歟團風心寧作一身喜亦念征戍兒白骨委荒壟道路異秦吳寃夢隔生死江湖信清絕浮泛聊爾耳却坐寫孤懷悲風生綠綺 楊誠齋詩寄題廬山捫伽寺三賢堂呈南康太守曾致虛 山房牙籤三萬軸六丁下取歸拳玉空餘坡老枯木枝雪骨霜筋挿雲屋捫伽老僧懷兩賢作堂要與祠千年只供清風薦明月不用秋菊薦寒泉江西社裏曾常伯李家王潤蘇家客併遣巫陽招取來分坐廬山泉上石北礀禪師詩彈壓風煙盡昻分一新丹碧耀層層異時三鳳鳴還止舊約羣鷗喚得磨舡繞砌雲爭水步對侵簷影似田塍關心夜老梅花瘦別有孤山樹上僧劉克遜詩堂成土木極精華壯觀先生處士家只恐三賢還一笑不留隙地種梅花 元張之翰詩奉賀西湖書院三賢堂成寄呈容齋大叅 長慶風流數樂天熙寧文采屬

坡仙若將南國詩人比秪有西溪處士全浚井菜陂人老矣登山臨水鶴翩然谷齋辨此真奇事合把三賢作四賢 蘇白知杭相後先逋仙獨以隱齊肩規模不滅四書院人品誰如三大賢名塞乾坤無異議光揚唐宋有遺編脫勤來奠新祠下滴酌孤山六一泉 顧先生詩三賢堂廢西湖上文廟重營氣宇新若得雪江相配享方知創立是何人（胡雪江名化元立此中於西湖陵上） 郴州重修圖志宣和中太守阮閱有四賢堂詩 蕭條遺像竹林間政事豐碑守已漫安得郴人思惠愛肯將循吏傳重刊 潤泉日記張德遠以寇忠愍富文忠范文正公事為可法使三公獲盡其猷為則王業不止二百年而中微也異時歸老山林當作三賢堂於敝廬之側庶幾朝暮想像如見其人朱晦翁狀之云三公之所為適有契於其心也

四賢堂

忠州志唐劉晏李吉甫白居易為刺史陸贄為別駕堂有四賢繪像黃太史有復古記 蘇州府志堂在本府李侍御巷內初宋孝宗朝李衡為侍御史以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直學士周必大不草制諫官王希呂與衡相繼論奏不報四人同時去國布衣莊治賦四賢詩以紀之其後衡之孫潛作堂於家畫四賢之像並祠其中附四賢詩 吳興志堂在鎮雲樓之下知州高衡孫因建樓即樓北虛地為小閣立四賢祠于堂所以景仰先哲垂訓後來也四賢乃內史王公太傅謝公忠烈顏公文忠蘇公皆郡之賢守云 圖經志宋章德象知玉山縣有惠政民為立祀後封郇國公號郇公堂有戒溺子文郇公堂後名四賢堂 慶遠路志堂在宜山堂之後取馮京黃庭堅趙抃呂璹以名之 元一統志堂在平定州州治東北隅至元二年創建有趙閑閑楊文獻元遺山李敬齋四公遺像 眉州志堂在州學繪文懿孫公及三蘇先生今廢 利州路志關有思賢樓居水門之上有張孟陽李太白杜子美柳子厚畫像因以為名 潼川府志堂在郡學繪濂溪橫渠明道伊川四先生像 滁州志堂在琅琊山醉翁亭之後今存宋朱晦庵集建寧府建陽縣學四賢堂記 故國子祭酒九江蕭公之敏字敏中隆興間以選來知建陽縣事廉靜易直不務為赫赫名人便安之嘗問邑之先賢而得三御史焉曰陳公洙師道曰陳公師錫伯脩曰游公酢定夫皆以學行風節有聞於時心獨慨然慕之乃為之肖像立祠於學榜曰三賢而率邑之學士大夫以及諸生子弟相與拜而奉奠焉邑人熊君克實記其事今刻在石可考也既公去而仕於朝不數年亦為御史實踐三君子之跡而其忠言至計所以開上心挾時弊別白是非邪正使為善者有所恃為惡者有所懼其功

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出使江東未幾上思其言復召以為國子祭酒因事獻言槩切不少變又使湖南以卒卒時貧甚乃至無以為家於是士大夫相與益高其節而建陽之人亦皆咨嗟惻愴以為吾蕭令尹之賢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無慚也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聞之歎曰吾於蕭公雖不及識其面然聞其名而鄉往之久矣今辱為邑長於斯而繼其躅又聞邑人之所以稱誦之者如此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於是復繪蕭公像以合食於三君子而更其牓曰四賢既成奠之如公祠三賢故事諸生與執事者退皆喟然太息相勉以節義曰異時出身事主無或為婞阿容悅以愧乎四賢者而負今侯之教也謂予於蕭公有一日之故來請文記之予不得辭乃具書其本末如此因以警諸君使毋忘今日之志又以告來者使相與歎慕興起於無窮也姚侯名某其興學聚書以教學者之意已見於予文矣今為此祠其意尤非苟然者後之君子亦可以觀政於斯焉淳熙己亥二月己酉記 袁蒙齋集南康軍四賢堂記 南康史侯作堂祠四賢而以書諗余曰濂溪晦庵二先生俱嘗守是邦而劉屯田父子隱居廬山下壯節水玉堂及劉氏故居記皆晦菴筆也余覽之慨然曰侯其有意於風化者耶濂溪年五十餘上南康印綬分司南京屯田為頴

上令不能屈節事上官棄官入山秘丞亦落落與時忤任運不顯而梅庵在外不過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嗟予四賢之風節如是世之高此四賢者亦曰不以爵祿動其心而已抑余竊謂以退爲高非四賢之志也濂溪自爲小官屢爭獄事猶持節廣東不憚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到處皆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卒以是抱疾其言曰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求變爲學將以設施必不得已止未晚也劉公父子節義凜凜秘丞蓋與荆公有舊欲挽使修三司條例終不爲屈未足多也而盡誠規益謂所更定法令不合衆心冝復其舊使荆公早用此言豈至稔異時生民之禍若是憸邪梅庵歷事三朝忠誠懇惻之意具形奏疏大抵排和議詆近習抑宦寺不餘遺力而至於君心隱微人所難言者亦每每披竭無隱孝廟眷之厚先生封事有曰日月逾邁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復不惟臣之蒼顔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顔亦覺非昔時矣爲孝忠愛之語吐自肺肝與淺丈夫自絜其身者奚啻霄壤然則四賢豈不欲用於時而必以名節自見哉論者第見濂溪先生酷愛廬阜乘興携客自放於山巔水涯之間而陳令舉與屯田騎與犢往來山中殆類高人勝士之爲者而孰知伊洛之學自明道伊川以及延平乃考亭平生尊慕以爲立身之實地者皆光風霽月之餘韻而史學獨擅一家卒以助成司馬公治鑑之巨典者亦自青雲白石之深趣來耶言施於事則非空言學可及物則爲實學不苟合者必合道者也不求世用者必能用世者也余既以是復侯書又爲叙次其本末俾刻之石以詔來者使皆知夫四賢經世之實如此則其於儒道之功用不爲無補云爾

曹彦約昌谷集普州四賢堂記　劍南之東有州名普冠帶之盛與西眉並稱名藩大府或不敢望然一郡纔三邑地方廣纔二百里其博物合聞綿章繪句獨嶄然露頭角士類之所歆艷文之以禮樂其來未已郡有學校由祖宗盛時以迄于今其廢其葺不可盡考若其大成殿之東從祀堂之對楹闢而三室闈而一繪像而名之謂之四賢堂則自今嘉定乙亥貢士黃益進之請寓公馮侯之助史君虞方簡之力也昔濂溪周先生闡性命之理闓端後學而明道伊川二程先生與橫渠張先生祖述其道發明其說使孔孟未言之教顯然於天下曾子子思親傳之懿隱然於人心則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雖載祀千萬斯世者罔敢失墜可以無媿有堂而設諸學宮使夫郡之爲上者望焉而起敬慕焉而取則有益焉而知樂不及焉而知懼豈不足以移風易俗還文物於三代之隆然質諸他郡昔固有以義起者矣以夫四先生者或足跡之所嘗至或宗族之所嘗居聲教之相關則心志之所趨者有斬師友之相傳則口耳之所聞者有儼是豈歲時奉祀之足以言其禮而廟貌尊嚴之足以象其德哉普之爲郡地介巴蜀聞濂溪之風不若江湖舊治之爲當誦程張之學不若關洛前輩之爲詳顧乃正其位於學宮列其名於祀典本本原原其於尊德樂道之意可謂勇矣抑嘗思四賢之所以皇皇及及與後世之學者所以尊之重之而不敢怠亦何意乎天生丞民使五常之性以立於天下非以其力大之足以奪爪剛之足以決也無父子之親則不足以聚族而處無君臣之義則不足以同文而治隱於道心者爲惡微而攻於人心者爲可畏爲是之故而思所以一天下不可無學則夫學者事業非以其步獵經傳知人之所不知以爲富也又非以其綺麗言語能人之所不能以爲華也有善而不知所擇不可以言致知擇善而不知所執不可以言力行及其積之以誠持之以敬然後知致知之所以爲力行力行之所以爲致知以言脩身則德盛而仁熟以言及物則海涵而春育茲非四賢垂世立教之本意而後世君子所以表章四賢之盛心哉雖自今步趨於堂廡凜然四賢之論說參於前燕息於屋漏犂然四賢之踐履關於中從容於學校科舉之間而安行於富貴貧賤患難之際誠實於事親從兄之始而善推其所爲於四方萬里之外茲堂之作其有功於名教多矣如其義利之不辨而決擇於得失之境操舍之不察而顛冥於利害之塗誦其言而不惟其義信其迹而不求其心終日摳衣乎四賢之側而常若與四賢隔乎宇宙此則鄉黨自好者不爲於四賢乎何有余不敏敢以誠告嘉定丁丑二月朔日記

黃勉齋集鄂州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慾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累斯道之久蝕者復

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分變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為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奧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循序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塗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為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綠）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第以（綠）為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顒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衛道甚切則遊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 德安州

繁志堂在應山縣西南三百九十五步元兵燹堂廢基存 曹中述記繫辭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聖人辭旨豈空言哉應山四賢二宋二連之四賢也舍于邑南法興佛土相與游好六經沈潛諸子講學既富德業日新遂能擢巍科躋膴仕德足以化民成俗業足以開國承家其出處淵源具在本傳應山之士被聖人詩書福澤者四賢漸染也六一公張右史湯戶部王汝陰四先生皆有銜馬兵華之餘堂雖圮毀而四碑俱存我朝廷任賢使能首選守令燕山從紀字士賢者來宰是邑則斯堂又日新矣其始至也詢故址掃荒榛基之潰者完之碑之仆者起之文剝蝕者浚深之又率一邑之善士戮力鳩工庀覺堅石物礎材木良上棟下宇一如古製堂成令尹與士大夫之賢時一交會或談經道政事或賡載錯觥籌挹四賢之清風穆如也若夫春日遲遲朱華綠蘚觀萬物之發揮一何其嬉嬉也夏天岸中良苗懷新觀萬物之舒伸一何其欣欣也秋宇空明月白風清樂萬物之向成一何其繩繩也冬雪飄零農夫輟耕惟萬物之儲精一何其盈盈也四時之景物若是四山之環峙亦若是升斯堂者有弗思四賢之德業者也歟是知富有日新之功可久可大其庶乎作新斯堂之志因可槩見四賢堂記首之繫辭至正六年歲在丙戌陽月吉日記 上饒

志堂在鉛山鵝湖寺晦庵先生朱文公傳復齋先生陸文達公（九齡）象山先生陸文定公（九淵）東萊先生呂成公（祖謙）淳熙間相會講道于寺中後人思之為立祠堂今在寺法堂之西晦庵先生二陸先生嘗賦詩蒙齋先生袁公（甫）嘗為贊 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亦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留情傳注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于今 右復齋陸文達公詩 德誼流聞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過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右晦翁朱文公詩 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最靈心消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古今 右象山陸文安公詩 即心是道勿助勿忘親敬長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用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辨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續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世世不刊 偉歟東萊氣象春融揖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闡以大問學磨礲其學伊何萬折必東 復齋之德碩大以寬其儀如鳳其臭如蘭弟兄琢磨惟義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 某既贊四先生之盛德矣復有謏聞頗畢其說以與同志共之世謂鵝湖之集諸老先生論議未能悉

同以是長加揣摩其失遠矣夫子嘗曰君子和而不同不同乃所以為和不斷於合乃所以為一致也天生英賢扶植斯道忠君愛親敬長一性靈明與天地並亘萬古不可磨滅者又入之也漸或為之也勇勇非無漸而漸非不勇也顧其所由之門然耳鵝湖之集誰得而議其異哉君子講學既切之又瑳之既琢之又磨之反復辨明惟求一是若慮其不相合心非而口然之此乃賤丈夫之所為耳何足以窺諸老先生之門牆耶 右袁蒙齋贊及贊說 建昌盱江志堂在建昌郡學孔子廟之右傅燿記 元符改元縉雲管公以朝散郎來知軍事下車之明日謁孔子廟既退進學之諸生於堂上接致惻款歷視齋室什物必令如式而裕焉命幕中上官爕為教官推講成均之法以教率之每旬朔必躬臨察致其行能之進否致其善者有以異之而後羣心知勸一日集諸生而語之曰吾聞盱江世多君子有若李泰伯曹子固王補之鄧聖求者豈其人歟諸生避席翕然應之曰然公曰是皆所謂賢者也性之歟學而致之歟諸生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無非學也孔子不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未聞其非學公曰誠然則學固不在於我乎顧諸君無忽於是即孔子廟之右翼而為堂訪求四人者之像繪之於壁牓其額曰四賢俾朝暮過

乎其前者視其容必有以思其人而自勉也諸生感說亹亹然瑳磨懇激不敢以須臾怠明年仲冬公被召登對既行學之生徒追欽服佩若有所失使人謂果巖山人曰公歸矣倚以勸吾等一日不見之誠子其為我記四賢堂且著公之所以為堂之意以勿惰於學者之思也予聞其言而善之謂使者曰若知之乎人之生未嘗有過人之性而有過性之學今夫可欲之善同出於自然之天擴而充之有至於不可知之神則受性之初未始有賢不肖之辨而終以不充焉者學與否焉而已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而扁善乃可以配堯禹是四賢之性果與人異乎果無以異也特從其所以成存者而論之則人之於學又可以已乎若夫專以口耳為工鈔掠為能以徼瞬息之利達是皆滅天真汨人偽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非先王之所以教學管公之所以期處之意而四賢者之英靈亦且愧羞憾恨冀諸君勿為之也使者曰君子之所以為賢我則聞之矣而窮達出處之不齊何耶夫窮達有命善學者不以與焉至於出入朝廷居官行已見於史筆與文章之留於世者後之讀其書考其世論其人當有知之者矣亦奚容有論姑為之記云峽州志堂在州治二蘇歐黃是也端平兵火不存夷陵志范楷四賢堂記　峽有

四賢堂尊賢也歐陽公嘗宰夷陵祠而祝之固宜二蘇山谷時經行題詠而郡人合祠焉於以見四公之賢重當時而名後世者獨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堂舊創湥圯蓮茁其間肖像妥靈莫適宜稱令郡守馬公報政之暇度地于子城東偏剪基啓宇閎敞高潔爾邪楚塞月峽諸臺榭左右映帶江山環拱花竹明秀過者凝停消休考成移書以記屬余且書扁榜頗以晚陋得附名幸矣惟贊詞是懼雖然侯所以表郡人尊賢之意則不可乏也充公以道德文章統接韓孟堆千載而獨立眇一世而無朋二蘇龍驤鳳翥追而附之非蕭勺而和不埳庬而應太史晚登蘇門直以孤標逸韻方駕先達寒梅婥約自足頡頏於姚魏間若夫師友淵源心會神受異脊而同趣蓋有出於文字之表學士大夫不能盡解而峽人識之豈偶然者不然騷人墨客自少陵樂天以來寄興于峽者不一也而四賢云乎哉想其夕陽素月之交輝煙颿沙鳥之出沒山光水容隱顯萬狀岸幘離坐笑傲如主安知無神游之適耶思於斯堂之設所以書峽人知之深而尊之至也繼自今官於峽者顧望想像緬懷典刑當曰邑政觀風誰所為而賦也抓擲雙橋誰所愛而植也三游青葵誰所過而題也古寺潤泉誰所及而記也陽城居晉之鄙熏其德者猶數千人矧四賢之清風邪槩聞

者興起於其所尊慕而惟之以淑峽之士以徼峽之俗有餘矣高侯其知所先務哉侯名叔獻淳熙間前司農少卿夔帥潘闓蒐之子也視其所慕用建立足知能世其家云用敬書之又從而歌曰百世師表六一翁弦歌惠政聲摩空眉山伯仲人中龍長江西社太史公黃帽青鞋幾經從合四先生遺清風光蹤衣被如長虹西陵假寵何終窮偉哉使君知所宗高堂忱如對音容為我辦香銘其衷千載一念將無同寶慶丁亥仲春望日記朝請大夫起居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讀范楷撰并篆額朝散大夫試給事中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樞密院編脩官兼崇政殿說書鄭清之書　清之弱冠游壁水晚暌舍選上南宮始得一第客授夷陵宿舂四千里閱三朏朓迺至車未濯脂即徧尋先賢遺跡摩挲舊碑多歐陽兗公詩什一日抵黃牛廟覩見所謂石馬缺一耳者廟有蘇長公記文碑石明潤筆勢遒逸飛動與他蘇字不類愛玩久之歸而搜攬名勝所嘗題品之處徒有林霏江月野花岸芷相娟嫵於寂寞之濱而已獨四賢堂者庶幾激清風而紀勝槩猶足識峽人愛賢之私而棟宇圮陋觀者伊鬱去之餘十載峽之夢時一訪枕上忽左史范公以記示余且知高侯一新斯堂忻然欲書之以滿昔年所不足之意峽之江山清邃而風

俗淳古余嘗攝郡優月獄訟閒然郡有簡薄堂每愛其名之不虛得於今侯政成譽起又能尊表四賢以寵靈月峽萃江西岷蜀之秀而集有之典刑所被風氣遷焉自今志夷陵人物者當奕奕改觀矣余既喜堂之成又以信侯之賢因書以勉峽之人丐刻于碑陰云爾寶慶丁亥季春一日四明鄭清之撫州府羅山志羅鑑吳氏四賢堂詩　河汾續經罷洙泗還清風深衣大帶垂身退道則豐一編遺言在萬古無盲聾遺像今偉然吾敬環溪公（沆）　經濟學有用寧與佔畢同集英晨唱第夕對蓬萊宮儒林急淵源不遺朔庭空遺像今偉然吾敬國子公（澥）　中興洪韓呂文章之鉅工蚤年偏祭請一鐵直箭鋒錦帳與畫戟稽古似不家遺像今偉然吾敬吏部公（曾）　敬齋一則語傳自南軒發于湖金玉之諸老歸下風不使掌帝制嗟哉吾道窮遺像今偉然吾敬司封公（監）王十朋詩誰品鄱陽守四人賢不知如何光舜世能使野無遺

五賢堂

東家雜記孔廟太夫人殿由東廊以北曰五賢堂孔庭纂要宣聖舊廟宅魯國夫人殿後有五賢堂輿地紀勝祠獨孤及柳開李餘慶陳襄王安石也堂在滁州琅琊寺內翰王公歐陽文忠公張文定公曾文昭公盡畫于琅琊山寺中後又刻東坡像為五賢郡守張商英詩云文昭文定與文忠內

翰元之共四公正事風流俱第一典刑人物更誰同能詩只有東坡老到處唯尋六乙翁欲遣滁陽招作客五星同聚此堂中　堂在臨江軍學講堂之西繪翰林劉公敞中書劉公攽中書孔公文仲禮侍孔公武仲金部孔公平仲之像平江府志堂在講堂之左五賢謂陸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名臣言行錄朱晦庵乾道六年知南康軍立五賢堂奉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翁　復白鹿書院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江都縣志忠獻韓公（琦）文忠歐陽公（脩）集賢劉公（敞）正獻吕公（公著）文忠蘇公（軾）皆繪像設祠于平山堂淳熙十六年鄭公（興裔）別葺屋于堂之東扁以是名嘉泰元年趙公（師睪）一新繪像春秋祀之紹定間以兵燼廢五年史公（岩之）重建平山堂繪像堂上今存曹國志曹州四賢堂乃金山東東西路提刑使濟陰賀揚庭戶部尚書定陶任天寵監察御史東明（東明舊屬曹州）張特立昌武軍節度使濟陰商衡詞賦狀元東明王鶚鄉人為之立祠于州學內以申尊慕之意岳州志堂在州學祀濂溪明道伊川南軒晦翁元一統志堂在泰州光孝寺內祠張發（運綸）范文正公仲淹富文忠公（弼）侍父為征官讀書于此又增郡之先賢胡侍講（瑗）王內翰（禹偁）為五賢今堂荒廢程雪樓集洛西書院碑工既落成又購司馬氏獨樂園故址創五賢堂以祀伊洛諸儒以廣敎養之所豫章志五賢堂在南昌府祠西漢南昌尉梅福子真東漢豫章太守陳蕃仲舉處士徐穉孺子晉豫章太守范甯武子唐江南西道觀察使韋丹文明宋朝慶曆七年太守張瓌塑五人之像即州治之西偏依城立樓樓之下東向為祠刻石以紀之其略曰禮賢若陳仲舉興學若范武子遺愛若韋文明直言若梅子真有道若徐孺子是皆有功有德於民禮宜祀焉特曰德祠不名之以五賢必有來者不拘以數也今洪氏自謂之五賢堂豫章續志堂舊在州台之西詳見豫章志後遷于開元寺之西廡兵火之後祠與記皆不復存而德音不已遺烈如在紹興五年秋毗陵胡帥世將假守復立祠于故基梢南訪求遺像命工繪畫以時舉祀典且為之贊　梅子真贊云　梅僊子真補吏南昌去求假傳爰貢丹衷指世陳政厲志竭精美哉紬奏斥鳳仲章謂當察景亡失其柄允矣多士為國重器衆賢聚朝人斯異忌何以徠之道在砥礪戴鷁遭害仁鳥增逝女為俊斷求驥於市爰述孔商宜後成湯紹嘉宗德自我推明由鳳及斧卒解黃綱防之亡及吾言有徵逝將遠遊乘雲帝鄉陳仲舉贊云　汝南多賢仲舉其尤一室蕪穢屬志自修元禮刺部威行予州屬城引去仲舉獨留縣榻兩郡始自周璆忏

冀左遷校雲生免社稷是為見非必諫投邑不義上奸象綿傾宮可嫁天下將化盤遊肆縱當念三空黨錮死徙忼慨何異齊民臨朝初被寵庶覽節斯甫竣及群女常伏厥辜請行天誅范言上聞凶人側目滿朝群醜害軌祿況洗東西如河之木仁為己任勇獨懷烈功雖不終義激頹俗徐孺子贊云　孺子居鄉少為諸生匪力弗食守道躬耕群守方交門無賓客一榻高懸生來則設七舉廉茂五辟公府皆不肯就夫豈徒處帝谷三賢雖為後先角立傑出孺子有焉辭辟諸公而懷知己遺酒炙雞弔喪千里南州高士有道我推生芻一束謂莫堪之仕者行義居者未志共振高風式是百世　范武子贊云　武子名家好學多聞進不附勢見抑于温衍晏崇虛蔑棄典文禍深桀紂乃生清言我辭闢之既塞亂源言以述志位以行道學自為邑亟興學校暨登牧守益明孔教俗尚禮樂人知忠孝志與道行世推儒效　韋文明贊云　元和中興吏多循良孰為第一世推武陽武陽臨民召父杜母其在江西功德最學洪有災害民不知避孰闢去之自我興利有堤如截水不城闔萬尾鱗鱗邑居不焚陂六百所溉田萬頃歲丁大旱五穀垂穎民或未勸以誘其訓肚嚴其程卒用有成殁四十年稚老歌思帝命史臣播厥聲詩章水滔滔西山峩峩與詩永久公名不磨　隆興元年鄧帥作重建于府治東北淳熙七年張帥子顏又徙于府治東南今在府學殿門外併賢牧為兩祠宣城志宋王遂五賢堂記　二仙堂者祠齊尚書郎謝公朓唐供奉翰林李公白也五賢堂者增唐宣州觀察使顏公真卿太守賓客白公居易吏部侍郎韓公愈也祠事二仙而增三賢焉五者所以追仰高風景行先哲非徒設也由吳晉以至於齊東南人物何止一謝公哉自梁隋至於唐亦非獨兩賢也謝公任青山而守宣城觀其天際識歸舟之句非食煙火者所能及而李公乘舟來石請惟有敬亭山之詩亦非謫仙人不能道陳公卓誦其詩名之二仙而吳公昔刻碑以記其事夫仙非人力所能至也耿介絕俗之標瀟洒出塵之姿有非言語之所能形容而文以貫道夫豈偓佺喬松所能盡謝公仕非其時辛死非辜李公不及陪開元之盛避地姑孰非貪生者然唐自平清罷去昇州貶浙西觀察使于宛陵而顏公以剛直之節往蒞之忠烈名存百世不泯白公由宣州奉詔擢第清名直節見於諷諫一時賢相不及附錄會昌之盛獨有高文大冊流落外夷惟大曆貞元之間乾清坤夷號為中興韓公振起八代實就食於江水孔孟之後一人而已然則五賢之祀不于其行事而于其文不于其仙而于其賢外設三楹內取一室青山

流水四面環遶味河横流浮圖對峙信其神明之所憑籍亭舊有二仙像乃長白公于平江韓公於郡學而顏公之像未之得劉汝進來自金壇周使求馬道過牛耳山體然若有驚者問之則顏氏祠堂也入室謁焉得其像歸與夢若合符節距知祠像之不當合一耶因記其事使後來者有考云容縣郡志容爲古粵地舊隸交州貞觀八年改爲容州迨今六百年矣刺是郡者來常之人惟五賢爲稱首豈非鳳凰麒麟世不常有所以爲嘉瑞也歟唐代宗時有元次山身諭夷酋綏定八州繼有王宏肱出則募士與賊鏖戰退復鎮守在憲宗時有戴叔倫綏徠夷落赫著威名在順宗時有常文明興崇學校教民稼穡仁化盛行代建炎間有王慶曾思襄元子刻其儀衣以使觀者瞻免拜祖刻石猶在是五賢者豐功實德著在青史遺人耳目豈易得哉容去朝廷極遠分符而至者類皆因循苟且其能興利除害景慕先哲者百無一二唐元子距建炎中二百七十年有王慶曾出焉由慶曾以來六十餘年有譚公出焉譚公以來二十年馬公出焉察六百年間五賢之石得譚公而始彰五賢之政得馬公而益顯思賢之堂雖祠於譚第止用小牌列其名位寘於壁間欽慕雖勤實則未備未幾頹毀尺椽片瓦無復存者經入政而怙不介意我公既至念其湮微鼎而新之望其像而祠信五賢守之不易得如鳳鳴朝陽麟遊林藪爲治世之嘉瑞也抑嘗聞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天下爲未足又尚論古人誦其詩讀其書如正考甫之慕尹吉甫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尚慨然企慕於數百年之下得古人尚友之意可不深加而賓歎耶公之盛年負倜儻英鋭之氣言天下事三相以爲言賜對孝宗朝頗蒙加納令觀寓忠録四十九篇其言精粹無非切中利病自欽佇滿得郡入對復論鹹海鹽之丁稅罷廣氏之科擾已復白皮鹽場意在於興利除害求以便民者念念不忘上可其奏悉罷行之抵容下車之初創造郡學勸課農桑有古循吏之風比之五賢實相伯仲故并述其大槩而記之使後之觀政者於此可以想見也嘉定元年冬至日記洛陽志翰林學士王惲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祠屋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横渠肖像儼欽歲時香火之奉牓曰伊洛五賢堂神寓清洛光動戶庭明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爲之記乃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己治人之道得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足以恢弘至理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盡窺聖賢要奧語焉而不精擇焉而不詳又局於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說故

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時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淩遲至於五季則可謂之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絕續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絕學內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踐履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而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遵未革變以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啟休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己治人要道蓋已改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協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元本自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爲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横渠來脊守相從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無匪修齊治平之方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存術之智俗物致知之餘篤志力行清修苦節願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爲主今讀遺書陟故迹英邁純粹氣象尚可彷彿廟而貌之俾嚮之景仰高明者足以致其誠慤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無陋辭於其間哉收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示後來不爲無例惲曰若披援聖賢則不肖年近衰老懶於筆硯雖有言又奚能傳於後也惟友諒先世爲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蓮士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創茲宇庶幾有意修己治人者非特要取其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茌平梁宜記水南五賢堂昉於翰林直學士郡人薛公友諒而完於河南府路經歷北平劉君巨謙大德丁酉春薛公詢九真觀寔康節舊安樂窩得奉溫國司馬文正公豫國程公明道洛國程公伊川新安伯邵康節郿伯張横渠宇而祀之已懇翰林學士王公惲記文值薦士始允終拒用奏初謀少東繼得獨樂園故址六畝市之起正堂三楹其額廼翰林承旨劉公賡奉勅書復爲東齋三楹餘未畢而公逝後無人主管齋堂毀至元己卯知事李敏將復營葺材具值汴省賊亂中輟至正辛巳知事李克恭偕通城縣尉馬贄即故基立堂至正壬午春北宜泝止而劉君於內方締繕重構四齋見山亭釣魚庵前門共十間齋砌甃池溝水注之植奉稚蓮于魚仍葺新其堂齋壞所謂五賢像府上其事置書院設山長周王記以傳教諭重九信宿監察御史必中達而樵隱公行臺陝西過謁庭下已而周覽揖嵩少盧氏萬安伊闕諸山轉顧芒嶺邙郟俯窺荷底游魚洋洋團團源流伊洛嵐霏波影動搖户牖執謂宜曰美哉斯堂踣佳致興盛

事、子可發揚于難。勤石以勵洛人、宜因復之、曰、古今天下之士、爲學爲教莫盛過於經史。蓋經以載道、史以載事、聖經有五、易詩禮經而有史、書春秋史而有經、正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焉、夫孔子祖述憲章、堯舜文武之道而已、又嘗曰吾不復夢見周公。且洛邑武王之所定鼎。周公之所營治。其道傳於孔子。至孟子而失。天生程子兄弟於河南、紹絕緒、明道學、文運重昌、橫渠爲二程外叔。東西歸正蒙、擴前儒之所未發、康節隱居于洛、能以數推天地陰陽、逆知其變、著皇極經世、指易經爲正鵠、此經學之興于洛也。司馬遷南遊、還適父太史公留滯周南、病且卒、見於河洛之間、遭遺命、悉論其所次舊聞、曰、周公沒五百歲有孔子。孔子至今五百歲、乃擬春秋、裁以己意、著紀表書世家列傳爲史記、以垂百世之法、溫公患歷代史繁重。遂如左氏體爲通志以進、英宗命續其書、又居洛下、專心史局。閱十九年。方始成編、神宗製序、賜名資治通鑑、此史學之興于洛也、而五賢者功于聖門、明道于叔世、甚大、生而同居於洛、沒而同祠於洛、宜矣、且洛處天地之中。而嵩岳上臨、躔星其數皆五。五賢血食于是邦、其理固若默定、難可以輕議、樵隱請紀其言。于是乎書、薛公子友諒、文清公玄之子、在路泮則爲九賢堂、在伊闕則爲平泉書院、在永寧則爲洛西書院、凡闕繫吾道者。銳意過如飢渴。其五賢市地修祠、屈於道士而無懈心。卒得劉君竟底于成。此又吾之當書、後學之當知、久恐湮沒、故并識之、

雲宋呂南公灌園詩 漢唐相望向千年。此地追崇只五賢。器業不同流俗淺、聲容終得後人傳、壁間碑板敲新墨。砌下莓苔長野錢。何似滛祠專禍福、歌呼士女日諠闐、

臨邛記 宋宇文撰 東憲太傅楊公作三友堂于邛之火井。西憲察院頓公廣其意而爲五賢。皆有詩以見志、夫山靜而水動、風清而月明。於此又有竹焉、虛中而圓外、有道有德者似之、二公或以爲友、或以爲賢、何也、蓋所謂友者、必天下之賢、所謂賢者無適而不友也、愚不肖固嘗見賢而思齊。求友而不扶、輒景仰二公之意、願與五賢爲莫逆之友。故離而爲五詩。若夫泊然忘我、萬態一視、而逍遙於無何有之鄉、則於物也。非友也。非賢也。非不賢也。惟其適而已矣、庸詎知我之爲物耶、物之爲我耶。 峭拔聳青天、巍峩鎮方國、願與君爲友、萬古長一色、 右山 青泉出山下、到海流不息、願與君爲友、果行而育德、 右泉 清淡不媚春。挺挺凌霜雪、願與君爲友、虛中而勁節、 右竹 清風泠然來、襟袖皆披拂、願與君爲友、相見長及物、 右風 明月麗青天、群星隱晶燿、願與君爲友、容光無不照、 右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

卷七二三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林文佐
董仲軾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十八陽

堂（堂名二十三）

六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衛州府城東隅超化寺之側六賢者魯國忠簡趙公鼎翰林侍講學士文定范公冲侍御史諫議馬公伸吏部尚書端明文定公汪公應宸刑部侍郎寶文閣學士劉公穎太子詹事汪公逵也忠簡寓於衛內翰范公建炎守衛因居焉馬諫議以忠言去國子孫寓衛胡文正請于朝而錄用之端明寓城中超化之雲山晦庵朱文公東萊呂成公同訪於雲山講學惟劉寶學為衛人居岑塘生長是鄉餘皆以道德文章維人景仰非若宦遊者棠茇桐鄉之愛繫為人心而閱百年餘惟六賢是祠初在雲山之旁咸淳初太守王巳念此地有朱呂先生遺跡奉朱呂祠扁書堂曰明正而祠六賢有招六賢之歌曰矩矱兮姱美風節兮凌厲鸞媒兮一空宇宙兮莫窮六賢去兮不復返魂漂搖兮形何在飛揚千里兮嶒冰峨峨雄虺九首兮壺峰繁多扶飛仙兮同遊揖清獻兮並轡俯幽蘭兮延佇褰杜衡兮賓處援北斗兮椒漿聊徜徉兮

此雖石子城市煨燼而書堂儼然朱呂遺跡六賢高風尚可挹也蒼梧郡志亦舒勉六賢堂記　六賢謂漢陳欽欽子元元子堅卿美士燮燮第一子廞按後漢三國志欽字子佚與劉歆俱治左氏春秋而欽自名家後仕莽為將軍元字長孫以父任為郎少傳父業為學者所宗建武初抗疏論立左氏與不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帝從之及數陳便宜不用以病去終老於家堅卿有文章而史逸其論撰燮字威彥漢茂舉茂才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學問優博達於從政而謙虛下士方中原阻兵士人避難者多往依之卒年九十一廞初為郡督郵辟司徒掾雅為黃琬器重董卓亂乃亡歸燮表為合浦太守孫權據吳南捲交廣燮以廞入質權以廞為武昌太守大賢之見於史者其本末梗槩如此而蒼梧之人未嘗究知太守李公章萬好古樂善歷求漢唐以至本朝得名臣鉅公有興是邦者七人為政立堂祠之于水泉之上以慰邦人之思又即黌舍塑六賢之像并以其本末刻之於石使學者歲奉其香火謁先聖已則退而旅拜六賢于祠堂之下瞻其像想見其風采而生希慕之心如在鄉黨焉其教勸誘掖可謂至矣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姑勉之異日有繼六賢之後父兄子弟名重一時光傳青史者無忘吾太守李公敦勸誘掖之力也紹聖二

年三月初一日蒼梧縣令兼簿尉事舒勉記太原志平定州六賢堂即湧雲樓之故基也在州治後城上舊名四賢堂元前至元二年建四賢者趙秉文字周臣號閑閑磁州釜陽人文章德業冠于一時嘗牧此州有湧雲樓記楊雲翼字之美樂平人金朝謂之身備四科與閑閑齊名號曰楊趙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博學以詩名在金為起居注元初徵為翰林學士不就寓本州十年鄉人被其化李治字仁卿號敬齋欒城人金進士元初州帥聶珪輦至平定主教者十年元世祖起為翰林學士後益以王呂二公謂之六賢堂王搆字嗣能本州人起自孝廉元世祖創立國子監為司業與許魯齋同定學規以學行為時推重呂思誠字仲實本州人元進士歷仕三十年至中書左丞文章政事顯著尤偉是謂六賢以上六賢事蹟各見金元史傳堂廢於元末洪武三年知州程宗道復建像焉

七賢堂

元一統志東漢桂陽六太守衛颯茨充許荊欒巴度尚周昕臨武長唐羨為七賢建堂於郡學　堂在輝州之西南七十里山陽鎮重泉村晉王戎向秀阮籍咸劉伶嵇康山濤世謂之竹林七賢也今為道士觀渾源劉祁京叔觀記在焉或謂太守魯有開白雲先生張俞蜀公范鎮老泉蘇洵東坡蘇軾頴濱蘇轍山谷黃庭堅先後經行取其詩章翰墨刻置堂上仍繪七賢像右司陳損記今廢或謂山濤向秀劉伶嵇康阮籍阮咸王戎也今古題詠甚多元裕之有詩云石津高樹映寒藤閑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鷺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負殺共城麴米春（是日有餉名酒獨酌水邊）衢州府志堂在開化縣治西三十里華埠宋江續江少虞趙令衿程俱等讀書之地有二堂基七人皆有文行故稱賢南軒先生為賦詞清漳志嘉定癸未龍溪縣令江叔豫建祠濂溪二程橫渠文公以周名第高東溪配廣陵續志彭方七賢堂記惟揚自國朝慶曆以來忠獻魏王韓公參政文忠歐陽公集賢學士劉公申國正獻呂公內翰文忠蘇公皆嘗填守既去人思立五賢祠于平山堂大觀政和間諫議忠肅陳公忠敏任公貶淮郡後葬西山距城財三十里致之郡志可覆也比者邊亭儆擾主帥備禦無策舉城外廬舍付之一炬於是堂不復存且樵採不禁卒梏二墓之木今帥承宣使畢公方議補植松檟且欲一新所謂平山堂者而倥偬未暇也歲在戊辰戎事甫定方適備分教登欄檻之故址悵舊祠之煨燼歷戍樓而西望傷喬木之翦棄退而諗于同志曰惟七先生道德文章議論節槩編之汗簡固將鏗鍧百代不可磨滅然此邦乃其甘棠所憩而封斧

所寓今顧未有以為祠祀觀瞻之所非吾徒之責歟乃白于府闢明倫堂之東偏肖繪遺像以春秋致祭使忠肅公之孫梟請于參政婁公為大書扁榜以七賢名堂凡薦俢游息于是者過其位思其人肅然起敬庶知所以自勉矣太子詹事鄒公奉使經行問之曰此正學校事也許為記之會出鎮泉南未能即請而鐫之石方自言踐更有日輒抒區區所以建堂之意揭于壁間以俟夫記之成

八賢堂

藤州志堂上鐔津縣西隅謂唐李靖宋之間李白蘇軾蘇轍秦觀黃庭堅李光廣州志堂在十賢堂東南淳熙經略周自強取本朝賢牧濬美向敏中余靖魏瓘鄒浩陳世卿陳從易張頡立祠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樂州千秋寺北有八賢堂不存潮州三陽志王宗烈八賢堂記　慶元五年冬晉陵沈杞來守古瀛越明年夏政靜民晏百廢具興乃搜訪是邦昔之有賢譽八人立堂而祠命宗烈屬文以記切嘗歉神靜觀八極之表一氣流暢得之者靡不取重於世景星慶雲耀其光彩滎陽河洛吐其精微禜而為植物則楩楠杞梓神而為動物則麟鳳龜龍及其秀而為人則古今之所景仰者皆此氣之呈露然則是邦八賢其亦有德於此乎客有訊余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在昔古瀛嶺南佳郡山川炳靈英材輩出子果何見而艱是選邪余應之曰人之於物徒知以多為貴而不知少之為尤貴權選致理眾賢和朝時則八元八愷世濟其美忠厚成風多士生國時則八士聖人首稱寀寀數百載閒而君厨俊及之儔始顯於東都如是者豈易得哉胡不觀衛多君子何補於衛晉多賢大夫亦何益於晉一儒冠立于國中而曲阜風聲氣習迨今可挹其輕重為如何八賢之祠義取斯矣因為客評之曰通經有文章排異端而宗孔氏趙公其人也對策忤權貴獻災異而過仲舒林公其人也草澤應詔而魁進士許公其人也楓宸名對而授直講盧公其人也若夫余紫劉翁則未老辭歸注籍仙官遠遊吳公則有祿進光知己名士清節如張則錄而著御屏剛鯁如王則牧閑而避權相一方英氣萃在八賢寧不為古瀛之貴邪客曰唯或者從而議其說山川猶在風物適勝嘗何炳煥今何寥落毋乃氣有盛衰歟噫嘻日月昏兮閑則明雷霆息兮震則驚氣之在人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滅奮於生前一時之榮也振於死後千百世未可量也天誘其中爰命我侯發而幽光啟其往躅孰知此氣薰蒸將見彬彬藹藹登金門步玉堂圖雲臺貌煙閣勤功鼎彝垂名竹帛其必由我侯今日之舉有以暢之昔荀氏有子皆賢得穎川八賢之譽後官位通顯小而一家尚爾況一國乎侯之志廣矣異時以

副其顧望者。若親若故。若子若孫。皆得俎豆于左右斯堂也。闢而增之。繼是必有待焉。宗烈幸覩盛事。味然援筆而書。俾後人得以見侯之志。至若輸費度材。計工董役。末也。故略之。

九賢堂

（輿地紀勝。吳周魴。晉虞溥。王廙。梁陸襄。隨柳莊。梁文讞。唐張廷珪。顏真卿。李復。李吉甫。馬植。增為十一人。宋王十朋梅溪集。猶起才難歎。同時九賢臣。鄱陽千載守。賢豈許多人。）

十賢堂

（元一統志。夔州府治有王侍御十朋所記十賢。歷大夫嚴剌史諸葛武侯。杜少陵。陸宣公。韋丞相。白文公。居易。柳文公。冠萊公。唐質肅公。介。續得其宋丞源乾曜。李適之。李吉父。溫。遵程伊川。黃太史。嘉熙兵燬。輿地紀勝。堂在麻姑山仙都觀。顏魯公祠堂內。陳彭年字永年。李觀字泰伯。曾鞏字子固。布字子宣。肇字子開。晁無咎字補之。呂南公字次儒。鄧溫伯字聖求。朱京字世昌。彥字世美。皆盱江先達。有聞於時者。紹興九年。郡人蔡延世立。廣州志。堂在子城上。元祐經畧張頡取前代賢牧十人。滕修。吳隱之。王綝。宋璟。李尚隱。盧奐。李勉。孔戣。盧鈞。蕭倣。立祠南海。集十賢贊。後序云。番禺負山帶海。舶歲至。珍異叢夥。而數人者。皆能以廉清為吏民師表。廣州南海志錄事司子城外。藥州千秋寺北有十賢堂。不存。宋史蔣之奇傳。之奇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時南海饒寶貨。為吏者多貪聲。之奇取前世牧守有清節者。吳隱之。宋璟。盧奐。李勉等。繪其像。建十賢堂以祀。冀化其習。雷州雷陽志。有萊公至胡公凡十賢。宋咸淳年間。虞侯應龍剏立於西湖之上。丁謂章惇備祭於門外。堂有祭田。因兵火後堂廢。而田祖附于學宮。後有復舊堂者。則田隨堂必復矣。元一統志。雷州舊有坡潁二公祠。及萊公館。李文定公祠。皆散在諸處。咸淳甲戌。剏此堂于西湖之濱。十賢謂冠萊公準。蘇文忠公軾。文定公轍。淮海秦觀。李忠定公綱。析樞密彥質。任忠敏公伯雨。李莊簡公光。趙忠簡公鼎。胡忠簡公銓也。寶祐丙辰。大對公作記。）文天祥記曰。

國朝自天禧迄建炎紹興。百五十年間。君子小人消長之故。凡三大節目。於雷無不與焉。按雷志。丞相冠公準以司戶至。丁謂以崖州司戶至。紹聖端明翰林學士蘇公軾。正言任公伯雨。以渡海至。門下侍郎蘇公轍以散官至。蘇門下正字秦公觀至。樞密王公巖叟雖未嘗至。而追授別駕。猶至也。未幾。章子厚亦至。其後丞相李公綱。趙公鼎。參政李公光。樞密編脩胡公銓。皆由是之瓊之萬之儋之崖。正邪一勝一負。世道與之為軒輊。雷視中州為遠且小。而世道之會。乃於是而觀焉。我度皇之九年。詔太府寺簿虞侯應龍知雷州。侯雅公曾孫。有文學。凡登朝。必與史事。諸所紀載。得春秋大言。植之風聲。尚有典刑。其至雷也。考圖牒。訪耆老。顧瞻山川。慨如有懷。乃黜丁氏章氏。自萊公以至蟾庵。凡十賢。為祠於西湖之上。使海邦興起前聞。一朝早白。知所以勸。敬賢如師。疾惡如仇。侯所為豈刀筆細故哉。嗟乎。雷何地也。諸賢冠冕于此。儼然而咸。自太守諸生以下。敬共升降制幣薦奠。如先聖先師。人有常言。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諸賢何以得此於南海。南海何以得此於諸賢乎哉。我祖宗待士大夫忠厚。而有禮。稽諸司敗。嶺海則止。此事上配帝王。非漢唐所及。雖施之姦回。容有傷患。而諸賢失落。靡不獲全。祈天永命。萬有斯年。噫嘻。盛德事也。祠經始於九年十月吉日落成。侯謂余同館。走書數千里至贛。屬余記。余不敢。叙其凡。復為迎送神辭。使祀則歌之。詞曰。颸風起兮雲黃。萬里兮故鄉。桃茢兮祓不祥。何懷乎斯宇兮。惟獨有此衆芳。海可竭兮神不可忘。五岳為質兮。三辰為光。保我有國兮。萬年其昌。廣陵續志。汪統題寶慶改元孟春中澣。敬拜十賢于學宮。謹哦唐律。詩書流澤自宮墻。祀謹先賢配孔堂。黃道中天臨下土。清時群牧盛惟揚。固應爽世思功德。曾與皇家作棟梁。生晚敢斯師執頊。寒泉一勺薦春觴。岳珂次韻。傑宇翬飛接孔墻。盛朝人物仰堂堂。愚能曹識棠陰芾。啼驥何堪粃政揚。配祀有人存折檻。奉祠無路愧題梁。平山遺像猶多闕。幸趁春風薦羽觴。惟揚尚德之祠有二。此堂雖已葺。平山所祀上止五賢。又棟宇剝落。不無望於妥靈秉教之仁。故未章及之。

羣賢堂

（澧陽志。劉子澄撰。澧州群賢堂記）四明林公岳守澧之明年。議祠澧先賢。稽載驗聞於祥符郡志。得楚相申公鳴於晉史傳。得吏部尚書車公胤。宜都內史猶子該。內史周公紱於唐史志。得校書郎李公群玉。曰。澧產也。祠之宜。既又曰。楚三閭大夫屈公平。嘗遊澧。作九歌。我朝文正范公仲淹。嘗讀書安鄉。處士蘇公庠。嘗家焉。則寓澧者也。祠之亦宜。乃瀕龍潭。築室繪像。而識名氏。命澧尉劉子澄董役焉。既成。復俾為記。子澄不敢辭也。謹按申公相楚。誅白勝。以父死賊。故自殺。靈均不忍去宗國。尸諫而後已。尚書忤會稽王公子。被害。該奉叔父命約薨王。舉義見殺於道將。內史僅免。然抱志以沒。李蘇二公。則又詩人云不顧仕。或仕輒棄去。仕而行者文正耳。八賢落落千載間。其出處不齊。若此。一旦合祠。如蠹諸橐。莫非賢守。以有材尚澧。且風澧歟。噫。正主庇民。士志然也。今澧賢八。而徇忠五。肥遯二。有志斯世者。可以懼矣。窮而在野。辭曰獨善。出身許國。則有君父焉。所進命義之戒哉。變臨乎前。舍生取義可也。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識微之士。芥視軒冕而弗顧歟。賢其人而迹其

所以遡向微范公。來者幾不信易之有泰矣。雖然。任已時也。死生命也。古之達人任已則一。生死不二。故臨變就義者類蟬蛻於溷濁。況其間得全其天者乎。悠悠古澧。江山如舊。尚有騎風駕霆而過之。請作歌以備迎送焉。歌曰。主辱兮忘家。國安兮覲寧。柰何有軀兮而焉自形。寧隕絕兮無生。望蒼穹兮痛微。君精誠兮為列星。　蕙有兮椒漿。歷芳蕪兮薦君堂。君不來兮予愁。渺貝宮兮誰留。高丘之人兮為君妬。鄉澧浦兮消遙。　燭耀兮高明。讀經兮激芳。仕不長兮經以不信。蹇道直兮難行。人心險兮鋤戟。公歸來兮故鄉。　陰凝陽兮血塗野。臣力微兮肝膽怒。晚堦庭兮激諸子。往聞道兮戴盟主。陳志誠兮冠期舉。事危就兮天弗假。天高兮蒼蒼。君柰何兮歸來嘆。　蘭之江兮有洲。環堵兮蘭幽。胡獨微兮臺閣。留不歸兮焉求。詠歌兮卒歲。名與兮江流。　酌水兮澧清。酹月兮洞庭。公讀書兮湖上堂。波濤卷兮胷中甲兵。浩然兮長在。烟水兮茫茫。　鶴書賁兮林丘。假截徑兮予蓋叟。杖兮長歌。清風實兮明月友。雲山兮未改。羌何日兮公遊。廣信府永平志陳文蔚撰群賢堂記　為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張官置吏。星羅碁布。編滿州縣。豈苟然哉。蓋將使之布宣德意。推明教化。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脈於億

萬年之永。豈欲其營私殖貨。剥下媚上。顧為基本蠹哉。夫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敎學明倫。使為士者知所趨鄉而明禮義。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惠無所擇。如是則為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況大綱既正。衆目必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苕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之。如嬰兒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之。然則侯之為政可知矣。未幾鼎新縣庠。植僵起仆。寧損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補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繇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寞湮廢之餘。而劔佩鏘鏘矣。然侯之心。猶以為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貫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為時望者。不以爵秩穹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祠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繼。辯異端似是之非。發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而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霜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屬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脩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世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一十有六人。堂以羣

賢扁之。做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倘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屬志聖賢之學。而耻為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寓公若邦人。忘身徇國。推己及物。脩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有大可觀者。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耻不立。其為風俗累也大矣。侯既於講學。留意以正人心為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朞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識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為書之。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二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衆賢堂

鎮江志丹陽縣學有堂三間。舊在縣圃。曰三賢堂。始祠蘇丞相頌。陳脩撰東。蘇居士庠（或曰蘇丞相讀書堂也）宋嘉定間。徐宰文度遷于學之西廡。歲久弗葺。寶祐五年。趙宰與悰改建。增以濂洛諸儒。而易其名曰衆賢。

會賢堂

葉石林老人避暑錄。李公武私第為會賢堂。詳閑燕堂下。

禮賢堂

開元天寶遺事。王元寶都中巨豪也。於宅中置一禮賢堂。以沉香為軒檻。以碔砆甃地面。以錦紋石為柱礎。

希賢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汪權縣友直。字清之。婺源人。甫冠師魏文靖公。為書堂扁曰希賢以勉之。

友賢堂

京口續志友賢堂詩　史君胷次妙難窮。期會紛紜肯計功。厚德已綏千里遠。高懷猶寓一堂中。顏徒想合居前席。曾伍應慚拜下風。華牓巍峩瞻睇久。了然心目忽疏通。京口詩集郡守總領大卿蔡公洸子平友賢堂詩　築堂傍西廡。非悅輪奐美。公餘竟何之。行行輙至止。紛紜屏玩好。周遊羅經史。晤對今偉人。尚論古君子。擇善固毋倦。勝良自自喜。衛公骨雖朽。妙語猶在耳。

尊賢堂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置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長洲縣志高斯得尊賢堂記　眉山宋仲可楚材主長洲縣學。既創邑庠。群百里之士而教之。復闢一堂館先賢而祠焉。以書來曰。昔者王元之令於斯。范文正生於斯。蘇內翰游於斯。魏鶴山寓於斯。四賢相望三百年間。大節犖犖。交相輝映。吾欲合而祠之。使國人弟子想其高風。有所矜式。為我記之。予始疑焉。以為古者旌别淑慝。彰善癉惡。所以崇植風聲。底厲州黨。教莫先焉。然必鄉之父師。乃在此位。今自范公之外。三君子皆異邦之人也。於義何居。繹然以思。乃得其說。古者有道有德之人。祭于瞽宗。學校之尚賢也久矣。夫賢者在天地間。如景星鳳凰。無間遠近。莫不傾慕。而況嘗居是邦。遺風

餘烈耿其未沬。則社祠尸祝。以儀國人。其爲旌淑彰善也大矣。且四賢皆以正學直道。立人之朝。三尺之童。知之有不待論。予獨歎其誠信之度。若合符節。其天之所爲耶。抑偶然而相似耶。元之賦三黜。以見志。其窮甚矣。若文正之阨於夷簡。內翰之困於荊舒。鶴山之抑於權幸。凡皆棲遲十有餘年。而不得伸其流落不耦。四人而一身也。元之遇太宗得其時矣。其用少貶。竟以不用。然文正大用於慶曆而不能久。內翰被遇於元祐而不獲安。鶴山執政於端平而卒見逐。皆非不得時也。而終不得有所成就。其用之不盡。四人而一身也。嗚呼。天之生之甚難。而人之棄之甚易。豈天之與人果異見耶。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四賢之跡雖不盡同。而其不遇大致則一。予知四賢之居是堂也。明靈合德。上下同流。以其遺直孤忠。啓祐後學。俾爲君子之歸矣。學者而登斯堂。其亦慨慕乎其人。曾責其身。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何患力之不足。嗚呼。其亦懋勉之哉。九江志林時英尊賢堂記　大哉孔子之道。所以維天理立人極。雖世未嘗忘。而本統之傳不能無斷續。則是道不能無晦明。故自孟氏而下。杳無嗣響。逮于我朝。濂溪先生作通書圖大極。不由師授。遂繼絕覺。二程先生又從而廣之。然後孔子之傳復明。三先生之在天下。蓋學者同所尊也。然濬其源。衍其流。起人之敬。一人心之趨者。則自學道君子始。德安邑庠。舊有亭曰詠歸。歲久不葺。嘉定戊寅。馬君玠來攝邑事。能滌垢換穢。以蘇民瘼。鉏荒剔蠹。以東更新。不兩閱月。百廢具興。於是邑士合辭請新之。君諗之曰。吾志也。然與其爲游息之所。不若正趨向之源。不猶愈乎。謹曰善。遂易亭曰堂。改詠歸曰尊賢。繪三先生像於其中。俾升斯堂者。見其藹然如光風霽月。濂溪也。渾然如玉質金聲。明道也。森然如規矩準繩。伊川也。莫不竦然慕。肅然敬。如親振衣拱聆提諭。闡正學門戶所嚮。而學者知所謹入焉。夫心與理一。非有間斷。使此心無一日而不敬。則此理無一日而不明。由尊三先生。而孔聖之道益尊矣。祠像云乎哉。雖然。學者不自正心誠意。謂能尊賢。浸浸流弊。必至驚偽異處。盜名於世。此非三先生之心。抑非君之所望於學者。故爲之記。瓊臺郡志　昔東坡買得曾氏地作屋。手植果實尚存。郡守譚景先新剏先生故居爲堂。立先生祠。楊誠齋萬里有詩云。

東坡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萬里鯨波隔希夷。千年桂醑弔靈均。忠貞塞得乾坤破。日月伴渠文字新。紙个短簷長帽子。青蓮居士謫仙人。

先生流落海南來。茅屋三間不到伊。幸有高堂懸化相。更無過客道新詩。古來賢聖皆如此。身後功名屬阿誰。底事百年譚太守。却教賓主不同時。

陳正言讜有詩云

聞道騎鯨碧眼仙。黃柑手植尚依然。人間俯仰更成古。天下聲名不計年。滿紙誰能收妙墨。鶴林何用續遺編。使君爲剏新堂事。若解尊賢則是賢。

譚太守和

孰識東坡第一仙。謫來儋耳久悠然。潛心學易忘憂患。葺屋閑居度歲年。興遣不爲哀屈書。情高書見和陶篇。拜公遺像渾如在。曾與鄉人恭敬賢。

公已歸爲玉局仙。茂林喬木自蒼然。鄉時寓客共千載。今日新堂恰百年。鐵畫銀鉤三大字。金章玉局一佳篇。遠煩幾似真雙美。後世應知兩並賢。

欽賢堂

宋史列傳張田　臨政以清。女弟聘馬軍帥王凱。欲售珠犀于廣。顧曰。南海富諸物。但身爲市舶使。不欲自汙爾。作欽賢堂。繪古昔清刺史像。日夕師拜之。蘇軾嘗請其書。以侔古廉吏。聞見善善録　張廣州與妹仁壽夫人書云。廣州犀珠香藥未閑錢。但添市舶使。不欲以前人自汙耳。有唐三百年。惟宋景盧奐李朝隱治廣以潔稱。吾宋無聞。予作欽賢堂。繪古之清刺史。日夕師拜之。吾妹賢。且知理當喜聞之。

養賢堂

廣州府南海志　路學養賢堂爐亭扁曰明德大學。諸生坐齋之所。南雄路志　郡學有養賢堂。郡守陳侯侁創建。（在學正位之側）

愛賢堂

宋姚成一雪坡集萬誠翁愛賢堂記　同年萬定翁之兄誠翁。名其攸寧之堂曰愛賢。取人皆愛珠玉。我愛子孫賢義也。誠翁謂予曰。珠玉世同愛也。予若孫曷不能有。徒愛虞餇而共池。衛壁而已。氏與采在秘中則虞。連城入秦要則降。有無等也。吾子不若賢子孫矣。使吾子孫廣裒田宅。吾弗愛。使吾子孫輝朱曄紫。吾未愛。使吾子孫學博而文華。吾愛矣。亦未甚愛。可愛獨賢耳。　吾非與世異愛也。富且貴而賢。必不驕以鄙。學且文而賢。不必矜以浮。吾固願賢也。爲人祖。爲人父。以賢起家易。爲人子。爲人孫。以賢世家難。子而孫。孫而復子。易子賢於父。孫賢於祖難。與子於曾思孫於孔。不敢當亦不敢望。伯溫和中爲之父。而純正文公爲之子。文穆文靖爲之祖。而東萊成公爲之孫。韋齋翁之遯翁。紫巖氏之南軒氏。又其次。槐庭之子參舟之范。忠文之夢得。申國之榮陽蘇之長公揚之伯。予賢其可晞也。詔教咸。因誘賢府居訓符。吾弟爲恐子以亦不吾愛。歟師靳盡附曹。群忘漢。超扳鑒。吾亦弗愛矣。吾固願賢也。子以吾言爲何如。可則子爲我記之。余曰。是名也。萬石之有君。兄弟賢矣。君又愛子孫賢。夫其以是明珠大玉副君之愛哉。萬之後必大矣。吾爲君賀。抑賢子孫有遺。家種德。則子孫之不賢者不生。身行道。則子孫象賢者必涉世務。學則子孫賢賢者必儒。是三者信有證。願以吾言併君言記之。誠翁謂遂書

以為記。寶祐五年丁巳夏六月年家弟瑞陽姚某記并書

企賢堂

元一統志堂在溫州府夢草堂後。繪顏魯公像于此。吳郡志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東求王元之像於虎丘。繪之堂上。其祥見於郡人黃由之記。長洲為縣廨　至於我朝雍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禹偁元之濟州鉅野人。寔來為令。滿秩召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奉親而行。姑蘇名郡。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於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椎酒懼遺斯民無窮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進之教化。抑兼而衰流已。所謂鳩斂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皆凛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斷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盧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追述為詩贊。極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誼風烈。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今令曾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顧縣治之東壹壁間。有公之子嘉言所叙題名記。纔往來之諸興踵武之歎。讀之慨想。因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於石。高山景行。用志則深。異時永陽高岡之祠。冠佩陸離。以儀以瞻。並鐵相望。足以使有識欽聳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龔熙正書。

尚賢堂

宋度正性善堂藁尚賢堂記　三代教養取士之法至周而大備。今其見於記載者。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遂有序。家有塾。本之以知仁聖義忠和。申之以孝友睦婣任卹。成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至於三年之久。道德行藝之既成。然後鄉老及鄉大夫。親以賢能之書獻於王。而施於用焉。夫鄉老二鄉則公一人。蓋臨之以三公之重也。鄉舉里選。乃鄉大夫之事。而重之以三公。蓋合六鄉而參校之也。州長之官。於此又大考其州里之素。而贊其廢興之決。人之情。始勤而終墮者。不能無之。至於有廢有興。而後賢者勸。而不肖者知所勉矣。其教之之詳如此。其切待之之重如此。其至。而其去取之嚴又如此。其不苟。此濟濟多士。所以獨盛於有周之世也。然其合六鄉之士而登進之也。豈徒曰會之澤宮。而漠然無以致其道路勤苦之意哉。蓋周之制。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雖所以待四方諸侯賓客。然周之制。以賓禮待士。則士固在其中矣。迄秦而至於漢。其取士之法有孝弟力田有賢良方正。每詔郡國為之勸駕。甚者加之以安車蒲輪。其意猶近於古。魏晉以下。大抵因漢之故。而損益之。本朝之制。視歷代為最備。故其待人之盛。亦非歷代之所及。然自今乎

之時。蜀士之貢於京師者。山行一月而後至於秦。涉行數十里而後至於禮部。蓋已難矣。然當時進士之科。最為貴重。所至郡縣。所以奉朝廷之意而禮之者為頗厚。故士之往來者。差易為力。然蘇氏父子猶有梯天航海之歎。必謁於文定張公。而後能行。而況其下者乎。中興以來。蜀士犯三峽之險。涉洞庭彭蠡之風波。而後達於行都。其視前日益以難矣。而又重之以秭歸夷陵蘄陽厲汉征商之厄。故蜀士之貧不能行。則有託以他事。顧附科目之末。而不敢往者。此豈朝廷所以取士。而士之願獻芻蕘之忠於天子之本心哉。士病此久矣。成都房君某慨然曰。吾承先人之遺業。幸有餘力。願求有以助之。且為一鄉之勸。於是出其錢若干貫。得田若干畝。於其鄉名之曰尚賢莊。又為之庫廋若干間。而大建堂於其中。亦以尚賢名之。歲約收若干石。積三年之收。以待士之貢於天子。貢一人則併給之。一人以上則均給之。嗚呼。而今而後。一鄉之士。患不學。學而得貢於天子者。遂無貧不能行之歎。而天子臨軒策士。遠方芻蕘之言。得以畢達。房君之於是舉也。其為補益於世。豈淺淺哉。雖然。士必教養之而後成材。成材而後貢之天子。古之道也。今內有太學。外有郡縣之學。以處多士。其教養之法。亦可謂備矣。然有可以為士之才。而外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貧無以學而失其良心善性者。鄉黨鄉里之間往往而有。有能推是心以廣之。使鄉黨鄰里之間。士之貧而不得與於郡縣之學者。有所養以成其材。其為益也又大矣。觀房君之用心。其賢於人也甚遠。故因其請記於正。而遂併告之以勉焉。嘉定五年五月丙辰。通直郎新通判嘉定軍府事度正記

樂賢堂

宋書五行志。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會州郡秀孝于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建康志。堂舊在臺城內。晉肅宗為天子時所作。蘇峻之亂。宮室皆焚。惟此堂獨存。考證宮城西南角外有清游池。通城中樂賢堂　晉咸和七年。彭城王紘上言。樂賢堂有先帝手畫佛像。經寇難而此堂獨存。宜敕作頌。帝下其議。蔡謨曰。佛者夷狄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量同天地。多才多藝。聊因臨時而畫此像。至於雅好佛道。此未聞也。於是遂寢。金陵志。庾闡樂賢堂頌　峩峩隆構。岌岌其峻。階延白屋。寢登髦俊。又云。川澄華沼。樹拂椅桐。又詳見脩宮苑記。宮門注。南史劉孝綽傳曰。梁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

而序之。達兼廷尉卿。宋書五行志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元胡祗遹紫山集題王氏樂賢堂記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理人倫之至樂也。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至樂之中。又有不可得而名者。仁壽之世。父母之具慶。人皆有之。義方之家。不易得也。父止於慈愛。而不知其惡。慈或至於敗子。子止於孝敬。而不敢違命。孝或至於陷父。子敗於邪。父陷於不義。負過避罪之下。委曲營護。憂戚紛擾。至是而樂安在哉。原其愛子敬父之初心。寧故為之敗陷。閨門之中。以恩掩義。賦受之厚。不知所以裁之。而失其中也。父慈而訓。子孝而箴。兄弟怡怡。身勸以義。是之謂慶門。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或為貧苦迫之。身役戶差之擾。東南西北糊其口於四方。歲時伏臘定省溫凊。欲樂其樂而不得者。又十常八九。上黨王氏翁媼康寧。富而知義。子四人賢而好禮。無寒餒離析身役戶差之所苦。築堂以事親。孝養以致樂。為父母者樂四子之賢。心安而享壽。正合孟子二樂之義。長子某求名其堂。名之曰樂賢。鄉人皆曰可。榜楣已竟。請誌諸石。某年月日書

景賢堂

輿地紀勝　堂在雅州東北十五里。政和間。邑令李緯以地有漢高孝廉碑。易今碑。袁州宜春志許及之題　過眼繁華晚鋒美。歲寒松栢只青青。古來何限馳天壤。賢者于今炳日星。意在高山知處鄉。訓垂後葉見儀刑。此堂應與人無朽。白首韋郎守一經。

集賢堂

應天府志劉孝綽侍宴集賢堂應令　北閣時見啓。西園又已闢。宮屬引鴻鷺。朝行命金碧。伊臣獨何取。隆恩徒自昔。布武登玉墀。委坐陪瑤席。綢繆參宴笑。淹留奉觴醳。臺人告漏晚。烟霞起將夕。反景入池林。餘光暎泉石。

聚賢堂

惠州府惠陽志　郡圃闢一室於前。太守之賢。則得陳公堯佐。陳公偁焉。於寓公之賢。則得蘇公軾。唐公庚。陳公鵬飛焉。於是邦之賢。則得古公成之。張公宋卿。留公正焉。又以陳公瓘。蘇公過。皆嘗娛侍於此。許公申乃文惠所攜。陳公煥乃留魏公張秘郎所親厚。並塑像為十二先生祠。堂扁曰聚賢。春秋次丁行釋菜禮。

晞賢堂

江州志　彭澤縣濂谿書院講堂曰晞賢。

清賢堂

宋員九華先生集清賢堂記　紹興己卯。某奉使者命。歛實茶事。道永康之味江。綿州史君先致其為臣。歸老即養其子史壽。始某得金石刻字書闕脫。丞訓味江。因從史君質問。指授其緒。殆六七。君從容語次。故紹記清賢。竟置之。邪。某謝文學褊陋。文質無所底。未能奉稱。君督遠紹其敢辭。以茲景祐中。君曾大父尚書中郎與蜀忠文公自

布衣同門。學相友善。試禮部同賜第。忠文先達。屢進美於之貴近。中郎益退若驚。謂高位實疾顛。不願升。周旋郡邑史。作歌詩為時冠。官東海郡別駕。方六十九。奏稱老。章上。報愍以官職。久留許致仕。歸第。時裕陵之初也。鉅公儒師以詩祖還。忠文職內相。官少常伯。中郎退隱田園。十數歲。越五十年。史君克繩其武。擬忠文警句名居第之堂。異時命某記之。乃今始克請曰。若魏正侯伯槐節操清介。避公輔位若位儒林先生。仕明教等文翰。若濮陽子永昌文行高潔。若唐河內公道學化關。若淳化司平公德活千人。寧辭厚祿鍾美於中郎。則清也。其素所蓄積也。又若諸孫及曾孫科第進者十踰人。而御史君斥姦慝。然遂中。執法論事。忤益公繪。合州先生為時文宗。史君蹤廳事。止足勇退。不曰賢乎。以是記堂允矣。史君曰美矣哉。其如訓何。士進為仕。抑為道。米輪華轂。摩紫佩玉。乃告竊偷生。大庭廣坐唁不得出一語去。抑亦宦達者是賢乎。如或知爾。得行道焉命也。足不足辱。止不止殆。由禮進。由義退。學不可用。不以遇。可用無位。不以貼命也。斯二者君子弗彊能。先曾君子東海肇視。事已賦景跡樓上景跡人之句。其目義與利固有間。嗚呼。穡田既勤。敷菑在所。陳修成厥疆畎。作室家既勤垣墉在所。塗塈茨成厥宮寢。名堂曷意哉。某作而應曰。愚不及此。噫。史君起儒生。致位四千石。德行醇備。至於黃髮。固有懋淑聲猷聞。三叢聘名畏盛滿不趣朝謁。據禮引年。意得甚宜。弗貴貴富。而貴乃子若孫。不隕其家聲為賢。吉哉。請錄忠文全章以貽後人。史君曰諾。詩云。夫子宦遊三十年。乞身歸老舊林泉。須知朝路抽簪後。不要鄉人負弩前。儒林生涯圖史富。官清門戶子孫賢。羨君此去渾無事。滿眼青山紉外天。四月既望三嵎員某記

忠賢堂

輿地紀勝　堂在蘄州州治。初名歲寒。後移十賢堂畫像於其中。沅州府志　忠賢堂者。乃郡守張侯某廬陽王令憲之及。郡守汪侯長陳之祠堂也。政和間。黃安俊作叛於盧陽之豐溪鄉。民多從之。有舒唱喏者獨拒焉。夜達其婦告諸郡。安俊殺其夫婦以徇曰。無若舒唱喏之背我。遂圍鎮江寨。張侯王令率兵一千七百救之。夜駐于盈口。寇覘其羸弱。且未有守備。詰朝自高山下薄之。眾將潰。請守令以身避。則曰爾眾就死。吾其獨生。遂出戰。俱被執。賊迫守諭寨中降。守紿諾。至寨下大呼曰。凡為人當識逆順。我已陷賊。萬無求全理。汝等宜堅守。勿以我故懷二心。守倅者不下。賊怒并害之。邦人哀其忠。立祠于盈口報國寺。名其堂曰忠嘉。而歲祠以死之日。靖康之後。郡國往往無備。汪侯以在京四廂守禦來守是邦。謂沅人曰。毋為沅為避遠。賊不至此。於是增城浚池

凡甲冑刀鎗弓弩及礮石渠荅之屬無所不備侯率一年適當紹興壬子歲巨寇曹成果來攻凡攻城之具無所不施城中皆有以應之叛後賊以鵝車洞子攻城沉人以火竿擊之而退郡民賴以安全皆曰此汪侯宿規守備之方也嘉泰改元權郡陳侯彭壽慨想舊事爲祠堂於郡學稽古閣之東廡並列三君子之繪像榜其堂曰忠賢本學有碑以紀其實每歲丁祭州委職事祠之

繪賢堂

（洛陽志楊果重修繪賢堂記）　洛周之舊都禹貢豫州之城也漢晉唐因之而都焉以八方之廣周洛爲中利其納貢道理均也數千百年之間或因或著或治或否其山川之形勝風土之氣候迄今爲天下正至於人烟繁夥物貨豐殖隱然一大都會迨其壬辰癸巳兵荒之後城郭丘墟官寺民居焚毀幾盡荊棘復見生於銅駝矣惟廟學僅存一二然殿宇廊廡久爲風雨之所漂沐欹斜傾倒殆非一木之可支大朝龍興以武功定天下平復之後即興文治凡蒞是邦者必以興滯補弊爲事故廟殿廊廡闕門講堂十賢之像四賢之堂煥然一新但七十子之像雖設其位無可瞻奉歲時之禮有所未備識者惜之河南洛運司同知昔剌世榮痛其一簣之虧義出己貲楮券四百兩繪七十二賢像於東西二廡之下經營至元庚午春首月落成於

是年秋九月二十有五日也過者見其衣冠雍容體貌嚴毅於是乎生思齊之念已決於中矣公世祿之家名父之子年未三十而登顯仕而能剗去豪習日與賢士大夫游從容於文史之間澹然一老書生爾故能成此盛事於既泯之後不亦美乎他日洛下士庶安其風教摩其德履絃誦之聲洋洋乎盈耳不入小人之歸皆自君倡之至正八年二月日爲之記

有賢堂

（清漳集楊汝南漳州學新修有賢堂記）　南漳郡學祠堂所祀者四在唐三人在本朝一人閩風勸學自常觀察（衮）始閩人登第自歐陽四門（詹）始漳人登科自周先生（匡物）始此三人者在唐時咸能激厲風化故追祀於後世目其堂曰名第而已在本朝唯徽學侍郎李侯彌遜紹興己未來守是邦尊賢禮士移剏泮宮以就吉壤潤飾尊儀而樂於教育漳人德之故生祠於當時名其堂曰有賢取人樂有賢父兄之義也初堂成規模過制歲久疏漏漫漶閑曠賓客時次舍焉褻瀆不嚴識者病之廣文莆陽劉（洵直）分教于茲下車撤樓居以面前山莆貢院以全齋館變易舊誌雅意吾道故謀以祠堂爲念正錄蔡冠卿林大年因時有請適委學職林球陳嘉穎市材鳩工一新之於是進祠位於前楹餘閑架於後廡蓋以所示尊嚴而廣費居也至若形貌凡楹窻庋欄庖莫

不周備邃密文采昭著雄偉可觀俾至者肅然而敬惕焉而懼瞻之仰之正心誠意之所自生是亦教化之助云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茲堂其善教者歟不然何使斯人至今不能忘也工既訖而劉君之政成矣叙秩當見于朝學者思李侯之德而樂劉君之教遣書願紀文而謁于余嘗假侯館而授業焉義弗克辭於是乎書隆興改元八月庚午記

鄧文銑有賢堂記　有賢堂者徽學侍郎隴西公之生祠也公父子兄弟盛以文章取顯宦爲時聞人公弱冠試蘭闈褎然爲舉首英聲走天下躡閣步青雲而潛心黃卷已日以息既以是娛己又以是誨人紹興九載以地官之式出鎮臨漳視事初款謁先聖延見多士歎屋宇之頹弊嗟文風之不振見於辭氣已而致政朝散蔡公率學職事生徒以狀白公謂郡之學舊依于巳卜得其地故文物寖盛後稍遷而違之士氣漸靡幸復故址庶允臧焉公然其請乃諏日面勢而改圖焉雖毀沮萬端至以公身之利害爲言了無憚色且謂思樂藻芹而采之迺古諸侯之職志益勵焉不踰歲而告成堂殿雄偉齋館深邃簷宇之張端序之直輪奐之美可人心目多士鼓篋進學其氣百倍絃誦洋洋仰承我公樂育之意爰闢講堂東偏爲公生祠而以有賢榜之蓋取孟軻氏所謂人樂有賢父兄者也茲學營始於

己未初冬迨庚申夏虜寇侵境雖軍興擾擾而督役不少弛每朔必躬視學若他人則刺頭羽檄餘意調度於此蓋有所未暇公渠渠樂育雖賢父兄之詔子弟曾無異也新堂雅飭式昭德人之容翱翔庭下者不唯日夕瞻仰不忘公賜而覩其形貌如親規誨怵然若厲不敢少怠操脩之術後三年試禮部中第者五人而恩科就選者亦如之得人之盛前此未有雖陰陽家者流至於符會亦我公以氣作之耳昔之論文者謂文章以氣爲主英偉之氣一激于中則發爲文辭理勝而言肆故掉鞅詞場毅然有呑敵之志異時榮名于朝則自負剛敢不屈于世以成不可跂及之事業豈止拾青紫而已耶士之樂有我公而公眷眷教養之效至是爲無窮文饒肆職芹宮目擊黌堂之麗教化之美文物之盛有足紀者謹拜手而繫以詩云

英英李公　重時宗工　爲政以德　養人以忠　刑法不專　教化式崇　爰建新學　振此文風　兵戈雖擾　土木是攻　渠渠樂育　父兄其同　士氣百倍　學足三冬　儒者以立　室者以通　藝優文苑　志摩蒼穹　洋洋弦誦　鄒魯追隆　唐常丞相　漢蜀文翁　較之我侯　比德參功　有賢揭堂　實昭德容　其樂維何　教思無窮

鄉賢堂

（元一統志綿州鄉賢堂繪涪翁龐統蔣琬杜公儼尹公默陳詠李白蘇易簡王仲華歐陽修共十人端平

兵廢文大名路鄉賢堂在魏鄭公祠堂東文正王公忠愍寇公忠定張公崇儀柳公魏鄭公皆文武巨賢魏公又鄉賢之冠也

潼川志陳鵬鄉賢堂記　東蜀世多知名之士然其爲人與其功業及其文章經術行義之實見其於舊史而世數之遠或支離散漫而難考其接於耳目而近者亦恐其既久而漫失其眞使所聞如所見而所見信所聞此宜爛然在人而前此寂寥無有爲可怪也運使大夫張公留意講求於此爲久矣去年移以提點刑獄權州事嘗於州學治新堂既成命宣德郎權教授范壽奉儀郎僉書節度判官廳公事石瀰取凡舊史與風俗通譜所載若其所未及載者閩人急繪其像於壁榜之曰鄉賢而以其爵里名氏注於左蓋自來漢至於國朝幾千年之間凡六十二人雖其所爲流品不同然皆以類相附其仕不仕若文若武若同出於一時若相望於千古凡是中之人其過於堂下者惟非其所自出也若其子孫若其遠譜若肯而攜若墜而緒若是者益勸若是者知懼於是衆皆曰張公於吾州之人非特教育開道之又從而引翼敺納之其澤可謂深矣鵬前公來使後公來守雖隸所部實爲交承其與賓客飲酒而慶成也公治在遂而鵬竊東嚮之席因得備本末而爲之記又得以述梓人之歌詠而爲之詞曰　潼山高兮潼水清厥鍾秀氣兮鄉之英之人已去兮逖聽風聲我懷孔切誰儀刑有美張公兮闢明庭作新宮兮州之黌著其爲人兮加丹青貌惟肖兮如生或桐梃而孫高或芝拳而九莖或蘭生兮春華或菊秀兮秋馨或鳳躍而蛟翔或鳧將而鶴迎使人咨嗟歎息而追惟兮至其子孫又嗚咽流涕而伊嚶悅若接兮謦欬之音內懷勸懼兮若從使令亦瞻依兮昭昭而起福兮冥冥百年兮歷時雖多非張公兮誰與銘

馮澥書鄉賢堂記後　熙寧中先君通守潼川時鄉賢楊公天隱先生憂居食貧先君爲白府尹李公舍人才元敦請主學鄉議惟允學徒大集閒旬講尚書說命公標舉奇秀辭義精深音吐清亮一座傾聽無不欣快澥時與亡兄推官澄淸遂隸籍於西廡懿文齋以趙君既先生爲師楊公祐甫爲友時學校初啓規程嚴甚高棟長廊纖塵不動絃誦之外寂無人聲公氣韻高爽語言簡厲諸生請見如造官府蓋公志識議論問學辭章以至筆札簡牘閒談笑無不過人故人望而畏之而公實不以己望人時降辭色以接引後進每誦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復其言以見己意一日召澥與楊公祐甫問所習已欣然命坐曰二君勉之毋同他人坐棄日月二人怵惕拜謝而退時年尚少未有知識以爲教誨常語不知其待之深言之重也久而思之方知難稱九原可作吾誰與歸後二年公既除喪罷去元豐初朝廷以成都黎公立之先生教授梓學先君將代澥尚留學三數月公博學淳儒淹練場屋以太學上舍登第學通古今尤工詩文後進宗仰遠近蔚集舊學不滿百人及是三百餘人至廣黌舍不能容公講罷食已使生垂簾燕衣峩冠以待諸生之問寒甚向爐暑刷席地酬應來去畢昏而後已高第入室常至夜分如是累年無少厭倦其所成就四川諸生自閬中馬涓巨濟而下五六十人率多才秀爲人稱道蜀人至今以爲美談蜀後數十年閒教法寖微士習益苟風流不嗣誠關興悲繼以亂離日就榛蕪至紹興丁巳吾鄉景公徽猷先祖守梓之二年勤學以誠待士以禮方扶攘危懼之中而學校興葺日課月校復有熙寧元豐承平之氣象臨去始以元符中前守閬中陳公圖南所作鄉賢堂記見示伏讀感歎追念疇昔懷想二先生風致不能自已輒書其大槩焉刻於陳碑之陰以慰多士之思增梓學之重自熙寧乙卯至紹興丁巳六十有三年若以嘉祐庚子則七十有八年矣不意荒耄尚能追敘執筆以記詞語昏錯覽者無誚十二月甲子安岳郡侯馮澥書

賢樂堂

宋黃庭堅豫章集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既得之憂人之奪之也故雖有榮觀得之亦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上庳下陋壓潒蛛絲隅角鼯鼠之宅而爲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井陰高梘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爲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爲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漕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爲難治者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爲吏牘所埋沒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旣嘉主人賢又以爲來者之勸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譏法不合不以

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絶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為得失顧計者也。

宗忠簡公集賢樂堂記　巴別乘治廨之北有地數畝。荒穢不治。其日久矣。自熙寧命倅以來凡更二十餘政。間有好事者足跡及之。往往掩鼻蹙額唾之而去。其他則未嘗過而問也。宣和六年春朝廷以僕承乏郡貳視事屢月。日有暇矣。因一訪焉。為之躊躕四顧。恍然有得于心者。噫。天下佳處藏於衆人不識之地。而臭腐化為神奇。且物有是理。則茲境也。未必不待我而後顯。又烏知僕之意不出於造化之所使耶。於是斬荊棘。鋤蓬茅。易敗壞。泄汙潦。因高而基之。就下而鑿之。首搆一堂。獨擅郡勝。四山回環。如列屏幃。爭雄競秀。來人目中。巖花春盛。木葉秋落。於此可以鑒榮謝。峭雲朝飛。林翮暮歸。於此可以喩出處。非特是也。堂之東瀦為方池。植竹以環其岸。强名曰竹溪。為小閣目曰思逸。于是可以想見徂徠之侶。依翠陰。俯清漣。放浪沉飲。嘯吟大笑於清聖濁賢之間。脫然遠跡於聲利之場也。堂之西涵為曲池。種桃以複其島。强名曰桃溪。跨溪為小橋目曰訪隱。于是可以想見武陵桃源流水瑩碧落英泛紅。漁舟之子訪昔隱人。夜半月明。魂清骨冷。灑然如出風塵之外也。堂居其中。衆美并見。因榜之曰賢樂。有客登堂而笑曰。賢者之樂固如是乎。僕因莞爾應之曰。然。客固不知也。昔者惡木蔽天。不剪不伐。梟鴟捷鳴於其上。今則桃李成蹊。松栢如蓋。春鶯鳴秋鶴唳矣。昔者蔓草據地。不芟不夷。蛇蚖蟠伏於其下。今則蘭杜夾徑。芙蕖滿塘。鷺鷥游嘉魚躍矣。方時序之良。景物之美。攜賓友而進之。游目堂上。縱步堂下。無復敗人意者。賞心油然生矣。或舉白痛飲。或揮麈劇談。或射或奕。或琴或嘯。披襟清徑。美花香渚。終日與魚鳥相樂。恍兮無異濠梁之觀海上之游也。此其所樂人之所同者也。若曰是地不過十數步。所見之山如此。其卑得無謝崑崙之高乎。所瀦之水如此。其小得無謝雲夢之大乎。所構之堂如此之陋。得不為大廈耽耽者羞乎。則是不知一拳之石。與太山同體。一勺之水。與滄海同性。堂高數仞。榱題數尺。亦古人得志者所不為。而吾耳目所寄。方寸所寓。自有至大者存。雖在環堵之間曠兮。曾無異乎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也。此其所樂己之所獨者也。人之所同者。則其樂自外。若梁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告之以賢者而後樂此。不亦自外乎。己之所獨者。其樂在內。若顔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不亦自內乎。二者雖曰不同。要之非賢者則不與之也。客改容謝曰。斯堂之名。貢得之矣。余內外俱進矣。願紀之以告子之儔。僕曰。諾。於是乎書。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出。且曰。令可為朕春秋行幸駐驆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峯巒崒嵂。前包平原。却倚絶巘。山迴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栢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者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燕。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正。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為園也。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可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須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克輔聖明。位列三公。思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者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況茲園池臺榭之為。不作於己。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賢牧堂

輿地紀勝夔州賢牧堂在郡治。堂之所繪。即唐三賢太守李謠李桐客李適之也。今名云錦堂。會稽前誌。紹興府有賢牧堂　宋袁燮潔齋有紹興府重建賢牧堂記　書稱唐虞之盛。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夫百揆四岳。朝廷所甚重者。乃與州牧侯伯槩而言之。何哉。綱領所在。外與內均焉。夫有百揆四岳。提綱振領於內。必有州牧侯伯提綱振領於外。相須以成。苟非真才。必曠厥職。是以俱甚重之。皇朝建官。惟古是式。視外如內。故牧伯之任亦不輕與。會稽東南一都會也。七郡統焉。重於謀帥。選擇甚精。其以賢牧著稱者。在仁宗時則有若參政范公。在神宗時則有若丞相朱公。趙公。參政張公。翟公。此六君子者。人品雖不齊。而分閫偃藩。俱有可紀之績。范公嘗有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推是心以作牧。急於民之得其所。而緩於己之遂其欲。豈非仁人之用心哉。趙公嘗年穀不登之時。高其糴價。誘致米商。米者輻輳。民皆足食。所活不可勝

計越人深德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其餘則有若侍郎方公滋所稱述者。在毋庸復贅。如是而祠之。其來舊矣。而厥今連率吳公意猶未足。盖嘗采諸公論。咸曰太師史魏王當孝宗時。以舊學元老之尊。膺東郊保釐之任。恪勤職業。三歲如始。至屬邑有諸暨者。非瀕即旱。歲或不熟。而絹以輸秀王。側然念之曰。是安從出。亟爲奏請併於秋苗。歉全免。免所以人稱土務而安於鄉井者。仁政使然也。創爲義廪。以給衣冠之裔。喪不能舉。女不能嫁者。嚴其規約。賴以無乏。鑑湖水利甚博。而浸淫則爲害。嘗五斗門設上中下之則。增損隨宜。淺深得所。迨今遵用焉。諸所興爲。如古循吏。而不列於賢牧之圖。其何以慰此一方追思之心。吾法其形貌而增益之。越人之志也。先是舊祠既圮。遺跡僅存。吳公裁節冗費。財用浸豐。廟一新之。堂宇崇深。丹雘炳烺。七賢並列。冠服甚偉。繪事昭於一時。休聲播於無窮。後之作牧者。登斯堂。矚斯像。怵然起敬曰。是皆有德於民。爲世標準。故人心歸嚮如此。吾其可不自勉乎。仰彼高躅。貌我不逮。必欲追而及之。可也。又將得與於賢牧之列。寧不偉哉。記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吳公之意。正出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公新安人。名格。字之平云。會稽續誌。堂在清白堂之側。舊以祠范文正公。乾道四年。史忠定公始以趙清獻公並祀。乾道八年。守方滋於又增祀朱忠靖公勝非。趙忠簡公鼎。張文靖公守。程忠惠公汝文。嘉定十四年。守吳格又以史忠定合祀爲七人。袁燮作記。汪綱重修宋王君實臞軒集賢牧堂詩　賢牧存遺愛。邦人重此祠。典刑前輩幾。德政後來誰。來日清泉濯。歸時隻鶴隨。不須看石碣。人口是豐碑。

賢範堂（輿地紀勝。堂在雅州治。繪雷簡夫。蘇氏父子像。併刻爲三蘇書於壁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十八陽

堂（堂名二十四）

奉親堂（鄱陽志。堂在燕堂之北。舊爲正寢。頹廢。今史定之更建。）

悅親堂（吳澂文言詩　柴宗貴戚昔嬋娟。有后有帝已越三百年。柴氏孝行今延緣。有圖有詩又越三十年。貴戚幾時降爲庶。孝行百世芳猶傳。畫圖歌詩悉俱草木腐。惟有彝性不泯長終天。晚周何啻一千五百載。至今人慕參與騫。後來史書亦立孝行傳。柴家子孫孫子尚勉旃。元姚牧庵集浪淘沙詞爲柴氏題　河水發嵩高浩浩泉源。餘波九里潤猶存。若問是家誰胄出。顏德諸孫。今日在清門。王季金昆。能時夏清與冬溫。直得鑾坡衰一字。華衮休論。）

柴親堂（元程雪樓詩　勸忠褒德感恩詩。風木無情喜又悲。五等已分茅土貴。百年莫忘蓼莪詩。但令報主存先訓。更覺榮親永孝思。遠想茫茫濟陽路。棠棃千樹擁穹碑。）

懷親堂（宋蘇泂詩　升堂知孝否。即事每思親。根本由先世。栽培得後人。一林香自好。四序歲如新。勿作商顏戀。家傳漢怪氏。）

慶親堂（宋華鎮雲溪居士集。和湖南運使程大卿韻　輪奐非謀已。標題慶有親。盈庖欣釜粟。照座得言綸。集富稱觴客。寬容戲綵人。遙知瞑階砌。丹桂及芳春。）

順親堂（嘉禾志。順親堂在舊府判西廳。今爲織造局。宋趙孟堅彝齋文編。上習庵陳先生　厥聞忠孝者。所出同一源。子於所親孝。移忠理必然。親賢亦子訓。忠節貴兩全。較身能成仁。揚名斯永延。是亦孝所在。豈但知色難。嘻其叔世風。本末嗟倒懸。若曰能養耳。食美衣華鮮。苟求胡弗至。側媚諂笑肩。彼其良自多。喟歎達者觀。向來歐陽公。奮落夷陵年。夫人告而公。淡泊吾所安。謹母賢陷愛。守節當彌堅。卑哉名母訓。紀歷伊誰傳。恭惟奉常君。矢心直似弦。立朝幾抗論。凜凜高回天。力難憤憤徒。若障狂瀾川。人知君守固。當識君母賢。想其勉礪時。諄勤誨勝違。怡愉一領解。心注靡變遷。升而高爲天。下而沉爲淵。但知慈訓在。此外浮雲鳥。茲來從吏隱。斷屋新數椽。曲檻花藏藥。虛窗月嬋娟。雅意寫一賦。懦立貪以廉。我誦順親記。有淚如迸泉。我貧母亦老。苒苒髮已宣。家徒空四壁。翠筍笑且便。惟虞官畝曠。勿以溫飽牽。澤深百川赴。火明斯聚蟻。技軍以臭味。君子毋棄捐。）

娛親堂（宋王灼頤堂集王陳

崇清求娛親堂三大字　椒栢浮觴盤列辛。今年春晚去年春。五侯門下正多事。九老圖中只一人。健筆横飛鸞體態。童顔長鍊鶴精神。會看天上絲綸下。衛武遷朝秉國鈞。　自掛衣冠神武門。依然戀闕赤心存。清高寄興太湖石。盤礴行吟獨樂園。勝日過從無雜客。清宵侍坐有來孫。鳳神筋力新逾健。山色長清對壽樽。　宵人有母鬢如銀。夜半丸熊誨子頻。幸竊斗升為侍養。敢言科第止榮身。小堂欲作娛親扁。純孝誰推錫類仁。乞取先生三大字。要崇風教厲鄉鄰。　再和　幼婦傳來舊受羣。知君滿腹貯陽春。壽星台宿應同邑。草聖詩仙合一人。紫槖禁中留賦詠。白蓮社裏鍊手神。誰言林下長閑得。左席猶虗待秉鈞。　早厭奔趨權貴門。中流勇退古風存。唱酬緑野今裴白。偃仰商山舊綺園。成熟坐看桃結子。平安幾報竹生孫。雨餘晴玉春無價。（侍郎有同賞酴醿之約）天遣清香入酒樽。　湘東三管竹金銀。名勝均蒙品藻頻。里巷自憐為下士。門墻亦許託微身。吹噓短翮扶搖力。沾溉寒根造化仁。堂扁特書煩大手。少償孟母教遷鄰。三和謝娛親堂扁　盛年曾致引裾辛。勇退歸休四十春。閑却聖朝醫國手。來為詩社作家人。尖新句子堪呈佛。峭拔毫端似有神。僕輩豈應陪唱和。却緣鼯鼠發千鈞。　榮華夢事付朱門。若碗爐熏所性存。對月朗吟將

進酒。逢春細和樂遊園。坐中技癢時留客。膝上含飴日弄孫。四美難并公奄有。何曾一夕不開樽。　爛然鐵畫間鉤銀。越蕩蘇青揮灑頻。誰與鍾王傳妙訣。我知顔柳是前身。大書燕喜娛親扁。俯念烏慈反哺仁。因甚衛茅光微夜。燭圍十丈許分鄰。元程禮部詩娛親堂為姚氏題　綵服郎君膝下來。雪眉老子笑顔開。後園春到花如海。一日肩輿看幾迴。

親到堂

赤城志台州府天台縣萬年報恩光孝寺在縣西北五十里。宋天禧中累賜袜衣寶蓋。及御袍履。諸珎玩甚衆。故有親到堂。

賢母堂

南遊寓興賢母堂用劉院判韻　庭萱蔚蔚曉生香。墳草離離遠更芳。國史有名書列傳。臺臣題字揭高堂。家傳譜系来安邑。子負才華似渭陽。三百年前賢母事。韓門今日又輝光。　又為韓自行題　韓家節婦陳家女。貞白持身過六旬。素履不侵堦下露。朱顔甘老鏡中春。一竿瑞竹來丹鳳。三尺崇丘卧石麟。太史勒銘華表立。時雍深喜俗還淳。

老堂

宋呂頤浩詩次韻李德升老堂　腐儒才術本庸庸。（胡廣）祖業安能効太公。老去退休營小隱。閑來時幸濯清風。相從坦率形骸外。投分交遊意氣中。衰謝何堪撫鳴劍。夢魂猶擬滅羌戎。野堂豈意題佳句。彊欲賡酬愧續貂。閑適更須馳廐馬。訪臨無惜過溪橋。

秋風南浦觀垂釣。落日東山伴採樵。此樂有時驚自得。況塗何必羡煙霄。

難老堂

宋許綸詩次韻題吳無逸所藏張無垢難老堂詩軸　養親感卧氷。兼親悲履霜。眷茲母孫情。胚胎炳前光。先生一奬勵。吳氏增激昂。至今諸孫行。如立嚴師傍。躬行斯入室。言辭特濫觴。當時五子名。佩服詎可忘。省也滋孝孝。何止升其堂。張伯常詩宿難老堂　滌園秋淨夜堂虗。偶伴横林隱者居。紙綿白雲垂帳厚。秋蒔明月下簾疎。玉碁子奪三軍令。金剪刀翻數體書。跡廣拂衣慙不早。芰荷舟舫草茅廬。唐仲友詩難老堂吳居厚為祖母作。張子韶劉文叔史直翁賦詩　風樹感親壽。忽若冬隕霜。以孫養祖母。惴惴驅隙光。無孫又繼絶。此意誰激昂。吳氏有純孝。壽業含飴傍。延年寓題榜。戲綵勤奉觴。詩成三巨公。令德昭不忘。九原邈已遠。遺範悲空堂。陳簡齋詩難老堂為周元公作。元翁名壽。濂溪先生茂叔之子。仕致徽猷閣待制。　城南烏聲和且都。我識丈人屋上烏。（有女同車詩。詢美且都。屋上烏見三卷書懷示友詩。又老杜贈李四詩。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難老堂中一樽酒。不教霜雪上髭鬚。（泮詩水永錫難老）樊侯種梓用莫謁。（後漢樊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後追謚壽張敬侯。）丈人向来

亦種德。（史記貨殖傳。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東坡為王鞏家名亭曰種德。詩云。木老德亦熟。吾言豈荒唐。又青子姪詩。積德已自三世種。）挽回萬事入繩床。花竹相看有佳色。人生知足一飽多。富時恨我棄魚蓑。題詩素辭𧊶蚓集。（見玉延賦）五百年後公摩挲。（後漢薊子訓於長安東霸城。與一老公共摩挲銅合見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

佚老堂

江州志德化縣陶宣德宅有佚老堂在尉廨側。元一統志孫諭元祐未掛冠。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朱先復賈惇彥張叔達布衣唐念。與七老人會五日一集此堂飲酒賦詩。道故舊為笑樂相戒不以一毫事擾州縣。　宋范純仁薛氏樂安庄園亭記云。其北曰逸老堂。乃公寄傲宴息之所也。陳藻樂軒集佚老堂序為丘子中撰

三溪丘子中。信愿之士也。架所居堂名謁於余。余懶思之。蹉跎兩載。乃一面焉。曰永孚得之矣。逸老何如。曰美哉。俾余命之。未必到也。喜而舉卮。請予賦詩。辭多戾韻。變而序之。夫莊周四絛。人獲其三。若此二字。厭之者鮮焉。蓋有可逸而不逸。天勢以貪而不與之逸。有能逸而不逸。天勢以貧而不與之逸。是故髮垂素而身紆朱。望權貴之門者。趑趄廩禄豈無餘。懼一日之閑居。自是以下。有可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貪故也。汙萊之翁。飽

焉則憒斯須輟工。口腹奚充。自是以上。有能逸而不逸者凡幾等。皆貧故也。余賦性疏慢。每見高牙大纛。未嘗起羨慕心。兼少壯艱阨。圖為今日計非厚需於造物者。以能逸而易得也。且念顏淵以退為進。有子不克讀書遣之樵爨。凡百簡陋。庶無費力。以盡吾年。然吾退雖猛。覺一鬼物執朴以隨吾後。其進愈健。是朴也無形。能潛入而敵人之中。倫東驅西逼。不容少寧。其技無他。但汝益剛。其費則吾亦吝其資。俾常不足。汝能逸之乎。吾見其甚可畏也。而又可笑也。已乎中紈袴之餘。然理生之具。視前日損焉。而兒女之累。縶其心。噫逸勢何以逸。所幸歲月未央。若累止此焉。計畢婚嫁。猶及吾希之前。使天祐其善而與之逸。予中非不能者。歌於斯。哭於斯。弄諸孫於斯。有客焉來觀斯序於斯。則日昔之人陳某所作。其時嘉定元年日南至也。

宋張舜民詩佚老堂為陶敏宣題　未老剛稱老。言休即便休。潯陽真有後。彭澤善貽謀。隱几悲殘漏。回頭見急流。便須携醉石。偃臥北窗幽。

沈括詩佚老堂為江州陶宣德題　暫來林下問棲遲。已覺翛然悟昨非。臥起見山寧用買。門墻無物可人揮。茵連細草纏容轄。淀染濃嵐欲墮衣。佳士要當憐寂寞。不應全為折腰歸。

蘇東坡詩佚老堂為陶子駿題　文舉與元禮。尚得稱世舊。（續曰。漢孔融字文舉。年十歲。隨父詣京師。

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敕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觀其人。故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義乎。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座莫不歎息。）淵明吾所師。夫子乃其後。掛冠不待言。（摩曰。陶弘景奉朝請。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亦豈為五斗。（任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因束帶見之。潛歎曰。奈何。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歸去來。）我歌歸來引。（余增損陶淵明歸去來。以就聲律。謂之歸來引。）千載信尚友。（摩曰。孟子論世尚友。）相逢黃卷中。（摸曰。狄仁傑黃卷中方與聖賢相對。　無己曰。顏氏家訓曰。黃卷五經赤軸三史。　鎮叔曰。避齋閑覽曰。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集染之。所以辟蠹也。故謂之黃卷。）何似一盃酒。（師曰。晉張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君醉我且歸。明朝許來否。（續曰。陶淵明語客云。我醉欲眠卿且去。　子仁曰。李白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我從廬山來。目送孤雲飛。（偉曰。唐史狄仁傑過太行。見白雲孤飛云。）路逢陸道士。知是千歲人。試問當時友。虎溪已埃塵。（仕曰。陸道士名脩靜。與僧慧遠。陶淵明友善。慧遠送客不過虎溪。而送脩靜當過焉。）以聞佚老堂。如是幾世孫。能為五字詩。仍戴漉酒巾。（摩曰。陶潛郡將候之。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戴之。）人呼小靖節。自號葛天民。（撥曰。當時呼淵明為靖節先生。葛天民則淵明五柳傳云。葛天氏之民歟。無懷氏之民歟。　師杜甫詩。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憂。）

郭功父詩佚老堂為陶子駿題　未老已老佚。構堂名佚老。與其寵辱驚。何似歸來早。淵明乃吾祖。此道能自保。歸來無一事。時時為酒惱。紙帳春氣融。不寢聽春鳥。關關枝上語。報我行間曉。我醉未能起。罰吾一何好。却笑世間人。忘憂種萱草。

孔武仲詩佚老堂為前人題　不逐漁商不問農。悠然今作坐禪翁。地臨白傅荒臺畔。人在華胥樂國中。一榻遠分廬阜月。兩軒平挹廣寒風。杖藜亦欲頻還往。肯使清閑併屬公。

范石湖詩寄題潭帥王樞使佚老堂　孺子滄浪灌纓處。千載新堂來卜鄰。滄波無波徹底靜。東湖之水堂中人。瀟陽花譜勝洛下。竹西藥蘭來海瀕。新篁綠沉桂丹渥。嶽立奇石蒼苔皴。貫心滿眼半閑戶。天風夜下扶車輪。胷中種森妙經濟。鬢鬚自雪朱顏春。蒼生未佚身未老。斯堂未可忘斯民。四年西略可萬世。孤撐獨立扛千鈞。疋馬幡幡恃天日。危言岌岌愁鬼神。浮生早休信不惡。持此欲去非吾聞。客遊瀟湘達騎吹。知公已為蒼生起。公今少勞佚者多。湛華乃可寒江裏。（王公自言堂去朱

湖百步。新得彭州牡丹。揚州芍藥。丹桂。貓頭竹。并徐氏五怪石列堂下。）

周益公詩佚老堂為王公明樞使題　君不見當年衛武耄且期。尚欲進德形箴規。又不見潞公堂成過九十。精神折衝誇德威。公今年纔六十耳。朱顏綠鬢儼未衰。便從午橋樂暇佚。寧獨不畏二老譏。恭惟中興聖明主。焦心勞思撫四夷。山東河北困戎索。遠明日夜思王師。樓號籌邊宜屬意。堂名佚老誰敢知。請賡方叔壯猷雅。第入宣王復古詩。

胡詮詩寄題王氏佚老堂　大塊勞生亦可吁。解言佚我漆園癯。東家嘗記老吾老。西洛請師迂叟迂。于謹延年還可杖。孔光靈壽不須扶。勸君早作菟裘計。太半歸來雪滿鬚。

楊誠齋詩佚老堂為王季安主簿題　造物那能恼我曹。軟紅塵裏漫徒勞。是中却有商量處。且道青原幾許高。布襪青鞋已懶行。不如宴坐聽啼鶯。只言此老渾無事。種竹移花作麼生。

李忠定公詩佚老堂為陳氏隱園作二十韻　處世如大夢。悟者能有幾。鐘鳴漏已盡。耽著不知止。賢哉穎川公。纔老即謝事。回車築園池。歸作隱君子。大塊方逸我。順之聊復爾。燕居二十年。坐進端為此。委形雖物化。妙湛本無死。我來恨不及。猶喜識其嗣。鬢眉皓已霜。眸子炯如水。頭著白綸巾。蕭散真晉士。傳家有高風。何必拾青紫。衡門久不閑。荒徑為我洗。相携步方塘。春漾漾清泚。儋

篁間蒼松新栽雜嘉卉斷橋堆露偉危架引烟蘿蔭庭桂團圞疊澗石蕊蕊蕭森無俗姿曠遠含古意慰我放逐情翛然百憂釋緬懷前人風安得九原起相過不厭頻追隨從此始　余賦佚老堂志宏見和復用前韻成一篇呈興宗　人生斯百年得老亦無幾超然高世士急流貴勇止掛冠神武門不與王侯事驅車返田廬出關隨父子寧知千載後夫子亦云爾虗堂號佚老遊息長在此心閑齊物我漏盡謝先死遺德藹清芬承家有賢嗣行年踰六十遇物如止水豈惟詩家流端是林下士閉關園日涉不種紅與紫滿庭松桂香月露浩如洗風篁自蕭蕭池溜方泚泚知我却叩門鋤秦出芳卉杞菊初長苗棠黎半含蕊清談款襟抱忘此德與齒境幽人復佳發我斐然意作詩掛楹間拙惡何時弭鄧侯亦可人佳句賚予起抱膝更長吟無音慙四始劉敞詩佚老堂為馬給事題　膂力期方壯功名付衆才朝廷不能出軒冕儻時來賢者皆知此勞生亦念哉暮年均暇逸末路忍低回延閣通雲漢東垣接上台老成宜鶴髮絕足信龍媒晚落經綸際從容里地開圖書收舊素池藥就穿栽松菊依陶令兒童戲老萊尚知南郡富肯使少遊哀詎有東家問端思藜杖陪會為三徑客幽屏謝塵埃孫覿詩浮生知幾何聞道苦不早過眼電掣雲轉首露晞草忽忽已解鑣馬鬣翦蓬葆夫君悟無生不待鬚髮縞朝行清溪曲暮宿白雲道柴門馬跡絕槁葉風自掃竹間雨泠泠花上日杲杲坐對五大夫自足休吾老（堂之地有松一本五枝新安卿龍圖名之曰五秀云）王炎詩為詹氏題　叟鑠精神鬢未斑翛然清坐對雲山兒孫滿眼生涯足贏得壺中日月閑陳璀詩解組紛華遠懸車興味長身閑雲去住心淨月清涼老矣思同隱歸歟歎異鄉平生高意在吟詠未應忘李彭詩佚老堂為柳仲輝題　小隱寄巖谷堂成笑傲中雖無黃閣相不羨黑頭翁倚杖鷗邊雨營詩雁背風好閑多病處清興略相同魏初詩佚老堂為庸齋薛先生題　人海抽身得自由只除耆舊見風流而今冠蓋長安道老死黃塵不肯休元蒲道源詩佚老堂為西鄉張明府題　明府辭榮樂道真襄山題扁見情親忘言秋水心無累屬望晴嵐德有鄰座上一樽今日計門前五柳舊時春慇懃為報升堂客料擬西風滿袖塵元胡祗遹詩人生七十老而傳舉世區區未息肩識破黃粱夢如此閑梳白髮樂翛然四圍書籍千憂散滿眼兒孫五福全應命題詩還自笑衰年續讀呂刑篇

悅老堂

宋李新詩摩蔭林煙翠一團幽幽門館暗生輝行雲轉影月先到流水飄香鶯自歸碧玉已抽雲葉幹芙蕖猶舞漢宮衣山中悅老無亭

榭白酒長新椽栗肥

退老堂

（宋莊李裕鷄肋編呂丞相元直以使相領宮祠卜居天台作堂名退老宋呂揺記）公罷相寓居台州以退閑為辭旋營小圃于州之東郊栽植花卉起居數椽名曰退老堂為游息之地（李彥穎書）我公自言老能事如少年我公自言退人材望陶甄公功在本朝本朝方賴焉公德在斯民斯民寧舍旃中年佬政機去若浮雲旋名山占形勝築堂蒼翠巔淺樽為壺觴虗籟為管絃招攜足賓客嘯歌窮雲煙胷中萬卷書三峽傾詞源興來不停綴摛華筆如椽登臨出妙語珠璣落清圓不數劉白輩一斗真百篇裴傳堂綠野賛皇墅平泉東山謝安妓五湖范蠡船四子之於公器業微差肩公之於四子趣尚并其全公術可活國公力可迴天蒼生望公起天子忘公難佇瞻丹鳳詔衮衣來陛前三入知眷殊一夔見任專發揮中興業開闢造化權極焚而斂溺持危而扶顛雍容復容勿造膝陳一言長驅卷沙漠擣穴空腥膻談笑九州復惟呼兩宮還四海各安堵六軍同晏眠蹻民入仁壽致主登光宣圖像冠雲臺勒功照燕然功成了不居高謝區中緣拂衣赤松游辟穀求神仙去去蓬萊路雲嬌不受鞭李正民詩將相勲名紀太常旌旗聊駐水雲鄉栽培草木平泉里放浪琴書綠野堂身健未應親几杖公歸正欲望軒裳東山謝傅風流在盛事齊稱左海傍張守詩大老歸周慶有源中興吾宋屬雲孫五龍夾日三辰正一虎當溪百獸奔何事雲山遽招隱向來金鼎厭調元追鋒早晚求黃髮三徑還荒靖節園　閑健抽身向急流海邊整艤濟川舟功存社稷推元老人向漁樵認故侯綠野江山供笑傲赤松儔侶伴淹留閑棋野酌懷疇昔清夢時追杖屨遊汪彥章詩心如金石氣如虹整頓乾坤指顧中挽去暫成調鼎事歸來還作釣璜翁東山勝踐令人見西洛耆年幾客同把上一編渾未用赤松那得便從公　我公英爽笑臞仙來占東南古洞天幾度傾身安社稷一朝袖手向林泉長勞海內簪纓望小作山中杖屨緣設使昊兒生意氣凉臺燠館記他年李忠定公詩近得呂元直書天台郭外治園林作退老堂求詩為賦兩章　獵得非熊自渭濱釣璜賜履定前身功高洛日千山晚力巨回天萬國春雙轂巖廊調鼎手東為林壑采芝人片帆雲海無多地歎息何緣厠末賓　周遭疊嶂俯清流卜築園林事事幽春日鶯花隨處繡秋來松菊照林丘謝公終為蒼生起裴相聊成綠野謀聖主思賢方反席未應長伴赤松遊　呂元直移鎮臨安入覲行闕余方以衰病請賢有卜居浙東之意顧為退老堂之遊作詩寄之　詔起三湘老獵師和羹舊手帝深知戎車北伐資

長某家繡東歸有去思。護作天台休老計。正當黄閣丑賢時。主人方為蒼生急。願借新堂醉一卮。綦崇禮詩佚老堂為丞相文安公作 社稷功名不自賢。小園卜築賞閑年。脫遺富貴還身外。收拾芳菲寓目前。未息煙塵勞屬望。莫孤風月且留連。一時賦詠多奇作。江漢崧高好共編。 帝眷民瞻豈暫望。江山信美可終歲。元勲合冠凌煙閣。雅興聊同綠野堂。已作時霖却龍卧。行看天討待鷹揚。嗚公未用安髙退。准擬功成老故鄉。呂頤浩詩次綦叔厚韻 佐時勲業愧先賢。迹退丹丘已二年。貫得石田東郭外。蓋成茅屋北山前。長林遠水相縈帶。翠岫奇峯更接連。多謝朋遊念衰颯。寄題佳句已成編。 心存魏闕豈能忘。揣分非才合退藏。此日燕休難報國。半生艱險憶垂堂。枕戈每歎身先老。覽鏡常嗟鬢不揚。每念邊虞聊偃息。會須恢復返吾鄉。 次石迪功韻 楓庭累歲玷朝班。老荷宸恩得退閑。櫪馬徒嘖休入馭。籠禽衰倦合知還。莫辭斂跡歸南畝。幸免移文向北山。恢復中原垂素願。夢魂時得到鄉關。 丹丘無限好山川。疊翠峯巒擁瞑煙。郭外幽居三歲換。天邊明月幾回圓。野堂半隱慵欹枕。健筆題詩思湧泉。小圃騰開桃李徑。飛觴同醉待來年。 次洪成季韻 壯歲勤勞不自量。退居栽植復何忙。靜思身外功名誤。老覺閑中氣味長。雨後群山千疊翠。春回幽圃百花香。農人不識歸休客。載酒相邀入醉鄉。 聖運中興偶幸逢。經邦曾乏古人風。閑關退處喧囂外。撫劒行吟感慨中。尚有素懷思報國。可憐幽夢欲平戎。新詩增重林泉價。倍見交情我與公。 次潭州通判范寅秩韻 胡塵一動隔吾鄉。旋向丹丘築草堂。方効潛魚游海渚。忽隨飛鴈到衡陽。雨餘南陌千峯翠。春日東郊百草香。身在湖湘歸未得。夢魂時到舊居傍。 經綸無術致時康。何事連年任廟堂。退伴農夫耕曉月。閑陪漁父釣滄浪。壯懷衰謝休嗚劒。舊學荒蕪恥面墻。別乗意勤貽雅什。續貂深愧不成章。 次李泰發韻 東郊半隱繞群峯。門外消消一水通。再歲依棲忻有幸。十年遭際歎無功。閑心不厭耕南畝。清夢猶思殄北戎。看去中原恢復後。麒麟圖畫首膚公。 次張全真參政韻 垂老歸休荷聖恩。栽花種竹引兒孫。向來豪健風檣勇。老去光陰渴驥奔。往事不勞空咄咄。素懷猶欲濟元元。天台山下柴荆路。白首棲遲學灌園。 青郊卜築傍溪流。藹藹香中繫小舟。脫去簪紳歸畎畝。悟東 釣勝公侯。青雲舊好何相厚。白雪新詩為寵留。又指湘潭問行路。一堂風月阻同遊。 次朱通判敦儒韻 腐儒舊跡自耕耘。冒玷台衡力不任。版築作霖垂素願。山雲出岫本無心。衰遲向老閑三逕。豪邁平時惜寸陰。蚤伏詩名壓元白。細

看佳句用工深。 天台山下草堂深。罇酒時陪釣叟傾。屏跡分甘歸畎畝。放懷誰復羨公卿。幽棲幸免塵榮辱。高適何須隱姓名。洛汭詞人通顯後。願來相訪伴山行。 次仇待制韻 腐儒舊跡自山東。疆欲區區效小忠。恢復中原雖有意。翼扶興運悵無功。辭榮歸去營三逕。念昔何顏總百工。海不揚波邊堠肅。玗閣飛牘奏膚功。 昔違軒陛歸臨海。頗幸棲身畎畝間。混跡每尋樵叟伴。放懷常羨釣翁閑。君恩深厚司留鑰。野性彷徨戀故山。異日公成勲業後。巾車無惜過柴關。 次鄭顧道韻 南郊同賦出郊篇。（大觀年中同出鄆州東郊觀鳴玉泉有詩顧道呂子開張志行同賦）二紀光陰速箭傳。祠館退歸垂素志。郡藩承乏愧前賢。扁舟豈願留湖外。清夢時驚到海壖。待得秋風歸舊隱。黄鷄白酒養衰年。 不讀離騷不著書。竹籬環合野人居。閑罇細酌山中酒。掛壁閑看卧雪圖。出處似非還似是。官名如有亦如無。故人意厚題佳句。豈為疎狂鄙接輿。

甘老堂

（宋楊誠齋詩）甘老堂為張仲寅題 屏山十論扶聖心。甘老十論刮古今。古今刮得都見髓。持獻玉工逢刖趾。玉皇左相華陽封。上與阿旦儔周公。薦渠金門可登仕。金門送渠外臺試。渠儂掉頭不肯行。有雪可釣月可耕。思山紫蕨椽來大（情）思江白魚舡樣个。綠蓑青蒻霞上卧。不知畢逋明晰東西過。曾丰詩 功名鏡裏猶黑頭。誰子速之營菟裘。四朝元老人姓周。揷三大字蟠龍虬。元老之門幾從遊。天上公子第一流。十論軼之過秦優。記室有勞無束脩。郊霈異恩小相酬。過而晚之海中漚。從渠進進吾休休。胷中一壑復一丘。酒發詩豪不宜搜。風月自與毫端謀。木奴竹君歲所收。不翅漢家千户侯。歸哉老矣餘何求。舐蜜啖蔗味悠悠。孤松野鶴無春秋。

鄉老堂

（宋韓維詩）未到中年便掛冠。一鄉三老北溪寒。廢興有命知猶早。去住無心遇更難。輕物想能閑似夢。愛山應是好如官。莫言林下何曾見。待向圖中畫與看。 答杜孝錫覲鄉老堂 華髮蒼顏亮直身。誰將綵筆欲傳神。論公顧我常流汗。好事煩君為拂塵。漢閣寂寥班氏贊。伊川瀟灑白公真。懷賢却坐酬佳句。空覺中郎善愧人。

宗老堂

（羅山志吳鎰宗老堂詩）八十郎君類若翁。一門兩世壽吾宗。晴空矯矯歸來鶴。冬嶺槃槃晚秀松。重見堂懸宗老牓。大勝身襲列封侯。宦遊良苦端居樂。小弟榆兄氷雪容。何異詩歸然。獨存靈光殿。再世襲封康樂公。此堂宗老正類此。畫在相傳衣鉢中。佳人一笑榮玉蕊。顧公壽考仍歡喜。子如父兮父如子。燈燈接續無窮已。

養老堂

（元史王思聰傳）思聰延安人。素

力田。農隙則教諸生。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别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

慶老堂

宋王石安詩　扳輿去國宦三年。（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扳輿。宦二年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華屋歸來地一偏。種竹常疑出冬筍。（孟宗後母好筍。令宗冬月求之。宗入林慟哭。筍為之出。）開池故合涌寒泉。（寒泉姜詩事。）身閑楚老猶能戲。（謂老萊子年八十。衣綵為嬰兒戲於母前。）道勝鄒人不更遷。（孟母少與軻居近墓。軻乃戲為墓。母曰此非所居也。去居市。軻復戲為商賈。又曰不可居也。又居學館之傍。遂為大儒。）嗟我强顔無所及。想君為樂更焦然。（言已不逮養。見他人之心而悲感。）

息老堂

宋劉弇詩　息老堂為福州黃檗山確禪師題　項來法席如師少。老去生涯似此無。直寄天年謾龜鶴。聊收化日到桑榆。蒼環作抱三臺壯。縞帶明空一水紆。時拂東齋環雲衲。更開南粵隱居圖。貫山支遁初無費。示疾維摩本不徒。夜雨龍腥飛别澗。晝烟禽哢落高梧。齋餘短捉清生塵。坐久柔團暖稱蒲。三樂榮期猶俗物。二毛潘岳信拘儒。禪林彪虎新眠熟。覺海烏藤舊攬枯。不學昔人悲嘷遠。已將茲世脫魚濡。

壽老堂

元郭昂詩　罷施霖雨覔幽蟠。松菊叢邊竹石間。萬丸曉烟含碧落。一簾晴雪捲西山。香熏紡蠟金猊暖。雲護銀屏寶鳳閑。蘭玉滿前花萼麗。白頭爭看舞衣斑。

榮老堂

宋楊傑詩　知節能全節。辭榮老更榮。閑居玩圖史。得意傲公卿。自有琴藏匣。何須金滿籝。子孫承義訓。力學重清名。

休老堂

宋楊傑銘　妙高峯頂。不住正處。毗耶離城。别開一路。鐵鉢銅瓶。葛巾草履。付者不取。取者不付。谷有歸雲。木凝甘露。師子嚬伸。象王回顧。門外老胡。一葦橫度。

宜老堂

宋姚成一詩　宜老堂為呂氏題　此堂清不著珠璣。只要雙親佚老宜。春酒儘堪眉壽介。斑衣長似乳時嬉。婦垂鶴髮倍姑緯。翁撚銀鬚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雞窠猶自拜孫枝。

娛老堂

宋張侃拙軒初藁　娛老堂記

三山陳姓最著。有諱元禮者。隱德未耀。當時名勝。低簪紱友焉。澤之是為族從孫。能力學不墜家聲。踰弱冠之三歲。負笈游西淛。以昌厥學。涉八年。始預漕薦。於是思榮親之計。則曰。始之出游也。蓋不得已。時大母春秋高。父母雖能盡子職。供父道。寰孫為子為孫。其可一日居于外。歸舍未幾。歲在乙亥。天子有事於明堂。澤之大妣年百歲。格當為命婦。帥臣未鄉蔡公。上其事。詔從之。鸞誥金軸。自天而下。鄉閭榮耀。以為希闊之遇。澤之猶未滿。擇婦奉兩世之親。雖菽水之懽。踰於鼎養。父母每諭之曰。吾家素有清貧。於子職婦道。固敢有闕。汝既有分寸功名。宜自力於學。萬一入手。庶為父母之榮。澤之濡滯其行。久而再遊於淛。今三年矣。忽謂某曰。父母今七十有五。即所居扁曰娛老。蓋欲齊大母之壽。其後帥臣如蔡公。裒舉已成之典。則寵光再至吾家。寰孫亦不敢廢舊學。以幸造物者之興憐也。某曰。澤之可謂善為人子人孫。而父母可謂善為人父母也。澤之有子五歲。能誦詩百篇。朝夕嚶咿親側。如澤之待大母時。世世相承。以濟其美。其盛也歟。

及老堂

宋胡銓澹菴集　及老堂賦　為長彥姪作。壽堂蓋長彥為繼母作也。　孝為人之本兮。惟仁為壽之基。念斯堂之作兮。蓋榮親而名之。人孰不事其親兮。事繼母為尤難。喟顧咸之一忿兮。死愧閔生之三單。緊敬臣之進粥兮。曾不知過庭之泉。寘寮寮相望數百祺兮。史炳炳其若丹。換骨靈砂化鐵成金。噫嘻孝子化虎為仁。羌封人之錫類兮。舉穎谷以皆純。建安豐之至行兮。亦紿美而鍾醇。吾苟未壚然兮。尚或題於斯人。

如老堂

宋吳芾詩　少年有志覔封侯。老去知非萬事休。薄有田園能自適。不妨賣劒買黃牛。　一堂風月一床書。隨分琴樽樂有餘。試問來軒遮道客。何如歸去狎樵漁。

會老堂

宋蔡寬夫詩話　文忠與趙康靖公槩同在政府。相得歡甚。康靖先告老歸睢陽。文忠相繼謝事歸汝陰。康靖一日單車特往過之。時年幾八十矣。留劇飲踰月。日於汝陰縱遊。而後返。前輩掛冠後。能從容自適。未有若此者。文忠嘗賦詩云。古來交道愧難忠。此會今時豈易逢。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為從容。公因牓其游從之地為會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陽報之。未果行而薨。兩公名節。固師表天下。而風流襟義又如此。誠可以激薄俗也。許彥周詩話　會老堂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初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澠水燕譚錄　初歐陽文忠公與趙少師槩同在中書。嘗約還政後再相會。及告老。趙自南京訪文忠公于潁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會老。仍賦詩以志一時盛事。時翰林呂學士公著方牧潁。職兼侍讀及龍圖。特置酒於堂宴二公。文忠公親作口號曰。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之句。天下傳之。呂原明雜記　正獻公守潁時。趙康靖公槩自宋訪歐陽公于潁。與公二人會燕於歐陽公第。因名其堂曰會老。後公守河陽。司馬文

正公范忠文公自洛來訪因名所館曰禮賢是二會皆有歌詩樂語咸傳于世范惇夫寄詩紀其事曰會老名堂清穎上禮賢開館大河濵蘇子瞻和歐陽少師韻一時冠蓋盡嚴終（次日嚴助終軍二子皆少年之貴）舊德年來豈易逢聞道堂中延蓋叟（漢曹參為齊相嘗避正寢以延盖公）定應床下拜梁松（季馬援有疾梁公候之拜床下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蠹魚自曝開箱篋（續世說郝隆以七月七日曝書）科斗長收古鼎鍾（科斗詳見石鼓詩注子仁謂歐陽公收古鼎鍾銘刻最多見集古目錄）我欲棄官重問道寸筳何以得春容（漢東方朔答客難言以筳撞鍾豈能發其音聲韓詩東野不回頭有如寸筳撞巨鍾援曰記學記待其從容然後能盡其聲注云從讀如戈舂之舂）

喜老堂

宋史浩詩生處本恬淡得喪成酸辛婆娑鬢漸秋天地一閑人

戴老堂

宋王賓之詩戴老堂為城西林兄作　闕下唐時裔城西戴老堂熊丸甘子嗜鶴鍛飽親嘗至行薰吾里精心契彼蒼定知家慶遠蘭桂騰流芳環堵陳圖史高堂奉旨甘桂枝和月種萱草鬪春酣玉帝垣居北老人星現南重我忠孝貴硬作眷渠榜

巖老堂

赤城志堂在仙居縣聽事東皇祐元年令陳襄建（按陳先居詩

自註云書鑿池引水經竹林間以環流釣翁名臺習坎嘉魚名亭未知在縣治何處今不可考也巖老堂詩云手持養性書此地學樵漁身類龍蛇蟄情深木石居先述成遠復正靜得中虛何必求深隱幽棲是所廬）徐融和詩大老富詩書不煩耕與漁巖同傳說築人學仲尼居靜性觀三極窮神味六虛欲知休復意仁義是蘧廬章望之詩和前韻　巖前未老客期在老樵漁樸俗多閑暇開軒適起居讀書明治亂學易體盈虛頻許相從否吾將當故廬

岸老堂

宋沈氏三先生集岸老堂記　岸老既歸于夢溪之上築堂而命之曰老老不在堂而老者之髮蓝其以白其心若頹雲之淡太虛也蝬鵠其形支木杭草之與居也臂交于上不私其綠而休于以芳丘之美蔭也瀟漠虛納物來不辭而濯予以靈溪之浩浸也非步非騖胡胡然循指而鳴者壇予以澗崖之冷風也仰之在顏顧則在几圭擁而繪張者望予以四旅之群峯也岸老之所樂聚之接之其來而不窮者堂之為老用也十履之而以跬計者吾堂之袤也十抗之以為席者吾隱以肘也野不加抑而下視不加明而遠者封高以為之構也向之者不瞻背之者不顧作焉者不變業而過者趣與人謀也苟足于是而無所羨哉吾謂之來參昴而蹹飛景則彼且以為揚粃為虬味也吾謂之生泰山以浮渤澥則彼且以為一蓬之梗與鷦鷯之毅也微陽始升至于歛陳而畢歲物隨之盛衰變化無一息之停一以為泉一以為雉是非相梓於前是老也岸然坐而視之雖通都甲觀望之如蒸霞霧蜃之若乘雲氣小隙容鼓車半佔當一國以彼之富視十跬之隘若營丘之與一鈞然且不願易之非以美與為不足慕也棲鶩以桶決呂梁以派危何所資於有餘方其晦暘風雨雪霜霧露相與遇於無所祈無所厭之時蟲魚草木相與遇于緣延翁旐不機不藝之地飛者相與遇于翔佯勾輈之和走者相與遇于決擲角腳之樂容相與遇于相適而相忘相安而不相器之適五行不待名而至與之為澶漫與之為無閒雖有其餘無所受之鷄不才於飛而羽生于蹏累然之贅無補於翫蘙方且睢盱鍾鼓之傷而忘眩視之悲何哉

二老堂

輿地紀勝堂在成州裴公湖繪老杜東坡像合祠之韻語陽秋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倍荆亭于西園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二老堂于宅南秦望由至諸山皆在目植花竹于四隅命某日治饌徃徃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家饒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鴿原暮小沙水暖偶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

萼斷詩如許功坐久興闌節竹杖出門人指兩仙翁

三老堂

輿地紀勝堂在玉山縣之法海寺畫維摩詰與南禪師李尚書彌大三像元一統志堂在台州郡學祠羅提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鄉之之明德後進爭慕者也堂在和州元祐守臣孫賁建三老即劉贄傳堯俞范純仁也歷陽縣志云皆嘗守和州贄嘗從外舅任公粹久留郡治胡彥國詩云歷陽賓主昔多賢三老風流二十年獬豸冠中曾補袞鳳凰池上送攀天宋劉攽詩堂故殿中丞王公築于別墅公自稱逸老故太常少卿卿公稱拙老兵部郎中士公稱野老三老相與會堂上因名　三老非隱者鄉里道義人締交何綢繆白首情益親進退小或異歸于重其身逸老田北郭築堂北溪上野拙彼二老招邀日俱往幽泉美清泠平野得遐曠謂近陽城市謂遠非山林青岑落尊酒白雲貯衣襟歲月付清醉志緼還長吟頹俗可以敦婾風為之重人生若飄忽事往真幻夢但聞三人墓蕭蕭木已拱竭來撫陳迹春衣吹我衣墻邊見殘萼塵角懸斜暉雅琴感今昔遼鶴驚是非世故無足言徘徊壞墻下思人愛樹木況此歸然者子孫固無忘又將告里社（秦觀詩）趙少師張少保趙通議堂堂三元老業履冠儔匹寒譚橫秋霜高明麗朝日並遺謁溫宣連科狀

甲乙東南真蕩服西北馳使騎解鞍環堵安岸幘氊裘屈群姦懾聲欬衆廢起咄吒至今領麾地謳吟適蓬蓽出入雖異途歸結固如一晚歎方內遊把袂訪閑逸雲壑慶安車川鳳駛飛鷁酬獻埃壒外珠玉在揮筆風標傲松鶴頎髮移丹淥遂令吳越人藻繪資稱述邈然超世姿髣髴得十七辟雕禮寂滅麟閣事蕭瑟茲焉出民願名實更炳蔚琬琰琢高詞龍蘭烽深室福履既所綏光華無終畢

四老堂（元一統志）

謂楊損之仁傑及楊武仲楊咸章是為浣花四老唱和有詩端平兵廢建康志堂在轉運司　韓元吉作記　乾道二年秋予自公府椽得請補外上不忍其窮而猶以為可用也俾漕於江東予平生喜交游其在中朝所與遊多天下知名士遇退食之隙及日之休暇則亦持酒賦詩紬繹文史講論古今以為樂既驟膺使者之寄賓客之至者動以禮法相拘縶猝猝不得款雖强之亦往往不肯盡其語輒去而漕之治頗有軒亭之敞花竹之茂職事稍閑可以周游閑放而無前日交游之盛與共此者予方以為恨也歲十二月予兄子雲自京口罷官始得奉太夫人以就養弟兄晤語頗已自適而友人龐祐父乃自吳中來過得之益歡明年春鄱陽章冠之復從儀真來館於一室四人者晝夜語不倦間以吟諷論難而談辯鋒起咲呼之聲聞於外向來索居之歎若醉而醒病而愈也蓋留連累月其為歡且甚矣於是盡取所謂軒亭之名相與易之不易更書之而二友之所舍因名之曰四老堂蓋四人者實以自況也夫古之君子少而學壯而仕老而傳皆禮之常也年未七十不可謂之老又老者非人子所宜稱今吾兄弟之有親也而與祐父年僅五十冠之復少於予十餘歲皆不得謂之老而遽以老自名者蓋皆生於羇旅而長於貧賤容貌蕭然以衰鬢髮蒼然以華雖未老而老態已具故辭其名而不可得耳又四人者志尚之偉而臭味之相似不特相從於此蓋將相期老於山林之下此堂之所以識也然祐父輩於文章仕而未達冠之以詩自鳴不肯用以求仕而予與子雲乃俛僶為郎以蒙上之任使子雲既投劾以歸予之庸且懦每懼其不獲免也使吾四人者幸而至於老既老而果得自逸於山林回視今日所以名吾堂而為之先者豈不信而無所愧哉則斯堂雖陋或以吾黨之故而傳後之來者固賢於予亦足以知老之可慕而人生會合之可樂也夫二月己卯記　宋張守毘陵集記　紹興十年余再承乏會稽明年春病甚求解郡章上恩賜可復領洞霄歸毗陵私第又明年金人尋盟我歸太母泊三梓宮於是疆埸敉寧淮浙奠枕而余以病瘁里居無復異時驚憂轉徙之患乃於舍西得荒瘠之地誅茅築垣結廬其中以養吾疾寄吾懷而娛吾老也屋纔五楹軒廡四闢飾以青黝不移不陋隨吾力之所及也中敞三楹以度暑東西北各為一室以御冬南有故池增植蓮芡魚游而龜曳堂之前後雜蒔花竹鶴唳而鹿呦余既以病謝客時曳杖步徐徜徉其間老兄弟問來問疾則相與講衛生之經談出世之法醉賢人之酒而飽腐儒之餐有足樂者然地纔數畝東西褊迫無高山流水之勝無奇花恠石之玩無洞戶曲室絲竹歌舞之麗賓客益落門庭寂然豪士貴公子往往過之而竊笑也然韓退之書云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此屋豈為華於我自有餘顧余寒士丁時多艱辛勤殆有甚焉天假之年及見中興使吾疾未及於沉篤俯仰笑詠於一堂之上固有餘於昌黎公矣且余四兄弟蒼顏華髮頹然四翁幸還里門獨季留浙東方祈閒趣其歸儻時會合婆娑堂上慰遲暮之餘日斯足樂已亦復何必如退之以鈞樞在坐為誇耶於是名其堂為四老時兄養正自權吏部侍郎以集英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年六十六泰定自吏部郎中以直秘閣為福建漕使待次年六十三余年六十弟師是以文林郎為浙東鹽司屬官年五十八云紹興十三年歲次癸亥六月朔記　戲題四老堂　四老堂中四老人飽經喪亂始收身蒼顏鶴髮團欒坐知是時平有幸民　兄弟當年七葉興精神如鶴齒如氷升沉存沒今如許且作隨堂粥飯僧　已是平頭六十人江湖身老寸心存明窻淨几翻經卷深炷爐香答主恩　一派荆溪過枕前喜從人境得幽偏直疑身在烟波上臥送飛帆落照邊　堂後堂前竹與梅老人多半手親栽從他更着閑花草亦遣群芳次第開　四時花草逐番新衮衮年華過眼頻景物無窮人自老新花應解笑陳人　繫舟長傍柳堤陰曳杖時穿竹逕深雜草浣花課僮僕更無餘事可關心　多病經時不著冠岸中長對倦雲閑年來衰謝交游絕靖節柴門不用關　鶴養丹成鹿養茸群呦對舞傍衰慵待看仙骨他年就同訪蓬萊第一峯　商嶺偷生計已疏橘中樂事亦區區洛陽耆舊今黃壤會有人傳四老圖　周麟之詩四老堂為張參政作　散策相從倚玉鳩不須更伴赤松遊林塘在眼供舒嘯花鳥催詩好勸酬一座幾盈三百歲（公四兄弟年皆六十餘）四翁宜壽八十秋堂前風物如伊洛尚欠香山與石樓　西望斜川烟霧依荆溪東下泛清漪夜來風雨秋憐共春草池塘晝夢遲江左使傳花萼集曲中休奏紫芝詞安車不日聯鑣至銀角桃枝上玉墀　仲并詩并序伏承宮使參政大資先生暫茲均逸從容里閭築圃疏池曾未幾日佳花美竹

行列相映。如舊封植堂曰四老。與侍郎郎中提轄朝夕嘯詠燕息其上。門下士有賦詩以獻者。某不得以淺陋不能為辭。謹課成七字四韻律詩二章上呈。 好上清班冠紫宸。抽身便作最閑人。跡梅茂竹幾多日。曲檻方池隨處春。雨雨眷令聽自好。重重華萼見長新。靈椿一樹婆娑甚。穩覆家庭四老人。（卽侯頃歲嘗取竇氏靈椿一枝老。丹桂五枝芳之句。榜公里門曰椿桂云。）使勝從來三戟門。良金如友玉如昆。天邊鴻鴈空千里。堂上壎篪共一樽。自昔扶椿扶社稷。幾人衣錦向丘園。商山曾為留侯起。來作侯家異世孫。

五老堂

元一統志太子少師杜衍以祁國公居睢陽。與禮部侍郎王渙。司農卿畢世長。兵部郎中朱貫。駕部郎中馮平。時祁公八十。渙九十。世長九十四。貫八十七。平八十七。皆致政在鄉里。祁公用白樂天居洛陽為九老會故事。作五老堂。嘗賦詩酬倡。怡然自得。宋城人形于繪像。以侈一堂之盛。元蕭勤齋集序 五老堂者。咸寧張侯時舉暨其弟時中時獻為其父母世母叔父叔母而作也。以五親者皆享眉壽而同居。故名之。蓋時舉父詳議君壽八十有七。母薛君八十有四。世母王君八十有三。叔父知事君八十有四。叔母董君七十有六。年雖皆至而視聽聰睦。步履康疆。知事君雖嬰末疾。而精明不衰。飲食如壯者。五親者

食於斯。飲於斯。燕笑語於斯。熙怡雍穆。日復日焉。不知身之老也。張氏縣祖萬戶君事曾叔祖隱君。考監軍府君之事父。兄詳議知事兩君之事祖父母父母。皆盡愛盡敬。故時舉輩遵守儀矩。愛敬二父三母。一無異焉。而五親者平生無一言之相齟齬。尤人之最難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即五君之壽考康寧而觀之。則所積善不善可知已。天道不僭。寧不信哉。時舉屬余叙之。將求當世君子樂道人之善者歌詠之。以悅其親。且垂法後裔。蓋自監軍府君不忘文儒家法。雖軍旅中。圖書不廢。而詳議君生長習聞。日以把玩詩卷字畫。欣然忘晷。而凡世之聲色異端雜學。一不經目。夫子之視親。苟可以悅士志。虞耳目。咸得為之。弄雛戲班皆是也。故不能拒。不知余之文能使令尊君一解頤否。然而諸賢之作。鏘金而戛玉。韶濩奏而鸞鳳鳴。自足以悅神情。忘百慮。為引年之一助云。大德乙巳丑月五日書。元同恕詩 冠帔簪紳五老人。無窮宇宙一堂春。須臾起滅空蚊蚋。驚見豐祥鶴瑞新。

六老堂

南康志郡治東園有堂。面對五老峯。南渡以前名五老。乾道間。史守侯重建。下有小教場。朱文公名以武觀。嘉定甲戌。趙守師夏。取歐陽文忠公六一之義。改名六老。且為之記。趙師夏記云。五老名峯。未知其所由來也。廬阜諸山。循江而東。至彭蠡之匯。奮然特起。析為巨石。駢首離立者八九。而尤高且大者五焉。秋旻情旻排雲倚空。平揖河漢。而崖谷嶙峋。有冠劍巍峩之貌。霜土剝落。無草木姿媚之容。至於端嚴森肅之意。真若有更歷憂患。凌厲冰霜之操者。其伯夷太公之匹亞。園綺之伯仲歟。意者五者得名其或以是夫。廬阜之奇甲於天下。而五老之名。又冠於廬阜。問廬阜者必以五老對。五老稱。而廬阜諸峯皆辟易矣。其為此山之重如此。余平生好為山水之游。勞而不倦。凡東南諸山。號為奇偉勝絕之觀。若四明天台之巔。石門鴈山之麓。鍾阜之雄深。錢塘之明麗。棹舟於幔亭之隈。泛觴於蘭亭之溪。與夫烏石懷玉雲峯金華之勝。苟有見稱於世者。未嘗不躡屐嬴糧。周覽而徧歷也。獨所謂廬阜天下之冠。古今所共稱者。乃以遠而未至。於余意為何如也。茲以明詔假界郡符。承命而來。悅然不知此身在廬阜之陽。五老之下。顧非天乎。然而向之所謂周覽而徧歷。多者不過一再至。久者固幸亦涉其流。得其粗矣。然未暇茹其華。而嚌其胾也。譬若高人勝士。相得於邂逅之間。面覿而心未晤。言醻而意未通。何足以為真相知也。今余此乃以官事之餘。得與五老人者揖讓於几席之上。獻酬於尊俎之間。自晨徂冬。以旦以暮。其風雨之晦暝。烟雲之出沒。與夫朝嵐夕靄。變化而不測者。相對入神。欣然

有悟。可謂得其心而通其意者矣。嗟夫。余既衰且病。齒緩筋駑。髮毛種種固已不足自奮於功名。且將嚴遊息。交休養殘暮。雖向之故遊。未盡其趣者。則亦不暇茹其華而嚌其胾矣。將遂結茅於歎欽岌嶪之間。問遺經於白鹿。拾靈草於青霞。依五老人者而終其身。是五老人者必不我拒。而不知邦人其許我乎否也。昔朱邑有言。我故為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呼。為吏當如是矣。余無德於民。其敢以此望於民乎哉。作屋數楹寓之郡圃。與峯相直。名曰六老之堂。暇則遊焉。所以示卜鄰之漸。而占邦人之意也。嘉定乙亥二月甲辰既望記。宋戴石屏詩陳寺丞為僕寫赤壁詞有客長歌 廬山腳下開亭館。柰此千峯百嶂何。遠少大書池上墨。少陵狂作醉時歌。碧荷秋老香猶在。好月夜深明更多。五老揖君天上笑。把盃相對酌金波。

九老堂

漢武帝內傳 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短長。察丘岳之高卑。名立天柱。安于地理。植乃岳而擬諸鎮輔。貴昆靈以舍靈仙。遵蓬丘以館真人。永水神乎極陰之源。棲太帝乎博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元一統志 香山居士白居易作九老詩并序。唐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六賢皆齋燕

子亦次焉於都弊居履道坊合尚齒之會各賦七言以記之其年夏又有三老年殆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以一絕贈之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時狄兼謩以秘書監盧貞以河南尹皆年未及七十雖與會而不列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致仕馮翊吉敬年八十八前滋州刺史廣平劉真台年八十七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慎年八十三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刑部尚書白居易年七十四

友堂

潮州三陽志郡之韓山後有東湖四山四環荷花彌望有友堂今不存矣

師友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銘師友堂為湘鄉蕭定夫（佐）撰　湘鄉蕭定夫佐以書來曰佐之外祖王父黎君明師事文定胡公建炎間避地荊門外王父為室廬具器幣往迎之胡氏奠居南嶽實昉乎此佐之先人事五峯先生與張宣公為同門友佐繇是亦獲拜宣公于長沙宣公授以居敬一言又十有五載朱文公帥湖湘佐又從受學以進德脩業請問文公不鄙而幸教焉歲月怡邁大懼無以述續師傳永負先志嘗竊釋胡公父子及宣公文公手蹟築室以貯之凡為一堂二內建安真公為文題識佐摘其語名堂曰師友以請于吾子既辱書之又摘宣文語名二內曰居敬進德雖然不得一言無以教來者余以學未能信謝焉而請至五六乃為之銘曰　在三之義曰君父師大倫有五朋友終之父生母育而君所司兄弟夫婦凡皆天屬彼師與友若弗是倫孝敬弟順賴茲以存是知師友亦命于天尚論世變必觀師傳古之師者傳道喻德為己之功極於成物其次專門如漢授經末流之敝僅擬金篋其次愈降習浮承陋詞華之趨科目之誘其下胥失求為人師雖官學校猶格計資況於朋友亦罕古誼相酖以文相監以利天開周子師道復明至于中興世載其英前授後承不越居敬謹厥攸居則德之進勉哉定夫允踐所聞毋使往帖徒為空文

尚友堂

建康志堂在青溪先賢祠後馬公光祖建宋喻良能詩尚友堂為周提宮題　先生高節照流俗未應名宦能羈束歸來卜築傍泉石瀟落軒楹照山谷外羅君子六千人中有插架一萬卷嘗一日坐其間至今清興猶堪掬魏了翁詩尚友堂在東甌王友直題　吾生世晚不為三代民誰知伊傅至孔孟亦學文古道嗟時人豈惟三代時堯舜萬古師猶云若稽古不知古為誰氣數有詘信義理無終窮雖居堯舜地常有一簣功嗟哉秦漢後去聖益以久縱有間代英僅為時儒首況於隨世就功名甚者諂俗攫寵榮此於聖門

直蛙蟆已謂斯世無與刖多知正多懼不知轉矜負亦云知矣恐未然須驗此心之權度有師舜文學周孔有擬管樂明申韓亦有是商鞅亦有趙異端若言氣合即為

清友堂

宋李濱詩清友堂為呂賓峯題　惡善是中更要分明看草不可近惡虫不可逢草有有鈎吻入口裂其骨虫中有細腰蠆尾猶銛鋒人生涉世故得不戒遊從澡心三峽浪對面九疑峯相須濟吾事醖釀如酒醲一朝臨利害暗捷同機舂箇中本無物澆俗誰我容眷彼冰雪姿氣格天所鍾蟠根使水石作配宜竹松相看世味澆清坐真意濃今時無膠漆安得如駏蛩永結歲寒侶馨香藹紫茸願為管鮑友莫繼耳餘蹤可能闢三徑吾亦欲携節　豫章熊朋來集清友堂為進賢吳氏作　番君之墟匯澤所瀦北山環水左餘右盱君有耳孫築堂山間莫適為友種梅滿山我友之清我堂以名自比松竹拜梅為兄梅亦欣然共此歲寒山中不羨白玉堂前

世友堂

宋葉適詩世友堂為祖孫佑解元題　崔尋屋角穿燕繞簾櫳窺共賀新宇就生物欣有依含德厚乃祖義完嗟利隙最憐常熟令橫轀不盡施溫恭化爾從遜悌流深規一絲必同袍粒黍無異炊感零天上露潤浹園中葵魚蟹雖芳鮮不如此菜肥涼風送佳音桂林自生枝借子赤霄羽登君文石墀樸斷吁已勤甍峉審所宜諒為前鋒近長映客星垂（君家對山即嚴子陵葬地　餘姚孫德脩自其叔父李和兄弟相愛友并衣革食薄厚必均至君亦崇緝無斁也嘉定十一年因舊居燭湖為新堂顏壯廣名曰世友合錢同室期永永不替將請余記之然此詩畧具矣）

竹友堂

元董仲寶詩竹友堂為文將軍題　老可寫竹乃真竹諸孫友竹如友人託根已謂固膠漆合節終期逃斧斤高堂春雨長十箇三徑清風客愁破當指不遺繡簾垂故著參差映深坐將軍壯志欲淩雲晚色相高俱不群太史他年收汗簡為君千載揚清芬

二友堂

吉州郡志在郡治宅堂後舊有古松與竹對植太守李彌遜闢軒其下忠簡公胡銓為記　宋胡銓澹庵集二友堂記（丙辰）上方側席高人起左史福堂李公彌遜於鈞築間將大用會南方告饑而廬陵特甚詔公作牧以字罷瘵既至櫛垢爬痒民獲蘇醒郡以大理則求所以慰憊憊者於硯廬之徧得古松蔚然對植以竹闢軒其下榜曰二友且為松竹主人命郡人胡某志之僕曰公山林十有五年窮崖怪壑家猿狖而宮龍魚宜於林水飽聞而厭觀者豈少此二物哉是蓋有說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牧養小民惠鮮鰥寡必剛毅不回之士然

剛難不失之虐則奪於慾故曰棖也慾焉得剛而書則曰剛而無虐盖不虐不慾可以言剛惟剛惟能行仁公獨有取於松竹焉者非以其德全於剛也方公閒於簿山日哦其中見夫橦欒勝萬冷風薄人清陰滲慮則思所以大庇我民以滌以濯見夫落落高標陵轢霜雪有不可犯之色則思所以上列利病與當塗要人爭可否而不折見夫幽姿勁質鸞鶴對峙而不受雞雀則思所以擊姦尚賢使君子有所恃而小人有所畏卒之雨暘以時物物得職感令神行恵利川流仁周乎孰柔義高乎僵伯當不旬歲而民和年豐是豈巧言令色四體若無骨者所能乎至若心遠地偏境與意會萬事不到胷次聽號鍾之松風挹寒塘之竹露遺歷物表使有濠濮閒趣回視軒冕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雖然是固可友而不可屈公將羽儀天朝固不能屈之使西如摩頂者然能卓然特立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則豈惟無媿二友實丘壑夔龍之友宋袁起岩詩題陳日華二友堂　書生作吏從朱墨官事紛紛何日足不堪偶鶩對敲朴寧解詩書伴松竹太丘退食何蕭然筆研不落塵埃邊前生讀書山水縣今年二友來通川料君捧詔還朝日老盖寒梢應的歷此時留與後人看要使清風繼前跡

三友堂（宋張舜民畫墁集）

邠學三友堂記　天子巡守而引高年臨雍而行老老諸侯之政遺老失賢則有罰誡以老者人之所敬賢者治之所宗敬老尊賢為國乎何有河東李公子長為邠之守乃得其要下車之初采訪人物得善士者三人焉其一曰朝奉郎致仕李舒其一曰國子助教李展其一曰宣義郎致仕張舜儀是三人者皆邠之士也耆老惇德言行有常為鄉人之所宗信暇日公詢考風俗參驗政事又與之遨遊登覽陟觀南岡泛舟北湖酌玉峯之泉臨涇水而釣歌舞以侑醉賦詩以寓懷皆鶴髮之叟精力敏勁藍輿野僕褐衣鳩杖與金珮相輝千人之騎雙旗六纛錯摩於莊逵之間公以是為未足也又圖其象於學館名其堂為三友以當年鼓篋之地為後進式瞻之表邠之好事者相與樂成之無賢愚無大小咸相語曰彼皆吾少小鄉人也以何能致是哉不以學乎以其有德也我雖民寧不為善顧嘗犯法以辱公之廷我有子孫不俾之學積為游手末技邠自是犯法者少而學者為多于時好賢尚德之風藹然見於西土予聞而賀之公及三友曰吁是三人者生長同鄉里學同舍仕同籍老同歸幸而優游晚節又得賢太守發明乎素以風勸鄉人仕雖不達要其報亦可得不謂之充矣乎心同迹異後作者之七人今官小家貧望洛中之九老虛堂東閣方陰禮於

盖公解榻南州豈獨賢於孺子風流可紹紀述何慚臨邛記梓憲太博楊恬三友堂詩（并序）火井縣廳事之後有小堂昔人榜之曰思政余惡其名之浮也將有易之而堂之北隅青山當其前鳴泉出其下脩竹環列其左右竹之賢固古今所重而山以至靜出雲雨生萬物泉雖激而行之萬折曾不變其就下之性且能隨物賦形類古得道者是三物皆可友也因以三友命之縣固褊陋無燕息之所堂之前甯去廳事不及二尋闢廳事之北扉則決訴訟省文案接賓客起居食息無時而去此所謂三友者盖不斯須離也既易其榜因為詩一解于堂上來者之于三友賢之乎賤之乎則吾不知也　此君高節貫春冬山色泉聲旦暮同對面便為三益友終朝相伴一衰翁病嫌細字無心讀老厭閑花過眼空賴有堂中不言客冷顏常共北窻風　憲使察院頓公留題　元符二年二月七日按部過邛州火井縣三友堂小酌楊公天隱嘗令此邑以山水竹為三友余益以風月為五賢云　七盤一何高蒼翠淨寒廓夜雨濯杉檜春風散芝菊細雲散巖色細逕度危笮邑改井已泥空餘漢城郭土瘠漫生茶人稀時走獲荒僻囹圄空塵埃簿書閑縣圃何蕭條半櫻半零落偃蹇大夫松委蛇君子鶴試登三友堂借問何人作皆云楊先生好詩心淡泊乘興山水間此君供獻酢琅玕無俗韻仁智有真樂取友信可人自待宜不薄我來宴坐久寂寞無唯諾明月來徘徊清風自蕭索因留風與月相對成清酌蟾光照金尊餘輝射杯酒輕飈入朱弦彷彿奏簫勺醺然遺忘形神交通博約醉號五賢堂醒來資一噱　朝請郎提點梓州路刑獄公事楊恬和　昔居山中誰見親青山對面同笑顰引泉養竹與為友徜徉不覺冬復春三年相看不知厭聲音笑貌無久新雖非多聞與直諒堂堂不愧琴張仁已將物我等一致政自兀兀忘吾身離群索居亦已久昔如形影今參辰强託鳴琴寫風韻欲憑妙筆摹精神繡衣使者古君子天球大訓東序珍胡為偷蜀久持節登車攬轡勞拊循揭來堂上寓幽賞不為射虎埋雙輪悠然獨酌對三友更邀風月為嘉賓謝朓忘形許入室李白對飲成三人寄謝山中五賢者德不孤立當有鄰寒寠千里十餘載乃逢青眼屈後申東齋西周兩餓叟展禽東魯一絀臣引而高之自孔子不爾埋沒隨埃塵君不見黃梅嶺上一拳石意氣已若驕戎民（黃梅五賢堂所對山名也）張南軒詩題三友堂　寒窻政爾念蕭瑟況復故人踈近音憑欄為子賦三友使覺冰霜千古心張舜民畫墁集邠守李中散取鄉人謝事者三人繪像邠學號三友堂予已記之復徵詩　出仕歸來義兩全真從髫亂至華顛

儒冠繪像為三友龜佩相輝是四賢。莫與後生論損益。且於見世作神仙。東都九老誇榮貴未比南豳德行先余謙一文安家集三友堂詩　歲晚惟松竹於梅伯仲間諧溪并白水。着个老屏山

四友堂

襄陽志魏泰於此有四詠詩謂竹柏梧松也清湘志堂在縣治西偏縣令黃子成建　江萬里記　全灌陽令黃子成書抵予願有記于四友堂問所謂堂直縣治西偏屋纔三楹蓋子成以政之暇賦功處林稍變埃陋其以宣底滯而明意慮遂標之曰四友也問所與友則儼立其前者松其後桂其中央梅與令四也灌陽介道永昭桂之間遠地下邑荒寒枯落雖甚清省無事顧所以治之何如耳。設有所不屑於此為躁為惰非漫不訾省即感氣鋤剗之其下必且爭氣怫鬱則有甚汗漫蔑梗者矣稚聞子成靜撫之甚宜其邑人降心條理求事情審實真其便處不立節限遠適爭委邑庭常空竟歲無笞罰且此視事。不過食頃輒終日相對寂寂清露者玉雪者磥砢多節者環顧其中有足友者而後友也云耳予同子成生廬山之陽家其故極知其意氣悠然生事作業絕不營獨寒若自課不一日輟業從其俗委心師友脈理灌輸踏省門未得第名其為武人偶夫路誤入仕。正與寒士等妻子遠不能致單車來臨栖栖羈旅殆衣服飲食不如其私。宮室起處不如吾廬乃皆安之無一不可東坡所謂不擇居而安安樂樂而喜從事是真足書者也雖然紆墨綬佩銅章後來繼今者子又將有以告之邑無小皆古子男邦君也湖廣之友見謂天遠小吏易有忽志。多以不能聰明才智者少其民必致謗志豐大立名自造威福貪不畏人。慮非頑訐彼益者三友正自義不受汙望望若將浼我彊而附曰四友則不與之友矣。友也者今之友桂友松若梅乎無亦桂松與梅求友於今而後為友乎淳祐庚戌仲冬記

五友堂

元一統志堂在城西沈清臣有記。取江山風月與太守而五吝廢

六友堂

輿地紀勝堂在瑞金之闠通院本宣和間邑令鄧衍丞方庚貫簿張參東尉余誼西尉方某監務柯常同登政和甲午進士科因建六友堂於寺宋魏鶴山大全集題羅季能為六友堂　羅氏堂中六友圖要求紙尾數行書若於此味真知得着甚言詞乞與渠

孝友堂

宋真西山讀書記紹定己丑眉州丹稜程君叔運以對策擢甲科被命佐洋川幕府將西歸迂涂而過我焉居一日從容言曰常之先以詩書為耘耔禮義為屋廬其家雖貧而其行甚富其身雖不偶而其心可燕於無窮初曾伯祖亡子以曾大父之子為之子是為先大父大父之事親

也。躬躬如有畏。廩廩若不及。雖壯有室矣。耘爪之杖且弗免焉。拱揖而受不敢怨也。所生母郭晚喪明。甚貧無兼侍大父日聚徒營侖合閒有未歀十里而省問焉躬致滫瀡遺以甘旨其父晚而舉子大父惟所欲推遜不少校昆弟相與始卒無間言先君子克承先志其事吾大父也如大父之養其親。其事吾伯父又如大父之篤其愛也父沒每祭必涕泣休澣歸墓上。率徬徨弗能歸伯父晚娶未疾家徒四壁立。先君子舉其所有以贈之女兄嫁而貧言之輒流涕曰少小共飢寒姊最憐我素何弗之卹歲時伏臘必致助焉吁此吾祖吾父之至行也常不佞其曷敢有忘歲丁亥光廬以祀告因即舊址築為一堂扁之曰孝友悅齋李公為書三大字以揭繼自今仰瞻題牓惕然有動于中若慈訓之在耳也予以好善聞當世敢蘄一言記之何如予為之歎曰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蓋言惟孝者必能友也天下萬善同出一源愛敬之心隨寓而見施之親則曰孝施之昆弟則曰友其實非二道也曾子論事君不忠交友不信皆以為非孝蓋孝者之心慈祥惻怛推之於君臣朋友無不盡者近而天倫之戚抑人可知世固有知厚其親而此或昧焉者。是特未誠於孝而已苟誠孝矣。雖一髮膚之微且不敢忽況同氣而生者乎父母之所愛愛之。雖犬馬猶然況親之遺體乎。此孝之所以必友也。中庸之引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世未有兄弟和洽。而親之心弗順者亦未有兄弟乖剌而能順其親者此孝友之所以必相因也。予觀程氏祖考之所為其可謂兼盡乎此然非君之賢。其孰能推明之以詒無窮乎雖然孝友之性得之於天。有不待學而能。至其所以為孝友者非學亦莫之識也。姑舉其概言之能養矣而敬為難不辱矣而尊親為難從令者或陷於不義能諫者未必有諭道之功父母之蠱一也。而所以幹之者不同凱風小弁其處變均也。而怨不怨有異。養生送死無不盡矣苟未至於事亡如存。猶為非孝也。戰兢臨履終其身矣。苟未至於得正而斃。猶為非孝也。不深於學者能之乎。不知夷齊之仁。則錐刀之必爭。何有以推遜。不明殀壽之義。則纖微利患之必計。何況於生死。又非深於學者不能也。然則孝友者固立身之本。而學也者又孝友之本歟聖賢之教。智之崇。必欲其致天義之精必欲其入神。蓋知有秋毫之偏則行有千里之謬學之所以不可已也。以君之聰明超軼誠能於理義之大原。聖賢之正法惟日孳孳弗極弗止則蘊之為道心。發之為德行將無往而非善。此非先君子所斯於後者乎。若夫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異姓之婦入門或能賊同氣之愛此雖世俗淺事然其為將來之戒

者亦不得而略。君之曾伯祖諱叢。字養正。大父諱炎。字德和。先君子諱士龍。字天用。其潛德隱行見於鶴山所志者。今不書。紹定二年十月丙申建安真德秀記

國朝劉基覆瓿集孝友堂記　　堂曰孝友。敦人倫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陶君忱仲及其子凱。俱有孝友之行。於是臨川葛元哲請以孝友名其堂。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詩言張仲孝友。是皆天子之大臣。則不舉其事業。而以孝友稱之。蓋以脩身齊家為治國平天下之本也。故曰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孝友也者。所謂懿德之首與。陶君者台之臨海人也。舊為巨室。生八年而母卒。繼母弗能愛。及長娶吳氏。相與謹事母。母終不能容。君乃與妻出居於外。力勤苦織績以為食。晨夕入定省弗曠。而父與繼母自治其產業。不使君與聞。久之家日匱。父又且老。繼母所生弟妹皆無以具婚嫁。君乃迎父及繼母於己養。以其資為弟娶婦。嫁其妹。咸得所。由是繼母大感悔。君益虔。門庭之內。穆穆如也。吳氏早喪父。其母沈無以養。君亦迎養之。以壽終于陶氏。凱讀書有文行。為貧故。恒出外以經學教授弟子。弟子自四方來從者甚衆。故得以其束脩之入。佐父治喪葬供祭祀。悉如禮。上世墓域有奪于世家者。贖而表之。凱無他兄弟。惟一妹適顧氏。早卒。凱為育其子及女。以成人如己子。故鄉黨之稱孝友。莫不曰陶氏父子。而士大夫又皆為詩以歌詠之。於是括蒼劉基既叙其事。復為之言曰。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孝友之在人心。不求諸外而民鮮能者。欲俗之也。世教既衰。彝倫攸斁。於是有借耰鉏而德色。取箕帚而誶語。如賈子之云者。況敢望其能奉不愛己之繼母於艱苦之餘哉。又敢望其施及其異產之弟妹哉。若陶君者。真可以當孝友之名矣乎。方其家之富也。見棄於親。甘遠身而不失於禮。及其貧也。弟妹無所託。又竭力自任而不貽父母憂。嗚呼難哉。若陶君可謂能盡孝友之道矣。抑亦可謂能處人倫之變矣。君陳張仲皆以孝友施于政而達于天下。陶君無其位。不得流其澤於民。而獨行於家。至其子又克類。天將昌陶氏乎。子類父。孫類子。繩繩焉而不絕。能無昌乎。善必有後。天之道也。凱字中立。今之鄉貢乙科。為永豐縣教諭。與余善。是為記。

宋馮縉雲先生集題綦母氏孝友堂詩　　高堂麗丹艧。然衍謝迫隘。揭名屏物色。所取一何邁。艱難丕平後。南陔日餟棣。借鋤記父思。紛臂飽兄最。惟君肖古先。學識洞源派。尊承天倫重。愧赧絕纖芥。遥遥曾閔心。千載知勉勵。雍穆粹閭閻。里閈消螢蠆。培植誕嘉種。其蘊珍菱稗。善積慶自餘。福履可不卦。斯堂寄丹抱。永煥曾玄戒。白華棻堂下。紫荊老不殺。吁嗟

嗣芳烈。世世勿剪拜。感激自成詩。謾往致壁疥。

陳造江湖長翁集題張仲思孝友堂詩　　筆端吐陽春。胷次着雲夢。福中匠石斤。規矩隨意中。君侯道藝樂。不許俗子共。深堂埃壒外。平日文字供。默對八窻靜。不但十年種。妙語落人間。一一萬金重。乎反與進脩。併作旨甘奉。只今衣五綵。頗亦笛三弄。何人侍板輿。觴豆燕群從。鵶原春事繁。鴈影天宇空。傍晩梟誰嗁。或作郊禽閧。紛紛手翻覆。紂納腹空洞。汲直合居中。器博滯近用。初計扶雖來。竟息慰棠訟。倫然擁書生。竹風助吟諷。更聽雛鳳鳴。未妨斐鴻送。今皇志復古。俗有後賓貢。斯文屬耆儒。夏屋況巨棟。江漢繼崧高。誰當第嘉誦。縣知尹吉甫。縮手辟張仲。

安慶府志東平王士點題安慶王氏孝友堂詩　　誥戒康叔。詩美張仲。有子名言。時詠時諷。王生居舒。具茲行美。仔武過其門。欽祗加敬。

南宮碏周卿　　積善承餘慶。君看孝友堂。綵衣親未老。玉樹子成行。家業傳曾旦。功名繼覽祥。淮流波不竭。千古共湯湯。

元李庭寓庵集題同氏孝友堂　　堂上適逆白髮親。堂前兄弟綵衣新。一杯椒酒有真樂。終日壎篪皆好春。名教既無慚孔孟。家聲端合繼荀陳。殘年企華心猶在。早晩營錢去買鄰。

陳旅安雅堂集題孝友堂詩（孫伯剛作新堂奉母而與群弟居之。母亡。謀堂與弟而還居于故室。）新堂兮言言。風奉母兮周旋。我稱觥兮介眉壽。弟從兄兮執豆與籩。我長兮出仕。母居此兮視幼子。子幼兮母憐。汝居此兮以慰吾亡母。我雖即兮故居。時撫汝兮來胥。我所思兮先人。保令德兮其永無渝。

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孝友堂詩為劉尚友序班賦　　唐虞世已遠。澆風無復淳。紛紛薄俗中。誰能敘彝倫。有美金閶彥。來自桃花源。天章耀五采。郁郁多清風。上堂事父母。甘旨奉晨昏。下堂有昆弟。和樂如箎壎。以茲秉彝心。垂此風俗原。于以化家國。于以傳子孫。大哉孝友堂。千載示不諼。

友于堂

宋劉後村集寄題建陽宋景高友于堂　　樞相落成文甚古。府君卜築墨猶新。究如讓棗分梨日。堪愧燃萁煮豆人。五桂既攀昆季爽。三荊不析戶庭春。夢中猶識雙溪路。安得登堂列下賓。

元王秋澗集友于堂詩　　怡怡和氣滿春臺。天顧曾忘鞠子哀。說似升堂興起客。功夫元自孝思來。

國朝貝瓊清湖集題施安友于堂詩　　稽山蒼蒼。越之故疆。惟子之居。肯構肯堂。壎篪相須。華萼聯芳。孝友之性。發乎天常。道與時泰。名與世昌。金玉怡怡。德音弗忘。清溫有宜。就養無方。旨酒嘉殽。吹笙鼓簧。秋月澄霽。春日載陽。綵袖齊翻。于鄉有光。稽山峩峩。越流息波。爾弟爾昆。如江如河。立孝惟親。立敎惟和。賢者閔生。名冠四科。

耆英堂

趙善璙自警編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象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言皆年七十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文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後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牓曰。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紳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大人堂

（戴埴鼠璞記。四明大人堂在子城內府治北。俗呼曰闞相公祠。侍郎高閌撰記。）謂節度使錢億祠。土人不敢稱其名。尊曰大人。新志疑之。以其義不明也。按億吳越王俶弟。自漢乾祐二年判明州。乾德五年終於任。首尾二十三年。時俶據吳越。億在鎮久。官府即家也。自乾德五年至開寶七年。雖莫考所繼之人。然億以前如鏐元球瓘元珦。皆錢氏子弟。億死非子世襲置家廟於府治。則開寶八年姪惟治為節度使。創為祠以奉香火。蓋大人之名。特子弟尊稱諸父之通號。家語曾子曰。參得罪大人。漢書高帝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疏受荅叔廣曰。從大人議。以大人名祠。錢氏子及姪惟治祀億甚明。謂之堂。即祠堂也。以便於牲來。立祠於府治內。刱億浚湖築塘。修它山堰等有功於民。建奉國節度自億始。與治為郡守不同。億既久任。惟治在鎮又五年。繼此遂列祠於五廟。若謂闞燔燔無顯功。且吳越家臣。無緣錢氏子弟肯奉祠於治所。以大人稱之。無嫌也。今所謂闞相公者。以燔乃錢氏臣。曾守此土。從祀其旁。民有祈禱者。不可瀆其尊。而請於闞。後遂知有闞。不知有億。今又有闞相公五通神之號。尤可笑。或訛為吳太傅闞澤。澤越人。不曾守此土。郡未移治下。不應先有此祠。大人之名蓋為無

據宋黃應龍壁林集。謂大人堂。人者天地之心也。必此心此德與天地同而後為人之大。神得此名。而廟食茲土。必有以享是而無愧者也。某輒以書生備員閫幕。涖職之始。禮盍奉謁。其必有闡發其未至者乎。敢祗肅以告。

詩人堂

（吉安志。司戶廳在州西南。有詩人堂。）廬象以唐詩人杜審言嘗居是官。故以名。元李希遂雲陽集。詩人之有堂舊矣。自杜審言為吉州司戶參軍。及其既沒而後人遂以司戶廳為詩人堂。此堂之所由始也。郡志司戶廳在州治西南。實今廉訪分司之近。其後又寓拜詩人於西原山寺。因循且百年。淳祐中。州學正危志以白諸府公。得龍岡之地。廣袤十餘丈。而營焉。為堂三間。尺元廣之。如其數。而詩人使有專席之地。世遷事遠。屋既不存。而地亦湮沒。西原寺僧仍以其西廊一間為祠。祀會拜之所。褊狹卑陋。以迄于今。至正四年。今太守燕山高侯為政且一期矣。滯無不疏。廢無不舉。於是郡士劉銑謝縉翁合辭以詩人為請。侯遂至寺謁焉。愀然歎曰。異端之不可加於名教尚矣。今乃使唐宋詩人。歷代忠節名勝之士。依乎僧廊。安乎不正之則。予之責也。遂博謀於眾。得隙宇於郡庠西。後倚先賢讀書臺。不數十步。乃與郡之長貳固視詳度。議以叶同。侯獨備中統鈔五百緡。寮屬士庶助費有差。凡經理悉以委之縉翁。於是撫其舊而增其新。大其規而遠其圖。越明年二月戊寅。侯率郡士行禮于堂。衣服有章。籩豆有秩。少長有序。几筵有容。此則堂之所以成於今日也。夫以司戶公之高才。下視一世。而其孫甫遂為忠憤激烈發為文章。為百代宗。至國朝得封文貞。孰不知其當祀無疑也。然知其當祀而祀之非其所者。不智也。知祀之非所而不能正之者。無勇也。今侯之來也。智足以辨之。勇足以行之。使是邦之士得拜詩人於斯。行鄉飲之禮於斯。依聖人之宮墻。闡明時之禮樂。不其盛哉。雖然。斯堂之建。所以祀詩人也。而歷代之忠節在焉。是邦之士登斯堂也。則思所以慕其人。慕其人則思所以景其行。此又侯之美意。盍相與懋成之。若其助費之數。則具以姓名載之碑陰云。

人詩云

詩人堂上客。載拜杜參軍。大雅今誰繼。高風自昔聞。魂來花外月。吟斷樹間雲。千載龍岡會。因詩倍憶君。

愛人堂

（蘇過斜川集。愛人堂為李贊仲賦。）讀書當讀孔孟書。我飢尚可推其餘。莫求捷徑拾青紫。但瀾[illegible]復空虛。孔孟之功如藥石。洗滌肝胃充肌膚。如農去莠植佳穀。如行九折遇坦途。我憐赤子在遠域。疢痛不聞其叫呼。何當攘臂問民瘼。古之循吏誰為儒。我擬李侯少英特。閑門不見侯王祜。詩書已誤半世事。一割未信雞牛殊。彈冠小縣何所為。長

養善類惡者誅作堂之名固有在要使青澤流海隅不願力田願賜爵不願板轍歸石渠使我三年飯脫粟活此千人為親娛

活人堂張敬齋詩臞仙浩養遵某山煉成九轉黃金丹丹成不忍都餐餌刀圭留得活人間上池之水君曾飲咄嗟取致千倉廩祝君更學實藏公兩月超遷到三品（唐張寶藏路逢僧指之曰六十日官至三品時太宗患氣痢之疾詔天下治實藏獻乳煎蓽撥服之即愈遂得三品文官受鴻臚卿）

愛民堂杭州府志堂在清暑堂東淳祐九年安撫趙與𥲅建明年四月理宗皇帝宣引賜御書愛民篇因以名堂豫章續志堂在南昌府清臺紹興二十八年副使李邦獻建以陛辭曰玉音訓以愛民故為名今在正廳東史運判獨愈改築存其舊址　溫州府志堂在平陽縣治廳之西宋劉質夫記　廣信汪公季良治平陽之明年索除廢興誠惠決乎作堂于廳事之西名曰愛民至哉心乎豈惟一時誠有望於無窮也夫天愛民而托君君愛民而托吏吏受君天之托以宅萬命忍坐視其顛躋而不捄乎居高廣則思無廬服鮮煖則思無衣味甘肥則念糟糠之不給聞鞭鍤則憂呻吟之無告疾心撫摩備盡矜恤此仁人君子之至心也然世孰無是心而有不愛何哉今夫螻蟥經於路徐行者知避蝍

蝶蠓於網卻立者思捄至逐麋鹿兕豕而殺之惟恐不力聞其窮害迫切之聲則相顧而笑何不忍於此哉徐行卻立者無所利逐獸者有所欲也嗚呼世稱涖民幾何不以逐獸之心臨之宮室之美妻妾之奉金玉貨賄之積取於民若易掇日浸淫以動其欲由自羅張陷設假威力以事漁獵竭民脂以肥百指斯民窮窘迫切以號呼於上者日至邈然不恤相顧而笑且樂者皆是也暫焉意得變興慮外向之笑且樂者安知不轉為深憂歟然則務廣吾愛先窒所欲畏義於闇室攻愧於無人見德而思凜若神天夫念與神交必與天通則至理無蔽有生之類皆在吾仁公之清則淵澄氷徹直則玉折崖裂至公生明休戚洞鑒昭乎若引星辰而上也救災恤危窒欲去惡沛然若決江河而東也實意所施民皆恃為親父母公之愛民端由克己得之敢原其心以詔後來為政君子庶幾欲存吾愛先去此心之累云宋沈繼祖艳林集愛民堂為涪陵盧使君題　我來臧山郡從公職及暮公之字鰥寡乳保於嬰兒公去再改歲所去尤見思至今臧山民敬奉盧公祠借留既不遂涪江移州麾雨地雖少異所愛則均施去秋少城役與公同試闈把臂道疇昔耿耿青燈期對床風雨夜夜語驚閒雞日有文字樂唱酬多新詩訖事遍遊覽扁舟更同歸涪陵五日留民物何熙熙道中行歌者拍手童稚嬉終歲閭里間不聞吏卒追呼曰賢太守父母其忍欺政成多休暇百廢舉無遺美哉輪奐新有堂崇故基名堂形至意愛民真天資同時王別駕樂處出一辭醉餘書牓字鐵鉤照江湄有客涪陵來稱頌世所稀坐想觴詠樂形留而神馳顧同鄭湛輩記名千載垂惟公甚盛德豈恃於發揮嘗聞卜式語治民適其宜譬如牧羊者敗群當去之雪霜與雨露天以成四時威克與剛克要不傷於慈公縕經綸妙未易坐井窺因詩贊一二以詔來者知

泰民堂蘇州府志堂在長洲縣圃淳祐十年龔準建宋陸德興記長洲龔令君作堂縣圃摘翰林王公辟記語扁以泰民既屬於書且諗以記予惡專斯堂之美遜者再請益勤予不可得而遜　在易上坤下乾泰陽氣下降陰氣上騰陰陽訢合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王澤下流物情上達上下相孚百姓悅豫君民之泰也天地之泰天地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贊化之至君民之泰君民不能自泰也必有賴於宣化之臣宣化之臣其最近於民者莫令若也令最近民使民之泰則易然盡即泰之卦觀泰之卦思所以致泰之由乎泰之六爻惟九二言治道為詳其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者包荒含容也馮河斷制也不暇遺無忽於小朋亡無黨於私交泰之非貴

繫於此反是則不交不交否也然則令之於民庸可忽必也居之以寬納之以仁學愛之化如彼武城率之以信斷之以明不擾之政如彼滿庭毋頑之怨毋細之鄙當若上蔡視之如子毋邪爾思毋則爾蹈當若姑蔵不改其操如是則氣之所通和之所致薰為嘉祥以嬉以除民其不泰乎其或弗操弗鉏弗究弗慮如彼曲阿徒事求譽為酷為貪為暴為驚如彼義縱任法行刑愁歎不聞疾疢不恤有若渭南困念恤人利障不屏欲顧不澄有若陳倉寧斂自營如是則氣之所鬬怨之所鍾形為咎證是革是蔑民其可泰乎一邑者天下之積也一邑之泰天下之泰所由推也一令之賢一邑之泰所由致也董子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也夫惟聖明在上師帥之賢參錯天下則天下之民胥泰矣長洲地大物繁臺府鼎立風號難治君處之裕如知所先後戶庭無滯訟田野無寃聲始至撤行徙新之將去以空囹圄蓋十數年未有王公所謂生民之泰其有漸乎幾之奧觀君名堂可以知君用心後之來者毋第以零陵三亭視是役也經始於淳祐庚戌六月落成於十月為楹若干為費若干役成而民不知又可書也已君名準今淮東常平使者基先之子其載政固有源流云中奉大夫新改差知溫州軍州事陸德興記并書

阜民堂

江陽譙堂在瀘州小廳西偶舊為宸章閣以藏御書王公勳徙御書于學之宸章樓此閣遂廢改為軒以臨荷池嘉定八年范公子長復撤軒為江陽書院移整暇堂建其上為今名取周官倡九牧阜兆民之意臨邛魏公了翁為篆額漢嘉薛公紱為之記曰潼川府路安撫兼知瀘州事范侯少才以書諗漢嘉薛紱曰州治舊有宸章閣在壯猷堂之南輪奐之美有感於陰陽家說者移閣於譙門之前揭瀘州軍額于上而藏奎畫於郡庠置小屋於閣之上為鬻塩之所湫隘喧雜與府治有不稱今承乏于茲每切病之方昕夕摩撫疲瘵未敢議興作也郡圃有堂初名鎮遠後改整暇雖規模宏壯而無所覽觀因撤閣址小屋而移茲堂於其上稍增廣之堂之高二十有七尺廣四十有四尺其袤五十有二尺翼以兩屋廣袤相稱僝工於三月之壬申落成於五月之乙亥與壯猷南定直如引繩屹如三山昭德晁公記南定樓所謂三屋屬聯廣深環聚蜀之府寺鮮儷者至是乃復舊觀焉繁花艷卉炫晝縞夜既宜於春芙蕖荷芰幽香靜植復宜於夏視不壅而心愈遠或有補於政也因念郡之堂宇曰壯猷曰籌邊曰南定曰鎮遠皆屬意邊圉前後一律未有以互相發也稽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州牧之職莫急于此此本末先後之序也因以阜民更之予盍為我記之諸紱疏然曰侯之所以移斯堂固當矣而侯之所以名斯堂其用意莫尤切焉昔者聖帝明王經理天下分建邦國承以師長綴以侯牧俾其遠近相維內倡外和大畏小懷非徒為是固結之勢也民之生衆矣天生之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以一人之寡而牧億兆之衆視聽不能以周知而利害不能以察悉其勢然也唐虞之世既有以宅百揆又以四岳統州牧州牧統侯伯成周之制則有三孤以經邦弘化又有六卿以分職率屬而倡九牧倡之無他其在於阜城兆民而已阜者所以厚其生成者所以使之興於化也井田之法溝洫之制鄉遂之賦末作之禁均其土田脩其稼政平其賦歛所以厚民之生者莫不纖悉備具民生厚而有常心於是教化行習俗美而禮樂興焉所謂成於樂也甫田之詩曰或耘或耔烝我髦士成周所為髦士者皆出於耘耔之餘非阜而成歟禹之言於舜謂政在養民以政德利用為之本切切於厚民之生九功九叙九歌蓋其阜而成之之序也而舜之咨十有二牧首言曰食哉惟時舉阜民之職而責之於州牧唐虞盛時法守則然矣三代之制雖不相沿襲而大法則不可易也洪範大法也八政先乎食舜咨牧之意也牧之為言是受人之牛羊而為牧之得不為之求牧與芻乎六卿以此倡九牧

九牧以此倡諸侯諸侯以此倡大夫師長各倡其牧而君人者得以欽承天命而盡其司牧之職矣自天子至於諸侯皆以牧為職也以牧名官者其責尤重傳載帝嚳制九州統萬國唐虞因之禹之治水所別立止於九州則萬國之多牧之者九人而已舜分冀為幽并分青為營廣而為十有二然則所增者亦三牧耳夏又復為九而商周因之秦之於民殘之而不復牧不足道也井田破壞先王厚民之政廢漢興苟且承秦不知復古然西京置十三州部刺史東京置十二州部九牧之遺制存然晉武一天下置十九州部其後南北分裂元帝南渡九州之地甫有二更六朝至隋復合為一雖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不復分別所領之郡縱橫紛亂亦無足言至唐正觀初始分為十道置都督稍復漢制國朝分為二十三路各置統帥又置提轉以司察之是以絲牽繩聯有條不紊夫以四海之大萬國之衆而自唐虞以來所以分任阜民之責者或九人或十人或十有二人或十有三人或二十有三人而止耳豈不甚重矣哉中興初蜀分四路各置一牧獨瀘州止稱沿邊安撫所統不過三郡其後因樞密檢詳王之奇建言始稱為潼川路安撫盡統一道選用重臣以鎮撫之雖名公巨卿項背相望觀其所以名堂者規略亦可考也今范侯獨遠稽成周州牧之意以名斯堂侯之用意不亦遠哉余觀諸詩所謂篤公劉者美其厚於民也豳之地逼於西戎公劉迺不以御戎為急考之一詩治其疆埸積其倉廩既富且強始脩餱糧干戈之事而其民政之脩下至館舍鍛礪無不盡其精密為三代之諸侯者阜民之政莫急於此侯固有志於斯而今日之為州牧者委任雖重率不過一歲或再歲匪名而歸則徙而他矣古人之設施本末亦何由可以展而布之哉君子所以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此心不可頃刻而不存也生民之困甚矣隨時設施各思其職而盡其心焉則利澤之可以加於物者或亦庶幾焉孟子之在戰國論井田論耕桑欲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彼鄙人之子初無一寸之柄撮土之封而厚民之學不懈於心不絕於口如此矧侯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分牧養之任今之天下僅十六牧而侯居其一焉如之何而弗思哉或者又謂瀘戎迫近夷徼近歲間多竊發阜民之政既未易施安邊之策寧復可緩侯之名斯堂也不亦迂乎余曰民食之重舜所以咨牧也柔遠能邇厚德允元以至難於任人皆內脩之序初不略及却攘之方而曰蠻夷率服茲豈迂乎哉侯名之長少才其字成都二江人榮國公之孫博學篤志毅然有守嘗為太常丞韓侂胄擅朝欲引置言路侯拒其來言者清議歸重觀諸此亦

可以見侯之所存嘉定八年六月日記

惠民堂

洛陽志東萊呂稽中記曰宣和六年春三月錢君致道令陝之靈寶冬十月新縣門命其佐孫鋳紀其事于石七年冬十月作惠民堂以書走京師請文於呂稽中上即位之元年稽中西遊靈寶則訪令之治於道路者對曰令也談笑而事濟指顧而成政姦日益屏善日益興令簡而役均凡其涖事無一不可者布於政小者近者或見於營造土木之功先是縣舍火隣彝陋墮毀門卑狹不容車蓋庭除逼亙傾欹囹圄居西廡之外簷隤牖圮可躋而踰攀而登旁容四十數郵亭次其北並正寢西序糞壤瓦礫不治祠囹並列令則即舊而脩飾之廢者起之弊者新之不便於事者更之闕者增之乃大門宇正廊庭除煥然一新遷郵亭於縣之北輦其瓦礫糞壤崇其高曼以新囹圄撤其故而更廣之森嚴固密闢前圃地之隙以滋花卉以宴以息鑿池於南汲井而貯之水構亭池上名之曰寒泉作庵于西軒牖環啓蔭以脩竹名之曰翠筠斬大木礱密石作夏屋於其北合而言之曰惠民若節春秋會僚佐延賓客擊鐘考鼓升歌下舞縱邑人而遊觀焉黃髮耆艾兒童婦女至於獵夫漁老皂隷胥徒舉欣欣然謳歌而相慶曰此令尹休息斯民而嬉樂之者也稽中曰善志其語而西館於令酌酒而賀之曰今之縣邑古公侯國也大丈夫神遊仕南面有社有民有威有德善我勸懲我抑攄其蘊而施布之亦榮矣哉上而為宰相佐天子調和中而為郡太守其下則為縣令尹仕官得行其志獨是三者而已觀其施設去取而畢知其舉譴禍是虞陸陸而餔啜者有之逸遊廢務作無益而害有益者有之吾得謂乎過治簿書勤奔走窮日之力而不少息苟外乎是堂豈曰不暇為蓋力有所不足爾令尹者談笑指顧而三境以治視人力之不足者綽綽然愈於世所謂賢者又遠矣則甚有大惠於民也斯焉信之

振民堂

宋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記

淮西列郡十城濡須最為無事蓋其地稍僻而其民頗易治也異時郡太守雖號強明亦率平旦漏下十刻許乃出見吏民民之訟於庭者不滿數十輩事皆可以立決已而即閉閤高卧暮夜乃與賓僚滿引笑歌故號淮西道院建炎之亂鞠為盜區賊嘗有紿為降附者引軍居郡數月後復叛去悉驅其民以行老稚饑無噍類今群冦漸就剪戮諸道往往歲奏大熟朝廷頗復有意經理淮甸稍擇仁愛吏以撫之無為方虛郡治下宰相議所以興之者未有其人參知政事席公以今太守徐公薦於朝公宣和間嘗通判絳州先是河東路招集雲中諸處散卒數萬人分屯諸郡號歸朝議事久之悉皆相應反叛將陷城邑金酋粘罕既下隆德而劉詞初又破平陽降軍義軍將叛以應二州公知之夜發兵盡擒其渠兇而械之餘黨悉平州遂以保當路者雖嘗列奏而賞猶不及是時今參政席公為河東帥具知其事因從容為上言之即日拜公為郡守初賊軍既屠城郡無官府者逾年餘民悉皆散處湖畔屑菱芡而食之與魚鼈雜處水上後稍歸治故廬而占籍者猶不滿數百城中蒿艾如林竹數十里不聞鷄犬公始至即下令盡裒餘民而歸之結以恩信破械囊纂獄經月閉不開郡人愛之猶慈父也前郡守作州治事皆草創凡拜詔命治獄訟接賓客悉於公廳不能使事乃作堂其左屬郡吏議所以勤卹民隱之意堂成而牓以振民且曰是在易之蠱曰君子以振民育德今明天子在上將援斯民於塗炭而躋之仁壽之域以區區蕞爾下邑遠在淮楚而又愷悌之德寬大之政不足以慰安斯民寧不少愧於斯堂乎然而使叶氣嘉生薰為太平固有不敢至若田里之間寂然無歎息愁恨之聲尚庶幾其見之公所以名堂之意如此而其見於政事者頗略相似自是民日益多政日益治使是邦復為前日淮西道院公方與客嘯詠於堂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豈不快哉紹興三年八月四日宣城周某記

裕民堂

肇慶府崧臺志堂在宅堂之右前有治舊名平理又曰清心今改名裕民

近民堂

廣州府南海志經畧安撫司近名堂在治事廳後建安志建陽縣官廨廳事之西有近民堂即舊氷壺也臨川志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吉水縣志舊有近民堂於縣廳之西偏先名五柳尚書汪應辰有詩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記焉　大江之西督府外為州者十吉為大吉之為縣者八吉水為大都鄙之衰室廬之夥名數之藉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為御史為六院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夫顧曰毋為吉水吉水不可為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秀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謁吏部得吉水或甚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為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已以佚民癯已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箠令屬年不登惻怛勤分大家悅隨若已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庳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為魚辛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某人顰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杲卿者如徐撇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為詩章以詠歌之既

朞年政洽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記其說予謂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計而不左乎哉今之為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嬴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

安民堂

平陽志　宋黄道記　至和元年夏五月河中史君起城公作安民堂于衙尊宸翰識皇戒也初公拜閤門使一供職凡七年退而歎曰日在上左右誠為優幸而兹髮未衰尚可立事忍自放以取尸素羞邪於是三拜章求為郡不可止遂有河中行他日入辭因自陳曰臣晦自忝親近未嘗試職事蒲津之辱迺是初任臣愚嘗顧世家以忠孝功業為事宗寵渥自先臣繼丧門閥衰落弟兄不能力基搆每歲感慨焉是行也竊不知量冀有所樹立惟陛下教導使臣成就具志則臣無敢忘上聞之悅即告之曰吁晦汝知之否頃自戎叛六師以征日費千金皆辦我陝衆厥瘳厥瘼治今或未闓朕日用哀痛而嘗慮往使者不能體吾懷以安以卿能固請之知有意於民也朕固忍不告乎今夫為守者無他道主於安民而已矣夫安民之術在乎勿擾以遂厥富勿作無益以耗厥殖勿擅威福裒祖田以害厥膏腴勿肆乃欲靡公帑用歛厥怨謗凡此常道人人知之而之行曰寡者殆不能勉耳賴爾力行以寬朕西顧今並賜卿以飛白安民二字欲卿睹之毋忽也公再拜諾于朝曰君父之命敢不以奉行此公下車也遵守典故發明詔條馭吏處民率有常節故和焉而人為嚴焉而人愛且蒲人既擾於兵調也常懼不幸有所乘用初聞公受命咸患之曰貴近之手無省賈者吾等當忝供億何公至歛膳不擇隨地有無筵宴不誇具禮而已凡須用物不求於市曰吾不忍以口腹累吾人也未幾蒲人悅而稱曰父母牧我不過如此耳蒲既治矣人或以廚傳凋索游賞稀闊之事靳公者必笑答之曰吾非不能也吾不為耳蓋厚廚傳豐游賞者在吾黨則樂其為辦者安歟獨不見仰安民二字哉靳者媿之先是府有儲則可用故基構之具不日而成觀其梁棟堅壯牖窓明豁峙之以文籍環之以圖畫塵慮既泯真趣寂然不侈不偷宜牧之居於是公以命通曰我不徒以是張吾寢處也今當勝之為安民堂以日夕思上所教戒之意耳予業在文盍為我書通對之曰上居九重廑周天下生民之病罔不察見凡命將帥必以為屬而仁明之守樂名節虔奉訓誥以生靈為心豈所謂君倡而臣和者歟古者君臣相得之際是為盛事盛事且不能書則安在其學史也邪其年長至日書趙元鎮詩愷悌頌

條坐牖餘自書下考拙催租編民不解歌襦袴鑿井耕田一事無

志民堂

豫章續志堂在漕臺紹興九年運判梁澤民建取志於愛民之義今已廢

新民堂

鄱陽志堂在設廳熊堂之間令史定之創建

寬民堂

延祐新安後續志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分司衙舊為郡之小廳太守避正堂弗居於此治事廳後有堂曰寬民江陰志堂在市舶務中郡侯顏奏院耆仲建中興會要聖訓有曰市舶之利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於民留意於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故以寬民名是堂顏耆仲詩聖訓昭垂未至仁此堂取義立名新通商有道能徠遠計利無心蓋為民寬賦一分皆德意奉行兩字屬微臣年年寶貨千艘集好是熙臺到處春

字民堂

瑞陽志高安縣有堂曰字民

民安堂

輿地紀勝隆興府黄次山廳壁記紹興間徽猷胡公繼趙丞相後陛辭之日上以使民安業為訓至則榜清心省事民安之語於便坐之堂其後堂成榜曰民安

民肥堂

豫章續志分寧縣治有堂曰民肥邑宰蕭從建建安志縣治之後有堂曰民肥知縣魏彥林新作後更名高遠觀其名亦可見其勝云

尊行堂

宋真西山集竊聞之師道立則善人多當慶曆景祐間閩之文風盛矣而研精經術則未也時則端明蔡公為守招延四先生者而啓迪之於是深於經學者彬彬焉出詩書文物軼于中州豈非師道之立故耶今理義之學大明吾黨之士皆知所用力非復昔年之比然致之力行二者並進自昔難之必得鄉之耆艾學問踐履素為月評所推敬者為之表倡庶幾後生有所嚮慕而興起焉采之僉言若雲山鄭先生梅塢林先生信齋楊先生其人也尊行有堂正所以為招延耆德之地而虛席已久非三君子孰宜居之用敢恪循衆論敬有請于執事者然年高德邵非以筋力為禮之時自今以始每月朔旦願屈長者一臨講習發揮聖門大訓俾學校之士皆得聞脩身立己之要相與勉勵為善之人而某亦將帥同儕以聽焉或留止兼旬或少駐信宿一惟尊意所欲而不敢拘儀蒙聽許非特學者之幸亦某之幸也

真像堂

宋張橫渠先生集記　關中為九州奧墟山水之壯西自長河隴坻東屬涇渭八川太白終南負九峻嵯峩表以荊華勢盛氣美至者目悅（一作忱）心甘過之嘆戀其秀豪豐潤蓋必有主奧尤劇悅人心之甚者焉藍屋仙遊山恠石停淵林泉石（一作丘）壑為古偉觀四方來者縱瞳比肩賞歎之不足去

則踟躕顧纍以不得久休自悵豈一（作信）所悅我心之甚者歟然考之山經地圖無美寶嘉縱道爲故事獨玉女祠前有馬融石室傳於舊東偏浮圖有吳生佛畫顯於近年豈名墟勝遊亦將俟昌明而後顯哉秘書監致仕趙公慶曆中以贊善大夫知邑事樂是石泉之富志斷家焉後二十年以光祿少卿就地相視境內得遷遊之東峰夕陽林壑極遠處朝莫攜家人率賓從徒步登覽不知有寒暑之侵高年之勤愛不能已乃築居其上目之曰卧雲堂又欲著儀形以名諸已貽後世以久其傳於是屋卧雲西隙俯瞰川容巋然一軒模賦其象既成飄如僊如（一本略如異如）鶴髮森如充袍穆如望之足以聳民覽（一作異）尊之足以忘軒冕近世王右丞退居輞川白樂天老龍門香山雖素風清韻爲慕卑者之美談大率惑轉化私死生歎異學很妄之言不知安常處順訓忠義願子孫殆爲公愧焉爾熙寧庚戌十月九日乙丑崇文院校書張載子厚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九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五

肅政堂

潮州三陽志廉訪分司肅政堂記　皇元稽古建官分天下爲二十又二道設肅政使者歲巡部境察民俗以樹政綱以糾吏治方岳是寄邦本是圖嶺南古百粵地廣東都會東憲府在焉潮去廣二千里蓋東復至是而止岸海介閩舶通販異及諸蕃國人物輻集而又地平土沃饒魚鹽以故殷給甲鄰郡然貫穰隱蠹農措洞猺寇攘孳蠢獄犴獨滋予持憲節以至正六年歲丙戌之臘至潮適詔天下肆太眚減租征惠安元元於是邊圉告靖吏牘十汰其九而有司繫不原者具獄猶三十又四總之百七十餘人通讞釋其枉若誣者三之一論當者半之決壅錮疏墨雖殘申明要束道以德禮吏民頗重犯法由是而變風幾哉昔人所謂海瀕鄒魯者於予匹帋寸壤全歸版圖者將百年聖天子聲教訖四海而責成憲臣者尤至則凡承是任者靡間邇遐孰敢弗自獻以達無外之德於蒼生哉爰作肅政箴刻于分司之署以諗來者其詞曰

推辟代天立法乂民東決率下職在憲臣準天直指周建漢因舜典昭揭用禮體仁刑臣儆教飛越華墨明目達聽授節方廷水霜昔肅以達陽春政尾情遏恫瘝乃身黷貨賊公懷天怒神正己正人孰敢不循紀綱以振風俗呂淳致告執事敬慎咨諏是月己酉　經筵參贊官朝散大夫僉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事鄱陽周伯琦伯溫甫記并書篆時佐史長沙田仁德濟可姑孰邢思義仁仲偕行越二日丁亥憲府譯掾賀蘭普顏不花從并欽奉聖旨作新風憲來渊宣諭

惠政堂

元一統志在和州子廳之西宋孝宗居青宮時大書此三字賜守臣胡昉

簡政堂

宋黃裳演山集簡政堂在事養源無他心持守得綱領蹇設從胄襟虛靜古意遠平易人情深光景塵不染悉付公餘吟

仁政堂

蘇州府志堂在小廳之東北寶祐六年趙與𥲤撤造適庫始爲之其後李鏞扁今名前守武以十王及明月爲名昏莫傳遠　元張子淵詩題郡尹許具瞻仁政堂詩　郡官宰百里列宿昭穹旻自非操至公誰此常遭逸王臣殊蹇蹇聖語斯諄諄所以冀風化啓沃需臣鄰許侯秉純粹積學夙所珍一命倅州邑載命撫字勤瞻茲庸遺擢居然宰東鄰續歎振庠序治教超等倫一堂雖云舊景象由茲新

草木足生意。鳥雀亦自馴。向非公明懷。動植焉陶鈞。雲霄士民儀。雨澤桑麻穀。終年去炎瘴。百里皆陽春。明專鈞無私。細大同一仁。願持金石心。明當贊經綸。作詩匪誇謝。筆管行鐫砥。

勤政堂

元許有壬詩題黃州爲臨郡勤政堂　牆除卜古有良規。一急因循事便濡。學養飽餘君試看。素絢須是靜閑時。

敏政堂

溫州府志堂即府廳湯守遊書扁左右皆有月考。撫州羅山志宋張孝祥敏政堂記　古者長邑之官曰尹公大夫。民之尊吏。治易爲功。今選人用舉者聽爲令。已吏模。便爲縣。或辭焉不聽。但古權猶輕。人益病其難。又始趨府衙三日。吏挾一紙以示縣。扳帳錢若干。經總制月樁若干。趣如今乃止。既視事。即治米墨。猾猾然較財計。有無不暇及民休戚。若事之當否。萬有一棄意民。首財賦輒不難。呼亦靜矣。崇仁張侯造官之初。余嘗持二說以問侯。曰。東帶臨民。敢不敬厥事。獨催科無策。柰何。侯去而勉於職。決積年滯訟累百。涉筆平恕。多懽服人意。民勸趨之。凡財用巨細界無闕二日。侯以書至曰。撫部五邑。多以蛤健家惡聲。今吾邑民樂輸其上。訟日少。俞洪驚奮。皆可與爲善。邑近舊治旁。一室如道院。願得名與記。爲父老雪恥可乎。余曰。以令人病於邑。而侯乘未久能使民樂輸。省訟而興善。亦可謂敏於政矣。予思子曰。人道敏政。君子齊心服形。近在隱與爾民移化。捷於枹鼓。因記其堂爲敏政堂。俾歸以刻諸石。庶幾來者與侯同志。猶有感於斯云。侯名瀟。字仲清。以通直郎知縣事。廉靖自好。信惠而不煩。孟優於諜邑者也。淳熙七年孟秋月朔記。元同恕榘庵集　枹鼓稀鳴百里閒。強能知畏弱知散。一堂後日人應說。來省從前有此安。

和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興國軍滄浪亭之南。宋王質雪山集張氏和政堂記　聖言該治道也。悉矣。箕子析爲三。正直一也。剛克二也。柔克三也。孔子析爲四。施之以寬一也。施之以猛二也。平之以和三也。和之至四也。三即四。四即三。寬猛者。剛柔之異名也。和者。正直之殊稱也。若之何別之。亦嘗引天下之理而伸之乎。陰陽氣也。晝夜者。陰陽之變也。陰陽交而四時成焉。剛柔形也。水火者。剛柔之變也。土石者。水火之變也。剛柔交而四維成焉。寬猛事也。緩急者。寬猛之變也。堅脆者。緩急之變也。寬猛交而四端成焉。四時全則天和。四維全則地和。四端全則人和。和與同異。不相洞而濟。乃克爲和。古之人誰其得之。仲山甫以之。尹吉甫之誦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不茹夫柔以柔爲剛也。不吐夫剛。以剛爲柔也。聖人曰。寬柔以教。南方之強也。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故君子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仲山甫無偏於南北。而會歸其極。是之謂致中和者耶。近之人誰其得之。西安趙公以之。眉陽蘇公之辭曰。其在台宇。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好問愛人。掩其疵疾。匪一於寬。致猛以濟其寬也。匪一於直。致曲以遂其直也。聖人曰。寬裕溫柔。足有容也。發強剛毅。足有執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趙公入是門哉。發其源乎所潛。發深遠矣。今之人誰其得之。廣漢張公以之。其爲荊也。慈溫薰烝。如趙公行春令之於盎也。峻發嚴厲。如趙公行冬令之於杭也。平舒肅紫。如趙公行夏秋令之於夔也。合而爲此邦。此堂之所由作也。其試雖仰游息於斯堂之上。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觀之。日麗於晝而不能夜。月麗於夜而不能晝。惟人也。晝則目闢。夜則目闔。天之全吾氣之。動物橫而不能縱。植物縱而不能橫。惟人也。立則體縱。臥則體橫。地之全吾氣之。呼吸而爲氣。能陰能陽。屈伸而爲形。能柔能剛。歛散而爲事。能寬能猛。故人之爲天地之靈也。爲天地之靈。而弗能自用之。物所移也。生有強弱。則五行之數移之也。質有溫燥。則五方之氣移之也。識有明晦。趣有正邪。則父祖所淘。師友所漸。風俗所染。又皆得而移之。不動者其我也。安在邪。不遠哉。公定心所照。無方不徹。獨運夫天地之靈。而翕張疾徐皆在我也。人無所致其親。又無所致其疏。人無所施其畏。又何所施其侮。圓旋變化於寬猛剛柔之間。水火醯醢鹽梅備矣。所謂和羹非耶。公名某。字某。其考太師某也。父子所傳。上之孔氏爲宗。下之至於今也。孔氏之大旨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惟其傳之正也。故存心養性而精一執之。中弗離。和弗散。含德厚矣。其不競不迹。不剛不柔。凡形諸外者。充和之餘也。其可書也已。其可書也已。　又許集少陵佳句。題和政堂呈使君。　上帝高居絳節朝。使君意氣凌青霄。君臣既與時際會。一辭明主正辭陶。伯仲之間見伊呂。臨江節士安足數。欲傾東海洗乾坤。世人那得知其故。諸君何以答昇平。濟世宜引賢俊人。鳳臆龍鬐未易識。不與八駿俱先鳴。回鞭却走見天子。光芒六合無泥滓。後漢今周喜再昌。丹青宛轉麒麟裏。天時人事日相催。抑塞磊落之奇才。欃槍熒惑不敢動。五雲多處是三台。春來準擬開懷久。稍待秋風凉冷後。夜騎天駟超天河。南極一星朝北斗。　次通守韻題和政堂　攙天高柳意堂堂。柳外山長水亦長。百尺水臺清徹底。一川雲錦爛生光。暫看鸞玉搖波影。遠駕麒麟入帝鄉。宣曲宜春騎輦路。上林風味薄沙棠。（上林賦。沙棠櫟櫧。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平政堂

宋王質雪山集

平政堂記　上即位之十七年，詔以某人爲興國大守。凡視若故，咸止君勿往，曰：究之習興國者，瀕湖爲郡，其民與龜魚賓爪雜居，水歸則頡筆茶藝。又與狐兎相參也。是歲諸大吏繩是邦以法者若干，諸小民訴是邦以牒者若干，諸吏若胥人若小重若輕論者若干，諸當輸不輸錢若干，粟若干，諸當辨不辨兵若干，甲若干，推此類具言之，又若干，其何以當之？君曰：君命也。將若之何？既至，信然。某人欲引去，某人欲引去，或趣君勿留，曰：興國久不可爲也，而今爲甚。凡倉庾若府庫存者若干，弗存者若干，凡文符可報者若干，不可報者若干，凡城郭若鄉里可督者若干，不可督者若干，他不甚誰何者又若干，其何以承之？君曰：君事也。又將若之何？古之爲吏者，以職守爲業，以官守爲家。漢制，間即所居之官爲姓號，傳子孫，而疾病休謁湯沐，則歸而與其家相見。其勤且專者，雖賜沐亦弗出，猶有純世之遺風焉。古者重於以身臣人，由此之故也。今士大夫之家，固有不幸而當其敗壞者，則亦極力所致而已，未有弃而他之也。使爲吏者舉擇夫便利美好居之，則遠外之人誰與共理者？上不鄙爲弗能，而俾之當此門，持此家。人主以天下爲家者也。衆建官師，分職內外，無非幹蠱之子，承德而用懿。斯爲身也。二爻幹母，三爻幹父，而終爻則父母之蠱皆弗及焉。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季夏園公之倫，非委質事人者也。且我方其未來，則固徐氏之主也。今委此身任此邦，徐氏則傳舍路人，而興國則家也。觀夫徐氏滋輕矣，其敢不力？若履危涉難，與死生相轇轕，在勞心平時且吉壤者不可同年語也。其又將奚辭？有所難於此，則有所難於彼，益重可以爲事君之大義，非耶？已而反側者綏之使安，離散者歛之使集，愁勞者保之使康，迫蹙者弛之使寬，而後廢玩者震之使聳，豪肆者矜之使戢，通滯者整之使齊，彫弊者厲之使精，寬猛相濟，剛柔適時，而興國之政乃平。凡邦國官府之財賦，凡官吏卒伍之稍食，凡祭祀賓客之勞禮，凡都鄙稍甸之政令，無或過，無或不及，而興國之政太平。惟其閱義理明，周世故熟，致此非難也，而不擇劇易，不問嫩惡，以大公至正克其心，汲黯難於淮陽，而君易於興國。視古人有加焉。其堂凡辨地域，凡審面勢，凡賦功緒，凡飭財用，事皆弗著，著其大略而繫之辭，從民志也。辭曰：峩峩其巔，穹翠摩天，君登斯堂，意不在山。皎皎其趾，江湖表裏，君登斯堂，意不在水。安在其心？在帝之民。有露有霜，有秋有春，雖帝克聖，惟民是徇，不剛不柔，大公至正，惟君體之。又率履之，君明臣良，相協濟之。有熙斯辰，有儼斯虹，萬聲一歡，往來憧憧，有晏斯居。晝律夜書，弗猜弗驚，浮龜沉魚，君之歸矣，民之思矣。有茇其淦，無斁遺矣。王十朋梅溪集：愷悌周君子，循良漢守臣。如今坐堂上，端是政平人。

中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龍州倅廳，范蜀公、司馬溫公嘗和龍州簽判趙公衆詩，故司馬溫公像在焉。

均政堂

寧海縣志：堂在廳東，舊名問政。嘉定十年，令陳宗仁重建。

思政堂

通州志：紹興二十六年，郡守吳公巘建，先名新堂。其後王公琰改今名。濡須續志：堂在郡治。咸淳二年，趙使君淮復葺紫芝堂、硃亦軒、諮扁，曰思政堂。豫章續志：堂在漕臺正廳西，史運判徧念改築，存其舊名。蘇州志：堂舊名東齋，紹興三十年，朱翌建。隆興間沈度更名復齋，紹熙三年，沈揆改今名，仍自書扁。新志云：草堂即舊東齋，高宗駐蹕時燕射於此。紹興末，朱翌新此爲天臨堂，未幾去任，故堂不果名，自爲記，文亦弗暇刻。後守乃名復齋。湘潭志：堂在湘潭縣內廳後，曰思政堂，東曰弦歌，西曰錦聰，皆王垍林士裕林得中所建。建康志：堂在通判西廳，乾道六年，番恕建。好谿章綠爲記　天下之理，不有廢，何以興？不有毀，何以成？水之涸也，適爲湍滂澎湃之資也；木之落也，適爲條暢碩茂基也。斯軒之建，其殆是歟？歲在著雍攝提格夏六月，𨑳西倅廳事之旁，忽有回祿之火，郡守臨視，人皆効力，旋即撲滅，而貳車燕處之室已爲煨燼。於是鳩工聚財，戒期以閧新。一毫之用，悉出公帑，不以厲民。工興于中元節，而畢於閱鼓之辰。越翼日，設觴豆，集僚友以落成，僕寔與焉。酒酣，貳車屬僕爲記，且謂斯軒舊名治中，思有以易之。僕固辭弗獲，因念貳車左右郡政，精力于職，今建斯軒，端爲坐卧思索之地，必不專事宴樂也。聞諸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繼自今貳車處於此，或爲南郭之隱几，或爲茅容之危坐，終夜不寐，師仲尼之訓，坐以待旦，以周公爲法，則郡政庶其盡善。古所謂同流王化，不爲虛語矣。請以思政名，庶來者知營建之意云。貳車潘其姓，恕其名，端行其字，九江人也。　星源志：宋袁甫思政堂記　婺源諸縣令吾幾仲，既新縣廨，以餘力葺堂，扁曰思政，而屬余爲記。余聞之良醫，有年少患羸疾，醫視其色曰：此心思也。爾得無嗜書若思乎？曰：然。他醫勸爾省思慮乎？曰：然。曰：爾本以思受病，又戒爾勿思，思其說而不得，是以添一思也。爾第寬綽厥心，勿勞爾神，勿槁爾精，志之所之，勿遏所思，思而不已，一日豁然，心悟理融，與病相忘，則病去矣。年少如吾言，良已。余曰：噫嘻，此政論也，豈但醫哉？今夫俗吏之爲政，逐利祿，希寵榮，撤義理之藩垣，破名論之扃鐍，率意妄行，無庸致思可也。有人焉依違於義利公私之間，兩者交戰，莫之適從，體國

乎則撫字黔愛民乎則催科拙扶持乎則巨室謗安人乎則下民咨守法乎則古誼乖行志乎則律令悖量力乎則機易失勇往乎則多怨忌好謀乎則聽言雜信己乎則下情壅求知乎則道必任自晦乎則上不察凡此者朝夕記慮者足以撓吾虛明之府也知思之爲害而欲以不思處之是又庸醫殺病者以省思慮不惟無益祇以爲贅然則柰何曰吾嘗聞諸古矣思其艱以圖其易難易本一機也思其始以成其終終始本一理也方其未通往來憧憧及其既通四達皇皇仰而思之時行則行思不出位時止則止如是而思思之病其瘳乎且夫喜怒哀樂緣思而起知喜怒哀樂之爲患而禁其勿喜勿怒勿哀勿樂歟而反甚焉者多矣孰若平吾心而勿起意焉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樂而樂蕩蕩平平矣所擬議無適無莫矣所較計終日思未嘗思終日不思未嘗不思斯理也余能形諸言而幾仲固已施諸政矣苟則幾仲之政可得而聞歟曰請問諸邑人嘉定十七年秋日勤時袁甫記

宋眉山唐子西思政堂記　並嘉陵而南至于大江置守者七而閬中最爲名郡後唐長興元年始建保寧節度國家因之爲安德軍其山川形勢郛郭衢路制度宏遠隱然有大國之風綠鹽之利舟楫之便可以通四方商賈宜其民力富饒足以自樂然城中無名園甲舍非富家大姓不用危屋闇闇凋弊彌望蕭然其儉嗇如此豈其風聲氣俗自古然耶抑起於近代而莫推其所自也太守之居蓋前日節度使之所治闤闠至廣而亭榭至少賓客往來無燕勞館犒之地殆不類夫所謂節鎮者上下習熟恬不經意元符元年晉城虞公來守是邦明年始作整暇堂壯大華好爲一郡偉觀而堂之直北舊有思政堂規模劣小不稱其名既爲整暇所形尤覺叢然無復氣槩公顧而嘆曰頭重足弱項背不相副可乎撤而崇之逾年一新然後二堂相望雄傑相應吏民觀之有以知刺史之尊而專城爲可樂也是歲某爲閬中宰屢嘗謁公于堂公道其所以然而求文以爲記某聞古人有言俗奢則示之以儉俗儉則示之以禮今閬人以儉爲俗久矣恐其流而入於固也公既示之以好惡如此庶幾少變而合於禮歟是其不可以不書若夫立名之意則見於前守董公所記彼自有說故不復論次云

宋袁起巖東塘集題所書思政堂記後　後一百二十四年建安袁某來守是邦而堂與記石悉無存者據南豐之文想上君之政慨然太息恨九京之不可作也簡修荒政弗敢從事土木莫還思政舊觀迺即中和堂之東偏飾便坐以存之既揭堂額又爲書記文於屏間庶幾出入觀省無越思焉若夫建堂伐石以復故事則有俟於來者

宋周少隱詩思政堂夜坐風月淒然戲作二首　短燭悲然來排闥訪幽獨裵佪照緗素意若憫無燭清明非世姿可近不可瀆嗟余久留滯（一作暮閒）舊棄不録念此無情交良夜肯虛擲須臾昇樽罏別意頹戚從寒光躍虛空樹杪見孤宿　風從竹陰來意氣已不恬撼撼亂翻葉稍稍自傘藤造次陵主人兹客固沾沾滅燭勤歸寢春言夜將淹主人落寒鄉清時獨幽贊朝食尚不足冬褐何由添相存荷佳賜會當待炎炎

郡陽志通判唐時思政堂詩（并序）竊承知郡下車未幾百廢具舉乃作思政堂於廳事之西鄭子產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之意朝夕於此專精覃思豈特爲燕樂之地而已時故喜其成因賦古詩　郡陽府第之西湖山之東耽耽大廈磨蒼穹賢哉鄭侯爲棟隆朝夕思政於其中取君子之九思以謹行取孝子三思以盡忠又思治道貴清靜又効曹參舍蓋公之子子歸蔡百堵已見豐年詠華黍周公待旦復何爲贊贊宣王之復古

演政堂

（處州志堂即府治正廳行中書省右丞馬悟書扁）

觀政堂

（宣城志淳祐辛丑顏侯頤仲更）造改露香閣爲觀政堂爲南廳郡倅參得爲之記具載本末仍移露香額于虛舟荷之上桐汭志堂在桐川堂之東北舊名瞿櫻淳熙十二年郡守趙彥夫建開禧二年郡守令知振宗院事許極易此名作詩云　野水瀰茫春更多文昌觀政意如何了無慙色清相照試聽當年襦褲歌

宋王質雪山集觀政堂成上黃少譽　胸中道德五千文聊借高堂發妙音背倚飛樓凜古意面臨止水正人心新荷此際數新葉穉柳他年貯綠陰但使厨煙無太遠時來分座伴孤斟　穎川丞相舊能名傳到雲孫尚典刑月在澄潭心共白山圍宴坐眼同青暫離方丈群仙侶獨抱黃庭一卷經十頃玻璃能幾許看公擊水度南溟

周密續澄懷録丙午人日客長沙別駕之觀政堂堂下曲沼沼西負古垣有盧橘幽篁一徑曲窦還而南官梅數十株如椒如菽紅破白露枝影扶疎著屐蒼苔石齒間野興横發坐命駕登定王臺亂湘流入麓山湘雲低昂湘波容與興盡悲來。

安政堂

（邕州志堂在小教場之中）

拙政堂

（宋朱瀨庵集拙政堂詩　驥足望回曳尾龜青山終是費心期陶公）歸去有餘樂潘令閑居不足追自笑十連非所慕本應三徑苦無資明朝謾擁朱輪去猿鶴咨嗟政爾爲

問政堂

（宋楊誠齋）詩爲呈子縣黃宰世高作　黃子儂故人危子儂門生向來同登嗽王亭銀河洗面醉不醒四年二子不見面過眼光陰掣飛電今晨忽得問政碑

黄子作堂扆予詞。扆予筆力乃獨進。黄子佳政不須問。奇言二子各努力。古人也是人作得。

繼政堂

（金華府志堂在雙松）堂東。舊名清風。後有池。為流觴之所。宣和七年。知州吕灝易今名。建炎中廢。

總政堂

（溫州府志堂即路廳。宋設廳基。驛騎）衛上將軍浙東宣慰使兼府尹洪模建。延祐間總管忽辛重修。六年趙總管鳳儀記。刻石于廳壁間。　記曰。總政堂者。府治視事所也。而名以總政者。古治國猶治絲然。棼者整之。散者一之。總之義也。夫彝倫綱紀。禮樂刑章。工作貢賦。詞牒板籍。不可殫舉。何莫非政。必有總之者。國家恢斥區域。溫為浙左上路。領二州二縣。坐總政者。有監有長。有二佐。相繼相續也。相助相規也。古今有異制而無異理也。小大有異守而無異心也。無群角也。無獨斷也。領挈而衆振也。表正而影從也。噫。其總政之義歟。故云猶治絲然。堂始於至元庚辰。距今四十年。而興創顛末無一語以示厥後。予以延祐丁巳冬來守。詢吏民莫知所對。作而曰。是予責也已。予聞自昔臨民之地。非壯麗無以昭等威。非紀述無以垂悠遠。稽於經。春秋一門一臺之微必書。年書時書月。慎其事也。况府治之臨千里。以總庶政。達萬民者乎。是宜書。然而至今始克書者。非予過也已。是予責也已。虞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又曰。政事懋哉懋哉。後之來者。尚鑒茲哉。

聞政堂

宋李松齡集　松齡伏承判府先生惠示珍刻三本。區區感藏之意。無以自見。謹成拙詩各一。因以贊新榜落成之喜。伏幸台覽。　先生欲經綸籌帷贊西方。一朝去幕府委佩朝明光。召見天歎晚。占對何琅琅。小試分頑憂持鹿來邊疆。善政期必聞。明訓思對揚。朝夕懼有闕。蕭然坐斯堂。訟牒亦已空。燕寢凝清香。他年報政歸。從渠愛甘棠。

三政堂

輿地紀勝。堂在利州路總所。參政王之望建。取足食足兵民信之意。

吏隱堂

（方輿勝覽堂在龍州倅廳。輿地紀勝）堂在崖州僉判廳。金王滹南先生集吏隱堂記　門山之公署。舊有三老堂。蓋正寢之西。故廳之東。蓬戶甕牖。而稍庳。今以之館賓者也。予到半年。葺而新之。意所謂三老者。必有主名。然求其圖誌而無得。訪諸父老而不知。客或問焉。毋患其無以對也。既乃易之為吏隱。吏隱之說。始于誰乎。首陽為拙。柱下為工。小山林而大朝市。好奇之士。往往舉為美談。而尸位苟祿者遂因以藉口。蓋古今恬不之怪。嗟乎。出處進退。君子之大致。吏則吏。隱則隱。二者判然。其不可亂。吏而曰隱。此何理也。夫任人之事。則憂人之憂。抱關擊柝之職。必思自效。而求其稱。嵓穴之下。畎畝之中。豎卜釋道。何所不可隱。而顧隱于是乎。此蓋人欺世之言。吾無取焉。然則名堂之意安在。曰。非是之謂。謂其為吏而猶隱耳。孤城斗大。杪乎在窮山之巔。煙火蕭然。強名曰縣。四際荒險。怵目而傷心。過客之所顧瞻而咨嗟。仕子之所鄙薄而棄置。非迫不得已者不至也。始予得之。親友失色。弔而不賀。予固戚然以憂。至則事簡俗淳。使于跡懶。頗有以自慰乎其心。及西陲多警。羽檄交馳。使者旁午于道路。而縣以僻阻獨若不聞者。陋邑疲于奔命。曾不得一日休。而吾常日高而起。申申自如。冠帶鞍馬。數成長物。由是處之益安。惟恐其去也。或時與客幽尋而騁望。蔭長林。藉豐草。酒酣一笑。身世兩忘。不知我之屬乎官也。此其與隱者果何以異。吾聞江西筠州。以民無嚚訟。任其刺史者。號為守道院。夫郡守之尊。而得以道院稱之。則吾堂之榜。雖曰隱焉。其誰曰不可哉。趙衆詩。滿耳江聲滿目山。此身疑不在人寰。民含古意村村靜。吏來刑書日日閑。范景仁詩。花陰拂榻常欹枕。月色侵門不下關。因諷君詩想佳景。夜涼依約夢魂閒。劉舜臣詩。事因地僻方知少。官得公餘始信閑。且喜詩同文史樂。不須身與利名關。司馬溫公詩。四望遠連萬疊山。徼通雲棧落塵寰。誰知吏道自可隱。未必仙家有此閑。酒熟何人能共醉。詩成無事復相關。浮生適意即為樂。安用腰金鼎鼐間。輿地紀勝。昌

化軍吏隱堂在郡治後。栽花蒔竹。疊石為山。有巖壑之趣。李莊簡公詩并（序）潁川陳自厚再領昌化郡符。所居堂陬隘不蠲。一洗而新之。栽花蒔竹。累石為山。粲然有嵓壑之趣。予為名曰吏隱。意欲不妨為吏而有隱遁之風也。并賦長句云。　海邦地僻少迎將。心逸身閑白晝長。勝欲哦詩追沈謝。不求名迹擬龔黄。旋移松石成雲壑。時引笙簫入醉鄉。吏散簾垂公事畢。清風一榻傲羲皇。胡銓詩。次李參政吏隱堂韻。為昌化守陳仲平題　公餘詩老屢携筇。物外高談味自長。省事清心追豹隱。拈花判月傲羲黄。地偏不愧先生里。意野何如處士鄉。却咲商顔園與綺。苦矜巖穴市高皇。

微風梢拂凍。芳萌亦吐林。百鳥感春陽。鈎輈弄其音。振策遵城曲。道遠為煩襟。愛此堂下石。青潤挺琅琳。中坳貯清泉。測之不盈簪。纖鱗候曦戲。寂歷自浮沉。默視澹忘慮。白日為移陰。人生本虛靜。垢濁無自侵。忽為外物牽。至性不可尋。於焉得所監。一洗塵中心。張栻詩。吏隱堂為鄭參議題

平時谷口馳聲名。只今朝市心如水。司馬政成方外趣。官事莫能相料理。公堂卜築在人境。鍾阜昇顏是吾里。瑞林瓊樹風塵外。白雪陽春談笑裏。花間有酒可逃禪。客至忘吾還隱几。便應詔登金馬門。樂此尚徉聊復爾。君王神聖相伊周。虎豹空山不可留。招我白雲二三士。彈冠從出從公

遊。梅聖俞詩　新堂生虛明。未悟追隱吏。無乃隱非時。唯應諠可避。移花莫傷根。種竹不改翠。庭中置素琴。亦見陶潛意。仲并詩　李彥平寄題靜海吏隱堂二詩甚佳。因賦一篇　黃紬被底衙聲罷。永日庭閑訟不譁。案上琴書延好客。江頭風月雜漁家。尚看葉令餘波在。正索騷人秀句誇。問道芙蕖紅萬朵。還知不減浣溪花。（少陵詩云。浣花溪裏花應笑。肯信吾兼吏隱名）趙元鎮詩　玉壘逍遙岸幘中。鶯釵寶瑟奉清樽。寄聲與問篤行舊。何似栖栖金馬門。李純甫詩　吏隱先尋一着高。畫輪酒聖與詩豪。君方無事同羣首。我縱有官如馬曹。把似啜茶看孟子。何如痛飲讀離騷。胷中磊落澆三桃。倩得麻姑痒處搔。

清隱堂

宋蘇東坡集銘　巳去清隱。而老棠慶。棠慶亦非。何者爲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既非彼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既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常（一作處）不然。董穎詩　寄題揚德辰清隱堂借王游老人韻。揚郎丘壑向。草堂脩竹林。去郭十里近。而無車馬音。鶴怨不應闕。鷗盟政爾尋。九畹蘭荃富。三徑蓬蒿深。窓間蕉尾曲。聊答清風吟。英英彼白雲。出岫得無心。淵明既容膝。鄒復歷嵠嶔。狂夫十年狂。客鬢吳霜侵。因君發深省。杖藜合從今。寄傲有餘地。不妨成盍簪。屢歎仁詩　一間茅屋寬容膝。半畝蔬圃判供廚。靜把舊書重熟勸。旋沽美酒養踈愚。（本縱教窮思每鄉論）

大隱堂

宋劉須溪集　大隱堂記

人隱天。天隱道。天於人如魚水。人日處其中而不自知。或曰人處天中則闊之矣。天何處。曰天亦處人中耳。莫大於天。而莫知此大之所隱。止在目前。是爲道。道故隱。凡大隱做此。鐵柱黃石屋隱鐵柱。堂名大隱。石屋自朝至暮。引接士大夫不倦。人物之至其室也。如肆與市俱興。入夜而後息。見者皆以其擾擾若此。豈隱者乎。余謂此其所以爲石屋也。今閭百里數百里間。有木食澗飲如猿鹿者。則跂跂然而喜。或徒步往從之。亦必無不得者。今吾日與之處。豈惟彼忘我。我亦忘吾。而孰何者遠矣。謂大隱必於朝市。亦非也。吾生於是。長於是耳。豈必變氏名哉。或曰彼庸也。或曰吾東家也。而索我於方之外者。亦有所不足索矣。雖然。爲石屋易。欲不爲石屋難。勞其身以爲人。而人安之。故曰爲石屋易。一日關門靜坐。而人有窺之者矣。故不爲石屋難。昔魏鄭公。李鄴侯輩。昔逃儒而入於老。故混。若以老爲老。已不得謂之隱矣。介子曰。身將隱焉用文。今名室曰隱。已不得謂之隱矣。惟不爲木鶴。不爲鷗客。不爲金門侍詔。不爲五將軍佩印。斯堂斯日。必無是事。而是事亦必不以及我。即所謂大隱者。如是而隱矣。凡市門隱非庸人。非方外。故能識某屠某傭。甚至知其國兵符所在。與美人意中事。如指師材不辨狡獪。此事亦姑置。獨有一事爲大隱過計。過祈孔賓呼勿去。秒道士來勿先回。道人共住勿惓。蘇過詩　大隱堂爲范氏西田題　范侯作園湖之隅。繚以脩竹千芙蕖。鴨陂下浸波浪闊。巽山西指峰巒孤。有堂翼然照通衢。路人尚憶華嚴居。華嚴初來理荒廢。布衣小艇披菰蒲。蛙鳴不知官與私。莫來亂我夜讀書。人懷忠宣及其子。遺愛何止屋上烏。小范更無膏粱氣。閉門一味知蠹魚。肯爲山林獨往計。且隱市朝行坦途。嗟我與君涉世踈。短綆汲深甯自愚。行歌道上慙妻孥。坐令家無甔石儲。欲將大隱歎誰歟。人不吾以曷早圖。未須直學西山夫。槁項終爲山澤臞。宣奉志。侯綏大隱堂詩　千峯美景真堪戀。一點靈源我自閑。居士不緣能解此。豈知深隱在松間。陳大任大隱堂詩　池面嫩荷初泛水。欄邊新筍欲齊簷。先生畫日論文飲。不覺斜陽已上簾。

台隱堂

輿地紀勝　堂舊在惠州府淨名寺。今州學地也。蘇黃門往來其間。比其北還。郡人思之。名其堂曰台隱。

小隱堂

蘇州府志　堂在城北。蘇人多游飲於此。蔣希魯有過葉道卿侍讀小園詩云　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篠媚滄浪。卞山居士無歸意。却借吳儂作醉鄉。宋劉行簡詩　爲徐次游通判題　遁藏得到中興日。觴詠仍陪小隱仙。曲徑畫欄春幾許。竹花人月四嬋娟。一時樂聽君參术。何事全家傍翠微。勿謂小山招不出。太平須要隱人歸。

廛隱堂

蒙隱集　廛隱堂爲楊元會賦　大隱何曾去市廛。人間真有遁神仙。身閑已覺塵難染。心遠由來地自偏。何事遊方期汗漫。不妨皓月問嬋娟。胷中丘壑可窺處。墨戲縱橫出渭川。

商隱堂

宋史秦檜傳　鄭瑋告其鄉人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以亭號潛光。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故檜尤惡之。

樗隱堂

宋蘇過詩　果爲才名困廣文。天涯從仕老仍貧。一廛未有歸耕處。五斗聊爲束帶人。衆棄已甘棲廣莫。見容那復慕輪囷。幅中他日斷茅去。執袴儒冠總誤身。

農隱堂

蘇州府志　堂龔昱立道所居。馬少尹敦孫有詩曰。往聞大龔公。魚艾照靈壽。當時從肩輿。門生兒子後。詩書閑似績。文采補耆舊。歎椽上茅茨。基結稱廣陋。壁間落實蔓。半是經濟手。生今農隱堂。贏贏黃姑歎。我來雖未識。名下已奔奏。功名何足云。短插支宇宙。所憂飯吾牛。翁悲毛角瘦。米奴撞中洲。竹君食千畝。連車載長腰。横網遍巨口。人生亦何須。不若巴清婦。時來食方

丈時去鮭三九。常恐少微芒。深夜切奎斗。起家公不難。周漢須佐佑。敢請益治田。種秫多釀酒。歲晚滄州期。許結羊仲交。

書隱堂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書隱堂記 莆陽林泉生清源。既登至順庚午進士第。即介前進士昭武黄清老子肅。来求文以記其家所謂書隱堂者。曰其父録判君將致事而佚老於此云。始予待罪殿廬。得讀泉生所進卷。而次第之以聞。故雖老病。誠願與賢俊爲文字之驩。顧未有說以復於二子。是以丈久未克就。閏七月得官且歸。求之益力。予其能已於言乎。君子生乎世也。不出則處。不隱則顯。行斯二者則有其道矣。時隱則隱。時顯則顯。名以著之。當隱則隱。當顯則顯。義以裁之。固不早隱而尚顯。亦豈以隱爲高而顯爲非哉。今林氏父子。老者既仕而歸。壯者方出而仕。何猶自托於隱之云乎。昔之記宮室者。不有基構工事之勞。則必有制作表異之故。今斯堂也。尊者治賓祭之禮。幼者脩奉養之職。皆人道之常也。常則何以言之哉。雖然。隱以書言。則或得以爲之說矣。蓋隱有潛心之義焉。匪直藏其身之謂也。世有淺之爲士者。托文辭以自售。其於聖賢語言之微。心學之懿。其得之或寡矣。況乎持不足之資。既出而仕。則雕肝以合世好。龍斷以足己欲。豈復有一息之暇。回顧其所得之自乎。而林氏父子。仕而不忘隱。吏而不忘書。父兄子弟之間所以相激勵儆誡者。豈常人之見也哉。予於是知林氏之賢。而因以知閩士之多賢也。予嘗懷思龜山楊夫子。親承伊洛之傳。至於延平。德業盛大。上配作者。即其地里之近。風化之深。天下其孰能先之。海嶠寂寞之濱。豈無遯世長往之士。聞予言而一慨者乎。清源苟知其人。尚以告予。予將順下風而求見焉。是爲記

漁隱堂 宋陸放翁詩漁隱堂獨坐至夕 斜倚筇枝岸幘巾。閉門久已謝知聞。中庭日正花無影。曲沼風生水有紋。三尺桐孫多靜寄。一樽玉瀣足幽欣。世間萬事都忘盡。惟向閑中屢策勳。

竹隱堂 宋陸放翁詩竹隱堂爲韓運盬題 鄞下王孫今勝流。相逢三伏凛生秋。未嘗一日可無竹。似是前身王子猷。 婆娑車馬日駸駸。誰解從君一散襟。待我清秋有閑日。抱琴來寫萬龍吟。 靜處知君解策勳。爐香裊裊起微雲。岸巾不注尋青士。欹枕還應對墨君。

酒隱堂 劉景文詩醉鄉王績比華胥。酒隱堂名意豈殊。五斗樂真何所累。一樽隨分亦其徒。高才未愧人知少。老句曾容客和無。塵事萬端君莫問。到頭酩酊勝區區。

豹隱堂 劉攽詩話 趙少師初在建水守館。不數年復以學士知建水。繼來者名其堂豹隱。曼卿有詩曰。

熊非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夫不還。年少客游今郡守。蔚然疑在立談間。後莫偕者。 宋景文公集題建水軍豹隱堂（幷序） 今趙集賢槩。未發之日。嘗處于此。及登科。始以今名榜其堂。不五年集賢出守軍政。 當年齋榻豫章才。自領駿驛五馬回。庭下書筠多舊刻。檐間賀燕是重來。吟池墨久將成沼。坐石星殘欲偏苔。郡閣從今傳盛事。更留寒霧記嵓隈。宋元憲公集昔日蒸青地。今茲坐嘯居。人驚分虎出。庭記墮鱣餘。蕭墨齋猶寶。壯環室舊虛。嘉名傳郡志。寧滅武侯廬。 梅聖俞詩題姑蘇豹隱堂 青山崔嵬藏古基。文豹不見空斷碑。華堂重構猶隱霧。地令易主還好奇。欲邀明月一夫飲。螮蝀將梅出海遲。谿邊少年意氣在。來往只借白鹿騎。自稱山人具肴酒。酒酣請我留此辭。誦仙噴近何可問。當日無訣亦所疑。

霧隱堂 元一統志堂在富順州中巖。初趙丞相沂國公雄。謂中巖大士嘗以夢告。明年舉于鄉。公爲文以記之。有雲霄横翔之語。後人爲建斯堂因兵燹。

谷隱堂 上饒志 故尚書郎東萊吕丞問季升所居也。丞問在中原時。其居名谷隱。後以榜自隨。及居玉山縣之西。亦以是名其堂。其猶子居仁舍人嘗爲賦詩云。汝州城南二十里。栖畝山前足山水。老人中開谷隱堂。草屋疎簷對山起。南横秀嶺右官道。想像此堂容此老。堂前茂林浮春煙。堂後池塘多白蓮。前池紅蓮開更早。正與茂林相對好。開軒看蓮看不足。遠望少室如碧玉。碧玉如屏映此堂。老人與世已相忘。胡馬揚塵不容駐。萬里奔波失歸路。客舟不願生事窘。所至有堂名谷隱。大榜仄飛小榜存。至今長在對衙門。澗上丈人骨已冷。（注云陳恬。字叔易。號澗上丈人。谷隱大榜小榜。皆陳所書。） 中原舊事空銷魂。老人本是山中客。四海爲家無住宅。家人清坐已忘貧。何曾更問堂寬窄。 宋李處權詩題吕季升谷隱堂兼寄居仁 華野隱於耕。傅岩隱於築。叔夜隱於鍛。君平隱於卜。四子隱不同。抗志俱超俗。夫君無所事。掃迹隱於谷。優游以卒歲。燕居常慎獨。方寸湛若水。顏狀溫比玉。白璧無瑕玷。幽蘭自芬馥。插架萬籤書。擁簷千挺竹。時乘夕月過。自伴微雲宿。蕭然伏臘餘。尚不愧此屋。豈曰不願仕。可以速則速。富貴草頭露。榮華風中燭。止止理固明。知止乃不辱。小人無藉在。放浪謝羈束。衰年迫飢凍。強顏隱於祿。晚食且徐行。[illegible]量初易足。婆娑一丘壑。雅趣在松菊。平生喜文字。終恨窘邊幅。頗聞多種秫。迎寒釀已熟。更約阮仲容。清談夜更僕。

招隱堂 蘇州府志 堂在畫錦坊。郡人胡元質給事所居溪堂也。後有荷堂曰雲錦。竹堂曰碧琳。東又有榭曰秀埜。水濱對立三石甚奇

傭乃鎮蜀時所構者。當時珍之。輿地紀勝堂在琅邪寺後殿南。唐標撰二上人命名宋錢塘韋驤集小蹊廻石角。締構倚山腰。一片幽栖地。誰令便可招。許景衡詩僧家樂幽獨。世路自塵埃。丈室何人到。柴門盡日開。石泓泉滴瀝。竹徑月徘徊。多謝相招意。江湖歸去來。永陽志蒲執中招隱堂詩青林蔽蒼崖。白雲無遠近。若有真隱人。何須侍招隱。

懷隱堂

周邦彥詩昔賢抱奇識。閱世猶鼠肝。深縶長軒冕。自謂山林寬。至今仰高躅。凜若氷雪寒。我侯生少孤。久著鵔鸃冠。辛勤取微祿。憂費黃金丸。歸來長太息。依舊一瓢簞。偶逢隱者谷。愛此高巑岏。結廬面絕壁。所幸一枝安。侯今未全老。每據伏波鞍。局不持長纓。取虜報縣官。功名事不磨。未可樂丘蟠。嗟我如鶺鴒。盡室寄華舊。謀居轉幽遠。欲把嚴陵竿。歸之環堵室。始覺生理難。因侯有華構。獨起百憂端。

遯隱堂

宋梅聖俞詩大梁東馬地。塵土飛百尺。賢愚走其間。朝暮不見迹。北望天波門。垣垣宗室宅。宗室令王孫。愛書輕玉帛。華宇何深沈。但聞列圖籍。出房有窈窕。空自事習頽。體胖生粹和。安在廣當石。古來爲善樂豈以狀鍾適。

相隱堂

黃州府志在黃州府黃陂縣治司理廳。麗莊敏公籍爲鄂司理。邦人建名曰相隱堂。其堂宋端平兵

廢不存。

粹隱堂

宋蘇子美集粹隱堂記　天之生萬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弃。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瀆之廣。山壑之邃。不能以自藏。彼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秘怪異類。泮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盖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峭之士。一不與世合。則颯然遠舉。遁名匿迹。唯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圖。往來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知其聱牙不能乎。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遊從。有不樂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于時。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攘攘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清無纖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沒沒以說其身。鳥乎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梅聖俞詩粹隱堂爲儼上人題　十年不出戶。世事皆刻鋤。時無車馬遊。焚香坐讀書。有堂曰粹隱。惟見安且舒。心遠迹非遠。歲月速輪輿。寓目暫爲賓。遇者即爲廬。若聞是室終日於此居。欲問昨日事。已覺今日跌。明朝却視今。復與前何如。聊悟此中幾。猶觀濠上魚。

思隱堂

太和縣志主簿廳在縣治之西。紹興二十三年。主簿周世濟乃即故基剏立。有思隱堂在廳後。乃趙蕃置。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有詩曰。西昌主簿如禪僧。日餐秋菊嚼春冰。西昌官舍如佛屋。一物也無唯有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晨炊。犬兒叫怒小兒啼。乃翁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蒼玉搖綠雲。月梢風葉最關身。勤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志隱堂

嘉禾志　堂在舊府判西廳。今爲織造局。宜春志　堂在公清之左

自隱堂

元一統志　堂在漳州名第山。唐周匡物有詩曰。意外卷簾使碧落。檻前叩竹響青冥。黃昏不欲留人宿。雲起風生龍虎腥。

通隱堂

宋王十朋詩次韻何憲題曾池州通隱堂　朝市隱誠好山林。通更嘉。出非專爲米。去亦不期瓜。下惠何妨介。東方未用夸。（東方朔朝隱者也。退之作東方朔遺事詩。訣思吏於夸。）池州知此道。無媿仲連家。

半隱堂

宋劉跂詩題半隱堂　一堂圖籍自陶冶。三逕蕭蘭俱歲華。定非平恩許侯宅。會是仲長公理家。端居雅不煩屏當。佳設頗嘗成咄嗟。唯我身閑數來往。徽絃一泛即生涯。

緜隱堂

宋楊誠齋詩試問隱緜上。何如隱東山。出處兩無關。世間出世間。

希隱堂

宋梅聖俞詩寄題張令陽翟希隱堂　每讀陶潛詩。令人忘世慮。潛本太尉孫。心遠跡亦去。不希五斗粟。自種五株樹。曠然箕山情。復起濠上趣。今時有若此。我豈不懷慕。

子隱堂

宋陳舜俞詩子隱堂爲蕭寺題　東城蕭寺荒煙內。底事旌旗與客來。六代豪華歸茂草。少年風節有高臺。門前好鳥鳴佳木。徑裏閑僧掃綠苔。強爲登臨一懷古。懦夫蕪句兩非才。

安隱堂

宋梅聖俞詩巢禽挂靜林。潛魚戀深壑。豈不能自安。翔泳得其樂。達士遠紛華。於茲守沖寞。堂前鳴松風。堂後韻花藥。好鳥時一呼。澄明望寥廓。詩興猶不忘。禪心詎云著。所以得自然。事爲萬緣縛。未能與之游。懷慕徒有作。

桂隱堂

元劉將孫養吾集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得月者。有歎寒而願以爲薪者。猶未爲場屋牽帥也。自燕山一語。特借以諭五子。而桂司斯文之造化者三百

餘年廣寒之幻游。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答特好。欵與昔之柔
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隱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
離合行乎其間。豈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殷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
杜陵寒。寒為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恍然相於如世外。而後來清事。非梅不
談。苟欲與清流。無不強附於梅。若富貴者望塵而猶若泥。吾常為梅而歎。
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得以遂其隱者亦一世矣。吾
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叢以隱之事為桂也。張之。巢由避
而水不足以飲牛。四皓出而山不免為捷徑。龔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
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不
得固蒂而深根。而茲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
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表。不與時葩奇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本有
非百年之德數世之澤。其為喬木也。足以閱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話。
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市。若此者又不待朝
市而為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為聖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名為期。今而談
隱之有餘味。桂乎桂乎。豈不以予為知己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聖
則又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未有涯也。聖則隱矣。其不以此為王氏槐耶。
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耳。使謝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國朝危太朴
詩為予越徐氏桂隱堂題　萬解山前石徑遙。草堂深窈遠塵囂。誅茅愛
羽成真隱。蒙桂何人賦反招。雨過雲連茅樹暗。秋清風引異
香飄。遁從更約浮休子。（謂石菜為伯述）采得幽花浸滿瓢。

橘隱堂

耶律鑄詩橘隱堂為五湖別墅題　攜弟有客招醉隱。榆
尤難辨買山錢。五湖煙景扁舟外。休更區區問計然。

儒隱堂

延平志府學教授廳後。有堂
曰儒隱。取書堂隱相儒之意。

禪隱堂

元耶律楚材詩禪隱堂
為蘇州僧帝元題。堂在
蘇州城中　進錫遍他方。歸休靜默堂。孤吟將有得。諸念若為
忘。對竹滅塵翠。煑茶生野香。雲山莫騰請。心地本清涼。

耕隱堂

元王惲詩耕隱堂為杜君美題　厭喧趾向市朝居。歸隱南城舊草
廬。黃葉落時農事隙。青燈明處夜窗虛。鶉懸草地變雲賦。時腹有殘
種樹書。翠竹白沙村路
晚。月明載駐故人車。

惻隱堂

元梁陰書詩　天地一生理。人心天
地心。善端隨念起。陰德及人深。紅
杏花千樹。青囊藥為金顆
將醫國手。為我療窮吟。

隱求堂

宋袁絜齋集隱求堂記　君子
貴隱乎。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

吾弗為之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古人之所不與也。烏乎貴。君子不貴隱
乎。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古人之所深取也。烏乎
不貴。然則奈何。曰。天之生斯人也。必有出羣拔萃之士。為之標準。扶持綱
常。雖久不廢。則人道立矣。當隱而隱。義也。素隱亂倫。非義也。協於義。無愧
於心。潛養之久。輝光之著。得於覩炙者有所則象。得於傳聞者亦莫不興
起。是我以一身為天下後世之標準也。其志顧不大哉。夫子曰。隱居以求
其志。求此志也。而又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
謂歟。嗚呼。若夷齊之隱。真所謂求其志者矣。不食周粟。采薇首陽。知有大
義而不知有吾身。昭昭乎日月之常明。浩浩乎河海之不竭。貪夫廉。懦夫
立。而亂臣賊子不接迹於後世。繫誰之功。夷齊為之也。在春秋時。長沮桀
溺接輿晨門荷蓧之流。亦云高矣。而感人動物。蔑乎無聞。不足以入於夷
齊之域。夫子喟然興嘆曰。未見其人。或者傷今而思古歟。吾家之關西墊
所以佚老也。吾衰且病。不復萌仕進意。思得幽閒清曠之處。倘佯其間。欲
為而未果。甫遂承吾意而創為之。密邇吾廬。買地數畝。稍植花竹以娛老
懷。北為荷池。池上為屋數楹。頗有佳趣。余於是乎以隱求名之。無官守言
責。而此身得以自由。不治生營利。而此心得以自逸。泉石煙霞。可嘉可玩。
殆有甚於圭組軒裳之可樂。而益得求吾之所志。庶其可乎。雖然。老病而
歸休。以是自命可也。繼吾之後者。齒髮未衰。筋力猶壯。固宜捐軀以狥國。
排難以救時。又何隱之云乎。曰。吾觀古人所以博大其器業者。未嘗汲汲
於干進也。藏而不露。潛珍以自怡。待已愈重。則求合愈難。人君致敬盡
禮。覬其肯就。不得已而起。濟世功名。胷中之緒餘爾。時不我與。道不我屈。
固窮獨善。為世標準。豈非夷齊之所志歟。耋老之年。此道此心也。盛壯之
時。亦此道此心也。顧所當然。無有差別。是故四十始仕。道合則從。不可則
去。明著于禮經。方當發軔之初。去就固已輕矣。道大闡於是乎在。今吾
隱求之名。益所以養其廉靖之節。而窒其貪進之心也。吾以是教諸子。諸
子復以是教吾孫。源源相續。無有窮已。此所謂世家也。嗚呼可不勉哉。武
夷集隱求堂詩　展窓林影開。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
長。楊誠齋詩夢裏長途盡。愁中亦見顛。癡兒入吾室。真作采薇看。

梅隱堂

臨川志宋何異梅隱堂記。崇仁尉廳事之西。舊有亭曰梅隱。秘
書郎夏昊斷碑可考。後更亭為堂。紹興丙子。林黃中栗作尉。余
以邑子。嘗蒙置酒登堂賦詩。歲久堂宇摧圮。慶元初楊尉手就其址結茅
為亭。四圍植梅。借寓兩意。似亦可喜。而厭隘且湫。不堪領客。又久之。風雨

掃蹤步違寢庭。無庭容身。來者寄寓東偏。有同過客。夫尉之職。於民最親。昔人猶棒示威。觀聽亦當嚴肅。堂上不葺。則部草不勝驕耘。令陛伏苟且如是。臨事亦有愧矣。三衢舒君若拙。到官之一年。課之邑長。訪之寓公。得已成之材。鳩工省費。建爲正堂三間。與廳事相直。東西兩挾。環以兩廂。大累如私室之繽客。中一間則雅飾寬潔。畬令君方爲扁梅隱堂三字。還復其舊。既可以從容受用。又可以簡便留客。餘力所及。葺理中外之門。增新閱武之場。皆極整辦。君方壯年。小試才具。每有能稱。况他日設施又有大於此者乎。君以已巳之夏視事。庚午之夏兩月。辛未之夏兩月。先後所建如前。壬申之夏將去矣。余所賦梅隱之詩。君乃能刻寘壁間。末章得時得志。治國治民。林黃中無愧於斯言。酌水獻花。揚觶再舉。故爲記廢興之歲月而加勉於重建斯堂者也。嘉定壬申四月中澣記。

中隱堂

吳郡志。堂在大酒巷。郡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間。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遊從。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掛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宜春志張孝祥詩　吾家中隱君。才比萬斛泉。短小精悍姿。一朝當雄邊。去年郴州賊。睥睨衡嶽巔。君從襄陽來。狐兔作弋鋋。談笑百雉安。淨洗湖嶺烟。謂當酬王勲。金印如斗懸。言歸遂如許。此意誰爲宣。小隱即居山。大隱即居㕓。夫君處其中。政爾當留連。歲晚有詔書。喚君還朝天。欲爲中隱游。更著三十年。鮑同詩　當年嵇有兒袁意。歲晚塵埃尚困予。聞說龍江真可隱。欲將餘日寄懷居。　問舍知君困欲還。才高那得卧南山。由來井井人爭汲。却恐心閑身未閑。梅聖俞詩　中隱堂爲張侍郎題　嗟昔人歸老。於茲望白雲。門高知後慶。賓至誦先芬。草樹中園秀。衣冠舊里聞。寧同江令宅。寂寞向淮濆。蘇東坡集（并序）　岐山宰王君紳。其祖故蜀人也。避亂來長安。而遂家焉。其居第園圃有名。長安城中號中隱堂者是也。予之長安。王君以書戒其子弟。邀予遊。且乞詩甚勤。因爲作此五篇。（有老曰。前地理志。京兆尹縣十二。其一曰長安。高帝五年置。惠帝初城六年成。）　去蜀初逃難。遊秦遂不歸。園荒喬木老。堂在昔人非。（于曰。丁令威云。城郭雖故人民非。古詩云。山川良是昔人非。）鑿石清泉激。開門野鶴飛。（王曰。杜野鶴清晨飛。）退居吾久念。長恐此心違。（次曰。此篇以言王君之祖自蜀而來長安也。杜詩翻用寸心違。）　徑轉如脩蟒。拔奇似伏鼇。樹從何代有。人與此堂高。好古嗟生晚。（續曰。退之石鼓詩。嗟余好古生苦晚。）偷閑厭久勞。王孫早歸隱。塵土汙君袍。（次曰。此篇以招王君之歸也。劉安招隱士云。王孫遊兮不歸。又陸機詩。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師曰。杜詩早歸來。塵土汙衣服易脎。曼卿曰。晉王導嘗遇西風起。舉扇自蔽曰。元規塵汙人。退之詩。可笑塵沉汙。樂天詩。青袍塵土涴。）　二月驚梅晚。幽香此地無。（先卿曰。二月釵雲萬朵也。美長安梅花最少。而開又晚。故有是句。韓退之詩。二月初驚見草芽。蓋梅續精晚。故元開者皆晚。不獨梅耳。杜詩。丹橘黃柑此地無。）依依慈遠客。皎皎似吳姝。不恨故園隔。空嗟芳歲徂。春深桃杏亂。笑汝益羈孤。（次曰。此篇專詠梅花也。蓋寸女者梅花也。杜甫於大明花云。涼風蕭蕭吹汝急。先卿曰。此花照也。此地絕少。而又開晚。室前乃有一株。正當桃杏亂蹚。則梅之羈孤可知矣。蓋以桃杏喻小人。梅喻君子。顏延之見其孑立之謂曰。吾爲之。母令吹汝燭。射虎是賊云。羈孤近進。羈孤者清紫肤介不群之貌。）　翠石如鸚鵡。何年別海壖。（次曰。此篇專詠石也。杜詩。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曠石宛切。注云。江河邊地也。）貢隨南使遠。載壓渭舟偏。已伴喬松老。那知故國遷。（次曰。意者此石乃漢宮殿苑中物。所以云耳也。）金人解辭漢。汝獨不潸然。（續曰。李賀有金銅仙人辭漢歌。其序云。魏官既拆盤。仙人臨載。乃潸然泣下。孟漢武鑄金銅仙人捧盤承露。記明八年。取歸洛也。）　都城更幾姓。（次曰。西都雖曰三成帝數。注曰。周秦漢也。周之姓姬。秦之姓嬴。前漢都之姓劉。前秦據之姓苻。後秦又據之姓姚。唐都之姓李。是爲更幾姓矣。）到處有殘碑。古隸埋蝌蚪。崩崖露伏龜。（孫氏曰。見兵公竦古文四聲韻。序曰。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形多頭麤尾細。腹狀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也。次公曰。此篇專賦碑也。科斗古篆字之一種。是之有科斗書記。伏龜所以載碑也。克卿曰。隋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安排壯亭榭。收拾費金貲。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續曰。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蝌蚪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猨猱悲。）蘇潁濱集次子瞻韻爲長安王氏題　秦中勝三蜀。故國不須歸。甲第春風滿。巴山畫夢非。竹深啼鳥亂。花落晚蜂飛。我欲西還去。敲門慎勿違。　唐朝卿相宅。此外更應無。請看庭前樹。曾攀屋裏姝。流傳漸失實。遺老不禁徂。試問歸登物。林間翠石孤。（武云此即歸登也。）　愛君高堂上。有似蜀江壖。墻外終南近。簷西太白偏。晚梅猶自媚。老竹暗相遷。未到巴閬說。吾廬安得然。　官去空留鶴。山浮不見鼇。竹林迎日靜。槐木擁亭高。鳥喚知人至。蟬鳴覺口勞。誰能飲堂上。解帶不穿袍。　君有原上墓。嶮盡但餘碑。誰見生前貴。塵生帶下龜。高堂幸有

酒一飲豈論貲。勉強行樂耳。古人良可悲。李忠定公集不在山林不市朝。且將圖史當漁樵。桂花想見秋來盛。香滿西風取次飄。　同翁士特小飲中隱堂　三伏炎蒸晝瞬迴。蓬門聊復爲君開。松篁蔭翳醉中涼。杖屨逍遥池上臺。小雨下隨雲影散。好風還逐月光來。虛堂夜久群囂息。挑筆相從亦快哉。　士特見和復次前韻　丘園命駕未應迴。三徑還同蔣詡開。盤谷詎能容蕙帳。鈞天無復夢瑶臺。稚年尚憶嬉遊處。老境相從歸去來。幸有西山供醉眼。不妨吟望思悠哉。晁無咎詩大隱在廛市。小隱在山林。我今所卜居。不淺亦不深。出門見行人。閉戶聞幽禽。蘭皋繫國香。菊坡布地金。檐鳩弄清影。竹村結濃陰。耕雲睨極潤。釣月夜鈎沉。南溪龜魚狎。北嶺松桂森。東園草茵展。西圃苔蘚侵。垂楊拂綠徑。老木蔽高岑。危亭壓翠阜。小橋跨清潯。對梁葉燕語。隔葉黃鸝音。新堂敞軒檻。邃閣藏書琴。圍樂聚少長。宴坐談古今。春氣着花卉。夏風清衣襟。冬雪圍紅爐。秋月鳴寒砧。四時各異趣。百指俱同心。巾車驅犢行。酒尊呼童斟。吉歌坐中堂。細履成幽尋。意倦或隱几。身閑常擁衾。採蓮登芳舟。折花插華簪。但覺心休休。不知老駸駸。幸茲筋力壯。逐日圖登臨。趁扑詩動述。無凝靜性通。小松疎竹一堂風。憑山倚市何須問。不隱形骸只隱中。　植杖焚香貝葉經。主人無事掩松扃。兀然隱几秋霄靜。雲在諸峯月在庭。元劉東忠詩中隱堂爲實轉運題　萬事非中理莫安。在中能隱見真閑。煙霞誰道市朝外。海嶽自居天地間。玉鏡照人風定水。翠環侍坐雨晴山。一堂表裏皆通貫。四面交游任往還。　宦業馨馨播國朝。老來日月合逍遥。勞心致免營三窟。醉眼冥鴻上九霄。城郭錦堂空壯麗。山林茅屋太蕭條。惟公卜築爲中隱。萬象迴旋認斗杓。元遺山詩智水仁山德有隣。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閑居賦。田父爭持社甕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真見老成人。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裹晝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　十八陽

堂（堂名二十六）

盡心堂

松江志堂在郡治西偏。宋政和間姚舜明爲邑。撫民盡敬。以元豐元符斷獄制書揭之獄。乾道八年。令陳月山始移置堂之中。榜曰盡心。取夫子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之意。後葉如莫跋曰琴堂。今在郡治。江州志彭澤縣獄有盡心堂。在無倦右。元一統志堂一在河南府登封縣治。縣令管景文建。李廌方叔爲之記。一在嘉定府龍游縣提刑司。王休特憲節日。以一路瀼堰源泒鍾泄及西南夷邊寨堡障道里斥堠。繪之壁間。輿地紀勝堂一在遂寧府潛臺。一在隆興府司理廳。汪藻爲之記。今堂廢碑存。咸淳毘陵志堂在晉陵縣治廳後西偏。朱晦庵大全集盡心堂記。予友范伯崇。始仕爲廬陵屬邑主簿。不小其官。遇事亡所苟。遂以幹敏聞。州籍其才。奏取以代錄事之病不能事者。廬陵民素囂訟。治獄者常患不能得其情。伯崇既盡心焉而又廉勤以㨗于下。懇惻以伸於上。於是小冤必白。而姦民無所幸免。一郡稱之。官以無事。則以暇日葺其聽事之堂。而取君子盡心之云者榜之。又大書噬嗑之卦於屏上。且闢其後爲方丈之室。以會友講學焉。一日書來曰。願有以記此堂。而名其室以幸教我。且使來者與有聞焉。予惟王制之篇雖傳以爲漢博士官所出。然其所謂刑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語約而意周。教明而戒審。意其或者古之遺言也歟。今伯崇既躬行之。而又以名其堂。欲其出入起居仰而見之。常有以自警也。以爲未足又取大易電雷之象。明斷之義。與夫剛柔上下淺深難易之說。金矢黃金艱貞貞厲之戒。揭於坐右。而以蚤夜覺觀焉。此其志。豈以一得其情而遽喜者哉。然猶懼夫學之未至。而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纖微之間。有所未察則雖欲悉其聰明。致其忠愛。而不知所以權之。故又爲退食燕居之所於其後。以便講學。此則尤非今之爲吏者所能及也。昔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此言近是。而夫子惡之。然則仕本於學。而學必讀書。固孔門之遺法也。因請命其室曰讀書之室。而悉記其本末如此以遺之。伯崇家傳正學。於道有聞。而其小試之効。又已乎於上如此。此其所以讀書者。必有以異乎人之讀書矣。伯崇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兀然若無所主。予雖知之深。亦未嘗不喜其溫厚之有餘。而憂其強毅之

不足也今一行作吏其所以自樹立者乃如此而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計其當官之效宜可以遠過於伯崇者或乃反不能及予於此又竊獨有感焉因并書之以風曉當世且以厲來者於無窮伯崇名念德建安人與予有世舊且有連又相好也乾道癸巳二月丁亥記楊誠齋集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華流蚤踐世科踵美續聞方當聖上体天大德蹈舜好生好選庸使桂林唐公為詳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賓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生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侀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遲顧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亡蹤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為僚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侀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

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歟抑亦求其生歟惟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韙之若君之盡心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楙之嘉泰元祀十月望記錢塘韋驤集盡心堂記　人性鈞善源於其心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蔽蔽性之賊也思蔽之救也學思之益也曰救曰益所以養其善也夫學弈不志數學射不志較弈射乎小如是况其過者乎君子奮身從仕忠于君澤于民其志也忠也顧其所得盡澤也顧其所得施其守也在易之艮曰思不出位蓋慮有所止則精不亂也事不侵也委吏乘田聖人嘗為之矣不聞會計之廢牛羊之瘠君其官不以大德而棄小也典獄之職豈二者並國刑輕重由之非若穀貨之末人命死生繫之非如畜牧之易今人補掾州郡雖有理號而類不念責顧以卑賤自處於此焉蚤夜隕穫作謀進之計聽訊之間忽為細故甚者至於民冤不直胥猾不制豈不足為君澤民之地邪豈性不明之罪邪是亦不思而蔽之耳蔽孰為大畏權而持祿恃智而任威責成而偷安蔽之大者也上之人曰某事必如許某事必如許己不審其是否而謹從之曰不然將病我也是蔽於畏

權而持祿也如其思之不當曰上之人則說矣罰一濫及彼何辜哉己之訊已爾情僞若是隱伏若是一不獲則拯鞭撻以求之曰勿違乎巧是蔽於恃智而任威也如其思之不當曰古之五聽搒掠不及雖得之猶刺肯者三矧夫輕慮索摩楚毒而期於必從哉獄無顯闇一切委吏治既具則摭文以覈之囚唯則已不暇更端以窮未究曰恐擾乃事是蔽於責成而偷安也如其思之不當曰神則不勞柰何辨曲直於斷削之後哉噫有是蔽者非天愚之也不竭所有而致然也故曰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耳驤治獄之三月以東偏舊堂易朽完破為燕息之地朝夕從事退得所止以思以學唯恐及蔽且生與人同善亦與人同雖未能淑問如咎繇豈不能克吾之善以守吾職使圜土之人自以為不冤邪進不進不廢乎外豈不能一吾守而保無愧於屋漏邪蓋不病不能病不盡焉耳傳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取茲言名茲堂且為之記以自發云嘉祐三年正月十日記李端叔濟南集盡心堂記　一人之心與夫千萬人之心先民之心與夫後世之心與夫愚夫愚婦之心其所以然不然可不可者無或有異有社稷人民之寄欲設教布政而願治者能盡其心使人人之心皆以為然以為可則天下之理無往而不當天下之情

無往而不通誠能奉之以悃愊之誠持之以黽勉之力思其理之所在必使之無遺蘊慮其事之所安必使之無遺策自謂吾之心盡於是矣以之律身以之臨民以之事君以之事天地無愧無怍矣夫然後推之以及人其以為不然以為不可者乎楊翟管景文為登封大夫為政朞月境內稱治吏畏威明民安教令遂其治効當得善最景文新作聽訟之堂取傳所謂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之說名之曰盡心可謂明慎欽恤而願治者歟民罹罪罟既陷刑辟桁楊桎梏之間徽纆叢棘之下彼不能盡心者或作聰明以自私於己或不事事而仰成於吏自私於己者徇其意之愛憎顧其身之利害所欲脫之則鑽毛出羽粉飾其餌所欲收之則洗垢求瘢傳置其議仰成於吏者不能知審克而信其舞文雖高下其平而有所不察不能平反而縱其鬻獄惟貨為求而有所不問以是而施刑於民俾罰之者自以為不冤辜之者沒齒而無怨何可得乎然則知一成而不可變而盡其心非忠厚不苟有古昔長民之化者疇肯如是然君子之盡心何獨刑罰而已哉盡心以奉上守靖共正直之操盡心以馭下成豈弟和平之俗盡心以治賦府廩充牣無追胥之擾盡心以務農田野墾闢無愁嘆之聲由是推而廣之至纖至悉心之所知皆為之

盡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景文之意以謂不惟其身當然後之為令者亦當然不惟為令者當然凡邑之有職事者亦當然不惟此邦當然凡有位於朝有職於官雖百職事小有司者亦當然於是屬貧皇李膺為之記

汪藻浮溪集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皐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六至春秋時其國先亡以為用刑者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表安郭躬皆以決獄陰功遺福子孫至取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皐陶明允篤誠而以刑乏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不逮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呂伯折獄如季路哀矜如曾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也然君子亦豈先慶已禍福識人之生死哉斯無愧而已矣吾友蕭適用俟踈衆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擊令輕重訊報爰書不以讓吏平反決獄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斷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為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至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者乎亦思有禁切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喜怒行之幾何其不挽弓自射也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周必大記　予建斯堂名曰盡心客有問曰君於刑獄常恐寃留督促省覽寤寐於是蓋一成而不可變宜君子之所盡心也其取此乎予應之曰然又或問曰予究竟性理脫離生滅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豈謂是歟予應曰然問者一日何處而會言乃詰余曰夫創物令名必有所主既取刑成又曰知性一名二義果孰從乎且郡縣讞未決之獄而憲司覆已成之案與其審覆於既行孰若詳讞於未斷方其未斷也孜孜矜謹則於事有濟及其已行也則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能再全雖有明察尚何益焉故在郡縣謂之盡心可也而於憲司亦曰盡心可乎予曰噫子亦未究其本矣予蒞事未數旬令郡縣申讞疑獄指日而待報罔有淹留間有擅決誤或失當則出者可以速生無至於惠奸而入者如編配之尚能改正使寃者有伸夫不惠奸則惡人知懲寃者伸則善人斯安為政之道莫大於此況郡縣所及者才境內而憲司所被者十三州何啻十倍於此而曰無益何也客曰君子盡心之義既已聞命矣敢問又曰知性者何也余曰心即性也性乃心也從於有為而應物者刑也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而孟子亦曰萬物皆備於我豈有異道哉由此言之則凡所謂盡心者皆可名之姑以二子所問者釋焉至於千變萬化理亦一致又豈止於盡心而已耶

東郡志白馬縣盡心堂攝白馬事孟防葺為鞠獄之所郡官李升為作記兼同郡官吳持安題于記后　君子之於事無所不盡心而古人獨於刑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則知刑尤在所慎以堯為君皐陶作士可以謂天下無寃民矣而猶勑戒曰欽哉惟刑舜亦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以天下言之則事之不可忽者固有甚於獄官隨事繼急而為之應者不一或失之詳或失於略其悔可以復追其過可以自新者有之不害為君子至於刑獄一成則失於俄頃而終身負愧遂至於無可柰何者不可勝數此不獨有識者皆知雖塗人亦莫不然及乎一起為士則或狃於勢利或奪於憎愛或倚法以削或傍緣作姦在可緩而急當所先而後百姓始受獄矣其極也則又有鑿空以求實刺骨以求深原其初心豈果樂於殺人哉學於為己而已故前世如于定國丙吉之顓號為有陰德往往福及數世之子孫自漢以來名臣以治獄多顯者史不絕書故士大夫益以陰德為可尚而不知福豈有陰陽哉特內外之異爾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明者陽也幽者陰也事見乎明道藏於幽體道故無近功立事故多後悔是以有得於內者必忘諸外施德於陰者必失於陽雖遲速遠近不同其為有得則一也故先登陷陣斬將搴旗蒙被矢石不避陽火世必以為名將而見忌於道家陰謀密計以身徇物疲精竭思晝夜不得休息世必以為名臣而不免有陰禍此非得于外而忘諸內之効歟世固有敦朴樂易靖共持重所至無赫赫之譽為一時所賤簡而福履之盛至於累世或權頹擁腫抑情寡欲忍辱含垢視之若無能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具享之此非失於陽則得於陰之効歟故莊子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之小人天之君子可謂知言矣自非中智以上是非兩忘則未始不以得失為意使知其終必有一得則孰肯自蹈於不測之淵惟其操之不固恐兩失之故謂近利為可得以冥冥為可欺此前世酷吏所以自投於死地而不悔也夫以須臾之不忍而受報無窮則向所謂得者不足以補所失忘目前之患而福履及於後昆則今之所謂忘者不足以喪吾存如是則其進非得也其退非忘也雖利非福也雖害無傷也在我所擇而已矣白馬於滑屬邑中號為難治孟君攝事數月囹圄屢空一境遂以無事暇日營堂於廳之西為鞠獄之所且以盡心名其堂郡官李升書而

爲之記　余既得與孟君從事其始也特知其有才及見其不以細故事外爲患慨然有哀矜庶獄之意猶以爲未也又爲堂以表之朝夕觀焉然後又知孟君所存在此而不在彼誠能慎終如始則陰德未可量也樂爲道之雖然孟君之去有時來者無窮入其門升其堂視其榜由是以思必有一得雖有外物將不能奪吾將見一邑之民枉者得直冤者獲伸則流澤之遠也豈止五世而已哉乃書于記後元祐元年八月九日吳安持題書

彥約昌谷集盡心堂賦壬子爲同官張汝器司理作　晉中軍司馬之冑裔兮漢持平廷尉之雲孫蠢軻懷其至寶兮相金玉而器璵璠傲憒素之場圃兮折道德使爲藩唯獨車轍兮宅仁里而入禮門展肅肅禮禮威儀抑抑兮短赫爆煜繁其有文出王游衍上帝鑒觀兮震動懸球顏覆而閒行紛總總有此衆甫兮又伸之以中正於是乎以決曹參軍事也通新聞燕之所居風雨此其攸除兮鳥鼠此其攸去非不能翬飛跂翼彙棠閬閣兮堊腹而丹塗兔吾法乎前脩兮哀世俗之蕪穢惟職思於盡心兮舉前聖之格言戴氏舉以明刑兮謂一成而不可變彼臬事必即天倫兮自往昔而固然疇上下於手兮冥（莫見切）眩乎震耀殺戮而無見雖鞭朴不可弛於家兮矧邦典其持重胡寧悠然于狴犴兮失德而飲恐懿堯舜之盡永兮雖椐櫐與須緣彼何人斯兮炮烙斷涉而剖賢皐陶儼而淑問兮曰帝德之罔愆咨秦人凝脂以密兮敖火揚沸任以武健相司冠圜土不虧體以刑人兮慮生齒之不繁豈鉗項截舌爪甲以指地兮内深刺骨而外寬眞人約法於灞上兮痛刀鋸鑽鑿之已殘不數世改此度兮鷹擊毛摯而虎冠歸死囚四百之獄兮歌七德無所慙未再世而孽后兮摺脅燎耳張罪器以羅元元慨末世之淵濁兮擬囊褁以充幃匪其心之不盡兮顧西欲適蜀而東之仰先哲之㫖訓兮歸求師而有餘望撰子于初度兮好懿德而秉彝見孺子怵惕惻隱兮念入井之無辜滿堂飲酒以爲樂兮悲一夫悲泣而向隅人命至重難生而易殺兮斷不可復續而絶不可復蘇思乾坤之稱父母兮重知化窮神則善述事而繼志忽一念之或差兮將政刑德禮錯行而逆施已服弁於畫地刻木兮矧梏拳係累而倒懸吏示牘背以爲貴兮獘置辭之不知勑嘗將百萬軍猶若兹兮又況幼弱老耄與惷愚拘父子之訟兮更三月而舍旃爲國家必以考兮豈是老之欺余盍亦思清源正本之論乎以爲治古則人莫觸邪及陷乎戾又直輕其刑兮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及盜不抵罪與鳩氏既失厥官兮金天氏泯其美意衆嘵然得以文致其說兮譎澤吻摩牙之可恃彼傳生議於所欲活兮所欲陷則予死比且上觀下獲以取媚於時好兮類韓盧之攫兔兆戾納鑿之不相入兮固焉足以稱大君子之門有是心而弗能盡兮疾痛疴癢亦不切於吾身善乎龍眠之論兮能自杖也而後杖人思余躬之博大兮寄審克於方寸彼桃蟲之肇允兮遽雄鳥之拚飛圖遐軌而叅稽人兮匪余行之可述不倚榜掠以事上兮御士師三黜其猶未悔歟之哉欲明辦而力行兮又將博學切問而近思

汪彥章詩盡心堂爲張丞相題　道林岳麓天下無下有萬頃之重湖群山奇變水清瀉紫氣合沓來中區張公扶持宇宙了天與此境爲公娛煙雲中融几席上幻出百態供朝晡邪知公亦寓焉耳胸中炯炯如冰壺平生忠孝心鐵石不磨要與茲山俱向來卜築營草木汲汲可咲乎衆愚何如坐以眼爲界卷藏雲夢吞衡巫主人歸來頭正黑飽飯未給黄門扶我雖忘世世不爾嗟手行取東西都誰云古今不相及今見謝傅東山圖

史進峯先生家集　由士懷軒裳錄寸敕得失紛紜戰寵辱矛盾相撞扶犬方推達人天遊寄虛室卷舒儘由己出處要無必時來作砭針一起當瘵疾時去收龍蛇天矯自超逸隱見了無礙妙迹那可詰我公天人姿宿有補天術心宜盡心理心靜與天一當年風雨會黄道賓出日乾坤方磨礲塗炭入憂恤神鋒指幽燕萬領將斧鑽世數有長消悤悤謝香載歸來卧林藪道自無伸屈慶堂示餘彥靚洒銀筆述卿遺郢人斤千載斷妙質定應山水觀中與胃趣匹仰看衢雲飛雲靜山峯瘴俯眄湘流水舟橫空蕩滴可儕天東北狼煙暗虜律神州見蒼莽悲風爲蕭瑟再拜頌有期經綸勿韜鬱天心酌民言公再調鼎實風塵驅八荒遊戲須一出

正心堂

江州志郡通判廳右有正心堂王述建初名吏隱　劉光銘潼川楊子忠往歲徙居城北取大學先正其心之義以名堂未嘗與時遷也余別子忠三十餘年子忠求余記之未暇也而爲銘之銘曰　心本中虛在易爲離曰麗乎正非有它岐譬諸北辰居所不動正一而已宰制六用不得其正七情所移匪心則然不遠復之利欲紛紜汨喪物則諸以格言匪笑而惑我友楊君家學靡忘於衆笑時揭名斯堂著者黨禍先生實與（謂潼川先生也）邁年倘論子乃弗頹憶與君游三十載餘我實愛君不變厥初傷者幸今共由大道我銘予室可與俱老

存心堂

鎮江志通判南廳在燕門外之西堂曰存心林中建　建康志堂在上元縣廨西偏景定三年知縣事臨卬楊應善初建取程純公語爲扁帥垣姚公希得爲記漕使陸公景思書扁顏齋劉公震孫鐵菴楊公應巳料峯李公伯玉皆爲銘之　姚希得記

令古子男國宅生百里位雖未公卿心苟在焉譬之水流斯爲川惡知其不澤物邪上元爲建鄴赤縣近市不囂治所西偏舊有堂扁曰存愛蓋取純公程子存心愛物之語歲久屋老凜焉將壓景定三年臨卭楊君應善涖事未朞月撤朽圮垢撤故以新易名存心其義一也廣庭闢其前方沼疏其後生香樂意可玩可適齋心燕興與神明對景前脩之法言儼函丈其如立昔純公主是簿且攝是邑均田塞隄脯龍折竿載諸傳記皆仁者之爲異時嘗於令宰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其言愛物濟人謂一命之士皆當以此存心博哉仁言乎楊君睎賢志可尚已堂成屬記於予予曰虛靈之府萬善皆具寂然不動之時與天地萬物爲一苟能廣而充之其仁不可勝用仁人心也心主是則仁不主是則欲去仁存欲富貴所充詘也嗜好所嚌啜也夜氣不梏亡者幾何聖賢論存與不存惟於多欲寡欲上秤亭分數蓋欲寡則虛虛則明明則油然而生者皆仁矣今夫百里之官夫豈念不及民而常苦於簿書期會之不給由是狀邑曰難目邑曰債藪精神竭智力濟斯斯已矣償斯斯已矣終更而去之無異釋重荷厥或告之曰民胞物與也徒有蹙然而已嗚虖聖門仕學兼於今宰乎觀千室之邑民社之寄滿之三善武城之學愛隨試輙效豈是心法縣雖劇頡吾所存之何若純公聖賢者流豈欺我哉後之登斯堂者所貴乎體公名言充我實踐其毋曰力不足也通議大夫試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兼權淮西總領姚希得譔朝議大夫集英殿脩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陸景思書丹并題蓋通直郎特差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方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楊應善立石劉震孫銘

士自一命以上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此明道先生程純公語也先生嘗以上元簿正攝令後人因摘存愛二字以名堂歲久頹圮臨卭楊應善來爲邑始撤而新之小易其名爲存心屬劉震孫書之且述先生之旨以爲銘銘曰孰爲人心心乃即仁其端則愛其德曰生聖人以此守位君子以此長人士自一命皆可及民惟令之職於民尤親苟存心於愛物知分殊而理均疾痛痒病舉切吾身賦斂必薄徭役必輕刑罰必省幽枉必伸蠹賊必去困窮必矜皆此念之流布貫四時而常春一息間斷私欲外乘己與物隔如越視秦野有餓殍里有呻吟睹之不見聽之不聞作於其政毒流害深剝床及膚戕業至根虎豹不爲猛蝮蛇不足驚彼同胞且弗卹而況於洿池之罔罟山林之斧斤此仁與不仁之異而存與不存之分令登斯堂其擇嘉名純公在前毋貳爾心楊應巳銘　秦禧間論

者謂令宰受地百里古公侯之國今受辱役於郡若部不得與判司小吏比凡郡若部之府史胥徒皆得辱縣令宰士大夫百方巧計爭避於令宰國家百方立法廹逼爲令宰有不爲令宰或爲之而遽其歲月大吏得交劾之必使爲令宰乃已蓋數十年前已如此今祇之殆無以異而加難焉吾弟應善志元以大帥尚書姚公之辟出宰上元公聰明惠愛視郡邑如家待寮屬如子弟凡令宰所難不以爲病縣治舊有堂曰存愛實用程純公語歲久頹圮撤而新之更扁存心公爲之記予語志元是心所以能存其存者栁有跡也爲之銘曰方寸之運虛明公溥六合可彌操之而存舉斯加彼善推所爲古之從仕志於行己位無崇卑吾心所及吾力未逮惟物忘之有惻于中關病予恫禹稷溺飢須臾不存痒痛莫關杞曹肥彼秦毗子夷言踐行謂心可欺而狼疾人自謂勿能則亦勿思河南夫子樂顏之樂自任則伊與物爲春視民如傷內恕所推仁義之言式穀多士爲百世師李也學製肇新斯堂景行前規嗟惟宰邑展布之難莫甚今時里符羽檄繭絲保障心勤力疲簿書眯目敲榜犯慮所存幾希不遇其長弗獲乎上民不可治堂堂橋翁威風大體忠信惠慈李也何幸祇若教條二天我私公非爾私絜矩之學百辟表儀李吾語汝勿替此心念茲在茲宋

黃寀濱山集存心堂詩　寄題存心堂因簡正仲運使　有樂不在物況當仕而優外騖乃自苦作德能日休身計苟未適安能爲道謀基址更所寓得地東南陬經營喜宋子闡繹嘉毛侯埶囂落寂境蒸鬱囿素秋事少德機靜風微花信幽林悄鳥相應日閒蘇自遊中發靈臺光下照虎池流神怡況味遠意虛才智周真見造不臧妄想降無求所示良可助所趨安可疇（公以存心堂記見示）會合果有道寧復嗟阻脩　國朝胡樗隱集記

君子之務於存心者何也蓋心者性之郛郭其蘊之爲四德發之爲七情皆心之所統故心之能存則性得其養情無所縱而後爲成德之君子焉清江黃氏遜志之令子曰子範爲郡庠上舍生名其燕處之堂曰存心因某氏靳余爲斯堂之記於是記之曰爲學而存心者一也而心之所存者非一也存心以敬主一無適必常收斂必常惺惺故曰一也四端發見隨其所遇故曰非一也其存心於仁乎仁莫大於愛其親小而至於伐一木殺一獸必以其時是亦仁也存心於義乎義莫大於敬其長小而一毫不妄予一毫不妄取是亦義也存心於禮乎禮之大者在安上治民小而手容之必恭足容之必重亦爲禮也存心於智乎智之大者在窮神知化小而識昆蟲之變化辨草木之華實亦爲智也嗟夫心雖方寸之微而包

括天下之理君子欲是心之存非徒寂然而不動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之飭躬以之樹勲爲忠爲孝咸繇於心子範將繇郡學而升之成均薦之春官其筮仕有日敢告之以是云

清心堂

建康志堂在府治設廳後即經武堂舊基紹興十二年葉公夢得建岳陽志趙侯汝歸所建在新治設廳之西江州志瑞昌縣有清心堂在廳東廖公輔記京鏜建龍泉縣志堂在廳後邑人郭劭記今重新脩葺蘇州府志堂在崑山縣治南知縣葉子強建初名讀書堂後人改今名毗陵志堂在宜興縣廳西偏舊名悅堂政和初邑宰王師復重脩方易今名李白贈三從姪宰義興詩云琴堂向山開乃今之正寢非遊息之地也輿地紀勝堂在漢州倅廳文同與可爲倅日造潮州府續三陽志潮州郡治太守之廳事由儀門東偏以入公堂之後北曰清心堂實燕寢之室 潮州圖經志堂在州治治事廳之後游侯義肅重建東陽志堂在蘭溪縣廳後清漳志堂在漳州府寶慶丁亥倅黄寵作自爲記恬軒趙雄書其匾云高而非華簡而非陋纖塵不到真趣自如文書希有鳥驚休退宴坐靜觀恬然有得宜春志在虛舟之後郡守沈昭遠立臨汀志堂在福建道院之左有樓曰覽勝郡守朱公詵隸焉詩云千里有餘月一堂聊賞心庭虛延遠吹簷敞

受繁滄休吏簾初下志懷機自沉人間足塵土無路到清襟溫州府志堂在小廳東取御製文臣七條第一條名之太守領客居是堂軒江志郡城東三里巍湖之上侍郎矩齋張顏茂愢清圃內有清心清白二堂韶州府曲江志郡分司中慶堂左曰清心堂不存鄱陽志堂在安仁縣治之東紹興二十七年李彬建（舊名晝寂又名雙清）四明志堂在芙蓉堂之西宋隆興癸未守趙子瀟建赤城志堂在黄巖縣民和堂後舊名清畏紹興二十一年令楊煒建三十二年令胡璉改名清軒嘉定二年令劉門孫更今名（如抹而書觀者賦詩有所貴知我希已及魚與豚之句蓋謂清固不當求人知亦不必只人知遂去畏字直揭曰清心）尉鄭伯熊詩云樹蕙餘百畝藝蘭當路岐清風一披拂香氣無不之紉爲楚累佩辱我幽靜姿小草生澗底雨露無恩私不入兒女玩歲晚得自持所以古君子清德畏人知溫州志堂舊在府治小廳東楊守蟠詩云前後坐亭上飲水皆自持其間賢太守誰復畏人知呂守由誠詩云巧結高堂舊圃中坐馳萬慮入真空軒墀不使纖塵染凡席寧容俗客同夜榻卧看池上月晚牕吟聽竹間風此心所得無多事要使塵汙一洗空莆陽志堂在興化府小廳之左北向天聖六年太守李餘慶創（有太守曾脩古夏日清心堂極起詩又太守徐師閔荔枝譜刻于壁）紹興二十年太守陸漁更名三瑞（舊志載是年有五色鵲集于大廳榕木之上又芝草產于後圃參旁而歧）濡須志堂在道院後即舊道院基也寶祐三年陸叡翔造堂後主廊六楹靚深明徹名曰中齋左右相向爲二閣取柳子厚名永州東亭之意左曰朝室右曰夕室郡齋容客之多者無出於此涇川志堂在舊縣治之後不知何人所建知縣林淳詩云有來即應我何慚清畏人知己是貪吏散庭空無箇事一輪明月印寒潭堂久廢建安志官廨有堂曰清心韓公元吉作曾公吉甫袤有詩今鋟于壁間謝公伋所作南山記石刻見存保昌志堂在州小廳後瑞相堂前左偏有齋曰坐嘯右偏有屋貯書板爲印書局郡守林嘏聽訟決事于此（主簿今作五廳後照壁東中印書局今移本書表司東畔）永新志知縣廳有清心堂皆趙不逖置今廢安福志主簿廳在縣門內之東有清心堂乾道七年陳謨所創宋黄震集撰萬載縣尉衙清心堂記

萬載縣尉婁君撫人也余來守撫君已官萬載未有半面雅而書郵絡繹通於平生懽豈臭味之同以余爲可語者歟余既叨恩司臬將行君又貽書謂尉廨久摧前尉皆莫之居今始葺之一新扁其堂曰清心願爲記余於是益有以覘君之所存凡前此之書郵絡繹非世俗翕翕熱矣然六經無清心之說

謂心當養之以清其說方自荀卿始其後荀勉謂省事不如清心宋璟謂清心則庶務可簡是皆慮天下事繁多欲澄其源之所自出直指政本而言之尉居百僚底自朝廷諸司若州縣凡事無不於是乎委事之繁簡夫豈由我而欲清心以省之乎余初筮以尉吳門事之以非理而來者紛乎如麻余雖不能清心以省之亦嘗清心以應之上推知有皇天下惟知有百姓惟勢惟貨惟來一非所知此心既清事亦徐就條理由是知清心以省事者也制命於上者也清心以應事者承命於下者也尉最卑官法當如是不知余之心亦有合於君子之心否姑書所身試者以遺之君名南良戊辰進士云咸淳九年癸酉二月十五日黄震記 國朝朱伯賢白雲藁清心堂記

鄱陽生過嘉興縣大夫高昌用和之清心堂大夫曰主人之始受衷于天心寔主焉清心之要某未之察也敢請生曰在昔大道之世聖神御極事功已著其傳心者吾弗能聞也大道既隱教政下焉托空言以明心法予又奚知大夫曰予切勿讓幸教之生曰心也者知也天地之仁五性之藏人之神明也思存於幽則莫顯焉道藏於密微莫甚焉出入無旁孰操其要哭慝不形孰測其幾聲色不睹孰適其正約其情窒其欲清心之要與是故蹶淪不至茅塞之患滋縟然或間光明之弗章心欲

清得乎古之君子道誼以爲輿禮樂以爲馭別聲知味辨色息爭以爲生也味不知則嗜生色不辨則邪生聲不別則淫生爭不息則害生修七情講十義崇信讓以正君臣篤父子以臨人民以和上下以交鬼神君子之清心也庸有一息已乎是以擴焉太公動靜不違其則事物之來莫有能遁情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饗處閨庭則順而雍登朝堂則協而恭施邦家則和而平達之天下蠻貊則於變而咸寧心之用不旣清矣乎此堯舜湯武周公孔子由此其選也精一不二恭已無爲以著天常示民有則是謂昭昭如不由此在勢者表在早者殃是謂昏昏大夫其聞之矣吾聞大夫宰劇縣設制度均田役尚仁賢爲之民老有所養壯有所試幼有所字鰥寡孤獨癃疾者皆有所卹男職而女時家脩而用聚教行而俗易奸宄寇駭不作歌謳以形清心之效莫此爲著予言其何以尚之哉大夫曰予之言至矣盡矣某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敬受教清漳集清心堂銘幷序

大中祥符改元之明年眞宗皇帝嘗著七條以戒羣臣一曰清心謂平心待物不爲喜怒愛憎所遷則庶事自正斯堂之設蓋明典墳豈獨爲燕寢自安邪蓋朝夕於此乎治事也故以清心名之庶使居乎下者仰觀聖訓知所以自儆云知縣王朝俊銘曰　百里作宰持心貴平一喜一怒奚敢恂情如權稱物無私重輕聖有明訓仰用遵承蘇東坡詩海會寺清心堂（沈曰今在縣豐壽佛閣西北法照大師房舊有石刻今亡）南郭子綦初喪我（續曰莊子南郭子綦曰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西來達磨尚求心（季曰傳燈錄載慧可謂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與汝安心竟師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悟道）此堂不說有清濁遊客自觀隨淺深兩歲頻爲山水役一溪長照雪霜侵（叔用曰季甫之溪發源天目即錦溪也下餘杭即爲苕）紛紛無補竟何事慚愧高人閉戶吟趙賁道詩燕坐都忘俗慮禁小橋橫截跨幽亭漣漪池面銀開鑑篠蕩庭心玉展屏桃李並蹊春競麗檜松分徑歲長青我來每覺塵心豁客至還同醉眼醒喻良能詩雨餘池水淡泠泠霜後梅花照眼明題作清心知未稱此心元自不須清宋梅聖俞詩寂寞外物亂境清心亦清彼皆居深谷此獨處重城夷齋食薇蕨千古首陽名元楊叔能詩清心老人已仙去家人洒掃清心堂清心養德生百祥後世有子知主璋（其子才卿登進士第）君不見深中多數阻城府自謂萬事能周防撫摩童稚涕泗滂身後世結號風霜清心老人思之詳王惲詩紛紛萬變一心儆止水能澄見是非客去妙觀尤有得滿簾春日靜朝暉

澄心堂

陸游南唐書本紀後主置澄心堂於內苑引能文士及徐元楀元榆元樞兄弟居其間中旨由之而出中書密院乃同散地矣興之際御札移易將帥大臣無知者皇甫繼勳誅死之後夜出萬人斫營招討使但署牒遣兵貴不知何往蓋皆澄心堂直承宣命也陳後山談叢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宴居也世以爲元宗書殿誤矣趙內翰彥若家有澄心堂書目才二千餘卷有建鄴文房之印後有主者皆牙校也能改齋漫錄南唐北苑水心有清輝殿張洎爲清輝殿學士別置一殿於內謂之澄心堂故李氏有澄心堂紙云潼川志許端夫爲僧肇知山作法相澄心堂記　禪林梵剎棊布天下方袍之士持一缾一鉢放意於林泉之間飄若白雲初無去住雖曰達觀而未能澄心者也肇公知山則異於是矣嘗年幼落髮謹持戒行爰住法相幾三十年一椽一桷葺故爲新護持教法永不退轉蓋有不可思議之功德爲佛弟子之志固已堅矣作大因緣之事亦已成矣形可佚而居也足可收而趺也中心之所存者亦湛然常寂也廼闢寢坐之堂而名曰澄心且以示其休止之意不亦善乎一日楮先生管城公從事於堂上楮先生曰萬慮擾擾皆萌於心六慾七情未免牽制如之何而心可澄哉管城公曰噫吾聞萬法本空一塵不染心未嘗不虛而清淨而明也慾或汩之情或遷之則煩惱自生妄想皆作昔之澄者今且濁矣或澄或濁在我而不在物要在守其淵源反歸其本可也肇公知山了悟此理方且游於斯息於斯默坐焚香反觀內照毗盧境界舉現目前譬如一淵之水風靜波息眉髮可鑑不濁不擾而常自若也澄心之意豈不明甚楮先生曰唯請記其事予暇日亦登斯堂矣聘公面目果如枯木人也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揭名之義殆不虛得於是摛管城公之說而爲之記以示觀者紹興癸酉十月望日無爲許端夫記　國朝錢宰臨安集澂心堂記　臨安張仲子賣藥于錢塘北市仲子天性沉靜往往以所居在廛市上塵坌之氣得以滑其心焉作而曰人亦有言將爲心監莫先於水監於是乎東走江將以監夫水焉則渾水滸滸風濤爾蕩之漁鹽之氣日翳于目心不得而靜也既又西抵湖將以監夫水焉則纖流活活汚潦圂滑之溪哇之聲日接乎耳心不得而靜也仲子仰而歎曰二水也源之不澂其何以澂夫人心哉於是返吾北市掩關不出謀之屋外得十柯之地鑿池焉築室其上淵泉測清白石鑿鑿上挹天明下徹深碧爾予顏曰澂心庶幾擴吾耳目之官以養吾心焉一日仲子絶江而東謁余舍下請余作澂心堂記俾知所勉焉余因握手告仲子曰嗟夫心也者神明

之舍也其靜也虛其動也靈其寂也不窮其感也不測夫其命之於天也其清明專一之體固無不全惟所稟之氣不齊苟不知所以養之則利欲得以滑之聲色得以惑之清明者或濁之而專一者或駁之矣信能加澂治之功俾復全其天則方寸之間明明乎天地之府也炳炳乎事物之鏡也昭昭乎古今之鑒也皎皎乎理義之淵藪也淵淵乎表裏一致而洞達無間也寔寔乎物我兩忘而俯仰無愧也仲子言能以一勺之水而澂夫心焉必也一物不接一慮不萌使涵泳之久浹洽之深則心與理融水與氣并湛湛乎淵泉之靜深烱烱乎性宇之澄澈吾不知心之入於水焉水之入於心焉心與水殆無不澂矣仲子其歸而慈坐澂心堂上仰瞻太虛俯監秋水天光落淵寸心如濯而理之妙洽乎淵衆則澄心之道得矣仲子其歸監而諸水焉有餘師仲子名其字宗禮宋黃裳詩澄心堂上閒來客水與心同誰見得微風不動波瀾平無礙空中秋月白沈遼雲巢編和美叔詩　已悟無生杜世機誰能操筆更題詩平居赤軸粗有適老去長齋不強持烱烱色空群可計紛紛多事豈煩知有人欲識澄心要但問君知我為誰

淨心堂

宋陳邕記　嘉定二年冬余起家守巴陵越明年春有詔奏事之鎮士大夫迎勞于塗咸曰吾蕞爾國也而後圖名天下有山水之真趣焉余心識之洎秋八月始克至少閒領客與俱遊以質其言蓋岳陽郡治西臨湖而山環其左若乳焉湖之浩蕩渺瀰水天一碧氣象固高視海內而山自東旋北崗巒紆徐不覺不庳蛇行蚪折其勢閎以深有丘突起其中屹若鰲負曰湖曰江縈抱如帶陁靡南注爲黃堂址餘皆一重一掩若肺腑然山曲泉冽涵空不流林茂竹脩究在村墅其景物之得於天者如此故臺榭亭觀高者曠如卑者奧如寒暑晦明各遂其適方目極重湖神騖八表眇焉有陵青冥狎汗漫之興及轉至幽覩之境則收視反聽泊乎無營若與世相忘者世之名區巨鎮侈園池以相誇夷拓剗築琱鏤藻繢殫人力之巧望之如丹臺貝闕神人之所宅者固有之矣求山水之真誠未易班乎此獨以守符屢易因廢弗治堙塞圮窒戶毀而欄楯刊景之真者反流而為野頑駕甫稅未暇及又數月郡政粗有緒始以漸經理之然一圃行樂圃皆佳致而余所最愛惟浮光野泉二亭夫曠如之景撲洶湧之勢於軒檻捫滉瀁之光於几席莫雄於岳陽燕公之二樓然俯之太迫反無餘味唯浮光遠在東嶺西山林立湖湛其前過掛霄漢倍覺有遐眺遙企邈不可及之意奧如之景諸亭各擅其會然或得於坡陁之阜或得於泓渟之沼則容有未全者若野泉掩映兩山

間靈液觱沸潛與湖通半壁其形有盈無涸平岡回互翠篠周繞鼃黽浮蝽鷺鷗翔集靜對凝碧泠然如浴沂而濯滄浪塡襟滌空俗塵辟易不知此身之為吏而此地之為官府也故特於二役為加詳浮光舊規雖偏而地勢少容數椽又當寒飈之衝姑仍而葺之野泉則木老多腐不可撐柱乃撤而一新焉為堂三楹前飛閣以瞰微瀾後闢室以蔭清樾既成而春始半首奉親輿以落之繼是客至必偕觴詠終日裴徊不能去已而嘆曰久矣昔聞之不逮今見也因歌杜少陵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之句更名曰淨心堂客或問淨心之義予起携其手拊危檻而立百慮一洗相視而笑曰得之矣

四年夏四月記

平心堂

瓊臺志堂在瓊州府郡治之北王守壽朋之山陽志堂在淮安府通判廳之西亦名西廳輿地紀勝堂在昌化軍郡治吉州郡志堂在郡治小廳之北宣和四年太守陳城置赤城志堂在天台縣宅堂西淳熙三年令薛洪建臨川志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林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臨海縣志堂在廳西　仲剛詩云一泓不盈寸天地同其流微風相傾欹浩浩懷山丘半焉已不辨况能鑑微不我欲稱物施舍是將安求元劉將孫養吾集平心堂記　項君時懋之堂以平心名未嘗自以為名也而友朋稱之鄉黨信之以為深類其為人因以名於堂以諗於予曰何如前脩之論平也嘗取於舟舟之適重乃得其所以平若移左置右其偏一也諸葛公開誠布公獨三嘆曰難平者事也夫使我不得以安於平者非我也物也我欲為大同彼固與我為立異我欲無彼此彼固與我為町畦平之不能以直遂為吾心之累者皆是也雖然此勢也勢之所起者不可挽若吾心之所為平者皆不在是也予嘗慨然於世之論平者也往往以平不平者為平雖古今豪傑功名建立快意於一時而成名於百世者皆不免於此雷霆風雨之驟至必有偏枯而披靡者江河之浩渺蛟龍之洶湧所遇而有不獲其所者也平之道不如此平而至於心則如水之不波萬頃一碧千里如席微瀾無驚神怡俱息又如春之方霽韶光蕩漾山明川潤晴薰芳藹着物欲醉蓋一念付物而不動於心物之至吾前者不將而不迎過者如委順感者如嚮應心平至此不有足樂者乎嗟予世未有知平之樂而求樂於平者平而非吾所謂平也萬鍾千乘之祿不如退食之從容河傾海赴之福不如無事之安樂平之樂不獨其可味而平之福固未有能知之者也心如是則福如是矣老聃氏以不為先為實而熙熙如春之樂如在世外吾夫子老安

少悽之氣象所以與點於春沂之趣者亦以其有相似然也予推平心之樂其平者於人事世故之間而極之於心胷學問之外觀者不亦有省矣乎平心其能領此樂以安此福者不以予言爲異於他之言平者也宋王會之詩洛龜負圖錫神禹箕子陳範畀周武九疇自天倫既叙嚮用一以壽爲主人生富貴何足數最要康寧安厥處爾其好德全付予惟皇之極必福汝君侯有德存此心居官居家堂兩銘強弱人已無留情湛然方寸如砥平藹藹庭鯉雙趨庭指此良方垂後昆信受奉行不敢輕宜爾子孫皆千齡

知心堂

（宋洪平齋集知心堂記）昔在孝宗皇帝以盛德大業紹開中興仁不異遠視坤維戚休如在陛極間適淳熙丙申秋七月制詔晉原李公蘩以倉部員外郎總蜀賦望選也未上首奏利路和糴爲民害假臣三數月可永除五十年病根爲國爲民之慮目無全牛矣尋奏易之裒多益寡書之懋遷有無皆深寓理財至計臣願於經費中撥盈虛斂散之宜酌緩急先後之序通融排斡剗量取予盡變抑配舊法官自與農爲市不虧豪忽之價不取圭撮之贏而軍不乏餉民不加賦其條凡數十其大節目十有一反覆熟究皆經久實利惟少寬鑾東俾得其悉上大奇之詔制置范公成大同詳度又詔度支郎周嗣武枕毅剗害悉奏所請可施行公以聖主難逢時難易失亦違上奏願任責辦集其議三閱歲而堅定業全蜀餉道歲大約以石計者一百五十餘萬中六十餘萬科之邊派量家業以定均數之數名和糴實強取民不堪命怨咨轉聞皇明洞燭萬里一意任公以寬西顧奏始上非惟九重難之公卿大夫皆難之蜀之切於解倒垂者亦莫不難之而公見定守篤慷慨論列不少折累書與同列辨難尤力訖如始議官糴民糶價與時爲低昂遠邇讙趨肇負繈屬聲氣不動而軍餉給九州數十萬户踴躍呼舞始知有生之樂家祠人祝之迨范公入參樞密上問蜀罷糴可久行否范公奏以身保之上悅曰是大不易得除倉部郎再進大府卿且嚮用遽以不起聞嘗守悼惜特予遺表恩廕官所未有也前是倉部綸言有心乎愛民朕實知之之語越五十年其子昌州守瑀撥知心名所居堂俾聖賢際遇之盛示世世子孫以無忘先烈書曰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又曰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夫知人以知其心爲難人主之心存乎民而後能知人臣受民之心知人安民所以爲一事也方公領餉事上未嘗識其面朝虛相位中莫有主之者蜀世將怙勢各權兵靈虛實不容問而制閫初亦未即予

是議章前後上者十有三璽書下尚書報可者八變而通之以盡利至于今嘉賴公獨恃上之明上獨知公之誠也此誠感動豈一日之積哉昔爲小官所至以惠利著西憲邊防十事之奏權牧馬政七害之奏興元歲罷邑糴關隘守兵之奏康濟一念動切諸身指陳利病明白洞達上久已心屬至此簡知益深雖娼將詭辭沮撓而宸翰勞問至再洞然不疑君臣之際毫髮無遺憾矣趙充國奏屯田便宜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其計者什三中十五最後什八宣帝既報將軍計是猶兩從破羌彊弩之畫未爲深知其心也上之知公曠千古而一遇者歟然公之遇合天也非人也初建議罷糴關內梁洋諸郡旱而雨關外階成西和鳳皆大有年糴價大減天知公之心矣此心上通於天而天知之君其有不知者乎人臣患乎此心之不盡不患君門之遠天之高也某日宦于蜀賢士大夫多爲誦賞政黄公棠漢中行及罷糴行謂雪山可磨汶江可竭阜陵之德公之功不可諼且感今懷往未有已也昌州以廉寬守家法進進爲時用嘗衆有雅好輒爲梓所聞以詔炁彝鼎吁王之藎臣無念爾祖世光顯宜矣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尚益懋之哉

公心堂

元姚申伯記

至元三十一年春二月朔廣平杜公來主新昌簿未至數月邑人相傳將有儒者簿斯邑至果儒也衆相與改視易聽以爲前乎此未始有儒而簿於斯也一日大書公心二字于便坐之室爲之銘觀斯扁讀斯銘莫不咨嗟敬服曰公者天地生物之心而溥於物者人得是爲心能充之則民物皆吾胞與之同天地皆吾氣體之塞大哉公之爲心其不可勝用乎然有是心也則有是政也公至之日邑有獄不决乃悉弛縶縲榜笞鉤摘以理不費辭而情得民復有二人各以兒死誣所怨其一廷訊其無實叱去之其一覈其詐杖之由是信服不敢爲欺罔嘗以事至邑之新安屏吏卒崖二田夫擕往所過無秋毫擾民民大歡其能文者作爲詩歌書帛采遮道送還署先是斯邑有少年三五朋飲欲爲非者縣發其事畢錮之公爲洗滌俾朝夕聽講鄉校庶叡循省漸染群少感激頓盡改所爲爲良民越三月意有所不樂即移疾輿里尹屢造邑內強起之卒不肯起即病百日去輿里賢尹也才尹也獨喜公喜公廉平而儒者與己合蓋是邑敬重儒道自輿里與公谷之近世人鄙儒道爲迂而不切於用觀於公之爲政者殆未可以爲儒道鄙也鄉校之士稱頌嘉績命申伯記斯堂而著之申伯曰公生明荀子篇也公則溥周子書也是皆發明心要之切者公儒者於斯道素講而有得矣惟明則無所不通惟溥則無所不徧其於前數事特如抽

絲之緒。才見其端者耳。要未足以盡儒道之大。公心之用也。他日以是明而溥者大用之。其所就不止如今所觀。愚不敏。尚當泚筆續書于是記後。公懋之哉。

明心堂

宋梅聖俞詩陳雉已先啅。卉木萎漸歇。俯檻弄條枝。此心悟生滅。上人本高胄。拳父踐清列。而能厭世紛。樂彼方外說。

立心堂

廬陵志廬陵學在城東隅。講堂名曰立心堂。乃宋須溪劉辰翁書額。

誠心堂

三山續志堂在福建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公廳之北。至元二十年。右丞蒙古歹建創。

潛心堂

溧水縣志縣後廳爲潛心堂。宋謝無逸詩潛心便是覓安心。立雪何煩問少林。羽扇綸巾延客晚。蒲團禪板坐更深。要先舟壑藏時悟。莫向風幡動處尋。試決教峯雲一寸。與民三日作春霖。

寬心堂

宋歐陽守道詩爲琛上人題　今日有心還有累。當來無窄亦無寬。難將世事眉雙皺。盡付塵緣指一彈。煩惱不從生處有。應酬都向夢中看。不知向去寬多少。萬里秋空孤月寒。

畏心堂

宋文天祥文山集書畏心堂　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大夫。抑天下危。莫危者心。天下樂。莫樂者心。操而存之防其危。優而柔之。會其樂。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有所受之矣。

悅心堂

薛仲上詩擾擾利名役。鬢髭霜雪侵。要知克此性。即是悅吾心。有道境常裕。無營味寂深。紛華安肯羨。出見更酣沈。

會心堂

宋韓淲詩胸中有天遊。寓外皆所嬉。勝士固可逢。俗物亦可偕。杯酒得流行。放意而伸眉。茲辰我陽春。溪水多清姿。岸柳已青青。山花更韡韡。當筵主與賓。談妙尤克諧。雷聲忽送雨。雲風動情思。由來理性真。肯計志願違。松栢獨也正。造物付之誰。歡笑酬座人。長言其勿噫。

虛心堂

元一統志宋韓魏公所建也。多有題詠　韓琦虛心堂詩　余嘗愛此君。中虛外有節。手植數年間。萬戟競森列。爲堂於其中。一境遂清絕。雖歸臨本邦。事豈免羈紲。不得時相親。固負好風月。方將乞殘骸。就第養衰拙。狐懷造虛閒。直氣卷金鐵。終日對嬋娟。卒歲伴高潔。春來忘芳菲。夏至失炎熱。秋深变嚴霜。冬暮映積雪。居無一不宜。嘯傲遠塵囂。茲樂期誰同。實係長者轍。相從把天真。共話到禪悅。簪韡多冠蓋。拉筍犀株折。乘醉卧疎影。敲玉應仙闕。此志虛未遂。對酒方輕別。

賞心堂

輿地紀勝堂在光州。乃舊堂名。今斷碑中有茹令芑賞心堂記。而無年月可考

古心堂

宋魏鶴山集古心堂銘　人心之靈。神明所舍。至近而遠。至微而著。毋云不覩。萬目攸睹。毋自菲薄。可舜可禹。往古匪前。來今匪後。今吾予遠。有閒于念。乃以古心。扁諸環堵。古前之今。今後之古。先民與我。異宙同宇。氣有澆淳。俗有隆汚。心而古今。是二天下。勉哉江君。天實厚女。毋問於予。請研諸慮。

得心堂

鄱陽志堂在東廳之北。舊范仲淹名王芝。今史定之移其名於城上之堂。更今名。取吳芮得江湖間民心之義。龍泉志趙蕃詩爲龍泉令趙舜徒題　誠能得初心。何必返初服。有以固中扃。不須防外逐。

得初心堂

郴州志宋劉坦得初心堂記　衡南入嶺且背。荒峰密葦漫數十里無變煙。郴水怒湧清瀉東注而下瀟湘。攢峯積蔚中聚茅舍百餘爲邑曰永興。俗悍以輕。撫字失宜。前峒落往往擾動。領邑者常不樂至。爲至者亦不堪其寂。官舍朽敗傾欹。苟歲月代去弗治。丁君爲之宰。始至。觀溪山澄深。松竹滌茂。慨韓句欣然得讀書之趣。乃闢縣齋以得初心名之。而屬坦爲記。竊惟學道愛人。求諸心也。有社有民。何必讀書。自仲由已有此論。漢以後。未甘心俗吏者。亦不過借儒以飾治。詩書之澤不及於民。豈但爲一邑嘆哉。今之令。奉期會。急賦租。目不暇涉書。心之存焉者寡矣。長於斯者。事簡以暇。終日

對松竹吟誦其間。是心亦可以求矣。雖然。人固有是心也。心固有是初也。勿失而已耳。求諸紙上。玩物喪志。惡在其能得哉。君必有得於書之外者而心不失其初。所謂得家傳之學云。君名濂。清江人。五世爲儒。皆擢名科。號月橋丁氏。嘗扁其居曰紹志。仕爲淳祐四年歲次甲辰九月己亥朔三衡劉坦記。廬陵劉洪範書。上饒徐元傑題額

素心堂

元劉申齋集爲廬陵郭圃南素心堂記　素心堂者。廬陵郭適圃南讀書之所也。初圃南其先人樂南村山水而居之。自號南村老人。圃南因取陶詩語名堂。以示繼志。且求余記。余惟圃南學古之學者。其知素心也審矣。何以余言爲。於是余友羅啓初方爲圃南請。則與之言素曰。昔者舜若將終身於飯糗茹草。與若固有於衿衣鼓琴。皆此心也。昔者夫子飯蔬食飲水。此時此心。爲魯司寇。墮三都。却萊夷。此時亦此心。於陳蔡。於宋。於匡。此時此心。使夫子遂居夷。遂浮海。此時亦此心。是心也。惟曾點春服童冠。浴沂詠歸近之。啓初曰。子之言美矣。淵明疑不足以與乎此。余請謂啓初言。淵明樂。莫樂乎淵明。然淵明此樂。不過飲食起居之內。不在淵明一身之外。則猶點也。何以知之。以進暮春賦時運知之。夫淵明固嘗爲州祭酒不辭矣。至於主簿召則不顧。又嘗爲鎮軍建威參軍不辭彭澤令不辭

矣。至自免去官。雖公田不及穫。亦不顧。去家八十餘日耳。見稚子候門而喜。松菊猶存而喜。有酒盈樽而又喜。流憩遐觀。見飛雲歸鳥。無不可喜。至於尋壑經丘。見榮木流泉。萬物得時。尤可喜也。然後登高而嘯。臨流而賦焉。雖悠悠浴沂間。詠以歸。不曾過也。夫曾點行不掩而志及之。淵明學不足而趣有之。皆素心也。圖南守先人丘墓。與田廬以老。可謂素其位矣。由淵明而溯曾點。由曾點而溯夫子與虞舜。又得其心焉。此圖南之素學也。以是繼志。使後之繼圖南者世無忘。將南村山水世有無涯之樂。南村之人有不爲郭氏幸。顧之者乎。以是爲記。

見心堂

元劉將孫養吾集見心堂記　天地之所以異於人者。無形體之累也。而奚獨有心。人心之不同。所謂不可知者也。人者如不可知。而天地者乃可見。然則非也。聖賢之心與天地之心。故指其可見者以啓後之人。夫豈獨見其心而已。其隱其賾。深極而幾研。其至也與之同流。故曰乾者天之性情也。性情猶可識。而況心乎。天地之心一言而可以盡者。生意也。然生意者不在於春而在於冬。聖賢之所謂見之者。不以泰而以復。復之所以爲心者。以雷不以乾。而復之爲雷者。又潛於地而未升於天。吾嘗求見心於陰陽升降之間。而知天地之不得已者。往往而如人也。造化莫大於陰陽。

而陰陽之極爲水旱。水旱之亢若恒。所以變動而開闔之者莫神於雷。而其事亦勁且苦矣。夫水陰極也。方時茫茫而濛濛者六合而一雲。其蘇蘇隱隱。亦欲被重霾而舒陽。乘然沈冥之氣陽而在下者。適積則或不能以出日而適以增雨。夫旱陽亢也。如熯如焚片雲者興焉。或陰不足以敵火。辟歷之所回旋。常五合六聚。垂垂欲澍。而一離一散。卒不能爲霖霂之潤。當其驅風走電。傾河倒海之不足。而寂然悄然。亦若無可柰何而聽之。若數。蓋天地之心。於是而可感。而復之道亦若是矣。閉塞之不得不然。陰陽循環之不可以已。猶水旱之不能以遷乎也。天地豈欲以陰陽爲人間沴哉。直一氣之積偏勝者有所不免而入於過。及其過也。天地之力不能使之回。而雷者不嘗不經營是間。此所謂心也。復之爲道。非失而後爲得。無而後爲有也。特一往一來一消一長之間。於其動而悟其本然者焉。此所謂心也。古今運數之推移。治亂之反覆。仁人志士之所爲驅馳展轉。聖賢憂患之所爲不改其操。亦以待於茫茫俟百世而不惑者。皆有見於此也。微此心。亦且無以爲此世。豈獨雷也哉。吉文劉見心篤學者也。天地陰陽之理。無不講。風霆志氣之妙。無不通。於盧舟羅公爲師友。潛心合道。於天人神。以見心名堂。四方歸之者如盧舟。吾嘗連日夜與處。靜愿而不眩。

沉深而純。守卽其脩於身。養於中。有以爲之本矣。是堂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許之記而未及作也。間以屬我。抑君之所見。君所自知也。猶不可以言傳。予也敢與之哉。予言特得其所可見者而已。於其不可見而見者。亦不能得於言也。昔康節伊川談雷之起而曰起處。起處。皆以斯言已得其微。予獨疑三語也。如有所不及竟也。知天地之心之所起。則知雷之所起矣。而復者見其心。起也。又非其所以起也。君既深於其理而知其情狀矣。必見其所以起者。尚頼從君於斯堂之上而講之也。君名朝瑞。字祥叟。世家吉文之江口云。大德十年丙午下元壬子。

洗心堂

輿地紀勝　堂在江陰軍君山寺。曹翊呂天策有詩。僧仲殊亦有詩

曹翊詩　清光秀發水雲鄉。不見騷人意未降。風壓柳梢低酒舍。月移松影上僧窻。山泉漲起潮三尺。野老釣歸魚一雙。更待練光斜襯日。坐看金斗熨秋江。

呂天策詩（分鳥鳴山更幽）吾廬一甑大暑氣日焚燎。肉山漸欲摧。性命那可保。華堂納虛明。結屋上林杪。扳聯此間來。乍喜脫桎梏。斷虹錦連卷。驚漚玉顛倒。晴沙四十里。一日生可了。將歸復班荆。更邀江月皎。何當製芙蓉。唱棹入魚鳥。　溽暑廢百嗜。颯然念遐征。願欲控溟渤。與世滌煩蒸。並舍松桂合。翠光浮棟楹。特時屬清響。管磬琵琶箏。數床

蔭其下。斷竹瑩寒冰。自足當兩部。妙處詎難名。候湯淪芥月。欲赴松風鳴。詩成定清切。已作寒蜩聲。　攜手日不足。暫睽心已慳。況復共理策。相從山水間。晴江照遠岫。晚鏡堆煙鬟。玄蛟忽洶湧。大浪堆銀山。吾郎氣吞納。爲之髮衝冠。詩材入意底。妙斷寄毫端。我衰如病驥。蹩躃那容攀。且乞置是事。不語僧刀鐶。　登山午未飯。已覺疲發腥。飢腸轉空雷。圖頂已三請。爲享玉龍雛。咄嗟辦湯餅。顧非大檀越。勸芳久逾敬。晚鶴玉色酸。蘇甲黎花瑩。浩歎不知疲。木杪挂飛鏡。人生行樂耳。那能與時競。試與芙蓉子。後會約君更。　環沙饒沃壤。農工斂鋤耰。青挾擁翠被。大堤蔽吳牛。漁商蠻榛雜結屋。柔拓幽翁婦。顧相喜占風。知有秋。吾儕拙生事。腹果即無求。乎豐預有託。一飽不難謀。鍾鼎固樂矣。其樂如是不。未可議鵬鷃。冬盡清揺遊。

又爲揚中正供奉題　問閱盛山西。朱門颭戟衣。雅知名教樂。深哭宴遊非。一室琴書溢。三年剞劂稀。與時論事業。肯復讓輕肥。

僧仲殊詩題君山洗心堂　朝隨初日上烟抄。極望淮南不見涯。今日江東寒食節。春潮桃李自開花。

棲心堂

宋蘇子美詩　予心充塞天壤間。豈以一物相拘關。然於一物無不有。遂得此身相與閑。上人構堂號棲心。不欲塵累相追攀。今茨梟木極潰敗。雖有善迹輒自刪。予嘗浩然無

所撓與予異指亦住還。卷舒動靜固有道。期於達者誠非艱。

如心堂

永新志知縣廳有如心堂。在縣治之西隅　臨汀志堂在長汀縣正廳之東。嘉熙間。守朱起元剏

廣心堂

溫州府志堂在郡治紹興十六年建

印心堂

宋李忠定公集印心堂序　右文殿脩撰羅公既以家所藏佛菩薩書五千四十八卷於寶峯栖雲禪院建大寶藏。莊嚴安貯。轉大法輪。使見聞者無不蒙益。以作佛事。又於藏殿之西。相地與壇。搆大經堂。集諸淨侶同閱秘典。規模宏深。廣博嚴麗。雲山妙色。泉石清音。長在耳目。助發眞相。誠勝事也。堂成。以告梁谿李某曰。子其爲我名之。某後進晚學。不足以知佛法深意。辭不獲命。則爲之言曰。昔菩提達磨得正法眼藏於西天祖師。而來震旦爲第一祖。其法不假文字。直指心源。無諸修證。見性成佛。宜於經教在所擯弃。乃以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付之二祖曰。此經可以印心。祖祖傳授。以爲心法。是知禪教相融。初無二門。心語相印。亦無二法。豈特楞伽四卷爲然哉。諸佛菩薩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大千經卷。億萬句偈。自然演出無量妙義。以我所得正法眼藏。返觀佛語及菩薩語。譬如以印印泥。圈模點畫。脗然契合。然後乃知心外無佛。

周徧法界。同一眞體。第一義諦。何以故。文字言說。皆解脫相。無差別法。故以是看經。是則名爲具看經眼。今右文公。深植善本。信根堅固。了達諸法深妙之義。超出世間。得法眼正。而能慇懃教典。建藏構堂。與具眼人結看經社。精進勇猛。無復疲厭。豈非以經印心。如菩提達磨之所謂乎。伏請名堂曰印心堂。某既已名之。又序其所以名之之意。獻于公。且告後之學者。時宣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謹序

約心堂

宋趙儀可青山集約心堂記　彭東周取昌黎復志賦語。名其讀書之所曰約心。余問於東周曰。子知昌黎復志賦之所由作乎。子樂甚。昌黎何能及也。東周未達。余曰。復志賦之作也。昌黎從隴西公於宣武。意必有不得以行其志者。故其爲此賦。自述平生嶔嶔歷落。無所不至。其詞大槩嫉貪佞之汙濁。憫此志之不脩。而曰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有不食而高翔。吾然後知昌黎之所謂約心也。君子讀書爲士。莫不各有一初心。自古聖賢出處。此身可困可厄。而不可以負吾心之約。負約於人。猶曰不信。吾與吾心言矣。能愛富貴而食言乎。雖然。一行作吏。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異時入幕視案牘。引筆據理。可以衝袖進大吏。不可其意。不得不小圓互。意終日鬱然不樂。遇事欲慷慨論列。顧孺人稚子。咿嚶涕泣止。雖守道君子。不以勢權私耗動其心。然而不得以如其約者多矣。蓋雖倔強如退之。所謂不食高翔。亦何嘗盡行其志。仕宦累人從古則然。而況吾世。今吾東周幸脫科舉之累。而無仕宦之役。堂有可事之親。案有可讀之書。浩然俯仰。豈不可以得君之初心。故曰。君樂甚。昌黎何能及也。君讀書爲士之初。所與此心約者何事。豈非欲爲聖爲賢。豈非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雖未得以遂兼善之願。豈不可以如獨善之約。願君夙夜無負斯約也。與心約而負之。對鏡窺影。必有靦然于其面目者。此即心之我責也。今世纍纍若若。決非我與東周所可徒手得。幸而得之。必有負其初心者。故不爲東周頌之也。東周起謝曰。如約遂書以爲記

此心堂

宋趙儀可青山集此心堂記　自有天地。而此心行乎其間矣。傳有之。人者天地之心。均謂之人。則人人皆天地之心。自羲農皇帝堯舜以來。所謂開物成務。所謂位天地育萬物。人人皆當視之爲己分事。顧用之有大小爾。吾鄉鍾君瑞伯醫士。名其堂曰此心。瑞伯此心。即自有天地以來此心。書曰。欲並生哉。天地間有一人焉不得其生。於我心有戚戚焉。古之聖賢所以皇皇汲汲爲斯人計者。凡以自盡其心。而非爲他人計也。充此心也。以爲醫。即何暮夜風雪之敢辭。何金錢豐約之敢較。瑞伯挈此心以名堂。

天之明命。槩然心目之間。所以發深省者多矣。自古聖賢之經世。皆醫也。堯之世患在洪水。禹醫之。夏商之季患在無君。湯武醫之。周成王之時患在戎狄猛獸。周公醫之。春秋之患在亂臣賊子。孔子醫之。戰國之患在楊墨。孟子醫之。皆此心也。自漢唐以後。雖號爲賢君相者。亦不過隨證施治。以偷目前之安。而千百年長治之計。莫之省憂。此心不盡者多矣。吾爲瑞伯記此心。亹亹及此。欲君知此心之體之大。益充而盡之也。吾老矣。所謂聖賢經世之事。無復夢見矣。顧自少時。亦嘗有志於岐黃之書。而未得其說。旦夕當升瑞伯之堂叩心法焉。故樂爲之記

一心堂

國朝蘇平仲一心堂記　浦江多大族。而傳世之久者有黃氏。黃氏先基之在花橋者。見于開元十道志。其族散處邑中。而邑中之族。水閣惟盛。水閣之族。則逢原兄弟最良。逢原之諸父出分久矣。至逢原任其家。乃謀于諸父。復會居而合食焉。室廬之異戶者通于一。田園之異籍者歸于一。財賄之異藏者聚于一。什器之異用者司于一。奴僕之異主者聽于一。而以一心名其堂。會余歸自南京。遣其子甯來請記。惟我仲姑實爲逢原之祖母。則余於黃氏。固姻家也。誼不得辭。乃記曰。三軍猶一人。曰進而俱進。曰退而俱退。余嘗見之矣。一家猶一人。曰耕而俱耕。曰織而俱織。余未嘗數

數見馬進而無不進也退而無不退也此之謂人無異志夫然故出戰入守相救相助無不至焉不惟可以共生而亦可以共死耕而不皆耕也織而不皆織也此之謂人各有心夫然故借鋤取帚勃谿鬩墻有不免焉且不可與共患難矣三軍衆也踈也一家寡也戚也心之一也雖衆且踈者無弗親也而死生可共焉心之不一也雖寡且戚者無弗離也而患難不可共焉此同居非難而一心爲難也有家者知乎家教行孝弟而不知以心感人心使人以其心爲心猶知爲之三十六輻而不知攝之以一轂也未見其能親者也嗟乎一心不一心豈惟親踈係焉門祚之盛衰恒必由之周之興也以三千臣一心商之亡也以億萬臣億萬心家國一道也烏有門祚之盛衰不懸乎心之一不一乎而不一心可乎雖然主持之於三軍也三令而五申之而不一者有賞焉有罰焉賞之罰之而不一者有刑戮焉此其所以無不一也一家中父子爾夫婦爾兄弟爾長幼爾夫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長幼也所謂骨肉也骨肉主恩者也責善也猶恐其賊恩而不可也繩之以政令賞罰刑戮如之何其可也然則將何以一其不一而致其一也傳不云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而已矣上兌下坤其卦曰萃上巽下坎其卦曰渙而其彖皆曰王假有廟廟莫大乎祭祭莫大乎誠故精氣之既散者可得而格也是故聖人以聚天下之衆以極天下之渙夫聖人之聚衆而極渙也夫猶有在乎誠而已一家乎而況骨肉乎故家人之彖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則非誠而何逢原必此之燭矣不然其名堂也不直曰同心頌曰一心何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居斯堂者果能致謹於言行積誠意以相感動則一家猶一人豈特三軍比乎將見恩以相愛文以相接雍睦之風彌久彌盛鄉無間言朝有旌復黃氏且與鄭氏並立于一邑之鄙十餘里之間而浦江爲禮義之俗矣不其盛哉不其休哉於戲可不勉哉可不勉哉

即心堂

宋李跨鰲先生集即心堂記

以何名心心無所住若欲即之了不可得也含太虛周遍沙界一沙之中有無量國土乃至須彌高山億萬由旬東西南北四維上下一心攝受無有增損若欲即之心居何所譬如明鏡應物現形形從何來鏡外無象中亦不虛實豈能應物不即鏡形無從生是鏡自生形未即之間形復安在物離形亡寂然不動我欲以身爲鏡以應爲心以物爲即去道逾遠不假外求諸佛即我我即諸佛六通妙用三十二相香至梵天光照阿鼻非非想天人非人等皆可爲說法一念若起火齊爲城黃金爲地身居兜率寶

蓋珠網幡幢花香百寶異音尊前擁後受種種快樂汝不即心去佛轉遠祿大師若於此返照內觀便成佛道輒莫生疑寂乎佛法不變黃梅熟矣何日出山

年月日記

鑑心堂

盱江後志南豐縣尉廨梅隱西有堂曰鑑心曰適性今廢

葵心堂

宋楊誠齋詩人笑我葵亦自癡不愁曦景蚤無遲使令閒霧光難到也則傾心若爲誰衛足平生非我志向陽一點秖天知話頭試問伯休父休父丹衷便是葵

草心堂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草心堂銘有序

天下有大恩而不能報者夫恩莫大於生之親之於子是也報莫難於稱之子於其親是也然則求其稱而不可得不知所以報之此人子之心所以唯日不足而不能自已乎世道淪胥人習悖德併倨誶語之風惰不爲異見位達貲多者衆羨愛慕卑志孝弟者咸鄙闇之高陽里潘德寧自幼失怙由母鞠育教誨爰底于成人德寧奉親愛敬家貧不能常具甘旨遇有珍果奇味必懷以供母人多哂之而予則深喜焉以予不能及也載觀古人若考叔歸羨陸績懷橘不意茲事今日於生復見問謁予曰德寧早棄於父賴母至今日深思厚恩其莫云報將扁堂之北牖曰草心取孟貞曜詩語朝夕企以自勗先生其幸教之予方愧生其何能辭矣言心之聲也因其言之泛切足以察其中之誠偽若生之孝吾乃信之爲之詩以道其志云凡物之生寔本乎天人之有身曰父母攸天何以報物則不才何以報親如天罔極春暉遲遲草乃生之勾萌甲拆欵秀榮蕤春陽靡私草也至微至微有心亦懷報之彼鞠我育我長我畜我顧我腹我出入復我屏我災害遠我水火自我能言教我誦詩我能步趨慎我威儀厲我儉勤毋我怠矯我室我家亦百具宜莫恩匪深式深于淵莫德匪厚式高于山匪天寔天伊母則然草之於暉猶我思報矧伊人矣而不如草孟氏有言實獲我心草則不如奚間獸禽春陽載熙親顏載怡壺有清酒酌言壽之天監慈母錫之壽考錫以壽康錫以難老錫之百福亦淑我後北堂有萱萊竹猗猗親登斯堂視我銘詩

國朝鄭居貞詩草心堂爲審子清賦

我親寔如天我身譬如草每懷鞠育恩如天曷能報春草何依依春暘復暉暉我心獨何如曾不如春草匪天無以生匪親無以保何以報親恩願言長壽考

千載心堂

元蘇天爵滋溪集宇宙萬古民生如林道之全體寔具此心唐虞三王於穆元聖精一相傳爰及思孟孟氏云殁道其遠而匪道遠而心焉外馳周程初興克嗣鄒魯其學伊何敬爲之主一念之善千載同符毫釐有差千里異途卓哉楊

君慈居靜家燗燗靈臺守之勿失

求放心堂

同恕詩 華構深扃百貨儲。主人終歲事馳驅。壞牆破户群偷入。活計歸來似昔無。

雲無心堂

宋周密澄懷錄 周子充遊廬山。至太平興國宮殿後。有雲無心堂。臨流水可愛。

心逸堂

宋陳唯室先生集心逸堂記　于湖舊無丞。紹興初。從繁昌之戴梁侯審理於此。再易政。異越錢某進之實來。進之畏簡書。勤吏職。虔之事。自邑丞簽鍾銖黍校程出納唯謹。丞之事。自田税受售布帛精否省視唯謹。晨起矻矻不少息。冀媿已。又且燒燭續晷。以治四方書蹟。應接賓客。投壺雅歌。競矢行酒。從容笑語。或至夜分。而官舍卑陋無將息之方。於是作堂西偏。以來求名。余告之曰。進之爲吏勤矣。吏勤則身勞。勞其行事。危厲而進於虔者。決遣無留。山立比衡之牘。按考有稽。晝雖勞。夜而休。心無甚勞焉。是心常逸也。覽吏牘不省事。仰成胥手。輕重去取唯胥意。問焉不知。詬焉不聞。視之身常逸矣。一日人繩以三尺法。束之如濕薪。首鼠進退。衰溷四顧。方此時。其心勞焉。余欲以心逸名君堂。可乎。唐崔斯立丞藍田。痛掃溉對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曰。余方有公事。而自云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今君畏簡書。勤吏職。亦以其餘力作堂。植花柳。鑿方池。從賓察朋友以徜徉其上。視斯立。則君不負丞。丞不負君矣。

心適堂

宋黄庶詩 一屏一榻無俗塵。左置枯琴右開易。重門不閉誰往還。明月清風是相識。

適堂

溫州府志 石景立題仰孝子適堂詩　吾居高蹈春幽居。懸席門多長者車。落葉滿堦風任掃。素蓼延月景常處。四時催老何曾較。萬感關心亦自知。詩酒爲娛應笑我。區區懷紱豈多餘。

率性堂

清湘志 堂在全州清湘書院。慶元三年。郡守趙必愿創。臨卬魏了翁記。吾友林仲山出守全日。得柳侯仲塗氏讀書遺址。適鉏荒築室。館士儲書。與邦人講疑其間。且以致懷賢尚德之意。嗣予者不替。有引。齋廬庫稍葳衍。月益。今錫之號。榮治與雅嶽嵩廬四書院相爲儕等。今守趙立夫必愿復增而大之。爲堂三楹。榜以率性。而移書了翁曰。願有以告於邦之人也。維侯故相忠定公之世適。忠定爲政。尊經崇儒。表章性命之學。侯習聞之。故將與邦人共明此道。是敢不諾。或聞而疑之曰。聖人之教人。若不以性爲先。而子思孟子以前論性者亦未有必然之說也。今毋問始學。例與以率性。得無陵節躐等之患乎。曰不然也。成湯告民於亳曰。民有常性。周武誓衆于孟津曰。人爲物靈。凡皆立國之初。以是爲群言之首。蓋人本要道。無以先此。夫易聖人所以開物濟民者也。首於乾坤。發明性善之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各正性命於天地間者。未有不資於元。元則萬善之長。四端之宗也。猶慮人之弗察也。於繫辭申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猶曰是理也。行乎氣之先。而人得之以爲性云耳。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則又示人以知禮成性。道義皆由此出也。而終之曰。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然則易之爲書。其大本要道。顧有先於此者乎。故子思於中庸之篇。撮其要而言之。若曰。天所以命於人。則謂之性。率乎性而行之。則謂之道。即是道而品節之以示訓。則謂之教。嗚呼聖賢之心。後先一揆。故中庸之首。則易與詩書之首也。疑者又曰。以性命爲教吾既得聞矣。其在學者則何如其爲功也。曰。先天之易。乾南坤北。非性之體乎。後天之易。離南坎北。非性之用乎。坤之正位。變乾爲離。明見乎外者也。而曰畜牝牛吉。則順以養之。乾之正位。變坤爲坎。明根乎中者也。而曰有孚維心亨。則剛以行之。夫惟位在德元。而養之以順。行之以剛。清明在躬。不役於物。此盡心知性之極功也。故子思子先列性道教之目。次又釋道體之不可離。而繼之曰。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也。蓋自可離非道而上。則道之體也。

是故君子戒謹恐懼以下。則人所以求道也。聖賢之言。本末備具。顧讀書者不察耳。誠能於睹聞之外。隱微之際。已所覺而人未及知。隨其萌蘖之動。以謹乎善利之幾。則仰觀俯察。前參後倚。真有以見夫仁義禮知之則行乎君臣父子長幼朋友之間。皆吾性所本有。而所當爲。而實不容以須臾離也。於是疑者含然而作曰。維本乾坤之體。坤離之用。以發明性道教之節。吾將聞諸此。盍以復于趙侯。與學者共講焉。余曰然。是爲記。紹定元年九月記。

見性堂

宋馮山詩見性堂爲劉明復題　鑑蝕磨即明。水滓澄斯清。雜然外滑銷。道在虛中生。達哉彭城公。養心浩無營。一覺自復本。妙用皆隨成。性通儒佛間。大抵寂與誠。云見非見故。執見流爲情。名堂雖取相。證實不證名。文書每叢委。賓客茲逢迎。二諦本無礙。安知堂虛盈。優游寄真實。接引開群盲。登堂一開豁。灑然塵勞輕。宋韋驤詩 由來迷悟盡真如。見性名堂亦讀書。萬變紛紛任交戰。一心了了即安居。檻花妖秀烏能眩。庭栢孤高自有餘。多謝前人爲留意。使予聊得寓清虛。

誠意堂

潼川志 堂在憲司。提刑楊祖織有記曰。天下之理。一言而足。散之不可勝名。用之不可勝盡。而其要不外乎誠。天地日月之所以運動。鳥獸草木之所以蕃息。匹夫匹婦之所以云

爲。皆本乎是非有異道。日用常行非有異法。一於安而已矣。運動者有常經。一左一右。一遲一速。各安其經。而天道順矣。蕃息者有常性。一飛一潛。一榮一瘁。各安其生。而物理得矣。云爲者有常分。一飲一食。一出一處。各安其分。而人事治矣。故夫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誠之道不可勝用。且誠者何也。不欺而已也。不欺者何。不欺其心而已也。不欺其心者何。心所安則爲之。心所不安勿爲之而已也。吾心自明。以僞故昏。能勿爲其所不安。則僞去。以是寓於事。而衆善出焉。以之事君曰忠。以之事親曰孝。以之處夫婦朋友長幼。無不得其當。以之履患難臨死生而不動。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宜無難者。故曰不愧屋漏。誠之不可揜也。或曰不然。是道也烏可易言。當有所從入。或求之言。或求之動。一云爲期於不妄。一舉足期於不褻。聰聰然。兢兢然。無須臾之安。而僞勝矣。自斯人而以迂爲誠也。人始流於僻矣。自斯人而以拘爲誠也。人始迫於隘矣。僻與隘見於世。而天下紛紛乎多事。自枝而葉。自葉而似。摸擬刻畫。憔悴勞苦。卒得其似者。而誠之道隱矣。夫道與我爲二而僞滋。道與我爲一而誠著。不思而言。言自不妄。不思而行。行自不褻。其誠耶。其不誠耶。吾不知之也。書之罔覺。易之深。語之樂。而孔子從心不踰矩。子思從容中道。孟子周旋中禮。皆吾誠說也。是以名堂。以見誠之易易也。如此。乾道癸巳季春華陰楊祖職記。詩海繪章題梁歸安誠意堂詩　至誠千里應。淸坐一堂深。政有移風效。民無作僞心。寡辭身易治。簡訟吏閒琴。未必懋恭茂。吾知古亦今。

眞意堂

上饒志。故刑部郎中徐兢明叔所居。兢善書畫。人物瀟灑。乃後唐騎省都尉鉉之後。有園在弋陽縣。東年王右史元渤嘗爲賦眞意堂詩。　一室恐婦愁。三間良足用。積錢寬買園。此事不敢夢。弋陽千萬家。比屋接脩棟。相期生在勤。意象不少縱。飢字叅不破。竟日自控揔。設有花木山。僅作一身供。徐翁初來時。亦子不取重。徐徐汲堅俗。轆轤轉雙甕。鋤夷荆棘開。改化溪山動。千年五柳陶。慕用常接踵。徐翁但神會。跡跡不勸縫七弦已可忘。五柳不待種。見山若舉頭。孤鴻亦須送。宋胡寅斐然集題傅氏眞意堂詩　高構落繁陰。茂竹蹊冷風。小堂尋大景。已羅一畝宮。兒復吵北牖。方池渺溶溶。遊鯈亦何樂。動影相沖融。卉木羅以差。想見芳菲容。香枝寒月碎。雲架春雲濃。我來秋暮時。山葉般殷紅。乃春黄金花。尚閟東籬叢。維君抱材氣。志通身則窮。和璧默未售。夜半光騰虹。樂歲突尚冷。初是爭未空。恨我早病衰。不能卷千鍾。書聞滌塵話。氷壺瑩心胷。又知此勝景。芹溪縈硯峰。昔有遺世士。煙霞渺飛蹤。先生懷解后。問訊爲我通。芝菌不足飽。多謝角里翁。相欺王京路。手把青芙蓉。洪端平詩（眞意堂爲永嘉林氏題）　萱草遝庭宂。橘花照戶明。我惟天地性。物自古今情。元酒無窮味。朱絃不盡聲。道從涵泳得。寬作讀書程。戴栩浣川集寄題林上舍眞意堂用其元和淵明韻　趨嬴廛市寂。洗聽樵瓢喧。襟素倘相越。取捨誰爲偏。卓哉靖節翁。人境得優山。有真諒無厭。無住豈有還。唯彼南山雲。朝夕可晤言。　山雲將雨忙。山風得松喧。嗟我無用世。懶癖抱奇偏。驚鴻坫淸著。猿鶴猜舊山。羨君不浪出。悔我今空還。三復和陶什。慙謝不能言。

生意堂

元董嗣杲詩　畫堂淸傍水南橋。煙氣如炊掩紫霄。十二闌干成獨倚。櫓聲風隔大江遙。　江天銚霧未能開。闌拉孤笻覘九垓。紅日破陰晴色轉。廬山如洗入堂來。　絮花接雪小橋寒。渾是蘇隄柳下看。愁去不知春袖濕。晚風吹雨入闌干。重慶郡志李可裔生意堂詩　碩果食難盡。貿機運不停。岷峨裝霜雪。依舊草青青。

先意堂

元韓性五雲漫藁先意堂詩爲孫推官賦　聞說東萊有盛事。百尺華堂扁先意。天光雲影開畫圖。翠釜瓊觴奉歡醉。擇陰滿地萱作花。使我北望長嘆嗟。君侯竭來治獄市。始知盛事傳君家。君家堂中足歡醼。萬里難辭遠從宦。平生繼志當揚名。豈但據題事輸矣。人間甲第爭長雄。蜃樓海市紛青紅。三山山色望不盡。眞與此意傳無窮。桐鄉何如故鄉好。五雲還近蓬萊島。平反喜動慈母顏。仁風暗長圍扉草。人間陰德眞可居。歸來更欲高門閭。却笑于公眞早計。坐愁異日難容車。君不見飛甍照耀魚龍居。向來陋巷環蓬蒢。

古意堂

宋趙鼎臣詩　破鼎如鐺價萬金。古文科斗費推尋。不須更待琴絃足。會有幽人識此心。

得意堂

宋趙抃詩宿故梁宇正得意堂有感示諸梁英少　遺訓素諄諄。先生家尚新。門風競蘭玉。鄉譽動簪紳。戶牖宵排燭。琴書晝拂塵。子孫爲學盛。宜有起家人。

雅意堂

國朝石光霽詩一室抱虛白。中襟澹無營。松桂藹幽色。几席含餘淸。長歌樹蕙辭。閑寫籠鵝經。志愜恒自適。世紛終莫縈。焚蘭理瑤軫。古意寓希聲。

棄意堂

宋謝邁詩題吳明載棄意堂　此身聚沫無堅強。斧工代性藥腐腸。寸田蕪穢尺宅荒。玉石落落不滿房。黄婆居中備四方。焦勞亦坐意所藏。土如燒瘠草不妨。令人搗項鹹亦黄。世人紛紛各青盲。我以妙語名斯堂。期君得意觀濠梁。從渠焚醐狠如羊。君自放意無何鄉。一洗固疾生天光。漆園發藥君得嘗。

式華堂

宋周益公大全集式華堂記　淳熙甲辰。今太皇太后慶

七十於德壽宮推恩四海盧陵進士歐陽鉞字仲授以高年賜初品官其子碩取訓詞式華其老之言揭名于堂工部謝尚書諤寔爲之記歲星一周當慶元丙辰十月三日今皇帝奉上壽聖隆慈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冊寶於慈福宮聖算八十有二矣於萬斯年慶典未央鉞也又將升增秩之寵載新斯堂以延賓客其有日矣。

正己堂

（江州志郡都統制衙廳東有正己堂武陵圖經堂在郡提刑司僉廳後蓋取永嘉陳謙所書詩云大吏之師其道先正己反求乃澄源威權非所恃建安志紹興中宋駿於和豐堂東立射圃有堂曰正己宋薛季宣浪語集正己堂記）　城壘以北得射圃之舊地帶江面嶺搭岡阜而袖坦夷真武昌之形勝也自中興偃武徹備諸城汩沒芭蕭非復往意乃紹興己卯詔書閱步兵武事於是邑尉番陽董君經之營之番陽王君踵而成之張設射候創新堂陛通走行保伍之政因命同僚落焉王君爲堂請名走命之曰正己以爲大人正己而物正射法於是乎取故正己而後發失諸正鵠則反求諸己至於升降步武揖遜威儀一本諸躬用能不爭古之觀德者以是歟有旨哉孔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是則射御之旨藝寧足以周之古者寓兵於農非徒教戰而已射御之法使人知之知正己以成身則天下無事矣武昌當天下孔道南隣大治豫章北而申蔡蘄黃爲姦人盜賊之淵藪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亦闕矣王君洎走之爲此蓋將發政於方兵聯保伍之民遊於此學於此閱習於此以自成於此由正己而格物其庶矣哉。

治己堂

（宋文同丹淵集彭州永昌縣治己堂記）　常人患負己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馬雖美沃肥墳殖蔚薈猥然弗時芟薙亦已見其報之臧裂如也其有紃鈆放高攫忽墊墮務以不足恥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於心淬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思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厲聲鏗然蟠于縉紳崇卿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處之譽儀之視楪圖而丁之睨於兒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歟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悔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己修筠珍餘羅立環擁寒溜衆衆渠行沼湍茂樾清響旦夕滿座于忠公事既休即來其間其所以題之曰治己者有旨夫揚雄曰治己以仲尼曾參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于忠其尚以我之所得者爲未厭將酣飫而飽飫乎既蒙且悔而又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意內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悔也恩將見其騰于天而淡于淵橫軼于四海之外就有一誠而缺於己者耶予忠之賢七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猶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記

脩己堂

（鎮江志金壇縣廳事後有堂曰脩己大德三年達魯花赤阿老瓦丁尹徐克敏重建有記刻石）

得己堂

（元陸子方詩爲己終成物爲人適喪己得之以爲重喪者深可恥與其己墻主不若蒙袂死貧賤勿失己富貴亦勿競窮達本無心安於義與命人受命於天顏孟獨能正。）

尊己堂

（宋羅端良詩尊己堂爲汪氏題　華屋成來有幾年石囷看舊里中傳未容極口論臧否正欲虛心到聖賢室有圖書人自好門無車馬地還偏筆健人爭誦姓字從今到日邊元陳旅安雅堂集尊己堂銘）（今尚書爲新安汪氏名朱文公爲題其榜）林林生人玄精之凝自頂及踵天命流行君子之身敬共奉承曰惟事天動罔或輕公卿父兄出入假事至於使民亦若承祭無所不敬尊己之謂偃然自尊反失良貴擁金如坻高位以娛亢身爲侯衆怒射之匪德之尊其尊爲危所以謙者莫踰其卑先獻顧頷汪氏之執尊己緊何非己之己載啓華榜思我朱子神虯登天遺蹤在此維汪有孫作堂言言雲屏之山峙其後前豈構之復訓迪厥先爾冠爾裳毋驕而夭。

自得堂

（宋袁蒙齋集自得堂銘）　自得之訓肪于帝堯子思孟子陳義愈昭得何所得匪深匪高洞然太空大無不包萬物皆備不增秋毫無喪無得得之靡勞此學不傳嗟哉振茵師友講明繼也淘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

永樂大典　卷七二四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盛以仁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一　十八陽

堂（堂名二十七）

仁本堂

建康志堂在總領所東廳馬光祖建自題其柱云斯仁本堂建于寶祐甲寅仲秋朔旦落成于良月既望扁曰仁本取君子生財以仁爲本之義鎮江志總領所堂曰仁本淳祐九年總領余晦建

大本堂

元虞集道園遺藁黃氏大本堂記

宜春黃盅字子中早嘗從臨川吳公遊往來者數年歸而題其讀書修學之舍曰大本堂其後得擢公門有卒業之意而公去世已五年矣公之遺書緒言經手定者皆可考信而其門人子孫嘗所親聞者又可問而辨之以自致其學餚來求予爲之記而不知予之不足以知此也噫使及公之存因斯堂也得一言以惠幸從學豈不善哉嗟何及也而使予執筆焉其何以言之哉昔者朱子受學於延平先生先生嘗以其從豫章得之者而語之曰但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爲如何竊嘗由是思之所謂未發者豈非吾不睹不聞之時乎所謂靜者豈非戒慎恐懼之至無所倚著之時乎若夫氣象之說亦云危坐澄心而天理自見云耳必有模擬想像者也其師友問荅之言傳學者宜無可疑者嗟夫人之受命於天與血氣俱稟而生其爲性本靜也知識生而情欲作接於物而動者紛至疊起互爲應感反覆相因於無窮雖寤寐休佚之頃其憧憧者未嘗小止而定也是以一性而不復倒行逆施詠逮顛沛以終其身而莫知反其本原者多矣彼爲佛老亦或知此以爲憂乃爲絶物壁立以自勝或爲專一內守以自固其堅苦百倍則有之雖或髣髴之有狀然欲其立人極以贊化育則與聖賢之學爲大不侔矣今夫天道之行也必有歛藏以啓發生之機人之爲學何可無所涵養以爲動而泛應之地乎苟自始及終無一息之靜則隱微之間動機之發亦何以察其辨而致其力況於風靡瀾倒潰冒衝突而後從而制之將何及乎吾是以深感夫延平之言而竊以爲大本之立庶由乎是而區區言語文字之求宜未有切於此者矣若夫其後朱子之門人或傳其師說以爲考諸聖賢之言進修之實尚有可言者則在後學又有以究極之吾聞予中之居是堂也以高潔自竟好靜坐故以所聞告之以爲之記

立本堂

元姚牧庵集題董氏立本堂記

立者顚之反也本者末之反也天下無無本之物亦無不大之本

其觀植戈于下鐵則立下刃則頹鐵大而刃小大爲之本而小其末也語學則不然大顛其末而小爲之本故天下本國國本家而家本身至於身則居億兆人之一若是小矣要其歸也乃爲天下安危治亂之關則身非獨本一家實爲本於天下故曰小者本之大者末之然立本有道而非他立吾身爲耳矣孔子語孝子之終節第立身於事親事君之後則立身者惟忠孝之家爲克對而無著聞今評董氏者曰世特如漢韓侯世相如韋賢家法則石奮以故十七年致商大參公爲今中書左丞公時以翊衛指揮使書先正平章忠獻公碑因扁堂曰立本嗚呼非知者孰能名斯堂非篤道者孰可居斯堂哉後十餘年上以江浙省臣震非其據詔公來撫之燧以士生皇輿一軌之時誠千載之曠遇浮游江湖求觀南紀禹跡疆理之槩相遭東吳見其圖回之欽措注之宜潔白之守任負之力有非喬木故家漸涵庭訓上結主知者不能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孫叔子若甚叔敖楚王思其先烈猶封之況託忠獻遺體式穀似之者宜聖皇擢繼父武爰立作相也暇則相語曰昔者商公持書扁耳時來堂也去年始落矣其記諸燧思業公鄉黨此以告苗裔固宜今是東吳忠獻以太參左相兩書開府既薨公季父今承旨公又大參于是去位而公繼至一門再世之間三相而四開府矣豈國家惓惓忠獻徇地是邦撫棲有勞非弟若子不令出鎮不足以繫其民情然歟又益思夫董氏之大立本忠獻忠獻之相立本東吳公不可不原爲堂于此也元程禮部集題蔣氏立本堂詩

貴山一何高遠跨宜歙境上有蓮花峯下有軒轅井山深草樹秀地勝人物鬱蔣氏此世家居然樂幽屏暮也有奇氣如良金發礦舟車走都國推轂擿山若青杉聊小試勇退不待請築堂名立本總戶轉花影文章落館閣一字重九鼎遂令山中人談說到其穎嗟余戀微祿白髮颯垂領誓將乞餘地結屋送殘景富貴一夢空詩書萬年永茍無佩印心何待田二頃

知本堂

國朝胡仲子集胡氏知本堂記　國家營新城於諸暨常栖重兵命省臣有文武才者撓之於是參政胡公往踐其任數年之間令行化孚人用和輯公廼因其餘力構堂曰知本而居之來歲移鎮來杭朝廷加公行中書左丞新城之堂蓋廢矣則又即所寓而扁焉以新城往時陳剛之記俾復述以記夫今堂余觀天下之物基厚者積必高源深者流必長盛德之興其後必大昔越國公畢志効力於社稷有開國之功有庇民之德身不食其報而遺裕在其後昆公實承之朝廷嘉念越國衍錫封之典厚任子之祿殊恩寵秩萃于一門焜燿當世公實承之此宜夙夜不能已其惓惓之心也是堂之作其名蓋有由然矣夫以燕處之私不忘其所始則其於涖官必莊矣戰陳必勇矣豈有非孝不忠之事乎故家有嚴君由之以生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勞至死可也天下有王由之以立者謂之父母左右就養服勤至死可也而又有大父母焉雖吾君吾親皆資之以始所謂萬物本乎天者是也就之而不可得奉之而無所致其力君子於此蓋難矣今剛推言功業本於仁義仁義本於心心本乎天是之謂知本孰從而求之滋不易矣天體物而不遺吾以爲君親皆天也臣子日用之所當爲者孰使之天使之也天性在物雖究震內食之禽獸猶將知之何獨至於人而知之乎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二者何天而已矣知所以事天則知所以事親矣知所以事親則知所以事君矣反而求其本亦曰敬身爲耳詩書稱君子世篤忠貞召虎肇敏戎功人孰不以此望之公乎尚克蹈之不然則余徒有言也亦末矣

務本堂

宋李大隱先生集務本堂銘　仁爲道遠行莫能至究其本原在孝與悌孝悌之性誠矣無僞廓而充之爲仁甚易

勤有堂

宋姚成一雪坡集胡氏勤有堂記　詩書勤乃有退之訓符語也廷平胡君敬仲名其教子之堂曰勤有

是之取請記之夫詩書所以載道也有詩書於己豈不欲有斯道於己哉勤乃充之是非止習訓詁工詞章也亦非止釣名位干爵祿也退之之於符也訓之以詩書訓之以勤有是矣公相之府文章之貴豈訓我金銀車之誤宜也胡君之教子必不爾書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功者修齋治平之功也業者修辭立誠之業也勤乎當用力於此元劉將孫養吾集劉氏勤有堂記　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訓于姪語也彼未嘗識有之趣哉望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揭者其用意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爲士者皆矜喜於得師迺其家學君耆年宿學爲里大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蕭臺臨其上築堂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捧渠倦遊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復考質講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爲之名且俾後人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閒以謁於余請爲勤有記之予嘆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者亦有之矣回思隋唐科舉數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皓首各不相爲謀哉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野有志華謂出試大謀如蜀狗之不足重陳蓋自于政以來及王介甫筆若

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建鄴藏一麓供一炊飯彼得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成都之經驛之以版築黃樓之劉沒之以泗水有之非其任而拜畏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有之可味獨書生可耳而書不能盡覽有不能盡也世事之相違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予感哉人有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撫碑哉且以為厲媒官館教而父師日以遠矣兄弟無故一樂也出處離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幾希矣而況夫呻吟穫之異趣峙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稽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黃卷素心天祿何之暮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內六經之外頗復猶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羨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黃文獻公集勤有堂銘　皇錫下人厥也良貴能者守之罔敢息棄惟勤為常非有為異反身而誠萬物皆備其勤斯何扶壽以之雖休勿休伊誠之思其有斯何匪我也私不物於物而誠之為戕劬而躬避懇朝夕封本殖驕執為已得一元默運其生職職天德之

脩人道之極猗君之為厥志允臧式敬爾承勿助勿忘聞邪存誠克實輝光我昜振之勤銘旂堂宋馬碧梧玩芳集題張氏勤有堂詩　世間義理儘無涯桃李春風總一家最恨一般浮淺學賣花擔上謾看花黃仲實詩為萬師魯題勤有堂　先生家住楓樹林白頭不肯玩寸陰寶劍裝成未出匣夜中每作蛟龍吟一旦烽烟照江滸奔走黃塵命如縷攜頭只載古書存三尺額屢付焦土艱難十載勞經營堂成勤有非徒名階前更著陶氏凳案上不廢韓公檠達峯如屏立秋骨崢嶸下有黿鼉窟興來獨往釣滄浪歸時還詠藤蘿月南望紫雲靈峽旁昔者經過今未忘徑須往問北窻竹侵膝闌雜清夜長　國朝僧無詰蘭雪軒集新安陳自新題勤有堂　新安東阜起新堂勝把熊丸作膽嘗帳頂有烟留墨色案頭無火著螢光唯應滿腹撐書史且欲留心校典章總是當年辛苦得伊誰未老鬢毛蒼　非空上人詩為江東陳自新題勤有堂　陳之祖為江東名儒娶望族朱氏外內合懃底于成家遂搆堂曰懃有　起家陳太丘聞基同太古外若東王公內若西金母少年讀書不知苦五車萬卷來東魯隔窻濕螢冷無光青燈一點懸跡兩朶麻雨外絲如烟洞房雪蠶參三眠燈下鳴機春白紵蛺蝶香羅花底穿滿載素王書一腹萬事於人無不足門徒授經歲輸

粟來年搆堂作書屋長松百尺掛烟蘿雪作精光亂飛撲十二紅欄倚秋色黃山三十六青玉彼有仍孫繼前躅弄祖之堂父書讀年來五十無官身人在考槃歌隱淪挑花紅紅李花白開向江東遠行客江東行客江南來手持五朶雲文開一片長思千里望江東故人半凋喪普滿山人定相訪刻我新詩華堂上

大有堂

唐宋百衲錦屬霆題大有堂詩　好風油幕動高烟令歲仍逢大有年下國難留金馬客此邦宜著玉堂仙胥中元自有丘壑盡裏何妨對聖賢深院日長鈴索靜花陰脫到薄書邊

獨有堂

宋馮檝雲老生集獨有堂記　鄭信可於所居之西東作堂以為燕衎之地摭蒙莊之言命之曰獨有屬其友馮其為之記夫西州沃野千里鬱葱華潤其間隆堂峻宇崇臺延閣攬物象之奇極遊觀之娛何啻千萬至於美淡泊之至味須幽寂之華觀會萬象於一致錯微塵於無極能以是為燕遊之適者或無其人豈信可所以命斯堂之旨乎然照曠在前而盲者無達觀廣奏盈耳而聵者絕瑩聽知信可之深者能相索於有無之表不知者戒以為病余請樂其所不知者獨者人之對有者無之偶信可自少時已得道於大隋靜南堂超人我之域過有無之量及今老矣道既熟矣將以斯堂為廣漠之野無

何有之鄉物我兩忘而萬物皆我若何為獨為非獨邪總貫萬彙而莫窺其朕若何為有為非有邪人見其於斯堂起居言笑不異於人而其倘佯徬徨所以跨寥廓而友汗漫者莫得而見之矣此信可之所謂獨有非世俗所謂獨有者也信可曰予真知我者請書以為記鄭印雲溪集題獨有堂詩　俯仰天上下尊稱唯我獨無物亦無人本來真面目　至道渾疑獨頭頭豈或遺塵中如點契聖處自深知一體珠同貫多方路益岐未能馭物我難與話希夷

西有堂

元程禮部集西有堂記　孟子稱君子有三樂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為第一然是二者繫于天非人所可必也非人所可必二者之中父母俱存尤人子之所願望幸而得之豈不大可樂耶世之人父母俱存者有矣或不能以舉安舉安矣或不能以備福德享名祿而壽壽矣名祿享矣福德備矣或少子孫有子孫或不能以皆賢子孫既賢父母既安而家或貧不足以養老由是觀之君子之有此樂也亦難矣哉休寧吳君文可以父蔭來京師調官杭之古城巡檢將歸拜其親請於郡人程文曰吾父之始仕也由世澤五調於行省三選於中朝以年滿七十宜投武德將軍同知松州府事致仕吾母汪氏亦宦族也與吾父同年月生前後不違數日至元庚辰之斗建卯也二

老人康健精明神氣完固夜書細字日執女工不衰吾兄弟樂吾親之壽康也治一堂以奉起居焉昔李白之生也以長庚老人謂同年焉同庚而吾二親之生實同庚辰因緣起義以名吾堂曰西有取詩所謂西有長庚者也予以娛吾親且以志喜願賜一言以張之余往以弓刀之伎竊食縣境者三年嘗過其鄉而屢交其善人長者聞武德之名甚熟在京師又識文可兄弟吳氏蓋世家而衣冠詩書之澤不泯益遠前其家僮有得祿仕至州郡者俊其賓客有去而相望取科第者遺風流俗大槩可知也今文可之父母齊年同德壯而仕老而休而安而壽而兄弟皆賢又有先業以自裕有世祿以傳其家孟子所謂三樂之一而世之人所難得者豈不盡在耶夫善事其親者固無所侍於外啜菽飲水猶足以為歡然而得之天而具是數者於人子之心獨不甚慰且幸耶求之一鄉如吳氏者無也求之一縣如吳氏者蓋少也求之一郡如吳氏者又不多聞也遠者未可知而近者若此則西有之堂豈不卓然盛美哉是不獨文可之喜而凡士君子之愛其親者皆所喜慕而樂道者也故為之記而侑之以詞俾歸令童子肄之聯臂踏歌以為親壽以助其歡云其詞曰東方兮啓明南極兮壽昌攙北斗兮酌酒槳壽吾親兮西有之堂吾親齊年欣欣兮樂康堂之中兮遐宇堂之外兮竹木秀野賓客上堂兮子孫羅列而在下執手攀兮拜天披彩衣兮戲舞歲之豐兮時之豫吾親之樂兮從朝至夜至正十二年二月之望記

全有堂

國朝錢宰臨安集全有堂說　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或者不能有而全焉氣之蔽也欲之汨也學焉而所知不蔽於氣所行不汨於欲則有者未嘗泯全者未嘗虧也是性也具於吾心其目有五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人人之所全有也上焉而聖固全有是性也下焉而愚亦全有是性也中焉而可以為愚可以為聖者亦全有是性也聖也者性焉安焉有而全焉愚也者暴焉棄焉喪其有而虧其全焉彼可以聖可以愚者暴焉棄焉則喪而虧者終不得而復復焉執焉則喪而虧者庶幾復全其天焉孟軻氏曰性善知性之全有是善也天命之性也荀卿氏曰性惡揚雄氏曰善惡混韓愈氏曰性有三品皆以其稟於氣者當之而不知性之全有是善也且五性之具於心人無有不善也謂之惡可乎人無有不同也謂之混可乎人無有不全也謂之三品可乎彼謂為惡者即氣之汨沒者言之耳謂為混者即氣之清濁者言之耳謂為三品者即氣之至清至濁與夫清濁之間者言之耳又孰知性即五常之理乎知性即五常之理則皆善也何有於惡乎何有於混乎何有於三品乎叔魚之生虎目而豕喙揚食我之生豺狼其聲叔椒之生熊羆其狀是皆形聲之得於氣者然也果可謂之性乎彼徒即形聲以命其死亡固不足為訓而韓子復即是以明其性之不善若然則伏羲蛇身神農牛首仲尼蒙倛周公如斷菑而皆為人天性之善何與於形聲閒邪彼三子之不能脫禍行之惡也非形相之惡也又豈可即是以明性之惡乎孟軻氏之言性善是已韓子不當即是以非之也后稷之生岐岐然嶷嶷然是故性之善也文王之生也傅不勤師不煩是固性之善也荀卿氏謂之惡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母之生后稷也無害生文王也不憂為后文王之性則非也堯文之善性也未嘗習於堯文而卒為姦自暴也瞽鯀之惡害於氣也舜禹生於瞽鯀而卒為聖性之也上智之不移也揚雄氏謂性之善惡混韓子非之是已但以未嘗之姦瞽鯀之惡為性則非也性也者人人之所全有也不以智而豐不以愚而嗇不以上焉下焉中焉而殊也韓子之言三品蓋本諸夫子性近習遠上智下愚不移之說不知夫子所言氣質之性也非性之本也性之本善人所全有孟軻氏之言性善是也夫何三品之有哉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春秋左氏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是皆可以見性之本善而人人之所全有也孟子言性善蓋本諸此嗟夫人之有生形也者氣之聚也性也者理之會也孟子論性不論氣知性者也其言特未究耳諸子論氣不識理不知性者也故其言也不明迨程張朱子之言出而性之論確矣故後之人得以窮夫理而盡其性焉如吳黃原輔氏者其進修之室曰全有蓋本諸子朱子敘大學之旨也原輔信能格物以致其知誠意以正其心則性之固有者可以復全其天焉且原輔之所謂全有者全其性之所有也用也吾般并以其得於天而本然全有者為原輔言之原輔將欲全其所有以立程朱之門以達孟氏之域以陞孔子之堂固由其命於天者無不全也作全有堂說也蘇平仲太史集全有堂箴　監察御史王君元輔以全有名其堂余知其有志於學也因其請為作全有堂箴其辭曰惟人之初生一而已焉及其至也為智為愚為狂為聖不啻天之與淵其何以則然豈不固有之性能全與不能全乎於戲在我之天其孰能遺之奈何不勉以希夫聖賢有如斷喪而不克奉以周旋則辱斯堂猶將局蹐其將何以無愧於兩者之間也

和理堂

陽江縣志和理堂記　在己有性在物有理內觀者取足

於身有性存焉外遊者求備於物有理存焉七情未發謂之中性是也發而中節謂之和理是也和之為言猶五聲五味之相濟莊子之智恬釋氏之定慧也即定之時慧在定靜中之動以恬養智也即慧之時定在慧動中之靜以智養恬也然後理性之說炳然矣經教中有六和合一精明蓋耳與聲和合然後有聰目與色和合然後生明彼以聲色和合者六塵自見自聞而一精明之性未嘗見聞亦未嘗不見聞和理之出其性進此道也夫視之可見在目理中有也聽之有聞在耳理中有也思之可得在心理中有也出視三理有不可窮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之外猶有性有命焉而人以理之所無遂以為誕陋矣譬髮之量已關混沌之初未有天地迨夫心目一關又疑天地未分混沌復何所託也質之老師宿儒鏡莫曉解於是逃遁其辭曰聖人存而不論夫豈知不論者非理所能知也余既夫理之不可知者有理礙而人明夫理之不可偏者有和理因建堂曰和理堂名其軒曰時軒夫時者天之所不能違聖人之在上曰皇曰帝曰王聖人之在下曰清曰任曰時無非士大夫所已信也孟氏于七篇多言王政大人之事惟孔子無可無不可乃言聖之時無可無不可聖而不可知也蓋無可則不作有見無不可則不作無見不作有見雖善者亦

不立不作無見雖不善者吾亦善之作興建立盡歸妙用步趨鑽仰者皆自理而及矣祖師曰十二時中參取余嘗贊之曰滿郊春色露真機十二時中箇箇奇以至觀四序之推移閱萬物之變化心中倜儻分明亦無非時此士大夫所未能信也余既為和理堂記又以時軒之意附之以示莫逆者一笑焉

清理堂

東郡白馬縣志縣令元起立遺址尚存宋周美成清真集睦州建德縣清理堂記　浙西之壤與江而接者窮於新定大江渺綿陸地險阻其勢若與下流諸郡斗絕重山複嶺環抱萬室朝霏夕嵐與人俯仰長谿瀉其前大路絙其後過客舟車非有故不止故傳舍常虛民俗靖雅善藩其產而易備以威故關訟常簡苟為治者明以察其隱柔以保其良剛以禁其暴無苛取滋事以擾之其息訟弛刑視他郡為易奉議郎陸令之為建德也資稟粹和習於吏事既無三長加以不擾愷悌之政能宜其民尚乎訟息而刑弛矣公事退乃休於西堂日以考經史接賓客為務嘗試過其堂則令在焉又往過之令亦在焉數過之無不在也退而語人曰茲所謂樂土良民也歟不干於有司而能佚其令也如此或對曰不然是誠在人為簡簡應為繁繁至治絲者繹之則理棼之則亂烹鮮者靜之則全撓之則碎十室之邑可使智者勞三人之衆可使勇者怯況此（一作茲）邑之鉅哉今吾令之施教也清而不煩其區處也要而歸理民感愛之相戒以無犯然後土始樂民始良無關決之勞知江山之勝享為吏之樂而若是其佚也甚閑之曰美哉是不可以無述堂故無名因名之曰清理書其語以告來者以致斯民之意焉令名遠字潛聖云建中靖國元年七月十日錢塘周某記

平理堂

延平府志堂在小廳左堂之後有道院所以為延賢之地潮州府三陽志郡治公堂之後其堂有二東曰平理北曰清心續三陽志潮州郡治府堂舊居平理堂西周侯梅叟遷于郡治直北寶祐六年林侯世再即舊地徹而新之為堂七楹前有穿堂後有凝香閣新城縣志府治其左曰平理堂治事之便廳也太守朱元廣建舊為東廳

佐理堂

與地紀勝堂在池州倅廳

東理堂

宋鄱道卿集曹巨源東理堂記　廣濟復軍之三年濟陽曹君巨源實始簽書判官事居數月上承下撫政克有聞於是即其廳事之右荒蕪廢圃之中擇地而搆堂焉以為燕休之所余為以東理名之取荀卿所謂君子安燕而血氣不惰之說也夫理之難辨譬猶金藏於沙玉藏於石驊騮騄耳藏於駑蹇之群君子之東之也必將悉窺編籍參攷古今而盡其思索朋友

之益然後視之而明執之而固養之而成用之而裕自修身而推之以至治天下何往而不利則非於其安燕無事之時而可乎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蓋非獨國家為然也故阿衡之大業實定於有莘之野尚父之殊勳實定於東海之濱如其受幣登車遡始汲汲焉思所以相湯文王之業則雖其身且不暇保況欲隆易遠之商周邪後世之士不用則已一旦擢之朝廷之上曾未暖席而阿君罔民之迹持祿保寵之計已陷於識者之議而終其子孫無以自贖嗚呼皆其素所自負者不重素所自期者不遠而不秉理之宜在燕也巨源帝鄉王族也耳目心意薰蒸於富貴之盛其日久矣而修尚勤約反類美蓁被褐之士信其安燕而能不惰也其退食而遊是堂庶幾有取於余之言乎　又詩　主人生長綺紈中標致分明儒者同結搆不因窮愚組棲遲聊欲事磨礱血漫霜鍛悉王鳳坐擁雲鬟笑馬駝銘府功勳久半落會須騰踏振家風

天人一理堂

元逵伯正詩賞壺天人一理堂　高高下下兩無窮畫在壺天一室中俯仰不堪供一笑何當相與問洪濛

集古堂

元一統志堂在綿州富樂山淳熙中太守史祁以綿多古碑凡漢魏以來舊刻華置堂上兵廢

閱古堂

宋韓魏公安陽集定州閱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遠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汩于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條繪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底興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要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遺未克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故觴鼓茄吹四時之景災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遣責之在己予故得其道而處之至于愊中生笑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恐有既乎若其賓客之于斯僚屬之于斯不雖凡庸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

被于旂常傳于簡冊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感有貸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已之為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奧堂遂娛賞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變尚而增葺之宜免夫黷把玩慢之患矣謹記　又詩　仲尼大聖人文武亦云學況其下者乎而不事韜琢伊予之遭辰進本任愚樸令辱寄中山地重扼幽朔日懼不克堪謀上所東擢古之良守帥功業甚奇卓思以救空疎志慕極堅確後圃新吾堂左右謹圖撰公餘時縱觀大可儆覬覬奔雷發聾聵皎日破昏濁苟能奉規矩易愧大匠斵我此賢賓僚指顧便揚攉四座企清風耳目外優樂予好虛名哉事實出誠懇庶幾得消塵聊以助海嶽唯有大忠心允覺覺後覺　又次韻答侍讀張龍圖索閱古堂詩（云本）　千年賢迹一堂間日企英風軟自安爭似公陳無遠義君王圖入殿屏省　江少虞類苑韓魏公知定州日作閱古堂自為記書于石後又畫魏公像於堂上宋子京知定州作樂十闋其一曰聽說中山好韓家閱古堂畫圖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聞之不喜　石林詩話韓魏公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以天下為任御事不憚勤勞晚作閱古堂富鄭詩題閱古堂并序　天下十八道惟河北最重河北三十六州軍就其中又析大名府定州真定府高陽關為四路惟定州最要定為一路治所實天下要重之最知是州者兼本路兵馬都部署居則治民出則治兵非夫文武才全望傾于時者不能安疆場屏王室也然自國初已來專以武臣帥諸路慶曆七年甘陵妖賊據城叛河北妖黨相搖以謀應卒驕將懦人心大震天子悟始議選儒臣帥四路以督諸將適起知鄆州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昌黎韓公帥真定以遏亂萌明年春賊誅人安既而夏大雨河決商胡東北入于海河北災人復不寧流徙失業者四出咸不翅千里僵仆滿道天子恤然且慮他姦遂以公帥定定既要重天下宿兵素多屬傷殘之後官民捋困征賦逃無幾而兵不少減兵驕舊率欺益驕以悍公風夜裁整以威以懷兵之驕不從令者捽其首惡斬以徇暴為條教餘怙怙就約不敢譁于室至有調發者遠而獨戰如公親臨已而招集逋亡四流爭還如啼孩奔父母惟恐其後至則充然各得其欲農無廢隴賦有餘粒不費誅積歛而上下足堙漏補罅一而完固公既繫疆埸之兵又育彫瘵之民左行斧鉞右哺飲食亂者必治亡者畢存禮法政教向之人所不得聞者今漸漬酣飫無不貫徹自是邊人革其耳目新其肝腸優為而樂從故人易治而功成速也又明年秋天子圖公之功詔加大學士公先嘗衣其志

幸終三年不願亟易也至是天子抑騎召而使即以撫嬉遂公請亦以慰斯人愛公之心也公惕寵歷官雖無事未嘗輒自豫念兵與民之急宜無過者翔臨要重之路憂虞所繫凡是經畫不可以無法迺擇取歷代賢守良將總若干人行事創大屋以類相次繪于周壁牓之曰閱古堂蓋欲閱古之人所為而為之法也噫公雅文傑武自當視乎古人且天下方遵公入輔以致太平若其安疆埸屏王室豈庸考古而後能哉實公沖然不自有其有而歸乎古人也其懸知來者不師繪事而公是師也雖然竭古菴善意人警己公之意謂其至矣乎公鄙閒索詩因粗序所致之旨以誌其始而示于後詩曰朔方之兵勁于九土尤勁而要粵惟定武兵勁在馭用則羆虎失馭而勁驕不可舉曰保曰具閒壁連阻武齊斯守來手就屬皇帝曰噫汝武身取有敵必業以儒于撫公來帥定始以威懲有兵悍積一用干斧連營恒之膽累腰偃既懼而教如脂如乳以劃以射以鉦以鼓無一不若師師旅旅列城自歛靡不和附陰沴為梗降此大雨大河破浅在河之滸民被墊田入污莽流離蕩析不得其所公感曰吁予牧寧屬甦大招來乃大保聚乃營帛粟寒衣飢茹民歸而安水下執禦疆萌死生由公復應曰義曰仁霸爾春煦合和蒸天天順以序公撓獨稔岌參岌泰公

俗獨樂夫耕婦抒人雖曰康公亦莫豫謂此一方民與兵具務劇任重稽古人裕人皆謂公與古爲伍公文化民公武禦侮何思古人公不自許遜擇奇特繪于堂宇列其行事指掌可數前有古人在我門戶後有來者依我墻堵斯堂勿壞有堂有故堂之不存來者曷觀宏乎懋乎千載是矩范文正公集中山天下重韓公蒞鎮臨堂上積昔賢闊古以儆今拔卅六十人冠劒竦若林既瞻古人像必求古人心彼或所存遠我特所得深仁與智可尚忠與義可欽吾愛古賢守馨德神祇歆與法曾弗泥勸沮良自斟躋民在春臺熙熙樂不淫耕夫與樵子飽暖相謳吟王道自此始然後張薰琴吾愛古名將殺若武庫森其重如山安其靜如淵沉有令凜如霜有謀審如陰獻城一朝拔戎首萬里擒虎豹卷韜畧綜覩投奎驚皇威徹西海天馬來騤騤留侯武侯者特相俱能任決勝神所啓受託天所諶拔關日月光振起雷霆音九關支一柱萬宇覆重衾前人何赫赫後人豈愔愔所以作此堂公意同堅金僕思寶元初叛羌弄干鏵王師生太平苦戰誠未禁赤子餵犬彘塞翁淚涔涔中原困馬厲天子動宸襟乃命公與僕聯使禦外侵歷歷華前轄拳拳掃妖祲二十四萬兵撫之若青衿惟以人占天不問昴與參相彼形勝地指掌而歸踏復我横山獵限爾長河潯此得怏

可抗彼宜內就撓上前同定業奸謀俄獻琛梟巢不悉覆異日生齒翕僕已白髮翁量力欲扶替公方青春期抱道當作霖四夷氛消奪百代病可鍼河湟議始行漢唐功必尋便令千載下景仰如高岑因賦閱古篇爲公廊廟箴歐陽公詩兵開四十年士不識金華水旱數千里民流誰望關公初來視之嘻此乃予責將法多益辦萬千由十百蟄齋（一作咨）談笑聞進退有寸尺曰此易爲耳在吾繩與墨天成而地出古所重民食貯儲非一朝人命在旦夕惟茲將奈何敢不竭吾力木牛尚可運王磬（磬當依諸本作磬豈用國語臧文仲告糴事）猶走糴困難乃見材不上將有得公言初來信終歲考成績驕墮識恩威謳吟起羸瘠饑殍著行伍倉廩飽堆積文章娛閑暇（一作弄閑暇）傳記尋（一作細）往昔英英丈與武桀桀圖四壁酒令列諸將談鋒摧辯客周旋願覩聞是不爲無益循吏一州守將軍萬夫敵於公豈止然事業本燮理富壽及黎庶威名懾夷狄當歸廟堂上有位乂（一作況）屋廈大匠不擇斧衆工隨指畫從容任羣材文武各以職王遂原詩始閱定作閱古堂又閱定有閱古詩揚之遠定五千里思得兩翅臂以飛偶閱人來說堂事初敞兩壁無塵疵閱時公來命繪匠親以玉指突畫揮教令其載若其狀匠拜奉命惟不辭左圖守相父母吏右狀將帥熊

熊姿長冠巖巖偉劒佩闘以玄白爲衮衣屹如丁寧立以議避若避讓行而隨圖成儼（一本作嚴）殺色可讋遇吏不敢觸目窺仍令大筆署行事寫出黑膽朱肝脾死者有靈如不泯合有英氣來附蘇故公之謀不知出宜有神鬼（一本作物）陰助奇茫茫九泉謂已朽豈意一旦存形儀請留中壁素莫繪待千歲後公以歸當搜國匠第一手狀寫公像存依稀要知文定武紀備遺與萬世瞻思資我知觀者定墮淚不復覩首羊公碑又聞當世大手筆磊砢詩句相撐支手搏蛟龍拔解角爪擘虎豹全脫皮鄂州漢堂遂寂寞韓詩塵縠人不吹想應從此傳萬世粹玉貫串珠紫纍小戎何爲尚縮伏久滯公斧血不滋何時功成事業就兩手一掃清三垂（一本作陲）歸來天子喜以須奉階輝煥平無欺（一本作歌）次招富世草茅士各使呈露心腹披締裾聯纓上廊廟留與後世圖爲師然後回謝閱古堂彼合異代今一時宋景文公詩堂皇對芩蔚歡酌坐怡然贊美持藝日紡甘抑雖天（揚淵五湖賦連沅抑雖）渚翹幽虆鷩林響靜時蟬老去興非淺無妨清夜旋

稽古堂

宋馮縉雲先生集

李震和稽古堂記

資中人李震和自少傳其家學爲諸生年三十餘未達且甚貧也乃出游而其平生故人親戚稍資業之因賈于荊襄已蔑之閒不十年而其利百倍既富則慨然曰是故吾之權道豈其初心哉吾年幸未甚大三子長宜有以爲訓乃毀其舟車定居于涪之樂温葺齋館並市六經百家歷代史傳闔門不出日以讀書教子爲事始作室時傾鄢山爲基有二泉出于基之側既成則命其堂曰雙泉堂之前爲屋五楹徹戶牖東向命之曰東齋會予貶罪歸耕與震和相近未踰月而一再過之升其堂喜其清潔嚴淨有山人處士之趣見其三子嶷然知其有成於異日猶物之始於東南而成於西北也命之曰東齋是矣彼雙泉者其發沮洳以爲井腐泥不可食是何足以辱公之堂宜更命之曰稽古昔桓榮以經術爲漢光武所貴重授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後世頗議之以其爲學志於利祿余切謂議者之過也周公孔子去人遠矣自是以降孰不願以其所學榮耀於時蓋公侯軒冕之貴人人所同欲雖聖賢不能與人異異於人者其在正與否也世或以諂諛得之或以姦詭得之或以賄賂得之言兵者殺虐人得之言利者錐刀魁剥得之與夫陷害君子苟利其身不顧而得之者自古及今凡可以得莫不極其力之所抵而必於得焉孔子所謂既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不惟是之深責而反有議乎稽古得之者是猶不怪于袒裼裸裎

而獨不可於繪帶之偏冠屨之弊、此世所謂誕妄不切事情者非耶、晁和其教諸子勿以進也、而諂諛、而姦詭、而事賄賂而殺虐人、而錐刀尅剝、而陷害君子、而苟私於其身不顧國家、凡得而有愧於心者皆明戒而中論之、惟韋思於經術以希桓榮、此余所以名堂之意、亦晁和始買於江湖曉勝、而易其貨於詩書、與呂不韋之易其貨而居秦質子異以臧宗、其有聞歟、余未老、庶幾猶及見其有得也哉、　又稽古堂詩爲曹應祥題　稽古堂前雨半天、濛濛山色思依然、幾多心事催霜鬢、零落梅花又一年、揚誠齋集稽古堂詩爲李師儒題　青楓金刹依然在、黃石圯橋元不改、只有謫仙稽古堂、兵燒水毀草樹荒、二大夫家有孫子、去珠復還堂再起、未覺碧光拂金波、牙籤玉軸拄銀河、山鬼吹燈聽夜誦、秋光獻穎供晨哦、向來二李名父子、今來二李佳兄弟、鶺鴒雙去集上林、李家大夫看二二、曾丰詩令人不足與之謀、心向三都以上遊、有集可明經子史、無秦難別夏商周、心驗口笑先儒泥、一萬餘言解三字、粹精還我聞未聞、糟粕從渠味無味、懸知書者古之餘、獲契阜變讀何書、猶期立腳羣賢上、更請回頭萬物初、

懷古堂

毗陵志、堂在郡圃、淳熙閒陳守廣建、下臨大池、雖旱不涸、舊傳郭璞所鑿、故名、太平州圖經志、堂在湊歙臺後、乾道

四年吳芾建、淳祐六年陳壎修、并和陳夢斗詩、　娥眉亭下路、舟楫幾經過、曉識黃山面、新添白髮多、學仙徒化鶴、病僂喜名駝、四上江湖請、金章許換蓑、宋末聯庵詩次韻陳休齋懷古堂　平昔塵編裏、心期本自幽、那堪舊來石、更作此追遊、好句看猶在、遺忠恰已休、亦知今日意、不遂大江流、楊誠齋詩雨後清曉梳頭讀書懷古堂　宿雨猶涼在、晨陰欲霽初、移床近秋水、正面對芙蕖、團扇淒無影、生衣凜覺疎、欲歸仍小佳、更讀數行書、嘉響餘宵釵、荷粧赴曉鮮、梳頭花霧裏、照水柳風前、舊雨仍今雨、新年勝故年、登城有佳眺、秋稼正連天、　曉登懷古堂　度暑過於歲、初涼別是天、獨穿秋露草、來看曉風蓮、病骨殊輕甚、幽襟一灑然、不妨聊更隱、何必更林泉、　懲懷古堂　新葺懷古堂、舊臨郭璞池、去歲夏但秋、無日不此嬉、炎蒸無暑性、芙蕖有涼姿、今年池水乾、老子來遂稀、豈惟來不留、亦復去靡思、朝來偶一到、又覺景特奇、水含霽後光、荷於風處欹、便有白鷗下、驚起羣羽飛、方池灔隱東、長池橫屋西、紅綠向背看、觴詠朝夕宜、此堂初無情、此池詎何知、如何淑斯世、乖違亦有時、黃裳詩題懷古堂四首　去住元來自有因、臺頭山上今棲神、茂林高下閒行客、想見當時一夢新（在京師時偶夢至山多古刹林木高下秩無塵埃正如今日所寓）、彭老

真墨無處問劉郎、才思有誰同賦詩、臺上秋來到、當爲黃花作醉翁、　山河來處爲分州、幾代靈光爭俊遊、推作漢王猶未足、更將功業看諸劉、邦（城人物自漢以後見於史傳者二十二人、而有劉氏者十八人、）勝覽區區昔已非、山河今落太平時、歌聲皆是田家樂、豈有廢姬一段悲、徐璣詩九日上懷古堂　山前事迹古來多、風雨塵埃竟若何、惟有白水秦處士、數篇佳句不曾磨、

思古堂

元一統志、堂在韶州郡宅、守狄咸建、蘇軾名并書、今堂亦火矣、韶州府曲江志、郡治西爲華圃、有金鏡史隱思古三堂、不存、建安志、縣治東有堂曰不欺、紹興中知縣林朝俊所作、後名思古堂、取我思古人之義、歲久弊壞、慶元中知縣劉唯然復新之、宋王十朋詩孫興游人思謝公、天台禪客亦思豐（四清有思豐堂）、黃花境界誰思古、堂在烟霞縹緲中、

學古堂

蘇州府志、學古堂翁謙天益與其弟伯言讀書之地、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學古堂賦（并引）東之主寶應薄書之明年、新作燕堂、而大夫石侯名曰學古、爲記以揭之、於是鼎臣方侍親於京師、聞而慕焉、思欲從下客之後、慶追二公之英游、自以謂不可得也、退而賦曰、秉之將慶學古之成、乃諏吉消剛、陳臺榭、騰廟厭像、友燕于新堂、酒中樂酣、客有言者曰、猗歟美矣、經始

偉矣、阜哉、顯矣、寓意遠矣、孰登斯堂而昧其誼哉、即於名爰得其志、今也方業古之聖賢、毖衚仰以萬世、忽顧膽而億年、炳佳行以不決、繫流風而具傳、宜乎高居以拱揖、燕坐而周旋、有以師典常而取訓、不徒傍游憩以相先也、推輪於室、不量轍而自道、察影於鑒、不度形而自同、雖世殊晦顯、道常汙隆、有禮樂以治性、有仁誼以防躬、行既佳以無斁、播方來而靡窮、圃可驚精、思於物表、挹芳馨於殺中矣、在官彬彬、揖僚吏民、退休愉愉、討論詩書、朝而出以古爲律、夕而居與古爲徒、得於內者完、我之不足發於外者、推吾之有餘、吾聞古人學無終始、亡安窮閭、暮都顯仕、据廊廟以儀衆、斡魁樞而自己、渠不應而遷、能哉良素修之有以也、今使來者歷階得從政之方、舉隅佩入官之誼、仁見之而隆仁、智見之而睎智、蚤夜罷勉、起居顧眄、由此而爲公爲卿、有爵有位、資古道以長民、懋儒風而迪世、亦不出於幽文之席而數楹之地也、然則後之君子、能無樂於是歟、乃系之曰、於樂有堂、匪奐且輪兮、若古是訓、如見其人兮、既種乃德、將惠我民兮、來者勿怠、益紹以新兮、馮縉雲先生集學古堂爲毛應叔題　昔人性嗜古、服用皆古先、有虞作漆器、彝挩歷世傳、貨幣以得之、其費溢萬千、孔席伯夷杖、乾淡遐復然、家貧遂行乞、猶丐九府錢、此語雖詼嘲、義理茲可研、學

古學其心其用則蹄筌軒轅騎蒼龍舜入九嶷巔古意已寂廓如酒醨其元君生萬世下劫火經幾燃作室表住目意與開闢連譬如引猿臂蹤跡摸蒼天雖則如上說然洪豈稱賢今人亦古人而日等媸妍飢食寒而衣天地靡變遷流風攪末塵胡爲莫洗濺忘機使神守抱朴貴純全六籍燦日星泓泓聖賢淵澄淨一几案羲皇列吾前薰染庶可久膏肓儻其痊開君意事者有子鸞鳳騫作詩助鼓譟吾徒俱勉旃　擧　慶新昌志學古堂詩　逕岑列茅蔗近水照蓬戶滿然君子居一室守環堵誰知揜關坐自有游適所終朝几案間猶與聖賢語藜羮不盈腹文字飽撐拄里俗化絃歌儒冠盛徒侶及覩念三釜拾芥當易取雖憐范叔寒未病原憲窶我行海隅邦窮秋嘆羈旅忽欣逢君人敢復陋鼓土扣門數求過言志吾所與我亦訪空廬題詩美學古李之儀詩學古堂爲吉老之題　傅勝假館雪初晴學古堂中氣象新多謝故人無棄我一爐軟火煖如春

傳古堂

處州府志堂在舊東偏通判廳不記年月通判石某建　張擴詩　古人嗜書書不足家貧無錢就市讀今人收書書填屋杠牙垂籤手未觸別駕平生師古人傳癖書淫九經藏盧仝撐腸五千卷鄴侯揷架三萬軸河東安世工補亡伏日郝隆便驕腹少時場屋學有餘行筆

見推行秘書撥毫急趁蠶食葉袖手吟窺獺祭魚十年未得紫荷橐校讐合在天祿閣投身薄領聊爾耳飽看五車誇淺落近者聞說新堂成芭蕉急雨作秋聲請君掃榻近燈火莫歌長歌歌短檠江陵志堂在新東門外有雙廟相對燕人田偉歸朝授江陵尉因家於此作此堂藏書至五萬七千卷無重複者山谷黃庭堅過之曰吾校禁中秘書遊江南文士圖書之富未過田氏者有詩云　僊尉公餘懶着鞭一堂正席對遺編牙籤錦軸皆煨燼紙許芬名後世傳元劉將孫養吾集中屠致遠傳古堂記　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主氣當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文獻風采恨不可得見吾先君子須溪先生尤爲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窻袁君自金陵歸又能言諛論氣象一家父子講貫靡琢古書積疊他無嗜好名堂傳古客來終日煮茗淡坐前檐後揮灾發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傳古何如則爲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傳者山窻請曰是可以爲堂記矣則曰他日未愁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時十有七年矣而山窻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爲記志不忘不得辭則爲傳古記曰古之人古之人未有不傳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苟不傳習無聞退解取爲師友雖吾夫子之聖問禮問樂且猶之杞之宋考徵不足以至問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爲不不必詳者故尊卑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捿於目者如所睹記想其胷中包羅蒐括鴻荒以來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墳史乘橫陳歷落觸而發者十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測也子產實沈臺駘之對梓慎五正之荅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爲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其爲賅其問也非意所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末往往皆知及而質近舍卒考質此撞彼待適契如合不持對者之博亦聽者之辨也此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間事若決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史疑有辨析有當則雖子孟之忠或陷於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況是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姦猾變化創新出奇無不前有轍而古有鑑並事而觀賢於臆度指劾而數捷於勝說功力難易從違逆順相去倍蓰古患不能傳耳世或皆儒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古是以不通於今君知古之事君爲臣治民行政理財治兵其難如此無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或自量以爲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也事至於理而止古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則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易言哉周禮太平之書

也。再用之。再以爲口實而論語之半部。或二言者以之開國以之治天下而有餘。若此者又或不以博爲能也古人之所謂博其取諸人者非口耳之謂也。後來者非載籍無以爲學博者博於此而已。然且有不及博者也故博爲貴然審思明辨之功精神心術之妙。紙上者猶糟粕也故博之外猶有事也。是乃所以爲博也公方負南北重望向用於時而皆庭名且日起世以章平事業期於方來者遠且大故爲斯堂言者豈直書生之博云哉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忠名齋人皆稱忠齋先生其子名伯騏字子夔才俊卓犖堂蓋隨所寓而揭之云

志古堂

鈞州志劉伯壽作堂于新鄭縣治尹洙（字師魯）爲之記大畧謂古人行事之著者今而稱之曰功名古人立言之著者今而稱曰文章行事立言不與功名文章期而卒與俱爲後之人欲功名之著志其所以爲功名欲文章之傳志其所以爲文章故雖得其欲而戾於道者有焉如有志於古當置所謂功名文章務求古之道可也古之道豈遠哉得諸心而已。

汲古堂

南康志建昌縣學在東門近二李故居紹興三十一年縣丞曾喜遷於舊驛基初遷學之時有泉出堂下發之得古井極深峻水泉甘冽歷陽張孝祥書汲古堂揭之臨安志堂在立教堂後爲學官直舍

相文清李宗勉書扁咸淳六年潜說友來朝命增修又自殿門學門以至前廊位次倉庫吏舍皆葺新之宋姚成一雪坡集爲黃叔淵汲古堂記豐黃君叔淵以汲古名其堂請以言記之將朝夕觀之以助其汲夫學有古有今今之學雨集之澮射鮒之谷也淺而不足汲汲亦易窮古之學其無底之壑千仞之淵乎愈汲而愈無窮不汲則亦無繫於得喪汲之則倖蓄不可勝用汲之古得一勺之潤亦賢於今學之無源者況汲之深乎雖然浩浩萬古渺無津涯觀之者書汗牛充棟不可勝窮讀之如望洋向若異以汲欲盡知所用力也已古之人有汲之者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顏子也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曾子也深造自得居安資深取之左右逢原者孟子也後之汲古者能如三先師乎汲古之書當汲古之道道通百聖而一源溥萬世而同澤也棄焉而不學者未繘井者也學焉而不至者汔至井者也能自修者井之甃也甘自暴者羸之瓶也汲古者必有修綆也綆孰是曰志士志於道不至於賢且聖不止斯爲善汲雖然循序漸進可也毋一攫而求井劉須溪集茶陵陳公俊汲古堂記　茶陵陳公陵之曾祖高霖爲書堂於所居快閣之後其鄉人陂左藏名之曰汲古記之他日艮齋謝公又記之蹤淳熙至紹定葉茶陵堂廢後五十年庚辰而公俊始改居城

西復汲古堂存二記慨然曰吾恨欲褰裳扶耕一至於廬陵不能也有長沙之介曾氏棠得一言如淳熙二記者子孫如有聞也敢請予笑曰若稽古若稽古遠矣請以今諭予居鄉望焉有意乎後進之士也每屢二及門無聞識不識得其風神小異聞或悉其氏名所業欣然客之其必有以啟我然寒溫時事而退甚乃不及時事既出門初意失然予又懲前客病予訥焉之津津然援往昔聞見雜以近事已作萬一其鄙贊我橫從我然猶者者唯唯獵者語他謂初見然爾後相見復然至甚相得謬稱門人復然問猶汲也常言曰學問學之道問爲急雖有冽泉非誠心渴則其洞也如棄棄非衆病也渴者病矣渴有至有不至不至可忍至不可忍也愈知味則愈至子貢於兵食樊遲於仁知陳亢於詩禮問則至不問不至也汲之爲道也愈足而愈不足汲有不足道無遠陳良北學中國郚根拒舍衆家至安丘歷陳留潁川汝南涿郡趙景真起孺子遊二魏爲嵇叔夜走山陽古之人古之人其渴名士也如此吾可以望之閭巷之諸君也哉近年每過使客聘予講予謂講者非自陳己也使諸生各以其疑問必有疑也反覆從予得之不得不措也是爲講然而問者嗇矣何以待問者渴而問者嗇也有得少而自謂已多者以時文淡經經者給時文止飲河者驕若不

可復進也又有求之之過者惑道聽而褒晉都守成書而信燕說淺恒者必求深彼恒也本不深也苟不知其汨陳則汲亦病不汲亦病故吾之於古有不然不然於衆之所然而衆亦謂予不然至淺者記問也有泥且食以爲不易者焉典故是也至深者義理也有穿穴旁通而當道塞焉傳注是也夫予亦何自言之非夫遠者之爲汲則予狂不至於此凡古事無所不有得其情者或寡陸羽知水無味有味無味者味味乃至也今人不知水自羽發之勉之哉古者腐也汲生泉雅南集題汲古堂詩　理無今與古一以貫古今鎮長襟括轄徹底工夫深義皇以上去無極之中尋汲到古之古萬古只吾心陳夢庚詩題錢明仲汲古堂　自一而三散萬殊學惟定力是功夫十分謹嚴持築水萬理紬來似轆轤巍叔床空唯易在濂溪關洛有圖無希天窮到淵淵地子肯開來擁地爐

樂古堂

元陸原詩并序二十日過武壙吳景良時樂古堂成適遇錫命之喜故歌此詩以代致語　佳釀武涇陽令登君子堂雲龍盤獸請燕雀舞雕梁古物燭四座新聲榮一鄉知公重積德世代慶蕃昌

太古堂

元雲蔡文叢御史拜住太古堂序　御史拜住君以公侯之家爲於禮義審命所居之室曰太古蓋夫子所謂好古敏以求之

者也賢士君子皆爲歌詩以稱詠其志屬予序焉愚謂君之志於古將慕古人之道歟抑欲觀於往古之事歟如慕古人之道序則道無古今必欲觀於往古之事序則古猶今也何古之觀況往古之事如飄風既過萬籟絕響飛鴻既沒影迹俱滅雖史籍猶存皆紙上遺言未必盡實又何觀夫獨居一室縱耳目於環堵之內而欲聽覽於千里之外處於今之世而欲觀於邃古之初不亦迂乎且人與萬物並居覆載之間日月麗天山河紀地宇宙之大磅礴之廣雖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而物之盛衰時之好惡人事之得失生民之休戚成敗之迹治亂之端此皆觀之於目聽之於耳何必觀於古若夫以孝移忠之道忠順事上之節榮君之爵享君之祿何居而正何居而仰如何而爲仁如何而爲義此皆今人之事豈古人獨能今人不能哉世俗之人皆以古而監於今愚猶以今而觀於古苟能知今斯知古矣苟能履今人之義斯知古人之道矣然則君之好古可謂不後於古人矣豈比今之君子徒爾喋喋然曰古之人今之人哉元遺山集范鍊師太古堂銘并序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橋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

於天寧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貫道咸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趣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廣源館錬師所居乃為作太古堂銘其銘曰宇宙一逆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為期蜃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淪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伉素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清古堂 武陵圖經堂在提舉茶鹽常平司金華潘時書大書張思叔座右銘及山谷詩于壁間字極清古後因名堂

秘古堂 宋吳可藏居士集秘古堂詩　群兒只解秘金玉百歲作癡空潤屋君家勝味渠不知掉頭歸來北窗讀掃架蟄蟄三萬籖誰何有書真不然是中大字到科斗補亡應得由庚篇異錦千囊更妙好中有玉奩藏小草不煩脫帽苦揮毫謾說驚蛇雜飛鳥摩挲冉弄自咲語碧華堆花久瘞土懸知百好墮兒戲此物一出吞萬古客來錯愕初不解把玩慇懃定為怪我知此老極不淺規模正欲超三代

冠古堂 南寧軍志堂在軍治之東杜使君朔參政所命名

覽古堂 元王沂伊濱集覽古堂記為陸友仁撰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覽諸古而已矣堯舜禹皐陶書皆曰稽古傳說之告其君曰學于古訓孔子自道亦曰好古敏以求之聖賢者豈自用其聰明哉善法古而已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見於載籍則天地陰陽事物之變脩身理人之道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致見於制作則禮樂法象之名數其廣大精微先後始終之際未有不學而能盡者也王通氏曰昔之好古者聚道豈歷也哉噫道固可往行而躋至何為若是劬也余年十五六時學於江之南從先生長者遊聞為學致道之方以此後生乃有竊近似之言文絕學指書之說務空妙而非師古於高遠而遺世用荒幻浮誇之習勝而漸涵持養之意微矣沂嘗以兵與醫譬之曰黃帝岐雷秦扁俞跗之方論醫者所當閱今則曰醫者意也金板六韜陰符太白之法論兵者所當知今則曰顧方略何如耳斯人也內以欺己外以欺世須其號位勢力不能動人而流俗固已悅而嚮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吳郡陸友仁以覽古命堂屬沂記友仁氣韻秀爽其文詞踔櫪尺其篆隸傳漢魏筆意其聞學不誇以浮視其名堂之義可知揚子雲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亦在懋之而已

聚古堂 宋李新踦菴先生集次韻張永錫侍制留題道泉聚古堂　及時不李任浮沉畏景遊雲苔太侵環縣江流元渺渺參天喬木自森森七言妙語騰光焰八法新題冠古今聞道宵征最清廣風翻桂拂月流襟

近古堂 宋家則堂先生集近古堂記　余周遊半天下入其里觀其風俗淳厚人有士君子之行間之必古哲人上賢講學故處典刑漸漬有自來矣歲戊寅自燕徙瀛三閱寒暑與其里人遊縱觀其俗尚所興尊老貴德崇儉尚讓而好學其俗然也歲正月父老風戒里中子弟少長咸集乃推其父祖行者俾坐中席相與羅拜於前既又推其兄行者俾坐右席俛相與羅拜於左拜已奉觴為壽更勸酬莫不盡敬長者不嫌其為倨少者不以為卑屈有古者鄉飲之遺意焉父兄為集召賓友子弟姪甥列立執事奉豆觴進俎凡行爵上饌奔走後先不參以僮隸有古者小學灑掃進退之遺節焉其為士者隆師而重道聞儒先先生止於是必就而訪之以道得其一言一行誦說記憶久弗忘也其為民者勤儉節用衣不純綺食不重味有酒肉異饌必奉以進於老者退與一家蔬食以為常凡皆近古之彝則隨事而見者余心敬之未知其所以然也暇日而訂乃知漢大儒毛公嘗為河澗獻王博士葬於郡西三十里高塚猶存而屬邑廣川董子之里千有餘年詩書氣脉郁乎未艾賢者道化感人之深有若此者余欲為之記之而未皇也俄去三徙自城之南壁西而東所至皆有學塾授徒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數十絃誦相聞藹然有古者鄉庠黨塾之遺意王君國寶所居近古堂則東塾也學校之廢六七十年而郡人猶能各以其力興城闕之久廢謂非善教之所覃可乎昔東坡公為眉山郡治記興作有及於鄉俗近古者三至今海內之人目眉山為三近古州今是邦禮讓之俗近古之風遷數之不能忘其可使之佚而無傳乎乃書此為之記自今由塾而庠由庠而泮頎復乎之舊將使海內之人目古瀛為近古州頎不美歟爾今長君子鉅宗達人其勉旃無墜兩先生詩書之澤

止堂 溧陽志元傲世王止堂詩并序余去朝之二年祿餘不給於食益厭城市溯陽村求田數畝結廬以居遂得躬耕焉扁茲室曰止堂為之銘復係以詩抑亦見安於義命云耳詩曰　築廬向南山藝田在東皐悠悠木石居曅曅明鑒識飲水白日長看雲青松標流泉振宮徵好花落瓊瑤嗟我塵俗人驚心逐喧囂淮然半山木慭彼燕谷苗歸來薛蘿溪坐見猨鶴招蜃室炫光景微風動飄飄諒無陶猗金亦有類許瓢於焉遂棲止終焉以道遙

止一堂 宋唐仲友說齋集題

止一堂詩　艮不獲其身人無監泝水畎畝義惓惓時止非吾止

眞止堂

宋吳芾湖山集我有廬堂號眞止坐來萬慮清如水君今更以止名堂想見了無塵念起胡銓澹菴集眞止堂記　大凡物不得其行則止水之性行或壅焉則止矣止非得已者也惟人亦然跡伸有行止足之計懼後悔也長平侯見險而止逡難也孔庫部座右置止水以榜也皆非得已而止者非得已則有心以求止者也仲尼可仕可止無容心焉夫應之以無心則大矣今歐陽子屑屑焉築室以求止不已隘乎曰在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聖人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君子也聖人輕許人以止而重許人以仕至於仕止久速不失其時則未嘗許人而獨以許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易之所謂時止時行者非孔子顏子不得私以相與乃若羣弟子汲汲以求試于我仕齊子羔季路仕衛子貢冉有樊遲仕魯由也喭孔悝之難求也須也與季氏之亂賜也利口覆四國而宰予晝見醢於陳常之廷仲尼爲之太息出涕漆雕開獨何人也在群弟子中不得與游夏持以不願仕一節仲尼悅然可之是重許人仕而輕許人以止也非惡仕而悅止以爲止猶可以有爲仕不由其道不可以有爲矣然則艮其止止其所

者蓋指人猶難焉獨歐陽子哉然人莫不有所止出其所而不能止者動於欲也故止之道在艮其背欲牽於前而背乃背之則舉不足以亂其心而安乃安夫以淵明放達高一世而於酒猶有所溺焉賦詩以止之然卒以醉死者止不安也勢利之溺人猶酒也今子取淵明之所以止酒者以自警誠美矣然勢利誘於前或入其舍則向也止而今也馳不醉死於勢利之糟丘者與有幾哉請爲子卒艮之說夫艮之諸爻不言吉獨上九敦艮言吉何也九以剛實處艮之終止之至篤者也人不難於止難於久終故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節末路之難也春秋字叔肸於其卒者襃其終也九能篤於終則止道之至善故言吉焉余不敢以美而以規荀聞而藥之則必曰美疢不如惡石石猶生我劉後村集眞止堂詩　作堂肯以止爲名出處進知講已精從使胷中横綵野來應度外置蒼生淡顏公獨能山立漏盡人方喜夜行千載英雄須冷笑孔明回首學淵明

得閑知止堂

宋史佞幸傳譙令雍事寧宗寂見親幸累官至保成軍節度使帶賜居第且親書得閑知止四字以名其堂

知止堂

宋范石湖大全集詹氏知止堂銘（并序）信有鄉先生詹君者舉進士歷官既倦遊即第家作堂曰知止將老焉後五年上奉議郎諸王宮教授印組頤首言縣官願匄骸骨歸州里制詔詹某引年知止足勵士風錄其子一人讀詔中語適與堂之名合聞者異之君之言曰始吾爲此非惡寵利之塗而違之也吾見逝焉者矣惟彼之徇則違己惟己之合則不如其已與其倒廷於日昃孰若去而之山谿蒼涼之濱訪初服之亡恙俛仰昨非蘧然形寓吾獨神明落其華紛尚庶幾於聞道止半後而行半此者其失得孰多君之自敘云爾余何足以辨之姑用是銘其堂　賢哉大夫緬其高風始名斯堂若與天通有知不信視此扁牓久視天語如鏡中像載登斯堂瞰焉初心乎生囿然匪今斯今卷舒之岐理不同轍利達之轅道義之梲富貴幾何蹈淵若陵吾以吾轅莫挽其行其行靡靡望道之涘孰曰知止未見其止袁起巖詩先生七十已懸車父子俱榮出帝都尚世使無知止者公朝何以勵貪夫升堂展卷人何在訪竹尋梅色尚腴我老自憐生也後樹編猶得數前蕪蒲道源順齋叢藁題閻氏知止堂詩　茫茫岐路歎人間君獨歸來晝掩關高挽北悤方自適焉禁何處亦緜蠻　止義雖存艮象中更將大學與研窮果能至善爲歸宿不枉從前賸費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二　十八陽

堂　堂名二十八

仰止堂

輿地紀勝堂在循州郡治本擬帶堂近易名仰止漳州清漳志堂在學之東偏紹興二十六年教授陳知柔繪六一先生而下十餘公像而祠之并記其事　記云右六一先生而下十餘公畫像舊得閩本或好事士大夫家藏歲謂過真比因葺黌宮廣東偏爲直舍命工圖諸壁使學者知所慕鄉焉嗜遺學失其傳久矣使天不生是數君子者天下不夷貉如無有也爲功萬世賴而韓吏部以孟子配之蓋以正人心息邪說之功等而上之與救人於焦腹之中其輕重較然明甚上方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數君子要與漢唐諸儒從祀七十子之列然後吾道益尊今肖其形容以警動學者非予之私也他日當訪求孫泰山石徂徠胡安定諸公之像以足之庶幾無遺恨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生欽之毋忽祠堂今廢矣宋張南軒集宋子飛仰止堂記　武夷宋子飛蓋游從之舊也戊寅之夏自其鄉觸熱來訪予瀟水之上留既越月方念

無以答其意者子飛謂某曰某家有小堂面直西山欲以仰止名之何如某曰請無以易斯名而某願爲記之子飛曰諾子之名是堂也豈徒取其偉觀乎哉而某之爲記也亦豈復敘其境物之勝抑將因名以達義庶幾相與之意云耳噫人生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同體出乎萬世之下而與聖人同心其惟仁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蓋嘆息焉曰詩之好仁如此仁之爲道論其致極雖曰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至然而聖人之教人求仁則具有塗轍論語一書明訓備在熟讀而深思深思而力體優游厭飫及其久也當自知之有非人之所能與矣古之人起居寢食之間精察主一不知有外物之可慕他事之可爲不知富貴之可喜憂患之可戚蓋其中心汲汲於求仁而已是道也夫人皆可勉而進而用力者鮮無他所以病之者多矣病之者多而不求以去之期爲完人甘以是終其身豈不大惑哉學莫先於立志莫進於善思而莫害於自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今子飛既以是名堂游於其間將詠仰止之詩以深念聖人之意當必慨然有感於中其惟篤信力移弗得弗措期至於古人之域則如某者亦有望於切磋之益焉是以樂記之也黃勉齋集仰止堂記　仰止堂者丞相正獻陳公舊第之東偏晦庵文公朱先生寄館焉文公樂其道而忘

人之勢不遠千里而勤館人正獻公樂道而忘勢折莘行館而與之友二公之在此堂道相與也堂之面其山曰壺公峻拔端重若正人端士翔拱而進也文公之館於此正獻公之子皆摳衣焉太府寺丞宓長而益嗜學思文公而不得見登其堂望其山如見其人焉取高山仰止之義以名之既與朋友講習於其中而屬餘爲之記聖賢之生斯世盛德至善血氣之屬莫不尊親者豈自外至哉秉彝好德良心之不自已也學者之於聖賢思其居處而起敬焉豈特聞風而悅之哉尊德樂道志於學者之不能已也寺丞之名此堂可謂良心之發而能志於學者矣抑因見而有感焉道原於天聖賢體天立道而示諸人若喬嶽然可望而登也人皆仰之然無目者不見資臬累之也逐獸者不見物欲昬之也指一草木而謂之山見之偏且小者也有見焉趨而下焉捨喬而入幽也既趨矣咬則止焉半途而遂廢也此豈其無人心而不知學哉心不充學不力也今之學者有不蹈此者乎吾懼斯道之日晦也誠能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體高山景行一仰一行相爲先後之意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始見其獨高終見其卓爾羹墻與立無非道也則於斯堂之義庶乎無愧矣豈有他哉充其好德之心勵其好學之志也寺丞立朝臨政能任道者也故推其所感者以勉之且示同志使有警也

敦止堂

宋胡仁仲詩君不聞伊摯初耕有莘野祿之弗顧千駟馬春作秋成隨老農貧賤甘心萬人下一朝翻然感三聘五就成湯五就夏悠悠如雲行太空竟使三風變爲雅東西南北賴來蘇天下農夫誰似者又不聞傅說安身操版築遠離世間名與祿那知商帝夢中形遠近搜求不容伏草茅夕起朝爲相俾后從繩正如木四海俊乂咸風起跛鼈諸侯盡臣僕功臣止見顏容改了了壯心無反覆平生慷慨顧退藏退藏恐遂成荒唐因求古人作鑑戒管寧華歆情所當齋名遯迹俱鋤菜擲金不顧爲人量詩書俎豆化遠海威武富貴何披猖初年虛名大可恥末路高風紓思長有鑒志君當學伊傅忘情我不傲羲皇願如幼安有終始進退一致宜消詳

止堂

肇慶崧臺志堂在設廳之右舊名桃書改今名宋吳芾詩道人本無俗肯與世浮沉坐對一池水淨觀千古心月高天宇豁風靜夜堂深此意知誰會冷然撫素琴元陸子方詩流水涓涓止水停要令漱玉結層冰深溪不泛桃花出誰識仙源在武陵茅山續志張仲舉詩步虛聲起繞玄雲石乳烟銷夜半分怪得瑤笙吹鶴過碧壇夜照玉宸君

止戈堂

肇慶新昌圖志城南小教場側止戈堂久

廣武陵圖經志趙師恕止戈堂記　天下郡國以武得名者莫先於武陵實先漢高祖所置也屬邑別有義陵後漢省之晉濳京對趙猷猥謂郡初名義陵世祖從郡東出始更義曰武京本郡人言四百年前事已如此釋誤樂廣嘗恨京不學始循此額余所居官未始換易扁牓而此堂故號偶觸余先君子諱不可不改論武之德極於止戈郡得武名最先當表而出之故以止戈名堂實爲宜稱且不應移他所也著雍閹茂極陽丁卯與張敬夫馬會叔何德器飲酒堂上因屬敬夫書而揭之并刻此告來者福州三山志止戈堂今安撫廳後架閣庫之北舊甲仗庫置大廳東廂嘉祐四年蔡司封度增置甲仗庫於安民堂東自慶曆後設廳之北惟日新而止元豐四年十一月劉侍制瑾始創架閣庫於堂北前作大門謹啓閉之時復闢庫後爲堂曰武備東西北列甲仗庫又爲大門其南而旁爲便門二扃鐍嚴固於是舊甲仗二庫皆廢建炎四年建寇猖獗程侍制邁乞師于朝乃出禁旅命孟參政庾韓少師世忠討之紹興二年賊平遂更名堂曰止戈（有朱翁李綱孫近江藻許份張致遠李彌遜李邴張嵩洪炎鄧肅李花朱松等詩詠程公之功今爲止戈堂集）初州蔡廳建長官廳側隆興元年汪侍郎應辰命移使院趙侍郎于其欄之以不便遂移今所合用架閣庫及通止戈堂門也（今爲廳即止戈堂門南東西直司帥架閣庫無西局職官直舍即帥司庫西庫）蘇仲滋詩建州賊隸敢滔天亂領妖騰伏乃懲獻馘牙門森戟矗解嚴後廡戢戈鋋勞歸宣潤奇才容敕賜番爲饋米船勸課蠶桑陳俎豆願恩悛悟悔從前　都士萬家吁盜守日行三百檄書馳變刀短橫相纓趨章甫毛錐亦可久三道來攻吾設儆千艘利涉爾馮知三州十萬歸農畝棄戰無窮歌頌詩　楚王禁暴懋京觀漢世殘民闢徼邊伐叛從來非得已脩文自古屬高賢禽魚草木無根惠鄉校康莊議論妍盡悴使君朝聽美不然海國豈安全洪炎詩瞰山闞海兩高深幕府同開閣古今堂號止戈賢守意郡名長樂聖君心行看鑄劍爲農器即有飛鴞集泮林此日東南是洙泗喜聞絃誦發清音　跳梁山谷有頑民電掃風除一聚塵排闥江山千里眼滿庭桃李四時春定知當宁思龔遂政恐擊輿借寇恂誰是諸侯老賓客酣歌應許杜陵人　竹溪先生詩不識威名擅漢廷雲仍今復見材卿萬家桃李栽培盛千里妖氛却掃清羽扇綸巾聊自適風聲鶴唳已魂驚向來雪竇藏地勝築詩壇按酒兵　一麾荀從楚江東時喜隣藩好信通坐啟文書來墨裏靜思談笑聖賢中浮躭小試茶書白照眼分寄荔子紅想見高堂散急驚競追樂事賞年豐李忠

定公詩會府繁雄冠列城恩頒符節付名卿貔貅戰罷烽煙息豺虎銷降義棧清齋閣已閑鈴索靜提封更絕羽書驚止戈當自戢闕始願挽天河洗甲兵　武備森嚴燕寢東華堂高敞覩捐通塵令戈甲韜藏地畫在罇罍談笑中　紫上屏盤香篆幕庭前磊砢荔枝紅偃藩樂事今多有更詠周詩祝屢豐汪彥章詩此老胸中百萬軍暫勞試手犬羊群山頭不復望迷尉柱後何須用惠文解帶爲城聊戲劇賣刀買犢便耕雲三山勝處關華屋千載人傳舊史君　千里關山馹騎飛天書趣解海邊圍異君方逐蒼頭起元帥徐將白羽揮翻就鐃歌春衆酒收還烽火夜開扉向來萬事關兵氣都作風光坐上歸張元幹詩譙門直北望燕山乙巳年來例破殘可但中原仍禍結誰令東粤獨偷安西師有請君侯力南顧無憂聖慮寬慮少至今猶膾落雲臺須入畫圖看　八州賢牧喜休兵十騎重來竹馬迎萬瓦連甍存此屋十年回首類長城舉觴談笑精明甚緩帶登臨步武輕多是門墻舊賓客願公黃髮佐升平李處權詩坐見妖氛犯斗魁史君謀略信雄哉冠如孫兜革閒出兵似貔貅天上來門館無私千里靜賓朋多暇百壺開他年入數中書考始識汾陽濟世才朱韋齋詩高堂巖巖而勢尊洞見萬里開重門元戎移簡玉帳靜緩帶酌客娛朝昏憶初賊隸起篁竹一嘯十里來黥髡將軍攬鑣幘巾幗何異持虎驅狐豚只今休父八州牧身佩重寄憂元元驚塵錯莫羽書密雖有美酒誰同樽洗襟且復長轡御瀝懇何曾血面論樓船一夕裴度海漢家上將來天闕狂童束手赴烈火琱戈不污袄血痕坐燕飲至凱歌入船衆往哺遺民存五兵包裹高閣束止戈新捋真成言便當頻與方外吏徙倚風月星河翻農年杜蘅飛不收河濟逆氣腥乾坤知公快挽天河手坐睨黠虜方游魂權輿闢越聊小試寧復久此淹遐藩農桑萬里望公等願見四海無警也

安堂

宋陳仁山牧萊脞語安堂記　物亦適所安蝗于埃禽于巢狐兔于穴均也持芘馬漢馬止也人非芘馬漢馬者也宇宙在身今古在心位育贊襄在手東西存閑坎且不及浙求安也奚自余隱者也芘馬思爲將求安馬尚不悟法當何所東平史侯壯年佐宜江郡方當上星辰之顧乃以安名堂侯安乎人情欲安等耳而未易言也聖賢之地位不同義利之界限甚嚴一以爲樂窩一以爲酖毒一以爲左右逢原一以爲積薪厝火譬諸器吾亦不知孰置而安也余萬目一世寄見計利褫弃勃率叨勦航漢海瀛朧坻聞難而征戴星而宿至周且贊奈何猝猝無須臾安也青梁航稱樂閑便靜酬酒癖財困謂之安而金谷之危郿塢之誅景陽辱井之陛

燕巢幕而烟爐焚也豪宗甲第鼎食戟衛家僮至八百世之求而安者彼皆襲而有之順指意使無不快意且懸薄鏘集柄權怙勢竟不免氷山之摧向焉自以為安者皆危境也人主幾何百年過化求其喉蔬啜水夷猶無事難已乃以有限之身窮無涯之欲至不滿千萬世談吻斯人也其鑄鑄不自休乎其亦有悔乎凡可安而不安非也不可安而溺於安者亦非也可不可未論也其或有終身不得安者又何也且試以俟較余俟歷仕途來未精將為國措置大事俸給騶哄優游閑雅而余隱居力耕以供伏臘差可俛仰一世安乎非耶而晨總夜燈如針氈如刺股立程課端殘履求為聖賢君子之歸猶日夕遑遑焉恤恤焉幾狂乎韋布士寄身太虛一捲來耳所安何事而豈真無容身之隙蓋有知止而安如曾子而曾何所知亦有居安資深如孟氏而孟何所居由曾孟而上有安安若放勳而於勳安其何所安傳有之懷與安實敗名或曰安非令德也聖賢之安川與世俗異矣以身觀世俗盱盱睢睢草閒溫飽即擬以逸東幼安之志淵明容安之視以身觀聖賢千古在前萬古在後曾孟放勳浩莫窺一斑凡世俗以安為美者盖凜焉日三省而猶未安也身吾身也亦聖賢之身也惡乎安惡乎不安余聞求之六經而得一所世或未知也地廓而平宇靚而深俗慝而樸仁義為戶牖道德為膏粱經史百氏為几榻凡居其中若衛太山坐平原眾無杌棿震撼之恐世間決性命饕富貴之欲者固未嘗躡足一至或有引而至者亡何厭而棄之余與俟且摩戛且擊撞常恐越其所而身陷於危險之穽身安矣又安其心焉心安矣又安於聖賢焉安於聖賢矣又挨一世皆安焉此豈易與世俗言哉余則俟歸隱俟仕日顯位日高各勗而勉之更數年還以書問俟曰余安矣俟亦安否俟名某字某

遺安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跋　萬物之生洪纖鉅細各得其分人惟率吾性素其位慊於中則無入而不自得否則戕焉不能以自安見脈春秋諸侯之所易也而不出於天子之命則不安猶錦氏生日用之常也而衣食於三年之喪則不安晉武公必請諸天子之使寧我必問諸大夫于使意所欲為居之而安異以請問為也人之情至於緣繞覆護皆非天理之正然驗天理之正則莫切於此僅於是而有得焉則浩然天地之間死生利害之變舉不足以易吾守況其餘乎史君以遺安堂記相示用述安之為義識其後云任希夷詩[illegible]吳曦叛蜀處士之廬所不能毀者一人焉眉山史伯存是也守其節不辱非難也而全身遠害為尤難非有道者不能也蓋其慕德翁之為人而以遺安明其所居之堂將以樂于孫則其素志然也名節隱然脈古無愧史君固不言人亦無為史君言者里生任某因感其事而賦以詩　其茅動集勝層畫恐王蠋二君大天年千載歎莫贖今代史伯存危行尤往躅緊昔開禧年狂童叛吾蜀非招詎肯往全身不受辱平林草靡鶉高飛獨黃鵠屹如中流柱烱若崑山玉元氣賴以存餘風厲頹俗平生慕龐公以安貽嗣續豈為萬鍾加居然一丘足晚山雲自歸春風草還綠代謝紛吾前靈臺獨無欲一從身落南先廬蜀江曲中間亂離瘼幾人患文觸爛額皆論功考槃終不告臨風一長謠白駒在空谷　元胡祗遹紫山集遺安堂記　欲子孫之貴富安榮天下之人之同心也然而欲貴富而反得乎貧賤欲安榮而反得乎危禍者皆是也是蓋溺於所愛以恩掩義不究其理不察其情故也夫物之榮悴通塞人才之賢不肖成敗蓋有由矣人徒見春夏之發生長養萬物各遂其性而不知收斂閉藏鬱抑涵蓄外若挫折而內實培植以成發生長養之功者乃秋冬之力也人與萬物一也故孟子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是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詩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前賢亦曰富貴王不仁韓文公亦曰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不見卿與相起身自犁鋤理固然耳然而知之者鮮矣憂子孫之賤而以賄賂逆合曲邀横結求大官憂子孫之貧營田宅殖貨財藏金於郿塢積胡椒八百石憂子孫之不才後而使之乘肥衣輕結豪俠通權貴臂鷹走狗賓客滿門以求聲譽以是數者而觀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讐之使為子孫者天資粹美必至於驕矜怠肆志得意滿善不進而惡日趨使其愚不肖其禍不旋踵而至然則為人父母其於子孫生誨死遺可不慎歟可不明理而遠思遠慮歟世之人於其所甚愛而錯繆如此於其所不愛而曰能盡其道吾不信也吾鄉提舉馬公彥舉置居第以傳子孫名其堂曰遺安其亦二疎龐德公李文靖公之心乎曩世二十餘年於茲矣易簀時子孫尚幼於今衰表卓卓內處臺閣外列郡縣有良吏之稱晦德不仕者鄉里稱善人當時與公同仕並世今其子孫彫落廢絕者固不必數其詵詵繩繩成身立業焉何如哉聖賢之言焉公之志豈非明效大驗而不誣也耶至元十七年燕南河北道按察司從事名曙字德昭公之長子也再新門扁求書於武安胡祗遹併乞言以誌其歲月故為之說以書其左　元姚燧集遺安堂記　故上饒恩監州詹括君壽年友也以燧之生偶先兄命之其不忘時嘗請

記其遺安堂疾革猶促爲將啟手足顧言其子師皐曰記成當奠几筵以告嗚呼君欲郁文忍死以待而吾遲忽於操牘其眞負君哉追記之曰時有治亂故士有晦顯炎漢末世何時哉中原板蕩曹操託名討賊挾天子令諸侯孫策再戰而有江東以故龐公荊州焉依非依劉表蓋卑是方無有日寧干戈之事爲避地謀耳及表卽隴上來候發不官無以遺子孫之問故對以遺安表終不白其心之不欲臣己使高其事而去自令思之味亂果可以盡天下之安乎是有二焉有定在之安有無定在之安有定在則道無定在則義猶權衡也加銖於兩則不安而仰從石於鈞則不安而頫且錯置輕重於尺寸之間而不安有是焉況大此者乎三仁同事殷矣微子安去箕子安囚比干安死二老同歸周矣太公安爲伐紂之師而鷹揚伯夷恥不聽其扣馬安亦不可必人之安伊尹又異是焉方耕莘畝非不安也及湯三聘遂任天下之重一人之身始終之安自不能同者非易所謂時義者乎義之安可推移於一時道猶規矩也指匠亦止守此有不能捨以爲方圓如君止仁臣止敬子止孝父止慈交國人止信非書所謂安汝止者乎道之安可不易於萬世以君生平一官商爽呼嚱毒癘不難爲往既時其出至郡踰年而求終養其親以歸擇有道俾師其子篤其成

材與自沛而鄂安而能徙又時其處臣貴塞子職供而父道周矣其安於道義者何如君當深思乎故於先民歌哭聚族之地揭以是名其意以爲取之古未若師之今與其法之人未若本之家然遺必有受師皐其受者也年方壯矣好學有譽其行於家既如君之孝其親者孝其親其聞諸鄉又如君之信於友者信於友推是移忠他日有不能如君事其上者事其上乎君見龐公之策可施其時未可施是家於休明之世也大德龍集辛丑十月民旅日記

李庭寓齋集遺安堂記　爲郭周卿撰　要名爵殖貨財開產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多藏賈怨自中材而下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以家財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遠慮逆推倚伏之理坐照存亡之幾於是外富貴而甘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縶王公之覊者歟有旨哉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標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辱與君遊既久稔知其爲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芥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聘召屢至皆

不屑就貽厥之美號古人無少愧其初名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績人亦笑其命名之迂也既而連獲雙珠乎如其志有識者以爲積善之報儻聞源深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高而不霑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美祉不畀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既光明碩大矣抑將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歟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異日當自見之如斯言也信丁巳五月既望南平野叟李庭記

元陳旅書李氏遺安堂記後　君子無往不安不能安則雖田野里巷之間皆危地也龐公以隱退爲安是果足以遺子孫乎車不覆於羊腸而覆於康莊之衢安危不繫於地尚矣旅聞君子之學至于安而止也學至于安則窮達出處無不安矣然則人能教其子孫使致力於學不謂之遺以安乎李氏祖父皆以詩書傳家唐卿叅以才學進用子觀又以明經領薦書則李氏遺其子孫者以學安之道在是矣故雖載髙位登要津皆安所也龐公烏有是哉於乎君子豈獨遺子孫以安蓋將推之以遺天下之人此又名堂者之微意也歟

蘇天爵滋溪集銘　醴泉李氏遺安堂監察御史唐命其子進士觀來徵銘銘曰伊昔龐公銖視軒冕作訓遺安世克用勸林林生民孰慎猷爲

弗蹈于安而顧于危如彼行人棄夫周路舟檝險巇心悖神怖爰有君子樂理循循式仕式隱垂裕後昆執法在廷風采嶽嶽子秀而文日敏于學堂斯構矣又大厥基既崇既安其永無窮至善攸存慎終如始皆焉雲仍尚安汝止

同恕詩　安者人所趨危者人所避壤壤宇宙間趨避每相戾君看伐木家厥從猶深藏一朝位望傾往往無噍類天工豈禍人驕謡理必至何如畎畝身俯仰顏自逸春桑足裯褐秋禾飽饔飱墾糞雖楚勞子孫有長利非堂名遺安君諒識高義誰知千載餘復見襄陽耒嗣守嗟古難過庭皆令器請哦淵冰詩安危乃一致

王惲詩　遺安堂爲薛徵之題　靜思富貴傾危機醉着人心死不知覺然遺安堂上客此心還與鹿門期

清樾蘭皐百畝陰兩椽精舍倚雲深一瓢春事東風裏劉表何人識此心

又因題前詩偶書　山林長住廟堂居一樣時衣飯兩盂溫飽較來均一槩思量機穽轉頭顛

陳衆仲詩　遺安堂爲龐氏題　仲宣故宅生春草千古高風愧鹿門誰作小堂巢精華依稀水竹峴南村

惟安堂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賦題鮑氏惟安堂　子鮑子爲己之學經世之貲授刀成風儒先吏師作爲新堂歸防暮邊惟安是名命陳子賦之陳子曰世有至愉佚在己而非物士有眞富貴非金珠之謂蓋是心

也以道寧以物碭寧之存碭之喪孰能名仕版而志漁樵之往還身官藏而思滄州之浩蕩等聲利於桁楊脫蘧廬於伯王悅然乎進爲悠悠乎去歸耄卷舒之無心豈出處之異歧繄鹿門之衰翁若方伯之浼偕子耕而妻耨寧塡寒而飽餒曰遺安之是計終長往而不悔彼陶翁之不屈焉無食而暫出賦歸來而揆轡徑反關而容膝審吾身之易安顧何賴於紳笏惟予飽于超然高驤仁宅之爲居兮匪義塗吾無行玩名理以自怡兮謹遁悃而爲防鼓吹乎諷吟介甲乎其温良因時斷悔偕道翺翔遂初可尋鷗盟不寒固優追元亮之高躅懐賢不迷中外無擇又不屑龐翁之退藏雲脫岫以陰合水反壑而鏡清與屈子兮衆皆醉如徐公兮世無常夫何往而不安顧眷眷于斯堂惟歷聘而轍環曾仲尼之暖席當去齊而濡滯孟子庶幾於齊國翔火膜之肆虐仰嗣聖之肝食死徒蓋幾何人而焦勞冀乎生息行于學以撫時吾固知可以寧奔進而植優踣俾橫日之同安兮喜氣亦形于玉色是謂推己以及物心泰而閑哪與夫靳吾之安而土苴一世者於道孰爲失得耶乎飽于心醉首肯乃言惟朕

壽安堂

吉州郡志堂在府治戟綠堂之後太守呂源置

壽安堂

漫游集題唐氏壽安堂　萱花啟春暉女貞凌歲寒堂上

鬢綠臥堂下舞衣斑江水婦自汲鯉魚兒手鱠至情樂無涯不知有富貴

元揭曼碩詩題九江義門陳氏壽安堂　匡廬之陰彭蠡涯七百餘載真良家（宋御書表其門曰真良家）沖和鬱勃吹不散飛落南山萱草花佳時冠蓋如流水撞鍾鼎食三萬指詔書十度復租庸每歲朝廷仍賞米父慈子孝則四方紀淨網明照閭里蓬萊水淺昆明空天開地闢元氣通張公百忍澤未竭王母千年桃始紅南山築堂三百步翠竹屯雲森玉樹忠厚必有神明扶淳樸自是期順具方橦綠鬢紅氍毹春酒搖蕩香扶疎公侯子孫始必復日爲大夫人起居

靜安堂

永豐縣志　縣宰陡樓於官舍立靜安堂宋黃應龍碧林集饒仲良靜安堂序　形躁好靜履危欲安人所同也性靜極動懷安生馳亦人所同也寄於靜者非靜求其安者非安世莫之覺也饒仲良甫獨以靜安名堂日從觴詠乎其間風指雅甚然而勝焉浴海而天難暱萬物並作囂與利勢囂壞矣起而孳孳者未始殊也飄飄非神仙未免危其身于兵顧不知安樂法我寧屈曲在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退之乃不屑焉之是則孰爲真靜安陋巷顏然心與天際叟饒歌聲振金石惟顏曾其人方且仰高鑽堅欲罷不能臨深履氷戰戰自守不徒靜安故能靜安廣靜安主人之歌者富矣未聞以是爲仲良吉仲良其然之乎寳祐戊午中秋日黃應隆題

元吳澂支言集何氏靜安堂說　靜而安聖學之基也曾子授子思子思授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歷千五百年之久周子特起以主靜爲聖人立人極之本上合大學靜安之旨然儒者莫究其用功之何如也大學之靜在有安周子之靜在無欲知有定無欲之不二者於靜之功思過半矣王府掌書何君以靜安名堂其友趙侯徵辭於予予蓋有意乎曾思孟周之傳學之四十餘年而未有分寸得也焉之難言之其敢易乎哉雖然諸葛丞相曰靜以修身非寧靜無以致遠又曰學須靜也險躁則不能理性而莊生亦云寧可以止遽立心處事惟寧毋躁是其所謂靜安者乎此前代賢相之所已行乎就何君之所可及者而非虛言也如其言之虛也雖累百千言奚庸

黃勤齋集題何仲器靜安堂　童稚相看到白頭知君無我最爲尤衡門畫掩南牕坐除却題詩百不求

廉文靖公詩不向塵樊忘動心構堂燕處樂愿深竹風灑面聲聲遠滿架圖書閱古今

安靜堂

方輿勝覽堂在大州州治設廳後

呂澤父詩　峽東秋空一線青萬山深處長官廳此堂虛曠無餘物面面爲開碧玉屏

清源志泉州有安靜堂莫知始建歲月乾道庚寅守王忠文公詩求蔡忠惠孫亘所書舊扁復

揭之有詩云前賢治迹尚堪尋留得堂名直至今若欲斯民盡安靜要須安靜自家心

蔡端明集松庭永晝蟀春禽天氣初晴又半陰惆悵此生多病惱正堪行樂獨傷心

又安靜堂書事　勿學異世人過常不可深勿學慢世人側身隨浮沉白日當青天難破是非心不有抗俗器安得太古音大暑苦煩溽清泉流高岑烈士無懸珠至理須推尋

建安堂

建寧紀勝堂在府治設廳後

宋趙元鎮詩建安堂木栿司以茶名之　滿然一枕北牕涼喚取樵青發嫩香淨洗西州羊炙口要看妙語落水霜

居安堂

元王沂伊濱集張道徽居安堂詩序　居之安難矣哉今夫圊於膠膠擾擾之蹊唉喘顛汗而不反與（求）飛蠕動均死生知固莫知安爲安槁項黃馘之士超然獨立卓然離世宜其無適而不安也乃今張道徽以居安名堂其衰夫世之蘭然者歟而自適其安歟抑求其所以安而未得歟曷思而曰吾之未有吾身也果何在乎吾之所以爲我也孰爲之乎求是而不得也則所謂安者懸乎在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而欲安乎猶畏影而走逃雨而濡必也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無始莫死莫生莫虛莫盈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而後安可言也若然者詎特關尹老聃莊周之徒聞其風而悅之鄒魯之士搢紳

先生亦有悅於此者矣道徽字允叟主恩州之瑞雲聖壽觀學琴與詩能從賢士大夫士游故往往咏言以美之而請沂書其端

適安堂

潮州府三陽志郡治湖山背蒙齋易為庵淳祐間朱公江於庵前植堂曰適安

金趙周臣適安堂記　任君予山作草堂於松茅障之曰適安客過而問所以名堂之意曰予將無適而不安乎抑適適而安之乎予山曰今夫水適則流火適則燥魚鳥之適則翔泳草木之適則條達暢適則忘帶足適則忘履今吾名不隸於仕故身不列於行伍足不跡於是非之場口不涉於是非之境未晝而寢過卯而起每興極意會則登臨山水嘯詠風月說彖石悅松竹手執周易一卷與佛老養性之書數冊以適吾性而已吾安焉予其為何如客曰先生之為適則一其所以為適則異予以嵇康之適於鍛阮籍之適於酒與夫聖賢之適於道有以異乎苟以適性為事則斥鷃無羨於天池之樂桀跖無羨於顏冉之德其於適性一也而靜躁殊塗善惡異趣此向郭之失晉宋之流所以蕩而忘返者也且夫禮以檢情樂以導和仁之勝不仁義之勝不義皆非以適性為事苟以採山釣水為適則忘其君聲色嗜欲為適則忘其親忘親則不仁忘君則不義予安之乎而且奚適哉予山曰謂無以形適而以心適其可乎客曰心

迹一也自心迹之判於是有清狂有白癡皆名教之罪人而非君子之正也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之君子不以外傷內視貧富貴賤死生禍福皆外物也隨所遇而安之無私焉譬之水升之則為雨露霜雪下之則江河井泉激之斯為陂瀨之斯為淵千變萬化因物以賦形及其至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西北海而準故君子取乎焉斯不亦無適而不安乎予山曰是吾心也請歸而龕諸石客為誰滏陽趙某也

元劉將孫養吾集適安堂記　人情於所安者不能忘而安不可常得往辟兵離城居顧念戀戀孰非所素安故人歸華屋迎奉侍還顧慨然不如故廬之為適聞清風明月思舊家竹樹雖清景有過之而不予適也一日戈矛迫之走暮夜穿荊棘心搖搖不自寧所過深密狀門扞撤苟閫緐相保意未嘗不羨之及歸而得故廬欣然安之有過於其舊也於是思所謂惟適之安語古人類聞世而為斯言也吾等儕非達不意得雙遂安如其味哉日西英以適安堂記請予蓋悠然當日之意而為之記適非其所固有也而適亦非常境常意孰不飲食也日用而相尋而適得其宜者長終歲可數孰不安居也朝與夕相禪而適得其趣者亦一任不常得足之於饑也熱之於濯也偶然而得之偶然而忘之者多矣未有識其所以安也既憂患而安乎可以為適矣寢驚而夢盈境固以為適矣而神未得謂之安也惟安其安者無往而不適惟隨適而適者亦無往而不安杜子美歷鐵崖石龕之餘棲蓬村猶如夢浣溪花竹欣然樂之如故鄉過從隣里比於少長杜曲何所獨無荒草芳吾何懷乎故字若此者亦不能不安之也東坡當承平盛時三還未已至往復渡海慨然有乘桴之嘆泛合浦下蒼梧他鄉清夜共方外蕭條賦詩對月作乃知天壤間何人不清安語若此者又不得而安之者也今予與西英皆嘗佒佒於四達之衢而皇皇於一葉之繫者固無足以為安者彼山居雲角耕險為道者自予為其予勝也今其存者有幾蒼廬蝗附形歎免狡自以為無與奪也今其初竟何若則斯堂也雖不得遂其初志而在枌榆望苟無逃遠偶地安居子孫少長吾伊嚴晚生念昔人漂搖歷落如子美之亂東坡之流浪非意及此抑昌黎辛勤屋廬非喬木之故歐公思穎歸老無土思之音則造物者之惠我為有餘矣即他日雲仍磚礴如南北阮東西李所至而適安揭焉推其所以始者固世故之所驅而安其所以存者同適之味也斯堂斯記亦宜不足以貽永久而無不足耶西英本懷嶠劉氏居城亦二十年其家君貽

叔甫予蓋舊交云

國朝孫作滄螺集適安堂記　並縣郭而南可二里村落靜深林木蒼蔚當半山之陽闢有隱君子高氏彥慨家焉彥慨因先世娛親之堂曰適安猶治新之仍其名之舊良天佳時以娛親賓如奉其親曰不幸先君子蚤世不獲適安斯堂竭吾弟兄一日之養人思居此以重吾親思故處其正室休親賓之往來余至長樂之明年亦嘗一登斯堂出其鉅帙以親則盡故所往還樂於斯悉於斯以章其有子而形於言者高氏之世澤從可知已感嘆之餘彥慨復請記以引其傳余曰噫盡之矣人何言哉請之懇懇至于三年不怠乃繹其名堂之義以復之曰彥慨人莫不知適安之樂序於昌黎韓子美其願之遂也予亦知適非所安則有墮於小人之歸乎君曰未也然則吾為子陳之夫適於己安也適於人亦安也孰能舍己之適以適人乎此其墮於小人之適而莫知者一也就其所欲去其所不欲此小人之安而君子則否樂其所不當得不章其所當得此君子之安而小人則否孰能取人之否為吾安乎此其墮於小人之安而莫者二也雖然彼所謂安不過安於積薪之未然而吾之謂否固將思其積薪之已然乎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外蓋君子之適常在於所思之外故其安也有非小人之克知彥慨猶以為惑曰凡人之飲食衣服動

靜起居意所便安而以爲適審如是必其草衣木食穴居野處不擇地而安之然後適乎曰不然衿衣鼓琴舜以爲適也甘酒嗜音少康以爲適也均之爲適而安危之去遠矣是非適於安者爲君子適於危者爲小人且於吾子言之處正室以娛親賓于所安也不忘以爲身娛于所適也不以已適而惟人之適不以已安而惟人之安而于未嘗損其樂謂非適之便安可乎試與子登山而釆玉入水而求珠人固適矣子且適乎臂蒼掌黃車輕馭良人固安矣子且安乎即其所從適視其所從安非惟子之不能吾知子之不爲也君謝曰小人適於內而不適於外君子適於安而不適於危吾滋信矣請誌于壁脈之終身遂書之古城孫大雅記宋葛元承詩永嘉王孟周適安堂　茂林脩竹更清泉笑裏相逢到酒邊一片閒雲了無着共他風月自今年陳李陵詩呂仲及適安堂　事如昨夢本來空正在黃梁一熟中到處隨緣是安樂人生何地有窮通飛花不到東風舞霜葉空憐醉面紅只恐他年終未免傳家重説小中公長安志堂在樊川楊萬坡趙氏別野高左山題詩云　人生適意與身安兩事能兼世所難狀脚北牕山四壓蒙頭衲被日三竿已知事業名先了回想風波膽尚寒滿目田園況幽趣等閑莫放酒杯乾　元魏初青崖集窮通有定分流坎無庸

悲湘纍自苦亦太隘韓子孤憤將奚爲人生百年渾幾時鼠窺鬼瞰徒戚私何如樊川一樽酒往者莫究今已而秦川如畫渭如絲韋曲杜曲無聲詩高堂驚空竹樹裏脈稜滿酒含幽姿起居飲食頗自適不矯不飾隨所施舉手爲謝昌黎師乃今平原能得之有時高詠歸來辭有時獨酌芙蓉危人間所得容刀取妥之順之夫何思　王惲詩草堂卜築近清溪擬散襟類似獻徽幽事相關常起早老懷能遂任時違無心出岫和雲卧有客過門盡醉歸聞説黃家花滿樹幾回扶杖到斜暉胡祗遹詩霜滿朝衣塵滿纓幾人坐享素侯榮起居隨意無朝暮寵辱忘懷任醉醒早暮蘭孫抽杼織碧梧雛鳳讀書聲題詩自笑謀身拙俯仰隨人又七齡　虎符銀印照門闌夢裏驚惶膽自寒明斷急流能勇退此心無日不清安喜同年惪來歸早晴笑韓非苦説難前日智囊高閣起團圞兒女勸加飧傳與碼詩營營俗間務莽莽城中塵疑冰悲夏虫惡影咲塗人達者悟兹言還思樂我真主世嗟物役誰能勞其神遇足諒非慕爲勸聊及辰深居無塵雜豐屋展且新庭柯集翔鳥池藻散游鱗觀化獲自然感感非所遵庶將依仁宅處樂以終身

護安堂

延平志尤溪縣本有護安營宋初營廢縣宰余仁箴即左偏築第地忽陷穴深數丈有異物如豕鳴于穴中營舊有神祠遂遷之新市其怪遂絶後更爲護安堂

容安堂

元朱希顏瓢泉吟藁容安堂記　世固有大人君子居廣居嚴顯位攬天下貴富之資以爲一身之奉履敝珠玉耳厭鼓鍾言從計行事與心會曾莫有一毫拂亂其所爲者然而焦心竭慮瘁形勞神乃不能一日安於寢食之閒以爲有生之樂其故何哉且人之生也萬善具焉大而天地之廣着而萬物之殊嚴而父子敬而君臣至於一事一物之微莫不有可樂之地是以聖人稱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以明夫道之所存即吾樂之之事也後之誕者乃欲以外物而求之不亦謬矣此東晉嵇阮之流卒爲名教之罪人也哉惟陶潛以邁往之才高出當世不肯屈身束帶往見督郵輒賦歸來退樂故里顧其名節炳燿風厲千古是非外忘世故内有所安篤於道者不能爲也華亭沈用之少以吏能歷試州府考滿選調西安東流二縣幕職雖日處簿領之閒而其意趣雅淡志尚高古要不爲塵俗所奪每慕淵明三徑之樂及其歸也迺於居室之西偏爲屋三楹中列圖史旁蒔花竹以爲宴休之所扁名容安且寓景陶之意其子壻柳德遠過余言之余是以知用之之能安於樂者也聞之古人之言曰夫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

所甘不過一肉今用之之安有取於是是則所須非廣而足能有恒殆猶獸之一飽飲之一盈抑欲順時乘化易於所安是非絶情用世希合於曠達之儔雖然用之之年尚强進未已苟能推其造膝之度弘其兼贊之資施之民社達于朝廷之上則吾益知用之之不以爲安而忘天下之憂又豈遑以一室之樂爲樂也用之其頷之乎

尊安堂

重慶郡志李可齋尊安堂詩　堯舜君民學吾儒共講磨一毫如有愧其若此堂何

順安堂

宋歐陽守道巽齋集　題蕭氏順安堂銘説後　蕭君李清扁其堂曰順安古綿文本心爲之銘鄉先生危恕齋爲之説君一以示予予讀之而復於君曰文以窮理盡性樂天知命爲順安必也聖乎危言逆順安危之理勢予所知也請從其後贊數語夫順則安不順則危固也然順不必安有時而危雖有時而危君子視之甚安也不順不必危有時而安雖有時而安君子視之甚危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君子順理而已若預計其所安則有擇便求利之心焉古之人蓋有信已而不偶於俗行道而見尤於時無愧於心而反以取危置安危於度外而惟一順於理之歸亦可以浩然矣夫安危之判不大於生死然而孔子戒求生以害仁孟子許捨生而取義苟有合於仁義則生死不

是計而何安與不安之知故夫仁義者所以安之理而不必安也湯文王周公孔子吾未見其常履於安也不常履於安湯文王周公孔子猶安也人之欲安也一起居飲食欲安一出處語默欲安欲安之心重則凡可以得安者無不爲也夫可以得安者無不爲則苟涉於不順者亦可爲也故曰順不必安不順不必危君子見其爲順則雖不必安亦趍之見其爲不順則雖不必危亦舍之如此則吾得吾心而而不能於日矣君以此心固有之理而順違之如水順流如木順升前之罹百憂多變如愁齋所爲數者不留於胷中而日入於夷猶舒肆之境意所謂順安者君既享有之矣而予猶進此語亦將竊附於無入而不自得跡義也君意何如李清曰書之乃書於二君銘說之次

善堂

宋劉須溪集善堂記

自韋絃易佩以來有志於改玉改步者即美言尊行無不用其取於它山之石者則入驚世絕俗至乃使人不敢稱揚侯克恭獨以善名其堂初若無所謂者然槩乎其無所不包語焉而不可勝既豈不廣大矣易直矣純粹精矣侯以予粗知字義謂予一言予蓋歎之突之爲之言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繼之者必善也苟於其繼之者不深識其所以然則必漠然而無所可守矣始爲仁義禮知者誰與求之性初性初無是也善而已求之畫前畫前無是也善而已善者念之動也雖天地之分亦念之動也方其動也我且不自知其爲誰亦猶未動之先天且不自知其爲道天即道也道所以爲天也而吾爲道之子所謂繼也繼猶春也春之於物其何所不生而豈有不善哉人見其無所不生也不能無善不善而不知其不得不生者皆善也而豈獨私於人哉而豈獨私厚於我哉吾於此見天地之量於此見命之流行自然如不得已於此見性之於人本皆如此而横論爲惡調停爲混者皆未嘗逆諸其初也泉初出猶雲初興宜下流之謂我必有察夫動之惟微而後知其爲中也雖不離乎喜怒哀樂亦未至於喜怒哀樂故仁義禮知皆不足以形容之此則善之爲善也善者道之所生也吾亦子之心也亦猶人生未有名字所知者其父母而已則其去父母特未遠也字之又字之其號名殊而所生不可知矣今之言性者皆字也心言仁仁言愛愛言覺覺言公德言常常言端端言幾幾又轉而元而通而復則字之字也向之負者猶有以爲方也而清者不可以爲和矣又止慈父止信非不足以爲爲善之所止而謂善之爲善止於此則不可蓋有止於此而不足以爲善者矣故家有嚴君而大人者不必信嗚呼不明乎善則雖執中猶執一而况愈天愈離愈辨愈感今世之所稱者以并包爲善而又以異儒爲爲善之人則紿於諂惡以爲善不知辯之善也有若決江河之勇樂正子之善也優於天下則善之氣象爲何如也侯於學問所得於念動之初有以達性命之蘊而又有服膺固執之力不得志獨行其道屢空而不悶昔者荀息之言曰人之爲善誰不如我范孟博謂其子云吾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後之君子無不有感於斯

止善堂

撫州臨川志金谿縣令王有大初祠二陸先生復齋象山於學之講堂嘉定閒庾使蕭公舜咨改祠於學之東偏扁止善堂爲楊氏自四世三公爲蜀閒家侯青神人

宋袁絜齋集止善堂記

乾道淳熙閒象山陸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啟告學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推尊而其教猶著於所居之金谿至今邑多善士趨向不迷有志斯道而耻爲世俗之學蓋其源流遠矣嘉定中蕭君禹平宰是邑新學宮講肄之堂而以止善名之欲使學者求大學之指要而續象山之永脉其訓告切矣蓋嘗語余曰此吾所究心既而不能忘者幸爲我識之余聞道無窮盡充滿天下無非斯道然必有歸宿而後定于一故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書曰安汝止又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凡易詩書之所稱皆純乎正大無纖微之差者也故一定而不可易大學之止於至善其亦無一毫之差者乎如金之至精如玉之至粹如規矩爲方圓之至如準繩爲平直之至於此乎止則真得其所止矣伯夷止於清伊尹止於任柳下惠止於和非不善也而孟子所願學者獨集大成之夫子蓋必若夫子始可以爲至善也射必破的其執始精巧於的而不能中則亦不精矣惟道亦然隱諸中心而安貫諸聖人而合始可爲據依之地微有差焉於道已矣禹平名堂之意所望於諸生蓋如此雖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見其爲至善吾從而止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相與爲一則猶未善也全體渾融了無間隔斯其善之至乎學者於此盍致思焉發憤力學期於自得庶可以續象山之傳而無負於禹平所屬望者禹平名舜咨昭武人也今爲太學博士云

元劉將孫養吾集止善堂記

釣臺張公一飛服勤戎幕升掾省闈周旋過江之從星霜馬上涉歷江湖以忠實沉毅受知元帥府重留後幾務繁夥小大究懷如是者逾二十年每慨然王事之獨勞而偃息之未有涯也寧遠物所命則然嘗以語平遠宣尉趙公平遠以止善名其堂且以寓其優游之有其所而志念之遂其樂也既隸濮水今遷長沂府選佐七閩宣威以名堂之意俾予著之予復於公曰止善者大學之極功而中庸之所自出也大

學之道主於至善中庸之無過不及者止之所也古今忠賢志士其事之善有借於古人而所以不違於聖賢未免於論議者往往皆過於中庸聖人之道至平至實人皆以為堯舜者謂愚夫愚婦皆可以與知與行而其極也聖人有所不能盡非不能盡也知止於其所止無過不及則足矣然世之論者常求其過也中庸無奇而流俗多好異此止之所難言而中庸之所以鮮能也今語人以為聖為賢其事遠其言長若語人以為善誰不欲之善之道不可極隨其性之所近情之所鍾無節文以為之閑無中道以為之度觀過雖足以知仁制行不知其無節亦不得為盡美也止慈止孝止敬止信人生之常理人事之近情如是而為善行而不已如躋門庭而造閫奧升培塿而及九仞起足下而達萬里必然之理必至之勢夫是之謂至而又何加焉後之言善者則異是矣君父之道勿論臣道止於敬如子產之事上夫子許之矣孟子之陳仁義自以為人莫如也敬不出於此矣或者乃必待如申生之無所逃而後謂之共石慶之懼書馬而後謂之謹則敬本不如是也子道止於孝閔子騫不聞於父母昆弟之言曾子之養志孔孟皆以孝歸之矣或者乃必欲如臥冰而得鯉汲井而移江乃得謂之孝則孝有不必爾也南容之三復白圭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聖門

之言信亦如是而已而爲尾生爲白公爲田光者每喜談而樂道之未已則信之理不自知其為可疑矣為善之志不可後而善之道各有其當為善之道不可盡而善之事必得其中不可止者吾心也止於其所止者亦不得而不止也中庸之言曰所求乎為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為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此與大學之至善相為發揮於是而見曾思之同道夫常有未能之心則止有所不能止而何過之有哉有餘不敢盡有不及不敢不勉拳拳乎得中而後止而至善無以踰是矣公好古博雅老成歷練遇事明敏論說有方其於為善若飢渴所主皆可紀雖用未騁其勞而諸子皆好學有立長者才望如其家君盛年已繼踐入荆省為名掾是堂之名將後人之興用之猶有餘裕且將與江漢並傳吾記之以俟方來云　東漢李郃以隱德不仕前輩謂不饗之報在其子固古今之興家也何不然哉嘗浩歎夫隱德之初未有非艱厲之日而窮約之狀惟其力不副於心事不行於勢乃回折於無可為之中濡呴於苟可及之域人者有不可知而天者念之矣然推之而無可陳也感之而無所驗也蓋善人之善每如此故報之執也不能于其事于其身而常施於其人之天及其著也儻能思其先世植立之勤人事反復之故則其報也愈遠而其慶也方長若因其獲而以為已能修其進而謂人莫己若不知木之方盛而根之已撥水之方漲而源之不繼若此者往往而是也若張公之述是可謂世有其德矣張公不饗而壽遺其子孫今止善公錄蘄水幕升佐宣帥予之掾湖南者選掾于省去余君之述幾何年而新均加焉後此又可知矣余君錄俘為止善行軍所獲以屬對知其為儒錄是登之上坐師禮之乃其素志不願俘于女玉帛願得一南士以教子並如其意今止善階庭森然皆講於詩禮恂恂無求多於人未艾者固在此即是一事其所積有加於張公之隱德者幾倍張氏其可涯哉予既執筆書之復記其後如此宋度正性善堂藁環源潘章李淵相從為學趨向甚正以止善名其讀書之堂正喜其善於自擇也因其歸為之銘以勉之　天之生民厥有常性學以道之不失其正其學如何由小至大如彼百川至于河海方少之時洒掃應對毋怠毋忽敬以直內及其既壯明德新民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於斯二者將安所之善之不至惟日孜孜人之一心昭昭日月浮雲蔽之其光則缺學者於此閑邪存誠既周于德燦然復明明明在上赫赫在下放之四海相觀而化始焉不及終也過之流於異端君子不為卓哉顏子未見其止嗟我後學烏乎云已盧疎齋詩嘉雨和風在發生

秋霜烈日歲功成只應吏部時中意無負廉車止善名　嫺鷺榆枋決羽翰培風九萬里鵬搏丘隅黃鳥能知止未減天飛境界寬（以作中牒以善之義者吾友夫公尚書士常者之詩也拙卷皆謂用條元之）王旭詩人心若江河晝夜無停流東流來到海滔滔詎能休久如遠遊客終年寄他州不知歸其家歲暮何所投水流上滄海人行止故丘而況寰宇中事物紛相酬人欲戕其熾天理微以幽瞬息變化閒肝膽生戈矛茍不知所止定心終無由所止非至善此心猶可憂卓哉陳使君立志希前修名堂以止善養外俱無求我德自此明新民功亦優還應有餘慶永為斯堂留不愧大學篇芳塵映千秋劉靜脩詩題陳雄州止善堂　久被邪君撫養慈野人無路識風姿願將明日甘棠詠用續諸公止善詩同恕詩題陳參政止善堂　事業人生有聖賢半塗未敢謂車堅滄洲不發千年祕闕里空留入德篇

積善堂

宋魏鶴山大全集積善堂記

前知晉州家傒李文以書抵某曰爽不佞先人遺書屢身州縣踰四十年欽共夙夜奉無顛越今浸迫耄與念厥紹不以控于執事死且不瞑爽之先廬蓋五間之季少卿周氏之遺址我先祖評事撤而大之既又蕩析不常我高祖考太中公合而葺之闢檣三年燬於里火災大懼室神賓戚無

所於任豪積寸累凡十有五年以濟于成重惟評事所營在積善坊則今成室之地也於是以坊名名堂示不忘其初且俾後人斯言之依刃替有引予其為我發之余每惟聖賢垂訓惟盡所當事而無計功靳獲之心焉是所以異乎善惡報應之說而攷之于書于易則有曰作善降之百祥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顧語相傳若有由來然則是與異端之所教有同乎曰吾不然也吉人為善惟日不足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夫自朝至昃非必盡與物接何如其可謂善又何如其為之也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此豈有酬酢事變濟時及物之功世之稱為善者必曰舜顏嗚呼吾之所謂善其諸異乎異端之謂善與乾道變化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蓋善立於性性命於善也率是而行之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則何往而非善朝朝莫夕油油翼翼如弗勝如將失之非以父母之我愛也夫亦自盡其敬焉爾明發不寐洞洞屬屬如恐弗見如將復入然不知神之所饗也夫亦自致其誠信焉爾私朝齋沐書命習容非以求知於公所也日莫人倦齋莊正齊非以要譽於鄉黨也吾知循理盡分而為之他人何與焉不敢侮於人所以自敬也不敢欺於人所以自明也欺焉侮焉人無加損而是心之萌敗德亂常所喪固在我矣善之興慶不善之興殃蓋同出而異名非善惡之外復有所謂慶與殃而亦非有所覬而後為善有所懼而後不為惡也又況人之言行或誠或偽或公或私惟家人為不可欺夫使刑善於家聲孚氣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無不各盡其分焉則吾閨門之內固已日由乎吉祥之中其何慶如之是心之傳流及苗裔固其所也而一家所感一國化之仁遜禮義皆由此始則是慶所被又不知其幾矣董子謂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上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然則雖天地間吉凶妖祥亦一氣之感故因家侯之請願相與切磋究之家氏源深委大侯又能恂恂守道以保厥家歷十五年不遷官今以朝奉郎老於家生八十有五年矣晁冲之積善堂詩（并序）皇帝即位之五年改元大觀赦天下詔文武吏親年九十已上者應封咸賜封之于時吾任城曾叔祖母九十一論當如詔而有司以子無見仕者輒抑之於是叔祖入告于朝既俟命于京師凡若干日天子聞之詔賜命婦服封壽光縣太君制下姪曾孫中盧令即昭德族人詣堂賀叔祖顧而喜曰吾歸築堂于任城第以奉壽光汝為我名之中盧令請制因請名曰積善蓋取制中所謂蘊仁積善以須上賜也是年秋堂成邇命姪曾孫太史為之記越某日大會諸族賓客合樂以落之姪孫革令作

慶壽光由以獻東州之人相傳為耆老之榮冲之時以事自昭德來徐徐府通守叔父一日召冲之語且曰吾家由慶國夫人以來七世矣以大耆子受爵者不可勝數然未有以耆德自致如壽光者亦一盛事也不可以無詩吾將賦之汝其同賦冲之謹再拜稽首而言惟天子仁政責老以勸四海之心惟壽光賢故介此眉壽以膺封惟叔祖孝故不旬日感動天子居有司議而持封之是三者皆宜歌詠其事以示天下後世抑冲之小子也固願以文列名父兄之末况叔父命哉謹撰成積善堂詩十五韻上呈

星次朝當赦龍符夜改元恩傳優老詔周及庶臣門細劉頒珠禮階封封錫異恩大醻堪一笑東帛不須論緬想吾宗盛恭惟母德尊孝忠兼仲子醇翁輓諸孫般誥金鑾潤宮衣翠翟溫萬錢賓客賀五色帝王言護草開新頁蟠桃屬舊樽曲迎團扇度舞接綵衣翻水下看魚尾霜邊見笋根英髯彤帟在繪事畫屏存有容依同姓逢人聞故園淹留驚伏臘俛仰媿晨昏西望浮雲合中車擬載奔（冲之母永嘉郡君年六十六居昭德）又詩

我家得姓自衛史文王之昭鍾厥美西京御史府大夫父慈子忠不惜死至今墓上無曲棘潁川歲時農廟祀中原喪亂厭風塵南渡不及渡遠水曉惟道武攬英雄逸東之晁同興起世封潁川刺濟州子孫蟬蜒冠紱偉唐有賢良如漢初名動集賢為學士是時海內圖書家一晁來讓張與李（三相張千兼李）忠實文華入本朝三祖百孫同一體中祖潁川襲遠封東祖西祖復于濟自從決策罷兵來（文莊公會從范予五師遂參大政）平進不厭百寮底即今門戶益衰微攬古懷今情易已上恩抉扎攢無根宿蒂心存春舊靡潭州有母行百齡疏封細服明光裹夫人服力尚封纏拜恩不易從稚齒初惟夫人有子賢曰此布濩敢不俾何勞夢帝血而論直以微誠動旒扆華堂白髮喜更新即看青袍子高第壽筆千場日未央滕下曾玄扶且倚中春有孫不能鳴東眷孫文刊燁燁白子西詩題侯集賢

積善堂　梁棟耽耽積善堂堂前景物鬪輝光烟雲滿屋子孫盛風露一軒蘭蕙香留客夜棊敲玉局澆花春水響銀牀高門定見多餘慶好種槐桐待鳳凰僧儒清詩題沈氏積善堂　翰林賓客散如雲積善如今喜有君皆郡堂成因舊扁傳家書在足前聞屋山雨過烏猶好池上風清鶴不群我亦衰公門下客題詩三歎感斯文元劉仁本亦玄集題上虞徐博士

積善堂　維皇降衷衷善攸同匪壽于愚匪賢是豐人惟好德以踐厥躬維積遹大維累遹崇實基實履實塞實充如太王王季累仁積功至于文武以植其封　大易之繇某坤為厚厚德無疆以載以負積善餘慶聖言

匪傾僻彼江海衆流所受嵩嶽益高始于培塿拱把之材將然其茂彼維其積匪富其有　虞山之郗爰有徐氏聚族于斯匪今伊始自我先公表厥宅里載勤載勞匪積匪累為善好修以厚其施人懷其德世濟其美瓜瓞綿綿克岐克嶷　我行鄗方于彼虞鄉衣冠之望維徐孔臧積善之堂有燁其光湖山蒼蒼湖水洋洋源深流長前人弗忘爾維弗忘維爾之慶

程雪樓集題安氏積善堂　大同有安氏積善人皆聞食比黔歎歎粟無春晉分遺金且不愛我務常對焚止酒猶好客居肆仍尚文雲霞蔽高誼蘭桂從清芬天道苟可憑有報寧非君農人力蒭以繼之運在勤張文穆公集題張氏積善堂　累世同居公藝忍見金不取幼安廉古今為善豈求報遣物爵益每益謙春滿蘭堦無限好年侵蔗境有餘甜堂成更許門高大還倂天家雨露需　國朝錢宰臨安集題徐子中積善堂　十月風露交稲霜變重陰密戢日已集堅水日已促往者既有漸來者方自今君子契天道晨夕返吾心樹德當務滋卷勺能高深丈言美餘慶保此以為箴　藹藹嘉樹林繁陰散華彩俯有雨露滋仰見雲烟靄昔人手中植幾月令莫計寸根蟠地維尺幹起天際物理庶可廣人心貴能繼朂哉賢子孫積善期弗替

遺善堂

宋李俊民鶴鳴集

序雪巖老人欲其子孫之善何如是諄諄也哉有子仲賢以其遺命書之於堂訂曰遺善遵而行之朝夕於是其命之使行者不敢不行其所行者皆善事也命之使不行者不敢行其所不行者皆不善事也非惟不失士君子之行其孝子之心何時而已耶噫處世與事之間不忘於善亦所未聞故喜而為之詩　君不見遺子韋侯只一經相門出相卯在今滿籯又不見燕山教子以義方靈椿老去五枝丹桂芳破散錢堆一百屋粟微不願有子如寵郎陷為天下輕薄子伏波不願有子學季良身前身後事茫茫我恤我躬猶未遑長把賢愚挂懷抱請看積善之家遺善堂元李顯卿詩人生有彝性好善本自然一為外物誘遂爾迷厥天悠悠衆俗中孰能返純全伏膺念遺訓乃覩之子賢遺訓果何云見善俾日遷善心顧豈遠但坐私欲牽四端既擴充天理歸周旋受用終其身復為來者傳子子及孫孫所遺無窮焉名堂豈不佳力行貴勉旃斯言亦自警歸以銘吾前

樂善堂

輿地紀勝堂在襄陽府治梁簡文為晉安王鎮襄州日盡前政刺史李陽等十三人形像於襄陽府湖州府三陽志郡之韓山後有東湖沿湖而東由山麓而升建樂善堂為東山之勝今不存元虞集道園學古録樂善堂記　京師之南城有為堂焉而名之以樂善者承事郎左藏大使渝人胡君善甫之居故應奉翰林文字駱公之所命也後二十餘年因鄉貢進士史君質求予作文以記之其閒諸長老曰昔吾蜀全盛之時以詩書文學起家若勲業事功昭著閥閱見聞可攷知者不論其事物俗宜近民者云城邑自漢晉近逮唐宋豪傑所營宜往往而在所完聚有久固之勢不幸閒有僭竊者崛起攙搶於其閒非降即亡事亦旋定故其民積安於豐厚屋室之華壯錦繡之襮茂滋味之腴盛貲利聲色之啟阜精麗自東南言纖靡者莫或過之是以婚姻喪祭之禮宴游之樂服御之飾恒出於有餘又漸被夫文章詩禮之懿下至市井田野婦女兒子往往習誦讀知古今以孝弟信義相尚其不然者衆指目之詈斥之以為風嗟夫使其人所以易為善者豈徒然哉而盛衰治亂興廢之相尋非惟其數然也理若是矣國家將啟南服獨先受兵焚燬剽刦者幾百年而後昔之所謂盛者始掃地無復遺餘矣脫身百年之下遠而去之既生全焉又富完焉又將以子孫衆多而貴焉此其先所積累者豈不異哉然則樂善之名駱公蓋有以徵其前而望諸後者矣不記殆不可也胡君盡力所事受知世祖皇帝特命莞庫保定非常例也常歸其鄉修先人墳墓而收其族人子弟鄉里之貧弱者教養恩義甚篤君子以為難能有

司審旌異之令官進而年益高二子歷仕將顯要其福蓋未艾也前五十七年駱公解舟鄂渚風引之入世祖皇帝軍中得召見論兵事奇中世祖以之北來然不願仕故以翰林應奉終其身史進士之公史先生駱公之甥也胡君嘗以駱公之命續先弟之好是以進士為之請其亦蜀人也歟為之屬筆以記不敢辭後有以盛德之家稱於燕山者將在胡氏尚有徵於予言也許有壬至正集樂善堂記　天生蒸民其情莫不就福而避禍以福可樂禍可憂也心非狂惑孰肯避樂而就憂然世之僇僇焉日趨於憂而不悟者何哉私意敵其中物欲誘其外也嘗念人生百歲露電不足以喻其速所貴於生者樂爾而世之樂者或紆朱懷金高牙大纛而不思盡其職或拓田華第厚殖珍貨而不思取以義或任俠跌踼意氣自負而不能撿以法或狂誕遺世塵無高遠而不能揆以理不盡其職則責繼焉不取以義則怨萃焉豪而不制則敗放而不反則亂曰責曰怨曰敗曰亂其為憂至矣聖人飯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學聖人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道之在理之得也士之勵行者毫髮之惡不萌於心跬步之頃不離於正則吾一身豈不體安而氣平乎事親而能孝事長而能弟撫下而能慈則吾一家豈不上和而下睦乎其施於人也大而陶宇宙於泰和小而一郡邑舉

受吾惠至於窮居不見講道讀書俯仰天地亦復終日欣欣蓋所爲皆善則無所往而不得其樂也東平王蒼之言曰爲善最樂此之謂也鹿崖那公豪著才諝歷臺閣出典大郡歸田世居撤幹搆新宏敞合度題以善樂徵文其中有士佐吏部鹿崖爲正郎能盡其職者也其得爲善之樂者乎晚始得子風骨可愛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則又將及子孫而無窮焉善之樂庸有既乎書以爲後人勸張西岩集樂善堂記　人之心未始不善一爲物欲所蔽則善與否之間唯賢者終其身不厭蓋知之而能好之好之而能樂之故也雲中李彥實資孝悌崇仁義爲人謀必忠與人交必信自妙齡力學年踰知命不求聞達聚書數千卷日以修身齊家爲事雪庵大宗師光公嘉其賢名所居堂曰樂善既爲之書請余記余因告之樂善之說有二有樂人之善有樂己之善如書人之有技若己有之詩愛莫助之禮美人之功語君子成人之美皆樂人之善如孟子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樂己之善也聞彥實孜孜焉汲汲焉務其德不務其祿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其庶乎物無所蔽樂之終身而不厭者樂之說雖二而其理則一未有不樂己之善而樂人之善也方國家訪遺逸求隱淪若彥實者不晚當有挂車之招眾得時行道大展所蘊則由文之愛士鄭莊之好賢何武之獎人又有望於將來可不勉旃彥實名貴故行六部尚書諱某之第三子其家世事業見於內翰李韋軒先生所作神道碑茲不復云至元辛卯日南至後三日郡耶張某記王沂詩題龍氏樂善堂　余愛淵明詩匪善奚以敦誰云甘泉谷中有至樂存龍氏世簪組磊落多瓌瑋某堂種嘉禾叢陰庇其根惡禽不敢栖好鳥時飛鶣清琴橫我床濁酒盈我尊顧言懷靜者時復扣衡門楊仲弘詩題揚指揮樂善堂　樂善名堂事可誇兩全忠孝故侯家弦匏入廟思無斁介胄升壇聽不譁窓下唱難書未卷門前立馬鼓猶撾後人自爾蒙遺德流漲春江詎有涯廉悼詩終日乾乾務自新事來汎應當吾真通宵復省能無愧可道中堂樂善民　國朝胡榜隱集樂善堂中樂寂真滄桑屢變道終存舊家閥閱今猶昔奕葉詩書子又孫慈竹迎連春雨靜燭挑偏散曉霞繁高風舉世堪師表敦使紛紛薄俗敦顧祿詩高堂何渠渠樂善心自安誰知夸毗子趨利日萬端

獨善堂

南康志郡城後山陳公德方所居之堂也黃太史名而書之今其家字畫猶在淳熙庚子郡守朱熹名其坊曰獨善蓋以此宋王安石臨川集湖海十年舊林塘三畝餘（魏志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靜非譏者隱（揚子法言設言設行不遂其時譏者隱也注謂東方朔）貧勝富人居（向子平言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者語乃能勝貧賤能怵惕）列鼎亦何有幅巾聊自如猶應不獨善（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言非但獨善亦但以兼人）學子滿階除（韓子訓誨學子諸生多日有扶）喻彥良香山集賞心并四者文史足三餘不作簪紳念唯便水竹居佳名元籍籍真樂每如如月旦遺評在今經幾建除

明善堂

元一統志堂在徐州州治後園元祐元年杜純以殿中侍御史出知徐州作自爲之記中更兵革堂不存而碑在皆篆書也新安後續志張雄飛字宏甫歙縣人晚扁書堂曰明善江州志彭澤縣學講堂曰明善劉將孫養吾集明善堂記　四端五常生之謂性百行萬善充之謂道秉彝好懿尊德性而道問學豈獨希聖希賢稱善人而已乃所以自愛其身愛其身乃所以事其親也人孰不知愛其身哉有以外物爲愛者有以欲利爲愛者不知反身而誠天之所與者無不善致知而格物窮理而盡性萬物皆備於我無入而不自得樂莫大焉人孰不知事其親哉有以致養爲事者有以顯榮爲事者不知誠身之善術仰無愧而盡菽水之歡家庭雍睦而有不與天下之樂守身而身安悅親而親悅事孰大焉夫語事親而本之於誠身而本之於明善宜若不相似然者而古今才賢志士所以墜其而危其親者往往以善爲之而不知其害以納於敗然後知善之不明不獨學問之累莫切於身莫切於親身不可得而保親不可得而安惟不明善故至此豫章徐氏以明善名其堂其佳子弟爲楚材請記於予則其家傳之教所以揭此名者固有其本矣嗟夫善之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譬若大路然不能以無蹊徑而蹊徑者必捷事有取疾而利速者順焉之擇便以爲無害於大體而不明者在此矣明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譬若飲酒然未嘗不惡旨而亦以飲醇爲可味非不知剛制而憂謂解憂之不可無是則不行者之害與不明者相去幾希是亦不明耳爲人父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愛有惑而不見嚴有敬而不聞爲人子者不可以不之明也起敬而心不白懼讒而志愈違爲人兄者不可以不之明也帥正者不適私情篤慈者若養於惡爲人弟者不可以不之明也抗直者類於不讓和易者媟於小狎以及遠之事君適之取友私而齊家公而從政其間是非疑似之形善利跬步之境抑又何限然善非難知也明非不足也以學問爲學問而不體之於身心於是不能盡事物之情僞躬行爲迂闊政學岐而途擇非不精執非不固而知有未至故不違則不明智非不足以及操舍而守之不篤見非不足以辨得失而行之不力纏綿

於因循而牽制於顧慮乎其後悔餘憾者皆在此故不剛則不明物格知至而後能達意誠心正而後能剛善明而知所止於善何獨誠身事親而已、徐氏之善既著矣其使升斯堂也睹斯名也思夫天之所以予我而祖若父之所以望我者心體而身驗之抑何善之不明予獨取人生家庭日用間意爲斯堂記之特以感發其無涯之良心云爾而未暇精言之也同恕榘庵集明善堂記　涿郡姜汝揖濟川之子煒過予而言曰先君平日好賢樂善受知太子諭德勤齋蕭公家構一堂爲燕休之所請名於公公署以明善居嘗言求記先生以達訓義不幸先君就世煒惟先君陪從門下有年數矣志所未竟非煒之責與敢犯是不韙冒昧以請幸先生卒成之予俯而思仰而嘆曰斯人其可得而復見邪曩自得友李君仲和閒閒濟川德舉之美接款既久益信仲和爲知言而喜善人之得見不予欺也由　皇子安西王胙土秦雍姜氏以織工選分溥實濟川年甫十歲即能代其父偕叔仲來關中時執技者號藩邸私人數十爲曹恣橫閭井有司莫敢誰何濟川足跡未嘗一出作戶爲叔仲憂已命肄業吳氏堅勤不異寒畯吳氏察其殊常子弟以女女焉經始立室家公事私業如期而集每以精巧中程度獲褒考功旹諸人者無不意滿謂工當其直也母氏既亡逆養其父殆十年愛敬之誠夙動隣類其歿也度不能返葬買地府之南而安厝焉數厚餽其弟求致母喪合葬之日歛視父墓有若藤蔓之蔓者周絡其棺半不可解衆咸嗟異卜師曰此休徵其孝感與爲人惇謹淵實謙恭和易賦與既厚而保守無失能知義取能遠利嫌自幼至老外酬內應無一言之妄一事之苟是其於五品之懿有不待教而神會心得兹所謂善人者非邪勤齋先生舉子思孟子相傳之要以示濟川豈不曰可與言而言其知濟川亦深矣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所謂善也精微之蘊其凡有五曰仁義禮智信本於信而根於心經五典而緯萬事明之則知昏之則愚聖賢之教首以格物致知欲人曉然知天衷所畀決不可不爲而爲之必用其極則是善也真爲吾物矣十室之邑雖曰必有忠信而學之不講亦安能必他岐之不窘吾步邪勤齋以聖賢之學期濟川朋友切磋不復可得而有矣烏乎惜哉然詩之言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濟川由羈旅之童不階分寸而起家始祖有田可耕有屋可居其艱甚矣好德之聚流聞鄉黨儒先長者樂告以善矣裕厥後者爲何如邪繼令以佳登明善之堂人將曰父作之子述之濟川爲不亡且煒與其兄煜駸駸怡怡盡惟北堂揩揩之任有引無替匪進而與之蓋試而知之也至治改元十月朔旦記

服善堂

元同恕榘庵集服善堂記　中奉大夫陝西行省參知政事青社王公仲懌名其所居之堂曰服善蓋取顏子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以自警省至矣哉公之爲心也乃者求記於予予聞命且喜且愧其善也聖賢爲己之學泯泯乎無傳也久矣公獨聞而知之其愧也竊亦願學焉老死不能以寸何辭以復公姑舉論語二十篇聖人所以稱顏子者爲公誦之淵淵乎此顏子之極功作聖人之能事蓋顏子於聖門始乎視聽言動之請事斯語以極乎高堅前後喟然之嘆未嘗一念不以聖人博文約禮循循之誘爲己任擇乎中庸博文也得一善則服膺勿失約禮也其曰語之而不惰者不惰此也其曰吾見其進也進乎此也曰如愚曰非助我者曰好學曰賢哉賢哉雖辭有抑揚要皆喜顏子之能擇能守實有是中庸之德也兹不曰作聖之能事乎哉有疑顏子明明德以尚之新民之功其如不見何顧不思聖人既許以用舍行藏惟與我有而於爲邦之間獨以損益四代之制告之使其進爲於世皐陶伊周召之所至將不能乎抑斯言也論語所不載子思亦以爲中庸之標的豈一時門人未之有聞而子思得之於過庭歟今公既有事於此矣予亦以是得公之心及公之用由前績省部聲實卓然已推今器漕司失官粟以運判計度周而防禁密海舟如期輸濟以石計者三百五十餘萬自有此司數無與比大臣嘉獎之頌山東鹽運民惡勿施吏姦必去均齋竈戶之勞差次富商之售法行而課溢此則公有猷有爲不解于位也擢居戶侍主經賦經用令昔出入之議謂賦入數倍於前不可復加費出之夥蔵無紀極令民窮財匱什百似時當節用以愛民更張以善後具摶裁振援之方丹上之參議樞庭遂將大小久沈欣授者數百員議當改秩以璽書勅書寵光之可勸盡力廣海軍守觸瘴死者甚衆請增衣粮鹽菜之給以厚其生奏脊可此則公忠誠惻怛不隱於爲言也若聖上登極以戶部尚書整辨供億事重體大應變如響始完而終洽置諸太禧宗禋院俾視一世皇原廟祠享蓋異數也遂躋宰席親承玉音陝西民務之太令以付汝其簡聖知爲何如蓋公以英偉明亮之姿忠信篤敬之行推吾服膺之善不惰而進焉以濟登蕪焉乎顏子舍之而藏者也公則用之而行者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異時夠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功當有光於先正矣至順改元冬十月乙丑記

兼善堂

元胡祗遹紫山集兼善堂記　太師國王以神武不殺之仁而贊成開國之勲當是時幕賓郎中石丈謀議爲多未及上太平守成之業而去世史

民思慕以謂榮不酬德至今以爲恨家嗣宣慰使祥甫克肖其德光大先業老思追遠致敬竭虔於家廟尚以廢墜家聲爲懼愿自勉自勵起堂於私第榜曰集善其志蓋可見矣獻山野老一日過公之門既書其門楣不可無一言以誌其壁竊嘗思之男子之生世窮達有命貴賤在天不係乎命不歸諸天求其在我者尚志而已高志一立鬼神莫之奪所謂高志者富貴不與焉天之生斯民也固欲人人靈萬物而參天地然而清明純粹剛健命世之氣雖造物之巧亦百千年不一全備所以感之者大抵碌碌於齊民宣慰公之名堂伊尹之志也伊尹之志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如己推而納之溝中故其言曰與其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豈若吾身親見之哉豈若吾君爲堯舜之君吾民爲堯舜之民哉此蓋于所謂達則兼善天下之旨歟百年之間兆民之衆有此氣而無此志有此志而無此才有此才而無此德有此才德而不偶明時者又十常八九宣慰公於斯四者獨備而兼全特見措斯世於唐虞之上何遠之有故樂爲之書

集善堂（瑞陽志在務農鄉四十四都之京山太德庚子蓮社李覺通翊）

慶善堂（瑞陽志在城南之西）

性善堂（元同恕詩太極分明造化根人人靈府種深渾）

聰明不是顏曾獨自謂顏曾有力存　聖門孟氏有深功兩字光明日月同不用茫茫尋下手熊魚但味七篇中

寶善堂

元王沂伊濱集寶善堂序　物常寶於所好山林江海所蓄藏瑰奇偉麗之玩是物之難致者人得以爲寶由世之好者衆也善吾心所固有其求之也無鑿深究遠篝火縋絙之艱無懸崖絶壑蛟黿虎兕之患其爲寶也以之提身則耗於令聞以之理人則心悅誠服其流風餘澤被於千萬世權懸乎瑰奇倚偉麗之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者霄壤也然世知寶者少詎非嗜欲障蔽光塞使然歟雖然世有爲不善者矣人也動而之禽獸行也動而之罪辟土也動而之死亡可不大哀也乎毫徐克清以寶善名堂搢紳大夫既永言以表之而請其說於余余謂克清知所寶矣然不見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是言也吾聞之宋大儒云黃叔美詩寶善堂爲薛玄卿賦　人孰不有母鮮能報其恩人孰不有弟鮮能念同根漢與尺布謠鄭有誓泉言所以憂世事永歎鶺鴒原緬懷寶善君生于出孝門幼習靜室業實爲仁愛敦百金買古宅乃在清漢濆堂前種荆樹堂北長慈萱時從道園中觴彼白鶴軒再拜母膝下放勤問寒暄李也一相接怡然煦春温渼魚識爾歆烏鳥沽盤餐

余適登斯堂吳公有銘存阿姪三五輩削爪酌清尊秩然進退間禮義何其尊嗟今利奪人骨肉相仇冤蒼天信可問薄俗難與論

克善堂

宋陳杰詩克善堂爲吳氏題　厥初生人稟性受中不患不善患不能克血氣既剛物我交戰不患不克又患不善克而善者可驚可風匪善而克化爲豺狼其克爲何勿助勿害雞鳴而興善與利對中嚴界限審察毫釐誠內僞外理公欲私克無穿窬義不勝用彼克孔揚傲訑是縱故得其正衆達大然一有弗慊履冰臨淵嗚呼道微志遠贈吳子如克之明善守約

錄善堂（元宋本至治集）

錄善堂記　儒術可軒輊人心風俗以誅賞天下后世者二曰庠序曰史官然史徒能僇姦於既死驗善於不可起識者恒有後夫人之歎求以及其身時而敗激之以轉移治化之機者有司姑勿論在儒術莫庠序若故先王有論秀選俊造進士而官爵祿之不帥教則移其鄉以郊以遂甚或迸諸遠方僰西罽東不齒之終身之制廢至遠也國家損益歷代制度建學校頒師資廪以貢粗復首書待其考閱經明行修者試而庸之又隘夫恒格之或不能盡致奇民瓌人也則又科茂異以眂鈎側微品式纖悉備具爲湖右望郡永達被者五六百第弟子員三十傳士教之正正之錄

錄之總然其衆弊然其並立所以範摸去取之人而感刻其心者斯三人而已不其艱哉至大三年臨卬李君英奉省檄來錄學事廼堂於廟東三楹取呂黎氏語顏以錄善曰用著吾職皇慶二年三月其至鼎君徵記且曰今茲聖賢精神聚會登俊良與古弗異而黜絶惡類則不若古俊蓋舉聿伊俾不仁者自遠甚大患也其故取加厚者名之子幸我文勿讓吁善未易錄也上之用舍下之藏與行繫吾之錄不錄而天下後世人心風俗治化繫吾錄之當不當知人則哲在聖且難苟善善惡惡均其蘊而進退之則何有否則惑似亂是亞聖禮貌者必以通國稱不孝而棄絶而後克其操者必以廉而賞殊前則沮善殊後則興不善上病是將兩置不用下病是則自救不修吁善本易錄也然則素何日必不復已寧與無阻難然善吾之固有也顧豈以錄不錄當不當而有加損耶永達被者知此則不害錄於人人將錄人而軒輊誅賞轉移之柄且自我出四月十日鄉兵宋本記

本善堂

元程雪樓集本善堂記　昔者聖人之制宮室王公卿士大夫以至於庶人皆有正寢以安其身今之堂古之寢也寢而曰正非獨辨方正位蓋惟正可以久安耳予友喬達之居京師榜其堂曰本善善夫其命名之義也已聖人之訓修齊治平發有次第然

皆本於此身身必本於此心心又本於此理知其本則知所止故曰在止於至善又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安然則達之之學粹矣予與達之别多而聚少驅馳四方家如傳舍欲如達之安其居一日不可得而達之數十年足迹不出國門予嘗心羨而不知其何以能令然後知其居之得所止也或曰人有一善必本於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達之之意庸非取於是乎予曰是一本也蘊玉者必潤滋蘭者必馨吾未始見茨之生於梓也且將仰事俯育於斯繼繼承承合善其本懿歟予其名也達之顧而請予文以記夫言者行之枝葉也君子務本文非所先雖然予固友也暇日升堂是爲談本

觀善堂

（鄱梁志）舊學修廉釋某嘗戒退歆于觀善堂鄭侍郎汝皆留詩以紀其事　兹地蒼荆榛凡閱幾歲月自我代蒙騎作堂冠奇絶帷石儼若侍派水清可掬前山綿十里似爲此堂設日月所歆鬱雲烟互明滅于時四月朔濃綠漲林樾携酒落其成諸生紛在列怡然理義心豈止留眷悦當時此沖飲此道何家闕我今提舊章千載得絆絶

三善堂

（長垣縣志）昔子路治蒲孔子過之三稱其善後人懷其德故立廟記之因以三善名其堂焉湘潭志在湘潭縣内舊有小軒曰天香今改爲三善堂孟杰建番陽志堂在

餘干縣治西偏宋紹興間沈度知縣事政有善者三一曰田無廢土二曰市無閒居三曰獄犴無宿繫而民謳歌之故堂成父老請題曰三善熊彦詩爲作銘堂宋末廢　熊彦詩銘（并序）予甥沈度公雅爲餘干之明年彦詩過之而問焉曰鄉見君竟上田無廢土少壯歌吟以趣行其積者衒其四支之敏以誇于者市若列屋頻頻樹木茂好負仕擔荷者懷喜不愁庭階履閒狴犴不宿久無疾走大聲他日蒲大夫之政也何爲於此請從君問治民公雅改容曰詔令寬大日日來問民謹得以實惠分付邑人俾家有之度不敢留一毫遺上官明白我書得不醜信手爲之無引其肘者此所謂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頗不難工也嘗聞治心矣何敢治民彦詩胃曰治其心而刑於民此單襄公觀陳范昭觀齊孔子觀蒲而顆若觀彭城一法也望人容色知病淺深其法因出於此耿謂子貢之智乃以孔子未見子路而稱其善者三爲可疑耶會公雅請名其便坐之堂用題曰三善且爲之銘云恭欽以信可以執要藏勇於義以力自寵忠信而寬吾與爾游人士自覺誰其肯偷明察以斷喧囂不競狃其心兵同一清靜惟是物三在竟邑庭心則君心人識其損爲予戒哉爲山虧於業土疾病加於少愈善不可假安不可恃惟予沈子治心之功火戒修容以圖其終紹興

二十四年元劉中齋集三善堂記　新石城胡廉理門而見示余以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所爲其母徐墓碣余讀之發卷而歎廉求余一言余謝不敢抗臨川然不能卻則取墓碣所稱胡氏一家三善語名其堂曰三善而記之廉生九歲而孤値其鄉劇盜方張徐携持二子一女流離奔播者數年幾不免者屢矣亂定甫歸其不飢寒死者又幸也廉日責卜於市與弟更爲笠欆徐夜績課廉讀書及廉稍長爲童子以代負米徐就養者數年初避冦時廉父過所知告以某澤可避既至而徐獨疑之即他徙其夜冦果至某澤又嘗舉族畫室以行徐趣行甚疾薄暮抵邑舉族得脫他不及邑二里許者皆殲焉亂後不知曾大父母大父母墓徐携廉披荆棘往求而得邊改葬大父如初女適廖氏者半載而廖被掠於冦舉兄欲挾嫁之女以死自誓不脫衰服而寢處者十有七年終於廖氏夫以胡氏之貧人所不堪而其母甘貧善處患難一難其婦盛年能守心節二難廉五十衰慕不衰三難臨川所謂一家而三善行萃者眞厚倫美化之名言也余謂胡氏母女流離之際有如不幸遇盜其志節必有大過人者可書當不止此昔聶政以其姊而傳廉又能求文字以傳其母與其婦得俱不泯滅廉又有天子之報施其在兹乎

幾善堂

（元曹文貞）

公詩幾善堂爲張禮卿理問題　一念中存禍福機靈臺微動卽分岐居仁由義平生事顯王森森見遠期問怨詩性天萬世自帝夷一脈情初事却危日用工夫敢輕議大然來達政斯時

世善堂

（國朝宋玄僖庸庵集世善堂爲三山王叔琬題）舊撖王徽士令登世善堂青氈多過客白首未爲郎作堰三山近修陂百里長傳家有遺澤鄉井豈能忘

會善堂

（撫州羅山誌元吳澄會善堂記）

中國之始奉佛也因果施報之說足以動愚俗而已至晉中世而名流勝士斯清潔其心身曰修淨土業僧惠遠倡之諸人趍而和焉時達摩之法未入中國也奉佛如是視愚俗已超矣而因果施報之說不能廢也佛法之外號曰蓮教歷千年而其教猶盛禮佛之屋遍天下崇仁縣西南長安鄉嘉會里之長山有會善堂亦其一也去年秋予遠客而還息于其堂者信宿堂之主劉覺度貌其朴野卑其徒力耕以自給予嘉其務本實雖以奉佛名而與習靡逐末者異請予文以記予諾而未暇也今年夏邑人易濤爲錄其始末覺度持以造吾門而請云自元貞乙未覺度之從父益堅從弟覺輝捨所居爲佛堂旹理之和邑人鄧荻扁之曰會善鄧與李氏弟俱有布施且爲張王其教大德庚子邑人陳祥施材施田覺度之徒曾

覺世偏力營助市財鳩工不憚勤勞以圖恢拓數年之閒殿亭樓閣奐然一新齋舍道寮佛像洪器種種完具過者覩其宏規莫驚羨其能佛堂非佛寺比也廼以從予覺惠詞人於施捨己所增闢之士請有司公文爲援以垂永久其徒有傳法作肅覺華鄭覺志章覺義鄭覺正其師則歸宗堂孔覺善也濤之言云爾予爲之喟然嘆曰吾聖人之道大矣然猶各報所見或謂之仁或謂之智或日用而不知固自不同豈佛之教而不然乎平等無有高下佛法也換主分別非也覺度以朴野之資行本實之事意在誘人以好善若鄧若陳樂勸其成均此一善心也其可記也夫至治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記

友善堂（宋沈繼祖詩友善堂爲張以道題）上士與下士多聞或寡聞子誠能尚友我亦歎離羣磨琢功當進金蘭志不分孝標何所見但廣絕交文（元劉靜修詩友善堂送文子周使江西）我昔客鎮州東隣友善堂一別今十年主人髮如霜百年翰林銘許與聲琅琅愧昔知君淺喜今窺汪洋暫會復遠別江山慨豫章舉目見良朋留中非故鄉但憂兵亂餘民氣恐不揚人生貴樹立事業在此方

繼善堂（元蕭斛詩）雖無丕顯丕承也須經正民興爲問三年無改何如莊子難能處惇詩一覽名堂意知君仰慕情著方存常在念言行可能輕天道無賛臾先王即法程邦人稱有子端不愧佳城

安善堂（元同恕詩）求仁索義力孜孜去盡吾心有爲私脚底一條平直路出門無日不由斯（元蕭斛詩）聖道造化夫婦誠身要在不欺百歲真成一瞬虛生虛死莫爲古聖神立民極合內外有後先急向人倫起手此身過脈雲烟

通善堂（析津志堂在澤定使司）

思善堂（宋張舜民詩）春風長萬物粹于猶甚然及至華實稠已悲霜露先功隨四時去不待三牲全所以陟屺人設身常捨擲

永樂大典卷七千二百四十二　（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二百四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澡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于翰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三　十八陽

郎

戶部侍郎

沿革。周禮地官小司徒，建大夫。（馬端臨曰、職司其任也。後司依周官今侍郎則隋煬帝置。）隋書百官志：煬帝大業三年定令，戶部置侍郎一人，正四品，以貳尚書之職。又改戶部為民部，以異六侍郎之名。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下。自隋已來。改易名位。皆隨尚書也。）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新唐書百官志。高宗即位。改民部曰戶部。龍朔二年。改戶部曰司元。光宅元年。改戶部曰地。）唐會要：戶部侍郎，改復名號，與尚書同。本一員，垂拱四年四月十一日加一員，以武攸寧為之。蘇氏記曰：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押案而已，官銜不言專判度支。至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改戶部侍郎，帶專判度支。自後遂為故事，至今不改。若別官來判度支，即云知度支事，或云專判度支。　貞元四年

二月，上以度支自有兩稅及鹽鐵榷酒錢物，以充經費，遂令收除陌錢及闕官料，并外官闕官職祿及減員官課料，令戶部侍郎竇參專掌，以給文武官料錢，及百司紙筆等用。至今行之。三年四月，勅戶部侍郎兩員，自今已後，先授上者，宜令便判錢穀，如帶平章事，及判鹽鐵度支，兼中丞翰林學士，即不在此限，仍為永例。職畧：宋戶部之職，皆歸三司。元豐官制行，戶部始總邦計，置侍郎二員，並從三品，掌軍國用度，以周知其出入盈虛之數。凡州縣廢置，戶口登耗，則稽其版籍；若貢賦征稅斂散移用，則會其數而頒其政令焉。凡四司所治之事，侍郎為之貳，郎中員外郎參領之。獨右曹事專隸所掌侍郎，若事屬本曹，郡縣監司不能直者，受其訟焉。大饗祀薦饌，則尚書奉俎，飲福則徹之，朝會則奏貢物。左曹分案五，置吏四十；右曹分案五，置吏五十有六。建炎兵興，嘗以知樞密院張慤提領措置戶部財用，後遷中書侍郎，仍兼之。五年，復以參知政事孟庾提領措置，後罷，專委戶部長貳。左曹分案三：曰戶口，掌凡諸路州縣戶口升降，民間立戶分財，科差人丁，典賣屋業，陳告戶絕，索取妻男之訟；曰農田，掌農田及田訟務，限奏豐稔，驗水旱蟲蝗，勸課農桑，請佃地土，令佐任滿賞罰，繳奏諸州雨雪，檢按災傷，逃絕人戶；曰檢法，掌凡本部檢法之事。設科有三：曰二稅，掌受納驅磨隱匿支移折變；曰房地，掌諸州樓店務房廊課利，僧道免丁錢，及土貢獻物；曰課利，掌諸軍酒課，比較增虧，知通等職位姓名，人戶買撲鹽場酒務租額，酒息，賣田稅納牙契，外有開折知雜司。右曹分案六：曰常平，掌常平、農田水利，及義倉振濟，戶絕田產，居養鰥寡孤獨之事；曰免役；曰坊場；曰平準，各隨其名而任其事；曰檢法；曰知雜，裁減吏額。左曹四十人，右曹三十人。淳熙十年，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舊制戶部侍郎二人，中興初，止除長貳各一員，或止除尚書若侍郎一員。紹興四年七月，詔戶部侍郎二員通治左右曹，自此相承不改。宋司馬溫公官制遺藁：戶部有貢賦侍郎、度支侍郎、鹽鐵侍郎。金史百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泰和八年。減一員。承安二年。復。）掌戶籍物力、婚姻繼嗣、田宅財業、鹽鐵酒麴、香茶礬錫、丹粉坑冶、榷場市易、度支國用、俸祿恩賜、錢帛寶貨、貢賦租稅、府庫倉廩、積貯權衡、度量法式、給授職田、拘收官物，并照磨計帳等事。元經世大典：戶部侍郎　中統元年，左三部侍郎二員。至元元年，為戶部侍郎二員。五年，置一員。七年，復置二員。二十三年，定以二員為額。元史百官志：戶部侍郎二員，正四品，掌天下戶口、錢糧、田土之政令。凡貢賦出納之經，金幣轉通之法，府藏委積之實，物貨貴賤

之直，斂散準駁之宜，悉以任之。至元中，以戶部所掌視他部特為繁劇，增置二員。　國朝諸司職掌：戶部左右侍郎各一員，並正三品，掌天下戶口田糧政令。按古其屬有四：曰民部、度支、金部、倉部。洪武二十三年，為天下庶務浩繁，欽改為十二部：曰浙江、江西、湖廣、陝西、廣東、山東、福建、北平、河南、山西、四川、廣西，各令清理一布政司戶口錢糧等事，仍量其繁簡，帶管直隸府州。每一部內，仍分為民、度、金、倉四科，以領其事。其有應合行移內外衙門文書，俱各案呈本部，參詳允當，然後施行。

事實　唐書列傳：盧承慶，遷民部侍郎。太宗問歷代戶版，承慶敘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檢校兵部侍郎，知五品選。　嚴挺之為尚書右丞，時宰相李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炅讀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耶？」由是出為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　王彥威，開元六年，召拜戶部侍郎，專判度支。彥威儒學，雖優亦勤吏事，然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會邊軍上訴衣賜不時，兼之朽故，宰臣惡其所為，令攝度支人吏，付臺推訊。彥威畧不介懷，入司視事，及人吏受罰，左授衛尉卿，停務，方還私第。　李絳遷戶部侍郎，帝以戶部

故有獻而絳獨無何哉答曰臣為陛下謹出納焉有羨餘哉若以為獻是從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耶覆然悟　牛僧孺拜戶部侍郎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弘幼小孫宗恐為廝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訖穆宗按其簿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　李元紘歷工兵吏三侍郎上命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為戶部者多有薦李元紘者將授以戶部尚書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拔乃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　孟簡尚工部侍郎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群既相而簡代之　張平叔長慶中為戶部侍郎狡險大言因王播以進既掌財用常屈公利以使私奴倖多狎之既有寵於上進退使斛雜使請武自稱老奴復無大臣之體嘗奏事畢降階復非又有論奏能盡輕脫上每為寬容之在班列間玩狎郎吏譁肆無忌憚鹽法請宰相為之使因以自求樞機之任每有內制出入輒疏捷已整衣冠以俟後人多笑之　韋表微遷中書舍人俄拜戶部侍郎職如故時自長慶寶曆國家凡有變故凡在翰林遷擢例無滿歲由是表微自監察六七年間秩正貳卿偶承恩渥盛于一時　楊瑒為戶部侍郎帝召大臣議戶版瑒言利病甚詳帝嘉賞　潘孟陽罷知戶部侍郎詔馳驛江淮視財賦孟陽侍氣豪侈所至招金錢多補吏譽望大衰　庾敬休字順之為戶部侍郎奏兩川米價騰踴百姓流亡請糶兩川闕官職田祿米以救貧人從之　全華東陽志馮圖字昌之建中進士宏辭科大中時終戶部侍郎判度支　群書足用韋維遷戶部侍郎善裁剖時員外米之問善詩時稱戶部二妙　元一統志涇州趙昌言以恭知政事罷為戶部侍郎自知渭州徙涇州太宗嘉其鎮安有勞改義州　慶陽府范純粹自直龍圖閣京東路轉運使改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累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累應若夏人大舉一路攻圍力有弗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救者幸罪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初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寨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尚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夏人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入為戶部侍郎　張商英宗徽宗朝知隨州召為戶部侍郎嘗題滇陰亭詩云鶯言晨出峨臺陽滇上登臨酒拍壺不似峴山羊叔子心隨漢水欲吞吳　延安府孫覽以寶文閣待制知渭州改知延安府保障有勞於吏事尤勤入為戶部侍郎宋史元祐五年主議者執開河減水之策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諫曰臣為戶曹右曹所主戶部休戚計在此河若從織點誰當言者惟新在聖心盡罷其議　周葵兼權戶部侍郎時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入意表令皆徵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也孝宗色為動　沈作賓為戶部侍郎時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遡源抵吏姦閱三月即有半年之儲　周益公大全集柳約字元禮權戶部侍郎感激奮厲悉力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以進　制文苑英華唐孫逖授韋濟戶部侍郎制　勅朝散大夫守京兆少尹奉明縣開國男韋濟衣冠吉士文雅清才總忠信於身謙傳孝友於門德明而克允邁理必通則則近仁臨事能斷自升華省迨佐神州皆有令名咸歸雅望地官之亞朝選尤難我其試哉無替厥命可試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封如故　授韓滉戶部侍郎制　門下周有地官小司徒佐教五教魏置度支尚書以濟軍國之用政有餘地然可兼之正議大夫行尚書右丞韓滉惟先臣左右烈祖格于皇天濟美之盛中朝所重封

學師古累其清純文不流放言無枝葉素練成式用推主公所更之任事可垂遠久司臺轄嘗亦官人姦吏無竄其情章才各序其（一作於）位令戶版不實地征未均每歲經費以之匱竭延者命使以總領且非典故擇郎以專掌又慮權輕歸于有司期在折衷昔杜元凱之處斯職內以利今外以救邊法可施行者五十餘條以資當時之急委任煩重宜熟計之可行尚書戶部侍郎專判度支散官如故主者施行　蘇頲撰授源乾曜戶部侍郎制　黃門正議大夫行少府監上柱國安陽縣開國男源乾曜思總事端言思政要外則經遠成務內則周密知微其識也清以文守恪尚方愛賁已稱寶玉之府可徒帥屬更重神仙之闈宜副朝獎蒞予邦教可行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李虞仲撰授學士王源中戶部侍郎制　勅竭誠於精察必罄訏謨鏞文於誥命以先鳴業非明識曷經於體遠康藻已著於知微則何以副我虛求允於任使翰林學士中散大夫中書舍人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王源中天稟無器大球不琢範圍可以程揖紳刀尺可以制度量自拔於郎署賁諸中禁嘗同進見數奏以高揖黃憲而稱完不生覩汲黯而風神自整令時方無事政在和平外付股肱內侍心腹必葉協恭以奉上營道而同方俾下無間言上無偏聽萬務

攸繫朕時頼之勉勤夙夜之想以副簡求之望可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依前充翰林學士散官勲賜如故白居易長慶集牛僧孺可戶部侍郎制

敕戶部侍郎周之地官小司徒也掌天下田戶之圖生齒之籍賦役貨幣之政令以待國用而貿歲成元和以還日益寵重善其職者多登大任中茲選者莫匪正人誰其稱之我有邦彥朝議郎守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牛僧孺自舉賢良踐登臺閣秉潤色筆提糾繆綱而書命無黨詞決事無留獄受寵有憂色納忠多苦言朕心知之何用不可夫以人會之重如彼僧孺之賢若此俾居是職不亦宜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散官勲如故　張平叔可戶部侍郎判度支制　敕故事君使臣其道不一或先勞而後受賞或先加寵而後責功蓋宜便有後先時事有緩急故自朝議大夫守鴻臚卿兼御史大夫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平叔國之材臣也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司會逾月綱條甚張况師旅未息調食方急倚成取濟非爾而誰故自大鴻臚換居入部造膝而授不時而遷其要無他是欲急吾事而望倚爾功也公卿以降群有司盈庭然問曰與吾坐而決事丞相已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非智能則事不可成非諒直則吾難近噫職局之外得不思稱官望而厭我心乎可守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時長慶二年三月制）元稹長慶集授崔倰尚書戶部侍郎制　敕朝議大夫權知尚書戶部侍郎判度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倰惟朕憑孝亟征不庭熏剔幽妖擒滅罪疾用方滋廣理財是切而茲臣秉上之急剗刮以充其求帝用憫然思克愛濟乃詔南服傳置甚繁爾稜授以耗登之書俾陳生聚之術善於其職嚴而不殘辟名用物者逃無所入滅私奉公者得以自明吏不敢欺人不加賦公費當其所則不吝上求非其故則不獻挺直廉厚真為吏師試可既明歲滿當陟朕保其始爾思其終始終不渝乃可用人可守尚書戶部依前判度支散官勲賜如故宋劉攽彭城集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轍可戶部侍郎制　敕國賦之入邦用之總察其盈虛乃可以調度審其有無則可以散聚主計之任司會之事在文昌推為劇曹故朝廷用為精選具官某天材穎茂儒學純備敏於事而慎於言志於道而輔以術早繇方聞之衆藉甚士林之譽自諫垣進陟詞掖僩僩正論啓沃者非一潤色王猷灝噩乎吹萬以將刃之餘地宜推材而重任是用進聯地官貳司邦計夫六府三事正德為之本經賦畋入中正為之法爾無倦帝以益上志近而忘遠則民生厚而王化洽矣其慎之哉可鄭獬鄖溪集職方員外郎呂希道父翰林侍讀學士右司郎中公綽可贈尚書戶部侍郎制　仁皇帝時丞相之子孫能自奮於世累富貴而不傾者惟呂氏比諸家為最顯何其積善之為多耶具官某父具官某丞相申公之後淹通推正深於文學嘗侍先帝誦古史有關切諷諭之勞夫能究其用先時以殁今其子又以治行方為尚書郎優其平而趣吾見其進也則褒章崇印將重累以告其廟詔止於此而已乎可蘇東坡大全集李之純除戶部侍郎制　敕保國猶保身於石不如養氣御民如御馬鞭策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中大夫直龍圖閣知滄州李之純屢試以事彌稱循良雖為有司不吝出納宜膺環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言以厭公議可特授依前中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仍追此告改除陝撰河北運使）曾肇元豐類藁戶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授職俾服乎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資久經要劇之任往副民部孰如汝宜夫知農之艱難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藏贍足而私畜羨盈朕將觀爾之能爾其無懈于位元豐懐遇集朝散郎試戶部侍郎楊汲可朝請郎試戶部侍郎　敕

夫予奪所以示勸懲而皆始於近者思稱于義惟日至公具官某祗載夙夜受茲旌寵而官常糾職邦法屢焉稽令閱年從其舊食加于勳茲於則有辭可呂淨德先生集寶文閣待制權知開封府韓宗道可戶部侍郎制

左右侍從之臣朕待之無間也外則王猷之政以綏文萬衆內則文昌之貳以總領庶務寄任皆重要之得人具官某才資博通志尚中立忠良之訓能世其家愷悌之心克施有政溢試猷為之美久安禁近之聯天邑之繁既踰年而成政地官之副宜分任以責能况此要途蓋為萬物澹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為出之規勉績前功輔成大計　除戶部侍郎制　周之制以九賦九貢斂財致用而以九式均節之入有藝出有度數是以民不告勞而經費無不足此王道之資也今天下大計歸于地官凡盈虛登耗之差損益輕重之理必審處而後行則建正立貳可不慎哉具官某忠正出於天資彊明通于世務多藝故能從政知義可以理財故命以小司徒之職俾任其事爾其體節用裕民之意謹量入為出之法補成大計以稱朕心蘇魏公集翰林學士守尚書禮部侍郎范鎮可守尚書戶部侍郎　敕夫廣記備言之書編年繫日之史古稱善志時謂難才剏于仁祖之聖德神功一朝之文紀武律載述之任刊輯良勤既克成於信

書宜顯寘於直筆以爾具官某識通器遠學富文高內庭嘉猷納之謀東觀預編摩之選發凡起例有古良史之風積思潛精成我一王之法奏篇南上懋賞宜優中臺常伯之聯左戶地官之貳敘陟欽秩用獎爾勞往膺遴選之華益佇猷為之美可 韓駒陵陽集 左司郎中除戶部侍郎制 勅朕惟司會實掌邦賦天下人安田疇日闢生齒日繁財非患不足患常在於有司不良則取之淺深而用之濫溢公私咸病焉是故地官之職智不能察盈虛術不能知輕重則吾不以為之至於贊衆籌察計耗登猶為貳卿實不輕授具官某智略通敏處煩猶約學識閎備雖微必燭久為宰士蔚有休聲從其成勞可以大受故擧理財之柄將觀富入之緼然而其事繁雜要切況利爾既以仁賢進為朕謀其大者古今沿革之宜經費本末之術其悉乃心以佐邦教可 洪文安公集 左朝請大夫尚書左司員外郎邵大受除權尚書戶部侍郎制 文昌六職共底於事功地官貳卿實司於經入執副劇煩之任必惟通敏之求具官某植行安和受材高邵名聲早著踐嚴繁之事精智畧自將得研桑之心計久茲留落屬爾騫騰外臺高判彝之威軍士著彌綸之効擢升榮路獨付民曹錢穀問其幾何朕方期於裕國會計當而已矣爾益務於能官其體恍言以祗異渥 右朝議

大夫充秘閣修撰新知明州董華除權尚書戶部侍郎制 朕清心省事永惟節儉以化民理財正辭庶幾仁義而利國孰副盈虛之寄必求通敏之材具官某論議閎明資質朴茂五紀為輔早殫竭綏之忠驅馬東遷上應符之最比從驛召進還卿聯方分名郡以有行載念舊人之無幾肆茲及汗曾不淹辰常伯司元遂貳六官之峻貴臣近主密參兩省之華其益勵於老謀以荅揚於休命 翟忠惠先生集 顯謨閣待制陳彥文除戶部侍郎 太宰經制國用惟時司徒修厥官用贊太宰朕惟理財有政重之藝于民之中有能與朕邦計其試可哉具官某服勞有家承事不懈若金發硎尺用不劌俾爾往貳政典協德于農父凡我六卿之亞茲惟近臣民用視效其爾導利于上下正辭初載無矜吝出納為爾功欽哉罔黷之海陵集 湯允恭除權戶部侍郎制 朕用人之長蓋將以式序在位分職而治亦幾乎各安所施惟時詳練之才宜服浩繁之寄具官某抱能膺敏秉志篤誠審於學古之餘達是理財之要總賦全蜀深得遠民之心司均大農博知當世之利洎賜環而入覲即待橐以升班念當橐弓矢而戢干戈宜武部可於方畧欲使實倉廩而充府庫惟版曹正賴於斡旋雖邦用之耗登靡常然民財之取予有制若其兼足上下在爾審調盈虛往懋宿官

之勞益擅富國之策 太府卿徐宗說除權戶部侍郎 中臺六職分庶務之宏綱民部貳卿參衆臣之高選爰諮已試蓋得其人具官某以職敏達事經以適才了邦計長于貨府謹須校之惟時攝是版曹嘉斡旋之有素比嚴三歲之祀實董一司之繁迨此消成允宜褒陟夫禹時用政足食為之先周典建官理財居其者惟得裕民之要是誠富國之方其悉乃心以稱朕意可 徐林權戶部侍郎 禹時用政足食為之先周典建官理財居其者則是版曹之設實惟邦計之專非深知乎本末源流必自周於簿書期會不有能者孰堪付之具官某敏健兼人精明博物以儒選而有適時之用以通經而得富國之方昔同兒寬之就根屢重嗟中廢今若驊騮之開道路益見老成與其踸遠用於他司孰若試實才於劇部宜須斷命俾易貳卿夫天不能貧在乎強本而節用惟國無妄費則不傷財而害民朕方深信於仁賢汝尚均齊於調度益思善後務究嘉猷可 榮薿除權戶部侍郎 朕言利者病於不知義善足國者貴乎能富民若時邦用之耗登繫爾版曹之濟否具官某老於吏事籍有能名以三十年附翼之臣久為留滯凡二千石承流之地多所踐揚幸存綿上之善人猶是正元之朝士徒居輔郡入守行都請下車之可觀意餘刃之未頓是用擢升計部參

貳列卿朕方歌南風阜民之詩下西漢敦本之詔經常之有制宜取予之惟時毋規小利而較錐刀之微毋事虛文而忘雀鼠之耗當體朕意益殫汝為可 趙令詪除權戶部侍郎 漢九卿之高位缺則選諸循良唐三省之從臣間亦求之暬御朕參用前制作興庶工今得人於輔藩俾貳事于計部具官某材力強濟器資銳明以帝王之本支而躬寒素之風以公子之信厚而蘊疏通之畧累官于外績有聞五駕軺車每應條而攬轡再分符竹茲游刃以無勞與其借洪河之潤於近封孰若觀利器之施於繁委乃召從於帥閫俾入掌於民曹況嘗通近聞之班可使蹈榮途之轍若夫總國家之大計究財貨之本原倉儲斂散之權錢幣重輕之制朕不深告爾皆習知往其善謀副我虛佇可 胡寅斐然集 張致遠戶部侍郎制 孟子謨農桑於戰爭之際光武勤稼穡成中興之功王道所先民食為急今百姓已弊六師方張將竭澤而漁豈無後患不加賦而足安得此言若時版曹慎選卿貳具官持心近學經德不回數總利權獨推善計蚤從選部往佐司元必使下不病民上能裕國頃會算緡問貽今昔之譏食足兵強一贓乾坤之慎是為稱職可不勉哉 周益公大全集 攝工部侍郎兼臨安少尹沈复除權戶部侍郎 勅俾命司徒在親百姓為稱善政惟敘

九功眘時敘教之宜實任養民之寄孰明古誼我有通儒具官某夙以文鳴中縣材奮善處劇煩之際靡形聲色之間比貳冬卿參釐天府嘉乃政聲之卲知其心計之優移佐劇曹益高通列朕方力修政事躬率儉勤念版圖之入有常而軍國之須無藝必欲兼濟莫如得人爾其權錢幣之重輕究貨財之本末毋忘吾事毋徇利源俾予既庶之人馴致無疆之福可劉後村續集鄭雄飛除權戶部侍郎制　夾香案以眡朝甫登清切廑屬車而上雍遽遷禁嚴苟當選掄奚拘久近具官某聞曾子之勇矣養孟氏之浩然所信古書可謂直諒之友及舉世務庶幾通達之儒告上敢言人所難立身不枉道而進是良史也方資倚相之能不亟用之將恐衆之之老超拜論思之列渴聞啓沃之忠仕有逢時舉寧待次嘻小材積日不離於卑官君子饒辰方覩於晚節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光祿卿除戶部侍郎制　朕以義理財庶幾家給人足國用饒羨如熙寧元豐之時問者修水土之政行鹽茗之法廣山澤之利復抵貸之令凡所以緝熙先猷者罔不備舉雖內則群有司外則四方郡縣推行之至於遂其治聽其會以稽其勤惰登耗之實則其責蓋在於民部故二卿之選今難其人具官某才識敏明操守純正踐揚中外練達事爲比膺選掄長于勳寺凡邦國酒醴膳

羞之事以脩其儲偫謹其出納節其等差量其豐約爲職令予命汝以貳民部任雖不同舉斯以加諸彼擴而充之其則蓋不遠也往共惟欽勿替朕命　通直郎顯謨閣待制席旦可戶部侍郎管勾右曹　勑朕總覈名實爲官擇人凡內外小大之臣罔不考勾刻中臺貳卿秩望華顯俾踐厥次必惟端良具官某學術純明操履堅正詞垣省憲府銓揚歷滋多休有譽處囊罹憂制既逮祥琴宜還近班往副民部體茲眷寵無替欽承可　朝請郎試光祿卿韓梓可戶部侍郎管勾右曹　勑（上詞同前）具官某性資疏通心術宏贍揚歷事任見謂詳明項膺選掄擢長勳寺率職有裕朕所眷知宜服命書往副民部邦國材用汝實總之圖稱所委無替忠恪可劉行簡苕溪集梁汝嘉戶部侍郎制　勑朕念軍興以來費出無藝邦計之任付委匪輕博選一時之良莫如已試之可具官某智周於物用適其時左畫方而右畫圓從容不亂進成規而退成矩風猷可觀薦更劇煩迭處中外蓋信乃言之可續寧唯所至之有稱方今民食尚艱興地未復戶口之賦既狹山澤之利寖微官曹睨廩以俟期師旅列屯而待哺惟爾侍古人心計之妙知天下利源之歸觀厥盈虛制其出入使生衆用寡而濟以通融之術則貫朽粟腐有同於全盛之時惟既厥心毋忘吾事可

晁謙之權戶部侍郎制　勑朕惟艱難以來費出無藝穀貨之間朝廷差憂豈無精敏之才任此盈虛之責疇咨在位我得其人具官某謀府覘深器資宏遠薦更煩使綽有能名茲從宰士之聯攝貳版曹之政進班侍從寵絕等夷往盡乃心務揚厥職惟心計之妙接武於研桑而錢流之稱抗行於晏巽斯爲稱職不愧異恩可高著齋藏垣類藁王與權特授權尚書戶部侍郎制　漢錢穀一歲幾何孰知其事周人士萬民所望倚服厥官庸推貳於地卿俾典司於國計肆頒渙渙式示柬求具官某學涉聖涯材超士表前言往行蓄其德令聞廣譽施諸身自挈民庸通儀朝著迨竣使事復重周行成均誨館下之多材廷理翰林中之有耳接武嶠頭之水削律剗尾之塵消息與時行藏有道碩人寤寐永矢弗過永矢弗諼皇極敷言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用錫旌招之命亟躋版曹之聯事所當言而言止期辰吉國不以利爲利尚勉日思　岳珂除戶部侍郎湖廣總領制　人有德慧術智莫良於艱險之備嘗財有本末源流莫貴於阜通之素講典我賦輿之新命惟予從橐之舊臣肆用起家聿嚴中詔具官某脩能廣敏懿識清通學貫九流見矣閎機之士身兼數器恢乎脫穎之材有嘉言語侍從之臣不負閥閱功勞之世父督江淮之賦誰洗英誣旁收巴蜀之租

晟推蕭亞以漢中大夫還三階之秩以周小司徒厄六路之財繄爾久任比官爲予復治其賦問甲兵問錢穀儻當財殫師老之餘峙糗糧峙芻茭重課士飽馬騰之績罔曰弗克戒戒不勤洪适盤洲集晁公武權戶部侍郎制　君子言必可行寧爲一切之弊洪範食以爲首孰明八政之源時有通儒長於心計詳其說則若折枝之甚易試以事則豈刻楮而無成往諧地官式嚴朕志具官某學潛墳素材挺楩柟論思殫造膝之忠謇諤傳匪躬之故綱紀正于轂下搢紳畏其筆端白西鄙之多虞式一日而再召究拯憂時之畧科條足圖之方論及理財蓋纚纚而可聽使之治賦會鋒綽而有餘與其專憲府而寄以抨彈孰若貳版曹而究其績用儻以責人而責己斯能爲上而爲民即問錢穀幾何可冀貫朽粟陳之効亦有仁義而已當無頭會箕斂之非用觀雞豢以賛輿望　王佛權戶部侍郎制　朕若稽仁祖嘗用許元雖增秩遷階至列職科之籍而歷年玩歲不離財計之官蓋久其任而得人則盡其才而興利令朕此選將庶幾焉具官某智慮縱横材資超詣歷官岐而甚久惟心算之最優通知食貨之源灼見公私之弊對之斯陛嘉富國之謀猷試以版曹有裕民之方畧其顧治賦之柄勿分約法之勞要當解瑟而變更毋戒守株而苟且從班足可施設

非錐處囊中之時國用賴以贏餘貯錢流地上之効往追前哲嗣有褒嘉

朱夏卿權戶部侍郎制　四郊宿兵大農之費益耗六官服米版部之任最難惟得其人而理財則不益賦而足用疇咨在列選擢匪輕具官某秉資既良信道甚篤緣飾兼乎儒雅肯綮發乎新硎入爲司祿之卿嘗治供軍之政輸將二浙勞勤累年使朝每納其面陳輿論咸稱其心計惟乃顯考相我慈闈取日虞淵獨高忠烈紬書金匱具載勳庸有賢子之克家見流風之兼後當茲多壘所貴實材越地官筆橐之班總天下貨泉之柄勉圖振職休于前人

李大隱先生集葉份戶部侍郎制　勑國家之務用度爲急祖宗循五代之制總於三司元豐復六官之職歸於戶部比緣多故稍華舊章兵食所資貴出鎭廣輿領版事實難其人具官某智略疏通材資敏達薦更事任緯著能稱糾察省網總臨漕運朕方時巡江左式遏寇攘眷茲百萬之師奚止千金之費資爾心畫以餉吾軍擢參法從之班往貳地官之任爾其裁制盈虛斡旋多寡使朕有足食足兵之信茲爲稱職尚勉之哉可

李迨除戶部侍郎制　勑文昌政事之本源民部財賦之管轄兼周官司徒司會之職總唐室度支鹽鐵之權于時列曹卿爲劇任欲貳厥事每難其人具官某智術周通材資齊給服勞郎序已觀心計之

良列屬宰庭克著聲猷之美于戈未定調度方煩全師駐于會稽饋餉資于左戶俾陟貳卿之峻往圖經費之充士飽而嬉無乏千金之用師直爲壯佇収三捷之勳尚悉乃心期稱朕命可

周南仲山房後集洗作賓除戶部侍郎　六卿分職阜民莫重地官之貳大事惟戎與祀適當經費之繁非素職於源流熟協司於泉貨茲求宿望爰畀真除具官洗某操度粹夷器能宏裕昔稱令儀譽聞郡國之風謠霜節星軺亷偏江淮之使領頃資心計擢贊民曹滿歲爲真行正甘泉之扈從八命作牧復分湘水之藩符朕方幹萬貨以佐軍興規九筵而修宗祀雖每語國用而至日旰然戒言利事而析秋毫欲令庶邦惟正之供毋乏吾事求諸儒者已試之效僉曰汝諧翊睿寓職於松楷其丞躋榮於荷橐慮量入爲出未能制三十年之通被甲荷戈今方饋數百萬之衆惟爾能使賦不加而用足俾朕免憂兵未決而賦滋庶幾斂敎之官不但理財而已

任希夷斯庵文集李珏戶部侍郎制　守一歲以爲真特西漢試吏之法更二年而除正實元祐從臣之規若績效之顯聞何日月之必較惟時偉望爰錫茂恩具官某妙通令才雅濟務龔遂之平渤海潰池還佩犢之風裴垍之領地官邦賦善敎無之理無若石銓之績宜陞左戶之班惟君民足裕之方固爲大計若朝夕

論思之益允賴嘉猷尚聲脩能以酬殊遇

誥蘇東坡大全集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誥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甚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于以養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

許應龍東澗集宗正少卿兼權正兼權戶部侍郎趙與懽除戶部侍郎誥　司民部之權號能稱職淑昕庭之踊就使爲真允謂殊休式昭隆眷具官某稟資信厚律已公清登文學法理之科有俊敏疏通之識出則任侯藩之寄入而膺宰掾之司隨所設施藹然聲槩暨副地官之職允知邦計之源遂令綽綽以有餘是見多多而益辦宜正貳卿之秩仍忝省闥之華茂封寵榮益思猷納

李忠定公集給事中除戶部侍郎誥　鸞臺寓直久推論駁之風蘭省陞華擢佐版圖之政誕揚明陟之典登進端良之材爰錫贊書往踐厥服具官某器資莊重識慮敏明學足以通古今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理奮膺東推竄歷便班藹然俊美之聲卓爾靖共之操論思忠讜有尊君享上之心籌畫疏通有足國厚民之術擬從左省往貳民曹式資心計之優以總邦財之俗朕方

理財以義爾無措克以勤民心制用適宜爾無削脊以傷國體惟察懋遷有無之理以行闔闢散斂之權取予有方公私與足時爲稱職副有寵褒

洪文安公集龍圖閣待制知鎭江府除尚書戶部侍郎誥　勑軍興十年邦用百出鑿山煑海已盡用於良籌足國裕民卒未聞於至計司會之任擇人實難具官某知略少雙文史足用達研桑之心計有劉李之風贊大踐要津偏儀法從往以西清龍馬之職出持北固兜魚之符曾未淹時已聞報政簡在朕心之久俾登版部之崇念有國而有家當足兵而足食然干戈未戢興十萬師則費千金故轉餉之勞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欲拯其弊宜圖厥中使軍無後顧之憂而民絕大東之刺是爲稱職可不盡心

表唐類曾公集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恩命以臣爲戶部侍郎榮寵自天感戴交集中謝臣聞地官之任邦教是資侍郎之職非賢不授況臣狂性愚蒙行能無取頃以踈拙獲罪朝廷五年之間三貶官次先朝皇極猶佐藩條官階勳封盡蒙點削待罪三年分從退棄屬陛下以聰明睿哲嗣聖登庸恩宥廣覃授臣利州刺史詔書始下纔涉旬朔不遑易忘之臣忽奉待詔之命生死肉骨受賜已深對見之辰又蒙假以章服小臣懷惠寤寐無寧聖澤頻繁叨戴斯授循涯省分盈量則多粉骨麋軀

周知攸荅。無任感戴惶懼之至。　批荅　卿門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升八座，式昭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才是屬，周行所聚，殊愜朕懷。所謝知。宋歐陽公集謝覃恩轉戶部侍郎表（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皇明繼照，如日之升，睿澤霶流，溥天咸被。時惟朽懦，亦玷光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虛，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彌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茲時，其敢獨異？俯從祇受，但益愛兢。敢不勉厲衰殘，感遇今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余靖武溪集謝轉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勑告各一道，蒙恩授臣尚書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知桂州。候今任成資日，仍令再任，并准樞密院札子，奉聖旨依前降指揮，不許辭讓者。邊亭擇帥，顧避於才能；天時宣恩，寵容於遜讓。中謝伏念臣素乏學術，濫竊時名，屬蠻酋之擾邊，即喪廬而授命。雖懷急病之

意，而無殄難之才。名分一面之權，實稟元戎之奏；歸仁之捷，臣力何施。特磨之檢，眾謀允濟，以至群蠻遠遁，九譯難通，天假手於外夷，鬼得誅於大憝。皆皇威之震疊，致醜類以殲夷。幸免褫官，已慙尸祿，豈謂曲承天獎，就錫詔函，增秩而留，用漢朝之故事；撫封以舊，仍越嶺之攸居。無易教條，俾安訛俗。重念臣早緣積毀，嘗隸別都，久遺鵷鷺之行，頗樂田園之趣。因茲過寵，富思避賢，惟冀龍歸，庶全冲退，而乃再頒綸旨，俾踐恩章。顧反汗以尤難，但撫躬而增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慈廣覆，乾體旁羅，士濟濟而畢縻，術九九而無棄，致是草茅之質，荐承雨露之恩。謹當祗率政經，增修戎器，荒忽之外，俾銷旅拒之謀；瘡痏之餘，期識中和之治。臣無任。蘇轍穎濱集謝除戶部侍郎表二首　臣轍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掖垣清閟，奉鉛槧以偷安；民部劇煩，以金穀而為職。事非素學，命不獲辭。臣轍中謝。伏念臣起於南裔，曾未再朞，擢在近班，訖無少補。開口論事，適宸心延納之初；引筆代言，非書命縱橫之際。竊祿而已，功何足云？計日以言，時亦未幾。方自憂於汰去，豈復意於超升？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仁聖無為，靜深照物，坐閱工師之衆，灼知情偽之端，察臣朴愚，憐臣孤遠，才雖未能以應務，性則不喜於為邪，試之劇曹，冀

其來效。然臣觀當今右部之政，正治昔日新法之餘，召募憂於錢荒，差徭患於戶少。事既難辦，法當通方，尚賴聖算之明，稍寬民力之倦。臣之疏拙，徒自勉強，苟少幾於瘡痍，亦圖報於萬一。臣無任。　再謝　臣轍言：今月初四日伏奉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尚書戶部侍郎者。田野之姿，入朝未幾；侍從之貴，冒寵已多。方懷汰去之憂，敢有超遷之望。臣轍中謝。伏以右曹之政，本專賦役之煩；近歲以來，復益金倉之籍。下關民力，上計邦儲。朝廷議論，積年於茲，吏民封章，繼日以上。置局未遑於成法，付部要責其奏功，將以適四方之宜，為一代之典。自非精練吏事，通知民情，何以上副憂勤，下寬疲瘵？如臣淺陋，殆難克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責秉時，孝先述志，明於因革之故，達於利病之原。上覽祖宗之成規，下采今昔之公議，睠然獨斷，惠此小民。謂臣出自賤寒，或知勞農之意；性本愚拙，庶無希合之情。度越衆賢，付以要務。臣敢不上體聖慮，勉盡鄙心。臣無任。綦崇禮北海集代鄭望之謝除戶部侍郎表　備臺中之郎屬，姑試冗曹；佐左戶之貳卿，遽升要任。飭薰衣而出省，束寶帶以華身。拜命非常，撫躬罔措。（臣某中謝）竊以冢宰制國用，而出納歸有司之責；司徒掌邦賦，而度支專左曹之繁。故在平時，最稱劇部。矧此多虞之際，豈惟經費之艱，由邊防失禦，狄

之機，肆京甸革勤王之旅，餌犬羊之衆，金繒殆竭於廩餘，給貔虎之師，蜀秉方勞於飛輓。必有裕民之長策，乃為足食之良圖。如臣者風力不彊，材資甚下，教忠有訓，期遁勉以承家；見義當為，敢逡巡而避事。駿胡塵之侵軼，逼都邑以震驚。和議初陳，敵情叵測，寇至君誰與守？彼忍偷安，兵交使在其間，臣奚恤死？賴真人之嗣極，致戎醜之革心，惟肆貪求，卒歸成好。緊聖神之所格，在臣子以何功？宜即嚴誅，顧叨異寵，敢自散郎之列，徑躋法從之聯。雖世服厥官，復繼先臣之舊，而朝容幸位，懼塵初政之明。愛深徒切於循墻，令出終難於反汗。夫何孤遠，乃爾遭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大禹之儉勤，負成湯之勇智，無為而用天下，自銷偷侈之風；不戰而屈人兵，陰奪寇攘之計。屬此纂圖之始，遵茲猾夏之虞，德務好生，嘉與兆民之康樂；仁寧屈己，姑從一切之權宜。欲就遠圖，豈難小忍？共識人君之度，曾何使命之勞？猶錄妄庸，遽令超躐。而臣比緣計議，數對威光，仰英斷之無前，知睿謀之有在。側身嘗膽，願無忘今日之憂；報國捐軀，顧敢愛他時之力？李彌遜竹溪集謝戶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尚書戶部侍郎，賜衣帶者。詞垣清要，誤許言揚；民部劇遷，復承入乏。感深涕隕，恩重命輕。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識昧遠猷，器慙大受，雖周行之登寘

亦傾淚之備吏善課蔑聞徒勞吳積茲從遠服縣對清光初無動聽之言每孤前席之寵。荐叨優渥盡出淵衷具言語侍從之臣已非素望慮錢穀甲兵之問豈所當聞本宜置散以投閑乃類安繁而戀劇相帑廩之九年之蓄而里閭幾太半之輸。竊謨方切於箸壽邦計實資於斂昇詎容精擇猥及非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兼容智周旁燭竊言不聽坐收綜核之權宅心克知用廣圖回之略如臣寡陋亦竊寵靈束以精勤既尤華於朝著被之珍服益安煥於身章異數便蕃微躬踴躍臣敢不務存國體力究利原斂不及民困難周於調度生之者衆其敢怠於講求儉欲消塵警捐頂踵。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江玉山集謝戶部侍郎表　究財貨之源流初非素學追咸顏之咫尺弗獲終辭冒昧而居顛隮是懼伏念臣受才不勝涉世尤踈退處鄉閭食不供於伏臘出書吏考政每拙於催科緊心計之非長於自謀而可卜自蒙誤寵獲備從官乃若理財實今急務曾微營究之見少效芻蕘之忠闕所不知安於無用豈謂地官之乏遽承帝命之嚴蓋量能然後授以官而聽言然後試以事今此二者臣無一焉矧以財力不支公私俱困謀無遺謀而未聞悠久之計日不暇給而未見勤勞之功。宜得異材俾勝此任豈無可使乃以及臣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以道觀能用人惟己永言國計之重太息人材之難以謂象罔得珠或出乎智力之外伯樂相馬不在於物色之間故特取臣於蠢愚類非責効於斤近惟是不敏既如前之所陳過此以還又非臣之所及莫知稱塞徒切戰兢

袁起巖東塘集謝除權戶部侍郎表　天府充員久無善狀地官推戴忽拜誤恩敢懷持橐之榮實負縻華之懼乾坤恩重螻蟻命輕臣中謝竊以道自御權用之既分而本源末流之莫辨上嚴期會之迫下盡錙銖之供流弊至今其術益陋況茲水旱相仍之後州縣竭力之餘知乎為取之甚難損上益下之尤急必有心計之士適無面墻之憂伏念臣起自寒生僅存樸學彈冠以仕蚤陪內著之嚴懷紱而行妄意外庸之詭七拜節符之甚寵一無毫髮之可書誤叨騶召之嚴洊遷鵷行之邃綴班郎省列屬中臺方京邑素號於才難而書生乃承於人乏老馬未閑於識路如蚕紙怯於蜀山志廣才踈謾賞朝昏之役心勤形瘁空慚歲月之遷了不立於事功久已多於瘝曠腸覬屢瞻於咫尺拜恩特異於尋常忽被絲綸俾持荷橐惟此聚人之本繫於生計之臣欲坐致於錢流正有資於鞭箕有如淺陋將不勝鼠技之窮儻誤使令豈特玷雞翹之選懇辭弗獲怵惕是憂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大智天臨至明日照臆言語侍從之列必惟其人念經常簡易之司急先為務推茲民部濫及微臣臣敢不念肥瘠之所關稽制度以為節朝有政事自無不足之虞職在論思更盡竭忠之報

辭免權戶部侍郎表　思榮過分戰灼靡寧伏念臣空踈不才愚戇自守書生不識時務僅能為章句之儒仕者願立王朝偶復綴班聯之末遂山蘭省今十八年英蕩竹符凡六七任念劇繁之屢試曾績用之蔑聞久當華轂之司妄意涓埃之報勤雖補拙力弗勝心已冗有論之誅敢玷貳卿之選惟民曹劇任皆一時秀穎之英豈樗櫟散材冒兩禁持荷之寵儻昧本末源流之旨必乖經常簡易之宜自知甚明官謗可卜伏望聖慈俯憐危悃亟寢誤恩別選英賢俾任論思之責庶幾名實一歸綜核之公

謝除守戶部侍郎并賜金帶表　六卿分職愧攝貳以何功満歲為真忽疏榮之誤及僥踰有靦惡避無從臣中謝竊以損上益下王政之所先傷財害民聖經之深戒惟調度獨關於泉貨而盈虛盡究於源流取予必知深懼及民之斂毫釐既析難逃致早之誅固知川竭而谷虛所貴下肥而吾瘠在於今日尤重得人如臣者徒有戇愚本無能解盤根錯節敢云屢涉於險艱愧塊過都未必盡閑於道路顧以面墻之學曾何心計之優踐處民曹濫司國計適有浩穰之費更當饑饉之臻收之桑榆莫補東隅之

失譬之江海惟有漏卮之憂雖籌算之何施悵錢流之無幾蔑聞應足僅免乏興欽承天子之威遂正司徒之貳莫非王事豈當言日月之功全荷君恩將益重春秋之責拜兼金之出笥俾東帶以立朝雖寵一身但虞三褫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作新初正興建太平守位曰仁深究聚人之旨以義為利大培立國之基弗輕主計之司每示陈明之典遂容瘝曠亦冒寵除臣敢不念藏富之在民知生財之有道制用而於歲抄方仰承政事之脩盡徹而對年饑庶獲覩君民之足誓殫驚力少荅鴻私

辭免除戶部侍郎表　臣拱聞寵命深切震驚切惟人臣不當以日月言功公朝要先以名實為重臣濫巾版省不過簿書期會之勞蹤迹禁庭又無朝夕論思之益至於不加之賦而上用足知予為取者政之宜此意惝然捫心愧甚恭遇陛下皇天眷命初政清明而臣乃以書生繆司邦計適當國家多事之際郡邑告歉之餘經常之數既虧責出之供則倍急或重於貽害緩未免於乏興雖左支而右吾亦前跋而後疐思欲不擾而辦每懼其為也難徒叨歲月之遷竟蔑絲毫之補盡從幽黜忽拜真除位正貳卿匪同攝組秩高三品益峻官聯凡此僥踰必難稱塞伏望皇帝陛下曲垂斟聽亟寢誤恩毋拘滿歲之真姑從反汗庶遂終朝之褫誓畢捐軀王與鈞監簿集

謝除戶部侍郎表　非澗阿之邁軸，誤聖天子之招，假筆橐之晉待，玷小司徒之選，硯頻航次，流汗交競。臣中謝。竊惟版使劇曹，夙典邦計，貳卿亞旅，允遴時艱。迨元豐而正名，昉建炎而權侍。東南民力竭矣，決不爲頭會箕斂之科；錢穀歲入幾何，奚其致貫朽粟陳之効。富庶多至，實籍通才。伏念臣蹐跼書生，槃姍俗駕，叢聯孤進，初乏脩名。方鵷鴻滿臺閣之秋，濟更華轍；如鳧鴈滿江湖之數，頻課外庸。舉叨辣少於圍扉，優長義官於璧水。冠柱史一星之列，陪講師三昧之游。遂嘖煩言，理就荒之松菊；猶紛聖度，須趣覲之絲綸。甫膓對於疑旒，俄催班於禁籞。循墻莫避，踏地靡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綜覈治功，研精官使，清心省事，不改恭儉以化民；理財正辭，樂聞仁義而利國。念切直之師冉且老，知醇謹之衛綰無他。姑俾攝承，徐觀試可。臣誓堅素守，力秉壯心，操蠡背以制低昂，欣逢開暇，掌與賦而問勝負，敢昧論思。晁无咎濟北集

謝除戶部侍郎表　典三禮於曲臺，已冒高華之選；貳六卿於民部，遽登峻近之班。力陳祈免之忱，雖終奉莫回之溫詔；爰賜九環之帶，仍須列米之衣。寵責其舊，凌轍失措。臣中謝。伏念臣初無時譽，獨有家聲，莫傳屋壁之遺編，僅纘山林之末續。好爲異論，無與世疏；喜作文章，務求古合。低徊乎進，坎坷數奇。事鈆槧於書林，樂絃歌於學省。曳裾而位王傅，佩玉以陪禮官。之牋奏之體，而掌端錦於南宮；非應接之才，而秉軺車於北道。寅緣賜對，懇切獻忠。明言趙魏之郊寇擾孔熾，極論幽燕之域疆場弛嚴。謂新民右祖之可防，縣大酋左衽之不變。荷上皇之嘉納，仰聖度之優容。偶逭邦刑，亟遷牢旅。徒悉之於網目，曾何補於彌綸。圍城之變忽生，造膝之言良驗。自權兵華，益困隨書，心志摧頹，形神彫耗。獲辭劇任，復處清流。因贊道而覩二聖之重徽，預討論而創兩宮之新禮。國步稍定，私志式伸。念八載之居中，丐一麾而補外。居叨異數，俾踐榮途，超躐等夷，愧負流輩。惟常平之美號，本廣惠之舊規，加損益於前朝，浸亦緊於今日。備蓄公私之積，貴新陳乘散斂之虛名。方師旅之未寧，慮水旱之或繼。田盧戕毀，以發盡老稚；流徙而不歸，要當賚而不償。是謂積而能散，極疏古弊，宜屬俊良，茂聞下才，克堪重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臨九有，子育群黎，攬英俊之奇謀，共裨初載；監祖宗之成憲，圖致中興。念臣專意藝文，蓋將試以吏治；察臣粗知體要，或可備於從官。臣敢不仰稱所蒙，俯脩厥職。錢穀之問，其不至於廟堂；補助之仁，願廣推於寰海。雖薄書期會之是務，豈論思獻納之敢忘。披黃巻以接聖賢，顧尚存於舊習；賜金魚而因政事，切自此於昔人。

代翔漕蹇周輔除戶部侍郎表

內閣邇聯，摧陛未幾；貳卿高秩，掄選載加。曾瀝懇之莫遑，第靦顏而冒據。中謝。伏以唐虞制作，無曠庶官；夏商繼脩，亦克用乂。陛下龍飛天位，虎變人文，博稽舊章，大布新典。在天則北斗惟喉舌，於國則尚書乃樞機。並張六曹，各領四部。侍郎雖長其貳，左民乂特其繁。唐有司元少常伯之名，周乃地官小司徒之任。凡井田徭賦之政，與經費貨藏之方，其職之所當奉行，其屬之所從贊。正必得疏通知遠有爲之士，以贊美成在久無前之功。豈宜殊恩横及瑣質，如臣者乏博古之學，非濟務之材。蚤以孤生，丁半歲際，曉緣官使，誤玷聖知。察臣心雖頑朴而能盡其心，憫臣力雖疲駑而能竭其力。屢膺明試，寖歷要津。初微一介之先，每煩三接之渥。固已塵榮塗之清切，忝使隰之光華。伏況此艱危，頻初叨臨遣，令故防未復而新僚尚虛，豈圖旁求更此濫舉。斯蓋伏遇皇帝陛下對時更化，跨古圖勳，畢收群倫，與共庶績。合華簪以助員丘之樂，飾枲弧以恭武庫之兵。越先衆人，進躋榮級。臣敢不祗服訓誥，夙慎事功，昧冒爲憂，輒忘其智，有所因慮，捐是效自許，以知無不爲，庶幾衰羸，小補嘉會。臣無任　狀宋余靖武溪集

辭免戶部侍郎狀　臣今月十四日進奏院遞到勅告各一道，蒙恩特授臣戶部侍郎，依前充集賢院學士，候令任成資日，仍令再任者。聞命驚惶，伏增隕越。伏念臣才非應務，智不逮人，徒以虛名，嘗叨近著，頃遭讒謗，甘在棄捐。蜀蠻事猝興，起臣於喪次，而兵勢未集，謀慮弗周，力小任重，日增憂惕。及王歸仁之勝，三軍凱旋，破賊者乃臣青之勳勞，撫民者皆臣沔之經制。臣稟受節度，謀無己出，逮乎遠縛賊毋擒誅寇黨，內則朝廷威令，外則夷獠協同，於臣愚拙，何功之有。昨聞轉運提刑司舉再任，臣尋以心力衰恍，不堪再任，已具狀乞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庶得脩營墳墓。今來忽須成命，就陟左曹，思渥至優，實爲過分。清秩厚俸，誰不欲之，事既逾涯，豈宜安處。伏緣本路外接西廣六蕃，南連交趾九道，沿邊溪峒一百餘州，苟失撫綏，立生患難，非臣衰朽負謗之人能堪久任。所有降到勅告，不敢祗受，已牒送桂州軍資庫收管，聽候朝廷指揮。伏乞檢臣前奏，許令換一散秩，依舊分司於韶州居住。所有邊任，伏望別擇材賢。干瀆冕旒，臣無任李彌遜竹溪集

辭免戶部侍郎第一狀　右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戶部侍郎，日下供職。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昨者蒙恩召從踈外，誤被聖朝特達之眷，擢真從班，蚤夜以思，不知所以圖報。曾未三月，復膺寵除。退惟駑蹇之才，一無所長，俛首若此，雖欲自竭，將何以副陛下委任之意。而況地官之職，準平萬物，均節百司，寬假則容

姦刻柔則生患邦計所係豈容濫居顧臣何能可備茲選省予私心揆之公議不勝大懼伏望聖慈察臣危懇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戶部侍郎第二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戶部侍郎再具辭免今月日准詔不允臣螻蟻微生敢犯天聽陛下不加斧鉞之誅賜以溫詔過形褒誨臣恐懼感泣不知所措義當駿奔就職夫復何言然臣反復自揆有不得不以控告於君父者竊惟國家多事十有餘年軍食日衆資用日出盜賊水旱之備不與焉苟理財之官不得其術則下徒弊於疲呃遠不救於飢士恢復之圖未知攸濟利害至重豈可輕以付人而臣智能短淺學術空疎家世業儒不辨菽麥乃使繆當財賦之司以應錢穀之間曠官失職自取悔咎在臣固不敢辭至於上誤朝廷大計則雖加投殛何補於事伏望聖慈察臣誠切之詞志在憂國特回渙渥改授能臣以允僉議臣不勝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汪玉山集　辭免戶部侍郎奏狀（紹興三十二年）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權戶部侍郎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恭惟陛下以國計之重慎擇所使而猥以及臣此正臣子奔走磨厲以見於事功而求所以報稱之時而臣竊自隱度有所不敢默者伏以國用匱乏民力凋弊至

于今日極矣以公私並困而欲為均濟之策以朝夕不給而欲為經久之謀自非宏才贍智離倫絕類未有能善其事者如臣愚陋技能無取泉穀之事初未之學循常守職猶捄過不暇今乃責之以其所不能望之以其所甚重苟貪恩命冒昧而處必且以曠敗獲罪臣何足言實恐累國重念臣頃者自請治郡嘗蒙聽許幸今軍旅少息非有前日避事之嫌伏望聖慈收還新命別除臣一外任差遣庶安愚分以叶公言臣無任懇惻激切之至（閏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免戶部侍郎奏狀

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新除權戶部侍郎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君父之命敢或不從而臣反復思慮義難苟已敢冒萬死而終言之竊以戶部於今日為尤重臣於泉穀為尤非所長今舉所甚重而付之於初不練習通曉之人此古人所謂譬如田獵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覆是懼何暇思獲者也今方愛惜分陰修舉庶政而於所甚重者乃使如臣等輩嘗試為之迨其職業不修過咎已著然後有所廢置則失時誤事固已多矣此臣所以震恐失所而不能敢苟已也伏望陛下重國計不使任非其人而至於曠廢矜憫臣下不使用過其量而至於顛隮特賜指揮檢會臣前奏改除一外任差遣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皇懼之至（三月一日）

（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王與鈞藍縷藁　辭免戶部侍郎狀

明命初頒危衷載惕瞻天威之咫尺甫控丹忱佐地官之輿圖遽叨誤渥戴恩惟厚揣己愈兢惟大政事俱本於文昌而小計書風裨於版使俾與錢穀之間實聯簪橐之班著侍臣冠必儲雅望掌泉府應尤遴通才顧臣之庸無適而可冀蹤蝸坳而載筆嘗過虎觀以繙經嘖有煩言不遺餘力深紉聖造曲全孤蹤若為補報於乾坤遠忝論思於日月自慚非據人謂斯何恭肖聰聞冀循愚分焉有抉門而置散我則禁途儻非度德以量能恐妨言路願收回於渙汗亟改畀於英髦庶援師虞免玷法從

第二辭免侍郎申尚書省狀

叨膺睿旨躐佐民曹揆分藐然抗章控避人微冒昧天聽穹高情有未安理難自默顧性姿之狷介而學殖之迂疎欽惟禁途夙處碩望澗蘋奚取雖圭璧以薦羞櫪驥已疲共驪駒而並駕載量餘力深省劇書寬布縷之征於蠶絲之時若為自詭戀屬車之塵於豹尾之後見淵罔堪游列由衷所期寡悔僕踰分齊必至顛隮伏望公朝力賜敷奏翻然改命俾逃負乘之群嘲庶幾理財不誤修攘之大計

曹彥約昌谷小集　辭免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五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曹彥約除權戶部侍郎及準尚書省

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曹某除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令候正官到日交割訖疾速赴行在供職者事無前比心有隱憂平生不綴於朝行一旦忽聯於禁路理財用初無長策謂獻納寧有讜言不然而責以外庸望其後效則造化之所施者已厚而心志之自揆者甚明資稟驕愚固難於應變筋力劬瘁不可以守邊與其貪位慕祿無補於事功孰若度德量力稍安於分守而況數月之內百病交攻舊脾疾已極於呻吟近左臂亦為之緩弱不堪任重立見曠官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命庶安愚分所有權戶部侍郎恩命某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申省狀

照對某連準尚書省劄子備奉五月二十日并五月二十五日聖旨以某辭免新除大理卿權戶部侍郎恩命各賜不允者由外郡而擢列卿越庶官而持從橐見聞驚駭孰不歆艷謂非書生之所願欲非愚則誣伏念某入仕三十九年安行州縣自作郡以前未嘗輒納堂闕當居閒之除未嘗輒請奉祠誠知分定不可苟求冒格難以過望宜一日之力然後食一日之俸盡一歲之勞然後書一歲之考則坐卧可以安席夢寐可以寧神平生所求如此而已古人為官擇人使居官者必為實政後世以官賞功使受官者視為榮遇轉移之際已失本意然未有不登朝列而班躐

禁近初無顯功而品越三等稍有知識必有私憂過計於其間矣士大夫辭免差遣者為典故以其所當得者而言之容或文具若使實無履歷分甘冗賤譬之不入仕版縣選帥守不更州縣即持漢節旁觀者之所必指愛助者之所必疑青未及任心已先驚况復疾病交攻藥餌不効論思獻納實無長策此所以晝夜不皇憂畏震惕而不能自已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新除大理卿并權戶部侍郎指揮檢照某前所陳請且與某祠祿差遣庶使養疴年歲可責後効須至申聞者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四

十八陽

郎

宋蘇頴濵集辭戶部侍郎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朝奉郎試戶部侍郎奉聖旨管句右曹者待罪西掖雖已踰年辭叙文墨之閒愧負寵祿之厚豈期過聽特有甄升竊以戶部右曹兼領昔日金倉司農之政侍郎職事專治天下差役市易之餘奏請紛然法度未定方欲酌今昔之中制吏民之公宜得強明練達之人立成久遠通融之法如臣暗陋何以充當顧回誤恩別選能吏俾臣愚獲安於微分而國事不失為得人公私兩宜衆議為允懇迫之至冐昧以聞取進止李綱梁溪集戊午八月乞罷戶部侍郎劄子　臣輒有危懇上干天聽伏念臣昨被誤恩召從跡外朞月之間躐貢從班濫司劇部叨踰之甚非臣所宜義當糜捐上報天地生成之賜而臣才術荒淺論議闊迂難用少成不切於事在官半年有餘曾乏絲毫之效日夜惶懼不能自存兼臣舊苦痰眩之疾每至發作動輙昏仆比緣積憂過計乃復增劇豈容冐居錢穀繁難之處

若不揣分自引必至顛隮有誤國計上辜陛下委任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憐罷臣戶部侍郎除臣一小郡庶幾竭盡犬馬以圖報效取進止　戊午八月乞罷戶部侍郎第二劄子　臣一介之賤仰祈聖聽温詔下頒曲形誨諭義當上體眷隆駿奔就職然臣竊惟擇地而安雖非臣子所當為不能者止抑亦古人之深戒臣昨者誤被親擢俾貳計曹臣於是銜戴重恩思自奮勵不敢固辭冀盡犬馬之力少酬乾坤之造而才薄任重迄無所施載念方時多艱資用百出既不能力求生財之道又不能力陳節用之方苟或因循歲月以幸無事一有緩急無以支吾則臣之罪不勝誅矣况臣憂患之餘衰病頓作心神昏憒志慮凋落雖欲自竭終恐有妨伏望聖慈哀憐察臣危懇定非避事罷臣戶部侍郎選命能吏庶幾蠛蠓之生得以自全朝廷之事期於有濟不勝幸甚　戶部侍郎轉對劄子　臣嘗觀唐太宗問創業守文之君而房玄齡以創業為難魏徵以守文為難臣愚以謂創業守文雖不為易而中興為甚難也蓋振頹綱補弊政易風俗變流亡救之可圖者悼前轍而戒覆車之可革者守膠柱而不移欲其成功誠甚難也易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自古人君非有大過人者不能回衰亂之俗以為安平之治也惟周宣王以任賢使能而

能復古漢室帝以信賞必罰而致中興光武以總攬權綱造漢室肅宗以治兵討賊復唐祚元帝以虛心下士收一時之望以保江左至於區區句踐尚能苦身焦思滅強吳尊周室以復其國則天下之事未有力行而不成亦未有不為而能成者也降是而往雖有願治之君而終不能成其紹復之業者政事之間害成者多而不能去故也將帥雖衆而失控御之術害成也財用雖足而失均節之道害成也立政者苟一朝之利而不為經遠之計害成也在位者懷自安之私而無許國之志害成也有是數者而欲成中興之功是猶農夫不去草萊而望苗之興顧不難哉仰惟國家之難曠古未聞陛下宵衣旰食坐薪嘗膽凡政事之得失生民之利病人材之賢否與夫任將帥練兵卒豐財用一有補於中興之治者莫不深究而力行之然讎國未復強敵未殄豈規摹未定而害成者未去乎今黠虜留屯中原資糧畿甸分兵淮泗觀時伺釁窺我中國其志甚大未肯輕舉茲忠臣義士所以流涕而勇莧搢紳每為寒心者而朝廷方且崇大體務鎮靜狃目前之安忘善後之計如秦人越人端視而不加恤臣愚所未諭也臣聞孟子論當務之急易經著隨時之義君子見幾不俟終日又聞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胥雖之不期蜀雖之不支若計謀不先定將帥不協力士卒不素練饋餉不預備玩歲愒日不早圖之一旦秋風高胡馬鳴後時之悔若噬臍焉殆將何及臣願陛下斷以乾剛照以離明體當務隨時之訓如救焚援溺之急馭將以道節財以理變苟且之政以為遠圖懲自安之私以勵臣節力去此害成者然後任賢能如周宣王信賞罰如漢宣帝總權綱如漢光武掃大憝如唐肅宗下取元帝句踐之事以為規監將見中原不足復黠虜不足破誠宗廟社稷海寓元元無疆之休臣不勝憂思忠憤激切屏營之至

曹彥約昌谷小集辭免權戶部侍郎上丞相劉丞

某近者初九日伏准省劄叨除秩卿超踰過分已極震恐嘗於初十日具狀辭免并以稟劄布露心腹矣計程未徹鈞聽十六日又准省劄乃有小司徒之命驚駭惶惑不知所云本朝典故未有無朝踏一日徑登法從者異恩如此仰見大丞相有意器使之也然而伏自惟念人才互有短長時事各有難易平生有志事功固不敢偷安苟祿然以區區之愚處度今日之事體有某等常才之所可任者亦有排難解紛非英雄豪傑不可以應變者萬一所使令之事非譾才之所能任必將孤負造化坐致罪愆則今日之所以提而拔之適所以招致煩言得罪於公論也情實迫切不敢不告欲望敷奏收還成命容某以知隆興府本職赴闕奏事因得進拜光範自叙其所能所不能然後伏聽處分誠爲未晚須至申稟者

再具辭免上丞相劄子

某竊馬孤蹤無蚍蜉蟻子之援大丞相不知其不可而欲以豹尾班處之起州縣塵埃間假途卿月徑登集路可謂脫曠古之拘攣創一朝之典故隆天厚地不足以喻其德施矣揆之私情誠有所不安訪諸公論猶有所未穩誠以官清骨俗地貴望輕欲宣力四方而精力已憊欲裨贊國論而學問有歉大丞相雖欲一力庇之而好事者易以衆口鑠之既已食其祿恐不得以辭其責也比者再具辭免皆出誠實非尋常文具之比言譾拙訥不足以動造化之聽用敢不避再三復申前悃況以蒲柳之質本自早衰今崦嵫已迫尤畏疲苶若於煩言未至之先施人以必從之患則是始疑其可而欲用之終知其不可而遂已之雖簞食瓢飲露膏澤於銜芽之下首尾造化其敢須忘須至申稟者

啓劄淵海佘日華集

賀商總領除戶侍劄子

竊以赤煒布令清和可人共惟某官寵光鼎來事權增重清寧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遽聞備告不勝贊喜之情謹拜手申敬下吏伏幾仰符聖眷俯慰師瞻攷視履之祥謹觀頤之養坐迎追詔立登政塗某磨頤某共審渙膺天詔晉貳地官班聯紫橐之華入仰

皇華之遠列城順賴多士懽忻仰惟某官環偉閎達之資醇深正大之學清名直節冠映一時公輔之望有識均企逢時遇主以宣公猷正色立朝無愧前哲守專退勇出總軍儲董驃駕之將輸裕棘門之供億戍績昭著寖詔鼎來升華禁塗增重使指士夫相慶以為創見帝意有在倚用可期眞儒登庸侯纓自從願摠宏綱坐收焉功以溥慰凡百君子之望　某違遜仍屬三見桃綠雲泥異勢雖睽漫刺之期而仰德之深常若龜龜煌煌之在日故職借中履端之賀方懇瀆尊而便翼言旋重枉報翰情文客縟主後藏去愧感參裹朱墨沉迷姓名畢鄙尺題寸札不敢輒前茲聞峻除嘉欲起聳而守地千里阻慶龍門制削多儀弗獲鱗積敬寓柔尺少申慶成之私草創匪儀凌競累劇黨家情亮感幸何如某賦分譾嗇依然一寒胄爲此來倏十閱月地當衝要扞蔽江湖日來羽檄交馳文書雜沓戍兵畫發營壘一空客旅不通調發百出常平之米撥發幾盡遞角之官驛磨沓來閑匙夙宵不皇寧處而郡計窘束頗費支吾一羽百鈞愚不勝任豈敗可立而待也幸甚獲私二天之芘凡覆護其短而掀揭其將躓者惟執事少加意焉不勝榮荷台悃星斗之移寅想靈祕成右福祿來崇屬部使令敢請

要東王興鈞藍續葉侍郎劄子

衡治宣平琴薰清移恭惟某官雍容紫橐列潤金科德望愈尊穹示交相台候動止萬福某祇循異令敷

略繁文何俟議光必盡矜爛遊歸五緯苦寒之曜選在九霄嚴近之班律呂推移淫陽歲時之久旆旌搖曳可勝昕夕之勞顧雖棲遲圭竇之中寧忘趨步伊墉之舊念嘗叨於偉遇第未積於崇勝蹟涉闊疎心惟怵惕欽以某官恢洪而簡亮敏達而該通於中外之洊更覆劇煩而益裕比縣卿寺出鎮師垣華斗刀橋紉之風固已憺威名之遠參豹尾雞翹之選入將明富教之方簡睠郅隆班聯增峻荷槖承湛姑殫論思獻納之忠梅鼎共調佇膺輔相贊襄之任（下同） 賀李侍郎劄子 楓江淒曉菊露妍秋恭惟某官法從高華寵章赫奕三靈佑助九鼎尊安台候起處萬福某恪循甲令之文用畧鱗番之禮粤繇四月借伸領事之恭繼拜五雲深戢撝謙之誼乃若遡湓流而宗衡仰廬嶽以崇瞻增夢寐之不忘豈贅畫之能寫恭審顯膺錫命真貳司元版籍浩繁既賴乘綱之政金科簡易仍兼疊組之榮飛騎傳聞歸區胥慶竊素辱撫存之厚其何勝抃蹈之情欽以某官強毅而精共恢宏而周練冉求之藝仲由之果宜在孔門政事之科廷尉之審京兆之明度越漢家法理之士麾節洊更於繁劇規摹蔑出於尋常恩漸百姓之心威落群兇之膽制東再駕坐息鯨波江右三遷頓撒蛟窟迨適歸而含壽實深謝於凝旒肅儀秋寺之卿坐列地官之貳功名寖進

風采深昭何以假為姑正棘荷之選是宜大受即陪黃閣之游式擴開濟之材光輔延洪之業 賀汪侍郎劄子 顯膺天寵擢貳地官左馮翊表著外庸爰錫圭而朝覲小司徒對揚休命坐荷槖以論思法從得賢輿情咸慶恭惟某官偉材拔萃雅量鎮浮明清先正之語言風傳家法乂大賢人之德業卓冠時髦吉甫以文武憲萬邦郤縠以詩書謀元帥自昇保釐之任實高鎮撫之勳來暮懽謠借越吟而不絕去思德政與泰刻以長存十年寬借寇之期一紙下徵黃之詔茲正版曹之位蓋隆計相之耀旋十二教之常以化民俾還醇厚以三十年之通而制用坐致富強遂躋獻納之班徑上將諧之地公侯復始家國同休 賀陳總除戶部侍郎劄子 茲審地官持槖真拜禁途天塹峙糧仍燕宅牧糗弄靡聞於庚癸復贊寢迫於要霄俾金鼇背之江山增鐵甕城之氣象適催綸詔入秉事樞賀屢之私濡毫以繼某少稟王益之令弟清流尉荷知遇不薄俾犇奏牘底可謂天幸當今振挈孤寒襟懷掀磊力量特達未有出騎伯仲之右者儻有機會更望斡旋益之為門下士初不俟禱某念之之深不容不禱也伏丐體察 啓 唐李義山集戶部郴侍郎啓 不審自在道路尊體何如伏計不失調護侍郎為時生德命代標材今者蕭斧從戚囊錐念理仰承徼詔

必付化權伏惟精促前驅遠揚上節副宣室受釐之問慶傳嚴帷冑之求允在含生佇登壽域光某厚蒙恩獎願歷光陰望夫子之門牆早差懸隔拔山公之答書常抱憂懸欽滋拳附之誠實積禱祠之懇伏緣遇官有日不獲奔波迎謁下情無任惶懇之至 賀度支周侍郎兼判戶部啓 伏允除書兼判戶部竊以賢大夫之事君有德有命明天子之分職以功以能託省事於兼材杜多門於獨斷非聖上不能以先此道非侍郎不足以膺斯求制國用則有大冢宰之尊佐邦教則有小司徒之貴是為假道即踐台階萬里側聆九霄注視佇賀之至無俞下情 宋錢塘韋驤集謝戶部楊侍郎啓 右某依區區之跡久玷知遇不圖今有復肖論薦感愧無任情誠靡㦛恭惟某官以道德術學早登近侍而注措施設莫不贊圖助治為志其援拔收拾宜得瑰偉奇傑之材而舉之於朝使有以致用如某愚淺何足比數而兩塵薦牘豈失於取之太恕而聽之或過耶如其不然蓋仁人君子懷有所知知其稍不至舍則引之援之期於利達有用而後已不忍坐視其窮而不加之力也繇是推之則某重被推轂之恩其所銜戴允宜常心相為若某之樸拙之守闒闒之勢為公之所亮萬矣不俟縷縷以煩聰明其感衷自勉力行脫違冀有以上答睠與固亦嘗藏諸心而深

若銘刻不假遂陳於左右令其言者姑以示德公之賜而重為之謝且以異乎日之請見於門閫況瀆將命但增恐畏謹奉啓事陳謝伏惟台慈俯賜鑒念謹啓 蘇籀雙溪集迎知郡吳侍郎啓 伏審詔音新渥便符舊服天臺鑒裁奉方隅之係衆地官劇柄盧戴輔而殷賢聲教道塗欣溢鄉壤攻想旌旗之色掃濯甘棠之陰恭惟知府侍制侍郎懿實光輝淳誠毅裕淵邃士林之標矩雍容國器之圭璋論議建明適宸衷之虛佇杜直獻替鈇柱下之威稜登高攬轡之澄清啓沃前席之謀允酹王度而裁國制幹運變通調軍賦而節貲泉鉥詳取予究務清之重委與中外之密疎聽于淵宣布之謠流次公豈弟之政期召節之何遠恭奏計于片時舊風家庇于雲霞久眠伏于風範心誠素依於惠愛氣合渴傾於趨承引領貴闕緒栽納啓龍坂可登之際毛穎無盡以陳 王之道相山集賀劉無隅除戶部侍郎啓（代何壽澗作） 伏審寵膺帝制擢貳地官九重側席以遄其歸千里舉帳而惜其去藏揚所建彝汴欣歸恭惟某官風教名鄉文章宿老穰稱其德流萬古而凡馬空嶽拄于天臨絕頂而衆山小上方圖於邦計時莫急於軍須當求條奏時政如李元紘庶幾對揚聖問得虞承慶米聞華綍慎付真材食給關中正賴蕭何之畫錢流地上佇觀劉晏之功進位鈞衡

加澤寰宇遂益隆於國體用大慰於民嚮其猥以孤蹤出於大造朽株枯木嘗有賴於光容墜履遺簪幸無忘於舊物永言欣頌實倍等倫伸并浮山集代賀漕除戶侍啓　詔頒天陛恩侈地官賁風采於列城藉甚理輸之整增羽儀於某路偉茲持橐之班聲績均歡冕旒虛佇竊以會計自有綱目廢之斯紊而舉之則張泉貨非無源流疏之斯通而壅之則止仰惟累聖具有成規凡斂散出納之權爲經常永久之計餘財餘力民無一日之儲足食足兵國有九年之蓄閱歲茲久違時多虞官簿紛紜斂起胥徒之手民田連亘富儗王公之家舉世咨嗟賴公均見銷百年之患不勞揖顧之閒爲兩路之民永息追呼之擾法當推廣眷益優隆恭惟某官道材高明氣充剛大洽聞博物學貫百氏之書發策決科文高乙夜之覽以絜靜精微之教達聰明睿智之君墨綬他時屈宏才於下邑繡衣三歲膺獻頌於載塗任衆人所難能合斯民之共頌兩手加額萬口同詞侯宅侯甸既力推於豪右我疆我理庶永斷於侵漁華此殊功滋膺妙簡仁政必自於經界已悉正於版圖老成實重於典刑宜遂聯於簪橐卑爾群工之標的茲爲二府之權輿成命初傳有識相慶某猥蒙知遇浸荷使令舉令而行唯謹遵於三尺指心自誓儻圖報於萬分賀履爲深趨庭未遂莫勝敷

敘但劇欣榮許景衡橫塘集賀戶部洪侍郎啓　伏審光膺帝制進貳地官除目喧傳輿情悅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懿文照世榮問動人頃緜春知薦更任蠶抗斧出使利澤被乎兵民撥鉞開藩威聲懾乎戎狄顧分外寄未究壯猷惟神考釐正於文昌而國用獨專於民部平居之論每難其人既屬高才夫復何患上資邦計賦不益而用饒下叶民聲財有餘而頌作懋茲嘉績簡在清衷廟謨方倚於贊襄省闥豈遑於淹久式符公議何獨愚言某適擬守符阻慶賓席惟是鄉往來易名言　賀翁侍郎啓　伏審顯須帝制擢貳地官侍從惟賢朝廷增重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周今古名重搢紳昔者傳聞已見九齡之有作得諸談笑尚期七步之成章頃縣春斃之殊薦歷輸將之寄心計綽有餘裕意匠衆無不能坐振臺綱稜稜使者之風采區處人物凜凜大臣之規模十年于茲七閱無足眷惟版部寔總邦財顧在廷豈無人哉而裕民莫如公者賜環承命載路讙謠倚慶司徒之成功進登冢宰而制用關中粟腐不獨前聞地上錢流請從此始某天涯冗吏門下散財猥沿覆庇之私皆冒薦論之寵共聞榮拜倍恒感懷屬以拘縻阻於慶謁瞻望台庭下情無任汪玉山集賀林侍郎啓伏審欽承天寵進貳地官國計有歸師言惟允恭惟某官風猷撫遠器緼

恢閎體備四時之和學擇千古之髓召還省寺藹著聲猷歲亟閱於三遷人尚嗟於久次簪筆持橐豈以爲執事之榮開石和鈞庶幾覩富國之效應辰風會異眷方託餘光茲聞命於置郵益馳情於賀廈其爲欣抃實倍等夷　賀戶部王侍郎啓　伏審簡在淵衷典司國計詔音既下公論交欣恭惟學識高明才猷宏遠羣疑未判獨先見於眇綿萬變並陳每優爲於肯綮乃言可績不已于行比者按臨於四川屬方經畧於三輔興師十萬發輸再三事皆得宜民不加賦以饋餉而無填撫之政可謂至難俾詣思而升侍從之流豈宜久外果承召節歸重本朝惟已試之具宜將不勞而益辦盡德所緼以濟斯時某素辱照知尤勤向仰莫遂摳承之便敢伸賀喜之私張廣東憲集賀戶部李侍郎啓　伏審陞華西省曾未淹時擢貳版曹亟聞登用倘非兼政事文章之美何以供掖垣臺閣之求儒術流行天下自緣於富庶仁賢信任國中豈患於空虛簡在深衷渙符公議恭惟某官剛大養氣塞淵秉心挾數器以濟時全三才而貫道窮廣大精微之學不詭於聖人屬雄深雅健之文獨高於作者自其卒業於父兄之日早以策勳於翰墨之場多士推先衆目共驚其賢聲達人委運十年反望於積薪流落江湖侵尋齒髮逮真主建中興之業圖舊人爲共政之基再

下鋒車遂持荷橐雖士友興嗟其晚遇然朝廷喜得於老成典誥深醇寔盛時之帝制憲章明習真後輩之吏師惟胷中素有於成謀故意外俱無於難事宜自代言之貴遽分足食之憂刻燭占詞方懼吏曹之脫脫舉鞭授算已驚平地之錢流即贊樞機式從民望某遐違墻仞寖閱歲時側聞成命之傳倍越稠人之喜門無留謁趑趄獨後於賓僚言以見誠款敷慚於緘尺王十朋梅溪集賀趙侍郎啓（今汲）伏審光奉宸命榮遷地官覲賢見用於朝中外罔不相慶某官玉牒散向朱轓趙張豈惟標準於宗支固甚練達於吏事使軺屢駕興南閩十奸之謠符竹薦分繼劉寵一錢之譽果蒙親擢巍領貳卿方國廩之未豐在版曹爲尤急省用斯能足用生財莫若節財願於論思獻納之時力陳本末原流之計貧漢文之儉德華唐室之私藏無若延齡復經誼以惑主宜同李絳不進獻以結恩要令衆腐於太倉罔使錢泄於異境主聖如此公言必從坐收取予之功行處鄉諳之任某叨興幕府獲依大賢雖贊畫有媿古人然至室必以公事性素傷於愚直事每荷於寬容顧虞翻之揚猶存曲蒙屢下想元禮之門益峻未遂重登撒壁傲誠進馳尺牘洪文安公集賀戶部侍郎落權字啓　伏審光膺宸綍寵陟禁塗登顯秩於貳卿循承既久率諸曹於民部權序雖

新郵命初傳，輿言咸允。恭以某官氣潜剛大，識際幾微，石韞水懷，激六藝之芳潤；金相玉質，覽千仞之德輝。登揮鞅於藝林，坐彩纓於膴仕。大農亢直，獨高涉筆之稱；司度須財，益妙握蘭之選。綸宰士轉漕王畿，精冊府之簡知，拜裳荷之清切。對錢穀出入之間，式阜邦儲；總經界均正之權，盡捐民瘼。浚膺試可，果建為真。班聯加峻於六官，風采增先於兩禁。詎容頻席侍郎，待振某僑迹異鄉，搖心棠伊託枌榆之契，志嘗竊於依風貢竿情之辭，情寔深於賀虞。

王濮濱先生集賀徐侍郎啓

顧膺綸制，進貳版曹。豈惟增近侍之光華，抑亦係生民之休戚。庇庥所暨，疲瘵惟均。恭惟某官奧學達原，宏猷肥俗，風抱經綸之蘊，薦躋通顯之塗。用之則行，信其才之卓爾；折而不撓，知所養之浩然。久去明庭，甚聳清議。頃召從於閒館，遂坐遣於亨衢。既陞從橐之聯，益峻朝紳之望。為國興利，暫資心計之良；惟帝念功，行東事樞之重。某屬拘遠部，竊聽新除，懷浸剌於門牆，莫伸慶躍，違空函於几格，徒切歡悰。

賀趙侍郎啓

允膺寵命，峻陟禁班。擢由玉牒之英，全付板曹之政。除音初播，僉論允諧。恭惟某官一代偉人，五陵間氣。素養擬納之用，出為梁棘之須。東平居家，為善最樂；河間好古，得書至多。遂其躬寒素之風，固已富經綸之蘊。韜車屢駕，久揚膺使之聲；幕府既開，益

侍長城之重。召從淮浦，獨領地官。惟明足國之方，深軫富民之慮。變通有術，取予咸宜。制邦計之盈虛，方資長算；參廟謨之密勿，行奉明綸。某夙仰風猷，未窺符采，典選方之魄餉，焉稱使令，託大廈於𢊍幪，庶逃瘝曠。

賀除擢戶部侍郎川陝宣諭使謝寧相啓

秦蜀計以歸班，方趨召節；截民曹而諭旨，就拜除書。辭避莫伸，究觀因措。伏念某幼專儒學，初乏吏能，偶不弃於明時，遂突更於煩使。關山萬里，幾為莊舄之吟；塵土一官，久矣部鄉之步。陛華月士，總賦坤維，適丁用武之難，粗免乏興之責。中緣抱疾，數懇奉祠，賜環已戒於趣裝，出綍遽驚於即拔。名參從橐，朝宗觀江漢之行；身擁使軺，捫歷跨井參之分。被寵臨而特異，仰造化以知歸。此蓋伏遇某官大度包荒，至仁恤遠，闢尊主庇民之略，行拔賢進善之心。鎮靜物情，播風流於江左；陶成士類，栖留滯於周南。遂俾衰殘，亦叨重寄。某敢不更堅晚節，益勵孤忠。陳力無堪，易展驅馳之效；投閒有請，終希玦北之恩。

賀新知荊南楊侍制除戶部侍郎

命出宸庭，班躋禁路。乃眷大司徒之職，國計是資；爰陞小宰伯之聯，邦基愈固。都音初播，輿誦交歡。恭惟某官學識高明，材猷彊敏，雅譽見推於衆論，精忠自結於隆知。胥列上卿，既益鏡於單賦；擢居次對，爰均遠於祠庭。屬分師閫之權，遽貳民曹之劇。論思獻納，肅侍橐於日邊；斂散盈虛，將流錢於地上。佇膺枋用，式副輿言。某竊別光儀，忻聞布告，念未遂於慶牘，荷允枉於緘書。

賀戶部劉侍郎啓

光膺帝命，榮領民曹。耆舊既升，通邇大悅。恭惟某官才優開濟，學探幾深，獨歷三朝，推貫經綸之志；行藏二紀，莫窺喜愠之容。茲國步之多艱，擇人才於已試。可屬大事，無逾老臣。坐蒙黃髮之詢，遂席青氊之舊。入司邦賦，出撫師屯。宣勞備展於壯猷，注意益歸於宿望。僉諧可必，柄用無疑。安邊境而制四夷，暫借流錢之算；理陰陽而遂萬物，行觀調鼎之功。某邈在遠方，莫趨崇仞，馳誠千里，姑勤竿牘之修；竊庇一官，更賴帡幪之力。

賀戶部張侍郎啓

光膺綸命，進貳版曹。公朝資心計之良，法從聞志行之效。凡居庥庇，孰不欣愉。恭惟某官宇量宏深，風猷凝粹，高文瑞世，蚤擢秀於儒林；卓識通方，薦登聲於要路。備更煩使，緯著膚公。邦禁是司，入以不冤而刑罰中；地官攸攝，民不加賦而用度饒。適當天討之行，要在軍儲之裕。肆疇宿望，茲昇真除。禁闥雍容，已參論思之益；巖廊密勿，即聽輔佐之功。某將指遐方，喜聞新渥，媿瓜有守，歸賓廉以無階，竿牘馳誠，通記司而數候。

陳唯室先生集賀戶部侍郎啓

伏審某官客承帝制，進貳地官。以文章翰墨之英，居財賦根原之任。邦計以裕，民情亦康。竊以立政所先，理財數

條。歷觀前世，多用能臣，上空山澤之藏，下盡頭箕之斂。帑庾既實，材具始張。惟泉貨之於國家，猶血脈之在支體。欲公私之俱久，要周流而不偏。與其國富而人瘠，孰若財散而民聚。鑒之往訓，寧有益臣；著見前規，何必曰利。恭惟某官財周數器，學貫百家，博極異書，豈但安世之三篋；吞夢賦不假左思之九年。是宜納誨於朝廷，實耻自名於心計。觀今日進用之意，則斯民庶幾少安。凡有識知，莫不欣抃。某偶緣先契，每借餘光，濡筆舊殘，餐下劉公之教；破衣蔽膝，行登韓子之門。喜聽新除，輒伸慶禮，傾瞻之儀，布叙難周。

范石湖大全集賀戶部汪侍郎啓（聖語）

伏審擬從銓究，登壯版曹，上方披輿地之圖，志恢舊境；公實貳司徒之職，選擢新除。仕重當仁，功成指日。恭惟某官稟暉喬嶽，騰茂叢霄，經術淵源，有前孟賁成之力；文章允熔，極卿雲藻黻之工。飄飄月窟之中，飛騫產天梯之難進；風舟彙引，賤佩益高。管諸鬼神而無疑，士誦平生之出處。不有君子，其能國乎。闢公是之存之化，汔更張人。維求舊望，峻圖書之府；師嚴教化之宮，粵叙進於銓延。宜陞升於公路，屢為計相，登濟伐功。茲惟復古之時，莫急聚人之政。四郡方暈，一敵故驕，竊闕伎撐而相仍，脫有緩急而何恃。嗜谷王計，允屬真儒。儒有說以豐財，殆不難於活國。某屬塵末吏，獲拂高門，德進而朝廷尊，敢

同傾於頌禱術行而天下富將真見於登平

代洪徽州賀戶部邵侍郎啓　伏審明廷敕命某路登賢掌建邦之圖貳成周之分職蓄侍問之實泰西漢之近臣儒先會通與誦清務伏惟某官冰壺瑩徹玉繩粹溫傲睨學林文章乃其餘事遭遇宦路當貴不以動心化沈更張人維圖任脂錦車而風駕結聰珮以昕朝遂由宰士之聯進師教官之屬王人時惟建事在轂儉以與邦君子冀患無餘必善藏而富國將朝夕論思之是賴豈貨財本末之足言序陞政登膺贊道揆某簪紆組綬獲睹絲綸欣燕賀之盛彈冠相慶想龍門之峻擁篲無階

賀戶部趙侍郎啓（自臨安除）伏審作令法宮登賢某路劉宗正行漢京兆尹著能稱鄭武公為周司徒皇維德祭凡閭遠置符有吉辭伏惟某官學殖資高宗等譽廣富貴吾所自有不以動心文辭爛然成章果能用世須神皐之範遂分京邑之符擿伏如神風采聞於天下以經自輔名聲重於朝廷流由心計之長進擁版圖之寀資觀將羽靡憚勞緣國富可期贊文景養民之務興邦是望用毛原周姪之卿某跡阻與城心馳賓序逖想南濱之運自笑蜩飛欣逢大廈之盛敢同燕賀

賀戶部錢侍郎啓　伏審王廷揚命民部選賢綱五服而至五千與圖是寄貳六官而屬六十從橐有輝允塈述職翕然交賽伏惟某官高明性稟忠孝家傳鄭氏世侯東京莫與為比裴公居位四海不謂以親久矣外遷沈益明陟暫解平反之寄進顓經費之權貨財本末源流持為餘地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少假某涂耶梯公路某偶司近郡風聽新除東塈序賓階阻戀階之次尺書贊喜往塵堆案之門唐仲友說齋集

賀單侍郎啓　嚴宸降詔會府登賢董餉軍門已參籌輸之效貳司國計更觀籌算之才從案有輝儒紳交慶竊惟總賦財於天下民部尤繁興諷議於朝廷貳卿為重蓋明徵尚馳之際正繁纓不假之時非實合量焉膺錫命恭惟某官清襟邁往雅量測深參軌前葵詠羔羊而勵德策鞭夷路睹黃鵠之凌空久總軍儲浸騰物望蓋雲屯於萬旅亦日費於千金川會則谷虛遍兩得兵民之養雲升斯雨龍盡一專肴賦之權佇錢流比跡於昔人即柄用躡蹤於近日某去違茲久竊庇為深屢憑泚筆日貢誠每屈典藏而裁報怨聞新命善溢私心稽民數而周知九州兼熟萬封之赫致野賦而廢置舉吏諒無故意之仁

賀戶部趙侍郎啓　德懿行純路聞識遠大農之掌經貫任既亞於月卿司徒之擾兆民望益隆於地部

賀戶部兩侍郎啓　學傳聖宗道本儒術算鞭朝路尚畢剝晏之子民推轂上前何止當時之揚善

賀戶部張侍郎啓　經邦遠業輔世嘉猷坐幹贏貲已派錢於地上無权善賴每推轂於王前周益公大全集

賀戶部王侍郎啓　趣朝天陛峻陟地官肅命有光人言無間共以某官高文致發懿行淳深奮才猷於百執之間備侍從於中興之始惟時心計尤東曆知故四明方樂於香凝而九賦須煩於鞭算昔漢審專於計相至唐綱重於度支豈司徒金穀之繁抑以養鈞衡之望稍著裕民之效即膺共政之除某早辱言揚欣聞召拜屬佩左符之竹阻陪右序之賓騁頌于中數室用既

賀戶部邵侍郎啓　正位版曹升華從橐司徒掌邦教式資安擾之功南風阜民財更賴幹旋之術凡聞成湊無復間言恭惟某官行應時須識明政要以將夏淵源之學兼由求果藝之才雖洶洶風波能使帆檣之暫儀然森森松柏豈因雪霜而遂歉逮上聖之灼知眷名儒而復用皇華外歷宰士內聯既久陪丈石之班宜入扈甘泉之列豈特擇財經賦坐令萬貨之饒國將足國裕人仰副九重之意某循廉近甸阻遙崇墉侍從得賢善持同於公論庇麻託迹尤慰惟於私情

賀兵部湯侍郎（九木）改除戶部啓　命出宸衷班升法從求懿德而肆時夏方恭武部之聯歌南風而阜吾財就正地官之任事權增重眷獎彌隆恭惟某官氣和貌粹而清以明學贍詞精而貫乎道入儀三院渠然形蹇諤之風出應二星藉甚得中和之譽畫接來從於蜀道辰猷歸告於周行惟偃戢五兵靡藉戎昭之經畫而低昂萬貨實資心計之斡旋用須進陟之恩式示登庸之漸某久勤仰斗未快披雲省戶司珍仰繫於館鎋轅門總賦又竊於忭懽聞成演之誕揚激儒衷而增喜三庚云伏九夏將闌顒調鼎食之和佇儀堤沙之築其為欣頌罔究敷陳

賀戶部董侍郎（手）啓（代汸）轂剖竹符峻持荷橐周卿掌邦教正資安擾之方舜琴阜民財更藉斡旋之術聞郢音之傳遠知親擢之得人恭惟某官重學而跡道端良而樂易早游霸府參豊沛之故人晚踐周行值唐虞之盛際外則使節州麾之偏歷內為郎曹卿寺之游更茲蹤簡擢以牧今乃復蟬鳴而入對上心念舊未容褰鄂水之帷帝命維新趣使從甘泉之駕判胥司於九扈每深戒於二東本末源流既達理財之義優游潛足貯收富國之功某漕輓非長忭懌有賴聆除書之誕布豈慶門之敢緝欣頌于中喻言焉既

賀戶部邵侍郎大受啓　疏恩天陛正位地官扈清蹕於甘泉佩紫荷於禁路詔除誕布輿頌交馳恭惟某官與學邁倫英規表世早歲入儀於觀闕中年自樂於江湖玉點於蠅何傷潔白珠藏於蚌愈見光輝逮聖政之益新適宸衷之圖舊擢簡星省持節日幾既益著於休稱顧難淹於近用果繇宰士擢貳版曹總少嗥之

九農明有商之七教三十年而制用旣豐內府之儲五伯歲而應期野輔中興之運某猥參漕輓實託庇庥拘縻莫遂於登門賀慶敢稽於削牘其爲欣頌未易數云

賀戶部趙侍郎（會狀）啓　稱符越嶠持槖漢庭二千石之惟良入補六卿之闕三十年而制用悉提萬貨之綱法從得賢興情交慶恭惟某官學高歆向德茂閒平蚤膺勵於宏材寔踐揚於煩使轉輸東廣素推抑強扶弱之稱澄按高閩尤得戢吏愛民之指寓書林之美職鎮淛水之近藩資與望優譽隨日至勝環趣覲甫瞻天子之光鳴玉會朝已卒地官之屬方資心計式阜邦財始末源流豈析秋毫之小利優游潛足固殊畫餅之空談少施數筭之勞即贊棟隆之輔某久焉仰斗邈罔披雲胥戶司珍仰繫於錧鑰轅門總賦又託於帡幪欣幸攸深名言奚究

賀戶部趙侍郎頌德　茲蓋伏遇某官儒猷飾吏忠槩光朝早踐歷於劇煩浸發揚於譽聞幹旋版部方追晏巽之風丞搦政塗佇表閒平之績當論思之餘暇推獎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遴選發姦摘伏雖有愧於古人宣化承流尚勉追於循吏其爲感幸罔旣名言

戶部王侍郎（俱）頌德　某官學關百聖望重三朝善教得民豈特率地官之屬懿文經國又將爲王度之華每汲汲於郡材尤惓惓於寒畯自惟小愧久仰高山念昔先

君嘗依仁於姻婭眷言世父仍託契於子孫旣平時師慕以惟勤宜今日作成之有賴

許應龍東澗集代賀殿院除起居郎兼戶部侍郎啓　榮膺鳳詔進立螭坳執法殿中方喜臺綱之肅秉筆柱下更參民部之攜眷倚眾深見聞皆聳共惟某官清風立懦烈日爭嚴詞章輝華如引星辰而上議論磊落若決江河之流自陟要津益騰廣譽方升華於六察復進職於副端卓然不羣猶鷹鸇之逐鳥雀去其太甚當豺狼不問狐狸奉簡以聞垂紳皆震將倚論思之益遂分記注之司兼貳版曹進聯法從侍槖簪筆實爲大用之階當軸秉鈞行副具瞻之望某仰聆成命俯激懽悰阻展拜於賓墀輒杼誠於記史夔龍接武益增朝列之輝燕雀何知第切厦成之賀

楊冠卿客亭類藁代上戶部呂侍郎啓　伏審親結主知進司民部賦不加而用足惟公克明源之深而流長自今以始誦傳四遠欣歎一詞惟邦計之甚繁實聖心之攸屬錢楮之弊迭有情僞道路之言方興怨嗟旣弊端之益滋奚法禁之可復是必酌古今以爲之制因以量其弊而救於時使無彼輕此重之私庶見利興害除之效嗚咨是寄允屬通儒恭惟某官心達道原議明國體論思獻納蓋常造膝以盡言盤錯紛糾無不迎刃而立解妙膺帝簡式應時須宜未占而已孚致有識之咸慶尚觀渙汗益

以車千秋之封豈特紓民巽乎東野畢之御某曩遊淮水數拜光儀違官海壖竊踪贅閩久矣及瓜而受代益焉垂槖以來歸觥塵釜魚貧窶莫遑於朝夕天吳紫鳳倒披忽見於兒童徒能書空咄咄矣爲我未知此身漂漂如何耳欣仰士安之鞭筭願彈貢禹之塵冠雖里人何取於效顰諒匠石不遺於堊鼻蓋平生一丘一壑未嘗爲世俗道之惟祇今三沐三熏庶幾從我公遊者恭俟進退以卜窮通

曾協雲莊集戶部趙侍郎啓　某官氣全剛大德備中和內外踐揚獨被上心之簡在通遐譽慕最爲人望之依歸旣進處於禁塗遂領司於邦計錢流地上聊觀劉晏之謀粟積關中備見蕭何之畫豈止儀刑於公族蓋將尹正於具僚俯慊（云云）

王與鈞益樸藁賀知臨安余戶侍啓　顯陟地官肅董天府洪敷五典寵禁闈之新班親扈六飛還黃圖之舊觀絲綸播告寓縣懽呼恭惟某官千尺棟明堂之材九夢吞滄海之量方其韋布宛有垂紳正笏之規儼若槖簪不知載筆持荷之貴獨深造而自得具大雅以不羣紫蓋鬱蔥蚤識隋雲王氣紅光照耀力扶唐日天衢惟君臣之相遇絕古今之罕見遂翱翔於豹尾方密勿於虎門乃簡帝衷遄諧宅牧延登計相總理神皐前有趙而後三王兼苞眾美昔無襦而今五袴屹負全稱將刃甫試於盤根先聲蚤聞於輿

柄鈞樞由此除拜國家具有故常霞宇金暁雖差舍之陸未徙調元玉鉉恐沙堤之路已新某脫脫筭轍眼明褒詔益溥層霄之潤頓忘凌雨之虞鷗渚波深手結素魚之六六鳳城春近神隨賀燕之翩翩心則有懷言焉未竟

賀陳制置除戶部侍郎啓　嗚咨閫制晉貳地官緩帶輕裘旣仰寬於憂顧簪筆持槖爰圖任於規恢峴首懽呼觚稜增重恭惟某官冰壺皎秋月之操蕭斧剸春葱之才韶鈞斵而蛟龍翔搶百家之述作天日明而鳳芝瑞貸羣目之觀瞻澄蓄譽名之淵發揮事業之會清規婷卿親徹巖廊治法征謀自出機軸蚤課玉衆之最亟煩爚斧之行劃邊方之多虞而戎作之用戒碧油贊畫六出愈奇錦帳含香三銓咸羈旣攀新於使領仍促躋於卿聯頻復論議之華晝安繹騷之竟靜無遺策折衝尊俎之間動有成功遇師枕席之上豈但關其口而奪之氣莫非應於手而得之心宜褒對於恩徽用展敷於經濟方城漢水遠輩韓范之風流上雍甘泉徑接夔龍之步武聞于兩社曾不崇朝某退省疎庸猥叨翊運迯逡久慕用采勤益聳聽於鵬將殆弗勝於燕賀乾坤新渥無由旅進而望光儀鍾鼎殊勳尚擬大書而爲歌頌援誠切切削牘欣欣

賀知臨安余戶部侍郎內簡　寒生蕣挺春在梅心某官丗履板曹擁旄甸服寵光絢爛卿令

精明台候萬福。某九頓首。衆殷登巖府徹賀，悚仰祈監燭。某祇詞焦虞。具嚴龜列重。惟宇宙清淑扶輿之氣，爲生碩大光明之彥，以勳相我國家。九鄭宣動息之間，皆含社閏和之地。觀顧視履，不敢贊陳。某恭寄宸綸，誕擢帝眷，郅隆戴禁，翺翔峻常伯之步武，神皐彈壓，新大尹之規模，宓惟惟慶。某企瞻崇仞，踴躍除書，槩以惟悰，展予儀語。一登銀海之照，甚章某欽。以某官奏才命世，雅望端朝，被遇聖神，在初九潛藏之際，登崇俊傑，富重明麗正之辰。蕳自淵衷，儀于法從，兹綜大農之計，兼司京兆之繁，立占雨地之期，汔際千齡之運。某日與下方端肖，同此延企。某攬餉阻攻，惕時滋懼。駿駿見肘，凜凜惆心。五色祥雲，郁然而覆其上，非天幸耶。末路全蟹，大崖無覬。因書自列，如之何不慚愧。某僭毋端，拜申閒察清之府，章玉之度，於社僭倖川增雲委。某敢請武昌戭伎，拜手遵承華鎮。雲溪居士某代賀戶部孫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宸極，榮貳卿曹，典民部之樞機，總邦財之會要。伏惟欣於判部侍郎，才猷敏達，器識閎深，延閣升華，清流歸重，戎庭象律，方面底寧，累恭常伯之聯，行止鼎司之任。某屬將使指，遠在南陬，莫致賀於門闌，徒增欣於情素。又

判部侍郎器業恢閎，風猷敏達，將刃浸更於要劇，飛英益茂於班聯，延閣崇名，蹈英躔而高步，戎綸重寄，抗遠略以優爲，歷專方面之權，克制兵家之勝。（上下文同李侍郎第二啓）代賀戶部李侍郎啓

右某啓。伏審顯膺溫詔，榮貳司元。伏惟欣於判部侍郎，資周物之才，蘊兼人之器，歷要津而浸久，底遠業以彌光。伏卿建臺，至有澄清之實，總戎分閫，居多鎮靜之猷，遂入副於卿曹，佇升華於宰席。某屬將漕事，遠在湘源，阻脩稱賀之儀，徒重得賢之樂。又

右某啓。伏審顯奉恩綸，榮參常伯，貳綱條於教典，攝會要於邦財。伏惟慶慰判部侍郎，器業恢閎，風猷敏達，將刃浸更於要劇，飛英益茂於班聯，轉乘實邊，觀使臺而推重，總戎閫府，分將幕以居先，裕如足食之謀，隱若折衝之器。眷倚茂實，進陟要津，民部貳卿，寧久稽於驟來，鼎司東國，行茂歷於豐功。某屬在遠方，叨分使指，莫脩儀於慶謁，第積頌於高閎。洪适盤洲集賀戶部劉侍郎啓

伏審寵趨召節，歸冠從班，乃立地官，以佐王卑然依職。不有君子，其能國命，曰得人。恭惟某官天壤如名，山川韜瑞，雅談卷蹇，一生盡傾，游刃發硎，千人皆廢。登衆稜而縱鑿，已替筆而立朝。何物含沙，厄風波之淘湧；幾年茹蘗，閱嵐瘴之卷舒。金百鍊而繞指不柔，玉三獻而刖足非罪。會改絃之盛際，即植森於价藩，長城方倚於壯猶，綠野忽漲於歸興。惟貨財源流本末，易虛談。况金華沸渭紛紜，有加常費，既左支右吾之不給，且

上溢下漏之孔多，言利而析秋毫，詎堪俗吏，思致而勞肝食，孰慰淵衷。懷非心計之共定，有頭會之患。上能國養公，必先前益，舉偏補弊，而多寡得宜，則散滯取贏，而公私稱足。并搬擬古，豈管晏之功，便許未朽貫指，期非音楚之富可及也。更須碩畫，同郤妖氛，素閑倜儻之風，必越拘攣之見，使中原遂脫於左衽，斯兩地益美於舊疆，采之公言，杖爲累可，甚誠深仰。者遠阻披雲，恭階有六符之經，具瞻調燮，燭未爲萬衆之器，竊冀選掄。賀戶部趙侍郎啓

伏審拜命中宸，爲真左戶，備褒綸於六纛，榮寶帶之光。琛恭惟某官羽多聞，縱橫利器，光前絕後，名聲顯於朝廷，肆外閎中，論議冠諸宗室，久奮某丞，妙簡淵衷，是用地官。斗筲之徒，何算也。仲咸天曆，鉢丙之奸皆知之，以細札而擒空，遂青撞之酋舊，蓋萬旅雷驅之後，正千金日貫之時。自非數算之通人，安得錢流而富國，賞材使用，與誦適歸，助成再造之勳，益對非常之渥。某自憐骯髒，獲託怜懞，舉屬分曹，身南江湖之上，栽鍼達介，心馳階闥之間。畢西臺先生某賀除張夫侍郎啓

某頓首再拜某官座前。伏自前歲冬未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師慶陽，嘗獲遣詣行府，曲蒙款敘，事契後無，顧訪欸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平臏之間，重於稽暌，其如瞻馳系戀，增積尤多。即日春晚極暉，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之淮甸，扶藩獄以幸免於罪戾，遣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綏養，行膺廊廟之拜，平城惓惓之禱。某休息再啓。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箪貸遣朝士大夫慶，而孤遠之人，徒得託在下風，區區抃蹈不勝情皆。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登弱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道責，懷冰眷憐，不賜鄙遣，將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過辱甚幸甚。方登孫綱錦小集賀戶部馬侍郎啓

共審詔綍頒榮，版曹擢貳，天府大京兆，藉甚能聲，地官小司徒，益高真拜，朝廷相慶，京轂有光。共惟某官定力立萬馬之羣，游刃迎千牛而解。劉晏爲戶部，財若泉流，孝肅戶閣，封入畫水，立俊偉莫無於前比，忠純自結於上知。項侍邇英，已現大用，茲正橐班之拜，益維華路之觀，三司使第一人，帝方簡在，碁年中至兩府，政柄爲歸。某屬試師工賛閣，漕涯京師，河潤九里，方有望於餘波，江漢種理四方，悵音成之無日。李廷忠橘山集賀李戶侍郎真啓

輿圖衍賦，素侍升班，滿歲稱職，爲真宜膺寵渥，理財正辭曰義，益晉顧膺邦本，安往士論清程。恭惟某官今猷經世，卓識際天，羽儀高龍鳳之稱，輕視餘子，文章富華藝之集，自成一家，簡記特深，凌屬旋出，左民端爲

劄部貳卿必擇通才往哉汝諧居然試可揚歷妙爲上之菁從事正豹尾之聯頎委任之既集庶獻納之匪懈大夫有以利國深識源流朝廷嘉其得人行躋樞要其分符有望屢無階間疾置以戟啓知岩廊之可託賦邊頭之政已自壯於科征運上前之籌尚少寬於程督其爲欝恭未易占陳啓

劉淵海題彥琉撰代賀李戶侍啓

趙承天詔還貳地官雖佐王五教之數人由求舊而去國期年之久命則維新宿望來歸輿情胥悅其實學根經術政號吏師勤勞百爲而忠不辭難酬酢萬變而事無遺慮布宣寬大仲山久擅於將明操制彝席劉晏蓋知於取予屬時感治爲國遠圖顧世業壞爲兼并未能復古然仁政必自經界宜以御今將令阡陌之餘生復井田之制逮茲再舉遂觀一新考均出於周官所符今典拜富民之漢相即褒成功甚遠總轄輸欣聞漢汗車頃爲患莫收外府之饒貫朽粟陳徒仰大農之盛依歸之始欽詠莫殫

熊克撰賀趙少侍啓

擢從天邑擢佐地官上簡帝心無越宗英之望下蘇民力有嚴邦計之推是增屬籍之光豈特榮塗之盛以洪範八政食貨是先水衡九官錢幣爲急自古資爲經費于今職在版曹雖崇儉去奢本躬行於聖主而量入爲出藉心計於良臣恭惟某官問學精微行能高妙挺出神明之冑蔚爲邦國之華周旋振振望固推於標的畜邑冀其化既決於本原遂分職於大農爰進班於亞核益利將有利國必陳仁義之言毋求可使足民不忘禮樂之事具保分儀豈但拜李擴錢穀之問不至於廟堂督嗣獻納宰相之賢有出於宗室行任樹績

賀吳戶侍啓

榮奉贄書擢陞計省雖孟子七篇首闢言利乃賢否之本心然周官一部半係理財亦國家之先務民要資其蘇息帝卿詔其儲館部報初係輿情胥悅切以戎索未靖無財士國不聚邦經帥張有聚吾爲得食是技掌死而詎可去信將富而必先爲仁恭古之人惟授契府錢自比居今之世雖管晏何足爲恭惟某官問學精微行能高妙早由簡拔多所踐歷巖伏傳於王畿陸從班於民部方當考祖宗經久之業而制國用安肯效漢唐權宜之策而法輩興行契淵譽遂曆柄任某很將漕指遂聽除音後欣廣廈之成莫展棠瑞之變

賀王戶侍啓

擬陪樞幕遂貳版曹鰲某代言兼秉內朝之顧問龍庭將命吏宣大國之威靈流傳邇遐聳動觀聽昔我神文享國之甚久若田宜曆理財之最長以至歐陽子之任辭臣文忠公之使欽國是皆曠絕孰與等倫有來當代之英兼擅羣公之美恭惟某官奕才深渙遠理精微智次谷萬頃之陂屯端扛百斛之鼎既蜀道之久任盍歸乎來雖美庭之多才無出其

右頎某塗之課議爲督府之謀謨雖晉公欲屈於呂蔡而文帝思訪於宣室趣歸計省無財穀之問至廟堂進直詞林有書札之文賜方國屬甚胡之未欽頃徒御以出疆雖古有使勞諸豈特能於李對告嗣天子王卷俾後奉於歡豈佇觀英蕩之歸坐贊襄廊之重甚根行原限進望門墻莫陪賓客之趨蜀勝寤寐之喜

陳謙賀李戶侍啓

召還天闕擢貳地官文昌之分六聯眷莫隆於耆德司徒之數五教用再付於真儒郎傳四騎續綏交慶共惟某官清規範俗瓌望映時學探淵源極司情孔思之奧文種機軸詞班香於範之餘早以材獻上結知遐徑議中禁聯甘泉扈從之班自詭外庸曆東越保釐之寄翕然治行達于帝聰隨召卿以遄歸付版曹而重領財貨本末想素講之已詳朝夕論思積嘉謀之必告行躋禁究晉後玫途某賸玷周行振家英顯雖脉數有二年之久而總轄無一日之恙遂聆詔除倍形距躍進英焉以強本朝之勢方慶嘉節早膺以欲小大之恭第深永頌

賀王戶侍啓

榮領中詔進陟貳卿某案職視九籍論思之益民曹任重吏資經畫之長鄒音四起公論咸頌恭惟某官奕天閒氣爲時偉人酌道德之淵源高視千古越文章之嗟吟自成一家才無用而不宜官所居而皆大早膺委任茂著事功外典雄城大播蕃宣之績入登華貫備殫夙夜之勤益欲裕於邦儲遂就升於計省書生豈于版要會戶口之日滋明貨財之源必使君民之兼足少究泉通之畧即丞衡之司行聽明揚用恢遠業某濫供煩使欣觀峻選巨翮之沖虔霄衆知翹仰倦翼之翔大廈書有休暇晉昕

賀丁農卿兼戶侍啓

顯膺明綍尋履從班累也爲卿具得源流之要民曹列貳吏資經畫之長鄒傳播聞搢紳驩憾共惟某官令猷經世遠識過人大木千尋將儲材於鉅用精金百鍊加淬羽於新硎早膺明聖之知徧更中外之寄神皋擁麾有高張趙之風稼政修明無取管桑之術菽時成績果渙隆恩念國計之匪輕繫地官之攸賴初非序進當遂真爲本末洞明暫煩貨泉之柄謀猷大展行陪鼎軸之司甚頃援朝紳益聆廷綍爰馳使傳悵莫遑於寄榮祇飭書函姑少伸其賀臆

賀韓戶侍兄兼卿啓

光奉宸綸真登禁闥究貨泉之柄無踰經國之才聯法從之班已試黨官之效除書誕播驩頌交騰某久沐眷憐尤深非躍橫翔此始緻角車之後慶遠到未量紹前人之盛列並遇柔明光致頌言容再還於窗榮庶具陳其下悃

余崇龜賀葉戶侍啓

光膺天寵榮貳地官持從索以還朝上方圖慕攘利權而足用下可富民剛登宿儒士事嘉頌恭惟某官器博而用遠才高而識明自縣歷於要津益待循於正

論學周公仲尼之道非則不陳祖管仲晏子之功豈可復許果由心訂進泣版曹會去國之幾何見眷懷之愈篤漢明恩於紫誥收舊物於青氊安富尊榮茲儒者已試之效論思獻納啓嘉謀入告之忠要持制國用而通三十年豈止濟軍儲而增二百萬蓋源流之素曉宜設施之莫量其爲六十而半大農安有乏興之虞列府二三而均勍政行齊無領之榮某濫守偏州欣聞異數馬牛之風莫及衣慶無從燕雀之賀深深因書以見　賀韓户侍啓　漁奉恩綸晉升邦計趍于都行漢京兆風著能名鄭武公爲周司徒固宜振職傳觀制綍增耀縉紳共惟某官學造淵源才全經濟天啓尚父生呂伯以傳家曹周伯禽見姬公之有子踐揚久矣譽處聿然項辭總計之權遂專京邑之寄治先彈壓坐令桴鼓之稀吹政若神明無復根株而爲盜果繇天府進貳地官出千品而具萬夜修六府以和三事有仁義而可利吾國素達本原足用度而不歛於民正資經畫少試長財之效遂躋論道之崇某濫守偏州久休大芘喜正人之登用覩除目以驚傳生因簡書莫預凫趨之列敬馳竿牘少輸燕賀之誠　賀李太府兼權户侍啓　竊膺天寵榮貳地官外府之列上卿久屈出納有司之事司徒之掌邦教益明君臣並用之方即申命以爲真固難量於遠業利吉以書不諱

而同其欣覩除書行聯析履亟濕四六字少布攄愉頌記千萬間俾免凌雲　賀韓運使除太府卿權户侍啓　推陞外府榮貳民曹財貨本末源流初非異職朝夕論思獻納遂倚持荷眷知益隆士論允愜某欣聆除目倍激懽悰引脰龍門即進于於典謁馳誠鄭素先聲慶於司藩傳誠賀張户侍啓　趍承天詔還貳地官雖佐王專五教之敷人由求舊而去國未十旬之久命則維新共惟某官精神照玉壘之巔家世震水天之外維先忠獻爲國書英既已翊皇家成再造之基又將指中原爲長驅之討大功未就浹常滿於英雄之襟象晴復興天寶扶於忠義之胄自陞華於禁路勵貳事於恩陵藏上漢之衣冠莫重橋山之後下從天之斧鉞暫勤爲向之臨近栢寢之宗成新楓宸之承蒸閭無煩貴民不驛驗宣室召還褒賞誕揚於紫綍明光入侍高華仍復於青瑣宿望愈隆師言允穆某久依巨芘彌聽除音想經畫邦儲畢末世業之術定恢宗祧業媲本朝韓呂之家抃誦之深編摩莫究　賀張户侍啓　光奉恩綸入持從橐論思獻納上裨旒冕之聰明本末源流外總國家之調度訓詞儼渥班列光華共惟某官精神照玉壘之巔家世震龍荒之外想陰陽二氣暫停於燮百年之中於勳德一門復鍾此千萬人之倚賴暫不隔天意可知董京邑之浩

穰澡闡風采跨江海之洶湧遠著威名每竊聆四方搢紳之言謂豈止明時方面之用召節果趍於宣室清光密侍於甘泉當九重慨念於輿圖精長材益光於邦計積緣而易胡人之首既仰贊於宏謨舉手而援中原之民抑追成於先意自昔功名之際會多迫歲月之衰遲惟公盛年膺時殊獎必不負平生之蘊將盡行疇昔之言聿振家聲收還世職某濫竊假守遂阻趍風念昔先兄受知前列於門墻雖無一日之雅而契義蓋有百年之深聞此詔除慨然感歎謂紫宸抱經綸之志而未究謂南軒蘊正大之學而未施其在茲乎有以滿國人之厚望所以賀者敢獨陳天下之公言

余日華賀李户侍啓　疏札端門躋班近侍還青瑣之舊洞明財貨之源流陳丹扆之箴更賴日月之獻納紳縉歸重筆橐增輝共惟某官學家傳英名世濟有魏鄭公祖烈故笏猶存真房太尉子孫前光益耀自結聖神之眷遍僕清切之班岫雲無心應物暫離於三島陽春有腳祥刑乃惠於西江常思夜半之席前公果晝三之命錫外府躋榮於月士禁除兼倚於辰歐蓋地官遴選於貳卿而帝眷實隆於兼命印纍綬若（斗洪書印）（夢貴然若若）共高益辨之才旬除歲遷果拜爲真之寵益彰已試之效行晴底績之言嗣啓金甌進調玉鉉其登門惟慕賀厦方新自憐莞庫之賤

伏覩絲綸之播善而不寐知君子之逢辰心有所期溪朔達之致治章忠恪公集回池州劉侍郎啓本　叨膺宸命荐領版曹退惟己試之無能稱愧重來之焉用方圖治問叟寧貽牋借譽過情撝謙踰望茲蓋伏遇某官至誠與善盛德容疵默助陽春欲增華於衰朽曲施河潤期共濟於險艱齒雖耆而尚堪一行氣已竭而豈宜再鼓惟新覆路庶免曠瘝正阻參承益勤瞻跂其如悚荷罔究敷宣　賀太府余大卿特除中書舍人仍兼右司除户部侍郎兼知臨安縣啓　帝重詞臣公還閣老裁縫雲霧便應拜學士之真鼓舞風雷更盡展舍人之樣紫微炳煥黃道開明恭惟某官忠肅而惠和倬習而脩潔清姿秀骨下獨鶴於人間厚德長材載六鼇於海上心醉六經之醲郁目營四海之溺飢大人多不護文細行易虧於大德宰士固習爲案速圖或奪於近功惟公超然遇人遠矣備綸兩省標表九卿又兼内史之贊書茲正中書之三字惟天子之義範曰制以聖人之情見乎辭扶山東之瘵戀漢恩而忍死回河朔之悍存唐祚於對士一札可服於悦舊尺書足拓於贊普不但取九制一擫之敏亦非專四駢六儷之工俾萬姓咸曰大哉則一字不容易也衣冠盛事風尊八彙之科翰墨大勲詎止五花之判既敷華而綰國行迪哲以奕邦文章於道本爲尊風斯

在下矣富貴乃吾所自有時來則為之甚順在同朝且依鄰壁韓非老子又嘗共傳公叔大夫詎望同升范叔一寒哀之命也不哀之命也杜陵十暑可以言歟未可以言歟閩阯納漢亦嘗推轂上界足官司斷不亦雞犬之仙散人拜江湖願往八魚蝦之侶陳簡齋集賀丘侍郎啓京　願承天寵晉貳地官渙汗之傷師言惟允其官清朝偉望貽代英才吳人二雅之文皆有典則方伯三監之効蓋出緒餘須從畿甸之聯未定曲臺之禮凡所建白色動冕旒立皆施行功在宗廟剡是遠交之好誰知專達之才宜煩使之徒云將寵光之狎至求諸掌故在此勞還屬省禁之缺員宜周行之循次上方弄印謂見大夫之無今公未入牘出諸君子之不意往從絕域遂虜甘泉以審簡之彌勤非民曹之可久其受知最厚贊善實多公論不誣猶曰用賢之晚究情所屬政惟行道之難楊誠齋集賜衣帶謝戶部王少愚侍郎啓　孤雲無依方宿巖而翻月自天有賜爰錫帶以遺衣貴大農金帛之所儲命有司出納而不吝茲蓋伏遇判部侍郎待心近愿博愛謂仁育若奴孫之裂裳曰其褊矣端為武公而請服安且吉兮感德何窮占詞已淺張紫微先生集代上王侍郎啓　版圖貳職久宣進擢之能綸綍溫詞就錫為真之命初傳郎報大慰輿情竊以司徒任重於蒼姬會

府委專於炎蘇蓋民為邦本貴藩衍以彌增剝財害利權必通融而周浹惟戶口日滋於生齒則征輸歲羨於常租宜盛世之明君嘗計司於賢者況今車書未混職方尚缺於周官貢賦所從任土猶虧於禹貢當白水龍飛之日近長江馬化之蹤將驅鱗介之腥羶必用虎貔之果毅雖一縷一粒之所出皆九貢九賦之自來詎非天雨粟之然宜有地流錢之術當艱難擾攘之日擅開闔斂散之權必有計臣允膺天職某官柱石大才蓍龜識明濟時泉湧於謀謨遂古淵深於學術中原經略宜徒白面之書生江左風流共記黑頭之宰相早諧公論寢歷華途懷強兵富國之才無剝下媚上之態自攝貳卿於民部已周再歲於星杓念錢穀之間而雖至於廟堂然軍旅之興而自足於用度益見清衷之妙簡爰頒寵命以即真立名則必也正名乎受任則見於專任矣光武之征河北功有賴於將蕭代宗之遷江南才實資於亞費刀贊中興之治翼成北伐之勲運奇術以理財操贏資而佐國詎有好贍之對迄無誤擇之羞公言須歸於具瞻輿望請觀於進陟坐令礦塊咸入鈞鎔某也性苦蠢昏材嗟樸散銘心有誓蔑首鼠兩端之持束髮讀書無鉛刀一割之用直道總過庭之訓壯懷深肯稷之思奈何中失養於蘭陔空茹悲於風木俛首並仕承顏蟠親三鍾十朿

之徵幾於無恥百里一同之內庶效微勞宜則大人先生寸研頗煩於借譽遂使孤蹤濫官姓名聯得於上陳掃門阻望於台階引領久搖於心旆報始聞於除目喜實倍於私悰輒伸燕賀之派用效禹傳之禮龍門足慕雖未覿於紫芝馬勃甚微終冀收於藥籠過此以往未知所裁播芳大全集林宜臺迎戶部陸侍郎啓　伏審解符迫闕貳秩省闈方祇命以造朝已杭旌而還道屬在瞻妍之序諒多跋涉之勤將獲披承併紓傾係其為忻懌未易究言朱晦庵大全集與戶部鍾侍郎書　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執事熹非得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中間承使閩部熹方退伏田里有俯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然亦嘗以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于左右是後乃不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聽否也比來同安銓伏薄書臺史乃聞執事復為天子出使之蜀萬里之外掇去通貨緡錢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循節來還天子嘉之下所謀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有郎以計下書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目既聞四方幽顯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靜之政也今執

事之涖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陳敢以請於下執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窮困未得其職故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布又詔稅民毋會其踦羸以就成數又詔遣執事使蜀弛其遺負如前所陳者熹愚切以為此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而取之無名若所謂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愛民如此所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婾阿莫肯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為之變符撤急郵傳切責提刑提刑下之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如通判事者利於責興竟外督趣無所不至此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通貿官吏所侵盜而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詿誤朝聽耳計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辭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之七八章其猶有未至於

此者則州日月使人持符来逮吏綮治捶撃以必得為歛縣吏不勝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則官得其一吏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實過也夫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廷不恤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當得者蓋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況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訴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其罪亦無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已嘗叩作之民爽獨受賜也豈不休哉某跡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

詩唐權德輿詩送户部侍郎潘孟陽　詠歌有離合永夜觀酬答筒中檪綠騰竹簡何足編意深俱妙絶心契交情結計彼官揆聯言初並清切翔集本相隨羽儀良在斯煙雲競文藻園嵩詠新詩

劉禹錫詩送李户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　昔年内署振雄辭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洞簫賦國人先錄衮衣詩華星却復文昌位別鶴重歸太一池想到金門待稱籍一時驚喜見風儀

鄭氏諱綺稱户部侍郎曰小司徒民曹事文類聚羣書要語　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韓退之除崔群制）下制民產上經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白樂天擬制）往副民部執知汝宜（同上）俾參版曹之繁（宋制）君牙之貳（授長類）地卿之貳爰委典司理財先示於簡廉利物每懲其聚斂（唐大詔令李絳）元稹授户部侍郎判度支制曰大比土賦之書仍掌析毫之牘啓劉淵海　譽聯發端　茂膺天眷進貳地官　建官惟賢莫重文昌之六職裕民以政允先地官之貳卿　顯膺綸綍進陟版圖　職從九府　進貳六官　佐大司徒之治素號劇曹　領少常伯之名斯為清選　肅奉宸綸　權司邦計　躐從天邑　推佐地官

三司置使以總天下之計左户設貳以節邦中之財　欽官金穀萬務　夙宵一心　少施鞭算之勞　即贊陳梁之輔　外地官之亞貳總邦財之務煩　榮解畨宣之政　進專經費之權　自古資於經費于今職在版曹　任土納四方貢　持衡為萬貨平　掌萬民之版籍　通四海之貨財　八政食貨是先　九官錢幣為急　版籍歸於天府　邦儲實於地官　兼推愛物之仁　洞曉理財之義　邦財豐衍　經制從容　蓋理財實周公之所學　謂富民非千秋其誰宜　遂分職於大農爰進班於亞旅　三壤成賦　九式均財　當寬簡之責而亡廢言計貳廷之畫而有餘費　貨財本末源流固資餘地　朝夕論思獻納方倚多聞　司徒掌邦教式資安擾之功　南風阜民財吏賴斡旋之術低昂斂散之權乃其餘事　獻納論思之侍行著嘉猷　鄉五服以至五千與論是寄　貳六官而屬六十從素增華　二千石之惟良入補六卿之缺　三十年而制用悉提萬貨之綱　民部九年太倉之儲　地官為户富民之拜　鈞財計之府則日治貨有餘資　佐浩穰之都則日應煩有餘力　文昌六職分治衆功　地官貳卿實司邦計　雖孟子七篇首闢言利乃賢哲之本心　然周官一部半繁理財亦國家之先務

結句　陪郡國上甘泉之計幸竊鳴私　知廈屋無凌雨之憂敢同燕賀　得庶收以阜成兆民仰藉司徒之庇　致九貢以廢置羣吏冀寬縣師之誅

必欲郡不迫縣縣不迫民願寬期會　庶使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仰稱替襄　車煩馬怠莫收外府之饒　質朽粟陳徒仰大農之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五　十八陽

郎

承事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事郎易大理評事（馬端臨文獻通考爲狀元及第至補任子大小官））事物紀原隋置徵事郎仁宗嫌名改曰承事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事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事郎正七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事郎正七品

事實紹興志夏泰亨字叔通生而穎悟九歲能屬文長從萑節韓先生學毛詩至順癸酉中江浙行省鄉貢進士會試終場至元乙亥中江浙鄉試進士是歲科舉廢泰亨由紹興路學正歷事至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尋除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道梗不赴晚歸鄉里益玩心義理號曰矩軒所著書有詩經音考通鑑綱目釋文并文集十卷宋張廣東窻集鍾離松轉右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遣輶臣遠脩鄰好爾以幹敏常從其行見謂賢勞宜須信賞晉秩二等往務欽承　普康郡主潘氏夫鄭珙轉右承事郎　勑具官某爾以才華聯姻肺附參稽舊典用涣湛恩其增一官勿忘欽構許應龍東澗集周坦授承事郎制　登第而調官者皆給告而居首選者獨命詞以寵之蓋異渥也以爾儒林發藻實含斐聲對策明庭著明深切允爲讜論可舉而行擢冠群英師言咸稱授以京秩賛畫帥藩萬里鵬圖由茲發軔其堅素節以副盛名鄭起潛立庵外制狀元留夢炎特授承事郎制　朕惟進士設科名臣輩出寤寐英雋圖濟時艱臨軒親策訪以內脩外攘之務覽爾洋洋之對惟曰克艱甚稱朕意擢爲第一授之京秩開爾仕途益涵遠業思稱所蓄洪平齋集趙希悳轉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永王朕大父行也莫都老成之則尚思番後之請爾其季子信厚有傳進陟一階前言是踐膺示予追遠睦族之意可任希夷斯庵集袁甫承事郎制　迺者朕親策士于廷對者千有餘人惟爾之言通達國體於是擢爲第一九陛臚傳乃吾少司成之子也肆儒科五世矣朕甚嘉之茲膺命以京秩寘于幕府試之以事俾實其言夫名固貴於能居士當期於致遠益堅學古之志以崇蓄德之基尚克勉哉式光於選王魏公集文彥博男宗道可承事郎制　勑某爾父相我仁祖協佑聖謨進建元儲國以泰定忠勞勳績謙弗自名無言不讎

宜爾袞顯以爾幼承義訓夙有令名擢授官禁陋時異數非獨上稱文考念功之意庶幾光昭神祖知人之明可洪适盤洲集左迪功郎龔攄父紱封右承事郎制　朕以孝治天下推紫壇之澤于有官君子凡給背觀耋之老有子列于仕籍者咸得而寵光之爾脩身齊家施期稱道義方之訓著于鄉鄰載增命秩以爲爾桑榆之榮劉行簡苕溪集左修職郎陳嚴改左承事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儒生習於韜略論議根據靡靡不窮沈伏下僚莫克施用以功自見朕用汝嘉錫之渥恩俾階京秩其思勉勵以稱所蒙可吳泳鶴林集趙希鑑降授承事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州郡戍兵相挻爲亂德安尅敵尤其甚者爾爲半刺史攝承府事不濟智畧以遏亂萌遂使一城盡罹荼毒汝縱不歸死於司敗焉能免人尤哉姑鐫二階以警百僈可　黃愷降授承事郎制　勅具官某謝安戒約子弟無預人事柳公綽訓其子不交幕賓懿哉士大夫家範也爾競爽而藝擷華而新纔入仕林如剡紛發硎何可當其銳侍親西成聲頗不佳愷愷之言溢于臺評古人謂過則稱己是人子自稱也今乃使人續數而歷排之豈不重貽親羞哉其上三階所以玉汝可袁燮絜齋集吳叔告補承事郎制　勅具官朕玩索中庸之旨常取要切之訓筆之于書洎眾士大廷茂明正學隱然言意之表固有在也爾抱負所蘊來從遠方乃能若稽古訓舉發強家察之語數暢厥義深契朕心爾其亦有味於中庸之書矣是用親擢褒然爲舉首懋之哉毋志溫飽益充器業以其所以勉予者自勉焉庶乎無忝高薦齋蔽垣顯葉宣義郎行籍田令淮南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機宜文字兼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行府幹辦公事杜庶特授宣教郎承務郎特差充淮南西路安撫使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杜廡特授承事郎制　淮淝之圍虜勢披猖甚矣爾以其職與眾士戮力一心爲干城計有司以功狀來上子於賞乎何靳用陞（兩秩廡一秩庶）以旌爾勞范太史集謝男安道授承事郎表　公朝懋賞私室叨榮懇避無從感忭兹極伏念臣早歷列爵幸克有家服采先朝備位上宰奉詢謀於大議同登翊於元儲何圖神聖之知存被褒嘉之典數收弱息並預周行篤前勳而不忘慭舊德之可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膺明稽古信厚記功俯覃及幼之恩數錫馭臣之福賞延于世既祇服於寵私仕教之忠誓共期於報塞劉元城盡言集謝叙承事郎表　臣某言准峽州牒齎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承事郎者廣度并包既彌黨禁湛恩汪濊稍復文階祇荷寵臨惟增感涕中謝伏念臣頃以冥頑早列禁嚴得罪先朝久投遐裔屬真人之御極敷大號以

惟新誤被甄收再加任使曾未成於薄効已荐致於煩言一謫蠻陬三周歲律豈謂桑榆之景復回日月之光伏遇皇帝陛下躬德清明性仁惻隱道思齊於堯舜軼將華於漢唐特削名書俾還仕籍臣敢不奉承睿訓循省宿愆含垢匿瑕雖難酬於覆燾糜軀粉骨或少補於涓埃臣無任

承直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崇寧初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又換選人七階以承直郎換留守節察判官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直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直郎正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直郎正六品

事實宋張賡東窻集朱表文循右承直郎制　勅具官某川陝市馬入充廐牧所遇州縣調度尤艱爾令竹山臨事不茍驛舍芻秣檢校惟時使者以聞不可無賞增秩一等用勸其餘　李若川王輅成循右承直郎　勅具官某朕惟車輅旂常之制所以昭等威也艱難以來禮文殘闕比詔有司脩舉舊儀爾預有勞其可無賞肆增厥秩往務欽承李壁雁湖集楊冠卿轉承直郎　朕稽案邦彝遣聘殊域使事增飾皇靈誕昭汝以藝文實掌牋奏輶車旋邁預有勞勩進官示勸尚其祗欽洪平齋集林應龍轉承直郎制　勅具官某飛錢造幣蜀材孔良權輸外府歲有常額爾董裝發應我賞科其進一階益勤勿懈可　歸順僞進士出身齊希古補承直郎制　勅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鋒旗所指相與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特畀文階毋忘忠蓋可鄭起潛立庵外制儒林郎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准備差遣兼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王夢得特轉承直郎制　頃纖漕羅紱不擾而辦格當賞而吾漕臣請貤乃僚蓋爾有協佐之勞而爾長有推賢之遜且爲效勞者勸焉賞一人而三善具朕甚嘉之晉陟一階尚思報稱袁燮絜齋集俞括轉承直郎　勅具官朕篤親親之恩施及庶姓爾亦與焉其進選階尚思報效使天下毋謂朕私劉後村集迪功郎鄭立道循承直郎制　鹿磯之捷蓋吾上相指授亦師武臣力也幕府上功爾以書生有勞其間如格進秩以勸來者吳泳鶴林集陳秉權督辦餉運授承直郎制　勅具官某從事獨賢詩人所以閔周大夫之勞也爾爲南備料援典獄之外又能督餉運以濟王師之缺遏亂萌以弭蕭牆之患亦可謂勞矣進汝二階以勸能者可　陳玠授承直郎制　勅具官某慶壽東朝揚徽寶冊爾爲臺吏厄職知班奔走服勞迄于成禮光循一級往懋忠勤可　趙憕夫特授承直郎制　勅具官某黎人不恭干我王紀帶室之貴悰府之賓乃能鼓率官軍與七十二人戰賊取馘貌而殲之可謂

勇於義矣進秩一階用勸來者可　徐獻子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宜城洸蠻慢防侵我省地官軍輻湊遂洗煙瘴而清之爾以合浦法掾與討擊之謀幕府上功何惜一官不以華汝可　趙與壙特授儒林郎趙歡夫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等惠陽戍卒嘯兇通我清海得吾威望重臣鎮撫之遂即底定爾等同力合謀措畫隄備迄成誅叛之功亦可嘉矣各進一秩往服朕命可　崔叔同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惠陽戍卒稱亂得吾威望重臣鎮撫之遂即底定爾才業之懿得於家庭自新城糾曹歸贊機幄元兇就殲汝與有功焉特遷二階勉汝忠孝可　鄧開禮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永豐盜平朝廷第功行賞以爾曾尉斯邑殄殲渠魁功不在下中等特陞二階勉服休命可　水丘褒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楮幣之折閱非一涂也而僞會寔滋甚爾嚴尉宜城盜有僞造者乃能悉力擒捕以正典憲既應賞格朕何靳一官不以旌汝可　林充國特授承直郎制　勑具官某蠻傜負恃其險突入省地俘掠我民衆宜城守將分兵討擊爾實董督運事能使軍有流餞士皆宿飽以成破賊之功汝亦可謂有勞矣進陟一級以勸庶邦可高著齋薇垣類藁池功郎濠州定遠縣主簿成發藻昨居安豐軍日兼本軍節制司僉廳往來監

視諸砲獲功特補四官循承直郎制　安豐之圍我圍棘矣維時僚吏勠力一心圖為禦侮計爾仕于鄂州乃能入司機石使衆礮雷野擊虜而奪之氣賞從其厚用以選階極品式旌爾勞　儒林郎趙希遠以前任臨江軍録事參軍提督脩築堤岸有勞特與循承直郎制　臨江為郡以章貢合流西東袁河横貫東下三水匯而為一用罹蕩析之憂郡竭力以藩捷爾服勞以相役非精練有材雖弱是瘁寧濟于成其陟一階以昭懋賞　宇文壽祖特轉承直郎制　爾名家之裔乃能以忠勇自奮鋤姦復境三以績聞功多有厚賞國家所以厲世旌忠選極七階是酬多績

從事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崇寧初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又換選人七階以從事郎換防團推官監判官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從事郎從七品）

事實宋張廣東憲集李丕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盜發江東猖獗惟甚師旋奏凱爾預有勞肆增厥官以為爾寵益思懋勉以稱所蒙　趙旟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慈寧回鑾中外均慶爾以使屬奉迎有勞其增厥官以為爾勸　李璘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仰惟慈寧回鑾中外稱慶奉迎官吏趨走在途肆嘯其勞用增爾秩往思自懋以稱所蒙　霍駢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淮西用武捷奏日聞雖一時汗馬之功亦千里饋糧之助士得飽食爾預有勞其增厥官以示激勸　王光賓循右從事郎制　勑比者梓宮言還中外興慕一時官屬迎護良勞再在選中合頒信賞進階三等用答爾勤　宋許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邕管鳩工繕脩城壁爾以健敏預有勞能其增厥官以為趨事者之勸　黄鯉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哀矜庶獄著定令以一歲禁囚瘐死之多寡為逐路理官之殿最爾應此賞是謂能承吾欽卹之意　王輅成徐揚循左文林郎何幾先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等車輅旂常之制所以昭等威也朕比詔有司講求其制煥然百度為之一新爾預有勞可無勸賞其增爾秩往務欽承　陳志應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先王之時百工伎藝咸欲精巧勸名考試以第殿最況戎器乎今歲終會課爾勞足録其增爾秩以為趨事者之勸　向子廣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戈船之役辦集如期爾預有勞宜加優賞進階一等往務欽承　王蕭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敵人南牧犯我疆陲江陰之城實當控扼攻守之備爾預有勞其增厥官以示信賞祗承朕命往哉惟欽　洪文安公小隱集右迪功郎李彝循右從事郎制本

（使大金國信使祁行之特授官）使華脩睦爾與有行疇其舊勞不廢從律進官一等尚克丕欽　翟忠惠先生集上舍出身宗室子摩子修等從事郎制　朕長育人材庶幾古昔惟多士生此王國莫匪俊髦抑黎獻共為帝臣助成王治矧祖宗神明之後而公族本根之親豈無其人以副朕意汝等率循胄子之教亦列鄉老之書思保令名無忘所學　勑賜上舍及第第一人陳公輔除承事郎第二第三人胡松年陳與義並從事郎制　古者司徒論俊造之士司馬辨論官材所以崇養作成將與為治也朕賓興賢能如古學校將以多君子使之在位惠賚于衆庶汝等得藝策名朕所加禮表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其益尊汝所聞　汪藻浮溪集進士周義起劉宜孫充大金通問使屬官特授從事郎制　漢使絕域必求茂材異行之人唐聘諸蕃亦用經術通明之士爾等早游庠序以學發身而能臨義慨然奮身不顧雖為人之屬而任則匪輕何惜一官成汝之志使誠通而好結則子之所以待汝者豈止此哉　李璧雁湖集王範轉武翼郎任康年轉從事郎制　朕臨遣信使修聘朔庭凡與在行悉朌愛賞爾克祗乃事禮成來歸進服官榮尚思勉竭　韓大年循從事郎制　乃者慈懿升祔清廟朕惟平生顧復之恩凡親屬益厚焉爾由始仕獲預進官往其欽承思

究賢閣　樊汝舟特授承事郎制　朕比幸國庠，丕闡文化，凡在列儒紳及逢掖之士，皆被恩典。顧維吏屬，亦俾進官。惟古之府史，謹絜自將，以才顯聞者多矣。其克勉之，無忝上施。范石湖大全集　右迪功郎江大定可從事郎制　頃者修聘殊鄰，汝為之屬。勞還第賞，亦既踰時。瓚陞文階，以寵少勞。　右迪功郎余穎可右從事郎制　牛為耕稼之本，盜販殺之，固制所不貸。爾能盡得其黨，與？則賞其可廢哉。周益公大全集　右修職郎丹陽縣尉程千載，裁埋鹿角暗樁，自建康至江陰界，減二年磨勘。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佛貍窺江，吾固知其送死。然植柵以安民心，有不可得而廢者。汝為邑尉，董治有勞，稍進其階，尚思報稱。可　衛後樂先生集　脩職郎李圭用玉牒日曆聖政會要四處進書賞循從事郎制　金匱奏篇，累勞第賞。爾與名其間，豈以久而或遺。較陟文資，寔為華寵。其思所以稱此哉。可　迪功郎張令敏用憲聖慈烈皇后上僊掩攢賞循從事郎制　慨念憲聖，因山之役，今十年矣。爾嘗與宣勞，格應遷秩，爾代有請，豈以久而汝遺。祇服恩華，思効職業。可　劉行簡苕溪集　張學換給付身補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白丁從軍，屢進官秩，閱日既多。朕方懋爵賞以勸功，雖若爾者亦不遐棄。申以書命，其益知榮。可　夏侯旦補戍有功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海隅之民，憑恃險阻，殺略人而奪之貨，無歲無之。爾督捕俘獲，厥職甚修。朕心嘉焉，懋賞進階，其益知勸。可　洪适盤洲集　楊似循從事郎制　邊鄙有興，勞者當奮其力；富者當輸其財，而纖嗇成俗，休國之風無聞焉。爾心不恤緯，傾訾助軍，增秩出綸，劵彼鄙吝。洪平齋集　周衎轉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荒政莫先於勸分。建安饑，爾不俟勸，捐私廩與邦人共之，非輕財急義能爾耶。循陞二列，用旌好善，抑厲異時居官及民之益。可　吳泳鶴林集　吳似孫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慶壽東朝，揚徽寶冊，濤海外內，咸沐湛恩，況爾戚畹近屬，可遺錫慶耶。特循二資，往服嘉命。可　王瀾特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三衢盜起，一方騷然。爾兄弟鄉之富公，耳捐家財，募丁壯，同扞州城，以成官軍破賊之功。朕豈一日忘于心哉。晉涉二資，非繇鄉父兄之請也。益思靖獻，寂對休光。可　湯中敘復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周書以朋作仇為譏，漢法以奇請它比為罔，爾溫文而理，孝友而忠。父仕二十年，靡所愆戾，而仇人貲權，曲文以內之。公朝維例以赦叙。然共比者五十一人，尺書往還者一百十三紙。爾不以掛名焉，則益知其誣罔矣。滌以丹書，還之白璧，尚庶乎為全人也。可　趙儹夫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禮義廉恥，人之四維。爾為三象郡幕，廷辱

則先去以為民望，非義也。已逃其難，而唆郡將之死，非恥也。二維亡矣，其何以自逵於刑哉。姑小懲之，以警百慢。可　趙崇搏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聞平以經術顯，駒駼以才學聞，爾亦宗子也。不自謹飭，乃以私沽罔法，自麗於刑章。視二漢諸子，寧無愧乎。姑上一階，亟圖三省。可　趙崇爽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邑尉以慰安我民為職者也。爾吏于繁昌，弗自謹飭，而乃受饋而庇庸僧，羅織而撻罷吏，失職冒禁，嗜其甚矣。姑上一階，尚曰中典。可　趙與澧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令尉近民之官也，而尉於民為尤近。方湘潭盜起，爾不能督捕以尉安斯民，又昵比隅官而寢欽焉。其鐫秩坐廢宜矣。雖然，刺聚覘其所主，彼司風憲者，既不能表群吏，尚何以望人之廉乎。可　陳宣子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爾庫氏以監臨為職，視人攫金，恬弗之問，非盡姦乎。鐫秩解官，尚曰寬典。可　葉壽昌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刀筆吏補初品官，竊為貪風，挂于吏議，姑之不謹，後何以懲。姑奪一官，尚為寬典。可　陳伯賢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廣東列戍山前，以備他盜。漕新州之衆，以給之。舊比也。爾為僉幕，董督餉事，逗遛遷延，愆於期會，豈為公家忠計哉。姑小懲之，以謹慢令。可　唐若虛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以錦綵博健馬，國家所以計軍實也。爾解官家居，弗自謹飭，而造錦鬻銀，以貽吏議，豈不有妨馬政哉。姑鐫一階，允謂輕典。可　趙汝𢎥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橫逆之至於己，君子必自反而仁；狎侮之加於民，小人罔以盡其力。汝得為髡徒所辱，而徑訴於庾臺之下，尚何足語此哉。鐫秩罷官，自取之也。可　趙與才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蕭恭為中牟令，雉育其雛；仇覽為蒲亭長，梟哺其母。爾宰新會，訓導不純，母訟厥子，反縶其母，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罷所居官，鐫一秩。可　陳堯登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昔孫錫按山陽尉李宗，唐天子有云：縣尉謂其能尉安於民，而今反傷民，削其官。況爾吏於畿邑，弗務佐理，禁私銅所以救楮也，而忍於殃民；發常平所以賑飢也，而厚於豐己，尚何以任尉安之責乎。褫鐫一階，薾勺群慝。可　張熛降除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吏以貪動民為日久矣。朕嘉與士大夫更始，爾為衡陽郡幕，事無細大，悉以賄成，何辜吾詔不愛耶。其鐫二階，毋怠三省。可　王立文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夏之天吏，以逆德為罰；商之官刑，以淫風為首。爾為州司寇，勤恪奉公之日少，狎昵燕私之時多，能不自罹于罰乎。鐫之二秩，尚曰輕典。可　韓棨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叔魚鬻鄐田之獄，而挺災䰠；舒辭梗陽之獄

而洱謗。獄之不可以晌決也如此爾為建寧李掾官以能稱而乃寓財賕之重輕變獄情之曲直獨不思大命之所關乎姑鐫二階尚謂輕典可　趙崇儕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吏以貪勦民久矣朕方嘉與士大夫更始爾為州從事不能佐良二千石共宣德意而乃狃敝習控于吏評其何以贊察方國哉穢所居官仍鐫二秩爾其退自省循可　曹謙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古先聖人謹于庶獄惟有司牧夫罔非在中所以克天德而重人命也爾謙為永嘉紀綱掾郡有大獄命汝鞫之不能閱實其罰而至于夫人不幸若匪部刺史平反則民冤矣爾雖去官其可逭罰姑從輕典僅鐫二階可　林記孫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爾暫攝庫莞弗謹攸司吏盜白金連及僕隸監臨者烏得無責其上三階猶曰中典可　任鄘降授承事郎制　勑具官某綠衣黃裏國風所以傷衛白華管茅小雅所以刺周爾先劓疑丞之子宜有典刑而妄上僭嫡失位使人人得數其過於朕前豈容庇汝哉鐫秩罷官宜發深省可　黃從龍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漕舟于漢以給我襄州兵舊矣爾奉制閫之命督鉤沿流不勸誘招徠而視資糧為己利抑不思帙楪之地有師萬竈登首山以呼庚癸乎一階之罰薄乎云爾可　趙波夫降授脩

職郎制趙崇代降授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等逆德之罰著於夏書徇貨之刑垂於商訓爾波夫尉于龍游禔身弗謹爾崇代尉于瑞安滋官弗廉既罰二戒各鐫一階可　高著蕭薇垣類藁同上第一等功人安遠縣主簿王淇循從事郎制　胡騎南牧我師詠匪室家之詩重以載渴載飢之苦爾職從軍不敢告勞能為我成盧鳳翦胡之功何勤如焉其陟兩階懋乃攸績　迪功郎新權真州司戶林森特授從事郎制　高宗皇帝嘗稱張俊言不敢虛奏迪功恐生冒級爵賞之不可濫如此雲衛環淤衆勇禦之有司上功謂爾在行何愛兩階不以遺汝　漢陽軍攻真陽畫籌慮勤雖立功將士官吏立第一等功人補轉兩官資內漢陽縣尉吏宜之循從事郎制　北邊有興士大夫從事勞不敢告爾以師命在行復能相成珍殲之功其勤至矣功狀來上吾何愛兩階不以遺汝　偽朝列大夫張德直改補文林郎偽朝列大夫李國賢改補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等江漢之師于征唐鄧之境盡從爾等竄而歸義待以同仁易授文階示有科級祇服好生之德勉殫事上之忠可

通事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通事郎崇寧初以為選人階官政和末改為從政郎

宣教郎

沿革　宋史職官志。政和間。避宣德門。改為宣教郎。玉堂紀事。今之宣教郎。即昔之宣德郎。政和四年九月。詔宣德郎與宣德門相犯。可改為宣教郎。見任人不別給告。但改稱呼。

事實　宋史本紀。紹興三年。徵河南布衣王忠民為宣教郎。至行在。辭不受。輿地紀勝。興國軍。周紫芝。紹興二十一年。右宣教郎。樞密院編脩兼實錄院檢討官。周紫芝知興國軍。紫芝非進士出身。又為史官。前此未有。故出之。繫年錄　南康府志。朱熹。己亥淳熙六年。宣教郎。三月到任。八年三月。除江西提舉。復興白鹿書院。捐俸置東原莊。粥劉屯田壯節亭。築石堤以防江患。其他愛民救荒之政。具在政績。難以盡述。宋綦崇禮北海集降授宣教郎制（建炎四年十一月七日）勑朕體無私於天地。行罰不阿於近臣。考大法於春秋。責人常備於賢者。確持此義。斷以不疑。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新差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綦某。夙以藝文。徑躋華近。雖暫司於銓部。仍兼直於鑾坡。遽為避外之行。實徇急難之請。方趨厥服。忽致煩言。謂借績之懲。雖去官而可免。而持橐之重。當薄罰以示懲。服我訓詞。毋忘祇慎。可特降授宣教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除改宣教郎制（宣和六年十一月初八日）勑從事郎太學博士綦某。朕

精選師儒之官。俾司訓導之事。略去銓部之格。以示待遇之優。以爾經術淵源。性質夷粹。久頌講席。克厭士心。疇其歲月之勞。具應序遷之法。改榮京秩。時乃茂恩。可特授宣教郎。依前太學博士。　從政郎充環慶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主管機宜文字陸賁可改宣教郎再任制　勑具官某。爾以代閱如格。應改京秩。而銓曹之法。當身詣選。顧慶陽帥幕。方藉爾才。特俾就選。仍留舊任。勉佐而長。圖稱異恩可。　許景衡橫塘集張熹宣教郎　勑具官某。往者狂寇侵軼近郊。爰命偏臣總守衛之役。而爾實預幕府。贊畫居多。今錄爾功。中命進秩。然爾方官中祕。涵養器業。以須世用。則褒延之寵。寔肇自茲。往惟懋哉。以稱朝廷期待之意可。　張擴東窗集楊適特改右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爾淵源之學。實卒父業。孝友之行。有光鄉評。棲遲小官。晚節彌厲。召對便殿。論議詳明。更秩甚優。往圖報稱。　宋蒼舒轉右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關陝用武。捷奏日聞。雖一時汗馬之功。亦千里饋糧之助。以爾薦將使指。風力敏彊。軍無乏興。備著成效。其頒增秩之寵。以示勸賞之公。服我恩榮。毋忘勉勵。　陳康改右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朕比遣樞輔視師江淮。爾從其行。彊敏自力。宜頒更秩之寵。以示賢勞之休。服我優恩。益思懋勉。　勑令書成張浚田授計有常特轉右宣教

郎制　勑具官某夫士大夫勳恩於其子孫蓋常制也非以及子孫而請遺於舅氏則猶遺母也汝爲朕股肱大臣出入將相富且貴矣而母在焉是眞能成爾之宅相者也比因勑令書成法應進秩更以爾受賞爾其往祗成命使爲人子者入有以感其親則一官豈爾之榮無乃爾甥之榮歟　周莊仲轉左承議郎曹續轉左朝奉郎陳最轉左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川陝重兵連屯擇遣其勞關歲寖久比遣近臣往諭德意爾等成以忠藎實佐其役萬里言還亦良苦矣詩云有功而見知則說肆增爾秩尚往欽哉　孫覿鴻慶居士集　馮時舉官已足奉聖旨不候引見改宣教郎制　州縣之小吏不能自薦於朝而部判史得以名聞于上爾以才猷練更庶事論薦者衆矣吏部之常格令爲汝略也往踐厥官毋愧衆所知者　翟忠惠先生集　脩武郎太醫學正劉丕換宣教郎　古者文事必有武備弛張唯所用之今汝從武列以艱藝進而有意於章甫縫掖者肆從所請用搢紳其戒之哉汝無假儒衣冠而有愧於服　衛後樂先生集　從政郎光州宜城縣令鄧峴以淮南運判李洪甲管押第一次粮料至蔡州軍前乞推賞特改宣教郎　自削舉員限歲額改秩之制益嚴爾爲令長轉從軍須率先諸邑部使者以績狀聞度越吳章喤華京寺足以旌爾能矣夫用民力於有事之日固當寬民力於閑暇之時祗服恩徽勉思惠養可　汪藻浮溪集　樞密院編修官張灝改宣教郎制　計日而遷不可秋毫私者有司之法也今爾以編削之才游樞機之府而畧其歲月者蓋朝廷之恩往服寵榮以須甄擢　蘇軾孫從事郎符改宣教郎制　論世者豈非壽木懷人者猶及甘棠偉哉千載之英緊我五朝之望朕不及見有孫而才宜加改秩之榮用示好賢之意昔賈生明王道漢録賈嘉之能魏公進忠規唐表魏謩之烈人門兼用今古所同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　許翰襄陵集　冬祀贈故父宣教郎　勑朕制眞館之榮名咸祀治朝之列著歎以家庭之祚慰其霜露之心天道攸存人心豈遠某官生不受祉沒乃遺時有子繼興爲予闡化屬熙成於毖祀遂申錫於龍光靈其欽哉寵執大此　韓駒陵陽集　僞節度使劉範換宣教郎　勑具官某士自一命以上積日累勞始陞京秩而爾驟膺階典可謂厚矣惟忠與義克報寵休可　鄭起潛立齋外制　降承事郎徽州通判葉大有復宣教郎制　邦憲不可不伸賢者不得不屈爾以南宮首選泉觀英游華轍寖高矣顧以胥縻自累人皆惜之爾獨安之賢矣哉明禋肆眚無戢不滌況君子之過乎其復舊官祗承新命　吳泳鶴林集　追官人朱復之叙復宣教郎制　勑具官

某漢蘇令發時大夫無可使者得蓋屋令尹蓬遣之乃能辨職爾以儒生長子光澤珍職渠先上級以百數多於尹蓬矣宜在封賞之科而乃詒史議朕爲之憮然其叙元階往服新命可　梁成大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虞書之堲讒說本欲並生孔氏之疾不仁豈爲已甚憸人言之未息斯邦憲之靡容爾知孝起自名家研成大奮於寒唆一落權門之網數持說道之誣混殽忠邪顛倒黑白地天不泰者十載日月無光者累年朕循以曾爲侍臣姑用中罰屬臺臣之交疏謂司寇之失刑遂鐫兩階俾從他郡愚山在望庶知省咎之方惡水横前尚戒怙終之習可　趙汝渠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才者德之資也而過於用其才則咎之招也爾武健而能強給而敏荐吏三任不出異門部使者知愛其才而不知養其才遂使度越法守以抵于戾尚何可逃其罰哉姑褫一階毋忽三省可　鄭仲度降授宣義郎張嗣良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邑古子男之邦也過於才者厲民短於才者病民皆非豈弟之政爾仲度長我雩都能平寇盜不爲無勞矣而虐用其民未免胥怨才累之也爾嗣良累仕廣右來宰永豐不可謂不知民情矣而不自爲政受成他人不才病之也才者追思其功尚可進用不才者一坐軟弱不勝任則其羞甚於貪污各鐫一階思補二過可　朱洸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爾頃宰財賦會有遷秩不俟滿替擅離所部外閫奏聞未加顯謫茲乃復以任滿轉官爲請何誕欺如此耶式鐫一階俾迪厥訓可　趙時臺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高瓊戒其子毋以勢要而蔪進身歐陽脩語其姪不可以榮顯而思避事皆爲人子姪守官法也爾宗籍眷身門廕入仕端坐家庭而縻廩祿營關薦舉而班陛朝臺議上聞刑章難免詩曰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一階之罰尚何辭可　王剡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郡有丞貳蓋欲與我良二千石共理吾民也爾剡畧宰𢇁邑罔利瀕民治已亡狀尚安能康海沂以惠我民乎其上一階毋忽三省可　留元鈞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世祿之家鮮克由先王之大訓也爾以相門之子不自謹飭典獄而亡敬色居喪而有嘉容謂之不由禮可也其削一階以警二慢可　向下起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令尹子文三仕三已色無喜慍孔門稱之爾百里既不以治狀聞而長吏移之又不共命粗厲見於詞色靦愧子文矣姑示薄懲庶期自訟可　張本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朕更化以來親擢臺諫所以廉百吏也爾爲赤縣令粗號修謹以不瞶聞而乃使吏以賄污我耳目之官其輕吾朝廷矣蓋貶

二階以示行法自近之意可　劉子澄降授承務郎趙楷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往者師儒西洛卒與虜遇諸戍之士猶未戀也汝佐而長不務持牢而望風先潰遂致師徒撓敗烏得無罪可　費觀孫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外銓之法與東西審官院等爾臨邛老儒晚得一邑急於祿仕不復審量而行至部使者問之有所弗暇為貧固可憫也廢法其可貸歟鐫秩罷官以存彝憲可　趙善鐙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敬事而後食聖人所以語事君不稼而取禾詩人所以刺有位爾為南平倅甫見吏民乃虛進於市期欲賺糜於廩粟即茲一眚合議薄懲其病恙癈事又不暇論也姑上二階以警半刺可　于大遇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李虞仲為西川判官而以才佐賢揚儀之為湖南支使而以忠勸上皆良幕府也爾囊者佐藩金陵無令歟以相而長詭謀眾政言者謂寔汝贊成之鐫之二秩尚曰輕典可　商瀕降授宣教郎趙汝玖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吏以貪勤民為日久矣朕方與士大夫更始爾身為字民之官當以不睹聞而乃狃於敝習弗化厥訓其何以長子百里哉穢所居官仍鐫二秩汝其退自省循可　趙汝伋降授朝請郎史晞祖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邦國不空別駕之功昔人所以識王祥之美也爾

晞祖倅道爾汝伋倅衡貳郡臣政僻于其位雖民貧國空而莫之問豈不靦顏於祥哉各鐫一階以警二慢可　史彌厚降授承議郎趙與謹降授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等漢之待遇吏蓋有一人譽之而召一人毀之而去者茲不為公也爾彌厚曾宰常熟爾與謹為令錫山部刺史常以才舉矣遠表倉儲不實泉貨不流部刺史復以臣善狀劾黜陟臧否一付之外臺朕亦何心之有可　高著齋籬垣頹藁白身蘇忝以四川宣撫司保奏死於韃虜守義不屈特贈宣教郎　蜀離狄難者衆而賢者之世將遂湮微則九重憫悼爾以文定諸孫身罹虜禍宣閫以守義不屈聞朕視李丞特昭悉需　洪平齋集大社令魏峻上殿特改宣教郎制　勑具官某朕待天下士雖親疎之間日博士有以奏篇可采通金閨之籍者矣爾氣和姿整將以儒雅便殿入對首陳天命人心堅凝之本其味悠然而長懿戚大家好學喜文良用嘉歎升之京秩仍司右社顯駸駸奕懋稱厥家可

陳了齋集復宣教郎謝表　幽滯畢通賴豐明之徧照焦枯蒙潤由解澤之均霑拜命忻懽俯躬惕厲伏念臣自貽悠咎曲荷保全既釋久羈還與搢紳之列又增常廩浸忘溝壑之虞懦志激昂全家鼓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齊舜大政比湯寬品物咸亨各遂豚魚之性照臨無外盡傾葵藿之心餘生未泯於江湖恩報豈殊於犬馬桑榆景短天地恩深臣無任

從政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末依元豐寄祿格又改通事郎為從政郎換錄事參軍縣令

事實宋張廣東窻集尹穡循右從事郎制　勑具官某朕內嚴武備戎器是資歲案度程計功行賞爾以幹敏著稱有勞其增一階以為爾寵　張良臣循右從政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陳兵淮壖鑽餉為急爾謹出納見謂賢勞其陞一階以示勸賞　馬仲諶循右從政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州縣租賦按籍而知艱難以來寖失其實因陋就簡弊固多矣爾丞都昌究心民事逃田隱戶檢校無遺有補公家人不告病其陞一階以為作者之勸　范石湖大全集左廸功郎趙善登可左從政郎制　爾譜屬之英自同寒素能以敏業決吾儒科屬之寵章遷秩二等進脩自好安步亨衢

脩職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末依元豐寄祿格又改登仕郎為脩職郎換知錄事參軍知縣令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脩職郎正八品（迪功郎坐伏）

事實宋張貴謨東窻集張晉循右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關陝用兵厲

公屢奏爾於行陣擒獲有勞其陞一階以昭信實　丁駿循右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往時軍興財用是急都督府下鬻爵之令豈獲已哉然而勸誘有方使一時豪右至於樂輸亦由州縣之官得人也其增一官以為爾寵　應常循右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頃以鄉豪募衆捍賊嘗傾家貲忠義足録閲時雖久朕豈汝忘哉其增一階以示勸賞　宗室趙公渙登科循左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朕惇叙宗族非專以恩擅於為善則必有賞以爾天資敏好學而又群試有司適中程度肆增爾秩用勸其餘　宗室趙公傳趙公晰登科循左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朕倣古之制惇叙族屬其來尚矣矧能射策決科藝業自見乎宜增爾官以示一時之勸　詹如松循左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爾為尉百里蒞職甚勤教閲弓兵挽擅應格增秩示賞用勸其餘　張軒陳汝舟並循右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權貼之制實佐國用爾能其官馴致增羨陞秩示賞式勸其餘　洪文安公小隱集左廸功郎趙汝譓循左脩職郎制　宗室子擢第必優命以官蓋所以進之於善也往祇新渥益勉厥脩　李璧雁湖集詹継降脩職郎制　爾以儒生宜通今古章須獲客之屬豈不如漢世宗時長安實令持兵器與胡市嘗論如律乎今犯者既伏其辜若等

弗察亦以違坐鐫官一列用謹國章周益公大全集左迪功郎王萬倫用昨任勅令所删定官日經脩紹興參附尚書吏部勅令格式等循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事既無窮法亦隨制此國家設官議令之意也汝嘗為之屬與去取焉貟雖省而成書之賞不廢朕恩厚矣尚往欽哉可衛侯樂先生集迪功郎徐晃充換會子局賞循脩職郎制　褚獎濟貨泉之阜通而未免更易之煩爾以監臨第勞應賞俾陟文資尚勉職業可胡銓澹庵集實録院史張昇循脩職郎制　昔絳侯落贈於書牘之示溫舒寒心於刻木之為刀筆之可畏也如此汝乃能擇術而吏於實録院從事鉛槧其設心亦不惡矣進書循資庸録汝勞且以媿書牘刻木者之戒勉懋乃力可循右脩職郎劉行簡苕溪集骨舜輔隨金國賀正使充引接儀範回程循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凡出疆者有賞所以勞苦之也爾嘗隸使事興于驅馳爰進一階且書載籍為賞亦不薄矣可　將仕郎鍾離咸亨以昨充計議使屬官循一資合入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鑠者委任信使通好殊鄰休兵息民既有成約從行之貴朕何敢忘其服茂恩益思報稱可洪平齋集鍾興轉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六驍復土丘使置官凡備馳驅悉書賞賚爾秪先後例進一階茂對恩榮毋忘策厲可吳泳鶴林集趙與迪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丞位高而逼以嫌不任事固非也而乃職思其外越受民詞至差弓兵追擾追細民於非命如與迪者寧得無過歟其上二階猶曰輕典可　鄭景龍降授迪功郎張煥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等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罰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不可不謹也方盜發三衢執俘獻馘功所當賞也而景龍乃妄指私人以攘其功則爵及於非功矣傷人及盜法所當罪也而煥輒罔平民以寘之法則刑及於非罪矣波持幕議宰邑民尚如此其何以得其平哉各鐫兩階庶如自訟可　趙希彰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吏各有體爾為邑簿乎乃與酒佀情徒出入屢市間且教其胥作匿名文狀失吏體矣雖然均田賦而不擾理邑訟而適平此上元簿故事也汝何足以知之其鐫二階以媿三簿可　趙崇貢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漢宗室子弟以酎金免國者無慮數百法不以親廢也爾曩官長自請收糴而乃三年不入視我官物如棄如遺盡議所以罰之曰鐫一階可　趙汝弇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張元素為景城户曹清吏也職視之不敢執爾仕于壽昌司我倉庾乃黷丙丁之貨致貽庚癸之呼豈不誤我戎事其上二階尚為中罰可　陳夢昇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舉刺監司之職黜陟人主之柄

爾為幕府上佐一人之身而部使者以才舉以貪劾朕惟使者之信而已其上兩階庶懲貳行可　趙詰夫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頃者輕犯襄州將澧荊渚爾為鎮官効死勿去吾無望乎汝也寇未至而去諸則朕將何賴焉姑鐫二秩往發深省可　顧瑞采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僻在南海遠於朝廷吏冒法抵禁為甚汝一簿耳貪酷之過擢髮不足以數若據郡太守狀則當坐祖宗贓吏之法削秩罷任尚曰寬典可　趙汝稟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獄民之大命也爾為紀綱掾弗克清審惟貨其吉長吏何賴焉奪汝二階尚曰寬典可　趙崇夙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歲歉則發廩粟以補取常平良法　爾為樂清簿正不體州家德意而利糶金以營已私猶為有仁心乎姑示薄懲毋忘深省可　趙師渦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慢令聖門之所戒荒政周官之所警爾尉臨湘與民為近有死於兵者察寬視析乃其職分而曠歷歲時巧求避免不既於慢且荒乎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趙崇洪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重民命凡不得其死者有審驗有覆檢謹之至也建平有疑獄爾為覆檢官弗躬弗親索瘢洗垢一付吏手係累及于平民爾得無罪歟其上一階以警其慢可　趙曄夫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矧國之有大戚乎爾為宗蕃方恭聖頒遺告之日既不能致哀以盡臣子之敬而乃于遊于觀聞酣歌常舞又從而賞之尚安得以逃吏議哉其鐫一秩以警三風可　趙崇祉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周司書主簿書者也凡國中之版皆得以參考焉爾仕于赤縣弗率厥職計簿登而不銷民籍去而不聞寧不傷財害民哉盍回故邑仍畢勾稽可　趙希遜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海陵監課之貨泉也爾共貳事而視為貪泉豈已病民豈宜佚罰姑上一階以廉百吏可　劉渭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古人之仕蓋有三黜三已者然為道故也爾邑於丹陽曾被顯劾丞於黄巖連遭按覈閱其所言狀皆以貪着所宜屢鐫往自三省可　祝雄降授修職郎制　勅具官某尉主盜賊漢制也爾吏於沅江境內有盜而弗之察乃執圖經以辭辯則辯矣其如職守何姑示薄懲尚圖來効可　蔡允卿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其官鄱田之訟不平叔魚不免共分其罪郁城之卒不郵廣利不免貽怨於君爾以一尉之卑而擾獄刺下乃爾事又有大者尚何望其公且廉哉其上一階猶曰輕典可　鄭安之降授脩職郎制　勅具官某縣有弓手所以禁暴詰姦謹備寇盜者也爾以老穉為蒼梧尉部刺史按行聞無一

丁在縣。汝雖非利其膚直者。然曠官如此。尚得辭其罰哉。姑鐫一階。尚為輕典。可　趙與邊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尉以發姦擿伏為職也。爾尉于邊邑。不能職思其居。而乃受僧賕以營梵宮。失職冒禁。嗜其甚矣。姑上一階。往其三省。可　趙希潧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逆全干紀。犯我海陵。守令不能伏節死義。舉皆望風迎降。朕已等第行罰矣。爾吾屬籍也。亦以効尤取戾。朕豈得庇汝耶。姑奪一階。尚用中典。可　史次龍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勤卹民隱。苟有不得其死。則必覆驗閱實。以伸其冤。謹重之至也。爾耄而不武。為吏所欺。以隕於非命為考終命。冤哉死也。姑上一階。退省厥咎。可　趙林夫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尉者所以為民除盜。非欲其執民為盜也。爾尉于新喻。不能擿伏抉姦。名其為賊。而死於笞掠之下者凡七人。平民何賴焉。雖已去官。不容佚罰。特鐫一秩。以達其冤。可　王禹圭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子路治蒲。夫子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爾攝邑京山。掌典獄事。逮繫而死者三人。不明也。淹禁而不決者一載。無斷也。無明無斷。何以長吾百里哉。姑鐫一階。以勸三善。可　夏武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士之致遠先器識。爾豈域一尉耳。所識者幾何。而以政殘民。以才蕩法。以氣凌同列。仕又有大

者。將何如哉。帥臣以狀聞。特鐫一秩。永為弗靖者之戒。可　曾次元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今取民之法。猶張弓不可加矣。爾為吏于湖。不能寬以佐理。而乃取羸於倉庾。專利於書契。其為公家謀。則善矣。豈不甚病民耶。姑削一階。尚曰寬典。可　趙貴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漢人以善吏不能為治。對豪惡吏而言。其害民則均也。爾為義安郡寨。暫攝州事。政令弛玩。隸人不戢。延焚官寺。延及民居數百家之聚。一燎而盡。鐫秩以謝遠民。尚何辭。可　霍中甫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尉之名官。謂其尉安我民也。爾服黃綬大冠。不能化賊為民。而反激民以盜上。其過豈類在吾赤子耶。褫秩罷官。退而自訟。可　周次旦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宰耕牛之禁。國家之至仁也。強民之犯牛以為殺。則不仁亦甚矣。尉親民者也。而所為若是。一階之罰。尚何辭。可　趙汝晒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卓茂遷密令。吏親愛不忍欺之。爾攝分水。不能表正群吏。而乃給券受賕。以自豐於厥身。是欺吏也。寧不為吏所欺乎。其上一階。庶知三省。可　趙與孚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攝宰金堂。乏學道愛人之政。而重歛濫刑。編氓得以訴其上。其何以為邑長於斯耶。特鐫一秩。以謝百里。可　李寅降授脩

職郎制　勑具官某。追盜察姦。尉職也。爾効職雙子縣。有亡囚既獲矣。又從而逸之。何以慰死者之冤耶。其上一階。尚曰輕典。可　趙譽夫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茶鹽有禁。尉捕之職也。然利捜邏之獲。以為己私。則過矣。其上一秩。以訛爾心。可　薛熙載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利其祿而逃其難。仲由所恥也。爾為懷集簿。父服官箴。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至謂罷斥為甘心焉。詎可遂而欲哉。其上一階。俾復舊職。庶以自警。可　張炎震降授修職郎孫南金降授修職郎楊巳仲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令尉近民之官。而尉於民為尤近。爾等分受厥職。不能尉安我民。乃皆以縱盜逸賊。挂于吏議。豈國家建官之初意哉。各鐫一秩。以警三懲。可　趙崇官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士不可以吏所守也。爾司江陵戶曹。素自修謹。一為利回。至匿估籍之金。以賂吏議。姑鐫一秩。以示薄懲。可　林夢龍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簿正之職。所以糾一縣之非違也。爾句稽畿邑。官箴不戒。乃以仇民商利。絓于刑章。尚何非違之能糾哉。特褫一資。猶曰中典。可　王節降授宣教郎趙崇驊降授脩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盜憎官吏。不但江西然也。爾節宰高安。既不能化賊為民。崇驊為尉。又幾於擠盜入室。其失職則均。爾各鐫一階。以警其慢。可　陳伯舒

降授儒林郎史文舒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始聽其言而失宰我。孔子嘆取人之為難矣。考其行而知琴張。孟軻言得士之非易。矧以才而受舉。復以過而麗刑。爾等自為之使賢。朕亦何心於黜陟。貶秩一等。往服寬恩。可　鍾澄特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朕以文母保佑之功。式崇徽謚。登之寶冊。應執事其所者。等第推恩。爾減年遷秩。亦云寵矣。往其茂承之。可　周應祈特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文母上擯。攢陵復土。服役官吏。咸有褒賚。汝應減年循資。往服休命。可　王準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盜發三衢。敢干王畧。爾一偶官耳。乃能董率民丁。鏖擊於桐坡之下。渠寇既殲。而元身亦殞矣。其進二階。以旌毅魄。可　何克忠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爾為滴井監官。自擅煎煮。不能導其利以布之上下。雖曰為計所主財。而民食貴鹽。則其害多矣。特上三階。往其祇惕。可　王紹宗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昔人益小吏之俸以養廉。至仁也。近因楮錢銅貴。百官有司以職俸請。朕所不堅。爾衡陽州從事耳。廩稍既薄。又以錢會中半。幫給其不自贍宜矣。何至擲貨寶於地哉。郡將以貪戾告。朕不得不存統體。其上三階。以懲一念。可　趙崇忕降授從事郎趙希許降授修職郎制　勑具官某等。敗常亂俗。雖

細不宥閑人之訓也。況爾等。以實王親丞子男。國求自愛重。惛淫貪肆。一則徇于貨色。而不之厭。一則昵於匪人而弗之恥。敗常亂俗。莫此為甚。三階之鐫。猶輕典也。爾其往省厥愆。可　高著齋薇垣顧蕖迪功郎特差權泗州司理參軍新江乞推過淮到任賞循一資修職郎制　泗濱宅于淮北。近迫風塵。士之仕者例進一階。旌其始至。爾為理掾。郡以薦聞。近比有之。於汝奚靳。迪功郎新岳州巴陵縣主簿張良輔。以公安勤績特授修職郎制　頃年虜犯三垂。人喬其武。以衆之有儒其衣。而能與衆士勠力。得無愆功。爾嘗從累舉思得官。忠義出於至誠。公安之戰。得以衆咸受賞。功狀來上。予何以一階為靳。　萬安軍義兵統領黃正邦孫黃椿壽特補修職郎制　高宗皇帝嘗稱張俊有言。不敢虛奏邊功。恐士冥報。爾祖爾父以崇黎勳。上功賞從其厚。以崇班禮爾祖。以文階錄爾父。父又死之。天何不佑善耶。馳父爵以錄汝。欽哉

迪功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末。改將仕郎為迪功郎。（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迪功郎正八品。

（事實）衢州府德化縣志。迪功郎詹友端。紹興十一年任衢州比較務。死於竈眺一手。嚴州府圖志。錢時字子是。初名南一。字子正。幼奇偉不群。讀書經目輙成誦。爾冠淹貫經史。後以易經冠漕闈。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將慈湖楊先生之門為高弟。輔臣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授迪功郎祕閣校勘。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秀岩李心傳奏召除史館檢閱。輪當面對。敕陳剴切。旋以國史宦綱未畢丐祠。授江東帥屬而歸。創經史閣於所進書。淳祐五年帝。慈湖為書融堂二大字。門人尊稱曰融堂先生。宋史有傳。宋韓駒陵陽集趙溫補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朕馭庶工。官無虛授。往祇休命。時迪乃功。可　張廣東窓集魏克臣特補右迪功郎制　敕具官甚。朕遍問軍前。臨遣虜使。爾以幹略。實從其行。肆命以官。以為爾寵。仕自致始。圖報惟忠。陳靖上書特補右迪功郎制　敕。朕廣取人之門。務求其實。勤乙夜之覽。時拔其尤。爾來自遠方。奏篇甚富。有用之學。豈騖空言。稔事之餘。文采自見。庶爾以爵。朕將有所試焉。　孔履常上書中書。後省召試。特補右迪功郎制　敕某人。朕數路取人。猶懼失士。閭閻叢奏。有味其言。則爵以縻之。所以示勸也。爾以書生。言達于聽。試諸有司。詞彩燦然。命爾以官。往圖報効。萬立方歸愚集王庭淨父倚迪功郎制　古者天子問百年而就見之。所以欽老也。爾之生五百六十四甲子矣。年事茲耄齒。其必有以致之。錫以官稱。用華其老。汪藻浮溪集進士陳大川程百之並迪功郎制　朕收群策以制外侮之姦。規遠圖以濟中興之業。言可採者。輒則隨之。以爾奮自布衣。言天下事。較陳辯甚。有契于心。朕既略科舉之法。而命汝以官矣。汝其思所以稱此者。往懋厥學。無崇空言。范石湖大全集歸正人趙處已可迪功郎制　爾以書生忠義自奮。間關險阻。奉身來歸。官以文階。益勵壯志。歸正人歸州助教高縱可右迪功郎制　爾扶義來歸。既預贊畫。扣闕陳說。深諒所懷。列之文階。俾充仕進。鄉貢進士古擢輸米補迪功郎制　敕某。勸分之令下。未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嘗預計。偕能奉明詔。授之初官。以厲來者。不亦可乎。可　周益公大全集吉州進士易嘉謀進納米斛準錢八千貫補右迪功郎制　敕某人。振廪佐軍。一時之善意。祿以馭之。終身享其榮焉。吾於士民。可謂無負矣。可　鄭起潛立庵外制　敕賜童子出身楊世奕可特補迪功郎仍賜袍笏制　爾裔出龜山。年方幼。學博記而敏於文。兩試童科。初以記誦選。再以程文優。詩書之澤。有自來矣。德性兼謹。儼如成人。尤其可嘉者。干雲之幹。養於拱把。尚勉之哉。　特奏狀元魏汝賢特授迪功郎制　特奏設科。所以求宿學。搜遺才也。首選與進士同科。比年繇此途者多顯用。蓋其選既艱。則其才必異也。爾久蒙教育。晚冠此科。不負所學矣。授之初品。任以校官。官業方聞老當益壯。劉行簡苕溪集書令史孫洪出職與叙右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爾服勤職事。閱歲既多。俾列文階。往從補外。其尚知勉。以稱茂恩。可　頻魯公遠孫師與補右迪功郎制　敕具官某。朕遭世中否。思古興懷。緬唐室之多賢。壯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凝然。至今猶有生氣。訪求遠裔。近齒齊民。肆加異恩。寵以命秩。錄功臣之世。朕無詒於周詩。對前人之光。爾尚存於家範。可　洪平齋集歸順人王元純補迪功郎制　敕具某人。討叛以義。懷服以仁。織渠賨費歸斯覺之廟。嘗為士奚愛文秩。衹服異恩。龜圖報效。可　陳應星輸粟補迪功郎制　敕某人。一毛亦嗇。富民之常。爾業儒樂善。能於兵荒發廪。無靳色。富而知仁矣。文階示勸。增耀旦評。可　袁蒙齋集俞燁特補迪功郎制　敕具官選階雖卑。朕不輕授。爾及此妙年。各力于學。以稱朕恩。則雖恩亦義也。　陳紀特換授迪功郎制　敕具官昔三輔吏士。見漢官威儀。猶感泣思屬心。爾久汙偽命。今得身為漢官。又以左選初階。易而勇爵。可謂幸矣。當何以報國乎。耿耿忠義。永肩一心。尚勿替。任希夷斯庵集許覲百丹二歲補迪功郎制　古之王者。就見百年。肇自西周。賜之爵級。今有耆順之老。尚居韋布之中。可無一官。以華黃髮。其祇寵秩。益燕壽寧。　甘時舉錢松祖授迪功

郎制　禮重百年王制惟舊郊嚴三載祭澤式均爾身享耆順子能儒業爰跡初命之秩以為黃髮之榮其服予恩益安爾養　孫熙載授迪功郎制　百年曰耆順載嘉庶老十室有忠信矧長邑庠適祭澤之攸均宜官榮之誕錫其欽恩渥益享康寧　許翰襄陵集太學生充大晟府製撰萬庶幾補迪功郎制　爾以太學諸生業文游藝肄樂府詞采可觀既閱歲時當叅差錄登于初秩往屬偕能可　吳泳鶴林集趙汝述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朕躬三年之喪以孝治天下爾方斬然在疚情事未申而乃營求攝局以喻濫聞安則為之奪官而階尚為輕典可　孟元子陳衎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等漕江西之粟以實淮堧舊比也爾為部餫官不謹厥職而縱容傍人盜耗官米以萬計爾曾思邊淮宿師萬竈士亦有登首山以呼庚癸者乎等第鐫官以警而慢可　葉寘因搜訪進書特補迪功郎制　勑某粵昔紹興當兵戈澒擾之後搜遺聚逸曾無虛歲有以布衣鄭樵所著書獻之朝者乃特命以官恩至渥也爾經明行飭學有源流翳然九華之顛恬退不競部刺史以論著來上朕閔故典可不以高宗之所以命樵者而命汝耶勉爾遐思服我休命可　陳均以所編類長編授進可特補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記繁而志寡作史者之失也爾脩庠布衣學博而辯上自建隆訖于宣靖凡百六十有七年網羅舊聞粹成一編可謂有志矣本袁之史傚袁之法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可謂不繁矣汝雖自言不敢盡同朱熹之法然條目粲然使皇綱帝範一攬而盡得之宜曰小補之哉特命一官以旌志尚可　陳文蔚以所著尚書解注投進特補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朱熹易有本義詩有集傳中庸大學有章句而書獨無成書焉爾於師門得所傳授如湯日暘谷如濬河崑崙五十九篇之旨皆章解而義釋焉亦可以補師之遺矣何惜一階不酬稽古之力可　鮑醇孫降授從事郎葉明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等商制官刑以儆有位至嚴也爾醇孫領鹵鹽之務而不飭簠簋爾明司關市之征而不閑有家既罹三風矣尚何官刑之逃哉各奪二階往宜三省可　劉成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用人先擇才監司所以使之公舉刺也爾以倉庾氏為入幕賓擬敏辯決不畏強禦可以為才矣而監司之不才者患之劾章來上寧得無失實耶雖然所存者體統耳姑鐫二階以俟休復可　趙孟彪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周禮司門掌授管鍵出入其來舊矣爾為宗茅不謹于虞夜半明火出城閽者止之而又毆折斬關桑梓之敬何在削秩罷官往自循省可　趙汝顑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

官某尉雖卑民為近爾吏長溪民冤失職縱首棄之間其失出甚矣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趙汝轅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士當觀其志而仕之窮達次之爾為賀林幕屬甫攝郡事無酌泉自勵之操而衰民奉己使若吏若兵皆得以累數其惡可以觀志之所存矣姑鐫二階以謝千里可　王仲換授迪功郎制　勑某人朕撫有方夏悉主悉臣爾既歸明率屬來附式頒武爵換授文階往耀遠人益殫忠力可　趙洞夫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政與刃殺人亡以異也爾以酷能求攝故步一閧之市而死於囚縶者三人雖非爾殺之寔爾致之鐫褫二階尚曰寬典可　趙希得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況全賊犯我海陵爾為宗臣不能死列乃復先去以為民望朕何賴焉鐫褫二階往服中典可　楊思恭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按周禮鄉八刑而不睦不弟之刑居其二思恭兄也思安弟也思安殺人而麗於法閱實其狀寔汝致之汝安能逭周官之罰哉其削一階尚曰中典可　趙時黙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獄奪於貨先王所戒爾為義安理掾事無大小皆以賄成豈朕庶謹庶獄之意哉姑鐫二秩以激群愚可　張震午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茶鹽有禁尉捕之職也然徒搜邏之名以取賕焉焉得無罪特鐫二秩以訛爾心可　汪清之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宗族不親杕杜所以傷胥骨肉相怨角弓所以刺周爾以門蔭進于仕版當畏天顯民彝叔父親之支也而弗恵弗迪至於胥戕胥告豈朕所望於大夫士之家乎姑鐫二階以植五教可　譚伯言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漢入財賞官不補右職輕其人也況爾富貲為吏以武斷閭睨視一方嗾使群狡若閱所言狀則不但崔鈞所謂銅臭而已鐫秩罷任從之遠方庶稍知名器不可以濫得也可　阮炎正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尉黃冠大綬主捕盜察姦漢法也爾吏於樂安不能摘姦惠良縣有豪奴殺人而當死者傳生比當生者內以曲文連繫幾百三十家其如民之不寃何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任霆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士不可以險夷貳其心也爾為安康李掾疆埸無事則就職風塵小警則謀去即茲一青合議汙懲其如酗酒淫刑又不暇論也可　趙與衛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此元符令也爾尉嘉定不率訓彝而籍民詞簿官錢僕官益甚事長之義安在哉其上兩階尚曰輕典可　陳璹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周人遣戍之詩也爾為六安西尉既不能荷戈以防犬羊督辦軍儲拘籍夫丁豈非職分而乃牢辭固避不

敕于行。雖曰親老子瘍。然豈得以家為裁。其上兩階。以懲邊吏。可　劉簡子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以仁睦同姓。以法繩之。尤嚴于罰者。聽外宗子决。至公也。爾攝邑閩清。宗子小有罪戾。不白西外。徑行决撻之。戚。獨不思水木本原之義乎。可　丁如翼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漢昭帝不與天下爭利。故罷賣鹽官。朕甚慕之。而力未暇也。其可以重困之乎。汝監新會鹽場。不能導其利。布之上下。迺重征苛取。自豐於厥身。其害吾民多矣。再從鐫削。以警貪戾。可　韓康降授迪功郎制　勑具官某。捕弊之所以折閱。私印滋多。而州縣弗之察也。爾嘗尉青田。境內有偽造不能警摘。而乃使擒獲於鄰邑焉。特鐫二秩。以為失察之戒。可

承德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德郎正七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德郎正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德郎。正六品。承直郎陞授。）

登仕佐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登仕佐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登仕佐郎從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登仕佐郎。從九品。將仕佐郎陞授。）

將仕佐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將仕佐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有將仕佐郎從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將仕佐郎從九品。）

從仕郎

（沿革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從仕郎。從八品下。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從仕郎。從七品。）

徵仕郎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徵仕郎從七品。從仕郎陞授。）

迪功佐郎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迪功佐郎從八品。）

脩職佐郎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脩職佐郎從八品。迪功佐郎陞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六　十八陽

郎

左武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東上閤門副使為左武郎。）

右武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上閤門副使為右武郎。）

事實宋張廣東窻集吳益轉右武郎制　勑具官某。禮隆宮掖。澤被私門。同氣之親。宜膺異寵。陞副橫列。廣修國恩。范石湖大全集閤門宣贊舍人幹辦皇城司。吳瓌施行親從推垛子。可轉右武郎制　張任天下武勇。以備容衛。三歲校藝。咸以序陞。以爾選練之勞。厥有成效。選官懋賞。其克祇承。陳止齋集皇后歸謁家廟。親姪忠訓郎閤門宣贊舍人幹辦軍頭司李孝純。武經郎帶御器械。幹辦皇城司李孝友。各特轉右武郎。勑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古后妃有求賢審官之志。而不私謁。而人主則特隆於肺附之親。夫惟后妃猶遜。人主彌恩。斯可觀已。日者吾后省家廟。爾某某皆以猶子。祇服厥事。朕何愛一橫行郎。而不以寵汝。惟無忝爾祖。以長守富貴。則予汝嘉。可

武功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皇城副使為武功郎。）

事實宋鄭起潜立庵集武康軍承宣使新除樞密都承旨兼知廬州王鑑故父煥。已贈秉義郎。可特贈武功郎制　朕藏祀合宮。均釐同宇。凡文武自通籍而上。俾父母沾錫類之仁。況秉越於帥垣。宜疏綸於禰廟。具官某故父某。躬秉義槩。素多陰功。乃生守圉扞敵之臣。教忠有自。以顯立身揚名之孝。垂耀無窮。屬茲霈恩。加爾憖飾。尚歆異寵。以佑後昆。洪平齋集歸順人李璨補武功郎制　勑其人。制域有華夷之辨。勸功無內外之殊。爾倡義來歸。杖忠自奮。振貔虎以賈勇。屠鯨鯢而效功。峻畀武階。用屬壯志。可　韓昱特轉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廼者凫渠就殲。于揚逆儔。猶負固于楚元戎。進討諸將爭奮。薄城一鼓而空之。東垂以寧。第多求上。爾戰尤力。用命必賞。朕不食言。進秩四等。總徒騎以護周廬。勸功之典渥矣。益懋衛上之忠。增壯居重之勢。可　吳泳鶴林集孫彛舉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兵法善戰者以正合。以奇勝。爾鬪如虓虎。領我舟師。當海寇橫潰之時。

不以叱咤為勇掩旗卧鼓誘致而襲擒之亦可謂以奇勝矣朕何愛兩階不以旌汝哉可　程茀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昔我孝宗皇帝嘗立奉使一司以待材用之宅蓋謂掉三寸舌以伐天驕寔難其選也爾忠勇沉鷙有聲臨淮軍戎萬里之情素知諳悉命汝伴送仍陟二階以寵其行忠信而加之以敬使不辱君命則予汝嘉可　張大可降授武功郎制　勑具官某朕更化之初昭德塞違以禁寵賂至嚴也爾總戎淮西嗣於舊染事飾苞苴以事交結臺臣除墨未乾而千里之餽卒至其速且巧如此何不施之用間行師乎特鐫一官以勵諸將可

武德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宮苑左右騏驥內藏庫副使為武德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入內敦武郎楊構復入內武德郎　勑具官某前日均慶四方與民更始刭嘗任使在予左右者哉爾以忠淳坐法抵辠盡還故爵往服新恩可　武節郎朱宗懿可特授武德郎　勑具官某朕承至緒永惟創業之難乃作新宮以昭孝迎之福爾預營繕課績為優賞非汝私用勸允百可翟忠惠札子集承議郎鄭暐可武德郎　古者為民扞城腹心公侯之職也汝學於俎豆以儒服進而有志事功易從武列夫詩書

禮樂所以為將德刑政事典禮所以為武也推汝所學勉之哉李壁鴈湖集郭杲子郭倬轉武德郎制　爾父杲入虎殿岩出鎮方面沉鷙忠勇予之爪牙乃者淪亡我心用悼加恤其嗣所以廣恩祥禫既終載申前命在唐之世而平有子維國有臣前事可希爾其知勉洪平齋集繆夢達轉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西洛歸禮已奏三京之捷東淮平寇猶諭一壘之功爾於是行嘗效其力疊進官而示賞雖去職以知禁可表蒙齋集繆夢達特轉武德郎制　勑具官朕方以信賞厲將士爾有戰多雖久不廢懋哉服我褒寵思報効焉吳泳鶴林集董有恭授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朕登大寶允潛邸服役之臣咸霈優恩今一周星矣爾援爰比以請朕何敢獨遺汝邪益懋忠勤思對休寵可　董德興降授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賞罰軍國之紀綱不可以無章也爾董師閩粵執訊獲醜予嘉乃績峻陞五階賞既不薄矣而乃慆淫貪戾控于吏評朕安得已罰乎其歸二級以責後効可　趙時僕授武德郎制　勑具官某朕於后戚之家不欲以恩撓法然東朝既上尊號命作冊寶則推報親之恩以廣逮下之仁亦義之所不容廢也用錫爾官往其祗服可

武顯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左藏庫東西作坊副使為武顯郎

武節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莊宅六宅文思副使為武節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入內武經郎殿中省尚舍奉御武儒可入內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朕布德施惠俾民自新事在赦前皆勿聽治爾嘗坐累情實可矜稍復故官無懲前事可　張廣東窗集環衛宗室士忞換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環衛宗子入則奉朝請退而無私交蓋親之也或請試吏以術業自見則夷考其素而命之亦不汝違以爾倚潔矜慎操行有聞俾歸銓曹易階而仕蒞官行法自此始矣可不勉哉劉行簡苕溪集右千牛衛將軍士濼依例合換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朕惇叙近屬列處環衛厚其廩秩而不煩以官職之事至有欲自見其才願出補吏者亦所不拒焉爾寅恭造朝閱歲既久因其有請易畀官序俾之從政其率義蹈憲毋或惰偷以速官謗則予汝嘉可　洪平齋集鄧雲轉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獟獗之氣一空狐兔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進官四等護戎湖右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　王旻武節郎制　勑具

官某山東逆儔負固淮楚大振獟獗之氣一空狐兔之群制閫第功爾嘗鏖戰峻升武級用獎驍雄仍領戎律之嚴坐鎮邊城之重祇承異渥勉策奇勳可　李安國特轉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比歲蜀閫失馭潰旅逃逸為民害甚於寇爾董深忠義奮揚驍雄扼險要待其來民恃以無恐累山至今德之增秩推勞嗣有褒擢可　洪遵盤州集知漣水軍夏俊轉武節郎制　爾忠義奮發有志功名一障扞邊備宣勞効是增命秩以令轅門吳泳鶴林集韋鏜授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以文母躋祔於廟凡曰戚屬序遷有差于以報坤元成物之施也爾其惟忠惟孝答此寵榮可　崔福叙復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李廣恂恂如鄙人朱然欽欽如對陳古之良將不以叱咤為能也爾闞如虓虎維揚城下大小數十戰勇則勇矣以言上公爾得無過乎甄叙元官尚圖補過可　戚穎達叙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雲川之變鷄冠之士為狂寇汙染隸於丹書者不但汝一人也當東朝慶壽七十湛恩汪濊與祥風俱翔如爾元官亦宜甄叙可　林熙載授武節郎制　勑具官某乾道置舍人之員淳熙增觧職之賞孝宗之待閤門可謂重矣朕勵精之始率由舊章畀爾譸林之寵釋爾禁闥之務則於一官又何愛焉可

武畧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內園洛苑如京崇儀副使為武畧郎）

事實宋張廣東窻集張舉頻換給武畧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在川陝立功累勞或霑軍需遷補五官率用師閫便宜蓋從權也今列上有司請易以真夫王言作命誠有不可已者　張舉頻換給武略郎制　勑具官某頃在漢中累勞應賞率用師閫便宜增秩今列于有司請易真命申錫賛書尚往

欽哉

武經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京左藏庫副使為武經郎）

事實慶遠志何旦為士人以邊賞補班借職官至武經郎宋張廣東窻集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寧州觀察使王權父克常贈武經郎　勑朕外敦睦盟內隆孝治誕敷惠澤以綏四方惟時在服之臣咸舉顯親之典具官故父某抱材不試履行有聞積善既深有子而顯屬茲大賚宜厚慈章增秩之榮式光幽壤孫覿鴻慶居士集張淵武經郎制　戎虜盜邊一方騷然爾以勇氣聞於西陲却敵陷堅以固吾圉論功宜賞進秩一等以勸爾

勞益修來效嗣有寵章汪藻浮溪集王琪贈武經郎制　頃者姦民侵敗王略守險拒扼吾頸行爾以偏裨出從主帥先登陷陣遂沒元身朕惟死者人之所甚難而至於以生易死者非根於忠義疇克爾哉是用畫然進官二等尚期精爽不昧歆承鄭起潛立齋集降訓武郎平江府許清駐劄御前水軍副都統制兼知泗州趙東復武經郎制　使功不如使過績過莫若以功贖制臣謂爾有逗遛之罪戒之是也今復謂爾有角鬬暴露之勞可不勸乎可罰可賞爾所自取或奪或予朕亦何心盡復故官勉圖來效　武翼郎沈師尹復武經郎制　爾頃以暴戾干罰茲以赦宥復厥官毋謂既復而不知悔洪平齋集淮西強勇軍統制呂深轉武經郎制勑具官某迺者山東逆儔敢犯王略大振貔虎之氣亟正鯨鯢之誅制閫第功以爾鏖戰進官三列仍統一軍其日夕淬礪以稱信賞可　楊輝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爾結髮從戎熟知虜勢赤心報國竟死邊鋒陞再級以示褒卹列屯之知勸可　吳駟特轉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鼓將中軍漆為之佐贊籌幙府每難其材爾從元戎備殫蜿畫躋榮一列毋替忠勞可　江陵府副都統孟珙特轉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天險也制閫設險加嚴峙芻餘具脊霑濟深培高屹然金湯之固第勞來上爾實程皆進秩二等用勸事功可吳泳鶴林集陳大紀降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刑之頑獷獄之放紛國僑所恥也爾守雷陽不靖共乎位而乃寄鬻邑之令璧鄰州之守且與扞戶戕及無辜其為頑獷放紛不以多乎鐫汝一階寔為寬典可　林景衡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閫門解罷矯其功緒而進以官淳熙舊典也爾素閑朝儀出領邊障遠以老及玷于臺評畀之祠廩所以示懲也今吏銓以解職之賞為請仍進一官所以示勸也勸懲是用朕亦何心之有可　張旺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江西捕賊有司上首功率各有差爾總師于與官軍大小二十七戰出則在諸營先賞則居功臣次亦退然有馮將軍之風矣其陟一階以勸諸校可　徐㴑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海瀕之民不霑王化結約諸峒弄兵僭竊之間爾攝守昌化分遣官軍左掎右截衝散舟於石牌滿下徑取鯨鯢而戮之亦可謂隽功矣陞之二階以勸諸將可　劉元實授訓武郎　俞朴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執爵賞之柄以馭其章爾朴幹才之敏爾元實職掌之勤雖曰沂邸戚屬而勤敏寡過所以敘遷有差示不私也然而幸豈可數哉爾宜勿懈于位可　李大聲授武經郎制　勑具官某江右盜起朝廷設封賞之科以迪有功爾統率淮軍糾敵王愾洗

賊巢而殲之遂使一方之民復還有生之樂亦可嘉矣晉職三階以勵諸將可

武義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京作坊東西染院禮賓副使為武義郎）

事實宋張廣東窻集宮受轉武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盜發武崗蜂屯境上爾統率士伍斬獲為多其增一官以示信賞鄭起潛立齋集金州觀察使添差淮東馬步軍都總管賀靖父已贈訓武郎永壽特贈武義郎制

朕以犧牲玉帛歲事合宮而推其福於中外為人子者舉得光榮其親所以廣孝治也具官某父某積善有餘克昌厥後是生賢息為吾虎臣屬茲霈恩申加愍飾以示教忠之勸靈而不昧其克顧哉

武翼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供備庫副使為武翼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王孝忠換武翼郎　勑具官某士有驚勇之姿沉毅之略雖身在絕域朕豈遺之哉驟命之官往思自奮可張廣東窻集紀道轉武翼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群醜弄兵擾吾赤子爾職在巡警斬獲有功是宜褒嘉以昭信賞鄭起潛立齋集故忠訓郎興元都統制司中軍統

制權知巴州杜沂贈武翼郎制　守禦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爾栖守巴郡提師嬰敵轉戰累日以衆寡不敵而殁可謂死城郭封疆者矣朕甚痛之爰詔司勳進官而錄其後忠魂未泯歆我懋章虞儔尊白堂集興州統制祿禧牧馬賞授武翼郎　朕惟軍中牧養之令歲稽其殿最之數而賞罰之爾善於其職而不乏吾事主帥以名來上何愛一官不以為爾寵乎洪平齋集同鼎武節郎來伯友武翼郎王聞顯武節大夫呼延賞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等漢關降者封賞之科唐著異域歸忠之傳爾委身王國効力邊城疊二秩以升華肩一心而圖報可　龐謙轉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滁陽介于兩淮恃城以為固修壞植圮爾與有程督之勞進官二列用示激厲尼職棘門勿憚鞅掌可　李彌遜竹溪集陽翹永昇換給武翼郎　朕念師老敵堅士卒苦戰有功必錄不以疑廢爾久於行伍累賞得官執符而來不加考覆而易以真命可謂優矣其勉爾忠以圖報稱吳泳鶴林集張范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風俗之好為欺誕文武一律也爾為浙西兵鈐以糴運覓官言之則利析秋毫行之則一籌不畫寧不誤我王事哉其上一階尚云寬大可　繆夢達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昔嚴延年為河南守坐選舉不實貶秩然所舉但獄史爾況長百里之寄

者哉爾擢自右科出衆邊障意謂必能友賢字民以閒布大信辟衆之除既失其平尚何以慰吾塞外吏士耶一秩之鐫實遵漢法可　齊敏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盜起廣右朝廷設封賞之科以勸有功爾總戎于韶奮身不顧援弓赴敵射殺渠魁厥功高矣雖以盪平江西之勞晉秩三級然賞不嫌重朕何愛一資而不以旌汝可　姜昂贈訓武郎李師舜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等往者盜憎官吏弄兵三衢爾等乃能率羸弊之兵當鴟張之寇躬冒矢石致殞元身其眎望風先奔者有間矣各贈三官仍錄其孤魂而有知尚服休寵可　劉熹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紅賊負國家海涵春育之恩穴我淮楚爾統轄樓船攻打淮陰城壁爲飛矢誤中遂殞元身亦可憫矣贈官字孤庸妥營魄可　閻安義馮琳並授武翼郎閻康民授保義郎閻康年授忠翊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美人閻氏逮事先朝命之不淑至于云逝茲攬遺言以近屬轉秩為請寧不惻然進汝一階勉祗厥命可　周書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襲賊不式王命出沒建鄴之間爾統厥司兵自成所赴唐石盡銳鏖戰殄殲渠兇卒能洗賊巢而空之汝之功勳其偉哉晉陟二級以勵三軍可　張旺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三衢寇遁竄句頃者愚民盜弄棘矜於山谷間長吏失職

不能綏安至勤王師越境擒捕豈朕本心哉有司上功進爾二秩庸示褒勸之典可　張翼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孝宗矜恤歸附憫其貧則與四任添差試其才則與釐務差遣載在寶訓可覆視也爾中原遺民仗義歸我祗役淮右亦既有年授汝以護戎之官華汝以轉秩之寵此皆舊比往服新休可　黃公輔降授武節郎何杞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等昔我真宗皇帝謂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爾杞守横州殖貨自豐不恤其屬是操心不平矣爾公輔守象州苛取重斂征及士夫是不能安遠人矣朕於往訓寔有愧焉各鐫二階可　鍾興嗣降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孝宗軫念兩淮戒飭疆吏應佃田植桑馬草木炭不許科抑人戶明訓具在也爾守歷陽科率較繁又越四條之外民何以堪持鐫二階仍奪祠祿少慰遠方之民可許應能東澗集趙冲何衆等並授武翼郎　孔武有力拱扈嚴宸服勤累年挽強應格並授勇爵仍錫身章往服榮恩勉圖忠報

敦武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內殿承制為敦武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郭六斤換敦武郎賜名芹制　勅具官某士為氣俗所激思建事功而以遠故棄之則非朕兼取之意也今命爾官往體予意可　修武郎韓湑捕賊有功可敦武郎　勅具官某爾自行伍授職軍門踴躍先登計級受爵至通朝籍可謂壯士矣可　從義郎賈晏武翼郎秉義郎元亨敦武郎　勅具官某等三谿之盜汝實碎之累增其官尚勤汝力可張賁東窻集張令衍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間者淮壖有備爾算是資爾祗事機庭厥勞可錄增秩示勸益勵乃勤　尚惟寅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間者嚴奉慈寧典冊以爾乃第祗事有勞頻增秩之賞援例自言請貤恩于汝往服申命圖報毋忘　祁慫押川陝馬特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隸役關外積有戰多驅駿西來復勤調護有功則賞朕何靳焉併頒贊書以為爾勸　張德純換給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關陝用兵第功行賞爾於行陣頗有勞能屢被優恩尚稽真授茲用易畀其務欽承　趙永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間者汝陰之戰士氣百倍爾於行陣斬獲居多莫府第功躐陞朝秩申錫書命式勸爾忠　劉行簡苕溪集王松改轉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奮身戎行以勞見錄併陞官秩是曰異恩益勵後圖無羞朕命可　王勝叙復敦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事貶

秩。既洗心前愆。叙之恩。務從優比。宜知奮勵。以稱寵榮。可　殿前司柏試副舊行門孫佐。王節。周寔。李勝等。武藝。與換教武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虎士。警衛周廬。易畀官聯。是惟舊典。服此休命。無改厥勤。可　長入祗候東西班都知權信可教武郎制　勅昔頗高之弓六鈞。技或未進。而由基之射七札。忠則無聞。爾陛戟有年。復工乎射。比加閱試。藝頗絶倫。往即銓曹。畀官武列。服于寵命。毋忘効忠。可特授教武郎。

修武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內殿崇班爲修武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劉宇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武爵非輕也。自一級以上。再閱然後迁。至于陞朝。可謂難矣。爾徒以義勇。一朝而得之。勿謂得之易而守之不勤。可　制延暉等補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世雖上文。兼收武士。翹關負重。無不用之。爾等資稟驍壯。勇而好義。量才授爵。往奮其奇。可　張廣東寇集朱洵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聞者盜發武岡。擭吾赤子。爾親戎行。頗有勞効。宜增厥秩。以示優恩。　臧琳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山陽爲郡。據兩淮要害之地。往時主將。嬰城自守。汝在其中。有足嘉者。增秩二等。庸示不忘。　王貞換給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聞者宿兵陝西。師出屢勝。爾於行陣。嘗立戰多。而師闕以便宜補官。猶稽真授。茲從易畀。以爲爾榮。　劉千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置司市馬。厥費不貲。爾部送在途。斃者過半。奪官一等。姑示薄懲。　魏葵轉保義郎。吳忠轉承信郎。彭孚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比遣屬使。通問軍前。爾等嘗從其後。與有馳驅之勞。肆增厥官。以爲爾寵。　霍青換給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關陝用兵。嘗公屢奏。爾於行陣。斬獲爲多。命秩之褒。尚稽真授。茲用易畀。其克欽承。　高遇孫成並轉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聞者敵人來侵。王師禦侮。爾居行陣。斬馘執俘。録爾之多。增秩二等。往服朕命。益勵乃忠。　劉後村續集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包秀等特授修武郎制　爾服勤禁衛。積閱歲時。乃序情而閱勞。俾參選而入仕。可　鄭起潛立庵集故承信郎充瓊州樂會縣令唐仲珍贈修武郎制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死事尤所當恤也。爾初階右列。爲瓊之樂會令。亦有志於事功者。遭值寇擾提兵勇往。遇寇而歿。朕甚愍焉。進官而録其後。庶幾幽壤。知我追褒。　故進義副尉棗陽忠義中軍統制孟宗德贈修武郎制　恤死事所以厲名節也。端平襄陽之難。爾一門忠義。父子死敵。功著而官未顯。身歿而名不彰。何以旌既往而勸將來。超以勇爵。併録其孫。忠魂如生。歆我恤典。衛後樂先生集國信所寄班祗應排辦國信所禮物趙大雅。改名飛英。應辦人使。到闕十次。轉修武郎制　隣使來庭。禮有常度。爾嘗執事。籌勞應格。俾通一階。是爲優賞。思所以稱此哉。可　洪平齋集李敏補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虜情叵測。以間爲寄。爾戍安豐。深察情僞。不爲利誘。仍效戰多。超授武階。用旌知義。可　吳泳鶴林集俞海等二十五人並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拱扈殿庭。歲月滋久。程其功藝。屢張不衰。引見授官。厥有彝典。往祗寵命。勿替忠勤。可　彭忠厚叙復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節義天下之大閑。寬大聖朝之厚德。靈川之變。衣冠之被汚者不但汝一人也。東朝慶壽七七。舊染之習。咸與維新。如爾元階。特與甄叙。可　宋復右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功疑惟重。識於商書。賞疑從予。筆於漢史。爾以制府之令送虜使於河南。與他盜遇。衆寡不侔。攖其鋒而殲焉。亦可憫矣。有司以功上。難者疑之。豈予忠厚之心哉。贈秩録孫。用賁營魄。可　馮勝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往者逆全煽亂。承楚征討之士。大者數百戰。小者亦不下四五六七伐。爾敢勇效力。射陽之役。乃能截水斷橋。與賊血戰。累戰幾十合。而竟齎志以殁。豈不可哀也哉。贈秩字孤。以甄壯烈。可　鄧起贈承信郎。祝邦固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等。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汝職隸統兵。敵王所愾。爾以氣吞賊。遂殞元身。功既當疇。忠尤可憫。追還厥秩。仍録其孤。死而有知。尚服休寵。可　黃正邦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黎人之侵擾漢民舊矣。百年王土。半入夷腹。皆由朕之不德。亡以綏遠。爾爲萬安義丁之長。乃能直擣徑洞。復其侵邑。寇僅盪平。而元身亦殞矣。躐升武階。姑慰毅魄。可　賈嗣明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漢置令丞吏。掌守陵園。今以內供奉官。給事洒掃。親之也。爾端良敬謹。入侍左右。朕閔其勞。轉歸吏銓。祗護攢宮。無曠厥職。可　邵克忠授修武郎制　勅具官某。慶壽東朝。揚徽寶冊。薄海內外。咸沐湛恩。況爾戚畹外屬。可遺錫慶耶。特陞一階。往服嘉命。可

從義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東頭供奉官爲從義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秉義郎孟淇轉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往歲浙江民窮爲盜。武夫擒獲。豈足爲勞。有司文章不計首級。功疑惟重。盍膺殊恩。可　張廣東寇集葛晉換給從義郎制　勅具官某。爾以死事之孤。早列勇爵。奮身行陣。屢立戰多。承制遷官。尚稽真授。申錫書命。以爲爾榮。　吳仲舒

轉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禮隆宫掖澤被私門爾以近親宜霑寵渥陞秩二等庸侈國恩　衛門韓進等並授武翼郎郭遇等並授敦武郎宋訓等並授修武郎畢換等並授從義郎制　勑爾等入奄禁嚴閱歲滋久臨試便殿挽彊可觀咸命以官俾之從政益思忠恪以稱恩休孫覲洪慶居士集秉義郎張安國轉從義郎制　朕初嗣服都邑震驚文武之臣宣力中外褒功錄善邦法有常爾祗畏保躬廉勤服采進位一等以懋爾勞往踐厥官無忘毖慎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勝捷都虞候謝興換從義郎制　汝服勤戎昭既有年所其還軍候往即官聯吳泳鶴林集楊福興降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昔劉光世奏枯桔生穗高廟序之曰軍中有十萬鐵騎乃為祥瑞其他皆不足信夫哉王言朕常寶之以為御將之方爾總師壬當邉鎖告嚴不能圖上方略而乃繪芝草以獻此又光世之所不為者其上一階以為種吏誕謾者之戒可　黄鼎換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貂省之臣以供奉至尊為職歲月滋久賦祿銓曹舊法也法以馭幸朕不汝私益懋厥勤祗服于采可　葉节授武德郎劉鑄授武經郎劉允晉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以文母躋祔于廟凡奔走殿庭莫不叙遷有差爾等掌司奏記涖職惟謹各進華秩以示褒嘉爾毋曰一官可以倖得也可　江海叙復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善將者御軍以律爾縱其下肆掠邉氓豈得無過爰撫輯降附以恩爾結其心俾禦敵境豈得無功矣積功以補過詮赦以叙官朕於誅賞廢置亦何心之有可　徐晞契叙復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兄弟不相及吉之刑章也爾兄晞稷曩帥淮安風力不殫啓亂納侮國不得不戒其咎而於汝何與焉罷以白簡叙之丹書朕亦何心之有哉　張裕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衆建女士秩賑外朝信國夫人朱氏定主于内肖命之不僭至於云亡遺言以屬吏轉秩請掌不恤愆進爾一階勉共厥服可　章焕等五人並換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給事殿庭閱歲滋久程其功緒法當授官往參武階益懋忠報可　鄭峽先權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長淮千里護風寒者不過數處而浮光安豐尤其要也爾書生耳當韃騎馳蹂之衝乃能式遏其虐勵戰士汰冗軍又以勞著是則可賞矣特陞二秩勉竭孤忠可　趙章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曩韃虜虔劉西陲凡官軍吏士望風而奔潰者肩相摩也相屬也爾為統兵官乃能親率孤軍馳敵師而死焉亦可謂勇於義矣追贈三階特官一子九原有識尚克歆承可　戴必勝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殁於王事載之金科玉條溺死其一也剕以殿巖將領躬督糧儲纔渡漆河而元身遽殞矣豈可不哀也哉追封五秩仍字其孤尚冀營魂歆我恤典可　沈宣之贈從義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海陵初復經理皇城爾為督運官共樂王事屢瘁服役至于淪亡亦可哀矣超增四階以旌營魄可　溫林贈從義郎李威贈秉義郎呼延栻贈忠翊郎楊顯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往歲韃兵闖我蜀口狼奔獸突孰敢少嬰其鋒爾等或起身行陣或仗義歸朝各將一軍誓滅虜賊天胡不佑竟殞元身說者謂非木皮嶺一戰之力則韃必不肯委蜀而去眷念功飾往併字其孤以妥英魂以作義氣可

秉義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西頭供奉官為秉義郎）

事實宋劉才邵杉溪集劉永叔秉義郎制　勑朕待下以寬記功使過况嘗遇節其肯忘之茲用叙復官聯仍俾自效思既厚矣圖報之志爾其勉哉可　韓駒陵陽集趙敏修狀堂姪李奭李袁秉義郎　勑具官某等漢有武爵以賞戰士然其所賜不過一級朕嘉爾等忠義有聞躐授官資往輸勤力可　儒林郎俞積可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盗賊群輩患苦良民尉能捕誅宜有褒賞可　歸朝人張幹補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鷙勇之臣

時有可用雖在絶塞予不汝遺可　張廣東窻集高克明換給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閫外以便宜升黜爾於期會以勞獲賞中錫贊書俾從其授益思自勵期稱恩休　都虞候潘立等換秉義郎制　勑某人等以列營之長易畀右銓雖豁歲勞時乃優典夫解軍律而服官政釋介胄而從周旋紳笏之間亦足以為榮矣往服新命毋怠欽承　羅統轉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南蠻黠酋聚衆干紀帥閫承命遣兵蕩除爾預有功宜膺信賞增秩一等往務欽承　吳俊轉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淮西用兵士氣百倍凱旋第賞亦不踰時肆疇爾功增秩四等益思自奮以稱所蒙洪文安公小隱集廣勇下名副指揮使鞏秀換秉義郎制　鞏秀等十一人拍試引見換官有差爾服在轅門藝隆技擊寵加官使以獎爾勤汪藻浮溪集信陽軍義士首領孫仲等補秉義郎制　爾等頃以徒衆弄兵潢池聞朕招携幡然聽命其膺銓錄以待使令尚服予恩無渝所守范石湖大全集勝捷都虞候周元可秉義郎制　爾結髮編伍克有戰多易官前班以華其老矣心勿懈爾稱明恩　忠訓郎柴進修蓋營寨有勞可秉義郎制　爾倚功壁壘能悉忠力典司言狀進其武階夙夜敬哉益淬來效　振華軍都虞候劉俊馬軍司都虞候小劉安並可秉義郎制　爾等

武以戰多，服勞小校，登繙軍瑣，易授官班。忠力方剛，勿忘報國；衞從樂先生集僞膺保義副尉梁法特授秉義郎制　朕興六月之師，復中原之境，凡衣冠之舊族，與強勇之遺黎，孰匪故臣，皆吾赤子。爾奮自窮塵，率先來歸，俾超進於武階，示深嘉其志尚。永肩忠義，共建功名。洪平齋集石天瑞白華補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方城濯征，無瓠震潰，執訊獲醜，餘燼爲空。爾能自歸，貸而官使，尚圖忠効，用答生全。可吳泳鶴林集方愷授秉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執爵賞之柄，以馭其幸。爾沂王賦屬，寄職秩班，率履惟謹，特進華秩，以示褒嘉。爾毋曰名器可以幸得也。可

忠訓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左侍禁爲忠訓郎。

事實宋綦崇禮北海集承奉郎趙良翰可特與換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爾挾占卜之技，遊公卿之門，寅緣受知，假託入仕，謂當蓋匿，稍自矜持，乃因擾攘之時，輙露姦污之跡，既傷風教，實玷搢紳，顧難冒於文階，俾更從於武選。往安爾分，其革乃心。可許翰襄陵集迪功郎上官宏邊功換授忠訓郎制　爾以賞爲郎，而邊臣奏功，具名來請，朕弗之逆也，而改爾之秩，以從武列。尚圖報効，毋怠寵榮。張廣東窻集李謹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黃海之利，國計之所資也。推行無方，則害良法，爾以增羨聞於有司，亦可謂能稱其職者矣。陞秩示勸，尚勉之哉。楊青、王琪、張皐並轉秉義郎。馬進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等，間者淮上用兵，士卒爭奮，爾以驍勇，斬獲爲多，載疇爾功，用須信賞，肆增厥秩，益勵乃忠。鍾撙、牛子正並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盜發湖湘，依險拒敵，爾等挺身行陣，斬獲居多，其增一官，以示信賞。張攸彦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禮隆宮掖，澤及外家，母舅之親，宜同其慶，陞秩二等，膺佇國恩。楊千轉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頃奉大將之檄，獻俘于朝，戒慎在塗，有勞可錄，增秩一等，是爲優恩。劉行簡苕溪集都虞候郭永、王全、劉千等，遇明堂大禮，合該換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名在赤籍，積日累勞，易畀官聯，是爲舊典，往祇厥事，以稱汝恩。可吳泳鶴林集陶琦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給事宮省之臣，積勤寖遇，是爲稱職，進秩一等，以旌其勞。祇服寵榮，尚克知勸。可　丁信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永城面睢陽，背靈壁，古大縣也。淪胥既久，再歸職方，郡將之任，寔艱其選。爾往衆障，已越一年，撫字防托，備殫勞勤，朕用嘉之，特進華階，以勸邊吏。可　張龜壽授忠訓郎制　勑具官某，昔代北墾田，歲收二十萬石，省度支二千萬緡，唐朝賴之。爾總忠義兵，受制府旨意，乃能勸督壯丁，悉力開墾，三年所入，物以石計者幾四十萬，遂使國家省漕運之費，邊兵無庚癸之呼，何惜一階，不以旌汝。可

忠翊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右侍禁爲忠翊郎。

事實宋韓駒陵陽集成忠郎張行忠可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守臣言爾總戎甚肅，効官甚勤，營壘鼎新，功爲第一，考實宜賞，序遷益欽。可　迪功郎史子淵可忠翊郎　勑具官某，自漢以來，尉職盜賊，能者禁暴戢姦，使不得發，其次廣設方略，發即禽制，汝爲其次者，朕尚有賞，況能厥官乎。往思勉之。可張廣東窻集常得賢換給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關陝用武，幕府第功，爾預有勞，嘗蒙信賞，易以真命，益務欽承。劉迪轉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入衛行闕，歲月滋久，進秩一等，式旌其勤。都虞候劉德換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列營之候，謹於廣慶，服職滋久，有嘉忠勤，爰因大賚之恩，俾易右銓之列，益圖報効，以稱所蒙。閻立換秉義郎、李順換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等，出入禁衛，亦既有年，疇其夙夜之勤，俾正右銓之列，往復官政，尚勉之哉。呂言贈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江西群醜弄兵，爾以王事遇諸塗而歿，贈官二等，并錄其孤。死而有知，尚歆吾寵。趙善獨轉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爾以宗支，頃遭淪陷，僞邦不屈，志尚可嘉，脫身來歸，宜示褒勸，贈秩一等，益勵爾忠。鄭起潛立齋集故借補承信郎淮東制置司帳前統制趙祥贈忠翊郎制　自古皆有死，爲國而死，雖死不死也。頃虜犯安豐，爾捐軀赴援，血戰數十合，身被數十鎗，不能救爾于鋒鏑之下，爾死固得其所，朕爲動心傷痛。宜詔司勲，進官而錄其後，忠魂未泯，歆我愍章。吳泳鶴林集楊椎、秦隆俱贈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等，往歲韃虜虔劉西陲，凡官軍吏士望風而潰者，肩相摩地相屬也。爾以金司統兵官，出援漢沔，與虜鏖百丈嶺下，馳敵師而死焉，可謂勇於義矣。追贈五階，各官一子，九原有識，尚克歆承。可　賈佑贈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韃寇西陲，首犯鳳集，辛卯之役，汝佑再戰而虜再北也。未幾而生兵日滋，汝與寔與世隆俱巷戰而死，所謂三則竭矣。特畀三階，仍官一子，以示朕恤功之意。可　李宗玘授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朕並建妃嬙，助理陰教，凡其戚畹，咸與優恩。汝其思名器之不輕，往致共而靡懈。可洪平齋集董昇、葛仙，白身補忠翊郎制　勑具官某等，拔自材官，戍吾邊壘，勇而

知義不墜職謀登名勇爵之榮勵志事功之會可

成忠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左班殿直為成忠郎）

事實宋李彌遜竹溪集郭貴贈兩官成忠郎制　春秋之法死王事加二等爾臨敵致命奮不顧身朕何惜不追進官資以為爾地下之榮乎尚其有知歆此殊寵韓駒陵陽集蕃官厄膝轉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爾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應格當遷可張廣東窻集許明轉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慈寧凌嚴實視膳問寢之地爾於營繕積有勞能其增一官以為爾勸姚之紹換給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以忠勤嘗從羈紲家貲進秩尚稽真授申錫書命益務欽承藍安道轉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爾奉帥閫之檄護送罪人有勞道途阻修跋涉艱苦肆增厥秩其務欽承劉義換給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關陝用武帥閫第功爾執干戈嘗與賞秩易以真授益為爾榮其務欽承益圖報効劉深轉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黃海之利國計所資會課歲終以增羨聞非善於其職者弗能也增秩示賞以勸其餘喬遵轉忠翊郎楊志寧王傚並轉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比從近臣將命于外道途阻修行役良苦增秩一等以勞其還孫覿鴻慶居士集校尉潘迪保義郎李山成忠郎制　城下之戰大將以敗績聞閱三時而裨佐以部敵之功來上超進位等不汝瑕疵無忝厥官往圖報稱鄭起潛立庵集白身進士徐子寅特授成忠郎制　武功有爵自漢為然上功幕府以爾提兵禦寇之勞以武立功以武命爵宜也其疏異渥改畀新命勉圖事功毋畀鶡冠而不知勸忠翊郎前韶州兵馬監押周昇在任不法降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爾為兵官而州家以侯景因來諗雖會恩不汝貸也其鐫一階以警慢事可吳泳鶴林集蓋天祐贈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韃騎虔劉西陲豕突豺奔罔有當其鋒者爾奮身義旅攝郡沔陽撫輯流移曾未安宅敵王所愾遽殞元身可謂死於義矣贈秩録孤以旌毅魄可　李宗瑛俞懼並授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等周爵后稷見於詩者獨元舅申伯而已後之光寵外親者恩數寖廣爾等以冊寶之恩陳乞轉官朕何惜此然食其榮而怠其事則有馭幸之法在可　雍淩授從義郎張元長授忠訓郎節公正授成忠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退朝之暇務學為先廣廈對儒臣之英露門徹皇祖之訓允而屬吏咸與推恩其懋忠勤以服休命可李璧鴈湖集忠翊郎劉元鼎降保義郎從義郎辛惣降忠訓郎忠翊郎馬晟降成忠郎制　朕惟御軍以嚴固也亦必恩信素結其心而後法行而人不犯爾等幸以拳勇備數行間苟能仁恤士卒正身率下則雖虓虎之倫可使畏威安若兒女何致狺然狠鬭如彼無忌哉鐫官貶職姑示薄懲尚迪予訓勉殫來効

保義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右班殿直為保義郎）

事實衢州府開化縣志保義郎王進紹興二十五年將兵來衢捕亢寇死事贈兩官仍官一子（丘見集職止志美詳）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荀沂補保義郎制　勑使宜補官蓋一時之權必考實於銓曹乃加真授所以慎名器也爾既經裁審肆錫賛書祇服恩榮益圖報稱可　林貳補保義郎制　勑明於禍福捕獲凶酋躐授官資用彰信賞且以為改自新者之勸益圖後効以稱茲恩可　闞達轉保義郎制　勑國家設為軍賞以獎戰多輕重視功用伸激勸爾奮身巡徼捕寇有勞宜進厥官是為褒典往其祇服毋怠宣勸可韓駒陵陽集武舉侯拂等與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策士于庭以觀其所學臨試技擊以觀其所能爾等博貫軍書或善騎射按國故事授官有差入仕之初其勉勿懈朕有高爵惟子大夫勉之可歸朝官率府副率張慶譽換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國家武爵以寵軍功爾驟得之其可不勉可張廣東窻集王喜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由蜀道入虜禁嚴匽濤良勤宜有褒賞進官一等其務欽承韋珏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母后言還普天同慶爾以近親之懿實從六騑之行宜有異恩以昭寵渥肆命爾秩往務欽承李璋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盜發嶺南良民驚擾爾乃伏義首奮自備衆糧殄滅為期功狀甚著增秩二等式勸爾忠宋晛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奉上慈寧冊寶爾以祇事有勞久而未録肆增爾秩以示朕恩王靖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奉大將之檄獻俘于朝護視良勤不可無賞增秩示勸為爾之榮衛康祖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典司內省歸屬惟勤故於淮官之初肆增禄秩之渥載稽令典聽以賞延以爾恭慎恪勤於禮無越雖緣父寵時乃國恩其思修己之方以圖報上之効皇后宅門客賈安國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禮隆宮掖澤被家庭匪朕爾私事存彝典增秩二等庸示異恩高俊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激於忠義脫身來歸肆命以官以為爾勸宜思自効無怠乃心張全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頃遺淪陷脫身來歸節義足嘉可無褒勸增秩一等以

勵爾忠 趙横補秉義郎邦進劉義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爾等夙蘊忠義不忘本朝偶隔封陲而致淪陷脫身歸正良用歎嘉肆命以官以爲爾寵 劉鼎換給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關陝用兵士卒爭奮策功帥閫爾亦與焉易命以真旌足榮矣以忠爲報尚其勉之 孟德轉武翼郎程進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群醜孏聚擾吾良民爾於戎行立功自奮肆頒信賞庸爾寵嘉孫覿鴻慶居士集下班祇應張顒保義郎制 朕以勇爵勸天下之士爾以身徇國破敵而還有司第勞超進位等往思勉勵膺此寵榮翟忠惠先生集奉聖旨哲宗皇帝隨龍人拱衛大夫王琮身亡其合得轉官恩例特許回授男王仲詢補保義郎制 朕追述先朝九左右逮事之臣靡有所遺雖不有年使世其祿於以勸爲人後者爾實預被無忝所生許應龍東澗集閻良臣可特改補保義郎制 掖庭進封揩之舊比表襃咸屬悉霑恩渥矧爾積德慶門實生賢媛肆頒成命改畀官資尚服寵榮益殫恪謹周益公集保紹郎衛百揆父經年九十三歲依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二日明堂赦補保義郎致仕制 勑某人三代肩方之制久廢不講未暇延見高年也故國家每肆大青必出爵以禮之是亦古之遺意歟有司言爾子在官爾年應格故推宗祀之慶而以一命加焉往祇寵榮尚保終吉可李壁鴈湖集謝秉文降保義郎制 致使無貳禮律所嚴秉除僥倖心則何忍爾欲進官獨無他時乎匿服自陳秉彝安在此於孝治之朝不可以無詰也貶秩二等尚體寬隆往誦蓼莪之章別圖顯揚之報劉後村續集長入祇候殿侍廬進等換授保義郎制 禁衛換授之法以年勞亦以斗力汝於二者應格可以出而仕矣可張紫微集蓋城轉保義郎制 爾戮力從軍宣勞勵翼兩受權宜之令一頒寵錫之恩銓次功能叙陞階品往祇異數益勵壯圖可保義郎劉行簡苕溪集林子堯等補保義郎係從賊黨出首自新制 勑具官某慶賞之設非但勸善蓋知過而自新則亦在所錄焉蓋忠厚之至也爾頃陷非類旣而悔之轉敗爲功奮於自擇寵之命秩其尚知榮可任希夷斯庵集魏世南父九十一歲補保義郎制 錫高年爵所以導民孝也蓋有子服在仕版則視民庶特優又以屬士志也爾以耆齡適應吾令爰頒命秩昭示寵榮益務效忠以稱朕渥 王斌田芝招說知順昌府樊辛歸正有勞各補保義郎制 朕撫愛南北以各我祖宗受命民九在殊鄰久隔王化觸方而歸皆予迪簡爾善爲說詞有招携來遠之功我有勇爵與爾縻之吳泳鶴林集朱海叙復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楚酋肆逆襲賊壞邑將軍之功獨有扼天長

扞唐石耳清流冐賞之事幾若爲賊仇民汝得無過乎今旣以赦原矣其叙三階庶無貳過可 陳碩文授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人蠢彼釁擾歙于王略陷我赤縣百年于今爾能奮不顧老深入其阻盪平招納咸迪有功特命以官維忠之勸可 羅昉授承節郎李進授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蒐山之民獷悍弗屈俘掠我赤子怙終不悛爾等職爲逐尉鳩率陽丁盡力擒捕以正官刑亦可嘉矣各陞一級以勸有勞可 田有容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務川城當牂柯要路頃者諸峒夷人寇我省地爾受郡將方畧逆戰而前夷人奔北而不復反亦可嘉矣陞之二階以致不忘遠之意可 洪夢龍贈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富沙翼虎之變上首功擊皆鷂冠之士勤以百數汝以布衣諸生捭三寸舌與其子大詣入營諭賊賊將就擒汝罹酈生之禍亦可畫傷也矣身以武爵子以文階尚顧歆慈恤之典可 施嘩等四十五人並授保義郎制 勑某人等給事殿庭閱歲滋久攙強及格換授武階各懋忠力以答休寵可 洪平齋集歸順人李義承節郎張瑀李德魏珏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討叛以誼懷服以仁臧渠貸脅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祇戴寬恩飽圖報効可 趙應愚轉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王后六服周主以奄女御及奚實從其役爾爲胥史亦旣竣事一秩酬勞當思自勉可 歸順人王青劉天山米興王康李思齊門清劉全魏師愈王瑜李裕范天保並補保義郎制 勑具官某等王者大一統際天所覆孰非吾臣爾等效官外域歸命中朝授之右階拔于左衽其相與竭忠以報上可

承節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以三班奉直爲承節郎

事實宋史列傳韓世忠爲勇副尉時有詔能得方臘首者授兩鎮節鉞世忠潛行溪谷直擣其穴格殺數十人禽臘以出辛興宗領兵截峒口掠其俘爲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楊惟忠還闕直其事轉承節郎宋許翰襄陵集黃宴實可承節郎制 爾能深入谿洞斬馘醜虜陷鋭不顧傷夷可銓秩以官榮屬厥忠勇 蕃官莫延豐納土補承節郎制 盛時普覆遠人咸賓谿洞阻深籍土來請嘉爾首奮忠孝精白被以恩華往爲榮耀李彌遜竹溪集張安國換給承節郎制 爾以勞入官越時既久比加考覈載錫命書祇服恩榮益恭乃事 閻亮等承節郎制 胡馬亂華列城震擾爾等被堅禦侮賈勇鏖戰具有勞績爰陞品秩再錫命書往服恩榮益思報効韓駒陵陽集承信郎劉公彦可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惟后審官

恩無濫與勤勞之吏爵秩乃增可　秉義郎周純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適汝所坐發棄誠宜稍甄叙之無蹈前悔可　承信郎王錫捕賊有功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平賊之賞小大不遺汝乃自言益增爵級可　承信郎王佺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朕命元戎撫安北土汝隷麾下奏凱還歸定功序遷往欽毋怠可　蔡澤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谿峒僚蠻持擾吾圉吏能捕斬則序遷之可　鄭公臣男進與特補成忠郎賜名興狼臣轉男侑宿特補承節郎賜名宿制　敕具官某士復行陣視死如歸各捐一官以寵其子可　張廣東寇集李炼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朕閔遣輔臣出撫修聘爾從是役匿薄良勞俾增一官以為爾報　樊建轉忠翊郎樊𣏌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增秩之賞聽延其嗣蓋國家之制也爾以父恩遂膺茲典申錫命書以為爾榮爾其奉公律身圖報於其易則汝責塞矣　羅無咎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聞者群醜嘯聚官兵捕除爾以有勞應推信賞肆命增秩往其欽承　趙續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驍勇入衛周廬頃因霈恩例需優賞其增厥秩用勸爾忠　特奏名宗室趙伯浩趙彥堪趙善淵保義郎趙續之等並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朕術三歲之制臨軒策士諏以當世之務雖吾同姓之親亦

必試以言而後官之示至公也爾等挨武進拔諭語于廷文采粲然有足嘉者糜爾以爵尚克勉之　林通林覺祥並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閒者海道防秋廣集戰艦爾以材勇應募有勞其增一官以為爾勸　劉琦孫榮並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士有奮忠異域帥衆來歸雖其部曲之卑亦忘艱險之甚嘉爾志節用錫恩榮歸命以官毋忘報稱　陰皋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頃者坤維帥閫遣兵入衛爾護送在道匿薄良勤肆增厥官尚圖報稱　葛立方歸愚集趙彥壁取應合格承節郎制　汝群宗室子程試有司而中其選雖不及預集英之游特畀一官於汝寵矣許景衛黃墻集林朝佐可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爾攝事遠邑督捕群盜有司議賞進易武階往其欽承益務忠勇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承節郎王元慶降一官制（緣昨安撫准備差使與南妓弟楊插奴將狀於左右司理處判仰從良受州謝錢入己不合楊插奴赴酒庫祗應設法特降一官）爾服事天府不思祗敬厥職而乃託妓受賂罰可逃乎奪爾一官往其知懼　汪藻浮溪集大洪山僧守珍補承節郎制　頃者群盜皷行攻圍城邑汝營塢壁招輯鄉閭既衛善良亦除兇惡其忠可錄何惜一官尚勉之哉毋忘後效　進納陳真可承節郎制　國家用兵有節者死有財者輸所以

能漸也汝入金縣官蓋知此意矣往登仕版無忝朕恩　李壁鴈湖集閤案特轉授承節郎制　朕選建墳墉出於名族凡其親屬慶賞具延爾用此得官斯為優矣尚思祗畏以稱所蒙　陳止齋集格取應宗子時信等四十二人授官第一名補承節郎餘補承信郎制　敕某等有司考試之法至嚴密也而獨優於宗室子夫既閣畧以取之而授官與衆相等則非所以示公始屬右銓以須器使可　劉行簡苕溪集曹國彥改正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爾奮身行陣嘗有顯勞載錫命書俾更秩序尚思砥勉以稱所蒙可　衛後樂先生集江淮宣撫司契勘王皋康源當王師吊伐之初能背戎嚮華為首率衆捕殺海口巡檢夾古阿打并副巡檢夾古尚叔忠憤可嘉令欲各與補承節郎制　朕興北伐之師慰遺黎之望爾等率衆効嚮背戎嚮華斬虜來歸載嘉忠憤錫之命秩尚勉後圖可　洪平齋集王陞轉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造幣之楮來自蜀道爾暫綱程靡有稽失進秩一等用酬勞瘁可　崔興王信劉旺彭立劉政王才彭辛王用並補承節郎制　敕某人等壽春兩寨谷扼東西爾能效忠寇不敢犯登名勇爵益厲功多可　盧進李瑕宋廣等一十六人歸順補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王道以含逆取順為貴人情以用夏變夷為難唐鄧歸疆爾能自拔爵之

鶚升為我王官祗服恩榮毋怠可　吳泳鶴林集趙希坪補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人景元子孫宣力四方道宗破虜孝恭平賊史冊書之以為奇事然未之奇也當辛卯韃虜犯蜀潰賊跨州連邑長民之官多委印綬而去爾以宗英無尺兵在手乃能仗義團集保守東方奇於道宗孝恭矣何惜一官不以愧守城者可　趙崇廉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國家以進士科舉法試宗子自熙寧始大庭唱第汝實應格錫之武爵往服恩光可　趙與度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人朕以進士科舉法待宗黨其選優秀鴻臚唱第汝實應格錫之武爵尚懋厥勤可　黃守禮等八人授承節郎制　敕某等拱扈殿庭歲月滋久執事有恪挽強不衰引見推恩邦有彝典祗承休命毋替忠勤可　劉珪授承信郎王珪孟佺劉章換授保義郎孟佺換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等濮有弓高之封唐有契苾之將儻曰慕義可亡寵恩爾生于殊鄰式我景化既褫除於偽號合補正於王官益單忠勤嗣有褒擢可　范龍翔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祖宗朝士以畫半策獻一詩得官者蓋多矣矧當郡寇猖獗之時而能與光澤令珍殲渠凶誘說降附勇於自奮如龍翔者是何可不賞之授之一官毋以文儒薄我武爵可　趙燁授承節郎制　敕具官某昔稱西平有子裕乃父功蓋

為平淮蔡言也爾於維揚城屯戮力捍禦論功當在第下而以父為戎帥辭高於懇矣特陞武階仍典機幄尚朕序勞之意可 趙邢傑授武德郎徐霆授修武郎徐昇授秉義郎陸文彪授成忠郎楊福授成忠郎尹必勝授忠翊郎袁達陳青李福曹旺李如璋蔡王李海張聰丁亮許實馬昇等並授保義郎曹暕紀智春並特授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以韃人來庭遣使致聘擇汝等為之屬將命出疆各進一階以示寵其思攬飭以佐而長成禮還歸嗣有褒用可 官兵晏仙宋元贈承節郎制 勑具其等功疑惟重識於虞書賞疑從予肇於漢史當盜發江右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而爾元爾仙實奔走厥事不幸死矣有司以功上難者疑焉豈予忠厚之心哉贈官字孤廩妥營魄可 將官劉政李昱等並贈承節郎制

勑某等曩歲韃兵圍鳳集抵河池與吾忠義總管田遂鏖馬嶺下爾等各領民兵能佐而長馳敵師而死焉可謂死於義矣各贈華階以旌毅魄可 童彥從贈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下襄漢之兵收復新息爾統率一軍勇於敵愾首掠賊陣戰酣而鐵馬退縮每生者當知愧矣贈秩字孤尚朕恤功之意可 朱先贈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曩歲韃虜虔劉西陲我軍望風而潰者有相摩地相屬也爾將義丁乃能偕孫子馳敵師而

死焉可謂得死所矣追贈一階以愧西師之每生者可 張青等並贈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等往者全賊授首餘黨逋誅王命不式致屢天討爾等奮不顧身摩壘而進射陽湖之捷方聞而竟以元身殞於鋒鏑之下朕用愍焉進秩錄孤以旌毅魄九原有知尚歆耶典可 丁杰授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蓋言后妃之德宣著盛大而光榮廷被九族也爾聯戚椒房曾受武爵比因冊寶例與推恩進陟一階其服休寵可 王信之授從義郎李孝嗣授成忠郎黃琳授承節郎制 勑具官某等宜城為嶺南控扼夷蠻之地河池其要衝也往者淺蠻慢防侵我王略爾等獎率官軍盡銳鏖擊遂使賊兵望風納疑遁圍寧謐汝之功也各遷二階懋圖忠報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寫書官司務臣黎民表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毛道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七

郎

承信郎（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以三班借直為承信郎）

事實宋劉才邵杉溪集趙伯鎮換授承信郎制　勅便宜黜陟蓋一時之權銓曹恭覆乃加真授而先次換給所以示優其承殊恩益思自勉可　吳宗謹承信郎制　勅爾頃在殊方備嘗艱阻嘉其忠恪何惜一官紙服恩榮益思自勵可許翰襄陵集慶州坑爐火齊之才可承信郎（為自備才力不借官本貲別淨制依格補官）勅某地有珍產爾能發之以佐國用在法當錄勉爾力以聽官使可　邵護為父陣亡可承信郎制　士有伏節死事不得身受典賞則子獲承之所以明恩而起信也　金重寶等授承信郎制　邊吏無良羌戎弗率靖夏失守覆我嘉師朕心憯焉不忘震悼深詔執事摭錄其孤俾扶以官用慰伏節惟忠惟孝往服恩榮勿忝前修祇若予訓　節度使郭仲妻姪陳乞補承信郎制　朕於懿戚之臣加厚

其老而勤恤其亡猶以為未也至其族姻多俾甄錄而爾蒙澤焉往紡其躬以聽官使可　蕃官男為父陣亡補承信郎制　勅某等朕以仁覆天下欲息兵甚鬪者夏賊擾邊師不得息至使豪俊創毒於鋒鏑忠義伏節於原野非朕志也故深詔執事錄死事者之子孫厚厥寵秩稱朕所以哀矜之意可　周江呈試武藝補承信郎制　有司以爾武力聞朕臨觀便殿撓強驍勁可官而使往祇寵命圖所以報可　策移說承信郎制　邊吏言爾去戎即華忠劾純白有力於軍旌爾以官往其圖報　屈兕授承信郎制　爾能勤事伏節精白著明而弗獲受賞朕甚矜之秩爾以官用勸忠順　侍詔沈明補承信郎制　爾服勤染苑積有功緒寵以官使往虔勿懈可　林致和修造所有勞並補承信郎制　勅爾等祇服禁嚴有勞可錄序齒寵秩往懋事功可　李彌遜竹溪集彭大郎補承信郎制　致家以紓國難鱗經發焉爾祖以貲奉公軍用不乏一官及汝以報其忠往服寵休益務恭恪　霍興贈承信郎制　捨生取義知命者所難而爾能體國奮忠殞身王事錫官一等追賁九原魂其有知歆此殊寵　陽衞嗣興補承信郎制　伏節死誼知命者所難爾父忠勇帥衆至於殞身朕甚憫焉既收其秩復命爾官恩則厚矣其思所以保之　韓駒陵陽集故贈華州觀察使　王某婿黃尹等可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哀廉察之臣殫身從事所以拊卹其家甚厚願以爵賞馳於親屬汝尚竭力無忝朕恩可　徐勉等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士能不愛其身數與虜确朕獨何愛官爵不以及其子乎可　吳熙等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盜起吳中汝多俘馘蓋功無不錄所以廣恩也可　王仍有三項白身恩澤可回授與妻兄之子歐祐禧裕三人各特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任子之法雖大臣不得以及異姓今予左右之臣厥功甚茂願加恩於姻黨朕何愛爵賞不以慰其心汝尚盡力無愧所親可　進武校尉劉世良等捕賊有功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軍吏有功計級論賞尚思竭力効用轅門可　將仕郎分水縣尉伍激捕賊有功可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入貲補官計功受爵勿謂武弁而不究心可　効用陳序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盜發潢池爾多俘馘功無不賞以勸勤勞可　故承信郎王安奇男士明為父致賊殺害可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父見賊奮不顧身命爾入官以酬藎節可　進武校尉張勍等捕賊有功與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賊心弗悛復出為惡汝具知其謀議禽捕悉平寵受官資各思自効可　揚秀才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素推豪族性稟恭勤宜襲漢官承

固邊圉若能和輯種落肅靜峒谿則上報君恩下全世守可　蕃官常悅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平蠻之役爾在兵間寵畀一官以激餘勇可　進武校尉朱玩等與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汝為鐵官鼓鑄增羨宜無爵賞以勸勤勞可　進義副尉張澤捕賊有功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殘虜犯邊壯士用命書勳增級用激三軍可　毛景修特與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戰歿之臣官其族屬維國常典亦予至仁可　胡果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惟汝父淪身膏草野一官畀汝勿忘立功可　忠翊郎張濟可敦武郎秉義郎王寀可修武郎承信郎崔彥武可忠訓郎進武校尉蔣徐可承節郎鄜延路漢弓箭手第七指揮長行冦直可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平賊之吏已踰歲時嘗詔有司趣定功賞可　白身人靳之進可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方內久安盜剽竊發爾父勇敢督捕捐軀殞命爾官以旌勤事可　進武校尉何集丁畋並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卒伍逃亡或為盜賊有能招集是亦微勞可　武義大夫祈公良二子忠傑成忠郎忠孝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漢封弓高許其世襲汝父善戰遘疾而終其命有司官其二子可　馮芝等為段處鈞陣亡恩澤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維邊恩賞常卹戰亡故凡婚姻悉蒙馳爵爾受休寵尚

知戎哉可　景孝友為堂兄孝忠方賊陣亡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兄弟急難常情歎息今忠義戰歿貤爵爾曹恪謹其務無忝休命可　承信郎張師孟復舊官制　勅具官某以法威民坐累必罰以寬臨下遇赦皆蠲可　李彥章可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言念小臣捐身勤事錄其後裔用勸群工可　楊瑜等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羽林宇孤始自西漢言以戰死良用盡傷汝往即官勉為忠孝可　補承信郎朱瑾可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群盜悉平第功行賞獨汝未錄考實如章可　陳輝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由汝勤力息鋼日著俾繼官聯尚勤勿懈可　故武德郎晉成陣亡男仲圭等並可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終日力戰義不顧身官其孤兒以激勇士可　蕃人馮植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戰於臣工較考授秩特增一等用示優恩可　西方企仁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終日力戰義不顧身勇士戰歿深可憫傷汝當悉心卹其家事可　許景衡橫塘集李忠等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金冠犯順軍書奏報爾等有勞各命以官往其欽服可　郭元明補承信郎制　勅乃者適卒迷而不復爾能道朝廷恩意俾之悔罪自歸有司今錄爾勞命官初等往其祇服益思報効可　南景仁可承信郎制　勅某爾以勇果從軍兩河畢事奏功宜膺初命祇服寵獎益務公勤可　孟消等並合轉承信郎制　勅某等摧臣總戎鎮撫北道爾等各隸帳下有奔走之勞往服初命益務忠謹可　潘良貴默成居士集王俊彥補承信郎陣亡恩澤制　勅具官某叛逆干常將士用命既第戰功之賞尤先死事之人衍其恩榮俾及親屬是為渥澤蓋以勸忠往其祇欽毋忘報稱可　張廣東窗集鄒文轉承信郎制　勅某人間者嚴奉梓宮實國大事爾以舟檝祇命甚虔濤江之杭如過枕席增秩示賞用酬其勞　夏倬黃鎮南清崔之綱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漢制死事之賦餋於羽林蓋使嗣其祿也爾以外舅歿於干戈獲霑遺澤肆命以官以示吾優恤之意爾尚勉之　游李雄換給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妻之祖歿於行陣爾霑遺恩宜常格哉閫外便宜蠟補爾官今易以真亦以見死事之家朕所優也　葛中立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郵傳在途允戒嚴密爾營祇事遞發有勞其諧厥官以示勸賞　耿梅年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貤恩外姻朝廷所靳惟死事之家則得之所以勸忠也爾之補官蓋用此例可不勉哉　趙公晏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爾以宗子頃遭淪陷脫身間關志節可尚肆命以官以為爾勸　段延憲李光輔換給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死事之孤義無不錄帥閫承制秩爾

以官中錫贊書俾從真授　杜存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祇事掖庭閱歲寖久比因運位之變肆頒錄勞之恩命爾以官宜思報稱　仵安禮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仰惟太母還宮率土均慶奉迎之始爾預有勞增秩示恩往承毋怠　崔憲政補修武郎崔憲成補保義郎陳敦劉興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等咸蘊忠義不忘本朝脫身來歸良用嘉歎肆命以秩其務欽承　宗子趙師道補承信郎制　勅朕推親親之仁不間疏遠所以厚宗族也以爾幼遭淪陷脫身自歸年既及冠可以仕矣肆命以官往其欽哉　張彥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奉樞密之檄體幹有聞肆命以官以為爾勸益思自懋圖報朕恩　臧可恭換給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錄死之裔所以勸忠也爾以猶子嘗預優恩中錫贊書俾從真授益思自效期稱所蒙　王僎補承信郎制　勅朕駐驆吳會調度日繁爾伯父沖允首傾家貲以佐國用嘉其忠義命以賞延中錫贊書益圖報効　左之剛換給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死事之典念亡錄存爾以其婿嘗霑遺澤之寵中錫贊書俾從真授益思自勵以稱所蒙　張滸王戩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曩艱難之時用命則有賞念功之際死事所宜優遺澤之加許霑其婿是為異典爾等尚勉之　李遵補承信郎制　勅朕哀亡念存不吝爵賞爾父以身抗賊殞于鋒鏑之下錄爾以官以為盡忠者之勸尚勉之哉　范年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群醜猖獗弄兵潢池爾屢執堅擒捕自效肆頒信賞其務欽承　周諒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朕臨遣輔臣遠修鄰好出疆之始幹敏是資肆命以官式昭爾寵無忘勤恪用稱恩休　漢兒郝恕劉橫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夙蘊忠義不忘本朝脫身自歸良用嘉嘆肆頒厥秩其務欽承　高靖尹進並補保義郎王浩顧寧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比遣近弼案行營屯內申警備之嚴外廣綏懷之衆王靈所及人自華心既效順以歸來宜錫恩之可後肆命以秩用勸乃忠　郭庭俊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死事之臣朕所傷悼以爾繼絕俾承其宗肆命以官宜思自勵　李浹換給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死事之家朕所優恤爾以其婿嘗預優恩中錫贊書俾從真授益思自勵以稱所蒙　宗室趙師敏特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遵列聖之憲厚九族之仁矧當艱難之時尤優惇叙之典以爾幼遭淪陷脫身來歸養於公宮年及冠矣爰錫以爵俾服官聯往勵爾忠期稱朕命　王彥雍乞得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等淪陷之久忠義不忘脫身來歸有足嘉者肆命以秩其務欽承　孫覿鴻慶居士集　趙

邦補承信郎制　迺者盜起東南偏師進討將士用命殄殲無餘爾以勞能上功幕府遣膺懋賞汝往欽哉　閻維轉承信郎制　大將衆邊群才並驚審於用間爾以名聞往踐一官以圖報稱　左良辰承信郎制　朕分遣使臣宣勞萬里爾能自奮慷慨請行朕用嘉之進官一等益肩忠藎服我恩榮　進義副尉蘇子襄承信郎制　爾不受軀命間關賊中袁善叙功進位一等益思勉勵以稱恩休　焦詔補承信郎制　渠魁授首于今七年矣眞時將帥猶以來錄之功請于朝者功疑惟重何愛一命以爲後來之勸　鄭元亨承信郎制　褰承之慶肇及四方爾常駿奔以給吾事一官以懋厥勤往其祇服　俞僚補承信郎制　忠力之士以身徇國而飾終之典錄其子孫所以勸天下之爲忠爲孝也往祇休命無忝前人　覺中道中立中和各補承信郎制　爾父以死勤事朕甚悼之既時恤其家又錄其子往踐一官無忘忠順以永綏予寵禄洪文安公集趙師韡趙彥純補承信郎制（禮部狀取應宗子趙師韡趙彥純狀四經到省累試不中年四十已上乞依貢舉條令換補今諸宗室非祖免親取應三經覆試不中年四十已上者取旨量材錄用奉聖旨並與補承信郎）國家肄宗子貢舉之制可謂優矣爾四舉禮部而卒無成年及強仕援此自言錫汝一官雖惟殊遷汪藻浮溪集宗子趙彥謨補承信郎制　爾宗室子學業中程史此甚恩宜登仕版益勤講習上荅所蒙　進武校尉常薦等可承信郎制　爾頃因遣使奉幣以從既返國都宜酬其績進官一等尚勉之哉　趙善淑等各可補承信郎制　公族國之枝葉也萬邑猶能庇其本根而況於國乎此朕於艱難之時敦睦之恩尤不敢替也汝等幸同屬籍歲久浸蕃雖實出祖宗信厚皆如麟趾然身未編戶貧者或乘牛車各命一官使之從仕往安爾祿無負朕恩　仕渙補承信郎制　春秋時士有死兵者其家必得志於其國蓋貴人以所甚難者其報當爾也今予以爾從弟某死於城守褒卹有加澤之所覃遂至官汝嗚呼汝知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國家之恩不可妄得也可不勉哉　謝才等補承信郎制　頃者盜發潢池東南震擾汝從民伍斬虜有功可惜一官旌其忠勇尚圖來效以稱朕恩李壁鴈湖集蕭清已轉承信郎制　乃者兩府兵爲來上賚進謝儒示不忘勞也爾隸臺院亦預祇役列遷官秩寵謂幸哉往思忠勤以稱恩厚范石湖大全集將仕郎戴安國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爾家于海壖爲郡耳目冠船晝儀服襆過門物色成擒議賞中率益懋多績嗣茲以聞　忠義軍統制官耶律适哩妻弟蕭慶元可承信郎制　爾父遠東

之衷屢亢雌虜卒與姻黨同歸本朝何惜一官併寵其息　明州水軍統制下董珎招安到海賊倪德等可補承信郎制　東濱稽天盜衡而肆帥閫有命國威風馳爾奉辭揚靈渠背弭擇其祇曠賞無怠忠勤　進勇副尉陳廣捕獲海賊可承信郎制　姦盜阻海徼廼難攻爾以才豪爲郡所遣揚於巨浸俘致酋魁錫官嘻膺更勉來效　張建陣亡與子德普恩澤補承信郎制　爾父死於敵錄爾以官所以報也往哉惟孝惟忠以顯父休周益公大全集進武副尉陳玠轉承信郎制　勅某人乃者祖妣聖容歸安原廟汝嘗服役俶獲進階往祇異恩尚勉來効可　宗子伯瑀三經覆試不中年四十已上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汝庠慶天支自力于學雖三戰不勝而其志可嘉禮曰四十強而仕汝年至矣錫之一命毋怠初心可　岳飛孫甫申經緯紀綱並特與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等善善及其子孫春秋之誼也乃祖既信屈於地矣其可使汝曹尚與編氓齒乎各命以官勉圖報國可　忠州中取應宗子趙不括昨於紹興二十九年取到夔州路轉運司文解當年九月赴四川置制司類省試院覆試中第六名丁憂赴御試不及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乃者深念宗盟戢游西道均以十人之制踰其萬里之來汝既中程是當錫命往綏右列尚勉後圖可

歸正人管燮補承信郎制　勅某人爾父捨逆歸順不幸功未究而繼以死錄孤之澤踰二十年雖阻隔饑饉而王命不墜茲能自拔中界前恩勿忘父寃尚勉國事可　量試宗子合格二百六人內趙汝珦補承節郎餘並補承信郎合格雜犯附榜人趙師厚等一十人亦補承信郎展二年出官制　勅某人等太上皇親以璽紱授朕朕日承慈訓常懼之弗嗣永惟明俊德以親族雖屬疏不敢後也故首下量試之令以官支庶而爾等各負文藝應有司之格其錫一命使從官政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固無窮也毋以既仕而遂自止焉可　張紫微先生集盖成授承信郎制　朕賞懋踰時付便宜於帥閫功圖實效嚴考覈於吏銓茲命爲眞往勤圖報可特授承信郎鄭起潛立庵集白身借補人翟貴特授承信郎制　汝既德歸誠戰功曰多錫之勇爵何以假爲服此寵休勉圖忠報　歸朝人南師孟換授承信郎制　朕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爾既德歸誠趨事赴功既無二心何愛一秩勉思忠報嗣有寵榮　衛湜樂先生集袁寀因講定論語微章習學文字轉承信郎制　魯論終篇儒臣第賞爾習刀筆亦與有勞遂陟武階抑云幸矣可不勉哉可　劉行簡苕溪集田永年乞將父實爲建州軍賊殺死恩澤補女夫許登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死事之臣未嘗

不惻焉動心思其族類唯恐或失所以勸義士而蓋觀入也爾其異姓之親與霑命秩宜知自飭以稱所蒙可　吳譪以妻父陳思恭陣亡恩澤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閔夫忠義之士殞身矢石不得終于牖下也原恤其家以及姻黨爾獲霑命秩其思所以稱之可　賈進賊黨自首補承信郎制（文宣時正轉承節郎換給付身詞云爾私於從偽自擇甚明有嘉其忠超遷官秩中以書命其尚知榮）勑具官某爾審於自擇轉敗為功可謂智矣錫之命秩其尚知榮可　郎誠以妻父朱棄奉使未回恩澤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信使出疆淹時未返惕然興念厚恤其家爾惟外姻膺此命秩其知自飭以稱寵榮可　范忠陣亡贈承信郎與一子恩澤制　勑具官某爾奮于行陣固敵是求令爾殞身朕實有愧寵以命秩并録其孤魂而有知歆此至意可　陳惟忠以父陣亡恩澤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昨者虜犯襄漢爾父抗敵至殞厥軀朕心閔焉疏恩其孤以勸義士以慰九泉可　吳泳鶴林集趙必紡授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爾在屬籍遊宦西土能以文藝干覆試格雖災病遭逮弗克造庭錫之武階厥有異比示不忘遠也可　趙若鏞崇恩並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率循舊典褒宗子選士于大庭爾以西蜀道遠疾病遭逮不獲奉詔錫之武爵

厥有彝比往哉體予睦族念遠之意可　郝淩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守令親民之官而令於民尤近矧漣水介在淮北新還版圖收馭撫摩益難其選爾慷慨有義氣曉暢邊事外閫加借武爵俾宰我百里之民比及一年已著嘉績益錫真命往哉無棄爾成可　趙邦寧授保義郎佟仲源等一十三人並授承信郎　勑具某人等朕奄九有之師開中興之緒冠帶而長爵及爾曹滌除舊汙往服新命可　進義校尉王子宜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昔祖宗朝士以畫一策獻一詩而得官者多矣矧昭定辛卯坤方阻訌爾以儒家子自奮右科衣白衣持制檄左右戎旃輔翼智畧潰軍遁即盪定華之以武爵未為過矣雖然事會之來無窮益壯爾猷以竢復讎可　張袞雷張萬取授承信郎制　勑某等國家以兩科取士揚于廷而後官之舊典也汝出贊于軍以王事多難不能入對臚綱轉而上聞朕安得不亮其心哉錫之武爵尚懋厥勤可　劉宗孟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建郡盜起朕設賞格以迪有功爾以布衣諸生乃能率先王師深入其阻可謂勇於義矣賊既蕩平郡太守以功上何惜一官不以示吾信耶可　彭汝舟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往歲山東義旅歸附全賊包藏禍心凡忠於國異於己者必除去之爾父義斌寔蹈斷害然義斌雖死矣忠魂毅魄凜然如生汝舟既以狀聞何惜一官不以勵山東之義子弟可　徐炎卯補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朕於名器不輕以假人爾布衣諸生耳能以三江百餘家之衆應援數千衆已潰之兵編戶不驚糧儲無闕三州郡將交章薦聞朕何惜一官不以旌汝可　石良輔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嘉定己卯虜兵窺蜀探騎直闖潭毒之下爾父宣提偏師捍禦於三泉隻馬奇輪無返者天奪我名將賞方下而死焉亦可憫矣録汝等以官先皇帝之賞格在豈以久而不畀於爾耶益思忠勤服我休命可　吳允仁補承信郎制　勑某祖宗朝士以畫半策獻一詩得官者多矣矧峒寇披猖之時而能捐家財結塢寨鳩率義丁生致宄渠而戮之如允仁者可不褒賞之哉華之武爵以風多士可　全大榮全梁全熙孫徐良錢御之謝文龍謝大榮許大成鄭大澤並授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等閫以王舅子邑于謝後世之光寵外親者率獲此推恩漢廣博矣朕既備長秋之闈以官后族因是謝人併及其親汝等毋曰一命可以幸得也可　錢肇授承信郎制　勑具某人朕正建中闈助理陰教凡其戚屬特命以官其思名器之不輕益敬共而匪懈可　聶聞禮張銘孫必蘭並補承信郎制　勑某等朕並建妃嬪輔理陰化凡其戚屬各命以官汝其思名器之

不輕往敬共而靡懈可　俞　俞杞劉元植並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等進惟沂邸誕正名稱凡內外戚屬咸霈恩典爾亦肺腑親也拔之白丁畀以一命其思敬共毋曰官可幸得也可　燕宗仁宗道並補承信郎制　勑某人等召公之爵榮王之甥於朕則戚屬也朕方追惟文共之德施及伯姊則如其孤何惜一官不以旌寵可　全悉孫石孝貴邵若森張望等補承信郎　勑具某等朕於后戚之家不欲以恩掩法然我文母既膺褕于太室則推報親之恩以廣逮下之仁亦義之所不容廢也爾等皆恭聖親屬席慶深長命之一官往其祇服可　官兵圍瑞何青王俊贈承信郎制　勑某等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汝等執事兵行敵王所愾以氣吞賊遂殞元身功既當酬忠尤可憫追贈厥秩仍録其孤死而有知尚服休寵可　祝邦傑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往者峒寇慢防興師討擊爾以販嵓將領摩壘而前提關酣戰於白水之下扶創而歸元身遽殞亦可傷也追贈綠秩以旌毅魄可　夢澄授承信郎制　勑具官某三衢盜起弄兵於山谷間往往而群爾為鄉豪乃能自費糗糧率傭丁以擒捕大小凡一十一戰卒能降賊同功一體之人已命之官矣使非郡將以狀來上寧不遺汝之功耶特升一階以旌其勇可　[illegible]郎張世興之

成忠郎金子賓贈承節郎袁琛明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勇士不忘喪其元謂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死其事當睢陽横截衆陽乃能鏖擊血戰同日而死亦可謂忘於第矣贈官恤孤以旌毅魄可高著薌徽垣頻叢四川武舉正奏名張流特補承信郎制　蜀遠天日士與計偕始得寳于王爾擢右科以罹伏難不得一造闕庭並從近比特命初階慰歆哉毋忌　進武校尉洪揚祖督運有勞特與轉承信郎制　兵食備樂之大經誠得其人以督泛舟之役可無以旌爾勞乎爾奔走江浙能船粟以餉淮戍漕臣上功顧何以一階為斷洪平龔集彭協贈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勇士不忘喪其元義重於生也武休之役爾挺戈陷陣效死封疆而賊氣奪可謂勇矣薦升武級仍録孤兒英魂有知歆戴無憾可　張震雷張萬取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某人等武舉以郭子儀重爾兄弟講磨兵畧外肴燕登雲邊關之贊籌阻萬里之入對悉授初品開之榮途其相勉以功名見可　歸順人西珪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爾久厭旃裘樂慕冠帶縋旗所指相與挈符離而歸職方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厲可　歸順人于仙郭玠劉周游淑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等爾等久厭旃裘樂慕冠帶首挈舊鄉歸吾版圖可謂知義矣易授勇爵尚知激厲

可　歸順人孫政飽義邊寶張仲于德揚翼裴彪張寶高王受張旺渡漢臣邦海蔡青總成方元郭通蔡全張時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人等討叛以義懷服以仁纖渠貸骨歸斯受之爾能革心奚愛勇爵祇服寬恩勉圖報效可　劉顯以父評戰歿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蜀關禦寇虓將死勇爾父從之鏖戰殲歿羽林孤兒漢恩特厚錄爾一官用勸徇國可　孫林張旺告發軍姦並補承信郎制　勅具某人羽林失馭敢犯紀律爾發其姦慝正顯戮而京邑以寧登名武階儲材將列表示戎行使知懲勸可任希夷斯廉集具敏特授承信郎制　閻者淮卒有欲嚆呼旋即戒擒爾與有力致戮來上褒賞可稽其進一階益思報効　王石補承信郎制（保康軍承宣使張見道狀先任入内内侍省押班合得恩致）給事官閻之臣多歷年所追其釋位率有貤恩錫爾一官無忘懋勉　張世顯張世脩補承信郎制（贈光州觀察使張𤣩妻馬氏狀先任行營左護軍中軍統制出軍在廬州因禦擴叛賊狼抗不從被害身死得恩澤四資乙將兩資改使外有兩資乙與男等長孫世顯世脩）昔淮西之難爾祖以忠死焉恤孤之恩施以及汝命不易得往惟念哉胡銓濟歷集夏執中特補承信郎制　勅昔班姬維貴叔皮自以學聞而馮媛之賢野王不以倖進爾乃椒風之寵獲聯武爵之榮其視叔皮野王則有間矣尚能以水藥戰翕梁亦無戰馬服我明訓俾厥母若漢無私後宮之偏則于汝嘉可陳止齋集皇后親屬進武校尉韓大有特轉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日者吾后還省家廟朕循故事且酌有司之議推恩后黨而爾以諸甥亦與宰會例進一階豈不榮哉尚服寵章無忘忠報可　宗子汝璧對策中間全篇御題首尾各用一段湊成特降一官推恩補承信郎制　勅具官某策士於廷而無以對宜不在第中以爾屬籍予而不求其備姑命以官亦可謂茂恩矣可　程寓輸米特補承信郎制　勅某勸分之令下來有帥先為吾元元輸粟於縣官者而爾能奉明詔是足嘉與官以右選以勸後來可　宗子顯夫量試不中年四十以上特補承信郎制　勅某國家以侍屬籍至矣不得售於進士則有量試不得售於量試則有免試皆欲使之並仕版習吏事也爾其勉哉以稱朕意可　宗子師說等十人赴起殿試不及並特補承信郎制　勅某等爾以宗黨越在他州嘗得售於有司而道阻且長弗獲與親策之選置而弗錄朕心惻焉亦授以官庸示篤叙爾其懋哉可　昭慈皇后親姪孫杜士賓特補承信郎制　勅某朕惟藝祖之子孫自吾壽皇篤叙之恩備矣而於母黨頗無世祿宣任使之意乎取之白丁授

以右職爾其永懷無忝所自可　殿前指揮使左班年代上名劉成等十五人授脩武郎許元等三人授訓武郎御龍直上名方正等三人授忠訓郎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守闕行門游榮十三人授從義郎秉第一班上名婁勝等四人授承節郎散直上名孟端等七人授承信郎制　勅某等營衛士而遣之古道也而命以官則循恩矣往祇吏職毋替忠勞可　張諭正係隨龍祗應勤勞特補承信郎制　勅某日第攀附之勞而偶遺汝兹累年于此矣爰詔有司授之初官以見朕懷不忘疇昔可洪造盛洲集莫延膺承信郎制　爾棄其故土慕義來歸載嘉忠悃宜有襃異俾躋仕版用示恩榮　魏昂魏昌承信郎制　爾父盡忠報國死於行陣恩及存沒不一而足咸畀命秩勿隤家聲　錢宗俊承信郎制　富者盡財二毫一栈爾能捐私積佐急公上登名右列為爾之榮　趙伯強承信郎制　爾父蒙犢捷旗殞于行陣録孤之澤所不可遺往即官聯式思所報

中亮郎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中亮副使為中亮郎）

中衛郎

（宋史職官志政和二年詔易武選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

中侍郎　正侍郎　宣正郎

履正郎　協忠郎　翊衛郎　拱衛郎（宋史職官志已上政和六年增置武選七階）

通禁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禁郎從六品上）

通侍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侍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通侍郎正五品）

通掖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掖郎正七品上）

通御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通御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通御郎從五品）

禁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禁直郎從七品上）

侍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侍直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侍直郎正六品）

掖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掖直郎正八品上）

司贊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贊郎從八品上）

司謁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謁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置司謁郎正七品）

司閤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閤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司閤郎從七品）

司僕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僕郎正九品下）

司奉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奉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司奉郎正八品）

司引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階有司引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司引郎從八品）

靈臺郎（舊唐書職官志司天臺靈臺郎二人掌教習天文氣色天文生六十人五官靈臺郎五員正七品舊靈臺郎正八品下掌觀天文之變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事具天文志也事物紀原唐改太史為司天監掌天文歷數風雲氣色其小史有靈臺郎時乾元元年也）宋史職官志司天監有靈臺郎一人掌察天文祥異鍾鼓刻漏寫造曆書供諸壇祀祭告神名版位畫日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靈臺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太史院有靈臺郎一員正七品掌天文曆數之事　國朝諸司職掌欽天監四監五官靈臺郎從七品宋鄭獬鄖溪集靈臺郎制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然則日月之經會天星之隱見至於虹蜺冠珥凌蝕之變不可不察也具官某考步天路窮其精蘊占測祥祲咸有經驗稽其歲勞可用遷次靈臺之正俾之專領可蔡端明集解文質可司天監靈臺郎制　勑具官某被累免官歷經歲律屬此禋祀之澤釋其錮斥之文降錄舊資還齒仕籍益備檢押無蹈悔尤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太史局保章正呂琦可大史局靈臺郎制　勑具官某爾父推測有勞宜膺賞典許以回授序進厥官往服寵恩無替厥藝可

探賾郎（金史百官志天官階有探賾郎從六品上）

授時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授時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授時郎從五品）

究徽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究徽郎正七品上）

明緯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明緯郎從七品上）

候儀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候儀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候儀郎從六品）

推策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推策郎正八品上）

司正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司正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司正郎正七品）

校景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校景郎從八品上）

平秩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平秩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平秩郎從七品）

正紀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正紀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正紀郎正八品）

挈壺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挈壺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挈壺郎正八品）

司曆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司曆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司天監散官置司曆郎從八品）

司辰郎（金史百官志司天官階有司辰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司天散官有司辰郎從八品）

和安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和安郎　宋吳泳鶴林集方待問授額內和安郎曾良能授額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率循淳熙舊典修皇后歸謁之儀凡戚屬官吏罔不膺恩爾等充職內醫給事本閣預此優典合遷一階往復寵綸勉進爾技可

成安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成安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安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成安郎正六品宋吳泳鶴林集方待問授額內成和郎周端節授額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某等禮曰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爾等固醫官也給事東朝歲月滋久近以祔于太室各進一階階可升也官不可移也往其懋承之可　唐文遂授額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

某朕以文母躋袝于廟九殿庭官吏咸與推恩爾讀岐黃之書索號奇手服後歲久與有勞焉特陞一階往服休寵可　陳宗遠授頡內成安郎制　勑具官某朕並建妃嬪助理陰化凡其戚屬咸霑優恩爾以侍醫與被並賞勉進爾技以對寵光可

成和郎（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成和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和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成和郎從六品宋吳泳鶴林集唐文遠起復成和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之禮經九執技以事上者不與士齒汝固醫官也於百藥之品能辨其材直宿禁庭共事王府必推爾是使士終喪之禮難以責之往服舊官可

成全郎（沿革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軍器庫副使為成全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全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成全郎正七品宋吳泳鶴林集陳宗遠授頡內成全郎制　勑具官某朕以文母躋袝於廟應奔走殿庭各序官有遷爾醫官也執技以事上恪恭乃職朕何惜一階不以往汝耶可

保和郎（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以西綾錦副使為保和郎）

保安郎（宋史職官志政和初）既易武階遂改醫官之名權易副使為保安郎

保愈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保愈郎從六品上）

保全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保全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保全郎從五品）

成正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正郎正七品上

成順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順郎從七品上）

成愈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成愈郎正八品上

醫全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全郎從八品上）

醫正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正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正郎從七品

醫効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効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効郎正八品

醫候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候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候郎正八品

醫痊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痊郎從七品上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痊郎）從八品

醫愈郎（金史百官志太醫官階有醫愈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太醫散官有醫愈郎從八品）

肅和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肅和郎從六品上）

純和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純和郎從六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純和郎從五品

舒和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舒和郎正七品上）

調音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調音郎正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調音郎正六品

比音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比音）郎從七品上

司樂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司樂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司樂郎從六品）

典樂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典樂郎正八品上）

協樂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協樂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協樂郎正七品

掌樂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掌樂郎從八品上）

和樂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和樂郎從八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和樂郎從七品

司音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司音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司音郎正八品

司律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司律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司律郎正八品

和聲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和聲郎從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和聲）郎從八品

和節郎（金史百官志教坊官階有和節郎從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教坊司散官有和節郎從八品）

中郎（沿革西漢書百官表中郎秩比六百石。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注云中郎省中郎也。東漢書百官志五官中郎左）右中郎並以光祿勳統之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宋書職官志魏晉以來三署郎羅屬光祿勳猶依漢舉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各署中郎將以司之

事實西漢書遣張良立韓信為齊王使擊楚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令反漢與楚信謝曰臣仕項王官不過中郎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言聽計用夫人深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　卜式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漢武帝故事上嘗輦至署見一郎鬢皓白上問公何時郎也何其老也對曰姓顏名駟以文帝

時為中郎上問何不遇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又醜陛下好壯而臣已老是以三代不遇上感其言用為會稽都尉 息夫躬與孫寵謀曰今無鹽有大石自立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欲求非望迺與中郎右師譚共同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下有司案驗皆坐誅上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州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被以材能稱為淮南中郎職官分紀廣州先賢傳踈原為户曹書佐性廉出諸中部督郵張顯會客謝不與相見原歸家恥之寢息不食母問其故具對狀母曰犬器晚成但當勉之原於是晝夜讀書舉孝廉拜中郎

議郎

沿革西漢書百官表議郎無員多至千人秩比六百石漢官儀議郎蓋官也漢因之特徵賢良方正敦朴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充遊位又云議郎十二人不屬署不直事侍御史遷補博士諸侯王郎中令東漢書百官志三署有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令所使又曰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衞諸殿門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其中通志職官畧晉議郎遷為太守（山公啓事曰議郎許允宜為廣漢太守）遷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宋書百官志漢

東京有議郎與中郎侍郎郎中四等皆無員多至萬人

事實西漢書夏侯建卒自顓門名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太傅（詳本傳）眭弘少時好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 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元帝時年未二十舉為議郎東觀漢記黄瓊字世英以德行高妙公車徵拜議郎豐職也 甄宇字子普善傳子承周澤篤晉平叔叔子軼並以儒學拜議郎也 召馴字伯春以志操鄉里號之德行恂恂召伯春以明經有智讓講論拜議郎也 劉茂字子衛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墻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枝給福妻子百餘口福表為議郎 東漢書宗室傳初東海王蒼歸國驃騎時吏丁牧周栩以蒼敬賢下士不忍去之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皆引見於前既愍其淹滯且欲揚蒼德美即皆擢拜議郎 東平王蒼上疏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以良拜為議郎東漢書蘇章少博學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奏冀恃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遷定襄太守徵拜議郎 譙玄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朴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建寧中校書東觀遷議郎東漢朱穆奏記梁冀曰夫議郎以大夫之位本以式序儒術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將軍察焉東漢書石苞字延博為諸侯生篤行清吉學五經徵拜議郎也 劉淑字仲承舉賢良方正少學明五經桓帝時赴洛陽對策十二科為天下諸儒之表擢為議郎也 臧旻有仕才達於從政討賊有功拜議郎還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西域諸國事土地風俗人數種類具答悉亡陳狀手畫形邊奇其才歎息云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益部耆舊傳李尤字伯仁為議郎安帝寢疾使尤祠陵廟齋慎齋絜辭祝俱美上疾有瘳也續後漢書桓榮字子春師事歆陽尚書上召見令說尚書上善其說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授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上輙令榮於公卿前說經因問長安時舊事上曰得卿幾晚 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魯丕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丕在高第除為議郎 魏略太祖為議郎嘗見橋玄玄善相人謂曰卿有王霸之相然吾老不及也後過吾墓無忘斗酒隻雞 張承字公先少知名以方正拜議郎遷伊闕都尉承弟昭亦為議郎 田疇好讀書善擊劍隨太祖軍出盧龍塞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疇上疏陳讓以死自誓

太祖謂然知其不可屈乃拜議郎 楚國先賢傳石偉事吳吳平詔為議郎加二千石秩終厥身偉遂佯狂不受晉爵 北堂書抄晉起居注云太康中詔曰議郎趙亨質重純粹恩識通濟學之有舊方欲叙擢而得此篤意常念之梁書陸雲曾製泰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美之至都言於武帝召拜尚書議郎

寢中郎

西漢書馮奉世傳成帝時馮參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渭陵食官令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渭陵之寢郎也）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役職事優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

高寢郎

西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為高寢郎（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輦郎

漢書劉向傳以父任為輦郎服虔曰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廟郎

西漢會要功臣表江德坐廟郎夜失火免

園郎

西漢會要班稚為園郎又金敞傳云故事近日皆隨寢為園郎

謁者郎

西漢書百官表有謁者郎

外郎

西漢會要惠帝紀外郎滿六歲賜爵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

講郎

玉海隋經籍志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左氏而未行時陳元上書訟之乃以李封為左氏博士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

為訓解 後漢儒林傳序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舍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 傳亘郁上疏曰孝昭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傳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趙典拜議郎侍講禁內 亘麟為議郎入侍講禁中 王吉曰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治曆郎 玉海律歷志治歷郎平麻光（少嵊歷正書有司）志後志元和二年召治曆編訢李梵綜校其狀又問治曆者衛承李崇以為月當先小漢安二年治曆宗訢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漢官儀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熹平中故治曆郎宗整上九道術治曆郎中郭香劉固乞與本庚中元經緯有明

虎賁中郎 東漢書百官志虎賁中郎秩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宋書職官志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建元三年初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 兩漢蒙求和熹鄧皇后永元十四年立為皇后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隲終帝世不過虎賁中郎

羽林郎 東漢會要羽林郎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號巖郎（前書曰初置名建章營騎後更名）魏書官氏志羽林郎從第五品中 唐宋餘慶集羽林郎詩 紫髯年少奉恩初直閤將軍盡不如酒後引兵圍百草風前駐柿領邊書宅將公主同時賜官與中郎共日除大笑嘗儒年四十腰間猶未識金魚 宋吳泳鶴林集羽林郎詩 漢家官兵名羽林臂鷹走馬長楸陰選填並隸光祿籍宿衛日費司農金遊閒鬭騎前犯塞六郡良家人不耐黃鬚兒戰鄴下羣白袍兵劫花門寨義軍轉鬭無已時統令屬得名王歸封侯起第發賜賞仍是漢殿前孤兒

童子郎 東漢書臧官傳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注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年幼才俊故拜童子郎也 續後漢書尤雄奏徵海內名儒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三國魏志司馬朗字伯達十二試經為童子郎監試者以身體壯大疑朗匿年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異之 隋書藝術傳庾質秀才之子也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金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

挽郎 晉要事云咸康七年尚書僕射諸葛恢恭皇后今當山陵依舊公卿六品清官子弟為挽郎非古也帝常國士為之從夫其悉罷也 世說新語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任瞻）影亦好 北史魏冠儁傳儁性寬雅幼有識量好學禮記以選為孝文帝挽郎 唐語林賀監禮部侍郎時祁王贈制云恵昭太子補齋挽郎賀大納苞苴為豪子相率詬辱之吏遂捻門賀梯牆謂曰諸君且散見說寧王亦甚美矣 宋會要乾興元年八月（仁宗已即位未改元）翰林學士承旨李維學士晏殊等言至道中太宗皇帝山陵時宋白梁周翰各奏姪男補充永熙陵挽郎臣維有外甥之子王球臣殊有堂弟之孫詢欲各補充永定陵挽郎從之仁宗天聖元年正月流內銓言據永定陵挽郎王球稱蒙恩補授赴山陵行事別無遺闕緣是放選乞比齋郎例注官銓司檢詳長定格齋郎挽郎並是一類

出身入欲令王球依齋郎例許於南曹投狀從之 湘山野錄真宗國恤凡蔭補子弟有當齋挽之職者若齋郎止侍齋祭若挽郎至有執紼謳導靈仗者子弟或報之王沂公曾在中書翰林李承旨（維）視沂公為姪從（凡兩）日詣中堂求免其子挽鐸之執沂公曰此末事請叔丈少候首台聚廳當白之丁晉公出廳沂公白之丁遂諾謂李曰何必承旨親來李遂拜謝拜起戲謂丁曰昨日並今日齋郎與挽郎蓋言兩日伺之丁應聲曰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滿座伏其捷敏而事頗妥帖不數日遂出未及洛而南遷下淚之識也

定律郎 晉書裴楷傳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律郎

散騎奏舉郎 南史宋明帝紀泰始七年春正月置散騎奏舉郎是年秋七月丁巳罷之

童子奉車郎 南史梁武帝紀天監七年秋九月壬辰置童子奉車郎

羽林中郎 魏書官氏志有羽林中郎從第四品上

奉乘郎 魏書官氏志有奉乘郎從第五品中

辨章郎 魏書官氏志有辨章郎從第五品下

翼馭郎 魏書官氏志有翼馭郎從第五品下

高車羽林郎

（魏書官氏志有高車羽林郎從第五品下）瞻人郎（魏書官氏志有瞻人郎從第五品下）方者郎（魏書官氏志有方者郎從第五品下）主書郎（魏書官氏志有主書郎從第六品上）主事郎（魏書官氏志有主事郎從第六品上）方舞郎（魏書官氏志有方舞郎從第六品中）掌服郎（魏書官氏志有掌服郎從第六品上）掌筵郎（魏書官氏志有掌筵郎從第六品上）虎賁郎（魏書官氏志有虎賁郎從第六品上）司事郎（魏書官氏志有司事郎從第七品上）符史郎（魏書官氏志有符史郎從第七品下）直事郎（魏書官氏志有直事郎從第七品上）三衛郎（宋史職官志三衛郎一員秩比太中大夫中郎為之貳文武各一員秩比朝議大夫三衛郎治其府之事率其屬日直于殿陛長在左立起居郎之前貳分左右文東武西立都承旨之後仗退治事于府後又詔以三衛郎為三衛侍郎）親衛郎（宋史職官志親衛郎中郎各十員日直于殿陛立于殿上兩旁仗退則治事于府以后妃嬪御之家有服親及翰林學士并管軍正任觀察使以上子孫充）勳衛郎（宋史職官志勳衛郎中郎各十員日直于殿陛立于朶殿仗退治事于府以勳臣之世賢德之後有服親太中大夫及正任團練使遙郡觀察使以上子孫充）翊衛郎（宋史職官志翊衛郎中郎各二十員文武各四十員日直殿陛立于兩階衛士之前仗退治事于府以御監正任刺史遙郡團練使以上並以親兄弟子孫試充）授經郎（元史百官志奎章閣有授經郎二員）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八　十八陽

郎

三署郎（諸集拾遺秦初置郎中令其屬有三署一曰五官中郎將二曰左中郎將三曰右中郎將每署又有郎中侍郎西漢因之惟田蚡少為諸曹郎乃尚書郎其他如馮唐為郎中署長直不疑盜同舍郎金顏駟三世為郎楊雄為侍郎鄧通黃頭郎以此言為郎父任為郎之類皆是三署郎）文武郎（續漢書方儲為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位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理儲拔佩刀而斷之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親御郎（晉書劉曜記曜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幹者為親御郎被甲乘鎧馬動止自隨以充折衝之任）西省郎（南史王韶之傳晉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誥住西省因謂之西省郎義興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補通直郎領西省事）同直郎（雲谷雜記予在龍舒日得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建經藏記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縣事李翔撰觀者皆訝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刊予曰作文者必天聖明道間人讀至末果得天聖十年歲月咸問予何以知之予曰同直本通直避莊獻太后父諱故云莊獻同昭陵聽政乃天聖明道間以故知其為彼時也明道以後不復諱矣蓋莊獻上仙臣寮即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從其先諱今軿車上仙山園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諱宜盡復三朝之遺法欲乞有若以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大夫為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通直郎為同直郎通引官為承引官普通門為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式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此事出於一時權宜而僅行於十年之間非因石刻後世無從見之歐陽公趙明誠洪文惠多以碑刻為書傳之證正由此類）紫微郎（能改齋漫錄劉莘老賀宋舍人啟曰總為贊書其任乃古之內史觀諸上象其文猶天之紫微唐六典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復舊唐會要中書舍人開元元年十二月一日改為紫微舍人五年復為中書舍人故開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六員每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蓋紫微皇居以比天文紫微

宮有令。有舍人。紫微宮中官屬也。白樂天為舍人詩云。獨坐黃昏誰作伴。紫微花對紫微郎。然則以紫微為舍人不可也。

採花郎

戴埴鼠璞。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團司。年最少為採花郎。本朝胡旦榜。馮拯為採花。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蔡寬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為採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採之。本非貴重之稱。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東軒筆錄。謂期集選年少三人為採花使賦詩。熙寧。余中為狀元。乞罷宴席採花。以厚風俗。從之。恐因此訛為第三人。王明清揮麈錄。李昌武宗諤之子昭遘。十八歲鎖廳及第。昭遘子果卿。果卿子士燾。皆不逾是歲登甲科。凡三世俱曾為採花郎。亦衣冠之盛事也。宋黃裳演山集贈採花郎詩　採花車騎似游龍。未入桃園先聞風。衫上十分新染翠。衣間一點半開紅。身如騏子無雙俊。人報鼇山第幾宮。使是醉仙何處去。上林園在五雲中。　代採花郎詩二首　蟾宮兄弟滿清都。競向花前醉索扶。昨夜碧桃源裏去。藥香多少上蜂鬚。　鞭上蘆花柳色中。忽忽須放狀元紅。東君已播芳菲令。莫倚雕欄待曉風。

武衛中郎

高似孫緯畧。魏許褚從太祖征馬超。韓遂破之。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中郎號自此始。

侍芝郎

續後漢書孫皓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寸。東觀案圖名鬼目。遂以耇為侍芝郎。銀印青綬。

平慮郎

續後漢書孫皓傳。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買菜。作平慮草。遂以平為平慮郎。銀印青綬。

夕郎

青箱雜記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為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崇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亦謂之夕拜。崇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唐稱時為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吳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畫青畫曰瑣。崇柳子厚云。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辭子我夕。趙文子礱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畤。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顏氏曰。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禮也。郊泰畤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摭言云。羅隱聞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伴赤松遊。容齋四筆。唐人呼給事郎為夕郎。步里客談。元祐間。顧子敦臨為夕郎。封駁任情。呂汲公大防諫之。於呂正獻。呂曰。遷臨耶。躁進者效之。責臨耶。長儒者不敢。方今治河之議未決。宜遣相河。因此賞罰。皆由非封駁也。宋北澗禪師詩集　賀陳中書除夕郎　小舟回擢清苕曲。林下新傳拜夕郎。品同自高膺借重。官非因大始騰芳。人都不到天游處。爲尚能尋夜直堂。咫尺鈞衡仕無厭。萬間庇士可曾忘。

山郎

西漢書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而貧者以實病。郎以沐償之。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者出游戲。貨賂流行。楊惲為郎中將。乃罷山郎。

正郎

事物紀原。漢制。尚書郎初上稱守郎中。晉武帝始置諸曹郎中。唐以來號正郎。太平廣記。漢劉禹錫時為禮部員外。方與日者從容。段文昌入謁。日者匿於箔下。既去。日者謂禹錫曰。員外若圖省轉。事勢殊遠。須待十年後。此客入相。方轉本曹正郎耳。自是禹錫失意。連授外官十餘年。文昌相。方除禹錫禮部郎中。元一統志。宋太祖初興。西蜀未下。三泉縣令閻道。馳騎貢賀表。先至闕。太祖喜。平蜀後。詔三泉不隸州郡。遇慶賀許發表章。元符末。龔言序為縣尉。婦江弟子之薄遊至邑。令薄與言序不叶。遊山未回。徽宗登極。言序急宣詔稱賀。就令子之奉表。會布當國。將上取旨。特補河南府助教。後亦至正郎。

臺郎

抱朴子。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才舉冠群。名位殊絕。始友衡於布衣。又薦之於朝。以為宜使起家作臺郎。會稽典錄。盛憲為臺郎。嘗出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曹國孔融。談接知其不凡。便結為兄弟。

丞郎

唐書潘孟陽。年未四十為侍郎。母曰。以爾之才位丞郎。使吾憂之。試會爾同列。吾將觀之。因召深熟者容至。夫人喜曰。皆爾儔也。不足憂。末坐少年何人也。曰補闕杜黃裳。曰此人別是卿相。老學庵筆記。唐所謂丞郎。謂左右丞。六曹侍郎也。尚書雖序左右丞上。然亦通謂之丞郎。猶今言侍從官也。俗又謂之兩制。指內制而言。然非翰苑西掖。亦曰兩制。正如丞郎之稱。契丹僭號。有高坐官。亦侍從之比。坐字本犯御名。或謂丞郎為左右丞。中書門下侍郎亦非也。魏泰東軒筆錄。种放往華山訪陳摶。摶熟視之曰。君他日甚顯。官至丞郎。後竟如摶之相也。太平廣記。盧隱從兄損為相。特除右司員外郎。

崔沆不聽。沆曰貟外前日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糾司貟外。省中閧不敢辭。他曹惟相公命。揭大怒。馳入曰。舍弟極屈。即當上陳。既上。沆乃求假。揭即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出省郎。不見省郎出丞郎。

朝郎（嘉禾郡志宋王明清字仲言。本汝陰人。寧宗慶元間。寓居是邦。）官至朝郎。有史才。嘗著揮麈錄。及玉照新志。

三叅政一侍郎（錦繡萬花谷燕山竇禹鈞五子。儀。儼。）侃。偁。僖。皆登第。禹鈞每對客。即三叅政。一侍郎。一起居。皆侍焉。天下榮之。

脆黎侍郎（御史臺紀唐貫言撰御史本葛）以侍郎爲脆黎。

縮葱侍郎（蜀洪類說俟思正食龍餅必令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龍餅即饅頭也。）

夢徐侍郎（夷堅志）衢州人徐生爲新喻丞。被憲司徵鞫獄于廬陵。行未至言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其家。烹羊置酒。主禮勤甚。丞意以謂叟特以宗盟故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大夫接。昨夕夢大官行李過門。光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君至。君必且貴不疑。願以子孫爲託。丞少年登科。自侍良不薄。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踰月而訖事。東歸。徑詣叟。叟館揖如初。然禮敬頗衰矣。臨別愀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曉昔之夜。夢神人告我。謂君受人錢五百千。鞫獄故不以實。官爵當削除。而年壽亦不遠。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既還家。曾薦負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旅中。其父本米僧也。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毆殺人。丞納民賂。抑民僕使承。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在。凡所獲亦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劉敘士文伯說。）

英文侍郎（太平廣記）續仙傳。金可記。新羅人。賓貢進士。性好道。務行陰德。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至日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仙仗極衆。昇天而去。

碧落侍郎（容齋筆記）宋伯玉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魚一枚。空中呼爲碧落侍郎。尉判時夢樗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書牌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蜀洪類說沈羲將飛昇。忽有白鹿青龍車。羽衣侍節。以青玉界丹玉板。拜爲碧落侍郎。

南嶽侍郎（張師正括異志）天禧中。劉密學師道守潭州。有衡山民之長沙市易者。冒夜而行道中。見旌旗儀衛呵道甚厲。民相與拱立道左。因詢前騶者曰何處大

官。曰潭州劉密學授南嶽北門侍郎。明日禮上。是夜復有內臣江供奉者來岳廟燒香。宿廟下。夢供帳紛紜。言新官禮上。洎見乃劉密學也。又爲尚書亮時尹京。南午已之間。有一道士至客次。展謁謂曰。侍郎已下。聽不敢通。判道士無他事。欲投潭州劉密學書耳。典謁曰。既要相見。何不再下千字來。又曰爲今日南嶽北門侍郎上事。畢方參。以故後時。言訖。失道士所在。曉衙馬視事。典謁以告。馬大驚。以爲不祥。數日凶訃至。考道士求見之辰。劉捐館之日也。先是劉在長沙一旦稱受劉子赴闕。即具舟艤立俾從行。李扶舁于舟中。又曰吾未交符印。今日且宿寺居。明日澡沐。訖穿束坐正寢。儼然而逝。今衢潭之人嚴奉之。禮與岳神等。或聞祖舍人士衡有傳。（今所書者蓋錄爲遷判城年郡官子言之說耳。）

明晨侍郎（茅山志）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宮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闕之。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字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永初二年夏旱。收瘞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塚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類此。陰行聞于太上。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來在洞中。爰支少亦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隱居云。暢周嘉從弟也。暢帝時爲河南尹。至光祿勳。張桃枝漢司隸校尉。未寓李陵母也。寓母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隱居云。未寓沛人。桓靈時八俊。　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木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魄法。又遇桐柏真人。哎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來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應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邁如此。隱居云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馥陳留圉人。桓帝時舉直言不就。其詰云例皆取乎貞正。真體隱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餘數人不能一一道之

玉華侍郎（夷堅志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欽州發源宰。病熱困卧。覺耳中鏘鏘天樂聲。少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幢幡至前。儀衛雲從。足起。掩冉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聳。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從隸也。願端坐受致拜畢。跪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君敎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惘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土泂泂。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

書所得藥方揭于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于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處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據。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修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察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曉起纔畫一眉。即起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群玉外監。既陛辭。帝曰。群玉殿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間夫婦之想。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既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云。邵武分野。炎氣方熾。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詔。更一紀。復故處。莫負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歷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

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求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矍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適體汗流遍寢。蓋已三月。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吾先君頃於鄉人胡寮卿（淯）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槩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西門侍郎

古今詩話。宋王素侍制。嘗夢至玉京。黃闕殿上。有緋服峩冠者曰。吾東門侍郎。公則西門侍郎。昔以奏牘語訐責于世。公夢回。題詩曰。似去華胥國裏來。雲霞深處見樓臺。月光冷射雞窻急。驚覺浮仙夢一回。晚歲復思玉京之夢。詩曰。虛碧中藏白玉京。夢魂飛入鳳凰城。何時再步雲霞外。皓齒青童已掃廳。

仙臺郎

沈玢類說。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爲僊臺郎。今去矣。

修文郎

太平廣記。蘇韶卒。從弟節晝見韶。因問幽冥事。韶曰。顏回卜商。見爲地下修文郎。

陛楯郎

史記滑稽傳。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郎者。得半相代。

傍馬員外郎

南史阮佃夫傳。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從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

眞儀曹郎

齊書孔逷爲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逷眞所謂儀曹郎。

好度支郎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四載。揚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鈎校精審。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爲省名郎

先瑩芝記。秦少游祖氏一門顯者數人。從子無擇通籍內閣大參。踐更中外。爲省名郎。

入羊爲郎

史記平準書。漢武帝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

入財補郎

史記平準書。武帝時。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

得補郎。郎選衰矣。

戲車爲郎

史記衛綰傳。綰以戲車爲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也。如淳曰。櫟撥轄之類。索隱曰。按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

輸粟爲郎

有官龜鑑。鄭玠夫表曰。宜倣漢時輸粟爲郎之例。發下從七品正從八品虛名敕牒四千道。實擬散官遷授職事。分給行省。填名類報。從七一千道。每名米四百石。從八二千道。每名米三百石。可得米一百六十萬石。天下之富而好名者。皆爭趨之。既非常調。亦無礙於選法也。

買金償郎

野客叢書。人以誣周見。加安可買而不辨。直不疑買金償郎。與陳重買絝償郎。二事首尾甚同。固不失爲盛德。要非中道。幸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吾何安而受此誣哉。故不可以不辨。

白首爲郎

野客叢書。漢武故事載。顏駟一事。甚與馮唐同。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鬚眉皓白。問。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

方士爲郎

通鑑綱目。漢武帝元鼎四年。以方士公孫卿爲郎。

家貧爲郎

後漢書明帝時樂松

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常獨臥臺上。無被枕杫。止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咨。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不能為郎**（東漢書尚書令史請故事。尚書郎以久次補之。世祖改用孝廉。以孝廉丁邯補為郎。稱病。世祖問其病邪。羞為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為令史職。世祖怒杖之。詔問欲為郎。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為郎者臣。中詔遣出。竟不能為。）**為子求郎**（東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焉。）**子弟為郎**（通鑑綱目曰。漢孝安帝永初四年。詔以涼州牧子弟為郎。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為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而後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

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敝。賂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詡因說禹。綱羅涼土雄桀。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集覽引領。引伸也。領。頸也。謂長引其頸而怨恨也。疽食。疽瘡食義同蠹食。四府謂太傅大傅司徒司空。兩州注見光武建武元年。）漢靈帝中平六年。除公卿子弟為郎。補宦官侍殿上。**父任為郎**（東漢書李忠傳。忠字仲都。東萊黃人也。父為高密都尉。臣賢案東觀記續漢書並云中尉。又郡國志高密侯國。百官志皇子封王國傅相各一人。中尉一人。比二千石。職如郡都尉。主盜賊。高密非郡。為都者誤。忠元始中以父任為郎。署中數十人。而忠獨以好禮修整稱。）**位不過郎**（數類。漢班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專心史籍之閒。數文華以緯國典。固字孟堅。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肅宗雅好文章。固愈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達日繼夜。固自以二世才術位不過郎。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作賓戲以自通焉。）**繆以為郎**（魏志何楨為許都賦。封上。文帝異之。下公車特徵。詔為秘書丞。主者繆以為郎。後楨關事。上問曰。吾本用楨為丞。何故改為郎耶。案主者罪而改楨為丞。）**三世太史郎**（吳志趙達善治九宮一算之法。公孫滕師事達。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以子篤好不倦。真相授矣。達取素書兩卷。大如指。曰當寫讀此。自解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達陽驚言失之。）**十二為郎**（數類。梁明山賓傳。通經傳。年十二起家奉朝請。）**選郎**（數類。後漢書和帝元興元年。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置郎**（唐林語。長慶初。李尚書絳議置郎官十人。分判南曹。吏人不便。旬日出為東都留守。自是選曹成狀。常亦逮畢。）**田郎**（漢書。長陵田鳳。字季宗。為尚書郎。儀貌端正。凡入奏事。靈帝目送之。乃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孫郎**（吳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時年少。雖有位號。

而士民皆呼為孫郎。袁術嘗嘆曰。使術有子如孫郎。雖死復何恨。征劉繇。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周郎**（吳志周瑜傳。瑜長壯有姿貌。與孫策同年。尤相友善。後佐策渡江。時二十四。軍中皆呼為周郎。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沈郎**（吳志孫權傳。沈友。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之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陸郎**（吳志陸績傳。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謂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符郎**（晉書苻堅傳。堅初年七歲。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我小兒戲也。）**孔郎**（世說新語。晉孔愉車騎少有嘉遁意。四十餘歲。始應安東命。未仕宦時。常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名山。百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王郎**（世說新語

晉王凝之謝夫人旣往王氏大薄凝之旣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慰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小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奕第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故曰封胡遏末封謂韶胡謂朗遏謂玄末謂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梁書王筠傳筠清靜好學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類袁公風韻都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惟此一條不能酷似）王惠傳惠幼而夷簡素不與謝靈運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辯博辭義蜂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如萬頃波焉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元年正月朱全忠取河中王珂妻遣李克用書曰兒旦暮爲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注自晉以來婦翁呼壻爲郎迄今猶然）馬明叟實賓錄唐王仙客者建中中朝臣劉震之甥初仙客父亡與母劉同歸外氏震有女曰無雙小仙客數歲皆幼稚戲弄相狎震之妻常戲呼仙客爲王郎子云澤州可談王迥美姿容有才思少年時不甚持重爲狎邪輩所譏播入樂府今六幺所歌奇俊王家郎者乃迥也元豐中蔡持正舉之可任監司神宗怒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江少虞類苑魏公在政府蜀人蘇軾往見公公因問軾云近有人來薦王迥其爲人如何學士相識否軾云爲人奇俊公不諭意後數日公宴出家妓有歌新曲六幺者公方悟軾之言蓋歌有奇俊王家郎也既而公語諸子云蘇軾學士文學過人然豈事大福德人也）黃庭堅豫章集留王郎詩（王純亮字世弼山谷之妹壻也見於黃氏世譜）河外吹沙塵江南水無津（言南北相望之遠文選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晉書曰古涉大水其無津涯）骨肉常萬里寄聲何由頻（角弓詩序曰骨肉相怨漢書趙廣漢傳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我隨簡書來顧影將一身（詩曰畏此簡書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資治通鑑晉李密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退之詩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頭親（晉書邵續傳續諫成都王穎封長沙王乂曰兄弟如左右手）小邦王事畢蕭馬聲無今（小邦謂德安縣詩曰王事靡盬謝靈運詩曰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退之琴操曰四無人聲）王甥解鞍馬夜語雜喚晨（爾雅曰姊妹之子爲甥）母慈家人肥女惠男妻紳（禮記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王介甫作郭女墓誌曰吾女生惠異甚婉惠與慧同禮記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錦紳又曰紳垂足）有田爲酒事豚韭及春秋（酒事謂鄉飲事見下君事注禮記王制曰庶人春薦韭秋薦黍韭以卵黍以豚）生涯得如此舊學更光新（莊子曰吾生也有涯易曰君子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索去何草草小留慰艱勤（老杜詩聞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百年才一炊六籍經幾秦（百年一炊用邯鄲夢事見上注選東城賦注曰蓋六籍所不能談李善注引封禪書曰六經載籍之傳王介甫虔州學記曰周道微不幸而有秦焚詩書殺學士然是心非獨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介甫又著桃源行曰天下紛紛今幾秦）要知胷中有不與遠同陳（莊子曰識心存於胷中又天運篇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郢人懷妙質聊欲運吾斤（莊子曰莊子過惠子之墓顧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斵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斵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我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斵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又送王郎詩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唐權詩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按續古今注云宋郎酒桑落特美故因以爲名齊民要術載釀桑落酒法亦以九月或云桑落河名非也）泛君以湘纍秋菊之英（漢書揚雄作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注謂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楚辭曰夕餐秋菊之落英）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黟音伊漢置黟縣今屬歙州墨譜云江南黟歙之地有李廷珪墨尤妙廷珪本易水人唐末渡江居歙造墨有名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仲將之墨一點如漆）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王維詩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商隱詩斷腸聲裏唱陽關墮淚碑見晉書羊祜傳）酒澆胷次之磊隗（世說王澧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胷中磊隗故須澆之言司相如惟有酒異莊子曰吾悲哀樂不入於胷次）菊制短世之頹齡（淵明詩菊爲制頹齡班固幽通賦道脩長而世短）墨以傳萬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印如釋氏所謂傳佛心印詩曰以寫我憂王仲宣詩異鄉憂思情）江山千里俱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山谷此對極有妙處前輩多使之老杜云別來頭併白相對眼中青又曰身更萬事已頭白相對百年終眼青又曰看鏡白頭知我老平生青眼爲君明又曰故人相見尚青眼新貴如今多白眼又曰江山萬里將頭白骨肉十年終眼青其用青眼對白頭非一而工拙各有異耳）連牀夜語雞戒曉書囊無底談未了（文選趙景真荅嵇茂齊書曰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顏師古曰注急就章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

（世說衛玠與謝鯤談旦微言太白詩語笑未了風吹斷）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遠別音書少（選詩槃槃翰墨場）炒沙作糜終不飽（楞嚴經曰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飯經百千劫秖名熱砂何以故此非飯本砂石成故世說曰賓客詣陳太丘使元方季方炊二人聽客議論忘著箄皆成糜佛書又曰譬如說食終不能飽）鏤冰文章費工巧（鹽鐵論曰內無其實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考工記曰工有巧）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日杲杲（謂道義戰勝胷中閑明乃曉然見聖賢用心處史記晉世家文公曰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孟子曰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注曰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甚白也皜音杲詩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山谷答王周彥書曰想以道義敵紛華之兵戰勝久矣古人云千載一句千里秋杵要須心地收汗馬之功讀書乃有味）有弟有弟力持家婦能養姑供珍鮭（老杜同谷歌云有弟有弟在遠方古樂府云健婦持門戶南史庾杲之傳任昉戲曰誰謂庾郎貧鮭常有二十七種鮭戶佳反切韻曰魚名出吳志）兒大詩書女絲麻公但讀書煮春茶（禮記曰治其絲麻）

江郎

世說諸葛恢女嫁庾亮子既寡誓不嫁女性亮強愎許江彪爾乃誑女云宜徙家人皆去獨留女在後不得出江暮來女哭罵彌日江暝而入宿對床詐魘女乃呼婢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情誼遂篤齊書江斆湛孫也為宋丹陽丞袁粲為尹見之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太平廣記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美貌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有一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類說三吳記曰餘姚百姓王素有女姿色殊絕有少年自稱江郎求婚經年女生一物狀若絹囊母以刀割之皆是魚子乃伺江郎就寢細視所著衣衫皆鱗甲之物遂以石礎之曉見床下一魚長六七尺素持刀斷之命家人煑食女人後適人也

劉郎

齊書劉顯傳顯幼而聰敏博涉多通尚書令沈約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為名流推賞如此孔平仲續世說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游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連州大和二年自和州召還復作游玄都觀詩前篇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篇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又到來（人嘉其才而哀其行）宋蘇泂冷然齋集劉郎詩　白髮劉郎意自悲山桃還是欲花時一生漂轉成何事留得玄都數首詩

庾郎

齊書庾杲之傳杲之為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新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徐郎

梁書徐之才傳之才幼而儁發五歲誦孝經八歲通經義嘗造太子詹事周捨宅聽老子捨為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蓋聞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劉孝綽曰徐郎警穎有班定遠之相後果封侯云

柳郎

梁書少惲傳少惲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為儀表

顧郎

梁書顧協傳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二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獨孤郎

北史獨孤信傳魏正光末與賀拔度等同斬衛可瓌由是知名美容儀善騎射且自修飾服章軍中號為獨孤郎

蕭郎

樂史廣卓異記按唐書武德初軍國政事悉關宰相蕭瑀高祖臨軒聽政引瑀陞御榻而坐呼為蕭郎高祖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今賚公黃金一函以報智者唐書蕭嵩傳嵩容偉秀美須髯始娶會稽賀梅女婿陸象先宰相子時為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汩汩未仕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時人不許嵩後果拜相云（舊傳云陸郎十年當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

封郎

唐書封倫傳倫識略過人楊素負才藝多所凌藉惟於倫降禮嘗接或與論天下事衮衮不倦每撫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錢郎

韻語陽秋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街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宿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閑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蓋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季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鄰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帙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五代史歐陽吳越世家錢元瓘字明寶鏐之子少為質於田頵頵叛於

吴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顒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璙顒母常救護之後顒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顒戰死元璙得歸

石郎

資治通鑑後晉紀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大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今果然此天意也（注自是之後遂滅晉全破宋）馬明叟實賓録五代晉高祖皇后後唐明宗女也廢帝立疑高祖必反公主自太原入朝千春節辭歸留之不得廢帝醉語公主曰爾歸何速欲與石郎反耶既醒悔之後以反聞群臣請帝親征帝心憂懼常悉言高祖事每戒人曰爾毋說石郎事令人心膽墮地契丹志天顯九年晉高祖入洛陽契丹帝親送至潞州唐拒寨使趙德鈞及子趙延壽出降先是德鈞陰遣人聘契丹求立為帝帝乃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

陳郎

能改齋漫録宋熙寧中建康軍節度推官掾章李脩永長女嫁虞部員外郎莆田陳惟德子啓明他日歸寧其堂兄有外祖母貧來託居者時病甚困陳婦往省之侍疾者呼而告之外祖母矍視馬問曰陳郎何之對曰游學九江去矣曰此非陳郎也吾問又有一陳郎耳家人歎怪其言俄而啓明死其妻改適撫州陳居傳來乃歎息

郭郎

經鉏堂雜志俗諺多與理合其曰鮑老當年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場舞轉更郎當似郭郎言雖鄙俗諧謔實有至理可發一笑溫革瑣碎録郭郎髭髮善優笑凡戲必在排兒之首

傅粉何郎

記室新書傅粉何郎未方神采（魏何晏玉貌時人疑為傅粉帝伏日賜湯餅令汗出拭之轉白遂為駙馬都尉）唐溫飛卿詩疑粉試何郎

彭郎

宋蘇東坡詩題李思訓畫長江絶島圖舟中賈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

八米盧郎

北史盧玄傳玄子思道為司空行參軍長兼貟外散騎侍郎直中書省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西溪叢語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此時人最盛時人謂之八米盧郎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數取八米取數之多也能改齋漫録云嘗疑八米無義不可曉偶閱世說載當時號八米盧郎乃知米為釆字

楊外郎

太平廣記有僧

契虛者嘗為一捽子引至稚川見一人袒而髯其髮數十尺凝膩黑牂子謂契虛此人楊外郎也外郎隋氏宗室為外郎於南宮隋末避地居山今已得道

韓冬郎

南郡新書韓偓即瞻之子也兄儀與李義山同年集中謂之韓冬郎是也故偓題云七歲裁詩走馬成（冬郎偓小字偓字致光）

段郎

稽神異苑魏唐永嘗恍惚見廳東壁下一婦人長尺餘來謂永曰妾有一兒一女皆及婚嫁投君求婿可乎永知是妖乃許之召匠造木人男女各長一尺來日婦人復出永謂曰我已求獲新婦及女婿其妖甚喜乃謝曰女婿何氏永曰段郎又曰新婦何氏亦姓段氏言訖婦人與木人俱拜謝永入穴中（詳妖）

胡郎

太平廣記唐吏部侍郎李元恭外孫女崔氏年十五六忽得魅疾久之狐遂見形為少年自稱胡郎累求術士不能去元恭子傳學多智常問胡郎亦學否狐乃談論無所不至李後問胡郎何以不迎婦歸家狐甚喜便拜謝李問胡郎欲迎女子宅在何所狐云某舍門前時李氏家有竹園李因尋行所見二大竹間有一小孔意是狐穴引水灌之有一老狐衣綠衫從孔中出是其素所著衫也家人喜云狐郎出矣殺之其怪遂絶焉

小胡郎

太平廣記唐有揚氏者並嫁胡家小胡郎為主母所惜大胡郎謂其婢曰小胡郎乃野狐爾丈母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鵲頭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妻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揚氏如言小胡郎果走

兩郎

宋蘇東坡詩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徐元用蘇東坡俱與其子過遊金山也）

二郎

邵氏聞見録王晋公祐使魏太祖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謂作相）使還帝怒安置華州親朋送之曰意公作王溥官職矣祐笑曰其不做兒子二郎必做（謂文公正）唐白居易長慶集莫學二郎吟太苦（謂其子龜兒也）

蜀有二郎

晉書杜軫傳軫累遷尚書郎傳聞廣漢奏議駁論多見施用時涪人李驤亦為尚書郎與軫齊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斷之號蜀有二郎

帝稱二郎

唐書儒學傳郎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楚之為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

黃二郎

太平廣記弘文學士歸生亂後家寓巴州遣使入蜀遇虎於道遂昇木而避數虎攫躍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為虎所食也

烏黃二郎

酉陽雜俎汾州姚司馬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挽竿各得一

物若軆者而毛若鷩者而䰠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炷炷藏蝶藍涅旱歷年女病彌甚其家常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家人狎熟因迎上都僧瞻治之及至設血食貫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於酒上瞻乃匿劍躡步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簀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毀薪焚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即愈次女猶病瞻見其衣帶上有皂袋子其中有籥籥啓其簀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卑瞻因病歸避年姚罷職入京先詣瞻請加功治之決旬其女臂上腫起泡大如瓜瞻針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大郎二郎（唐起居注初高祖起兵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乃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賞三日之粮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秦王爲大郎二郎焉臨行帝語二兒曰爾等少年未之更事無以此郡觀爾所爲人具爾瞻咸宜勉力大郎二郎跪而對曰兒等早蒙弘訓禀教義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家國之事忠孝在焉故從嚴令事須稱肯如或有違請先軍法帝曰爾曹能爾吾復何憂）

宇文三郎（北史東平公神舉傳神舉弟之孫晶大業中養於宮內後爲千牛將軍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

號楊三郎（北史隋滕穆王瓚傳瓚美姿容好書愛士甚有當時譽時人號曰楊三郎）

稱曹三郎（南郡新書道吾和尚上堂戴蓮花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曹三郎）

自呼三郎（梁溪漫志唐朝謟諛之徒不稱人以官而呼之爲郎猶奴之事主蓋當時門地高者以此名爲貴重宋廣平呼張易之爲卿天官侍郎鄭杲謂宋曰中丞柰何卿五郎耶宋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有楊再思爲宰相而呼張昌宗爲六郎安祿山兼三鎮節度使而呼李林甫爲十郎裴坦之子勛至呼其父爲十一郎明皇不以天子爲貴而自呼爲三郎當時獻五角六張賦者亦呼其君爲三郎流弊可驗知此）

白馬三郎（馬令南唐書滅國傳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爲農唐末爲福州觀察副使審知爲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

快活三郎（能改齋漫錄江左人以泥捏塑人物有機關以動手足貨於市中謂之快活三郎本謂唐明皇耳故鄭棨開天傳信紀載劉朝霞獻明皇幸溫泉賦中云遮莫稱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家彌日不感上親加采勵曰好好作莫辱三郎舞至曲終謂之合殺尤要快健所以使須能也）

張四郎（夷堅志邛州南十里白鶴山張四郎祠蓋神仙者流山下碑甚古字畫不可識郡人云四郎所書以樂魑魅軟疾瘵使人能辨其字者則可學仙青城唐耜爲邛守好游其地冀有所遇每立碑下摩挲讀之忽能認一字曰豈非某字乎傍有人應曰然耜悉其僊言此使去既而悔之不見其人矣又嘗出游逢道人立路左作戲呼曰使君奉贈一土鏡命從吏取之乃頑塊也怒以爲侮已將執以歸細視其塊果耿耿有光矣始疑爲異人餞亦不知所在唐氏至今寶此書耜字益之仕至秘閣修撰）

五郎（新唐書李輔國傳輔國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矣不敢斥官呼五郎）

杜五郎（夢溪筆談潁昌陽翟縣有杜生者道人謂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唯有屋兩間自居一間其子居一間居之前空地丈餘即設籬門杜生不出籬門凡三十年矣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桑樹曰十五年前亦曾到此樹下納涼何謂不出門也但無用於

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或問其所以爲生曰昔居邑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後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以田與兄携妻子至此居住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具饘粥有子張耕鄉人見憐與田三十畝令子耕之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自給者頗多不當更兼鄉人之利自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又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無可爲也問觀書否曰曾有人惠一書册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亦忘之書亦不知所在矣盛寒但布袍草履室中枵然一榻而已問其子曰村童也然性甚淳厚未嘗妄言戲遊唯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跡以待其歸未嘗傍遊一步也予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疲甚與官屬閒話軟遂及此不覺頓忘煩勞）

花果五郎（夷堅志保義郎趙師熾慶元二年八月調監封州獄祠歸其父爲肇慶兵官往省之過建昌軍少留在臨安時買一妾殊以嬖寵忽感心疾常譫語不倫時時作市廛小輩叫唱果子師熾窘甚招巫者道流行法驗治皆弗効將半月忽一日醒然如夢覺言昨到一處大門巍峩樓閣華麗璞器具全似戚里王侯之家稍進至庭下望其上有美丈夫五人或坐或立姬侍甚衆皆姝麗英妙被服珠翠羅紈溢目絲竹鼓吹雜沓並奏不覺身在

其中少頃登樓見欄干外揭巨牌金書花果五郎四字其一人指我云此女子為誰何得至此亦令歌舞勸酒復使唱賣果子辭以不能相強再三已而輙遣下又顧一媼送出門遂寤意謂頃刻間耳不知許日也花果五郎者里巷叢祠蓋有之非正神也疑女居家時或染著云師峨之弟師嶧說

護界五郎 夷堅志揚州僧士慧素持戒律出外雲游未至江州一程值日暮不逢寺舍適在孤村林薄間無邸店可投歇樓樓遑遑得路左小廟乃入宿過夜半見惡少年數輩舁一人來就殺之以祭旋捨去僧惴恐不敢喘息才曉即行甫數里望一廟甚雄牓曰護界五郎引首視其中堆積白骨無數蓋非往來所宿通道也僧知為妖鬼持錫拄杖擊偶像碎其頭是夕遂為五人索命挽衣甚急默誦大悲呪自衛雖不敢相傷而未嘗時刻捨置到江州寓普賢寺見五物並立於門楯下高與楯齊以杖量度之正滿二丈因為監寺言所睹監寺使持念火輪呪其呪才七字每念百十遍神軀露現形狀比初時小低一寸許自是日削至於僅盈一寸泣而遲懇曰更復誦不已弟子當化為灰塵願慈悲如釋他日永不敢據祠宇及與人為禍祟僧不答閱日默誦愈精苦俄旋風欻起吹成灰地掃空無遺　趙子春說

獨脚五郎 夷堅志吳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縣初以織草屨自給漸至賣油纔數歲資產巨萬里落莫不致疑會豪室遭寇劫供指為盜執送官因於考掠具以實告頃者夢一神來言吾將發迹於此汝能謹事我凡錢物百項皆可如意明日訪屋側得一毀廟問隣人曰舊有獨脚五郎廟今亡矣默感昨夢之異隨力繕葺越兩月復夢其來曰荷爾至誠即當奉報俟晨起見緡錢充塞遂營建華屋方徙居之夕堂中得龍兩條滿腹皆金銀自後廣置田土盡用其物未嘗為盜也邑宰驗其非妄即釋之吳創神祠於家值時節及月衛日必盛具奠祭殺雙羊雙豬雙犬并毛血糞穢悉陳列於前以三更行禮不設燈燭家人拜禱訖不以男女長幼皆裸身暗坐錯雜無別常夕不閉門恐神人往來妨礙婦女率有感接或產鬼胎慶元元年長子娶宜族女不肯隨群為邪旋抱病與翁姑相繼亡所積之錢飛走四出吳氏掃罷其害乃止至今奉事如初

榮公六郎 隋書來護傳護為右翊衛大將軍封榮國公子整尤驍勇善撫御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鎗不畏官軍千萬眾只怕榮公第六郎

五郎六郎 唐書列傳張行成子易之昌宗

兄弟同幸武后時不旬日貴震天下諸武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宋璟為左臺御史中丞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皆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耶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奈何謂五郎為卿璟曰以官正當為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

蓮花似六郎 宋平仲續世說楊再思知政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為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旨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左補闕戴令言作兩腳狐賦譏之時張易之兄弟請公卿大臣宴集或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剪紙自帖於巾卻披紫袍為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坐嗤笑易之弟昌宗以姿貌有辟陽之寵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似蓮花再思言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傾側如此

馮六郎 太平廣記韋浦者自壽州士曹赴選至閿鄉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歸元昶常力鞭轡之任願為門下厮養卒浦許之謂曰爾從何而至曰某早受馮六郎職在河中甚見親任昨六郎至此謂某有所欺斥留於此後行次赤水自曰某客鬼也浦云爾前所說馮六郎豈皆人也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也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

七郎 唐書陳少游傳少游初擢桂管觀察使少游不樂遠去規徙近鎮時宦官董秀有寵掌樞近少游乃宿其里候歸沐入謁周郵諂諂謂秀曰七郎親屬幾何月費幾何秀謝曰族甚大歲用嘗百萬少游曰審如是奉入不足為數日費當數外營乃辦爾吾雖不才請獨取濟歲輸錢五千萬今具其半請先入之秀大喜與厚相結少游因泣曰嶺南瘴癘恐不得生還見顏色秀遽曰公美才不當遠出請少待時少游已納賂元載子仲武於是內外更薦之改宣歙池觀察使

性命繫七郎 太平廣記權倖篇王珙之子準為衛尉少卿出入宮中以鬭雞侍帝左右時李林甫方持權恃勢林甫子岫為將作監亦入侍帷幄岫常為準所侮而不敢發言一旦盡率其徒過駙馬王瑤私第瑤望塵趨拜準挾彈命中於瑤巾冠之上因折其玉簪以為笑樂遂致酒張樂永穆公主親御刀匕公主即帝之長女也仁孝端淑頗於戚里帝特所鍾愛準既去或有謂瑤曰鼠輩雖恃其父勢然且公主帝愛女君待之或闕帝豈不介意耶瑤曰天子怒無所畏但性命繫七郎安敢不爾時人多呼為七郎其盛勢横暴人之所畏也如是

唐八郎

夷堅志唐八郎者本青城趙氏子父曰趙老居山下善接道流唐年十許歲似有所遇家人失之踰兩月得於山後磐石上取以歸自是率意狂言嘗升木杪大呼曰青城市中水且至明日縣乃大水又嘗摩附一巨木咨嗟其傍或問之曰是將為吾父據居者何趙老果死久之吉人曰張天師在仙井我將從之遊棄家而行至仙井每歸卧室中白氣被其體如月外間皆見邑人負唐材老矣自謂行運與何文鎮丞相問必繼魁多士紹興庚午赴廷試既行唐訪其家悉取器皿之屬倒置于地曰秀才出去狀元歸可賀也一家皆喜唐材既入試唐有所識於白襴上為內侍所發當罷歸以有升甲恩特旨列於五甲中乃悟倒置之意士子十數輩將應舉來謁唐唐云君輩皆非虞任之比任之者虞育也是年育先舉眾士但不利貢顯道興宗家以肉薤作餅食而餘其四其日晚唐至索食顯道曰適無一物可以為先生供唐笑曰肉餅尚有四枚何靳也凡所見皆類此隆興初成都村民挽車入市遇道人遺交子二千授以書曰倩汝送與仙井唐八郎民接書即行同輩稍黠者啓曰吾聞八郎異人也書中得非有奇藥方書乎發視之白紙也悉復緘封之纔至仙井唐迎罵曰何不還吾書民再拜謝罪唐執書再三讀歎曰又遭了我二十四年不樂而去至今猶存

郭八郎

太平廣記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不第有千福寺僧弘道者人言晝閉關以寐夕則視事于陰府鄭訪之僧曰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僧曰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不可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鄭八郎鄭謝而退直至改元寶曆二年始登第果第二人姓張名知實同年鄭八郎名言揚鄭奇嘆且久因紀於小書之後

九郎

梁昭明太子事實昭明武帝長子也而世以九郎為稱蓋不知其何故而泰山神祠亦以此紀之豈非功德及民而登秩於嶽則所謂九郎者其泰山以郎序次諸神之號耶

十郎

唐書安祿山傳唐安祿山初拜御史中丞時李林甫以宰相貴甚群臣無敢鈞禮惟祿山倚恩入謁倨林甫欲諷寤之使與王鉷偕鉷亦位大夫林甫見鉷鉷趨拜卑約祿山惕然不覺自斂肅林甫與語揣其意迎剖其端祿山大駭以為神每見雖盛寒必流汗林甫稍厚之引至中書覆以己袍祿山德林甫呼十郎麾下劉駱谷每奏事還先問十郎何如有好言輒喜若謂大夫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噫且死優人李龜年為帝學之帝以為樂舊傳云祿山以為神明程元振傳元振京兆三原人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從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國辭乃以命元振封保定縣侯再遷驃騎大將軍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

王十四郎

太平廣記王濛王素貞元初應舉齋名第十四每錯往還寥適王十四郎或問曰濛也素也

十八郎

唐書壽王瑁傳瑁玄宗十八子也初名清瑁母武惠妃開元元年見寵傾後宮頻產夭悼王懷哀王上僊公主皆端麗襁褓不育及瑁之初生讓帝妃元氏請瑁在於邸中收養妃自乳之名為己子十餘年在寧邸故封建之事晚於諸王宮中常呼為十八郎十三年三月封為壽王始入宮中

二十五郎

數類唐章懷太子賢子邠王守禮玄宗兄也時呼為二十五郎元稹詩曰飛上九天歌一聲二十五郎吹管逐謂邠王也

小郎

晉書王澄傳王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踰窗而走王凝之妻謝道韞獻之與客談論辭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郎解圍施青步帳自蔽伸前議客不能屈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為婚良有以也亟命召公主入宮立之階下不之視公主懼涕泣謝罪上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遣歸鄭氏由是終上之世貴戚皆兢兢守禮法如山東衣冠之族張文潛宛丘集子來不見身長短始試小郎衣更長

越公兒郎

新唐書楊弘禮傳弘禮隋尚書令素弟之子也從太祖征遼東拜兵部侍郎駐蹕之役領步騎二十四軍跳出賊背所向摧靡帝自山下望其眾袍仗精整人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障車兒郎

太平廣記元和元年淮西帥吳元濟詔裴丞相擊之度命深城壕得一石銘云障車兒郎且須縮障車兒郎謂兵士也且須縮謂退守也詳銘

女郎

程大昌演繁露樂府有木蘭迺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者也樂天詩云惟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

張女郎

太平廣記沈警使秦隴過張女郎廟宿傳舍見女郎仲妹奉屈攜手登車至則具酒

錆。犬女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相與酬歌。訾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因留伴寢。訾乃贈以指環。小女郎贈訾金縷合歡結。犬女郎贈以瑤鏡子而別。至館懷中探得二物。（并見）

石女郎

（太平廣記廣州有石人山三石形似人今中爲君右曰女郎左曰夫人）

東海女郎

（宋書賈希鏡孝武時青州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並不能悉希鏡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

墓中女郎

（酉陽雜俎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悅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蒙厚命。素既不叙。未宜深入。青衣白女郎。平陵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前入就牀坐。其戶女在戶東。立與什溫涼。室內二婢秉燭。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風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比見崔郎息駕庭樹。嘉君詠嘯。故欲一叙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尊公爲元城令。然否。女曰。家居元城之日。宴生之年。什乃與論漢魏大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攜乃去不返。什因下牀辭出。女曰。從此十年當更相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冢。什届歷下。以爲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河堤於垣冢。遂於幕下話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惟云報女郎信。我即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嘆。

月夜逢女郎

（續齊諧記王敬伯年十八仕爲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女子從二少女披帷而入。施錦席於東牀。設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云。昨宵在霧氣中彈。今夕聲不能暢。女迫之。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掛箜篌。彈絃作歌。女脫頭上金釵扣琴和之。歌曰。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清。歌宛轉。宛轉妍以哀。願爲星與漢。光景共徘徊。又曰。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芳無色。金徽玉軫爲誰鏘。歌宛轉。清復悲。願爲煙與霧。氤氳共容姿。天明。女留錦四端。卧具繡枕。脫囊并珮各一雙。贈敬伯。王以牙火籠玉琴瓜荅之。來日聞吳令劉惠明亡女。船中失錦四端。及女郎卧具繡枕航囊珮等。撿括諸同行。至敬伯船而獲之。敬伯具言夜來之事。及女儀狀從者容質。并所荅贈物。令使撿之。於帳後得牙火籠。中箱內匳中得玉琴瓜。令乃以婚禮歛伯。厚加贈遣而別。敬伯訪部伍人云。女郎年十六。字麗華。去冬遇疾而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十六。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繼而死。並有姿容。昨從者是此婢也。

帝郎

（真誥稷玄引奇。及于帝郎。并系作）

師郎

（事類全書南人率不信釋氏雖有一二佛寺謀民爲僧以贊責釋之土風設有三數僧亦擁婦食肉但居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爲師郎。或有疾。以紙爲錢。致佛像旁。或請僧設食。翌日宰羊豕啗之。曰除齋。（投荒雜錄）

雷郎

（類說）民家女或爲神所依。即呼爲雷郎。得子曰雷子。

宰相牙郎

（膳夫經手錄牛羊日曆寶曆中李愿有愛妾曰真珠愿以）年老。恐爲後禍。謀於司封郎中楊漢公。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鏌。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鏌。不亦可乎。愿悅。乃以真珠歸于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真珠爲賞心之具。京師號爲宰相牙郎。

互市牙郎

（通鑑紀事本末史窣干者）與安祿山同里閈。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以驍勇聞。能改齋漫錄。劉貢父詩話謂。今人謂駔儈爲牙。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㸦。㸦似牙字。因轉爲牙。予考肅宗實錄。安祿山爲互市牙郎。蓋羊事。然以㸦爲牙。唐已然矣。

賣國牙郎

（宋史）北盟錄。靖康二年正月。金寇既陷京城。時王時雍爲留守。見議論紛紛。恐百官不肯書名。乃先自書名。以率百官。從而書名者數百人。時雍乃蜀人也。其在蜀爲市伍圍利。又王黼當國時。雍專爲鄉人納賂求差遣。時人謂爲三川牙郎。其鄉人曰。今又作賣國牙郎也。

柳家婢不事牙郎

（聞見善善錄唐柳仲郢家法爲士大夫之冠偶出一婢婢至宿衛韓金吾家未成券聞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中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其家惟問之。婢云。我正以此疾。故出柳宅也。因出問其疾。婢曰。不然。我曾伏事柳家郎君。豈忍伏事賣絹牙郎也。其標韻如此。綠窗新語評曰。嘗觀柳仲塗爲叔母楊夫人墓誌曰。皇考訓家孝而且嚴。月旦及望。諸叔母拜堂下畢。即上堂低面聽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分門割戶。皆汝婦人所作。嗚呼。柳公家一婢尚且惜名。

可見其家法之正

烏衣諸郎 馬明叟實賓錄宋王僧虔仕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爾

白鳩郎 蘆浦筆記鄭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其戶側弘舉爲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猴頰郎 前定錄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遊洛下人謂爲猴頰郎以居常頰下有若猴頷也

蛾郎 太平廣記進士楊鎮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貌殊麗鎮悅而問曰可聞姓氏乎紅裳曰某蟻人氏之苗裔也至開元初帝即令立西幢遂封某爲西明夫人因賜號珀青潤乎肌骨鼓瑚璉悟園乎形貌於是異生及蛾郎不復陸矣

獾郎 巖下放言世傳王荊公初生家人見有獾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獾郎

巖郎 續後漢書九卿錄武帝置建章營騎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補吏羽林騎以便馬從獵還宿殿陛巖下室中故又號巖郎

岩郎 唐語林李泌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岩郎聖顏不悅泌謂陛下天寶元年生向外言改年之由或以爲弘農得寶此乃繆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天降之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大悅

買德郎 回溪史韻晉桓沖父彝爲宣城內史爲蘇峻所害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因得之兄溫以沖爲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爲質幸爲養買德郎沖小字及沖爲江州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曰我買德也厚報之

象郎 史記闕文宋元王曰紂有諛臣名爲左強誇而目巧教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

黃頭郎 西漢書佞幸傳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頭郎也濯讀曰櫂音直孝反 唐李長吉詩 黃頭郎撈攏去不歸南浦芙蓉影愁紅獨自垂水弄湘娥珮竹啼山露月玉瑟調青門石雲濕黃葛沙上蘼蕪花秋風已先發好持掃羅薦香出鴛鴦熱 不當深而添眠前物曉不憶昔思 楚辭九歌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 長安東門曰青門號由名樂府有黃葛篇 楚辭九歌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釋云芎藭葉也苗四五月開花七八月開生白花本草云一名蘼蕪 好持一作好待漢武內傳云帝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以紫羅爲地待西王母至 鴛鴦一作鴛龍 此篇大意疑黃頭郎者耽酤忘歸家人有曠別之思耳

以

杖撞郎 東漢書明帝紀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崧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乃赦之

劉雲郎 回溪史韻五代王處直節度義武信用妖人李應之聞得小兒劉雲郎紿曰此子有異處直養爲子名曰都後處直爲都囚而殺之代爲節度

團扇郎 樂府詩集李商隱團扇郎六首 古今樂府曰團扇郎歌者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嫂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而止之芳姿素善歌嫂令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曰白團扇辛苦五流連是郎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顦顇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七寶畫團扇燦爛明月光餉郎卻暄暑相憶莫相忘 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團扇動搖郎玉手因風托方便 犢車薄不乘步行耀玉顏逢儂都共語起欲著夜半 團扇薄不搖窈窕搖蒲葵相憐中道罷定是阿誰非 御路薄不行窈窕決橫塘團扇鄣白日面作芙蓉光 白練薄不著趣欲著錦衣異邑都言好青白爲誰施 又同前二首 手中白團扇淨如秋團月清風任動生嬌聲任意發 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張祐 白團扇今來此去捐願得入郎手團團郎眼前 劉禹錫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蟲網遍明年入懷袖別有機中練

鎮惡郎 世說新語桓石虔司空豁之長庶也豁別傳曰豁字朗子溫之弟累遷荊州刺史至司空小字鎮惡年十七八未被舉而童隸已呼爲鎮惡郎嘗住宣武齋頭從征枋頭車騎沖沒陳左右莫能先救宣武謂曰汝叔落賊汝知不石虔聞之氣甚奮命朱辟爲副策馬於數萬眾中莫有抗者徑致沖還三軍歎服河朔後以其名斷瘧中興書曰石虔有才幹有文學累有戰功仕至豫州刺史贈後軍將軍

莫賀郎 北史吐谷渾傳谷渾之孫葉延死子碎奚立性淳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子視連爲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華言父也

播郎 北史李先傳李業儒子昭徽博涉稽古脫略不羈時人稱爲播郎因以字行於燕趙焉

知世郎 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七年帝自去歲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積於瀘河懷遠二鎮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田疇多荒加之饑饉穀價踊貴東

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取運米粗惡令民雜而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貪殘因緣侵漁百姓困窮財力俱竭安居則不勝凍餒死期交急剽掠則猶得延生於是始相聚為群盜鄒平民王薄擁眾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世事可知矣曾徒類就王薄作歌以招征役者云長白山頭知世郎純著紅羅錦背襠長矟侵天半輪刀耀日光上山喫獐鹿下山食牛羊忽聞官軍至提刀向前蕩譬如遼東死斬頭何所傷人多附之後楊玄感反山東遂成大亂河北有張金稱王拔須等凡二十七頭多至十餘萬少不下萬人亡掠州縣建營山澤其下首帥亦有名稱或云乙見敵或云燃頭方或云徹脊頑或云不惜死又有屯聚村落百十為群如黑社白社青社胡社之類雲賊忽律賊最後李密起而隋亡

酒阿郎

唐宣宗實錄唐成德節度使王紹鼎元逵之子淫荒暴亂時號為酒阿郎弧矢彈丸未嘗離手登樓下瞰彈射路人以為娛樂徵取無厭眾欲逐之俄以疾卒

漫郎

新唐書元結傳結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諜少居商餘山著元

子十篇故以元子為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為浪者亦漫為官乎呼為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曰史聱叟彼誚以聱者為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笭箵而盡船獨聱齖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聱乎公守著作不帶笭箵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聱齖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為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聱者吾欲從之彼聱叟不慙帶乎笭箵吾又安能薄乎著作聱叟不羞聱齖於鄰里吾又安能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為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為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為語曰能帶笭箵全而獨而保生能學聱齖保宗而全家聱也如此漫乎非耶　宋秦觀淮海集漫郎詩　元公機鑒天所高中興諸彥其非曹自呼漫郎示真率日與聱叟為嬉遨花時胡羯頃未久綱輔擾擾猶弓刀百里不聞易五羖三士空傳殺二桃俛首刻意追風騷字偕華星章對月漏泄元氣煩揮毫猗玗春深茂花竹九疑日暮吟風猱紅顏白骨付清醼一官於我真鴻毛乃知達人妙如水濁清顯晦惟所遭無時有祿亦可隱何必龕巖遠遁逃　陳簡齋集漫郎詩　漫郎功業大悠然狂歌看山了十年黑白半頭明鏡裏（白樂天白髮詩候清明鏡裏黑白半頭時　西京雜記中有山有樹如車蓋葉一青一赤長安謂之丹青樹）丹青千樹悲風前（杜曼卿秋楓林圖掛丹青令人　天谷漢樂府詩跋破王使人清渭吟君不結珊瑚鉤漢閨口哭）墨霜屢費驚人句天地元須使鬼錢路破九州無一事只今分付結鄰禪（白集）

慎郎

太平廣記許真君傳真君嘗過豫章遇一少年容儀修整自稱慎郎許君與之談話知非人類指顧之間少年辭去真君謂門人曰適來少年乃是蛟蜃之精真君逆之少年走歸潭州先是潭之刺史賈玉有女端麗納少年為婿常求旅遊江湖歸則珍寶鉅萬至是一身空歸許君逐詣刺史曰聞君有貴婿略請見之慎郎託疾不出真君厲聲而言曰此是江湖害物蛟蜃老魅焉敢遁形於是蛟精復變本形宛轉堂下尋為吏兵所殺（拜奇字）

塑章郎

太平廣記萬斯載於神仙之說嘗於后土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廊棟上題曰四海干戈尚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天玄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鬢綠兩行嚴岫拂衣青韋郎年少耽閒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事者競相傳誦

拓跋大郎

太平廣記天寶中扶風令殿日宴客方集忽有一客廣顙長大尺餘策杖

甥惰神色甚高謂謁者曰拓跋大郎要見府君謁者曰長官方食請俟罷宴客怒曰吾將自入門走白令令不得已邀之昇階令意不悅而客亦不平及終宴皆不樂客揖去旅言而出時李薄疑為異人歸召裴射而告之云恐是俠者吾當召而謝之命吏邀客客亦不讓而至時已向夜李見甚敬裴射見忽避之曰此賊蝟山人道術至高公服趨入再拜客言令之過李為辭謝再三仍宿於李廳李夙夜首問已失所在凡旦吏人報云令中惡已絕而心微暖諸家首之至食時而蘇令乃召李薄謝之曰賴君免死耳昨晚客是神仙吾昨夜被錄去見拓跋據胡床責吾不接賓客命折桑條鞭至數百乃云賴主簿言之不然死矣故左右送歸方得蘇耳

青衫外郎

馮明叟實賓錄太半乃元和中青衫外郎爾稱宗世因承和為不三二年位無將相（中牛日月謂牛僧孺云）

慕勢諸郎

洛陽伽藍記齊土之民風土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塼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返掌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齊飲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肥塵鶩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厚比

（於四方。慕勢最甚。號齊士子爲慕勢諸郎。臨淄官徒布在京邑。聞懷塼慕勢。咸共恥之。惟孝忠一人不以爲意。問其故。孝忠曰。管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陵遲。足爲天下模楷。苟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後芳言自口。豈榮辱也。）

緇郎（南部新書。崔慎由鎮西川。有與人張叟者。與跡熟。因謂之曰。今四十無子。良可懼也。叟曰。爲公求之。惟終南翠微寺有僧絕粒五十年矣。君遣之服玩。若愛而受之。則其嗣也。果受之。僧尋卒。遂生崔。後相之。曰貫。則過公。恐不得其終。因字曰衲僧。又云緇郎。資治通鑑。景福二年九月。以御史中丞崔胤爲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胤。慎由之子也。直慎由歷事文武宣大中間爲相。外寬弘而內巧險。與崔昭緯深相結。故得爲相。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以立門戶。終爲緇郎所壞。壞音怪。緇郎。胤小字也。）

歸郎（馬令南唐書。誠國傳。王鏻。王審知子也。後唐同光中。即皇帝位。國號閩。鏻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

遺策郎（張君房麗情集。鄭生過李娃兒。徘徊不能去。詐遺策以駐馬。後訪娃娃。呼曰。前遺策郎來也。）

姜豉郎（能改齋漫錄。今市中所賣姜豉。以細抹豬肉凍而爲之。自唐以來有也。朝野僉載。姜晦爲吏部侍郎。眼不識字。手不解書。監掌銓衡。曾無分別。選人歌曰。今年選數恰相當。抑由生主無文章。案後一腔凍豬肉。所以名爲姜豉郎。）

索郎（能改齋漫錄。索郎孟者。桑落河出美酒。號爲索郎耳。見酈元水經。皮日休詩云。分明不得同君賞。盡日傾心羨索郎。全無理意。本朝高若訥後史補。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時。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甚佳。樂天詩云。桑落氣薰珠翠暖。柘枝聲引管絃高。號桑落酒。舊京人呼爲桑郎。蓋語訛耳。高訛後出。恐或未然也。）

會郎（吳自牧夢粱錄。杭州婚娶之法。新人於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門禮。女親家廣設華筵。款待新婿。名曰會郎。）

粉郎（浩然齋雅談。若駙馬則以何晏事稱粉郎。粉侯。文及甫稱韓忠彥爲粉昆。以其爲嘉彥之兄。又指王師約之父克臣爲粉翁。蓋可怪。拜見粉字。）

老郎（韻語陽秋。郎官之選。唐朝尤重。鄭谷嘗自好稱老郎。贈秀上人詩云。惟恐興來飛錫去。老郎無路更追攀。訪茱禪者詩云。初塵芸閣辭禪閣。卻訪支郎是老郎。春陰詩云。舞無歌鶯莫相認。老郎心是老僧心。是也。）

花郎（吳箕常談大中遺事。擇貴人子弟之美者。傅粉妝飾之。名曰花郎。國人皆尊事之。）

闌編郎（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莊周爲闌編郎。）

白

水郎（三山志。白水郎。夷人也。亦曰遊艇子。或曰盧循餘種。散居海上。武德中。王義童招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授騎都尉。以船爲居。寓盧海旁。船首尾尖高。中平闊。衝浪無懼。名了鳥。乾符中有陳蓬者。從海來。家於後崎。號曰白水仙。有詩曰。竹離踈見浦。茅屋漏通星。又曰。石階聳礪高低踏。竹戶彭亨左右開。嘗留讖曰。東去無邊海。西來萬頃田。松山西巷沙徑合。朱紫出其間。榮衰記福唐水居船。舉家止一舟。寒暑飲食疾病昏姻。未始去。所謂白水郎。其斯人之徒乎。）

撞令郎（遼東西夏國記。兵之勇健者號撞令郎。）

伴仙郎（王梅溪詩。詠桃。何時清禁裏。一笑伴仙郎。）

玉節郎（蘇東坡詩。送王敏仲。洗眼忽驚笑。見此玉節郎。）

白面郎（杜子美詩。馬上誰家白面郎。云云。指點銀瓶索酒嘗。）

繡衣郎（岑嘉州集。送鄭侍御歸東臺。江亭酒覺貴白面繡衣郎。）

黑衣郎（蘇東坡詩。食荔枝。分甘偏鈐下。也到黑衣郎。）

綠衣郎（王荊公詩。紅裙爭看綠衣郎。）

索酒郎（黃山谷詩。但見索酒郎。）

入棗郎（晉書。王浚字彭祖。在幽州不親爲政。所任多苛

刻。謠曰。十囊五囊入棗郎。言嵩浚子婿也。）

誤持郎（柳宗元集。弘農公復大像獻詩。平志云。壁非真盜。客全有誤持郎。）

漢家郎（唐耿湋詩。宿韋員外宅傳。經年相倦。賜筆漢家郎。）

薄情郎（蘇拯集。寄遠。若能使鬢色。光染薄情郎。）

遊冶郎（李翰林集。採蓮曲。岸上誰家遊冶郎。三三五五映垂楊。）

粉署郎（皇甫冉集。送鄭判官赴河南。始罷滄江吏。還隨粉署郎。）

唯服郎（魏書。韓顯宗與沙門法撫。百餘人名。各讀一徧。郎覆呼了無錯誤。法撫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

星郎（楊國忠制。往自星郎。爰秉天憲。）

漁郎（元微之集。桃源行。漁郎放舟迷遠近。）

桑郎（北史。舊京人呼桑落酒爲桑郎。蓋語訛耳。）

望郎（元微之行等新制。嘉乃令子。爲吾望郎。蘇東坡詩。東川得望郎。）

潛郎（黃山谷詩。琢磨佳句問潛郎。）

窟郎（杜牧詩。李蔡生窟郎。）

黃寮郎（藥名。台州府志。天台縣土產。）

守房郎（藥名。太平寰宇記。廣州土產。）

文林郎（藥名。本草。陳藏器。餘。味甘。無毒。主水痢。去煩熱。子如李。或如林。）

檎生渤海間人食之云其樹從河中浮來拾得人身是丈林郎因以此為名也（米政和本海藥云又南山亦出彼人呼杠桲是味酸有微温無毒主水瀉腸虛煩熱並宜生食飲酒氣也）

戴冠郎禽名太平廣記王勳有寶鏡能照百邪嘗出於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聲不堪忍勳問其故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病者床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

胡髯郎（獸名任昉述異記羖羊似羊而無角者之異古人戲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髯）

烏郎（魚名溫州府志）黃鉤魚又一種名烏郎形似鰫無鱗而烏青雜花紋俗名烏郎採花鯽鰍又一名採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江可宗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十八陽

郎

詩文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送程總郎序）情之有欣戚多夫其正奚而失私怵之也私克於理理徹於思理之思奚其失余仕于房房窮山也九華伯適帥襄陽搶公無孰何者戊午孟春之中辭客以公移奉使淮東告聞之屏營不懌久之乃大尉喜且自咎慢於公受察者顧客我且振拂我且詩盟文社伯仲我一旦爲吳楚之間能無戚然然公天下士當爲天下用偕五細於外猶未爲得其所今京口國北門控制淮江臺軍雲屯盡護諸將宜得博碩通敏之士君相舉而畀之公意其有在指呼豪傑殄垂斃之驍虜撥有指之故疆歸爲丹地黃閣之遊均福四方端自今日始與其私惠於一隅孰若兼濟於遠邇于是之思故余欣然於心然則欣然戚然之情得其正若失之不待辨已戚然者私而欣然者公私者計一己公者本天下理然也雖然公知我甚深于其出處顯晦憐我甚至離此借筯之便聚米之餘玉立上前舜都阜謨將曰臣有客惟老矣外悍而中甚腴其文筆窺兩都其論事如嚴徐其忌窮自重踞風塹之於蒐人日以楚狂臣知非酒徒君相有未知爾其肯使之倡漁樵死泥塗乎至此則我之所以利賴者何如也其欣然者又將不貲予其宿舂以須公行有日因道其戚且欣不齋齋之者爲天下賀爲公道尉而爲送公序元何中學集送吳省郎序　元受景命際天所覆帝王之所未嘗統一者莫不湛恩洽霈至德融暢然而地大以遐故必分建省藩鎮奠柔馭厖臣碩輔節鉞交柄密和天肆丕翊皇綱其宏規遠模絕出漢唐者其勢然也是以下而掾屬亦必其可與經體贊元者然后辟置夫豈徒若石洪溫造區區從事蒹穪河陽者哉上饒吳胄堂學稔而才高嘗歷校官踐師幕弛薄領兹邑始至健決事吏民讋服遂究民瘼次第力請于上官以爲邑人悠久之利將成而陞華省闈令嚴期迫浩不可留邑之耄倪以吏君之去爲憂皆相顧歎息嗚呼孰知吏君之住愈高其所及者愈遠而兹邑固在其間也若憂且歎果何爲哉於是相率爲歌詩以餞吏君之行以繫邑人之思云廬江何中之辭曰秋風剡剡兮秋雲稀佳期倏而至兮征馬頓嘶結桂枝以爲芳兮覽芙容以爲秀嗟余溪之清且淺兮寧不可以回君之首太微兮郎星扇皇風兮揚天明槐陰退食兮高堂燕喜儼西山其蒼蒼兮倚江流

而長峙縉紳淵源余日華賀湖廣陳總郎劄　竊以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共惟某官六轡星輝百城風詠穹示贊襄台候起居萬福某謹稟枚具職赫仰干霰虔伏勻稟懇原宥某仰惟閒氣所鍾興運所關清明在躬太極合德寒燠燥濕之變曷能侵驅視履致祥勿問元吉然屬隸疲助不能自已敢更以勻遵瑯瑄申衛乞函卷卷爲暫御者請某共審妙東淵衷肅將隆指方觀風而問俗爰涓日以建臺凡隸按澄率增抃蹈某分府江介託陰方新束縛官常未由進拜躬控悃愊韋課駢儷弁爷班門岂電是濟惟是言詞拙澁不足歌頌盛美之萬一切幸矜念某恭以某官學古而淵深通今而敏助蚤結隆眷洊薦亨衢內而樞屬星郎外而虎符龍節聲名事業炳如丹青必待駕空談而枚數之則所以事門下者抑薄矣善乎歐陽子之頌韓公曰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公也後之能擺落時好而以歐陽子之頌韓公者望其人亦庶乎知言矣某不佞請自隗始　某嘗謂世之極賤甚愚無若奴隸至於青天白日則曉然皆知其清明列冠貴纓方隨牒南北于今有年矣當代有名公鉅卿以正學振斯文以清獻結主眷用舍進退不以一毫介乎其心若門下之超卓乎薦紳間者又豈直天日之清明而已哉某雖愚安肯自處於奴隸後　某銘敷眺生自知甚白罥昧來陣實不自量雖天隕幸宿世有遺遂獲仰承慶霱光覆循頂及踵顧奚適而非感荷者壽曷大不及斗費刀則百他州某效官云始適值歉歲歉若不可一朝以居某塞磨鈍閑勉夙夜所幸兵民相安牒訴滋簡上供送使僅免闕遺課虛責有偶逃吏誅悅時偈日閱月十周巢技已窮懼不勝任門下風書通剌是郡遺愛依然興念舊游嘉善而矜不能曲垂覆護庶幾末路不陷于危某跡爵陳誠罪當萬坐　某進越皇恐頓首端拜中歆瀛庭珠斗聯珞之眷並惟天胙蓬瑕載燕載寧又蚩恐有駐冊事什願奉判誨毋敢不共　回前四川劉總郎　伏以素商閒序金風兆涼共惟某官對越淸渥問望益昭楷與乎佑台候動止萬福某儀瞻道誼圭裔要周如日星之麗天可望而不可近尊仰真切掬存鑒察向貢尺控謝陸旄塵冗全集欵於嗣詞第切愧悉猶恃融察敢意謙抱復杜華緘五雲流光輝映心目琅誦欣暢感悚交懷恭審顯膺異渥榮復穹階舊物青氈從天而下淸名峻節遂日以新成命一欵善類交慶仰惟某官剛直之氣塞乎宇宙忠嘉之論簡于冕旒休聲丕績中外騰誦翩然去國亦復許時頃遺變之異常即奉身而詢上方一新聖化旁求哲人衆正彙征一賢猶遠必有誦周南之滯者休寵

鼎來頒趣裳以踐其過家儀章之況英詞俊語厭味雋永口誦耳聽當暑脩然自惟何人不得當也已傳副墨衍襲榮藏拜賜修矣薄還稟報屬把積制不如來施之屢矯首英躔末望階對伏鬱駼眷兩閣調和六氣珍視菌之趣拜綵綸晉儀禁林紳笏均祝台閣華集共想珠聯璧合履此清秋自天隕祉中錫樂醲日邊有所委泉切願稟承　賀湖廣陳總郎啓　伏審肅奉芝函載馳華傳輝光郎宿歌杜陵寫直之秋指示使星對李郃仰瞻之夕耄倪翹首巡覓屬心共惟某官氣塞堪輿學該流畧措諸事業妙三五六經之傳作爲文章羅二十八宿之秀出入游廊於妙東操修遠邁於古人驚序篤行偏儀清切龍英虎節建有皇華果分職於地官再峙糧於天塹左洞庭右彭蠡跨湖湘形勢之雄東夏口西武昌覽吳魏興亡之迹方整神兵而藏鷹正在總餉之得人謂師律不嚴則下無戰心儒軍儲不給則士有飢色三十鍾而致一石董驪駕之將輸百萬師而費千金裕棘門之供億人誦新除之丹詔上還舊物之青氈致諸已試之方偉哉有用之學闕中糧不絕于道蹔煩今日之斡旋制下士相資於朝行看異時之勳業某孔懷斗仰爲幸星臨身雖阻於分符神預馳於擁篲大賢容衆門來遂於登龍小紙爲書屢光馳於賀燕悃悰所蹔歡喜莫殫宋劉漫塘

集賀韓守除總郎啓　吳頭楚尾課三年保障之功江表淮壖總四道營屯之餉使星所照郎宿交輝綸綍初頒搢紳相賀某官英姿霽月與氣澄秋明足以察而纖翳弗容勇足以決而萬牛莫挽有如通日深念疲氓平斗斛以受輸已盡拚積年之弊揮翰墨以垂訓更曲爲後日之防況觀識慮之深長想見彌綸之密剏惟兵食之重計關廊廟之深憂輓粟飛芻小試斡旋之妙簪筆持橐即歸獻納之班某幸以衰年及於寬政結草圖報敢自後於邦人卧轍留行悵莫趍於道左聊憑尺素以寫寸丹梁何遜集石頭答庾郎詩　高樹蔭棲客細草隸成披黃鸝隱葉飛蛺蝶縈空戲陰岑自滿悅碎案予早寄想知阻禁關何由從簡易　野夕答孫推郎詩山中氣色滿墟上生烟露杳杳星出雲啾啾雀隱樹虛館無賓客幽居乏懽趣思君意不窮長如流水注沈約詩集答何郎詩　歎感遊來事聚散居常理孰爲勝扶漆忽作弦離矢形影一東西山川儼表裏執手涉梁上悲心萬端起方興兒女泣及此流潮水明月渾龍女詩贈何郎　坐久風吹綠綺寒九天月照水精盤不思卻逐沈潛去爲惜春光一夜歡　留別何郎　負妾當時竊寐求從茲粉面阻綢繆宮空月苦猿雲斷寂寞巴江水自流唐李義山集征步郎詩　塞外屬塵飛頻年度磧西九生隨玉劒

辛苦向金微　韓冬郎二首　十歲裁詩走馬成冷灰殘燭動離情桐花萬里丹山路鶵鳳清於老鳳聲　紉梭風檣各苦辛別時冰雪到時春爲憑何遜休聯句瘦盡東陽姓沈人鮑明遠詩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　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烟霧長波迴難依旅鴈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奔景易有窮離袖安可揮歡觴爲悲酌歌服成泣衣溫念終不渝藻志遠存追伐人多事澤顧路慙鶱飛昧心附遠輸絪言藏佩韋韋應物詩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詩　天生逸世姿竹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戰葉玉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小兒歲時雜詠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船示舍弟兼寄侯郎容子去淮陽蹉跎別事長水闊閒夜鑠霧棹起晨凉烟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沙曾撼櫓轉瀨指遙檣蒲葉錢刀綠筠筒楚粽香因書報思遠爲我憶檀郎温庭筠詩蔡中郎詩　古墳零落野花春聞說中郎有後身今日愛才非昔日杜拋心力作詞人施肩吾詩望騎馬郎詩　碧蹄新壓步初成玉色郎君弄影行賺殺唱歌樓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　白居易長慶集聞楊十二新拜省郎遂以詩賀　文昌新入有光輝紫界宮牆白粉闈曉日雞人傳漏箭春風侍女護朝衣雪飄歌句高難和鶴拂烟霄老慣

飛官職聲名俱入手近來詩客似君稀（項曾有贈楊詩落句云不用更教詩過好折君官職是聲名今故云俱入手）宋鄭獬鄖溪集贈朱省郎詩　蕭灑不羈性本自出塵埃棄去萬物累健翅天地回白髮朱省郎戴華稱高才春風如故人昨日天涯來置酒晝堂晚勸我白玉杯調笑脫俗態高談若風雷歸來碧窗靜殘照寒徘徊豈知丈夫志力劈青雲開孤坐波橫臆慷慨無良媒世事如轉蓬竟日千萬回拔翅凌赤霄欲拉高山摧誰可料前途使我孤心衰元趙叔英松亭詩某寄省郎傅夢臣詩　經術淵源悉巨纖妙齡風采德才兼掾曹黃閣惟三語名望青雲守一廉報國忠勤心翼翼接人平恕禮謙謙知君事業他年盛萬實輝光近具瞻劉仁本亦玄集寄許具瞻省郎　長松出古澗參天二十尺矯矯冰雪姿不爲嚴寒易女蘿附其顛亦復借顏色一朝事斧斤剪伐由中直但願成棟梁女蘿不足惜山翁詩寄省郎張國陽　齋門不好瑟越俗不尚冠君今欲攜去但傷知音難弄撫月皎皎叩角夜漫漫寸心如連環中有長恨端珠玉本無趾桃李亦何言充君眼中物恐忘歡意闌故人已鼎貴青雲駕飛鸞爲鶴搶蓬蒿隗此兩翅翰山深紫芝老風烈石髓乾音塵日以遠何由寄加餐　國朝胡楷隱集重簡虞省郎兼寄劉仲脩昆仲　賓鴻遥度塞雲高

交友無書思轉勞戀戀還鄉解纜闕番怜避地託林皐紫薇香靜曹分悞白紵秋深未製袍寂喜劉郎能好客何時對菊泛香醪　龔斅鵝湖集東劉子壻省郎詩　何處還堪一舉杯城南風軟少塵埃青山滿郭遊人醉芳草迎車使者來村店野橋郊遠近禪宮仙館路縈廻落花隨意飄紅雨飛絮多情點綠苔詩思護因臨眺得笑顏非為管絃開琅峯曉日光如洗靈岫春雲靈作堆樗櫨每慙淹薄宦菁莪今喜育英才轅門有鶚孤出泮水無芹採藻回檣燕留人渾不斷杜鵑啼血莫相催山中亦有桃千樹何必錙郎去後栽　宋李復潏水集李無玷自左正言出守永州召為吏曹外郎尚阻叙舊先貽此詩　初伏青蒲拜皁囊忽驅五馬下瀟湘入承上閣尚書牒分掌中銓吏部郎樊叢舊垣猶寂寞拱樞列宿頓輝光閒歸未便能傾倒五日朝班得綴行　元李庭寓庵集用郭外郎韻　壽春重過曲江東爛熳繁華在眼中寂寞此心誰會得少年場上白頭翁　滔滔歲月逝波東往事廻思一夢中自笑平生喙三尺老來翻作囁嚅翁　君才獨步陝西東筆落珠璣咳唾中跛鼈定難追逸驥謾誇坡老和陶翁　細草幽花灞水東藍輿坐我畫圖中歸來酩酊無佳句良愧當年六一翁（歐陽已到度西遼太守藍輿酩酊插花歸）春衫貰酒畫樓東來碧紛紜醉眼中

（坡詩我醉初不知但覺紅綠眩）日暮馱歸驢背穩路人指笑是詩翁（是起題所遇歎不能如此）驕兒索飯泣門東不信徵塵滿鞍中拽斷枯腸無好語生涯已似少陵翁　信有仙山碧海東玉樓銀闕瑞烟中為嫌上界多官府且向人間作醉翁　昔隨計吏走關東屢入宣和禁苑中陵谷變遷今幾度試憑銅狄問仙翁　丁年落筆賦河東曾入鴻儒顧盻中老去布衣誰比數黃塵憔悴一衰翁　千古繁華逐水東銅駝埋沒棘叢中傷心欲問前朝事不見連昌宮老翁　一壟舊隱滸丘東千丈蓬峯指顧中早晚重尋遂初賦乞盞沽酒伴鄰翁　春光淡蕩滿秦東（李白已將形容痛飲中）排悶新詩隨意擲要將公案學浩翁（山谷詩排悶有新詩忘歸去遠徑）纔見旌旗出漢東便聞烽火起煌中欲知邊塞征人苦請問新豐折臂翁　比年恩詔下山東百萬人家喜氣中一見昇平元無限不羞扶杖尾田翁　金鼓明年過浙東江山行入版圖中便宜條奏吾儕事勿謂無人繼弱翁　五雲明處日升東豪傑都歸控馭中為謝元和諸學士莫矜相業笑漁翁　寄郝紹先外郎詩　天眷西平雨露偏賓條妙選必英賢關中政仰蕭丞相幕下仍登魯仲連一硯寒水晨草檄滿樓明月夜籌邊快須努力平過冠清史功名屬少年　送李敬夫外郎　淵源聖學用

功深籍籍聲名藹士林決事但憑三尺法肥家寧顧四知金勞生笑我滄黃卷好士惟君是赤心寄語青雲舊知己幾時垂手援湮沉　送劉謙外郎詩　少年錦帶佩吳鉤乍別庭闈作遠遊疋馬飄零天一角歸心搖蕩月三秋　綠衣行遂寧親喜白酒聊忘去國憂明日關河邈千里為君重倚仲宣樓　張文穆公集送卜外郎詩　當年翠調響嚴灘墨授歸來盡薦冠猶借文書資模楷還教風采振臺端清明官府光華遠佳麗江山境界寬別後相思何處在故園花竹日平安　程端禮畏齋集次浙東宣帥府閑閑楊外郎韻　聖世車書混仁涵濩載中大酺歡郡國重譯走蠻戎航海南金重堆盤火齊紅懷柔深悅服智術豈牢籠威震秋霜凜恩施愛日烘屬猶違蕭殺葵亦仰曈曨海右三韓外江南兩浙東漂商輕稼穡蠱蔓等菁莪弦誦令猶盛衣冠昔所崇帆檣千里集洲嶼萬家叢人國多豪傑材非但翦簡太平興禮樂武備飭刀弓關寄軍民重權兼節制隆令行號建水境拓柱標銅跡息鯨鯢惟督牧風水涵視融猶效職龍伯欲移宮久似畀環北無勞徼喻蒙麗棋新畫角儀羽絢華蟲品秩參台鼎書英出陸楓律身繩正木察物鑑縣空不擾惟持重原初每慮終掾曹當代選才彥一時同銛利硎新刃調和絲應桐文書知已簡談笑樂何窮言事方捫蝨揮弦

復送鴻陸遊首鄞鄮水泛即瀛蓬島覓仙靈託窓問日月通霞城入境異台嶺客心忡橋滑足難踏泉驚耳願聞穴傳藏夏后跋説殺靈竈秦望碑銘古蘭亭筆札工西臺池草句百里藕花蓬鴈蕩長雲幕龍湫自雨濛鼎湖鶩屹石瀑布瀉流虹羊角排山岫龍鬚比隰紅石靈歸洛子柯爛遇棊童太末垂名舊徐王布德洪嬰溪吟已絕四井論非公散去思黃氏遊東記蔦翁江山遺跡在田里屬年豐勝極詩添興清豪酒有功夜舟嶠島島春履草芃芃為赴宣風便寧虧報國忠下看文法吏相遠馬牛風布戰遊方始蒲輪召莫忽愛山生似渴吞海覺難充遇異歸休念閒奇訪必躬新遊呼賤子一起豁昏矇顧我材無取登高志頗雄諸公如授簡會使劉藤穹　王惲秋澗集奉酬紹聞外郎詩　盡省胡貟外都城憶昔遊分携無半載渴仰若三秋已辦催科拙寧煩任智憂何當償宿願相望兩山州　宋陸游渭南集寄五郎兼示十五郎詩　八十九十老可驚白髮森然憎鏡明身當遊似尚少駐書欲藏山殊未成大兒為國戍絕塞季子伴翁親短檠古人已矣不可作夜闌撫几歎平生　呂氏子婁郎求詩　乃祖身兼將相崇諸孫玉立有家風此郎已復塵埃外它日相期氣類中行已勤勤須自省讀書亹亹要新功果能哮吼如獅子一瓣香應嗣放翁　任希夷斯庵

集詩付二郎　望前一日正芳春我祖當年慶誕辰奕葉有孫同此日吾
門他日寵光新趙忠正德集閒郭理懷甫除郎（附北刊公）　至治本無為
何書帝力知人惟求俊彥天畀濟艱危鼎席尋黃髮星郎用白眉鋒芒森
武庫律呂奏咸池海內想風采朝中增羽儀餘光被草木盛事播聲詩感
會唯千載飛騰各一時着鞭今更懶投劾去奚疑亦有乘軒戀其如續膣
悲御蘆聊避弋遠樹未安棲念舊多生死思鄉久別離自餘復何道湖海
是歸期洪平齋集送甫總郎（三首）　鶴唳風聲泥水捷馬騰士飽蔡州平
笑談定取中興策莫道司存只餉兵　霜逕斷隴蕎花白水足平田稻子
紅剩把豐年供祖帳送將玉節過江東　百尋浮玉三更月萬里長江一
色秋照映此心須此水不妨小泊讀書舟　袁起岩東塘集和林子長訓諸
郎韻　視瀛不知難紙精不知累我生飽經涉一一如歷塊況觀挾提兒
鏗鏘捷應對由其學不學所入遂同異有子當務教否則基業墜明經仰
韋賢所重識與器黃金委塵土教子遊於藝父子踵黃閣功業美且粹最
憐房杜家門戶早覆墜紛紛不肖子掃蕩寄劇戲賢愚豈少年成敗見晚
歲君家萬金產兩兩蘭玉萃兒時見頭角已負食牛氣誦詩了瑟僩引義
觸儔類長大守經訓含咀樂心醉淵翻紙上語筆刀巧憑倚老蚌生明珠

光彩燗足畏渥洼墮龍種不數蟾蜍華孟仲叔季間更盛而迭貴吾兒豚
犬耳衣鉢黨可遺登門倚群玉辱交每不外譬如般若光照此大海會顧
續無盡燈庶為宗門慰陸子壽集早過何郎詩　蕭蕭風雨曉藍輿没脛
泥深我僕痛卻憶去年苗欲槁任從行李且盧徐趙汝勝紫霞洲集錢新
三衢牧常著郎　咫尺去天郡少雙名世儒兩轄建有日五袴周無孺孔
廟雲來祀柯山衿珮翹常侯振文化相業起於衢李曾伯可齋集丁未劝
八膠叔賦黃郎詩　風悟金仙空色教化生千百對青春強顏翁媼施為
貌取悅兒童絲繫身立伏無言開口甚當筵何事掉頭頻笑他鮑郭經年
舞我過鶯花即問津　國朝劉基覆瓿集寄臺郎張貫夫　春愁忍得故
人書喜極成悲淚滿裾冀野駑駘虛伯樂曹門鐘鼓駭鶢鶋全家蕩析飢
寒切病骨支離志慮疎敢以浮名誤知己緘辭寫意愧何如釋大訢蒲室
集次韻廉公秀御史送觀志能臺郎赴都　我愛曹司冠談笑驚三都中
流天一柱孰憂顛不扶使君蘭臺彥去懸如摧枯利刃劉芽枿肎顧萋難
圖問俗湘水上重吊楚大夫長笛幽憤作落日壯心孤歸舟百靈護風雨
開號呼　送觀志能臺郎赴都（序勒字）　皎皎瓊林枝一見足良願三年
獲周旋臺端肅懲勸野火結夕陰江煙帶寒暮歌長步遲遲寢以農懷懸

次韻荅曹德昭臺郎見寄　華屋雕欄護玉墀光涵珠網雅摩尼室空
誰問維摩病才絕徒憐顧愷癡塵土污人思自舊雲霄舉翮欲何之期君
臺閣鵷鸞集濯濯清風尉所知　送楊子敬臺郎詩　六旬苦不雨寢食
不遑安佳人重遠別西風古長干辟書豈無華中臺切雲端執簡贊畫諾
群彥集孔鸞丹心照白日椎辭濁驚湍所愛温如玉何須鐵作肝賢才期
有用行志良獨難上言保明哲下以濟時艱閩陝民食子蟊蝗蔽淮壖便
須給餽餉胡能及朝飧維斗不可酌西望銀河乾安得仙人掌盤傾玉露
溥張文穆公集送張從之臺郎詩　又報天邊好語催烏臺移近鳳凰臺
撲中頗見此客不江左喧傳其掾來到處氷霜凝蕑牘公餘風月入尊罍
他人不似吾同姓歌徹陽關首重回薩天錫詩集淮安舟中呈觀志能臺
郎（二首）　銀漢迢迢露濕莎南風無力水無波孤舟有客坐不寐一夜月
明聞棹歌　長淮瀲瀲遠如藍水氣涼生白苧衫三月船頭聽吹笛遠人
歸思滿江南　寄士嚴臺郎詩　薦士如君少文章玉佐泥自登臺閣去
不使簿書迷俸薄無餘積家貧有病妻長安貴公子中酒聽鶯啼　口號
寄中臺諸掾郎（二首）　天上霜臺高百尺諸郎不為簿書禁遙知閑倚東
廊柱看盡楊花看綠陰　天上故人頻寄語江東倦客只題詩梨花飛盡

東廊雪又過梅黃杏熟時王逢梧溪集寄溥鰲海掾郎兼簡宗燈二上人
省郎前進士裔出素封家畎畝寸心赤風塵雙鬢華玉衡低虎觀金柳
亘龍沙寺壁詩千首煩僧覆碧紗　寄江用敬劉彥肅二憲郎詩　太尉
新開府諸曹舊直臺郎毛通萬乘旗羽拂三台路遠青州入烽從赤壁來
英雄滿麾下參贊屬奇才郝禁陵川集遊斜川憶西郎詩　江壖坐白頭
自分如歸休十年不出戶夢憶西郎游看花當雷溪水合青山流泓澄潭
洞豁容與浮輕鷗回抱道明莊（樅道明之）玉翅開林丘（西有十二峯如列
鳥翅毛水松）依依避秦人桃源閉田疇遺我山中酒殷勤更獻酬花飛好
鳥歌塵世有此不醉踏石上水灑然濯百憂何年結茅屋歸去便可求
西郎吟（上丘事實俠）　西郎峩峩秋凌空萬壑秋氣丹霄通翠嶠燕趙一
千里蒼東刀巖十二峯壁立不讓恒山雄顏行欲過東海東老鷹南來駕
黃隼結巢使入山靈宮羽毛不皺爪距秃肅雲慘月驚長風巨靈雖為重
御護湫穴戮為脩蛇訌相君巖巖西郎秀壽與西郎高不朽老鷹黃隼正
吾儕亦賴恩靈庇黃口黃金臺上秋風高會當凌風快鴻毛為公搏摯毆
雲飈楊鐵崖集鐵面郎美趙御史也　鐵面郎不願白玉堂願着繡衣裳
上明天耳目下見人肝腸江南使者欺天隱黃金車馱實璽札忽爲青天

近天日峯前見秋隼父老出郭門焚香拜使君使君天上斗斟酌元氣成冬春成冬春立皇紀董抓已脩三國史柱後惠文須出理江南驄行且止萬一提邪塞天耳手持危時壓軼技獨立殿前言國是鐵面郎真御史張思廣玉笥集寄石郎詩　弓馬英雄徧四方何人重為整王綱鳳凰池塌多春草獅易臺傾少夜霜賤似衛青猶出將飢如韓信亦封王誰能孤尖窮山裏剔盡殘燈讀漢唐宋本至治集中郎詩　中郎柯亭笛乃落桓野王且得王徽之洗耳聽其旁風煙一蕭索江山自瀟適　世間可憐事稱僕得如此宋張敬齋詩集賀新郎詞壽歐陽新卿　卓犖歐陽子是江山毓秀鍾靈異才間世怜則韶光三月蓂莢葉堯階有四　正天啓懸弧盛事全鴨亭亭書雲篆散非烟南極真僊至來為爾薦嘉瑞　神清洞府丹書字擁笠歌綺席高張吏羅珠翠个裏長春人不老仙籍玉環睹記但判取酬酬況醉擬作新詩八千首侍一年一獻稱俾爾青而艾昌而熾馬丹陽集鉢丹砂詞贈鄂縣柳蔣村楊一郎　酒色氣財華世俗生涯貪饕宜覺路途差閻閻迷迷無閻悟背了仙家　達者不驚鏵（伏石農家遇有官私事將華拜集家）驢鍊黃芽不施閑禮手無又坦蕩逍遙全性命此外無嘉又贈鄂縣黃貫谷實三郎　大悟棄奢華拂袖天涯順神養氣事無差自在逍遙無繫絆到處為家　虎嘯似鳴鏵龍吐靈芽和光混俗手閑又功行時修唯自覺嘉上無嘉賀方回詞陌上郎生查子　西津海鶻舟徑度滄江雨雙艣本無情鴉軋如人語　揮金陌上郎化石山頭婦何物繫君心三歲扶牀女　畫眉郎（好女兒）　雲鬟彫章梅粉華粧小苣臺摧机羅緗素古銅蟾硯滴金鵰琴薦玉燕釵梁　五馬徘徊長路漫非意鳳求凰認蘭情自有怜才處似題橋貴客栽花潘令真畫眉郎　試周郎（折素情）喬家深閑對金堂朝鏡事梅粧雲葉翠鈿浮動徽步擁釵梁　情尚秘色猶莊逆睹相弄絲調嘗時悞新聲翻試周郎元王惲詞感皇恩　贈李士觀諱儀霸州人于廿時鹿庵先生門同舍郎也性端方嘗為刑司經歷官好學不倦與人交有終始　回首竹林遊山陰陳述灌落襟期記晴昔論文把酒醉盡清泉白石幾年江海上空相憶　邂逅淇南羈愁都釋兩鬓怜君更如漆幽懷重叙不待小槽紅滴新詩隨咳唾驥珠瀑唐李義山集聖郎曲　左亦不佯佯右亦不翼翼仙人在郎傍玉女在郎側酒無沙糖味為他通顏色

郎地　左傳隱公元年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隱九年夏城郎書不時也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　桓公十年冬齊人衛人鄭人來戰于郎　莊公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　莊公三十一年戊午春築臺于郎（莊利書且非土功之時）

郎州　州名舊唐書地理志郎州武德元年開南中置南寧州乃立味同樂升麻同起新豐隴隄泉麻梁水降九縣武德四年置摠管府管南寧恭協昆尹曾姚西濮西宋九州五年罷總管其年冬復置寄治益州七年改為都督督西寧豫西利南雲磨南龍七州并前九州合十六州仍剗南寧州之降縣屬西寧州八年自益州移都督於今治貞觀六年罷都督置刺史八年改南寧為郎州也領縣七戶六千九百四十二京師西南五千六百七十里北接曲州也

阿崩郎　**阿悮郎**　**犬郎**　鎮名雲南志已上三條俱在建昌府隆州坊郭鄉鎮名

居郎　雲南志在建昌府永寧州中縣坊郭鄉鎮名

夜郎　國名鄭樵通志四夷傳夜郎漢時通焉初夜郎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迎降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前書地理志曰夜郎有遯水東至廣鬱華陽國志云遯水通鬱林有三郎祠皆有靈響又云竹王所捐破竹於野成竹林今王祠有竹林是也王嘗從之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按漢書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獨范史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班史抵牾今兩存之）初楚項襄王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牂柯繫船杙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蓋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通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誤而班固備習而書之華所記詳故為王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項襄

（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員弟立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時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新人來之拜五路音渠吟反）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鉤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臨海異物志曰桄榔外皮有毛似栟櫚而散生其木剛作鋘鋤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搗粉米片人似參麪中作餅餌廣志曰桄榔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顛生葉不過數十似椶葉破其木肌堅難傷入數寸得麪赤黃密緻可食也）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尹珍字道真毋斂縣人也）文獻通考

夜郎國（今夜郎播州犍為郡即其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趾西隣滇國（今雲南郡滇國）其國隣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為郎中遂見夜郎侯蒙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今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其地）發巴（巴郡今通川等十五郡地已具上注）蜀卒（蜀郡今蜀郡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亦曰蜀川）理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今越嶲郡地）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中廣漢巴郡今漢川巴川蜀川地也）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罷音疲離遭也）死者甚衆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為害（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閒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嶲郡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牂柯郡（今播川夜郎義泉郡地）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復皆為縣屬漢牂柯郡）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柯大破之後

姑繒葉榆人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鉤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後已為縣屬漢牂柯）更舉兵相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効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懦不前之意選息克反耎人兖反）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廢一時不早誅也）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勃之心而犯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係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反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柯太守至牂柯地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

唐置費珍莊琰播郎牂夷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南距交州一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落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將征戰乃屯聚刻木為契其法刼盜者償其主三倍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與其家以贖死疾病無醫藥但擊銅砂羅以祀神風俗與東謝蠻同隋大業末首領謝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柯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一百五十人來朝孟知祥據蜀復不通朝貢宋乾德三年平蜀五年知西南蕃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等來貢詔授以官開寶二年武才等一百四十人來貢八年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發等三百七十人來貢馬百六十匹丹砂千兩太平興國五年蕃王龍瓊琚遣其子并諸州蠻七百四十七人以方物名馬來貢自是至景德朝貢不絕太宗召見其使詢以地里風俗譯對曰地去宜州陸行四十五日土宜五穀多種秔稻以木弩射麞鹿充食每三二百戶為一州州有長殺人者不償死出家以贖國王居有城郭無壁壘官府惟短垣先進說與前書所記小異故并敘之上因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詢其

曲則名曰水曲其使十數輩從者千餘人皆蓬髮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為飾大中祥符以後頗為冠抄轉運使冠瑊調兵擊之夷人寧息天聖以來訖于元符貢奉其首領龍氏於諸姓為最大世世襲職貢奉尤頻使者但衣布袍至假伶人之衣入見蓋實貧陋所冀者恩賞而已賜以袍帶等物至刺其數於臂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龍方張石羅五姓最著號五姓蠻其後又有程氏韋氏皆比附五姓故號西南七蕃云江州志唐李太白天寶初至長安知不為貴近所容歸棄堂康廬讀書後為永王璘辟為府僚白逃還彭澤坐璘累當死初白遊并州識郭子儀於未遇子儀褒其寃請解官為贖詔流夜郎唐李翰林集憶秋浦桃花舊遊時竄夜郎　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沒搖蕩女蘿枝半搖青天月不知舊行徑初拳幾枝蕨三載夜郎還於茲鍊金骨（齊賢曰太白有春夜宴從弟桃花園序毛詩蔦與女蘿又古來其歲唐夜郎縣隸溱州士贇曰桃花水見前此路詞寄樓落春風相參日又蘇決戰金骨）盧溪詞

菩薩蠻　紹興十九年謫夜郎州學諸職事邀飲孔志行家園讌集時初至貶所見人物風景之美夜夕方歸恍然莫知為何所酒醒作此詞以記之　武陵西上沅陵渡扁舟忘了來時路花外有人烟相逢疑是仙　清樽留夜語醉倒知何處歸去客心驚金雞朝聽鳴方輿勝覽題詠唐李白寄江夏韋太守詩（云云）西上令人老夜郎萬里道　又寄韋南陵詩君為張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天地再還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　張文昌送蠻客詩借問炎洲客天南幾日行江連惡溪路山繞夜郎城　四六蠻路奧區　樂源古郡　雖云夷俗　實慕華風　古不居於臣服　今久被於皇靈　萬里來轎暫撫夜郎之俗　一封紫詔即歸曉禁之班尋從漢代尹珍之教化始行　循至唐朝太白之詩歌尤甚

郎氏

千家姓郎（望中山）古今姓氏辨証出自姬姓魯懿公孫費伯帥師城郎因居之子孫氏焉郎魯邑也春秋魯莊公築臺于郎李武子築郎圍郎其地漢有郎含後漢郎顗字雅光北海人石趙司空郎安丘又含五世孫魏伏波將軍芳徙居中山新市縣後燕有秘書監郎數五代史梁有軍將郎公遠千姓編郎氏又出魏郡北海後趙有郎肅啟劉青錢宮音

郎顗

宋漢書列傳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

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覽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為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為諸儒表後拜吳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異災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改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謂執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祿其子孫使得血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為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九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九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太學也）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恤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

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侍陽象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卿臣諸侯有益者先霧從夜皆起或從夜半或平旦或不覺日中不解逆氣蒙者復不覺昏下爲霧也比者庶）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詞也）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立秋）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夫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凡卦注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音義云公卦直日之注見上一日即三日先日並爲三公之日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鍾左傳曰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四釜爲鍾也）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而急於州郡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使就尚書更對也）

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禀性愚慤，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重再也）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攝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之願，夙夜夢寤，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謂前所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脩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勑，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逋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修無之欲所觸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辜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請已舍齋南郊而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景響。（敏疾也）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陽嘉二年五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

願陛下校計繕脩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廚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期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月閏不過期今且至明日立也陽和猶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鄭以陵處引之也眚沴謂災氣）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云有寒溫無貌濁清前此實者居道任才不肖者也有貌濁清而無寒溫此佞人以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使消息者成陰專政成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使寒卦以寒使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

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賢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通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己（戊己之間爲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饉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乙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理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一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矣熒惑果退三舍也）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東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文要集曰天有五帝五星爲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閭（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

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婁宿星氣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爲大辰伐又爲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爲之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昴畢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東方火宿也鳥隼曰旟也以火勝金故畫井星之文於旟以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言凡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日火勝金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劾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主謂火也時考問延火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謂三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

（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杞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實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土旺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王隆喜三洋案見）乆無虗已進賢之冢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嘆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乙亥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五月乙卯白虹貫日此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黙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穰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基當作朞謂以三基之法推之也詩氾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詩氾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之九二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辭也）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為水兌為澤水在澤下是謂枯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困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謂順帝為太子時廢為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

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參猶也）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殺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為機第五為衡於天文為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有北斗斗為喉舌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謂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斷國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天帝為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展轉以動運然三百歲斗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為一德五德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備凡千五百二十歲太終復初故曰五行更用更循環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荅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幷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群龍喻賢臣也易乾卦云見群龍無首乾卦龍之象以況俾為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邦國有善惡仲山甫守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驕來無所樂進無所趣（無所貪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

降達人望則化不行災青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戹其咎如此（四始謂關雎爲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缺猶廢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言能於變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寖希也謂之大音其動有形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晚就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奇穉齒化阿有聲（子奇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賑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顗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正月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謂以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謀謨之臣也）天何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以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大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爲地震爲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奮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萬物喜豫作樂象之）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言以冬鳴則無歲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大皓大）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剋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東方爲房心宋之分也）石氏經曰（石氏曰人石申夫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爲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

（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爲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爲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爲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爲黑龍服黑衣獨各衣其方色皆燔雄雞燒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爲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篇）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火殞也時焚後百丈無火仍有光曜不止）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方也（防少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陷（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長[illegible][illegible]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

（陽嘉二年七月鍾羌寇隴西）皆畧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慕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禮所殺

郎基

北齊書循吏傳基字世業中山新市人也祖智魏晉郡太守贈兗州刺史父道悊開府陽平郡守基身長八尺美鬚髯汎涉墳籍尤長吏事起家奉朝請累遷海西鎮將遇東方白顗稱亂淮南州郡皆從逆梁將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率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盡戎杖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御史中丞畢義雲引爲侍御史趙州刺史尉粲文宣外弟揚州刺史鄭元眞楊愔妹夫基不憚權戚並劾其贓罪皇建初除鄭州長史帶潁川郡守郡西界與司境因侯景背叛其東西分隔士人因緣姻舊私相貿易而禁格嚴重犯者非一基初莅職披撿條格多是權時不爲久長州郡因循失於請讞致密網久施得罪者衆遂條件申臺省仍以情量事科處自非極刑一皆放決積年留滯案狀膠加歎日之中剖判咸盡而臺省報下並允基所陳條網既蹤獄訟清淨官民遐邇皆相慶悅基性清慎無營求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荅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和州刺史謚曰惠搢紳將還遠近赴送莫不攀轅悲哭衆不自勝初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元康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刺史元嶷所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唯郎騎兵任眞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基子茂隋史有傳

郎茂

隋書列傳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張奉禮受三傳群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爲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刊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爲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戶曹屬高祖爲亳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爲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爲也感天地動鬼神而

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爲州主簿高祖爲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錄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絕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爲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爲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爲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歲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

家識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惟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七十五有子知年

郎潁 姓氏遥華潁字楚之與郎蔚之議論時人莫能識並稱蜀中二郎

郎方貴 隋書列傳方貴淮南人也少有志尚與從父弟雙貴同居開皇中方貴嘗因出行遇雨淮水汎長於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撾方貴臂折至家其弟雙貴驚問所由方貴具言之雙貴恚恨遂向津毆擊船人致死守津者執送之縣官案問其狀以方貴爲首當死雙貴從坐當流兄弟二人爭爲首坐縣司不能斷送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爭欲赴水而死州狀以聞上聞而異之特原其罪表其門閭賜物百段後爲州主簿

郎餘令 唐書儒學傳餘令定州新樂人祖潁字楚之與兄蔚之俱有名隋大業中爲尚書民曹郎蔚之位左丞煬帝語稱二郎武德時楚之以大理卿封常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定律令持節諭山東爲竇建德所獲脅以白刃終不屈賊平以老乞身謚曰平餘令傳子學擢進士第授霍王元軌府參軍事從父知年亦爲王友元軌每曰郎家二賢皆入府不意培塿而松栢爲林也徙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史裴煚率官屬將觀焉餘令曰人好生惡死情也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毋輕往煚試廉按果得其姦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兄餘慶爲吏清而刻於法高宗時爲萬年令道無掇遺累遷御史中丞務諫謹下

人引御史坐與論議吏部侍郎楊思玄倨貴視選者不以禮餘慶劾免其官久之出爲蘇州刺史坐累下遷交州都督驩州司馬裴敬敷與餘慶雅故以事笞餘慶婢父婢方嬖譖敬敷死獄中又衰貧無藝民詣闕訴之使者十輩臨按餘慶謾讕不能得其情最後廣州都督陳善弘按之餘慶自恃在朝廷久明法令輕善弘不置對善弘怒曰舞文弄法吾不及君今日以天子命治君吾力有餘矣欲榜械之餘慶懼服罪高宗詔放瓊州會赦當還朝廷患其暴徙春州始餘慶治萬年父知運嫌其酷將杖之餘慶避免父歎曰國家用之矣吾尚奈何及爲御史中丞復歎曰郎氏危矣以憂死餘慶卒以貪殘廢董衡音釋培（薄口切）塿（郎斗切。小阜。）煚（久永切）謾（莫半切。欺也。）讕（郎肝切。逸言。）

郎士元 辛文房唐才子傳士元字君胄中山人也天寶十五載盧庚榜進士寶應初選京畿縣官詔試政事中書補渭南尉歷左拾遺出爲郢州刺史與員外郎錢起齊名時朝廷自丞相以下出牧奉使無兩君詩文祖餞人以爲愧其珍重如此二公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君稍更閑雅逼近康樂珠聯玉映不覺成編掩映時流名不虛矣有別業在半日吳村王李友錢起等皆見題詠每誇勝絶詩集今傳于世姓氏遥華士元唐詩人錢起齊名

郎簡 宋史列傳簡字叔廉杭州臨安人幼孤貧借書錄之多至成誦進士及第補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寧國縣徙福清令縣有石塘陂歲久湮塞募民浚築溉廢田百餘頃邑人爲立生祠調隨州推官及引對真宗曰簡歷官無過而無一人薦是必恬於進者特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分宜縣從知竇州縣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冒有其貲及子長屢訴不得直乃訟于朝下簡劾治簡示以舊牘曰此爾翁書耶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也始伏罪徙藤州興學養士一變其俗藤自是始有舉進士者通判海州提點利州路刑獄官罷知泉州累遷尚書度支員外郎廣南東路轉運使擢祕書少監知廣州捕斬賊馮佐臣入判大理寺出知越州復歸判尚書刑部出知江寧府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知揚州徙明州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祀明堂遷刑部卒年八十九特贈吏部侍郎簡性和易喜賓客即錢塘城北治園廬自號武林居士道引服餌晚歲顏如丹尤好醫術人有疾多自處方以療之有集驗方數十行于世一日謂其子㶿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其逝歟就寢而絶幼從學四明朱

晛長學文於沈天錫既仕均奉資之後二人已又訪其子孫爲主婚嫁平居宴語惟以宣上德救民患爲意孫汚知杭州擇其里門曰德壽坊然在廣州無廉稱蓋爲絜所累終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安志後二百年有遠孫伋偉同登詔定五年第（以前見太傅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并）清波別志資政殿學士孫公沔爲守日榜其所居坊曰德壽因以名其所居之橋令俗呼侍郎橋者是也

郎曄

臨安志曄事同里張九成嘗編横浦日新錄雖從淳熙十四年持㕘得官然甚以儒學知名（以横浦日新錄海昌圖經）清波別志曄字晦之杭人或謂郎無此郎嘗與侍郎同譜來晦之曰我家白屋豈可妄攀華胄識者許之晦之嘗注三蘇文及陸宣公奏議投進未報其用心亦勤矣以累舉得官不霑一日祿而卒可哀也已晦之早從張子韶無垢學

郎思

宋洪平齋集郎迪功墓誌銘余自郎曹以言事擯僑居西市距君舍二里許嘗過君飲君時已七十餘姿狀厖艾鬚髮盡白酒酣慷慨道平生經行山川之險易風俗之嫩惡及可喜可愕事纚纚有本末且言開禧初淮楚繹騷身在圍城中間以奇畫干主帥用輒中圍解欲官僕捍頭挾所得胡人弓矢徑歸每北風塞起拂弦撫箭猶踴躍自喜恨不獲窄袍快馬蹴踏氷雪効驅馳也語畢目光炯然如秋隼之欲擊意甚壯之問君何以不從戎曰吾宗本詩書家也景德六年遠祖簡登進士第仕至工部侍郎名在國史衣冠中絕落莫數二百年物久鬱必怒奮貨久居必蒸蠢僕少游四方聞人多視諸孫當有以儒科進者歸出橐中裝延師教之晝綜理家事夜張燈挾筴坐孫輩傍吟諷與相應和老者未寢少者不敢懈以故偉伋能力于學紹定壬辰同叅科第以續前脉僕籍是亦階初品執與䠶遲多困扣君養生以何術曰寡慾安生以何術曰寡怨治生以何術覽然搤手曰是非考功所當問老夫亦不能語考功也余令浮湛周行娓且病念君涉多而見博早書而識明沼魚畦卉可以永日欲歸故太史公訪所過長老從君執筆記所聞而還以不起訃噫惜哉君郎姓在漢爲安丘人在魏爲中山人唐五季以來世爲杭之臨安人贅生瑞瑞生孜孜生君君諱思字伯永性明直無樸樕事母老彌篤撫鞠猶子盡恩平居意氣沈毅閨門整暇與人言是是非非不苟同臨財義不立貴券而樂周急生以紹興庚辰卒以端平乙未十一月八日娶章氏封孺人男三謙詠誠李癸卒女嫁施廷杞孫男七偉前紹興酒官儀徵伋新慶元市舶務儼僑倩孫女四曾孫男女十二以明年三月壬申葬君于章鳩先塋偉伋奉大母命來乞銘曰曾大母嘗得銘大父不得銘寧不葬惟先生哀憐之因次第其說系之銘曰勤以任乎時爲富靜以安乎命爲壽四世而林立一科而岐秀其穀之深封之茂也夫

郎翥

宋陳亮龍川集郎秀才墓誌淳熙三年秋鄭婺州以召還約其弟過毋括蒼而語其屬邑之民永康陳亮曰我必取道龍窟以趍行在所訪子有日矣歸則刻期洒掃以待公然猶差半月而後至曰早嘗飯於郎氏也是其郎翥鵬舉者我識之久矣明年鵬舉始遣其子景明來從余游余嘗過之出一石示余指其所望之山曰是綿亘數十里而爲在官之山並山窮民實資以自給衣食嘗有奪而私之者郡太守吳公芾韓公彥古取以還之民書之石也俾知二公有德於茲山也不然吾何力以致此也余爲慨然久之今天下之田已爲豪民所私矣雖其在官者亦不以與無告之民豈期有在官之山又以與民而思奪之乎二公亦何心於爲德也又明年余適之而鵬舉死矣蓋月正之六日也今年春余又過之則既克喪矣其孤出鄭公之書曰是從寧國以三萬聘我夏五月鄭公還永嘉余與徐元德居亭候之於館頭還延久之則反飯於郎氏矣鄭公於今爲道德之望乃世所謂鄭景望先生者道旁人士獨郎氏歟胡爲而拳拳若此乎冬十一月甲子子景明將葬鵬舉於武平鄉盤龍山之原而景明拜且泣曰壙石未有書庶幾先生之興哀也問其世則曰其先雲川人自十一世祖光祿大夫知制誥諱珣爲永嘉刺史其後徙居婺之永康然亦不能言其所以爲十一世之詳也曾祖霖祖覲先父思堯鵬舉娶徐氏子男六人景殊景明餘尚幼女二人長嫁同邑葛世修次未笄鵬舉死時年四十七歲銘曰　物之生也人自別於物士自別於人人士之望則又自別於士非其自別以自成將以相成而相映病無達人無聞非病韋違得書未侈其應生者自力其藏其定

附只兒哈郎

經世大典哈郎臧乞里台氏至元二十四年授昭武大將軍太僕卿元貞元年進階資德大夫是年立西域司政授資德大夫御史大夫太僕卿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佩虎符尋進榮祿大夫大德四年以疾卒子禿魯不花至大元年授開府儀同三司豐國公遥授平章政事行太府院使西域親軍都指揮使佩虎符尋又特授左丞相行知樞密院事至大元年以疾卒子吹住

哥授嘉議大夫西域親軍都指揮使司達魯花赤皇慶二年進通議大夫至治三年改授正議大夫同知典瑞院使兼前職天曆元年秋九月有戰功二年授雲需總管府達魯花赤

虞璠妻郎氏

（宋楊誠齋集大宜人郎氏墓誌銘慶元六年五月八日小男幼輿歸自中都因問昔同朝故人）今在列者幾人抑有未忘老朽者否幼輿首出朝請大夫太常少卿虞公書二札其一問暄涼訪生死寄藥物其一則曰儔不天喪所恃塴七年矣而未有以焯諸幽夙夜祗懼無以詒孫子諗將來俾母德其埋歿章誰歸託契不淺言立而傳微執事疇控焉有朝散大夫尚書吏部侍中林公湜之狀在某敬再拜序而銘摘太宜人郎氏寧國府寧國縣人父僴鄉先生也太宜人生而靜專先生特異之嘗曰此女類我雖貧不以妻凡子故朝散郎虞公璠先生忘年友也遂歸之太宜人既自忘其外家之貧朝散公亦自覺其婦德之富君子謂郎先生善於擇壻朝散公甕於宦家雨挾有煒州里儀之太宜人事姑孝姑嘗寢疾適免乳且哺子且執事于膝于藥匜躬弗置匜嘗弗進姑見其勤諭遣之曰汝自須人扶吾小愈毋久汝苦

太宜人曰敬諾然終不斯須離也既亡春秋祭祀之日雞初鳴急起盥漱滌豆籩具牲酒皆出其手既扶既獨而家人有未知者如是者終其身朝散公每觀書至夜分而歸太宜人逆之閣右如大賓大客肅雍莊栗慈撫諸子每見朝散公義方嚴甚從容言曰兒誠嗜學彼自勤勵頻督過之將無傷恩遇下以寬有過失未嘗訾罵又爲之闢擇一家之中上無下急下無齋咨朝散公平日詩酒爲樂客至必取其車轄投井中摽從者出之門外禁毋得歌驪駒於是卧尊罍飛琖斝投壺奕碁賡酬詩句大笑爲樂不極驩不止太宜人既不憚煩且爲備先具以待不時之須是以朝散公益得以交天下名勝至於家人燕集絲竹間作則獨凝然色莊若不聞者一生肅然平居似不能言時發一語理盡而氣和每謂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多言祇以賈禍其子儔自監察御史按刑湖南孝宗皇帝以太宜人春秋高改使浙東四明閭守復命兼攝繡衣王節導迎板輿翟茀朱幩輝映行路往來千巖十洲之間每至登臨勝處芝蘭詵詵冠蓋欣欣綵服後先上千歲壽士大夫豔之半歲御史得郡九江諸子恐動老人之念不敢言既而聞之喜曰吾久矣動歸興今得過家天賜也既歸會親戚諸姪之高年者杯酒接歡恩意周洽家有名圃日涉其間御史承迎母心欲求爲祠官以便色養遂以疾捐館紹熙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也臨絶湛然享年八十五太宜人生長儒素歸大家見其子冠豸爲部使者又以高宗慈福慶恩三封至太宜人人謂貧富異觀貴賤易志而自奉甚薄自視甚卑一毫不怵其心御史嘗諗同院御史林公湜曰吾母雖當燕衎未嘗不勉儔以名節常懼無以稱塞人見御史立朝以直言見排居外以振職左遷皆疑御史不知家有師也晚耽釋氏書風雨不渝清晨未嘗茹葷蓋五十年云諸孫以五年正月壬午祔于西山寳于朝散公之墓從治命也男五人价伸儔佃倬仲迪功郎新黃州黃陂縣主簿倬以鄉貢進士入太學前卒女四人俱嫁士人今惟季在孫男六人衢衎衡衡衛術衢國子進士衢迪功郎新鎮江府丹陽主簿女七人曾孫男六人熹餘未名女一人銘曰朝散遣家相雄淑嬪奉常寔躬匪師它人奉常何師萱堂老搢帝曰此母是生鯁臣予狄汝服予歸汝褕若節春秋壽觴其芬九齡有開言歸其真有西者山有歸者墳而葉而根褆厥子孫

朱甲妻郎氏

（元史湖州安吉縣人宋進士朱甲妻也朱嘗仕浙東以郎氏從至元間朱殁郎氏護喪還至玉）山里留居避盜勢家柳氏欲強聘之郎誓不從夜棄裝奉柩遁柳邀之中道復死拒得免家居養姑甚謹姑嘗病郎禱天刲股肉進啖而愈後姑喪以哀聞大德十一年旌美之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寫書官評事臣李中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八　十八陽

喪（喪禮三十八）

安恭皇后中興禮書發哀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五日皇后上僊奉聖旨應干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討論申尚書省今討論下項　一檢照孝明皇后典故皇帝初發哀服白羅衫黑銀帶乞令文思院製造赴御藥院送納　一檢照章穆皇后故事遷座于萬安宮宰臣王旦等見帝于萬安殿之別次奉慰是日輔臣節度使兩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三品以上並入臨於萬安宮庭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內諸司使副以上並臨於宮門之外乞從御史臺等處告集文武百僚赴別殿門外立班發哀內諸軍將校依禮例於本營發哀　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臨安府見在寄居待闕官不該赴別廟立班文武百官乞依禮例並赴臨安府公廳發哀　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典故發哀日時前皇帝自內服常服至御幄俟時將至皇帝就幄易皂幞頭白羅衫黑鞓帶（百僚就幕次去金玉飾服皂角帶）次百僚入詣別殿下並

北向立定俟時至皇帝就幄內舉哭百僚就位皆舉哭畢退皇帝服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還內欲乞依上件禮例　一發哀時太史局選定宜用今月二十五日坤時　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合聲鐘五萬杵欲乞令臨安府裏外諸寺院自六月二十五日爲始共聲鐘五萬杵　一檢照懿節皇后禮例依故事百司行移欲並稱大行皇后詔依　同日又言皇后上僊所有皇太子親王發哀之服今欲比倣禮例於百僚發哀時前入詣本殿服皂幞頭白羅衫黑角帶發哀其幞頭衫帶並乞令文思院製造詔依　同日詔差賈玹充都大主管官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大行皇后上僊依禮例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攢宮所有合排辦事件依自來奏告禮例排辦擇太史局選用七月四日己亥依例分作兩日行禮其奏告官天地社稷宮觀乞差侍從宗廟諸陵攢宮乞差南班宗室詔依　入臨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檢照章穆皇后典故據孝明皇后故事皇帝未成服群臣日赴萬安宮一臨今欲乞依禮例皇帝未成服文武百僚赴別廟日一臨詔依　同日又言今來皇后上僊文武百僚赴別殿入臨合用香五合乞令入內內侍省請降付本殿其香案香爐炭火匙合等並乞令都大

主管所下諸司排辦詔依　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上僊今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六月二十八日文武百僚趍赴別廟入臨緣同日係欽慈皇后忌辰行香日分委有相妨今欲乞除皇太子親王赴臨立班外其文武百僚止趍赴景靈宮行香免赴入臨詔依　入臨儀　其日文武百僚服常服守和寧門入赴皇城門幕次去金玉飾易黑帶以俟皇太子親王詣殿下兩拜訖引皇太子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退復位舉哭十五音兩拜訖退次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宰執文武百僚詣殿下立班定揖躬兩拜訖禮直官引班首升殿詣香案前三上香訖退復位舉哭十五音兩拜訖退歸幕次易吉帶退（內有職事相妨免赴立班）　不停祭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皇后上僊今檢照懿節皇后禮例未祔廟以前所有宗廟祭及中小祀特不停罷今來皇后上僊未祔廟之前乞依禮例祀祭特不停罷詔依　禁樂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欲乞依懿節皇后禮例除祭天地宗廟社稷用雅樂外其餘祀祭雅樂欲乞備而不作其行在樂自舉哀後權行禁止俟祔廟畢日舉用及乞依禮例指揮下日令臨安府禁屠宰一日詔依同日又言今來皇后上僊成服欲乞依禮例諸州軍并所屬縣鎮候指揮

到日管內寺觀修建道場三晝夜并禁樂三日及禁屠宰一日詔依　小斂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后上僊都大主管所奏太史局選大行皇后寄梓宮小斂宜用六月二十六日壬辰時宜用坤時詔依　大斂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據都大主管所申太史局選大行皇后梓宮大斂破服立銘旌宜用七月二日丁酉收髮掛服立重宜用七月七日壬寅竊緣自大斂至掛服相去日分差遠今檢照昨顯仁皇后故事係九月二十日上僊二十三日大斂破服立銘旌收髮掛服立重並用當日所有今來大行皇后大斂破服立銘旌掛服立重欲乞依昨顯仁皇后體例並用七月二日所有時刻乞下太史局選擇詔依（太史局選到大斂破服立銘旌時宜用其日乙時掛服立重宜用其日丁時）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大斂今檢照禮例條具事件下項　一大斂時前依禮例都大主管官先行祭告禮　一合用祝文一首（述以大行皇后大斂時前遣官行祭告禮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供養茶酒果祭食并香案香爐匙合炭火燎草拜褥等係諸司排辦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大斂畢欲乞皇太子皇子詣大行皇后殿下再拜訖

皇太子升殿三上香跪奠茶酒降復位舉哭再拜訖退詔依　大歛儀其日俟排辦訖大歛時前都大主管官詣香案前北向再拜訖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執盞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俟剋擇官讀祝文訖請再拜訖俟時大歛　成服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今來皇后上僊依典故文武百僚合服齊衰布頭冠白幞頭大袖襴衫腰絰依故事三省樞密院主事以上（係主事以上有官人服孝服餘不服）并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引班祗應人各合服孝服今欲乞依上件故事製造內引班無官人止服布幞頭大袖襴衫腰絰並乞下臨安府製造羔契勘見任職事官合製造孝服外所有寄居待闕文武官依例給布一疋自行製造劄下臨安府依所乞事理施行　二十六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今來皇后上僊檢照孝明皇后崩皇帝成服服齊衰布頭冠幞頭大袖襴衫裙袴腰絰桐杖皇子亦衰服加布斜巾帽首絰絹襴服所有今來皇帝皇太子皇子所服欲依上件典故其皇太子妃并皇子夫人所服別無的確典故外今欲比附公主典故服布帕頭帔裙衫首絰絹襴服並乞下文思院製造內皇帝衣服赴御藥院送納及檢照懿節皇后故事皇帝成服並服孝明皇后禮例製造續奉指揮不用桐杖欲乞依上件禮例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令檢照懿節皇后典禮參酌討論下項　一勘會行在諸軍將校已降指揮於本營發哀外所有將來成服依禮例除統制統領官成服外其餘將副并部隊將管隊使臣并散使臣陞朝官以上及將校副指揮使以上常服哭於本營廳事三日而止其常日朝殿祗應排立行門禁衛班直將校副指揮使以上御前忠佐百官赴臨去色衣臨於殿門外今欲乞依上件禮例施行　一勘會外路駐劄諸軍去處依禮例合就所屯軍去處俟報到自副將而上成服其餘部隊將至副指揮使以上並常服哭於本營廳事三日而止今欲乞依上件禮例內沿邊州軍駐劄去處依禮例更不舉哀俟指揮下日令進奏院關報詔依同日又言今條具下項　一依禮例諸路監司州軍縣鎮長吏以下合服布四脚（係幞頭）直領襴衫（上領不盤）腰絰（以麻）其所造衣服乞令所在州軍製造　一欲乞依禮例行在并諸路州軍縣鎮士庶於本家素服三日而除婚嫁除服後不禁（行在自成服日爲始諸路州軍候訃告到日爲始）一欲乞依禮例沿邊州軍縣鎮並不舉哀　一逐項事理候令降指揮下日令進奏院遍牒（契勘士庶素服依禮例係去頭冠衣服止服淺淡裹青皂頭巾）詔依同日又言令條具下項　一御前禁衛行門

班直親從快行親事輦官自皇帝成服後如遇朝殿等欲乞依禮例並服紫衫黃帶子頭帽至皇帝釋服了日依舊　一將來文武百官成服後有乘花繡韉者欲乞依禮例並易以皂韉至釋服日依舊詔依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檢會欽聖憲肅皇后上僊二第及顯仁皇后上僊韋誼等姪並服衰服終三年之喪若入皇城門權易墨衰由權開門入出所有逐七百日止合在家設位行禮其掛服日合於當日掛服時內於權開門外便服衰服入赴立班所有今來大行皇后之弟夏執中欲乞依上件禮例詔依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大行皇后上僊已檢照典禮畫降指揮皇太子皇子亦齊衰服加布斜巾帽首絰絹襴服攷之禮記問喪篇有子不用杖之文爲尊者避故也今欲依禮經更不用杖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懿節皇后上僊禮例皇帝成服并釋服日及釋服後至祔廟前遇朔望日皇帝不視事文武百僚於常御殿門外進名奉慰所有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欲乞依禮例皇帝成服并釋服日及釋服後至祔廟前遇朔望日皇帝不視事文武百僚於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詔依　同日又言成服畢皇帝行祭奠之禮今檢照懿節皇后典禮條具下項　一合用香案香爐匙合炭火湯瓶注碗盤盞托奠茶酒盂子鈔鑼盆臺燎草等并焚祝版燎草燈火並乞從都大主管所下諸司排辦　一合用御幄施鳳於別殿側隨地之宜并御座黃羅裀褥奏請紫褥乞下儀鸞司排辦　一合用祝文一首（述以皇帝爲大行皇后成服訖行祭奠之禮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下入內內侍省取降　一合差讀祝文官一員於史官內差　一合差侍香并進茶酒捲簾舉祝版內侍乞下入內內侍省差　一合差定時剋擇官二名乞於都大主管所剋擇官內差一名（於殿內一名入殿門外百僚幕次前）一成服日至時如遇雨降洗濘乞令文武百僚止於別殿門外幕次俟時掛服訖隨地之宜權立止乞宰執及見令赴臨入殿立班官於殿門內外隨宜立班　一合差前導太常卿一員贊引太常卿太常博士一員乞差太常寺少卿博士充　一依禮例成服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成服日皇帝行禮欲乞皇太子皇子詣殿下同百僚立班詔依（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所有其餘日皇太子皇子至大行皇后宮中哭泣如家人之禮詔依）同日又言成服畢欲乞至日俟文武百僚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次詣德壽宮殿門外進名奉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次移班稍東進名奉慰壽聖太上皇后詔依同日又言儀鸞司狀契勘所管

陳設係是日常應奉之物所有今來應干釘設所用陳設名色亦各下所屬討論指定若有改易名色候指揮下日報臨安府兩浙轉運司製造關借禮畢拘收奉聖旨依今禮官討論指定今討論指定除大行皇后殿陳設合用白素外所有殿側所設幄次用青素其餘陳設係是時暫取難改易詔依同日又言今續次討論合行典禮　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欲乞依懿節皇后禮例成服日百官服常服吉帶入皇城門內幕次服衰服立班訖就次易常服去金玉帶魚袋服黑帶進名奉慰訖出皇城門其第二第三日入臨准此唯不奉慰至釋服依舊　一昨顯仁皇后例文武官成服入臨并奉慰訖既出內門並服白頭巾素服白帶子所有今來文武官成服入臨并奉慰後在外所服欲乞依上件禮例至除服日依舊　一今來成服日三省樞密院等處無官人欲乞依懿節皇后禮例素服三日詔依　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今具昨懿節皇后禮例參酌申請下項　一成服三日每日朝臨文武百僚並合詣別殿立班（係於七月二日三日四日朝臨）其行禮儀注即合依見今入臨儀注　一合用香三合乞令入內內侍省請降付本殿其香案香爐炭火匙合等乞令都大主管所下諸司排辦　一依禮例入內內侍省并內侍省官所服孝服若隨從車駕至

几筵殿即合服著所有今來入內內侍省官所服孝服欲乞依上件禮例若隨從車駕至大行皇后別殿即合服著詔依　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來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上皇后舅姑為婦雖是服期檢照國朝會要典故即無該載止有為宗室大功以上親合舉哀成服凡發哀設次於後苑壬地前一日所司預於舉哀所設幕殿周以簾帷色用青素服素白羅衫皂幞頭黑銀腰帶行舉哀成服禮今來光堯壽聖太上皇帝欲乞比附上件禮例外壽聖太上皇后所服禮制今參酌會要典故合服碧羅帕頭帔白羅寬袖衫淡黃穀子裙欲乞依上件禮例於七月二日成服時於德壽宮後苑壬地設幄為大行皇后舉哀成服之禮所有合造衣服乞下文思院製造供進其儀範令太常寺檢會供報伏乞特賜敷奏德壽宮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依禮官擬定　成服儀　其日時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先詣幄前立俟皇帝自內服皂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詣別殿側御幄即坐簾降俟時至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后上僊成服奏訖伏興（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並權易服就於幄前立）皇帝釋素服服期服（文武百僚並別殿門外同時易服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報引文武百僚入詣

殿門內外隨宜立班定禮直官先引讀祝文官詣香案之西東向立俟皇帝服期服訖閤門報班齊在位官皆再拜訖簾捲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詣香案前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酹茶三奠酒又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奏請皇帝舉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致欽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拜俟皇帝歸幄次文武百僚前導官退歸次換常服黑帶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退　殿攢　乾道三年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檢照章穆皇后懿節皇后禮例俟大歛訖合選日殿攢今來大歛已定七月二日所有殿攢日時及祭土時并殿攢方位太史局選用七月七日壬寅祭土殿攢時並宜用當日丁時殿攢方位宜於本殿東南利方吉詔依　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梓宮殿攢今條具下項　一依禮例殿攢日不視事群臣奉慰　一殿攢合用柏墼龍帳及合用物色等欲乞依禮例令都大主管所下所屬排辦　一殿攢日百司作休務一日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二合祝文二首（一首述以為大行皇后殿攢時前遣官行祭告之意一首述以皇帝為大行皇后殿攢行燒香禮之意）　一合於大行皇后殿側設青素御幄施簾設祖禰等合用香案器皿等差

前導讀祝文官侍香等內侍官等欲乞並依成服禮例　一合用祭告并行燒香禮供養食并茶酒果乞都大主管所行下諸司排辦　一殿攢時前祭告行禮官欲乞差都大主管官　一檢照顯仁皇后殿攢行禮日百官已釋服皇帝未釋服所有陪位立班官係用成服日臨於殿庭立班官易衰服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不入陪位止令常服去飾以俟奉慰畢退今來大行皇后殿攢行禮陪位立班官并奉慰欲乞並依上件禮例內殿攢行禮陪位欲乞皇太子宰執親王使相侍從兩省臺諫見任卿監郎官管軍知閤攢行御帶環衛官立班詔依　殿攢時前行祭禮儀　其日俟排辦足備引都大主管官常服黑帶詣大行皇后梓宮前北向再拜訖搢笏跪三上香奠茶三奠酒訖執笏俛伏興少立陰陽官讀祝文訖都大主管官再拜訖以俟太史局報時及引都大主管官監視殿攢　殿攢皇帝行禮儀　其日文武百官常服吉帶入皇城門幕次合赴殿庭陪位官就次易衰服以俟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就次易常服黑帶以俟奉慰俟殿攢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行事陪位官入詣大行皇后殿攢殿下就位立班定讀祝文官於香案前立前導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並於御幄之前立皇帝服期服詣幄即座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

御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爲大行皇后殿攢行燒香之禮奏訖伏興退復位在位官皆再拜訖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大行皇后梓宮香案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又奏請舉哭皇帝舉哭在位官皆舉哭候哭止又奏請致欽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拜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前導官退歸幕次換常服黑帶以俟與侍班奉慰文武官並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次易吉帶退　御殿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檢照章穆皇后懿節皇后禮例群臣釋服後皇帝便殿視事權易忌日之服俟皇帝釋服後常服前殿視事今欲乞依上件禮例兼契勘見今係後殿坐亦乞依已降指揮施行詔依　七月五日閤門言爲大行皇后上僊皇帝釋服畢自今月九日後殿坐詔依　閏七月四日禮部太常寺言閏七月三日至七日緣係在安恭皇后梓宮啓攢未發引之內并閏七月十八日卒哭并二十一日祔廟日依已降指揮前後殿不視事所有閏七月八日安恭皇后梓宮發引掩攢畢其已後視事日分理合酌宜申請今欲乞除九日虞主回奉迎十日旬假十一日祔廟受誓戒十五日望日奉慰二十日祔廟前一日致齋並前後殿不視事其餘日分並乞依先降指揮後殿坐（內閏七月九日俟奉迎虞主畢作休務假）詔依　按地　乾道三年七月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檢照章穆皇后故事命內侍左班副都知閻承翰爲園陵按行使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副之昨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止差入內內侍省押班梁邦彥爲按行使并顯仁皇后攢宮按行使差吏部侍郎葉義問副使差入內內侍省都知衛茂實今來大行皇后攢宮按行使副合取朝廷指揮詔按行使差周執羔副使差賈竑（案會要七月二日詔以安陽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居廣爲總護使刑部侍郎史正志爲頓遞事禮部尚書周執羔爲按行使賈竑爲按行副使故事園陵當差五使昭慈聖獻顯仁皇后攢宮止差總護頓遞二使又園陵按行使故事差內侍正副二員顯仁皇后攢宮差侍從官爲使內侍副之故今皆是用之）五日試禮部尚書周執羔入內內侍省押班賈竑言已降聖旨攢宮去處就安穆皇后攢宮今來本司前去相視欲乞依例恭詣安穆皇后攢宮朝謁詔依　十一日太常寺言按行使周執羔副使賈竑奏臣等今月八日躬親將帶剋擇官禮直官相視到攢宮地段今取到逐人文狀奉聖旨令太常寺看詳申尚書省　一太史局狀契勘今來安穆皇后攢宮殿宇門戶並

皆北向今相視得殿東地一段林木繁盛堪充大行皇后神穴即與國音并陰陽經書並無妨礙（案會要九日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洪邁言竊以國家多事費用百出凡所施爲當節以制今大行皇后喪事一切引用顯仁皇太后舊例蓋以裁減爲名總護使官屬至三十九人夫以十旬之間一日之事內有都大主管治其目外有兩浙漕臣供其費而所置僚屬猶宰執出使開置幕府蓋未嘗有此欲且用執羔爲按行使史正志爲頓遞使其所差官比之昔例十去其八三使一司或多或寡於理無害撥之事理總護一司官屬不置過十八人欲望特賜裁處仍自今有所陳請皆從朝廷審處具奏從之）　一禮直官狀相視到大行皇后攢宮地段係在安穆皇后攢殿之右內圍墻之東安立大行皇后神圍神穴即無妨礙契勘見今安穆皇后攢殿東內圍墻至東壁外圍墻禁地係三十丈其外圍墻已更不增展所有大行皇后攢宮內圍墻乞隨宜修奉　一臣等契勘今來所按上件地段如太常寺看詳得其地委無妨礙伏望睿旨許臣等標劃神穴神圍　一太常寺勘會按視到地一段尋再取到太史局狀若降指揮許用上件地段候指揮下日本局指引於安穆皇后攢殿東一列標劃神穴神圍本寺今看詳即與典禮別無妨礙詔依　同日大行皇后攢宮按行使司言相視到大行皇后神穴地段今有合申事件　一將來大行皇后神穴若降指揮許用今來相視到安穆皇后攢殿東地段合行依例擇日差官祭告安穆皇后畢應時差修奉人匠除去妨礙窠木圍墻屋宇等次行標劃神穴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祝文一首（已上以爲修奉大行皇后神穴神圍除去妨礙窠木圍墻籬寨屋宇等祭告之意）　一合差祭告官一員依禮例係從按行使司就差本司幹辦公事屬官文臣充所有今來按行使司幹辦公事屬官並不曾差置欲乞從按行使司牒臨安府差職官一員充祭告官并太祝一員並前一日赴脩吉寺致齋至日行事　一祭告日時乞令剋擇官選定申按行使司行下所屬排辦　一供養牙盤食茶酒果等並乞下臨安府排辦　一奠茶酒盂子鈔鑼盆臺香爐匙合椀楪茶酒盞等並乞令安穆皇后攢宮司排辦　一祭告并祭土破地吉日時刻宜用七月十八日丁時隨時除去窠木等標劃神穴祭土破地時宜用其日辛時並宜於正北偏東癸位興工　一禮直官狀檢照昨顯仁皇后攢宮禮例祭土行禮已降指揮係令按行使貳副使前去祭土行禮所有今來大行皇后攢宮祭土欲乞按行使行禮按行副使陪位詔依十六日按行使司言據禮直官狀今來大行皇后攢宮欲乞禮例俟

修奉將畢。按行使副於發引前恭詣攢宮按行塋域畢回。次。至大行皇后梓宮發引日。再詣攢宮俟掩攢畢回。詔依。　修奉攢宮　乾道三年七月一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來皇后上僊。所有將來攢殯去處。伏乞朝廷。敕奏取旨。詔就安穆皇后攢宮。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檢照差修奉官典故章。務皇后園陵。命入內副都知藍繼宗內殿崇班張繼能。三陵都監康仁遇高品閻文度同監修園陵步軍都虞候鄭誠爲都鈐轄。孫正辭副之。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修奉總管差韓世忠。修奉都監楊公弼顯仁皇后攢宮修奉總管差趙密。都監差王晉錫。承受差馮孝宗候指揮。詔修奉總管差郭振。都監差林肇。承受差劉慶祖。（宋會要七月一日。臣僚上言。臣竊見自大行皇后上僊。陛下首差內侍省押班曾珖爲都大主管官。付以一切喪事。可謂簡而得其要矣。然臣竊見差珖之次日。又置承受官一員。其次日又置主管支費官二員。其次日又置主管事務官一員。各置司闢局辟置官屬無慮二十員。各支破請給驛券。至於逐料銀絹日給食錢。下及吏卒。差次而支。雖名比舊。三分減一。總而會之。已不可勝計。欲乞併省止祗請司見任官內選差兼領以充添破請受之費。痛裁吏卒人數。剋爲月限。庶免亡益妄費。從之　二日詔以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郭振爲修奉總管。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爲都監。摩思殿祗候劉慶祖爲承受。　故事園陵有監修官。又鈐轄都副。至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止差一本總管都監各一員。顯仁皇后攢宮。又有承受內臣一員。故今遵用之。）四日。詔委差姜詵。應辦大行皇后攢宮營造并錢粮。　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依故事修奉攢宮。合用十二神等。係工部下文思院計會太史局修置。詔依。　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郭振。入內內侍省押班林肇狀。准敕差大行皇后上僊修奉攢宮總管都監。其合行事件欲乞參照。昨修奉顯肅皇后顯仁皇后攢宮前後已得指揮。今來修奉攢宮事干典禮。合用上下宮制度等。乞下禮部太常寺討論降下圖本修奉。奉聖旨。依令討論。欲令修奉官司。參酌比附安穆皇后攢宮體式隨宜修奉。所有神御下宮依禮例。係就安穆皇后攢宮下宮殿內一就安奉。亦乞令修奉官司隨宜添修。詔依。　同日。詔差周淙同姜詵應辦大行皇后攢宮營造并錢粮。　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大行皇后攢宮修奉使司狀。契勘大行皇后攢宮修奉。應合用竹木磚瓦灰石等物料。已令漕臣應副。今來合先次下手斫事磚瓦石段等工役。伏乞朝廷下有司討論指定。下手興工并破土日分及祭告禮例降下。以憑遵守奉聖

旨。令禮部太常寺討論申尚書省。今具下項。　一下手斫事磚瓦石段等工役興工日分。欲乞令修奉使司下太史局選定。俟香祝降到安穆皇后攢宮。於所選興工日五更祭告。其破土日分。係按行使已行選定。　一今來攢宮興工。緣係近安穆皇后攢宮。依禮例。合行祭告。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祝文一首。（述以修奉大行皇后攢宮下手斫近興工之意。）及合用牙盤食茶酒果等。并差祭告官太祝各一員。並依按行使司體例。關報所屬排辦差官。詔依。　二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檢察宮陵所申。乞立大行皇后攢宮司名事。批送禮部指定申尚書省。今指定欲稱安穆皇后安恭皇后攢宮司名爲名。詔依。　閏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送下安恭皇后攢宮總護使居廣申。契勘舊例。攢宮修奉一切畢工。總護使定日前往檢視。緣當來係在紹興府。今來安恭皇后攢宮止在臨安府。將來畢工。竊恐朝廷前去檢視。未審居廣更合與不合依舊例前去檢視。批送禮部太常寺看詳。申尚書省。看詳。今來安恭皇后攢宮將來畢工。欲乞依例令總護使前去檢視。詔依。　議謚號　乾道三年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國朝園陵故事。尚書省集官撰謚。係用侍從臺諫以上并禮官集謚。六曹郎官以上書謚。今來大行皇后集謚。欲依上件故事。伏乞朝廷取旨降下集謚日。分太史局選到七月七日壬寅。二十一日丙辰。詔用七月七日。　同日又言。檢照孝明孝惠皇后典故。俟百官議定謚號。制下之後。行冊之前。止命官告太廟。告訖。上於靈座。今來大行皇后謚號。乞依上件典故。俟集官議定謚號。敕下後奉冊之前。遣官奏告太廟別廟。訖。奉謚冊寶上於靈座。詔依。　同日又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依禮例合差撰議官一員。詔差王曮。　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俟謚號敕下。後奉冊之前。依安穆皇后禮例遣官奏告太廟別廟。今具合行事件下項。　一奏告日辰。候敕下日。乞令太史局選定。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三合。祝文一十三首。（述以皇后夏氏謚號。敕下奉冊前期奏告之意。）　一合用白幣一十三段。（各長一丈八尺。）熟白綃充。　一奏告等室各合用酒脯鹿臡茅蠟燭上香木炭等。並乞令臨安府排辦。　一奏告官一員。依禮例係差南班宗室充。　一光祿卿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乞令太常寺官充。詔依。　十七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臣聞厚載承乾。備動靜有常之德。靈陰儷日。全著明莫大之功。惟君宅尊。立后作配。蓋五教天叙之典。而二南王化之基。以綱大倫。以熙內治。嬪虞之嬀汭。翼夏之塗山。或來嫁于周京。或覲迎于渭涘。自家而刑國。振古而至今。是故建位而按漢儀。生則冠長

秋之號定名而致周謚泆則流永世之芳揆厥所元誠百王不易之彝憲也。恭惟大行皇后軒象鍾輝層沙備慶出娲俔天之異叅彰偃月之休淵靚其衷柔明而慧哲王粹其度和懿而溫文自相宗藩肆姬宸極居守藏圖謹法度也動循環佩肅威儀也澣濯而服崇節儉也鷄鳴而起勤輔佐也弗遑濯龍之遊而思賢之憂切弗紊貫魚之序而逮下之仁均有警戒之道而屢省休戚無險詖之心而盡捐私謁至若靈承於九廟致養於兩宮衡紞紘綖陰禮以奉宗祀之重總笄櫛縰思媚以盡婦道之常以贊奉先之誠以助寧親之孝此徽德令範遐哉卓乎不可尚已芳齡未充淑命弗融黄屋興悲彤闈隕涕褘褕之不御詔典冊之可稽問諸外朝謀及卿士參之大同俾將熙鴻號於無窮也謹按謚法曰莊敬盡禮曰安敬事尊上曰恭大行皇后中正齊莊率履弗越茲不曰安乎雍怡祇順謹事匪懈茲不曰恭乎揚其盛之名表最高之行豈不慰神心而當輿議哉伏請謚號曰安恭皇后謹議詔依　十九日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侍講王曮奏臣伏奉勑命差臣撰大行皇后謚號者臣謹上議曰歷選列辟之興必有內治之助四妃登于帝嚳二女釐于有虞塗山翼夏后之昌大姒配文王之聖於時謚行未及婦人中古以還禮文聿具則有備物顯冊極位號於

生前褫與悠書致追崇於歿後有若安正順承以象坤元之至直方敬義以昭地道之光乃知揚徽音表懿行受大名而惟稱節壹惠而可書垂百世以常存有兩言而可定恭惟大行皇后王粹其度淵靚而秉慶推潤渙之祥德載河洲之美日角偃月則異表之茂龍星騰天則正位之符厥自褕翟撰儀穀圭啓瑞金蟠玉檢以焜燿於宮壼文織絲組以寅奉乎齋明無險詖私謁之心有警戒相成之道若其服勤蘋藻率以禮也動中環佩翼以敬也桂棠無飾節以儉也貫魚有序施以恩也謹七篇之誡躬四行之先何其賢也玩聲詩之長得風雅之致何其文也方饗紫闈之奉俄罹白宗之詳想遺音而不聞悵陰儀之遂闕萬目痛新官之飾皇心懷故劍之悲宜陳誄行之文以正易名之制謹按謚法莊敬盡禮曰安敬事尊上曰恭令大行皇后防抑遠欲而內無出閫之言杜絕奢靡而權無私昵之授非莊敬盡禮乎勞心曲體以躬嬪則之柔秉禮含章以謹尊親之奉非敬事尊上乎伏請上謚號曰安恭皇后詔依　奉謚冊寶　乾道三年七月四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來皇后上僊令檢照禮例合行修製謚冊寶并沿冊寶法物令欲乞依禮例施行詔依　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奉謚冊寶依禮例合差撰謚冊文官一員書謚冊文官一員篆謚寶文官一員詔撰謚冊文官可差蔣芾書謚冊文官差陳俊卿兼篆謚寶文官　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奉大行皇后謚號冊寶上於靈座前行禮今檢照懿節皇后禮例條具事件下項　一奉謚冊寶日依禮例皇帝前後殿不視事是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　一奉謚冊寶上于靈座前禮畢日依禮例文武百僚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　一依禮例合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　一奉謚冊寶上于靈座前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所有太傅以下行事官并陪位文武百僚依禮例並服常服黑帶權去金玉飾立班行事　一靈座前合用香爐匙合等乞從都大主管所行下所屬排辦其合用供養食茶酒果乞從主管諸司排辦　一行禮畢其謚冊寶并沿冊寶法物依禮例於別殿安奉令本殿官交割收管至發引日降出交付禮部陳列　一修製謚冊寶了畢擇日行奉謚冊寶之禮欲乞依例令文思院約度畢工月日申太常寺下太史局選定日辰報本寺申請　一依禮例專差內侍官二員掌管進呈謚冊寶訖降出乞下入內內侍省差官乞令文思院於奉謚冊寶上於靈座行禮前二日奉謚冊寶計會所差內侍進呈訖於前一日降出詣祥曦殿門外交付禮部以俟從衛至謚冊寶幄安奉至日行禮　一今來奉謚冊寶上於靈座前合差

都大主管官一員乞就差大行皇后喪事都大主管官一就主管施行　一依禮例奉謚冊寶太傅以下行禮官都大主管官等並各於奉上前一日宿齋令欲乞前一日太傅自祥曦殿門外從冊寶至幄次退宿齋於都堂其餘行禮等官並宿齋於本司至日絕早赴別殿行禮　一合差讀寶官一員讀冊官一員乞差侍從官舉冊官二員舉寶官二員差禮部太常寺官並前一日宿齋於本司詔依同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奉謚冊寶上于靈座合差太傅一員依禮例係差宰臣詔依　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奉謚冊寶上于靈座前合用日辰太史局選用七月二十四日已未時宜用其日乙時詔依　同日又言今來大行皇后謚號已降勅下欲乞應干行移等依禮例候奉上謚號冊寶了日合稱安恭皇后其修製謚號冊寶內寶文欲乞以安恭皇后之寶六字爲文詔依　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七月二十四日奉大行皇后謚冊寶上於靈座前依禮例前二日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各合差奏告官一員乞差侍從內宗廟差南班宗室詔依　二十一日大行皇后喪事都大主管所言據太史局狀今月二十四日大行皇后奉謚冊寶畢合換立安恭皇后銘旌時宜用其日丁時所不換下大行皇后銘旌宜於本殿正東偏西丁

位歲空方焚燒詔依　謚冊文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七月丙申朔二十四日己未皇帝詔曰古我先王必立厥配釐爾女士爰御于邦治蓋自於家齊風寔繇於近始兹本人倫之至式㤤王化之基帝女于時乃降嬀汭天作之合是嬪周京勝于內助之良婉彼前聞之懿方共資於淑範儀永謝於徽音重翟副珈生既有以極其寵褕章愍冊沒則有以揚其休大行皇后夏氏婉嫕而純明閑和而靖順卓爾挺操在河之洲穆然凝輝于渭之涘發兆王永之瑞合承金屋之華含章在中發秀于外粤從初載寔相潛藩肆朕纂承嘉乃輔佐夙夜警戒而有相成之道朝夕思念而無私謁之心推樛木逮下之仁樂關雎進賢之義服澣濯而崇大練以純儉爲民彝謹珩璜而應和鑾以肅雝爲嬪則造次動遵於圖史從容雅播於聲詩鷄初鳴而至寢門同謹兩宮之問蠶於郊而供祭服每受九廟之承薦棗栗於舅姑奉粢盛於宗廟朕方上隆孝道親親而天下平爾能中叙壼儀婦姊而家道正自建長秋之位甫臨再閏之期何馳隙於分陰頃沉光於曉魄當厚飾終之典用攄悼往之懷訪厥攸司諏之列辟按柔芳於彤管考茂實於椒塗大酌僉前共熙鴻號謂治內盡安行之德宜循由舊之稱謂奉上竭恭事之誠宜表最高之行備陳顯數克播令猷謹遣攝太傅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葉顒奉寶冊謚曰安恭皇后伏惟哲靈如存休問不息貴于太史光于清柘於萬斯年與宋無極嗚呼哀哉　奉謚冊寶前一日其日奉謚冊寶太傅讀冊寶官舉冊寶官並常服守和寧門入詣祥曦殿門外幕次太常寺贊引入禮部職掌及援衛親從輦官等並於殿門外隨地排立以俟掌管進呈謚冊寶內侍請降謚冊寶出祥曦殿以授禮部於殿門上權置定次禮直官引太傅已下詣殿門下隨地立班再拜訖（如值雨或雪濕免拜）權側身立俟有司奉迎援衛等進行太傅以下後從都大主管官往來照管至謚冊寶幄次禮部職掌捧謚冊寶詣幄次權置定訖太傅退宿齋於都堂其餘行禮官並宿齋於本司捧冊寶職掌援衛祗應人並於冊寶幄次之側宿衛　奉上謚冊寶日　其日太傅請冊寶官舉冊寶官並文武百僚並常服吉帶守和寧門入詣幕次換黑帶內太傅讀冊寶官舉冊官詣權安奉冊寶幄次有司捧冊寶出幄太傅已下步從至攢殿下稍西東向稱位權置定冊北寶南太傅已下權退歸幕次俟有司排辦香火等畢備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詣攢殿下及殿門外隨地之宜立班定次禮直官引請冊讀寶官詣冊寶案之後稱位東向立次引舉冊舉

寶官於讀冊讀寶官之後立次引太傅詣殿下西向立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傅升殿詣大行皇后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再引太傅詣殿下北向稱位俛伏跪奏稱太傅臣某言奉詔奉上大行皇后謚冊寶奏畢俛伏興退復位次引舉冊官請冊案搢笏跪舉冊匣興（乞舉冊官皆禮部職掌助舉）職掌先捧冊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稱位北向次舉冊官舉冊行次引太傅搢笏捧冊升殿至稱位北向跪奠冊匣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稱位東向立次舉冊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冊官升殿詣冊案之後北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冊次讀冊官搢笏跪讀冊訖執笏興次引太傅及讀冊官俱降階復位立舉冊官奠於匣次舉冊匣興職掌先捧冊案於殿上稍東稱位置定舉冊官舉冊匣跪置於案上舉冊官執笏興降復位次引舉寶官搢笏跪舉寶盝興職掌先捧寶案升詣殿上香案前置於稱位北向次舉寶官舉寶行次引太傅搢笏捧寶升殿至稱位北向跪奠寶盝於案上太傅執笏興少退稍西稱位東向立次舉寶官執笏興少立次引讀寶官升殿詣寶案後北向立舉寶官搢笏跪舉寶次讀寶官搢笏跪讀寶訖執笏興次引太傅及讀寶官俱降復位立舉寶官

奠寶於盝興次舉寶盝與職掌先捧寶盝案於殿上稍東稱位置定舉寶官舉寶盝跪置於案上舉寶官執笏興降復位禮直官贊太傅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並退（時值雨或雪濕立班官并冊寶及祇應人並隨宜立班升降）歸幕次易吉帶請後殿門外立班進名奉慰訖退　鼓吹警場挽歌

乾道三年七月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梓宮發引并前夕依禮例合用挽詞唱和執色挽歌并發引前夕沿路至攢宮陵所並合排設警場鼓吹修撰詞與令檢照懿節皇后禮例申請下項　一合用挽詞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共撰二十首　一挽歌人數令比附用三十六人令乞勅挽歌節級踏逐會解唱和之人拘收赴寺教習　一挽歌合用服着青襴衣油畫冠等并執色鈴鐸事件乞下文思院製造　一令來所撰挽詞才候降下依例合閱習一月至期呈按前夕唱和及發引前導引至攢宮至掩攢一切了畢放散　一依國朝故事靈駕發引合用導引六州十二時詞與令乞依例具腔譜申學士院修撰降下教習　一警場合用金鉦十二人鼓角手各六十人逐色教頭五人管押人負三人部押使臣一負乞令殿前司就差金鼓鳴角并合用武嚴指揮教頭三人依例於太常寺見管人內差撥　一鼓吹合用鼓吹令丞職掌府典史引樂官一十

人內除見管令丞外依例差太常寺人吏充攝歌色一十六人蓽葉色三十人笛色三十人簫色八人大鼓一十六人小鼓一十六人節級一名金鉦四人共用一百二十一人其所差鼓吹執色人昨紹興十二年係借差鈞容直今乞依例於殿前馬步三司均差會解樂藝識字之人充攝事畢發遣　一所有警場鼓吹挽歌欲乞定日總護使頒遣使都大主管葬事所等官并禮部太常寺官按習係與鍾鼓院金吾街仗司同日按習乞於貢院　詔依

挽詞　其一　上主周南化真同麟趾詩來符柔順德有助太平基種德當年美褘褕此日悲六宮思婦則遺訓有餘師　其二　帝運皇英女來濱虞汭門鈞陳元自近天極有常尊實冊摛文在徽名古制敦所嗟予輞祝曾不報姜嫄　其三　禾植長生木先開白柰花風流綠萠館腸斷濯龍車蘭殿成陳迹蓬壺有舊家悠悠赤山道煙月送悲笳　其四　淑德膺天眷坤寧啟殿闈未聞留玉瑱俄已掩金扉禮意存徽璧功勳見鞠衣南山孤月在澹澹不成輝　其五　儼極身方貴乘雲質已僊定從金母燕不數月娥賢彤管傳新史清詩禱舊篇豈知生是夢惟有淚如川　其六　壁月循黃道軒星映紫闈六宮師儉節八表詠音徽翟茀前驅是龍帷去路非柏城無白日揮淚掩容衣　其七　德配塗山氏人言夏后孫二南風化盡一旅典刑存蘭殿秋聲早椒房曉日昏傷心五雲畔悲憤攬乾坤　其八　漢漢乾坤大寥寥族望雄神謨夏后氏隱德漢黃公貴女開邦媛徽音嗣國風若爲天不弔一旦玉飆空　其九　早預虞嬪降親承代邸恩潛龍見真王褕翟儀天闕蘭殿音容盛椒塗禮數尊西風今夜月忍自照黃昏　其十　儉德光千載仁聲浹四方游龍戒車馬吐鳳有文章絺綌猶朝御房櫳漫夕香猶堪付彤管椽筆寫遺芳　其十一　不見朝黃道猶疑閟紫闈坤儀方厚載月魄竟淪輝玉座悲歡異金輿寂寞歸梁間雙燕語似說故時非　其十二　穰穰都門道遺儀感路人龍輴成永訣鸞鶴儼橫陳西極僊游遠南山吉兆新蕭森柏城路何日夜臺春　其十三　皇矣中天運居然內治修龍樓朝朔望蘭館奉春秋水殿人何在雲軿輓莫留西風湖上路笳吹擁行輈　其十四　魚貫承恩日雞鳴問寢時聖傳仍翰墨能事更聲詩共擬周南應翻成楚些悲昭文琴不鼓那思問成虧　其十五　玉勝題祥兆瓊衣娩至尊柔儀高馬鄧懿德邁娥嫦鸞掖空陳迹覓軒即異恩傷心踰七夕素柰不勝繁　其十六　圖史陳規鑒篇章妙剪裁承顏記金屋委化忽泉臺幽壤湖山秀清笳道路哀玉繩秋既望猶話翟車來　其十七　鬱鬱南山路空驪

鳳翣紅旌歌淒曉露蘭殿係秋風故劍恩仍在中墻事已空秪應彤史筆能爲記陰功　其十八　時節家人禮從容父子歡母儀天下順婦道四方觀玉冷衣銷鳳塵昏鏡掩鸞前春勸蠶事無復上桑壇　其十九　徽戒言猶在尊榮事已非秋高天雨泣僊去月沈輝椽筆空遐想椒塗定不歸可堪聞卹典華夏涕沾衣　其二十　儀天初作合避日自同休身有憂勤志家無恩澤侯月方沉厚夜春不返長秋典策哀榮備難紓萬國愁

鼓吹　黃鍾羽　導引　金殿曉愁結坤寧天下母忽僊昇雲山浩浩歸何處但聞空際綵鸞聲紫簫斷復無蹤跡煙靄靄夜澄澄曉夢到瑤城當時花木正冥冥　六州　娟娟月初未闕忽沉西桂枝殘寒兔下惟見露腳斜飛六宮歌笑奉瑤墀一朝寂寞掩褘衣夜星不動玉鸞嘶況況何處愁霧鎖金扉　群僊瞻道範肅駕到蓬池紫清見響飛雲奔馳又誰知一世柔儀椒塗玉鈿金鳩贊聖主膺天命功勳參佐雍熙三天隔玉闈低迷五雲高鎖有參差往事如今好尋思留得香脂錄管寫新詩但看芳猷美寶冊傳徽隆名萬古昭垂　十二時　皇家景運合無疆天子坐明堂豐年多黍四方爭報時康酒常清花易好壽君王天公見玉女大笑億千場不知椒塗暗淚瑤殿淒涼寶鏡玉臺光可柰畫眉人去脂澤散餘芳極目望瀟湘波邊草遠只見殘陽南山古阜松栢茂蔚蒼蒼杳靄宮商風遏金玉琳瑯導歌繁嚴鼓近慘悲傷水凝愁山橫恨煙暗雲黃神山河在蟠桃已遠若木何長最難堪回翟輦返鸞風音容遠別殿護焚香

釋服　乾道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皇后上僊今參照顯恭皇后故事皇帝成服七日而釋百官三日而釋諸道州府訃告到日長吏率文武官舉哀成服三日而除今欲乞依上件典故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今檢照典故下項　一建隆二年六月二日昭憲皇太后崩太常禮院言皇弟泰寧軍節度使（太宗舊名）嘉州防禦使光美並服齊衰三年准故事合隨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而禫除畢服吉服心喪終制從之　一景德元年三月十五日明德皇后崩太常禮院言准昭憲皇太后禮例宗室雍王已下釋除畢吉服心喪終制從之　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所有皇太子皇子今欲比附上件典故二十五日釋服二十七日而禫除服吉服心喪終制詔依　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其七月八日皇帝行釋服之禮緣是日皇太子皇子所服未除今欲乞候將來皇太子皇子釋服并禫除日詣大行皇后梓宮殿前行燒香之禮詔依　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皇帝爲大行皇后釋

釋服日依懿節皇后禮例詣几筵前行祭奠之禮今比附成服祭奠禮例下項　一合用祝文一首（先以爲大行皇后釋服行祭奠之意）所有合用御香香案器皿及設御幄裀褥百官幕次差前導讀祝文官侍香捧爐內侍官等並乞依成服禮例　一釋服日欲乞依禮例皇帝自內服期服詣大行皇后攢殿御幄俟太常卿奏請訖權易忌日之服俟行禮畢歸幄易吉服還內　一應行事執事陪位官赴大行皇后攢殿依禮例並合權易黑帶（去金玉犀魚袋）俟禮畢仍舊吉帶　一行禮日依禮例文武百僚陪位立班是日百司欲並作休務假一日　一昨懿節皇后上僊皇帝釋服訖其期服於利方焚燒今來大行皇后上僊皇帝釋服訖其期服欲乞依典故令太史局差刻擇官指引利方焚燒并差監視燒燎官一員乞下入內內侍省差合用柴草乞下諸司排辦詔依　釋服行禮儀　其日時前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先詣幄前立俟皇帝自內服期服詣大行皇后攢殿側御幄即坐簾降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爲大行皇后釋服行祭奠之禮奏訖伏興退復位立俟皇帝釋期服易忌日之服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文武百僚權易黑帶入詣殿門內外隨宜立班定俟禮直官先引讀祝文官詣大行皇后攢殿前香案之西東向立閤門報班齊在位官皆再拜訖簾捲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由殿階詣大行皇后几筵香案前奏請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酹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搢笏東向跪讀祝文訖執笏興退奏請皇帝舉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皇帝致欽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拜訖俟皇帝歸幄次文武百僚前導官退皇帝就幄易吉服還內次文武百僚易吉帶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退　啓攢　乾道三年七月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發引行啓攢啓奠祖奠遣奠之禮今檢照典故申請下項　一乾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孝明皇后攢宮群臣服初喪之服臨于庭二十八日神柩自滋德殿發引帝於明德門外素服設幄行遣奠之禮　一至道元年十月二十一日太常禮院言十一月一日孝章皇后啓攢宮二十九日太常禮院言上自啓攢至遣奠遂祭儀注詔啓攢宮啓殿祖遣四祭並遣監護使郭贄攝太尉祭　一景德四年五月二十九日章穆皇后啓攢宮帝親臨酹奠六月八日發引帝素服行遣奠之禮　一懿節皇后梓宮發引當時與顯肅皇后同時發引其日皇帝親行啓奠祖奠遣奠之禮　一顯仁皇后梓宮啓攢總護使先行奏告禮畢

皇帝親行啓攢祭奠之禮十六日靈駕發引皇帝親行啓奠祖奠遣奠之禮　一檢照前項啓攢等典禮並皆不同所有將來梓宮啓攢日今欲參照已行殿攢禮例俟啓攢時前令總護使先行祭告禮畢有司捧遷梓宮還殿安奉訖皇帝行啓攢祭奠之禮其啓奠祖奠二祭欲乞令總護使行禮及俟梓宮發引皇帝行遣奠之禮詔依（宋會要九日左右金吾街仗司言將來大行皇后發引嚴更警場合差押當官一員職掌二人兵八十八人前期教習唱和警場從之）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啓攢訖皇帝行啓攢燒香禮合行事件　一啓攢皇帝服素行燒香之禮群臣以初喪服自是日一臨至發引皆如之乞用昨發哀入臨官立班并發引前一日晝漏未盡三刻入臨合差定時刻擇官乞就差都大所刻擇官　一啓攢所有陪位立班官今參照殿攢禮例於殿庭立班官易初喪之服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更不入陪位止令常服黑帶以俟奉慰畢退及內庭諸色人只服本色服　一依禮例自啓攢前三日至祔廟並前殿不坐仍自啓攢至發引前後殿不視事宰執除啓攢日并發引前一日外餘日赴內殿奏事　一依禮例啓攢畢合行奉慰今乞俟啓攢行禮畢文武百僚並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是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　一今來合於攢殿東廊攢設青素幄并合用裀褥等乞下儀鸞司排辦　一合用祝文一首（先以爲大行皇后啓攢畢梓宮還殿皇帝行燒香禮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供養食并茶酒果上香炭香爐匙合蠟燭燎草等乞令都大主管諸司排辦　一合差讀祝文官一員乞差史官前導太常卿一員贊引太常卿太常博士一員乞差太常寺官合差捧爐侍香并進茶酒捧祝版執燭內侍乞下入內內侍省差詔依　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啓攢日時前令總護使先行祭告禮今比附合行事件下項　一時前祭告行禮官依禮例就差總護使行禮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祝文一首（先以大行皇后啓攢時前祭告梓宮還殿之意）一供養茶酒果祭食并香案香爐匙合上香炭火燎草拜褥等係諸司排辦　一合差讀祝文官一員乞差太常寺官詔依　同日都大主管所言准尚書省劄子將來梓宮啓攢日辰時刻太史局選用閏七月二日丁卯吉時用其日乙時於攢所正南偏東丙位啓攢詔依（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閏七月二日卯時八刻後啓攢用百官陪位立班緣是日莊文太子靈柩出葬引城聚立班官赴嘉會門外奉辭竊慮趁赴啓攢立班不及據太史局申啓攢時欲改用是日丁時詔依）十七日禮部

太常寺言將來梓宮發引皇帝親行啓欑并遣奠之禮其行遣奠禮皇帝所服素服係白羅軟脚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見令文思院製造外所有皇帝親行啓欑禮亦合服素服今欲乞止就用見製造素服行禮詔依

閏七月一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章獻皇后典故啓欑之日群臣衰服入臨萬安宮皇帝以素服行遣奠禮迨至顯仁皇后啓欑亦用已行故事今來安恭皇后啓欑用前項禮例申請群臣自啓欑至梓宮發引前一日並用衰服赴臨竊詳今來事體與前項微有不同所有禮例合隨宜參酌申請　一群臣已經釋服今來依前項典故服初喪之服入臨恐以上件服出入宮門有所未便今欲乞啓欑行禮陪位立班臣僚盡令吉服入宮門幕次易常服黑帶立班及初八日群臣門外奉辭亦乞依今來所服常服黑帶其陪位立班官啓欑行禮時臨乞餘日更不入臨所有衰服乞令日下毀棄　一已降指揮啓欑日皇帝用素服行禮緣今來陪位立班官乞以常服黑帶所有皇帝所服亦當參酌合宜欲乞是日皇帝服忌日之服黑鞓犀帶絲鞋　一所有發引前夕夜祭并啓奠祖奠遣奠行禮陪位官及會葬從梓宮臣僚欲乞依已降指揮並服初喪之服至欑宮掩欑奉辭訖易常服退所有衰服候禮畢即令毀棄詔依　啓欑時前祭告儀

其日俟排辦足備引總護使常服黑帶詣大行皇后梓宮香案前北向再拜訖搢笏三上香三奠茶三奠酒訖執笏俛伏興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總護使再拜訖俱退　皇帝行啓欑儀　其日文武百官常服吉帶入皇城門幕次合赴殿庭陪位官就次易初喪之服以俟陪位其班于殿門外官就次易常服黑帶以俟奉慰俟啓欑訖御史臺閤門太常寺分引行事陪位官又詣欑殿下就位立班定請祝文官於香案之西東向立前導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立於御幄之前皇帝自內服常服至幄次服素服白羅軟脚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即座閤門報班齊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為大行皇后啓欑還殿行燒香之禮奏訖伏興退復位在位官皆再拜訖簾捲前導官導皇帝出幄詣梓宮香案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內侍進茶酒又奏請奠茶奠酒再奠酒三奠酒奏請少立讀祝文官東向跪讀祝文訖又奏請舉哭皇帝舉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又奏請欽欽不拜前導皇帝在位官皆再拜皇帝歸幄簾降陪位前導官退歸幕次換常服黑帶以俟與侍班奉慰文武官並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訖並就次易吉帶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九　十八陽

喪　喪禮三十九

中興禮書發引　乾道三年七月二十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今續次討論到章獻皇后故事發引日皇帝服素服親行遣奠改常服還內群臣服初喪服不會葬者城外奉辭訖改常服奉慰會葬者俟掩皇堂畢改常服所有將來發引日欲乞並依前項禮例內皇帝行遣奠禮所服素服欲乞至日服白羅軟腳幞頭白羅衫黑銀帶絲鞋令文思院製造御藥院送納詔依同日又言今檢會章獻皇后園陵故事係差五使昨來昭慈聖獻皇后攢宮並止差總護使橋道頓遞使今來大行皇后攢宮差官合取朝廷指揮詔總護使差居廣頓遞使差史正志四日御史臺言將來梓宮發引其日文臣百官合排設路祭一座所有合用真衣綵贈冥器花果香燭齋供道場等其所用錢乞令應文臣至選人並照本身合得料錢每貫納錢三十文省欲乞依昨顯仁皇后梓宮發引例於臨安府送納出給朱鈔將所收到錢乞令臨安府委官排辦路祭等

支使候事畢日具所收并支使過錢物報本臺照會或有支費不盡錢數令臨安府一面繳納左藏庫詔依同日工部言禮部尚書周執羔等劄子今來皇后上僊今檢照禮例發引日合用大昇轝并龍輴大昇轝合用牌一面朱漆青地金字係製造官司委官書寫謚號皇后大昇轝七字爲文及合用哀冊并沿冊法物欲乞並令工部下文思院修製仍乞令本院依昨懿節皇后并安穆皇后謚冊寶等體例赴太常寺看詳訖下院製造奉聖旨依乘下將作監施行據文思院上下界申今來修製哀謚冊寶并大昇轝龍輴車等法物雖已降指揮令逐院彩畫圖本齎赴太常寺看詳下院製造竊慮所畫名件與制度內有聲說不盡去處若再申本寺委是往復遲誤今欲乞下太常寺專差諳知次第禮直官一名赴院及作頭不妨本役往來赴院指說樣制色額造作施行庶合典禮詔依（大昇轝床長明長一丈六寸兩面兆頭各長八寸計一尺六寸通長一丈一尺八寸床程東兩間七寸東程厚五寸東腳高五寸并床程共高一尺二寸床縫外闊五尺八寸其床[illegible]隨程兩邊空二寸其餘用枋板大昇轝四角柱內條張通長七尺一寸各下安各杵子插木全大昇轝床腳於床程上第一寸裹通寸卅列上制造殿了總與大昇轝相推造作未見得高低兩壁上對枚雕青龍白虎并各有龍虎神童斗事件意帶全前後安朱紅絲路闊閑隔子門二扇鎖鑰立枋全於門立枋上前有雕木朱雀後有雕木玄武兩壁錦幞前後乾紅綠羅量大昇轝高低闊狹造作緋錦繳素條八條前後木力士一十四箇量大昇轝角柱搭木高低造作各條綠桐油蓮花墊枋木四角故大昇轝四角床腳下使用各用鐵手把全上有大杵二條外杵二條屬翅杆二條牛頭杆二條各雕造螭頭并大橋抹竿二條已上並用刷白畫雲鶴桐油內龍輴車程東明長一丈一尺二寸兩面匙頭各長七寸計一尺四寸通長一丈二尺六寸床程縫外闊六尺兩邊把頭長九尺委面八寸各厚三寸四腳各高二尺五寸軸長九尺兩面梯子隨車拽腳縫勢造作板底用枋抹子龍輴車兩邊造拘欄子高一尺二寸脫卸造作其拘欄子朱紅漆造壓瓦杆子二條兩頭直經各五寸軒身立車六寸床程車四寸安兩閣八寸兩面把頭太厚三寸並刷白彩畫雲鳳四腳各畫道花及用桐油油造）同日禮部尚書周執羔等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依禮例合差撰哀冊文官一員書哀冊文官一員伏乞朝廷差官施行詔撰哀冊文官差王曮書哀冊文官差梁克家同日禮部太常寺言今參酌禮例條具下項

一依懿節皇后禮例太傅持節導梓宮合用節一副及合用

贈玉匣床一副鑣匙襆帕全並乞依例下工部令文思院製造

一係國朝會要園陵故事發引日合用鹵簿儀仗緣即目未備權以儀衛服紫衫執持本殿儀物令主管禁衛所前相度差撥所有將來大行皇后發引日欲乞依前項故事施行

一所有哀冊欲乞依禮例俟有司修製畢依舊文思院收掌俟發引前一日禮部設於行宮門外冊寶幄次俟發引日行遣奠禮讀哀冊訖陳列哀冊於大昇轝之前影殿之後導引至攢宮日交割赴攢宮都監收掌俟將來還奉園陵即依故事入皇堂安設

一謚冊寶依禮例發引前一日本殿降出付禮部設於行宮門外冊寶幄次俟發引日行遣奠禮訖陳列於大昇轝前哀冊之後導引至攢宮於幄次安設俟掩攢宮畢却以謚冊寶導引虞主回日謚冊寶依舊交付本殿官俟導引虞主至太廟其謚冊寶交割付太廟奉安所收掌詔依

十二日太常寺言准尚書省劄子大行皇后喪事都大主管所狀今來梓宮攢殯去處已承指揮就安穆皇后攢宮所有將來梓宮發引合選定利方經由道路門戶下所屬討論奉聖旨依太史局申將來梓宮發引合出本殿門頭北出北宮門至和寧門外係是歲空方至都亭驛新路頭東向南出嘉會門已次委曲經大路轉至赤山路口頭東至安穆皇后攢宮係得陰陽經書

卽與國音别無妨礙太常寺令討論欲依太史局所申事理其遺路乞令橋道頓遞使司措置詔依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攢謚冊寶并梓宮發引皇帝親行遣奠之禮依禮例合差太傅一員護從係差宰臣詔依　十五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啓攢訖令具啓奠等合行事件一行啓奠祖奠遣奠之禮共合用牙床三張乞令工部下文思院製造　一發引合用熏三匹（以熟皂絹充）纁二匹（以熟緋絹充）令太府寺下左藏庫支供詔依　十六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皇帝親行遣奠禮總護使行啓奠祖奠禮令條具合行事件　一依禮例發引日百官於城外奉辭依故事並服孝服所有自成服後其文武官至行在者不當别造孝服止合公服黑帶立班令來發引奉辭日令欲並依上件故事施行　一發引日皇帝親行遣奠之禮合差贊導太常卿一員贊引太常卿太常博士一員乞差太常寺官合差捲簾侍香捧幣爵酌酒捧盤匜帨巾拭爵巾監焚燎等内侍乞下入内内侍省差　一捲簾衷用輦官及禮部職掌各乞下所屬差撥　一親行遣奠之禮依儀皇帝詣梓宮前上香不跪致欽不拜所有奠幣奠酒欲奠於香案上其奠酒依殿攢例就香案上設奠酒盞子所有合用幄次欲乞於和寧門東壁待漏院令儀鸞司排辦　一啓奠祖奠遣奠行禮依儀並合用牲牢禮料實籩豆簠簋設於牙床係太常寺排辦外所有大行皇后梓宮前合設香案爐奠酒盞子乞從本殿排辦　一梓宮前竊慮有鋪設供養花瓶果壘等有妨將來安設牙床行禮欲乞從都大主管所下本殿於至日時前徹去　一行遣奠之禮合差讀哀冊官一員舉冊官二員進幣爵酒官一員酌酒官一員伏乞朝廷降勑差官　一總護使行啓奠祖奠禮合差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欲乞輪差太常寺官詔依　同日又將來大行皇后梓宮發引令條具下項　一依禮例梓宮升大昇轝内侍封鏁撿會昨顯仁皇后靈駕發引赴攢宮日不曾封鏁令來梓宮升大昇轝發引日欲依禮例更不封鏁　一行遣奠禮欲乞依禮例太傅親王總護使及行事侍中等南班諸親陪位（内諸親係大行皇后本宗親屬）　一啓奠祖奠合用祝文二首（一首述以總護使行啓奠之意一首述以總護使行祖奠之意）乞下學士院修撰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三合乞下入内内侍省請降　一啓奠祖奠遣奠行禮合用幣帛三段（各長一丈八尺）令户部下左藏庫支供及合用羊豕各三副羊豕各一乞下臨安府收買其合用禮料酒齊等乞具合用數報臨安府排辦内啓奠祖奠交割付本殿及差殿内幕士等撞擊鋪設事畢撞出　一合用

盥洗盤匜并巾乞下文思院製造　一昨懿節皇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奏告行在宮觀及祭告經過十里内祠廟（内宮觀乞申請差官行禮其經過祠廟令臨安府隨宜差官備酒醴幣帛修寫祝文行禮）令來梓宮發引前一日欲乞依前項禮例施行　一依禮例梓宮發引前一日總護使行夜祭之禮俟行禮畢退其挽歌初更入殿祗應至初更後並令出殿令來梓宮發引前一日欲乞依禮例施行其合用燈燭并供養食茶酒果香等乞令諸司排辦其祝文下太史局排辦　一依禮例梓宮發引前一日呈按按視車轝方相大昇轝并一行儀衛儐道等從總護使同都大主管按視　一發引日行遣奠禮畢除總護使并都大主管官合隨從外其餘行事侍中已下陪位訖並乞依故事先赴攢宮内隨從官吏等沿路若值雨許施雨具　一發引日其親王南班宗室并本宅諸親俟行遣奠陪位訖後從梓宮升大昇轝至攢宮俟掩攢宮畢奉辭訖退　一發引并掩攢係同日乞行一就祭告安穆皇后攢宮其祭告官乞依例係總護使司行下大宗正司差南班宗室一員前一日赴攢宮致齋所有合用御封香祝文乞依例關報所屬請降合差太祝一員并合用供養茶酒果等乞報臨安府差官及依自來祭告禮例排辦　一發引日沿路等合用御封降真香具數報入内内侍省請降　一攢宮合用梓宮侍時幄次乞下頓遞使司行下所屬相度釘設所有方位乞令都大所剋擇官指引利方　一依禮例將來掩攢宮日總護使率應在攢宮官進表奉慰詔依　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梓宮發引至攢宮令條具下項　一發引日其方相買道輿等除緣結物色外其餘大昇轝方相買道輿等俟至攢宮日依故事合於攢宮外焚燒所有焚燒方位乞下都大主管所就差本所剋擇官指引方位　一大行皇后重候至攢宮日即乞隨方相等於利方焚燒所有銘旌熏纏贈玉乞依例隨梓宮於神穴内安設詔依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梓宮發引合差侍中一員奏請梓宮升降進發攢駐太傅一員持節導梓宮監掩攢宮少傅一員率捧梓宮官奉升大昇轝并攝少保復土九鍤太常卿一員率執翣障梓宮監察御史一員監掩攢宮少府監一員進龍輴將作監一員捧梓宮登龍輴兼掩攢宮贊引太傅持節導梓宮太常博士一員伏乞降勑差官詔依　二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梓宮發引已降指揮前一日奏告行在宮觀所有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四合青詞二首祝文一首（並述以安穆皇后梓宮發引前一日奏告之意）蒼幣四段白幣一十段（各長一丈八尺）并合用禮料酒燭及差奉禮郎以下行事官等

並乞令太常寺依自來奏告禮例關報所屬差官排辦其合差奏告官乞降勅差詔依　閏七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梓宮發引今兒附條具下項　一梓宮發引行遣奠禮皇帝所服欲乞依啓攢禮例供進忌日之服其後從太傅并應奉前導等官並常服黑帶　一梓宮發引行遣奠禮依已降指揮是日皇帝出祥曦殿乘輦詣和寧門外幄次俟梓宮升大昇轝訖行遣奠禮其所設幄次於和寧門裏東壁隨地紋縛及合用露屋並令儀鸞司同臨安府排辦今欲乞是日皇帝自內服常服出苑西便門詣幄易忌日之服以俟行遣奠禮畢歸幄釋忌日之服服常服還內所有合用禁衛等乞令禁衛所相度施行所有大昇轝欲乞於和寧門外近門安設以俟梓宮降龍輴升大昇轝安卓訖行遣奠禮畢次用扦杖絞縛擡擧進發詔依　四日禮部太常寺言梓宮發引掩攢宮今參酌到合行事件下項　一發引日文武百僚赴嘉會門外奉辭訖赴後殿門外進名奉慰并是日掩攢時文武百僚亦合詣後殿門外奉慰契勘今來同日兩次奉慰委是繁數今欲乞文武百僚於嘉會門外奉辭訖俟掩攢時至文武百僚詣後殿門外一就進名奉慰　一發引日南宮門并麗正門並依時開門緣是日梓宮發引太傅已下後從等行禮畢內有合赴嘉會門外奉辭立班官

緣至日梓宮已進發難以前路攙越欲乞至日梓宮發引行禮畢換常服吉帶入和寧門出麗正門赴嘉會門外易衰服奉辭今欲乞是日南宮門并麗正門比常日早三刻開放令太傅以下後從等趂赴奉辭詔依　哀冊文　維乾道三年歲次丁亥六月丁卯朔二十五日辛卯安恭皇后崩于坤寧殿七月壬寅殯于殿之東南隅粤閏七月癸酉遷座于攢宮禮也東渚星高西陵月下縞綍前馳輼輬肅駕動永愴於終天閟徽音於厚夜皇帝情深伉儷禮重長秋問靈宮之既啓嗟總帳之將收乃即賓階是臨遣奠爰命辭臣奉揚芳懿辭曰惟昔有媯功被萬世帝慶流光發祥隮祉珠躔炳靈瑤魄降瑞際于休明生此淑懿韜輝素里育德仁門淑問不已德儀攸尊思于克母慧心彰聞見于內殿柔風益芬軒象應符蘭闈鍾粹代邸膺歷重華協帝黃龍納采紫宮正位體極坤元尊如天妹內輔陰教旁裨政機訓組致力悤絎有儀覃葛播美雎鳩在詩家道以正王化之基緜泉是紡穜稑是共頻御蘋錡希從濯龍喜不失節怒不變容惠有郇隱恩無濫封慶約戒奢儉沖挹素服練斥華貺誓知度領碁風雅披拂韶濩辯有微言詩多奇句貴則儼極尊惟承天既備五福宜膺百年忽六氣之沴厲嗟二豎之夢言顧甚迫之短景曾不留於逝川嗚呼哀哉黿橐告猷

龍輴御轍雲物結而凄凝簫鼓合而横咽路隱隱兮廻重阜旌冉冉兮背雙闕祔王衣兮何之望珠襦兮遠訣嗚呼哀哉美蓮娟兮燕宮穜邑紅顏兮隕朱榮指新宮兮離故處去昭昭兮就冥冥華殿塵兮神眇眇花欄蕪兮草青青屑兮不見翅兮西征嗚呼哀哉遺組香兮猶襲鼓鞠蛛兮未封寶髮委兮弦匳斷玉臺移兮鏡匳空象服具兮疑睨房攏虛兮多風波浪深兮雌飼竟去水霜苦兮別鶴無蹤嗚呼哀哉半波絕濂中眷掩娟天理莫知人心是痒雖但化之有終豐垂芳之長在惟德行之可傳塞天淵而不昧嗚呼哀哉　總護使行啓奠祖奠儀　其日有司設牙床牲牢禮饌訖啓奠時前引奉禮郎詣殿上西向立太祝詣殿上東向立太官令於酒罇所俟北向立太史局報時前二刻禮直官引總護使詣殿下褥位西向立禮直官揖躬拜訖詣盥洗位盥手帨手詣爵洗位洗爵拭爵升殿詣梓宮前酒罇所西向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前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奉禮郎奉幣總護使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少立太祝跪讀祝文訖興總護使再拜訖降階復位立禮直官揖躬拜訖退俟有司徹牙床訖祖奠時至禮直官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安恭皇后梓宮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侍中奏請皆俛伏跪奏

訖伏興）俟輦官擧梓宮稍前侍中又奏請梓宮少駐奏訖權退歸次俟梓宮權置定有司設牙床牲牢禮饌畢以俟總護使行祖奠禮並如啓奠之儀畢退　皇帝親行遣奠儀　其日皇帝於發引時前一刻服常服出祥曦殿乘輦（禁衛如常儀）詣和寧門外幄次降輦入幄簾降易素服即御座訖次前導官等立於御幄前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安恭皇后梓宮進發（初總護使行祖奠之禮少府監帥其屬進龍輴於別殿門外）太傅持節導梓宮進發降殿太常少卿帥執翣者分左右障梓宮親王總護使等并南班及諸親先於別殿門外立以俟擧哭後從次引侍中詣梓宮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安恭皇后梓宮升龍輴奏訖退次將作監擧梓宮升龍輴至和寧門外侍中奏請梓宮權駐升大昇轝少傅率梓宮官（係將作監）奉梓宮升大昇轝訖有司設哀冊牙床實牲牢禮饌畢次引讀哀冊官各就位西向立進幣爵酒官東向立酌酒官於酒罇之後立次引太傅親王總護使等南班諸親并行事侍中等詣梓宮前南向立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當幄前俛伏跪奏稱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遣奠之禮奏訖俛伏興退復位簾捲前導皇帝出幄詣大昇轝之東褥位西向立次引太傅後從奏請皇帝擧哭不拜在位官皆擧哭再拜次內侍進盥匜沃水奏請

皇帝盥手帨手內侍進巾奏請皇帝拭爵前導官前導皇帝詣安恭皇后大昇轝香案前又奏請皇帝上香再上香三上香進幣爵酒官東向跪先進幣次進爵酒又奏請皇帝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並於香案上又奏請皇帝少立哭止次舉冊官跪舉冊讀冊官西向跪讀冊訖又奏請皇帝舉哭不拜在位官皆舉哭再拜前導官前導皇帝歸幄並哭止太傅已下并前導官並退（內合赴攢宮者赴攢宮）次禮直官引侍中奏請梓宮進發有司率僧道各執威儀鐃鼓道具并應奉車轝法物及儀衛執持儀物入前引梓宮進發皇帝易常服還內如來儀　奉辭儀　其日百官先赴城外幕次易初喪之服俟安恭皇后梓宮將至有司設香案定御史臺閤門太常寺集百官立定禮直官引班首已下詣班前立定俟梓宮至禮直官贊躬拜在位官皆再拜次引班首詣香案前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復位立班首舉哭在位官皆舉哭俟哭止禮直官贊躬拜在位官皆再拜奉辭訖權退立俟大昇轝過並退易吉帶入麗正門至後殿門外幕次易常服黑帶進名奉慰訖易吉帶退出和寧門（所有將來奉迎虞主日百官並常服黑帶班首搢笏上香如上儀唯不舉哭奉慰　宋會要闕七月八日梓宮進發百官常服黑帶奉辭於城外是日中時掩攢宮百官常服赴後殿門進名奉慰總護使以下應在攢宮官進表奉慰　梓宮進發親王宗室本宅親屬並隨從餘行事官侍中已下並俟還奠陪位訖先赴攢宮梓宮至攢宮并掩攢各前一日合奏告於安設攢宮以發引掩攢同日乃一就奏告掩攢）乾道三年七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梓宮發引至攢宮行還奠并掩攢宮合祭酹合行事件下項　一還奠行禮官依禮例差總護使　一掩攢宮行禮官依禮例差太常卿　一還奠并掩攢宮各合差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並乞輪太常寺官如職事相妨乞報臨安府差官　一合用祝文二首（一首述以還奠之意一首述以掩攢宮之意）御封降真香二合　一還奠并掩攢宮各合用禮料酒齊羊豕等報臨安府排辦　一合用白帶二段（各長一丈八尺）一合用香爐匙合炭火燎草等乞下諸司排辦　一依禮例梓宮到攢宮捧梓宮升獻殿權安奉以俟還奠掩攢宮　一將來掩攢宮時欲乞依禮例文武百僚常服黑帶於後殿門外進名奉慰所有掩攢宮定時刻擇官下太史局差詔依還奠掩攢宮儀（閏七月八日）其日俟大昇轝至攢宮侍中詣大昇轝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梓宮降轝升龍輴詣獻殿奏訖俛伏興有司捧梓宮升龍輴入獻殿

訖俟掩攢時前行還奠禮有司於梓宮前陳設祭器實牲牢禮料畢先引陪位官立定次奉禮郎已下入就位立次引總護使詣梓宮殿下立定（並服常服）禮直官贊躬拜總護使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升就位立定次引總護使詣盥洗位盥手帨手訖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詣酒樽所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興詣梓宮前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奉禮郎奉幣總護使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少立俟太祝跪讀祝文訖總護使再拜訖降階復位立又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總護使詣望瘞位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立定有司瘞祝幣訖退陪位官以次退俟掩攢宮時至（用申時八刻後庚時）引侍中詣梓宮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梓宮赴攢宮奏訖俛伏興有司捧還梓宮赴攢宮畢次太傅少傅監察御史將作監并監掩攢宮訖次引少傅復土九鍤太史招神靈工神帛　奉辭并掩攢畢行饗禮儀　掩攢畢禮直官引總護使并行事官本司官屬詣安恭皇后攢宮再拜奉辭訖初招神靈工神帛訖次有司排辦牲牢禮饌訖禮直官常服黑帶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立定引太常卿詣攢宮殿下立禮直官贊躬拜太常卿拜奉禮郎以下皆再拜訖奉禮郎以下升就位引太常卿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洗爵拭爵執笏升詣樽所搢笏跪執爵俟太官令酌酒訖執笏興詣攢宮殿上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俟太祝讀祝文訖請再拜訖降復位禮直官贊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引詣望瘞位南向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重行俟焚瘞祝幣訖次內謁者詣虞主幄次內浴虞主訖以白羅巾拭訖內謁者捧虞主升腰輿次捧腰輿官扶夾侍官以次捧虞主腰輿升攢宮獻殿穴上南向權置定次引扶夾侍胳匱訖內謁者北向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安恭皇后神靈上虞主奏訖俛伏興少頃內謁者再請腰輿前俛伏跪奏稱內謁者臣某言請安恭皇后虞主降輿升座內謁者捧遷虞主即座以青羅巾蓋之腰輿退以俟行虞祭之禮　御容　乾道三年七月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大行皇后梓宮至攢宮掩攢畢下宮安奉御容乞依禮例差太常少卿行奉安燒香之禮合用御封香一合乞令入內內侍省請降其供養牙盤食茶酒果器皿香案香爐匙合奠茶酒鈔鑼盆臺拜席褥等並下臨安府排辦部依閏七月十一日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閣奏近承降到安恭皇后御容二軸赴閣一軸內中神御殿崇奉一軸本閣神御殿收奉本閣已於懽殿內權行安奉外今據禮直官開具到合行事件　一收奉并

安奉安恭皇后御容依見今別廟室次序係於安穆皇后之次今欲乞就安奉日於時前捧遷見安奉神御趙鄂稍北安恭皇后御容本閤官行燒香禮已後並依祖宗諸后例崇奉　一合用御封香三合乞依本閤例於壽思殿外庫請降一（合奏告本閤祖宗神御并狀奉一合奏告內中祖宗神御并安奉一合告遷安恭皇后御容）一告遷時前本閤官常服吉帶請神御殿并詣內中神御殿行燒香奏告禮畢俟時告遷安奉行燒香之禮　一依禮例合差援衛親從官五十人肩擎輦官三十二人自本閤捧擎腰輿至祥曦殿門其自殿門捧擎腰輿至神御殿乞差供內儀鸞司一十六人就用本處服色　一乞下太史局選迎奉安奉吉日時刻及至日時前告遷安恭皇后御容時并差亂擇官一名詔依　安奉御容儀有司排辦供養食酒果等備次太常寺少卿常服黑帶禮直官引詣安恭皇后下宮殿下東向立次有司捧遷安恭皇后御容正安奉訖禮直官贊太常少卿躬拜次引太常少卿升詣安恭皇后御容香案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奠茶三奠酒訖執笏俛伏興請再拜訖降復位禮直官贊太常少卿再拜訖次易吉帶詣安恭皇后攢宮并下宮朝拜訖退　虞祭

乾道三年七月六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上僊依故事虞主回

合用翟車緣爲儀仗未備止就用已造虞主腰輿差輦官自攢宮捧擎虞主赴本殿今來虞主回日欲乞依禮例施行其輦官令御輦院計會主管諸司差撥詔依　二十一日禮部太常寺言今來大行皇后梓宮發引掩攢畢行九虞卒哭祭檢照禮例掩皇堂畢陵下設第一虞奉虞主回迺行九虞及卒哭祭畢擇日祔廟今參酌條具事件下項　一依禮例掩攢畢迎奉虞主回詣几筵殿權安奉以俟行虞祭及卒哭祭所有几筵殿欲乞就梓宮攢殿作几筵殿　一依禮例掩攢畢行第一虞祭畢就攢宮獻殿權安奉虞主至次日早行第二虞祭畢迎奉虞主回几筵殿權安奉　一掩攢畢虞主回合於几筵殿權安奉係本殿官照管以俟祔廟所有香爐匙合炭火等乞令本殿排辦及幄次乞下儀鸞司釘設　一虞主回詣几筵殿權安奉訖皇帝行安神燒香禮畢次太常卿以酒脯行安神禮合差前導太常卿太常博士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並乞輪太常寺官其行禮太常卿乞降勑差官所有酒脯等欲乞依自來祝祭禮例排辦　一合差內謁者一員浴虞主并奏請神靈上虞主并合差捧腰輿內侍四員扶侍夾侍各二員（兼安奉虞主祇應）及掩攢畢行九虞卒哭祭及虞主回沿路及本殿合差內侍官一員幹辦守宿照管并行禮捧遷虞主並乞下入

內內侍省差官仍乞差皇城司親事官八人并管押一人沿路守宿祇應禮畢發遣　一安奉虞主於攢宮獻殿行虞祭禮合用倚卓一副搭席等令臨安府計會主管諸司排辦　一九虞祭畢祔廟前行卒哭祭合差行禮官一員依禮例乞差南班宗室正任以上充　一行九虞祭并卒哭祭各差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並乞輪請太常寺官　一九虞并卒哭祭并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并太常卿行安神禮共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十二合　一九虞祭合用祝文九首（並述以大行皇后掩攢宮畢遣官行九虞祭之意）并卒哭祭祝文一首（述以爲大行皇后神主祔廟前遣官行卒哭祭之意）及太常卿行安神禮祝文一首（述以迎奉大行皇后虞主回詣几筵殿遣官行安神禮之意）並乞令學士院修撰　一九虞并卒哭祭及太常卿行安神禮共合用白幣一十一段（各長一丈八尺）一九虞并卒哭祭各合用羊豕各一口乞下臨安府收買并鏁造神食御廚工匠乞下御廚差撥　一將來立虞主并神主祔廟所有浴虞主神主各合用檀沉箋莭香末各半兩柴二十五斤下臨安府排辦　一行禮日合用香爐匙合上香木炭燈燭燎草並乞令神主祔廟都大主管所下所屬排辦內燎草乞令主管諸司一面報皇城司照會放入其幣帛祝文乞依例俟行禮畢

交割付几筵殿官一面焚燒　一卒哭祭行禮日依禮例皇帝不視事俟几筵前行禮畢文武百僚詣後殿門外進名奉慰　一奉迎虞主回几筵殿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合設御幄施蓆乞下儀鸞司釘設并排辦黃羅裀褥奏請紫褥　一自攢宮捧擎虞主腰輿回赴本殿合用緣結殿子乞下儀鸞司紋縛及輦官乞下御輦院差撥所有威儀僧道等并執持儀物人並乞就用發引日威儀等人充詔依　二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安恭皇后掩攢畢立虞行九虞祭今排定日分閏七月初八日掩攢畢就攢宮獻殿行第一虞祭九日早就攢宮行第二虞祭畢迎奉虞主回几筵殿權安奉十日行第三虞祭十一日神主祔廟受誓戒十二日行第四虞祭十三日行第五虞祭十四日行第六虞祭十五日行第七虞祭十六日行第八虞祭十七日行第九虞祭十八日行卒哭祭二十一日皇帝行寧神禮畢次迎奉虞主赴太廟次有司行祔廟禮詔依　閏七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安恭皇后虞主還殿皇帝行安神燒香禮及祔廟日行寧神燒香禮依儀太常卿太常博士前導奏請不載百官陪位今相度既無百官陪位其前導官亦不合用今欲乞俟將來虞主赴几筵殿安奉訖皇帝行安神燒香之禮及祔廟日皇帝行寧神燒香之禮並如宮中之儀詔依

五日御史臺閫門太常寺言已降指揮虞主回赴几筵殿文武百僚於錢湖門外奉迎虞主令來相視到自錢湖門外一帶街道窄狹難以立班所有淨慈寺前地步寬展令欲乞是日文武百僚於淨慈寺前立班奉迎及就貼設本寺充宰執以下百僚待班幕次（如值雨雪濕三門上立班仍免拜）詔依

虞祭儀　有司排設牲牢禮饌訖行事官各服常服黑帶贊者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殿下北向立禮直官引太常卿詣殿下西向立禮直官贊躬拜太常卿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以下升就位立引太常卿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執笏升殿詣酒罇所搢笏跪執爵侯太官令酌酒訖執笏興引太常卿詣虞主前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受幣奠幣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請少立侯太祝讀祝大訖請再拜引降階復位禮直官贊躬拜太常卿拜在位官皆再拜訖引詣望瘞位南向立奉禮郎以下重行侯焚瘞祝幣訖班

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七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瑫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壽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五　十八陽

喪（喪禮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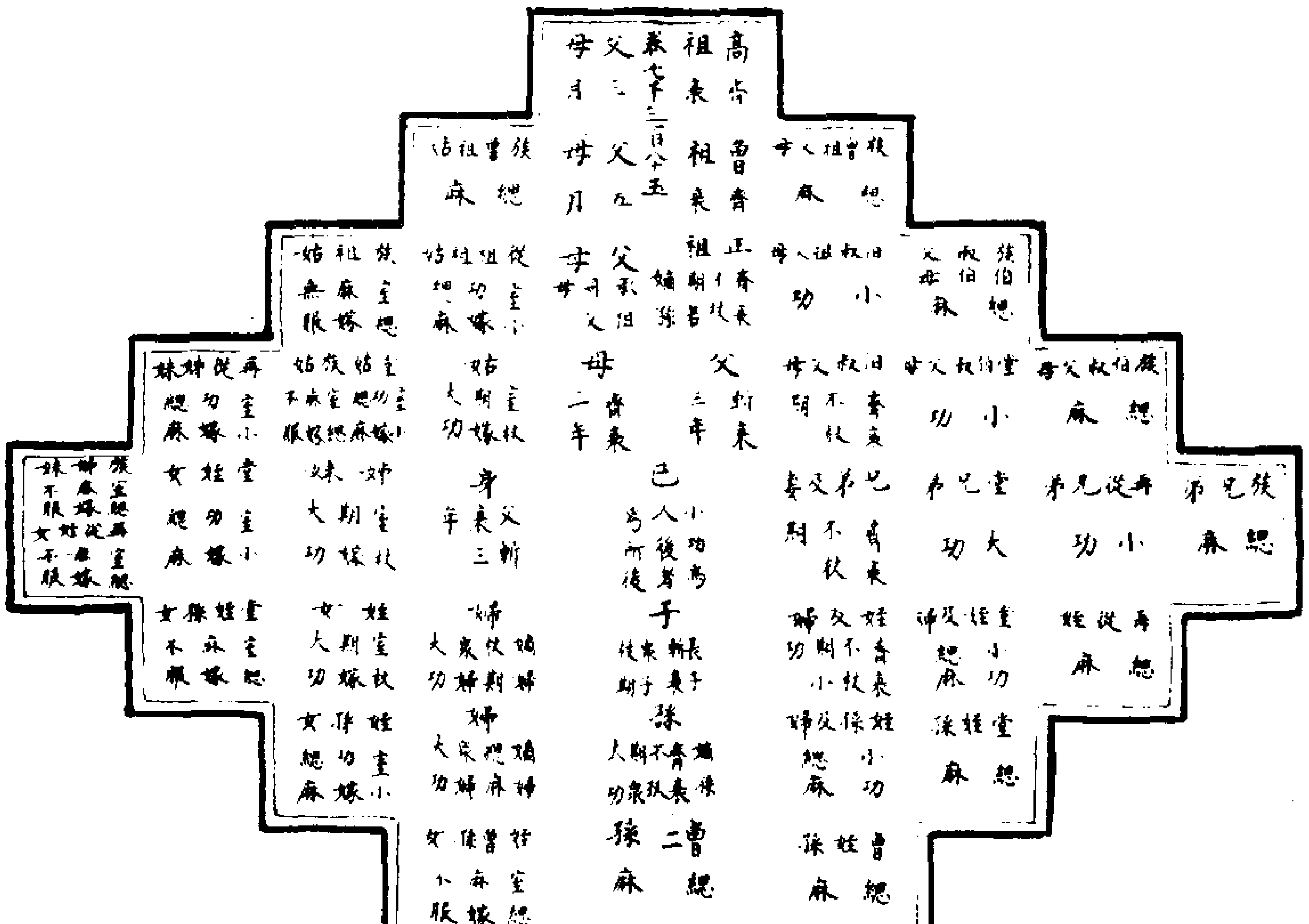
遼

遼史禮志喪葬儀　聖宗崩興宗哭臨于菆塗殿大行之夕四鼓終皇帝率群臣入柩前三致奠奉柩出殿之西北門就輼輬車藉以素絪巫者祓除之詰旦發引至祭所凡五致奠太巫祈禳皇族外戚大臣諸京官以次致祭乃以衣弓矢鞍勒圖畫馬駝儀衛等物皆燔之至山陵葬畢上哀冊皇帝御幄命改火面火致奠三拜又東向再拜天地訖乘馬率送葬者過神門之木乃下東向又再拜翼日詰旦率群臣命婦詣山陵行初奠之禮升御容殿受遺賜又翼日再奠如初興宗崩道宗親擇地以葬道宗崩菆塗于遊仙殿有司奉喪服天祚皇帝問禮于總知翰林院事耶律固始服斬衰皇族外戚使相矮墩官及郎君服如之餘官及應承人皆白枲衣巾以入哭臨惕隱三父房南府宰相遙輦常袞九奚首郎君夷離畢國舅詳穩十閘郎君南院大王郎君各以次薦奠進鞍馬衣襲犀玉帶等物表列其數讀訖焚表諸國所賻器服親王諸京留守奠祭進賻物亦如之先帝小斂前一日皇帝喪服上香奠酒哭臨其夜北院樞密使契丹行宮都部署入小斂翼日遣北院樞密副使林牙以所賻器服置之幽宮靈柩升車親王推之至食羖之次蓋遼國舊俗於此刑羖羊以祭皇族外戚諸京州官以次致祭至葬所靈柩降車就轝皇帝免喪服步引至長福岡是夕皇帝入陵復從遺物于皇族外戚及諸大臣乃出命以先帝寢幄過於陵前神門之木帝不親往遣近侍冠服赴之初奠皇帝皇后率皇族外戚使相節度使夫人以上命婦皆拜祭循陵三匝而降再奠如初辭陵而還　宋使告哀儀　皇帝素冠服臣僚皂袍皂鞓帶宋使奉書右入丹墀內立西上閤門使右階下殿受書匣上殿欄內鞠躬奏封全閤門封於殿西案授宰相讀訖皇帝舉哀舍人引使者右階上欄內俛跪附奏起居訖俛興立皇帝宣問南朝皇帝聖躬萬福使者跪奏來時皇帝聖躬萬福起退舍人引使者右階下殿於丹墀西面東鞠躬通事舍人通使者名某祗候見再拜不出班奏聖躬萬福再拜出班謝面天顏再拜又出班謝遠接撫問湯藥再拜贊祗候引出就幕次宣賜衣物引從人入通名拜奏聖躬萬福出就幕賜衣如使者之儀又引使者入面殿鞠躬贊謝恩再贊有敕賜宴再拜贊祗候出就幕次宴引從人謝恩拜敕賜宴皆如初宴畢歸館

元

元國朝典章喪禮

本宗五服之圖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族曾祖父母 緦麻
族曾祖姑 緦麻
祖父母
伯叔祖父母 小功
族伯叔祖父母 緦麻
從祖祖姑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族祖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父 斬衰三年
母 齊衰三年
伯叔父母 齊衰不杖期
堂伯叔父母 小功
族伯叔父母 緦麻
姑 在室期 出嫁大功
堂姑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族姑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己
堂兄弟 大功
再從兄弟 小功
族兄弟 緦麻
姊妹 在室期 出嫁大功
堂姊妹 在室小功 出嫁緦麻
再從姊妹 在室緦麻 出嫁無服
子
堂姪 小功
再從姪 緦麻
孫
堂姪孫 緦麻
曾孫 緦麻
曾姪孫 緦麻
玄孫 緦麻

五服年月
斬衰三年　齊衰三年　大功九月　小功五月　緦麻三月

外族服

姑舅兄弟 （姑之子爲外兄弟 舅之子爲內兄弟）

外祖父母 小功

母兄弟 小功

妻父母 緦麻

母姊妹 小功

姑舅兄弟 緦麻

妻 周年

兩姨兄弟 緦麻

甥 緦麻

婿 緦麻

甥婦 緦麻

外孫 緦麻

外孫婦 緦麻

兩姨兄弟 （謂從母之親 兄弟姊妹）

三殤服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殤男女已娶嫁許者皆不爲殤也
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

堂叔 長三月

叔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父

姑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堂姑 長三月

堂兄弟 長五月

兄弟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己身

姊妹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堂姊妹 長五月

母兄弟 長三月

姪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子女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姪女 長九月 中七月 下五月

母姊妹 長三月

姪孫 長五月

嫡孫 長九月 （曾元同者[illegible]） 下五月

衆孫 長五月 （男女同） 中下三月

姪孫女 長三月

殤哭之以日易月 期哭之十三日 大功哭之九日
小功哭之五日 緦麻哭之三日 未生三月者不哭

女嫁爲本族服

婦人出嫁各降本服一等

高祖父母 緦麻 曾祖父母 小功

祖兄弟 緦麻

祖父母 期年

祖姊妹 適人無服

父堂兄弟 緦麻

伯叔父母 大功

父母 期年

父姊妹 在室大功

父堂姊妹 適人無服

堂兄弟 小功

兄弟 大功

己身

姊妹 在室大功

堂姊妹 適人無服

堂姪 緦麻

姪 大功

外祖父母 緦麻

姪女 在室大功

堂姪女 緦麻

三父八母服

同居繼父 謂子無大功之親從母適 齊衰不杖期 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

不同居繼父 謂先同今異居者 齊衰三月 元不同居則無服

從繼母嫁父 繼母嫁而子從之育者 齊衰杖期 若不從或繼母出無服

養母 養同宗及遺 齊衰三年 棄子同親母

嫡母 妾生子喚父 齊衰三年 正室曰嫡母

繼母 父再娶母 齊衰三年 同親母

慈母 妾無子妾子無母而 齊衰三月 父命之爲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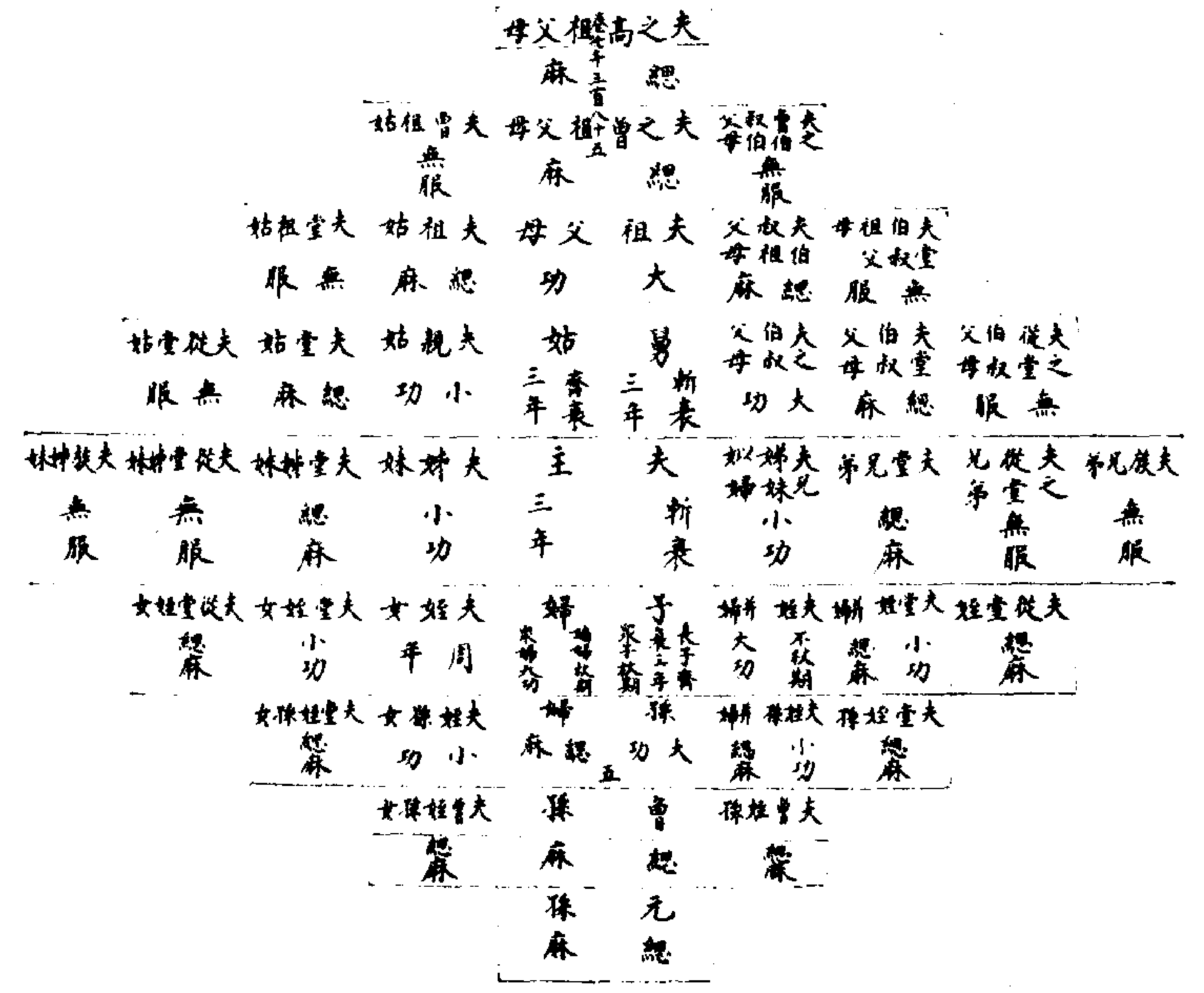
嫁母 父亡母改嫁適人者 齊衰杖期 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出母 父在而離棄被出之者 齊衰杖期 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乳母 小年乳 緦麻三月 哺己者

庶母 妾所生子 緦麻三月 [illegible]庶母

妻為夫之族服


夫之高祖父母 緦麻
卷七千三百八十五
夫之曾伯叔父母 無服
夫之曾祖父母 緦麻
夫曾祖姑 無服
夫堂伯叔祖父母 無服
夫伯叔祖父母 緦麻
夫祖父母 大功
夫祖姑 緦麻
夫堂祖姑 無服
夫之從堂伯叔父母 無服
夫堂伯叔父母 緦麻
夫之伯叔父母 大功
舅 斬衰三年
姑 齊衰三年
夫親姑 小功
夫堂姑 緦麻
夫從堂姑 無服
夫族兄弟 無服
夫之從堂兄弟 無服
夫堂兄弟 緦麻
夫兄姊妹妯娌 小功
夫 斬衰
主 三年
夫姊妹 小功
夫堂姊妹 緦麻
夫從堂姊妹 無服
夫族姊妹 無服
夫從堂姪 緦麻
夫堂姪 小功
姪婦 緦麻
夫姪 不杖期
姪婦 大功
子 長子齊衰三年 衆子齊期
婦 嫡婦不杖期 衆婦大功
夫姪女 周年
夫堂姪女 小功
夫從堂姪女 緦麻
夫堂姪孫 緦麻
夫姪孫 小功
姪孫婦 緦麻
孫 大功
婦 緦麻
五
夫姪孫女 小功
夫堂姪孫女 緦麻
夫曾姪孫 緦麻
曾孫 緦麻
夫曾姪孫女 緦麻
元孫 緦麻

定為三年之喪

畏吾兒喪事體例　一件斷了氣後頭交穿衣服者那害的人自心索要衣服呵與穿者　一件女孩兒媳婦兒每帶白孝散頭髮者於內若有親眷孩兒每做和尚合帶的孝呵交肩甲上掛白財帛者俗人每散頭髮者　一件人死呵休推着做事𠀤的茶飯殺馬殺牛殺羊者伴靈聚的人每根的與素茶飯者　一件棺子上貼的畫的釘𦔶釘子剋來的太歲頭與茶物單茶物有者合胲上乳頭上肚臍上放的金子拿駝馱馬根前拿大麥盤子的掛甲的走靈馬唱的孝車前承應的澆奠路茶的墳上蓋茶的立墳地的埋葬的或是楊了骨殖的薦和尚念經者已上應合用的都教有者依着這体例裏量氣力行的他每識者　一件休似漢兒體例行者搭麻花掛孝穿團頭都休穿帶者燒了收骨殖呵休似人模様包裹者休燒墓兒者休引靈者或是摸莫那箇七条裏休依漢兒体例紙做来的金銀紙秀紙人紙馬模子休做者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該准咬老兀思八撒海迭失脱烈脱因納文字擇該畏吾兒田地裏從在先傳留下底各自體例有来這漢兒田地裏底畏吾兒每喪事體例有呵自已體例落後了隨着漢兒體例又喪事多宰殺做来底句當每上位聽得上頭帖薛不迭禁也喪事裏依各自體例行有從

今已後這漢兒田地裏底畏吾兒每喪事裏只依在先自己體例行者漢兒體例體隨者休宰殺者從今已後不揀那裏畏吾兒喪事裏自己畏吾兒體例落後了漢兒體例隨呵宰殺呵那畏吾兒底家緣一半斷了者麽道聖旨了也依着了底聖旨畏吾兒底喪事裏合做底體例寫了和這文書一處將的去也只依這体例文字教知者欽此

禁喪葬紙房子　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刑部奉尚書省札付該准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內一件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略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費鈔一兩定鈔底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房子無疑禁了者其余商量行者欽此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銀人馬并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依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次請照驗施行

禁約焚屍　至元十五年正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近准北京等路行中書省咨北京路申同知高朝列牒伏見北京路百姓父母身死往往置于柴薪之上以大焚之照得古者聖人治喪具棺槨而厚葬之今本路凡人有喪以大焚之實滅人倫有乖喪禮本省看詳今後除從軍遠遠或為覊旅從便焚燒外據久居土着之家若准本路所申相應准此送禮部議得四方之民風俗不一若便一體禁約似有未盡恭詳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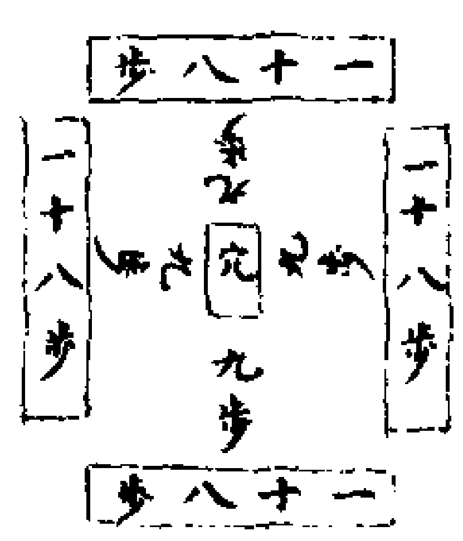
及通行定奪以來除從軍應役并遠方客旅諸色目人許從本俗不須禁約外據土著漢人擬合禁止如遇喪事稱家有無置備棺槨依理埋葬以厚風俗及據禮部呈隨路廣陂寄頓骸骨合無明立條教以革火焚之弊俾民以時喪葬若貧民無地葬者聽於官荒地內埋了若無人收葬者官爲埋瘞本部議得除火焚之弊已行禁治外其貧民無地葬者則於官荒地埋了無人收葬者官爲埋瘞似爲相應都省准呈仰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禁送殯迎婚儀從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行御史臺咨據陝西漢東道按察司申所轄城郭內值喪求親之家往往盡皆使用祇候人等擎打茶褐傘蓋銀裹校椅儀杖等物送殯擺對之家官爲差撥士燕之戶用錢顧倩詳此一端實違國家置倫儀從之禮擬合禁斷得此呈奉中書省札付送禮部議得若品官遇有婚喪止依品職合得儀從送迎外禁斷無官百姓人等不得僭越似爲中禮都省准呈施行。　樂人休迎出殯　至大三年正月江西行省准尚書省咨該禮部呈教坊司呈至大二年十月初二日本司官傳奉皇太子令旨上位承應的樂人每依着在先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聖旨體例裏死人每根底休迎送出殯者那的是有司官管轄的勾當恁與省部家文書使教禁約者麼道令旨了也教此呈乞照詳都省咨請欽依施行。　禁治居喪飲宴　延祐元年七月十二日承奉江浙行省札付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准江南道行御史臺咨備監察御史王奉訓呈伏以父母之喪三年天下之通喪也死斂葬祭莫不有禮禮曰披髮徒跣居於倚廬寢苫枕塊哭泣於世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又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經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此孝子哀戚之情既葬祭以其時期而小祥又期大祥三年禫祭霜露既降春雨既濡悽愴怵惕如將見之此子終身所不忘宜拘於三年哉去古日遠風俗日薄近年以來江南尤甚父母之喪小斂未畢茹葷飲酒略無顧忌至于送殯管絃歌舞導引循柩焚葬之際張筵排宴不醉不已泣血未乾享樂如此昊天之報其安在哉興言及此誠可哀憫若不禁約深爲未宜莫若今後除蒙古色目合從本俗其餘人等居喪送殯不得飲宴動樂違者諸人首告得實示衆斷罪所在官司申禁不嚴罪亦及之不惟人子有所懲勸抑亦風俗少復淳古宜從憲臺劄付各道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本臺看詳國家以風俗爲本人道以忠孝爲先可以移忠可以事上忠孝既立則人道修而風俗厚爲治之至要也三年之喪古今通制送終營葬人子大故塗車芻靈禮亦有之至若忘哀作

樂張筵群飲敗禮傷俗宜從合干部分定擬通行禁止相應咨請照詳准此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參詳父母之恩昊天罔極終身而不能報聖人定立中制以爲三年之喪送終葬祭當盡其禮若居喪飲宴殯葬又動樂聲實傷風化如准御史臺所言除蒙古色目人各從本俗外其餘人等禁治相應得此送禮部行移刑部議擬去後今據禮部呈移准刑部關議得父母之喪至於哀感其居喪飲宴殯葬用樂皆非孝道除蒙古色目宜從本俗餘並禁止敢有違犯治罪相應關請照驗准此本部參詳如准刑部所擬通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喪服各從本俗　延祐二年八月承江浙行省札付准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劉承直呈切見江淮之間習俗喪服有戴布幞頭布袍爲禮者夫喪禮斬衰齊衰以至緦功自有官服之制亦有輕重之義其幞頭公服乃人臣服之於朝廷拜賀之吉服也今愚俗無知乃敢以布素爲之於凶服之餘援之禮經典故皆非所宜理應禁備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本部參詳方今喪服未有定制除蒙古色目人各從本俗其餘依鄉俗以麻布爲之外據江淮習俗比依公服製造如准御史臺所呈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除外咨請依上施行。

葬禮

按儀制式
一品九十步　二品八十步
三品七十步　四品六十步
五品五十步　六品四十步
七品以下二十步　庶人九步

墓地禁步之圖



庶人之田四面去心各九步即是四圍相去十八步據式處地五尺爲步則是官尺每一面合得四丈五尺以今俗營造尺論之即五丈四小尺是也

收埋暴露骸骨二欵　中統元年五月中書省奏准宣撫司條款內一件據各路見暴露骸骨仰所在官司依禮埋瘞奠祭追薦做好事。　中都西南許葬　中書省至元六年十月二十日孛羅達嘗傳奉聖旨且休者新亡歿了底北壁東壁休殯葬者欽此。　墓上不得蓋房舍　至元八年正月尚書省准中書省咨該今有大司農司孛羅文字譯該欽奉聖旨節該如今死人墓上不得教傳毛蓋房舍在先有底依舊者欽此。　移葬嫁母骨殖　至元七年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刑部來申孫平告妻阿楊在前與董童二爲妻身故殯營了當董童二男董拾得遷元葬骨殖取問得董拾得招狀已明降省府相度董拾得狀內別無惡心止爲伊母於繼父孫平家內身死雖有生到同產別無已後祭祀兒男此上將伊母阿楊嘗

殖偷掘於伊父董童二形像一處埋葬量情四十七下將孫阿楊於元立墳內依舊葬埋仰依上施行　占葬墳墓遷移　元貞二年九月江西行省據臨江路申備新喻州申章能定告胡文玉強葬墳地公事抄連到關書文契宗枝圖本乞照詳議得胡文玉父子倚恃富豪強將章能定母墳盜掘起移却埋伊祖母二喪有傷風化於理難容又令人說誘章能信將祖墳山地不經批問親鄰又不經官給據故意違法成交已上重罪幸遇詔恩革撥外擬責胡文玉近限遷改強葬墳墓其地斷還章能定管業據章能信元受胡文玉買地鈔中統一十六錠即係違法成交所合追沒乞照詳省府准申合下仰照驗施行　禁約厚葬　至大元年十二月龍興路奉江西行省札付備袁州路備錄事司申照得業儒涂全周呈嘗觀聖經有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又觀漢史則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使於禮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隴彌高發掘必速夫聖賢豈不欲厚葬其親厚之者適所以薄之也切見江南流俗以侈靡為孝凡有喪葬大其棺椁具衣衾廣其宅兆備存珍寶偶人馬車之器物亦有將寶鈔藉尸歛葬習以成風非惟甚失古制於法似有未應每

見厚葬之家未發掘於不肖之子孫則開鑿於強切盜賊令死者暴骸露尸良可痛哉如蒙備申上司禁治今後喪葬之家除衣衾棺椁依禮舉葬外不許輒用金銀寶玉器玩裝歛違者以不孝坐罪似望無起盜心少全孝道惜生者有用之資免死者無益之禍若准所言誠為敦厚風化呈乞照詳得此申乞照詳府司看詳涂全周所言理宜禁約事干通例乞照詳得此檢會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省准中書省咨十一月十八日奏過數內一件民間喪葬多有無益破費器舉一節紙房子等近年起置有每家費鈔一兩定至甚無益其餘似此多端奉聖旨紙房子無疑禁了者其餘商量行者欽依都省議得除紙錢外據紙糊房子金銀人馬綵帛衣服帳幙等物欽此聖旨事意截日盡行禁斷咨請照驗施行准此今據見申省府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　祖先牌座事理　大德四年中書省咨江西行省咨袁州路申萍鄉州未患孫吉豪強安王侯一之等將患孫元供養亡母蘇氏魂牌裝捏大言恐騙訖銀鈔歸問間淡震翁吉未患孫墳墓倉內見有供養伊母蘇氏魂牌上列寫皇妣字樣祀上顯然府司除外據皇妣二字係告祀上書理學老於禮記曲禮下篇及朱文公家禮內批究得皇妣二字經典該載不曾奉到上司明文合與不合回避本省參詳前

字樣儒學提舉司考究出於經典累遇詔恩咨請照詳施行間文准本省咨方李二等為潘杰供養亡祖父牌上寫皇考悲嚇錢物除外所寫字樣咨請回示送刑部禮部與翰林國史院講議得儒學提舉司考究出於經典理宜回避所犯今將已追牌座當官燒毀今後遍行禁止相應都省准擬請依上施行　禁治停喪不葬　延祐五年五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司准本道廉訪使趙奉訓牒檢會至元十五年欽奉條畫內一款節該提刑按察司官所至之處省察風俗宣明教化若有不孝不悌亂常敗俗背糾而繩之其利害可以興除及一切不便於民必當更張者開申御史臺施行欽此切見江南民俗率多遠喪稽葬習以成風是省察宣明者有所未至耳蓋嘗聞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而喪具稱家有無所以使貧富之葬咸遂人鬼之道俱安也今閩中此風盛行停喪不葬動經一二十年有一家累至三四柩者問之則曰年月未利下地未得貧之不能勝喪按禮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者不擇年月矣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矣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特矣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矣經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苟能盡其哀痛之情稱家有無

貧而薄葬為害於禮且紙衣瓦棺猶可全其孝愛况當停於家者已具有棺衣耶而不貧之户不即營葬輙作佛事欲為死者妄徼冥福先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今不以君子之道待其所親而以小人自之豈得為孝愛乎移飯僧所費為營葬之資固不患不勝喪也劇有附廓僧寺係焚修之地公然頓寄靈柩尤為非宜夫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夫婦之恩人皆有之不幸遇其死亡隨家厚薄以時而葬則為盡孝愛之道停棺不舉曠歲歷月使其流血出汁過者掩鼻於汝安乎生者安則死者亦安矣掩骼埋胔王政所先今民間死者各有親屬及至暴露不葬深乖古者之典尤傷天地之和是宜明白開諭限以月日使依期埋葬以厚人倫之道以長孝愛之風其於教化豈小補哉咨請照驗施行更為備申憲臺照詳行下各道一體施行　大德五年七月欽奉聖旨節該官人每有氣力富豪與自己父祖修理墳塋立碑石動軍夫官司氣起蓋修理有今後官人每不揀是誰與自己父祖起建墳塋碑石休動搖官司軍夫者這宣諭了動搖軍夫的每有罪過者　通制　大德二年臺呈官豪勢要遇有凶喪殯葬多令巡院諸司准備路祭當該官吏轉委頭目人等所用器盒鋪陳綵結祭物多於管內科歛因而擾民今後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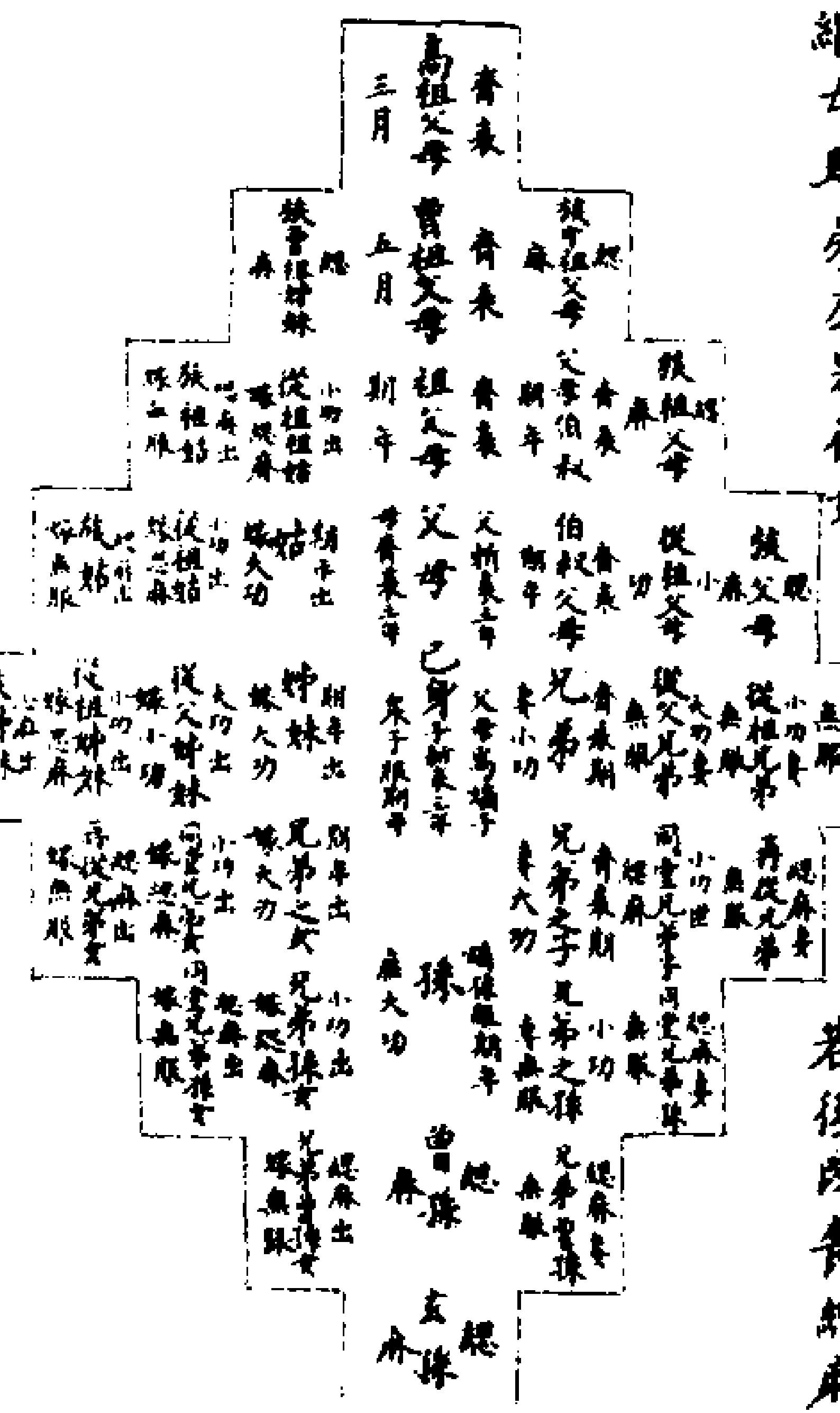
覩識喪葬自行備禮致祭者聽從其便嚴行禁治毋得仍令巡院諸司准備都省准呈。　至大四年正月刑部呈准陸妙真出殯於銘旌上書寫千秋百歲字樣陰陽教授於地里新書并塋原總錄內照得雖有該載上項字樣理合迴避參詳陸妙真所犯然無情故終是不應今後合行禁治大德典章晉寧路總管府與勘本路一父母兄長初亡殯葬之際紼結喪車舉排燈面鼓樂前導號泣後隨無問親疏皆驗將禮多寡支破布帛少不如意臨喪爭競及追齋累七大祥小祥祭祀之日遇其迎靈必須置備酒食邀請店鋪親朋人等務以奢靡相尚遞用百色華麗采段之物紛然陳列裝錦紡植洗彩樓金銀珍華壘面雜以僧道間以鼓樂服喪之人隨之於後迎遊街市以為榮街既至作齋寺觀復用米結金橋之類其齋食每个有近一斤者為美齋此皆虛費於生民其實無益於死者或有居喪無異平日似此之類名色多端不可殫舉苟不如此上下為之惟奈笑不鄙笑風俗之壞以至於此不惟於彼喪之家生死之際兩無所益又富者傾資破產貧者負債取錢甚者不能辦給以致喪亡不能得葬為此行下臨汾縣錄事司儒學教授會集宿儒耆老講究回呈切詳此端皆由無學之人侍其豪富凡遇喪事不以哀戚為念而以奢侈為務普破布帛豈論親

疏紼結舉樓寶粧壇面布設路祭亂動音樂施引靈柩遶遶正街為孝者雖有哀容傷湯自侍又以追齋累七食品數多為之孝道禮有一等愚民極口稱羨殊不知葬者藏也又不問死者於禮安否以習染為常其來也漸合無分後有喪之家皆要依庶人之道三日以棄出送不得紼結輿車神樓路祭及不得用大樂壇面親者依輕重破服疏者但助送死之資不破孝服最可止住由當街巷出送至於復三頭七只合詣墓祭奠不可致筵邀客喪主哀戚之際莫暇及此其後須作齋者不過餕餡粉羹而已不得用脫食油餅果蒸之類不惟枉費其物即令宍餘父畢食用踌貫治喪之家實是生受親知之人禮宜津助又安忍以弊俗相遍破其家產哉呈乞照詳得此總府議得准擬如有違犯之人許諸人陳告到官喪主并奢靡行禮之人各決三十七下。　一儒學司縣講究回呈為人子弟者凡遇尊長不幸須當喪服行孝或有不知居喪禮者腰雖經帶輙入酒肆茶房及行吉禮而赴吉筵公然飲酒食肉習以成俗見者恬不為怪竊其事切詳此端初由無恥之人亡其父母長上未及卒哭輙行吉禮君子見之而不責小人見之而爭効此以俗之弊及乎如此今後應有父母長上喪服者毋得入酒館茶房及行吉禮赴吉筵如此不惟中禮盡孝庶使宍余之

民有浮華之費總府議得依准所呈如有違犯諸人捉拿到官斷三十七下。

新降本族五服之圖

嫡妹慈養母入辛從
繼母歸弟及男從嫁


高祖父母
齊衰
三月
曾祖父母
齊衰
五月
祖父母
齊衰
期年
父母
己身
孫
曾孫
玄孫
伯叔父母
兄弟
兄弟之子
兄弟之孫
從父兄弟
從祖兄弟
族兄弟
族父母
族祖父母
姑
姊妹
從父姊妹
從祖姊妹
族姊妹
緦麻
小功
大功
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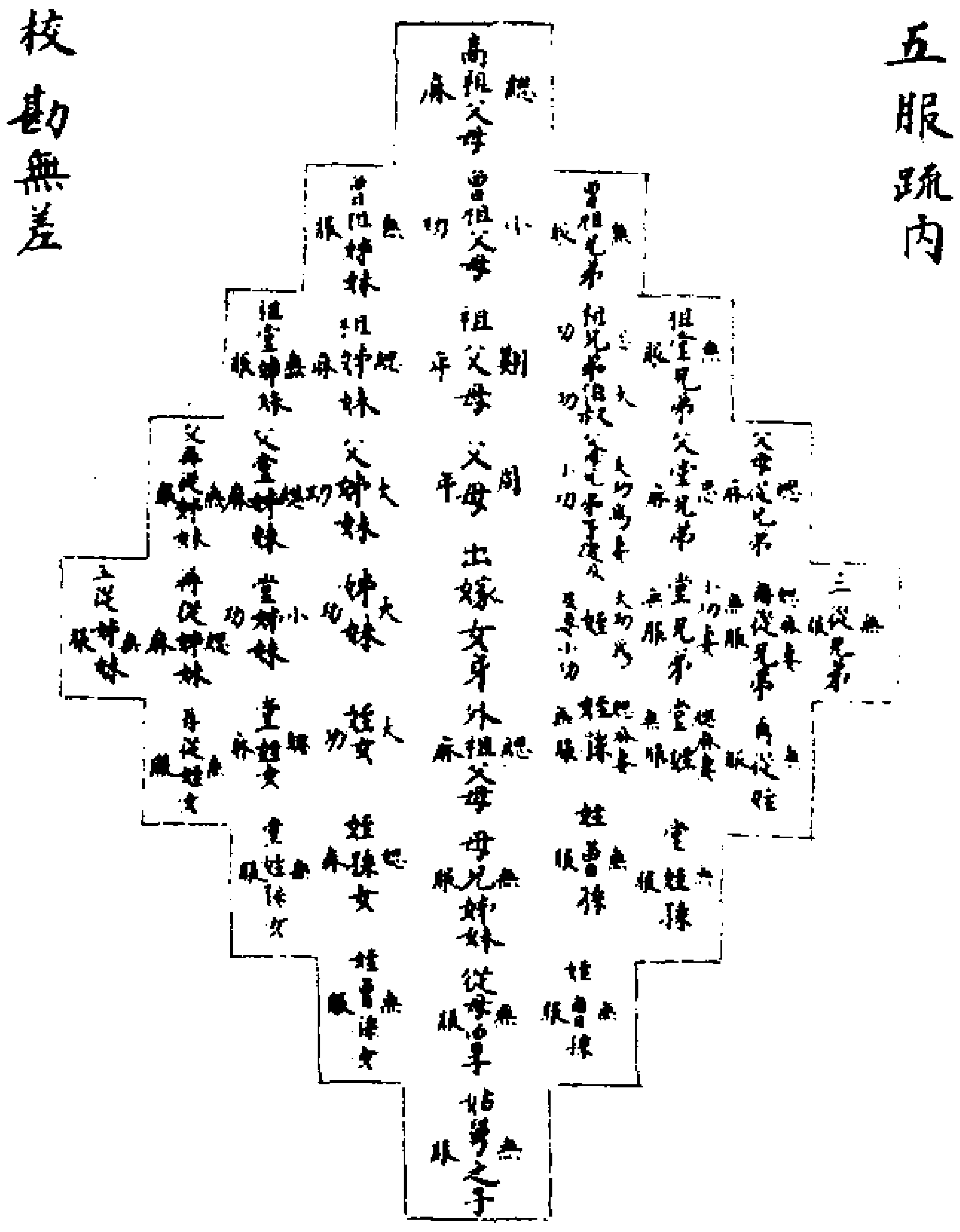
齊衰三年庶母乳母
三月庶母慈己五月

子為父母既葬除之
若復改喪緦麻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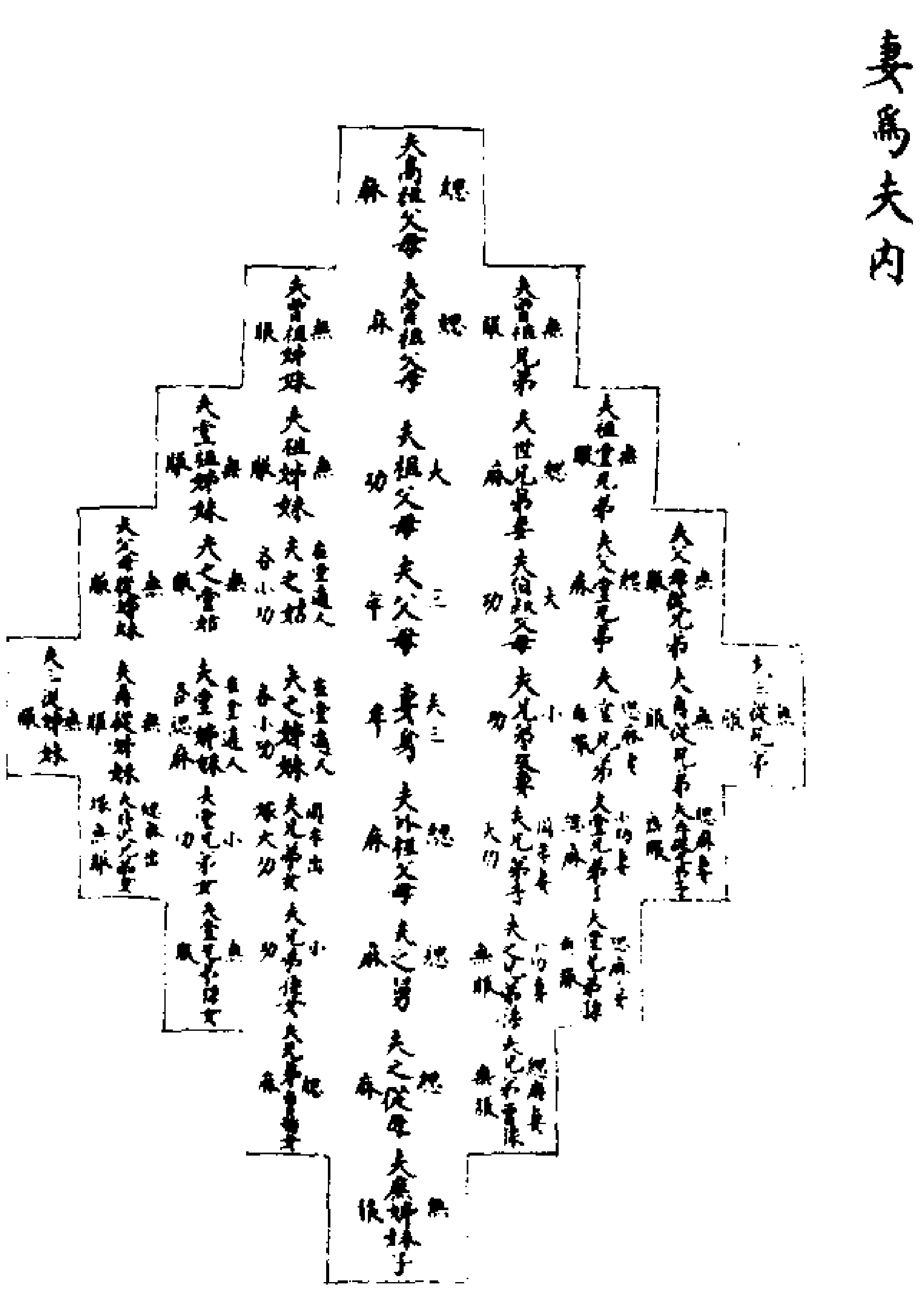
父母去從僧尼道士
女冠身故並持全服

女出嫁為本族內外服圖

五服疏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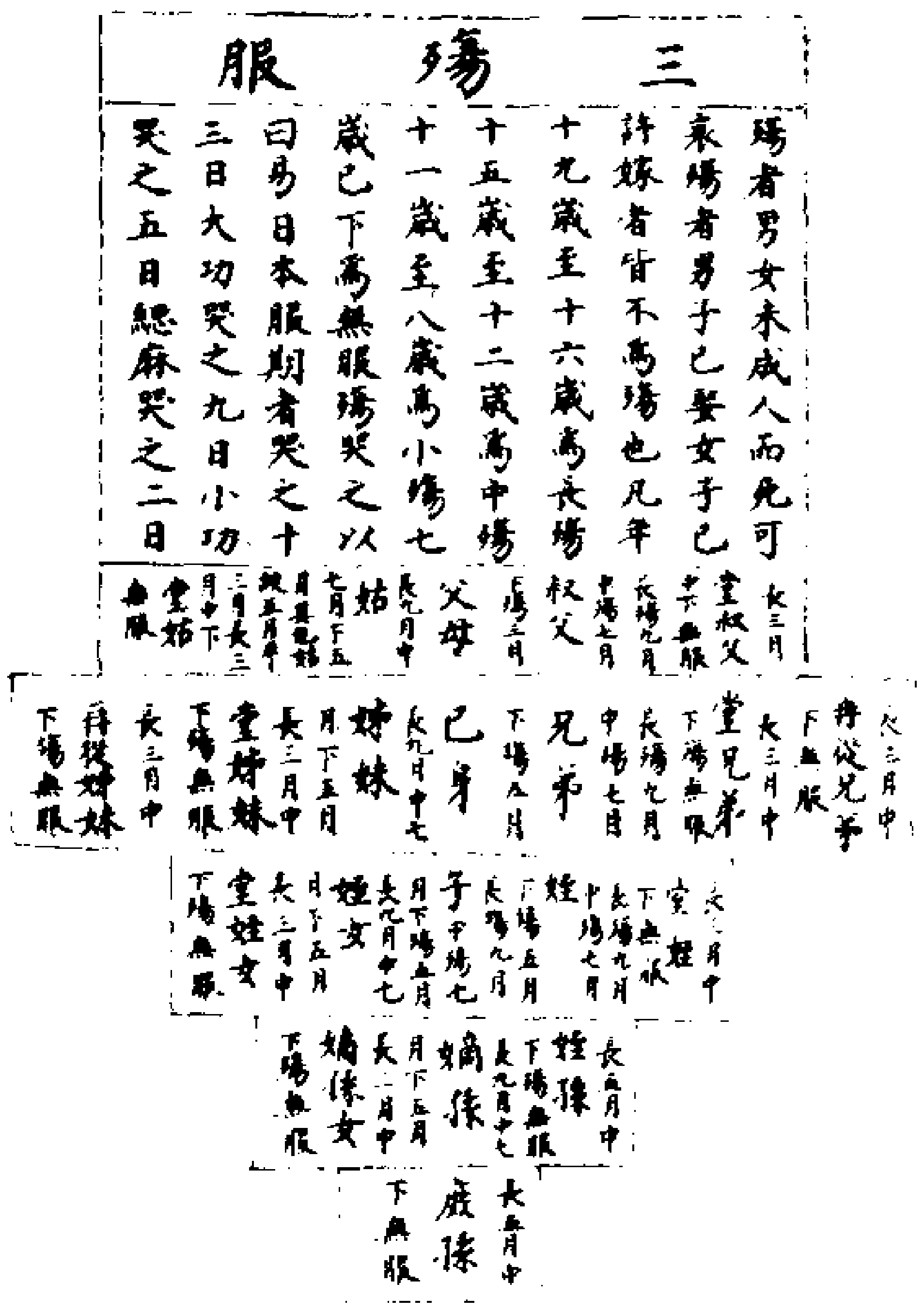

高祖父母
緦麻
曾祖父母
小功
祖父母
期年
父母
出嫁女身
曾祖姊妹
祖姊妹
祖堂姊妹
父姊妹
父堂姊妹
父再從姊妹
姊妹
堂姊妹
再從姊妹
三從姊妹
曾祖兄弟
祖兄弟
祖堂兄弟
父堂兄弟
父再從兄弟
堂兄弟
三從兄弟
姪
堂姪
姪孫
無服
大功
小功

校勘無差


妻為夫內
夫高祖父母
夫曾祖父母
夫祖父母
夫父母
妻為夫
夫之姑
夫姊妹
夫兄弟
夫之姪女
夫之姪
夫之從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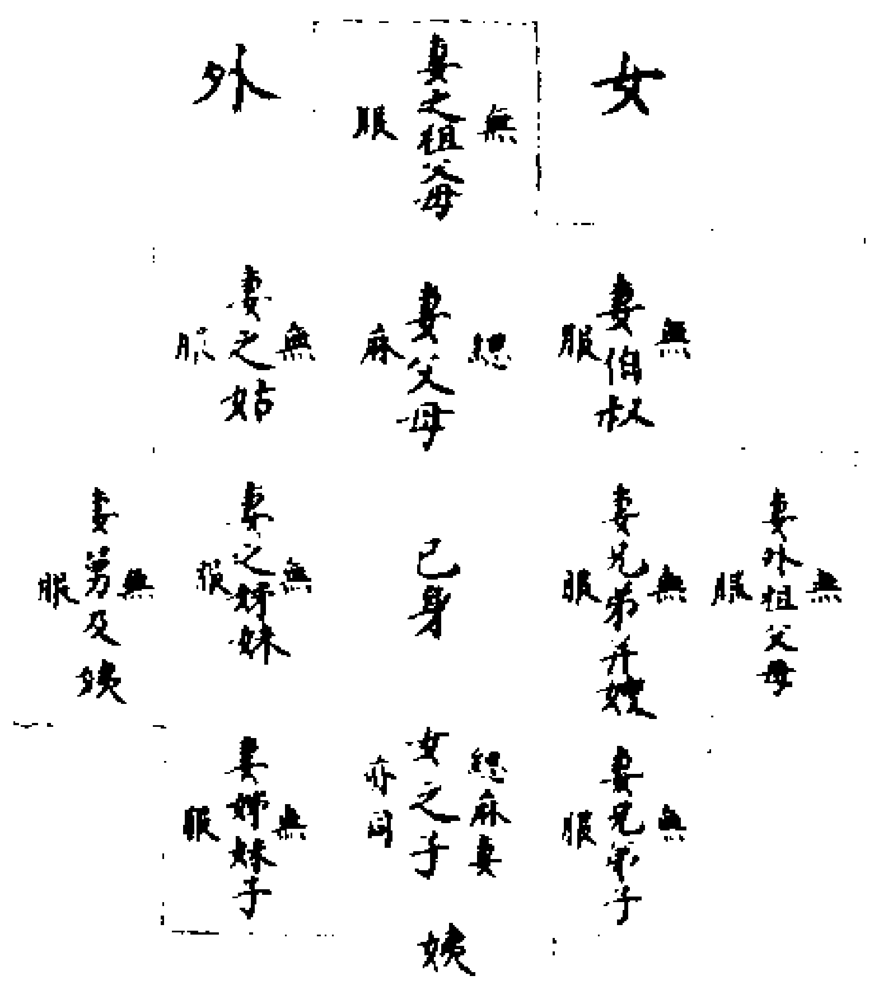
外親服圖

本族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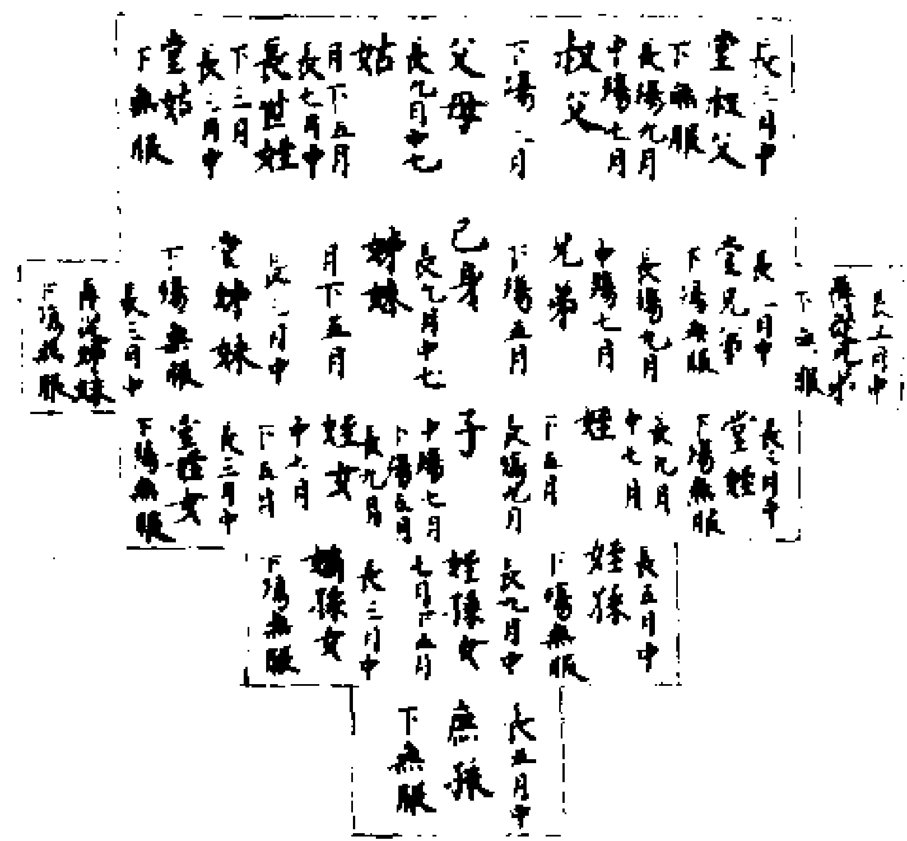

三殤服
伯叔父
父母
姑
堂叔父
堂姑
兄弟
己身
姊妹
堂兄弟
堂姊妹
子
姪
姪女
姪孫
嫡孫
嫡孫女
庶孫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殤者男子已娶女子已許嫁者皆不為殤也凡年十九歲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五歲至十二歲為中殤十一歲至八歲為小殤七歲已下為無服殤哭之以日易日本服期者哭之十三日大功哭之九日小功哭之五日緦麻哭之二日

殤服圖


女
外
妻之祖父母　無服
妻伯叔　無服
妻父母　緦麻
妻之姑　無服
妻外祖父母　無服
妻兄弟并嫂　無服
己身
妻之姊妹　無服
妻舅及姨　無服
妻兄弟子　無服
女之子　緦麻　妻亦同
妻姊妹子　無服
姨女孫　無服
內
服

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之者。男子已娶。女子已許嫁。皆不為殤也。年十九歲至十六歲。為長殤。十七至十六歲。為中殤。十歲至八歲。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本服期者。哭之以十三日。服大功者。哭之以九日。服小功者。哭之以五日。服中緦者。哭之以三日。哭之謂殤服。以日易月哭之。


伯叔父
父母
姑
堂叔父
堂姑
兄弟
己身
姊妹
堂兄弟
堂姊妹
子
姪
姪女
姪孫
嫡孫
嫡孫女
庶孫

本族三殤降服圖四父

繼父同居兩無大功親義服期年。謂繼父無子孫。及自己亦無伯叔兄弟之類。是名兩無大功親。○繼父同居兩有大功親義服三月。謂繼父自有子孫及自己亦有伯叔兄弟之類。是名兩有大功親。雖同住。亦為別居。○繼父不同居謂令却異居。義服三月。○謂先曾隨母子繼父。不曾同居。與繼父同居。今繼父家內即無服。六母。（其解有五母新制內亦此）

（六母）嫡母謂妻之子呼父正妻為嫡母。○繼母謂親生母被出。或亡。其父再娶之妻為繼母。○慈母謂父有兩妾。一妾無子。有子之妾身亡。父命無子之妾恩養此子。是名慈母。○養母謂無兒養同宗之子也。此子呼所養母為養母。○乳母謂從乳養之母。○庶母是父衆妾中一妾之子。其子呼衆妾為庶母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六　十八陽

喪　喪禮四十六

國朝國朝禮書

成穆貴妃喪禮

服制

東宮親王于

妃皆稱庶母。

吳王于

妃稱慈母。

一十月初二日翰林宋學士傳奉

聖旨凡庶母服制東宮親王服朞年。公侯服九月。百官服五月。庶民服三月。欽

此。今擬

東宮親王爲庶母服齊衰朞。用細麻布冠。（九緵縱九梁）細麻布衣裳。葬畢服

常服。以孝服藏于靈位之所。遇節序服以祭奠。周年

除靈日焚之。

吳王爲慈母齊衰三年。麻布冠。麻布衣裳。麻腰絰。葬畢。素服。遇節序服孝

服祭奠。滿日焚之。

公主齊衰麻布大衫。楷子。長裙。麻布蓋頭。麻布鞋。既葬常服。遇節序仍服

祭奠。滿日焚之。

衆妃舉衰臨祭。供服白布團領衫。

靖江王服小功。白布冠。白布衣裳。帶。既葬服常服。以孝服置于靈所。遇節

序祭奠服之。滿日焚之。

歛儀

一飯含（以米及玉類納口中）

一入歛

裹用常服。外用禮服。

面衣一。（以皂絹紅裏。方一尺二寸。蓋其面。）

握手二。（以皂絹紅裏。長一尺二寸。裹兩手。）

充耳二。（以白纊如棗核。塞耳中。）

一銘旌

用紅紵絲長九尺。以粉筆書題曰

故成穆貴妃孫氏之柩。上縱木刻彩畫荷葉蓋。下縱木刻彩畫蓮花座。懸

以鳳頭竿。承以紅木座。置于靈柩之右。

一魂帛

用生絹結魂帛。置靈座上。

一歛畢。停柩于室中。設白絹帷幔于柩外。覆柩以紫羅帷。設床帳于

柩之左。面盆衣架如平時。

一掩柩畢。設靈座于柩前。又設供卓陳設祭物。

吳王公主以下服孝服。序立哭。兩拜奠酒。又兩拜。

一每日早晚進膳如平時。

贈謚

一九月　日。禮部牛尚書等官題

奏。古者宮妃有德。是以輔內治。既薨之後。必有贈謚之典。恭惟

貴妃孫氏德冠嬪御。宜加贈謚以表推崇。謹按謚法。夙夜儆戒曰成。德化和

肅曰穆。請謚曰成穆。奉

聖旨是。要寫來焚黃。欽此。

一冊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朔。

皇帝制曰。朕聞古者宮妃。其德有以輔內治厚彝倫者。既薨之後。必有定謚之

禮。焉惟爾貴妃孫氏。以篤慎之資。純淑之行。勤於事

上。慈於撫下。當國家開創之初。備儆戒相成之道。德

實冠於嬪御。功用助於中闈。方期享於貴榮。竟莫躋

於壽考。宜加贈謚。以表推崇。可謚曰成穆。爾其有知。

服茲寵命。

一焚黃（用黃絹裝背如冊樣。兩葉。寫冊文。）

其日陳設祭儀一（諸王）手畢。以祝及冊文案置于靈前。

吳王以下立于靈柩前。贊禮贊鞠躬。兩拜。興。平身。贊跪。（王跪）執事者以爵

進于

王之右。贊奠爵獻爵。（王奠爵獻爵）贊讀祝。（讀祝者取祝跪讀）贊宣冊。宣冊

女官取冊立宣。訖。贊俯伏。興。平身。復位。（王俯伏。興。平身。復位）贊鞠躬。兩拜。禮畢。焚祝及冊。

一祝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
吳王　敢昭告于
慈母成穆貴妃之靈曰欽奉
上命贈諡
慈母爲成穆貴妃謹用焚黃伏惟鑒知尚享

外命婦奉慰儀

一具日外命婦具山松特髻大衫詣
坤寧宮丹墀序立四拜班首升
殿跪致詞云
貴妃薨逝敬惟
皇后殿下不勝感悼班首復位四拜禮畢退改服慶雲冠白襴衫白布蓋頭詣
貴妃靈位前兩拜班首詣前跪三奠酒執事者跪讀祭文訖班首興復位
兩拜禮畢

一祭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九月癸亥朔三十日壬辰親
國夫人謝氏等謹致奠于

成穆貴妃之靈惟
靈天賦淑德行表婦儀安享貴榮豈期薨逝謝氏等追仰音容不勝哀悼
謹以牲醴致奠伏惟尚享

修設好事

一洪武七年十月初三日
奏准爲成穆貴妃修設好事於初四日早發疏啓建省官於城隍廟發咨請
守護壇場

一城隍咨　中書省欽奉
聖旨洪武七年九月二十八日貴妃孫氏以疾亡故於十月初四日爲始命僧
於朝陽門外殯所建壇修設好事看誦大藏經文十
四日修設水陸大齋至十六日禮請
釋迦牟尼佛證明功德欽此除欽遵外合行移咨請
照驗須爲即日率領神官將吏欽依
聖旨事意監護壇場須至咨者

一發疏儀注　具日清晨内使監陳設
御位香案於
奉天殿丹陛上正中（北向）尚寶司設
寶案於香案之東南儀鸞司設常朝儀仗并設黃傘遮護疏函（鑾金東西）
侍儀司設百官陪拜位於
丹陛下設進疏官位於香案之東捧疏官位於香案之西通贊二人位於
丹陛下（東西相向）執事者設龍亭香亭鼓樂儀從於
午門外侍儀舍人設詔輿於
丹陛下引禮引百官朝服入拜位
上位於武樓下具皮弁服侍儀奏外辦導駕官導引至
御位禮部官捧
御疏用寶訖（用奉天之寶）内贊奏請鞠躬拜興拜興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百官兩拜平身）内贊奏詣前贊跪
贊搢圭通贊唱百官皆跪進疏官取函跪進
上位受函授捧疏官捧疏官跪接置于案内贊贊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
（上位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通贊唱俯伏興平身（百官俯伏興平身）内贊贊鞠
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百官兩拜平身）内贊贊禮畢百官

東西對立捧疏官捧疏函由中陛下置詔輿内舍人
捧詔輿由中道出
午門導駕導
上位還武樓下捧疏官至
午門以疏函置於龍亭儀從鼓樂導引至齋所

一疏文

大明國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朔初四日丙申
皇帝　謹齋沐稽首載拜奉疏
釋迦牟尼佛伏以
天地不言以四時而示信
聖神代理運萬化以通情惟
如來者駕白象而神宮降誕遊四戶而悟入雪山六年苦行巖扉戴以鑒勤五
演妙音證金像之上乘示現三十二相大會四十九
秋談空有之無窮緝王綱而易治方便度人以開悉
昧道通造化廣益於古今光燭幽冥致究悉而解
脫大千普照六道供超德無不備非天者孰能爲成

故貴妃孫氏享年三十二歲。於今年九月二十八日。以疾頓逝。欲仰追薦。特命開啓祝於殯所結壇。以十月初四日。揚幡發符。看誦大藏經文。十四日。修設水陸大齋三晝夜。十六日。行禮獻供施斛燃燈。至日。伏願

如來不違本誓。降臨法筵。大闡方便之門。廣示超升之路。謹奉疏。伏惟

佛慧鑒知。謹疏。

一供佛儀注　前期。儀鸞司設

御位于壇之中。盥洗位于壇之東南。帛案于盥洗位之北。捧帛官于案之東。西向典儀二人。于百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二人位于典儀之南。東西相向奉茶官位于壇內之東。西向進帛官讀祝官位于壇內之西。東向樂工設舞位于壇前。百官班分東西樂工舞位在中間光祿司官備茶供以候　其日申時。衆僧于

寶座前望空啓請

如來依科法事訖。執事者各司其事。陪位官入就位。導引官於

御幕前跪奏。請行禮。

上位具皮弁服升壇。典儀唱迎佛。和聲郎唱迎佛樂奏善世之曲。贊禮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陪位官皆兩拜。樂止。典儀唱奠帛獻茶禮。和聲郎唱奠帛獻茶樂奏昭信之曲。導引官奏請行奠帛獻茶禮。導引官導

上位至盥洗位。盥洗訖。請詣

佛前贊禮贊跪搢圭。

上位跪。搢圭。贊進帛。執事者以帛進。贊受帛奠帛。

上位受帛以授執事者。奠于　贊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

上位出圭俯伏興平身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鞠躬兩拜平身。樂止。典儀唱初獻供。和聲郎唱初獻樂奏延慈之曲。導引官奏請行初獻供禮導引

上位詣

佛前贊禮贊跪搢圭。

上位跪。搢圭。贊獻供。執事者以供進。

上位受供。授執事者。奠于　前。贊出圭。

上位出圭。贊讀祝。讀祝官跪讀祝訖。俯伏興平身復位

上位俯伏興平身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典儀唱亞獻供。和聲郎唱亞獻樂奏法善之曲。奉茶官捧供詣

佛前置于案訖。樂止。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典儀唱三獻供。和聲郎唱三獻樂奏禪悅之曲。奉茶官捧供詣

佛前置于案訖。樂止。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典儀唱衆僧茶禮

如來導引官奏請還

御幕。導引

上位還御幕。衆僧旋繞諷咒茶禮

真如。一引

妃靈詣浴堂一引。衆魂詣沐浴所畢一引

妃靈詣壇所幕次一引。衆魂詣壇所。法師說法。戒師說戒。一迎靈還祠堂

一引衆魂詣斛所。判斛法事將畢。導引官奏請升壇

導引

上位至壇所。陪拜官復就位。典儀唱徹豆。和聲郎和唱徹豆樂奏咸應之曲。樂

上贊禮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陪位官皆兩拜平身。典儀唱送佛。和聲郎唱送佛樂奏妙濟之曲。中上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上位兩拜平身。通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陪位官兩拜平身。典儀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所。和聲郎唱望燎樂奏善成之曲。贊禮奏望燎。請詣望燎位。燎半。樂止。贊禮奏禮畢。導引官導

上位還幕次

一供佛樂章

迎佛奏善世之曲

體虛凝兮真常。妙應化兮無方。啓崇建兮日吉辰良。壇孔修兮彩影齊莊。目眷眷兮遙望。感必通兮在藏。紫磨軀兮白玉毫光。駕雲車兮旌旛倚傍。睹聞乎兮斯格。仰聖容兮洋洋。

奠帛獻茶奏昭信之曲

維此妙香。五方普熏。茝蘺斯實。有玄有纁。物微禮具。敬奉慈尊。庶其鑒止。展我殷勤。

初獻供奏延慈之曲。

尼連先饋。純陀後供。進茲肴饍。間奏鼓鐘。皿器斯潔。黍稷惟豐。無遠弗屆。至誠乃通。

亞獻供奏法善之曲

仁風廣被。春日載熙。天人共仰。顯幽靡遺。豈惟華芸。覃及島夷。因齋以頌。於禮攸宜。

終獻供奏禪悅之曲。

禮成在敬。三獻靡加。釋尊無喜。樂奏無譁。明徵瑞應。昭著光華。冥幽溥濟。蒙被禎嘉。

徹豆奏遍應之曲

飶馨既歆。籩豆向列。始終匪懈。肅雍以徹。禮文有序。樂舞有節。洋洋在上。無意不達。

送佛奏妙濟之曲

赫其臨兮優游。俄復去兮難留。八部從兮如毛。儀先

後兮靈輈。凝睇兮夷猶。冀慈雲兮遐周。

望燎奏善成之曲

瞻燎于西。悉馥騰空。饌帛遄帛。乾竺之宮。仰慈于玄。祀禮有終。企而眷之。大地真風。

一祝文

維洪武七年歲次甲寅十月癸巳朔十六日戊申

大明皇帝　敢昭告于

西方教主大覺金僊釋迦牟尼佛曰。予有貴妃孫氏。侍予十有五年。生女四人。見存者三。所亡者一。不期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夜中疾至。二十八日命終。於是命官選陰宅於褚岡營繕陵所。以安神魂。予恐其生前或有不善之過。即於十月初四日。遣拜疏文。以阿闍黎專侍使。以西馳詣靈山而禮請合者

如來降臨法筵。特陳情旨願

佛慈悲。君有寬恕。解紛滌利。及諸鬼魂等一切不滯幽冥。庶不失

如來之本誓。有求皆應。無願不從。大開方便之門。哀憐攝受。尚享。

一十月初四日。僧衆六百一十七名啓建。初五日至初十日。每日留僧一百名誦經。十一日至十六日。每日僧七百五十名誦經法事。十六日。

上位親詣齋壇行禮。文官三品以上。武官指揮僉事以上陪拜。

葬儀

一

方相一。　紙旛十對。　紙幢十對。　紙花四桌。

紙駞二疋（每疋。紙內使二人控。）　紙馬二疋（每疋。紙內使二人控。）

紙金銀錠四案。　紙錢四案

一儀仗

紅杖二　清道旗二　絳引旛二　戟氅旛二

戈氅二　儀鍠氅二　鉞斧二　儀刀二

班劍二　梧仗二　紅傘一　紅銷金傘一

卧瓜二　立瓜二　響節四　鐙仗二

骨朶二　紅方扇四　紅圓扇二　青圓扇二

紅紗燈籠二　間鍍金銀水盆一　間鍍金銀水罐一

鍍金銀唾壺一　酒注　托子

按酒果菜楪共一十二　茶鍾　燭臺

碗　酒盞　臺盞　香爐

香合　鑑粧　起筯連瓶　香匙筯連瓶

已上錫造

剪子　鏡　火筯　熨斗

鍋連蓋　火爐連架　竈

已上銅造

笊子　笥　簏　笆

筲　已上竹造

綿被　夾被　臥單　蓆

褥子　枕

器物

五穀倉（以木為小屋。闊長一尺二寸。高一尺八寸。深九寸。分為五間。以安五穀。）

翣六（二柄畫雲氣。二柄畫黼。二柄畫黻。行葬在棺左右。葬畢置壙內）

交桁脚踏一（用銀滴粧飾）　屛風一　酒卓
面盆　香卓　面架　提桶
焙籠　手巾架　浴盆　脚盆
春臺　春凳　箱　衣架
轎　箱床　床　尺
鏡架　木梳　小篳　梁漿瓶
已上木造
酒缸并杓　燈臺盞　茶瓶　壺瓶
拎　筆　脚踏磚　紗帳
煖帳　牙刷　油刷　手巾
已上用本色造

一玄纁玉璧匣一（用紅漆木匣造。臨下棺時。納于壙內。）
玄帛三　纁帛二　玉璧一
已上本色造

一神主用栗木。以白粉塗面。題曰。

故慈母成穆貴妃孫氏神主。盛以黑漆櫝。覆以紫羅帷。座用紫羅褥。

一壙內長一丈五尺。闊五尺五寸。壙北正中間磚房安五穀倉。上安玄纁玉璧匣。左右小房安梁漿瓶。壙左間藏寶安床。帳衾席卓凳奩具等物。壙右間厨房安鍋竈碗楪等物。壙左右間小廊安女侍一十二人。壙前安門神四神設座位安儀仗。女樂香卓。酒卓輦轎等物。壙前近壙安壙誌。

一十月十六日晩辭靈。（用豬一。羊一。）

吳王與公主序立于靈柩前哭。兩拜。跪奠酒。讀祝訖。又兩拜。

一十七日清晨。舉棺祭奠。（禮物及行禮同前）

一十七日舉棺之前。執事者先以方相。旛幢靈車魂馬鼓樂等。以次排列于

玄武門外。內使捧銘旌魂帛導引棺出

玄武門外。長夫擡棺就轝。內官以魂帛置小車中。

一宮人以下送者。於布帷內隨柩行。不送者。止於

玄武門外柩前拜辭。

一外命婦送葬者隨於後。

一近靈柩。除擡材挽歌執事人外。其餘學執用內使。并淨軍前面擺幢旛紙紮等。於都督府撥軍應用。

一靈柩前儀仗內用女樂二十四人。并花擔雪柳女隊子二十人。女將軍一十人。

一送殯文官五品以上。武官指揮僉事以上。先行。次僧道。俱於方相後行。

一棺至墳所。置棺於壙前。候執事者整理壙中。安頓玄纁玉璧匣。五穀倉。下御畢。然後下棺。并以銘旌魂帛置棺上。其六。置棺之兩傍。

一下棺後。將掩壙。執事者捧神主置于座。陳設祭物畢。

吳王公主序立于前哭。兩拜。奠酒。讀祝。又兩拜。焚紙錢及祝文。執事者掩壙。捧所題神主置靈轎。遂行。儀從前導。

吳王乘馬隨行。

一下棺時。執事者將方相。紙駝馬車轎儀仗。冠服俱於壙前焚化。

一掩壙後。遣內官祭

后土。（用牲一。祝一。）

一靈轎至

玄武門。儀仗止於門外。靈轎入

內宮門。執事捧神主入置靈座。設饌祭物。

吳王公主序立哭。再拜。跪奠酒。讀祝訖。俯伏。興。又兩拜畢。內官以儀仗車轎俱於墳所享堂安奉。

一省府臺五品以上。文武官於朝陽門內外設祭。外命婦於壙所致祭。

執紙婁婆一十人　執紙內使二十人　行障　青方傘　交椅　銀盆　響節　響節　骨朵　鐙仗　儀刀　卧瓜

執孝帷內使三十人　執紙女使六人　執紙奉御一人　挽歌八人

十一

紅團扇　紅方扇　青團扇　青方扇　拂子　唾盂　香合　鐙籠　鐙籠

女樂一十二人

婁婁婁

孝帷　表車　銘旌　坐障　真亭　輅　冠服案　冊案　衣穗案　香亭　紅傘　輦

婁婁婁

卷七千三百八十六

執孝帷內使三十人　執紙女使六人　執紙奉御一人　挽歌八人

紅團扇　紅方扇　青團扇　青方扇　拂子　唾盂　香爐　鐙籠　鐙籠

女樂一十二人

執紙婁婆一十人　執紙內使二十人　行障　青方傘　脚踏　水罐　響節　響節　骨朵　鐙仗　儀刀　卧瓜

立瓜　梧杖　班劍　鉞斧　儀鍠氅　戈氅　戟氅　絳引旛　清道旗　紅仗　行障　青方傘　交椅　銀盆　響節　響節　骨朵　鐙杖　儀刀　卧瓜

花幡雪柳隊子一十人　女將軍五人

十二

紅團扇　紅方扇　青團扇　青方扇　拂子　唾壺　香合　燈籠　燈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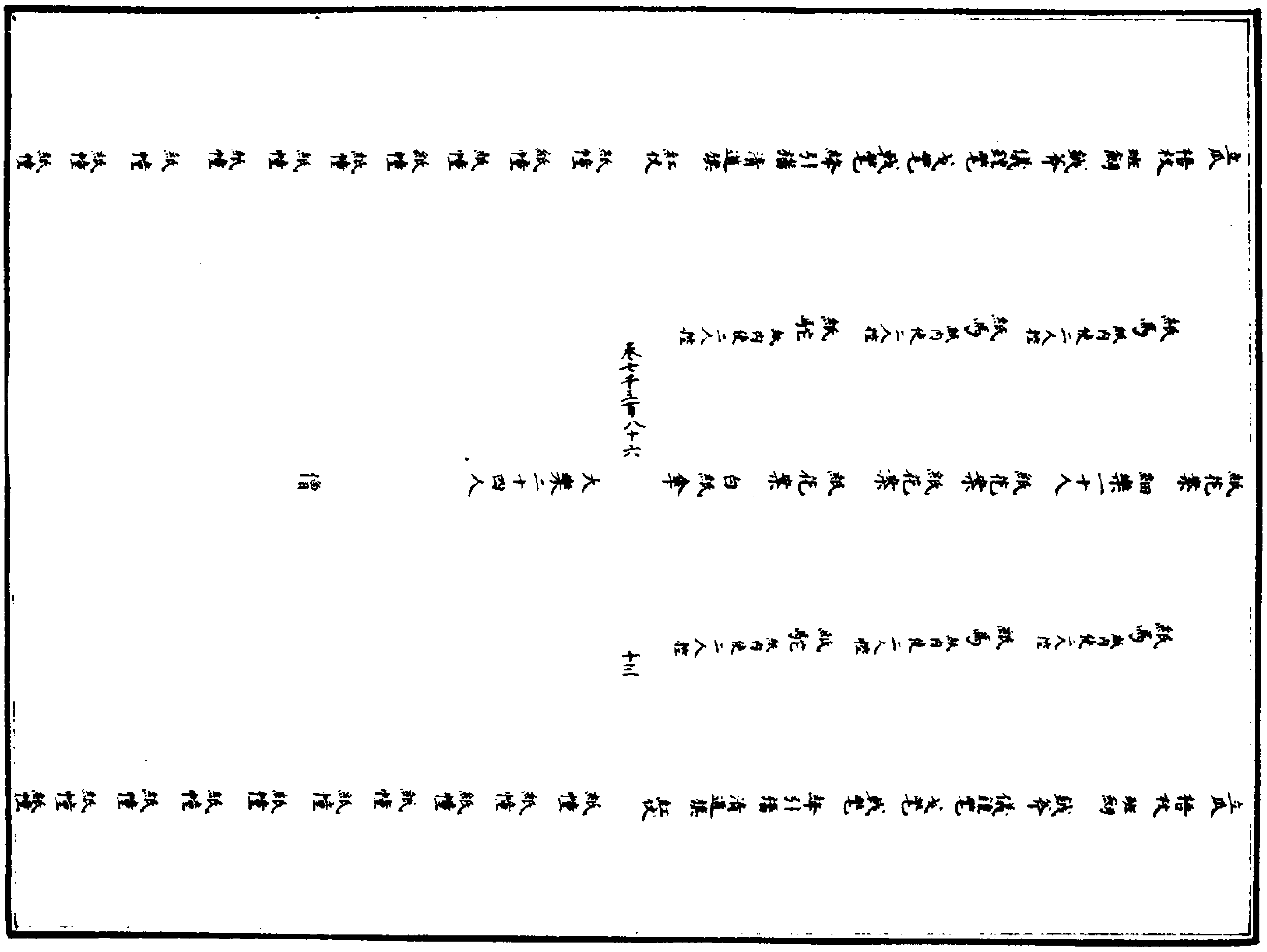
供食案五　五穀案一　粱漿案一　冥器案四　金銀錠案四　紙錢案四　坐障　紙輪　紙冠服案　清樂一十六人　紙輿（扶輿紙內使二人）　紅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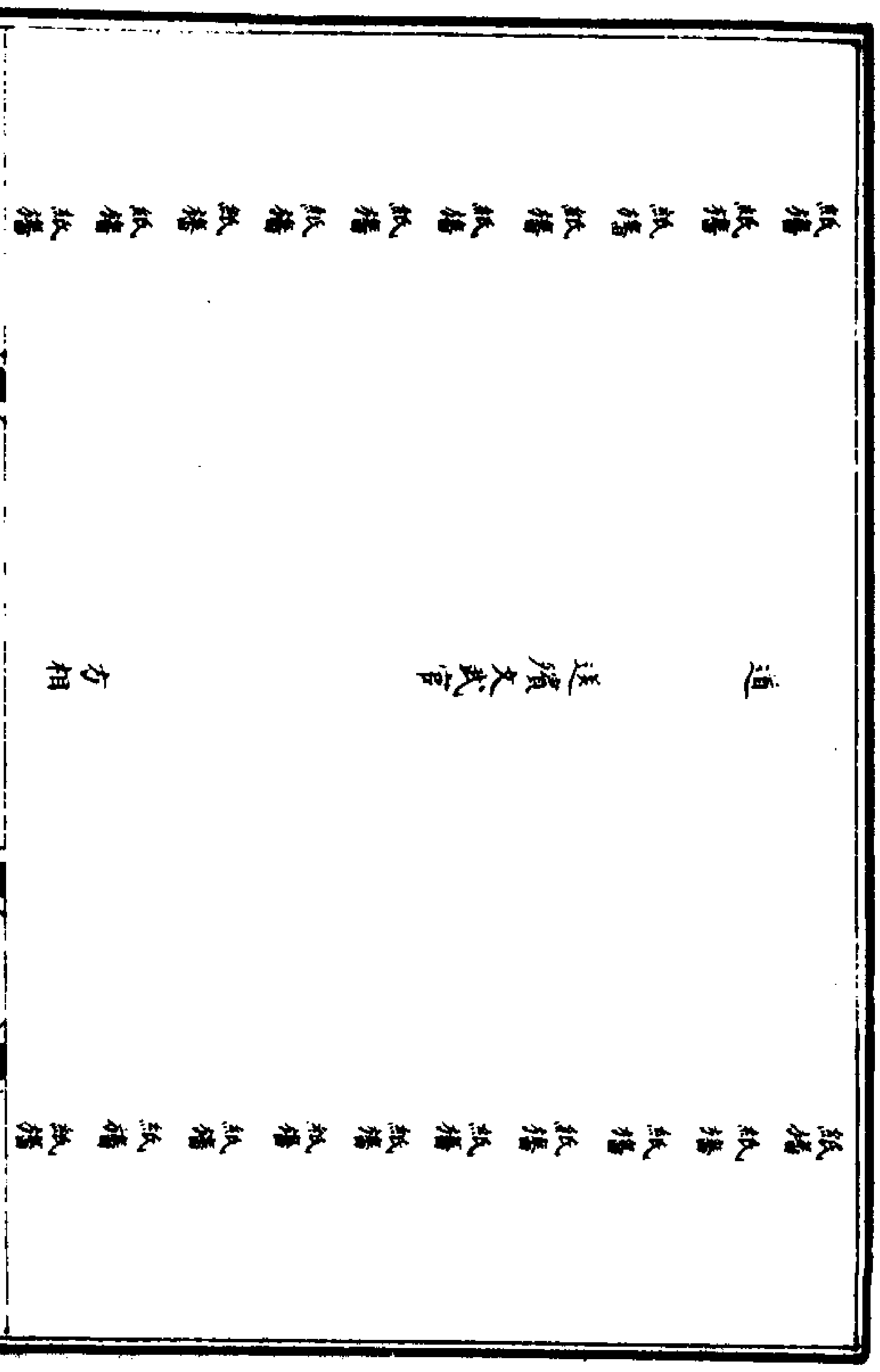
卷七千三百八十六

花幡雪柳隊子一十人　女將軍五人

紅團扇　紅方扇　青團扇　青方扇　拂子　唾盂　香爐　燈籠　燈籠

立瓜　梧杖　班劍　鉞斧　儀鍠氅　戈氅　戟氅　絳引旛　清道旗　紅仗　行障　青方傘　脚踏　水罐　響節　響節　骨朵　鐙杖　儀刀　卧瓜





續誌

成穆貴妃孫氏。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瑛治家事。值元季。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次兄蕃避兵揚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蕃不知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逐育妃爲義女。年十八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賢女。嘗請於

上。訪求瑛。得相見。

上即位。冊爲貴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

上。甚重有徽戚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壼範肅。上下咸無怨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

上爲之戚悼。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

東宮親王持服一期。

勅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瑛供歲時祭祀之費。卜日不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己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諸之

原禮也塗殯有期謹用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臣宋濂奉　勅撰

洪武七年十一月　日禮部牛尚書翰林樂學士等官奏謹按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注云不敢以卑廢尊也宋真宗有内喪太常禮院言准禮宜祭天地社稷其太廟暫停俟後致祭今擬十一月冬至大祀圜丘合依期致祭又按禮曰宮中有喪三月不舉祭注云謂喪柩未葬既葬即可祭不待三月也親有宮中喪高堂陰議春祭不宜闕禮也今擬太廟時享葬事畢擇日行禮奉

聖旨是欽此

謝妃喪禮

服制

一洪武九年五月初十日翰林學士宋濂等官題奏唐時皇帝爲皇妃等舉哀臨喪素服舉哀畢則常服宋時皇帝爲皇親舉哀素紗軟脚幞頭白羅衫黑銀腰帶今定合斟酌用唐宋的禮奉

聖旨依着唐宋的禮行晉王用夫爲妻齊衰服欽此

一

上位

中宮

東宮

親王舉哀用素服

晉王齊衰期年服麻布冠（九縱攝九梁）麻布衣裳帶麻腰絰麻鞋

妃父謝左相大功九月細麻布冠衣裳帶麻屨

妃兄弟同　妃母細麻布蓋頭大衫　妃姊妹同

妃房叔舅母緦麻服用白生絹蓋頭團領衫　本宮

女使用麻布蓋頭團領衫　本府內使用麻布頭巾

麻布衫

一同日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員外郎張籌等官

奏准一應穿孝服的人只在王宮門裏穿出門只穿常服直至送妃出殯時

本宮合穿服的穿着送出去回來脫了孝服穿常服

歛儀

一飯含

一入歛

裹用常服外用禮服

面衣一（以皂絹紅裏方一尺二寸蓋其面）

握手二（以皂絹紅裏長一尺二寸闊五寸裹兩手）

充耳二（用白絹如棗核塞耳中）

故妃謝氏柩（擡棺後置于靈座之右）

一魂帛　用生絹結魂帛置靈座上

一棺罩　用紫羅帷

一帷幔　用白絹爲幔設于柩前

一其日歛畢設靈座銘旌又設供卓于靈座之前陳設常饌

晉王成服詣前哭兩拜奠酒又兩拜

祭奠

一

東宮妃

秦王妃祭祀並奠酒

燕王吳王以下祭祀兩拜奠酒又兩拜

燕王妃及公主祭祀兩拜奠酒又兩拜

靖江王及妃祭祀兩拜奠酒又兩拜

修設好事

一於西華街西搭蓋佛堂（席屋）七間兩廊各三間臨街七間廚庫房各三間壇東一十丈設幕次又東一十丈設妃靈位幕次五月十六日揚幡誦經十八日圓滿用天界蔣山僧三百名十八日夜朝天宮道士三十三名於新開河內點放水燈

一疏文

大明國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六日

晉王　謹齋沐稽首拜疏

釋迦牟尼佛伏以

天地不言以四時而示信

聖神代理達萬化以通情惟

如來昔駕白象而神宮降誕遊四戶而悟入雪山六年苦行感覆載以鑒勤五

演妙音擁金僊而上界。示現三十二相。大會四十九
林談空有之無窮。埽王綱而易治。方便度人。以闡悉
勝。道通造化。廉廣益於古今。光燭幽冥。致冤愆而解
脫。大千普照。六道俱超。德無不備。非天者孰盡爲。故
妃謝氏享年二十一歲。於今年五月。以疾傾逝。朕欲
伸追薦。特命闍黎於　結壇。以五月十六日揚
旛發符。看誦大藏經文。十七日修設水陸大齋。十八
日行禮。獻供施斛燃燈。至日伏願
如來不違本誓。降臨法筵。大闢方便之門。廣施超升之路。謹奉疏伏惟
佛慈鑒知。謹疏。

一寒林榜文

右伏以一塵不立。本無世界衆生。諸法皆空。寧有聖
賢妙覺。由毫釐之繫念。隨業感以殊形。如爝火不息
而燎原。譬濫觴積流而爲海。貪欲交蔽。沉淪鬼趣之
幽途。妄相主違。成地獄之慘歷。窮劫而積饑積渴。以
一日而萬死萬生。不有大教之垂慈。則使爾類之淪

棄。新鬼大。故鬼小。空見於書。七日戒。三日齋。唯存諸
祭。今說法以闢汝真性。復施食以濟汝饑虛。一念知
歸。變洋銅爲醍醐甘露。稱心具足。馭寶車乘樓閣香
雲。息爾塵勞。入
佛境昇遷榜。

一祝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八日辛未。
晉王　　敢昭告于
西方教主大覺金僊釋迦牟尼佛曰。朕故妃謝氏。年二十有一歲。不期今年五
月初十日。以疾傾逝。今遷陰宅於蔣山之南。以安神
魂。恐其生前或有不善之過。欽奉
聖旨。於五月十六日造拜疏文。以阿闍黎專符使以西馳。詣靈山而禮請。今者
如來降臨法筵。特陳情悃。願
佛慈悲。若有冤愆。解紛滌利。及諸鬼魂等。凡有冤愆。一切超脫。庶不失
如來之本誓。尚享。
一十八日未時

晉王登壇行禮。

其日晡時。衆僧皆於寶座前望空啓請
如來依科法事。諸執事者各司其事。本府陪拜官入就位。導引官於幕前啓請
行禮。
王常服升壇就位。典儀唱迎
佛。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兩拜陪位拜）典儀唱行奠帛獻茶禮。引禮引
王詣盥洗位。盥洗訖。詣佛前。贊禮贊跪。（王跪）贊搢圭。（王搢圭）贊進帛。（執事
者以帛進）贊受帛。（王受帛）贊奠帛。（王以帛授執事者
奠于佛位前）贊進茶。（執事者以茶進）贊受茶。（王受茶
贊獻茶。（王以茶授執事者奠于佛位前）贊俯伏興平
身。復位。（王俯伏。興。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兩
拜平身）典儀唱初獻供。引禮引
王詣佛前贊跪。（王跪）搢圭。（王搢圭）贊獻供。（執事者以供進。王受供。以供授
執事者奠于佛位前）贊讀祝。讀祝訖。俯伏興平身。（王
俯伏。興。平身）贊復位。（王復位）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王兩拜平身）典儀唱三獻供。掌祭官捧供詣佛前置

于案。訖。贊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王兩拜平身）典儀唱
衆僧祭禮
如來。導引官啓請
王還幕次。衆僧旋繞諷呪祭禮。其如一引妃詣浴室。一引衆魂詣沐浴所
畢。一引妃靈詣壇所祭禮。（謝合就播代拜）一引衆鬼
詣壇所。一迎靈還祠堂。（謝合就播前行）一引衆魂詣
斛所。判斛法事將畢。引禮引
王詣壇所。陪拜官各就位。典儀唱徹豆。贊禮鞠躬拜興拜興。（王兩拜陪位
官皆兩拜興）典儀唱送佛。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王
兩拜陪位官皆兩拜平身）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
官捧帛各詣燎所。贊禮跪啓請詣望燎位。燎半。贊禮
畢
一僧人做好事。照舊例闍黎表白寫疏與鈔二貫四百文。餘僧各與
六百文。

葬儀

一方相紙旛幢冥器等物俱與　成穆貴妃同

一女樂內不用花幡雪柳隊。并女將軍。
一神主題日。
故妃謝氏神主。
一擡材人夫六十人。挽歌郎十二人。各給麻布衣巾錫紙花各一朶。
一執儀仗內使二百六十二名。各給白苧布帶一條。淨軍一百三十
名。每名麻布衣巾帶。軍人七十八名。各給麻布巾。
一十八日晚辭靈（用牲酒）
晉王行禮兩拜。奠酒。讀祝。又兩拜。
上位
中宮
東宮。秦。燕。吳。楚。靖江王。各一壇。
一十九日舉棺祭奠禮儀同上
一同日五更先於
玄武門外陳設喪儀。前方相。次幡幢。次駝馬。次鼓樂。次紙花紙錢案。次冥
器等案。次女樂。次儀仗。執事者捧銘旌。導靈柩出。置
魂帛于靈輪以序行。

一設布帷六十丈於靈柩後。內人送葬。并本府女使送葬者。俱于帷
內行。
一
晉王孝服送葬。常服還宮。安靈祭祀仍用孝服。祭畢常服。
燕。吳。楚。靖江王。俱素服送至墳所。
一公侯省府臺官命婦於墳所陳設祭物。靈柩至。總設一祭。兩拜。奠
酒。讀祭文。兩拜。祭畢先回。
一至墳所安棺訖。將舉火。奉迎神主置于座。陳設祭物。祭畢。奉神主
置輴中。儀仗前導。迎靈還宮。
一方相。紙儀仗。幡幢車輪等。俱於墳前焚化。
一墳內冥器。及玄纁匣銘旌等。為
妃子淺葬。難以安頓。俱於墳前焚化。
一迎靈還宮。用儀仗等導至
玄武門。
晉王先行。內官捧神主至宮中安奉。（用牲酒祭祀行禮同前）儀仗仍送墳
所享堂內安奉。

祭文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八日辛未。
皇帝同
皇后以牲醴祭于新婦晉妃謝氏之靈
曰。吾與爾父。昔同鄉里。因兵又得相從。數年之後。吾主爾夫晉
王。爾父亦生爾女子於家。當是時。爾與吾兒皆未及十歲。而吾
與爾父結為姻親者。何蓋為鄉里之舊。念爾父開拓之功。偏和
上下。保衣安人。是致爾於洪武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入吾晉宮。
為吾兒婦。經今四年矣。已生子善慶。又將逾周而欲言。吾嘗提
挈而引。於心喜不自勝。何期爾今年產後疾。萬諸藥不瘥。一旦
長往。致吾與皇后諸眷屬一齊哀慟。恐爾宿有冤愆。已命僧禮
佛。滌利解紛。明旦出靈。特辭而諭。嗚呼。死生之道。世人之常。或
夭而或壽。今前世修。尚享。
晉王祭
辭靈
茲者卜以明旦。以爾靈柩就道。先用牲醴致祭。靈其不昧。尚享。

舉轝
今者遷柩就轝。特用牲醴致祭。惟靈不昧。尚享。
題神主
茲既權厝。用題神主。惟爾淑靈。是憑是依。特以牲醴致祭。尚享。
祭后土
今為故妃謝氏權厝于茲。謹以牲醴致祭。神其鑒知。尚享。
安神主
茲者權厝已畢。宜安神主。感念曩昔。追悼無已。特以牲醴致祭。
靈其來格。尚享。
首七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五月甲寅朔。十六日。
晉王　致祭于
故妃謝氏之靈
曰。夫婦之道。最為至親。一旦長逝。不勝傷感。日月如流。忽經七
日。茲以牲醴致祭。惟靈不昧。尚享。
二七

曰自國之亡，不勝傷感，日月如流，忽經二七，茲以牲醴致祭，惟靈不昧，尚享。

三七至終七祭文同

墳所享堂內陳設祭器。

抹金錫器皿。

花瓶一副　香爐一箇　燭臺一對　椀并楪各二箇
茶鍾二箇　匙筯并瓶一副　大小楪一十五箇
香合一箇　爵盞一箇　唾盂一箇　酒注瓶一箇
面盆一箇　鏇鑼一箇（內有小合兒五箇）　交椅脚踏一副
香匙筯連瓶一副　壺瓶臺盞馬盂一副

紅漆等器

燭臺一對　琉璃燈一挑　抹金木鏡架一座帶鏡
紅漆矮桌三隻　青紗罩三箇　燒紙鐵架一箇
紅袱二條（上畫雲鳳）　紅油面盆架一箇
錫沙池一箇　錫香匙一箇　鐵大筯一雙
紅紋繖壁頂幔各一件

大明集禮總序　周官凶禮之目有五，曰喪，曰荒，曰弔，曰禬，曰恤。秦漢以來，載籍殘闕，惟喪禮粗備。至唐，悉凶禮從其次，第於五，而李義甫許敬宗輩，又以為凶事，非臣子宜言，遂去國恤之條，故開元制禮，惟著天子賑恤、問疾、舉哀、除服、臨喪、冊贈，及中宮、東宮、東宮妃舉哀、成服、奔喪、臨喪之儀而已。宋興，因之，微加損益，元有賑恤之典，而喪葬各因其俗。今擬國朝自賑撫以下，凡十有七篇，其行事各見於儀注。　問疾　遣使勞問王公主以下疾　禮曰：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漢東平憲王蒼還國，疾病，明帝馳遣名醫、小黃門侍疾，使者冠蓋不絕於道。涅陽公主疾，令從官古霸往問。晉宗正卿王覽以疾乞骸骨，賜錢二十萬，遣殿中醫療疾，給藥。唐員外散騎常侍褚亮寢疾，詔遣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寧王憲寢疾，玄宗令中使送醫藥及珍膳，相望於路。宋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疾，皆乘輿臨問。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而亦有遣使勞問之節。至若皇后、皇太子於諸王妃主宗戚問疾之禮，唐宋以來並與天子遣使勞問之儀同。　訃奏臨弔會喪乘輿為王公以下舉哀　周制，王哭諸侯，大宗伯為上相。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緇衣。自周以降，天子為諸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內命婦及蕃國主之喪，皆有舉哀之禮。漢東海恭王薨，明帝幸津門亭發哀。晉長樂長公主、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唐永安王孝基薨，高祖為之發哀。宋汝南郡王、晉王夫人符氏薨，天子皆為之素服舉哀。此為諸王妃主而舉哀也。魏大司馬曹真薨，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唐太子右衛率李大亮卒，太宗為之舉哀於別殿。宋太師趙普薨，太宗為之素服舉哀，樂安郡公惟正薨，仁宗素服發哀於後苑。此為大臣宗戚而舉哀也。魏明帝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張帷幄端門外之左，帝黑介幘，進賢冠，皂服，哭之十五舉聲。後魏肅宗外祖父胡谷珍薨，為之服小功，舉哀於太極東堂。此為外祖父母后父母而舉哀也。唐三夫人以上薨，設大次於肅章門外，皇帝素服哭十五舉聲，其日仍哺哭，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宋宸妃李氏、貴妃沈氏薨，天子皆為之舉哀。此為內命婦而舉哀也。唐突厥什鉢苾可汗卒，太宗為之舉哀，吐蕃弄讚卒，高宗亦為之舉哀，並張帷幔於城外，向其國而哭之。宋契丹隆緒卒，夏國主曩霄卒，仁宗皆為發哀於苑中。此為蕃國主而舉哀也。　乘輿臨王公以下喪　周制，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總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註云：君為臣服弔服也。又喪祝，王弔則與巫前。故禮記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自漢以下，天子於諸

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之喪，皆有親臨之禮。魏任城王薨，高祖親臨哭之。唐諸王以下喪，皇帝素服親臨哭十五舉聲。宋雍王元份薨，真宗臨喪，奠哭。曹王夫人王氏薨，楚國大長公主薨，仁宗皆臨奠之。此臨諸王妃主之喪也。漢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薨，帝及皇后親臨喪。成武孝侯順卒，光武臨弔。唐太子太師魏徵薨，太宗親臨慟哭。宋太尉王旦薨，真宗臨奠。此臨大臣宗戚之喪也。唐外祖父母后父母喪，皇帝素服親臨哭十五舉聲。宋欽聖憲肅皇后父向經卒，神宗素服臨喪，哭十五舉音。此臨外祖父母后父母之喪也。　遣使弔賻王公以下喪　周制，宰夫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供者。又太保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疏云：王有故不得親往，故使太僕也。由周以降，天子於諸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及蕃國主之喪，並有弔賻之禮。漢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素服往弔。皇子始封者薨，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唐諸王妃主喪，弔使與賵賻者俱至喪者第，使以弔書授主人，賵賻者陳輿物及馬於庭，主人迎受。宋制，使者常服詣喪所，以詔書授主人，主人跪受，若致賵及賻，如受弔書之儀。此弔賻諸王妃主之喪也。漢司空楊賜薨，贈以東園梓器，襚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唐尚書左僕射張九成卒，

令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宋太師趙普薨於西京以苑果爲弔祭使贈絹布各五百疋餘物有差此弔賻大臣宗戚之喪也唐皇親外戚之喪賻物並準職品天子爲外祖父母服小功賻物準三品物百數粟百石爲后父母服緦麻賻物準從四品物六十數粟六十石其遣使之儀並同諸王宋孝明皇后母秦國夫人薨賻錢百貫絹百疋餘物有差此弔賻外祖父母后父母之喪也漢南單于比薨遣中郎將段郴將兵赴弔祭以酒米比弟左賢王莫立帝遣使者鎮慰賜絹四千疋其後單于薨弔祭慰賜以此爲常唐突厥毗伽可汗薨玄宗詔宗正卿李詮往申弔祭回紇毗伽闕可汗薨以鴻臚卿攝御史中丞李通充弔祭使宋交趾李公蘊卒命兵部員外郎章頻爲弔祭使賜絹布各五百疋餘物有差夏國主曩霄卒命工部郎中直史館曹穎叔爲祭奠使遂州判史鄭保吉爲弔祭使此弔賻蕃國主之喪也　制遣百官會王公以下喪　古者王公以下之喪天子有遣百官會喪會葬之禮漢征虜將軍穎陽侯祭遵卒於軍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會於喪所唐禮部尚書王珪卒太宗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鄂國公尉遲敬德薨高宗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之宋王公以下喪制遣百官集於喪者之庭哭十

五舉音此會王公以下之喪也漢左將軍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送葬唐肅王詳薨發引之日百官於通化門外列位哭送內史令竇威卒詔太子及百官並出臨送此會王公以下之葬也　遣使冊贈諸王大臣　周制有謚無贈漢孔光爲左將軍成帝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光薨使九卿策贈後漢楊賜薨策贈特進唐諸王大臣外祖父母后父母薨皆遣使策贈其儀使副並公服從朝堂受冊載於犢車往喪者大門外以案迎冊入使者立於柩東北廂南面讀冊主人哭拜稽顙受冊奠於柩東宋有贈官之典而不行冊禮凡有贈謚而亦無遣冊之制　遣使致奠諸王以下喪　唐諸王妃主大臣宗戚外祖父母后父母喪皆遣使致奠其儀使者公服至喪者第升自東階立於柩東南面執事者陳牢饌於柩東酌酒西面奠於廬使者稱亡者官封云制使者某奠主人北面哭拜稽顙於階間宋制因之使者常服至喪者第升自東階立於柩前之左有司陳牢饌於柩前使者稱亡者官封及謚云詔使某奠主人降詣階間舉哭再拜稽顙　中宮爲祖父母父母以下舉哀　隋制皇太后皇后爲本服內親一舉哀唐制后爲祖父母父母並設哭位於別殿哭必盡哀其日晡哭如初三日乃成服爲外祖父母則設次於別宮其日晡後臨凡三朝臨而止宋欽聖

憲肅皇后父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向經卒舉哀成服於私第此爲祖父母父母以下而舉哀也唐諸王妃主薨皇后爲之服大功者其日晡再哭而止服小功以下者一舉哀而止宋諸王以下喪皇后爲之並素服詣次哭十五舉音此爲諸王妃主而舉哀也至於爲內命婦舉哀之禮惟見於唐其儀三夫人以上日晡再哭而止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　中宮爲祖父母父母成服　後魏靈太后之父胡國珍薨太后成服於九龍殿唐皇后爲父母祖父母成齊衰期之服並設位於舉哀別殿其日皇后即位服衰哭盡哀退舍別殿日晡哭臨如初既成服之明日乃奔喪若爲外祖父母成服臨喪並與爲祖父母之儀同宋皇后爲父母祖父母成服則於外氏私第設次於正寢之東皇后至次成服哭十五舉音爲外祖父母成服之制無所考　中宮遣使弔諸王以下喪　周制內宗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又寺人掌內之禁令凡內人弔臨則帥而往立于其前而詔相之唐諸王妃主之喪皇后遣內給事二人爲使素服至喪者第立于階間南面以弔書授主人主人哭拜稽顙受弔書奠于柩東宋制因之以內給事一人爲使常服至喪者第立於階間南向以令書授主人主人哭拜稽顙受令書奠于柩東　東宮爲諸王以下舉哀　唐皇太子爲諸王妃主舉

哀設次于宜秋門外其日皇太子素服腰輿詣次哭十五舉聲日晡哭如初若本服期者三朝哭而止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服小功者一舉哀而止爲外祖父母服小功爲妃父母服緦麻並設舉哀位於東宮別殿皇太子素服即位哭十五舉聲乃變衰又哭其日晡哭如初三日而止爲良娣舉哀則設位於內別殿三朝哭而止爲良媛一舉哀而止爲師傅保宗戚宮臣禮同諸王但一舉哀而止宋制皇太子爲諸王以下皆素服即位哭十五舉音　東宮臨諸王以下喪　唐皇太子爲諸王妃主外祖父母妃父母及師傅保宮臣宗戚之喪並臨哭之其儀設哭位於喪者第堂上皇太子至即位舉哭盡哀前執主人手撫慰復位哭又盡哀凡所臨非本服五屬之親則一舉哀而止宋爲諸王以下臨奠先設次於喪者第之廳西皇太子常服就次內侍引詣靈几上香奠酒主人詣前拜哭皇太子撫慰畢乃降出　東宮遣使弔賻諸王以下喪　唐制與乘輿遣使弔賻之禮同宋不著其儀　東宮遣使致奠諸王以下喪　唐制與乘輿遣使致奠之禮同宋不著其儀　東宮妃爲祖父母父母以下舉哀　唐制皇太子妃爲祖父母父母並設哭位於別殿哭必盡哀其日晡哭如初三日乃成服爲外祖父母則設次於別宮其日晡後臨凡三朝臨而止爲諸王妃

主服大功者其日晡臨而止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爲宗戚良娣與爲諸王妃主同爲良媛以下一舉哀而止宋制爲祖父母父母舉哀於外氏私第其爲外祖父母以下則素服請哀次哭十五舉音　東宮妃爲祖父母父母成服　唐制皇太子妃爲祖父母父母成齊衰期之服並設位於舉哀別殿其日妃即位服衰哭盡哀退舍別殿日晡哭如初既成服之明日乃奔喪爲外祖父母無成服之制而臨喪則隨時稟旨其儀與奔喪同宋制爲祖父母父母成服並於外氏私第設次於正寢東階下皇太子妃至請次服素服哭十五舉音爲外祖父母成服之制無所考

永樂爲王公大臣舉哀儀注　凡王公薨訃報太常司告示百官拱衛司前期於西華門內壬地設御幄南向陳御座於正中上置素褥侍儀司設訃者位於御幄前之南設文武官陪哭位於幄前東西相向奉慰位於訃者位之北北向設贊禮二人位於訃者拜位之北東西相向引訃者二人位於贊禮之南東西相向引文武官四人位於文武官之北東西相向其日拱衛司倫儀仗於　奉天門奉迎　車駕引禮引文武官百官素服由西華門入就陪哭位引訃者亦由西華門入立位于西南侍儀版奏外辦　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儀仗分列於幄前之左右和聲郎陳樂於　御幄之南設而不

作太常卿於幄西跪奏某官來訃某年某月某日臣某官以某疾薨請舉哀　皇帝哭（右十五聲）文武官在位者皆哭（其哭音隨上爲節）太常卿跪奏請止哭　皇帝止哭百官在位者皆止哭引禮引文武官就奉慰位北向立引班首詣　御前唱跪贊禮同唱跪班首及百官皆跪班首奉慰引禮同贊禮唱俯伏興平身班首及百官皆俯伏興平身引禮引文武官分班立引禮引訃者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訃者退太常卿跪奏禮畢　皇帝興御輿還宮引禮引訃者及文武百官以次出（東宮爲王公舉哀儀同但設幄於東宮西門外陪哭者皆東宮官）屬

乘輿受蕃國王訃奏儀注　凡蕃國王薨使者訃奏至　京太常司告示有司拱衛司前期於西華門內壬地設　御幄南向陳　御座於正中上置素褥侍儀司設訃者位於　御幄前之南設文武官侍立位於　幄前東西相向設贊禮二人位於訃者拜位之北東西相向引訃者二人位於贊禮之南引文武官四人位於文武官侍立位之北東西相向其日拱衛司倫儀仗於　奉天門外奉迎　車駕引禮引百官素服由　西華門入立於　御幄前之西侍儀奏外辦　皇帝素服乘輿詣幄儀仗分立於幄前之左右和聲郎陳樂于　御幄之南設而不作太常卿跪奏某國世子遣陪臣某官某奏某國王臣某薨俯伏興引禮引訃者入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訃者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承　制官前跪承　制由中道出至使者前稱有　制贊禮唱使者跪聽　制承　制官宣　制曰　皇帝敕問爾某國王某得何疾而逝使者荅（云云）贊禮唱俯伏興平身承　制官由西道入跪奏宣　制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訃者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禮畢贊禮唱禮畢　皇帝興御輿還宮儀仗導衛如初引禮引訃者及文武百官以次由西門出

乘輿臨王公大臣喪儀注　訃奏畢太常司移文太史監擇　皇帝臨喪日以擇到日期奏聞告示拱衛司前期於喪家大門外設　大次南向中設　御座置素褥又設御座於喪家正廳之中南向有司設文武官次於　大次之左右侍儀司設文武官陪立位於廳前之左右引禮四人位於文武官之北東西相向設喪主以下拜位於廳前北向設主婦以下婦人哭位於殯北幔中其日侍儀奏請　鑾駕出宮侍儀兵衛導從如常儀駕至喪者門外　大次侍儀跪奏請降輅　皇帝降輅御輿侍儀導引入　大次儀仗兵衛陳列於　大次之左右御用監令奏請易服　皇帝易素服文武官亦於便次易素服引禮先引文武官入就廳前分班侍立　皇帝御

輿出次侍衛如常引禮引喪主以下免絰去杖衰服出迎於大門外望見乘輿止哭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先引喪主以下入立於門內之西　皇帝御輿入門將軍四人前導將軍四人後從入至正廳侍儀跪奏請降輿　皇帝降輿升自中階太常卿跪奏請靈座前導引　皇帝至靈座前文武百官隨從立於其後太常卿跪奏舉哀　皇帝哭（以恩深淺爲節）百官皆哭太常跪奏止哭　皇帝止哭百官皆止哭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二上香　皇帝立上香畢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　皇帝立祭酒畢太常卿請詣　御座導引　皇帝至正廳　御座將軍分立于左右引禮引主喪以下詣廳下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承　制官前跪承　制興詣喪主前云有　制贊禮唱跪喪主以下皆跪承　制官宣　制（云云）贊禮唱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喪主以下退立于廳西太常卿跪奏禮畢　皇帝興侍儀奏請升輿　皇帝升輿御輿以出導從侍衛如初喪主隨出立于　大次之前文武官以次出　皇帝至大次侍儀奏降輿　皇帝降輿即　御座御用監官奏請釋素服　皇帝易服訖御輿以出引禮引喪主以下詣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喪主

以下退。拱衛司進輅。侍儀跪奏請降輿升輅。 皇帝升輅。百官導引儀仗兵衛導引如來儀。喪主杖哭而入。 遣使弔王公大臣喪儀注 訃奏畢。太常司奏 旨遣官往弔。前期有司設使者宣 制位於喪家正廳之北南向。設喪主受弔位於正廳之南北向。設主婦以下婦人立哭位於殯北幔下。其日使者至喪家。引禮引喪主去杖免絰衰服止哭出迎於中門外。後先入就聽前拜位。贊禮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入就廳上位立定。稱有 制（東宮使者稱有令下同）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跪。喪主以下皆跪。使者稍前宣 制曰。 皇帝聞某官薨。遣臣某弔。宣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內外皆哭。贊禮引使者出。引禮引喪主隨出至中門外拜送使者。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使者還奏。 遣使賻王公大臣喪儀注 前期有司於喪家設使者位。宣 制於廳上之東北。設主喪者以下拜位於廳前。設主婦以下婦人哭位於殯北幔下。其日使者於 午門前。以 龍亭載賻物。用儀仗導引至喪家。引禮引喪主以下去杖免絰衰服止哭出迎於大門外。執事舁 龍亭先入。就廳上置於正中南向。引禮引使者入立於東北。引禮引喪主以下入就位。使者稱有 制。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跪。喪主以下皆跪。使者稍前宣 制曰。 皇帝以某官薨。遣臣某賻贈以助喪事。宣 制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拜畢。內外皆哭。執事者受賻物。贊禮引使者出。執事舁 龍亭以出。引禮引喪主隨出中門外拜送使者還。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使者還奏。 遣百官會王公大臣喪儀注 前期有司於喪家殯前設百官位。又設喪主以下主哭位於殯前之東。又設主婦以下婦人立哭位於殯北幔下。其日。百官應會弔者素服至喪家。引禮引喪主以下就東階哭位。主婦以下就殯北哭位。贊禮以次引百官入就前位。贊禮唱哭。百官哭。主喪主婦以下皆哭。贊禮唱止哭。百官及主喪主婦以下皆止哭。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百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主喪以下皆荅拜。拜畢。引禮引班首詣喪主前展慰畢。引百官以次出。引禮引喪主隨至大門外拜送百官還。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會葬儀同 遣使冊贈王公大臣儀注 前期禮部奏准製冊。翰林院取 旨製文。（如不用冊則吏部用誥命）中書省禮部奏請某官爲使。發冊之日。祠部設龍亭香亭於 午門前正中。執事於受冊者之家設宣 制官位於正廳之東北南向。喪主代受冊命者位於廳前北向。主

期禮部官封 冊文以盝匣盛之。黃袱包裹置于 龍亭中。用儀仗鼓樂前導至受 冊者之家。代受 冊者出迎于大門外。執事舁 龍亭置于廳上正中南向。引禮引使者立于東北。引代受 冊者入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代受 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使者前稱有 制。贊禮唱跪。代受 冊者跪。使者宣 制曰。 皇帝遣臣某 冊贈故某官某爲某勳某爵。宣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代受 冊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使者於 龍亭取 冊授代受 冊者。代受 冊者受 冊捧置於靈座前。使者出。代受 冊者送至大門外。使者還奏。喪主代受 冊者以 冊文錄黃設祭儀於靈前。引禮引代受 冊者至靈前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代受 冊者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喪主三上香畢。贊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喪主三祭酒畢。贊禮唱讀黃。執事者展黃立讀於靈座前之左。讀畢。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喪主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焚黃。引禮引喪主詣燎所。執事捧黃置於燎中焚訖。贊禮唱禮畢。 遣使致奠王公大臣儀注 前期有司於喪家靈前陳設祭儀。几案。設使者致奠位於靈前。讀祝文位於靈右。喪主以下立位於靈右。讀祝文位於靈左。設主婦以下婦人立哭位于殯北幔下。陳設。其日。執事者陳設祭儀。使者至喪家。引禮引喪主去杖免絰止哭出迎使者於大門外。復先入立于靈前之右。引禮引使者入就致奠位。讀祝文者入就位。引禮引使者進詣香案前。司香捧香進於使者之左。贊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使者立上香。司酒者以爵酒進於使者之右。贊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使者立祭酒訖。引禮引使者退復位立定。贊禮唱讀祝。讀祝者取祝文立讀。讀訖。贊禮唱焚祝。讀祝者捧祝文詣燎所燎盡。引禮引使者出。喪主以下拜送於大門外。引禮引喪主杖哭而入。使者回奏。 中宮爲父母祖父母舉哀 凡中宮父母薨訃報太常司。太常司報內使監官訃奏訖。內使監官前期於別殿東壁下設薦爲 皇后舉哀位。設內命婦以下哭位於 皇后別殿。內使監官導引 皇后出詣別殿哭位。內使監令跪奏。考某官以某月某日薨。（母則云妣某夫人。祖則云祖考某官。祖母則云祖妣某夫人。）皇后哭。內命婦以下皆從哭盡哀。 皇后問故。又哭盡哀。乃變素服。內命婦皆易素服。內使監令跪奏請止哭。 皇后止哭。內命婦以下皆止哭。內使監官導引 皇后還宮。內命婦隨從如常儀。如本日未即奔喪。則臨晡復於別殿哭位。（如爲諸王外戚舉哀。仍於別殿南向。不設薦位。）中宮爲父母祖父母奔喪儀注 舉哀畢。內使監

令奏聞奉　旨　皇后奔喪前期於喪主之家設薦席爲　皇后哭位於喪寢之東設從臨內命婦哭位於　皇后哭位之下設主喪以下哭位於喪寢之西主婦以下婦人哭位於喪寢之北幔下是日內使監進塋車備儀仗如常導引　皇后素服出宮升輿三面周以白布行帷至閤外降輿升塋車導從如常內命婦皆乘車從行　皇后至喪家大門內降車哭入仍以行帷圍護從臨命婦皆哭入儀仗列於大門之外喪主以下降詣西階下立哭侍女扶引皇后升自東階進至尸東憑尸而哭從臨命婦皆哭於左右喪主升自西階俱哭於尸西。　皇后哭盡哀侍女扶引至薦席哭位從臨命婦亦退于位。內使監令跪請止哭。　皇后止哭諸命婦皆止哭應奉慰者詣　皇后前奉慰如常禮。如　皇后候成服而還則依時臨尸哭儀仗及從臨命婦應還者先還其應從者留

中宮爲父母祖父母成服儀注　前期內使監令尚服製　皇后齊衰及應從臨命婦孝服俟喪家成服之日尚服奉齊衰進於　皇后服訖侍女扶引　皇后哭詣靈前從臨命婦亦孝服立哭於其後。贊禮唱拜興。拜興。　皇后與命婦皆拜興拜興。　皇后詣靈前。司香以香進于　皇后之左。贊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后上香訖。復位。贊禮唱拜興拜興。　皇后與命婦皆拜興拜興侍女扶引　皇后復哭位如還宮則內使監告示儀仗塋車御輿行帷導引如來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繼榮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七　十八陽

喪（喪禮四十九　國恤）

喪禮　國恤

始死禮記檀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時贊正君位者。君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　疏曰。周禮太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言死者必於正處。　疏曰。君謂諸侯。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者曰小寢。卒并于正。故在路寢。莊公三十二年八月公薨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就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

復周禮天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求之王平常所有事之處。乘車玉輅於太廟。以冕服不出宮也。太祖始祖廟也。綏用旄牛尾為之綴於橦上。王祀四郊。乘玉輅。建太常。今以復去其旗。異之於生。　疏曰。復者

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之廟。當升自東霤北面履危西上。云皋天子復。如是者三。乃卷衣投於有司。以篋受之。升自作階入衣於尸。復而不蘇。乃行死事也。郊事神之處。乘玉輅生時凡祭有綏有旗。今死去旗。是異於生也。禮記檀弓。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太祖。庫門四郊。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嘗有事。　疏曰。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入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服之。四郊則夏采服之。曲禮。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　疏曰。昔天子崩。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其呼矣而反。若諸侯則曰某甫。稱字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將復於太極殿內高品五人。皆常服。以大行皇帝袞冕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當屋履危。北面西上。三呼而止。以衣投于前。承之以篋。自作階入。以覆大行皇帝之上。復者徹殿西北扉。降自後西霤。其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既復乃設牀於殿內楹間。去腳簀。單簟置枕。遷大行皇帝于牀。南首。以衣覆體。去死衣。楔齒

用角柶。綴足以燕几。校在南。其殿內東西哭位。嗣皇帝以下。釬草薦為奠。用酒脯醢。器用吉器。如常儀。其告喪之禮。使至所在。集州縣官。及僧道將吏百姓等。於州府門外。並素服。各以其方向京師。重行序立。百姓在左。僧道在右。男子居前。婦人居後。立訖。使者立于官長之右。告云。上天降禍。大行皇帝今月某日奄棄萬國。刺史以下撫膺哭踊盡哀。止哭。使者又告云。大行皇帝有遺詔。遂宣詔訖。刺史以下又哭。十五舉聲。使者又告。皇帝伏准遺詔。以今月某日即位。刺史以下再拜。稱萬歲者三。百姓及州縣佐史。朝夕卷哭。各十五舉聲。三日釋服。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並斬縗絰杖。諸文武官吏服斬縗。無絰杖。大小祥釋服。並准遺詔。其有勑書使者。宣詰如常禮。

始死服變禮記問喪。周制親始死。笄縰徒跣。扱上衽。（衽裳際也。）扱於腰中。哭踊便也。杜佑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縗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縰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施達以為行戒喪無飾速遠故無絇音其俱反）孫為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縰。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縰。不徒跣。扱上衽。既襲三稱。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

與男子同。）如齊縗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縰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所後之祖母母妻。（以上與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妻為君之長子。繼母為長子。皆不笄縰。不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縰。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齊縗杖周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縰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既襲三稱。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吉麻屨無絇。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於士。父卒為繼母嫁。父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縰。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為母。不徒跣。不扱上衽。既襲三稱。素總。齊縗不杖周者。謂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既襲無變。（其餘應服者並同。）其齊縗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

興士爲從父昆弟相爲服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爲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周也。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鄉大夫者。與士之爲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與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小功五月。無受之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白布屨無絇。天子諸侯大夫爲適子嫡孫嫡玄孫以上並下殤不爲次。飲食衎爾。爲姑姊妹女子子之昆弟之子。天昆弟之子下殤。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爲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爲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爲昆弟姪之殤。與爲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總麻者並同總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絇。婦爲夫曾祖父母。異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後漢鄭玄云。子爲父斬縗。始死笄纚如故。斬縗者。斷其布不緝之也。古者無幘。以六尺纚韜髮。其狀如乙乙。以笄橫貫之。加冠其上。後漢時遭喪者裹巾帕頭。即笄纚之存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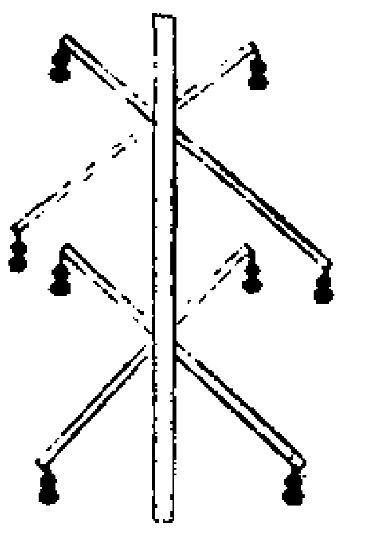
既襲三稱衣。十五升布深衣。古者衣裳上下殊。此深衣漢時單衣也。扱上衽。以深衣上衽扱於腰帶中以便事。徒跣交手哭。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不徒跣。爲次於內。不歠粥。臣爲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爲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爲夫。妾爲君。不徒跣。不扱上衽。發胸拊心。哭泣無數。笄帶如故。餘與男子同。劉表云。母爲長子齊縗三年。始死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退在室。父卒爲母。與母爲長子同。齊縗杖周者。父在爲母。不徒跣。哭踊無數。凡四不食。禮三年之喪五不食者。是常日二食。自始死至三日。既成服後可食。是三日五不食矣。今周之喪。全二日不食。故四不食也。爲曾祖父母。不敢以輕服服至尊。減其月。則當大功九月。但三日耳。始死哭泣三日。爲舊君之母妻。與爲曾祖父母同。蜀譙周云。爲父始死。去冠及羔裘大帶。其笄纚革帶皆如故。衣布深衣。扱上衽。徒跣。拊心號咷而無常。擗踊無數。始死者至小斂。大功以上皆在室。大夫在尸牀東西面。婦人夫牀東面。雖諸父兄姑姊不踰主人。皆次其後。餘衆婦人戶外北面。衆兄弟堂下北面。諸侯之喪。唯主人主婦坐。其餘皆立。卿大夫亦在室外。命婦戶外北面。有司庶士堂下北面。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及有命夫命婦者皆坐。無者皆立。室老亦立。室老之妻戶外北面。衆臣堂下北面。子之喪。父兄

子姪婦人皆坐。他皆如前。父爲長子不徒跣。不歠粥。凡父兄雖在哭。不於子弟之室。設衰次也。女子子未嫁爲父。始卒。去彩飾之屬。笄纚及帶如故。衣布深衣。不扱上衽。不徒跣。著白麻屨無絇。拊心哭泣無數。不袒。其踊不絕地。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自其笄纚而加素冠。其餘與爲父同。吳射慈云。夫爲妻去吉冠。大夫以上素弁。士素委貌。衣十五升白布深衣。吉屨無絇。尸襲之時亦哭踊。晉杜元凱云。父在爲母冠縗裳絰帶皆踊縗。踊麁也。三年者。始死之制如不杖周。　宋崔凱云。禮孝子始有親喪。悲哀至甚。充充如有窮。未可以節哭踊無數。三日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賓客弔及祭事。皆三踊。君來弔則九踊。皆有儐相詔導之者。童子始有親喪。去首飾。首飾。笄幘綃頭之屬也。卷音昔圖反。服十五升白布深衣。以至成服。女子子許嫁成人在室。父卒爲母。始死去首飾。而骨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不踊哭。拊心無數。素總髽以麻。母爲長子。繼母爲長子。妾爲君之長子。與在室女子子。父卒爲同母伯叔父母。爲女子子長中殤。始死骨笄纚。　戒臣民周禮地官鼓人。大喪則詔太僕鼓。始崩及窆時也。夏官太僕。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戒鼓。擊鼓以警衆。四方以鼓聲傳達而聞之也。大司馬大喪。平士大夫。平者。正其職與其位。司士大喪。作士掌事。事謂

奠斂之屬。疏曰。始死則有奠。及至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月半薦新遣廟祖奠。大遣奠等。皆是未葬以前。無尸不忍異於生。皆稱奠也。天官宰夫。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王后世子。小喪。夫人以下。小官。士也。其大官則冢宰掌其戒令。治。謂共辦。夏官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大故。謂兵災也。大喪。謂王崩。非常之難須警備。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葛。葛絰。武士尚輕。疏曰。臣爲王貴賤皆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今王始死即服葛。故云武士尚輕。大司徒。若國有故。則致萬民於王門。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大故。謂王崩及寇兵。司險。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之。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得達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塞要路之道。備姦寇也。疏曰。喪。謂王喪。檀弓。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疏曰。君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於邑里之內而爲巷市。遷尸楔齒綴足帷堂。周禮夏官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僕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君崩。小斂大斂。遷尸於室堂。朝之象也。禮弓。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疏曰。始死。於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下。又云。小斂於戶內。是遷尸於室。小斂訖。遷尸於戶外。又遷尸

（大斂於阼階。大斂訖。又遷尸於西階以入棺。是遷尸於堂。朝之象也者。君所在尸之朝。故云朝之象。）天官。王府。大喪共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曰。楔齒令可飯含。　疏曰。按既夕禮。楔皃如軛。上兩末。狀如軛杷。挾屈中央楔齒。）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詳見陳殯具條。）地官。委人。喪紀共其木材。（木材給張事。此已上兩條。陳殯具條通用。）禮記喪大記。始死。遷尸於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牀謂所設牀第當牖者也。　疏曰。遷尸於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既而不生。故更遷尸于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楔齒解見上。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辟戾矣。）命赴。禮記曲禮。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假。（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雜記。君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于執事。　哭位。禮記檀弓。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爵同同位。　疏曰。此言朝覲爵同同位。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亦是爵同同位。但同姓之中先爵尊耳。）喪大記。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命內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眾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為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為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　疏曰。人君初喪哭位。子坐於東方者。子謂世子。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子姓謂眾子孫。所生也。准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遂繼主人之後。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士禮略。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幛之也。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疏于內命婦。故在戶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也。）周禮春官。肆師。大喪令外內命婦序哭。（序使相次秩。　疏曰。案下注。六卿以出。及朝廷卿大夫妻。皆為外命婦。其內命婦。即下經內命女是也。謂三夫人以下至女御也。哭法以服之輕重為先後。若然則內命婦為王斬衰。居前。諸臣之妻從服齊衰者居後也。）內宗。大喪序哭者。（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序次外內宗及命婦哭位。）天官。九嬪。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亦從后。帥猶道也。后哭。眾之次敘者乃哭。　疏曰。外內命婦哭時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為前後列哭之。故須帥導使有次序也。唯天子之喪。別姓而哭。肆師序哭。內宗序哭。九嬪帥序哭。皆朝夕哭。幷所適用。）夏官。司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疏曰。此文承大喪之下。令哭無去守。則大夫士有侍從宮當須同為天子斬衰。不可廢事空官。故令哭不得去守也。）受含襚幣玉。周禮天官小宰。受其含襚幣玉之事。（王喪。諸侯諸臣有致含襚幣玉之事。小宰職云。喪荒受其含襚。）禮記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為正也。後路二車也。）杜佑通典。大唐。王公以下之喪。贈襚衣服。出當時恩制。及不著於令典。　懸重。禮記檀弓。殷主綴重焉。（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懸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孔穎達云。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主訖。即綴重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主重徹焉。（周人作主。徹重埋之也。孔穎達云。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懸於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就所倚處埋之。）儀禮既夕禮。　將遣奠。甸人抗重出自道左倚之。（抗舉也。出自道。從門中央也。不由闑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恆出入也。道左主人位也。漢時有死者鑿木置食於中。樹於道側。猶此也。）杜佑通典。宋崔凱云。鑿木為重。形如札。有鼻。設於中庭。近南。以懸之。士重高三尺。差而上之。天子當九尺矣。冪以葦席。南向橫覆之。辟屈兩端於南面以蔑之。今喪家帳門。其遺象也。古者喪家無幕。蓋是倚廬棟耳。今人倚廬於喪側。因是為帳焉。按蔡謨說。以二尾器盛始死之粥。繫於木裏。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門。是其遺象也。禮既虞而作主。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帀幕之類也。　大唐元陵儀注。設重於殿庭近西南。其制先刊鑿木。長丈二尺。橫者半之。取沐之米為粥。盛以八鬲。冪以疏布。懸於重內橫木上。以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上。綴以竹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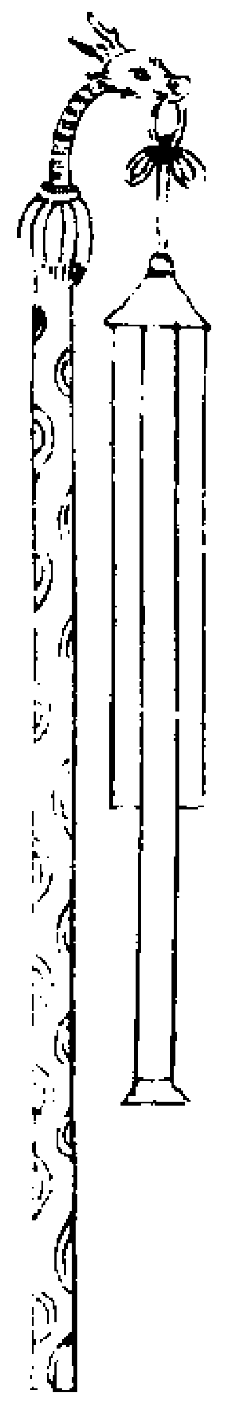
三禮圖重



士喪禮云。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註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之也。鑿之為縣簪孔。士長三尺。賈釋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解名木為重之意。以其木有物縣於下。相重累。故得名重。云。簪孔者。下繫用軨。（音琴）軨即簝。（音寮）也。簝者。竹之青皮。以簝貫二鬲內。此孔中。言簪者。若冠之簪。使冠連屬於紒。（音髻）此用軨簝貫鬲。連屬肉於重木之孔。故云簪孔。又曰夏祝鬻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註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鬻餘飯。謂以飯尸餘米為鬻者也。其鬲用疏布久寫。其口。以簝屬於重。冪用葦席。謂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于後。左衽西端在上。此據人北面。以席先於重北面向南。掩之於後。以東端為下。向西。西端為上。向東。是為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為左衽。然後以簝加束之。結於後也。賈釋云。士重三尺。則大夫已上各有差。當如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者言之。其橫者宜半之。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註云。就所倚處埋之也。檀弓曰。重主道也。孔義云。謂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也。吉祭木主。所以依神。在喪作重。亦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重起於殷。代以含飯餘粥。以鬲盛之。名曰重。今之粮罌。即古重之遺象也。所以須設重者。鬼神或依飲食。孝子冀親之精有所憑依也。又鄭註士喪禮云。士二鬲。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以其與簋同是飯食之道故也。王者八簋。故八鬲。置於西階下。三分庭一在南。豎一木長九尺。午達橫鑿穿為四孔。貫四橫木。每一橫縣二鬲。四橫八鬲。諸侯七尺。三橫六鬲。大夫五尺。二橫四鬲。士三尺。一橫二鬲。並覆以疏布。裹以葦席。而後代重。與葦席為二物。重隨柩入壙。橫木等與葦席為盍。

為銘周禮春官　司常。大喪共銘旌。（銘旌。王則太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疏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云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案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案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仞也。）禮記喪服小記。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旗也。天子書銘於太常。諸侯以下書於旌旃。男子稱名。此蓋殷禮。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使曰某天子使夫）杜佑通典　魏皇后崩。繆襲議銘旌曰。自殷以前。僕與銘旌皆書姓。男名女字。無書國者。周之僕。天王稱天子。諸侯稱某甫。（某甫且字）秦漢皇帝皇后天后後書銘置之柩也。舊禮書銘。皆不書國號。后亦不書氏。魏為天下之號。無所從別。臣子所以稱魏。故某侯某者。皆以自別耳。明太后不宜便稱魏。按左氏云。天王崩。不言周。劉邵議云。宜稱魏。不稱姓。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節亦稱魏。及二千石諸竹使符皆稱魏。以類推之。其義宜同。今太后之旌宜稱魏。趙怡奏。祖號所以稱廟。不宜以題旌。禮未有主。作重。既葬而埋之。故銘旌宜與重俱埋廟門外之左。尚書奏。祖宗之號。所以表德。題旌古今異儀。今列祖之號。宜改施新銘旌。故旌故杠。所埋如怡等議。與重俱埋於廟門外之左。　晉杜元凱云。諸侯建大旂。（畫熊虎龍文曰旂也）杠七仞。斿至地。徐宣瑜議云。王之上公八命。出為二伯。加一等。謂九命。作伯。建九斿。揆上公之上服。遠遊冠。珮山玄玉。宜與三公同。建八斿。諸位從公者。三公八命。應建旂八斿。侯伯同七命。建旂七斿。元凱又云。卿建旃六斿。至軫。（孤卿次三公也。通帛為旃。謂純赤也。）宣瑜云。王之卿六命。建旃六斿。王之上大夫五命。建物五斿。　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斿。　齊王儉議。斿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斿。大明舊事不經。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吉部自有旂輅。凶部別有銘旌。詔從之。　北齊制旌。一品九斿。二品三品七斿。四品五品五斿。六品七品三斿。八品已下達于庶人。唯旐而已。其建三品已上及開國子男。其長至軫。四品五品至輪。六品至九品至較。勲品達于庶人。不過七尺。　大唐元陵儀注。大斂訖。所司設太常畫日月十有二斿。杠九仞。斿委地。大斂之後。分置殿庭之兩階。又設銘旌。以絳廣充幅。長二丈九尺。題云某尊號皇帝之柩。立於殿下。

三禮圖銘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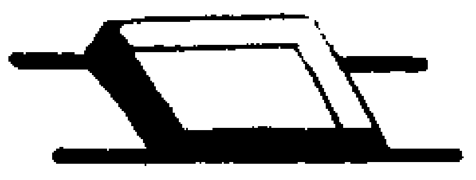


爵祭義集注。檀弓曰。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註云。明旌。神明之旌也。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周禮司常。大喪則供銘旌。註云。王則太常。又案司常職云。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尺數異耳。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其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仞也。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旗身亦以尺易仞也。又從遣車之差。蓋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布半幅長一尺也。赬其末長終幅長二尺也。緇赬共長三尺。廣三寸。書銘于末曰。某氏某之柩。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註云。杠。銘橦也。宇。梠也。音呂。梠者。端連綿木也。陳沐浴襲飯含之具。周禮春官。鬯人。大喪之大渳。設斗共其釁鬯。斗音主。斗所以沃尸也。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爲徽。　疏曰。鄭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農云。釁讀爲徽者。以鬯釁尸。故以爲徽爲莊飾義也。鬱人。大喪之渳。共其肆器。肆器。陳尸之器。喪大記曰。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此之謂肆器。天子亦用夷盤。肆師。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鬻者。煑也。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香草鬱也。　疏曰。上小宗伯。大喪以鬯渳。則肆師與之。築鬻金香草。和鬯酒以浴之。尸使之香也。天官　典絲。喪紀。共其絲纊組文之物。以給線縷著。時口綦裡之屬。青與赤謂之文。　著直略反。下同。徐豬畧反。　疏曰。此鄭並據士喪禮而信云。以給線縷著。謂所載縫。皆用線縷。釋絲纊也。云著時口綦文之屬者。釋組纊組。案士喪禮。握手玄纁裏著組繫。案喪大記。屬纊以俟絕氣。內則云。縷著綦。鄭云。綦屨繫。是用纊組之事也。云青與赤謂之文。繢人職文繡之屬。亦用絲。故連言也。內司服。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疏曰。后喪所共衣服者。正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及內具之物也。案內則事舅姑。有紛帨線纊鞶袠。故凡者入壙亦兼有數物。　以上兩條下陳小斂大斂。卒皆通用之。　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漢禮器制。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即夷槃。春官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　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䡇。及在口中者。雜記曰。含者執璧將命。則是璧形而小耳。　疏曰。按玉府已云大喪共含玉。此又言之者。蓋玉府主作之。此官主其成。以授而共之。天官玉府。大喪共含玉。　疏曰。玉者。含玉璧形而小。以爲口實。地官舍人。喪紀共飯米。　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皆四含。實者唯盈。禮記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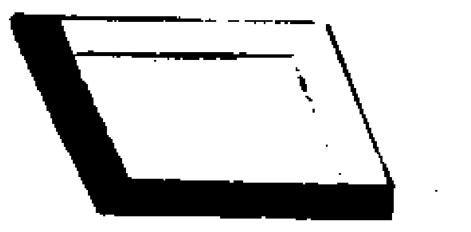
記。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卷音袞。　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　疏曰。公襲以卷衣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既。故卑服親身也。玄端二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朝服一者。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亦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服一也。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革君賜也。自褒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註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以雜朱綠。異於生者也。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祇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申。重也。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　天子飯九貝。此蓋夏時制也。周禮天子飯用玉。喪大記。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　疏曰。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横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鄭註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旁綴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凡冒質長與手齊。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君設大盤造冰焉。設牀襢第有枕。含猶寒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疏曰。言此三節。各自有牀。自有枕席。唯含一時暫徹枕使平面。故士喪禮。商祝徹枕設巾是也。今襲及堂皆有席。故鄭註士喪禮。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註士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卧之席。亦下莞上簟是也。

君大夫士一也者貴與賤同然也

三禮圖浴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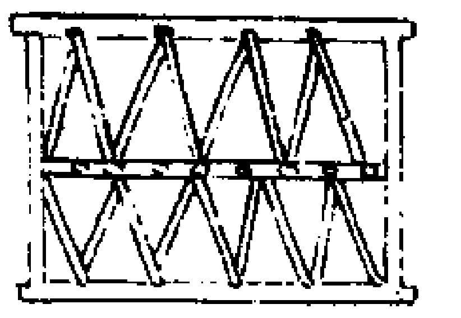
夷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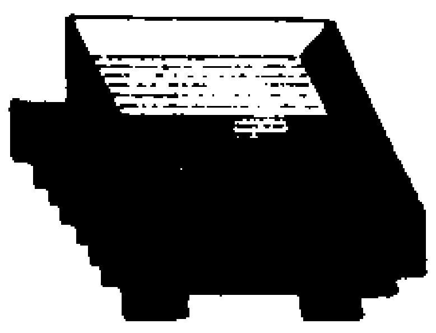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浴盤長九尺廣四尺深一尺有四周似與漆赤中浴於中霤以此盤承牀下　周禮凌人大喪供夷盤氷注云夷之言尸也實氷於夷盤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尸之盤曰夷盤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盤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諸侯謂之大盤故喪大記云君設大盤造氷

夷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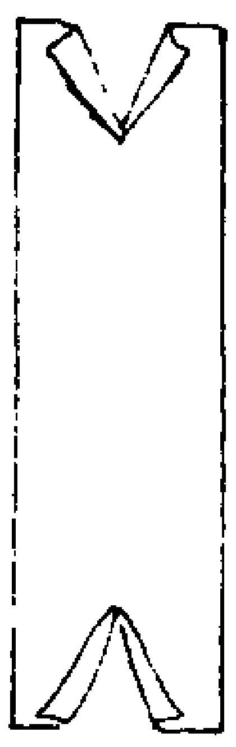
浴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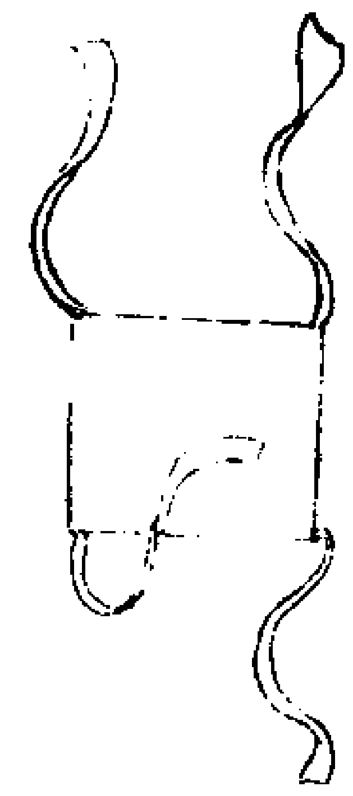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夷牀以遷屍長丈二尺廣七尺旁爲四鏁前後亦有鏁爲鈕於兩旁以繩直貫中欲下屍則引其直繩諸鈕悉解矣　浴牀亦曰夷牀夷之爲言屍也長丈二尺廣四尺有四横上有木笫設蘭前前面及後兩端士漆之大夫加朱飾諸侯畫雲氣天子加禾稼百草華也

掩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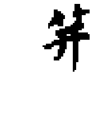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按士喪禮云掩練帛也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作此掩謂裹屍首故也析其末者以後二脚於頤下結之既瑱幎目之後乃以前二脚倒結於項中瑱充耳也用白新綿爲之

幎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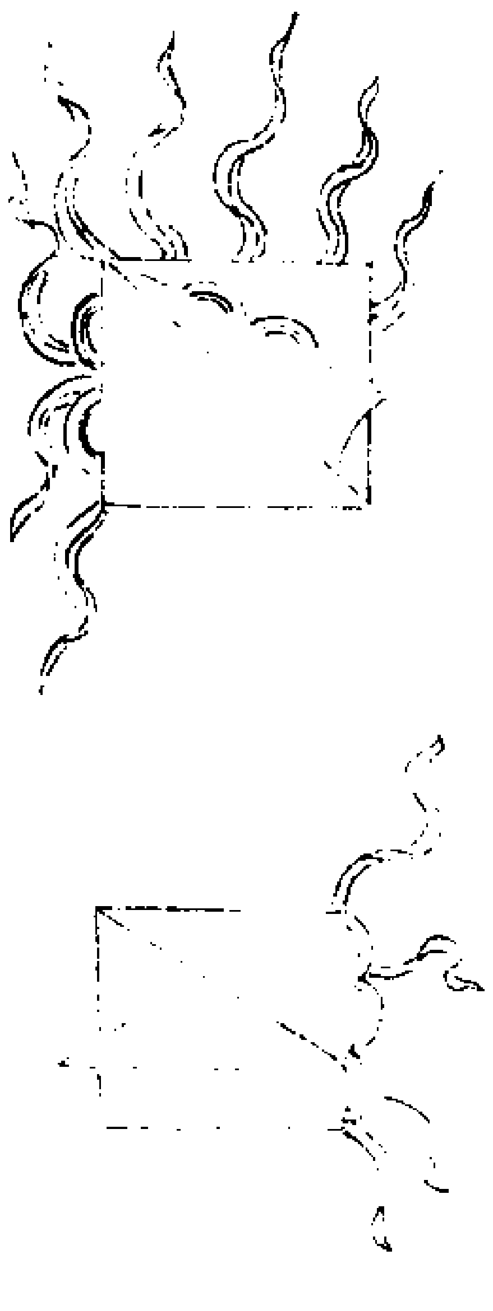


鬠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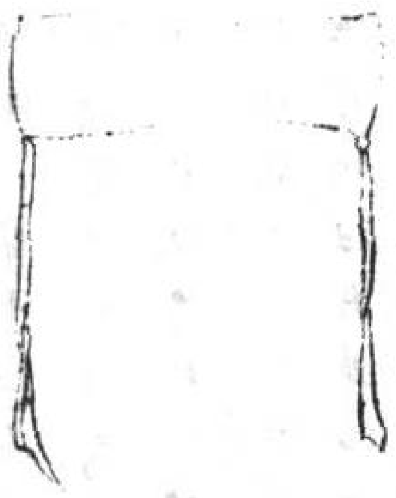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幎目用緇方二寸赬裏著以絮注云幎目覆面者也四角有組繫皆於後結之幎鄭讀若詩云葛藟縈之　鬠笄用桑長四寸纋中繪結也取會聚之義謂先以組束髮乃笄也注云桑之爲言喪也爲喪所用故以桑爲笄取聲名之也笄長四寸者不冠故也若冠則笄長也古之死者但鬠笄而不冠婦人但鬠而無笄案下篇記云其母之喪鬠無笄注云無笄猶大夫之不冠也王肅撰家語云孔子喪有冠者妄也纋謂中央狭狭則於髮安故注云以安髮也

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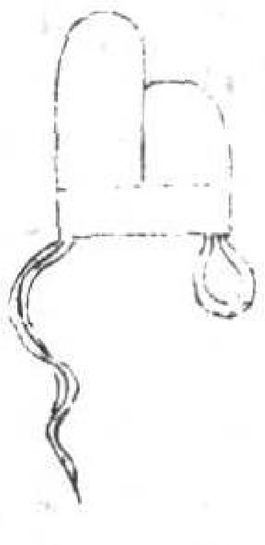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喪大記云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注云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又士喪禮云冒緇質長與手齊赬殺掩足注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孔義云於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綴旁五綴旁三尊卑之差也又賈釋云質正也者以其在上故以正爲名質與殺相接之處則以綵綴之使相連而不用帶二義相兼乃備

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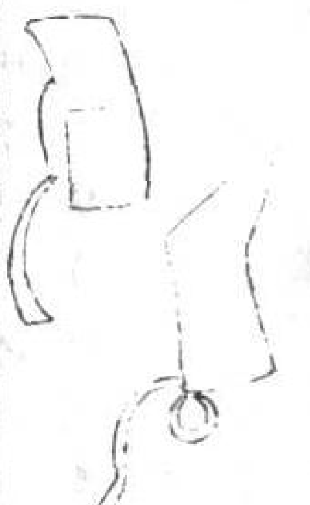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註曰。士喪禮云。握手用玄纁裏。長一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賈釋註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令狹小。以安手之四指也。以經云長尺二寸。廣五寸。樓去中央兩傍各一寸。則中央廣三寸。在於三寸中央須容四指。每指一寸。則中央兩邊各去四寸。方安得手之四指。於四指外仍共有八寸。皆廣五寸。又下記云。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掔。烏亂反。鄭注云。掔掌後節中也。此據手內置之。故言握裏親膚。旣手內置之。握長尺之寸中掩之。手纔相對也。兩端各有組繫。先以一端繞掔一帀。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向上鉤中指。反與繞掔者結於掌後節中。然手無決者以握。或云如平生以藻玉。恐非。

纊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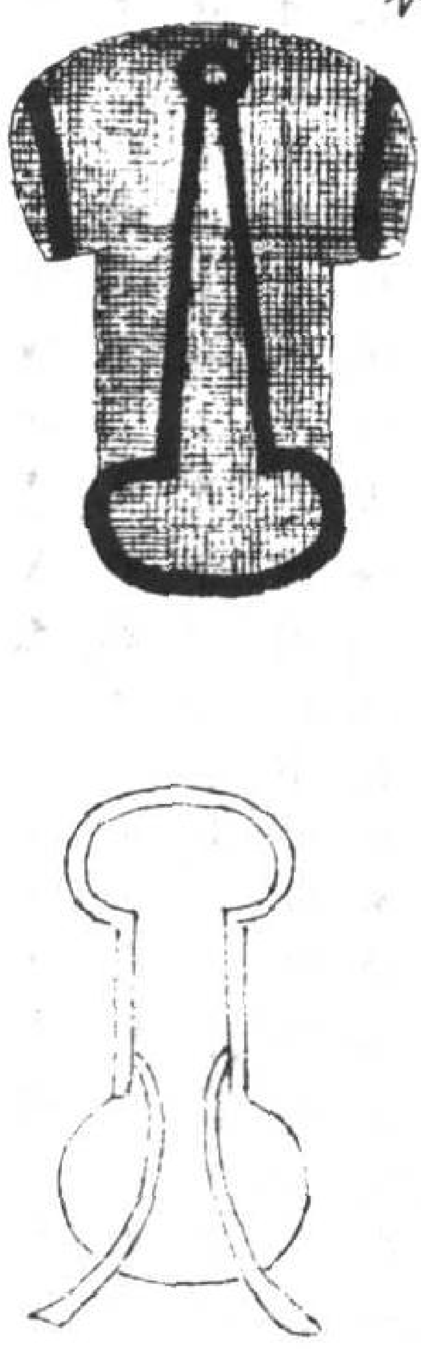


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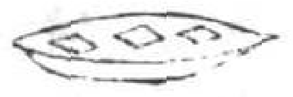
聶宗義集注曰。士喪禮云。決用正。王棘若擇（音澤）棘。組繫纊極二。註云。決猶闓也。挾弓以橫執弦。正善也。王棘與擇棘。善理堅韌之木。皆可以爲決。極猶放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也。生者朱韋爲之而三。死者用纊。又用二。明。其不用云。令不挈者。謂以此二者與決爲藉。令弦不決挈傷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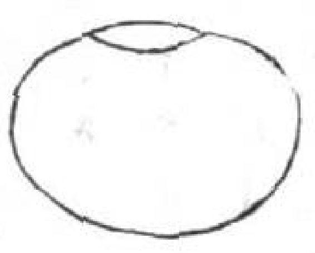
明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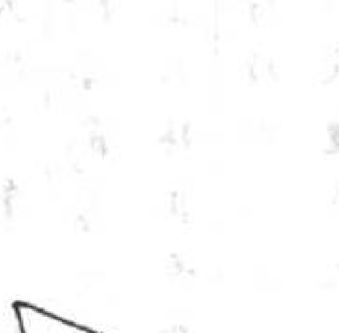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士喪禮云。明衣裳用布。又下記云。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註云。幕布。帷幕之布。數未聞。屬幅。不削幅也。其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各一寸爲二尺。計之此則不削幅。但縿之使相著爲二尺二寸。云長下膝者。謂制此衣長至膝下。亦有裳前三幅後四幅。不辟積腰閒。下至足跗。亦不被土也。此不辟積腰閒者。以其一幅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今亦用生綃爲衣裳。其衣大袖與衣齊。別以玄純領袖。其裳亦前三後四。以纁純腰襴。即士喪禮下篇云。縓綼緆。是裳之飾也。緇純。即此衣之飾也。彼註云。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也。謂純領與袂也。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含貝





飯珠



聶崇義集注曰。士喪禮云。貝三。實于笲。稻米一豆。實于筐。註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笲竹器名。賈義云。此貝三下有稻米。則士飯含用米貝也。故檀弓云。飯用米貝。亦據士也。此皆諸侯之士知者。案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鄭以爲天子之士。又云天子沐黍。與然則天子之士含亦用粱。天子飯用黍米明矣。則諸侯飯用粱。天子諸侯大夫同用稷也。旣士飯用米貝。不言兼有珠玉。大夫已上飯米兼珠玉也。案典瑞云。大喪供飯玉含玉。是天子飯含用玉也。又雜記云。天子飯九貝已下者。鄭以爲夏殷禮也。又雜記云。含者執璧。彼據諸侯也。貝水物也。出於江淮。故書傳云。紂囚文王。散宜生於江淮之閒。取大貝如車渠。以獻於紂。是貝出江淮也。漢書食貨志有大貝壯貝之等。以爲貨用。是古者以貝爲貨也。

沐浴

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湃。（湃士婢反。杜音泯。李士辦反。鄭司農云。大肆。大浴也。杜子春讀湃爲泯。以秬鬯浴尸。玄謂大肆。始陳尸伸之。疏曰。肆訓爲陳。爲伸故也。以秬鬯浴尸。使之香也。大職祝云。大喪始崩以肆鬯湃尸。小祝又云。大喪贊湃。彼二官以掌之。此言之者。察其不如儀也。）大祝。大喪以肆鬯湃尸。（肆鬯。所肆鬯爲陳尸也。）小祝。大喪贊湃。（故書湃爲湃。杜子春云。當爲湃。湃謂浴尸。）天官。女御。大喪掌沐浴。（王及后之喪。疏曰。王及后喪。沐用潘。浴用湯。禮。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今喪亦使女御浴者。案士喪禮。浴時男抗衾。則不使婦人。今王喪。婦人或亦供給湯物。）

亦得謂之掌也。禮記喪大記。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沐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管如字。掌管舍之人。又古禮反。掌管舍之人。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枓音主。又音斗。挋音震。抗衾者。衾上覆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疏曰。繘汲水瓶索也。遷從於事。授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爲垼於西牆下故也。沃水。用枓酌盆水沃尸。絺細葛。浴時除垢。挋用浴衣。浴衣用生時浴衣拭尸令燥也。如它日。謂如平生尋常之日。浴盤餘汁棄之坎中。坎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爲竈之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所取徹廟之西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煑諸許反。厞扶味反。爨七亂反。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爲沐也。沐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疏曰。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取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爲垼于西牆下。土墼塹竈。甸人具此爲垼竈以煑沐汁。陶人作瓦器之官。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爲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階。於垼竈鬲中煑之也。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取復魄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者云。厞是屋簷也。謂神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管人授御者。沐者煑汁熟。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御者受汁入爲尸沐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挋晞也。清也。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小臣沐竟而剪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棄于坎者。皇氏云。須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于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柶浴衣亦并棄之於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浴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

變也。大唐元陵儀注。將沐浴。內有司爲垼于殿西廊下。累塊爲竈。東面。以俟煑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掘坎於西階之西。陳明衣裳於其側。帛巾一。方尺八寸。沐巾二。浴巾四。皆用帛綀。櫛及浴衣。各實於篚。將沐浴。內掌事者奉米潘及湯。各盛以瓮。并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以入。嗣皇帝妃公主等。悉出帷外。嗣皇帝以下。在殿東楹間北面西上。內命婦以下。在殿西間北面東上。俱立哭。既沐而櫛。將浴。內執事者六人抗衾。御者四人浴。拭以巾。挋用浴衣。設牀于大行東楹下。莞席上簟。浴者舉大行易牀。設枕。理其鬚髮。斷爪。盛於小囊。大斂。即內於棺中也。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以大斂之衾覆之。內外入就位哭。

飯含襲。周禮春官。大祝。大喪相飯。疏曰。云相飯者。浴訖即飯含。故言相飯也。不言相含者。太宰云。大喪贊贈玉含玉。此故不言。天官太宰。大喪贊含玉。助王爲之也。疏曰。謂助嗣王。禮記雜記。凡諸侯有相含之禮。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含者入升堂致命。主人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更之切殯宮是也。宰夫朝服。即喪屨。升堂自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朝服。吉備國之禮。即就也。以東藏於內。大唐元陵儀注。內有司奉盤水升堂。嗣皇帝出。盥手於帷外。洗玉若貝實笄。執以入。西面坐。發巾徹枕。奠玉貝於口之右。大臣一人親納粱飯。次含玉。既含訖。嗣皇帝復位。執服者陳襲及十二稱。實以箱篚。承以席。去巾加面衣訖。設充耳。著握手及手衣納舄。乃襲。既襲。覆以大斂之衾。乃開帷。內外俱入。復位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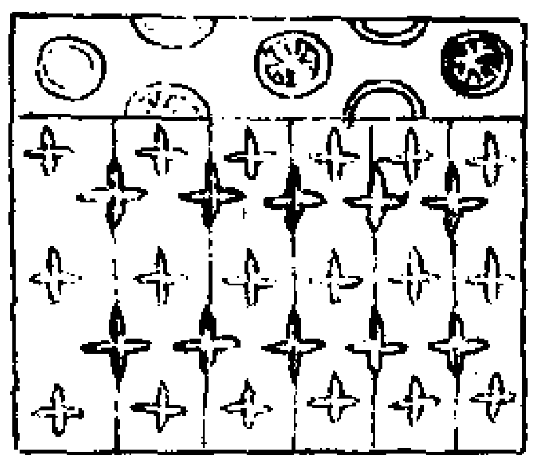
受弔。左傳。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喪拜焉。宋弔周喪。王特拜謝之。疏曰。禮弔喪之法。皆主人拜其弔者。謝其勤勞。弔者不荅拜。以其爲事而來。不自同於賓客。此皆據弔。及主人敵禮以上。若其臣下來弔。則主人不拜。宋是前代之後。王以敵禮待之。故拜其來弔。其餘諸侯者則否。

陳小斂衣奠。禮記喪大記。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簟細葦也。下有莞。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給不在列。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疏曰。布絞者。以布爲絞。縮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鋪衾於此絞上。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之。然後以絞束之。君陳衣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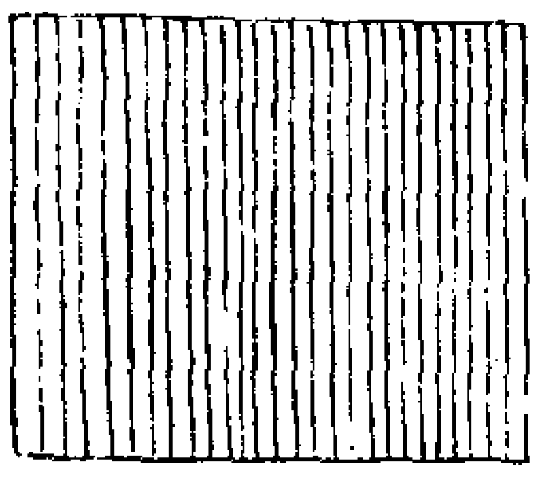
序東。大夫士陳衣於房中者。謂將小歛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紋紟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歛未有衾。因紋不在列而言紟耳。君無襚。無襚者不陳不以歛。 疏曰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歛。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小歛。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同上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自西階。取猶受也。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色之服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歛則用正服。疏曰列采。謂五方上色之采。非列采謂雜也。不入陳之也。褻衣亦不陳。僕衣不以歛。詳見僕條。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歛衣服。掌其陳序。疏曰云大喪王喪。其中兼小喪也。小歛皆十九稱。大歛則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諸侯皆百稱。天子盡百二十稱。地官封人。凡喪紀則飾其牛牲。疏曰喪紀有牲者。除朝夕奠。用脯醢。以外大小歛朔。朔月月半。薦新奠祖奠。大遣等皆有牲牢。牛人。喪事共其奠牛。謂歛奠遣奠也。喪所薦饋曰奠。 疏曰喪自未葬以前無尸。飲食直奠停置于神前。故謂之爲奠。朝夕之奠。無尊卑皆脯醢酒而已。無牲體。故犬也。唯有小歛大歛。朔月月半。薦新祖奠。及遣奠時有牲體。大遣奠非直牛。亦有馬牲。故鄭註云。謂歛奠遣奠也。云喪所薦

饋曰奠。以無尸故也。囿人。喪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天官獸人。凡喪紀共其死獸生獸。腊人。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 𩺰人。𩺰音魚本又作魚。又音御。喪紀共其魚之鱻薨。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喪紀亦如之。以上八官。並陳大歛奠至祖奠遣奠條通用。

三禮圖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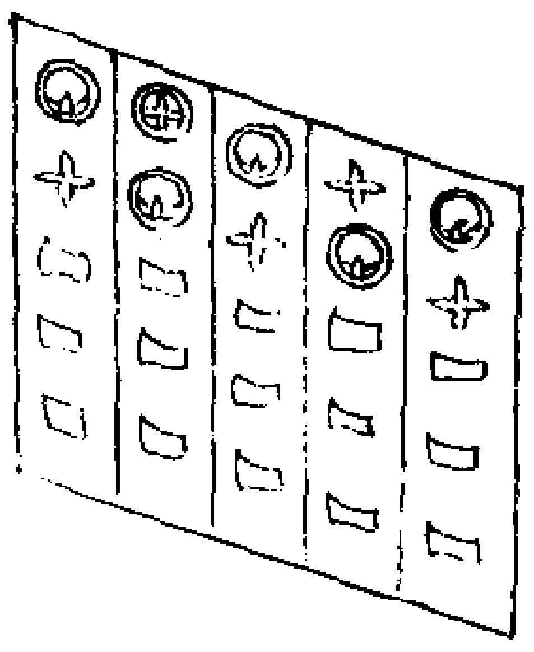


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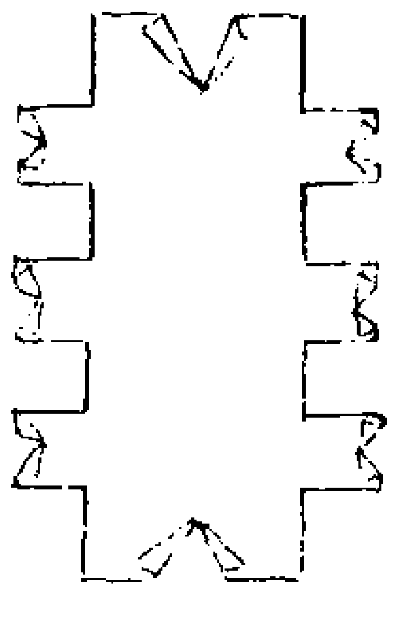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曰。言衾者今之被。按喪大記。小歛。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至大歛。又制一衾。君大夫士一也。凡衾皆五幅。布於絞上。 鄭云。紟禪被也。五幅白布爲之。別無緣飾也。喪大記云。紟五幅無紞。註云。紞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死則去之。異於生也。

夷衾



絞　又云小歛絞



聶崇義集注。喪大記曰。小歛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註云冒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小歛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孔義云。小歛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歛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歛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其夷衾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與冒殺同。但不復爲囊及旁綴耳。 喪大記云。小歛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註云。絞既歛所用束堅之者也。縮從也。孔義曰。謂從者一幅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幅末析爲兩片。以結束爲便也。 小歛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涖小歛大歛。帥異族而佐。執事大祝之屬。涖臨也。親歛者蓋事

官之屬爲之。異族佐歛。疏者可以相助。 疏曰。大祝職云。大喪贊歛。明大祝執事。小宗伯涖之。云親歛者。蓋事官之屬爲之者。以其諸處更不見主歛事者。事官又主工巧之事。以無正文。故疑事官之屬爲之也。云異族佐歛。疏者可以相助者。此異族據姓而言之。大祝。大喪贊歛。冬官主歛事。大祝贊之。禮記喪大記。小歛。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歛。疏曰。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尸東。今小歛當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上。始死條下人右。射人左。遷尸條射人僕人遷尸。並此條通用。當互考也。喪大記。君之喪。大胥是歛。衆胥佐之。大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 疏曰。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歛事也。是猶執也。衆祝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凡歛者袒。遷尸者襲。袒者於事便也。 疏曰。凡歛。謂執大小歛事也。事多故袒爲便也。遷尸者襲。謂大歛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小歛之衣。祭服不倒。尊祭服也。歛者要方。散衣有倒。 疏曰。祭服。謂凡者所得用之服以上也。小歛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同上。小歛大歛。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紐女九反。舊而慎反。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 疏曰。皆左衽。大歛小歛同。故云皆也。衽

衣襟也。生卿右。手解抽帶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用上。自小歛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疏曰。往猶後也。小歛前用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歛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之。柩之衾也。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歛衾。是大歛之衾。自小歛以前覆尸至小歛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歛。歛訖。則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歛之前所用大歛之衾者。小歛以後侍而不用。至將大歛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歛也。今按士喪禮。幠用歛衾。疏云。大歛之時兩衾俱用。一衾承薦於下。一衾以覆尸。則始死所用之衾。至大歛即以承薦。非侍而不用也。舖絞紟踊。舖衾踊。舖衣踊。遷尸踊。歛衣踊。歛衾踊。歛絞紟踊。孝子踊爲所上歛者。既歛必哭。疏曰。歛者。即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歛。是歛竟也。歛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于爲執事專心。則増感故哭也。卒歛。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歛。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歛。於死者

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曰既歛。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者。向小歛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髺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歛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案鄭註。士既殯說髦。今歛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人君小歛說髦竟。而男子括髮用麻也。士小歛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男子帶絰于東房。而婦人帶絰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絰房中。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曰。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文獻通考。馬端臨案。小歛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歛。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天子諸侯三日小歛。大夫士二日小歛。此乃小歛日數。雖引以爲在禮有之。然無所考。天子諸侯殯葬日月與士不同。則歛日亦當不同。故載

其詳於喪禮義。而記其略於此。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內外各隨職位舉而食。先具大牢之饌。厥明而小歛。於歛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御府令設小歛牀於大行西。南首。枕席備焉。加以幄帷。周以素帷。主衣先率所司陳小歛之衣十九稱。及絞衾於歛中閣之東序上。南領西上。小歛前二刻。閤宮啟諸門。諸衛各勒所部。伏衛如常式。設百官位次。及二王後。三恪等位。又設內外命婦等拜哭位。小歛前一刻。侍中奏。外辦。禮儀使引嗣皇帝及皇子等。扶引各即位次。從臨者哭。內謁者引諸王等進就位。百官亦入就位。執禮者稱哭。在位者皆哭。侍御小臣升殿。先布衣於絞上。乃遷於衣上。舉衾而歛。以次加衣。十九稱畢。乃結絞而衾焉。近侍扶嗣皇帝哭。進號踊。大行輿。哭踊無數。扶引還次。　既小歛。歛髮服變。禮記喪大記。既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云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喪服小記。斬縗歛髮以麻。爲母歛髮以麻。免而以布。母服輕。至免可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哭而免也。齊縗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別男女也。杜佑通典大唐之制。如男子歛髮。襆巾帕頭。女子歛髮而髽。　徹始死奠。周禮春官。

大祝。大喪。徹奠。疏曰。此文乃承大喪之下。故奠爲始死之奠。小歛大歛奠並大祝徹之。襲帶絰。小歛奠。禮記喪大記。主人即位。襲帶絰踊。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　疏曰。襲帶絰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成服而冠。爲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歛則免。　疏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歛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者也。同上。乃奠。小歛奠也。　疏曰。拜賓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歛之奠也。賓出徹帷。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歛則徹帷。徹或爲廢。　疏曰。士小歛竟而徹帷。此至小歛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註云。士卒歛則徹帷者。士喪禮文。　喪大記。未小歛受弔。有庶子不受弔。　成公如鄭二條。奉尸夷于堂。有婦人迎送不下堂一條。人猶後受弔條。有君弔見尸柩而後踊。皆此條通用。書王考。儀禮諸侯喪。將小歛。陳衣訖。陳饌於東堂下。諸侯少牢。有脯醢醴酒羃尊。用功布實于簞。在饌北。功布。鍛濯灰理之布。設瓮盥于饌北。布巾。爲奠設盥也。喪事畧。故無洗也。牀第夷衾饌

于西坫。（或云坫崗第箐也。夷衾質殺之，栽猶冒也。）西方盥如東方。（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者，亦用瓮中饌於西堂下。）陳一鼎及素俎于寢門外，當東塾。（素俎，喪事尚質。）將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遠之。辟襲奠以避斂也。既斂則出室，設序西南也。畢事而去之。）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既斂，舉者盥，右執匕，左執俎，入阼階前，西面錯。（舉者盥，出門舉鼎者也。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乃朼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於中，皆覆，進柢，執而俟。（乃朼以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塵也。柢，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骨有本末也。）夏祝及執事盥，執醴先，酒、脯、醢、俎從，阼階升，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謂執奠事也。巾，功布也。執者不升，匕不設也。）奠于尸東，醴酒北面西上。（執醴酒者先升，奠也。西立而俟也。）祝受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巾之爲塵也。東，反其位也。）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適寢之門外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尚食奉饌入，列於殿東。太常博士引司徒省饌，省訖，奉饌升，設於大行東廂，郎取爵於篚，受酒，爵跪奠，興。嗣皇帝以下哭踊如初。諸行事者應退者降退。奉禮郎稱止，謁者引諸王還內，省禮使奏：嗣皇帝哭止，近侍扶引退，便次，內外侍臨者代哭。

不絕聲，百官退位如常式。代哭。《禮記·喪大記》：挈壺氏，（挈，劉苦結反，一音結。入户結反。）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大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云：縣壺以爲漏，代哭也。禮，禁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疏曰：禮，未大斂代哭者，未殯以前，無閒尊卑，皆哭不絕聲。大斂之後，乃更代而哭，亦使哭不絕聲。大哭以官士親疏代哭。人君尊，又以壺爲漏，分更相代。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斂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器，故主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所以用鼎及木角，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吏無準則，故取鼎暖水，用虞人薪爨鼎爨之，故取爨及木也。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之不絕者也。設燎。《周禮·地官》：委人，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薪蒸，給炊及燎。木材，給張事。）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疏曰：大事，謂若大喪紀、大賓客之時也。庭燎在大寢之庭。《禮記·喪大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陳大斂衣及殯奠之具。《禮記·喪大記》：大斂於阼，（詳見陳小斂衣條。）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補麥反。紞，丁覽反。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粗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疏曰：大斂布絞縮者三，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則共是一幅，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人，又取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亦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今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爲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云：大斂所併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之衾二者，謂

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亦當。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按鄭註《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紟五幅無紞，紟，舉尸之禪被也。註：堅之強也，解小斂衣少，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強也。堅之急，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中急，以衣多，故須急者也。大斂，君大夫祭服無算，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褶音牒。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疏曰：祭服謂死者所得祭服以上也。算，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註謂君多去其著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illegible]主人之衣，故用褶，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則是袷也。陳小斂衣條。凡陳衣者實之篋，以下此餘通用。當主考。《禮記·檀弓》：君即位而爲椑，歲壹漆之，藏焉。（椑，蒲歷反，又房益反。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歲一漆之，若未成然，藏謂虛之不令。）疏曰：君謂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

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爲此棺也。古者天子椑內又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歲一漆之者。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耳。天子之棺四重。尚深邃也。 疏曰。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重。故爲一重也。又杝爲第二重也。又屬爲第三重也。又大棺爲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天子大棺厚八寸。屬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疏云。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也。杝棺一。疏曰。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濕。故次皮也。杝惟一種。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君即位爲椑是也。杝即椵木。爾雅云。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梓棺二。疏云。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四者皆周。疏云。四。四重也。周。匝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匝也。唯槨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亦當爲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疏曰。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用二行也。衡三者。橫束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五行之衽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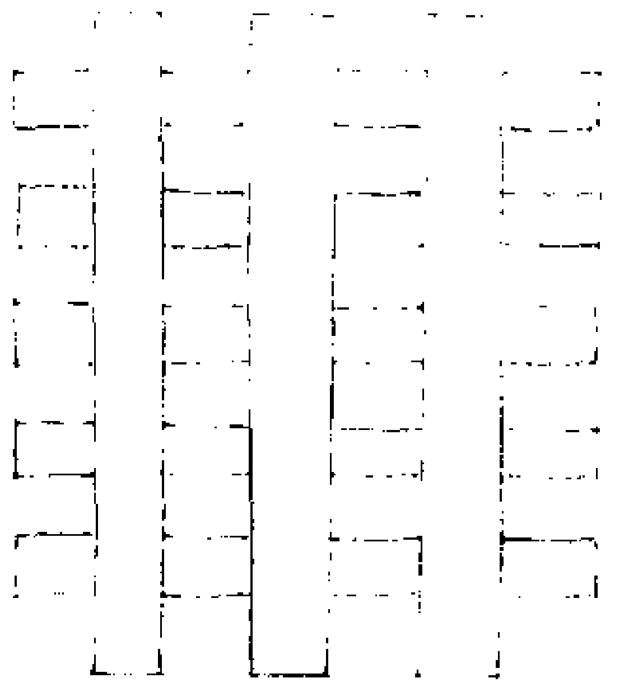
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爲小要也。同上。有虞氏瓦棺。始不用薪也。有虞氏尚陶。夏后氏堲周。火熟曰堲。燒土冶以周於棺。或謂之土周。殷人棺槨。槨。大也。以木爲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尚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也。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喪大記。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鐕。所以琢著裏。 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之。以琢朱綠著棺也。國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天子柏槨。長六尺。諸侯松槨。槨。周棺者也。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槨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 熬君四種八筐。加魚腊焉。熬。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一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 疏曰。加魚腊者。魚腊謂乾腊。案郊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實。亦爲惑蚍蜉。周禮春官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駔音祖。以斂尸者。於大斂焉加

之也。駔讀爲組。與組馬同聲之誤也。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曰。於大斂焉加之者。以其六玉所與王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也。組讀爲組。詩有執轡如組。聲之誤爲組。云渠眉玉飾之溝瑑也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瑑。如溝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云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云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云。青圭禮東方之等。以尸南首而置此六玉焉。云蓋取象方明神之也者。按覲禮設方明。上圭下璧。無璧琮。此云象者。彼注上下之神。非天地至貴。謂日月之神。故上下不用璧琮者。象天地若然。此言象方明者。直取置六玉於六處。不取玉形之義。又案宗伯。璧禮天。琮禮地。今此璧在背在下。琮在腹在上。不類者。以背爲陽。腹爲陰。隨尸腹背而置之。故上琮下璧也。云疏璧琮者。通於天地者。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云疏之通天地也。地官舍人。喪紀共熬穀。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 疏曰。謂將葬之時。熬穀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故置此穀之香也。天官幕人。大喪共帷幕帟綬。爲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 疏曰。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又請在

堂。亦帷之也。掌次。凡喪。王則張帟三重。張帟柩上承塵。疏曰。后與王同。春官司几筵。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柏。鄭音椁。劉依司農音迫。 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迫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棺在殯則椁燾。既窆則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藏。才浪反。 疏曰。云喪事謂凡奠也者。言凡。非一之義。士喪禮始死之奠。乃至小斂之奠。亦設於地。未有席。至大斂奠乃有席。殯後則有朝夕奠。朔月奠。大夫以上兼有月半奠。并有薦新奠。葬時又有遷奠。祖奠。大遣奠。葬乃廢奠而虞祭也。故鄭云。謂凡奠也。云棺在殯則椁燾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是也。云既窆則加見者。見謂道上帳帷荒。將入藏以覆棺。言見者。以其棺不復見。唯見帷荒。故謂之見也。其二處皆當覆。故云敦也。云皆異几。體實不同者。解經每敦一几之義。凡凶事仍几。鄭司農云。吉事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仍。因也。因其質謂無飾也。顧命。牖間南嚮。西序東嚮。東序西向。皆仍几。玄謂吉祭。主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凶事謂凡奠。朝夕相因。喪禮略。 疏曰。按檀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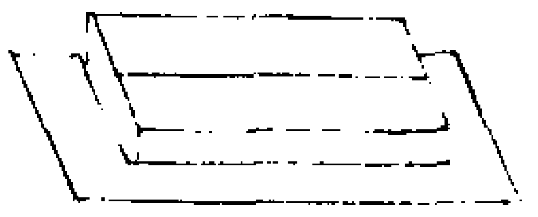
云虞而立尸有几筵者據大夫士而言案士喪禮大斂則有席而云虞始有筵者以其几筵相將連言其實虞時始有几其筵大斂即有也天子諸侯禮大初死几筵並有故上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也凡几之長短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也杜佑通典大唐制諸塋不得以石爲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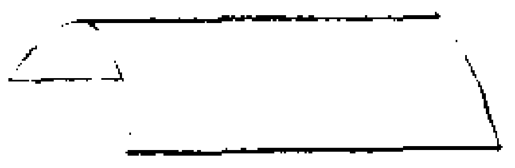
三禮圖絞又云大斂絞也



聶崇義集注曰喪大記云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絞紟如朝服註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如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廣終幅析其末大斂之絞取布一幅直裂作三片而用之其橫者五者亦謂取布二幅直裂爲六片而用五片置於縮三之下皆欲其堅之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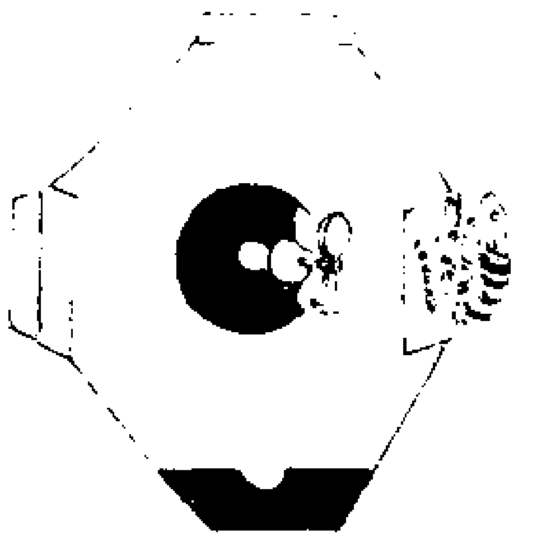
椑





聶崇義集注曰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若未成然鄭又云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註云大棺棺之在表者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各厚三寸（合六寸此爲一重）杝棺一（杝棺木所謂椑棺也）梓棺二（屬於大棺也）四者皆周此從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皆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衽今小要）

駔圭



聶崇義集注曰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路璧琮之斂尸註云以斂尸者於大斂時加之也駔讀爲組渠眉玉飾之溝瑑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尸圭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疏云知於大斂加之者以其六玉所與爲飾明在衣裳之外故知在大斂後加之也云渠眉玉飾之溝瑑者此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於溝渠之兩畔稍高爲眉瑑故以組穿聯六玉溝瑑之中以斂屍也其圭在左已下皆約大宗伯青圭以禮東方之等以屍南首而置此六玉然也疏云璧琮通於天地者置璧於背以其屍仰璧在下也置琮於腹是琮在上也而不類者以背爲陽以腹爲陰故隨屍腹背而置之天地爲陰陽之主人之腹背象之故疏璧琮以通天地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八　十八陽

喪　喪禮四十八

大斂禮記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
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
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於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
疏曰。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
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
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群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
堂上近南霤為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
在作階。斂在基者。以東為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謂諸兄不仕者。
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
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也。雖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
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作。大夫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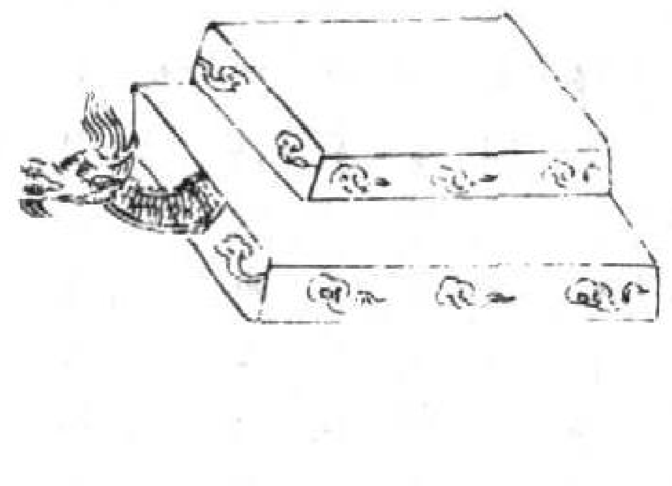
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敷於作階上。供之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
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作階上。於楹間為少南。商祝鋪絞紟衾衣者。
將斂。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
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
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士舉遷尸于
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卒斂者。大斂衣裝畢也。宰告者。太宰也。斂畢。太宰
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
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鄉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
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注云。子弁絰者。未成服者。成服則着喪冠
也。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
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諸侯大夫士喪。將大斂。厥
明國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斂於作。以簟席布絞縮者三。橫者五。
布紟二衾。絞紟如朝服。紟五幅無紞。二衾者或覆或薦之也。如朝服者謂
布精麤如朝服十五升。大夫陳衣於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君無襚。大夫
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以即陳。無襚者不陳不以斂。斂用蒲席。
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其日大斂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內外皆哭。御府先設

大斂牀於大行皇帝西。南首。施席。帷帳如初。所司先陳大斂之衣百二十
稱。及絞紟衾。并六玉於殿兩楹之東席上。南領西上。衣必朝祭。及五時正
服。前二刻。閤門宮殿諸門。諸衛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儀。設皇帝位於殿東間
西向。前一刻。引諸王以下就位。皇弟於皇帝位東稍北。西向南上。皇子於
皇弟之東。亦南上。皇叔在皇帝位北稍西。南向西上。皇叔祖次皇叔之
東。皇從父兄弟在皇子北。稍東南上。諸公主。長公主。大長公主以下。並於
西間北牖下西上。通事舍人引百條並入。依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內高
品。扶皇帝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在位
者皆哭踊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內高品扶皇帝
就次。諸王公主以下百寮各就次。中官內官掌事者皆盥訖。升斂。如小斂
次。加衣畢。乃以組連珪璋璧琮琥璜六玉。而加焉。所司以梓宮龍輴綍等
入陳於殿西階下。至時司空引梓宮升自西階。置於大行皇帝西南首。加
七星版於梓宮內。其合施於版下者並先置之。乃加席褥於版上。以黃
帛裹施仰覆畫日月星辰龍龜之屬。施於蓋。陳衣及六玉。斂訖。中官掌事
者奉大行皇帝即梓宮內。所由先以白素板書。應入梓宮內一物以上稱
名。進入梓宮。然後加蓋。事畢。覆以夷衾。　殯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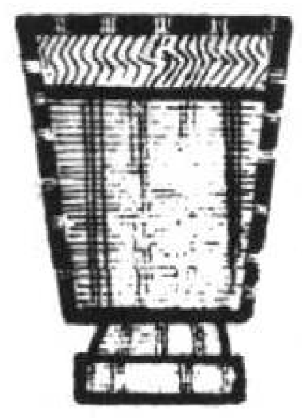
者舒。卑者速。　疏曰。天子諸侯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許其申遠。故
日月緩也。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鬊音舜。綠當為角。謂棺內四隅
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篆。君蓋用漆三衽
三束。用漆者。用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　疏曰。君蓋用漆者。蓋棺上
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
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君殯用輴。欑至於上。畢塗屋。欑猶叢
也。屋殯上如屋覆者也。鬼神尚幽闇。士達于天子皆然。大祝扶熬君四種
八筐。乃塗。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檀弓。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
椁。菆木以周。龍輴如椁而塗之。云以殯以輴車。畫轅為龍。　疏曰。菆叢也。
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以椁者。亦
題湊叢木象椁之形。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
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　疏曰。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
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
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柱為屋覆上。而下四
面盡塗之也。天子之禮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
制。殯於西階之上。天子柏椁。以端方尺。長六尺。題湊四注。題湊謂頭相湊

聚也。合上如屋盡塗之。周禮天官甸師喪事代王受眚烖。（粢盛者祭祀之主也。今國遭大喪，若云此黍稷不馨，使鬼神不逞於王。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田之神。受眚烖，弭後殃。　疏曰：言喪事者，謂王喪。既殯後，甸師氏於大祝取禱詞，禱藉田之神。眚，過也。代王受過烖，止後殃，故鄭此禱也。大祝作禱詞在既殯後者，見大祝職云授甸人禱詞在大斂後，大斂則殯，故知在既殯後。）辛塗幕人張幣，王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幣根云承壓也。）春官大祝大喪，言甸人讀禱。（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烖，大祝爲禱辭授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也。　疏曰：大祝掌六辭，五曰禱，故於王既殯作禱辭，甸人使以禱焉。）小祝設熬置銘。（疏曰：熬謂熬穀，殯在堂時設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云置銘者，銘謂銘旌，書死者名，既殯置於西階上，所以表柩。）祝取銘置于殯，主人復位，踊，襲燭，俟于饌東。（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明，室猶暗，火在地據，執之曰燭。）乃奠。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既大斂，內所由執龍輴右左綍引梓宮就西間，將監引所由并柏盤等升自西階，所由設熬黍稷，盛以八筐，加魚腊等於龍輴側，南北各一筐，東西各三筐。設訖，於西面壘之，先以繡黼覆梓宮，又張幣三重，更以柏木方尺長六尺題湊爲四阿屋，於白泥四面塗之。攢事訖，所司設靈幄於攢宮東，東向，施几案服御如常儀。侍臣捧練裳冠絰杖，盛以箱，就次進皇帝。服訖，諸王公主以下及百寮亦各服其服。光祿卿率齋郎捧饌入，禮儀使引升陳設。訖，禮儀使就位，奏引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

三禮圖龍輴



熬筐



聶崇義集注：龍輴，其制如軼軸，亦長丈二尺，廣四尺，取稱於柩。前一轅，畫龍於轅，加赤雲氣。君殯以輴車，備火之虞。上有四周。　熬者，以火熬穀，使

香。以筐盛之，將塗，設於棺傍，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鄭引士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傍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各一，餘設於左右。加魚腊者，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　大斂奠。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爲君服皆斬衰，唯主人不奠。　疏曰：按士喪禮，主人不親奠，而此下文之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檀弓：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椁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喪事，謂凡奠也。萑，如葦而細者也。敦，覆也。棺在殯則椁敦，既定則如覲，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也。祭於廟同几，精氣合。覲，音古莧反。敦，從報反。）凡喪事仍几。（仍，因也。凶事，謂凡奠也。凡朝夕相見，因喪禮備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皇帝至位哭，內外皆就位哭。大祝酌酒進授皇帝，執爵進奠於饌前，少退。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皆止哭。大祝跪讀文曰：維某年月日，子哀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皇帝：日月遄速，奄其大斂，攀號擗踊，五內屠裂。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尚饗。（其後祝文大約准此。）讀訖，皇帝再拜哭踊，在位者皆再拜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止哭，左右高品扶皇帝還次，諸王公主以下各還次，百寮序出。　成服。周禮春官小宗伯辯吉凶之五服。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凡喪，爲天王斬衰，爲王后齊衰。（王后，小君也。諸侯爲之不杖期。）夏官大僕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也。）天官內司服：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疏曰：外命婦喪衰，謂王服齊衰，於后無服。若九嬪以下及女御，於王服斬衰，於后服齊衰也。）追師（追，丁回反。一曰雕。追，治玉石之名。）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內外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內外命婦，正其服位。（使其屬事之上士。內命婦，謂九嬪、世婦、女御。鄭司農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婦。玄謂士妻亦爲命婦。　疏曰：凡有喪事，內宰皆佐后，使其屬官治外內之命婦，正其服之精粗、位之前後也。）夏官諸子：大喪，正羣子之服位。（疏曰：位，謂在殯宮外內哭位也。正其服者，公卿大夫之子爲王斬衰。）

與父同。杖雜記。大夫之子得行大夫禮。春官肆師。禁外內命男子之喪。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妻爲外。命女。喪服爲夫之君齊衰不杖。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升數與裁制者。鄭司農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此舊說也。喪大記曰。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無七日授士杖。又玄謂授杖日數。王喪依諸侯與。七日授士杖。四制云。　疏曰。凡內命男女。爲王雖有斬不同。其喪皆有升數多少。及裁制。故禁之使依法也。授之杖者。外內命男及內命女。皆爲王斬者。有杖授之。其外命女爲王齊衰無杖。故云且者。見不定之嗣也。喪服爲夫之君。見喪服不杖。齊衰章。內命女三夫人以下者。通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皆爲王斬衰而杖也。言升數者。諸臣妻爲夫之君義服衰六升。諸臣爲王義服斬衰。衰三升半。冠六升。三夫人以下爲王正服斬衰。衰六升。是其數也。言裁制者。喪服云。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已下。具有裁制也。司農所云。授杖之日。仍是四制之文也。王喪。諸臣等無授杖之日數。以諸侯之臣與王之臣同斬衰杖。竹。故授杖日數。亦宜同也。檀弓云。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明子與夫人亦服矣。則天子之子及后亦服矣。五日。官長服。明天子三公已下及三夫人已下亦服矣。但服杖同時。有服即杖矣。唯天子服杖杖。亦當七日矣。是以王喪。約同諸侯之制也。禮記檀弓。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病。）　疏曰。祝。大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　疏曰。官長。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　疏曰。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　疏曰。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按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喪大記。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三日者。始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疏曰。熊氏云。子杖。適女子子在室者。若嫁爲他

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及君之女御婦。皆七日杖也。檀弓。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　疏曰。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齊衰三月。是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爲國君。即此是也。陳寶器周禮春官。天府。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顧命。陳大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輿路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大喪亦如之。（亦出路當陳之。）書。顧命。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嗣君即位。尚書。舜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月正。正月。元日。上日也。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入即位。（云云詳見周喪禮下。）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大圭尺二寸。天子守之。故奉以奠康王所位。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方四寸。邪刻之。用阼階升。由便不嫌。）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太史持冊書。顧命進康王。故同階。）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冊命之辭。大君成王。言憑玉几所道。稱揚終命。所以感動康王。命汝繼嗣其道。言任重。因以託戒。）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用是道。臨君周國。率羣臣循大法。）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言用和道和天下。用對揚聖祖文武之大教。敘成而言。）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言微微我淺末小子。其能父母治四方。以敬忌天威德乎。謙辭託不能。）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禮成於三。故酌者實。）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云云詳見周喪禮下。）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皆布乘黃朱。（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爲庭實。）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爲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贄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諸侯拜送幣而首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荅其拜。受其幣。）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冢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言文武大受天道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惟周家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今王敬之哉。欲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有之教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順其戒而告之。不言率臣。以外見內。惟予一人釗報誥。報其戒。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美。不務咎惡。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致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言文武既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一不二心之臣。共安治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言文武乃施政令。立諸侯。樹以為蕃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言雖汝身在外土為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此督諸侯。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當各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稚子。康王自謂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伊訓。成湯既沒。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云云。詳見商喪禮下。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說齋黃氏曰。案即位之別有四。正嗣子之位。已見始死條下。顧命有王麻冕黼裳。道揚末命。及康王之誥。有惟予一人釗報誥之語。乃既殯之後。嗣君即繼體之位之禮。今附見於此。若踰年合正改元之位。三年合正踐作之位。如春秋元年書即位。則是踰年正改元之位也。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伊尹以冕奉嗣王歸于亳。則是三年正踐作之位也。然崩薨之日。或在歲終。則益有未殯而踰年者矣。故踰年正繼體之位之禮。遂無所附。喪大記禮經。亦止於虞禮。則三年之禮亦無所附。今併列于此記之下。其義則見於春秋傳註疏與喪禮及白虎通之說。所當通考也。春秋文公九年。毛伯來求金。何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據崩在八年。踰年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於其封內二年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

稱子。其既葬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不忍當公位。公羊傳。又按曲禮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註云。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疏曰。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實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王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三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列為諸侯之位。今此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歿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臣　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踰年即位。係臣民之心也。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疏曰。諸侯之禮。既葬成君。先君雖未葬。既踰年而君即位。不可曠年無君故也。釋例云。遭喪繼立者。每新年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之喪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反喪服也。杜引顧命康王之事以譬此者。彼是既殯。此是踰年。雖時不同。取其皆服吉服。事相類耳。又按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定公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薨。五日而殯。殯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　疏曰。公羊穀梁皆云。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案正棺兩楹之間。即禮所謂殯于堂者也。喪大記君薨之禮云。既小斂。男女奉尸夷于堂。鄭玄云。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戊辰去癸亥五日。非正棺之日。不得為正棺即位也。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柩至於廟門。遂入適所殯。鄭玄云。適所殯。謂兩楹之間。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夷之於此。因殯焉。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鄭取二傳之說。言死後外來者。殯在兩楹之間。君謂殯為正棺。則與杜言合矣。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公羊傳。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以輕喻重也。雖為天子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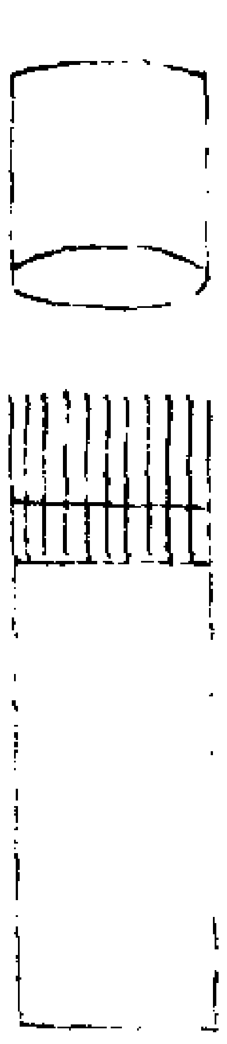
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背音佩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欲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穀梁傳喪廬禮記喪大記居倚廬不塗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宮謂圍障之也禮袒也謂不障 疏曰此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君爲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禮之者禮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註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周禮天官宮正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堊室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疏曰云廬倚廬也者謂於門之外東壁倚木爲廬云舍堊室也者舍對廬爲堊室堊室者兩下爲之與廬異故云堊室也云親者貴者居倚廬者親謂大功以上貴謂大夫以上者居倚廬云疏者賤者居堊室者疏謂小功緦麻賤謂士二者居堊室知義如此者以其經云辨其親疏貴賤明當如此解之也又引雜記者彼是諸侯之臣其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彼註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喪車周禮春官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禈尾櫜疏飾小服皆疏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藩簡車以蒲爲蔽天子喪車之車漢儀亦然犬禈以犬皮爲覆笭故書疏爲揟杜子春讀揟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笭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焉麤音火反釗又音業笭力丁反釗又音冷揟本又作揟同思如反弢吐刀反緣悅絹反下同服音服素車棼蔽犬禈素飾小服皆素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爲蕡麻以爲蔽其禈服以素繒爲緣此卒哭所乘爲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棼扶文反藻車藻蔽鹿淺禈革飾故書藻作䡊杜子春䡊讀爲華藻之藻直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蔽也鹿淺禈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既練所乘䡊音總又音藻孚一音倉會反駹車雚蔽然禈髹飾故書駹作龍髹爲軟杜子春云龍讀爲駹軟讀爲桼也玄謂駹車邊側有桼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桼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髹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雚音丸髹音丸軟音次桼音七䡊胡覧反漆車藩蔽豻禈雀飾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豻胡幹反

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朝夕哭周禮春官外宗大喪則叙外內朝莫哭者內內外宗及外命婦 疏曰經直云外內鄭云內外宗及外命婦則內中以兼外宗外中不兼內命婦也經不云內外宗內外命婦者意欲見內是內宗兼內以見外其外中則不得兼外以見內以其內命婦九嬪叙之也故九嬪職云大喪帥叙哭者註云后哭衆乃哭內命婦九嬪叙之故鄭亦不言內命婦世婦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苛譴也 疏曰大喪謂王喪殯後有朝夕哭事外命婦朝廷卿大夫士之妻內命婦九嬪以下以尊卑爲位而哭而有不敬者則呵責罰之 哭位條內有天子之喪踊姓而哭踊帥命序哭內宗序哭九嬪陀序哭並此條通用當互考禮記雜記朝夕哭不帷緣孝子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廬鬼神尚幽闇也檀弓君於士備入而后朝夕踊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嫁主人哭入則踊 疏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踊哭之事備盡也國君喪嗣國孝子雖朝夕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畢最後故衆士入畢也所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爲節故俟齊也朝夕奠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奠衣服奠衣服今坐上魂衣也 疏曰守祧職云遺衣服藏焉鄭云大斂之餘也至祭祀之時則出而陳於坐上此則奠衣服者也 小斂奠條內有封人飾牛牲等七官又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皆此條所通用此條後凡奠通用當互考朔月月半殷奠周禮籩人喪事共其薦籩羞籩註殷奠時 疏曰殷猶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也 按士喪禮月半不殷奠註云士月半不復如朔月盛奠下尊者 疏云下尊者以下大夫以上有月半奠故士禮月半不殷奠而此有月半奠也 陳小斂條內有封人等七官陳大斂條內有司几筵設葦席素几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皆此條通用此條凡後殷奠通用當考禮記曾子問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註見前大斂奠 文獻通考馬端臨按儀禮正經所載惟士喪禮而天子諸侯大夫之禮闕焉勉齋黃氏著儀禮經傳通解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然後粲然可考今所叙國恤於黃氏禮書中撮取其專言天子喪禮處次第其節奏如前以見三代國家之制然禮記所言君皆國君也其專言天子者無幾而註疏家以諸侯之禮通於天子亦可叅見周禮所言雖皆天子之禮然惟職掌所及則載之而不關於職掌者無可考則亦豈無遺軼始叙其所可知者耳自始死至殷奠叙于此而卜宅以至窆虞則叙於山陵條下至於與臣民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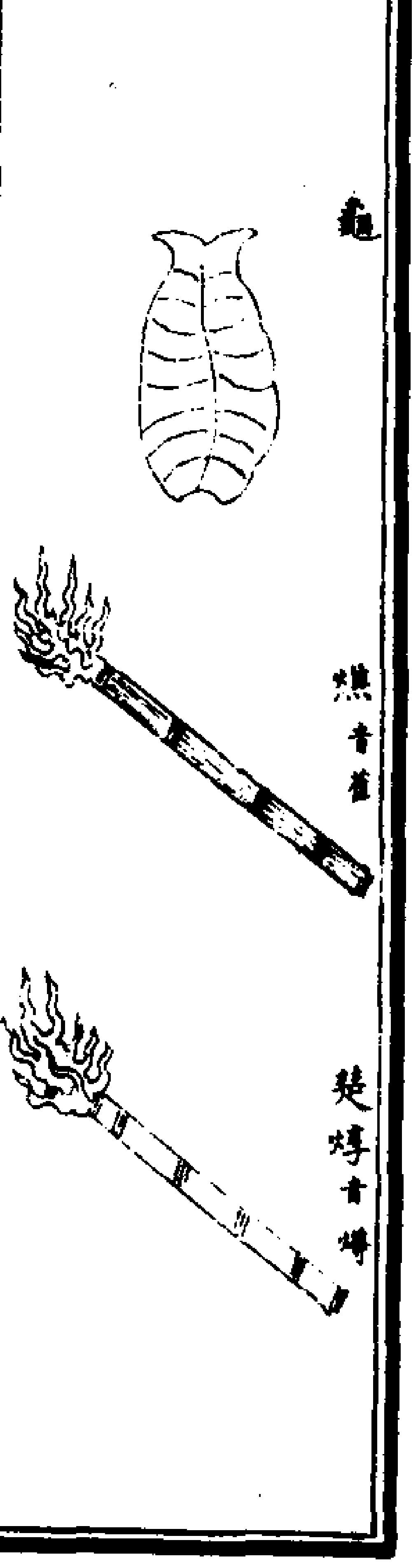
之禮。則自有貴人專書。吏下贊。達卜宅。周禮春官小宗伯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竁音絹。又李休杜昌銳反。鄭音穿。兆。墓塋域。甫。始也。鄭讀竁為穿。杜讀竁為毳。謂葬穿壙也。疏曰。亦如上獻明器哭之。但明器材哭於殯門外。此卜葬地殯所則哭。亦與在殯所哭之相似。故云亦如之。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疏曰。圖其丘壟之處。後須葬者依圖置之。造塋者如文王都豐而葬於畢。即是造塋也。文王當居中。武王以次居昭穆之位。至平王東遷葬于洛。則又為造塋者。葬居其中。而子孫以次居昭穆。是先弟及。則以兄弟為昭穆。與置廟同也。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凡死於兵者。不入兆。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凡有功者居前。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侯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曰。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爾雅曰。上之高者曰丘。是自然高者。聚土曰封。是人身為之。故以之命尊卑。引漢律以況周制。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為之尸。甫。始也。請量度所始竁之處地。為尸者。成葬為祭墓之尸也。鄭司農云。既有日。有葬日也。始竁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為之尸。疏曰。大喪。謂王喪。請度甫竁者。謂冢人請於冢宰。量度始穿地之處。及竁。以度為丘隧。隧。羨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定器下棺豐碑之屬。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以咸。疏曰。上經已甫竁。此經復之及竁者。此更本初欲竁之時。先量度作丘作隧道之處。廣狹長短。故文重耳。天子有隧。諸侯已下有羨道。隧道則上有負土。若鄭莊公與母掘地而相見也。羨道無負土。鄭舉羨為況耳。春官。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疏曰。喪。謂卜葬宅及日。皆亦奉龜往卜處也。大卜。凡喪事命龜。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疏曰。天子卜葬日。與上同。其宅亦卜之。與士異。孝經云。卜其宅兆。亦據大夫以上。若士則筮宅也。大喪小宗伯卜葬兆。禮記檀弓。葬於北方北首。疏曰。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既定陵地。擇地使就其所卜筮之。將卜。使者吉服。掌事者先設使以下次於陵地東南。使者至陵地。侍於次。太常卿莅卜。服祭服。祝及卜師筮師凡行事者皆吉服。掌事者布筮席於玄宮位南。北向西上。贊

者引莅卜者及太祝立於筮席西南。東向南上。卜師立於太祝南。東面北上。贊者引使者指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玄宮位北。向立。贊者立於使者之左。少南。俱北向立定。贊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莅卜者進立於使者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櫝出筴。兼執之。執櫝以擊筴。進立於莅卜者前。東面南上。莅卜者命曰。維某年月朔日。子哀子嗣皇帝某謹遣某官某乙奉為考大行皇帝度茲陵兆。無有後艱。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於右。旋就席北坐。命龜曰。假爾泰龜有常。命筮曰。假爾泰筮有常。遂卜筮訖興。各以龜筮東面占曰。從。還本位。贊者進使者之左。東面稱禮畢。贊者遂引使者退。立於東南隅西面。若不從。又擇地卜筮如初儀。

三禮圖著



聶崇義集注。將葬筮宅。冢人營之。注云。宅。葬居也。營猶度也。掘四隅外其壤。掘其中。南其壤。為葬將北首故也。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兆。所營域也。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辭宜右。執筮者東面。抽上韇。兼與執之。南面受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度。謀。茲。此。基。始也。言為其父筮葬居。今謀此以為幽冥居兆域之始。得無後將有艱難乎。艱難。謂有非常。若崩壞。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之。畫地識卦者在左。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著。士禮略也。中封者中央壤也。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及主人。命筮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又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從。猶吉也。若不從。更擇地。筮如初儀。按上大夫已上至天子。卜而不筮。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下大夫與士則筮宅卜日。此經是也。又賈釋云。不述命。士各士禮略者。但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已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直有一者。即上經直有命筮。無述命。假即爾大筮有常。即是述命之事也。



孫崇義集注將葬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焞置于燋在龜東註云楚荆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燋炬也所以然火者也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鄭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涖臨也吉服玄端占者三人掌玉瓦原三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東上席卜者于闑西閾外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絰左擁之涖卜即位于門東西面涖卜族長也史西面者當代主人命卜卜人從塾上抱龜燋向閾外先奠龜于席上西首復奠燋在龜北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謂授宗人也故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以示涖卜也涖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涖卜者命命曰哀子某來曰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

註云考登也鄭註周禮訓登爲上降下也言卜此日葬神之上下得無近於咎悔乎言鬼神之上下總指一切神無所偏指也咎悔亦謂墳塚有所崩壞也宗人許諾不述命授卜人龜負東扉立俟龜之兆卜人坐作龜興作猶灼也興起也宗人受龜示涖卜涖卜受視反之宗人宗人卻也退東面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涖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龜復執之并鄭禮記檀弓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刎勿粉反徐亡粉反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疏曰謂王殯後事也百祀畿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爲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栢椁以端長六尺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疏曰栢椁者謂爲椁用栢也天子栢諸侯松大夫栢士雜木也鄭註方相職云天子椁栢黃腸爲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栢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註云以端者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內知其方蓋一尺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據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爲題湊湊嚮也言木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爲壘椁材從下即題湊椁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一尺皇氏之義非也喪大記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柷昌六反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疏曰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云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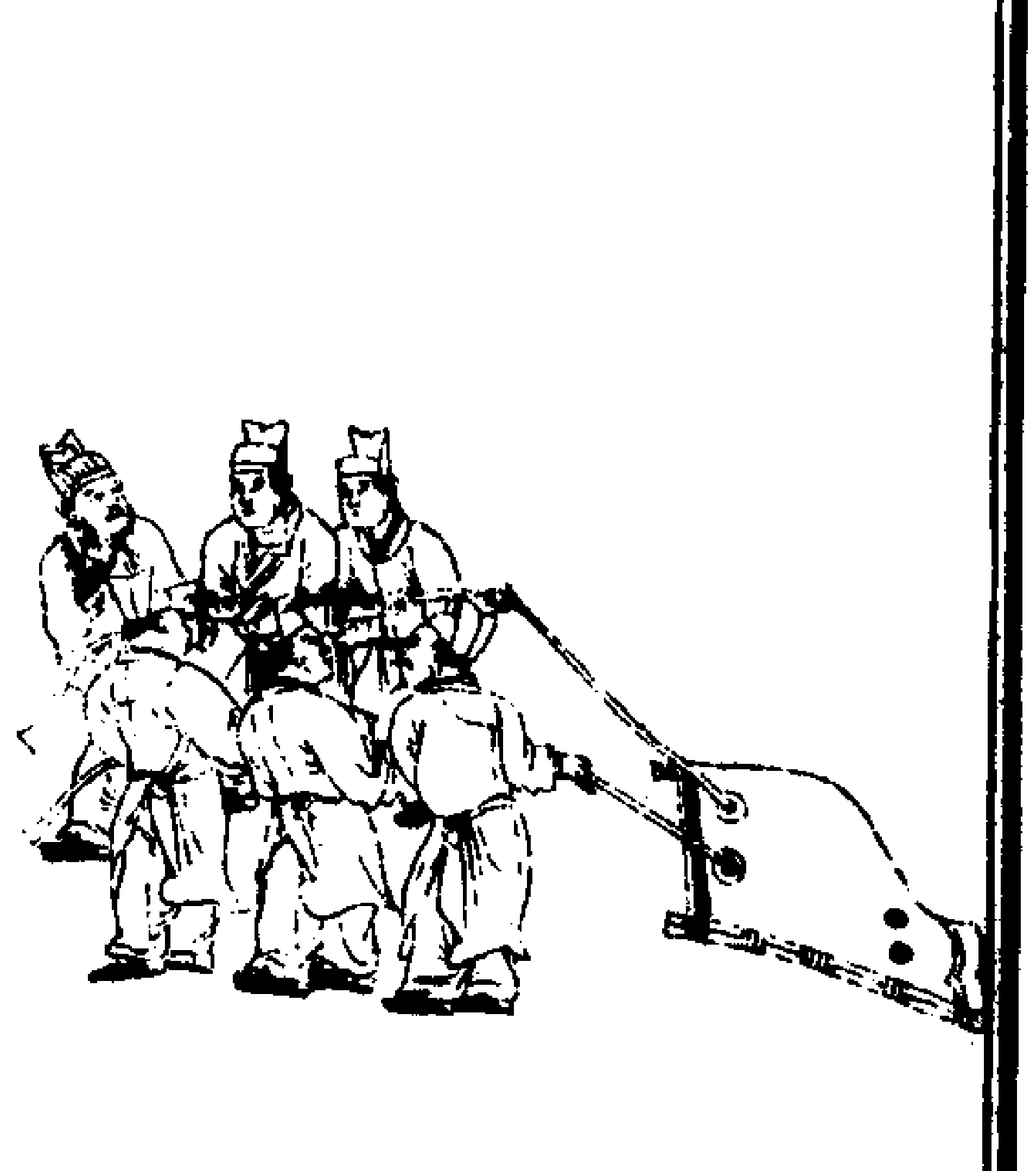
獻明器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及執事眂葬獻器遂哭之執事蓋梓匠之屬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疏曰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云執事眂葬獻謂獻明器之時小宗伯哭此明器哀其生死異也將葬獻明器之材者見士喪禮云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綪主人徧視之如哭椁獻素獻成亦如之註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是其事也云王不親哭有官代之者此士喪禮主人親哭以其無官今王不親哭以其有官有官即小宗伯哭之是也後陳明器一條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陳朝祖奠周禮天官世婦掌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爲齍盛摡古愛反摡拭也爲猶差擇拭音式齍也疏曰喪紀謂大喪剝廟設祖奠及大遣奠時也內豎若有喪紀之事則爲內人之蹕內人從世婦於廟者內豎爲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此謂喪朝廟爲祖奠遣奠時也皆爲外人蹕止行人也鄭知內人從世婦者內人卑不專行事明此內人從世婦而濯摡及爲粢盛也內豎掌內小事以其蹕止行人既是小事故還內使豎蹕也小歛條內有封人等亡官大歛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薦條內有籩人共薦籩羞籩外饔共鼎俎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皆此條所通用此以上兩條祖奠遣奠通用當互考

啟周禮春官喪祝及辟令啟鄭司農云辟爲發塗椁也令啟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如斧加椁上畢塗屋疏曰除菆塗棺者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椁菆塗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啟前十日皇帝不坐以通山陵前啟一日門下省奏某日某時啟太極殿攢宮啟日之晨奉禮郎設御位於太極殿之東間當幃門西向諸王位在後以南爲上典儀設鄭公介公皇親諸親文武九品以上及前資常參官都督刺史版位於太極殿中庭又設蕃客酋長位於承天門外之西僧道位

於承天門外之東並以北爲上左右金吾與諸軍計會量抽隊仗隨便設禁其日質明皇帝服初縗絰杖入就位晨哭諸王與縗絰去杖就位哭郡公介公皇親諸親等及文武九品以上各服初喪服去杖入就位哭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郡縣主等亦縗服入就內位哭中官皆布巾喪服侍衛晨哭並再拜退位通事舍人引蕃客首長及僧道分位於承天門外之位啓前二刻所內由設奠席及香燭於帷門之外奉禮郎設盥洗於東階下西南北面盥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向設太尉版位於東南西向設司空位於太尉位之南少退禮生一人執拂梓宮之中陪其後設禮儀使位於太尉之北少退禮官等陪後設監祭使位於禮儀使之下光祿卿與太常之饌候於東階下又於饌上設罇坫位於奠席東南北向加勺冪禮儀使立於罇坫東御史立於罇坫西太祝奉禮郎位於罇坫南爲位禮官在禮儀使後啓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禮官贊執事官入就階下位禮儀使奉橫行以西爲上再拜訖升就位禮官省饌訖贊光祿卿引饌升自東階別帷門外席上近侍引皇帝具縗絰入就位哭踊禮儀使前進跪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諸王妃主等並各就位晨哭禮生引太尉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各入就位禮官贊太尉再拜又一人贊群官再拜哭十五舉聲禮官各贊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樽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齊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皇帝之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皆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醴齊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及禮儀使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訖皇帝退就次禮生引司空執巾升自東階於攢宮南北向立司空跪啓曰謹以吉辰啓攢塗告訖太尉哭群官皆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序出掌事者升徹攢塗徹訖司空以巾拂拭梓宮覆以夷衾綃幕內所由周迴設帷及施常食之奠如常儀訖禮儀使升就舊位禮官陪從皇帝縗絰就哭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皇帝哭擗踊禮儀使請再拜皇帝哭盡哀禮儀使跪奏請止哭降出群官再拜哭十五舉聲訖又序出太極門外北向重行立班奉慰如常儀退

三禮圖輁軸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注云遷徙也徙于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爲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軸輁軸也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爲軹軸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大夫諸侯已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疏云軸輁軸者下記云夷牀輁軸是也云軸狀如轉轔者此以漢法況之漢時名轉軸爲轔轔即輪也故士喪禮云升棺用軸注云軸輁軸輁狀如牀軸其轔也挽而行是輪爲轔也云刻兩頭爲軹者以軸頭爲軹刻軸使兩頭細穿入輁之兩髀前後二者皆然云輁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關軸焉者此輁既云長如牀則有先後兩畔之木狀如牀髀厚大爲之兩畔爲孔著金釧於中前後兩畔皆然然後關軸於其中言程者以其厚大可以容軸故名此木爲程云大夫諸侯已上有四周謂之輴者大夫殯葬雖不用輴士朝廟皆用輁軸則大夫朝廟當用輴諸侯天子殯葬朝廟皆用輴但天子畫轅爲龍謂之龍輴大夫諸侯雖不畫轅以其皆有四周故同名爲輴崇既依圖云輁軸與輴長一丈二尺廣四尺士漆大夫以朱飾與浴牀則天子畫轅爲龍加赤雲氣

朝祖奠遣車爲周禮天官閽人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止行者廟在中門之外

疏曰大喪以下朝廟及出葬之時宮中及廟門皆設門燎蹕止行人也燎地燭也者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對人手執者爲手燭故云地燭也又云廟在中門之外者謂若小宗伯云左宗廟是也

設燎燎內有委人共薪蒸司烜氏共墳燭庭

除右堂上二埽三除並此條所通用當考秋官士師諸侯爲賓則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疏曰大喪在宮中謂朝廟亦在宮中爲蹕也天官內豎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喪遷者將葬朝于廟 疏曰將葬而往朝七廟則亦使內豎在車前蹕止行人也秋官大司寇前王大喪亦如之大喪所前或嗣王 疏曰喪是王喪使云前王明是嗣王也言或者或是先后及王世子皆是大喪若先后及世子大喪則王爲正也小司寇前王蹕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后世子之喪亦如之疏曰謂后世子之喪當朝廟之時王出入亦爲王而辟也地官閭胥凡喪紀之數聚衆庶喪紀大喪之事 疏曰王家喪紀閭胥爲之聚衆庶以待驅使也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衆庶所致役也鄭司農云六引謂喪車索也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紼 疏曰至葬之月而葬大司徒則檢校挽柩之事云衆庶所致役也者但六鄉七萬五千家唯取一千人致之使爲挽柩之役也司農云六鄉主六引則此經是也云六遂主六紼者案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在棺曰紼見繩體行道曰引見用力互文以見義也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屬音燭紼音弗 致役致於司徒將葬上事及窆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陳役者主陳列之耳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遠相終始也 疏曰殯及引皆六鄉役之其葬上事及窆等六遂役之葬上則說載下棺之等窆謂穿壙之等不言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略也必致於司徒者司徒雖主六鄉亦兼掌六遂之役故也云紼舉棺索者在棺則曰紼在道則曰引六遂之役不在道故據在棺而言紼也云陳役者謂下棺之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故知謂陳列之也按大司徒職云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此遂人云帥六遂之役屬六紼及窆陳役以六鄉從役主殯及啓朝爲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柩於蜃車屬六紼則六遂爲終也至於大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爲始至壙窆之下棺則還使六遂爲終以二處各自爲終始故云即遠爲終始也小司徒大喪帥邦役治其政教喪役正棺引窆復土 疏曰言正棺者謂君七月而葬朝廟之時正棺於廟引謂葬時引柩車自廟至壙窆謂下棺於坎天子六紼四碑背碑挽引而下棺云復土者掘坎之時柩上間外下棺之後反復此土以爲丘陵故云復土也鄉師大喪用役則

帥其民而至遂治之治謂監督其事 疏曰言大喪用役謂君喪時執六引之等鄉之大夫既主鄉民使用鄉民之時鄉師遂治之監督謂監當督察其事以上五條柩行通用內遂人小司徒二條并窆通用當互考春官喪祝及朝御匶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柩也禮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於廟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 疏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從夜將曉與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輴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案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案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周禮異未通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用軸既夕是周公正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言凡不殯于廟不祔于姑則不致明正禮得殯于廟發凡則事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凡鄭引之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喪祝乃奠玄謂乃奠朝廟奠 疏曰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設奠乃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兩楹之間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 疏曰王及后喪七月而葬將葬當朝六廟後乃朝祖廟祖廟中日昃爲祖奠厥明將去爲大遣奠皆有沃盥之事地官遂師大喪共蜃車之役蜃車柩路也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稍人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蜃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與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曰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遂來 疏曰按遂人職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紼又遂是野縣致得邦縣六遂蜃車之事也司徒旣官卿掌徒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此經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之喪柩路皆從遂人來可知春官巾車小喪共匶路 疏曰言小喪據王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喪中可以兼之柩車即蜃車夏官圉人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喪紀之馬從使所薦馬 疏曰謂將葬朝廟時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天子朝廟亦當在祖廟中陳設明器之時亦遂人薦馬及纓入廟陳

（之。此爲謂撰駕乘車。）廞馬亦如之。（廞馬遣車之馬。人捧之。亦牽而入陳。　疏曰。此遣車。則天子九乘。載所苞遣奠以入壙。皆人捧之。云亦牽而入陳者。亦於祖廟陳此明器也。但遣車及馬。各使人別捧。故上注云。行則解脫之是也。柩行適用者。廞馬一疋。陳明器適用。）禮記曲禮。祥車曠左。（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　疏曰。葬時魂車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　曲禮已上四條。柩行適用。又主墳壙。陳車芝條。喪不以制。此條適用。當五。有）雜記。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于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御柩者。居前導正之。　疏曰。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正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於兩楹間是也。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喧囂也。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鐸令於衆也。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按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非掛鄉遂之殊。止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

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乘人謂使人執引也。專道。人辟之。　疏曰。言士喪與天子三事同。終夜燎。一也。乘人。二也。專道行。三也。柩遷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也。不用馬。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儀禮既夕禮。諸侯大夫士喪柩既朝。乃薦車東榮北輈。（薦進也。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今時爲之魂車。輈。轅也。車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薦乘車。鹿淺幦。干笮革靾。載皮弁服。纓轡貝勒。懸于衡。（士乘棧。康淺。鹿夏毛也。淺幦。覆笭也。玉藻曰。士齊車鹿幦豹植。干楯也。笮。矢箙也。靾。韁也。所謂韁之屬。道車曰棧。孤卿所建。皮弁服者。視朔之服也。貝勒。貝飾勒也。有干無兵。有箙無弓矢。明不用也。幦音覓。靾息列反。）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燕出入之車。朝服。日視朝之服。玄衣素裳也。）槀車載蓑笠。（槀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也。蓑笠備雨服也。凡道車槀車之纓轡及勒。亦懸于衡。）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駕車之馬也。每車二疋。纓。馬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絛絲也。飾之如罽。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絛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馬其詣廟中。凡入門者三分庭一在南。）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也。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賓出。主人送于門外。有司請祖期。主人入袒。乃載。踊無筭。卒束。襲。（袒爲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謂此車也。）降奠當前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也。亦在柩東。西束有前後也。腢。五回反。）杜佑通典。宋崔元凱喪儀云。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疏布幘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　載。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乃載。（祖爲行始。其序載而後飾。　疏曰。案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卻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之屬。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之。其序載而後飾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於文倒。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一鳳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三　十八陽

喪

公卿士庶喪禮一

公卿士庶喪禮孝慈録御製孝慈録序　喪禮之說聞周朝已備至秦火乃亡漢儒采諸說以成書號曰周禮儀禮或云新書而未行歷代儒臣往往以爲定式以佐人主若識時務者則采可行而行之其有俗士執古以臣君君不明斷是以妨務而害理中遺蔽焉朕觀其所以於事甚繁洪武七年秋九月貴妃薨勅禮官以定儀詔翰林稽諸古典三日而後來奏人各以周禮儀禮以爲定式所云父在爲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又引子游問孔子魯昭公之服有二以孔子不許爲必然朕思之再三迂儒俗士果不識時務孰不知孔子之說有大儒存焉宰予問期年之喪可服孔子以爲不仁與昭公之事何異乎不然當是時諸侯不有天王而自尊孔子務以三綱五常教不善昭公諸侯也其喪禮久出天王問孔子欲更其禮可乎在孔子必不敎人不忠所以不言期之喪及宰予問居之論孔子卻言其非可見母之期服不近人情焉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

非今昭然矣且禮出於天子上行下效焉今天子皇子母服期庶母則無服五服之外則不服若以其說爲必然則先之德靡矣堯乃親九族而平章百姓豈獨五服之外者無於是命諸儒通致諸書以報又數日來奏古今論喪服者凡四十有二人願服期年者十四人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比服期年者增倍由是觀之三年之喪豈不合人情者乎夫父母之恩一也父服三年父在爲母則期年豈非低昂太甚乎其於人情何如也且古不近人情而太過者有之若父母新喪則或五日三日或六七日飲食不入口者方乃是孝朝抵暮而悲號焉又三年不語焉禁令服內勿生子焉朕覽書度意實非萬古不易之法若果依前式其孝子之家爲己死者傷見生者十亡八九則孝禮頹焉民人則生理罷焉王家則國事紊焉又聞周公無逸篇述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時厥後惟耽樂之從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壽可稽而短可考豈不明矣然周公止知如是不知定期服已失人倫終致後王壽短而社稷移者亦由庶母無服焉或父歸而子乘之人倫安在所以壽促而王綱解迂儒訖然我朕觀官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爲朕肱不才暴貴其身致君非刺文義優游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

禮之論，許文之變態，迂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均見其情甚不難矣。每閱漢唐有忌議喪事者，在朕則不然。禮樂制度，出自天子，於是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使内外有遵守。洪武七年冬十一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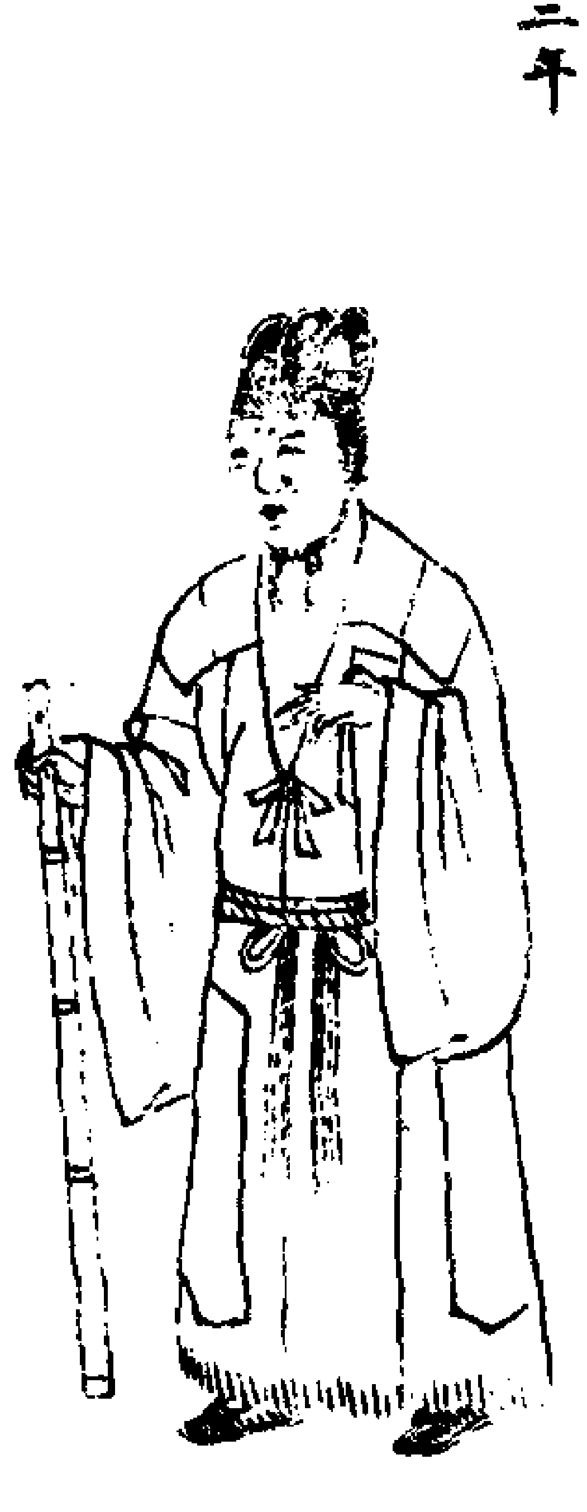
古今論母喪服者凡四十二人。　願服三年者二十八人。　願服期年大功等服者十四人。　三年者二十八人。　聖賢定論三人。　論語：孔子謂宰予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中庸：孔子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孟子謂滕文公曰：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春秋左氏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歷代願服者二十五人。　魯昭公爲母夫人歸氏服三年（出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前漢河間王良服其母喪三年（良獻王五世孫，出前漢書）。前漢丞相公孫弘服其母喪三年（弘武帝時人，出前漢書）。前漢薛修服其母喪三年（修丞相薛宣之弟，出前漢書薛宣傳）。後漢韋彪服父母喪三年（彪明帝時人，出後漢書韋彪傳）。後漢桓郁服其母喪三年（郁章帝時人，出後漢書桓榮列傳）。後漢東平王敞服其母喪三年（敞安帝時宗室，出後漢書列傳）。後漢安帝詔長吏不爲親行三年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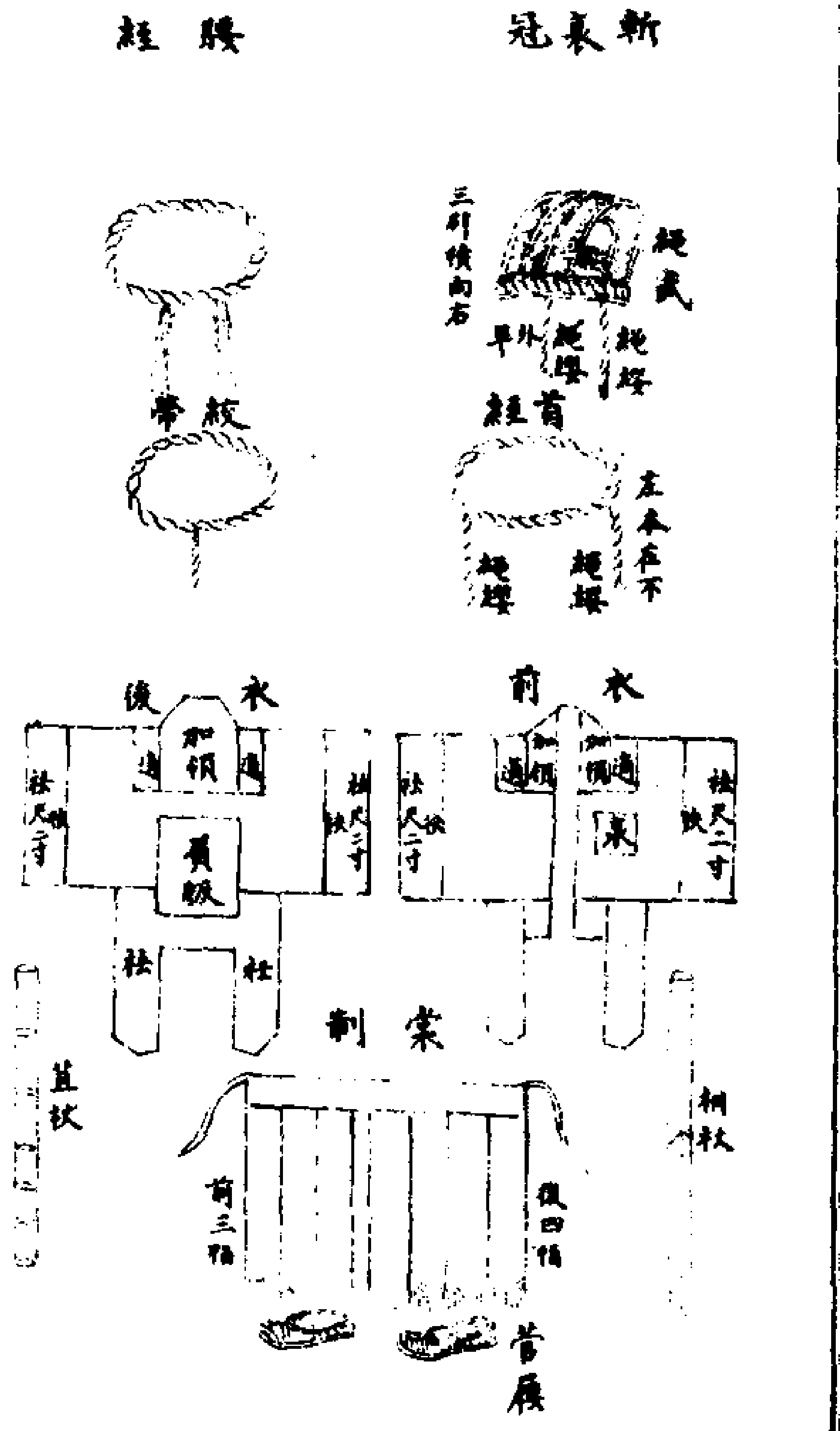
者，不得選舉（出通鑑綱目）。司徒劉愷上言：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宣美風俗，宜以身先之。乃詔大臣行三年喪（愷安帝時人，出東漢會要）。陳忠上疏曰：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王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三年（忠安帝時人，出東漢會要）。後漢東海王臻服其母喪三年（臻順帝時人，出後漢書）。後漢桓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出通鑑綱目）。後漢桓帝延熹九年，荀爽對策曰：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爽桓帝時人，出東漢會要）。晉武帝居王太后喪，一遵古禮，素服以終三年（出晉書本紀）。晉康帝居杜太后喪，周忌，有司奏期年應改服，詔不從，素服如舊（出通典）。後魏孝文帝居太后馮氏喪，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出通典）。後周高祖居叱奴太后之喪，處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卒於三年之制，五服之内，亦令依禮（出通鑑綱目）。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曰：夫禮緣人情而立制，因時事而爲範，變古者未必是，循舊者不足多也。至如父在爲母服止一期，雖心喪三年，服由尊降，竊謂子之於母，慈愛特深，生養勞瘁，恩斯極矣。今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出唐會要）。唐玄宗開元禮：五服之制，父在爲母加服齊衰三年。開元七年，嘗欲其制，至二十

年，以齊衰三年爲定，及頒禮，乃一切依行焉（出唐會要）。刑部郎中田再思議曰：父在爲母三年，行之已踰四紀，編之於格，服之已久。前王所是，疏而爲律，後王所是，著而爲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而欲服之期年，與伯叔母齊乎（再思玄宗時人，出通典）。唐張説爲兵部侍郎，以母喪免，既期年，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天下高之（説玄宗時人，出唐書張説傳）。唐太宗廣德二年，勅三年之喪，謂之達禮，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出唐會要）。唐李晟二子愿、憲居母喪，大祥而除，官嚴奏二子終禫而後朝請（晟德宗時人，出唐會要）。宋仁宗寶元中，王恪言父母相繼亡歿，乞通持五十四月服，制詔許通持服（出宋會要）。宋神宗熙寧七年，命官參酌舊例，定爲新式，三年之喪，父母及繼母慈母、已所生母，並三年（出宋會要）。　期年及大功等服者一十四人。　齊宣王欲短喪（孟子非之，出孟子）。前漢丞相翟方進，喪母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方進成帝時人，出前漢書列傳）。晉武帝武元楊后之喪，既葬，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宜從制俱釋服（靖武帝時人，出晉書）。晉太宰武陵王有所生母喪，求齊衰三年，詔服大功（武陵王惲帝時宗室，出通典）。晉梁王遵母喪，求服三年，詔服大功（遵晉哀帝時宗室，出通典）。晉哀帝周太妃薨，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虨哀帝時人，出

通鑑綱目）。晉孝武帝太子所生母陳淑媛卒，有司請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出通典）。唐玄宗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準禮，父在爲母服期年（履冰玄宗時人，出唐書儒學傳）。元行沖奏曰：父在當爲母齊衰期，而心喪三年（行沖名澹，玄宗時人，出唐書儒學傳）。唐德宗有后喪，皇太子及舒王誼將行三年之制，柳冕奏太子請依魏晉故事，卒哭而除服，心喪終制（冕德宗時人，出唐書列傳）。穆質上疏，言遵三年之制，則太重，從三十日之服，則太輕，惟行古之道，以期年乃得禮之中（質唐德宗時人，出唐書列傳）。宋太祖母杜太后之喪，太祖及弟光義、光美，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釋服（出宋史）。

斬衰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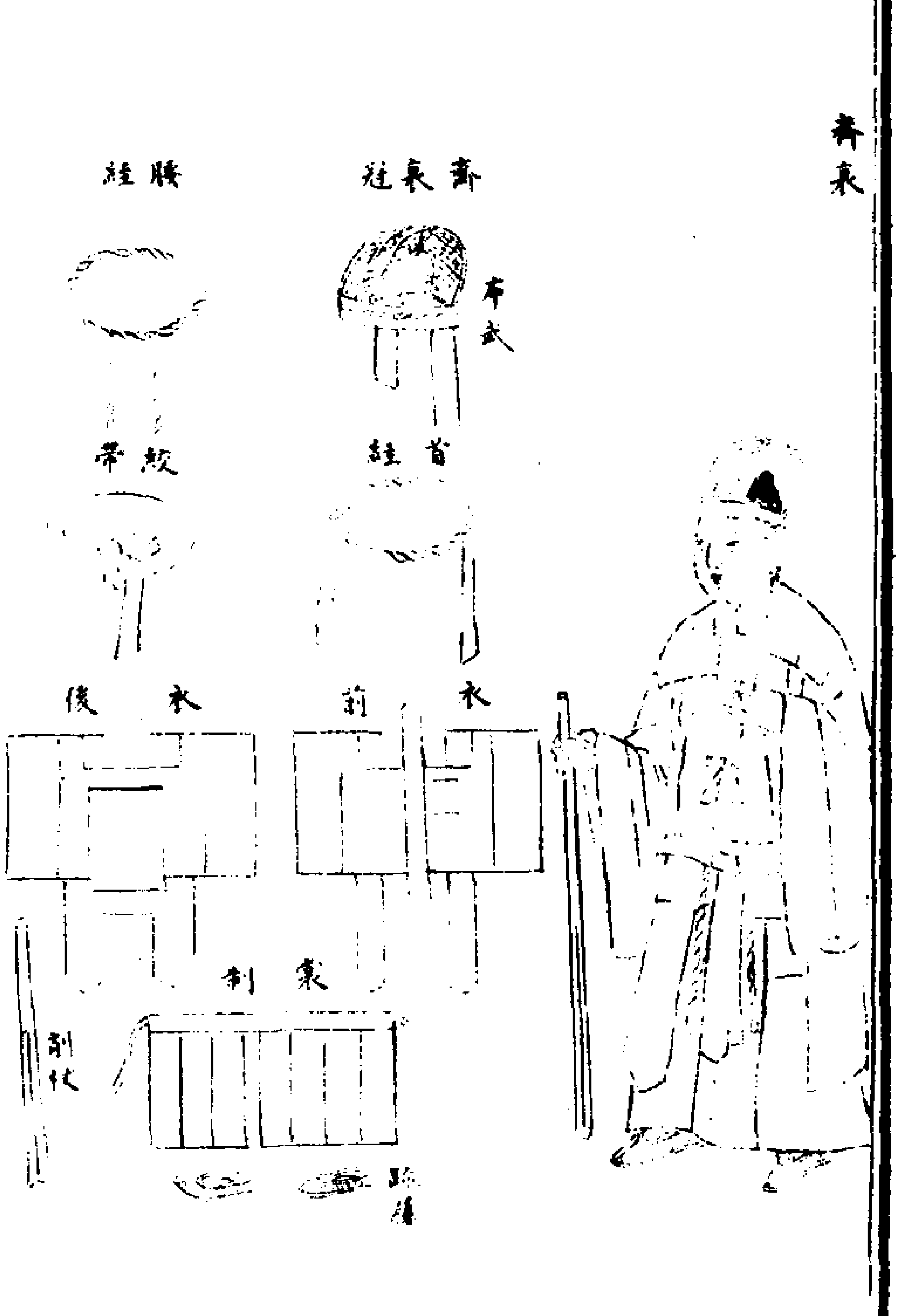


斬衰制度　按朱文公家禮云。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麤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負版在背者，以其負荷悲哀在於背也。）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衰之言摧也。衰當心者，明孝子有哀摧之志也。）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頭相着為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左右辟領謂之適者，以哀戚之情當有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也。）兩腋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卻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㡇謂屈其兩旁相着而空其中。　其用布與裁制之法。按楊復附註喪禮記云。衣二尺有二寸。蓋指衣身自領至腰之長而言。用布八尺八寸。中斷以分左右為四尺四寸者二。又取四尺四寸者二。中摺以分前後為二尺二寸者四。疊為四重。從一角當領處四寸下。取方裁入四寸。乃所謂適辟領者。辟猶闢也。從一角當領取方裁開入四寸。故曰辟領。以此辟領四寸。反摺向外。加兩肩上。以為左右適。辟領四寸既反摺向外。加兩肩以為左右適。故後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脊相並。謂之闕中。前之左右各有四寸虛處。當肩相對。亦謂之闕中。通八寸。此則衣身所用布之處與裁之之法。別用布一尺六寸以塞前

後闕中。布一條。縱長一尺六寸。橫闊八寸。又縱摺而中分之。其下一半裁斷兩端各四寸。除去不用。只留中間八寸。以加後之闕中。元裁辟領處。而塞其闕。當脊相並處。其上一半全一尺六寸不裁。以布之中間從項上分左右對摺向前垂下。以加於前之闕中。與元裁斷處當肩相對處相接。以為左右領。夫下一半加於後之闕中者方八寸。而上一半從項而下加前之闕中。又倍為一尺六寸。此則衣領所用之布與裁之之法。凡衣裳用布一丈四寸者。衣身八尺八寸。衣領一尺六寸。合為一丈四寸。此是用布正數。又當少寬其布。以為針縫之用。此即衣身衣領之數。若負衰帶下及兩衽。又在此數外。但領必有袷。古者布幅闊二尺二寸。除衣領用布闊八寸外。更餘闊一尺四寸。而長一尺六寸。可以分作三條。足用為袷。又按喪服記及註。袂二尺二寸。緣衣身二尺二寸。故左右兩袂亦二尺二寸。欲使縱橫皆正方。袂尺二寸。袪乃袖口。袂二尺二寸。縱合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以為袖口。衣帶下尺。緣古者上衣下裳分別。上下不相侵越。衣身二尺二寸。僅至腰而止。無以掩裳上際。故於衣帶之下用縱布一尺。上屬於衣。橫繞於腰。以腰闊狹為准。所以掩裳上際。綴兩衽於其旁。　度用指尺。以中指節為寸。　冠制。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為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為三㡇。皆向右。縱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為武。屈冠兩頭入武內。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為纓。結於頤下。　首絰。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項過後。以其本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以固之。如冠之制。　腰絰圍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　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為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左過後。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　杖。父用竹。本在下。母用桐。上圓下方。　菅屨。以菅草為屨。若今之蒲鞋。　婦人用極麤生布為大袖。孝衫長裙蓋頭。皆不緝。竹釵。麻鞋。衆妾則以背子代大袖。凡婦人皆不杖。

斂服。　子為父母。　庶子為所生母。　子為繼母。　子為慈母。（母卒，父命他妾養己者。）子為養母。（謂自幼過房與人。）女在室為父母。　女嫁反在室為父母。（謂已嫁被出而歸在父母家者。）嫡孫為祖父母承重。及曾高祖父母承重者同。（父不在，故嫡孫為祖承重服。若父祖俱亡，而孫為曾高祖後者同。）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　為人後者為所後祖父母承重。　夫為人後，則妻從服。　婦為舅姑。（即公婆。）庶子之妻為夫之所生母。　妻妾為夫

齊衰



齊衰制度　按朱文公家禮云齊衰者用次等麤生布緝者緝也緝其傍及下際餘同斬衰之制　冠制以布爲武及纓餘同斬衰　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七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斬衰絰同　腰絰圍五寸餘制同斬衰　絞帶齊衰以下以布爲之而屈其右端尺餘　削杖以桐爲之上圓下方　疏履麤履也以疏草爲之　婦人衣服制同斬衰但用布稍細大功以下同

齊衰杖期　服制同前　叙服　嫡子衆子爲庶母（謂父之妾）嫡子衆子之妻爲夫之庶母　爲嫁母出母（即親生母因父卒改嫁及父在被出者）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　夫爲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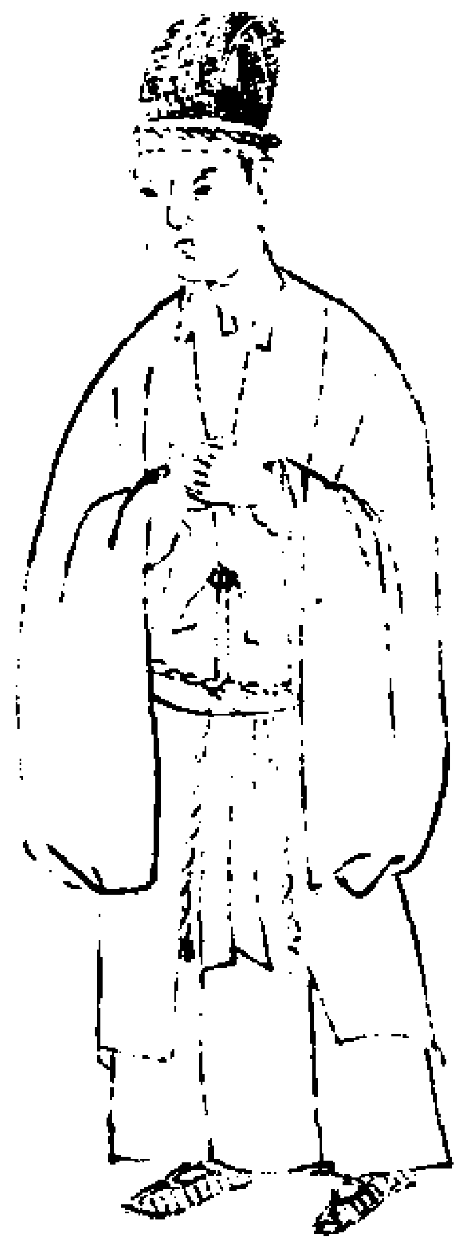
齊衰不杖期　服制同前　叙服　父母爲嫡長子及衆子　父母爲女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亦同）繼母爲長子及衆子　慈母爲長子及衆子　孫爲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爲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爲兄弟　爲兄弟之子及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姪男及姪女）爲姑及姊妹在室者（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同）（妾）妾爲夫之長子及衆子爲所生子　妾爲嫡妻　嫁母出母爲其子　女在室及雖適人而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及兄弟之子（姊妹及姪女在室者同）繼母改嫁爲前夫之子從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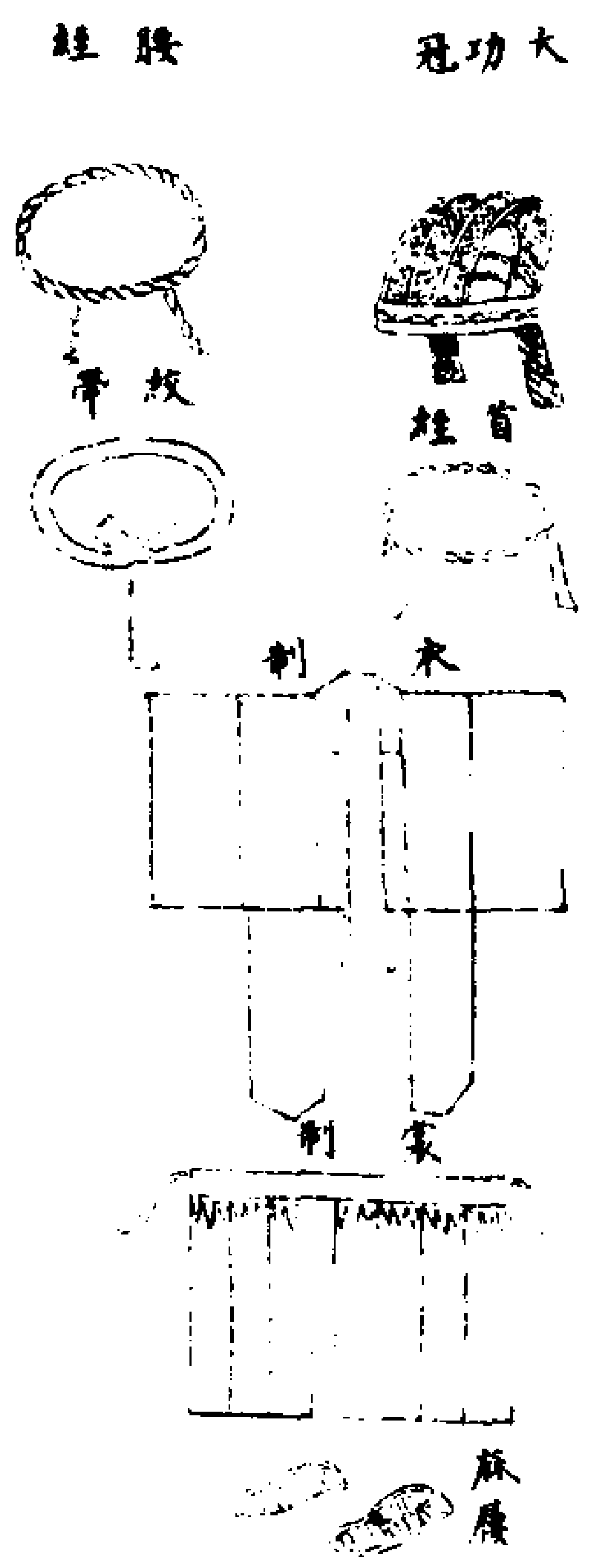
爲繼父同居兩無大功之親者（謂繼父無子孫伯叔兄弟己身亦無伯叔兄弟之類）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子　婦人爲夫親兄弟之女在室者　女出嫁爲父母　妾爲其父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即本生父母）女適人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祖爲嫡孫　父母爲長子婦

齊衰五月　服制同前　叙服　爲曾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

齊衰三月　服制同前　叙服　爲高祖父母（女雖適人不降）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同居者　爲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

大功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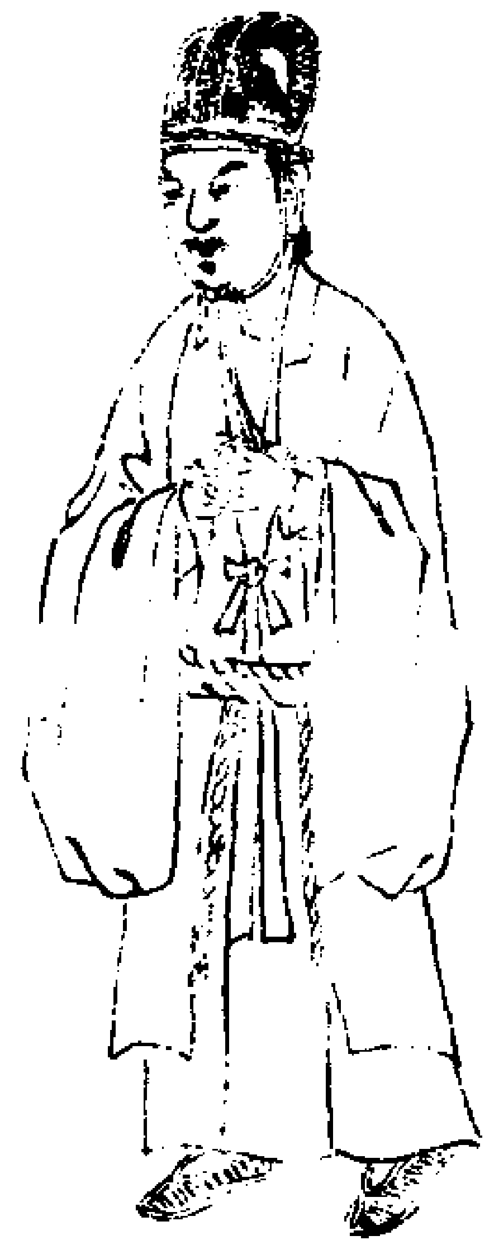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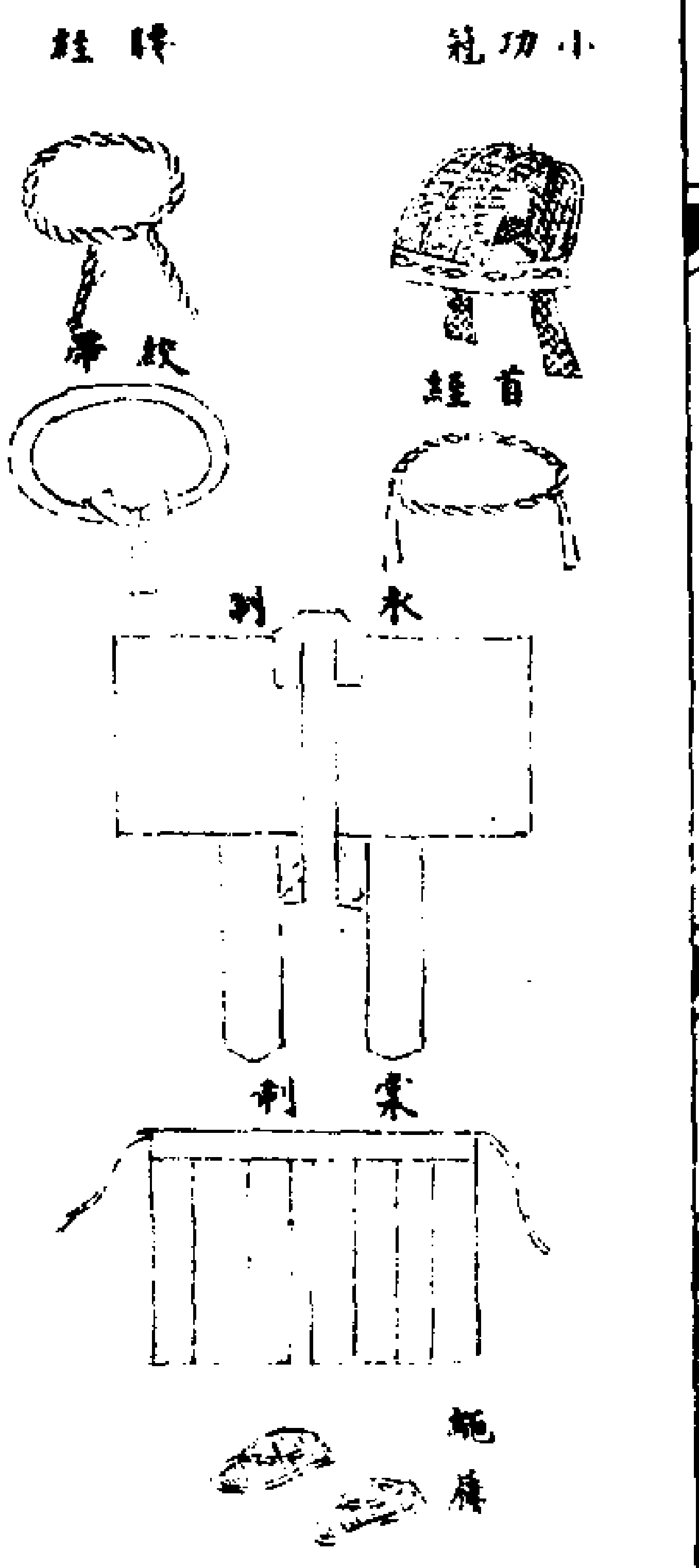


大功制度　衣用稍麤熟布無負版衰辟領服制同齊衰　冠制三辟積向右以布爲武及纓制同齊衰　首絰以無子麻爲之圍五寸餘本在右末繫本下布纓制與齊衰服同　腰絰以熟麻爲之圍四寸餘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麻履以麻爲之　叙服　爲同堂兄弟及姊妹在室者　爲姑及姊妹及兄弟之女出嫁者　父母爲衆子婦　爲女之出嫁者　祖爲衆孫（女在室同）爲兄弟之子之婦（即姪婦）婦人爲夫之

祖父母（即夫之公婆）婦人爲夫之伯叔父母（即夫之伯伯姆姆叔叔嬸嬸）婦人爲夫兄弟子之婦（即姪婦）婦人爲夫兄弟之女嫁人者　女出嫁爲本宗伯叔父母（即伯伯姆姆叔叔嬸嬸）女出嫁爲本宗兄弟及兄弟之子女出嫁爲本宗姑姊妹及兄弟之女在室者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及姑姊妹在室者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夫本生父母　爲兄弟之子爲人後者

小功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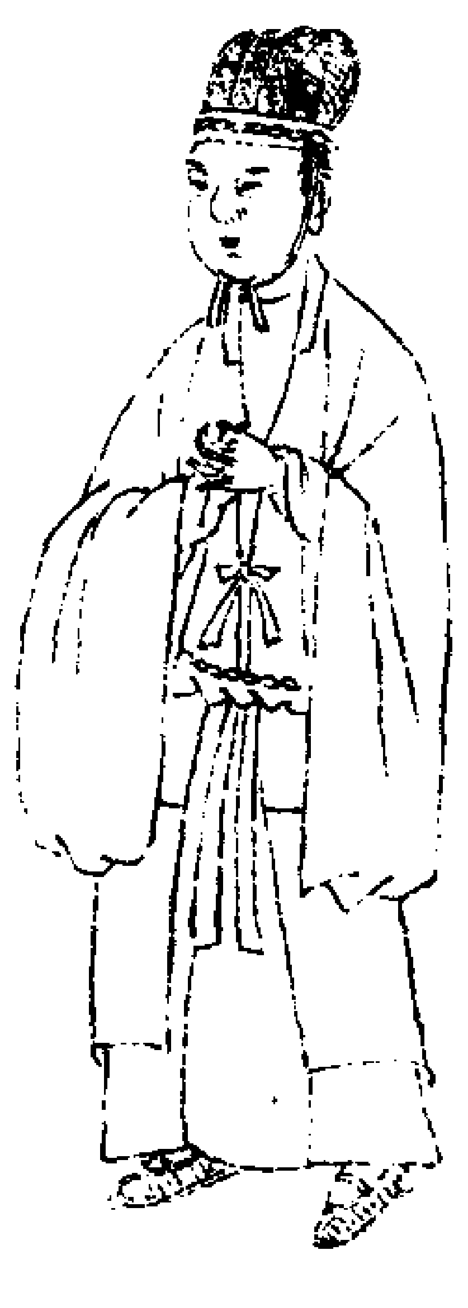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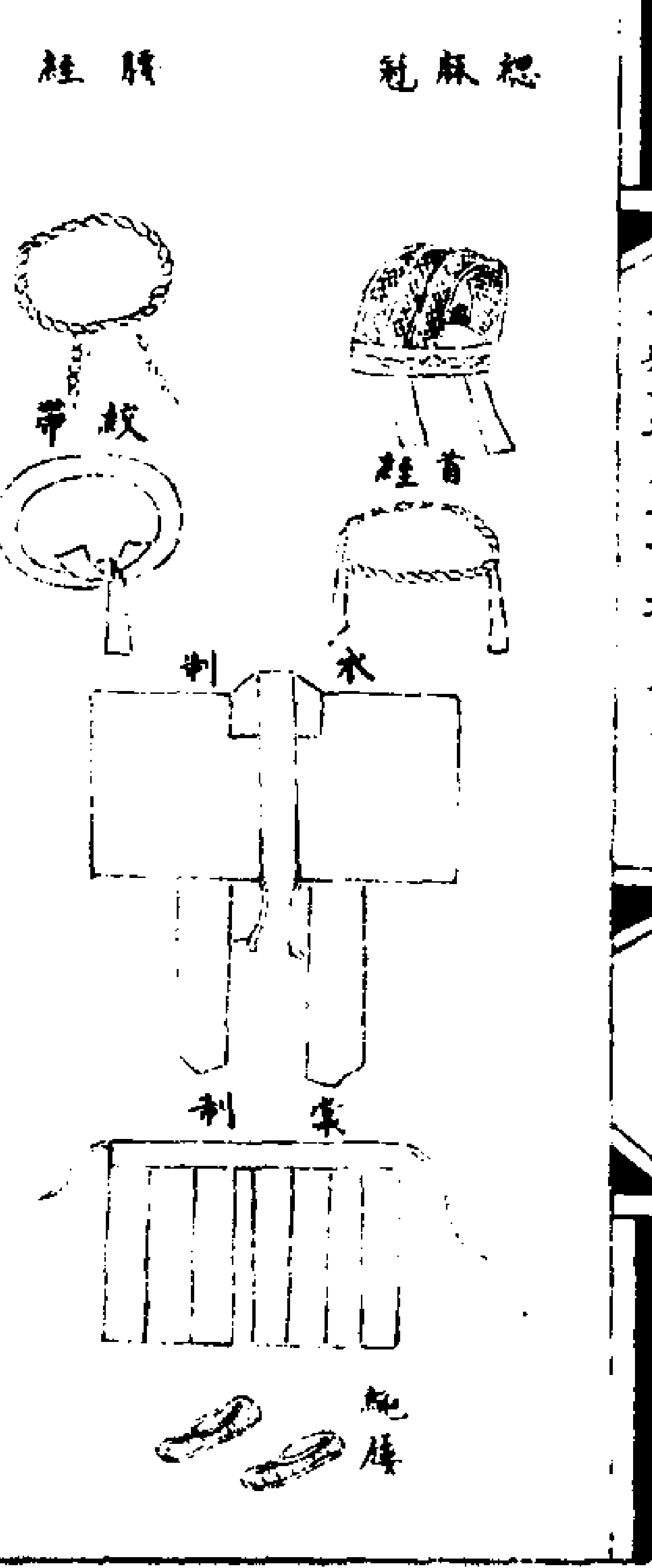


小功制度　衣用稍熟細布制度同前　冠制三辟積向左餘與齊衰同首絰以牡麻爲之圍四寸餘　腰絰以熟麻爲之圍三寸餘制同齊衰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繩屨以麻繩爲屨若今之麻鞋　叙服　爲伯叔祖父母（謂祖之兄弟即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爲同堂伯叔父母（謂父之伯叔兄弟）爲再從兄弟及再從姊妹在室者（謂同曾祖兄弟即父伯叔兄弟之子孫）爲同堂兄弟之子（即堂姪）爲從祖祖姑在室者（謂祖之親姊

妹即姑婆）爲從祖姑在室者（即堂姑是父母之同堂伯叔姊妹）爲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即堂姪女）爲兄弟之妻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　爲嫡孫婦　爲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爲孫女適人者　爲兄弟之孫及兄弟之女孫在室者（即姪孫）爲外祖父母（即外公外婆）爲母之兄弟姊妹（即舅舅姨姨）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爲姊妹之子（即甥）爲夫之姑及夫之姊妹（在室出嫁同）爲夫之兄弟及夫兄弟之妻　爲夫兄弟之孫及夫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及夫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庶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母死則不服）

緦麻三月





緦麻制度　衣用極細熟布此五服内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爲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爲絰帶故曰緦麻古緦絲二字通用服制同齊衰冠制以熟絹爲之三辟積向左澡纓澡謂澡治莩垢制用齊衰　首絰以熟麻爲之圍三寸爲度制同齊衰　腰絰以熟麻爲之圍二寸爲度制同齊衰　絞帶以布爲之制同齊衰　繩屨以麻繩爲屨若今麻鞋　叙服爲族曾祖父母（謂曾祖之兄弟及妻即大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爲族伯

叔祖父母（謂祖之同堂兄弟，卽堂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爲族父母（謂父之再從兄弟，同曾祖者，卽族伯伯姆姆叔叔嬸嬸。）爲族兄弟及族姊妹在室者（謂三從兄弟姊妹，同高祖者。）爲族曾祖姑在室者（謂曾祖之姊妹，卽太姑婆。）爲族祖姑在室者（謂祖之同堂姊妹，卽堂姑婆。）爲族姑在室者（謂父之再從姊妹，族姑。）爲兄弟之曾孫（女在室同，卽曾姪孫。）爲曾孫玄孫　爲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爲再從兄弟之子（女在室同，卽同曾祖兄弟之子。）爲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及從祖姊妹之出嫁者（從祖祖姑謂祖之親姊妹，從祖姑父之同堂姊妹，從祖姊妹已身再從姊妹。）爲兄弟之孫女出嫁者　爲同堂兄弟之女出嫁者（堂姪女。）爲乳母　爲舅之子　爲姑之子　爲兩姨兄弟　爲外孫（男女同。）爲壻　爲妻之父母（妻亡而別娶亦同，妻之親母雖嫁出猶服。）爲兄弟孫之婦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　爲外孫婦　爲甥婦　婦人爲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卽夫之祖親兄弟，伯公伯婆叔公叔婆。）爲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堂伯叔。）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之同堂兄弟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孫女同。）爲夫再從兄弟之子　爲夫兄弟孫之婦　爲夫同堂兄弟之婦　爲夫同堂兄弟之妻　爲夫之同堂姊妹（在室出嫁同。）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夫之舅及夫之姨　爲夫之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祖姑是夫之姑婆，從祖姑是夫之堂姑。）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父母（卽伯公伯婆叔公叔婆。）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父母（卽堂伯堂叔。）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兄弟之子女（卽堂姪堂姪女。）女出嫁爲本宗從祖祖姑及從祖姑在室者（從祖祖姑卽姑婆，從祖姑卽堂姑。）女出嫁爲本宗同堂姊妹之出嫁者　爲人後者爲本生外祖父母

大明集禮品官喪儀　總敘　喪禮者，聖人之所以愼終飾哀者也。蓋人子送親之終，不可以徑情而直行，故爲之儀節以文之。周衰典籍散失，重遭秦皇焚書，舊制遂皆堙滅。漢興，諸儒雖有所記錄，而載在正經者，士喪、士虞、既夕二三篇而已。漢魏而降，儒者乃推士禮制當時之儀。唐宋以來，公卿大夫喪葬之禮，今皆可考。三品以上，六品以下，其間損益降殺有不同者，故今本之周經，稽諸唐典，而又參以朱子家禮之編，列其名物之繫次，其儀文之節，斟酌之以著于篇，俾有所法。　復衣　復者用死者之衣服以招復其魂魄也。周制，上公以衮，侯伯以鷩，子男以毳，大夫玄衣赤裳，士以爵弁。唐制，用亡者之上服，三品以上復者三人，四品五品二人，上服者公服也。宋制，六品以下復者二人，婦人視其夫，凡復衣不以斂。　盤盆

巾櫛　禮，將沐浴，新盆盤瓶鬲，皆濯之，鬲煮瓦甕與盆，皆以盛水，盤以承濡濯，瓶以汲水，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綌，櫛實於簞，浴衣實於篋。唐宋品官同。　襲衣　周制，襲衣上公九稱，諸侯七稱，大夫五稱，士三稱。唐制，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緆帛，巾一，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玄纁裹，方尺，握手用玄纁裹，長尺二寸。三品以上襲三稱，六品以下襲一稱，用複。宋制，冒面衣用緇，握手用緇纁裹。　含　含用飯與玉，蓋所以實亡者之口，而不忍虛之也。周制，諸侯以璧，大夫以珠，士以貝，諸侯用粱，大夫用稷，士以粱。唐制，三品以上用粱及璧，四品五品用稷與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宋制，六品以上飯用稷，含用璧，六品以下用粱與貝。　銘旌　銘旌，神明之旌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周制，大夫士之所建，各以其物，蓋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不命之士無旌，則以緇長半幅，赬末長終幅，書其末曰某人某之柩。唐制，銘以絳帛，廣充幅，三品以上長九尺，四品五品長八尺，六品以下七尺，書曰某官封之柩，以竹爲杠，如其長，婦人夫有官封，則云某官封夫人姓氏之柩，子有官封者，云太夫人之柩，郡縣君隨其稱。宋制，四品以上長九尺，六品以上長八尺，九品以上長七尺。　小斂衣　周制，諸侯大夫士將小斂，皆陳衣，衣皆十有九稱，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諸侯以簟席，布絞紟衾，大夫蒲席，緇衾，士葦席，緇衾，衾皆五幅，布於絞上，絞以布爲之，横者三，縱者一，所以收束衣服，欲其堅也。唐制，三品以上官小斂，衣十有九稱，朝服一稱，自餘皆常服，無者各隨所辦，六品以下服一稱，婦人夫有官，亦以其服斂，凡斂非正色不入，絺綌不入。宋制，品官斂衣九稱。　大斂衣　周制，大斂陳衣，諸侯百稱，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布絞，縮者三，横者五，布紟二，衾一以覆，一以薦。唐制，三品以上衣三十稱，各具上服一稱，自餘皆常服，無者各隨所辦，內喪具花釵衾一，以黃爲表，素爲裹，六品以下朝服公服常服各爲一稱，制用隨所有。宋制，品官大斂衣十稱。　靈座　周制，既斂，祝取銘置于殯。唐制，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謂燕寢），無下室，則設於殯東，六品以下止設于殯東，施床几案屏幛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生。宋制同。朱子家禮，於襲之後，卽設靈座，結白絹以依神，謂之魂帛。　棺槨　古者瓦棺，殷人棺槨，以木爲之，其材尚梓。周制，上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諸侯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所以周乎棺也。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唐制，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槨及石室，其棺槨皆不得雕鏤彩畫，施戶牖欄檻，棺內又不得有金寶珠玉。宋制同。　廬次　禮曰：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齊

乘之喪居堊室。廬之制設於東廊下無廊則於墻下。先以一木橫於墻下卧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下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諸子各一廬設苫塊於其內其廬南爲堊室以墼累其三面施簾與木枕。南爲大功幕次施蒲席次南又爲小功緦麻次施床婦人次於西廊下唐制五品以上營廬六品以下爲廬於牖下　明器　古者之葬束草茅爲人馬以爲從衛謂之塗車芻靈明器之作實原於此蓋孝子不忍死其親謂之明者神明之也周制士喪明器有苞二以裹奠羊豕筲三以盛黍稷麥甕三以盛醯醢及薑桂之屑瓦甒二以盛醴酒用器則弓矢耒耜敦杅盤匜役器則甲冑干笮燕器則杖笠翣無祭器有燕器唐制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人馬各高一尺以木刻之威儀服玩各視其生之秩其後以王公百官競爲厚葬凡九十事者減至七十七十事者減至四十四十事者減至二十皆以是爲之宋制四品以上五十事六品以上三十事九品以上二十事　國朝開平忠武王之葬墓中所用器玩凡九十件本色造者金二。鈸四。紅旗二。拂子二。紅羅蓋一。鞍籠一。弓二。箭三。竈一。釜一。火爐一。錫造金裹者水罐一。甲一。頭盔一。臺盞一。杓一。壺瓶一。酒甕一。唾壺一。水盆一。香爐一。燭臺二。香合一。香匙一。香筯二。香匙筯瓶一。茶鍾一。茶盞筯二。匙一。匙筯瓶一。椀二。楪十二。橐二。木造者班劒一。牙杖一。金裹立瓜二。金裹骨朶二。金裹戟二。金裹鐙節二。交椅一。脚踏一。馬杌一。誕馬六。鎗一。劒一。斧一。弩一。食卓一。床一。屏風一。主杖一。箱一。交床一。欖二。香卓一。僕從使令人數木造者樂工十六人。執儀仗二十四人。控士六人。女使十人。四神四人。朱雀。玄武。青龍。白虎。門神二人。武士十人。並高一尺。雜物翣六。璧一。筐笥楎椸衿鞶各一。苞二。筲三。糧漿瓶二。油瓶一。紗廚一。暖帳一。束帛青三段。纁二段。每段長一丈八尺。　下帳　床帳茵席之類唐制五品以上用素繒六品以下用練婦人用綵　墻翣　禮曰周人墻置翣周禮縫人掌縫棺飾蓋孝子見棺猶見親之身斂必飾之而後以行恐衆惡其親且以華道路及壙中也墻即柳衣柳之言聚衆飾之所聚即帷荒是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士布帷布荒諸侯大夫則加以文章黼黻雲气之象翣之制以木爲筐如扇而方兩角高廣三尺高二尺四寸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斧形黻翣畫兩己相背畫翣畫雲氣其四緣皆爲雲氣柩行則使人持以障之既窆樹於壙中。諸侯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黻翣二畫翣二士畫翣二。唐一品黼翣黻翣畫翣各二二品三品黻翣畫翣各二六品以下畫翣二。宋制四品

以上翣六六品以上翣四九品以上翣二　引披鐸　引者引車之紼也披者以纁爲之繫於輀車四植在旁執之以備傾覆者也鐸者以銅爲之所以節挽歌者也唐制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鐸左右各二。凡執引披鐸翣纛者皆布深衣布幘宋制四品以上紼四披四鐸六六品以上紼二披二鐸四九品以上鐸二　纛　纛翳也即羽葆蓋也周制諸侯之長匠人執羽葆御柩蓋御者執之以指麾爲節度也唐制諸纛五品以上其竿長九尺六品以下無宋制七品以下無　功布　周制士葬御柩用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居柩前若道有低昂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引披者知之　方相　周禮方相氏狂夫爲之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柩行先使之焉道及至壙以戈擊四隅敺去凶邪唐制四品以上方相四目六品以下兩目爲魌頭宋制九品無　鹵簿鼓吹　唐制一品二品喪備本品鹵簿五品以上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無鼓吹宋制二品以上設鹵簿鼓吹儀三品止陳鹵簿無鼓吹　大轝　古者柩車制度甚詳後世不能然家禮大轝之制惟取其牢固平穩法用兩長杠杠上施伏兔附杠處爲圓鑿別作小方床以載柩足高二寸旁立兩柱柱外施圓枘令入鑿中長出其外枘鑿之間須極圓滑以膏塗之使其上下之際柩常適平兩杠近上更爲方鑿加橫扃扃兩頭出柱外者更加小扃杠兩頭施橫杠橫杠上施短杠或更加小杠仍多作新索大索以備扎縛　誌石　碑樹於外而誌石則納之壙中蓋慮異時陵谷變遷或誤爲人所動而此石先見則人有知其姓名者庶能爲掩之也唐制品官皆用宋制九品以下無家禮用石二片其一爲蓋刻云某官某公之墓其一爲底刻云某官某公諱某字某某府某州某縣人考諱某某官母某氏某封某年月日生歷官遷次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里某處娶某氏某人之女子男某某官女適某官某人婦人夫在則蓋刻云某官姓名某封某氏之墓夫亡則云某官某公某封某氏其底敘年若干適某氏因夫與子致封號葬之日以二石字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碑碣　古者葬之用碑蓋以大木爲之木上有孔樹於壙之前後以轉縋之以下棺者也故禮諸侯用桓楹若乃後世之碑則用以刊刻頌述之文唐制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上高不得過九尺七品以下碣圭首方趺上高四尺宋制六品以上則立碑八品以上則立碣　國朝五品以上許用碑龜趺螭首六品以下許用碣方趺圓首　墓壙　唐制墓塋

之式一品方七十步墳高丈六尺二品方六十步墳高丈四尺三品方五十步墳高丈二尺四品方四十步墳高一丈一尺五品方四十步墳高九尺六品以下方十五步墳高七尺宋制一品塋田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墳高一丈六尺三品七十步墳高一丈四尺四品六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五品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四十步墳高八尺七品以下二十步其石獸 唐制三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宋制四品以上六事六品以上四事三品以上賻石人望柱各二 國朝職官一品塋地九十步墳高一丈八尺二品塋地八十步墳高一丈四尺三品塋地七十步墳高一丈二尺以上石獸並六四品塋地六十步五品塋地五十步墳高八尺以上石獸並四六品塋地四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墳高六尺步皆從塋地各數至邊 賻賵 周禮諸侯大夫士之喪有賻賵之儀賻通以貨財所以補助生者之不足賵用車馬則施於死者焉又玩好曰贈衣服曰襚皆施於亡者也士喪將襲君使人襚親者襚庶兄弟襚朋友襚既祖奠公賵玄纁兩馬兄弟所知皆賵又曰凡贈幣無常唐制品官成服之後卹敘遣使致時使者隨執其物不限以幣及遣車行次親賓復致賻焉又諸執事官各差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

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勑使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服終則不給賻襚衣服則出當時恩制不著於令宋制百官賻禮多者至絹八百匹布二百疋米麪各五十石羊酒各五十少者至絹五匹三匹錢三十貫羊酒各三特恩賜與者不在此例 國朝開平忠武王之薨其喪葬之具凡百皆出於官不煩其家蓋所以優待勲臣非常之盛禮也 神主 古者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之制刊鑿木為之諸侯卿大夫士其長短有差周人既虞乃作主而埋之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家禮治葬而作主則用栗以從簡便主式高一尺二寸潤三寸厚一寸二分頭上五分為圓頭下一寸鋸深四分為頷頷下分為二片四分在前八分在後後一片陷中鑿深四分長六寸潤一寸於七寸二分之上為小竅於兩邊圓直二分以通其中與前一片相合置於座中座四方皆四寸厚一寸二分中間比神主下面尺寸

鑿開竅立神主前一片以粉塗之每一位寫一神主題云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母則云妣某封某氏神主陷中考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妣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左旁題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滌筆而更之外改中不改 奠祭器饌 始死奠 周制士喪饌以脯醢醴酒用吉器唐宋品官同 小斂奠 周制諸侯大夫士喪將小斂陳饌於東堂諸侯少牢上大夫特牲下大夫特豚皆有脯醢醴酒唐制三品以上喪瓦甒二實醴及酒觶二角柶一少牢及腊籩豆各八籩以實棗栗豆以實醢醬葅四品五品則籩豆各六器皆用素六品以下籩豆各二瓦甒一觶一無角柶用特牲宋制品官隨宜設饌 大斂奠 周制士喪兩甒角觶四木柶二素勺二兩豆兩籩三鼎牲牢如小斂之奠唐制品官奠於室東階下兩甒實醴酒六品以下甒酒置於席醴在南各加勺六品以下無葅在東南肆角觶二木柶一豆在甒北籩次之六品以下一籩一豆牢饌並同小斂 朝夕奠 周制士喪奠用醴酒脯醢唐制品官瓦甒二實以酒醴角觶一木柶一籩一豆一實以脯醢六品以下瓦甒一籩一豆一宋制隨宜 朔望奠 周制士喪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士月半不奠唐制品官每朔望具盛

奠饌於東堂瓦甒二角觶二角柶二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若有五牲及時物新出者薦之如朔奠六品以下無文宋制五品以上朔望具盛奠比朝夕奠品物差衆六品以下則否 祖奠 遣奠 周制士喪將葬而祖奠明日又遣奠陳五鼎羊豕魚腊鮮獸四籩四豆盛葬禮加於常一等唐制祖奠如大斂之儀遣奠如祖奠宋制祖奠如盛奠之饌遣奠同 虞祭 周制既葬而反日中而虞蓋孝子以父母之骨肉歸于土而魂氣則彷徨而無依故祭以安之士虞用特豕饋食豆籩始有飾祝饗曰敢用潔牲剛鬣薌合嘉薦菹醢普淖明齊溲酒哀薦祫事唐制虞祭器用烏漆牢饌如殷奠三品以上柔毛剛鬣四品以下用剛鬣宋制三品以上七虞五品以上五虞九品以上三虞 卒哭祭 卒哭之祭以吉祭易喪祭唐制三品以上用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如四品五品宋制同 祔祭 祔者以亡者之神祔祀於其祖也禮曰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周制士用脯及菹醢黍稷鉶羹溲酒唐制三品以上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簠二酒樽二一實玄酒一實清酒六品以下具特牲之饌二座各俎一簋二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

二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各四宋制四品五品以上並同唐三品以上復多設二鉶其六品以下具特牲二座各俎二簋二簠二鉶二酒樽二四籩四豆 小祥大祥禫祭 唐制卒哭並同卒哭宋制同祥禫冠服 朞而小祥祥者吉也喪至此稍稍自飾故除首絰及負版辟領衰練冠素纓中衣黃裏縓爲領緣縓者紅色之多黃者也再期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去腰絰及杖麻屨無絇閒一月而禫禫而纖纖者以黑經白緯爲冠也緣纓吉屨紛帨之屬皆得佩矣家禮大祥後即陳禫服丈夫垂脚黲紗幞頭黲布衫布裹革帶婦人冠梳假髻以鵝黃青碧皂白爲衣履其金珠紅繡皆不可用 弔服 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蓋弔者所以哀死必當變服玄者吉服故不以弔也禮自天子達于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而代之以素也周人代以素弁漢代以布巾後世以白帢深衣當古弔服家禮凡弔皆素服幞頭衫帶皆以白生絹爲之 初終 有疾遷于正寢養者皆齋徹樂飲藥疾困去故衣加新衣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侍者坐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絶氣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乃廢床寢於地孝子啼餘皆哭男子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爲長子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皆不徒跣女子嫁者髽）齊衰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孝子坐於床東餘在其後啼踊無筭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妻坐於床西妾及女子子在其後哭踊無筭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藁坐哭內外之際隔以行帷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於下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若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在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於西東上乃復於正寢復者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榮當屋履棟北面西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曰某人復三呼而止（男子稱字及伯仲婦人稱姓）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升自東階入以覆尸復者降自後西榮乃立喪主（謂長子無則長孫）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子孫知禮能幹者爲之）司書司貨（子弟或吏僕爲之）執事者設床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簟設枕施幄遷尸於床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即床而奠奠者以酒饌升自東階設於尸東當隅（內喪皆內贊者行事受於戶外入而設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掌事者掘坎於屏處盆

盤之屬陳於西階下沐巾浴巾浴衣皆具於西序南上陳襲事於房中掌事者爲湯以俟浴以盆及沐盤升自西階以授沐者（以侍者四人爲之六品以下三人）沐者入喪主以下皆出戶外北面西上俱立哭及沐櫛束髮用組抗衾而浴拭以巾餘水棄于坎設床於尸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床設枕翦鬢斷爪盛於小囊大斂納於棺著明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喪主以下入就位哭乃含贊者捧盤水及笄升堂含者（六品以下喪主自爲之）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飯玉實於笄執以入贊者從之北面徹枕奠笄于尸東含者坐於床東西面發巾實飯含于尸口訖喪主復位襲者以床升入設于尸東布枕席如初執服者陳襲衣於席遷尸于席上而衣之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履若舄覆以大斂之衾內外皆就位哭乃置靈座結白絹爲魂帛立銘旌倚於靈座之右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小斂 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厥明陳其斂衣於東序（四品五品以下爲東房）饌於堂東堦下設床施薦席褥於西階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堦置於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以備周身相結乃布縱者一於上以備掩首及足也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藉其首仍卷兩端以備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俟其復生欲時見其面也斂畢覆以衾喪主西向憑尸哭擗主婦東向憑尸哭擗斬衰者袒以麻繩括髮齊衰以下裂布廣寸自項向前交於額上卻繞髻如著掠頭婦人以麻撮髻而髽斂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遷于堂中哭位如室內執事者盥手舉饌升自東堦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絶聲宵爲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 大斂 大斂之禮以小斂之明日厥明陳衣於東序饌於堂東階下如小斂之儀舉棺以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先置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剪爪于棺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不可搖動以衾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召匠加蓋下釘徹床覆柩以衣設靈床于柩東贊者以饌升入室西向奠於席前內外皆就位哭如初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成服 大斂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然後朝喪相弔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盡哀就祖母及諸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就祖母及諸母前哭遂就祖父諸父前哭如男子之儀主婦

以下就伯叔母哭亦如之訖乃復位諸尊者降出還次喪主以下降立於東階下外姻在南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既成服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自是每日晨起喪主以下皆服其服入就位尊者坐哭卑者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於靈床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設盥祝盥手焚香斟酒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食時上食至夕進夕奠如朝奠儀主人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床哭盡哀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自此以至於虞朝夕如之若遇朔望則具饌奠比之常奠其饌為盛權於朝奠行之至夕徹去進夕奠如常禮有時物則薦之百日而卒哭 弔奠賻 始凡訃告於親戚僚友弔者至執友親厚之人則入哭臨尸盡哀出拜靈座上香再拜遂弔喪主相持哭盡哀喪主以下哭對無辭凡弔者奠賻皆有狀先具刺通名喪主炷大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者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并伸慰禮護喪者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

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亡者官尊即云奄逝稍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 擇地 祭后土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盡地有美惡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必盛地之惡者則反是所謂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即所謂美地也古者所謂卜其宅兆者正此意而非若後世陰陽家禍福之說也既得地喪主帥執事者於所得地掘兆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各立一標當南門立兩標擇遠親或賓客一人告后土氏祝帥執事者設位於中標之左南向設盞注酒饌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二於其東南其東有臺架告者所盥其西無者執事者所盥也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面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之曰維某年歲月朔日辰某官姓名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官姓名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

祗薦于神尚享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徹出遂穿壙乃刻誌石造明器備大舉作神主以俟發引 葬 啓之日執事者納柩車於大門之內當門南向迎靈車於柩車之右先於墓所張吉凶帷凶帷西吉帷東俱南向設靈座於吉帷下如常儀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擊鼓為節陳布吉凶儀仗方相誌石及明器等物於柩車前緋披鐸翣挽歌者皆具二刻再擊鼓為節內外俱興立哭於位執緋者皆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俱升以翣障柩執緋者乃升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執挂者南北兩陳布訖三擊鼓為節乃引靈車於內門外南向祝詣靈座前西向跪稱告曰孤子某（母則云哀子）謹用吉辰奉歸幽宅靈車就引神道紆迴惟以荼蓼無任鯁絕興立少頃執鐸者俱振鐸引柩詣階間南向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柩降階執纛者卻行而引止則迴北向立執挂者維纛而行止則北向立（無纛則執挂者引）喪主以下以次從柩哭而降主婦以下又次之柩至庭喪主及諸子以下於柩東西面南上祖父以下於東北南面西上異姓丈夫於喪主東南西面北上妻妾女子子以下於柩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於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皆立哭內外之際障以行帷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柩

東祝以酒奠訖詣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式遵祖道尚享少頃徹之柩動挂次之纛次之喪主以下從哭於柩後婦人次之遂升柩就轝內外哭位如初在庭之儀乃設遣奠於柩車前如祖奠之儀祝奠酒訖少頃徹饌祝奉魂帛置靈車上別以函盛主置帛後靈車動從者如常靈車後方相車次誌石車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次酒脯輿次食輿次銘旌次纛次鐸次挽歌次柩車喪主及諸子俱絰杖衰服徒跣哭從餘各依服精麤為序從哭出門內外尊行者乘車馬哭不絕聲出郭門親賓還者權停柩車乘者皆下哭贊者引親賓以次俱向柩立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之親賓既還乘車馬如初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出郭喪主及諸子亦乘去塋三百步乃下靈車至帷門外迴南向遂薦食於靈座前少頃徹之柩車至入凶帷南向祝設凡席於柩車之西初主宿次內外皆就柩車所分東西如常立哭遂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南向哭位如在庭之儀掌事者陳明器於壙東南西向北上乃下柩於席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憑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哭再拜辭訣賓者引喪主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踊無算婦人皆障以行帷掌事者設席於壙內遂下柩於壙內

席上北首覆以衾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內兩廂遂以下帳張於柩東南向米酒脯陳於帳東北食器設於帳前醯醢於食器南藉以版明器設於壙內之左右掌事者以玄纁授喪主喪主授祝祝奉以置柩旁喪主拜稽顙施銘旌誌石於壙內乃掩壙復土喪主以下稽顙哭盡哀乃祠后土于墓左如卜宅儀（祝云某官封謚窆兹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訖取木主而題之執事者設卓子於靈座東南西向置硯筆墨對卓置盥盆帨巾喪主立於其前北面祝盥手出主卧置卓子上使善書者盥手西向立先題陷中復題粉面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炷香斟酒執版出於喪主之右讀云孤子某敢昭告于先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喪主再拜哭盡哀止祝奉神主置靈車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內外從哭如來儀出墓門尊者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者乃乘靈車至宅內外乘者皆下靈車入至西階前祝南向少頃靈車退祝奉神主置于靈座喪主以下升立哭於靈座東西向東上內外以次升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南面西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哭於靈西東面南上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南面東上外姻丈夫帷東北面西上婦人帷西北面東上親賓弔如初哭盡哀相者引喪主以下降各還次沐浴以俟虞

虞　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備虞事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喪主以下既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設盥盆帨巾各二於西階西南上酒瓶并架一於靈座東南置卓子於其東設注子及盤盞於其上火爐湯瓶於靈座西南置卓子於其西設祝版於其上設蔬果盤盞於靈座前卓上匕筯居內當中酒盞在其西醋楪居其東果居外蔬居果內實酒于瓶設香案於堂中炷火於香爐束茅聚沙於香案前具饌如朝奠陳於堂門之東祝出神主於座喪主及兄弟倚杖於室外及與祭者皆入哭於靈座前其位皆北面以服為列重者居前輕者居後尊長坐卑幼立丈夫處東西上婦人處西東上逐行各以長幼為序侍者在後乃降神祝止哭者喪主降自西階盥手帨手詣靈座前焚香再拜執事者皆盥帨一人開酒實于注西面跪以注授喪主喪主跪受一人奉卓上盤盞東面跪於喪主之左喪主斟酒於盞以注授執事者左手取盤右手執盞酹之茅上以盤盞授執事者俛伏興少退再拜復位既降神祝進饌執事者佐之喪主乃初獻進詣注子卓前執注北面立執事者一人取靈座前盤盞立於喪主之左喪主斟酒反注於卓上與執事者俱詣靈座前北面立喪主跪執事者亦跪進盤盞三祭於茅東上俛伏興執事者受盞奉詣靈座前奠於故處

祝執版出於喪主之右西向跪讀之云日月不居奄及初虞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哀薦祫事祝興喪主哭再拜復位哭止主婦為亞獻禮如初（不讀祝）親賓一人為終獻禮如亞獻乃侑食執事執注添盞中酒喪主以下皆出祝闔門喪主立於門東西向卑幼丈夫在其後重行北上主婦立於門西東向卑幼婦女亦如之尊長休於他所祝進當門北面噫歆告啓門三乃啓門喪主以下入就位祝立於喪主之右欲主匣之置故處喪主以下哭辭神再拜盡哀止出就次執事者徹祝取魂帛埋之屏處潔地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乙丁己辛癸）禮如初虞（惟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行事祝出神於座祝辭改初虞為再虞祫事為虞事）遇剛日三虞禮如再虞（祝辭改再虞為三虞虞事為成事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墓遠途中遇柔日亦於所館行之若三虞則必須至家始可行禮）

卒哭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並同虞祭惟更設玄酒瓶一於酒瓶之西）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虞祭）質明祝出主喪主以下皆入哭降神喪主奉魚肉主婦盥帨奉麪米食喪主奉羹主婦奉飯以進乃初獻（並同虞祭惟祝執版出於喪主之左東向跪讀為異祝辭改三虞為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其儀並與虞祭同自是朝夕之間哀至不哭其朝夕哭猶故喪主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陳於祠堂堂狹即於廳事隨便設亡者祖考妣位於中南向西上設亡者位於其東南西向母喪則不設祖考位置酒瓶玄酒瓶於阼階上火爐湯瓶於西階上具饌如卒哭而三分母喪則兩分祖妣二人以上則以親者厥明設蔬果酒饌質明喪主兄弟皆倚杖於階下入詣靈座前哭盡哀止乃詣祠堂祝軸簾啓櫝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西上喪主以下還詣靈座所哭祝奉主櫝詣祠堂西階上卓子上喪主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門止哭祝啓櫝出主乃參神在位者皆再拜乃降神祝進饌酌獻先詣祖考妣前祝版云孝子某謹以潔牲庶羞粢盛醴齊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版云薦祔事于先考某官府君適于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三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儀禮畢祝奉主各還故處先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西階卓子上匣之奉而還於靈座出門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小祥　碁而小祥

喪至此九十三月（不計閏）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前期一日喪主以下皆沐浴喪主帥衆丈夫洒掃滌濯主婦帥衆婦女滌釜鼎具祭饌如卒哭設次陳禫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喪主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而入皆哭盡哀止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祝止哭乃降神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之儀祝版云日月不居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哀慕不寧敢用潔牲庶羞粢盛醴齊薦此常事尚享自是止朝夕哭始食菜果　大祥　再朞而大祥喪至此凡二十五月亦止用第二忌日祭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如（小祥）設次陳禫服以酒果告遷于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者厥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祝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喪主以下哭從如祔之敘至祠堂前止哭執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禫　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蓋喪至此計二十有七月前一月下旬卜來月三旬中各一日或丁或亥設卓子於祠堂門外置香爐香合環珓於其上喪主禫服西向衆兄弟次之子孫在其後重行北上執事者北向東上喪主炷香熏珓命以上旬之日曰某將以來

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即以珓擲于盤以一俯一仰為吉不吉更命中旬之日又不吉則直用下旬之日喪主乃入祠堂本龕前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喪主焚香祝執版立於喪主之左跪告曰孝子某將以來月某日祗薦禫事于先考某官府君卜既得吉敢告喪主再拜降與在位者皆再拜祝闔門退乃前期一日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陳器具饌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喪主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于西階卓子上出主置于座喪主以下皆哭盡哀乃降神三獻侑食闔門啓門禮畢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　聞喪　奔喪始聞親死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易服遂日行百里不以夜行見星而行見星而舍道中哀至則哭哭避市朝望其州境縣境其城其家皆哭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徒跣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厥明坐哭於殯東如初四日成服與家人相弔賓出拜之如初若未得行則設位四日而變服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既葬則先之墓望哭至墓哭拜歸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奔喪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

麻即位而哭不奔喪者齊衰三日中朝夕為位會哭四日之朝成服亦如之大功以下始聞喪為位會哭四日成服亦如之皆每月朔為位會哭月朔既滿次月之朔乃為位會哭而除之其間哀至則哭可也　改葬　凡有改葬者皆具事因聞於官勘驗得實始聽之將改葬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開戶向南其日內外諸親皆至墓所各就便次孝子以下及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周親之下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畢者再拜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哭止祝三聲噫嘻啓以改葬之故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掌事者設席於墓下舉棺出置于席上內外俱從哭於幕所分東西位如常儀祝以功布拭棺掌饌者設饌於柩南孝子盥手以酌跪奠酒再拜訖少頃徹奠進柩車於帷門外南向升柩於車遂詣幕所內外俱哭掌事者先設床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入設床柩東舉尸出置于床南首遂斂如大斂之儀（如不易棺則不設床）乃設靈座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乃葬將引柩告曰以今吉辰用即宅兆不設祖奠無反哭無方相魌頭餘如常葬之儀既葬就吉帷靈座前一虞虞如常儀其祝辭云維年

月朔日辰孝子某敢告于考某官改葬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謹以清酌庶羞祗薦虞事尚享孝子以下出就別所釋緦服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庶人喪儀　總敘　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貴賤之異而父母兄弟夫婦長幼之親則無以異也故五服之制無間乎上下禮經所載公卿士庶之禮多可通行而唐宋之所定家禮之所載庶人與品官亦不甚懸絕所不同者衣衾棺槨儀物器饌之厚薄而已今酌之於古準之於今務為可行以著於篇　復衣　唐宋制復者一人用死者之上服家禮男子襴衫皂衫婦人大袖背子　盥盆巾櫛　家禮將沐浴新盤盆瓶皆濯於西階下巾二皆用布櫛及浴衣各實於廂　襲衣　唐宋制襲衣一稱家禮幅巾一充耳二用白纊幎目帛以覆面方尺握手帛長尺二寸廣五寸深衣一大帶履一汗衫袴襪之類隨所用之多少　含　唐宋制含用貝飯用粱家禮用錢三實于小廂米二升以新水淅令精實於盌先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之右并實一錢又於左於中皆如之　靈座　家禮設椸於尸南覆以帕置倚卓其前結白絹為魂帛置倚上設香爐香合等物於卓子上侍者朝夕設櫛頮奉養之具皆如平生蓋古者未作主

之時設重以主其神令士人之家首木當識重用帛依神亦古之遺意也　銘旌　家禮銘以絳帛書曰某人之柩隨其生時所稱以竹為杠如其長　小斂衣　宋制斂衣一稱家禮據死者所有之衣隨宜用之衾用複者絞橫者三縱者一皆以細布或綵一幅而析其兩端為三橫者取足以周身相結縱者取足以掩首至足而結於身中　大斂衣　唐宋制陳衣三稱家禮衣無常數衾用有綿者　棺　庶人之棺四寸家禮擇木為棺油杉為上柏次之土杉為下　服次　家禮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齊衰寢苫婦人於中門之內別室或居殯側　明器　唐制庶人明器十五事宋制十事下帳苞筲甖之類皆具　功布　庶人既無羽翣之導則用功布以御柩　大轝　其制見品官篇　庶人無引披牆翣之飾則以衣覆棺而已家禮許用竹為格以綵結之上如撮蕉亭施帷幔四角垂流蘇　誌石　宋制九品以下無誌石家禮貴賤通用以石二片其一為蓋書曰某君某甫之墓其一為底書其名諱生卒葬歲月及父母妻女子孫名字婦人其蓋書夫之姓名某君某甫妻某氏其底敘年若干適某氏以石字面相向鐵束而埋之　灰隔　庶人無椁則用灰隔其法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

細沙黃土拌勻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別無薄板為灰隔如椁之狀內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墻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內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近上復下炭灰等而築之及墻之平而止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為全石矣　墓壙　唐制庶人墓地方七步墳高四尺宋制方一十八步墳高六尺　國朝庶人塋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　時贈　家禮初喪親友之分厚者有時或錢或帛及至遣奠其時如初喪　木主　制見前陷中題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隨其生時稱號書之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　奠祭饌具　宋制始死而奠脯酒醯用吉器小斂奠器以素醴饌隨宜自是以至葬其儀皆然虞祔卒哭祥禫則清酌庶羞家禮祥奠饌不過酒果脯醢朔月之奠則魚肉麵米食羹飯虞祭主禮其饌具大祭同用羊則曰柔毛用豕則曰剛鬣不用牲則曰庶羞蓋力能辦者必當如儀不然則稱家隨宜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清掃內外分禱所祀使人坐持手足遺言則書之屬纊以俟絕氣氣絕乃哭廢床寢於地乃易服男子扱上衽被髮徒跣婦人去冠被髮不徒跣諸有服者皆去華飾乃復侍者一人以死者之上服當

經衣者左執領右執腰升屋中霤北面招之三呼曰某人復畢卷衣降覆尸上男女哭擗無數乃立喪主主婦護喪司書司貨護喪命匠擇木為棺或已有棺則不再治訃告于親戚朋友執事者設帷及床遷尸其上南首覆以衾即床而奠其訖掌事者掘坎于屏處潔地乃陳襲衣于堂東壁下及飯含沐浴之具侍者以湯入喪主以下皆出帷外北面侍者沐髮櫛之晞以巾撮為髻抗衾而浴拭以巾剪爪併沐浴餘水巾櫛棄于坎而埋之侍者設襲床於幃外施薦席褥枕先置深衣大帶鞋襪汗衫之類於其上遂舉以入置浴床之西遷尸其上悉去病時衣及復衣易以新衣徙尸床置堂中間喪主以下就位而哭喪主坐於床東眾男子應服三年者坐其下皆藉以稾同姓期功以下各以服次坐於其後皆西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於床東北壁下南向西上藉以席薦主婦眾婦女坐于床西藉以稾同姓婦女以服為次坐於其後皆東向南上尊行以長幼坐于床西北壁下南面東上藉以席薦妾婢立於婦女之後別設帷以障內外異姓之親丈夫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坐于帷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藉以席以服為行無服者在後若內喪則同姓丈夫尊卑坐於帷外之東北面西上異姓丈夫坐於帷外之西北面東上乃含喪主哭盡哀左袒自前扱於腰

之右盥手執錢箱以入侍者一人插匙于米盌執以從置于尸西以幎巾徹枕覆面喪主就尸東由足而西床上坐東面舉巾以匙抄米實于尸口併實以錢侍者加幅巾充耳設幎目納履乃襲深衣結大帶設握手覆以衾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諸子三日不食期九月之喪三不食五月三月之喪再不食　小斂　死之明日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于堂東北壁下設卓子于阼階東南置奠饌及盞注於其上設盥盆帨巾各二于饌東設小斂床施薦席褥于西階之西鋪絞衾衣舉之升自西階置于尸南先布絞之橫者三於下乃布縱者一於上侍者盥手舉尸男女共扶助之遷于床上先去枕而舒絹疊衣以籍其首仍卷兩端以補兩肩空處又卷衣夾其兩脛取其正方然後以餘衣掩尸左衽不紐裹之以衾而未結其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欲見其面也斂畢覆以衾喪主主婦憑尸哭擗男女袒而括髮齊衰以下袒而裂布以免婦人亦用麻繩髽髻乃遷尸床于堂中執事者舉饌升自阼階至靈座前祝焚香洗盞斟酒奠之喪主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小斂之明日執事者陳大斂衣衾奠具如小斂之儀舉棺入置于堂中少西侍者置衾於棺中垂其裔於四外侍者與子孫婦女俱盥手掩首結絞共舉尸納于棺中實生時所落髮齒及所

剪爪于帷角又揣其空缺處卷衣塞之務令充實先掩足次掩首次掩左次掩右令棺中平滿喪主主婦憑哭盡哀乃加蓋下釘徹牀以衣設靈床于柩東乃奠喪主以下各歸喪次　成服　大斂之明日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成服之日喪主及兄弟始食粥妻妾及期九月者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以下異門者各歸其家自是每日晨起喪主以下各服其服入就位尊長坐哭卑幼立哭侍者設盥櫛之具于靈床側奉魂帛出就靈座然後朝奠執事者執饌祝盥手焚香斟酒喪主以下再拜哭盡哀食前上奠至夕進夕奠喪主以下奉魂帛入就靈床哭盡哀朝夕之間哀至則哭朔日之奠如朝奠之儀時物之薦如上食之儀　弔奠賻　凡來弔者必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先具刺通名乃入喪主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廳事進揖曰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怛敢請入酹併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跪酹茶酒俛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喪主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答拜進曰不意凶變某親奄弃色養伏惟哀慕何以堪處喪主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酹併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寬譬

喪主曰脩短有數痛毒柰何顧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喪主哭而入護喪者送至廳事茶湯而退喪主以下止哭　擇地（祭后土）三月而葬擇地之可葬者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之處即為美地又須慎五患使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乃可世人多徇俗師陰陽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賤富貴壽夭賢愚盡繫於此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弃損不葬者悖禮傷義無過於此既得地乃擇日開塋域祠后土南向設神位設盞注酒饌於其前又設盥盆帨巾於其東南告者吉服入立於神位之前北向執事者在其後東上皆再拜告者與執事者皆盥帨執事者一人取酒注西向跪一人取盞東向跪告者斟酒反注取盞酹于神位前俛伏興少退立祝執版立於告者之左東向跪讀曰維某年歲月朔日辰某敢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為某親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祗薦于神尚饗訖復位告者再拜祝及執事者皆再拜乃徹遂穿壙作灰隔造明器刻誌石脩大轝作神主以俟發引　葬　發引前一日執事者設饌如朝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今以吉辰遷柩敢告俛伏興喪主以下哭盡哀再拜乃遷柩役者入婦人退避喪主及眾兄弟紋杖立視祝以箱奉魂帛導柩前

行喪主以下從哭男女由右婦人由左重服在前輕服在後服各為敘侍者在末無服之親男居男左女居女左皆次喪主主婦之後遂遷于廳事執事者布席役者置柩于席上祝設靈座及奠于柩前南向喪主以下就位坐哭藉以薦蓆乃代哭如小斂之前親賓致奠賻者其儀並如初喪時日晡時設祖奠祝斟酒訖北面跪告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今奉柩車式遵祖道俛伏興厥明轝夫納大轝於中庭執事者徹祖奠祝北面跪告曰今遷柩就轝敢告遂遷靈座置旁側召役夫遷柩就轝喪主從柩哭視載婦人哭於帷中載畢祝帥執事者遷靈座于柩前南向乃設遣奠奠畢執事者徹奠祝奉魂帛置靈車別以箱盛主置帛後婦人蓋頭出帷降皆立哭守舍者哭辭盡哀再拜柩行明器銘旌等前導喪主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塗中遇哀則哭未至墓執事者先設靈幄在墓道西南向親賓次在靈幄前十數步婦人幄在靈幄後壙西明器等至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遂設奠而退執事者先布席於壙內柩至脫載置席上北首執事者取銘旌去杠置其上喪主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喪主兄弟輒哭臨視喪主奉玄纁置柩旁再拜稽顙在位者皆哭盡哀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於

墓左如前儀既明器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乃題主以主時為稱為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炷香斟酒執板出於喪主之右跪讀之云孤子某（母云哀子）敢昭告于某親府君曰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復位喪主再拜哭盡哀止祝奉神主升車執事者徹靈座遂行哭主以下哭從如來儀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喪主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至家哭奉神主入置于靈座喪主以下哭于廳事遂詣靈座前哭盡哀有弔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者可以飲酒食肉惟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虞　葬之日日中或虞而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柩既入壙掌事者先歸備虞事具饌於堂東既沐浴喪主以下內外俱詣靈座所喪主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內外俱哭掌饌者以饌入設於靈座前降出贊者請喪主止哭盥手詣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西向立內外哭止祝進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遄邁奄及反虞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虞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別室少頃徹饌祝取魂帛帥執事者埋於屏處潔地罷朝夕奠遇柔日再

虞。遇剛日三虞。 卒哭 三月而卒哭。其日夙興。掌事者具饌於堂東。內外各衰服。贊者引喪主以下俱杖升立哭於靈座東西向南上。婦人升詣靈座西東面南上。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升自東階入徹夕奠出。執饌者以饌升設於靈座前。贊者引喪主降盥手訖。進詣靈座前。以盞跪奠酒。俛伏興。少退西向。祝入立於靈座南北面。內外哭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某月朔日辰。孫子某敢昭告于考某人。（母曰哀子。妣曰妣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叩地號天。五情糜潰。謹以清酌庶羞。哀薦成事。尚享。祝興。喪主再拜。哭。應拜者皆再拜。哭盡哀。喪主以下各還次。自卒哭後。朝一哭。夕一哭。乃諱名。喪主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祔 卒哭之明日乃祔。其日夙興。執事者具器陳饌。喪主以下入哭于靈座前。乃詣祠堂。奉所祔祖考之主。置于座內。執事者奉祖妣之主。置于座。還詣靈座所哭。祝奉新主以行。喪主以下哭從。如從柩之次。至祠堂門止哭。祝出主置于座。喪主以下各就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以饌升。各陳于座前。設訖降出。贊者引喪主盥手酌酒。先詣祖考妣位前。祝辭云。孝孫某謹以清酌庶品。適于某祖之靈。隮祔孫某人之靈。內喪則云適于某祖妣某氏。隮祔孫婦某人某氏。次詣亡者位前。祝辭云。薦祔事于先考之靈。適于某考之靈。尚

享。喪主再拜。興。降出。贊者引喪主詣諸座前。各再拜。乃復位。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祝奉納祖考妣神主于龕中匣之次。納亡者神主匣之次。奉之反于靈座。喪主以下哭從如來儀。 小祥 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設次陳練服於次。其日夙興。祝入整拂几筵。以出內外衆服。喪主以下倚杖於階東。俱升就位哭盡哀。贊者引喪主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乃陳練服。贊者引喪主倚杖如初。乃升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進立於靈右。內外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孫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歲月驚邁。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喪主以下出杖。降自西階。就次。妻妾女子子還別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哭。

大祥 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具饌陳器。陳禫服於次。乃告遷于祠堂。告畢。改題神主而遞遷之。虛東一龕。以俟厥明。祝先入拂几筵。降出。內外於次哭盡哀。掌事者設饌於靈座前。內外俱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靈座右。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孫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祥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哭盡哀。祝奉神主入于祠堂。喪主以下哭送。掌事者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禫 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既卜日。前期一日。喪主及諸子俱沐浴。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乃陳器具饌。其日夙興。祝入拂式筵几。詣祠堂出奉神主。置于座。喪主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內外俱升就位哭。贊者引喪主盥手奠酒。祝立於神座右。止哭。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辰。孫子某敢告于考某人之靈。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清酌庶羞。祗薦禫事。尚享。祝興。喪主哭再拜。退復位。內外俱哭盡哀。送神主還于祠堂。奔喪改葬並同品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四　十八陽

喪（公卿士庶喪禮二）

大明集禮斬衰三年圖

正服

子爲父

女在室爲父（已許嫁同）

女嫁反在父室爲父（謂父卒朞年內被出者）

加服

嫡孫爲祖後者爲祖（爲曾高後者亦同）

父爲嫡子

義服

婦爲舅

爲人後者爲所後父

妻爲夫　妾爲主

齊衰三年圖

正服

子爲母

女在室爲母（已許嫁同）

女嫁反在室爲母（謂母卒朞年內被出者）

加服

母爲長子

爲祖後者祖卒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義服

婦爲姑

爲繼母

爲慈母（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

繼母爲長子

妾爲主之長子

爲人後者爲所後母

齊衰杖朞圖

正服

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爲曾高後者亦同）

降服

爲嫁母出母（報服亦同）

義服

父卒嫡繼養慈母歸宗爲之服若改嫁從者爲之服（報服亦同）

夫爲妻

齊衰不杖朞圖

正服

爲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

爲伯叔父

爲兄弟

爲衆子男女

爲兄弟之子（女在室同）

爲姑姊妹女在室及適人而無夫與子者

女在室者爲弟兄姪（姪女在室同）

婦人無夫與子者爲其兄弟姪（姪女及姊妹在室同）

女爲祖父母

妾爲其子

加服

爲嫡孫若曾玄孫當爲後者

女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服亦同）

女適人者爲其父母

妾爲其父母

妾子爲其母

義服

爲伯叔母

爲夫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繼父同居

妾爲嫡妻

妾爲主之衆子。

舅姑爲嫡婦。

齊衰五月圖。

正服。

爲曾祖父母。

女爲曾祖父母。（出嫁同。）

齊衰三月圖。

正服。

爲高祖父母。

女爲高祖父母。

義服。

爲繼父不同居。（謂先同今異。）

大功九月圖。

殤（中殤七月）

正服。

爲子之長殤中殤（男女同）

爲叔父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玄孫同）

爲兄弟之子長殤中殤。

義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長殤中殤（男女同。）

成人。

正服。

爲同堂兄弟（姊妹在室同。）

爲衆孫（女在室同。）

降服。

爲女適人者。

爲姑姊妹適人者。

女適人爲兄弟姪。（姑姊妹及姪女在室同。）

出母爲女。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報服同。）

女適人者爲伯叔父。（報服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者（報服同）

義服。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之伯叔父母。

爲兄弟子之婦。

爲夫兄弟子之婦。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女適人者爲叔伯母。

小功五月圖。

殤。

正服。

爲男女之下殤。

爲叔父姊妹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衆孫之長殤。（男女同。）

爲兄弟之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姊妹之長殤。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兄弟之長殤。

出嫁姑爲姪之長殤（男女同。）

義服。

爲夫兄弟子之下殤（男女同。）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爲伯叔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

爲兄弟之孫女在室者。

爲同堂伯叔父母。

爲同堂兄弟之子

爲同堂兄弟之女在室者

爲從祖姑姊妹之在室者（報服亦同）

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爲再從兄弟

爲外祖父母

爲母之兄弟姊妹（報服亦同）

爲同母異父之兄弟姊妹

降服

爲同堂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爲孫女適人者

義服

爲夫同堂兄弟之子

爲夫兄弟之孫

妯娌相爲服

爲夫之姑姊妹在室者（適人同報服如之）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庶母慈已者

爲嫡孫之婦

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爲兄弟妻（報服亦同）

緦麻三月圖

殤

正服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衆孫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從祖叔父之長殤

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舅姨之長殤

爲從父兄弟之子長殤

爲兄弟之孫長殤

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出嫁姑爲姪之中殤下殤（男女同）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人後者爲從父兄弟之長殤

義服

爲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爲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

正服

爲族兄弟

爲族曾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

爲族祖父母

爲兄弟之曾孫女在室者

爲外孫（男女同）

爲同堂兄弟之孫（同堂兄弟之孫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再從兄弟之子（再從兄弟之女在室同出嫁則無服）

爲曾孫玄孫

爲從母兄弟姊妹

爲姑之子

爲舅之子

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爲族祖姑在室者（報服同）

爲族姑在室者（報服同）

降服

爲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服同）

女適人者爲同堂伯叔父母（報服同）

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爲從祖祖姑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外祖父母

爲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服同）。

子爲父母妻妾爲夫改葬既葬除之。

無服。

爲夫兄弟之曾孫。

爲夫同堂兄弟之孫。

爲夫再從兄弟之子。（男女同。）

爲衆孫之婦。

爲庶母。（謂父妾之有子者）

爲乳母。

爲妻之父母。（報服同。）

爲夫之曾祖父母。

爲夫之從祖祖父母

爲兄弟孫之婦。

爲夫兄弟孫之婦

爲夫之從祖父母。

爲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甥之婦。

爲夫之外祖父母。

爲外孫婦。

爲同堂兄弟之妻（報服同）

爲夫之舅姨。

爲夫同堂兄弟子之婦。

爲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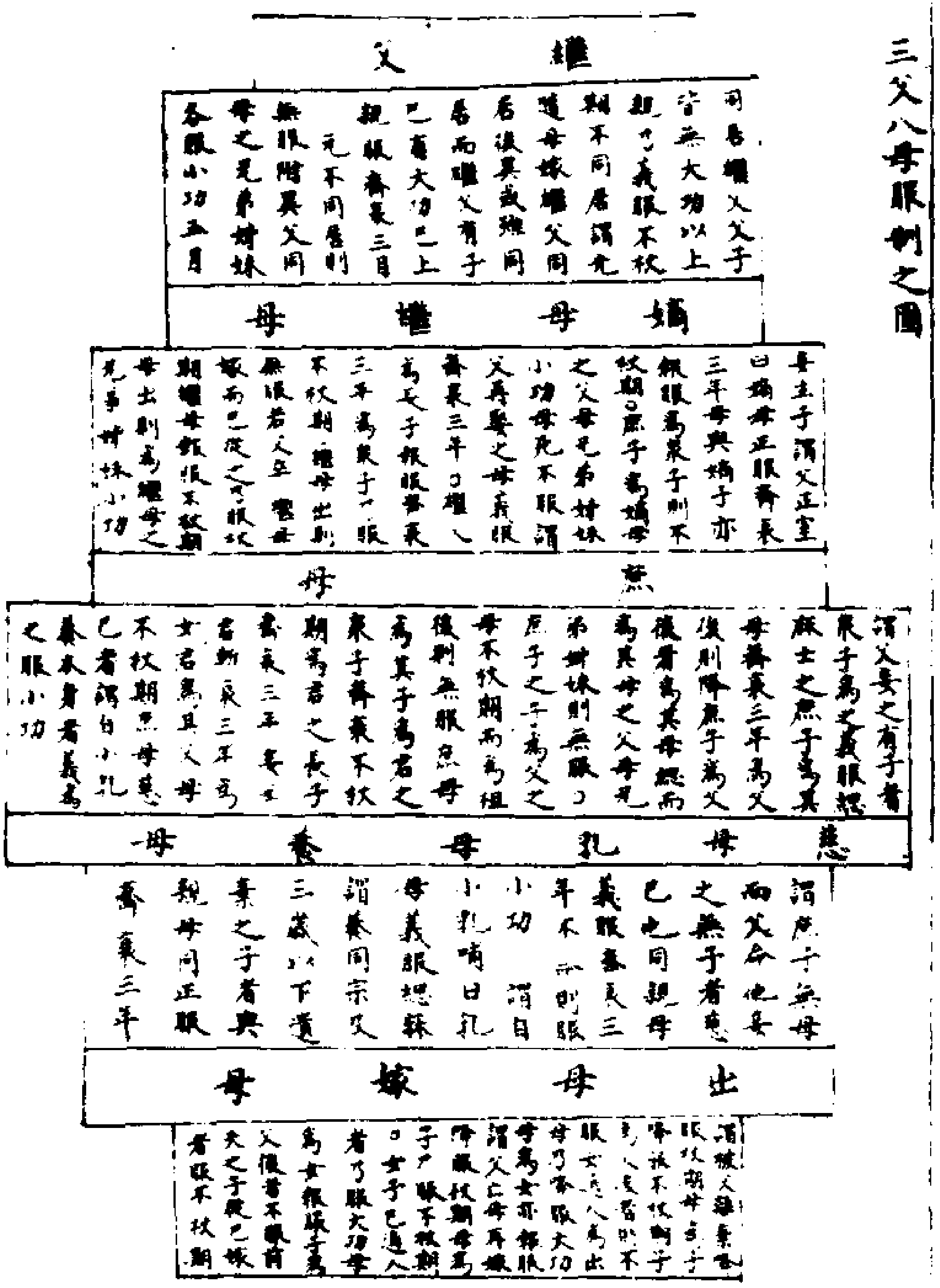
爲夫之從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爲姊妹之子之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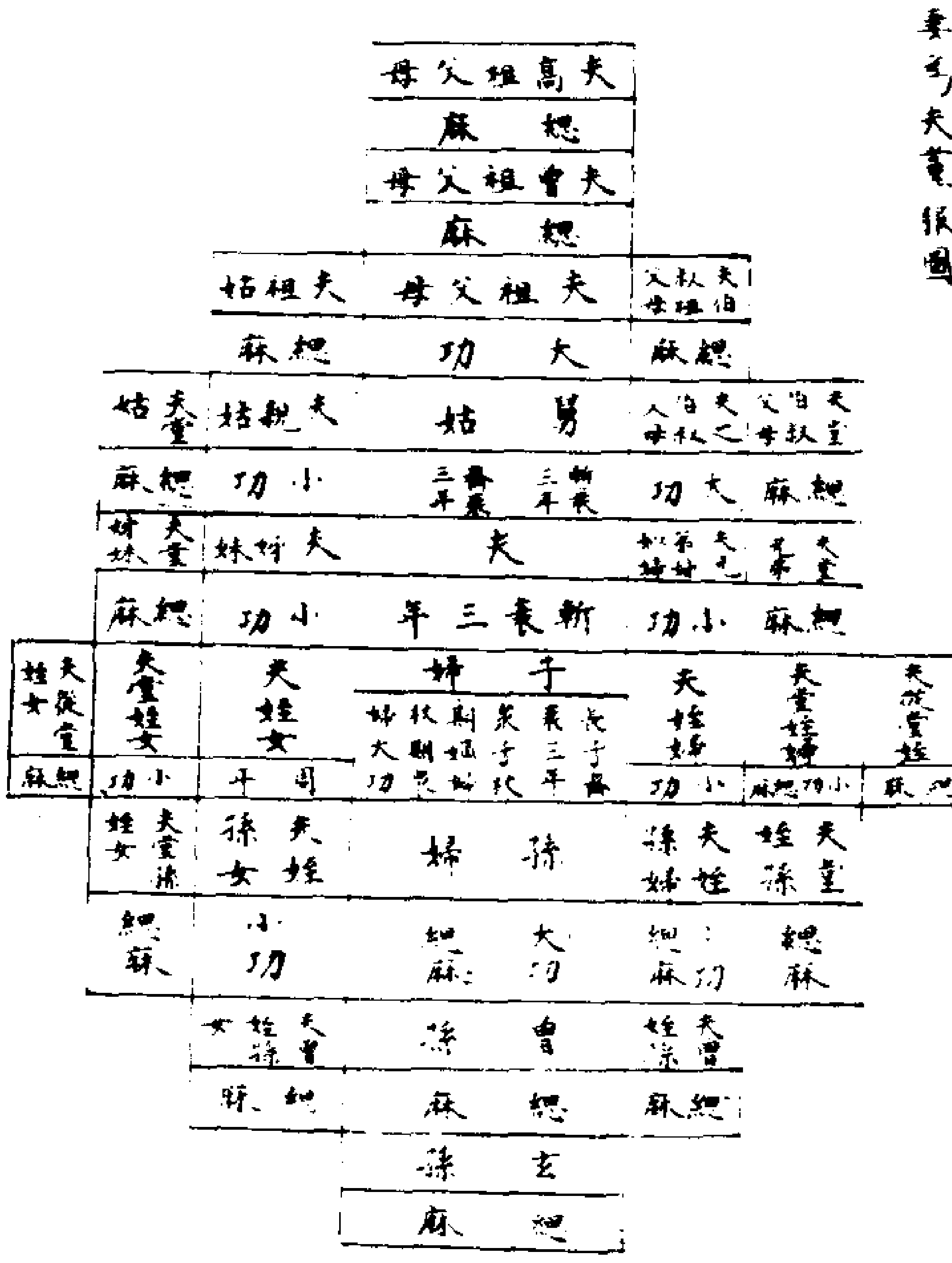
本宗五服之圖

				高祖母 齊衰三月	高祖父 齊衰三月				
			曾祖姑 緦麻 嫁無	曾祖母 齊衰五月	曾祖父 齊衰五月	曾祖伯叔父母 緦麻			
		從祖姑 緦麻 嫁無	祖姑 小功 嫁無	祖母 齊衰不杖期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祖伯叔父母 小功	從祖伯叔父母 緦麻		
	再從姑 緦麻 嫁無	從姑 小功 嫁緦麻	姑 不杖期 嫁小功	母 齊衰三年	父 斬衰三年	伯叔父母 不杖期	從伯叔父母 小功	再從伯叔父母 緦麻	
三從姊妹 緦麻 嫁無	再從姊妹 小功 嫁緦麻	從姊妹 大功 嫁緦麻	姊妹 不杖期 嫁大功	妻 齊衰杖期 父母在則不杖	己	兄弟 不杖期 妻小功	從父兄弟 大功 妻無	再從兄弟 緦麻 妻無	三從兄弟 緦麻 妻無
	再從姪女 緦麻 嫁無	從姪女 小功 嫁緦麻	姪女 不杖期 嫁大功	婦 衆子期 婦大功	子 長三年 長婦期	姪 不杖期 妻大功	從姪 小功 妻緦麻	再從姪 緦麻 妻無	
		從姪孫女 緦麻 嫁無	姪孫女 小功 嫁緦麻	孫婦 嫡婦小功 庶婦緦麻	孫 適不杖 庶大功	姪孫 小功 婦緦麻	從姪孫 緦麻 婦無		
			曾姪孫女 緦麻 嫁無	曾孫婦 婦無服	曾孫 緦麻	曾姪孫 緦麻 婦無			
				玄孫婦 婦無服	玄孫 緦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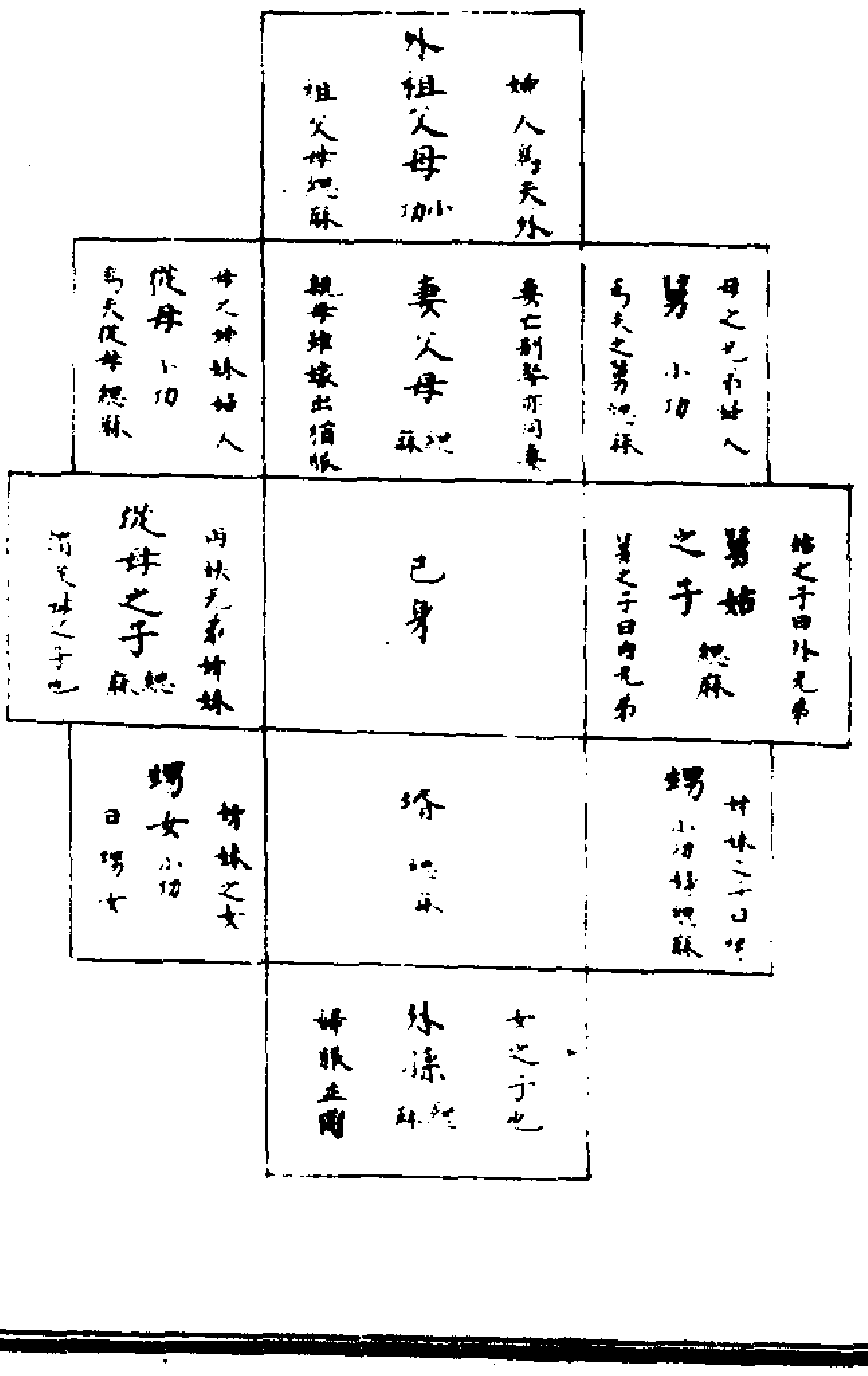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繼父
嫡母
繼母
慈母
慈母
乳母
養母
出母
嫁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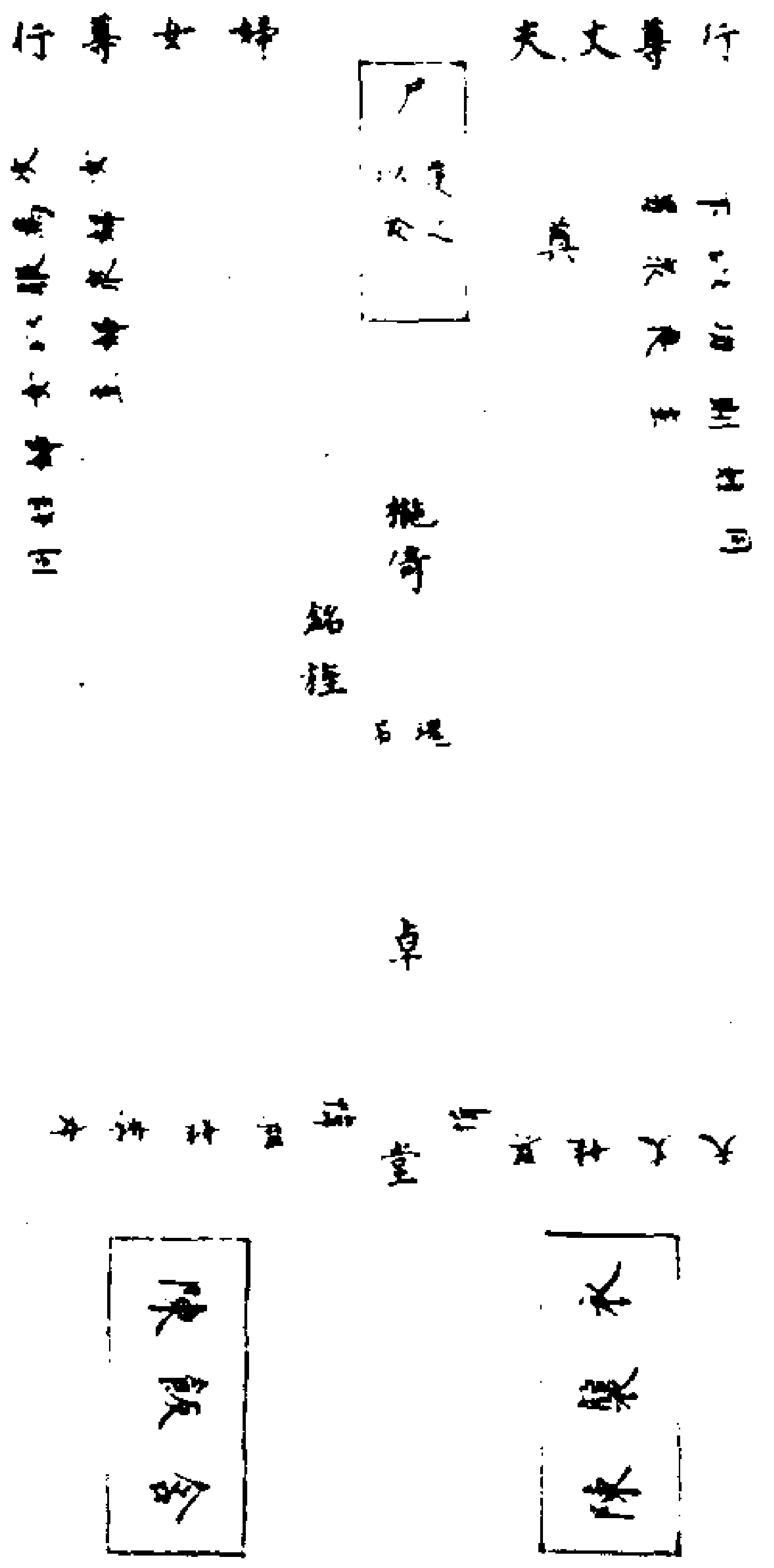
妻爲夫黨服圖


夫高祖父母
緦麻
夫曾祖父母
緦麻
夫祖父母
大功
夫祖姑
緦麻
舅
姑
斬衰三年
夫姑
小功
夫
斬衰三年
夫姊妹
小功
子
婦
夫姪
夫姪女
孫
孫女
夫姪孫
曾孫
玄孫
緦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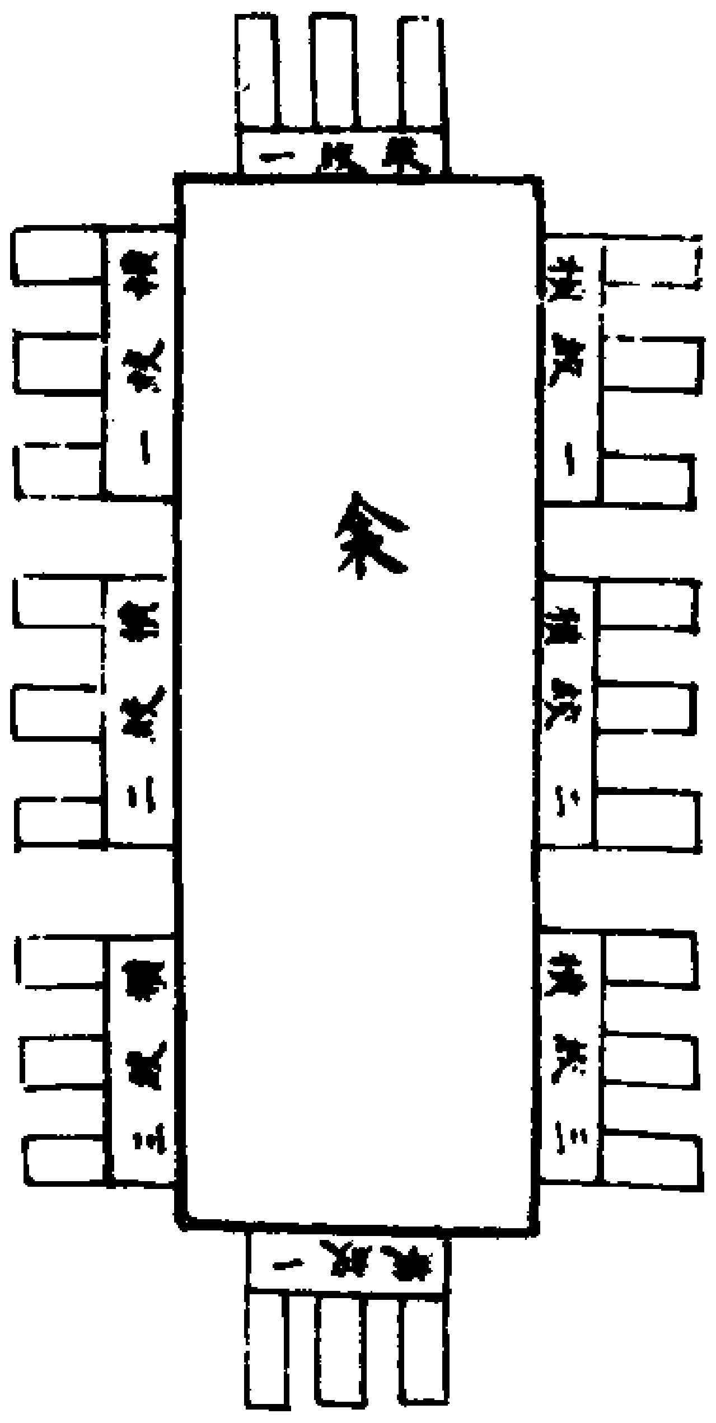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外祖父母
小功
妻父母
緦麻
舅
小功
從母
小功
己身
舅姑之子
緦麻
從母之子
緦麻
甥
小功
甥女
小功
婿
緦麻
外孫
緦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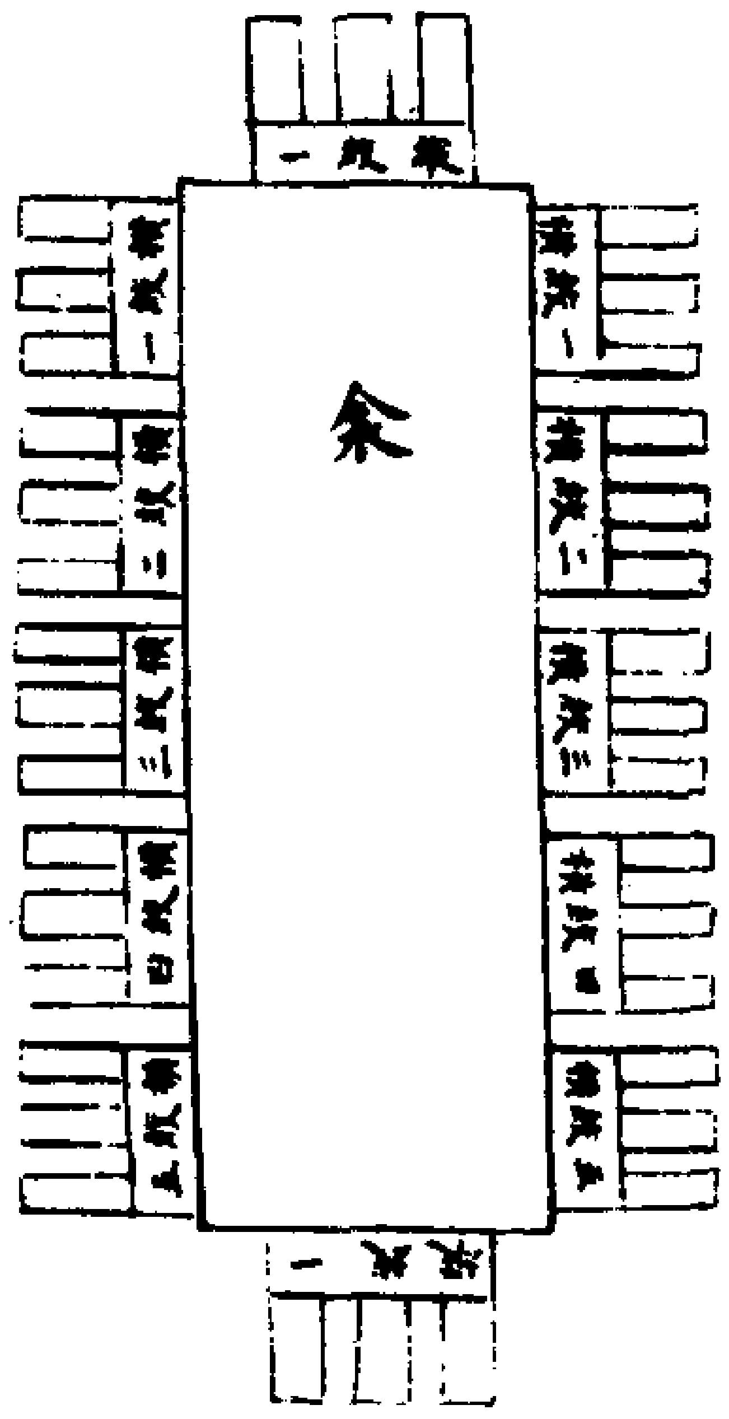
襲含哭位之圖


尸
行
尊
丈
夫
行
尊
女
婦
靈
銘
旌
卓
堂

小斂圖



大斂圖



衰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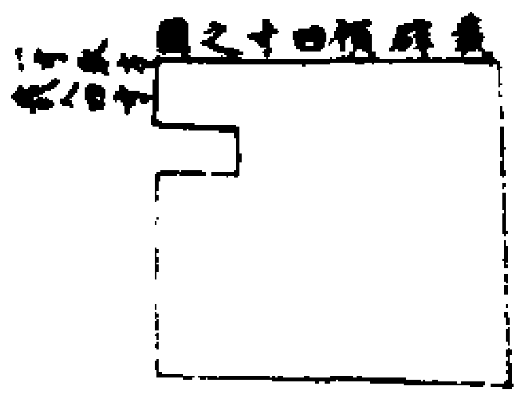
斬衰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麄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縫內向前後不連每幅作三㡇㡇謂屈其兩邊相著而空其中也衣長過腰足以掩裳上際縫外向背有負版用布方尺八寸綴於領下垂之前當心有衰用布長六寸廣四寸綴於左衿之前左右有辟領各用布方八寸屈其兩端相著為廣四寸綴於領下在負版兩旁各攙負版一寸兩腋下有衽各用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正方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却以兩方左右相沓綴於衣兩旁垂之向下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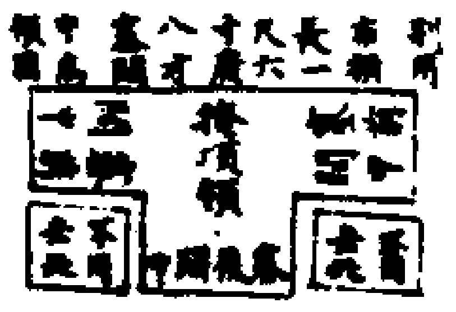
齊衰之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麄生布緝其旁及下際杖期服制同齊衰又用次等生布不杖期又用次等生布大功用稍麄熟布無負版辟領小功用稍熟細布緦麻用極細熟布

婦人斬衰服用極麄生布為大袖長裙蓋頭皆不緝布頭𦈡竹釵麻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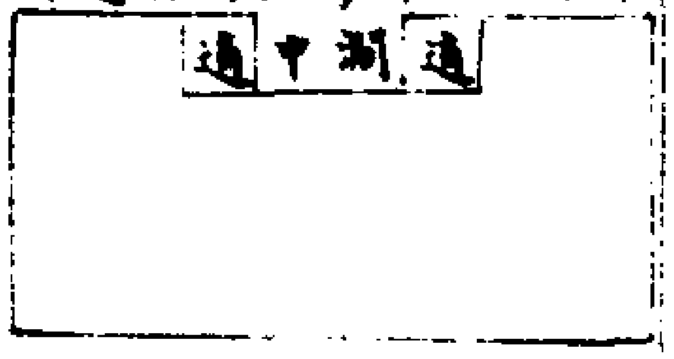
齊衰服同但用次等布為異

裁辟領四寸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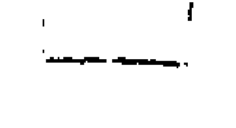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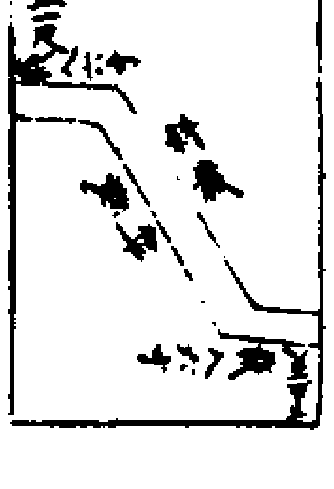
辟領四寸為左右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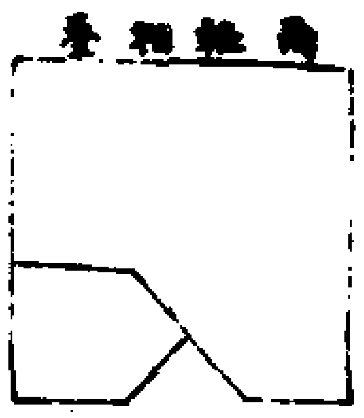


反摺向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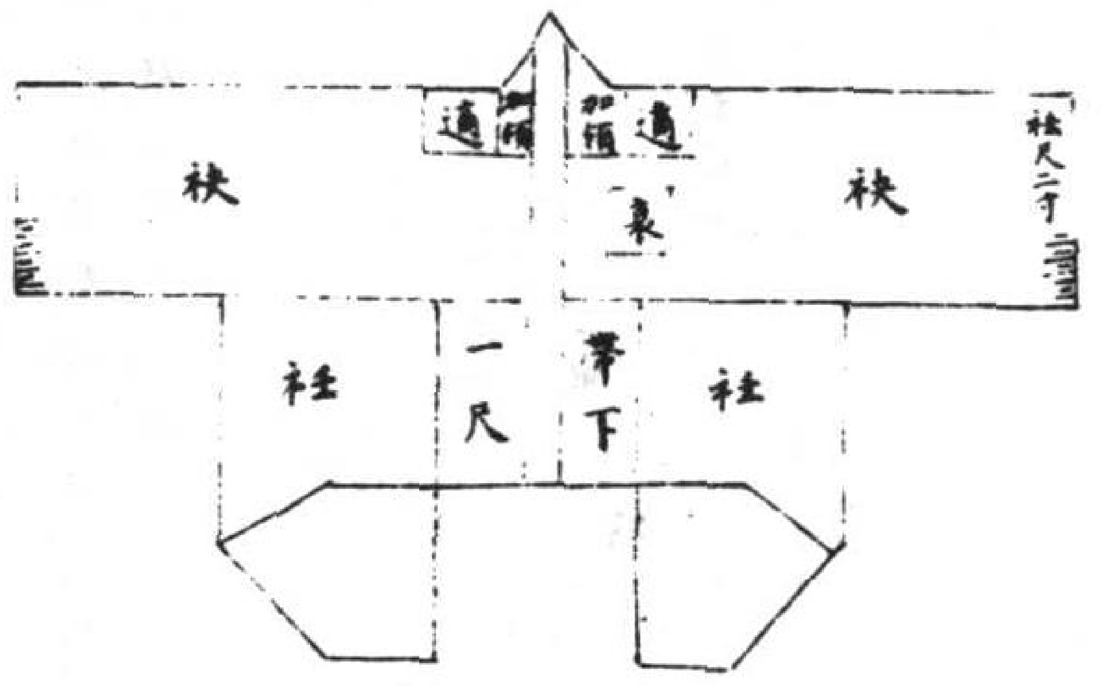
裁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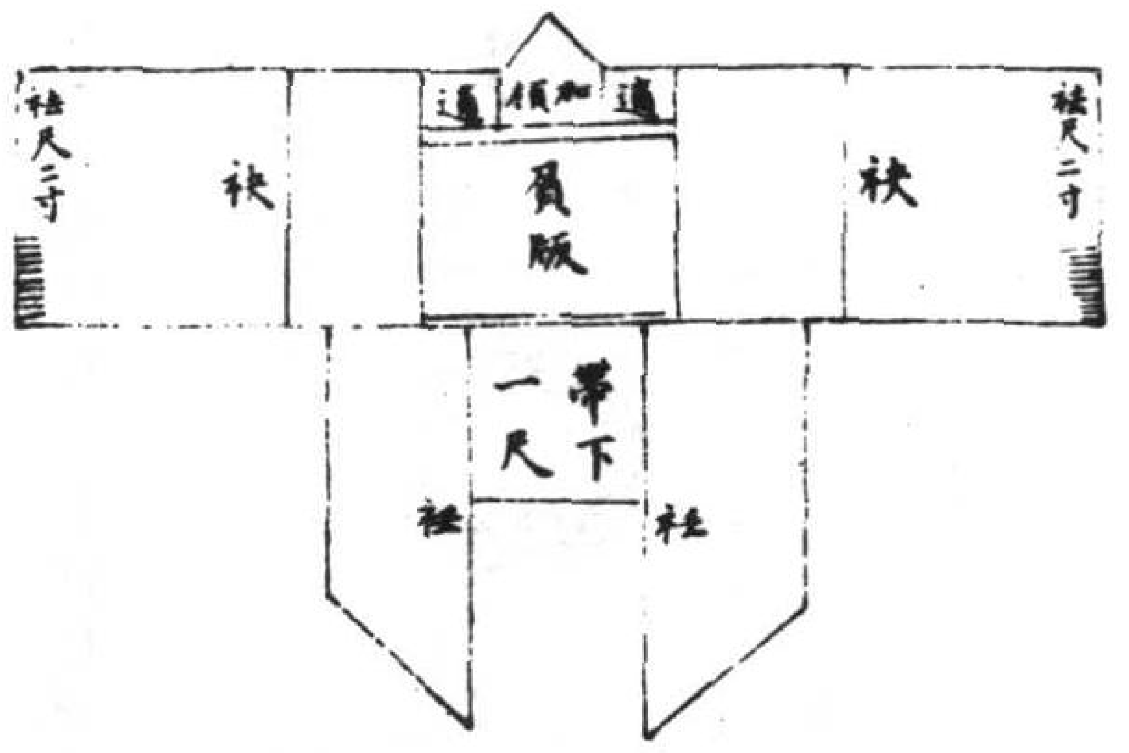


縫其下一尺留上一尺二寸爲袖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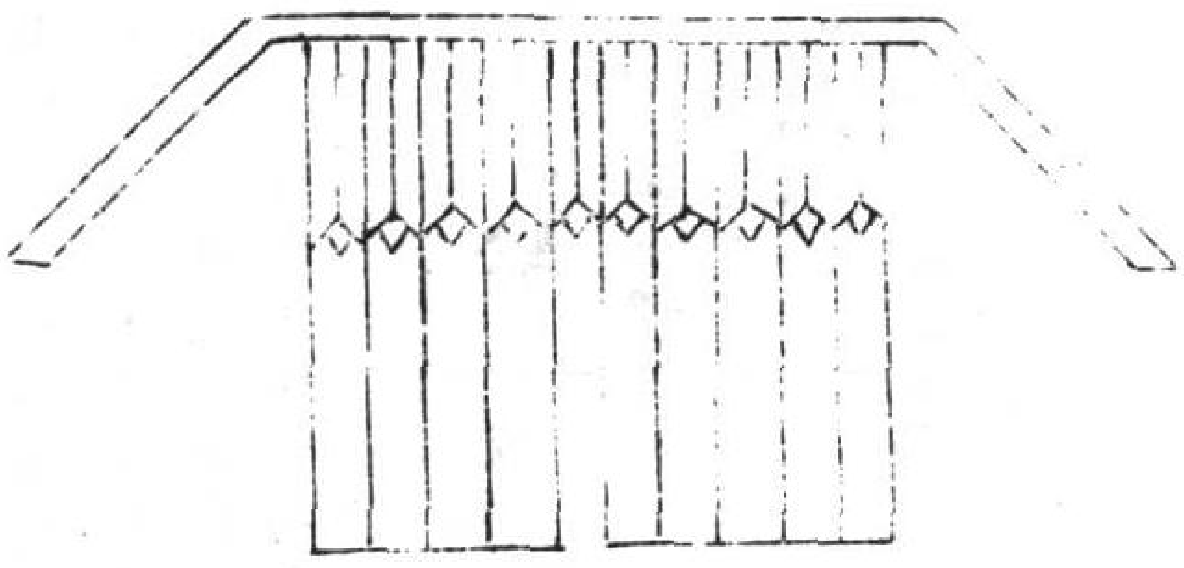
衰衣前圖


通
加領
加領
通
袂
衰
袂
袪尺二寸
衽
一尺
帶下
衽

衰衣後圖


袪尺二寸
袂
通
加領
通
負版
袂
袪尺二寸
帶下
一尺
衽
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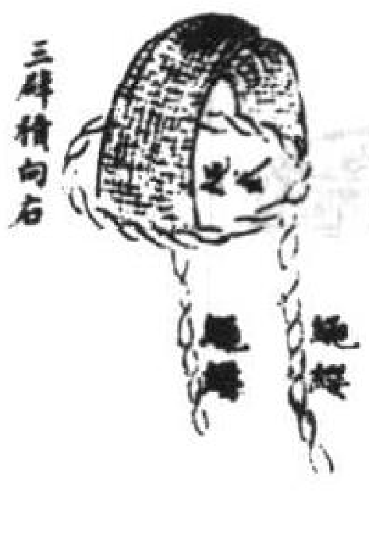
裳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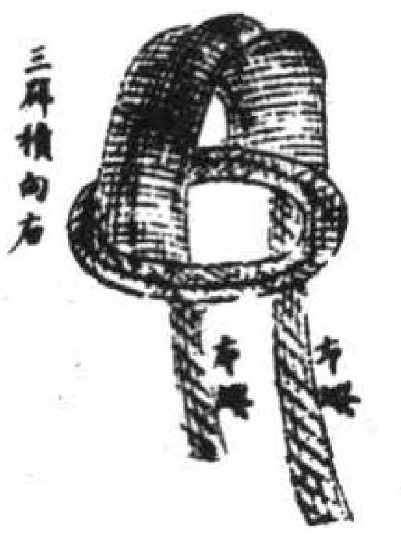
後四幅前三幅

冠比衣裳用布稍細。紙糊爲材。廣三寸。長足跨頂前後裹以布。三㡇皆向右縫縫之。用麻繩一條。從額上約之至頂後交過前各至耳結之。以爲武屈冠兩頭入武内向外。反屈之縫於武。武之餘繩。垂下爲纓。結於頤下。齊衰冠並如上制。以布爲武及纓。

斬衰冠



齊衰冠



大功冠

並同齊衰

小功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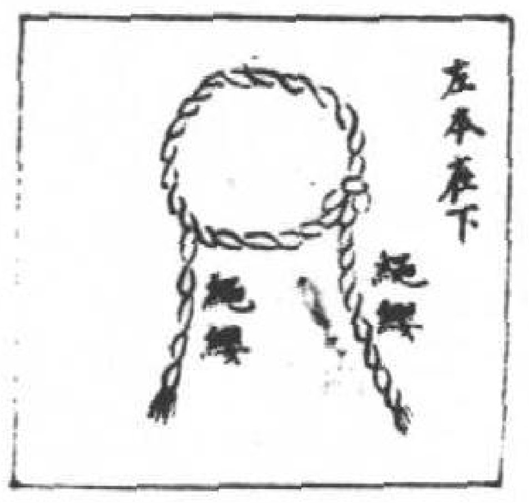
三㡇積向左
餘與齊衰同

緦麻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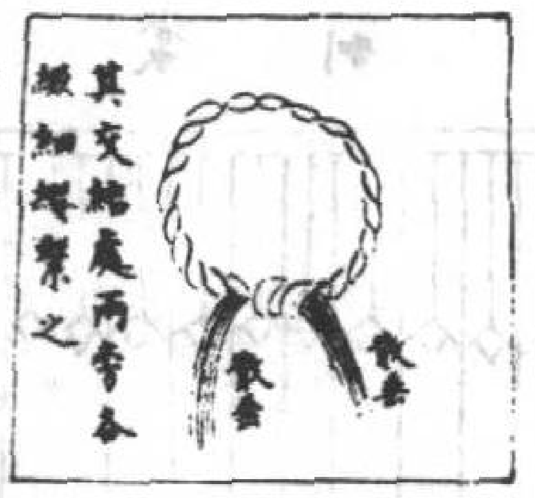
澡纓㡇積同小
功餘與齊衰同

斬衰首絰以有子麻為之其圍九寸麻本在左從額前向右圍之從頂過後以其末加於本上又以繩為纓以固之如冠之制腰絰大七寸有餘兩股相交兩頭結之各存麻本散垂三尺其交結處兩旁各綴細繩繫之絞帶用有子麻繩一條大半腰絰中屈之為兩股各一尺餘乃合之其大如絰圍腰從本過至前乃以其右端穿兩股間而反插於右在絰之下

斬衰首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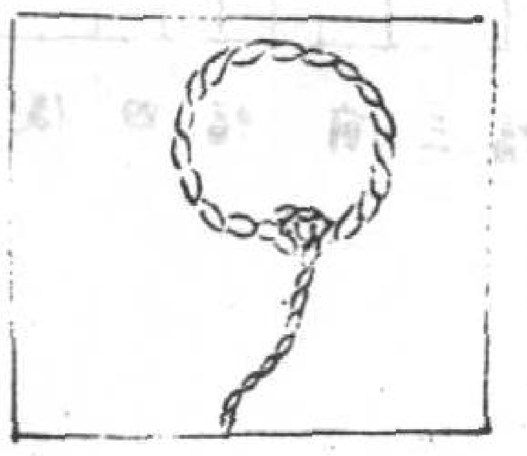


腰絰



斬衰至大功初皆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絰本不散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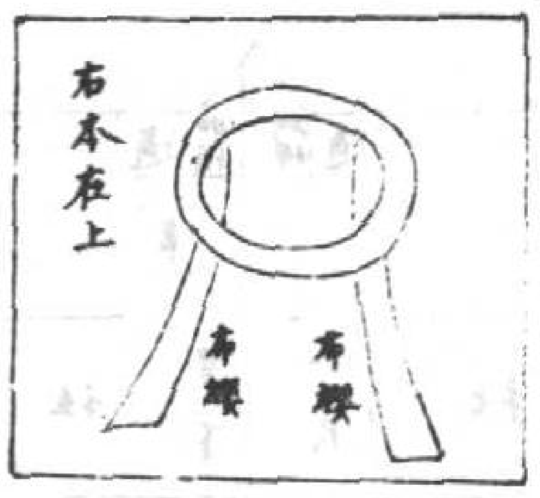
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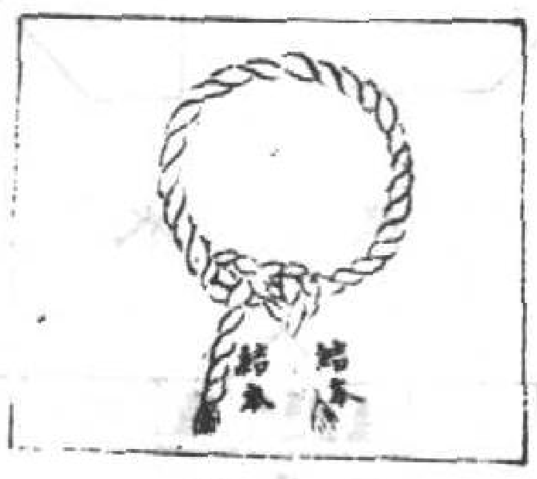
齊衰首絰以無子麻為之大七尺餘本在右末繫在下布纓腰絰大五寸餘帶以布為之而屈其右端尺餘

大功首絰五寸餘腰絰四寸餘小功首絰四寸餘腰絰三寸餘緦麻首絰三寸腰絰二寸用熟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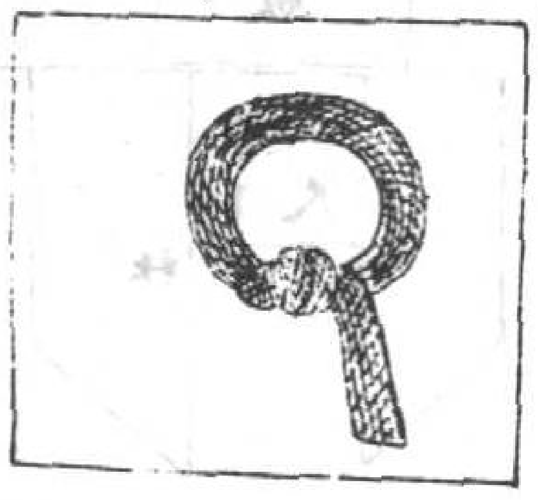
首絰



腰絰



絞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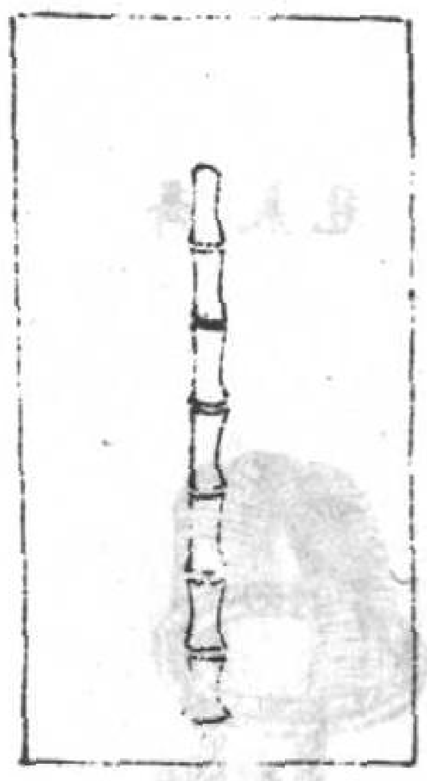


斬衰苴杖竹也為父杖竹者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也竹外內節象子為父有外內之痛竹能貫四時而不改子之衰痛亦經寒溫而不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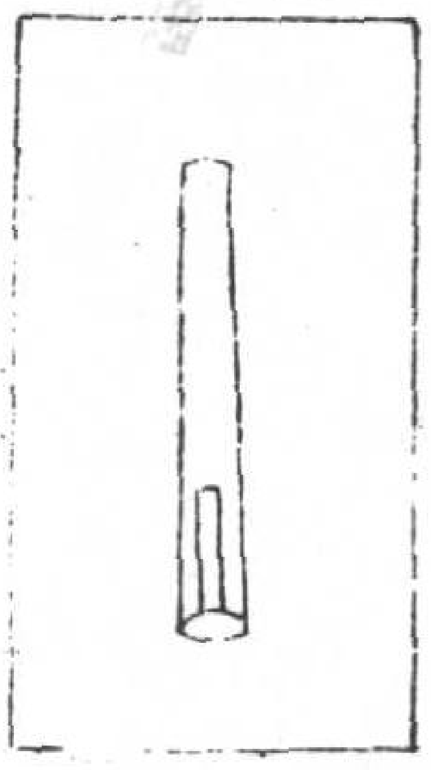
齊衰削杖桐也桐之言同心同之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為之

齊衰經時而有變又削之使方象地也杖各齊其心本在下

苴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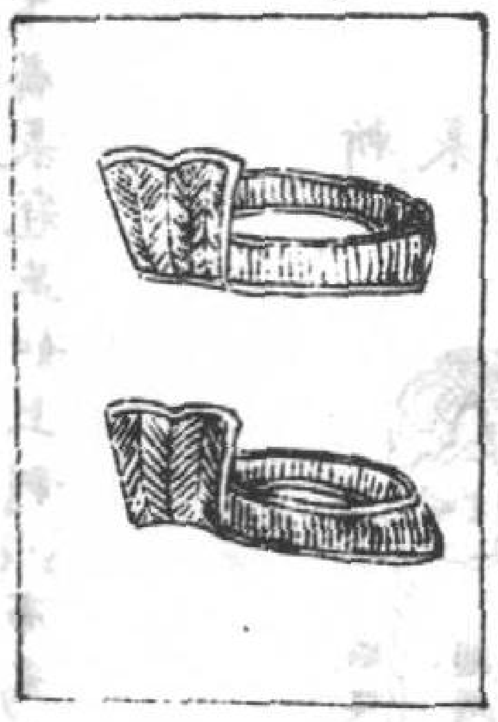
削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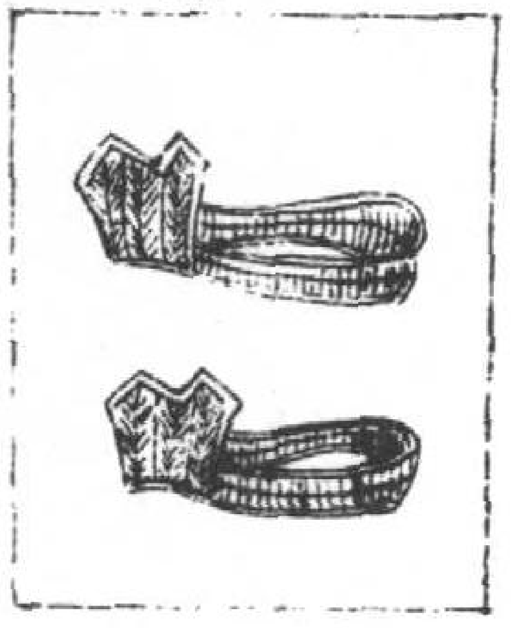
菅屨斬衰屨菅草也

疏屨齊衰屨疏者麄蒯之菲麄者草名蒯亦草之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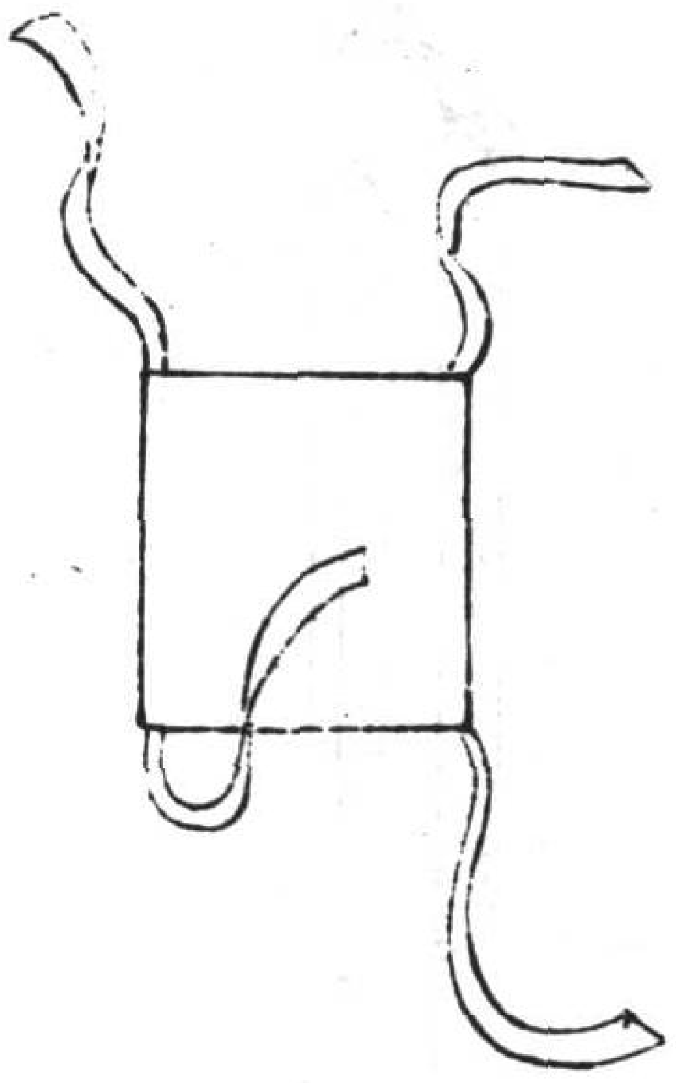
菅屨



疏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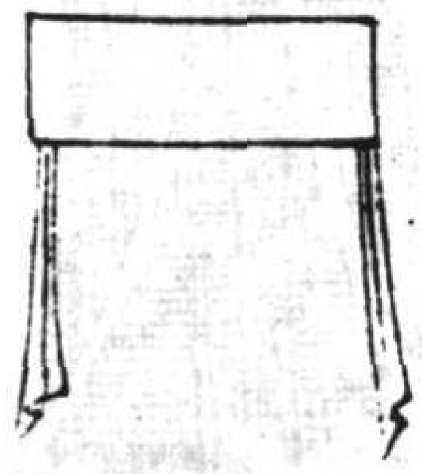
幎目　覆面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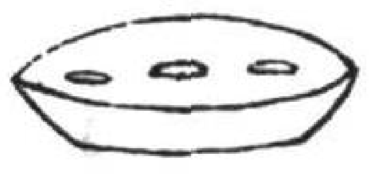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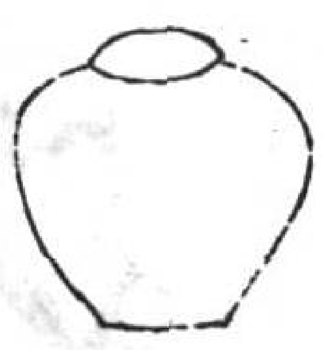
十七

握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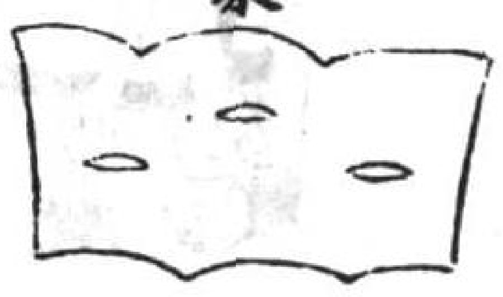


含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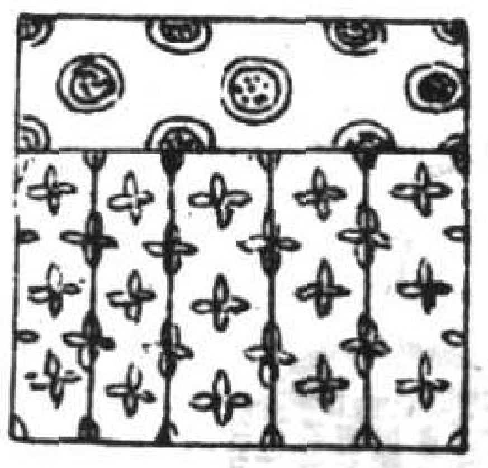
飯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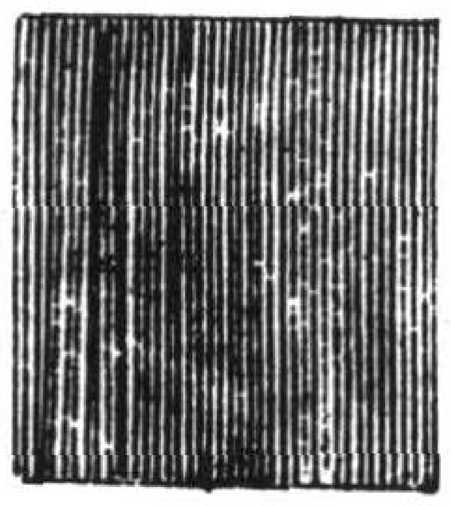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九十四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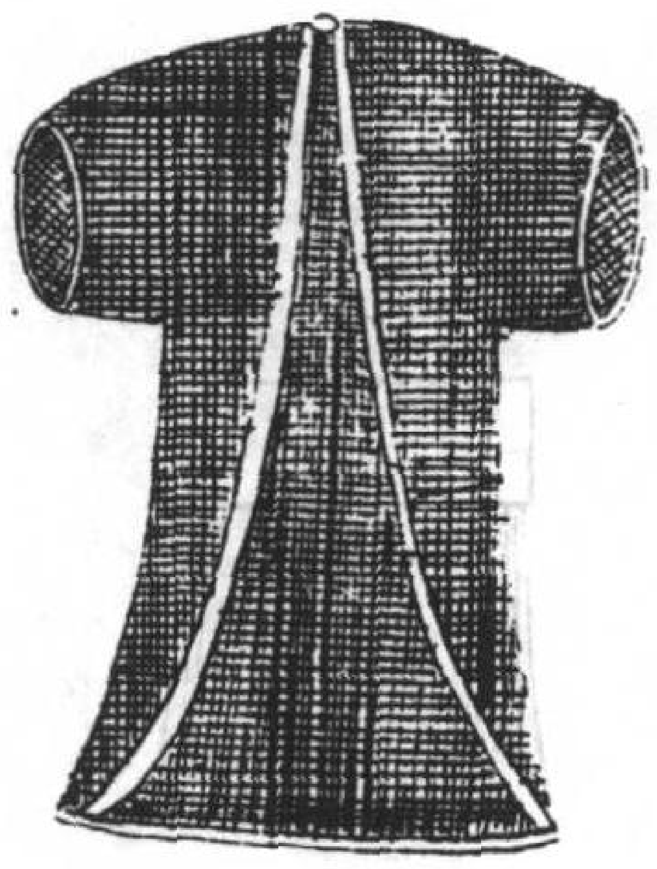
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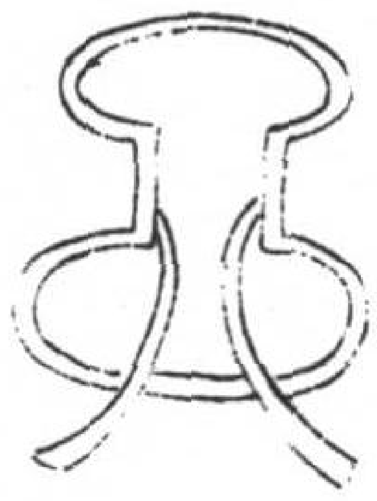


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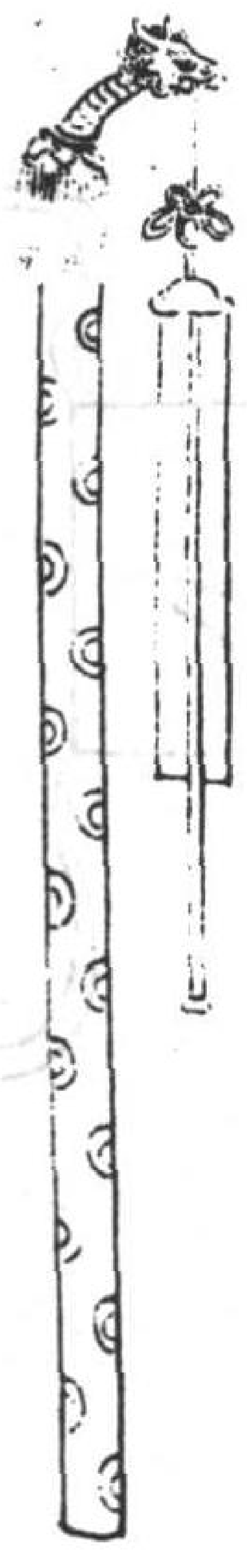


明衣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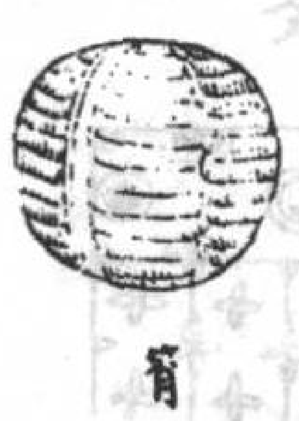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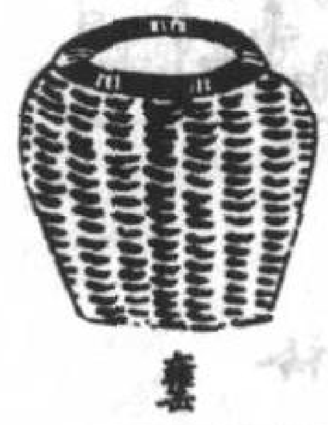
銘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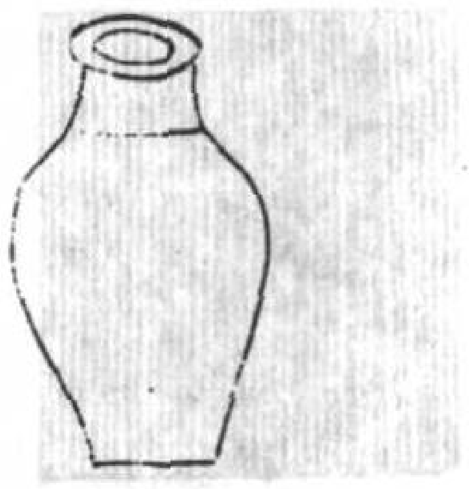
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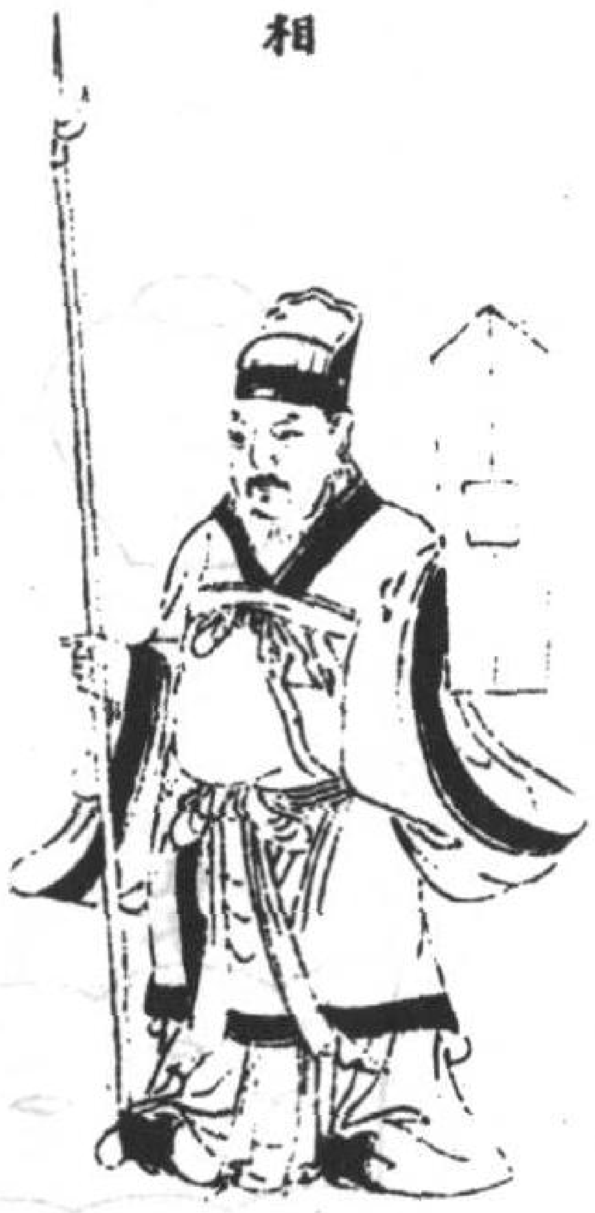
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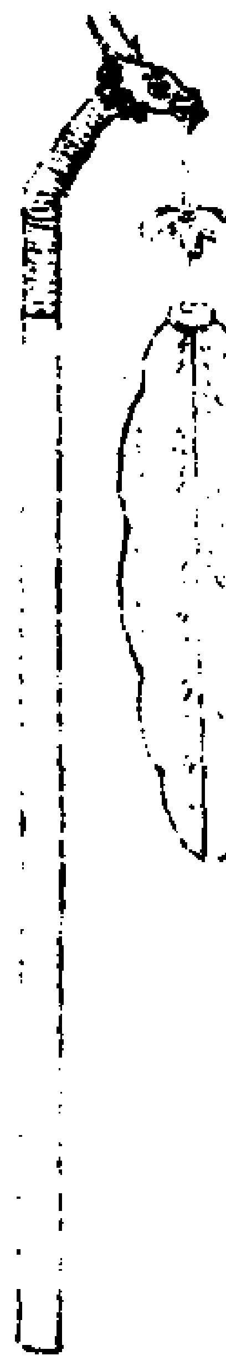
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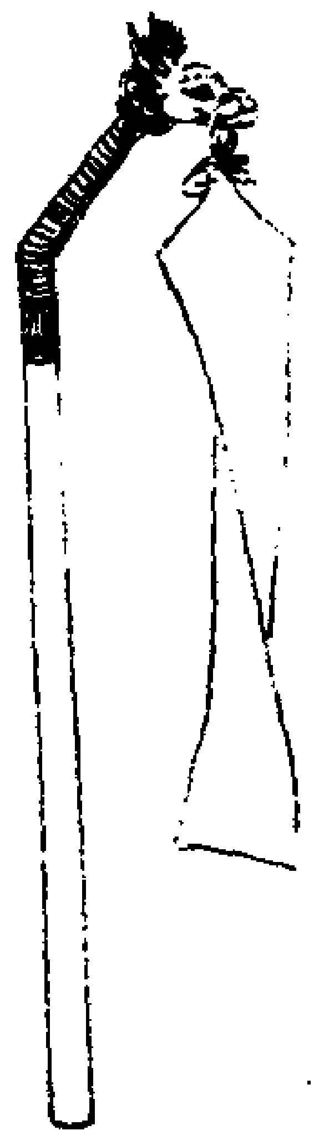
方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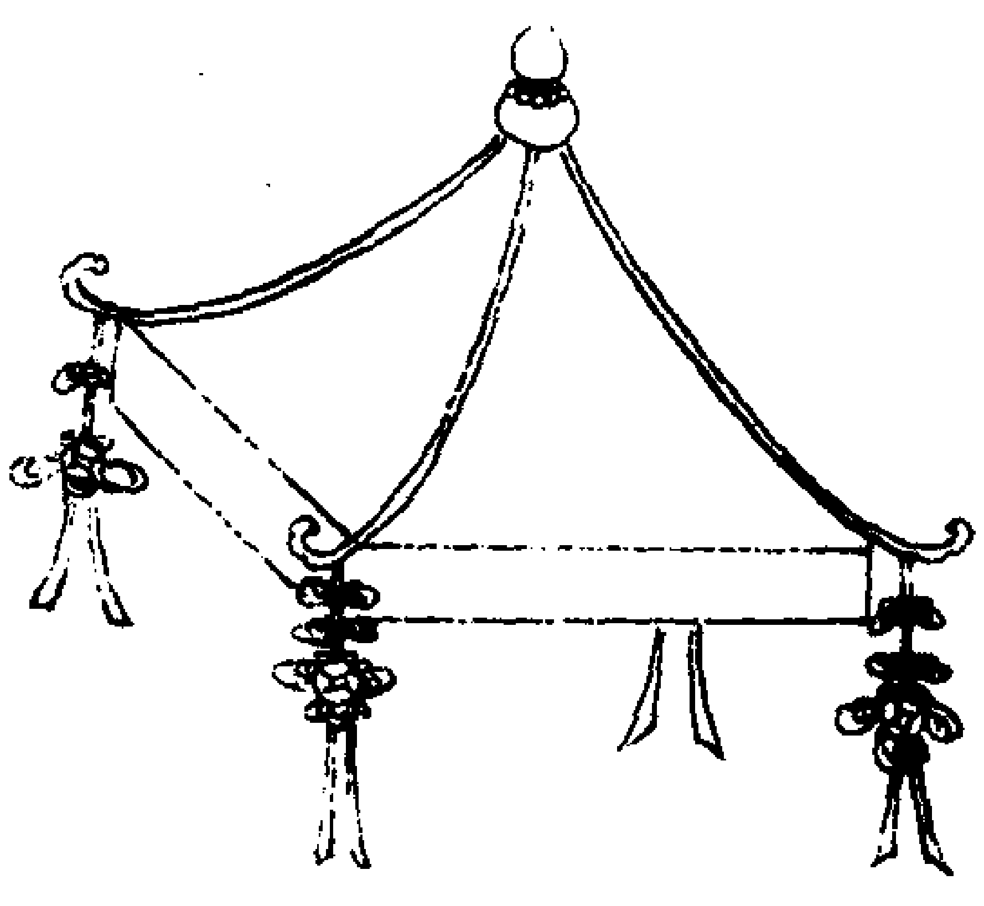
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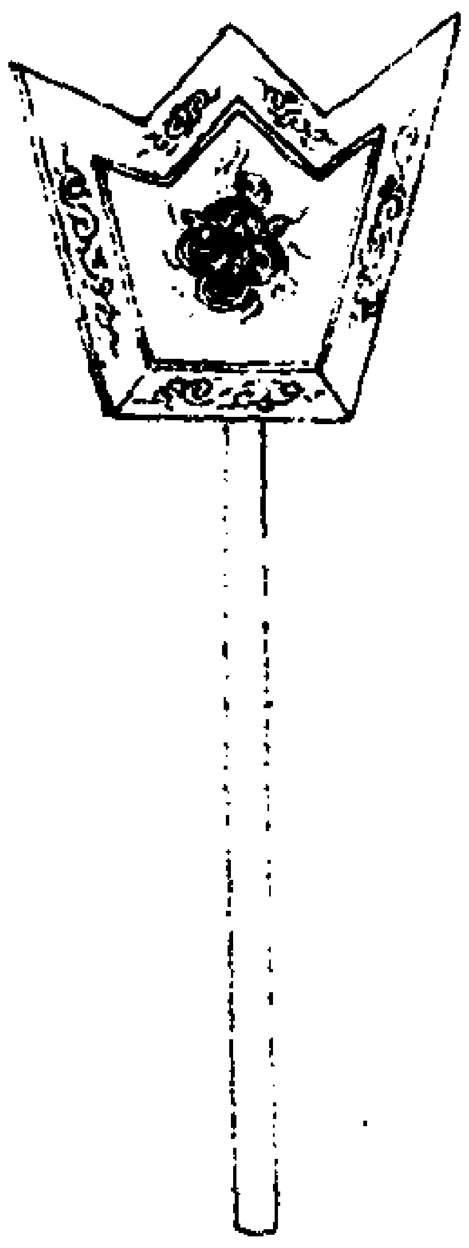
功布



竹格



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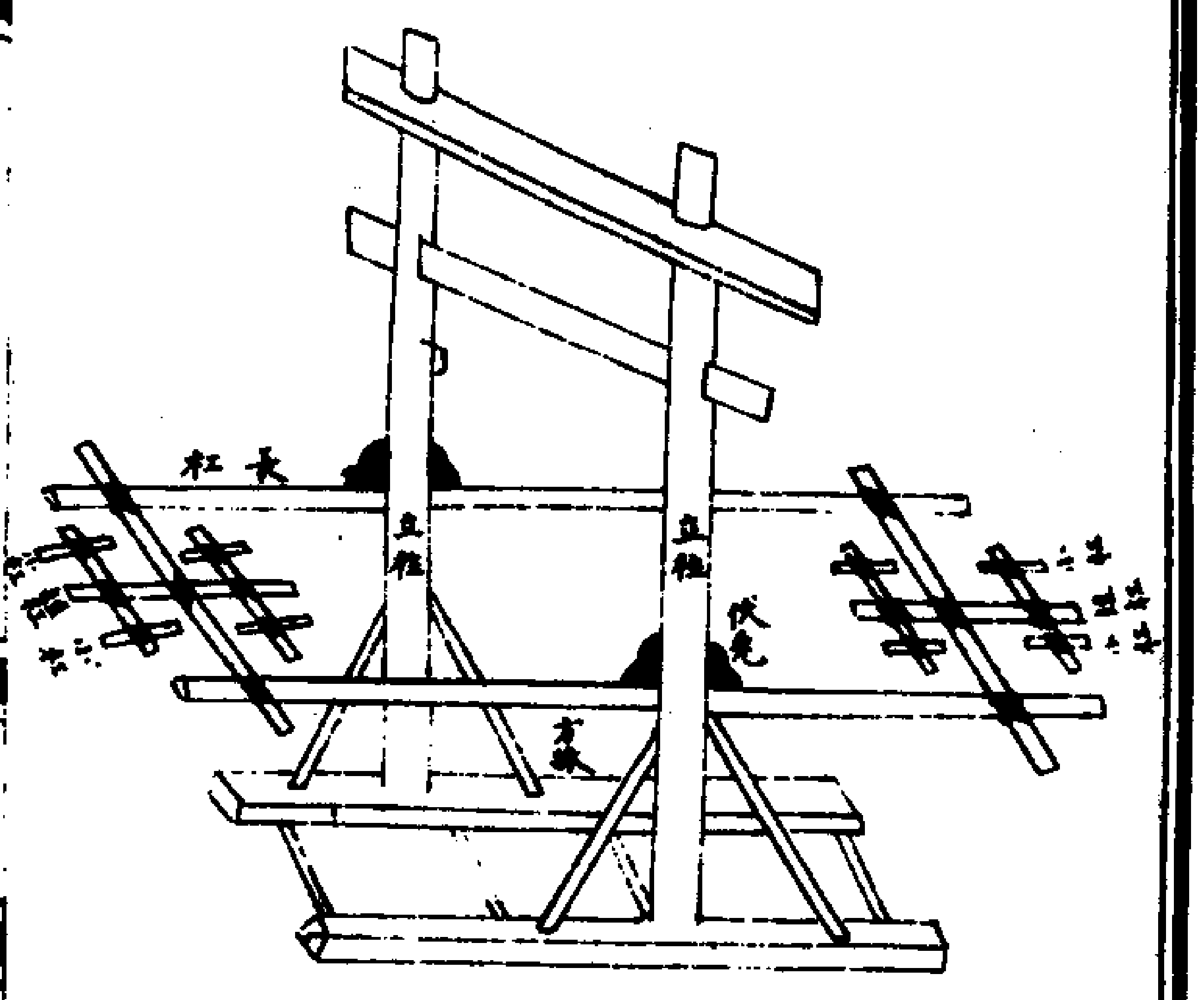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七千三百九十四

二十三

大拳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張九鵠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四十九

十八陽

喪（喪服小記篇三）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鄭玄注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孔穎達疏生不及不稅 正義曰此一節明稅服之禮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者鄭意云謂父先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官出遊居於他國更娶而生此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已則否者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復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己生則稅之也又謂昆弟爲諸父之昆弟也劉知蔡謨等解王義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庾氏以爲己謂死者爲昆則謂己爲弟已不能稅昆則昆亦不能稅己昆弟尚不能相稅

則餘疏者不稅可知也此等並非鄭義今所不取 注當其主之言 正義曰知當其時則服者以稅是不相當之言若服未除則猶是服內服故知則服謂服其全服按禮論云存服其殘服者庾氏以爲非也云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者按左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今讀從之也云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者稅是輕稅或前後不與正時相當故云稅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爲稅之本情重故也 注此句主則否 正義曰鄭玄此云一則爲此句主連親屬之下不應孤在君服中央也二則若此諸父昆弟在下殤死者則父亦稅之故知宜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也 爲君主服已 正義曰此一節明臣爲君親稅之與否今各依文解之 爲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爲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 近臣君服斯服矣者亦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明之非稅義也其餘爲臣之貴者群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者此謂君出而臣不隨君而君之親於本國內喪君雖未知而在國之臣即服之也嫌從君之未服臣不先服故明得先服也 注從服主服也 正義曰君知也謂自知尋常依限著服也凡從服者悉然也要義生不及見之親父稅喪已則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淳于氏曰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歟若但以不見則判其至親之本處而悲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母昆弟同制此其可以尊祖之義於是昧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 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山陰陸氏曰據小功不稅降服亦是也故出之在此非脫誤也即承父稅喪已則否於義不倫（鄭氏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近臣君服斯服矣（君有喪服近臣斯從而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君稅亦從而稅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

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己則不服也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己始聞喪不追服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黄震日抄爲君之父母至則稅之遠兄弟輕服皆自父祖之親降殺而及之故云降而在緦小功（餘同前注疏）

虞杖不入於室

祔杖不升於堂 鄭玄注哀益衰敬彌多也虞於寢祔於祖廟孔穎達疏虞杖至於堂 正義曰此論哀殺去杖之節

也注虞於寢祔於祖廟 正義曰按士虞禮虞於寢又按檀弓云明日祔于祖是祔於祖廟也喪服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見前注）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祔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論語於室亦曰入於堂亦曰升者義亦如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虞杖不入於室（葬而虞祭則事于入室去杖是杖不入於室也）祔杖不升於堂（虞之明日祔於祖則事于升堂去杖是杖不升於堂也）陳澔集說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彭氏纂圖註義寢安神也祔祔廟也（餘同前衛湜集說）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鄭玄注徒從也所從亡則已陸德明音義不為于偽反下妾為君注大夫為庶子同孔穎達疏為君至黨服 正義曰此經論徒從所從亡則已之事為君母後者謂無適立庶為後也妾子於君母之黨悉徒從若君母卒則不服君母之黨今既君母沒為後者雖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徒從也所從亡則已謂與不為後同也黃震日抄適為屬從母沒亦服母之黨（餘同前疏）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鄭玄注如要絰也陸德明音義去起呂反下去杖（并注同絰大結反要一遥反下文要絰注上至要皆同）孔穎達疏絰殺至如絰 正義曰此一節論杖大如要絰之義絰殺者據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要卑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 杖大如絰者謂如要絰也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衛湜集說賈氏曰苴絰大搹搹是搤物之稱搤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 山陰陸氏曰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杖大如絰蓋如其絰即如要絰是如帶非如絰也 新安朱氏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又曰首絰右本在上者齊衰絰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藏在麻根之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有纓者以其加於冠外故須著纓方不脫落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絰殺五分而去一（首絰之降殺五分而去一以為腰絰）杖大如絰（杖之大如腰絰）

之大（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喪服傳曰苴絰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為帶絰大搹者謂首絰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絰之大也遞減之則齊衰之絰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齊衰之帶大功之絰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大功之帶小功之絰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小功之帶緦麻之絰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為緦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分言之則首曰絰要曰帶搹者搤也（朱子曰見前衛湜集說）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鄭玄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孔穎達疏妾為至君同 正義曰此一經論妾從女君服同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為女君長子三年故云與女君同也

除喪者先重者

鄭玄注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

鄭玄注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穎達疏除喪至輕者 正義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變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 易服者易輕者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要義除喪先重易服先輕（見前注）陳櫟詳解除喪者先重者（除喪先除重者練祭而小祥各除所重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也）易服者易輕者（如斬衰既虞卒哭而遭齊衰其易衰服則易其輕者男子易乎要婦人易乎首虞卒哭已變麻絰為葛此但以牡麻易男要女首其男首女要不易也餘同前疏）

無事不辟廟門

鄭玄注鬼神尚幽闇也廟殯宮陸德明音義辟婢亦反徐扶亦反

皆哭於其次

鄭玄注無時哭也有事則入即位孔穎達疏無事至其次 正義曰此一經論在殯無事之時 無事不辟廟門者辟開也廟門殯宮門也鬼神尚幽闇若朝夕入即位哭則暫開之若無事則不開也 哭皆於其次者次謂倚廬惟朝夕哭入門內即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凡葬前哭晝夜無時若有事謂賓來弔之時則入即位若朝夕哭及適子受弔之事並入門即位而哭陳櫟詳解無事不辟廟門（無事謂

（無窮表下文朝夕哭等事則不聞喪言之門。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餘見前）

（注疏）**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玄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皐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皐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陸德明音義如不知姓一本無姓知二字　孔穎達疏復與至書氏　正義曰此一經論復與書銘男女名字之別也書銘謂書亡人名字於旌旐也天子書銘於大常諸侯以下則各書於旌旐也　達於士其辭一也者謂士與天子同也　男子稱名者此並殷禮殷質不重名故復及銘皆書稱名也周世則尚文臣不名君天子復曰皐天子復矣諸侯復曰皐某甫復矣婦人書姓與伯仲者與及也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及伯仲是書銘也姓謂如晉姬齊姜也而伯仲隨其次也此亦殷禮也周之文未必有伯仲當云夫人也　如不知姓則書氏者氏如孟孫三家之屬謂書銘亦殷禮也殷無世繫六世而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則不然有

宗伯掌定繫世百世婚姻不通故必知姓也若妾有不知姓者當稱氏矣。注其餘至則同　正義曰若周天子諸侯復與殷異其餘謂卿大夫以下書銘則與殷同矣要義復與書銘有姓氏名伯仲之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復謂招魂也銘即明旌也伯仲則長幼之第也　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皐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復曰皐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復謂招魂書銘謂書明旌自天子達　其辭無所殷禮也　餘同前注）陳澔集說復與書銘至則書氏復招魂以復魄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皐天子復諸侯則曰皐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歟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是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晉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爲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黃震日抄周禮天子復曰皐天子復則不稱名取妻亦無不知姓者先儒遂以此爲殷禮（餘同前注）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鄭玄注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鄭玄注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鄭玄注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孔穎達疏斬衰至服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前遭重喪後遭輕喪麻葛兼服之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斬衰既虞受服之葛首絰要帶與齊衰初喪麻絰帶同絰則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齊衰變服之葛與大功初死之麻同絰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俱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　麻同皆兼服之者皆上斬衰齊衰大功麻葛之事也兼服謂服麻又服葛也斬衰既虞遭齊衰斬衰男子則要服齊衰之麻帶首服斬衰之葛絰婦人則首服齊衰之麻絰要仍服斬衰之麻帶

婦人上下皆麻此云麻葛兼服之謂男子也　注絰之至十九　正義曰知絰帶大小如此者按喪服傳云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喪服所云謂初喪麻之絰帶也至既虞變葛之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斬衰葛絰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絰帶同故云絰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首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五分去一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五分去二故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此即齊衰初死之麻絰帶矣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大功首絰與齊衰初死麻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爲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畧舉大綱也　注皆者至男子　正義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

經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爲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衛湜集說 斬衰之葛至皆兼服之。 山陰陸氏曰：謂若斬衰卒哭，男子變要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絰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絰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是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放此。鄭氏謂服麻又服葛，誤矣。故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斬衰虞卒哭，後所易之葛絰與齊衰麻絰之大小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絰之制，重服大於輕服，初服大於變服。）麻同皆兼服之。（斬衰易葛絰，後若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帶，其首絰猶是斬衰之麻。女易首葛絰，後若遭齊衰之喪，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絰，其要帶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之。麻同，皆者，總上文二麻同皆如是也。齊衰易葛與大功麻同，亦謂後遭大功喪也。）陳澔集說 斬衰之葛至皆兼服之。上章言絰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絰與齊衰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絰與大功初死之麻絰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絰不易首絰，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彭氏纂圖註義 本注與陸氏微異，今會釋之。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者，謂男子初服斬衰首著苴絰大九寸，就苴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將七寸五分寸之一以爲帶。二者俱用麻。至既虞卒哭時，絰帶漸細，降初喪一等。以七寸五分寸之一爲首絰，仍用麻，就此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又五分去一，得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以爲帶，用葛。凡齊衰初喪之麻帶與斬衰卒哭後葛帶寸數無異，故曰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也。 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者，謂男子初服齊衰首絰七寸五分寸之一，就其中五分去一，得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以爲帶，俱用麻。至既虞卒哭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以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爲首絰，仍用麻，就此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五分去一，得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以爲帶，用葛。凡大功初喪麻帶與麻衰卒哭後葛帶寸數無異，故曰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也。（餘同衛湜集說。）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鄭玄注：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陸德明音義 報依注音赴，芳付反，下同。孔穎達疏 報葬至卒哭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待依常葬之禮也。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因事故，死而即葬，不得待三月也。急虞謂亦葬竟而急設虞，謂是安神，故宜急也。 三月而后卒哭者，雖急即虞而不即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奪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要義速葬者亦三月卒哭。（見前上。）衛湜集說 山陰陸氏曰：此不及期而葬，不及期而葬報而後知之，即及期有會而無報。葬雖速，猶須三月而後卒哭。（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報葬者報虞，（報讀爲赴，因事故而急疾以葬，不待三月之期也。急葬者亦急虞，祭安神宜急也。陸曰：不及期而葬者報，猶使知之，及期者有會而無報。故急葬曰報葬，急虞曰報虞。報如字。）三月而后卒哭。（葬雖不待三月，卒哭必俟於三月也。）陳澔集說 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黃氏日抄 急葬者急虞，祭安神宜急也。凡虞祭畢即卒哭，今卒哭必待三月，已之哀痛則奪之，不忍急也。（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鄭玄注：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然。卒事反服重。陸德明音義 偕音皆。令，力呈反。孔穎達疏 父母至斬衰 正義曰：此一節論並遭父母喪虞祔及衣服之制也。 父母之喪偕者，偕謂同月若同日死也。 先葬者不虞祔者，雖有同日月死而不得同月葬，如曾子問篇中所言葬先輕而後重者，謂先葬母也。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爲虞祔也。 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 其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 注偕俱至服重 正義曰：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者，前月謂母死前之月也，或一月或二月三月，但是未葬之間，皆是前月，未必唯母死前之一月也。以其父死未葬不變服故也。云及練

（祥皆然者。以經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爲文。明爲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後還服父服。故云卒事反服重。陳櫟詳解。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葬先輕而後重。必先葬母不即虞祔。虞祔先重而後輕。待後葬父事竟。先虞祔父。乃虞祔母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父母之喪偕至。服斬衰。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玄注。祖不厭孫也。大夫爲庶子大功。陸德明音義。厭一妾反。徐於豔反。下文注皆同。）大夫不主士之喪。（鄭玄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孔穎達疏。大夫主之喪。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尊降庶子一等兼不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夫降其庶子。故爲其庶子不爲大夫者服其大功也。而喪服條例云。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母大功也。今嫡既降其子。亦厭其孫。故此明雖降庶子而不厭降其孫。其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

者尊不得主之。要義。大夫不主士喪。凡前注。衛湜集說。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大夫不主士之喪者。不以尊攝卑。鄭氏曰。凡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降其庶子。父爲衆子服期。大夫降庶子服大功。其孫不降其父。其孫。庶子之子也。不降其父。猶服三年。但不厭孫。嫡既降其子。又厭其孫。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大夫不主士之喪。大夫降其庶子者。父於子本朞服。今大夫尊而庶子賤。故降服大功也。其孫不降其父者。孫謂庶子之子。大夫於庶子之服雖降。於庶子之子不降。重繼世也。不降其父。謂亦服大功。如於庶子也。孔氏方氏皆謂庶子之子不降其父。猶爲三年。卑不可以降尊也。亦通。恐子無降父服之理。不必立此言耳。彭氏纂圖註義。孫謂庶子之子。即大夫之孫。餘同前疏。）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鄭玄注。恩不能及。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其妻爲爲母之爲妻律爲庶母爲祖庶母皆同。孔穎達疏。爲慈至無服。正義曰。此一節論慈母雖如母。猶不爲慈母之黨服。此慈母即是

喪服中慈母者。父妾命爲母子。而本非骨肉。故慈母之子不爲慈母之父母有服者。爲恩所不及也。黃震日抄。慈母撫己者也。父妾命爲母子。本非骨肉。故止爲慈母服。不爲慈母之父母服。異於生己之母也。彭氏纂圖註義。慈母謂子無母。父命無子之母慈養己者。餘同前疏。）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鄭玄注。以不貳降。陸德明音義。降一本作隆。孔穎達疏。夫爲至大功。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不貳隆之義。賀云。此謂子出時已昏。故此婦還則服本舅姑大功。若子出時未昏。至所爲後家方昏者。不服本舅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猶臣從君而服不從而稅。人生不及祖之從而皆不責非時之恩也。今按。夫爲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熊氏云。然恐賀義未盡善也。陳櫟詳解。夫出繼爲人後者。妻爲生其夫之舅姑大功。蓋夫爲本生父母降而服期。則妻爲本生舅姑降而服大功。隆於所後。則降於所生。以不二降也。陳澔集說。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士祔於大夫則易牲。（鄭玄注。不敢以卑牲祭尊也。大夫少牢也。孔穎達疏。士祔至易牲。

正義曰。謂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不敢用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之前也。祭殤與無後者不云易牲。而此云易牲者。前是宗子家爲祭。不得同如宗子之禮。故殤及無後者依亡人之貴賤禮供之。此是士卑。許進用大夫牲。故曰易牲。然又此下云。賤不祔貴。而此云士祔大夫者。謂無士可祔。則不得不祔於大夫。猶如妾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若有士。則當祔於士。故雜記云。士不祔於大夫。謂先祖兄弟有爲士者。當祔於士。不得祔於大夫也。要義。賤祔貴則易牲。凡前注疏。陳櫟詳解。賤不祔貴。而士祔於大夫者。先祖兄弟無爲士者故也。有士則當祔於士。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士祔大夫當易牲之義。按雜記謂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餘同前疏。）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玄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

同居則不服。陸德明音義見賢遍反。孔穎達疏繼父至異居。正義曰此一經明繼父同居異居之禮。此解喪服經中有繼父同居及不同居之文也。繼父者謂母後嫁之夫也。若母嫁而子不隨則此子與母繼夫固自路人無繼父之名。故自無服也。今此言謂夫死妻稚子幼子無大功之親隨母適後夫後夫亦無大功之親後以其資財爲此子同築宮廟四時使之祭祀同其財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故爲服期若經同居而今異居異居之道其理有三。一者若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者爲異居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矣。然此云皆無主後爲同居則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要義繼父同居異居之服（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皆無主後則子亦是也。然則繼父同居蓋亦爲之娶婦矣。娶婦而有子亦異居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此解喪服經文繼父同居異居之禮隨母適後夫始於同財同居者則爲繼父同居之服期所謂繼父不同居者必先嘗同居後異居也則服齊衰三月）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繼父無大功之親又無子此子亦無大功之親又無子所祖依以居謂也皆無主後同貨財同築宮廟奉祭祀者謂之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繼父又有子及此子娶而有子是有主後則不謂之同居此子當此子於繼父三月。）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玄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祔葬者不筮宅。 鄭玄注宅葬地也前人葬既筮之孔穎達疏哭朋至南面　正義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也門外寢門外也右西邊也南面嚮南也嚮南爲主以對答弔賓　注變於至門外　正義曰按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今哭門外是變於有親也云門外寢門外者按檀弓云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是也陳櫟詳解祔葬者不筮宅（宅是葬地也復死者祔前人而葬則不筮宅以前人葬既是之故也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祔葬者不筮宅。宅謂塋壙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筮也。（餘同前疏）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

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鄭玄注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爲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陸德明音義亡如字又音無。昭常遙反。後昭穆皆放此。間間廁之間。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鄭玄注人莫敢卑其祖也。孔穎達疏士大至於士。正義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爲諸侯孫爲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謂祖貴宜自卑遠之故也。　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得祔祖當祔祖之兄弟亦爲大夫士者也。　其妻祔於諸祖姑者夫既不得祔祖故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以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爲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下爲諸侯者也。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　妾祔於妾祖姑者言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也。　亡則中一以上而祔者亡無也。中間也。若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　祔必以其昭穆者解所以祖無妾不祔曾祖而祔高祖之義也。凡祔必使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也。然此下云妾母不世祭於孫。否則妾無廟　乃去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耳。後別釋。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者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　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雖賤而孫雖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欲卑於祖也。要義貴得祔賤賤不可祔貴（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祔葬者不筮宅至可以祔於士　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也。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褻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褻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士大夫（至）爲士大夫者（既卒哭祔於祖之兄弟之爲士大夫者。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士大夫（至）祔必以其昭穆。公子公孫之爲士爲士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之爲國君者之兄弟也。若祖爲國君而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者諸

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非貴而不祔其祖之爲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祔於士。（餘同前疏）黄震日抄。祔葬者王可以祔於士。中一以上。謂超越一位。各隨昭穆。　前人已葬者不再葬。祔則隨其爵卑不得祔尊。尊得祔卑。（餘同前疏）**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鄭玄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孔穎達疏。爲母至不服。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貴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者。謂母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爲輕。故徒從也。己母若在。母爲之服。己則服之。己母若亡。則己不服母之君母矣。陳櫟詳解。君母適母也。母在子從之而服。母卒則子不爲外祖適母服。此之謂徒從。所從亡則已也。陳澔集說。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爲之服。則己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宗子母在爲妻禫。**鄭玄注。宗子之妻尊也。孔穎達疏。宗子至禫之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爲妻伸禫之事。宗子爲百世不遷之宗。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賀循云。出居廬論稱杖

者必廬。廬者必禫。此明杖章尋常之禮。謂杖章之内居廬必禫。若別而言之。則杖有不禫。　禫有不杖者。按小記篇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非宗子之餘適庶母在爲妻並不得禫也。小記又云。父在爲妻以杖即位。鄭玄云。庶子爲妻。然父在爲妻猶有其杖。則父沒母存有杖可知。此是杖有不禫者也。小記又云。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若其不杖。則喪服不杖之條應有庶子爲母不杖之文。今無其文。則猶杖可知也。前文云三年而后葬者。但有練祥而無禫。是有杖無禫。此二條是杖而不禫。賀循又云。婦人尊微。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賀循此論。則母皆厭其適子庶子不得爲妻杖也。故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要義。宗子適子爲妻杖禫辨。（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横渠張氏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宫。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宫。適士其庶子異宫。皆爲母禫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喪之有禫。以致厚也。宗子之妻尊。雖母在得爲妻禫。所以敬宗也。若庶子母在。則不得爲妻伸禫。不承重不敢致厚也。陳澔集說。恐疑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存亦當爲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餘同前疏）黄震日抄。宗子尊則其妻亦尊。不得以母在爲厭也。（餘同前疏）**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鄭玄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父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孔穎達疏。爲慈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爲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爲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既有妾子爲慈母後之例。將欲觸類言之。則妾子亦可爲庶母後也。爲庶母後者。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爲無子之妾立後。與爲慈母後同也。故云爲庶母後可也。　爲祖庶母可也者。又觸類言之。此既可爲庶母後。則亦可爲祖庶母之後。故云爲祖庶母之後可也。祖庶母者。謂己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今無也。父妾既無子。故己命己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己父之妾爲祖庶母。既爲後。亦服之三年如己母矣。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賀瑒云。雖有子道

服於慈庶母三年。而猶爲己母不異。異於後大宗而降本也。　注謂父至爲後。　正義曰。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皇氏云。此鄭注總解經慈母庶母祖庶母三條也。皆是庶子。父命之使事妾母也。故云父命爲子母也。云即庶子爲後。此皆子也。傳重而已。不先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者。庾氏云。鄭注此一經明庶子爲適母後者。故云即庶子爲後。謂爲適母後。此皆子者。此庶子皆適母之子。今命之爲後。但命之傳重而已。母道舊定。不假須父命之與適妻使爲母子也。云緣爲慈母後之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爲後者。言緣喪服有妾子爲慈母後義。今起此妾爲後之文也。然緣喪服慈母而起命二妾之後。而注不云命後己妾。唯言後父妾者。緣己妾既可爲慈。亦可爲庶母後。易見不言自顯。但以己子後父妾。於文難明。故特言之也。要義。爲慈母後。則己妾父妾亦可命後。妾未經有子。則不得立後。（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爲庶母爲祖庶母。爲讀去聲。言爲後慈母者。爲庶母服。爲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爲之服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爲慈之爲如字。爲庶爲祖之爲並去聲。喪服有慈母如母之文。士爲庶母緦。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故庶母之喪

與祖庶母之喪。此爲慈母後之子爲之服可也。庶母父妾有子者。祖庶母祖妾有子者也。（餘同前缺）陳澔集說石梁王氏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爲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爲後（日。同前缺）。黄裳日抄妾子無母者。父命他妾養之。名慈母有服。記因觸類。既爲慈母服。亦可爲庶母祖母服。庶母父妾嘗生子者。祖庶母祖之妾嘗生子者。

爲父母妻長子禫。

鄭玄注目所爲禫者也。陸德明音義爲父母子偽反。注目所爲下文。則爲其母子爲妻下注思爲己爲之變爲令死者皆同。孔穎達疏爲父主子禫。　正義曰。此一經鄭云。自所爲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爲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爲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爲夫亦禫也。但記文不具。陳櫟詳解爲父母長子必禫。妻則父在適子不爲妻禫。母在庶子不爲妻禫也。陳澔集說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爲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畧耳。黄裳日抄四者皆重。故爲之禫。

慈母與妻母不世祭也。

鄭玄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孔穎達疏慈母主祭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慈母即所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

母謂庶子自爲其母也。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　注以其主孫止。　正義曰。春秋傳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穀梁傳隱五年。謂胥孝公之妾。是惠公之母。五年傳九月考仲子之宫。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注云。仲子本孝公之妾。以其子本孝公之妾子。則惠公也。惠公立爲仲子之後。故成之爲夫人也。傳又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注云。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也。傳又云。於子祭於孫止者。此經云。妾母不世祭也。故鄭引爲注。此明不得世祭也。要義慈母妾母於子祭於孫止。（見前注缺）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爲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文爲庶母爲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槩言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缺。）陳澔集說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爲壇以祔之耳。彭氏纂圖註義按春秋隱五年穀梁傳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此謂庶子爲君者爲己母如此。蓋謂己既爲君後。當奉宗廟。不得自主己私祭也。然亦未嘗不使公子主之。若己於慈母庶母。既爲之後。或爲所生子。則非特子當祭。孫亦當祭。以意逆之。或是已於庶母慈己者有恩。又庶兄庶弟之母。是父之妻有子者。皆當祔祭之。易世之後。則不世祭。與貴之儀禮喪服傳有君子子於庶母慈己者義服小功。衆子爲庶母有子者義服緦麻。此二母於己祭之。不世祭可。（餘同前缺衛湜集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　十八陽

喪（喪服小記篇四）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鄭玄注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陸德明音義冠古亂反**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玄注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穎達疏爲殤至服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爲後之事　爲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絕今來爲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之爲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　注言爲至服之　正義曰言爲後者據已承其處爲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者謂既不以父服服殤而今來後其宗事事如子爲彼殤服依其班秩如本列也爲人後者若子於無後之宗既爲殤者父作子則應服以兄弟之服而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惟爲後及所後如有母亡而猶在三年之內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要義冠笄不爲殤　爲殤後仍服本親服　殤無爲父之道爲後大宗　未後殤者之父而有本親服則終本服（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丈夫冠至以其服服之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踦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爲殤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冠笄則爲成人○以年計雖爲殤不可以殤待之也）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若爲殤子立後則爲此殤子後者亦必以子服父之服服之不得以其年殤而殺其服也）陳澔集說丈夫冠至以其服服之　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黃震日抄冠笄則成人矣凡殤皆未成人而死者也未成人無爲父之道苟爲其後惟以本親之服服之彭氏纂圖註義冠笄男女成人之服成人而死無可傷者故皆不爲殤　經云爲殤後疏意若謂族人爲宗子殤後實後殤者之位非後殤者爲子故爲殤者止從兄弟本服（餘同前疏）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玄注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孔穎達疏久而至則已　正義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　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說子爲父妻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得爲喪主四者悉不除也　其餘以麻終月數者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　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庾云謂昔主要記按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且前儒既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除唯於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言爲是要義久而不葬惟主喪者不除（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又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　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期不在此列據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期也反服其服即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有故久而不葬者唯主喪承重之人服不除其餘謂旁親期以下至緦者主人既未葬諸旁親不得變葛仍服麻各終其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月數滿則除其喪不待主人葬而除也）陳澔集說久而不葬者至除喪則已　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人未

葬不待變焉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餘同前疏）黃震曰抄本葬不除喪其除旁親大功以下以麻終月數者喪限既滿則除之不待主人之既葬也**箭笄終喪三年**鄭玄注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孔穎達疏箭笄終喪三年　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為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為父也自卷持者有除無變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箭笄則出嫁者服篠笄矣篠正作筱箭言惡笄以為母言之故知其為篠爾然以對玉之美言之則箭篠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篠之辨者蓋父懷敬而不可無節母懷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箭笄重矣故齊衰惡笄以終喪箭笄猶苴杖惡笄猶削杖（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箭笄小竹為笄黃震曰抄箭笄以箭為笄此言女為父服彭氏纂圖註義箭笄謂篠笄前文既詳（餘同前疏）**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鄭玄注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穎達疏齊衰至繩屨　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　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雖尊卑則異於恩有可同皆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禮法有常秉權而降在尊既為深故宜有異也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矣故有可同也所以同其麻屨以表恩而不同也陳櫟詳解麻繩為屨三等服尊卑異所同此也陳澔集說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曰抄齊衰三月為尊者服大功九月為卑者服故雖月數不同而同以繩為屨**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鄭玄注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陸德明音義濯大角反溉古代反**大祥吉服而筮尸**鄭玄注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陸德明音義縞古老反孔穎達疏練筮至筮尸　正義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為小祥也　筮日謂筮占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占小祥之尸　視濯者謂視小祥之祭器祭器須潔而視其洗濯

也　皆要絰杖繩屨者為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未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其日而占於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　有司告具而后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曏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主故也　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乃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曏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於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屨故不云杖絰屨　注凡變至麻衣　正義曰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不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唯著朝服此筮尸又在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　要義大祥吉服筮尸（見前注）衛湜集說練筮日至吉服而筮尸　新安朱氏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除便衣華采（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期而練之時筮小祥之尸視濯小祥之祭器皆服要絰執杖著繩屨以臨之時已除首絰也）（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黃震曰抄練期年之祭大祥再期之祭（餘同前注）**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鄭玄注妾子父在厭也**庶子不以杖即位**鄭玄注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陸德明音義下適戶嫁反下丁歷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鄭玄注祖不厭孫孫得伸也陸德明音義伸音申**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鄭玄注舅不主妾之喪子得伸也孔穎達疏庶子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者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如下言則亦猶杖也禫為服外故微奪之可　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然此承前而云杖則似庶子不禫亦不杖

如賀言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於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按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者以祖爲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供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杖非厭也父不爲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爲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爲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服注云爲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謂父主其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也明主適婦猶於主妻故也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庶子得杖由於父不主妾故也若妾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或問者云但以杖自足何須言即位言即位如似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但不得即位耳答曰庶子爲父母厭下於適子雖有杖不得持即位今嫡爲妻亦得杖而不即位故明之也　要義父在適子爲妻不杖庶子杖（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庶子在父之室（主）以杖即位可也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已娶雖同宮猶禫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爲長子杖其子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今祖不與因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下父在庶子爲妻亦蒙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厭於父故不爲其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庶子下於適子即位哭不執杖也　餘用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父不主主即位可也父皆厭子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鄭玄注君爲之主弔臣恩爲己也　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

不錫衰（鄭玄注必免者尊人君爲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孔穎達疏諸侯弔錫衰）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　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時爲彼君之故而弔故主國君代其臣之子爲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者此有二種一云此句因前而發弔必皮弁錫衰謂弔異國臣也若自弔己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故鄭注國君於其臣弁絰他國之臣皮弁一云此亦爲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耳檀弓已論　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者此承上也謂諸侯來弔主人必爲之重禮凡五服自大功以上爲重重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爲輕輕服爲免之節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爲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爲免以尊重人君故也而此云主人必免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則不然也何以知然下云親者皆免注云大功以上故知之　注君爲至不拜　正義曰云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者按士喪禮君弔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入門右北面君升主人中庭拜稽顙成踊彼爲主人爲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爲之主拜賓則主人中庭北面哭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爲主季康子立於門右北面拜而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當唯哭踊而已是於禮不拜也　注必免至成服　正義曰未喪服未成服也者以經云未喪服嫌謂未括髮未散麻帶絰之屬故云未成服云既殯成服者士喪禮既殯三日成服是殯也乃成服也衛湜集說諸侯弔於異國之臣至亦不錫衰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周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凡喪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弔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蓋麻之滑易者　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絰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如環絰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蒙上皮弁則皆皮弁素積冠弁書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冠相備也相備而書冠在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爲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加環絰以弔及其爲之服也皮弁緦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諸侯來在異國遇其臣喪爲彼君而弔之賓主貴）

位祖敵臣之子不敢當主 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未成服而君未弔者不必錫衰 餘同前疏 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諸侯弔主君亦不錫衰 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 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 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餘同前疏）黃震日抄諸侯弔於異國之臣 主君亦不錫衰 諸侯弔其臣 其君代之主 禮敵也 必皮弁錫衰 諸侯之弔服也 雖已葬必死後時而主從其容也 未服喪亦不錫衰 先時而容從其主也 彭氏纂圖註義必以錫衰者 按儀禮喪服錫衰 錫者十五升抽其半 無事其縷 有事其布曰錫 謂之錫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餘同前疏）

養有疾者不喪服 遂以主其喪（鄭玄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 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 死則當為之主 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 陸德明音義養羊尚反 惡烏路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 則不易己之喪服**（鄭玄注入猶來也 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 其有親來為主者 素有喪服而來為主 與素無服者異 素無服素有服 為今死者當服 則皆三日成也）**養尊者必易服 養卑者否**（鄭玄注尊謂父兄 卑

謂子弟之屬）孔穎達疏養有主者否 正義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 各依文解之 養有疾者謂養此親屬有疾者 不喪服為己先有喪服 養疾之時不著己之喪服 求生主吉惡其凶故也 遂以主其喪者 疾者既死無主後 此養者遂以主先來無服之法 主其死者之喪也 注不喪主喪服 正義曰云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者 養者若於病者無親 疾時雖養 死不得為主 今死得為主 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 云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者 身雖先有服 養時既去其服 今疾者身死 己為之主 還與素無服同也 非養至喪服 此謂死者之親屬 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 而死時來為主 此主雖身有前喪之服 今來為主則不易己喪服 所以然者 己既前不養 不經變服 故今為新死者不易己之喪服 注入猶至成也 正義曰云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 其有親來為主者 謂養者無親者也 病者若死 而此養者不得為主 既不得為主 故知死者之親來入主喪者也 云有喪服而來為主者 素猶本也 本有喪謂有前喪之服也 己服前喪之服而來主之 不易服也 云與素無服者異者 本無服謂若來為喪主者 身本吉無喪服 既來為主 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 若本有喪服 今來為喪主 仍以先喪之服主之 故云異也 云素無服素有服 為今死者當服 則皆三日成也者 謂己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 若與死者有親 則皆至三日成服 皆為死者服其服也 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 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 若新死重 則仍服死者新服也 身本吉而來為主 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 庾云謂此無主後親族為其喪主者 鄭云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 謂親族不得養其病 朋友養之者 又云有其親來為主 謂親族也 前去喪服者 及其主喪 則與素無服者同 此明既死而往主 即不易己之喪服 故鄭又云與素無服者異也 養尊主者否 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 尊謂父兄也 卑謂子弟也 前雖云養有疾者不喪服 不分明尊卑 故此明之 養尊者必易己之喪服也 若養卑者不變也 庾云前云去喪服而養之 遂以主喪 是必父兄之行也 陳櫟詳解非養者入主人之喪 則不易己之喪服（己有喪服 若不曾養親屬之疾 今其死來為其喪主 則不易己之喪服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養有疾者不喪服 主養卑者否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 已往養之 而身有喪服 則釋去其服（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非養者入主人之喪 則不易己之喪服 謂疾時既不去服為之養 死後亦不必易服而為之喪 惟服其服而來也 養尊者必易服 養卑者否 謂養尊者疾有忌 卑於我者無忌也（餘同前注疏）

妾無妾祖姑者 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玄注女君適祖姑也 易牲而祔 則凡妾下女君一等）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 下戶嫁反 孔穎達疏妾無可主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者 云妾無妾祖姑者 謂妾當祔於妾祖姑 若無妾祖姑 當附於高祖妾祖姑 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 又無高祖妾祖姑 則當易妾之牲 用女君之牲 祔於女君可也 注女君至一等 正義曰鄭恐女君是見在之女君 故云女君適祖姑也 妾與女君牲牢無文 既云易牲 故云下女君一等 下女君一等者 若女君少牢 妾則特牲 若女君特牲 妾則特豚也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 妾祔之嫌於隆 故易牲而祭 以示其殺焉（鄭氏曰見前注 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女君謂適祖姑 易妾之牲 用女君之牲 亦士祔於大夫易牲之義 不敢以卑牲祭尊也 **婦之喪 虞卒哭 其夫若子主之 祔則舅主之**（鄭玄注婦謂凡適婦庶婦也 虞卒哭祭婦 非舅事也 祔於祖廟 尊者宜主焉）**士不攝大夫 士攝大夫唯宗子**（鄭玄注士之喪雖無主 不敢攝大夫以為主 宗子尊 可以攝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鄭玄注親質不崇敬也孔穎達疏婦之至爲主　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爲主之事各依文解之　婦人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者虞與卒哭其在於殯故其夫或子則待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　士不主宗子　此謂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也　士攝大夫唯宗子者謂若宗子爲士而無主後者可使大夫攝主之也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爲主士卑故也宗子尊則可以攝之也　主人至爲主　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者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爲之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爲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爲免如君故明之也要義親質不崇敬謂葬後兄弟遠至者不免（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婦之喪至主人不免而爲主　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親質不崇敬也凡免必有時）（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婦人喪（至）舅主之尊卑異故所主不同士不攝（至）唯宗子士是宗子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上是宗子則可（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婦之喪（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虞卒哭私室之哀自主之若祔於祖廟則尊者宜主之也惟宗子可以士攝大夫宗子尊也（餘同前疏）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鄭玄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爲禮）陸德明音義省所領反下及注同孔穎達疏陳器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　陳器之道多陳之者謂朋友賓客贈遺明器多陳列之以爲榮也　而省納之可也者雖復多陳不可盡納入壙故省少納之可也以納有常數故也　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者謂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省陳既少而盡納之於壙可也　注多陳至爲禮　正義曰云謂賓客之就器也者而遺死者謂之就者以其可用故也故既夕禮注云就猶善也贈無常唯玩好所有也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下文云凡弔與其幣器注云器所致明器也是賓客致者亦曰明器也云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者此正明器主人所作故上檀弓云旬而布材與明器又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屬是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賓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既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鄭玄注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所殯宮也孔穎達疏奔兄弟至之墓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之事　注兄弟至宮也　正義曰言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者解兄弟之喪先之墓之意兄弟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之喪由主人乃致哀戚故先哭於宮而後至墓陳櫟詳解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此謂已葬而後未奔喪者爲親疏之別位而後哭）（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奔兄弟之喪至而後之墓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鄭玄注於庶子略自若居寢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注猶來爲下文爲出母爲夫杖同孔穎達疏父不至於外　正義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庶子賤略之故父不爲之次自若常居於寢也不爲之處門外爲喪次也長子則次於外爲喪次也陳澔集說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於中門外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鄭玄注（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孔穎達疏與諸（至）服斬　正義曰熊氏以爲謂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也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注謂卿至年也　正義曰謂卿大夫以也者經云與諸侯爲兄弟服斬恐彼此俱作諸侯爲之服斬故云謂卿大夫以下君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然卿大夫與君自應服斬而云兄弟者或服本親之服故明之云斬服也以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云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爲三年也者鄭以經不去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然既在異國仕於他君得反爲舊君服斬者以其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爲舊君反服斬鄭言謂卿大夫者據本國經爲卿大夫者也或可與諸侯爲兄弟雖在他國仕爲卿大夫得爲舊君

服斬異於尋常按下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如內宗注云謂嫁於國中者此云異國二注不同者雜記據婦人故云嫁於國中此據男子故得云異國是以鄭注云謂卿大夫以下惟謂男子賀循云以鄭二注不同故著要記以爲男子及婦人皆謂在國內者與周亦以爲然並非鄭義今所不取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期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也兄弟如此諸父可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以臣子服君父者服之不得以兄弟之屬通也（餘同前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也**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鄭玄注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

凡殤散帶垂陸德明音義澡麻本又作藻音早一本無麻字不絕本或作子絕本非也詘丘勿反藻率上音早下所律反又音律下時掌反糾居黝反徐居蚪反散先但反下文注並同孔穎達疏下殤主報之　正義曰謂本期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爲絰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首絰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云帶澡麻不絕不絕謂不斷本也詘而反以報之者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下殤則不散垂免麻觸下又屈反觸上故云屈而反也屈觸上合而糾之故云報也　注報猶至帶垂　正義曰謂合糾爲繩賀瑒云下殤小功男子絰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而絰澡故小功殤章云牡麻絰君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絰也云澡率治麻爲之者謂憂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上至要也云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者謂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觸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云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爲之亦既粗矣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

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帶澡麻不絕本（示其重也）詘而反以報之（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首絰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按儀禮喪服篇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叔父之下殤適孫之小功殤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爲　昆弟之下殤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謂此數者本皆齊衰之親爲下殤故降而從小功者此服然凡殤之帶不樛垂此屈而反之者謂樛垂所以報之也本注釋報之義不若陸說爲長（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鄭玄注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玄注妻爲大夫夫爲大夫時卒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陸德明音義從才用反**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鄭玄注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孔穎達疏婦祔至故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各依文解之　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謂舅之母有三人親者謂舅之所生者言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者謂夫爲大夫時而妻死者也　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黜退不復爲大夫而死也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者謂夫既不爲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　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者此謂妻死時夫未得爲大夫也妻死後夫乃得爲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　注妻爲至廟從　正義曰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若其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其妻今夫死祔於其妻故知是無廟者若其宗子去他國乃以廟從則祔於祖矣要義妻爲大夫而卒又卒而夫爲大夫牲皆從夫　夫死祔於其妻謂無廟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婦祔於祖姑主則以大夫牲　横渠張氏曰附葬附祭極至理而

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只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爲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况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大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况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黃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己也　山陰陸氏曰夫爲大夫而曰其妻爲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挾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爲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從他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爲妻立廟乎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爲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爲重故寧舍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爲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他適者必有受我而爲之服矣（鄭氏曰見前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身生從夫之爵死從夫之禮不可僭也）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適子爲父後者父沒子有承宗廟奉祭祀之責故爲出母無服）（餘同前疏前後集說）陳澔集說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此言祔廟之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出母父所棄絕爲他姓之母以死則有他姓之子服之蓋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己宗廟之祭豈禮也哉故爲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猶以心喪自居爲恩也非爲後

者期而不禪　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黃震日抄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子當祭不敢爲私喪廢祖父之祭故不爲出母服）（餘同前注）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鄭玄注姑不厭婦）母爲長子削杖（鄭玄注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玄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孔穎達疏婦人主人杖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各隨文解之　姑在爲夫杖者鄭義唯謂出嫁婦人禮也若成人婦人在家爲父母雖不爲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爲主乃杖其爲夫與長子雖不爲主亦杖若餘非爲主則不爲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爲主而杖而云姑在者嫌主適婦喪則厭適子使不杖今有姑在姑主子喪恐姑既爲主則亦厭婦明今姑雖爲主不厭婦也所以知鄭意然者注下經一人杖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成人則正杖又喪大記云士之喪三日婦人皆杖注云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也故喪服傳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是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不能爲父母杖也而難鄭者云鄭以婦人不杖唯謂童子婦人然童女未嫁何以得稱婦人又喪服傳云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乃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明知婦人非童子也故賀循等以爲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杖故此記特明之鄭必以爲童子婦人乃不杖者鄭以此下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既云女子子在室是童女可知云主喪者不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鄭據此文故知婦人謂童子之婦人也若其成人出嫁婦人爲主皆杖故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授大夫世婦杖喪服傳妻爲夫杖小記云母爲長子杖是成人婦人皆杖也童女得稱婦人者喪服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殤之童得稱婦人未嫁而稱婦人者以其將有適人之端故得稱婦人也　注許嫁至杖也　正義曰知許嫁及二十而笄爲成人正杖者以其許嫁則已有出適人之理非復在室其雖未許嫁已在二十

而幷猶男子之冠。非後童子，故知成人則正杖也。妾義女成人及婦人皆杖，未嫁亦稱婦人。（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婦人不爲主（主則子一人杖）。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爲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爲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今雖不爲主，爲夫杖，爲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爲夫爲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蓋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關轂而輠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出嫁婦人在夫家，唯爲喪主乃杖。其不爲喪主而亦杖者，爲丈夫是也。）姑在爲夫杖（姑在，姑主適子喪。母爲長子削杖。服男子當杖竹，今母爲長子杖桐。）（餘同前注疏）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鄭玄注：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玄注：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陸德明音義：報音赴，下同。冠如字，又古亂反，下及注皆同。）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鄭玄注：小功以下。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注爲人君、爲母、下文爲之小功皆同。）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鄭玄注：墓在四郊之外。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鄭玄注：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爲弔。陸德明音義：絞，古卯反。孔穎達疏：緦小至皆免。　正義曰：此一節論著免之節，各隨文解之。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　注言則至不免。　正義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

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　注有故至緦麻。　正義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矣。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　遠葬至反哭。　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　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　及郊而后免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君弔至皆免。　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主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爲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己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己國君同，主人爲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己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　注不散至爲弔。　正義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云親者大功以上也者，以經云不散麻，謂大功以上。今云親者皆免，明據應合散麻之人，故云大功以上也。云異國之君免或爲弔者，以

經中既免字非一，恐皆或爲弔，故云異國之君免，一字或爲弔也。　衛湜集說　緦小功至反哭。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著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嫌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待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則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亦過期而葬者。先雖服亦除，葬必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既葬而報虞，則赴卒哭而著免。）如不報虞則除之。（謂有故或遠而不報虞，則卒哭不赴，遂除其服。）雖異國之君免也。（不惟本國君然也，異國君來弔，亦爲之免。）（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緦小功虞卒哭則免，緦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爲兄弟主則除之，此言爲兄弟

除服及當免之節（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　緦小功主反哭報古注以爲急疾山陰陸氏以爲吉報之報免者以布繞項交前額而哭也。禮葬日即虞虞則免既葬而未虞則雖主人且皆冠及虞則皆免免弟既除喪而後葬報虞則免否則除之夫虞者虞度之義既葬而反祭於室虞度其神之所在而安之故以是日葬即以是日虞今乃有既葬而不報祭者豈葬之地去其室遠非於同日可虞者耶山陰陸氏謂過時而葬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未知然否（餘同前注）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鄭玄注殤無變文不縞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爲釋禫之服。陸德明音義朝直遥反下文同。）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鄭玄注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孔穎達疏除殤至縞冠。正義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各依文解之。）除殤之喪者謂除喪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之喪也。　注殤無至之服。　正義曰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縟本服既重者意在於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者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

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云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黃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黃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黃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　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　注縞冠至服也。　正義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衛湜集說　除殤之喪者至朝服縞冠　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侯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爲黃裳也（餘同前注疏）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鄭玄

注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髮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孔穎達疏　奔父至三袒。　正義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者於殯宮堂上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　袒降踊襲絰于東方袒謂堂上去衣降堂作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襲絰于東方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東方謂東方既踊畢升堂襲帶絰于東序東。　奔母之喪不括髮者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不括髮。　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　襲免于東方者東方亦東序東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此東方奔喪禮皆爲東序東。　絰即位成踊者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作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　出門哭止者出殯宮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來一哭與明日又明日朝夕之哭爲五哭也。　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故爲三袒雖其初死在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在家也。　注凡奔至三也。　正義曰此謂已殯而來者若未殯之前而來當與在家同

不得成殺也云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者約奔喪禮文故知同也。三日五哭三袒鄭約初來及明日又明日朝夕之節而知也要義已殯而奔喪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上言絰于東方免于東方絰首絰也今此言絰爲要絰爾（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三日五哭三袒者哀痛之情恐不若是拘。（餘同前疏）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玄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孔穎達疏）適婦至小功。　正義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服庶婦小功而已。　注謂夫至婦也。　正義曰夫有發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鄭知此者以其經稱適婦明是適子之婦今云不爲舅後明知是夫有發疾及他故死而無子者也云小功庶婦之服也者以父母於子適者正服期則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上所云發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

爲後者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若爲男後者，姑爲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寔曰：杪以不爲後降小功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按此爲適于正服期者，猶有發疾。（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吳澄纂言：喪服者，儀禮正經之篇名。正經之後有記，蓋以補經文之所不備。此篇內所記喪服一章，又以補喪服經後記之所未備者也。其事瑣碎，故名小記，以別於經後之記。記喪服一章外，又廣記喪禮雜事，亦皆瑣碎。比前篇喪大記之所記則爲小也。小記亦猶雜記。小記所記之事小，雜記所記之事雜，喪大記之所記統，二篇則爲大也。但雜記中記喪服者鮮，故承喪大記之後，止稱雜記。此篇記喪服者詳，故以喪服二字冠小記之上而名篇。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

按露紒者，謂吉時以纚韜髮而作紒，喪則不以纚韜，是爲露紒。雖無纚韜髮，而有麻繩純紒，則未嘗不以麻表髮也，非是空露其紒而髮上無服也。黃氏主杜預，從鄭衆之說，竊恐未然。

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

大夫不主士之喪。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右記復銘免弔主喪凡十七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黃氏。慮氏。陸氏。四氏曰並見衛湜集說。）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右記奔喪哭次拜凡七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絰殺五分而去一。

杖大如絰。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庶子不以杖即位。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爲長子削杖。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

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蒲笄終喪三年。

齊衰惡笄以終喪。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此條重出者，削但述其禮，此則釋其義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按陸氏之言，當從注疏。

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

爲殤後者，言承此殤而後大宗也。以其服服之，謂爲後者本當以父服服所後之人，而殤不可以爲父，故以殤者之父爲父。而此殤止在兄弟之列，但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也。此殤或是大功兄弟，或是小功兄弟，或是緦麻兄弟，自其初亡之日爲始，而終此九月、五月、三月之日數。殤服本有降，今此爲後者則不降而服其本服也。若在五服外，則無服之族人，當爲大宗服齊衰三月。此殤是大宗之子，雖不服以齊衰，亦當准緦麻三月服例，而終其數日也。或此殤有母喪未滿，則今爲後者當服之如母，自今爲後之日得其餘服，以終齊衰三年之月日。若已祥後，則不追服也。此記爲爲殤後者服而言，故明其格例，言丈夫已冠則不爲殤。明此殤年雖十九以下，若其已冠則爲成人，有爲人父之道，此爲後者當服之如父，而不可以本親兄弟之服服之矣。文言婦人笄而不爲殤者，因上一句相對立文爾，非有所明也。鄭注云未許嫁與丈夫同者，謂婦人既笄，雖未許嫁，亦與丈夫之既冠者同，皆謂之成人而不爲殤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爲父母妻長子禫。

宗子母在爲

妾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税喪，己則否。降而在緦麻小功者，則税之。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税。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税。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右記喪服凡四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陸氏、庾氏、方氏、黃氏、熊氏、淳于纂曰並見衛湜集說。）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服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再期二期，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者，喪節之隆殺也。三年二年三時二時一時者，氣運之久近也。隆殺在人者也，久近在天者也。故祭以存親者，亦以盡乎人之禮；除喪以順變者，亦以從乎天之道。人禮之當盡者何有窮已，天道之當從者不得不然也。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按鄭摭禮陸師心。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祔葬者不筮宅。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祔葬陳器兩節皆葬前事，今附章末，無先後之次。右記葬至除器凡十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劉氏、陸氏、方氏、馬氏並見衛湜集說。）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士祔於大夫則易牲。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舜自徵庸之後，嘗以帝朝公卿大夫之禮祭瞽叟，而瞽叟庶人也，其尸服只當以士服。但既攝堯位，歲時攝堯祭天地社稷山川宗廟，國之公祭畢，而後行家之私祭。及既受堯之天下，嗣帝位，則心雖孝慕，不得不以義斷恩，視堯猶父也，尊奉堯之宗廟，不敢復祭己私親，故封象爲有庳之君，俾象以諸侯之禮祭瞽叟，而尸服仍用士服。或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不同系，不當奉堯宗廟。噫，此拘儒曲士泥常守故之論，無廣大之心，不知變通之禮者也。夫舜攝位之初，受終于文祖，

每巡狩而歸，必假于藝祖，且四時皆攝堯祭其宗廟。舜之與堯，其分雖曰君臣，其情實同父子，豈有一旦嗣位之後，遽然舍置堯之宗廟，使他人主其祭，而乃自立己之宗廟，若後世革命者之爲乎？故舜既嗣位，月正元日，假于文祖，即堯之親廟也。雖封丹朱爲諸侯，其國得立堯廟，以爲始祖，歲時祀堯以天子之禮。然其廟猶漢郡國之原廟，如鎬京既有文王武王廟，而周公又立文武二廟於洛邑也。嚳受天下於顓頊，故禰顓頊。堯受天下於嚳，故禰嚳祖顓頊。舜之時，堯廟新祔，而堯之祖禰廟不容，故有虞氏以顓頊爲太祖，而郊嚳宗堯，祭顓頊、嚳、堯三廟也。舜之祭堯，爲承正統之祭。丹朱之祭堯，則如支子有事，而爲壇以祭其禰之禮也。其後禹嗣舜位，其禮一如之。顓頊、嚳、堯祖禰也，而禹亦出自顓頊，又非舜以別系來繼者之比。舜既祔廟，堯以上並如舜之時，禹所祭顓頊、嚳、堯、舜四廟，別封商均爲諸侯，得立舜廟於其國，而歲時祭禮皆與堯之子祭堯者不異。及至禹崩，啓嗣，其禮始變。凡帝朝堯舜二廟之中，有當遷者，並遷於朱均國內之廟。自此以後，朱均之國子子孫孫得專祭堯舜，而舜廟祔禹，堯廟祔鯀，嚳以上則如故也。禹未嗣位之前，祭鯀自若；既嗣位之後，則以啓嗣崇伯，而主鯀之祭。啓既爲天子，然後其禮如上所云。自古有天下者，必傳之子，然非其子亦是同系。惟堯之傳舜，舜之傳禹，則非其本系，此曠古非常之事。其傳位也既非常禮，則其承祭也亦豈可以常禮論哉？噫，此未易與拘儒曲士言也。或曰：子謂舜與堯不同係，亦有考乎？曰：堯使四岳揚側陋，而后衆口舉舜，其辭曰在下，而舜自少耕稼陶漁，則是賤在民伍，而非前代帝王子孫明矣。今大戴禮帝系篇推舜以上曰瞽叟，曰蟜牛，曰句望，曰敬康，曰窮蟬，而以窮蟬爲顓頊之子，蓋不足信。若果然，則舜乃堯之玄孫行，舜所娶堯女，乃曾祖姑行。堯命契教民以人倫，曰男女有別，豈其一家之內而無别，乃近於禽獸乎？以此知舜之爲側微，而非前代帝王之後也。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商紂既亡國，武王封微子于宋，得用天子之禮祭其先王，尸亦服天子之服。紂得罪于天，武王以天吏奉天討伐之。其子武庚亦罪人之子，不可受封，於私家祭紂，但得用士禮。紂雖嘗爲天子，然既自絶于天，爲獨夫矣，則其尸亦但得服士服也。湯放夏桀于南巢，桀死後其子之祭之也，禮亦宜然。按禮經闕亡，此記所言二條，於經無見，蓋王制雖言祭從生者，喪從死者，而中庸推武王周公之達孝，亦不過父爲大夫子爲士，父爲士子爲大夫之禮而已。若天子諸侯之於士，尊卑貴賤懸絶如此，記所言古亦鮮有其事，故竊假大聖之舜與

大忠之紂以明此記之義。禮：禮，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夏以顓頊爲始祖，顓頊出於黃帝，故禘黃帝於顓頊之廟，而以顓頊配。商以契爲始祖，周以稷爲始祖，稷契皆出於帝嚳，故禘帝嚳於稷契之廟，而以稷契配也。　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子而死之妾爲母者也。妾母謂身之自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爲君，而其妾別無他子，則其子之爲君者歲時爲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公子主其祭。然此君祭此妾母止在當身，至此君之子則不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是也。　庶子王亦如之。　劉氏曰：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澄按：其說是也。今從之。慈母妾母之子爲君者，至再世則不復祭其所生之母。或有庶子立爲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他子，則子之爲王者歲時爲壇祭之，使王族主其祭，亦一世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宗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敬繼祖之宗，所以尊其爲祖之正體。故敬禰之宗，所以尊其爲禰之正體。上但言尊祖不言禰者，舉尊以包卑。祖者兼曾高二祖，通言三祖也。　庶子

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此庶子亦父庶，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禰小宗之庶子、繼祖小宗之親弟，以其親兄是繼祖小宗、繼禰又繼祖，自己本身不繼祖又不繼禰，己之長子他日雖得繼己爲小宗，然不繼己之祖與禰，故服之同於庶子焉，而不服長子三年之服。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庶子祖庶也，亦謂別子之曾孫繼別大宗之從孫、繼禰小宗親弟之長子、繼祖小宗之同堂從兄弟。此庶子他日父沒後，雖得自爲小宗而祭其禰，然不敢祭祖者，以明其所宗者祖之正體。以上三條，今必言別子及別大宗之集親者，承上文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兩句而自初言之。實則循是以下，雖去別子已遠，皆然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此一條舊本與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之文不相屬，其實當相屬，故鄭注以爲言服之隆殺，盡以結上親親三五九之意也。親親之三五九，以一家所親之親合爲一而言也。此條之親親在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之先，以一家所親之親分爲四而言也。親親謂親而非尊非長者，夫傳謂之下治子孫，此章所謂下殺之親，正子孫之服與從秩旁親之子孫也。尊尊謂親而又尊者，大傳謂之上治祖禰，此章所謂上殺之親，正父祖與從秩旁尊之父祖也。長長謂親而又長者，言長則兼幼矣，大傳謂之旁治昆弟，此章所謂旁殺之親，正昆弟與從秩旁長旁幼之昆弟也。男女之有別，謂他姓之女來爲本姓婦、本姓之女往爲他姓婦者，是爲內治夫婦之親，大傳之服術所謂名服、出入服也。獨皇氏不取鄭注，謂此是記者別別事，不論服之隆殺。澄初亦頗然其說，而以此爲汎論親親者父子之倫，尊尊者君臣之倫，長長者兄弟之倫，男女有別者夫婦之倫，該五倫之四，故曰人道之大。其後細味上下文意，又觀大傳與此章文意大同小異，乃知已說爲非，而鄭注爲審。但孔疏所釋親親尊尊之服未當爾，故特倂大傳上治下治旁治之說，以定尊親長之服焉。　右記祔及吉祭凡十一節

（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子張子方氏曰見前注并說劉敞七經）小傳：庶子王亦如之。注云庶子祭天立廟，非也。此一句當承後文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脫誤在前耳。又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亦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鑄業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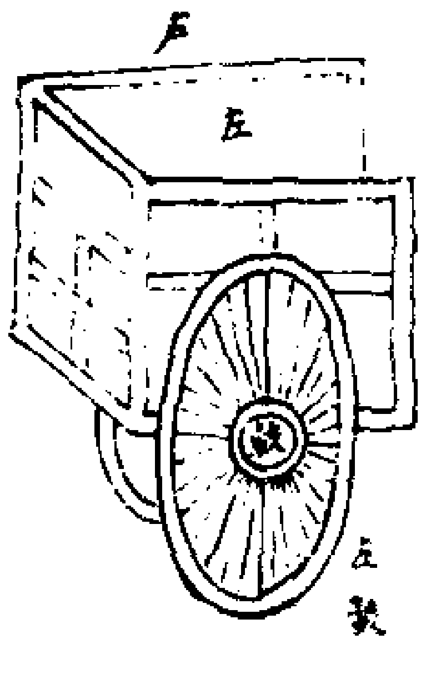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十八陽

喪

雜記（禮記篇名）雜記上第二十（陸德明音義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孔穎達疏正義曰按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於此別録屬喪服分爲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别不殊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恵五恥觀䄍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内篇而有雜篇也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雜記喪禮又下篇亦雜記他事故名雜記朱申句解此記喪禮也以其旁及他事故曰雜記）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鄭玄注館主國所致舍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主國館賓予使有之得升屋招用襃衣也如於道道上廬宿也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字之誤也緌謂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下及注同轂工木反綏依注作緌耳隹反下及注同復音伏下同予羊汝反襃本又作褒保毛反後皆同去起呂反下去精同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蒲席以爲裳帷總明諸侯及大夫士在路而死招魂復魄并明飾棺貴賤之等此一經下至廟門外論諸侯之制今各依文解之諸侯行而死於館者謂五等諸侯朝覲天子及自相朝會之屬而死者謂諸侯於時或在主國死於館者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　則其復如於其國者其復謂招魂復魄也雖在他國所授之舍若復魄之禮則與在己本國同故云如於其國也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者如若也道路也謂若諸侯在道路死則復魄與本國異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其復魄則俱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而復魄也此車以南面爲正則左在東也升車左轂象在家升屋東榮也其五等之復人數各如其命數今轂上狹則不知以幾人崔氏云一人而已　以其綏復者綏旌旗緌也若在國中招魂則衣各用其上服今在路死則招用旌旗之緌是在路則異於在國故云於道用之亦冀魂魄望見識之而還也若王喪於國而復於四郊亦建綏而復周禮夏采云以乘車

建綏復于四郊是也　注館主至生也正義曰館主國所致舍者按曾子問云公館復公之所爲曰公館是主國館賓之舍也云與使有之者謂主國與賓此舍使賓專自有之故得升屋招魂復用襃衣也襃衣者天子襃賜之衣即下文復用襃衣是也云如於道道上廬宿也者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故云道上廬宿也云升車左轂象升屋東榮者車轅嚮南左轂在東故象東榮不於廬宿之舍復者廬宿供待衆賓非死者所專有故復於乘車左轂云綏當爲緌讀如蕤賓之蕤者但經中綏字絲旁著著妥其音雖訓爲安　此復之所用者是緌也緌絲旁著妥故云綏當爲緌讀此綏字爲蕤賓之蕤者音與蕤賓字聲同也以經作綏故云字之誤也云緌謂旌旗之旄也者按夏采云乘車建綏復于四郊乘車玉路當建大常今乃建緌無大常也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後王文飾故知有虞氏之緌但有旄也云去其旒而用之異於生也者諸侯建交龍之旂今以其緌復是去其旒異於生也要義諸侯行而死其復之制（見前注）陳櫟詳解諸侯行而死於館（行道異國也）則其復如於其國（招魂復魄如在國中升屋用上衣）如於道（如死於路）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升左轂象升屋東榮綏升車索冀魂望見識之而還也餘同前注）陳澔集說諸侯行至以其綏復　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國中招魂禮及圖別具喪大記今具車左轂圖（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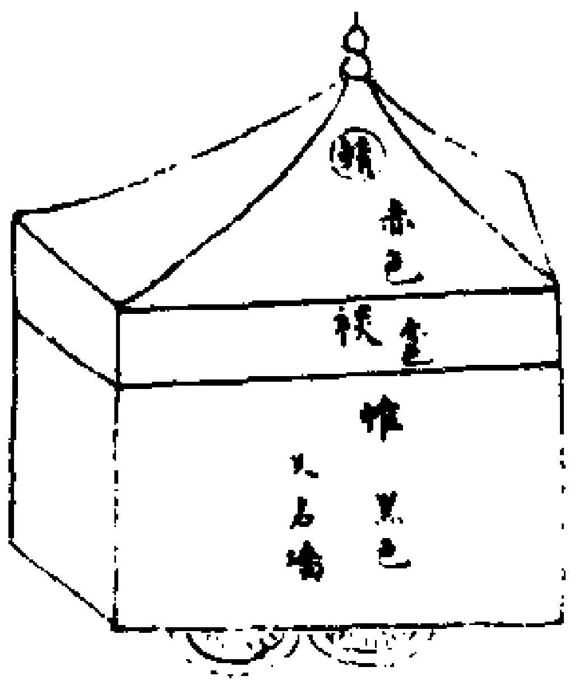
乘車左轂圖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鄭玄注（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輤取名於櫬與蒨讀如蒨旆之蒨櫬棺也蒨染赤色者也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裧謂鼈甲邊緣緇布裳帷圍棺者也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輤象

宮室屋其中小帳櫬覆棺者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陸德明音義輤千見反注與蒨同裧昌占反緇裳帷本或作緇布裳帷殯必刃反本或作賓音同櫬初靳反又楚陣反與蒨絕句一本作輤讀以與字絕句輿則音餘蒨旆上千見反下步具反緣悅絹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車飾輤謂載柩之車有裧者謂輤之四旁有物裧垂象鼈甲邊緣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以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屋者於此裳帷之中又用素錦以爲屋小帳以覆棺而行者於死處既設此飾而後行　注輤載至如之　正義曰輤載柩將殯之車飾也者以下經云遂入適所殯是將殯車飾也云輤取名於櫬與蒨者言此車所以名輤凡有二義一者取名於櫬櫬近尸也二取名於蒨蒨草也故云取名於櫬與蒨云讀如蒨旆之蒨者言經中輤字讀如蒨旆之蒨按左傳定四年祝佗云封康叔以綪茷謂以蒨草染旆爲赤色故讀此輤與彼同是亦蒨草以染布也云櫬棺也者覆說取名於櫬義也云蒨染赤色也者說取名於蒨草之義也云將葬載柩之車飾曰柳者證此經中輤非將葬車也云裧謂鼈甲邊緣者覆說輤象鼈甲覆於棺上中央隆高四向漸下裧垂邊緣垂於輤之四邊與輤連體則亦赤也若葬車之飾則上用荒不用輤也云裳帷用緇則輤用赤矣者前雖讀輤爲蒨莫其色未明今因裳帷用緇故知定輤爲赤色以玄纁相對之物故以赤色對緇也但玄纁天地之色取象不同或上或下非一例也要玄纁是相對之色云若未大斂其載尸而歸車飾皆如之者此經所論謂大斂後也故下云適所殯若未大斂則曾子問云尸入門升自阼階不得云適所殯也知未大斂之前車飾亦然者以載尸柩車飾經唯有此一文故知其飾同也要義輤裧之制（見前注）陳櫟詳解緇布裳帷（用緇布爲裳帷以圍棺）素錦以爲屋而行（又用素錦爲屋以覆於上而後載柩始行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其輤有裧至以爲屋而行　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舊說輤用染赤色以蒨而名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聶氏三禮圖云車名有四殯謂之輤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輇市專切彼葬車有荒有帷皆畫內用素錦屋此輤車有裧赤色有帷緇色內亦用素錦屋也喪大記有柳車圖但彼謂葬車用荒此謂殯車用輤今亦具圖（餘同前注疏）

輤車圖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鄭玄注廟所殯宮牆裳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毀或爲徹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也陸德明

音義說吐奪反本亦作脫下幷注皆同侇音夷隱義云侇之言移也庾依韻集大兮反息也遠于萬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禮載柩入制也　至於廟門者謂殯宮門也　不毀牆者牆謂裳帷但毀去上輤不毀去裳帷　遂入適所殯者遂入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而遂殯焉　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者言餘物不說唯輤一物說於殯宮門外　注廟所至遠也　正義曰廟所殯宮者以殯之所在故謂爲廟云牆裳帷也者鄭恐是宮牆之嫌故云牆裳帷也以飾棺之物稱牆門是入自門也云適所殯在兩楹之間者以死在外來故殯於兩楹間云去輤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也者解經所以去輤乃入之意輤乃覆棺上象宮室今入之有宮室故云輤也不去裳帷者以裳帷鄣棺未可去也云凡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者按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鄭以是推之則知尸自外來者亦侇於兩楹之間故尸亦侇之於此皆因殯焉云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尸入自門升自阼階者皆曾子問文云留之於中不忍遠也者以周人殯於客位今殯於兩楹之間是不忍遠之也要義殯宮稱廟及柩入尸入不同升階（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山陰陸氏曰綏旐也以其旐復旐北方之物也死無乎不之號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廬陵胡氏曰禮言綏凡數處鄭皆讀爲緌竊謂王制明堂位夏采所云請作緌可也此復繩既在車當以執綏之綏杜子春說是鄭意蓋謂夏采建綏以復不知彼王禮也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練對耳鄭謂輤如繢飾之繢取蒨赤也竊案大夫以白布爲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柩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天歟前車飾亦然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至於廟門（于館死於外與非朝祖廟入必而之義方適殯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牆裳帷也不去之遂入適殯宮牆說即廟非侯如）唯輤爲說於廟門外（脫去輤於廟門外以入自有宮室也）　陳澔集說至於廟門至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謂不拆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黃震日抄　諸侯行而死於館至唯輤爲說於廟門外　綏鄭改爲緌廬陵胡氏謂即所執升車之綏　諸侯死於館含則其招魂如在其國升屋東榮用衣而號如死於道則升車左轂以象升屋東榮用所執之綏象所服之衣整車飾而歸殯將入殯宮惟脫柩上之輤不脫柩旁之帷裳上者高而妨入廟門旁者留之不露柩也（餘同前衛湜集說））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鄭玄注綏亦緌也大夫復於家以玄冕士以爵弁服）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鄭玄注大夫輤言用布白布不染也言輤者達名也不言裳帷俱用布無所別也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不易者不易以楯也廟中有載柩以輴之禮此不用陸德明音義輲依注作輇及槫同市專反又市轉反注及下同別彼列反蜃慎忍反近附近之近楯勑倫反下同一本作輴同孔穎達疏大夫至所殯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車飾也　大夫以布爲輤者以白布爲輤不以蒨草染之亦言輤者通名耳是有輤襯近之義也　載

以輲車者大夫初死及至家皆以輲車今至家說輤唯輲車在故云載以輲車　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者謂說去其車矣　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者謂舉自阼階下而升適兩楹之間所殯之處此云升適阼階謂尸矣若柩則升自西階　注大夫至不耳　正義曰云白布不染也者以經云用布故知白布不染下經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以諸侯為裳帷則知大夫亦有裳帷俱用布耳云言輤者達名也者既不用績草染之而言輤者輤是櫬近之義通達於下是大夫與士皆有櫬近之名也云至門亦說輤乃入言載以輲車入自門明車不易也者鄭以經云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恐至家乃載以輴車故云明車不易上云不毀牆遂入不云車不易此云載以輲車明車亦不易云輲讀為輇或作槫者言經之輲字當讀為車旁之全或禮記諸本此用輲車作木旁專字者云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者有輻謂別施木為輻無輻謂合大木為之不施輻曰輇云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者按周禮遂師職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以載柩也云蜃輇聲相近其制同乎者言天子蜃車與此大夫輇車聲既相近其制宜同故云其制同乎云輇崇蓋半乘車之輪者此無文讖以其蜃類蓋迫地而行其輪宜卑故疑半乘車之輪蓋疑辭矣周禮考

工記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今云半之得三尺三寸也云諸侯言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互相明也者諸侯言不毀牆則大夫亦不毀牆大夫士言不易車明諸侯亦不易車云不易者不易以輴也者謂大夫士在路載以輲車至家說載亦載以輲車是不易以輴也若天子諸侯載柩以蜃車至門亦以蜃車其殯時則易之以輴也云廟中有載柩以輴車之禮此不耳者謂天子諸侯殯時用輴又天子諸侯及大夫朝廟之時有用輴車載柩之禮此喪從外來大夫士不合用輴故云此不耳凡在路載柩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蜃車與輲車同故周禮遂師共蜃車之役是天子也既夕云遂匠納車于階間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雜記謂之團是士用蜃車也雜記云大夫載以輲車輲車則蜃車也是大夫用蜃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其蜃車之形鄭注既夕禮云其車之轝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後出設輅轝輅轝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輲鄭又注周禮遂師云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此是蜃之制也上下通用在路載柩也輲車之制亦與蜃車同但不用輻為輪天子諸侯殯皆用之故檀弓云天子菆塗龍輴謂畫轅為龍諸侯殯亦用輴車不畫轅為龍故喪大記云君殯用輴注云君諸侯也輴不畫龍大夫殯不用輴故鄭注喪大記大夫之殯廢輴是大夫不用輴士掘肂見衽是亦廢輴也其朝廟大夫以上皆用輴士朝廟用軼軸故既夕禮云遷於祖用軸鄭注云大夫諸侯以上有四周謂之輴天子畫之以龍是也輴與軼軸所以異者輴有四周軼軸則無故鄭注既夕禮云軸狀如轉轔刻兩頭為軹軼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是也要義蜃車輲車龍輴軼軸之制（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　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為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以布為輤而行（白布不染赤大夫用布則諸侯用帛可知）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脫輤布不易車此車名輲車餘同前注）陳澔集說大夫士死於道至適所殯　布輤以白布為輤也有輻者別用木以為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為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輤則惟尸在輇車上耳故云載以輇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餘同前注）　彭氏纂圖註義大夫以布為輤至適所殯　不言屋當亦用素錦喪大記大夫素錦褚是也　至於家而說輤至門亦說輤乃入（餘同前注疏）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鄭玄注言以葦席為屋則無素錦為帳陸德明音義葦于鬼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輤也　葦席以為屋者謂用葦席屋之以為輤棺之屋也蒲席以為裳帷者又以蒲席以為裳帷圍繞於屋旁也　注言以至為帳　正義曰言以士云葦席以為屋屋當帷帳之處故云無素錦為帳矣然大夫無以他物為屋之文則是用素錦為帳矣與諸侯同按諸侯與大夫上有輤旁有裳帷內有素錦屋今士唯云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不云屋上所有之物據文言之葦席為屋則當覆上輤處將蒲席為裳帷接屋之四邊以鄣棺或可大夫既有素錦為帳帳外上有布輤旁有布裳帷則士之葦席屋之外旁有蒲席裳帷則屋上當以蒲席為輤覆於上但文不備也未知孰是故兩存焉要義士輤葦席屋蒲席裳帷（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為輤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為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為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士卑故質略如此黃震日抄大夫士死於道至蒲席以為裳帷　大夫禮降於諸侯士降於大夫（餘同前注疏）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

死（鄭玄注訃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陸德明音義訃音赴注及下同）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鄭玄注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後長子皆同）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鄭玄注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陸德明音義大音泰後太子同適丁歷反下文注適子其適宗適適妻並同孔穎達疏凡訃至某死　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遣使訃告於君及敵者并訃於鄰國稱謂之差各隨文解之　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者上某是生者臣名下某是臣之親屬死者云君之臣姓某甲之父死也曰寡君至執事者以謙故稱寡君若云寡德之君雖復壽考仍以短折言之故云不祿不敢指斥鄰國君身故云敢告於執事也　夫人至某死者皆當云告於執事不言者略之故也　注君夫至謙也　正義曰按下曲禮云諸侯曰薨夫人尊與君同也今夫人與君同不稱薨者以告他國之君及夫人自謙退是不敢從君及夫人之禮也按下曲禮篇云士曰不祿今雖謙退而同士稱者按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訃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人以尊不出其國訃君謹按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年卒者卒終也是終沒之辭也鄭駮之云按雜記上云君薨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訃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鄰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如異義所論是君稱不祿之意若杜元凱注左氏傳則與此異按隱三年聲子卒傳云不赴故不曰薨杜云鄰國之赴魯史書卒者臣子恐其薨名致赴書也如鄭此云不祿謂赴者口辭矣春秋所云薨謂赴書之策所以不同者言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杜以為禮記後人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杜所不用衛湜集說凡訃於其君至適子某死　山陰陸氏曰凡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君雖壽考猶以不祿赴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附于姑故不曰薨（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訃告死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父母妻長子至某死（此臣於其家喪所主者）君訃於他國之君至適子某死（諸侯同盟則訃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君謙也不指斥鄰國君故云告于執事夫人大子皆不云告於執事蒙上文爲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凡訃於其君至適子某死　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凶事（不敢直指君身也）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鄭玄注適讀爲匹敵之敵謂爵同者也實當爲至此讀周秦之人聲之誤也陸德明音義適依注音敵大歷反下適者同實依注音至下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之卒相訃告之禮也　適者曰某不祿者謂同國大夫位相敵者曰某不祿　訃於至不祿者大夫既尊於士士處亦得稱不祿稱某者或死者之名或死者官號而赴者得稱之　訃於至外臣者大夫不屬他國故云外臣自謙退無德故云寡大夫某矣尊敬他君不敢申辭故云某死　訃於至某實者訃於適者謂大夫死訃於他國大夫相敵體者謂訃告大夫以是別國私有恩好故曰外私以赴大夫其辭得申故云某不祿以身赴告故云使某實　訃於士至某實者謂大夫之喪訃他國之士其辭與訃大夫同此所云大夫者上下皆同曰大夫無以爲異也劉敞七經小傳使某實實者以異國傳聞疑言使人實之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士曰不祿此非士亦曰不祿者謙辭也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與玉藻言於大夫曰外私名同而實異矣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廬陵胡氏曰春秋傳曰以賜君之外臣首實謂身親告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陳櫟詳解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適當作敵謂爵同者訃於士至使某實於他國大夫士私

（有恩好曰外私實者以外國傳聞多疑故決以實告也陳澔集說大夫訃於同國至使某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士喪相訃告之稱云某死者以其士賤赴大夫及士皆云某死若訃他國之君及大夫士等之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陳澔集說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黃震日抄凡訃於其君至吾子之外私某死　訃死而赴告也士曰不祿今君與大夫亦同士稱者告於他國謙辭也告於他國之君故曰外臣以他國之臣與死者有恩私故曰外私適者謂敵體之人使某實謂以實告）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玄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下注同）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玄注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廷之士亦居廬孔穎達疏大夫至堊室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遭君喪次舍居處及歸還之節公館君之舍也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畢乃還家也　士練而歸者謂邑宰之士也士卑恩輕故至小祥而反其所治邑也　士次於公館者此謂朝廷之士也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次公館三年也　大夫居廬者以位尊恩重故居廬　士居堊室者士位卑恩輕故居堊室也　注公館至歸也　正義曰云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者以下文云士次於公館今云練而歸明是邑宰以爲君治邑若久而不歸即廢其職事也若身爲大夫雖位得采地亦終喪乃歸也　注謂未至居廬　正義曰知此是未練時者按閒傳云斬衰之喪居倚廬既練居堊室此經若練後則大夫居堊室今云大夫居廬明未練時也云士居堊室亦謂邑宰也者士若非邑宰未練之前當與大夫同居廬今云居堊室故知是邑宰也必知邑宰者以上文云大夫終喪士練而歸言邑宰之士降於大夫此云士居堊室亦降於大夫故知是邑宰之士也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者以臣爲君喪俱服斬衰故知未練之前士亦居廬也然周禮宮正注云親者貴者居廬踈者賤者居堊室引此經記云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是大夫以上定居廬士以下定居堊室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與彼不同者尋鄭之文意若與王親者雖云士賤亦居廬則此云朝廷之士亦居廬是也若與王無親身又是士則居堊室則此經士居堊室是也故鄭於宮正之注引此士居堊室證賤者居堊室也若與王親雖踈但是貴者則亦居廬也庾氏熊氏並爲此說熊氏或說云若天子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則雜記言是也若諸侯則朝廷大夫士皆居廬也邑宰之士居堊室宮正之注是也此義得兩通故並存焉要義大夫士爲君喪廬堊之制（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至士居堊室　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候待盡於此　金華應氏曰必次於公館即練而歸之士也但大夫以其序皆次且朝夕存焉以待終喪故曾子問曰君未殯則朝夕不歸士則不盡次而又止於練未必朝夕存焉故檀弓曰早備入而朝夕踊經所以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正謂其不能盡次故以次

爲復也鄭氏謂士分兩等而有邑宰朝廷之殊諸侯之士多矣由大國至小國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國不止於兩等然而邑散布於四境之內固有去國尤遠者若邑宰之士盡釋邑寄而館於此豈不皆廢一邑之事乎於經文似不通（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疏亦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墍　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黃震日抄次謂服君喪而爲之衰次也公館公官官舍也大夫於公館終喪則三年而後歸士練而歸則朞年而已隆殺之辨也繼又言士次於公館者即指練而歸之士蓋大夫以其士皆次且朝夕存焉士則謂不盡次又未必朝夕存焉故既曰練而歸又曰次於公館者謂不盡次故以次爲復也鄭氏分士爲二等有邑宰朝廷之殊疑未然廬者倚木於室外爲廬堊室者白其室中爲堊倚廬之制重堊室之制輕親者貴者居倚廬踈者賤者居堊室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宿也廬堊制見喪大記（餘同前注疏）大夫爲其

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玄注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嫌若踰之也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也已卑又不敢服尊者之服今大夫喪服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春秋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此平仲之謙也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乎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以勉人爲高行也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陸德明音義大夫爲其子爲反下士爲其同注除爲士卿爲爲正皆放此晏於諫反嬰一盈反衰七雷反苴七餘反絰大結反菅古顏反屨九具反粥之六反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下同縷力住反齊音咨下齊衰皆同緝七入反上時掌反行下孟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篇雜記喪事也經次上下無義例科段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明大夫士爲其父母昆弟之服也

注大夫至服同

正義曰嫌若踰之也者大夫之父母兄弟或作士或無官今大夫爲之若著大夫之服是自尊踰越父母兄弟今不以大夫之服服父母兄弟是嫌畏踰之也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也者此士解經中下文士爲之文知此士是大夫庶子爲士者若大夫適子雖未爲士猶服大夫之服即下文是也若其適子爲士則服大夫服可知故知此士爲父母之爲大夫者但服士服是庶子也所以不服大夫服者已卑不敢服尊者之服云今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者欲見大夫與士喪禮殊異未甚分明引春秋傳者欲證大夫與士之喪服不同所引傳者襄十七年左傳文云齊晏桓子卒至唯卿爲大夫皆左傳辭也齊晏桓子卒者是晏嬰之父晏弱諡曰桓子也云晏嬰麤衰斬者桓子之子晏嬰身服麤衰而斬云苴絰帶杖者以苴麻爲首絰要帶以苴色之竹爲杖云菅屨者以菅草爲屨云食粥居倚廬寢苫者是喪禮之常枕草者非喪禮之文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者老謂晏嬰家臣見晏嬰服士服故其老言所服云非大夫之喪禮也云曰唯卿爲大夫者此晏嬰對家老之言居身爲卿得著大夫之服若身爲大夫唯得服士服云此平仲之謙也者言平仲之言非禮也謙退之辭云言己非大夫故爲父服士服耳者若是卿則得爲父服大夫服故云非從此以下皆鄭君解釋之辭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者按喪服初章斬衰次章疏衰疏即麤也今言麤衰斬者是下斷麤上斷無斬有麤故云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齊即麤也言其布縷在齊斬之間斬衰三升麤衰四升其布在三升四升之間故云縷如三升半言麤如三升半而計縷唯三升故云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但縷如三升半是麤衰不緝是斬而成布三升爲父之服也云斬衰以三升爲正微細焉則屬於麤也者解晏子實斬衰而兼言麤也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服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者鄭既約左傳晏嬰之事始明大夫與士不同故云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麤衰枕草矣則大夫以上斬衰枕由士則疏衰枕草按既夕禮士禮而云枕塊者記者實說非辭也云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者鄭既約士之父服縷細降一等經文有母及兄弟故此約母與兄弟之服也喪服爲母四升此云爲母五升縷謂麤細似五升之縷成布四升喪服爲兄弟五升此云爲兄弟六升縷謂麤細如六升之縷成布五升皆謂縷細成布升數少也云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者大夫以上則無天子諸侯德高能備儀服無降殺是盡飾云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以喪服義服皆降正服一等今爲父母兄弟降從義服是卑屈也云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者按喪服臣從君義服齊衰六升今士爲兄弟縷如六升成布五升得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其士爲母父卒縷如五升成布四升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全異而云爲其母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者前注所云因麤衰降斬衰一等即連言父卒爲母云縷如五升成布四升據父卒爲母言之也此注以士爲兄弟與臣爲君義服齊衰同則父在爲母與兄弟服亦同縷如六升而成布五升據父在爲母言之爲比前後注異云亦以勉人爲高行也者居喪之禮以服重爲申以服輕爲屈今大夫爲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是勉勵其父母兄弟使爲高行作大夫之禮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服士服亦是勉勵士身使爲高行作大夫也云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者以經唯云父母兄弟士與大夫之異不云大功以下有殊是大功以下與大夫士同所以然者以重服情深故使士有抑屈使之勉勵大功以下輕服情殺故上下俱申也按聖證論王肅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故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

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且大國之卿與天子上士俱三命故曰一也晉士起大國上卿當天子之士也平仲之言唯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春秋之時尊者尚輕簡喪服禮制遂壞羣卿專政晏子惡之故服麤衰枕草於當時爲重是以平仲云唯卿爲大夫遜辭以辟害也又孟子云諸侯之禮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又此記云端衰喪車皆無等又家語云孔子曰平仲可爲能遠於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辟咎也王肅謂大夫與士異者大夫以上在喪欽時弁絰士冠素委貌馬昭荅王肅同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是大夫與士喪服不同者而肅云無等則是背經說也鄭與言禮張融評云士與大夫異者皆是亂世尚輕涼非王者之達禮小功輕重不違於禮鄭言謙者不異於遠害融意以王肅與鄭其義略同如融之說是周公制禮之時則上下同當喪制無等至後世以來士與大夫有異故記者載之鄭因而解之禮是鄭學今申鄭義云端衰喪車無等者端正也正爲衰之制度上下無等其服精麤卿與大夫有異也又曾子云齊斬之情據其情爲一等無妨服有殊異耳若王肅之意大夫以上弁絰士唯素冠此亦得施於父母此經云爲兄弟豈亦弁經素冠之異乎此是肅之不通也杜元凱注左傳說與王肅同服虔注左傳與端衰喪車無等其老之問晏子之荅皆爲非禮並與鄭違今所不用也要義大夫雖尊不以其服服父母兄弟　王肅難鄭說謂喪禮無等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石林葉氏曰古者喪服大夫士必有異制禮經皆不載鄭氏引晏平仲居桓子喪其老以爲非大夫禮爲證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服士服蓋不欲以尊踰之也而桓子亦大夫矣晏氏之老以爲非大夫禮則平仲之服士服也故疑其爲過也由是言之大夫與士之禮其必以精麤爲辨歟當春秋時諸國蓋多行短喪而況其服是以平仲矯之不欲斥人之過所以姑自抑以卿然後爲大夫爲荅家語亦記此事而有曾子問孔子孔子以爲遠害孔子蓋與平仲而禮略之也　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臨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山陰陸氏曰據此大夫喪服士有不如也既夕禮曰衰三升寢苫枕塊則古者士服斬衰寢苫枕塊大夫麤衰斬寢苫枕草是歟當晏子時士大夫大夫以上喪服益輕故晏麤衰斬枕草反古之道家老視時以爲非也間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齊衰四升蓋士以下則五升大夫六升諸侯天子齊衰之別也若斬衰則兩等喪

服所謂衰三升三升有半三升有半大夫以上服斬之衰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生者貴死者賤服從死者嫌若將而臨之也）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生者賤而死者貴服從生者嫌僭也）黃震日抄大夫爲其父母兄弟至如士服　喪服以麤者爲重大夫之喪重於士（餘同前）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喪大記君大夫士之禮亦各有節意齊衰疏之服其間禮節之異亦必有差殊者第其制不可深考矣鄭康成注此章云今大夫喪服禮逾與士異者未得而備聞也言麤衰斬者其縷在齊斬之間謂縷如三升半而三升不緝也仍舊是三升二百四十縷但以其縷精細似若三升半之縷耳斬衰以三升爲正細微爲則屬於麤也然則士與大夫爲父異者有麤衰斬枕草矣斬衰本三升今縷細如三升半屬於麤故曰麤衰斬斬衰重服本枕塊今枕草稍輕其爲母五升縷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縷而五升半唯大夫以上乃能備儀盡飾士以下則以臣服君之斬衰爲其父以臣從君而服之齊衰爲其母與兄弟亦必勉人爲高行也（餘同前注疏）

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鄭玄注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亦尊其適象賢陸德明音義著知慮反孔穎達疏注仕至至象賢　正義曰云仕至大夫賢著而德成適子得服其服者以經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所以然者以其父在仕官身至大夫賢行既著道德又成故其適子雖未仕官得服大夫之服也云亦尊其適象賢者非但尊此大夫之身亦當尊其適子使服大夫之服也能象似其父之賢者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注云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如皇氏之意解此仕至大夫爲大夫之子按前經注云士謂大夫庶子爲士者明大夫適子未仕官及爲士皆得服大夫之服皇氏之言違文背注不解鄭意其說非也要義大夫適子服大夫服皇鄭異義（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大夫爲其父母至如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士爲其父母至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爲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也庶子果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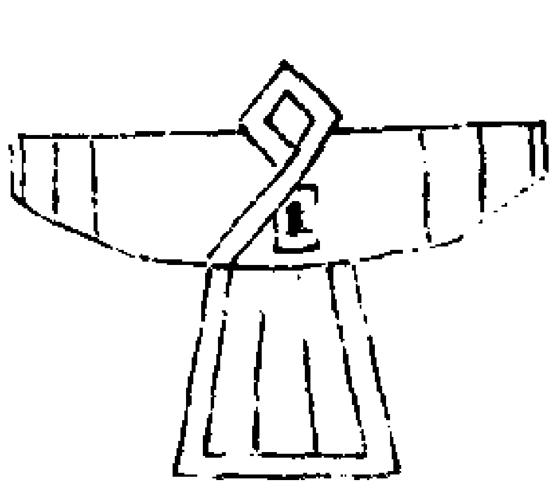
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鄭玄注雖庶子得服其服尚德也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　陸德明音義爲去聲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庶子爲大夫則得爲父母服大夫之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大夫庶子雖爲大夫得服大夫之服其行位之處與適子未爲大夫者相齒列　注雖庶至宗適　正義曰云尚德也者言此大夫之子身雖是庶所以得服者以其仕至大夫由身有德行故云尚德也云使齒於士不可不宗適者此庶子雖爲大夫猶齒列於適子之下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之下使適子爲主若年少於適子則固在適子之下是不可不宗適也　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適故也至於庶子死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庶子若爲大夫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餘同前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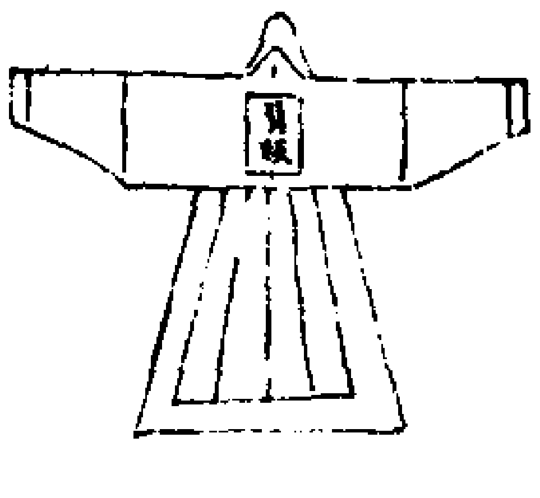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鄭玄注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而士不得也置猶立也　孔穎達疏正義曰其父母弗能主也者士子身爲大夫若死則父母不能爲喪主也以身是士故不可爲大夫喪主　使其子主之者謂使此死者之子爲主以其子是大夫適子故得爲大夫之主以其服大夫服故也　無子則爲之置後者若死者無子則爲死者別置其後所置之後即大夫適子同得行大夫之禮此所置之後謂暫爲喪主假用大夫之禮若其大宗子則直爲之立後自然用大夫禮也　注大夫至得也　正義曰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者則前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是也解經使其子主之文其子爲適子若無適子則以庶子當適處若無庶子則以族人之子當適子之處皆得用大夫之禮故云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總結此文云而士不得也者其父是士不得主大夫喪故云而士不得也所以然者父貴可以及子故大夫之子得用大夫之禮子貴不可以及父故其父不得用大夫之禮　要義士之子爲大夫其父母弗能主子主之（見前注疏）　陳澔集說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舜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黄震日抄大夫之適子至則爲之置後　大夫之適子雖爲士得服大夫之服尊適故也至於庶子必身爲大夫然後敢服其服其位猶與諸子未爲大夫者齒宗適故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子死而父母不得主其喪者士不得楯大夫也其子得主之者以其爲適得服大夫之服也爲之置後即亦爲大夫之適子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鄭玄注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　陸德明音義著丁略反　孔穎達疏正義曰大夫卜宅與葬日者宅謂葬地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有司至喪屨者有司謂卜人麻衣謂白布深衣布衰謂麤衰也皇氏云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前當胷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布帶以布爲帶因喪屨謂因喪之繩屨緇布冠不蕤者以緇布爲冠不加緌占者皮弁者謂卜龜之人尊於卜之有司故皮弁純吉也　注有司至皮弁　正義曰云麻衣白布深衣者謂吉服十五升之布與緇布冠皮弁相類故知吉布也云而著衰焉者熊氏云謂以吉布爲衰綴於深衣云及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者謂麻衣白布

深衣十五升是吉布衰是凶布帶亦凶緇布冠是吉不蕤亦凶故云非純吉亦非純凶然緇布冠古法不蕤今特云緇布冠不蕤者以後代緇布冠有蕤此以凶事故不蕤云皮弁則純吉之尤也者以上麻衣緇布冠雜有吉禮此皮弁是純吉尤甚者云卜求吉其服彌吉者解用皮弁之意云大夫士朔服皮弁者於諸侯是視朔之服於天子是視朝之服也　要義大夫有司占者卜宅卜日之衣冠（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有司庳吏有事者也鄭氏謂有司卜人誤矣據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言因喪屨則麻衣布衰布帶緇布冠不蕤非前日之服也凡服皆先服服而後冠聘禮曰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是也筮先冠後衣目既服之後歟緇布冠不蕤禮也不待言不緌而後著今言不緌以有緌之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澔集說卜宅卜葬地也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加蕤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爲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爲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爲視朔之服也（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大夫卜宅與葬日之禮緇布冠圖皮弁圖皆具玉藻（餘同前注疏）


布深衣加裳圖



布深衣加負版圖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鄭玄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文皆同純章準反又之閏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如筮者謂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知用筮也　則史練冠長衣者此謂無地大夫筮葬禮也唯筮宅卜日耳卜時緇布冠麻衣布衰雜以吉凶之服如筮則練冠長衣以筮輕故用純凶服也　占者朝服者卜重故占者皮弁筮輕故占者朝服　注筮者至朝也

正義曰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者以士喪禮云筮宅卜日故知此筮謂筮宅也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者長衣深衣其制同耳言此經長衣是深衣之純以素者凶時深衣純以布上經麻衣深衣亦純以布此經長衣純以素故云長衣深衣之純以素者也云長衣練冠純凶服也者以長衣則布衣純之以素也故聘禮云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鄭注彼云長衣素純布衣是也練冠是小祥以後以練為冠都無吉象故云純凶服云大夫士曰朝服以朝也者謂緇衣素裳諸侯之朝服每日視朝之服按士喪禮云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鄭注云吉服服玄端也此占者朝服者彼謂士之卜禮故占者著玄端此據筮禮故占者朝服按士虞禮注云士之屬吏為其長弔服如麻此史練冠長衣者此經文含大夫其臣為大夫以以布帶繩屨故史練冠長衣若士之卜史當從弔服不得練冠長衣也　要義　無地大夫及士其筮史占者所服（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長衣蓋練衣也練而為衣長之即吉有漸也知然者以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知之也鄭氏謂長衣深衣之純以素非是（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　陳櫟詳解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筮史練冠小祥祭之冠長衣練衣至輕故純用凶服）占者朝服（朝服純吉）　陳澔集說如筮至占者朝服（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為純緣占者審別其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黃震日抄　大夫卜宅至占者朝服（筮用蓍史即筮人長衣深衣之純素者皮弁朝服皆吉服　卜筮者以凶事求神服不敢純吉占者求吉則服純吉說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如筮至占者朝服（練冠以練布為冠長衣即深衣純以素半吉服也　占者朝服純吉服也素長衣與前麻衣俱名深衣但彼麻衣純以布用衰此長衣純以素不用衰耳餘同前疏）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鄭玄注嫌與士異記之也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陸德明音義薦音薦本又作薦賵芳鳳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大夫將葬啟殯朝廟之後欲出之時　既薦馬者按士喪禮下篇云薦馬之節凡有三時一者柩初出至祖廟設奠為遷祖之奠記乃薦馬是其一也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二也明日將行設遣奠之時又薦馬是其三也此云既薦馬謂第三薦馬之時也以下則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　薦馬者哭踊者謂主人見薦馬薦進也進馬至乃哭踊　出乃包奠者出謂馬出乃

包奠者取遣奠牲下體包裹之以遣送行也然馬出在包奠之前而必云出乃包奠者明出即包奠包奠為出之節故言出也　而讀書者書謂凡送亡者賵入壙之物書也讀之者省録之也　注嫌與至讀賵　正義曰嫌與士異者按既夕禮薦馬馬出之後云包牲取下體也又云主人之史請讀賵今此大夫亦薦馬出後包奠讀書與士同記者嫌畏大夫之尊與士有異故特記之明與士同也故引既夕禮以下者證包牲讀賵之節謂主人見薦馬送行物而哭踊故云薦馬者哭踊也所以馬進而主人哭踊者馬是牽車為行之物令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云既夕禮曰包牲取下體者士則羊豕也鄭注包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也臂謂膝上膊下也臑謂肘後取骼謂取膊下髀骨也羊豕各三箇必取下體者下體能行亦示將行也有遣車者亦先包之也云又曰主人之史請讀賵者賵猶送者人名也　要義　薦馬者哭踊薦馬有三時（見前注）　陳櫟詳解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進也大夫之葬將行遣奠時既進馬以牽車）薦馬者哭踊（孝子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感之而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書送亡者入壙之物書之也讀謂省録之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而讀書　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

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則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爲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　黃震日抄　馬牽車者薦馬則喪車將行故哭踊　古說謂孝子哭踊然本文言薦馬者哭踊當是執事之臣子也喪車將行矣乃取遣奠牲下體包裹焉送又讀所書送物之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鄭玄注卜葬及日也）相相主人禮也命龜告以所問事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注同孔穎達疏　正義曰大夫謂卿也明卿喪用人及卜之法也　大宗謂大宗伯也相佐威儀　小宗人命龜者小宗謂小宗伯也命龜謂告龜道所卜之辭也卜人亦有司作謂用揚火灼之也並皆有司也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如司徒旅歸四布是也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注卜葬及日也　正義曰知卜葬及

日者以文承上大夫卜宅與葬日之下故知此經是上大夫之卜葬宅及日者也衛湜集說　金華應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廣狹不同爾君則卿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肆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俾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大夫之喪君令大宗伯相主人之禮）小宗人命龜（命龜令龜也卜人作龜此謂卜葬地及日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卜人作龜　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　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餘同前疏）黃震日抄　大宗大宗伯相相其禮小宗小宗伯命龜謂告以所問事卜人掌龜者（餘同前疏）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鄭玄注此復所用衣也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爛脫失處在此上耳）

內子卿之適妻也春秋傳曰晉趙姬請逆叔隗於狄趙衰以爲內子而已下之是也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素沙若今紗縠之帛也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其餘如士之妻則亦用稅衣陸德明音義鞠九六反又曲六反注同禮張戰反復音伏狄稅他喚反下文放此爛力旦反脫音奪下同隗五罪反衰初危反下戶嫁反展張戰反下同褘音揮褕音遙下文并注同縠戶木反袍步羔反襌音丹袿音圭襈士眷反重直龍反繒疾陵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卿大夫以下之妻所復之衣　內子以鞠衣褒衣者內子謂卿妻復以鞠衣褒衣者始命爲內子尚所褒賜之衣復時亦用此衣故云鞠衣褒衣褒衣則鞠衣也但上命時褒賜故曰褒衣矣　素沙者言此鞠衣褒衣亦以素紗爲裏　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對卿妻爲下故復用禮周禮作展王后之服六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侯伯夫人自褕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展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裏之袍制謂通

衣裳有表有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襌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古之服皆以素紗爲裏似此袿袍襈之重繒故注云如今之袿袍襈重繒也　其餘如士者謂內子鞠衣褒衣已見於經大夫以禮衣亦見於經唯有褖衣未見故云其餘如士謂鞠衣禮衣之外其餘褖衣如士之妻士妻既用褖衣而復則內子下大夫妻等亦用褖衣也　注此復至稅衣　正義曰此復所用衣也者以下復諸侯以褒衣故知此亦復衣也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者以記者作記當依尊卑順序此內子宜承夫人之下故云當在夫人狄稅素沙下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僖二十四年左傳文也初晉文公在狄狄人以季隗妻文公以叔隗妻趙衰後文公反國以趙姬妻趙衰趙姬請趙衰逆叔隗於狄既逆還趙姬又請趙衰將叔隗爲內子趙姬之身卑下之故云而已下之引之者證卿妻爲內子之文也其王后以下之服已具於玉藻故此略而不言云六服皆袍制不襌以素紗裏之如今袿袍襈重繒矣者皆袍制謂連衣裳有表裏似袍故云皆袍制不襌漢時有袿袍其袍下之襈以重繒爲之故云六服以素紗爲裏似此袿袍襈重繒矣云褒衣者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也者謂內子初嫁爲卿妻加賜之以衣以褒榮之故云褒衣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夫人

稅衣素沙之下據鄭所次以諸侯襃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且依文釋之旣言鞠衣復言襃衣或鞠衣之外別有襃衣也（餘同前注疏）

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　鄭玄注復招魂復魄也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襃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襃猶進也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復西上總明諸侯以下及夫人命婦招魂所用之衣但此經爛脫上下顛倒如鄭所次以此諸侯襃衣一經爲首次以夫人稅衣揄狄之經然後次內子以鞠衣之經今依鄭次各隨文解之　復諸侯以襃衣者謂復時以始命襃賜之衣　冕服爵弁服者諸侯旣用襃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　注冕服至進也　正義曰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故爲五侯伯自鷩冕而下故爲四子男自毳冕而下故爲三也凡服各依其命數則上公五冕之外更加爵弁服以下皮弁冠弁之等而滿九侯伯冕服之外亦加爵弁以下而滿七子男冕服之外加爵弁皮弁而滿五其襃衣君特所襃賜則宜在命數之外也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是襃衣故不入命數也此襃衣或是冕之最上者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先儒謂始命爲諸侯及朝覲加賜之衣若秦仲受顯服其詩曰黻衣繡裳此其一隅黻衮也然則復諸侯以襃衣公襲襃衣一襲其有者也若以謂諸侯人得而有之非所謂襃（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此言招魂復魄之衣也襃猶進君特襃賜之衣諸侯之復旣以襃衣又以冕服爵弁服也陳澔集說復解見前襃衣者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衮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襃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鄭玄注言其招魂用稅衣上至揄狄也狄稅素沙言皆以白紗縠爲裏陸德明音義稅他喚反下文放此揄音遙下文同縠戶木反下注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明婦人復衣也婦人衣有六也　夫人稅衣揄狄者諸侯夫人復用稅衣上至揄狄謂諸侯伯夫人也　狄稅素沙者言從揄狄以下至於稅衣皆用素沙白縠爲裏要義夫人招魂狄稅素沙（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夫人先稅衣復揄狄即服有漸也據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其言狄稅素沙又以別內子焉嫌內子以鞠衣素沙夫人稅衣不言以不嫌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夫人稅衣揄狄（夫人侯伯之妻其復用稅衣與揄狄）狄稅素沙（素沙若今紗縠之帛狄與稅皆以白紗縠爲裏也）陳澔集說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稅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爲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揄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即今之白縐也　按內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　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彭氏纂圖註義按陳氏集說此經當在內子以鞠衣之上（餘同前疏）

復西上　鄭玄注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孔穎達疏正義曰凡招魂皆北面而招以西頭爲上　注北面至之數　正義曰云北面而西上陽長左也者以招魂冀生氣之來生氣爲陽又北面言之南方是陽左在西方故言陽長左云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也按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言諸侯之士一命而用一人明復者各依命數其復處不同故檀弓云君復於小寢大寢庫門四郊而云復西上者但有兩人以上一處復者則西上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以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招魂皆北面以西頭爲復者人數各如其命之數陳澔集說內子以鞠衣至復西上　內子卿之嫡妻也其復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內子時所襃賜者故云鞠衣襃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褖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褖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黃震日抄內子卿之適妻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鞠衣卿妻之衣襃衣始爲命婦見加賜之衣素紗若今紗縠所以裏衣者也其餘如士謂鞠衣襢衣之外其餘褖衣則如士妻之服也復謂初死時呼之冀招復其魂魄也襃衣亦謂諸侯始加賜衣服襃之言進也冕服則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爵弁則爵色之弁也夫人稅衣揄狄者言用稅衣上至揄狄蓋侯伯夫人自揄狄而下子男夫人自闕狄而下卿妻自鞠衣而下大夫妻自襢衣而下士妻稅衣而已五者之服惟夫人得備狄稅素沙者言上自揄狄下至稅衣皆用素紗白縠爲裏復必西上者北面而西上西北皆陰求諸幽故也復欲其生氣之來復故皆用其

（生時之上衣多少則各隨其命數）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鄭玄注謂池飾也揄揄翟也采青黄之間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柳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為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間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陸德明音義絞戶交反注同屬音燭注及下條屬并注同翟音狄去起呂反下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葬時車飾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屬於池下若大夫降下人君不得畫以揄絞屬於池下其池上則畫於揄得有揄絞也故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注人君至爛脫　正義曰按喪大記云君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振容者其池繫揄繒於下而畫翟雉為名曰振容云人有銅魚在其間者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故云在其間云大夫去振容士去魚者以喪大記大夫不振容士不云魚躍拂池故也大夫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云此無人君及士亦爛脫者以前經云復尊卑俱顯明也此直云大夫故云亦如前文爛脫君與士也要義池飾有振容銅魚（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宜承蒲席以為裳帷之下脫爛在是然則大夫十頒與葬儀雖小不同大略一也其異者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黃震日抄此言大夫葬時車飾也凡喪車之飾曰柳柳之外有如承水霤者名池（餘同前注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四　十八陽

喪（雜記篇二）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鄭玄注附讀皆為祔大夫祔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祔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祔者祔於先死者陸德明音義附依注作祔音同下並同昭常遙反卷內皆同別彼列反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附於公子廣明祔祭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夫附於士者謂祖為士孫為大夫若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也　士不附於大夫者謂先祖為大夫孫為士不可祔祭於大夫唯得祔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　無昆弟則從其昭穆者謂祖為大夫無昆弟為士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為士者若高祖為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為士者　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之後應合祔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祔然猶如是也亦如是祔於高祖也　注附讀至而已　正義曰祔者祔祭於神當從示旁為之云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也者鄭恐經云祔於大夫之昆弟恐大夫之昆弟身作大夫士亦得祔之故云大夫昆弟為士者若大夫昆弟全無者其孫雖士亦得祔之故前文云大夫祔於士是孫之尊可以祔祖之卑也云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者謂父為昭子為穆中猶間也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而祖祔之若不得祔祖則間去曾祖一世祔於高祖若高祖無可祔則間高祖之父一世祔高祖之祖故云祖又祖而已是中一以上喪服小記文也要義大夫祔於士士不祔於大夫（見前注疏）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重世裔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附讀為祔祖為士孫為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為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

於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為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 彭氏纂圖註義筞士不祔於大夫而喪服小記言士祔於大夫則易牲者彼謂無士可祔故禮如此（餘同前注疏）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鄭玄注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 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婦之所附義與夫同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者其孫婦祔祖姑祖無妃謂無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謂亦間一以上祔於高祖之妃高祖無妃則亦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則亦祔之 陳櫟詳解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夫所祔祖也夫所祔之妃祖姑也孫婦死祔於祖姑餘同前疏） 陳澔集說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至則亦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彭氏纂圖註義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即小記所謂妾附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是也已有詳釋在小記內　重昏姻之正稱故婦與妾之附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升（餘同前注疏）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玄注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 陸德明音義并必政反援音袁 孔穎達疏正義曰男子祔於王父則配者謂祭王父并祭所配王母 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者謂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三月而死祔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 注配謂至之黨 正義曰云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者王父母相配之人祭王父及王母是其配祭王母不祭王父是不配云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者按特牲禮不云配少牢禮云以某妃配但士用特牲大夫用少牢其餘皆同是祭饌如一按少牢云以某妃配某氏鄭注云某妃某妻也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此是言配也不言配者若特牲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不云以某妃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舉配云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者曾子問文也 要義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所附則否（餘前注疏） 陳澔集說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并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彭氏纂圖註義此論男女祔祭配不配之義（餘同前注疏）

公子附於公子

鄭玄注不敢戚君 孔穎達疏正義曰公子者君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黃震日抄 大夫附於士至公子附於公子　附即祔謂後死者附先死者而祭王父母祖父母也夫所附之妃謂祖母於婦則祖姑女子謂在室及嫁未三月而死者　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之貴而自殊於其祖也士不附於大夫自卑而別於尊也大夫之昆弟謂為士者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中以上附高祖之為士者下言從其昭穆之妃從其昭穆之妾則亦謂祔於高祖之妃與妾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以孫宜祔於祖祖在無可祔亦祔於高祖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者孫附於祖曰以某配若女附於祖母惟祭饌如一而祝辭不云以某配公子附於公子不敢戚君 彭氏纂圖註義公子附於公子　此論公子祔祭之義（餘同前疏）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玄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君矣春秋魯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待或為侍 孔穎達疏正義曰君薨謂先君薨也大子號稱子者其本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既薨故稱子不言世子待猶君也者謂與諸侯並列共待之禮猶如正君 注謂未至侯序 正義曰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此云稱子故知未踰年也引春秋者證未踰年稱子及待猶君之義按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葵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公同是與諸侯序按公羊傳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今宋襄公未葬君當稱子某而稱子者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故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未葬為在喪之稱也若杜元凱之意未葬以前皆稱子若既葬雖未踰年亦稱公若未葬雖踰年猶稱子其義具在下曲禮疏其與諸侯序列宋襄公在喪稱子自在本班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

此記同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僖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黄震日抄君薨未踰年太子雖猶稱子而人待之則猶君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論大子稱子之禮（餘同前註疏）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鄭玄注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陸德明音義要一遙反孔穎達疏有三至不易　正義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按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於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今依庾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知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　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絰已除故特云冠　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　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　注謂既至繩耳　正義曰云練除首絰者間傳文首絰既除故著大功麻絰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絰熟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絰帶大功言絰帶明三年練亦有絰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絰帶易三年冠及絰帶故云互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絰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絰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遭三年之喪既小祥而練首絰已除故特云練冠此時又遭大功之喪三年之要絰本合易以葛今以大功要絰之麻易三年要絰之葛焉）唯杖屨不易（大功無杖無可改易練與大功俱繩屨杖屨不易）陳澔集說有三年之練冠至唯杖屨不易　大功之服為殤者凡九條其長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　黄震日抄斬衰既練其要絰與大功初死要絰麤細同麻謂要絰也唯杖屨不易者言其餘皆易杖不易者以大功無杖屨不易者以俱用繩也　彭氏纂圖註義　間傳載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與此同義（餘同前疏）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玄注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爲之造字　陸德明音義衰七雷反冠古亂反稱尺證反孔穎達疏有父至神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己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附兄弟小功之殤尚功衰者衰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己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　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者當附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人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爲之造字稱曰某甫且字也　注此兄至造字　正義曰知大功親以下之殤也者若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此著練冠故知大功親以下之殤若成人合服之大功其若長殤小功若成人小功親其長殤則緦麻皆得著此三年練冠爲之祔祭故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言以下無小功也己是祖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己是曾祖之適共小功兄弟

同曾祖令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爲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皇氏云小功兄弟爲士從祖爲大夫士不可祔於大夫當祔於大功親以下從祖爲士故祔小功兄弟長殤於己祖廟義亦得通云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者按服問大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得易首絰要帶不得易服故此祔祭著練冠也此注諸本或誤云大功親之下殤故諸儒等難鄭注旣是下殤何得有弟冠范宣子庾蔚等云下殤者傳寫之誤非鄭謬也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也者此鄭自難云弟冠而兄得爲殤者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者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奧則曰陰童云某甫且字也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云尊神不名爲之造字者以字者冠時所有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雖云某甫是死後祔時爲之造字必造字者以神道事之不可觸名故也要義 齊斬練皆功衰 庶殤曰陽童宗曰陰童（互見前注） 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有父母

之喪而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藍田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旣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爲人後及嫡孫爲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旣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爲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旣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此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至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爲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爲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稅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䟽）陳櫟詳解有父母之喪尚功衰（父母喪至練皆先以大功之衰曰功衰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以此時而祔祭兄弟之殤兄者則不改練時之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其祔祭於殤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其字曰某甫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曰陽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曰陰童）不名神也（其不名之而字之者尊而神之爲之造字也二十冠而字夫殤十九未字祔在從一年故祔時爲之立字）

陳澔集說有父母之喪至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爲之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附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某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黃震日抄父母喪旣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故謂之功衰以此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則練冠陽童謂稱庶殤子若宗子則稱陰童字以某甫而不名者神事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鄭玄注惻怛之痛不以辭言爲禮也陸德明音義怛旦末反）**其始麻散帶絰**（鄭玄注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歛而麻陸德明音義散悉但反後散帶皆同）**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䟽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鄭玄注䟽者謂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䟽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孔穎達䟽凡異至日數）

正義曰此一節明異居聞兄弟喪哭及奔赴之禮凡異居者言兄非一之辭異居別所而始聞兄弟之喪 唯以哭對可也者初聞其喪惻怛情重不暇問其餘事唯哭對使者赴於禮可也其始麻散帶絰者此謂大功以上兄弟其初聞喪始服麻之時散垂要之帶絰若小功以下服麻則糾垂不散也 未服麻而奔喪者謂聞喪未及服麻而即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者謂道路既近聞喪即來至在主人小歛之前故云及主人未成絰也 䟽者與主人皆成之者䟽謂小功以下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就之 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者親謂大功以上初來奔至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必終竟其麻帶絰滿依禮日數而後成服也 注與居至而麻 正義曰按士喪禮小歛襲絰于序東是凡士喪小歛而麻也又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 注䟽者至日數 正義曰知䟽者謂小功以下者喪服傳云大功以上同居爲同財故知

踊者謂小功以下云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者謂踊者若其及主人之節則與主人同成服若其不及主人之節亦自用其依禮之日數奔喪之後至三日而成服也此未奔喪而散帶經按奔喪禮聞喪即襲經絞帶不散者彼謂有事故未得即奔喪故不散帶此謂即欲奔喪故散麻也此經奔喪來至猶散麻按奔喪禮聞喪則襲經至即絞帶不散麻者此經即來奔者故散麻以見尸柩故也彼謂奔喪來遲故注云不見尸柩不散帶也衛湜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　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所謂有主後者爲異居是也此謂聞同母異父兄弟之喪綏於兄弟惻怛之情輕不必盡哀又不必問故故曰唯以哭對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惻怛之痛不以言辭爲禮）親者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親者大功以上必終竟其麻帶經之日數依禮滿其日而後成服雖值主人成服未即成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至其始麻散帶經兄弟異居而訃至唯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未服麻而奔喪至終其麻帶經之日數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經小功以下謂之踊踊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經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鄭玄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君不撫僕妾（鄭玄注略於賤也孔穎達疏主妾至僕妾正義曰妾既卑賤得主之者崔氏云謂女君死攝女君也）則自附者以其祔祭於祖姑尊祖故自父也以其祔廟也妾合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祔於女君可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故殯之與祭不得在正室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則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要義　君不撫僕妾妾雖攝女君猶下正適（見前注疏）衛湜集說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　嚴陵方氏曰妾之喪祔於妾祖姑之廟故其夫自主而祔之非尊妾也尊祖而已練祥則使其子者略之也殯祭不於正室者所以明嫡也不撫僕妾貴之於賤宜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主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圖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主妾之喪則自附（妾祔於妾祖姑主自主妾之喪惟祔則親自爲之非尊妾尊祖廟也）至於練祥（至於練祥之祭）皆使其子主之（則皆使其妾所生之子主之觀此則妾之祔祭者必夫自主之也）其殯祭不於正室（殯與祭不於正室所以明嫡庶之辨也）君不撫僕妾（君臨僕妾之喪不以手撫之貴之於賤宜略也）陳澔集說主妾之喪至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略於賤彭氏纂圖註義主妾之喪至君不撫僕妾　此一節明妾喪附祭殯祭及練祥之禮　練祥則使其子主之者練祥在寢爲於子也　其殯祭不於正室者雖攝女君猶下正適　案喪大記小斂後有撫禮僕與妾俱賤故君不爲撫（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鄭玄注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下注並同）孔穎達疏女君至黨服　正義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賀瑒云雖是徒從而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覬覦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以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黨服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山陰陸氏曰即不言先嫌女君或出（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妾於女君之親若其親然以女君雖死妾猶爲女君之親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女君死妾有攝行女君事如魯惠公元妃孟子卒而繼室以聲子是也攝女君差尊故不爲先女君之親服也）陳澔集說女君死至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妾爲女君黨服（餘同前疏）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鄭玄注奔喪節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

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鄭玄注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鄭玄注喪事虞祔乃畢孔穎達疏聞兄至虞之正義曰此一節明奔兄弟喪之法　見喪者之鄉而哭者謂此親兄弟同氣及同堂兄弟也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云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者盧云謂降服大功者也鄭無別解當同盧也若如此則兄弟之名通輕重也　適兄弟之送葬者此兄弟通緦小功也適往也謂往送五服之親葬而不及者謂往送不及喪柩在家遇主人於道者主人是亡者之子謂孝子葬竟已還而此往送葬之人與孝子於路相逢值也則遂之於墓者雖孝子已還而此送葬之人不及者不得隨孝子而歸仍自獨往於墓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者此疏謂小功緦麻喪事虞祔乃畢雖服緦小功之疏彼既無主故疏緦小功者亦為之主虞祔之祭按小記云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注云小功緦麻為之練祭可也與此不同者彼承大功有三年者此則緦小功有三年者故至小祥同於三年故主虞祔也今此言疏者亦虞但虞者謂無服者朋友相為亦虞祔也故熊氏云主喪者於死者無服謂袒免以外之兄弟注喪事虞祔乃畢　正義曰經云虞而注連言祔者以祔與虞相近故連言之　陳櫟詳解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若大功以上之兄弟謂親兄弟及從兄弟也）見喪者之鄉而哭（望見其鄉即哭奔喪節也）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者偶有故稽而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主人葬竟已還送者過之於道不待隨主人歸乃遂獨往於墓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兄弟喪疏者謂小功緦麻再從三從兄弟也彼死無主後而為之主其喪亦為之主虞祔之祭喪事虞祔乃畢也）陳澔集說聞兄弟之喪至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適兄弟之送葬者至則遂之於墓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也黃震日抄聞兄弟之喪至亦虞之　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節也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冀神為重也　彭氏纂圖註義案喪小記大功主人之喪下孔氏謂大功為之練祥小功緦麻為之練朋友但為之虞祔而已此疏兄弟無服而於喪未有主故袒免以外之兄弟亦為之虞祭袒免以外兄弟即同姓兄弟在五服外（餘同前疏））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鄭玄注容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陸德明音義殺色界反　孔穎達疏凡喪至拜踊　正義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將終但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以殺者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要義喪禮未畢不以殺禮待新弔者（見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喪服未畢待弔賓之禮（餘同前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五　十八陽

喪（雜記篇三）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鄭玄注弁絰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如爵弁而素。加環絰曰弁絰。陸德明音義與音預。孔穎達疏大夫至弁絰。正義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絰者。此謂成服以後。大夫往弔哭大夫。身著錫衰。首加弁絰。　大夫與殯亦弁絰者。此謂未成服之前。故與殯之時。首亦加弁絰。其餘則異。身著當時所服之服。故士喪禮注云。主人成服之前。後往則錫衰。主人未成服。君亦不錫衰。則著皮弁服也。若此大夫主人未成服之前。身亦皮弁服。而弁絰也。若主人未小斂之前。則吉服而往。不弁絰也。　注弁絰至服也。　正義曰。按禮主人未成服之前。小斂之後。大夫著弁絰。而衣皮弁服。此云弁絰。大夫錫衰相弔者。如鄭此意。則經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經據主人成服之後。故云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但文在大夫與殯之上。故南北諸儒。皆以此大夫之哭。大夫弁絰。是二歟之門。怪其鄭注云。錫衰所以各爲異說。今謂大夫之哭大夫。廣解成服之後。於義無妨。但既成服之後。又鄭明與殯之前理亦既殯。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鄭玄注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爲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孔穎達疏正義曰。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者。於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絰也。　注私喪至兄弟。　正義曰。既言私喪。故知謂妻子之喪也。葛謂卒哭後也。兄弟輕喪。謂緦麻也。大夫降一等。雖不服。以骨肉之親。不可以妻子之末服而往哭之。故服弁絰也。要義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見前注疏。陳澔詳解大夫有私喪之葛。妻子之喪。曰私喪。主卒哭以葛易麻。大夫於私喪以葛易麻之後。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此時遭兄弟輕喪。謂緦麻之喪。大夫降一等。雖然不服亦弁絰。）

（而往不以私喪之末服臨兄弟也）陳澔集說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大夫之哭至則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加環絰。乃大夫錫衰相弔之首服。私喪之葛。謂妻子之喪卒哭以葛代麻。兄弟之輕喪。謂緦麻。大夫之相弔必弁絰。不以妻子私喪之末服臨兄弟。彭氏纂圖註義大夫有私喪之葛至則弁絰。此一節論大夫有私喪遭兄弟輕喪之禮。（餘同前注疏）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鄭玄注辟尊者。孔穎達疏爲長至即位。正義曰。父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要義父爲長子杖。孫避尊者。不以杖即位。（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猶居已立耳。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祖在孫不得以杖即位之禮。爲長子杖。謂父爲長子報服斬衰。故得持杖也。此父於長子之子爲祖。（餘同前疏）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鄭玄注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陸德明音義稽（徐音啓）顙。（桑黨反）孔穎達疏爲妻至稽顙。正義曰。此謂適子爲妻。父母見存。不敢爲妻杖。又不可爲妻稽顙。故云不杖不稽顙。按喪服云。大夫爲適婦爲喪主。父爲已婦之主。故父在不敢爲婦杖。若父沒母在。不爲適婦之主。所以母在不杖者。以父母尊同。因父而連言母。父沒母存。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以杖與稽顙文連。不杖屬於父在。不稽顙文屬母在。故云父母在不杖不稽顙。而禮論范宣子申云。有二義。一者主存爲在。二者旁側爲在。此云母在。謂在母之側。爲妻不杖。故問喪云。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鄭云父在不杖。謂爲母。按爲母則削杖。而云父在不杖。謂爲母也。是父在謂在側之在。若論語云。君在。踧踖如也。此范氏之釋。其義可通。但父母在之文相連爲一。而父爲存在之在。母爲在側之在。又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然庶子豈得父見在。則庶子爲妻得以杖即位乎。是范義未安也。今見異義之。要義父母存在。爲妻不杖不稽顙。（見前注疏）陳澔集說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父母在。適子不得爲妻持杖及稽顙拜賓之禮。（餘同衛

湜集說）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鄭玄注言獨母在。於贈拜得稽顙。則父在。贈拜不得稽顙。孔穎達疏正義曰。前明父母俱在。故不杖不稽顙。此明父沒母在。爲妻得有稽顙不稽顙二義。母在不稽顙者。謂母在爲妻子尊當拜賓之法也。稽顙者其贈也拜者。但父沒母在。猶降揖於父。故爲妻得有稽顙。稽顙之時。其稽顙者。有他人以物來贈已。其恩既重。其謝此贈之人時。爲拜得稽顙。故云其贈也拜。於此拜時而得稽顙。衛湜集說爲長子杖至其贈也拜。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於拜贈之時。亦稽顙爲死。以別於父在之時也。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母在不稽顙至其贈也拜。贈謂人以物來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即既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母在爲妻。獨於贈拜得稽顙之禮。（餘同前衛湜集說）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鄭玄注其君尊卑異也。違猶去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孔穎達疏違諸至反服。正義曰。違去也。去諸侯謂不便其君及辟仇也。之往也。已若本是諸侯臣。如去往仕大夫。此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則此臣不反服也。言不反者。謂今仕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者。此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仕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注其君至君服。正義曰。鄭以經尊卑不敵不反服。若所仕敵。則反服舊君。服齊衰三月。要義有爲舊君不反服。（見前注疏）劉敞七經小傳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避新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矣。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伐其國者。反之死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鄭玄云。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爲舊君服。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曰。（見前小傳）陳櫟詳解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本臣諸侯。今去諸侯往仕於大夫。是自尊適卑。不可爲前之尊君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本臣大夫。今去大夫往仕於諸侯。是自卑適尊。不可爲前之卑君反服。君尊卑異故也。去諸侯

仕諸侯。士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禮為舊君服齊衰三月。彭氏纂圖註義違諸侯至不反服。　此一節論仕新君不反服舊君之義。崇劉氏亦是一說。但既臣焉而反死之。不可。所仕敵而服之。未為不可。孔疏舊君服齊衰三月。（餘同前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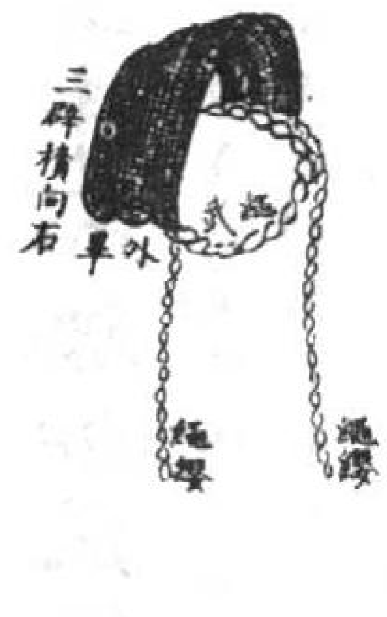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鄭玄注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右縫者右辟而縫之。陸德明音義別徐彼列反。注同。縫音逢。注同又扶用反。大古音泰。下大古同。材才再反。又如字。辟必亦反。下同。**小功以下左。**鄭玄注右辟象吉輕也。**總冠繰纓。**鄭玄注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纓。陸德明音義繰依注音澡。所銜反。孔穎達疏喪冠至繰纓。　正義曰。此一節明喪冠輕重之制。各隨文解之。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　條屬者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　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攝上辟縫嚮左。左為陽。陽吉也。而凶冠縫嚮右。右為陰。陰喪所尚也。過小祥猶條屬。故縫猶嚮右也。　注別吉至縫之。　正義曰。云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者。釋喪冠條屬之意。云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玉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　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總冠繰纓。總衰冠治縷不治布。冠又用澡治總布為纓。以輕故也。　注繰當至為纓。　正義曰。經之繰字絲旁為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絰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為纓者。總麻既有事其縷。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以為纓。謂縷布俱治。要義喪冠條屬吉冠纓武異材。（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喪冠條屬以別吉凶。（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條屬者通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屬之冠也。以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祥之冠雖微入吉。亦猶條屬右縫者。右辟而縫之。右為陰。吉冠則辟縫向左。）小功以下左。（小功以下輕。故冠縫同吉向左。）總冠繰纓。（繰讀如蚕絲之絲。繰纓散絲為纓也。總麻之衣如此。）

大功以上散帶。鄭玄注小功總輕。初而絞之。孔穎達疏大功以上散帶。　正義曰。小歛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

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衛湜集說喪冠條屬至大功以上散帶。　山陰陸氏曰。繰讀如蠶繅之繅。繅纓散絲纓也。即言絲嫌不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散麻為帶垂之。至成服乃絞。小功總輕。初即絞之。）陳澔集說喪冠條屬（至小功以下左。）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襵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襵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總麻之服輕。故襵縫向左而同於吉。　總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　總服之縷。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為纓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總冠繰纓。繰讀為澡。大功以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絞也。彭氏纂圖註義喪冠條屬至亦條屬右縫。　此一節至下繰纓。明喪冠輕重之制。（餘同前注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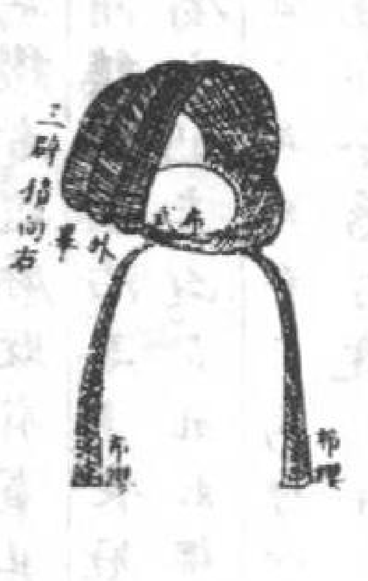
喪冠條屬右縫圖

斬衰喪冠



斬衰冠繩纓屬武。冠三辟積右縫外畢。其布六升。用水濯勿用灰治。○小祥練冠制亦然。但用八升布用灰煆鍊亦右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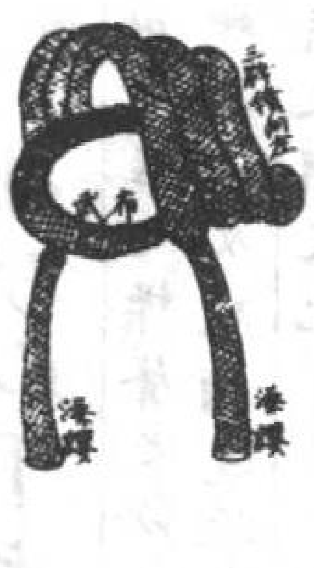
齊衰喪冠



○齊衰冠布纓屬武。冠三辟積右縫。外畢。其布八升。用水濯。勿用灰治。○小祥練冠制亦然。但用十升布。用灰煅練。亦右縫。○大功冠並同齊衰。右縫。亦用十升布。

小功以下左緦冠澡纓。繅當爲澡。音早。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向左也。以緦布爲冠。又澡始緦布爲纓。輕故也。本緦絲也。謂治其縷。細如絲。

緦冠澡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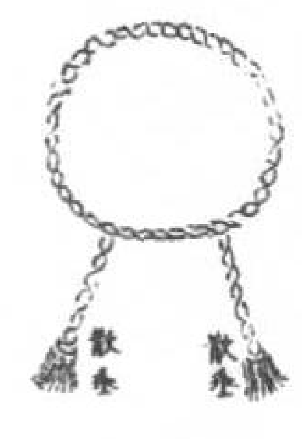


○緦麻冠。布纓屬武。三辟積左縫外畢。其布用十五升。既治其縷如絲爲冠。又澡治其布爲纓。○小功冠。與緦麻同。但用十一升布。亦左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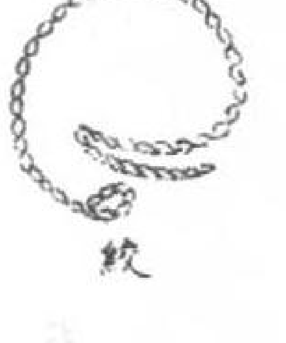
大功以上散帶。此一經通言斬衰以下。至大功散帶之法。大功以上散帶者。小歛之後主人拜賓。襲絰於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者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三禮圖曰。兩股相交。兩頭存麻本散垂三尺。

散帶



絞帶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鄭玄注。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後朝服放此。注同。去起呂反。注同。孔穎達疏。朝服至錫也。正義曰。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而緦者。緦麻於朝服十五升布之內抽去其半。以七升半用爲緦麻服之衰服也。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加灰錫也者。取緦以爲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注。又無事其布不灰焉。正義曰。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周書成王會墠上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

七十物。搢笏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搢笏八十七十五十。物縷也。據此升之精粗有不同矣。鄭氏謂八十縷爲升。舉其精者也。緦於縷加灰錫。於布加灰。朝服據布。故曰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期悲哀三年憂。緦而已。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滌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緦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緦之縷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疏。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升者麻縷之數。八十縷爲升。十五升千二百縷。去其半爲緦。加灰治之爲錫。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朝服與緦與錫之異。朝服縷至精細。用十五升布爲之。幅大二尺二寸。計千二百縷。緦麻服。則於朝服十五升之內抽去其半。止以七升半用。幅亦二尺二寸。大計六百縷。本六百縷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衰。儀禮喪服傳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餘同前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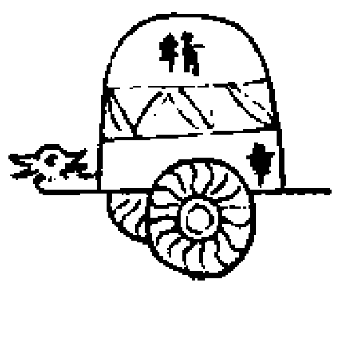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鄭玄注。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爲正也。後）

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陸德明音義。襚音遂。孔穎達疏。諸侯至以襚。正義曰。諸侯相襚者。襚謂以物送死用也。以後路與冕服者。後路為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與褒衣不以襚者。是己之車服之上。不可以施遺於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即前言復諸侯以褒衣是矣。山陰陸氏曰。大路。玉路也。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大路之服。襄二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賜穆叔大路。定四年。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分康公以大路少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是也。車馬曰賵。衣服曰襚。襚而以路。非正也。既夕禮曰。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路。北面致命。變言前路者。非後路也。不曰先路。避先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諸侯相襚。（以物送死者曰襚。諸侯襚諸侯。）以後路與冕服。（貳車行在後曰後路。惟以從路。冕服相襚。）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先路正車。褒衣上所賜正服。不以己之正者施於人。以彼必不以正而用之也。）陳澔集說。諸侯相襚（至不以襚）。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絺冕為次。先路。正路也。（褒衣。見前章。）相襚不可用己之正車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為正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諸侯相襚之禮。（餘同前疏。）

遣車視牢具。鄭玄注。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大牢包九箇。諸侯亦大牢包七箇。大夫亦大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陸德明音義。遣。弃戰反。注同。下遣車遣奠皆放此。與音餘。箇古賀反。下同。孔穎達疏。遣車視牢具。正義曰。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車載之也。故云視牢具。注言車至遣車。正義曰。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者。以言視牢具。故如其數。云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者。以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云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疑辭也。云天子大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明大夫以上皆大牢。包九箇者。以檀弓云。國君七箇。遣車七乘。則天子九箇。遣車九乘。以下差降。義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以上乃有遣車者。諸侯大夫位尊。雖無三命。則有車馬之賜。及天子上士三命。皆得有遣車。諸侯士以下賤。故無遣車也。

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鄭玄注。輤其蓋也。四面皆有章蔽以隱翳牢肉。四隅。椁中之四隅。陸德明音義。章本或作鄣。音同。注亦同。翳於計反。孔穎達疏。疏布至四隅。正義曰。此經明載牢肉之時。因以物章蔽。疏布輤者。輤蓋也。以麤布為上蓋。而四面有物章之。入壙置於椁之四隅。衛湜集說。遣車視牢具（至置于四隅）。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山陰陸氏曰。疏布輤亦如殯車為輤。其異者四面有章。置于輤之四隅。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疏布輤。以粗布為遣車之輤。亦如殯車為輤。（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遣車視牢具（至置于四隅）。遣棄戰切。此一經言遣車視牢具之禮。及於載時。因以物章蔽。（餘同前疏。）

遣車疏布輤圖



載粻。有子曰。非禮也。鄭玄注。粻米糧也。陸德明音義。粻陟良反。**喪奠脯醢而已。**鄭玄注。言死者不食糧也。遣奠本無黍稷。陸德明音義。醢音海。孔穎達疏。載粻至而已。正義曰。粻米糧也。用遣車載粻。遣亡人也。而有子譏其為失也。然既夕士禮有黍稷麥者。但遣奠之饌無黍稷。故遣車所載遣車之奠不合載粻。既夕藏筲者。謂遣奠之外別有黍稷麥。喪奠脯醢而已者。此亦有子之言也。言死者不食糧。故遣奠不用黍稷而牲體是脯醢之義也。彭氏纂圖註義。載粻至喪奠脯醢而已。此一經明遣車載粻之非。（餘同前疏。）**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鄭玄注。各以其義稱。陸德明音義。稱昌升反。又尺證反。孔穎達疏。祭稱至哀孫。正義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也。喪稱哀子哀孫者。凶祭謂自虞以前祭也。喪則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要義卒哭以後祭稱孝子孫。以前則稱哀。（見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

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一說祭追遠之祭。祭以孝為主。奉先思孝也。故稱孝子孝孫。居喪以哀為主。故稱哀子哀孫。餘用前疏。黃震日抄。祭所以追養。故稱孝。喪所以哭亡。故稱哀。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祭與喪。稱謂之義。餘用前衛湜集說。

端衰喪車皆無等。

鄭玄注。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陸德明音義。衣衰上於既反。下七雷反。下同。孔穎達疏。端衰至無等。正義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衣亦曰衰。端。正也。言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而今用縗綴心前。故曰端衰也。喪車者。孝子所乘惡車也。惡車。喪車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注喪車至如之。正義曰。言喪車惡車也者。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云。王喪之木車也。按鄭注巾車。喪車凡五等。巾車云。木車蒲蔽。注云。木車不漆者。以蒲為蔽。始遭喪所乘也。素車棼蔽。注云。素車以白土堊車。賴麻以為蔽。卒哭所乘。藻車藻蔽。注云。以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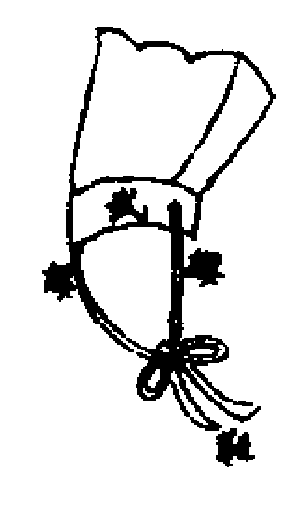
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既練所乘。駹車雚蔽。注云。駹車邊側有漆飾也。以細葦席為蔽。大祥所乘。漆車藩蔽。注云。漆車。黑車。漆席以為藩。禫所乘。云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者。按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要義。端衰喪車。皆無等。孝子之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衰制雖無等。其布之精粗則有差也。據衰與其不當於物也。寧無衰。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端衰喪車皆無等。端衰孝子所服。喪車孝子所乘。无貴賤之等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

鄭玄注。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春秋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陸德明音義。縞古老反。大古報反。注同。卷音圈。孔穎達疏。大白至后蕤。正義曰。大白者。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故不蕤。其諸侯緇布冠則蕤。故玉藻云。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是也。委武玄縞而后蕤者。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而大祥縞冠亦有蕤。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注不蕤至冠也。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者。證大白冠是布也。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僖二年。齊桓公救而封之。衛文公以國未遣。故不充其服。自貶損。所以大白冠。大布衣也。衛湜集說。馬氏曰。冠以莊其首。蕤以致其飾。冠而不蕤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蕤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為狄所滅。齊桓公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為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蕤者也。至於玄冠。武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則武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以蕤者也。然而大白不蕤矣。而郊特牲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蕤矣。而玉藻曰。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有時而致飾。可以蕤乎。雜記所言特喪冠爾。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綏。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歟。素委貌。蓋素端之冠。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白冠。白布為之。喪冠。緇布之冠。黑布為之。大古吉冠。皆不蕤。蕤與緌同。尚素與質。無緌為飾。委武玄縞而后蕤。委。委貌。武。冠卷也。玄縞冠。玄武。黑委貌也。玄端之冠。縞。玄

冠。縞武素委貌也。素端之冠。此皆有緌為飾。陳澔集說。大白冠至委武玄縞而后蕤。此二冠無飾。故皆不蕤。然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之冠。則此不緌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故云委武玄縞而后蕤也。餘同前注疏。朱申句解。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大白。喪冠也。緇布。大古冠也。喪冠尚素。大古冠尚質。故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委武冠卷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二冠皆有卷。故加以蕤。彭氏纂圖註義。大白冠至委武玄縞而后蕤。此一經明冠蕤不蕤之制。大白冠與緇布冠無異。但有白黑不同。其不緌一也。已有圖在前。今具委武玄縞二冠圖。餘用前衛湜集說。

委武玄縞二冠



○又名委貌。○玄冠則以朱組纓。武以丹組纓。○縞冠。則以玄武。或以素紕。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鄭玄注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鄭玄注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陸德明音義迎魚敬反注同孔穎達疏大夫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公私祭服。　大夫冕而祭於公者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祭於公謂助君祭也。　弁而祭於己者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廟也助祭為尊故服絺冕自祭為卑故服爵弁崔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弁謂爵弁也士以爵弁為上故用助祭也冠玄冠為卑也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故用玄冠也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者作記之人雖云士冠而祭於己以己既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可也言於禮可用也爵弁是記者緣事類欲許之著爵弁。　注弁爵至孤爾。　正義曰知弁爵弁也者與士

弁連文士弁祭於公爵弁故知大夫弁者亦爵弁也云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爾者以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亦云弁而祭於己者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　注緣類至常也。　正義曰以祭親迎事類相似親迎既弁故自祭欲許其著弁其理不可故鄭云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者之服所以親迎攝盛服者以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要義祭服依班序昏則攝盛（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崔氏曰孤不悉絺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　馬氏曰周官司服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降而至於祭羣小祀則玄冕蓋祭之大者莫重於昊天而祀之小者莫甚於羣小祀不別以服不降以等則尊卑不明隆殺不分而禮數乎悠矣大夫士則祭之至大者莫重乎助於公祭之有常者莫甚乎祭於己故大夫則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者亦周官六服同冕之意也蓋王則異其服而大夫士則異其冕弁而已周禮又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為極而士以爵弁為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雖然士弁而親迎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乎謂昏者己之事祭於家者亦己之事弁可用於昏則亦可用乎祭於己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禮者合二姓之好為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其盛服而用弁為士昏禮所謂主人爵弁者也至若祭於己則歲時所用於家為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為禮哉士可弁而祭於己則大夫亦可冕而祭於己矣雖然士之弁而親迎亦猶記所謂冕而親迎者也故哀公嘗疑其為已重而孔子辨之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於是乎在苟弁而祭於己則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祭於己則不可也。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少牢朝服而祭下大夫也特牲冠端玄而祭下士也王之上士三命服玄冕則弁而祭於己矣然則一命大夫不冕雖士三命有服冕者據大夫五士三鄭氏謂大夫爵弁自祭宗廟惟孤爾又謂諸侯自相朝聘皆皮弁服皆非是案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

覲宗遇會同于王相見亦如之蓋諸侯自獻以上相見皆用其至且有宜稱皮弁服不應執圭。　李氏曰大夫冕而祭于公謂天子之大夫也儀禮曰大夫朝服而祭謂諸侯之大夫也士弁而親迎則弁而祭於己可也詩曰角枕粲兮角枕天子之所服也有昏者枕可以同于王而士之冠可以同于大夫所以重昏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冕而祭於公（冕絺冕大夫助祭於公服之）弁而祭於己（弁爵弁祭於私家服之）士弁而祭於公（士助祭於公服弁）冠而祭於己（冠玄冠）士弁而親迎（親迎雖己事攝盛服混也非常也）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記者緣類欲許之然非禮也馬氏擬之）陳澔集說大夫冕而祭於公至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以弁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暫為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參也朱申句解大夫冕而祭於公（大夫助祭於公用冕）弁而祭於己（自祭於家用弁）士弁而祭於公（士助祭於君用弁）冠而祭於己（自祭於家用冠元比以冕重於弁弁重於冠也士弁而親迎親迎之禮為重故得用弁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以親迎亦己事故祭亦可用弁）彭氏纂圖註義大夫冕而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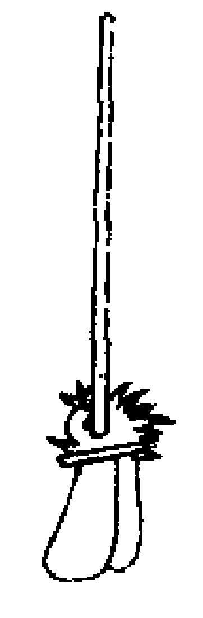
於公。至士亦而祭於己可也。此一節明大夫公私祭服。按孟子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諸侯之臣助祭亦有用冕者。當考。餘同衛湜集說。

暢臼以椈杵以梧（鄭玄注。所以擣鬯也。椈柏也。陸德明音義。擣丁老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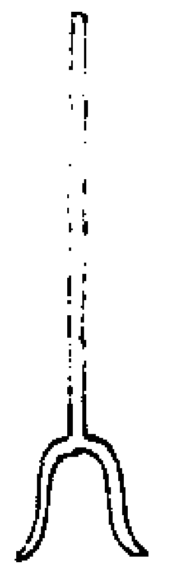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鄭玄注。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喪祭也。吉祭枇用棘。陸德明音義。枇音匕。本亦作朼。音同。長直亮反。下同。）**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鄭玄注。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陸德明音義。刊苦干反。柄兵命反。孔穎達疏。暢臼至與末。　正義曰。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各隨文解之。暢者。謂鬱鬯也。　曰以椈杵以梧者。謂擣鬯所用也。椈柏也。梧桐也。謂以柏為臼。以桐為杵。擣鬱鬯。用柏臼桐杵。為柏香桐絜白。於神為宜。　注椈柏也　正義曰。椈柏。爾雅釋木文。　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枇者。所以載牲體。從鑊以枇升入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　注此謂至用棘。　正義曰。知謂喪祭也者。以其用桑。故知喪祭也。云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云。枇用棘心是也。　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主人舉肉之時。則以畢助主人舉肉。用

桑者。亦喪祭故也。刊其柄與末。謂畢柄頭亦刊削之。畢既如此。枇亦當然。若吉時亦用棘。衛湜集說。暢臼以椈至刊其柄與末。　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饔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枇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枇匕。枇匕。小於疏匕。何則。斂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枇匕。然後注于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吹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匕。喪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貫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賓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枇以桑。枇。亦作朼。即匕也。自鼎載牲體升於俎者。用桑為之。吉祭枇用棘。詩。有捄棘匕。長三尺。或曰五尺。枇之度也。畢用桑長三尺。畢形亦如匕。枇畢同材。吉祭枇畢用棘可知。詩。有捄天畢。象畢星。刊其柄與末。刊。削也。此畢制與枇不同處。餘同前注。陳澔集說。暢臼以椈至刊其柄與末。柏香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明吉凶暢及枇畢之義。餘見前衛湜集說。

枇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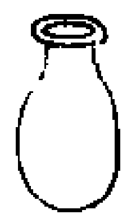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玄注。此謂襲尸之大帶。率繂也。繂之不加箴功。大）夫以上更飾以五采。士以朱綠。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陸德明音義。率帶。上音律。下音帶。本亦作帶。繂音律。箴之金反。孔穎達疏。率帶至二

采。　正義曰。此謂尸襲竟而著此帶也。率謂為帶之但攝帛邊而熨殺之。不加箴功。異於生也。以五采飾之。亦異於生也。大夫與諸侯同。而士二采。並異於生。而尊者可同也。然此士天子之士也。諸侯之士則緇帶。故士喪禮緇帶。　注此謂至於生。　正義曰。知襲尸之大帶者。以吉時大帶。唯有朱綠玄華。無五采。此上連枇畢用桑之下。則知此亦喪之大帶。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紋不可加帶。故知襲尸之大帶也。以其稱率與大帶同。故知是大帶也。云襲事成於帶。變之所以異於生者。鄭以襲衣與生同。唯帶與生異。凡襲事者。衣畢加帶乃成。故云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也。要義。襲事成於帶。變之異於生。見前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綠率之。即非襲尸無率也。據士練帶率下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編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布。此二采。天子（之士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鄭玄注。此）謂葬時藏物也。衡當為桁。所以庪甕甒之屬。聲之誤也。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內也。折承席也。陸德明音義。甕於貢反。盛醯醢之器。甒音武。是器。筲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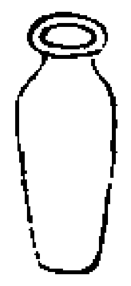
交反。竹器。衎依注作桁。户剛反。徐户庚反。庋也。見音間。廁之間。棺衣也。注同。間如字。注同。徐古莧反。一解云。鄭合見間二字。共爲覵字。音古辯反。折之設反。注同。形如牀無足也。庋九委反。又九偽反。徐居綺反。字亦作庋。同孔穎達疏。醴者至折入。　正義曰。此一經是送葬所藏之物。　醴者。稻醴也者。言此醴是稻米所爲。　甕者。盛醯醢。　甒者。盛醴酒。　筲者。盛黍稷。　衡者。以大木爲桁。置於地。所以庋舉於甕甒之屬。　實見間。　見謂棺外之飾。言實此甕甒筲等於見外椁内二者之間。故云實見間。　而后折入者。折謂椁上承席。實物椁内既畢。然後以此承席加於椁上。　注。此謂至席也。　正義曰。知葬時藏物也者。言此甕甒筲衡葬時所藏之物。皇氏云。甕甒筲明器也。故實此醴與醯醢之屬。云實見間藏於見外椁内也者。按既夕禮乃窆藏器於旁加見。注云。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内也。既夕禮又云藏苞筲於旁。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甕甒饌相次可知。知是藏於見外椁内者。則見内是用器役器。見外是明器也。此是士禮略。實明器耳。大夫以上則兼有人器明器也。人器實明器處。云折承席也者。按既夕禮注云。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是也。要義藏器於見外椁内而后折入。　器大夫以上兼有（見前注）。　衛湜集說。賈氏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加於柩。棺柩不復見。唯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爲見。　唐陸氏曰。見棺衣也。　山陰陸氏曰。以實見間非止此四物。以此四物訣之。衎讀如字。其衎之横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衎鄭改爲桁。户剛反。所以庋甕甒等。陸佃曰。衎如字。衎之横者。見飾棺之衣也。實見間者。實上物於見之外椁之内二者之間也。折形如牀無足。簀以木爲之。縮者三。横者五。實物椁内既畢。加此於壙上。以承抗席。故鄭訓折爲承席而后折入者。然後以折入於壙上。定事畢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醴者至而后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於見之外椁之内而后折入者。（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抗席圖見禮器。（餘同衛湜集說。）

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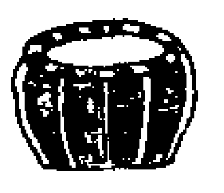
高一尺。口徑六寸五分。腹徑九寸五分。底徑六寸五分。受三斗。

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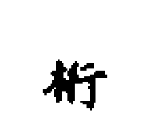


口徑一尺。脰高二寸。徑八寸。腹徑尺二寸。底徑六寸。受五斗。

筲



桁



重既虞而埋之

（鄭玄注。就所倚處埋之。陸德明音義。重。直龍反。埋。亡皆反。倚。於綺反。處。昌慮反。孔穎達疏。重既虞而埋之。）　正義曰。按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朝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之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要義埋重於祖廟門外之東。（見前注疏。）陳櫟詳解。重既虞而埋之。（既虞祭之後則埋之。鄭云就所倚處埋之。謂喪朝祖廟將出時重出自道左倚之。此之謂所倚處。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陳澔集說。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虞後埋重之法。　三禮圖。載士喪禮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刊。斲治之也。鑿之爲縣簪。檀弓曰。重。主道也。禮義云。始死作重。若吉祭木主之道也。言祭木主所以依神。在喪作重。亦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重起於殷代。以含飯餘粥以鬲盛之。名曰重。今之粮罌。即古重之遺象也。所以設重者。鬼神或依飯食。孝子冀親之精有所憑依也。（餘同前注疏。）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玄注。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爲尊卑。）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鄭玄注。嫌當事來者終不拜。故明之也。此既事皆拜。陸德明音義。辯。音遍。孔穎達疏。小斂至辯拜。）

正義曰。禮。凡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即堂下之位。悉徧拜。故云皆辯拜也。　注。嫌當至皆拜。　正義曰。嫌當三事。終竟不拜。故明事竟即拜也。云此既事皆拜者。皆拜。即此云辯拜。三事也。然若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爲大夫出也。故雜記下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是也。衛湜集說。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攢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賓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鄭氏曰。見

前注。孔子曰。見前疏。朱中句解凡婦人。婦人無爵。從其夫之爵位。以夫之爵位為尊卑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此一經明婦人從夫爵位之禮。小斂大斂啓皆辦拜。此一經言小斂大斂啓殯辦拜之禮。（餘同衛湜集說。）

朝夕哭不帷。鄭玄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肂。既出則施其屋。鬼神尚幽闇也。陸德明音義帷位悲反。下同。肂以二反。埋棺之坎。屋字林尸豰反。闇也。纂文云古闇字。玉篇鬼據公荅二反。皆云闇也。孔穎達疏朝夕哭不帷。正義曰。孝子心欲見殯。故當朝夕進入廟門內哭位之時。除去殯宮帷也。哭竟則帷之。注。既出則施其屋。正義曰。按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鄭云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屋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

無柩者不帷。鄭玄注。謂既葬也。柩已去。鬼神在室堂。無事焉。遂去帷。陸德明音義去起呂反。孔穎達疏無柩者不帷。正義曰。無柩謂葬後也。神主附廟還在室。則在堂無事。故不復用帷也。要義朝夕哭褰帷。既出則施其屋。（凡自注疏。）陳澔集說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乃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黃震日抄。重既虞主。從其夫之爵位。重者。初喪時所立之主。以既有柩又有主。故名重。既葬而虞祭立主矣。則埋之。小斂大斂至無柩者不帷。啓謂啓攢。辦拜謂徧拜以謝賓。彭氏纂圖註義朝夕至不帷。此一經言設帷之禮。（餘同前說。）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鄭玄注。主人拜踊於賓位。不敢迎君也。君即位車東。出待不必君留也。君反之使奠。孔穎達疏君若至后奠。正義曰。謂君來弔臣之葬。臣喪朝廟柩已下堂。載在柩車。而君弔之。故云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者。君既弔位於車東。故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者。門謂祖廟門也。右西邊也。若門外來則右在東。若門內出右在西。此據車出家故右在西。孝子拜君竟。從位立近門內西邊北面而哭踊。為禮也。出待者。孝子哭踊畢。而先出門待君者。君來則出門拜迎。君去則出門拜送也。今君入臨弔事竟便應去。不敢必君之久留。故孝子先出待君出。反而后奠者。反謂君來未去。使人命孝子反還喪所也。而后奠者。凡君來必設奠告柩知之也。或云此謂在廟載柩車時也。奠謂反設祖奠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臣既載柩車。君始弔之禮。（餘同前說。）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鄭玄注。繭衣裳者。若今大襺也。纊為繭。縕為袍。表之以稅衣。乃為一稱。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袡。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曾子譏襲婦服而已。玄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玄冕或為玄冠。或為玄端。陸德明音義繭古典反。稅他喚反。注同。纁許云反。袡字又作袇。而占反。裳下襈也。王肅云婦人蔽膝也。襺音繭。絖字又作纊。音曠。縕于粉反。袍薄勞反。稱尺證反。下放此。緣悅絹反。孔穎達疏子羔至婦服。正義曰。此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也。繭衣裳者。纊為繭。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也。與稅衣纁袡謂黑衣也。若玄端而連衣裳也。玄端多種。今衣裳連。是玄端。玄端玄裳也。纁袡為一者。纁絳也。袡裳下緣襈也。以絳為緣。故云稅衣纁袡也。繭衣既褻。故用稅衣表之。合為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也。素端一者。此第二稱也。以服既不褻。並無複別衣表之也。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賀瑒云。以素為衣裳也。皮弁一者。第三稱也。十五升白布為衣。積素為裳也。爵弁一者。第四稱也。玄衣纁裳也。玄冕一者。第五稱也。大夫之上服也。曾子曰。不襲婦服者。曾子非之。纁袡是婦人之服。而子羔襲用之。故曾子譏之。依禮不合襲婦人之服。注繭衣至襲之。正義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者。鄭恐經云皮弁爵弁。但云冠。不云服。恐襲其冠。不襲其服。故云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云曾子譏襲婦服而已者。鄭意以曾子但譏婦服而已。不譏其著玄冕之服。是子羔合著玄冕。子羔為大夫無文。故注云未聞子羔曷為襲之。要義禮以冠名服。曾子譏襲婦服。（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襲衣皆連衣裳。表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欲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歟。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為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為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衮衣。其玄端以下自為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褒衣。（鄭氏曰。見前注。唐陸氏曰。見前音義。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大夫死者襲衣稱數。按三禮圖注。褖衣當玄端處。生

（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曾子譏之者。非譏褖之譏。用纁袡褖衣纁袡。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常衣。故曾子譏襲婦服。餘同前疏。）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鄭玄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又如字。使。色吏反。復音伏。館本亦作觀。音同。）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鄭玄注。公君也。始死及小斂大斂而踊。君大夫士一也。則皆三踊矣。君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士二日而殯。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下同。孔穎達疏。公七至居間　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公諸侯去死日五日而殯。則合死日六日也。七踊者。始死一踊。明日襲之時又一踊。襲明日朝又明日小斂朝一踊。爲四也。其日晚小斂時又

一踊。是小斂日再踊。就於前三日爲五也。小斂明日朝又踊爲六也。至明日大斂之朝不踊。當大斂時乃踊。凡爲七踊也。　大夫五者。大夫三日殯合死日爲四。凡始死一。明日襲朝一。又明日小斂日再。小斂明日大斂。凡五也。　士三者。士二日殯。合死日數也。始死一。小斂朝不踊。至小斂時一。又明日大斂一。是凡三也。　婦人皆居間者。謂婦人與丈夫更踊也。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踊。踊畢賓乃踊。婦人居賓主之中間也。又云皆居間者。言皆於貴賤婦人悉居賓主間也。然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爲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要義初喪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爲之節。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公七踊至皆居間　山陰陸氏曰。公五日而殯。踊七日。大夫三日而殯。踊五日。其始死之日踊。既殯之後一日猶踊。若士三日而殯。踊三日。則其既殯之後一日不踊數三五七。然後有間。士三踊。婦人居間言皆。三無又間故也。然則婦人居間。若公七踊。其二日甲一踊。又二日乙一踊。又二日甲一踊。大夫放此。嚴陵方氏曰。爲貴者踊則多。爲賤者踊則少。此重輕之別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爲君使至皆居間。　記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

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爲三踊之限也。餘同前疏。黃裳日抄。爲君使至以下之家也。私館妨其私家故不復。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爲君使而死至大夫以下之家也。　此一經又明爲君使而死之復禮。　公館可復。私館不可復。以其非己所得專也。　公七踊至婦人皆居間。　此一經明諸侯至士初死在室殯踊節及明貴賤踊數也。餘同前疏。）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鄭玄注。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此帶亦以素爲之。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韍。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陸德明音義。卷音衮。重直龍反。又直用反。韍音弗。稱尺證反。孔穎達疏。公襲至於上。　正義曰。此一經明襲用衣稱卷冕之也。公襲以上服最在內者。公身貴。故以上服親身。欲尊顯加賜。故褒衣最外。而細服居中也。子羔賤。故卑服親身也。　玄端一者。賀云燕居之服。玄端朱裳也。　朝服一者。緇衣

素裳。公曰視朝之服也。　素積一者。皮弁之服。公視朔之服也。　纁裳一者。賀云冕服之裳也。亦可鷩毳任取中間一服也。　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此是始命之服。示之重本。故二通也。招魂君亦用爵弁服也。玄冕之下。又取一也。　褒衣一者。所加賜之衣。最上華君賜也。自卷衣至此合爵弁二通合九稱。朱綠帶者。諸侯襲尸除五采之大帶外。又別有此帶。以素爲之。而朱綠飾之。亦異於生時也。　申加大帶於上者。申。重也。謂已用此朱綠小帶結束之。今重加大帶於革帶之上者。象生時大帶也。用素爲之。士則二采。大夫諸侯皆五采飾之。故前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云此謂襲尸之大帶也。鄭既謂前爲襲尸之大帶。此重言加大帶。是用襲尸如一。故知前所言即此大帶也。　注朱綠至稱與。　正義曰。云朱綠帶者。襲衣之帶。飾之雜以朱綠。異於生也者。此帶既非革帶。又非大帶。衹是衣之小帶。衣之小帶用素。故云亦以素爲之。云申重也者。釋詁文。云重於革帶也者。謂於革帶之上。重加此大帶。知非對小朱綠帶爲重者。以朱綠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故知對革帶爲重者。云必言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者。解經文申加之字。既無革帶。又加大帶。云申者。何以革帶。必見革帶與大帶者。明雖有

要必備此二帶。云士襲三稱，以下者，鄭欲應明天子諸侯以下襲之數。士喪禮襲三稱，前文子羔襲五稱，此文公襲九稱，是尊卑襲數不同。唯天子諸侯無文，故約之云。諸侯士稱天子十二稱與。與者，疑辭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言公之襲如此，則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山陰陸氏曰：子羔言爾衣裳，公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相備也。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不襌，衣必有裳，謂之一稱。纁裳，先儒謂冕服之中鷩毳任取中間一服，非是。纁裳即冕服，不應其序在此。蓋纁裳亦爵弁也，故曰素積一，纁裳一，素積言皮弁，則纁裳言爵弁可知。然則公襲爵弁蓋三，即言爵弁三，嫌不備。又公言褻衣，而子羔不言者，有褻衣則襲，無則否。且於公言有褻衣，亦言之法。若子羔者，賜褻衣則其襲應云子羔之襲也。爾衣裳與玄冕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褻衣一。知然者，以公襲如此知之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褻衣，衣外尊顯之也。褻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天子以爲燕服，士以爲祭服，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朔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

見上章褻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采，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公襲用衣。（餘同前疏）**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鄭玄注：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爲散帶。陸德明音義：纏，直連反。孔穎達疏：小斂至一也。正義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注環絰至散帶。正義曰：知以一股所謂纏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也。又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經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絰，則其子弁絰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絰。衛湜集說長樂黃氏曰：叔孫武叔之母死，旣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爲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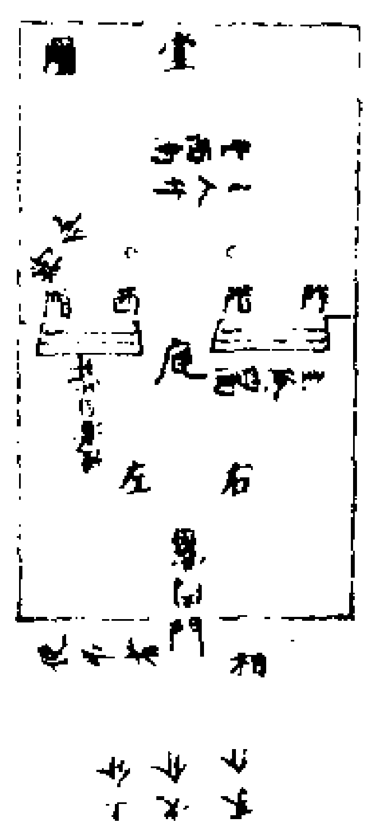
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絰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絰。又曰：鄭註環絰之末有散帶二字。旣爲尸主人絞帶餘下，孔疏亦云小斂于戶內，說主人袒髺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絰。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絰，而註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爲旣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足爲據也。嚴陵方氏曰：親始死，故未服，辨貴賤之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環絰一股而周環纏繞之，亦名纏絰。小斂，孝子旣去冠，不可無飾，故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環絰於首，爲無貴賤一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言大夫士小斂環絰之制。（餘同前疏）**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鄭玄注：喪大記曰：大夫之喪將大斂，旣鋪絞紟衾，君至，此君升乃鋪席，則君至爲之改始新之也。陸德明音義：鋪，普胡反，又音敷。紟，其鴆反。絞，戶交反。爲，于僞反。孔穎達疏：公視至乃斂。正義曰：公，君也。明君臨臣喪大斂禮也。公升商祝鋪席乃斂者，公升謂君來升堂時，商祝主斂事者也。此臣喪大斂，君來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將來，則主人徹去之。此君至升堂，而商祝更

鋪席待君至乃斂也。所以然者，重榮君來，爲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陳櫟詳解：公視大斂，（君視臣之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先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徹之，君升堂，商祝更鋪席，榮君來而新之，亦示若事由君也。商祝，主斂事者，前于喪禮見喪事之祝稱商祝。商，傷也，悲傷之義。解嘗謂習商殷之禮，然并合改前訓。）陳澔集說：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斂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爲斂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經明君來視大夫斂之禮。（餘同前疏）**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鄭玄注：言失之也。士喪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帛。陸德明音義：廣，古曠反。長，直亮反。幅，方服反。孔穎達疏：魯人至終幅。正義曰：記魯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槨中也。贈則用玄纁束帛三玄二纁，故旣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今魯人雖三玄二纁，而用廣尺，長終幅，不復丈八尺，則失禮也。要義：魯人贈幣失禮。（見前疏）陳澔集說：贈以物送別死者於槨中也。旣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爲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鄭玄注賓立門外不當門陸德明音義介音界後皆同）主孫西面（鄭玄注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鄭玄注受命受主人命以出也不言擯者喪無接賓也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下皆同）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鄭玄注稱其君名者君薨稱子某使人知適嗣也須矣不出迎也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鄭玄注子孫子也降反位者出反門外位無出字脫孔穎達疏弔者至反位　正義曰自此以下終）於篇末明諸侯相弔含贈賵之禮。今各隨文解之。從此至反位，明弔禮。弔者即位于門西者，謂主國大門之西。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者，以其凶事異於吉，故介在東南北面西上，以使在門西故也。相者受命者，相者相主人傳命者也。不稱擯而言相者，鄭云喪無接賓，故不言擯。此對則耳。若通而言之，吉事亦云相，故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又大宗伯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凶事亦稱擯，故喪大記云君弔擯者進。又士喪禮賓有襚擯者出請入告是也。出曰孤某須矣者，孤謂嗣子也。某爲嗣子之名，必稱嗣子名者，欲使使者知適嗣之名。故鄭引公羊傳云君薨稱子某。但公羊對擯之辭稱子某，此對賓之辭，故稱孤某。云須矣者，異於吉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西面者，謂從阼階升也。知者，以弔者升由西階故也。又下文孤降自阼階拜之，明升亦阼階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者，戒大夫士也，或平常無賓時也。子拜稽顙者，不云孤某而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殯之辭也。以下皆然。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也。衛湜集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嚴陵方氏曰，此皆諸侯相弔之禮也。淑，善也。如何不淑，言奉君之命弔君之喪，不敢不善其事也。須，待也。與寡君須矣同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賻。陳櫟詳解弔者即

位于門西東面。此下明諸侯相弔含襚賵賻臨之禮。弔者執賓位于國大門之西而面則向東。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賓之介立於賓之東南北面而以西爲上。以弔使在門西故也。西於門。不敢當門。又偏在西。主孫西向。主人孤子曰主孫。立阼階下而西面。擯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告賓曰孤某使某請問賓之行事。客曰寡君使某。某各已奉君之命。如何不淑。上姑述鄭注。然來于縣南軒文有云來我君人之不淑。不淑乃稽元者如何則辭須卜君何故而不善至此也。古人弔辭例如此。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須，待也。不出迎。異吉禮。餘同前賻。陳澔集說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孫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擯者受命，擯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與弔賓時耳。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朱申句解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即此也。門西東面，賓之位也。其介在其東南。介輔賓者也。立於賓之東南北面西上。以西爲上。西於門。不敢當門。主孫西面。主謂孤子爲主人者。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相者主人之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以出。曰相者言。孤某使某請事。孤某，稱主人名。使某，相者自名。請問賓之行事。客曰寡君使某。言奉君命而弔。相者入告。以賓語告主人。出曰。擯者復出命賓。弔者入。入行弔禮。主人升堂西面。升自阼階西面受弔。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與主人相向行弔禮。致命曰。致其國君之命。寡君聞君之喪。言聞君有喪事。子拜稽顙。子，主人也。稽顙，頭至地也。弔者降反位。弔畢，降階出反門外之位。彭氏纂圖註義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至弔者降反位。西於門。謂介位雖在賓東南，亦西於門。主孫西面立於阼階下。相者受命。相受主人命以出也。曰孤某使某請事。孤稱嗣子。上某嗣子之名。下某相者自稱。請事。請所爲來事。餘同前賻。

諸侯命使弔含賵贈圖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鄭玄注含玉爲璧制其分寸大小未聞陸德明音義含本又作唅說文作琀同胡闇反下同）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鄭玄注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陸德明音義襚音遂）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鄭玄注朝服告鄭國之禮也即就也以東藏於內也孔穎達疏含者至以東　正義曰此一經明含禮　執璧者含玉爲璧制鄭云分寸大小未聞含之所用已具檀弓疏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者謂含者坐委所含之璧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　注言降至殯宮　正義曰言降出反位則是介也者以此經直云降

出反位不知何人反位前文云弔者降反位則此謂含者降反位即弔者既爲上賓故下文云上客臨注云上客弔者既爲上客明含者是介也云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皆受之於殯宮者按左傳隱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歸惠公賵襚也公羊亦云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是左氏公羊皆譏其緩云無譏者取穀梁之義故文五年穀梁云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明宰咺言來得周事也是宰咺歸賵穀梁不譏是既葬歸含且賵無譏也穀梁所以不譏宰咺者鄭釋廢疾云平王新有幽王之亂遷于成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去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最晚不譏者鄭釋廢疾云以其殺敗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　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鄭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仍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者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聘禮又云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注朝服告鄭國之禮　正義曰鄭國來弔不敢純凶待之而著服是以

吉待鄭國之禮所以必用吉服以待鄭國者以己國遭喪他國是吉不可以喪禮待於他國故以吉禮待之此弔者既爲上客又賵者是上介則此含者襚者當是副介末介但含襚於死者爲切故在先陳之要義春秋有歸含賵襚而無譏者　居喪以吉服接鄭國（互見前條）陳櫟詳解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此言含禮具玉曰含相者入告至有葦席既置所含錯于殯之東南席上未葬有葦席既葬蒲席既葬則有蒲席承璧隣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凡含皆受之於殯宮降出反位亦反門外之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執玉不麻故服朝服告鄭國之禮不純凶也純喪屨又不純吉也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就取所委璧降自西階以東以東藏於內弔者既是上客含者當是副介陳澔集說含者執璧至降自西階以）東。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鄰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大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餘同前疏）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鄭玄注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順其上下陸德明音義委一邊反）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鄭玄注授襚者以服者賈人陸德明音義霤力救反賈音嫁）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鄭玄注亦西面者亦襚者委衣時孔穎達疏襚者至西面　正義曰

此一節明襚禮 按上文含者稱執璧 下文賵者稱執圭 則此襚者當稱執衣 不云者文不備也 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 故於此略之 注亦於至上下 正義曰 以璧委於席上 今衣而委於璧北 故云亦於席上 所委璧之北 以經文先含而後襚 則含重而襚輕 所委殯東西面南頭爲上 故云順其上下 謂上者在前 下者在後 注授襚者以服者賈人 正義曰 按聘禮有賈人 故知授襚者之服是賈人也 注亦西至衣時 正義曰 上云委衣于殯東 又云受爵弁受皮弁玄端 皆云如初 是皆在殯東西面而襚殯 今云舉者亦西面 是亦如襚者西面也 其服重者使執而入 爵弁受於內霤 皮弁受於中庭 朝服受於西階 玄端受於堂 既受處不同 則陳於璧北亦重者在南 凡諸侯相襚衣數無文 據此其服有五 又先路襲衣不以襚 以外無文 衛湜集說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 至其舉亦西面 嚴陵方氏曰 即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 山陰陸氏曰 所受服轉卑 故其所授轉高也 爵弁皮弁不言委 朝服玄端不言委 受可言也 委不可言也 凡玄端不言服 愧於言服 據爵弁服纁裳 皮弁服素積 玄端玄裳 爵弁服尊矣 受於門內霤 皮弁次之 受於中庭 朝服又次之 自西階受 朝服玄端卑矣 自堂上受 玄端不言受朝服 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鄭氏曰 具前注 孔氏曰 見前 陳櫟詳解 襚者曰 以衣贈死者曰襚 此言襚禮 寡君使某襚 至襚者執冕服 冕服重故先之 左執領 領尊執以左手 右執要 腰卑執以右手 入升堂致命 至委衣于殯東 亦於席上所委璧之北 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 降階出取爵弁服 從者於門內霤授之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 受皮弁服於中庭 從者入 降出取皮弁服入 自西階受朝服 又取朝服 自堂受玄端 又取玄端服 服漸輕 受漸近 將命 皆如致冕服禮 子拜稽顙皆如初 襚者降出反位 皆同前襚者 亦必副介 餘同前注疏 陳澔集說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 至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襚之禮 衣服曰襚 委于殯東 即委璧之席上也 左執領 則領向南 此襚者既致冕服訖 復降而出 取爵弁服以進 至門之內霤而將命 子拜如初者 如受冕服之禮也 受訖 襚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 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 但受之之所不同耳 致五服皆畢 襚者乃降出反位 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 而其舉之也 亦如襚者之西面焉 黃震日抄 此記相襚之禮 彭氏纂圖註義 按上文含者稱執璧 下者賵者稱執圭 則此襚者當稱執衣 不云者文不備也 以下文云襚者執冕服 故以此略之 冕服爲重 故襚者先執冕服 左執領 右執要 升堂將命 曰寡君使某祛 子拜稽顙 襚者遂委冕服於殯之東 襚者乃降而出 受爵弁服於門內霤 將命子拜稽顙如初者 襚者降而出 至門內霤 受爵弁服 升堂將命 子拜稽顙 襚者又委衣于冕服之北 降而出 如初禮也 餘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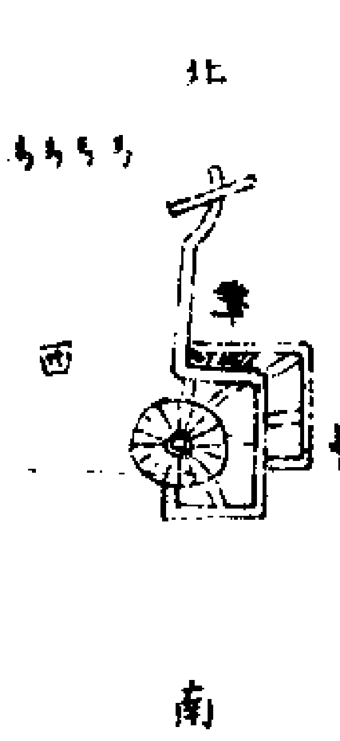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 相者入告 反命曰孤某須矣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北輈 執圭將命 客使自下由路西 子拜稽顙 坐委于殯東南隅 宰舉以東

（鄭玄注 輈轅也 自率也 下謂馬也 馬在路之下 覲禮曰 路下四亞之 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 客入則致命矣 使或爲史 陸德明音義 賵芳鳳反 孤須矣 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 有者非 乘繩證反 注同 輈竹由反 車轅也 孔穎達疏 上介至以東 正義曰 此一節明賵禮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者 乘黃謂馬也 大路謂車也 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 於殯宮中庭 北輈者 謂大路輈轅北嚮也 客使自下由路西者 客使謂使客之從者也 爲客所使 故曰客使也 自率也

下猶馬也 由在也 路即大路也 陳路北轅既竟 賵客執圭升堂致命 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 馬云客使設之 則大路亦使設之也 注輈轅至命矣 正義曰 自率也者 按爾雅釋詁文 率自也 展轉相訓 是自得爲率 云下謂馬也者 凡陳車馬 馬在車下 故云下謂馬也 引覲禮曰路下四亞之者 證馬爲下也 四亞之 謂馬四疋亞次路車也 云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者 解經中客使自下由路西也 但喪禮車馬以當主人 故路在東 統於主人也 若尋常吉禮 車馬爲賓而設 則路在馬西 故覲禮路下四亞之 注云亞之次車而東 是車在西 統於賓也 按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 彼謂死人而設 於鬼神之位 凡賵 隱元年公羊傳云 賵者蓋以馬 以乘馬束帛 車馬曰賵 貨財曰賻 衣被曰襚 穀梁云 乘馬曰賵 衣衾曰襚 貝玉曰含 錢財曰賻 按既夕禮云 賵馬兩 無車者 士卑不合有車 何休云 周制謂士無車 非也 此禮記陳乘黃大路 則周制有車 穀梁直云乘馬曰賵 無車者 文不備也 散而言之 車馬亦曰襚 故前文云諸侯相襚以後路是也 此無賻 賻是加厚非常故也 故宰夫注云 其間加恩厚則有賻焉 雖有貨亦有馬 故少儀云 賻馬不入廟門是也 既夕有贈者 贈施於死 必及葬節 此未必一當葬時賵 既夕有奠 此無奠者 以奠主於親者 故既夕

禮云凡弟賵貞所知則賵而不奠此諸侯相於既殯故無奠按釋廢疾云天子於諸侯含之賵之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天子於二王之後含爲先襚則次之賵爲後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鄭知天子於二王後含襚賵者爲約此雜記兩諸侯相敬明天子於二王後亦相敬也知諸侯亦然者約雜記云鄭知天子於諸侯含賵者約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三傳但譏兼禮不譏其數是也鄭知天子於諸侯臣襚之賵之者約士喪禮諸侯於士有襚有賵明天子於諸侯臣亦然鄭知諸侯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者更無所尊明尊此卿大夫含之賵之也凡此於其妻亦如其夫知者約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又約魯夫人成風之喪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以外推此可知要義襚賵賻奠散文亦通見前賻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山陰陸氏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圭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詳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數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下西之前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首至地而遲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吉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爲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褻矣褻讀如字言坐委于殯東不言圭尊圭也下放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拜解上介賵此言賵禮上介介之尊者執圭將命上介故執圭異於含襚副介餘同前注陳澔集說）上介賵執圭至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客使上介所從使之人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乘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從此者設之手拜之後賵客即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又按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陸氏曰孫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稱某字有者非（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將命既訖子拜稽顙 客遂坐委圭于殯東南隅 宰舉以東舉圭藏之（餘同前疏）

陳乘黃大路北輈圖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鄭玄注凡者說不見者也鄉殯將命則將命時立於殯之西南宰夫宰之佐也此言宰舉璧與圭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注同見賢遍反孔穎達疏凡將至西階 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從上以來弔含襚及賵文不見者於此總明之 凡將命鄉殯者在殯之西南東北面鄉殯 西面而坐委之者謂將命既畢子拜稽顙之後將命者來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 宰舉璧與圭者主人上卿坐舉含者之璧與賵者之圭 宰夫舉襚者謂宰之屬官舉此襚者之衣 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者謂宰與宰夫欲舉時升自西階不敢當主孫之位來鄉殯東席之東西鄉坐取之降自西階也 注凡者至夫字 正義曰此一經將命言凡是總說上文前文所不見者則上宰夫朝服衍夫字者以此經既云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授上宰夫朝服取璧既云取璧明是宰也非宰夫故知夫爲衍字陳櫟拜解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將命既畢來就殯東西面而跪委之總言含襚等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又以委者西面故取亦西面亦不與客抗禮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凡將命鄉殯將命圭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黃震日抄凡將命至反位于門外 此總記將命授受之禮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鄭玄注乃者言門外明禮畢將更有事）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

其相執紼（鄭玄注上客弔者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辭也其客爲哭耳陸德明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注及下同介音界舊古賀反相息亮反紼音弗爲于僞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鄭玄注入門右不自同於賓客）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

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鄭玄注賓三辭而稱使臣爲恭也爲恭者將從其命陸德明音義寡君命絕句下放此毋音無下同使色吏反注同爲如字舊于僞反下同）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鄭玄注拜謝其辱意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鄭玄注不迎而送喪無接賓之禮孔穎達疏上客至稽顙　正義曰此一節明弔含襚賵既畢上客行臨哭之禮使一介者某相執紼者某者上客名也相助也謙言使一介老臣某助主人執其葬紼其實爲哭而來謙言助執紼耳一介者言己使來唯有一人爲介謙辭耳其實介數各下其君二等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者不敢自同賓故入門右從臣位　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者謂主國宗人掌禮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　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者此宗人受嗣君之命後下階請客之辭也復位者欲令在門西客位也　宗人反命者謂反此客之辭命於嗣君　曰孤敢固辭者是宗人受嗣君之命以告客云孤敢固辭前文云孤某須矣此直云孤不云某者以親對客辭答是使臣故不復稱名也按左傳昭三十年云君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喪大夫弔卿會葬此上客者若於古禮士也若於文襄則大夫也云一介老某者則若曲禮云七十使於四方稱老夫之類前四禮客皆在門西此臨在門東者前者四禮皆是奉君命而行如聘禮聘之與享也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故在門東注不迎至之禮　正義曰上云孤某須矣是不出迎所以不迎者以主人在喪身既悲感無暇接賓之禮主拜送者謝其勞辱來也要義止客臨辭凡前注衛湜集說凡將命至反位于門外　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已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使某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弔臨含襚賵皆相將贈賻亦應爾而今不錄不與錄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上客臨至拜稽顙　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詞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其遣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亞於此歟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紼容外客

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變子稱君客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于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賵者出反位于門外（賵最在後賵者出則含襚皆畢矣）上客臨（上客弔者也將入臨喪而容）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言君有宗廟重事不及親來弔）使一介老某相執紼（一介老某弔者自稱不敢以上客自居本葬相主人執葬紼）相者反命（入告後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前四禮客皆在門西以奉君命而行故居賓位也今此臨自門東者以將君命既畢乃行私禮不敢自同於賓從臣位也介客降等就主人階之義介者致含襚賵者皆隨上客復立于上客之左以東爲上）宗人納賓（宗人掌禮官納受也）升受命於君（升階請君命）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臨者自庭臣禮禮重故辭其辱）請吾子之復位（請臨者復賓之西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即左氏并汝毋敢爲賓也）敢辭（初辭曰禮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再辭曰固辭）客對曰至敢固辭（亦再

辭宗人反命至吾子之復位（三辭終辭也）客對曰至敢不敬從（主人三辭
賓始從之辭使臣將從其命為恭也）客立于門西（方反立于賓位）介立
于其左至拜之（謝其辱）升哭（升堂而哭）與客拾踊三（與客更迭而踊以三
為節）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孤親送拜謝之不遑而必送者長無接賓之
禮也）陳澔集說賵者出反于門外。　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
以東之下。　上客臨至拜稽顙。　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
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賓主
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
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
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
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
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
也。來申句解使一介老某相執綍（一介老某臨者自稱此非葬時而曰執
綍者謙如之給役不其然也）相者反命（入告而反命）曰孤某須矣（須待也）
臨者入門右（入門右者不自同於賓客）介者皆從之（介者謂致含襚賵者）
立于其左東上（立于臨者之左以東為上）宗人納賓（宗人掌擯者納猶受

也）升受命於君（升階而請命於君）降曰（降階而致命於賓）孤敢辭吾子之
辱（臨者禮讓辭其辱）請吾子之復位（請臨者反客位）客對曰（臨者答）寡
君命（言奉其君之命來弔）某毋敢視賓客（毋敢視賓客之禮故不敢居賓
客之位）敢辭（辭不復位）拜稽顙（謝客之辱）黃震日抄上客臨至拜稽顙。
此記臨哭相辭讓之禮。臨喪而哭故謂之臨。弔含襚賵禮畢故上客行臨
之禮。拾踊者賓與主更踊。彭氏纂圖註義賵者出反位于門外至拜稽顙。
相者亦反命曰孤某須矣。　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者不
敢當為賓禮。寡君命絕句以下放此。　再辭曰固客亦固辭。　宗人又如
前反命客又辭賓三辭而稱使臣某蓋為恭也。為恭者將從其命。　客立于
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者客既辭不獲命乃立于門之西邊又立于客之
左以東為上。　孤降自阼階拜之拜客謝其辱意升哭與客拾踊三者主
人與客升堂而哭主人先踊客更踊一節三踊三節九踊（餘同前衛湜集說）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鄭玄注辟其痛傷己之親如君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下辟之同孔穎達疏其國）

至受弔。　正義曰此謂國有君喪而臣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來弔
也。以義斷恩表痛主於君不私於親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

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
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應辭。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
前疏。來申句解其國有君喪（謂國君喪）不敢
受弔（表痛主於君故其臣不敢私於親也）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鄭玄注此喪大記脫字重著於是陸德明音義盥音管斂力驗反下同馮皮冰反本或作憑下同脫音奪重直用反）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鄭玄注乘人謂使人）

執引也。專道人辟之。陸德明音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乘繩證反注同引
以刃反一音餘刃反。孔穎達疏外宗至興踊。　正義曰此一經是喪大記
君喪之節於此重記之。但大記云夫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夫人東面坐馮
興踊惟此四字別義皆同也。　士喪至而行。　正義曰言士喪與天子三

事同也。其終夜燎一也。及乘人二也。專道而行三也。終夜燎謂柩遷之夜
須光明故竟夜燎也。乘人謂人引車不用馬也。既夕禮云屬引鄭引古者
人引柩。專道行謂喪在路不辟人也。三事為重故云與天子同也。要義士
喪與天子同者三。（見前疏）衛湜集說外宗房中南面至馮之興踊。　嚴陵
方氏曰此一節宜承公襲中加大帶於上之下脫亂在是。按喪大記曰夫
人東面亦如之。此云坐馮之興踊蓋非脫字重著。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
疏）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繼裳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蒲嘉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六　十八陽

喪（雜記篇四）

雜記下第二十一（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為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變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則不一而雜謂之雜焉又在乎此故上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為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為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鄭玄注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鄭玄注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乃為同期音基長丁丈反下長子同）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同（鄭玄注言今之喪既服顈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顈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顈陸德明音義顈口迥反徐孔穎反沈苦頂反草也注同又喪如字又息浪反下又喪同若起呂反）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鄭玄注未練祥嫌未祔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祔焉猶當為由由用也附皆當作祔陸德明音義附義作祔出注祔音附孔穎達疏有父至父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前後兩服之中有變除喪之節今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變除之節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　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者謂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

除服也。卒事反喪服者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也。雖諸至喪服此一經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故云如當也。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亦爲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爲父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在前文云言母喪得爲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注雖有至乃除　正義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者鄭釋所以輕服在大喪之中得爲輕服除者乃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若君之大喪不得自除私服故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以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按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尊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也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顈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爲葛無葛之鄉則用顈也後喪既顈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注言今至用顈　正義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以前文皆據先有父喪後有母喪此又先有父母之喪後有諸父昆弟死者皆以重喪在前輕喪在後此亦類上文故云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云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顈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顈也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顈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錄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顈不云未沒喪則知既顈與未沒喪者別也既顈是既虞受服之時明未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似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

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顈母之練祥亦皆行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猶爲由由用也禮孫死祔祖今此明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祔禮祔於祖也。注未練至祔焉　正義曰禮祔在練前若祔後未練之前則得祔直云未練足矣兼言祥者按文二年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曰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云親故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以此言之則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其以先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入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是祥後祫也故云未練祥嫌未洽祭序於昭穆爾兼言祥者恐未洽故也故練祥兼言但祖祔祭之後即得祔新死之孫故云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然王父雖祔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之中而祔祭王父焉要義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王父未練無廟孫得祔於祖（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　橫渠張氏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　庾氏曰鄭註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依禮父在子爲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　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顈顈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顈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顈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顈在禫之後明矣。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嚴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祔也未練祥嫌未卒哭據剛卒哭而祔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曰未祥則亦嫌未祥可以祔也春秋傳曰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未可以吉也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至卒事反喪服（此與前一段必皆葬後方可除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可凶時行吉禮欲除俟葬後可）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孫死當祔祭於王父廟然王父未練祥則王父自未遷廟未洽祭無王父廟可祔其孫就王父所祔祖廟而祔祭王父故曰猶是祔於王父也練時遷廟大祥後祫於太祖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黃震日抄有父之喪至卒事反喪服（服前喪

之除服。而反後喪之喪服不特於父母之重喪。雖當父母喪。而遭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示於前喪有終。後喪亦不為前喪之除而奪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顯其練祥皆行 三年之喪既虞卒哭。而變麻以顯矣。則前喪之練祭乃得行。蓋後喪未卒哭以前。不可行前喪之練祭。以麻經純凶。而練祭從吉也。（餘同前注疏。）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鄭玄注明所哭者異也。哭之為位。）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鄭玄注謂後日之哭。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孔穎達疏有殯至之禮。 正義曰。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喪柩在殯宮者也。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他室。別室也。若聞外喪猶哭於殯宮。然則嫌是哭殯。則於別室哭之。明所哭者為新喪也。 入奠者。謂明日之朝。著已重喪之服。入奠殯宮及下室。 卒奠出者。謂卒終已奠而出。 改服即位者。謂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即位。謂即昨日他室之位。 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即哭位之時。如昨日始聞喪即位之時。）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

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鄭玄注猶亦當為由。次於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使者反而后哭。不敢專已於君命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下同。濯大角反。它音他。處昌慮反。下之處同。使色吏反。）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鄭玄注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陸德明音義差初賣反。又初佳反。孔穎達疏大夫士至異宮。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與祭於公。而有私喪之禮。則猶是與祭也者。既與祭於公。祭日前既視濯之後。而遭父母之喪。則猶是吉禮而與於祭也。 次於異宮者。其時止次異宮。不可以吉與凶同處也。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者。謂未視濯之前。遭父母之喪。則使人告 君。告者反而后哭者。必待告君者反而後哭父母也。 既宿則與祭者。宿謂祭前三日將致齊之時。既受宿戒。雖有期喪。則與公家之祭。 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若諸父昆弟姑姊妹等。先是同宮而死。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不可以吉凶雜處故也。 注宿則至緩也。 正義曰。按前遭父母之喪。既視濯而與祭此遭期喪。宿則與祭。又前遭父母之喪。既祭釋祭服乃出公門。此者期喪出門乃解祭服。以其期喪差緩於父母。故云皆為差緩。要義與祭視濯而父母死。（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大夫士至。則次于異宮。 廬陵胡氏曰。猶是言自若也。 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鄭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視濯。監視器用滌濯也。）則猶是與祭也。（猶是。言自若也。）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如助祭於公。而遭此等喪。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大夫士至反而后哭。 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大夫士將與祭於公。至則次於異宮

將與祭聞父母喪。猶卒祭。謂君命嚴而祭事重也。然人子之情當何如。雖堅忍其痛而不哭。果能一其將事之誠否耶。漢儒傳聞古說。章於今無用。缺疑可也。（餘同前注疏。）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鄭玄注尸重。受宿則不得哭。內喪同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鄭玄注弁冕。兼言弁者。君之尸或服士大夫之服也。諸臣見尸而下車。敬也。尸式以禮。孔穎達疏注內喪同宮。 正義曰。據上文不為尸之時。未視濯之前。受宿之後。父母喪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今此齊衰內喪。亦謂諸父昆弟姑姊妹也。與前與後祭同。但尸尊。故出舍公之宮館以待君之祭事。不在己之異宮耳。 衛湜集說孔子曰至必有前驅。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已見曾子問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既敬尸。而）

下車。尸必爲之式。尸之出。必有爲尸前驅者。餘已見曾子問。（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曾子問曰至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玄注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栗階。爲新喪略威儀。孔穎達疏父母至亦然。　正義曰。將祭。謂將行大小祥祭也。　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者。若將祭而有兄弟死。則待殯後乃祭也。今不待葬後者。兄弟輕。故始殯後。便可行吉事也。　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者。兄弟既殯後而行父母之祭。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所以爾者。吉凶不相干。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庾氏云。小祥之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其虞祔則得爲之矣。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於三月可知矣。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者。祭猶謂二祥祭。散乘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故云散等也。知此祥祭宜涉級。於時爲有兄弟喪。故少威儀。作散等也。執事者亦散等者。助執祭者亦栗階也。　雖虞附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祭。而執事者亦散等。注將祭至威儀　正義曰。知將祭謂練祥也者。以經云昆弟死既殯而祭。故知非吉祭也。前經云三年之喪既穎其練祥皆行。故知此祭謂練祥也。但前文主論變除。故委曲言練祥。以前文既具。故此經略言祭也。云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者。以經云如同宮則葬而后祭。明上昆弟既殯而祭者。是異宮也。云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者。既遭父母之喪。兄弟悉應同在殯宮。不得有在異宮而死之。所以在異宮死者。以其疾病或有歸者。故得異宮而死。云散等栗階者。謂升一等而後散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栗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此知散等栗階是一也。要義居父母喪而昆弟亦有異宮者。（見前注疏。）劉敞七經小傳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　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爲兄弟。衛湜集說父母之喪至虞附亦然。　山陰陸氏曰。散等謂不拾級聚足。鄭氏謂散等栗階。誤矣。栗階

躐等。有栗之道。故曰栗階。（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清江劉氏見前小傳。）陳櫟詳解祭主人至亦散等（吉祭當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栗階謂之散等。左足升一等。右足升第二等。不聚足而後升。二祥祭如此。爲有兄弟喪畧威儀也。主人既畧。與祭者皆畧。）雖虞附亦然（虞祔同二祥。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餘同前注疏。）黄震日抄父母之喪至雖虞附亦然。　父母之喪將祭。謂練祥也。散等。謂不涉級聚足。新喪略威儀也。　兄弟死。必殯而後方行父母練祥祭。若同宮。雖臣妾死。亦葬後方行父母練祭。以練祭從吉。不可以凶事雜之也。喪祭散等。蓋不暇爲威儀。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居父母喪將祭。而昆弟臣妾死。不可遽祭。（餘同前注疏。）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鄭玄注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陸德明音義酢音昨。嚌才細反。啐七內反。徐蒼快反。孔穎達疏自諸至可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喪祭飲酒之儀。　主人之酢也嚌之者。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賓長酢。則嚌之也。　衆賓兄弟則皆啐之者。亦謂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也。以其差輕故也。　大祥主人啐之者。謂主人受賓酢之時。主人啐之。　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者。必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爲重。尚卒爵。今大祥祭主人受尸之酢。何得唯嚌之而已。故知受賓酢也。受尸酢。神惠爲重。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爲輕。受賓之酢。但嚌之。知喪祭有受賓酢者。鄭注曾子問云。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筭爵。故知小祥之祭祥酬之前皆爲之也。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尸之酢。與士虞禮文違。其義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蓋飲酒之禮。以少爲敬。啐爲少於飲。嚌爲少於啐。下言衆賓。則知主人之酢。爲受長賓矣。於長賓嚌之。則於衆賓啐之。於長賓啐之。則於衆賓嚌之。此重輕之別也。而大祥又殺於小祥者。以哀少忘而敬少略故也。　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此蓋蒙上言練祥虞祔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皆違亦可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自諸侯

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嚌嘗酒至齒也）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啐酒至口也。嘗衆賓兄弟之酢則啐之。啐多於嚌少於飲。　餘同前疏）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鄭玄注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穎達疏（凡祭至不食）正義曰。侍祭喪謂相於喪祭禮者。薦謂脯醢也。吉時祭相者則告賓祭薦。賓祭竟而食之。喪禮既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已。遂不食之也。此亦謂喪之正祭之後。主人獻賓之時。賓受獻。主人設薦。賓祭而不食。謂練祥祭也。其虞祔不獻賓也。要義吉祭賓食。喪祭賓不食。（見前注。）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黃震日抄侍祭喪謂相禮者。薦謂脯醢。祭薦謂祭以脯醢也。凡吉祭則告賓祭薦。既祭而食之。喪祭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而不食。此天台賈蒙集古說也。然恐薦非指脯醢之物。謂薦用脯醢則可。謂薦爲脯醢則不可。蓋此章合以告賓祭爲句。薦而不食爲句。薦於神人而已不食之也。與上文嚌之啐之意相續。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鄭玄注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爲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戚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陸德明音義瘠徐在益反。稱尺證反。下同。）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鄭玄注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卷）君子不奪人之喪。（鄭玄注重喪禮也。）亦不可奪喪也。（鄭玄注不可以輕之）於己也。孔穎達疏（子貢至喪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居父母兄弟喪禮。君子不奪人之喪者。謂不奪他人居喪之禮。謂他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亦不可奪喪也者。不可自奪己喪。謂己之居喪。當須依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注言疏至載矣。正義曰。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者。以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其書策。其齊斬之喪。謂父母喪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不可名言。故經不能載。上文云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衛湜集說子貢問喪至亦不可奪喪也。橫渠張氏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恐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爲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爲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隆殺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爲僞矣。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爲野矣。奪喪見曾子問解。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畫。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表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請問兄弟之喪。（居兄弟喪之道。）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居兄弟喪古禮制已定。存乎書策所載。但遵而行之足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此二句人見服問篇。又曾子問云。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子貢問喪至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故曰敬爲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可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爲下也。齊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於禮矣。請問兄弟至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君子不奪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爲他事所奪廢。要使各得盡其禮耳。（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子貢問喪至亦不可奪喪也。喪尚哀。至祭則尚敬耳。此章疑有爲之言。又親喪亦未嘗不存於書策。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鄭玄注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陸德明音義少詩召反。解佳買反。注同。期音基。惰徒卧反。倦其眷反。孔穎達疏（孔子至子也。）正義曰。此明居喪得禮之事。三日不怠者。親之初喪三日之內。禮不怠。謂水漿不入口之屬。三月不解者。以其未葬之前。朝奠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者。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哭夕

哭之屬。　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憂戚。衛湜集說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尊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至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美其能行是禮，又美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為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少連見論語，二人意兄弟。）東夷之子也（美其居喪能行禮如此。本）東方夷之子也（美其生長夷地而知禮且能變其俗而不變於其俗也。東夷之子如舜東夷之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孔子曰至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餘同前注。）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鄭玄注言，言己事也。為人說為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後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陸德明音義堊，烏各反，字亦作惡，同。見，賢遍反，注同。**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鄭玄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孔穎達疏三年至入門。　正義曰：皇氏云：上云少連大連及此經三年之喪，并下疏衰之等，皆是總結上文敬為上，哀次之，及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今按別稱孔子，是時之語不連子貢之問。此三年之喪以下，自是記者之言，非孔子之語。前文顏色稱其情，謂據父母之喪；此下文疏衰，謂期親以下，何得將此結上顏色稱其情？皇說非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者，謂大夫士言而後事行者，故得言己事，不得為人語說也。　對而不問者，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者行事之時，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間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　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者，按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與此同。要義喪不語不問不入門（見前注。）衛湜集說三年之喪至廬嚴者也。　嚴陵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

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示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矣。間傳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也。以廬為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凡此以心一於憂思，不暇語問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堊室東壁為之，不塗墍，為廬於其中，以草蓋之。廬堊室中，不與他人同坐，示憂獨專在於己也。）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居堊室時惟以時事見母，乃入中門，自非見母，不得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齊衰之服皆居堊室，不為倚廬。）廬嚴者也（廬之所嚴敬者也，以居重喪，人不可犯，故云嚴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不入門。　言，自言己事也。語，為人論說也。倚廬及堊室，說見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不入中門。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末中句解三年之喪（謂斬衰齊衰三年之服。）言而不語（以言略而語詳故也。）對而不問（以對從而問先故也。）黃裳日抄三年之喪至廬嚴者也。　言，自言己事。語，為人說也。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居有所不暇也。廬謂倚木居於室外之西北角。堊室，於室中塗之使白也。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無為皆不入門也。以廬為嚴者，以父母喪乃居之，非輕易之地比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居父喪之禮。　禮，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塗廬，既練居堊室，既祥黝堊。是喪大記、間傳所言齊衰之喪居堊室，或指齊衰而期者也。（餘同前衛湜集說。）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鄭玄注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孔穎達疏妻視至成人。　正義曰：此一經明此等之親服雖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猶異，而哀戚略同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妻視叔父母（妻雖情易親比，抑之視叔父母。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妻視叔父母至視成人。　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殤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以本親重故也。末中句解妻視叔父母（謂哀戚比類同也。妻之喪比於叔

（父母）姑姊妹視兄弟（姑姊妹之喪比於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長中下殤見前注。其喪比於成人）

親喪外除。鄭玄注日月已竟而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鄭玄注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陸德明音義已殺（已或作以）殺色界反徐所例反孔穎達疏親喪至內除 正義曰親喪外除者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猶外隨日月漸除而深心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者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要義外除內除（見前注）衛湜集說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長樂黃氏曰。註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註說失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親喪外除（言服已除而哀未忘）兄弟之喪內除（言服未除而哀亦殺）黃震日抄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外除者服已除而內之哀未忘內除者服未除而內之哀已殺然愚按服之隆殺已各稱其情於服之殺者亦非情不至而始外爲之服也合詳之。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及下明喪有重輕其除之也亦有外內之異。（餘同前注疏）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鄭玄注言小君服輕亦內除也。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人醉飽陸德明音義醲女龍反孔穎達疏視君至食也。 正義曰視君之母與妻者視比也。謂比視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己之兄弟。 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者。若其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若發見於顏色者亦不得飲食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服君之母妻比己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己之親可知此亦所以明外除內除之異也發諸顏色若酒醴之類。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服君之母與君之妻其哀情比之服己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其於醲酒美食可以使人醉飽而發見於顏色者亦不飲食之可也。心不發於顏色者則飲食之）陳澔集說視君之母至亦不飲食也。 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於酒殺之亦醉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朱申句解視君之母與妻（且爲君之母與妻服比之兄弟言亦內除也）發諸顏色者（謂酒醴之類）亦不飲食也。（不使至醉飽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鄭玄注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陸德明音義瞿九遇反下同孔穎達疏免喪至是也 正義曰。見似目瞿者謂既除喪之後若見他人形狀似於其親則目瞿然 聞名心瞿者聞他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而云心瞿者但耳狀難明因心至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 必有以異於人也者謂免喪之後弔死問疾其顏色戚容必有殊異於無喪人餘行皆應如此獨聞弔死問疾者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 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者其餘謂期親以下也。則宜依喪之道理而行之於義是也父在爲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餘則直道而行之言所謂百行推此而直前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

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瞿驚動貌。見道路中有容貌似其親者則爲之目動。）聞名心瞿（聞名與親同者則爲之心動。）弔死而問疾（雖弔人之喪。問人之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必異於無喪之人。皆是餘哀未忘惻怛之心所形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其於三年之喪服之有忠孝拳拳之餘意。如此則其餘齊衰以下之服直道而行。必皆得其宜矣）陳澔集說免喪之外至而行之是也。 一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爲之瞿然驚變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爲之瞿然驚變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僞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朱申句解免喪之外。（免喪謂除服）行於道路（免喪而出）見似目瞿。（似謂狀似父母者見而目驚之也）聞名心瞿（名謂名同父母者聞名心驚之也）弔死而問疾（二者人之所哀戚也）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以吾心哀戚故見人之哀戚愈甚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三年之喪其哀痛未忘當如此也。）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其餘謂齊衰以下直道而行謂免喪則哀亦殺矣）黃震日抄免喪之外至而

行之是也。似謂貌似父母名謂名同父母瞿然惕然而哀戚故必有異於人發於中心者如此然後服三年之喪能情文相稱其餘直道而行謂喪之輕者不必若是其委折也然三年之喪發於中心之實然亦直道也雖喪之輕者其文亦未嘗無委折於其間。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既免喪之禮。（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鄭玄注。爲期爲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禪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禪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禪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及下武叔朝皆同。禪大感反。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孔穎達疏。祥主至故服。正義曰祥主人之除也者言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爲期者謂於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朝服者於此爲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注爲期至常也。正義曰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

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於練祭之時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按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禮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緇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閒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加著縞冠素紕麻衣引釋禪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禪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禪服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禪祭之後亦著禪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禪祭玄冠黃裳三也禪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要義。祥禪以後變除之節（見前注。）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緣

於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之日猶服練服反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祥主人之除也（大祥之祭主人除喪之節也。）朝服（是夕已服朝服。）（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祥主人之除也至因其故服。此一節論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詳見三年問。（餘同前注疏。）**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玄注。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孔穎達疏。子游至反服。正義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衣之服。注謂有至麻衣。正義曰知此以喪事贈賵來者若其由未來今始弔者雖禪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於此禪祭之前主人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於前先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輕於練冠也云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爲之

者鄭云此者謹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云反服反素縞麻衣者鄭恐反服夕吉服之服此謂禪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然後反他喪之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子游曰既祥（親喪既大祥後）雖不當縞者必縞（雖不當服縞今以祥故亦必縞然後反服既縞之後然後反他喪之服。一說既祥後有以贈賵來者此時雖已不當縞猶必變祥祭之縞服以受之重其禮也。縞以哭之重然後反常服焉。餘同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子游曰至必縞然後反服此一節論既祥受弔之禮。（餘同前疏。）**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鄭玄注。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更成踊者新其事也。陸德明音義。袒音但。）**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鄭玄注。於士士至也。事謂大小斂之屬。孔穎達疏。當袒至成踊。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當袒大夫

至者謂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也崔云謂斂竟時也雖當踊者假令大夫至當主人踊時也絕踊而拜之者主人則絕止踊而拜此大夫也反改成踊者反還也改更也拜大夫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欲新其事也故云反改成踊按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當大夫絕踊則士大小斂時主人不出故辭大夫也今此云絕踊而拜之故知是斂已竟當其袒踊時出之也乃襲者謂更成踊竟乃襲初袒之衣也此云乃襲則知鄉者止踊拜大夫時未襲也於士既事成踊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竟而成踊不即出拜也然士言既事則大夫亦然大夫言絕踊則士固不絕踊也襲而后拜之者成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也不改成踊者拜之而止不更為成踊也衛湜集說當袒大夫至不改成踊山陰陸氏曰已嘗袒矣大夫至而襲故今改襲而袒於士襲而后拜之故不復改袒然則又成踊何也蓋居喪凡賓客弔客去而歸必踊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當袒大夫至士有喪斂已竟當其袒踊大夫或來弔雖當踊絕踊而拜之雖正當踊亦止踊而襲以拜大夫不待事已尊之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於士來弔則主人既竟大小斂等事成踊畢而襲

襲畢乃出拜之不即出拜不改成踊與大夫至異士卑故也餘同前疏黄震日抄當袒大夫至至不改成踊此謂士有喪當袒踊而大夫來弔則絕踊而拜之士來弔則成踊而后拜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鄭玄注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犆牲與士虞禮同與陸德明音義犆音特與音餘孔穎達疏上大至少牢正義曰上大夫平常吉祭其禮少牢虞依平常禮故用少牢也卒哭成事附皆大牢者卒哭謂之成事成事成吉事也故云卒哭成事附附廟也此二祭皆大並加一等故皆大牢也下大夫之虞也犆牲者下大夫吉祭用少牢今虞祭降一等用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者依平常吉祭禮也不云遣奠加者略可知也注卒哭至異矣正義曰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鄭引此文破先儒之義故云卒哭成事與虞異矣要義卒哭成事附與虞異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犆即特也與特牲三俎之特同而與郊特牲之特異蓋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也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客父為士子為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為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為士相備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黄震日抄禮皆重於虞祭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上大夫下大夫虞卒哭成事附用牲牢之禮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鄭玄注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稱名而已陸德明音義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稱昌升反徐尺證反孔穎達疏祝稱至子某正義曰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龜所稱主人之辭也而云葬虞者虞用葬日故并言葬虞也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兄弟曰某

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者若兄弟相為其弟為兄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適稱可知也陳櫟詳解祝稱卜葬虞卜葬卜虞之時祝稱呼主人之辭如下文所云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祝稱卜葬虞至伯子某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餘同前注疏黄震日抄子孫於父祖稱哀子哀孫夫於妻稱乃夫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記卜葬虞祝稱謂之禮餘同前注疏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鄭玄注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輪人作車輪之官陸德明音義關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胡瓦反又胡管反迴也仇音求孔穎達疏古者至杖也正義曰此一節記庶人失禮所由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關穿也輠迴也謂作輪之人以扶病之杖關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於是有爵而后杖也者以其爵位既尊其杖不鄙褻而許用也陳櫟詳解於是有爵而后杖也於是始改禮制有爵者始得喪用杖以爵既尊杖必不鄙褻用之

（故許用杖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古者貴賤皆杖至而後杖也謂以其喪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餘同注疏）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鄭玄注記士失禮所由始也士親飯必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鑿巾陸德明音義鑿在各反飯扶晚反注同孔穎達疏鑿巾至之也　正義曰亦記士失禮所由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故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鑿穿之令含得入口也而士賤不得使賓則子自含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鑿巾但露面而含耳於時公羊賈是士自含其親而用鑿巾則是自憎穢其親故爲失禮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禮因時損益故有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若有爵而後杖鑿巾以飯是也禮士含巾不鑿至公羊賈始鑿之以含君子有取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餘同前注疏）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鄭玄注言設冒者爲其形人將惡之也襲而設冒言后衍字耳陸德明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揜於檢反惡烏路反孔穎達疏冒者至冒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設冒之事　冒者何也者記人自問何以須冒　所以揜形也者記者自答言冒所以揜蓋尸形　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者若未襲之前始死事須沐浴自既襲以後以至小斂之前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爲人所惡　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言后者衍字也襲則設冒至小斂之前則以衣總覆於冒上皇氏云大斂脫冒未之聞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記冒於此亦以著鑿巾爲善后非衍字言孝子於此設冒不得已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記者自設爲問答尸之設冒何也爲其形人將惡之而遂揜其形也是以襲而后設冒也是以襲而後必須設冒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冒者何也至襲而后設冒也　冒說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餘同前疏黄震日抄恐死者爲人所惡故自襲至斂皆冒之彭氏纂圖註義冒制及圖具喪大記餘同前注疏）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鄭玄注言遣既奠而又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何異與君子寧爲是乎言傷廉也陸德明音義遣棄戰反注同裹音果與音餘何異與同）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鄭玄注既饗歸賓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陸德明音義見如字夫音扶卷紀轉反又驅權反歸如字徐音匱注同孔穎達疏或問至饗乎　正義曰此一節明或人問曾子喪之遣奠之事　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者或人問曾子云喪禮既設遣奠事畢而包裹遣奠之餘載之而去猶如主人於他家既食訖而裹其餘相似乎故云與　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者或人云君子於他家既食之後則更裹其餘食去乎寧有是也不應如此既設遣奠亦不應包餘而去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者曾子答或人之問吾我也子男子美稱儀禮注云言我子相親之辭也謂或

人爲吾子豈不見大饗賓客之禮乎　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者謂大饗賓客既畢主人卷斂三牲俎上之肉歸於賓館　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者己家父母今日既去遂同賓客之疏是孝子所以悲哀也爲此之故包遣奠而去　子不見大饗乎者重結前文以語或人也陳櫟詳解或問於曾子曰至則裹其餘乎遣而包餘可也食而裹餘則傷廉曾子曰至歸于賓館大饗之禮饗畢主人斂三牲俎上之肉歸之于賓館所以享之也子不見大饗乎重言之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或問於曾子至子不見大饗乎　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黄震日抄父母永別遂同賓客之疏孝子所以悲哀而包奠送之也曾子以解或人包奠之疑）非爲人喪問與賜與（鄭玄注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陸德明音義爲于僞反注及下注爲母爲姑姊妹皆同問與賜與並音餘注皆同脫音奪下同遺

（于季反。下文皆同。孔穎達疏：非爲至賜與。正義曰：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此語接上之辭，與，語助也。豈非爲人有喪而問遺之與，人之有喪而賜與之與乎。敵則問，卑下則賜，故云問與賜與。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宜承既卒哭遺人可也之下，脫爛在是。著非爲人喪，從父昆弟以下雖卒哭猶無所問遺。金華應氏曰：非爲喪而問也，又非爲喪加賜也，乃爲己之親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此上有闕文，問獻者之禮，賜尊上之命。餘同前注疏。）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鄭玄注：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孔穎達疏：三年至吉拜。正義曰：從上問與賜與以下至遺人可也，皆明在喪受問遺之事。此一經論身有喪拜謝之禮。三年之喪以其喪拜者，謂父母長子也。其實杖期以上皆爲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者，謂不杖期以下。此義已備在檀弓疏。陳澔集說：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后稽顙也。今按檀弓鄭註以拜而后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爲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后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鄭玄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陸德明音義：必三如字，又息暫反。孔穎達疏：三年至受之。正義曰：如或遺之酒肉至主人衰絰而受之者，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故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是也。要義：居喪受酒肉之遺。見前注疏。陳櫟詳解：三年之喪至必三辭。必三辭，不可而後受之。餘同前注疏。）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鄭玄注：薦於廟，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鄭玄注：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陸德明音義：施，始豉反。）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鄭玄注：言其痛之惻怛有淺深也。陸德明音義：縣音玄。期音基，下同。剡，徐以漸反。怛，旦末反。）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玄注：此謂父在爲母也。當在練則弔上，爛脫在此。陸德明音義：禫，大感反。）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七 十八陽

喪（雜記篇五）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鄭玄注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練則弔。（鄭玄注父在為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鄭玄注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陸德明音義紼音弗。）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鄭玄注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陸德明音義功衰弔。本又作大功衰弔。皇云有大字非）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鄭玄注禮饋奠也。陸德明音義與音預。下文注不與同。）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鄭玄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皆當為祔。陸德明音義封彼驗反。又如字。摯音至。）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鄭玄注言弔者必助主人之事。從猶隨也。或人。二十以上至四十丁壯時。）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鄭玄注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坎或為壙。陸德明音義坎口敢反。下同。長少丁丈反。下詩詔反。壙苦晃反。又音曠。孔穎達疏三年至盈坎。正義曰。從此以下至待盈坎。明弔喪之節。各隨文解之。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者。謂重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　自諸侯達諸士者。貴賤同然。故云自諸侯達諸士也。

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者。亦貴賤同也。如有服。謂有五服之親喪。功衰雖不弔人。若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己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故云則服其服而往也。但著彼服。不著己功衰也。賀瑒云。若新死者服輕。則不為之制服。雖不為重變。而為之制服。往奔喪哭之。則變服所制之服。往彼哭之。事畢反服故服也。庾氏云。將往哭之。乃服其服者。謂小功以下之親輕也。始聞喪不能為之制服。至於往哭弔。乃服其服。注要記適之已祥。皇氏云。此文雖在功衰之下。而實通初喪也。假令初喪而有五屬之親死。則亦變服五服之服而往彼哭也。上云自諸侯達諸士。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其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故鄭明之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者。此禫杖期。主謂父在為母。亦備二祥節也。文本應在服而往下。爛脫故在此。　練則弔者。謂至十一月小祥後。而可出弔人也。　注父在至出矣。　正義曰。此練則弔。又承十一月練之下。故知是父在為母。以經云練。故云功衰也。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為母。故輕於出。言得出也。以母喪至練。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父亦得出也。母既可矣。諸父均然。　既葬大功者。謂身有大功之喪。既葬之後。往弔他喪。　弔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弔哭既畢而則退去。不待主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即亦然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者。謂姑姊妹無主。為之服期喪。未至於葬。往弔於鄉人之喪。哭畢則退。不聽待主人襲斂之事焉。　功衰弔待事不執事者。謂此姑姊妹等期喪。至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至此之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之前。得待主人襲斂之事。但不親自執事。此云功衰。他本或云大功衰。今按鄭注在此文下云。謂為姑姊妹無主。則此功衰還是姑姊妹無主之功衰。不得別云大功也。皇氏云。有大字者誤也。　注謂為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　正義曰。經直云期喪。鄭知是姑姊妹無主者。以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今此經期喪未葬。已得弔人。明知此期服輕。故知是姑姊妹無主。殯不在己族者。女未廟見。反葬女氏之黨。此姑姊妹已於他族成婦日久。但夫既蚤死。故殯在夫族。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者。執事猶相也。禮饋奠也。緦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令不論鄉人之同異也。亦為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耳。按曾子問云。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　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是擯相輕而饋奠重也。　相趨至而退。此以下明凡弔者恩之厚薄。去留遲速

之節也。　相趨也出宮而退者。相趨謂與孝子本不相識但相聞姓名而來會趨喪也。情既輕。故柩出廟之宮門而退去。　相揖也哀次而退者相揖謂經會他處已相揖者也。恩微深故待柩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　相問也既封而退者相問謂曾相餉遺恩轉深故至窆竟而退也。　相見也反哭而退者。相見謂身經自執摯相詣往來。恩轉厚故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　朋友虞附而退者朋友疇昔情重生死同感故至主人虞附而退也。然與死者相識其禮亦當有弔禮知主者弔知死者傷。今注云弔則知是弔生人也。　弔非至盈坎此一節論助葬及執事反哭之節。言弔喪者本是來助事非為空隨從主人而已故云非從主人也。　四十者執紼者既助主人。故使年二十以上至四十強壯者皆執紼也。　鄉人五十者從反哭者鄉人同鄉之人也。五十始衰。故待主人窆竟而孝子反哭故鄉人助葬老者。亦從孝子反也。　四十者待盈坎者謂窆竟以土盈滿其坎四十強壯不得即反故待土滿坎而反也。若非鄉人則無問長少皆從主人歸優饒遠者與義父在為母練祥禫之節。　居喪有不弔。不聽事。不與禮之異。　弔喪本助事非從主人（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三年之喪至遺人可也。　嚴陵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為拜辭與問也。心

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之者。郤之為不恭故也。　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稽顙而後拜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縣子曰至而往練則弔　山陰陸氏曰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微加人功雖服功衰不弔則以創鉅痛深故也。　既葬大功至不與於禮。　藍田呂氏曰。功衰守下脫一不字。此謂卒哭之受服。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如君命至而薦之（君命來賜則不敢辭而受受而薦祭之。貴君之禮。）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有重喪不可遺人。可受人遺。）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期大功以下之喪。既卒哭。可以物遺人。）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其痛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削也。如剡木為揖之剡其痛如剡。痛之惻怛有深淺也。）期之喪至十五月而禫。（此言父在而為母服者之喪。服）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功衰既練之服也。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猶不得弔他人喪也。）自諸侯達諸士（貴賤同也。）如有服至而往（功衰雖不弔人。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不著己功衰。而依當服斬死者之服以往申於骨肉之情也。然諸侯絕期今云然者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之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期之喪至功衰弔（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若弔於鄉人。其情猶輕於未葬。）待事不執事（待待襲歛等。但不親執擯相之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若身有小功緦輕服未葬。使可弔人。亦可執擯相事。但不得與於饋奠之禮爾。）相趨也出宮而退（此下明弔送葬者恩爭淺去遲速之節也。）相揖也哀次而退（相揖嘗會於他處者。）相問也既封而退（相問者相問遺者。待葬既封土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相見嘗執摯相見者。）朋友虞附而退（友情重。至主人行虞祔禮乃退。）鄉人五十者從反哭（非鄉人則長少皆反。優遠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遺人可也　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絰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　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至服其服而往　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既葬大功者。言己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弔哭而退謂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襲歛等事也。　期之喪至不執事　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為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

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受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人襲歛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輕服可以為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相趨也至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冑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之敬。故來弔喪。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相問遺者。是有往來恩義。嘗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朋友恩義更重。　弔非從主人至待盈坎　言弔喪者是為相助凡役（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非為人喪至遺人可也予獻體曰問上予下曰賜　記者設辭謂豈非為人之喪而問之賜之歟下乃應問賜有喪者之禮　弔非從主人也至待盈坎　弔者非徒從主人之行而已年四十而未衰者皆執紼若同鄉而近五十者從主人反哭於家。年四十者留待揜壙（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縣子曰至練則弔此因三年與期之喪。謂三年之喪不可出弔。期之喪練後可弔。斬則絕之也。剡則削之而已　既葬大功至不聽事焉　此論葬大功之後得弔哭不可聽事　期之喪至不執事　此論居姑姊妹期之喪未葬可弔不可聽事既葬可待事不可執事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此論居小功

（緦之喪可得弔人執事不可與行禮餘同前注疏）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鄭玄注病猶憂也疑猶恐也陸德明音義視如字徐市志反為于偽反注為食父為王父母以為亦為不為並同）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鄭玄注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陸德明音義人食之音嗣注見食同）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鄭玄注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截陸德明音義酪音洛食食上如字下音嗣酢七故反截才代反）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鄭玄注毀而死是不重親陸德明音義瘍音羊創初良反孔穎達疏喪食至無子　注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　正義曰解所以非親不食義也夫親族不多食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衛湜集說喪食雖惡至謂之無子　嚴陵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以為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為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其黨則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為之節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　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功衰齊斬之末末者

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鄭氏曰見注陳櫟詳解喪食雖惡至非禮也此為與喪事者言喪食易不精美雖其惡而不食以致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過飽忘哀是專為飲食亦非禮也三者當適宜視不明至君子病之過於哀毀而至於視聽不明聰行步不端正困憊不知哀故有疾至皆為疑死疑恐也以上皆為恐其以此致死有服人召之食不往期以上之喪人以食召之必不往大功以下至其黨也食之大功以下喪既葬以他事往適人遇食而人食之則可食為食而往則不可然是其親黨則可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非親黨亦不可食所以為之節功衰至無鹽酪所受服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也此時可食菜果飲水漿然尚不得食鹽酪酪酢截不能食食至病則飲酒食肉見曲禮毀瘠為病毀瘠以致成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毀而致死是不重親而忘其身不可以為子故君子反目之為無子此本欲為孝而不知所以孝反陷於不孝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陳澔集說喪食雖惡至皆為疑死疑死恐其死也　有服至弗食也　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果至鹽酪可也　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　孔子曰至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彭氏纂圖注義喪食雖惡至皆為疑死　自此至鹽酪可也論居喪飲食之節　孔子曰至君子謂之無子　此一節論身有病患須沐浴飲酒食肉不可過於毀瘠身傷曰瘍周禮有腫瘍潰瘍金瘍創即瘡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鄭玄注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於道路不可以無飾堩道路陸德明音義免音問注同堩古鄧反孔穎達疏非從至於堩　正義曰從柩謂孝子送葬從柩去時也與反哭謂葬竟孝子還時也堩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時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路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此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是也要義葬近而反哭者免遠則冠見前註疏　陳櫟詳解必著喪冠也　餘同前注疏　彭氏纂圖註義此言免不可施於道路　餘同前注疏）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鄭玄注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穎達疏凡喪至沐浴　正義曰凡居喪之禮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以沐浴是自飾故不有此數條祭事則不自飾言

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然各在其服限如此耳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虞祭之時但沐浴不櫛故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沐浴櫛注云猶自飾此雖士禮明大夫以上亦然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齋戒齋戒則不可以不沐浴（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有祭則必齋戒齋戒始沐浴陳澔集說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黃震日抄居喪惟喪祭乃沐浴彭氏纂圖註義此言居喪者惟虞祔練祥得沐浴（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鄭玄注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己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注同孔穎達疏疏衰至見人　正義曰此一節明在喪與人相見之義　小功請見人可也者輕可請見於人然言小功可則大功不可也此小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

見人者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故云父母之喪不辟泣涕而見人是尋常相見也而皇氏以為見人謂執摯相見若然父母之喪豈謂執摯見人乎皇氏則非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亦與對而不問同義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疏衰之喪（疏衰齊衰也大功以上服）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人來見我則出見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亦謂既葬後）大功不以執摯（大功可與人相見者謂尋常相見若執摯見之儀物以見己則不可出見之）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見人見來弔者）（餘同前注）陳澔集說疏衰之喪至涕泣而見人　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彭氏纂圖註義大功既葬雖可請見於人亦不可執摯執摯則重矣父母之喪不得已與人尋常相見不辟涕泣（餘同前註疏衛湜集說）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鄭玄注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陸德明音義期音基繇音遙本又作傜）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鄭玄注嬰猶鷖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偯陸德明音義鷖於奚反彌五兮反一音迷啼徒奚反本又作諦同號徐本作唬胡刀反偯於豈反下同說文作悠孔穎達疏注以王至繇役　正義曰按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此云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與王制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月也若大夫士三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權禮也要義哭父母無常聲　大夫士從政有正禮權禮（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曾申問於曾子至何常聲之有　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襲歛當哭踊有節故異（鄭氏曰見前注）呂伯恭音點傍註卒即律反下同緦音思殯必刃反陳櫟詳解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大祥）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殯三日也）曾申問至何常聲之有（如嬰孩之兒中路亡其母而啼號乃真哀之情哭泣發於聲）

者何常之有（所謂哭不偯是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三年之喪至既殯而從政　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至何常聲之有哀痛之極無復音節（餘同前注疏）朱申句解三年之喪（見上注）祥而從政（此謂庶人從政役者也）（再期而祥）期之喪（齊衰期）卒哭而從政（既葬而卒哭）九月之喪（大功九月）既葬而從政（與卒哭同）小功緦之喪（小功五月緦麻三月）既殯而從政（三日而殯）彭氏纂圖註義三年之喪至既殯而從政　此一經論居喪免繇役之事　曾申問於曾子至何常聲之有　此一節論親始死哭無常聲案間傳曰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卒哭而諱（鄭玄注自此而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玄注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群祖）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鄭玄注母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

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穎達疏卒哭而諱至則諱 正義曰。此一節。論親戚死亡諱辟名之事。各隨文解之。 卒哭而諱者謂卒哭之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之後去生漸遠以鬼道事之故諱其名。 王父母者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也以父爲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者。是父之兄弟於己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者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己是從祖也。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姑者謂父之姑也於己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緦麻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己從父而諱姊妹者。謂父之姊妹。於己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己與父同爲之諱也。 子與父同諱者言此等之親。子之與父同爲之諱。 注父爲至尊祖。 正義曰。云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者謂父之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不合諱但父爲之諱故子不敢不從諱其父之兄弟乃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鄭此注者。據己不合諱者而言之也。云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者此士者謂父身也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直云王父母以下足矣復云之親諱者父之世父叔父與姑等皆是王父所生今爲之諱故云王父母以下之親諱也。云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者謂母所爲其親諱其子於一宮之中爲諱而不言也 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者謂妻諸親之諱其夫不得稱舉其辭於其妻之側但不得在側言之則於宮中遠處得言之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者謂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己從祖昆弟名同。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 注子與至諱之。 正義曰。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者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則是子曾祖之親故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前經所云者是也。云從祖昆弟在其中者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云在其中云於父輕不爲諱者從祖昆弟於父言之。是父之同堂兄弟子也。父服小功不爲之諱。己又不得從父而諱若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重謂重累。謂母妻諱與從祖昆弟名相重累則諱之不但爲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爲諱故云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覲檢注意是爲從祖昆弟諱而生文也要義卒哭而諱（見前注疏）陳櫟詳解王父母至子與父同諱。父之大父母。父之兄弟。父之世父。叔父。父之姑。父之姊妹。此等子與父同諱之。父爲之諱。子不敢不從諱也。此爲士言。天子諸侯。唯諱羣祖。母之諱宮中諱。母之家諱。出宮不爲之諱。妻之諱不舉諱其側。夫於妻之家諱。但不言之妻之傍。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爲其相感動也。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若母與妻之親諱。與從祖兄弟名相重。則諱之。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卒哭而諱至子與父同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己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已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至同名則諱 母爲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黃震日抄卒哭而諱至同名。則諱 子與父同諱者父爲諱而子從之也。母之諱謂母家之私諱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鄭玄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廬也雖或爲唯陸德明音義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卒息暫反孔穎達疏以喪至乃出 正義曰自此以下明遭喪冠取之節今各隨文解之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謂將欲加冠而值其喪則當成服之時因喪服加冠非但輕服得冠雖有三年重喪亦可爲因喪服而冠故云可也。 既冠於次者此謂加冠於廬次之中若齊衰以下加冠於次舍之處 入哭踊三者三乃出者。謂既冠之後入於喪所哭而跳踊。謂每哭一節而三踊如此者三凡爲九踊乃出。就次所。 注言雖至廬也。 正義曰。經云雖三年之喪可也故知三年以下皆得因喪而冠也云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者。知當冠月則喪服因冠者以曾子問云。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而冠。言未及期日。明及月可知。但未及冠之日耳。以此言之。知冠月則可冠也。云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者。按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是冠用二月。假令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因喪而冠。必待變除受服之節。乃可冠矣云次廬也者。據重服而言也陳櫟詳解入哭踊三者三乃出遭喪值其冠月之內。則因喪服而冠。若非其冠月。則待變除卒哭受服之節而冠。如本擇二月而冠。乃正月遭喪。則二月不得冠也。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以喪冠者至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

（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并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鄭玄注：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陸德明音義：取，七住反。父，如字。孔穎達疏：大功至不可。正義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者，末謂卒哭之後，謂己有大功之喪，既卒哭，可以冠子嫁子也。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謂父有小功喪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大功之末云身，不云父，小功之末云父不云身，互而相通。是嫁及冠於身，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小功之末非但得冠子嫁子，復可取婦。所以取婦必在小功之末者，以取婦有酒食之會，集鄉黨僚友，渉近歡樂，故小功之末乃可得為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以前文云父小功之末可以取婦，恐己有小功於情為重，不得冠取，故云己身雖同有小功，既卒哭之後，可以冠取。此文云既卒哭，明上云末者，並卒哭後也。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

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注父大至冠之。正義曰：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者，以經文大功據己身，小功據其父。今鄭同之，謂父及己身俱有大功之末，小功之末，故又注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是父子同也。云必偕祭乃行也者，偕，俱也。父是大功之末，己亦是大功之末，乃得行此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己亦小之末，可以嫁取。必父子俱然，乃待得行事，故云必偕祭乃行。知父子俱大功小功者，若姑及姊妹出適，父子俱為大功；若從祖兄弟，父為之小功，己亦為之小功，是父子其服同也。若父有齊衰，子有大功，則不可；若父有大功，子有小功，可以冠嫁，未可以取婦。必父子俱有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是小功，己在緦麻，灼然合取可知。又按正本云：必偕祭乃行者，言為諸吉禮，必待祭訖乃行也。云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者，言除訖可為昏禮，則未除喪不可為昏禮。經云小功則不可者，唯謂昏也。其冠嫁則可也。云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者，鄭以經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則因喪服而冠

矣。前經云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者，特據重服喪中可冠，恐輕服大功小功者在喪不合冠，故鄭於注特明之。要義：大功小功之末，冠嫁取謂卒哭後。謂當冠則因喪而冠。齊衰殤降在大功，則不可冠嫁娶。小功己緦麻，灼然合取。（並見前注疏）衛湜集說：范氏曰：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此於子己為無服也，以己尚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為子娶婦，近於歡事也。故於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可矣。己有緦麻之喪，於祭亦廢，婚亦不通矣，況小功乎。又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縗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耳，禮貴其緦而叔向稱在縗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婚姻之道也。而教本敬始之義，每於婚冠見之矣。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而下章云己雖小功，卒哭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為相代，尋此言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横渠張氏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為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己小功之末也，而己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

末也。所以言行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己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己自冠取妻也。　山陰陸氏曰：入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姑是也。大功之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主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己有大功之喪，則於卒哭後可以冠子嫁子。此之冠以吉禮冠也。凡末皆以卒哭之後言。自此下皆謂可行吉禮時也。父小功之末，至可以取婦。若小功既卒哭，則不特可冠子嫁子，亦可為子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此為無父者言。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有此服則不可冠娶，必除喪而後可。其餘小功則可也。然此言為男女失時者，非通例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大功之末至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為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黃震日抄

必身與父俱是大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父與身俱是小功之末方可冠子嫁子與取婦取婦獨於小功之末言之者然小功之末雖可冠子嫁子取婦若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蓋下殤之小功本齊衰重服以下殤而降在小功服降而情不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凡弁經其衰侈袂鄭玄注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陸德明音義侈昌氏反袂彌世反　孔穎達疏凡弁經其衰侈袂　正義曰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侈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以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　陳澔集說弁經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經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　彭氏纂圖註義此謂弔服緦錫（餘同前注疏）說已見上篇朝服十五升下疑衰用素裳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

樂於其側鄭玄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　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聞音問又如字

大功將至辟琴瑟鄭玄注亦所以助哀也琴素也　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一音婢亦反

小功至不絕樂孔穎達疏父有至絕樂　正義曰父有服在於宮中則子不與於樂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此謂命士以下與父同宮者若異宮則得與樂崔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盡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當不得與於樂要義父母妻有服避樂（見前注疏）衛湜集說父有服至絕樂　長樂黃氏曰註云宮中子與父同宮者禮由命士已上父子異宮正義從而解云若異宮則得與樂上文言諱雖子之服盡尚從父諱其父之所諱豈命士而上父有喪服者子可與樂哉今許之父有服宮中者譬諸父方持服在家未出而從吉之時其子或輕而先除或親盡而無服以其父方在喪服衰麻未終不可與於樂也亦如從父諱於先祖之禮也次云母有服妻有服亦謂方在服制之中亦隨其降殺其宮中者謂持服不出之際則其義明焉非謂同宮室居命士而上父有喪服子可觀聽音樂者也　山陰陸氏曰此一節自士上達父

有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　長樂陳氏曰父生我者也尊而不親故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況舉樂乎母鞠我者也親而不尊故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齊我者敵體而已故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雖不於其側舉之可也是人子有服於母其情殺於父而於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而琴瑟特常御者而已曲禮曰君子無故不徹琴瑟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為有故矣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必辟琴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不至絕樂其將至又可知矣雖然小功至不絕樂若夫於己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棄也　鄭氏以（見前注孔氏崔氏曰見前疏）陳櫟祥解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父有服子已無服尚父尚在宮中持服未出而從吉子或出遇樂不敢與聞之也）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母有服子無服固可舉樂然須而樂聲聞於母不敢樂也）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大功之親有服其人將至辟屏除）琴瑟小功至不絕樂（樂不在側不必屏去）陳澔集說父有服至小功至不絕樂　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

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為之屏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為之止樂黃震日抄此記己雖無服己之親有服亦體其心而不樂惟小功輕服則否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己之親黨有服己不得聽樂之事按大功小功皆於己為大功小功之親其人自有服而來者也辟之者所以哀不絕樂者輕故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鄭玄注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夫之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之姓類）

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鄭玄注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王度記曰百戶為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里或為士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

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鄭玄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

姑也。孔穎達疏姑姊妹至之黨。　正義曰此一節明姑姊妹在夫家而死無後使外人爲主之事夫既先死而夫之黨又無兄弟今既身死使夫之族人主其喪也。　妻之黨雖親弗主者妻黨雖親不得與之爲主明婦人外成於夫不合卻歸本族也。或曰主之者或人之說云妻黨主之而附祭之時在於夫之黨主之其義非也。　注喪無至義也。　正義曰云喪無無主也者言死喪之禮無得無人爲之主必須有人爲主也云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按周禮六鄉之內二十五家爲閭閭置一胥中士也六遂之內二十五家爲里里置一宰下士也引王度記者更證里尹之事按別錄王度記云似齊宣王時淳于髡等所說也其記云百戶爲里里一尹其祿如庶人在官者則里尹之祿也按撰考云古者七十二家爲里洛誥傳云古者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鄭云蓋虞夏時制也。其百戶爲里未知何代或云殷制云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里尹主之亦斯義也者以己國臣在國而死他國君來弔則君爲主死者雖有至親不得爲主今此婦人死於此里正得里尹主之妻家之親不得爲主故云亦斯義也斯此也亦是此國君爲主之義妻義無子寡而死族鄰里尹主喪妻黨弗主（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姑姊妹至而附於夫之黨。　新安朱氏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之黨雖親弗主苟夫無族矣雖視朋友至於祔而止可也喪服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姑姊妹至主喪（此謂姑姊妹無子而夫死者夫無兄弟可主喪則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妻之黨謂妻之兄弟。妻之黨雖親不可主其喪）夫若至東西家（夫併無族人則前後東西鄰家亦可主其喪）無有則里尹主之（無鄰則里尹爲之主）或曰至夫之黨（妻之黨主之而附祭於夫之黨若有夫黨可祔則是夫黨有兄弟及族人矣　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姑姊妹至而附於夫之黨。　此明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者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屬也或以爲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非也故記者并著之黃震日抄此極言妻黨不得與夫家[illegible]事死而無主寧使鄰與里尹主之又云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方氏謂此言或者之說非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夫若無族謂復無族人也則前後家東西家主之若又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妻黨主之而祔祭之時在於夫之黨（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麻者不**

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鄭玄注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絰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絰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采者不麻謂弁絰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陸德明音義紳音申要絰一遙反下大結反衣於既反又如字纁許云反。孔穎達疏麻者至於采。　正義曰麻者不紳麻謂絰紳謂大帶言著要絰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絰代紳　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按周禮己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於是可以凶服將事似行聘享之事執玉得服衰絰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饗大事則吉服故鄭云其聘饗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　麻不加於采者謂弁絰之麻不得加於玄衣纁裳之采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據此若弁絰雖服皮弁而絰非常服之弁歟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麻者不紳（此言吉凶不相干。麻絰者不可攀大帶之紳。）執玉不麻（執玉不可加麻絰。　餘同前疏）陳澔集說麻者至不加於采。　麻謂喪服之絰也吉凶異道居喪以絰代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絰者不得執玉行禮也。（餘同前註疏）（曰見前疏）彭氏纂圖註義此論服麻之禮（餘同前注疏）**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鄭玄注禁哭謂大祭祀時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自用故事**童子哭不懷不踊不杖不菲不廬**鄭玄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當室則杖陸德明音義菲本又作菲扶味反。**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鄭玄注由用也言知此踊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哉美之也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孔穎達疏國禁至矣哉　正義曰國禁哭則止者謂有大祭祀禁哭之時則止而不哭　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者謂孝子於殯宮朝夕兩奠之時即阼階下位自因其故事而設奠也　注當室則杖。　正義曰按問喪云童子當室則免而杖矣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衰杖成子禮是也皇氏云童子當室則備此經中五事特云杖者舉重言也衛湜集說國禁哭則止至不菲不廬。　山陰陸氏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

自因也。此一節宜承如始即位之禮。脫櫩在是。言若國禁哭則之他室不哭。其入奠與即位猶自因也。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山陰陸氏曰。踊衰大功文也。踊絕。不絕情也。伯叔母之喪。文至而情不至。姑姊妹之喪。文不至而情至。知此者。則凡於禮知由於內矣。故曰如知。知此者由文矣哉。若夫徒文具。而無至誠惻怛之實。失是矣。　廬陵胡氏曰。踊絕地不絕地。義有輕重。豈由禮文而已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國禁哭則止。（大祭祀時。國令禁哭則止哭。）童子至不廬。（不居倚廬。以童子未成人。不能備此五禮也。當室則杖。謂十五以上者。）孔子曰至絕也。（伯叔母之喪外服齊衰。踊不絕於地。文至而情不至。為義也。）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姑姊妹出適。其喪為服大功。而踊絕於地。文不至而情至。為骨肉也。）如知此者。至由文矣哉。（覆言之。申明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國禁哭至自因也。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童子哭至不廬　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為父後者則杖。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其情重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國禁哭則止至不菲不廬　其即位自仍舊。童子則不備禮。菲謂菲屨。廬謂倚廬。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再言而嘆詠之。言喪禮當以情為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國禁哭則止至自因也　此論國雖禁哭。不可廢奠禮。　童子哭至不菲不廬。　此論優假童子　孔子曰至由文矣哉　此一節論伯叔母疏衰姑姊妹大功踊法。　踊不絕地者。足去地近也。踊絕於地者。足去地遠也。伯母叔母服隆而於情為輕。姑姊妹服殺。而於情為重。一絕地不絕地之間。文義粲然。（餘同前注疏）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鄭玄注。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陸德明音義。柳。良九反。相。息亮反。下及注皆同。）**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鄭玄注。此蓋夏時禮也。周禮。天子飯含用玉。陸德明音義。飯。扶晚反。注同。含本又作唅。胡闇反。下文同。）**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

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鄭玄注。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孔穎達疏。泄柳至侯七。正義曰。此明相主人之喪禮有失之事。注亦記至之禮。）　正義曰。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黨相禮由右。故云記失禮所由始也。按孟子云。魯穆公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彼子柳即此泄柳也。故云魯穆公時賢人。　注此蓋至用玉　正義曰。以非周法。故疑夏禮。故云蓋也。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是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按禮戴說。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皆非周禮。並夏殷之法。左傳成十七年。子叔聲伯夢食瓊瑰。哀十一年。齊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此等皆是大夫而以珠玉為含者。以珠玉是所含之物。故言之。非謂當時實含用珠玉也。　注尊卑至反虞　正義曰。大夫以上。葬與卒哭異月者。以其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申。故三月而葬。葬罷即卒哭。知天子至士喪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下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案義。葬即反虞。（見前疏。）衛湜集說。泄柳之母死至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　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經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為之。君子有取焉。據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天子飯九貝至士三　山陰陸氏曰。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此士三之證也。按珠玉曰含。玉貝亦曰含。則散言之飯含通也。鄭氏謂蓋夏時禮。周禮天子飯含用玉。誤矣。典瑞言玉職也。貝非所言。大戴禮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大夫士飯以珠。含以貝。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則珠有以玉為之者矣。玉府所謂珠玉是也。諸侯言飯不言含。則嫌上含以玉可知。然則飯以珠不必言矣。其言之則以天子珠兼以玉。諸侯以珠而已。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相備也。相備而天子言玉。諸侯言璧。璧蓋玉也。　廬陵胡氏曰。春秋時。子叔聲伯陳子行臣飯含僭君。疑衰周時禮。鄭謂此等夏殷禮。無所依據。又檀弓飯用米貝。鄭不疑於夏殷。獨疑此何也。　士三月至諸侯七。　山陰陸氏曰。士踰月而葬。容外姻至。大夫三月而葬。容同位至。諸侯五月而葬。容同盟至。天子七月而葬。容同軌至。左傳云。同軌畢至。著同盟以下雖至有不畢也。若其卒哭遲速不同。則以其德服。喪有隆殺也。（鄭氏曰。見

（前注。孔氏曰見前條。）陳櫟詳解泄柳至由左（泄柳母死時泄柳知禮相者爲合禮）泄柳至右相（及泄柳死泄柳之徒由主人之右而相主人失禮矣）由右至爲之也（記失禮自泄柳之徒始）天子飯九貝（天子飯含用貝九）士三月而葬至而卒哭（卒哭遲速不同喪服有降殺也　餘同前注）陳澔集說泄柳之母死至爲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也此記失禮所自始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爲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笄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說曰見前條）朱申句解士三月而葬（左傳云士踰月外姻至與此小異）是月也卒哭（三虞而卒哭則不出是月矣）大夫三月而葬（左傳云同位至）五月而卒哭（五虞而卒哭則踰一月矣）諸侯五月而葬（左傳云同盟至）七月而卒哭（七虞而卒哭亦踰一月也）士三虞（虞葬後祭名士三次虞祭）大夫五（大夫五次虞祭）諸侯七（諸侯七次虞祭）黄震日抄士三月而葬至諸侯七　葬有遲速會葬者有遠近也卒哭亦與之遲速以未葬有朝夕奠也然葬後又二月方卒哭豈三年之喪既同而卒哭之期獨異耶（餘同前衛湜集說）彭氏纂圖註義泄柳之母死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喪爲陰禮而相所以助之者也助陰必以陽故相者由左以取陽之義焉

而泄柳之徒由右則失之矣　士三月而葬至諸侯七

此一節論葬卒哭久近及虞禮（餘同前衛湜集說）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韓樸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八　十八陽

喪

雜記篇六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鄭玄注言五者相次同時。陸德明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孔穎達疏諸侯至此也。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悤宣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己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呂伯恭音點旁註含去聲。襚音遂。賵孚鳳反。陳櫟詳解五禮同一日畢行之。而其次序如此。詳已見上篇。餘同前疏。陳澔集說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之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朱申句解諸侯使人弔（其禮如上篇所載是也。）其次含襚賵臨。（弔而含。含而襚。襚而賵。賵而臨。相次爲之。）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弔含襚賵臨同日盡畢）其次如此也。（次。謂次序。如下文所云也。）彭氏纂圖註義諸侯使人弔至其次如此也。此一節論諸侯弔禮。餘同前注疏。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孔穎達疏卿大至舉樂。正義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故問之無筭。或可喪大記云三問者謂君自行。此云無筭。謂遣使也。要義君於卿大夫疾病葬哭之節。見前疏。陳澔集說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筭。或恩義如師保之類歟。或三問者君親往。而無筭者遣使乎。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卑賤也。比。及也。黃震日抄君於臣。盡恩禮如此。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君臣問疾及爲臣喪禮。比即比及之比。不食肉則不舉樂。不舉樂則容食肉矣。餘同前疏。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鄭玄注升正柩者。謂將葬朝于祖。正棺於廟也。五百人。謂一黨之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綍引同耳。廟中曰綍。在塗曰引。互言之。御柩者居前道正之。大夫士皆二綍。陸德明音義筭悉亂反。比必利反。下同。爲于僞反。枚音梅。鐸大洛反。葆音保。引以慎反。注同。茅亡交反。朝直遥反。道音導。孔穎達疏升正至以茅。正義曰。此一經明諸侯大夫送葬正柩之禮。執鐸之差。升正柩者。謂將葬朝於祖廟。柩升廟之西階。於兩楹之間。其時柩北首。故既夕禮云遷于祖。用軸。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是也。四綍皆銜枚者。謂執綍之人口皆銜枚。止諠囂也。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者。司馬夏官主武。故執金鐸率衆左右各八人。夾柩以號令於衆也。匠人執羽葆御柩者。匠人。工人也。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謂蓋也。匠人主宮室。故執蓋物御柩。謂執羽葆居柩前。御行於道。示指揮柩於路。爲進止之節也。然周禮喪祝御柩。此云匠人者。周禮王禮。此諸侯禮也。注五百至二綍。正義曰。按周禮注。六鄉主六引。六遂主六綍。經云執綍則應舉六遂。而言黨者。此是非辨鄉遂之殊。正取五百人是一黨之人數耳。載是略舉鄉中之黨。則遂之鄙亦可知。云諸侯之大夫邑有三百户之制者。謂小國中下大夫也。故鄭注易訟卦云。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税三百家。故三百户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户。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云伯氏齊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其天子公卿大夫。按小司徒職注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然則大都公之采地方百里。小都卿之采地方五十里。家邑大夫采地方二十五里。熊氏云以此推之。公之大都采地方百里。侯伯大都采地方五十里。子男大都采地方二十五里。以數外地闊故。公之大都與天子大都同也。其中都采地無文。其小都則下大夫三百家。一成之地也。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地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而受二夫之地。是定税三百家也。云綍引同耳者。其義具在檀弓疏。要義都家采地之制。見前疏。衛湜集説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車有副焉。而載柩者爲正。大夫僭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表哀素之心焉。楚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澔集説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諠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

（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翿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即綍互言之耳。茅以茅爲麾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鄭玄注言其僭天子諸侯。鏤簋刻爲蟲獸也。冠有笄者爲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欂刻之爲山。棁侏儒柱畫之爲藻文。陸德明音義鏤音陋。簋音軌。紘音宏。坫丁念反。藻音早。棁章悅反。笄音雞。屬音燭。薄音博又皮麥反又步博反徐又薄歷反。欂音盧。侏音朱。）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鄭玄注言其偪士庶人也。豚進實豆徑尺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揜小也。陸德明音義揜於檢反本亦作掩。併步頂反。）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鄭玄注踰封越竟也。或爲越疆。陸德明音義偪音逼本又作偪。疆紀良反。孔穎達疏孔子至而弔　正義曰。此一節明奢儉失禮之事。　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者當時謂管仲是大夫之賢者。鏤簋者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鏤之。朱紘者亦天子之紘。而管仲朱之。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管仲大夫當緇組紘。而與士同。今僭天子朱紘。旅樹而反坫者是諸侯之禮。論語云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今管仲爲之。山節而藻棁者天子之廟飾。而管仲亦爲之。是皆僭也。故云賢大夫。是賢者尚爲此僭上之事。是難可爲上者也。言他人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之。故云難爲上。禮器云君子以爲濫。濫謂濫竊。亦上之事也。　注言其至藻文　正義曰。言其僭天子諸侯者。朱紘山節藻棁鏤簋是僭天子。旅樹反坫者是僭諸侯。云鏤簋刻爲蟲獸也者。按梓人云小蟲之屬以爲雕琢。是刻蟲獸也。禮器注云簋天子飾以玉。此不云者文不具也。其旅樹山節之屬已具於禮器及郊特牲疏。故於此不復釋也。　晏平至爲下也　豚肩不揜豆者。依禮豚在於俎。今云不揜豆者。以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豚在豆也。　而難爲下也者。平仲賢大夫。猶上偪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被平仲而偪也。是難可爲下。陳櫟詳解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以朱朱之。旅樹

而反坫。並見論語。山節而藻棁。朱紘。天子冕。山節藻棁。天子廟飾。餘並諸侯禮。皆言其奢僭。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仲固賢。然在其上者被其僭。難於爲其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見豚小儉陋。非謂豚在豆也。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晏固賢。然其下之士庶人被其儉大逼。亦難於爲其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君子不奢不儉得其中。則不僭上不逼下矣。餘同前注。黃震日抄孔子曰至下不偪下。旅道也。樹立也。旅樹者當門道而立之屏。反坫鄭氏以爲反爵之坫。汲冢周書注以爲向外室。未知孰是。山節刻山於屋拱。藻棁畫藻於短柱。管仲奢而僭上。晏子儉而逼下。餘同前注疏。）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鄭玄注奔父母喪也。）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鄭玄注謂夫人行道車服主國致禮。）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鄭玄注女子子不自同於女賓也。宮中之門曰闈門。爲相通者也。側階亦旁階也。他謂哭踊髽麻。闈門或爲帷門。陸德明音義闈音韋。宮中之門。劉昌宗音暉。髽側瓜反。）嫂不撫叔。叔不撫嫂。（鄭玄注遠別也。陸德明音義嫂悉早反。孔穎達疏如三至禮然　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夫人奔父母喪節也。　如三年之喪者。如若也。若遭父母三年之喪則雖曰君之夫人。歸往奔喪也。若非三年之喪則不得也。女子出適爲父母期。而云三年者。以本親言也。夫人至入自闈門者。謂夫人至於父母之國。入自旁側闈門。不由正門。異於女賓也。升自側階者。謂夫人升自旁側之階。不升正階。亦異於女賓也。　君於阼者。謂主國之君待之在阼階之上。不降階而迎也。　其他如奔喪禮然者。他謂哭踊髽麻之屬。如似奔喪之禮然。然諸侯夫人位尊。恐與卿大夫之妻奔喪禮異。故明之也。　注女子至階也　正義曰。云不自同於女賓也者。按喪大記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於門外。夫人入升堂即位。是女賓入自大門。升自正階。今此不然。是不自同於女賓。以女子子是父母之親。不可同於女賓之疏也。云宮中之門曰闈門者。釋宮文也。云側階亦旁階也者。闈門是旁側之門。故云側階亦旁階。此謂東旁之旁階。故奔喪禮婦人升自東階。故知側階謂東面階也。衛湜集說孔子曰至下不偪下。　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相齊之業。可謂賢

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能一言者刑而不能善一發。此管仲君子以為溢。平仲君子以為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然。若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為，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既備，豈有失哉。　婦女非三年之喪王叔不撫嫂。　嚴陵方氏曰。男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唯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求有所重故也。禮方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持以防微而已。闈門，宮中旁出之門也。撫謂撫存之也。與不通問同義。　李氏曰。穀梁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故曰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春秋書曰。鄭伯姬來歸。傳曰。大歸也。大歸而猶曰鄭夫人之也。故曰若侍諸侯然。非三年之喪，則雖衛之亡，而許穆夫人不得歸弔者。大夫守之以義故也。鄭氏（見前注。）孔氏（見前疏。）陳櫟詳解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歸謂嫁與國諸侯為君之夫人。必歸奔父母喪。）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夫人之歸，其在塗儀衛用諸侯出弔之儀。）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主國之致禮待之也。如待諸侯然。尊其為諸侯之夫人也。）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入不自大門而自闈門，升不自正階而自側階。夫人自視

則女子。不敢自同於女賓也。）其他如奔喪禮然。（待之以夫人，尊夫人也。夫人自待以子，尊父母也。兩待之。）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臨尸而以手撫存之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孔子曰王為上也。　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土為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難為上，言僭上也。　晏平仲至下不偪下　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掩豆耳。難為下，言偪下也。　婦人非三年之喪至奔喪禮然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為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踰封，越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旁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朱申句解。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見禮器）旅樹而反坫，（樹屏於門，反爵於坫。）山節而藻梲。（見禮器解。）賢大夫也。（以其君爵。）而難為上也。（以奢而僭上，故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人，（見禮器解。）豚肩不揜豆。（見上。）賢大夫也。（以其君顯。）而難為下也。（以儉而偪下，故難為下。）

（君子上不僭上，不過奢以僭上。下不偪下，不過儉以偪下。）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鄭玄注。恥民不足者。古者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己也。陸德明音義。其行，下孟反。孔穎達疏。君子至恥之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有三患五恥之事。此君子謂在位之君子。未聞患弗得聞也者，言人須多聞多識。若未聞知古事，恒憂患不得聞也。　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者，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今不能撫養，使民逃散，是土地有餘而民不足，故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

君子恥之者，言役用民衆，彼之與己民衆寡均等，而他人績倍多於己，由不能勸課督率，故君子恥之。）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弗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為患焉。昔舜居深山間，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者哉。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歟。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為易而行之為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

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稱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惟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耻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耻之所言者事。故曰耻。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耻。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耻故能終至於無耻。廬陵胡氏曰。楚許伯樂伯攝叔致師能行其所聞而後者能力行也。故聞也學也患弗得不患弗能唯行也患弗能也。能猶力也。衆寡均而倍焉若鄭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註）陳櫟詳解君子至聞也。（患未聞者則無由知之）既聞至學也（既聞而知之患弗學則無以習之）既學至行也。（學之而弗能行則徒知之習之無由踐其實以至之。是謂三患）君子有五至耻之（有職位無建明）有其至耻之（徒能言不能行）既得之至耻之（耻倘然得之而爲然失之此與鄙夫既得之又患失之之意不同）地有餘至耻之（土曠民稀必無以得民心故也）衆寡至耻之。（舉事人力均而彼功倍於己由不能得人力故也）陳澔集說君子有三患至君子耻之。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耻言爲政之君子也。居位而無善言

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一耻也。有言無行。是言行不相顧。二耻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耻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耻也。國有功役己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耻也。朱申句解君子有五耻（其目在下）有其言（徒能談論）無其行（不能踐履）君子耻之。（耻空言也）既得之（倘然而得）而又失之。（苟然而失）君子耻之。（耻無功業也）衆寡均（役事相等）而倍焉（他人功倍）君子耻之（耻不若人也）彭氏纂圖註義君子有三患至患弗能行也。此及下文所載皆與本篇不類或亦因禮而戒。君子有五耻至君子耻之。君子不必於有言亦不必於無言。惟其時而已。時乎無位則不可以有言。時乎有位則不可以無言。言則發於聲行則施於事君之言行既得矣當守之不能守便失之君子耻之。（餘同注疏。衛湜集說）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鄭玄注（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陸德明音義駑音奴。貶必撿反。易共上以豉反。下音恭。穜章勇反。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玄注特人轉而借上士之喪禮己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陸德明音義孺而樹反。本亦作孺。復扶又反。孔穎達疏孔子至下牲正義曰。此一節明凶荒之年君自貶損也。乘駑馬者駑馬六種之最下者也。馬有六種。一曰種馬天子玉路所乘。二曰戎馬兵車所乘。三曰齊馬金路所乘。四曰道馬象路所乘。五曰田馬木路所乘。六曰駑馬負重載遠所乘。若年歲凶荒則人君自貶。故乘駑馬也。祀以下牲者諸侯常祭大牢。若凶荒則用少牢。大夫士各降一等。並用下牲也。注自貶至豚也。正義曰。云自貶損者言乘駑馬降牲牢是貶損也。云駑馬六種最下者按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是六種馬中最下也。云下牲少牢若特豕特豚也者天子諸侯及天子大夫常祭用大牢。若凶年降用少牢。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也。要義孔子以士喪禮教孺悲禮得程（見前注）衛湜集說孔子曰至此以下牲。嚴陵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牲非純全謂之下。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偷。恤由之喪至於是乎書。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聖人不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

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下牲如常祭用大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牲。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凶年故貶損也。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餘同前注疏）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鄭玄注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怪之。陸德明音義蜡仕嫁反。樂音洛。下及注同。索色白反。下同。屬音燭。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鄭玄注（蜡之祭主先嗇也。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陸德明音義嗇音色。烝之承反。勞力報反。女音汝。孔穎達疏子貢至知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蜡月鄉飲酒之樂各依文解之。蜡謂王者各於建亥之月報萬物息老休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

子貢往觀之也。孔子曰賜也樂乎者乎子貢名而問之云汝觀蜡飲燕見此之喜是歡樂否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者子貢以謂禮儀有序乃可是樂。今此蜡人恣性酣飲。載號載呶。大小悉爾。故云一國之人皆若狂也。既皆如狂。則非歡樂。故云未知其樂也。　注蜡也至恠之　正義曰。云蜡也者索也。王而索饗之。皆郊特牲文。言經之蜡者。是索饗之祭也。云歲十二月者。周正建亥之月。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者。謂州黨之學。云以正齒位者。以歲終事畢。黨正屬民以正齒位者。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壹命齒于鄉里之屬。云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者。以飲初之時正齒位。及飲末醉無不如狂者也。　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者。孔子解蜡是樂之義也。言此蜡而飲。是報民一年勞苦。故云百日之蜡也。言百日者舉其全數。喻久矣。實一年之勞苦也。今一日歡休。故恣其醉如狂。此是由於君之恩澤。故云一日之澤也。其理深遠。故曰非爾所知也。　注蜡之至義大　正義曰。云蜡之祭主先嗇也者。謂以先嗇神農爲主。云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者。謂於時天子諸侯與群臣大飲於學。烝升也。謂升牲體於俎。於此之時。慰勞農人。使令休息。云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久也者。解經百日之

蜡。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其久也。云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者。解經一日之澤。言一日之中由君之恩澤。陳櫟詳解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秋成至十二月有百日）（終歲勤動而僅有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休老勞農而賜以飲燕者。乃君一日之恩焉）非爾所知也。（其義非爾所知也。）（餘同前注）陳澔集說子貢觀於蜡至非爾所知也。　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辭無禮儀。方且可畏。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朱申句解子貢觀於蜡。（蜡音乍。）孔子曰賜也樂乎（既蜡而息民。故飲之酒而歡之相樂。孔子問子貢知其樂否。）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人皆飲酒而醉若狂也。）賜未知其樂（也。似見其狂不知其樂。）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鄭玄注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弓弩久張之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陸德明音義弛戶是反。下及注同。弩乃古反。孔穎達疏張而至道也　正義曰。此孔子以弓喻於民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若弓久張而不落弦。則絕其弓力。喻民久勞而不息。則亦損民之力也。　文武弗能也者。言若使民如此。縱令文武之治。不能使人之得所。以言其苦。故稱其不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者。言弓久落弦而不張絃。則失其弓之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而不勞苦。則民有驕逸之志。民若如此。文武不能爲治也。而事之泛艱。故稱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者。言弓一時須張。一時須弛。喻民一時須勞。一時須逸。勞逸相參。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勞逸以意。則文武得其中道也。使可以治。文武爲政之道治民如此。故云文武之道也。衛湜集說　子貢觀於蜡至文武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蜡索祭也。歲十二月。歲將終矣。百物成矣。凡物之神苟有功于人。無不舉而祭之。故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啜也。貓也。虎也。坊也。水也。謂之八蜡。祭之道至于蜡。則報之禮備矣。故曰仁之至義之盡也。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脩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一方不成。則蜡不行於其方。謹民財而不可費也。順成之方。蜡祭乃行。必使不成之方移民而就業也。　嚴陵方氏曰。蜡者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

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無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　馬氏曰。王者奉天牧民。以施政。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秋其富也。能勿勞乎。致其勞也。能勿息乎。既蜡而收民息已。則飲之酒。使其相樂。是也。子貢觀蜡。但見其狂。是上不知觀天道。下不能酌民情。故孔子告之以百日之蜡。一日之澤。而又言張而不弛。文武不能。弛而不張。文武不爲。蓋推蜡之澤以治民。推民之意以承天。則不爲久張以著其信。不爲久弛以著其義。自非聖人。安能明此。　山陰陸氏曰。弛而不張。聖人有所不爲。張而不弛。聖人有所不能。（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文武弗能也。（文武二聖王弗能如此也。）文武弗爲也。（文武亦弗爲此）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一張喻終歲之勞。一弛喻一日之飲。張弛得宜聖人之道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張而不弛至文武之道也。　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喻民。謂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絕。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朱申句解一

（張一弛。一張。謂百日之蜡。一弛。謂一日之澤。文武之道也。仁之至義之盡。故曰文武之道。黄震日抄子貢觀於蜡至文武之道也。　張弛以弓喻。張喻勞民。弛喻息民。張之為武。弛之則為文。餘用前注疏。）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鄭玄注記魯失禮所由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陸德明音義。大廟音泰。孔穎達疏孟獻至之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魯之郊禘之事。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謚曰獻。言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郊祭所出之帝也。上帝靈威仰也。而周以十一月為正。其月日至。王云若天子則圜丘。魯以周公之故得郊天。所以於此月得郊所出之帝靈威仰而已。故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也。此言是也。　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者。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故云有事

於祖。獻子言十一月建子冬至既祭上帝。故建午夏至亦可禘祖。以兩月日至相對。故欲祭祖廟與天相對也。故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也。此言非也。所以為非者。魯之祭祀宗廟。亦猶用夏家之法。凡大祭宜用首時。應禘於孟月。孟月於夏家是四月。於周為六月。故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夏之孟月也。獻子捨此義。欲以此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者。獻子有此之失。故記其失所由也。　注記魯至大廟　正義曰。云記魯失禮所由者。言七月而禘。是魯之失禮。時暫為之。非是恒行。故春秋獻子之後無七月禘廟之事。又此不云自獻子始。是不恒行也。云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者。以左傳稱孟獻子。經書仲孫蔑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以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者。此是明堂位文。故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后稷配之也。亦當天子正月郊祭以始祖配天。魯以十一月郊祭亦以后稷配天。故云亦也。云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爾者。以明堂位稱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周之季夏即夏之孟月建巳之月。又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謂禘祭也。是用建巳之月。按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按僖八年於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荅趙商云以僖八年正月公會王人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七月乃禘。君子原情免之。理不合譏。而書之者。為致夫人。故書七月禘也。獻子既七月而禘。非時失禮。春秋之例。非時祭者皆書於經。以示譏。獻子以後之禘。而用七月。不書於經而不譏者。鄭釋廢疾云。宣八年六月有事于太廟。禘而云有事者。雖為卿佐卒。張本而書有事。其實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禮。故變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如鄭此言。則獻子之時禘皆非正。因宣公六月禘為得正。故變文云有事。以明餘禘之不正也。故餘禘不載於經。唯譏於宣公得正之禘也。鄭又一解云。禮記之言不可合於春秋之例。故鄭荅趙商云。禮記之云。何必皆在春秋之例。是禮記不與春秋合也。要義孟獻子以郊天之對月禘祖失之。（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此言冬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夏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僖公蓋嘗用此。秋七月禘于太廟是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旁註。禘音第。陳櫟詳解。七月而禘（故魯七月而行禘祭。以大王為始祖所自出之君。祭之於始祖周公廟。而周公配之。）獻子為之也（乃自獻子為之也。獻子以二至相對。以夏至禘相對冬至郊天也。亦記魯失禮所由始。　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孟獻子曰至獻子為之也。

（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為之。蓋一時之事耳。餘同前疏）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鄭玄注亦記魯失禮所由也。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孔穎達疏夫人至始也。　正義曰。諸侯夫人亦天子所命。或是王后無譏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此文是也。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王藻注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是也。要義以魯昭公取同姓。自是夫人不命於天子。見前注疏）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玄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女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嫁於庶人。從為國君。陸德明音義。外宗為于偽反。注同下為夫為之服下注為其亦同。孔穎達疏外宗至宗也。　正義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謂君五屬內之女。君內宗為君悉服斬衰。為夫人齊衰。則君之外宗之女為君及夫人與內宗同。故云猶內宗

也。亦知是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之例也。　注皆謂王國君　正義曰。知皆謂嫁於國中者。以經云爲君夫人。則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故知嫁於國中。國外當云諸侯。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者。按禮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則異族者亦不可以戚戚君。故不得以其親服服至尊也。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者。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舅之女及從母皆是者。謂君之舅女及君之從母在國中者非正也。所以非正者。以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諸侯雖曰外娶。舅及從母元在他國。而舅之女及從母不得來嫁與己國卿大夫爲妻。以卿大夫不外取。知宗五屬之女者。以其稱內。故知五屬之女也。凡外宗內宗皆據有爵者。云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爲夫之君者。總謂外宗內宗之女皆然也。云嫁於庶人從爲國君者。亦內外宗之女並言之。則服齊衰三月。此等內宗外宗。熊氏云雖嫁在他國。皆爲本國諸侯服斬也。今依用之。若賀循熊周之等。云在己國則得爲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今並存焉。任賢者擇之。此外宗與喪服外宗爲君別也。故鄭注彼云外宗是君之外親之婦。此外宗唯據君之喪。崔氏云兼據夫人外宗。其義非也。又周禮外宗內宗謂外內之女。而崔氏云鄭注特注云女者女有出適嫁有降理。故舉女不言男。其義亦非也。陳澔集說又按儀禮喪服疏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注謂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是二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注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外宗異姓親內宗同姓親爲君皆服斬衰。爲夫人皆齊衰。彭氏纂圖註義此一節論外宗服君夫人之禮。（餘同前注疏。）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鄭玄注拜謝之。）**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鄭玄注言拜之者。爲其來弔己。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孔頴達疏廄焚至道也　正義曰。廄焚孔子爲廄被火焚也　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　拜之士壹大夫再者。言拜此鄉人之時。若士則壹拜之。大夫則再拜之。　亦相弔之道者。此言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要義孔子拜弔火者（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廄焚至道也　山陰陸氏曰。廄焚雖不問馬。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爲法。（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呂伯恭音點考註廄音救。爲並去聲。朱申句觧廄焚。（廄。養馬之室。大焚之也。）拜之。（言拜之之數。）士壹。（士來者拜之壹。）大夫再。（大夫來者拜之再。）彭氏纂圖註義廄焚至道也。此一節記孔子廄焚拜弔者之禮。（餘同前注衛湜集說）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鄭玄注言此人可也。但居惡人之中使之犯法。陸德明音義上時掌反。辟匹亦反。**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鄭玄注亦記失禮所由也。善桓公不忘賢者之舉。宦猶仕也。此仕於大夫更升於公與違大夫之諸侯同爾。禮不反服。孔頴達疏孔子至爾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之臣雖仕於公反服大夫之服。孔子論說管仲之事。故云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者。謂管仲逢遇群盜於此盜中簡取二人焉。　上以爲公臣者。謂管仲薦上此二人以爲桓公之臣。　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者。此管仲薦此盜人之辭。言此盜人所與交遊是邪辟之人。故犯法爲盜。可人也者。謂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可任用之。　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者。謂管仲之死。桓公使此二人着服也。　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者。言依禮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不合爲大夫着服。今此二人是仕宦於大夫升爲公臣者之爲大夫而着服也。從管仲爲始。言自此以後升爲公臣皆服宦於大夫之服也。　有君命焉爾也者。言此二人所以爲管仲着服者有桓公之命使之爲爾。作記之者亦記失禮所由。又記桓公不忘賢者之舉也。衛湜集說孔子曰至有君命焉爾也。　山陰陸氏曰。言其所以放辟爲盜以其所遊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爲其所爲主服與違大夫之諸侯不同。蓋世衰道微。君不能教。始服其師。君不能舉而所爲主者有服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觧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於盜中擇二人。）上以爲公臣。（薦爲公朝之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其所與遊者邪僻。故陷於盜。）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管仲死。齊桓使二人爲之服以報之。）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宦。仕也。仕於大夫者復升於公。其爲故大夫服。蓋此二人爲管仲服始。）有君命焉爾也。（有君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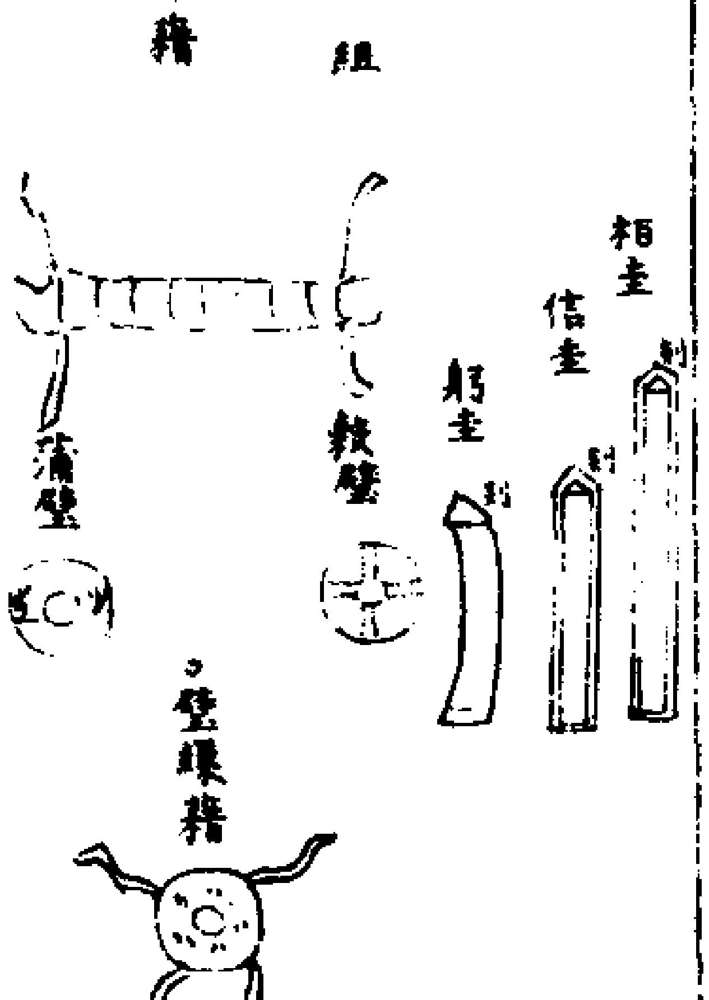
（命之服故也　餘同前服）陳澔集說孔子曰至有君命焉爾也。管仲遇羣盜閒取二人而薦進之使為公家之臣且曰為其所與交遊者是邪僻之人故相誘為盜爾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為管仲服記者言仕於大夫而為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為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朱申句解孔子曰管仲遇盜（盜行切者）取二人焉（以其人可用故取）之上以為公臣（由家臣而升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謂其所與交遊者辟故流而為盜耳）可人也（謂非其人之罪也）管仲死（管仲既死）桓公使為之服（使二人者為管仲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家臣為大夫服禮也升於公臣而反服其服非也）自管仲始也（亦記失禮之由）有君命焉爾也（以其出於桓公之命故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鄭玄注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變自新**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鄭玄注謂諸臣之名也孔穎達疏過而至稱字正義曰此一節明辟君之諱也過謂過誤也舉猶言也若過誤言君之諱則起而改變自新陳澔集說過而舉君之諱至則稱字　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

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鄭玄注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己力不能討不與而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春秋曹公子反如陳塟原仲傳曰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辟音避注同僚本又作寮力雖反難乃旦反下同孔穎達疏內亂至辟也正義曰此一經明卿大夫之禮有內亂力不能討可辟之事　內亂不與焉者謂國內有同僚為亂則身自逃辟不干與焉以其力弱不能討也雖不與而已若力能討則當討之　外患弗辟也者外謂在外鄰國為其寇患雖力不能討不得辟之當盡死於難也　注春秋至外難　正義曰引春秋者莊二十七年公羊傳文按彼云公子友如陳塟原仲大夫不書塟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又云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何休云不忍見其如此故請至于陳而塟原仲時季友不討慶父為不與國政力不能討至莊三十二年季子與國政故遂慶父而酖叔牙也此注云力不能討亦謂不與國政若與國政力能討之而不討則責之故宣二年晉史董狐書趙盾以弒君云子亡不越竟是也要義內亂不與然力能討則當討之（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興者所以重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患不辟者所以重義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如鄰國來攻或戎狄使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贄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鄭玄注贄大行者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之矣陸德明音義厚戶豆反剡以冉反畫胡卦反徐胡麥反再行戶剛反**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鄭玄注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陸德明音義當如字注同舊丁浪反**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孔穎達疏贄大至事也　正義曰此明五等諸侯所執圭玉之制　贄大行曰者贄

明也大行謂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舊作記之前有人說書贄明大行人之事謂之贄大行今亦作記者引此舊書故云贄大行曰曰發語端也博三寸者謂圭博三寸也　厚半寸者謂圭與璧各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者謂圭與璧剡殺也殺上左右角各寸半也　玉也者言五等諸侯圭璧長短雖異而俱以玉為之故云玉也　藻三采六等者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三采朱白蒼也六等六行也謂畫上三色每色為二行是三采六等　注贄大至之矣　正義曰云書說大行人之禮者名也者謂作此記之前別有書論說大行人之禮其篇明謂之贄大行云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者按聘禮記云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是也既重云朱白蒼是一采為二等相間而為六等也若五等諸侯皆一采為一就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為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二采故二就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若一就也與諸侯不同天子　則典瑞云繅五采五就亦一采為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云子男執璧作此贄者失

之失者。以此經列公侯伯子男。總云博三寸。剡上左右各寸半。此謂圭也。今總包子男。則子男亦執圭。故云作此贊者失之矣。衛湜集說贊大行曰至藻三采六等。山陰陸氏曰。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以朝之玉。下言以聘他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知。故曰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子男執璧以朝。以圭聘頫。今此言圭。則子男聘頫之玉也。鄭氏謂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參誤也。正言玉也。則所謂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圭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上公用龍。四玉一石。雖曰玉可也。故曰藻三采六等。據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長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德之文。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內。而以柔順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藻。冕繅織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亡據也。哀公問至執事也。嚴陵方氏曰。文公之下執事也。自此而下。宜更有歸容簡脫之耳。（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今子男亦方圭。則總爲聘頫之玉也。藻三采六等。藻薦玉者。織絲爲之。或謂以韋爲之。）

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執事之臣言下謙辭。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贊大行曰至藻三采六等。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哀公問至執事也。文公至哀公七君。（餘同前疏。）黃震日抄贊大行曰至三采六等。記者贊助其言。故曰贊行人。藻薦玉者也。哀公問至文公之下執事也。對以文公之下執事。是始於魯文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哀公問至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祿秩所當循王制之中當其下也。其所對則言不忘舊仁也。位不嫌卑謙也。可謂恭而有禮矣。（餘同前注疏。）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鄭玄注廟新成必釁之。尊而神之也。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陸德明音義釁許靳反。純側其反。）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鄭玄注居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拭靜也。陸德明音義拭音式。碑彼皮反。靚本亦作靜同。才性反。）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玄注自由也。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刉衈。陸德明音義刲苦圭反。夾古洽反。衈如志反。刉古代反。又古對反。一音其既反。珥如志反。）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

（鄭玄注有司宰夫祝宗人。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下同。）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鄭玄注告者告宰夫。）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鄭玄注君朝服者不至廟也。陸德明音義朝直遙反。注同。）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鄭玄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爾。檀弓曰晉獻文子成室。諸大夫發焉是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玄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陸德明音義豭音加。彝以之反。孔穎達疏成廟至豭豚。正義曰。此一節論釁廟及考路寢之事。成廟則釁之者。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尊而神之也。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者。其禮謂釁廟之禮。欲釁之時宗人先請於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事。爵弁者士服也。純衣者謂絲衣。則玄衣纁裳也。雍

人拭羊者雍人是廚宰之官拭羊謂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按大戴禮釁廟篇云成廟則釁以羊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鄉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命以釁其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此皆大戴禮文既云拭羊乃行入廟門是拭羊在廟門之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屋棟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令謂屋者謂室之在上之霤也前云升屋下云乃降與喪大記復者升屋其文正同何得以升爲縣又中屋爲屋棟去地上下爲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於前又下文其衈皆於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捡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　門夾室皆用鷄者門廟也夾室東西廂也其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與夾室各一鷄凡用三鷄故云皆也謂釁門夾室用鷄之時

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　先門而後夾室者謂先釁門後釁夾室又畢於門也　其衈皆於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鷄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故云其衈皆於屋下衈訖然後升屋而釁也　門當門夾室中室者謂衈訖爲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割鷄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此釁廟以羊門夾室以鷄總云其衈則毛牲羽牲皆謂之衈而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者以此經有羊有鷄無別刉文故總以衈包之周禮刉衈相對故以毛牲曰刉羽牲曰衈　有司皆鄉室而立者謂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而立　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者謂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　反命於寢者謂釁既畢反報君命於路寢　君南鄉于門內朝服者謂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身著朝服即大戴禮云玄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者路寢是生人所居不用神之故不釁也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如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是也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者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要義釁廟之禮　路寢生人所居不釁廟器釁　釁門夾室皆用鷄（並見前注疏）　衛湜集說成廟則釁至以豭豚　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鷄人釁共鷄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駹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鷄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爲釁是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廄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illegible]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爵弁而不冕牲駹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鍾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　嚴陵方氏曰考即宣王考室之考且考有燕必用酒者陽之盛也寢者人之所居故以陽之盛者考之釁有祭祭止用血血者陰之至也廟者神之所居故以陰之至者釁之亦各從其類也衈者割其耳而薦其毛也凡器莫不有名先儒言名器謂尊彝之屬者

以其名之尤著故也若名山謂之名亦以是而已　横渠張氏曰釁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釁鍾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皇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成廟則釁之至反命乃退　爵弁士服也純赤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淨潔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鷄凡三鷄亦升屋而割之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於寢其時君在路寢也（餘同前注疏）　黄震日抄成廟則釁之至釁之以豭豚　廟成而釁釁者以血血陰也寢成而考考者飲酒酒陽也（餘同前注疏）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鄭玄注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爲始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

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鄭玄注前辭不教請納采時也。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物。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陸德明音義儐色吏反。）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鄭玄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弃妻畀所齎。陸德明音義皿武景反。字林又音猛。齎子兮反。下同。畀必利反。與也。又婢支反。償也。）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鄭玄注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陸德明音義共音恭。粢盛上音咨下音成。肖音笑。辟音避。）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鄭玄注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鄭玄注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孔穎達疏諸侯至稱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出夫人及卿大夫以下出妻之事。諸侯出夫人者。謂夫人有罪諸侯出之命歸本國。使者將命者使者謂送夫人歸者將行君命以告夫人之國君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者禮尚謙退。不能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云寡君才智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故君使臣某敢告在下之執事。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者須待也。俟亦待也。主人報客云君既有命。寡君豈敢不恭敬須待君命。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既得主人荅命。故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妻出者此以下明夫出妻法也。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者謂凡遣妻必稱尊者之命。舅在稱舅者謂妻之被出則應稱夫名使某來告。若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某來告是舅在則稱舅也。舅沒則稱兄者謂稱夫兄之名使某來告。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於人也。若有死喪則稱母者。即曾子問云母喪稱母是也。無兄則稱夫者謂夫身無兄則稱夫名使某來告。則上文是也。夫遣人致命則得云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若夫之父兄遣人致命。其致命之辭未聞也。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者前文已具。重更發者爲姑姊妹張本。故云姑姊妹亦皆稱之。鄭云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是也。衛湜集說妻出至亦皆稱之。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寡君敢不敏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有司送夫人還之有司。主人有司夫人父母國之有司。妻出夫使人致之曰。致之。送還其本家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諸侯出夫人至亦官受之。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絕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荅言前辭不教。請納采時固嘗以此爲辭矣。妻出至亦皆稱之。遣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疏曰見前疏。黃震日抄諸侯出夫人至亦官受之。諸侯出夫人謂諸侯棄妻。器皿其元所齎者。妻出至亦皆稱之。此又妻棄夫之禮。嗚呼。此亦有禮乎。彭氏纂圖註義諸侯出夫人至皆稱之。家語孔子曰。婦有七出三不去。此夫婦之大變。古人所以立戒也。餘同前注疏。）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鄭玄注言貴其以禮待己而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陸德明音義少失召反。下及注同。食我音嗣。爲于僞反。下來爲亦爲同。倨音據。慢武諫反。本亦作僈。父音甫。）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穎達疏孔子至吾子　正義曰。此一節明少施氏以禮而食孔子。吾祭者謂孔子祭也。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者作起也。少施氏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足祭也。吾飧者謂孔子食後而更飧。而強飯以荅主人之意。作而

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者少施氏又起而辭謝云疏麤之食不可強飽以致傷害故云不敢以傷吾子。（衛湜集說）孔子曰至不敢以傷吾子。

橫渠張氏曰。後世不安於禮相見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後何相勸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非不知此簡便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然所謂如食宜飫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殊非養老之意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飧孔子雖欲行禮施於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飧者食後而更飧傷謂傷廉也。 山陰陸氏曰詩所謂既飽以德者此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作而辭起而辭謝也疏食麤疏之食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麤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餘同前注彭氏纂圖註義）食之始必祭食之後必飧飧謂以飲澆飯於器中按家語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亦不飲而飧是季氏無禮孔子亦不敢盡禮（餘同前注疏）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鄭玄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箇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陸德明音義）飧音孫箇古賀反卷音眷徐紀勉反下同與音餘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鄭玄注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陸德明音義婦見賢遍反下注同供恭用反養羊尚反復扶又反）

見諸父各就其寢（鄭玄注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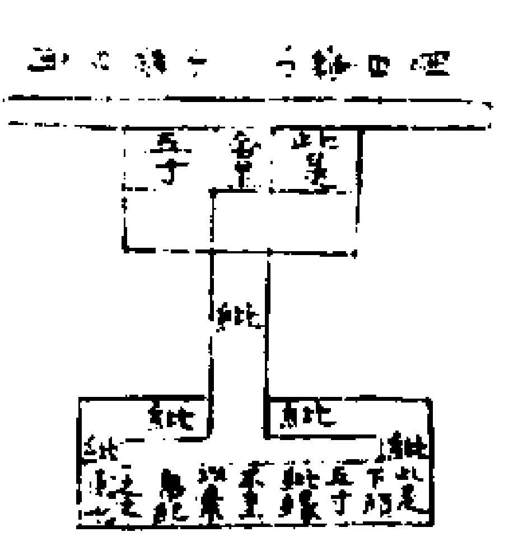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鄭玄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禮之酌以成之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

燕則鬈首（鄭玄注既笄之後去之猶若女有鬌紒也陸德明音義鬈音權又居阮反去起居反鬌丁果反紒音計字又作紒孔穎達疏）納幣至鬈首 正義曰此一節論昏禮婦見舅姑及女未許嫁加笄分別之事納幣一束者謂昏禮納財幣之時其幣一束謂十箇也束五兩者兩箇合爲一卷取配偶之義是束五兩也一兩有四十尺八尺曰尋五八四十是兩五尋也今謂之匹由匹偶也 婦見舅姑者謂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也 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者見舅姑之時則夫之兄弟姑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西面以北爲上近堂爲尊也 是見已者舅姑在堂上婦自南門而入[illegible]於夫之兄弟姑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故云是見已謂是已見也 見諸父各就其寢者諸父謂夫之伯叔也既是旁尊則婦於明日乃各往其寢而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者女子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 婦人執其禮者賀瑒云十五許嫁而笄者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 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鬈首謂分髮爲鬌紒也此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衛湜集說）納幣一束至燕則鬈首 嚴陵方氏曰納幣即婚禮所謂納徵以物言故曰幣以義言故曰徵周官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王氏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五兩則以天地合數爲之節正謂是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束五兩兩五尋（束帛五兩者五匹也五匹爲十端十端者五兩也 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見前注疏曰見前疏）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鄭玄注會謂領上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表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也陸德明音義韠音必長直諒反廣古曠反下同會古外反注同紕婢支反又方移反注同純之閏反又支允反注同徐方移反紃音巡徐辭均反縫扶用反下同絛本又作條同吐刀反孔穎達疏）韠長至五采 正義曰韠韍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地數也 會去上五寸者會謂韠之領縫也此縫去韠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 紕以爵韋六寸者謂會縫之下韠以

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韠之兩邊不至韠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素謂生帛謂紕所不至之處横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紃以五采者紃條也謂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注會謂至上同　正義曰韠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下總會之處故謂之爲會此上緣緣韠之上畔其縫廣狹去上畔五寸也云領之所用蓋與紕同者紕既用爵韋會之所用無文會紕同類故知會之所用與紕同也云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者純緣也緣之所施是兩旁之紕不至下五寸之處以素緣之云與會去上同者純之上畔去韠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韠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云與會去上同如諸儒所說云會者是韠之上畔淺緣而已去上五寸謂與兩旁之紕去韠上畔會縫之下有五寸若如此說何得鄭注與會去上同明知會之闊狹五寸也衍湜集說長樂陳氏曰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韠自頸肩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肩在領上矣衣之上韠猶尋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喪服用韠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韠是祥祭有韠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韠長三尺韠韍也會去上五寸（以在總會處名爲會在上之下五寸）紃以五采（施諸縫中若今時絛以五采絲線爲之上緣謂之會旁緣謂之紕下緣謂之純古喪服亦用韠詩庶見素韠兮蓋祥祭有韠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韠長三尺至紃以五采　韠制又見玉藻韠之言韍也詩曰庶見素韠朱子注曰韍蔽膝韠各象其裳之色古者喪服亦有韠餘（同前疏）

韠圖



此是依古注圖之於義或不通別有圖在玉藻篇內可參

吳澂纂言雜記　此篇汎記諸侯大夫士喪之雜禮其事瑣碎不一之謂雜又兼他事非喪禮者亦附記焉故名雜記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檀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於廟門外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右記復凡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胡氏見衛湜集說）君訃於它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它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右記訃凡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　曾子曰不襲婦服　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喪禮有情有文誠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踊衰期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之淺深由乎其中之情也豈由乎外之文矣哉陸說優於鄭注　嫂不撫

叔叔不撫嫂嫂之於叔叔之於嫂生不通問死不制服皆遠之也故於大斂之後不撫其尸方氏謂撫者撫存之也不鮮此撫爲撫尸之撫疑非記禮者之意君不撫僕妾君撫大夫及内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娣仕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者妾賤於姪娣者故恩不及之右記飯襲斂踊撫凡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廬陵胡氏應氏曰見衞湜集說）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凡弁絰其衰侈袂執玉不麻麻者不紳麻不加於采端衰喪車皆無等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國禁哭則止朝之奠即位自因也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右記冠衰絰杖哭凡十一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曰見衞湜集說）有殯聞外喪哭之它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它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於異宮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踊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散帶垂與居家同也凡喪小斂而麻疏者未小功以下也親者大功以上也踊者及主人之節則用之其不及亦自用其日數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之置後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皇氏云大夫適子若爲士爲其父唯服士服鄭注仕至大夫謂此子若仕官至大夫始得服大夫服以其賢德著成也澄按皇說疑非鄭意大夫之庶子爲大

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外宗爲君夫人猶内宗也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右記聞喪奔喪主喪服喪凡十六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朱子清江劉氏曰見衞湜集說）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内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於門外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於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它

如奔喪禮然。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右記弔含襚賵臨凡五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視猶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氏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侍反而後奠。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糧也。故遣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醴者稻醴也。

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右記葬前卜宅以後之事凡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陸氏德明方氏黄氏曰見衛湜集說。）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重既虞而埋之。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皆行。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麻易之。唯杖屨不易。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昭穆之妾。公子附於公子。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鄭

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右記葬後終喪以前之事凡二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方氏陳氏庾氏張子曰見衛湜集說。）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縣

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有創瘍須洗滌而不沐浴。有疾病須滋養而不酒肉。毀過而瘠為病。皆能傷生。夫哀者本是愛親。毀而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遺體。不愛身即是不愛親也。故君子弗為。況毀瘠為病。不惟傷其生。或至殞其生。夫人之所貴乎有子者。正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父母之有子者無子矣。無子則無人終父母之喪。可謂孝乎。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也。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從孔疏其義爲長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絶樂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注云從祖昆弟於父轉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疏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

而諱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三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馬氏陸氏方氏呂氏張子范氏曰見衛湜集說）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右記喪禮存失之由凡二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曰見衛湜集說）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寸六等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

敢吿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吿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魯之郊上帝亦但得郊於建寅之月禘則用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逾甚矣山陰陸氏曰僖公蓋嘗用七月禘于大廟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逼下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廏焚孔

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士壹大夫再言士來者壹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內亂不與焉謂亂之輕小者爾爲亂者於己有兄弟之親則誅之逐之有當國政者在已以親親之恩不與聞其事可也若亂之重且大者管叔啓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殺君則石碏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興乎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既得之而又失之按論語言雖得之必失之此以學言也又言既得之患失之此以位言也大學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孟子言得其民得其心失其民失其心此以土地人民言也此下言地有餘而民不足衆寡均而倍焉則此句亦是以土地人民言孟子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是也三患之君子兼該無位有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該北面之臣南面之君　右附

記雜事雜辭凡二十節（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山陰陸氏長樂陳氏馬氏方氏呂氏張子曰見衛湜集說。）鶴山渠陽雜抄雜記上朝夕哭不惟。鄭注緣孝之心欲見殯肂也。既出則施其扂。鬼神尚幽闇也。陸釋字林扂户䁥反。閉同。纂文云古闔字。玉篇羌掖公荅二反。閉也。正義曰鄭此注會儀禮注也。則扂是褰舉之名。初哭則褰舉事畢則施下之。某義疏與注釋意異。肩吾云與合同。兇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異於人也。某此亦是真知實見。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鄭氏曰大夫喪禮逸。與士異者未得而聞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云云）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惟卿爲大夫（云云）士與爲父服異者有麤斬枕草矣（云云）王肅難鄭說（云）喪禮自天子以下無等（云云）平仲之言惟卿爲大夫。謂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非謙辭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寫書官序班臣楊宗傳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　十八陽

喪

喪大記（禮記篇名）第二十二（陸德明音義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大事。故以大記爲名。孔穎達疏案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爲主。故名曰喪大記。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朱申句解送死大事也。此篇所記皆喪事之大者。故以大記名篇。）

疾病外內皆埽。（鄭玄注爲賓客將來問病也。疾困曰病。陸德明音義埽悉報反。爲于僞反。下爲其爲賓爲主人皆同。孔穎達疏外內皆埽者。爲賓客來問病者。以尋常每日皆埽。案內則云。雞初鳴。咸盥漱洒埽室堂者。此是平生無事時。每日恒埽。今既疾病。不應更有華飾。故知埽者爲賓客來也。注疾病曰困。正義曰。案既夕禮云。有疾病者齋。乃云疾病內外皆埽。是疾困曰病。此對文耳。散則通也。檀弓云。孔子寢疾七日而沒是也。陳櫟詳解疾病外內皆埽。埽庭家之常。今此又埽。爲賓將來問。）

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鄭玄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陸德明音義縣音玄注同。去起呂反。注及下注同。）

寢東首於北牖下。（鄭玄注謂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爲北墉下。陸德明音義首手又反。下注南首同。牖音酉。舊音容下注牖下放此。墉音容。）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鄭玄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屈伸也。陸德明音義牀仕良反。本或作床。褻息列反。新朝直遙反。後朝服皆同。）

男女改服。（鄭玄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

屬纊以俟絕氣。（鄭玄注纊今之新緜。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陸德明音義屬音燭。纊音曠。一音古曠反。易以豉反。）

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鄭玄注君子重終。爲其相褻。孔穎達疏君大夫至之手。正義曰。此明君及大夫等疾困去樂之事。君謂諸侯也。及大夫等撤縣。知不包天子者。以此篇所記皆據諸侯以下也。注天子至之事。正義曰。案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鄭云宮縣四面象宮室。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又云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鄭云諸侯之大夫半天子之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案典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此云不命之士。謂子男之士。注謂君至墉下。正義曰。知謂君來視之時也者。案論語鄉黨云。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此云東首。故知是君來視之時也。以東方生長。故東首鄉生氣。云病者恒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于北牖下。是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所說也。今謂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鄉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注廢去至伸也。正義曰。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者。釋所以病困而除牀取地義也。人初生時在地。今病困而反在地。冀生氣還反得活。如初生時也。云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者。上云徹褻衣。則知所加者正也。下云加新衣。則知所徹者褻衣。故云互也。朝服云衣素裳也。云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者。解所以加朝服義也。明君子雖卒。必以正自處也。注爲賓至服也。正義曰。案既夕禮云。養者皆齋。案文王世子云。則世子親齋玄而養。至病困。易之以朝服。故檀弓云。親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羔裘玄冠。即朝服也。衛湜集說疾病外內皆埽至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嚴陵方氏曰。疾甚至於病。檀弓言曾子寢疾病。論語言子疾病。皆謂是矣。疾病則賓客見問。故伯牛有疾而孔子問之。曾子有疾而孟敬子問之。皆禮然也。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疾病則所謂有故也。故皆徹而去之。北牖與郊特牲言北墉不同義。欲君南面而視之故也。馬氏曰。君子之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而夫婦之化興。此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所以必記於禮也。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及其易簀反席未安而沒。故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

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真宅而已。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　金華應氏曰。掃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掃者。肅外內以謹喪。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即不作。則聲音固已久閟於耳矣。徹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鄭氏曰見前注。孔子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大夫徹縣。徹去鍾磬在縣者。士去琴瑟。以病當致憂。體一人。持其體各一人。四體共四人。屬纊以俟絕氣。纊新綿。易搖動。遠屬之置口鼻之上。以候氣之絕未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子重終。雖死猶惡其無別。而相褻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疾病。外內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朱申句解。疾病。（疾困曰病。）外內皆埽。（以待賓客之見問也。）君大夫徹縣。（縣謂鍾磬也。徹。去也。）士去琴瑟。（鍾磬琴瑟必徹去者。以致其憂。且病者欲靜也。）寢東首於北牖下。（東首順生氣也。寢於北牖。欲君南面而視之也。）廢牀。（人生在地。去牀。冀其生氣反也。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黃震日抄。疾病外內皆埽（主）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此言靜以待盡而不亂。（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鄭玄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寢室通耳。其尊者所不燕焉。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此變命婦言世婦者。明尊卑同也。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孔穎達疏。君夫至于寢。　正義曰。此一經明貴賤死寢不同也。君。謂諸侯也。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　大夫世婦卒於適寢者。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與諸侯也。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既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　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者。內子。卿妻也。若未為夫人所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遷尸。乃復還其正寢也。　士之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注言死至處也。　正義曰。寢室通耳者。案士喪禮云。死於適室。此云卒於適寢。是寢室通也。云其尊者所不燕焉者。謂尊嚴之處。不就而燕息焉。云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者。此云士死于寢。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故云或也。云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皇氏云。君謂女君。而世婦以夫人下寢之上為適寢。熊氏云。諸侯夫人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解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者。夫人卒於君之正寢。世婦卒於君之下寢之上者。與皇氏異。雖卒於夫寢。皆婦人供視之。是亦婦人不死男子之手也。案服虔注左傳義與皇氏同。夫人之卒。在於夫人路寢。此君路寢為小寢。故僖八年。夫人不薨于寢。則不殯于廟。服虔注云。寢。謂小寢也。皇氏熊氏其說各異。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知死正寢者。案春秋成公薨於路寢。道也。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謂夫人寢也。隱公薨不書地。失其所。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皆非禮也。案莊

公三十三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脩。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要義。諸侯大夫大夫妻及士之妻卒。皆於夫之正寢。（見前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言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即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山陰陸氏曰。諸侯子曰世子。大夫妻曰世婦。大夫不世爵祿。然先生其子則世矣。其妻謂之世婦以此。內命婦曰世婦。蓋名生於大夫之妻。（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主）適寢。大夫與世婦。世婦大夫妻。大夫正寢曰適寢。死者必貴於正處也。（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君夫人卒於路寢（主）士之妻皆死於寢。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餘同前疏。）朱申句解。君夫人卒於路寢。（路寢。適寢。皆正寢也。在君則曰路寢。卒。子律反。）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在大夫則曰適寢。內子未命。既命則曰世婦。未命則曰內子。皆大夫之妻也。）則死於下室。（下室。其燕處也。）彭氏纂圖註義。君夫人卒於路寢（主）皆死于寢。內子死于下室。遷尸于寢。則以未命故也。大夫稱子。故其妻

曰內子。餘同前孫衛湜集說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玄注：復，招魂復魄也。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階，梯也。簨虡之類。陸德明音義：麓音鹿。梯，他兮反。簨，恤尹反。虡音巨。孔穎達疏正義曰：自此至復而後行死事，明復是招魂之禮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者，復謂升屋招魂。其死者所封內若有林麓，則所主林麓虞人設階梯而升屋。　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者，謂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無虞人，可使狄人，是家之樂吏之賤者，掌設簨虡，簨虡階梯之類，故狄人設階也。要義：復魄則虞人狄人設階。見前注。陳澔集說：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小，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虡，或便於此。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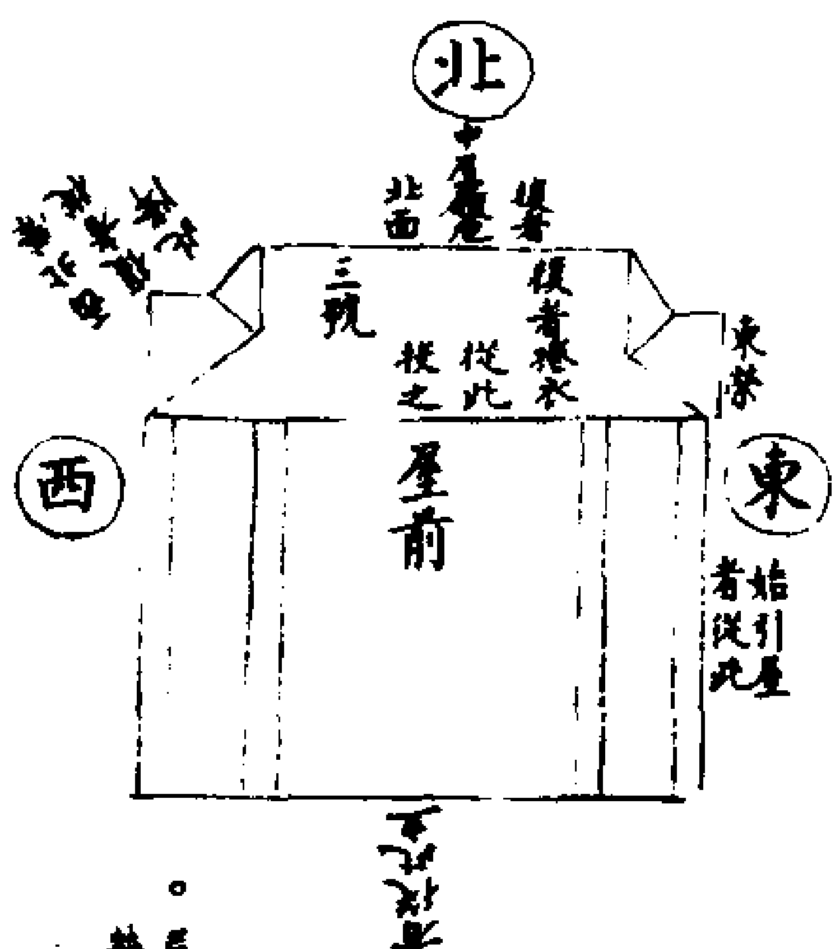
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命受之。降自西北榮。鄭玄注：小臣，君之近臣也。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服之者，敬也。復用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衮，則夫人用褘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赬，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其世婦亦以襢衣。榮，屋翼也。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臯某復也。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陸德明音義：卷，本又作衮，同古本反，注同。屈音闕，注同。赬，勑貞反。襢，知彥反。稅，他亂反。榮如字，屋翼也。劉昌宗音營。號，戶高反，注同。捲，俱勉反，徐紀阮反。褘音輝。鷩，必列反。揄音遙。毳，昌銳反。霤，力又反。篋，古牒反。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鄭玄注：私館，卿大夫之家也。不於之復，為主人之惡。陸德明音義：乘，繩證反。轂，工木反。惡，烏路反。孔穎達疏：小臣至而復。　正義曰：此一節明復時所用之衣，及招魂升降之節。　小臣復，復者朝服者，此明諸侯小臣君之近臣。與君為招魂復魄，既是君之親近，與君所為招魂之時，冀君魂神來依之。則大夫士以下，皆用近臣也。所復之人，皆著朝服，奉事君之魂神，故朝服。　君以卷者，謂上公以衮冕而下。　夫人以屈狄者，謂子男之夫人，自屈狄而下。　大夫以玄赬者，玄纁也。言大夫招魂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也。　世婦以襢衣者，世婦，大夫妻也。其上服唯襢衣，故用招魂也。言世婦者，亦見君之世婦服與大夫妻同也。　士以爵弁者，士亦用助祭上服以招魂。六冕則以衣名冠，諸侯爵弁則以冠名衣。今言爵弁者，但用其衣，不用其弁也。　士妻以稅衣者，稅衣，六衣之下也。士妻得服之，故死用以招魂也。　皆升自東榮者，此復者初上屋時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四注為屋，而大夫以下不得四注，但南北二注而為直頭，頭即屋翼也。復者升東翼而上也。賀瑒云：以其體下於屋，故謂上下在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　中屋履危者，中屋者，當屋東西之中央；履危者，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　北面三號者，復者北面，求陰之義也，鬼神所嚮也。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號輒云臯某復矣。鄭注士喪禮云：臯，長聲也。　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者，三招既竟，捲斂所復之衣，從屋前投

與司服之官。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也。前謂陽生之道，復是求生，故云從生處來也。然如雜記所言，則應每衣三號也。　降自西北榮者，復者投衣畢，而回往西北榮而下也。初復是求生，故升東榮而上。求既不得，不忍虛從所求不得之道還，故自陰幽而下也。不正西而西北者，因取西北扉為便也。必徹西北扉者，亦用陰殺之所也。故鄭注士喪禮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　注小臣至堂前。　正義曰：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者，男子舉上公，婦人舉男子之妻，男子舉上以見下，婦人舉下以見上，是互言也。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者，以鄉飲酒、鄉射是大夫士之禮，云設洗當東榮，此東榮，故知是卿大夫士禮。今之兩下屋。云天子諸侯言東霤者，霤謂東西兩頭為屋簷霤下。案燕禮云設洗當東霤。人君殿屋四注，燕禮是諸侯禮，明天子亦然也。要義：六冕以衣名冠，爵弁以冠名衣。　東榮與東霤之異。並見前孫衛湜集說：復有林麓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之官故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顧命言狄設黼扆綴衣，而不必簨虡之類者以此。故缺則用大胥衆胥，飾則用崇牙璧翣，而植櫛之間以容梲為度。　馬

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乎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滅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哉。亦以為禮義之繹。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設此禮哉。　山陰陸氏曰。虞人。所虞也。狄人。所樂也。喪則憂戚。幸其生。故使虞人狄人設階。周官夏采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亦是意。大夫變纁言赬。則大夫以下纁裳以赬代歟。據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士妻以稅衣。亦互言爾。玄赬冕服也。大夫以玄赬。則世婦用鞠衣。士以爵弁。則其妻用禮衣。即服皮弁。其妻乃用稅衣矣。君夫人應言東霤。今言皆升自東榮。主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為殿屋四注。大夫以下雖亦四注。其上猶有翼。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小臣復。（復者朝服令。君之近臣復。君平生所親近冀君寵來依之服事君之朝服。以復敬也。）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復用死者祭服以其求於神也。君以衮謂上公衮冕以下。屈狄謂子男夫人。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小臣復（至）降自西北榮。玄赬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禮衣也。禮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餘同前注疏）彭氏纂圖註義復有林麓（至）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大夫用玄冕。玄衣纁裳。故云玄赬。世婦大夫妻。其上服惟禮衣。禮之言亶也。亶誠也。周禮及君子偕老詩作展。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禮有行誠之義。色白。　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司以名服。故云爵弁。稅衣。六衣之下。士妻得服之。稅。即褖字。色黑。公館復。以其已得專也。私館不復。以其依人也。在野則無屋。故升車左轂而復。並詳見雜記解。　今具升屋復危圖。其袞衣禕衣以下。已見他篇。今具制度之等見于後。（餘同前注疏。）

升東榮中屋復危圖



上公袞服九章。曰龍。曰山。曰華蟲。曰火。曰宗彝。繢於衣。曰藻。曰粉米。曰黼。曰黻。繡於裳。此上公朝覲天子及助祭服。公袞有降龍無升龍。色玄。　侯伯以鷩。鷩。雉名。即華蟲也。鷩服七章。自華蟲而下。此侯伯助王祭先公及饗射。色玄。　子男以毳。毳畫虎蜼。宗廟之彝。上有虎蜼。因謂虎蜼為宗彝。毳服五章。宗彝。藻。粉米畫於衣。黼黻。刺於裳。子男朝王及助祭用之。色玄。　大夫以玄赬。前。袞衣鷩衣毳衣。皆玄而有畫。此衣不畫。故獨得玄名。唯裳刺黻而已。大夫玄衣纁裳。故名玄赬。助祭視朔服。　士以爵弁。爵弁本冠名。因以名服。色如爵頭微黑。赤纁裳。　夫人用禕衣。禕當為翬。雉衣也。色玄。後鄭以為素質。刻繒為翬雉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三王後。魯夫人。助祭皆用之。　夫人用褕狄。後鄭讀褕狄為搖翟。雉名。青質。刻繒為搖翟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侯伯夫人助祭用之。　夫人用屈狄。屈即闕字。前禕褕二翟。皆刻繒為雉形。又五色畫之。此刻繒為雉形。不以五色畫。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但刻赤繒為雉形。綴衣上。子男夫人助祭用之。　世婦以禮衣。色白。無畫。大夫妻從夫。助君祭宗廟服之。　士妻以褖衣。色黑。士祭從夫。助君祭服之。又褖衣纁褖。是婦人嫁時之服。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鄭玄注。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復者庶其生也。若以其衣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相反。士喪禮云。以衣衣尸。浴而去之。陸德明音義。衣尸。於既反。注衣尸同。斂。力驗反。復不出者皆同。去。起呂反。）

婦人服。不以袡。（鄭玄注。袡。嫁時之服。而非事鬼神之衣。陸德明音義。袡。而廉反。婦人嫁時上服。）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玄注。婦人不以名行。）**唯哭先復。復**

而復行死事。（鄭玄注氣絕則哭。哭而復。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孔穎達疏復衣不以衣至以斂。　正義曰。復是求生。若用復衣而襲斂。是用生施死。於義爲反。故不得將衣襲尸及斂也。　婦人復不以袡者。袡是嫁時上服。乃是婦人之盛服。而非是事神之衣。故不用招魂也。絳褖衣下曰袡。　凡復至稱字者。自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而婦人並稱字。　唯哭至死事者。唯哭先復者。氣絕而孝子即哭。哭訖乃復。故云唯哭先復也。復而後行死事者。復而猶望生。若復而不生。故得行於死事。謂正尸於牀。及浴襲之屬也。衛湜集說復衣不以衣尸至復而後行死事。長樂陳氏曰。不以衣尸不以斂。此兩句共一說耳。於文爲駢。然則本但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也。以衣尸者。即士喪禮以衣衣尸者也。不以斂者。即士喪禮浴而去之者也。　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不以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服。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山陰陸氏曰。復世婦以襢衣。士妻以稅衣。襢衣有袡。稅衣亦有袡。復升而復。袡下無故不以。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鄭玄注悲哀有深淺也。若嬰兒中路失母。能勿啼乎。陸德明音義啼大兮反。孔穎達疏始卒至人哭踊。　正義曰。主人。孝子男子女子也。親始死。孝子哀痛。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故啼也。　兄弟哭者。有聲曰哭。兄弟情比主人爲輕。故哭有聲也。　婦人哭踊者。婦人衆婦也。宗婦亦啼。衆婦人輕則哭也。然婦人雀踊。而此云踊者。通自上諸侯並踊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婦人哭踊。婦人雀踊。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主婦亦啼。餘見前疏。陳澔集說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踊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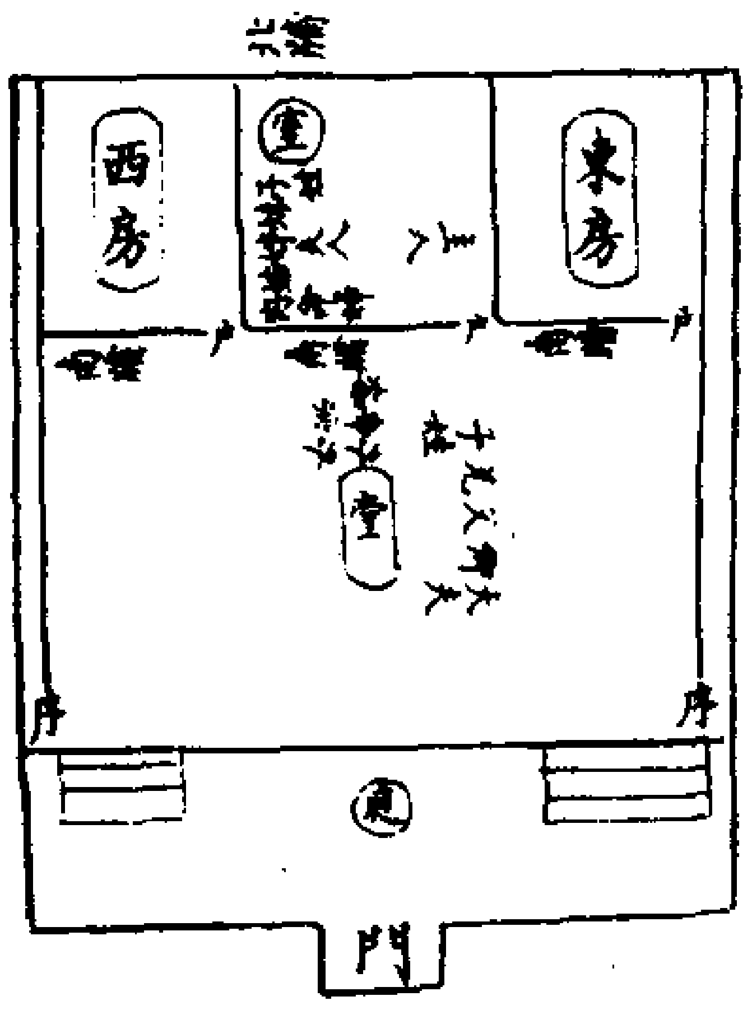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

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

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玄注正尸者。謂遷尸牖下南首也。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外宗。姑姊妹之女。孔穎達疏既正至北面。　正義曰。此經明人君初喪。子及夫人以下哭位也。　子坐于東方者。子謂世子也。世子尊。故坐于東方。謂室內尸東。故士喪禮云。主人入坐于牀東是也。　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在其後。又云親者在室。鄭云謂大功以上。依惟士禮。父兄子姓。大功以上。正立于室內東方。今此經總云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以士禮言之。當在室內。但諸侯以上位尊。不可不正定世子之位。故顧命康王之入翼室。恤宅宗。不宜與卿大夫父兄子姓俱在室內也。卿大夫等或當在戶外之東方。遂繼主人之後。　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者。以其卑。故在堂下北面。不云東方。稍近西而當戶。以堂下西方無婦人位故也。案士喪禮云。小功以下衆兄弟堂下北面。此經直云有司庶士在堂下。則諸父兄子姓等。雖小功以下。皆在堂上西面也。　夫人坐于西方者。亦近尸。故士喪禮云。婦人俠牀東面。但士禮畧。但言俠牀。人君則當以帷鄣之也。　內命人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者。內命婦則子婦也。姑姊妹謂君姑姊妹也。子姓謂君女孫。皆立于西方也。　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者。外命婦謂卿大夫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外命婦外宗等踈於內命婦。故在尸外。婦人無堂下之位。故皆堂上北面。　注正尸至之女。　正義曰。知正尸謂遷尸牖下南首者。既夕禮云。設牀第當牖。及遷尸是也。知南首者。按士喪禮將含之時。商祝入當牖北面。受貝奠于尸西。鄭注云。如商祝之事位。則尸南首明也。是也。云子姓謂衆子孫也者。謂子孫所生也。云其男子立於主人後。女子立於夫人後者。約士喪禮文。或諸侯位尊。男子等當立於戶外東方。已具前疏。云世婦爲內命婦。卿大夫之妻爲外命婦者。前文云大夫世婦。則世婦與大夫妻相敵。此經云命婦與外命婦相當。故知內命婦是世婦也。案喪服傳云。命婦者。大夫之妻。故云外命婦。卿大夫妻。又周禮命及於士。則其妻亦爲命婦。故鄭注內宰云。士妻亦爲命婦。士妻與女御相對。俱祿衣。則君之女御內命婦中兼之也。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者。但姑姊妹必嫁於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爵者。若其有爵則爲外命婦。此則云外宗。容無爵者。女之女亦是異姓所生。而不云者。則上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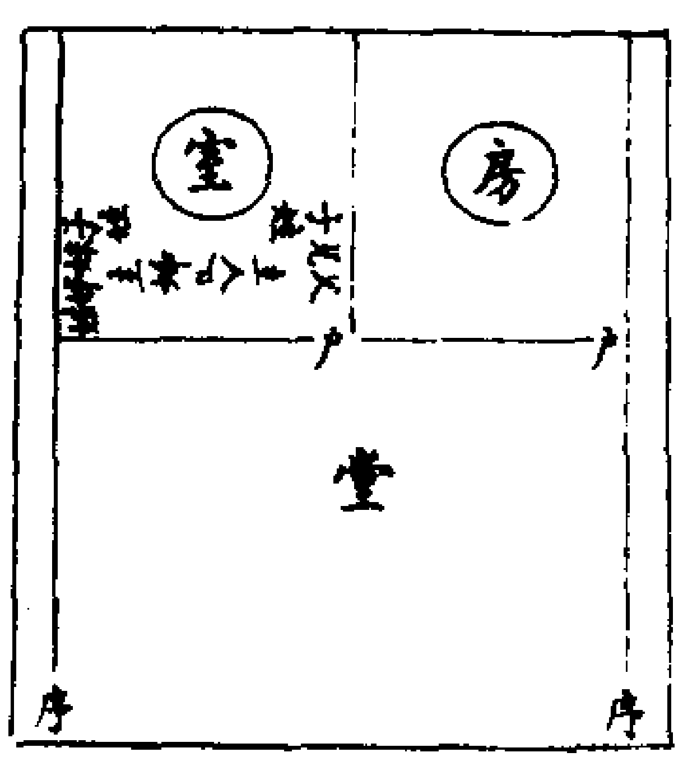
所謂子姓是也。周禮有內宗內女之有爵者。此不言者。則前文姑姊妹是也。但姑姊妹已嫁國中則爲命婦。則云姑姊妹者。容在室女未嫁。及嫁於他國。或雖嫁國中。從本親之位。故別云姑姊妹也。不云男之女及從母之女者。外宗中兼之。畧可知也。要義子坐東方世子尊。 外宗姑姊妹之女。見前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卿大夫序于父兄子姓之上。國事先君臣也。諸侯爲卿大夫服而不服父兄子姓。以此序內命婦在上。豈諸侯爲內命婦服視卿大夫服歟。 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哀迫。人雜事叢。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統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明堂上亦哭。夫人坐于西方亦近尸。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喪遽哀遽。人雜事叢。男東女西。先謹其別。而親疏尊卑各以類從。無不統於喪主。而庶士哭堂下。外命婦哭堂上。於辨之中又辨焉。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既正尸主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

諸侯正尸哭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玄注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玄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鄭玄注承衾哭者。哀慕若欲攀援。陸德明音義。扳本又作攀。普班反。一音班。援音爰。）倚于顧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哭。 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初有喪哭位之禮。 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者。謂哭位之中有命夫命婦。雖有卑於死者。以其位尊。故坐哭。若其無命夫命婦。雖尊於死者。亦皆立哭。 注命夫至者立。 正義曰。知命夫命婦來哭者同宗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也者。案左氏傳。士踰月外姻至。今大夫初喪。正尸無容即有異姓。故知是同宗之親來哭者。知非異姓卿大夫來弔者。以其與主人等並列哭位。故列是爲喪來哭者。若有弔者。當立哭不得坐也。此大夫之喪。不顧父兄子姓。及姑姊妹哭位者。約上文君喪。及下文士喪。畧可知也。云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皇氏云。凡謂君與大夫。其哭者若爵位尊者則坐。故上文君喪。子及夫人坐。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皆坐是也。君之喪。卿大夫皆立。大夫之喪。非命夫命婦者皆立是也。此云尊卑。非謂對死者爲尊卑也。若其令所行之禮與古異也。成服之後。尊於死者則坐。卑於死者則立也。 注士賤至皆坐。 正義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既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無所異也。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陳曰見前疏。黃震日抄大夫之喪至坐于西方。大夫變于君。言主人下於君也。彭氏纂圖註義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此承上文通言主人在室哭尸之禮。

大夫士哭位圖



大夫士堂內哭位皆如此。但有坐立不同。士之父兄子姓姑姊妹子姓皆坐。大夫之父兄子姓姑姊妹子有命夫命婦者坐。無則立。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

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鄭玄注父母始死悲）哀。非所尊不出也。出者或至庭或至門。國賓聘大夫不當斂。其來非斂時。陸德明音義為于偽反。下皆同。下注為母為其罷倦皆同。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夫士等未小斂之前。主人出迎賓之節。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者。謂士之喪。大夫來弔其主人。於大夫來弔之時。不當小斂之時。則出迎大夫。注出者至斂時。正義曰。云或至庭者謂世子迎寄公及國賓。士出迎大夫士也。皆至庭。故下文云降自西階。又云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是也。云或至門者謂大夫於君命。故下文云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是也。以此言之。則世子於天子之命。士於君命亦皆然也。云不當斂其來非斂時者。上君與大夫云未小斂謂未斂之前。去小斂遠也。士云不當斂謂去小斂近。大夫與至士小斂相偪也。士於大夫雖與小斂相偪。不當斂之時。尚為大夫出。若未小斂之前。為大夫出可知也。案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云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彼亦謂小斂之事與此同。斂訖大夫至即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是也。此但云斂不云襲者。未襲之前。唯士為君命出。其餘則不出。故士喪禮未襲之前。君使人弔。主人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是也。君使退。主人哭拜送于外門外。於時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因送君使而拜之。非謂特出迎賓也。此云不當斂則出迎賓。雜記云。士喪當袒。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與此違者。皇氏云。若此當斂時不出。若斂後而有大夫至。則絕踊而拜之。要義初喪非所尊不出。（見前注。）陳櫟詳解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寄公失國之君來寓者。國賓。鄰國大夫來聘者。）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君命以君命來弔問。）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不當斂。其來非正斂時則出。當斂則待斂而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未小斂（主不當斂則出。）出。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絕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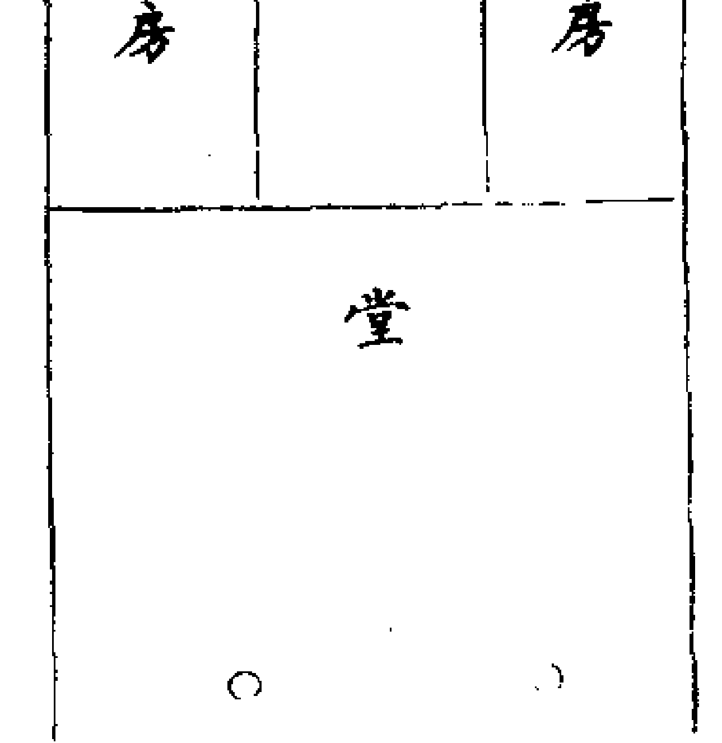
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鄭玄注拜寄公國賓於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士於大夫親弔。謂大夫身來弔士也。與之哭。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大夫特來則北面。陸德明音義跣悉典反。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裳際也。拊音撫。使色吏反。鄉許諒反。孔穎達疏凡主至門外。正義曰。前經明出迎賓遠近。此經更辨拜迎委曲之儀。降自西階者。不忍當主位。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謂失位之君也。國賓謂鄰國大夫來聘者。遇主國君之喪。拜于位者。於庭鄉其位而拜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者。謂士之喪。大夫親來弔。立于西階下東面。主人則降自西階下南面拜之。拜訖即位西階下。與大夫俱哭。不逆大夫於門外。注拜寄至北面。正義曰。此時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皆北面者。熊氏云。凡賓弔北面是其正。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焉。且尸在堂上。鄉之可知也。知寄公在門西者。寄公有賓義。故在賓位。故知在門西。知國賓在門東者。賓雖為君命使。或本是吉使而遭主國之喪而行私弔之禮。故從主人之位。故知在門東。云小斂之後。寄公東面。國賓門西北面者。熊氏云。小斂之後。主人位於阼階下西面。寄公稍依吉禮。漸就賓位。東面鄉主人也。國賓亦以小斂後漸吉。轉就門西賓位。但爵是即大夫。猶北面也。又士喪禮云。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是也。云既拜之。即位西階東面哭者。以大夫身來弔士之時。在西階之南。主人降自西階。鄉其位而拜之。拜訖。主人即位於西階下東面哭之。故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鄭注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是據主人也。而皇氏云。即位西階東面哭。謂大夫之位也。下云大夫特來則北面。皇氏即云是大夫之位。俱與士喪禮違。又與鄭注士喪禮不同。其義非也。云大夫特來則北面者。以大夫與士若俱來。皆東面。故主人即位西階。在大夫之北。俱東面而哭。今大夫獨來。不與士相隨。故大夫北面也。必知北面者。以凡特弔皆北面。故檀弓云曾子北面而弔。是特弔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迎逢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降自西階不忍當主位。（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凡主人之出也。（主）不逆於門外。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士喪

（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踴。餘同前䟽陳櫟詳解。彭氏纂圖註義。徒跣不用屨。跣足以行也。扱衽。扱深衣上衽也。拊心以手拊心也。襲門外即殯宮中外下堂下。餘同前注䟽。）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鄭玄注。出拜之於堂上也。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小斂之儀尸西東面。孔穎達䟽正義曰。前經明男子迎賓。此經明婦人迎賓也。夫人為寄公夫人出者。出謂出房也。婦人不下堂。但出房而拜於堂上也。婦人尊卑與夫同。故所為出者亦同也。命婦為夫人之命出者。亦同其夫為君命也。此出亦不下堂耳。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者。前經明士於大夫不當斂出。故此士妻於命婦亦不當斂而出也。注出拜至東面。正義曰。知拜於堂上者。男子降階拜賓於庭。婦人無外事。故知拜於堂上。云此時寄公夫人命婦位在堂上北面者。以前文云君之喪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故知此命婦在堂上北面。知寄公夫人亦然者。以士喪禮他已異爵者門西北面。與己國大人同。則知寄公夫人亦與命婦同也。云小斂之後尸西東面者。以小斂之後遷尸於堂。故知從婦人之位在尸西東面也。陳櫟詳解。命婦大夫妻。餘同前䟽。黃震日抄。夫人為寄公主則為命婦出。婦人亦各為其所尊出。）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但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陸德明音義。馮。皮冰反。本或作憑。後皆同。襢大旱反。說。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注同。髦音毛。髽側瓜反。孔穎達䟽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大夫士等小斂之節。及拜迎於賓。及奠祭弔者之儀。各隨文解之。主人即位于戶內者。以初時尸在牖下。主人在戶東。今小斂在戶內。故主人在戶內稍東西面。主人馮之踊者。斂訖。主人馮尸而踊。主婦亦如之者。馮尸竟亦踊。與男子同也。主人袒者。鄉小斂不袒。今方有事。故袒衣也。士喪禮。馮尸已竟而云髺髮袒。此未括髮。先云袒者。或人君禮也。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

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沒不髦是也。今小斂竟喪事已成。故說之也。集鄭注。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括髮以麻者。以用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者。婦人髽亦用麻也。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有苴絰。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絰也。帶。男子帶絰于東房。而婦人帶絰在西房。既與男子異處。故特記其異也。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於絰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於西房也。注士既至右房。正義曰。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者。謂數往日也。云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者。案士喪禮。主人髺髮袒。眾主人免于房。鄭注云。釋髺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髽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髽于室。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於東房。故知婦人髽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大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於房中。在室之東西也。要義。男子髺髮。婦人髽。及東西房之制。見前注䟽。衛湜集說。藍田呂氏曰。婦人不俟男子襲絰。亦先帶麻者。以其無絞帶布帶。且質略少變。故因髽而襲絰也。長樂黃氏曰。小斂所用之日。以喪禮義考之。但有死三日而斂。若併死日而數二日而小斂。三日而大斂。今言三日而斂。則恐指大斂而不及小斂。唯白虎通義云。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此乃小斂日數。雖引以為在禮有之。然無考天子諸侯殯葬月日。與士不同。則斂日亦當不同。又曰。案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又士喪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眾主人布帶。喪大記曰。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以此觀之。則知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眾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爾。又曰。喪服斬衰章䟽云。婦人亦有絞帶布帶。以備喪禮。呂氏云。無絞帶布帶。當考。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䟽。陳櫟詳解。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位皆在戶內。主人在東西面。主婦在西東面。至見乃斂卒斂主人馮之。馮馮尸。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帶麻。婦人帶麻要絰。房中。在西房。明男子括髮在東房。餘同前注䟽。彭氏纂圖註義。小斂至帶麻于房中。室戶內。及東房西房。各已圖見前。括髮髽釋見喪服小記。餘同前䟽。）徹帷。

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鄭玄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降拜。拜賓也。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注同。夷于堂。如字。陳也。本或作侇。同音移。一本作奉尸于堂。從才用反。又如字。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士之喪小歛訖徹帷夷尸之節。徹帷者。初死恐人惡之。故有帷也。至小歛衣尸畢有飾。故除帷也。此士禮耳。諸侯及大夫賓出乃徹帷。事見於下文。男女奉尸夷于堂者。夷陳也。小歛竟。相者舉尸將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而扶捧之至堂。以極孝敬之心也。降拜者。降下也。既陳於堂。則適子下堂拜賓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周官凌人。大喪共夷槃冰。所以寒其尸。使勿傷。故曰夷牀。曰夷衾。皆以是。夷堂者。夷人為言移也。亦以傷為戒故也。山陰陸氏曰。體魄降矣。而謂之夷。婉詞也。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亦以此。即若知氣有升無夷也。（鄭氏曰見前註。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小歛主夷于堂降拜。檀弓云。小歛于戶內。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歛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夷陳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此徹戶內之帷也。夷尸堂上。疑別有帷。故賓出乃徹。夷之言平也。有平穩之義。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以此三禮圖注亦然。（餘同前疏。）

夷尸于堂圖



此諸侯禮。若大夫士亦夷尸于堂。但有一室一房。不別出圖。觀者自可推之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眾賓於堂上。鄭玄注。眾賓謂士妻也。尊者皆特拜。拜士與其妻皆旅之。陸德明音義。氾。芳劍反。主人即位。襲帶絰踊。鄭玄注。即位。阼階之下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母之喪。即位而免。鄭玄注。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歛則免。陸德明音義。免音問。後放此。乃奠。鄭玄注。小歛奠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鄭玄注。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歛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檀弓曰。主人既小歛。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陸德明音義。拾。其劫反。裼。思歷反。卷。起權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歛訖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者。君謂嗣君也。小歛尸出堂。嗣君下堂拜賓也。寄公尊。故先言之也。拜寄公及國賓。並就於其位鄉而拜之。故鄭注士喪禮云。拜賓鄉賓位拜之是也。大夫士者。嗣君又次拜大夫士也。大夫士既是先君之臣。皆同有斬衰之服。而小歛訖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也。拜卿大夫於位者。此更申明拜卿大夫士之異。卿大夫則就其位鄉而拜之也。於士旁三拜者。旁猶面也。若拜於士。士賤不可人人拜之。故每一面并唯三拜也。必三拜者。士有三等。故三拜之。故士喪禮云。大夫特拜。士旅之。隱義云。士有三等。一等一拜。故三下膝也。一云旁猶不正也。或云眾士都共三拜也。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者。婦人無下堂位。並在堂上。故夫人拜寄公妻於堂上也。大夫內子士妻者。夫人亦拜大夫士之妻也。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此不云命婦者。欲見卿妻與命婦同也。特拜命婦者。此更申明拜命婦於士妻之異也。特猶獨也。謂人人拜之。尊故也。特拜命婦則內子亦然也。氾拜眾賓者。謂不特也。眾賓士妻賤。故氾拜之。亦旁三拜也。於堂上者。拜命婦及士妻亦並於堂上也。此經唯舉君喪拜賓。不云大夫士喪拜賓者。文不具也。其大夫士之喪拜賓亦然也。故士喪禮云。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也。按上注。小歛之後。寄公門西東面。國賓門西北面。大夫當在門東北面。士當在門西。國賓之南東面。嗣君於阼階之下少南。鄉其位而拜之。案上注云。寄公夫人命婦。小歛之後。尸西東面。其嗣君夫人本位在西房。當在西房之外南面。拜女賓也。若士妻於阼階上西面拜賓也。以無西房故也。以上皆是皇氏所說。熊氏以為大夫

士拜卿大夫士者。是卿大夫士家自遣使小歛後拜卿大夫於位。士旁三面。大夫內子士妻亦謂大夫士妻。家自遣使小歛後拜命婦及拜士妻之禮。大夫士各自遣使。并言之者。以其大夫士家使小歛後拜賓同故也。此即君大夫士之使。小歛後拜賓。且與上文未小歛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矣。　主人即位。　正義曰。主人拜賓之後。稍近北即阼階下位。　襲帶絰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絰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　注即位至變也。　正義曰。前經注云未小歛主人即位西階下東面位。恐此亦然。故明之云阼階之下。必知然者。以士喪禮小歛後衆主人東即位。又云主人即位踊襲絰于序東復位。故知此即位在阼階下也。云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爲卑。此據諸侯爲尊。故云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　正義曰。爲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髪。若爲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髪。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歛乃成服也。所以異於父也。乃奠。者奠謂小歛奠也。拜賓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歛之奠也。　弔者（至拾踊）。　弔者謂小歛之後來弔者。揜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歛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歛之後弔者以上朝服揜襲裘上裼衣加武

者。賀氏云。武謂吉冠之卷。主人既素冠素弁。故弔者加素弁於武。　帶絰者。帶謂要帶。絰謂首絰緦之絰帶。以朋友之恩。故加帶與絰也。若無朋友之恩。則無帶唯絰而已。　與主人拾踊者。拾更也。謂主人先踊婦人踊弔者踊三者三。是與主人更踊。　注始免至而入。　正義曰。知始免弔者朝服裼裘者。檀弓云。子游裼裘而弔是也。知朝服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是也。小歛之後不用弔。則小歛之前可以弔。云小歛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絰者。約子游之弔也。云加武者。明不改冠。亦不免也者。凶冠則武與冠連。不別有武。免亦無武。今云加武。明不改作凶冠。亦不作免。弔所以有免以四代祖免。親及朋友皆在他邦。嫌有免理。故云亦不免。引檀弓曰以下者。證小歛之前裼裘。小歛之後襲裘。賀氏以爲加素弁於吉冠之武。解絰文似便。與鄭注不改冠其義相妨。熊氏云。加武帶絰。謂有朋友之恩。以絰加於武。連言帶耳。熊氏又云。小歛之時。君於臣。大夫於士。士於朋友之恩若兩大夫不假朋友之恩。皆朝服襲裘。加絰於玄冠之上。若大夫士無朋友之恩。皆玄冠朝服襲裘而已。若士大歛之時。有朋友之恩者。及兩大夫相爲并。君於大夫皆皮弁服。襲裘加弁絰。故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殯則大歛也。君於士大夫士自相於無朋友恩者。視大歛則亦皮弁服襲裘

無弁絰也。故士喪云。君於士視大歛。注云。皮弁服襲裘無絰也。故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若當事則弁絰。不云士。則士雖當事不弁絰。君於士尚皮弁。明君於卿大夫亦皮弁。當事弁絰。與士異也。此所云皆謂未成服之前弔服也。若成服之後。其錫衰麻衰之等。已具上檀弓疏。然熊氏以武上加絰與帶。帶文相妨。其義未善。兩家之說。未知孰是。故備存焉。要義　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拾踊。（見前疏。）衛湜集說　主人即位（止）與主人拾踊。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然則袒括髪。括髪袒亦相變。言加武則著不以居冠弔。據居冠屬武。後絰弔服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氾拜衆賓於堂上。於衆女賓皆旅拜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　君拜寄公（止）衆賓於堂上。君謂遣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歛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氾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主人即位（止）與主人拾踊。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揜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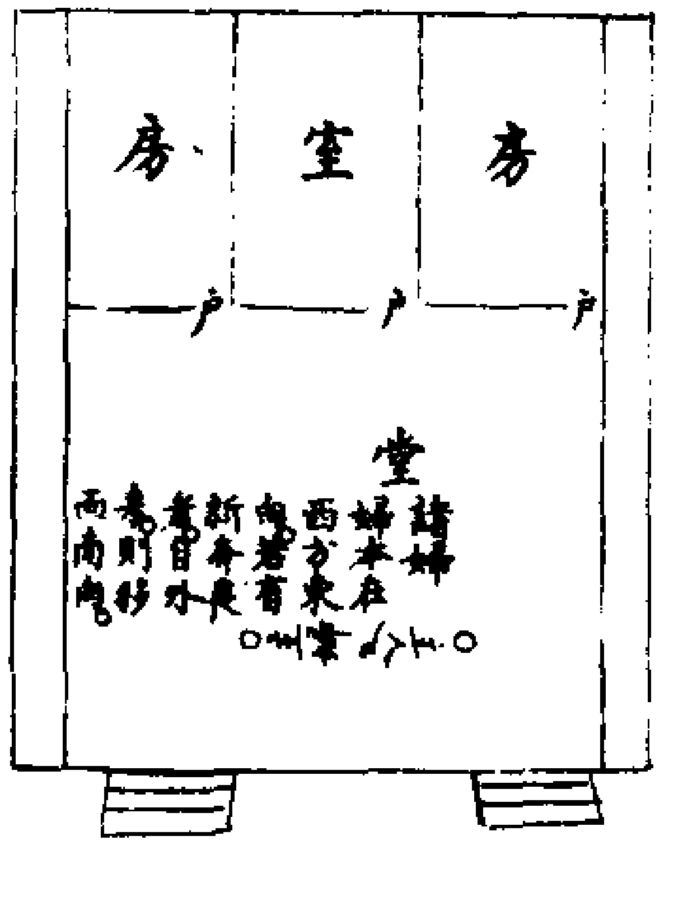
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髪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歛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歛奠弔者小歛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　彭氏纂圖註義　君拜寄公（至）氾拜衆賓於堂上。夫人君夫人也。　按孔氏正義於此章兼引熊氏皇氏說不同。其意似主熊氏。謂與上文小歛後時文類其義踰於皇氏。故今會二說。通釋而句讀。則以熊氏爲主。（餘同前注疏。衛湜集說。）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鄭玄注。代更也。未殯哭不絕聲。爲其罷倦。既小歛可以爲漏刻分時而更哭也。木給爨竈。角以爲㪺水斗。壺漏水之器也。冬漏以火爨鼎沸而後沃之。此挈壺氏所掌也。屬司馬。司馬涖縣其器。陸德明音義。壺音胡。縣音玄。下注同。更古行反。下同。罷音皮。倦其卷反。漏音陋。爨七亂反。又七官反。下爨鼎同。㪺音俱。水斗也。隱義云。容四升也。挈苦結反。又音結。）大夫官代哭不縣壺。（鄭玄注。下君也。陸德明音義。下

（戶嫁反。下成君不相下下大夫同。）士代哭不以官。（鄭玄注節以親踈哭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鄭玄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陸德明音義饌仕眷反。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孔穎達疏君喪至一燭。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及大夫士小歛後代哭之異。君喪虞人出木角者虞人主山澤之官故出木與角。狄人出壺者狄人樂吏主挈壺漏水之事故出壺。雍人出鼎者雍人主亨飪故出鼎也。所以用鼎及木者冬月恐水凍則鼎漏遲。遲更無準則故取鼎煖水。用虞人木爨鼎煑之故取鼎及木也。司馬縣之者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掌知漏事故司馬自臨視縣漏器之時節。故挈壺氏云凡喪縣壺以代哭者。乃官代哭者縣漏分時。使均其官屬更次相代而哭使聲不絶也。注燭所至設燭。正義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要義懸壺代器冬則以木爨鼎。見前疏陳澔集說君喪至不以官。未殯哭不絶聲。爲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絶也。餘同前注疏）

賓出徹帷。（鄭玄注君與大夫之禮也。士卒歛即徹帷。徹或爲廢。孔穎達疏正義曰士小歛竟而徹帷此至小歛竟下階拜賓賓出後乃除帷是人君及大夫禮舒也。注云士卒歛即徹帷者士喪禮文。）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鄭玄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陸德明音義鄉許亮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通明小歛後尸出在堂時法也。主人在東方者主人之位猶在尸東。婦人之位亦猶在尸西如室中也。由外來者在西方者由從也。從外來謂新奔喪者若於時有新奔喪從外來者則居尸西方也。所以爾者阼階有事故升自西階乃就西方。又一通云欲見異于在家者故在西方也。若未小歛而奔者則在東方也。故奔喪注云其未小歛而至與在家同是也。諸婦南鄉者諸婦主婦以下在家者若無奔喪者則婦人位本在西方東鄉。今既有外新奔者故移辟之而近北以鄉南也。）


哭尸于堂上圖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玄注婦人所有事自堂及房。男子所有事自堂及門。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出門見人謂迎賓客者也。陸德明音義處昌慮反。）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鄭玄注拜者皆拜賓於位也。爲後者有爵攝主爲之辭於賓耳。不敢當尊者禮也。陸德明音義衰七雷反。人爲于僞反。下人爲注爲下爲君皆同。竟音境下同。孔穎達疏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至喪有無後無無主。正義曰此一節明小歛之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及拜賓之位。又廣明喪主不在之義。婦人質故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者敵者不下堂若有君夫人弔則主婦下堂至庭稽顙而不哭也。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者男子遭喪敵者來弔不出門。若有君命則出門迎。亦不哭也。故士喪禮君使人弔徹帷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是也。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於寢門內者以此下明喪無主而使人攝者禮也。若有主則使男主拜男賓女主拜女賓。若無女主者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也。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者若無男主者亦使女主拜男賓於阼階下位也。鄉云女有下堂明謂此也。男拜女

賓于門內。少遠階下。而猶不出門也。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者。若有子雖幼小。則以衰抱之爲主。而人代之拜賓也。爲後者不在者謂主出行不在。而家有喪。則有爵者辭者。謂不在家之主。有官爵其攝主無官爵。則辭謝於賓云。已無爵不敢拜賓。無爵者人爲之拜者謂不在之主無官爵其攝主之人而爲主拜賓也。在竟內則俟之者。若主行近在國竟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也。在竟外則殯葬可也者。若主行在國外。計不可待則殯。殯後又不可待則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釋所以必使人攝。及其衰抱幼之義。無後已自絕嗣。無關於人。故可無後也。若無主則相對賓有闕。故四鄰里尹主之。是無得無主也。衛湜集說婦人迎客送客主喪有無後無無主。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天者不可爲也。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金華應氏曰。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重爵命也。無爵者則代之拜。此有爵無爵。蓋係於弔者。而注以係於爲後不在之人。雖於理有之。而有不通者。人之於喪也。惟其情之厚者則弔之。初不視其爵之有無。而爲攝主者亦通大夫士而言也。大夫或弔於士。士或弔於大夫。其往來初無常。而受弔者不拘爲後之貴賤。但弔者之主。則隨其人而應之。有所辭所拜之

不同耳。且攝主所以領賓。而欲弔者之不虛辱耳。若如注說。則爲後不在而必身無爵者。於凡有客如一例接之。苟有爵則一例辭之。是皆無事乎接賓也。又何以攝主爲。在禮士不主大夫之喪。士不攝大夫。則有爵之喪必有爵者而後主之矣。爲主者有爵。則受有爵之弔。乃爲相稱。又何辭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其無女主（主爲後者不在。留適外。不在家。奔喪未至。則有爵者辭。有爵者來弔。則辭謝不敢見。無爵者人爲之拜。無爵者來弔。則攝主代之拜。餘同前疏。衛湜集說。）陳澔集說婦人迎客（主）見人不哭。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歛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其無女主（主）喪有無後無無主爲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而在國境之內。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餘同前疏。）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鄭玄注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輯歛也。歛者謂舉之不以柱地也。夫人世婦次於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於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君謂子也。於大夫所杖。俱爲君杖。不相下也。陸德明音義輯側立反。下同。歛也。去起呂反。後去杖皆同。見賢遍反。歛力檢反。下同。柱知主反。近附近之近。孔穎達疏君之至則杖。正義曰。此一節廣明君及大夫士三日之後杖之節制。各依文解之。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柱

地行。以至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歛之不柱地。殯柩在門內。神明所在。故入門歛之。不敢柱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是也。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柱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位。則不復自執。俱使人代執之。自隱不柱地也。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則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鄰國之君使人來弔。雖與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歛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於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於大夫所則杖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爲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執杖柱地也。注三日至下也。正義曰。知死後三日者。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則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故知死後三日也。云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者。以

下云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者皆杖。今君喪親踈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奇以見親踈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為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為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為士妻。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云夫人世婦次於房中者謂西房也。故上文云。婦人髽帶麻于房中是也。云即位堂上者。前文云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是即位堂上也。云卜葬卜日也者。以經文卜在有事於尸之前。虞而立尸虞祭之前卜者唯卜葬日耳。故知卜謂卜葬日也。云凡喪祭虞而有尸者。檀弓云虞而立尸。又士虞禮有尸。是虞有尸也。云大夫於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云君謂子也者。以經前云子。後云君。嫌是別人。故云君謂子也者。於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者。謂大夫於大夫所。是兩大夫相對。故云俱為君。不相降下也。要義授杖輯杖。去杖之節。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詳解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死之後三日。子。適子。夫人。君之夫人。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大夫妻杖。于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杖以扶

病。非行敬則拄之。行敬則輯之。不拄。至敬則去之。不輯。輯。側立反。斂也。聚之不以拄地也。猶擬在寢門內。神明所在。故入則斂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至於大夫所則杖。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子與大夫并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言大夫特參不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內輯。若庶子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內。有王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鄰國君之命則輯杖者。下成君也。（餘同前注疏。）黃震日抄凡記杖之節也。杖所以自扶。故於出門杖。在寢則輯（之。於所尊輯之。又尊者則去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鄭玄注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陸德明音義為夫于偽反。下及注妻為君為人得並同。孔穎達疏大夫至人杖。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杖節。三日之朝既殯者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　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人者。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　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者。皆為夫人之命去杖也。　為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　注通實至喪也。　正義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為大夫。經雖以子為主。兼通身實為大夫有父母喪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為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卑也。其稱為亦以此。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　十八陽

喪（喪大記篇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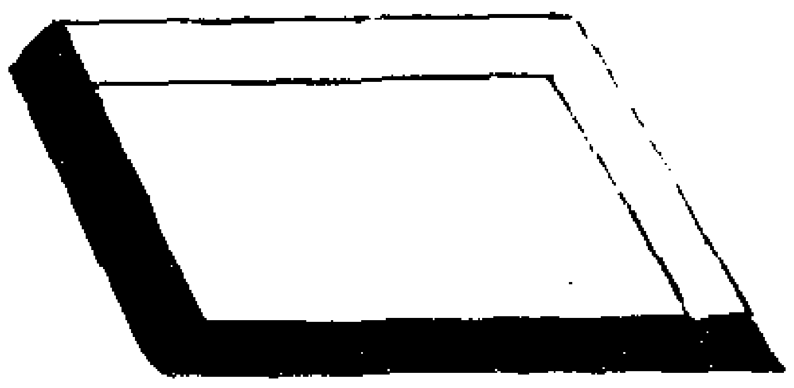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而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鄭玄注士二日而殯者下大夫也。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於死者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子皆杖不以即位。（鄭玄注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鄭玄注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啓後也。大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鄭玄注杖以喪至尊爲人得而褻之也。陸德明音義棄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下注斷足爪同。孔穎達疏士之至隱者。正義曰。此一節明士之杖節。二日而殯者除死日爲二日也。三日之朝者謂殯之明日是也。若君命夫人而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異義亦通。注士二日至室者。正義曰。案前文大夫三日殯。此士二日殯。定降下大夫也。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爲死者。故數往日爲三日。杖是爲生者。故數來日爲三日。云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婦。故知容妾爲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子皆杖不以即位。正義曰。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推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子也。凡於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內之位理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

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謂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注不以至杖同。正義曰。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輯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正義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爲尊。則斂去其杖。注哭殯至廟門。正義曰。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門之內則去杖。廟門。謂殯宮之門。柩之所在。故云廟也。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棄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他用。棄於幽隱之處。使不褻汙。要義。大夫士之子哭殯杖。天子諸侯子杖不入殯廟門。（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雖皆杖不敢以杖即位。哭柩則輯杖。啟殯後哭柩則斂杖。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士之喪至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至斷而弃之於隱者。子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弃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弃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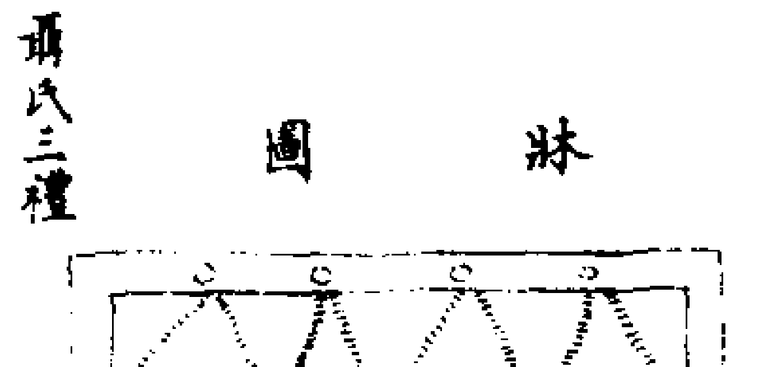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鄭玄注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弃於坎下。禮爛脫在此耳。造猶內也。襢第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盤。併以盛水耳。漢禮。大盤廣八尺。長丈二。深三尺。赤中。夷盤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然則其制宜同之。陸德明音義。盤本又作槃。步干反。造七報反。下及注皆同。併步頂反。注同。襢之善反。單也。注同。第側里反。含胡暗反。濡奴亂反。下文同。濯直孝反。下文同。坎口感反。札側八反。

欄力旦反。簀音責。盛音成。廣古曠反。長直亮反。襆尸鴆反。孔穎達疏君設至一也。　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　造冰焉者。謂造內其冰於盤中也。　大夫設夷盤者。小於大盤。亦內冰焉。　士併瓦盤無冰者。瓦盤既小。故併甕。士卑故無冰。　設牀襢笫者。置冰於下。設牀於上。去席襢露笫簀。　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者。言此三節。各自有牀也。皆有枕席者。唯含一時暫徹枕。使面平。故士喪禮云。商祝徹枕設巾。是也。含竟而並有枕也。而含襲及堂皆有席。故鄭注士喪禮云。商祝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又注。士喪禮設牀笫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云衽寢臥之席也。亦下莞上簟是也。　君大夫士一也者。自設牀襢笫至此。以下貴賤同然也。　注造猶至同之。　正義曰。造是造詣。凡造詣者必入於內。故云造猶內也。云襢笫袒簀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者。浴時無席。為漏水也。設冰無席。為通寒氣也。云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盤中者。若人君仲春則用冰。若命夫命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昭四年左傳云。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謂仲春也。又云。火出而畢賦。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得用冰也。云既襲既小斂者。謂大夫士也。既襲。謂大夫也。既小斂。謂士也。皆是死之明日。若天子諸侯亦三日而設冰也。在襲斂之前也。云夷盤小焉者。謂小於大盤。云周禮天子夷盤者。案周禮凌人云。大喪共夷盤冰是也。但天子之夷盤。即此之大盤也。依尸而言則曰夷盤。此云夷盤者。據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為小。云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盤者。案士喪禮云。士有冰用夷盤。何不言君賜。知君賜者。諸侯之士既卑。若無君賜。何得用冰。云其制宜同之者。以天子夷盤。此大夫云夷盤。士喪禮又云夷盤。三者俱有夷名。是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也。陳櫟詳解。君設大盤造冰焉。（盤。沐浴之盤。君之喪設大盤。設牀襢笫有枕置盤於下。設牀於上。襢單也。不施席襢露笫簀為漏水。及通寒氣也。牀上有枕。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設大盤（至）君大夫士一也。大盤造冰。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水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笫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朱申句解。君設大盤造冰焉。（此言沐浴後事也。造冰。納冰於盤也。）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夷盤比大盤為小也。）士併瓦盤無冰。（以瓦為盤。併以盛水。）設牀襢笫。（納冰盤中。乃設牀於其上。襢笫。袒簀也。謂不施席也。）有枕。（但用枕。）含一牀。（含謂飯含時。則易一牀也。）襲一牀。（襲謂襲衣時。又易一牀也。）遷尸于堂又一牀。（遷尸又易一牀也。）皆有枕席。（總含襲遷尸三牀言之。）君大夫士一也。（自設牀以下貴賤無等也。）彭氏纂圖註義。君設大盤（至）君大夫士一也。造猶內也。造冰。謂造內其冰於盤中。　大夫設夷盤。小於大盤。亦內冰焉。有枕。謂置枕其上也。（餘同前注疏。）

盤圖



牀圖



旁為四環。前後亦有鐶。為紐於兩畫。以繩直貫中。欲下尸則引其直繩。諸紐悉解矣。

二圖並依聶氏三禮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鄭玄注。牀謂所設牀笫當牖者也。士喪禮曰。士死於）適室。幠用斂衾。去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陸德明音義。幠荒胡反。去起呂反。注同。楔桑結反。柶音四。綴丁劣反。又丁衛反。下注同。適室丁歷反。孔穎達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初死沐浴之節。此經論初死之時。下經論死後而沐浴。前經論浴後設冰。經文顛倒。故鄭注前經云。此事皆沐浴之後。宜承濡濯棄於坎下。今依鄭次。隨文解之。　遷尸于牀者。尸初在地。冀生氣復。而既不生。故更遷尸于牀。而離初死處。以近南當牖也。即前所謂既正尸也。　幠用斂衾者。幠覆也。斂衾者。將擬大斂之時衾被也。既遷尸在牀而用斂衾覆之也。　去死衣者。既覆之。故除去死時衣。所加新衣及復衣。為尸將浴故也。　小臣楔齒用角柶者。楔拄也。柶以角為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為將含恐口閉急。故使小臣以柶拄張尸齒令開也。　綴足用燕几者。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亦使小臣用燕几綴拘之。令直也。案既夕禮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鄭注云。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如鄭此言則側几於足。令几脚南出以拘尸足。兩邊不令辟戾。崔氏云。燕几今之燕几。其形曲仰而拘足。與鄭違。其義非也。　君大

夫士一也。者自始死至此貴賤同。注牀謂至者也。正義曰第牀簀也。初廢牀者牀在北壁當户。至復畢後遷之在牀而當牖南首。所以死後必遷當牖南首者。以平生寢卧之處。故士昏禮同牢在奥。又云。御衽于奥。媵衽良席在東北止。又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奥。是尊者常居之處。若晝日常居則當户。故玉藻云。君子之居恒當户。若病時亦當户在北牖下。取鄉明之義。故鄭前注病者恒居北牖下。明不病不恒居北牖下也。要義必遷當牖南首。以平生寢卧處。（見前疏）陳櫟詳解此一節當在前經文顛倒（餘同注疏）陳澔集說始死（主）君大夫士一也。病困時遷尸于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牀上也。斂衾擬為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令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餘同前疏。）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

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鄭玄注抗衾者蔽上重形也。挋拭也。爪足斷足爪也。陸德明音義管人如字。掌管籥之人。又古亂反。掌館舍之人也。下同。汲音急。說吐活反。繘均必反。汲水綆也。抗苦浪反。舉也。盆蒲奔反。沃烏谷反。枓音主。又音斗。絺勑其反。一本作綌。去逆反。挋音震。它音他。下同。拭音式。孔穎達疏管人至而浴。正義曰。此一經明浴時也。管人主館舍者。故鄭注士喪禮管人有司主館舍者。汲謂汲水。不說繘屈之者。繘汲水瓶索也。遽促於事。故不說去井索。但縈屈執之於手中。盡階不升堂者。以水從西階而升。盡不上堂。知西階者。以士喪禮云。為垼于西墻下。故知從西階而升也。浴水用盆者。用盆盛於浴水也。沃水用枓者。用枓酌盆水沃尸。熊氏云。用盤於牀下承浴水。浴用絺巾者。絺是細葛。除垢為易。故用之也。士喪禮云。浴巾二皆用綌。熊氏云。此蓋人君與大夫禮。或可大夫上絺下浴。故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浴是也。挋用浴衣者。挋拭也。用生時浴衣拭尸肉令燥也。賀氏云。以布作之。生時有作也。士喪禮云。浴衣於篋。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布為之。其制如今通裁是也。如它日者。它日謂平生尋常之日也。小臣爪足者。尸浴竟而小臣翦尸足之爪

也。浴餘水棄于坎者。浴盆餘汁棄之於坎中。坎者是甸人所掘於階間取土為竈之坎。甸人主郊野之官。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者。內外宜別。故用內御舉衾也。內御婦人亦管人汲事。事如前。唯浴用人不同耳也。要義浴挋爪足抗衾（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管人主管籥之人也。井竈亦其所司。故使人汲水焉。繘井索也。枓以木為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授御者。（以水授之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抗舉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管人汲（至抗衾而浴。）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缾上索也。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為巾。蘸水以去尸之垢。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餘同前疏。）黃震日抄管人主館舍者。井竈其所主。故主汲。（餘同前疏。）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為垼于西墻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

廟之西北扉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鄭玄注差淅也。淅飯米取其潘以為沐也。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陸德明音義差七何反。注差淅同。沐音木。甸田遍反。垼音役。鄭注儀禮云。垼塊竈也。陶音桃。重直龍反。鬲音歷。煑諸許反。扉扶味反。隱也。舊作扉者非。門扉也。爨七逭反。淅先歷反。潘方袁反。米汁也。差初佳反。率音律。又音類。上時掌反。孔穎達疏管人至于坎。正義曰。此一節明沐也。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者。差謂淅米取其潘汁也。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者。皆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甸人為垼于西牆下者。謂將沐之時。甸人之官為垼于西墻下。土垼塹竈。甸人具此為垼竈以煑沐汁。陶人出重鬲者。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者謂縣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以沐米為粥實於瓶。以疏布冪口。繫以篾縣之。覆以葦席。管人受沐乃煑之者。淅於堂上。管人亦升盡等。不上堂而就御者受淅汁。下往西牆

於坐竈鬲中煑之也。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者。爨然也。甸人爲竈竟。又取役鬼人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然竈煑沐汁也。謂正寢爲廟神之也。然舊云厞是屋簷也。謂抽取屋西北簷也。熊氏云。厞謂西北隅厞隱之處。徹取屋外當厞隱處薪義亦通也。何取此薪而用者。示主人已死。此堂無復用。故取之也。　管人授御者沐者。煑汁孰而管人又取以升階授堂上御者使沐也。　乃沐者。御者授汁入爲尸沐也。　沐用瓦盤者。盤貯沐汁就中沐也。　挋用巾者。用巾拭髮及面也。士喪禮云。沐巾一。又云挋用巾。注云巾晞也。清也。　如它日者。事事亦如平生也。　小臣爪手翦須者。沐竟而翦手爪。又治須象平生也。濡濯弃于坎者。皇氏云。濡謂煩撋其髮。濯謂不淨之汁也。言所濡濯汁棄於坎中。鄭注士喪禮云。巾櫛浴衣亦并棄之其坎。案既夕禮云。掘坎南順。廣尺。輪二尺。深三尺。南其壤。此沐汁棄於坎。則浴汁亦然。　注差淅至黍與。　正義曰。差是差摩。故云淅。詩云。釋之叟叟。是釋淅米也。云取其潘以爲汁也者。士喪禮云。受潘煑于垼用重鬲。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者。謂沐與浴俱有枓俱有盤。沐云用枓。沐云用盤。是文相變也。云士喪禮沐稻此云士沐粱蓋天子之士也者。君士喪禮云是諸侯之士而沐稻。今此云士沐粱。故疑天子之士也。云以差率而上之天子沐黍與者。案公食大夫禮。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是稻粱卑於黍稷。就稻粱之內。粱貴而稻賤。是稻人所常種。粱是數中之美。故下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故諸侯之士用稻。天子之士用粱。黍稷相對。稷雖爲重。其味短。故大夫用之。黍則味美而貴。故特牲少牢爾黍于席。以其味美故也。詩頌云。其饟伊黍。鄭注。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是黍貴也。故天子用之。無正文。故疑而云與也。要義淅飯米取潘爲沐。謂之差沐。

甸人爲垼竈。　取所徹廟厞以然竈。廟即正寢。　挋用巾。　如它日。　爪手翦須。濡濯弃于坎。　稻粱卑於黍稷。又四者各有貴賤。（並見前注疏。）陳櫟詳解管人授沐。授陶人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取所毀正寢廟之門扉薪用爨之爲薪。用以爨之。然竈煑汁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管人汲授御者（至）弃于坎。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淅粱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瓶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煑之令溫。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役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煑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厞隱處之薪也。用

瓦盤以貯此汁也。挋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煩撋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鄭玄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於粟米之法。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諸妻御妾也。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陸德明音義粥之育反。又音育。下同。溢音逸。劉昌宗又音實。下同。莫音暮。疏食音嗣。下及下注疏食皆同。孔穎達疏君之至無筭。　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五服之喪。自初死至除服。君及大夫士食飲之節。今各依文解之。今此經特明君喪食之禮。　納財者。財謂穀也。謂所食之米也。言每日納用之米。朝唯一溢米。莫唯一溢米也。　食之無筭者。言居喪困病。不能頓食。隨須則食。故云無筭。　士疏食水飲者。疏麤也。食飯也。士賤病輕。故疏食麤米爲飯。亦水爲飲。　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者。婦人質弱。恐食粥傷性。故言疏食水飲也。　注納財謂食穀也二十兩曰溢至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　正義曰。財謂穀也。故太宰云。以九賦斂財賄也。注云財謂泉穀。是穀爲財。但米由穀出。經已稱米。故鄭云食穀。必言納財者。以一日之中。或粥或飯。雖作之無時。不過朝夕二溢之米。當須豫納其米。故云納財也。云一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案律曆志云。鍾之律其實一龠。律歷志合龠爲合。則二十四銖合重一兩。十合爲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爲石。則一斗十二斤爲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爲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爲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爲四百八十銖。計一十九兩有奇爲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六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畧而言之。云同言無筭則是皆一溢米或粥或飯者。粥與疏食俱言無筭。是疏食與粥者。皆一溢米。或粥謂食粥者。或飯謂疏食也。要義士與婦人皆疏食水飲。　食穀而言納財。並見前疏。）陳櫟詳解君之喪（至）子大夫公子食粥。（三日始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財之言僅也。所納僅朝暮各一溢米。鄭訓納財爲財穀之財。恐不通。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君之喪（至）食之無筭。納財謂有

（司供納此米也餘同前註跳彭氏纂圖註義案律歷志兩龠為合計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合為升重十兩是一溢計二十兩為米二升今本注云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者蓋依左傳說古秤有二法說左傳者云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重十二斤一升重十九兩四銖十分銖之八通分內子每一升實計四百六十銖十分銖之八以正一溢二十兩算之計四百八十銖於四百八十銖內除四百六十銖十分銖之八為一升猶存十九銖十分銖之二當二十四分升之一此所以云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餘同前跳）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䟽食水飲妻妾䟽食水飲（鄭玄注室老其貴臣也眾士所謂眾臣）士亦如之（鄭玄注如其子食粥妻妾䟽食水飲孔穎達䟽大夫至如之　正義曰此經明大夫禮也　室老子姓皆食粥者室老謂貴臣子姓謂孫也不云眾子者主人中兼之　眾士䟽食者謂非室老也案喪服傳云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眾臣鄭注云士邑宰此不云者邑宰雖貴以其遠於君與眾臣同案檀弓主人主婦歠粥此夫人世婦妻皆䟽食者熊氏云檀弓云

主婦謂女主故食粥也陳櫟詳解士亦如之士之喪禮亦如大夫餘同前註陳澔集說大夫之喪至士亦如之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眾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如其子食粥妻妾䟽食水飲也）既葬主人䟽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鄭玄注果瓜桃之屬孔穎達䟽既葬至食肉　正義曰此一節明既葬至練祥君大夫士之食節也主人䟽食水飲者熊氏云既葬哀殺可以䟽食不復用一溢米也彭氏纂圖註義練謂小祥著練服祥大祥餘同前跳）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鄭玄注盛謂今時杯杅也篹竹筥也歠者不盥手飲者盥篹或作簨陸德明音義篹息緩反篹本又作匴又作算悉緩反又蘇管反醴呼雞反杅音于筥居呂反歠昌悅反飯扶晚反簨息尹反徐音撰孔穎達䟽食粥至醴酒　正義曰此一節

明食之雜禮食粥於盛不盥者以其歠粥不用手故不盥　食於篹者盥者篹謂竹筥飯盛於篹以手就篹取飯故盥也　食菜以醯醬者謂練而食菜果者食之時以醯醬也　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文承既祥之下謂祥後也然閒傳曰父母之喪大祥有醯醬禫而飲醴酒二文不同又庾氏云蓋記者所聞之異大祥既鼓琴亦可食乾肉矣食菜用醯醬於情為安且既祥食果則食醯醬無嫌矣熊氏云此據病而不能食者練而食醯醬祥而飲酒也陳櫟詳解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祥後如此乾肉未枯不肥始飲酒者先飲醴酒亦祥後醴酒味薄餘同前註跳彭氏纂圖註義乾肉味澁醴酒酒之初熟滓汁相將者孝子不忍卽嘗醇厚之味故食乾肉飲醴酒餘同前跳）期之喪三不食食䟽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鄭玄注食肉飲酒亦謂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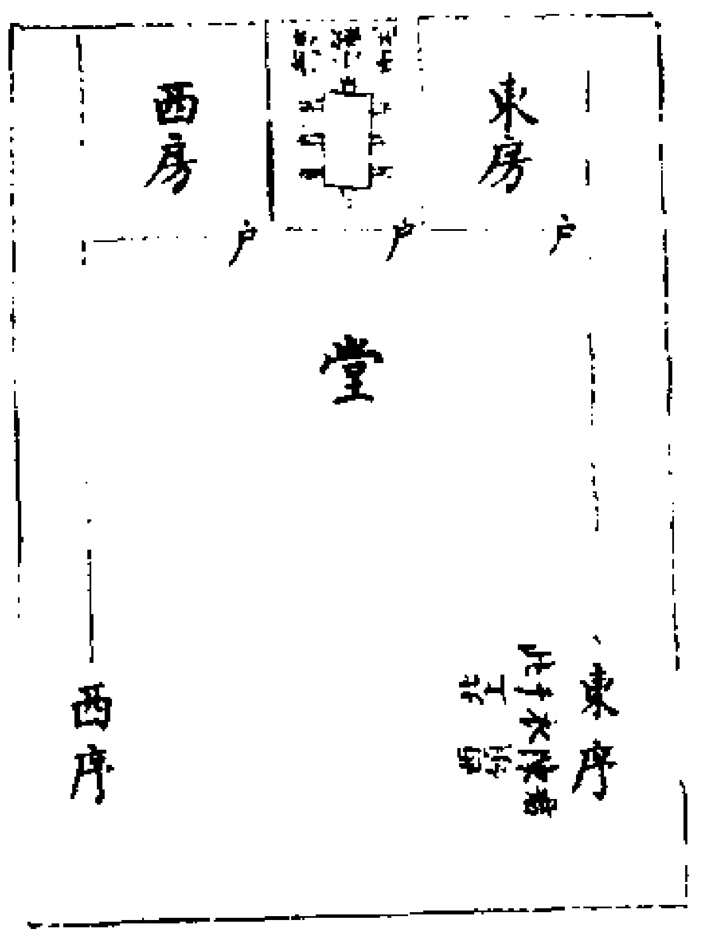
葬陸德明音義期音基下同為母為並于僞反下注為其同與音預下同孔穎達䟽期之至樂之　正義曰此一節論期與大功喪食之節也　期之喪三不食者謂大夫士旁期之喪三不食者謂義服也其正服則二日不食也故閒傳云齊衰二日不食　九月至喪也者謂事同期也陳櫟詳解期之喪三不食三者不食食䟽食至食肉飲酒三月後已葬可御酒肉此旁親之期服者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若期服而終喪不酒肉者父在為母與適妻為然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大功服食飲之節與期服同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所不同於期者酒肉葬後雖可食猶不可與人同娛樂也朱申句解期之喪謂齊衰期之服三不食謂始死時食䟽食水飲謂三不食之後䟽食也䟽食音嗣不食菜果不享滋味三月謂緦麻三月之服既葬已葬之後食肉飲酒服輕故也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期服除喪乃飲食之父在為母父在為母服期為妻妻亦期服九月之喪大功九月之服食飲猶期之喪也食飲之節與期服同食肉飲酒亦謂既葬不與人樂之雖得飲食猶不預宴樂也與預黃震日抄期之喪至不與人樂之三不食謂三次當食而不食若期之正服則二日不食也食䟽食水飲不食菜果者三月既葬則食肉飲酒此皆謂旁期之喪也

（既曰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則謂期之正服者也。父在而爲母爲妻及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者。亦謂厭於父而抑情。故食飲猶孝期之喪也。然雖食肉飲酒。而不思與人樂之。彭氏纂圖註義既葬食肉飲酒。亦爲義服。期終喪不食肉飲酒。此正期服。父在爲母爲妻也。　九月食飲猶期之喪謂事同期之喪也。既葬雖得食肉飲酒。亦不與人樂之。餘同前疏。）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鄭玄注義服恩輕也。故主謂舊君也。言故主者關大夫及君也。陸德明音義比必利反。）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鄭玄注謂性不能者可食飯菜羹。）有疾食肉飲酒可也。（鄭玄注爲其氣微。）五十不成喪。（鄭玄注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孔穎達疏五月至成喪。　正義曰。此一經明五月三月喪食之節。壹不至可也者。壹不食謂緦麻。再不食謂小功。幷言之也。容傷降之緦麻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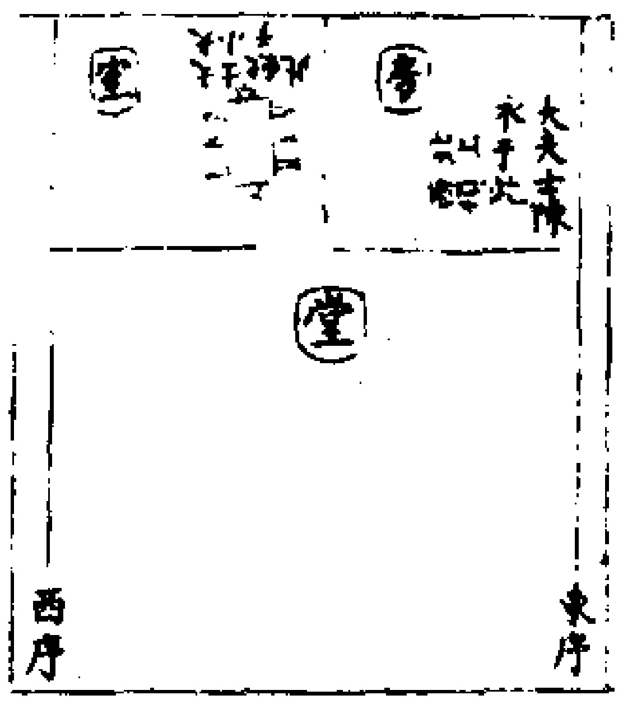
不食。義服小功壹不食。故總以壹不食再不食結之。故問傳云。小功緦麻再不食傷降者也。　注故主至君也。　正義曰。若是諸侯當云舊君主者。大夫之經云。故知關大夫君也。　注謂不致毀不散送之屬也。　正義曰。致毀謂致極哀毀。散送謂經帶垂散麻。以故葬故雜記云。五十不致毀。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陳澔詳解叔母。叔父妻。世母。伯父妻。故主。家臣於舊主。宗子。大宗子。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親喪未葬。性不能食粥者。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五十始衰。不成喪。不能備喪禮也。如不致毀。不散送。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五月三月之喪。主食肉飲酒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餘同前注疏。朱中句解有疾居喪而有疾者。食肉飲酒可也。爲其氣微權許之也。）七十唯衰麻在身。（鄭玄注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吉時同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鄭玄注尊者之前可以食美也。變於顏色亦不可。陸德明音義食音嗣。辟音避。粱音良。孔穎達疏既葬至則辭。　正義曰。此一經明已有喪既葬尊者賜食之禮。葬後情殺。可從尊者奪也。　君食之謂君食臣也。大夫謂大夫食士也。父友謂父同志者也。其人並尊。若命食者子則可從之食也。　不辟粱肉者。粱粱米也。雖以粱米之飯及肉命食者子食之。　若有酒醴則辭者。若酒醴飲之。則變見顏色。故辭而不飲。陳澔集說不能食。主衰麻在身。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餘同前注疏。朱中句解七十唯衰麻在身。七十既衰。可以飲酒食肉處於內。既葬。此謂期服以下。若君食之。君賜之食。食音嗣。友食同則食之。賤者不敢違貴者之命。大夫父之友食之。大夫與父之執友賜之食則食之矣。卑者不敢違尊者之意。不辟粱肉。尊貴之前可以食美。）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玄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陸德明音義簟徒點反。葦于鬼反。莞音官。又音丸。孔穎達疏小斂至葦席。　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大夫士小斂大斂所用之席也。士以葦席與君同者。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簟也。　注三者下皆莞。　正義曰。知下皆有莞者。案士喪禮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士喪經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席也。大斂云布席如初。注云亦

下莞上簟。如士始死至大斂。用席皆同也。士尚有莞。則知君及大夫皆有莞也。但此大夫辟君上席以蒲也。若吉禮祭祀則蒲在莞下。故周几筵諸侯祭祀席蒲筵績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也。陳澔集說簟席竹席也。黃震日抄簟細蒲次之。葦麤。）

諸侯小斂戶內陳衣于序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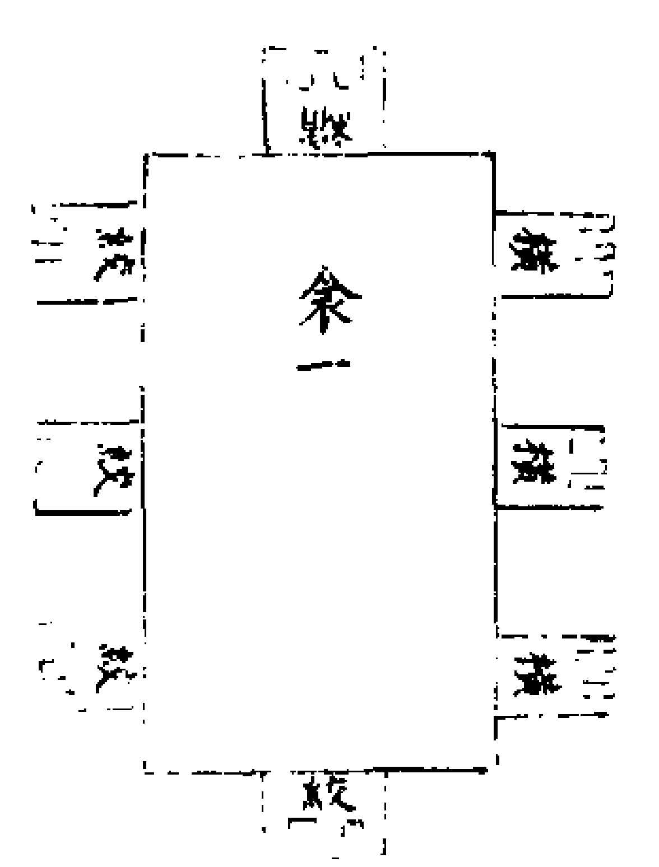


大夫士小斂戶內陳衣房中圖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鄭玄注絞既斂所用束堅之者。縮從也。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也。士喪禮小斂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同亦蓋天子之士也。絞紟不在列。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小斂無紟。因絞不在列見之也。或曰縮者二。陸德明音義絞。戶交反。後同。縮所六反。縞古老反。稱尺證反。杜預云。衣單複具曰稱。後放此。紟其鴆反。後皆同。從。足容反。數色主反。見賢遍反。孔穎達疏小斂至在列。　正義曰。此以下至絺綌紵不入。廣明君大夫士亦小斂大斂及殯所用之衣。并所陳之處。各隨文解之。此一經明小斂之衣。　布絞縮者一橫者三者。以布為絞。縮從也。謂從者一幅。豎置於尸下。橫者三幅。亦在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結束為便也。　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者。謂大夫士等。各用一衾。故云皆一。舒衾於此絞上。　衣十有九稱者。君大夫士同用十九稱。衣布於衾上。然後舉尸於衣上。屈衣裹。又屈衾裹之。然後以絞束之。　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者。謂將小斂陳衣也。房中者。東房也。大夫士唯有東房故也。　絞衾不在列者。謂不在十九稱之列。不入數也。小斂未有紟。因絞不在列。而言紟耳。　注衣十至之也。　正義曰。衣十有九稱法天地之終數者。案易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終於九也。地數終於十也。人既終。故云以天地終數斂衣之也。云亦蓋天子之士者。以前文士沐粱與士喪禮不同。已云此蓋天子之士。此經陳衣與士喪禮衣不同。故云亦蓋天子之士也。云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者。上衣下裳相對。故為成稱。絞衾非衣。故云不成稱。經云不在列。鄭恐今不布列。故云不連數。謂不連為十九稱之列。其實亦布陳也。云小斂無紟者。以下文大斂始云布紟。今此經直云布絞。故知無紟也。陳櫟詳解君陳衣于序東。陳鋪列也。大夫士陳衣于房中。東房中。皆西領北上。領皆在於西序。次第以北為上。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小斂布絞至絞紟不在列。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餘同前疏。）

小斂絞衾圖



○先置三橫絞於地。○次置一縮絞於橫絞上。○又置一衾於縮絞上。然後用衣置於衾上。○乃舉尸衣上小斂。○將小斂鋪此於室戶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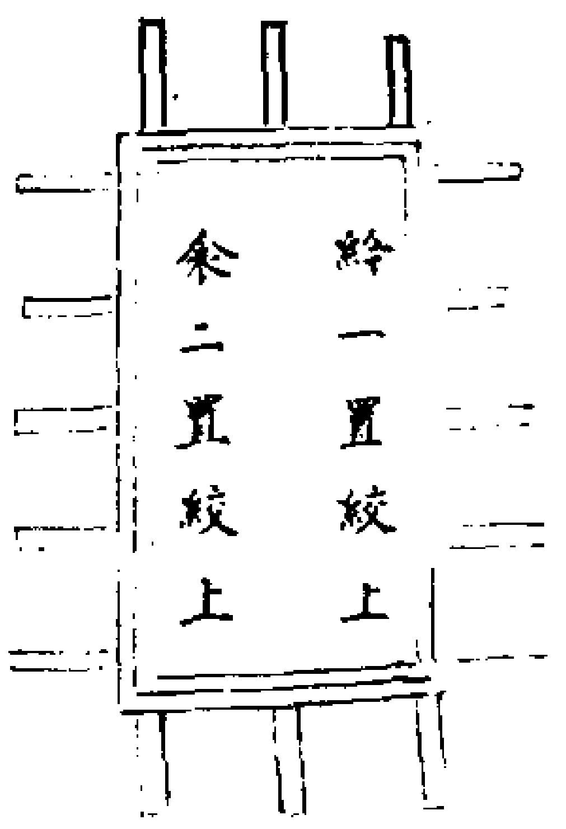
喪服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鄭玄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為點。陸德明音義幅本又作畐。方服反。為三絕句。不辟絕句。補麥反。又音壁。徐扶移反。紞丁覽反。廣古曠反。析思歷反。下同。強其丈）

反。識式志反。又音志。又音式。下同。去起呂反。下注同。孔穎達疏大斂至無紞。正義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即共是一幅也。兩頭裂中央不通。橫者五者又取布三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為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覆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亦耳。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為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為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者。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也。絞紟如朝服者。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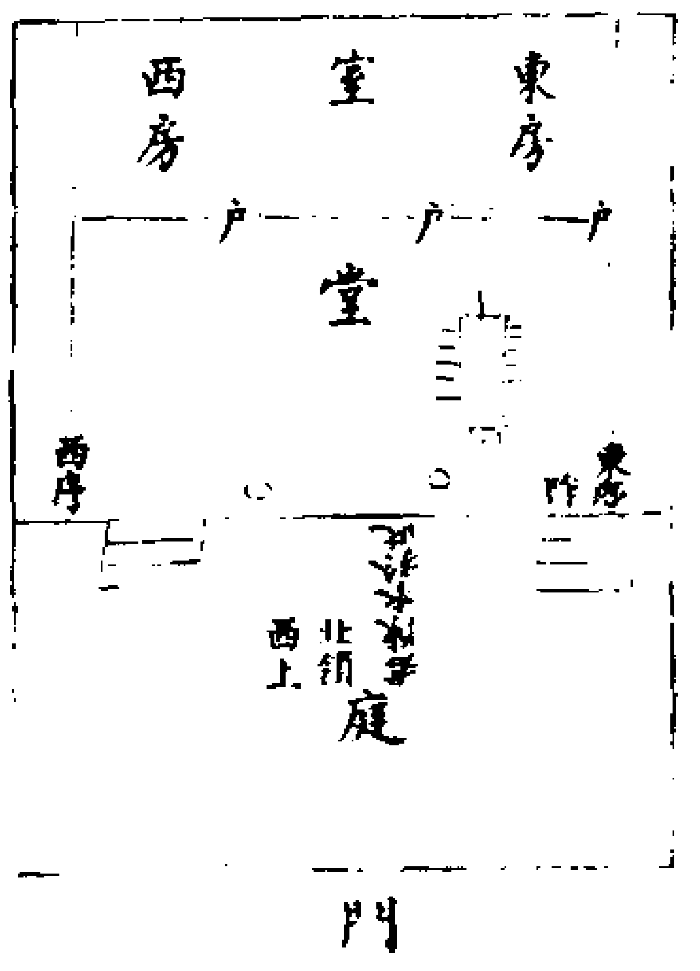
絞之與紟。二者皆以布精麤。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為三段。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折裂其末為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為擘也。紟五幅無紞者紟舉尸之襌被也。紞謂緣飾為識。所以組類緣邊為識。今無識異於生也。注二衾至之士。正義曰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云以為堅之強也者解小斂用全幅布為絞欲得堅束力強。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為堅之急也者解大斂一幅分為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紞以組類為之者。組之雜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領為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陳櫟詳解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禪被也。在絞上。以絞束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大斂布絞（至）紟五幅無紞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為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又按士沐梁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為天子之士。（餘同前疏。）

大斂絞紟衾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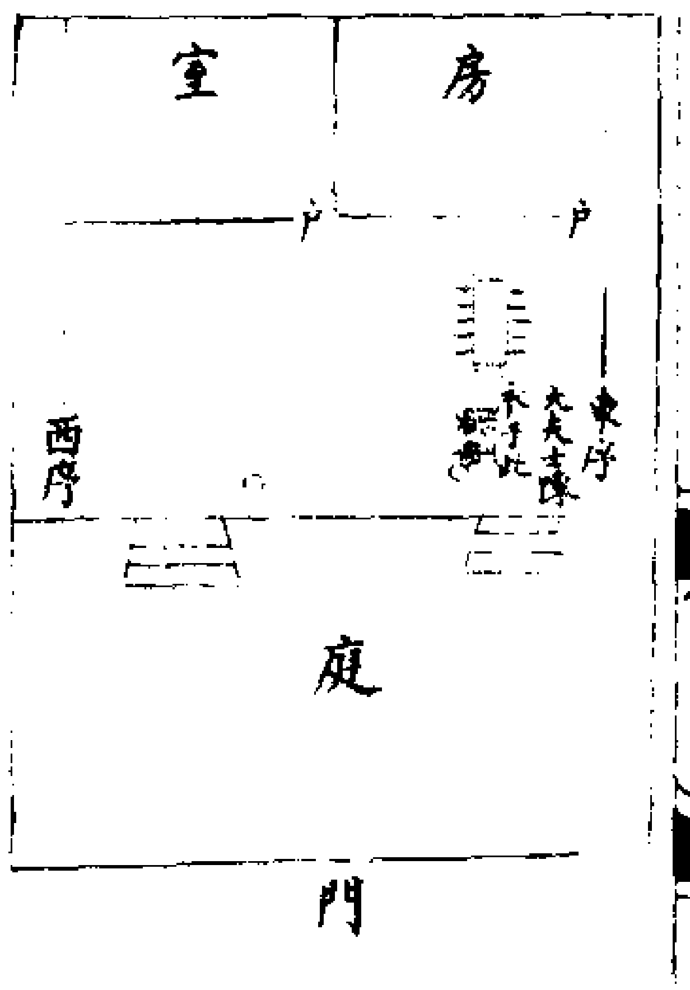


○先置橫絞五於地。○次置縮絞三於橫絞上。○乃置紟於絞三之上。○復置衾二於紟之上。○然後鋪衣。○乃奉尸衣上大斂。○鋪此於阼。

諸侯大斂於阼陳衣于庭圖



大夫士大斂於阼陳衣于序東圖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鄭玄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陸德明音義倒丁老反。注及下同。散悉但反。）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鄭玄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陸德明音義襚音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

夫士猶小斂也。（鄭玄注：褶，袷也。君衣上多，去其著也。陸德明音義：複音福，褶音牒，袷古洽反。）孔穎達疏：小斂至斂也。　正義曰：祭服不倒者，祭服謂死者所得用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　君無襚者，國君陳衣及斂，悉宜用己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　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降於君也。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己正服，後乃用賓客襚者也。盧云：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賓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　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者，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　注無襚至以斂。　正義曰：如皇氏之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　祭服無筭。　正義曰：筭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　注褶袷至著也。　正義曰：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

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衛湜集說：小斂之衣（至）大夫士猶小斂也。　盧陵胡氏曰：謂君不以衣襚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襚。士喪禮具之。（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君無襚。（君欲悉用己衣，臣有致襚，不得陳用，故曰君無襚。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小斂之衣（至）大夫士猶小斂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筭，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裌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裌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彭氏纂圖註義：大夫小斂畢盡用己祭服，雖有親戚襚衣，受之不即陳，亦不以小斂也。褶，袷也，有表裏而無著，今之裌衣也。（餘同前疏。）**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玄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陸德明音義：袍步毛反，禪音單，繭古典反，稅吐亂反，纁許云反，袡而廉反，袗之忍反，亦為

于偽反。下文則為之同。孔穎達疏：袍必至一稱。　正義曰：袍必有表，不禪者，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露，乃成稱也。　注袍褻至褻衣也。　正義曰：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為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注衣注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云：將以斂。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褻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襲經尚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要義：士襲用袍繭，斂用正服，公皆不用袍繭。（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唐陸氏曰：衣單複具曰稱。（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衣必有裳謂之一稱。（上衣下裳，備始謂之一稱。餘同前疏。）陳澔集說：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黃震日抄：袍必有表，內外相稱；衣必有裳，上下相稱。**凡陳**

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鄭玄注：取猶受也。陸德明音義：篋苦協反。）**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鄭玄注：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陸德明音義：詘丘勿反，紵直呂反。孔穎達疏：凡陳至不入。　正義曰：陳衣不詘者，謂舒而不卷也。　非列采不入者，列采謂五方至氣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　絺綌紵不入者，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　注襲尸至正服。　正義曰：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陳櫟詳解：凡陳衣者實之篋。（凡陳衣之時，必實之篋中。）升降者自西階。（陳衣升降皆自西階。）非列采不入。（衣無正色者，不入陳之。）絺綌紵不入。（暑服不入，涼薄者不用也。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陳衣者至絺綌紵不入。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非列采，謂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鄭玄注：袒者，於事便也。陸德明

（音義使。婢面反。）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鄭玄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爲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陸德明音義大胥依注作祝。之六反。下同。胥樂官。思餘反。孔頴達疏凡斂至是斂。　正義曰。此一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　凡斂者袒者。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爲便也。　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　大胥是斂者。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執也。衆胥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　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者。大祝猶君之大祝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臨之。　衆胥是斂者衆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庾云。侍者臨撿之也。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　士之喪胥爲侍者。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　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　注胥當至主斂。　正義曰。知胥當爲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

斂事。故引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士喪禮商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也。要義商祝習商禮。見前注。陳櫟詳解大夫之喪大胥侍之。侍謂臨撿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今按此一節未詳。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其事易矣。故不袒。君之喪至士是斂。胥讀爲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餘同前注疏。黄震日抄凡斂者至士是斂。斂者勞。故袒。遷者舉之而已。故襲。胥樂官。君尊。故大胥斂。大夫降於君。故衆胥斂。士則朋友助之而已。）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鄭玄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陸德明音義紐。女九反。舊而慎反。鄉。許亮反。孔頴達疏小斂至不紐。　正義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者。大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爲下諸事出也。　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　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要義大夫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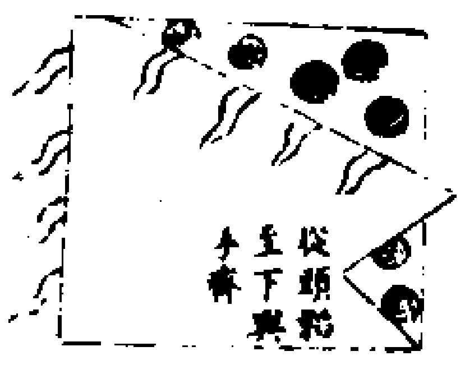
服左衽不紐。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反生時。右衽解便也。餘同前注疏。）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鄭玄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爲傚。陸德明音義與音預。注同。傚音執。本亦作執。孔頴達疏斂者至六人。　正義曰。斂者即謂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有舊。或有恩。今手爲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　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共執事。死乃爲斂也。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慁之。故不使斂也。　斂焉則爲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爲之斂。焉之發壹食也。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君子所遇而安。則死亦樂矣。莊子南面王樂是也。故君之喪使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夫愛親豈有窮哉。故凡斂。孝子非之。大胥是爲禮弓曰。君於大夫將葬。反出命引之。言孝子可以義奪也。士商祝主斂。士是之而已。鄭氏謂胥當爲祝。誤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

斂者既斂必哭。斂者供斂事之人。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斂者既斂至凡斂者六人。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生共執事。則不至褻慁死者。故以之斂。未知是否。）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鄭玄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爲材。陸德明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黼音甫。殺色戒反。徐所例反。下及注同。裁才再反。注同。韜本又作弢。吐刀反。下同。孔頴達疏君錦至冒也。　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　君錦冒黼殺者。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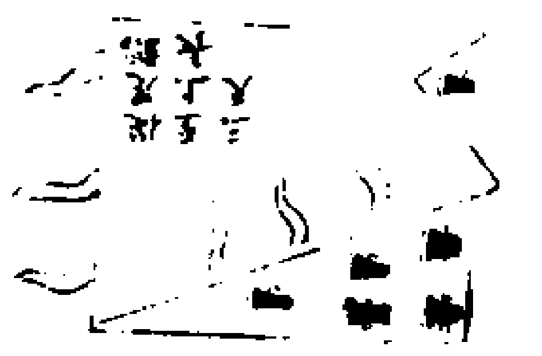
之遺。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 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爲斧文也。又鄭云象天地則大夫以上無殺有象也。 凡冒質長與手齊者。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 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 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別制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不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內併斂之也。陳祥道詳解。士緇冒赬殺綴旁三緇黑赬赤。（餘同前疏）陳澔集說。君錦冒黼殺（至裁猶冒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爲覆冒尸形而作也。（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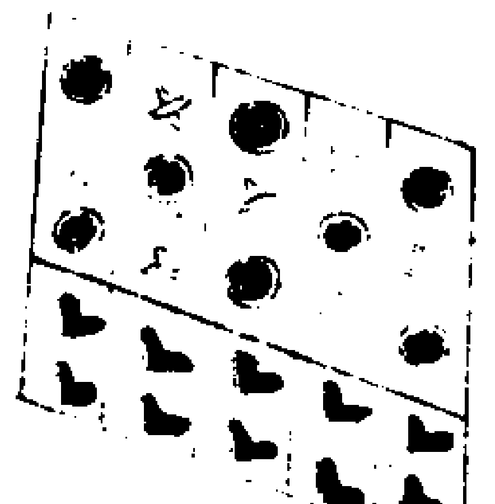
冒質



冒殺



夷衾圖



並依聶氏三禮

○夷衾之制上用錦下畫黼衣長短制度與冒質殺同但不爲囊及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　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陳　㵾
圖畫監生臣傅道立
臣馮　㭗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一　十八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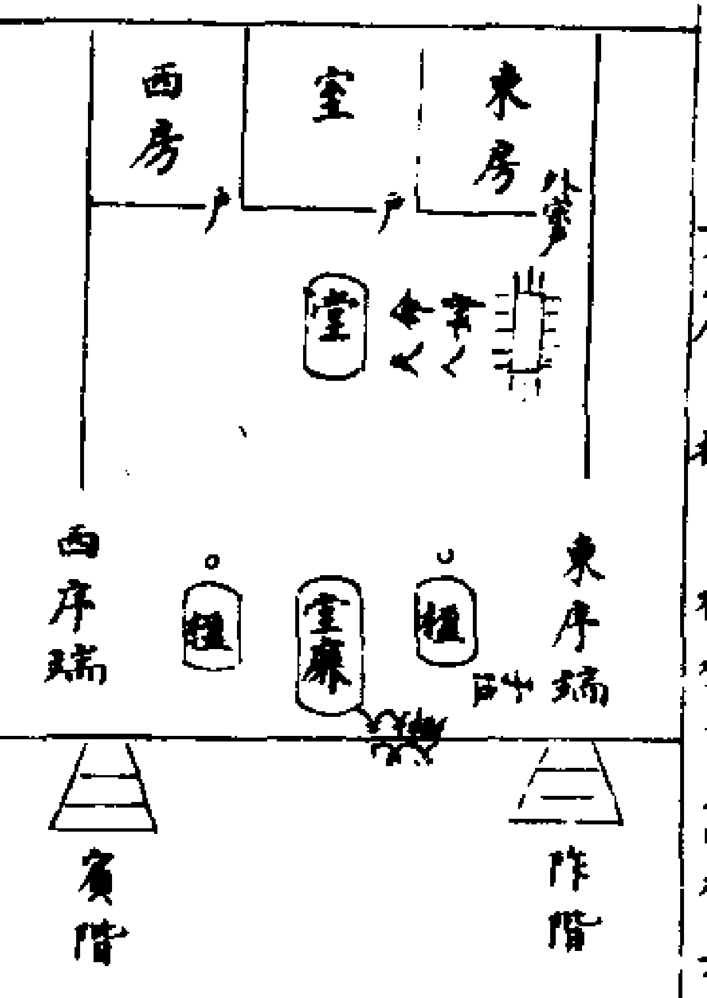
喪（喪大記篇三）

君將大歛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歛上卒歛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鄭玄注　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絰　陸德明音義　鋪普吳反父音斂下皆同　孔穎達疏　君將至如之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歛時節也子弁絰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群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群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為廉也　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為上也　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鄉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　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　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供大歛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堂南北為少南　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　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于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　士舉遷尸于歛上者歛上即歛處也　卒歛者大歛衣裝畢也宰告者大宰也歛畢大宰告孝子道歛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　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命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歛於棺　注子弁至弁絰）

（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者，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而弁絰，明自爲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要義序端堂廉見前說。陳澔集說：弁絰，素弁上加環絰，未成服故也。小臣鋪席，絞紟衾鋪于席上。士，商祝之屬也。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踴者，馮尸而起踴也。（餘同前疏）黃震日抄：商祝，祝習商禮者。（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

諸侯大斂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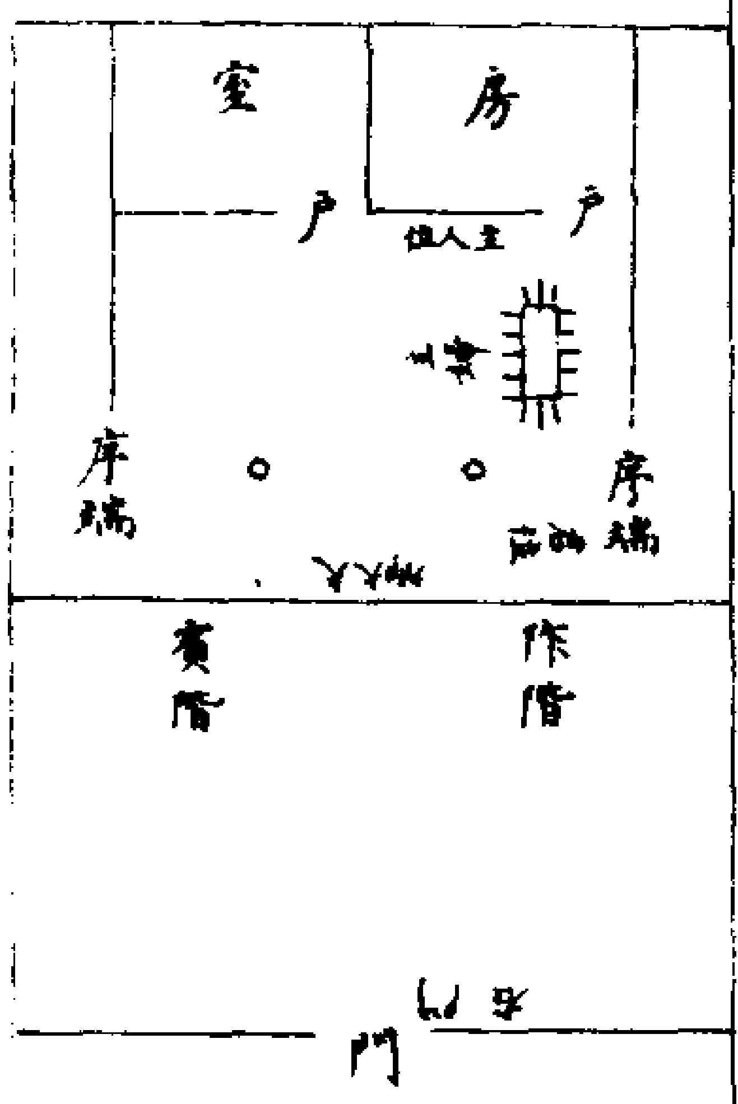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鄭玄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陸德明音義：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辟，必亦反。邪，似嗟反。孔穎達疏：大夫主馮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迎者，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適子

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義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其在檀弓疏也。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也。祝先入升堂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于臨斂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而鄉南，供欲視斂也。遷尸者，鄉鋪絞紟衾衣，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宰告者，亦告主人道斂畢也。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得告斂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爲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君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已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命主婦馮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馮尸也。注巫止至斂也。正義曰：所以巫止者，禮敬主人，故不用將巫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者，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今大夫之子將斂之時在房外南面，故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衛湜集說：橫渠張氏曰：巫祝皆所以接鬼神也，巫之接鬼神者，不誠有鬼神，直以至誠感之，若有所應，感之正則得正，感之邪則得邪，聖人存之。山陰陸氏曰：君釋菜者，非脩禳不入諸臣之家。（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彭氏纂圖註義

大夫大斂位次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鄭玄注：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孔穎達疏：士之至夫也。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室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宗彼意則在主人西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

歛衾踊，斂絞紟踊。（鄭玄注：目孝子踊節。孔穎達疏：鋪絞至紟踊。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陳櫟詳解：此目孝子踊之節。鋪於未遷之先，先外後內；斂於既遷之後，先內後外。陳澔集說：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鄭玄注：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陸德明音義：姪，大結反。娣，大計反。）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鄭玄注：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陸德明音義：長，丁丈反。下同。膺，於陵反。）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

妻於昆弟執之。（鄭玄注：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陸德明音義：奉，芳勇反。拘，音俱，一音古侯反。）馮尸不當君所。（鄭玄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陸德明音義：處，昌慮反。）凡馮尸，興必踊。（鄭玄注：悲哀悲哀之至。馮尸必坐。孔穎達疏：君撫至必踊。正義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內命婦者，命婦君之世婦，撫內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大夫撫室老撫姪娣者，大夫以室老爲貴臣，以姪娣爲貴妾，死則爲之服。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娣，則賤妾不撫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馮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得也。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賤，故所馮及庶子也。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並不得馮也。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凡主人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自恩深淺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盧云賤者略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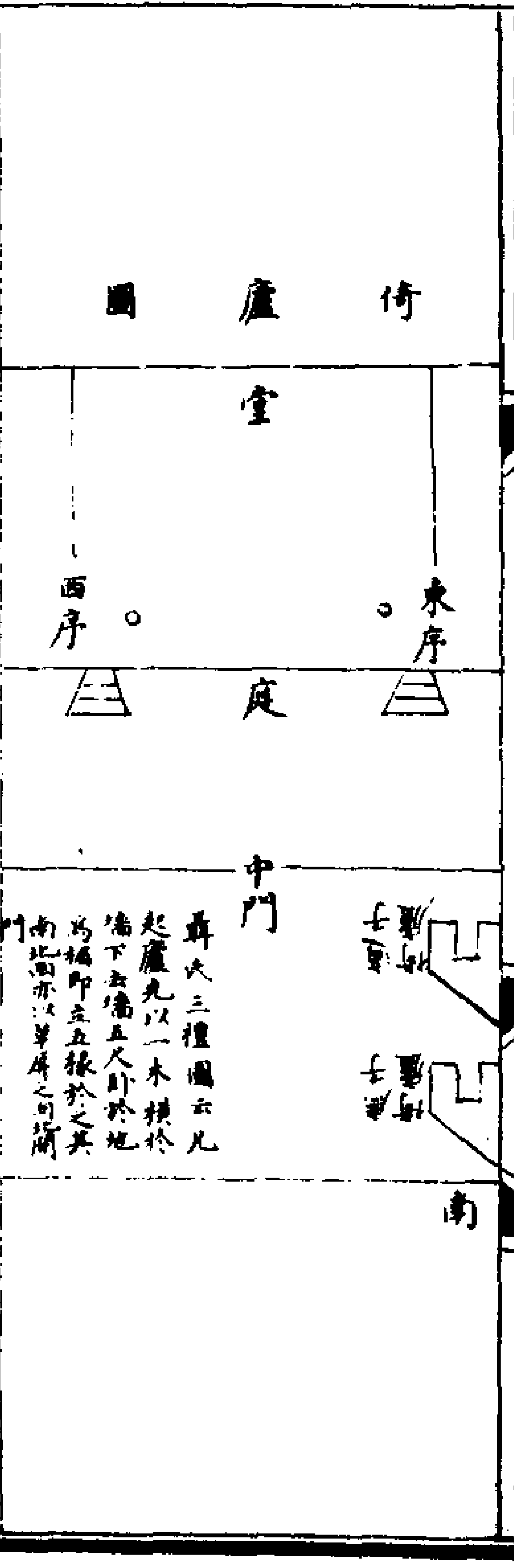
衣也。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與君爲臣同也。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爲妻及自爲兄弟，但執之。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馮尸不當君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凡馮尸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但馮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也。注目於其親所馮也。正義曰：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馮，謂題目所馮之人。注此恩至當心。正義曰：馮者爲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要義：馮尸先後見前疏。衛湜集說：君撫大夫至凡馮尸興必踊。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婦於舅姑言奉，若舅姑在焉。婦人從一，拘之，若猶有所拘焉。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撫室老（家臣之長）。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

（爲庶子爲。馮。屈心上重於撫也。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爲庶子之無子者。若庶子自有子可馮父尸。則父母不馮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 君撫大夫至撫姪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爲娣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猶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至妻子後 父母先。妻子後。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後馮。 君於臣至興必踊。 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爲踊以泄之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 君撫大夫至興必踊。 古人質。故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今此禮惟姑婦自相視爲宜。餘同前疏。衛湜集說）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之。（鄭玄注 宮。謂圍障之也。襢。袒也。袒謂不障。陸德明音義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凷苦內反。襢章善反。注同。露也。障音章。下同。孔穎達疏 父母至襢之。 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凡不次於寢。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各依文解之。 此一經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 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爲廬。故云居倚廬。 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 寢苫枕凷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凷。 非喪事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 君爲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襢之者。襢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定本無枕凷字。唯有寢苫二字。要義喪廬或宮或襢。不塗。見前注疏。朱申句解 父母之喪居倚廬（倚立室而爲廬）。不塗。不用塗墍。非喪事不言。居喪無外事也。）

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鄭玄注 不於顯者。不塗見面。陸德明音義柱張主反。楣音眉。見賢遍反。孔穎達疏 既葬至宮之 正義曰。既葬柱楣者。既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 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 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要義既葬柱楣塗廬皆宮。見前注疏。陳櫟詳解 不於顯者（但不塗廬外顯明人所面之處也）。君大夫士皆宮之（此時君大夫士之廬皆帷障以宮之。餘同前注疏）。陳澔集說 既葬至皆宮之。 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來梲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甚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襢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鄭玄注 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陸德明音義適丁歷反。屬音燭。孔穎達疏 凡非至爲廬。 正義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 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者。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彭氏纂圖註義 苫編草。凷土塊。餘同前注疏。）


倚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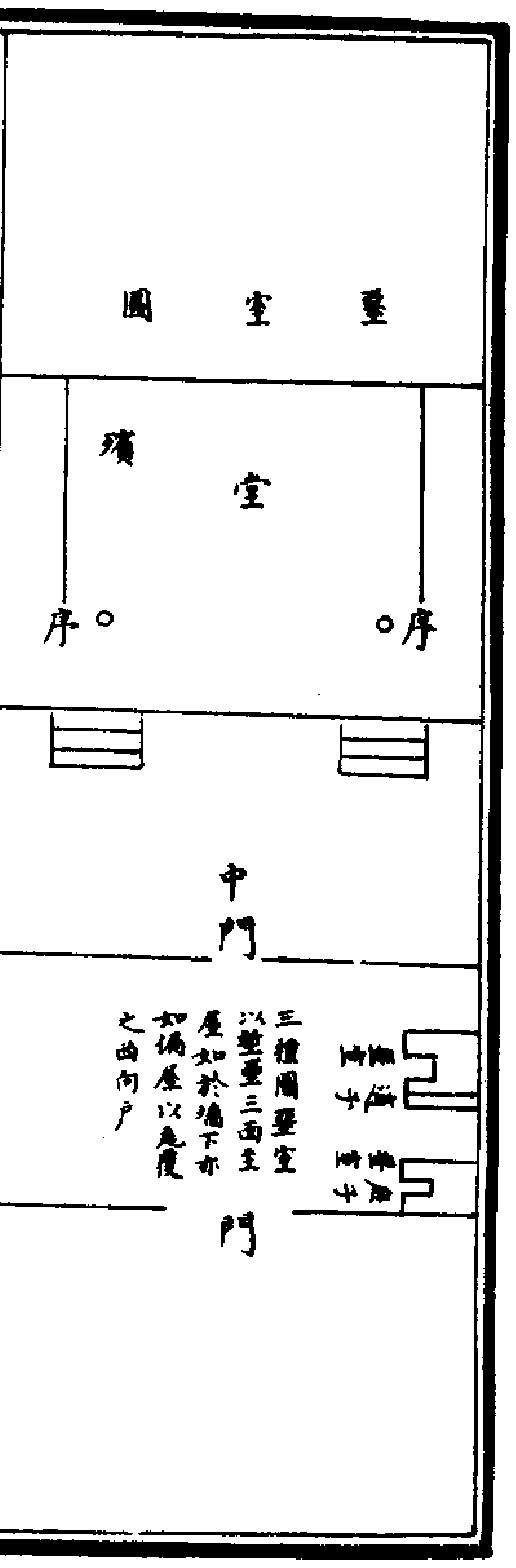
聶氏三禮圖云。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卧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其上。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鄭玄注 此常禮也。孔穎達疏 既葬至家事。 正義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 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 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謂諸侯。王是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己國事也。 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 注此常禮也。 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

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侍爲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爲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舉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陳櫟詳解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言公朝事不言私家事此常禮也）餘同前

（上缺）**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鄭玄注此權禮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陸德明音義辟音避下注猶辟同孔穎達疏君既至辟也　正義曰此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　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己國也　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爲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使入國俟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荅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　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　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弔服今有事不得服己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　注此權禮也　正義曰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是權禮也要義既葬若國家有事從權禮（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君既葬王政入於國（王事入於己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卒哭後出而從王事）大夫士經帶（變喪服而服弔服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臨戎之事不敢辭也弁經金革君服王事不言以下見上也）陳澔集說既葬與人（立）無辟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經帶謂素弁加環經而帶則仍是要經也大夫士弁經則國君亦弁經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鄭玄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

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黝堊或爲要期禫或皆作道陸德明音義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禫大感反道音導孔穎達疏既練至故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　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　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　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　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　禫而內無哭者內中門內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故門內不復哭也　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　注黝堊至哭者　正義曰黝謂治堊室之地堊謂塗堊室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云禫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爲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定本禫踰月作樂祥字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要義鄭注禫踰月而可作樂疏禫字恐非（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異乎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異乎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主在上則曰政養在下則曰事蓋黝其地使微青塗其牆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凶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既練居堊室（期年而練則居累壁之堊室）不與人居（猶不與同居處）君謀國政（君可自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大夫士可自謀家事）既祥黝堊（既大祥畢乃治其地令黝黑塗堊牆壁令純白以即吉故致飾以變其凶也）祥而外無哭者（祥之後中門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禫祭後門內不復哭）樂作矣故也（禫已縣八音於庭樂已作不宜以凶干吉也）陳澔集說既練居黝室至樂作矣故也　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堊室之壁令白皆稍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禫則門內亦不復哭故曰禫而內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鄭玄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陸德明音義不復扶又反。）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鄭玄注歸謂歸夫家也。陸德明音義期音朞下同。為母為並于偽反下為之賜注為之則為並同。孔穎達疏禫而至而歸。　正義曰此一經明釋禫鄭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內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內值吉祭之節祭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閒傳既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別。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既言不御於內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注云歸謂歸夫家也。　正義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要義婦人父母喪既練歸夫家一說卒哭可歸。（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吉祭而復寢（禫祭後值吉祭訖則復還正寢也）期居廬終喪不御

於內者（期服居廬以終期年之喪而不御婦人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乃父在而為母與為妻服齊衰期之服者為然也若非此二條則不居廬終期年也）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大功服則三月後方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不出外止寢牀故也）喪父母既練而歸（婦人喪父母則弃喪待既練而後歸夫家）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於期大功之喪則既葬後歸夫家）陳澔集說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禫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不御於內為證故從鄭說。又按閒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期居廬至既葬而歸。　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為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比皆衰殺故葬後即歸也。彭氏纂圖註義禫而從御至既葬而歸。　從御凡御琴瑟皆是。齊衰期謂與大功布衰九月皆三月不御於內者謂義服期恩殺也。不御於內皆謂不復寢也。（餘同注疏）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

而歸。（鄭玄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孔穎達疏公之至而歸　正義曰此一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　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云公之喪。　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　注此公至之臣。　正義曰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者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素在君所。謂此家臣為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言俟著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若國君之喪。大夫則待期而練。士則待卒哭而後歸其家。）陳

（皓集說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為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黃裳日抄大夫士守君喪於公所之節。）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鄭玄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陸德明音義上時掌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歸。　正義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為大夫士者也。適子於喪在殯宮也。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而歸殯宮也。　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諸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要義庶子居喪歸家之節。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歸也。）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鄭玄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孔穎達疏父不至於弟。　正義曰。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彭氏纂圖註義次謂就殯宮而為喪次。以尊喪卑。以長喪幼。皆非人道之順。故父兄不次於子弟焉。餘同前疏。）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鄭玄注為之賜謂有恩惠也。孔穎達疏君於至斂焉　正義曰。此經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所臨。主人迎送之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經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焉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常也。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案柳莊衛君即所惠所賢也。要

義叔弓卒。去樂卒事而往。見前疏。陳櫟詳解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世婦內世婦。下明視其大斂。禮之常也。為之賜小斂焉。下明視其小斂。此乃為之加恩賜也。非禮之常也。餘同陳澔集說。）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鄭玄注於臣之妻略也。孔穎達疏於外至君至。　正義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陳櫟詳解閽作戶埽主也。於臣之妻略也。）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鄭玄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陸德明音義直如字。又音值。當也。先後悉見反。下胡豆反。一音並如字。夾古洽反。）擯者進。（鄭玄注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鄭玄注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陸德明音義相息亮反。下相上並同。孔穎達疏於士至人踊　正義曰。此一經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弔士大夫之禮。　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之大斂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　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

大斂貳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上同也 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 主人具殷奠之禮者殷大也主人待君之戒含先備具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 俟于門外者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 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謂見君馬首先君而入門右謂門東北面 祝先升自阼階者君恩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背負壁而鄉南也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于阼而西鄉也 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者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侍君也盧云上言即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位于阼階也 注祝負墉弔之 正義曰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在房戶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主者顧命云夾階上刃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擯者進擯謂賛於主人禮者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喪賛曰相而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擯道之義故得以擯言之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視斂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 君稱言者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舉言既畢當哭踊視以相君視先踊君乃視視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衛湜集說君於大夫士既殯而往 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為敬故大斂而往者則為禮之常小斂而往者則為之賜也 大夫士主主人踊 横渠張氏曰殷衆也周禮立其殷謂置衆士也殷奠者以盛此禮服事衆人執物以進所以表其勤也是以殷奠不足則取諸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之是知用人之多也其進之也必人執一物以薦薦有不盡則反之部來取以再薦之也易言殷薦之上帝亦是衆進之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櫟詳解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始往者使人戒之擯者是擯贊主也者進主人前告使行禮餘同注疏）陳澔集說君於大夫主大斂焉爲字並去聲 君於大夫及內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爲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冝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 夫人於士殯而往 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爲之賜則加禮也 大夫士主主人踊 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傳先使告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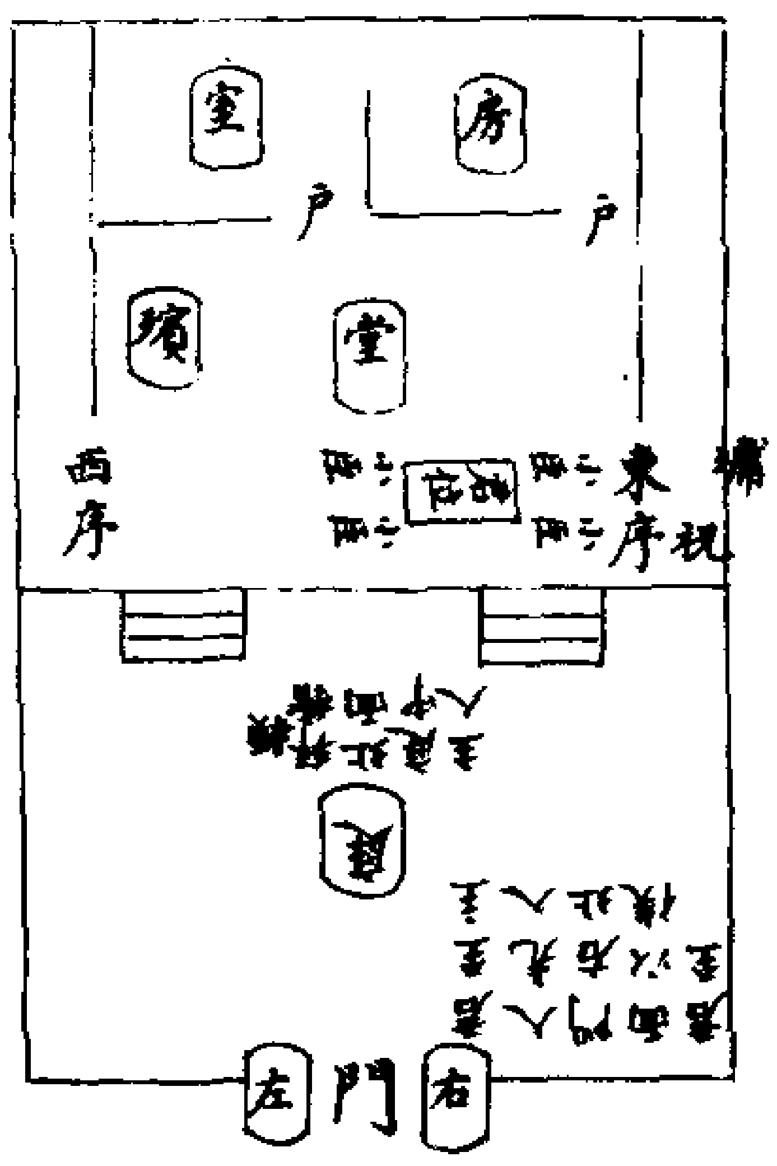
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餘同孔疏）黃震日抄君於大夫士殯而往恩輕者殯而後往恩重者大斂而往異恩者小斂即往為之賜言異恩也（餘同鄭注）彭氏纂圖註義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夫人於世婦與君於世婦同（餘同注疏）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鄭玄注迎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荅已）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鄭玄注所以致殷勤也孔穎達疏大夫士往焉）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其禮不同 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 士則出俟于門外者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 命之反奠乃反奠者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 卒奠者設奠畢也 主人先俟于門外者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 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 注迎不至荅已 正義曰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荅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荅理而云拜迎則為君之荅已者以尋常禮敬孝子雖拜賓無荅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尊卑禮隔意恐君之荅已故不敢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焉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主不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敬禮拜謝之亦是主人拜賓之義也要義孝子拜賓無荅拜之理（並見前注疏）陳櫟詳解大夫則奠可也（君弔大夫主人踊畢待君而奠殷奠可也命之反奠乃反設奠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三往者所以致君之殷勤也大夫於士降殺以明尊卑之序也）

君弔則復殯服（鄭玄注復反也反其

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後或爲服。孔穎達疏　君弔主殯服。　正義曰。謂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于時反復此服。新君之事。其服則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爲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陳澔集說。大夫則奠主拜稽顙。　若君所賜。是大夫喪則踊畢。即拜此殺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請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主復殯服。　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苴苴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黄震日抄。大夫則奠主復殯服。明君未弔士。與大夫禮不同。彭氏纂圖註義。君於大夫疾壹在殯壹往焉。以三以壹。則以多少爲隆殺之節。（餘同前注疏）

君弔大夫士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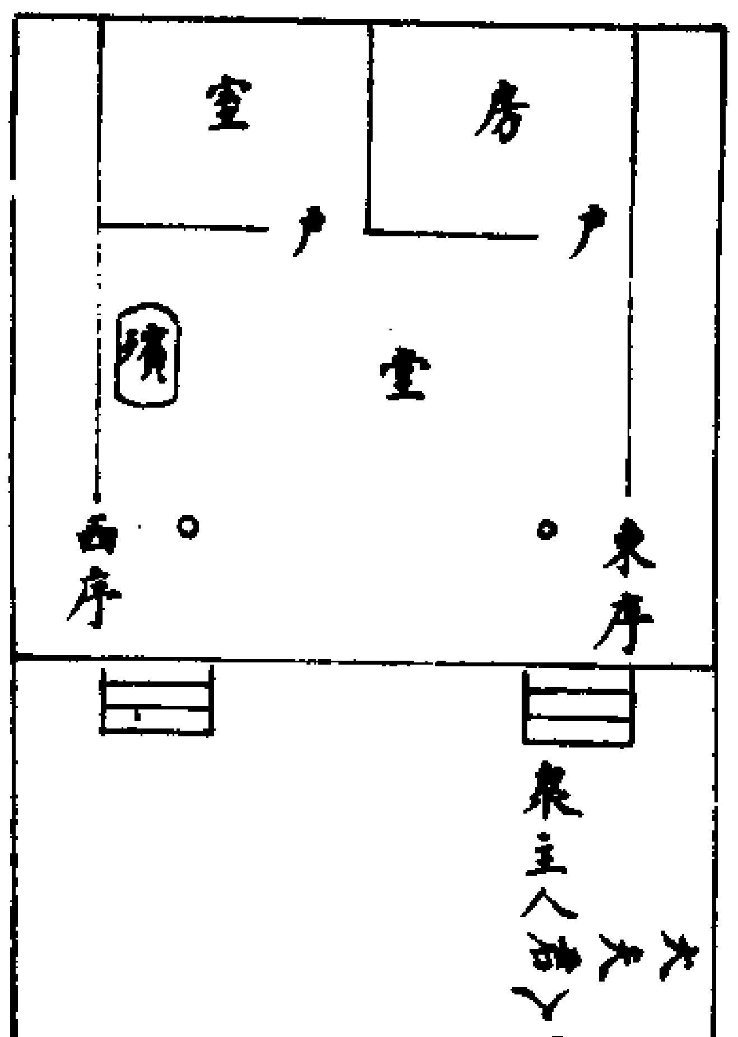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鄭玄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爲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視從君也。孔穎達疏　夫人至不拜。　正義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　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　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　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者。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爲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也。　夫人視世子而踊者。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道君也。　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之。　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與君同也。　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衛湜集說。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蓋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入門右。夫人升而自阼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

婦拜稽顙于下。就妻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爲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之頭目手足。疾痛休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臨撫式踊。真若吾手足之虧術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士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真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諸婦之至君所。惟喪紀爲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侯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必與世子偕。其動也不苟矣。（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夫人弔。則主婦爲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黄震日抄。此大夫士之妻送迎夫人之禮。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

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鄭玄注入即位於下不升堂而立作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供拜者。主人無二也。陸德明音義下正。戶嫁反。孔穎達疏大夫至而拜。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君之禮。不迎于門外者。既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入即位于堂下者。作階下也。大夫君入殯門。不得升堂。乃即作階下位而西鄉也。　主人北面者。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作階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　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爲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之君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來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來。殯故辟也。亦與前互也。　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

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侯在庭。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賓也。所以爾者。表用尊者拜賓故也。君雖代爲主拜賓。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尊。代爲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也。主人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　注婦人至二也。　正義曰。婦人即位於房中者。東房中。云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來。雖不顧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供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凡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爲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陳澔集說。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作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表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亦不敢如國君尊代爲主。必以主人在已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後拜也。　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大夫君弔士圖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二　十八陽

喪（喪大記篇四）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鄭玄注：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為哭，或為浴。孔穎達疏：君弔至后踊。正義曰：君弔臣唯見尸柩乃踊者，若不見尸柩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陳澔集說：前章既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后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鄭玄注：榮君來也。孔穎達疏：大夫至必奠。正義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奠者，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陳澔集說：大夫士至君退必奠，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為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鄭玄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陸德明音義：屬音燭，下皆同。椑，步歷反。重，直龍反，下同。兕，詞履反。被，皮下同。厚，戶豆反。杝，以支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僭，子念反。孔穎達疏：君大至六寸。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及飾棺之異，并碑緈之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槨厚薄之制。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注云所謂椑棺；梓棺二，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椑，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若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者，屬六寸，椑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為一尺八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椑四寸，所餘二種，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注大棺至僭也。正義曰：以名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杝棺、梓棺等，皆周於尸，唯椑不周。此以內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內而說，以次出外，而謂近尸亦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者，以檀弓云杝棺一，梓棺二，從內出外而言。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鄉內而說，故知大棺及屬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椑，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上下大夫但公大棺與屬，無杝椑，是大夫無椑，一重也。經唯云士棺六寸，是士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依禮無椑，趙簡子所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陳澔集說：君大棺至棺六寸。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椑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黃震日抄：此明君大夫士棺重數厚薄之制。大棺以其包於外，故曰大；屬則連屬於大棺，故曰屬；椑則親身而偏近，故曰椑。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凡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上大夫，列國之卿也，二重。士一重。天子則四重，制見檀弓。庶人棺四寸。彭氏纂圖註義：大棺，棺之在外者，故曰大。屬則視大棺若為之屬，為椑則親尸又卑矣。言大則屬而下為小，言卑則屬而上為尊，以其有大小尊卑，故寸數有多少焉。餘同前疏。）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鐟；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鐟；士不綠。（鄭玄注：鐟所以琢着裏。陸德明音義：鐟，子南反，釘也。琢，陟角反，本又作椓。着，直畧反。孔穎達疏：君裏至不綠。正義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鐟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鐟者，鐟，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

（鍇尚書曰貢金三品黄白青色。大夫裹棺用玄纁者四面玄四角纁。用牛骨鍇者不用牙金也。士不緑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鍇不言從可知也。陳澔集說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爲釘不可從餘同前說）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鄭玄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陸德明音義要一遥反下同。孔穎達疏君蓋至二束。正義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三衽三束者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輒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以漆衽合縫處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横惟二束此文是也故鄭注司士云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之此注以爲

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依披從束而言其横皆爲三束其義非也。陳澔集說蓋棺之蓋板也用蓋而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並說見檀弓）君大夫鬠爪實于緑中士埋之（鄭玄注緑當爲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內四隅也鬠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爲小囊盛之此緑或爲簍陸德明音義鬠音會爪側巧反囊乃剛反徐音諾盛音成簍音口反孔穎達疏君大至埋之正義曰此一節明鬠爪之異。實于緑中者緑即棺角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實于小囊實于棺角之中。士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注緑當爲角。正義曰知緑當爲角者上文緑爲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以緑與角聲相近經云緑中故讀緑爲角陳櫟詳解爪指甲也然所剪之陳澔集說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弃今死爲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讀緑爲角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玄注欑猶叢也屋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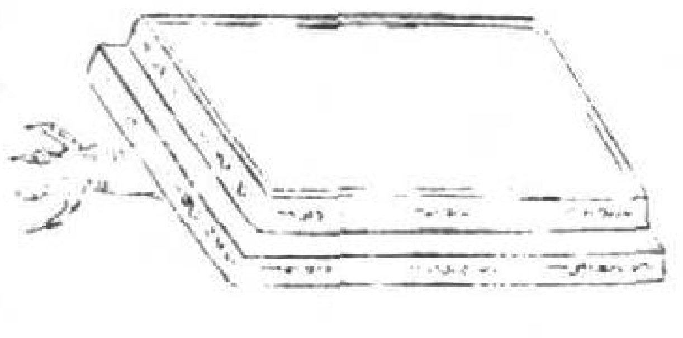
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寬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錞或作埻陸德明音義輴勑倫反欑才冠反下同幬音道注同暨其器反注同見賢遍反注同裁才工反本亦作纔參初金反差初宜反題音啼湊七豆反注徐之樹反下同差寬初賣反又初佳反掘其越反又其勿反錞徒對反又徒卧反又徒猥反埻依字丈允反又丈閏反徐都卧反沈都雷反孔穎達疏君殯至帷之。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君殯用輴者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輴內。欑至于上者以木欑輴至于棺上畢塗屋者畢盡也此所欑殯之木有似屋形欑之既訖盡塗其屋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謂棺衣覆之言大夫幬即加斧之類是也。欑置于西序者屋壁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爲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欑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欑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故云

不暨棺也。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也。帷之者帷幃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注欑猶至皆然。正義曰云欑猶菆也者謂菆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畔經畢塗屋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殯用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以檀弓參之檀弓云天子之殯取塗龍輴以椁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輴又云以椁故知欑木題湊象椁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注垂而鄉下如似屋簷以覆其上云盡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輴此經直云君殯用輴不云龍是諸侯不畫也謂不畫目轅爲龍檀弓唯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則知諸侯不題湊象椁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輴題湊象椁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菆木畢塗屋亦如天子也必知天子椁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作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

綪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內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爲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重云大夫之殯廢輴者案下檀弓云三臣廢輴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廢輴云欑中狹小裁取容棺者以經云塗不暨于棺明其狹小畢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寬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帷之要義凡殯欑之制（見前注疏）陳澔集說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叢木于輴之四面至於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欑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也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幬也貴賤皆有帷故惟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彭氏纂圖註義

君殯用輴圖



君殯以輴車倫火之虞上有四周畫轅爲龍謂之龍輴諸侯雖不畫龍亦有四周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鄭玄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陸德明音義熬五羔反種章勇反下及注同筐音匡腊音昔蚍音毗蜉音浮孔穎達疏熬君至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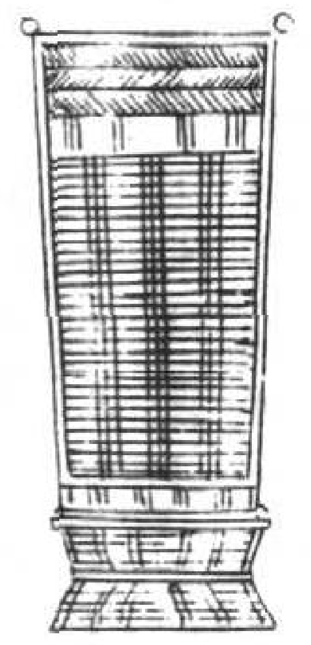
正義曰此一經明熬穀之與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　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腊案特牲士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爲惑蚍蜉　注士喪至左右

正義曰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又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云大夫三種加以粱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粱明豐年常食粱故知大夫加以粱公食大夫禮黍稷稻粱云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陳澔集說熬以火煬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與香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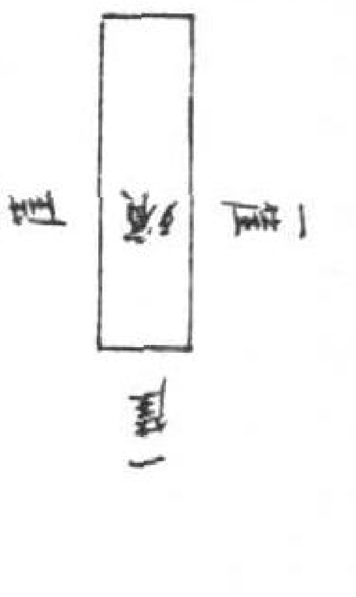
石梁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彭氏纂圖註義

熬筐圖



置筐圖



士四筐置四旁大夫六筐君八筐疏未釋以序差次大夫當兩旁各二筐首足各一筐君當兩旁各三筐足各一筐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鄭玄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爲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明注於翣首也陸德明音義黻音弗褚張呂反下同僞依注讀爲帷位悲反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下及注同披彼義反徐甫髲反下同綏依注爲緌音蕤耳隹反下同揄音遥注同紐女九反緇側其反壙古晃反惡烏路反衣於既反下衣以皆同以上時掌反下魚工同笭音零縣音玄下皆同搖音遥一音以照反去起呂反車蓋蕤絶句一讀以蕤向下爪古華反分扶問反又皮莧反又夫云反廣古曠反高古報反又如字長直諒反又如字後放此從才用反孔穎達疏飾棺至用纁　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尊卑棺飾　君龍帷者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　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　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　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鱉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　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鱉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　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已相背爲三行也　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　加僞荒者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故云纁紐六也　齊五采者謂鱉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　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　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　君纁戴六者事與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横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　大夫畫帷者不得爲龍畫爲雲氣　二池者不得三故二也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故云不振容也其池上揄絞則有也　畫荒者不爲斧而爲雲氣也　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者與君同也　纁紐二玄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并一色故二

爲纁二爲玄也。　穧三采者降黃黑也。　三貝者又降二也。　獻翣二畫翣二者降兩黼也。　皆戴綏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翣兩角也。　魚躍拂池者無絞。雖而有縣銅魚也。　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數與披同用四也。　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者士唯及荒皆白布爲之而不畫也。　一池者唯一池在前也。　揄絞者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　纁紐二緇紐二者又降用玄緇也。猶用四邊四旁。　穧三采者與大夫同也。　一貝者又降二行但一行絡之耳。　畫翣二皆戴綏者又降二獻也。池上翣悉綏故云皆也。　士戴前纁後緇者事異故重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緇。通兩邊爲四戴。舉一邊即兩戴也。　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　注綈棺至首也。　正義曰以華道路及壙中者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蒙俱訓爲奄故荒得爲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謂木材將此帷荒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黼荒緣邊爲黼文畫荒緣邊爲雲氣者既云黼荒畫荒又云大三列黻三列火黻既爲三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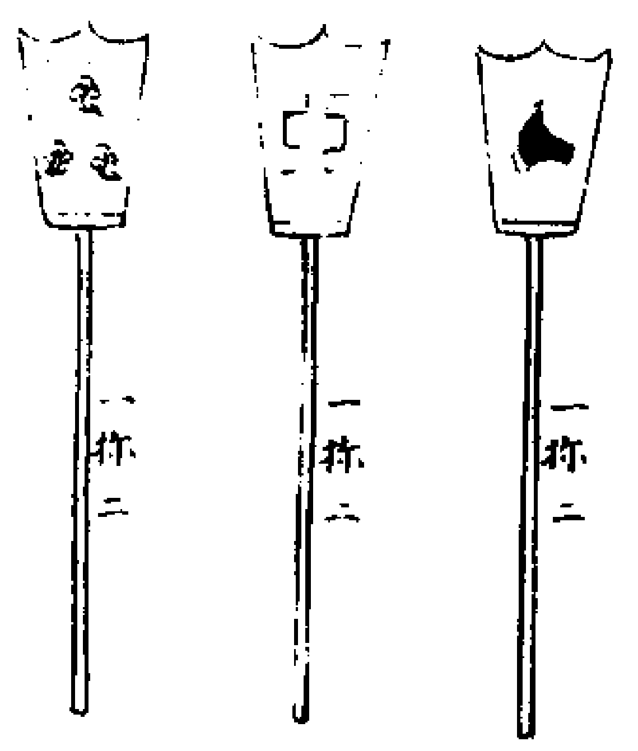
處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黼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云偽當爲帷或作于者偽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偽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偽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故鄭注司士云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是披紐與此異也。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笭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笭。云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霤然。云語辭也。云以銅爲魚縣於池下者亦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揄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躍是擲上之名。非行不動。故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云不振容。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振容。不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魚。此云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而皇氏不解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無銅魚而有揄絞。以爲魚

陰而紋陽犬大偪君故奪其陽不奪其義。一何孫妄之甚。云齊象車蓋蕤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云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爪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襵。如爪內之子以縷爲分限然也。皇氏云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若然此注唯據斑爪事恐不合耳。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垂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柩車傾動。云以木爲筐者謂以木爲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者謂廣方正不圓曲也。云綏當爲緌王翣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鳥羽爲夏翟之色。故名夏采。其職掌復建緌。故知緌五采羽注於翣首。謂翣之兩角。諸侯則戴以圭。要義唯荒池柳魚揄齊蕤戴翣（見前注疏）衛湜集說山陰陸氏曰。君龍帷。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今龍在下變於生。前纁後玄亦以此。黼荒所謂加斧于其上者此類。黻黼主義斷。黻可否相濟有和焉。素錦褚即雜記所謂錦屋。諸侯大夫士一也。其異者士以葦席爲輇爾。知然者以君大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大夫亦云。而士不言從可知也。即與應言若大夫不振容。士揄絞玄紐二緇紐二之類是也。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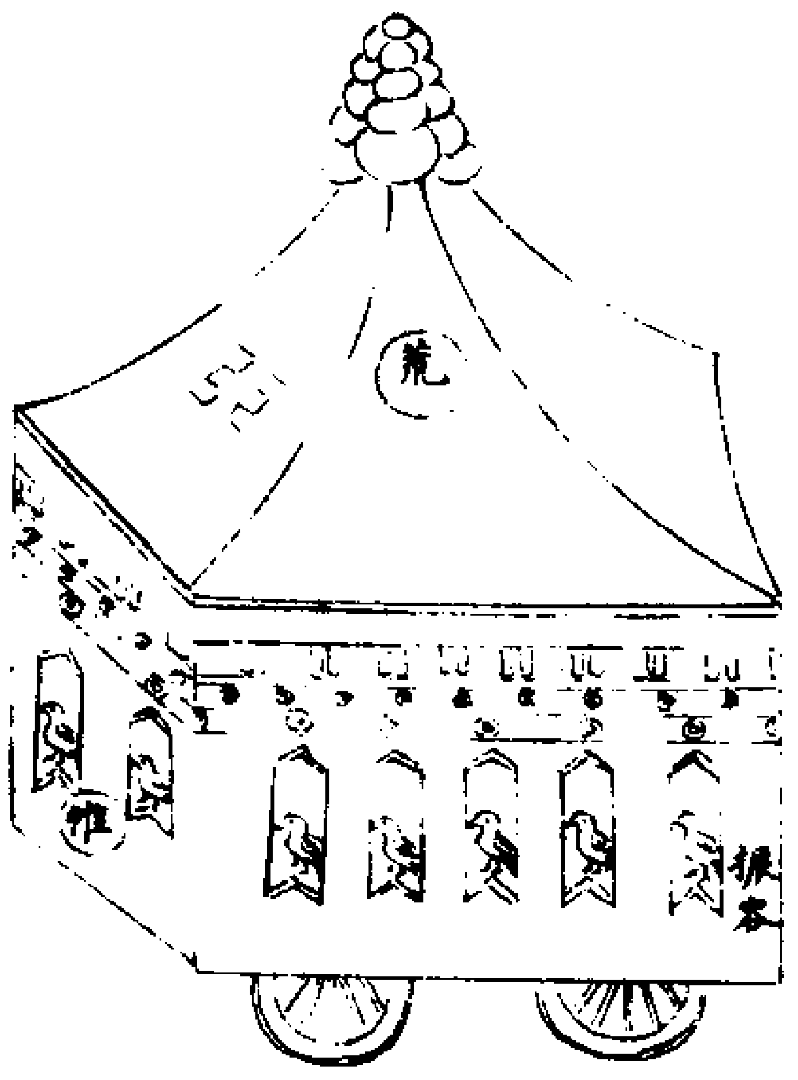
則殯與葬儀蓋無以異。鄭氏謂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誤矣。加偽荒荒一名偽荒。以死爲反真宅。則凡所謂物皆偽也。偽或作于。亦通言加于荒。則素錦褚加于偽荒之上。大夫不言加偽荒。則以上加偽荒知之也。纁紐六素錦褚加于荒之紐歟。齊五采五貝。齊象下精也。謂以五采五貝綴衆帷之下歟。君纁戴六纁披六。戴猶所謂紼。披猶所謂引。引之使行。弗之欲止。戴之使上。披之欲下。　使即葬焉無係吝也。見理者如是。周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以此再言君再言大夫再言士亦如此。大夫畫帷布帷不畫。畫帷畫以雲氣。龍帷加龍焉。易曰。雲從龍。二池不振容。振蓋驚也。大夫不振容。然亦不揄絞。非德不足於此者也。特驚非大夫之事也。雖亦非大夫之事也。不言無振容。曰不振容。不言無揄絞。曰不揄絞。以此揄絞縛青雉。若後世以綵結鸞鳳矣。士布帷。據此簿序以爲褒帷。亦其輇爾。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王者必戴綏。戴綏者不必戴玉。綏旒也。知然者以明堂位云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翣知之也。（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大夫畫帷至披亦如之。　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

綬紐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至二披用纁　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揄翟也　雉類青質五色紋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餘同前疏）

彭氏纂圖註義



飾車柳車荒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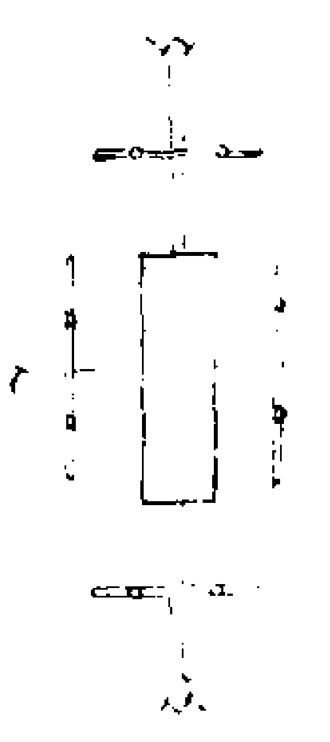
圖依三禮　據諸侯禮荒邊畫黼文黼文上畫火三列火上畫黻三列此所畫荒上有山雲雉與經文不同或是至尊禮觀者以意詳之士布帷至二披用纁（本疏二披用纁未明若據一邊前後皆用纁則後披與後戴不同色二披用纁或言前兩旁二披餘同前注疏）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

鄭玄注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又誤爲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爲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爲率陸德明音義輴依注音輇市專反下同王劫倫反綍音弗碑彼皮反御棺一本作御柩葆音保國依注亦作輇市專反王如字云一國所用比必利反注團徒丸反引音胤率音律孔穎達疏　君葬至功布　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碑綍之等君葬用輴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輴當用輇車用輴非也　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六綍四碑　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爲節度也　大夫葬用輴者言輴非亦當爲用輇也　二綍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綍各穿之也　士葬用國車者國亦當爲輇也二綍無碑者手縣下之　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布也士用大功布爲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　注大夫至無矣　正義曰鄭引大夫廢輴此經云葬用輴與檀弓違故云此言輴非也云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者謂經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二輴皆當爲載以輇車之輇諸侯雜記之文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輇車明不以輴也必知非輴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字與團字相似因誤耳團與輇聲相類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故知經云輴者非也輴團皆當爲輇云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同皆用輇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綍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注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壙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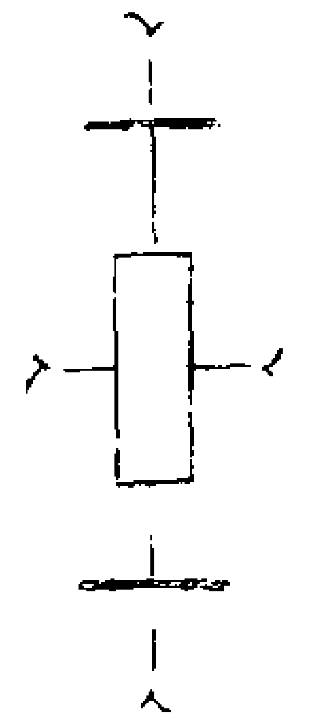
云引所云紼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輇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則殯不用輴朝廟得用輁軸若天子九士葬亦用輁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爲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卑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要義輇車國車碑綍羽葆功布　龍輴蜃車輁軸　豐碑桓楹（並見前注疏）陳澔集說此章二輴字一國字注皆讀爲輇船音然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輴音春　天子之窆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綍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輇車雜記作輲字黃震日抄輴即殯時載柩之車也國車者豈士不爲輴車止因常用之車歟（餘同前疏）彭氏纂圖註義三禮圖註云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輻則曰輇車開元禮謂之鱉甲有似於蜃（餘同前注疏）

四碑六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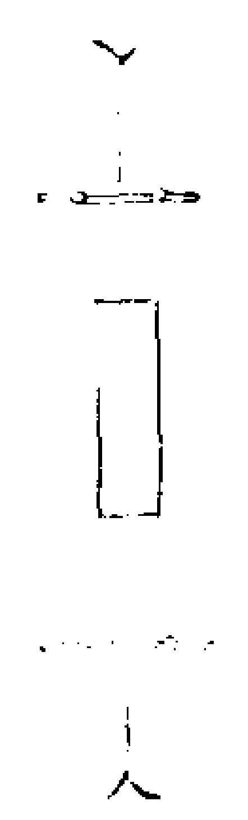
天子禮

四綍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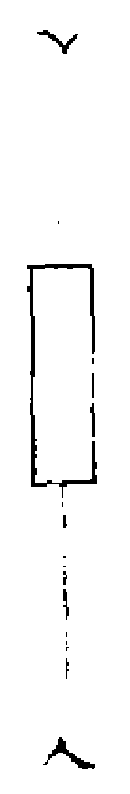
諸侯禮

二綍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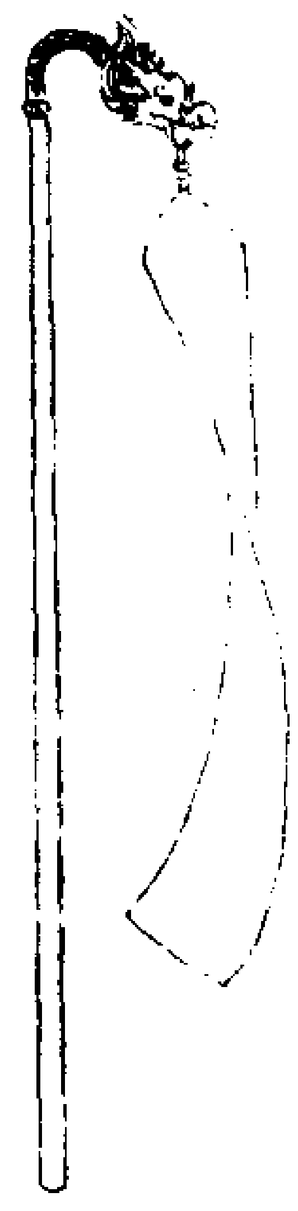


大夫禮

士二綍無碑



士御棺用功布



三禮具圖止此　士御棺用功布

大夫御棺用茅　自可以意推之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鄭玄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爲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擊鼓爲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咸或爲椷陸德明音義封依注作窆彼驗反下及注機封同咸依注讀爲緘古鹹反毋音無下同譁音華說吐活反輓音晚繞而沼反要一遙反縱子用反下同舍音捨隧音遂延道也椷古咸反一本作緘孔穎達疏凡封至止也　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者封當爲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

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諠譁以擊鼓爲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擊鼓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也注封周至緘繩正義曰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檀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也云然則棺之入坎爲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從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爲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緘者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屬車之紼繫於柩之緘束之繩云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綍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檀弓注云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綍旣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二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桑下檀弓注云諸侯之綍不云前後重鹿盧則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綍去碑謂前後綍耳其在旁之綍無碑也故前經士二綍無碑也是綍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桑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旣違鄭注下棺人君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爲天子典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縣柩而下路則輴也故遂師注云至壙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輴又載以輴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納明器其說非路也云今齊人謂棺束爲緘繩者以今人之語證經緘是束棺之物要義棺入坎亦爲斂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唯天子葬有隧（並見前注疏）陳澔集說三封字皆讀爲窆謂下棺也（疏曰見前疏）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鄭玄注棺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陸德明音義而上時掌反抗苦浪反徐戶剛反重直龍反下同孔穎達疏君松至木椁正義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松椁者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爲椁材也廬云以松黃腸爲椁庾云黃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爲椁不用黃腸下天子也士雜木椁者又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注椁謂至一重正義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鄭以椁木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明椁材每段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每段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是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旣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禮器天子五重八翣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橫三在上故旣夕注云象天三合地二也要義君以松黃腸爲椁大夫柏（見前疏）陳澔集說天子柏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鄭玄注間可以藏物因以爲節陸德明音義柷昌六反甒音武孔穎達疏棺椁至容甒正義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君容柷者柷如漆筩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摩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士容甒者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衛湜集說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鄭氏曰見前注孔氏曰見前疏）陳澔集說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闊狄之度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鄭玄注裏椁之物虞筐之文未聞也孔穎達疏君裏至虞筐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略盧氏不錄也陳澔詳解諸家此一節皆缺文

黃震日抄陸氏曰裹椁裹其內虞筐虞其外　吳澄纂言喪大記　此篇是喪事各記一事之大節非是逐句補記行事之小節故云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子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此記上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爲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爲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卿大夫之正妻未受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　右記初終復凡二節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于

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於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於堂上北面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右記哭位迎賓凡二節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它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煑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它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第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

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　右記浴沐含襲凡五節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按士喪禮記設牀當牖下笫上簟注云布席戶內下莞上簟謂小斂也大斂云布席如初始死至大斂用席皆有莞也大夫辟君上席以蒲若吉禮則蒲在莞下案司几筵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與此異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　絞一幅爲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闢也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爲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爲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爲六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爲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剪破焉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剪開爲三方可結束也但其剪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

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剪開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爲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紟橫鋪斂時先槩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　鄭皇孔氏義同蔡氏以大夫士爲句雖奇而鑿且此章每節皆言君與大夫士三者之禮如蔡說則此節不言君禮而但言大夫士禮與前後節立文之例不合孔氏兩存其義猶或有疑胡氏專主其說則偏矣君無襚者謂君之小斂但有己衣無襚衣雖有襚衣不用也大夫士則先盡用自己之正服乃襚用它人之襚服親屬謂小功以下若大功以上之襚不待命自即陳於房中蓄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盛之者示慎重不褻之意自西階者主人雖死視之如生不敢由主人之階也　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

之長胥爲侍士是斂。　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按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喪祝之胥也。大祝之胥。爲下大夫。喪祝之胥。爲上士。非能親執斂役者。或雖身親在事。而各以其下之胥隷勞。侯國之祝。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衰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喪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　上言既斂必哭。蓋通爲大胥衆胥及士而言。此言壹不食。蓋專爲士之生嘗共事。死又與斂者言。其情厚於大胥衆胥等也。　凡斂者六人。凡斂者袒。遷尸者襲。右記小斂大斂凡三節。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拜衆賓於堂上。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

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賓出徹帷。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右記小斂凡一節。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貴賤謂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

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閒。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言奉若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焉。　右記大斂凡一節。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

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君弔。見尸柩而后踊。君弔則復殯服。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　右記弔臨凡一節。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按定本延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爾。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　按古讀角盧谷切。與綠同音同聲。故誤用綠字。篆音口切。與角雖不同聲。而亦同音也。或謂綠即綠貼棺中四角之處。故云綠中。此說似可通。但上文君依定本改綠爲琢。則又不然矣。且當從鄭注爲角。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

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貝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此蓋言君之椁有物裹之而又有虞筐大夫雖不裏椁而猶有虞筐也士則并虞筐亦無

右記殯葬凡四節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

柩則輯杖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　右記喪杖凡一節君之喪子大夫公子眾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眾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簋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為母為妻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為母為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酒醴則辭　右記喪食凡一節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為母為妻此期杖期也故終喪不御於內與不杖期不同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此期不杖期也故與大功九月者同皆三月不御於內而已然蓋亦旁親之不杖期爲若正統之不杖期當與上文杖期者同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四百六十二

永樂大典　卷七五〇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章仲宋
圈點監生臣蘇森
臣林士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十八陽

倉（洪武正韻千剛切、藏穀廩、又姓、古有倉頡、又倉氏、漢文帝時倉官之後。又倉庚、鳥名、又倉卒、悤遽貌。又與蒼同、月令駕倉龍、又見上、許慎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藏之、故謂之倉、从食省口象倉形、凡倉之屬皆从倉七剛切。仝奇字倉。徐鍇通釋穀熟色、蒼黃也、口音韋初陽反、顧野王玉篇且郎切。倉庾貯也、仝卷（並古文倉字）、又聰將切、宋重修廣韻亦官名、齊職儀曰、大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漢書曰、耿壽昌奏設常平倉、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喪也、鄭樵六書略倉說文、从食省、从口。會意、郭守正紫雲韻、詩倉兄塡兮、初亮反、韻不收。韓道昭五音類聚七郎切、蒼色也、楊桓六書統清毋倉、穀藏也。以象其圖起之形足矣、復从亼从良省、注其意以指之、始明口為倉之形、言其聚良以藏之也、良、粟米也、仝从亼从巨。巨、大也、大亼也、謂穀之多、大亼于此也、仝仓仺（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漢有倉氏、庫氏、皆以官為氏、倪鏜六書類釋指事、字滙傳義通作蒼。趙謙聲音文字通倉青岡切。从倉省、下象倉形、形兼意、借倉猝、匆遽貌、亦借蒼、史記蒼頡、蒼猝皆用蒼、仝奇字。但象倉屋形、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千倉）

（篆書）仝（古老子）蒼仝（並汗簡）岺（古尚書）

仝（王維恭黃庭經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倉（定閔鼎見楊鉤鍾鼎集韻）倉仝（徐鉉篆韻）岺（高勉齋學書韻總）

仝仝（並六書統）（隸書）倉（武梁祠）倉（西狹頌碑）倉（禮殿記並洪適漢隸分韻）倉（堯廟碑）

倉（孔廟銘並漢隸字源）（行書）倉（米芾書）（草書）仓仓（並章草）仓（史游）仓（王羲之）仓（張錦漢）仓仓（並鮮于樞）

總叙

（事物紀原倉所以貯國儲也、商有鉅橋、漢有成皐敖倉、及常平。隋有黎陽、自古亦無名額、通典食貨篇隋文開皇三年、華州置廣通倉。則倉有名額、此其始也。六帖乃云吳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武王發鉅橋之粟。孔安國以為紂所積之倉也、鄭康成注周廩人云藏米曰廩、然則倉廩蓋一事也、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召康公之美公劉、曰乃積乃倉。則其始乃見於陶唐之世也、周禮有倉人掌入之藏、禮記月令曰、）

季春發倉廩賜貧窮。孟冬穿竇窖修囷倉。管子倉廩實知禮節不務地利則倉不盈。能改齋漫錄倉廩二字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雖其義如此然後世作文者亦未嘗分別而用。如廣韻云倉有屋曰廩蓋此意出於邕後也。王禎農器圖譜倉廩皆蓄積之所古有定制重民倉也。次而囷京下而窖竇世所共作俱穀藏去聲類也。然又各有切要以從省便。凡欲儲貯務儉德者當取為法。至於始終出納之用尤不可闕故以嘉量繼之云。又曰今國家備儲蓄之所上有氣樓謂之敖房前有簷楹謂之明廈。倉為總名蓋其制如此。未農家貯穀之屋雖規模稍下其名亦同皆係累年蓄積所在內外材木露者悉宜灰泥塗飾以辟火災木又不蠹可為永法。書敘指南倉曰倉廩（史平準）又曰敖倉（李晟）又曰京（李于意）又曰倉庾。（雅藝）倉廩實曰京庾流衍。（左思魏都）倉空乏曰倉無見穀粟錢乏曰倉府空（卜式）

神倉

禮記月令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注云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藏祭祀之穀於神倉重粢盛之委也

籍田倉

禮儀志注漢舊儀曰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

太倉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

氏。豫若天令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太倉為主而太倉穀為主。一天下萬物無以易於穀於是揉木為耜撓木為耒踔窮髮跋羌野制晦清甽分龍斷而戒之耕然後六穀穰以供粢盛而給軍國（汗本紀）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治未央宮立太倉三輔黃圖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文景節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漢書武帝之初民給家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漢會要食貨志西漢武帝之初國家亡事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漢書律歷志龠合升斗斛職在太倉掌之水經注洛陽地紀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魏志曰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以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垣下穀者新舊也相臺志臨彰縣在鎮東南七里魏所置今其窖尚在。晉志武帝紀咸寧二年。於城東起太倉於東西市起常平倉。晉咸和中。蘇峻反王師連敗續時太倉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太倉在苑城內亦曰苑倉（乾道中趙公彥端廣齊新倉記云蜀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此蓋未考也）洛陽志河南府太倉在建春門內杜預曰翟泉在太倉西南。南北史北齊司農寺掌倉。正統太倉。隋書百官志隋司農寺統太倉典廩。唐會要德宗貞元十四年六月以久旱。穀貴人流。出太倉粟賑給京畿諸縣九月以歲飢出太倉粟三十萬石出糶十九年十月太倉奏請依六典置太倉令二員丞六員監事十員史計官驅使官三人典六人府史六人從之。　憲宗元和九年四月詔出太倉粟七十萬石。開六場糶之并賑貸外縣待百姓秋熟徵納便於外縣收貯以防水旱　十二年四月詔出粟二十五萬石分兩街降估出糶　長慶四年。勑出太倉陳米三十萬石於兩街出糶北京府志太倉在寅賓南薰二坊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洪武四年二月設置其所屬各州縣倉分設大使副使各一員攢典一名唐李義山集太倉箴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為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昌若寬猛處于中央衆斂之地勿言容易貪夫殉財有死無二。御點馬銜不得不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聽是人甘言將欲相聾我或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審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為人惑而況乎九門崇崇近

在墻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粟猶懼或失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接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為準繫何憂乎不直不平各敬爾職一乃心力倉中水外。人馬不食陶母及魚以之歎息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薏苡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彼夫千遷萬遂祭默為虎雖盱為蠛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或來燕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為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少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又地名太倉蘇州志在崑山縣抽分竹木場本處設置元顧世名梅山集太倉道中二首　露氣侵衣月滿船夢回依約五更天枕間聽得鳴雞犬知在誰家村上眠。　江煙漠漠暮天昏且把扁舟繫樹根欲問村中沽酒處家家風雨不開門　官名太倉令　見後倉職下

醴源倉

經世大典至元二十五年光祿寺屬省部始置醴泉倉掌受香莎蘇門等酒材糯米鄉貢麴藥白麯成麯以供上醞及歲以賜諸王百官者秩從六品置提舉大使

副使各一員。令定置，提舉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此係大都醴源倉）至元二十五年，始置掌受大都轉輸米麴并醞造車駕臨幸次舍供億之酒。秩從九品，置大使、直長各一員。大使一員。直長一員。（此係上都醴源倉）

常平倉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桓常審乎地利，以為常平。（注地官之職官云為廩者）於是地斂草木，乃達耕種之利。漢制叢錄戰國時李悝為魏文侯言：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而糴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魏國以富強。漢興，至宣帝世，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築常平倉，此亦李悝平糴之遺意也。文獻通考漢宣帝築常平倉，後漢明帝置常滿倉，晉人曰常平倉。自此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而不糴糶。陳因之。後魏大和中，雖不名曰常平，亦各令官司糴貯，儉則出糶。隋曰常平倉。唐武德中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穡豐羨則增糴而收[illegible][illegible]長）之後省監署常平署令一人，掌倉粮管鑰，出納糴糶。凡天下倉廩，和糴者為常平倉，正租為正倉，地子為義倉。事物紀原宋會要曰：淳化三年六月，京畿大穰，物價至賤，遣使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糴，令造倉貯之，名曰常平。歲歉，減價以糶，用振貧民。景德三年正月，上封者請諸路皆置。宋朝太子記講義熙寧四年，罷廣惠倉。田呂中云：為常平本故也。常平所積，盡散而為青苗，不惟常平之法壞，而廣惠倉賑濟之意亦壞矣。蘇東坡萬言書曰：常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通鑑長編范景仁曰：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鶴林玉露廬陵羅氏曰：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衰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為也。製錦管見常平義倉，本給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之人。每歲仲冬，合勒里正及丐首括數申縣，縣官當聽點視以給，蓋防妄冒。然里正及丐首籍是以求賂，有賂，非窮民亦得預；無賂，雖窮民不得給。文振初來永豐時，會歲連饑，仲冬點視丐者給米矣。殆數日，出郊，偶見饑餓而狼狽於道者，俱不得預。始牓示諸鄉，許無時自陳。旬日間，携抱輻湊而來者二百餘人，乃真饑餓鰥寡孤獨疾病不能自存者。始知向以無賂不得給耳。無由丐首括數而得給者，往往先與丐首約，當給米時，則分其半。疾病孱弱者不能行履，所給或盡為丐首席卷以去，不然亦裒常例，而丐者所得無幾矣。夫丐首強壯亡疾病，一家率數人藉食於常平，而又強掠如是，其弊可不革哉？要當嚴禁其乞覓不公之弊，遇初冬散牓，令窮民自陳，庶幾常平不為虛設。為政九要公侯之職，隨歲豐儉所收，分科糶易，置常平倉以備凶荒，濟貧之本也。二三分收不科，五分收科三分，六分收至十分，合降一分科。朱子語錄因論常平倉曰：某自典二州，知常平之弊如此，更不敢理會。看南康自有五六萬石，漳州亦六七萬石，盡是浮埃空殼，如何敢挑動這一件事？不知做甚麼合救。某在浙東嘗奏云：常平倉與省倉不可相連，須是東西置立，令兩倉相去遠方可。每常官吏檢點省倉，則掛省倉牌子；檢點常平倉，則掛常平倉牌子，只是一箇倉，互相遮瞞。今所在常平倉，都教司法管，此最不是。少間太守要侵支，使一司法如何敢抑他？通判雖管常平，而其職實管於司法。又所在通判大率避嫌，不敢與知州爭事，韓文公所謂例以嫌不可否事者也。且如經總制錢、牙契錢、倍契錢之類，盡被知州瞞朝廷奪去，更不敢爭。（側）嶺外代答常平米斛，見存無幾，所在皆是也。廣右諸郡，唯靜江常平米止支諸司人吏俸米，自餘諸郡，不以軍糧不足借支不還，則以久不賑發，腐損耗失。軍糧不足而借之，所至皆然，非獨廣右。且廣西米斗五十錢，穀賤莫甚焉。夫其賤非誠多穀也，正以生齒不蕃，倉穀不多耳。田家自給之外，餘悉糶去，曾無久遠之積。富商以下價糴之，舳艫銜尾，運之番禺，以國市利，名曰穀賤，其實無積貯爾。州郡又不賑發，一連遇大凶年，米斗價至二百錢，則人民已有流離之禍，州縣拱手，無策以處之。然則穀賤之果不足恃也如此。若夫以新易陳，在州郡所得為之事，曰歛曰散，曷不於樂歲廣糴以為之備乎？清波雜志常平備凶荒，立法甚嚴，而米斛有以陳易新之條，州郡恃以借兌。先人任信幕，後守不償前欠，一旦偏底，官吏並送鄱州勘鞫。先人亦坐失於催促檢遲，科公罪，皆不理遺闕。二十年後，因同時坐累該改秩，為鈴曹留難，索案至朝廷。時宗袞孟庾公參大政，從容見語：近見先文常平伏辯，挾不曾僉書，何亦被鞫？煇因言州郡刑獄寬濫，有司以被朝命，雖知不曾着字

蓋亦行三問。豈容不承。罪及無辜。大率類此。退而思之。先人尚無恙。或陷深文。固可雪理於今日矣。自昔初除執政。例薦所知三兩人。建康王元樞初得政。首以先人名聞。乃自臨安完庫除江東漕司幹官。見次一傳。屢更使長。皆欲發文字力辭之。竟終於選調。冊府元龜。夫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則物有重輕。始自列國。李悝起平糴之法。至于漢世。壽昌建常平之制。裁之得宜。馭之有道。雖復天災流行。水旱作沴。而穀有常價。民無飢色。其後迫於群議。乃從中輟。永平之歲。遵用舊典。市糴益賤。廩庾充積。既而罷焉。晉氏之後。南北更王。或建置有初。或評論靡決。名稱之際。固華或殊。經制之方。損益小異。訖于隋室。復有義倉社倉之名。唐祚延久。條式咸著。朱梁五代。干戈未息。揚榷奏議。亦頗及之。原其立法之意。誠以均節貨幣之高下。防虞稼穡之豐歉。調盈虛而御國用。謹聚散而濟民命。管子所謂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其得治財之術哉。夫為邦者。不可以不務也。西漢會要。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農民少利。時大司農中丞景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蕭望之奏壽昌未足任。上不聽。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食貨志按宣紀。五鳳四年。設常平倉。）趙充國傳。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景中丞。糴三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失此二策。羌故敢為逆。（充國傳。）西漢書酷吏傳。嚴延年為河南太守。府丞義。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為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為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師古曰。作此倉。非奇異之功也。公卿不知為之。是曠官也。而壽昌安得擅此以為功乎。）西漢書食貨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民多餓死。人相食。諸儒多言可罷常平倉。帝從其議。（食貨志按紀。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東漢書劉般傳。永平年間。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山堂考索。永平五年。又作常平倉。）續後漢書杜預傳。時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杜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上皆納焉。冊府元龜。晉武帝紀。泰始四年。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賣以利百姓。咸寧二年。起常平倉於東西市。宋沈曇慶為右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

不行。通志略。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稠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蓄積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飢人。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未盡施行。人賴之矣。冊府元龜。南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武帝欲置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下詔。兼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南豫州二百萬。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市米胡麻。荊州五百萬。郢州三百萬。皆市絹布米大小豆大胡麻。荊州米兼粳粟。湖州二百萬。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西豫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二百五十萬。雍州五百萬。皆市絹綿布米。南兗州兼大麥大豆。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文太和十二年。詔群臣求安民之術。有司上言。請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相力田。以買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為患也。二十年十二月。置常平倉。東魏孝靜天平中。常調之外。遂於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庫廩之實。雖有水旱凶飢之處。皆仰開倉以振元元之衆。後周太祖初為魏相。創制司倉掌辦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開皇三年。陝州置常平倉。京師置常平監。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唐高祖武德元年。置常平監。五年廢之。（唐志曰。倉部以常平備凶。置令丞監事。出山堂考索。）太宗貞觀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詔於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五年。米三年。著于令。（唐會要。）高宗永徽六年。大雨。道路不通。京師米價暴貴。出倉粟糶之。京師東西二里。置常平倉。（舊唐書。）顯慶二年十二月三日。京西常平倉置常平署官員。玄宗開元二年九月。詔曰。天下諸州。今年稍熟。穀價全賤。或慮傷農。常平之法。行自往古。苟絕欺詐。利益實多。宜令諸州加時價三兩錢。糴不得抑斂。仍交相付領。勿許懸欠。蠶麥時熟。穀米必貴。即令減價出糶。豆等堪貯積者。亦宜准此。以時出入。務在利人。江嶺淮浙

糾南地皆下濕不堪貯積。不在此例。其常平所須錢物宜令所司支料奏聞。並委長官專知。改任日遞相付受。且以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若無糧儲之備。必致飢饉之憂。縣令親人。風俗所繫。宜隨當處豐約。勸課百姓。未辦三載之糧。且貯一年之食。每家別為倉窖。非蠶忙農要之時。勿許破用。仍委刺史及按察使檢校覺察。不得容其矯妄。舊唐書食貨志。開元七年六月。勑關內。隴右。河南。河北五道及荆揚襄夔綿益彭蜀漢劒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每糴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天寶間。天下常平倉糧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唐會要玄宗開元十年九月十五日。廢河陽柏崖埴縣等倉。十六年十月二日。勑自今歲普熟。穀價至賤。必恐傷農。加錢收糴。以實倉廩。縱逢水旱。不慮阻飢。公私之間。或亦為便。宜令所在以常平本錢及當處物。各於時價上量加三錢。百姓有糶易者收糴。事須兩和。不得限數配糴。訖具所用錢物及所收糴得物數。具申所司。仍令上佐一人專勾當。冊府元龜。開元二十九年。制曰。本置倉儲。用防水旱。朕每念黎庶。常憂匱乏。承前有遺損之州。皆待奏報。然始賑給。近年亦分命使臣。與州縣相知處置。尚慮道路遙遠。往復淹滯。以此恤人。何救懸絕。自今已後。若有損處。應須賑給。宜令州縣長官與採訪使。勘會量事給訖奏聞。朕當重遣使臣。宣慰按覆。新唐書宇文融傳。 宇文融下詔以客賦所在。並建常平倉。益貯九穀權發歛。官司勸作農社。使貧富相恤。凡農月。州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趍刈穫。唐會要廣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五琦奏。每州置常平倉及庫使司。商量置本錢。隨當處米物時價。賤則加價收糴。貴則減價糶賣。新唐書韋丹傳。 宙為永州刺史。州負嶺。轉餉艱險。每饑。人輙莩死。宙始築常平倉。收歛羨餘以待乏。冊府元龜。德宗建中元年七月。勑夫常平者。常使穀價如一。大豐不為之減。大儉不為之加。雖遇災荒。人無菜色。自今已後。忽米價貴時。宜量出官米十萬石。麥十萬石。每日量付兩市行人。下價糶貨。 三年九月。戶部侍郎趙贊上言曰。伏以舊制。置儲粟名曰常平。軍興已來。此事浸廢。因循未舉。垂三十年。其間或因凶荒流散。餧死相食者。不可勝紀。古者平準之法。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春以奉耕。夏以奉耘。雖有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者。蓋謂能行輕重之法也。自陛下登極以來。許京城兩市置常平。官糴鹽米。雖經頻年少雨。米價不復騰貴。此乃即日明驗。實要推而廣之。當軍興之時。與承平或異。事須兼儲布帛。以備時須。臣今商量請於兩都。并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等州府。各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貫。下至十萬貫。隨其所宜。量定多少。唯貯斛㪷疋段絲麻等。常候物貴。則下價出賣。物賤則加價收糴。權輕重以利疲人。從之。贊於是條奏諸道津要都會之所。皆置吏。閱商人財貨。計錢每貫稅二十文。天下所出竹木茶漆。皆十一稅之。以充常平本。時軍用稍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得而盡。終不能為常平。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制。歲時有豐歉。穀價有重輕。將備水旱之虞。在權聚歛之術。應天下州府。每年所稅地子數內宜十分取二分。均充常平倉及義倉。仍各逐穩便收貯。以時糶糴。務在救人。賑貸所宜。速須聞奏。冊府元龜。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六月。中書舍人張文寶。請復常平倉。 四年九月。左補闕張昭遠。奏。切見今秋物價絕賤。百姓隨地畝組配錢物。名目多般。皆賤糶供輸。極傷農業。既未能減放。則請加估折納斛㪷。稍便於民。又國朝已來。備凶年之濟。州府置常平倉。飢歲以賑貧民。請於天下最豐熟處。折納斛㪷。以倉貯之。依常平法出納。則國家常有粟。而民不匱也。疏奏不報。 長興元年五月。右司郎中盧導。奏請置常平義倉。以備凶歲。五代史漢隱帝乾祐二年。太子詹事曹允昇上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時或水旱為災。虫蝗害稼。既無九年之蓄。寧救萬姓之飢。天災流行。古今代有。而前代縱逢災歉。免至流亡。蓋以分災恤民。素有儲備。臣請依古法置常平倉。請於天下京都州府租賦斛斗上。每斗別納一升。別倉貯積。若凶災之處。出貸貧民。豐年即納本數。庶黎生聚永洽綏懷。宋會要。太宗淳化三年六月。詔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分遣使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以為永制。 真宗景德三年正月。上封官請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常平倉。（惟沿邊州郡則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二三千貫。付司農寺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司并本州選幕職州縣官清幹者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仍不得過本錢。以三年為界。所收錢穀羨利止委本寺專掌。三司及轉運司不得支撥。事下三司詳定。請如所奏。乃命御史知雜事王濟。判司農寺。孫崇諫同判。 三月。以都官員外郎喬希顏知開封府開封縣。太常丞晁諒知開封府浚儀縣。仍兼監常平倉。判司農寺王濟等所舉也。 四月。司農寺言。諸路州軍當河路通舟船。及雖不當大路河道。而人戶繁會。可以運粟贍他處者。望並令多糴。其或僻在山險之處。止約本處主客戶收糴。貴無枉費。應收糴斛㪷之時。官吏敢受行人請求。高

其價直者許人糾告嚴行區斷告者給賞錢百千並從之。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於京城四面開八場減價以糶。四月詔司農寺京師所糶常平倉粟前詔雖已減價可更斗減五錢。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詔京城常平倉所置七場分糶糧米如聞趨市者衆遂至壅溢其令分為十四以便於民。六年十一月三司言司農寺請以開封祥符兩縣常平倉併為在京常平倉其在京及諸路常平倉斛斗若經二年即支作軍糧以新者給還請並如所奏從之。八年五月詔常平倉所糴斛㪷夏色限至八月終秋色至次年正月終。七月判司農寺盛度言諸路州軍常平倉斛㪷如於元約數外增糴及一倍已上者其當職官並與理為勞績從之。九年十二月詔江南淮南諸州軍穀價稍貴民頗闕食令本路轉運司以常平倉斛㪷減價一㪷已下零細出糶。天禧元年二月一日詔災傷州軍常平倉斛㪷減價出糶止以元糶價為準。十二月詔在京常平倉合計度斛㪷並令三司擘畫或許人中無使擾人。二年正月詔諸州常平倉斛㪷其不滿萬戶處許糴萬碩萬戶已上不滿二萬戶糴二萬碩二萬戶已上不滿三萬戶糴三萬碩三萬戶已上不滿四萬戶糴四萬碩四萬戶已上糴五萬碩。六月三司言勘會司農寺於左藏

庫封樁市米錢五萬貫自今如有宣旨須索及諸支遣望以其錢充給候諸處納到旋補其數從之。四年五月判司農寺張士遜言諸州常平倉斛㪷自今每遇出糶望委本州通判每日在倉提舉多方約束以絕姦倖使貧下闕食之人市糶不至艱阻從之。八月六日詔益梓利夔州荊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並置常平倉。仁宗天聖二年十一月司農寺言舊制在京并府界縣分及諸州府軍監常平倉如有糴糶即供月帳如無糴糶只供季帳今諸州所供多不如式有煩往復會問欲望自今不以有無糴糶並作季帳供申從之。是月都官員外郎劉學義言自置常平倉以來每年司農寺轉運司遍下諸道州府催糴夏秋斛㪷蓋不知外方時價貴賤不同一例行遣其外處官吏今不能平準物價但務多積以為勞効欲望自今遇賤即糴當貴則糶若麥粟兩色可以久積其他並令減數從之。景祐元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伏覩滄州糧倉白米數少小豆萬碩甚多饑民就賤多糴小豆欲乞以常平倉白米五萬碩易糧倉小豆出糶詔河北轉運司依奏。七月二十五日臣僚上言常平倉所管錢斛乞降敕下司農寺轉運司選差幕職州縣官或京朝官兼監常平倉詔開封府界提點諸路轉運施行（九朝紀事本末景祐元年七月。天下常平倉置已久領於司農寺至是月壬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卹領自經畫增為二百萬它無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散渰取羸宜究其術若官以法平之則農人有利衆有所濟今豪姓蓄賈乘時賤收而拙業之人旋致罄竭水旱則稍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糴凡斂散於饑歲百姓困於凶年雖勸課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蓋常平倉制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時其飢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糶米充則禁爭糴以規利者糴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為名而借假者若香象珠璣文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乏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杜衍傳常平議在衍為中丞後今擬出附見衍為中丞乃明年二月也。康定元年十二月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慶曆二年八月壬申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潁蔡鄧唐隨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慶曆四年正月詔陝西穀價翔貴其令轉運司出常平倉米減價以市貧民。

（九朝紀事本末慶曆四年正月陝西穀價翔貴丁丑詔轉運司出常平倉米賑糶貧民。七月先是范仲淹以災異數見請行數事其三曰今諸道常平倉司農寺管轄官小權輕主張不遂遂處提點刑獄多不舉職盡被州府借出常平倉錢本使用致不能及時聚糴每有災沴及遣使安撫饑民委溝壑而倉廩空虛無所賑發徒有安撫之名而無救卹之實又國家養民之政本在務農因民之利而利之則朝廷不勞心而民自養臣請選轄臣一員兼領司農寺力主天下常平倉使以時聚糴以防災沴并詔諸路提點刑獄今後得替上殿並先進呈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方得別奏公事移任者亦須依此發奏後方得起離仰司農寺常切糾舉及委轄臣等逮定勸農賞罰條約頒行天下。）七月二十九日詔天下常平倉本備救濟貧民不得別有支借違者以違制論其收積年深者許依舊條兌換毋致損惡。八月二日詔令司農寺下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朝臣等今後得替上殿先具本路常平倉斛㪷數目進呈移任者準此發奏方得起離本寺糾察之。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司農寺言天下常平倉自景德中起置自後承準條約不少乞將降到敕劄參定為一司條貫久可遵行從之。六年二月三日中書門下言向以臣僚上言川峽中國初無常平倉自康定二

年。益州路提刑司擘畫創置。訪聞州縣收糴。多爲約攔入場。或分配人戶。遂致物價踴貴。人民艱食。遂令司農寺下益梓利三路州軍。罷常平倉。見管錢斛撥係省倉庫帳管。夔州路因亦不置。而司農寺復上言川峽四路既罷常平倉。萬一川峽水旱阻飢。何以救濟。乞依舊帳管。不得別用。儻飢歉之歲。可備賑貸。詔四路轉運司。如所請施行。　皇祐三年十月十八日淮南兩浙路體量安撫陳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出糴常平倉斛㪷。詔逐倉初糴。並當豐年價賤。如依元價出糴。緣置場差官收糴積貯。鋪襯折耗。廢用不少。宜令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北等路提刑司。勘會元糴價上每㪷量添錢十文。至十五文足。出糴。升之復言如添錢。即非恤民之意。乃詔依元糴價出糴。（先朝紀事。皇祐三年十二月癸巳。詔天下常平倉。其依元糴價糴。以濟貧民。毋得收餘利。以希恩賞。）至和二年三月五日。知益州張方平言。益梓利夔路。貴戶絕莊田價錢。欲乞下四路轉運司。盡撥入提刑司添糴常平倉斛㪷。令後並令依此。從之。　嘉祐四年七月十日。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糴之。　神宗熙寧元年九月十四日。司農寺言常平倉之法最切要。伏見諸路年歲豐凶。穀價貴賤。自來並無關報。乞下府界提

點。及諸路提刑司。令後夏秋責轄下州縣供析豐荒的實分數。文狀類聚以聞。降付本寺。所貴糴糶不至失時。從之。　二年二月八日。三司言天下屯田省莊。皆子孫相承。租佃歲久。兼每畝所出子斛。比田稅數倍。及戶絕田已撥入廣惠倉者。並乞不計賣。其餘沒納莊田。願買者聽從之。　九月三日。詔出內藏庫錢百萬緡。分賜河北諸州增糴常平倉穀。　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路轉運司施行常平廣惠倉移那出納。及預散之法。委轉運司。及提舉官。每州於通判幕職官內。選差一員專管勾。令知通點檢在州及諸縣錢斛。廣惠倉斛㪷。除依例合支老疾貧窮乞丐人。據數量留外。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俵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㪷價例。召人戶情愿請領。又言令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㪷。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增市價收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稅及係省錢就便博易者。亦許計會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㪷。內有願請本色斛㪷。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於次料收熟日送納。兼初措置非一。欲量逐路州軍錢物多少。選官一兩員分頭提舉。仍乞於京東淮南

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下諸路施行。並從之。（宋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三年己未。條例司。言天下常平倉穀。元價貴者。乞令入中省倉。易錢以充青苗支用。從之。）　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又言乞體量鄜延環慶涇原三路斛㪷價高之處。權住收糴常平斛斗。其已糴下者。充軍糧。所有封樁在京鹽院見錢三十萬貫。即令轉運司及管勾常平倉官。先便到本州軍。　二十四日。又言昨乞責諸路見管廣惠倉田。爲河北河東京東陝西四路常平糴本。尋準詔諸路。熙寧元年以前見管斛㪷。並令變轉見錢金銀紬絹。充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糴本。緣已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官。若悉令變轉移之三路。則諸路却闕斛㪷。恐不爲便。詔淮南等路前詔更不施行。所積斛㪷。並只留本處。（能改齋漫錄。神宗熙寧二年。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常平廣惠倉相度農田水利差役利官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路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三年正月。又言訪聞河北河東陝西州軍少闕省錢。多不坐倉收糴。欲乞三路如闕見錢。許提舉常平倉司坐倉收糴。以備俵散。如合留充軍糧。即却令撥充和糴。或入中。從之。　二十三日。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農種之時。惠卹貧乏。元令取人戶情願。今慮諸

處當職官吏。不體朝廷本意。不問民間願與不願。輒行追呼。或即均配。雖爲擾擾。令仰諸路提點刑獄臣僚。體量覺察。如違。即一面禁止。具官吏姓名以聞。當議重行朝典。如敢阻抑人戶情願請領。亦依此施行。　三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奉旨以臣僚累言。常平新法不便。蓋未喻朝廷之意。令本司明諭中外。凡今所患。盡是州縣官吏施慢。因緣爲姦。不可歸於法。請委按察官謹繩官吏。而朝廷嚴督按察官而已。今具畫一言者。謂國家無所利於人。今河北乃取息三分。周禮民之貸者取息有至於二十而五。今如俵青苗價錢。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然則未定合納實數。故約束河北不得過三分。京西陝西等路不過二分而已。所以防還納時價貴。恐虧損百姓。爾就諸路惟河北最多。尚不過三分。又非定取。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不收其息。或只取一二分。時多少相補。比於周官。已不爲多。况近令若遇物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且周禮國事財用。取具於泉府之官。振貸之息。今則不領於三司。專以振民之絕。言者謂上三等戶及城郭有物力家。素患兼并。今又許貸借。况河北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則終不免爲貧戶代陪。又提舉官峻責州縣。如人戶不願請。即結罪申報。若違官曉諭。却人戶願請。即別作行遣。官吏懼此。亦

因有貧戶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配。本司案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力戶內。亦有闕乏之時。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家。令貸貧民有餘則以俵之。免就私家取倍息。乃是抑兼并意。河北每保須要上三等者。蓋闕防浮浪之輩。若官吏抑勒州縣。自違元法。況今年開封諸縣甚有上三等願請以近驗違事理可知。如提舉官約束州縣。正防避事壞法之人。或急於功利。諷州縣抑配與人。即諸路各有安撫轉運提刑。委任皆在其上。若有官吏或設新法或曲徇提舉官意抑勒百姓。首言者謂百姓有本戶稅賦及買絹紬。又生出一重則愈不易。本司披逐路承例科斂名目誠多。然當闕乏之時。不免私家舉債。常出倍息。此貧者愈困也。今貸與常平本錢。通濟其艱急。又令約熟時中價例納斛㪷。至於時物價貴。乃納見錢。比元本不得過二分。即是免出倍息於兼并之家。何至不易言者謂但躬行節儉撙節浮費。則國用足。何必四出興利之臣。以疑遠近。今案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貨為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為農事也。近世以來。農尤困苦。朝廷但有徭役加之。而無歲時補助之法。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都城側近至棄數百里為汙萊。骨肉流離失業。況四方避徭從可推知。一方水旱。則餓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塡道路。如前歲河北一鎮。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

然未有補於流亡也。或不免就人擺借錢物。以至典質田產。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乏矣。至於差役困苦。尤使失職。今置此官。正為憂此。即非朘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為興利之臣而致疑也。言者謂今常平千餘萬緡。散在民間。將須不返。常平舊法自合古制。而無失陷之弊。今新法兼存舊法。但以舊法儲蓄抑兼并振貧弱之方未備。又無專領官司。致糶糴之時百端姦弊。貴價糴入。經數十年後。出糶不行。無補振救。故須約周禮賒貸。增立新法。專置一司。即非違舊制也。言者謂新法不當示之條約明言利息。本司案周官貸民明言以國服為息。聖人於天下取之有道。非以為私。於理何嫌。而不可明示條約。言者謂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司案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今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蔵。而坊郭之人獨不被賑救乏絕之惠也。周禮貸民之法。即無都邑鄙野之限。今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即非專用陝西擾俵青苗條貫也。　先是御史中丞呂公著。翰林學士司馬光。諫官孫覺。李常。御史張戩。程顥等。皆言常平新法不便。或謂且召　大名府韓琦乞罷諸路提舉官。上以琦等所奏付制置司。令申明法意。布諭諸路也。　五月四日。詔莫霸保雄安肅廣信順安信安乾寧保定軍為係極邊沿塘泊。及西山軍人戶。苦無田疇。可罷支散青苗錢。　十八日。詔令後諸路常平廣惠倉出俵青苗錢。委轉運府界提點提舉。每年相度留錢斛準備非時賑濟出糶外。更不限定時月只作一料支俵。或卻作兩料送納。以便本處人情。如願分作兩料請者亦聽。　七月二十八日。賜京東預買紬絹并所得息錢五十萬貫。與本路常平倉。　九月一日。同判司農寺呂惠卿言淳化中。都下初置常平倉。賤糴貴發。至景德中。差開封府浚儀知縣監倉事。祥符六年。始以兩縣常平倉。併為在京常平。其斛㪷經二年。即支充軍糧。貸易新好。充見在數。其法實為利民。而其後糴糶之政久不行。文字本末隨亦廢墜。今常平有封樁米至五十二萬碩。但寄積在京倉界。唯據逐界每月具見數申寺。而朝廷初無發斂之政。甚可惜也。欲乞遇價貴即出之。賤即以其錢糴之。如淳化中故事。於是中書請以司農見樁管米指射新好者貸易。仍與開封府界斛㪷。通融支用。從之。　十月七日。京東路提舉常平廣惠倉司。言本路州軍例少見錢支俵青苗。轉運司有熙寧元年朝廷借賜納絹收買軍糧除已還外。餘錢一十四萬貫。欲乞借支用。候三年內依數還內藏庫。從之。　十一月十九日。河北路提舉河北常平廣惠倉司言大名府等處州軍。今秋灣熟人戶不易。乞依舊條作兩料支散青苗錢

及許令災傷州軍。欲行支俵。詔從所請。仍令諸路所散青苗錢料次。令後令提舉官體量施行。　二十四日。詔諸路給青苗錢斛官司。諸色公人取受人戶錢物。雖已依欵掠。乞取差點人夫錢物條約。應未專擅令後應諸色公人。因給納常平倉等錢斛取受杖罪送隣州編管。徒罪以上。刺配本州牢城。並許諸色人陳告。杖罪支賞錢五十千。徒罪一百千。先以官錢給賞。後以犯事及干係人家財充。或無可送納。官吏保明除破。　四年正月六日。詔出賣天下廣惠倉見管田。仍令府界及諸路具年終所賣錢申司農寺。為三路并京東常平倉本錢。其合賑濟。即以廣惠常平等倉所貯粟麥給之。　二月八日。詔內藏庫借錢六十萬貫。付淮南江東均給兩路為常平倉糴本。其錢令淮南發運司。將合撥河東陝西折斛錢充還。　六月十二日。河北提點刑獄王廣廉言。乞將廣惠倉錢斛入常平倉。從之。　十月十六日。賜絹七十萬匹。為陝西常平糴本。仍許自京召人供抵當賒買於本路送納見錢。　十一月二十八日。司農寺言。乞將諸路出賣到戶絕田土錢。從本司移助諸路常平糴本。從之。　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詔三司借上供糧十萬碩。與淮南西路提舉常平司準備出糶。或借支用。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七年。司農寺請下廣西安撫司。依涇原等五路。置常平倉。從

之。九年正月九日。詔司農寺。自今兩經衙開常平錢入戶。更不得支借錢斛。八月六日。詔陝西等五路提舉常平倉司。具降指揮令諸常平存留一半錢。遇斛斗價賤。許趁時收糴。俟至今夏糴到是何斛斗及實數目以聞。十二月三日。詔開封府界。諸縣人戶。見欠今年秋料常平錢斛。并緩急錢米。除官戶外。並與展限。至來年隨秋料送納。 十二月。詔中書門下諸路提舉管勾常平倉官。自來未有明降著令。盡一職守。致轄下官司不知適從。凡有舉動。輒與轉運司一例申稟。提舉司亦多不問是與不是本管職事。便為行遣。或有聞奏朝廷者。上下煩紊。弊害頗甚。宜參詳前後指揮聞奏。 十年二月十五日。詔諸路熙寧十年合散常平錢斛。並勘會州縣內有數少支散不足去處。於隣近州縣有餘處借支。却令元散州縣認數催納。即不得令人戶隔遠州縣請納。有妨農作。其鄉民有因災傷全戶逃移者。名下舊欠常平錢斛。候歸業日。從提舉司相度料次送納。 三月二十七日。提舉兩浙路常平倉司言。本路累年災傷。死損人口至多。見存人戶少欠官中錢物。尚送納不辦。又為攤塡逃絕戶名下請過錢物。顯見難為送納。所有攤塡熙寧九年以前逃絕戶請過青苗錢斛。乞候送納本戶數足。向去豐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人戶死絕。除依條將本家財產塡納外。

如目下尚有少欠。一甲內死絕數多。只有一兩戶見在。貧闕難為攤納者。更乞別立條法從之。 元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詔司農寺。應常平留一半錢。較糴數。歲終類聚。春季點檢。仍開逐路以聞。 閏正月十三日。詔河北路以常平米振貸饑民。 二月四日。京東東路體量安撫黃廉言。西路及徐州淮陽軍良田百餘萬頃被水。若退遲。麥種不入。秋田失期。乞於淮南路沿流豐熟州縣。借常平錢十萬緡和糴。或於去年折納糧內借十萬碩。依元折價。計數為所借錢。水運赴京東以備賑糶。聽司農寺移用。詔京東淮南東路提舉官。於界首會議以聞。 四月十九日。詔開廢田興水利。建立隄防。修貼圩垾之類。民力不能給役者。聽受利民戶具應用之類貸常平錢穀。限二年兩料輸足。歲出息一分。 二十二日。詔麟府豐州見欠熙寧七年至九年振貸米。人戶不以等第。與展限分秋夏納。 五月十七日。詔常平錢穀。願以穀及金帛。準市直中價。計二分息折納者聽。 七月八日。環慶路經略司乞以本司及常平錢帛。乘秋成廣糴。如將來別無支用。即依糴價兑與轉運司。從之。 九月十四日。詔諸路提舉司與轉運司兑換糧。並以錢物對交撥。諸官戶欠常平錢物第四等以上。雖經災傷毋得展限依聞。 二年二月六日。詔河北東路提舉司。借常平錢四萬緡分給大名府澶州糴軍糧。 四月十二日。詔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司。依散■滄州饑民食至五月上。 九月二十四日。詔以永興路常平倉穀十九萬碩。給鄜延路九將守禦之用。餘令轉運司以漸計置。 以鄜延路言歲計軍食一十七萬餘碩。而常平無餘故也。 十月六日。權發遣司農寺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穀賤。乞借逐路積剩免役坊場錢。就並河州縣鎮增價糴秔米。常與別司倉儲兑換。如後去價稍高。兑充上供。下司農寺請如雍議。先以常平所留之半。并散不盡錢充糴本。次以坊場免役餘錢。坊場錢留半。免役錢留二年。從之。 三年四月四日。真定府路走馬承受黃諤言。本路差禁軍採泥城沾草。有妨教閱。及踩民田。詔市以常平倉頭子錢。 六月十三日。詔司農寺。於永興軍等路給常平倉穀十八萬碩充環慶路將下守禦。及緩急漢蕃弓箭手闕乏借貸。 八月九日。賜常平米二萬碩。坊場錢三萬緡。付梓州路轉運司。應副夷事。 二十七日。詔令於近便州縣。以常平司錢留三萬貫。米五萬碩。以待瀘南夷事支費。 閏月。詔開封府界諸路提舉司。於要會州縣指占空閑地。或空營。蓋造常平倉。 同日。權發遣司農寺都丞吳雍言。淮浙連歲豐稔。 嘗乞存留揚州轉般倉充淮浙常平都倉。欲乞委提舉司辟官一員專主管。每年廣謀收

糴。除年計外。常積萬碩。及受納兩浙轉般糧斛。與發運司上供額斛斗兑換。從之。 十二月二日。詔瓊管州軍皆有常平。若推行如法。自無人戶倍稱出息之弊。據朱平等所奏。措置海南事不少。並不及常平事。令具析以聞。 四年六月十七日。詔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錢。比較增虧。中書立法。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知泰州呂公孺言。經畧司常平錢斛法。以救恤屬蕃弓箭手之類。今所在甚少。望特權借提舉司錢斛相兼支使。仍展至三月。詔借錢斛五千貫碩。 三月二十七日。詔潁昌府三縣災傷。特支常平倉米二萬碩。十月二十一日。賜梓州路轉運司常平等米十萬碩。 以本路應副瀘南軍。前放閑運糧夫稅。致闕乏故也。 六年正月二十一日。詔陝西河東路常平倉糴價。不得過轉運司。河北諸司糴價。不得過措置糴便司。 二十六日。尚書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之中數。取一年立為額。歲終比較增虧。令以錢穀帛貫碩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元豐三年。散一千三百一十八萬六千一百一十四。斂一千五百萬四百二十二。比較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元豐四年。散一千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七

百三十六。斂一千一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九十四。比較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分析以聞。　八月二十七日。賜涇原路經略司。度僧牒千道為常平錢。禮部言已給過所立年額。於是特給。　七年三月十七日。尚書戶部言提舉京東路常平等事燕若古乞州縣積欠錢斛。對移令佐催督者詳。欲下提舉常平司具可以權對移職位姓名關吏部。從之。　八月七日。詔戶部支常平積剩錢二十萬緡。賜秦州計置糧草。從經略使吳雍請也。　十四日。詔洛州水災糧料不足。許借鄰近州縣常平倉米麥小豆共五萬碩。限三年還。　二十一日。中書省言聞今歲廣西秋稼大稔。粒米狼戾。正宜蓄積。詔廣南西路提舉常平司乘時廣糴。　二十九日。詔支常平積剩錢五十萬緡。付熙河蘭會路經制司市糧草。　十月十一日。尚書吏部言經制變運川峽路常平積剩錢所增息錢二百三十二萬緡。乞推恩。詔李元輔遷兩官。史君俞、張茂先候改官日各遷一官。減二年磨勘。劉何、虞仲荀減磨勘年有差。　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二日。三省言諸路旱災處已降指揮賑濟外。按常平條遇穀貴則量減錢糶。不得虧本。賤則量添錢糴。昨臣僚言淮南米斗直百七十文。

慮官司拘執量減市價之文。致民不霑實惠。欲令府界諸路闕食處。其常平穀價但不虧元本。並許出糶。仍委州縣嚴加覺察。不得與興販之人。從之。　二十六日。三省言提舉官累年積貯錢物。委提點刑獄司主之。依舊常平倉。其常平倉每年春秋斂散及歲成收糴。歲饑出糶。以陳易新。與省穀交充及饑饉賑貸。主司並合依法推行元條。貸常平錢穀。絲麥豐熟。許隨夏秋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從之。　八月五日。詔府界諸路提點刑獄司。自今後常平錢令州縣依舊法糴糶。其青苗錢更不支俵。　十一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朝廷罷俵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糴。意欲常有備蓄。而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年計。止將常平斛斗先糴。失朝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合糴年計。並先糴。次令常平倉糴。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遇時占糴。致與常平倉相妨者。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九朝紀事本末。哲宗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司馬光劄子勸會熙寧之初。執政以舊常平法為不善。更將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置提舉官以督之。豐歲則農夫糶穀十不得四五之價。凶年則督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錢貨愈重。穀直愈輕。朝廷深知其弊。故罷提舉官。令將累年蓄錢積穀財物。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

主管依舊常平倉法施行。今歲諸路除有水災州軍外。其餘豐熟處多。令欲特降指揮。下諸路提點刑獄司。乘有此糴本之時。委豐熟州縣官員體察在市斛斗實價。多添錢數。廣行收糴。如闕少倉敖之處。以常平倉錢添蓋。仍令少糴麥豆。多糴穀米。其南方及川界卑濕之地。有斗斛難以久貯者。即委提點刑獄相度。逐州縣合銷數目。拋降收糴。纔候將來市物貨價比元糴價稍增。即行出糶。不得令積壓損壞。仍令州縣各勒行人將十年以來。在市斛斗價例比較。立定貴賤酌中價例。然後將逐色價分為三等。自幾錢為中等價錢。幾錢以上為上等價錢。幾錢以下為下等價錢。令逐處臨時斟酌加減。務在合宜。既約定三等價。仰自今後州縣。每遇豐歲斛斗價賤。至下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添錢開場收糴。凶年斛斗價貴。至上等之時。即比市價相度減錢開場出糶。若在市見價只在中等之內。即不糴糶。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免有稽滯失時之患。仍委提點刑獄常平提舉覺察。若州縣斛斗價及下等。而不收糴。價及上等。而不出糶。及收貯不如法。變轉不以時。致有損壞。并監官不逐日入場。致壅滯糴糶人戶。並取勘施行。若州縣長吏及監官能用心及時糴糶。至得替時酌中價錢與斛斗通行比折。與初到任時增剩及十分中一分以上。許批書上曆子。

候到吏部日。與陞半年名次。及二分以上。許指射家便差遣一次。所貴官吏各各用心。州縣皆有儲蓄。雖遇荐饑。民無菜色。又得官中所積之錢稍稍散在民間。可使物貨流通。其河北州縣。有糴司斗斛見多。緣邊州縣轉運司見糴軍糧處。更不糴常平倉斛斗。若今來指揮內有未盡未便事件。委提點刑獄司逐旋擘劃申奏施行。從之。其後王巖叟言。臣伏觀昨降朝旨。文雖詳而未通。四方來者更言其未便。臣按常平為法。但遇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減錢出糶。此所以為常平。今既限以價錢。至下等方許收糴。貴至上等始得出糶。乃是必待豐歉十分而後行。法稍不及等。即官司拘文束手坐視。而不敢糴糶。臣恐文之天下救災之備寡。而傷農之患深。失常平本意遠矣。臣乞依舊法不分立三等。仍更不申取本州及上司指揮外。餘約新降朝旨。別行修定頒降。　戶部尚書李常建言。伏見今常平坊場免役積剩錢共五千餘萬貫。散在天下州縣。貫朽不用。利不及物。切緣泉貨流通。乃有所濟。平民作業。常苦幣重。方夏蠶畢工。秋稼初斂。絲帛米粟。充滿廛市。而生實富家。巧以賤價取之。曾不足以酬其終歲之勤。而未免寒飢之患。良可悲也。臣愚欲乞命有司講於天下州縣。各置平糶一司。以選人領之。縣欲只令

主簿兼管，做古常平糶糴之法，於夏蠶秋稼之時，就其直加數分而歛之，及其價騰也，截數分而出之，但無虧元價，庶有羸息，無事酬賞，惟以利農桑之民為務，庶乎泉貨流通，四海蒙福，三代之仁澤也。　十一月辛巳，臣僚上言：朝廷罷依青苗錢，令諸路提刑司委豐熟州縣廣行收糴，並歛常有贍蓄，而戶部乃請令轉運司更不收糴，年計止將常平斛斗充糴，夫朝廷養民之意，欲乞諸路轉運司合糴年計，並先次令常平糴買，若轉運司不預備本錢，遇時占糴與常平合有妨者，委提刑司覺察以聞。從之。　二年六月九日，戶部請應常平斛價比市價不虧，或雖虧而貴賤適計不及一分者，移轉運司充充和糴；或止二稅，聽人戶從便納錢，虧及一分已上，即不以年限，充轉運司新斛，若三年已上，虧及三分，亦許糶，或曉諭人戶願請者，聽仍從夏秋納，願納錢者，依糴價並免出息。從之。九朝紀事本末。四年七月丙申，右司諫劉安世言：臣聞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蓋先王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有十年之備，故堯湯之水旱，至於累歲而無捐瘠之民，蓋用此道也。三代而下，井田壞，利民之法，無善於常平，由漢迄今，莫能變易，唯自近世有名無實，凡所以養民之具，月計不足，豈議三年之蓄

哉。是以歲或不登，民輒菜色，強者轉而為盜賊，弱者不免於餓殍，保民之術，如此其疏。臣等竊謂自罷青苗錢後來，天下州縣皆有積錢，朝廷雖更立常平之制，條目甚詳，而上下因循，未嘗留意，既無統屬，以糾其弊，又無賞罰，以為之勸沮，加之轉運司苟紓目前之急，多端借貸，日朘月削，殊無備足之期，非有懲革，將不勝弊。伏望聖慈特賜睿旨，取今日以前應干常平數，令嚴責近限，專委戶部，刷為一書，付之有司，悉俾遵守，仍先行措揮，將天下見在常平錢，乘今秋豐稔之時，令五路糴粟一色，其餘路分並相度逐處可以久留斛斗，廣行收糴，仍以本司錢修蓋合用倉廒，將一路所有錢穀同應副，一路之中，不得偏聚一州，一州之境，不得偏聚一縣，各隨戶口之多寡，以制糴之大數，每遇凶歉，依法出糶，糶糴之法，常比市價增減，如此則官本常存，而物價不能翔踴，或遇旱乾水溢之災，則民有所濟，不致流散，朝廷之恩澤可繼，而無乏絕之患，積日以久，漸至九年之蓄，太平之基莫大於此，惟陛下推至誠惻怛之意，明詔執政，協力施行，所有官吏殿最，亦乞參酌修定，將來頒降之後，或有違犯，州縣委監司，監司令戶部御史臺覺察奏劾，庶使二聖恤民之仁，不為徒善之政，傳之萬世，天下幸甚。　詔戶部指揮諸路提刑司，下豐熟州縣，依條量添錢廣行收糴。

仍覺察違慢。六年七月辛巳，御史中丞趙君錫言：伏覩元祐編勑，又諸常平錢斛，州縣遇價賤量添錢糴，仍申知提刑司，又條諸州縣長吏及監糴官，任內如能用心，及時收糴，除用過錢本等第酬獎，注功謂元祐初年，懲散歛常平錢斛之弊，專用糴糶為常平法，然自更制之後，州縣官吏多熟視詔條，皆不奉行，試自二聖臨御，雖恤澤切，蠲除賦歛，尤多，以理論之，當漸蘇息，然比歲以來，物力彫弊，甚於熙寧元豐之間，至人心復思青苗之法，行而不可得，豈非諸路錢貨在官者，大抵亡慮數千萬貫，錢常壅滯不發，舊法雖未盡善，逐年猶有錢數千百貫流布民間，糴糶之法，雖善而不行，則民間錢貨，無從而得，所以艱難用度，反甚於前，無足怪也。欲望聖慈指揮尚書戶部，下諸路提刑司，令州縣先次計置倉數，今後每遇物斛收成，即廣行收糴，逐年終具本并支出糴到色額數目，價例高下，畫一申尚書戶部，照檢類聚聞奏，仍關牒御史臺照會，內有豐熟州縣當職官不能用心收糴，致使賤價傷農，或闕食之際，無以備出糶濟助人戶者，並從本臺糾奏，嚴賜點責施行，仍乞下有司，改修元條賞格，務令優異。又添入糾奏點責一節，所貴勸沮兩立，上下盡心，如此則泉貨流布，民力紓緩，倉廩充實，公私皆獲利濟，可以副聖政敦本厚生，富而後教之意，取

進止。紹聖元年正月辛丑，戶部言：淮東提刑司奏，乞於本路戶部封樁并續收到坊場錢內，撥賜五十萬貫充常平錢，應副來時收糴斛斗，欲依所乞撥三十萬貫充常平糴本支用，除助役寬剩錢外，於所乞坊場錢內撥賜。從之。　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詔府界諸路罷廣惠倉，其戶絕田土並行出賣，并本倉見管錢斛，撥入常平倉收管，所有賑濟合行事件，令戶部檢舉元豐敕令立法以聞。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戶部奏：自元祐以來，諸處官司借用常平等錢，皆以為常，乞今後他司並不許奏乞借用。從之。其朝廷封樁錢準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辛亥，淮南兩浙察訪孫傑言：被命按察兩浙路監司職事，體訪得偏遠州縣，多有提舉常平官不曾到處，臣訪提舉司所總常平免役農田保甲等，乃先朝復古之法，所以為民之意至深，條令委曲纖悉，在提舉官躬親講究，開諭州縣，以次推行，始可布宣惠澤，乞自今提舉官雖與監司互分巡歷，並轄本司官二年，徧所部州縣。　元符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前京東西路提刑鄭僅奏：頃歲河北災傷，流民至齊鄆，去歲河北又饑，流民徧及京東，今常平有折納之法，而未嘗折納，有糴糶之法，而多不廣糴，欲民不流，不若多積穀，欲多積穀，不若推行折納糴糶之法，視民口多寡，使縣常有三五萬斛，州常有三五萬

斛小饑則平價糶與下戶中饑則糶及中戶而貸下戶大饑則糶及上戶而貸中戶甚則貸及上戶官不虛費而民實受惠自不流徙仍依和糴用實價折納無和糴處比市價量增度於民戶無所虧損從之　徽宗崇寧五年正月七日太府少卿張崧奏請依元豐舊制復置江湖淮浙常平都倉乘穀甚賤時歲額外糴穀百萬貯之且受納兩浙轉般所輸與發運司上供額斛相易以待那用從之　大觀二年八月十四日戶部侍郎李孝稱奏諸路軍州秋稼十分豐稔所可慮者粒米狼戾復買傷農已蒙朝旨將人戶輸納并積欠增價折納仍以本司見在錢數於沿流州軍收糴尚慮無拋降錢數所糴未廣檢會崇寧四年指揮取今年已前五年中一年通一路所糴最多之數加一倍收糴欲乞下諸路提舉常平司令秋並依前項已得指揮加倍收糴糴本闕處即便借支諸色係官并封樁錢應副所貴便於公私從之　三年四月十一日詔常平所糴斛斗多是本倉合干人巧為名目弊倖自行收糴甚非神考立法之本意可嚴行止絕除依常憲外重立配法仍增賞典許人陳告官吏準此　十月八日戶部奏淮浙每年起發常平穀三十三萬石上京以備賑糶支用所起斛斗綱運少欠合依條於押綱人名下追理及兵梢請給內尅折緣自來未有拘催補

發條限欲乞令提舉常平司將欠數置籍拘催候年終具數關轉運司據所尅合納之數次年撥還仍令提舉常平司將追尅到數盡行起發以補年額之數從之　十五日尚書省言知江寧府曾孝序奏江寧府界夏秋相繼亢旱民間高田一例不熟諸縣人戶例皆訴旱已差官檢放向去必大闕食決至流移除已出糶常平米穀稍平物價及依條措置賑濟準備將來貸給外契勘民間種田稻種每歲於收成之時各據地段廣狹存留準備春種今既歲旱不以充口食欲將常平司見存諸色錢諸司封樁錢趁時收糴稻種候將來春種出糶與力田之人不惟抑兼并厚邀高價之弊庶使被災下戶來歲無曠土之患或人戶無錢趁糴有情願借貸之人仍許官司量度逐戶田畝稅數多寡借貸並依常平斂散之法候秋熟先次帶納庶幾稍寬民間闕歲之憂詔依所奏疾速施行　四年二月一日提舉京西北路常平等事韓獬奏比年累降朝旨令諸路提舉司加倍收糴及增例折納斛斗封樁於沿流處計置起發或朝廷特降指揮別作支用竊謂常平等錢本以視年穀豐凶散斂糴糶以平物價而抑兼并今特糴折到斛斗起發支用深恐常平錢日朘月削非立法之本意欲應提舉司錢物糴折斛斗更不封樁起發依舊存留本路庶無妨闕從之　六月

二十三日戶部奏常平錢物非緣後事輒用若佗司陳乞借支者前後敕條申明非不詳備蓋以示天下使曉然知之又以示佗司無復借用之理形之詔書發乎宸翰委曲丁寧固宜有司所當虔奉而比年以來復有官司陳乞借用乃曰不以諸般違礙仍免執奏又有權免再得旨奏知不行者如此類非一條法殆為虛文令罪法非不重禁約非不明尚欲申嚴無以加矣欲乞詔自今官司尚有陳乞或借用者請依條執奏不行外仍許本部關報御史臺彈劾以聞從之　政和元年三月十一日戶部奏諸路常平斛斗本以待斂散賑濟之用法禁擅支甚嚴比來州縣往往擅將支用欲乞自今來指揮到日州縣如有擅支常平錢數等物責限十日經常平司自陳依前降指揮特與免罪從本部量多寡責限撥還限滿不自陳並仰提舉司按罪以聞仍依擅支法罪賞有以懲誡從之仍限一季撥還　二十一日臣僚言常平錢物擅支借移動禁約甚嚴近京西漕臣違法申請借撥若不禁止一路不已徧於天下侵蠹之弊可勝道哉乞詔三省務遵成憲如違御史臺奏劾從之　十二月十八日前知汝州慕容彥逢奏常平之法唯納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欲乞應散斂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內批書納欠分數候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知所勸沮罔或

偷惰從之　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詔逐路提舉司所糴二麥加倍斛斗并收買綢帛合用本錢若取撥封樁錢不足許用本司不係封樁錢貼數收買即不得有妨歲計支用錢依已降指揮餘路依此　七月十七日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司言承朝旨諸路今歲二麥收成當乘時取撥諸色封樁錢加倍收糴仍於常平所糴一倍上更加一倍約計合糴十六萬餘碩訪聞二麥不可久貯若少候秋熟收糴粟豆委得經久詔依餘路更有似此去處依此　五年七月二十四日詔人戶青苗錢折納到斛斗逐路常平司係帳收管其餘斛斗提刑司封樁　八月二十日尚書省言勘會今歲秋苗大豐竊慮一併上市價賤傷農詔諸路豐熟州軍令常平司將諸色積欠錢物見合催納者並許依在市價直用斛斗折納只就本處倉送納每月具數申尚書省如願將未合催舊欠亦行折納者仍於市價上增一分並不得抑勒　六年正月二十日詔提舉司折納斛斗先糶到價錢並歸提舉司其提刑司封樁指揮一節更不施行餘路依此　二十一日臣僚言常平之法天下之利而比者州縣憚於出給文移之勞雖遇穀貴不即經畫出散及朝廷訪聞亦已後時乞令州縣常斟酌民間闕食隨時賑救仍令常平司具有無出糶申戶部以考勤惰從之　十月二十七日詔常

平錢物充俵散賑貸并顧役支酬之費宜可輙將他用有司妄行刻剥全失旨意自今如奉御筆并除本司支用外方得取撥違者以違御筆論 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手詔應日前諸路他司借支常平錢物並特除破與免撥還令後仰遵守元豐紹聖敕令敢有陳乞借用者以大不恭論 八年御筆常平斂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路久闕至未及斂而遷狀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令常平司恪遵條令斂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神考常平之政一年之上下制斂價以歲之豐耗為興積儲蓄歲多寡并無所牟大利比年官失其守他司移用殆盡糴本既竭儲蓄一空利歸兼并民受其弊仰諸路提舉常平司檢詳前後詔條令州縣官審度年歲遇賤必糴遇貴必糶不許他司輙有移用雖奉詔支借亦須執奏不行每歲春季提舉司具前一年部下所糴所糶及所收息數申尚書省取旨賞罰若糴糶失時及有欺弊官以違制論人吏決配千里 八月二日都省言奉詔常平法在元豐中諸司不敢請用守官者不敢擅支在處儲積豐盈比年以來有司輙行申請執奏殆成空文仰三省疾速措置取旨令恭依措置常平司除本司常平錢依本法審度糴買外仍許將本司管朝廷諸色封樁錢免役坊場剩錢并樁留舊額

耆戶長壯丁剩錢除合用數外並應副耒時計置收糴其糴到斛並依元窠名樁管遇本司常平斛㪷闕用即許逐旋以常平錢依元糴價樁錢兌撥令後官司有擅支過錢物按察點檢官到輙移兌或改易數庫牌額妄指別色錢物應數者加本罪二等按察點檢官知而不舉各與同罪諸州縣如有違犯者委廉訪使者按察以聞他司破條究轉因事陳乞支借移用雖奉特旨亦執奏如再得旨奏知方行違者以違制論詔依擬定 十一日詔常平提舉官任非其人法令日以弛廢比覽奏牘有一年之間一縣拖欠常平免役坊場等數錢至數萬貫碩并逃亡詭名失陷本息者不可勝計或人吏冒稅戶姓名未納拖欠或當職官容縱知情冒請錢數以新蓋舊如此甚衆其前項違法官吏等中書省候案到將上取旨重行竄責仰諸路提舉常平官徧行取旨點檢違法廢令去處按劾以聞其所部有無拖欠及失陷本息令後給納俵散如申狀不實若公吏人并命官之家詭名假冒串幻私請并兩經倚閣或年終有欠輙行給散若公吏人緣給納受託或將新蓋舊抑勒留難一切違法當職官及主管官不檢察提舉官不按劾仰漕憲并廉訪使者互察聞奏當議重行黜責仍許人戶越訴 先是臣僚言神宗皇帝理財之政莫大於常平之法比來借支擅用

蓄積糴本既已兩耗又吏緣為姦邀阻百端民不肯市去年諸路水災常平司錢斛遂不足以賑救致截撥上供望申戒諸路提舉常平檢詳前後詔條舉行如初歲徧歷所部精加稽察繕修倉廩本錢久闕那移應副州縣官常切依法審度糴糶其糴兌不行處依法相度革邀阻之弊使民樂市毋令兼并復擅厚利仍每歲縣以舊積所糴收息各若干數申州州申提舉司提舉司類逐州數申戶部戶部總天下數申尚書省尚書省度大小以最多寡處取旨賞罰故有是詔 二年三月十三日戶部侍郎虞奕等奏常平封樁錢物本以待朝廷支用昨緣諸路侵借總計七百餘萬大觀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詔三限十年撥還今年限已滿所還未及三分之一欲將大觀二年八月以前限滿未還之數自今年為始再限五年均還其追欠約束並依已降指揮施行從之 八月二十四日詔諸路今歲豐熟倍常令常平司依條廣行收糴 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手詔常平之法所以惠天下垂後世其澤甚厚自熙豐迄今五十餘年財用之在有司者語令具存比年官失其守侵耗殆盡時有水旱民或流亡則截上供發內藏常平所積殆闕如也甚非熙豐之旨如潼川路昌州失陷常平錢一十三萬償諸州類此則所失豈可勝計除已行根治外仰諸路常平提舉官考

究見在實數或官司移用開析聞奏 其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提舉潼川府路常平鄭庭芬等具常平見在錢物等四十六狀并五冊開奏詔曰前違法侵支移兌拖欠失陷等并他司借出錢物並限一月改正追理撥還內轉運司限一季未得歸着數目令常平司疾速根究見緣違法等取勘去處疾速取勘依條施行其不可存留之物變轉出賣抵當下諸般度牒立限收贖不管占壓本錢民間見欠錢物依條催理如常平官奉行違戾當議重行黜責 五年八月四日詔常平係熙豐成法不可加損令後官司妄有申請意在侵漁令戶部按劾以聞 六年閏三月十六日新差提舉河東路常平林積仁言欲天下州縣每歲散常平錢穀既畢即具所請姓名數目揭示逾月而斂之庶使人戶通知苟為假冒得以陳訴從之 七年二月一日詔二麥將登仰諸路新除常平官以封樁錢廣行收糴仍具所糴及價以聞 六月太宰白時中奏臣竊以常平之法元豐成憲比歲以來任非其人官失厥守侵紊隳廢浸失本旨或並緣為姦（謂如詭名冒請官吏同為侵盜之類）或倚公市私（謂如以本司錢物假納之類）或名色混殽用成侵蠹（謂如諸司錢物衮同收貯致有侵用之類）或徇情假貸致有失陷（謂如諸司私相那融之類）或散斂無實而本息交虧（謂如州縣

（散斂特息為本之類）或掄察無方而名實代易（謂如州縣監司點檢以有易無互換諸司錢物之類）遂使良法善治殆成虛文願詔執事覈散給之實嚴執奏之令參稽本末灼見積弊講畫措置行下申之以告誡勵之以賞罰庶幾前日成効漸可追復詔送講議司相度取旨　六月十六日詔諸路豐熟州縣令提舉常平司撥合催今年夏料常平錢物並依價加一分取人戶情願折納亦依此施行不得輒有抑勒每月令逐州具數申尚書省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為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悉充他用而實無所儲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鬲言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即詔行之　上因諭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時賑糶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友仲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例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米賑濟

中興政要　釋明果備復常平官　建炎二年八月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後又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知有公私不便當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關甚大非他司兼領故復置提舉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至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

散斂法永勿復行其餘條制令葉夢得孫見張澂討論以聞　聖政史臣曰常平之法穀賤則糴穀貴則糶天下之良法也青苗出於近世蓋非常平之舊建炎之初廢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旨至侵耗常平之積此詔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寢弛法具而吏弗虔朝廷仁愛之心雖至而責實之政未備臣故著初詔于篇願有稽焉　精選常平使者　三年正月葉夢得言朝廷復置常平使者乞於實歷州縣人內精選通曉世務習知民事篤實忠信之人呂頤浩乞追還常平司糴本詔從之　廣儲蓄　四年六月中書門下省奏行在所仰食者衆廩粟不豐今秋成可期宜及時儲蓄詔廣南東路令諸宗諤糴十五萬斛福建路令曹唇糴十萬斛各運至福漳泉州仍以所部年額上供為本錢又詔宋輝糴之浙西給銀十萬兩度牒直十萬緡運至秀州華亭縣徐康國糴之浙東亦給銀十萬兩屬郡錢非茶鹽及朝廷寄樁者經制折帛贍學無額之類皆許以為糴本衢婺州運至越州運至溫州越溫台州皆即其地儲之諸官司及統兵官非有制書而妄取及所在州妄發與之者皆從軍法　平糴價仍勸誘優異出糶之家　紹興元年五月詔以米價踴貴細民闕食令諸路州軍以常平倉粟量度來糶仍令州縣勸誘積穀之家將願糶數具文曆出

糶如及三千石以上與補守闕進義副尉六千石以上進義副尉九千石以上下班祗應一萬二千石以上進武校尉一萬五千石以上進武校尉二萬石以上者取旨優異推恩已有官蔭者比類別作施行　常平司置罷之由　九年九月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令提刑兼領始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斂歉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饑則散可以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熙寧初王安石修水土之政興筦榷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美錢各不下百數十萬緡朝廷草創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詔頤浩等詳議未及行而言者槩斥提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提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然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繫年要錄）　賑濟須及鄉村遠者　十年十一月進呈福建路帥漕奏乞措置賑濟事上曰賑濟本為貧民下戶近世賑濟秖及州縣城郭市井之內而鄉村之遠者未嘗及之須是措置令州下之縣縣下之鄉村雖僻遠之處分委官吏必

躬必親則貧民下戶皆霑實惠矣　以常平賑小民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詔諸路州縣老疾貧乏乞丐之人在法以常平米斛養濟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三月終今來切慮奉行滅裂令戶部檢坐條法指揮申嚴行下如法養濟務行實惠　恤荒歉　乾道六年八月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糴常平上曰若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接續常平賑糶上曰即為施行　聖政史臣曰祖宗常平之法雖奉敕支移許以執奏今觀壽皇聖訓屬意常平以惠窮困者如此豈非我朝之家法歟　措置得旱民不至流離　七年二月上曰晴色甚好去秋水澇朕甚以百姓乏食為憂今却無流移之人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數年來常平樁積極留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上曰如此理會尚且堇堇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寧至上勤聖慮上曰當擇其有顯効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上又曰今春雨暘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豈州縣勸糶之效歟克家奏水旱要不能免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今

歲卻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鄉等力也　嚴遏糴之禁　九年十月甲子臣像言伏見浙東諸郡今歲例有旱傷如溫台二州自來每遇不稔全藉轉海船運浙西米斛粗能贍給近者天台饑荒陛下軫念以浙西米數萬石賑糶賑給德澤周溥惠于困窮訪聞浙西平江秀州管下邊海諸縣自來凡有他郡客人般運米斛不放令出海前去州郡本無約束亦無法禁而巡尉阻節邀攔經商客旅常以為苦往往所在為其滯留是以糴販者稀少在荒歉之處客米不來為害甚大遏糴之政奉去循理之吏蓋所不為豈容縣道巡尉輙敢擅行邀阻是法令有所未懲也欲望特降指揮下兩浙轉運司并平江府秀州嚴行禁戢仍令重立賞榜許人陳告如有違犯將官負奏劾公吏斷配施行若其他有似此遏糴去處亦乞令轉運司行下禁戢庶幾商賈流通荒郡米價不致騰踴所補不細詔從之　速降措置賑濟指揮使百姓早被實惠　十一月臣像言訪聞今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州例皆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以旱目今民已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諱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檢放除限或有雖曾申聞措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竊緣救荒之政譬如拯溺救焚勢不可緩若待百姓流離方行拯救非徒無益費且不貲今欲從朝廷專委逐路提舉官疾速巡歷災傷去處從實體訪如委係失收不曾檢放或檢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米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開具供申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抛降馬料及諸色科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糶賑濟去處米斛不足許提舉官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降畫到措置賑濟事件省部例作常程文字行遣稽遲不下致令郡縣無以遵守施行今欲上從朝廷斟酌事宜可速降指揮庶幾官吏可以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之　聖政史臣曰自昔四方有災惟患言者隱其實小其事不患其張皇也其救災惟患奉行者吝於費緩於備不患其過當也元祐中蘇軾在浙西因歲大旱次年復大水請于朝求所以賑荒者臣像乃或難之大意謂已賜米斛不少恐災傷不至如所奏必欲考覈虛實懲責謬妄范祖禹歷詆其非朝廷於是多從軾之請其越之民遂免流散且是時方法仁宗政事凡有未便民者悉罷行之而臣像忍視一方赤子嗷嗷之急必令詳奏災傷分數賑貸次第若深疑其虛監不實者豈非流俗之弊每每然耶賴國家仁厚之積有餘君子多務忠實惻怛以承休德是以外有如軾內有如祖禹者反復開陳而上澤不壅矣

壽皇矜念淮浙江東西水旱之變既禁戢遏糴矣又誡實言荒歉矣至是又命逐路有失檢放之限更行體訪諸州應有賑濟之請無得稽違凡可以寬斯民者無言不行豈非至仁歟　從朱熹所請救荒事　浙東提舉朱熹朝見奏論浙東救荒事上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為憂次論檢放上曰州縣檢放多是不實後時次論勸諭推賞上曰至此卻是借名器不得已更乞撥賜米斛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次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曰朕方欲此措置寬恤數事（寶訓）　荒政盜賊分任其責　十四年上謂輔臣曰荒政不可緩盜賊亦須関防荒政責之監司守臣盜賊責之帥臣提刑若檢放須是及時（寶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寫書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林淹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七　十八陽

倉

常平倉二

中書備對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經畧司常平）平糴（折納附）賑濟、義倉戶絕田　水利田　方田　職田、　公使、　司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路提舉司常平管於物數　舊管　錢三百九十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貫物斛一千一百三十七萬四千四百二十六石兩　賜到錢一百九十八萬四千二百貫　借到錢一百二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已還二十五萬四十五百三十七貫未還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四貫除破二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七貫）斛斗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八石（未還二萬石已還一十五萬三十一百七十九石）　九年帳、　應在一十一百六十二萬六百三十三貫石疋兩斤束道、帶蓆團（經畧司在內細數見本門其祠部交子九百六十五道見出賣）銀錢斛疋帛一千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五十一貫石疋兩　絲綿三十七萬九百七十六兩　茶一百五十團　鹽一千三百九十席　祠部交子交引共一千三百二十九道　稍草四十五萬七千五百三十五束。　二百一十四萬二千六百七十貫石疋兩已俵未催、　九百四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欠闕借支、　見在三千七百三十九萬四千二百八十九貫石疋兩斤束道件（經畧在內細數在本門）金、銀、錢、斛、疋、帛、三千二百八十三萬五千三百四十貫石疋兩件。　絲、綿、五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九兩、　鹽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斤、真珠二千三百一十三顆、　祠部交子交引共一萬五千二百九十六道、柴蒿草三百九十四萬七百二十六束、　一千六百八十六萬二百一十三貫石存留一半　一千九百四萬八千九百貫石等合支帳　免役司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路免役應管錢物數　元數年額、一千二百三十四萬三千六百七十貫、　年支九百二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五貫寬剩、三百八萬五千二十二貫　九年帳　收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疋兩、　金銀錢斛疋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疋兩、　絲綿二百一兩、　支金銀錢斛銀楪子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貫石兩　應在錢銀斛斗疋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疋石兩　見在八百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疋兩片束張道）錢斛銀絹八百八十七萬五千七百六十四疋貫兩石　絲綿一千四百五

十六兩。草二千九百七十五束。交子、交引七十二道。坊場河渡司農寺熙寧九年帳府界諸路坊場河渡應管錢物數　坊場河渡等共二萬六千六百六處。一界錢二千二萬五百八十四貫文。絹一百四十七疋。九年帳。收三百八十六萬五千三百八十貫石疋道兩。錢斛疋帛金錢三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九貫石疋兩。絲交子五千一百七十六兩道。草三萬四百六十五束支一百七十四萬八百四十貫石疋道兩。錢斛金銀紬絹二百七十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七貫石疋兩。絲交子四千三百四十三道兩。應在四百四十萬一千七十四貫石疋束。錢斛疋帛四百三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五貫石疋。草三千八十九束。見在三百六十四萬五百八十七貫石疋兩。絲交子二千三百一十二道。草三萬一百一十七束。錢斛金銀疋帛三百六十萬八千一百五十八貫疋兩。

開封府界。舊管。錢二千六百貫文。斛斗七十六萬七千二百四十石。九年帳。應在四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貫石兩。銀八兩。錢二十八萬一千七百九十二貫。斛斗二十七萬三千一百七十五石。四萬四千六百二十三貫石已依未催。四十一萬三百五十二貫石兩。

欠閣借。見在八十九萬六十貫石疋兩束。銀九十七兩。錢三十七萬五千七十六貫。斛斗四十九萬五千四百六十二石。絹四疋。草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束。七十八萬六十二貫石存留一半。一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束合支依。免役元數數年額二萬八千五百九十二貫。年支二萬三百六十一貫文。寬剩八千二百三十一貫文。九年帳。收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三貫。支七萬七千一百四貫。應在一萬七千四百九十四貫。一萬五千二百二貫九年未納二千二百九十二貫諸雜未納。見在錢八萬九百五十七貫文。坊場河渡。一十五百七十一處。一界二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二貫。九年帳收五萬四千九百二十四貫文。支二萬三千四百八十四貫文。應在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一貫文。見在五萬八千六百三十貫文。

京東東路。舊管。錢二十六萬四千二十四貫。斛斗六十萬三千五百一十一石。賜到一十一萬九千七百七貫。九年。應在三十八萬四千八十六貫石疋。錢二十五萬六千二百一十六貫文。斛斗一十二萬五百三十六石。絹七千三百三十五疋。一十四萬六千一百四十一貫石疋已依未催。二十三萬七千九百四十六貫石欠閣借支。

見在二百二十九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貫疋兩端。金四兩。銀九百二十五兩。錢二百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六貫文。斛斗八十八萬四百六十六石。絹八萬六千一百八十九疋。紬一萬五千三百五十九疋。布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三疋。綿三萬八千六百七十兩。一百八萬一千三百一貫石存留一半。免役（鄉村坊郭以人戶家業貫百田土折畝數出）一百二十一萬八百九十一貫疋兩端合支依。元數年額七十三萬二千八百三十八貫。年支四十四萬六千二十八貫文。寬剩二十八萬六千八百一十貫文。九年帳。收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七貫兩。錢五十一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文。絲綿一百五十九兩支二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一貫文。應在錢九萬二百八十七貫未納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五貫文。八年已前役錢。五千五萬三百五十六貫九年役錢。一萬二千九百四十六貫借支充撥未還等錢。見在錢絲綿三十九萬四千二百七十一貫兩。錢三十九萬四千九十三貫。絲綿一百七十八兩。坊場二千二百一十一處。一界八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七貫文。九年帳。收錢斛金銀二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六貫石兩。支錢金銀一十八萬三千七百二十九貫。應在錢三十五萬七千

八百三十六貫。見在錢斛金銀二十一萬五千二十九貫石兩

京西北路。舊管。錢九萬四千五百二十二貫。斛斗八十九萬二千七百四十四石。賜到錢四十三萬四百六十七貫。九年帳。收錢斛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六貫石。錢一十五萬七千八百五十八貫斛斗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三十八石。斛斗一十石。支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六貫。應在一十萬二百六十六貫。錢九萬九千四百一十一貫文。九千七百六十三貫。八年已前錢六萬五千一百五十六貫九年。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二貫借撥未還。斛斗八百五十五石。見在錢絹絲綿六十一萬一千一百七貫疋兩。錢六十一萬七百八十八貫絹一疋。絲綿三百一十八兩。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一十二處一界三十七萬四千二百八十七貫。九年帳。收錢斛二十九萬八百六貫石支四萬九百九貫文。應見一十八萬一千七百三十貫文。見在錢斛銀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三十三貫石兩。

京西南路。舊管。錢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九貫。斛斗二十八萬一千九百七十四石。九年帳。應在二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九貫石疋兩銀一百八十八兩。錢一十七萬五千四百五十四貫文。斛斗七萬三

千六百三十三石。絲五十四兩。五萬五千八百二十二貫石兩。已係未催。一十九萬三千五百七貫石。欠闕借支。見在五千三萬六千四百九十一貫石疋兩。金五兩。銀三百七十九兩。錢三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二貫文。斛斗一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五石。絹二十五疋。紬四十五疋。布七端。絲二千三百九十九兩。蒿五百五十束。草六百束。三十六萬八千八百四貫石。存留一半。一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七貫石。合支係。免役（鄉村主戶品量家業。分等坊郭戶。依科配雖例敷出鄉村客戶物力。及主戶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戶例。）元敷年額二十九萬二千九百六十三貫文。年支二十萬八千七百九十四貫文。寬剩八萬四千一百六十九貫文。九年帳。收二十八萬三千九百六十二貫文　支二十萬三千三百六十貫文。應在錢三萬三千一百二十貫文。一千七百二貫。倚閣七年并八年。已前役錢一萬六百三十九貫九年分。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九貫。寬剩並不說年分名目。寬剩樁留等錢　見在錢粮二十三萬二千七百七十貫兩。錢二十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貫文　銀二兩。坊場河渡（一千二百五十九處）。一界三十八萬五千八百二十五貫文　九年帳。收錢斛斗一十六萬三千九百九

十八貫石。支出銀錢四萬五貫兩。應在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八十八貫文。見在錢斛粮一十二萬九千八十五貫石兩。

京東西路　舊管。錢一十三萬二千七百九十六貫文。斛斗六十九萬二百九十一石　賜到錢二十萬三千二百七十四貫文。九年帳。應在三十六萬一千七百一十六貫石兩疋　錢二十八萬六千七百三十二貫　斛斗六萬五千三百九十二石　絹七百九十三疋。紬二百三十疋　絲緜八千五百六十九兩　九萬一千五百五十五貫石已係未催　二十七萬一百六十一貫石疋兩欠闕借支　見在一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束　金三十六兩　銀三十五兩　錢一百二十萬九千七百五十四貫文　斛斗六十三萬七千九石　絹四十一疋　紬一百四十七疋　絲綿四百五十七兩　草一萬二千一百三十六束　九十九萬七千六百九十八貫石存留一半　八十五萬四千九百八十七貫石疋兩合支係　免役（鄉村坊郭人戶家業貫百田土折畝敷出。）元敷年額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二貫　年支四十四萬七千八百四貫文　寬剩二十七萬七千七百八十八貫文　九年帳。收四十七萬四千六百六貫　支三十萬四百七十貫文　應在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貫文。三千八百五十八貫八年免役。五千六百五十六貫米納。寬剩闕乏大支小納等錢。見在錢斛三千六百二十六貫石。錢三十六萬七千五百八十一貫　斛斗四十五石。坊場河渡（二十八百三十四處）。一界七十四萬二千六百一十四貫。九年帳。收金銀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五十五貫兩。支金銀錢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九十五貫兩。應在一十九萬五千六百三十七貫文。見在金銀錢一十九萬九百二十五貫兩。

兩浙路。舊管。錢三十九萬六千五百九十貫。斛斗八十五萬四百三石。九年帳。應在九十三萬二千八百七十七貫石疋兩。銀七百八十二兩。錢七十五萬三千一百一十三貫。斛斗一十七萬八千九百七十一石。絹二十一疋。二十五萬三千六百二十三貫石疋兩已係未催。六十七萬九千二百五十四貫石。欠闕借支。見在一百四十三萬八千三百二十五貫石疋兩。銀四千二百四十四兩。錢一百萬四千九百七十三貫。斛斗四十萬九千五百二十九兩石。絹七千五十四疋。紬三百八十九疋。布一十三疋。絲綿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九十一萬九千五百九十貫石存留一半。五十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五

貫石疋兩。欠闕借支。免役（以家產貫石百分七十五。則出錢。逐准朝旨。於鄉村以田土物力貫百稅錢苗米頃畝均定。）元敷年額一百四十萬七千五百五十九貫。年支一百一十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貫　寬剩二十五萬三千七百九十二貫。九年帳。收八十萬五千八百四十四貫。支六十八萬九千二十貫。應在三十三萬一千二百二十六貫　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二貫八年以前役錢。二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貫九年未納役錢　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三貫雜支及借出未還納錢。見在五十四萬一千六百五十二貫。坊場河渡（一千二百三十八處）一界九十三萬三千五百六十四貫。九年帳。支金銀錢二十三萬九千九百七十一貫兩。支錢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七十兩。應在四十萬三千五十貫。見在錢金銀三十六萬五千七十二貫兩。

秦鳳等路。舊管。錢一十萬二千一百六貫。斛斗一十四萬八千一百一石。九年帳。應在二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六貫石疋。錢二十萬八千八貫。斛斗二萬四千九百五十九石。絹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九疋。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九貫石已係未催。一十八萬九千四百六十七貫石疋欠闕借支。見在一百七萬二千六百六十一貫石疋兩束

萬。金二兩。銀八十四兩。錢五十九萬五千二百三貫文。斛斗三十三萬七百九十二石。紬三萬四百八十六疋。真珠二千三百一十萬。草二十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四束。四十八萬六千八十二貫石存留一半。五十八萬六千五百七十九貫石疋等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戶已經方田處田色頃畝均北三等以上列數物力錢未經方田處候將來方田了日依已方田縣分其坊郭以家業均出）。元數年額四十萬六百貫（內五千八百二十三貫數不及年額）。年三十三萬八千八百二貫。寬剩六萬一千七百九十八貫。九年帳。收四十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三貫。支二十五萬九千四百三十一貫。應在四萬八千三百五十八貫。九千四百五十貫八年已前役錢。三萬四百一十二貫九年役錢。八千四百九十六貫諸雜已納未納青苗斛剗借撥等錢。見在錢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五十七貫。坊場河渡（二千一百七十五處二界）二千八萬三千八百二十八貫。九年帳。收一十五萬八千二百三十五貫石束道。錢斛一十五萬七千九百八十貫石。草二百四十束。交子二十一道。支錢斛五萬一千四百五十九貫石。應在一十八萬二千二十九貫。見在一十四萬三十四貫石兩束道。錢銀斛斗一十

三萬九千四百五貫石兩。草二百四十四束。交子三百八十五道。

淮南東路。舊管。錢一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七貫。斛斗五十四萬六千六百三十八石。賜到錢二十九萬三千九百一十五貫。借到錢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二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三十二萬六百四十五貫石。錢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五貫。斛斗九萬三千六百七十石。八萬一千三百七貫石已係未催。二十三萬九千三百三十八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一百四十萬二千五百五十四貫石疋兩。銀二百四十四兩。錢六十六萬三千四百八十六貫。斛斗七十二萬八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二百三十八疋。紬一百四十一疋。布八十疋。絲綿一萬一百一十六兩。九十萬八千九百五十二貫石存留一半。四十九萬三千六百二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戶物業租成貫百均出）。元數年額六十八萬六千五百九十九貫。年支五十七萬一千一百六十七貫。寬剩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二貫。九年帳。收四十九萬四千八百三十貫。支三十萬六千九百五十八貫。應在一十七萬六百五十三貫石。五千一百六十六貫八年以前。一十一萬六千九百五十七貫九年止役錢。三千五十六貫未納雜錢。斛斗四百七十四石借出未還。見在錢二十三萬二千二十六貫。坊場河渡（二千三百四十一處二界）六十萬四千三百九十四貫。九年帳。收一十九萬四千八百一十九貫石兩。錢斛二十九萬三千六百七十貫石。絲一千一百四十九兩。支一十五萬五千九百四十七貫。應在一十六萬五千四十三貫。見在一十四萬五千一百八十六貫石兩。錢斛一十四萬四千三十七貫石。絲一千一百四十九兩。

淮南西路。舊管。九萬三千六百四十三貫。斛斗五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石。賜到錢五萬六千八百一十八貫。借到錢斛三十三萬二千二百五十三貫石。錢一十一萬一千二百七十貫未還。斛斗二十二萬九百八十三石。應在五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一貫石兩疋。銀七十兩。錢三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四貫。斛斗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九石。絹一百三十二疋。紬二十五疋。布三疋。絲綿三萬四千二百五十八兩。八萬四千八百九十七貫兩已係未催。四十四萬一千三十四貫石疋兩欠借支。見在二百三十九萬九百九十七貫石疋兩束。金二十二兩。銀六百三十三兩。錢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三十九貫。斛斗六十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九石。絹一千四百七十八疋。紬

一千七百二十四疋。綾四疋。絁一疋。布六百八十一疋。絲綿三萬七千一百四十六兩。草二百九十束。七十八萬八千八十六貫石存留一半。六十萬二千九百一十一貫石疋兩束合支係。免役（以鄉村人戶田土家業紐成貫百等第均出坊郭亦以家業紐貫百等第均定等第）。元數年額五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七貫。年支四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六貫。寬剩八萬九千五百五十一貫。九年帳。收三十四萬八千二百貫。支二十四萬二千一百四十五貫。應在錢一十四萬一千八十六貫。五萬七百五十八貫八年以前錢。七萬一千九百三十七貫九年。一萬八千三百九十一貫借撥。見在錢二十萬三千三百貫。坊場河渡（一千五百九十五處一界）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四貫。九年帳。收九萬九千六百八十六貫。支九千五百六十一貫。應在三十萬三千四百三十八貫。見在一十一萬六千二十一貫

荊湖南路。舊管。錢七萬一千一百五貫。斛斗二十二萬八千八百九十八石。九年帳。應在三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三貫石。錢二十萬六千九百八十貫。斛斗一十二萬六十三石。三萬一百五貫已係未催。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八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五十七萬五千四百

三十六貫石兩。銀三百九十二兩。錢五十四萬一千四十八貫。斛斗三萬三千九百九十六石。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九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九萬五千七百九十七貫石兩合支係。免役（潭衡永郴全州桂陽監以田畝道州以稅錢於五等上均數第一等戶吏出物力錢坊郭以家業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六萬八千一十二貫。年支三十萬三千九百二十九貫。寬剩二十六萬四千八十三貫。九年帳。收三十九萬五千八百八十三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一貫。應在錢一十一萬二千二百三十貫。三千六十四貫八年以前錢。二萬九千一百六十貫八年以前錢。八萬六貫諸雜未納。見在六十六萬七千八十四貫石兩　錢六十六萬六千八百三十八貫。米二百四十一石。銀楪子五十六片。坊場河渡（三百三十處）一界八萬二千六百一十二貫。九年帳。收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支一萬五千一百二十三貫。應在三萬一千六百六十四貫。見在錢銀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二貫

荊湖北路。舊管。錢二十萬八千三百七十四貫。斛斗二十三萬六千八百五十五石。借到斛斗三萬二千一百九十六石未還。九年帳應在四十五萬五百四十貫石疋兩。銀七百六十二兩。錢三十八萬五千九百二十八貫。斛斗五萬七千七百七十四石。絹二千六百八十四疋。紬九百四十三疋。布一百一十四疋。綿三千三百三十五兩。三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二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在五十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石疋兩。銀三百五十兩。錢二十八萬四千八百九十貫。斛斗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七十二石。絹六千一十疋。紬二千四百九疋。布三百二十三疋。絲綿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六兩。二十七萬三千三百一十八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三萬六百七十一貫石兩疋合支係。免役（以人戶逐等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八萬一千七百四十四貫。年支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六貫。寬剩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八貫。九年帳。收三十一萬六百六十四貫。支二十五萬三千三十二貫。應在二十七萬三千二百八十九貫疋。二萬五千一百九十六貫八年欠。一十五萬八千五百七十六貫九年欠。八萬九千五百一十七貫雜欠。錢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四貫。紬三十三疋。見在二十萬七百一十九貫石。錢二十萬七百一十九貫。米二石。坊場河渡（八百一十五處）一界二十五萬一千五百三十七貫。九年帳

收錢銀七萬九千八百三十八貫兩。支一萬二千七百四十二貫。應在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三貫。見在銀錢三萬六千六百一十八貫兩。

江南東路。舊管。錢一十六萬四千七百四十九貫。物斛二十二萬五千七百七十三石兩。賜到錢一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九貫。借到錢三十六萬貫。一十五萬一千五百二十一貫已還。一十九萬八千四百七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五十三萬九千一百四貫石疋兩銀六十兩。錢二十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二貫。斛斗六萬五百三石。絹九百七十一疋。紬二千一百八十六疋。布八疋。絲綿二十萬七千六百三十四兩。七萬一千六十八貫石疋兩已係未催。四十六萬八千三十六貫石疋兩欠閣借支。見在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疋兩片。金二十一兩。銀三千三百六十一兩。錢八十六萬五千七百七十六貫。斛斗一十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一石。絹三萬二千八百四十疋。紬三萬六千六百九十四疋。綾五百三十一疋。布一千八十疋。絲綿三十萬四千九十九兩。鹽一萬五千六百四十五斤。五十九萬四千四百九十八貫石存留一半。七十六萬六千七百三十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鄉村以人戶稅錢坊郭以家業錢數均出）。元數年額四十九萬六百九貫。年支三十九萬九百五十三貫。寬剩九萬九千六百五十六貫。應在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二萬五千七百九十四貫八年以前錢。八萬七千一百六貫九年分錢及有不開年分錢在內。七萬五千七百一十八貫諸般未撥納樁留錢。見在錢二十六萬七千六百八十二貫　坊場河渡（六百四十一處）一界二十四萬四千四百三十一貫。九年帳。收錢紬絹金銀。八萬三千五百九十五貫疋兩。支錢金銀四萬九千三百八十六貫兩。應在錢絹七萬五千一十四貫疋。見在錢金銀紬絹五萬一千八百一十四貫疋兩

江南西路。舊管。錢一十萬七千七百九十八貫　斛斗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四石。九年帳。應在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八十貫石兩銀一十萬七百六十七兩。錢二十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八貫。斛斗二十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三石。一十三萬四千七十二貫石已係未還四十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六貫石兩欠閣借支　見在六十五萬五千六百七十七貫兩石疋。銀五百五十二兩。錢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七貫斛斗一十七萬九千三百九十七石。絹九百六十四疋。紬三百五十

一疋。綿六兩。三十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五貫石兩。存留一半。三十六萬六百八十二疋兩石。免役。（以鄉村役錢均出。其坊郭以活業錢出定。）元數年額。三十二萬九千四十九貫。年額支。二十六萬四千四十九貫。寬剩。二十萬五千貫。九年帳。收三十九萬六百六十一貫疋錢。三十九萬六百三十九貫。絹。三十二疋。支一十九萬九千二百五十九貫。應在。二十九萬六千五百九貫石。錢。二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三貫。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貫。八年錢。六萬三千七百四十貫九年錢。二十萬六千三百四十六貫借支未還等錢米。四十六石。見在。五十三萬四千三百八十六貫石疋兩片。錢五十三萬三十一貫米。三百七十四石。絹。三十七疋。銀。五百五十兩。銀樑子。四百二十四片。坊場河渡。三百八十處。一界二萬一千二百三十九貫。九年帳收五千五百三十一貫。應在。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八貫。見在。四千九百貫。

廣南東路。舊管。錢八萬七千四百三十貫。斛斗九萬一千九百二十三石。九年帳。應在。一十九萬六千四百八十八貫石。錢。二十五萬九千七百一十三貫。斛斗。三萬六千七百七十五石。二萬六千五

百八十七貫石。已依未催。一十六萬九千九百一貫石。欠關借支。見在六十四萬三百九十九貫石兩。銀二百一十九兩。錢五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二貫。斛斗六萬七千一十八石。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二貫石存留一半。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七貫石兩合依支。免役（鄉村以役錢坊郭以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一十七萬九千六貫　年支一十三萬六千八百一十四貫　寬剩四萬二千一百九十二貫　九年帳。收二十三萬三百五十四貫　支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一貫　應在一十五萬九千二百二十貫　三百四貫八年以前錢。三萬八百一十二貫九年錢。一十二萬八千一百四貫借撥未還。見在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七貫兩。錢八萬七千五百一十二貫　銀五兩。河渡（三處）一界一百二十三貫文。九年帳。收九十六貫。支無。應在九十四貫。見在。一百七十貫

廣南西路。舊管。錢五萬七千八百四十三貫。物斛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七石兩。九年帳。收九十六貫。支無。應在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貫。見在二十萬六百七十一石貫。錢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八十四貫。斛斗。一萬五千八十七石。二萬七千五百四十八貫已依未催。一十七萬三千一百二十三貫。欠關借支。見在。二十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八貫石兩道顆。金。二十三兩。銀。七百五十三兩。錢。一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四貫。斛斗。四萬六千五百三十九石。真珠三顆祠部六道。一十四萬二千九百五貫石。存留一半。九萬六百五十三貫石兩道顆。合依條。免役。（鄉村以役錢紐出。坊郭以等第物力均出）元數年額。三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一貫。年支。一十五萬一千三百九十三貫。寬剩。六萬七百九十八貫。九年帳。收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六貫。支一十三萬四千八百六十六貫。應在。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七貫。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八貫。九年錢。一十一萬七千三百一十九貫。借支充撥。未還納。見在。二十萬二千二百五十五貫。坊場河渡（二百八十五處）一界六萬八千七百二十八貫。九年帳。收一萬八千六百九十八貫。支二千九百三十二貫。應在。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二貫。見在。八千五十三貫。

福建路。舊管。錢四十一萬八千四十九貫。斛斗。四十一萬二千六百一石。九年帳。應在。一十五萬五千七百七十九貫石兩。銀。三兩。錢。二十萬三千二百六十三貫。斛斗。五萬二千五百一十三石。五萬

三千四百四十三貫石。已依未催。一十萬二千三百三十六貫石兩。欠關借支。見在。七十一萬四千四百五十二貫石兩。金。五十二兩。銀。三萬七百二十一兩。錢五十一萬六千三百三十貫。斛斗。一十六萬七千三百四十九石。三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六貫石。存留一半。三十四萬四千四百九十六貫石兩。合支依條。免役。（鄉村以産錢。坊郭以物力房店錢數均出。）元數年額。三十六萬八千三百五十九貫。年支。三十五萬五千六十九貫。寬剩。二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貫。九年帳。收三十七萬四千三百九十八貫。支一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六貫。應在錢。九萬三千五百一十四貫。七千七百二十三貫。八年以前役錢。六萬二千三百三十四貫。九年役錢。二萬三千四百五十七貫。借撥未納。青苗等錢見在錢。五十三萬六十五貫。酒坊（三處）一界八十貫。九年帳。收二十貫。支無。應在無。見在二十貫。

河東路。舊管。錢一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七貫。斛斗。九十六萬五千二十九石。賜到錢。四十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一貫。九年帳。應在一百六萬四千六百八十三貫石束兩。銀。三千二百六十八兩。錢。三十九萬四千一百九十二貫。斛斗。三十一萬五千五百四十三石。草

三十五萬一千六百八十秉。六萬九千七百五十八貫。已倂未倂。九十九萬四十九百二十五貫石兩秉。欠闕借支。見在。三百四十一萬二千九百八十貫石疋兩端秉。金。六兩。銀。四百八十一兩。錢。七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貫。斛斗。一百四十三萬七千三百六十五石。絹。一千三十七疋。絁。一萬七百七十二疋。紬。二百一十疋。布。三百六十六疋端。絲綿。七千一百二十九兩。草。二十一萬六千二百四秉。一百一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六貫石。存留一半。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八十四貫石疋秉兩。合支倂。免役。（浙村逐色地上估價。無物力高下每貫差除出錢。其坊郭以物力出錢。）元數年額。五十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貫。年支。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八貫。寬剩。二十一萬六千七十三貫。九年帳。收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七十二貫石兩。銀五兩。錢。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貫。斛斗。一百二十五石。綿五兩。支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五貫石片。銀楪子。六片。錢。二十九萬四千五百四十五貫。斛斗。一千六百五十四石。應在。一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貫石兩。錢。九萬九千六百一十四貫文。一千六百四貫。八年已前未納。一萬七千九百六貫。九年未納。八萬四十四貫。借支見那未還。納錢。斛斗一千二百九十六石見與省倉。銀一千四百一十六兩見在。五十七萬二千九百三十五貫石疋兩秉。錢。五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二貫。斛斗五千九百八石。疋帛二萬疋。銀一萬兩。綿四兩草六十秉。坊場河渡。（一千七百六十九處）一界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三十五貫　九年　收錢斛。六萬一千八百二十三貫石。支錢斛。四千四百七十七貫石。應在。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九貫石秉。錢斛八萬一千九百八十貫。草。一千三百五十九秉。見在八萬五千三百五十貫石秉。錢斛八萬五千二百八十三貫石　草六十七秉。

河北東路　舊管　錢。三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八貫。斛斗六十五萬五千六百一十二石。賜到錢。二十三萬二千五百一十三貫　借到錢五十二萬貫石　錢五十萬貫。斛斗二萬石　二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七貫。准　朝旨支過司農寺糴米價錢除破一十二萬七千五貫已還。一十一萬九千三百七十八貫石未還　九年帳　應在一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八貫石疋兩道秉。錢。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七貫。斛斗。四十二萬三千八百七十二石。絹九千九百一十五疋　綾八疋紬六十九疋。絲綿一萬一百二十兩。交引四十七道。草。五萬八千五百五十秉。二十一萬一千六百八貫石疋等。已倂未倂。一百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三十六貫疋等。欠闕借支。見在。六百七十八萬四千二十五貫石疋兩道秉。銀。五十八兩。錢。一百五十八萬五貫文。斛斗二百三十萬八千四百一十四石。絹。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二疋。紬。二千五十一疋　綾。二百四十九疋。絲綿。七萬六千三百七十七兩。交引一百四十一道　草二百七十九萬八百九十三秉　一百一十一萬七千五百四貫石。存留一半。五百六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一貫石疋兩等。合支倂　免役。（鄉村以人戶產業物力。參合一處。於等第坊郭亦依等第均出客戶有物力者。比附主戶所在等第出錢。）元數年額。五十八萬一千三十四貫文　年支四十八萬三千四貫文。寬剩。二十萬六百九十九貫文　九年帳　收五十一萬三千一十四貫石兩。錢五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一貫。斛斗六百九十六石。綿。三十七兩　支三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二貫文。應在五萬五百一十貫文　三千七百九十四貫。八年已前未納役錢　三萬一千四百七十八貫。九年未納役錢一萬五千二百三十八貫借支未還。見在。四十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一貫石疋紙。錢四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二貫。斛斗。八千三百七十二石。交引。一十紙。絹八十六疋。坊場河渡。（二千三百七十五處）一界三十三萬五千八百二十九貫文。九年帳。收錢斛。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貫石。支錢斛。一十二萬八百六十七貫石。應在。二十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七貫石秉　錢斛。二十二萬七千一百三十七貫石。草。一千七百三十秉。見在錢斛。一十五萬二千六百二十三貫石。

河北西路。舊管。錢。三十二萬一千八百六十九貫文。斛斗。八十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六石　賜到錢。一十七萬五千二百八十七貫。九年帳。應在。九十四萬六千五貫石兩秉。錢。四十八萬四千一百三十三貫文。斛斗。三十萬六千八百五十七石。絲綿。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六兩。草。四萬七千二十九秉。七萬七千二百三十六貫石。已倂未倂。八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九貫石兩秉。欠闕借支。見在。三百四十萬二千二百九貫石兩秉。錢二百二十七萬二千六十六貫文。斛斗。一百七十八萬七千六百三石。絹。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七疋。紬。二千八百五十疋。布。一疋。綿絲。二萬九千七百四十七兩。祠部。九十六道。草。二十九萬七百一十九秉。一百五十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貫石。存留一半。一百八十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二貫石兩秉道。合支倂。免役

（鄉村以人戶產業物力參合一處分等第。坊郭依等第均出。客戶有物力者、比附所在主戶等第出錢。）元數年額六十二萬二千五百六十六貫。年支四十七萬三千一百四十五貫、寬剩二十四萬九千四百二十一貫。九年帳。收六十二萬八千九百三貫石。錢六十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一貫。斛斗一千五十二石。支三千萬九千七百七十九貫石。應在錢九萬一千四百八十七貫。八千二百五十四貫八年已前役錢。五萬六千六百九十三貫九年役錢。二萬六千五百四十貫出息本錢并借出未還。見在五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五貫石束。錢五十九萬四百八十七貫。斛斗一百二十七石。出剩草二百六十一束。坊場河渡。一十（八百三十八處）。一界二十二萬六千六十五貫。九年帳。收一十四萬八百一十七貫石束。錢斛一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一石貫。草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六束。支錢斛二萬八千六百六貫石。應在五萬三千五百五十貫。見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七十一貫石束。錢斛二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五貫石。草二萬八千八百七十六束。

永興軍等路。舊管。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一貫文。斛斗六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石。賜到錢二萬二千貫文。借到錢一十一萬三萬六千一十一貫已還。七萬三千九百八十九貫未還。九年帳。應在八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九貫石疋道束。錢七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貫。斛斗五萬一千三百六十六石。絹二千四百九十八疋。交子三十道。草二百七十六束。一十三萬四千九百一十貫石已係未催。七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貫石疋道束欠閣借支。見在三百三十三萬六百九十四貫石疋兩道束。紬三千七百四疋。祠部三十九道。交子七百四十二道。稍二百八十六束。草三十六萬五百束。一百五十二萬五千六十二貫石。存留一半。八十萬五千六百三十二貫石兩道束。合支係。免役（鄉村人戶已經方田處、田色頃畝均出第三第以上別敎物力錢。未經方田處、隨逐處事體均定。候將來方田了日、已方田縣分、與坊郭人戶、紐計家業貫百均定。）元數年額六十六萬一千八百六十一貫。年支五十四萬八千六百五十二貫。寬剩一十一萬三千二百九貫。九年帳。收九十五萬四十一百三十二貫。支五十二萬六百三十四貫。應在九萬一千八百八十一貫。錢九萬一千八百四貫。一萬七千七百六十六貫八年已前未納。一萬七百五十八貫九年分未納。六萬三千二百八十貫借撥充郡借支未還。斛斗七

十七石。見在七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一貫石束。錢七十三萬二千六十六貫。斛斗三萬九千一百八十二石。草二千六百五十三束。坊場河渡。（一千八百二十四處）。一界四十萬六千一百四十四貫文。九年帳。收一十八萬八百四十二貫石束。錢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四十三貫。斛斗一萬七千一百五十四石。草二千三百四十五束。支錢二萬一千八百三十貫。應在一十八萬六千四百三十二貫。見在一十八萬二千四百八十五貫石束道。錢一十六萬六百四十一貫。斛斗二萬九百六石。草九百三束。交子八道。

夔州路。舊管。錢七萬六千五百七貫。斛斗七萬八千五百九十六石。九年帳。應在二萬九千四百三十四貫石疋兩。錢二萬七千九百一十四貫。斛斗一千三百三十八石。絹二十疋。絲二十兩。茶一百五十一團。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一貫石兩已係未催。二千一百五十二貫石兩欠閣借支。見在三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九貫石疋兩。金二十七兩。銀五千七十四兩。錢二十七萬一千二百一十貫。斛斗六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絹二千四百三十疋。紬一百四十五疋。布八十二疋。綿一百八十三兩。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二十九貫石存留一半。一十四萬七千二百三十貫石疋兩。合支係。免役（鄉村坊郭以人戶物力田段房店價直每貫上定出。）元數年額二十三萬九百八十一貫。年支一十八萬八千四百二十五貫。寬剩四萬二千五百五十六貫。九年帳。收二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六貫兩。錢二十二萬八千六百二十四貫。金五兩。銀三百七兩。支一十七萬七千九百一十八貫。錢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八十五貫。金四兩。銀二百二十九兩。應在四千一百二十八貫。一百二十四貫九年役錢。四十四貫係追偷盜役錢。應副軍前支用并收糴糧未納等錢。見在二十萬一千九百二十五貫兩。坊場河渡（六十四處）。一界一千六十二貫。九年帳。收一千五十五貫。支二貫。應在一百一十四貫。見在一千三百九十六貫。

利州路。舊管。錢三十三萬七千二百一貫。物斛二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六兩石。九年帳。應在一十萬一百四十一貫石道。錢九萬一千二百八十九貫。斛斗八千七百二十一石。交子一百三十一道。五萬九千一百三十八貫石已係未催。四萬一千三貫石道欠閣借支。見在九十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八貫石。金三十二兩。銀五千四百二

十六兩　錢五十八萬五百四十一貫　斛斗二百三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石　絹三萬四千一百一十五疋　紬二千二百三十二疋　綵綿七萬四千八百二十八兩　四十六萬一千九百四十六貫石存留一半。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二貫石疋合支係　免役（鄉村興元府興文州以田畝利劍龍洋巴州三泉縣以家業貫百科出坊郭以家業出錢）　元數年額二十萬五千七百二十貫　年支二十五萬七千一十九貫　寬剩四萬八千七百一貫　九年帳。收四十二萬九百七十五貫　支一十七萬三千四百二貫　應在錢一萬四千三十九貫　三百八十八貫八年以前錢　八千五百三十七貫九年未納　五千一百一十四貫諸雜未納　見在二十四萬六千八百九十九貫疋兩　錢二十四萬五千五百七十七貫　絹三百三十七疋。紬二十九疋　綵綿九百五十六兩　坊場（三百五十七處）一界三十七萬七千九貫　九年帳　收金銀錢絹一十四萬九千二百一十貫疋兩　支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五貫石疋兩道　錢金銀絹七萬五千八百六十三貫疋兩　交子二道　應在錢絹五萬六千一百三十二貫疋　見在金銀錢一十五萬七千九百三十一貫兩

梓州路　舊管　錢五萬七千九百一十七貫　物斛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五十九石兩　賜到一十萬貫文　九年帳　應在一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六貫石道　祠部交子九百六十五道　見出賣錢　錢一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七貫　斛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四石　祠部交子共一千九十五道　一十萬八千二百六貫石道已依条催　二萬九千四百四十五貫石道欠閣借支　見在八十二萬一千二百三十貫石疋兩道束　金九兩　銀七百八十九兩　錢六十四萬三千一百一十七貫　斛斗一十七萬二百九石　絹二千一百二十六疋　紬五百一十三疋　綵四百六十六兩　交子三千九百一道　草一百束　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八十九貫石疋兩存留一半　三十五萬六千九百四十一貫石疋兩束合支係　免役（梓遂州鄉村坊郭並用丁產簿等第均出鄉村果普州以稅錢榮州以歲收租課戎州以稅色輕重資渠州以稅錢沿估錢廣安軍岳池新明兩縣以稅錢紐錢渠江縣分五等均出富順監合昌軍以壇子懷安軍以稅錢水夫資瀘州以田地家業錢坊郭並以家業）　元數年額五十萬四千二百二十二貫　年支三十四萬三千四百五十六貫　寬剩一十六萬七百六十六貫　九年帳　收三十四萬六十六貫

支二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五貫。應支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五貫。九百六十五貫。八年以前錢。三萬六千七百四貫。九年錢。八百九十六貫。未納雜錢。見在二十四萬三千七百八十二貫疋石兩道。錢二十四萬二千九百七十九貫。斛斗四百二十一石。銀二百五十五兩。絹六十六疋。交子六十一道。坊場（五百三十四處）一界五十八萬六千二十四貫。絹一百四十七疋。九年帳。收三十三萬二千五十三貫石疋兩道。錢斛金銀紬絹二十二萬八千三十六貫石疋兩。綵二千六百七十七兩。交子二千三百三十九道。支一十八萬六百九十四貫石疋兩道。錢金銀紬絹一十七萬六千三百五十三貫疋兩。綵二千三百二十一兩。交子二千二百二十道。應在錢絹四十一萬八千八百五十貫疋。見在二十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六貫石疋兩道。錢斛金銀紬絹二十一萬八千八百一十六貫石疋兩。綵二百三十四兩。交子六百三十六道。

成都府路。舊管。九年帳。應在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七十貫石道。錢一十萬二千八百六十八貫。斛斗二萬六百七十七石。交子二十五道。二萬五千四百五十貫石已依条催　九萬八千一百二十貫石道。欠閣借支。見在一百七十萬八千八百六貫石兩道。金頭銀腳骨梁金渡銀鍍等四件。銀二千七十四兩。錢三十六萬八千一十五貫　斛斗一百三十二萬三千三百四十七石。絹二千八百六十二疋　紬二千六百七十四疋。綿四十三兩。交子九千七百八十七道。八十二萬六貫石存留一半。八十八萬八千八百貫石兩事件合支係　免役（鄉村成都府彭漢邛蜀陵簡嘉眉雅州永康軍以私錢均出綿州巴西魏城羅江彰明西昌龍安神泉等縣據逐等家業錢數鹽泉縣據稅色其坊郭以物力出錢）　元數年額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二百九十一貫　年支一百萬九千六百貫。寬剩二十五萬一千六百九十一貫　九年帳。收六十六萬九百四十九貫。支四十三萬一千九百四十五貫　應在錢五萬二千七百三十三貫。一千九百七十一貫。八年役錢。六千二百八十八貫。九年役錢。四萬三千七百一十五貫。那借支官布那借支客人。入納交子。未撥還等錢。七百五十九萬。入借撥數。見在錢三十六萬九千二百三十二貫。坊場河渡（一千六百五十三處）一界二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一十九貫。九年帳。收金銀錢絹一百萬四千四百八十七貫石疋兩。支金銀錢絹四十八萬九千八百二十四貫疋兩

應在金銀錢絹。九十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貫疋兩。見在金銀錢絹九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七貫疋兩。應在見在八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三貫石疋兩束道。

鄜延路。九年帳。應在二十七萬九千一百七貫石。錢一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一貫。斛斗二十六萬二百一十九石。絹三百七十七疋。鹽鈔一千三百九十席。二萬一百九十一貫石已條未催。二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六貫石席。欠閣借支。見在五十七萬八千六百五十六貫石疋兩束道。銀二百二十五兩。錢二十九萬二千三十四貫　斛斗三十八萬四千九十五石。絹四百九十六疋。空名祠部五百八十四道。草一千三百二十二束。應在見在五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二貫石疋兩束。

環慶路。九年帳。應在二十七萬八千一百七十七貫石。錢五萬六千五百二十二貫。斛斗二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五石。八千八百六十五貫已條未催。二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二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束。銀二兩。錢五萬六千五百四十三貫。斛斗三十萬六千三百八十五貫石疋兩束。絹一萬六百四

十八疋。紬九千五百八疋。草一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束。應在見在一十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九貫石疋。

河東路。九年帳。應在二萬四千五百四十九貫石疋。錢五千八百一十七貫。斛斗一萬七百四十七石。絹七千二百四十疋。紬七百四十五疋。三千三百三十一貫石已條未催。二萬一千一十八貫疋欠閣借支。見在一十萬七千五百八十貫石疋。錢二萬八千二十貫。斛斗三萬七千八百五十八石。絹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八疋。紬二萬九千四十四疋。應在見在六十萬九千七百八十四貫石。

涇原路。九年帳。應在二十二萬九千六百八十九貫石。借與城寨蕃部種牛具助火欠錢五萬七百三十六貫。斛斗一十七萬一千九百五十三石。見在三十八萬九十五貫石。錢九萬五千三百三十六貫。斛斗二十八萬四千七百五十九石。應在見在一十一萬四千一百七十貫石疋。

泰鳳路。九年帳。應在一萬一千七百一十貫石。錢九千九百一十九貫。斛斗一千七百九十一石。三千四百九十二貫石已條未催。八千二百一十八貫石。欠閣借支。見在一十萬二千四百六十貫石

錢六萬五百二十九貫。斛斗四萬一千九百三十一石

金陵志。常平倉。通典曰。昔曰常平倉。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糴糶。陳因之。隋書食貨志曰。京都有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江寧縣志。常平倉。金陵新志曰。至元五年。因監察御史建言。於錄事司西北隅舊廣儲倉地屋建。溧水志。常平倉。在縣北六十步。唐大和六年置。宋開寶八年重修。原係贍留倉。政和二年。改爲常平倉。紹興八年。知縣李朝正重建。元常平倉。在州治正廳東。鎮江志。常平倉。在府治南。潤之有倉。自齊始。齊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擬常平倉。市積爲封。六年下詔。尚書右丞李珪之等。參議。出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南徐州二百萬。各於郡所市糴。）金壇縣。常平倉。在縣治東南五十步。丹陽縣。常平倉。在縣東北一里晉寧寺北。毗陵志。宜興縣。常平倉。元附無錫州。至正辛巳。移置本州東隅。壬辰兵燬。本朝創於縣治西。名大軍倉。蘇州府誌。常平倉義倉。續會要。淳熙十三年十二月。提舉羅點言平江府常平歸仁兩倉。貯米之數。當一路之半。而倉屋傾斜。乞於本府見樁管官錢內支撥一萬貫。措置起蓋三十間。收貯米斛。從之。按常平之名始於漢耿壽昌所請。以穀賤增價以糴。穀貴減價以糶。義倉則昉於隋度

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閭巷以備水旱災傷之歲。即賑貧民。唐志云。義倉以備歲不足。常平以均貴賤宋景德三年。初立常平於兩浙。慶曆初。王琪請建義倉。始詔天下亦置之。常平倉。在顧亭橋。崇明縣。常平倉（在州治前捕盜司之東）。崑山縣。常平倉。在縣西南二百八十五步。嘉定縣。常平倉。與捕盜司相直。太平州圖經志。常平倉。在省倉內。松江府志。常平倉。在舊縣（即今郡治）南一百五十步。宋元祐元年建。乾道八年廢。併入濟民倉。後爲支鹽官廨舍。今俱廢。宣城志。常平倉。在東倉門。景德三年。臣僚請於京陝河南北江淮兩浙各置常平倉。緣邊州不置。每歲夏秋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糶。康定元年。詔復義倉。熙寧四年。河北提刑王廣廉乞將天下廣惠倉併入常平。詔從之。紹興二年。有司請復常平法。德音宣諭常平之法。歲久多弊。令復置官。可明諭天下。寶祐惟揚志。常平省倉。舊名南倉。在今登賢坊之南。乾道四年。帥守莫公濛建。淳熙十五年。帥守鄭公（興裔）修。并建門屋三楹。歲久頹圮。紹定間。制使翟公（朝宗）葺而新之。又剏屋四十楹。儀真志。揚子縣。常平倉。舊在縣西南。與廣惠倉相直。後附于州倉。山陽志。山陽縣。常平倉。在廣儲新倉之東。秋浦新志。常平倉。在縣廨之西。合肥新志。舒城縣。常平倉

在縣治西廡。紹興癸丑。宰沈圻建。今廢。臨安志杭州府。常平倉。在鎮城倉東。淳祐三年。趙安撫與𥲤重建。臨安縣常平倉。在縣南六十步。鹽官縣常平倉。在縣西一十五步。唐正元十年置。於潛縣常平倉。在縣治東。昌化縣常平倉。在際留倉後。吳興續志常平倉。舊志在永寧倉內。今併入永寧倉。德清縣常平倉。舊誌在縣南達尊坊。元以儲際留粮米。至正十六年兵廢。今其址爲射圃。湖州志武康縣常平倉。舊誌在縣儀門外之西。元仍其舊。

皇朝洪武十年。令各縣際留粮米爲一歲支用。遂即其基建倉。紹興府會稽志常平倉。在省倉東。常平倉。在府衙東二百步。四明續志至正元年九月。奉省劄。欽遵詔旨。設立常平倉。穀賤則增價以糴。貴則減價以糶。隨宜以濟其民。令各處没官則產係官賦罰鬮官子粒并入粟。補官散濟不盡鈔數。從宜舉行。將元撥糴糶數目。立倉處所。每季登答。申呈以憑點視常平倉。未立處所。（元統二年。發下官本中統鈔一百二十一定四十三兩三錢三分。每年照時直糴穀。就於廣盈倉收貯。別無定額。）又常平倉。在際留倉西敖。（元統二年爲始。撥到中統鈔本七十三定一十一兩九錢八厘。每年糴穀收貯。遇年儉。照依時價出糶。）金華府東陽志常平倉。在縣西七十二步。（二倉。宣和五年。知縣求傍忠建。）又常平倉。在州治西。附於際留倉。永康志常平倉。在縣治西六十步。與際留倉相對。義烏縣志常平倉。在縣治西廊。處州府志常平倉。百穀秋成。價賤官增價而糴。以利農。春夏之交。價貴官減價而糶。以利不給之民。官錢常不虧。農民兩得其便。漢宣帝。唐太宗。嘗行之。宋太宗復置。仁宗又令没官戶絶田產。出租穀別儲名廣惠倉。以備賑濟。熙寧青苗法行。賣廣惠倉田錢入常平。高宗建炎初。復常平法。嘉定間。令元租戶承佃。歲取米穀。令項樁管。以爲常平之助。歸附後。常平田悉入官。至大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各處便宜摽撥官倉。如無倉敖。去處官爲起蓋。欽此。又一款。節該常平倉。設官二員。欽此。温州志常平倉。在州倉後。漢耿壽昌奏令郡邑。立常平倉。民便之。唐太宗復置粟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以舊易新。）宋太宗頒置。以省倉南廊敖爲常平倉。紹興間。趙守不群。異其門南出。別揭額。貯米二萬四千斛。元至大二年。給常平本鈔。本路以平定倉東北二帶爲之。（今廢。）南昌志南昌府常平倉。舊在州衙西北一百五十步。今附惠民倉。吉水志常平倉。在足食倉之側。太和志常平倉。在縣倉之西。舊止四敖。嘉泰元年。丞沈準增置四敖。永豐志常平倉。在省倉之後。新喻縣誌常平倉。在縣西。餘干縣志常平倉。在白雲城。宋景德（四年）。尋廢。柱所旦興焉。凡歲豐。官以時價糴貯之。歉以元價糶給於民。元爲樞重建。尋燬。常平倉。朝廷所以惠民而利害。又在守令之賢否。不可不審。章貢志常平倉。官給鈔一千二百定。收糴米三千石。貯倉。以備荒。今廢。信豐縣志常平倉。在縣治之東南。臨川志常平倉。分南北。南倉在縣南嶽廟之左。北倉在縣北城隍廟之左。又常平倉。在南倉之西。又常平倉。在縣治之北。臨汝門外。新淦縣誌常平倉。在省倉西。新昌縣志常平倉二。在鼓樓門之左右。今皆廢。宜春志常平倉。在縣治內。淳熙十年。知縣孫逢吉添置五倉。在縣郭之南岸。浮梁志常平倉。在縣西十步。長沙府湘潭志常平倉。在縣市西廣惠寺左。湘陰縣古羅誌常平倉。在湘陰縣省倉西。長沙縣綠江志常平倉。在縣衙西廡。澧陽志常平倉。在州宅之東。趙侯鼒建。衡陽志衡陽府常平倉。在行衙之南。安仁縣常平倉。在縣治之西。嘉定元年。劉強學建。鄱陽縣志常平倉。在縣倉東。沅州志沅州府常平倉。在子城內西南。常德志常平倉。在桃源縣東五十步。舊二倉。同一所。有侵移之患。林農丞岳爲常平使。命別建。武陵圖經武陵縣常平倉。在武陵縣皇華坊。凡九敖。中爲廳。曰稷思堂。取思飢溺由己之義。遇省倉受苗。則撥常平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武岡州志常平倉。在州治後。灵陵志常平倉。舊附州倉。寶慶丙戌。倉使林公岳行下州縣。特立常平倉。以防侵移。守高公叔獻擇地于州倉西北安泰坊內創建。邵陽志寶慶府常平倉。在府倉之西。淳祐五年。通判潘忠恕重建。建安府崇安志常平倉。在省倉之東。浦城志浦安縣常平倉。在縣治外之西。建安志浦城人黃静。宋政和中。自置常平倉於遷陽鎮。以惠艱食之民。而請于朝。從之。静於是出錢數千緡爲糴本。以永利民。其倉自爲之記。延平府常平倉。在省倉西。順昌縣常平倉。在縣西。將樂縣常平倉。在縣東北。臨汀志臨汀縣常平倉。在省倉內。武平縣常平倉。舊在縣西。今移禪果寺法堂東偏。漳州志漳州府常平倉。在州省倉之中廊。分六敖。以綏萬邦屢豐年爲號。每敖三間。屬提舉使司。以司法掌之。莆陽志興化府常平倉。在都倉之北。景德三年置。舊門西向。紹興元年。知軍事趙充勵重修。門移于都倉之側南向。松溪志松溪縣常平倉。在縣中門外東偏。南安志常平倉。在鼓樓之西偏。瓊州府南寧軍志受納常平倉。在東廡下列之。彰德府志伏恩常平倉。（在安陽縣。）唐宋常平倉。（在臨漳縣。）洺州志介休縣

常平倉。在縣衙東南。平遥縣。常平倉。在縣衙門西。　孝義縣常平倉。在縣衙東。江陽譜。瀘州常平倉。附州倉之左。凡七敖。有門通教場。以便月支諸軍廪。檢南雄郡志。常平倉。在府治西南。建武志。重脩邕州志。常平倉。在省倉之內。連桂州志。常平倉。乾人戶苗頭內納義倉米。備蓄以備凶荒。紹慶志。常平倉。在城東門外。新安志。績溪縣常平倉。在縣東北。際留倉。在治西。義倉。每都一所。共一十六所。總收稻穀三千三百八十二石七斗四升六合。今廢。　休寧縣常平倉。在縣東南隅。一在縣接西。東偏郴州志。永興縣常平倉。在縣治東。江少虞類苑。宋何涉以縣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恭樸。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嚴凌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諫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詣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於坐揖之側。亦不爲起。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去他州遠。不可廢。有章碑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泱曰。凡事當從公論。何足憑也。乎詠等具奏其狀。詔罷陟泱緣道上奏訟詠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鞫問。泱索紙萬幅以答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泱最爲甚。涑水記聞。　宋史汪綱傳。綱知高郵軍。以功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

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　又袁甫傳。甫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適歲旱。亟發庫廪之積。凡州縣窠名隸倉司者。無新舊皆住催。爲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五千八百石。遣官分行賑濟。飢者予粟。病者予藥。盡籍之。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軫之。又言于朝曰。江東或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雹。連月道殣相望。至有舉家枕籍而死者。此去麥熟而賒。事勢益急。詔給度牒。百道助費。時江閩寇迫饒信。慮民情易動。分牒諭安之。檄諸郡。官制司門于朝。爲保境捍患之圖。寇遂不犯。　游陸傳。陸爲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與民。　程師孟傳。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　李繁傳。提舉常平。歲凶年。先事發廪竭粟。所活百七十萬人。楊龜山語錄。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於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至今以爲恨。通鑑長編。中書奏。乞常平錢穀。歲給有餘。而民有緩急闕乏。許令已若保人物產爲抵而貸之。詔常平錢穀。歲若給外有餘。又請致賒請。是不容倉庫稍有存積。

必使盡散在民間。如此。徒其蓄息虚名。甚不副元法。國之財用。取具本意自令倉庫。當留一年餘。方給散。戊辰修史傳。劉宰。調真州法曹。常平倉壞米半損。請于部使者及郡。重建倉。餘五十敖。又請常平錢。視米平則糴。昂則下其直以糶。儲之曰常平外倉。遂爲儀真無窮之惠。金史。常平倉。世宗大定十四年。嘗定制。詔中外行之。其法尋廢。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勅省臣詳議以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平歲則已。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減其價三之一以糶。詔從之。三年八月。勅常平倉。豐糴儉糶。有司奉行。勤惰褒罰之制。其徧諭諸路。其奉行減裂者

提刑司糾察以聞。又謂宰臣曰。隨處常平倉。往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糶。可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糧。恐數多致損敗。今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貯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有倉仍舊。否則創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二月內交割給由。如無同管勾。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董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永制。又諭尚書省曰。上京路諸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當備粟數以聞。四年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收税粟二十萬五千餘石。所支者六萬六千餘石。總其見數。二百四十七萬六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災足以賑濟。似不必置。遂止。五年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定其永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

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價騰踴。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詔設常平倉。　三年十月。勑置常平倉處。並令州府官以本職提舉。縣官兼管勾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以爲永制。宋會要。元世祖至元六年。始立常平倉。其法豐年米賤。官爲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爲減價糶之。於是八年以和糴粮及諸河倉所撥粮貯焉。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粮充焉。元朝典章。設立常平倉事。至元十九年。御史臺。咨奏中書省劄付。至元八年。奏准隨路常平倉。收糴粮斛。欽此。劄付戶部。行下合屬。驗每月時估。以十分爲率。添答二分。常川收糴。委各處正官。不妨本職提點。並不得攙配百姓。近年以來。有司滅裂。加之勢要人等。把柄行市。積塌收餘。侵公害私。除別行禁約外。都省今擬依舊設立。用官降一樣斛槩升斗。驗各處按月時估。依上添答價直。常川收糴。盡便支價。並無減剋。貧家闕食者。仰令依例出糶。委自本處正官。不妨本職提調。據合設倉官攢典斗脚。就於近上不作過犯內公同選差。除免各戶雜役。仍按月將先發價鈔。已未收糴支納見在數目。開坐申部呈省。除劄付戶部。各路宣慰司。依上施行外。仰中間作弊。仰行依各道按察司。體察施行。元史武宗紀。二年九月。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糶。以遏沸湧。戊寅。御史臺言常平倉。本以益民。然歲不登。遽立之。必反害民。罷之。　本紀天曆二年。文宗命所官司。設置常平倉。　姦臣傳。盧世榮奏。國家雖有常平倉。實無所蓄。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官立鑪鼓鑄爲器鬻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糶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元王惲秋澗集論鈔息復立常平倉事狀。　切惟天災莫重於凶歉。國計無先於貯儲。蓋儲有餘。則國用足。國用足。則民賴以足。今天下大約公私之間。曾無蓄積以備凶年。況即目自中都而南。蝗旱水澇。十有餘路。雖未至甚。萬一失所。官須存卹。然不過發倉廪。免租稅。重於賑濟而已。此特捄荒于一時。其於經國遠圖。則未也。以愚見。莫若復先帝常平之制。就各路已有之倉。令有司預爲脩理。講明定法。不使有名無實。昔唐以稅茶等錢爲義倉之本。深爲便益。參詳合無亦將隨路平準行用鈔庫工墨鈔息。增餘見在等鈔。分撥州郡作常平粟本。就令本路轉運司。兼以提舉收糴。勾當積用。逐年所得錢數。源源不已。則三年之間。百萬石之粟。可不勞而辦。是常有一年之蓄矣。又會驗得常平倉。國家自丁巳年初立。明年戊午。宣德西京等處。霜損田禾。穀價騰踴。百姓闕食。官爲減價出糶。民賴以安。此先事之效也。兼要使官民。其利有五。且不動官本。無害經費。取辦於息。取息之法。又無虛欺。一利也。歲或饑饉。就本全濟。使民心先安。大有指擬。不必家至戶到。感念恩惠。二利也。其力穡之家。又知國家貴穀賤貨。務農大本。使趨末之徒。爭緣南畝。不致有過賤傷農之歎。三利也。至若軍旅調度。粮餉爲先。比歲軍興。動輒和糴若常平一立。除屯田粮及正稅外。復有百萬餘石之積。積於中而壯於外。時和歲豐。民無所仰。權以濟軍。雖調度加倍。民無和糴之擾。軍免闕食之虞。四利也。歲稍不豐。平價出糶。鈔本不失。人賴以安。使市廛之徒。絕幸災貪利之心。貧乏之家。脫轉死流移之苦。五利也。若夫平糴常平。富人社義等法。歷代相沿。莫能變易。能一旦舉而復行。則天下幸甚。所謂不害經費。爲國遠圖。良以此也。據此合行呈覆。　又論宣課折納米粟實常平倉狀切見隨路起蓋常平倉。數二千餘間。已是功畢。今秋豐收。是得官爲和糴以實廪庾。然有未使者。如近年上都中興西京等處。和糴粮斛。所委官吏。往往作弊。官錢既爲欺隱。粮斛又不數足。隨復差撥省部官打筭追徵。經隔數年。不能結絕。不惟官司案煩。公家急無所濟。體訪得去歲尚書省爲山東道軍闕乏粮儲。將附近州郡課程。折納米粟接濟。甚是便益。合無照依已行事理。趁夏麥收成。及向前秋收。將農民六色課程。約量折納粟豆等物。公私定爲兩便。免致有欺隱案煩之弊。據此合行舉呈。宋曾肇元豐類藁。提舉常平制一　朕憫農之不易。故擇材諝之臣。分部四出。以平其政令。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屬。其務知朕之意。在於惠民。往慎厥司。懋彼黎庶。　又提舉常平制二　朕憫夫農之艱且勤。故詳爲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以材聞。預在茲選。其思宣布朕恩。使敦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爲能稱其職。可不勉歟。翟忠惠先生集。湖南常平王本除京畿路提舉常平。鄧益京西路提舉常平制。　朕推哀矜恤隱之德。畀于將命諭指之臣。使推斯意。以致斯事。夫能體朕德意鮮矣。昔成王之告康叔。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以成王咨嗟勤懇如是。夫能諭上所欲。推以寘人腹心難矣哉。爾等咸朕識擢。無忘訓飭。　又朝請郎黃靜福建常平制。　汝出於閩粵。俾汝將事徒以汝能識民情僞。知吏寬猛。夫以王命督察郡國。固已榮矣。而況懷綬以歸郡邸。持節以見闕吏。豈非昔人所貴。而於汝爲寵乎。　又應安道除淮東路常平制。　朕建勸農之官。修水土之政。爲復除以惠鰥寡。均地賦

以寬民力有不嚬成荒政畢舉靡所遺矣汝以才選奉若成憲則爲稱職

曾肇元豐類稿論常平三等糶糴斛斗不便狀　當州檢會昨准本路提刑司牒准司農寺牒准熙寧九年六月九日中書劄子節文安逐路提刑司下州軍監縣各令供析十五年以來斛斗價分爲平及貴賤三等開坐聞奏仍乞付寺置簿抄錄遇州縣斛斗及賤價即收糴入貴價即出糶及平價則糶糴俱止每遇合當糶糴使令所在州軍及時施行具價直申提刑者州司承准已勘會到十五年斛斗價例分爲平及貴賤三等每斗錢數於熙寧元年十一月初四日開坐具狀申奏去訖　當州勘會逐年每至秋成據見管糴到常平倉米錢估定在市酌中實直時價收糴斛斗樁管准備向去物貴出糶救濟飢民自今年春夏以來衆外米價增貴小民艱食已依條於在州及外縣鎮委官置場出糶常平倉米救濟止今都糶過四萬七千八百七十一碩收錢樁管應副秋成依例收糴斛斗准備來年春夏米價踴貴時出糶以濟飢殍今承司農寺起請分爲平及貴賤三等貴糶賤糴平價糶糴俱止當州上項年內貴價每斗七十五文平價七十文賤價六十文至六十二文九十八陌若今秋米價高於所定賤價每斗或至六十四五文以上合依上條不該收糴如每斗至七十文價糶

糶俱止緣本州今來出糶斛斗至多州城諸縣衆外所闕常平倉米若不趁時收糴貯積竊慮來年春夏正當民間闕絕之際官司無米支糶小民失所州司無撿准編勑節文常平倉斛斗若年豐物賤即於市價上添錢收糴如年儉物貴即相度在市實直價例特與減錢出糶不得虧損元糴之價又條常平倉斗斛每年約定合糴數目遇秋冬斛斗價平時廣謀糴緣本州今年秋糴斛斗在近竊慮計置失時別致悮事伏乞朝廷詳察早降旨揮許依舊條施行　貼黃　竊詳舊法但視時之美惡而歛散天下之粟不爲一定之制可謂約束之文甚簡而彌綸之意甚周今法必取十五年之州縣開倉鄉聚漕致同時出糶一斗爲錢七十有五所出者幾五萬碩所以平已踴之價濟艱食之人竊惟聖恩至深至厚此可謂不易之良法也今所糶果幾五萬碩之錢向冬收成正當廣糴以准備來日之害若使拘於價平而不糴或拘於價賤而不糴使藏有積滞之錢而倉無儲貯之粟於以慮患國儆不亦闕乎使來歲萬一或有水旱之憂未知何以牧之此爲吏者所以不敢坐視而宴然也伏惟聖恩財擇幸聽用舊無拘以新制使幽遠之人偏蒙上賜實天下之幸

王內翰奏議奏爲乞罷散青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勑條行舊常平倉法事狀六月八日臣聞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古今之通患也故李悝耿壽昌爲平糶常平之法以救其弊不惟當時人以爲便而後世有賴焉　神宗臨御之初柄臣建議廢常平舊法以散青苗錢搢紳之公論莫不以爲非而主議者持之甚堅先帝聖明心知其故雖重違之而至於數年之後乃奮然獨斷令常平錢斛存留一半遇斛斗價貴減市價出糶收成時添市價收糴此有以見先帝知常平舊法之不可廢也然青苗錢未遂全罷者以主議之大臣猶在而附會者朋因其說未可以遽破而已今二聖臨御善政無不行弊事無不革宜有以成先帝之志矣今年二月九日勑節文提舉官錢穀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命下之日四方歎頌以陛下聖德隆厚前古之良法先帝之素志信可以行之於今日奈曾未數月遽復更易而所謂青苗錢者方且著爲新令以其事物論深以爲駭而莫知其故臣竊料議者不過謂青苗既不立額而取人情願坐而得息有利而無害云爾果如此議臣請言其不然也夫取債出息貧下無知之民所甚欲也初無故而得錢孰非情願迨乎收斂之際即須追呼督促脅以鞭笞威以枷杻而後本息可得也且又將新蓋舊積累浸多則以逃亡自捐之故而虐及妻孥累及同保者相望於道路矣當太平無事之時而使其民無辜陷溺有至於

此可不爲之痛惜哉然則青苗之所謂利者果在於利民耶非民之所利則其說既見於前矣如曰利國則歷古以來利不及民而國能獨利者未之有也必民利而後國利焉此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夫糶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民傷則國貧乃必然之理也人果傷而離散矣區區青苗之錢能使之不離散乎農果傷而國貧矣瑣瑣二分之息能使之不貧乎故不若穀賤不至於傷農而民敦本民敦本則田野闢而賦稅增也穀貴不至於傷人則民樂業民樂業則百貨出而無求不得也夫如是則下何假於借貸之物而上何慕於二分之息乎故曰民利而後國利惟常平舊法有之而非青苗錢之所能致也臣竊惟先帝存留常平一半錢斛以行舊法誠務在於平穀價矣然今天下郡縣猶不免樂歲粒米狼戾價甚賤而不售凶年穀騰踴民阻饑而死亡者何耶蓋郡縣之吏妄意朝廷之法惟急於爲利故於青苗新令則競務力行於糴糶舊條則僅同虛設而又常平錢斛既分以爲青苗之本則可充糴糶者自已不多是以穀價低昂而終未見其平也臣伏望朝廷罷散青苗錢依今年二月九日勑行舊常平倉法以成先帝之素志無使郡縣之吏以利心期朝廷而廢善法也惟聖慈詳酌發賜指揮施行　貼黃　先帝用大

臣之議行青苗之法偶以一二言事臣僚所論過差嘗行降黜及行法數年之後左右前後之人及諸路監司守令等豈復有議青苗法者哉惟頌贊之言則日聞於前矣然先帝乃奮然不謀群臣令常平存留一半錢斛以行糴糶舊法者蓋已深知青苗錢之爲弊而察糴糶舊法之爲善也若其後臣僚有能將順已盡罷青苗行常平舊法則先帝豈不聽從以存留一半錢斛之意而觀之可知矣惟聖慈詳察除次升謹論奏論常平狀

臣竊以朝廷修復常平免役坊場保甲之法實欲便民以固邦本訪聞遠方官吏未諭旨意尚循風昔之弊常平反散州縣或泥舊額所係雖有增減不敢過收所請之人未必皆願或有願請之人官司不支以至免役坊場保甲亦有違戾蓋遠方不曉朝廷美意合胡推行縱知失當莫敢申稟法行之初若有窒礙便行究正則易爲力已定之後雖欲改更則難爲功臣伏見近者修立先帝遣官按察之制伏望聖慈早降睿旨遣官按察宣諭上意詢考下情講求利害以成一代良法庶使萬世無弊生靈蒙福不勝幸甚取進止范太史集論常平劄子　臣竊以當今天下之患在於公私俱無蓄積無以待水旱凶歉一時不雨則民飢饉流亡昨春夏旱京西陝艱食尤甚唐鄧人民相食遺棄男女流離道路其存者食犬彘之食飢民群行劫米坐法配流者係累相屬幸而得麥民復有生望故大盜不作耳然轉於溝壑與配隸遠方者已不可勝數仁聖在上豈不哀閔而爲之計慮哉夫以數月不雨適當青黃不接之際民已如此若不幸復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將何以救之自中夏以來雨水不至過多秋成可望諸郡雖有被水災之處然約計之收熟之處必多年穀稍豐則公私逋負督迫民間遂欲得錢無由貯積必至甚賤此農民所以豐凶皆困也自非朝廷廣謀收糴以時發斂則無以平糴濟民今諸路提刑司積常平錢猶多竊恐自罷散青苗錢以來常平之法尚未修復如舊臣尋欲乞速降指揮諸路提刑司乘今秋豐稔穀賤之時盡以所有之錢增價收糴使不至於甚賤傷農來春穀貴則減價出糶使不至於甚貴傷民若止以常平錢收糴恐亦未廣陛下誠能出內庫金帛數十萬以爲糴本專以備水旱凶荒發斂以時則官本常存而民被惠澤無窮濟民之命無大於此祖宗置內藏庫本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仁宗嘗出錢一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此仁恩所以深結於民心也夫財出於民復以濟民但使民存不至流亡則今散之明年復有何患乎無財也前年冬大寒陛下出錢十萬緡散之窮民民苦於寒陛下不忍坐視其死捐以與之誠知民爲國本不可不愛惜也況

糴本常不動而可以利民上是以內庫之錢借之外路又有先朝故事何憚而不爲乎如以臣言爲然乞早賜施行取進止　又再論常平劄子

臣竊以爲國之本在於務農務農之本在於貴穀舜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孔子曰所重民食蓄積者邦國之大本生民之大命也臣伏見累年以來天災流行年穀不熟昨春夏之交天久不雨陛下憂勞旰食於上大臣惶恐請罪於下豈非以倉廩空虛民無所食盜賊並起將有不可知之變哉一朝得雨報賽神祇則君臣釋然相慶不復以民食爲念矣夫歲之有豐凶天之常也豐年常少凶年常多水旱之災堯湯所不能免然而國不困民不亡者有蓄積以爲之備也昨春夏未雨之時民以無復生理幸而得麥出於望外豈可常思僥倖天災之不成也臣訪聞諸路今秋可望大熟民間不惟速欲得錢必至甚賤又小民不爲遠慮一熟則輕賤五穀粒米狼戾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是故操斂散之術以權之管子曰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重之權在上則其利不入於兼并之家而農民常得其平此所以家給人足也至於衰世豐不知斂凶不知散故其政荒其民瘠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如此者其國幾何而不亡也今天下背本趨末民惟視上之所好若朝廷以農爲急乃可以使民務本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人貴之者好之者衆也誠使貴五穀而賤金玉則民豈有不以穀爲重者哉布帛不可一日而闕亦皆人力之所爲至於五穀天不生地不長則非人力所能致也昔梁武帝享國幾五十年江南久安風俗奢侈不務蓄積侯景之亂連年旱蝗富民皆懷金玉衣錦綺相枕藉而死唐末高駢亂淮南揚州米斗至直錢五十千皆史冊所載古有此事安知來世之必無也今夫夏則蓄炭冬則蓄冰凡民皆能知之至於豐年則不知爲凶歲之備蓋以五穀爲常有而輕之耳古人旱則備水水則備旱豐登則備凶歉知天時之有必至也惟陛下留意於務農貴穀修常平之政以厚天下取進止歐陽公集乞量定進納常平倉恩澤奏劄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戶進納常平倉斛斗據會到元降勅命內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賞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濟

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起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絶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從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戶進納常平斛㪷。蓋爲思澤僥倖。所以人戶各來進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令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奬次第。伏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住人戶進納。伺候勑旨。次乞早降勑命指揮。孫覿鴻慶居士集給事中上殿乞復常平劄子。　臣伏見神宗皇帝。脩講常平之政。置提舉官。行其法於天下。爾時錢數充斥府縣。大縣至百萬。小縣猶六七十萬。貫朽粟陳。不可勝校。臣又聞役法初行。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水旱。至元豐八年。計所積有三千餘萬貫石。元祐二年。京東轉運使范純粹欲以此錢米買田舉行熙寧給田募役。如邊郡招弓箭手之法。是時寬剩錢米尚有此數。則常平之積。在天下不可勝校可見矣。崇寧中。始取充學校養士。居養安濟漏澤園等費。政和以來。又取以供花石應奉之資。積費三十年。所費十八。過者議臣追咎熙豐。改作遂罷提舉官。而常平之財所存十二。猶以億萬計。一旦斥罷。委棄它司。爭取妄用。遂至掃地。甚可惜也。然而轉運使

漕輓軍儲上供之外。趣了目前。已號稱職。無一金之藏它日。朝廷有大水旱。招集流亡。有大舉措。繕治宮闕。經畫殘破。召募軍馬。以備不時緩急之須。則非轉運使之所能辦。方時多事。財用爲急。比見朝廷遣諸路撫諭。添置發運副使。措置進馬。催發綱運。不免差官。夫豈得已。所謂常平提舉官尤不可已也。伏望聖慈明詔三省。選用老成之士。追復常平提舉官。申講補助之政。增廣蓄積之備。使司不得侵。而異日有所恃。以爲萬世無窮之基。陳造江湖長翁集常平劄子。　臣伏見兩淮國北門藩垣之地。所不可輕。而頻年水旱。民不聊生。去年赤地千里。淮民無食。官中舉行荒政。而儲蓄不多。無以盡稱君父憂恤赤子之意。且淮地米麥之外。他無所產。而米豐歲。米麥價賤。農傷已甚。不幸水旱。民就飢罷。官中束手無策救援。則是歲之豐凶。皆不免病民。民情安否。固捍敵之本。柰何置不爲慮。救此之弊。豈真無術。竊惟古法。可萬世常行無弊者。惟漢耿壽昌常平。豐年增價而糴。凶歲減價而糶。農末兼利。官無費。外此利之未究。其害隨之。欲望陛下捐楮券各百萬。付之提舉司。豐年而糴。稍高其直。不幸水旱。準直出之。價稍增。則農無救賤不售之病。糴不出元直。則農末俱濟。且令楮券在兩淮甚重。此策若行。民得所用。而此百萬之券。常在一路。或豐或凶。皆被其

利。此最良法。無可議者。如行之有利。推以及他路。將無不可。國家遂路置常平使者。各有椿積錢米。然歲既久。米多陳腐虛數。淮南鐵錢久積將遂蠹壞。不可復留。行之又不能盡兩漢斂散之法。徒空籍貯長物。將以備凶年。坐視實患及民尚鮮。今據已行之法。又加以此策。畢舉。豐凶斂散之術國家初無費耗。而恩德可以淪浹斯民。益侈億萬年無疆之休。實基於此矣。李忠定公集論常平劄子。　臣聞火旱金穰。天有常數。雖堯湯不能無水旱。而能不爲水旱所困者。人事脩而蓄積備也。傳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況年歲之儲。尚有闕乎。祖宗常平之政。實用古制。豐年則增價以糴。不使傷農。凶年則損價以糶。不使艱食。倉廩有蓄。而民無飢困之患。勑令備具。禁制嚴密。誠良法也。建炎以來。罷提舉官而以茶鹽司兼之。奉法不謹。浸以隳壞。常平諸色錢物。州縣那移。朝廷劄刷所餘無幾。豐年粒米狼戾。則無錢以糴。凶年民有飢色。則無米以糶。法存而人不舉。可勝歎哉。去歲之旱。緜亘數路。江湖爲甚。而福建廣南次之。官吏坐視民之流移。而無以賑貸。則常平之政不脩之過也。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改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等事。勿使視之爲兼職。恬不加恤。責其遵奉法令。不得少有違戾。自今州縣不得那移。朝廷不復劄

刷。依舊推行糶糴之政。敢有違戾。重寘典憲。庶幾良法復舉。民受其賜。天下幸甚。慕容彥逢摛文堂集理會常平劄子　臣竊惟神考立常平之法。加惠元元。意旨深遠。若今完具。而吏或不虔。使文自營。則致蠹耗出多入寡。近因臣寮建言。申嚴約束。務絕姦弊。惠及細民。臣愚以謂唯納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使任職者悉心奉法。計置及時。官無抑勒留難。下無詭冒違法之人。則良民輸納。自無稽違。豈出多入寡之弊。臣欲乞應斂常平錢穀。遂歲於令佐印紙內批書納欠分數。候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幾知所勸沮。罔或偷惰。如蒙聖允。即乞詔有司施行。周益公大全集提舉常平　御筆。三月十二日。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仰奏來。　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司馬光與王安石書內追還常平廣惠倉使者當時法意與今之提舉常平官事體異同。臣謹按常平起於漢宣帝。義倉起於隋文皇。本朝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首詔州縣各置義倉。凡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太宗皇帝淳化中。置常平倉於京師。歲豐增價以糴。歲歉減價以糶。真宗皇帝咸平中。推其法於諸路。其後廢置不一。大略如此。神宗皇帝即位。深以務農重穀。足國裕民爲意。而大臣王安石用心太過。又不能博詢衆謀。熙寧二年

十二月乃乞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幹農田水利差役事每路各二員以朝官爲之又差同管幹一員以京官爲之或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各付以條目大要主於散青苗錢十戶以上爲一保三等以上人爲甲頭坊郭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爲一保依青苗例支借各計數收息而所遣之人多欺誕躁進所至逼迫守令惟恐散錢之不多水利之不速差役之不成良法美意繇此背馳十二月蘇軾即上書論其事中外之臣如韓琦張方平范鎮等亦皆以爲言三年正月神宗皇帝詔曰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爲惠卹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騷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業罰亦如之當是時司馬光爲翰林學士論辨尤力三月詔除光副樞光以未罷青苗不肯受命乃移書安石至於再三乞追還使者此其事之本末也常平設官實起於此法非不善所以紛紛者正坐強以青苗錢與民小人得之隨以妄用況官吏侵牟其弊不一既無償納必至破家又農田水利差役雜然紛更失在欲速光乞追回蓋知民不便故也今提舉職事與當時並同緣不散青苗錢又水利差役等行之有序未嘗強民且所用之人不敢邀功妄作又每路止一員上上相安有利無害所患鮮能識思其憂爲國長慮仰副　聖主孜孜爲民之意若更精擇而臨遣之善不可加臣備位政塗每以不能仰助選掄爲愧謹因聖問輒併陳述伏乞睿覽之堅集常平糴糶乞免除頭子錢　臣契勘常平之法數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損價而糶朝廷之法務在惠民伏覩常平令諸給納及折博糴糶並計價收頭子錢臣愚以謂凶年賤糶所以賑飢豐年貴糴所以利農與其他給納不同理宜優恤今穀價轉賤農家尤苦乏錢欲乞州縣常平倉豐年收糴凶年賑糶其頭子錢並與除免庶幾良法美意纖悉畢及於民漢唐制度論漢常平　漢有賑民之惠而無救荒之政夫天災流行國家代有苟俟其已甚而後爲之計則流民失業道路相望救之亦已晚矣漢於災傷之民非不加恤也關中飢則令民就食蜀漢山東飢則令民就食江淮江南水潦則下巴蜀之粟以賑濟之關東飢則轉漕旁郡錢穀以相救此何異於移民移粟者也至成帝流民有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流關者詔勿苛留有欲入關者籍其姓名而納之夫一郡之災則有一郡之粟以濟之蓄於未然積於有素先事而爲之備則水旱不能爲之災何至移民易粟於倉卒之際而聽其流離轉徙於四方也耶嘗觀汲黯矯制發粟以救河內之民切謂諸郡無粟也或者俟命於君

而民之枵腹不能待也否則害粟以自殖而有司莫以告也夫以傷水旱者萬家飢或至於相食郡太守不以告而天子不之知使汲黯必俟請命而後發河內之倉則飢民必將流入於關中其必餧且死也決矣耿壽昌常平之置其策非不善而其意則在於邊儲而非以爲救荒設飢民未有家其利者至元帝而其倉亦竟罷矣以是知漢之常平與今日之意不同故終於救荒之政不講而臨時經畫非有長計此有志於古者所以不能不嘆息於漢也杜衍集上仁宗乞詳定常平制度　臣聞農者國之本不可不勸其業穀者民之命不可不爲之儲蓋歲有豐凶穀有貴賤計本量委欲及其時散滯取羸宜究其術前志曰欲人務農人有所利粟有所歸謂官以法收之也今豪民富家乘時賤收拙業之人旋致罄竭及穡事不興小有水旱則稽貨不出須其翔踴以謀厚利農民貴糴饒克口腹往復受弊無復窮已雖勸課之官家至日見亦奚益於事哉管子曰令有緩急物有輕重人君不治則蓄賈將市乘人不給百倍其利矣又曰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鏹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鏹百萬由此言之則平糴常平之制其來久矣非始於漢宣之世也國家列郡置常平倉所以利農民備飢歲也然而有名無實者制度不立耳臣以謂立制度在乎量州郡之遠邇計戶口之衆寡取賤出貴差別其飢熟信賞必罰責課於官吏出納無壅增減有制本息之數勿假以供軍斂籌之時禁其爭利至於蜀漢狹境交廣寬鄉或通川易地之殊或邊郡巖邑之異各立條教以節盈虛限回易之歲時虞其損敗制主典之侵刻督以嚴科則療瘦可充飢饉有備也今則不然凡數散於穰歲而不能儲峙兆民困於凶年而無以振業饒贍之道罔若斯乎誠嚴敕州郡據本處有無見管常平倉錢斛令後漸令隨戶口趣額收糴轉運司不得以運軍須爲名奏乞假借其逐處合備貫石數目若有缺少令多方計度供給儻有全然少本無可圓融之處伏乞濡然下詔出府庫乳香犀角真珠之類相度隨處減價出賣添備倉本上以章去奢崇儉之仁下以成救本惠民之道俟州郡有本息增羨之處令外計遠近均融各足其額除邊遠之郡及山險之地糴貯不得過定額外沿路州府亦許就賤多糴仍先指揮有司將見行常平倉條貫并臣此劄子重別詳定具爲條件務令精審經久爲例并立定逐州軍合糴額數畫一開坐聞奏朝廷更爲裁酌頒行此法之設蓋以抑兼并惠貧弱苟行之必信守之必堅本息漸增則公私獲利矣比夫義社之制別生賦斂官吏侵削急速假借害大利小創於隋時而唐戴冑者猶請役之

頗得其利矧兼恵農末振塞利孔之術可忽其名而不務乎議者若云聖朝不當以出息為名此又不稽其實者也周公制民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又貸萬泉者入息五百亦取之以其道耳必也倉儲充羡國用富強雖有凶荒不至捐瘠則仁聖域民之道莫大於此也臣以狂瞽輒効涓埃冐瀆威顔伏深隕越

胡祗遹紫山集有司不立常平權衡高下一出於編民物有餘則賤不足則貴固物之情也然而乘時徼利賤入而貴出亦市井之薄俗近歲農民亦爲壟斷之態寧取倍息之稱而不賣穀麥欲乘其雨不時降新不接舊物價爲之踴貴而售也是以今歲物價若干日夕物價若干朝貴暮賤朝賤暮貴若翻覆手乘其逐末者日求升合而素無蓄積耳有司畧不介意坐視其紛紛無定偷薄敝獘日甚一日然則古人常平權衡可不設歟近爲民户張忠買到軍户王贇地二頃五十畝又令張忠重納地税事申部除豁不惟不准五致符下本路問罪今來若不再行申呈地一也而曰軍地民地税粮一也而曰丁粮地粮是蓋因人以立名因名以責實因人以推收義例甚明當丁税者不納地税當地税者不納丁税自立此格例以來未有併當重當者也近年以來破壞格例既納丁粮因買得地税之地而併當地税或地税之家買得丁粮之地而併納丁粮

如此重併府司屢申終不開除反致取招問罪不惟案牘紊亂名實混肴軍民重併使國家號令不一前後失信省部見小利而不究大體以瑣屑俗吏之言爲可聽俗吏不惟不知義理且如一話一言先自差失何以言之所以名曰丁粮地粮者地隨人變非人隨地變也今曰隨地推收先自失言合曰丁粮地粮隨人推收則不待解說而事自明白政自歸一民賣與軍地除四頃之外納地税軍賣與民地不問多寬止納丁粮豈不簡易正大不費辭說若中間作弊造獘偽不以實嚴立罪責各有所歸則自無詐冐伏乞照詳

唐仲友說齋集漢常平倉記　漢宣帝興於閭閻入纂大統生民疾苦靡不周知及親萬機勵精政事選擇良二千石布列郡國若王成黄霸龔遂召信臣之徒率能勞徠流民勸課績事百姓安土時和歲豐雖多黍多稌百室以盈然穀石五錢農人少利乃五鳳紀元之四年大司農中丞臣壽昌言歲漕關東穀厥費不貲宜糴三輔洪農河東上黨太元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可其奏於是近郡餘粟準輸上都大費既省而農無賤出之患壽昌遂請推廣其法築倉邊郡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減價而糶名之曰常平倉用俾農末兼利家給人足天子嘉其功遂下明詔賜壽昌爵關內侯以褒顯庸宜有翰墨登載本末

史闕未補敢摭實而言曰國之大本在民民之大命在穀穀甚貴病末甚賤傷農末病則人散農傷則國貧善爲國者必使人不離而農益勸設有甚貴賤而君不理則豪商富賈操其贏貲因民之不給以牟百倍之利豐歲則乘急賤收凶年則困閉不出斯民反覆受斃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也將使利出一孔而民不困莫若調其貴賤而御之以准故管仲通輕重之權九合諸侯范蠡用計然之策破吴霸越李悝行平糴之法魏國富彊明效大驗可考不誣惟漢受命傳嗣七世務農振乏注意匪懈令李令與章章具存獨常平之法未克舉行宣帝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壽昌以能商功利得幸於上遂乃斟酌前人之法而用之言聽計行爲萬世利若夫十雨五風年穀順成千倉萬箱充衍盈溢則是倉斂之以重穀有所藏民不告病設或火旱水毀五穀不登室如垂罄民有飢色則是倉散之以輕穀有所出民不乏食輕重斂散各以其時雖有金之實且不能傲利以困民壽昌之策顧賞不亦宜乎嘗試論之天下有大利致之者聖也人臣有良策行之者君也宣帝在位十六年屢數下恩澤詔書遣使者循行郡國冠蓋相望損膳省宰減樂人使就農假公田貸種食弛池籞與貧民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然

惠而不費養而不窮未有若常平倉之善者繄誰之力哉壽昌建議之初廷臣有吝一時之煩費者將沮其謀惟帝決信不疑卒能行良策而致大利然則是倉之興實帝明斷之力也嗚呼仁哉若夫築治有所蓄藏有數出納有節籍在大農兹得以畧姑記其爲民之意示後人云

合肥新志李從天聖梁縣新建常平倉記　蓋聞在天成象婁南六星主倉穀之所藏天時不齊洪範八庶察暘燠之失序諒匪儲備曷禦旃哉況乎公劉之厚民也迺積迺倉后稷之配天也維秬維秠管子衍輕重之說抑其豪強李悝評貴賤之宜肇兹平糴是知有國有家者必貴五穀而賤金玉使菽粟而如水火既饒人之粒易得也則禮節興而獄訟息矣　皇宋重業熙昌浹宇嘉靖懿綱緊舉曠化廣被五風十雨載揚壤歌千倉萬箱鋪胎年瑞京坻之詠適乎周公（闕）於漢猶每歲詔大司農恪治藏之任（蓋神宗嫌名）存救之術上自邦畿下及郡邑咸聽細務之禮用外旴吳（闕）鴻惠之欽恤而下户之欣頼也長淮之濱合肥之壤大小之山隣其境上下之驛達其路有屬縣曰浚遒寔楚白公之閼侯之疏封占數之氓一萬三千户給公之穀五萬六千斛邑既劇矣務則紛然操刀學製治之者罕得其中食縣懐音閱其獘天聖八年夏今神牧祕閣中山公輟蓬觀之清秩莅佮簛之

劇倅。同判官苻來平公以博望苑之良（闕）刺史之重委二公繼踵而俫同謀而治。撤帷視事。被心惠民。無淹不振。有冤必雪。首詢茲邑號曰難治。會令茂宰廷平劉君。紹納駟之閥。被蔺銅之命。從獲佐焉。及之職。二公並言昔子路為蒲大夫。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唯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此邑之難治也。用是道足以保民。是歲六月宰君與從同日而蒞局。協力究心。亡李冠之忌。拾遺興滯。弭秕稗之政。歷李盂而事捐滯。蓋稟二公之成訓也。宰君一日顧從曰。朝家屢降天音。以常平倉為急務。吾邑之廩。或附于客館。或頓于縣第。或託于佛刹。深貽燥濕之憂。豈善陳因之計。盍措廣廡。用藏嘉穀。從對曰。仁者之言。其利博哉。然則鳩工力役。必有明據。治材胥宇。安得虛發。請按國語以制之。一曰其所不奪穡地。二曰其為不匱財用。三曰其事不煩官業。四曰其日不廢時務。四者備矣。然后圖之。宰君曰善。初倉之建也。得縣牙西南一隙地。前抵達衢。後界曲渚。灌木森以不列。庶草鬱而勿剪。公田而賦薄人用而土堉。遂築以基之。其所不奪穡地一也。當掄材也。或出於邑吏。或納於里胥。欣欣而子來。熙熙而日用。何嘗誅求於齒徒。竭耗於泉府。其為不匱財用二也。選總領以監之。刊簿書以繩之。程其工以督之。悅其民以使之。鞅掌

之際。敢墮厥職。蜾蛇之餘。乃撫其衆。其事不煩官業三也。百種之工。千夫之役。伺農之隙。計日而吏。執斲者忘勞。運甓者任力。罔墜於四業。允洽於衆心。其日不廢時務四也。掠前之美。不勞而成。悉由郡政之洪蔭。而縣尹之失陳也。東西敖屋前楹各六。北敖屋三。虛其中以容官守出納之位。鑿其池以蓄水。備火災也。聳其亭以來風。逃暑氣也。南設雙扉。司啓閉也。周置繚垣。禦寇盜也。今年夏五月。厥工告畢。墁飾皆完。宰君曰。是倉也。但以常平目之。亭曰錦漪。又曰子之文。嘗譽於薦紳間。宜筆其事。以垂不朽。從聞命。怵惕避席。辭讓不獲已而述之。若以勒翠琰。流麗藻。固無取焉耳。時天聖九禩。龍集辛未。秋七月十有九日記。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主簿李從撰文。宣德郎行大理評事知縣事劉宗孟書并篆額。右班殿直監在縣茶鹽酒稅張雅。承務郎行縣尉裴懋周。東頭供奉官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馮文懋。節度推官朝奉郎試大理評事韓汎。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權節度掌書記施元叟。節度判官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兼侍御史李惟。宣德郎守太子右贊宮大夫同判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呂長吉。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秘閣校理知軍州兼管內勸農提舉廬壽八州軍兵甲巡檢公事輕重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劉夷皇光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守後樂安郡公立石。

都梁誌宋鄭汝諧建常平倉記。　國朝熙寧中。整齊百度。諸道始建使者董常平事。金穀之凡。最悉于使者而聽焉擅出入者。論之如律。守臣以無能專輒。故眡常平之儲。幾若外庫。有弗給則私讞諸藉。肎禁弛用否則一切置諸意慮之外。米腐弗易。室傾弗支。護曰憲文具在。是有所失責。使者不吾理也。何所取償焉。苟幸歲月無他譴耳。以引去則已。汝諧假守都梁。甫眡事。則訪常平倉所在。吏以地告。其儲蓋附于省倉云。閱其數。虧于籍者餘二千斛。詰之。則曰耗於蟲蠹。非一日之積。前使者行部。嘗督過三移鞫於旁郡。有司務為漫獄。成迫以虛數。閱即日露其狀于使者。悉寘於罪。乃即倉之故基而經營之。夷高增庳。陶瓦伐木。為屋十有二楹。峙于東西。下版以卻濕。旁垣以防寇。中為公廨以揆官吏。役始於庚子之八月。訖於十有一月。弗亟集以病役夫也。楚俗無良材。工習簡陋。雖令程督稍異舊制。不能保其久而不圯也。姑紀其略。以詔來者嗣葺其廢云。淳熙八年四月括蒼鄭汝諧記。

又東陽宰徐潤別朔常平倉記。　縣嘖山廣田稀。小歉即賑貸。先備尤急。常平舊有敖。始淳熙庚子。太守鄭公。今甲子一周。地卑土濕。圍朔始所弗暇。視漏忽頹。循至極壞。則罪後人。故實慶至嘉熙庚臺三遣官檢覈。腐敗耗折一萬三千斛

有奇。督責嚴峻。官吏惶駭。往往咎敖。潤一日步自營度。從旁得高燥地。請于州。別朔立敖。間架中規。度宋桷。居楔顧堅。去地二尺。方施版。狀如閣。懲革濕腐。以兩年義米實二敖。劉庚臺備奉御筆。諸常平米非伇欺盜用妄係陳腐聽保明申省與斟酌蠲放。遂條具顛末申臺奏于朝。正月旦恭奉聖旨特蠲八千二百斛。湛恩汪濊。官吏上下歡呼傾戴。先是干繫人填納錢楮四千餘貫。黃堂趙公首釋一千五百斛。貯四敖。又將以次盡釋以貯而語潤曰。子之志勤矣。且不自伐而託於我。雖然。土木其能恃以為遠矣。惟壽昌故知千載猶在。相與祖而行。則久無斁。聞者韙之。公諱希琥。乙未進士。嘉熙四年六月。

郡丞東陽徐潤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仲禪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屠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十八陽

倉

社倉

隋書食貨志開皇十六年正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紀河廓豳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會要高祖武德元年九月四日。置社倉。其月二十二日。詔曰。特建農圃。用督耕耘。思俾齊民。既庶且富。鍾庾之量。冀同水火。宜置常平監官。以均天下之貨。市肆騰踊。則減價而出。田疇豐羨。則增糴而收。庶使公私俱濟。家給人足。抑止兼并。宣通壅滯。新唐書食貨志唐制。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致知唐倉法何以數變。　唐自武德置社倉。本因隋制。社倉正為凶荒賑給。然考戴胄奏言。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木塗無以自給。於是有義倉之請。然則自隋以來。社倉蓋充官費。不專為賑荒用。社倉之不足為備宜矣。自貞觀中置義倉。蓋因戴胄建議本為歲凶給民設。然考降及武后數十年間。乃柒義倉不許雜用。是則武后之時。則民病矣。然諸唐調物。八月上旬起輸。諸租十一月起輸。取之各有時矣。且有事而加役。旬有五日則免調。三十日則租調皆免。是有時用役而不用賦矣。水旱霜蟲為災。十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租調。七以上課役俱免。是又有時因天災而賦役俱不用矣。租庸調三者之法。並立而不並用。且因時而損益之。不害其為良法也。惜也不二百年間。而此法遽改。壞之以兼并。重之以掊斂。加之以兩稅。而民困日深。議者皆曰。唐初雜賦。非田所出。兩稅之後。布縷出於田。力役出於田。諸所征求皆出於田。何啻十稅五。斯言亦不誣矣。宋史隱逸傳。魏掞之字子實。自幼有大志。嘗請依古社倉法。請官米以貸民。至冬取之以納于倉。部使者素敬掞之。捐米千餘斛假之。歲歲斂散如常。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錢顗上神宗乞天下置社倉。　臣聞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國有九年之備。不謂之有備。家無三年之蓄。必謂之不給。有國有家者。未始不先於備蓄也。故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此之謂矣。臣竊見諸處農民。雖力田畝。不務蓄積。一有水旱。遂至狼狽。深可惻憫。臣謹按隋文帝開皇中。嘗令天下之人。節儉輸粟。名為社倉。行於當時。民無饑饉。此實濟眾之良策也。以臣愚欲乞於天下

州縣。逐鄉村各令依舊置社倉。當豐年秋成之時，只於上三等有田人戶量出斛斟以備賑濟。第一等不過五石，第二等不過二石，第三等不過一石。或以鄉，或以村為類，仍令衆人選擇有物力一戶充社倉甲頭。二年一替。以所聚斛斟就置其家。即具衆戶實數申報所屬官司，判押為據。或有損失，亦迺甲頭陪填，責免侵欺之弊。若遇荒歉，即盡數依借於下等貧民，聽將來歲給日官為索還，依前入社倉收貯。候聚及三年，或無水旱，即與存留。所貴常有三年之備。或無水旱，一方之民且救有貴賤，歲有凶豐，所歛至輕，所濟甚博。歲月稍久，所積亦多。縱值水旱之災，免致流亡之患。伏乞指揮下諸路轉運，擇酌施行。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菴乾道七年，五夫三里社倉始成。歲一歛散，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小歉則弛半息，甚則盡蠲之。建陽崇安縣志：社倉四，並乾道七年以後置。實經始於邑人朝奉郎劉公如愚。今侍制晦菴朱公記云。　五夫里。　黄亭市。　吳屯里。　報恩院。　大安鋪。宋朱子語類：因民戶計較沮撓社倉倉官，而知縣不恤。曰：此事從來是官吏見這些米糧出入於士民，不歸於官吏，所以皆欲沮壞其事。今若不存倉官，數年之間，立便敗壞。雖二十來年之功，俱為無益。（賀孫）朱子語續錄：唐石有社倉，往往支發不時，故被人來告。先生云：救弊之道，在今日極是要嚴。不嚴如何得實惠及此等細民。朱晦菴集：社倉事目（勑令并跋語附）

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今具社倉事目如後。　一、逐年十二月，分委諸部社首、保正副，將舊保簿重行編排。其間有停藏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之人隱匿在內，仰社首、隊長覺察，申報尉司，追捉解縣根究。其引致之家，亦乞一例斷罪。次年三月內，將所排保簿赴鄉官交納。鄉官點校，如有漏落，及妄有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即許人告。審實，申縣乞行根治。如無欺弊，即將其簿紐算人口，指定米數，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支貸日，將人戶請米狀拖對批填，監官依狀支散。　一、逐年五月下旬，新陳未接之際，預於四月上旬申府，乞依例給貸。仍乞選差本縣清強官一員，人吏一名，斗子一名，前來與鄉官同共支貸。　一、申府差官訖，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支散，（先遠後近，一日一都）曉示人戶。（產錢六百文以上，及自有營運，衣食不闕，不得請貸。）各依日限具狀。（狀內開說大人小兒口數。）結保，（每十人結為一保，遞相保委。如保內逃亡之人，同保均備取保。十人以下不成保，不支。）正身赴倉請米。仍仰社首、保正副、隊長、大保長並各到倉識認面目，照對保簿。如無偽冒重疊，即與簽押保明。（其社首、保正等人不保，而掌主保明者聽。）其日，監官同鄉官入倉，據狀依次支散。其保明不實，別有情弊者，許人告首，隨事施行。其餘即不得邀阻。如人戶不願請貸，亦不得妄有抑勒。　一、收支米，用淳熙七年十二月本府給到新添黑官桶及官斗，（每桶受米五省斗。）仰斗子依公平量。其監官、鄉官人從，逐廳只許兩人入中門，其餘並在門外，不得近前挨拶攙奪人戶所請米斛。如違，許被擾人當廳告覆，重作施行。　一、豐年如遇人戶請貸官米，即開兩倉，存留倉。若遇飢歉，則開第三倉，專賑貸深山窮谷耕田之民，庶幾豐荒賑貸有節。　一、人戶所貸官米，至冬納還，（不得過十一月下旬。）先於十月上旬定日申府，乞依例差官，將帶吏斗前來公共受納，兩平交量。舊例每石收耗米二斗，今更不收。上件耗米，又慮倉廒折閱，無所從出，每石量收三升，准備折閱及支吏斗等人飯米。其米正行附曆收支。　一、申府差官訖，即一面出榜排定日分，分都交納。（先近後遠，一日一都。）仰社首、隊長告報保頭，保頭告報人戶，遞相糾率，造一色乾硬糙米，具狀（同保共為一狀，未足不得交納。如保內有人逃亡，即同保均備納足。）赴倉交納。監官、鄉官、吏斗人等至日赴倉受納，不得妄有阻節，及過數多取。其餘並依給米約束施行。（其收米人吏斗子，要知首尾，次年夏支貸日，不可差換。）　一、收支米訖，逐日轉上本縣所給印曆，事畢日具總數申府縣照會。　一、每遇支散交納日，本縣差到人吏一名，斗子一名，社倉算交司一名，倉子兩名，每名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二石。）共計米一十七石五斗。又貼書一名，貼斗一名，各日支飯米一斗，（約半月發遣裹足米六斗。）共計四石二斗。縣官人從七名，鄉官人從共一十名，每名日支飯米五升，（十日。）共計米八石五斗。已上共計米三十石二斗，一年收支兩次，共用米六十石四斗。逐年蓋墻，并買藁薦，修補倉廒，約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　一、排保式：某里第某都社首某人，今同本都大保長、隊長編排到都內人口數下項：　甲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居住地名某處，或產戶開說產錢若干，或白煙耕田，開店買賣，上若外來，係某年移來，逐戶開。）　餘開。　右某等今編排到都內人戶口數在前，即無漏落，及增添一戶一口不實。如招人戶陳首，甘伏解縣斷罪。謹狀。　年月日，大保長姓名押狀。　隊長姓名。　保正副姓名。　社首姓名。　一、請米狀式：某都第某保隊長某人，大保長某人，下某處地名，保頭某人等幾人，今遞相委就社倉借米。每大人若干，小兒減半，候冬收日，備乾硬糙米，每石量收三升，前來送納。保內一名走失事故，保內人情願均備取足，不敢有違。謹狀。　年月日，保頭姓名狀。　甲戶開名。　大保長姓名。　隊長姓名。　保

長姓名。　社首姓名。　一社倉支貸交收米斛。合係社首保正副告報隊長保長隊長保長告報人戶。如闕隊長。許人戶就社倉陳說。告報社首。係公差補。如闕社首。即申尉司定差。　一簿書鎖鑰。鄉官公共分掌。其大項收支。須監官簽押。其餘零碎出納。即委鄉官公共掌管。務要均平。不得徇私容情。别生姦弊。　一如遇豐年。人戶不願請貸。至七八月。而產戶願請者聽。　一倉內屋宇什物。仰守倉人常切照管。不得毀損。及借出它用。如有損失。鄉官點檢勒守倉人備償。如些小損壞。逐時脩整。大段改造。臨時具因依申府。乞撥米斛。　具位朱熹奏節文。　一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欲望聖慈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置立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付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隨宜立約。實為久遠之利。其建寧府社倉見行事目。謹錄一道進呈。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　十一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　勅命　行在尚書戶部。　準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戶部狀。準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尚書省送到宣教郎直祕閣新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劄子奏。臣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　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

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納還本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土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它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擾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眾。伏望聖慈詳察。特賜施行。取進止。三省同奉聖旨。令戶部看詳聞奏。本部今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下項諸州常平錢穀及場務錢不足。申提舉司通一路之數移用。仍聽互相兌便支撥。諸義倉附常平倉監專兼管。廒屋以轉運司倉充。其積藏而應兌換者。準常平法。（無轉運司倉處。撥充常平物。）諸義倉計夏秋正稅。（無正稅稅處。物帛之類折為稅者準此。）每一斛別納五合。（應豐熟計一縣九分以上。即納一升。）同正稅為一鈔。不收頭子脚乘錢及耗。限一日。先次交入本倉。（出剩通正稅。候盤量畢。亦限一日撥歛細撥。）即正稅不及一斗。并本戶放稅二分以上。及孤貧不濟者。免納。諸義倉救唯充賑給。不得它用。縣遇災傷。當職官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給散若放稅七分以上。通第三等給。並預申提舉司。審度行訖奏。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七分以上。第四等以下戶乏種食者。雖舊有欠閣。不以月分。聽結保貸借。即數不堪充種子者。紐直以錢。各成貫石。給限一年。隨稅納。仍免息。州預以應支數。保明申提舉司。行訖申尚書戶部。（雖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而本戶放稅及七分者準此。）本部看詳。欲行下諸路提舉司。徧下本路諸州縣曉示。任從民便。如願從上件施行。仰本鄉土居或寄居官員有行義者。具狀赴本州縣自陳。量於義倉米內支撥。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

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仍仰提舉司類聚具申。聽候朝廷指揮奏聞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戶部看詳到事理施行。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前批。十二月二十四日辰時。付戶部施行。仍關合屬去處。須至指揮兩浙東路提舉常平司主者。仰一依今來勅命指揮疾速施行。仍關合屬去處。符到奉行。　淳熙八年十二月　日下　書令史郭瓘　令史頓圯　主事全安信　將作少監兼權戶部郎中兼權押新除郎官　跋

語　淳熙八年冬十有一月己亥。臣熹以備使浙東。奉行荒政。蒙恩召上延和殿。戒諭臨遣。因得具以所居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社倉。本末推說條奏。誤蒙開納。即詔頒其法於四方。而臣熹又以使事。適獲奉承。仰戴皇仁。頓首幸甚。因竊惟念里社有倉。實隋唐遺法。往歲里中妄意此舉。所以收恤隱民者。蓋偶合其微指。顧以國家未之著令。是以不能遠及。且懼其弗克久。今乃得蒙上恩。徧下郡國。將遂得與閭里之間。含生之類。均被仁聖之澤於無窮。固已不勝大幸。而蕞陋下里斗升之積。又得上為明詔之所稱揚。下為四方之所取則。抑又有榮耀焉。故敢具刻尚書戶部所被勅命。下浙東提舉常平司者。著于故里本倉聽事。而記其說。如此。俾千萬年含哺鼓腹之儔。有以無忘帝力之所自云。淳熙九年四月丙辰。宣教郎直

祕閣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借緋臣朱熹拜手稽首謹言　勸立社倉榜　當司恭奉聖旨建立社倉已行印榜遍下管內州縣勸諭導掖紹興府會稽縣鄉官新嘉興主簿諸葛倫職（名千能）狀乞請官米置倉給貸而致政張承務（名宗文）新台州司戶王迪功（名若水）衢州龍游縣袁承節（名起予）等又乞各出本家米穀置倉給貸當司契勘前件官員心存惻怛惠及鄉閭出力輸財有足嘉尚除已遵依所降指揮具申朝廷外須至再行勸勉量出米穀恭禀聖旨建立社倉庶幾益廣朝廷發政施仁之意有以養成里閭睦婣任卹之風再此勸諭各請知委九年六月　日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

禽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富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與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與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脩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迺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遺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傚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

云淳熙甲午夏五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黃氏日抄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先生與劉君如愚勸分以振其鄉崇安縣之荒饑而盜發浦城乃請于郡太守徐公嘉得粟六百斛予鄉之人無復從盜王公淮繼之守是年冬民以粟償官命留里中而上其籍明年先生請歲一斂散俾願貸者出息十二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沈公度繼之又請倣古法為社倉以儲貯云

文獻通考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閩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土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則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廒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司倉時陸九淵在勑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墻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甲則本倉自有擇一公平曉事為社首正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藏匿逃軍及作過無行止人亦相覺察及有稅錢衣食不闕者並不得入甲仍問人戶願與不願入甲問其一家大人若干口小兒若干口大人一石小兒

（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頭加請一倍。社首親自審打虛實。取各人親手押字縛聚齊備。齋赴本倉。再自審其無弊。然後逐一排定甲頭。寫上都簿。明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給歷與甲頭收執請穀。仍分兩時支散。初當下田時。次當秋耕時。秋禾成熟還穀。不得過八月三十日納足。穀有濕惡不實者罰之。）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然今所在州縣間有行之者。皆以棄之已行者為式。山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主者倚公以行私。或官司移用而無可給。或拘納息米而未嘗除免。甚者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必有仁人君子以公心推而行之。斯民庶乎其有養矣。

朱晦菴集建寧府建陽縣長灘社倉記。

建陽之南里曰招賢者三。地接順昌甌寧之境。其阨多阻。而俗尤勁悍。往歲兵亂之餘。萑苻不盡去。小遇饑饉。輒復相挺羣起。肆暴率不數歲一發。雖尋即夷滅無噍類。然顧民良扶癸判之間。已不勝其驚擾矣。紹興某年。歲適大侵。姦民處處羣聚。飲博嘯呼。若將以踵前事者。里中大怖。里之名士魏君元履為言於常平使者袁侯復一。得米若干斛以貸。於是物情大安。姦計自折。及秋將斂。元履又為請得築倉長灘廢寺之旁。以便輸者。且為後日凶荒之備。疏數以頃有司。自是歲小不登。即以告而發之。如是數年。三里之人始得飽食安居。以免於震擾夷滅之禍。而公私遠近無不陰受其賜。蓋元履少好學。有大志。自為布衣。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蒙其惠者雖知其然。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其後元履既沒。官吏之職其事者不能勤勞恭恪如元履之為。於是粟腐於倉。而民饑於室。或將發之。則上下請賕為費已不貲矣。官吏來往又不以時。而出內之際。陰欺顯奪。無弊不有。大抵人之所得秕糠居半。而償以精鑿。計其候司亡夫諸費。往往有過倍者。是以貸者病焉。而良民慶慶於凶歲。猶前日也。淳熙十一年。使者宋侯若水閒其事。且知已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賢。即以元履之事移書屬之。且下本臺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書。使得奉以從事。蓋歲以夏貸而冬斂之。且收其息什之二焉。行之三年。而三里之間。人情復安。如元履亡恙時。什二之收。歲以益廣。周君既以增葺其棟宇。又將稍損其餘。以漸及於傍近。蓋其惠之所及。且將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極也。周君以予嘗有力於此者。來請文以為記。予與元履早同師門。遊好甚篤。既追感其味逰。又嘉周君之能繼其事而終有成也。乃不辭而為之說如此。則又念昔元履既為是役。而予亦為之於崇安。其規模大略放元履。獨歲貸收息為小異。元履常病予不當祖荊舒聚斂之餘謀。而予亦每憂元履之粟久儲速腐。惠既狹而將不久也。講論餘日。盃酒從容。時以相訾警。而訖不能以相訹。聽者從旁抵掌觀笑。而亦不能決其孰為是非也。及是宋侯周君乃卒用予所請事。以成元履之志。而其效果如此。於是論者遂以予言為得。然不知元履之言雖疏。而其忠厚懇惻之意。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豈予一時苟以便事之說所能及哉。當時之爭。蓋予之所以為戲。而後日之請。所以必曰息有年數以免者。則猶以不忘吾友之遺教也。因幷書之。以視後人。使於元履當日之心有以得之。則於宋侯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壞矣。元履名某。嘗以布衣召見天子。悅其對。即日除太學錄。尋以數論事不得久居中。既而天子思復召用之。則元履既卒矣。上為悵然久之。詔有司特贈直祕閣云。十三年七月辛卯。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建陽縣大闡社倉記。

招賢里大闡羅漢院之社倉。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為。而長灘之別貯也。始祕閣魏君之築倉於長灘。非擇其地而處之也。因其船粟之委於是而藏焉耳。故倉之所在。極里之東北。而距西南之竟遠或若干里。貸者多不便之。而是時率常數歲乃一往來。則猶未甚以為苦也。淳熙甲辰。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發斂之政。而以歲貸收息之令從事。既為之更定要束。搜剔蠹弊。而以時領焉。民已悅於受賜矣。周君因益聞以因革之宜。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說告者。且曰。自今以往。一歲而往來者再。則其勞佚之相絕。又非前日比矣。周君於是白之宋公。而更為此倉。以適遠近之中。且令西南竟之受粟者。即而輸焉。來歲遂以遠近分土。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民既歲得飽食。而又無獨遠甚勞之患。於是咸德周君。而相率來請文以記其成。昔予讀周禮旅師遺人之官。觀其頒斂之疏數。委積之遠邇。所以為之制數者甚詳且密。未嘗不歎古之聖人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其不可及乃如此。及今而以是倉之役觀之。則彼其詳且密者。亦安知其不有待於歷時之久。待人之多。而後乃至於此耶。因為之記其本末。以為後之君子或將有考於斯焉。周君字居晦。好讀書。有志當世之務。吏事亦精敏絕人。不但此為可書也。倉凡二間。高若干尺。廣若干尺。深若干尺。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越某月某日成。用工若干。錢若干。佐之者。里之人某也。十三年丙午歲七月甲午。新安朱熹記。

黃勉齋集原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為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鬬而輕生。土產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為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錢。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為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為變。往者里之寄

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得米五六百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累數千石來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為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糶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十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毫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漕使趙公行部聚猾詭名之徒所通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為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為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為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為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為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

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食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朱晦庵集建昌軍南城縣吳氏社倉記　乾道四年建人大饑熹請於官始作社倉於崇安縣之開耀鄉使貧民歲以中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什二以償歲小不收則弛其息之半大侵則盡弛之期以數年子什其母則惠足以廣而息可遂捐以予民矣行之累年人以為便淳熙辛丑熹以使事入奏因得條上其說而孝宗皇帝幸不以為不可即頒其法於四方且詔民有慕從者聽而官府毋或與焉德意甚厚而吏惰不恭不能奉承以布于下是以至今纔二十年而江浙近郡田野之民猶有不與知者其能慕而從者僅可以一二數也是時南城貢士包揚方客里中適得尚書所下報可之符以歸而其學徒同縣吳伸與其弟倫見之獨有感焉經度久之乃克有就遂以紹熙甲寅之歲發其私穀四千斛者以應詔旨而大為屋以儲之涖事有堂燕息有齋前引兩廊對列六庾外為重門以嚴出內其為條約蓋因崇安之舊而加詳密焉即以其年散斂如法鄉之隱民有所仰食無復死徙變亂之虞咸以德於吳氏而伸與倫不敢當也則謹謝曰是倉之立君師之教祖考之澤而鄉鄰之助也吾何力之有哉且今雖幸及於有成而吾子孫之賢否不可知異時脫有不能如今日之志以失信於鄉人者則願一二父兄為我教之教之一再而不能從則已非復吾子孫矣盍亦相與言之有司請正其罪庶其懼而有改其亦可也於是衆益咨嗟嘆息其賢以為不可及而包君以書來道其語且遣倫及伸之子振來請記熹病力不能文然嘉其意不忍拒也乃為之書其本末既以警夫吳氏之子孫使其數世之後猶有以知其前人之意如此而不忍壞抑使世之力能為而不肯為者有所羞愧勉慕而興起焉則亦所以廣先帝之盛德於無窮而又以少致孤臣泣血號弓之慕也慶元丙辰正月己酉朱熹記

周益公大全集跋朱元晦所作南城吳氏社倉記　某遭遇孝宗皇帝嘗二府者十年每歲必聞宣諭云朕自中春農事興即憂水旱直至十月米穀上倉然後放心洋洋聖謨二帝三王所未有也方社倉畫旨時某在東府實奉宣德意下之有司今南城吳伸吳倫兄弟請書此記乃敢載聖語于後當有告于太史氏者具位周某書

袁絜齋集跋吳晦夫社倉王荊公行青苗之法取二分之息而公論非之朱公立社倉之規亦取息米二斗與青苗若無以異而公論稱之何也曰青苗之取息也無窮或不能償則有追胥之擾有箠楚之害民不能堪率破其家言利之弊至

如此社倉則異是矣其始雖不能無息然歲歉則蠲其半大饑則蠲之十倍其初則無復有息方當厲乏之時賴此以濟人感其恩蔑不償者豈必待督責哉此善之善者也而吳君伯仲能行之苟無利心焉可不謂賢乎建樓藏書勉其子孫孜孜務學又將以維持社倉為經久計此皆發於良心不能自已者續此氣脈生生不窮言積善之家者將由吳氏有餘慶矣余是以嘉之

楊誠齋集寄題南城吳子直子常上舍兄弟社倉　有虞有宋雙重華兩聖一心民一家綈針刺水農事起重華愁旱從此始黃雲登場萬寶秋重華對天夫卻愁二十八年臨玉座太半光陰愁裏過天顏憂喜承相知常平使者陳便宜倡為社倉首建溪時江吳札承君師伯霜仲雪發爾私支奇虐尅手莫施活數億子幾涑黎語子又孫孫又子爾是重華聖人意無論十世百千世

項安世悔稾後編寄題吳氏社倉　始晦庵朱先生作社倉於建寧之崇安縣因奏事及之乞頒其法於天下　孝宗為下其奏於是建昌軍南城吳伸吳倫兄弟首應詔書而晦庵又為之記慶元六年庚申予卧病江陵南城人包揚以其記來求詩適與朱氏冢訊同至讀之心折不敢以病為解遂作四韻寄二吳臨筆泫然涕泗交下時十月五日也　淹劇無悰易愴神社倉新記重開心前朝詔在恩淪骨遺老

書存淡滿襟。永念君仁多善稼。肯同歸死下喬林。皇天老眼明於鏡。魁植書樓萬桂陰。未晦庵集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予於屏山之下。觀於社倉發斂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隋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遭也。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會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恭父既歸。即登朝。廷與病還家。又不三年而卒。遂不果為。其卒之年。浙東果大饑。予因得備數推擇。奉行荒政。按行至婺。則婺之人。猥損轉死者已藉藉矣。予因竊歎以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必無今日之患。既而尚書下予所奏社倉事於諸道。募民有欲為者聽之。民蓋多慕從者。而未幾予亦罷歸。又不果有所為也。是時伯恭父之門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時已務賑恤。樂施予。歲捐金帛不勝計矣。而獨不及聞於此也。於是慨然白其大人。出家穀五百斛者。為之於金華縣婺女鄉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斂散以時。規畫詳備。一都之人賴之。而其積之厚而施之廣蓋未已也。一日以書來曰。此吾父師之志。母兄之惠。而吾子之所建。雖予幸克成之。然世俗不能不以為疑也。子其可不為我一言以解之乎。予惟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況叔度之為此。特因其墳廬之所在而近及乎十保之間。以承先志。以悅親心。以順師指。且前乎此者又已嘗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而何不可之有哉。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惻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予既不得辭於叔度之請。是以詳著其本末。而又附以此意。婺人蓋多叔度同門之士。必有能觀於叔度所為之善。而無疑於青苗之說者焉。則庶幾乎其有以廣夫君師之澤。而使環地千里永無捐瘠之民矣。豈不又甚美哉。叔度名景憲。與伯恭父同年進士。年又長。而屈首受學無難色。師沒守其說不懈益虔。於是無不讀。蓋深有志於當世。然以資峭直。自度不能隨世俯仰。故自中年不復求仕。而獨於此為拳拳也。十二年歲乙巳冬十月

庚戌朔記。

邵武軍光澤縣社倉記

光澤縣社倉者。縣大夫毗陵張侯訴之所為也。光澤於邵武諸邑最小而僻。自張侯之始至。則以病夫市里之間民無蓋藏。每及春夏之交。則常糴貴而食艱也。又病夫中下之家當產子者。力不能舉而至或棄殺之也。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一有疾病則無所歸而或死於道路也。方以其事就邑之隱君子李君呂而謀焉。適會建帥趙公亦下崇安建陽社倉之法於屬縣。於是張侯乃與李君議略放其意作為此倉。而節縮經營得它用之餘。則市米千二百斛以充入之。夏則損價而糶以平市估。冬則增價而糴以備來歲。又買民田若干畝。藉僧田民田當沒入者若干畝。歲收米合三百斛并入于倉。以助民之舉子者。如帥司法。既又附倉列屋四楹。以待道塗之疾病者。使皆有以接托食飲。而無暴露迫逐之苦。蓋其創立規模。提挈綱領。皆張侯之功。而其條畫精明。綜理纖密者。則李君之力也。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部使者亦聞其事而加勸奬焉。於是張侯樂其志之有成。而思有以告來者。使勿壞。則以書來請記。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為吏者賦斂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何暇此之問哉。若張侯者。自其先君子而學於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聞孫遂傳素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助以底于有成也。李君於予蓋有講學之舊。予每竊歎其負經事綜物之才。以老而無所遇也。今乃特因張侯之舉而得以粗見其毫末。是不亦有病夫。故予既書張侯之事。而又附以予之所感於李君者。俾來者得有考云。紹熙四年春二月丁巳。新安朱熹記。宜春志萍鄉縣有社倉。先是知縣孫逢吉以西南兩路田瘠稅重。人少貯蓄。細民無所借貸。遂倣朱文公陳請社倉規模。輸俸糴米於西烏岡市南米田市。置倉兩所。各儲一百三碩。請二士人掌之。遇春夏散借。冬熟收斂。入息三分。歲收二分。以一碩為率。支息米四升充鼠雀耗。一升給守倉人。三升給催取甲頭。其簿籍官為印押。遂處主掌人自行收斂。官不干預。淳熙十六年。續置九倉。縣側橫頭倉宜世顯等米二百碩。神田倉朱應辰等米百碩。盧溪倉黃庚等米三百五十碩。宣風倉孔晦等米一百九十五碩。大安倉吳衛等米百碩。石塘倉賀應叔米三百碩。南金場倉黎顯祖等米百三十一碩。西北糴村倉李如壎等米百一十碩。上栗倉柳承節嚴米百碩。凡九倉。縣尉潘友文奉倉臺命。勸諭士民自出本米。各建倉庚一方。甚以為利。自後上栗大安里糴村三倉皆廢久矣。宣風盧溪石塘

三倉紀綱廢弛今未有任其責者惟縣下東西兩倉及孫令君西南兩倉金場一倉斂散如故然皆久以本米給還其家止以所儲息米斂散而歲止收一分之息縣西倉又以在倉積米出糶得錢二千緡足買民田一百餘畝歲買及五千把即盡蠲息米如有欠折即以田分米補湊庶幾悠久不致壞廢其餘則以俟歲歉或減市價賑糶或均給充借農民或煮粥以食餓莩邑士鍾詠作縣西社倉記朱文公有跋續又有縣之北村黃塘口丘君寶一倉乃自出本米歲收息二分亦已附縣籍矣鍾詠萍鄉縣西社倉記 淳熙戊申歲大侵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有司往往第民產之高下咸俾出粟分日振乏民或有田無積者固不容以實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致之遠方則又悍官有定價歲為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於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信感動故文移一出而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記事公猶以嗣歲為憂載念朝廷頃常頒浙東常平使者所上崇安社倉法于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吉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即是而增益之為經久計宜莫良於此甫屬意也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適下其法於郡縣諉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諭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為倉者九且願輸

乙之積無勤有司集於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刱屋於縣之西闢為堂六楹外為都門兩廡列為六庾繚以垣墻冀以守者之舍費五十萬有奇皆息米為之凡倉之斂散皆主於邑之士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為督趣且常致其主張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脩厚其儲力其事者柳君廷傑宗顯宜君師賢九德元凱宰三山周公世昌溥廬陵董公沖元分俸以示表倡尉青江王公衛實督建倉之役柳君宗顯佐之既落成因具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既望邑士鍾詠述朱晦庵集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余一日數其鄉人士君子之意欲余為之記其社倉之役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故所登載詳悉如此余因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趨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子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既有亡友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顧而歎曰美哉子子澄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予言為矣即謝去不敢為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余也則曰是倉之成既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有記而復何待於余言哉又況天下之事是非得失固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顧余之衰謝淪落徒足以為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諸君亦何所賴而求之若是其勤耶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跋其尾以授之且以寄謝庠序諸君使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庚申二月辛巳春分晦庵病叟朱熹書

南康志南康軍社倉嘉定八年江東常平使李申奏知南康軍趙師夏撙節泛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儲以為社倉之用所宜主張成就且以風示他郡其南康三縣惟建昌舊略有社倉規模令免解進士胡滿兄弟責任其責仍令軍縣官勸諭三縣士民繼續為之準 省劄行下備江東提舉李申劄子以前知南康軍趙司直趲積錢米為社倉之用令契勘上項米一萬二千碩以本軍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內建昌撥六千碩都昌縣撥四千五百碩星子縣撥一千五百碩其般運米斛建立倉廒就以錢二千貫支用其規式一倣建昌而頗增廣之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都鄉官每鄉又自選鄉官一員提督條畫畢具并井可觀或遇水旱有司未及申請朝廷未及撥降而鄉村糶糴便有準擬

既無舟車運載之勞亦無胥吏減剋之患春散秋斂循環不已官司不費惠利無窮欲將上件米一萬二千碩永充三縣社倉米本其本軍不得拘回準劄付南康軍從所申事理施行爾後接續增廣樁積之數已倍於前星子貸斂以米都昌建昌易米為穀皆從民便但行之既久不能無弊為倉官者或私其幹僕而不及鄉民或因循侵耗以虛數交承虧損元額寶祐癸丑郡守趙希悅先紹前志極力整葺而弊端不能盡革建昌都昌間有不齊集者且差充倉首率皆推避遂致斂散間有不能以時者殊失惠民美意後之來者不可不於此加之意也 又剏立社倉記 本軍建昌縣舊有社倉規模嘉定乙巳郡守趙師夏撙節浮費趲錢二千貫米一萬二千碩以三縣地分廣狹戶口多寡酌量分撥建昌六千碩都昌四千五百碩星子一千五百石般運夫船建立倉廒之費就以錢二千貫支用每縣選寄居及士人之有行義者充倉首縣委官一員提督春貸秋斂民甚蒙惠歲月浸久倉首不無侵蠹虧失之弊淳祐壬子郡守希悅先紹先志力加整葺漸復其舊但倉首之職究轉推抵頗費定差獨建昌為甚嘉會立斂散無虧以所管多寡量免役次月日之令遵而行之使無失濟惠初心端有賴於來者云 又云復齋陳公宓治郡有聲未可悉舉其尊賢則

首郷周本祠堂其救荒則務行實惠及民鼎建治事廳不擾而辦維持三邑社倉最加意焉千萬士民甘棠之思至今爲之不絕劉漫塘集南康胡氏社倉記　社倉之制昉於隋詳於近世朱文公之奏文公以稱貸貧民之所不免而倍稱以償亦人情之所不堪思有以輕之故沿隋之制酌今之宜行之於所居之建陽今社倉落落布天下皆本於文公姑以文公所行與所聞於他郡者論之其本或出於官或出於家或出於衆其事已不同或及於一鄉或及於一邑或糶而不貸或貸而不糶吾邑貸於鄉糶於市其事亦各異況他郡所行未久輒弊有因其弊而廢者吾邑事方權輿安可不豫計方思之未得故人胡伯量適自南昌之建昌來伯量蓋學于朱氏者亟問之伯量喜而言曰吾嘗行之吾邑之小蟹里既効矣請爲子言之凡子所從厥本有與同所及有遠近所行有糶貸隨事之宜要不必計所當知者體統欲一責任欲分體統不一則彼此牽制雖有善意不得施責任不分則意向偏曲雖有良法不盡用今吾里之事所以行之久而無弊者其始會吾家積歲之贏得穀六百斛以貸盡吾兄弟合謀爲之謀之同而興意無自生行之決而興議不得搖故其體統歸一越二十年迄于今合本息二千斛以數之日薄事之日殷吾兄弟出處不齊而吾兄弟之子若孫有時不能盡勝其責也故各以其地之所比而屬諸其人使散之必核其實而多寡不得私斂之各與其藏而美惡不相參庶幾乎得之子以爲何如予曰敢聞命雖然是或一道也蓋體統一而責任不分則智力有不給責任分而體統不一則脉絡有不通敝以一言亦曰欲其戮力一心而已昔吐谷渾王阿柴將死令其子二十人各獻一矢取一矢授其弟使折之矢應手而折并十九矢使折之則不能阿柴乃語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聚則難摧諸子感其言吐谷渾以強社倉之事猶是已不然狡者欺之頑者負之強者奪之吏之無職者侵漁之社倉欲存得乎哉伯量曰然吾歸將壽于言予石與兄子炷及里中人共圖之豈惟爲社倉計而已伯量名泳兄弟篤學其兄濬甫冠舉于鄉未數年弟淵今爲東流令泌爲南安令伯量登歲高蹈不屑事科舉餘四人者皆爲名進士其進未可量云朱晦庵集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於郡守徐公嘉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爲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斂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爲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爲之於其縣善拳開寶諸鄉凡爲倉者十一合之爲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已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三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爲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尤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繼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爲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畜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

公者相與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慶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具位朱熹記陸象山集與陳教授書　敝里社倉目今固爲農之利而愚見素有所未安蓋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金谿歲旱處頗多通縣計之只可作六分熟敝里今歲得雨偶多凡社倉所及皆有秋米狼戾之興倘得二千緡可得粟二千碩鄉斗（於官爲一千碩）來歲糶一千碩存一千碩爲後年之備逐年更糶之可與社倉俱廣爲無窮之利敝里社倉所及不過二都然在一邑中乃獨無富民大家處所謂農民者非佃客莊則佃官莊其爲下戶自有田者亦無幾所謂客莊亦多僑寄官戶平時不能贍恤其農者也當春夏闕米時皆四出告糴於他鄉之富民極可憐也此乃金谿之窮鄉今社倉之立固已變愁嘆爲謳謠矣況得平糶一倉以彌縫其闕推廣甚惠雖舜當如何耶今農民皆貧當收穫時不復能多藏要須糶易以給它用以解逋責使無以糴之則價必甚賤而衆洪

於米商之舟與富民之廪。米歲必重困矣。前所言米價亦準鄉斗所糴之價耳。今歲之價必下於此。則所得米數當加多。為利不細。向來校山家兄嘗陳五利之說於主管陳大郎。以白之倉臺。尋得陳大書謂倉臺已許可。其時家兄以鄉間無米可糴。故不獲卒請。某屬者亦嘗言於倉臺。但未粟幕中二丈。欲望會次及之。倘不以為不然。却幸見報。家兄當具粟以卒所請也。　又與黃驤書　某竊見鄉來趙丈舉行社倉。敝里亦主一倉。委校山家兄主其事。某頗有所未安於中。昨亦嘗禀聞。愚見以為莫若為平糴一倉以輔之。乃可長久。平糴則可獨行。社倉未必可獨行也。社倉施於常熟鄉乃可久。回不常熟。則歛歲之後無補於賑䘏。平糴則豐時可以受農民之羨。糶價賤傷農之患。闕時可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政使獨行亦為長利。今以輔社倉之所不及。而彌縫其闕。又兩盡善矣。其詳已嘗託陳教授布稟。番陽志社倉之議。始於閩之崇安縣。因乾道戊子歲饑。故侍講朱熹倡其里人朝奉郎劉如愚措置。乞之郡貸米六百石。歷盡賑糶。比冬十收其息之二。積有四年。盡以元本歸之官。而所贏凡三千一百石。自是歛散。每石祇收耗三升。雖值凶儉。人不困飢。乃上其事。乞推之天下。孝宗特俞之。仁政及民。莫此為要。今餘干縣有兩倉。其一則紹興五年轉運司以本縣所發賑濟之米。猶存價錢一千一百九十五貫有奇。令知縣江同祖循社倉之規。置倉于福應鄉。以其錢糴米凡七百三十三石二斗。春頒秋歛。息以二分。耗如息四之一。其二則慶元五年本縣及大慈北鄉之民。請于州欲倣而行之。乃捐其貲產之券。質之州庫。為錢一千二百二十七貫有奇。得米七百石頒之。民凡七百二十四戶。息耗視前。逾之五年。息可償本。出納以尉提督於縣。黃氏日抄　撫州金谿縣李氏社倉記　咸淳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諗。臨川縣李君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捐粟六百石為倡。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甚矣社倉之法之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甚之可慮也。余前歲貳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稱之息。州縣展轉侵漁。而社倉或無顆石之儲。且法以十戶為甲。一戶逃亡。九戶陪償。逃者愈眾。陪者愈苦。大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或臨秋貸錢。而勾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當變通。法立於三代盛王。尚須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為之救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救。豈先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

之。既又念臨川以官司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本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王荊公青苗法。亦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苗行之以官司。社倉主之以鄉曲耳。故我孝宗皇帝頒文公法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與。廣德社倉歸於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切歸之民。朝廷又可之。余遂得竭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甫集而余去官。未知近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予親歷於廣德者如此。若凡他州各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主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佯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怵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聞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之息。不借務於官。不鳩米於眾。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博。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幷書以遺之。咸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紹興府會稽縣前志　會稽縣社倉記　社倉一名義倉。始於隋開皇中。史臣以為天下義倉皆充滿。由唐以來。歷代雖皆不廢。然不復能如隋之盛。至國朝熙寧三年。七月己巳。御史言齊州科配義倉。取數太多。民何以堪。大臣亦謂人有餘粟。藏之於家。有何所害。而固欲使之輸官。非良法也。遂詔廢義倉。已納者給還。然後雖廢置不一。多失本指矣。淳熙八年。提舉浙東常平朱祕書熹。適當歲歉。乃奏以常平米建社倉。付富室歛散。每石收息二斗。凶歲則蠲其息。又以士大夫或舉人有行義者。與縣官司出納。俟息米及十倍。即以本米還官倉。專以息米歛散。每石止收耗米三升。士民願以所藏米充入者亦聽之。如官米法。戶部看詳。以為可行。而一時議者以為每石取息二斗。乃青苗法。紛然攻詆。然朝廷卒行之。併下諸路。諸路既不能皆如詔。而府外之六縣亦止報府

言一而措置竟不以已立社倉爲言惟會稽山陰二縣至今爲小民之利方朱公爲此時帥王尚書希呂實左右之慶元二年提舉李少監大性復以常平米一千五百石增置社倉在會稽則若馬山若妙智若資壽若廣教若淨社者凡五處在山陰則有梅山之本覺柯橋之靈祕南池之興教迎恩稽山之廟庵凡五處又以常平錢糴慈福宮米一千五百石每倉以三百石爲率又於會稽妖廟取當來本米二百七十石有奇立琶山倉共爲倉十二所今王公朱公李公民皆立祠以時祀享雖他善政多可紀社倉尤其著者也袁絜齋集洪都府社倉記　漢耿壽昌建請築倉邊郡穀賤時增價而糴貴減價而糶請之常平其稱甚美宣帝亟從之而蕭望之獨言其不然史稱望之非壽昌而不明著其語故莫得而考然壽昌常糴關內穀矣望之以爲背於商功分銖之事意者常平見幾亦若此爾觀元帝時諸儒言是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則望之之言尤信洪惟我朝養民以仁雖常平之置襲前代之迹而德意所存與前代不類民有饑阨趨而拯之如救其子豈暇因以爲利哉雖然博施濟衆堯舜猶病之今發倉廩以惠困窮惟大饑之歲不以道遠而輟苟非時有所賑恤及於耳目之所接者而止豈不欲遠力不足也然則何以處之曰自古制法固有不能獨行

者常平之惠未博精思熟講求可以相輔者兼而行之惠斯博矣社倉之設其常平之輔乎有餘則歛不足則散與常平無以異然常平聚於州縣而社倉分布於阡陌官無遠運之勞民有近糴之便足以推廣常平振窮之意此所謂輔也已洪都令爲大府而土非膏腴民鮮積貯年豐則僅給歲歉則流殍邦人病之郡丞豐君有俊請復社倉自南昌新建二邑始郡捐錢千萬屬里居之賢達江寧陶君武泉暨裘君萬頃擇士之堪信仗者分糴之以待來歲之用將漕胡公聞而是之運米二千斛助成茲事屬于佛廬于道觀者十有一端緒既開推之他邑可以次第而舉時乎價貴亟下其估與民爲市賤復糴之如環斯循爲吾民便何時已耶夫天下之最不便於民者二敢於爲蠹有縣吏焉巧於漁利有豪民焉今置是倉也委之士類公其出納則縣吏莫措其姦歲有不登米無甚貴則豪民不聞之糴增益之俾加厚維持之俾可久及其進於此也不惟減價而糶而直以糶價糴之純於爲民無私心焉可不謂仁政乎昔者周官大司徒之屬有遺人者惟施惠是職鄉里門關野鄙縣都皆有委積班班相望共德惟謹今之社倉毋乃依倣於是相時發斂均被無遺膏澤沾濡既優既渥以繫民心以培邦本嗚呼真良法也夫端可爲常平之輔也夫攸縣志勸立

義廩文　太守到任以來近因禱雨爲邦人久遠之計在諸縣則廣置社倉備穀萬石歲出貸其爲慮遠矣社倉之要有四其一曰抄劄貸戶其二曰支貸其三曰交納其四曰守掌諸家規約大抵悉委鄉官其爲力太勞其任責太重故憚煩畏事者有所不樂爲今抄劄數實則責之保正副而鄉官審之而已支貸則責之措置官而倉官同監視而已看守責之寺院主首而鄉官特同共掌管而已惟催納交收專委鄉官力不至甚勞而責亦不至太重況兩歲則替無久遠耗折之憂免役一年勞逸又粗可相補社已覓不使之費財（則有約束條目）優禮遇不使之屈辱皆所以爲鄉官計乃所以爲社倉計也真西山集嘉定甲申待制真公德秀帥潭日請于朝以錢償當年馬穀分撥十二縣以貸細民縣領所留穀以置八倉隨鄉之廣狹以給貸之　又奏置十二社倉狀　臣恭惟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請頒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爲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將漕江東歲適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累又爲最難勞費不貲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而不廢在在皆有藏聚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其利豈不博哉至是

益知孝宗皇帝之聖謨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多端往往歸咎於法至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嘗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姑以常平義倉論之使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掩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詔可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亦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帥湖湘適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爲一方饑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於是撙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碩益以他穀共爲九萬五千餘碩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歛散之規息耗之數大蓋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捄弊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二聖臨御之初方務行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冀中請事宜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聖慈察臣汲汲爲民之心從臣所請頒降指麾令本州常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得以蒙天施於無窮臣不勝大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真西山中有撥

穀綱狀　本州昨為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為甚早稻之傷幾及其半熯旱之狀日以千百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禾雖稔自輸官之外羸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民之所仰食唯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夏間闕食必甚預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以甚乏其它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儧非控告朝廷存留綱運則州郡雖有救䘏之心安能使之家被實惠遂於閏八月初七日畫項具申朝廷數內一項諸縣鄉村貧民至衆每歲粮食唯仰勸分今富家所收既自無幾今雖見行勸諭置立義廩儲穀出糶終恐難以専恃貧民下戶既無穀種又乏日食將何以為布種之資農事失時田土荒廢尤可深慮契勘本州遞年合起馬料九萬五千餘石赴襄陽交納擬乞朝廷矜憫免行起發一年容本州措畫就諸鄉村置廒受納於來歲農事方興之際委官出貸本等人戶充為種糧至秋成輸官仍復椿管以備次年給貸不特救一時之急又可為悠久之利除一面先次措置外伏望朝廷特賜矜允劄下總領所證會施行萬一總所以馬料難於乏供願從本州那撥官錢依今冬時價并紐筭水脚糜費赴總所交納古者凶荒之年馬不食穀今蓄養戰騎務在豐肥固難盡從古誼然截餉馬之穀八九萬石以活力耕輸賦之民朝廷生仁必所不靳（云云）

宋戴邦用文長沙府大覺社倉始末　鄉里有委積以䘏囏戹縣都有委積以待凶荒此周公相成王泰平之盛典也待制真公帥潭之明年湘陰旱田間苦巨浸晚稻耗於烈風以故穀價翔踴既而屬邑復以旱告公視民饑猶己單力殫慮上下協濟發廩勸分歲雖荒而不饑然公謂一時措置非經久之策於是有請於朝截糴馬穀義米命十二邑咸立社倉以貯之穀貸本等之有田者米則糴細民之無田者殆將為潭民世世之利公其以周公之經理成周者理潭歟湘陰為都二十二置倉七大覺光教普安顯慶國泰崇因寵諸是也適命令尹四明林岡任提督之責命尉府上饒余禹翼任措置之責選慎中之賢得廬陵朱渙檢察其事三君者相與協心戮力是究是圖不以文具應命分行田野咨訪父老如道里遠近戶口多寡務自相視通融酌中區處畫于圖籍由是貧富強猾泥塞疾苦具得其實令尹又於每倉增助百斛以廣帥君之惠今大覺倉就寺之西廡撤而新之周圍上下以板護以壁周以墻上三間貯米扁曰義倉下四間貯穀扁曰社倉通約所貯以斛計者可三千所費以緡計者一百六十有二七都出納悉隸于此於倉之都門建公祠堂提督檢察措置官預焉蓋將使邦人知公創置之意又知奉承者之不苟如此異時若守與令皆推此心則是利豈直歲月計哉邦用材竭力廣謨被使令同邑士鄧默董其事三君丁寧告戒俾弗慢故不敢不勉謹述此以識是倉之始末若夫關湘山之石而紀其盛美自有大手筆在非邦用敢僭嘉定甲申進士戴邦用記

又王鑄重建崇因社倉記　宋西山真先生帥潭日勑屬邑社倉湘陰凡七所崇因其入焉鑄貟丞措置始至見其因廊為廒簷睛廒棲顧瞻太息寺首僧大權進曰得非病其湫隘陰潤乎若夫達之廒側有地惟便善而語之曰謀契予心矣俟帥告于長爾其董是役越日還白黃令君言未既令君愀然曰西山美意僅存一綫究心乃職正望後來廸退而經度峻峙四廒重蓋崴也中敞一廳嚴出納也尾廳一軒居主者也美廒兩寔庚監者也門還擇便使無擾也浴湢有所不遺小也費錢二十萬粟三十斛鑄捐金倡之令君助之補其不足者數界之監倉寺首之大權也役始于壬寅孟夏迄于季秋越二年胡令君來首訪諸倉利病有客告以崇因倉更置之故曰是知務也乃捐公帑加備于窻牖梵楣意以為諸倉勸始華歲月以紀其備若職掌若簿實若支遣若盤量昔西山告之君父盟之神祇具有規約在有人心者當知所遵守鑄不敢不勉淳祐甲辰丞王鑄記

湘江志長沙府長沙縣社倉　慶元初長沙宰饒幹創社倉二十八所他縣皆未有也越三十年大帥真西山念歲旱不常農食乏興做饒宰之規行下諸縣令撥錢內出豁起立社倉於寺觀不科鄉保不擾住持不白使工匠申聞于朝乞將本州嘉定十七年分合起發湖廣總所馬穀九萬五千碩於內截留八萬碩令諸縣稅戶各就社倉送納及益以他穀共九萬五千餘碩置倉百所永充賑貸却折納總所八萬馬穀錢計官會一十二萬八千貫水脚錢會共一萬九千三百餘貫夫米二千五十餘碩本縣分置社倉九處計穀九千二百七十三碩專為賑貸有田二十畝以下之戶每年以四月一日支貸七月催收每貸一碩收息穀一斗費用穀一斗共逐月纖悉條目自有本州印行社倉規約在州置司委通判職官縣有提督措置官知縣以提督社倉縣衙丞簿尉中選二員措置任滿本州覈實無欠方許批書鄉士有信義者及合充保正副者每倉委請二人充監倉不律以法而待以禮三年一替仍與免役一年支貸則措置官同監視看守則責之寺觀主首應合干等人皆於費用穀內各有優潤至十年後息穀與本穀相登又貸二十一畝以上之戶不取息穀而止取費用穀其湘民無窮之利也歲久弊生自制司取撥息穀而監倉重困每歲出貸則監

倉保司胥吏計斛索錢、收斂則羸取斛面、私收折納、寺觀亦不能無擾。殊失西山之美意、而未有以革之者。本縣始創九倉、四倉隸丞廳、五倉隸簿廳。內龍安一倉、監倉以都分散、間有請于縣、分割一倉於福倉寺。令為十倉、遵平準使帖、照西山規約、春貸秋斂、經久勿替云。

林希逸竹溪集跋浙西提舉司社倉記

古人為惠於民、未有不自均田始者。田不可得而均、民無以自濟、於是有貴賤斂散之法。然耿司農請於漢宣、官為斂散也、故曰常平。長孫度支請於隋、民自斂散也、故曰義倉。後人失其意、皆歸之公家。於是攷亭先生本其初以復之、此社倉所由作也。其慮甚遠、而惠甚博矣。曾未百年、此法亦敝、非盡於官吏、則盡於豪家、民之無仰自若也。卓山陳公為西儲常平使、思行文公之法、又本古人之心、不聚以衆而求之田。蓋以衆之藏易弊、而田之入無窮、視時而散、約以其直十之二、取而積之。積之久則田可增、田益增則惠益遠、此豈異人一日之賜哉。因思古今良法未嘗不可及也、推而行之、實惟其人。文公懲在官之病、而廢之於民。卓山又懲積衆之病、而本之於田。使文公猶及知、亦當嘉歎於此。余閩人也、恨文公之法不及於吾郡。卓山來閩、乃以此集見示。使卓山更為閩留、其不以惠於吳者惠於閩乎。民窮甚矣、安得如卓山者數十輩、俾推行其法以禍吾國、豈非文公所望於後人者哉。

李濬軒集代縣宰社倉砧基簿序

令社倉之制、其說有二。曰儲米以備賑貸之用也、曰斂息以資舉子之給也。向者崇安開權倣隋唐舊制而創為之、蓋倉以社名、則賴乎里之人相與推行而不涉吏手、故實惠稍孚、而弊端迄塞。余涖邑數月、適連帥趙公封示崇安條畫、俾視效而舉行之。會里有處士李某、余始到官、知其人為一日以其事謀之。察及與夫鄉人之善者、僉以李為然、遂造門而問故。李曰、吾邑東西不及百里、南北相距加二十里、中多亂山、可耕之田僅得三之一、故樂歲則粗可以給。一有水旱之變、則食為之不足、於是溺子而不舉者、俗誠有之。賢令尹得不為之長慮、而使之知父子之親乎。又況闕米於新陳之未接、則憂不在鄉而在市。蓋販者無千金之積、停者無三日之聚、鄉人肩擔石以趁市、少則有踊貴之患、甚則有不繼之憂。官盍有以為之備乎。然捐米以惠人、非買田以規歲收之入、儲米以備糶、非建倉以別在官之廩、則不可以圖久。於是議以克合、適詳視崇安之成規、講究吾邑之所便、增損而行之、惟其所當。凡買田建倉、官出緡錢二千、而糴米所直數亦稱是。乃又推擇其鄉之士八人、任鄉官之委、以與民附籍。縣復委官措置、以示公私互相維持之意。幽遠之民、始而疑、來請者尚寡、中而信、歲終計之、已支百斛。今買田之外、益以汶入之產、亦既三倍所收矣。所儲千斛、若糴以時直、而糶以平價、雖歲儉亦蒙利焉。夫不規剩利以糶、則可使常新。取諸歲收而與、則可以持久。由目前觀之、若可以詔後而貽遠矣。獨念夫崇安創始之制、倡者里人、而官為之應、故其成若難而久非所患。今吾邑舉行之方、官始倡之、而里人為之助、則其設施各務得宜、則其事跡容有小異。至於救民於饑、為國添丁、原其用心、則未始不同。然念救民之丈卒以三歲而終、更歛歲計之餘、錙銖而積、其所成立僅止於此。至於增光潤色、自此豈無與我同志者。吾邑之利、未見其已時也。雖然、百里之治、欲民化而俗善、茲特其一端耳。若夫窩室之無併、豪民之武斷、憑習相承、而斂民間出、類風相仍、而敝事時生、必將講明治化、拔本塞源、以成禮義之俗、則余之所以望於後之君子、詎止於此耶。姑摭建置本末、出納條例、悉列于冊、著為砧基簿、且復為之序、以冠其首、用詔來者、使公私皆得以稽考焉。

都梁志

李知新武岡州刱置社倉省劄

武岡軍李知軍申、竊見前史以歲有豐凶、穀有貴賤、故立常平義倉、量州縣大小、戶口衆寡、時其豐歉、貴糴賤糶、專一惠利小民。今則所在州縣、多是有名無實。又有民社倉者、專務勸誘上戶蓄積、以備凶荒出糶、亦為良法。今則所在州縣、絕無僅有。本軍自寶慶三年、有知軍呂朝散勸諭到在城上戶每年蓄積米二千石、至三四月青黃不交之際、即以市價斟酌量行裁減出糶。凡糶此米者、係城內外共二千一百單三家、此於小民所補不細。照得本軍上戶絕少、勸到積米之家、多者止數石、少者至五七斗、事出勉強、頗為費力。兼其間多有田產退落、戶頭死亡之家、官司既有名籍、卒難銷豁、是以兩年之間、人戶多有以此陳詞者。知新只得與之斟量減免、是以今歲所存止有一千四百米石。知新又勸諭令其自相推擇產業增進之家、填補元額、終無肯相糾舉者。兼當來呂知軍創始之初、官司先欲備米七百石為之倡率、自後因循、即不曾有此米。知新到任之後、自紹定四年撙節浮費、至今年六月前後共糴米三千石、已於軍衙西廊之外、創夾屋三大間、專一安貯上項米斛。欲在每年四五月間出糶、以濟細民、候秋成卻行收糴歸倉、每歲循環為之。所有每年糴糶之時、出糶則依時價每升減二文、收糴則依時價每升增一文。如軍人情願出糶、則每升更增一文。榜曰每歲十糶接濟民食、候秋成日、卻將價錢如數糴米、補填元糶窠名、不得虧損、有妨次年出糶。仍常切措置、以新易陳、毋致久折損壞。余程限兩日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紹定五年閏九月二十日。

黃氏日抄

更革社倉事宜申省狀

照對本軍昨因嘉熙庚子之歉康知軍初做朱文公法剏置社倉。春貸秋斂。以惠百姓。景定二年。曾準戶部椿留不貸不斂者五年。至咸淳二年。常知軍慮歲久穀壞。始申朝省。再行貸斂。且與免息一年。咸淳三年。陳提舉行部知社倉法壞日久。專委兩通判任責。而知軍時提其綱。本軍方當討理未定之初。又與免息一年。夫社倉之設。正以為民。當五年不貸之時。宜人情之久鬱。及兩年免息之日。宜人情之甚慰。及今驗之人情乃有大不然者。凡兩縣十四鄉之民。無不相率赴愬。乞免貸斂。至謂雖不取息。亦須增納。必罷社倉。方獲無事。某尋不勝驚怪。極意考覈。乃知借貸之息輕而水旱之備豫。法固未有善於文公之社倉者也。職掌之人非。而變通之法殊。弊亦未有甚於本軍之社倉者也。蓋康知軍救民之心。雖即朱文公救民之心。而窘於力之不逮。局於勢之難行。未得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其要有二。變而通之正在後之人耳。文公以五夫一區之地。而得建寧大府六百斛之米。故不必取息增多。但使願貸者出息十二備耗而已。康知軍以小壘荒歲一時之力。而欲廣為千里將來無窮之患。故志在日久增多。必使盡數均貸。且令計息。未足。縣官不得批書。於是奉行者不待其願貸類追迫而使之貸矣。是窘於力之不逮。未能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一也。文公與劉君知愚自利率而救其鄉之人。初不係官府倡率使然之事。故不至於出納輕重。康知軍正因巨室倍稱取息之虐。遂易以社倉十分取二之廉。及其所使主倉之上戶。即前日倍稱取息之舊人。為善不出於本心。臨時寧免於故態。於是陽借貸斂濟人之權。陰肆為富不仁之術矣。是局於勢之難行。不待盡如文公善後之計者二也。惟其力之不逮。而志在增數。故借貸多不出於小民之情願。惟其勢之不行。而權寄非人。故操制反析而歸巨室之不仁。以巨室之不仁。迫小民之不願。又壓以官司之勢。而塞其赴愬之門。此初意雖本於文公之社倉。而流弊幾類於荊公之青苗。勢有必然。事無足怪。雖康知軍申明之初。朝省回降指揮。已預憂異日反為閭閻之害。雖康知軍規約之序。各已預言法久且弊。他日人存政舉之難乎其人。況今日乎。故曰變而通之。是在後之人耳。今即衆顧之詞而據其當革之弊。如貸首抱催足。則有鍾李一都沈子亨等稱逃亡三十三戶。積欠穀五千八百四十斤。盡抑令代納之訴。曹下三都潘四五等稱祖父充貸首。子孫不能脫免。甚至孤寡亦不得免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同甲抱逃亡。則有永岳十八都倪四五等稱逃亡並責甲內填還。鄉民枉被逼勒之訴。桐汭一都曹千七等稱逃戶貸穀。穀不出倉。只就

倉展息。息上又生息。展轉抑陪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如縣官自十月至二月逐月照約下鄉到倉。縣官規避干繫。而轉改武官。則有清壇社吳百七等稱供需官員之訴。延德都高大發等稱被取輸耆穀之訴。又有武上都張公是等。稱見任官急欲回司。只取倉職虛申一狀。故倉職有折錢入己。及穀不入倉之訴。此弊之不可不革者也。始慮官司之難於偏察。於是各鄉止置一倉。今則地里迢遞。資次積壓。其拘之使貸也。守候動數日。而斂也亦如之。故有訴貸本僅了搬擔裹足。而所納乃白陪者。始慮倉職之為姦欺。於是諸倉各定一秤。今則出入各秤。高下與手。其貸而給秫也十僅得七八。而斂也反倍之。故有訴所出不足以了陪納。又復取之私債者。始慮舊穀之易浚。東作之無助。於是方春即貸而斂以秋。今則逃亡既衆。隄防過嚴。其貸多待秋熟。持一時糴以規取贏餘。甚至穀貴糶錢。待秋熟而復低價折付。反隨即取其倍稱之穀。故有訴破家蕩產。子孫受害只得逃移以避社倉之苦者。其始穀本每鄉僅五百擔。今積其利息。間已近六七倍。而支費耗折之數不預焉。窮鄉何以均此歲增之數。其始出貸每戶不過四五十斤。今強其必貸。率不下六七倍。而倉職茍取地盤穀之數不豫焉。窮民何以出此歲增之息。於是訴社倉一年甚於一年。鄉民一年窮於一年者有之。訴社倉本欲利民。今反至於害民者有之。訴社倉皆是鄉民逃躲之息。顆粒不曾散還。鄉民而聲冤者有之。且聞此等欲愬之情。其來已非一日之積。凡在州縣提督之職。前此亦多親聞其言。惟是法源於文公。而事本以救民。恐更革之未成。已謗議之先及。人莫敢斷弊以日深。某等相與竊伏思念。至於積月累日。竊謂雖自昔聖賢。未有久而不弊之法。法至於弊。亦未有不可起而救之之理。法出於黃帝堯舜。尚須通變。法出於三代盛時。猶必損益。安有謂法出於儒先。忍於坐視其弊而不救者。是亦豈儒先立法之本心哉。顧惟此事。百姓請罷社倉之說。雖不可行。若倉職漁獵百姓之害。豈容不革。但刱法固難。更革尤難。法愈更而愈密。則弊愈久而愈深。正如朱文公有言天下事本不難為。但恐做時不比說時。人心不比我心。今若更革。望其能久。正恐後之負令。亦猶今之負昔。兩縣四十鄉之間。安得人人常如康知軍之用心哉。惟有簡便或可少紓。蓋穀已多矣。不必更求增息。弊已極矣。不容盡倚倉官。凡遇成熟。並與住貸。于以從人戶關詞之請。偶遇水旱。減息出貸。于以永存康知軍救民之法。舊倉職並與改替。舊來州縣官吏有關倉事者。並免干預。別請近城寄居見任官。成熟年分彼此相忘。惟遇水旱。則從本軍徑請局官。及時下鄉。

監倉職照官秤公平出貸，並聽人戶情願，不必盡數均數，少需秋成斂穀，仍即封閉如故。此其更革之大綱也。舊規取息并支遣耗折共收二分二釐，今共止量收一分。（謂如斂穀本一百斤，舊年年收二十二斤，今止出貸之年收一十斤。）內以三釐充局官到倉轎夫及貸斂職掌諸色雜費，內七釐以備坐倉耗折，每一年許豁耗一釐，豁至五釐而止。（謂如穀壹石一百斤，一年計豁耗一斤。）其出貸年分不在豁耗之數。舊規倉之副職經兩貸兩斂而升正，又經兩貸兩斂而替，今既不每年常貸，更不拘貸斂次數，仍以二年為例，二年升正，曹經斂散，即與改替，新舊交承，周而復始，以防日久生弊。且將更休舊規官差兵士在鄉名坐倉節級，歲久擾人，倉職聞亦藉以主威鄉落，今並免差，遇貸斂年分，聽於支遣穀內續行從便短顧使喚。舊規倉職有事並申官司，今止許申寄居局官聽從便宜區處，有合從官司施行者，須寄居局官中明。此其更革之節目也。本軍除已遂一施行外，所合照康知軍剏立舊例備申朝省，并提舉常平司照應，併錄人戶合來詞訴，繳申照應，須至申聞者。　又更革社倉公移　照對本軍昨經嘉熙庚子大歉，賴康知軍賑救，民獲更生。康知軍荒政結局，又極力措置，每鄉穀本五百碩，做朱文公社倉法，歲貸收息，以漸增添，為將來萬一水旱之備，慮及無窮，恩同父母，世世吏民宜共扶植。柰何創始之艱難，繼者易怠，凶荒之苦惱，樂歲易忘，以至日久弊生，利反成害，官司昕從倉職，但欲取足本息，而不知倉職之並緣擾民，倉職陰剝小民，但期倍稱取息，而不恤小民之痛苦無告，甲內逃亡，鄰保均備逃亡穀本，坐倉展息，於是小民畏貸穀甚於畏科敷，而貧者竟貸之而流亡，上戶避倉職甚於避差役，而黠者反攘之以侵盡，其他枝節，不可勝言。去歲之冬，方當檢照規約，預行糶賣合貸人戶，忽挨鄉民羣訴，並乞免行貸斂，甚至以為社倉不除，皆當逃避他郡，此雖鄉民被擾一時忿激之言，然其情亦可知矣。聞之使人驚惻不已，斟酌事宜，量為通變，常年並免貸斂，以順鄉民衆訴之情，荒年減息出貸，以存康知軍仁民之政。（舊規息穀、支遣穀、耗穀共收二分二釐，今權收一分充耗折支遣，將來免收。）併與住免向來官司吏卒之擾，而請委賢寄居為局官，以鄉官自救鄉民，如朱文公創立社倉本法通變，大要不出此三者。除已備申尚書省及提舉常平使司照會去訖，其餘合行事件，分牒關報合屬去處外，所合備榜曉諭，今開具下項。　一、社倉之不免於弊者，正因取息，而倉職得以並緣耳。契勘倉職，先來有解到人戶折納穀錢，見寄留常平庫，今將上項寄庫錢就近城買實水田，委局官歲收租利

為扶助九鄉社倉之基本。應社倉規約內元收耗穀支遣穀，向後並將所收田租代充，使人戶貸一斤，只斂一斤，更不增收顆粒，所有近者申省權收一分之說，緣此時未議置田，不得不開此項，今出貸未有年分，未須支遣。筭計將來出貸年分支遣及在倉每年合豁耗折數，亦非多，買田纔成，併可住免，續申照應。　一、社倉之不免於取息者，又因欲漸積使多以備水旱耳。今除前項近城置田貸息外，更將各鄉元得康知軍穀本五百擔，陸續出糶，隨鄉置田，常年積租，荒年賑濟，則自不必取息求多矣。　一、社倉所以因取息而壞者，亦因積數愈多，則取息亦多，民戶之歲收有限，力不能堪耳。今諸倉見在穀，除五百擔置田，歲取天地無窮之利，免取人戶有限之利，以推廣康知軍美意外，更與樁留一千擔，準備出貸，以存康知軍舊規。視元數亦已倍之矣。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多，除五百擔買田，一千擔留貸外，尚有餘剩者，皆是倉職得人，鄉民淳良所致，並與今項樁留準備水旱年分盡數散還鄉民，此時亦可少寬官司劈劃上戶數糴等害。　一、諸倉間有見管數少，不了樁留去處，專局日下嚴監倉職欠數補足。　一、貸穀雖留千擔，仍取人戶情願，不以貸盡為拘。　一、前件監倉職使欠，皆是糶賣倉職已收人戶之數，其元係人戶拖欠者，權與倚閣，不許倉職私自催理，為人戶不已之擾。　一、社倉自是鄉曲之事，今請委寄居充局官之後，凡事並聽局官區處，但寄居行鄉曲事，亦須藉官司之力，而官司為民父母，尤不可一日少忘吾民之事，顧纔經官司，輒不免吏卒之擾，此所當防耳。契勘本軍嘉定年間，真西山將漕救荒，專委本軍軍學林教授賑給，書之史冊，千載盛事，而向來嬰兒局、近改義田局及滄河渡浮橋局，其田租亦皆借重教官，煩其提綱，蓋學校公議所自出，鄉曲議事可賴以維持不朽。今來社倉置田，關繫尤大，亦照例附廣軍學，凡田租簿籍並係局官與教官同僉，蓋教官廳雖官司，而無吏卒之擾者也。兼或遇有緊事，合經本軍行移，教官以見任官與之同共稟議，事亦易達。其餘些少文移，局中徑牒縣官等處施行。　一、局官文書，照紹興府例，就本軍置社倉局，仍照本軍舊例，以書局人充之，遇有公申，徑從書局呈押。又恐書局近上人無專工到社倉局，更差一貼司到局書寫，兩名並於田租內支行月給。　一、倉職舊規兩年為副，兩年升正，而替凡職皆經四貸四斂。今既常年不貸，不可專拘四年之限，必在四年之內曾經一次貸斂，候四年限滿，亦許替換。或雖經四年，遭值連熟，未經貸斂者，未許替職。　一、倉職向以為難者，與官司共事耳。今官本置田之後，倉穀皆是民穀，貸數止管千擔，

有事直達鄉局並無向來繁難應有倉職改替請機察保明申局官備申本軍照應但取物力高強衆所推服不可以前來已充為拘蓋庚子至今已三二十年縱曾充應亦當再充貸首亦如之　一貸穀止用大秤昨因別用小秤收息訪聞倉職多在小秤作弊今既免收息之後不許更用小秤　一舊來鄉民納穀等待資次多至旬日小民四散搬擔或至貸本僅了費用訪聞體例倉職交穀機察搬穀必待數多然後入倉以致鄉民等待不便今既不常貸常歛設遇貸歛又是水旱年分患難相卹之時況所貸止千擔請機察先次下倉點數分撥不可為倉官過數秤出既不出息恐衆私作弊尤當防閑貸則隨到隨給歛則隨到隨交三日一次申歛數六日一次請機察交盤入廒不可俟歛足而後盤入以擔閣人戶　一諸倉多有損舊或無地板處以致穀易損耗今既有樁留數目尤當增置地板諸倉應有合脩去處並請日下申明及時脩置　一康知軍立社倉之初係本官自趲到酒息及李盈家業并荒政剩米即不曾將窠名官物創置況今日更革之後諸倉所存全是息穀又皆係百姓已物於官司尤無相干不獨官司無干將來水旱有備官司又將賴之訪聞舊來官司或遇窘迫時曾有欲議移兌者將官員自是決不肯行或向後人吏有以此

說鼓惑官司之聽者諸局官以鄉曲大義白之當職仍先與一面申省照會　一社倉置田候見數目亦與申省蠲免苗稅　一修倉並照康知軍元約於倉穀支遣數內公支分明出豁　一以上並係廣德縣諸倉施行其建平社倉自康知軍創置以來即專委本縣見今牒催差職搬穀未辦候到陸續施行　又已照應本州已監勸饒縣尉貸社倉申省狀　照對本州今歲米貴民多餓死拯救無具言之痛心所藉者惟勸糶耳而勸糶亦有難行者寄居前稅城縣尉饒立積米累鉅萬而性吝嗇其餘中戶尚從勸糶惟此第一出等戶獨不從勸糶凡其回報皆是相欺其自揣入微困難以必巨室之聽最是饒縣尉編撫州諸邑鄉落積祖皆有社倉豐年斂散多取貸息及今荒年算計月令米貴將來得息而或償傾恐反失利遂一粒不貸惟深其扃鐍以待客販以此民怨入骨衆訴滿庭來謂社倉正為荒年設也今乃豐年民不願貸反抑貸以取其息荒年民正仰貸恐負賴以視其死此於救荒關繫最大且社倉本以春貸今已中夏又豈容少緩者但勸之雖切饒無報應縣尉君儘雖挨則社倉終於不貸遂不免請上饒縣尉留之僉廳分項差官四出監貸而所差同官以及州縣吏卒乃厭類相予謂饒宅威制一州令若行此禍且立至或叩頭乞免至於垂

泣某竊念此事某實自為之萬一累累同官於心何忍所合先次申聞乞賜照應或將來饒縣尉果有詞訴及或買人游說中傷某願身坐其罪無以及同官不勝願幸某此止為救荒一事而發其饒縣尉居鄉過惡亦不敢併及以孫初到官安國恤貧之約文天祥文山集葉校勘社倉說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千載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閑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輝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惬焉者矣輝為小官乃能遠力為義可不謂賢乎輝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滿乎哉元程雪樓集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余歸母喪於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主社倉規制至于今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學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能不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武陵圖經社倉散在武陵縣諸鄉僧舍閭禱本郡

守盧陵胡槻宜時丙寅後饑甚槻力搏郡計撥米百碩以為本令士友掌之以貸農民碩收息三斗委邑丞提督其事農民受惠無窮其後所存多寡則視所掌者何如爾瑞陽志社倉　太守陳韡散在十七鄉每鄉一所取近便寺觀建立鄉官里師主之司戶提督其法秋歛春散每戶貸穀五斗五等戶賑田力穡者方許給借游手末技者不與焉歲久弊生或散而不可收或積而不散散斛折損壞者皆責償於里師非破家不已也太守方逢辰欲救其弊委官發穀買田以為經久之計名曰社莊貯穀備荒歸附後則入于官矣吉水志義惠社倉　在州南二里計至元戊寅邑旱澇艱食里人胡榮祖倡義捐田建倉衛齋周森實贊之胡倫劉次雲彝淳黃愷夏得一歐陽堯文梁達泉等五六十家衆田助義協濟邑南周氏施放宅為廩曰平濟莊歲成輸官貯其餘粟以待來年艱食之月賑濟邑民不復取償今計其田產可二千八伯碩鄉斛至元年間僉憲覲復馬公昫親按視倉賦詩嘉獎更扁曰義惠社倉命郡人劉辰翁記之大德三年二憲魯山臧公夢解勉勵令有司蠲其輸官包納之費於癸卯奉使宣撫移咨省府轉咨都省揭榜禁治沮撓民間深得其惠南安郡志社倉在郡治之西與藥局對峙（舊株基址屋已廢其址附軍學前後李氏價浦事今）

即地基。重建易名社倉。景定癸亥。郡侯饒公虎臣。搏節浮費。積見錢二千緡。省充糴本。冬收夏貸。以濟艱難。蓋做朱文公社倉之規也。官莊附軍倉之西。咸淳丙寅。郡侯貴公善世監到諸文。借兌官錢一萬貫。省買近城田。歲收租米。計省斛八百三十二碩有奇。遇夏秋之交。減價發糶。以濟艱糴者。既寧志社倉一十二　崇安里東瑞相院。西鄉里開化院。梓溪里龍安院。禾供里林泉院。禾義里長樂院。豐樂里雙石院。禾吉里梁源院。慈惠里雲巖院。吉陽里上重院。梅岐里福慶院。麻溪里聖能院。高陽里興福院。建安志社倉七　東甚里普照院　安泰里靈集院溪西倉。建寧里歸復院。南才里資福院。川石里重興院。以上五倉。係紹熙五年上司行下置立。順陽里資福院　安泰里靈集院溪東倉。以上二倉。係慶元三年。知縣事俞南仲增置。己申上司照會。松溪縣志社倉一（善政鄉杉溪里。郡特慶元二年創置。）浦城縣志社倉二。（遷陽鎮水利倉。來禮里倉）社倉在護國寺東。端平二年建。輿地紀勝橫州社倉（橫州上層民首家無除職。紀遇旱潦。人無假貸之所。紹定元年。太守張埈置米一千石。立為社倉。長以鄉上戶主之。有四方無種粮者。家貸一石。秋成償官。不取其息。惟許主倉之人。量收一斗。以補鼠雀之耗。不杖夫人干預。）新昌縣志社倉　散在各鄉圖。規制同高安。今改名義倉。當國志社倉　舊有田六十七畝。淳熙十二年。縣令費詡建屋二十楹於龍峯山門之左。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俔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一　十八陽

倉

京諸倉

隋書食貨志晉倉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南塘倉常平倉東西太倉東宮倉所貯總不過五十餘萬在外有豫章倉釣磯倉錢塘倉並是大貯備之處自餘諸州郡臺傳亦各有倉　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於是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唐會要大中六年十一月勑應畿內諸縣百姓軍戶合送納諸倉及諸使兩稅送納斛㪷舊例每斗函頭耗物蓬蒢皆有數限訪聞近日諸倉所由分外邀頡剩索耗物致使京畿諸縣轉更凋弊農桑無利職此之由自今以後秖令依官額餘並禁斷宋會要京諸倉總二十三所船般倉稅倉每倉監官三以京朝官及三班充端拱初詔以粳米糯米為一倉小麥小菉豆為一倉大豆粟為一倉每歲納畢先省一人於倉準此又每倉監門一人以司天監官充至治平三年五月詔罷之折中倉監官無定員以京朝官及諸司副使內侍充其所由主斗防守兵士無定數國初置倉凡受四河運至京師者謂之船般倉永豐通濟萬盈廣衍（初通濟有四倉。真宗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舊曰廣利景德中改大中祥符二年增）順成（舊曰常豐貞符第積十以）濟遠（舊曰常豐。景德中改）富國（太平興國中以延春苑故地為倉）十倉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曰裏河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諸州所運謂之西河廣濟第一倉受潁壽諸州所運謂之南河亦曰外河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諸州所運謂之北河（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㪷）其受京畿之租者謂之稅倉廣濟第二倉受京東界諸縣廣積第一倉左右騏驥院倉天駟監倉三倉受京北界諸縣左天廄坊倉受京西界諸縣（舊有義倉大中祥符元年改）大盈右天廄二倉受京南界諸縣其受商人入中謂之折中倉有裏河外河二名其後諸倉名額或更則所受小異今豐濟廣濟萬盈廣衍延豐第一第二順成濟遠富國永濟第一第二永富等十二倉受江淮運裏外河折中廣濟第一三倉受京西運廣儲廣積南廣積第一廣濟稅倉等四倉受京東運天駟監左右騏驥牧養監倉受人戶馬料等以應支用

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命殿中侍御史王伸監察御史王祐戶部郎中沈義倫殿中丞王仁郁太常博士夏侯澄太子左贊善大夫陳從左龍武將軍韓令升左千牛衛將軍時贊分掌在京倉廩先是京畿近輔租調受輸吏緣為姦民多咨怨至是始擇庭臣總之　二年七月追奪右衛率府率薛勲在身官配沂州衙前收管坐監常盈倉不能御轄所部用斗稍重為覘者所捕下獄伏罪太祖怒而黜之棄倉吏於市　乾德三年九月帝聞在京官廩有積歲陳腐者乃有司滯於給遣也權點檢三司使趙玭及判官並罪罰俸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免右監門衛將軍范從簡羣府率宋廷信太子洗馬張若訥衛尉寺丞劉光序等官坐分掌太倉吏重入民租夫察舉故也　先是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以給京師選能吏分掌其出納以中黃門副之太宗恐吏槩量為姦遣期門卒變服偵邏得永豐倉持量者張遇凡八輩鞫之盡得其受財為姦狀帝怒命斬之杖中黃門充掌庾吏懲不謹　雍熙四年八月詔在京水運諸倉先是倉吏槩量為姦致外州民逋欠米二十六萬七千石並除之　端拱元年七月命樞密直學士余休復等案視京城水運倉裁其利害休復等言京城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百萬石為一界每界每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同掌之監官月加給如知州監軍之數專副給飡錢諸倉凡貯米千四百六十餘萬石可支三歲惟小麥菉豆過三歲即陳惡望令有司每歲無多調而米麥各以百五十萬石為一界又言東南諸州歲運秔米守給者常須數歲乃畢或罹暑濕因多損敗望每石給雀鼠耗一勝並從之　二年九月詔開封府特許於在京折中粳米粟豆大小麥國家之務儲蓄為先自前省倉折中斛㪷蓋以濟人利物通商惠農既積歲時頗生欺弊久從停罷復議施行將永便於公私宜別行於條貫其折中斛㪷自今只許客旅將斛㪷依時價折中準船般倉例每百萬石為一界所有食祿之家并形勢人並不得入中斛㪷及與人請求折納違者許人陳告主吏處死本官除名貶配仍委御史臺糾察其所中斛㪷不計多少並支與告事人充賞主吏自能陳告並免罪亦依告事人例施行其監納朝臣使臣不得受人囑託納中斛㪷違者並除名貶配候納及數目即擇其逐色斛㪷封樣於樞密院送納仍以膳部員外郎范正辭洛苑副使綦仁澤作坊副使尹宗諤同掌其事先是募民及聽商賈入粟給券於江淮以茶鹽償之謂之折中或有言其弊遽罷之自是歲失國用百萬之入故復之也

淳化二年五月置折博倉許商旅納粟麥計其直分於江淮以官茶給之先是有折中倉之目掌庾吏與縣量者為姦遂詔停廢端拱二年有司請復置既而歲旱中止至是始復焉甚有以佐國用而商人便之　五年四月帝嘗語及折中倉左右皆言折中乃公私之利帝曰豐稔之歲行之固有利焉儻年歛稍歉慮商人收糴斛㪷物價翔起物價貴則貧民愈艱食焉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臣下只知折中為便殊不知陛下用心憂民至此方知外人豈能測量聖慮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詔裏外河折中倉所由㪷子隨專副一界一替八月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為課　五年二月真宗曰倉廩府庫多收出羨以為勞績若非常納之際重歛即是支給之時減尅諸道轉運官物償其逋負公人頗甚不易況舊有條貫可嚴行誡約但以持平為務不得收其羨餘叙為勞績　景德二年詔三班勿以蔭補未歷事使臣監諸倉三年三月詔在京倉草場監門使臣自今後逐日常須各在本處監門不得容庇專副公人等輒作弊倖亦不得妄託事故非時拋離本處如違當行嚴斷所有監門司天臺主簿保章正等若是須要勾集議事即仰司天監奏取指揮并仰提點倉場所常切覺察如有違犯即具名聞　四年十月詔京城倉場受納芻糧勿得留滯仍令三司開封府察之　十一月詔申太倉給軍食槩量剋少之禁先是軍士所得斛裁八九㪷頗以為言帝以問三司使丁謂謂曰前詔條制太倉納諸州運糧無得增受諸軍月給無得減剋違者至死今此減剋誠合嚴誅但運糧未常有耗舟卒盜食其中若太倉輸納稍難則恐綱運不繼帝曰然月廩不可尅少故復約束之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帝宣示宰臣王旦等謝德權言先提舉折中倉知紅粳米不任久積倉廩當時遂準三司牒只納白粳米近日有言事者請納紅米今所給已多雖利於商旅其官廩先有紅米計其支給積年未及新者徒致腐敗仍取折中舊納紅米白米及新者以進帝曰可令三司議可否以聞　五年三月詔在京諸倉自今每遇支散諸軍班諸色人月糧口食仰子細驗認如是興販人收接頭籌支請卸上好斛㪷及有搭帶出外即收捉赴三司勘逐坐法施行　六年二月詔諸倉等處監門使臣及監官當給糧受納綱運時不得與官員及諸色人閑雜人同坐如違應犯人並當嚴斷仍委三司提點倉場所常切覺察兼許人陳告四月詔在京工役禁軍廂軍兵士所請口食令殿中侍衞馬步軍司指揮依例每月一度請領至月盡旬假日並與免一日工役令兵士自去赴倉搭般並仰三司每至支散口食之時預先指揮合支倉分令

監官專副等專在本倉等候兵士請領無令悞事七月詔自今每差京朝官使臣監納秋夏税不得令公人等供給喫食監官並須躬親巡覷數門不得於監門使臣處衷私取曆往本家或隣倉抄上稱無損動其監門使臣亦不得順情衷私將文曆與監官書押如違許人陳告各以違制論十月詔京城諸倉所納秋賦宜令均平不得稽滯侵攪仍委開封府廉察之七年二月詔倉草場神衞剩員以三千人為額六月詔如聞在京諸倉場人戶送納官物多有留滯乞索錢物宜令開封府察訪收捉以聞十二月詔自今百萬倉所給納斛㪷其監官並許依久來體例分倉勾當給納八年四月詔曰自我京畿達于淮泗倉庾相望轉輸至多若無增損之欺寧有羨餘之積俾均出納以便公私應裝納倉敖之處及在京諸倉監官等並須均平受納不得侵削所收羨剩並不理為勞績但一界幹集別無逋負即依元敕施行　先是監百萬倉國子博士夏侯晟以收到出剩乞行酬奬有司以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出剩不為勞績至是申明之九年四月五日詔京朝官年六十以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載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帝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常六七年若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神宗天聖二年六月樞密院言近為頻經霖雨取到在京倉敖踈漏倒塌未修去處令據提點倉場所言見未脩了數屋計六百二十七間朝廷累降指揮當職官吏催促修蓋至今未見結絕乃逐處監官不切用心詔當職官吏等取近限上冬修蓋畢功如少闕兵匠亦令樞密院速與指揮抽差如更違慢不即修蓋及稍違近限令樞密院劄送御史臺取勘從之　三年三月內園使閤州刺史王應昌言在京諸倉舊差朝官供奉官已上歷外任者勾當專副所由㪷子等皆有畏懼支遣諸軍班月糧皆獲好物今來諸倉多是京官殿直兼有未歷外任者每有綱運卸納取樣之時或即到門或即不來只憑專副所由是致綱梢偷糴官物入水土伴和支納在倉未經年歲發熱晃裹黑黴切緣軍儲事火糧綱不少欲乞依舊選差歷外任朝官使臣充百物界守給勾當所有押綱使臣省監綱梢及本界專副所由㪷子等則乞重行條約誡勵從之九月審官院言三司勘會在京百萬倉欲乞今後除合入西川廣南遠官不差外其合入江浙荊湖福建遠者並許差監仍自立界受納直至守支漏底別無欠少損惡官物合入遠者即與家便差遣合入近者即與陞陟差遣若有少欠損惡斛㪷乞依條施行者本院檢會自來監在京百萬倉京朝官得替到院承例入近地差遣雖前後累擬監倉官員收到出

剩乞行酬獎又緣當院條貫元不曽指定名目酬獎只依常例定差欲乞今後監倉自立界至漏底無少欠損惡斛㪷如是合入遠地親民差監者與當一任親民資叙其合入近地親民差監者與陞陟差遣其曽經外任差遣合入近地監當人差監者與改親民仍並與近地差遣所有接續定差監殘零界分者候支遣畢日與近地差遣合入遠地監當及新授京朝官即更不定差監倉從之　四年十二月三司言在京粳米倉有低次斛㪷萬數甚多有司勾到行人估價每㪷六十文又緣低次黑弱恐出糶不盡更乞下府界諸縣昨經水災之處如有人戶合銷賑貸即具數目申省般撥應副仁宗曰糶價特與減半若賑貸與人戶每二㪷令納麤色一㪷餘從之時大雨之後食物騰貴及諸處置場出糶差官俵給賑貸遠近貧民利於減價曉夕奔湊迎相蹴踏爭糴不暇始至春首民不艱食實賴此也　六年八月以監顒成小麥倉左侍禁高延偉受納給遣收到羨剩斛㪷萬數甚多與家便監押差遣　七年閏二月詔在京監百萬倉使臣今後須是揀曽經監押巡檢別無贓私違犯者充即不得差未經差使使臣勾當三月詔訪聞在京諸倉多是大量綱運斛㪷及支散時減尅軍糧令下三司指揮提點倉場所并提點㪷面使臣常切覺覷提點受納不得信憑逐倉監專㪷子大量綱運內斛㪷亦不得取受押綱軍大將殿侍錢物七八㪷布袋入倉卻稱數足如或別差人抽拔點撿㪷面及因事彰露被人陳告其監專㪷子仰勘逐情罪以聞仍指揮提點倉場使臣自今後每遇支粮時仰不住來往提點須是兩平量與請人及不得別作情弊帶出官物如稍有違其干繫人仰勘逐情罪取旨所有在京諸倉監官今後但得支遣官物了足並依前後條制施行其收到出剩更不理為勞績　九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京朝官未歷親民差監京倉者自今須一界受納支給了畢無得非時求替其曽經親民者自如舊條時大理評事李晥監折中倉以貧求替因有是命　景祐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言京百萬倉欲令三司舉京朝官監當自今合入親民舉差者自立界至支遣漏底一界了當無損欠及三年已上與理親民一任五年以上與當兩任如及七年與升一任差遣其元合入遠地者與近地合入近地者與先次曽經外任差遣合入近地監當人舉差者自立界至支畢了當許通計前任今任監當年限共合改親民者與改親民資序若於合改親民年限外更監當及三年已上者與理親民一任及五年已上者與理兩任仍與近地差遣舉充監殘零界及三年以上了當者各於元資序上理為一任不及三年者元合入遠地差遣即與近地合入近地與先次差遣從之　寶元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詔在京百萬倉今後舉官須具同罪聞奏時三司判官王求李東之舉官監京倉皆不同罪故條約之　慶曆七年二月命內侍二員提舉月給軍粮時侍御史吳鼎臣言諸軍班所給粮多陳腐人㪷升不足請以內臣提察之　皇祐三年九月六日教坊判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撿逐充此職且倉門是國家儲粮出納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至和二年九月詔京朝官曽犯贓私罪若公坐至徒者毋得差監在京倉庫場務治平元年十月五日三司言乞令諸倉界以納粳米月日為先後支諸軍班月粮從之　二年八月七日權三司使韓絳言近日雨水諸倉場斛㪷浸濕不堪乞相兼支給諸軍班等詔令三司只就逐倉委監倉官員減價出糶仍差判官一員并提點倉場所官提舉照管　三年八月專監富國倉屯田郎中萬及一官內殿崇班王從謹兩頭供奉官戴宏皆勒停坐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也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三司詳定在京船般倉專副所由㪷子曹司門人等如因倉事取受粮綱及請人錢物并應在京諸司係公之人因倉事取受專典㪷級并因綱運事取受粮綱錢物並計贓錢不滿一百徒一年每一百加一等一千流二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所有共受分贓入己者併計所受坐受罪仍分首從其引領過度并行用錢者於首罪下減二等已上決訖徒罪皆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刺配千里外牢城滿十千即受贓為首者刺配沙門島已上若許未受其取與引領過度人各減本罪一等為首者依上條配內合配沙門島者配廣南牢城仍許諸色人陳告犯人該徒給賞錢百千流罪二百千配沙門島三百千若係公之人給賞外更轉一資其賞錢並先以官錢代支一面內自收受贓及元引領過度并行用錢人家財充填不足即與除破其元引領過度及行用并受贓人亦許陳首依條免罪給賞從之十一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都官員外郎劉招遠等言竊見在京諸倉界久來立界有百萬界與五大界兩法雖各有所便亦各不無所害其百萬界所使者米麥馬料各別立界無雜色分占敖屋與虛增界數其不便者逐界斛㪷散在諸倉官吏疲勞奔走致給受不精其五大界所使者逐界倉敖附近官吏易為會勾其所不便者兼納雜色分占敖屋并虛增起界數今於百萬界去官吏之疲勞而取其人粮馬料之各異於五大界取倉分之附近而去其占敖增數之未便改立新五界決并舊條約束並詔三司依所定

施行十九日詔見任倉界官除朝廷推用外不許諸處奏舉差遣二十三日三司條例司言諸軍班所請月糧先已坐倉收糴近降指揮並支十斗慮元定價小欲自龍神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從之十二月六日詔支給軍糧並依近降指揮十斗足數卸納綱運亦仰兩平交量如違元量斛級並行科決每倉各置一石斛遇監量官物傾於其中比較免致高下其手諸倉斗子三百九十人令並是正身祗候逐月更不赴提舉所採差只委下卸司依名次差撥既免虛占人數住滯綱運兼支破食錢各得均濟如倉分輒敢虛關斛斗數目多索斗子即委下卸司點檢申本所勘斷干繫人等仍告示諸軍班及諸司如遇請糧並須隔日令逐指揮抱曆曹司赴合支倉分投下所請糧倉數目單子以憑約度抽索令後斗子人數其逐界更不差斗子陽宿往逐營告報開倉只令合支界分預先關中殿前馬步軍司合支諸軍次令逐司一面差人告報開倉請領日分　四年三月四日詔罷三司奏舉諸倉監門使臣止令三班院選未滿六十歲無贓罪使臣充其酬獎如奏舉例施行　八年三月詔在京倉庫立界滿如勾當及二十箇月與理為一任若不及即與新界專副別立界勾當　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詔諸在京府界倉庫所供月季年帳並於合滿後依限申省月季帳二十五日半年帳四十日年帳五十日如違依編敕倉庫申州法　以上國朝會要（續會要附司農寺）

高宗紹興元年七月五日詔行在省倉受納綱運令戶工部斟量較定斛樣繳申尚書省責下所屬製造降下諸路州縣應受納支遣起綱交量並用省樣新斛量令後每遇起綱並於綱界內分明聲說係用新降斛交量起發仰省倉依條受納不得作弊如有違犯許本綱諸色人越訴十月十六日詔省倉請人出備短脚錢每石五文止用本倉脚袋般騰交付其請人擅入敖者杖一百許人告賞錢三十貫　二年十月十七日詔於倉門外置監門廨舍　三年正月六日行在省倉內鎮城倉改為行在南倉仁和倉改為行在北倉鎮城倉係臨安府州倉仁和縣倉係仁和縣地基上修蓋各襲其稱至是改之二十六日詔今後諸軍三衙每遇支請並差撥逐部將官部押人兵赴倉鈐束二月二日詔告獲東北倉偷盜糧斛每石支賞錢五十貫文先以官錢代支後於犯人并干連人名下追理還官仍令左藏西庫先次支錢二百貫文於兩倉監門官處收掌堆垛充賞從戶部請也三日詔行在諸倉遇打請日令戶部前一日據合支數令本倉般量出敖於廊屋下安頓遇天晴於磚場上垛放支遣三月二十五日詔行在南北倉監官四員並兼管

幹和糴其食錢每員日支二百文於本場百陌錢內支　四年四月六日詔南北倉各差檢察斛面官一員令吏部差小使臣依在部短使以主管官告院無權司農寺丞羅長康言昨在京諸倉各差斛面官一員係吏部尚書左右選輪月互差闕官乞差小使臣充理當短使令來行在南北倉見準樞密院差到本院使臣充兼門無視斛面檢察切慮不得專一欲乞依舊差撥逐季一易仍於和糴場百陌錢內量支請給并監官遇得替以本倉曆尾見管米斛委官般量俟數足方許離任戶部勘當欲依本官所乞令吏部依例差小使臣一員專一檢察吏部供到狀令來若朝廷依戶部勘當事理亦合於本部合著短使小使臣內依名次差比依在部短使幹辦不滿兩箇月理為輕格一次如無合差短使人即依條限三日募情願人理名次差撥候滿日令司農寺徑申所屬選分差替從之七月二十七日詔復置司農寺倉部昨併到司農寺所行支納糧斛草料等事務并撥到手分等並依舊歸本寺　八年十月四日詔南北倉各糴米每及五萬石監官減半年磨勘如不及五萬石更不紐計從司農少卿徐林請也先是紹興四年四月十九日朝旨兩倉歲終共糴米二十萬石監官轉官不及全年紐計推賞至是改之　十一年六月六日詔行在三倉以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為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繫銜稱呼所有監專理任請給差置并給納應干約束事件等並依見行條法戶部據白劄子行在省倉各有色額高下米樣不等其逐倉前有無圖免頑之人在彼居住逐時收買低下米籌行用錢物告囑監官下人及專副換數支出色高白米夾帶大量并監官亦將白米作人情應副支與諸處所破顧募卸將低下米入在白米攪拌支遣大段深屬不便欲乞將逐倉米分出等第高下作上中下三界本部尋下司農寺相度去後據本寺狀昨在京日係一十七倉分立上中下界逐界各掏三四倉受納糧斛及一百五十萬石為界候及數排立以次界受納前界止是守支令來行在省倉係每倉差監官二員二年成任止在本倉受納給遣是致混雜色額令比倣舊日隨宜措置將三倉分定米斛色額專一受納支遣一欲乞將上色白苗米並分撥赴南倉就用南倉監專受納支充上界其米係充宰執侍從管軍職事官宗室百官省臺寺監等祿粟支遣一欲將次色苗米分撥東北倉卸納令北倉監官二員就本倉專副專一管幹受納給遣上件米斛充中界更不許干預別界米斛其次色苗米係充班直皇城親事官等官五軍等口食支遣一欲將糙米分東北倉卸納令東倉監官二員就本倉專副專一管

斛受納給遣上件糙米充下界即不許干預別界米斛其米係光五軍月粮三衙廂禁軍諸司庫務等口食月粮支遣一令來若依前項事理施行所有三倉見在逐色米斛令差定逐界監專互相交割認數支遣其已後到米綱運從本司照撿色額行下分定倉界受納候支絶三倉截日見在數目接續支給故有是命　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詔省倉下界依南北倉例專差撿視斛面官以司農寺丞柳綽言行在米倉昨自剏置以來支納糙簡係監門官兼管撿視斛面本倉近改充省倉下界專一支納糙米又有中界將合納苗米分撥就本倉交納比之日前支給委是浩瀚故有是命　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詔應倉庫交卸綱運折欠並即時具名色數目申解所屬見得有侵盜貿易之弊即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並押下元起綱處依法施行　先是止送排岸司監繫故有是命（以上中興會要）孝宗乾道三年六月九日詔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踏逐到二百萬石倉敖基址所用材植物料候青城畢日就用仍令將作監將應管抽解竹木應副蓋造七月二十三日詔今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官吏於新置二百萬石倉内糴米二十萬石所有本錢撥省倉等處見錢會子充若本錢不足以經常窠名錢内貼支二十七日詔艮山門外於養濟院蓋造五十萬石倉敖十二月十二日戶部言近承指揮創蓋新倉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官吏就本倉收糴米三十萬石除已差官趁時收糴外令文思院依立定額名鑄造本倉合用印記其巡防兵級看管亦乞下殿前馬步軍司差撥所有合差專副手分人數監官監門官糴米賞典應合行事件並乞依省倉中界已得指揮施行詔依戶部所申仍以豐儲倉為名　四年三月十七日詔諸倉支諸軍月粮口食抑勒坐倉低價糴置反將軍人與在外糴米人非法斷罪追理賞錢深屬不便令戶部出牓曉示自今後諸軍支月粮口食米並令從便不得依前抑勒糴買　五年十一月七日詔省倉中改作豐儲倉卻將東青門外豐儲倉改作省倉中界逐倉有管米界以新易陳支遣十八日戶部尚書曾懷言省倉中界已改為豐儲倉其舊豐儲倉卻改作中界所有專斗等並令仍舊認數支遣監官依舊主管本倉職事從之　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豐儲倉展蓋太醫局添造敖屋已經相視可以修蓋新舊敖屋八十六座貯米一百三十萬石乞下兩浙漕司臨安府疾速修蓋從之　先是司農少卿莫濟言太醫局已罷乞將本局屋宇撥付司農寺安頓米斛至是曾懷有請故有是命十二月十九日詔應干倉場庫務等處官自今須管照條依時出入如

違許所屬按治仍令戶部長貳專一覺察如有違戾按治施行　先是上封事者言行在倉場庫務監官公吏終日在外多不坐局錢穀出納委之庫小若不措置切慮如向來在帑之弊故也（以上乾道會要）吳自牧夢梁錄宋高宗都杭省倉上界在天水院橋北其敖有八眼受納浙右米以充上供及軍執百官親王宗室内侍仍支給皇城班直省部職員　省倉中界在東青門外菜市塘有敖三十七眼皆受納浙右苗綱經常和糴公田椿積等米以供朝家科支農寺宣限凡諸軍諸司三學及百司顧券諸局工役等人皆給焉　省倉下界在東倉鋪創于舊址極廣袤朝家更修乃折三之二建敖屋八十眼　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以分田浩瀚諸倉不足以受納以豐儲增創成敖百眼　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佐家橋北其敖五十九眼　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石備漕糴後歸農寺准以京局官而領文咸淳重修有水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藏語而併藏刻於石有敖五十六眼　淳祐倉在餘杭門外斜橋南元創以備米糴于帥司其後朝家撥支賑糴百姓自後付農寺以給諸軍諸司有敖一百眼平糴倉在仙林寺東創以備臨安米令農寺米皆入焉　咸淳倉在東青門内後軍寨北議增建廩以備公田歲入之米買填華廢圃反以内酒庫柴炭屋地命帥司建倉敖一百眼歲貯公田米六百萬餘石凡諸倉支納下卸自有下卸指揮兵士遇日分支遣皆至祗役又袋自有貫者應辦如遇支界日倉前成市水陸壅塞諸軍校給打諸粮不許顧人攙擔須親於敖中肩出倉外此祖宗立法如此經世大典國之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我朝倉庫之制以北則有上都宣德諸處自都而南則通州河西務御河及外郡常平諸倉以至甘州有倉鹽茶有局所以供億京師賑恤黎元者其措置之方可謂至矣　在京諸倉（隸京畿漕運司）相應倉五十八間可貯粮十四萬五千石簷柱高一丈二尺檁長一丈四尺八椽中統二年建　每十間用物赤桰檁五百四十赤桰方二百二十五椽一千七百三十四板瓦三萬四千七百六十條甎六萬八千一百三十九重脣三百三十六副合脊連勾一千一十六副瀟六百七十七樣子五百三十三稱消子四百一十四石灰二萬二千六百六十四斤麻刀六百二斤紫膠一十斤楪子四十斤石礎五十五竹雀眼二十四片五寸釘八千一百六十二六寸釘三百五十六三寸釘四千五百四十七寸釘四百八寸鍋子一百高廣工物以下同　千斯倉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中統二年建　通濟倉十七間可貯糧四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　萬斯北倉七十

三間可貯糧一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年建　永濟倉七十三間可貯糧二十萬七千五百石至元四年建　豐實倉二十間可貯糧五萬石四年建　廣貯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四年建　永平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十六年建　豐閏倉一十間可貯糧二萬五千石十六年建　萬斯南倉八十三間可貯糧二十萬七千五百石二十四年建　既盈倉八十二間可貯糧二十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惟億倉七十三間可貯糧十八萬二千五百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既積倉五十八間可貯糧十四萬五千石二十六年九月建　盈衍倉五十六間可貯糧一十四萬石二十六年十一月建　大積倉五十八間可貯糧一十四萬五千石二十八年建　廣衍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年建　順濟倉六十五間可貯糧一十六萬二千五百石二十九年建　屢豐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皇慶二年二月建　大有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二年二月建　積貯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廣濟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豐穰倉六十間可貯糧一十五萬石二年二月建　通州諸倉　延積倉七十間可貯糧一十七萬二千五百石　及秭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富衍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　慶豐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延豐倉六十間可貯糧十五萬石　足食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儲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樂歲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盈止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富有倉一百間可貯糧二十五萬石　南狄倉三間　德仁府倉二十間　杜舍倉三間　河南務諸倉（隸都漕運）大盈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充溢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崇墉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盈北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廣盈南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永備北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永備南倉八十間可貯糧二十萬石　豐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恒足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既備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足用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京倉六十間可貯糧十六萬二千五百石　豐積倉五十間可貯糧十二萬五千石　大稔倉七十間可貯糧十七萬五千石　上都諸倉　醴源倉正廒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東廒二座各五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廣濟倉正廒一座十三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東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西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十五尺長一十二丈南廒二座各十間柱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萬盈倉正廒一座十三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六丈西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東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南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一十二丈　太倉一座七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雲州倉正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水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廒二座各五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宣德府倉　如京倉正廒二座各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西廒一座十間高一丈六尺深四丈五尺長六丈五尺

御河倉　至元三年十一月十日省臣奏御河旁近每歲露積糧多損臣等議令歲於沿河築倉貯米上從之各路倉　九年正月八日省劄照隨路可以添蓋常平倉處所戶部議若於隨路添蓋雖官買木物必須役民即目春初恐奪農務如已後豐稔敖房不數陸續添蓋先將各路元有及可以續添間數開呈省照先奉旨添蓋倉廒仰各路總管府摘差正官及坐去造作人員催督起蓋每間約儲糧千石合用木物令人匠從實計料估直於各路見在官錢支買會計鐵數就於附近爐冶鬭造工匠先儘係官投下內差撥如不敷於軍民站赤諸色戶內補差其夫役止令各路於本管旁近丁多之家借倩官為日支鹽米所蓋倉廒須管完固若近年但有損壞罪及元監造官仍以己資修葺　總計元有廒房一千五百二十間今添蓋陸百九十間　貞定等路一十四處七千九萬二千五戶一千四百間元有九百八十間今添四百二十間　貞定路一十千四萬一千一百十五戶二百六十間元有二百間　貞定府一百間冀州三十間中山府二十間趙州五十間今添六十間　中山府二十間冀州二十間蠡州二十間　洺磁路四萬七千四百二戶倉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　洺州三十間磁州二十間今添洺州二十間　彰德路四萬五百二戶倉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　東平府四萬六千九百九十五戶倉廒七十間元有五十間今添二十間　博州路三萬二千七百三十二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　濟寧路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三戶倉廒九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六十間在城二十間兗州二十間單州二十間　曹州四萬二千四百七十二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

二十間　德州二萬五千四百九十一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　濮州三萬二千六百六十九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　順德路二萬八千七百三十三戶倉廒五十間元有三十間今添二十間　大名路八萬八千一百九十戶倉廒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間大名路三十間開州三十間舊縣二十間滑州二十間今添五十間大名三十間濬州二十間　河間路七萬九百六十一戶倉一百二十間元有一百間在城五十間長蘆三十間安陵二十間今添蓋二十間　順天路七萬四千三十四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四十間祁州三十間易州三十間雄州三十間安州高陽二十間今添在城二十間　濟南路七萬九千四百一十五戶倉廒一百五十間元有一百間在城四十間清州縣六十間今添五十間在城二十間　州三十間　南陽等三處四百間元有二百四十間今添一百六十間　南陽府二萬九千五百九十二戶倉廒一百一十間元有六十間汝州二十間裕州二十間鄧州二十間今添五十間在城三十間唐州二十間　歸德府一萬四千三百九十戶倉廒一百二十間元有徐州三十間今添九十間在城三十間亳州二十間邳州二十間宿州二十間　南京路一十萬五千二百三

十一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南京一百五十間鄭州三十間鈞州三十間許州三十間陳州二十間蔡州二十間睢州二十間今添陳州二十間太原等二路三百三十間元有三百間今添三十間　太原路八萬九千七百十一戶倉廒一百七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五十間崞州三十間汾州三十間嵐州三十間平定州十間今添二十間石州一十間堅州一十間　平陽路一十萬七千五百六戶倉廒一百六十間元有一百五十間在城五十間絳州三十間河中府三十間澤州一十間潞州一十間沁州一十間隰州一十間今添霍州一十間　中都等處刱蓋倉八十間中都路六十間檀州二十間涿州二十間霸州二十間冠州在城二十間

納蘭不剌倉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丞相桑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奏納蘭不剌建倉寧夏府糧船順流而下易於交卸忙安倉糧雖是泝流亦得其便過北孔居烈裏火阿寒塔兒海裏鎮海等處住冬軍人及和林送糧俱近進呈倉圖上從之　塔塔裏倉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河東宣慰司委官朔州知州荅里牙赤言塔塔裏諸屯田相視議擬各項事理就差荅里牙赤計稟中書省準下兵部移文樞府逐一開具于後　納憐倉見於屯田近南黃河北岸內有正教東西廒房二十一間緣其空閑已行呈稟於空閑倉房週圍撥地三十畝作贍倉地甚便委官議納憐平遠倉既近黃河口十里西即經行要衝屯田所種禾稼周其旁近上年屯軍所收子粒見貯本倉如蒙大同路委官與東勝雲內二州正官於年銷錢顧夫買物修之撥付萬戶府貯糧較之移拆忙安倉所費十省其九公私俱便兵部議準所擬照會樞密院兵部依上施行　忙安倉去黃河頗遠運糧不便已別建新倉其舊倉今空閑如今河東宣慰司拆移前來貯糧便委官相視忙安舊倉二十一間墻壁倒塌木石俱全瓴瓦三損其二若移此倉則陸地相距屯田故城七百餘里可用車千餘約費腳直五千餘定至彼又須添補木瓦諸物亦不下五千餘定若黃河運載至忙安倉南三十里陸路纔至渡口泝流一千里約費萬餘定至納憐平遠倉復行十里入陸至舊新安州又七十里黃河殊無往來客舟雖有過運官船每處不過三十五艘緣樑長短不等實難裝載况其地寒早易凍必候下年方可興工脩理况兼委有妨礙既納憐平遠倉已擬修理撥付屯田萬戶府忙安倉難擬拆移不惟省費亦免勞民兵部議準擬屯田萬戶府倉敖廨宇本府與所委官那懷等議合於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故城內建四向立屯為便擬合用物料照會河東宣慰司早為建造相視兀郎海山下舊新安州

故城方圓七里並無人烟黃河沿路別無村疃西至寧夏路七百里若修上項公廨合用木植令寧夏計料收用買順流運至古城或於納憐平遠倉募夫匠建立誠便兵部議準擬省照以舊新安州古城內建屯田萬戶府公廨不見間座數目合用物料逐其事　甘州倉仁宗皇帝延祐三年十一月五日甘肅行樞密院咨甘州倉言本倉墻壞恐浥損官粮乞添展修倉屋九十間已劄付甘州路修建八十五間就用看倉軍六十人供作自三月為始興工不見次第蓋供作軍少遂照元貞二年甘州建倉八十間啓奉朮白大王令旨於各翼摘軍五百人執役請依前數發遣庶得早完十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官塔失帖木兒等奏甘州修建倉屋需軍五百臣等議合於旁近漢軍內如數差調上從之太宗皇帝五年癸巳詔前令隨處官司就差元設站夫脩治運粮河道可疾速站夫自備粮物速為脩治工畢放還專委運粮河所屬各州縣長從舉河道差能幹官吏及約粮差夫以時巡護不致賊盜滋生若遇夫盜不以官私之物並勒提舉河道官及巡護者賠償如元贓不獲依條斷罪如有河岸缺壞不分晝夜多差丁夫併力修築違慢遲滯並以違制論仍仰沿河以南州府達魯花赤等官各於瀕岸州城置立河倉差官收納每歲稅石旋依限次運赴通州倉

其立倉庾差去人取羊卯壬辰年元科州府每抗一石添帶一石并附餘者撥無京令陳家奴田芝等用意催督以時漕運毋違慢其通州北起倉損見可收物庾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備木植差夫令和伯撥泥匠三人木匠三人鐵匠一人速修及差守倉夫三十人半年交替如失盜就令均陪至元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中書工部奉省判斷事官幹脫兒赤等呈通州廣盈兩倉損壞令工部斟酌於鼠耗錢糧內就漕運司計料修補事送戶部議官倉損壞隨申上司修補用過物價申部除破似此早得完備省準送工部照常平倉省議隨路倉廒二年之內損壞者責勒監造官以己資修補如還轉事故本處官司年銷錢內隨即修完將用過工物同元監造官職名申部根勾追還若二年之外損壞者官為修理工物價錢申部除破　十四年四月二日省劄河倉損壞於各路以官帑修補其二十餘所今秋雖已修畢如無人守護則近倉之民偷取欵木縱放頭疋踏踐倉場損壞墻壁宜令本處州縣正官提調督勤斗腳常川看守任滿相沿交割赴漕司給由工部議各處河倉損壞倉官隨即移文本處官司一同相視會計工物於年銷錢內支用監督修完如二年內損壞監修官備工物修償壞在二年之外官自修葺倉官任滿取代官完備收附於解由內開寫

省準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泉府卿阿散等奏大都諸倉屋宇損壞省委麥术丁往視河西務倉已修其餘續次興工從之　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丞相桑哥等奏上都倉俱在城外不便令議擬於城內建倉一二所上從之　二十七年九月八日平章帖木兒言武平路地震奉詔賑撫九月二日至彼應係官局院房舍盡皆頹倒其糧物壓陷入地跑掘既出無處藏貯擬於平灤路及興松州差工匠一百二十丁夫一千二百以修蓋省準令工部督責合屬施行　二十八年二月十五日丞相完澤等奏去歲地震倉室圮壞令議令忙古解提調修葺上從之　三十年九月二十八日平章不忽木等奏疏闢新河那懷督役公謹今已成功河西務通州倉儲糧最多俱在曠野東城紅門內近新河有隙地復還紅門稍入五十餘步廣袤基址期數年間盡建倉宇移致河西務通州糧甚便工部楊尚書言已命那懷董工庶得早成上是之曰不必再慮盡力為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平章剌真阿里等奏楊尚書言今皇城東沿河建倉令漕舟於此交卸便奉旨準又奏常例和買萬草以繞穀芻供諸營騾令擬令刈草俟河冰開舟運致以代萬用奉旨不須和買大都居民十萬每戶賦納一束或一束命阿里掌之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六日平章剌真等奏每歲孟倉及諸營騾差軍刈草以供用今歲營騾亦多議可仍舊用軍採刈二月二十九日左丞暗都剌等奏修理倉庫官舍每歲令軍人助役前者移文樞密院取之未從今歲約用軍五千奉旨準　國朝應天府志大軍倉

永濟東西倉　龍江倉　東莞城廣豐倉　江浦一倉至四倉　石灰山關倉　水軍右衛倉（在城北隅）天策衛倉（在城北隅）龍江衛倉（在城北隅）豹韜衛倉（在城北隅）武德衛倉（在城北隅）神策衛倉（在城北隅）龍驤衛倉（在城北隅）金吾前衛倉（在城東隅）金吾後衛倉（在城北隅）虎賁衛倉（在東北隅）虎賁左衛倉（在城北隅）留守衛倉（在城北隅）留守中衛倉（在城南隅）留守左衛倉（在城東隅）府軍衛倉（在城北隅）府軍前衛倉（在東北隅）羽林左衛倉（在城東隅右衛倉同處）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二　十八陽

倉

諸州倉

（冊府元龜唐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碩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關內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河東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河西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隴右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石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北倉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太倉七萬一千二百七十石含嘉倉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太原倉二萬八千一百四十石永豐倉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龍門倉二萬三千二百五十石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關內道百八十三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北道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河東道三十五十八萬九千一百八十石河西道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隴右道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劒南道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河南道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淮南道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江南道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山南道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義倉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關內道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河北道一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河東道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河西道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石隴右道三十萬三千四石劒南道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河南道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淮南道四百八十四萬八百七十五石江南道六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七十石山南道二百八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八石常平倉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石關內道二十七萬五千五百七十石河北道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河東道五十三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石河西道三萬一千九十八石隴右道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劒南道七萬七百四十石河南道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淮南道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山南道四萬九千一百九十石江南道（闕）

（宋會要）太祖建隆四年七月詔曰為國之計足食是先屬年穀之豐登頗倉儲之流衍而慕凉之大節即損壞以為虞必資守土之臣共體分憂之寄應所在倉廩並委長史躬親檢校勿令損惡　乾德四年四月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儻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如光化軍張全操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累及萬碩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蓋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亦何以致之乎宜追寢其事勿復須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雍熙二年七月帝謂宰臣曰國家儲蓄最是急務蓋以備凶年救人命也昨者江南數州微有災旱朕聞之急遣使往彼分路賑貸米聞不至流亡兼無餓殍亦無盜賊之患苟無積累何救飢民今天下數年已來連歲豐稔諸道州府見管斛㪷處主者弛慢或致損敗可嚴為戒勵乃詔曰邦家所切儲蓄是資所以防水旱之為災救生靈之闕食稍有飢荒之處便行賑貸之恩免致流亡式彰勤恤濟民惠物何以加茲今天下雖屢豐穰頗多貯積官吏或失於提點儲廩則生於損傷不唯陷主掌之人員兼亦誤朝廷之計度宜行告諭用警因循應天下州郡軍監見管諸色糧宜令逐路轉運司與逐處知州通判及軍監官吏并當職人吏等常切提擧倉司不得非理損惡官物其計度支用外積數多處並仰設法變換或作時價出糶或借貸與民充食或有水路處般運赴京及軍馬屯駐之處并館驛大路違者等第料准雖去官猶論如律　大中祥符三年七月宣示王旦等省司近日責罰諸州虧少課利條法稍嚴若爾則率之於民日益增峻可特降詔示令後逐年比較場務去處如內有界分得替零月或有虧少更不比較責罰並以租額全年立定分數比較如有虧少許將前界出剩撥填外更有虧少即依編勑將多補少就輕依條施行　大中祥符六年十一月三日帝謂王旦等言事者云江淮大稔所在積穀米倉庾不能貯旦等請下州郡與葺廩舍帝曰近聞民間糧食愈賤可依例增價收糴以惠農民仍令所在州軍除上供外常積三年儲馬知節言江淮卑濕囷倉必作地梁方免廩潰旦言廩庾並委轉運司規畫創造上供收糴依例施行帝然之　十五日令諸州倉場所納旁鈔自今證驗訖具斤數送軍資庫每經二年一定價鬻錢入官不得妄有貴用違者坐之　初景德二年勑逐年貯積以備檢會至是河北轉運司言貯積既久多即腐壞而檢會之際第用帳曆請悉出市於人三司總括天下之數旦請二周歲即鬻之故有是命　九年七月令保州從監草場使臣廨舍于場外以烟爨遏火患也　天禧二年三月河東轉運使言并路州倉元支剩五千斛及侵欠四千斛昨準大中祥符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勑給支三年已下欠數者償納半年已上者咸釋之竊以此輩仰恃明詔別有欺弊已移牒根究償納臣所部州郡積累皆三五年此若不行弊必滋長望特定條制三司言至道元年五月十七日勑諸州受納

斛㪷收到剩數支絶日除舊鼠耗外欠者償官令請祥符八年以前用至道勑八年以後用新勑其每歲納粟正收省耗着于籍歲除省鼠耗外三年已下咸令償納已上於剩數更免什之三五年已上免十之五七年已上免什之七起令後受納界分少剩並如令奏從之　三年四月左班殿直閤門祗候任中立言沿邊諸處糧草逐處雖有專監使臣每至支散月糧及口食管勾不逮欲乞今後諸處只就彼令職官與使臣同監仍以一員依在京例監支認籌以此遞相覺察可絶欺弊從之　四年八月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言沿邊州軍寨倉草場坊護糧草如稍疎遠監官人吏大理寺並斷斬刑及違制奏裁望別定沿邊刑名詔法寺詳定以聞五年十月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周寔請於泗州轉般倉側隙地量蓋倉廒三五百間仁宗天聖二年九月淮南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方仲荀等言真楚泗州轉般倉監官令後收到出剩不得批上曆　為勞績江浙州軍多裝發熱斛乞依真楚泗州例支裝　沿江巡檢司排岸司多有勾索綱運邀難住滯乞行止絶并淮南兩浙州軍和糴場監官內有糴下麤弱斛㪷不任上供乞勘逐理納價錢並從之又言舒廬等十三州軍逐年和糴　乞只於真楚泗州就近收糴帝令三司與仲荀同共相度聞奏九月臣僚言伏覩編勑諸處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除一半納官外其餘並於倉場內置櫃封鏁凡有支破監官與知州通判同上文曆其縣鎮逐旋具支破數目申州候納罷日磨勘具帳申奏并税倉支遣斛㪷漏底如不少欠元收出剩亦不破雀鼠耗及無損惡官物其支使不盡頭子錢不以三年內外並將一半納官餘一半支與專副若是元收出剩斛㪷支遣漏底却有少欠及破雀鼠耗損惡官物其亦不破雀鼠耗存留頭子錢更不支與專副並送納入官天下所收頭子錢貫萬浩瀚其倉場納罷只將一半納官內一半逐州官吏皆依舊來體例支遣但有名目破使去處即便使用又緣元勑候倉場漏底不破雀鼠耗許將一半支與專副其倉場漏底實見少有不破雀鼠耗者以此天下一半頭子錢多是逐州依例因循破用今乞每年所收頭子官錢除合給與鋪襯紙筆倉直錢外並乞一齊收納入官更不存留封鏁如此則拘轄官錢不至枉用詔諸處倉場所收頭子錢納官外內有合行支使者並依先降條貫明上文曆支使不得妄作名目枉有破用如敢故違並當劾罪嚴斷（以上國朝會要）十年九月四日詔諸河倉納粟至次年支給一碩破耗一升歲加一升至八升止元豐元年閏正月九日賜度僧牒百道付河東路轉運司買材木應副大名府

澶州脩倉　八月十六日詔京東路轉運司齊州章丘縣被水脩縣城倉庫並給省錢　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詔以瀛定滑州擬脩盛貯封樁糧斛倉屋圖每州兩倉脩蓋付專切措置河北糴便蹇周輔差官往彼度所宜建置處以聞九月二十七日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公事河北東西路體量安撫蹇周輔乞就西山採斫木植脩蓋北京等處倉敖等從之仍命周輔經畫提舉　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措置河北糴便司言準朝旨於瀛定二州脩倉六所先後給度僧牒千五百其錢已盡用乞增給詔給一千元符三年四月二十日（徽宗即位未改元）詔訪聞諸路災傷州軍緣倉庫蓄積不廣致支散諸軍月糧口食等多以情願坐倉為名又支價錢低小致食用不足因致逃竄餓殍恐寢久聚為盜賊自今支散月糧等須是斟量食用豐足之外方許將有餘情願坐倉依見和糴價支或所屬官司即不得順從承望抑脅如有違並科違制之罪仍令提刑司常切覺察及令戶部立法聞奏　徽宗大觀元年十一月五日陝西轉運副使薛嗣昌言涇原見准詔就鎮戎軍平夏城通陝寨西安州四處營建都倉草場欲乞賜名額詔都倉可賜名平夏城曰裕財鎮戎曰裕國通陝曰裕兵西安曰裕邊　四年十二月九日詔曰近諸倉月給軍糧多有減剋監視斗面官不切躬親檢察仰司農寺檢具條制申飭施行如有違犯官員重行黜責吏人決配千里　政和元年五月三十日詔諸軍月糧口食雖食用有餘不取情願而擅　坐倉收糴者徒二年　以臣僚乞嚴立抑勒之罪後坐倉之法若果是食用之餘情願依實直價使以見錢給之因亦可行但須嚴立抑勒條法故復立此條　政和三年閏四月三日詔諸監倉門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得差　以尚書省言諸州監倉監門官差出全無正官在倉雖有權官於受給不得專故也　四年八月十七日京畿提點刑獄公事林箎言諸州縣倉屋損壞公吏喜於作偉漕司憚於應副伏見省倉之法以收息五釐樁充修補之用欲應倉屋以本倉盤量到出剩十分樁一分如省房收息之法專充修倉之用庶使天下倉庾常加修飭無復侵竊腐蠹之患從之　五年四月十八日臣僚上言高陽關路諸州軍倉廒內滄州實嘉倉白米經今十年別無損爛受納官周志行顧見用心保定軍省倉白米均糴未及二年已多腐爛監糴官趙升之顯見受納濕惡詔志行特循一資升之特降一資同日詔河間府豐利廣富倉檢計合用錢數夫撥滄州鹽倉頭子錢令吳玠措置修葺以臣僚言河間控扼衝要之地兵屯既衆豐利廣富兩倉二千餘間經三十

五年乞就近支撥滄州鹽倉頭子錢或借支鹽息錢充修倉支用令發轉回易分限撥還故也　十一月十五日陝西路轉運使席貢言續降政和令諸倉監官應差出者常留正官一員在倉係獨員者不許差出其諸州軍資庫監官與監倉職事無異欲令後並不許差出責令專一管出納從之　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詔封樁錢將以待非常之用有司失於經畫長乞支撥自令輙有陳乞以違御筆論從戶部請也　八年二月四日臣僚上言州縣倉庫受納糴買國用所繫永靜軍縱令攬納麤惡稅斛八萬餘碩畧行估剥虧官錢三萬緡却於攬納戶處賤糴黃米入公使庫價以淡酒又令納倉獻送遺利錢數百緡從以酒持送倉官雖知州但以不知情贖金而麤惡損折之物無緣償足竊慮此類尚多欲乞應總領財用監司巡歷所至檢察違戾者奏劾從之　宣和元年十月十三日詔濱州南北兩倉五百餘間厥屋例皆疎漏見收貯措置糴便司斛㪷不少仰措置糴便司於所收二分頭子錢內支撥見錢五千貫付知通修葺候畢工日令廉訪使者點檢保奏　七年二月十四日詔諸路州軍所在軍糧窖闕支散不時又多麤惡致汝州安肅軍雄州廣信軍興仁府兵士作鬧又拱州出戍雄州兵士例皆赤露並無衣裝只因衣糧大段闕絕除已重作施行外可令尚書省嚴行約束諸路漕臣應合支軍兵衣糧並如期給散仍不得夾雜糠粃及用麤色折充如敢違戾重行貶竄不以去官赦原　四月二十七日講議司言勘會收支官物州縣官司則憑簿曆朝廷省部監司則憑帳狀而帳內官物與簿曆不同簿曆內又與倉庫見在不同至有帳尾見在錢物一二十萬而曆與庫內全無見在攢造驅磨申奏徒為無用之空文除諸司封樁錢物已降指揮委常平司官取索驅磨外其非封樁錢物欲令所屬監司委諸州通判遍詣本州及管下倉場庫務將帳檢及逐處赤曆文薄取見在官物實數於勾院置簿拘籍從之　欽宗靖康元年十月十二日詔諸路漕司擬住營駐泊廂禁軍未支軍糧疾速應數按月支給不得循習舊弊及坐倉虛稱官買量給價錢違者重行竄責（以上續國朝會要）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自崇寧以來州縣倉庫受納稅賦務加槩量以圖出剩東南六路為甚其弊本於補發綱運斛㪷額外增數可除歲額上供數外其每年認起補發額斛並權住罷　二年二月十日淮南西路提刑司言近年以來諸州受納官與專斗作弊公然受納濕惡偽濫之物或年月深遠不曾依條充換將不堪斛㪷盛貯別敖專充軍糧充留好米支見任官月俸欲乞令後在倉應受納糧斛不得分別官員軍兵並令一敖收支內有大段損壞全不堪支遣即勒元受納官備償仍許監司出巡檢察從之仍坐條行下　十一月二十二日赦應金人及盜賊經由州縣內有燒毀係官屋宇等去處除城池倉庫外餘並未得興修以寬民力如違以違制論仍令監司按奏　三年四月八日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赦並同　八月十七日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路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糧逵汝霖言州縣受納人戶租稅米斛取耗唯恐不多前後累降約束非不嚴備然終不能遏絕者其說以謂贍養官吏軍兵悉出於此就使如其說已犯禁網而近年又復輙將在倉米斛出糶收其價直以資妄用此殊可駭若軍期急闕猶當申稟苟為不然其可擅乎乞持降處分應州縣係省米斛不得擅糶如委因闕乏事須出糶即具因依申轉運司待報施行仍令轉運司覈實申戶部照會庶不致重困民力輕耗國計從之　三十年四月二十四日臣僚言竊見川廣荊湖般運糧斛錢物至行在者經涉江湖道里遙遠既入浙河又有守閘阻淺之患而建康府溧陽縣東壩鄧步溧水縣銀林太平州之間有陸路遠者二十五里近者十五里正川廣江湖舟楫經從之地若於此置轉般倉下卸川廣江湖漕運之物及支撥四向旁近州縣不通水路物斛及省併江東轉運司兼湖縣倉於此受納實為利便又訪聞銀林鄧步中間陸路舊曾開通見有堰閘溝港遺跡可考問其所廢之因則謂宣州境內地高每遇水漲則無以防遏為害只當量留最高處三二里間不必開通以為置倉之基則於般運尤易詔並令本路轉運司相度施行（相度）（以上中興會要）孝宗乾道二年七月四日詔置隆興府轉般倉（詳見水陸運）　三年八月三十日詔江州荊南襄陽府大軍倉庫並聽逐處守臣檢察如有違戾事件並申總領所劾治先是尚書度支郎中唐瑑言湖廣總領所江州荊南襄陽府各有大軍倉庫其逐處監官州府不敢何問不能不生姦弊故有是命　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前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王晞言乞依行在省倉監官體例任滿推賞戶部下司農寺指定欲依紹興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已降指揮比附行在省倉監官體例與減二年磨勘推賞施行從之　三月十七日詔諸倉支諸軍月糧口食抑勒坐倉低價糴買及將軍人與在外糴米人非決斷罪追理賞錢並令從便不得依前抑勒糴買從中書門下省請也　四月八日荊湖南路轉運判官邵及之言被旨鄂州創造轉般倉一所合專置官吏欲差排岸官一員拘催交卸監官一員給納專知官攢司各一名掌管收支排岸官就差本州都監兼管專知攢司從本路轉運司踏逐見役人

吏銜前充每月量行添支專知官食錢一十五貫攢司一十二貫監官不拘大小使臣京官選人或乞令踏逐所隸州縣見任官管幹每月添支茶湯錢二十貫排岸官十五貫從之　五月七日太府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鍾世明言襄陽等處倉庫收支錢物浩瀚本所差遣難以稽察昨雖有指揮令守臣檢察亦恐不專竊慮暗失本所財計乞許臣間或前去點檢及詢訪支遣官兵請受有無減尅之弊兼民間休戚亦得奏聞從之　五年八月二十九日詔應管官物倉場庫務等去處自乾道二年除放之後如有少欠錢物令所屬並須管依條陪還即不得仍前妄行申請除放令戶部申嚴行下因中書門下省請也　六年九月三日新權知汀州謝知幾朝見奏乞令諸州司法同司戶管幹倉庫職事上曰刑獄事重倉庫利害稍輕令司戶專管　十月八日平江府許浦鎮駐劄御前水軍諸軍統制馮湛言臣移屯許浦屢嘗申請乞就梅里鎮置主倉廩應副支請得旨依臣所乞令踏逐到梅里鎮勝法寺空閑廊屋庫堂大小共三十間可以安頓錢粮詔胡堅常疾速措置樁截津運錢米前去　八年八月七日淮南運判向士偉言本路廬和州巢縣等處見屯戍軍旅轉餉兵食水路回遠初無經久利便聚糧之所就無為軍造轉般倉一所約可備三十萬斛

令相度得本司後倉屋見有二十餘間周回空地可以添造倉廒詔令馮忠嘉疾速修蓋運判馮忠嘉言無為軍距巢縣水路一百四十里路稍徑直在所不（原本缺）則下水九十里至裕溪口合（原本缺）之間冬乾則成下水春水生則為（原本缺）則快而易進上水則急而難遡又下水六十里至揚林渡又上水二十五里始至和州凡上下水一百七十五里迂遠如此臣獨謂聚糧最宜乘水未退運入廬州為上其次則莫如和州又其次則莫如巢縣蓋倉合肥運道不惟艱難且有不通之時至和州自可指撥下卸何若自為迂遠伏望詳酌置倉去處且仍舊貫詔令趙善俊王橅同共相度合與不合修蓋　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有旨令淮南轉運司於和州并巢縣各蓋造可以盛貯米斛一十萬碩倉廒一所其無為軍倉廒更不修蓋（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八月十日吏部員外郎莫濛言諸州倉庫場務場務多巧作名色增置簿曆乞令諸州於歲前兩月將倉庫場務簿曆悉解赴提刑司印押限歲前一月先次給下令提刑司每歲終具州邑已印給赤曆簿書名件申戶部帳司照會若州郡復蹈前弊令監司按劾從之　二年二月十四日淮南運副吳淵言今朝廷樁積米在淮西除經常數外不若就江南樁積乞於太平州蕪湖縣采石鎮江次高仰處建倉

屋百間可樁積米伍十萬碩就令本鎮監稅官兼管從之　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詔三總領及見有樁管處漕臣督責守令檢舉以新易陳將米點檢如有陳腐當職官吏重置典憲從中書門下省言也　九月二十六日度支郎中史松老言四川宣撫司有備邊樁積糧一百一十餘萬石倉廒類皆鹵莽多致腐敗乞行下制置司總領所盤量除陳腐外具實數以聞每遇支糧逐年新陳兌易葺其倉庾使之堅久庶幾可備緩急詔利路運判王欽詩知興元府李蘩委官點檢分明聞奏或有不實其當職官吏取旨重罰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四年正月四日淮東總領錢良臣言揚州近於古城舊基添築堡寨於內合建倉儲米近已造廒屋五十間料屋二十間乞令揚州守臣差人看管修葺無令損漏從之　六年九月又展蓋廒屋五十間從淮東總領葉翥請也　十一月一日四川制置使胡元質言關外諸州見管樁積糧斛共一百十四萬四千石有奇率多陳壞今乞支給軍粮以陳腐米增數與之物雖不精彼利其數之多亦所願欲於樁積之數雖少虧猶愈於全棄也詔周嗣武同總領公共相度將低次不堪支遣者措置變糶卻將價錢盡行收糴依舊樁管　五年閏六月十一日詔鎮江建康府各置轉般倉一所鎮江府於閘外建康府於石頭城修築各置

文武監官一員總領專一提領　八月七日詔成都府置省倉監官一員以帥臣言本府省倉出納甚多自來不置監官止差糧料院官兼監故也　八年閏三月十七日詔鄂州於近處建倉如遇綱運到岸即令入倉不得於諸處安頓以臣僚言湖南每歲發米到鄂州無一定交納之地出卸後時姦弊不一間遇風濤或至沉覆非惟陷折官物而部押官吏往往因此狼狽失所故也　九年七月九日詔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專委守臣認數樁管如致陳腐及有少欠並令守臣抱認補填雖已去官亦取旨責罰總司毋得干預　十年正月十一日詔淮西州軍將見在米斛以新易陳認數樁管非奉指揮不得擅支以本路監司言有見在米斛五萬六千八百三十餘石已牒諸州軍樁管故有是命　四月七日詔建康鎮江府轉般倉各撥隸本府所有逐州府大軍倉樁管朝廷米並委守臣同本倉監官認數別敖封鎖其監官改任除所屬批書外亦令於逐州府批書有無少欠方得離任以知建康府范成大言近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專委守臣認數樁管總司不許干預今來本府大軍轉般倉元係屬淮西總司今朝廷既撥付守臣樁收其合干人若依舊隸總司難以檢察乞將轉般倉撥正所隸則守臣方可任責故也　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推發遣

澧州趙鼎言本州連年旱歉去歲尤甚見將常平米斛賑糶而所管不多難以繼後若不急行措置將來轉致失所臣契勘本州見有朝廷樁米斛四萬餘石若俟奏聞取旨行下然後賑糶竊恐緩不及事恭覩元降指揮委守臣認數如陳腐少欠並守臣抱（原本缺）臣除日下將上件樁管米一面開倉賑糶拘收價錢令項樁貯候秋熟日從元數收糴補填非惟可以接濟飢民亦免陳腐之患詔住糴先具已收價并見通米斛數目申尚書省　十二年五月十三日黃州奏本州措置糴到占米二萬石穀種五千石小麥種一千石在州城倉及麻城黃陂縣倉樁管照得上件備濟占米係土產小米不堪久遠樁積況今已是年深若不變糶恐日後轉見陳腐兼本州自開春以來少有米斛上市竊慮民間闕食除已逐急將上件占米照元價出糶候秋成收糴諸管外詔黃州日後取撥樁管米斛須候請降指揮方得支使其已糶占米權依所乞候令秋糴還樁管　十四年九月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鎮江建康府轉般等倉并鄂州江陵襄陽府見樁管米斛數目浩瀚屢降指揮令逐州府同總領所常切措置以新易陳卻元自米綱運到岸俾於般卸往往就船支遣是致損壓陳次詔令守臣將見樁管米斛逐一契勘元交卸歲月先後并開具自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終已對見過數目分明以聞仍仰淮東西湖廣總領所令後運綱到岸須管拘催赴倉卸納依節次指揮以新易陳不得仍前就船支遣　十四年十月七日樞密院進呈淮東總領所相度到楚州不宜赴倉積穀上曰楚州必守之地自當積穀為備總領所相度事理未是可令起倉三十間（以上孝宗會要）淳熙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中書門下省言秋成不遠合照年例廣行收糴樁管米斛其行在諸倉并淮東西湖廣總領所見管倉廒慮有踈漏詔司農寺及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各預行修葺以備儲積其合用物料令所在州軍疾速隨宜應副毋致闕誤　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中書門下省照會鎮江府轉運倉大軍寄納倉及兩淮州軍并襄陽府等處樁積米斛竊慮或有陳次有誤將來支遣已降指揮委自逐處帥守并總領官逐一覈實取目今樁積米斛開具逐廒年分有無陳次及借兌未還之數從之　五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襄漢之地縣亘數千里屯兵控扼去處衝要實繫兵少則不敷兵多則糧不能繼為今之計莫若預積以為之備嘗見積粟所在惟郢州及應城兩處宜廣建倉廩為積貯之計詔湖廣總領所相度措置以聞總領張體仁言本所照得郢州見屯軍馬每歲合用米料共約支一萬七千餘石每年常料撥綱運四萬餘石前去應副支

用又有樁管米料近一十萬石若更積粟恐致陳腐兼本州城內湫溢亦無空閑高阜自鄂至郢春冬之間水路可通緩急不妨津運似亦未須添蓋倉廒其應城縣已準指揮令修蓋寨屋以備分戍牧馬臣近因往荊襄點檢倉庫經過本縣親行相視得向來章已屯軍一時米料多是逐急那借僧寺觀空屋盛貯本縣舊管廒屋例皆踈漏頹廢不堪樁收官物遂委知縣踏逐縣西空閑地一段可以蓋倉一百間約盛米料一十萬石其地卻近以水次般運順便計料合用材植等九千六百二十餘貫工食在外體仁檢照淳熙十四年間鄂州蓋造大軍倉一百間蒙朝廷支降錢一萬五千貫起蓋了當今相度乞行下本所於樁管會子內支撥一萬五千貫付鄂州都統司收買材植等差撥軍中工匠如法起蓋從之　四年七月十七日中書門下省言諸路樁管朝廷米斛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已降指揮委逐處帥守并總領官一取會數目雖據申到竊慮未得盡實詔三總領所日下取見樁米州軍元管數目具結罪保明文狀申尚書省將來支遣不管少有欠折並令各路總領及樁管去處守臣專一任責如向後或有虧欠並重寘典憲　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淮西提舉張同之言嘗下諸州見管樁積米僅三十萬石雖名水次其間多是山澗小河春夏雨水泛漲方可通運秋冬水落則往往不通舟檝州縣俾於遠倉之費一時尚且多就寺觀夾截小屋或於露天積囤上漏下濕豈不損腐兼積樁已久亦不能保其無虧詢訪得舒州桐城縣管下樅陽鎮下臨大江舊大雲倉一所已廢而基尚存目今本鎮官衙內常帶監樁積倉庫若於此處建造倉屋百餘間將其他見樁之米凡不近大江者徙之於中異時舒州應糴到樁積米斛並於此倉樁頓非特淮西緩急可以應用若撥付淮東亦順流而下誠為利便況舒黃州無為軍名曰淮郡其實近裏僻在一隅且有重山複湖之險委是利於樁積合行一體措置從之　又言兩淮自收去偽錢之後當時官中所給收換之錢多是會子隨即轉而之他此後連年薄收官與民為市者絕少以故民間錢物艱得所謂改官錢於民者不過於和糴若豐熟年分和糴亦不必專在於秋冬遇有米皆可收糴但不擾則樂然投糴官私皆得其利仍將所糴之米於新倉樁頓委實經久可行兼照得諸州各有交子換到鐵錢及樁管上供等鐵錢別無起發欲乞逐旋付守臣責之認數自令年秋成為始選擇清廉通時務官置場招誘鄉民等不拘時節赴場出糶兩平交量優於市價即不將顆粒科數於民每年於歲終比較所糴多寡而賞罰之從之（以上光宗會要）慶元元年十二

月九日淮東轉運司言本司計料到起蓋和糴樁管朝廷米斛倉厫二百八十三間合用竹木磚瓦釘灰蘆蓆物料人工錢米及周回墻圍塡疊地基每間約價錢三百貫文共用八萬四千九百貫文乞於本路樁管交子鐵錢內支降應副起蓋詔令本司於真州見樁管鐵錢內支撥四萬二千四百貫文　三年十月二日度支郎中岳震言淳熙以來臣僚奏請守臣交替將見在錢物具數申部報御史臺置籍稽考　孝宗皇帝首俞其請陛下踐祚又復申嚴誠良法也今諸路州軍大率隱而不申者本部無由而知使其任滿到闕吏部關報責以必申尚猶可也若外除就差不到闕者其不申必矣及其申到有指東為西認此作彼本部亦無由而辨至有合解諸色綱運占護而不解令吏官兵請給積壓而不支留裝虛數反累後人臣謂此法當責漕臣令後所部郡守替移須管覈實諸色綱運應干請給支至日下齊足餘外方為實在之數保明申部諸司替移應有錢物除與屬同銜中外仍報本路互察之司保明申聞從之　四年十月三日臣僚言乞明詔大臣就職事官內選曉事清彊官分詣逐路將樁積米躬親盤量取見的實見在數目仍索干照逐一驅磨究見元樁管若干續收糴到若干節次借兌若干折欠若干見管若干各項聲說因依開具細帳并干照事祖一處結罪保明齎申朝廷候到委官覈實將節次借支之數公共參酌的合支數目具呈取旨明行銷豁外有合管見在米斛行下各處如法封樁令後不許私自借兌顆粒或遇以新易陳即限在當日具申朝省仍於狀內分明聲說係將是何名色米一併撥還或欲候秋成日旋行收糴即預先撥出價錢令項寄收具數供申其米不許擅自移易亦不許積壓致有損壞每至歲終從各州軍守臣同當職官具委無借兌結罪奏聞委自提領官常切檢察如敢擅自借兌不以多寡具申朝廷重寘典憲詔先次點檢三總領所淮東差大理寺主簿謝儼淮西差司農寺主簿王大過湖廣差軍器監主簿潘子韶內淮東西各限半月湖廣限十日起發各具知稟文狀申其州軍有朝廷樁積米處令本路轉運司差官點檢保明申尚書省續行差官覈實餘依已降指揮　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因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張釜言行下謝儼若已盤量到所屬州軍樁積米料內有欠折浩瀚去處即將合干人送獄根究欺弊仍一面具因依先申朝廷一併劄下潘子韶王大過照應使奉公竭力一體施行庶幾州縣官吏怵然知朝廷命令之不可玩而典憲之不可逃繼自今樁積米之散在諸路者皆可指準不徙貽陛下憂矣從之十三日軍器監丁逢言竊見潼川運司樁管糴本錢米先有運判岳霖樁到糴米錢引二十萬道糴米專備災傷支用昨因資普等州旱傷用過一半以上臣到任交到錢引九萬六千二百餘道見錢三千一百餘貫臣撙節浮費添積錢引一十餘萬道及糴到米斛至解任共樁糴本錢引二十萬二千八百餘道湊及岳霖任內數目緣慶元二年遂寧府資普州夏旱免稅制置司行下運司支錢米應副州郡急闕必有支過錢米若後官不為補塡緩急無以接濟乞特降指揮下潼川運司常切樁管糴本錢米二十萬道元數遇有災傷支用隨即補塡元額不得虧少從之　嘉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知和州富嘉謀言竊惟兩淮歷陽為淮西要郡昨來胡寇侵擾攻圍不下者人人有死無二而本州廂禁軍堅守之功為多欲籍官田立廣惠以給民之孤獨開貿坊收利息以給軍人守城之有功者二事皆不可緩自臣到任以來凡沒官戶絕田入于官者籍之今得田一千七百畝歲收其租以贍鰥寡貧窮孤獨之人及有死無以葬者立廣惠倉於州倉之內專委戶曹主之與常平義倉兼舉而並行蓋本州雖有常平義倉所得不多一有水旱則鰥寡無以養貧窮無以給未免有流徙之患非所以惠貧民實邊境弭盜賊也本州守城立功軍兵四百九十五人昨蒙朝廷給到宣帖各人節次陳乞幫行正請本州具申江淮制置大使司備申朝廷回準指揮所具增添請給從本州應副前任周馬帥以本州窘乏具申制置大使司乞下總領所照各人所授宣帖給正請且放行一半續得旨令和州於見樁管會子內取撥五千貫應副前任守臣又申朝廷於樁管錢內撥到會子五千貫展計換見錢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貫取會到實管守禦立功廂禁軍四百四十五人計二千七百六十四資除周馬帥任內添支外再共添錢八百二十餘貫臣到任首申朝廷行下於樁管錢內支撥一萬貫文今來月支已盡不敢再申控告今將公庫樁積到錢三萬貫文及將本州舊醋庫改作激勵抵當庫在闤闠處開置月收息錢專助添支當來守禦立功廂禁軍以為軍人無窮之利以示激勸專委知錄主之又恐歲收息錢支遣不敷今益之以沒官田桑之租與夫本州節制司舊管抵當庫所收息錢公使庫日收房廊白地賃錢併行撥隸使後之為州者得以了一歲添支之費二策於和州誠為兵民莫大之利除已揭牓曉示軍民粘連拘籍沒官地田桑租花利及撥隸舊抵當庫息錢公庫房廊白地錢窠名單子外仍開具措置廣惠倉已拘籍到戶絕租課并拘籍支給守臣立功廂禁軍添幫錢窠名抵當本息沒官地田柴山隱漏桑租及根括到逃亡戶絕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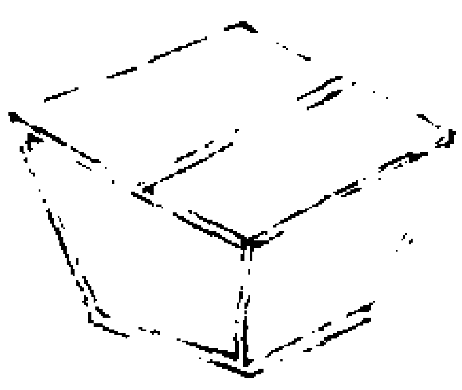
水陸地柴山桑林石磊地租課等申乞劃下本州置籍拘樁專充兩項支遣庶幾永為邊郡無窮之利批送戶部限十日勘當申尚書省既而戶部言所申兩項委有利便所有元管庫本錢自是本州州用錢即無交收諸司窠名官錢亦不是常平錢本及無合充上供經總制錢數及於今來檢坐條法即無違礙從之　六年二月五日都省言建康府轉般倉監官自今堂除文臣其監門兼斗面官亦合一體得旨建康轉般倉監門兼斗面官堂除使闕差選人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部投見任許終滿已差下人依省罷法　七年十一月四日詔今後建康府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任滿如能搜檢無遺漏官物比倉官與減半推賞施行以監建康府轉般倉門史文卿申乞比附倉官推賞故有是命　十四年六月十六日德音敕文應蘄黃州倉場庫務但干係官錢物如嘗經兵火燒劫仰淮西制置司審實開具數目保明以聞當議斟酌減放內有官吏般載錢物往別處州縣收藏或回易興販不曾被劫而隱匿入己者並自德音到日限一月經所在官司首納如限滿不首及首納不盡因事彰露並依法施行仍不理令來德音原免（以上事宋會要）宋金玉新書　諸倉類（凡三十二條並係增入淳祐新書）　一倉庫嚴備水火（倉庫令）諸倉庫常嚴水火之備地分公人除治草穢疏導溝渠（連接別地分者申所屬措置）如違致損敗官物者勒主守及地分公人均備　二　具損收實數申諸倉庫水火防虞有備非人力所及致損敗官物者監專具所損所收實數申（外縣者仍本縣保明申）保明奏裁　三　通判點檢錢物　諸倉庫見在錢物（諸司封樁非）所屬監司委通判歲首躬詣倉庫點檢前一年實在數令審計院置簿抄上比照帳狀　四　州學錢糧委官（淳祐詳定）　諸州學錢糧專委曹職官一員掌管收支簿書每月守臣檢點簽押　五　係省頭子錢修　諸敖不得於寺觀祠廟亭驛內寄納即倉敖闕及損者州縣支本倉係省頭子錢增修訖申所屬點檢　六　置塼場備量覆　諸倉植木為陰不得近屋仍置塼場以備量覆其敖內地皆布塼　七　鹽倉不設水跁　諸鹽倉於敖板下以甕承滴不得別設水跁　八　色數年月姓名　諸倉置板牌於敖門書其色數年月監專姓名　九　出剩樁留變轉　諸倉敖概量到出剩數樁留一分變轉見錢充修倉庫支用即鋪襯物不堪再用者賣錢准此或給窯務已損者保明除破訖申所屬　十　監專押記鎖封（並倉庫令）諸倉庫監專同開閉并押記鎖封掌鑰以長官門鑰以監門（無監門處長官兼掌）　十一　不察副搯盜錢　廐庫勑（淳熙重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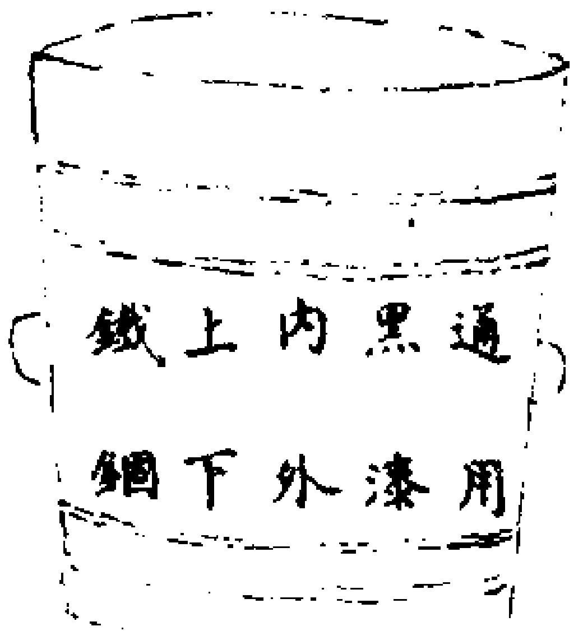
諸倉庫監官（兼管同）不覺察專副庫搯盜所管錢物者徒二年（庫搯盜者專不覺察准此）若犯人罪輕者減犯人罪一等提領官（按察提舉提轄之類同）失覺察者減三等　十二　伍斗省斛交量（倉庫令　慶元詳定）諸給納米料並用伍斗省斛交量其一石斛專充監官抽製斛面（呼索方許用斗升合）每伍年申所屬給換　十三　斛斗升合刻押（慶元重定）諸倉官斛斗升合各刻倉分監官押字置庫封鎖應修者當官較量　十四　銷鈔簿具送納　諸倉庫各置銷鈔簿具注送納錢物數年月日納人姓名候獲官鈔對簿銷鑿監官書字用印其鈔常留壹紙以千字文為號月一架閣并簿留本處備官點檢　十五　縣鈔日別為號（並倉庫令）諸倉庫受納錢物縣鈔日別為號（號中上監官押字本縣受納依此）置籍注字號鈔數每日實封送縣若受納支移錢物者旬具貳狀開數申州（兩縣以上縣別為封）州以壹入案一出內引繳鈔遞送元支移處其內引州縣各限次日繳回至納數足給收付申州准此封送　十六　早入晚出違時　廐庫勑　諸庫倉監專應早入晚出而違者（受納官還開場同）一時杖一伯一時加一等罪止徒二年酒務監專應宿不宿者杖一伯錢監監官監門官准此　十七　收支監專入出（倉庫令）　諸倉庫日有收支監專早入晚出（早謂日出晚謂申時受納官遇開場同）遇給納擁併者須盡畢（謂打場務納租額者若監官兩員輪宿盡日）公移有急故聽暫離仍申所屬監官獨員者候權官到乃出其酒務兩員及錢監監官與監門官並互宿（酒庫獨員處遇醒造時與專庫互宿）餘輪專副　十八　應替差官監交　諸倉庫監專應替並差官監交仍置交曆肆本分新舊官及本州轉運司為照物多難交者具事因申本州審度聽新界抽摘點檢　十九　收支不得住家　諸倉庫內無廨舍者監官不得住家收支文書監官廳封鎖遇替移交受都簿赤曆足批上印紙離任　二十　給納庫不封鎖（並同前）　諸給納官物不正行收支及散庫不封鎖者杖八十　二十一　私家留收支曆（廐庫勑）諸倉庫收支曆輒不封鎖交受若收留私家經宿者各徒貳年許人告不驅磨架閣者減三等　二十二　軍罷物妄駁退（擅興勑）　諸倉務受納軍罷及軍須什物妄駁退者各反坐（看揀令非工匠罪）有不如樣者看揀人杖一伯監官減一等並去官不免　二十三　倉庫帳申違限（職制勑）　諸倉庫帳申州違限三日吏人杖七十五日加一等罪止杖一伯專副各減一等（專人違者並贈違限止作被責入）專副至罪止者監官罰俸一月　二十四　簿曆違限不送

（廐庫勑）諸因點磨取索到縣鎮倉庫收支錢物簿曆（步抄之類）同違限不送還者杖七十　三日加一等　罪止徒二年　餘文書依官文書稽程律　二十五　赤曆預先虛收　諸收支官物文書有空缺處及剩紙而不勾抹若赤曆內預先虛收者各杖一伯　本行吏人仍降一資　已支官物旁帖之類不勾抹者准此　二十六　名色附入別曆　諸收支官物不即書曆及別置私曆者各徒二年（應併爲用印鈐付而輒自用本處印者亦是）若無專置文曆而以名色相類附入別曆者不坐　繳申舊曆違限一伯　二十七　隱占不入本庫（淳熙重定）　諸係官錢物私輒隱占及不入本庫樁收若別作名色置庫者以違制論　二十八　欺弊失陷不赦（同前）諸官物有欺弊而致失陷者（謂已經官司點檢不覺者　如縣應施行而已經州　州應施行已經監司　或已經別官司之類　若錢物見存　止是文字差誤者非　餘條稱失陷準此）不以赦降原減　二十九　毀失監住鈔鏁（廐庫勑）　諸納官物毀失縣鈔　不以監住鈔鏁鑿取戶鈔　或勾追人戶赴官呈驗者　官吏各杖一百　人吏仍勒停　因而受乞財物　加本罪一等　許人戶經監司越訴　三十　頭錢伍分支用（倉庫令）　諸倉庫所收頭子錢以伍分爲轉運司　伍分充州縣支用（縣應用者申州）　三十一　聽探名數傳報致他司（廐庫勑）　諸聽探倉官見在及綱運錢物名數傳報他司　截攔占取者各杖一伯　許人　三十二　受毛錢夾雜支（同前）　諸倉庫受納私鑄輕薄毛錢夾雜支遣者杖一百

續宣城志嘉定諸倉斛斗

嘉定諸倉斛斗





斛內刊記　嘉定九年三月寧國府照文思院降下銅式新置造斛鐵鐲加漆　今後受納非此斛不得行用　江東提舉權府事李（押）　斛一遵爲斛係衆手雜造　外高則圍徑短　外低則圍徑長　審較之時又加裁剩　故斛微有不同　今措置每斛各以尺爲準　斛外自口至牆底高一尺二寸七分　斛內自口至底面深一尺二寸八分　嘉定九年三月寧國府造文思院斛用此受納　提舉兼權府事李（押）　斗外自口至牆底三寸九分　斗內自口至底面深三寸三分　明裏口方玖寸　明裏底面方五寸六分

嘉定九年權府　李提舉（遵依）以郡倉取民無藝　斛斗增多　近二石六斗於是造斛每石除一省石起發綱解外　轉運司耗米貳勝　本府得用米六斗三升　應郡官不許撓擾其榜回照對近據寧國府宣城縣民戶王懋等狀訴本府每歲受納民戶苗米妄收加耗等米及將義倉衮同正苗收耗　又用大斛大斗交量等事　行司送僉廳審問　并喚上本府都吏并各案承行人及專攢斟級等人齊抱文案簿曆子照據各人供具逐項事由具呈奉提舉權府大著郎中台判　文思院斛斗天下所同　朝廷頒降銅式付之提舉司　正欲責之以同量之事　而寧國府循習舊例受納人戶苗米不用文思斛斗　當今同軌同文之世　豈宜有此　當職久聞此弊　今來權府事　遂因民詞窮究弊端　押上都吏本案專攢斗級等人　齊累年案牘并見用斛斗　同下狀人王懋等赴本司僉廳點算較量　具得其實　又再送本府僉廳子細契勘　皆無異同　據下狀人供　以爲兩石六斗之米方可輸納苗米一石　初怪其說以爲不應至此　既而取斛斗較之　則本府見用受納之斛比之文思斛加一斗四升八合　本府見用受納之斗比之文思斗加八升　本府自來受納苗米正耗一石上加府耗　又暗點押字掃卓等非法無名之耗共五斗四升　通計一石五斗四升　而皆以大斛大斗量之　積累其數蓋已過倍　而執槩之人高下其手者又不與焉　則民之受困蓋可知矣　以斛斗考之　其害於民者如此　而以案牘考之　則多取數蓋不盡歸于官　特爲胥吏皂隸肥家之資昨來　轉運提舉司常以此事行下　而本府以謂府中自來支遣軍糧斛與文思斛不用　若文思斛受納則支遣軍糧米先有貼陪之數　照得本府軍糧斛比文思斛每石係加一斗二升　以苗米額理正耗二十六萬三百餘石有奇　而支遣軍粮每月三十二百石有奇　成年計三萬八千四百餘石　安得以三萬八千四百餘石支遣每石加一斗二升　而使二十六萬三百餘石受納皆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斛與夫加八升之斗乎　何況軍糧支遣不須貼陪　自有可以那融之策　今考究近來三年苗米收支數　且以嘉定六年中熟年分計之　據都吏等人供當年除檢放三萬二千一百餘石　又除零欠二萬八千五百餘石　又除蕪湖寄納倉對撥起解并諸縣科撥官兵糧俸并折納造酒糯米并本府理折苗錢之外　其本府城下并水陽倉南陵縣常豐倉三處共實納到十一萬八十

九百餘石據都吏等人供耗府耗等共收十八萬六千四百餘石係受納斛組當文思斛共二十萬九千餘石本府當年起綱軍糧但干支遣共合支二十四萬石除上項實有二十萬九千餘石外少米三萬餘石係將措置職田米對撥蕪湖縣寄納起過常平埒糴對還省倉米湊足支遣尚少六千餘石則每月回糴軍糧食不盡米以足之據此所供則當年苗米所收止是通計正耗府耗等二十萬九千餘石此外別無收支而逐人却用大斛大㪷量民戶之米蓋正耗以石計者則用加一斗四升八合之大斛量之外餘府耗及暗點押字掃卓等米五斗四升既無斛可量則以加八之大斗量之計此大斛大㪷所收到二十萬九千餘石上多取近四萬石不知此米何在況受納之際弊病百端皆出逐人之手而受納官臨時加點又有出於前來細數之外者不知此米又歸何處上不在官下不在民寄爲胥吏皂隸肥家之資者其數蓋不勝計向來本府曾不之察而貽陪軍糧爲疑者其亦繆矣論至此使人扼腕但以積久之事不欲窮治且自今日與之更新今來准朝廷銅式新造文思斛斗升以供本府并諸縣諸倉受納每苗米正耗壹石上所有府耗及加點押字暗耗掃卓等舊來係取五斗四升加八之斗今來勘酌從中取六斗五升文思斗除外更無升合之取。庶幾在官在民兩無所傷若以嘉定六年實理十一萬八千九百石苗數言之可得正耗十九萬六千餘石又加以職田埒租回糴米萬餘石則當年二十四萬石支遣止少一萬餘石不過更理數千石正苗然後理折苗錢而折苗餘數尚足供用然此止以嘉定六年中熟年分言之若遇大稔所入。又不止此設或歲歉所收須減而綱運亦隨之而減如此則依法用文思斛斗止是革去吏胥專斗饕食之弊有便於民何損於官其合行事件判于後　一本府舊來受納斛斗既非合法不當存留今委權錄參施承奉就本府設廳前盡數毀擲內留斛斗各一隻大字書刻此係寧國府舊來違法不可行用斛斗解赴提舉司爲照其外縣外倉舊斛舊斗亦盡數索上準前毀擲如有敢私自藏者許人戶告首送獄根勘定行決配　一寧國胡主簿新造文思斛斗升各五十隻充府縣諸倉受納使用其斛斗升並立千字文號大字書寫嘉定九年三月置造鐵錮加漆令後受納非此斛斗不得行用并更依造斛斗升各三隻給付民間照用令寄居士人民收藏其斛斗升亦一體排立字號其斛斗升字號並於版榜該載今來斛斗既定每遇受納令民戶自行槩斛所有斗許用斗子公平交量不得顆粒裝帶如違仰人戶經監司陳理其外縣外倉準此　一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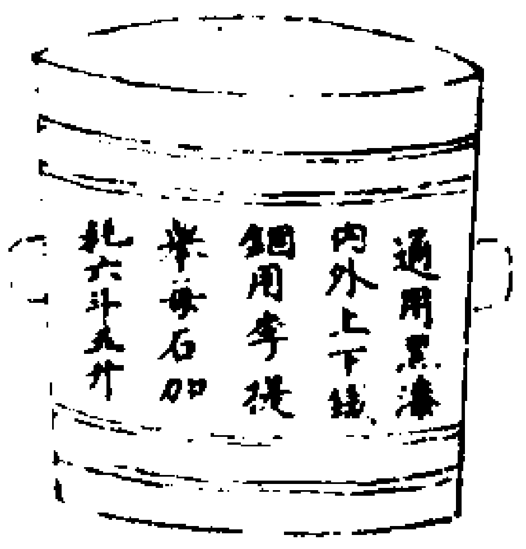
倉在法不應收耗兼尋常所申提舉司帳籍即無義倉顆粒之耗照得義倉隨苗帶納本爲不欲分鈔令受重爲煩擾令來本府却以衆同正苗受納之故將義倉米一例收耗又有不即分隸之弊實非法意今既民詞乞行分收合從其便自今義倉米別就常平倉受納不得顆粒收耗如有違法收耗者許人戶經監司陳訴不以多少、一行合干人並行決配其外縣所受準此仍許人戶合零就整關鈔交納　一本府軍糧斛斗各留三隻委胡主簿於上大字刻此係軍糧斛㪷不得他用　一受納多取之弊正緣蠶食者衆今來合行揀汰內存留專知一名攢司一名家人并叶鈔家人共六名斗級一名斗子五名貼量四名送赴匣并充場子共一名門子一名令本府僉廳點名選留內有柯仔一名押赴使廳別聽指揮其外縣外倉亦取會人數以憑揀汰所存留人並寫姓名於版榜上非榜上人不得入倉如鄉入倉許人經監司本府陳告定行決配其榜上人或有事故本倉申本府差塡仍別置榜書寫姓名　一倉中弊倖既已革去則官吏擾擾本倉之弊亦當痛革諸錄參司戶法并受納官不許於倉中科雇人從及差夫兇帖諸廳將倉中見雇當直人日下並行放散如本廳有缺使令具狀申府於廂軍內差撥其諸廳到罷迎送自來本府差人并借請不得令倉中出備諸監官受納等官不得科倉中修造筵會市買雜物之屬諸兩通判職曹官以下不得於倉中差借人夫應副過往官員士人等諸受納官入倉於倉門下轎許將帶廳子節級交椅共叁名入倉除外不得入諸雕造團印本府僉廳官日下監造下縣并下倉不得令案吏循習故態遷留乞取　一民間所納多是好米惟攬戶未免濕惡之弊今斛斗既定所宜各自循理庶可長久自今以往官司不得換斗斛以罔民民戶不得納濕惡米以欺官如有違者各有常憲　一委寧國胡主簿造板榜十面榜上該載今來所行事節於州縣諸倉門釘掛　右除已行下寧國府一體施行并出榜府衙門等處曉示及具申朝省并關牒諸司照會及給板榜於本府縣諸倉釘掛外今再鏤榜本府六縣管下鎮市鄉村貼掛曉示民戶通知　米斛定數　李提舉修斛斗時每斛收耗米六斗五升當時諸司已議其多然豐熟之歲起綱之外本府止得耗米了一歲支遣而還收納私米每石添一斗支亦如之端平元年王提舉並依李提舉取文思斛爲定每石取耗米六斗五升其本府申朝廷帳自以爲遵用李提舉斛斗及申總領所亦稱依李提舉舊數今就委受納官書記趙崇訴依李提舉申朝省置造斛㪷各十隻較製並同不許借用（五縣依倣製給一隻如）

（遇解總領所綱米割給兩處借用歸還）除軍人支遣元係一石一斗一升二合係李提舉來立斛斗斛不欲改造其受納苗米並用新斛支量已具申省部有敢更造者以違制論　收苗額共收米二十六萬三百餘石正米十九萬六千三百餘石耗米除寄納倉外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五萬石寄納倉交收係轉運司收隸淮西總領所內四萬三千五百石理充圩租米餘六千五百石撥充常平圩租米卻於常平倉拘還本府每石正耗斛面並隸轉運司一十一萬六千三百餘石城下水陽倉交收每石除二升轉運司耗米外本府實收耗米六斗三升計七萬三千二百六十餘石三萬石常豐倉交收每石除二升轉運司外本府實收耗米五斗計一萬五千石兩項共收正米十四萬六千三百餘石兩項共收耗米除轉運司每石貳升外計八萬八千二百六十餘石　六萬四千石一萬九千餘石係府縣糯米及諸縣官兵支遣不在前項所收米內　四萬五千餘石係每年諸縣拖欠催稱殘零攔江逃闕正數每石耗米六斗五升除轉運司二升外有六斗三升百五十餘石　支米二十五萬八千二百九十石起發米共一十九萬八千二百九十石　正起米一十八萬七千石成年起解　行在淮東豐年之數（早潦則除）行在正米九萬七千石淮東正

米九萬石　貼支船戶耗米一萬一千二百九十石　行在米六千七百九十石淮東米四千五百石　支遣官兵米成年共六萬石每月支五十石計

上件

主定耗米小斛


通用黑漆
內外上下誌
錮用李提
舉每石加
耗六斗五升

今月初九日准八月初四日報得旨今年苗米並仰州軍嚴切約束當職官吏不許過數增收多量如違許人越訴并行下逐路運司更切覺察將違戾去處按劾施行仍多出榜曉諭所合遵依者　一本倉今年受納苗米並用李提舉每石加耗六斗五升立下斛樣造到斛十隻及造六斗五升斛六隻併量加耗米並有本府官押為照除外如遇受納私米加收一斗並許斗量零斗計算不許以斛面為名多有乞取　一本府起發綱運並照前項斛斗支裝其軍兵支遣並照舊來大斛体例更不換易其每年貼過米約用三千六百石不應令受納倉多收斛面妄作支破今來並於新收到斛面米內分明支破　一民戶躬親到倉送納米斛並仰聽從民戶用官斛量納仍先與交受然後方許攬戶用官斛交量其在正月以後者除官斛交量外其斛面米斛並許倉斗交量　一米色並要乾圓不得容令夾帶濕惡妄亂交納其攬戶並各結甲每遇十日一次押簿如攬米在前如米納者許展十日十日之外斷罪其不在甲內者即為私攬並依衆人執赴官司定當重有行遣　一鈔書專委陳監酒印給當日給付民戶為照其有義倉米斛或同日送納者當日委知錄司法印給或未送納聽於三日內送納不得以此為名併正鈔不給至攬戶兜納有妨稽考　一倉斗甲頭脚等人仰本倉開具姓名供申切待於逐人名下各造紅布背心　一領書填姓名官押如無背心者即係私名定當斷治　一糯米場水陽倉常豐倉並仰准此施行　右出榜市曹及倉門曉示各仰通知　淳祐二年八月日照得本府昨已行下約束本倉事務今續條具到下項　一本倉甲頭斗子並仰開具姓名切待給紅背心用官印押為照無紅背心者即是私名合逐出倉　一攬戶合結甲置簿抄轉每十日一

次赴府僉押不入甲者亦係私攬並當逐出　一提刑司行下義倉米斛不許與本府苗米混同仰當倉官徑自交收自出由子委主管常平倉官通判專一點檢不得夾帶作弊　一糯米場合納糯米仰開具每斗多取斛面數供申切待斟酌斛面交量　一倉每日合隨直入倉之人立定名數印押牌號方許入倉即不許自擅出入如違斷治　一納苗人戶並仰請陳監酒當日印給鈔書不許移換次日　一量米使用並仰具呈切待立定錢數其新潔好米方許收受不許夾帶舊年收低下之米及濕惡糠粞請監官逐一點檢如有違者並行斷治　右仰倉官遵守施行　淳祐二年八月日　泉州府志倉庫州東倉在子城內譙門之東晉江縣治之左為敖十有四慶元六年守劉公穎增創敖七嘉定元年守倪公思重建民戶糙米納焉以給廂軍月糧（倉有神祠以祀勾芒蠶雷精異）西倉在子城內儀門之西觀察推官廳之右為敖十有二嘉定十一年守真文忠公重建淳祐元年趙公涯修受白米以給官兵宗子倅量常平米賸田糙白米附椿守司馬公伋嘗修二倉為屋合四十楹廊如屋之數李公誼記有和糴場附於西倉廳事之後糴客舟米以待左翼軍及吐渾之糧嘉泰間歲糴四萬石今糴二萬八千碩有奇通判廳掌之苦拘縱視賄輕重人甚病之

淳祐三年守顔公順仲申省住罷有記傅公康撰　晉江縣軍儲倉紹定三年令鄭鼎新創在廳事西偏王公邁記　南安縣倉（附）同安縣倉在縣北拱辰門内舊常平居左省倉居右後廢淳祐元年令郭偉重建　德化縣倉在大門内兩旁東曰倉西曰常平倉後並爲常平倉令胡應梅趙崇侇重建　吳令一鳴徙建省倉于西偏外有一倉在半林鋪距縣七十里以其地遠民艱於輸送遂置倉歲委佐官受輸因其米給鋪兵及三縣寨糧　永春縣常平省倉舊在大門内東廊後改創義倉于西偏有受納亭　淳祐四年令將有秋徙建省倉于中門内　一惠安縣常平倉在縣衙左（舊刱在主簿廳東省倉與常平倉對鹽倉附）三山志諸縣倉庫　縣倉有三一曰鹽倉二曰省倉三曰常平倉鹽倉者國初有之分貯漕鹽於此其旁置場聽民自市焉元豐運額既多隨産科賣無産者謂之浮鹽民以時賦價從多寡於此取給閩侯官懷安古田閩清永福此六縣者由南臺倉撥請以往倉場皆附縣置（閩縣舊在主簿廳東侯官係天聖元年附主簿廳置場古田治平記貴茶坐場在縣南永福曹師建記鹽倉在縣城東南懷安閩清五縣）内連江羅源寧德長溪長樂福清此六縣者各地産鹽歲捐賣其民以其餘運納南臺倉雖海倉遂邑别創許亭户輸納至縣給賣則又各置倉場縣東西（連江在縣西南羅源在縣西之側建炎三年知縣吳嗥重創寧德在縣門内之西亦兵火後重創長溪福清皆縣門之西長樂縣内）天聖六年四縣罷煎漕課猶命鬻孫鹽惟長樂嶺口福清海口二海倉如故（嶺口倉去縣東二里舊在臨水瀆側熙寧中運使賈青移此海口倉去縣東二十五里嶺口有監倉一員縣倉在縣尉廳之西海口倉以監鎮兼管）政和中鹽本不給官吏趣辦漕額謂民産浮鹽可米償因仍至今倉場皆在也省倉者咸平四年始置初諸邑輸米悉趍都倉至是大理寺丞馬易從奏諸郡外縣合銷粮草令順便受納於是勅各置倉閩侯官懷安以倚郭不置餘九縣皆置（連江永福皆縣内之西福清縣門外之右長樂去縣西半里長溪縣之東南羅源寧德皆在縣東建炎兵燬其明年羅源再創寧德至紹興二十八年乃更造古田閩清皆在縣側古田兵火後再創閩清淳熙四年災明年更造）其後水口鷄菜兩鎮置寨又分兩倉凡十一所隆興二年以連江民赴都倉輸米便自後科撥歲止十倉常平倉者皇祐元年始置初詔州置常平翰林侍讀學士宋祁以爲遠縣鄉保力農之家無繇霑被是歲州始以常平都數量戶口多寡分九縣置倉（連江縣西廡福清縣門内之左永福在縣東隅去縣四里崇寧三年建長樂縣

西長溪縣東寧德縣門内之西紹興元年創六敖乾道七年增創一敖羅源古田閩清與省倉同）康定二年復義倉法元祐中許於常平倉別項樁管隆興元年州始撥還逐縣義倉合管數目明年連江既併赴州倉常平獨八縣受納若縣錢庫有省庫國初州縣錢物悉以係省始置有常平庫與倉同置於皇祐元年有免役庫熙寧五年起催免役錢置閩侯官省庫各縣廳西常平免役移丞廳置餘十縣並縣門内（福清縣縣西街上長樂縣廳側舊建連江縣東乾道三年重建羅源常平庫在縣廳西省役庫在縣廳東建炎三年重建寧德省役庫在縣西紹興元年建淳熙六年併歸省平以免役庫爲架閣庫常平庫舊在縣西紹興二十八年移在縣東古田懷安皆縣廳西皆建炎兵火後建其後有經制總制抵當米償錢各併就庫眼惟長溪運司免役常平抵當庫縣西經總制米償庫縣東元豐元年重建永福省役常平庫縣東經總制抵當雜支庫縣西建炎三年重建）錢庫外各置架閣庫建安志郡邑財計大者有四總其出入者省司常平之倉庫是也故養兵養官之費悉隸於省司養民養吏之費悉隸於常平在在皆然惟閩部上四州於省司常平之外鹽倉庫亦號重務建寧省倉舊在府東子城永慶門内歷建炎丁未紹興甲子兵火大水之災俱免焚蕩時常平倉亦在省倉之内比年改刱於倉前向西之别巷今郡人遂指省司倉曰東倉常平倉曰西倉其餘倉庫或在府治或在府判廳或在府學或在子城内因事悉見不待問而知省倉爲屋百間厥二十眼扁以千文字號垣墉周備廳宇明敞係乾道七年太守趙公彥端即其舊重建有常平使者王公逑爲之記每月支給軍糧俸米倉官司其出入常平倉係乾道六年趙公彥端改刱於省倉之近地環廡共六十三楹分敖爲十六區扁以千文字號門墉廳宇悉類省倉已併見於王公逑之記紹熙五年倉使宋公之瑞闢一敖於門廊右偏別儲所收絕院租米以給義壘支費遇有斂散司法主之　學事倉今在府學公廚之西專以受納七縣學粮錢米（白米八百三十七石有奇錢一百七十五貫有奇歲下地租錢一百六十九貫有奇）都鹽坊月撥贍學鹽錢别有定數府官掌之柳江志故倉有四都倉在州治内東隅常平倉在都倉之西鹽倉在都倉之南贍學倉在都倉之西已上倉敖廢爲瓦礫至大戊申歲以路治徙馬平故郡置大軍倉在城内西隅洪武七年就舊基建倉敖三十四間洪武八年就公廨前西傍又建敖二十間以收軍儲肇慶府英德縣新昌志舊有省倉常平倉義倉俱在州治之西今廢歸附後止有常豐倉在州廳之西其倉元

有正廳居中廒舍列于左右廢址迄今歷年至元丙子達魯花赤薛里吉思朝列目其荒蕪遂命工芟草議以下年里正主首營辦材植從新鼎剏先其下年差役喻月告成廳宇一新廒舍完備廳前石道之側植以松槐數株其崢嶸美麗與昔不同　連桂州志諸倉在州治之西爲門南向入門以東爲常平倉廳之東爲苗倉而爲省倉外學倉貢士倉則頡於學宮類編長安志武底倉本物定倉新說曰華州下邽縣南渭河岸上乃漢之物定倉也西京雜記物定倉收貯五穀各定其性物不浥壞故秦漢隋唐皆於此置倉語訛爲武底倉本物定倉　江寧縣志制司倉　景定志曰制司米舊附廣濟倉咸淳元年四月內即廣儲倉側隙地今蓋爲敖四前後屋共三十一間又有小倉三所曰東倉西倉中倉並在南門裏沙高一帶　興化府莆陽志迎仙風亭倉迎仙倉屬莆田縣待賢里在迎仙驛之東撥近附二里人戶冬苗輸之以便迎仙寨土兵糧給也風亭倉屬仙遊縣連江里在太平驛側就撥旁近人戶冬苗輸之繫蔡寨土名糧給屬焉　鎮江志戶部大軍三倉南倉在范公橋東北倉在子城西西倉在江津歲久弗葺嘉定壬申總領錢仲彪次第修葺閱再朞而三倉一新積貯充牣　新塗縣志平價倉寶祐初趙宰（希性）以市民艱糴創立早晚田租二百六十七石八斗七升大債錢二十二貫一百二十文六年胡宰（夢竟）唐宰（洪）復增置早晚田租二十一石三斗三升大歲收租米除輸苗外遇青黃不接時發糶每升一十二文歛歲償不增復以所糶錢轉糴以助咸淳三年將糶米錢添置早晚田計租九十三石七升委請材幹公正士友同任責不許縣吏干預　惟揚志富安倉舊名轉般在常平省倉之南　慶元二年帥守趙公（卓）被旨重建嘉熙三年制使趙公（葵）更名交受屯田倉　撫州府臨川志神運倉在宜黃縣南三十里石碚傍有神運倉今已　永陽志竟寧倉在羅城內東南隅紹熙壬子郡守莫洸建爲屋四十有四楹爲敖十有九區　鳳陽圖經志量積倉二所在新城東北一靠西湖一俗稱爲花園倉　相臺志積瑞倉在相州子城門東北　志獻韓公因隙地修建　吉水志足食倉在縣治之北　赤城志續食倉在崇報院西嘉泰三年令丁大榮建今廢　永陽志常寧倉在子城行春門內街之北爲屋四十有四楹爲敖十有一座　荊州志常積倉在荊州府治東　相臺志常充倉在相州子城門西　金州志長盈倉在舊萬戶府基址　蘇州府志大盈實成二倉即宋寶祐倉也大德三年省創分爲二　蘇州府志西城泰和二倉即宋舊百萬西倉也大德三年省始分爲二　吉水志寄敖倉在足食倉之北永豐之租昔以艱於漕運故於

此置倉以便輸送　臨安府志鎮城倉在餘杭門裏師姑橋淳祐三年趙安撫與篡重建　又天宗倉在天宗門裏　臨川志平市倉在縣衙之上（詳民事條）　鳳陽府圖經志泗洲北門倉大油房倉小油房倉以上皆在州治西北　順天府密雲縣志龍慶倉在縣治西南洪武六年創蓋　濡須志屯田倉在大軍倉後寶祐二年李大亨剏建爲屋一十楹　河南府志板倉在閿鄉縣西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三　十八陽

倉

鉅橋倉西漢書張良傳周武王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在今廣平郡曲周縣

均輸倉越絕書君均東倉春申君造門一里八步又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名均輸

督道倉史記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及楚漢交兵民不得田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

敖倉河南志鄭州河陰縣敖倉故地距今縣治西北一十二里殷仲丁遷囂即此地詩車攻篇搏獸于敖春秋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至秦始築倉於其上故敖倉之名漢高祖亦因敖倉粟築甬道以饋軍食于滎陽至今名倉頭云淮南鴻烈解說林訓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劉向新序酈食其說漢王臣聞之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謫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願陛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路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漢王曰善乃從其計畫復守敖倉卒糧食不盡以擒項氏西漢書惠帝紀起長安西市脩敖倉功臣表程黑擊項羽敖倉下周呂以內史堅守敖倉郭蒙以都尉堅守敖倉西漢書列傳周勃攻曲遇還守敖倉灌嬰南送漢王還至敖倉其奉願徙於成周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東書書安帝紀調濱水縣穀輸敖倉注詩曰薄狩於敖即此地秦於此築太倉蓋廷傳遣將南擊敖倉唐會要咸通元年閏九月六日置河陽倉隸司農寺三年六月十七日於洛州栢崖置敖倉容二十萬石至開元十年九月十一日廢續通鑑長編仁宗紀慶曆四年范仲淹上策言緣大河州軍起敖倉支河南民稅及漕江浙粟實之近邊兵馬每三歲一代亦是以寬河朔之困之民

嘉禾倉三輔故事漢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石徼是也石徼西有細柳倉城東嘉禾倉

細柳倉三輔黃圖云細柳倉在長安西渭水北石徼西有細柳倉城云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南三十里漢舊倉也文帝後六年周亞夫為屯將單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

海陵倉太平寰宇記在泰州海陵縣即漢吳王濞之倉也枚乘上書曰轉粟西鄉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謂海瀦之陵因以為倉今已湮滅今海陵縣官置鹽監一歲煑鹽六十萬石而楚州鹽城浙西嘉興臨平兩監所出次焉計每歲天下所收鹽利當租賦三分之一晉灼曰海陵海中山為倉也

長安倉西漢書宣帝紀本始四年詔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

甘泉倉食貨志太倉甘泉倉西漢書張敞傳敞為甘泉倉長

白帝倉公孫述傳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也

羊腸倉東漢書鄧訓傳永平中理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酈元水經注云汾陽故城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在晉陽西北石隥縈委若羊腸焉故以為名今冀州界羊腸阪是也）吳元獻公類要河東路大通監後魏所立隋煬帝大業四年經此幸汾陽改名深谷嶺俗云魏太祖武避暑之所（地理志云上黨壺關亦有羊腸坂不謂此也）

龍首倉建康志按隋食貨志京都有龍首倉即石頭津倉也臺城內倉常平倉東宮倉所貯不過五十萬

石頭倉建康志在石頭城內吳置晉曰常平倉南朝因之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晉大康異傳云往來俯石頭倉米一百萬石皆是豪將輩而直打殺倉督監以塞責咸和二年蘇峻逼遷天子于石頭以倉屋為宮梁侯景破臺城食石頭常平倉所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石七八萬錢人相食通典云晉曰常平倉自後無聞梁亦曰常平倉不糴糶陳因之古跡編云唐武后光宅中徐業業聚兵使其徒韋洪渡江於石頭城以拒守敬業平置為鎮仍徙縣倉以實之神龍二年廢鎮即移倉於冶城何遜石頭城詩曰萬雉極於帶億度無量出蓋謂此也）

古苑倉建康志吳大帝赤烏三年使御史郗儉鑿城西南自秦淮北抵倉城名運瀆（按實錄宮城即吳苑城城內有倉名曰苑倉故開此瀆通運於倉所時人亦呼曰苑倉瀆）咸和中修苑城惟倉不毀故名太倉在西華門內道仝宮城之西北

冶

城倉（金陵景定志曰唐武后徙縣倉以實石頭神龍二年移倉於冶城）**龍門倉**（新唐書地里志河東道河中府龍門縣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黎陽倉**（食貨志隋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虛議備水旱詔於蒲陝等州十三州募運米丁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華州置廣通倉唐書任瓌傳至龍門見高祖曰據永豐積粟雖未得京師關中已定矣留戍永豐倉）**鎮敖倉**（合肥新志在合肥縣界城樓西北五十里舊經云隋開皇五年在廬壽州界置鎮敖倉資治通鑑隋紀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李文相及洹水賊帥張升清河賊帥趙君德兵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洛口倉**（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洛口倉於鞏東南原上築倉城周回二十餘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還置監官并鎮兵千人至十年諸郡送租滿二千七百餘窖隋末李密自頴川率群盜十餘萬襲據洛口倉因據鞏縣仍築城斷洛川已南北山周回三十里七營其中後為王世充所破按九域志洛口倉在鞏縣（劉仁軌河洛行年記一曰劉石倉））**回洛倉**（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大業二年置回洛倉於洛陽北七里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新唐書李密傳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歸密以裴仁基為上柱國興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衆之仁基等敗還保鞏）**興洛倉**（新唐書李密傳李密說翟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群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畎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繈屬至數十萬）**河陽倉**（宋會要咸亨元年置河陽倉隸司農寺開元十年廢河陽等倉）**渭橋倉**（宋會要咸亨三年關中饑監察御史王師順運晉降之粟于河渭之間增置渭橋倉）**柏崖倉**（資治通鑑唐元和十年冬十月庚戌東都奏盜焚柏崖倉（宋白曰河清縣有柏崖城侯景所築在河清縣西）宋會要咸亨三年於洛州柏崖置敖倉）**大雲倉**（新唐書本紀僖宗乾符六年正月淮南將張璘及黃巢戰于大雲倉敗之）**都梁山倉**

（唐沈下賢集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米帛之輸關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鹽鐵之臣亦署致其間因擇官分曹以権庶貨而部貢之吏盡令鹽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牟食出官田而畝畝頗夾河與之俱東卬澤河派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緜緜不能通槁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膠滯相望其間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儲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鹽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救而乃與揚子留使議之曰自闕越已西百郡所貢輸皆出是以爰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萬工諸儲盡其所儲不能賑十年之食只盍軒偷耳幾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敖之倉列於所便以遣出入計無憂也正月河冰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者矣如此則從者逸而弊何從生哉議定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泗上畢濕無堪地遂殷度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促令鹽鐵所轄皆趨郾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夫計春其工人曰春村必轢若揄吏欲令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曰將燋萬家當頃剡之間雖得弊檝之器舊淵污之波百夫汲而揚之立足滅患如日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柘桂之杓致滂淹之派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然矣尚不可望而況全者令縣畢十萬旦暮不賑其為急也間不容髮今待汝訪山求材然後用何異于柘杓滂流之語耶其倉材剪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艖搬夾峙促命栽之即日而舂成百具其餘未與吏分辨之先以家奴就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舂凡二十八萬石不涉旬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泗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吏驚恐號呼而鹽鐵貨帛十餘萬乃棄之於布絾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敖其餘皆糜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悉論善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下蜀倉**（句容志縣舊志曰唐世置鹽鐵轉運司在楊州宋都大發運使在真州）**富人倉**（隋書食貨志北齊時武成河清三年定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定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北齊通典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每人出墾租二石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送郡以備水旱

惠民倉

宋史本紀大宗端拱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穀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不過一斛真宗咸平二年令福建諸路置惠民倉宋會要真宗淳化五年十月令諸州惠民倉穀遇糶稍貴即減價糶與貧民人不過一斛　咸平二年十月庫部員外郎成肅請於福建路置惠民倉從之　先是三司言福建不須置倉肅以遠俗尤宜存恤故有是詔是月勅先詔諸州惠民倉如在市斛斗價高人戶闕食速具聞奏當差官往彼減價出糶深慮申奏遲延自今止委知州通判兼職官吏互監開倉比市價減錢零細出糶　咸平二年十月十七日詔令諸路轉運司管內有惠民倉處豐熟則增價以糴歉則減直而出之泣蘄錄惠民倉太守李誠之所創糴米三萬石當時議者曰此倉不可創恐為後人塵腐之累而太守確意為之令歲增一萬石以為後人補虧之助及蘄一破應千庫宇不留片瓦惟此倉獨存目今飢民流歸者賴此存米故得不死以此見憂國念民身歿之後人被其澤如此宋真西山集蘄州惠民倉記嘉定某年某月金華李公守蘄始至曰城郭完乎有司以圯告則命繕而新之凡若干丈尺又曰城完矣兵械具乎有司以乏告則命為某器若干某器若干既又曰吾城堅而械良於守易矣無其人可乎則舉凡兵之在籍若寓于壘者教之率以法期年士咸就紀律公曰可矣猶未也夫守恃士兵恃民民恃食故食民之大命也遵之首政也蘄故號沃壤中興以來派廣未盡復荒弗未盡治歲所出不能當中州一大縣而輸于公家者財萬斛焉以廩吾兵且不給設不幸有旱溢之菑蟲螟之孽其奚以相恤哉予為二千石于此而奉養嗇於斗食吏非矯也重民之脂膏不忍褻而用也規圭勺之贏還以遺吾甿也時會而月計之積之在官者屢有餘歲幸比登粟之在民者亦屢有餘以其餘於官者易其餘於民者不幸告儉則以藏之官者復散之民此備豫之善畫也迺簡條吏之材者涖厥事凡樂告者優其直予之未幾得粟為萬石者二靡錢緡若干萬十百有奇築屋若干楹以謹其出納命之曰惠民倉著公志也夫民食足然後有固心人心固然後可冀以死守昔者孟子談王道於戰國皆是物也彼爭地爭城之將縱橫馳說之士未有不哂其迂卒之莫或能易者蓋民弗自安而欲與俱危不卹其生而欲責之死無是道也公之學醇以深其氣剛以大蓋淵源于孟氏者故其治邊之政大抵以保民為本是倉特其一爾始倉之成公既以告于朝下部使者核其實又書來命某識之其欲以諗後人俾勿廢乎予謂使繼至者有公之心雖毋識焉可也不然則金版玉書猶弗

足紀恃此以存難哉雖然仁人心也人心不可泯則是倉不可廢姑識之庶異時有考云公名某字茂欽十三年夏五月辛卯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權發遣隆興府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真某記又勸立義廩文云太守到任以來無一念不在斯民近因禱雨思所以為邦人久遠之計在城則置惠民倉儲米數萬石歲歲糶　又李正節墓表云初公爲惠民倉囑某書其事於石變亂之餘公私廬舍俱蕩滅而此倉巋然獨存遺民來歸賴以有濟公雖死其惠猶足以救飢殍活生靈可不謂仁矣乎戊辰修史傳真德秀知潭州安撫湖南蠲榷酤除斛面中充和糴以甦其民民艱食既極力賑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歲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徧及鄉落他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真西山集奏置惠民倉狀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貧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幾加以法禁嚴重非饑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糶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糶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將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糶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分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豫為備豫之計惟盻盻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柰何竊見國朝張詠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為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敖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倣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瀆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今良法美有百年而無弊者惟詠賑糶一事自淳化至宣和百有三十餘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

捄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朝廷又為著之令中前後議臣復主張而申明之以紋行之愈久其利愈博臣令欲望聖慈將臣奏中事宜特降勅旨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聖朝子育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後批二廿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今都省批下湖南具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內特撥者自今歲為始令人戶輸納本色又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令且與抱為米五萬餘石別撥貯另曰惠民倉歲歲賑糶永無乏食之虞送部勘當事理本部照得今詳潭州具安撫所申以本州折稅見納本色米置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擇守能斯用及人而不致折稅以為郡計之利乃節相繼經久之良法也竟潭百姓歲受平糶之惠又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秋指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朝廷指揮伏候指揮右劄付潭州從戶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長沙縣淥江志惠民倉（長倉附）郡安撫真侍郎為惠民倉以糶于賊為社倉以貸于郊大參曹公繼之守而不易會移鎮南昌捐十萬一千九百券分于外十邑以備賑糶吾邑得一萬二千券為糶本公奏請視常平為定令令丞以主管惠民倉繫銜任滿稽存否以為功過常平使者

察焉其義倉一項係本縣貴丞節郎吿身錢一年計券三千三百五十貫道為糶本糶亦如惠民之法法時其糶以備糴糴已復糶循環無窮皆為邑市小民計稅家亦助糴本邇見縣門賑糶擧遲之勞在郊既有穀可貸而稅戶又分場認糶俾鄉邑之民俱有所恃不至賭糴真曾二公之惠博而永矣然官吏之便移借凡與夫遇歲歉糴艱而價貴迨糴廣而價平則本錢有虧漕使李公少卿憂之跋于惠民倉記之下且欲通變無弊每歲斂散之際謹察而周視之行斂抑加斛面取糜費則糶時察之減戶口削升合苛限隔則糶時察之至於入以儲積而耗出以優饒而折糶價增糶價減因是而本錢有虧少卿慮之尤詳繼而大帥余公撥五十萬券創惠民倉新庫所得利息專以防外十縣虧折仁人之慮遠如此今名存實亡士友屢有請于倉臺而竟不能復徒使稅家歲苦於縣糶舉行不間於豐年加以姦胥視為奇貨貴吞百端生理優裕者每貴緣而多糶困窮當賑者多沮格不得糶富不能安貧不能恤革而正之不無望於賢令尹云攸縣志惠民倉紹定戊子大參曹公從龍帥潭日置惠民倉與後糶本隸督府淳祐乙巳大使別公之傑照元額發下見錢二千一百七十貫十七界官會八千九百貫道仍舊格管在倉各縣收糶以濟春夏發糶官吏奉行

唯謹本縣又有續惠倉乃嘉熙庚子趙知縣崇桊撥錢會二千四百貫入寄樁常平庫以備賑濟之所不及其米逐年輸縣官催管長官提督米十年名存實廢魏鶴山大全集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年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土高阜蕃地力不足以給半仰敖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毋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貯貯然無以救其艱救惡乎施臣竊見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直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糶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曉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訪諸故府有秋稅米合正耗九五萬餘石石出米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揭曰惠民歸槩量之贏罷轉輸之費較以輸衆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止新陳未接民苦貴糴而計口給券視時直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為利甚博況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以救之也又將使休戚察其奇羨而教寓焉既又疏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巷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恤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

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遇于貴爾病予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亹亹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哉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衆其來已久不知以衆易衆固無乏於供也輸衆始冬而盡春夏衆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糴未竟而去官則衆亦然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否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姑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爾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祺二百某之有改則以致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學直道歷中外數二十年其守潭也崇社修學覆稅酒興社倉嘗義篆行和糴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教來者　又潭州外十縣惠民倉記　建安真公德秀守潭日嘗為惠民倉以糶於國人為社倉以貸于郊人人懷其德厥三年溫陵曾公為守守之弗失尚慮外邑市民歲當春夏之交常苦貴糴脫小不登將無所於訴益公居郡以米貢賦之犇式邦國之經用毫髮無所損益惟不急之役無名之餽是省

是去僅一年有半視元枚之數既增會移鎮豫章乃出帑餘酌縣之大小戶之多寡而平頒之屬令丞時其糶以備賑糶糶以復糴糴已復糶循環無窮自長沙善化外為縣十為緡十萬一千九百又慮奉行不恪表于朝請視常平定為令令繇去官郡稽其存否為功過且俾常平使者察焉而移書某曰昔者希元之請予為記之今不書無以敎來者余既然喜曰余嘗語希元予無患焉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將見是法也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廢易也今希元之去未久而公以郡少府餘財修其法之未備吾言顧不信乎古者量地而居民計口而受田仕土而制貢賦視年而為國用是故民有餘粟國有餘蓄樂歲飽而凶年免其有老孤癃疣則委積以待之凶厄喪夭餘法用以給之瘖聾斷廢各以其器食之盈宇宙間相保相助有節有授無尺地一民不相屬焉此天枚之職分所以厚同體而共明命也乃自世降俗薄上失其為主之道不井田不封建民散而無所繫六經之書僅為記覽詞辯之資而鮮有以施諸政富連阡陌貧厭糟糠固其勢然也而為民父母者初無保息富教之誠心聽其仁鄙夭壽貧富強弱而莫之戚忻也甚則伺間索瑕陷之罪而棄尋之千數百年寧無稍知職分者斟酌損益如常平社倉之等猶可以補王政之闕然非視為具文相承則移給他用其謹修而固守之者蓋鮮況能清心約己閑無窮之患於期歲之餘者乎故於公之請也樂聞而喜書之有不暇辭公名從龍今為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方固辭豫章之命未得請云　楊弘道小亨集淯川縣惠民倉題名記　淯水經宋樓鎮東北一百五十里達於汴會于蔡閒而漕之使於陸運於貞祐二年秋築惠民倉於鎮東淯水之陽至興定二年以宋樓鎮為淯川縣置倉故也倉之貯輸歲無慮數十萬斛設官求稱其事有監有同又有監支納以總之二稅時至中外覬覦斂之精粗槩之高低力役嘈雜米量分委中牒往復啓閉封識故一事不動則一弊生焉若此而能使農民樂輸兵士得食坐姦在人消覬覦之心在己免於罪戾非廉幹善心計者疇克舉其職革其弊乎　正大八年六月監支納王君代至因自謂曰創河倉迄于今殆將二紀居是職者既多善於其職者可法不善於其職者可戒竟無一人而為錄之何哉慮久而逸其名氏乃刻石以遺後人延平志峽陽惠民倉董守洪以其地狹田少細民多私販每遇小歉即有指廩之憂端平乙未特創此倉每就順昌糴米二千石儲之規式如均濟倉委趙推彥居掌之峽陽之民鼓舞拜賜主為立祠記（上海有記）　新定續志桐廬惠民倉在常平倉後山下為小樓以居掌鍵者如縣趙汝澄建糴有餘賑不足邑人便之今惟倉存南昌府志惠民倉舊無今在惠民門裏紹興二十年張帥澄建受納苗米與大寧倉同俗曰南倉云

司農倉

宋會要置司農倉二十有五隸司農寺掌凡敎廩藏之事以給官吏軍兵祿食之用凡綱運受納及封樁支用月具數以報司農

舉子倉

宋朱晦庵集答趙帥論舉子倉事（庚戌）次月初十日請米不得折支價錢　元立約束逐月三次支米使主子之家不過一旬便得接濟極為利便但支米官獨負自支或不得人則徇私作過無所不有至有將私家所收粗米沉雜重行估折者亦有將所支官米準還本家私債者似此之弊不一而足不但折支價錢而已故中間甚不得已而改為三月一支之法雖期日稍遠然卻得關會諸都附籍鄉官同在一處不容大段作弊鄉人雖是得米稍遲卻無邀阻乞覓之患亦頗安之今欲一月一支誠為中制然若不關集諸附籍官則獨支之弊復如前日若欲盡行關集則一月一番其稍遠者不無厭倦支米官又利其不來決不便行中舉因循視倣必致無肯來者而獨支之弊又如故矣反復思之只有一說雖或未能盡革舊弊然亦勝於不行欲乞更於所示事目本文次月初十日請米一石之下注云仍舊關集諸附籍鄉官各將本籍前去參驗方得支給（注云此）仍於後項立法支米以恤其私（見第三項）則或可以責其必來而免致復有獨支之弊如其不然雖欲多設關防曲行小惠徒為文具終有損而無益也　佃戶人戶欠米未有約束　舉子根本全仰諸莊佃戶送納租課諸都人戶回納息米今佃戶多是豪猾士人仕官子弟力能把持公私往往拖延不納至有及來年夏秋而無敢催督之者請米人戶間有形勢之家詭名冒請一家至有百十石鄉官明知其然而牽於人情不能峻拒亦有慕其權勢而因以為納交求媚之計者亦有畏其把持朋請而姑為避禍苟免之計者及至冬月回納之時又皆公然拖欠鄉官無如之何縣官亦復畏憚不肯留意催促遂有經隔年歲終不送納者麻沙常平社倉嘗被一新登第人詭名借去一百餘石次年適值大赦遂計會倉司人吏直行蠲放緣此鄉俗視傚全無忌憚視此官米便同己物歲久月深其弊愈甚若不早加覺察將欠多人追赴使司勘斷監納佃戶即令召人劃佃則數年之後根本虛耗鄉官徒守空倉舉子之家無復得米之望矣　諸縣措置官下書手月支米五斗　如此則措置官似亦當有月給兼第一項所陳利害欲乞并就此條立法若云諸縣措置官月支供給錢若干（折米若干）逐官下置書手

一名月支米五斗支米附籍鄉官逐月每人支米若干以充茶湯飲食童僕往來之費（元數未收撥實文乞將所積優爲責）延平志舉子倉　生子不舉貧不發已也福建貧乏之家生子者賜以常平錢一千米一石此乾道五年指揮也繼而朱文公申請于朝趙帥中定公推廣其意括絶沒之田產召佃輸租仍撥糴本置舉子倉主之鄉官給貸收息以司出納縣掌之丞郡轄之倅而隸之帥倉兩臺意非不美然歲久弊生鄉官非人與吏爲姦冒佃隱輸虛支詭貸色色有之民始有不沾實惠者矣今五邑有倉管催有額爲民父母者苟能重元元之命推幼幼之心革其弊而增益之庶不負聖朝好生之意云葉守筠趙守崇祉劉守允濟傅守康各申泰置舉子倉事細清縣目今管催米八百四十六石八升元置七倉今存者四崇勝開平報國薦恩妥寺僧掌之　尤溪縣目今管催米三百八十石八斗又占穀五十二石折納粳米二十石八斗元置八倉今存者五永興保安福壽同興報恩以寺僧掌之　順昌縣丞目今管催米三十三石三斗三升租錢二十八貫八百四十九文省　沙縣丞目今管催米一百五十九石三斗八升租錢三貫三百八十文省　將樂縣目今管催米三十二石七斗五升租錢三貫文　提舉司舉子社倉米（薄籍數目在諸縣丞廳）

安撫司義莊租課錢米（薄籍數目在諸縣丞廳）桂陽志舉子倉　先是民俗有不舉子嘉定五年趙知軍崇度始爲措畫富者勸以義貧者給以食請於提舉司在城每歲支撥常平米二百石兩邑各撥百石其鄉都並於戶絶買占等田撥充舉子田鄉各置倉（軍委司法縣委丞簿充提督官軍請寄居一員每鄉請誠慤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員充收支官置今本學保明士兩員每都請謹審不欺士人兩員充附籍官婦人有孕五月供報附籍官生子一月赴收支官請米七斗周歲再支三斗其籍年之軍撥提舉官月中半年類聚申提舉司趙知軍有條約五篇具之甚備）建安志崇安縣舉子八倉（並紹熙二年以後創置）東隅五夫　東南隅黃亭　南隅沖右觀　西南隅新村石堂院　西隅大安嶺　西北隅光化院　北隅具屯　南報恩院　南北隅四向院　政和縣舉子倉十一所　坊郭一所　龜巖院　政和里四所　三峯院　定峯院　關隸鎮　資福院　東平里二所　報恩院　龍山院　東瞿里二所　石龍院　報恩院感化里一所　廷福院　長城里一所　花林院　建陽縣舉子倉一十所　三桂里景福院　崇樂里文殊院　崇太里後山院　永忠里中興院　唐石里龍歸院　以上係舊倉　招賢里羅漢院　崇政里觀音院　北樂里福田院　建陽里太平院　崇陽東田里護福院　以上係續置倉　浦城縣舉子十二倉　縣郭倉　郊陽里　宗叔院　高泉里千山院　紅山里安國院　安樂里杓木鋪　忠信里靈巖院　仁和里寶應院　清湖里禪寂院　通德里松林院　載初里西瞿院　清湖里翠巖院　運陽鎮永利倉　甌寧縣舉子倉二十有六（內東瑞相、歸林、開化係舊倉、廣福、禪寂、真淨、靈峯、西層、禪林、鄰巖、福慶、大照院十四倉係續置）崇安里寶光縣東瑞相院歸林院　禾供里報國院清涼院廣福院　西鄉里西林院開化縣　梓溪里香山院甘洋院　禾義里貞淨院土山院　豐樂里西峯院靈峯院　禾吉里報聖院渠源院　慈惠里慈雲院西層院　吉陽里禪林院文殊院　梅岐里馮巖院鄰巖院　麻溪里報恩院福慶院　高陽里真珠院大照院　臨汀志舉子倉舊有五所係紹興五年準朝旨以建劍汀邵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於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本縣置于歸仁館何田市成功下古城團等處約貯米共計二百石後官靳而不發既發又責償于耆長反爲民害後經紹定寇並廢　清流縣舉子倉四所元在縣市明溪寨石洞寨羅村團等處今廢　上杭州舉子倉四所元在縣門東鰲砂團興化勝運鄉等處今並廢　延平縣

舉子倉舊在常平倉側今移禪果寺法堂西偏　連城縣舉子倉二所元在縣市河元呂溪墟等處今並廢　汀州府舉子倉六所元在黃上寨（今名南平）建安志社倉舉子倉亦倉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於鄉先生及鄉大夫念饑民之亟求一飽以輕犯刑辟於是與其里人相勉以義協心出力買田積穀遇青黃不接則計口量借之以賙其急秋冬之交則斂而償其初之所貸是曰社倉既有念貧民之迫於寒寠以弗能字厥子於是相與議其賑給之方全其天倫之愛始則行於一都次則推於一鄉人既便利延請有司廣其惠於一路常平帥司皆樂主之諸縣遂皆有倉始立倉之約曰社倉一所鄉官一名主其出納以九月拘收五月給借歲歲如之若舉子倉則有附籍鄉官專主名數主首僧專司出納四等以下之家遇受孕者自五月至七月來書于籍至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斗其所支米以帥司義莊及倉司佃戶租課充給非屬鄉官所掌則關於州縣而以常平錢米給之本府七縣社倉獨崇安縣分四隅而以隅官掌其事則保中之法默寓其中他縣莫能及也其餘施行有紹熙二年帥司符帖在有司今併括諸縣社倉舉子倉之數以附見焉

貢士倉

（建桂州志貢士有莊漢續食遺意也建之爲郡介萬山間北望神京三千）

里而進士無儋石儲者往往預計而不果行以故進取少而棣居多非出處不同其居使之然也郡侯吳純臣置田峙倉於舊學之左歲儲所入以資舉送行有裹橐士甚德之教官三山林子升為之記錢穀出入司法廳董之事久弊生胥吏因緣為姦浸淫其實蕪而正之存乎人焉 林子升記云 古之士學且養歲大比則鄉以禮興之遠則諸侯貢之故士不以貧賤累出處神守全國無所沮抑鶴然為多材之世自舉遺廢諸侯無教賢之罰下國之士絕望於王都漢制令郡守身勸為之駕與計偕則縣次給之食此意猶厚然科目既興士不暇養而競趨其利上之人方艱難曲折以處其多漢之制復不行貧與遠者病之凡其地之達者寡而業不能以自堅曰士之罪則有辭矣連號三湘最遠之川後屬嶺南川浮陸赴紆回演迤重以數十年綠林荐擾生理未復士窘於春聚而進取者少番禺吳公握符來守一日延見達掾吏視刺賀謁公即而問之對曰其貢士也某與貢而未果行也某於某年已行令免試而不果再也公喟然曰士幸舉於鄉其不能致者非貧則遠柰何其貧且遠也昔者吾先子校文于此吾試邑于此今又此來於諸君能無情乎且興賢舉士吾職也將圖之屬有愿町鼓左道以亂俗執而聞之憲臺當其橐沒入其產委所司定估為錢九十萬士有聽公之言遂白以狀願殺半估得之歲收入為貢士費公曰是吾心也亟上其事於憲憲使太博潘公壁之下有司行之公復調度價其半而士無費相攸于類之東創為二倉命法曹趙汝燧成其役嵬逵守周出內有區眎學之儲面勢惟稱既訖工士合而請曰守惠吾郡政且成矣民猶祠而祝況萃其大者乎將代石願為諸生記之子升職佐風教知顛末甚悉因諗之曰子知由所以得請乎憲審于州州復于憲文移上下官有定估欲以己意奪之事難而勢逆然士當守之心守當憲之心難而易逆而順何也治有本末知所先後者無齟齬也又知守所以惠子乎勸學廣祖教且養也廼使戰文于京師不損而家以善其身不抑而志以生其氣從容揖耕與上國之士爭衡策勲弗鼓行其又美辭雖然子知德公而不知報公猶為未知也報者何思所以為士而已學問以玉于成藝術以材諸位以正主庇民尚仁義之志以官天地府萬物致功用之極推與仕進有士之責視施而報豈徒紀於斯文公名純臣今官朝奉大夫以嘉定甲戌二月至連倉之成丙子二月也郡博士林子升記并書

濟民倉

松江郡志濟民倉在華亭縣即今郡治西湖之東北宋嘉祐八年建寧平作記曰夫事有鉅可遺而微可書者抑有民志其勞猶以大為小者其益見於秀州華亭之縣倉乎治平三年五月一日予艤舟倉下會老人植杖而言曰我邑歲輸公租一十萬有奇入于州戶苦之近俾就藏僧寺客亭人憂之借粮貸種數加多無定計夙夜督遲阜勤之素無倉也其誰敢議其倉者今倉城之初築蔬圃剗湖地為敖十八容受十二萬民自號濟民倉實濟而悅之也翁云自祖父來脫五代湯火沐浴膏澤拭目觀太平踰百年為幸民未識官倉今見之益以幸翁項嘗病河之氷船阻而澀矣官督急胥是捽而扶矣此豈倉之屋乃民之身矣倉完身完而已矣民之心一若是知何不曰濟之乎翁且不知知縣誰何翁聞嘉祐七年夏迎來次年七月敢議倉請于州州請於外臺從其議已而民願助力者源源不可遏於是遠致海水又不半稔而倉立翁在田中與鄉人聞則不信亟闚之赫哉偉乎其可信之也迫而察仰而觀非人力神而化之也翁怪如是乃詢于衆衆謂我家既力有餘也今不吾擾愷悌之恩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父母有命可違歟倉費大共助之小也今言重分任之輕也費之愈大愈小也言之愈重愈輕也恩酣心而勞忘形也湖亭蔬圃不利人而害人者也昔謗有之曰責亭葺而游亭不理而休責圃滋而育蔬不供而朴今變害為利反謗為頌其頌云倉亦有亭廨亦有圃

亭席高廣圃茹蕃廡翁又曰古聖賢興利在民者以為稱職恥名之常也後世興作游觀利在己而反名之是自名其無恥者也今知縣其如何人也然翁聞倉成之日與諸僚吏落之日吾不圖為倉而至於斯也慰民心而自謂濟之也已然則翁知夫知縣之志在柱石朝社而不在委積禾黍也宜矣柰何民之言曰事雖鉅而無益莫若微而有德微猶然況大者乎翁亦曰頌可傳莫若刻之於石千萬斯年于盍記之乎為記之蘇氏李璋也為書之監殿丞徐大方也為立之題之者主簿方澤縣尉朱德新也茲二人實佐佑於知縣殿丞袁公成倉者也公名胥材字器之淄人也是為記

順民倉

吳郡志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於治平二年在縣治之東臨漕渠熙寧元年郎淑記曰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常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川陳侯庠未燒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板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汗庳迫窄纔容四分之一濵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細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多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暨弗完得無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盖遲君之來也久矣君亟圖之君退而自惟倉廪盖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

之出入一皆仰給於東南茲又為東南之劇歲入之采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邪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於是訪縣方圵得隙地數十畝營葺焉始召民而諭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以成予謂二侯皆能以材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嚴遠至於興利去害便民皆其所素蓄霈然而有餘夫以霈然有餘之材相與協謀治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多其榜曰順民蓋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居前畏謗忌讒讒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諉曰愛民斯不遠哉夫愛人莫如古人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地生斯亦出於民而已耳姑視利害之如何豈顧可為而不為廼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產嘗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以予言為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昔熙寧元年三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縣令郎叔記

和民倉

（臨川志在行衙　右并見事條）

富民倉

（臨江志在興賢坊）

賑民倉

（臨江志在

貢院右）

牧民倉

（端陽志在城北之妙高坊）

廣惠倉

（宋會要嘉祐二年八月丁卯置天下廣惠倉初

樞密使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乃召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十萬戶以上留一萬石七萬戶八千石五萬戶六千石三萬戶四千石二萬戶三千石萬戶二千石不滿萬戶一千石有餘則許鬻之　四年二月詔三京諸路州軍自今年終應戶絕納官田土未賣者並撥隸廣惠倉是月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逐州幕官曹官各一員專監每歲十月分差官檢視老幼貧疾不能自存之人籍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之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餘即量大小均給之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三年條例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本職外無得侵預他事以擾民　哲宗元祐三年正月二日詔復置廣惠倉二月十二日詔給廣惠倉錢三萬緡及闕額從兵錢根永賜募貧民應役以恤之　寧宗慶元元年五月二十二日殿中侍御史楊大淵言乞置廣惠倉給養老幼貧乏不能自存保胎養令賜胎養穀戶部勘當欲下諸路提舉司將住賣沒官田產并戶絕田募人承佃以所收租課照應乾道五年四月十五日指揮令來楊大淵所奏事理行下諸路提舉司相度各限十日保明供申朝廷施行從之　嘉定四年正月六日知荊門軍趙善者言本軍處山陸之中石田高仰耕種職聚易致旱歉每遇豐年客舟誘糴鄉民利於得價絡繹爭趨不復為日後之慮不幸而值凶荒客米無復再入境者流移餓餓甘就溝壑遂至舉行救荒所謂常平義倉歲入無多不了賑濟支用本免勸分上戶而邊方上戶各家自無一二年之儲責認虛數徒成騷擾前政守臣剏建廣惠倉收到粳米一萬碩臣今搏節浮費趲積到錢一萬三千貫并公使庫舊管錢一萬二千貫與其椿管於公庫充無益之用孰若移撥為凶荒邊防之備共得錢二萬五千貫以日即時價亦可糴米一萬二千石緣無倉敖盛貯又慮歲久無新可以易陳腐壞不便今於廣惠倉之側剏造庫屋五間名曰廣惠倉糴本庫專貯此錢就委本軍簽判同廣惠倉米一處掌管人吏專庫亦就差常平案合干人主守專一備水旱邊防之用如常平倉支用不足即賑發廣惠倉如廣惠倉又不足即以糴本庫見錢給借民間收糴種糧更不收分文利息候將來豐熟還官上件見錢並是本軍趲剩得用之錢即無侵借諸司窠名分文虛椿數目不許本軍侵移借兌作別色支遣及他處官司指射借撥從之十二年九月二十

七日詔令建寧府將守臣史彌堅議剏廣惠倉見行規畫及椿留糴本錢五萬貫一面接續措置建置施行俟畢工日申取朝廷指揮趙善璙自警編冬大寒禁中出錢十萬貫以賜貧民范祖禹言朝廷自嘉祐已前諸路皆有廣惠倉以救恤孤貧京師有東西福田院以收養老幼廢疾至嘉祐八年增置城南北福田院共為四院此乃古之遺法也然每院止以三百人為額則京師之眾孤窮者不止千二百人每遇大冬盛寒然後降旨救恤則民已凍餒死損者眾矣臣以宜於四福院增蓋官屋以處貧民不限人數委左右廂提舉使臣預設方略救濟不必專散以錢計其存活死損以為殿最其天下廣惠倉乞更舉行令官吏用心賑恤須要實惠及貧民上聞納焉蘇魏公集奏乞那移諸路有剩常平廣惠倉錢斛赴府界狀

臣伏見先朝置廣惠倉別貯天下戶絕田土夏秋租課準備冬後救濟闕食貧民其仁恩至厚然天下土地有肥瘠故所收錢斛多少不等以此多處常有餘而少處常不足致朝廷之恩未得均遍臣訪聞江南東西淮南兩浙等路州軍見在斛𣁽多處每州至三二萬石並是粳米仍有見錢在外縣逐年係散數目不多契勘府界諸縣戶絕租課昨准朝旨平估價例令人戶於府司送納見錢充濟四福田院貧子支用外去年十七縣廣惠

倉見在斛𣁾共只有八千餘石仍多是豉豆雜色依常平俵散亦有不足處況值昨來荒歉諸縣鎮鄉村凍餒之民甚多見今官中散俵粥米日計不下數百石雖近蒙朝廷降到空名祠部召僧行進納錢斛相兼賑濟故目下貧民得以充哺稍不失所然而豐荒常數不可前知萬一將來夏秋重惟不幸計今所餘必不能接濟誠不可不預為准擬也臣欲乞朝廷特賜指揮江淮等四路提點刑獄司契勘轄下諸州軍廣惠倉見在錢斛除本路見有饑歉州軍須至那移應副賑濟并更約度量留合要准備數目外其餘剩數錢斛並令擘畫附搭發運司綱運船載上京委提點司依散闕絕縣分收貯以充廣惠之數或應斛𣁾重滯艱難船運即乞令逐州出糶見錢附綱前來就近擘畫收糴斛𣁾損彼有餘助此不足則遠近之民無不畢被朝廷之惠也真西山集建寧府廣惠倉記　寶謨閣直學士史公守建之明年修廢值僨百度咸飭鄮山鄞水之念油然有動于中猶惠顧吾民思所以澤潤於亡窮者迺以書諗于朝曰維建之為州統縣凡七皆山谷延袤相屬田屋其閒歲什四三歲甚豐民食堇告足一或小歉則殭者相挻為攘弱者轉死溝隍中備豫之略在此邦尤不可後謹按故侍講朱文公熹嘗建白立倉于里社建人賴之今遺規具存郡之賦入雖狹然節用而計其贏為緡錢凡五萬願悉舉以平糴散諸屬邑田野閒某誠力薄不能任郡事請俟上還印紱誤繼至者卒成之于以丕闡聖主如天之仁俾人家施永永無極大臣以其書奏天子曰嘻是足以廣吾之惠矣其令造終厥事條其所當措畫者以聞公拜命惶然不敢言去於是顓為一司奉行之屬通判府事張侯佖總其綱觀察推官鄭某掌凡糾察之事又惟俗利疚非鄉大夫之賢者不能知則以禮屈新知信州朱侯在前知貴州謝侯汲古主其議凡七邑措置之任悉屬焉諉令佐之能者各董其事而以寓士二人相之凡倉以里居之有行誼者二人職其出納眡其境之廣狹為置倉之疏密故在建安甌寧者九十有三在建陽者二十有五在浦城者二十有二在崇安者十有八松溪眡崇安之半政和又損其二焉此其大較也初議用社倉法斂貴時出以貸民至秋責其入既有慮其有暫索之煩均備之擾或反以為病於是祖常平斂散之舊糶以夏糴以秋糶價視時之高下而糴則少損焉是冬條約成集自泉使江西公命以識曰庶來者之有攷也吁公其可謂有志於民矣蓋古今之法莫善於常平然其禁防密興發難非歲丁大侵不敢舉而貸也縣不稟之州州不稟之部使者不敢擅而出也幸而有司急民之隱不挾理而予之然適者易闕

迭者易遺又其勢然也世之君子深思博慮以左右其所不及故社倉立焉社倉之行垂五十年復不能亡弊而廣惠出焉凡以推德意而活民命也或曰社倉既弊矣議者方欲舉而廢之矣以廣惠為歲行之數十年殆又一社倉也是不然古之君子將有所為患已之不盡其方不慮人之莫我繼社倉之弊非法之罪也使在位者有朱公之心修而復之易矣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已欲有為而慮人之莫我繼是以不仁待人也不亦誣乎惟後之人毋忘公經始之艱續其緒於既成而杜其壞於未兆雖以之百世可也異弊之足憂耶若夫分畫布置之詳則有故府之牘在此不悉書具位真某記　儀真志　廣惠倉舊在州東今楊子縣西南靖康後廢淳熙八年運判錢冲之奏請移置竹架巷舊船場地開禧丙寅兵火蹂踐片瓦不存武陵續志　廣惠倉剏於淳祐十年提刑徐棐任內有記叙已附載圖經重慶志　廣惠倉舊府治譙樓外向西今為廣積倉江陽譜　廣惠倉附州倉之右凡敖二紹熙間制置焉公宓請于朝創置為水旱之備

續惠倉

宋高恥堂存藁永州續惠倉記　平糴善政也而無良法非無良法也古無其事而難為法也成周盛時計口授田百姓給足不幸而遭饑饉則有司賑之倉人之粟入廩人之穀用遺人之委積皆直以平之秋毫無所吝春秋戰國以後上之人靳於惠也於是始有貸焉有糴焉貸者責其償而糴者取其直事雖非古以其足以紓民之急故猶得為善政然糴之為法至難備也至難久也何則不裁其直則無益於民裁之則日損一日歲亡一歲必至於盡耗而後已將求其勿壞也詎可無以變而通之哉故糴之所耗有欲資官之錢穀而足之者然人不能皆廉於己皆志於民或遇汙者彼視府庫財如其財肯剜肉以補之乎必坐視其朘削而不恤矣有委之巨室而責其成數者則不惟為富者多為仁者少憚於損已以及人且年饑穀貴彼方利之而何利於糴之乎必多端沮撓而幸其廢矣有市田為莊賴租以糴者可無二者之患矣然緡錢有限歲入必微不足於糴非磨以歲月不濟于成況官市民田為弊至多水旱不時復且難保其法亦未得為盡善也然則變通之道果將安出哉湘中粒米狼戾之區民生其間本易以得食乃自近歲有司和糴之令甚嚴舳艫相銜竭九郡之產而北湘人始困水之為州市民為房不過三千率多貧弱春夏之交苦於貴糴紹定間郡守吳君千能積郡計之贏作均惠倉自州而邑邑而野莫不有之其在州者為米二千斛命巨室更掌糶糴之事歲久弊生惡其害已不吉于州林寓公徑以自諸常平使者易而田

時之田悉入儌規約不備一二年間室無主擬可糶民甚病焉畊陵李侯來為守慨然曰是非牧養者之責乎於是節縮浮蠹銖積寸累得緡錢五千議創一倉以救其弊會諸郡水溢為災潭富人有抵罪于刑獄司者願輸粟五萬斛賑民自贖者予許焉而以平頒之諸郡侯以書抵予曰郡被災公移粟以賑甚大惠也無廢竊有請焉吾方建倉平糶而郡力綿甚聞公食飢之餘猶有餘粟盍損以助我乎予慨然復發二千斛予之未幾復以書來曰賴公之力倉已落成吾將以繼均惠也名之曰續惠謹條其規以告維今續惠之創將歲歲減價以惠民可不思所以維持於後乎頃受公賜市之得錢四千三百餘緡合吾所積為九千三百有奇吾將以其四千糴二千斛餘以創抵當庫名之曰平質薄其息以利貧弱之民積其贏以補糴本之耗蓋庫之與倉猶母之權子不可以偏重也吾之糴非市於民也郡計素匱毋當歲抄無以支吾例聽民賦價折納田租以救目前今以續惠之緡易郡倉之粟被給於用此免於糴庶乎兩得其利及其糶也計庫息之多寡以定米價之高下米升為錢二十庫息登二百緡則升可損其一倍焉則損其二庫息愈豐則糶直愈下凡一歲之息盡以補糶餘之闕備後糴之用官無所利焉吾又懲均惠之弊官自司其歛散度地於

麗譙之北左庫右倉命郡倅二人共主之一歲而代自謂規置粗備或可持久若刑獄司冬夏慮囚之際因一視之則後人愈不敢動矣雖然非公記之懼終無以諗來者況微公之惠不及此公烏得無言乎予謂侯之為此蓋懲均惠之壞於市田而吏聚之也然不諉其事於民則巨室既無所損而不至於沮撓不資其助於官則後人雖無所益而不至於朘削三弊盡去三利悉興孟子所謂仁術侯其得之矣糶法之善復有過於此乎雖然侯之精究熟講不使有毫髮之缺以累後人其慮可謂遠矣然予謂人生天地間一氣而分仁義之心誰獨無之未者而知此其必曰前人之不以以累我非淺之待我立法當如是也吾不能守之而推行之而增益之顧非耻與予將見有以侯之法行于邑于野而流惠于無窮者是侯與人為善而千里之內皆將式穀於侯也記曰善述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嗚呼侯之述善矣繼其行者盍亦深念之哉侯名晞顏嘗有位于朝其治郡也專以詩書為政故其功迹類多可紀云

通惠倉

（前桂陽府桂陽志通惠倉本軍舊有萬石倉又有節變倉先備）倉皆所以廣賑恤也然萬石一倉事關朝廷非本軍所得而專止有節變先備二倉可以歲續民食往往局於所積折於所糴米盡倉空殆成虛設詳究其弊在於貴糴賤糶夫糴不貴則傷農糶不賤則傷民二者難乎其兩全也嘉熙庚子來知軍天錫乃合二倉之額以通惠名之計叁阡碩充數分作兩年糴糶循環不已以廣主主無窮之惠庶幾不困秋戶可濟細民申請于朝獲旨報可省劄指揮見之石刻今錄于後

桂陽府勑通惠倉省劄

朝奉大夫權知桂陽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節制本軍屯戍軍馬提舉義丁朱天錫申照對桂陽為郡山多田少重岡複嶺舟楫不通地瘠民貧全藉步擔客米以充日糴往往賴肩負重運至極艱闕郡在城之民何啻數千百口上市之米日有三十擔則一日無火闕或米擔數少嗷嗷待哺殊不聊生每歲收成之時富家大室率就郊外貴糴四出競為牌邑般販而去不及城中之民蓋亦勢使然爾謂如臨武藍山兩邑名曰屬縣而境連永道自邑去彼則近便到郡則遠迴雖有矜念鄉曲之人莫致轉移之力故雖豐稔之年徒為富室之利而城市細民下家其患纔遇小歉彷徨無措比屋阻飢壯者轉徙他郡謂之青荒弱者食齧草根以延朝夕若官司亟行賑濟續養民生尚庶幾焉則此見得本郡半年官糶不可廢而常額苗米有限常平義米有拘恐不足以周徧糶用此守令近民之官所當急為措置者也照得本軍前守之賢者創萬石倉處後政出納不

謹申請于朝比常平法緣立例既嚴大率累政慮其累己不過勞其扃鐍連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啓省積埃聚壞已不可倉矣前守臣高不倚任內別自令項糴米三千石置一敖名先備倉仍許賤糴貴糶夫以賤言之如每升作十文足以利民貴糶必照市價增錢收糴展轉消折不及數年倉具而米不存矣方其置倉之初謀非不善末流之弊遂成乾沒妨緣高知軍具以其事申於朝省且令新舊守臣條作元數三千碩交割同銜申上天錫去春交領郡事之時徒聞先備之名實無在倉之米迫於交承之義備負預名然捫心隱憂深恐重誤民食為害甚大於是撙節浮費那輟俸餘僅得錢伍阡緡以禮招請諸鄉上戶厚加勸諭曉以義理且謂與其廣糴以收利孰若先吾鄉而後他及與其俟勸分而糶孰若推有餘以周衆急於是立米價每升拾伍文足為定隨其家力之高下預借糴本之價錢上戶得錢糴營運增搭以取利較之旋糴時直不為折閱上戶欣然聽從爭先貴借俟至次年賤糶之際仍作拾伍文足糶與在城之民米雖翔貴消亦不增使之常食賤米而利歸細民隨樁所糴之錢轉作循環之本不敢付之吏手就與在城平德耆艾衆所推服之人為之主張歛散悉取今歲賑濟戶口給曆分俵在城之民以憑日後批糶一則可復先備

倉叁阡碩之舊額一則可倣江西社倉之遺意名之曰通惠倉天錫責在守民所當勉盡職業以圖永久利便儻不具此因依申控朝廷依憑臧重則無以為將來遵守之地所合具申伏乞照合申聞事。右劄付桂陽單照會準此。

糴納倉

（蘇州府志糴納倉在府治西。景定五年趙與訔立。有亭在其前。俾稽庫在大廳西　宋陳淳祖糴納倉記）

新置社倉記始末文公為五夫社倉貸諸歲取息什二既歷年子本緐則弛其息。其後為南康郡持節浙東寔以其法行之既又請于朝著為令。淳祐丙午丁未間淳祖嘗分司浙東度幕丁歲大旱則見越人賞社倉以濟其衆。開慶己未冬淳祖叨守康廬當鄱江之衝所至皆有委積事平卒還其舊人猶賴之大抵皆文公之遺也。去夏淳祖以非材誤叨庚節至吳十日巨浸稽天上命兼領詧郎發廪勸分無虛日羸殍滿道多為麋粥食之閔閔皇皇以俟今日其幸尚存活者猶及見豐年多黍之歌遂得以飽君上之賜或其不幸而迫於凍餒以阽於死亡者有司亦豈得而辭其責也。獨恨環浙西一路無有能效是法行之者僅見於長興邑中往往為守者浸漁豈其莫有識先儒存心愛物之義非田野久無蓋藏州縣方不體故也。不然則長民者不知觀將好德者鮮雖勸或不從也。淳祖深切

歲之會一歲出入之贏將節浮靡合六十萬餘於是可無求於大家得粟萬石其效庶幾吳人之利從事曰不如買田使其法簡而無弊僉曰然遂以聞於上隨得報可不踰月而就因相與條其事于冊請書之以詔方來。嗟夫三代遠矣惟常平義倉僅有遺意存焉耳吏以持法大密不能不如先儒之所慮其可以行之州里者獨社倉又率不暇舉然則歲豈能常稔欲民亡捐瘠不可得已予之為此雖未能彷彿古人之萬一亦姑將以為勸或者因是有感焉則亦自此可以充廣聖朝之仁政云爾從事謂誰常平茶鹽掾天台盧應眉山楊潮南景定壬戌良月朔朝奉大夫直祕書閣提舉兩浙西路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兼知安吉軍州事新除侍右郎官陳淳祖記　毗陵志糴納倉在州橋南街東紹興四年俞守俟始創三廒多寄納於寺觀八年王守繒復增八廒又於倉後濬河以便漕輓歲久湮廢今為廒十有一廳屋三楹為受給之所

和糴倉

（遼史）

食貨志道宗初年遼之農穀至是為盛而東京如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法出陳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碩雖累兵興未嘗用之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為所有

受納倉

（惠州府惠陽志）

受納倉在角門內之東即舊米倉收受民戶丁田苗粮及趲運粮斛有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其事　郴州府象臺志受納倉在公廨東北隅計六廒。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四　十八陽

倉

平糴倉

宋史張處傳處出知南康轉運使以錢萬二千緡置平糴倉於郡處復出錢萬二千緡以增益之民賴其利又馬光祖知建康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金陵志隷轉運司嘉定八年真德秀創之民賴其惠雖歉歲市無貴糴不六七年糴本化為烏有舊籍無復存者嘉定十四年岳珂復置米久亦廢淳祐十二年舒滋復置咸淳元年七月馬光祖承奉省劄判云當使三米開闔昇人赏余余亦赏昇人公帑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為此邦建一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糴呈撥米價錢差人糴足十萬石併令創倉敖盛貯續踏逐到舊稻子倉基址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十二座以玉衡丕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為記專一樁頓上件米十萬石馬光祖有記見後建康志嘉定省劄承議郎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岳珂申照得本司所管九郡建康留都民物繁庶絕在下流因船脚道路之遠平時米價最高於他郡次則徽州雖况山多田少與廣德小壘俱在水次不通之地太平寧國山圩田相半高下既殊或旱或澇難得全熟池州南康雖通水次素少積貯惟饒信舊來產米却緣溪港夏漲則販鬻貪價多輸泄於下流歲事或稍不登則秋冬水涸縱使有米接濟亦無逆水可致之理故非於閑暇時為之圖度則民食之慮必盻顧憂珂自祇服馳驅濫書不考適緣商總領到任趲辦軍儲頓阨併發淮上綱運并𫍽朝廷指揮對撥米斛一年之間已及四十一萬八千餘石比之去年以前雖是單典年分每歲不過五萬石𢇁及十倍以此倍費顧發漕計頗費支吾弟珂謹守公勤極力裁節浮冗見今庫管錢物比珂到任交承之外幸已有增無虧今珂願以本任內趲積到錢充於本路八州軍撥糴本樁糴米四萬石內建康係會府勢須樁積稍多方可接濟既在珂置司去處容珂一面躬親措置增數樁糴別具申聞外八郡各糴五千石趁此秋熟委本司主管錢物官逐州通判監糴於本處令敖收貯專一充平糴支用見今責領官錢歸各州日下起糴仍委各官每一員催促兩郡住米樁察米價催糴限在日近糴足。以後年乘每歲九月趁米出起糴於一兩月內糴足。至次年二月以後農務東作舊米價長。二麥未收之際止照元本價直量搭官吏糜費每石不許過二百文出糶委本司錢物官拘收元本次歲收糴如初如此則龍斷之民每歲乘時閉糴要利者必可挙戢而青黃不接之際各郡有五千石之米在市米價自不能長其上件糴米本錢並係珂以本任所積自認抱糴候米一郡糴足逐郡具所糴錢米實數供申朝廷將來替滿即不敢侵動元支劄前政漕計錢數並行抱認發足亦不敢分毫侵動朝廷樁管本司錢米之數伏望鈞慈詳珂所陳事理特與先次劄下本司從申施行仍乞併賜劄下從本司徧牒逐州軍通判照應遵守樁管出納如州郡輒緣他用妄有侵移許本司將當職官具名奏劾乞比擅用朝廷樁管法坐罪公吏仍從決配責得民間永久均被實惠又申照得珂自申請以後即行分委寧國府南陵縣丞承奉郎張琮徽州歙縣丞從政郎王愧饒州判官承直郎丘汞寧國府監稅從事郎汪教中等官賷發糴本前去逐州軍收糴各五千石節次承諸郡申到別敖安頓已將及數又續次委本司幹辦公事承直郎李知孝於建康府廣濟倉招糴到米一萬石係一頓先行糴足已行開具供申但照得上件米雖係珂任內趲積糴到一司財計本皆朝廷之物却恐諸州於春夏之間為見係已入朝廷帳冊須欲申審不敢擅行支糶及至冬間粒米狼戾又不敢再以元錢趁時收糴上下牽掣積土頻塵非准發欲不時豪民龍斷增價自若民不被惠有失平糴之意兼新陳不易積蓄久之必有耗折逐成無用深切可惜乞先附朝廷樁管文冊從本司令項拘樁不拘糶糴月日責在逐州知通常要本錢存在於春夏之間出糶接濟細民冬間仍舊收糴樁積他時緩急亦可備朝廷科撥支遣不致有失指準實九郡民生莫大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江東轉運司從所申事理將今來所糴米五萬石先行取附帳冊樁管仍徑自行下所部州郡照應常切遵守施行準此

淳祐省劄　朝請郎試司農少卿提領江淮茶鹽所兼江東路轉運判官兼尚書省提領分司財用臣舒滋狀奏照對臣猥以非才誤恩將漕嘗拜手莊誦國史咸平二年詔諸路轉運司申淳化惠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飢歉則減直以糶彝範昭然以平糴惠民為先而奉行朝廷仁政者實漕臣之責竊照參政真德秀將漕江東嘗於建康創平糴倉事久寖廢自後尚書岳珂撥米一萬石樁留為建康平糴之備未幾亦廢近歲尚書陳塏為治當塗就糴平糴而建康司存之地則猶闕焉且建康為留都會府兵民繁庶歲事小歉米價易翔即有待哺嗷嗷之窘若非官司預為儲蓄則何以為水旱之備臣庸朴自將不敢妄費除支劄錢數有增無

斛外租有趲剩并屢政積下米斛因前歲水澇賑糶價錢今就建康府復置轉運司平糴倉撥糴到米一十萬石般運水脚倉敖等費約計五百餘萬貫十七界官會內七萬石樁頓建康府廣濟倉三萬石樁頓寄納倉候起置倉敖日。令項拘樁所積米斛照本司見行體例每歲春冬兩次賑濟或遇歉歲。糶價增長則減直賑糶却將價錢於秋成措置收糴樁管接續惠民如所部州縣或以歉告則可以推廣賑䘏庶幾江左一路之民俱被朝廷之實惠所有起蓋倉敖及合行。事件從本司一面措置施行奏聞事照得平糴倉近年以來在在有之始意未嘗不欲惠民多因官吏非人弊倖百出或移易他用或妄稱折欠監平人補納反為民害今紆運使能以趲剩錢糴米置倉此意亦可嘉尚必須後人相與扶持毋致侵移作弊專責都吏掌管遇歉歲則發糶秋成則補還立為經久規模可也仍月具數目置冊具申朝廷凡遇新舊交承皆分明登載簿書同交割帳狀申上庶可拘推免墮前弊合議行下右劄付江東轉運司照所申及照對內事理疾速措置施行申尚書省准此　咸淳元年七月馬公光祖判云當使三來開閫昇人愛余余亦愛昇人公帑所儲毫分不敢妄費思欲為此邦建一久遠利益事無如平糴呈撥米價錢差人糴足十萬石併令創倉敖貯。續踏逐到舊稻子倉基址。鼎新創造屋四十六間敖一十二座。以玉衡正泰階平陰陽和風雨時十二字為記專一樁頓上件米十萬石令開具條畫如后　一照文思院斛造一石斛五斗斛各一十隻斗及連柄升各二十隻當官較制雕記併造五色籌共一千五百根發下遇收支畢拘收本倉不許移用　一於本府三通判中選委一員充提督官凡倉中管鑰一應事務任責提督所有合差檢察倉官一員專任出納之責請提督官於本府職曹官中選差能事者充之以才不以序仍專差都吏充統轄拘催收支專一任責補糴每年須管數足　一每遇青黃不交布糴驟貴尤喚上牙人供具時直實價却於時價中減價二分出糶謂如時價每石二十貫則減作十六貫之數若時價頓貴又在臨時斟酌痛減　一出糶必減時價却恐米數因此銷折今別撥十八界會一十萬貫置解庫一所名曰咸淳助糴庫則例並依本府解庫趁到息錢專充補糴管要糴足十萬石之數若歲久息羨則增數收糴　一天時不常豐歉難必設遇歲飢當行賑濟本府自有區處不許將本倉米及助糴庫錢作賑濟支移　一此米本以濟艱糴纔遇價貴便當出糶却不可遲應補糴之難從而指數令州縣常平米亦多是官司不肯措置以致陳積腐壞反為公私之累今既

有庫息裨助則補糴不難但有一說若遇豐年發糶不盡。未免有陳盦灰紅之患。合用以新易陳今著為例如有糶不盡米從本府作單狀支還却於輸納秋苗時撥數就倉交納監量抵還庶幾此米常新又免般擔勞費　一糶在春夏糴在秋冬糶到本錢須是拘樁有所令仰提督檢察官將糶到錢即日拘工寄收常平庫今置簿籍必糴米方支如有分文移易並依常平法　一出糶照本府申牌戶口三日一次每大口五升小口三升憑由交錢給米其有經紀小民於當糶日分換錢不上或出外他幹未曾收糴者許於後次一併補糴不許邀阻　一甲牌戶或有遷移或口數增減或貧富升降請提督官行下各廂每季從實抄具結罪保明仍不時嚴覈如有欺弊廂官對移廂吏重斷仍許人陳訴。一出糶合分場分以防壅併城內分六場城外分四場各就寺觀廟宇寬闊去處東廊交錢西廊糶米庶免壅併之患　一出糶每場委監官一員吏人庫子㪷子各一名十場分作兩日每日各支點心錢監官一貫輪番等人共二貫吏人庫子㪷子各六百文十八界　一置場糴米扱斛抹子等人寧無糜費若官司不與區處則必漁取於客販之人所合照苗倉官拘錢例斟酌裁減除倉官免支外每石計支糜費六十文十八界但苗倉則取之於納戶本倉却不當取之於糶戶今從助糴庫息錢內每年照所糴客米數桌支此只是防其漁取糴戶耳若本府自於諸司回糴却不當支專知一十文攢司貼司共六文斗衆二十文脚夫等一十文門司二文門子一文請厎匠一文一在倉之米以新易陳固無十分耗折但米之蛀腐多在経梅之際却是四月以後糶不盡之米直待新穀登場方可換易此時則不能無些少耗新創立之始若不曲盡其慮却恐向後日積月累耗折必多其流弊必至於入則取贏斛面出則減尅斛面以補不足豈不有失初意今立為定式凡糶到之米自次年四月以後未曾支糶者每石與豁耗折一升　一前項雜支並於解庫趁到息錢支給　平糴倉落成設醮青詞聚粟積倉懼民艱之由已獻花酌水冀天聽之鑒衷竊潔落成屏營望賜伏念臣某久司漢鑰檢察昇毗未作成風於畎田乎何有窮閻待哺惟艱食之是憂力搏公餘弼儲于糴粒粒皆知於辛苦家家期遂於飽溫必求實惠之旁周吏賴後人之增廣念吏有時而代去執守成規惟心與常以相通庶幾永保願鑒老臣之經始曲綏民命以圖終億秭既盈千塏相續崇墉栗栗將百載以常存多黍陳陳無一夫之不獲　門牌詩人人飽喫昇州飯世世常存老守心　記云我朝本仁立國置常平倉與義倉並蓋以取民者還

以于民作法良矣歲久蠹於支移隱謾吏持空鑰相授受部使者一詰治之株連不辜而銖粒弗可得易地通患甚以養人者害人矣天時不齊豐儉迭異趙清憲富文忠寂寂笑人地下民有過荒而莫之救以死間有為平糴者視飢由己豐而入儉而出較元直無取羸或可助常平義倉之不及庚寅辛卯余令于越年饑勸分不遺餘力僅活疾羸既又諭大家貸助儆平糴備先具凡得我心之同然者悖歷譬會為斛四千計公家之積與大家所益略相半余嘗諗于西山真公公書為記願未會余去弗繼而直卒存後一二紀間遇水災邑人稍以措運寶祐初余守當塗儲米二萬亦盡吾心焉耳矣陪京生齒甲江左歲一告侵操瓢乞食恤恤莫之適饑商鬻儈藏其榷以乘其急而糴價翔不能遏見大夫體視楽莫敢下禁切之令幾若負扶弱之寄者余心憮焉載稽往牒名存實歉舊平糴所儲纔三萬昇數百萬家脫值緩急杯水救輿薪之熾憂憂乎何以制其昂而抑其踴也廼縮冗節浮糴七萬斛通舊積合為一十萬度地建屋以廩以峙扁曰咸淳平糴倉又輟芝楮二十萬立助糴庫歲取息以補其價之折闕官吏斗級薄書弁費給各有式然余志不於是畫也增益相因至去乃止吉成之日揭度額天顧俾勿壞於虖天地生物之德祖宗立國之仁均是心

耳余雖不敏獨於并人有緣余愛其民民亦愛余今承乏三矣老至而耄及之行且乞身去所以為此邦計者惟是心在天下事莫難於經始亦莫難於繼成其嗣令與我同志者庶維持於不壞不滅而後可昔後村劉公嘗創平糴于浦城西山記之曰必秉彝盡亡而後此倉可廢噫此心法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心心相印得無望於後之人後村書倉門兩扉曰且與吾民留飯椀豈無來者續心燈余於是倉亦云咸淳二年正月十五日記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沿山制置大使兼知建康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兼江南東路安撫大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金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戶食實封捌伯戶　馬光祖撰并書朝奉大夫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本路勸農使借紫趙孟頫篆蓋　　後記云余之三至金陵也欲為邦人創平糴一倉積米十萬斛夏糴冬糶以濟之食自咸淳乙丑秋七月至丙寅春正月共得七萬石事力僅僅弗克繼則以前帥王公埜所蓄三萬斛足成之且識之曰儻未即去不以是畫今固二月以迄八月再糴三萬合為十萬而王公舊積不與焉蓋其初已申朝廷樁管不欲混此數也夫出糶之價微損固足以見惠養之心收糴之價不常則不可無變通之法此

助糴庫所由設也庫始為本芝楮二十萬今陸續增至八十五萬雖然猶未也緝累充廣歲衍月益俾所入常有加於今日則此庫不為無助毋已則糴價但可累減不可用今日之例減之太驟以致後日難補若夫斂有餘以助不足使十萬斛之數永永無墜不無望於後之人是歲重陽日馬光祖謹書　三記云平糴倉之設自咸淳乙丑七月至丙寅正月得米七萬石又自二月至六月再得三萬石合為十萬石余嘗記其畧矣丁卯冬糴二萬衍而為十二萬戊辰春再糴三萬總而為十五萬如雞哺雛勻積龠累所以及此數者偶值歲稔司遣實嘉相之然為是倉深長之慮有二焉其一餘米不可久頓當以新易陳庶米已常新而民被實惠其二糶之價常損糴之價常多恐異時措置糴本之艱有折閱合額之患於是先創助糴一庫為本百萬收息補糴又懼其所入之微也則再創西庫以佐之合兩庫為本二百萬然余志猶未愜也輟郡帑之有餘助兩庫之不足俾是倉是庫相為無窮則余雖去猶不去也咸淳戊辰夏五上澣光祖書維揚志平糴倉在城隍廟南賈似道維揚平糴倉奏狀云實邊在民聚民在食蓄食在豫此求牧與芻者所當仰體視飢由己之仁也嗟我淮人生意餘幾荒煙平野戎馬萃之其得食土之毛者惟附城依險之地然而後春

哨而即功農時已少失先秋防而避狄農事難備收幸而邊鄙不聳水旱無作則一飽直僅僅爾二者有一焉則野有殍矣其未至於殍者強而盜弱而流潛行於湖濼溢出於江南皆是也為牧守者抑亦坐而視其然歟先是維揚固亦仰浙西之食者然各路官司終有分秦越之心式亦仰高沙之敗者然嗜利商賈乃得制短長之命獨不曰我當自執其柄乎李悝之法熟而斂飢而散耿壽昌之法賤而糴貴而糶獨不可取其遺意行之乎臣用是疾首痛心汲汲夙夜搏浮費成鉅積得糴本可萬斛歲十月視時直斂而儲之當八蜡不通年以凶紀則糶當來年未登新陳不接則糶當急入收保替替哀鳴則糶至於尺楮累重之家所餉不足充所儋則糶惟粒米狼戾無俟發廩則用新厥陳視平之過歲豐不易而腐者此為得糴不求贏止視糴金微增銖兆視社倉以二分息扶其本者此為便凡皆欲求其可常而無弊焉爾昔蘇軾有云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方之食自足今百倍千斛矣後之人續而增多一方之食不愈足乎王安石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世之故今亦委積遺意矣後之人培而勿失先王之意不愈合乎然臣所以為是者亦不過仰體皇上視飢由己之仁俯盡守臣求牧與芻之責而已臣謹槩具平糴創始

之意聞于公朝欲乞者詳行下本州永永遵守使來者有考俾勿壞庶幾遂實民聚不竭不溢不涸實民之幸遂之幸國家之幸

方岳秋崖集徽州平糴倉記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劭農于郊有荷蓧而歌者曰田彼南山維石巖巖言刈我黍不盈其筥既又歌曰糴而珠乎其曷春吾糯乎炊而玉乎其曷果吾腹乎侯式車而聽之喟然歎曰嘻是力穡而畬將有年而貴糴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半其力貧而食貴吾念之甚獨郡挺于大民廬官寺百役具興今幸復故初而力且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渠以其匱渠以其去而怨吾民哉於是游觀之娛廚傳之飾歲時交鄰之聘苦節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為平糴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於無窮眡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仁守在久使耿壽昌而在常平法通百世無弊矣伐石以屬之後予雲眡也抑何幸雖然涸轍之升斗孰與相忘於江湖夏畦之桔槔孰與無得於雨露侯歸而報政推此類為上具言之眡也重何幸侯名宏字謙仲吳人是歲二月既望郡人方某集記

濡須志王覺新建平糴倉記　平糴有倉在他郡猶可緩在濡須不可緩政有先後非知肯綮者不切切於此也嘗試登須臺汎焦湖鋪觀官府都鄙之事切磋究之未嘗不嘆此邦之公私俱匱也歲困清野擔肩罕顇雨未半旬鄉糴已閉糶戶二千今絕江而往者什九枚粗江北資給江南而故鄉之捎瘠不問也江浙申下江之禁淮有歉聽鄰國擊此可挈而往彼不可餌而米則二稅火鋪郡之調度國被邊修城補隘無虛日地昔燥剛歲有時塗徹則徧加葺治兩莊三圩撥租不足以了吏俸而上司妄糴則歲有之田毛有出而無入若禾麻菽麥利以盆鼓猶可枝柱候遇霜儉雖八先九舜莫之省憂矣乙卯冬抄令貴堂計使鄭先生羽檄馬西來甫三月積潦彌旬民用狼顧商車致鍾者徹轍迹幾將手枚芻矣公籌度多方啓江關以資況舟之役散公帑以弘懋遷之化民免有殍既然已則追念疇昔之倀倀深防他日之凜凜謂事豫則立不節則嗟周視課入而商度之擣浮祛冗積銖累寸行之朞年有年而所儲差厚矣蓋以已俸得緡以十數者二三萬以之易粟得斛計者可數千繕豐裕舊倉而藏之關時損直玉惠困窮而單伍之累多者得附廩焉斂散伸縮捻呢流通委官命吏具有條目吁此三代良法不謂今日復行於悝昌賢大夫之手夫遺一瓢者得一使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后山謂巧婦莫為麪餅誰能臨渴需遠井者為壟勝戒也而公能為見彈求炙之計徹大寒索裘之失為之得無難乎惟其難斯有以見幹旋之高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可以觀政矣孟公之居阿里也當田里閭閻青黃未交時率賤價捐粗喚喚鄉黨令移理於治施新若一無怪也然則濡須之民曩無年而今有年曩枵腹而今鼓腹不亦春風和氣然矣我然愚又有說焉儉歲者浮陽之魚也肚於沙則斃矣徹斗升以活之則圉圉江湖之樂不惟免索於枯肆而螻螘蛭螾噆膚齩骨者莫余毒也已此食哉惟時而無猾夏姦宄之害否則楚國大鐵膚濮啓寨漢湟未免罕毛易動矣事固有修於此而得於彼者至是而後知公之為民者為甚遠使礙戎屏華悉如公之用心雖有噆膚何憂覓國領筆之式附春秋以喜書之誼庶轉聞于朝而善鄰以勸來者寶祐丁巳孟夏吉日迪功郎持差淮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王覺記

黃氏日抄黃震臨安府昌化縣重建平糴倉記　國家六飛南來控浙右沃壤稻梁之富甲天下足厚養吾元元為異日恢中原基本　列聖相承加惠畿甸如家人父子視其飢渴而飲食之恩意每每先四方矣昌化正行都支邑乃迹介徽嚴萬山間猶獨苦糴價湧此非分牧者責而誰責然士大夫孰不知推廣　聖天子德意而猶若此者非他邑小力凋雖欲預糴而時出以抑價不能也非然則餉道由浙江慮泄外境例有禁雖請糴不許也非然則經畫甫成去即乾沒於胥吏人之手雖欲久其惠不獲也淳祐壬子歲黎君宣昭為宰嘗節縣用積楮幣五萬計白大尹通浙餫築倉縣西門曰平糴闔邑方嘉賴君既去倉不幸回祿及之吏因併碎記石臧其㪷糴本無一錢存嗚呼力之凋者蓄之裕矣糴之遏者謁之通矣行之未幾圮之已至三歲輙易之官果無以勝世世長子孫之吏則山居谷汲而草木食者何時　都人士比耶必有視飢由己切切然為無窮思者乃可爾後十有四年衛君植來曰稍眉民食曰吾民獨非畿內赤子乎前令尹豈無以　聖朝加惠畿內根本之心為心者乎訪之果得黎君記墨本即按之以責償乾沒之吏復痛節縣用之尚可節者以附之視黎君更多其半以乞糴大尹不可則轉糴之鄰邑陸行而擔負謀什一利者重立倉貯之春而夏市而鄉計戶出糶價用復平民雖以感君猶以為慊曰糴之鄰邑孰若徑糴之浙右之為價廉也民雖以為喜君方以為憂曰觀之黎君又孰知吾令日之事為必可久也戊辰歲九月秩滿如京遂面白之今大尹侍郎潜公說友曰某不敢以己去忘百姓潜公感其言慨許之通糴如君請繼君者方將藉以施無窮明年冬君與余同僚桐川尚屬余記其事信乎君之視飢由己切切然為斯民思者滋無窮也余惟三代無平糴法非不平糴也井田家私百畝民固無俟於糴糶又何俟於平井田漸壞民不免糶

平糴自管夷吾始矣然為強國計也未必為仁民計也為仁民計而平糴者我朝也平糴以仁民冀復承平之舊者我朝南渡也昌化去天咫尺獨若盛夏之有靡草然至黎君而後能平其糴至衛君而後能久其平使分牧者人人衛君其心也吾國基本日以厚　聖朝之仁天下者無戚壅而不通僕中原有日矣董久於東南哉君吳門人大參文節公猶子有家學熟典刑故其設施關大體如此咸淳五年十一月朔奉議郎添差通判廣德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黃震記

松江郡志　華亭縣劉克莊平糴倉記

環吳會為邑者數十以華亭為大詣銓曹注令者十數以華亭為難琴堂常虛廩莫敢就有就者世輙目以奇材余行四方聞某縣蠲某賦某縣革某弊昔難而今易者往往有之而華亭之難自若蓋竭一縣財粟盡輸之州通天下之縣皆然至於學也倉也與社稷並而不敢廢雖甚凋陋猶存其名惟華亭併常平義倉之名而廢之憲其難至是歟餘姚楊君璞來辟書綰銅墨境内稱治上下信服君喟然曰吾儒者也受子男之封任芻牧之寄詎可以善事上官不得罪巨室為職業乎去歲夏吾民苦貴糴邑無粒粟斂於諸豪吾心愧焉會常平使者曹公豳修舊法太守趙公與蕙奉新書歲留米五千石於縣華亭於是乎有義倉若曰二公所以惠吾縣者至矣然斂散之權令不得專吾將有以輔之取撙節餘錢一萬緡糴三千石規縣東為屋五楹別儲之華亭於是乎有平糴倉昔王介甫嘗恨士大夫不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於當時之故余每歎其言之善而又病其太高夫常平創於漢義倉昉於隋士大夫不能講漢隋之法以合諸當世者有之矣況遠而及於先王之意歟顧壯者縣生齒之繁貴豪之衆水旱凶荒之備一日不可闕者相承百年莫過而問必待下有賢令上有賢監司太守而後舉行然則民之望治不其愈難歟君既在端平循吏之目滌華亭難治之謗薦墨交上有旨陞擢朞月之間績狀如此使盡其材而究於用其可書者何止一倉余又將秉筆以俟端平二年八月旦日朝散郎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劉克莊記朝散大夫監行在都進奏院何處信書并篆蓋

宋袁蒙齋集衢州平糴倉記

衢為近畿望郡土多良田小民力穡寶慶丁亥余嘗假守矣年歲屢豐公私有餘積俗益熙熙以樂去之三年剽盜起常山破江山開化間井為墟聲撼旁邑余時持江東使者節環地相接蹙旋蕩平方為衢民慶端平初元余守建鄴被旨奏事道衢見風俗與昔大異惟米價獨平即父老問故父老泣言自明府去吾老稚厄於災傷死於盜賊于今獨相保聚未填溝壑者吾別乘陳侯賜也侯縮浮費振

餘財物平糴倉視特豐儉為斂散法民方春夏艱食賴是以活一日侯以視式示余請畫條理繫如也余慨然曰凡記載語易浮於實今親歷其地耳父老言與規式無殊可以傳信不朽矣自儒道不振俗吏詬儒指為腐爛有國家者厭儒而思吏噫陳侯居官不廢詠風月而刻意為民儒果腐耶余嘉其有志於是乎書其詳悉則有規式存不復錄侯名塔字端父嘗學于慈湖楊氏

武陵圖經志　平糴倉在武陵縣開元寺西廡寶慶元年林司業炯所剏初炯以鼎民無甚富者遇歉歲官強勸之分是官不自恤貧而反失安富之理故撥錢糴米名曰平糴每春夏則視元價糶之使市價不踴米出錢入則秋冬復糴使無傷農之弊通判趙師恕亦助錢萬緡甚悠久之利也有記

武陵北間數萬戶而城内乏積穀之家日仰鄉民肇貿以給其或雨雪連陰之月農氓歇作之時市以艱糴告官必為之發倉移粟而後濟固不待歲歉而然也司成林公以嘉定癸未出守適水潦為沴蕩民田廬公請于庾臺出常平積粟以賑之存活數千計水退躬行江趾捐金築隄高廣可數丈延袤且百里自是民無水患湖田歲稔蓋心於民蓋切切矣惟是賑荒一事不免取之常平常平不足則勸分於產戶故常平所積之數日耗則有虧於公產戶科糴之擾日甚則有病於私公慨然曰糴濟美事也病民則不可行虧公亦不可繼退度府庫之羨撥糴於產米之鄉幾萬餘石而貳車司直趙公復以經常之餘捐萬緡以助於是倚倉於開元寺之西為敖有六積米可容數萬斛榜其倉曰平糴蓋取李悝之遺意而尤便於民焉當粒米狼戾之秋則每斛增市價二百以糴蓋以濟常平之乏而免大家艘運之勞使市價平而公私便此我公建倉之意也公將受代再撥府金五十緡以豐糴本拳拳此邦為經久之利者可知矣

建安志　蕭易本府平糴倉記

古者民養於官後世民自於養又其後也民無以為養周官委積在在有之雖阨可恤也凶荒可待也曰施曰惠蓋五以予之而逮德下衰則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詩人以之思古縣家頑民貧無食得貸官粟夫轉予而貸已不古矣德又下衰則緣蓋耗七朝誇形容慨一飽之鮮逢羨蔡歟之有赦民生至此噫其艱哉抑民固當自養者也官而養民將若之何我聞在昔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充而為豐為平為大平由是矣子言之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太平之基基於民食王道不亦易易乎今夫民非不耕也然飢者自飢粟非不積也然散者自散什一之征有儲以供祿稍而民不得食什一之什一又有儲以備飢荒而吏不得擅以歲之不易而民之無良富

不仁者崇蘊積實愚無知者抵冒殊捍交相為瘠屬之階也矣其建之為郡山阻而田嗇民野而俗囂山阻田嗇故樂歲勵自給民野俗囂故稍歉則桀驁輒爭角若保赤子顧可坐視其夫孔子東嘉曹公元發癸酉春來治于建兼漕全閩未及期年政敎孚洽惠利殫舉會歲入小不登預講序事乃惟積貯最繁大命節縮浮蠹捐却例券合之為芝楮壹拾伍萬緡充糴本得米斛伍阡置平糴倉冬成之時於是乎貯之虞米之踊於是乎取之青黃未接之際於是乎出之價以市售入從其直出損其直糴從民願儉則振恤豐則易新斂廥因於苗倉便隸役之守視招糴責之首吏無關市之並緣思慮周規摹達矣或者曰公所至興治為天下劇處鎮淮師漕識輔辦給芻粟多至萬億算數所不能及伍阡碩之積於公其猶一吷耳何以書然公之所易而人之所難不書則奚勸或者又曰公之治郡敎信節愛壹是純乎夫子之言疾呼急索之不聞百姓日用飲食而不知以伍阡碩為惠於公濟人之心自視猶歉然也何以書然公能創之後有如公者又將推而廣之不書則奚述公嘗持槖民部於郡民之荒政講之悉矣導上之德意志慮而致之民公之仁　聖天子之仁也是宜大書上方疇咨良牧選來治平以風厲郡國斯平也固將放諸天下而準一邦云乎

哉一廉云乎哉是宜不一書而易非此其人姑識梗槩云咸淳十年歲次甲戌二月之望門生從政郎持差充福建路提舉司主管帳司權轉運司準備差遣蕭易記　臨安志平糴倉在仙林寺東淳祐間臨安守趙與𥲤創以儲臨安之糴今朝廷大農米皆入焉　處州府志程榫字喬仲松陽縣人宋嘉定二年中進士第守廉州置平糴倉以濟民飢　宣城志旌德縣平糴倉在縣之西時知縣方備摶節縣用以其錢於冬月穀賤之時照時價收糴春夏穀貴之時從元價出糶置籍守掌如常平法循環不已期以平在市之米價濟小民之艱食命曰平糴元初兵燬不存國朝際留根米收貯於縣廳東　維揚志平糴倉在城隍廟之南舊為備樂柴場　寶祐元年大使賈公似道請于朝建敖屋三十楹受米十萬餘碩以備賑糶　太平州圖經志平糴倉在省倉北先是吳柔勝糴米四十碩以備平糶陳貴謙增糴為二萬碩又置田一千三百三十畝有奇歲收其租為郡民代輸役錢和買以其餘增平糴之　蘇州府志平糴倉在營橋東淳佑五年魏峻以壯城廢營改剏趙與訔書額提舉常平鄧衆記　寶祐百萬倉在至德廟後寶祐五年趙與𥲤請建敖二百五十間濱河通舟直抵倉岸置官典東西兩倉同　延平志尤溪平糴倉嘉定癸酉趙宰希蒿置縣在群山斗絕之中溪出縣西十里不可以舟於是搏節支遣之餘以為糴本即縣之西偏別架三間糴米二千石儲之榜曰平糴或遇艱食則發之止收元價以平市直久遠蒙利陳北山孔碩為記　新定續志平糴倉附于常平倉寶祐戊午知州季介叔置先是知州宋鈞捐帑買田為催科義庄以便從者乃淪沒至是始根括還官歲收其入以備凶荒焉郡人黃蛻為之記　會昌志平糴倉在省倉之傍寶慶丙戌權宰鄧剛始創糴米五百斛儲之

平糴倉

瀏陽縣志高期得作瀏陽縣平糴倉記　古者田以井授民有常產上農夫食九人食人月四鬴為米二斛五斗有奇合其家計之凡二十有二斛而歲雖下農夫五口之家儉歲月猶有六斛四斗之食成周盛時家給人足至於如此豈復有穀貴民病之事哉故周官無平糴之法旅師春頒秋斂特以貸之新甿非天下之通制也春秋戰國以後井牧制壞貧富不均穀有所藏始有甚貴甚賤之患於是為國者思有以平之管仲之於齊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務抑大賈蓄家使不得以乘吾民李悝之於魏熟而糴之飢而發之使民適足賈平則止是二者雖不足以望成周之政亦救民之良法也漢氏常平蓋倣此意然僅行之邊郡且未幾而罷之民無所仰歲惡民流甚至相食

又管李之罪人也歟我國家常平之法未嘗不善歲久而弊類多羽化民不蒙其利士大夫之有志於民者必他有規置以輔翼之如朱文公為社倉於建安閩浙州縣往往倣焉近歲真文忠公守長沙為惠民倉以糶於國為社倉以貸于郊民亦稱便然以予所聞二公規約今皆隳廢才朽蠧中國無足恠要亦賑糶賙阸之法盡善持久自昔而難耳瀏陽為邑衍沃少而岡陵多民每艱食高安塗君自簿領攝縣時節縮浮蠹得錢五百萬為平糴倉後為令益之為千萬豫賦錢于邑之富人俾於賤糴歲三月則下其直半以糶訖事賦錢如初命縣主簿總其事而佐以寓公錢斂出入吏毋得與終更民愛之不忍釋帥守請于朝俾改秩而因任焉君治縣各乃取其糴滿益加潤澤行之累年屢遭水旱穀不翔踊國亡捐瘠邑人歌舞之一日校官諸生遣焉曰公之惠瀏民也渥矣雖然慮未遠也君艴然曰何哉曰是不難知也糴賤者貧人之所願富人之所不樂也今以不樂之人而承公命始雖勉強終必沮撓且積鏹于此值縣空無良吏不肖能不辟睨若舉其錢市田賴租以糴糶已增市歲愈久則田益多田既多則米亦倍而糴益廣不亦善乎君是之以其說來告予時攝常平使者亟許焉君乃擇市良田得三百九十畝歲收米七百五十有五石常平司以絕

家及籍吏之產二百有七石助焉合之為千石蓋是倉也自經始以訖于成且十年嗚呼其亦難矣古之治民者既擇其人復久其任蓋教化惠養皆由漸致非一朝一夕之所能為也今君治劉修其善政磨以歲月始克大備然則欲求課吏之法觀諸此而已矣雖然基之難繼之尤不易也夫千石之粟半直予民歲可得錢百萬百萬之錢善賈市田歲可得七十斛雖拙者能之矣而不易嗚呼孰知有志者之寡乎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葦於地最為易生人存政舉其易如此然而方策所布卒無能舉之者異其易來者而能慨然仁以自任曰天下無一物而非吾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之所當為況茲邑吾所以庇身者乎夫如是則政之息也非所患矣不然而曰簿書期會吾救過不暇其他又不然而曰倉不害足歲稔何為糶繇而入今姑將以應急符拘悉索可也則是民賊而已矣塗君以余與聞乎此屬記成事言不厲則警不深乃舉二端以告使來者擇焉塗君名紉醇家學其懿故其為政知所先後云莆陽志平糶倉在于城西紹定六年太守曾公用虎朔今編修劉公克莊為之記曰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弛予民以鉅萬計至是復捐楮幣為六千緡為糶本益以廢寺之釋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擇二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糴視糶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錢歲三百緡供糜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權之歲豐價平則散諸寺易新穀而藏焉其纖悉載規約而建置大指如此郡人懽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迭操穀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穀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擅龍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哉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糴貴而糶耿壽昌之法也今之常平是也貸其本取其息荊公所謂周官之法也今之社倉是已然艮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狹朱文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

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害於價其糶也有利於民常平以使者典領去民遠而不時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艮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艮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於天下郡邑則以二

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息日消日磨本竭而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修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也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於作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敞兩敖封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

之云臨川志撫州府提舉司本州平糶倉記　予曩歲館學適與今常平使者葉公為僚論文餘暇因及於政心固欽遲舊矣適宜春而稔惠養之仁家臨川而睹斂散之公蓋信其學之克施於政天子思賢渴甚推貳成均行且有日拳拳以所建平糶倉或猶有遺慮廣詢急抵大為之防邦人德之因俾予記其事辭以疾請益力則作而歎曰天下事利害相為倚伏使民宜之存乎其人鄉里自比年來歲適不登米價騰踴甚則民持錢無所得糴蓋有不忍言者矣官為賑糶吏覆為姦廣行均數中產尤罹其毒又有不忍重言者矣公深思熟計畫然唯恐飢之不徒以無常產者之得糶為喜而尤以有常產者之救糴為懼凡所規畫委曲盡其最為可繼者不強之以所難行而收之於所易集凡宗姓單貧食餘之月廩皆以錢易之兩相授受人用欣然而權郡通守趙侯又能相與協贊那易州用之米七千石以足糶數故不踰旬而事皆辦共得米一萬四千石糶本為緡錢三萬有奇皆公及前太守禮部徐公儼夫所藉郡胥家業充之先是吏胠民膻衆心抑鬱公正其罪悉以其奪於民者還以予之機括轉移歡聲雷動蓋鋤姦翦暴亦所以為仁而安富恤貧尤足為仁之至繼自今守而勿失殆將有不可勝用之仁皆公之賜也公名夢鼎字鎮之天台人以使事兼領廬陵凡利民之政莫不畢舉若宜春社倉高安平糶皆定其式俾一道遵而行之蓋不止私惠吾邦云趙侯三山人名崇傚字叔似壬子臘月朝請大夫新知韶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畢允升記　寶祐甲寅春庾使寺丞楊公修之增糶米三千石入平糶倉以衍濟民之惠幹辦公事胡鼎識黃氏日抄宋黃震作撫州金谿縣李氏平糶倉記　金谿李君傚朱文公法作社倉咸淳辛未歲大歉民賴以全活甚衆余嘗為之記使子孫世守李君感其言別捐良田餘二百畝計租凡四百石自壬申歲為始下時直斗十錢歲收其直更買田以附益之期至千畝當益下其直永以濟民為平糶倉與社倉對人屬余為記且切切然欲為子孫之戒余高其誼嘉其進善不已而慮民之無窮也觴之酒而為之言曰善乎平之為義

于是豈獨可為君之鄉黨賀正可為君之子孫賀尚何俟訓戒為哉蓋天下之理主於平而不可以有加矣虧盈而益謙者天之平變盈而流謙者地之平害盈而福謙者鬼神之平惡盈而好謙者人道之平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君子所以體天地鬼神之心而持其平故贖之於不肖也智之於愚也富之於貧也皆當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富之於貧為尤甚故君子順之吉則積而能散滿而不溢不惟我不私其有而人得其平我亦因之得以保其平小人悖之凶則甚愛而大費多藏而厚亡不惟我私其有而人不得其平我亦將由之而失其平故自一時觀之有餘而能損者疑損矣要其久乃所以為益求其有餘而又求益者疑益矣要其久反所以為損今君有餘粟而能平其糴吾知使鄉之常得其平者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心也平則無時而不平君之子孫且世享此平矣何俟訓戒為哉因書以遺之使有粟者皆聞風而興起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余亦曰人人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咸淳八年壬申正月十八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制軍馬黃震記湘潭志平糴倉淳祐二年內知縣孟傑措置糴米於張昌齡戶每年合認賑糶米撥叁伯石慈雲寺壹伯石又撥定勝鄉宋梁義廩錢肆伯貳拾伍貫添糴共米壹阡碩青黃不接之時出糶比市價略減不損元直遇冬收糴為山荒緩急之備務要糴本常存庶邑人久遠霑惠見置倉於慈雲寺續據寺斗南回納定勝義廩錢肆伯貳拾伍貫本縣添支錢換米伍伯碩置倉於福果寺淳祐四年知縣趙汝埏以拘回定勝劉中陳興祖等名下米本錢捌伯五十貫文本縣添支錢換糴米伍伯石入于福果寺西倉共成壹阡石以足兩倉貳阡石之數延平志平糴倉趙宰時瑄立（詳見倉庫門）備糴倉趙宰汝朠立（詳見倉庫門）身丁錢舊有額自嘉定辛未以姚檢詳埏甦甲登第遂蠲免之臨汀志淳祐平糴倉在光嚴寺右黃土舊寨場安遠寨寶池寺中定寨凡五所淳祐間軍劉煥捐俸三千貫文省為糴本委貢士章渼提督後以糴本買田歲積子利不遇歉發以予民若董之者常得人亦可為經久之利臨川志平糴倉在州倉內屬提舉司（詳民事條）平糴倉在稅務舊場（詳民事條）新定續志平糴倉淳祐甲辰知縣傅充以酒務廢基改建郡博士桂錫孫為之記長沙府湘陰縣古羅志平糴倉嘉熙二年知縣趙希鄂創置倉在省倉前惠民倉糴本舊為督府所有淳祐乙巳準大使別大參照元額發下錢會二千九百貫有奇仍舊樁管以續惠民美意靖安志平糴倉附常平倉之右門自縣廳東廡入紹定初元知縣事趙

公折糴始為米一千五百石倉幹張翀為記

備糴倉

延平順昌縣志備糴倉趙宰汝朠出宰之初歲大荒一時多方勸分民免饑饉因與寓公鄉老議立此倉隨人戶產錢出米分者置倉以為嗣歲賑糶之儲盡委鄉官出納官司但稽考米數而已或嗣歲不用發糶依舊令鄉官如出數均還人戶秋成復斂之如初貧富皆便之

均糴倉

延平志均糴倉在郡東招福寺之左端平丙申董守洪刱也逐年積米五千餘斛每遇青黃未接之時發糴濟民以平市價委判官提督請有行義上戶士友機察條摶節浮費以為糴本倉成聞于朝不與交割之數規式刻于倉（詳見倉記）

濟糴倉

台州府志台州府濟糴倉一在報恩寺一在吉祥寺嘉定四年黃守㽦用緡錢二萬為之本秋則糴春夏則糶糶價平歲不踊歉歲特損嘗請于朝乞以此錢循環毋隸他用從之（詳見規畫及序文）

賑糶倉

宋真西山集建陽縣復賑糶倉記　環邑皆有社倉歲貸民為種食自朱文公始也獨縣無耕農不可貸故弗置倉舊仰糴常平常平法久壞吏徒持空鑰相授歲五六月舊穀沒新穀未升邑人婦子盻盻然無所於糴縣大夫執視己篆則教配之令出馬吏舞智其間細民未逮飽而中家以上先病矣慶元二年儲侯用始置倉藏米幾四千石市直翔則糶平則止民歌舞之儲侯既去十餘年弊日甚闕庾囓稍修復之未幾又大弊寶慶元年劉侯克莊寔來毀舊藏不能五之一歎曰此文公之意諸侯之澤可使壞不修至是乎越明年政成惠浹歲以大穰則斥經費之餘財凡三千餘緡為糴本始儲侯之糴也先期予錢至秋獲乃入侯曰此致弊之本也夫富民不願請而願請多貧民輸不以時則有督索之煩召呼之擾甚者錢有出而米無償夫焉得不速弊則為吏故約以見緡貿見米若時俗所宜有未盡叶者亦變通之要以便民而止不苟異也按春秋莊公二十八年書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傳者曰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蓋昔之為國者大抵父母其民故常先事豫圖使雖水旱不得病吾赤子莊公在位久不儲之素而糴於既饑固春秋之罪人矣後世為吏者盍苟乎居視民歡戚漠焉不以槩諸心至旱乾水溢之弗時死者相枕籍則諉曰非吾責是又莊公之罪人也侯之尹是邑朝夕汲汲如邮其私一物失理居為之弗寧一夫麗罰饋為之弗飽故晝而庭空夜而圄寂四境之內疾痛必察皆若親臨其家侯方以為未也窃然長慮且及於數世百年之外此其用心豈不甚仁矣哉夫今之縣亦昔之縣猶前乎為令者

急民賦不肯夫毫芒猶戚嘆苦弗給使書主無孔㐫術鞭笞來不用獨飾吾歐聽民自樂輸下貧戶挂逋籍者蠲弛動千計而公家未嘗以匱告餘力猶能及是倉碩豈有他智巧哉夫不以利私其身故能以利公於人其本固有在也倉之棟楹階序皆因儲使之舊一新之起丁亥冬迄明年秋積米凡四千斛有奇使懼來者莫之繼也以書屬予志其事予聞使書其倉之兩扉曰聊為吾民留飯盌豈無來者續心燈嗚呼此父母之心仁人之言也予雖累千百語其能有加乎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夫必秉彛盡亡然後是倉可廢若猶未也後之君子必有以使之心為心者以佀以續雖至於無窮可也若夫施置纖悉則有兩使規約在此弗書

孚善倉

（茶陵州志元劉將孫茶陵州譚氏孚善倉記）茶陵州之洲陂世家為譚氏自初興稱國老十二世至巽齋詩書益大其家聲嘗名堂義方欲合族子弟教且養焉志未竟就秋崖貢士嗣之周旋世變間力所可及施惠不少亦不使其人知嘗曰惠而使人知非施也其代有盛德如此秋崖之子福叔篤行克訓毋忘所以推廣光大之者會歲儉艱粮鄉隣苦之求惟祖父忠厚之意已租有餘而坐視人之弗給非家教也爰自大德丁未始歲捐千石視冬價不增踰春二月至四月一糶

五六月月三糶比貧口給之帖分貯糶處隨其居近以便之又以連歲不登甚丁未戊申增為二千石他歲如初約黨餘積充裕歲增為無涯條約明具質之神明取易中孚九二語謂天下惟孚之至可以及物惟善之實可以感人千里之內豈無同是心者名倉以孚善其望之當世尤厚不遠求記於予方時游餘官講荒政日迫貧富交敝聞君此舉使人慨然吾西江之涸鄉有是倉亦豈當公私皇皇若此何幸執筆論著傳之四方興於為善者聞風而就之寧惟益廣譚氏孚善之望而備豫有恒里無流亡且先於倉庾所無而誅不備患未及於民而公私騷然煩費横出與其急而靡措孰若分於少有而縮於易能為忠實利便可傳可繼也哉昔者聖人之說孚也謂其言善而已言之善猶應於遠者如此而况於事哉事與言易其信當如之何若飢而與之食事莫切於此夫濟無多寡惟及時者力半而功倍惠無小大惟有常者望足而心固古今救荒者多矣待於流亡損瘠而後發廩聚貧彼朝夕之不充而望飽於薄書展轉之後故移粟為不仁而發廩為無益夫饑者待一飯之莫繼而茫然方來之日長若時而斗升可必而獲將後顧之無憂如有恃而不恐亦豈肯輕去鄉里損妻子哉孚者誠之著也善者心之同也誠於為善復有過此者乎已為善而不居獨以為人之為善誰不如我以茲心至其有不孚者于人者則不可知而吾之孚足以質於天而建於人矣昔馬文淵之散穀吕子歆之指囷以為美談此猶一時之惠耳齊劉善明三世樂施青州歲荒家開倉以濟鄉里於是百姓呼其家田為續命田茲倉蓋近之矣孚於人者必孚於天昔潘元戎荒年隨人多少口半均分父老頌之曰且貧且富有南山之壽吾仍得與潘元茂又曰恩不可忘無如我潘郎以人之所咏歎天念之矣此則孚於人者也東漢何比干多陰德一日遇神與之策二百二十曰他日子孫印綬皆若此民者天民天之所卹也此則孚於天者也張平厓嘗夢黄氏以厚德為神所敬旦而問其所為則曰歲秋糴而春夏發之如初真平厓信其有以動於幽明嗟夫予記茲倉因譚君之世美與孚善之嘉名歷舉前後拯飢施報隱德載之史可信者述之匪獨以見譚氏後來之昌盛遠大者必亦於此而動夫人亹亹不倦之天則亦君子孚善意也南山名福叔嘗魁歲薦丁卯漕貢記

折中倉

（宋會要宋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尋以歲旱中止淳化二年改折傳倉宋史李防傳防以秘書丞體量二浙民饑建言逃

戶田宜即召人耕種使人不敢輕去畎畝而官賦常在又請京師置折中倉聽人入粟以江浙荆湖物價之推閑封府推官曾鞏元豐類藁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敝濫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以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太原倉

（太平寰宇記在縣西南四里隋開皇二年置以其北臨焦水西倚大河地勢高平故謂之太原周廻六里）

太安倉

（建安郡志在崇安縣西五十里）

太平倉

（毗陵志常州府太平倉元設在郡城東太平寺前洪武初移置行春橋西）南泰定毗陵志常州府太平倉舊在金斗門內至元十四年重蓋於太平寺前歲收晉陵武進兩縣粮松江郡志松江府太平倉在府治西南又太平倉在上海縣高昌鄉二十六保。上海縣烏泥涇太平倉記。守必有任其責者泰侯居中被省檄公出未暇總判戴公剛來攝郡事以古人置倉日必葺為心亟求完備公餘謀諸僚府而命僕曰倉既成矣猶有闕焉君為我記其事勒之堅珉庶幾有以傳將來書不朽僕忝文學掾長有命屬何敢辭敬撫郡乘續歲月事實顛末為之記至若鑿地成渠引舟運息肩穎縣左車君仲與有力焉僕故併及之至元乙酉九月既望儒學教授

張夢應記。丹書首領官提領兼贖辟守智將仕郎知事王端。承直郎嘉興路總管府判官權松江府事戴到立石。南豐郡志：建昌府泰平倉在郡治之北。太和志：太和縣太平倉在縣東。舊謂之過軍倉。嘉泰元年，知縣趙汝碁重修。

平止倉

建康志：在廣濟倉之左。嘉定中，留守余公嶸建。省劄：沿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余嶸申。嶸叨守陪都，因去夏水災之後，備知此邦雖名為繁庶，而民生寠鬆，素無蓋藏，日食所須，仰給商販。米舟一日不至，米價即倍騰踴，撓苦高糶，便至流莩。萬一上江歲歉，鄰邦遏糴，則狼狽尤甚。欲盡濟則事力有限，欲平糶則蓄積無餘。以是數拾萬之生齒，常寄命於泛泛之舟楫，而米價低昂之權，又倒持於牙儈之手。遇災倉皇，坐視太息。偶嶸到任以來，節約妄費，財計粗裕，即以拾伍萬緡轉糴他郡，隨糴隨糶，相續不絕，以致商販通，民食粗給。於是規劃一倉，名曰平止，蓋以拾伍萬緡永充此倉糴本。其錢米並委常平倉庫官主掌，如有侵移，謹常平條法施行。其倉敖木石堅好，造作精緻，下砌以磚，復鋪以板，外檐以墻，復包以磚，風雨不侵，蒸濕不入，委堪耐久。其糴糶條目具載須知，謹具申朝廷，併以須知冊申繳，伏乞指揮劄下建康府遵守，條約謹應常平條法，不得妄有侵移，仍於交承項目帳內登載，以防歲久漏落，寔名實為邦民之幸。伏候指揮。右劄付建康府，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嘉定拾柒年拾貳月日押。（平止倉須知：本府戶口繁庶。日食米二十餘石。民無蓋藏，全仰客販。客舟稀少，價即踴貴。抑之則米不來，聽之則民艱食。常平規數十斛，府庫又無餘積。官既無以持平，其權盡出牙儈，向來雖屢行招誘之法，而銳或有所格，雖略有充備之蓄，而數已申朝廷，伸縮既不自由，緩急實無以濟。是數十萬之民命，常凜凜而無所恃。近因水災，諸路備見。職思其憂，盡為之計，今將當職到任以來撙節到錢壹拾伍萬貫，撥充循環糴本，更不申作朝廷之數。賤則糴，貴則糶，隨糴隨糶，循環無窮，惟既在我，米價自平。實為永久之利。今具須知下項：一、今將建新倉五敖，以平止為名，取李悝所謂使民適足，賈平則止之義。一、平止倉不許本府及諸司占借，以開異時無窮之害。事當謀始，不可不謹。一、遇米平則糴，糴價視時高下，或置場於本府，或收糴於郡縣，或於客舟輻湊之時。一、遇米貴則糶，糶價止視元糴之數，所有元行收糴船腳撘之費，明行加上，不得過數。一、糶本錢收附常平庫，本庫官掌之。一、糶米糴米，須擇廉能誠實官吏，庶所糴無侵欺濕惡，所糶無夾雜糠秕之弊。一、倉官不專屬職，分但隨時於職曹官以下選委廉能誠實之人，提督出納，或廣濟倉官可委，即就委兼管。

一、平止倉合干人，只用廣濟倉人兼充。一、城內五廂，城外二廂，已造烏鱗圖，以緊米上米至字。三邑探題，其委係下戶日糴之家，了然在目。恐民居遷移增減不常，宜每歲春首編排一次，計口出給曆頭。大人日壹升，小兒半升。既糴即於本戶曆頭內鈔。一、其日糶乾印子。一、每遇糶米，於廣濟倉諸廂置場，廂官彈壓。斂所之費可省，出納之弊易防。一、五縣並已如式編造烏鱗圖，或遇諸縣糴價踴貴，亦當撥米賑糶。所有船腳錢，不可於元糴價上再加。一、措置招誘客米，竟從制司給公據付客人，及牒沿江諸郡，勿與遏糴。仍劄沿江稅務，不得輒取米船力勝錢，及非留等弊。其米船將帶到稅物，除將本府從來收稅則例，當例饒減三分外，更與減饒一分。客米實來，兩相資助，貴糴之患，可以常免。一、如遇客米稀少，市價踴貴，許民戶赴府陳狀出糶，願求行之。排忍廢此。竊觀古今之事，玩視而不為，變作而振廢，雖難創始於前，容易壞隳於後。此無他，人心不同，所見或異，不原其作事之初意，不念其用心之良苦，不以國事為一體，遂爾自分町畦，始捷一二事明之。判右園田數千緡除，中間嘗遣使決去矣，未幾復興，反過其舊。屯田之議，自中興後，上下講明，不知其幾，淮西漕臣亦既經營成緒，卒撓廢於萬公。其他庶事，不可槩舉。未嘗不撫事歎息，自顧扶老，世味日淡，重復有立事取名之心。只緣今夏梅霖通多，長江上流，同時水災，致江之下流騰漲尤甚。秦淮之河，又貫城中，江潮大信，遏助其瀾。外水既高，內水莫泄，遂致公私軍民之居，濱於河者，悉遭巨浸，踰旬不退。一時傾帑錢，倒廩粟，分遣官吏，奔走家至，以賑之，而客販不通，牙儈乘時邀利，貧民下戶幾至餓殍。遂又出常平米減價賑糶，甫及旬餘，倉史以匱告。亟議遣官吏就永豐圩糴米二萬餘斛，又倉拜不能遠毛，是以苦心勞思，剏立此倉。然自領郡以來，秋苗斛面，盡行蠲除。諸邑二稅，以十年所催之數，取其酌中年分為準。商稅之額，重加裁減。收稅則例，坐減三分。在城田稅，永與除放。撤坐稅、稽補、虧等錢，亦與除去。今此糴本錢十五萬緡，皆由充已自律撙節浮費所積，非有生財之術。臨遷此，誠有望於後來體國愛民之君子，監其此心，有以維持增廣之，實闔郡生靈之幸。）

濟平倉

寶祐濡須志：濟平倉（俗呼濟貧）專一受納秋苗，內濟平倉受三縣絕租，自嘉熙元年放免二稅之後，俱成虛設。在軍衙東者，首廢為判官廳，濟平倉繼為聖姑廟。今南倉北倉為制司屯田倉。

平濟倉

宋高耻堂存藁湘鄉縣平濟倉記。予嘗患州縣之間，選懦罷軟者多，強敏肅給者少；睢昧昏塞者多，疏達洞明者少；貪昏汙穢者多，廉

潔清介者少媮合容身者多直諒不撓者少卑下無志者多高遠自期者少以為有皇上帝豈果憎民乎哉何其誕降此種布在世間使之刁靡刻轢吾民而曾不少惜也然則混混同流之中得一次山得一子駿有志於民者能不驚喜而歎之乎此令孤立道屬記其所為倉予為所以欣然而執筆也湘鄉為潭劇邑前有廣令燕職不洎吏倚為奸賊秋不甚不可數計百里之人如坐幽居予既黜令收吏案誅而新令不時至立道方遷次宜章攝之攝焉至則修壞植僵亡幾何皆井井就緒以書來曰震已攝承且八閱月悉亡以稱使令致諸壁紀攝官居十七八縣之頹廢以此彼持苟且心視邑如蘧廬視民如俎豆屬饜而已肯以同胞為念哉縣有平糴二倉各為民千石距今未十年羽化已三之二思欲究極其弊而補完之吏去其籍新令且至卒未可為乃節縮浮蠹得錢二百三十萬計可糴千石別為倉名曰平濟痛懲往弊更立新規以其錢屬之丞為籍擇邑之巨室二十三家家賦十萬俾及時以糴儲米於其家官不復置斂先糴為期命輸米於丞之治寺民持券至者米出錢入皆巨室躬任之吏毋得與既事復持錢以歸聽貿易取息官毋問其出入第及期責米而已將糶丞先以市價白縣縣斟酌之務在稍平於私而無耗於本縣總其綱丞治其詳

民任其責雖以粒上不藏於官無侵移之弊無斂配之擾無胥徒之費無折閱之患一舉而四利無焉穿糴者二年而代編則復為丞秩滿縣核糶本之在民者無耗乃白州聽其去上下相維條牽繩聯庶乎久而勿壞吾之為此非不恤後人竭府庫財而以予譽也外是錢穀視始至猶不啻數倍事至不為吾恐既去終為烏有而民不蒙其利雖然亦安保其往也公盍為我記之鼎銘昭揭魑魅莫近或可惠此土於無窮乎予知立道固久聞其是舉益以歎息今之長民者渴日以自肥往往終其去無一善可錄立道攝邑甫數月在他人數十年不能為之事已談笑而為之且其規置縝密詳善可以為法西南之士固多廉直才者立道抑其尤者與來者誠能守而勿失復取昔之羽化而勵存者擲弊剔蠹放其規撫而改作焉推廣增益三倉鼎峙以償立道不及為之至吾見此邑之人不知有饑歲矣正月之詩曰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其亂曰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椓君子孤持而無同志以助為善小人貪利而為天孼以椓害民此詩人之所歎嗚呼來者其亦念之哉湘潭志平濟倉淳祐十一年權縣令狐震已措置具申諸司以本縣當湖廣往來之衝井邑廣袤戶口繁庶每當青黃不接之際細民艱食設遇水旱饑饉隨之況俗喜佩刀平時且相讎殺萬一天時荒歉憂端必深救荒之政所宜預講紹定四年邵知縣自信嘗撥錢壹阡柒伯貫足剏義廩於定勝市緣去縣百里不便檢拕三四年間倉官侵移旋失初意淳祐二年孟知縣傑恐歲月浸久淪胥於無遂收回定勝李斗南等所管糴本捌伯伍拾貫足合入戶張昌齡逐年賑糶米叄伯碩慈雲寺壹伯碩為米壹阡碩置倉於慈雲寺名平糴倉淳祐四年趙知縣汝埏又拘回劉中等所管捌伯伍拾貫文復增添糴本亦為米壹阡碩置倉於福果寺名平糴西倉前人用心要非沽名蓋為此邦長久之利也震已備此代匱不敢以暫攝為辭正欲推廣其意稍加增益不獨以惠利細民亦以少紓上戶勸分之數尋閱舊積往往移為他用吏緣為姦三僅存一夫以兩倉合貳阡碩之米其數非不多也自淳祐四年至十一年歲月非甚久也而流弊已若此欲與釐而正之而承行吏適當遷新徑去其籍舊新在逃無從可問欲因仍舊倉家同在內則恐抱薪救火與之俱燼殆成虛設今撙節縣用積到現錢貳阡叄伯貫足充米壹阡碩糴本別置一局名曰平濟倉錢撥隸縣丞廳置簿請上戶有物力者貳拾叄家分領壹伯貫足令及時以市價儲米於家更不置倉遇當糶時排日發糶却預期告報令備一色乾淨好米先一日搬至縣丞廳交量見數一就置場發糶仍令

上戶照四廂人戶曆頭自糶拘錢公吏不許干預糶畢仍當官領錢歸家從便經營不許取息但要及時收米以備來歲之用發糶之價自丞廳申縣取時價酌量而行務要平於市價而不虧元本足矣縣通提其大綱縣丞主其糶糴錢米藏之上戶一無侵移之弊二無斂糴之擾三無倉斗之費四無折閱之患而米本長存不亦善乎人戶兩年一替輪流縣郭上戶周而復始如縣丞得替自本縣取會人戶有無侵移狀申然後保明申州放行批書庶使上下相維條牽繩聯經久不壞誠非小補後之君子更能窮極前弊復還元數使堂堂大邑有叄阡碩凶荒之備則安靜之福已自享之民實賴之去者寔預焉

通濟倉

宋真西山文（跋曹唐珝通濟倉記）

太史黃公之詩有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定有明月生蚌胎世知誦其言而未必深信之也撫之宜黃有曹君晃浴者自其先世欲倣建昌吳氏為社倉未果君嗣成父志即其家立庾六計所有之田歲收畝升以入之遇年饑則發以糶量必寬價必平於是一方之人賴以全活者甚眾君平生力學工文名不一掛鄉大夫之籍其子錫敏悟絕人方應舉時制名未定里人吳君盟仕衡山夢君子姓三人皆薦送而錫與焉遂易今名是年舉進士明年擢奉常第夫名不以他而以錫是天昭

示以畀予之意也紹定二年冬盜發鄰封宜黃人亦隨和而起環邑數鄉攻剽燔僇無免者過君之居獨曰是家能平糶以惠鄉里相戒使勿犯及亂定君家廬舍邸墅皆全昔漢唐之季盜不入康成表聖之閭世傳以為異事今於君見之顧君本心不過謂鄰里有相賙之義耳非有所覬幸而為之也及久而不懈天與之人誦之雖凶強不道如盜賊亦知毋負君之德然則謂天道遠而人性惡者於此可以悟矣錫字晉伯其中弟子實取之後使江東又遜鈌幞下時方講行荒政晉伯宣力最多用是縉紳稱其材今官奉議郎前知寧都縣事業駸駸未艾也通讀君所作通濟倉記歎仰久之謹書其後以警世之為富不仁者俾知希慕其萬一云君字唐卿德善之詳見於李侯劉所為墓誌元虞集歸田藳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已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非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人仁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如古大夫之家農工商務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以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

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蓋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應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朝廷不愛一官之究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為欺逮報以自衒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淮安府志通濟倉在城東街北去州治四十步漢陽縣志通濟倉在縣東南係前漢陽府設置韶州府曲江志通濟倉在郡治西南豐積坊有六廒天地玄黃宇宙字號歲收本路稅租五千二百九十餘石廣州路推撥糧一萬八千餘石

循環通濟倉

宋史何異傳異知夔州兼本路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樁積立循環通濟倉

廣濟倉

建康志廣濟倉有東西倉又有新倉西倉在大軍倉後崇道橋南東倉在武雄營側新倉在廣濟西倉北乾道四年留守史公正志以親軍寨及作院地增拓舊基西偏建為新倉轉運副使趙公彥端為記宋趙彥端廣濟倉記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著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放古實遷之意藏之外使時天官貳卿史公正志射獻納而彥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公出鎮建康彥端亦將漕江東暨正馬會秋上熟其糴二十錢以病農公乃推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以均本末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以吉蓋昔之為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縣互錯峙凡百有餘楹自他郡賦之可謂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経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派衍坌集雖佛廬賓傳為之充仍而卑棧之共有至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庾之制宜雄盛閎傳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苑倉在苑城內於晉為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以當時運漕推之於廣濟為近皆距城之西偏外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利古今蓋同之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治又吉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九百有一十丈為屋八十有四楹度受粟五十萬斛高明曠爽深厚固嚴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以直農不去野商不辟塗斧斤畚和丹堊絢煥故新相睎迥出其表中役有沈栰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巨且良民懷不擾益以歎異始於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偉人也其在朝廷嘗為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毅公之未圖不專於奉法令

剸煩劇然適疆埸無事而獄訟簿書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以其餘力為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茲其一也公平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毅然如他人之私方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潦聞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粟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人食三鬴亦蠲其入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來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以昭示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五年春三月辛未左朝請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公事趙彥端記左朝奉郎新差權通判楚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緋魚袋杜易書并題額信陽州志廣濟倉在州治西南集賢坊茶陵州志廣濟倉在州治衙門東南寧府橫縣志廣濟倉在縣之東廣信府志廣濟倉在府治西北計一十一廒房屋四十間南寧府橫縣志廣濟倉在州治之東

廣積倉

紹慶志廣積倉嘉熙四年制置副使彭公少監創修即重慶府舊治基也有廒倉一百五十二楹大使端明余公開閫後措置糴入軍糧為數浩大闕廒收貯於本倉左右空閑地上續次增修一百七十四楹排立千字文號分為上中下三倉各委總所倉庫官一員管幹收支更將舊來廒舍逐時差官重行修整淳祐五年續於金湯門內委帳前張都

統平築地基創修厫舍四十八棡并於都酒庫後差路鈐陳興分修厫舍五十三棡立作廣積東南西倉令諸厫所儲常有餘積亦可見規模之廣矣

廣積倉元中統初置永盈倉屬上都留守司大德間改為廣積倉其官有達魯花赤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鄱陽府圖經志廣積倉在城北門內杭州府志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員南昌府圖經志廣積倉在東湖之南漕嗣創置如式瓊州府禹全郡志廣積倉在州治前之西舊有茅蓋卑陋州判楊達增廣修葺易之以瓦瓊州府圖經志萬州廣積倉在州治西雷州府雷陽志廣積倉在總管府後雷州府圖經志廣積倉在本府南門外

廣儲倉

（江寧縣志廣儲倉景定志曰咸淳二年馬光祖重修建府城下）倉吏名廣儲金陵志曰倉七厫在南門裏沙當廣州府山陽志廣儲新倉在壯武舊營之東新營之西嘉定六年郡守監丞趙仲夫申本州倉厫舊未所管屋宇六十五間規摹狹隘止可盛米九萬餘石今來見在樁管諸厫並已盈滿係借總領所大軍倉添湊盛頓尚有營屯田分收之穀未有積貯之所不免就倉露囤今又蒙抖撥下高郵和糴米樁管若不添蓋倉屋仍前四散盛貯不惟倍費關防抑恐損折有誤邊儲劄下蓋造雷州府圖經志廣儲倉在廉州內右邊通州志廣儲倉在州治西南洪武五年創蓋撫州府臨江志廣儲倉在貢院左桂林郡志廣儲倉在東江門內街北總四十一間計一十厫標十千為號

廣豐倉

（杭州府志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相臺志廣豐倉在相州子城門內澤州志）廣豐倉在城東北隅瓊州府圖經志本府廣豐倉在府門南

廣盈倉

（河間府志廣盈倉在府治前洪武三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少今本府正官提調管鑰保定府志廣盈倉在府治北洪武七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少未蒙銓注今正官提調管鑰彰德府林縣志廣盈倉在皇華坊街北計厫房三十間太原府志嵐州廣盈倉在西北隅慶遠志廣盈倉舊名永豐倉有亭在城之東北隅後皆頹廢止存其一郡守黃夔至改為廣盈倉歸附聖朝以來仍於舊基增修倉厫收受錢穀九江府志廣盈倉在府治東陸安州志廣盈倉在州治南衢州府志廣盈東倉在府治東厫屋六座共計二十五間門屋三間　廣盈西倉在府治西舊厫六座共三十一間新厫五座共三十九間門屋三間

廣備倉

（蒼梧郡志廣備倉在子城內北隅德慶州晉康志廣備倉在子城門內之西）

廣平倉

（廣信

府鉛山縣志廣平倉在鉛山縣西城內廣平府志倉在府治東北洪武二年創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廣貯倉

梧州府古藤志廣貯倉在州治西南

廣祿倉

（奉議縣志廣祿倉在城內之南）

廣有倉

（大名府志廣有倉在府治北洪武五年創蓋為本府收支糧斛數少今正官提調管鑰）

永濟倉

（應天府上元縣志永濟東倉在羅帛市江寧縣志永濟西倉在鹽倉街舊江東書院基也金華府志永濟倉在府治西東縣志永濟倉在南八隅即舊貢院基順德府志永濟倉在思順坊洪武二年創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

永利倉

（宋朱晦庵集浦城縣永利倉記）浦城縣遷陽鎮永利倉者故提舉常平公事黃侯某之所為也聞之故老某年中黃侯以鄉人奉使本道奏立是倉其里中歲時斂散以賑貧乏且使鎮官兼董其事行之累年近村之民頗賴其利後以兵亂廢熄無餘歲或不收民輒告病於今若干餘年而吏部之調鎮官猶襲故號也中間知縣丞王君鉛視邑之仁風諸里社倉頗有成効欲取其法以復此倉之舊而議不克合今知縣事括蒼鮑君敬叔之來乃復有請而使者吳興李侯沐深然之於是鮑君得致其役營度故壤築倉若干楹不日告成略如舊制遂移縣庾之粟若干斛以貯焉夏發以貸冬斂以藏一以淳熙某年社倉制勑從事蓋凡貸之所及者某里某都之人固皆有以望於其後而無復凶年之慮矣其所未及則亦欣然相告曰是息滋而藏羨其肯卒遺我哉鮑君聞之以書來告曰邑人之情如此不忍以無記也予觀黃侯當日之權足以制一道而其後為此乃僅足以恤其鄉鄰蓋未嘗不歎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廣以今推之則未必其勢之有不能也是安得以今日社倉之法告之哉若李侯鮑君之是役則既足以使黃侯之心愈久而不泯而又能承天子之詔以廣其惠於無窮是皆可書也已獨後之人能推所餘以偏于其所未及則有未可必者故特為之書其本末而并以告焉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紹熙五年夏四月己酉朝散郎秘閣修撰新權發遣潭州主管荊湖南路安撫司公事朱熹記建安府浦城志永利倉在遷陽鎮取縣二十五里建炎兵火今存故址

永盈倉

（路州志永盈倉在城西南隅河南府志永盈倉在登封縣西鳳陽府圖經志滁州永盈倉二所一所在西北隅木蘇）坊北一所在東南隅草場南台州府志永盈倉在府治東北二里至和二年孫守礪建洪武二年於府治東一里許增置倉四十一厫比舊加三之

二通曰永盈沁州沁源縣志永盈倉在縣街前鬱林州志永盈倉在州治之側

永安倉（高州府圖經志本州永安倉在州治西門外永安倉在城內西）

永寧倉（吳興續志永寧倉舊志在白蘋洲上今仍其舊址增廣為廒一十三所其外五所附恭）定倉一所附廣福寺倉九所在南庫倉共二十八廒吳興府歸安志永寧倉廣福倉税課司雜造局以上俱見郡志

永豐倉 咸淳溧水志永豐倉在縣西六十步政和二年置倉屋久圮不存景定二年知縣滿歸之鼎新建造倉屋三間景定三年知縣廖由鼎新添建過廊一間倉屋三間徽州府新安志永豐倉宋名曰州倉在天寧寺側自宣和睦寇平始建於此元更名永豐大德元年總管劉克昌改用磚石甃砌一新

國朝改作雜造局而於局右重建仍名永豐太平府志永豐倉在府治西洪武四年創造八年又於城東北隅增蓋收貯漕運鹽粮設大使元一統志永豐倉在華陰縣東北四十里即韋堅所置在渭水南號渭渠昌國州志永豐倉舊在宋縣丞廳至元十七年升州遂為縣治縣既廢改為倉專以儲本州官民田所納之租海上諸鎮守司附州稍近者軍士於此支給月

糧大德二年春令中書左丞行浙東道宣慰使鎮遏海道到州謂倉之四顧人戶頗蹙乃理中廳五間為倉屋兩廊析為軍營後堂以處鎮守官於是倉營雜處蓋以備不虞吉安府志永豐倉在縣治西皇朝初建須印設官歲貯秋粮以給官吏軍士之費洪武八年革蘇州府志永豐倉在儀門之左處州府志永豐倉收納民戶苗粮官田租米月支本路鎮守軍屯供億請支俸給歲不足例調撥溫婺民戶粮石運入本倉以補支給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並係省差副使一員係本路於路司吏內差又各縣有際留倉官設倉使一員係省差倉副一員係本路於縣司吏內差米贍鎮守軍台州府志永豐倉舊在黃岩縣治東後廢為民居元大德六年徙州治西建十有二廒蓄際留粮倉官以州司吏考滿者為之元末燬于兵今廢衢州府志永豐倉在府治南雍和坊西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沔陽州志永豐倉在州之北共計一十五廒總為四十七間靖州志永豐倉在州治北潮州府三陽志永豐倉四所在儀門之前右梧州府容縣志永豐倉在縣東福州府三山志永豐倉即宋都倉舊列兩廡至元十三年以後寺觀站戶鋪兵之粮免徵以故西廡廒倉虛曠僑頓軍器二十九年砲火延燬後不復剏今存東廡廒一十有四收貯本路州縣租粮（咸歲撥延平興化建寧等各粮附納）設官以司出納嘉定州臨邛記永豐倉倉之始創不可得而考咸平五年如京使靳懷德來守此土視其頹圮不可支葺乃撤故以更新其後相繼增廣今倉之門樓及官廳各三間廒舍五十四間凡二重北一十二南一十三為第一重東一十三西北各八為第二重塼場門樓偏廳各一倉河南府志永豐倉在嵩縣東北

和豐倉（江陰毗陵志和豐倉記江陰志不載建倉本末年月無）所考孟奎始至見所謂倉橋者幅袤隆起意倉必稱是問之則頹垣斷礎廒屋東西欹門閘之闑不楔也郡小而賦重地寒而斂遲多稼尚樓畝大農急符已麟次民且艾且春輸惟恐後往往朝入庚夕轉漕矣官若兵之既禀方鑿空旁糴以給之倉無宿儲遇者弗顧匪但歲久盡毀也孟奎聞而惕若切伏惟念頃叨臨遣玉音曰此去千里民牧大哉王言罔敢失墜求牧與芻盖藏宜謹恃陋弗葺芻牧謂何銖累圭俸創節制司酒庫閒月七八以其息緡授之理掾俾提其綱役以游弩坐營之兵工取於傭竹木塼甓一用市價始於咸淳二年之二月成於是年八月為廥一百八十五丈崇九尺溝塹縧匝堂三間合前營後室十有六楹廒四所屋各四間字以五穀熟人民育闢其門于書扁額曰和豐倉盖取民和豐之義培厚增高

可支百年向使于彼道謀憚勞惜費荒墟可立而待也地與熊樓相直後傳營前臨河以西曰倉灣今訛為滄施椽作亭其上踈寮高公所記者也既以名橋又以名灣其可弊陋弗補耶幸連歲得稔不愧新扁又適與古塼之識合孟奎嘗刻之壁故弗重著云明年二月日記毗陵志江陰和豐倉元設在州治西今因之和州志設正官提調收支歲計際用粮少不曾設官止有管粮人金華府浦江志和豐倉在縣東三十六步紹興元年建嚴州府志和豐倉在府治東拱辰門內乙巳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倉廒八座歲納屬縣秋租等項粮米蘇州府志大德和豐二倉即宋百萬東倉也大德四年分而為二

常豐倉（肇慶府圖經志常豐倉在子城內縣治之西柳州府賓陽志常豐倉在州後今新遷於按察司衙後三十步）

瑞豐倉（瑞州府志瑞豐倉在府治之西崇文街瑞陽志瑞豐上倉在郡治之西左利肌廟右路學舊名都倉左因宋之新豐倉瑞豐下倉在録事司之新豐倉今改為瑞豐下倉）

慶豐倉（平樂志慶豐倉計五座在城西北隅）

大豐倉（南昌府志大豐倉舊在州衙西北二百二十步今在大寧倉之東係轉運司收積諸州米龍泉志大）

豐陂倉在溥廳西偏嘉泰元年簿王樞置收租以供修陂之用。常州府圖經志常州大豐倉在州治東。

億豐倉

（無錫志）億豐倉元設在縣治東北今因之。陳邁億豐倉記。國家謹租賦之入東南諸郡尤加之意故二千石長官專任其事所以重民食也常之為郡沃壤多而稅石夥於是置倉無錫州以便海漕合是州及義興溧陽之粮。九為石四十七萬八百五十有奇悉於此輸納焉歲率大府分官董之其責至不輕也今總管丁侯以閑敏練達之才兼得為政之體歷數中外周知民間利病至順三年冬寔涖是倉先是倉吏並緣為奸往往高下其手當民租入時設計漁取或至倍輸羨餘既多則縱姦民桀黠為駔詭攬掩冒莫能究也夫漕事有嚴後廉視之米色腐黑者有焉粮數折閱者有焉向常為官府之累矣侯思所以革之爰命屬吏汎厥粮多者俾先輸且躬披教條立期程信賞罰壹斗槩均富貧政不擾而民信從率皆趍事唯謹務先期以濟向之漁取倍輸之患有不徵而自息焉侯之德民戴之寔深非有過人之才者能如是乎昔漢兒寬為左內史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故民樂輸雖屬不絕課吏以最吏臣稱之槩侯之治毗陵也下車未久適中寬猛之政彬彬可紀及董制粮事來錫山也一舉而掃數十

年弊其事有難於兒內史者今因州人士有請故書其事于石侯名亦祖丁世系仕籍有史筆焉

豐樂倉

（金華府東陽志）豐樂倉在州西三百一十五步

豐儲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豐儲倉紹興二十六年夏始置先是王公明為司農寺丞請令諸路以見管錢糴米赴行在鍾侍郎世明因奏令諸路歲發常平陳米十五萬斛赴省倉贍軍言者以其壞常平法奏絀之韓尚書仲通在版曹乃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四月戊戌）其後又儲二百萬斛於鎮江及建康然頗有借兌者三十年夏詔補還之（四月乙丑）今關外亦積粮一百萬斛有奇然行在歲費粮四百五十萬斛餘四川一百五十萬斛餘建康鎮江皆七十萬斛餘今中都但積三月之粮關外積粮亦不能支一歲古者三十年必有九年之蓄自乙酉休兵至今近四十年矣謂宜益儲羨粮以為饑荒軍旅之備不則增糴如歲用之數以陳易新使常有一年之蓄庶乎其可也紀纂淵海豐儲倉本朝（監官沿革闕）掌九穀廩藏之事以給官兵祿食之用（哲宗正史）紹興二十七年韓仲通乞以上供米所餘之數歲樁一百萬石別廩儲之遇水旱則助軍粮及減收糴號豐儲倉詔從之（中興小曆）宋史本紀孝宗淳熙六年六月甲午建豐儲倉

孝宗隆興六年正月乙丑。增築豐儲倉。臨安志豐儲倉在仁和縣側倉橋東紹興初徙仁和縣治以其址為北省倉乾道五年更今名景定四年以公田租浩瀚諸倉不足以受乃詔即豐儲增創刑部尚書兼檢正洪濤涖其役咸淳二年八月成為廒百廳事刻孝宗皇帝御書匪懈二大字為扁著作佐郎林應炎為記。（國家中興倣漢糴三輔以給中都列置諸倉于城內外歲受諸郡粟其在仁和縣東三面距河則豐儲倉也倉自紹興間置乾道以豐儲名更嘉定中一修治初置倉時議儲百萬斛備水旱佐軍糧自頃和糴法行歲增造楮為糴本楮日輕糴之入日少計城內外廥積僅足支三月斯倉嗒然大耳景定壬戌太傅大丞相樞使魏國公為先皇帝言國救楮莫如先糴國先糴莫如先公田公田變費永寧之圖也詔行之浙右年為廩豐租入且裕江淮之大旱轉輸陳陳相因京師之儲平淳祐中糴等會無所於家向蓄纔三月今不啻三年耕之蓄矣越明年增創豐儲倉命領庾事陳公昉畢計總制書辰丞吳益董其役檢正尚書洪燾匠丞國材計之撤舊址布新規擴其外三百七十四丈崇廣倉門為三間翼以甃牆八門中劃亭西夾倉其旁兩使門對峙由東使門入廒從六列南貫牆北貫河橫各一列於中廒附焉由西使門入廒從三列南貫牆一列北有司帑司廨在焉由倉門折行五十餘步為正廳右廡監門廳復廡凡二列左廒對右為一列大兵廳旁曰錢庫曰斛斗庫曰綱解房廳後有退公堂兩旁有閣子又其後有圃設石鼓山植竹成行繚之牆四百尺牆北闢門又為廒積三列勢相向背其面牆大者為主廒環一倉數之廒百叔子廒二廒前為循廊多不可極數過道有廊為閣亦五十經緯以階甬石萬跂實世以溝甃其底凡百丈將即功洪公猶慮東土為墻非堅久計語匠丞夷幸改築甓上石下凡斬其間倉於是宏壯周密為城內外冠咸淳二年八月八日落成奉孝宗皇帝御扁匪懈二字于廳事用兩廉分長役也費緡錢八十三萬八百有奇米石四千洪公謂三山林應炎曰記役實大子為我識歲月應炎適執筆辨太史凡國大興役皆得書何敢辭然嘗拜觀國史先皇置倉初意蓋取戶部歲給供億餘粟儲其中時軍旅之備猶能節縮為此今邊塵嘉靖經費有式每閱大司農主春夏交常借撥為倉以贍用昔敝有餘以為倉今則倉以補不足何耶毋乃冗食縣官以靡穀者多耶後元宮女纔十餘安得太倉不紅腐武帝而後三服官歲費數鉅萬三工官費五千萬雖有三輔公田猶仰上農河海然則倉儲之豐嗇又關上用之豐儉云）杭州府志豐儲西倉在餘杭門外佐家橋北淳熙七

年初為廒五十有九建昌府南豐縣志劉鍾豐儲倉記　什一起天下之征中正立主民之命非聖人之得已也洪水横流九州一壑大爲舟車輴樏蹝淪排决下巢穴出營窟初能胥匡以生然後辨土之宜教以樹藝時方叅墾而袵席之時方糦鮮而穀果之樂其所自生與夫推其所自樂必也父詔子弟啓兄夫夫婦婦稽首頓首而相告曰聖人於我有罔極之恩雖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亦不足以報其欵以下下者漬至尊者于畝九州無下下之賦冀州上上至梁州下中也故曰任土作貢貢者下之人因地之有無以奉上賦者上之人因土地之厚薄以取下書貢不言賦聖人教民之初心非取民以自殖然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由是校數歲之中以為常不損下以益上不窮民以富國斯賦也而謂之貢蓋賦由貢起故賦法自夏后氏始而謂之貢或曰莫不善於貢龍子謂樂歲夫之寡取凶年夫之取盈由是商人變之而為助法周人變之而為徹法其實皆什一也夏后氏至周一千八百餘年歷幾聖人而後定過則桀不及則貉後世或二十取一或三十取一或兩稅外無他徭或他徭重於兩稅烏鸞山林麏鹿川澤非作貢之初意矣南豐邑也至元十九年陞州抄兒賓奉宣授佩郡印來作州聞先得專一郡之賦以邑陞州實自抄兒始庶務草創因陋就簡凡州民之賦一準上言斗斛千槩並區不殊無公量之差無聖米之遺又命有恒產之士老於倉庾者董其事舊隷納所車推牛輓不敢告勞至是朝唱籌而夕授鈔翕然樂輸冬十月下催令十有二月無負籍者矣是歲假學官貯之不足露積乃選爽塏加倉築作倉屋五間經費撙節儲廥充盈越明年增屋五間庶乎從容洋溢有凶荒水旱之備南豐山多田少地勢卑濕每歲四五月旱飢而大水鄉至發廩賑糶無鄉黨州閭之間抄兒以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解州事父老有請因書其顛末而思之凡創始之弗令者必啓後世求加之心而簡畧於一時者雖足以使民而後之繼令或反咎其法之未詳而益出於思慮之外重為民蠹於是為之辭曰大禹之良法兮三代為公三代之美意兮萬世攸同行所無事兮無過不及之中或賦粟倍他日兮曰惟正之供則非予之愚悰非予之愚悰率履不越兮天地無終至元二十五年正月朔進義校尉州判官先魯不花承事同知州事韓琬宣授宣武將軍南豐州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抄兒記南豐縣志豐儲倉在州治之南學官之左至元十九年宣差宣武公抄兒首建一廒續次增創今為天地玄黃宇宙洪七廒豐儲倉（南豐郡志并倉）

豐盈倉（真定府志）豐盈倉在

府治東南洪武三年增蓋設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名建昌府圖經志豐盈倉在城北隅提調官廳部糧官廳四縣倉廒及門屋神祠俱各完備沁州志豐盈倉在州衙東

豐裕倉 析津志豐裕倉至元十九年十月內於海子岸東胭粉庫置倉廒倉赤輪流管領收支至元二十八年為收受江淮財賦府糧斛倉房窄狹就遷併文明門外豐裕倉內收貯當年十一月內中書禮部鑄到從七品印信大德十一年八月內徽政院除充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至治二年例革天曆二年四月十六日奏准復立本倉依前設官本倉從七設官三員大使副使從八攢典二事產廒房三十間院地三十三畝七分五釐門樓一座濡須志運司豐裕倉（東西二所）在倉步門裏古鹽倉基也東倉嘉泰元年時佐建寶慶元年曾式中修寶祐二年陸壑重修為屋六十三楹西倉寶慶元年曾式中重修為屋八十五楹專一受納本司兩莊三圩課稻以充司存百色支遣自淳祐九年歸之屯田二倉亦成虛設今為朝廷椿積倉及總所大軍倉廬州府合肥縣志豐裕倉在城東隅桂陽府志豐裕倉在府治後

豐衍倉 惠州府龍川志豐衍倉前元在城西六十步設倉官二員攢司一名收受税糧前後兵燹至順三年郡侯斡羅思奉議增別倉廒三間仍建門樓一座華扁一新元末兵革燹廢欵附以來洪武元年

欽蒙除授州官同知劉毅州判王居順到任於舊址起蓋倉廒五間門樓一座收受秋糧洪武二年沙汰循州本縣與興寧長樂俱隷惠州府蒙本府差設倉官徐與哥到來暫併增置東西倉廒各五間一同攢斗收受三縣粮米節次放支變糶趲運盡絕洪武八年各縣粮斛盡赴惠州府倉交納

豐積倉 臨江志豐積倉在府治之東公選坊在宋時為貢院元始改為豐積倉今因之長沙府攸縣志豐積倉元在拱辰門內今與常平倉合而為一在文清坊相對淳祐丁未知縣吳燧重建東西各十二間枋木歲計米在東廒常平惠民米在西廒中為堂三間沅州志豐積倉在沅州西河南府志豐積倉在新安縣治西

椿積倉 武陵圖經志椿積倉在武陵縣西寨中凡二十廒紹定初朝論令諸郡撙費儲米提刑林農丞岳攝郡糶及萬碩餘後以有守而止明年再攝事增糶二萬餘且立定式許郡借支而以新米償之使無陳腐之患有記　寶慶二年十一月司農丞四明林公以湖北憲使兼府事恪遵上命積穀備荒甫及數月得米一萬一千二百餘碩雖稽其數上之朝公之

忌米鬻饑也。紹定二年三月，公復兼領益務，廣儲過前數，至二萬一十碩有畸。先是，米專置廩，姑附于府倉北隅。今乃闢慶豐坊官地，別剏一廩，為屋二十四楹，中設廳事，旁列廒，張前建門，扃周繚垣墍，規模堅壯。落成，疇稱惟皇朝開國，一以仁為家法。度司置使，專為賑民，凡所屬部，既皆各有會積，以備旱澇。聖上光紹前烈，猶慮蓄積未豐，因廷臣有請，令州郡更為先具之備。公念積蓄之設，本以利民，然碩以萬計，卒下易辦，儻措置失宜，是利未至而害已見。公益裁省浮費，抑絕侈供，以資糴本。又擇僚屬材而不苛者，多方招誘，增直平糶，故人樂與官為市，不擾而集，自非體國固本，約己濟物，何以及此。且復深思，卻慮俾每歲以新易陳，期無耗腐之患，永為定式。繼是得賢牧守增廣美意，斯民被惠何有紀極。右通判朱疇記。合肥新志：椿積倉，嘉泰四年前帥令樞密宇文公因軍興剏建，在長寧坊資福寺之西，凡為屋六十楹，以受諸道之轉餉。倉額三大字，公所書也。嘉定六年，帥李大東重行修葺，仍增剏二十楹。

椿備倉 廣州府南海志：椿備倉，舊志在廣豐倉南，宋慶元元年，經略張釜創建，以羨財糴米儲備。（以下並廢）

寄椿倉 武昌志：寄椿倉，在市東吳王城之側。先是，淮西軍儲在光黃之間，梅林等處。壽昌升郡，遂移置焉，以備齊安起發。

大有倉 鎮江志：大有倉，今廢。宋置在呂城鎮，宋咸淳中，江浙發運司置，凡四十廒，受納蘇常公租，轉輸鎮江轉般倉，指運過淮，後隸浙西提刑司，謂之都倉。尚管衙 丹陽縣倉，宋置在縣城外四十步，今廢。首倉，宋置在金壇縣市北慈雲寺後，今廢。嘉禾郡志：大有倉，在宋外三縣倉，去子城二百三十五步，即惠民常平倉之地。元朝外三倉在通越門內大安橋西，設官監支納，大使、副使各一員。自內附饒州府圖經志：大有倉，在城西隅，係前知府陶安鼎新創造，共計一十三廒，及官廳、門屋、神祠，共計屋八十間。洪武八年，知府王哲重修門牆及一應結砌地面，完備。武昌府志：大有倉，在城內府治北。沁州武鄉縣志：大有倉，在縣衙東南。大同府大同志：大有倉，在城南門東街西。

大盈倉 襄陽府志：在本府治西北隅。

大濟倉 章貢圖志：大濟倉，在城南坊廣儲坊。（舊名廣儲倉，改今名）遠縣志：大濟倉，在州衙東街北。

大寧倉 南昌府志：大寧倉，舊在州衙西北一里，今在思賢坊惠濟門，即舊鹽倉。

豐濟倉 河南府志：濟濟倉，在孟津縣東。河南府洛陽縣志：豐濟倉，一在洛陽縣登俊坊街北，一在修文坊街北。平陽府蒲州志：豐濟倉，在城西南隅。

均濟倉 臨汀志：均濟有倉，端平間郡守李公華知汀民素無蓄積，為荒札之備，乃置于開元寺左廡，捐見錢六千緡為糴本，歲儲米五千足石，仍撥賊絕錢米以佐其費，凡和糴子利米入納，絕無倉耗、扛量等費。倉造桶斛，每桶計五十足升，兩桶準為一石，民自執槩，止收斛面米二升，民與官為市，未見其害。曾幾何時，倉耗、扛量等費甚於正苗，受納官吏曠日不下，倉遠鄉頓負而至者，伺候旬月，裹粮之需，饑耗其半，納不登數，皆逋者又罹門夬。寶祐初，郡守羅公必元將子利米盡行折租，許人請佃，頓減免七千八百八十升有奇。由是減價出糶，無以補助糴本，日損，雖遠民僅免子利米之害，而近民駸駸不霑均濟倉之利矣。寶祐戊午冬，郡守胡公太初到任，軫念民瘼，慨然曰：均濟倉規模厚矣，後人當相與推廣，使有增無損可也。今略計見管糴本併米，皆不及數，朘削不已，後將廢壞，尋委司理朱特考究，於是移兑者還之，逋欠者足之，又積米得六百五十餘石，丞捐以助之，又撥請佃田價錢，又賊絕田八百頃，以補元子利米減免之數。於是法意復續。開慶改元，夏秋之交，適民苦貴糴，延計口給曆，自四月迄七月，每七日一發糶，官價既損，市價自平。公猶慮和糴之厲民也，議為就倉回糴軍粮之法，蓋官司和糴，增價予之，本非厲民，惟是鈔鋪掌攬之家，交納扛量之吏，相倚為削漁蠹無厭。近年民輸和糴一石，除官本錢外，民戶至白貼三貫文足有奇，民何以堪？此回糴之法所當急作一措置也。緣本州常年自冬徂春，月支軍粮，回糴于外，每石多不滿一貫文足，官司和糴一石，例支本錢一貫六百文足，用以回糴，隨時價增損，可得一石以上。果能力行此說，不為吏奸所沮撓，則若官若軍民皆便之。均濟倉有利無害，而經久可行矣。其詳見本倉規約。

無濟倉 廣信府永平志：趙不遏無濟倉文：夫無濟倉者，因張平崖無擧之言，慕黃無濟平糶之意，肆為此舉，初無妄心，始謀粗用於餘糧，逐歲遞增於百斛，從微至著，自邇及遐，庶窮民無艱食之憂，同此身有一飽之樂，大為編秩，永紀章程，高厚實鑑，於本情毫髮靡容於失度。

思濟倉 常德府武陵圖經志：思濟倉，在常平倉之左。先是坊郭貧民多有主子而不能舉，停喪而不能葬者，寶祐二年，提舉劉史部巍捐合得公用錢，撙節其他浮費，置思濟一莊，計種子一百八十石五斗六升，歲可收租穀文思院斛一千四百二十八石有奇，專儲以為舉子舉喪者之助。遇主子，廂官並時保明申上，給穀三石；死亡，除久例給棺木外，亦給穀三石。歲終會其數，書于籍，申朝省，劄下永成式，不許移用。

仁

濟倉（遂州和順縣志仁濟倉在北門內街西）義濟倉（澧陽新志義濟倉舊制置分司酒庫）助濟倉（赤城志助濟倉在縣西七步嘉泰元年令丁大榮建宋聞學之瑞為之記）月濟倉（瑞陽志月濟倉在稅務之側太守陶夢訓建後燬于兵）崇盈倉（相州續臺志崇盈倉在相州彰德府志崇盈倉在康樂坊計四十二廒二百三十五間）萬盈倉（宋史張孝祥徙知荊南湖北路安撫築守金堤自是荊州無水患置萬盈倉以儲諸路漕之運以疾請辭辛孝宗惜之賀州昭潭志萬盈倉在州衙之右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荊南重建萬盈倉記　按荊州圖經府倉在牙城西街北今之倉者乃在牙城之南街西其遷廢歲月不可得而考也初荊州平時米麥麻豆歲輸于府者合十四萬有奇今財七之一以其少也故廪庾出納在官者不復甚經意因陋就簡以至于今十年來荊州屯兵諸道之餽者受給無所於是因倉之餘地續續為屋横邪曲直隨地之宜如積薪如布算或高或庳上兩旁風至棟桷要地而猶藏穀軍士月給皆黑腐以飼雞豚且不食余至官三月槩築潰堤閒與僚吏周視官寺盖有無不敝壞者而倉為急會朝廷賜以峽州所買之木即撥統制官董江節度判官趙譓攝掌書記汪琳撤舊屋而新之合為屋一百五十楹揭之曰萬盈倉外峻墻垣内謹扃鑰臺門高廣聽事深明面勢位置稱其為大有司也自湖之南北江之東西舉無與吾倉為儷者是役也奔走程督又有攝潛江巡檢郭撝凡用木九千枚緡錢六千米千斛既成而余以親疾丐辭去前所謂官寺之當葺者僅能畢甲仗庫若學宮軍營則已鳩工而未成也乾道五年三月旦歷陽張某記）

萬碩倉（建武志萬碩倉淳祐八年準憲漕兩司行下建萬碩倉安撫王舍人鳩工度材鼎剏于省倉之後規模甚壯）萬億倉（安慶府志萬億倉在康濟門北阜民坊）百萬倉（鳳陽府圖經志百萬倉在皇城北蘇州府志百萬倉在閶門裏西倉開禧三年剏以府職曹官兼嘉定二年始命官專掌以都司提領憲司措置東倉嘉熙末剏）千斯倉（北京府志千斯倉在寅賓南薰二坊洪武四年正月設置設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典一員洪武四年正月設置元王惲秋澗集中書堂記中統元年冬十月剏建葫蘆套省倉落成號曰千斯時大都漕司勸農等倉歲供營帳工匠月支口粮此則專用收貯隨路儧漕粮斛祇備應辦用度及勘會亡金通州河倉規制自是船漕入都常平救荒之法以次有議）如坻倉（會稽前志如坻倉在府衙東北一里熙寧十年程給事師孟建秦少游書牓今猶存馬淳熙四年修杭州府志如坻舊倉在府治東北如坻新倉在舊倉西北）廣備倉（肇慶府圖經志廣備倉在子城內玄妙觀之西）大備倉（安南府志大備倉在府治西太原志街東大備倉宋舊倉也今朝改名大定中年廣其東三之一）先備倉（桂陽志先備倉記　桂陽置郡於萬山之巔為田極少拙於營生素無盖藏每遇春夏之交即以饑告常平之米有限稜廪不能供高知軍不倚實念之雖官給本錢置立米肆俗尚偷惰不能悠久加之郡計素微僅足輸貢安敢望其羸餘况承蠹耗以來不能每事節縮朞年廢舉正此經畫適臣僚有請令諸路州軍多收米斛別置廒眼以備春時平糶之用仍令本路常平使者核實賑多寡以議賞罰俟滿替交割同銜結罪保明申省乃與僚意脗合由是益加撙節蓄錢半萬廣行收米又無舟運僅得米三千斛大貴區畫於郡治甲仗庫之前創立新倉一所名曰先備掌隸法曹且先申于朝矣時紹定改元孟夏既望門人朝奉郎前知桂陽軍臨武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義丁軍正趙汝乳作記立石于倉之前廡云）准備倉（相臺志准備倉在縣城東門內街南）貯備倉（南昌志貯備倉唐正元元年刺史裔映建見南昌古圖經今廢）歲給倉（瑞陽志歲給倉在天慶觀之西太守游孝嚴建今改為冢古字）歲稔倉（永豐志歲稔倉舊在報恩寺之左置省倉後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四

永樂大典　卷七五一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劉大孝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五　十八陽

倉

上供倉

永平志上供倉銘　人力負米一石日行可逾一舍鉛山歲租萬有七千縣用一萬有奇餘悉上供邑抵舟次一舍而遥歲調丁男八千計往來遠郊五日近郊三日廢農功三萬日程有奇民勞焉上饒太守吳越錢侯名象祖字伯同爲政朞年利興害除命尉相地瀕河治倉俾民便道就輸以省陸運靣水百步得故基爲屋百楹東西列廒六南鄉設廳事繚以周墻木之工三百土工倍之陶瓦六萬釘十一萬食與傭直皆給期月而成人大悅慰蓋淳熙十年七月癸未也食之地曰汭口其銘曰　政以字人匪以勞之役非其道奪我農時乃復斯倉乃勞斯逸無斁之休君子之德君子孔嘉民以豫兮永啓厥後毋致錯予上供倉縣西三十五里汭口市知州錢象祖因民便立之宜春志上供支移倉在水南（舊在新喻縣）

支移倉

宜春志宋許介作新建支移倉記　袁負山爲郡水分東西派一自萍鄉之盧溪迴醴陵以西至于湘江一自萍鄉之宣風循宜春分宜而下並山以東至于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渟蓄不厚值霜動木脫舟楫膠不進故歲運稍粱入于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苗從便裝發官吏隸事于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其弊甚苦公私告病袁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隸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曰季春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爲而分宜獨不可爲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繩準弗撓號令明一吏不失職民不失業今七年于此矣自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廩未備寄寓于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禁不竟脩地勢洼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蹟石差牙舟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足焉凡再徙之後不易之形家蔽於是數者而不獲自見於世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四境之內既安開闢視聽搜究遺闕寄廩之弊吏則有請公曰是不可苟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吏受命不敢荒經營周詳以水南趙氏地來上袁民遂利者庶幾其近

以私倉之利且各指其地以獻什伍為曹聚數相聯疵以動橈成憲公曰是不可長敢異議者坐之五月水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甃地而被以木復貫木橫亘于兩柱之間是為壁而外輔以長幹周以壁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緣以虛廊以待風雨兩廊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甃焉凡建置之數為廳為廩為廊為門為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為墉廣袤千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扉金錢百六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成適月納事興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津津有喜色人以是知此倉之利不獨遠水火之害而已也乃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于今七年不病而瘉孰使之然莫要匪基莫勇匪決彼罷以蠹私是巢穴侯有明命于水之陽咨爾顯蒙視此濫觴侯有羸費其源其偷爾食爾力而不我欺于來其臯于俯其淵侯舉自公畀我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勿壞介分職是邦寔董役事覩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朽於是乎記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歐陽朴文增修支移倉記　袁州上供之輸故寓于臨江自淳熙元年始徙歸分宜七年始建倉于縣江之南輸不勤遠公私咸宜然規摹未備歲輸救告盈往往侯漕運發廒載乃復受官恚滯民民苦伺官因循苟且以幸竟事十四年郡委縣主簿劉君孟容視輸慨然以使民為志乃平槩量乃削牟蠹民無苛費公不乏事因思有以廣其倉之未備者則請於計臺得錢共十萬米五鍾乃規其倉之兩隅創為新廒其度如舊廒復增舊廒之扉鑰甓瓦其飾如新廒舊廒亦揭足國裕民為賢六字以為號新廒二曰公平薄謂公則國可足平則民可裕必公必平所以為賢也民甚便之武士之仕者未嘗不欲行志以及人然左掣右絕志堅而事違事順而勢格凡小惠輒見或有不得行者今薄以小吏之卑欲有所為而上官應之如高屋建瓴水在己不敢以尋請輒舉為嫌在彼不以尸功出位為議是雖薄有以素信於人然非部使者與守侯之賢聽而從之則薄之志亦不能有所行矣予家渝川與分宜接畛見士民往來談十五年夏大水薄嘗擅發計臺所儲於是倉之粟以賑民民甚德之使者曾不以為專也予固已深嘉屢嘆矣茲又聞增修是倉無非有以便民者予因諗所聞雖為記之前所云使者守長則漕劉侯頴太守黃侯壞通守趙侯伯厚邑長周侯宗文而協贊增修之役者監稅張君子謀云是年冬十一月望

轉般倉

（宋史王埜傳埜）為江西轉運使知隆興府繼有他命時以米綱不使就湖口造轉般倉請事畢受代元一統志轉般倉在淮安府神運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於此轉送關陝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張魏公奏議報修瓜洲轉般倉利害　臣向者伏准處分令修瓜洲轉般倉臣已與向子固計度工料將興役聞于固乃遣揚州通判陸濬來稱相驗土色沙石相半難於興築臣亦家遣人覆視與子固所申一同臣已逐一備奏去訖竊惟此城之築不知議者將為守計乎將為戰計乎抑亦準備緩急為士卒有歸計也若虜非全歸而來可與角戰當據淮壖以俟其至何獨至此而交鋒耶况是軍施既退安肯有背水復戰之理哉若謂為守計則盱眙高郵之險揚州之險自當量度力守必欲守瓜洲臣所未諭瓜洲近江人有歸志孰與為守虜不過以備倉卒遁走耳如探報不明料事不審措置失當至使虜之大兵得追躡吾後當是時孰不爭先求濟此城之設似為無益臣初以土脉堅固欲置轉般倉于其中雖費工役尚為有用今土沙相雜春雨秋潦必至頹毀費財困民何時而息事該國計不敢欺隱更乞聖慈特賜詳察臣以孤危之迹特荷陛下眷待倚仗第知竭盡死力以報知遇惟是疎遠任重責大日夜惴恐伏乞陛下察其用心俯賜矜照（同日上）

宋楊誠齋集仙居轉般倉記　嶺陬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氓寠嗇氣厲濁蒸旱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餫仰哺於衡茎茎靡贏蓋其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矗厥瀧六六泓若激矢泝若躡蹬米舟重遲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圍膠而不前州家於焉廩於茲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郛復道山蹊犖确齧足棘茨留行泥呻擔啼過信乃達人勩費倍險踰於磧估踰於糴猗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諏博謀郛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麋一葦可杭廼諗州隸我來自東書笈橐衣不貲不庸吾以私人挈攜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盡以召匠三十維艘維庚七楹廼廡其前爰受米粟廼墉其環爰安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季春是經季夏斯成周睠于官周痛于氓師飫且逸歌舞侯德郴山之石廼鑱廼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白冠其名諱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　范至能石湖集奏撥隸轉般倉劄子　臣契勘近奉聖旨諸路州軍應有朝廷米斛去處專委守臣認數椿管總司不許干預并小貼子大軍轉般倉椿管米依前項指揮臣已恭依將本府大軍轉般倉見在米斛盤到實數拘收椿管訖伏見目即諸處和糴米綱到倉岸者舳艫相尾見係本倉監官合干人交卸竊緣轉般倉雖號建康府

戶部轉般倉而監官合干人及所管米斛自來卻隷淮西總領所今朝廷措置既將此米撥付守臣其合干人等卻仍隷總司事體相違難以檢察欲望聖慈詳酌特降指揮將轉般倉撥正所隷則守臣方可任責實繫經久利害取進止大軍倉轉般倉舊皆屬總所淳熙九年七月九日奉旨應干朝廷米斛總司不許干預時公在建康盤量大軍倉欠八萬六千餘斛奏以創食已三十六年支過無慮二千餘萬斛不曾除豁亦不到底縱有情弊恐非合出於目即合干人　黃氏日抄申提刑司乞申朝省修倉并乞免江西米入倉狀（癸亥五月孫提刑任內）　照對某近者祇領職事即嘗申禁絕濕米等條畫然皆不過小節茲得本倉關繫稍大二事勢尤不容不早早申明一曰倉厫多壞綱米將無所容二曰轉般良艱隨時當有活法本倉剏於淳熙增於開禧又增於嘉定以厫眼計從共七十有六今頹毀不存者十有四損而未脩者三十有八見樁米二十厫見空可備收米纔四厫耳四厫所容約不過四萬石有奇見樁未滿之厫約可共附五萬石有奇而總所鎮江取運江西米旋到旋交若在道及未到尚約四十萬石有奇將何以容之耶且今本倉所收皆江西米也江西經四十餘處沙磧行千五百餘里大江然後得達京口日久費重綱吏多雜濕惡則是交收為難淮鄉支米將官自來多淩轢本倉官吏今又聞見米色或稍與向來浙米尤易於喧炒則是支發為難嘗考轉般倉之名本為關津處停米易舟而設國朝以淮浙直達京師非便置轉般於真州泗州南渡後以浙米直達兩淮非便又置轉般於京口朝省近因發運司與此倉子母相私方改本司提領而轉收江西之綱革弊已精權宜甚善然頗迂路亦費水脚今既倉厫不足以容亦豈無變通之活法耶方今國家閒暇正欲廣積貯垂久遠孰若以江西未到米本倉所不能容者就截撥付兩淮比近州軍卻乘此倉之餘閑選一精力將校亟修此倉垂壞尚存之厫以待今秋就交浙右官米豈不兩便此事本非某所敢僭及然使倉壞而不申舉米到而無安頓果誰之責職守所在不敢不言事若可行乞賜備申朝省

申乞支舊米見底并巡倉錢　照對某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申本司大略謂轉般倉新修公田租米新創以新倉收新米凡倉之事並合一新乞賜備申朝省施行間至今未蒙從申今幸建臺方新所合再申開具下項

一修倉必須先空其厫去年元申時止有二十一厫宿米自後節次支發督其興工外見今尚有一十四厫有米樁積未可修動乞速賜盡數科撥令厫眼空淨一體及時修整一　契勘本司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

準省劄同提領此倉元登承發運司見管在倉米六百四十五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八抄四撮自當特本司提領以來截止今年景定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終節次共收江西帥漕兩司併和糴鎮江府諸項舊米一百一十一萬八千一百五十一石二斗一升三合五勺八抄四撮共支過九十七萬九百一十三石四斗三升二合二勺八抄四撮內除淮東總所認樁米四千五百八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外合見管一十四萬二千六百四十九石九斗六合三勺竊照在法倉米樁積經月以上每石許豁耗米三釐但倉場積弊利於糊塗不曾逐厫支絕隨時申數其在發運司提領之日既以手糴手運子母一家間有耗折不及三釐者例欲援豁以為羸餘不與討見分曉及自本司同提領以來又不知倉場首尾鞭長不及馬腹不過就用倉場申上之數亦無從計見分曉今幸修倉之使舊米一顆一粒須用支絕合與逐厫討見耗折實數隨多逐少依實理豁其勢度不至耗及三釐自此一番清徹之後公田米入倉重新起頭候逐厫支絕即時申有無耗折多少實數永免倉場前後夾雜之弊　一本倉天地字兩厫見有地板亦漸損壞蓋元初諸厫無不以板鋪地今亦間有闕擡地板之木及零碎爛版在地者照得倉厫若有地板既可免地氣蒸壞米粒又可免逐時收買襯磚此事倉厫最為急務鎮江府江下多有客船拆船板出賣若就買鋪磚亦儘省事但慮當初計料官此項不入料帳元科之錢恐買辦不敷乞速申明此係元申如此近又收拾得本倉拆下舊厫木植雖以不可為柱若棄短取長鮮開為板亦足添用併乞申明行下元委官鎮江府斟酌措置施行　一本倉正坐鎮江府西北隅瀕於大江人煙絕少去夏曾有盜入倉幸而警覺免致疎虞訪問老吏舊來亦屢曾被盜除本倉人衆守宿外元蒙朝省劄鎮江府都統司於諸軍輪差撥兵士二十名防護巡綽以壯聲勢近年以來因循不差乞申朝廷仍舊劄下差撥而本司乃止牒鎮江府照得都統司之兵既非鎮江府可差而本司之牒又未嘗據鎮江府承準竟成具文擔閣數月今年三月初七夜又有盜踰墻而入是守宿斗級等警覺喊趕去夫官倉而有竊盜數數窺之此豈細事今來欲望速申乞從久例仍劄都統司差撥巡警庶絕後慮　一倉後三面皆甘露港繞之舊來糧運自浙達淮通徹無礙自十餘年前拆去閘板潮水積淤遂成膠舟官司不知復還閘板反併去其閘移置上河內閘裏無用之地名曰拷栳閘自此甘露港愈塞劄司運米盡須步擔出數里外久淹重費又船隻無所梢泊屢為風濤損壞某去夏到官首隊十艘曾蒙本司申

省劄下所屬開浚而府舊官拖捺不行某又陳兩閘利害緩急對列申明
而前政提刑去官今年二月十五日風雨曾壞江陰軍公田米三船此皆
無港泊船之故無盜賊跨越窺覘亦正因港塞無水合不檢照某前此兩
申併為申明施行兩里之港工費不多朝廷為軍餉大事必不較此小費
若許科撥則所屬官司決無不銳於任責之理併乞詳酌施行　申提刑
司乞免專人弁豁耗狀　照對本倉今非昔比本司既準朝旨提領必興
其利而除其害然後可無負提領之名興利之事二如修廒如開港昨以
申明除害之事今再開申下項　一竊照天下事官與民以利交則弱之
內強之食其弊無窮官司自與官司以官司之利交則齒利者齒爪剛者
決兩猾徒自侵摩耳何弊之可慮本倉昨隸發運司每日交發運司運到
和糴人戶米壹萬石子母一家利源衮衮自景定二年十一月內朝省革
弊改屬本司提領所收乃江西綱運欠折之米今歲取運又是鎮江府節
制司淮東總領使所兩大司存差向上官下視倉場如臨部曲況綱戶自
行盪槩東量必有西折而制司支米將官反又自齎大斛胥欲多取官司
自與官司交其事如此以故倉場日壞吏卒日少氣象蕭索窮促萬狀而
本司不知也每見前政文移到倉殆無虛日每一牌匣差人齎抱費從何

來某竊嘗譬之少壯特有飲食嗜欲之過而無病病反作於晚歲衰決之
日祖父時有富貴驕奢之失而無禍禍反作於子孫困苦之世發運司提
領本倉有市利食利而無督責督責反出於本司革弊之後此乘除自然之理
本無足怪然淮場濁務數有推移吏卒小人彼亦罔覺或前日所得之錢
已盡而今正貧窮或前日得錢之吏已亡而今無干預彼固不能自言而
識者何忍彼雖不足多恤而司存柰何某到任來於本倉即無一毫干預
併已準使牒從申於本倉收支亦無干預託天日在上實非黨私但念轉
般倉亦朝廷一緊要司存若坐視其日壞而避嫌不為一言於心何安區
區欲望台慈自建臺更新應干文移無輕遣專人簡匣庶使倉場不至重
困為朝廷扶持保愛一司存是亦忠厚之至　一倉米豁耗自有成法聞
本倉近來獨不舉行竊嘗思之必謂轉般倉朝交而夕支非積貯者有經
久盦折之比意果出此亦為不當但兩載以來所收江西米多是經梅過
夏或因廒少米多宿米之支未盡而新米之收已附遞遞積盦經及三歲
者有之此等耗折若不早與申明使得依條理豁一旦清徹見底誰與陪
備所謂專攢不過破皂衫窮漢所謂斛級不過青布衫小民彼亦烏能自
言萬一禍責及身惟有自經溝瀆官物之追理無地而本司之應酬方多

欲望台慈早賜詳酌申明施行　申提刑司辯總所欲追治本倉狀　伏
準使牒備準省劄備據淮東總領所申稱本所先曾取運江西米到轉般
倉交收被倉斗以乾為濕以淨為雜百端掯勒及倉官不肯任責監欠今
來取運公田米許從本所覺察追人根究等因依某照得倉斗綱梢皆非
善良禁戢倉斗本司之事禁戢綱梢總所之事彼此交盡其責正士大夫
相與體國之心合考其次第而通言之大率米出民戶無不乾淨米經綱
梢無不濕雜此三尺孺子所知者今欲運米果無濕雜請先自取運官司
始萬一關防不周濕雜難免則罪在綱梢其或果無濕雜尚敢掯勒則罪
在倉斗若不早與兩下明白則綱梢恃總所之申而愈增濕雜倉斗乘總
所之申而私受濕雜綱梢有減尅盜糶之利倉斗有交通取受之利而米
一經水盦爛成塵軍餉獨受莫大之害矣若夫監欠末節自有成例不待
言所合具申乞賜詳酌施行　申提刑司修倉為經久計狀　照對轉般
倉添造一新真可謂百年之盛事然官司事任責者必正當立經久之良
規蓋倉必先地鋪板然後米可免蒸濕檢視天地字廒尚有餘板是舊來
置倉無不如此昨者修蓋六十二廒任事者不肯計料地板等費今來再
造一十八廒已蒙鎮江府計料申明謂宜申乞早賜回降使其當此冰凍

難於用泥之時急以工力解板鋪地此可為倉之經久計者一也倉必常
常整漏然後可免損壞昨者鎮江府提領此倉特置修倉司一瓦之損雨
過必葺一隙之開穴露必補自淳熙造倉五六十年間不待大興修倉之
役者此之力也自發運司提領而鎮江此司遂廢滴雨塊土之隙浸成牆
頹棟撓之大迨某去夏祇役申請之時廒可貯米者已不能三之一而遺
材廢瓦仆地消盡者滿目矣向若常常整葺亦何至大壞若此某因而訪
聞老吏知鎮江修倉司姓名之尚可記者曰湯德湯之前界曰總德皆以
壕寨兼脩此倉今幸鎮江陳知府銳於體國若從朝省劄下委其再創此
司仍於官錢許歲撥錢若干為費則倉之堅久可保其與淳熙等此可為
倉之經久計者二也某人微位下凡事何敢僭言而費大役難官事良可
愛惜職事所係僭越以聞如無可疑乞賜申明施行　回申省劄狀（咸淳
元年）　照對某正月十四日恭準省劄令某常切到倉痛革弊倖或倉斗
故為邀阻或米色不堪支遣並與從公區處仰一日具違稟申某即已遵
稟敢併以見行申聞鎮江等三郡初納時米色多有不好內開沙莊常茂
實一戶納癡粳米最為嫩怯一盦即壞見堆在廊未敢交納已申提刑司
備申朝省聽候指揮又丹陽賓莊官有多年陳蛀米八十餘石常州李宅

幹人包到文陳紅赤小米樣稱有三十來石此兩項恐是幹人採試賣弄爲衆戶踏路遂即面諭勒令退換別米訖丹徒徐莊官四百餘石粞碎夾雜最多米莊官五百餘石間有癡粃此兩項已與廒監篩擇交收及令責狀後來不許再納此等米訖自此區處之後納戶稍知忌憚不敢苦以惡米到倉間有不中各與篩颺隨即交納並無停滯其見今日日絕早率同官下倉米到即時審交青天白日之所照臨十手十目之所指視米色果好倉斗安得獨以爲惡米色果惡納戶安得獨以爲好既是親臨可以無弊以上係鎮江等三郡事體如此若平江府米只據已到皆是乾源但莊官欲與船戶點數止肯以元量入船一斛出卸既俛取於木履樣洞船之底又覆量於數尺地蘆蓆之上以致艱難遲滯萬石成綱者十日不能上岸或繼此諸莊輻湊則填塞擔閣豈不有誤官事此項已申提刑司乞移文所屬官司曉諭莊官多帶親人多賫斛器米到頓卸以便措運外所合并申朝省照會須至供申者　申提刑司區處交米狀　照對交米之要有二一曰催趲收數二曰措置倉廒本倉自春以來常是欠米交收蓋米船困於呂城一垻之般剝無緣而前也數日以來米船擁併而倉中亦尚欠米交收蓋米船自禹湖繞出呂城垻西徑從丹陽七里橋入河群然而至

而鎮江府所差彈壓兵將以編排資次爲息爭之術米船亦各守資次動以刀鎗相向無一船敢先入也其困於司存之名分深念變通之無策事勢急迫屢具申聞路里迢遞未即報應遂便宜權遣本廳節級同卸運鄭路鈐彈壓陳統制各廳節級自倉東徛捷閘至沿河十里外抄尋已到未得入閘米船每莊各先放十船入閘併將河步釘栿分爲二十段令其處處全時出卸十二日交及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二石一斗三升十三日天明嘗有微雨亦交收二萬四十五石九斗六升自今遇晴更可日增則催趲收數已可無慮矣所慮者却在倉廒本倉元修六十二廒皆已充滿續起十八廒僅有麗水列張四廒是去冬築立墻脚可備目下應救攢收即支之用其餘皆是見行築墻四圍上下無不蒸濕縱是畢工斷斷不可安米總所北倉間曾許借廒眼些少本倉曾申總所取會未據帖報其亦曾蒙使牒委令踏逐繼具回申乞劄下鎮江府踏逐有無公私空閑屋宇亦未準行下此外只有支去一廒則可收一廒近來制總諸司兩淮諸郡支米者却漸陸續所委官亦無不盡心但閒布袋不多船隻不繼所支終亦不及所收之數如今月十二日支者一萬六百石十三日支者八千石而已何緣使得一日可有二三萬石空廒以應本倉續收數目所合具申乞

即賜備申朝省速作區處行下以憑交收須至申者　重修轉般倉記

景定元年春聖天子奮張天威再安區夏四闢祀而當癸亥歲於是邊烽之熄浸久矣方且兢兢軍國事凡切於邊者日益蒐講謂京口轉般倉尤兩淮軍餽襟喉賜緡錢五十萬米以石計者千有三百用鳩工新其舊歲十一月建鼛鼓明年春告成董役官劉安攀石請記工竣余曰是奚足哉盡記其大者乎或曰倉舊八十廒今修六十有二已仆不存者十有八行且併新之盡記請余曰是亦奚足哉盡記其大者乎紹興七年我高宗用向子諲之請始以昔之置於泗真者置京口當是時諸將方會師江上勃勃乎爭驅而進指日恢中原轉般之事如之何可一日緩未幾柄國者權一世之豪傑而奪之兵託名四太也廩之不容出尚安以轉般爲哉倉於是易名曰大軍君子觀薛雄飛書倉氏聽壁謂今大軍倉尚揚稱轉般使人於邑不自勝淳熙初我孝宗復度地舊倉之西爲今倉方是時上親閱精銳日夜感厲雖一飯未嘗忘中原如之何不於轉般重留意嘉定更化增飭唯謹雲屯百萬今猶賴之柰何法久而弊至有張大糶事者嘗倚轉般爲子母相私之地雖營葺之費一毫不以請於朝識者終不以爲然於戲噫嘻然則轉般之關繫不其大矣乎蓋倉之興也未嘗不出於朝廷而

其弊也未有不因於有司出於朝廷也未嘗不爲經久恃大之規而其屬於有司也未有不流於倖吝便私之失倉之更革乎軍實所繫乎之弛張乎國勢所關惟我祖功宗德格于皇天聖子神孫繩繩克肖由紹興而有淳熙由淳熙而有今日復裒其事而一新其修其費皆朝廷出然異時曩建立之初意汎有司之靈穴昌三軍之司命此其規模功用當何如而獨記工役哉言未既衆慷慨動容於是知大義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如此乃拜手稽首歌以颺之曰轉般之新兮紹興嘗餽軍兮三京誰歟易之兮猶名大軍轉般之再兮淳熙將何爲兮規恢誰歟尊之兮轉而自私轉般之修兮吾皇士飽馬騰兮行恢故疆增光二宗兮世世其毋忘景定五年甲子六月吉日記金陵府志宋轉般倉景定志曰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建康志淳熙六年置在上水門外淮水北岸置監官一員鎮江志紹興七年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防措運綱兵亦復使耗運使向子諲乞置倉以轉般爲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淮安志山陽縣在郡神運河西岸唐漕江淮等道米於此轉送關陝北有神運堰周世宗始置滿浦閘以通水路舊廢宣春志舊在寧江門外西南隅轉漕諸路米斛以達于京師發運司主之今廢爲教場而居民猶稱其巷爲

倉巷云雲間志在縣東南三十六里張涇堰之下乾道八年置華亭浦東運鹽提也南昌府志在舊城水門裏章江寺後以近水易於般運改置今廢錦繡萬花谷王元欽蔡宗孟皆為荊公學世謂蔡為模畫手一點一畫不出前人王為轉般倉致無贏餘但有所欠以其因人成能無自得也後山居士談叢

廣運倉

金陵志元廣運倉在龍灣

廣平倉

遼州志廣平倉在州衙南街東

平安倉

杭州府志平安倉在平安橋東洪武十年冬新置

平定倉

溫州府志平定倉在路治西北偏即舊省倉至元二十六年李總管朵兒赤重建改名平定元貞元年大王總管鼐建每歲省差監支納大使路差副使攢典二名斗級二十名皇朝溫州府平定倉即舊平定倉洪武元年冬湯守遜重闢淨居寺之東址曰南倉舊倉曰北倉設官二員五年以民間田多上戶為糧長本府官提調出納

平准倉

新安志平准倉在東譙樓之左舊藥局基與舊惠民藥局相向

端平倉

徽州府志端平倉宋以水旱轉粟崎嶇民多艱食雖有常平及平糴倉然必待報不得專發太守宋濟別積米五千石建實備倉以貯之米價微踴亟以元直售民范鍾增至萬石劉炳復又增糴五千石創添二廒揭以端平之號以年為紀也尋廢臨安志端平倉在餘杭門外德勝橋東端平元年浙漕趙與𥲅創以備漕糴嘉熙三年歸之大農淛以京局官而領於宰士如它倉淳祐十二年咸淳五年皆重修有水榭扁曰介然蓋取太倉歲瑞而併藏刻石其中為廒五十有六

淳祐倉

宋史本紀理宗淳祐九年九月詔趙與𥲅提領戶部財用置新倉積貯百二十萬石淳祐倉許辟官四人臨安志淳祐倉在餘杭門內斜橋南淳祐九年臨安守趙與𥲅創以備米之糴于帥司者建置次第皆如端平倉其後朝廷撥支賑糶及付農寺以給諸軍諸司景定三年詔給賑錢重修為廒百

咸淳倉

臨安志咸淳倉在東青門內後軍寨北咸淳四年朝廷議建廩增貯公田歲入之米乃捐錢買瓊華廢圃益以內酒庫柴炭屋地命臨安守潛說友創建凡為廒百為間五百有二為米六百萬石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馮夢得為記宋有天下以來重是以務農重穀為先先業命自京祖荒粒民是斛特有鄉倉稅倉折中倉之名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至府故迄奉先為富國倉聖聖其承臧粟衍益其慮深遠矣今天子即祚之五年有司言粟內廒比數登行在所諸倉皆盈不增庚積新者將靡所儲

胥於是太傅平章魏國公請以瓊華圃廢地官予其直增糴如太平故事制曰可其賜楮二百萬令守臣潛說友莅其役歲十一月鳩工越明年六月成詔以咸淳名之倉之督史來謂史官馮夢得曰蓋聞聖人禧下凋之倉王者用無窮之府所從來尚矣漢太倉在長安城南為楹百二十耳陳陳之粟著牒猶或稱之斯事體大可無記乎夢得竊惟古者委積之法主周而甚詳周之民於倉者我知之矣所掌粟入以待邦用藏之於有餘而頒之於不足凡以為民而已方田同井井九百畝一夫授田百畝其中為公田當是時鄉遂貢也其法貢都鄙助也其法助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外之一毫不取也夫是以民有常產官有常賦邦有常用以時藏餘謂之耕數稽今年有不艾赤子扶扶亦皆有常餼恃此以不恐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於乎其仁哉自農田不井廢澤辟既彼民蕩然千餘年于此矣昔在先帝既再造我區夏斯民欣若更生乎旦賑朔深念吳時廢下郡國糴官耕於糧與史並緣為奸日戴其怨華與魏公共論茲事以泉源之渾渾丘山之纍纍也是罪於悉周官法度之遺為其可緣是買浙水西六州公田歸和糴停造楮時人始而逆中而疑大而厭然以服嗚呼舜與惠始有民也不能什利書法也今歲不糴楮不遺民不加賦皆得以自有其有而粟之積於斂下者已六百萬斛隸外司農者不與焉我積我倉如京如坻念茲在茲永言孝思我神后在天之靈其相我民嘉氣委應用底茲康年不已休乎陛下圖儲於豊防欲於遠以克知末稼之難地寧天清五穀膄熟含嘉表瑞常滿習祥是倉之作名以咸淳志時也民曰天子之德而天子曰先帝之心繼自今廒穀惟修廒藏惟播利用厚生之功將萬世而下實嘉賴之凡倉廒百廒之間五百有二規置崇鉅薨宇齊平軍中諸倉弗及已倉前舊有河鑿而廣之以便船粟亘以石梁亦名曰咸淳云若夫屋材墻形木功土事之聚適闕而著之矣

泰定倉

吳興續志泰定倉宋名西倉舊志在清源門內元泰定間改今名至正十六年重築城垣遂在城外至正十八年燬于兵火乃以開元寺鐵觀音院并民地創建充拓甚廣 皇朝因之內為廒一十三所其外併廣福寺廒一十七所南庫廒六所共三十六廒

州濟倉

宋真西山集李誠之墓誌云公撙用度凡廚傳苞苴一切不為既有餘則儲米幾二萬斛名之曰州濟倉春夏糶貴則發以糶秋冬收賤復積之如常平法宜春志州濟倉在州倉內慶元間郡守李訦建以為州家賑濟之助詳見州濟倉記李直節文新刱州濟

米倉記　本州土瘠。豐歲堇自支。江淺。他粟猝難致。開告旱潦蝗。命發廩餓者不可。待前太守高侯詠之。嘗謀糴旁郡為備。今太守李侯訦。實竟其事。積之。分宜、萍鄉、萬載外邑。為二千斛。州為一萬斛。築新倉以儲之。名曰州濟。歲歲儉。州得自專發。此平其直。以濟吾民。期救饑。補其數若能增益之。而又繼以常平之廩。吾州其永濟矣。乃命郡從事李直節書扁。併敍大略。揭于楹間。欲告來者。昔慶元六年。歲在庚申。春正月十三日庚子。立

州儲倉

宜春志滕強恕州儲倉記。　予為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月二鱗。闔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不足。則乞諸朝。請糴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糴。於是得米斛十萬。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間。因思艱食。特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谷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洄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救饑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囊箚中物。隨取即獲。固不待有請于朝于部使者。而后得之。其利不既速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訦為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異其出入。廩庾弗殊。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財什之五。乃即郡帑省浮蠹不急之費。斥其羸貲。以充糴本。又稍附益通得米二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亟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廒四別為儲偫。又限門闕嚴扃鑰。謹啓閉。別官吏。罔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吏治民者。多樂居之。而九重亦每不輕予人。故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遇。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為袁修李侯之廢。二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有紀。茲不載。而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宜春志州儲倉在州倉內之北。嘉定十四年。郡守滕強恕建。為屋四楹。儲粟貳萬斛。且為規約。以示後人。如左。（詳見州儲倉記）今立州儲倉規約下項。　一本倉所貯米。係是別行儲蓄。與州倉不相關涉。非遇水旱濟糶。不可妄動。　一本倉米斛。積久恐致陳腐。每滿二歲。以新易陳。當易之歲。提督官前期申州。先將陳米應副本州支遣。候當年苗場結併日。撥還取足。　一本州如遇水旱災傷。損及三分以上。出米賑糶。比市價量行減損。所有本錢。候賑糶畢日。仍舊收糴。如有折閱。本州當與貼陪。補足舊數。損及六分以上。出米賑濟。候見實數。附簿。次年如遇豐熟。即行補足。務使不失舊額。永為民利。　一本倉專差推官提督。逐時點檢倉厫門戶鎖鑰。仍仰專知副監轄啓閉。不許稍有情弊。　一本倉厫屋並是新建。仰監專常切點檢。或有損漏。即時具申修整。毋致損壞。　一本倉所積米斛。已具見數目。申諸監司及朝省。如官吏輙有移易。乞比附常平倉厫條法施行。

右具在前。永請遵守。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六　十八陽

倉

軍倉

（桐汭志軍倉在軍衙前街之東名九儲濡須志軍倉四所一在軍衙東建造年月不可考二在報恩寺東紹定元年沈景淵建）爲屋三十九楹名南倉扁曰豐積舊宋路糧迂僻又近軍寨寶祐三年陸翬如闕通大街置外門一在嘉蓮池西北古岡之上紹定三年李衍建爲屋五十五楹名北新倉一在朝宗門裏郴江志軍倉分收軍糧在廉訪分司之右太守耿悚建南安郡志軍倉郡治西一里祥符經鹽米倉並軍衙西南一里二百二十六步今倉不知以何時遷端拱勑云虔州所賣通泰鹽每斤四十四文足廣州見管鹽萬數不少欲候建軍依江南價貫廣南鹽及起立倉庫大段般廣州鹽堆積於大庾縣泰乞責與虔吉袁洪等州百姓及依淮南兩浙例差置提點私鹽使臣令商賈仍販通泰鹽倉之廢已久凡時和歲豐等六廒外門揭軍倉字石旻卿書咸淳戊辰郡守趙公孟適鼎新門臺三間并廒之腐者一新軍倉字侯自書之常平倉附軍倉秋收冬藏等凡六廒

軍儲倉

（宋呂南公灌園集石陂寨新置軍儲倉記南城領治建昌東北自賓連巽境皆接閩）閩之貨莫盛於鹽異時來諸鄉民所食壹取之邵武未嘗聞郡倉積否也以商販家者率十五六負鹽平行顯掠哄莫知禁戢寧法度既新條約致嚴善柔者戒而不逞者忿失常鄉羆黨挾刃道險而貿遷其慮刑誅以比辟臥上官患焉而捕鹽之使臣建矣十年時使臣已三輩而鹽盜亦再起流毒建劍邵武間濫濫而西所過嬉室廬屠刼生聚乃至剽三官吏於一日事聞于朝執政以爲憂而江西轉運提刑鈐轄司相與上言建昌兩縣圍五六百里一巡檢不能周察請改石陂捕鹽使臣爲巡檢增兵倍其舊爲百人寄督南城部分報曰可後二年當元豐之己未廬陵徐君義實來蒞職始至慨然曰惡少兒釋耕耒應募占軍籍群行山谷以搜獲爲事功而訓練之不勤戒械之不攻誅賞不悚於官顧愛無禁於私是殆戲劇云爾爲之勞心用智如屬諸己居歲餘勤者精攻者備怵者謹禁者安君曰幾可矣唯軍食猶艱莫不恤先時寨請置倉以便月給而轉運使以其事委屬吏參詳吏致不靈則妄議以爲難至是君復力請大疏其緊或謂君三歲即去何必固論與人異同君曰非此之患事存公理存宜雖公且宜則足以行於郘賑安能沮於黠黠今百兵月食斛米二百而於距寨四十里之藍田受之蓋可但阻暴流淹厚渾則趾步猶燕楚而議者以爲小費不害然則孰之黠孰之郘乎明年冬今轉運使劉公初按部君迎謁論焉公曰議者何以張王君對曰獲謗同悚方又共歎無例近稽諸郡兵有寨去縣遠而置倉者六七所君信之酥口黃金場吉之沙溪邵武之營平皆是矣吉之人制事蓋常以義亦何等比之耻雖公察之公曰悲彼云云君能使爾寨軍儲有倉於是倉建決矣建以壬戌之六月十二日凡費緡錢三十而贏屋以間計之三以楹計之十有八又增中前二楹爲亭以范出納以存舊閱武之位蓋自君之有請至于克成首尾三載縣代令郡代守路代使而君閔閔懇懇以得此志向非誠力至到秉義不回則亦何以及此夫兵之所聚其食必使甚易知也而一倉之成非君幾不克況於事之每大而欲立之以草草之計其可乎哉豈惟事善存乎法法善存乎人舉之之難有時而過於立之之難則法或見疑事或以褻故天下雖人之待以君之材而治百兵於一寨力固有餘矣使其志之所得有大於今日則是倉何足吾書然且書焉所以資其有考於後六年四月八日灌園呂某記

王君實惟軒集晉江軍儲倉記　晉江於泉爲壯縣紹定初盜起漳飛磔七聚驚動永春德化俱受兵晉江在二邑東南隅於是嚴保障警斥堠發兵卒以備禦之用度鉅而帑藏竭故有以傷錦去者仙遊鄭侯非新完未時盜方平而邑已彫弊侯乃糾覈版籍之缺逃檢視吏胥之隱謾摘裁貴用之浮冗恭月閒董董有序會永嘉方公偁以官僚司庾事目擊民瘼愁爲如禱嗟蘇濡潤用補嬈瘠有寧化李君順甫請于臺欲帥屬邑各立倉峙糧糗以軍儲爲不虞備公下其議于四十八縣縣皆縮朒未之應侯獨稟承惟謹當縣計亦立百費毛舉圭積勺累得米若干列爲廥庾別以仁義禮智信之號宇于廳事之西偏出納則委丞佐值米翔貴減值以糶捨其鏹俟秋成復糴如初數雖不穀而意度休美能始善以勸未者是爲可書蓋自邵之積申之峙不見於後世縣郡州里蕩然無備輓輸千里率十餘鍾致一石者有之近日桴鼓鳴官監疲民輓餉于道稍有雷旱粟粟相望盜得以甘言厚幣誘之爲舟中之敵然則是倉之建先寒而索衣未雨而徹桑非爲政者深長計歟然事功之難成非病於下言而上不行則苦於上作而下不應而原其上下交相扞格之故正坐於周官之以公滅私大學之以義爲利者未嘗加明卞篤行之功爾今是役也一尉言之方公行之不曰謀不自已出而以下僚出位言之爲忌也部使者作之鄭侯應之

不曰衆皆遑於稟命我不可先衆人而犯其難也非明於公私義利之分者其孰能之侯久游西山先生之門先生嘗㩀朱文公之法立社倉于潭規畫粲然垂惠無極侯宰百里厥施未私推而廣之良有俟日縣解有問政堂大書曾語言政二十二章於其間余一日登斯堂揖其末章所謂因民所利而利之者以語侯曰軍儲有倉庶幾此意其亦五美中之一歟侯曰予知余心宜爲余識其事遂條顛末以申告後人增廣而續續之俾勿壞侯錄太學登癸未進士第不七年脫選調蓋所至有聲云洪武志軍儲倉在鼓樓西馬鞍山下及各衛營上元縣志軍儲倉在懷遠門江寧縣志軍儲倉在通濟門外鄱陽府圖志軍儲倉在州治東南松江府志軍儲北倉在北府治西北軍儲倉在府治東南淮寧府志軍儲倉在府治前東偏二十餘步創立洪武八年又於府治東南三百餘步增蓋倉廒亦名軍儲倉黃州府志軍儲倉在治之北廬州郡志軍儲倉在城內州衙之東

軍糧倉

南昌府志軍糧倉在州城內近北唐正元十二年中丞路衷移出驛街南臨江使於轉納故也今廢通川志通州軍糧倉在州治西一百三十八步

大軍倉

江寧縣志元大軍倉即宋咸淳平糴倉爲大軍倉宋范石湖大全集奏乞蠲免大軍倉欠負劄子臣比奉聖旨盤量總領所大軍倉儲積米數今已畢事通計凈欠八萬六千餘斛總領所見將合干人送本府左院根勘照條斷罪備償臣竊攷之大軍一倉創於紹興五年至今已得三十六年前後交過軍糧無慮二千餘萬斛從前即不曾除豁冒頭疊耗亦不曾如此盤量到底即上件欠數猶不爲多縱有情弊恐非盡出於目即合干人等若繩以三尺則根株斷罪徒配猶爲輕典案後備償估籍不足充數緣情有可矜理有可察臣輒冒昧奏聞伏望天恩詳酌特降指揮施行取進止鎮江志大軍倉在程公下圳北前臨潮河後枕大江即舊轉般倉也宋紹興七年每上江糧運至鎮江冬則候潮閘占舟而防指運綱兵亦獲侵耗運使向子諲乞置倉以轉般爲名諸路綱至即令卸納從之淳熙戊戌郡守司馬伋總領葉翥運副陳峴三司同相開樁積郡守李大異增爲五十四廒納儲米六十餘萬石外續納米餫廒少不足以容司庾者擬以總領所大軍倉借廒交受然以朝家樁積寄之他司出納混殽兩皆不便嘉定甲戌郡守史彌堅念濱江積貯最爲利濟要須儲蓄百萬以便轉輸倉後隙地尚可展拓新開跡水澳去倉密邇就運澳土積成廒基力省功倍乃以借廒增廒利害諗于朝奉旨增蓋廒宇二十座以乙亥五月庚申鳩工八月甲午竣事至元十二年改置以受本路官民租糶北㵎禪師集大軍倉廳壁記（鎮江代人）倉廒基兩漢餉道不絕也淮東一道號稱萬竈所仰給廒任重非錯綜精練之佐分掌出內會稽雖有應變宏才偉略終勸於獨抓倉實令使長總侍其官發朝之地毫忽利病罔不備悉每以獨抓作艱白諸朝乞去甲仗庫官別增監倉一員依舊銜止添兼監甲仗庫五字併事集力裕若已蒞事時等而上之逮今使節駸駸費聞紫禁而惠被四表自某官至某官歷三任壁記未始建恐改作之自久而不聞遂疏九居是官者在官之日與夫爵里名氏悉書於其下庶夫往牘歷歷可考建康志大軍倉在下水門內北接廣濟倉監官一員惟揚志大軍倉舊名北倉在北門內淳熙間帥守鄭公興裔修并建門屋三楹以大軍劵米貯焉淮東總所專委監倉官一員任責收支淮安志大軍倉在府城內高公橋西三十步即舊倉也山陽志大軍倉在州倉後乾道七年知州事陳次建淳熙十一年知州事章沖增建每歲淮東總領所截撥綱運赴倉下卸應大軍月遣濡須志大軍倉在縣西北卧牛山之巔開禧三年令李鑄建爲屋五十五楹嘉定十六年黃幹添五楹寶慶二年胡埒添六楹淳祐五年孫立改建一十二楹十一年郝鎮改建八楹通楚地面今爲屋六十六楹清源志大軍倉在西園淳祐七年任鄧建武昌志大軍倉壽昌乘武昌府在市西天慶觀之側郴州志大軍倉在縣南九十里江州圖經志大軍倉在苗倉側

贍軍倉

新昌志贍軍倉在麻塘市今廢延平志贍軍倉在本寨洛陽志水南倉宋太祖常幸其所制度甚雄敞樓倉之南有土塚俗傳蔡邕墓疑非是　水北倉本梁太祖宅開平元年號太昌宮敬翔興創編遺錄云竟不施行乃以爲太倉

西河倉

山陽志西河倉基在城西運河西岸舊爲南北鹽倉

武岡倉

邵陽志武岡倉在邵陽府崇寧而成陞武岡縣爲軍歲撥本府民戶苗米肆千五百斛助武岡軍廩兵其後知軍汪義和知軍洪祕以本府米給不以時節次申請于朝乞令本府自行受納以米易錢代起湖廣總所綱運於是令頓置倉受納上項米數以武岡倉爲額每歲抱認代武岡軍解總所正錢八千四百四十四貫九百文實自慶元四年始也本府架閣庫有代綱省劄可攷

儀川倉

遼州志儀川倉在縣衙前街南

嘉興倉

嘉禾郡志嘉興倉宋朝在子城西南一里一百步元朝在府治後西北皇朝在府治後倉仍舊添建左倉在中正橋西右倉在縣學東

白沙倉

德興縣志

白沙倉在靈雲院去寨二十里。**長蘆倉**（滄州志長蘆倉在州治東洪武四年創蓋八年又於州西及城北增蓋）**縣渚倉**（赤城志縣渚倉在縣南七十五里）**港頭倉**（赤城志倉在縣東南一十五里後省罷）**古北口倉**（順天府志古北口倉在口城內洪武六年創蓋）**永壽鄉倉**（武陵圖經志永壽鄉倉在松林寺今管米三千二百八十石有奇）**宜陽鄉倉**（武陵圖經志宜陽鄉倉在寶峯寺中今管米千二百石有奇穀四千九百石有奇）**馬軍橋倉**（東陽志馬軍橋倉舊經云在州西二里二十五步今廢）**興利場倉**（德興縣志興利場倉在本場）**都倉**（鎮江志都倉在府治之東南即學宮故址也舊廒八歲久頹摧所貯無幾守臣待制史彌堅增創廒宇併葺其舊而新之越數月始畢合肥新志都倉在州衙東南三里武德坊歲豐橋南百餘步宣威門裏省倉常平倉大軍倉隸焉省倉常平倉為廒二十有四為屋九十有七楹大軍倉為廒六為屋三十楹歲久傾落嘉定六年帥李大東重脩仍增剏七十五楹江陰志都倉在軍治西南政和五年時江陰為縣主簿俞光祖於官倉獲一烏雛金體彩素而喙自脛掌俱紅蔣公靜奉祠里居撰政和聖德致瑞烏賦進之新定圖經都倉在子城東門內街北東陽志都倉在州西一里舊曰資福倉三山志都倉州都倉舊名西販倉閩王審知創于城外皇朝熙寧二年拓豐樂門城為子城倉乃在內元祐四年建倉廳治廒會翼以旁屋大小凡二百一十區政和八年重脩建炎二年復脩列倉廒于兩廡凡三十八眼以千文題其號紹興四年石甃兩廊以便輸納（常平倉舊在倉內）吉州郡志都倉在州之北南唐李氏昇元中置天聖中太守張徽重脩內有雲積亭儲計亭瑞陽志都倉今改為瑞豐上倉臨川志都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新昌縣志都倉今改為際留倉衡陽志都倉在鼓角樓前之西郴州圖經志都倉五座在都庫之右係每歲收六邑一司秋粮米碩又都倉在州治西武昌志都倉常平倉壽昌來武昌府在市西崇真坊全州清湘志都倉在郡治東莆陽志都倉諸縣米悉輸之而大理寺丞馬易從有請諸外縣令順便受納於是外縣始置省倉實咸平四年也至皇祐元年翰林侍讀學士宋祁又以遠縣力農之家去

郡邊遠絕有常平無由霑被又各置常平倉莆田縣丞郭不置又都倉在軍治之東隅天禧坊內舊置歲久頹圮紹熙元年知軍事趙彥勵重修都梁志都倉在郡治東司法廳左職田倉在都倉內二倉共十九廒有官廳吏舍土地堂共五間潮州圖經志都倉在州治設廳之側陳侯圭重建平卿濚重修寧越志都倉在郡治西南永豐門內瑞陽志杜孝嚴都倉記余友趙君出宰新昌牛刀發硎蒙祁理解興利圖本意所先務歲受義倉米三千一百石有奇以備水旱以賑孤貧則有常平倉之名歲受官兵糜給米一千五百石以支土軍以給吏祿則有軍糧倉之名歲受飼馬錢二千石以供郡渚以養戰馬則有馬料倉之名然皆無其所隨寓他處不可稽察君曰嘻倉廩邑之根本出內之際可無司存昔夫子為委吏必求會計之當而貴生論矯偽者出幾十萬粟以為漢治之不綱縣章之缺孰大於此乃於縣治之左得務場廢址市材於山取工於庸百堵皆作而民不知役中為受官廳三楹左右翼以常平廒九十其前限以脩廡榜曰常平倉門先民也出門而左為軍糧廒三重入也出門而右為馬料廒三復畫也凡廩之所容各足以貯其歲受之數無缺事然後亘以橫廊總以大門榜以都倉隸以周墻高廩翬飛與縣增壯君視事以癸未之八月經營以十月斷手以十一月陰戲水堅惟塗壁畢于甲申之二月是役也以監務文林郎余百祿董其事為費二百萬常平使者趙汝談助錢五十萬郡將陳振助錢二十萬餘皆從縣擲節以足其用屬余為之記余謂倉廩之治二出內而已內而不治則病民出而不治則傷國此長民者所宜加意也入而寬其槩量禁其苛取使偶驚不得喋喋民其紓矣出而謹其簿書嚴其檢柅使雀鼠不得耗蠹國其裕矣今倉既有司存二者之治可得而舉也然趙君去不能如古倉氏長子孫於此也其為我併刻此以詔後之人鎮江志都倉宋置在府治東南歲久朽敗宋嘉定郡守史彌堅重葺彌堅自為記曰直于城東南隅是為都倉歲久弗葺椽桷朽蠹垣壁隤缺上雨旁風儲倚弗嚴吏氏司出納無一席地以涖事執筆備除而坐俛首壓秕中尚何望會計當耶西城既秩民租麋至舊廒褊隘不足以受所委則假他司空廩而寄藏焉發斂無定所輸受者始交病矣嘉定癸酉九月余來守是邦怪而問之屬秋入方殷亟勉故態明年夏因稍給之隙始先葺新而規廣之築土增高使絕浸潤跐則蕪塞以去派潦甓甎級石累塹層庋甓密堅壯俾利永久列為十有二廒因舊而增葺者半之官廳神祠門閣之制向所闕典今悉備具肇工於次年四月斷手於十月屋以間計合六

十費羨餘之衆凡千二百萬米一百五十五石民不知役而倉以新夫積貯有邦之先務蓋藏有司之常職斯小費苟歲月而恃假寓以爲安是惡常職而慢先務也余爲郡不能自闢補罅蹠墊扶傾植壞政條稍稍舉乃以餘力而營斯倉倉成會歲大稔復斥公帑糴粟實之以備不虞於積貯先務詎能補萬分一庶不廢有司之職云耳江陽譜別集紹聖朝都倉記　君子明天下之務者變而能通周萬事之理者動而多功然不精義無以致用不應物無以宜衆此古今之大患也余嘗病班孟堅記漢文帝稱條侯之語止以嚴守軍壁雖天子車騎不得馳驅爲真將軍而豈儲廣庾之善不載焉使後世將帥軍容者幾圖政安近利者忘遠圖不思文帝親屈萬乘之尊按轡徐行以伸其令者豈止此哉當知有大過人之事觀漢文之初關中之民未識耕稼野無完積府無實庾匈奴兵焰歲通甘泉當是時營三將於長安之東雖曰備胡而所憂豈止匈奴也條侯能知先務即軍中置細柳倉籠關輔之粟十貯其七三年分營吳楚兵作細柳餘積飛入睢陽吳人之兵衛伏崤黽不能絶之此所以爲真將軍矣棘門灞上晝務夜鼓仰食太倉豈不謂兒戲哉瀘雖邊州熙寧之前人民官府僅若一戍之聚土田興賦一能給一旅之衆元豐四年神宗皇帝遣將開邊敍

蠻之罪斥數百里之土置十三堡寨歲移嘉眉米三萬斛以實之移梓夔路兵馬鈐轄司置瀘南沿邊安撫使司帥邊面千里兵屯萬計張官布吏十倍於前漕府謀餉憂在轉粟議者請以新田募夷漢之民計田授耕分壘相望有警則兵無事則農將以寨給一寨城贍一城官免支移民脫飛輓議奏未報首膺帥任者手提三印當措置之初切於官守昧於體國遂以新田餉安舊寇歲取茶壩不償牛酒自是隣路告糴漕府移餉交集境上惟分寄縣寨以充蓄藏州有頹廩百年之積不能增赤椽以足一歲之備紹聖元年十二月元城王公以作坊使守方渠詔帥州事輕裘緩帶日以補敝經遠爲務一日按軍儲之數吏告曰州無多廩半且頹圮常歲之積分寄縣寨公曰金城湯池非粟穀不守飢饉軍旅非食不救水不藏海散之江湖此自竭之勢也百畝之農尚知有囷箱之用何萬兵之府連戍之國不能完大廩務多積以備凶荒水旱乃請漕臺省金一千八百緡購材於山陶土於野募民五千六百手役兵之力以足之公減賓客燕集之費月視工徒躬勞而悅使之故人若其家陳力竭作戊寅仲春起役中冬訖事飛簷大棟環七十三間共五百眼給納有亭斗量有庫外築池欄以修火禁中闢廣庭以分會事百工告成無橫草敗民遠安平之日兵肥

窮邊粟陳高廩其利在國豐年善歲常平之粒轉山而藏一朝饑饉水旱疆埸生齒免於捐瘠其利在民安國孫昭晚貳州事經始之善雖莫已有落成之喜實與衆同故直書而無愧元符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謹記宣教郎權通判瀘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緋家安國撰左騏驥使持節英州諸軍事英州刺史權發遣梓夔路兵馬鈐轄管勾瀘南沿邊安撫兼瀘州軍州王獻可金陵志趙彥端作三倉記　上臨御之六年中都之倉廩實乃始建豐儲倉着粟百萬然議者猶謂宜放古實遂之意藏之外使特天官歲御史公正志躬斂納而彥端掾公府皆與聞之未幾出鎮建康彥端亦將漕江東踵至焉會秋上熟其糴二十幾以病農公乃准前議大出庫錢斂而藏之以均本末戒先備而廩人病委積之無所也以告蓋昔之爲倉者三曰廣濟曰常平曰大軍綿亘錯峙凡百有餘楹自它郡眡之可謂壯矣惟帝之別都天下勁兵良馬在焉歲之經入無慮數十萬斛漕江而下者舳艫數千里方其流衍坌集雖佛廬賓傳爲之充仞而千棧之共有至於露積者然古帝王之居也其廩庾之制宜雄盛閎博後世可考而圖記獨稱吳先倉在苑城內於晉爲太倉餘無聞焉苑城今都城也以當時運漕推之於廣濟爲近皆距城之西偏外薄于江中則秦淮注焉轉漕之

利古今蓋同之於是因廣濟之北徹故官治又告于大將從旁軍營得地凡百有一十丈爲屋八十有四楹度受粟五十萬斛高明曠爽深厚固嚴輸者不勞守者易力然儲材于素市工以直農不去野商不辟塗斧斤齊和丹堊絢煥故新相臨迴出其表中役有沈伐舉於江莫之主名取而用之既旦且良民懷不擾蓋以歎異始於乾道四年秋九月戊辰冬十有二月甲寅乃告成焉公在朝廷嘗爲上陳天下大計上命坐反復酬聽率漏下十數刻其轂公之衆固不專於奉法令剸煩劇然適疆埸無事而獄訟簿書之屬又廓廓無足省故得以其餘力爲一方長久之圖自城池邑屋細大畢舉此其一也公平生慷慨不治財及在官則截然如他人之私方天子以恭儉先天下乃者郡國以潦聞者衆既優其復除又從而賑廩之而太倉之富自若也公之境人食三鬴亦竭其八十三蓋君臣之間以儉登濟者如此夫道上德意而來方國之風者使人職也故并記之以昭示來者俾知富國之道自儉始趙彥端記睢陽志周元作南倉記　國家駐蹕東南兩淮實爲邊境惟楊椿積倉儲粟常五十餘萬歷歲滋久闕於繕修浸淫歲時頹垣敗壁飄飄風雨儲粟因以紅腐前後掌守謂粟有定額慮於虧耗第第相諉莫敢有請紹定戊子制置安撫使崔公朝宗建閫是

州安集流民。修飭邊備。又剏立制勇一軍。廩給教閱。以壯軍聲。興滯補弊。百廢具舉。乃曰。積貯天下大命。漢唐盛時。皆實粟塞下。以備兵食。矧在今椿積一倉。尤廟堂所加意。而任其傾圮腐敗若此。豈所以體上意哉。遂鄉諸僚屬。請修于朝。明年春。得青命。總侍岳公珂。漕使任公繹。委官盤槩椿積粟。增修廒宇。於是公得以力任其責。消辰鳩工。度材庀事。凡楹桷之摧撓者。榱椽之朽蠹者。撐屋墻垣之欹傾圮夷者。撤而新之。間有材植不蠹。間架猶全者。亦隨葺之。計一百二十五間。新剏四十楹。增壯於舊。凡爲工三萬一千有奇。費緡八萬餘。用米幾千斛。自己丑三月上澣興工。至秋莫告成。民不知役。兵樂從事。人皆謂公非忠於體國。厚於實邊。重於養兵。切於衛民。必不汲汲於此。蓋一舉而仁人禦邊之善具焉。是役也。前觀察推官章至與。錄事參軍吳鎧。同董斯役。元寓居于此。獲覩廉使茲舉之偉。俾後人更相繕葺。爲邊儲永久之利。是不可不紀。敢僭述興工之難。以爲之記。紹定庚寅二月五日立。迪功郎新慶元府司戶參軍。周元撰并書。迪功郎揚州司戶參軍李著篆額。

東倉

金陵志。東倉。景定志曰。唐六典云。東晉有東倉。石頭倉。永陽續志。東倉屋七十間。門樓三間。廟子一間。內五十間椿積廒。一十間生券廒。五間淮東熟券廒。五間淮西熟券廒。並金知郡任內起造。在東門大街之北。臨川志。東倉在文昌橋東。近孔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剏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輝頗優。

西倉

蘇州府志。西倉在子城西二百八十步。疑即府倉也。右祥符圖經。永陽續志。西倉屋五間。裏外門樓各一間。廟子一間。內四十間椿積廒。一十間券廒。係陳宣使修。後日起造。又倉屋二十間椿積廒。金知郡任內起造。在東門大街之北。臨川志。西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

南倉

鎮江志。南倉在范公橋東。西倉在子城西。今皆廢。松江府志。太平南倉在府治南。小南倉在府治東南。蘇州府志。南倉在子城西。新志又云。府城內有北倉。橋南倉。橋政和中。朱勔拆北倉爲養種園。而南倉久廢。但存倉街巷云。涿州志。南倉在州治南。舊建。溫州志。南倉在府治南。永嘉驛北。章貢志。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廣儲坊。乾道辛卯。郡守曾訓建。通守胡安老書額。二倉相通。廒眼并常平倉。凡二十區。內一廒。係廣惠館所入租專以給出鎮仕官之有死喪者。倉廳各三楹。

北倉

蘇州府志。北倉在閶門側。皆前後臨流。按續記。每歲輸稅於南。和糴於北。以元豐三年計之。所糴無慮三十萬斛。東南之計。仰給於此。農民亦頼官糴。以平穀價。其利甚博。溫州府志。北倉在府治北。洪積庫西。即舊倉。章貢志。北倉在州治東南一里。金魚坊。紹興壬申兵燬。後郡守李耕建。通州志。北倉在城北。洪武七年創蓋。松江府志。青村北倉在郡東九十里。

際留倉

句容志。際留倉元置在縣治東。又有常平倉。達魯花赤丑閭置。又置義倉一十七所。元本俱廢。溧水縣志。國朝際留倉在縣治廳後。新安志。宋際留倉舊在縣治東。元義倉共二十三所。總收穀九百二十二石六斗。社倉六十六所。總收穀二千三百三十三石一斗。今無。新安續志。際留倉在州治東。　際留倉在縣衙內。與薛少保祠相向。休寧縣彰安志。際留倉在縣樓內東偏。宣城志。元際留倉舊志在縣治東。今察院基是也。

國朝洪武十年。剏於縣治儀門外之西。元尉司舊址也。宣城志。元際留倉舊在三友坊。基存屋廢。

國朝洪武十年。建于絃歌坊之西。合肥郡志。際留倉縣東城隍廟後。　際留倉平易坊南。松江府志。際留倉在郡西南五百四十步。舊造船場。蘇州府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北順民橋。即宋舊倉也。嘉定志。際留倉在州治內。延祐五年。知州任立建。餘杭志。際留倉在縣東南。於潛志。際留倉在縣西叢桂坊。建昌府新城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偏。鄱陽府圖志。際留倉三座。俱在州治東。桐廬志。際留倉。元在縣側。今建于縣治正廳之東。會計本縣歲用祭祀粢盛官吏廩祿儒學師生廩饍。以嵗貯之。分水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正廳之東。洪武十年。有例。會計本縣歲用祭祀粢盛官吏廩祿儒學師生廩膳而嵗貯之。義烏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廳。今際留倉在縣治內東。東陽縣志。際留倉在縣東南。大德十一年。縣尹郭瑛建。今際留倉在州西一十步。武義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永康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六十步。即舊禮節倉基。開化縣志。際留倉在縣東南。倉屋三間。牌門一座。江山縣志。際留倉在縣南一十五步。四明象山續志。際留倉在縣東二十步。定海縣志。際留倉在縣西南三十步。奉化州志。際留倉在州治門之左。每歲收貯官糧六百餘石。以爲官吏俸給及孤老軍人口糧。慈溪縣志。際留倉在縣治西廡。貯秋糧一千三十五石。以充吏員軍人祿糧。瑞陽高安縣志。際留倉附本路瑞豐下倉。新昌縣志。際留倉在州治之東。即故巡檢司址。上高縣志。際留倉。倉二。並在鼓樓門之左右。吉安府龍泉縣志。際留倉舊名慶豐倉。在縣譙樓內東偏。前燬于兵。今新創。永新志。際留倉在縣西。安福縣志。際留倉在縣治北。收儲軍儲粮米。邵武府建寧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三十步。洪武二年立。三山志。際留倉。至元三十年。始置。凡州縣糧之不滿石者。取便輸納。就給官吏月俸。州縣官吏鎮守官軍卒孤貧口糧。設官

二貞俾掌收支。常山縣志際留倉在縣治東洪武十年建倉三間官廳三間門屋三間今際留倉在縣東舊係尉司故址至元壬辰年建潮州府圖經志属縣際留倉三所。潮陽縣際留倉在縣治西　程鄉縣際留倉在縣治南。揭陽縣際留倉在縣西南南寧府武緣縣志際留倉前代設置在本縣每歲會計際留民納秋粮以給縣寨官吏俸米并守鎮軍人口粮舊址尚存即今不曾設置

存留倉

海寧縣志存留倉在縣鄂餘杭志存留倉在縣東南即岑山驛基洪武十年知縣梁初建臨安志存留倉在縣市内於潛志存留倉在叢桂坊西即元際留倉基建新城志存留倉在縣鄂紹興府上嵊志存留倉在縣西一十五步。新昌志存留倉在縣治儀門外。諸曁志存留倉在縣治廳後上虞志存留倉在縣前熊樓之東。餘姚志存留倉在縣治廳西蕭山志存留倉在縣治東。廣信府志存留倉在府治北。計七厫房屋計三十五間。龍游志存留倉在縣西習善官内公廨房屋

省倉

都梁志重建省倉記。都梁省倉志不載興建歲月景定三年六月十八日。永嘉趙希迹來領郡事。後六日給官軍饟傾廩。藏星腐粟委地化不職顏亟事鼎新八月十一日命工。十月初六日訖役。爲屋八十六楹。郡帑不蠹邦人莫知用書其三間牌門一座。

實。又省倉敝陋。經年不葺。景定三年。永嘉趙侯希迹領郡。汲汲軍餉。用工修葺。規模宏敞。内建一廳。扁曰豐瑞堂。揭扁之日。率僚屬舉酒併犒饗工匠執役等人。是日也。飛雪盈尺。人以爲豐瑞之兆也。休寧縣新安志省倉在縣樓内之東。嘉定鎮江志省倉在金壇縣市東北慈雲寺後。太平州圖經志省倉在南津門内街東。興化府莆陽志省倉在縣之中門外東偏。常平倉附焉。興化縣志省倉在縣治之西。常平倉附焉。臨安志省倉在縣東南一十步。紹興八年置。會稽志省倉在縣廨東廡之後。赤城志省倉在縣治西廡二十步。今廢。温州府志宋省倉初在子城西南百步。後遷西北。四十三步。自唐以郡賦爲三分。其一爲上供。其一爲軍儲。其一留州支用。故有省倉際留等倉。有銅朱印。政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降下四明志省倉在鄞江門内。建炎間廢於火。紹興初重建。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重修。慶元初郡守趙公伯檜又修。永豐志省倉在縣城内丞廳之後。初以報恩水淺澁。綱運多滯。乃置倉吉水縣。名曰寄廒。歲久弊生。紹興二十六年。邑白于州。遂罷寄廒。俾邑自任受領。禾穀復如故。隆興初。太守王佐復罷之。以縣之苗鹽上戶。一半歸州倉。下戶一半歸縣。知縣魏希文乃創此倉。章貢志信豐縣省倉在鼓樓下。寧都縣省倉在丞廳之西五步。石城縣省倉在縣治之東一里許。安遠縣省倉在縣治之西廡　龍南縣省倉在縣治之西五步　瑞金縣省倉在縣治之左。興國縣省倉在縣門外之西偏。南康志省倉鼓樓裏東偏一十五步。今亦權以此爲常平倉。臨川志樂安縣省倉在縣廳之東。延平志省倉在州西子城端平乙未董守洪委鄭僉循重修。將樂縣省倉在縣東北。尤溪縣省倉在縣衙西廡。建安崇安志省倉在縣西半里。松溪縣志省倉在縣中門外東偏。建安志政和縣省倉在縣治東。即簿廳故基。浦城縣志東倉在縣東一百步。西倉在縣西二十步。清漳志州省倉在子城内東北隅。有三門。中間爲廳。五間兩廊分爲八厫。以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爲號。每厫三間。歲十月。委僚屬之清謹者受納苗米。其倉知錄司戶掌之。邕州建武志省倉在鎮遠門内。邵陽志省倉在府治東北。連桂州志省倉自苗倉般量過入之。省倉以供支遣。永平志省倉在縣西五十步。秋浦新志省倉在縣廨之東。武陵圖經志省倉在武陵縣慶豐坊。凡十有二厫。中爲廳事。歲收苗米而儲之。以供官傳軍糧及宗姓之廩。受職田米。以供官之有職者。率皆武陵縣所輸。爾餘三邑各自受輸。間就府納。武陵圖經志省倉在皇華坊。受苗則撥常平倉米來儲之。以供水旱之賑濟賑糶。及月支貧民之闕食者。長沙志省倉舊在廣照寺之東。故老相傳。承平時縣有倉儲十六縣米。自紹興五年知縣李植建省倉在今熊樓内之西。湘潭志省倉在湘潭縣。税輸于府。故缺。

新倉

金元裕之集作鄧州新倉記。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重兵所宿。兼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爲吾州之大政。今滲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爲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予爲我記之。某以爲天下之爲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嚧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蟊螣。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救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絶。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况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爲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

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爲徐爲陝爲鳳翔爲京兆爲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玆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發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爲堅整廣狹陋爲宏敞增卑濕爲爽塏導壅蔽爲開廓環以複垣鍵以重扃圭撮有經新陳有次瞭瞭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截若畫一萬箱蹕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其屬吏也知公爲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周緒集灃州新倉記　淳熙十年秋八月太守會人趙公被旨自郡易澧始至訪郡所急先悉興起之倉故在州治西厥地爽塏厥址宏闊厥置便宜然棟宇未聞誅茅爇草意衆把陋將何以定經久法程公顧瞻怛焉迺九月七日鳩工戒事按圖斤材中敞都廳繞以列庾洞闢崇門耽耽巍巍上覆陶瓦鱗鱗差差不飾不琢斯直斯莫垣周回以丈計百一十有七奇五分丈之一屋中廷環五區屬垣合百有六丈奇五分丈之二爲楹百四十有六於是倉庾之壯甲於洞庭之北凡尺椽寸甓悉官自辦弗及民冬十有二月既事公與別乘洪公暨寮掾落之惟郡之有倉所以儲軍須給餼廩爲民水旱凶荒備者咸在詎可因陋仍簡弛爲弗圖將風雨霖濕之不時蕩爲飛灰濡爲泥沮若官若軍若民色饑郡胡以給之公敏識絕人與學經世右庠斐聲稱爲有用之才至以舍選奉大對親擢第一乃令擬賢上閤出鎮巨屏知郡有遠模莫倉庾先是舉也堅固可以持久雄麗可以重威廣爽塏深可以有容衆人有藏給予惟時澧之爲郡繼自今有本乎哉先是有旨因歲稔下糴錢糴於民郡守臣掌視惟謹澧之糴四萬而羸時就糴即聚往往僦市廛寓僧舍留民家以爲國分散不一蓋藏弗謹虞有耗失腐敗倉成悉移而歸之易新陳嚴防守以俟上命然則公不特爲澧計其爲國家計也甚忠一舉二美具是不可不特書公名鼎字和之淇川人淳熙十一年二月吉日迪功郎澧州慈利縣主簿權軍事推官周緒記衢州府志新倉在府治北廒屋三座共二十六間官廳三間門屋三間章貢志新倉在城東埇舊爲萬戶府淮安府志東新倉在府城內東南隅去今府治南三百八十六步吳元年建　西新倉在府城內西南隅去今府治西南一里零九十步洪武元年建維揚志北新倉在崇德坊嘉定十年帥守崔公與之建以樁管朝廷科降糧米又名樁管倉十三年帥守鄭公損增剏廒屋河南府志新倉在陝州之東儀真志轉運司新倉三十七間在天慶觀西十一間嘉定八年運判王大昌建二

十一間十一年運判方信孺建之從米料倉與錢物庫混爲一所寶慶元年十二月權漕上官渙酉闢東牆之外空地別創廒屋二十間廳三間門四間爲米料倉以舊倉爲錢物庫仍糴米一萬五千石樁積爲循環平糴之用宋蘇東坡奏議倉法劄子一首　臣竊謂倉法者一時權宜指揮天下之所駭古今之所無聖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寬此法但其間有要劇之司胥吏仰重祿爲生者朝廷不欲遽奪其請受故且因循至今蓋不得已而存留非謂此猛政可恃以爲治也自有刑罰已來皆稱罪立法譬之權衡輕重相報未有百姓造銖兩之罪人主報以鈞石之刑也今倉法不滿百錢入徒滿十貫刺配沙門島豈非以鈞石報銖兩乎天道報應不可欺罔當非社稷之利凡爲臣子皆當爲陛下重惜此事豈可以小小利害而輕爲之哉臣竊見倉法已罷者如轉運提刑司人吏之類近日稍稍復行若監司得人胥吏誰敢作過若不得人雖行軍令作過愈甚今執政不留意於選擇監司而獨行倉法是謂此法可恃以爲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揚楚泗轉般倉斗子行倉法綱運敗壞執政終不肯選擇一種明發運使以辦集其事但信倉部小吏妄有陳請使行倉法臣所未諭也今來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編敕不過歲捐轉運司違法所收糧綱稅錢一萬貫而能使六百萬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綱梢數千牽駕兵士數萬人免陷深刑而押綱人員使臣數百人保全身計以至商賈通行京師富庶事理甚明無可疑者但恐執政不樂臣以疎外輒議已行之政必須却送戶部或却令本路監司相度多方沮難決無行理臣材術短淺老病日侵常恐大愚不報銜恨入地故貪及未致仕間時進瞽言但可以上益聖德下濟蒼生者臣雖以此得罪萬死無悔若陛下以臣言爲是即乞將此劄子留中書省覽特發德音主張施行若以臣言爲妄即乞并此劄子降出議臣之罪取進止陳次升讜論奏論盜發保州倉　臣竊以北虜通好百有餘年朝廷無北顧之憂邊庭施備今虜主新立喜兵好殺人心未服國中未定萬一衝突犯我邊陲守邊之臣若非其人倉卒之際不無敗事伏聞近者保州軍粮倉爲賊所發般運踰城而出其間多是兩屬人戶及草場遺漏燒焚積草數萬不少雖不見賊之主名切恐是姦細本州並不知覺守倅如此安可守邊兼慮其餘州軍守倅亦有似此不職難以任事皆宜罷去擇其勇武智略之人以代之庶可制勝於未然銷患於未兆天下之福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施行取進止李椿經濟編奏改還倉額　臣契勘行在省倉上中下界各管米色界分出納其來尚矣須因

建議之臣。糴豐儲倉和糴米斛。以充樁管。而省倉每歲支遣不足。自有合糴六十餘萬碩。卻緣糴本不繼。往往於樁管米內借撥。卻將綱運米斛及續糴米撥還。今來改省倉中界作豐儲倉。而中界合支遣米斛撥入豐儲倉收支者三分之二。是中界幾廢矣。上中下界倉廒各有樁管米。則豐儲本倉變而為中界。非樁管之本意矣。蓋建倉名者。以惑上下。本圖進取。其實無益。而徒增官吏之費。仰惟陛下方隆循名責實之政。似此等名實不副之舉。似疑改正。臣愚欲望睿慈下有司詳酌。還豐儲倉為省倉中界倉為和糴場。緣每年和糴場緣每年和糴旋差監專官物無所專責。卻乞改豐儲倉監專為和糴場監專。所有樁管米既在上中下界樁管。依舊責逐界倉監專認數。常切樁管。不得擅用。庶幾事體歸一。名實相副。伏乞睿察。

真西山集奏置潭州倉官罷贍軍　臣竊見潭州歲有秋稅苗米四十六萬餘碩。本州有四倉。並無監官。臣相度。欲乞從尚書吏部置潭州監倉二員。以一員充廣積倉。兼衙倉。一員充永豐倉。兼穀倉。仍乞四選通差。內武臣須有堪充親民舉官二員及識字者。本州卻有城下并湘鄉縣贍軍務監官二員。各不臨造。並無職事。欲乞減罷。其已到任人。聽終滿。庶得不致虛費廩祿。亦不妨廢有職事之人。兼免所差官添給食錢之類。委是利便。取

進止。續奉聖旨依。並先令本部尚書左選使闕同日闕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差出闕若同日有官指射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小使臣施行所有潭州城下并湘鄉縣贍軍務監官二員欲從本官所乞並行減罷將見任并已差下人改填上件監倉官闕通理考任。李濵老集光澤縣大寺寨修倉記。　由光澤縣治北。出四十里。所有寨曰大寺。在熙豐時以隣冦廖恩呉前之衆。鋒相襲往來踐蹂。而縣之竟北。直江東。視三方獨為闊遠。其地多峻嶺長谷。盜得出沒其間。民罹其害。於是部使者以郡縣之請。上其事於朝。寨由此建。既成。郡撥某卒九百五十輩充入之。闕則就招以足其數。總一歲轉餉幾千斛。由創倉其側。以便出納。當秋收時。郡撥民租委僚吏受而儲之。然其規模草創。弗能支遠。漂搖於風雨。穿穴於雀鼠。楝撓墻圮。因仍不治。所給之粟。率為土壤。監臨之官。睨而弗視。以為常焉。吁養兵之道如是。其何以責人之死力也哉。紹熙癸丑。巡檢李君始就職。見而戚焉。未有以處也。會縣主簿張君來領輸務。遂以告之。張君聞之。慨然輟常所得食錢三萬。悉以付李君。俾治其壞。李君得之。市材鳩工。土木並舉。梁楣榱桷之朽蠹者。易以良。蓋瓦甓塼之破缺者。補以全。昔者環以糞墻。今則壁以厚版。蒸濕之氣。無自而入。蟊鼠之耗。易以補刷。緣以高墻。限以深閎。可絕穿窬之警。用度不足。則李君捐俸以繼之。黝堊丹雘。煥然一新。器用庖湢。莫不備設。先是一兵月給一斛八斗七升。例損其七升。斂而藏之。別庋以備不常之需。吏並緣為姦。莫可稽較。李君之至。盡以與之。曰無污我。且撤其藏。以剔去本根。蓋不惟茲寨永久之利。抑去其害。惟保障之設。我國家所以廩給之者。雖厚費不憚。在官者又為之潔身輕紀。全界所給。唯恐有不足之憂。如二君之用心者。果何為乎。當無事時。爾吏卒得不挽強超距。以閑其力。進鼓退金。以習其令。一有寇警。則捐軀思奮以圖報效。庶為無負。儻群聚怙強。飽食以嬉。則將焉用保障矣。張君名彥清。建之浦城人。連四舉得第一。行作吏。已為當路者所知。往往數任以事。張君亦勇於為人。不自校計利害。以能集事。如是倉之為者。若未可以一二數也。抑嘗聞之前輩。宣政間有太學生張公某者。受知時宰。客其家。一日論及時事。直忤其意。拂衣歸。自號草堂翁。終焉。茲乃知為張君之曾大父。則張君之氣節。豈無所自哉。李君名某。家世為將。居滑臺。今為太末人。自任未幾。已能究心乃職。以起廢革弊。律己御下。為首務。是不亦可尚也。夫是役之成。二君屬筆於某。謝非其人。不可。則為次其顛末。并書二君之出處。俾後有考。次年冬十有二月。東州李某記。

米倉　赤城志黃巖縣米倉在縣治東二十步。慶元元年令盧永年重修。寧海縣米倉在縣西四十步。天台縣米倉在縣東七步。都米倉在州東北二里。至和二年孫守礪建。糯米倉在州東三里。舊在州南演教院側。乾道九年火。附惠濟院。嘉定十四年趙守彥紓徙今地。宜春志萍鄉縣米倉在荹載縣治之右。開禧間知縣胡渠徙于縣治之後。郴州志米倉在縣治西南二十步。武陵圖經糯米倉在武陵縣東門外。報恩寺左。寶慶初。林農丞岳翔。凡林來皆儲焉。遇官釀則以入城。臨川志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明潤樓側。會稽志受納糯米倉在西門外一里。鎮江志香糯倉在程公下埧南。即舊大軍北倉。大軍倉舊有南西北三。此其一也。至元十二年改置。以受本路及常州路上供香粳。蘇州府志香糯倉在西成倉後。

苗倉　龍泉志苗倉舊在縣門內西偏尉司前。紹興二十八年知縣胡致詩徙置東偏。常平倉附焉。蓋舊縣丞廨舍。常德志在桃源縣東百步連桂州志　苗倉。入納三縣人戶本色田米。豫章志新淦縣苗倉在開化寺左。會稽前志苗米倉在府衙東二百步。

麥倉　會稽志麥倉在崇道橋西　會稽志　夏麥倉在府衙南二百步。江寧縣志稻子倉在大軍倉後。

常滿倉　玉海漢顯宗即位天

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豐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述征記東城二石橋舊於王城之東北開渠引洛水名曰陽渠東流經洛陽於城之東南北回通運至建春門以輸常滿倉杜佑通典漢明帝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庫還積文獻通考永平十一年明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為便屯騎校尉劉般對以常平倉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為姦小民不能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

惠遠倉

元史泰定紀泰定二年閏月丁卯置惠遠倉永需庫於海剌禿總管府

子羅倉

續談助大業雜記東都右掖門街西有子羅倉倉有鹽二十萬石子羅倉西有粳米六十餘窖窖別受八千石

含嘉倉

唐會要正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河南府穀貴人流令以含嘉倉粟七萬石出糶

高倉

都梁志在武岡州綏寧縣硤口寨

嘉倉

西漢書三輔黃圖云嘉倉在長安城東

根倉

西漢書地理志河東有根倉濕倉河南有厫倉

漕倉

元史世祖紀至元三年十一月戊戌瀕御河立漕倉

高麗倉

高麗圖經倉廪之制不施闌闠外為墻垣唯開一門以防盜竊內城之內舊有三倉今所見者特右倉耳宣義門之外有倉曰龍門洪州山中有倉曰富用俗傳曰芙蓉非也大義倉舊在西南門積米三百萬經國祿悉為煨燼遂移於長霸門麗人以泉水所會之地可以厭火災耳又有海鹽常平二倉相去數百步唯富用與右倉不常發以儲兵革水旱之備其積之狀如圓屋正詩所謂亦有高廪也下築土基其高數尺織草為苫中積米穀一石積而致之其高數丈出於牆外上復以草蓋之以蔽風雨蓋米氣不泄則陳腐今高麗倉廪中雖數歲而米亦新者以積苫之法略通其氣耳國相每歲給米四百二十苫致仕半之尚書侍郎而下二百五十苫卿監郎官一百五十苫南班官四十五苫諸軍衛錄事一十九苫其武臣視此等而上之與文官相埒內外見任受祿官三千餘員散官同正無祿給田者又一萬四千餘員其田皆在外州佃軍耕蒔及時輸納而均給之

鹽倉

三山志鹽倉國初轉運司置倉南臺儲福清長樂等縣（長溪羅源連江鹽至天聖六年）罷鹽給州縣務（州有鹽稅務縣各置鹽稅務及倉）聽民自買今關尉廳東教場其地也（見治平熙寧圖在玄滕王廟之南按祥符五年轉運司奏鹽倉在城外十里有一二千家接連城內）大中祥符五年以水口當溪驛增為倉移運上四郡綱鹽於此以便搬賣明道二年

罷元豐元年復之政和八年詔移水口倉於懷安縣創蓋（時興化軍以涵頭倉運鹽到此搬剩留滯奏移懷安始在縣治西一里黃石寺山麓）宣和四年復歸水口時料賣民戶鹽始不給還於是南臺倉亦廢矣（徐成忠經私記此年產鹽每斤除一文為十九文無鹽給還）建炎間停水口倉復創蓋於懷安紹興十一年轉運使余應求賀允中自縣西移至東北地名郭埕即今所建安志鹽倉舊在山東峽紹興甲子歲幾沒於水今主管廳其故址也水退之後郡守丘公鑄始徙置於府牆右即中和坊為廒二十三間十廒在都廳前兩廊下專以出納增鹽十三廒分列於都廳後即府鹽出納之所也在城四坊泄變鹽貨一曰都坊在平政門下一曰雙門坊在府儀門側二坊在資化門一坊在朝天門外四坊之內又有脚坊每月以九日賣大上供其錢專解上供庫餘解府司以二十一日賣小上供所賣到錢解轉運司其餘分隸提舉司經總制庫及府司諸庫若綱本鹽錢則解鹽錢庫諸縣助學鹽錢則解學事庫諸綱市利鹽錢則解公使庫諸縣折納春冬衣鹽錢則解軍資庫豐國鹽罷科茶鹽錢則解鹽錢庫所謂大小上供並賣轉運司增鹽及市利等鹽其賣大上供之前五日每日解錢五百四十二貫八百文省至第六止第九日每日解錢五百五十八貫七百八十文省遇賣小上供則每日解錢一百二十一貫八百四十八文省其府縣吏祿鹽錢則於小上供日解提舉司比年以來本司亦有運到綱鹽而經總制司分隸鹽遇小上供日即解錢一百貫於經總制庫送納又有變賣諸縣衣糧率分鹽錢解坑冶庫都倉所隸有廬蕉場係買蕉粟鹽之所在論秀坊遇請官錢本場具單申公使庫照數支給每歲約支錢三千七八百貫及已賣過則於廪費錢內分擘解還府官主之又有包卓局係分鹽粟賣之所在府治西廡使門側都坊日逐請鹽即都倉照使府單狀支撥鹽籮差排軍押赴本局包卓或為則或為粟（各有斤數分兩）既畢依數發赴支鹽庫交收其支鹽庫又照數發赴都鹽坊變賣互相關防使無滲漏本局包卓以府官督之續剏煎鹽場一所專以燒煎鹽籮反泥其場即社稷壇舊地為之與抽解場為鄰初市人陳以得就府賣撲每料納息鹽一千二百斤每斤卸於官中請工食柴水錢二十四文三分七釐足後有張元圭者經轉運司增鹽減錢剗撲（每料增鹽二百斤每斤止請工食柴水錢二十文足）時有措置官條其出剩乞支工食柴水之費雇人自煎且差使臣監管勿以給兩爭之人（始者之說以為用張元圭之數為準每鹽一隻泥一斤可煎得鹽十一兩二錢直錢六十一文五分足於內除工食

（等錢外官司淨出錢四十一文足。每一料可出錢八十三貫文足今自燒煎以來每料正納鹽一十三百斤計其息止出錢二十一貫四百有零。）仍請於轉運司併令本府抱認納息自紹熙五年十二月迄于今約燒過五十料督其事者左右司理以今（燒到鹽息比元措置官所申之數未能登及一半然官司之事有提督官有吏卒有奇典等不若私家之者但今官司固是不能全獲其利然買樸之人並豚作弊以侵奪官課其源亦塞矣）莆陽志涵頭鹽倉在郡東南二十里元豐三年置屬莆田縣延壽里松江志浙西鹽倉記　自黄海鬻奚鹽利不容廢置場籍戶鹽禁不容弛。蓋有產則有積有入則有出亦變通之權使益之法也故倉不得不設松江古華亭邑枕江負海厥土廣潟牢盆之藏寔百它郡後升為府仍司浙西醎鹺併浙江東錢清西興及江北六場隸焉舊有倉歸附以來。廢為瓦礫。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前任松江府判官有明敏稱閱十年來莅是司。至之日。首以倉為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基峙屋八十一楹既成求記。　余謂郾青甃迴廡月翔舞重樂傑棟屬連演迤此倉之營構也。漲沙結白鬻波出素氷裂雹碎眩轉的皪此倉之貯蓄也風帆海艘隨潮下上富商巨賈雲合雨集此今之發運也此固為美猶恐未之盡領斯倉者或邪溝暗壓私販旁午私日多而官日少可不思所屏息乎或倉吏網兵姦利相視混晶英而雜偽惡可不思所核視乎或上虧國用下朘民食利未興而害未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中立為義武節度使歲糴鹽海瀕人甚苦之置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為飛雪將軍劉忠肅責監衢州鹽倉人皆食善鹽且儲其羨以為償獘減十七八父老目為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之才可見矣至於處監當之職任均輸之責如忠肅者尤當選其人今昭信生西域久仕華夏趣向甚可嘉敢併書以告。至元癸巳清明日朝列大夫松江府知府兼勸農事邯鄲張之翰記并書篆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立將仕郎浙西鹽司副使趙仲良將仕佐郎浙西鹽司判官張明吏目史彬同立萬立方歸愚集題鹽倉壁　破賦須緡錢其斂困郡縣兢若嚴矩矱溟海恣煎煉僚寀課贖勤息入計銖羨速散走群商金帛委神甸小人堪底用吏秩靡卑賤惟來持似大法制適中變。省覽幾牛腰十日了未徧急行摘紙尾揮神同掣電盈車筆推頻濫匣印銷篆壯士縛未量食廢枕弗奠忍飢危腸吼失睡兩眼眩我本丘壑姿素乏封侯面胡為浪自苦剛作五年戀會當還此笏歸雲送蒼弁松江府志西鹽倉在郡西湖東宋乾道七年併入北倉置浙西茶鹽分司歸附後為浙西鹽使司。元貞元年罷。　此鹽倉在郡西北三十步　支鹽倉在縣

西北三十五步乾道六年閏五月奉朝旨移置本縣今為鹽倉拜見記杭州府臨安志　都鹽倉在艮山門外紹興府會稽志　鹽倉在縣西北二十步（見舊經）四明續志　鹽倉在縣東五里設置倉廒三間寧波府新縣志　鹽倉一所在西北隅永豐門裏至元十三年以後權貯稅糧延祐七年復為鹽倉寧越志　鹽倉在郡治東廓赤城志　都鹽倉在州東南二里崇法院舊在報恩寺後又於子州裏置北倉揚州府儀真志　鹽倉舊在小南門外西洲之上廢於兵火隆興二年郡守曾愫請于朝復之後江沙漲塞舟行甚艱淳熙三年提舉司徙其倉於州東運河之北今在舊城內東側福州府志　安撫司鹽倉　紹興初帥奏置回易後始運賣官鹽以寧越門內之東舊將官廨積貯號犒軍庫乾道八年轉運司行鈔鹽法以合沙江南舊濟川亭為倉尋罷鈔鹽遂歸安撫司　鹽倉舊置于懷安縣東北之郭遲歸附後移於閩縣南臺天寧寺之北創公廨列廒廥（延祐五年運使呆兒伯台重建倉廒增創廒廥）歲收各場鹽貨崇安志　鹽倉在縣西二百餘步簿廳之側建安志　鹽倉在縣東三十步。又鹽倉在縣中門外西偏臨江志　鹽倉舊在軍資庫內今移在庫後別門延平志　鹽倉在省倉南董守洪亦委鄭僉重修前有水池以備不虞漳州府志　鹽倉在清漳門內前有池曰鹽倉池。倉廳三間旁列兩廒東西兩廊各兩廒年納吳慣沐瀆中耕三團鹽發賣在城鄉村一十五鋪及龍平水頭二大鋪與汀贛客旅通販司理掌之淳祐已酉守章公大任更新之莆陽志　鹽倉在縣中門外之西偏（國初轉運司儲鹽數給諸縣聽民自買政逐縣各置倉其後又有產鹽浮鹽與鹽產鹽隨產高下數之每產錢百文紐鹽三斤浮鹽源郭戶以船之大小為差與鹽每交易錢一貫買鹽四斤初只本錢九文一斤後增至二十一文政和以來公家匱之無鹽本錢吏與亭戶亭戶所輸不及額官無鹽可支而倉尚存）永平府志　鹽糧倉在樂亭縣新橋海口洪武八年蓋造收貯海道客商中納鹽糧轉運赴府倉以供軍用滄州志大通鹽倉在運司西南洪武三年創蓋通川志　支鹽倉在城內之西南隅掌支發澧陽志　鹽倉二其一在車渚鎮市。其一在安鄉縣瑞陽志　鹽倉在都倉之右後改為州學今為路學吉水志　鹽倉在東門嶺之趾今廢韋貢志　鹽倉舊有之後廢今李義坊名鹽倉巷臨川志　鹽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於感化坊端平廢為贍學房廊宜春志　茶鹽倉在縣東百餘步今廢南雄志　鹽倉。舊在保昌縣學之東今廢潯江志　貴州鹽倉通三廒計一十六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七

十八陽

倉

倉官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地官倉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鄭曰掌粟入之藏如廩人米粟地之所成故也漢書官公卿表云司農屬官有太倉令籍田令平準令者也　趙漢廣云廣漢廉潔下士績後漢書云平準令一秩六百石也杜預奏事云思惟籍田令本意以籍田千畝十頃之田計其按行周旋不過數里也又云籍田令凡宗廟粢盛御用膳羞及衆群臣之調於是取所戶口足以當一縣之邑所供至重重事責臨履也梁冀別傳云孫壽姊妹夫宗所不知書因壽氣力為太倉令三國典畧張軌為倉曹參軍武有請貸官粟者執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以所服之衣貿糴粟以賑其乏晉百官表注云太倉令一人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品第七奉月廿斛品奉以為上太醫令同也隋書食貨志後周司倉掌辯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斂之　隋仁壽二年九月置常平官舊唐書職官志大原永豐龍門諸倉每倉監一人（正九品下）丞二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典事六人府二人史四人掌固四人倉監掌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貳凡出納帳紙歲終上于寺司唐會要隋末不置武德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置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大夫李乾祐奏增兩員以李文禮張敬一為之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以楊恭王侍徵為之準吏部式以三員為定額監倉庫本是察院職務近移入殿院第一人監倉第二人監庫（檢所移日月未獲）大和九年六月御史大夫李固言奏監太倉殿中侍御史一人監左藏庫殿中侍御史一人臺中舊例取殿中侍御史從上第一人充監太倉使第二人充監左藏使又各領制獄伏緣推事皆有程限監臨遂不專精往往空行文牒不到倉庫動經累月莫審盈虛遂使錢穀之司狡吏得計至於出入多有隱欺臣今商量監倉御史若當出納之時所推制獄稍大者許五日一入倉如非大獄許三日一入倉如不是出納之時則許一月兩入倉檢校其左藏庫公事尋常繁閙監庫御史所推制獄大者亦許五日一入庫如無大獄常許一旬

內計會取三日入庫勾當庶使當司公事稍振綱條錢穀所由亦知警懼勑旨依奏唐六典太原永豐龍門諸監每倉監一人正七品下（漢書酈生云據敖倉之粟。又吳有海陵倉大司農屬官有諸倉長丞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滎陽敖倉長丞魏書有邸閣倉亦其事也東晉有東倉石頭倉宋齊因之梁司農統左中右三部倉丞陳氏亦同後魏闕文北齊司農有梁州及石濟之水次倉隋初漕關東之粟以貢京邑衛州黎陽倉滎陽洛口倉洛州河陽倉陝州常平倉潼關渭南亦皆有倉以轉運之。又有監官皇朝因之。）丞二人從八品上諸倉監各掌其倉窖儲積之事丞為之二凡粟出給者每一屋一窖盡賸者附計欠者隨事科徵非理欠損者坐其所由而償陪之凡出納帳歲終上于寺焉。梁開平四年五月勑補開封府及河南河北倉吏非舊典也晏元獻公類要齊職儀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六典太倉令三人從七品下（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胃倉穀所藏有三星天庾積聚之所天囷十三主御糧也史記云武王伐紂散鉅橋之粟周禮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漢大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各一人文帝時淳于意為之後漢一人六百石秩品第六晉宋齊梁陳亦然後魏闕文北齊司農統太倉令丞後周有司倉下大夫隋太倉令二

人。事文類聚歷代沿革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倉穀魏晉以下無聞後魏第五品中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隋典倉丞二人唐典倉署令一人掌九穀入藏之數及醯醢庶羞品皿燈燭之事舉其名數而司出納凡諸園圃樹蓺者皆受令焉丞二人判署事大元置太子司倉副司倉掌倉出納及薪炭等事（騈麗叢珠）總說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北齊有倉曹參軍煬帝改司倉曰書佐開元改為倉曹參軍古今合璧周禮有倉人庾人北齊司農寺掌倉正統太倉隋司農寺統太倉典廩國朝祥符九年詔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徽年六十五受敕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殆六七歲若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紹興十一年詔行在三倉以行在省倉上中下界為名監官監行在省倉上中下倉界繫銜泰和定律諸倉使一員（掌倉庫畜積受納租稅支給祿廩之事）副使一員（掌同使余副使准此）攢典（掌收支文曆行署案牘凡歲收一万石以上設二人以下設一名）倉子（掌斗斛盤量出納看守巡護之事與倉官通管少數凡歲收三十万石以上設二十人二十万石以上十五人十万石以上十三人五万石以上十人四万石以上六人三万石以上四人二万石以上三人一万石以上二人不及一万石一名唯中都醴倉各十三人通州河倉共設一百二十八名）中都并外路京府倉設官並依此置唯通州倉設使副外各增置判官一員即鎮省副使（元設副使者仍舊）防判漕運司六合倉并縣鎮應置倉官者設都監一員（凡設同監者仍舊）其有科置使副一員并倉兼草場者並依舊例即中都倉子若所收斛斗數多依上添設元經世大典官制倉庫官　倉氏庫氏之為官其制已久國家於常調之選轉補之吏歷倉庫一任視其錢穀之多寡地理之遠近為之減資陞轉之法焉非徒録其煩勞抑出納之吝使之知所勸也。若資歷由雜職者止於雜職用焉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吏部言選注到倉官三十三員內有告稱不願并不到人數再令吏部選補數足却有品級爭懸人員今蒙省議在都并通州河西務直沽李二寺等處倉官比之其餘倉庫尤為難重令擬選注上項倉官於應得資品上例陞一等如本界任滿收支交割明白别無侵欺短少粘帶過犯給到元倫解由者再陞一等遷敘先儘到選相應見在人員不敷聽於各衙門有出身一考之上令譯史知印宣使奏差內選用如有推避之人依條治罪若選注不當耽誤收支糧斛罪及當該銓選官吏送吏部照會仍分揀見注人員通行選注　元貞元年九月吏部言前李二

寺倉監支納馬世榮倉副張煩等告任內總收糧一萬一千四百八十石三斗五升三合五抄八撮節次支交盡絕除依例准除合得破耗外積餘耗糧一千一百七十八石五斗五升七合二勺七抄一撮本部照得大都裏外倉官除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已後除授人員已有陞等定例所據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初七日已後至元二十九年五月例前在都河西務通州李二寺直沽等倉官任內所收糧斛多寡不同為此再議各官任內所收糧斛若有積餘一千石以上者比依倉官李瑞等例再陞一等一千石之下至五百石之上者任迴減一資歷陞轉省准吏部呈本年五月分從七以下官員數內倉官趙輝李從慶賈儀等三員擬陞二等歷過倉官月日後任通理銓注各各案闕省議趙輝等既選充倉官例陞二等所歷月日不須理算本部參詳今後似此人員擬合一體施行省准　二年六月御史臺呈各處倉官人等有收糧多者四十餘萬少者不滿二萬例陞二等看詳收糧多者倘因照略不及失陷短少利害非輕任滿別無侵欺理宜陞用其餘收糧數少倉官一例陞等中間優苦不倫中書省下吏部斟酌各倉優劣擬到陞加等第今後倉官有闕於到選相應職官并諸衙門有出身令譯史通事知印宣使奏差兩考之上人內選用依驗難易

收粮多寡陞等任廻於應去地方遷叙通州河西務李二寺等倉官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通理。通州七倉　足食　有年　及秭　富有　盈止　樂歲　廣儲　河西務七倉　大盈　崇墉　永備南　永備北　充溢　廣盈北　廣盈南　李二寺　直沽　在都并城外倉分收粮五萬石之上倉官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依例遷叙。永平　既積　廣衍　惟億　永濟　盈衍　豐實　順濟　既盈　萬斯南　萬斯北　收粮一萬之上倉官止依應得品級除授任滿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通理。豐閏　大積　通濟　千斯　廣貯　相因　廣濟　大德三年六月吏部言倉官例所設正官例合陞等減資周歲交代緣各官禮任月日不等同立齊戒一例交換所歷多寡不同若便照依呈准胡伯元一體陞轉中間似為不倫。參詳倉官各界得代所收粮斛。別無短少應陞等者擬歷過七月以上。照依元除陞轉六月以下擬減一資應減資者六月以上照依元除優減五月以下止理歷過月日。省議陞等准所擬減資六月以上照依元除優減五月以下擬減一十五月　大德四年八月上都留守司關。上都廣積萬盈永豐三倉攢典劉聚等未定出身吏部議上都所設萬盈廣積二倉俱係正六品。永豐倉係正七品。比之大都平准行用庫品級尤高又係酷寒之地今擬各倉攢典轉寺監本把。并萬億庫司吏相應省准戶部言上都東西萬盈廣積二倉。所設倉官二周歲為滿司倉一周歲為滿不能齊界似為未便吏部議宜依戶部擬司倉與倉官一體二周歲為滿省准　四年九月戶部言。直沽倉教海粮到來椅水與都漕運司等處對船交裝直沽倉止是蓋會作數而已。不出月餘。交卸既畢。在倉無粮可守任滿與通州等倉官人等一體陞轉。似涉太優。移准吏部言既比各倉所掌優輕難循一體遷用今後倉官比依通濟等倉例。不須陞等任滿交割別無短少粘帶過犯擬減一資陞轉。外據見設司倉一十名亦合量減五名如准吏部擬相應省議既本倉別無親臨收支粮斛。存設大使一員攢典二名司倉二名斗脚五名其餘人員並行革去。餘准所擬。　五年戶部員外郎趙承訓言前往通州李二寺河西務等處體知倉官司倉並不同時禮任所收粮斛不下二十餘萬石。見設官三員先到任者始於前界官處一一交盤見數待同界官員立界收支。其同任人員或三五月或半年之上方纔到任及司倉人等到倉必須重復交量。不唯交量生受抑且短少粮斛又都漕運司申在都省倉三月一日齊界交割據本司所管倉分如亦三月一日齊界

實應倉官短少卒不敷用又兼此時正是河倉償運粮斛輳到舊粮未曾償勤誠恐相妨合依已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其六月一日河粮已畢上年見在償運赴都新運海粮未到乘此空隙各不相妨公務兩便部議如准本司所擬自下年為始六月一日齊界交割為宜又議若擬司倉與倉官俱各齊界除在都司倉六十七名三月一日先行逐旋發補其河倉總用司倉一百一十一名俱於各路年終得代院務官內勾取如今隨即起解到都聽候至六月一日關發中間或有病故者或有避懼在逃者必再催督各人居止去處地理遠近不同倉卒不能齊集其司倉止是聽受倉官支使分辦之職節續關發收受粮斛事不相妨參詳除倉官依准戶部所擬六月一日齊界外據司倉依舊逐旋發補交換相應省准。五月省議和林宣慰司所轄倉庫除廣濟庫官別行銓注稱海扎潭也迭別縣不係常川收粮倉分如和林昔寶赤八剌哈孫孔古烈倉收支粮斛浩大又係緊急支持去處擬將上項諸倉改立從五品提舉司各設官三員提舉一員從五品同提舉一員從六品副提舉一員從七品周歲為滿於列選人內選充應得資品上擬陞二等任廻別無粘帶過犯照依元除地方遷用所歷月日通理任內所收粮斛若有短少依條追陪黜降五月甘肅行省言本省極邊重地供給諸王屯駐大軍規措粮儲浩大照得腹裏行省倉官受勑牒常調遷轉唯甘肅倉庫官多任色目之人不知官事利害止是本省差設。比年以來錢粮失陷連綿追理不能杜絕今後合依腹裏倉官例於常選相應人內銓注省擬甘肅二路每處設官三員監支納一員正六品倉使一員從六品倉副一員正七品二周歲為滿於列選人內銓注。入倉先陞一等任滿交割粮斛別無短少粘帶過犯陞一等照依元除地方遷用若有短少依條追陪黜降　六月御史臺言江容楊春俱歷提控案牘。三十月未應入流既充倉官例陞一等止該正九品級今注倉官係八品。窠闕任廻理從八月日添一資歷陞轉事屬違錯部議江容楊春俱係提控案牘一任依例合於提控案牘籍記既已選充倉官例合陞等比依成样例任廻理算正九月日如准所擬任廻改正今後似此人員依上例銓注省准。　大德七年十月吏部呈擬注到大同倉官忙兀魯不花等二十四員都省議倉官依准部擬二周歲交代除納蘭不剌永盈倉係邊北酷寒地面例陞一等其餘六倉雜中貴之粮隨時出納難議一體定奪若任廻別無短少粘帶擬減一資陞轉　八年七月湖廣省咨漢陽府言每歲出納錢粮浩大所設倉庫官止於各路司吏內選用本府

雖為散府緣直隸行省若於本府請俸司吏內選充滿日依例求敘本省議散府司吏請俸六十月之上選充本府倉庫官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以上與吏目未及者務使七十月之上至九十月選充一界者年四十五之上與都目未及者院務提領內任用吏部議湖廣行省所轄散府司吏充倉官合依河南行省散府司吏充倉官比總管府司吏取充者降等定奪省准 大德十年四月吏部言伏見京畿并都漕運司所轄倉分見設司倉人等作弊不便蓋百司得人則治非人則廢况倉官之職所任繁重雖取其人多於有過人內選取殆非長法如歷錢穀人員所犯欺詐情罪若復置之此地適足以長奸滋惡為弊尤深牧民之間犯贓亦可以迴避此職今後須以無過之人遷充使其人各知錢穀為國之重亦足以有所懲勸且每歲銓注倉官願入狀者不能盡用今歲倉官自願十無一二俱於列選人員內提注足見各倉事體雖以用人為本然法弊則不能不變事關錢穀宜從戶部照勘議擬省准六月河南省咨所轄去處除汴梁歸德等腹裏六路倉官庫子攢典照依大德四年咨准定例差設外據淮東淮西荊湖兩道宣慰司所轄路分并斬黃二路擬合一體已經劄付各於大德十年正月為始於州司吏內勾補周歲滿日別無粘帶過犯於路府司

吏內委用庫子攢典於縣司吏內勾補周歲滿日別無粘帶過犯轉補州吏無州路分所管縣分上名司吏內選差依上轉補遷例委用者雖有役過月日並不准算除已劄付淮東淮西荊湖兩道宣慰司并斬黃二路依上行之省准 倉庫官陞轉例 至大三年三月尚書省判吏部照先奉中書省劄付通州河西務等倉六月一日齊界交代在都倉官三月一日齊界交代又元貞二年六月奉省劄通州河西務等倉每歲所收粮斛不下二十餘萬擬陞一等任迴交割別無短少減一資歷陞轉在都京倉每歲所收粮斛五萬石之上擬陞一等大德三年六月中書省劄省倉所設正官例合陞等減資周歲交代緣各倉官禮任月日不等同例齊界一例交換所歷多寡不同倉官齊界得代所收粮斛別無短少應陞等者七月以上照依元除陞轉六月以下擬減一資近於至大二年九月內省議通州河西務在都京倉官從新銓注已於是年十月初二日禮任將見任者俱各截替部議除在京倉官已歷七月之上照依舊例陞轉其通州河西務倉官俱係陞等減資人員自至大二年六月之任至十月一例齊界截替上曆五月若比例不陞卻緣各官即非病故終是截替又兼已經陞等難議回降若交割別無短少照依已除陞轉擬不減資似為便益省准

四年九月戶部言據萬盈廣積兩倉申伏念國朝治民之本禮樂為先富實之源錢粮為重竊見本倉官員俱係常選所發自至大二年十月蒙尚書省遷充前職至大三年正月齊界之任經今半年之久所收粮斛倉廩盈滿竊恐經年燒折發變倘有失陷屋動退陪輕則斷罪重則破家由此論之不為不重又緣出身通例擬二周歲為滿交代別無短少止陞一等不理月日禾林倉官二年為滿例陞二等所歷月日又同初任通理大都京倉官員自三月一日齊界禮任通州河西務倉六月一日齊界之任俱於七品以下流官并各衙門兩考令譯史宣使人員許願入狀然後銓注周歲為滿入倉陞一等任迴又減一資通理月日及豐實倉每歲收支粮斛不滿三萬依前陞轉減資竊緣上都萬盈廣積兩倉北連沙漠地接禾林迴遠酷寒之地周歲出納少者不下三四十万餘石比之大都倉分所收粮斛爭懸數倍實是優劣不同如蒙照依禾林倉例陞二等唯復比依大都京河二倉一體陞等減資不為偏負本部照擬大都京倉各收粮斛數少周歲為滿例陞一等惟上都迥酷寒之地廣積萬盈兩倉每歲出納粮斛三四十万石不為不重惟見任倉官又皆流官常選即非留守司保用人員及以二年為滿止陞一等不惟優劣不同又使廉慎無以激勸

上都兩倉合依大都京倉之例周年為滿別無粘帶短少陞等減資似不偏負中書省下吏部議各處倉官陞轉通例行之已久今上都兩倉雖與所指倉分各掌事體不同緣係酷寒之地量擬照依舊例二周歲為滿交割無虧更無過犯於應得資品上陞一等歷過月日今後比例通理省准

皇慶二年正月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言近為屯儲府所轄通濟等四倉急闕收受子粒倉官本府所轄迤北淨水等三倉俱係上司遷到常調流官今據南屯四倉照依迤北三倉例銓注常調人員唯復於本道解由到司錢穀官內就選依例通理月日或候秋成於大同等處屯儲軍民總管萬戶府見役屯官屯長內不妨本役輪番差撥收受周歲交替官民長便本部照議南屯倉官若於長選人內選差南陽洪澤芍陂等屯別不曾別設倉官又淨水等三倉所受粮斛俱係有司桑棗和糴亦與上項倉分不同如准本道宣慰司所擬每歲秋成從本司於大同屯儲軍民總管府見役屯官屯長內摘撥收受下年相沿交代庶革擾民之弊省准 延祐四年四月江浙行省咨各路司吏歷俸已及兩考在後選充五万石之上倉官一界如無侵欺粘帶合無將歷過倉官月日比路吏一倍折筭歷五万石之下倉官月日以二折三考元設路吏俸月通理九十月照依見俸遞

降通例。歷典史一考陞轉，惟復五萬石之上者，比同考滿路吏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萬石之下者，於典史内添一考，依例遷敍，庶幾勞逸均平，人不避難。部議，合依江浙行省所言。各路見役司吏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五萬石之上，如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萬石之下者，於典史添一考，依例遷敍為宜。省准。八月十四日，湖廣省言：常德路易罪先充澧州路司吏五十一月。大德九年補倉官一界，遷充常德路司吏，通理九十月。令次奉到吏道出身新例，不見所歷倉官可否准理。又興國路中路府倉庫官，俱於本衙門見役司吏内取用，掌管出納錢穀，責任至重，無可養廉，出納之際，稍若取要事發，依例斷黜，令止理實歷月日，已是偏負。部議，湖廣行省倉官既於見役請俸路吏内選充，宜從江浙行省元擬。如係路吏歷俸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一界，別無侵欺粘帶，准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遷敍。庫官周歲，如無粘帶，准理本等月日，考滿，依例陞轉。相應。省准。元典章雜職依前致第品級遷升例　派官内選用者，任廻理派官月日。　元擬雜職人員任廻雜職遷升　平准行用庫官任廻職一資歷。　塩場司令丞管勾任廻職一資　通州等倉官升一等職一資。　通州七倉、　李二寺直沽二倉、　河西務七倉、　京畿等十五

倉升一等。　豐潤等三倉職一資。　各衙門選用人員任廻本衙門所轄敘用。　匠官院長至從五品止於匠官遷升　管辦錢穀官諸雜職人員例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定　一辦課分為三等　上等充提領。　中等充務使。　下等充都監。　一辦課官升轉一周歲為滿　都監三界升務使。　務使三界升。　提領三界升受省札錢穀官。又歷三界，於從九錢穀官内任用。　諸雜職人員，比附院務官一體升遷。　塩鐵副管勾　相副裝查批引等官　諸衙門倉庫塩教等監支納大使　資品錢穀人員例

五千定之上提領正七，大使正八，副使正九。　二千定之上提領從七，大使從八，副使從九。　一千定之上提領正八，大使正九，省札副使。　五百定之上提領從八，大使從九，部劄副使。　一百定之上係中等錢穀官，設提領大使副使　五十定之上設大使副使。　五十定之下設都監

倉官窠闕　監納正七　大使從七，副使正八。　京倉一十七處　千斯　相因　豐潤　通濟　廣貯　永平　永濟　惟億　盈衍　豐實　太積　廣衍　既盈　既積　順濟　万斯南　萬斯北　都倉一十七處　有年　樂歲　富有　廣儲　足食　太盈　盈止　及秭　充溢　崇墉　迺積　永備南　永備北　廣盈南　廣盈北　李二寺　直沽

倉官前後升等例　至元二十六年十一月，呈准升一等，通理月日。至元二十九年五月，呈准在都通州河西務直沽李二寺等倉，應得資品上升一等。如本倉別無侵欺短少，再升一等。歷過倉官月日例不准算。元貞二年六月十一日，呈准周歲為滿，内通州河西務李二寺直沽倉升一等除授，任廻職一資。在都并城外倉五万石之上升一等除授，一万石之上任廻職一資。　大德二年三月，令史揭積承奉省判，本部所呈擬到京畿都轉運司申各倉官，依例交界于后。三月一日立界交代倉一十一處　既盈　相因　惟億　豐閏　永平　通濟　廣貯　豐實　既積　万斯南　万斯北　七月一日立界交代六處　永濟　千斯　盈衍　大積　廣衍　順濟

選差倉庫人員　至元三十一年，御史臺啓奉中書省劄付，准江西行省咨，該：先為各處官司差税戶充倉庫官攢典庫子人等，放富差貧。本省與行臺監察等一同完議，得南方税家子孫相承，率皆不曉事務，唯以酒色是娛，家事一委幹人。歸附之後，捉充倉庫官，並不諳練錢穀，又不通曉書筭，失陷官錢，追陪之後，破家蕩產，虧官損民，深為未便。如蒙照依本省移准中書省咨文事理，今後各路倉庫官大使副使擬於見役府州司縣吏典史内驗物力高者，指名點取。如有不敷，本省立

格差取倉官，已後告開司吏典史内有物力之家，仰一體選差，似革官吏貪饕之弊，亦絶百姓破家之患。今將吏部議擬倉庫官出身定例，開坐前去，請定奪回示。除已依准江西行省所擬，另行外，仰行移合屬，嚴加體察施行。　一本省於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議擬到廣濟庫提領大使副使并各路倉庫大使副使及平准行用庫副各各出身定例，開坐移咨去後，於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初六日回准中書省咨，該：送吏部，逐一議擬到下項事理。

倉庫官例　大德八年七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吏部呈，腹裏至元二十五年呈准，各路司吏實歷請俸六十月，吏目歷兩考陞都目，一考陞提控，兩考陞正九。若路司吏九十月，歷吏目一考，與都目餘皆依上陞轉。議得江南提控案牘，除各路司吏比依腹裏路分，至元二十五年呈准定例遷除，其餘已行直補，并自行踏逐，根脚淺深之人，自呈准月日立格，實歷案牘兩考者，止依至元二十一年定例九十月入流。未及兩考者，再添一資遷除。例後違越勑補之人，雖有役過月日，別無定奪，本部參詳，各路及考并滿考司吏，員多缺少，於内亦有選充倉庫大使副使人等，若便照依先例擬陞提控案牘，都吏目内定奪，恐與新例差遲。咨請定奪回示。准此。照得至元二十九年，吏部呈議得各省既於各路總管

府請俸司吏内選取廣濟庫副使即係出納錢穀之職參詳如司吏請俸二十月之上及一考者選充一界滿日別無粘帶年四十五之上與吏目年未及者院務使内任用如四十月之上至六十月選充者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之上與都目年未及者院務提領内任用七十月之上至九十月選用者一界滿日年四十五之上與提控案牘四十五之下於巡檢任用又各路倉庫大使副使弁平准行用庫副使䟽於各路總管府司吏内選充滿日別無粘帶正令驗貫歷司吏月日諸倉大使比附廣濟庫副使一體叙用其餘副使八員降等定奪如元歷司吏月日淺短詳移轉又充副使一界依上遷除已經移咨本省依上施行咨請照驗准此照得各處錢糧造作責在有司管領各倉有正官提調每歲取勘認狀設有虧欠看落追陪其倉庫官員在前供係各路自行選差近年以來本省銓注中間恐無抵業設若侵欺錢糧追究無可折對有累官府深為未便省府仰照驗令後照依都省咨文内事理於各路見役司吏曾受三品以上衙門文憑歷過錢穀官三界相應人内從公選用有抵業無過之人充倉庫官滿日依例升遷施行

倉官貼補庫官對補　至大二年九月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付撫州路申准總管王嘉謀關該近奉省劄臨江路總管万少

中言司吏先充倉庫官重役滿替給由到路不行從優先行定奪却與𠛬補人數一例挨次守缺停閑數年不能遷役倉官已有養廉分例尚蒙省部定立出身惟有庫官另無俸給養廉又無優升定例莫若令後庫官對缺收補蒙省府依准所言對補相應仰照驗施行奉此除遵依外切照倉官交取秀庫官收支錢帛各任重責利害頗同倉官雖有分例往往因而消折正糧將分例陪納遷官少有得為養廉之資者雖蒙省部定立出身及庫官對補却緣多有在前歷過倉官重役月日未及不該升轉例應貼補及庫官得代在通例之先者𠛬補司吏一體挨次守缺久不得補停閑生受若從令先儘收補相應申乞照詳得至大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臨江路申前事已經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外今擬見中省府議得今後各路倉庫官例於見役司吏内差充庫官歇下名缺須候得替庫官給由到路對缺填補選役外但遇路吏有缺須要先儘歷過倉官重役月日未及不挨升轉之人及庫官得替在通例之先者亦須挨次貼補余有名缺方及𠛬補人員無得攙越合下仰照驗施行

倉庫官升轉　延祐四年十月行省准中書省咨撫州路備大盈庫申庫使張京另無俸給如蒙定俸給祿唯復依湖廣省元擬庫官周歲滿替准理路吏月日考滿依例陞轉官吏俸給已有定例外擬倉庫官陞轉一節本省未奉前因咨請照驗准此送擬吏部呈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江浙省咨各路司吏歷俸已及兩考在役選充五万石之上倉官一界如無侵欺粘帶合無將歷過倉官月日比路吏一倍折筭歷五百石之下倉官月日以二折三與元役路吏俸月通九十月照依見奉遷降通例歷典史一考陞轉唯復五万石之上者比同考滿路吏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五万石之下者於典史内添一考依例遷叙本部議得江浙行省各路見役司吏已及兩考選充倉官如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依例遷叙相應都省仰依上施行奉此已下主事廳標附格例去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江西省咨倉庫官任滿未奉陞轉定例以此參詳合依呈准江浙行省元擬如係路吏歷俸已及兩考選充倉官一界另無侵欺粘帶比同考滿出身充典史一考陞吏目遷叙庫官周歲如無粘帶准理本等月日考滿依例陞轉如蒙准呈移咨行省照會劄付本部為例遵守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通濟等倉元置通濟等四倉秩正七品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正七品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一員正八品　通濟倉　廣貯倉　豐潤倉　豐實倉

豐穰等倉元置豐穰等八倉秩正七品每倉各置監支納一員正

七品大使一員從七品副使二員正八品　豐穰倉　廣積倉　廣衍倉　大積倉　既積倉　盈衍倉　相因倉

老於掌庾　宋祥符九年詔京師官年六十已上勿差監在京諸倉時國子博士雍文戴年六十五受勅上言求免上曰京倉自受納至給畢始六七歲老者此輩一任則老於掌庾矣因著式焉（長編）

記其姓名　梁莊肅公適景祐中監在京倉南郊赦錄朱全忠後莊肅上疏罷之曰全忠叛臣何以為勸仁宗善之擢審刑院詳議官記其姓名禁中自是遂見擢用（石林燕語）

宋真西山集中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鈐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請某陳告本倉合干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改送江寧縣鞫治乃知監倉張鈐持身不謹無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據專知郡雄斛級尹茂顯于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供招監倉張鈐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言監倉張鈐乃令郡雄許以將米受納每石減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人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郡雄等從條斷遣訖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

運司寄納倉張鋪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蔑棄法守縱壞廉隅輒於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罪犯至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贓之吏何所畏而不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鋪重行追奪仍罷本任以為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旨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以贓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印紙不問有無繆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統屬者故往往敢為欺弊考若無人欲望朝廷特賜旨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罷經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旨揮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聖旨張鋪降兩資放罷餘依小貼子内事理施行。

啓劄淵海　熊克賀王寺丞閩倉　對合上心寵命使指爪時何待。天既遣於前期宗告所存地更臨於舊部有識交頌不謀同辭洪惟累治之朝式重均輸之政建官提領皆謂起於熙寧創法貯儲孰知始於景德方嗣皇之圖治宜膚使之鼎來洪惟其官蘊藉醇深規摹閎遠要由殊擢荐典愛藩比賜覲於彤庭特攺頒於翠節總閩封之七聚頒漢制之六條翊是使臺遥如仙府移洞天於春圃飲渤海於秋渠政理餘閒惟賢

者而後樂此儒雅緣飾豈俗吏所能為之屬弭節之云初諒列城之竦動其晚歷末節初試冗倅宜刀乘田厭有牛羊之茁壯乾身夏屋庶無風雨之震凌

賀李朝請閩倉　臨選漢廷總司閩庾告猷前席已聞帝語之褒將命外臺預見民心之悦有識交頌不謀同辭竊以熙寧天子之創規定參異代常平使者之提領特峻他司累朝皆踵於宋模嗣聖必嚌於雅望共惟其官學精探賾才敏撥繁明習憲章翊濟家傳之美緣飾儒雅宜推郡最之良比賜覲於彤庭函寵分於翠節粤封七聚暫專提刑之權華省六聯佇進論思之列某投閑甚久起廢猶新末水假塗嘗獲趨於賓廡建山懷紱乃幸適於使臺。

賀鄭吏部閩倉　露章勇退錫節鼎來漢省高華暫輟銓郎之任閩封與衍式隆庾使之權休聲所同和氣自至切以攬范滂之轡方惠於遠民戴潘岳之輿更將於壽母豈特披澄於封部庶統表率於紹沖共惟其官古學根經高文貫道佐成均之務行風著於士林替司列之曹望深陰於朝路簡求持屏恬養彌堅溶西清而彷徨盍聯從橐循南宮之舊懇懇奉親闕果膺臨遣之榮佇見召還之速某投閑甚久起廢猶新共理非良方奉皇華之政平反是喜尚資錫類之仁嚮仰惟勤劬救苟既

賀胡大夫閩倉　賜覲紫宸分華翠節眷劇部倉儲之盛膺藉條才簡清時郡最之優摧將除指訓辭深厚原隰光華竊以堯湯用心備敕忘於先具漢唐故事制皆重於常平振民當守於前規遣使必嚌於高望共惟其官英姿邁往卓識除空練達典章蚤濟家傳之美布宣條教久推吏績之良昨召對於漢廷亟總司於閩庾節用龍虎暫頫刺舉之權復上星辰佇正論思之職其屬分侯屏寄通使臺不腆緘縢聊奏雙魚之素有嚴英蕩聊迎六轡之華

陸游回江西王倉　光膺宸命出擁使華遥聞新渥之傳莫諭古人之喜伏惟某官器姿閑敏學術淵深清節深然風高嶺嶠之政光聲藉甚已震江淮之間自顧衰遲常交英俊雙魚遠至荷舊好之不忘倚馬少留慚報書之良遲惟祈珍嗇用慰顧言

賀謝倉　顯膺帝制起擁使華雖輿論歡然謂未究大賢之蘊然用人如此誰不知公道之行共惟其官粥貞獨簡貴之資蘊篤實誠明之學早並遊於洛下晚獨步於江東談笑多聞文章爾雅履常應變雖與時而偕行據古守經蓋絕世而獨立風采聞于天下勞烈簡于上心自去清班久安直館付功名於昨夢若無意然頤富貴之迫人恐不逸耳追法官之決事付使郡以優賢曾未踰年已聞報政入膺三接之寵出臨千里之畿明詔始傳吾黨相慶以謂名流之施設當有前輩之規摹班超之策平平陽城之考

下下至於俗吏乃求奇功所願一洗簿書之塵庶幾以稱臺閣之望此自明公之所及豈須賤子之具陳

陳璉通新除宣倉　妙選儒宗肅將使指輟千里惠慈之政靡徇民留司一道廉察之權欲倚君重不獨任聖朝耳目之寄要使措遠氓畿甸之間除目一頒驩聲四起共惟其官受天間氣絕世清標墻萬卷於胸中蘊冰柱雪車之瑩掃千軍於筆下決風檣陣馬之神遂魁璧水之英即展雲霄之步圜橋冠帶風欽夫子之才名秘府圖書久屈仙郎之讎校横經來邸撲拔井墉上方要路以斯登公乃急流而勇退民膺自詭物論未伸出守雄藩万口謳袴襦之詠入騰異數尤重思歸隱之功屬時軫民瘼之尤深分責惟外臺之是賴眷令重地莫若全閩擢摘山瀆海之饒利源寔鉅專發廩賑貧之職事權匪輕以至褰帷問俗而悉藉諏訪之勤攬轡登車而頼有澄清之志凡茲數者時克兼之必特踪通明敏之賢然後可以榮事輿不有發強剛毅之謀則亦無以主風憲將欲遴求於勝任孰如就畀於惟良所以暫勤此行蓋非苟遣願亟馳於四牡副久徯之群情紅腐儲倉行播外府流錢之譽紫泥黃紙徑歸甘泉從橐之班伏念某賦性頗蒙受才謭薄讀父書而談不知變涉世事而自嘆甚迂三世登科家訓有慙於點額一行作吏儒冠深恐於誤身所幸

季子之舌雖存。其如虞翻之骨猶在。斕斑綵袖合朝荻水之帷。冷落青衿勉爲門戶之計。神形徒瘁。官學何成。然而刀雖鈍而粗知激昂。志尚剛而克自抑畏。所以不辭奔走。益厲事功。兩載司征。登壟備精於冗賤。一同歲政。對松企慕於清真。善委身於造化之中。獲受察於照臨之下。駑馬之躬十駕。敢辭奔走之勞。鷦鷯之巢一枝。深有憐嗟之望。

滑數通新除宣舍

顯膺宸綍。榮建庾臺。蕪穀而清香凝函。報廬陵之政。龍節而英蕩輔式觀閩嶠之風。郎宿寄移。使星快睹。共惟某官學根正大。識探幾先。攬秀氣於鄞山。質奇偉高明之見。窺滄波於鄞水。富清新雅潔之文。發馳動地之香名。蜚撰圃橋之多士。屈從悞府。擢眞膠庠。戶外之屨鼎來。廊上之珍增重。雲横蓬島。鞭若鸞鳳之群。日永著廷。飛動龍蛇之字。羽儀王國。模範金枝。蔚爲漢殿之望郎。職是虞朝之考績。便盡咨參二三大臣之論。題肯約選六一先生之鄉。坐嘯黃堂。譽播自服。靜揮白羽。掉鼓不驚。最狀登聞皇華史甲。裒集積倉之社。朱文公之良規。利露舉子之家。趙忠定之遺愛。邇來告弊。復恐泛濫。正資振起之功。知有澄清之志。祇恐星馳於二節。不容澤斂於一方。某猥以書生。初從吏役。㬥習曲臺之學。嘗披方冊之文。師承已採於精微。捷命來親於磬欬。喜登車之有日。將護印以候迎。于步亦步。于趨亦趨。豈但威儀之末。在官云官。在庫云庫。不離職業之間。欲打烟悰。未易殫究。

福建提幹通劉倉

積倉而轄。用光分屬。獲從於其長。幹蠱而古彝。咨移忠膺。莅於厥官。乍選入幕之賓。將歸升堂之籌。師資在望。吏貴異屢。共惟某官秉德鳴謙。開心接約。鍾三光五嶽之氣。獨得其全。勤精乎百家之書。一歸於正。發揮有用之學。踐履可行之言。厥有典常。不爲崖異。自鳴琴而奏最。即蹶馬以摩空。考禮樂於曲臺。竊愧仲尼之薄正。鐵功業於白玉。有貲世叔之討論。佐直寬剛商之教於成均。齊出處進退之風於真館。擁木鐸而吟麒句。肯爲閩嶠之游。森畫戟而凝清香。潛致鈞津之化。鳳書褒美。龍節輝華。獨參豐穰憂國之心。采切深知取予搞山之利以饒。帝曰來歸。民方願借。星占一部。寧容韌惠於一方。霖作商岩。會見傍流於四海。某幼而苦學。壯未知名。馬蹄春風。濫吹南宮之十士。蠹花細雨。貽嘲泮水之諸生。誰謂讀書。不堪畫諾。在官言官。在庫言庫。願揮毫筆之思。于步亦步。于趨亦趨。更觀循循之誘。歸依采切。敘述奚窮。

余日華賀新江西倉陳寺丞（七以）

伏審月紀夏五。暑風清徽。共惟某官肅將陰指。極馭飛嚴。后皇東相。台候動止万福。某鍾禎泓穎。恪布心聲。抑淵典藏。儒栽攬擷。

某申綱寒塡。已動石方。比辰南薰阜民。不審賓履奚若。仰惟譽望日陰風未遠振。二星所次。方拜必臻。更匄上體耳目之媽珍。恣鼎茵之節。佇迎丹詔。入侍清光。共審渙綸克陸貴節。周原郵音一傳。所部千里。雞地靈川后。亦欣欣鼓舞。惟恐惠臨之不速也。敬惟某官姿稟之英特。德量之恢宏。詞華之典麗。政術之疏通。視令名流。無出其右。自騰郡最。妙東淵襄入踐班行。益彰賢譽。輟從鶩序。暫將龍英。光聲所至。一道家福。然驅騎駢翩。當與前驅逢迎於道路。必孤江石望賜之渢耳。與誦同歌。兪言匪佞。

某耳剡聞聲。秀望閭居諸之馳。泛大雖樓吟扮揄。而霄記夏隔。仰戢蔫範。欲近無階。每撫西風。私自愧悵而已。張意幸會。試郡尋易。將以遲恩。奉承條教。平生夙素。慚滿可知。茲趁成期。寄達珂里。使星炳煥。瞻覲匪遙。于百有懷。欽遲拱布。

某資稟熙淺。無足比數。五年班綴。越俎郎闈。自詭外屬。謨恩于郡。屏息田里。偶遇風時。被旨趁行。鵬熱登道。鄉雲布護。中心蚊任。惟是舉百鈞於一羽之力。惕惕然以不勝任爲憂。天與其逢。審適臺治。戢家閒念。少賜寬假。俾孤蹤有所馮依。某倍加自力厲。幾免於戾矣。

某竊聞書以代贄。古今所同。雖情制方嚴。禮不敢廢。輒裁短疏。附之稟劉少仲賀履之牋。塗次染布。蕪額不工。儀屏過目而貧之。幸甚。

某敬問群玉大春。欽想和氣隨軒。福祿來會。訟涂應有委役。巨細悉願稟承。又謝權遭

劉倉監丞（七伐）

伏以金柢中御。涼風西來。共惟某官使指嚴重。疊組光華。列城蒙休。百神交贊。台候動止萬福。某滌消泓穎。恭裁柔吶。仰千藏府。伏冯熏懇。以序省覽。

某日欽未宣。歆復候閒。菌鼎較平時何若。戢惟天生英偉。出扶昌運。奉天子命。欽恤七閩。方且以陰陽爲役。若毋俟視鑒之請。然區區愛助。尚祁厚其身。以福蒼生。顧典司服御者留意。

某官高明之資。彈治之譽。鯁直之操。雅健之文。在當今爲第一流人物。粤繇迪簡嫡歷清華。議論風猷。國已動晃旒而聳措紳矣。虎符課最。龍節觀風。選擇既精。譽望益峻。欽泰華之雲而垂覆。岑朧猶也。其施克而大之。以澤四海。善類所同樸。某惡夫佞者。公言以之。

某跡遠微蹤。胃昧趁成。陟降墻圮。騎望典刑。不自意料大賢存記于其深。賜之坐問。勞先世眷遇有加。縣爾衆辭。卽許之任。殊非屬吏之所當得。慊衆昂激。銘篆莫窮。千百謝私。姑寓万分之一。

某縣溥之資。無以癒人。料條所拘。俾司征市。撥歷走俗。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庚寅交事。麻川一關之市。數百之家。僻處山樊。號名爲鎮。東有後山。西有江坊。廂有崇化。北有長平。商賈貿易。皆萃於斯。鎮居其中。讖征所不及。莫敢誰何。所倚辦者。紙劄瑣細而已。終日坐曹。錐刀是計。總其日入之數。難充月解之輸。退省跡庸騃。覩財計瘝曠之責。必不能逃。隻身

僑寓。屏息跧踕天。侈其賜獲休英蕩之下。所冀矜容。偕加覆護。匪懟伊教溉以餘波。使斷潰絕港中弗致如眢井之涸。則万折必東。不敢忘滄海之恩也。偕躡徐誠。偶楮不任戰懇。　某屬部委吏。不敢犯分。借中星臺閣斬蕪寧之門。　某切恐下鎮。偶有匿冊顧彈駕絕。以勸事上者伏乞鋒布。

道闕倉劉監丞（七阦）　切以行夏之季。歌風之薰。共惟某官瑞節。焜煌澄清得體。明靈叶扶台候。動止万福。某致陶煉精惆滌槃翼積。從門下舍人。舡典藏闕。伏祁矜省。　某實諏動作。申布在前。歌惟一道福星。列城司命。民頌其德。吏畏其威。百順之祥。以尝以集。俯仰際墻。清寧無閒。日用飲食。何有於我。鼎茵善頌。何所措詞。甚用是慊。悅自失。　某前歲趍調寄俚鐸律。仰恃平家子姪之契。遂有登門望履之榮。伏蒙薰慈。畧去位貌。執贄還贄如敵已。然門勞之勤。欲鯢之渥。銜戴感意。肺腑輪囷。忽遽覃違。再見夏杪。尊慕道誼。如彀車辰斗。朱審少昧所鄉。惟是位畀人下。箋謝缺然。每謂名分穹壤。禮之大者必簡。敬之至者無文。惟宜慈亮之。幸甚　某官英姿勁特。直氣橫陳。見於文章。蓋其土直㮚然。忠義塞乎乾坤。厥令衣冠指為宗匠。是宜晃旒結知。在庭莫望紬書石室。涉筆成均。月拜旬除。跬步禁從。孰謂歙救之寄。乃煩慈惠之師。剗昔之峯邑。近之分符。今之建臺。不易。所

部。豈非福星照臨。自有分野。時雨滲漉。靡限封疆。政恐宣室興思。曹裝行趣。七閩人士。不能久私惠澤矣。　某寒鄉晚出。無所知解。幼佩父師之訓偶蠳世科。憂患叢中。十年不調。雖荷諸公過聽。文劄于朝。迄以資淺人微倍費造化。自知既審。亟叩銓曹。偶得今任。退嘗委吏之職。會計必當。臥守必公。商旅必寬。吏設必捉。叢此數責。孰謂書生之可辦。戊期既及。淵冰在懐。天相其逢。密拱華節。昕夕得以奉承條教。武蒙閔念。少賜寬假。俾孤蹤有所馮依。某十駕自力。或万分有一及。民莫非門闌之賜。冒犯威嚴。某當署戰臬。　某竊謂以畀事尊。進必有贄。非假声畫。無以自見。駢儷一通。控叙情素。惟是學殖將落。言久不文。覥獻煩瀆。上干覽矚。某不勝震慄之至。

某屢竢下吏。分有常守。不敢瀆申呈臺王帽之敬。某職在奔走屬部之内。感有驅使。奉令承教。無敢不力。　與江西陳倉（七阦）　伏以梅澤尚閟荷風生涼。共惟某官對越龍光。疵嚴柱柳。山祇川后。夾載厲祥。台候動止萬福。某頓首奏記。仰溷中涓。切祈財幸。　某中調鼎衣。已厳右畫。比辰琴風未薰。敢再拜以諗台履之詳。仰惟德駿。望隆天相。人詠宜有百順萃于一身。更冀酙酌陽明。珍調滯瀝。上副九重之眷。下符四海之望。某勤惓有構。　某官與學家傳。遠猷天賦。發結前旒之眷。亟登清切之班。勇退急流

屢膺睿眷。聲華赫奕。績用著聞。虎節龍光。來臨江右。貫德廣惠。浹洽民心簡在帝衷。踧恩易地。三輔去天尺五。結綠絢上禁林。當不俟建臺而召節下矣。　某涵泳道德之光。半生轉徙於宦路。何往不竊蒙胄之賜。獨願一望符采。無因而前。敢意天闕際遇。分憂江浙。獲交容察。其為忻幸。當如何耶。郡星炳赫。行矣騰觀。景慕之私。教條之奉。悉存進拜。勇序悃忱。併丐冰照。　某孤遠之蹤。杖能亡以齊人。五載班行。代庖粉省。外膺自說。過分得州。跧伏田廬。遂性魚鳥。瓜期偶及。被命趨行。冒暑間涂。勞劬万狀。清拋所蹔。挈累苟安。惟是一羽百鈞。應弗勝任。若涉大水。未知攸濟。閔存不替。匪懟伊教。俾迄迍邅。歎不知元。涉筆紓情。汗流竟趾。　某冒玭一箋為通名謁者之計。徐次參布。荒累借請。復以剸劄。多儀簡脫。負負得辱。攬撫幸甚紫府德聚。共料即日。若蒼若艾。嘉釋華隱。訟涂應有委役。巨細拱峡。順指。　又代賀江西倉陳郎中（一阦）　伏以新陽來復。曉霜護晴。共惟某官提馭戒嚴。龍光狎至。璇穹佑孚。台候動止萬福。某共審蕭將隆指。趣覲嚴宸成命誕敷。留中可卜。載惟某官。貴名揭日。直節抗雲。琛學偉才。實為世表清規懿行。自結主知。入直粉闈。出典名郡。見於施設。績用昭然。上念遠民遴選膺使。而執事實屈臨之。其惠大矣。然民徯其來。士欲其歸。中外爭賢

若為應之。蓋亦一閲其境。快别窾歗。然後結綠絢上禁林。行繼先猷。均福寓内。某粤自首夏。倏忽又見冬序。邇若仍屬在望。宋芘全存。眷戀盈懷。耿耿不寐。接聞三節趣行。建臺有日。私心自幸。以為他日震風凌雨之託。舍門下其誰歸。俯伏賓廡。拱布畀悃。并下遣遠之拜。欽遲齋宿而前。僭匄块兆氣機。全玉體。府上副除嫓下慰具瞻。朝夕損文。奉承惟恪。不敢屢楮上瀆威尊。渾府仙集。寅料即日盛德昭融。百順翕襲。仙遊武有要束。絜已以聽致寵。　又回新江東倉張郎中（一阦）　伏以春序維新。物華萌動。共惟某官龍渥鼎來。摽望益峻。穹祇葉扶。台候動止萬福。某比飭一箋。仰致桼郡之虔。履端云始。又得以交馳善頌之私。惟是生平願見而不可得。使人有冰壺玉鑑之想。私自愧悵而已。忽拜華涵。情旨勤渠。三復以還。一味撕感嗟審易閫中之使節。司江左之倉臺。雖華次小淹。諒芝封日至。自速而近。彰眷之隆。仰惟某官盛名雅望。羽儀措紳。藻翰英文。流傳編載。內而揚休於蘭省。外而課最於竹符。問俗觀風。暫煩攬轡。獻可替否。即聽持荷。某自知衰遲。過叨恩命。晉貳武部。兼官瑣闈。再騰免章。迄閒俞旨。退循非據惕然于中。吹借有初。感刻亡限。有可垂教。願無鄙夷。儼章過儀。非所宜辱。再拜以授來使。然録副威去。其榮侈矣。忽冗報對。不如先辱。未由瞻覲。敢

巽體睿明之知稟真粹之粟益炊正大之業入穗獻納之忠台閣星聚均被春華倍燕陽和之祉日邊委屬敢不歡承縉紳淵源冀茂良賀陳倉

伏審光膺宸綍就擢使華分外臺判舉之權爲列郡循良之勸昔鄱四達風采一新共惟某官樂易近民忠嘉傳世威行群盜豈容湖海之弄兵治最列城已見穎川之賜璽雖升華於延閣尚欽惠於偏州逵茲寵除稍慰公議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郡邑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始使裕民極九万里之遠以持扶行將遇主雖仰幸容州之芘悉遂成過闕之留更冀保綏以副瞻祝　又賀錢倉

伏審出綸誤命擁傳觀風光被光華舉深聞懌共惟某官風猷宏毅材具敏明其然爲吏之師藉慰生靈之望握蘭旰錦眷注結於九重森戟凝香歌詠騰于千里盡還禁近益對龍光來動繡斧之行實欲雲霄之步豈以嵗惡民流之後方知痛定病去之初低回德星究盡民瘼安田里歎愁之俗昔存不翦之甘棠講春秋斂散之宜茲見有餘之游刃第虞桑蔭之未移已促芝函之鼎來某引去未能素餐是愧催科撫俗曾何善最之可書受察以身所幸庇庥之有託　又賀劉倉　伏審荒政上聞晴廥肆寵綸書下布進秩疏恩凡在按臨率同欣懌共惟某官清時使表當世吏師羽儀昔振於天朝車轡久留於江國屬時封部適際荐饑總闓闐斂散之權惠無不徧究勞來還安之實民獲更生春言莫大之勳盍有非常之拜雖休奕極渥初何爵級之足云然簪筆持荷當見語函之相繼某居懸尸素亦冐寵光有功見知喜戴賡於四牡因人成事切自愧於群公　又賀劉倉　伏審顯膺宸綍榮擁使華總均輸之利以裕民操筦榷之權而富國輶軒及境輿頌載途共惟某官敏識造微高文行遠學殖徑臻於閫奧筆謀自肆於波瀾入總銓曹久矣群才之區別道參宰掾并乎百度之均調方將騰踏於高華姑使踐揚於中外屬更法制尤賴仁賢某顧如跬蹄之跳亦在驅馳之始得待同朝甚喜猶託周旋不遠千里而來復茲連舍尚祈保毓佇聽召除　又賀沈倉郎中　伏審擢自郎闈更持使節臨軒諭責極漢詔之丁寧入境宣風舉閩人之鼓舞惠庥所被和氣以敷共惟某官衢重裕和高明博達學窮聖奧吞雲夢八九而有餘播落人間比太山毫芒而尚少自延登於烏府常挺立於赤墀藉甚諸公之間凜乎君子之守吾有李勉臺綱弛而復張誰諭仲卿士論翕然歸重眷懷方厚眷處甚修亟從省戶之嚴榮被輶軒之選惟本朝垂法以斂散欲列郡視時而重輕任苟得於仁賢利可均於農末舉三十年之通而制用雖藉斡旋極九

万里之遠以持扶豈容淹久趣上裕民之謀遄歸應聖之聯某厄職郡僚亮員部屬青衫漫仕雲泥雖隔於升沉黃卷遺文草木尚同於臭味載傳褰薄已分湮淪歷官八閩之餘託迹二天之下取所長而棄所短儻幸既收思其始而成其終益當奮厲任言匪茹愧汗奚勝　又賀王倉　叨被招除摧司漕計出闕而稱使者仰戀臨遣之華及境而訪寓公書有俗諏之地共惟某官才優黼黻業茂經綸奕世風流江左得諸王之舊清時人物斗南推一狄之高怒飛不礙於鵬程肯綮屢空於牛刃遠畀外臺之任益隆當宁之知樂靜好閑容與姑安於祠館振淹拔滯翺翔即上於禁途某業仰高風行依巨庇首辱相先之問深懷不敏之慚　又通廣東倉

茲者被命爲州涓辰蒞職整冠而賓韶石悵遙遠於治臺佇杯而說番禺猥託閈於幕府顧惟非據仍愧相先適明公來持斂散之權而賤子獲託交承之契才微責重豈獨幸二天之依意厚情親庶幾效一日之雅共惟某官懋純許國豈弟宜民推廣九重欽恤之仁深慰百粵要荒之地韙詡翔周旋甚久朝廷蓋已深知齊相國清淨無爲獄市自然不擾佇聽詔書之旁午遂蹐禁路以翺翔尚冀保嗇以副傾頌　徐湘賀廣東倉岳郎中

伏審懷雞舌之香而宿應火商帝心攬輶車之轡以宣風茂膺天寵縉紳相慶原隰有光共惟某官兼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科濟明允篤誠宣慈惠和之美惟象圖煙閣臨淮推第一之功故鶴在雞群延祖有不孤之託屬聞衆正之路而杜枉遂蒙十世之宥以勸能載弛官情大起義烈入而青被昔爾后之謀猷出則繡衣送皇華之禮樂刻惟赤米白塩之寄負辰紅蕖綠水之遊想應南海之檣快覩使臺之節餞桑陰未徙恐已歌四牡之來庥剡亟宣行遂正三槐之位某誤恩乘障末學面墻企明命之發中動歡顏於庇下拙毫進牘敬修卬手之緘膝笏引舟將展望塵之拜

又賀廣東張倉（自郡守而遷）　伏審麥秀兩岐方播樂不可支之詠郡車一乘忽歌周爰咨度之詩十行之細札自天五嶺之懽聲動地共惟某官軻雖仁義稷契忠嘉羅列宿於胸中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揮千軍於筆下如日光玉潔而龍翔聘雋軌以橫馳膺前旒之特眷擁皂蓋朱幡而作文章太守向青山綠水而爲風月主人威名草木以皆知姓字屏風之久錄白塩紅米使臣始遂於皇華青瑣黃扉公于合居於天上某誤柱下之界付吾山岳以動搖六轡沃而馬載馳邅起軌轍之慕大厦成而燕相賀敬修奏記之緘　又賀廣東葉倉（自市舶而遷）　伏審金山珠海騰收必倍之功紅米白塩就易惟新之命尺一書來從天上十四城迸聽風聲共

惟其官屬鳳池上之鳳毛龍馬廄中之龍脊慈祥豈弟素安仁者之仁臨籍風流自是相門之相深然清德籍甚香名出幕府而持旌麾播儋州之謠頌交海舶而溢犀象致南摩之充盈妙簡宸衷肇遷庚使雖皇華之禮樂言遠而光然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見迎鋒趣召問宣室之鬼神際戴奮麗傳當家之衣鉢其全科是守王節鳥依惟二天既與一天之臻則南枝必先北枝之暖大厦成而燕相賀悵莫登門喬木遷而鶯其鳴願言推轂 又謝陳倉 山用虎節澤用龍節遥瞻使節之光華調合竹符兵合銅符俯愧守符之忝昧六轡在手既喬馳驅一鏡當臺曷逃妍醜不聞風驛印以遠乃撰日東裝而前且將斂板而事上官敢不小書以通下款忝惟某官藍田生玉滄海遺珠仁義禮智之根心充實輝光而有大伊尹天民先覺將以道而覺斯民孟子命世大才謂何才不用于世一孫施霹靂之手兩同鵠絃歌之聲風月平分谷與予勾曲神仙之宅榜橋謠誦歡騰於大江東西之州香名薰閭閻之九重治最奏穎川之第一光被禮樂皇華之遣小勞錢穀細務之親凜凜綉衣刺史之威動山岳陳陳紅粟曾徐之庚如京坻春山處處槍旗炎海村村烏卤盡是重利輕離前月買茶之客寧長聞韶忘味爾來無塩之人使管蕭之功有以足國裕民則充湯之具何憂七旱九潦纍纍丘山汸汸河海爭觀儒術之行鏘鏘鸞鳳濟濟鷺鴻趨上國行之寘伏念某書惟父讀學於壯行固知政猶琴絃千慮豈無一得其素才如機緣尺短寸長豈其害再承流必不上孤隆委迷矣二千里極東之界不勝朋族趨林麟宗歸海之心富哉三十年通計之儲尚託山藪藏疾川澤納汙之庇 又賀淳倉 伏審榮被泥封進除星使虎符坐嘯方作中和宣布之詩龍節觀風已有慷慨澄清之志列城交慶百吏知歸共惟某官學擅儒宗望隆人傑守數世傳家之清白裴一時仕路之聲華王畿方千里之間才高揮麈判史古諸侯之任治極循良果膺攬座之知增畫繡衣之寄雖爲直指送之以禮遠而有光華恐不淹屑變立作相置諸其左右其初無三異謾試一同衆賓修維梓之恭今後托甘棠之蔽大厦成而燕相賀莫厠于飛六轡沃而馬維騏徒瞻載驟傳誠賀廣東岳倉 伏審擢自名豐肅將隆旨依九重之日月親承臨遣之榮行五嶺之封疆益見光華之遠先聲至止和氣薰然共惟某官人物冠於簪紳家聲赫乎夷夏維先少保乃國長城既已翊皇家成再造之基又將指中原爲長驅之計大功未集淚常滿於英雄之襟嗣賢復興天寶扶於忠義之胄業由儁望寖結隆知出鎮名邦藹藹魚符之政入聯畫省堂

堂玉筍之班方高步於青冥遽請持於翠節于今廉按從昔宦遊旌旆來臨頌覺江山之改觀風謠素習靡勞原隰之周諮恐軺車方發於日邊而召馹已來於天上某寒鄉晩進太學諸生苹勤偶得于一官憂患不堪於半世自濫充於醝幕已兩換於歲筒何期幸會之來待在使令之下振窮途之坎軻不無望於崇墉回末俗之淪胥益有光於公道其爲欣忭罔究編摩 余日華賀江西倉卓編脩 伏審踈恩中家司庾外臺紛紫氣以度關方應手撼之次煥皇華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巡覺屬心虔悅翹首共惟某官文華國典學探道原悉度冲融秘金鍾於清廟襟懷洒落印玉鑑於寒潭自奏最於一同即躋榮於六院麟宗設屬風資董正之功鴻樞東係懋著編摩之績將立登於要路乃勇退於急流眷洪府而西十一州君德毋難於下達去行都之遠數千里民情尤壅於上聞昔鳴惟室之鼓今攬范車之轡黃童白叟喜曾沐於恩波翠巘奇峰亦歡迎於游節德望既崇則人心素服習俗已熟則教條易孚蘇澗瘵於一方必有殊尤之眾調盈虛於諸郡全資宏遠之規倚需詔下於九天即見位超於兩地某一麾濫竊百適易盈耳方屬於鳴騶情實隨於賀燕判史之天獨二歎恃同登諸侯之地方千顧闔未效欣章采切恭濡莫周 謝浙東陳倉 麟臺涉筆第深悅悁之慚虎渡分符獲在按臨之下未覺二天之遠已恨十年之遲款露斐箋往壓消史共惟某官英姿玉粹威德金聲直節清規人物元祐之上高文大冊典刑蘭齋之餘深步武之莫量聲聲稱之甚偉自秦功於畿甸即典勵於路門勇退急流荐分牟判中和布政稔聞撫字之良禮樂龍行益見光華之遠屍痒櫛垢嘘枯燠寒盡蠲饑饉百万之需何憂赤地三千之旱米自天而錫命爰易地以疏榮趣裝西浙乘軺東浙共喜長安之日近咸瞻益部之星移分使而用虎龍式展澄清之志回首而憶鴛鷺種歸獻納之班某粟賓弗穰涉世尤拙滲朝五載無補毫分得請一麾遽叨臨遣偶戍期之甫及被檄責以趣行風雨不動而俱有歡顏怦怦懷在望雲霧豁披而爭先快觀踴躍實深惓惓有懷喋喋罔既 又賀江西倉陳寺丞 伏審中家疏恩外臺將命雲霄鳴玉昔聯清切之班英蕩精金今見皇華之遠凡受容袋悉倍忻愉共惟某官命世挺期元精鍾粹泰山之積擅參天直幹之高俯平興之淵傍睽水方流之異魏科拔萃榮路行趨娃名大錄於御屏步武盡躋於從橐入陪御月仰若流錢出擁使星督莅攬轡惟郡國斂散之法實朝廷閭閻之權周爰咨度周爰咨詢顧廣求於民瘼雖無甚責難無甚賤行益衍於邦儲小倚澄清立府謹諮欵

平治今雖含我民綴經綸家餝裝秋當見鄉徑登丞鄉㬥自知頑鈍見謂闒跡五載立朝已慚素食一麾試郡遽玷洪恩敢嚴音以趨行胥大著以登道適次鳴珂之里鄰羞載贄之恭披霧而覩青天將快瞻於雅象叢風而知大夏忻有託於帡幪　又賀廣東陳倉　伏審十行渙汗一節蔡州使指驅馳屬五嶺炎蒸之餘人心鼓舞望幾時清冷之來欣馮柔蔓往候前驛共惟某官金山万仞玉海千尋書讀五車物來能名事至能應詞傾三峽人皆不足我乃厭餘鵷筆門以淵停班清朝而山立中和宣布親傳清香畫戟之詩禮樂光華退避東梓南荆之命惟其爵禄於心之不入是以富貴逼人而自來桂戟親被於帝俞使于肅將於王命波軼山嶺貪實五廩實三谷得於卑通倉陵庾塽粟藏九米藏五不勝其儲峙小試富民之儒效要觀期月而政成達天觀閣蓋海桁檣恐不待外臺之建大旱霖雨巨川舟楫已亟致內制之除㬥狀以顯蒙獲受容發久嘆飽厭而不食今知桃李下自成蹊弩矢前驅書見驊騮之開道刀圭點化猶隨雞犬以得仙　余元一上江倉　越去台垣薦更歲筦頑然竊賤又托服驥二天初開敢萌心於覲幸五雲下逮敢辱賜於眷憐切以無求之求者君子之求不德之德者大人之德故在下者居易俟命不至於表已而在上者兼收並蓄惟恐於失人古道不遂此風遂泯陳篇叢記競紛紛而已儻持員納方每落落其難合至於不求而植德所謂創見而罕聞共惟某官學術造於本原政事先於儒雅周情孔思得千載之正傳易法詩葩為斯文之司命巖海山之郡翁然儒衿之歌已著録於玉屏盡歸調於金鉉送之禮樂新原隰之光華雖則勿勞俾矜寡之安集星軺爰止雨澤旁流益寡衰多人不知其欽散揚清激濁迹自掃於貪汙渙然風采之振人甚矣等謙而下士至如頭肩亦賜齒禾懷不效瓦釜之鳴無乃甘破甑之棄伏念某寒鄉晚出贊舍謏聞剡楮三年第見勞心之拙采藍終日不收盈掬之功幸依召伯之棠又被文翁之化粗知義命謹守規繩詎思含靈龜而觀朶頤深戒養一指而失肩背素無長技徒抱拙誠即鹿無虞每見幾而知舍獲會詭遇雖有得而不為封出柏馬之間朝絕蜉蝣之棲維是龍門之舊物庶幾鵷表之光收雖有絲麻寧無棄於菅蒯于彼蘋藻式可羞於王公大道包荒至仁泛愛尚軫溝中之斷未忘䕃下之情尺書賛從事之賢已拜劉公之賜一字踰華衮之寵終希夫子之褒歸向之私編摩難既　又賀江東倉岳郎中　伏審肅膺宸綍易畀使條遠有光華彰九重之眷注潔然風采煉一道之觀瞻轄軒啓行輿捐交慶共惟某官器博而用達才周而識明召虎揚休風鍾世美西平有子可見天心跌修不墜於先獻名實具乎於衆聽頃由縣寀叅蓬朝紳晉儀列寺之華采結前旒之藹雖壞分竹猶昔襦今袴之歌監省繡衣著歡甲獻千之效政輝光於郎宿俄指示於使星大江之東領郡者九地望素雄於諸道封疆實帶於中畿必得時髦乃符民望八鸞爰止已賦詢謀諮度之詩一節以趨宜在獻納論思之地某責丞亡補受察之初披雲而覩青天喜即瞻於雅象如山而託廣夏望無望於帡幪抃蹈之私敷陳罔既　又賀湖南江倉　伏審揉最著條抃禁使節肅周道之轡原隰有光開衡山之雲神人咸喜競躁下秦會是舊賦在於聽聞寧不踴躍共惟某官廊廟之具日星其文濟世惠稆量止韋氏一經之教學該本末要兼孔門四科之稱頃辭鵷鷺之行暫牧海山之郡中和宣布條教簡乎指公節以恤孤獄民祖而惠下不欲而用自足匪懲而吏畏威盡山莫望清峙之巖巖壽水難窮恩波之渺渺愧無益州才子之論欲講德以莫明徒賦少陵田父之詩謂蓄眼而未見盡擧漢家之故事亟還黃霸以處中維時重湖疲瘵之餘上軫九重宵旰之慮歟此大惠來慰遠人川竭谷虛要有兼足之策涇以渭濁請觀激揚之風二選壽昌平糴之規盡揉李琪細配之法俾茲一道私我二天仁者安仁必能蘇於民瘼相門有相行即繼於先猷某自去捿麾薦更歲月何曾記室之間雖拘分守而少踈勝之續斧之威雖日瞻依而周懈惟某很頑幸屬賑臨南國之宗倚餘陰之未改鄉鄉之柳豈一顧之無情抃蹈之私敷陳罔既　又賀肆倉　伏審合兩路使權之重遴選通儒煥十行詔墨之新旋將隆指訓辭寵甚風采聳然大庇所臨勸謠相屬共惟某官聖賢摽徽天地純全巍明月以婆娑有光南服結幽蘭而延佇早徽帝閣論六經於石渠講諸生於館下夫何衆女偏嫉娥眉自是至音不合俚耳風引舟而歸去名與日以俱新題輿之望益隆講德之論遠布以璽書而旌黃霸方傳頴上之徵負弩矢以迎相如尚傒蜀中之寄惟茲盟英深軫宵衣講畫於前雖已息自公料致之擾更張於後要使無以鄰為壑之憂故妙簡於通儒以紓恩於遠服既源流之洞曉宜規畫之一新抑將為根本之謀詎止裕半釜之利少寬憂顧行聽召還矧在庭執喻於仲卿而前席自恩於賈傅某迷違墻偶多閱歲時疎聞置郵之傳奚害迷虛之喜儀雅故未忘於一日則終更庶托於二天　又賀福建宋倉　伏審拜詔十行觀風八郡昇青瑣之舊公則展尊瞻皇華之光民皆吐氣共惟某官才周萬變學洞九流兼縣卿雲委斐聲於壁水上規姚姒獨司柄於文場亟升冊府之

清宮。表貳宗藩之重任。持綱國府、沛若鍾源、攬轡重湖、肆然展異。昔陟星郎之貴、峻躋御月之華。頓已追於雲霄、尚載馳於原隰、推山海懋遷之利、實覇延閣之權、歲比不登。所藉斂散之法、吏非皆善、正資判舉之公、欲迪乃功、敢輕所付。揚清激濁、延邦國以和民、持正守文、宜公侯之復始。某猥叨邑寄、屬在提封。每虞製錦之傷。尤慮半途之廢。折腰而戀五斗、未免為貧。如山而託萬間、尚期免戾、永言頌禱、莫究敷陳、

又賀蔡倉　伏審甄自蘭臺。顯持華節、盍朝欽望、一道稱懷、究觀國家、均視中外、寘之三館、蓋將備宰輔之才、畀以六條、所以布蘇寡之澤、提相表裏、初何重輕。共惟某官、遠器廣謀。凝姿恬懿。劉蕡力陳時政。初不憚於權臣、蜀公首建南宮、尚文要於小吏。方窺千聖之秘。自成一家之言、惟涵養之益深、宜聲名之愈白。爰給玉堂之札。縱觀芸閣之書。錦軸牙籤。無平生之未見、金匱石室。成大典於不刊、何舊章之相仍、俾大意之或歛、輶軒按部、暫福民輿、文石竊思、即照天若某、蚤從文字、久勤韓斗之瞻、今困簿書。迺託蘇天之芘、第慶膺璣曷。副使令。負弩而前、未遂披雲之願、貢牋以賀、少伸布露之誠

余嘉龜賀廣東唐倉　共審光奉王言。就陞使節、星躔重照、覺原隰之增華宗。除未移、訝陽和之擇地、父老識上心之簡注、道逆聞成命以歡呼。共惟某官。識造幾微、學全體用。詞源袞袞、一洗而凡馬皆空。才刃恢恢、四顧而全牛立解、自上潁川之最、已深宣室之思。馳領嶠以觀風。尋番漢之互市、不惟究懋遷有無之利、且明示綏來和動之宜。浪舶風帆。歲果聞於增稅。南金象齒。異寶至而獻琛。投犀之節愈彰、威鳳之翔自遠。果被光旒之眷。遠分英蕩之華、攬范轡以澄清、歌周詩而洛度、道王德意、志安替替之民。視年凶豐、斂散陳陳之粟。豈止裕牢盆之利。固將為根本之謀。分使而用虎龍、式展澄清之志、回首而班鸞鷺、即膺巖近之除、某冐號民庸、初無聯譜、甚矣催科之拙。愧於了事之癡、負弩矢而迎、惟謹偵候人之吉、解印綬而道。故當為屬吏之先。

又賀廣東劉倉　伏審課最藩條。升華使節、聖天子制服之始、慨鹽莢之病民、賢刺史將命而行、覺歡聲之載路。忭懷所託、舞蹈尤深。共惟某官。毓德天全。擅時人望、道關百聖。潛孔師顏。文成一家。饗籍飲卿、貴名日起、愁翼風塲。政所至而甘棠、才益恢於餘刃、剸繁劇邑。何畏乎近親之多貳、化輔藩、平分乎千巖之秀。薦書交上。治行籍聞。盍從容以階升、尚侯藩之外補。巖巖清峙、揩君岫以俱高。浩浩恩波、與洞庭而俱遠。久著御屏之錄。暫膺旁使之求。雖則劬勞鰥寡、正資於安集、送之禮樂皇華、首務於咨詢、澄水鏡以别人才。運丹砂而蘇民瘼、上之所任。

責以非輕。至於倉庾斂散之宜、牢盆幹旋之利。雖由是以富國、曾何足以煩公、第恐九重之興懷、已見四輦之在道。某濫忝一同之寄、愧無三異之書、增虎豹九關。顧埋車輪而問當道、附牛馬下走、待將最章服而揖上官。燕賀之私、魚牋莫既。

又賀廣東劉倉　共審祗拜王言。肅將使指。煥皇華而于隰、已符益部之占。紛紫氣以度關。峭政喻南之觀、光聲及境、書氣排冬。共惟某官。粹德胖腯。閎才閎傑。清規直道。挺松栢之堅貞。大冊高文、緯星辰之膠鵠、見於事業、特其緒餘、劇邑割繁、小試發硎之刃、輔藩貳化。暫施展驥之才。薦書列上。於諸公、治狀總聞於乙覽、爰付乙陵之寄。尤騰循吏之聲。二千石盡使如貢遠、冀發主澤之不降、六七公相望、待結輩、自然民瘼之少蘇、茲膺禮樂之華。實出冕旒之意、父老炷香而相告。野童環節以來。有去其害以利民。核其實以報上、必有設施之效、始為經久之謀、兩使公私。一新號令、以使者司鹽榷。雖歷遠猷。用宰相領度支、況有故事、少須詳試、大展壯圖。伏念某景逼崦嵫。更深泥淖、一麾占籍、曾屬榮陰、千里承流、復依華節。方請及瓜之戍。適聞乘傳之來。曰失任者三、敢速贖滌之咨、我於天有二、尚期覆護之仁。抃頌之私。名言莫既。

許奐賀李倉　伏審出綸天陛。持節江壖、揚周原禮樂之華、衣冠領嶠、展范轡澄清之志、民吏畏懷。氣象一新、適逢胥慶。共惟某官、器資正大。學識深通。本原吾道之主盟、履行特流之矜式。擢陞朝著、大農左學之累遷、進直書林、諴室遂山之增重。俄分郎宿、出燿使星。歲方脫飢饉而向豐登、民亦出水火而安袵席。膺假經綸之手、暫司斂散之權。為時一來。懽聲四起、裕民足國、韋脩平準之書、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少寬憂顧、益簡眷知、褰賈琮之帷。豈容久外補、仲山之袞。佇慶遄歸。某蓬華寒生。跡冷淺識。偶倫能書之首選。濫登仕版之下陳。操刀製錦之堂。僅能塞責。袖手範金之幕。深愧罔功。況非展驥之才。謬領類鄰之寄。惟曲謹小廉。粗知守己、而中屬大學、未究微言。仰撲使之六條、率遵約束。倚孔門之數仞、采切依歸、

陳讜賀福建姚倉　伏審光奉詔條。肅持使節。過家問俗。壯鄉社之榮觀。將毋乘軺極人子之盛事。方圖修慶。先沐捐緣。共惟某官。抱經遠之姿。蘊鈞深之學。談王宗識。蓋稱晉晏之甲。乘世高文。當在軻雄之列。參以大臣之推轂。亟登清貫以彰瓊。六館布聲。仰師儒之絜矩。百年禮樂。佇作者之草儀。尋假道於郎闕將開。津於禁闈。乃祈補外。志在揚清。想聞粵之八城。均鄉閭之一視。究生民之情偽。請列郡之無虐。發廉摘山。小試康時之策。持橐簪筆。佇觀告后之猷。某辱顧頗深。家休統衍。命外臺之寄。就不單其清嚴。同姓吉

人所歆歆庶幾於芘賴。　又賀江西陳倉　伏審出綸中禁司庾外臺英遺鼎來覺山岳之搖動。先聲遠洵增原隰之光華。凡仰英猷孰不聳踴。共惟某官宏才不器。恢量有容。括古包今。盡得簡齋之學。蜚英騰茂。益增相閥之光。自赤縣之奏刀。捷路門之典匭。方安平進。自詭外庸。將煩判騖之乘。仍列司宗之職。中和布政。方推周翰之良。樸樂寵行。亟借漢郎之重。判惟稼政尤重江圻。貯儲以備荒。而常患於其文字。摘以興利。而每艱於登願。必得碩膚之彥。式昭詢度之長。四牡載馳。已膂列城之望。脩門重入。徑躋四某之班。某溢齒宗盟。獲聯王事。一燈共績。正依鄰壁之光。尺牘寓誠姑致小夫之敬。頌詠之至。歎恭奚殫。　又賀張郎中除福建倉　伏審改畀使華。按臨閩部。移遠而近。仰見九重簡注之懷。惟公而明。足膺一道澄清之寄。凡託芘帡幪。舉倍欣愉。某沐眷最深。其書欲抃。敢意西峰之景。重休廣廈之仁。　蔡開賀淮東陳倉　伏審寵發郡最。就擁使華。不易地以觀風。一圻事甚。初建臺而下令。八郡惟然。共惟某官迪哲忱恂。端凝靜重。飽於世故。蔚為庶事之蓍龜。負此時名。真是群公之領袖。身翩翩於江海。志緜緜乎風雲。適再專城。復經換歲。用黃霸之寬厚。撫養為先。躡吳公之治平。轉聞既各與其趣。令收召而孤彼民之望。墊若因畀。將明而畢當路之

仁。負海摘山。豈但廣阜通之利。務農重穀。又將收歛散之功。佇奉召環。徑躋從橐。某夙期雋軌。喜聽明綸。駢語先詒。恍若聆於飛盾。齎函亟寄。愧匪及於報瓊。　又賀史倉　伏審寵發郡最。榮擁使華。輅儔一封。委兄國裕民之政。王畿千里。煩觀風問俗之勤。建臺方初。遮道咸慶。共惟某官夙傳粹學。繼掇巍科。光正勤勞。四世五公而未艾。後嗣文獻。尤流七略之無窮。蚤游周行。蔚有清譽。嚴徐蹤奏。貸聞郎省之間。召杜政聲。妙簡御屏之上。俄自天而于蹕。爰近日以登車。蒐剔弊端。豈但趣茗鹺之課。翦除民瘼。蓋將行仁義之言。佇聯紫橐之高。旋預青鎖之穫。某比聞除目。實揪惟悰。駟召來歸。尚可親於飛盾。駢詞委貺。愧匪及於報瓊。　賀陳倉赴召啓　伏以中和紀序。清澈扶輿。共惟某官。對越寵光。時望粲峻。神職厲鑾台侯動止萬福。某適拜風規。歲月如馳。頃寓都城。時獲交訊。旬外得郡。戰兢里門。南北相望。鱗鴻間絕。尺題寸札。久不仰塵。攬下山斗。尊高雖勤。眅歎而簡慢之譴。其何以逃。當辱重慈。不見責於形體之外。孫存共寒。顧膚芝檢趣觀楓宸。自是九遷。何止一殊。載惟某官。靜知而粹養。晈明而簡遠。踐歎滋老參處益高。飲散奏切。澄清得體。九重東注。四筆從歸。乘雲氣而游太清。從屬車而侍紫橐。展盡富蘊。以福區中。某跡遠之踐。坐需遠以備安患

第。審藉雲陰。近報絲犬被召。期會適至。勤時寒與。曠療是憂。惟慕高賢得時行志。頓頓青雲之上。庶幾憍懞益廣。得以馮藉寬勝。願望橫榮。依拘莫果余惰僭。乞體進用不已之意。弼寒著相來之幾。即奉袁歎。役儀華賁。某贈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八　十八陽

倉（事韻）

宋王君賞耀軒集賀陳倉啓　　叙從郎省出建康臺帶曰湖南九州之歷其生寨遂公為江左諸賢之望宜往周郡嶽后排英蕩以前驅湘靈開光瞽而起舞共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積學易通神三晝曾吞於天上着書擬聖六丁屢下於人間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燧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時更化乃肯立朝鳴鏵壁流恍憶壚亭之舊横經未邸平分講幄之功着庭槃直筆於秋霜省眼閱人才於氷鏡但從平進立要路之津以何難惟不苟因辭光範之門而徑去間有動色而咨惜誰能為王而留行與其員納方鑿扞格於中孰若高才大蠢從容於外況在衡湘之地重裁金穀之權屬弄印者踰時乃出綸而臨遣東南之方竭矣上下焦然西北之事紛然江湖啟齒為時一出覺上隱憂褰帷皆起廢之方攬轡即祈衡之器必有偉舉以竦群觀當貲浮雲固万鍾之不屑蒼生霖雨非一道之衎於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合比奉晰庭之對空臆畫言不知書生之踈轉喉觸諱甘輸三籌而不悔僅竊一命以進身來傍蓮池荀營萩水始仕曰藍武者即初而覘終事長必忠焉故以順而為正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不惟同列疾視其旁甚至上官亦嫌其訐所幸鄉先生之出使符稱門弟子以通名諒家矜念於遺簪必不興疑於枝杼併諸鐘釜之養教脉丘山之恩中人以下皆惡林宗正不免耳國士之遇如有智伯尚庶幾焉

又李倉啓　　出綸閫閾乘傳蒸湘屏風錄良刺史之名就陛英蕩安與奉太夫人之養增輝輶軒部民舞手以交驩屬吏舉杯而相賀共惟某官道高而立於獨器厚而養以冲鄉黨一篇之中從容踐履中庸千載之學出入誠明雖場屋之文而金石可鐫自科第之後而燧火不輟徘徊州縣綿歷歲時所至皆清而人推高在我者大而官無小及改絃而更化乃澤芻以立朝不緣介紹而結眷知肯事撝隨而同流俗屬時有邊陲之警自許參謀長揖出光範之門了無靳色早奏軌於泚水旋坐嘯於衡陽藹然政聲得之道路字民則催科益拙揣士則甘苦與同思溺由溺思飢由飢紅粟活万人之命曰暘而暘曰雨而雨蒼穹感一念之誠以至廷賁咨則北海之樽不空待寮佐則南樓之興不淺醉墨豪吞於星瀨新詩清追於雪竟舞綵袖於輿春遂蔡端明便親之志嗚木鐸於石鼓尋朱紫陽講道之盟豈近世俗吏之能為皆平日學力之小試閩城比鄰人心直願借留因地建臺天意曲為從欲惟是歲荒民困川竭谷虛公將以拯一州着而惠九州人亦以試前日者而信今日蓮峴而業可勝乃賢相之遺規用惺而年不饑亦常平之始事必遵家法以寬帝憂陰德無邊耆壽合延於鶴髮清朝有命宴詩將賀於龍津伏念某學古多拘與時寡偶昔吐危言而對策以訐見排今將直道以事人似狂未醒才踈而意廣位卑而言高幸甚於降境之諸生晚乃為崇臺之屬吏先世同文靖之第一榜待人胱于發光櫂之門通家有舊倘矜濩雲之誼與沾覆露之私事長必恭符佚祭父哲兄之教將母來諗願推仁人孝子之心

又徐倉啓　　糧班郎省掌表閩都公道闕開方觀鳳閣舍人之樣遴蔚何事雖迎軺軒使者之來歎紛墨鄉晉千蕺帥共惟某官清淩冰柱峻埒斗杓去南州鴻于於千乘典刑猶在得慈湖先生之一派傳授菲親更閱理義之多從容出處之際久於補外晚乃立朝緇帙仙蓬夜對青藜之杖横經王邸朝吟苜蓿之盤發揮石室之秘備歷錦巢之清選使其道之少壯則何官之不為昌言諤諤而不苟同直節堂堂而難於進仕之巧者爭趁金張許史之門公獨凜然自詭召杜龔黄之政以安定之學淑于千里歎茗溪之景徹于九重果錫召環乘登緊地不屑枉尋而苟合任持英蕩以遐征維時七聚之區適當多事之日震疊揺撼者方定派離蕩析者未歸白粲僨翔誰與發倉於河內半盆禁簽殆幾為弃於閫中碩鼠不貪不除帶牛之習難革諒已關於深度必可釋於顧憂然聖朝聽斷之方新諸老搴联而嚮用有以中書何無寇公為問者當以吾國即相司馬而咨之磊砢喬松合作棟梁之用芬芳汗竹要垂宇宙之名伏念某讀書不多諧世又寡厭廬校藝踈狂貽怒於要官宗邸横經習慵見嘲於群弟撫壯心而猶在處逆境而甚安念昔為尹幕之遊章奪下宗師之拜曾謂強顏於冷席復從受容於崇臺人憐蹭蹬之何堪天使遭逢之甚巧挽擢之以巨力教誨之以雅言庶乎孤寒得所憑藉有三品筆誰無收名定價之恩持一瓣香敢作噓枯吹生之想

又回林監倉啓　　宸康出綸帥藩司庚見者謂名卿之子肯此盤旋今而後倉氏之官不為卑冗巢遷辰慶倒置先施共惟某官胄子英游情時偉望呼吸三山之秀氣發為詞源雅蒐雙門之家聲不斷書種講聞素官之讚佩服教忠之言翩然斜飛來此小試蓋乘田有職雖素王猶屑為之而治粟名官以國士亦嘗親此毋輕出納可養經綸况當擾場之多

慶正倚積貯以為命自今紅腐必無年饑用不足之憂不日綠綈趍奉嚴入餟幾何之對有如某者見謂斐然仰破屋以哦詩嘔肝不悔俯大廷而對策空臆盡言收科輸鼎甲之三籌入幕之錐囊之一穎比於江西訪芝蘭之交謂於門下為瓜葛之親略相先後以之官表可掌運而託契豈惟暇日共觀鄱侯三万軸之藏祗恐匪觀已預文于七十家之薦林光朝樂軒集代上廣西諸倉啓　封竹東寧勞歡雖於州縣乘桂南海瓩章託於雲天抃躍無涯依皈有自恭以某官崧臺孕秀桂籍蜚聲學宗璧水之盟權重繡衣之賓況法自吏於黄海而利兵擅於熱波二廣不同衆論紛起甲可乙否言各有偏兩路一司事歸至當惟多多而益辦見恢恢而有餘豈容五嶺之遙久留旄節倘聽九重之命即推鈞衡某歷次周功素贊自愧書屢蒙於鶚薦刀素乏於鵬搏叨蘇六院之班獲肖一麾之寵顧技駁水蓋在邊陲有夷獠之雜居復多係檣非山川之衝要地窄舟車罕訟允煩櫂文不足自知謭薄莫興襦袴之謠仰賴惜憐行拜綠袍之賜王炎雙溪類藁賀趙倉啓　平糴惠民願任皇華之屬使麾蒙持權歡踰　華之懿親方析魚符就頒龍節光聲籍甚輿誦藹然某官體道播中見幾迪哲屬尊且近光周室之宗盟政簡而寬冠漢京之循吏所以蓄儲於公望不惟撫字於侯藩天空而日月自高仰聖之繼照本固而枝葉必茂閱燕窗以求賢暫凝坐嘯之香即攬按行之轡八政先於足食農末何傷六條頒以察州官曹皆肅不待奏甘泉之計即當陛文石之班炎因頃年生艱危万狀只緣微口未免折腰薦繚保障不可以兩全簿書期會若何而逃責二官乃身之累疑種種以凋殘方鬧為庇之多心搖搖而瞻邈梅亭四六標準代回淮東糴倉（錫）啓　訢合守荷肅將使指田里之無愁恨厥績茂焉禮樂之有光華此行寵矣恭惟某官入門具美風調不群滋恭維德之基於文無害平易近民之譽所去見思眷是榆邊鬱然棠蔭該自天而出綍不易地而奏帷淮水湯湯式展澄清之志周原膴膴行觀勞來之功某屬蹤於朝莫面以賀五雉之為工正久已懷歸四牡之勞使臣別遷贊喜又代回湖南楊倉啓（九峰）　顧陛薄正政貴使華國方貪賢使服班行之上民尤望賜故資原隰之騁畫繡分光宵衣寬顧恭惟某官性質寬裕材具碩膚觀其不辭州縣之勞固知必為廊廟之器雨著扞城之績去則見思一壓枕塊之悲毅然執權既畢祥琴之御爰膺戎器之除適是重湖羊饑而用不足知之諸洞地大而孽易牙欲其澄清知所斂散非緩寬閑通敏之士難課還定安集之功四牡載馳萬物吐氣笑不黔席不暖了無偷

安邊事之情居有倉行有糧會見節用愛人之學某賀我邇達人撫斯暮見吳山有老大徒傷悲之感曉行湘水願功名留久遠之看　又代回淮東陳倉（孔須）啓　抗辭請外將指臨邊明啓刑書未覺丞哉之負式遏冦虐正觀使者之功恭惟某官秉嚴而裹寬人今而學古孔懷同氣蟬聯歎於有積析獄片言雀雖歎於無角適淮民之飢饉勤周道之倭遲側聞褰帷良多負挾累塞其度斯民求乃取關之點印弄於朝行有無以易光之命某濫司紡化莫贊光華遣我雙魚豈止加餐之字駕彼四駱請歌靡盬之詩　又代回浙東王倉（退）啓　右蝴合符左纖易節田里之無愁恨畫地共談原隰之有光華去天一握恭惟某官學為儒倡政號吏師出守晉陵適楚戳之甚惡猶明召教歟周民於孑遺該由畫戰之香進席綉衣之寵公方念越人之瘠加戚于心上將思王某之文最宜為誥某比方謁入復辱書來四牡之勞使臣行且召矣五雉之為工正猶幸見之唐士恥靈巖集道卓倉啓　伏以仰切万間之覆露膺望六條俯憐一椽之塵埃興司五馬頓小已豈歎弗勉在大賢何所不容休暘二天勤拳尺牘恭惟某官閩山秀孕漢傳派長黃鐘大呂之洪音合登清廟干將莫邪之利器屢解盤根自高擬於儒科雅横蜚於膴仕西山爽氣一歸拄頰之英南紀鳴弦兩鄉字民之效休然聲處旗若發嘉入司路鼓之朝載正磐宗之籌万樞密勿爰資筆削之功歷試盤還更攬澄清之轡報政五月歸心百城褰帷凜凜於古人衣繡亭亭於今日擴若裕國而民不困饒廩平糴而食有餘初花大庾之梅繼餞揚瀾之鴈錯一攸之鼎孝周紫萍翠竹之珍排九閽之雲豈特李秋明堂之計倍檠斗牛之墟行輝輔弼之躔某不學面墻問因竊食春風宗舍素知畫地刻木之羞朝日蒲盤恪守食檗飲水之戒坐閱暑寒之屢變曾何毫髮之万分水鏡在前豈刻畫無塩之可掩洪鈞並蓄庶濫肖吹竽之少安風聞登車攬節之期徒切望塵掃門之願惟拜木猶全之伊邇徒瞻山仰斗之眾深彭止堂集上江倉傅倉啓　伏以歲惡及飢官無委積民貧待哺地阻轉輸倘閒隣邑之可依敢以有司而不告竊以社倉之制本舊之村疃近世以來多歛之州家每當給散之時倍有將運之費然河內之食猶王猶盡移粟之心晉國阻飢嬴氏亦有乏舟之役蓋方救百姓之不暇豈復以異地而為嫌重念高安之支對惎居錦水之窮處自辛卯而後率三歲而一旱故挈鐃之民幾十室而九空一武直於凶年皆仰給於公上審大計其米至費四萬餘斛之多然遠取之州乃歷三十六陂之險既已邀涸之不易復當急泚之可虞雖万戴之為都

與二邑而錯壤儲數甚富至於陳陳乘泒而來不昧信信自可推盈而抹之豈宜捨易而就難况令甲有移那之文而仁人柄補助之政可惟煩黷而不控陳恭惟某官學問不為空言器識足了大事平生有致君之念本究毫分所至以愛民為先此亦稷縣不煩矯節能解倒懸某參檄拯荒畢力兼術幸逢膺使無越人胝秦之心借以尺書希孟子發棠之念仰祈矜恤俯尉彫瘵庶令屬邑之微官能布使臣之大惠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與淮南周提倉啓 叨被恩輝幸同封部屬以道途之伕缺然問訊之儀方冬向嚴所履何似共惟某官高材軼衆美利振民暫乘八使之車即捧十行之召吏祈保厚式副願瞻王與鈞愚藍縷葉賀知袁州樓博士除江西西倉劄子 秋謹仲月風露凄清恭惟某官肅將王命有赫使華寵渥維新清寧叶贊台候動止万福某謹熏沐編摩短削迎詞行軒併伸賀履之悃仰祈炳亮某僭俟茵憑具嚴右方顆忘其瀆獻嗣請邇日台用何似欽惟儒林領袖主盟斯文造物者方啓之以保乂王家貽蘇群品則夫隨特之大願養以正某頋中檮馬某恭審出綍蹤恩乘軺領使任一道澄清之寄總列城斂散之權上眷方隆輿情胥悅仰惟懽慶某郡條維縶無從綴屬部吏效賀喜之誠不揆荒陋輒以儷語敘述悃悰儻沐熏慈特賜流睇豈勝幸甚某恭以某官端粹之行膚敏之材其積學博而醇其秉志剛以本固宜從容表著儀刑簪笏論思獻納以展布素蘊持使者節而惠綏一路民以為小也召馹星馳遄歸天近不夙則莫某企踵以俟某叢綴班列獲侍道德之光玉質金聲盡祛凡陋棨篆迨今猶來謐城吏氣膠轕難高山仰止不替尊瞻而主書之府曾無一字中涸殆若自棄於墻仞者抱愧何以自文所祈宏度有容俯賜矜體某非才試郡亦既數月職業所在固不敢不殫乃心而五技易窮罔知攸濟幸會六轡鼎來遂獲託身照臨之下覆護短拙警飭庸陋實惟惓惓之望僭越有請當凌而汗某晉躡端揆中間崇闕珠星璧月之輯歆惟偕祥積祉時萬時億伏恐弊邑廑有要求敢乞頒下 賀倉改湖南倉劄子 數盈良月候届小春恭惟某官顯畀皇華聿新紫渥簡知采厚寄博具纂台候動止萬福某承之偏城幸密資於帡覆扶誠尺積隋罔候於箴費每辱謙撝特貽損答稍因紛休頗致關踈其如千維北以尊瞻水注東而歸潮衷局難述筆舌奚殫某恭審命出自天恩頒易地建臺分治久宜廉問之威馳傳改轅昭示耕除之眷顧奚中於初令諒震聳於先聲恭惟某官道富經邦學優用世氣全溫厚秀挺特於赤城文挹波瀾壯沸騰於滄海自羽儀於畢路爰領袖於賢關進列

奉常議聖朝之禮樂出臨蕃屛鵠候脈之榜檽既奏民庸宜游帝所少綴金蓮之直游持玉節之雄均塩鐵而視田疇勸農桑而移風俗江西一道已聞惠實之敷湖外列城復畀庾司之寄封熊湘之佳部矜龍泉之深衷財阜民殷雖少愁嘆呻吟之意事煩訟夥式頌咨諏採訪之公權衡斂散之宜水鏡澄清之譽寔為重任宜付通儒埋張綱之輪覺馬部內持安世之橐行矣朝端某側聽新綸第懷大惠移三州之粟初無待於有祈捐五邑之租更亟許於勝奏方少蘇於萊邑乃遽失於崇陰曾是惟愉翻成戀嫪屬靡郡紱莫遂賡揚祗循甲令之文用畧麟賀之禮元寅在序寒氣澌加冀參鼎飪之宜劭迓茵憑之御亟須異數再叶前祈甚分不敢踰莫致崇開之承訓刀當歌竭顧供弊邑之耽囂借潤是慚矜原有望方秋崖集與趙都倉劄 某維膻風掩靄恭合琴萬國靡裕如休有華問某往年戍樓孤角之外待並英遊回首平山柳色幾青青矣釣閒耕寂與世相忘不知公于是監倉實同此歎天落雲錦字偕華星存録陳人深有高誼太阿出匣劃光斷犀方事之殷顧非陳陳相因之粟莫濟屈為倉庾氏聊欲小試轉運使材耶式遏褰綸允務僉屬 又荅趙都倉劄 某伏以稻雨霈然生意蘇醒共惟有實其積國以裕如某不聞問又幾何時矣著氣之酷筆墨為仇有書翩翩愧汗如洗如某不學列屬三雍堂下老槐當有恨色執事者不相鐫砭素之何其以賀也登龍想亦非曉褒綸趣入豈必三年之淹所幾佳御稱秋金玉以俟 唐王昌齡送郭司倉詩 映門淮水綠留騎主人心明月隨良椽春潮夜夜深 錢起贈隣居齊六司倉 況寔衆所遺咫尺絕佳期始覺衡門下翛然太古時鷄聲共林巷燭影隔茅茨坐惜牛羊遲芳蓀白露滋 岑參送許員外江外置常平倉 詔置海陵倉朝推畫省郎還家錦服貴出使繡衣香水驛風催舫江樓月透床仍憐陸氏橘歸獻老親嘗 方玄英寄晉州司倉賈島 亂山重復疊何路訪先生豈料多才者空垂不世名（一作思歸懸病成晉孫我先生竟終不散嘉言徒挹名）閑曹猶得罪薄俸亦勝耕莫問吟詩石年年芳草平 姚合寄賈島時任普州司倉 長沙事可悲普掾罪誰知千載人空盡（一作老）一家冤不移吟寒應齒落才峭自名垂地遠山重疊難傳相憶詞 高常侍詩單父逢鄧司倉覆倉庫因而有贈 邦牧今坐嘯群賢趨紀綱四人忽不擾耕者遥相望粲粲府中妙授詞如履霜炎炎伏熱時草木無晶光匹馬度睢水清風何激揚校緡閱帑藏發廩忻斯稱邂逅得相逢歡言至夕陽開襟自公餘載酒登琴堂舉杯挹山川寓目窮毫芒白鳥向田盡

青蟬歸路長。醉中不惜别。况乃正遊梁。

劉文房潁川留别司倉李萬

故人早負千將器。誰言未展平生意。想君疇昔高步時。肯料如今折腰事。且知投刃皆若虛。日揮案牘常有餘。槐暗公門趨小吏。荷香陂水膾鱸魚。客裏相逢疑話深。如何岐路剩霑襟。白雲西上催歸念。潁水東流是别心。落日征驂隨去塵。含情揮手背城闉。已恨良時空此别。不堪秋草更愁人。

睢陽贈李司倉

白露變時候。蛬聲暮啾啾。飄飄洛陽客。惆悵梁園秋。只爲乏生計。爾來成遠遊。一身不家食。萬事從人求。且喜憐餘論。足堪資小留。寒城落日後。砧杵令人愁。歸路歲時盡。長河朝夕流。非君深意顧。誰復能相憂。

宋黄山谷寄尉氏倉官王仲弓

叢臺有佳人。玄髮鑑昇瑱。（寰宇記。阮籍臺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南。籍每追名賢。携酌長嘯登此。左傳曰。昔有仍氏女。生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列子曰。正娥眉。設笄珥。）登高歌一曲。聽者傾城市。（漢書李夫人傳。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門無行媒迹。草木傍憔悴。（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老杜詩。絶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史記屈原傳。顔色憔悴。）人物方眇然。誰能委奎縣。（王羲之帖。見縣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猶疾若此。令人短氣。左傳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晉禮志。太康八年。有司奏大婚。古者以皮馬爲庭實。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漢書。文帝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此借用其字。）

曾子固江西倉使江太社二首

兩朝多侍從。四海一端明。與上閑呈檄。于今享太平。芝蘭連砌茂。鴻雁判天鳴。父子同休少。公家更弟兄。

乾道群光賦。尚書獨主盟。當今賢使者。似我老先生。湛草追隨念。韓門顧眄情。相逢扶不了。歎更以詩鳴。

僧北礀詩别孫都倉

節制作緘刋。悠然見扶植。工夫雖自小。鼎鼐卻相宜。盟鷺鷗同適。及瓜梅未知。有書閑李父。爲致别時思。

林希逸竹溪集送嶺口倉李高光用後村韻

仕能優即學。豈必爲貧驅。翁有三珠樹。光如千里駒。敎知才脫穎。慈是德充符。塩戶彫殘甚。牧勤爲撫扶。

竈戶年年減。苛征可柰何。給符催起火。輸賦仰晴波。民困官排寨。光賢政必和。雖云綱有本。久例勉除苛。

再和送嶺口倉李高光二首

此客雙旋去。初程宿著驄。名家真鳳穴。内廐待龍駒。臺自催征棹。官惟守信符。少留翁必喜。溫國要廉扶。

盡職隨高下。吾無間孰何。留看烹玉霓。入對衆金波。任大鹽中擧。官卑柳下和。當塗須剖目。父執教人多。高恥宜存業。

次魏明已表弟韻送劉長翁赴福建倉

王星拱

西垓。金節撫南服。雄稜攝荒陬。祥麟肩寒谷。長孺據河内。相如諭巴蜀。准昔垂鴻名。于今蹋遐躅。壘大踊一迹。赤子懸万目。周原重華遣。瓊庭懂劉寵。樸樕飽群鴻。復陂歌兩鵠。欽哉使指將。伴爾民命續。穿虛裯坐三。與布寬條六。豈伊矜粤陋。獨占京東福。盡朝琴雲裏。重佩水蒼玉。危杆活枯蘖。馱浪安巨舳。儒登朝廷尊。賢聚功化速。雁惟家親顧。益錫蒼生祝。攀拔駟馬裘。惆悵羈駒曲。音塵慰寂寞。炯介在明淑。贈言希古人。陳義詭流俗。謹毋千倉求。惟先百姓足。道學振考亭。文風傾嶽麓。庶幾七閩人。勿替千牒藏。

張鎡湖南集次韻酬陳伯冶監倉

小築才成腸也墻。傳家那是釣徒張。非求世上人看好。但要閑中句律昌。戍陣游鯈波尚暖。打圍飛蝶菊初荒。隣翁莫厭頻相過。會見横翔入未央。

簡陳監倉二首

自到南湖日。鄰翁識長方。一官甘寂寞。萬事絶思量。踈見抵緣懶。頻來致不妨。松林渾似舊。相伴踞胡床。

因病詩全少。春中忽夏深。清幽百畝地。安靜六時心。樹茂晴方好。荷新雨未禁。泥乾容後日。閑步酒隨斟。

韓淲澗泉集次韻趙監倉

是中能娱人。豈爲杯酒留。不知我何求。當復醉扶頭。翩翩佳公子。臨風付宣樓。月滿乃如此。對君可言愁。

鄭道鄉送幼安赴澶倉

人生本逆旅。行止良悠悠。試看康莊上。轍跡多成溝。公子分閑戶。時來亦何由。載書曉邁邁。春令方如秋。河濱古城府。稅鞅聊優游。青雲捷徑在。氏度非君優。賦詩故有傳。斬斬承風流。胡爲重作惡。日暮猶登樓。

王禹偁贈呂道穟丞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歛眉。已有朝行翻掌度。未知數尉且吟詩。（君前仕戍非堰）頭笑傲同張旅。市裏優游此路隨。唯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滯肯多時。

韓元吉南澗集送陸務觀福建從倉

航船相對百分空。京口追隨一夢中。落紙雲煙君似舊。盈巾霜雪我成翁。春來若葉還爭白。臘近梅梢儘破紅。領略溪山須妙語。少遲使節上凌風。（僕爲建安掌作凌風亭。）

劉後村集答傅監倉

少豪頗似括扶兵。老去方慙理未明。窗下殘書千遍讀。卷中一字幾回更。樵能人盡啖吾拙。歃血誰當豫此盟。肯喫菜根抄脫粟。許君十載共經營。

王君寶耀軒集懷蔣刀父監倉

氷結長江少鯉鱗。天寒不見鴈來賓。翻雲覆雨羞餘子。霽月光風憶苦人。丹穴鵷鶵行餼瑞。北堂熊喜倍生春。萬金消息何時到。一洗胷中萬斛塵。

方秋崖集次韻鄭省倉見寄

僊客京華鬢已踈。詩顛草聖了無餘。别都菊酒饒秋晚。瓜落椒盤忽歲除。東閣士應羞噲伍。北山人有絶秦書。草盧十具牛如鯽。卻是求田勝本初。

老年夢不到歌姝。一笑離尊執與娛。歲事沉沉江上月。時情汎汎水中鳧。路貧如此誰來往。山意於人定

有無牢落不堪持說似詩成時一寄吳奴　次韻鄭省倉　買魚聊復醉酖船萬事從來付老天欲辦把茅無計可不量吾力更壽遐　歸去來兮月一船世塗難似上青天煙蓑自與輕鷗狎却在風濤嫋娜邊　次韻訓洪監倉　我輩從來不入時知心糊有硯相隨肯分雪屋十年夢寫作秋山一段奇籐靜堂深無比容歲寒亭老有先師梧桐帶曉西風起笑拂床頭鐵疾黎許應龍東澗集送表倉詩　帝念發甸民財力俱有限俗吏肆貪殘使漁蕩皆產郡守在得賢判史尤當擇明公如范滂清節邁楊綰踪龍昇倉臺一道俱刮眼雖貴望公平欽苛萸公劃察吏貴精明臨民當敬簡萬才固優為行見鳩功偁將令愁嘆民喜至笑聲瓷繡節暫馳驅王堂須着僎行矣促公歸餞行聊樂盞李遠江湖長翁集次韻蘇監倉二首時（蘇兼主邑學）　交朋又待一相如萬捲虞郎行秘書妙論析微驚我倒諸生到眼可人無一官幸此分郝燭五字渠能攬虎鬚快讀清篇病如掃北軒風竹對森疎　長日奔馳傳置如久妨著論與抄書逢人爭席有時有疥癬留詩無處無禦冠未辭騎楚製論文常憶攬桓鬚扁舟再有東游便肯向朋從自作疎　再次前韻二首　未說高文錦不如談閒已勝十年書是中我亦潛心久作者君今舉世無應俗不堪塵眯目論交政復棘如

鬚獨憐兒戲心猶在更向詩筒較戚疎　倉官尉職賤誰如終歲區區奉簡書滌日偷閑須着便青山有約定來無著書聊闕如椽筆疾惡休張磔蝟鬚好袖新斲五峯路碧涂清樾伴蕭疎　又送瑞蓮新米白酒與韓監倉　珍珠滴紅敵紫胦君家寶此如珍珠我家玉友亦勝友論交遣到君座隅狀蓮結實甘勝蜜香稉鷹新玉為粒遙知寬未不及肩一笑聊同孟光喫許應龍東澗集餞王郎中赴湖南倉詩　明明天子御丹扆首擇英賢持使指湖湘以南闕倉臺環顧在庭誰足倚蓬山蘭省數名流禮樂光華國送以肴肴六轡載馳驅婁度爰諏逮田里散財發廩蘇疲窮揚善舉賢律貪鄙第恐崇臺未突黔趣上專衡詔泥紫與君同齒復同寅邪吏着庭紹英軌交情金石久益堅人雖漸遠心則邇衡陽鴈過可傳書時顧劉公貽一紙廖行之省齋集上湖北趙司倉三首　君侯德業簡淵衷亟上朝端望突除鵷鷺羽儀從北闕驂騑禮樂正西風六條郡國褰帷裏萬里沅湘攬轡中早晚詔書歸衮舄由來周召合三公　蹁康天高德意深恩言臨遣重丁寧九霄雨露新英節一日風雷徧洞庭財力定能均息耗米塩困得裕常經如今想見南翁喜長望吳頭認使星　廷尉年來竹獄清更憑深鑑照諸生新奇往往多聞罷朴魯區區亦覓成已見規模通造化

會看勳業正鈞衡先生小試澄清手天下顒顒望太平　畢西臺先生集次韻和教熟徐仲元著作監倉之什　行見東州山外山却回河上醉春寒新詩點檢留心苦舊事尋思覺鼻酸上跡未能同主父帶經猶得學倪寬只令欲作歸休計准上田園累歲乾　袁起居東塘集呈浙西張提倉（張為鄱陽教官賛去三數月僕來為法曹今見於北審聞張所學）　老掾當年意已傾執鞭雖晚眼仍青繡衣公子初雲漢壁水先生尚典刑　負弩前驅容漫吏下帷畢思媿玄經催科欲付纖羹手脈我山行定幾星　廖琲清隱集詔福建置惠民倉呈陳守御史　閩邦赤子近來王聖主憂勤念遠方酌取古人救荒政頒為今日惠民倉備先水旱民亡瘠弊在侵移數撥張我顧相君謹刑政雨暘時若自平康韓淲澗泉集趙履常湖北倉經過因話昔惘然久之　俛仰之間又一年舊遊新話兩茫然驚心會聚初何所滿意飛騰不在邊眇眇桃宮聊記取莪莪芸閣久迴旋歲寒玉雪清水地繞着纖塵是市塵　蘇過斜川集送仲南允赴水南倉　憶君結髮讀書日肯學呻吟事刀筆功名直欲高古人議論從來氣橫臆嗟嗟歲晚事大繆翻然自許林泉佚躬耕二頃羞甘旨櫛風沐雨忘晨夕十年不知籍組味萬里能紆陳蔡厄丈夫升沉何足道竭身養志真奇特閉門却求文史樂

勁氣直為窮居屈信我自有絕人處生使憍天聞有立過來彈冠本非好爸僥聊從父兄追區區試吏倉庾間定知爉屐何曾得嗟余白髮亦自笑眷眷一官乃雞肋明年驅車走太行歐坐相如空四壁秋風淇水各相送未覺軒裳勝蓬蓽鷦鷯僅獲一枝安此外所憂非我力徐安國西溪集送趙子固筆赴淮東倉　暫驅朝馬駕軺車使覺邊城喜氣舒聞道陸離天語美羨餘料目悉蠲除　昨來持節使燕窮草木應光識令名此去倉臺樓邊境屹然如倚戟長城　安興迎侍笑嘻嘻夾道旌旗耀日應好在綵庭隨處是繡衣无不異斑衣　劉基送胡季瑊平江監倉　君不見宗谿沙中金又不見龍門山上桐衝波蕩汨入坎窞石澗湫湍歘雷風樺人桃氏不見顧自分委棄蒿藜同一朝清廟作雅樂搜索絡繹奔衆工飛廉鼓鑄王爾斵熾炭利鑿相砧礶朱絃橫桓筍虡立鎮圭袞冕齊雍容世間物理有消息累土自可成穹窿司倉雖微君莫棄君不見曹吏當年嘗委吏國朝胡橒隱集次李監倉　江草微微綠又生東風吹暖過新正閑因物理推消長靜閱光陰任晦明北闕上書勞舊夢中流擊楫想遐征謫仙詩法垂千載書見聞孫句有情事類合璧太倉（陳后山謝監倉平分太倉米盡濟郡侯書）發廩（高適贈司倉詩校琢聞皆歲發廩譽斯稱）真堪老

（東坡烟州南山監倉蕭淵詩。一官念庚真堪老。生有松根落斷處。公于是監倉但看東軒堪隱。凡。不知公于是監倉。同上庚氏莫言畢何斯舉寄鼓仲監倉詩。身到瀛州須令好。官務庚氏莫言畢。）

漢故倉池（後周書蘇綽為郎中。文帝至城西漢故倉池。顧莫左右莫有知者。綽具以狀對。周文大悅。拜行臺左丞。）

相地治倉（東漢書李憲傳河中兵本仰食於絳。而汾可輸。河渭歲耗與雜數十萬石。故數保山為國民之輸者。十年不勝一車碾。請汾相地治新倉。）

父使泥倉（史記舜母娭舜。舜父使舜泥倉。放火而燒舜。舜乘席而下。得無傷。）

發倉賑之（淮南鴻烈解時則訓季春之月。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賑乏絕。西漢書汲黯武帝時為謁者。河內失火。上使往視。還報曰。家人失火。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臣以為便宜持節。發倉廩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之罪。帝釋之。東漢書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泰山賊公孫舉偽號歷年。守令不能破。多為坐法。尚書選三府掾屬能治劇者。乃以詔為嬴長。嬴縣在今兗州博城縣東北。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嬴境。餘縣多被寇。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粮者甚衆。韶愍其飢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民。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江寧縣志陶回遷吳興太守。時年飢。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回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聽相鬻賣。賣必遠流。此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劉府郡軍資數萬斛米以救之。絕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并敕會稽吳郡依回賑恤。二郡賴之。續通鑑長編太平興國二年。知泰州張昞言。先受詔以食糶於貧民。使者劉文保復齎詔。詔臣罷之。民飢益甚。轉死溝壑愈衆。臣與文保矯詔開倉。救百姓倒垂之急。願以屬吏。詔釋其罪。宋史程師孟提點夔路刑獄。夔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適凶歲賑民不足。即矯它儲。不俟報。吏懼白不可。師孟曰。俟報。餓者盡死矣。竟發之。）

寬盜發倉（李元綱厚德錄陳從易知虔州。歲飢。有盜持仗發囷廩者。請一切貸死論。於是全活者千餘人。）

擅發長平倉（宋史穆衍知諄化縣時。諸郡捕賊兵粮糒無以給。遂擅開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飢之不恤。則吾兵將為盜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

請君發倉（劉向說苑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民煩苦。故人予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匱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夫子使由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而禁其行仁。由也不受。子曰。爾以為飢。何不言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私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爾受責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

歲飢開倉（晉書鄭默出為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飢。默輒開倉賑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加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聽出給。入為散騎常侍。又王渾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又曰。王蘊為吳興太守。民飢。輒開倉賑恤。主簿請先列上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恨。坐違科免官。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

受賕發倉（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

貸米建倉（宋史張洽傳時行社倉法。洽請於縣。為貸常平米三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於官。鄉人利之。）

免稅儲大倉（虞集道園學古錄淮陽獻武王廟堂碑。王諱弘範。姓張氏。至元二年守大名。歲大水。渰廬舍。且盡租稅無從出。王輒免之。繼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出以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租將安出。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收之有常。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

禁擅入倉（製錦嘗見諸倉受納。止可留一廳吏祗應。凡稱卒及一切吏案無干預人。悉令出倉。責關人謹守。蓋人多則雜亂。陽為乞覓。陰為偷盜。紛紛擾擾。欺弊必多矣。）

入倉觀受納（石林燕語後唐明宗嘗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耗。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乎。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至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是。明宗知恤吏。失不知反陵其計中。遂為民害。近世立盤量出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者因以歛民。至於倍蓰。以其正數上供。及應監司之求。而留出剩以自給。監司知之。）

（亦不開加耗。又不足言也。）

封空倉（梁史庾域爲梁州參軍。魏人攻圍南鄭。有空倉數十。自封題曰。此粟滿足支三年。衆心以安。遂堅守。）

推筭空倉（續後漢書趙達傳。達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

乃積乃倉（詩公劉篇。乃積乃倉。乃裹餱糧。又乃求千斯倉。）

刼鼠食倉（類說。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太平無穗。有人就田中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空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刼鼠食倉。）

石龜耗倉（稽神異苑。餘姚縣倉封閉完密。而年年輙大損耗。是富陽縣柢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即斷龜口。於是無復虧損。）

不涸之倉（管子。積不涸之倉。）

雲若囷倉（金史大祖紀。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也。）

山峯如倉（郡國志。衡山石廩峯。一如倉庾。有二戶。一開一閉。閉者亦有關鑰之形。）

聚石爲倉（宋史謝德權傳。咸陽橋壞。轉運使傳太初。命德權規畫。乃築土實崖。聚石爲倉。用鐵牛鎮之。）

胡孫倉（東齋記事。予嘗於朝天嶺見猴數百千。連手而下。飲于嘉陵江。既飲。復相接而上。周匝而後已。最大者二。其一居前。其一居後。若部將領。然甚小則母抱持其下。彼中言曰。每盜人麦禾。則以蔓纏其身。以稗其莖稈。人有得其藏者。謂之胡孫倉。可以致富。蓋麦禾果實。無不有者。）

書倉（王子年拾遺記。曹曾。學徒從之。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子弟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爲倉以藏書。故時人謂之曹氏書倉。）

筆倉（紹興府志。在會稽縣顯聖院。有王子敬筆倉。今一皆圮。）

錢倉（廣信府志。寰宇記云。在弋陽縣。有石臨水如廩。高數丈。號曰錢倉。戶如六尺床。晉太和中。有釣人從戶。過石開。其錢自出。因收得四錢。）

天倉（太平廣記。河東薛逢。咸通中爲綿州刺史。夢入洞府。有饌甚多。而不覩人物。不敢饗之。乃出。門有人謂曰。此天倉也。及明。話於賓友。或曰。州界有昌明縣。有天倉洞。中自然飲食。往往遊雲水者。得而食之。即使道士孫靈諷與觀史訪焉。入洞可十里許。猶須執炬。十里外漸明朗。豁然與人世無異。廬室極廣。有石床羅列。飲食名品極多。皆若新熟。軟美甘香。靈諷拜而食之。又別開三五所。請以奉薛公爲信。及賷出洞門。形狀宛然。皆化爲石。洞中左右。散堆塩積。致不知紀極。薛公歎靈異。勝而莫窮其所以也。郡縣志。天倉地倉。在大江之左。有石穴二。土人云。地倉滿則豐。天倉滿則歉。龍虎山志。天倉重修天師殿記。天師以符籙治病。遠近奉祀者。不可勝紀。各命輸米。謂之天倉。設三廚以飯賢。有餘以賑貧。置男女祭酒官分領之。史記。天倉。天官書。胃爲天倉。石氏星紀曰。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南三星天庾積廚粟之所。　天囷十三星。囷倉廩之屬。主御粮也。春秋左助期曰。天廩倉神名均明。天文集曰。廩星主倉。）

石倉（臨安志。石倉有二。在西尖之西。坎衆山鱗疊之間。若倉廩然。又石倉在台州臨海縣東。三十六渡之第四渡。輿地紀勝。石倉在江西吉州府永豐縣南。有石門如倉廩狀。楊氏六帖。積曾曾收天下書籍。爲倉以藏書。故爲之石倉。）

魚倉（太平御覽。青田溪。發源太湖。湖是白土。冬天水熱如湯。飲衆歸之。名曰魚倉。）

墳倉（韓非子八姦篇。倉其於德捉也。縱禁財。發墳倉。利於民者。不使人臣私其德。積粟於倉若墳然。）

先倉（羅泌路史餘論。食則祭先倉。）

三倉（隋書經籍云。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楊雄作訓纂篇。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倉。孫根碑釋文。漢和帝時。賈魴用隷字寫三倉。隷法由是廣傳。）

五倉（數類。漢成帝末年。頗好鬼神。谷永說上曰。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化色五倉之屬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注曰。黃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五倉者。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若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偷倉（鎮江志。似雀而差小。龍蕾易訓。雌雄通於。而不相失。土人相傳。榿樹未實者。此鳥來巢。則是年着花必實。驗之果信。又一名龍雕。南安各府縣皆有。元傳東皋錄。海棠枝上聚么禽相逐相呼樂甚深。偷入太倉時一飽。豈知鳴鶴在高林。）

詩（清江三孔集。孔武仲自寶豐倉歸。　岳雲戍凍把春寒。十里崎嶇倦往還。馬上朔風回繫帶。雪中微酒見開顏。令黃欲折江邊柳。飜綠相重水上山。拋棹一官如棄壞。好隨漁艇此中閑。　洪适盤洲集。種秫倉。　種秫無多竽。猶勝避俗翁。盡將用釀具。不復用青銅。　厚顏折腰吏。洸顏多）

田翁種林丁歲計糠粃彭澤銅薛季宣浪語集巳口相地作大軍倉　南浦縱蘭境打頭清旦風鳥飛圖障遠人皺敖紋中銜尾過千柁棚類無萬艘端愁少綮鐵生子亦群戍宋梅聖俞宛陵集十一月十三日病後始入倉　曾非雀與鼠何才大倉爲狐裹破不漏黃狗補其皮霜花逐落月綴在枯槁扶予年過五十瘦縠冰生肌　永濟倉書事　种武立四極收兵銷衆毫翰根來萬國積度下千艘貔虎肥於麥麒麟老向槽中州無殍餓南土鵝腊膏黃鼠群何畏青鳩啄且嚎古祿生菌耳朽堵出蟏蛸樹腹懸蚍蜉綠粟挂鳥毛壓塍雖自洞米墨亦能攙直宿愁風雨經年弊褐抱仲尼猶作吏我革勿爲勞陳簡齋集泛舟入前倉（前倉至海鹽州平陽縣）曾鼓塩田梓前倉不足言盡行江左路初過浙東村春去花無迹潮歸岸有痕百年都幾日聊復信乾坤劉涣塘集題真州廣惠倉即故船場居南樓及天寧寺後中有大池塔影浸其中　浙浙風搖叢葦霏霏雨弄新晴坐對江南山色往來無恨離情塔影參差波面歌聲宛轉樓頭已負少年行樂更輸納子清幽

兼金合璧不乏（唐劉蕡策務耕種則粟蓄倉廩不乏）乃積（公劉詩乃積乃倉乃裹糇糧爰方啓行）藏稼（准陸賈訓稼生于野而藏於倉）備水旱（前食貨志是謂上曰廣積畜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囷窌倉城（禮冬官考工記匠人囷窌倉城逆墻六分注篆此四者六分其高却一分以爲閷圓曰囷穿地曰窌）黍稷稻粱（甫田詩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積之不涸（管牧民積之不涸之倉）積於不盡（文中子積於不盡之穀）

事要

鉅粟（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國之大本（晉張闓傳倉廩國之大本）粟積於外（前食貨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都鄙皆滿（史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都鄙廩庾皆滿）事舜畎畝（之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居者有積（同上故居者有積倉）農藏於庾（韓詩外傳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藏於篋匱）

賦偶（室有九年之蓄家無八口之飢　欲積小麥數之萬陳因余漢粟之多周庾峻嵯漢都離陳）

賦偶（浩浩其有餘乎庾周紙之積陳陳不可食史欲漢粟之多）

書林事類倉廩（推關倉常平帳）倉廩國之大本（宜得其堂今以聞爲大司農晉依閻傳）倉廩實知禮節（晉）危星主天倉　五穀府（胃三星主倉廩五穀府也晉志）量入（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王制）天囷（十三星在胃南晉志）千倉露積（曰庾野積野有庾積興倉積志）義倉（唐）公私之積（前志）收斂蓋藏　不涸之倉（積於不涸之倉管子揚儲入廩出九穀出

用之數國一）振貧窮之（王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貸窮乏並漢食貨志）振貧（見水滌門）胃爲天倉（漢志）六倉虛（老子田甚蕪倉甚虛）海陵流衍（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鄴攸官人（第五訪傳訪爲張掖太守歲飢開倉賑給曰若須報是棄人也樂以身救百姓詔嘉之）修囷（月令孟冬命有司脩囷倉謹蓋藏務積聚）我倉（詩曰我倉既盈我庾維億）備蓄收藏委積收斂庾（庾露積也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不盈（管子曰不務地利則倉不盈）匪頒（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數倉（下有積粟）澤積（公無澤積）囷廩（周禮倉積）貴庾（歲穀以防貴庾）稍積（穀待價前志）蘇章（後漢爲武原令歲飢開倉廩活三千餘人）喬玄（公祖爲漢州刺史歲飢開倉給之主者以爲專興宜先表聞玄曰方待報民且死矣開倉既乃上聞天子嘉之）吳中有均輸之號（吳倉春中君所造必均輸）洛陽有常滿之名（見洛陽記）白帝倉（漢記公孫述有白帝倉）細柳倉（三輔故事曰漢文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徼是也徼西有細柳倉城東有嘉倉）文宗開國廩罕蓄之九年之儲（新唐書劉蕡春秋藏稼辰吉雖于饑饉其無九年之蓄臣願斥游惰之人以爲耕殖省不急之務以贍黎元則蓄廩不乏）擅開倉　汲黯（因使矯制發倉救河內上释罪）韓韶（後漢韓韶字仲黃爲嬴長賊不入界餘縣多被寇盜耕入縣界求索衣糧甚衆韶愍其飢困開倉賑之萬餘戶主者爭爲不可韶曰比活溝壑之民而伏罪含笑入地太守素知名德竟無所坐）鄭默（晉鄭默爲東郡守歲凶開倉賜給待罪詔書褒歎比之汲黯班告天下）王蘊（字仁叔爲吳興守郡人飢開倉賑恤主簿諫請先上請待報蘊曰行仁義敗無所恨朝廷以遣升免之士庶詣闕左降晉陵太守）壽昌之計（食貨志漢宣帝時年豐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上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以利人名曰常平倉百姓利之）狗彘之食（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野有餓莩而不知發）存救之要（術儲蓄以廣兵以待凶而頒之周禮豐凶不常飲散有典）既有無之相均（亦豐儉而交利）智合於權（利和其義）均節（豐儉適宜公私交利）苟栖畝之餘糧（豐年不儉則在野之餓殍凶歲嗟休）監臨當其豐歲雖多京坻之謠守在職司宜謹豆區之量　羨耗　出納（有倉）　出如珠玉取如糞土（史）秋斂　春頒　有功於國（新唐書劉晏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糶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耶）兵云糧廩益羨（新唐書中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羨自是

玄宗不復幸東都。輕重中權陸贄。奏充國用門神倉藏帝藉於神倉注藏祭祀之穀為神倉。月令季秋。東南廪于藉東南鍾而藏之注廪御廪也一名神倉。東南長生之處。國語。獮江網倉廪體守蓄積多黍充溢積殺紅腐如京事實名君舜以事堯萬章上。堯之於舜也。百官牛羊倉廪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漢高祖甬道前本紀。築甬道屬。何以取敖倉粟。文帝發庾本紀後元六年發倉庾以振民。振貧山東民被水大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廪以振貧。救貧前司馬相如子虛賦。發倉廪以救貧窮補不足。振乏餒相傳元帝發倉廪振之餒。昭帝振困前本紀。元鳳三年。詔以虛倉廪使使者振困之。唐太宗愈積魏徵傳。倉廪愈積。文宗粟數唐食貨志。文宗著召監倉御史問大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蓄寡奈何。乃詔出使郎官督察州縣壅遣錢穀者。憲宗空虛李絳傳。李絳曰比年倉廪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予知禮管五輔篇。倉廪實知禮節。不盡大中予積之不盡之倉。甚虛老子。田甚蕪。倉甚虛。不盈管子。不務地利則倉不盈。大本晉張闓傳。倉廪國之大本。　賦句積事登歲。必有其地。歲功農秋所關者天。　稼十千兮例視我度禾三百兮俯卑庾屢。　漢庶登兮露積陳陳之粟。周年熟兮墉崇粟粟之秋。　萬億於黍稌既多之日取十千於稻粱有慶之初。　如墉其崇。陳陳未積之時。如京其庾。黍黍稻粱之蓄。救倉積矣。何恤秦民之甿。洛口盈矣。弗恤隋土之窮。

陳倉

西漢書地理志。陳倉注縣名。屬右扶風。有上公明星。黃帝孫妻育冢祠。有羽陽宮。秦武王起也。史記淮陽侯傳。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東漢書郡國志。扶風陳倉。三秦記曰。秦武公都雍。陳倉城是也。皇甫嵩傳。二年涼州賊圍陳倉。復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晏元獻公類要。漢舊縣。魏為重鎮。明帝泰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圍郝昭守之。周於此置顯州。有汧水散關寶雞祠舊關故城在縣南。

太倉公

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甚精。受之二年。為人治病。決死生

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否。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脉書上下經。五色診。奇（音羈）咳（音該）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倉氏

武陵商音姓纂。黃帝史官倉頡之後。蒼頡觀鳥迹象文。制文字。為黃帝史官。自有文字。詐偽萌生。天知其將餓。天為雨粟。鬼恐為文書所劾。故鬼夜哭。姓氏急就篇。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號曰八愷。其一曰倉舒。子孫因以字以為氏。春秋時周有倉葛。左傳僖二十五年。晉啓南陽。陽樊不服。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服也。西漢書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

倉英

古今姓名辨正。倉英。漢江夏太守（因官居焉遂為江夏人）

倉慈

魏書列傳。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民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黃初末。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卹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土。慈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多集郡下。慈躬往省

關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又常白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慈卒官吏悲感如喪親戚圖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盟誠又為立祠遙共祠之

倉跂 後魏書孝友傳倉跂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孝武帝詔標門閭

蒼 洪武正韻千剛切深青色又姓春曰蒼天詩悠悠蒼天陸云本亦作倉又蒼黃息遽貌漢書張蒼蒼頡史蒼頡蒼舒皆亦作蒼又老成也杜甫詩結交皆老蒼蒼蒼謂華髮蒼浪又蒼生草木蒼然生唐張說傳蒼蒼群生又蒼韻許慎說文蒼艸色也从艸倉聲七岡切顏野王玉篇七狼切青也陸法言廣韻蒼色徐鍇通釋艸覆也切陽反宋重修廣韻又姓漢江夏太守蒼英丁度集韻古作㕘司馬光類篇又采朗切莽蒼寒狀一曰近郊之色婁機廣千祿字書倉草色也又采莽切莽蒼戴侗六書故草色向老青倉也韓道昭五音集韻㕘古文楊桓六書統請毋蒼（說文）蒼（隸）㕘古文㕘㕘古

文㕘武从屮㕘籀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又穹蒼天也爾雅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又百姓亦曰蒼生又晉王衍傳天下蒼生又蒼浪老貌古作㕘通作倉陸云本亦作倉禮記月令駕倉龍漢陳勝傳蒼頭軍服注士卒青帛巾史記倉頭蕭望之傳倉頭廬兒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草色深青也古借倉月令駕倉龍作㕘非艸色蒼然而生故百姓亦曰蒼生又老蒼老成也又上蒼天也韻會定正清岡切天青色也穹切清岡清清千蒼

（篆書）㕘（籀文）蒼（太官壺並見楊鉤鍾鼎集韻）㕘（古文）㕘（林罕集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蒼（徐鉉）

（篆韻）蒼（六書統）（隸書）蒼（六書統）蒼（華山碑並漢隸字源）（真書）蒼（歐陽詢）蒼（虞世南）蒼（顏真卿）（草書）蒼　蒼（並王羲之）蒼（陸機）蒼（蘇軾）蒼（黃庭堅）蒼（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上蒼 鄭氏諱傳玄穹上蒼並天也宋劉後村集圖報超功赴事之才施諸當世猶有憂國愛君之心對越上蒼鄱光夫詩集蒼蒼吟四寄答曹州李審言龍圖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又作叶）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復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

幽棲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皇千花爛為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人人共戴天我戴豈徒然須識天人理方知造化權功名歸爛盡醫藥入詩篇杵得閒中樂無如我得全鄭氏麟溪集上蒼蒼莉衡（子歌與嚴陵八）上蒼蒼下黃黃至不仁者是虎狼虎狼見弟不相食何事人生反相賊白麟溪頭孝義門兄為弟死名長存死輕可摘腕可斷肯使連枝居拄折夜見白虹飛上天怨是精靈貫霄漢高座跌經執如我死義如君我其可朝來把鏡面發紅欲着儒冠手頻隳不必徒吟孝義章誰家有弟在衎楊

穹蒼 詩以念穹蒼

彼蒼 詩黃鳥彼蒼者天

顥蒼 漢雋賓戲超忽荒而躔顥蒼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義據昊蒼 宋曹鞏詒弟教義據昊蒼仁蓋蠢生出入所繫治亂繇戊

岁于摩青蒼 宋黃山谷詩萬峯相倚摩青蒼

牡玉取蒼 羅泌路史黃帝紀天闓丘牡玉取蒼

牽黃臂蒼 史記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逐狡兔得乎（詳肩左牽黃右臂肩）

鬢髮蒼 唐杜工部詩鬢髮各

已蒼

鬚眉蒼 唐杜工部詩身長九尺鬚眉蒼

天形蒼蒼 王融新對晉志宣夜書曰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蒼然

暮色蒼蒼 唐韋應物詩微鐘何處來暮色忽蒼蒼

蒹葭蒼蒼 詩秦風蒹葭篇蒹葭蒼蒼注蒹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蒹蘆也詳葭

水蒼 三國標王有山玄文水蒼文魏文帝書云大夫佩水蒼玉

頑蒼 宋蘇東坡集若疑沉水得頑蒼沉香石

老蒼 書齋夜話漢書云蒼頭謂小僮髮則其頭青色也今稱老者為老蒼頭如艾色也若稱少女為少艾則謬矣豈有少女面色乃如蒼艾者乎唐杜工部詩結交皆老蒼（注謂華髮滄浪也）

黃蒼 南史梁張彪為陳兵所殺所養犬名黃蒼號呼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葬畢又俯伏冢閒呼號不肯離

鵠蒼 韻府群玉犬名御卯事（詳犬一作蒼）

三蒼 隋志字義訓讀有史籀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聊蒼 漢書藝文志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聊蒼趙人武帝師

古曰嚴助傳作膠蒼。而此志作聊志傳不同。未知孰是。

括蒼

宋陸游劍南續藁夜雨思括蒼舊遊　道心退墮如風鷂。世念堅強似犬牛。安得短篷湖海去。夜深聽雨琵琶洲。方秋崖集次韻葉宗丞約遊括蒼　一詩不了蒼州債。曾泪春沙問水程。山自孫如吾郡好。酒令聞有括灘清。文章未得半分力。故舊難忘少日情。已斸莓苔新種竹。恐無辭與此君盟。曾文清公集送紹興帥湯相得請祠霄歸括蒼　武公入相不虛傳。奏牘求閑卻更前。聖主閔勞天下事。詔書許作地行仙。少微星分臨江左。大滌山門鎖日邊。便以公歸良易耳。午橋難好莫留連。　誰言富貴踐危機。求日深春故里歸。烟雨高樓增意氣。蓬萊傑閣少光輝。向來赤烏又遵陸。此去青鞋長掩扉。畫戟門東是茅宇。鈴齋想像獨依依。孫燭湖先生集送李文授知括蒼　中興尚有名臣子。江表能餘正始音。擬贊經綸須老手。更分符竹此何心。麒麟閣上風雲舊。煙雨樓前山水深。世事由來偶然耳。公餘端不廢清吟。喻良能香山集句外得括蒼東歸待次　一家滿載扁舟裏。兩槳春風去似飛。漸識路入鄉樹出。世間樂事莫如歸。十年長客帝王都。五畝田園半欲蕪。已得此身猶未老。自摇小艇釣平湖。范石湖大全集送江朝宗歸括蒼　半生三解后。相看成老翁。詩情故草襟袖有天都峰。江山佳麗地。登臨苦匆匆。塔燈落淮水。寺樓倚霜空。播拾着錦囊。撫掌夸窮工。歸嚮不可挽。思入孤征鴻。洞天我昔遊。俛仰星一終。士友歎契闊。吏民念罷癃。婆娑故將軍。白髮薄書叢。足跡雖四方。夢寐煙雨東。歸田有脚力。尚往尋行蹤。期軍斬寒藤。伴我楮枯筇。王黃州小畜集送戚殿丞之任括蒼　左郡海西邊。挂帆離兎園。遠經羅利石。去近鶺鴒原。菊暖秋飛蝶。霜晴夜叫猿。老郎方吏隱。應笑市朝喧。（戚公令弟知淄州）（永嘉縣）許景迂野雪行卷東陽貳車胡偉節（以）被憲檄決獄括蒼歸示道間古律因次韻三首（卅八）　何年鑿山成峻嶺。石磴斜斜還整整。瀑流百丈助奇觀。疊巘千層森列屏。青天尺五疑可攀。兩足蹴踏仙都境。倦游十步輒一憩。行旅貪程自爭逞。未容大度擅清絕。道左江梅印疎影。貳車攬轡訪鄰壑。後乘携壺仍載穎。酒邊開拓詩興動。飛花又學江天景。銷金煖帳定歷俗。客裏聞香發深省。歸來傑句富倉箱。更許飢人拾遺秉。猩唇象鼻俱可弃。正味天廚推雋永。（過鴻公嶺）　尚書作牧駐朱輪。政事溪山煥一新。歷歲（班）衣來跂想。當時黃髮見猶詢。別車導道姑環轍。明鏡堂臺不染塵。信是高門有陰德。平反到處總生春。（兄正尚書獻簡公嘗作廣教）　危欄跨晴虛。雲氣生履底。喚起塔中仙。為我說真際。歸來酒未醒。詩簡隔

墻遶。深慚繼續衣。强遶雲霞袂。張鎡詩送俞叔奇工部知括蒼二首　三見中朝人。徐行每後人。功庸身較晚。名譽衆常新。有句須同酌。令雖似所親。政成應必報。山郡易回春。　自復林湖隱。相從却恨稀。梅花年後白。江水去邊肥。世態紛紛改。交心特特違。煖晴當送別。敢望叔柴扉。元趙茂原詩贈郭山長歸括蒼兼簡葉縣尹林府判　夜聽春雨鳴。雨晴君欲行。君行向前處。回覽括山青。括山萬疊青未了。漠漠蒼烟隔飛鳥。三年官冷不得歸。歸夢時時度雲嶠。竹雞鈎輈啼夢殘。落花如雪搏風寒。客途塵土何浸浸。握手未許攀征鞍。東關且盡雙樽歡。東關柳如帶。中有別離態。折贈不可持。依依自相待。宦遊江梅事多違。我草論交金石在。舉頭咫尺天涯別。行李瀟瀟淡明月。出門大笑心激烈。良儔往往多契闊。每一思之生白髮。白髮生。何足驚。志士慷慨期晚成。酒澆磊磈澆不平。况復不飲難為情。長歌散作陽關聲。子先歸兮我暫停。丈夫耿耿氣肯洒兒女淚。浩蕩天地間。清派真常聚。郭公子。休徘徊。京城二月鶯花開。來書早上黃金臺。黃金臺上多英才。拾取青紫實快哉。秋來我亦遠遊計。萬里駿勒定相遇。到手功名俱得意。却誦如今短長句。元山翁詩送洪處謙歸括蒼　長亭飲餞欲三年。重見秋風桂子前。顧我豈堪供世用。知君不肯負師傳。花龔琢玉青猶濕。疊紙翻雲白更妍。詩若年來有奇疾。好將風物寄江舡。元國朝風雅鄧善之送劉時可還括蒼兼寄洪中行　洪郎不來魚鴈稀。君今歲暮吉我歸。故人青燈山水屋。遊子白苧風霜衣。時俗俛仰妨道性。聖哲出處存天機。東還石門對飛瀑。卧看寒月投窗扉。

鴈蒼

元舒岳祥閬風集歲莫送正仲還鴈蒼　歲窮終有別。人老得無愁。眼看書光發。材衰句懶酬。計年知晚易。論學愧東丘。欲就寧川志。聞春與子謀。

蒼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蒼氏高陽氏之後。古今合璧古今姓纂風俗通云。八凱蒼舒之後。又黃帝史官蒼頡之後。春秋時周有蒼葛。

蒼頡

通鑑外紀黃帝史官蒼頡造文。史注武云蒼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郡縣志延安府同州蒼頡姓侯岡氏馮翊人　平陽府臨汾縣蒼頡始造字者。耆舊相傳為平陽人。考工記蒼頡篇有鮑莞文有柯欄。既云蒼頡有七章。李斯所作鮑莞。是其一篇。內有治皮之事。

滄

洪武正韻千剛切。水名。又滄浪水名。亦作倉。甘泉賦東燭倉海。又見上。許慎說文。滄寒也。从水倉聲。七岡切。顧野王玉篇七郎切。滄古文。宋重修廣

韻亦州後魏所置。蓋取滄海爲名。丁度集韻古作滄滄。从仌作滄。司馬光類篇又楚亮切。藏。倘。六書故水清凉也。亦作滄。从仌。釋行均龍龕手鑑滄（或作）滄（正）錯削反。韓道昭五音類聚滄音倉。滄海水貌。楊桓六書統清母滄（說聲）滄（林）滄古文滄（則上）滄或仌滄（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通作倉。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亦借倉蒼。作滄滄非本音義見滄。韻會定正字切清岡切。清凊千滄。

篆書　滄滄滄（並集韻）滄滄（並古尚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滄（徐鉉篆韻）滄（高勉齋學書韻總）滄（六書統）

隸書　滄滄（並六書統）

草書　滄（張錦渼）滄（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滄州

御覽十二道志曰。滄州景城郡。禹貢兖州之域。虞舜及周爲幽州之域。春秋時屬齊。晉七國時屬齊趙。併天下以齊地置齊郡。以趙地置鉅鹿郡。漢高帝分鉅鹿置渤海郡。分齊郡置平原郡。　漢志曰。渤海郡高帝置。莽曰迎河。在渤海之濱。因以爲名。圖經曰。渤海賓滄州之

地。屬趙分居焉。　漢書曰。趙分地薄人衆。丈夫相遇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　十三州志曰。渤海風俗。鷙戾高氣力。輕姦宄。　十道志曰。清池縣。漢之浮陽縣也。　漢志曰。浮陽屬渤海郡。莽曰浮成。　十三州志曰。浮陽浮水所出。東入海。　漢書曰。宣帝時渤海飢。盜賊起。龔遂單車入境。平之。後勸叛者賣劍買牛。民皆知勸。　漢志曰。千童縣。靈帝改曰饒安。屬渤海郡。又曰樂陵縣。屬平原郡。莽曰美陽。　舊唐書地里志。滄州。漢渤海郡。隋因之。武德元年。改爲滄州。領清池饒安無棣三縣。治清池。其年移治饒安。四年。平竇建德。分饒安置鬲津縣。五年以清池屬東鹽州。六年以觀州胡蘇縣來屬。州仍徙治之。其年又省以滴河猒次陽信樂陵四縣來屬。貞觀元年。以瀛州之景城。廢景州之長蘆南皮魯城三縣。廢東鹽州之鹽山清池二縣並來屬。又以滴河猒次二縣屬德州。以胡蘇屬觀州。仍移治於清池。又省鬲津入樂陵。省無棣入陽信。八年復置無棣縣。十七年以廢觀州之弓高東光胡蘇來屬。割陽信屬州。天寶元年。改爲景城郡。乾元元年。復爲滄州。舊領縣七。戶二萬五十二。口九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天寶領縣十二。戶十二萬四千二十四。口八十二萬五千七百五。京師東北二千二百一十八里。去東都一千三百八十二里。五代史職

方考。滄州長蘆。乾符間。廢入清池。無隷。周置保順軍。資治通鑑。唐宣宗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注。幽劉仁恭。滄劉守文。父子相爲首尾。）欲先取滄州。九月。全忠自白馬渡河。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稚孺之外。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于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强。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啖。徒濫反。）朱全忠使人説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紀實新書。滄州節度使（管德齊等二州）控鳴犢之舊河。連射雉之餘址。（鳴犢河在盛縣。武興五官郎。射雉於南坂。即此也。）德州。（平原郡）地連渤海郡。接平原。（平原南連渤海。漢平原縣。文帝封丸韓侯爲龍額侯。）齊州（濟南郡）十二山河尚餘圍險。三千賓客猶揖馨香。（齊山河之國。十得其二。齊相孟嘗君門下拔三千有客。）唐僧無可詩送呂郎中赴滄州　出守滄（一作海）州去。西風

送旆旌。路還經（一作過）戟郡。地盡到孤城。拜廟千山綠。登（一作開）樓遍海清。何人共東望。日向積濤生。　李頻詩淮南送人歸滄州　風色忽西轉。坐爲千里分。高帆背楚落。寒日逆淮曛。斷燒緣喬木。盤鵰隱片雲。鄉關百戰地。歸去始休軍。　元吳淵穎集滄州　荒亭貫酒壯心違。目極東州霧雨微。百里齊封滄海接。千年禹跡濁河非。暗塵掉馬呈金響。衰草看羊着錦衣。猶記上元鳴鼓夜。滿船燈火越歌歸。　仕仕林集過湖滄口　客路難如此。山光更豁然。把田雙犢健。吼屋大鼇眠。烏桕清陰合。魚塘嘖影圓。且行休只坐。十里下灘船。

鶬

洪武正韻千剛切。鶬鶊鳥名。亦作倉。又見上。許慎説文。鶬麋鴰也。从鳥倉聲。七岡切。䳺鶬或从隹。爾雅。鶬麋鴰。（郭璞注。鶬。一名麋鴰。今呼鶬鴰。鴰古活切。）楊雄方言。鴈。南楚或謂之鶬鴚。（歌）顧野王玉篇。千唐切。鶬鴰。亦作鶬。徐鍇通釋。切陽反。鄭之秀精明韻。又七羊切。和也。詩。八鸞鶬鶬。釋行均龍龕手鑑。鶬音倉。鶬鶬鳥名。鶬鶊。上音倉。下音庚。鶬鳥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鶬千郎切。鶬庚也。或作鶬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鶬从鳥倉聲。䳺从隹倉聲。與鶬同。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前相如賦。雙鶬下。師古曰。鶬也。今關西呼爲鶬鹿。山東通謂之鶬。俗名錯落。錯落者言鶬聲之急耳。又謂括捋

皆象其鳴聲。倪鏜六書類釋顏師古曰。山西呼爲鶬鹿。又借義鞗革有鶬毛氏曰言有法度。鄭氏曰金釋貌。又八鸞鶬鶬毛氏曰聲鄭氏曰聲之和也。魏柔克正字韻綱又千羊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又名鶖鶬。又鶬庚也。亦借倉韻會定正字切清岡清清十鶬

篆書鶬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鶬鶬並徐鉉篆韻

草書鶬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匚倉 千剛切。許慎說文古器也。从匚倉聲。七岡切。顏野王玉篇此郎切。古器謂之也。徐鍇通釋竊陽反。楊桓六書統清母⿷匚倉从匚倉聲⿷匚倉隸字潛博義音倉。趙謙聲音文字通青岡切。篆書⿷匚倉徐鉉篆韻⿷匚倉六書統　隸書⿷匚倉六書統

嵢 千剛切。顏野王玉篇千郎切。山勢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嵢義闕。从山倉聲。篆書嵢六書統

篬 千剛切。顏野王玉篇七羊切。竹名。丁度集韻竹色。或作䇭。楊桓六書統母篬从竹倉聲篬卄䇭或从青聲䇭隸字潛博義七岡切。又丁羊切。通作

䇭。篆書䇭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篬䇭並六書統　隸書篬六書統

凔 千剛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宋重修廣韻七岡切。丁度集韻初良切。又楚耕切。凔貌。古作滄。司馬光類篇一曰水名。亦州名。又楚亮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倉。韓道昭五音聚類凔楚庚切。楊桓六書統清母凔原聲滄隸字潛博義凔滄同上。通作滄。趙謙聲音文字通穿畕切。見去聲。此音俗但用滄愴。又青晥切。見杜韻。此方音。或於此音用滄。篆書凔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凔六書統　隸書凔六書統

牄 千剛切。丁度集韻牛名。釋行均龍龕手鑑俗七羊反。正作搶。香嚴又七剛反。牛也。楊桓六書統清母牄从牛倉聲牄隸字潛博義音倉。篆書牄六書統　隸書牄

瑲 千剛切。丁度集韻玉色。楊桓六書統清母瑲。餘見本韻。篆書瑲六書統

搶 千剛切。丁度集韻搶搪鍋也。楊桓六書統清母搶搶搪鍋也。篆書搶六書統

⿰食倉 千剛切。丁度集韻食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倉。韓道昭五音類聚七岡切。楊桓六書統清母⿰食倉从食倉聲⿰食倉隸　篆書⿰食倉六書統　隸書⿰食倉六書統

傖 千剛切。丁度集韻傖囊亂貌。司馬光類篇又鋤耕切。吳人罵楚人曰傖。楊桓六書統清母傖从人倉聲傖隸字潛博義七剛切。篆書傖六書統　隸書傖六書統

⿰倉阝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倉。

⿰倉頁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倉。

穝 千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倉茫倉官二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七五四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四十三　十八陽

剛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梵語鳩摩什華言童壽天竺人也。大明天界禪寺住持臣宗泐演福講寺住持臣如玘奉勅註解　宗泐字季潭台之臨海人姓周氏　如玘字大朴紹興餘姚人姓張氏　金剛䔍驗賦一篇永明沙門延壽撰延壽號智覺餘杭人姓王氏　金剛感應事跡三十九篇）

宋太宗皇帝御製序曰朕聞如來演教浩渺無邊廣開法要之門。是立真宗之理。窮究者徒經劫數。解悟者不可盡量。斷慮絕思離諸煩惱者。皆由心也。隨其本性所見不同。善惡求緣豈能差別。宿有自然之見者。一聞而便了其心。諸佛菩提言之盡也。且夫世人身外覓佛。向外求經。不自循於己身。不能洞曉於內教。經文相契。福業分明。觀乎積水之氷。見和風而自解。變凡愚而真性自顯。達宗旨而善惡宜然。佛言者四智圓明八識無漏。從心起化乃見真空。夫金剛般若喻法立名。法既立名金剛譬喻。且須菩提發問金剛者實也。以證堅牢能壞諸玉。金剛雖堅。喻若羚羊角能破。金剛喻佛性。羚羊角喻煩惱。煩惱無損於真性。喻如金剛在於山。即有金礦。山亦不知是金。金亦不知是寶。人心佛性亦復如是。般若者是梵語。華言智慧。智者不起愚心。慧者不運多智。慧是智體。智是慧用。智慧若聰明。智慧則不愚也。備般若正行斷二障種習。佛與諸大比丘衆俱。一時之意也。一心一戒。一道一緣同一解脫也。菩提心者覺也。覺者佛之真性也。即是無上正等覺也。所以見境上之深根。述精進之妙旨。隨機悟決。化導衆生。聖法流傳。破諸邪見。諒中區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若發廣大心。故無顛倒起欺。不脩之業薄。傷強執之愚迷。非下士之所爲。豈淺識之能究。不以能文爲本。蓋以立意爲宗。使經學之徒流。却貪心而不染。偏業隨因之士。盡變悟解之緣。善惡深遠。貫諸有情之要也。非天地不能齊其功。非日月不能掩其明。非神仙不能知其奧。非陰陽不能盡其理。唯諸佛了然悟解也。朕學不該通。尤慚穎悟。語流千古。塵劫難窮。所以褒讚真空。圓融聖諦。如來能攝受令諸根未熟者盡令根性成熟。菩薩常得心田豁蕩。聖教流行。讚歎稱揚。述而不盡。歸依向佛。不可思議。絕而序焉。（註解曰此經以喻法爲名實相爲體無住爲宗斷疑爲用大乘爲）

（教相。　初釋喻法名者，金剛喻也，般若法也。金中精剛，至堅至利，能碎萬物。此經能斷衆生疑執，取以爲喻故。大品般若十六分中，以此經爲能斷分。波羅蜜是梵語，華言到彼岸。衆生在生死海中，無有窮極，猶此般若到涅槃彼岸。蓋大乘菩薩達生死即涅槃，則非度而度，非到而到也。經者，訓法訓常。梵語修多羅，此翻契經，謂契理契機故也。　二辨實相體者，即一實相理也。經云，若人得聞是經，即生實相。　三明無住爲宗者，宗者要也。經云，應無所住。經中多以無住破著，故以無住爲宗也。　四論斷疑爲用者，由經力用能斷妄執，故以斷疑爲用也。　五判大乘爲教相者，經云爲最上乘者說，故以大乘爲教相也。　此經乃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所譯，分三十二段者，相傳爲梁昭明太子所立。元譯本無，又與本論科節不同，破碎經意，今不取焉。今註一本天親菩薩論，取其意而不盡用其語，以其語深難使初學故也。）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如是者，指一經所聞法體也。我聞者，阿難謂如是之法，我從佛而聞也。一時者，即如來說法機應和合時也。佛者，覺也。佛是教主，華梵名佛。舍衛者，國名也，華言豐德。祇樹給孤獨園者，祇陀太子施樹，給孤長者買園，共立精舍，請佛而住，說法處也。與大比丘衆者，聞法之侶也。比丘者，梵語也，華言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千二百五十人俱者，此諸弟子凡佛說法之處，常隨侍也。已上如是等六事，冠於諸經之首，謂之通序。如來臨滅度時，阿難問佛，一切經前，當安何語。佛言，當安如是我聞等語，非但我法如是，三世諸佛法皆如是。）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此別序也，亦名發起序。以此食爲發起者，蓋佛欲說無住相施，故先乞食以表發之。然佛以禪悅法喜爲食，而行乞者，示同凡僧，欲令折己慢幢，生彼福德耳。爾時者，當是時也。世尊者，世間所尊，十號之一也。食時者，辰時也。著衣者，服僧伽黎衣也。持鉢者，持應量器也。次第乞已者，佛心平等，不擇貧富也。本處者，給孤園也。洗足者，食訖而洗足也。敷座而坐者，敷坐具而跏趺也。）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長老須菩提，乃此經發起之人，稱長老者，以其德長年老也。梵語須菩提，華言空生，亦名善現。從座起至恭敬，乃請法之敬儀。希有者，贊佛之辭也。善護念者，爲護念現在根熟菩薩，與智慧力，令其成就自行

與教化力，令其攝受衆生也。善付囑者，爲付囑未來根未熟菩薩，已得大乘者，令其不捨，未得大乘者，令其勝進也。護念付囑，即希有事也。佛德之大，無過度生，然雖注意於般若度生，必待請問，故善現觀相知意，即首稱歎希有，而復請問也。）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此發問之端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華言無上正等正覺也。問意以如來護念付囑現在未來菩薩，令成佛果，是菩薩雖發道心，誓度衆生，求成佛道，未知其心云何安住大乘，云何降伏妄心，使至佛果，不退失耶。）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善現既稱歎請問，妙稱佛心，故印可云善哉善哉，當爲汝說也。而又誡約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善現即會佛意，故唯然應之，願聞是法。然一經之大要，不過善現所問，安住大乘，降伏妄心，如來所答修行之法，亦不出乎理事二門，破執斷疑而已，具見下文。）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善現雙問安住降伏，如來但答降伏其心者，蓋降伏妄心，必安住大乘，舉降伏，則攝安住矣。）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人與旁生，具有四生。諸天地獄中陰，惟是化生，鬼通胎化二生，皆屬欲界。）若有色，（色界天。）若無色，（無色界天。）若有想，（識處天。）若無想，（無所有處天。）若非有想非無想，（非想非非想處天。）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此一段，是菩薩所修理觀，具乎四心，謂廣大心、勝心、常心、不顛倒心。慈氏頌云，廣大第一常，其心不顛倒。第一即勝心也。經云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者，所懷之境廣，此大心也。云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者，此勝心也。無餘涅槃，即如來究竟法身也。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了生佛一如，此常心也。無我人衆生壽者，此不顛倒心也。若有四相，謂之四倒。若一衆生不令滅度，又見衆生實滅度者，則未能了達本源，是有我人衆生壽者四相，不名菩薩。我者，於五蘊中妄計有我我所。人者，妄計我生人中，異於餘趣。衆生者，妄計五蘊和合而生。壽者，妄計我受一期果報，一期果報，即爲長若短壽命也。此皆顛倒妄想，亦名四見。菩薩能用般若妙智，照了性空，本無四相，名降伏其心。否則非菩薩也。）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此一段，理觀兼事行也。不住是理觀，布

（施是事伊於法者六塵諸法也布者普也施者捨也菩薩所脩六度爲行以布施爲初度福德五度蓋施有三種資生施無畏施法施也資生施者施以財物資他生也無畏者持戒不惱無冤忍辱不報有冤法施者精進不懈說法禪定不差機說法智慧不顛倒說法然一切布施不過六塵所謂六塵如牀敷卧具飲食湯藥之類是也世人行施心希果報是爲著相菩薩行施了達三輪體空故能不住於相三輪者謂施者受者及所施物也佛告善現應如是不住於相而行施者蓋欲菩薩降伏妄心也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此明恐人疑云離相施則無福報故佛告離相之施其福轉多良由不住相施施契性空性空無邊施福無邊故舉十方虛空以爲喻之論云其義有三一遍一切處二寬廣高大三究竟不窮已上荅降伏妄住問竟）

（一斷求佛行施住相疑此疑從前文不住相布施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前疑既無住相施降伏其心是成佛之因恐善現疑佛果是有爲身相故佛問云可以身相見如來不善現悟佛問意乃荅不可以身相見然有相者應身也無相者法身也法身是體應身是用若知用從體起應即是法所以無相故論云如來所說相即非相若能了達此意則一切世間之相無非真如無爲佛體故佛印可善現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二斷因果俱深無信疑此疑從前無住行施非相見佛兩段經文而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衆生得聞如是言說章句生實信不（論云無住行施因深也無相見佛果深也因果之法既深疑末世在迷鈍根衆生不如是能生信心）佛告須菩提莫作是說如來滅後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佛荅末世自有具福慧人聞此般若能生實信言後五百歲者大集經中云有五箇五百歲今乃第後五百歲時也持戒戒也修福定也生信慧也三學俱備能生實信矣）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若論實信之由從多佛所已種善根聞此大乘之法則能生信至於一念少特生信亦從佛所種諸善根而然也）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信心生一念諸佛盡皆知凡有衆

生聞是章句乃至一念淨信佛智佛眼無不知見所以得福無量何以故）是諸衆生無復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此明得生信得福之故菩提生法二空論云有智慧者了知生法二無我故又云生法各有四種僞想即相也言無復我人衆生壽者四相此生空也言無法相亦無非法相者他譯更有無相亦無非相此法空也疏云初列生空有四相次列法空但有兩句法非法也蓋譯人略之耳）何以故是諸衆生若心取相則爲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則著我人衆生壽者（此返顯違經非福言若心取相等此生執也若取法相等此法執也）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以是義故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此結上文而證勸之不應取法者空所觀之境也不應取非法者空所觀之智也論云法有性相尚不應取何況非法本無性想又云善如法尚不取況不善非法疏云今言法者說五陰空爲法五陰相爲非法即以陰空爲乘名法陰有爲病名非法陰病既除空乘亦遣非法既謝在法亦亡與論意正相渭合言筏喻者論云如欲濟川先應取筏至彼岸已捨之而去又智論引筏喻經云汝等若解我筏喻法是時善法宜應棄捨況不善法斷乃無所得之要術俾不凝滯於物矣）

（三斷無相云何得說疑此疑從前第一疑中不可以身相得見如來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如來有所說法耶（因說不可以相見佛佛非有爲恐有疑云何釋迦樹下得道諸會說法耶）須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說義無有定法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有定法如來可說何以故如來所說法皆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眞如法體離有無相離言說相豈可以耳聞心得耶當如樹下得處諸會說法但應身耳其報身法身無得無說然應即法報說即無說是故不可以有取不可以無取也善現解佛問意即荅以無道可證無法可說何以故下又自徵釋由不可取不可說[illegible]不可以無取由不可取故不可說[illegible]無之體也一切賢聖者三世十方佛菩薩也以同也無爲乃自證之理眞諦也差別乃化他之用俗諦也諸佛說法不離二諦是佛亦然）須菩提於意云何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爲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來說福德多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爲他人說其福勝彼何以故須菩

提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須菩提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此乃較量持說功德佛問假如人以大千世界七寶為施其福多不善現會意云甚多蓋此福德離福德自性故言多也佛又言離性布施福報雖多而受持此經為人演說能趣菩提其福勝彼言乃至四句偈者舉少以況多耳然持經福勝者蓋諸佛之身及所證之法無不從是般若而生般若稱為佛母者良有以也然猶恐其於此取著故復言云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　四斷聲聞得果是取疑此疑從上無為法不可取說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須陀洹能作是念我得須陀洹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須陀洹名為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是名須陀洹（梵語須陀洹華言入流此聲聞所證初果也已斷見惑離四趣生預入聖人之流故云入流言無所入者是不著於所入之流又不著於六塵境界故言無入也）須菩提於意云何斯陀含能作是念我得斯陀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是名斯陀含（梵語斯陀含華言一來此聲聞第二果也蓋欲界有九品思惑前六品已斷後三品未斷更須欲界一度受生故云一來言實無往來者謂不著於往來之相也）須菩提於意云何阿那含能作是念我得阿那含果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阿那含名為不來而實無不來是名阿那含（梵語阿那含華言不來此聲聞第三果也斷欲界思惑盡不來欲界受生故曰不來言實無不來者謂不著於不來之相也）須菩提於意云何阿羅漢能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實無有法名阿羅漢世尊若阿羅漢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即為著我人眾生壽者（梵語阿羅漢華言無學此聲聞第四果也此位斷三界煩惱俱盡究竟真空無法可學故名無學言實無有法名阿羅漢者謂無無學所證之相也若言有證即著四相也此一段明四果離著論云向說無佛果可取無佛法可說云何四果各取所證而說恐起此疑故佛約此而問善現皆答以離著深會佛之意也）世尊佛說我得無諍三昧人中冣為第一是第一離欲阿羅漢我不作是念我是離欲阿羅漢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道世尊則不說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者以須菩提實無所行是名須菩提是樂阿蘭那行（此乃善現引自己所證離著令人生信也然善現所證之果不過無學而世尊特稱其為第一者以無諍故也梵語阿蘭那華言無諍無諍者謂離二障一者惑障二者智障離惑則不著有相離智則不著無相故無諍也所行者謂不著於所行之行也　五斷釋迦然燈取

說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不可說而來）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昔在然燈佛所於法有所得不不也世尊如來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此斷釋迦然燈授受之疑善現意已證離著固已得矣而如來又恐善現疑佛昔受然燈之記於法實有所得故與此問善現會以實無所得是無疑矣然燈者大論云然燈生時身光如燈以至成佛亦名然燈　六斷嚴土違於不取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菩薩莊嚴佛土不不也世尊何以故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是故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問意以菩薩修六度為行莊嚴淨土現身說法是有所取云何不取答意以菩薩雖修行嚴土行乃無作土亦非嚴非嚴而嚴故曰即非莊嚴是名莊嚴既而如來又告善現云為菩薩者應如是生清淨心乃非取而取如維摩經云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斯之謂也若於六塵生著不名清淨故又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七斷受得報身是取疑此疑亦從第三疑中不可取而來）須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云何是身為大不須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說非身是名大身（梵語須彌盧華言妙高此山四寶所成高出衆山之上故稱山王佛之報身遠離諸漏名之為非尊榮奇特名之為大佛之問意以聖人之法既無為無取所得報身豈非有取恐有此疑故設喻為問而善現即知須彌自無分別我是山王故得為大報身離著亦復如是故曰佛說非身是名大身）須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數如是沙等恒河於意云何是諸恒河沙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但諸恒河尚多無數何況其沙須菩提我今實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恒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得福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而此福德勝前福德（恒河天竺之河周四十里佛多近此說法故取為喻前說一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以顯持說福勝今以無量大千世界七寶布施不如持說此經四句其福轉勝於彼也此則增勝而論格量持說之功）復次須菩提隨說是經乃至四句偈等當知此處一切世間天人阿脩羅皆應供養如佛塔廟何況有人盡能受持讀誦須菩提當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為有佛若尊重弟子（藏佛舍利之處謂之塔本佛形像之處謂之廟隨說此經四句偈處天人則當敬之如佛塔廟況能具足持誦者耶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者成無上佛果菩提也若是經

（共等者。經典所在。即佛之所在。持說之人。即佛弟子。可不崇敬乎哉。）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經。我等云何奉持。佛告須菩提。是經名為金剛般若波羅蜜。以是名字。汝當奉持。所以者何。須菩提。佛說般若波羅蜜。則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所說法不。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無所說。（善現既聞持經。成就希有之法。故問此經何名。云何受持。佛答。此經名金剛般若。能斷一切執障。故當奉持之。斷執障用般若之智。然法性本空。不可取著。故云。即非般若波羅蜜也。如來又慮善現未達般若性空。謂有言說。故又詰云。如來有所說不。而善現了知。說即無說。乃會云。如來無所說也。）須菩提。於意云何。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塵。是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世尊。須菩提。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名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此節文意。由前施寶得福而來。前以無量大千世界七寶布施。得福雖多。然非離性。則是貪等煩惱染因。有為福報。故此遂以世界微塵為喻。塵界乃無情之物。不生貪等煩惱染因。是則有為福報不及塵界之無情。況持說此經。是遠離煩惱之因。能取菩提而不勝耶。非微塵非世界者。非煩惱染因微塵世界也。是名微塵世界者。乃是無記微塵世界也。無記猶無情。謂不起善惡也。）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

二相。見如來不。不也世尊。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見如來。何以故。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三十二相者。應身相也。非相者。法身相也。是名三十二相者。應既即法。法全是應。不妨說三十二相也。言施寶之福。纔能成佛身相。但是應身。不及持說功德。能成法身也。）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恒河沙等身命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甚多。（七寶布施。外財也。身命布施。內財也。身施者。如尸毗王。代鴿是也。命施者。如薩埵飼虎是也。以輕重較之。則外財輕而易。內財重而難。然此二施。皆有為有漏因果。縱不如持說四句。能取菩提之妙果也。）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世尊。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是故如來說名實相。世尊。我今得聞如是經典。信解受持不足為難。若當來世。後五百歲。其有眾生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何以故。離一切諸相。即名諸佛。（善現。如捨身命。所感之福。不如持說之勝。得聞此法。感佛恩深。遂悲泣流

涕。謂言希有。自謂從昔以來。未曾聞是經典。若人聞經。信心清淨。則能生于實相。又謂我今值佛。獲聞是經。不以為難。而未來眾生。得聞是法。始為希有。所以希有者。以依此經修行。不起我人眾生壽者四相。即是非相。非相即實相也。離此諸相。即成正覺。故曰即名諸佛也。）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是人甚為希有。何以故。須菩提。如來說第一波羅蜜。非第一波羅蜜。是名第一波羅蜜。（如是如是者。然之之辭也。大乘之法。本是難信難解。然非大乘根器。乍聞是法。未免驚愕疑怖畏懼。能聞是法。而不驚畏者。實為希有。此希有法。無與等者。故名第一。然法本無說。慮其於法取著。故云非第一波羅蜜。有因緣故。亦可得說。故云是名第一波羅蜜也。）（八斷持說未脫苦果疑。此疑從上捨身布施而來。）須菩提。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如我昔為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若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須菩提。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忍辱者。六度之一也。妄受曰忍。毀害曰辱。前云捨身命之福報。是生死苦因。不及持說之福。此之行忍。亦捨身命。不成苦因者何耶。蓋能

達法無我。到於彼岸。說非忍辱波羅蜜者。即遣著也。如是忍行。佛昔曾行故。引歌利王之事以證之。梵語歌利。華言極惡。佛於宿世。曾作仙人。山中修道。王因畋獵見而不喜。遂割其耳鼻。截其手足時。仙人略無瞋恨。以忍忍力。身復如故。蓋能了達我人眾生壽者四相皆空。非惟無苦。亦乃有樂也。又引過去五百世中。作忍辱仙以證之者。名行忍行。非止一世也。）是故須菩提。菩薩應離一切相。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若心有住。則為非住。是故佛說菩薩心。不應住色布施。須菩提。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應如是布施。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眾生。即非眾生。（佛累世行忍。以無我故。得成菩提。故發菩提之心。應須離一切相。離相即不住色等六塵也。應生無所住心。心無所住。即能住菩提。若心有住。則非住佛道矣。菩薩所行六度。皆應離相。色為六塵之首。施為六度之初。故云不應住色布施。如是行施為利群生。若存施受之心。則非無住。下復遣著。故曰非相非眾生也。）（九斷能證無體非因疑。此疑從上為利生行施而來。）須菩提。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須菩提。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如來所得菩提妙果。如理而證。離於言說。何故累稱持說功德。勝餘布施

（等福耶。然佛無所證而證，無所說而說，所證所說無不當理，以善現未達此意，故又告云，是真實等語，真語者，說佛菩提也，實語者，說小乘法也，如語者，說大乘法也，不異語者，說授記事也，不誑語者，不誑衆生也。古譯無此一句。無實無虛者，如來所證之法，本離言說，故曰無實，對機有說，故曰無虛也。　十斷真如有得無得疑，此疑從前不住相而來。）須菩提，若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則無所見，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聖人以無為真如，得名然真如之體，徧一切時，徧一切處，何故衆生有得者，有不得者，蓋心有住法，不住法之異耳。住者，住著也，如行布施，不達三輪體空，名為住法，心既住法，不成檀波羅蜜，如入暗中，則無所見，若達三輪體空，則心無所住，即成檀波羅蜜，如人有目在日光中，見諸色相也。）須菩提，當來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於此經受持讀誦，則為如來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言未來世中，若有受持讀誦者，佛眼佛智悉能知見，所得勝因，必成妙果，故曰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也。）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何況書寫受持讀誦為人解說。（初日分者，寅卯辰時也，中日分者，巳午未時也，後日分者，申酉戌時也。如是一日三時捨無量身，歷無量劫，而行布施，世間固無此事，然佛設此喻者，以況聞經生信福德之勝，何況書持誦說者耶。信力曰受，念力曰持，對文曰讀，背文曰誦，紙筆書寫受持讀誦者，自行也，為人解說者，化他也。）須菩提，以要言之，是經有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功德，如來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若有人能受持讀誦，廣為人說，如來悉知是人，悉見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如是人等則為荷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須菩提，若樂小法者，著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則於此經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此般若之體，本絕言思，其功德廣大，不可得而稱量，非樂小乘者所可得聞，故曰為發大乘者說，為發最上乘者說。發大乘者，通指衍門三教之人也，發最上乘者，的指圓頓之人，能生信解者也。如是之人，修行此法，則成就不可思議功德，故能荷擔如來無上菩提，彼小乘不能聽受讀誦為人解說，為著四見故也。）須菩提，在在處處若有此經，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所應供養，當知此處則為是塔，皆應恭敬作禮圍繞，以諸華香而散其處。（塔為藏舍利之處，若天人修羅，固當敬事，此般若

經卷所在之處，是真法身舍利寶塔，可不敬乎。）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此經，若為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為消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持誦此經者，人當恭敬，而反被人輕賤者，以宿世罪業，今招惡報，由經力故，但被輕賤，被輕賤故，其罪消滅，當得無上佛果。持經功德可謂大矣。）須菩提，我念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於然燈佛前，得值八百四千萬億那由他諸佛，悉皆供養承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於後末世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阿僧祇，譯無數時，那由他者，十億為洛叉，十洛叉為俱胝，十俱胝為那由他。如來於過去然燈佛前，供養無數諸佛，其功德可謂深且大矣，乃言不及末世持經功德者，蓋持經能生理解，得證菩提，供佛雖感福報，但是事相，故持經功德百千萬億分中，不及一分也。又言算數譬喻所不能及者，蓋事相之福，是可思議之法，而般若妙智，忘能所，絕待對，不可得而思議者也。）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此經非大乘根器不能持誦，而持誦所感功德，豈常人可聞，聞必狐疑不信，故不具說，蓋此經之義趣，與其果報，不可思議故也。　十一斷安住降伏存我疑，此疑從前諸文無我人等相而來。）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善現初問此義，至是復問者，何耶，問辭雖同，其意則別，蓋所問不過住大乘降妄心而已，初之問意，但問能住能降之法，此之問意，若謂我能住，我能降，存此分別，障於真證無住之道，故又興此問也。）佛告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當生如是心，我應滅度一切衆生，滅度一切衆生已，而無有一衆生實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則非菩薩，所以者何，須菩提，實無有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此一節大意，亦與前同，但前是破情顯智，所破之情，即我人等四相，粗執所顯之智，即般若真智，自此而下，忘智顯理，使我人等四相細執，由此實位，漸入聖階矣。　十二斷佛因是有菩薩疑，此疑從上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於然燈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由前云實無有法發菩提心者，意謂無發心者，則無菩薩，若無菩薩，云何釋迦於然燈佛所名曰善慧，布髮掩泥，行菩薩行，得受記耶。佛恐善現潛有此疑，故舉以問。）不也，世尊，如我解佛所說

義。佛於然燈佛所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現。答意云菩薩。彼時解無所得。離諸分別。由悟無法。故得受記。）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以實無有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然燈佛與我授記。作是言。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善現。旣會法無所得。佛然其說。乃言如是如是。旣而又反覆告之者。要令善現知法無所得。深契至理。故得受記。蓋如來所證妙果。乃心地本具法門。離諸名相。無授受中。而論授受者也。十三斷無因則無佛法疑。此疑從上釋迦於然燈行因。實無有得而來。）何以故。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若有人言。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實無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者。徵起之辭也。由前云。實無有法。得菩提果。故受然燈之記。遂疑旣無佛果。豈有佛法耶。釋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如者真如也。不偽曰真。不異曰如。此真如體貫徹三世。綿亘十方。非空非有。不變不遷。名如來性。若有所得。卽非佛菩提也。）須菩提。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是中無實無虛。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須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卽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所得者。忘情而證之。無實者。非有爲相也。無虛者。是真如體也。然此真如。非別有法。卽一切色等諸法。離性離相。名真如體。唯佛與佛。乃能證此。故一切法皆是佛法。真如之體。卽不離於諸法。然亦不可取著。故云。卽非一切法。是名一切法。）須菩提。譬如人身長大。須菩提言。世尊。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爲非大身。是名大身。（上說如來所證真如之體。徧一切處。可謂長大矣。又恐善現。起長大之見。故佛又設喻徵之曰。譬如人身長大。善現因喻有悟。卽曰非人身。是名大身。論云。大身有二義。一者徧一切處。卽法身。二者。功德大卽報身。此之二身。皆離諸相。故名爲非。十四斷無人度生嚴土疑。此疑。因十二疑。皆從第十一疑中。實無有法。發心者而來。）須菩提。菩薩亦復如是。若作是言。我當滅度無量衆生。則不名菩薩。何以故。須菩提。實無有法。名爲菩薩。是故佛說一切法。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須菩提。若菩薩作是言。我當莊嚴佛土。是不名菩薩。何以故。如來說莊嚴佛土者。卽非莊嚴。是名莊嚴。須菩提。若菩薩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真是菩薩。（法界混然。身土平等。尚無佛道可成。安有衆生可度。是則起度生之心。修行嚴土。卽凡夫見。不名菩薩者。畢竟起何等心。名爲菩薩。故云能通達無我法者。真菩薩也。十五斷諸佛不見諸法疑。此疑。從上菩薩。不見衆生可度。佛土

可淨。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肉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肉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天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天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慧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慧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法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法眼。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有佛眼不。如是世尊。如來有佛眼。須菩提。於意云何。恒河中所有沙。佛說是沙不。如是世尊。如來說是沙。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諸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甚多世尊。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所以者何。須菩提。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前說不見彼是衆生。不見我爲菩薩。不見淨佛國土。如是則不見諸法。名爲諸佛如來。然而如來具足五眼。豈都無所見耶。五眼者。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也。古德偈云。天眼通非礙。肉眼礙非通。法眼唯觀俗。慧眼了知空。佛眼如千日。照異體還同。此之五眼。通該十界。而優劣有殊。如經所說五眼。皆如來所具者。無非佛眼也。恒沙世界。一切衆生之心。如來無不知見。衆生之心。種種顚倒。而言非心者。妄識本空也。是名爲心者。真如不滅也。所以者何下。徵釋非心之所以也。蓋三世之心。過去已滅。未來未至。現在不住。皆是虛妄生滅。故求之不可得也。十六斷福德例心顚倒疑。此疑。從上心住顚倒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若有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以是因緣。得福多不。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緣。得福甚多。須菩提。若福德有實。如來不說得福德多。以福德無故。如來說得福德多。（前說衆生心有住著。是爲顚倒。然福由心造。豈亦是顚倒耶。若是。何名善法耶。恐潛此疑。故佛斷之。福德有實者。住相布施。成有漏因。其福則寡。福德無者。離相布施。成無漏因。其福乃多。是則不住於相。心離顚倒。所作之福。無非善法也。十七斷無爲何有相好疑。此疑。從前如來者。卽諸法如義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佛可以具足色身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色身見。何以故。如來說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須菩提。於意云何。如來可以具足諸相見不。不也。世尊。如來不應以具足諸相見。何以故。如來說諸相具足。卽非具足。是名諸相具足。（上說諸佛所證。乃無爲之法。如何佛身有八十種好。三十二相。而可見耶。爲斷此疑。故有此問。善現。乃會如來法身。圓非色相可見。而未嘗離於色相。而不可見。故云卽非具足色身。是名具足色身。卽非具足諸相。是名具足諸相。良由全法身無爲之體。起應身相好之用。是故應身。卽是法身。乃無相而相。相而無相。無見而

（見。見而無見者也。　十八斷無身何以說法疑。此疑從上身相不可得見而來。）須菩提。汝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有所說法。莫作是念。何以故。若人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為謗佛。不能解我所說故。須菩提。說法者。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慧云。如來色身相好。不可得見。如何為人演說法耶。然如來悲願深重。隨感而應。無說而說。說即無說。不違此意。是為謗佛。言無法可說。是名說法者。體性號也。不妨稱性而說也。）爾時慧命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眾生。於未來世。聞說是法。生信心不。（善現。解空第一。與般若空慧相應。以慈為命。故稱慧命。前云。身乃非身之身。法乃非說而說。事說俱妙。難信難解。所以有此疑問。）佛言。須菩提。彼非眾生。非不眾生。（眾生。有聖有凡。而凡夫眾生。於此般若不能生信。聖體眾生。乃能信解。言彼非眾生者。非凡夫眾生也。非不眾生者。非不是聖體眾生也。聖體眾生。即大乘根器人也。豈可視為凡夫眾生。不能生信。尚恐善現未悟。下文又徵釋之。）何以故。須菩提。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眾生眾生者。牒上文非眾生非不眾生也。如來說非眾生。是名眾生者。言非是凡夫眾生。是聖體眾生。能生信解者也。　十九斷無法如何修證疑。此疑從前十二十三疑中。無法得阿耨菩提而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無所得耶。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我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無有少法可得。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前明大覺。無有法得無上正覺。如何即有修證。故疑而問之。佛答有三。一答。無法可得。二答。平等為正覺。三答。正助修善成正覺。初答如文可見。）復次須菩提。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答平等為正覺也。）以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是名善法。（三答。正助修善。成正覺也。正助者。正謂正觀。空四相也。助謂緣助。修一切善法也。初答以無法可得為正覺者。達妄即真也。二以平等為正覺者。法無高下也。三以正助成正覺者。離相修善也。由離相故名為善法。　二十斷所說無記非因疑。此疑從上修善法而來。）須菩提。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有人持用布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羅蜜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他人說。於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前既云。從修善法得菩提。則佛所說法。是無記法。不能得菩提耶。恐有此疑。故佛舉大千世界中施七寶聚如須彌山之多。且大較之持說四句功德。百千萬億分中。乃不及其一。所說法。蓋佛離言說相。以離相故。能作菩提之因。故慈氏偈云。雖言無記法。而說是彼因。彼即菩提也。　二十一斷平等云何度生疑。此疑從第十九疑中是法平等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汝等勿謂如來作是念。我當度眾生。須菩提。莫作是念。何以故。實無有眾生如來度者。若有眾生如來度者。如來則有我人眾生壽者。須菩提。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而凡夫之人。以為有我。須菩提。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既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云何如來卻度眾生。故偈云。平等真法界。佛不度眾生。以名共彼陰。不離於法界。名即眾生假名也。陰即五陰實法也。此假名實法皆即法界。故云不離於法界。既即法界。凡聖一如。豈有眾生可度。故云佛不度眾生。如來若謂我為能度。眾生為所度。此則著於四相。由離四相。則非度而度。度而非度。則是如來說有我者。真我也。則非有我者。非妄我也。若凡夫之我。是我執也。非凡夫者。論云。非生謂不生聖人法。即毛道凡夫也。　二十二斷以相比知真佛疑。此疑從第十七疑中。如來不應以色身諸相見而來。）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不。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佛言。須菩提。若以三十二相觀如來者。轉輪聖王則是如來。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不應以三十二相觀如來。爾時世尊而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三

十二相者。應身相也。觀如來者。觀法身如來也。問意謂可於應身相好中。觀見法身不。善現。乃知應身相好從法身流出。若見相好。即見法身。故答云。如是如是。佛又恐善現於應身取著。不達法體。故又以輪王即如來為難。而善現解佛難意。故云不可以三十二相觀如來也。既而佛乃說偈以證之。法身之體。固不離於聲色。但凡夫墮於聞見。是行邪道。不能見於如來也。　二十三斷佛果非關福相疑。此疑從上不應以相觀佛而來。）須菩提。汝若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須菩提。汝若作是念。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諸法斷滅。莫作是念。何以故。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法不說斷滅相。（上明如來所證菩提。不從福德而致。是則菩薩所修福德。不成菩提之因。亦不克果報耶。為斷此疑。故告之曰。莫作是念。如來不以具足相而得菩提。具足相即福德相也。蓋大乘所修福德之因。所得福德之果。但離取著之相。不同小乘斷滅之見。故曰於法不說斷滅相也。下又說喻以告。）須菩提。若菩薩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若復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此菩薩勝前菩薩所得福德。須菩提。以諸菩薩不受福德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不

受福德須菩提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是故說不受福德（假使有人以無量世界七寶行施，心有所著，所感之福，則成有漏。心若離著，即成無漏。故云若有人知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無我者，無人法二執也。忍即無生法忍，乃住菩薩所證也。既得無生法忍，則與彼住相行施者不同，故云勝前菩薩所得福德。言不受福德者，不受有漏福報也。善現又疑，既不受福報，云何能獲無生法忍。須知有漏果報則不應受，無漏果報則受而不取，所謂取著，故云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著也）　二十四斷化身出現受福疑（此疑從上不受福德而來）　須菩提若有人言如來若來若去若坐若卧是人不解我所說義何以故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有來去坐卧者，乃如來應身也。無來無去者，法身也。然如來昔行菩薩道時，不受福報，云何至果有去來坐卧之相，使諸眾生供養獲福。恐有此疑，故告以釋之。謂如來應用示有動作，而法身之體，如如不動也）　二十五斷法身化身一異疑（此疑從上應有去來，法無去來而來）　須菩提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碎為微塵於意云何是微塵眾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世尊（上明應身去來是異，法身無去來是一。恐善現有一異之見，故設喻以釋之。釋中初舉世界微塵一異斷疑，次舉言說我法即見。初釋

中文有三科。一標界塵一異，以顯無性。言世界者，喻法身也。微塵者，喻應身也。世界一也，微塵異也。碎界作塵，塵無異性；合塵為界，界無一性。喻全法起應，應無異性；全應即法，法無一性。故偈云：去來化身佛，法身常不動。於是法界處，非一亦非異。然如來體用互融，所以能一能異，非一非異，自在無礙者）　何以故若是微塵眾實有者佛則不說是微塵眾所以者何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是名微塵眾（此釋微塵喻應身無異性。若知碎世界作微塵，微塵全是世界，則塵無實性，故曰則非微塵。而離性計而說微塵，故曰是名微塵也。此喻全法起應，應即是法，何異性之有哉）　世尊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則是一合相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　須菩提一合相者則是不可說但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此釋世界喻法身無一性。若知合微塵為世界，世界全是微塵，則世界無實性，故曰則非世界。以離性計而說世界，故曰是名世界也。一合相者，言眾塵和合為一世界。非一合相者，非性執之一合。是名一合相者，妙離性之一合也。此一合相不可思議，而凡夫不了，自生貪著耳。此喻全應是法，法不離應，何一性之有哉）　須菩提若人言佛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須菩提於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說義不不也

世尊是人不解如來所說義何以故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則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此下明離我法二見。初離我見。夫我見者，有真我之見，有妄我之見。妄我見者，虛妄分別眾生見也。真我見者，遠離執著如來見也。既離執著，亦有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此不見而見也。若迷眾生，以為如來實有四見，故云不解如來所說義也。善現既解如來所說之義，即知四見皆非虛妄分別，是真我之見，故云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也）　須菩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一切法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　須菩提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次離法見。夫如來說法，要令眾生發菩提心，修行契理。故聞如來所說，當如是知見信解不生法相。言不生法相者，不於法取著也。法本離相，如來稱性而說，故云即非法相，是名法相。此一段文，雖正釋離於法執，亦是總結降住正行。由經初善現請問，若人發無上菩提心者，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如來答云：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故今結云發菩提心者，於一切法如是知見信解，此結如是住也。不生法相，此結降伏其心也）　二十六斷化身說法無福疑（此疑從上塵喻化身是異而來）　須菩提若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者持於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為人演說其福勝彼云何為人演說不取於相如如不動（此段文有三節。初以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布施，是假喻格量也。自若有善男子下，明持說福勝。自云何為人演說下，是釋福勝所以。據經文但明持說功德，而論乃謂化佛說法有無量功德者，蓋化佛是說經教主，持說是弘經之人。所弘之經，是佛所說。佛之所說，離言說相，故功德無量。弘經之人，若能離著，則其福能勝彼也。如如者，法身之理也。化身既即法身，則無去無來，故不動也）　二十七斷入寂如何說法疑（此疑從上演說與不動而來）　何以故（上言如如不動，則佛常住世間，為眾生說法，何故言如來入涅槃耶。恐有此疑，故說偈以釋云）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一切有為法者，一切世間生滅之法也。佛在人中，示同生滅，亦為有為無常之法。無常之法，虛假不實，故以夢幻泡影露電六種為喻。應作如是觀者，觀即能觀妙智，以此妙智觀有為法，如夢幻等。能觀既是妙智，所觀無非妙境。妙境者，三諦也。妙智者，一心三觀也。三觀者，空假中也。三諦者，真俗中也。即觀有為之法，離性離相之謂空，無法不具之謂假，非空非假之謂中。諦者，審實不虛之謂。全諦發觀，以觀照諦，諦觀即一而三，觀莫前

後而照。故云如是觀之。能如是觀。乃了化身即法身。無常即常之。雖即法身。不礙涅槃。常即無常也。良以如來究竟非常非無常之法。故所以能常能無常也。是則終日涅槃。終日說法。不住有為。不住無為。不可得而思議者也。一經始末。皆備如是。始云如是住。如是降心。中間節節云如是。至此又云如是觀。論乃偈云。妙智正觀。故知妙智。實一經之宗也。正宗竟。佛說是經已。長老須菩提。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金剛證驗賦

無住般若。（經云。菩薩於法應無所住。乃至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毅海威光。（大般若者。是一切衆生真如之心。靈臺妙性。寂照無遺。諸佛約衆生心。故說諸般。）諷誦而感通靈異。受持而果報昭彰。（遠古至今。靈鳴非一。受持感應。向下當明。）畢使凡身未來而位登實覺。（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又云。修一切善法。則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夫經者。即是衆生心。其心之性。恒常不變。故號金剛。明了自心者。即是如來。經云。如來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故名如來。即是真如一心。不去不來。無生無住。故名如來。能信此心。即得成佛。是以經云。凡有心者。皆當作佛。若直信者。現今是佛。為未信者。故云未來成佛。）能令促命現世而壽續金剛。（梵文頌言。云何得長壽。金剛不壞身。持此經人多增壽算。向下當說。）洪範五福其一曰壽。堅持之者偏承靈祐。（洪範五行云。世間有五種福人。其一曰壽。梁時招提寺琰師讀誦三藏。有異於世。初出家年十一歲。有善相諸琰師云。雖聰敏明慧。而壽不長。年至十八。必當命終。琰師遂入山。於經藏中發願。隨手探經。乃得一卷金剛經。志心課誦。晝夜不息。因夜靜坐誦經。忽覺似天明光照屋廡。見一僧。年長一丈。手執一卷金剛經。語琰師云。此經功德。最不可思議。汝年二十。始可出山。琰師依教。二十出山。路逢前相者大驚服。何妙藥延年。琰師實告。相者歎云。經力不可思議。又隋時雍州趙文。因疾而死。經七日。其妻欲殮。覺一腳暖。至晚卻蘇。云初死之時。引見王。王問生時有何福業。文答一生唯誦金剛般若經。王云。若得此經功德最上。汝雖暫來。更合加年。即放汝還生。必當延永。又荊州江陵縣尉。李玄宗女五娘。年二十四。情存出家。常持金剛般若經。忽因身患三日卒。亡至閻羅王所。王勸其女。元無罪尤。女告王言。五娘常持金剛經。王聞持般若之名。便放還生。臨放之時。王告曰。汝雖再生。汝父不久當來。為汝父受罪。今有七百頭魚。來訴汝父。汝若不信。歸問父。夜睡之時。常夢落網已否。晝夜常頭痛否。乃是此魚作此患耳。其女還家。一一白父。李玄宗聞語驚懼非常。遂改惡修善。發心常持金剛經。仍寫四十九卷。遂畢。夢見數百青衣童子來謝曰。君昔殺我。我被殺君。愧君造經。今我離苦。我當往生。君當長命。李玄宗。於後果得壽年一百二十歲。）湖神歸命。受淨戒而拴兇暴之威。（昔江南。有宮亭湖神。能興雲致雨。備福史至。特有西天二藏羅門僧。各善咒術。欲降彼神入廟。側有一寺。寺內有一小僧。專持金剛般若經。見二藏僧俱死。即直入廟中。徐聲念誦。須臾之間。黑雲忽起。湖水沸騰。忽見一物。身長一丈。聲如雷震。目似電光。僕從三百餘人。皆持刀戟。直入廟中。見一小僧誦經。低頭合掌。側聽聽經。俄介之間。雲開風靜。其神向前云。金剛般若威力甚大。願師慈悲。與弟子懺悔。僧問云。汝何故枉殺二僧。神曰。其二僧雖恃咒力。持戒不精。見弟子形容。自然怖死。伏願和尚。與弟子受菩薩戒。師乃授之。遂後廟神。捨大蟒之身。安然不敢為害。因茲舉衆。感持此經。）病者投誠。愈沉痾而軫慈悲之教。（鄜州。寶室寺僧法藏。戒行精懺。一生造寺寫經。崇新修故。至武德二年。閏二月。因染重疾。夜夢一僧。身著青衣。手執金剛經一卷。口云。若能造此經。受持讀誦。一生已來。所有罪障。悉皆消滅。于時應聲許造。當時所患得愈。自後發願造金剛經一百卷。壽年九十八。）大旨甚深。單古籠今。字演無生之性。（天親菩薩。以無生無住之理。製論解釋諸部般若。乃至龍樹祖師。解摩訶般若經。製智度論一百卷。及中論等。廣述無生之旨。如中論云。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重重敷不住之音。（經云。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釋曰。無住相者。即是自心無住。不於前際。住已過去故。不於後際。住未生故。不於中際。住常念念無住故。既不得前後。亦無中間。以心不住故。即為境萬緣。皆無所住。心境一如故。若了此義。其福實不可量。即與虛空等。）任布七寶之珠珍難偕四句。（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是人所得福德寧為多不。須菩提言甚多。乃至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縱捨三恒之身命。莫比持心。（經云。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劫以身布施。若復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充德云。四句功深。三恒力劣。以功深故。言下契無生。便同法界性。以力劣故。但得人天果報。盡入輪迴矣。）大教正宗。真如海藏。（無量教法。同詮般若。以真如徧一切處。若心境若教若理。盡為其體。但明般若為宗。齊歸。但契

一如自含衆德。靈神擁護。滁州來滁縣令王欽明，常持金剛經，因妻殺戮物命，追入冥司。王問。汝今讀得金剛經已否。答曰，粗得，即對王前，祇誦四句偈說。有二金剛，忽然而現。金剛現時。即放欽明還生。冥司使注命，添壽年一百二十歲。其妻承此經力，亦得免罪。再生入道。陰官歸向。長慶二年，上都大溫寺僧靈幽，死經七日見閻羅王。問曰，和尚在生，受何經業。答云貧道一生常持金剛經。王言，善哉善哉。王遂合掌請誦斯經。靈幽便念經說。王曰，猶少一偈。師壽命已盡，更放歸人間十年，勸一切人持念此經。眞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靈幽遂奏，奉勅令寫此經，眞本，添此偈。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之後。坐一層之金欄。拔出冥中。吠州。女人阿王忽然身死見閻羅王。問曰。汝在生作何善緣。答云。常持金剛經。王即與命來生誦經說。王問何不誦咒。答未曾見个。即令藏中取本授與，遂放歸生路。王言使付囑向後生天。更莫來此。其咒徧可傳行。勿令遺墜。降五色之祥雲迎歸天上。唐開元年。遂州。人任善因疾致死。凡數十人，并一僧同被驅擯。將去見閻羅王。王遂問僧。生時作何福田。僧云。唯誦金剛般若經。王即合掌須臾之間，忽有五色雲蓋下布地。又見諸罪人並被枷鎖。各付地獄。次有一冥官指任善云。此人曾讀金剛般若經，二十五遍，兼讀庾信文章。王即令

人引庾信示之。乃見一龜，有數箇頭。王云。庾信好事文章，善詆經典，誹謗三寶。受此罪報。任善却放重活，還歸人間。備說斯事。斯經也降心爲要。經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應如是降伏其心。釋曰。論云。一切境界。唯心妄動。心若不起。一切境界相滅。唯一眞心。論一切處。故一切經論以心爲宗。以心爲要。心若不起萬法一如本無動靜。唯心分別差別義生。故但降其心。千途自正。如傅大士頌云。飛禽走獸我皆伏。唯是心賊最難治。以一切衆生攀緣之心。念念不住。相續不斷。如蛇舌。如暴流。如火燄。如風疾。故聖人唯令制心。以爲綱要。無我是宗。經云。得聞是經信解受持。是人則爲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又云。通達無我法者。如來說名眞是菩薩。以我人衆生壽者等四相本空。衆生妄執爲有。若了本空。便成菩薩。不墮衆生之見。信解而體齊諸佛。以信無我之理。解無住之宗。現身成佛。以諸佛體達人法二空。入無生無住之性。以成佛。故所以華嚴經頌云。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受持而福等虛空。如前經說。不住相布施。福等虛空。法力難思。不墮刀峯之所。開皇十一年，大府寺丞。趙昌炭州人也。因患致死，心上微煖，後蘇云。

初見之時。使被鬼使領見王。王云。合入刀山地獄。使人領去見一官人蘇濯。傳從放人。昔持實爲官人云。此間文案極細。生前罪善。必無遺漏。乃開函檢文。唯誦金剛經。官人却引見王。王云。誦經功德更合加年。即放重活。從南出見周武王著三重鉗鎖枷杻其身。語昌曰。汝似我國內人。爲我報大隋天子道。我爲信任衛元嵩讒佞。使我除滅佛法。其衛元嵩尋覓不得。其人已出三界。直至如今，久處幽繫。可能爲我造功德濟拔。其趙昌遂奏大隋天子。帝乃出勅令天下。每人出一錢。爲周武帝作功德設齋，轉金剛經。周武王。遂得解脫矣。神功罔測。能超駭浪之中。溫州參軍，郭承思。將家口九人。赴任之時。先發願云。乞家口平安日，別轉金剛經一卷。考滿之日。將家口共司法。元珍。同船歸本州。承思，諫司法於船後房。承思。持家口在前頭。忽值惡風。至越州界。船作兩撅。承思。獨帆前頭。得至越州。司法家口當時沒溺。其司法在任之時。斷罪不得良善。致招斯禍。承思。珍戴金剛之力也。一心受持千聖稱讚。經云。如來滅後。五百歲。有持戒修福者。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當知是人。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無量千萬佛所。種諸善根。聞是章句。乃至一念生淨信者。須菩提。如來悉知悉見。是諸衆生。得如是無量福德。滯魄拔誠而歸淨道。汾州。遼水縣。書

生趙璧。住京舉選。其妻亡。後乃及第還鄉。去家十里。乃遇亡妻告其夫曰。是兒亡後。生時衣服。並在阿家處。令在冥司受罪。痛不可言。望於家處乞一腰裙。爲造金剛般若經一卷相救。若寫經時。預來相見。其夫還家。便一依所囑。素裙爲經。纔及半卷。忽憶亡妻之言。遂往妻之墓所。唯見一老人。口稱我是土地。汝妻於昨日午時。承般若經功德力。已生人天中。地下不可得見矣。苦戰敗陣而超危難。汴州。儲西倫。因亂被差充軍。行營一鎮河北。經得九年。家中莫知消息。其妻發願。每年出錢一千文。爲夫主寫金剛經。爲經生。作淨衣備蔬食。每書一字合掌。又念一佛寫經。裝潢並說。至夜其夫主在河北。入陣交戰。人稱失使奔竄。遇夜風雨。不知東西。唯見一道火光。猶如火引。尋光信脚。備涉山川。便到家舍。其妻忽見其夫。歡喜踊躍。遂開函示夫。經潢備濕。當此之時。汴州一境。家家抄寫金剛經。悉皆誦持頂戴歸命。獄官現證，冥魂脫而世命增。往生傳云。時有縣尉性好鷹犬。殺害爲業。其妻常持金剛經。曾勸夫讀一徧。後忽然命終。引到王所。因問獄官。其人有殺罪。合入鑊湯地獄。爲曾讀一徧金剛經。因令受殘罪。其獄卒使將一鐵杓湯淋身上。且放還家。仍得延壽。惡友妬心。金文隱而霞條散。徐州。有一老女人。稍得十千文。欲專寫一卷金剛經。忽有一經生來。請爲

寫經。當時付十千文經生，用二十文起寫經堂，三十文作新淨衣，餘者買紙筆墨等，及裝潢。爲日持齋，專心潔淨，抄寫裝潢表軸已訖，安置堂中，道有別經生數人，嫌他得錢太多，欲來偷經藏毀，潛入室中，並不見經，唯存一卷白紙，却問主人，此經今在何處，略備看之。其老女人，脫舊衣裳，遂被新服，洗浴，香熏兩手，入經堂中取所寫經，還見適來白紙文字分明，經生視之，即知靈聖，裝潢儼然，稽首俱備，是諸經生，發起惡心，當時眉鬚一時俱落。**武乃身枷自解，母眼雙明**吉州廬陵縣，主簿周詮，母梁氏，隨男赴任，因母患眼，不覩光明，乃請假三日，堂上掃洒，請佛迎僧，轉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母眼雙明。公務人王龕，自生異見，從此搆花縛周詮見巡察使張驅，便推考，著枷訖，詮於時枷鎖自開，無能禁者，驅問事由，即答：母患眼，遂立道場，轉經。王龕自生異見，驅遂放之。**口門光耀**傳云：王新任蜀道縣令，欲歸蜀去，無粮食，停住時有一僧，乃是蜀人，亦欲還彼，與王新同歸，其僧有錢十千文，乃寄王新，若到益州，望依數還。其僧常持金剛經。同至綿州，王新、家起害心，貪其錢債，夜共渡江，乃沉僧於急水中，其僧逢一流槎，尋於槎上誦經，口中忽出五色毫光，江畔村人見光，駕船載上，其僧先到益州，王新後到，見僧愕然，白汗交出，傍人拭汗，當時隨手眉鬚皆墮。**內體堅貞**蘇州重玄寺僧智儼，常誦金剛經，忽於一日奄然坐終，其時寺內及遐邇，悉聞異香，復聞音樂，時正當暑，肉身不壞，至貞觀七年，衆乃漆身供養。**天香馥郁，仙樂凄清**昔貞觀初，絳州司法李生，常誦金剛般若經，後任洛陽，忽然染患而終，是日供聞空中天樂異香，三朝不歇。**臨法而三刀不斷**昔崔郘，爲壽州刺史，時有一健兒，抱罪合至極刑，使人斬之，三刀不斷，郘問云：汝有何術？答云：唯受持金剛經。郘使人往取經來，擬使令誦之，看經上三刀痕，斷路分明，郘合掌讚言，此經甚不可思議。其人免罪，後願出家。郘給錢五十千文，令充衣鉢，時人號爲三刀和尚。又司法三緯祖父並誦金剛經，因逢薛舉賊破城壁，但是官人盡皆誅戮，賊至緯身，舉刀便斷，遂乃免死。又懼亂兵來捉，遂隱廁中，專誦斷典，口中放光，賊尋光而來，乃是刀斬寸寸斷者，乃曰：吾但出去，我等終不相害也。**命講而來素繖呈**昔陳末，因慧禪師，年十八，聲振寰宇，講經及論，三時不輟，忽見一人來云，請法師，因此命終，唯心頭尚煖，七日方蘇，初死之時，至一城中，見一王，合掌恭敬云：弟子惡業受此罪身，暫請師講金剛經。七日講訖放還，乃與繖絹三百疋。及至惺悟，唯見屋中之絹分明並滿。**寫在空中，點點而雨霑不濕**昔有河北一儒生，因妻病，遂發願許寫一卷金剛經，其妻病愈，後以因之緩。

紙墨不辦，常繫念心，心口思惟，時不待人，忽遂誠願，遂於一日發心，於曠野空中，自執手於空中中書一卷經文，禮拜發願而去。過後於虛空書經處，乃至猛雨，其雨不霑，牧童採樵之人，皆於此避雨。**求於紙內，重重而文綵全生**如前所說，徐州老女人，着淨衣裳，熏手取經，於前經生白紙卷中，文字重生，裝潢如故。**是知大報攸長，正宗罕措，旨妙而難解難入**。持此經者，現身增福壽，當來證菩提，豈非果報攸長。攸者遠也。經云：爾時須菩提，聞說是經，深解義趣，涕淚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說如是甚深經典，我從昔來所得慧眼，未曾得聞如是之經。世尊，若復有人得聞是經，信心清淨，則生實相，當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又云：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信順而不驚不怖**經云：於後末世，有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我若具說者，或有人聞，心則狂亂，狐疑不信。以經旨趣，但達無我，無生，即一切衆生，現執堅牢，初聞不信，則起狐疑，若直信無生，深知無我，則不驚不怖，故法華經云：聞諸法空，心大歡喜。**金剛神暗使變肉爲骨**開元三年，京兆府武功縣丞蘇七郎，專心誦持金剛經，闔家五十餘口，並皆斷食，其妻崔氏，亦誦此經。崔氏有親來，見其喫菜年深，面無顏色，勸令私買肉味，益其顏狀，崔氏因使人竊於市內買羊肉三斤，暗處盜食，纔喫一臠，而變爲骨，咽塞不能得進，又不能出，至日暮氣斷。經九十日，身體微煖，不敢棺殮，從六月十五日死，至九月十日始蘇。家人問其事，云：行至冥道，閻羅王問：汝是武功縣丞妻，汝夫是大菩薩，因何盜食肉？金剛菩神變肉爲骨，噎汝令死。汝壽今年七十，爲汝受持金剛經，今更添二十年，通滿九十，却放還生。武功一縣，道俗咸知，悉來參問，夫人縣官具錄申州，州中奏，帝聞，因此發心受持金剛般若，得延年益壽，帝親御筆注出經文，散下諸州，令道俗各寫一本，使衆生懷渴仰之心，令從侶義未聞之益，甚深般若，頒天下知之。**須菩提密令斷葷喫素**大曆年中，河北道衛州別駕周伯玉，常持金剛經，忽於私第房中，見有一道光，光內有梵僧在床前喚云：檀越。伯玉問云：是何僧？答云：我是須菩提，爲汝誦經數年，不斷肉食，汝若志心求佛道，必須斷肉，從此已後斷肉蔬食，轉加課誦。**因書力而懺罪**如前所述，僧法藏造金剛經，神人告云：一生已來所造罪障，悉皆消滅。**遇火光而得度**如前稍西倫，因見一道火光，隨光所引，得達家舍。**積福延年，扶持擁護**，增福加壽，備在前陳。持此經人，諸佛護念。**異哉爲群典之大還，上昇覺路**，約道門說，若服還丹一顆，增世間壽，立地昇天。若釋宗中頓悟無住，無生，深入金剛般若，則永脫凡夫之地，當昇第一義天，入如來壽量之海矣。

金剛感應事跡　梁天監中有瑛法師居長安招提寺年十一歲爲僧忽一日同寺中僧侶往占吉凶於相師家以次占至瑛曰可惜聰明壽夭至十八歲數亦足矣瑛聞之不樂及歸寺發心躬詣藏殿焚香躬禮三寳發願修行乞賜經一卷畢世受持禱祈已隨手於藏函内抽得經一卷乃是金剛般若也於是專心受持不捨晝夜忽一日夜至更深見房中有五色光明須臾見一梵僧身長丈五許語瑛曰汝壽止十八歲必致夭亡今得持念大乘經力增延壽數矣言訖潛隱因得此驗愈更精勤年踰十九一日尋訪相師愕然謂瑛曰予昔曾言師壽必夭不期今日再會師習何善業善得天相已消重添法齡耶瑛曰專心持念金剛般若經相師稽首謂曰吾輩縁在塵俗之中罔知佛法之功德有此殊異觀師此去壽至九十二矣後果應相師之言終于招提寺（出感應記）　隋時益州新繁縣西王李村居士苟氏晦跡不顯人莫知之嘗於村東空地上遥望虚空手寫金剛般若經遂感諸天龍神覆護凡遇雨此地不濕約有丈許如屋覆然每雨則牧童小兒皆避於此至唐武德年間有僧語村人曰此地向來有人書經於此致有諸天設寳蓋於上覆護切不可令人作踐爾後設欄圍遶供養佛像每遇齋日集遠近善友誦經修養嘗聞天樂聲振一方遂爲吉

祥之地矣　沙門法藏隋時人也居鄜州寳室寺稟性淳古行業精勤嘗於開皇中在本州洛川縣建造寺宇曾將自己衣鉢變賣起蓋殿屋二所又寫經八百餘卷至唐武德二年二月中偶染一疾昏眛中忽見金剛神手報經一卷謂法藏曰汝造寺寫經有互用之罪我今授汝金剛般若經一卷汝若至心能寫此經一卷流通讀誦互用之罪悉皆消滅言訖不見俄而疾愈爾後罄責衣資書寫此經一百卷畢世受持修諸善行不染世緣壽至九十九歲其年正月十五日延請大衆看念妙法蓮華經一七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七卷陞堂端坐索筆書偈與大衆相别俄然化去一時繒素咸覩阿彌陀佛化身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九品花池托質矣頌曰今年九十九看看無所有更莫問如何虚空打筋斗　隋人睦彦通日誦金剛經十卷李密盗起時彦通宰武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城上有賊持劒趕殺彦通前有一深澗賊逼近躍入其澗空中見金剛神以手指令一人接彦通臂置石上都無損傷神人曰汝持經有感故特來相救因得保全還家神所接之臂異香數日不散後位至方伯年八十餘一日無疾索筆書偈香湯沐浴端坐而逝偈曰八十九年在世隨身做此活計今日撒手便行明月清風自在　唐武德年間信士陳昭江陵人日常

齋素持念金剛般若經累積功行有大蟒時來座側聽經畢即退每日如是有隣人力昌勇悍不信見蛇往來疑是妖怪潜伺打殺其蛇銜冤訴于閻摩天子勑使者追力昌魂至冥司令蛇纏身噬齧苦痛難忍力昌遂託夢告妻曰我在生打殺一蛇其本要聽經百卷可以昇騰只欠七卷我不合打殺令被蛇苦楚不可勝言可與我請僧寫得金剛經七卷躬就佛前懺悔以救倒懸之厄妻覺而憶其夢欲依寫經柰何口食不給倍增悲苦有男名僧護方年五歲問母何事悲哭母說其由僧護即荅母曰何不將兒賣却以救其父於是哽噎抱兒出市賣與蜀客得錢兩貫與子分離五内痛割遂請僧寫經七卷對三寳前苦心禱祝一願夫力昌得經功德解釋冤尤二願母子再得相見自别之後憶子目盲但每日誦念金剛經求乞於市其子隨客往蜀一去三十年繼父母俱亡忽念親母鬻我寫經薦父至今不知存亡遂收拾家資復回江陵尋母未即之見買宅暫居忽遇節臘祭祖就齋求乞老嫗數人來則誦金剛經一卷乞意回向僧護云我幼年喪父我母將兒賣身薦父今得回鄉尋母不見願得父母同獲超昇數中一婆婆便叫郎君我是汝母汝年五歲賣你寫經薦父見有賣契在我住處籃兒内僧護索契讀之悲喜交集焚香拜告三寳天地神祇令得母

子相見緣母目盲不能認子遂取水漱口躬對天地之前與母舐其目左右皆明遂得母子團圓以應向年之所禱也觀者無不感嘆　唐龍朔元年洛州景德寺比丘尼房有女使任五娘死已立靈座供養經月餘其弟妹每夜聽得靈座有呻吟之聲初甚恐因焚香問之靈即荅曰我在生不合犯五重罪一不合在房非爲二好食牛肉三作踐五穀四潑發羮湯五殺害衆生又將活魚作鱠凡被殺衆生盡在陰司要我遂一償報今準閻摩天子勑令我受刀林劒樹地獄一日一夜萬死萬生痛不可忍即今身上有刀七枚痛入骨髓我因告冥司鬼吏有何因緣能免此苦鬼吏荅曰汝生前所造惡業深重受此地獄若要脫離必得陽間孝順子孫爲寫得金剛經七卷圓成可免此苦荅曰别無子孫祇有親弟妹在家求暫停苦願放回求救蒙許而歸望弟妹以骨肉之情將我生前遺下衣資變賣得錢捨入淨土寺求寳獻大師爲我寫經一七卷躬對佛前懺悔殺生種種無邊重罪願我早離地獄辛酸之苦於是弟妹遂依所囑即爲出賣遺物命僧寫金剛經纔得一卷冥司獄吏奉天子勑即與任五娘身上抽出一刀以寫經七卷圓滿其刀盡皆抽訖承此大乘經典功德凡此索報生靈悉得解脫各生善道其任五娘業障氷消出離地獄得生人天一日復來拜

謝弟妹方欲詳問。遂不見矣。（出報應記）　唐龍朔中。白仁晳為虢州朱陽縣尉。蒙差運米遼東。過海忽遇惡風。四望昏黑。仁晳與合船人從八十二人。盡皆憂懼。仁晳平昔持念金剛般若經。志誠有感。當時整理身心。焚香看誦金剛經。未終卷。忽如夢寐。見空中有一梵僧。身放五色光明。謂仁晳曰。汝等八十餘人。宿有惡業因緣。今日俱當沒溺海中。即日海內鬼神羅剎等眾。咸伺求其便。數內只緣仁晳平昔持經功德。今蒙玉帝有勑。徧告龍王水府神祇。應得免此橫逆之禍。吾特來報汝。勿致憂疑。須臾風恬浪靜。八十餘人俱得濟岸矣。（出報應記。）　唐永徽元年。司馬喬卿為大理司直。丁母憂。哀毀骨立。刺血寫金剛經一卷。才畢。忽墓上生芝草三莖。長一尺八寸。綠莖朱蓋。取而復生。（出金剛感應傳。）　唐天寶年中。常州宜興縣人吳遠。每日五更。躬就佛前。誦金剛般若經一七卷。兼禮拜念佛。遠有詩曰。五更鐘動莫貪眠。拼擻精神向佛前。一拜一聲彌陀佛。花池已種一枝蓮。每日修行。年至九十二。忽別兒女。無疾告終。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問遠在生作何善業。對曰。自幼至今。專念金剛經。天子合掌。命遠坐。朗誦一卷。方念至在舍衛國。口中即出妙香。見佛顯現。王不勝欣喜。謂遠曰。君有般若之功。吾勑送汝生舍衛國中。承品官之後。受其爵祿。享富貴福

子孫榮顯。使者奉命送遠。因過舊舍。就空中報兒女曰。吾得念經之力。閻王勑令吾生舍衛國中。特來相別。汝等宜受持金剛經及法華經。陰府深敬此二經。若不能受持。以諸花香恭敬供養。得福無量。仍不得殺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買命放生。得長壽報。兒女聞之悲哭。曰不用傷感。人生世間有一善可憑。命盡如夜眠天曉。還見日月。一向在惡。必入黑闇。死之言訖不見。（出雜組記）　唐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孝廉同情。拷掠旬日。不勝苦楚。並無招詞。推吏疑其為冤。未成文案。孝廉專持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一段。兩頭有節。墜於地上。不知從何處來。眾因皆爭奪看。轉至獄卒之前。疑是藏刀在內。對眾劈開視之。乃有金剛經中半偈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眾皆愕然起敬。賊首悔過。因得放焉。　唐大曆十一年。衛州別駕周伯玉。日常持念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公私不易其心。以為功課。一日忽見梵僧來前。伯玉問曰。是何尊者。答曰。吾是般若會上須菩提也。為汝誦經數年。惜乎不斷肉食。汝若志心求佛道者。必須長齋斷肉。伯玉自此斷肉蔬餐。轉加精進。誦持般若尊經。寒暑不輟也。（出證驗賦）　了禪師應驗序曰。昔唐時有王待制。船至漢江。阻風波濤洶湧。四面昏黑。檣傾楫摧。危險之甚。滿船驚惶。性命莫保。待制亦懼。不得已。遂將平日持誦金剛般若經一卷。拋棄江中。遂得風浪平靜。待制惟日深憶此經受持年遠。鬱鬱不樂。經涉兩月。方到鎮江。見舟尾百步許有一物。如毬之狀。出沒無時。眾疑其異。待制差人喚漁人取之。乃螺螄覩成一團。剖之。外濕內乾。待制用手分開視之。乃是向日所拋之經。毫髮無損。待制驚喜。拜而受之。且嘆曰。漢水會于九江。至南徐動數千里。舟船往來。不可數計。試未聞所持之經自彼之此。螺螄一見而不捨。其為名耶。利耶。財耶。色耶。將必求脫輪迴生死者也。嗚呼。萬物之中。唯人最靈。有畢世不聞是經。有聞而不見。見而不信。信而為名利財色役其心。不能受持者。尚螺螄之不若也。謂之最靈。敦與之哉。旹宋紹熙七年。歲在丁亥仲秋。念五日。歙吏清了述。　唐乾元年中。廣州僧虔慧。自幼受持金剛經。寒暑不易。因與緇俗數十人。泛海往南安都護府。忽值風濤大作。打壞船隻。滿船人俱沒海中。唯虔慧在浪中。偶遇一蘋蓬蒿。自身漸至蓬蒿之上。隨浪三日三夜。方得濟岸。仔細視其蒿中。乃見金剛經一卷。並無淹濕。虔慧拜受此經。精誠供養。日夜受持。年至百三十歲。端坐告終。其經本自出香煙。漸成五色雲氣。條徐上昇天界。大德僧眾。與大守官僚。遠近緇白。咸駐此處。候經來下。至一日一夜。莫知所之矣。　唐陳國竇公夫人盧氏。蒍公寛之妹也。平日好善。

信罪福。嘗誦金剛般若經。卷將終。有兩三分。忽頭疼大作。自念儻死。不得終卷。力疾索燭。要續圓滿。而火悉滅。婢使空迴。夫人嘆息不已。忽見燈炬。漸次升堂。直入臥處。去地三尺許。又無人執侍。光明若晝。夫人驚喜。急取經看之。有頃家人鑽燧得火。燭光即滅。自此病亦痊。日誦五卷。一日蒍公將死。夫人往省視。公謂夫人曰。吾妹誦經精恪。冥司注記姓名。又添遐算。異日必有好果報也。夫人壽至九十。無疾索浴。端坐而終矣。　唐朝崔昭為壽州刺史。有一健兒犯極刑。處決之際。差官吏押往市曹處斬。連施三刀。其刀自折。刺史問健兒曰。汝有何術。答曰。無他術。平昔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遂差人取經來看。及開函視之。乃見經本已作三段。痕跡分明。刺史視之。合掌歡喜讚歎曰。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今果若是。遂免其罪。健兒求出家為僧。刺史即施度牒。號曰三刀和尚。　唐仟行立。陝州人。不識一字。長慶初。常隨善友口授金剛般若經。得一年。自能背誦。時或為商。凡身到處。即奉經本。焚香持誦一卷。一日偶販疋帛三百餘貫。往他州貨賣。經過峻嶺。撞見強賊數人。各持刀仗來趕。行立箱篋約重五十斤。急棄之。竟投嶺下深澗側避。忽見空中有一金剛神。以手指行立。只覺身在水面上。如行平地。眾賊見箱櫳。遂即取之。及舉甚重不能起。賊皆驚異。卻

在嶺上招手與行立曰你上嶺來我若殺你如殺我等父母行立即上來賊弄三扣問汝有何幻術荅曰非有幻術恐是平日專心持誦金剛般若經爲佛神力感應故有斯靈異賊遂令行立開箱視之乃見五色光明現於其上衆賊皆合掌悔過遂捨壹伯貫文與行立贖經前去受持衆仍發願棄鎗刀更不作賊俱改惡從善矣（出感應記）

釋靈幽在京大興善寺出家長慶二年暴亡已經七日體質微煖而未殯之自見二使引見閻摩天子勑問幽在世習何行業幽對曰貧僧一生常持金剛般若經天子合掌賜坐命幽朗誦一遍地獄煎煞揺楚之苦一時停息誦經畢天子再問幽曰念此經中而少一章師壽合終今加汝壽十年歸世勸人受持此經真本在濠州鍾離寺石碑上幽既還魂具錄表奏唐天子奉勑差中使往濠州碑上看此[illegible]在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後增爾時慧命須菩提至如來說非衆生是名衆生是也又唐永徽元年釋明濬暴死蘇云見二青衣引至冥王問一生何業濬荅但誦金剛經王曰善哉若誦滿十萬遍明年必生淨土弟子不見師也乃放還濬自此愈加精進至二年三月卒寺衆咸聞異香（出本傳）

唐武德年間長安蘇仁欽有父前生嘗於陰府借過受生錢得托生處世享富貴福因循不曾荅還自死之後墮廁中攢負沙石

臭穢沒身受無量苦又仁欽在生恃其豪富不知慚愧恣意宰殺豬羊烹炮物命蓋因被殺衆生各經陰府陳訴又復幽顯靈祇注記罪惡致蒙陰司追錄仁欽魂識杻繫在獄遂使陽間受諸重病枕卧床席經年不瘥以是殺生惡業減筭夭亡見二使者押見閻摩天子勑曰緣汝前生修善以致今生富饒汝今恣意享福不識因果殺害衆生遂使減筭絕祿令獄卒驅至刀山劍樹之上償諸惡報於是憧惶恐怖仰告王曰念仁欽生前雖不曾看經作善嘗施財請贖金剛經一卷捨與安國寺僧神敬受持此僧遷化已豈無報應須臾有異香芬馥見僧神敬手執金剛經直至天子殿前言貧僧久與仁欽受持此經致有般若之功於是特來告王願賜慈悲再放仁欽還魂改惡從善王即合掌判仁欽加五十年壽復歸陽間因得還魂鄉隣遠近見聞者無不驚嘆各戒殺生回心向善仁欽得活發心印施法華經一百部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百員修設水陸大齋作諸功德忽夜夢亡父言我受地獄苦無量謝汝修行佛法功德之力我已得生天界汝若爲我將田百畝捨入寺內供佛齋僧此功德不可思議功超七祖福及子孫仁欽遂依亡父所囑以滿心願（出雜[illegible]記）

唐大曆中夔州推司楊旬常持金剛般若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感動穹昊有子年二十三歲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場父云汝學未充不可其父當夜夢一金剛神謂旬曰汝念經陰隲有感吾特來報汝子將來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試卷吾場屋中助子筆也旬既得夢次日令子作楊椿名納卷果得第六名次年赴省試椿自夢見一金剛神語椿曰今年省題乃是行王道而王汝可預留心焉切勿漏泄正試之日果如其夢試中第九十六名及殿試畢試官納三名卷子御榻上擇日拆號唱名椿再夢神語曰汝策甚好却不中主文意打在第五甲吾今將汝卷於御榻上換了第一名卷後日唱名汝奪天下都魁矣緣汝父子平昔念經行善之報至期果應其夢史君聞推司楊旬子中天下都魁請旬賜坐令旬解職旬告史君曰念旬平日仰托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資產惟積陰隲留得三箇慳囊乞台旨取來當廳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當三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折二錢第三箇計萬數小錢史君不知所以旬曰每年私鞫勘公事遇有死囚詳其情理可追定爲流罪即投一當三錢有犯流罪者定爲徒罪投一折二錢有犯杖罪者量輕或釋放之便投一小錢又每刻周廣行太上感應篇十種利益一收街市遺棄嬰孩倩人看養候年十五願識認者還歸父母團欒二每年冬十一月初三爲始收六十已上十五已下乞丐

貧人入本家養濟院每日給米一升錢十五文至二月初三日已滿一季令其自便求趁三普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四施棺木周急無力津送之家五有女使不中使喚不計身錢量給衣資從便改嫁六旬處於世專一戒殺救護衆生遇有飛走物命買贖放生七每遇荒歉之年其糧食貴糴賤糶賑濟貧民八應有寺觀崩損者爲修理之聖像年深剥落者爲裝飾之或橋梁道路溝渠不通者咸爲治焉九有遠鄉士夫客旅流落者斟量遠近以助裹粮而周全還鄉十旬忝居推司凡遇死囚貸以復生常推己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感動穹蒼賜旬男今日奪天下都魁皆因旬平昔奉公行善之所致也豈敢捨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有詩二首以呈史君詩曰夔郡楊椿作狀元爲父司權四十年推情貸活人無數累積陰功感上天人道公門不可入我道公門好修行若使曲直無顛倒脚踏蓮花步步生

何軫妻劉氏年二十六歲生一男得兩周一女方周滿忽夜夢入冥司判決劉氏來春三月命終覺後思之憂惶涕泣不已其夫與親屬咸問哭泣之因荅曰嘗夢入冥司判我只有半年在世至期果死無憾但愧兒女無依忽一日自省遂命畫士繪畫佛菩薩像一軸恭敬供養斷除葷酒晝夜躬對佛前精虔持念金剛般若經回向發願云惟願我佛慈

悲增延世壽。若滿四十五歲。兒女皆有聚嫁之期。死入黃泉。亦自瞑目。每日專心持念。至三十八歲。兒得聚婦。及四十三歲。女得嫁人。以滿所願。至太和四年冬。恰滿四十五歲。悉捨衣資。莊嚴佛像。爲善俱畢。一日徧告骨肉親緣曰。吾死期已至。何幹以爲鬼魅所纏。不信有此。至歲除日。劉氏自請大德沙門。祇對三寶之前。授以八關齋戒。沐浴更衣。獨處一室。跏趺而坐。高聲誦念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誦畢寂然無聲。兒女親屬俱入室看視。端然而坐。已化去矣。凜然如生。唯頂上熱。兩灼手。凡四衆士庶。見者聞者無不歸敬三寶。讚嘆希有。其夫何幹一依亡僧之禮。營塔安葬於荊之北郭。（出酉陽雜俎）　唐乾符年間。兖州都督使崔尚書法令甚嚴。有一軍校衙參不到。崔公大怒。令左右斬之。其軍校就戮。顏色全然不變。衆或異之。當時斬訖。至三更。軍校蘇覺。祇見身體卧在街上。遂走歸來。妻兒皆驚駭。恐是鬼魂。謂妻子曰。我非鬼也。初被斬時。如醉夢中。罔知所以。今忽蘇覺歸來。舉家歡喜。明旦至帳前拜謝。崔公驚愕。謂曰。汝有何術。今敢復來。軍校荅曰。素無他術。自幼至今。每日持念金剛經三卷。昨朝失曉。誦經過期。有犯軍律。崔再問曰。汝知斬時否。荅曰。初押出戟門外。只覺身如醉夢中。都不記憶。又問曰。汝所誦之經。在何處。荅見在家中。佛廚函內。崔急令人取來。及開函。只見五色毫光。取經看時。已作兩段矣。崔大驚異。亦自悔過。撫慰軍校曰。我與汝幣帛。可買銀箔。倩寫此經一百卷。就延壽寺。命僧看念懺悔。一時散施。留經十卷。恭就本寺佛殿供養。仍令圖畫就戮之處。并斬經之像。以彰靈跡。（出報應記）　唐政和中。真州石匠孫翁每日持念金剛經三卷。一日同三十餘人入山鑿石。忽山崩。盡壓其中。唯孫翁在石罅處得活。經一十二年。因子孫鑿石穿透。見翁端坐。容貌如故。子孫驚拜。問翁何以得生。翁曰。常持金剛經。又問飢否。曰。始初因喫一箇酥餅。至今不飢。翁問曰。我昔所看之經在否。子孫荅曰。有。遂還家。還取經看。經上有一圓孔。恰如酥餅大。凡見聞者無不贊嘆。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能救護孫翁飢渴。垂死之患難也。（出報應記）　昔毗山劉縣令爲官清廉。家法甚嚴。日誦金剛經三卷。寒暑不輟。前任運司幕官。因妻難月。夢見一僧從空而來云。有事冒干尊聽。貧道修行六十餘年。蓋因世緣未了。再令出世。念闍下善根成熟。特來依投。願賜收錄。劉曰。既蒙不棄。無吝見教。其僧便入臥房。劉怒而覺。次日其妻分娩。得生一女。聰慧過人。年七歲。不曾從師。經書畫皆通曉。隨父日誦金剛經。未及月餘。便能暗誦。父母甚喜。年登十九。吟詠成章。女因患方愈。值夏月。忽作蚊蚋詩云。昨日曾未與君期。今朝撞自入羅幃。玉體任君飡一飽。猶作嬌聲㗭阿誰。其父聽得大怒。喚出廳前深責情意。欲置之死地。母急來救。詢問其由。女曰。昨夜蚊蟲叮我。今朝作詩。別無他事。母即去白父。說其因由。父曰。汝既在室。安得有此等語。句句有情。女告父曰。不然。請題容奴別作四句。父將剪子爲題。女隨口便荅曰。有情兩股合。無情兩股開。快從腰裏取。長短任君裁。父微咲不語。女便入房索浴更衣。出廳白父。念奴適來幾乎不得其死。不如及早拜辭父母去矣。因成頌曰。十九年來作客。清淨無花無逃。了了分明歸去。一任東西南北。生也了。死也了。不論年多與年少。今日撥轉遇真空。一輪明月清皎皎。描也難描。畫也難畫。滿頭插花。盤膝坐化。　宋紹興二年。有宋承信居秀州華亭縣。因患翻胃之疾。數年。百藥不能治療。忽一夜夢見有一梵僧謂承信曰。汝乃宿世冤愆。遂致今生受諸病苦。汝知否。應有世間男子婦人。或風癱。或勞瘵。或盲聾瘖瘂。或疾病纏身。經年累月。枕卧床席。將死不能氣絕者。其魂靈攝在陰司。考校前生今世所作罪惡因緣果報。毫髮無差。若有奉施金剛經。或自他書寫。或畢世受持。纔舉心動念。遂感陰府官曹檢察善功。先放魂魄附體。火遇良醫。其病即愈。驀覺省悟。明旦令妻焚香。躬對諸佛菩薩之前。發願甘許奉施金剛般若經。一千卷。兼自盡形受持。爾後又復夢見有一金剛神。賜藥一丸。令承信吞之。次日其病即瘥。將養月餘。身輕體健。容貌精神。俱獲復舊。凡見聞者。合掌稱歎。此經有起死還生之功。可不戒且敬哉。　宋唐珎乃紹興府會稽縣押獄。日常持誦金剛經三卷。寒暑不易。紹興八年。同褚旬諸茂偷換官錢事覺。由縣申解本府。趙相公判送司理院。再勘唐珎等。至夜夢一金剛神語珎曰。汝得平日持念金剛經有感。汝但放心。臨斷之際。吾當助相公神筆。先判褚旬諸茂各決脊杖。配隣州。汝決杖一百。囬監候贓足日。呈放還家。驀覺。再三思量。我既爲首。所犯刑名。其罪是一。安得輕重哉。殊不可曉。以至臨決斷之時。遂一果應其夢。毫髮無差。所見所聞之者。咸疑其異。方知金剛般若之功。有不可思議者也。遂感金剛神力。冥助趙相公之筆。復何疑哉。爾後發願。印施金剛般若經。三百卷。盡世專精受持。壽至八十五歲。無疾而終。（出雜俎記）　宋紹興九年。明州王氏日常持念金剛經。因夫常往岐州任所。身懷六甲。二十八箇月不能分娩。兼以多病。形骸羸瘦。深慮生產之時。子母難全。憂惶不已。一日倚門而立。偶見一異僧教化。曰。同增福利。王氏將錢捨施已。僧云。娘子有善根。何不印施金剛經。若發心印施。得一千卷。見世增延福壽。父母子孫團圓。所願皆遂。福及七祖先亡。一切眷屬。咸獲超升。王氏

猛省依僧所囑遂印施金剛經一千卷齋僧一千員就念經一千卷躬就天寧寺對三寶前懺悔求願保祐生產之日子母雙全早祈感格齋罷還家至夜三更得夢自見一金剛神以杵指王氏腹其疼不可忍及覺已生二男子在床相貌圓滿令人愛樂仰藉般若之功天神衛護報應之速王氏既得母子雙全不勝忻幸爾後專心齋素誦經不輟年至六十一歲無疾忽爾身亡自見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勑問汝在生作何善業王氏答曰自幼持念金剛般若經至今每日不缺天子賜金床與王氏就殿側坐朗誦一遍地獄辛酸之苦一時停息諸受地獄之人普沾恩利天子再問王氏何不誦呪答世間無本勑令鬼吏於藏中取呪本付王氏囑曰汝歸陽間展轉流通切勿遺墜天子又曰王氏向後壽終還生極樂世界不復再來此處矣補闕真言曰唵呼嚧呼嚧社曳穆契莎訶一廻向真如實際心心契合二廻向無上佛果菩提念念圓滿三廻向法界一切衆生同生淨土

宋朝蘇州府朱進士服儒衣冠習舉子業平昔罔知佛法之妙一日閒遊偶至虎丘寺正值佛印禪師講演金剛般若經至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師遂一解說佛法大意朱聞之甚喜自念平日未嘗聞此佛法深有理焉惜乎圓滿歡喜回家次日午刻忽睡

去夢一鬼吏押五箇罪人朱亦隨後約行二里許見一大街入巷門掛青布簾入家鬼吏揭簾罪人皆入至廚房見竈上桶內有湯罪人皆去喫朱亦覺渴方欲飲被鬼吏喝住曰聽佛法之人不得飲因此驚覺心疑此夢信步行至大街入巷果有人家與夢中無異朱扣門入其家主翁見進士至急忙相接朱問適來使宅廚房有何動靜主翁遂問家人言廚下方養得六箇小犬內一枚死者朱即驚惶流汗自謂若不得聞佛法之力遂入狗胎化爲畜類矣因棄其舊習專心持念金剛般若經寒暑不輟壽至八十九歲功行圓滿於八月十五日遍請諸山師德道友親朋相送就墜於後園樹枝梢上說四句偈與衆相別端然立化去矣偈曰八十九年朱公兩手劈破虛空脚踏浮雲粉碎立化菩提樹東

宋乾道七年三月十三日左中大夫龍圖閣侍制提舉佑神觀楊瑛和王之子也偶夢見父和王偕母夫人龍圖省記考妣已棄諸孤恐蚤去懇留爲十日之歎和王許之龍圖再拜勸酒委曲如生之禮龍圖泣和王及夫人亦泣龍圖禀考和王尋常所修功德燒獻錢馬人物用得否和王曰用得再問釋道功果孰勝和王云一同但舉手翻覆龍圖又問世間經文孰勝和王答陰府深敬重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汝若爲吾印施得一千卷最爲第一龍圖意謂欲冥器即對云容造以獻和王曰可時以暮矣頃刻有一急足從水中行來報覆再時有金字牌遞楚州龍圖再稟大人今在何處和王云吾管地部方眷戀間忽然睡覺不勝悲感淚流枕席遂念和王英爽不昧神色如生蓋和王爲宋大將歷百戰戡定禍亂大功不一受降不殺全活甚衆入居殿兼四十年未嘗妄殺一人忠厚明恕宜得功德之助有所主宰且賴人間所修功德看誦金剛經文所焚冥器陰府皆得用之又知善惡報應冥陽一趣無間彼此亦足以勸世之爲善者也龍圖恭覩釋迦世尊降生之日就資福禪寺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齋一會及齋僧若干如法修禮金光明三德妙懺一七晝夜命僧衆看誦金剛般若波羅密經一藏計五千四十八卷用資二親冥福也

宋淳熙元年揚州府承局周興自幼日誦金剛經一卷公私不易其心嘗承太守莫濛差興賫幣帛香燭壽禮約有一千餘貫往行在送朝貴生日行至瓜洲渡客店郁三家投宿其夫妻見承局行李重貨與乞郁二謀意商量夜至三更入房將周興潛地打殺離店五里許埋在路傍行李財物盡行劫已緣承局過限回割文引杳無所歸其妻子被官府兩次監禁杖限倏經一年實難追獲後因太守被召赴行在一行人從起程未及到瓜洲渡尚有五里許忽有一朵蓮華攔在路上太守

令從者折之刀斫亦不斷遂掘至四五尺只見一死人其蓮華從口中出衆人愛護取出仔細看時尚自眼動再三熟視却是周承局也取到人家以粥徐徐調理次日方能言語云被客店郁二等劫死埋地已得十六箇月太守驚問因甚活且不飢答曰得日前持誦金剛經力被埋在地如夢中見有一金剛神將一朵蓮花插在周興口中至今不覺飢渴太守合掌讚嘆云嘗聞此經有不可思議功德自愧將渠妻子經年監禁悔何及矣且平日所理公案不無冤枉即移牒揚州府官請速爲釋放周興妻子立便差人追捉郁二郁三并妻等人究問明白郁二等招伏打死周興劫了錦段拾疋沉香一塊壽燭十根并獻壽禮物等贓成具錄聞奏奉旨議得周興承佛法功德力故神天救護令已得活其郁二郁三謀劫罪情實重若與貸命慮後再有陰謀害人併與重杖處死其妻決脊二十編管海外軍州求不放還善既有報其惡亦然可不誠哉（出雜俎記）

紹興府寄居郭永思新除溫州參軍將欲之任親詣天寧寺佛菩薩之前焚香發願云孥家九口赴任溫州一願到任合家不食牛肉二願掌權處政常行方便恤念孤貧濟人之急救人之危俟考滿還鄉誓捨財金書金剛般若經一卷恭入佛殿永遠供養後得三考滿與同僚官司法元珎廸功共貫舟涉

海還鄉參軍家眷居船前倉司法居後倉行至紹興府界首偶值風濤大作四面昏黑衆皆驚懼只見海內鬼神將船擘爲兩段郭承恩前倉風帆順便徑直到岸司法後船人口行李盡皆沉溺海中蓋緣司法任政徇私枉曲作直致招此報郭參軍秉心良善奉公執法誓願救人又承金剛般若功德之力救護平復還鄉善惡報應如指諸掌見者聞者無不感嘆

泗州書生趙璧赴京應舉其妻已亡後璧及第還鄉離家十里許似夢非夢見亡妻在路傍哀告甚切云念奴在生之日殺害物命兼於蠏出之時買作醉蠏恣意食噉自死之後准閻摩天子敕驅入蠏山被群蠏鉗其眼目及徧身流血晝夜受苦又生前不合吐酒餘殘飲剩盞腳陰司積聚五石九斗七升五合使奴陽壽先減一紀又受三七日大地獄苦再准王敕差獄吏監奴賣酒以俟無常鬼追到亡魂俱勒來買酒却就奴身上刺血應賣升合務要補填原數足日別受地獄今聞夫主及第榮歸特來哀告陰府深敬書寫金剛般若經乞將奴房奩變賣若爲奴寫得七卷仗此般若之功實可救拔地獄之苦其夫允諾纔到家即便捨財請僧寫經方了兩卷一日備祭祀禮爲妻上墳方到墓側忽見一老翁言吾是山神土地汝妻承寫經功德昨日午時准閻摩王敕上昇天界地下不復見矣豈不

見佛印禪師戒殺文曰鱗甲羽毛諸品類衆生與佛心無二只爲當時錯用心致使今生頭角異水中游林裏戲何患將來无日計磨刀着火或研虀口不能言眼還觀或槌楂或刀剌牽入鑊湯深可畏炮燖毛羽括皮鱗刳脊剜心猶吐氣美君喉誇好味勸子勸妻言便利只知恣性縱無明不懼陰司毫髮記命纔終冤對至面覩閻王爭敢諱從頭一一報無差爐炭鑊湯何處避勸賢豪須戒忌莫把衆生當容易食他一臠還他古聖留言終不僞戒殺兼能買放生免入阿鼻無間地又滿庭芳詞鱗甲何多羽毛無數悟來佛性皆同世人何事剛愛口頭肥痛把衆生剖割刀頭轉鮮血飛紅零炮碎哭不忍見渠儂喉嚨纔嚥罷龍肝鳳髓畢竟無蹤讙嚻得生前夭壽多凶奉勸世人省悟休恣意擊惱閻翁輪迴轉本來面目改換形時中

荊州江陵縣李玄宗女年十三歲時夢見一梵僧謂女曰汝有善根何不持念金剛經又云世間若有男子女人每日淨心能誦一卷陽間增延壽筭百年命終即生天界若能究竟般若直到涅槃彼岸或有看經雖未圓就死入陰府不能拘錄即判生富貴之家受諸勝報玄宗女依僧之囑日誦三卷年二十四歲不願有家忽患傷寒三日而卒有二使者引見閻摩天子照勘其女無罪及見女子頭上有佛顯現王云此女既有般若之功即判還魂臨放時王囑曰汝父有仇讐遂使陽間先減二紀之壽不久追入陰司對證因汝父好將活魚切鱠今有魚七千餘頭狀訴索命汝若不信歸陽問父每夜夢見落在網中日日頭痛此是魚求報也女得還魂以陰府事逐一白父其父聞之驚惶無措遂同女往天寧寺大佛殿內齋僧百員發願斷除葷酒手寫金剛般若經四十九卷寫經已畢玄宗忽一夜夢見有數百青衣童子俱拜玄宗口稱我等昔日被君殺殘各經陰府訴其宿冤索君性命今蒙寫經功德我等咸承善力出離三塗苦趣各得往生善道君既釋冤陰司復還原壽又添遐筭玄宗聞之不勝欣喜自爾持誦經文不輟爲善不廢壽至百二十歲無疾索浴告終（出雜俎記）

縣尉王迪功好鷹獵殺害衆生爲樂有妻在家日誦金剛經一日妻正念經見夫出獵方歸其妻苦勸夫從持經功德分第十五同念此一分不肯終卷竟入廚房烹炮物命恣意飲宴後過五年迪功忽患風中在牀經年不愈一日自見二使者來追命盡而卒唯心頭有氣二使引見閻摩天子怒責迪功曰汝既受爵祿何不福上增修却好殺害生命減筭絕祿令獄卒驅入鑊湯之內其鬼吏檢簿告王曰此人雖有殺業善積重如山生前嘗得其妻勸念金剛經一分功德雖片紙重如惡簿合與免罪故

還陽閻天子敕曰就鑊內取一杓湯淋其背然後放還因得再活後患背疽遍體潰爛痛不可忍百藥不能治一日令妻就佛前代發願云今後誓不殺生疾病痊日願自手書金剛經齋素受持忽一夜夢見一僧用手摩迪功背三匝至天明視其疽已痊更無痕瘢善惡之報如此（出報應記）

馮察院日常持誦金剛般若經三卷年至二十八歲一日爲國事條劄具奏玉帝當夜四更忽見兩使者追入冥府引見閻摩天子敕曰汝壽合至七十九官至樞府緣汝奏劄於國損民汝當絕祿除筭馮驚愕俯伏告曰臣既陽壽未盡乞賜再生誓當畢世持經常行陰騭不造罪愆有犯天譴王憫其回心向善放回陽間再三誡諭曰凡掌權政可製簿一面日間作事夜必書之必不可作此延年之術也纔舉一善惠民恤物增延福壽若用刻剝之心上帝惡之則促壽減祿馮得再生日行方便利國於民陰德日著壽至九十八官拜丞相忽一日臥疾有第九子方十一歲出廳前嬉戲見無數牛頭馬面獄卒子問諸鬼曰何緣來此鬼吏答曰吾等特來迎接閻摩天子其子驚惶哭入堂內以所見白父丞相哭而撫掌曰生爲上柱國死作閻摩王是吾職也頌曰休將訟筆逞文華週禮空王樂出家已發一心歸大道不須六賊苦攔遮歡同妻妾終成疾位極公卿一似花從

此晚年憑懸鉢顧將名字寄丹霞索浴更朝衣坐化又頌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頂上聞鐘業鏡將來爆破翻身透出虛空

遂州姜學生村居二十三歲暴疾夭亡見二使者追魂引見閻摩天子勑曰汝前身修福注令生壽年八十二歲丁丑科赴試得舉官至公卿汝不合殺牛食肉有犯天律准玉帝勑令汝減筭絕祿汝既讀書豈不聞海州雷雨七日七夜天降石鼓記曰萬物唯心造爲牛最苦辛君看橫死者盡是食牛人昔有進士庚信殺牛食肉恃文章聰明毀謗三寶自死之後受諸地獄今變爲烏龜王勑鬼吏牽烏龜至殿下令姜學生看其龜有九頭頭目並皆流血苦痛不已此即庚信也有一鬼吏語生曰汝急告天子改惡修善乞賜還魂若判入地獄無有出期生曰有何門路願求指教鬼吏曰陰府深獄重書寫受持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汝若發心即獲脫免得此遂告天子曰念生雙親垂老別無兄弟侍養處世年幼不知罪福致犯重業雖讀庚信文詞却不曾毀謗佛僧既陽壽未終乞賜放回陽間孝養父母發願書寫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畢世食素精勤受持天子憫其回心改惡從善責放還魂天子誡曰汝回陽間孝養父母恭敬三寶誦持經典修行善業若再違犯卒入黃泉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姜學生既得還魂親識隣里咸來詢問其由無不慚愧改過自新矣

霍叅軍誦持金剛經忽見廳下地烈湧出包龍圖稱吾是速報司叅軍問速報司曰報惡不報善善者受飢寒惡者豐衣飯清者難度日濁者多榮變孝順多辛苦五逆人受見速報司曰唯當靈不靈唯當見不現既靈須顯靈既現須教現願賜一明言免使閻浮衆生怨包龍圖答曰吾掌速報司非是不報惡非是不報善善者暫時貧惡者權飽煖濁逆曲惡輩報案盡抄名第一抄名姓二除福祿神三教絕後代四遺禍星臨五使狂心計六被惡人親七須壽命短八報病纏身九遭水火厄十被王法刑如此十苦難盡是十惡人叅軍休問我照鑑甚分明一朝天地見萬禍一齊臨詩曰湛湛青天不可欺未曾舉意早先知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速與來遲霍叅軍再問速報司陽間有僧尼善友及士夫黎庶有受持金剛般若經之人將來百年命盡死入幽冥得超昇否包龍圖答曰用得

張隱年方弱冠食素常誦金剛經同里屠兒亦名張隱爲殺猪羊數多被冤仇陰府訴冤惟閻摩天子勑陰使誤追持經張隱責曰汝生處世何得殺害生靈隱答曰看經爲務不曾宰殺王索業鏡照看果有善根天子問鬼吏曰張隱合得壽命多少鬼吏閱簿壽至九十歲天子語隱曰汝既不曾宰殺蓋乃持經今放汝還魂隱死時正當

仲夏已經三七尸體腐壞不任再附復來告王曰汝尸既不任託勑使者急追屠兒張隱來受報王謂持經張隱曰汝與屠兒同名同姓同年月日時宜託彼尸而活屠家見夫死三日復省不勝欣喜略不顧徑走歸元居語本妻與子曰我再得還生屠家認作夫看經之家認作父兩家各諍執能甄別於是經官乃明准刺史判曰身魂兩主姓名不殊生本各技死廻同氣身屬屠家其情性聲音却是持經之人實難分辨仰兩家輪流各養一月仍具實表奏朝廷以爲罕事屠兒子孫改惡從善矣

徐玘乃杭州人吏每夜五更持誦金剛經三卷畢方入公門其家富庶忽一日有劫賊百餘人竟入徐玘家將老小併用拘縛將徐玘縛在箭垜上玘云金剛不壞身今如之何須臾只見佛現空中其心稍釋衆賊咸放箭射之連發百箭或中垜墜地玘身上下俱無損傷衆賊驚駭問玘汝有何術答曰無術每日專心受持金剛般若經想是三寶龍天救護有此感應衆賊合掌警悟併釋放之

湖州城南屠户陸翁年二十三歲時門前見一雲水僧稱教化有緣人陸不領解僧云汝殺猪羊不計其數何不改業陸曰承襲祖業不忍棄捨僧云汝若不改後世必墮此類仍被他殺冤冤相報無有出期貧僧觀汝宿有善根何不受持妙法蓮華經及金剛般若經汝若受持消除惡業增長善福豈不見仁宗皇帝御讚蓮經云六萬餘言七軸裝無邊妙義內含藏灑心甘露時時潤灌頂醍醐滴滴涼白玉齒邊流舍利紅蓮舌上放毫光假饒造罪如山嶽只消妙法兩三行僧言訖回頭不見陸遂省悟想是佛及觀音菩薩化身來勸化我即請畫工繪裝阿彌陀佛觀音勢至相一軸設席供養投師習誦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未及五年自能暗誦且如明日宰殺猪羊數許預夜躬就佛前焚香持誦蓮經一部金剛經一七卷對佛懺悔口稱來晨殺猪羊幾口願將看經功德超度被殺猪羊盡此報身早生淨土願我命終之時免斯冤對朝日相似陸反覺身輕體健自得其樂年至八十一歲將死半月之前徧請親戚朋友市户隣居言在十一月初九日辭世至日聊備蔬食祇迎相別至日俱赴齋罷果然索浴更衣端然坐化凡士夫鄉友無不嗟仰稱嘆時周環親見亦同相送陸翁處世實奇哉兒女親緣笑滿腮八十一年如夢覺百千三昧絕疑猜殺生不得真如性念佛先空罪福堆感得慈尊來接引水晶宮裏白蓮開頌曰六十餘年專殺業手提刀秤暗修行今朝得趣菩提路水裏蓮華火裏

主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五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七千五百四十三　三十八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盛以仁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璘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二　十八陽

杭（杭州府五十一）

湖山勝槩

武林舊事南山路（自豐樂樓南至暗門錢湖門外入赤山煙霞石屋止南峯方家峪大小麥嶺並附於此。）豐樂樓（舊爲衆樂亭，又改聳翠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間趙京尹與𥲅重建，宏植花木，搆數亭，春時游人繁盛。舊爲酒肆，後以學館致爭，但爲朝紳同年會拜鄉會之地。林曄施岳皆有賦。趙忠定柳梢青云：水月光中，煙霞影裏，湧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吳夢窗嘗大書所賦鶯啼序于壁，一時爲人傳誦。）湖堂（舊在聳翠樓側，又有集賢亭，今並不存。）呂洞賓祠（舊傳洞賓嘗至此。）靈芝崇福寺（錢王故苑，以芝生其間，捨以爲寺，故名靈芝。高宗孝宗凡四臨幸。有浮碧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會拜題名之所。朱靜佳詩云：黃金布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浮動梵王宮。殘碑蝕字苺苔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馬不知行幾事，背人飛過夕陽東。）顯應觀（祀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生朝，遊人甚盛。咸淳間改昭應，今歸靈芝寺。舊有蕭照山水及蘇漢臣畫壁，今不復存矣。）楊郡王府上船亭　聚景園（詳見御園門。）靈應堂（俗呼包道堂。）寶蓮院　貳宮廟院　寶成院（舊名釋迦。）興福院　永隆院　慧光尼庵（張循王府）省馬院船步（內有覺趣化二院。）長橋妙淨院　寶德寺（楊和王重建。又三衙建聖節道場。）希夷道堂（劉寨衣建于南屏園左，今從于此。）真珠園（有真珠泉、高寒堂、杏堂、水心亭、御港。曾經臨幸。今歸張循王府。）南園（中興後所創。光宗朝賜平原郡王韓侂胄，陸放翁爲記。後復歸御前，改名慶樂，賜嗣榮王與芮，又改勝景。有許閑堂、和容射廳、寒碧臺、藏春門、凌風閣、西湖洞天、歸耕莊、清芬堂、歲寒堂、夾芳、豁望、矜春、鮮霞、忘機、照香、堆錦、遠塵、幽翠、紅香、多稼、晚節香等亭，秀石爲山，內作十樣錦亭，并射圃、流杯等處。升陽翁詩云：清芬堂下千株桂，猶是韓家舊賜園。白髮老翁和淚說，百年中見兩平原。又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空卧草深深。凌風閣下槎牙樹，當日人言是水沉。）古西關門　雷峯顯嚴院（郡人雷氏所居，故名雷峯。錢王妃建寺塔，名皇妃塔。或云地產黃皮，遂訛爲黃皮塔。山頂有通玄亭、望湖樓。）普寧寺（又名白蓮。有鐵塔一，石塔二。）雲濤觀　淨相院（舊名瑞相。有無盡意閣、娛客軒、一段奇軒，幽深可喜。今皆不存。）上清宮（舊仙姥井舊址。道士胡瑩微祖菴。鄭丞相清之曾此讀書。淳祐中重建，賜今額，理宗御書清淨道場。）甘園（內侍甘昇園，又名湖曲。曾經臨幸。至今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升陽翁詩云：小小蓬萊在水中，乾淳舊賞有遺蹤。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御船坊（理宗御舟在焉。）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孝宗嘗臨幸。山曰南屏，有慧日峯。舊名慧日永明。太宗賜壽寧院額。孝宗御書慧日閣。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理宗御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等額。梁貞明大鐵鍋存焉。畫壁作五十三參等。寺後庵宇甚幽。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號南北山之最。東坡詩云：卧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宏壯自昔已然，今益侈大矣。）南山昭慶院　慧照寺（後爲齋宮，今歸淨慈。）南屏御園（正對南屏山，又名翠芳。）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齋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刊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廣法院（齊王功德院。有清曠亭。）法隱院（景獻太子攢所。有古鐵塔、錢王井。）寶林院（莊文太子攢所。舊名總持。有可賦軒。）赤山攢宮（舊瑞龍寺。後爲安穆成恭慈懿恭淑四后攢所，今爲攢。）歲光寺　脩吉寺（舊瑞龍寺，移于此。有西湖奇觀。）正濟寺（又名晉門法雨寺。舊名水心，又改雲龍。有趙清獻揚無爲題名等。）安福尼寺　極樂尼寺　高麗寺（舊名慧因寺。湖山間惟此寺無勅額。元豐間高麗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學賢首教于此，因施金建華嚴閣。有高麗賜藏寶、皇姑成國公主攢所。）王岑山　惠因橋（秦少游龍井紀游所謂濯足于惠因澗，即此。）廣果寺　開化尼寺　六通　慈德院（舊名惠德塔。）法興院　保福院　長耳相院（舊名法相。）定光庵（有定光泉。）永慶院　延長真如院　延壽山　淨梵院（舊名瑞峯。）崇教院　石屋洞（大仁院有石庵，天成石羅漢。其洞後又一洞名蝙蝠洞。）水樂洞（院名西關淨化，即滿覺院山。孝宗時賜李秉慈明殿，賜楊郡王，後歸賈平章。山石奇秀，中一洞嵌空有聲，以此得名。有聲在堂、介堂、愛此、留照、獨喜、玉淵、漱石、宜晚、上下四方之宇諸亭，及金蓮池。）滿覺院（舊名圓興，今在水樂洞側。）石佛接待庵　煙霞洞（清修院。有象鼻石、佛手巖、石羅漢、東坡留題等。）歸雲庵（寧宗時水庵清禪師坐禪石窟中，聞南峯鐘鳴，遂大悟。今改永興庵。）關真人道院　水龍井（井側有龍王祠。）南高峯塔（榮國寺。有白龍王祠及五顯祠。險峻甚於北峯。中有隆石，相傳云昔有道者鎮魔於此。又有穎川泉。）方家峪（自方家峪至松水峪、慈雲嶺、泥路、嘉會門外，至天慈山。）

（龍山）遇真道院。悟真道院。崇真道院。廣教院（號小南屏）褒親崇壽寺（在鳳凰山。劉貴妃功德，有勝果、瑞應泉、松雲亭、觀音洞、筆架池、滙松、文枝檜。三門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并陽有詩：星羽鬱緒事已空，參筆遺寺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且有門前粉壁龍。參筆劉妃閣名）西蓮瑞相院。黃貴妃功德地藏尼寺。慈光尼寺（張府功德）廣慈院（舊名廣福）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廟碑。今錢氏五王廟在焉）寧親廣福院（陳淑妃香火院，雖小而幽邃可喜）福全尼寺。廣嚴院（舊名妙嚴，有徐正節墓）廣恩院。淨教院（恭貴妃攢所）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名小陳寺）水月寺（路口有靈幽庵）崇教院（舊名鳳禧，有真珠泉）華津洞（趙與土府園，水石甚奇勝，有仙人碁臺）西林法惠院（舊名興慶，錢王建，有雪齋，蔡少將記，東坡詩）冷水峪。梯子嶺。慈雲嶺。淨明院（郊壇齋宮，有菊安齋、梅巖，高孝兩朝御札詩。酒山谷被括，舊有江月庵、節錦亭）龍華寶乘院（本錢王瑞芝園，捨建，有傳大士塔，并柏板門，捷猶存。有五公祠堂，題名）天華寺（德清禪師道場。舊名千春龍冊，有顯軒、妙音樓、化生池）感業寺（舊名天龍，有木觀音像）勝相院（舊名龍興千佛，有五丈觀音像，二井開，釋迦人六金身像）大通院（舊名顯明）天真院（舊名登雲臺，有雷化洞）龍華山（有石如龍，興雨山龍寺）

接下石龍淨勝院。上石龍永壽院（舊名育賢，石崖刻仁宗佛牙讚）郊臺（錢王郊臺亦近焉）道林院（舊名普濟）大慈寺。般若院。寶惠院（舊名普濟）錢王墳（吳越忠懿王葬）長慶崇福院（皇叔祖大師和王功德）霍池（一名烏芝也）聖果寺（在包家山）真覺院（舊名奉慶，有東坡瑞香花詩）包家山桃花關（桃花甚盛，舊有崇慶二字，春日遊人甚多）法雲寺（舊名資崇）大慈山（舊有廣金書院）虎跑泉（舊傳性空禪師居此，無泉，二虎跑地而出，東坡詩云：虎移泉眼趁行腳，龍作浪花供撫掌）乾溪寨。小楊寺。香嚴寺。小麥嶺（飲馬橋前後登至龍井，止九溪十八澗）道人山（有石洞）飲馬橋（地名放馬場）旌德顯慶教寺（咸淳甲戌冬改旌德，褒慶慈明太后香火方丈，有軒曰雪庵，後山有泉石甚奇，曰林泉，有清趣軒、紫靜雪窩、謂亭）南山禪關（又名龍井路，今又改南天竺）仰妃墓（吳越錢王妃）梅坡園（楊郡王園，又名總秀）靈隱觀（寧宗朝張知宮賜御書沖隱齋。淳祐中道士范吾忠重建，賜名今額。今庵在觀右，而觀改仁壽院矣）大清宮（寧宗時本雲實宇回建，楊太后書道德經石幢，有藏寶軒，叠桂、疑神二堂，後為貴妃功德，今改觀音院）松庵（楊郡王府）崇報顯慶院（舊名懷真，草莫實大功德，後為永王、祁王攢所）韋司徒墓（名得象，樞使冀之祖，後兵院碑可考）翁五峯墓（名孟寅，字賓暘）徐典樂墓（名中，字幹臣，號青山翁）強金紫墓（名至，字幾聖，今石羊虎猶存，其子文憲公淵明墓在西溪。欽賢鄉諸子亦多祔此）陳拾遺墓（唐人，或又葬考名子昂，在積慶山下）冰壑書堂（全樞密潤號冰壑，嘗作書堂于此，因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平禹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塘城邑江湖之勝，皆近在几席間，乃南北二峯中之最高一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李宗御書積慶山怡顏、藏書褒圖以賜，又賜功德寺名曰積慶報思，後不及建而止）贊寧塔（天聖間葬此）靈石山。薛開府墓（名居正，謚貞獻）崇因報德院（有靈石泉，又名歲寒泉，甚清。高宗嘗臨幸，院與積慶山後永清院皆薛開府功德，此院已廢）捫靈石塔（猶存）淨林廣福院（開府楊慶祖墳庵，土人呼為上楊庵，有松關、南泉、芳桂亭、姜白石與銛朴翁等四人來遊詩云：四人松下共盤桓，筆硯花壺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蒼頑。後為演福寺，遂廢）無垢寺（舊名無看，乃無着禪師道場，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以寺為生墳，遂移寺于此，嘉定十一年重修，有鶴鶏巖、仙人臺、清音軒、偃松，下有茯苓，因名泉為茯苓泉，後為演福寺，遂廢）崇恩演福教寺（寶祐丁巳重建，咸淳中改禪寺，德祐後復為教寺。賈貴妃攢所，周漢國端孝公主祠焉。舊山門有妙莊嚴域，及生清淨心亭、真如亭、諸天閣、羅漢

閣）鶴龍山。金鐘峯。褚家塢（漢末褚威隸，舊有居此者）白蓮院（相傳晉肇法師講經於此）鳳皇嶺。小水樂（福邸園）二老亭（後改德威，舊在鳳皇嶺頭，東坡、辯才往來于此，皆有詩，今移于龍井祠下）龍井（吳赤烏中，葛稚川嘗煉丹于此，在風篁嶺上，巖壑林樾幽古，石罅一泓清徹，草寒其美可愛，雖久旱不涸，石上流水處，其色如青，遊者視久，水輒溢，人去即減，其西深不可測，相傳與江海通，有龍居之，每禱雨必應，或見小蟹斑魚、蜥蜴之類，井傍有忠濟龍王祠）陳寺丞墓（名删中，紹興中以言事與張狀元九成連坐，謫知虔州安遠縣而卒，後葬風篁嶺沙盆塢）胡侯墓（名則，知杭州，廟在墓前）劉庵（孝宗朝劉婉容攢所，今歸龍井寺）龍井延恩衍慶寺（辯才次地，舊名報國看經院，後改壽聖，東坡書額猶存，又改廣福，元祐以來，諸賢留題甚多，及東坡竹石、滕宣仲枯木，前有過溪橋，又名歸隱橋，又名二老橋。寺有方圓庵、寂室、照閣，清獻趙公閑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沼、鏡清堂、沖泉、薩埵石）辯才、清獻、東坡三賢祠（辯才塔）諸天閣。山有獅子峯、葉苔磯墓（元素，字唐卿，詩人）五雲山（中有真際院，嶺上有天井，大旱不竭）九溪十八澗。大麥嶺。法空寺（舊名資慶）南資聖院（濮王墳）花家山。盧園（內侍盧允升園，景物奇秀，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也）淨安院（內侍董

宋臣曾大崇真宮。曾為文惠今為淨尼寺節家齋。獨角門。淨嚴廣報院。內侍董承仲功德。隆興庵。隋寺廨院。黃泥嶺。水陸庵。隋寺廨院。後名慶安院。妙心寺。水竹塢。西湖三提路。蘇公堤。自南新路直至北新路口。小新提。自覬院至馬塍橋。蘇公堤。元和中東坡守杭日所築。起南迄北橫截湖面。夾道雜植花柳。中為六橋九亭。坡詩云。六橋橫絕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後守林希榜之曰蘇公提。韋于厚詩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第一橋。通赤山教場。旌德觀。元係定香寺舊址。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為觀。有西湖道院。直肯堂錦二亭。今復為定香教寺。先賢堂。名卿高衲許由以下共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迹中。以寶慶初巳陵之事為淪閒有從葉王之燒遂去之。次節孝婦孫夫人以下五人。今止三十有九人焉。中有振依右舍清風堂。山亭流芳花竹叢紆小山曲徑。今歸旌德。堂宇皆廢。第二橋。通赤山麥嶺路。湖山堂。旁有水閣尤完覽。三賢堂。祠白樂天林和靖蘇東坡。後有三堂日水西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後有小亭曰畫井曰雲錦。第三橋。通花家山莊。第四橋。通御家步巷。名北新路第三橋。施水庵。名國道。有石臺麗燈以船。雷江書堂。則賈良佐所居。新水仙王廟。龍王祠。與馬嶺者為

二嵩真道院。貫平章建。後有閒今改為僧寺。松窗。張濤別墅。第五橋。通麴院巷。名北新路第二橋。第六橋。通耿家步巷。名北新路第一橋。小新堤。淳祐中趙京尹與𥲤自北新路第二橋至麴院。築堤以通靈芝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如蘇堤。或名趙公堤。優秦將軍廟。有天澤井。葛仙翁所植杉松特軍錢唐人姓孫名顯忠任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懽尹京禱雨有驗奏聞因勅封天澤侯。楊園。楊和王府。永寧崇福院。又名小隱寺。元係內侍陳源適安園。近世所歆。菊花新曲破之事正係此處。獻董華宮為小隱園。孝宗撥賜張貴妃寺前有榭曰雙峯。又曰金沙。裴園。裴禧園。誠齋詩云。岸岸園亭傍水濱。裴園飛入水心橫。傳人莫問遊何處。只揀荷花開處行。喬園。喬幼聞園。史園。丈屏石激猗。資國院。舊名報國。有東坡書德方齋植。今特德驛跋語。淳園先生墓。武姓宋。號倩齋。仰梅庵先生。馬蝗橋。孤山路。西陵橋。又名西林橋。又名西泠橋。又名西村。孤山。舊有柏堂竹閣四照閣。巢居閣。林處士盧。今皆不存。四聖延祥觀。有韋太后祝香四聖像小蓬萊閣。瀛嶼堂。金沙井。六一泉。餘見御園類。西太一宮。舊四聖觀。園。理宗朝建。今黃庭殿乃昔涼堂也。兩壁蕭然。畫尚存。亭館名並見御園類。并陽翁詩云。蘂宮廣殿號黃庭。突兀凌雲最上層。五福貴人留不住。水堂空

曰九枝燈有和靖墓碣瑤坡陳制抑。四面堂。處士橋。以和靖得名。涵碧橋。高菊磵墓。名九萬。葬孤山後。陸家山。斷橋。又名段家橋。萬柳如雲望如裙帶。白樂天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北山路。自豐樂樓北沿湖至錢塘門外入九曲路至德勝橋南。印道堂。小溜水橋。萬山橋。掃帚塢。鮑家田。青枝塢。王果塢。獻栖霞嶺。東山衖。靈山路。奏教場。水磨頭。葛嶺。九里松。靈隱寺。石人嶺。西溪路。上三天竺。柳洲。龍王廟。石含堂所謂柳州五龍王也。惠明院。舊名貢禧。今呼柳洲寺。其地舊為通元庵。上船亭。養魚莊。楊郡王府。環碧園。楊郡王府堂扁皆御書。迎光樓。張循王府。劉氏園。內侍劉公正所居。一清堂。後改玉蓮院。度中撰於孔。菩提院。舊名惠嚴。與昭慶寺相連。有靈威大悲像。閣採野四蓮堂碧軒四觀對南橋迎董澄心涵碧王壺檻令飛。王壺御園。揚和王府水閣。貴府上船亭。錢唐門工船亭。秀邸新園。謝府園。有一碧萬頃堂。隱秀園。劉鄜王府。先得樓。即古望湖樓。坡詩。望湖樓下水連天是也。擇勝園。秀邸有御書擇勝字閣二堂。九曲城下。法濟院。舊名觀音。有明爽二軒。五聖廟。有蘇漢臣畫壁。妙因院。元係慧光庵。寶嚴院。真覺尼院。元係德靜庵。錢氏園。中亭錢府。新嶽廟。東湖道院。關王廟。舊湖路種桃號米道紅古北

關。楊府廨宇。楊郡王府。今捨為寺。玉虛觀。崇果院。德勝橋南舊名孫濟印道堂。趙郭園。羅漢院。史府。今為慧日寺。水丘園。西隱精舍。豐樂院。鐵佛寺。梅岡御園。張氏園。王氏園。小溜水橋。精進院。舊宮舊名精修延慶院。澄寂院。桃花衖。黃山橋。掃帚塢。萬花小隱。謝府園。常清宮。沂王功德。聚秀園。楊府鮑家田。秀野園。謝府。南禪資福尼寺。極樂尼寺。思故塔。眉壇聖昭廟。廣慧侯。資壽院。元係大聖庵。明覺院。舊名報先。有虛心軒。永慶庵。萬安院。舊名清化永安。慈聖院。舊名慈應潘李二貴妃瑱所。有聖水池。大旱不涸。羅寺。妙智院。舊名報國觀音。玉泉淨空院。泉色清澈。舊大金簋。有龍王祠。西觀音山。青芝塢。慈忠資福普同院。楊和二建專充殯前諸軍功德及為諸軍屬所上關寺。內侍關少師功德。舊名崇光。顯慶竹所。杜北山墓。汝能字叔獎。太后諸孫。居翹院。餘詩有聲。天清宮。女冠。靈峯院。裴大功德。裴瓚。有費節孝驛獻嶺。靈耀觀。西峯淨嚴院。成貢郡王功德。大明院。圓明崇福禪院。嚴阿有井泉極清冽。內侍董汝翊功德。栖霞嶺。神仙宮。有偃松如龍。名御愛松。乾濕水洞。有一寺在側。淨元觀。妙明院。東山衖。不空院。舊名傳經。永安院。元係吳秦王府香火庵。有清秋亭。護國仁王禪院。後有龍

洞龍王祠在馬西清宮。女冠、寧國院。廣熙院。霍山。長慶院。舊名華嚴庵。主張王吉大張王廣惠廟。永慶院。光相塔院。山水甚奇，涌泉高宗嘗取淪茗。清心院。舊名涌泉。瑤池園。呂氏金輪梵天院。舊名金輪寺。後即中于奉。寶勝院。舊名慈天。金牛護法院。洞明庵。天龍庵。道者開無門所居。雲洞園。楊和王府。有萬景天、全方壺、雲洞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閒、環五色雲、玉玲瓏、金粟洞、天砌臺等處，花木皆蟠結香片，極其華潔。盛時乞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臣二名。大昭慶寺。與前菩提寺相連，舊名菩提，乞有戒壇。萬選鋒教場。古柳林。錢唐縣廚司。舊有半湖軒，亦游觀。又有片石，周益公字之曰奇俊。蓋相傳為王子高舊居故也。葛嶺路。水磨頭。石函橋。有水閘泄湖水入下湖。放水亭。德生堂。理宗御書。詠飛亭。理宗御書。總宜園。水張太尉，後歸趙平遠洪，今為西太一宮。大吳園。小吳園。水月園。紹興中賜楊和王，孝宗撥賜嗣秀王。水月瀛燕堂、玉林堂，皆御書。復來院。葛嶺。葛仙翁常往來于此，故得名。亦名葛嶋。十三間樓。相嚴院。舊名十三間樓。石佛院。東坡守杭日，平治事于此。有冠勝軒、雨亦奇軒。大石佛院。舊傳為秦皇纜船石，俗名西石頭。宣和中，僧思淨就石鐫成大佛半身。或云下通海眼。保叔塔。崇壽院。咸平中僧永保修

故得名。有應大塔孫棠庵。客星石。獅峯，又名中子峯。及石屏風。在馬脾剡，舊有屏峯院記、封山記。寶稷山。數惠廟。多寶院。舊名寶積。有綠陰堂。嘉澤廟。祠水仙王。有蘭菊泉及亭。孫花翁墓。惟信字季蕃，隱居湖山。葉官日，故能詩。刻乃趙節齋塋之。劉後村為誌，杜清獻為文以祭。普安院。挹秀園。楊駙馬。秀野園。劉郡王。有四并堂。上智果園。有參寥泉，東坡題梁。廣王賜所。治平寺。有錦塢煙雲閣。壽星院。有寒碧軒、此君軒、觀臺、孟景平秀軒、明遠堂、東坡祠及詩刻。江湖偉觀。即觀臺。舊以盡得江湖之勝。賓雲庵。舊名千光王寺。郡王嬪所有。寶雲庵。清軒、月窟、澄心閣、南隱堂、妙思堂、雲巢，今不復存。又有靈泉井、寶雲茶、初陽臺，亦廢。瑪瑙寶勝院。昔在孤山後，改為四聖觀，遂遷于此。有中庸子閒居養，乃法惠法師智圓自號也。有高僧閣。樓大參養樂園。賈平章有光祿閣、春雨觀、瀟然養樂堂、嘉生堂、生意生物之府、玉清宮。有葛仙煉丹井。半春園。史衛王府。小隱園。史府。集芳御園。後賜賈平章。內有假山石洞，通出湖瀕，名曰後樂園。有蟠翠、雪香、翠巖、倚繡、挹露、玉蕊、清勝。已上皆高宗御題，亦集芳舊物也。西湖一曲、奇勳，理宗御書。秋壑、遂初、容堂，度宗御書。有初陽精舍、警室、熙然臺、無邊風月、見大地心、琳琅步、歸舟等不一。香月鄰。廖瑩中園。後歸賈相。嘉德永

壽教寺。毛娘娘功德。有翔泳堂、芝巖、喜鵲寺。即禪宗院。以馬泉禪師得名。從娛滌煩所。白樂天有芳陽花詩。寶嚴院。舊名普雲。有普雲亭、借竹軒、無量福壽。趙家芝墓。石師秀。本資嚴院。後定業院。馬業禪師道場。有石子果、石凱山、環峯堂、教亭軒。虎頭巖。介于寶嚴、定業之間。施梅川墓。石岳字仲山，吳人。咏詞精於律呂。楊守齋為序。後樹梅作亭以葬。薛梯飈為誌。李賢房書用篆寫題立。仁壽尼庵。招賢寺。上官良史墓。在招賢寺後。良史字季長，號洪園。報恩院。舊名報先。即孤山六一泉寺。後以其地為延祥觀，遂遷于此。德國公主墳所。廣化院。舊名永福。自孤山遷于此。舊有白公竹閣、柏堂、水鑑堂、涵輝亭、凌雲閣、金沙井、辟支佛骨塔、慈琳塔、白公祠堂。賓宜山詩云：移自孤山占北山，荒涼古屋萬椰埋。櫻桃楊柳空花夢，千古清風滿湖寒。快活園。趙氏。水竹院落。賈平章園。御書閣曰垂文之閣。有秋水觀、第一春、思剡亭、道院。顯明院。舊名興福。保清儀王仲湜墳所。有鑑空閣、綠淨堂。北新路口。棲霞嶺口。古劍關。棲霞嶺下。岳王墓。岳武穆王飛所葬。其子雲亦附焉。葉靖逸詩云：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塵空偃月，堂堂遺象在凌煙。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鴟夷理釣船。林子察詩云：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

無身報主，冤有封王。苔雨樓墻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灑斜陽。王儕竹詩云：埋骨西湖上，一坵殘陽荒草。幾經秋中原，望斷國公北容猶能說誰想。褒忠衍福院。元係智果觀音院，後先岳鄂王有大岳雲所用鐵鎗猶存。冲虛宮。舊名華嚴庵。耿家步。東山衖口。福壽院。旌德寺子院。有寧宗御書桂堂二字。廖葯洲園。有花香竹色、心太平、相在、世綵、愛君子、習說等亭。小石板巷口。九里松一門寺。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日，植松於左右各三行。門兩吳說書。高宗常欲易之，自以不及，但金飾其字。駐獻嶺口。石板巷口。麯院巷口。行春橋。小行春橋。忠勇廟。統制張此祠。左軍教場。馬三寶墓。在教場內。傳云向曾欲去之，有異，遂數百日墓中出，不可何，遂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廝石狗兒着因樵採墾土，得一鐵牌。上有字云：馬門馬氏葬於横衝橋云云。後又有十字云：至元十五、六，狗兒掘我屋。蓋古人知數者耳。始知横衝本名横衝橋云。三藏塔院。明真宮。大德今改為三藏寺。賢德院。慕容貴妃香火。萬壽院。南山白雲宗建。唐家衖。後澗溪。紫芝道院。道士陳宗真。瑞岡。鴻燕脂嶺。以上已得名。普福教寺。崇壽院。崇親資福院。張淑妃香火。天中萬壽圓覺教寺。舊為了義法師浴院。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並高宗御書。累朝賜竟

有御座御榻，理宗御書清涼覺地、**石獅子路**。**香林園**。**斑衣園**。韓府。**金沙澗**。靈竺之水，自此東入于湖。**顯慈集慶教寺**。閻貴妃香火寺，有殿閣，皆理宗御書，有月桂亭甚佳，金碧爲湖山諸寺之冠。**靈隱天竺寺門**。俗呼二寺門，表居中，書白樂天詩：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正此也。**合澗橋**。靈竺二山之水會合于此。**龍脊橋**。**武林山**。又曰靈隱山，又曰靈苑山，又曰仙居山。上有五峯，曰飛來，曰白猿，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華。山前有澗，即武林泉也。**呼猿洞**。**龍泓洞**。有詩之奇篆字，前後諸賢題字極多。二洞在飛來峯。**女兒山**。一名玉女巖。**青林巖**。**理公巖**。乃靈隱開山慧理法師在靈鷲寺後。**冷泉**。有亭在泉上，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書，亭字乃東坡續書。詩扁充棟，不能悉錄，林升青山詩云：一泓清可淺，詩牌谷暖年來只自知，流向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溫泉**。**醴泉**。二泉在冷泉之上。**葛塢**。**朱墅**。**候仙亭**。**壑雷亭**。**觀風亭**。又有虛白、見山、表君、紫微、翠微、石倚、月桂等亭。又有寵隱居、許邁思眞三堂，連巖棧伏龍泓等，今皆廢。**景德靈隱禪寺**。相傳靈隱禪寺，乃葛仙翁或云東之間書

景德中續加景德二字。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方丈曰直指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理宗御書覺皇寶殿、妙莊嚴域。又有巢雲亭、見山堂、白雲庵、松源庵。東庵峯在山後，尤幽寂可喜。北**高峯塔**。在靈隱寺山後絕頂，比南峯爲尤高。上有五顯祠，遠近炷香，四時不絕。**法安院**。舊名廣嚴，唐翳光禪師棲於院後。中有清獻、東坡題名。**保寧院**。舊名保安無量壽。**資聖院**。舊名大明開山威澤禪師。**翳光庵**。翳光禪師道場，與樂天同時，周伯弼有詩。前後諸賢留題甚多。舊有僧宿於此，降仙請主釋子蘭以下十人。凡七十三釋，皆唐人，能詩者各賦一詩，語極奇絕，曲盡其景。今詩尚存壁間。**永福寺**。陰國黃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在靈隱西。**石筍山**下。**石筍普圓院**。天福二年黃氏重修，舊名資嚴山，有石如筍，高數十丈，故名石筍寺。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鄭公庵。杭守祖無擇愛此山之勝，結庵於此，故公所名之方丈。左右金漆板，悉皆題清獻諸賢蘇黃秦陳留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張總得父子、吳傅朋等題字甚多。歲久皆泯，猶隱可見。寺極清古幽邃，爲湖山諸刹之冠。後陰國黃夫人以超然臺爲葬地，遂移此院于山之西，而古意不復存矣。**天勝靈壽院**。僧德貲建。**鐵舌庵**。**陰觀永福院**。陰國咸夫人香火。今廢。**時思薦福寺**。吳益王墳寺，舊以下竺爲墳寺，後以古刹，遂別建于此。高宗賓臨，吳太皇手書金剛經，有楊太后跋，又高宗御書心經，并刻石藏下竺靈山塔下。益王神道碑，蔣粲書，字甚佳。恭前二石馬，嘶斫如生，舊傳夜輒馳騁，其徽嚮光瑩如玉，至今苔蘚不侵。寺有宜對亭、通雲亭、雙休亭、萬玉軒。湖山至此，極幽邃矣。**黃妃墓**。錢王妃。**卓筆峯**。**明慧尼院**。舊名寶慧。錢王孫妃香火。**石人嶺**。**海峯庵**。**無著禪師塔**。舊有無垢院，韓平原以爲壽地，遷院于靈石山側。後楊郡王復取爲壽地，遂啓其塔，乃陶龕，發已如生，髮長至肩，指爪皆遶身，舍利無數，留三日不壞，竟茶毗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調伏啓絕觀。路傍多少麒麟冢，過眼無人贈紙錢。今地爲永福所有。**西溪路**。**畢宮師墓**。畢再遇過之，父子皆葬于此。**三天竺**。自靈鷲至上竺，郎當嶺止。**陳明大王廟**。漢東平餘杭令陳渾，後居長興中，封太平靈衛王。**靈鷲興聖寺**。慧理法師卓錫之地，吳越王建。有靈山海會閣，理宗御書。理公巖，有翠麓九品觀。東坡稱，東坡題名。**隋觀法師塔**。下竺開山祖師眞觀。**下天竺靈山教寺**。在隋號南天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祥符初靈山寺，天禧復名天竺寺。

紹興改賜天竺時思薦福，爲吳益王香火。慶元復舊額。有御書閣，藏仁宗及中興五朝御書。曲水亭、前澗跳珠泉、枕流亭、通安亭、清暉亭、九品觀堂、石面靈桃、石蓮花、水波石、塔傳者洛井、祠，單堂西嶺，升龍石、石門澗、神尼舍利塔、日觀庵、方丈日佛國。山云法堂二字，乃雲房仙鍾離書，甚奇。石金光明三昧堂、神御殿、瑞光塔、香賢殿、無量壽閣、向軒亭、七葉堂、客兒亭、大悲泉、重華擅。葛仙丹井，曰少傳業茶井，石梁翻經臺、望海閣、香林亭、香林洞、無根藤、鷂雞巖、佐講臺、金嘴嶼、靈山後塔、慈雲懺主摘七寶香賢閣、栴檀觀音瑞像有記。大抵靈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實聚于下天竺寺。自飛來峯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潔清潤，如蛇龍，如鳳，如僧華吐蕚，如數穀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傳言茲巖韞玉，故腹潤若此。石間波紋水跡，亦不知何時有之。其間唐宋遊人題名，不可殫紀，豐昔頗常興懷云。吳越孝獻世子墓。又錢王子楓木塢。**永清寺**。唐開角居止香火。**中天竺天寧萬壽永祚禪寺**。隋開皇十歲寶掌和尚開山建寺。吳越時名崇壽院，政和中改賜今名。有摩利支天像。華嚴閣、如意泉。**彌陀興福教院**。嗣王子光郊二王墳所。**顯親多福院**。舊名光福。**大明寺**。元係興國庵。**上天竺靈感觀音院**。天福中建，名天竺看經院。咸

平初賜今名。淳祐中賜廣大靈感觀音殿字、舊額蔡襄書。後理宗易以御書。外山門乃蔡京書。紹興、乾道、淳熙皆常臨幸。有十六觀堂、應真閣、超諸有海、理宗御書、有雲漢之閣、藏累朝所賜御書。西峯堂、白雲堂、中印堂、清華軒、延桂閣、伏芳閣、伴雲閣。前後賜佛冠、玉爐、珍玩甚多。每水旱、朝廷必禱焉。寺外古蹟有蕭淺泉、梅峯、廡琮、老檜、金佛橋、浸庵、流虹洞、香泉、植杖泉、謝復亭、覺翠亭、觀音泉、雲花池、孫公亭、無碍泉、雙檜峯。白雲峯。乳竇峯。楊梅嶺。郎當嶺。

諸市。鮮魚行（候潮門外）。魚行（北關外）水冰橋。藥市（炭橋）。花市（官巷）。珠子市（融和坊市南坊官巷）。米市（北關外黑橋頭）。肉市（大瓦修義坊）。菜市（新門東青門霸子頭）。南豬行（候潮門外）。北豬行（打豬巷）。布行（便門外橫河頭）。蟹行（新門外南土門）。花團（官巷口錢塘門內）。青果團（候潮門內泥路）。柑子團（後市街）。鯗團（便門外渾水閘）。書房（橘園亭）。

瓦子勾欄。南瓦（清冷橋熙春樓）。中瓦（三元樓）。大瓦（三橋街亦名上瓦）。北瓦（眾安橋亦名下瓦）。蒲橋瓦（亦名東瓦）。便門瓦（便門外）。候潮門瓦（候潮門外）。小堰門瓦（小堰門外）。新門瓦（亦名四通館）。薦橋門瓦（薦橋門外）。菜市門瓦（菜市門外）。錢湖門瓦（省馬院前）。赤山瓦（後軍寨前）。行春橋瓦。北郭瓦（又名大通店）。米市橋瓦。舊瓦（石板頭）。嘉會門瓦（嘉會門外）。北關門

瓦（又名新瓦）。艮山門瓦（艮山門外）。羊坊橋瓦。王家橋瓦。龍山瓦（城內隸修內司、城外隸殿前司）。如北瓦、羊棚樓等、謂之邀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或有路岐、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

酒樓。和樂樓（升暘宮南庫）。和豐樓（武林園南上庫）。中和樓（銀甕子中庫）。春風樓（北庫）。太和樓（東庫）。西樓（金文西庫）。太平樓。豐樂樓。南外庫。西溪庫。已上並官庫、屬戶部點檢所、每庫設法官妓數十人。各有金銀酒器千兩、以供飲客之用。每庫有祗直者數人。名曰下番。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侑樽、謂之點花牌。元夕諸妓皆併番互移他庫。夜賣。各戴杏花冠、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邃閣、未易招呼。凡肴核盃盤、亦各隨意攜至庫中。初無庖人。官中趣課、初不藉此。聊以粉飾太平耳。往往皆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熙春樓。三元樓。五間樓。賞心樓。嚴廚。花月樓。銀馬杓。康沈店。翁廚。任廚。陳廚。周廚。巧張。日新樓。沈廚。鄭廚（只賣好食、雖海鮮頭羹皆有之）。虼蝲眼（只賣好酒）。張花。已上皆市樓之表表者。每樓各分小閣十餘、酒器悉用銀、以競華侈。每處各有私名妓數十輩、皆時粧袪服、巧笑爭妍。夏月茉莉盈頭、香滿綺陌。憑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又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又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為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荳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櫻桃、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暫。又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鱐乾者、謂之家風。又有賣酒浸江蛤、章舉、蠣肉、龜腳、鎖管、蜜丁、脆螺、鱟醬、法蝦、子魚、鮆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鐺頭、記憶數十百品、不勞再四、傳喝如流、即便製造供應、不許少有違誤。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楪、及舉盃則又換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極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少遲、則主人隨逐去之。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歌館

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羣花所聚之地。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粧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絃、搖蕩心目。凡初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雖盃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盃、則先與

數貫、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隨意置宴。趕趁、祇應、撲賣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或欲更招他妓、則雖對街、亦呼肩輿而至。謂之過街轎。前輩如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甚多。皆以色藝冠一時。家甚華侈。近世目擊者、惟唐安安、最號富盛。凡酒器、沙鑼、水盆、火箱、粧合之類。悉以金銀為之。帳幔茵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雖力不逮者。亦競鮮華。蓋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賃者。故凡佳客之至、則供具為之一新、非習於遊者不察也。

賃具

賃物。花檐、酒檐、首飾、衣服、被臥、轎子、布囊、酒器、幃設、動用。盤合、喪具（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任飲食請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一物。功賃至、不勞餘力、雖廣席盛設、亦可咄嗟辦也。

作坊。熟藥圓散。生藥片飲麩麵。欄子。饅頭。爊炕鵝鴨。爊炕豬羊。糖蜜棗兒。諸般糖。金橘團。灌肺。饊子。裝豆。印馬。蚊煙。都民驕惰、凡賣買之物、多於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或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

驕民　都民素驕、非惟風

俗所致。蓋生長輦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𨳝公私房賃。或終歲不償一鏁。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窠名恩賞。則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斂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游手　浩穰之區。人物盛夥。游手姦黠。實繁有徒。有所謂美人局。（以娼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財。）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等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闤闠之地。則有剪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胠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街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故尹京政先彈壓。必得精悍鈐踏。長於才術者。乃可。都轄一房有都轄使臣。總轄供申院長。以至廂巡地分頭項。火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為職。其間雄駔有膽者。往往皆出羣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

市食　鵪鶉餶飿兒。　肝臟夾子。　香藥灌肺。　灌腸。　猪胰胡餅。　羊脂韭餅。　窩絲薑豉。　剡子。　科斗細粉。　玲瓏雙條。　七色燒餅。

雜㸑。　金鋌裹蒸。　市羅角兒。　寬焦薄脆。　糕糜。　旋炙把兒。　八糙鵝鴨。　炙鷄鴨。　燒肝。　羅裹爊。　燒鰻鱔。　煎白腸。　水晶膾。　煎鴨子。　臟駞兒。　焦蒸餅。　海蜇鮓。　薑蝦米。　辣羹粉。　糖葉子豆團。　麻團。　蝶頭。　膘皮。　辣菜餅。　炒螃蟹。　肉葱齏。　羊血。　鹿肉把子。　米子。　鬼兒骨。　宜利少。　瓜萋煎。　鮑螺。　裹蜜　糖絲線。　澤州餳　蜜麻酥。　炒團。　澄沙團子。　十般糖。　甘露餅。　荔枝膏。　蜜薑豉。　韻薑糖。　玉屑膏。　爊木瓜。　糖脆梅。　破核兒。　查條。　橘紅膏。　花花糖。　二色灌藕。　糖蛇頭。　芽豆。　栗黃。　烏李。　酪麪。　蓼花。　蜜彈彈。　望口消。　桃穰酥。　重劑。　蜜棗兒。　天花餅。　烏梅糖。　玉柱糖。　乳糖獅兒。　薄荷蜜。　琥珀蜜。　餳角兒。　諸色糖蜜煎。

菜蔬　薑油多。　薤花茄兒。　辣瓜兒。　倭菜。　藕鮓。　冬瓜鮓。　筍鮓。　茭白鮓。　皮醬。　糟瓊枝。　蓴菜筍。　糟黃芽。　糟瓜齏。　淡鹽齏。　鮓菜。　醋薑。　脂麻辣菜。　拌生菜。　諸般糟淹。　鹽芥。

粥　七寶素粥。　五味粥。　粟米粥。　糖豆粥。　糖粥。　糕粥。　饊子粥。　菉豆粥。　肉盦飯。

把鮓　筭條。　界方條。　線條。　魚肉影戲。　胡羊把。　削脯。　槌脯。　鬆脯。　光把。　麞把鹿脯。　糟猪頭。　乾鹹豉。　皂角鋌。　臘肉。　炙骨頭。　施灰

荷包。　荔枝皮。　魷鮓。　荷包旋鮓。　三和鮓。　切鮓。　骨鮓。　桃花鮓。　雪團鮓。　玉板鮓。　鱘鰉鮓。　黃雀鮓。　銀魚鮓。　蟶鮓。

涼水　甘豆湯。　椰子酒。　豆兒水。　鹿梨漿。　滷梅水。　薑蜜水。　木瓜汁。　茶水。　沉香水。　荔枝膏水。　苦水。　金橘團。　雪泡縮脾飲。　梅花酒。　五苓大順散。　香薷飲。　紫蘇飲。

糕　糖糕。　蜜糕。　粟糕。　栗糕。　麥糕。　豆糕。　花糕。　糍糕。　雪糕。　小甑糕。　蒸糖糕。　生糖糕。　蜂糖糕。　線糕。　閒炊糕。　糕乾。　乳糕。　重陽糕。　社糕。

蒸作從食　子母春繭。　大包子。　荷葉餅。　芙蓉餅。　壽帶龜。　子母龜。　𦜕歡喜。　撚尖。　剪花。　小蒸作。　駱駝蹄。　太學饅頭。　羊肉饅頭。　細餡。　糖餡。　豆沙餡。　蜜辣餡。　生餡。　飯餡。　酸餡。　筍肉餡。　麩蕈餡。　棗栗餡。　薄皮。　蟹黃。　灌漿。　卧爐。　鵝項。　棗餶。　仙桃。　乳餅。　菜餅。　秤錘蒸餅。　糖蒸餅。　千層。　雞頭籃兒。　鵝彈。　月餅。　餣子。　炙焦。　肉油餅。　燒餅。　火棒。　小蜜食。　金花餅。　市羅。　蜜劑。　餅餤。　春餅。　胡餅。　韭餅。　諸色夾子。　諸色包子。　諸色角兒。　諸色從食　諸色果食。

諸色酒名　薔薇露。　沉香（並御庫）　宣賜碧香。　思堂春（三省激賞庫）　鳳泉（殿司）　玉練槌（祠祭）　有美堂。　中和堂。　雪醅。　真珠泉。

皇都春（出賣）　常酒（出賣）　和酒（出賣並京醞）　皇華堂（浙西倉）　爰咨堂（浙東倉）　瓊花露（揚州）　六客堂（湖州）　齊雪清露　雙瑞（並蘇州）　愛山堂　得江（並東總）　留都春。　靜治堂（並江閫）　海岳春（西總）　籌思堂（江東漕）　清若空（秀州）　蓬萊春（越州）　第一江山。　北府兵廚。　錦波春。　浮玉春（並鎮江）　秦淮春。　銀光（並建康）　清心堂。　豐和春。　蒙泉（並溫州）　瀟灑泉（嚴州）　金斗泉（常州）　思政堂。　龜峰（並衢州）　錯認水（婺州）　紫溪春（蘭溪）　慶遠堂（秀邸）　清白堂（揚府）　藍橋風月（吳府）　紫金泉（楊郡王府）　慶華堂（楊駙馬府）　元勳堂（張府）　眉壽堂。　萬象皆春（並榮邸）　濟美堂。　勝茶（並謝府）　點檢所酒息日課以數十萬計。而諸司邸第及諸州供送之酒不與焉。蓋人物浩繁。飲之者衆故也。

小經紀（他處無所者）

班朝錄。　供朝報。　選官圖。　諸色科名。　開先牌。　寫牌額。　裁板尺。　諸色指揮。　織經帶。　棊子棊盤。　擋牌骰子。　交床試藍。　賣字本。　掌記冊兒。　諸般簿子。　諸色經文。　刀冊兒。　紙畫兒。　扇牌兒。　印色盝。　剪字。　纏令。　耍令。　琴阮絃。　鬧竿。　艷笙。　鞦韆。　口簧。　位牌。　諸般盝兒。　頭屋掛弄。　剪鐵花樣。　黑前樂。　見成皮鞋。　提燈。　魫燈。　頭鬚摘掠。　香櫞絡兒。　香櫞坐子。　柱杖。　粘竿。　風播

釣鈎。釣竿。食罩。吊掛。拂子。蒲坐。倚褥。樂焙。烘籃。風袋、煙帚。糊刷。鞋楦。桶鉢、搭羅兒、糞掃子。帽兒。鞋帶。修皮鞋。穿交椅。穿罣罳。鞋結底。領抹。釵朵。牙梳。穿珠。洗翠。修冠子。小梳兒。染梳兒。接補梳兒。香袋兒。面花兒。絹孩兒。符袋兒。畫眉七香丸。肜紙。穩步膏。手皴藥。涼藥。香藥。脊藥。髮索兒。頭旋。磨鏡。弩兒。弩絃。彈弓。箭翎。射帖。蜜膏。鵓鴿鈴。風箏。藥綫。象棊。毽子。斗葉。香爐灰。梳刷兒。花子剔。剪截段尺。出洗衣服。簇頭消息。提茶瓶。鼓爐釘鉸。釘看窗。割製斗。供香餅。使綿。打炭墼。補鍋子。泥竈。整漏。箍桶。攀膊兒。竹貓兒。消息子。老鼠藥。蚊煙。閙蛾兒。涼筒兒。紐扣子。接絛。修扇子。錢索。麻索。紅索兒。席草。雞籠。修竹作。使法油。油紙。油單。撣塵子。修硏頭。磨刀。磨剪子。擂槌（俗彥云杭州人一日喫三十丈木頭蓋以三十萬家為率大約每十家日用擂槌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棒槌。蒜米劈柴。淘井。貓窩。貓魚。賣貓兒。改貓犬。雞食。魚食。蟲蟻食、諸般蟲蟻、魚兒活。虼蚪兒、促織兒。小螃蟹。金麻。馬兒、蝍蟟。蟲蟻籠。促織盆。麻花子。荷葉。燈草。發燭。肥皂團。茶花子。貫瓶擬。舊補襪。乞伯紙。竹釘。淘灰土。淘河。剔撥义。黃牛糞灰。挑疥蟲。賣煙火。鏇影戲若夫兒戲之物名件甚多。尤不可悉數。如相銀杏。猜糖。吹叫兒。打嬌惜。千千箇。輪盤兒。每一事率數千人。各專藉以為衣食之地。皆他處之所無也。

諸色伎藝人

御前應制。姜梅山（特立觀察使）。周癸窗（端臣）。曹松山（遠）。陳藏一（郁）。徐良陳愛山。程登。耿侍聘。御前畫院。馬和之。蘇漢臣。李安中。陳善。林椿。吳炳。夏圭。李迪。馬遠。馬麟。棊待詔。鄭日新（趙晝）。吳俊臣（安之）。吳施茂（絕淵獵）。朱鎮。章先。杜黃（象）。徐彬（象）。林茂（象）禮重（象）。尚端（象）。沈姑姑（女流象）。金四官人（象）。上官大夫（象）。王安哥（象）。李黑子（象）。書會。李霜涯（作賺絕倫）。李大官人（譚詞）。葉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猢猻）。賈廿二郎。演史。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陳進士。陳一飛。陳三官人。林宣教。徐宣教。李郎中。武書生。劉進士。鞏八官人。徐繼先。穆書生。戴書生。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王貢元。陸進士。丘機山。說

經。（渾經）。長嘯和尚。彭道（名法和）。陸妙慧（女流）。余信庵。陸妙靜（女流）。周太。辯和尚。達理和尚。彌庵。隱秀。借庵。保庵。戴悅庵。息庵。混俗。許安然。有緣和尚。小說。蔡和。李公佐。小張四郎。朱修（德壽宮）。孫奇（德壽宮）。任辯（御前）。施珪（御前）。葉茂（御前）。方瑞（御前）。劉和（御前）。王辯（鐵衣祝丸）。盛顯。王琦。陳良輔。王班直（洪）。翟四郎（升）。粥張二許濟。張黑踼。俞住庵。色頭陳彬。蔡州張顯。酒李一郎。喬宜王四郎（明）。王十郎（開林）。王六郎（師古）。胡十五郎（世）。故衣毛三。倉張三。棗兒徐榮。徐保義。江保義。張柏。張訓。沈佺。沈喝。湖水周燒餅李。撥條張茂。王三教。徐茂（叉手怏兒）。王主管。翁彥。嵇元陳可庵。林茂。夏達。明東。王壽。白思義。史思英（女流）。影戲賈震。賈雄。三賈（賈偉賈儀賈佑）。尚保義。三伏（伏大伏二伏一）。沈顯陳松。馬俊。馬進。王三郎。朱佑。蔡諮。張七。周端。郭真李二娘（隊戲）。王潤卿（女流黑猢猻）。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孫端。葉端。牛端。華琳。黃文質。盛二郎。顧和（嫌唱）。馬升。熊春。梅四。汪六。沈二。王六。許曾三。邵六（伴）。小王三。總婦徐沈七。謝一哇。小唱。蕭婆婆（牌大師府賀壽）。陳尾犯。畫魚周。陸思顯（都管）。至張。周順齋（執便）。作部事。丁八。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施二娘。時春春。時住住。何總偉。董二。嚴偏頭向大鼻。葛四。徐勝勝。耿四。牛安安。朱伴伴（大虎頭余元元）。錢寅奴。鼓板。段防禦（尚士）。張眼光。張開。張驢兒（謂之三張）。陳宜娘（苗）。陳喜生（伯周嬰）。頂潘小嬰。陳喜（伯）。莫叉（苗）。來七（苗）。董大有。金四（札子皮）。朱闕主。雜劇。趙太。俊星子（女流）。王侯喜。宋邦寧。唐都管（世榮）。三何（晏喜晏喜晏然）。鋤頭段。帥合頭。諸國朝。宋朝清王太（戲並）。郝成（小欲宋喜）。宋國珍。趙思。王太。吳師賢。朱太（指已喚）。王兒喜。鐵太。馮祥朝。王珍美。吳國賢。鄭太。思恩澤時和。顧喜。蕭金蓮。一塞王。時豐稔。時國昌。金寶。趙祥吳國昌。王吉。王雙蓮（女流）。沈小喬。杜太。雜扮（紐元子）。鐵刷湯江魚頭。兔兒頭。眼裏喬。胡蜀葵。迎春繭。菖蒲頭。卓郎婦笑靨兒。䂓頭秋。韻梅頭。小萬湖。金魚兒。銀魚兒。胡小俏。自喬。鄭小俏（即得水）（即王道奈）。王壽香（即扇太）。顧小喬。陳橘皮。小橘皮。菜市喬（即自來俏）（即彈唱因緣）。童道。賈道。蔣居安陳橋。李道。沈道。顧喜友。甘道。俞道。徐康孫。張道。唱京

詞。蔣郎婦。盖客。吳郎婦。馬客。諸宮調（傳奇高郎婦）。黄淑卿。
王雙蓮。袁本道。唱耍令。大禍胎。小禍胎。李俊。香陳測。大
小王。熊二。路淑卿。陳昌。葉道（道情）王保。王定。陸楓。郭忠
牛昌。郭雙蓮。陳新。徐喜。吳昌。趙防禦（雙無日御前唱）撥不斷
張鬍子。黄三。說諢話。蠻張四郎。商謎。胡六郎。魏大材。張
振。周月巖（江西人）。蠻明和尚。東吳秀才。陳贇。張月齋。捷機和
尚。魏智海。小胡六。馬定齋。王心齋。覆射。女郎中。學鄉談
方齋郎。舞綰百戲。張過喜。劉仁貴。宋十將。常十將。錯安頭
歡喜頭。柴小昇哥。林賽哥。張名貴。花念一郎。花中寶。神鬼
謝興哥。花春。王鐵一郎。王鐵三郎。撮弄雜藝。林遇仙。趙十
一郎。趙家喜。渾身手。張寶哥。王小仙。姚遇仙。趙念五郎。
趙世昌。趙世祥。耍大頭。踢弄。金寶。施半仙。金逢仙。林遇仙。小
關西。陸壽。包顯。施小仙。女姑姑。泥丸。王小仙。施半仙。
章小仙。袁承局。頭錢。包顯。包喜。包和。黄林。踢弄。吳金
脚。耍大頭。吳鷂子。傀儡（懸絲杖頭藥發肉傀儡水傀儡）陳中喜。陳
中貴。盧金線。鄭榮喜。張金線。張小僕射（杖頭）劉小僕射（水傀儡）

張逢喜（內傀儡）劉貴。張逢貴（內傀儡）頂撞踏索。李賽強。一塊金。
李真會。閻主強。清樂。黄顯貴。沒眼動樂。角觝。王僥大。張
關索。撞倒山。劉子路。盧太郎。鐵板沓。賽先生。金重旺。賽
板沓。曹鐵凜。賽僥大。賽關索。周黑大。張僥大。劉春哥。曹
鐵拳。王急快。嚴關索。韓銅柱。韓鐵僧。王賽哥。一拔條。溫
州子。韓歸僧。黑八郎。鄭排。呂化子。小住哥。周僧兒。廣大
頭。金壽哥。嚴鐵條。武當山。盖來住。董急快。董僥大。周板
沓。鄭三住。周重旺。小關索。小黑大。阮捨哥。傅賣鮮。鄭白
大。喬相撲。元魚頭。鶴兒頭。鴛鴦頭。一條黑。一條白。斗門
喬。白玉貴。何白魚。夜明珠。女颭。韓春春。繡勒帛。錦勒帛
賽貌多。僥六娘。後輩僥。女急快。使棒。朱來兒。喬使棒。高三
官人。打硬。孫七郎。酒李一郎（說諸）舉重。天武張（擊石毬）花馬兒
（拋石撒）郭介。端硯。王尹子。陸壽。打彈。俞麻線（二人）。楊寶。姚
四。白腸吳四。蠻王。林四九娘（女流）蹴毬。黄如意。范老兒。小孫
張明。蔡潤。射弩兒。周長（進弩）康沈（進箭）黄一秀。杳大。林四九
娘（女流）散耍。楊寶。陸行。莊秀才。沈喜。姚菊。裴秀才。陳齋

郎。花花帽孫秀。吟叫。吳百四。姜阿得。鍾勝。余慶。滑善壽
蘇阿黑。合生。雙秀才。沙書。金道。姚遇仙。李三郎（伏虎）
教走獸。馮人喜。李三。教熊。教飛禽蟲蟻。趙十一郎。趙十七郎
獮猴王。弄水。啞八。畫牛兒。僧兒。謝蜂杖。放風箏。周三。
呂偏頭。煙大。陳太保。夏島子。說藥。楊郎中。徐郎中。喬
七官人。捕蛇。戴官人。七聖法。杜七聖。消息。陸眼子。高道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　十八陽

杭（杭州府五十二）

錢塘

西湖老人繁勝録歲節四更諸願人從各往本廳請官斜內前待班閤子內坐待大內門開文武百官入至殿階列班。法物儀仗羅列。禁衛。待班齊邀聖駕登寶殿。大臣并金國奉使奏賀。玉殿金階。（時有南番諸國貢寶進奉到京）朝退。駕與百官出內賀。軍報每日常朝。諸百官僚。亦是四更至和寧門等候門開入內至垂拱殿下。待班齊。朝班或有奏事者了畢。各退往各衙門治事。街市點燈。慶元間油錢每斤不過一百。會巷陌爪扎歡門掛燈。南至龍山。北至北新橋四十里。燈光不絕。城內外有百萬人家。前街後巷。僻巷亦然。掛燈或用玉柵或用羅帛。或紙燈。或裝故事。你我相賽。州府扎山柵三獄放燈。公廳設醮。親王府第中貴宅院。奇巧異樣細燈。教人觀看。（國忌日分有無樂社會。初八日十一日十二日）詩田樂。喬謝神。喬做親。喬迎酒。喬教學。喬捉蛇。喬焦鎚。喬賣藥。喬像

生。喬教象。習待詔。青果社。喬宅眷。穿心國進奉。波斯國進奉。禁中大宴親王。試燈慶賞元宵。每須有數火。或有千餘人者。全場傀儡。陰山七騎。小兒竹馬。蠻牌獅豹。胡女番婆。踏蹺竹馬。交衮鮑老。快活三郎。神鬼斫刀。清樂社。（有數社每不下百人）韃靼舞老番人。耍和尚。十鼓社。大敦兒。瞎判官。神杖兒。撲蝴蝶。耍師娘。池仙子。女杵歌。旱龍船。福建鮑老一社。有三百餘人川鮑老亦有一百餘人。車駕詣景靈宮朝拜祖宗。外百司迎駕。中書省。尚書省。門下省。後省。樞密院。秘書省。御史臺。諫院。吏部。禮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太常寺。太府寺。司農寺。大理寺。宗正寺。將作監。軍器監。國子監。榷貨務。雜買場。惠民局。料量院。審計司。勅令所。王牒所。安樂所。轉運司。臨安府。激賞諸酒庫并三學學官前廊諸僧及在城寺觀主道兩縣耆老。各立起居牌。次耆衆花瓶麻爐香燭迎聖駕。起居駕頭到兩邊各有閤門一員坐馬上。前有班直喝班到。起居拜再拜畢。唱喏平身立。閤門方行馬。次日駕過太一宮拈香畢。方回沿路。前後奏樂。駕頭用朱紅圓兀子一隻。以繡袱蓋。閤門捧於馬上。二邊各有從人扶策。內諸司官吏引駕。早夜紅紗梔子燈二百枝照過。知閤門事。閤門舍人。閤門宣贊。閤門簿書。閤門看班。閤門祗候。修內司。八作司。儀鸞司。新林司。皇城司。軍頭司。內東門司。禁衛所。御服所。絲鞋所。軍器所。符寶所。日曆所。講筵所。造作所。文思院。御馬院。車輅院。官誥院。登聞檢院。進奏院。騏驥院。御輦院。御酒庫。左藏庫。內藏庫。南廊庫。封樁庫。閤子庫。祗候庫。內軍器庫。御撒房。畫院。天章閣。大醫局。國信所。道途子須用金龍內用乾紅羅帳金龍御座。百花搭擋十六人。輦官擎輦前有人員招引兩邊。有等千欄前近有閤子簇護。諸殿属。緝熙殿。垂拱殿。摩思殿。資政殿。觀文殿。皇后殿。貴妃位。淑妃位。婉容位。美人位。才人位。婕妤位。後苑。閤下。

二十四班。行門班。殿前左班。殿前右班。內殿直班。御龍直班。長入候祗班。金鎗班。銀鎗班。弓箭班。弩直班。骨朵直班。招箭班。新舊班。東一班。東二班。東四班。東五班。西一班。西二班。散直班。散祗候班。散真班。散都頭班。禁衛天武班。皇城司親從官。上一指揮。上二指揮。上三指揮。上四指揮。上

五指揮。親事官。下一指揮。下二指揮。下三指揮。下四指揮。下五指揮。外二指揮。黃院子。皂院子。司圊。御輦院。正供營。次供營。下供營。御前中佐軍頭引見司。押番十將。內等子。環衛官十員。帶御器械四員。靜鞭驚。步帥太尉。殿帥太尉。內知省太尉。平輦。步紅漆輦。真金鈒龍釘鈒前後罕金龍頭乾紅番羅搭擋兩把雨羅傘二柄。掌扇。紅門簇帳。御九重禁衛。駕後宮。中貴帶御器械四員。閤門執傘執掌扇三員。從駕官單行馬。丞相。太師。吳興郡王。樞密。知院。參知政事。同知樞密使。簽書樞密使。雙竹馬左尚書。內翰。給事。侍郎。諫官。右親王。承宣。觀察。防禦。刺史。殿前司十軍將官兵士插花。前軍。後軍。左軍。右軍。中軍。護聖。神勇。王選。衆選。遊奕。數萬人隨駕一一恭謹低聲。止有抉行數隊脫膊。各有執把。或執黃羅傘。或執青羅傘。或托金香毬。或執黃羅扇。或執馬靴。或執七寶劍。或執押衣刀。或執弓箭。或執金斝。或背弓箭。或金洗漱之類。內等子將拳捋仲馬等。觀瞻聖駕。官員幕次密密相連。宅眷珠翠盈滿。實實人物如堵。

以後每日酌獻 祠山張王生辰排日上廟 七寶社 珊瑚樹數十株內有三尺者 玉帶 玉椀 玉花瓶 玉束帶 玉勸盤 玉軨芝 玉條環 玻璃盤 玻璃碗 菜玉 水晶 猫睛 馬價珠 奇寶甚多 香藥社 相撲社 川弩社 遏雲社 同文社 同聲社 律華社 錦體社 梓童帝君生辰 蜀中士大夫寄居都城遍平諸社陌上吳山神天觀梓潼帝君觀酌獻設醮 霍山行祠 正賽長生馬社是諸王府 第嬌馬 武用 金鞍 銀鞍繡韉 簽鞭 金勒 玉勒 烏銀勒 玉作子 碼碯作子 箱嵌作子 透犀作子 七寶作子 王作子 玳瑁作子 沿路迎引到廟上路臺上相撲掛正殿妓樂社火酌獻廟前擁挾輪馬盈路多有後生於霍山之側放五色烟火放爆竹廟東大教場內走馬打毬射弓 飛放鷹鷂 賭賽叫 老鴉打線 吉天子 省吃覺 青采 畫眉 賽諸般花虫蟻 鴉黃百舌 白鸚子 白金翅 白畫眉 白青菜 白角金眉 白青頭 蘆花角金 蘆花畫眉 鶺鴒相思 紫鴉繞眼 金肚鈿見 秦吉了 倒掛兒 留春鶯 龍尤非細 社火內有魚兒活攛上有 金龜 金鱔 金蝦 金鰍 玳瑁龜 玳瑁蝦 白龜 金鱉 金田螺之類 附黃迎酒侯所有

十三庫千馬上馬 每庫有行首二人戴持髻著乾紅大袖選像生有顏色者三四十人戴冠子花朶著艷色衫子稍年高者都著紅背子持髻每庫各用丫鬟五十餘人執勸盃之類或用臺閣故事一段或用羣仙隨時裝變大公專知各反揭實官會銀椀尺帛官員子弟沿路用人托諸色菓木蜜煎勸酒後因掐滯禁之 上真生辰 殿前司在京十軍各有社火上廟酌獻燒香諸處有廟惟殿前司衙內與遊奕軍廟燒香者人多士庶燒香紙不絶街市亦有社陌或遇聖上出郊駕出錢塘門惟用禁衛人亦不搠甚容人觀瞻郊禁西湖或往集芳園或在聚景園降旨賞市井士取索進上賞賜金錢銀錢駕泛御舟入四聖觀之省園內景物有瑪瑙坡 秦朝檜 六一泉 和靖先生墓 賞玩至晚方回鸞降旨令諸門夜深方閉恐踏傷人之故 清明節 公子王孫富室嬌民踏青遊賞城西店舍經絶輻湊湖上開張趕趁 酒名 玉練槌 思堂春 皇都春 中和堂 珍珠泉 有美堂 雪醅 太常 和酒 夹和 步司小槽 宣賜碧香 內庫流香 殿司鳳泉 供給酒 瓊花露 蓬萊春 黃華堂 六客堂 江山第一 蘭陵 龍游 瀋封 府第酒 慶遠堂 靑白堂 藍橋風月 起店 錦羊 三鮮 炒鷄 銅度 澆度 食生 蝦

爍三刀 寨子 火燠 經帶 鍋鈔 造羹 蟹煎 飽健 餛飩 帶汁煎 手泡飯 主鷄燒 食店 海鮮頭羹 三軟頭羹 江瑤柱 大片腰子 松花腰子 燥子決明 二色腰兒 江魚玉葉 鰣魚 拖虀 羊頭龜魚 錦鷄龜魚 奪真元魚 剪花饅頭 煎羊事件 簞素簽 錦鷄簽 雜菜羹 蝤蛑簽 蜀煮羊 盞蒸羊 羊炙焦 大包子 羊血粉 龜背 大骨 乾京果 南京棗 番蒲萄 巴欖子 御棗圈 松陽柿 蜂兒椎 欒洋魚 錦荔枝 大圓眼 頂山栗 蜂兒乾 蓮子肉 糖霜 梨花 梨條 梨肉 桃條 大蝦巨 蜉鮎乾 大鱘魚 人面乾 江蟣肉 芭蕉乾 大決明 沙魚線 鰍魚乾 銀魚乾 荳蔻花 索菓 餅菓 饋子 乳酥 時果 羅浮橘 洞庭橘 花木瓜 餘甘子 賣花餅 元堰藕 小沙欄 陳公梨 乳柑 鵝梨 甘蔗 溫柑 撒攬 屬橘 香棖 海鮮 江蛛 青蝦 白蟹 香螺 辣螺 石首 蝤蛑 鮮魚 烏賊 鰛魚 江魚 鮎魚 蚶子 蛤蜊 炙米 鮮蛤 白蝦 車螯 水母線 簝丁 孔目魚 望潮魚 火珠魚 蚶蛽魚 河魚 白魚 鮪魚 鰣魚 鯽魚 鱸魚 銀魚 鯖魚 青魚 白白類 鮎魚 蟛蟹

黃蟳蟹 鱘鯉魚 肉食 入爐炕羊 窩絲薑豉 雙條刻子 皮骨薑豉 猪舌頭 凍白魚 白爍鷄 白燠肉 花時件 八糙鴨 炕鷄 炕鵝 烘肝 肚肺 糟鯢魚 把脯鮓醬 紅羊把 影戲把 筍條把 鬼角鮓 線條兒 肉瓜虀 雪團鮓 鱘魚鮓 春子鮓 黃雀鮓 荷包鮓 玉版鮓 桃花鮓 三和鮓 大魚鮓 旋鮓 鹹鮓 鵝鮓 削脯 骨脯 松脯 切鮓 飯鮓 茶果仁兒 榛子仁 栝子仁 松子仁 橄欖仁 楊梅仁 胡桃仁 西瓜仁 蜜煎 蜜金橘 蜜木瓜 蜜林檎 蜜金桃 蜜李子 蜜木彈 蜜撒欖 昌園梅 十香梅 蜜棖 蜜杏 龍纏茶果 糖煎瓜蔞 擂扶櫨木槃子 香藥灌肺 七寶科頭 雜合細粉 水滑糍糕 玲瓏割子 金鋌裹蒸 生熟灌藕 水晶槃子 筋子膘皮 乳糖魚兒 美醋羊血 澄沙糰子 天花餅 鬼兒青 宜利少 煎鴨子 釀棗子 蓮子肉 爊肝肉 望口消 蜜棗兒 九耳朶 酥棗兒 重劑棗 糖壽帶 酸紅藕 寶粢兒 玉柱糖 澤州餳 玉消膏 烏梅膏 韻梅膏 薄荷膏 杏振膏 橘紅膏 糖烏李 楊梅糖 法豆 輕餳 關撲 螺鈿交椅 螺鈿投鼓 螺鈿鼓架 螺鈿玩物 時樣漆器

新窑青器　乳窑揲碟　挂漿合仗　犀皮動使　合色凉傘　小銀槍刀　諸般斗笠　打馬象棋　雜綵毬　宜男扇兒　土宜米粽　悉綵獅豹　土宜巧粽　扶頭傀儡　宜男竹作　錫小筵席　雜彩旗兒單皮鼓　大小採蓮船　番鼓兒　大扇鼓　道扇兒　耍三郎　泥黄胖　花籃兒　一竹竿　竹馬兒　小龍船　糖獅兒　摩前樂　打馬圖閘竹竿（有佀細用七寶犀象換成者）　提趕船　賣客弟子　撒弄泥丸鹹酸蜜煎　旋造羹湯　唱耍令　學像生　弄傀儡　般雜班　瓶撥酒　點江茶蔬菜　闌撲船亦不少　寒食前後　西湖內畫船布滿頭尾相接有若浮橋頭船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檻船搖船腳船爪皮船小船自有五百餘隻南山北山龍船數隻自二月初八日下水至四月初八日方罷皆渾木撥湖盆它郡皆無　節日大船多是王侯節相府弟及湖士賃了餘船方賃市戶　岸上游人店舍盈滿路邊搭盖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峰諸山寺院僧堂佛殿遊人俱滿都門閉夜更深遊人轎馬盡絕門方閉　春教　馬步軍都總管京尹節制本府廂禁軍副總管數員路鈐路分正將監押帳前統領撥發官屬官帳前使臣六局提技二百餘員錢塘縣尉司仁和縣尉司城東都巡

檢使城西都巡檢使外沙巡檢茶槽巡檢海內巡檢管界巡檢南蕩巡檢硤石巡檢赭山巡檢許村巡檢黃灣巡檢東梓巡檢奉口巡檢各帶土兵一二百人入都轄總轄緝捕各有鼓樂各用馬軍官員驍騎呈武藝大軍合教終日犒賞畢放教於路各施呈武藝正近遇發除燒香都城自有百餘社各迎引　東嶽生辰　都城社陌甚多一廟雖著諸社酌獻或在城異山行宮燒香或在城南壟山燒香或在城北臨平行宮燒香或在城東湯鎮行宮燒香或就城西法華山行宮燒香皆廟皆如此社陌朝拜錢繙社至日開正陽門獻錢繙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長獻物在外　孟夏　車駕詣景靈宮朝獻同前　遇　補年天下待補進士都到京赴試各鄉奇巧土物都擔戴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都城萬物皆可為信　況補年　諸路士人比之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則三貢院駐著諸多士子權借仙林寺明慶寺千項寺淨住寺昭慶寺報恩觀元真觀太學武學國子監皆為貢院於經入試每士到京須帶一僕一萬人試則有十萬人僕計二十萬人都在都州北權歇蓋欲入試近之故也可見都城之大　佛生日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設醮祝延　聖壽作放生會士民放生會亦在湖中船內看經判斛放生游人湖峯上買飛禽烏龜螺蛳放生諸邑寺僧門

卓上扎花亭子并花屋內以沙羅盛金佛一尊坐於沙羅內香水中扛臺於市中宅院舖席諸人浴佛求化亦有男僧不佛不入人家求化　天竺光明會　遞年浙江諸富家捨錢作會燒大燭數條如柱大小燭一二千條香紙不計數目米麪捥楪匙筋扇子蒲鞋篠帚掃帚燈心油盞之類供備齋僧數日滿散出山　盛遇進書　五府隔夜觀書次日習儀夜回祕書省前燒拱盆蜜布到內前至五更引迎前用香案綵亭法物儀仗紅紗梔子行燈二百盞兩行列親從禁衛兩侍中道數十朱紅匣盛書在內用銷金龍閘袱蓋百官從行五府在後入內進呈　聖上觀看畢午後方回祕省恭安　端午節　撲賣諸般百索小兒荷戴繫頭子或周絲線結或用珠兒結　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都插菖蒲石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一早賣一萬貫花錢不啻何以見得錢塘有百萬人家一家買一百錢花便可見也酒果香燭紙馬粽子水櫃莫計其數只供養得一早便為糞草雖小家無花瓶者用小壜也插一瓶花供養蓋鄉土風俗如此尋常無花供養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端午日仍前供養角黍天下有推是都城將粽攢成樓閣亭子車兒諸般巧樣開鋪貨賣多作勸酒吞為巧粽茉莉盛開城內外撲戴朶花者不下數百人每妓須戴三兩朶只戴得

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即上宅院亦買戴盆種者官員饋送諸府弟嬌馬遇重午部戴合色頭鬚荷花開納凉人多在湖船內泊於柳陰下飲酒或在荷花茂盛處園館之側朝鄉會亦在湖中或借園內　遇少年當殿唱名騰正門唱出狀元叅三人狀元第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郎每有團各有貢旗百兩相從戴羞帽銀絲鞭騎馬遊街武狀元亦如此前名人黃旗亦有多騎馬迎引富者雖各項亦如此迎引各後者多乘轎旗亦少惟狀元遞入期集所　狀元局執事尤多　福州新荔枝到進上御前送朝貴遍賣街市生紅為上或是鐵邑或海船來或步擔到直貴壬八月與新木彈相接　六月初六日崔府君生辰廟在湖上湧金門外顯應觀者是社火亦然有燒香者不少全橋團最盛　諸般水名　漉梨漿椰子酒　木瓜汁　甚兒水　甘豆糖　菉豆水　褁蘇飲　縮脾飲椵梅水　江茶水　五苓散　大順散　荔枝膏　梅花酒　白水乳糖真雪　富家散著藥水木　盆種荷花　素簪　茉莉　朱槿　丁香藤　白殼鷄頭　美醋姜蝦　蓮花茄兒　甜瀣海蜇　椒醋把子紅瀣鈍饅　抹肉澄淘　銀絲冷淘　百花棊子　蓮藕瀣　蕈油肉麻脯鷄　芥辣蹄　紅薑豉　粟米粥　窨薄脆　糖瓜瀣　寬焦餅

夜市賣七寶姜豉 殿司諸軍水教於白洋湖屯各呈武藝如在平地御前軍頭司內等子每晚演手相撲今有鈞撲手數對打欽明堂年大軍修啓自太廟前眾路至內南門大禮年且置邦郊臺下人之唱歌聲曲兩司不時搞設兩岸居民亦有搞賞 街市撲蒲 主絹背心 黃草布衫苧布背心 撲黑傘 花手巾 涼傘 涼篳 涼枕 紫紗裙 涼鞋暑月多於寬闊處避暑納涼 十三軍大教場 教奕軍教場 後軍教場南倉內前 杈子裏貢院前 佑聖觀前 寬闊所在撲賣 并路岐人在內作場行七聖法 切人頭下賣符 少間依元接上 吞鐵針 翻取眼睛 大裏捉當三錢 教魚跳刀門 馬龜踢弄金翹 復射斗葉 猢猻老鴉下棊 嘴背弄齋郎鶴郭筝教熊使棒相撲 王宣弄怒打一丈方餅 唱涯詞只引子弟聽 淘真盡是村人 打硬底擊破鐵撒攪 庆家相撲撲户 貴山風藥鋪虎皮虎頭 虎爪 黃顯貴沒眼動清樂 林遇仙聖花撮藥 天武張擎石毬 花馬兒撥石墩 郁介酒李一郎野呵小說 處處亦數 別亦有促頭消息撲弄圖爪派上撚婺州角兒 孟秋行香全前 御街撲賣摩侯羅多著乾紅背心 繫青紗裙兒 亦有著背兒戴帽兒者 牛郎織女 撲賣盈市賣荷葉傘兒 家家少女乞巧飲酒 促織盛出 都民好養 或用 銀絲為籠

或作樓臺為籠 或黑退光籠 或毛盆竹籠 或金漆籠 板籠甚多每日早辰多於官巷南北作市 常有三五十火鬥者 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箇 便望賣一兩貫錢 苟生得大更會鬥 便有一兩銀賣 每日如此 九月盡天寒方休 酥蜜裹食天下無比 入口便化 撲賣時樣翻膾發喂促織盆 諸般口果 生餡饅頭 鵝鴨包子 相銀杏 炒推栗方頂柿 鹽官棗 玉石榴 紅石榴 晚橙 紅柿 巧柿 綠柿攬柿 雪梨 水晶蒲萄 太原蒲萄 木犀盛開 東馬塍 西馬塍園館爭賞 或遇宣鎖金奮伏行脫膊 或宣內翰 或宣給事 或宣中書 戴花帽執絲鞭 騎馬快行 簇馬且到禁中 錢塘江 城內外市户造旗與水手迎潮 白旗最多 或紅或用雜色 約有五七十面 大者五六幅 小者一兩幅 亦有掛紅者 其間亦有小兒在潮內弄水 中秋日便府教水軍并戰船打陣子於江內 安撫在浙江亭上觀潮 弄潮人各有錢酒犒設 江岸幕次相連 轎馬無頓處 錢塘知縣并城南都廂彈壓幕次官員亦有錢酒是夜城中多賞月排會 天氣熱宿湖飲酒 待銀蟾出海到夜深船靜如在廣寒宮內 秋教迎新同前 外國進大象六頭駱駝二頭內有一雌象叫作三小娘子 於薦橋門外造象院頓之 每日隨朝殿官到門前唱喏侍對

退方回 前有鼓鑼各數隊 雜綵旗三四十面 象背各有一人裹帽執钁著紫衫 人從都著衫戴帽 路中敲鼓鳴鑼引入象院 大禮斗合用五輅 差五使捉舉一行事務 大禮使 儀仗使 禮儀使 鹵簿使 橋道頓遞使 差帶御器械并環衛官權門外都巡檢使全裹衣甲 內外巡警 侍駕宿太廟 內六班戴帽子 帽子上戴五指澗乾紅羅頭帶 騎馬帶甲著錦襴衫 上著打甲包 或緋或綠 馬亦帶甲 次班亦戴帽 帽上有澗五指紫羅頭帶著錦衫 或有帽子 有真珠姜芽帶者 御龍直裹真珠頭巾 爪角兒卓常從駕裹乾天角幞頭 捧渾金沙羅 金洗漱 金提量 玉柱斧黃羅眉之類 行門擊 靜鞭 騎御馬 教駿 龍御應馬 御廚使進御膳 後苑供進泣聚 五輅 玉輅 金輅 木輅 革輅 象輅 前一月漆車 車上一人鳴鼓 始初以一千斤鐵壓 乇添至一萬斤 方往纔出玉輅閃試 輅下拽索班直戴耳不聞帽子 著青羅衫青絹襪頭袴著青鞋 裹紫羅頭巾 內著緋錦襴衫 全似大神 手扶青綿索拽玉輅 四輅不進呈 惟有玉輅進呈 內試至日 絕早輅下 一行職事官率往車輅院頭 玉輅直至大廟前 諸職事官登輅少立 下輅四人御樂於玉輅上御座側左右侍立 玉輅復回入嚴正門進呈 立殿門外 聖上垂簾殿門上 省

畢駕興 玉輅回車輅院 行禮日隔日 日有輅於太廟前輅屋下 許萬民觀看 來日駕幸景靈宮 回宿太廟 是夜自太廟前燒紙盆直至郊臺 沿路一件法物 間紙盆一箇兩件一般 幕次不容針 職事官往來盡著方心曲領法服 都戴貂蟬冠 次日主上乘玉輅至郊臺 宵城殿候三更上壇行禮 事畢 駕復回內 至晚 主上登門放赦 近侍邀 聖駕 禁衛簇擁 樂官前引一派樂聲 逕至麗正門上 登御座 龍直捲簾 擡起黃羅傘 五府立門侍圍遶 有十將搶金雞 大理寺臨安府獄子押戴花枷罪人至內門下 侍閤門讀赦書畢 獄子發 聖躬萬福 山呼謝恩了 開枷放罪人 罪人叫伏濤赦天下 駕與宰執退 百官出 一派樂聲前引禁衛從駕回鑾 冬孟 駕詣景靈宮同前 駕出三日 凡尋常多出一日 緣第三日駕過大一宮燒香大一殿謝禮畢 賜花 自執政以下 依官品賜花 幕士行門快行花最細 且盛禁衛直至朝巷 官兵都帶花 比之尋常觀瞻 幕次倍增 乾天門道中直南一望 便是鋪錦乾坤 吳山坊口 比望全如花世界 諸殿閣分 皇后貴妃 淑妃 美人 才人 婉容 婕妤 國夫人 郡夫人 紫霞帔 紅霞帔 大內樓櫓外約有五百餘乘轎到宮先回入內 於位次中待駕回 有戴花 預賞元宵 諸色舞者多是女童 先舞於街市中瓦南北茶

坊內掛諸般瑠璃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平江玉柵燈、珠子燈、羅帛萬眼燈、沙河塘裏最勝。街市撲賣尤多。紙燈不計數目。清河坊至衆安橋沙戲燈、馬騎燈、火鐵燈、進餕架兒燈、聚生魚燈、一把蓮燈、海鮮燈、人物滿堂紅燈、燈火盈市。撲賣到元宵、小春盆花奇巧果兒、　寧宗聖節金國奉使賀生辰。暑觀江潮。玉津園射射。臨射時二人叉手立於垛面前。係招箭班急來祗應。專一挨箭。奉使以為神人。射射畢出山。於錢塘門外西湖邊。更衣。專換番裝。緣奉使以下到驛。都著本朝賜服。著錦絡縫錦盤領大袖帽子。上亦用錦貼。正伴使相伴中節人行並（馬上前足班直行馬下前足當人行馬）通之。指點回頭。有戚內山上人家層層疊疊。宇樓臺參差如花落仙宮下。節步行爭說。城裏湖邊有千簡扇面。不會說我北地草木都衰了。你南中樹木尚青。蓋江南地煖如此。蔬菜一年不絕。九月有蔓心菜、黃芽菜、婁菜。　甘露子、　菠菜、　芋頭、　芋妳、　山藥之類、蔓韮元旦。

一陽節近。　都城鄉風。撞采覆淳。大蝦。栗子。郎君鯗之類。多撲十淳三文一撲。撲一隻鬬鷄。饒兩貫。會或饒一貫伍伯文足。撥一錢。饒三撲。攔街關撲。　遇雪。公子王孫賞雪。多乘馬披氊氊笠。人從油絹衣氊笠紅邊。湖岸騈騈。湖中船內亦然。人免南山大小院有三百餘寺。諸刹鐘樓佛殿似粉裝酥飾。園館亭臺如銀鑄玉琢。深冬冷月無社火。看邦於瓦市消遣。

瓦市。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　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背做蓮花棚。常是御前雜劇。趙泰。王葵喜。宋邦寧。河宴清。鋤頭段子貫。弟子散樂作場。相撲王侥大撞。倒山劉子路。鐵板踏。宋金剛。倒提山。賽板踏。金重旺。曹鐵凛。人人好。漢說經長　諞和尚。　彭道安。　陸妙慧。　陸妙淨。　小說蔡和。　李公佐。　女流史惠英。　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　合生雙秀才。　覆射女郎中。　踢瓶弄梳張寶歌。　杖頭傀儡陳中喜。　懸絲傀儡爐金線。　使棒作場朱來兒。　打硬孫七郎。　雜班鐵刷湯。　江魚頭、兔兒頭、菖蒲頭。　背商謎胡六郎。　教飛禽趙十七郎。　裝神鬼謝興歌。　舞番樂張遇喜。　水傀儡劉小僕射。　影戲尚保儀、賈雄。　賣嘌唱樊華。　唱賺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　說唱諸宮調高郎婦、黃淑卿。　喬相撲鹿魚頭、鶴兒頭、鴛鴦頭。一條黑、斗門橋白條兒。　踢弄吳金腳、耍大頭。　談諢話蠻張四郎。　散耍楊寶興、陸行、小關西。　裝秀才陳齋郎。學鄉談方齋郎。分數甚多。十三座勾欄不閑。終日團圓。　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只不用頭蹄血臟。遇晚燒晃燈撥刀。饒皮骨。壯漢只喫得三十八錢起。喫不了。皮骨饒荷葉裹歸。緣物賤之故。起每袋七十省二斤二兩肉。賣九十省一斤。城內諸店皆如此。饒皮骨。大酒店用銀器。樓上用臺盤。洗子銀筯。蒜菜糟藏甚多。三盞後換菜。有三十般。支分不少。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隻銀盞。亦有數般菜。　城外有二十座瓦子。前湖門裏勾欄門外瓦子。　嘉會門外瓦。　候朝門瓦。　小堰門瓦。　四通館瓦。　新門瓦。　薦橋門瓦。菜市門瓦。　艮山門瓦。　朱市瓦。　舊瓦。北關門新瓦。　錢塘門外羊坊橋瓦。　王家橋瓦。行春橋瓦。　赤山瓦。　龍山瓦。　余外尚有獨勾欄瓦市。稍遠於茶。　中作夜場。　街市舉放風箏輪車數樣。有樅大者。多用硃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樂棚前後賭賽輸贏。輸者項折三二兩。緣每日如此。寬闊處踢毬。　狄胡嗲。　鬬鵪鶉。　賣等身門神。　金漆桃符板。　鍾馗。　財門。　有百餘家賞春貼子。有十數般。春播春勝錦背曆日。　夜市撲賣。　狼頭帽。　小頭巾。抹頭子。　細擲猜。　花環釵朵篋兒頭須。　銷金帽兒。　羅木桶杖。　諸般藤作。　琉瑠炮燈。　銀絲合子。

特文書集。　猪胰胡餅。　掛屏頭屋兒。　烏木花藥動使。　行燈。　香圓。　查子。　畫燭。　魚鮮。　頭須。　煤藕。　紅邊糍。　蜂糖餅。　御街應

市。兩岸術士有三百餘人設肆。年夜抱燈及有多般。或為屏風。或做畫。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駈邪。鼎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簇諸般米果。斗葉頭子。箕豆。市食之類。亦有中樣合裝者。名為消夜果兒。乃京城鄉風如此。　雪夜。貴家遣心腹人以銀鑿成一兩半兩。用紙裹。夜深揀貧家窗內或門縫內。送入濟人。日間散幫台。或紙被。散飯貼子無數。　朝廷每歲常例散軍民賑濟。不特以米賑濟。糶州府又散燈油於於閑張店舍。安撫提領支犒。賞舞者錢酒蠟。　府主例散客店內錢市草輸民。常霑聖恩。不特皇后殿散新錢。俱無科役保用之擾。　諸行市。

川廣生藥市。　象牙玳瑁市。　金銀市。　珍珠市。　絲綿市。　生帛市。枕冠市。　故衣市。　衣絹市。　花朵市。　肉市。　米市。　卦市。　銀朱綵色行。　金漆車檠行。　南北猪行。　青器行。　處布行。　麻布行。　青果行。　海鮮行。　紙扇行。　麻線行。　蟹行。　魚行。　木行。　竹行。　果行

多行。　京都有四百四十行。畧而言之。　閑慢道業。　優歷班朝。　風箏藥線。　膠箸斗葉。　五色罰錭。　銀朱印色。　茶坊吊掛。　玩瑞泛子。　粘頂膠紙。　染紅牙梳。　諸般爆令。　修飛禽籠。　修骨邑骨。　成套節兒

接象牙梳。　諸般耍曲。　孔覈斗。　丁香膔。　修砧頭。　照路遣。　掃

金銀、蠲纖紙、造翠紙、乾紅紙、簡笏袋、幞頭籠、腰帶匣、讀書燈、筆硯匣、總子匣、了事匣、黃草單、修合溜、淹猪丈、醫飛禽、樓傳條、條破扇、醋碗兒、丁鞋絡、掩滌子、搭羅兒、面花兒、香藥合、截板尺、印香脫、畫眉籠、造槐簡、開科盔、教虫蟻、剔圖書、起魚鱗、攀罇兒、手巾架、頭巾盃、蛤蜊補、花央兒、肥皂團、淋了灰、茶花子、出衣粉、做譚裹、注水管、鑑鋪吊。木仙宫、字牌兒、洗衣服、鎖真珠、貨花簷子、解王版、釘魚帶。碾玉業、貨茶酒器、錦褥子、髮駝兒。煙突帚。扇牌兒、織鞋帶。綿臘脯、七香丸。穩步膺、鷹牌額、開光牌、鵓鴿鈴、葫蘆笛。牛糞灰。滌筒篠、細扣子、闌城兒、消息子、揪金線。眞金條、香餅子。香爐灰。打香印、賣朝報。金蓮子、竹夫人。笄子筒、食單兒。食碑子。白及末。解粥米。熟水草、選官圖。批刷兒。與魚尾剔、供席草、賣揮樂。寫文字、紙畫兒、提茶瓶。

花架兒。賣字本、笛譜兒、小嫪嫺。蛇料兒。便橋、試卷、試卓、交床、試籃、拄杖、粘竿、胡梯、水草、風袋、使綿、劈柴、炭墼、捉漏、担帚、鈎鈌、緒底、拂子、萬粉、占生、歌舞、歌琴、歌棊、歌樂、歌唱、搽素、髮索、蜘蟧、金麻、蝤虫、端硯

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衣海（南瓦）卦山卦海（中瓦）南山南海（上瓦）人山人海（下瓦）

都城紀勝　聖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康物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年餘列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輻湊集矣其於中興時又過十數倍也且洛陽名園記後論有云園圃之興廢者洛陽盛衰之候也況中興行都東南之盛為今四方之標準車書混一人物繁盛風俗純厚市井駢集豈昔日洛陽名園之比僕遭遇明時寓遊京國目覩耳聞殆非一日不得不為之集錄其已於圖經志書所載者更不重錄此雖不足以形容太平氣象之萬一亦髣髴名園記之遺意焉

但紀其實不擇其語獨此為愧爾時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叙

都城紀勝目錄　市井　諸行　酒肆　食店　茶坊　四司六局

瓦舍衆伎　社會　園苑　舟船　鋪席　坊院　閑人　三教外地

市井　自大内和寧門外新路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于此　至朝門天清河坊中瓦前灞頭官巷口棚心衆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諸處亦然惟中

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後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猶盛排門和賃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隆興間高廟與六宮等在中瓦相對今修內司染坊看位觀孝宗皇帝孟享迴就觀燈買市簾前排列內侍官快行准垛見錢宣押市食歌叫支賜錢物或有得金銀者是時尚有京師流寓經紀人市店遭遇者如李婆婆羹南瓦子張家團子若遇車駕行幸春秋會等建醮並駐蹕次排列此如執政府墻下空地（舊名南倉前）諸色路岐人在此作場尤為駢闐又皇城引馬道亦然候潮門外殿司教場夏月亦有絶伎作場其地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橘園亭書房東茶市城北米市其餘如五間樓福客糖果所聚之類未易縷舉

諸行　市肆謂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為行雖醫卜亦有職醫剋擇之差占則與市肆當行同也內亦有不當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飯行是也又有名為團者如城南之花團泥路之青果團江下之鯗團後市街之柑子團是也其他工伎之人或名為作如篦刀作腰帶作金銀鍍作釵作是也又有異名者如七寶謂之骨董行浴堂謂之香水行是也大抵都下萬物所聚如官巷之花行所聚花朵冠梳釵環領抹極其工巧古所無也都下市肆名家馳譽者如中瓦前皂兒水雜貨場前甘豆湯如戈家蜜棗兒官巷口光家羹大瓦子水果子壽慈宮前熟肉錢塘門外宋五嫂魚羹涌金門灌肺中瓦前職家羊飯彭家油靴南瓦宣家台衣張家圓子候潮門顧四笛大瓦子丘家篳篥之類

酒肆　除官庫子庫腳店之外其餘皆謂之拍戶有茶飯店謂兼賣食次下酒是也但要索喚及時食品知處不然則酒家亦有單子牌面點選也

包子酒店謂賣鵝鴨包子四色兜子腸血粉羹魚子魚白之類此處易為支賣　宅子酒店謂外門面裝飾如仕宦宅舍或是舊仕宦宅子改作者　花園酒店城外多有之或城中效學園館裝折　直賣店謂不賣食次也　散酒店謂零賣百單四七十七五十二三十八并折賣外坊酒門首亦不設油漆杈子多是竹柵布幕謂之打碗遂言只一盃也却不甚尊貴非高人所往　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懽而於酒閣內暗藏卧床也門首紅梔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蓋之以為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欲買懽則多往其居　羅酒店在山東河北有之今借

名以貴渾買遂不貴重也 酒家事物門設紅杈子緋緑簾貼金紅紗梔子燈之類舊傳因五代郭高祖遊幸汴京潘樓至今成俗酒閣名為所院若樓上則又或名為山一山二山三之類牌寫過山非特有山謂酒力高遠也大凡入店不可輕易登樓上閣恐飲燕淺短如買酒不多則只就樓下散坐謂之門床馬道初坐定酒家人先下看菜問買多少然後別換菜蔬亦有生疎不慣人便忽下箸被笑多矣大抵店肆飲酒在人出著如何只如食次謂之下湯水其錢少止百錢五十省謂之小分下酒若命妓則此輩多是虛駕驕貴索喚高價細食全要出著經慣不被所侮也如煮酒或有先索到十瓶逐旋開飲少頃只飲五六瓶住者其餘退回亦是搜弊之一訣官庫則東酒庫曰大和樓西酒庫曰金文庫有樓曰西樓舊有樓攻媿書榜後為好奇者取去南酒庫曰昇暘宮樓曰和樂樓北酒庫曰春風樓正南樓時吳越兩山南上酒庫曰和豐樓西子庫曰豐樂樓在今湧金門外乃舊楊和王之貲翠樓後張定叟兼領庫事取為官庫正跨西湖時兩山之勝西子庫曰太平樓中酒庫曰中和樓南外庫在便門外東外庫在崇新門外北外庫在湖州市有樓曰春融樓其他則有西溪井亦山九里松酒庫其中和和樂和豐並在 御街其太平太和因回祿後其樓悉發若欲賞妓往官庫中點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隱庇推托須是親識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 天府酒庫每遇寒食節前開沽煮酒中秋節前後開沽新酒各用妓弟乘騎作三等裝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襠袴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諸社會動大樂迎酒樣赴府治呈作樂呈伎藝雜劇三盞退出於大街諸處迎引歸庫

食店 都城食店多是舊京師人開張如羊飯店兼賣酒凡點索食次大要及時如欲速飽則前重後輕如欲遲飽則前輕後重 重者如頭羹石髓飯 大骨飯 泡飯 軟羊 浙米飯 輕者如煎事件 托胎 奶房 肚尖 肚胘 腰子之類 南食店謂之南食川飯分茶蓋因京師開此店以備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則其名誤矣所以專賣麪食魚肉之饌如（鋪羊麪　盦生麪　姜潑刀　鹽煎麪　蘇[illegible]桐皮麪　林肉燠　內蓬淘　基子　瓶燥子麪　帶汁煎）下至（拨刀　鈔飯麪　家常三刀麪）皆是也若欲索供逐店自有單子牌面 飽饠店專賣（大燠　燥子脆筋　并鯢魚）菜麪店專賣（菜麪　齏淘　血臟麪　素棊子　經帶　或有撥刀　冷淘）此處不甚尊貴非待客之所 素食店專賣（素簽　頭羹　麪食　乳齏　河魨　脯烽　元魚）凡麪筍乳韲飲食充齋素筵

會之備 衢州飯店又謂之悶飯店蓋賣盦飯也專賣家常（蝦[illegible]　粉羹　魚麪　蝴蝶之屬）欲求盦飽者可往惟不宜尊貴人 市食點心涼暖之月大祭多賣（猪羊雞煎燠　湫割子　四色饅頭　灌肺　灌腸　紅燠薑豉　蹄子肘件之屬）夜間頂盤挑架者如此鵪鶉餶飿兒（焦䭔　羊脂韭餅　餅餤　春餅　旋餅　澄沙糰子　宜利少　献餈糕　炙肚子之類）遍路歌叫都人固自為常若遠方僻土之人乍見之則以為稀遇其餘店鋪夜市不可細數如猪胰胡餅自中興以來只東京臟三家一分每夜在太平坊巷口近來又或有效之者大抵都下買物趨有名家如昔時之內前下家從食街市王宣旋餅望仙橋糕糜是也如酪面亦只後市街賣酥賀家一分每箇五百省以新樣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其餘諸行百戶亦如此市食有名存而亡者如猢羹是也亦有名亡而實存者如鍠羹今號齏麪是也又有誤名之者如呼熟肉為白肉是也蓋白肉白是砧壓去油者又有專賣小兒戲劇糖果如打嬌惜蝦鬚糖宜娘打鞦韆稠錫之類

茶坊 大茶坊張掛名人書畫東京師只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待也今茶坊皆然冬天兼賣擂茶或賣鹽豉湯暑天兼賣梅花酒紹興間用鼓樂吹梅花酒曲用旋杓如酒肆間止是論角如京師量賣茶樓多有都人子弟占此會聚習學樂器或唱叫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湯為正但將此為由多下茶錢也又有一等專是娼妓弟兄打聚處又有一等專是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行老處謂之市頭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提茶瓶即是趁赴充茶酒人尋常月旦望每日與人傳語往還或講集人情分子又有一等是街司人兵以此為名乞覓錢物謂之齪茶

四司六局 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皆可辦也帳設司專掌仰塵繳壁桌幃搭席簾幕罘罳屏風繡額書畫簇子之類 廚司專掌打料批切烹炮下食調和節次 茶酒司專掌賓客茶湯煖盪酒請坐諮席開盞歇坐揭席迎送應干節次 臺盤司專掌托盤打送賫擎勸酒出食接盞等事 果子局專掌裝簇盤飣看果時果準備勸酒 蜜煎局專掌糖蜜花果鹹酸勸酒之屬 菜蔬局專掌甌飣菜蔬糟藏之屬 油燭局專掌燈火照耀立臺剪燭壁燈燭籠裝香簇炭之類 香藥局專掌藥楪香毬火箱香餅聽候索喚諸般奇香及醒酒湯藥之類 排辦局專掌掛畫插花掃灑打渲拭抹供過之事 凡四司六局人祗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

乃故常諺曰燒香點茶掛畫插花四般閒事不許戾家若其失忘支節皆是祗應等人不學之過只如結席唱搞亦合依次第先廚子次茶酒三樂人

瓦舍衆伎　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不知起於何時但在京師時甚爲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爲子弟流連破壞之地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鈐轄都管掌儀範者皆是命官其諸部分紫緋綠三等寬衫兩下各垂黃義襴雜劇部又戴諢裹其餘只是帽子幞頭以次又有小兒隊并女童採蓮隊又別有鈞容班今四孟隨在駕後乘馬動樂者是其故事也紹興三年省廢教坊之後每遇大宴則撥差臨安府衙前樂等人充應屬脩內司教樂所掌管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毬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又有丁仙現捷才知音紹興間亦有丁漢弼楊國祥雜劇中末泥爲長每四人或五人爲一場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艷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務爲滑稽本是鑒戒或隱爲諫諍也故從便跣露謂之無過蟲諸宮調本京

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細樂比之教坊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箏也每以簫管笙𥱧稽琴方響之類合動小樂器只一二人合動也如雙韻合阮咸稽琴合簫管鍫琴合葫蘆琴單撥十四絃吹賺動鼓板渤海樂一拍子至於拍番鼓子敲水盞鑼板和鼓兒皆是也今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專趕春場看潮賞芙蓉及酒坐祗應與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清樂比馬後樂加方響笙笛用小提鼓其聲亦輕細也淳熙間德壽宮龍笛色使臣四十名每中秋或月夜令獨奏龍笛聲聞於人間真清樂也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爲一體今瓦市中絕無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叫聲自京師起撰因市井諸色歌吟賣物之聲採合宮調而成也若加以嘌唱爲引子次用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者名散叫若不上鼓面祇敲盞者謂之打拍唱賺在京師只有纏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以兩腔遞且循環間用者爲纏達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今又有覆賺又且變化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凡賺最難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雜扮名雜班又名紐元子又名拔和乃雜劇之散段在京師時村人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人以資笑今之打和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百戲在京師時各名左右軍並是開封府衙前樂營相撲爭交謂之角觝之戲別有使拳自爲一家與相撲曲折相反而與軍頭司大士相近也踢弄每大禮後宣赦時搶金雞者用此等人上竿打筋斗踏蹺打交輥脫索裝神鬼抱鑼舞判舞斫刀舞蠻牌舞劍與馬打毬并教船水鞦韆東西班野戰諸軍馬上呈驍騎（北人下綵）街市轉焦鎚爲一體雜手藝皆有巧名踢瓶弄碗踢磬弄花鼓槌踢墨筆弄毬子拶築毬弄斗打硬教蟲蟻及魚弄熊燒煙火放爆仗戲兒水戲兒聖花撮藥藏壓藥法傀儡壁上睡小則劇術射穿弩子打彈攢壺瓶（即古之投壺）手影戲弄頭錢變線兒寫沙書改字弄懸絲傀儡（起於陳平六奇解圍）杖頭傀儡水傀儡肉傀儡（以小兒後生輩爲之）凡傀儡敷演煙粉靈怪故事鐵騎公案之類其話本或以如雜劇或如崖詞大抵多虛少實如巨靈神朱姬大仙之類是也影戲凡影戲乃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鏃後用綵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真假相半公忠者

雕以正貌姦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商謎舊用鼓板吹賀聖朝聚人猜詩謎字謎戾謎社謎本是隱語有道謎（來客念隱語說謎又名打謎）正猜（來客索猜）下套（商者以物類相似者譏之又名對智）貼套（貼智思索）走智（改物類以困猜者）橫下（許旁人猜）問因（商者喝問句頭）調爽（假作難猜以定其智）

社會　文士則有西湖詩社此社非其他社集之比乃行都士夫及寓居詩人舊多出名士隱語則有南北垕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爲齋又有蹴鞠打毬社川弩射弓社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寺淨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男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西湖每歲四月放生會其餘諸寺經會各

有方所日外年歲行都神祠誕辰迎獻則有酒行錦體社八仙社漁父習閑社神鬼社小女童像生叫聲社遏雲社巧飲食社花果社七寶考古社皆中外奇珍異貨馬社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

園苑　在城則有萬松嶺内貴王氏富覽園三茅觀東山梅亭慶壽菴褚家塘御東園（係璞花園）清湖北慈明殿園楊府秀芳園張府北園楊府風雲慶會閣賦東新開門外則有東御園（今名富景園）五柳御園城西清波錢湖門外聚景御園（舊名西園）張府七位曹園南山長橋西則有慶樂御園（舊名南園）淨慈寺前屏山御園雷峯塔前張府真珠園（内有高寒堂極華麗）塔後内貴甘氏湖曲園羅家園白蓮寺園霍家園方家峪劉園北山則有集芳御園四聖延祥御園（西湖勝地惟此為最）下竺寺御園錢塘門外則有柳巷楊府雲洞園西園劉府玉壺園四井亭園楊府水閣又具美園又飲綠亭裴府山濤園趙秀王府水月園張府凝碧園孤山路口内貴張氏總宜園德生堂放生亭新建白公竹閣（袁韶尹大府就寺重建）沁蘇堤新建先賢堂園（本裴氏園袁韶新建）九里松嬉遊園（天府酒庫）湧金門外則有顯應觀西齋堂張府泳澤園慈明殿環碧園（舊是清暉御園）大小漁莊其餘貴府富室大小園館猶有不知其名者城南嘉會門外則有玉津

御園（壽皇時引水所）又有就包山作園以植桃花都人春時最為勝賞惟内貴張侯壯觀園為最城北北關門外則有趙郭家園東西馬城諸園迺都城種植奇異花木處

舟船　行都左江右湖河運通流舟船最便而西湖舟船大小不等有一千料約長五十餘丈中可容百餘客五百料約長三十二十丈可容三十五十餘客皆奇巧打造雕欄畫棟行運平穩如坐平地無論四時常有遊玩人賃假舟中所須器物一一畢備但朝出登舟而飲暮則徑歸不勞餘力惟支費錢耳其有貴府富室自造者又特精緻耳西湖春中浙江秋中皆有龍舟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而東浦河亦然惟浙江自孟秋至中秋間則有弄潮者持旗執竿狎戲波濤甚為奇觀天下獨此有之

鋪席　都城天街舊自清河坊南則呼南瓦北謂之界北中瓦前謂之五花兒中心自五間樓北至官巷南御街兩行多是上戶金銀鈔引交易鋪僅百餘家門列金銀及見錢謂之看垛錢此錢備入納算請鈔引并諸作匠爐鞴紛紜無數自融和坊北至市南坊謂之珠子市頭如遇買賣動以萬數間有府第富室質庫十數處皆不以貫萬收質其他如名家綵帛鋪堆上細疋段而錦綺縑素皆諸處所無者又如自土家絨綵鋪（自東京流寓今）於御街開張數鋪亦不下萬計又有大小鋪席皆是廣大物貨如平津橋沿河布鋪扇鋪溫州漆器鋪青白碗器鋪之類且夫外郡各以一物稱最（如撫紗供扇吳牋之類）都會之下皆物之所聚之處況夫人物繁夥客販往來至於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鋪其餘可知矣

坊院　柳永詠錢塘詞云參差十萬人家此元豐以前語也今中興行都已百餘年其戶口蕃息僅百萬餘家都城之南西北三處各數十里人煙生聚市井坊陌數日經行不盡各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足見行都繁盛而城中北關水門内有水數十里曰白洋湖其富家於水次起造塌房十數所每所為屋千餘間小者亦數百間以寄藏都城店鋪及客旅物貨四維皆水亦可防避風燭又免盜賊甚為都城富室之便其他州郡無此雖荆南沙市太平州黃池皆客商所聚亦無此等坊院

閑人　本食客也古之孟嘗門下中下等人但不着業次以閑事而食於人者有一等是無成子弟失業次人頗能知書寫字撫琴下碁及善音樂藝俱不精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又猥下者為妓家書寫簡貼取送之類又有專以參隨服事為生舊有百事皆能者如紐元子學像生動樂器雜手藝唱叫白詞相席打令傳言送語弄水

使拳之類並是本色又有專為棚頭又謂之習閑凡擎鷹駕鷂調鵓鴿養鵪鶉鬭雞賭博落生之類又有是刀鑷手作人長於此態故謂之涉兒取過水之意也此等刀鑷專攻衙市宅院取奉郎君子弟幹當雜事說合交易等又有趕趁唱喏者探聽妓館人客及遊湖賞玩所在專以獻香送勸為由覓錢贍家大抵此輩若顧之則貪婪不顧之則強顏取奉多呈本事必得而後已但在出著發放如何也

三教外地　都城内外自有大武兩學宗學京學縣學之外其餘鄉校家塾舍館書會每一里巷須一二所弦誦之聲往往相聞遇大比之歲間有登第補中書選者凡佛寺目諸大禪刹如靈隱光孝等寺律寺如明慶靈芝等寺教院如大傳法慧林慧因等各不下百數所之外又有僧尼關院庵舍白衣社會道場奉佛處所不可勝紀若大寺院有所營修則於此地抄集前去助緣其間有精修能事者凡道流目御前告火太乙宮延祥觀等及諸宮觀道館之外則有諸府第道堂如靈應希夷之類道院皆係捨俗道人及接待外路名山洞府往來高士而時有神仙應緣坑跡異人自有紀載爾（昔王台昭陽人綱獻咸青陽孟駁月武生明止齋記）　已上都城紀勝

祥異

咸淳臨安志春秋記災不記瑞。孔子不語怪神。祥異有志不敢僭經而擬聖也。龍見晉鄭。虎乳楚相。馬鳴邑社。蛇出衆臺。諸類此者非一。春秋所不書。孔子所不道。而左氏咸錄焉。何害其春秋之忠臣而與聖人同其好惡哉。　臨平湖石函　臨平湖自漢末穢塞。吳天璽元年一夕忽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讖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平。人以為祥。　臨平湖寶鼎　吳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　玉冊　晉元帝移檄召天下兵。尅日進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人以為中興之象。　人面豕　淳祐臨安志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人家豭豕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傳曰。豕生人頭豕身者危且亂。　災異　唐代宗大曆二年七月己未夜。杭州大風。海水翻潮。溺民五千家。船千餘艘。唐文宗大和四年五月。浙西丁公著奏。杭州八縣災疫。賑米七萬石。　甘露　咸淳臨安志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錢塘縣石鄉康巷之椰間。　白鵲見　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鵲見于錢塘內史虞潭以獻。　臨平湖水赤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陳以為己瑞。俄而玄敗。　野稻生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鹽官縣

野稻自生。三十許種。　白雀　宋元嘉十八年七月。二十四年四月。鹽官產白雀。太守劉（犯廟諱）以獻。齊永明七年六月。鹽官縣九年七月。錢塘縣皆獲白雀。　連理木　泰始七年二月戊寅。錢塘木連理生。太守王延之以聞。　禾蕈木生李　昇明元年。餘杭舍亭禾蕈木生李實。禾蕈即胡頹木。　冀異山大水　昇明二年二月。於潛冀異山一夕五十一處水出。　蒼玉璧　永明七年。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太守江斆以獻。　浙江靈石　永明七年。主書朱靈遜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淵池。試之。刻為佛像。　海燕出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燕。取而食之。吏以為魚孽。　清泉紫玉　梁元帝記曰。昔宋人江巖因採藥至富春清泉南。見美女衣紫踞石而歌。有穿雲裂石之聲。其詞曰。風淒淒。雲溶溶。水潺潺兮不息。山蒼蒼兮萬重。巖往就之。遂失所在。惟存所踞之石。巖剖石得紫玉。廣長尺許。　合歡竹　唐正元十九年。富陽縣招義鄉安州倉曹許倫家。生蔓竹一本合歡。郡守白之廉使畫圖表進。　功臣堂芝草　大平興國三年八月庚申。杭州言淮海國王俶府功臣堂柱生芝草。畫圖來獻。　臨安縣土地　雜志吳育春卿為臨安宰。三日謁廟。解後土地拜蜀國侯者。視之乃十餘歲小兒。故老云。錢尚父所用小吏一揮扇誤觸背。一於睡時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悉令誅之。揮扇者身死。止沸者稱冤。乃赦。揮扇者曰。吾睡方欲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此吏已先知之矣。不可赦。後忽見形於前。錢歎曰。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見身。封汝為蜀國侯。求為臨安土地。受彼血食。遂不見。　石神王　淳祐臨安志至和中。郡守孫沔。一夕夢人泣告曰。吾兄弟三十六人。沉埋市舶司園地久矣。願公憐我。及覺。旋忘。再夢復如之。遂遣人發園中地。果得石神王三十六身。各坐執寶械。遂置之廳事前。以捕浮遊。　瑞木字文　沈括筆談云。治平中。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顏魯公。有筆力。國字中間仍挑起作大口。全是顏筆。其橫畫即是橫理。斜畫即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兩畫并一腳。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木合之。如合契焉。予親見之。按唐書代宗時。獲瑞木有文曰天下太平。即此類也。　珠飯菌菜　熙寧八年閏四月。杭州言鹽官縣自三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為菹。民賴以充食。　無骨箬　見洞霄宮。　嘉禾　景定四年九月。昌化縣嘉禾嘉粟生。守臣吳革圖以獻。（詳見御製門）　磨劍池水涌　咸淳六年七月。豐儲倉前池忽有風起水

立如壁。浮萍上屋。蕩突久之。或云池有大龜。數百年矣。其所為也。倉官黃性曰。擊其狀扣之。土人云池乃吳慶忌磨劍處。時有物浮水上。若鐵棺然。　淳祐志錢塘湖開　晉書吳孫皓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陽。至陳後主時。臨平湖草穢塞。忽然自通。既而天下皆混一焉。　舍利塔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甲寅。供奉官趙鎔自杭州取舍利塔至闕下。　雙竹　廣嚴院西閣脩竹皆偶生。（政和七年廢入神霄宮）　續增　書成仁王繹思前史。尚有與此土相關者。謹續書之。　錢塘海鹽令　晉王允之除建武將軍錢塘令領司鹽都尉。　晉東海王弈求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取錢。直孔嚴諫乃止。　紫壁　晉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檄顧衆為五郡大督護討賊。張健。衆還守紫壁。人咸勸過浙江。衆曰。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為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　錢塘先賢傳　唐隱逸吳苟撰吳郡錢塘先賢傳五卷。

攷證

杭州府志論者以志輔史。蓋謂史官紀述有采於志。不可畧也。而志與史其體稍異。蓋史以紀事。或有缺文。則當缺之。不宜妄補。懼失實也。志之所

載類皆山川城郭官署之跡故老相傳不能無訛然不辨而證之則以訛傳訛愈遠愈晦矣厥既成書乃本舊志并以今之所聞所見者叙攷證淳祐臨安志三輔黃圖之書所以左右漢史也近世程公大昌輯雍録以廣之而其書始備是固不無待於後之人也自古都邑代各有紀今通郡國下至千室之聚必有圖牒杭為今行都物聚地大而登載弗詳非闕歟竊考國朝宋公敏求嘗作東京記今披而觀之者如身遊其間可謂盛矣至若古杭有志自宋劉道真作錢塘縣記而祥符舊經未祥何人所作班班尚可考見而成書亡矣乾道初府尹周公宗因祥符之舊始為之志而疏略特甚八九十年間無復留意逮皇上御極之二十六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與𥲅尹京國亦既十年百度興飾政通教行顧念圖牒散落心焉惻之懼非所以尊崇宸居宣示罔極惕不自寧首命通判府事吳君革府之賢僚若士會蒐其事閱一歲吳君適遷官未克就乃命通判府事王君亞夫典領之即僊居山中俾仁玉與甚斟酌焉謏聞陋識弗獲辭避於是晝訪夜思參以書傳所省愧耳目所觀記得古今事蹟千數百條釐為門者十有二為類者九十有九為卷者五十有二總之數十萬言亦畧備徵文碎義弗可殫舉而疑可稽闕可補之尤者輒疑著之又因記趙公述作之本末以俟後之作者淳祐十年龍集庚戌十二月壬辰朔天台陳仁玉謹叙次顛末附於諸序之後

餘杭　杭州府志餘杭之名郡國志云夏禹東去舍航登陸於此故吳越春秋云夫差止餘杭山則其名古矣徐廣註史記秦始皇度浙江乃云蓋在餘杭顧夷又註始皇經此立為縣皆誤也劉昭東漢補註云按始皇所過乃在錢塘富春豈近餘杭之界乎昭說是也

錢塘　按淳祐臨安志云自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塘其名始見劉道真記華信以錢致土石立塘因為錢塘縣者誤也秦以有之非昉乎此也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此姓者居之或為之而遂繫之以錢塘乎然不可考矣今据錢塘之名昉見於秦紀固無可疑若華信以錢塘致土石立塘之事亦不可謂無如以為名始於華信則誠如前辨其以塘為途以錢為錢雖曰因訛而生疑然古人創置多因事而立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其說容或有之辨錢塘諸說之異錢塘地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又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一里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辯錢塘引十三州記云杭州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唐縣西南十二里靈隱寺山出其山寺之東西瀨二水東曰龍源橫過寺前即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塘其流損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入于錢湖蓋錢塘之聚蓄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焉錢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可驗其實符次此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也第三門曰錢塘門乃縣廨在焉蓋自前古以來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與圖經不同此見於宋趙彥衛雲麓漫抄所載　按淳祐臨安志陳仁玉辨云錢塘之名始見於秦紀而錢塘記乃云華信以錢募致土石其名始此前已辨其誤矣今此又引錢塘門近湖為証以為此湖塘而非海塘其說尤誤自漢以來海水嘗為患而湖水未嘗為患今江岸之塘所以捍海者蓋昭然也若乃錢塘門特因錢塘縣治得名耳不當更生一惑然錢塘錢湖皆氏為錢其傳實不可考而趙氏之說恐有惑者故為之辨今以江湖形勢論之則仁玉之辨以為有理

論杭之形勢　論杭之形勝惟晁太史補之所作也述最為鋪張鉅麗今附載于此其詞曰杭之啟封左浙江右具區北大海南天目萬川之所交會萬山之所重復或瀨或湍或灣或淵或岐或派或夾或連滔滔湯湯渾渾洋洋累累浪浪隆隆卬卬若金城天府之疆其民既庶而且有既姣而多娛可導可疏可航可將可跋可踰可襌可車若九州三山接乎人世之廬連延逶邐環二十里邑居攸聚蟻合蜂起高城附之如帶遠指隱以為脊折以為尾湮河塹華不足方此方城漢水胡敢競美當昔夫差之盛時內姑蘇以為心腹而外城此以為鼻華車千乘甲士萬人粟支十年帛散十屯灑汗成雨連袂成雲乃有大夫伯嚭行人伍員之徒通其謀將軍孫武公子夫差之徒用其衆奮以國政之闕發徒截江命習戰事於是張翠羽之蓋麾魚鬚之旗揮鵝足之楫曳龍尾之舟凌鱷黿之車戴負育之儔鼓吹乎下風臨戈予乎上流乍往乍還乍後乍先君亂而若懈乍止乍馳乍合乍離送唱而迭隨驚鮫人泣馮夷潛江怒號怒濤飄風為之揚旗已而即次食其樂作三軍皆賀響震山谷其獲如此故姑蘇恃以為南藏而朕驅書蔡隊晉曹使舟乎百粤蠻突乎三楚栖句踐乎窮山鞭平王乎穎基此亦天下之形勢也

府治　按淳祐志云舊志於府治所在最為不明今以漢志及劉道真記考之乃知漢以來皆治於武林山宋以來徙治於平地又以隋志及唐人詩考之乃知隋以來始治鳳凰山唐及五代吳越國前宋皆因之建炎以後高宗即其地為行宮而守臣始於竹園山建治所此說据今為合也淳祐臨安志　爰自中興為太微帝座臨

御之所而守臣治事臨民始於竹園山建治所改九鳳凰山之舊蹟亭臺樓觀絕景勝踐為千百年間所詠歎者至今不可泯也乃盡考而載之杭州府志西部都尉自秦置會稽郡治吳門西漢文帝時會稽西部都尉治山陰武帝天狩中徙治錢塘（據理宗訝圖經）東漢光武時省諸郡都尉惟邊郡有之時會稽郡邊海當不廢（據任延建武時當為會稽都尉）順帝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據三國志朱育言）西部始移於婺女故沈約宋志曰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杜佑謂二漢西部皆在婺女誤矣按漢有東部都尉治回浦（今隸台州）南部都尉治冶縣（今隸福縣）揚雄謂東南一尉北類是也封侯　自西漢哀帝時始封河間王子元為富春侯東漢之末孫堅將曰皇甫嵩嵩將曰朱雋今於潛有皇甫嶺以嵩破妖賊許生于此得名而本傳不載焉與嵩於陳潁平賊有功封錢塘侯同時若何滕亦以討黃巾功封於潛牧亭侯吳時褚泰封錢塘臨平侯郭成封永興富春侯孫峻亦嘗封富春侯此皆本郡侯封之始不可不載　牧守按宋咸淳志所載牧守則自秦置會稽郡以來與後分吳郡吳興郡凡為守者悉書之及考淳祐則但以漢會稽西部都尉任延為第一而止書東漢錢塘侯朱雋吳東

安郡太守全悰原其所取蓋以會稽吳郡吳興所治皆非今杭州之地故也考之地理會稽所治即今紹興府吳郡所治即今蘇州府吳興所治即今湖州府前代牧守三郡必各載之矣若此復並書是重出也故但據淳祐志所載擇其尤著者列為名宦否亦不錄也咸淳臨安志牧守　任延當漢建武初為會稽西部都尉聘請高行嚴子陵董子儀龍丘萇等尊禮賢哲興起教化是宜為本郡牧守第一而舊無知者今表出之唐代如宋璟劉幽求諸公於傳考之而知為刺史並當增入唐書明皇自擇刺史以表仁敬為杭州陸羽二寺記乃云隋開皇十四年北羽之誤也蓋本郡牧守題名自本朝以前久失其傳最為闕畧今取諸史采唐元和姓纂參以傳記諸家文集所得氏名僅止此耳後有考焉續補可也（如南齊孫謙錢塘令稱循吏本朝晁端友為新城令亦著稱舊皆遺而不載）吳會稽杭州府志據三國志朱育言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及考水經註云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會赴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詳此則周嘉實倡此議而劉府君則為奏者也劉府君名未詳東安郡吳黃武五年置東安郡治富春太平寰宇記舊圖經皆作臨武郡誤也　禦兒界　吳郡王禦兒分界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於禦兒又曰吾用禦兒臨之北句踐併吳之後於此與楚為界吳地記云與吳分界誤也吳越舊封必以浙江為界越句踐入吳寧臣送至浙江之上臨水祖道是代越盡取吳故地至浙江其証明矣史記錢塘縣給公封禦兒侯　浙江　桑欽水經云漸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酈道元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浙江一名漸江惟見于此云註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又左合絕溪又東北逕建德縣南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於潜縣北天目山）又東北入富陽縣江南有山孫武王之先所葬也江北逕餘杭縣左合于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又東逕烏傷縣北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左右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似蓮花昔有道人獨住不歸或因以稽留為山號（據此則稽留之名未因計田又一証也）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據此則錢塘故縣治在靈隱山北最為明証）縣南江側有明聖湖傳言是湖有金牛縣東有定已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再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峩峩二丈有餘江北合詔息湖湖本

名作湖因秦始皇巡狩所頓故有詔息之名又東合臨平湖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又逕越王允常冢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詳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之西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為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又東逕禦兒鄉又東逕柴辟南舊吳楚之戰地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湊山陰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又東逕搓塘謂之搓瀆又東注於海按此所載浙江經行吳越中其地理名物最為可證故采取載使覽者詳焉浙江之說其見于桑欽水經及酈道元之注者具載于宋淳祐志其說如前以今考之其曰水出丹陽黟縣東北逕建德縣又北至新城縣又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塘縣其說据今為合但曰過錢塘縣是過其縣界非過縣也過其縣界則入于海矣又曰東逕餘杭餘杭去江甚遠重山疊嶂不與江通又曰又東逕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江則聖湖据古志云錢塘縣治在武林山下武林山即靈隱山明聖湖即西湖西湖北距靈隱山三里東拒江十里亦與江不通唐人題靈隱寺詩有門對浙江潮之句必江舊與湖通後來築塘捍潮其

地遂為城市如今城中猶有漾沙坑䨇頭前洋街等地名則皆與江東亦可見又曰東合臨平湖又東逕槎瀆謂之槎瀆又東注于海據臨平湖近臨平山槎瀆近皐亭山槎瀆與臨平湖相連去江則三十餘里矣而海在其南非入海處也此說據今為不合論其大勢亦必後其築堤捍海久之遂成平陸耳恭欽漢人酈道元後魏人迄今千有餘歲陵谷變遷有不可得而知姑識以俟考古者

錢塘江湖辨證 按水經載浙江東逕靈隱山又東云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縣南江側有明聖湖詳此則江流至靈隱山下而秦皇繫纜石在今湖中亦無怪也所謂明聖湖者既在江側蓋西湖之濫觴耳厥後江既隔於平陸則武林諸水自四山而下者皆合於明聖湖遂為今之西湖亦無怪也今靈隱尚有武林載潮志刻石云有寶達和尚會浙江大溢潮至湖山達持呪止之自是潮繫西興而錢塘沙漲成陸云又按世傳駱賓王靈隱寺詩有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句楊巨源送章孝標歸杭州詩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諸如此類則靈隱山之臨江至唐尚然其証明矣

東山錢塘源 舊云在錢塘縣西一十七里寰宇記又云山下有飛泉二里然人莫詳其處今以地理考之此山當在武林山石人嶺

之西山下有泉流入今合澗前志云錢源即此泉也此山距靈隱纔二里耳

武林山 西漢地理志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行八百三十里按武林山即今靈隱山（據劉道真錢塘記陸羽天竺靈隱寺除田記明偕武林山天竺寺記其說皆同）今太乙宮後小坡寓名武林而實非也即武林水所出可以決之矣而猶有惑者或又曰舊名虎林避唐諱改為武亦非也西漢以名武林矣又按十二州記云武林山有錢源泉東入于海八十三里漢志所云八百三十里以今水程考之必有誤當以八十三里為是

箕山許由 靈隱猶留山云巢許所隱昌化有晚山許游灘又名洗耳溪白牛橋又有箕山詳此蓋皆晉時許遠游所栖止之地遂寓此名而訛為許由耳

東山石杵刻字 太平寰宇記東山有石杵吳大帝刻云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月三日九十二字以編年考之吳黃武二年歲在癸卯非戊午也戊午乃吳赤烏二年相去九十七年不同今此刻居藏不存恐記有誤

辨鐵箭 按咸淳臨安志郡人相傳吳越錢氏用强弩射潮箭所止處立鐵幢識之又云有問諸錢氏子孫者言築塘時高下置鐵幢三以為之志則在今利津橋北者其一也舊名其地為鐵幢浦幢制首圓如杵徑七八寸許出土約二尺餘其趾入土不敢許近又詢之故老初置幢時塘猶未成慮潮盪幢用鐵輪護幢趾而以鐵絙貫幢幹且引絙維於塘上下之石犍然後實土築壙故幢首出土云宋淳祐間趙安撫與憲買民地作亭覆幢今亭亦為民居獨存窪地而鐵幢之首嶄然出窪地中幢本有三故老云一在舊便門街東南小巷今其巷尚名曰鐵箭一在舊橋門外皆埋塞於民居僅存其在利津橋者又為民居所蔽若不表識久或埋塞此實幢也近世有賦鐵箭者遂指此幢為箭認幢首為鏃首不思方射潮時箭已逐去矣豈能存且鏐雖英雄其所發箭亦不過致一時之猜誠未必異於常箭不考而妄作如此又謂其首出土面可撼而不可拔以為神異此尤不察其下有關鍵之故也至惑於夷堅志之說謂此天族則龜目紅其言猶謬今恐以訛傳訛故力辨之

洪武初元海內混一 禮部符下各郡纂輯志書杭稱都會事當登載者倍於他郡未克成書十一年夏四月郡守屬一夔纂輯辭既不獲乃据各縣所其沿革始末本之舊志參以新聞總其事為十三類即類之內又折為七十九條凡六十卷閱八月纂成明年郡以成稾會式禮部禮官見謂得纂輯體郡遂命工鏤版閱十月訖工此書遂成用志歲月于下方杭州府學教授天台徐一夔謹誌

人物

咸淳臨安志案人物之述所以風示來哲關繫教化不可濫也舊志頗不加攟覈者若朱异之亡梁王任之禍唐孫承祐之以寵倖用於吳越今直削之他如許敬宗則附見於其孫許遠董昌則附見於吳越錢鏐錢文僖則附見於其父錢俶若此之類蓋不以官爵為人物也沈括本吳興人今亦不載若孫鍾之至孝與孫氏室之多材漢何勝輒給公吳褚泰諸葛旭郭成晉暨孫梁臧紹遠之類皆增入焉其人皆前古之有功業封爵而若輒若暨若褚等皆郡著姓不可以莫之著也本朝若吳師仁為陳右靈所薦許強至為韓魏公所汲進近代若李靴之清節類皆增載

列女 幽閨弱孺抗志植節有烈丈夫所難能者屢屢牽獲傳尤宜表勸今取孫翊妻下數人增入皆凜凜有生氣而視女懷清貞臺附傳者

方外 釋氏之空寂方士之道術與夫畸逸長往獨行之流今皆名以方外以其遊方之外也諸所增入各隨其教而不沒其實如陸龜蒙之歌錢塘丁隱君蘇東坡之詠候潮門王處士亦皆有足取者並預載焉

山川 近江以鳳凰山吳山為表而寶蓮山等則其隈隩也近湖以武林山南北高峯為表而孤山則其考槃也推而極之則其天目山為標準大滌山為孕毓環繞

千里。負山帶江。支分派衍。雖若難以概舉。其大要不外是矣。今取在城諸山。舉江湖相附和。而諸縣山與川行脉絡通貫。各從其類。凡皆因同以見其異。而又因異以合之同也。 寺觀 寺觀之盛。弗可遽數。而題詠之詞梵唄之語。有弗容盡畧者。亦各附見。要之古所最著者曰靈竺。至今為盛其他因其地而顯。若孤山吳山所依而廬者。今皆遷革非古矣。舊志各分首遂。而以大剎為底止。故雖門戸甚繁。而位置不亂。唐人有云。欲借圖經將入界。毎逢佳處一開看。此最為得。今多從之。而所增補者。亦不可勝數矣。 祠廟 首載土神。次常祀。次江神。次湖神。次衆京舊祠。次古神祠。次土俗舊祠。次軍營舊祠。亦咸秩矣。若乃諸縣所載。有甚不可曉者。姑存之以詢民。而在城所次序。苟通其意。則亦可以正民也夫。 蘇公堤 方輿勝覽。載元祐間。蘇公軾築堤。止自孤山抵北山。夾道植柳。乾道作新堤。自南山淨慈寺前直抵北山。湖分為兩。遊人大舟不能達北山。紹熙中始造二高橋。出北還大佛頭。舟行往來始無礙。按蘇云。北山始與南屏通。章子原詩。直通南北兩山脊。則築堤亘南北明矣。此書所載。殊謬。有惑之者。故詳焉。 吳越 五代史十國年譜云。十國惟吳越。荊楚常行中國年號。今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貢院前橋（即舊錢明宮前橋）石柱刻字云。寶正年歲在辛卯。四月八日。改建錢明觀。造此石橋。吳越國王記。（辛卯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又給事中羅隱寶太元年癸未。二月十日作新城縣築城記。（癸未後唐。宗同光元年）按此則錢氏亦嘗僭稱紀年。後諱之耳。舊咸將上送官。（仁上）深恐諏訪。尚有有軼遺將嗣書此巷。郡士李（斷孫）具曰。以古有今無者件如後。其諸存舊之意云。 古城。 東馬城西馬城。 二城乃吳越錢王時城堡。今有夾城巷名。即古城界也。 古城門。 朝天門。 龍山貌門。 竹車門。 新門頭。（元在城內炭橋東南土門。）（元在廣橋門外）北土門。（元在菜市門外）鹽橋門。（元在鹽橋西。今在打城巷。）寶德門。（元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西關門。（元在雷峯塔下。）北關門。（元在夾城巷。）十門乃吳越錢王時門關。 古倉 南倉前。（元在執政府左右。）豐禾倉。（元在旱后廟左右。）糯米倉巷。（元在州元宮左右。）三倉乃未渡江以前倉廩。 古營 白璧營。（元在龍山貌門。）寶劍營。（元在城內鐘公橋北。俗訛曰把劍。）馬家營。（元在修文坊里仁坊左右。）大路營。（元在諸家瘟。）福州營。（元在梅家橋東。）五營乃吳越錢王時營屯。 古園 武林園。（今酒庫左右。即舊渉也。）石榴園。（元在小西坊裏北。）俞家園。（元在六房院左右。地廣七里。）櫻桃園。（元在廣橋門外。）菜園巷。（元在府學後。）五園乃吳越錢王時園圃。 古亭

橘園亭。（元在油垻局前軍馬軍寨。）御舟亭。（元在鹽橋北木場巷。）紅亭子。（元在馬橋門外。）涵碧橋亭。（元在孤山路。）古橋 高橋巷（元是郭山河橋。今廢。土人猶以高橋名之。）木子抗橋。（元在太學後門側。）處士橋。（元在錢塘門外。孤山林和靖故居東湖之北。）三橋乃唐時吳越錢氏時橋梁。 古洞 羅漢洞。（元在金文西庫左右。舊有文院。故有此洞。）此洞乃國朝以前寺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汪可宗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十八陽

黃

黃任道

宋楊傑無爲集行狀　府君諱某字任道其先江夏人遭唐末之亂其族分適江南西蜀惟建安浦城爲著姓雖爵位無顯而其文章行義多見稱于時曾祖元吉初以風雅名重江南仕非其志儒學傳家二子入本朝皆登進士第次子覺任殿中丞以清直聞當時儒宗如宋宣獻楊劉二內相多與唱酬搢紳傳之君之祖也考潛山先生兩舉進士不利于春官朝廷當推恩奏名而隱居求志不顧就其歌詠翰墨有晉唐風格累贈朝奉郎世積令德篤生府君府君爲兒童時才識已過人及其長力學有大行爲韓魏公王荊公歐陽公深所器重皇祐五年進士及第調揚州天長主簿移恩州清河令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神宗皇帝登極覃恩遷秘書丞以廣濟河決免一官魏公留守魏都薦君學行乞教授北京國子命將下丁潛山先生憂繼丁母裴氏壽安縣太君憂歠粥盡禮兄弟友愛閨門肅雍士君子推以爲法制終再授秘

書丞監都進奏院召對除河北東路提舉常平倉就改本路轉運判官旋易西路就移陝府西路提點秦鳳等路刑獄被召赴闕未行坐舉官失當再奪秘書丞會更官制授奉議郎入尚書省任職方員外郎車駕幸省遷承議郎改五品服久之以廉稍不足乞補外乃知汝州今天子即位恩遷朝奉郎若足疾求致仕元豐八年十二月四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五先是一夕夢白雞棲于牀下語家人曰昔謝安夢白雞而死我以辛酉歲生豈吉祥耶果不起其疾娶某氏追封永安縣君再娶章氏封武寧縣君三子曰材太廟齋郎曰振曰杞皆郊社齋郎二女長適奉議郎王績次在室恩州之清河清陽大黃河埽岸芟草十四萬兩縣於隊長十九戶下催理都水漕臺文移不絕十九戶貧乏六年不能供前後長吏鞭扑不勝數蓋當時隊長以丁數選非以物產定故滿郡縣苦之人莫敢議君乃言於朝曰嘉祐之初河入恩州故埽岸芟草出於民者萬數今則聚而無用除其可免之十利朝廷可其奏悉蠲之魏公方秉政尤稱其事初朝廷置寬恤民力司諸道遣使求民瘼有曰河朔館驛宜罷須索以寬其役君以謂河北中路傳驛歲有邊使往來邊防休戚之所繫百須皆出於民當令百姓明具所出物數折除春夫丁役及於二稅合納之物量數放免民自樂輸

矣朝廷從其議至今民以爲利君在濟陰當廣濟河決危急邑人將毀壘瀕老幼號訴君來與議乃決南堤以分水勢不竟浸鄰田論法主重君自以長不忍貽過於下一皆引伏當時魏公吳正憲公御史中丞交章論列以爲誠心愛民非有害彼之意譬如逐盜出境盜爲他境之害非逐盜者之罪也曹州冤句知縣張復禮亦乞納官以贖其罪竟得末減而濟陰之民世世不忘其德至神宗朝召對上曰卿即某耶昔日濟陰之事意恤民慰勞之甚厚君稱謝因請上留意史書上悅聽納時貴人有不喜君者君爲提舉官時郡縣多不曉朝廷愛民之意過爲苛刻君務爲便民司農官以爲沮法頓正憲辨明得免斥逐君議賑濟之術均以一路當撥糧斛之數隨郡縣豐凶戶口多寡增損以給民全活者衆矣河北方水災米粟踴貴市易糴官又增價以斂之民益艱食人不敢言君曰視民困苦而不救非我志也遂奏罷之鳳州有獄久不決而若愆亢君親往決之是夕雨澤霑足人以謂雨自公致也君孝於事親友愛諸弟自少文學聲名藹于士林識度高遠議論嚴正恥爲阿諛取悅於人其文章翰墨爲世推重文集四十卷可見其志也其爲守令奉使惟務愛民以報朝廷大臣屢薦以臺閣侍從而其命數奇士論惜之平生愷悌與朋友交久而益圓未嘗遽言人短而多稱揚人之所長勇於信義廉於進取毅然有古人之風某久游門下知行義爲最詳紀述善美不敢以誣謹狀

黃仲熊

宋黃庭堅豫章集墓銘

非熊豫章黃氏仲熊其名非熊其字也先大夫之幼子以至和歲乙未月乙酉日丙申時辛卯生於臨簡先大夫以歲月日時參伍以曆象爲吉祥以爲門戶所寄兒時黑黑腯肥甚可念先大夫捐館舍於康州非熊方四歲爲其幼孤太夫人不忍以嚴治之故非熊知學最晚然性質秀舉落筆成文不肯爲人下於儒生藝事無所不學雖不造微要皆累能也家貧嫁四女弟以故兄弟例婚晚伯氏元明責大父時田爲非熊娶舒城趙氏婚禮成而非熊不悅意棄去由是頹浮沉於酒中亦自恃其命曰我生日在申辰在卯歲庚午天地合我終富貴得意婚大家於是自強屛酒不游刻苦琢磨欲以怪奇鉤致祿仕久之宗室汝州防禦使仲美聞其家世欲以女予之而非熊不幸病死矣得年三十有六有衡不祛此日者誤之也嗚呼非熊欲仕而不偶難婚而無後孤先大夫之心予兄弟執其咎無所歸悲雄其不壽

黃得禮

宋黃次山三餘集先大夫述

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游太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嘗爲鼎州桃源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以汲其在桃源捕獲強盜大情已正格當被賞歎曰豈可便文自利而以疑似殺人哉盡釋之虔民健訟諸邑犴獄充斥其在興國三年瘐死者纔一人猶以爲憾建中靖國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寧之法仁祖神宗之爲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熙寧之說者曰必爲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爲之守常分曾爲朋黨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賴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實難有未必用自賢良進士祇名屬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盖又難以國論異同口語疑似無四凶之罪而加之以流竄之刑瘴霧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旅櫬雖死不還士有持平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illegible]者此風不革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夷伍宗之請聞于上者矣願朝廷退人以禮寬輔爲國愛吉變搢紳澆薄之風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聞先考年不及強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遺亂散落言論風旨可槩見者懼復湮沒故追次其略而不敢輒加焉

黃壤

宋曹彥約昌谷集黃公墓誌銘

通判公墓有誌銘太府寺丞灝以族人之誼許論撰矣會寺丞遷漕廣右詔趣行甚亟秉筆未竟而通判公之葬卜日已定其勢不能走數千里介以請乃俾某述其大畧先納諸壙按南康軍都昌縣土塘黃氏分派于江州湖口縣之沙縣自沙而下至通判公纔六世其族蕃衍星居兩郡者不下十族多者輙數十家而土塘之族號爲最盛則公高祖居士拱實啓之也居士居鄉有盛德貲財百萬浸不以加意賑窮恤乏無所不盡其力後又徼釋氏之說作龍花會以召天下信士聞風而來無不滿意傾囷倒廩不計也人皆以居士稱之至于今未改生子寔能世其業號小居士爲土塘族祖小居士生子可累薦試春官不第教子詩禮不使爲科舉碌碌計後贈朝散大夫大夫生汀州使君武汀州生通判公公諱壤字少蘇又字繼蘇汀州之長子也母封氏封太恭人初汀州有四方志以奇節自許當建炎中興初投匭論兩河事宜召問中書即布衣授招討司幹辦贊大名軍興平劇賊田知古招洺州叛人王江等有奇功薦于朝未報去之會李成寇江州得自外書入圍城又告急行在所見謂通計及遣兵往救不及事朝廷旰食乃上書論軍國利害對執政慷慨憤駭爲時論所賑高宗奇其才授承務郎知黃州

黄岡縣歷婺州義烏縣丞攝知汀州又知汀州與泰丞相不合奉祠十餘年不爲屈通判公初受遺澤中乾道七年銓選調德安府孝感縣主簿扶滿調光化軍司理參軍以薦者改宣教郎知江州德安縣通判江陵府丁太恭人憂服闋授潮州通判未赴以疾自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嘉泰二年十二月己未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七官至朝奉郎公賦性簡淡不事表襮事父母爲令子處諸弟爲賢兄與人交和易平直人不知其有立遇事耿耿勢位不能奪當官治民一意不擾鷹鷙行不以爲便思有以撓之不可得也孝感本無職業惟奉諸臺差檄未嘗少暇以劉刷錢粮委之輒不辭意至剖決獄訟予奪產業則皆服其寬平莫能加損在光化四年未嘗以貍政介意貴游子弟恃蔭撓政守以下皆避其鋒公執法正按書不爲少屈大家豪奪民田莫辨其偽公視印文不合上其姦狀闔郡嗟異舊城在漢水北與虜界錯居得闌入愚民即欲置之公言此皆中原赤子非姦細不可殺獄遂久不上遂得末減累政皆信其賢爭推薦之今資政殿大學士趙公彥逾總餉湖廣知其舉將溢格猶以公名剡上且曰吾寧壞一舉削不可失一賢者故工部侍郎賴公度爲轉運副使以收拾孤寒自許時連歲不擢聦司郎內有常負皆不得磨勘賴公初入境意已屬公公受代即辭去無顧望色賴公亟薦之德安新減民租會一歲之供數且萬縣公下車適遭其逢用度不給州家循習泛敷迫使取諸民不肯奉命曹掾官有所誅求又不供億姑含怒媒孽欲連坐佐貳公言此知縣罪不當旁及廣座肆言無所畏避邑民亦誦言不可勢未敢發遣郡吏物色皆藏無一毫私意俸祿外餐錢未嘗以例取其計遂屈顧已檄入郡郡不可中輟俾攝事參幕以便郡政佐貳理邑事賑州家風旨敲朴深入骨髓宜治辦井井反不如前時邑民走諸臺頌終得黄佛子乃已州家始不自安乃還舊物大資政趙公帥蜀召還過郡得其事津津有喜色又貽書縱臾之且言堅忍以事上官盡力以恤百姓舉賢如此可以無負在邑幾五年終始如一旁觀若不滿意後有改其塗轍立致禍敗公論亦且不與好學未嘗廢簡冊適意即自賦詩不可強也平居安坐靜室不以世俗事介意戶庭之外至旬月不一出所居州縣守令有滿去不得一見遇賓客契合飲酒奕棋陶然自得真樂於接物者官滿俸錢盡無求田問舍意往來都昌湖口間或寓南康城下惟意所欲娶曹氏實彥約之姑子男三人渭漆泊皆能有立渭嘗以鄉老獻書登于天府女三人長適同官子蔣楙文雅有賢譽次適彥約其次則彥約弟彥繼孫男六人枹棣橚楨樽女八人皆未有所適

諸孫將以四年十一月辛酉葬于湖口縣五石山之北青山背之下前事十三日而來告期得渭所書族譜與蔣楙所親見德安事實乃參以平日所聞撮其梗槩以告不朽先君爲銘爲表刻諸堅珉立于墓道以列其嗣人則寺丞事也乃爲之銘曰　百世之下知通判黄公之葬在此起歎起愛有不可已如其

表墓以俟君子

黄中美

宋朱晦庵大全集朝議大夫致仕贈光祿大夫黄公神道碑

宣和之末國家承平百有餘年中外無事乃有二三弄臣竊國大柄建取燕雲以名非常之變有識之士已私憂之而衆莫之覺也捷書日聞官吏相慶獨信德府司錄事參軍黄公有憂色人問其故公蹙然曰太平日久軍旅遽興廩無兼歲之儲不取於民將何以濟顧今歲荐饑民死無數況河北天下根本又可重困之邪聞者莫不笑之俄而河北盜賊果蠭起信德城守蹙危金虜乘之遂不能支官吏相與開門歸降唯恐居後而公獨毅然誓死不屈虜既入城放兵四出有挺刃脅公以降者公顧左右踣之而退變姓名匿里巷中虜退乃出則先降者皆已抵罪而宣撫使獨奇公即俾行府事公亦撫摩瘡痍期復按堵未幾以內禪轉朝議大夫則以資高不當復屈佐郡而省罷以歸矣靖康元年還次京師遭圍城之變而明年欽宗出幸虜營虜遂以兵威脅城中擁張邦昌而立之一時公卿縣千百數相顧俛首唯唯聽命公獨感憤義不辱身即日移檄致其事而去蓋當是時不約而去此者亦四十人然不數日而公竟以病卒矣二年二月丙子也嗚呼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斯人者可謂至深遠矣夫以熙寧以來群小相師滅理窮欲以逮于茲適已六十年矣士大夫酣豢之餘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恥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猶復有如公等者出於其間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滅然而祖宗所以涵養斯人至深且遠者亦豈不於此而少見遺餘哉公卒時年始六十有三夫人林氏攜挈諸孤奉公之柩崎嶇兵火亂離之中川陸五千乃能達於故里紹興乙丑之歲然後始克葬焉而公之子永存沒以材能有聞於世上聞其名召以爲尚書郎軍器監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俾修農戰之業以爲北向之漸前後贈公至光祿大夫而夫人自公時已封宜人又以子貴屢遷慶恩侍賜冠帔累封至始興郡太夫人淳熙乙未八月五日年九十七而薨又以郊恩贈蘄春郡夫人而副使歸自淮南則使人以

同郡徐君復之狀來謂新安朱熹曰吾先君之德如是而葬久未銘且先夫人率履持家克享上壽世鮮及之亦當得附先君遺事以垂後世子其圖之熹受書考之其得光祿大夫蘄春夫人行事本末歎息久之因論其大者如此并記其州里世次閥閱公之先自朝入閩居建之浦城後紹武始別於建遂爲郡人焉曾大父夢臣大父爲皆有隱行至公父蒙始舉進士後贈中奉大夫中奉娶施氏生公七年而卒後贈令人中奉沒時公年甫冠勵志爲學而貧不能得書常假於人以讀率一再過而歸之則已成誦而不忘矣中元祐九年進士第調真定府左司理參軍知邢州平鄉縣皆善其職以守正不阿上官罷退久之貧甚不以爲意親友強起之乃更調鎮西軍節度推官郡鄰極邊守賊武將視法令僚屬蔑如也公不爲撓事有不可必庭辯之守愧屈焉改宣德郎知滄州衛縣令縣民有被誣殺人者公察其冤縱之同列有害公者謂公故出死罪守疑之公不恤也後河決數郡詔諸令長各護丁夫蹶塹隄障縣獨不擾而集以功轉奉議郎除河北都轉運司屬官北京留守辟以爲真定府錄事是時河北連歲不登民多相聚爲盜而郡守歡燕敖遊如平時公獨憂之每當集輒辭不興守問其故公對以實守默然不說於是乃移信德而遂去以卒爲其爲人坦易不事邊幅而與人交必以誠當官不爲赫赫之名而於事細微無不謹嘗郡有疑獄部刺史多委以屬公往往得其情寬施予不問識否人雖負之不悔有求輒復周之在鎮時府丞陳紹夫死公以俸錢遣其喪女兄寡居迎養三十年始終如一日故人有通貴者招致之謝不往都轉運使呂公頤浩及他使者多知其材欲薦之未果而竟沒論者惜之公初娶兗句劉氏贈和義郡夫人蘄春其繼室也延平人贈少師積之女夫人渾厚靜專歸黃公甚貧處之自若晚雖豐泰亦未嘗改其度也事公之女兄如姑公之沒而歸其喪教其子務以忠言直節立其志使卒爲聞人以大其家歲幾滿百而神明不耗起居不衰又似有道者家人百口撫之以慈愛而教告勉飭隨之未嘗見其有嚴厲之色而中外整整莫敢越軼度鄉黨傳以爲法公葬邵武縣仁澤鄉寶隆山之源夫人葬永城鄉黃溪保銅青上下相距蓋十里子男五人曰端愿端平皆有俊才丱角已興爲選而皆早卒次端方亦卒次永存今爲朝請大夫主管武夷山冲佑觀次永平右儒林郎知靜江府理定縣亦先卒女五人其壻宣德郎朱康年保義郎朱備修職郎趙舜臣通直郎杜鐸進士李先之也孫男十人龜朋儒林郎格致南卿範頫勛夏欽鈞皆未仕而格致欽亡矣孫女六人其壻周敦善

李龍李徽將仕郎吳時萬上官琏上官揚曾孫十七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大猷大學大昌大淵大岍大賚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餘未名女十四人其壻任斗南林杞李价餘尚幼玄孫男六人公振公升公顯公回公煥公章嗚呼是亦盛矣黃氏之昌阜於世也其可量哉銘曰　暨暨黃公逢時之危蹈隨眾兆思屬貽徹之死弗渝以全其歸溫溫夫人克相其夫又詔其子以成厥家壽考尊崇百歲而俱寶隆之阿黃溪之里東西相望兩闕對起子孫盈前曾玄滿後尚有寵臨不遠來又

黃永存

宋何澹小山雜著黃公墓誌銘　淳熙九年夏某以祕書郎攝工部與紹武黃公永存攝左曹蜀人范仲藝攝禮部並命黃公折輩行相交既節歸休士類傾鄉某守三山時得相聞踰兩年而哭其訃其子龜朋以狀來請曰吾先君子以忠孝自厲生平無虧宜有以詔後同郡之郭存者惟公其無避公字堅叟其先光州固始人唐末惟淡者入閩家紹武以五經分授子號黃五經生知良宰信州貴縣六傳而至公曾祖爲感有隱德爲生家以文鳴于鄉贈中奉大夫生公父中美登元祐九年進士第終左朝議大夫以公贈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危氏祖妣施氏贈令人妣林氏贈少師延平積之女封始興郡太夫人贈呂國夫人公以蔭補官紹興初尉虔州信豐年方弱冠邑瀕廣多盜日厲弓兵督捕請于郡得騎大軍三百備州戍將叛卒中夜奄至殺二隊將公與統制官逆戰于市大破之邑人德公繪象以祀旋捕逆饒十閏等二千餘人悉自是不入境奏功第賞循從事郎訓詞有奮身不顧臨鋒赴敵之語聞者壯之秩滿以親老丐祠久之調饒州判官守皆加敬遇旱覆畝檢按戶無異詞郡家不得免闕于郡公請諸詣田鄰乃屈服諸司交薦改宣義郎知信州鉛山縣俗囂于訟曰有禁過呼訟者悉呼宣義公喜白母曰邑人相信矣屬精剖劇公庭晝閒縣有寨五入戶歲輸一石則秋糴五斗以贍直禾始償也公爲中請蠲歲且廢巡檢一寨縣計遂足歲歉黠徒數百嘯聚發廩巡尉遣兵督捕公適燕僚佐並追回密諜勝負他官馳諭悉感泣散去事定收首惡三四輩赴郡流配之邑賴以全人服其善應變家呼公爲宣義後將武人過縣必問宣義安否先是催科無法戶長告病公易以田帖十日一校民自樂輸去二十九年百姓磨崖爲善政碑以記尤後人之更改也事具永平志其差從九盡義人爭先應治有古循吏風諸臺以聞除諸軍糧料院公書誦節用愛人之句去縣有一年猶曾有言前鄱陽守者波及

僉廳遂以祠去日奉親爲樂無宦遊意邑人端明黃公中爲春官言諸時宰除倅潭州紫微張公孝祥爲帥自恐以敏失事囑公正救公樂爲之盡忠義寨姓莫者欲擁兵官莫延廓爲變延廓持節南丹州之弟也事覺十八人斫寨門遁明日鈔至其六公請亟誅罪首餘勿問郡以亡恐旋徙延廓他郡張公欲論薦公以除漕變路先是嘗詔舉廣西憲葉公顒魏公杞以公應詔至是二公實當國給舍繳以格法繼命堂審乾道四年陛對孝宗問耒還常平及長沙軍政對甚悉退語輔臣黃某疏通可任邊寄除知蘄州陛辭未及數奏上曰欲卿措置訓兵積穀耳因乞行縣上曰春時勸農使可出因問疾苦卿必能稱朕公至郡則前所奏往修城池關隘克起木筏等事悉施行矣公首懲輸納斛面之弊招流移耕墾閱民兵節費得羸錢五萬名備邊庫以聞詔守臣不得妄支六年再任漕臣呂企中滋長小人公抗辯不勝罷歸恬不介意創茅葺圃侍版輿從容自號退圃居士丞相虞公書識公姓名于屏起知通州太夫人以淳熙二年棄養年九十七公性至孝老人食多嘗膳進乜著夜視床褥始退每宿疾作親滌溷穢以授妾御俾無厭惼執喪尤盡禮服除知嚴州對陳足兵食豐財冗官風俗等五事改溫州九年賜對延和時上憂旱公因進布種遷麥法喜曰嘗

中亦種甚佳惟小麥可耳卿議論詳明當留爲朕事官次奏外官臨替妄費貽後之患上曰節用猶不足剝妄費乎卿貫何所以閩對無聞貫何也曰先臣游宦臣實生于河朔所陳皆開納翌日諭輔臣黃某老成重厚全是北人留他日護客遂除大理正旋兼左曹上曰左曹氏頌多黃某三十年前作縣宜詣練繼遷官終不徙輸對復陳刑獄詭挾差役等弊口奏軍政宗室添差上大喜又言坂曹遺之宜少貸內帑上曰名貸另嘗還乎亡何貸二十萬人謂上意向公矣給舍有言閩郎者上曰黃某兼得好當更除一二老成遂召周頡趙公廉與公並命公在左曹事趣拘欒符下諸處必分剖其曲直吏不容欺亦毋得市恩訟者獲伸有璩躍于部門者適令知有有部蕪湖張汏對有遺言盡捐其產與幼弟他房興訟二十年不決公判其情感以孝義語皆激切乃合詞請守前約朝論翕然異日訓詞有儒雅飾吏之語詞臣謂公蓋指張訟十年夏旱求言公不務大言直述閩本戝者六事綱都城柴薪等稅免僧道六十以上丁錢官戶不許請佃佳招軍以寬民力等事疏入首施行無刑部虞支兩月間斷諸州大辟四十餘鄭興裔自防禦轉廉車奏所給辭多訛寡公疑焉乃其前任嘗以內降給真俸公繳聞曰此乃辭寡訛多也鄭愧服會除帥淮東言者斥其欺罷

之十一月除軍器監上留意淮西屯田集卿監郎官議公言便知和州施溫舒亦嘗有請詔各條具公言廬和無爲有舊迹可行勿利所入三年始給耕兵然後以十分爲率歲收其一至五分而止詔可異日上語溫舒屯田惟卿與黃某爲然溫舒因奏公誠實可任明年二月除漕淮西臨遣上曰送迎北客當召奏屯田久則有利郭杲行於襄陽已就緒郭剛見行於和州上曰郭剛老成但不甚識字公曰若曰勤何必識字其人守法作州日人號郭法司上以爲然因論吏贅員兵冗食及前在左曹三事復論北事及河南荒蕪上曰河北近亦不甚經理公奏老胡諸子不相下有亂證願飭武備以俟天時又奏士大夫不爲久慮只錢會一事久必弊上曰惟少印爲是因乞並江海處盡用鐵錢以杜滲漏上是之令至郡有便宜即奏來歲有旨相視黃州蜀士競稅利害公請就試者免征二千緡外此勿免上稱善乃令爲定法公私兩便繼相視修築巢縣城公以城南邊江可泊舟乞補治南壁而以池軍運甓捐三千緡犒勞客舟得無擾沿淮多磯貧至者廬帥王希呂不受公乞隨宜收留繼奏和州開墾次第守臣錢之望入奏上問狀對秋可倍收悅曰無人任責惟黃某耳後數月之望復對上曰卿向與黃某合宜同措置翌日命以公知揚之望知楚輔臣有言公

去恐壞淮西屯田之成者遂獨除之望郭鈞乞守淮保江詔公同諸將審度時議有專保江者公曰非所以安淮人也和州無爲青雜公撥巢縣龍舒常平復請借撥積二萬繼又捐金代無爲半月征稅人始按堵公力捐浮費寬假諸郡以所積酒渡課五萬請收斂爲二郡備出納視常平法得旨專委本州倅過支還先申省和州舊糴馬料五萬官給三萬本錢州縣以數不敷例科總首倍費無藝公奏屯田已成歲收穀二十餘萬乞就糴諸莊兵食之餘本錢不足則本司頒助人船悉從官給遂爲公私無窮利郊恩賜三品服十三年二月因任力辭不許公視巢縣可宿師而無儲峙乃奏糴穀二萬仍樁三萬緡以備修築調發郡屋二十楹貯之承平時六安置茶場歲收息約十萬乾道至淳熙稍修復佃占者十三家茶戶且方爲所困公奏罷之許比附包占田土法歲輸官立戶聽與客旅有引者交易朝廷持不下孝宗特從之茶戶立祠山中報德公庀職盡瘁屢乞閒會鄭興裔帥合肥拉公同薦和守張士僚奏入七日不報鄭亟自解因偕前怨家奏出漕臣意乃與士僚俱得祠歸增葺圃以日涉紹熙初再任明年以奉直大夫謝事積覃沛郊恩轉至太中大夫封江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告老顏色視聽益精明並不跛倚坐不假仰治家教子無少倦喜

泰四年十一月一日忽以微疾終于正寢年八十有八。娶河陽李氏中大夫元瑞之孫宣教郎蓮之女封碩人先公十二年卒子七人。長龜朋。慶爲不第竟就世賞令爲承議郎通判信州次楙先公三十五年亡。鞏熟俱免解勸進士者年先公一年亡孫十九人大正大時大椿大全歷紹熙四年進士第從事郎四川制置屬官大猷大學大昌大馨大韶大受大嚴大任大用大嘉大夏大雅大慶大惠大瑞而大學先亡曾孫二十一人公衰公升公顯公回公煥公韋公舉公晉公岳公郡公鼎公廷公謙公靜公添公說公選公驊公立公佩公銳玄孫二人元辨元冀女二人適進士周端書奉議郎知郢州京山縣許鼎臣孫女十一人進士任斗南林杞虞溥從仕郎漳州推官葉齊咨進士嚴維太學生李自中宗子進士趙汝洋皆壻也餘未行曾孫女十一人公氣質渾厚剛果明恕處己待物一以誠實喜揚人善有恃才慢公者不與校居官嚴於馭吏寬以愛人晨出視事不改常度所至先修學校禮師儒薦名士不待其求聞府次於京師公時年十一扶旅櫬侍大夫人出汴而城已不守過宿併舉中奉振以行楊帥呂公頤浩以事契留之不可徑渡江是夜劇賊張遇掠旅至全家無恙識者已奇其先見早志儒科繼習詞學兼讀律凌典敘輕財重義篤同僚居其里物

故。爲推欲孫女嫁於人。取而嫁之。在州縣五十年一意守公。去輒見思。晚以疎遠受知孝廟問答踰於親密雖施行僅見淮西然亦未爲不遇寧以千里江山榜便坐有神州凝睇老淚空盈掬之句舉酒輒浩歌氣老不衰幸從韓公元吉游。作文師呂黎屬詞皆典雅有詩文十卷奏議三卷不喜釋老而清心寡欲。自奉枯瘠過之。內外二百餘口身率以勤儉子孫曾玄至前。一一指教後事纖悉預辦屬纊如平時前一歲自馭生平間關履歷立身行己數千言以授諸孫。其年十二月十四日葬于邵武縣仁舉鄉新屯保萬松山之原與碩人同域。銘曰。　仕而遇主遠不必疎有紀如公早歡。令舉州縣沉淪。玉附舊舒烈祖知人見輒動悟不避所施未爲不遇。天錫公壽。復大其門無其安車以詔子孫校公所得實多於位勤銘斯宮昭告全矣。

黃正己

宋葉水心集黃君墓誌銘　君姓黃氏諱正己字聖與溫州平陽人。始名千乘字建侯自言夢有錫以令名者因併字更之。然相與者猶曰建侯云曾祖貴祖淳父邈紹興中爲太學生高宗慶八十以恩補迪功郎君自少時順悌長老無違行雖已耆艾尤巽抑

常稱善掩惡。退在人後。遇後有教誨亦諷道究轉不令失色。詞常不幸有意外事素不樂者來時稱君不識待之如平日其黨後有急君勇赴之力爲盡。稱者愈服人以是愛信。號長者家故貧迪功粗給衣食君環視無幾何嘆曰富貴有命吾自度不能益矣然可復損於今乎約嗇凡用至鮭蔬細瑣往往人不能堪然客至輒具酒食中禮或一旦忽倒囊與人錢不吝也族人昆弟時節集處君未嘗不先赴抵掌極論大笑爲樂有未至聞笑曰是建侯兄在耶皆到疑惟恐後因相與竟日不忍去蓋雍穆之助也君本有當世志既無所遇合而其子湜進士第三人君謂曰吾昔所願不過乎此進一官而止然而終不可得今汝乃得高第又平進取顯而不得者汝無二滋幸矣然立朝有義臨民有政自令汝謹聽吾預言汝因每事爲節度掾之閒浮舟散策獨到山海孤絕處忘其反爲嘉泰二年郊祀禮成封承事郎故人親戚爭酌以壽君君意亦自喜曰自吾祖垂三百年仕蓋有榮其先者吾何德乃獨身被之顧老不足爲善將無以報國而死奈何開禧元年君疾且革不亂語不及身後五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五壽娶皆林氏封孺人子男中承議郎著作佐郎兼資善堂小學教授女嫁同已進士薛仍孫男三人曰遵孫遠孫近孫明年三月壬午中葬君于烏奧

山迪功墓右崗。惟君幽潛私淑。雖以其子。而中方佐太史氏。掌教元子。獨用矣。當大列鼎養君也。而不少須以死。銘曰　禮之坎之。有實其餘。熟而食之。孔美且饒。亦既難老。可以期耄紀斯于象君子是傳。

黃仁靜

宋葉水心集黃公墓誌銘　越新昌黃公諱仁靜字仲山其先婺徙也。曾祖封。祖琴。父惠之。累封朝奉大夫。賜緋金紫。年八十七。開禧元年八月乙丑卒。十二月庚申葬孟塘石家山北麓。娶沈氏。繼室潘氏。封皆宜人。子男六。康朝散大夫直寶文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庶庚宣州大學。廉從事郎湖州長興縣主簿。度迪功郎池州州學教授。士隆太學生。女二。壻奉議郎知婺州東陽縣韓壘卿。宣教郎知慶元府鄞縣周之瑞。而庶士隆及婿壘卿者先已卒。孫男十二。邁迪功郎鎮江府司戶參軍章鄉貢進士遵準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覃第中餘未名。而邁遵皆早卒。孫女九。壻文林郎常州軍事推官周南。文林郎武昌軍節度推官求淳。從事郎婺州觀察推官王集。將仕郎陳鐸。餘未行。曾孫男七。女一。皆未亂也。黃氏越之閒家。而公越之君子也。少爲士。家未充。米鹽旦夕急。公求所以逸其親者。百力皆課以身先之。未久有田二十頃以爲

如是不已則以財自汲矣。於是請子出師入友交勸以學。而度中進士第。公喜曰。吾雖未耄老。然天其畀吾休乎。遂營隱居沃洲之尾。孟塘之山以某夫人年高多疾卧起須公尚未決去也。及某夫人沒終喪。松竹迷道庭花合圍。公着山人衣曳杖挾書行吟賓送日月於林篠中凡故疇新畎麻假進退抱孫長息婚嫁有無。皆落莫恍惚若夢中事惟聞名勝士。欣然邀至共食淡甝羹苦薇。爲語儒佛二氏所離合者自言見性命真處如水中鹽味非無非有。其說深矣。陳君事來遊經年常縱論夜分。君事名善鄰不能窮詰而畏之曰。此非由師授而得也。至於天性曠達不作疑奇雖巳利人不自封殖無顏色之悅而人饜其德無市井之惡而人懷其恩。蓋其中之信於人也。方度官浙西公來不過三月爲御史諫官事有當言。言有難盡微婉順導其必感發前後懇親以請至八九。輒不聽最後命使守累復回辭天子知公實老矣乃自蹇謹進直寶文閣許以養公。君臣父子之際人又以爲難焉蓋自癸未至乙丑四十餘年。公子孫屢以文字起庚庭既釋褐。公疾始侵。呼章語之曰。汝知吾樂乎章對不知也。曰夫除世俗羈事易斷細微精想難。吾用力於此久矣。然枝葉生不知其幾今真斷矣欲樂也。臨絕視度而笑。度指其心曰得非能於洞然乎。公應曰然。遂歿。銘曰。

昔君之來兮。友茲山而誰倚。今君之去兮邀茲山乎何求。其風蹤蹤。其月皎皎。彼蔚者藏。不尚有語。

黄景聲

宋何澹小山雜著黄公墓誌銘　紹熙元年冬某自諫大夫除御史中丞。法當辟屬。念不可市私恩。慮故事博采中外平正有守之士。僉曰無易今奉常博士黄公適。乃以名聞。得旨除御史臺檢法官。朝賀得人。而某實無雅素。公亦不自如也。既入臺論議介而通。不隨聲應和。亦不務沽激。事歸於是。或不可。萬牛力挽莫奪。然後知公之果賢而不求時好者矣。公字景聲。始祖惟淡自光州固始徙昭武。五子各授一經。人名曰黄五經。後派別而居和平者公系出焉。曾祖文絢奉議郎贈開府儀同三司。祖德裕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左中大夫贈少保。考邦式朝散郎贈正議大夫。公幼穎悟不倦群兒戲。危坐書案終日。母定國夫人鄧氏嘗撫而言汝必昌吾家。紹興間以蔭入官嘗赴銓闈。連預漕薦。隆興改元始奏名南宮。初主南劍將樂簿。整邑之賦籍不容欺隱。有訟在官咸請付公平決。徙衢州司法。倉憲二司所聚獄繫夥公一徇法理。不徇上官意。分教長沙以作成自任。取人先行誼輔以課試爲陞進次第。諸謁不行。其所獎與果知名。歲旱帥漕講荒政屬公預議。全活甚衆。交薦改秩。得邑新建南陵。俱以憂不行。杜門讀書十年不調。甘貧茹苦纔半太平之當塗邑以二百緡爲迎新費公排不納吏隸徒行。米漕安國即以廉聞。灊湖圩田二百餘里遭水衝決議者憚其役公性喜爲民興利至則悉力經紀日役春鋤五千人兩月訖事植楊八萬護其址復許民占堤植桑柘又請勿起稅迄今蒙利。月供郡額二百緡名軍衣錢前後白科取撫客陳公駿將爲守從公請蠲之既又志願未乎石以爲定例編户有被輸者摘二三書而投之布囊封。於縣門約期而啓。至者免逮人毋敢後。閲三歲竟無點追者。諸臺以古循吏薦。秩滿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江陰守請濬横河爲民利合孝宗意即支所費。擇公往視。政地主其議者亦以責啗公。公唯唯而去。入境譁言不便。即條列以聞。或言且逆上旨。公曰上本欲利民而已不爲變。尋除大常簿俚博士遂爲臺屬輪對首論無逸享國之永辨君子小人以救士風之鮮廉。復陳蜀事借疾爲諭曰如疾之兆於未形起處無異而偏勝太過潛伏腑胃宜預爲防。上深肯許。未幾朝廷遣張詔守興其後遂議歸業生變。人以公爲知言。明年遷秘書丞。提舉浙西常平。五年除提點刑獄。繼部訟繫且多。掣肘悉裁以法。后族有摘佃官田者。公曰餘將誰受分爲四區聽所請。秀邸隸不容民贖業公立限責還。豪右聞風披靡。吳門有庫吏竊用經總制錢。獄司誘令攀執因爲姦利。公一日詣獄視囚所供溢元數萬餘即榜通衢。貧貸而有要約者償餘悉蠲。百姓感泣。公尤欲革爲舉之弊。一秉公論無敢挾勢以請。所得多佳士。改湖南漕部民率詣闕借留。時謂創見。未上移守贛。力請奉祠。皇上初元丞相余公入謝首以公薦得旨奏事除侍右郎中。既對極言黨論之偏曰昔之立黨所有所因如熙寧元祐之論新法紹興之論戰和遂成同異。今之立黨本無所因。而自相封殖以爲勝負願察邪正以公用捨士論韙之。遷尚左。兩選多弊事。公因轉對擇十條以獻。如京秩及格一考方許辭任。特恩限年入官。以遏躁之年起理京官出身必作邑恩例占射不容違指棄闕之類皆施行。未幾除右司權臣竊用事公謂都司紀綱之地設有干請難屈法。一日仰首來謁闕亡謝之。自知難久乃乞外。明年春除直煥章閣知建寧府。制詞謂質直而有氣節。郡久旱杖踊步劃禱公即發義廩勸上户禱而雨隨應。人心稍寬。乃以休沐閲士卒更製旗幟修軍政以銷姦恩。所至必崇學校。考學有蘆場五百畝爲權貴所奪。即取以歸。又從平江撥官所請得廢寺没官等田三百餘石名義廩。歲取祀范文正公及教養其遺孫。士有入上庠預爲發科貧不能葬親與嬰孩之遺棄者皆有助。令大昌冀公爲之記。建學

尤難公菁而鼎新之在建炎餘百廢具舉三年除江西提刑公曰知止不殆吾不能俯仰權門其可久仕復丐祠周丞相益公貽書謂公高行配古人清風激頽俗嘉泰改元得請謝事以居熙春山下自號熙春野老取孟子四端之義榜其室曰人鐵杖屨野服惟意所適登高索徑忘其疲倦歸休十年康寧如一日開禧二年秋忽書呂東萊世間萬事何時足數闋曰吾將歸矣十一月十二日感微疾索筆書兩偈而逝享年八十先娶胡氏再上官氏贈宜人二子靜夫舉進士第奉義郎知福州閩縣崇夫迪功郎新南劍州司法仲子集夫命以官從伯氏從幹蓋今爲迪功郎新衢州司法季弟主簿造郡夫人所鍾愛早世公爲念之即以致仕恩奏其子約夫孫男二人秉孫弦孫女四人公入仕逾五十年處己待人表裏洞達無一毫欺偽居官不容悅而能自全終始有異己者卒莫加害則以識見高明之故性簡淡刻苦學問游戲釋老陰陽方技諸書作詩格律甚高騈儷精到晚歲手不釋卷自集所著爲五十卷居鄉不以輩行自高談論亹亹可聽自奉養甚薄不飲酒杯羹豆肉衣不敝不易尤以孝友著聞正議公有意鄉宗而未就公承先志撥田置莊計口給食自五世祖以下均及由是宗族輯睦嘗登東城寧國寺莊山樂焉捐金易爲壽藏是爲郡武縣黃溪東保鵝冲之原葬于戊辰十月之乙酉後三年靜夫乞銘于某託契不得辭銘曰　義耶利耶惟擇之安弗比于時寧戕其翰以公抱負盍舉千里顧義不可未翔先止訖訖翁翁榮不益熙我老熙春耀辱莫干樂哉斯丘手所榜卜千古高風詵其繼躅

黃策

宋曹彥約昌谷集黃承議墓誌銘　閩學黃尚書既薨僅一歲而通判君亦即世君於尚書爲長嗣賢而以孝聞造物者奪之驟莫名其說其適然耶其衰毀過節而益其疾耶衰毀固有之矣事亦有適然有相值者然而家失令子官驟失賢士大夫肜然人物之時老成既已凋喪蕭然後俾者又復淪沒可爲短氣也已君諱策字子長曾大父諱彥輔故從事郎知吉州吉水縣娶李氏大父諱去華累贈太中大夫娶周氏贈淑人是生尚書公尚書公諱疇若入朝爲禮部尚書去國爲煥章閣學士爵至豫章郡侯贈宣奉大夫出入藩從家有傳國有史通判君幼而岐嶷少長業舉子既壯以父任得官自承務郎轉至承議郎自成都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改簽書劍南東川節度判官知吉州泰和縣通判潭州以憂去官而禍續及之矣太和多士之地又多巨室令稍不自愛雖自愛而弱不能立或少不更事則吏民持其柄不敢就何君剖決肯綮既有以

服其心正緯理財自酒課一事撿托弊蠹沛然滌足無所乏闕然後寬租賦弛市征紓民力而通商賈惟意所欲以至葺治庠序選補儁秀職業所該靡一不舉長沙會府征調浩穰關決之事視他郡爲重適時板築以才選獨任其勞旬月訖事公私若無聞知增募飛虎卒亦得專任其事取其勇力善鬬不問所從來提舉酒務增釀城外白酒兩庫取以給軍皆獲其利此其發於事業如此至其脫穎絕塵則又有不可及者方虜騎闖邊朝論慮調度不繼稍行鬻爵法給官資以下州縣責以期程且水旱間作又給僧牒以助濟貧亦急於售名項雜出不得已而及於民強者挾勢方命弱者無以自解胥吏旁緣爲姦所至搏手名爲禮請其實抑配強之以盃酌雜之以械繫雖以無道行之終不得其要領君時在泰和獨能深思熟慮謀於津官託之士子度其事力可者更相勸誘文移無所施厲驚無所與鬻爵鬻僧所求皆集一時守令未有出是右者予幸得備數帥守親聞其事即以君姓名上聞諸臺亦先後剡上衡方急賢謂且清切矣求使覲待次乃得潭倅以其所處觀其所就謂得壽而顯者聞訃而歸即忽忽不自持以至大故平生恬於進取不以趨躁動其心嘗調劍南戎官時總餉者招以幕府辭避不受在長沙遇寶赦例當進秩遲留弗請聞親病遂不果上致其階不至郎宿非不遇也生於乾道之癸巳卒嘉定之癸未享年五十有一娶熊氏同邑進士圻之女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方之曾孫子男四人端卿良卿敏卿厚卿皆力學能文端卿當受尚書公謝事恩命孫一男五女家世隆興府之外邑初居分寧與雙井同譜七世祖遷豐城沈江自高祖而下四世賜第者凡八人遂爲豐城第一族望諸孤將以甲申閏八月丙申葬于新建縣南陽小象牙山之原而端卿書來乞銘予既受尚書公深知又與通判君接官僚高其名而驗其實矣義不可辭乃爲之銘曰

其行也恂恂懷經綸也其政也肫肫銷頑嚚也進而循循尊其身也處而泯泯存其真也有祿而輩愆羸其民無疾而呻歸不見其親其蘊莫伸當泰而屯死從其先人求仁得仁

黃仲脩

宋黃勉齋集墓誌銘　余爲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嫩名儒鉅公彬彬輩出故家遺俗皆知尚氣節畏清議信厚而質直其天性然也黃君思永字仲脩其先金華人徙豐城後遷是邑余嘗過之入其門庭宇閒寂登其堂主人肅然問起居外不輕發一語氣貌凝重進止有常見其二子延客坐服飾樸素器用純質坐客常滿然無雜賓焉自是累累過之終三年猶一日也予與仲脩交最久仲脩足迹未嘗

造公庭間嘗走鄉嘆視時歛債之貴賤仲脩獨下其價以售鄉閭里。從於仲脩之家者歲凶無派統焉篤於教子不爲剽竊以徼利達擇師取友不遠數百里必求有學行者致之爲子擇婦不以財必以世之鉅儒與鄉之名勝。嗚呼何其賢且厚耶訪其家世則左朝散大夫吏部郎中提點荊湖南路刑獄公事贈通奉大夫次山碩人章氏之曾孫通直郎知靜江府義寧縣事愷之孺人徐氏之孫貢士進吉夫人管氏之子叔祖瓊管公擇仲脩於群從之子最賢者以爲貢士後蓋邑人之右族其生產之厚裕如也士大夫席父兄之業擁高貲鮮有不習尚浮靡貪欒嗜利恃氣陵物以累其身辱其先者今仲脩家世如此迺能自處泊然無一毫驕吝之意宜其天資之厚有以守其故家遺俗之舊耶仲脩年四十卒於嘉定元年十月朔日娶饒氏子二人。慶臣清臣女二人長適進士饒治次以疾廢慶臣娶晦庵朱文公之孫監酒朱君埜之女清臣娶寺簿王君克勤之女兩君家甚貧從仲脩數月亦皆卒王君且死其家遣媼來曰妾不幸有夫之喪女長無以嫁夫人其改擇焉饒夫人曰吾言已決矣擇婦擇其身非財也。且寄語於朱氏謹毋以貧爲嫌二子無異意焉嗚呼非獨仲脩然也如其妻子亦賢且厚也道行於家人固若是耶仲脩將以嘉定三年十二月十

八日壬申葬于縣之明賢鄉唐門之原二子以其師盱江傅沂之狀來請銘余既獲交於仲脩又於其長子有妻黨之親知仲脩之行事爲最實故不辭而爲之銘曰　植根厚者其華必豐浮埃焉基胡墉之崇猗歟仲脩古人之風器大聲宏不于其躬銘以俟之列于幽宮

黃凱

宋黃勉齋集墓誌銘　黃氏居福州城東三百年釐而爲三派而爲六。後有他徙者自同慶而下子孫存者無慮四十人扶策爲儒者累累不絕紹興間察院公始以篤行直道清名高節著聞當世于宣教君果通直君東亦皆孝友廉潔挺挺有父風又六七十年後路之黃諱叔炎者生先覺先覺生從卿從卿生公諱凱字彝叟獨能以勤儉大其家苦學守禮法教其子南金宗尹宗傳皆雅飭爲良子弟南金以弱冠預鄉貢宗尹亦繼入太學一門之盛庶幾哉察院公之遺事矣嘉定庚辰十月丁丑公微疾終于正寢初娶何氏後再娶陳氏子三人女一人。婚嫁皆未畢而公之年僅五十有二乃不及享其盛大之福識與不識無不爲公流涕也。命之脩短懸于天矣勤儉苦學守禮法者人也一族之間三百年之久其盛不過再世皆以勤儉苦學守禮法得之則公之行信可書公之子弟與凡吾之族人皆知以公爲法則吾宗之大未有艾也其年十二月

壬午葬公于桑溪艮山之原其族孫幹爲之誌其墓而系之以銘　家之興替不于其家于其身天之報施不于其天于其人謂予不信視此堅珉

黃澤民

宋陳耆卿篔窻集黃君墓誌銘　頃麗水有賢令曰黃君沐之未滿歲死死滿歲其子傳奉監州詹公文民之命自長溪來速銘君賢宜銘也能使上官思其賢經紀之振䘏之愈宜銘也君字澤民唐昭宗時有校書郎名璞者著書號霧居子生詵自詵至允章三世咸有祿仕五世至大中封迪功郎大中子十萬封承奉郎十萬子積中弟不覓舉以通直郎老于家君其仲子也君讀書務通大意恥爲章句師既冠爲第三明年奏名調義烏尉邑多土豪與鼠輩相出沒見君尚少年薄易之君與其屬約曰必勤是吾始貫汝賊有識彈予者負險格敵君躬擒其穴縛以歸自是義烏不苦盜州歲歉檄君覈視君語其輔行者曰吾敢忤太守耶然不忤太守則忤民矣民不可忤也幕府疑其釣名君爭之卒減賦十六七常平使者又檄君賑濟已而出不意行部見在在積粟不類歎深駭異之故事尉巡行必使里正餉食每觴客胥卒供凡費旋以追還丈移牒酬其直君謂此假手受賕寧餓死不敢太守聞爲增俸去之日不持一錢闢陞令上杭縣嚴吏而寬民繩財而不留獄雖休澣若暮夜亦許

投牒即理。未可責育莫奪也。大家鄭其姓者持邑事短長連蠹數令君疏之郡論如律縣至衢鹽運丁稍失期則上供負殿君通融有術課倍登改秩知麗水大較如上杭胥吏弄財賦不問輸未輸混爲一籍賄至籍立改以上戶產移下戶下戶寃不堪命君蒐獵見底重重寘吏于法賦始平方將脉縷源流爬梳隱瘼立程式以惠來者意懇懇特甚予嘗行其野民誦君一舌洎謁入見君竟日据案閱有瞰手曰無能彊飯乎曰不能也嗚呼予固疑君甚矣視其貌則魁而肢意不數月死矣家人問所欲言曰善教吾子乃瞑年四十四娶徽州判官楊及申女子長傳次觀予每慨才與志人所難也而兼之者尤難兼之而發發者倍難也如君兼之而發且發矣夫激石裂雲飛川達可以至而不至命邪發之發者固不若晚而成邪然則彼有無才與志而洪汨以壽假蹇以貴名謂之成而實則非也君兄名清之少相磨以學學本諸老生汲汲勸君久且大君仕竟夭兄未官扶通直哭夫聲無幾何通直亦死家事惟清之凡予所掇拾以銘君者清之筆也。詹公拊傅首曰汝無父有伯父爾其事伯父如父嗚呼世有上官之賢憫其家之死而眷眷其家若此哉君死以嘉定十二年三月某日葬以其次年某月某日墓在某鄉銘曰　鸞停鶴矯森羽翰跬視層雲弃無邊迓

風吹汝擊弗嘉豈獨汝泣人共情自古有死誰百年壽駟不傳天何嘗嗟哉澤民盱幽阡光氣不泯珠藏淵

黃觀復（宋葉水心集墓誌銘）　承事郎提領所幹辦公事黃章字觀復余友禮部尚書名度仲子儉身一以正不中於規矩繩墨不行也與人一以恕不著於親和愛敬不止也講學必於師友不足以達於道德性命不求也處事必於法義雖足以通於變故倉猝不用也父母信之兄弟順之鄉黨朋友皆悅而訓之樂其寬而畏其嚴慕其廣而適其儉父而鄉大夫國人又皆允之將進矣嘉定十三年正月初八日卒官下年五十五十四年十二月壬申葬小江尚書墓側百餘步夫人謝氏先卒再曰趙氏子元護承務郎元真通仕郎二女子未行弟準來請銘按昔無銘人三世者疑未聽準曰不然銘吾父祖以及吾兄一於善而已非三也請是銘者悲吾兄以及吾父祖一於善而已非三也嗚呼余畏不祥耶黃氏畏不幸耶銘曰　人乎觀復永百秋斗揭嶽佇江河泝天乎觀復豈其仇聲滅影絕何所游但哉銘乎泂厥幽

黃子通（宋曹彥約昌谷集墓誌銘）　黃子通處選調三十年無進意晚得入鎮莫口不道求薦事使者與好事者皆切歎服又極力推導之頗有端緒未聞其疾苦也寶慶改元之明年歲在丙戌時子楚節享家廟來觀歡無廢事明日得疾即以屬纊啓享年纔六十有一聞其名見其面目者顧無識則已其稍有識則莫不短氣大息甚至拭淚不已蓋其為人天粟渾厚父母曰吾賢子妻曰賢夫弟妹曰賢兄達於宗族親戚朋友鄉黨賑貧之助婚嫁力所可及靡不殫盡則又皆賢其行雖本郡太守薦士於朝則亦首稱其素以為不可及也平居閒使坐之室列前輩遺訓於左右聞善言善行必手自抄記反覆展玩躬而行之惟恐不合居官善待士不撓其民讞獄務平允議政主寬厚補它職不食其俸謹出納不取其贏外不事表襮而人推其才進不由科舉而人稱其學其言也似訥其行也似緩而其主盟正論檢扼吏姦有萬牛不可挽者初以寧宗登極恩授將仕郎入銓等為安慶府太湖尉兩調處池二州皆為法掾池守雅服其才及改稱王人丞以賓客舉辟衛嬾畫為重行公道於帑廩閒異時苞苴假氣勢者無所措其手所更歷纔若此而其所抱負有不可量也昔西坡先生從晦庵朱文公游立朝耿耿不負所學持使者節以鎸祖教莽得罪時論居閒累年不自辯其是否賢士大夫見之而心醉子通克有其德人之敬之者猶其敬西坡也與弟建昌軍錄事參軍梧薄官奉親吏主家務叔出季處人無閒言至是括來奔喪慕以歸葬將以是年十一月庚申記大事于星子縣清泉鄉大礦方家嶺之原以友人胡泳狀來謁銘不可辭也按南康軍都昌縣黃氏派出於江州湖口縣之沙港地追都昌故都昌多大族西坡諱灝故任朝散大夫廣西路轉運判官娶高氏武顯大夫汝翼女年踰八袠今封宜人西坡之考諱唐賢故任左文林郎溫州平陽縣丞贈太中大夫娶伍氏贈碩人平陽府君之考諱澤隱德不仕娶魏氏伍氏自平陽而下徙居大寧其上則族處松鑪皆都昌也西坡晚居城下今三十年子通諱杭乃朱文公所命兩娶陳氏皆池州通判梓之女亦皆前卒一男子充將仕郎女適光州陳史君椅之子楏請銘之曰

擁腫漫山世豈無材木心不正將焉用哉折楊載路世豈無聲一入俚耳啾喝眩名誰歟及物贄恭棄責外雖孫名中有德色議論磊落神決鬼出算計見効百不及一賢哉子通粹然德容聲然形厚大呂黃鍾孰不養親子通養志孰不持身子通守義表裏洞達內方外寬以此治家以此居官官則不顯我亦無求死生夜旦何短何脩持此歸報西坡先生無世間累有身後名

黃簡（宋劉後村集墓誌銘）　朝請大夫黃公諱簡字德廣將葬孤浚明奉家傳來乞銘余瞿然曰公吾故人也銘其可辭黃氏自固始遷閩至八世祖挾理公興自泉遷莆曾祖璋祖大炳贈朝散大夫父艾刑部侍郎贈少師為紹熙名臣公年十六以胄子試春官不利父任為承務郎歷鎮江府江口鎮稅休寧丞知會稽豐城縣通判嚴州知賓柳二州端平乙未閏七月丙寅病卒于寢年五十九明年九月壬申與宜人方氏易氏合葬于城南小塘山方中散大夫勛之女易禮部尚書祓之女一子浚明將仕郎一女適衢州文學陳樵公凝重靜默語笑容止皆中準程出於自然律身居官尤嚴恪初少師公在諫垣論擊宰卿某疾革銜切骨及尹鎮江公已先去猶擿鍊吏求絲不得毫毛罪休寧有十四年不決之訟公一閱得情會稽繩貴游雪獄寬豐城薄廢堤修學政僅改賓州公調土豪義丁夬擊離猾無遺絕口不自言勞州始貧比去帑庾皆實柳之兵吏始按月支俸南官有不幸者必經紀其家然公所至剛峭自立巍巍有風稜不肯隨世俛仰其在潤越皆以避仇去在嚴以忤巨室去在柳以謗官誅賄不得去同時汚吏撿夫多據要劇起顯美公方閉閣蕭然食仙都崇道之祿以老歲月及天子親政向為權姦擯抑廢退之人稍見收用而公

忽忽死矣公事毋齊國方夫人盡斂䘏諸弟極愛嚴既厲行凋零始衰多病俄而季弟昔爲通守蔎復夭公哭之慟奏官其子欽明易簀猶曰吾死無可恨如諸侄孫幼何聞者悲傷其意爲銘曰　寶紹之相欽利怙權以賄少多爲人否臧當絜諸霄賓擠諸淵嗟嗟黃公白首瘴烟端平反是廉約者顛公不少需遂蛻而俛前厄手人後制手天嗟嗟黃公逆手斯阨

黃丙炎

宋劉須溪集墓誌銘　歲庚辰予初與純父過風雪東湖之上驚相吊曰貴廣泉見君大閑古人耶今人耶或者亦以君爲古矣君在此耶語雜悲喜至甚夜不絶未明復撼予語樹解浩然曰吾平生慕湯東澗近年慕君亦欲從君後耳君豈從古心公致誤耶識君慷慨敘寄不淺因擁衾而起以所聞於江先生者爲君言之如東澗何可及也未第時與其兄容齋景說棣然已不相合既第待信州户闕一日有趙尚書出參贊督府視事首見薄姓名歎曰余識之真西山時湯某乃猶爲此官哉即拜疏薦之代主象山從是隱然出徐徑吸上自端平至景定三年出入諸老皆成覆歷即小人扳引及當國所忌惡皆不足爲全名之累不待辯其事許某人而大節自不可及此如陳太丘黃叔度公論常身爲之地故樹立矯矯不肯爲人鞴門生也亦各其時命也言未既君淚沾余衣猶舉往年麻姑山贄夢一籍題忠孝二字而其在爲孝不敢言也忠特若此予亦喟然于少年州縣不自試一二因舉子房天授沛公它多疑非猶驗悟如子房意此所謂漢事將成也誦出師表至引喻失義以塞忠諫想見庸人自用故傷心元德之不見身世何長令人喜言四方上下孰知言不見奇奇而不用不用而驗驗而悔悔而恨恨且見禍其進退俑反復非前古君臣之比哉君曰世事勿復言即文字何等不足存而魏鄭公以此楊大年以此誠至死固泛論郭侯山人高致魏延與淮陰勝暑相似李伯紀張魏公咸歎天意語不必有出出不必有謂未嘗及心事彼此直歔欷往復不知出於君之口與余口也於是相知深矣復欲與君談不可得矣前年猶寄余詩去年有持書來視緘題若不可識則君死矣余以歲初謝客嗚咽而入問耿蘭以致至寒扶中相屬語腸痛欲絶海内人物風流略盡託君筆墨相蔭映後死猶有講學之望顧不樂人間世如此念前冬有沅湘老人以君文求余記曰黃先生雖不能飲尚健生余謂純父長七尺年五十生世大有事在迄如此而止造物復何以我輩爲哉讀門人狀君行豈不整家婦至然不如君前夕劇談盡予著君語語而俯仰浩

蕩人物著微心跡雖纔功名蹉跌後有君子可以想見而歎君狀所難言又有人不及知者江閫貴人與邊守將不相接君代書家付語見赤心指授得宜又多軍情所碍不得達者雖是感泣思效奮揮用意勝謝東山自異顧内幕所左右能此而已其若言節費見於賞募得淮卒三千備邊學爲淮捷營改鐵鷂小舩爲艨艟大艦取勝議諸郡開拋流民如屯盜請城外築堡居老弱而各選其壯者從軍使爲閫帥釋雷路之憂馳從約之書共國國憂胃懐磊磊出於人所不望而人亦知惟君所爲嗟乎使君得來一障亦當遠勝一閫雖九江事去相府遣虞諸司蔡葺君猶力勉以私財招軍撫溪峒爲用至獨松失守廣悍暮下違援行者議饒信道梗盡徑崇安純出三衢兵夜發君與家人不相顧至石門遇長幼相泣君曰國事至此服顧爾輩耶自是言之有傷心者矣國家養兵三百年觀群臣子庶民三宮仁儉一朝有難人懐顧望徒擁烏合盜府庫君以書生志氣感動言必稱君父然至衢而衢開入閩而閩潰衢城閉有控擊城下至覺者諸將欲屠之君正色不可曰我輩以路梗假道致疑耳若屠一城三宮聞必震駭諸將已瞋目謀不利君不爲動既又具軍行宿次啓奏有哭者曰君猶謂有道進所耶君慨然泣下曰誠不忍以爲無也聞者始掩涕歎息及入閩有狠將以水粮之咄咄謀劫主帥以出語已逼君又不動一日坐水閣有飛矢掠項過著柱蹟所由來忌君者出此明日君行軍亦潰生亂世無及於救又不自爲攻故所就止爾然積誠所至在建而勸分分建昌而祈雨雨皆以客館係人望得天意亦何嘗有一日得行其志而惜之者如己試世自有盡君名方興有西園八十之老傳太史自得以君來爲賦詩喜曰碑無虎老君又曰能威兵處在真誠其志慮風采何如也自咸淳第授靜江府臨桂簿嘗辟泗州淮平尉不就後五年辟建康府鳳臺酒庫自是始與幕議又五年辟臨安府德清酒庫德祐初差幹辦江西制司復帶行禮兵架閣未敷復帶行國子正明年除宗正簿賞襟特改宣教郎初星交代違年不領上仍待闕淮平界北得邊援曰不敢歎及登泰有衛命鈞致者自免徑歸諸司舉削常片紙書所聞廉介有攻聲者請以己所應得者舉之父舉者不知也或知而謝輒避去此事亦近年所罕見余出仕十五年未嘗受人一削君自謂出處與余同謂此自其父得聞象山之學於其諸大父益貴徽朱陸授學者愈惻窮至所至老成欽動諸所識予不能盡知而尤於丹徒陸君實秀夫耿耿爲君實大節可哀君實大不多見見君文識君實宜君實之所納誓也君文不蹈襲諸作不爲時文議論講義註疏

而辭事義理俱至清瑩涵暢足自爲家詩益有思正是揭目前意樸厚雅馴視他人能此復少彼至於家庭講授人物大意倫紀親切康康見之千峰陳公宗禮嘗對人云吾欲得一客如黃純宗清苦不可得其文之有本又如此士常患不第一第足自致謂能以去就易民命爭國事彼擁偉險蕣貪惏狠僭辭能闊意能誠也世抉遁逶而璅瓈如陪臣生牖如車中及其窮蹙無能有甚於曹男子之不得去而南霽雲之不能食也嗚呼微斯人斯世之不幸斯言也亦孰知其可悲君臨川黃氏居崇仁東里諱丙炎初字文炳晚更字漢翁子詠之曰純父其鄉稱之曰思梅先生生丙申卒丙戌曾祖儼祖邦基父應辰梅總公也思梅思公也妣陳夫人娶陳氏子男六慶孫興孫鳳孫巽孫暉孫慈老巽孫繼娟棠陳慈老以治命後鳳孫慶孫筆墨可愛皆如思梅復生壻趙次思孫男五女二葬崇仁鄉西隱里霤公山實丁亥三月丙午君厚重不妄語踈闊無餘憾及所委曲傾盡若自營收致後進有豪氣乙丑自京歸安仁道中有盜殺人逸累居者既誣服君以過客得盜名告使者使者得實謝曰君乍脫陽屋洗冤如此可量哉其後避難得使舟出漢峒各護送皆所嘗盡力有恩意者亦若有助焉銘曰　嗚呼國之初也材不必其如君世之甚也憂不必其如臣莫不幸於以身從人又不幸而以文致身就雖有孔明公瑾而用之如陳琳阮瑀又如溫名二子而不得爲許遠與張巡豈非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十八陽

黃

黃自信（宋林希逸竹溪集墓誌銘　永陽龍興黃革叟遯齋糾曹公之次子也諱自信與其兄某同事樂軒陳先生以見稱）早歲有場屋聲亦嘗走江湖矣交游甚衆諸老頗許之中年喜學詩盡焚他藁築室以適軒名日夕吟詠其間暇則焚香鼓琴有蕭然自得之趣雖先世簪紱華盛自視漢如也生平守師學鄙夷流俗緇黃占卜之事至死不變潛心經典尤抵以詩發之故有適軒吟藁紀行游湘游岳諸集余嘗及見其半爲之跋矣今存者一千六十八首無非輸寫己意略不蹈踐古人前死知其學力也咸淳己巳三月六日終于寢春秋七十有二其年五月十六日葬蘭蠻山弟某求乞銘曰君垂歿所囑也余少因樂軒翁識君父子於溪上絳曾南游初程也于時君兄弟如玉雪人皆以遠業期之今上蘭傷哉余初記蘭蠻庵又銘朴齋墓今又銘君俯仰五十年如一瞬自感今懷昔能不慨然遂賡一食焉之銘君娶陳氏先君卒三十年子一人公裕其世次見朴齋銘茲不重出銘曰　得於師者正得於天者高不馳於進其適者娥不羨何尤不求何遺嗟於人者多我以銘之何

黃鍾（宋陳元晉漁墅類藁墓誌銘　余乙亥丙子閒閉門受徒黃朝瑞來學與之游居覺其氣質凝重課試文字亦穩律余心喜之）從容叩其嚮昔從誰學則起而曰家君少篤學胡公元衡爲郡文學時以巨題試諸生家君以詩出奇押窄韻得句爲首選經史子集皆手自點勘病時文之典則取省監程文數十篇鈎黃批抹皆有關鍵日夜爲朝瑞講說然嘗恨夙無師承凡所造悟皆心自尋繹得之憮然不自以爲足故遣朝瑞從先生游余乃知南溪爲人大槩如此後二十有七年其孫麟卿補充太學弟子員又見其鄉人爲余言麟卿年五六歲入小學周夫人備其切公曰子弟凡事皆可遲惟讀書一事不厭早扶携左右觸事輙誨之所以教麟卿者猶所以教朝瑞也既入上庠人以爲南溪種學種德之報南溪方進麟卿而誨之曰太學多士所聚重厚浮薄色色有之汝往取友必端毋詭隨進學必力毋自畫余益知南溪有識趣如此壬寅十月六日則聞公死矣得年七十有二越二年甲辰十二月十六日壬午朝瑞奉公柩葬于所居南二里大池原先塋之右麟卿狀公之行實來曰麟卿父子事

先生有年矣知先祖莫先生若乙賜之銘余不能辭公諱鍾字孝遠鄉人稱之爲南溪先生曾祖某祖某父某以孝弟力田世其家公幼穎悟不群嗜學如飴至天文地理瞿曇老子稗官小說之書無不通解對客口誦至數百言不休風簷燈案蠅頭細字雖晚年猶把玩不倦鄉舉勸分立政郡每諉公董視取予多寡一折以理富者樂於糶貧者安於糴上下晏然如歉歲庚寅之寇臨川崇仁爲震大家奔逬遠徙鄉社所在嘯呼公曉以理法聯以保伍遏亂萌鋤兇尊理公鄉數十里恃以無恐事平有籍以補授者公不以爲功也他如去里胥之蠹興陂池之利訟平其爭役寬其期凡可以利衆及物者劬勞畢力不憚然皆出於中心之誠然非干譽非要利其接姻戚交鄉鄰中無城府外無戟級懇懇悃悃人亦樂親之或以非意相干笑談排遣無藏怒無宿怨人之有善稱之不容口聞人過失必爲掩覆隱匿且曰傳訛未必爾鄉里稱善人非耶娶周氏子男二人長即朝瑞次朝美先公兩年卒女一人胡猶大其壻也孫男六人德鄉次即鱗鄉翼鄉鯉鄉新鄉翔鄉女三人長歸傅夢得餘幼銘曰

敦行於家庭行義於鄉鄰古人之所謂吉士善人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尚遹觀其有成

黃虎

宋吳泳鶴林集墓誌銘　諸暨會稽大縣也黃邑著姓也虎公名子大其字也寔朱氏曾大父母也瑀贈忠訓郎吳贈孺人大父母也祖登仕皇考也曾氏皇妣也生而穎悟莊重如成人公之幼也刻苦植學取友四方遂登戊辰進士第公之壯也調歸安尉主淳安簿司雲川獄知永嘉丞歸安以憂永嘉以病俱不赴歷任雖四而僅言六考公所閱官也唱第授初秩薦舉陞從政章恩轉文林致仕改宣教襯褐幾三十年浮沉選調至若告老始得通直公所積階也淳安賦籍漫不可考吏因爲姦已輸者復催公私交病公曰勾稽吾職也出納有令銷印有時邑計始裕吏無所措手而民安之乃相邑長大餙鄉校群士之秀者肄業于中士競興學登於俊造者蹤昔爲多逮其去也民懷公之惠士德公之教擧留祖餞充于道周此公之所以供簿正也安吉獄市放紛圜扉無茂草公素明審味心誠求之之訓有隸于刑者且身親之蔽得其情則曰此所謂庶戮之不辜也盛暑給水漿隆冬給衣被病則藥之死則擧之流徙則計道里遠近資之皆取諸餼廩雖桁楊拷掠之餘無怨言此公之所以爲司理參軍也平居燕處每有常度家人不見其惰容訓子弟如嚴師待交友如同氣恤鄉鄰如家人里之孤貧者嫁娶之如子女凶年飢歲以賑以貸

泥塗斷港必鶩必梁故邑無流移而行者不病涉此公之慶鄉也自安吉罷歸屏居丘園十年不調以書史自娛邑多佳山水暇日與親朋挈食榼酒游適其間神氣沖澹一毫無躁進意端平更化令參預鄭公於公爲同年丞稱其賢欲薦進之而公倦游之志已弗可奪一日謂其子曰窮達命也吾未六十非不堪事諸公貴人非不我知然此心已在泉石間矣明日遂上章致其事越三年而後卒此公之知命也甲子三百四十公所享年也丙午三月十三卒之年月日也是年十一月朔葬之日也邑之高嶺公所藏也揚氏先公二十七年卒元妃也陳氏後公四旬歿繼室也嗣孫先解進士子也許適衢州教授周倆女也狀其世系行誼年者盧陵通守林宋偉也介參預鄭公之命俾誌其墓而爲之銘者同年生澶川吳某也銘曰

嶠之易而未獲兮築之勤而未落兮高山之陰陰已合莫兮

黃振龍

宋黃勉齋集行狀　君諱振龍字仲玉姓黃氏九世祖自光之固始從王氏入閩因仕焉居言路有直聲後遷至中丞子孫散處有居福州城東者至五世祖亨有厚德自奉薄喜施予鄉閭感之號爲長者曾祖諱祖鈞父行知自亨以來皆能繼其家聲故令稱長者

不絶城東之黃雖未有顯者然過其間者慕其德仕其鄉者亦聞其名而敬之君天性純厚樸愫坦夷樂於爲善聞不善則歛然惟恐浼己其勇有不可及者接物無崖岸與人交久而愈篤赴人之急風雨寒暑不避輕財重誼親故之貧者周之無秋毫顧惜意人有疾病力能療之雖貧下危篤必以身親之無厭倦之色親屬隣里事有難決即君謀之爲之委曲剖析納之義理不可則面折之未嘗有所遷就畏避也少力學自奮爲舉子業必根極理致不爲浮靡徇俗歲大比眞舍人德秀見其文奇之擢之前列自是切磋往復逆爲深交嘗曰三山士友篤實不相負者吾仲玉也晚益收歛爲己慨然以歲月遲莫役志俗學爲恨日以論語孟子自課端居莊誦既久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味有得輒忘寢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年事既高若不着緊用工恐歲月悠悠之語惕然有感書之坐右以自警深悼少年之不及親師取友也由是益加人一己百之功聞四方賢者必使其子學焉聚伊洛諸書課其子以講習君天資既美至其知學則益自力於脩身齊家之實行故其一門之中動守禮法相勉以善內外雍睦人無間言鄉鄰之志於學者莫不喜從君遊觀感磨厲以共扶斯道而君没矣蓋莫不失聲隕涕爲之號慟也君疾革命取新衣易

之家人方環立侍疾君整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屠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君之學旣行於妻子又嘗以朱文公家禮帥其家使人守之故其治喪奉君之治命惟謹君以嘉定己卯七月甲寅終于正寢享年五十有一娶潘氏子男二人朴太學生格業進士女二人長許適進士潘公炳次先卒孫男一人壽老將以是年十月二十二日葬于閩縣横嶼山之原二子以君之行不可無述也固以請斡與君交最晚於里巷交遊間知君之行最詳旣喜其稟姿之粹務學之實其於死生之際又能不溺於兒女繫戀之情夷狄荒幻之教而爭於家人者又如此因其家以驗其行即其終以信其平昔是不可使之泯泯無聲以畀來人遂述其梗槩俾求銘於當世之君子謹狀　宋真西山集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玉文卷於衆百人中獨平澹有理擿曰是必佳士旣訖事人爲予言此誠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連率幕府仲玉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眎瞻睟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翅如在己親若故有窶貧者賙之無不至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捄雖貧賤困篤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可觀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者家也

又明年予遂登朝聞之士病於計偕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鮮不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營一試而君俛首鄉貢寧歛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君於得喪澹然有君子之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喟然以未聞道爲憂日以論孟自課旣又博觀先賢遺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莊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隅以自警勉齋黃公幹文公之高弟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亟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而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定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纊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爲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憾豈此耶古之君子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爲利祿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無媿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披龍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入閩五世祖膺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父某雖潛閟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娶潘氏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太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日葬君于横嶼山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爲之銘曰　昔未識子子文我評及旣識子我懷子傾今者來何子蔑我銘執筆慨然我涕于零嗚呼傷哉

黃雲龍

宋趙儀可青山集墓誌銘　君義城黃氏諱雲龍字君從取山谷養生四印語號四印翁生嘉定庚辰三歲而孤鞠母劉南城大夫諱良之女弟也以君依外氏教養君亦自力於學家事惟二兄相繼逝君撫其孤室無私財庖無異饌諸姪繼成立乃取先疇均之使自爲業卜築桂川之祖居課督諸子夜分不寐月書季考責其自試寧不中不求師友潛救爲欺以是諸子皆能爲儒按察使行部試士成居然穎拔明允仁允亦有名鄉校君旣歸舊隱日與同味爲樂橘中梅下頹然天婧生平不事生業室常罄如然有舊適從不見偪仄意或有所求亦無不滿意去見好書雖乏絶亦解衣術之如不可已者性厚重然義所當爲浩然不讓豪富侵先業衆曰是不可與爭鋒君雍容求直卒得直有犯其

高祖瑩者銳身爭之雖緣此爲怨家擻其廬不悔噫所謂勇者與君於醫尤妙解拯病者藥雖深夜叩門應之不倦爲產科書板行四方歲飢閉糴者減直以售惟自恨力不裕所及不廣而已聞葛仙翁煉度可生死人歲亦再行之苟可濟物無不爲也晚從方外友將入玉笥山學道而已病然猶手集易傳未半筆絶丁亥正月六日殁曾祖安衡祖令猷游揚誠齋謝艮齋門父平妣劉氏娶李氏繼程又繼劉子男三人惟賢成也齊賢友賢明允仁允也孫男一孫女二諸孤以至元己丑十二月丁酉奉柩葬桂川之西園惟賢來請銘銘曰　幼而孤老而不能期頤忍然乎直埋於斯

黃必達

宋林光朝艾軒集埋銘　黃氏子汝嘉讀書城南與其弟汝宅有所請於余曰汝嘉不幸幼孤是時汝嘉未亂汝宅爲乳下兒也昨來道旁得尋丈之地可以葬先生肯爲之銘則是若有所待也此葬不爲緩一間是語悺爲於余心使列其所從來營道公死於官所有子纔四歲是爲用時用時二十九而卒件件自琢削解爲場屋語是用時不待父之教汝嘉弟兄又不必用時教之此其悺爲於余心者用時娶方氏諱必達掩土二十日矣坎之外有尺寸未補得是銘即埋之銘之曰　玉之脈乃卒事謂是銘也其勿毀

黃如愚

宋陳藻樂軒集壙誌　蘇田之黃啟爲別祖蓋自候官黃岸析之而來其後有若叔豹有若發有嘗於太學里選有聲稱秋卿諱如愚從漁溪其去蘇田之別爲十二世乃將仕郎畋之長嗣子享年五十有八以甲寅之夏歿男女林氏所生少公四歲而其歿也後之五月戊午季冬壬申同歸于東洋之陂嗚呼死之日若水有婦其甥一林賡甫四女以次主家營治嫁禮若有怙恃森與若水修進士業出以意氣自負而入待其姊妹怡怡如也小人於是乎服公益諒不遇而儲用未賢君子於是乎察友睦天性而亦公之有義方曾祖仲虎祖某前鄉廣州節度推官陳寬女妣林氏後公逝先一旬而合厥考之塋焉銘曰　年垂六十送母不及旬日有奇兩山峙立魂識往來母笑前泣有之固然敢（也焉）入

黃雲

宋葉水心集行狀　紹熙五年秋七月庚寅黃子由自嘉王府直講爲起居郎兼權給事中踰月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時國有大喪內禪甫定諸處分尚多草創人心憂恐天子思盡下情博謀群臣於三宮僚尤委信或一日再宣對子由素負直節激發敢言事事有未便常爭論上每爲順聽一時甚賴之知子由者不以遭遇萬一遽至顯用爲子由之身榮而以子由能竭誠不阿補益上初政爲國家喜之也冬十月庚寅子由以父喪去職於是知之者又皆痛惜以爲天下且假其父之年而令於此時得疾死何耶知子由之父者則又曰不然是翁舊立寒苦爲鄉先生天質朴茂不避就向背教子必自達於義晚而後得仕仕不盡其能而死是可痛惜也焉得但以子由一時去職爲重而痛惜之哉明年子由使其弟田來曰將以慶元二年三月某日葬吾父於吳縣至德鄉靚青山天平往而不復反也圖以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宜莫如有以述也惟荒燕違塞不能次第其辭而以屬於子也若何而可余念去歲臨於重華旦晡輙與子由同待事殿門外一日子由出家信數通徧示諸大夫雪涕曰吾翁官建鄴疾病矣而易月之練方畢家事義不並索何宰相聞之予告往省上時猶在嘉邸大書成齋二字令以賜翁成齋者翁爲鄉先生授弟子經時所名也至則翁疾良愈遂奉以來行在及子由入見上先問翁動息曰總幹已無事耶已安樂耶子由頓首謝歸道上語翁歎曰士不遇巖棲谷隱姓名淪滅其常也今以蓬門被雲漢之章野人致天帝之問吾爲賴寵矣故子由驟用時適多事而翁誨之曰惟苦言可以報國爾親爲規表章或具草使上之子由固喜忠義然覲翁意雖有可以回曲保榮利亦不顧其子爲之也然則知之者所以惜子由之去而哀翁之死不虛矣翁死上遣中使王德謙賻恤朝哲弔哭喪還赴於塗哭於郊弔於家者相屬也且翁父子既遭時貴重而其生死之際又爲時所痛惜如此令子由欲永先人之存詔無窮之哀是則述之大者已以首於狀可也君諱雲字鼎瑞吳郡人世農家未有仕者君幼自知學年十二三已能授童子書既冠入太學大義益通達吳中大書會稀少至君學藝成後生慕從常百餘人勤苦誘掖一變口耳之習爲弟有名多君門下它師不敢望也考官戲曰吾爲黃先生取士爾嘗徹舊宅將新之夜半鄰近驚曰火且作視之則有光發其楹下或以告君君卧自若曰有是乎告者益衆曰火且作三矣君徐起祝曰吾及兒子幸爲儒也日以是試之可也未幾子由以對策言直得賜第一人及第君所對尤切亦欲以冠特奏者有不喜曰少戇矣猶寘高等時淳熙八年也調永州祁陽主簿簡易廉直民愛敬之辟監建康酒庫人謂君酒碎務何得自屈君曰吾豈以儒者薄是官授明生壚下治之通謹諸司更薦君一一俛受至當改官乃自言老病不願遂以通直郎致仕卒年六十四娶李氏有婦道窮約中能助君爲善再娶劉氏並贈孺人三子子由長也名由爲朝散大夫試中書舍人兼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講次申進士次田免解進士女歸迪功郎台州天台縣主簿趙汝泌君坦蕩不爲限級遇人無新舊樽酒盡歡財物到手與親友共嘗之下田供粥糜而已而有至性四歲喪母鞠於莫氏其考復聘孫氏從而室諸有弟曰茂君日自莫氏往來寧其父母退而撫茂風雨不懈也孫氏又死君迎父育弟己之服具使茂擇取半焉茂又不振君復空舍納之衣食居處無間也劉氏故進士人夫死久尚殯姑老二女幼乃改事君君爲葬死者養老者經營其女各有歸焉有文二十卷詞詠從容每指其心而言曰是方寸地豈可忽耶慶元元年九月日朝請郎試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粮葉某狀

黃犖

宋袁潔齋集行狀　公諱犖字子遵其先婺州金華人有仕江南者以著作郎宰分寧樂其土俗因徙居焉分寧之四世孫朝散大夫諱浣以儒學奮一門兄弟共學于脩水上芝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謂之十龍後登第者殆半朝散之長子曰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生太史氏庭堅朝散之次子公之曾大父也諱廉熙寧元豐間屢將使指體量京東河決治饑民二十五萬官至朝散大夫給事中贈少師妣

楚國夫人劉氏南康高士太子中允渙之女大父諱叔敖政和中將漕湖朔䟦廉訪使者李溦之薦于朝黙隸衡陽將論抉之紹興中爲戶部尚書徽猷閣學士左宣奉大夫贈少師妣秦國魏國夫人皆李氏元配尚書常之女繼室郎中華之女二父俱有盛名東坡蘇公賦詩所謂何人修水上種此一雙玉者是也考諱衛守秀永吉三州皆有惠政官朝請大夫贈通奉大夫妣碩人夏氏九江使君倪之女使君之名見江西詩派中公既生長名族而外氏又皆當世聞家耳目所接典刑猶存清標勝韻自然逸群讀書往往成誦落筆無世俗態以通奉公郊恩補將仕郎未欲丁外艱執喪以毀瘠聞既即吉哀慕不衰再闕嚴始以易試銓曹占高等時戶曹闕筠最近吉倍之公應得筠或言親老且貧不堪淹久幸避我公與之非雅故欣然許之即改注吉部胥相顧駭曰聞有急近次而爭者矣未聞有避人者未上丁太夫人憂服除主吉之龍泉簿吉大邦田租之輸累巨萬計姦弊總總郡檄公莅之始吏或容請使令公瞪視之請不置訪其故乃前此有吞其飲器之餌拱手聽所爲莫敢詰何者一日復請公數之曰爾謂我不知耶吾悉而不發不欲暴前官之短爾亟去無污我遂罷遣之擇廉吏平槩量除常歲多取之虐人情大悅會邑長病不任治劇郡俾兼領公敬畏如舊事必咨焉宰感悅歲餘以憂去公竟攝之葺學宮增弟子員立程蔡呂先生祠示學者以趨向建梯雲橋民不病涉創大豐陂溉田二萬頃慮其久且廢也買田十畝山九百畝以備修築之費立長若副分番掌之以均工役之勞隄防周密遂爲長利侍郎孫公逵言深歎美之爲識其事以諗來者嘗出見民有空舍老嫗卧其下旁無一物屋猶堅壯心疑焉使人問故嫗曰兒贅人將鬻此廬以就婦舍嫗弗忍也甘此獨卧公驚歎曰詎有此風耶立逮其二子俱來一窶且羸一壯而悍者贅人也公曰此豈待考掠而得其情哉欲寘之法嫗以天性之愛祈免甚苦贅人亦病自劾責請後不敢公因其機而訓飭之母子於是不睽寺簿劉公清之以比古循吏爲於風教者因贈行述其事於詩以美之再調汀州蓮城令創邑纔六十年介萬山中民俗獷戾一語不相能即挾刃相向縣以包鹽爲課北團悍甚積逋呼之群聚發矢石官莫能制公曰宜有具耳目爲人而不可以善化者耶乃出版教諭之曰汝內郡良民非居八荒之外者負固若此如王法何令尹甫到官吏有言汝鄉不輸官物不請包鹽宜一繩以法令尹弗忍是用誨汝其自今盡去舊習輸租以時請鹽以額縣不汝逮且率先者賞民喜更相語曰今令尹不我棄善教我矣是吾父也父可

攝事獨何澄者實爲首惡公請于郡治之如法自是無梗政者大修學校增益棟宇厚給生徒屬尉薛士穎以訓導而時時躬勉勵之視龍泉有加焉士知向風始有興計偕者縣圃有松老而連理公名之曰義松取先太史翔真觀義松之作圖而刻之邑人歌誦謂公德政所召龍泉及是邑皆立祠以奉焉改宣教郎知湖州歸安縣近輔劇邑多貴臣大姓素難治平心處之既不肯吐剛茹柔以自欺亦不專抑強扶弱以自異民室有訟理不直而以私請一斷以法僧爲惡少所誣脅取財物無以自明立伸其枉催科甚寬而信寬故民力可辦信故期會不可違公私兩便足爲世法女巫游傀夫人者誑惑寓公達于官府公判其牒云信巫不信醫此愚俗之病衣冠右族豈宜淪胥淫祠不毀蠹民益甚廼杖其人而盡取其土木偶投洪流中及其他挾邪術惑民聽者一切蕩剔無遺類巫風遂息既解印貧尼其歸僦居郡治之側吳興士大夫敬之不替容或過之曰爲邑者幸而終更恨去不遠惡人之屬已也今公寓是邑而邦人加敬則必有遺矣公曰吾滯于此囊無餘貲爾豈意得此於若曹之人乎部使者交薦有旨堂察尋幹辦諸軍審計司公之爲邑也每患民有艱厄力不能賻及是面對首言祖宗盛時京師有福田院諸路有廣惠倉愛惜生靈恩深澤厚薄乎天淵今州縣窘熱素無餘羨金穀出入悉有成數其或水旱間作疾病流行雖有良吏盡心力而爲之所及幾何甚非陛下愛養元元之意竊見州縣多沒入之產非豪強請佃則形勢侵冒時或鬻之欺弊萬端黠胥納賄浸成乾沒於公家何補謂宜根括諸路凡未鬻之田與相繼沒入者別爲一籍許見佃及旁近良民之願耕者各賦其鄉斗斛輸租爲歲災之備病者有以醫療死者有以葬埋責守倅令丞掌之如常平法時論韙之遷軍器監主簿轉爲丞又遷司農寺丞武臣有部綱無折閱者吏不與批書及鈔反以法不得部運抑之公言於長曰上官不察從使下位使安敢辭事幸而集顧以爲罪可乎長深然之即日給鈔且爲申明使得霑賞時詔許百官上封事公言前後臣僚奏陳多切於今日者言而不行行而不久雖日有總章之訪無益也不若行其所未行力行其所已行則致治有日新之功而太平之基立矣遷太宗正丞涖職之日吏以知宗已施行事請同書之公曰官必有屬正欲詳輕重度可否而後白長官行之法也請不知何事而苟爲書之可乎曰例如此爾公曰審如是一知宗足矣何以丞爲吏不能對自是事必先白攝司封郎官朝旨委銲未三十萬經畫有方未三旬而足居數月除大理正兼官仍舊公言故事未有以理官兼他職

着力請補外。除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事。陛辭。乞取百司省記條付勅令所刪修可行者明著之令，不然者去之，毋存此名。以息姦吏上下之。既至官，建請僧牒五百易緡錢四十萬、糴米十七萬有奇，以備歉歲。謂義倉所儲不應混於省倉，則為甲乙曆頒給所部，日入米若干，謹書而別貯之，毋得便用。謂浙右鹽本不足，貸於亭戶，商人輸錢而後償之，平居無以自給，私鬻者衆，則多方經營，務殖其本，先期給之。謂鹽場關官法許兼補勞無賞虧有罰，非所以勸，請計其日月推賞與正貢等，遂著于令。時陳便宜者，或請斷諸港以絕私販，朝廷施行之。公言浙西支流甚衆，小人競利，朝禁暮撤，私鬻未戢，而日治撤防之罪，祗益其擾。命工圖寫曲折，力為廟堂言之，乃止。從法不均，民多囂訟，公諭令丞實其物力高下，參以歐從久近，聚廳定差，役有訴不當而米然者，令丞坐之。置東西義阡以收遺骸，創居養院以處孤老廢疾，仍嚴不舉子之禁。滿歲，召為郎中，入見，乞增減鹽額，其說曰：鹽課之虧，由未明通變之法而已。因產多寡立額輕重，祖宗之意，夫豈不善？然歲月既久，風濤不常，斥鹵之地亦隨而轉，產有增損之殊，官守一定之額，故有增於舊而額尚低者，亦有損於舊而額猶高者。低者其額易足，鹽雖有餘，官難強買，往往於私自售；高者其額難及，不足則有罪，私販

亦有罪，等罪爾，孰若私販之為利？官課陷失，職此之由。且以浙西言之，臨安、巖門、錢塘、仁和等處歲增數及七八分，常受增秩之賞；嘉興之下砂、砂腰、青村等處歲虧數及九釐，常受衝替之罰。豈受賞者皆能吏，而被罰者皆庸才？地之所產，今昔不同，而法之通變或未之思爾。臣愚欲乞行下諸路提監司取各場歲帳，就與推排，十五年內皆增，取其中數立為定額；十五年內皆虧，念其難辦，特與量減，取彼有餘，補此不足，誠為均一。臣又嘗觀江淮守令亦有如此增減者，若推排無私，陞降得實，則諸場無課額不均之患，官司無賞罰不當之失。遷吏部郎中，有以鬻爵得官，援十二年減舉主改秩者，吏得所欲，請與之。公曰：是則有條，欲減舉員，倍其年可也。其精明類此。除樞密院檢詳，踰月兼都承旨。時邊事繁興，盜權者欲引公自助，公不然之，遂大與忤，密院施行皆由吏出。公曰：吾豈可復在此位耶？力求去，以為右司郎中，尋將指江壖賑濟流徙，至金陵，閱寺觀中僵尸枕藉，存者僅有餘息，而來者纍纍未已。公蹙然曰：是救焚之時，曾子固河北救災議可行也。先是朝旨人日給米二升、錢二十，公與留守徐侍郎誼計之，曰：是以勺水救涸轍，可濡頃刻，不可以活。請口多者月給之，寡者併兩月給。徐公恐無以繼，公曰：不然，月給之，彼終日縷仰此為哺，所及徙矣，併與

之，彼得以展轉自營，不猶愈乎？會副樞丘公崇赴鎮，公迎謂之曰：紓一旦之急，將明者之責，選定安集之政，庶側聞矣。丘公異其言，屏騎從至館，寓促膝語甚久。公因勸以收集潰卒等事，丘公然之。使運屬時更化，朝論知公植立之正，仍為宰掾。會白當路四方奏報稽留，何以責稟令者？今輦下死囚俟報，或幾年不下，況遠方乎？於是以公兼左司。公念省司繫重，日力不逮，率以清夜端居靜室，秉燭炷香，躬閱獄案，默禱之曰：若有冤，當使我心目豁然，盡得其情。至操筆則又曰：汝當死矣，其信然否？取案再閱之，猶幸其可生也。至事干名教，亦不苟貸。一婦人欲殺其夫，毒所饋羹，夫未及食，他人竊之，婦不敢言，竟以此斃。獄上，以無意於殺，得不死。公曰：此人之死雖非婦意，獨不欲死其夫乎？益不可及之大者。卒論殺之。遷太府少卿，未司決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虜始修好，以為接伴使。舊例前期一月被命，得以參考故實，講求典禮。時迫，初使且趣行，甚急，或謂公何以應之？曰：吾應之以理而已。既至都，梁兵革始息，饑民滿野，傾橐中齎易糴錢分給之。北使踰淮，以錫燕撤樂，疑不即赴，官屬不知所出，公諭之曰：本朝成肅皇后几筵未撤，皇帝未即吉，國樂未舉，非有他也。且北使值國諱日猶不與宴，況於國卹重輕較然，尚何疑乎？北使矍然聽命。送伴至

京口道千秋橋，歸正人之子陳亨者遮道疾呼，稱歸朝人，北使欲與之語，未及也。比入館，將命者以為言。公曰：適輿中所見一病風狂夫爾，驚動信使，皇恐。官府已懲治之。曰：非為此也。承命而來，謂用兵時，恐國人有軼於南者，因令體訪。今斯人有歸朝之請，故欲面叩之爾。公曰：此非送伴所敢與聞。朝廷盡索北人，發遣已竟，假有存者，拘轄必嚴，詎容輒出？其非俘掠明甚。國信必欲見之，當以聞于朝，獲旨而後可。其人語塞，求一紙道所以然，歸以為驗。公令述其事付之，詞約指明，聞者自屈。廟堂加歎，受焉。有武臣自陳求路鈐者，閱其資歷，雖已更數任，而居官任職實不過一考。公曰：此乃以計取朝廷名器者，兵鈐可遽得耶？亟令赴部注合入闕。錢塘富人錢氏子詣省投例，乞書填叔父輸粟軍前所給綾紙，開列將從之，公不許，曰：是有可疑。他人為請甚力，卒不許。後一時授官者例以偽獲罪，而是子以不書填也獨免。除直顯謨閣、兩浙轉運判官，尋陞副使。惜財物，一不輕用，惟救民病卹死喪無所靳。會因護客，見挽縴者踣冰雪中，深念之。及是應辦，為置絮衲，別給兩具，而厚與之椇，自都至京口，令所部郡邑覺撫，路人不知泥滑之苦，虜使見亦嗟嘆。遷大府卿，寺事多隸版曹，惟和劑局專領，往時藥物取諸雜買場，不即與直，商人憚與官市，故藥多闕，闕而求之，

其價輒倍公乃令場吏有所鬻售者並齎錢楮與偕來吾面給之商人廣至率得平直廟堂善曰使居官者皆如黄卿之爲何事不辦每歲頒藥兩總所主苟如中都官吏供億從有重費請從本司自遣人至彼售之歸其直於司朝廷從之大府司農二寺軍器將作監歲久頹毀公建議勿葺而徙諸韓氏故居又遷和劑局與外府對以便檢覈焉輪對稱今兵革重費之餘朝廷日夜所憂莫急於治財而財所從出未有不取諸民者今日民力豈可復困要莫如省費一費省則一利積朝廷及州縣冗費皆省則在在有積矣又言春秋傳記楚子入莒莒以城惡而潰比者襄陽維揚城守不可犯金撤儀真殘戕於虜可以爲鑒欲修城爲當今急務而議者必謂大費非今所堪臣觀漢世役民多取諸有罪者今黥卒布天下用以修築毋責成於一切而使後人續之秩滿具數來上自此天下皆堅城矣上施行之公屢請補外朝廷難遽勉聽去而猶未許就閑除淮南轉運副使兼提刑趣之就道加秘閣修撰以寵之北方假擾使不時至浮言扇動富商有束擔理拖而他之者公廼治圃修備示以閒暇而內謹防托人情按堵隆冬水淮千夫挽之僅能移篙公因巡歷踈決有爲人誣懇而反繫其父子者有誣以私販沒入財賄而猶桎梏者有罪不至甚而踰年不決者人人聞實又相視築滁陽城遂感寒疾及還治所楮令方新民間閉市公猶力疾慰安閭巷出鐵錢收舊券發倉實平糶價列肆旋復百姓益喜而公病深矣嘉定四年正月十日竟至大故壽六十有一積階至朝請郎淮人老幼出涕元夕罷市無鼓吹聲達城之民思其遺愛聚哭于所奉祠下而又奠於臨川此足以知其至誠感人有不可解於心者矣宜人徐氏朝請大夫鄧之女子三人壻迪功郎監鎮江府都酒務崔將以遺澤補官城先六年卒女三人長適修職郎新岳州華容縣尉洪楚先公卒次適從事郎新袁州宜春縣丞蕭孝子次適承直郎監池州城下稅務王挺孫男女各一人諸孤將以七年某月某日奉公之柩葬于撫州臨川縣天堂之麓公資性篤實用心於內不汲汲於榮祿初試吏時侍郎劉公穎持節江介諷公達意於帥楫王公藺同薦其才公恥自媒而止後爲列院參政樓公時爲同舍見公進請希測深愛重焉及丞成監同列有貴家子阿附權要語公曰人之所趨不得不趨第俛首一見吳官立可得公正色曰君可往某則不可觀風漸右之日有蘇師孟者賣緣師且補官占一卒養私焉於官庭公曰是牧補耶沒人之賤其黨親爲吏而犯法者師且雖含怒公亦顧也方群陰用事則介然自持及公道復開亦恬然無悔名流以是推之每

謂公若不假以科第豈容我輩獨在臺閣公曰使余某以科第進亦必不在臺閣居朝列十三年循序而陞未始超越故制詞有云安於平進澹然無營起居王舍人介稱其明白洞達禮部倪尚書思以先太史勉之深感其言服膺無斁謂子弟曰先太史名播海內而官不過貢郎位不過著作今吾德業未充而祿位過之豈不有愧汝等但宜篤志力學毋更求過人於後庸其有定分者分寸不可攢枉尺直尋徒喪所守爾公之立身垂訓大槩若此尤隆於友愛兄將赴官義陵未至而沒於荆南子幼甚不能歸公馳赴之經大澤中途失道間關久之始得草廬宿焉或告曰虎方食人而去瀕於殆矣而無他虞若有相之者既達江陵復走數百里從親舊斂貸諸公多其誼爭餽之賵護旅櫬畢其家而歸既畢窆斂助昏嫁族黨姻戚急難之際解橐孤獨之家分俸給之有措數百金者家藏山谷與族弟靖民判官帖謂吾儕所以衣冠而仕者豈己力哉皆高曾以來積累所致沖和之氣偶在此一枝爾其實相去不遠每過禹穀墳未嘗不愧汗也常誦斯語而敬行之又摘沖和二字求東宮大書以名其室以愧奢致樸公記之平生不治產業惟法書名畫古器物是好一日得山谷帖數十卷直千金傾橐而償之對客卷舒津津喜見眉睫曰吾不貧矣又樂與名勝燕集不計費故其家屢空士人或獻詩云官大屢持節家貧猶典衣公曰此予善形容我者家藏書餘萬卷縱觀博采片言有可取亦誦味不休詩律字體大略祖述山谷而時出新意自成一家大字尤奇壯東宮欲見之書中庸大學以獻既覽之喜錫賚良厚其所稱舉皆當世佳士中書舍人陳公希點嘗稱仁和丞光成練達爲來表薦既許之矣會陳公卒有欲擠之者公曰吾豈可以生死貳其心哉卒如初議風規秀整進止安詳朝會立大廷中紳緌屬目嘗於夢寐中與神人問答皆達生語其少也嘗游大官府丹碧晃耀與塵世殊金書淮南二大字高揭其上戊辰之歲護客維揚仰視所揭適與夢符歎曰人生萬事莫非前定今日驛馳王事乃兆於四十年前之夢信不偶然將漕于淮竟此易簀是豈真有數耶年不配德飛不盡輸賢士大夫皆傷惜之雜著二十卷介軒詩詞三十卷藏于家某唱充有掄衡公爲檢正率數日一見見即傾倒磨切講貫之益深與比心後官臨川二子護喪還里道念疇昔令人實涕二子屬狀其行顧惟荒陋未敢許筆有日不遠千里走介遺書具公行已居官本末甚悉重以爲請乃爲之稟括而敘次之予以求銘必有能發揮盛美者謹狀

黃濟叔

宋牟巘陵陽集行狀　先生姓黃氏諱某字濟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邛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爲大四世祖邅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肇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爲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稱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爲青神宰考子說性剛介青神當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宰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持不可人以爲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生於慶元丁巳髫齓肯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負笈游蜀學成都石室羣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輒上游已而歎曰是不足爲吾學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多士歲率以夏秋之閒爲講會生皐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裹糧競往聽先生特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柱五鹿君會下竦眙早游秀巖東窻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講誦過夜分未嘗假以詞色諸生一笑語稍諠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輒厲聲呵責之人謂其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阸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與紬繹經傳攷訂同異以不足

日爲事其後先生家于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輒累月子弟奉巾屨侍左右不敢怠矣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輒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願交退庵吳公朔齋劉公雙溪李公前後交聘先生獨從朔齋雙溪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稱一時往往質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游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嘗建小學屬先生爲之規約甚備先人得罪權貴入歸卧苕霅先生亦杜門教子不復出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甫薦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縣學皆設官職教邾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學昌國居海中洲學雖具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悞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旦輒講反覆推盡不爲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爲幸聞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舊縣令持薄書顧弄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穀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食有夫容洲屋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以爲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澗先生葉公時在鄞聞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即書其楣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堪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具將及春而舉之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郎再調台州寧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爲關子九萬有奇人逆擇莫敢向婁吏聊攝餘盍滋積適如山而諸吏攬上戶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力乃條畫詣郡白之且曰州縣母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毋專舞手毋徒困其子守戴侯侗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舊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歎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戶爭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者納未幾員者畢輸解新補舊不督而辦下戶預借之弊盡革先生初與二卿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順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婁羅致不就舉以聞并應詔薦士復以先生爲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擅汝南旦評之譽蔚爲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其相推重如此趙侯子寅來爲守未識面亦以所知舉先生寧海爲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垌公猶不忘昌時一見喜甚稱賞贊文警語再三閒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過越則堂力要權撿法官先生亦爲之盡心獻

議獄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傳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纘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趨爲裝將歸某亟書乞少留願受教先生曰予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爲子懼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雲巖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雅知先生辟茶鹽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爲樂退輒掩關鑽閱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踳差數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刊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讎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命司置局字字參訂雖盛暑弗置所鑒正叢已具未刻梓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牘閱書叢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其往省先生使人逆拒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却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疾瀕回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實制服受弔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講明義理居多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攷互繹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爲攷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

口講手畫縈然可觀以至訓詁義疏一語之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爲儒者未之能及也每嘆學者好高鶩遠躐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爲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静坐收斂心身整齊莊肅曰不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講學則樂於開導誘掖孝引曲譬亹亹不倦其詞氣反益寛平真得講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於日兢兢未嘗見有燕媠之色不欺暗室不愧屋漏先生有焉盛如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稱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爲酬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不可親昵言不及利偏游諸老而貧自若環堵蕭然無儋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灑一室紛蘭菊列圖史布衣蔬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年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閭化之公卿大夫歎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蓋有爲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宿於其官者所不如故所至有去思其於大根據淵源力闖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鈎章棘句巧

擊悅而審邃幅者先生所不爲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酬聯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柳眞之名帖中莫辨也爲金石文者以不得先生書爲憾如岷峨樓記榆隱居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盡其妙爭寶藏之晚自號樗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説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策藏於家始先生逾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御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充一之之孫子男四人大壽起潛侍省進士黃中爲外祖俞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疇老皆夭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之立經學之粹如胡翼之孫明復使其稍進于時必能助成主德有補世道而位不配其德用不究其學賫志以殁其所就僅如此可勝痛哉某丱角受學先生先生視之如子耳提面命以至成人雖不敢自謂有得於先生之萬一猶庶幾未死之年日聞師訓以不爲小人之歸詎意一旦梁壞山頽嗚呼已矣無可復言矣罔極之恩其何以報矣悲難餘生志氣頽落方爲門墻羞其何能論次先生之平生而先生遺意

誼不得辭顧暮日薄迺摭言行大畧著于篇他尚多所遺與以發先生道德之精蘊此則某之罪也立言君子儻矜而賜之銘尚有取於斯焉

黃世永

宋楊誠齋集哀辭　乾道乙酉秋七月予因謁鄉先生武岡史君雄公公曰予之友黃世永者死矣世永之父元授得州南雄六月某日世永自行都侍南雄公西歸至青溪逆旅南雄公疾不起後一日世永亦卒或曰皆腸也或曰世永毀也予聞之心折泣且疑後月餘得中書舍人周公子充與友生胡季永書與武岡公之言不異於是哭之盡哀世永名大昌南豐人自其祖至世永三世舉進士第而世永舉第時年最少蓋生二十有一也初主贛之贛縣簿予時爲州戶掾予之來去後於世永者一年而爲寮者三年一見即定交世永之高遠深博者予不能竟也其學以不愧屋漏爲宗於文無所不能能無所不工寡笑立成者也予每往觀其政則見老釋業於堂莫見世永也披而入則世永執筆決遣如飛前者未出後者入夜分乃已世永不煩民亦不火吏亦不欺初以爲世永勤且嚴然旋觀三年如初之觀竟不見其可一民笞一吏勤者亦懈嚴者亦窮矣世永果勤且嚴者耶紹興戊寅三月世永白太守去出城五十里不得行田里之民環而止之者數十百人曰主簿去我我下

可生矣相與執輿折山花以簪世永持濁醪以觴世永而其老者五六十人疾走贛之憲臺列辭以乞留司憲御史黃公無以遣則好謂之曰汝不愛黃主簿乎皆怒曰否曰留而塞與去而通孰愛孰不愛已而皆曰然不得已泣而散予時親見此事以爲今之守令罷則先期戒吏民以卧其轍此足榮不足榮耶以今之觀而謂古皆然若世永於贛之民乃有此古之所書卧轍云者久矣予使予之不信也使予無所不信於古之云者世永哉雖然予於世永之事親見者也古之書者久不知其親見否耶未幾浙水西部使者邵公辟世永秀州崇德縣令時某令者待崇德次三年矣適及期而辟書下世永抗章力辭士大夫義之或者曰矯也見義則不懦於避見利則勇於不避此或者之所皆也世永得辭其矯哉世永在都下未調勢家子有階中人得法從者臺諫相視不怪世永袖文書謁御史朱其姓者責以天下公議御史怒然未有以發也會中書舍人張公安國聞世永之風而悅之曰天下乃有此士耶薦於朝得召世永辭焉而御史亦言於先先曰黃某沽名躁進世永自是偃蹇江淮間上之二年冬十二月以人望起故大丞相魏國張公於督府而再相之公至首薦世永授樞密院編脩官未赴公爲群小擠去而世永亦復論罷今二年矣而遂死耶嗟乎哀

哉世永年止三十有八而官止左從政郎而其立已如此還其年享其位以訖其施其立何如哉雖然壽且貴而莫之有立有立而莫之壽且貴政使世永自擇宜何擇也然則世永可無憾矣而予猶哀之耶嗟乎才珍於天而梢於人厚一邑而薄天下吾意當世君子之用心不宜有此也不宜有而有焉則予之哀獨爲吾世永哉乃書以寄其子振而爲之辭曰　聖門除天而不可還兮子聚糧以疾趨古文熄而哇鄭兮子獨追而雅諸衆皆賁其樸而遺其實兮知全者不在乎仕者謂賴氏之園兮不啻妹邦之夫何子之仁以莅兮若膝下之乳雛予惟子之觀兮則未知封屋之迂沐猴兮而冠硯兮于鬢上而衡肘舍己躁進而謂子躁進兮宜不曰沽名之非意世切寓於彼之晚實兮沛沸於子之不脫殂膚知天之不予祉兮不厚彼之豪惟師友之恩紀兮一飯而九其吁天不予棐而奪予期兮半其濟而亡艫決汝漢而東之兮曾足爲予淚之餘君子之死而不死兮不亦名星日而胥幽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式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十九庚

庚

盤庚篇五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陳氏大猷曰民已涉河後不肯遷是二而不一也今予命汝一意决往不可疑二起穢惡以自臭敗應上文臭厥載而言使速濟也予恐人蠱惑汝偏倚汝之身使不正迂曲汝之心使不直身心顛倒利害昏迷喪亡無日鄒季友音釋經（迂雲俱反音與于同庚韻又音紆）孔安國傳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我一心命汝汝違我是自臭敗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言汝既不欲徙又爲他人所誤倚曲迂僻陸德明釋文穢（於廢反）倚（於綺反徐於奇反）迂（音于）僻（匹亦反）孔穎達正義今予至自臭　正義曰今我命汝一心是我之一心也汝當從我無得起爲穢惡以自臭敗汝違我命是起穢以自臭也　恐人至乃心　正義曰言汝心既不欲徙旁人或更誤汝我又恐他人倚曲汝身迂僻汝心使汝益不用徙也　傳言汝至迂僻　正義曰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言汝既不欲遷徙又爲他人所誤盤庚疑其被誑故言此也以物倚物者必曲故倚爲曲也迂是迴也迴行必僻故迂爲僻也黄度書說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書傳會選蔡氏傳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呂氏曰舊都圮壞天將斷命今我因水患未甚而遷是迎迓接續汝之命於天也予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乎用以承汝畜養汝耳鄒季友音釋經（畜許六反）傳（脅虛業反）孔安國傳迓迎也言我徙欲迎續汝命于天豈以威脅汝乎用奉畜養汝衆陸德明釋文迓（五駕反）畜（許竹反下同）孔穎達正義傳迓迎至汝衆　正義曰迓迎釋詁文不遷必將死矣天欲遷以延命天意向汝我欲迎之天斷汝命我欲續之我今徙者欲迎續汝命於天豈以威脅汝乎遷都惟用奉養汝衆臣民耳史浩講義若乘舟（至）用奉畜汝衆　若乘舟者方其涉河請以舟喻也夫作舟所以濟險險至而弗肯濟則舟將腐爛爾故曰臭厥載也忱誠也汝誠不屬我以共濟將相與沈溺於水矣正若此舟之不用也汝不稽其可否而自起愁厥疾安能有瘳耶汝不謀其長短而思乃災其憂安得不勸耶患至而自愁災至而勸憂則失其性命之正其淪胥以亡宜矣今其有可安之理後亦罔知自保則亡無日矣何能享其生於上乎命汝一者使之一其心而惟上所令勿起穢德以自底於臭腐期於速濟而已夫人不立己而使他人得以倚乃身心懷猶豫而他他人得以迂乃心形雖未亡而生亡矣予今諄諄正欲爲之續其命于天豈恃其威而迫汝乃畜汝而不使離散而已盤庚之愛民深切矣黄度書說恐人倚乃身（至用奉畜汝衆）　人且誤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今將迎續汝命于天予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絜齋袁燮書鈔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一即是前忱字盤庚深恐民心之中變後渙然而散故命之以一使其心常如今日則遷都之事庶幾有成若今日欲遷而明日不肯遷是終始不如一也汝心才不一則是起污穢以自臭敗當時之遷亦不下數萬人人總衆則其間必有姦宄之人倚衆以爲亂者故曰恐人倚乃身言汝雖欲遷了又恐有人倚爾之身而爲亂可不謹哉迂乃心者爾之心本自正直又恐有人將利害之私來蠱惑汝使不欲遷則正直之心反爲迂曲矣汝前日在景邑幾被水害汝之生理幾絶矣我今日遷使之在安樂之地是我再接續爾之命于天也我又非以威刑驅迫汝使之遷我之本意正要畜養汝衆使汝得全其生爾拙齋林之奇全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則是汝以憂自勸猶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顧氏（云云見正義）蓋亦責其遠慮也夫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蓋一言而決矣今乃至於紛紛而莫定者則其心之莫適爲主故浮言得以搖動之而無適從也是以盤庚既責其不以誠忱事上則遂告之曰今予命汝一言汝但能一汝之心而不徇於前之私則利害之實見矣利害之實見則是其不欲遷者徒起穢惡以自取臭敗而已此亦所以申前文若乘舟汝不濟臭厥載之義蓋反覆開譬以盡其意猶上章既言若農服田力穡又曰惰農自安既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皆首尾相發明之辭也我之所以命汝以一其心無起穢以自臭者蓋恐群臣之傲上從康者欲徇其私則倚託乃之身而迂僻乃之心遂使爾民怨誹咨嗟而不欲徙則彼得以爲之辭也予之諄諄告汝以禍福利害之實亦豈有他哉蓋將導迎

汝於善康之地而續汝之命于天乎豈以威脅汝而使遷哉凡以畜養爾衆而已此盖所以總結其前之義也先王之遷鮮亦不浮于天時故予續迓乃命于天是亦將修人事以朕夫天之降災也先王不懷舊邑視民利用遷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故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是其志盖亦不在於咎罰汝而惟欲使爾享其利也先王之遷也如此吾之遷亦如是是則予之遷也豈怫百姓以從己之欲也哉盖所以順民之心以祈天永命而已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則義與命相待而後立者故能承古以遷遷則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迓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絶使爾衆有後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予言之屢矣而盤庚之所謂迓續乃命于天之說其義尤為深切著明故復論之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盖天之應物禍福吉凶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取爾初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取必於其有治而無亂有安而無危也聖人治天下其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而為福去凶而為吉其至於將危將亂之際而皆有續之之道焉且以堯舜觀之以堯而生丹朱以舜而生商均則其傳天下也有必危必亂之道矣堯舜知其必危必亂將荼毒天下之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命于天而堯以位授之舜舜以位授之禹則斯民復享安且治無以異於堯舜在位之日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以能迓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幾已萌而有所變更而振起之者皆所以續民之命豈獨盤庚哉故柳子厚愈膏肓疾賦託言秦緩論膏肓之疾不可治而或者以為可治其言以醫國為喻而曰變弱為強易曲為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仁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一揮而義和匪昊桑榖生庭而自滅野雉鳴鼎而自息成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秦緩於是言曰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此言託意與喻可謂曲盡其理矣不明乎此道者謂之不知命故伊川先生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如修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聖賢者皆此道也嗚呼世之治亂存亡人之壽夭智愚為皆繫於天而人事無所與焉是徒為自暴自棄而已柯山夏僎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考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不為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於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於憂愁之道即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

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盖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於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沉復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昔特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群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群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寔恐其中有人循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恐嗟而彼得以為辭故予所以再三訓敕不能自已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敕於汝者寔以遷都之事天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迓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黃彝卿尚書精義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無垢曰臣民聽上號令此本心也本心則一不知聽上而唱和陰膚此二三其德也一德則言可道行可樂而遺芳千載矣二三則言為無根行為不道是遺臭萬世也小人欲為姦者必倚民之身以為重迂民之心使從惡其心以謂一身一心不足以動上故鼓動衆人呼吸群類以逞其姦必欲得志而後已盤庚故諄諄告戒使遷新邑以迓續民命于天其心可謂仁矣夫唱和陰膚搖動國家使商君當此必曰腰斬使李斯當此必曰族誅然盤庚乃方亶其有衆登進厥民丁寧辛苦若父兄之訓子弟豈以刑戮威之哉方將奉養斯民置於善康之地吁以刑罰驅民者乃鞅斯之學以訓誨待民者乃先王之道也　張氏曰夫物成則馨香敗則臭穢馨香人之所愛也臭穢人之所惡也民不聽上而惟胥以沉則其為惡莫大於此故告之以無起穢以自臭然而民之不聽上命盖亦在位之人無以率之故也　陳氏曰民愚無知恐有倚其身使不直迂其心使不正不直則身亡不正則心亡內外俱亡汝民亦淪胥而死矣我將導迎接續汝之正命使汝胥正以生豈以遷徙之事威虐汝輩乎奉此事以畜汝衆而已薛季宣古文訓鎜庚𨑨惟涉河㠯民䙴𠧴𧦝民㞢弜衛唌告用亶亣𠂇𥄳咸艁勿褻聖王廷鎜庚𠧴登進氒民曰明聽朕𢆶亾荒失朕命烏虖古我歬后㒺弜惟民㞢承呆后胥慼鱻㠯弜浮亏兲旹殷夅大虐先王弜褱氒逌迮眎民𥝢用䙴女害弜忎我古后㞢聞承女畀女惟歖康共非女𠂇咎亏罰予若龥褱𢆶新邑亦惟女故㠯丕从氒志今予將試㠯女䙴安㝎氒𡉚

女弜憂朕心㞢𠧢宋乃咸大弜宣𠧢心欽志吕忱連予弌人介惟自鞠自苦若尭舟女弜淅臭乎𢦔介忱弜屬惟胥吕沈弜亓或乩自恣害瘳女弜恙兂吕思𠧢烖女延勸憂今亓ナ今宂遂女何生聖上今予命女弌亡迟𦵓吕自臭忎人倚𠧢身迂𠧢心予御續𠧢命亏兲予豈女威用奉畜女𥩭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以誠詁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居凡所作爲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沈溺自怨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之哉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爲穢污之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憸人憑藉汝身迂回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迓汝之意以續繼汝命于天非我威脅服汝衆凡欲奉養汝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爲計乎陳經詳解汝不憂朕心（至）用奉畜汝衆　昔我先王憂民之憂而民亦憂君之憂我今則亦憂民之憂如先王而爾乃不能憂君之事如先王之民朕心之所困者在於欲遷而民弗從也汝曾不以此爲憂乃皆大不宣布汝之心敬念其誠信以感動我一人方且背後扇爲浮言以惑衆不以利害之真實者而告其上是汝心之不展布而敬念以誠者未盡也爾之所以如此者特自取其窮苦而已豈有利於汝哉譬之乘舟然必濟然後可不濟則舟中所載之物必臭敗矣新邑之安當決意以遷則可若猶豫遲回而不進則無有生生之理矣爾忱不屬惟胥以沉我觀爾之誠信不相聯屬進而聞我言則惟我之信退而不聞衆人之論則又皇惑心無定見一可一否一進一退此其誠之不屬也終必歸於沉溺而已爾何不試稽考其是非利害之所在凡人於是非之不明而利害之不審者失於不知稽考而已汝試稽考之則是非利害自灼然於心苟惟不然則他日罹其禍害雖自怒何所瘳乎猶言悔之無及也汝不謀爲長久之計以思其災害則是汝大相勸勉不從憂患也勸憂者若孟子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是也今雖有今日之安而後日無久長之利汝安得生生之理長在於人之上乎今我命汝以純一其心當一心聽我言無有遲疑進退之意起穢惡以自臭敗恐人倚乃身迂乃心盤庚明言告之恐姦人好生事者倚汝之身以迂曲汝之心唱浮言以鼓動人心遂文飾其說以謂衆人之情如此盤庚懼其有此等人汝民不可輕信也我之意但爲迓迓接續汝命于天而已遷回於此舊邑則汝無生生之理是命已絕矣今則再遷新邑去危就安豈非迓續乃命乎予豈汝威哉特奉承畜養汝衆人而已此篇專以告民併及其臣故其言詳緩優游比上篇不同　明士行詳解今予命汝一（一心從上）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姦人）倚（依）乃身迂（曲）乃心予迓（迎）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虐）用（以）奉（承）畜（養）汝衆　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自臭耳予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虐汝乎陳大猷集傳張氏曰物倚則不正迂則不直及先迎之之謂迓　此章言當遷之理陳大猷或問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至）惟有德者能之　愚按關于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王天與纂傳）汝不憂朕心（至）用奉畜汝衆　陳氏曰此言不遷之害　蘇氏曰㬰病也汝不憂我心之病者　張氏曰自鞠自苦與自生毒自災于厥身同意　蘇氏曰臭或考其利害者自怨自怒何損於病哉　又曰命汝一德一心也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出怨言者或愚人爲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身以爲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　鄭氏曰續繼也　蔡氏曰前告以汝何生在上謂不遷則有死之道也今告以迓續乃命于天謂遷則有生之道也　莆田劉氏曰邑居墊隘水泉鹹滷民之通患非君之私憂是時君民皆遷徙皆勞苦君軫民之患而民不恤君之憂故盤庚反覆告戒比之上篇尤切乘舟者期於濟弗濟則所載之物臭敗於中流矣行道者期於至弗至則養生之具蕩析於半途矣胥沈言懷安必死於溺也曷瘳言胥怨何損於病也勸憂猶言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也有今罔後猶俗言有今日無明日也自鞠自苦自怒自臭言自作孽也倚乃身迂乃心言趨利避害當勇猛而決烈不當迴曲而前却也迴曲二字乃民心迷惑而然曰欽曰忱曰謀曰思皆自其心之迷惑啓迪之使之曉然更相告語去舊都至新邑溺者更生矣病者有瘳矣憂者怒者鞠者苦者皆樂業矣不遷之害如彼遷之利如此汝曷知所擇乎曰迓續乃命曰予豈汝威曰奉畜汝衆其意愈確詞愈切其言愈雍容和緩三代君臣相與如此視秦漢以下詔令不侔矣吳澂纂言今予命汝一（至）用奉畜汝衆　爾既從我涉河矣或尚有二心而遲滯於行今予命汝專一其心無再起穢惡間其從上之善心以自致臭敗其舟中之載恐之浮言誑惑偏

（倚汝之身迂曲汝之心使汝身心顛倒利害昏迷不知不遷則將有沉溺之禍故我今因水患未至之時而遷是迎逆接續汝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予豈是用威勢驅迫汝以遷乎蓋用以奉承畜養汝衆欲汝得全其生矣融堂錢時書解汝不謀長至用奉畜汝衆　上節但言民不能憂君之憂於此却言民無遠慮是自勸其憂極言民命所係在此一舉尤緊切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書傳會選蔡氏傳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孔安國傳言我亦法湯大能進勞汝以義懷汝心而汝違我是汝反先人陸德明釋文勞力報反又如字注同孔穎達正義予念至爾然　正義曰我念我先世神后之君成湯愛勞汝之先人故我大能進用汝與汝爵位用以道義懷安汝心耳然汝乃違我命是汝反先人也　傳言我至先人　正義曰易稱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殷之先世神明之君惟有湯耳故知神后謂湯也下高后先后與此神后一也神者言其通聖高者言其德尊此神后言先於高后略而不言先其下直言先后又略而不言高從上省文也勞爾先

謂愛之也勞者勤也閔其勤勞而慰勞之勞亦愛之義故論語云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己命故責之深也要義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拙齋林之奇全解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先王之所以施其政教於民大抵審其風俗之所尚而利導之故民之從之也輕亦曉然知利害好惡之實無黽勉不得已之意此所以用力寡而就效衆也殷人之俗尊神尚鬼而不敢慢彼其心蓋以鬼神於人吉凶禍福其應如響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而不可欺也故嚴威儼恪而事之盤庚審於其風俗之所尚故其所以告諭民而率之以遷者既為之明言遷都之為利不遷都之為害而丁寧激切之辭蓋尤嚴於鬼神之際上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者蓋言我先王與乃祖在天之神靈昭昭乎其不可欺我之所以事先王則不可以不遷爾知求其祖考則不可以不從我而遷也其所謂因其風俗之所尚而齊以政教者既已致意於此矣至於此篇反覆諄告以盡其義極陳其鬼神吉凶禍福之應而不厭其辭之繁縟也曰神后曰高后曰先后皆指自湯而下至於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其稱謂不同者特變其文耳亦猶舜典之言藝祖文祖本非有異義也而先儒以謂皆指湯而言其說非據下文稱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為專指成湯乎況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父蓋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其所稱神后高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獨數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唐孔氏亦覺其非故從而為之說曰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此蓋欲庇蓋先儒之失而強為之辭矣夫言祖而連父於其所未嘗逮事之世無是理也盤庚言我思念我先后自湯至于祖乙與爾先祖相與勤勞擇利而遷是爾之先臣在于前世有大勤勞于我商家故我大進用爾於列位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安以無忘先世之德也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曰予所以不忍用威刑以治汝罪而奉養汝衆者以念我先王曾勞勤汝先祖同成此大功業汝實先正子孫我當念舊不忘是以大能用進汝於士大夫之列方且誠心訓誥以懷來汝心庶幾回心易慮同此遷都之舉汝知其所以然乎呂氏曰言我之所以遷者我蓋念我先神聖之后已曾慰勞爾之祖先了我先王前日既慰勞爾之祖先今日烏得而不羞養爾何故前日之民使

是後日之民我之所以遷都緣要懷安爾故如此我若不要懷安爾我又何苦如此仁山金履祥表註今予命汝一至勞爾先　今我體民亦體先王之意）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書傳會選蔡氏傳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鄒季友音釋傳能為去聲　黃度書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曷虐朕民　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罪疾于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民陳經詳解在朝之臣其父祖昔嘗為先神后之臣我先神后既勞爾之先故我所以羞進爾用懷安爾亦念我先神后之故汝豈可不知此意當遷而不遷則失于政也不當遲久而久是陳于茲也我高后之神靈對越在天重降罪疾於我且曰何故虐我之民而不遷乎此盤庚罪己之意既言高后之罪罰及己然後害及於民及於臣又及於其具乃具王者質之鬼神以為誓者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神后言其神明高后言其功

德崇高先后言其在先一也。（張氏曰。史辭出以著一代之制。盡作文體。）孔氏曰。崇，重也。（東陽馬氏曰。崇，積多之稱。）愚曰：予念我先神后，撫勞爾祖先，故予大欲蓋養爾，用懷安爾而然也。若不欲養爾，安爾，何苦欲遷。新安王氏曰。當遷而不遷，是謂失于政，陳于此舊都，高后將重降罪疾以責我曰。何故不遷而徒在舊都，以害吾民乎。上篇告群臣，故以賞罰為戒。中篇告民，故以禍福為戒。（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失于政以下，君不體民之罪。）**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書傳會選蔡氏傳：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詞。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鄒季友音釋：（比，吡至反。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失于政至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於此而不徙，湯必

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徙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進進謀同心徙。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言非但罪我，亦將罪汝。幼孫，盤庚自謂。比，同心。故有爽德至汝罔能迪。湯有明德在天，見汝情，下罰汝，汝無能道言無辭。陸德明釋文：重（直勇反，又直恭反。）孔穎達正義：失于至能迪。正義曰：盤庚以民不願遷，言神將罪汝，欲懼之使從己也。我所以必須從者，我今失於政教，陳久於此，民將有害，高德之君成湯必怨我不徙，大乃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殘虐我民而不徙乎。我既欲徙，而汝與萬民乃不進進，與我一人謀計同心，則我先君成湯大下與汝罪疾曰：何故不與我幼孫盤庚有相親比同心徙乎。汝不與我同心，故湯有明德，從上見汝之情，其下罪罰於汝，汝實有罪，無所能道言無辭以自解說也。傳崇重至徙乎。正義曰：崇，重，釋詁文。又云：塵，久也。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傳不進至心徙。正義曰：物之生長則必漸進，故以生生為進進。王肅亦然。進進是同心願樂之意也。此實責群臣，而言汝萬民者，民心亦然，因傳及之。傳湯有至無辭。正義曰：訓爽為明，言其見下，故稱明德。詩稱三后在天，死者精神在天，故言下見。汝要義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黄度書說：汝萬民至汝罔能迪。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善，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乃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暨予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偕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絜齋袁燮書鈔：予念我先至汝罔能迪。此是告民，謂我先神后亦嘗勞爾之先，而遷我所以進爾於此，用懷來爾衆。即王命衆悉至于庭之意也。都邑圮毀，我若久於此而不遷，則高后定降罪疾于我。何者？我今日所有之民，先王之民也。水患將至而不遷，是我虐其民，既虐其民，何所逃罪。今我欲遷，汝萬民乃不與我同心，先后明明在上，自上罰汝，汝何能迪乎。迪者，道也。言無辭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失于政至暨予一人猷同心。我惟用大進爾，以綏懷爾，故足以慰爾先后與夫乃祖父在天之靈。蓋先后乃祖乃父之心，惟欲後之人各安其居，而無蕩析離居之患也。苟我失其政，而為臣民之所沮抑，不得率汝以遷，陳久于此耿邑，而速其沈溺重膇之患，則是我之優游不斷有以致之然也。故我商后乃赫然震怒于上，重降罪疾於我。其意若曰：汝何為虐我民，不能擇利而遷乎。惟我高后之心，必欲使我重愛斯民之命，擇利而遷。今我既有遷都之定謀矣，而汝萬民乃安於逸樂

憚於勞苦，而無趨事赴功之意以與我一人協其謀謨，同心以遷，則是汝衆之罪也。繼之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儒以生生為進進，不如蘇氏之說。蘇氏曰：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張于平賦曰：盤庚作誥，率民以苦，蓋其自耿遷亳也，將使斯民去其奢侈怠惰之習，而為務本力農之事，是所謂率之以苦。惟其率之以苦，故告之以是，而又以樂其生生者，勤勤懇懇，其言不一而足。既曰使萬民罔不生生，又曰往哉生生，又曰生生自庸，蓋為優游稱導其初勤勉之意，使其敏於事功而無敗壞不振之患也。先后丕降至汝罔能迪。汝既不能樂生興事而與我同心以遷，則是得罪於我先后矣，故我后大降罪疾於汝。其意曰：汝何不與幼小之孫而相同心以遷乎。故有爽明之德，自上天而罰汝，汝無所迪道言無辭以自免故也。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柯山夏僎詳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延續民命於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見鬼神之降禍福之理徵之。盤庚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於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

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背久陳于此耿邑以速沉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振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朕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困降以罪疾若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為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於汝衆民曰朕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罰於汝汝於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於天而自免於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尚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黄君倫尚書精義）失于政（至）汝罔能迪　無垢曰儻我順汝之意而不遷權柄在下綱紀倒植是失于政也儻我隨汝之意而不遷懷安懷土不知避害是陳于兹也則我先王在幽冥之中將大降罪疾曰汝何故愚懦而失于政汝何故愚暗而陳于兹使萬民生受此患禍之虐乎是我之遷畏幽冥之中鬼神之見誅矣我不遷則鬼神降罪疾于我夫得罪於人君尚可辯説以逃罪得罪於鬼神雖有辯如儀秦巧如恭顯其能解免乎是知括聒之策正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天也　張氏曰生生者進進之謂也夫物生則進而大故生有進意汝萬民不從我以遷是不能與我進進而同心矣夫民之所為既不與君同心則是不能比輔其君者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盤庚既言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我又言汝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必及爾民汝萬民不能趨生生之理及我一人謀所以同心遷都故先后大降與汝以罪疾其説曰何不及我幼孫盤庚比同其心乎先后有爽明之德自上而罰汝汝將何道以辭其責乎（胡士行詳解）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撫）爾先（先祖）予丕克羞（進用）爾用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言遷之政）陳（久）于兹（朕）高后丕乃崇（重）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沈溺）朕（商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其（生）暨（與）予一人猷（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盤庚自謂）有比（同遷）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罔能迪（導迪求免）　以高后在天下之靈儆之（殷）尚鬼也（陳大猷集傳）汝萬民（至）汝罔能迪　愚曰生生謂樂業勤事為生養不窮之道也　孔氏曰爽德明德也（新安王氏曰爽一訓明先王昧爽丕顯是也一訓差忒云女也不爽是也）呂氏曰先后之靈昭昭在上必降罰於汝　愚曰罔能迪猶言不通達也（仁山金履祥表註）汝萬民乃不生生以下民不體君之罪　商俗尚鬼故盤庚因其所尚以

警之吳澂纂言去死地就生地生其生也比順從也故如刑故之故爽差也言汝民不能求生其生而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我幼孫順比而故有此失德也先后自上罰汝無能迪迪謂開導解説以求免融堂錢時書解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汝罔能迪　上節既言予豈能感用奉畜汝衆恐小人無所忌憚於此乃以鬼神罪疾之説恐懼之李省忠音註若汝萬民不能自生其生為生養不窮之道不及我念謀同心以從則先后亦將大降罪疾以責汝曰汝何不及我小孫相比附以從先后之靈昭昭在上故有爽明之德從天而降罰於汝汝至此時雖欲求免亦不能通達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書傳會選蔡氏傳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鄒季友音釋經（畜許六反戕慈良反斷都管反）孔安國傳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勞之共治人　汝共作我畜民（至）則在乃心　戕殘也汝共我治民有殘人之心而不欲徙是汝反父祖之行　我先后（至）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安汝父祖之忠今汝不忠汝父祖必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陸德明釋文）戕（在良反又七良反）之行（下孟反）斷（丁緩反）　乃祖乃父四本篇三君牙一下重言古我先后篇首古我前后（孔穎達正義）古我（至）乃死　正義曰又責群臣古我先君成湯既愛勞汝祖汝父與之共治民矣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是我於汝與先君同也而汝有殘虐民之心非我今汝如此則在汝心自為此惡是汝反祖父之行雖汝祖父亦不祐汝我先君安汝祖汝父之忠汝祖汝父忠於先君必忿汝違我乃斷絶棄汝命不救汝死言汝違我命故汝祖父亦忿見湯罪汝不救汝死也　傳勞之共治人　正義曰下句責臣之身云汝共作我畜民明先后勞其祖父是勞之共治民也　傳戕殘至之行　正義曰春秋宣十八年邾人戕鄫子左傳云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戕為殘害之義故為殘也先后愛勞汝祖汝父與共治民汝祖父必有愛人之心作訓為也汝今共為我養民之官而有殘民之心而不用徙以避害是汝反祖父之行盤庚距湯年世多矣臣父不

及湯世而云父者與祖連言之耳黃度書說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溫飽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臧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雖死不救陳經詳解盤庚既言民不遷則鬼神之罰及民矣又言臣不遷則鬼神之罰又將及臣古我先后既勤勞爾臣之祖父我亦念爾先祖之勞而用汝俾汝共我畜養其民汝反有戕則在其心傳曰毀則為賊則者有物有則之則同凡事莫不有法度有準則汝乃戕賊其則我先后安爾之祖父言爾祖父與我先王君臣之際相安而無有不足之處汝有戕則在心則汝之祖父即不安而我先王亦不安故乃祖乃父必斷棄汝而不救汝之死言冥冥之中必有譴責也陳大猷集傳愚曰作為畜養戕害也汝不肯遷是有戕害之意在心綏安斷絕也仁山金履祥表註言君民相體之久以重明民不體君之罪吳澄纂言汝不肯遷非止災及汝身凡我所畜之民皆受其禍是汝實戕害之也劉氏云當作賊漫右畔戈字也綏撫諭之意汝有戕賊民生之惡在心先后知之以此諭汝祖父汝祖父亦棄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餘分會選）**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書傳會選蔡氏傳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為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為群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一以義斷之無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為戒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為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陳氏櫟曰神后言神靈在天高后言功德崇高與先后皆指先王之遷都者言之鄒季友音釋傳（治平聲直為去聲斷都玩反）孔安國傳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　亂治也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父祖不念盡忠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　乃祖先父（至）丕刑于朕孫　言汝父祖見汝貪而不忠必大乃告湯曰作大刑於我子孫求討不忠之罪　迪我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言汝父祖開道湯大重下不善以罰汝陳忠孝之義以督之　陸德明釋文治（直吏反）盡（津忍反）乃告（工毒反）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

孔穎達正義　茲予至弗祥　正義曰又責臣云汝祖父非徒不救汝死乃更請與汝罪於此我有治政之臣同位於其父祖其位與父祖同心與父祖異不念忠誠但念具汝貝玉而已言其貪而不忠也汝先祖先父以汝如此大乃告我高后曰為大刑於我子孫以此言開道我高后大乃下不善之殃以罰汝成湯與汝祖父皆欲罪汝汝何以不從我徙也傳亂治至其貪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舍人曰亂義之治也孫炎曰亂治之理也大臣理國之政此者所責之人故言於此我有治政之臣言其同位於父祖責其位同而心異也貝者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貨如今之用錢然漢書食貨志具有其事貝是行用之貨也貝玉是物之最貴者責其貪財故舉二物以言之當時之臣不念盡忠於君但念具貝玉而已言其貪也　傳言汝至之罪　正義曰上句言成湯罪此諸臣其祖父不已子孫之死此句言臣之祖父請成湯討其子孫以不從已故責之益深先祖請討非盤庚所知原神之意而為之辭以懼其子孫耳傳言汝至督之　正義曰訓迪為道言汝父祖開道湯也不從君為不忠違父祖父不孝父祖開道湯下罰欲使從君順祖陳忠孝之義以督勵之史浩講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盤庚之愛民不為不至而民之迷謬未有甚於此時也以言告之不從又引遲任古人之言告之亦不從乃質之鬼神以其先后及乃祖乃父之靈而告之其曉之可謂切矣蓋商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

禮盤庚乃因其俗而導之庶幾其必從也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者引先后及乃祖乃父以為辭所以使其知畏敬而從命也予丕克羞者大進汝於安佚之地所以懷保汝也苟失其政使汝汩陳于茲則先后必以我為虐汝而降罪疾于我矣高后者若今所謂高祖必指成湯而言也汝萬民乃不生生亦進之義汝萬民既不念生生之理是不與我同心則先后亦大降罪疾與汝曰曷不與我幼孫有比比輔也汝不比輔我是汝自爽德其罰必自上而降罔能順其蓄民之心矣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亦當共我作蓄民之計今當遷而不遷汝必懷其戕害之心我先后既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豈不荷先后之恩而返念我苟知汝有戕害我之心則必斷棄汝不救其死矣言祖宗之靈無幽不燭也商民聞之必思其祖宗如在其上矣其敢不聽乎貝玉寶貨也民之所以重遷戀其寶貨而已今若我有亂政不能禁汝同位使懷之而不齒則汝乃祖乃父以汝之故亦訴我於先后以為作大刑于朕孫則我亦當罹其不祥矣汝不從我遷則汝得罪於我先后我坐視而不遷則我得罪於汝乃祖乃父則其遷也豈得已哉然則商人豈不懼而從命乎黃度書說　茲予有亂政同位（至）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位班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開道湯大墳高降弗祥前

篇訓有位無此憶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肴祭禍福是故國家詰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殲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設之言也惟此心耳 絜齋袁燮書鈔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此是告臣在民言爾先在臣言乃祖乃父臣民之别如此此亦與上章同意大畧言我若不遷我定受其罪罰我欲遷而爾不從我遷則此罪罰却是爾當之矣所謂我先后所謂乃祖乃父皆鬼神也盤庚何以知其必降罪罰必降弗祥此無他以吾心而知之也吾之心即鬼神之心也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吾之精氣遊魂即鬼神之精氣遊魂也以吾之心如此則知鬼神之心亦如此且都邑圮壞吾心知其當遷當遷而不遷吾心知其為非也吾心既知其為非則鬼神亦必以為非鬼神既以為非則安有不降之罪罰者此無他只緣這是一箇道理盤庚又不是且如此說灼然見得道理是如此然又須看盤庚說這兩箇勞字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所以下兩箇勞字者盤庚之意蓋謂我先后亦曾勞爾萬民爾群臣以遷然當時群臣萬民皆不憚其勞皆從我而遷是蓋以遷為是也爾之先祖父既從我先神后以遷今我欲遷爾乃

憚一時之勞而不我從爾先祖父以爾為是乎非乎吾知其必以爾為非必得不降之罪罰所以說這兩箇勞字盤庚之意深矣我不遷則其罰罪在我爾不從我而遷則其罪罰在爾盤庚與臣民皆一等說這禍福這意思甚好不謂人君之尊自有一等禍福臣民之卑又有一等禍福皆只是一體言之後世豈肯如此說便見得這是三代之時聖賢之君說話 拙齋林之奇全解鬼神聰明正直賞罰善惡各以其類無容私於其間我雖為先后之子孫苟我虐朕民而不知其所以拯救之者則得罪於先后雖我先王亦不以子孫之故而私之苟惟汝臣民不與我協心以遷而獲罪於我先后則乃祖乃父安得私爾子孫而不降之災乎故稱汝之獲戾于上天又謂乃祖乃父雖欲私不可得也言我先王既與汝之祖父相與勤勞以遷今為惕我所畜之民而有戕則在乃之心以沮敗國家之大計我先后懷乃祖乃父而告之乃祖乃父於是斷絕汝而不救汝之死也左傳曰毀敗為戕戕則天下也蘇氏謂則象也爾有戕民之象見於心以戕則為賊民之象其說迂也苟戕則在乃心已為我先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斷棄汝不救汝死況有亂國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其列位眷戀於耽邑之奢侈具乃寶貝貪于貨賄莫知紀極而唱為戕賊之言以皷惑愚民則其罪為愈重也貝水蟲也古者取其甲以為貨若今用錢貝者貨也王者寶也下篇曰無總于貨寶是也既其罪為汝重於是乃祖乃父

乃告我之先后曰作大刑于朕之孫於是開導我先后降下不祥之罰于汝之身也自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大抵言今茲之遷乃我高后與乃祖乃父之心我不能率汝以遷則是違我高后之意汝不從我心以遷則是違乃祖之意殃禍之來有如影響之速我不可以不率汝汝不可以不從我也夫鬼神之理藏於幽實杳忽之間而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也故智者推而遠之而致之於不可測知之域惟男巫女覡之於鬼神然後信其所以與人相接者皆有卓然之實迹其居處飲食與明而為人者無異此蓋愚俗之弊今盤庚與臣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其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相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疾之言無所不至周公禱武王之疾於三王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 能事鬼神武王之不能事鬼神其言為尤著明信如此二說則是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於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於巫覡之見哉蓋惟達於理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不違於理而言鬼神則是巫覡而已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此蓋夫子深告子路以死生鬼神之理不知生而欲知死不能事人而欲能事鬼神則是不知至理之所在而以求鬼神之情狀臆度而言之非愚則誣也盤庚之

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之心不可訓告此必為先后之所震怒而不赦也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蓋王業之基天奪武王之速其三王之心皆所不忍於此也此二者至理之所在極其理而推之則可以知鬼神之情狀雖其言若親與鬼神相接見其好惡取舍之所在不為厚誣也柯山夏僎詳解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為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父豈不致救我哉故盤庚於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乃父故我於是用汝為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荅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為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於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知必罰於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眷戀耽邑之沃饒偹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於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為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

矣。貝，水蟲，古人取其甲以為寶，如今用錢。玉即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群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救，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黃毅卿尚書精義無垢曰：古我先王既與汝祖父同其勞苦，以安養斯民，汝今為我養民之官，亦當與我同心，如汝祖父之於先王可也。今乃不能繼汝祖父養民之心，而汝包藏賊心，以害斯民，今乃坐使民趨於死地而不顧，非賊心而何。蓋汝祖父與我先王相為安危者也，我先王見汝如此用心，故將降罪罰於汝，以安汝祖父，汝祖父亦欲安先王，故斷汝而不救，棄汝而不錄，不救汝，以安國家，汝乃趨於死地矣，至於此時，雖悔何及。　張氏曰：亂政者，治政之臣也，同位者，與之共天位也。亂政之臣，當以德義事其上，今乃務足於貨寶，則是懷利以事其君者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於是安土重遷，以非義為民之唱，其罪莫大乎此。夫幽冥之塗，雖若異致，然鬼神之情狀，其與人不殊，人之所好，彼則從而福之，人之所惡，彼則從而禍之。盤庚之遷，始告之以人事，既不聽從，於是又告之以鬼神之事，蓋亦因其俗之所尚而導之者也。陳經詳解：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盤庚既言臣之不遷，則鬼神之責將及爾臣，又言爾臣之中，有貪鄙在位，賊人之財貨無恥者，則鬼神之責

亦必及之。亂，治也，茲我有治政之臣，汝之共天位者，或有瀆貨無厭，道塗之間，遷徙之時，民有寶貨暴露，乃具而有之，則乃祖先父丕大告我高后曰：作大刑於我之孫，遂開導我高后重降弗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赦。鬼神之德無私，豈私其子孫而不罰之哉。凡此四段，皆是盤庚質之鬼神，先言已，次言民，又次言臣之貪貨者，區區以鬼神之說告之，無乃失之誣乎。然臣民端不可誣也，說者謂商人之俗尚鬼，盤庚懼己德之不足以感民，遂借鬼神之說以聳動其心，俾知所畏，殊不知幽明一理，神人一致，人之理即神之理也，合於理者，必合眾人之心，必合鬼神之心，不合於理者，必不合眾人之心，必不合鬼神之心，自後世觀之，誠心既不足，遂以鬼神為渺茫荒忽之事，歧幽明為二致矣，盤庚遷都之舉，正所謂質之鬼神而無疑者也，豈誣也哉。胡士行詳解：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則（戕民之衷）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絕）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人）同位（在位）具（聚）乃貝（水蟲古人取其殼為貨）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也。　爾臣室織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戀耽之沃饒，以為總貨寶計，

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赦，豈特不赦，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陳大猷集傳：茲予有亂政同位（至）崇降弗祥。　孫曾曰：治政同在位之臣。　唐孔氏曰：貝海介蟲，甲黃白文，取其甲以飾器物。　王氏曰：古者以貝為貨，以玉為寶，後言貨寶，互相備也。（呂氏曰：世家巨室，蓄財貨，恐困遷徙，失貴用，故搖動百姓，使不肯遷，故以此戒之。）愚曰：此章四節言君不遷民，不遷臣，不遷我先后與汝祖父，皆所不赦，罪疾丕刑弗祥，皆言貨互文也。（張氏曰：丕刑以人事言，不祥以神事言。　葉氏曰：商人尚鬼，說命曰：黷于祭祀，高宗肜日曰：祀豐于昵，皆因俗以為教，人之禍福，賞罰有不能勸沮者，知福善禍淫，以鬼神為可畏，亦可因其所明而動焉，盤庚所以詳及禍福也。　呂氏曰：敬畏祖父者，人之良心，盤庚言及祖父，誰不敬畏哉。　孔氏曰：見孔傳。　蘇氏曰：同會遷袁氏曰：見書說。　陳氏曰：見陳經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此節言臣不體君體民之罪，王天與纂傳：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至）崇降弗祥。　陳氏曰：此以祖父之威靈感動之。　薛氏曰：勞讀如勤勞之勞，謂勞之以遷也。　呂氏曰：此告民，故只說爾先。　薛氏曰：陳與新陳之陳同。　張氏曰：民者高后之民，自高后而言之，故曰曷虐朕民。　張氏曰：對先后而言，則

已為幼孫。　薛氏曰：比與比輔之比同，爽與蓼蕭所謂其德不爽之爽同，蓼蕭以諸侯不貳於天子為不爽，此書以民貳於天子為爽，自上與洋洋如在其上同，戕與戕賊之戕同。　呂氏前止言爾先，此言祖父者，蓋在位之祖父世有功於王室也，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既有功於王室，今爾子孫正當共與我畜養百姓，乃倡浮言以戕室百姓，爾祖父必將以義斷絕汝矣。　蘇氏曰：亂政，猶言亂臣。　呂氏曰：此正當時有位者根本之病，蓋民只知懷土重遷，其罪多在群臣，具貝玉而不肯遷耳。　張氏曰：既云丕刑，又云弗祥者，丕刑以人事言之，弗祥以神事言之。　莆田劉氏曰：上篇已有此論，至此又再三申言之，謂遷非己意，乃我先后及汝父祖之意，汝違我可也，我先王其可違乎，汝祖父其可違乎。曰罪疾，曰斷棄，曰丕刑，曰弗祥，言必至之禍，首及我，次及汝也。曰乃祖先父告我高后，說者謂商俗明鬼，假設是辭，非也。二孔以忠孝為說，其說甚正，深味此章，竊謂物本天，人本祖，君民之分雖異，而其情一也。遷國大事，念昔先王與汝先人經營創造之艱，今我與汝跋履暴露之勤，生生之業，悉為區畫，通君民為一家，合上下為一心，想聞其語者油然動其肅蒿悽愴之心，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按此章以忠孝為說，固正，然須兼商俗嚴鬼神之意，斯備

吳澂纂言玆予有亂政（至）崇降弗祥以上四節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后與爾民臣祖父皆降之禍商俗尚鬼因其所畏所信者曉之先儒皆以此一節為責臣然詳其文勢則亦對民庶而責其臣之辭蓋此時臣民咸在盤庚登進其民於前則所誥皆與民言不應此一節獨為與臣言也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銖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群臣之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之間者銖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爾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耶乞賜垂誨先生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纂註　新安陳氏曰大意言我不率民以遷先王必罪我汝不從上以遷不特先王罪汝汝之祖父亦禍汝矣融堂錢時書解古我先后（至）崇降弗祥　上節言言民不生其生而與我同心則先后大降罪疾於此復謂汝等若包藏禍心不特得罪於我高后雖汝祖父之靈亦不救汝之死又所以攻其隱慝破其姦謀也上言勞爾先此又言勞乃祖乃父蓋謂遷都定邑而勞之與今日人情正相反所以數首提此勞字以為諭則有物則之則人之本心皆具此則順之則為善為良戕之則為凶為暴傳曰毀則為賊毀則即戕則也此尊指其在心之事雖然我或得罪於汝衆汝祖父亦不我恕也於此我有亂政之臣與之同位漬貨無厭盡有汝之貝玉汝祖父必大告我后后曰吾君之臣奪我孫之寶貨是吾君大刑罰於我孫也必導我高后使大重降不祥於我矣上節言高后大降罪疾將自己與民對說及此節言民之祖父之靈復將民與自己對說盤庚曉諭頑愚而言之至此亦可謂懇切矣哉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從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橫議之所搖動也陳氏櫟曰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者汝當以君之心為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為己計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于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於心則人將倚汝身迂汝心也鄒季友音釋經（易以豉反遠去聲又如字）傳（屬音囑可易矣益反橫戶孟反）陳師凱旁通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中者無過無不及舉天下無以加之故謂之極至之理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各設中于乃心者言此心各以中為準而不為浮言所搖動也）黃度書說事不可已故告之不易其憂為大故當永敬絕遠而不相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於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矣絜齋袁燮書鈔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無胥絕遠　不易謂斷然不易也永敬即無爾忱不屬之患今日雖敬承我命明日苟又褻慢而不從果能永敬乎大恤恤其大者也一時遷徙有跋涉之勞此事之小者也適茲新邑相與生生為無窮之計此事之大者也爾當恤其大者毋恤其小者爾今雖遷若其中有一人萌背叛之心此便是相絕遠而不能相保以生要須使之歡欣交通閭里相保故曰無胥絕遠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曰分曰各此兩字當子細看蓋當時之人浮言胥動皆不曾自去思量但見上有唱為之說者則下之人皆同聲和之以為遷之非是初未嘗反而思之盤庚於是使之分念使之各設中焉各自反之於心今日之遷果是耶非耶不可但隨人浪說各自思量道理自見夫中一也今而使之各設中蓋隨聲是非乃是人各有心各設中焉論到得道理至當處人心一而已使之各設中乃所以使人心之一也嗚呼盤庚何以深見斯人之病而用藥如此之切當哉蓋古者賢聖之君其胷中無一毫之蔽所以深見得他人之心一言一句皆切中人心之病若使其胷中先自蒙蔽何以知得如此之深當時所以不從正緣隨聲是非不曾各自思念惟盤庚此心明白所以灼然見得　黃彝卿尚書精義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各設中于乃心　無垢曰不易者蓋言一定之理不可改易也順之則有福逆之則有禍汝當永敬我言無或中情當大恤我言無或輕忽庶幾汝心變易上下情通億萬人之衆若出乎一家遐荒僻陋之遠若處于一堂而無相絕遠矣夫上下之情不通則為否上下之情通則為泰　又曰蓋人之心本自明徹萬理森然惟舍此心以合浮議則此心陷於浮議中而顛沛錯亂不可復反儻分其心而不為浮議所染則能從吾遷居之長計而吾之中道見矣夫人心自中一陷偏詖中則掩蔽且迷東西者看斗柄逃空虛者喜足音世皆偏詖儻非賢君為之指南則中道何由而見今臣民能聽盤庚之言則此心安平中道見矣　張氏曰分者使之別其善惡

猷者使之謀其從違念則思之而不忘也惟能分別善惡而後能謀之得其當惟能謀之得其當而後能念以相從矣設中于乃心則無依違顧望之累而惟義是從能惟義是從則知向之不從以遷者皆非違義矣 呂氏曰我告爾不容易永敬者教之敬於久勿敬於暫大恤者教之恤其大勿恤其小當時人見盤庚舉其先祖父以教我雖不敬到出後復爲安土重遷之心惑亂則敬心去了如此乃是暫時之敬非長久之敬當時人顧惜貨寶而憚於遷徙是但恤其小者到得被水患圮壞雖性命亦不可保是恤其小而不恤其大也 又曰建中于心庶幾不失之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人雖無適箇中何待於設孟子說道是求其放心而已心何用求求生於敬中何用設惟是民見得旁一邊不見這一邊便偏了此心而不是中爲得而不設明士行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注以豉反鄭如字變也）永敬（永則不止敬於暫）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無胥絶遠（不宜乃心疏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於乃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君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的之則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有定論矣 分者不遷責以盡去已見也設中則公見存而私見自去矣陳大猷集傳愚曰既遷渡河今我告汝不變易矣遷國大事必君臣與民同寅協慮而後可濟永敬久其敬也大恤大其憂也 新安王氏曰胥相也不可相隔絶而不通相疏遠而不親 愚曰臣民所以相絶遠而不相從者由其偏爲己計而不分其所謀所念以爲國計也故使之分其謀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中則不至偏倚己私而相遠矣仁山金履祥表註勉其體君分君經作比設右經作俞吳澂纂言水患大可憂汝當長久敬畏與我同心不可相疏遠隔絶也陳復陽謀義賢君告庶民以遷都之難固在乎敬君事以分猷念之勞尤在乎守至理以應利害之實也夫遷都豈易事哉民能親君然後事乃有濟也然非永敬大憂而分君之猷念心存至理以爲己之準則則偏私一起敬心不存上侮下慢情分絶遠誠不屬則殆矣豈能共圖念以相從哉盤庚嘆遷徙之難言君民之所以相與者若此其重也嘗謂人之一心固賴乎主敬以立事尤賴乎明理以應事主敬以立事者固能分君之圖念以憂其事明理以應事者必能燭知夫利害以成其事也是故設中理於一心以爲事物之主宰否則所守非中則本心無主私意橫生惑於浮言昧於利害傲上之命安肯大分君之猷念從己之康安能永敬君之大恤上下之情至於絶遠君有命而民弗率民有欲而君不從故

盤庚於率民遷徙之際後登進而告之蓋以耿爲舊都圮於河水小民蕩析離居罔有定極遷徙圖安理所必至然非易事也世臣安於土而不肯遷小民惑於言而不欲遷終至於危亡墊溺此盤庚之所大憂也而民則不知敬其憂盤庚之所圖念也而民則不知分其念原其所以皆由一心不能設中則人倚其身而遷其心殊不知遷新邑者理所當遷憂其害者理所當憂圖其安利者理之所當圖念者也凡厥庶民當思遷徙之難當永敬我之所以大恤者則君民相親分君之所圖共圖之分君之所念共念之君降其尊而接乎下民忘其卑而親乎上君民之分雖殊而君民之情特厚相與揆事物之宜審利病之實各有不偏不倚之準則存乎胷中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則自然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矣夫盤庚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忞嗟慨嘆言有盡而意無窮是以遷殷之後不敢忘其難不敢弛其務君民一心相親圖濟後先王之都紹先王之業卒爲殷之賢君良有以夫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書傳會選蔡氏傳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間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飭之鄒季友音釋經（無俾無與毋通易以豉反種之勇反）黃度書說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常有異論動搖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古善遇蹈顛越隕墜不順理不恭怠傲令法惡逆不道不敬暫遇人而劫奪之爲姦於外爲宄於內小者劓大者絶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潔齊表裴書鈔當時所以不肯遷只緣大家巨室各有窨貨深恐道塗之間或遇姦宄致遺劫奪所以唱爲浮言齟齬其上盤庚深見得當時之病在茲故前面既說具乃貝玉此又嚴暫遇姦宄之刑暫遇者卒然相遇即爲姦宄也蓋當時豈能一一皆是好人小人惟利害是視何所不至萬一道塗間或遇劫奪這便是解渙然離散如何遷得成所以其刑須着用大段嚴則殄滅之無遺育直是皆滅了更無遺類凜然有甚可畏者予則孥戮此乃治軍之刑今而以孥戮之刑施之遷都之時雖曰軍容不入國然遠事非十分嚴不可比便見得古人之變不拘於常處盤庚之誥雖曰寬然嚴處直是嚴蓋不如此不能成事後世所以做事不成皆緣是不知變古人

處事適變不執直是與後世不同當時固不嘗用此刑但其號令不得不如此嚴號令既嚴則人知所畏避而不敢犯人既不敢犯則又曷常果用之耶 拙齋林之竒全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不易釋文作易字讀今當作易字讀盤庚既以至理之所在推說鬼神之情狀論其吉凶禍福之不差借者盡於此矣於是嗟歎而告之曰今我之遷都謀計之已深思慮之已熟計在必行而不可變易也汝當敬此憂恤之事憂我之憂而無與我絕遠而使君民上下之情不得通也蘇氏曰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絕遠則殆矣汝臣民皆各以其類相與謀而思念從我以遷各設中正于汝之心無為浮言橫議之所移奪其或有不善之人為不道以至於顛越我之命而不恭與夫暫遇姦宄之人是皆不能設中于乃心也故我論其輕重而加之罪輕則劓之重則殄滅之無使易種乎茲新邑也易種者唐孔氏曰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于茲新邑也據此文理但是傲上從康不肯從我以遷之人初無繫於刼奪之事夫刼奪之事國有常刑無俟於告戒之也其曰暫遇姦宄者大抵肆為浮言之人暫遇二字類不通姑且闕之 黃彝卿尚書精義乃有不吉至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無垢曰盤庚遷于新邑正欲丕變弊俗一登于先王之世使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容有凶殘小人得與於其間哉使凶殘小人得聞此戒姦心消縮善心油然盤庚之所願也 張氏曰不能順命則為不吉不能循道則為不迪顛則不能以自立越則不能以守中不恭則不能以欽上柔聚於外而為姦剛竊於內而為宄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其罪之輕者則劓之其罪之重者則殄滅之蓋其教之之篤則其刑之之重不為過矣以謂不如是則無以威之使畏而事無由濟矣 呂氏曰今日過這一縣明日過旁一縣謂之暫遇是這般時節姦人易得因此為姦宄他平日所以不敢做姦宄者必謂人識我姓名住處容易捉得見所以不敢至別暫遇處必說是時我暫時去此縱我做姦宄我明日便去矣又誰識得我又如何捉得我此是道路之大病故盤庚須要子細根治陳大猷集傳愚曰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倒踰越不恭順者及暫時相逢遇於道途而為姦為宄者我於輕者則劓之重者則殄滅之無容其遺留長養無使移易其種於此新邑（王氏曰前既告以鬼神之禍此又告以刑罰之威 呂氏曰見纂傳 仁山金履祥表註嚴一時在道之禁）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

家（書傳會選蔡氏傳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陳氏櫟曰生生養不窮之道也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安定也 鄒季友音釋傳樂音洛）孔安國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凡所言皆不易之事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 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與絕遠棄廢之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群臣當分明相與謀念和以相從各設中正於汝心 乃有不吉不迪 不善不道謂凶人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顛隕越墜也不恭不奉上命暫遇人而刼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內 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劓割育長也言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 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自今已往進進於善我用以汝徙長立汝家卿大夫稱家 陸德明釋文（易以市反注同遠于萬反又如字注同汝分扶問反又如字注同隕于敏反暫才淡反劓魚器反徐音魚氣反殄徒典反易如字又以豉反注同長丁丈反下遺長同）毛居正正誤無胥絕遠作絶誤絕从糸从色色子劣反勦斷也从刀从巴巴古作巴扁旁節字非從色也（重言往哉七舜典二本篇微子之命康誥畢命文侯各一 今予將試以汝遷二並本篇 互註左哀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不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 孔穎達正義嗚呼至乃家）正義曰盤庚以言事將畢欲戒使入之故嗚呼而嘆之今我告汝皆不易之事言其難也事既不易當長敬我言大憂行之無相絕遠棄廢之必須存心奉行汝群臣臣分筆相與計謀念和協以相從各設中正于汝心勿為殘害之事汝群臣若有不善不道隕墜禮法不恭上命暫逢遇人即為姦宄而刼奪之我乃割絕滅之無有遺餘生長所以然者欲無使易其種類於此新邑故耳自今已往哉汝當進進於善今我將用以汝遷長立汝使汝在位傳諸子孫勿得遠我言也 傳不易之事 正義曰此易讀為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為難鄭玄云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盤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異 傳

顛隕至於內。　正義曰。釋詁云。隕落隕墜。顛越也。是從上倒下之言。故以顛爲隕越。是遺落爲墜也。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爲不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刼奪之。謂逢人即刼爲之無已。成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內爲宄。在外曰姦。是刼奪之事。故以刼奪解其姦宄也。　傳劓割至新邑。　正義曰。五刑截鼻爲劓。故劓爲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子孫有此惡類也。易種者。即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絕其類。無使易種於此新邑也。滅去惡種。乃是常法。而言于此新邑者。言已若至新都。當整齊使潔淸。傳自今至稱家。　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云立。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史浩講義遭國大事也。周官大拘之禮三。遷國居其一。非有大利害存亡蓋不可以輕舉。謂之大卹。大卹者大憂也。今予告汝不易者。言無反汗也。永敬大卹者。令不可慢。此遷國之事。當同其憂患。無相絕遠也。無相絕遠。則汝忱不屬不暨有比之患去矣。汝分猷念以相從。既分其所爲所念以從君。各設中于乃心。

則倚乃身。迂乃心之患去矣。患既去矣。不可不立法以與民共守。其啓行之初。苟無紀律亂亡繼之矣。乃有不吉者。自災于厥身也。不迪者。含德而不惕予一人也。顛越不恭者。行止無序而自作弗靖也。暫遇姦宄者。猝然相值而取其貝玉于同位也。凡此皆劓殄滅之。劓則其罪輕。殄滅則其罪大。使無遺種于新邑。其約法如是。民豈敢犯乎。其無所犯。得至于新邑者。則當勉其生生之業。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者。是不從命者不得至于新邑。從命者建立室家。民將何爲乎。亦曰從之者如歸市爾。自盤庚一遷之後。八世不遷。水患不至。民得抱子弄孫。養生喪死。豈非盤庚之思。而盤庚永建乃家之說。若蓍龜之驗。可謂賢聖之君矣。絜齋袁燮書鈔。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易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二字。不可不于細看。內外精粗皆在其中。自能離圮壞之處。適茲新邑。得以安居樂業。室家相保。此亦生也。然所謂生者。不特是活在世上。永底烝民之生。此之謂生。豈徒其形生而已哉。苟不明道理。雖生無以異於死者。如此說生。又進一步。若更向上說。則爲善而進進不已。日新又新。有無窮之意焉。此所謂生生也。須知是。若精若粗。皆在其中。拙齋林之奇全解。既告之以設中于乃心。不可肆爲顛越姦宄矣。於是又總結之曰。自今已往。汝當樂生興事。以厚其生。無戀

於舊都而失此長久之業。今我將涉河。試以汝遷于亳邑。永建汝之家。使汝子子孫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亳邑。成湯之舊都。王業之所基也。使商之君能審其治亂之勢。世世而守之。則其社稷無疆之休。且可以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矣。盤庚既自耿邑而遷于此。以致中興之治。而後高宗之興亦在亳邑。蓋商之興王。未有不在亳邑者。而其後世有後亳邑而遷于水之南。商俗靡靡而至於紂居於朝歌之地。夫朝歌者非使民務本從農之地也。是以習爲奢靡淫佚以至於亡。靡靡之樂。蓋此朝歌之風俗也。柯山夏僎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盤庚上既言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於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告教於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謂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息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爲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

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蔑遺顛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遇人而行奸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於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於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儆上從康告教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嚚不可誥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　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衆須期於必往。能往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於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黃彝卿尚書精義。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無垢曰。謂自今以往。各務爲生生長久之計。永使汝父子兄弟夫婦上下熙恬康樂。與我國家同享安榮也。　史曰。勞於從事者。天下之常情。巧於誘民者。人君之智術。自湯至於盤庚。遷都者八。而見於經者有五。斯民跋涉於深險。奔走於寒暑。提挈抱負。區區然怨怒。至是而懷土重遷。蓋其常情。無足怪也。盤庚於是可不巧爲誘掖之說。而動其不回之心哉。自今之遷。當建立之家室。一勞而無忤。一定而不改。生聚於斯。當不復爲前日之紛紛矣。誘掖至此。豈智術之不得已哉。薛季宣古文訓。予悳㦰先神后㞢惷介先于丕

亨羞尒用褱尒然失于政敶于丝高后丕卤崇降辠疾曰害虐朕民女万民卤亞生生臮予弌人繇同心先后丕夅與女辠疾曰害亞臮朕幼孫𠂇炇故𠂇爽悳自上亓罰女女罔耐迪古我先后旡勞卤祖卤父女共乍我畜民女𠂇戕則在卤心我先后綏卤祖卤父卤祖卤父卤斷弃女亞救卤死丝予𠂇亂政同位具卤貝玉卤祖卤父丕卤告我高后曰乍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卤崇降弗祥烏虖今予告女亞易永敬大卹亡胥𢇍遠女分繇念吕相从各設中于卤心卤𠂇亞吉亞迪顛越亞龔暫遇姦宄我卤劓殄滅之亡遺育亡卑易種于丝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吕女遷永建卤家。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同心比恤，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相遠矣，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俱受我之畢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我先后之德，將斷弃汝而致汝于死。我今有治亂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爾宜終敬。德遷國之容，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為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

本心亂而利害美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惑哉。命之以一吉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悪無道，不恭犯分，為亂竊發，且有劓與珍滅無種嗣之育，欲趍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國所以厚生也。從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劓珍滅耶？稱其先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矣。陳經詳解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今我告汝之言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汝當長敬我言，不可既敬之而又斁也。汝當大憂念我之言而行之，不可計其小害而不從也。能永敬大恤，則君民相通，無有所棄絶相遠矣。汝又當分其謀，分其念，各人自為謀念以相從於我，不可同為一謀，合為一辭，以為不可遷。若如此，只是一偏之私情，知其此之利害而不知其彼之利害，安得有公正之理乎？汝但人各自為謀，不可合為一說，則中正之理自設於汝之心矣。中者，只是人心同然之理，人皆有之，何待設？正沿群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故必設中于汝心。此二句是謀欲其異，則理終歸於同也。又懼夫道塗跋履之際，有姦人乘間而發，不得不先有以警之。如有不善之人，不道之人，顛倒而踰越，則不順理之人與與予不恭敬者，暫遇人而暫為刼奪，蓋為惡於內外也。如有此等人，我當小者劓其鼻，大者珍滅而絶之，不惟及其身，而併及其家，使無有遺育，無

使移其類於此新邑。雖未有此事，而不得不先為之慮也。觀盤庚於首篇之末嘗曰罰及爾身弗可悔，而中篇又為是言，非古人重於刑罰也。首篇則使之必從，中篇則懲其姦宄，亦使之必從，盤庚之用心可知矣。往哉自今以己往，長趍生生之理。今予用以汝遷，則永建爾之家，汝當共為無窮之計也。前言安定厥邦，土既安定，則家可以永建。詩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者，如語所謂居其所之所同，蓋有去後得所，先邦而後家理也，亦勞也。胡士行詳解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作）越（踰）不恭暫（暫時）遇（所遇）姦宄我乃劓（小者劓）珍滅（大者珍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變易也）種（悉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乃家。陳大猷集傳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葉氏曰：往哉，遷辭也；生生，勉其為生生之道也（急）（是猶言行矣勉之也）。愚曰：今予將用汝以遷，永久建立汝家，所謂一勞而永寧者也（前言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立大見意，然於篇終但言家，又以誘其樂從也）。仁山金履祥表註勉悠久定居之計。王天與纂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　莆田劉氏曰：此結上文訓誥之辭。　呂氏曰：永敬者，敬之工夫相接續也；大恤者，恤其大不恤其小也。盤庚訓誥，人之敬心已生，顧其私而安土之念復動，則敬心又

散，是暫敬而非長久之敬也。顧惜貨財，恤其小者耳，終被水患，生業不保，是不恤其大也。（新昌陳大猷集傳）劉氏曰：盤庚委曲詳諭，不曰舍汝之猷，而曰分汝之猷；不曰舍汝之念，而曰分汝之念。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吾固未遽責汝矣。自今以始，一為己謀，一為國謀；一為己慮，一為國慮，汝尚庶幾焉。　呂氏曰：暫遇謂時暫相遇於道路，以人未必知，遂行姦宄，此道路中之大病也。　鄭氏曰：易，移也。　莆田劉氏曰：永敬大恤，即前所謂欽念以忱也；無胥絶遠，即前所謂暨予一人猷同心也；汝分猷念以相從，即前所謂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丁寧告戒，辭窮理盡，然後告之設中乃心。蓋人心各有中正之理，昔迷而今悟，昔違而今順，係乎此中之設與不設耳。既順矣，既遷矣，乃至有不順者、不道者、犯上者、奪人之貨者、不遇不肖不可誥言之人，然後殄滅之刑加焉。曰往哉生生，曰汝何生在上，曰汝萬民乃不生生，凡三言之，謂遷以利民，非止利君也。曰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曰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凡再言之，謂將為臣民建家，非止為國定都也。字字句句，起結相應，昔人乃謂盤誥詰曲聱牙，竊所未喻也。吳澂纂言往哉生生（至）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往新邑以生汝之生也。書釋題往哉生生　陳氏曰：生生不窮，猶言子孫蕃衍也。融堂錢時書解嗚呼今

予告汝不易（至）永建乃家。不迪不行我之言也。上言將試以汝遷則曰安定厥邦。此言將試以汝遷則曰永建乃家。上舉邦國大體而言。此則切斯民之家而言。語脉相承。而意益緊切。朱祖義句解盤庚作（盤庚率民而起。）惟涉河以民遷（涉河而南。以民遷也。）乃話民之弗率（乃以話言陳述向來不率之民。）誕告用亶其有眾（大告以言。用誠言以孚於眾人之心。）咸造勿褻在王庭（自民咸至王庭。亦皆以誠信應上命。無敢有褻狎者。）盤庚乃登進厥民（盤庚乃升其民而往至前。）曰（諭之曰。）明聽朕言（汝當明明聽我之言。）無荒失朕命（無得如前日之荒怠遺失我之教命。）嗚呼（嗟嘆）古我前后（盤庚之前諸君。）罔不惟民之承（凡有施為。無不惟民是順。）保后胥慼（民亦保衛其君。相與同其憂慼。）鮮以不浮于天時（少有不克之時以超爭危。）殷降大虐（以大於殷家屢降大虐。罹如耿與相皆有水患。）先王不懷（是以先王不敢懷安故邑。）厥攸作（其所作為。）視民利用遷（必視民所利而用之以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汝民何不念我先王遷都之舊聞之後世者。）承汝俾汝惟喜康共（我今日遷。不過順汝民。惰使汝惟喜樂康安之。是卷。）非汝有咎比于罰（非汝有罪。故遂遷徙勞擾。使汝比近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我所以順呼汝民。使懷安于此新邑者。）亦惟汝故（亦皆緣汝之故。）

以丕從厥志（所以無從汝之志願。）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深用以汝遷。）安定厥邦（安定此懷於其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汝民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者。專於欲遷。）乃咸大不宣乃心（乃皆大不宣布汝之腹心。）欽念以忱（欽念以忱誠。）動予一人（感動我一人。）爾惟自鞠自苦（是汝自取困窮。自取病苦。）若乘舟（譬如乘舟。）汝弗濟（汝不以時而濟。）臭厥載（將臭敗其所載之物。）爾忱不屬（今汝忱誠有所不屬。不能從我遷。）惟胥以沈（惟相與及於沈溺矣。）不其或稽（爾乃不能稽考是非利害所在。）自怒曷瘳（他日罹其禍患。雖自怒何所瘳差乎。）汝不謀長（汝不謀為長久之計。）以思乃災（以思汝不遠之災。）汝誕勸憂（是汝大勸勉於憂之道。）今其有今罔後（今但有目前無長久之計。）汝何生在上（汝何以得久生在世上乎。）今予命汝一（今我命汝遷意之事。一定不易。）無起穢以自臭（無肯浮言眾惑。如起穢惡之物。非特臭及他人。適所以自臭也。）恐人倚乃身（恐奸人好生事者。倚托汝之衷。）迂乃心（以迂回汝之心。倡浮言以惑眾。遂其說。以搖眾人之情皆如此。有此等人。汝不可輕信。）予迓續乃命于天（我所以將汝遷者。但欲迎迓接續汝命于天。）予豈汝威（我豈以威脅汝哉。）用奉畜汝眾（欲奉養汝眾民而已。）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因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皆勤勞爾先祖率民

以遷。）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使我今日大能進用爾於列位者。用懷爾祖之勞所以如此。）失于政（苟今日爾在不能率民以遷。是失其政也。）陳于茲（不當久居於耿。而欲居之。是陳于茲也。）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我有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於我。曰。）曷虐朕民（耿地圮壞如此。汝何虐害我民而不遷乎。）汝萬民乃不生生（汝萬民乃不以生生為念。）暨予一人猷同心（與我一人謀同其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則我先后又將大降與汝以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故有爽德（此皆我先王有明見之德在天。見汝眾民傲慢不從有此罪疾。）自上其罰汝（乃自上天降罰於汝。）汝罔能迪（汝將何道以辭其責。）古我先后（自成湯至祖乙。）既勞乃祖乃父（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汝共作我畜民（故我用汝共為吾民畜養之官。）汝有戕則在乃心（汝乃有戕賊吾民之象在汝之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則我先王必先有以安慰汝祖汝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使汝祖父乃斷絕遺棄汝。）不救乃死（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而不救汝死。）茲予有亂政同位（於此眾有亂政之臣。紳交立黨。同在列位者。）具乃貝玉（暴戀耿邑沃饒。猶具貝玉。貝水蟲。古人取其甲為寶。如今用錢。玉亦寶也。）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汝祖父將大告我先王曰。）作丕刑于朕孫（可作為大刑罰以及於我子孫。）迪高后（又開導啓迪我先王。）丕乃崇降弗祥（大重降不祥之事於汝身而不汝救。）嗚呼（盤庚嗟歎。）今予告汝不易（今我告汝不可改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汝分其謀。分其念。各自為謀念以相從。我無同謀合解以為不可遷。）各設中于乃心（各設中正于汝心。無徇私情而忘公理。）乃有不吉不迪（乃或有不善不道之人。）顛越不恭（顛覆違越我言不恭我命。）暫遇姦宄（徒欲耿邑。暫遇人而為奸宄之事。）我乃劓殄滅之（我乃輕則割其鼻。重則殄滅之至死。）無遺育（無使遺漏再得生育於世。）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無使移其種類於此新邑。）往哉生生（往新邑則可厚生生之理。）今予將試以汝遷（今我將試與汝眾遷于亳都。）永建乃家（以求長建立爾之家。）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六百七十七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呂鳴陽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一　十九庚

京

南京　地理通釋唐肅宗實錄至德二年改蜀郡爲南京以荆州爲南都（州曰江陵府其蜀郡先爲南京罷後乃蜀郡）南京應天府闕伯所居商丘周爲宋國漢爲梁國隋唐爲宋州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宋景德三年升應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正殿曰歸德）高宗即位于此宋會要真宗景德三年二月詔曰睢陽奥區平臺舊壤兩漢之盛並建於藩五代以還薦升於節制地望推於征鎮疆理接於神州實都畿近輔之邦乃帝業肇基之地恭惟聖祖誕慶鴻圖爰於歷試之初肇頒元戎之寄謳謠所集符命荐臻貽厥累朝備同列郡式昭茂烈宜錫崇名用彰神武之功且表興王之盛宜升爲應天府宋城縣爲次赤寧陵楚丘柘城下邑穀熟虞城等縣並爲次畿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曰睢水名區實一方之都會商丘奥壤爲三代之舊邦形勢表於山河忠烈存於風俗惟文祖之歷試蓋王命之初基今者伸款謁於檜庭

旣揚茂則徇祑來於竹苑方霈湛恩期克壯帝猷俾肇所京邑用志興王之地允符追孝之心應天府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咨爾都民承予世德慶靈所佑感忧良多二月一日詔名南京門曰崇禮雙門曰祥輝外西門曰迴鑾三日以主客郎中知應天府馬元方兼南京留守司事合置官屬名目下審官院流內銓一如西京之式三月十三日詔名南京城大東門曰昭仁小東門曰延和小西門曰順成北門曰靖安新陽門曰承慶仁宗慶曆五年九月十八日置南京留司御史臺燕翼詒謀真宗皇帝東封西祀思顯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升應天府爲南京建行宮正殿以歸德爲名以聖祖殿爲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逮聞高宗皇帝中興之祥始非偶然者宋史列傳朱勝非靖康元年爲東道副總管攝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遁去會楊進破敵復還視事踰年請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夏文莊公集乞修南京內狀　右臣伏覩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一日敕勅節文應天府升爲南京正殿以歸德爲名臣到職後躬詣大內謹視瞻其正南內門上有先朝題其牓曰重熙頒慶之門樓皆損動其下只是依舊雙門未變列郡之制雖有兩觀雉堞又無朵樓內城之中並無歸德之殿但是頹垣茂草內有真宗皇帝御製御書南京頌駐蹕詩碑石一片小亭遮蔽未曾建立其東北隅小亭子一座內有先皇御製御書駐蹕詩四首粉壁門牆不蔽塵埃所闕臣職在居守理合奏陳者伏以南丘仰當大火實勢形勝佳氣鬱葱藝祖肇基之邦聖朝根本之地發祥薦祉應天順人由七十里而興天乙是資於景亳累三十世之王文昌始大於岐周用建名都寔陪上國與中天而對峙企洛宅以相望至于宮司屛居咸從改革而乃闕廷宮掖悉未繕修漢啓南陽之都唐重北門之館並資壯麗以示威神況茂陵之餘烈方宣真廟之鳴鑾未遂必欲仰稽太紫上憲背陬備九寢之儀敞千門之式慮煩力役或有費財任臣今乞依先朝勅旨只創歸德一殿安駐蹕詩版又以宮室之儀門闕爲重摘取諸侯之制未成王者之都欲乞於南端闕正門三闕東西增朵樓二座所費它工至鮮不日可成仍乞選差八作司臣寮將帶工匠到此計度卻於東京木場事造材植繫栰浮汴赴當京修蓋伏望聖慈特賜開可所貴宮闕之度稍合於彝章祖始之基益隆於景命有光鴻祚永賁皇圖歐陽公集南京謝上表（皇祐二年七月）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宮鑰之謹嚴敢忘夙夜

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恩憂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當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於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吏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責素志以愧心行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恭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北道薄領少勤於職事廚傳取悅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難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梅聖俞宛陵集送王宗說寺丞歸南京　晏歲欲飛雪滿天含凍雲犯寒單騎遠獵火紫裘薰庭鵠還先喜池鴻去始聞公應間貴賤善說莫如君　送韓谷判王汝還南京（時賀太禋及）天子甘泉祀歡肇決九圍綠章馳騎入朱帳佩魚歸賦雪上賓席買鬚吏舞衣清池無限屬莫道信音稀虞儔尊白堂集過南京　三蘇當日振英華下揖相看意已佳太息樂全無後見舊廬閒屬女真家　許綸詩宿南京（兩鈞賁有戍兵三十八宋城城下駐）虛說胡兒五萬兵淒涼無復舊南京中天王氣終當復千古封疆只宋城洪适盤洲集次韻南京道中　蔡葉成陰行路寬鵓鳴鶯轉足閑顏半金泥滑夜來雨數片雲飛何處山薄暮每尋搏但共殘春能伴節旄還塵襟好濯西湖水偷取禪旁一日閒　送劉元忠學士還

南京　昔見相公登瀛洲今見公子爲校讎鯤鵬變化三十載我生安得不白頭君前拜恩父前慶暫向南都秉順流南都留守顏爲喜將吏入賀靴聲遒酒昇騄箕羊觿炙上下和煦移凉秋歸來却上御堤路西風健馬控花虬魯斗詩送孫華老移知南京　稚年曾未覩風標瀚海初聞挍俊髦國子先生會並席（曾在明先生講下）蓬萊學士看揮毫量涵萬頃滄溟濶氣吐千尋太華高逵性妙思窮孔孟（公有十逵逵性是其一也）指南餘藻岳維褒（兩推之指旺）談經落落鑑遒揮（作直講）飛步僊僊踏海鼇（試館職）忠力敢前輕獲毛剛腸一決快吹毛歸來有意成陶賦謫去無言吊楚騷志不下人寧碌碌特非知我但囂囂吳江春水尋幽寺（知湖州）越嶺秋風聽怒濤（移知福州）宣室鬼神靈語斷長安鐘鼓夢思勞廣陵南陽迷桑梓泗水東來照節旄（知徐州）感愴四陽消警吠惠流比屋樂耕耨真仙應祝通特澤朽骨平覺息夜號蕭洒幅巾忘夢覺清凉丈室笑燻膏淮陽大節孫尤峻吏部推材甆更豪灑使執經稱弟子虛煩解揖下功曹曾迷馬祖山前鹿循悟華亭水底蠶細扎忽聞更昇翰萬才俄見列弓刀照回天子令方悟怒拂龍顏昔未遺歷指陪京非久駐太平功業待伊皋遼史南京析津府本古冀州之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爲幽州商併幽於冀周分并爲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貕養川河泲浸菑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武王封太保奭于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東五郡漢爲燕國歷封臧荼盧綰劉建劉澤劉旦常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于上谷後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爲幽州總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怦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張仲武張允仲以上得民劉仁恭父子僭爭遂入五代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力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東曰安東迎春南曰開陽丹鳳西曰顯西清晉北曰通天拱辰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內有景宗聖宗御容殿二東曰宣和南曰大內內門曰宣教改元和外三門曰南端左掖右掖左掖改萬春右掖改千秋門有樓閣毬場在其南東爲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坊市廨舍寺觀蓋不勝書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嶼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統州六縣十一兵衛志南京析津府統縣十轄軍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萬六千金史地理

志南京路國初曰汴京貞元元年更號南京府三領節鎮三防禦八刺史郡八縣一百五都城門十四曰開陽曰宣仁曰安利曰平化曰通遠曰宜照曰利川曰崇德曰迎秋曰廣澤曰順義曰迎朔曰順常曰廣智宮城門南外門曰南薰南薰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門曰丹鳳其門三丹鳳北曰舟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東曰左掖門門南曰待漏院鼓院西曰右掖門門南曰都堂直承天門北曰大慶門門東曰日精門又東曰左昇平門大慶門西曰月華門又西曰右昇平門正殿曰大慶殿前有龍墀又南有丹墀又南曰沙墀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後曰德儀殿殿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內有隆德殿有蕭牆有丹墀隆德殿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向鼓樓在東鐘樓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又東曰近侍局又東則嚴祗門宮中則稱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則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亭北則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福寧殿殿後曰苑門內曰仁智殿有二太湖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其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翠峯峯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又東曰湧金殿又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又西曰瀛洲殿長生殿南曰閶武殿又南曰內藏庫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又東曰宣徽院院北曰御藥院又北右藏庫東則左藏庫宣徽院東曰點檢司司北曰秘書監又北曰學士院又北曰諫院又北曰武器署點檢司南曰儀鸞局又南曰尚輦局宣徽院南曰拱衛司又南曰尚衣局其南爲繁禧門又南曰安泰門門與左昇龍門相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也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院又北曰燕壽殿殿垣後少西曰振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局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少東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東曰太后苑苑殿曰慶春與燕壽殿並小東華與正東華門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其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其西北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又西則撒合門也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西曰光興德昌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相直北門曰安貞洪武志輿地志云鍾山古金陵山也縣邑之名由此而立建康實錄云楚威王築城石頭置邑以其地接華陽金壇之陵故

號金陵於天文其星斗牛其次星紀秦始皇三十六年以金陵爲鄣郡治故鄣三十七年東遊還過吳從江乘渡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因鑿鍾阜斷金陵長隴以通流至今呼爲秦淮乃改金陵邑爲秣陵縣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漢承三代舊制置揚州統丹陽郡所領縣邑有今浙西浙東二道及浙東道之半吳晉宋齊梁陳代加分割隋立蔣州唐以隸潤州又改昇州嘗屬始隆於舊南唐建金陵府縣邑猶更屬不常宋初爲江寧府改建康府始定有江寧上元句容溧水溧陽之地東西二百三十五里南北四百六十里東抵鎮江東南抵常州南抵寧國西南抵太平西抵和州西北抵真州以大江中流爲界

本朝應運肇基應天府實星紀斗牛之分且與三統之正相協自周以來數千年間

帝王之運適符於今豈非曆數耶應天府志府境古揚州之域周顯王特越滅吳置金陵邑秦改爲秣陵縣漢爲丹陽郡地建安十七年改秣陵曰建業三國吳建都于此晉永嘉元年琅邪王睿鎮建業建興初避愍帝諱改建康元帝建都于此宋齊梁陳皆因之號京輦神皋隋平陳置蔣州治石頭唐爲揚州又改江寧又改昇州吳改金陵府南唐建都于此以爲西都昇州江寧府宋爲江寧府高宗建炎二年改曰建康府紹興二年以府治爲行宮號行都元至元十二年開行中書省後改建康路天曆二年以文宗潛邸改曰集慶路

大明丙申年改應天府洪武元年立南京北京詔曰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朕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之規模至重自趙宋末世夷狄入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終羣雄紛爭未見有定于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擾攘之際挺身戎伍率衆渡江

天地眷佑

祖宗積德臣下宣忠三軍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功大集混一之勢已成十七年間糧餉軍須百物科徵頻煩尤甚民無休息者皆江左一方受供給之繁遂致天下收平寧之效民初有勤於朕其可忘乎頃幸大梁詢及父老皆曰昔聖人居中國而治四夷天下咸服朕觀中原土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可不從乎然立國之規模固大而興王之根本不輕以金陵大梁爲南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狩駐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主於立

宗社建宮室定朝市南京既以創置矣北京其令有司次第舉行於戲江左開基立四海永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故茲昭示想宜知悉洪武京城圖志春坊贊善王俊華圖志序　天地定位山川啓奥區之秘宅中考卜河嶽壯金湯之固況乎神皋聖壤其所蓄也深則其待於今也大

聖人應期啓運故天發其藏地闡其會而體國經野之制固有以軼豐鎬而跨兩京者矣金陵控扼吳楚天塹縈其西北連山拱其東南而龍蟠虎踞之勢昔人之言蓋不誣也孫吳始創居之六朝南唐雖代有其地然而疆域之廣未極其盛者意者天之所兆正有資於今日以啓一代王業之隆也歟歲壬辰癸巳間天厭元德群雄並起

皇上龍興淮甸天戈南指吳越首入版圖乃默與神謀即定都于是辨方正位立洪基造丕圖而郊廟之鼎以定山若增而高水若增而深回抱環合獻奇貢異而葉光佳氣與斗牛星紀並麗乎太微帝車之間何其偉耶樹本既固乃命將出師拔山東下河南拔潼關而守之遂北摧幽燕西臨汾晉入陜右盡有秦隴之地凡元之餘燼皆來請命于庭故交廣之壤羌僰之聚椎結卉裳之區山梯海航威率琛致貢方軌畢至而京師之壯增飾崇麗輪蹄交集絲管喧譁歲時士女填郛隘郛其宏盛氣象度越今古豈區區偏方閏位之可擬擬哉雖然

皇上經營締構蓋已極其盛矣然而遐方遠裔未覩其勝無以知

聖謨經綸之至爰詔禮曹命畫者貌以爲圖毫分縷析衢巷隧之列橋道亭臺之施名賢祠墓之嚴逮王侯第宅之華好星陳碁布地有顯晦而沿革不同名有古今而表著無異凡所以大一統之規模者可以一覽而盡得之矣圖成并錄請捧且摹之以徧示四方使天下之人足跡未嘗一至者皆得觀其勝槩亦若聞和鑾之音望屬車之塵於鈞陳豹尾間也大矣哉

皇上之英謀偉略何其深且至耶臣俊華遭際明時庇職春坊謹拜手稽首而言曰自古聖帝明王之有天下也若夏殷之禪繼周漢之龍興唐宋之紹承莫不奮自西北徐起而有中土然後始得而制東南耳

皇上不階尺土乃以吳越之疆席卷中夏冰天丹徼之域雕題金齒斷髮文身之屬莫不重譯而至嘉禾靈草諸福之物史不絕書

天命之所係屬如是夫湛恩厚德亘千萬年

聖子神孫承承繼繼以保此無窮之基覽是圖者其尚有考於斯焉　又序詹事府丞杜澤

聖人代天理物為億兆之君師定天下之大業宅形勝之都邑不偶然也如堯舜禹都冀成湯居商周都豐鎬洛邑漢唐關中有宋居汴是皆統一海內以安黎庶此可見天降聖人有造設默定之意焉欽惟

皇上當元綱解紐之際會

上天更運之特應天順人特起中夏定都江左四征弗庭勝兵西上陳虜殞滅揚旗姑蘇張氏面縛天兵北討中原以清掃腥羶於幽朔殄幺麼於蜀都群孽盡清京畿已固所謂大明當天而爝火熄也伏惟

皇上神聖聰明深謀遠略建泰山不拔之基爲萬世無窮之計詳內略外經營邑都其龍蟠虎踞之勢長江衛護之雄群山拱翼之嚴此天地之所造設也若乃紫微臨

金闕煌煌黃道分玉衢坦坦城郭延袤市衢有條六卿居左經緯以文五府處西鎮靜以武如十廟以祀忠烈十樓以待嘉賓此

皇上之所經制也以此觀之京師天下之本萬邦輻輳重譯來庭四海之所依歸萬民之所取正非遠代七朝偏據一方之可侔也

皇上萬幾之暇命工繪圖昭示天下〻叨近侍之列仰瞻

天日之光幸覩斯圖不勝感戴一披而金陵形勝了然心目之間非若前代所覩徒有其名而莫能考其實也嗚呼盛矣哉因拜手稽首繫之以詩曰地闢天開金陵大哉帝居允諧鍾山巍巍

聖德光輝奄有九圍大江滔滔

聖德深高地載天包鍾山蒼蒼大江洋洋

聖德陰昌自西自東朔南承風車書混同天命諄諄

聖子神孫萬萬年春愚臣拜手

聖皇萬壽天

長地久

下缺九頁

宮闕　奉天殿　華蓋殿　謹身殿　奉先殿　武英殿　文華殿　乾清宮　坤寧宮　柔儀殿　春和殿　文樓　武樓　文淵閣　東角門樓　西角門樓　奉天門　東角門　西角門　中左門　中右門　後左門　後右門　左順門　右順門　武英門　文華門　春和門　午門　左掖門　右掖門　左闕門　右闕門　社街門　廟街門　端門　承天門　廟左門　社右門　長安左門　長安右門　洪武門　東華門　東上南門　東上北門　東安門　西華門　西中門　西上南門　西上北門　西安門　玄武門　北上東門　北上西門　北安門　親蠶之門（已上皆宮門）　朝陽　正陽　通濟　聚寶　三山　石城　清涼　定淮　儀鳳　鍾阜　金川　神策　太平（已上皆城門）　滄波　高橋　上方　夾岡　鳳臺　大馴象　小馴象　大安德　小安德　江東　佛寧　上元　觀音　姚坊　仙鶴　麒麟（已上皆外城門）

山川

鍾山　一名蔣山在城東北周廻六十里高一百五十八丈東連青龍山西接青溪南有鍾浦下入秦淮北接雉亭山漢末有秣陵尉蔣子文逐盜死塟于此吳大帝為立廟封曰蔣侯大帝祖諱鍾因改曰蔣山　石頭山　按輿地志環七里一百步緣大江南抵秦淮口山上有城因以為名吳孫權修理因改曰石頭城今城於其上甓以磚石雄壯險固甚得控制之勝　覆舟山　一名龍山一名龍舟山在今太平門內教場北周廻三里高三十一丈北臨玄武湖狀若覆舟宋武帝又改名玄武山　鷄鳴山　舊名鷄籠山在覆舟山西周廻十餘里高三十丈狀如鷄籠因名今改鷄鳴山宋元嘉中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今置國子學於山之左又建浮圖于上以祠寶誌　石灰山　在城西北二十里周廻三十里高十丈晉元帝渡江王導建幕府於此舊名幕府山上有虎跑泉仙人臺　獅子山　在儀鳳門北與馬鞍山接周廻十餘里高三十丈又舊名盧龍

國朝以其形名之　馬鞍山　在清涼門與石頭城相接西臨大江高十五丈以形似得之　青龍山　在城東南二十餘里周廻二十里高九十丈　方山　一名天印山在城東南三十里周廻二十餘里高一百一十六丈四面方正如城秦始皇鑿方山長隴為瀆入江曰秦淮吳大帝嘗為葛玄立觀于此　聚寶山　在聚寶門外雨花臺側上多細瑪瑙石因名聚寶山今置欽天回回監于此　牛首山　舊名牛頭山狀如牛頭因名周廻四十餘里高一百四十丈一名天闕山中有石窟不測淺深在西南二十

里。劉宋南郊壇在焉。　三山　在城西南四十餘里。舊三山磯，周迴四十里。三峯連出大江，東岸高二十餘丈，吳津濟道也。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即是。　大江　自京城西南來，經西北東流入海。　秦淮　舊傳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東游以厭當之，鑿方山斷壟爲瀆入江，故曰秦淮。　玄武湖　亦名蔣陵湖、秣陵湖，在太平門外，周迴四十里。晉元帝所浚以習舟師，又名北湖。宋元嘉中有黑龍見，因改玄武湖，有溝南入于秦淮。　太子湖　一名西池，吳宣明太子所浚。晉明帝爲太子，脩西池，多養武士於內，築土爲臺，時人呼爲太子西池。梁昭明植蓮於此。在雞鳴山北。　穩舡湖　在佛寧門外

國朝新開通江水於此泊舟，以避風濤。　清溪　吳赤烏四年鑿東渠，名清溪，通城北塹潮溝，以洩玄武湖水。舊有九曲，今上元縣南迤邐而西，循舊內府東南出至府學墻下，皆清溪之舊曲，通秦淮。其竹橋、玄津、昇平、復成、淮清、褔川、鼎新、斗門、西虹、內橋、會同等橋，皆此水所通。　太平隄　在太平門外。

國朝新築，以備玄武湖水。其下曰貫城，以刑部、都察院、五軍斷事官在其西，皆執法之司，以天市垣有貫索星，故名焉。　玉澗　在蔣廟側，緣山澗是。

東澗　在鍾山宋熙寺基之東。　竹篠港　在觀音門外，去城三十餘里。

天地壇　在正陽門外，山川壇東。按古以南北二郊分祭，掃地以行事。

國初嘗因之，風雨寒暑屢致弗調。

皇上斷自宸衷，以王者父天母地，無異祭之理，乃以

天地合壇而祭，配以

仁祖淳皇帝，嚴以殿宇，左右列壝，以日月星辰、岳鎮海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歷代帝王、天下神祇，及府城隍之神從祀，禮意極備，定爲萬世之制。每歲率以正月中旬親祀，至爲簡當，自此年穀順成，禎祥疊見。　社稷壇　在端門之右。舊嘗分祭，有乖禮意者多。

皇上歷考古制，至有不同，以爲五土生五穀，所以養夫民者也，分而祭之，生物之意若無所施，於是合祭于一，春祈秋報，歲率二祀。　太廟　在端門之左。　龍江壇

國朝新建，在金川門外。凡行幸出師，親王之國，則祀于此。　帝王廟

國朝新創，凡古之聖帝明王，下及歷代開基創業之君，制治保邦之主，能遺法於後世者，皆於此祀之。廟在雞鳴山陽。　城隍廟　南唐在城西北，元在太廟街。

國朝初建斗門橋東，今在雞鳴山南。　真武廟　宋太平興國二年置，在清化市東，今徙雞鳴山南。　卞壼廟　即卞將軍廟，舊在朝天宮西冶城。晉蘇峻作亂，尚書令卞壼與其二子盱、眕死難，人謂忠孝萃于一門。南唐保大中始建忠貞亭於其墓北，宋慶曆改亭曰忠孝，胡銓作記。

國朝建置雞鳴山南。　蔣忠烈廟　舊在蔣山之西北，神蔣姓，名子文，漢秣陵尉，逐盜至鍾山，爲賊所傷死，而爲神，甚有異迹在人，吳大帝爲立廟，歷代皆祀之。

國朝建于雞鳴山南。　劉越王廟　舊在上元縣東，相傳南唐劉仁贍廟也。

國朝建置雞鳴山南。　曹武惠王廟　舊在聚寶門外，王諱彬，謚武惠，宋開寶中統兵平江南，不殺一人，邦人感之，爲立祠。

國朝建置雞鳴山。　元衛國公廟　公名福壽，元末爲南臺大夫，

天兵下建康，死之，謚曰忠肅。

國朝爲立祠雞鳴山南，春秋祀焉。　功臣廟

國朝建雞鳴山南，凡本朝開國元勳，功在社稷，澤及生民者，則祀于此。　五顯廟　今建在雞鳴山。　關羽廟　舊在針工坊，宋慶元年間建，今徙雞鳴山南。　徐將軍廟　在獅子山。　晏公廟　在定淮門外。　無祀鬼神壇。　在神策門外。

寺觀。　靈谷寺　梁之開善寺，唐改寶公院，南唐改爲開善道場，宋改太平興國寺，今名靈谷寺，徙鍾山東南。　雞鳴寺　在雞鳴山，

國朝新建，置寶公塔於寺後之山巔。　百福寺　在石灰山東，

國朝所建。　善世寺　元龍翔寺，在會同橋北，今改善世寺，徙聚寶門外能仁寺東，宋定林寺基。　天禧寺　即古長干寺，宋名天禧寺，在聚寶門外，有塔，今名因之。　能仁寺　舊在應天府學西，劉宋建，名報恩寺，南唐改爲興慈院，宋改爲能仁寺，今因之，徙聚寶門外善世寺西。　碧峯寺　在聚寶門外能仁寺北，

國朝所建　西天寺　在聚寶門外天禧寺東。

國朝所建　鐵塔寺　在朝天宮後岡上，宋太始中建，號延祚寺，唐時建塔寺內，宋名寺曰正覺，塔曰普照，今有塔無寺。　朝天宮　在建安坊西，吳冶城，晉西州，宋總明觀，楊行密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元改永壽宮，今名朝天宮。卞壼廟在其西，謝公墩在其北。　神樂觀　在正陽門外大祀壇西。

國朝新建以居高道爲樂舞生者大祭祀肄之泣事。盧龍觀。在儀鳳門
內獅子山。
國朝新建，
官署。文職。宗人府。在承天門外御街東　吏部。在宗人府南。
戶部。在吏部南　禮部。在戶部南　兵部。在禮部南。工部。在
兵部南。刑部　在太平門外。都察院　在太平門外。通政司。在
長安右門外公生門南　太常司　在後軍都督府南　詹事府　在翰
林院南。應天府。在舊內西錦綉坊內。元御史大夫宅。光祿司　在
內城西　翰林院。在長安左門外。公生門南　太醫院。在詹事府南。
欽天監。在太常司西其測候臺在鷄鳴山。欽天回回監。在聚寶
門外其測候臺。在聚寶山。五軍斷事官。在太平門外。
五城兵馬司。中城在今內橋北。六朝舊內門基。東城。在工部東。
西城。在三山門外。西關北街。北城。在更鼓樓北。南城。在聚寶
門外。上元縣。宋在城東隅。今仍舊治。江寧縣。舊在聚寶門外西
街越城之側。今徙銀作坊內。係舊府治。行人司　在會同館西北。儀
禮司。在長安街內南　僧錄司　在天禧寺。道錄司。在朝天宮
鑄印局。在禮部門內南。文思院。在大中街西。營繕所。在栢川
橋北。宣課司。一在聚寶門外。一在龍江關。都稅司。在大中街。
巡檢司。一在江東渡　一在龍江渡。茶引所　在都稅司東。抽
分場　一在竜骨堤。一在龍江關。教坊司。在行人司南。
武職。中軍都督府。在承天門外御街西。左軍都督府。在中軍都
督府南、右軍都督府在左軍都督府南　前軍都督府　在右軍都督
府南。後軍都督府。在前軍都督府南　十二衛。錦衣衛、旗手衛
金吾前衛　金吾後衛、羽林左衛　羽林右衛。府軍衛。府軍左
衛。府軍右衛。府軍前衛　府軍後衛、虎賁左衛。在京各衛。神
策衛。虎賁右衛　驍騎右衛。天策衛　豹韜衛　飛熊衛　鷹揚衛
廣武衛　興武衛。英武衛、龍驤衛。留守中衛。留守左衛。留守
右衛。留守前衛　留守後衛　瀋陽左衛　瀋陽右衛　龍江左衛　江
龍江右衛、水軍左衛　水軍右衛　廣洋衛　龍虎衛、鎮南衛　江
陰衛　應天衛、和陽衛、武德衛　橫海衛。
教場。在復舟山南、即晉成帝北郊壇基。
文武官朝房　在長街左右門外南北街。倉庫司局　鑾駕庫、在長

安左門外。軍儲倉。在鼓樓西馬鞍山下及各衛營。黄冊庫。在玄
武湖洲上。火藥局　在淮清橋街北。舊馬公祠基。寶源局。在大藥
局東。鞍轡皮作軍器顔料等局。在太平街西。
橋梁　大中橋　即古之白下橋也。在通濟門裏今名大中橋。淮清橋
在大中橋西南一里許通秦水舊名東水閘。今名淮清橋。鎮淮橋。
在聚寶門裏。吳時南津橋也。名曰朱雀航。今名鎮淮　新橋、在今雜役
一坊驍騎衛口。本名萬歲橋。又改名飲虹橋。新橋乃吳時所名。至今俗呼
爲新橋襲其舊也　內橋。舊名天津橋。又名虹橋。即六朝舊內門也。在
宋行宮前。今名內橋在中城兵馬指揮司西南。太平橋。在鼎新橋裏
與建安坊相對舊名欽化又呼笪橋古傳茅山笪宗師所建。宋改太平橋
今因名之。鼎新橋。在太平橋西舊名小新橋。宋改鼎新。今因名焉。
大市橋。在中城兵馬司西。舊名西虹橋。今名大市橋。會同橋。在大
市橋南。舊名閃駕橋。宋名景定橋今名會同橋。跨運瀆水　昇平橋。舊
名東虹橋在上元縣西。今名昇平橋　乾道南北二橋。在今斗門橋北
二橋相望即古運瀆水道。今仍舊名、高橋。在通濟門外。吳來伯通所
建。因名其橋曰來。後人轉來爲高。今因之。斗門橋。在今三山街近三
山門。即運瀆水閘。今仍舊名。崇道橋。在朝天宮東。今仍舊名。大通
橋。在今長安西門外金水河所出。
國朝新建。通濟橋。在通濟門外。即古運瀆秦淮水也。今仍舊名、武定
橋。在今織錦三坊內。今仍舊名、中和橋　在正陽門外
國朝新建。江東橋。在今江東門外
國朝新建。來賓橋。在今聚寶門外。
國朝新建。善世橋、在今聚寶門外。來賓街西南。珎珠橋。在今洪武
街珎珠河水上。昔陳後主汎舟遇雨浮漚生宮人指之曰。滿河珍珠因名
焉。轉橋。在觀音門外。去城東北三十里。重譯橋。在聚寶門外東
重譯街。即古烏衣巷朱雀橋也。今名重譯。
國朝新建。上浮橋。在新橋西。
國朝新建。下浮橋。在上浮橋西北。
國朝新建。長安橋。在聚寶門外古長干橋。五代楊溥城金陵。鑿濠引秦
淮繞城。今名長安橋。玄津橋。在
皇城西後成橋北、
國朝新建。竹橋。跨清溪水上在。

皇城西南對栢川橋北。通太平門。栢川橋。在通濟街。復成橋。在玄津
橋南。既壞而復成之。因以名焉。北門橋。在洪武街舊北門口。竺橋。
在上方橋東南。上方橋。在中和橋東南。毛翁渡。在聚寶門外
毛賀墳南。晉顧榮與陳敏戰於此處。榮以白毛羽翁麾軍。因名麾翁渡。後
訛稱毛翁渡。今名因之。江東渡。在江東門外。舊名平家圩渡。今名
江東渡。毛賀墳。舊毛翁渡。
街市。長安街。在
皇城
西長安門外。即舊白下橋東。大通街。在大中橋東南。接通濟門北通
竹橋。里仁街。在大中橋西。宋程明道張南軒書院故基。今名里仁街。
存義街。在里仁街西。宋上元縣學故基。特雍街。在存義街西。
和寧街。在特雍街西。中正街。在和寧街西。廣藝街。在上元縣
西。舊名細鄉坊。一名武勝坊。敦化坊。在中城兵馬司。六朝內城基。其
西元建龍翔寺。今天界寺故基。裕民坊。在太平門北街。舊真武廟街。
建安坊。在鼎新橋北街。俗呼下街。善政坊。在大中橋西。舊名丸
曲坊。務公街。在善政坊西。舊名青溪坊。致和街。在務公街西。舊
清平橋街。大市街。在中城兵馬司西。故天界寺門外。舊名夾道街

全節坊。在朝天宮西。舊名忠孝坊。晉卞壼死節處。今名全節坊。織錦
一坊。在聚寶門內。舊桐樹灣街。織錦二坊。在鎮淮橋北。舊國子監
街。織錦三坊。在織錦二坊北。舊關王廟巷。大中街。在針工坊北
舊狀元坊。雜役一坊。在聚寶門內鎮淮橋南沙河街。雜役二坊
在鎮淮橋北。舊竹街。雜役三坊。在雜役二坊北建業坊。鞍轡坊。
在雜役三坊北。銀作坊。在鞍轡坊北。舊金陵坊。鐵作坊。在弓匠
坊東。舊小木頭街。弓匠坊。在鐵作坊西。舊馨子巷。氊匠坊。在弓
匠坊西。舊水道巷。習藝東街。在習藝西街東。習藝西街。在皮作
坊東。舊土街。皮作坊。在習藝坊西。舊評事街。洪武街。在北門橋
東。英靈坊。在十廟西。成賢街。在國學前。太平街。在太平門
南。大市。在大市街。舊天界寺門外。物貨所聚。大中街市。在大中
橋西。三山街市。在三山門內斗門橋左右。時果所聚。新橋市。在
新橋南北。魚菜所聚。來賓街市。在聚寶門外。竹木柴薪等物所聚。
龍江市。在金川門外。柴炭等物所聚。江東市。在江東門外。多聚客
商船隻米麥貨物。北門橋市。在洪武門街口。多賣雞鵝魚菜等物。六畜
長安市。在大中橋東。內橋市。在舊內府西。聚賣羊隻牲口。

場。在江東門外。買賣馬牛驢騾豬羊雞鵝等畜。上中下塌房。在清
涼門外。屯貫段疋布帛茶鹽紙蠟等貨。草鞋夾。在儀鳳門外江邊。屯
集柴木。
樓館。會同館。在長安街西。四方進貢使客所居。烏蠻驛。在會同
館西。以待四夷進貢使人。龍江驛。在金川門外大江邊。江東驛。
在江東門外大江邊。客店。一在長安街口。一在竹橋北。一在通
濟街西。一在江東門內南北街。以待四方客旅。鼓樓。在今北城兵
馬司東南。谷名馬黃泥岡。鐘樓。在鼓樓西。
酒樓。江東樓。在江東門西。對江東渡。鶴鳴樓。在三山門外西關
中街北。醉仙樓。在三山門外西關中街南。集賢樓。在瓦屑壩西。
樂民樓南。樂民樓。在集賢樓北。南市樓。在三山街次作坊西。
北市樓。在南乾道橋東。輕煙樓。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與澹粉樓
相對。翠柳樓。在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梅妍樓相對。梅妍樓。在
江東門內西關北街。與翠柳樓相對。澹粉樓。在江東門內西關南街
與輕煙樓相對。謳歌樓。在石城門外。與鼓腹樓並。鼓腹樓。在石
城門外。與謳歌樓並。來賓樓。在聚寶門外來賓街。與重譯樓相對。

重譯樓。在聚寶門外。與來賓樓相對。叫佛樓。在三山街北。即陳朝
進奏院故址。宋改報恩光孝觀。今即其地爲叫佛樓。駱駝亭。在靈谷
寺西南。郵鋪。一在通政司。一在鼓樓。一在應天府。一在安德
門外。一在太平門外。養濟院。在金川門外。富樂院。一在武定
橋東南舊鹿苑寺基。一在聚寶門外東街。构欄。一在武定橋東。
一在會同橋南。
厩牧。牧馬千戶所。在朝陽門外。馴象千戶所。在正陽門外。養
鷹房。在聚寶門外。豬羊六畜圈。一在江東渡口。一在龍江渡口
園圃。
國家近年海運糧儲及隄防沿海倭寇。其或造船隻所用桐油棕纜。皆出於
民。爲費甚重。
皇上矜恤民力。乃經營布置。於朝陽門外蔣山之陽。建立園圃。廣植棕桐漆樹
各數千萬株。所以備
國家之用。而省民供也。漆園。在桐園北。桐園。在漆園南。棕園。
在桐園東。
南京賦。千子雍鉉。昔班固作東西都賦。鋪張兩漢之盛。千載而下。讀者

如身歷闗洛之間而目睹高光之規模也
皇明定都金陵金陵在楚威王特占者以爲有天子氣後雖六朝建都僅保東
南未能混一區宇皆未足以當是氣之盛從
聖天子定鼎以來東取三吳南平江漢西收隴蜀北清沙漠奄有六合禮作樂
興帝王統緒絶而復紹衣冠文物墜而復振整頓乾坤再造中夏曠古以
來未之有也王氣之應其在
聖朝明矣夫物之久而後成者物必大而堅也氣之蘊蓄久而後發者其氣必
綿延悠久盛大而無窮也
京師王氣占於二千餘載以前而應在二千餘載之後
聖朝億萬年盛大之業於此見矣鉉謹學焉
南京賦因楮筆墨成文假爲問答以發其意焉賦曰　管城子與子墨客
卿偕楮先生而登乎著作之庭觀
帝鄉之佳氣美
聖代之龍興管城子肖起而請曰壯哉南京地勢天成爲帝王州今古所稱然
而建鄴建康金陵秣陵凡數更而定於今日應天之美名在昔六朝建都
相仍至於今日而天下一家四海咸寧豈天造地設政有待於

皇明乎子墨客卿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在荆楚威王之世太史所占此有
王氣爰開內府筆金說瘞彼欲以人而勝天適見楚人之未智由吳而晉
累朝相繼未有混六合而爲家用中夏而變夷則王氣之盛彼皆何足以
當之且觀夫層城屹立上出雲霄老石嵯峨鎮壓江滸亘兮若奮而欲前
曲兮若回而返顧卑兮若有俟而蹲高兮若有起而怒所以像猛獸於秋
方表都城之神武茲其所謂石城維萬年而虎踞者歟至若青山嶙峋
乎雲端大阜拱乎
皇居兮如神物養道而不動群峯立於城隊兮如頭角嶄焉而爵盤削芙蓉兮
高峯走蜿蜒兮長蠻作擎天兮一柱孕神秀兮兩間茲其所謂鍾山亘萬
古而龍蟠者歟又如長江西來下經洪都遶匯鄱湖出于小孤蓄怒滿悍
合川與漢洪濤淼天青無畔岸至于龍灣洶湧瀰漫茲其所謂天塹昔人
望之而興歎者歟既爲支江遶城盤迴繚以關梁相望權黿裡于水門引
乎城中清渠流灌潮汐相通萬里舟航帆檣蔽空際天壽海艤不來同是
以三吳爲其東府荆蜀爲其西户南有嶺海之險北有河濟之固青山遠
聳兮若圖畫之適分翠璧傍擁兮如屛藩其重護崇岡合起平阜四迭兮
合衆大古稱佳麗東南都會天下形勢民秀常居乎第一士勇實當乎百

二思昔六朝既歇天運未回夕陽洛烏衣之巷浮雲蔽鳳凰之臺蓋后皇
蓄其奇而不發將久閟而大開厥後戰馬嘶風群方鼎沸積骸如山積胜
天地
聖皇赫怒義旗斯起臨江按劍鯨波如砥開門送款生民有
主定鼎于茲永固根柢己而東征西怨敵無堅壘掃除殘暴天下同軌然後
開新城拓邦畿倚隸阜建
皇基不必茅茨以昭儉不必壯麗以重威宮牆環遶觚闕翬飛高入間之天上
法星象於太微碧瓦煥朝陽而共耀瑤階與夜月以同輝奉天弘開高臨
五雲青龍翼翼乎內殿玄武赫赫乎北門
聖人以天下爲重而堂曰大本
聖人不自以爲聖而殿曰謹身環珮瑲瑲雲氣飄來於儀仗
冕旒穆穆日華絢彩於彤庭東則青宮高明
儲君所居廣廈細氈育德詩書究典禮於帷幄講心法於唐虞紅雲開兮寶
殿宮花明兮綺疏脩問安之至敬踵聖王之弘模外則中書之堂丞相之
府是爲鳳凰之池式長夔龍之武爲千官兮表率使百揆兮時叙六卿分
職理政事之樞機四海晏安見燮調之丕績爰開督府兵事攸歸風動雲

興如虎如貔飛將集而鐵騎屯止三邊靜而羽檄不飛白日耀光於甲冑
蛟蛇昇影於旌旗府衛森嚴克張
皇威並列崇臺提憲之綱豸冠白簡烈日秋霜驄馬蹀躞乎秋風柏烏翔舞乎
朝陽表正百司令肅萬方又若史官載筆詞翰之林雅誥其文金石其音
載立辟雍湯湯其流天下俊髦來歌來游禮樂之司天文之署尚璽大僕
百職具舉雍雍鷺鳳之儀濟濟鴛鴻之侶莫不環拱
皇居承恩
帝所左則清廟於穆曾搆宮見禘嘗尊
祖駿奔百僚南建貢丘北開方澤天地定位百神受職歷代帝王儀容儼飭有
德有功總歸廟食歆于神人萬世丕式爾乃御溝溶溶遶乎宮墻長橋卧
晴虹之狀恩波耀紅旭之光天連
御路地轉長廊雲集兮有街會同兮有坊爾公爾侯甲第出雲高門大宅
表其華勳下達閭閻生齒孔殷接棟連甍隘乎通城地因表着營以衛分
崇墉屹屹廣路迢迢四門既開重譯來朝行人駕肩於廣市舳艫銜尾於
閘橋雲起北山灑海天之霖雨風生滄海送及特之信潮若乃江山之奇
風景之勝地勢之雄人物之盛所以壯四海之游觀播名賢之歌詠並天

皇
明地以流傳亘古今而莫盡者皆有待於
明之受命也故知天地儲祥于茲有年應在
明特執云不然吾方與子游乎禮義之林樂乎熙皞之天播頌聲於
昭代托金石而永傳管城子輩然而聴釋然而悟搢先生曰卿言得失猶有所未盡也夫天祐中原冠裳禮義胥而爲夷夫豈天意天以
聖皇紹中華之正統開萬世之太平變左衽而衣裳易椎髻而冠中制禮作樂惠此黎民整頓乾坤天地一新萬世一特千載
一人夫豈山河之險能爲其重輕言未既二子憮然拜且謝曰微先生言知不足以及此夫運氣回於天而
聖皇當其會王氣應於地而
聖朝當其時固不待金手城湯乎池而開萬億年之丕基也　蘇伯衡詩

天作山川奠
帝京大江爲塹石爲城安西事業資吳漢治内人材得孔明牧馬已空燕地草射雕欲近漢家營功成不用論封禪自有鳧鷖頌太平
聖主當陽御六龍真成垂拱定華戎十年遍見文明盛五緯行將次舍同執旦籍田稽古典成王周業祐幽風告成又見行封賞共喜天山早挂弓
聖心淵默事彌綸朝御乾清夕謹身王氣萬年當建業龍光半夜起天津自緣廟算成功速終見殊方送欵頻甘露頌成齊入奏蒼龍闕下候雞人　芍藥名花簇坐圍詞林寵遇眼中稀論思惟日趍三殿奉引常時近六飛半夜金蓮天上賜幾回玉佩月中歸青袍多幸微班忝祗愧無能補袞衣　釋來復詩南京四首　龍虎山河御氣通遥瞻
帝闕五雲紅英雄盡入江東籍將帥多收薊北功禮樂日稽三代盛梯航歲貢萬方同都將儉德熙文治淳俗應還太古風　黄道天清擁佩珂東南王氣秣陵多江吞彭蠡來三蜀地接昆侖帶九河鳳闕曉霞紅散綺龍池春水綠生波華夷混一歸
真主端拱無爲保太和　列郡徵材起俊髦萬幾獨使
聖躬勞開藩上相頒龍節破虜將軍說豹韜地入黃圖三輔壯天垂華蓋七星高迎春別賜瑤池宴捧進金盤五色桃　曙鍾催入紫宸朝列炬流虹映絳霄天近鼇頭花簇仗風低豹尾樂鳴韶衣冠一變無夷俗律令曾頒有正條昨日鍾山甘露降玻瓈滿賜出宮瓢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二　十九庚

京

北京

地理通釋北京大名府漢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天雄軍使唐建鄴都曰興唐府晉建鄴都曰鄴晉府後漢曰大名府慶曆二年升爲北京（正殿曰班瑞）宋史地理志慶曆二年建大名府爲北京宮城周三里一百九十八步即真宗駐蹕行宮宋會要仁宗慶曆二年五月詔曰相邑設都所以因地形之勝省方展義所以考民風之宜乃眷魏郊實當河麓席萬盈之懿兆冠千里之上腴隱然北門壯我中夏洪惟聖考順駐璵輿宮館並存威靈如在緬懷凝烈有述於孝思嘉慰後來敢忘於時邁載恢舊制崇建別京懋昭善繼之猷仍奐維新之澤大名府宜當爲北京先朝駐蹕行宮正殿以班瑞爲名其修葺行宮屋宇並給官錢毋得科率六月十七日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爲修建北京使翰林學士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爲修建北京副使七月十二日以北京行宮門爲順豫八月十七日出内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閏九月一日詔比建北京以備巡幸其供億之物宜令有司辨置毋或擾民三年二月六日北京行宮便殿爲靖方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置北京留守司御史臺神宗熙寧八年十二月九日賜内外城門名南河門曰景風南博門曰景嘉朝城縣門曰安流朝城羅門曰巽齊冠氏門曰華景冠氏羅門曰春祺上水關曰善利北河門曰安平北博門曰耀德魏縣門曰寶成魏縣羅門曰利和觀音門曰安正觀音羅門曰靜方下水關曰永濟左右四廂凡二十三坊永寧延福靖安惠安宜春敦信安仁善化七賢大安德教宜春崇化三市普寧廣利長樂景行景明鳳臺延康福善保安王海崇寧四年七月丁巳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澶鄭許三州并襄邑爲拱州是爲四輔景祐元年三月升鄭州節鎮詔曰周制九畿蓋尊宸内漢設二部實陪京師相宅浚都夾右滎圃爰稽扶翊之義參領防遏之兵皇祐五年十二月壬戌以曹陳許鄭滑州爲輔郡隸畿内置京畿轉運使至和二年十月己丑詔京畿毋領輔郡范仲淹謂洛陽險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都汴即有事必都洛陽可漸廣儲蓄繕治宮室宋祖祠部集代王君貺尚書北京謝上表（臣某言云云）環封千里開府萬兵坐制此方猶非其地班條云始貿愧于中（中謝）載惟全魏之區退控强胡之境洪河襟帶於其左朔

野咽喉之所衝自罷郡以置都常擇人而作牧地望茲重朝食愈艱曾紆兩府之印章方付北門之管鑰授之近侍試曰曲恩伏念臣少也短能初無遠業先朝親試之次牓甫冠首叨於甲科臺省回翔藩維偃息犬馬之年尚壯鵷鴻之序徧揚蒼鬢嚴塗靦顏空食篇須中山之一道纔提支郡之十城尤幸匪才適丁無事日常安枕歲聿更書未嘗天日之清光試圖省錄又之消塵之素效何所甄陞就畀別京弗沿襄制仍加冢宰之秩以示邦人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神造曲成乾綱獨運採法宮之新治念仁廟之舊臣特躐要章俾尸甸服敢不刺求民瘼蒐講武經謹軝河防之虞豫嚴邊瑣之備報償恩施猶知今日之能爲揭立功名豈獨少年之所慕云云又代魏公北京謝上表　獨當一道尚容搶竭於微才薰拊連城寔恐難勝於重任肇班寬詔深愧厚恩（中謝）伏念臣風力不強器能寔譾致身奚識於枉道接物唯存於至誠朝廷非繫於重輕將相輒更於出入且所臨皆劇精神已耗於當年而其得過多疾病遂衰於今日方戢勤飛之翼少安倦集之林甫爾涉春遽然易地大稱全魏之部北控強胡之體比雖水害之稍平茲尚民流之未復冀蘇疲俗爰屬老臣顧無惠術以安人應之威棱之服膺始懇辭而弗獲託冒處以爲慙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政在圖新任先求舊特自清衷之所柬不惟綠力之弗堪敢不蒐講武經道宣利澤殘軀罷勉僥偶立於事功睿旨丁寧庶弗孤於器使劉公是先生集魏京詩（并序）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守之德以達孝思于下于時野之處士或相與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人乃以聖人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述作相繼而無適駿烝哉之詩此乃處士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聲謨辭以繼大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維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祗適文武維慈幼老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特維獷犹傲予之體靡慶靡賓跳呼以狂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使魏及濆群心不寧帝奮厥武首萬其士匪怒以赫于三十里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其來（天子來北士增）其喜魏倫其生以不奮興躯之渾渾猱之貴貴靡有翰張璣厥綵緄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于旅維特既定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怒既闕爾弓既橐爾矛獷犹臣止四方是休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維則爾祥示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渝皇曰卿士維帝特功特亦維人維冠萊公爾慎爾止獷

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皇曰卿士維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恭山之封后士之禪予監若茲維天是眷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我爲強暴敢不來覲俾恒于威于忠是訓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章之北戎河水東注昭哉禹績特萬斯年天子之德金史地理志北京路府四領節鎮七刺郡三縣四十二鎮七寨一　大定府中北京留守司遼中京統和二十五年建爲中京國初因稱之海陵貞元元年更爲北京置留守司都轉運司警巡院（產鉛荻蠟鹽菜芝絨紙增栝酥乳餅五味子）戶六萬四千四十七縣十一鎮二元史大都路唐幽州范陽郡遼改燕京金遷都爲大興府元太祖十年克燕初爲燕京路總管大興府大宗七年置版籍世祖至元元年中書省臣言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興府仍舊四年始於中都之東北置今城而遷都焉京城右擁太行左挹滄海枕居庸奠朔方（城方六十里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義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海子在皇城之北萬歲山之陰舊名積水潭聚西北諸泉之水流入都城而匯於此汪洋如海都人因名焉志民

流緣無禁故周之重沼云）事類全書中統五年八月日中書省奏開平府闕庭所在加號上都外燕京修營宮室分立省部四方會同乞亦正名事準奏可稱中都路其府號大興布告中外咸使聞知到京須知凡朝京到良鄉取京止六十里先詣燕賓館換衣亭換易衣冠然後入覲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過燕京和陳秀玉韻　回首親朋半土丘嗟予十稔浪西遊半生兵革慵開眼一紙功名猜點頭下士笑予謀計拙至人知我謂心憂再行不憚風沙惡鶴迹雲蹤任去留　君恩猶未報山丘自笑遊方汗漫遊客過玉關驚白髮夢遊金谷覓蒼頭冷官待罪予爲歎陋巷居貧君不憂猶望道行澤四海敢辭沙漠久淹留　狐死曾聞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聳日落瀚海西傾天盡頭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尚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　餘生不得樂林丘猶憶丁年選勝遊幾帙殘編聊快眼一張衲被且蒙頭跳猕已報西門徒柱石猶懷東顧憂自料荒蹤成弃物蒐裘歸計乞封留　空驚滄海變陵丘白晝分明夢裏遊除妄禊邊重出禊求真頭上更安頭專通富貴剛生喜苦偶悲愁強作憂所斷葛藤閑使倆繫驢橛子不須留　洪武元年立大梁爲北京（見南京詔下）永樂元年正月十五日早

欽依北平立爲北京合設衙門官制悉禮部與多官人議來除欽遵會同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官議得合設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并屬司及北平府改爲順天府官制仍舊北京國子監北京所屬生員仍照舊制赴京考試上等送國監中等送北京國子監讀書北京行太僕寺并知印吏典名數及行移定式本年二月初三日本部官同各衙門官具本覆奏

欽

該都准議除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合設正官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都督僉事行移兵部銓除及銷除北平布政司北平按察司北平都司經歷司官制并附屬令該衙門官制行移禮部拘銷鑄換印信外前項衙門除順天府官員品級照舊外其餘衙門官員俱照在京官員品級及照在京刑部戶部所屬北平清吏司都察院所屬北平道俱合改爲北京清吏司北京道再照北京既照在京設置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北京行部監寺所擬各衙門官吏知印考滿俱各照依在京官吏知印考滿事例一體考覈黜陟及照資格出身　衙門官制

北京留守行後軍都督府　經歷司　首領官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吏提控二名掾史六名典吏二十四名吏禮房各二名戶兵刑房各四名工房

三名承發二名勘合科二名架閣庫一名知印一名

北京行部　正官尚書二員侍郎四員屬官吏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一名典吏二名戶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五名典吏十名禮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一名典吏二名兵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三名典吏六名刑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二員主事四員都吏二名令史六名典吏十八名工曹清吏司郎中一員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都吏一名令史二名典吏四名照磨所照磨一員檢校一員司吏一名典吏四名司獄司司獄一員獄典二名勘合科典吏二名架閣庫吏一名知印一名　北平府改順天府官制品級依舊

北京行太僕寺官制品級依舊（詳天字）北平行太僕寺改

北京國子監祭酒一員司業一員監丞一員典簿一員屬官博士一員助教二員學正一員學錄一員掌饌一員

上京

羅泌路史夏后氏紀命竪亥步經大章行緯暢于八極方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師五十國州十有二師州有牧牧有師于上京遼史上京臨潢府東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别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齪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年更名上京府曰臨潢淶流河自西北南流遶京三面東入于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又有拈河沙河黑河潢河鴨子河他魯河狼河蒼耳河輞子河臚朐河陰涼河豬河鴛鴦湖興國惠民湖廣濟湖鹽濼百狗濼大神淀馬盂山兔兒山野鵲山鹽山鑿山松山平地松林大斧山列山屈劣山勒得山唐所封大賀氏勒得王有有墓存焉戶三萬六千五百轄軍府州城二十五統縣十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之以爲固地沃宜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齪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赴致敬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是歲太祖崩應天皇后於義節寺斷腕寘太祖陵即寺建斷腕樓樹碑焉太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劉煦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及應天皇后尊號太宗詔蕃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闢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城高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門在東曰迎春曰鴈兒南曰順陽

西曰金鳳曰西鴈兒曰南福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櫓門東曰安東南曰大順西曰乾德北曰拱辰中有大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曰東華西曰西華此通內出入之所正南街東留守司衙次鹽鐵司次南門龍寺街南曰臨潢府其側臨潢縣縣西南崇孝寺承天皇后建寺西長泰縣又西天長觀西南國子監監北孔子廟廟東節義寺又西北安國寺太宗所建寺東齊天皇后故宅宅東有元妃宅即法天皇后所建也其南具聖尼寺綾錦院內省司麴院贍國省司二倉皆在大內西南八作司與天雄寺對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四東門之北潞縣又東南興仁縣南門之東回鶻營回鶻商販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西南同文驛諸國信使居之驛西南臨潢驛以待夏國使使驛西福先寺寺西宣化縣西南定霸縣縣西保和縣西門之北易俗縣縣東遷遼縣周廣順中胡嶠記曰上京西樓有邑屋市四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官者翰林伎術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國人并汾幽薊爲多家大中祥符九年薛映記曰上京者中京正北八十里至松山館七十里至崇信九十里至廣寧館五十里至姚家寨館五十里至咸寧館三十里度潢水石橋旁有饒州唐於契丹嘗置饒樂今渤海人居之五十里春和館度黑水河七十

里宣化館五十里長泰館館西二十里有佛舍民居即祖州又四十里至臨潢府自過崇信館乃契丹舊境其南奚地也入西門門曰金德內有臨潢館子城東門曰順陽北行至景福門又至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在饅頭山南避暑之處多豐草掘地丈餘即有堅冰祖州天成軍上節度遼右八部世沒里地太祖秋獵多於此始置西樓後因建城號祖州以高祖昭烈皇帝曾祖莊敬皇帝祖考簡獻皇帝皇考宣簡皇帝所生之地故名城高二丈無敵棚幅員九里門東曰望京南曰大夏西曰液山北曰興國西北隅有內城殿曰兩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儀以白金鑄太祖像曰黑龍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時兵戈器物及服御皮毳之類存之以示後嗣使勿忘本內南門曰興聖凡三門上有樓閣東西有角樓東為州廨及諸官廨舍綾錦院班祗候蕃漢渤海三百人供給內府取索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四東長霸縣西咸寧縣有祖山山有太祖天皇帝廟御靴尚存又有龍門黎谷液山液泉白馬獨石天梯之山水則南沙河西液泉太祖陵鑿山為殿曰明殿殿南嶺有膳堂以備時祭門曰黑龍東偏有聖蹤殿立碑述太祖遊獵之事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皆在州西五里兵衛志太祖建

皇都于臨潢府太宗定晉晉主石敬塘來獻十六城乃定四京改皇都為上京有丁一十六萬七千二百金史地理志太祖武元皇帝天輔六年春建上京曰會寧府為上京其遼之上京改作北京先是女真之初無城郭止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至是改為置三省六部尹貳曹屬仍令左丞相陳王兀室撰女真字以行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曈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寨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

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國初稱為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祐二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為上京其山有長白青嶺馬紀嶺完都魯水有按出虎水混同江來流河宋瓦江鴨子河府一領節鎮四防禦一縣六鎮一舊有會平州天會二年築契丹城池後廢（其宮室有乾元殿天會三年建天眷元年更名皇極殿慶元宮天會十三年建殿曰辰居門曰暉天眷元年安太祖以下御容為原廟　朝殿天眷元年建殿曰敷德門曰延光寢殿曰宵衣書殿曰稽古又有明德宮明德殿熙宗嘗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也　涼殿皇統二年構門曰延福樓曰五雲殿曰重明東廡南殿曰東華次曰廣仁西廡南殿曰西清次曰明義重明後東殿曰龍壽西殿曰奎文時令殿及其門曰奉元有泰和殿有武德殿有薰風殿　其行宮有天開殿爻剌水之地也有混同江行宮　太廟社稷皇統三年建正隆二年毀　原廟天眷元年以春亭名天元殿安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春亭者太祖所嘗御之所也天眷二年作原廟皇統七年改原廟乾文殿曰世德正隆二年毀大定五年復建太祖廟　興聖宮德宗所居也天德元年名之興德宮後更名永祚宮睿宗所居也光興宮世宗所居也正隆二年命

吏部郎中蕭彥良盡毀宮殿宗廟諸大族邸第及儲慶寺夷其趾耕墾之大定二十一年復修宮殿建城隍廟二十三年以甓束其城有皇武殿擊毬校射之所也有雲錦亭有臨漪亭為籠鷹之所在按出虎水側）會寧府下初為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為府天眷元年置上京留守司以留守帶本府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後置上京曷懶等路提刑司戶三萬一千二百七十（舊歲貢秦王魚大定十二年罷之又貢豬二萬二千五年罷之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八百里）縣三會寧（倚與府同時置有長白山青嶺馬紀嶺勃野淀綠野淀有按出虎水又書作阿木滸有混同江涞流河有勝陀國言忽土皚葛蠻太祖誓師之地也）曲江（初名鎮東大定七年置十三年更今名）宜春（大定七年置鴨子河）北盟錄女真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原名曰阿木火又曰阿芝川涞流河阿骨打建號改曰皇帝寨至亶改曰會寧府上京元史上都路唐為奚契丹地金平契丹置恒州元初為札剌兒部兀魯郡王營幕地憲宗五年命世祖居其地為巨鎮明年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灤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至元二年置留守司

五年廿上都路總管府析津志　剌斡耳朵者即世祖皇帝之行在也每聖上巡幸上都青蓋亦以行國賦民力其聖意周知非實以清暑爲事也此故老相傳獨異乎今時所聞蓋過此口漢兒山有界限名粗粗山萬里如誠元鄭彥昭樗庵類藁上京行幸詞　群山如畫列層城佳氣濛陽此上京四野穹廬環觀闕三宮仗馬擁霓旌　明德城南萬騎過御天門下百官多簫韶九奏風雲會嵩岳三呼景象和　宮草蔥茸拂檻青苑中麀鹿自和鳴雲邊仙子掀環珮日暮君王幸琇清　宮樹行行密覆墻雨餘沙净碧雲凉錦衣花帽金鞍馬綵仗紅旗夾道光　紅雲露護棕毛紫鳳翩翩下綵絛武士承宣呈角觝近臣侍宴賜珠袍　近西穹帳是青宮瑞靄祥雲枕日紅寶翰初開頻似玉金輿方駕氣如龍虞集道園學古錄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韻馬伯庸待制　翰昔迎日轂儀羽集雲路寂寞就書閣老大長郎署爲山望成岑織錦詩盈度我行起視夜星漢非故處

題黃晉卿上京道中紀行詩後　少陵入蜀路崎嶇故有淒凉五字詩供奉翰林隨輦輦惟應同調不同辭　送袁伯長扈從上京　日已蒼凉暎赭袍特巡毋乃聖躬勞天連閶道晨留輦星散周廬夜蜀橐白馬歸鸛來窈窕紫駝銀甕出蒲萄從官車騎多如雨祗有揚雄賦最高吳禮部集

次韻張仲舉助教上京即事　海波填碧湧金鼇當日經營得俊髦周鼎卜年開帝業漢都作鎮奠神皋宮中嬰鳳朝扶輦帳下千牛夜挾刀萬國會同時肆覲衆星遥共北辰高　大駕特巡鎮北庭皇風萬里暢威靈有年太史仍書雨卜日祠官已祭星白草黄雲秋漫漫朱樓翠樹杭冥冥南歸却作灤陽夢應是平生舊所經　翼翼行都歲幸臨名王諸部集如林氊車滿載彤庭帛寶馬高馱内府金暮散歌呼絮水上夜騰光氣黑山陰世皇謨畧眞宏遠共感湛恩到骨深　虎賁猛士羽林兵繚繞宮垣帶雉城土冷水泉長凍冱天低星斗倍光精穹廬匝既雲彌野馬湩醍醐雪到觥巷北巷南歌吹雜祗應儒館自書檠　聖主恭勤服澣衣頻年羽獵罷連圍金華勸講延髦士紫殿親祠却寵妃調鼎有功神化密扣閽無事諫書稀高秋八月時巡畢還與都人候六飛　孔鸞歛翅久盤迴延閣穹崇際後開四海宣文千載仰兩生接武一時來紬書共啓緘金匱持筆行登視草臺努力深期報知己明時肯負出群才　陰山分脈自崑崙朔漠綿延迴北門遥見馬駝知牧地特逢水草似漁村穹廬散動秋風曲青塚輝梢夜月昏今日八荒同一宇向來邊徼不須論　兩都賦意入經營今日奇封有此行弟子絃歌臨璧水諸公篇翰出承明狼中高闕祥雲色晝裏

空齋聽雨聲千里相望芳聞訊追攀無路若爲情　李陣連山入青莎氊車如雪漫沙場雕盤天際秋雲白鴈去關東草木黄獨客應憐冠戴雙閑愁無柰管吹毛歸來若度桑乾水莫忘并州是故鄉　灤水縈廻草滿川皇都佳氣藹浮天端門高駛雙龍闕馳道中容萬馬韉群后承恩歌湛露從臣侍詔賦甘泉更聞所過蠲租稅田野清平樂晏眠　題黃晉卿應奉上京紀行詩後　居庸北上一千里供奉南歸十二詩紀實全依太史法懷親仍寫使臣悲牛羊野闊低風草龍虎臺高樹羽旗奇紀兹遊信榮從不才能勿愧栖遲王沂伊濱集上京詩　離宮金碧聳岧嶤抵陽灤河一水遥知是上林來進果鈴聲隱隱轉山腰　黄金布地寶陳筵香漾蕃旃洗佛牙甘露充中遺舍利神光五色瑩無瑕　曼衍魚龍雜允儀金仙來降鳳城時都人稽首瞻雕輦漠漠祥雲護彩旗　白面王孫突五陵翩回新賜雪毛鷹金溝芳草㳂堤綠蹀躞花驄驕不勝　龍綃衣薄怯新凉銀葉烟消换夕香休畫脩蛾鬭雙綠柳風吹淡漢宮黄　滇池細馬四蹄風白玉雕鞍繡結鬃爭把珊瑚鞭指點飛塵先入建章宮　鉄檣竿下散燈明萬揭高僧夜呪靈明日皇家賜酺燕秋雲漠漠桂光閑　轆轤金井促晨妝珠帽紅靴小作行爭向銀床拾梧葉夜來秋意到長楊　黄須年少

羽林郎官錦經腰角觝裝得儁每蒙天一笑歸來賜從亦輝光　龍沙白草望參差苜蓿蒲桃記種時侍詔詞臣已筆契梨園休奏玉交枝　又和魏伯特灤京秋興薇垣書事二首　秋着龍沙白草纖周廬擊拆令霜嚴珊瑚鐵網枝應老仙掌金莖露又添馳道鸞車回豹尾天門虎士盡虬髯仙郎持橐歸來早馬上尋詩吏隱兼宋本至治集上京雜詩　西關輪輿多似雨東關帳房亂如雲復仁門邊人寂寂太平樓上客紛紛　塞垣旋茹黑谷茶芸桑葉子芍藥芽誰與南人話櫻筍北人曾住浙江涯　穹廬畫氈繞周遭五月燕語天窗高草盡泉枯營帳去來年何處定新巢　卧龍岡外有人家不識江南早稻花種出積中新粟貴炭炊頻頻飯連沙　平原細草綠迢迢千脚穹廬二丈高羊角風來忽撒去干霄直上似盤鵰　衣中流濕着重重渾似江干梅雨中却憶錢塘池館枕沉香新火小薰籠　太平生齒日豐隆豬畫朝河百里松紅染墻牙朝日麗黑使衣衍竈煙濃　少年跌宕學豪英以貲爲郎隨駕行醉倒花樓歌扇底上鉤闌外夜吹笙　兩聲鐃斷日光出黑凖如麋撥不開麤馬巡簷行踸踔米車犂軟斷東街　騎駼蹴踏駛騰寶校筆鞲袄椎銅熊散彤宮皆貴近碎某如雨牽金鈴　拄頭方簇赤砂符植立高城雨快廬善呪浮圖驚霹靂

香不解竺乾書。　韓嫣使酒忽生嗔，打鼓隨龍小幸臣。詔獄旁求呼五伯，歡聲如海頌明君。　瓏凍徹泉地墳起，土膏春動消成窪。千條萬條壁縫拆，十家九家屋山斜。　破除離索酒千鍾，到處追歡似夢中。盡日笙歌亂巷北，初更燈火趺樓東。　御輦圍路接紫塲，草地誰分號帳旁。細筋入腦野鶻俊，旋毛在腹官馬良。　鷹房晚奏駕鵝過，清鞦鑾輿出禁廷。三百海青千騎馬，一時隨飽向涼陘。　金谿駿酒馬孔酒，鐵幡竿送羊頭神。千兩宮車盡南轅，歸期迎咲問良辰。

通易之金臺集送危助教分監上京　驅馬涉大河，堅冰若平地。雪霰在須髮，顏色漸憔悴。迢遰出恒趙，迤邐入燕薊。聿託君子交，情親不相棄。裹糧就宿下，捐辱延致詩。詩味道言，情匯骨肉異。振鐸超雍宮，胄子風尊畏。適從甘泉辇，農理赤城轡。我獨增煩憂，中夜不能寐。崎嶇數千里，欲盡平生意。忽如參與商，令人發長喟。都門候迴轅，浙浙秋風至。

伍良臣詩上京　龍岡秀色常青青，年年五月來上京。上京城闕連幽陰，長夏炎日涼風生。平沙遠塞曠萬里，氈車毳幕羅群星。特然王會鶻稚俊，控撫荒朔綏邦寧。錦鞍合沓千萬騎，寶鐙鏗戞鉦鐃鳴。駝峯馬湩美奇絕，金蘭紫菊香輕盈。緬懷昔日爭戰地，豈謂今作邦畿城。鐵竿屹立海水竭，卧龍飛去空冥冥。（上都有山名龍岡，宮闕對之，半寫云平列直北，諸王畢會。金蘭花葉綠如紫，紫菊花大如盃，色深紫，香潤可愛，俱產上都。傳為龍岡據大澤，卜者以為龍之去水將已，創宮室，立鐵竿於湖西以鎮之。湩音湩，馬乳也。）

曹子貞詩上京次王繼學韻　觀光千里外，載筆五雲邊。計拙如工部，文雄愧謫仙。枕流思洗耳，懷祿敢貪涎。疾目昏如霧，衰鬢白勝綿。富辭天祿閣，歸種汶陽田。晚日登山屐，秋風下瀨船。芝香雲滿地，龜鶴不知年。

張仲舉蛻菴集上京即事　灤河東出水縈迴，疊坂曾岡擁後開。金柱鎮龍僧呪罷，玉輿馭象帝乘來。中天星斗朝黃道，塞漠雲山繞紫臺。欲儗兩京為賦頌，白頭平子愧無才。

又送韓與玉游上京　萬里雲烟渺莽中，野營星散草連空。龍門水合爭秋雨，鷲泊沙明下夕鴻。自昔藥萱思郡隱，何人薦賦識揚雄。將書特慰衰年憶，回首貂裘冷朔風。

許有壬詩和閻閣宗師至上京韻二首　建統天下奠皇都，聖祖神功曠世無。灤水清浮金闕動，蹄林晴射錦雲鋪。自慚簪筆螭頭近，深愧盤空鶚影孤。却望居庸南去路，瘦田茅屋杏荊湖。　炎夏襟喉控兩都，兩都形勢瀆唇無。氈衣已定千年治，封事仍求萬宇鋪。首駿畫閣雲氣合，瓊樓天迥月輪孤。太平禪贊慚無策，猶幸人間有五湖。

又如上京　驛騎年年徧兩京，但慙無賦繼張衡。出城便與青山會，涉世惟催白髮生。新

雨烟蕪皆秀色，嫩涼雲樹已秋聲。尊空客散郵亭迮，恰是思家第一程。

又次上京　望望龍岡樹，行人欲解驂。百年螭角戰，三仕鳳池參。富貴人難欲，驅馳老豈堪。預知今夕夢，的的到江南。

薩天錫詩上京即事　一派簫韶起半空，水精行殿玉屏風。諸王拜舞千官賀，齊捧葡萄壽兩宮。　上苑棕毛百尺樓，天風搖曳寶絨鈎。內家宴罷無人到，面面珠簾夜不收。　中宮作隊導宮車，小樣紅靴踏軟沙。昨日內家清暑宴，御羅涼帽插宮花。　行殿參差翡翠光，珠衣珠帽宴親王。紅簾高捲薰風起，十六天魔舞袖長。　大野連山沙作堆，白沙平地見樓臺。行人禁地避芳草，盡向曲闌斜路來。　院院翻經有呪僧，垂簾白晝點酥燈。上京六月涼如水，酒渴天廚又賜冰。　祭天馬酒洒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紫駝銀甕宴諸王。　紫塞風高弓力強，王孫走馬獵沙場。呼鷹腰箭歸來晚，馬上倒懸雙白狼。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捲地狂風沙似雪，家家門帳下氈簾。　晚來寒襲紫毛衫，睡覺東窗酒尚酣。門外日高晴不得，滿城濕霧似江南。

中京

遼史中京大定府，虞為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秦郡天下，是為遼西。漢為新安平縣，漢末步奚居之，幅員千里，多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萬，去之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水之南，溫渝河水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長可度率衆內附，為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舉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郛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歲，郛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祖廟，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城池湫濕，多鑿井泄之，人以為便。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有七金山、馬盂山、雙山、松山、河統州十，縣兵衛志：聖宗統和二十三年城七金山，建大定府，號中京，統縣九，轄軍府州城二十三，單創未定，丁籍莫考，可見者一縣。

五京

郡縣志：至德二載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為西京，與成都、京兆、河南、太原為五京。後罷京名。冊府元龜：肅宗寶應元年詔曰：五都之號，其來自久，宜以京兆為上都，河南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遼史兵衛志：遼建五京，臨潢，契丹故壤；遼陽，漢之遼東，為渤海故國；中京

濱遼西地，自唐以來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紀者二十二萬六千一百。蕃漢轉戶爲多，析津大同故漢地，籍丁八十萬六千七百。契丹本戶多隸宮帳部族，其餘蕃漢戶丁分隸者，皆不與焉。儀衛志：國仗太宗兼制中國，秦皇漢武之儀文日至，後嗣因之，旄頭豹尾驅馳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尋，民勞財匱，此之故歟。新唐書北狄傳：渤海爲東𢧐國，地有五京，以肅愼故地爲上京，其南爲中京，濊貊故地爲東京，沃沮故地爲南京，高麗故地爲西京。**玉京** 唐李翰林詩：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注齊賢：五芝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太平廣記：雲翹夫人贈裴航詩云：藍橋自是神仙窟，何必崎嶇訪玉京。**相見上京** 東漢書：申屠蟠字子龍，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徵，如是則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曰：始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揚教樂貴之徒邪？因振衣而去。**受事上京** 太平廣記：王法進好道術，一日有三青童降于庭曰：上帝以汝夙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教，我迎汝受事於上京也。（集仙）**尊戴中京** 宋史列傳：吳越國王錢俶上表曰：伏念祖宗以來，親提義旅，尊戴中京，暴有兩浙之土田，討平一方之僭逆。**翼翼神京** 宋王與鈞藍縷蓁賀同知啓：煌煌擬覺運籌，既付於子房；翼翼神京，莫枕仍資於公旦。**延譽兩京** 元雲麓文藁：勸請國講主爲白馬寺主疏：延譽兩京，豈獨緇林之美；馳聲六詔，抑增鄉里之榮。**高麗三京** 隋書列傳：高麗王湯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爲三京。北史高麗傳：其王好脩宮室，都平壤城，城南唯積倉儲器備，寇賊至日，方入固守。王別爲宅於其側，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臣及漢城，亦別都也。（國中稱呼三京）宋史：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全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最勝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州島三千七百。**東市稱京** 西漢書食貨志：王莽特東市稱京。**乃覲于京** 詩篤公劉篇：乃覲于京，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崗。**依其在京** 詩大雅皇矣篇：依其在京，侵自阮疆。

（注：岐周之京也。）**蒲輪赴京** 羅泌路史發揮辨帝先豪篇：若蒲輪而赴京，峽嚮取程，非若輕猶少年不召自至，衝戶突蹐，踴坑墜塹而後息也。**景山與京** 周末春秋詩定之方中篇：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注：景，測景以正方面也。與既景迺岡之景同。或曰：景，山名，見商頌。京，高丘也。詳中）**如坻如京** 詩：如坻如京。（注：坻，水中之高地；京，高丘也。）**囷京** 管子輕重篇丁：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爲百姓萬民藏之，爲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令行半歲，民聞之，舍其業而爲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憂心京京** 詩正月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注：京京，大也。）**莫之與京** 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後魏高貴委年十歲，父坐訕謗繫獄，委許獲申，遠近歎曰：此子英英，貴誼之後，莫之與京。**燕京山** 淮南鴻烈解：沒出華嶽，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浽。）**吐京郡** 晏元獻公類要：吐京，屬縣石樓。後魏置吐京郡，即漢土軍胡地，故曰吐京。水經云：在河東路隰州石樓縣。**王配于京** 詩下武篇：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注：京，鎬京也。）劉公是先生集：王配于京賦（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爲韻）：大哉天作，明德世有哲王，纘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溥將。三后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表面內，知聖德之無疆。且昔者群雄紛爭，五季昏忒，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飈逝，怙惡者失其巢；盛德日新，爲善者得其職。於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戎以歸獸，續百王而繼周，正朔所加，蓋周有於不服，封禪之禮猶未皇乎聿脩，克成大勲，用集先帝丕顯元德，發明王制，上則升中於天，下則作程於世，故創業如彼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哲。豈非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明聖，不同而迹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賁對越而在上，茲適駿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希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慕堯舜之名。且夫湛恩潒涌而易豐，惡慶者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常在天而克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於丕承，同墀之靈，美姬公於衰封。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越無名之蕩蕩，邁茲世之于于，因斯談之，則何貴乎周鎬，考於往者，將執先於

渙都容有起而頌曰於皇上天輔景鑠兮亶赫天子恢聖作兮祗通祖考秬鬯兮萬有千載永欽若兮

祼將于京詩文王篇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周之京師也）

于周于京詩文王篇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注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

曰嬪于京詩大明篇來嫁于周曰嬪于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爌

寫書官主簿臣沈淸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六　十九庚

星

太白星

史記天官書。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與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與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凡出入東西各五為　歲二百二十日（一作庚曰一云三十二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徐廣曰一作爽）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

庳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期出也。其國昌。其出東為東。入東為北方。出西為西。入西為南方。所居久其鄉利疾（蘇林曰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曰贏。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曰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順圜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晉灼曰。耎退之不進）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眾。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音澤）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得度者勝色也）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晉灼曰行應天度雖有色得位行盡勝之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晉灼曰行遲而下也正出舉目平正出桑榆上者餘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晉灼曰三分天過之其一此在戌酉之間）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鬬。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之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西漢書

天文志。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太白者。猶軍也。而熒惑。憂也。故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卻。出太白之陰。有分軍。出其陽。有偏將之戰。當其行。太白還之。破軍殺將。辰星。殺伐之氣。戰鬬之象也。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夷狄敗。中國勝。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中國敗。夷狄勝。續後漢書。金行之精。白帝之神。兌氣之曜。是為太白。徑一百五十里。於乾為利。於德為義。於事為言。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時主秋。其色白。其音商。其性嚴厲。收物之星也。日行一度二十七分。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伏。伏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伏。伏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其入其出。必以風雨。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其出不過參天（三分天之一。辰卯申酉之間也）過午為經天（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故出不過三天。日。陽也。日出則星亡。太白乃晝見午上。行而過之。謂之經天）謂之太白者。取其方色命之也。晨出東曰啓明。夕出西曰太白。一曰殷星。二曰大正。一曰營星。一曰

觀星一曰宮星〇一曰大衰一曰大澤一曰終星〇一曰大相一曰天浩〇一曰序星〇一曰月緯〇一曰閒星一曰火鼻一曰衆星一曰官星〇一曰梁星一曰大囂〇一曰天表〇一曰大奥凡二十有二名附日而行仲冬日月會于角亢太白亦會于角亢亢為太白廟謂之疏廟故曰察日行以處太白其精為兩師佐天為大司馬大將軍位上公掌九伐之法以行天討又為女主主罰九金革兵械行陳法令師衆律度車騎部曲皆主之司又典致時陽又時陽為主西藏於地則主秦隴羌戎西域白光靜潤執道無變則天子有道中國安彊師貞而文人言王者悖義好殺綸綽不從不能利物而反害之逆秋令傷金氣則太白行罰綫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率日一度疾二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囂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必有破軍暴國野死之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破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為東方入為北方出西為西方入為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所向也）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而伏（耎退也）其下軍破將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兵雖衆敗食其鼓師雖多將為人虜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西出失行夷狄敗東出失行中國敗色白五芒出蚤為月食（先期而出與月相食不見者則食）晚為天祅彗孛發無道之國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行遲而下也晚日且出桑榆上二十里）上而疾過參天（人中之間）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經天天下革命是為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彊國弱弱國彊女主昌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為嬴侯王不寧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為縮侯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小以角動兵起角敢戰吉不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動搖躁躁吉靜凶圜以靜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

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鷄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伏而出兵兵有殃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出卯東國勝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出酉西國勝其色大圜黃滜（音澤開也）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其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水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角明見影戰勝黑角銳利伏兵大戰居實有得居虛無得（實有角虛無角不實之）行勝色（今度勝色上色勝位色上勝居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行得其道也得一作德）當見而怨亡則為壯丈處於林麓以發兵禍大呼舉起革命易主月食以強國戰鬬月則大將戮女主憂行與月並為戰並西方主戰並東方客戰一尺而城拔二尺而國病三尺而軍憂五尺則不戰出東方若西方晦而未盡三日朔而始生三日與月並其間容指入月八日戰主敗破軍殺將二指則入月十二日主敗城拔三指則入月十七日主敗將走四指則入月二十日兩軍交綏客主俱敗五指則守而不攻陳而不戰入房心間謂之金上堂逆兵犯君九犯列星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遇火兵喪大起與木合光戰不合不戰合相毀有破軍殺將故天子將將軍將兵必謹候太白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其人以義致天下其精變而生祅星則為天杵天柎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若星彗星若彗竹彗牆星猿星白雚白彗凡十有七星出以庚寅兩白方在旁天狗星狀如大奔星色黃有毛尾旁有短彗有聲如雷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望之如火光炎炎（音焰）衝天其上銳其下圜如數頃田處或謂狀赤白有光下即為天狗又謂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聲若有足者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如遺火狀主守禦候兵討賊出則天下大戰破軍殺將人相食其下流血千里天狗飲之國亡革政其惡氣所鍾又甚彗孛其衝禍尤重賊星亦名六賊出正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或謂狀如彗惡氣如六殘出則天下禍合逆積聞推其下兵起不利其衝凡有象占者二星晉書天文志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太白進退以候兵高卑遲速靜躁見伏用兵皆象之吉其出西方失行夷狄敗出東方失行中國敗未盡期曰過參天病其對國若經天天下革民更王是謂亂紀人衆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又曰太白主大臣其號上公也大司馬位謹候此隋書天文志太白之精散為天

枿天榭伏靈大敗司姦天狗天殘卒起一曰天枿主拌羊二曰天榭主擊抰三曰伏靈主領讒伏靈出天下亂復人四曰大敗主關衛戰曰大敗出擊咎謀五曰司姦主見妖六曰天狗亦曰五星氣合之變出西南金火氣合名曰天狗或曰天狗星有毛旁有短彗下有如狗形者主徵兵主討賊亦曰天狗流五將鬬又曰西北方有星長三丈而出水金氣交名曰天狗亦曰西北三星大而白名曰天狗見則大兵起天下饑人相食又曰天狗所下之處必有大戰破軍殺將伏尸流血天狗食之皆期一年中二年遠三年各以其所下之國以占吉凶（徙次星而大尚名同占狀小異）七曰天殘主貪殘八曰卒起卒起見禍無時諸變有萌皆逆柄又曰小陰之精大司馬之類白獸七宿之域有謀反若忿怒為害主失秋政者期如上占禍亦應之五代史太白周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變率四百二十萬四千一百四十三（九十六）曆率二百六十二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十六）　周策五百八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三（九十六）　曆中一百八十二　四千四百七十五（二十八）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變段	變日	變度	變曆
夕見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三十七）	順疾	九十六	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二）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前留	六（十九）		
退遲	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二十二
夕伏	七	四（四）	一（三十九）	晨見	七	四（四十）	三十七
退疾	六	三（六十五）	一（二十二）	退遲	二十四	一（二十二）	空（三十一）
後留	六	六十九		順遲	二十四	一十一（六十一）	一十一（二十四）
次遲	三十三	三十四（一）	三十二（四十）	次疾	七十三	八十（三十七）	七十七（三）
順疾	九十六	百二十一（五十七）	一百一十六（三十九）	晨伏	四十二	五十三（四十）	五十一（一十七）

宋史天文志太白為西方為秋為金於人五常義也五事言也常以正月甲寅與火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寅戌入以丑未也一年一周天星經曰主華陰山涼雍益州又主奎婁胃昴畢觜參五咸曰光明見影戰勝歲熟狀炎然而上兵起光如張蓋下有立王凡與歲星相犯兵敗失地犯熒惑客敗主勝犯填星太子不安失地犯辰星主兵入月王死其下兵犯月角兵起在左則中國勝在右則外國勝當見不見失地破軍他星犯其事急妖星犯逆城有戰客星犯主兵將死凡太白至午位避日而伏若行至未

則為經天其災異重也三曜圖論夫金德者西方太白將軍之像也行度有遲留順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行三十九日與日相去一十度半而夕見西方順行二百三十三日而留留五日而順順行二百三十三日乃謂晨伏伏行三十九日復與日同度而合積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七秒為一終之數此乃俗論占數之金水下離太陽前後則吹遲遲在日後見謂之夕伏速遲日前合後晨見謂之晨遲如至治壬戌六月初四日庚午金日同往在柳四度謂夕伏合九日丙子時日金柳四三星同沒西宮至初五日辛未日日沒西時其柳四度速遲日先一度則於西初西沒金遲日後二十分一秒未計遲離日三百三十一里則於酉末酉沒卯末東升如是漸遲至七月十九日甲寅計遲四十四周則夕見于西方酉戌西沒卯辰東升運九十周六步西沒辰巳東升與日相去四十五度離日既遠則又速運疑日每日速運八十分漸六十二轉巳辰東升亥戌西沒運轉七周疑上四十五度與日同出同沒謂之晨合合後之轉晨見東方寅丑東升申未西沒六十二周丑子東升未午西沒與日相離四十五度是計七百一十一萬二千一百二十餘里離日既遠後速行日遲運九十周未申西沒丑寅東升行九十日申酉西沒寅卯東升四十四日酉戌西沒卯辰東升則謂晨伏如是二合二伏總計五百八十三日九十分二十七秒金行始終周而復始記纂淵海君乘金而王則太白揚光（禮斗威儀）太白合度四夷從服之象（孝經援神契）遼史曆象志金星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一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二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退日行十六分九日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日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太白凌犯西漢書王莽傳地皇五年秋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東漢書光武建武六年太白經太微九年正月乙卯太白犯婁南星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二月甲申入斗魁三年正月乙亥入斗中五月丙寅入畢口閏月己未犯太微六月癸酉入輿鬼四年四月壬戌入輿鬼五月辛巳入南斗口中丙戌犯鉞星六年四月癸丑入輿鬼六月辛巳犯左執法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丁亥太白在東井　安帝永寧十年之中太白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　永初三年正月己亥太白入斗中　元初三年閏月己未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五年五月丙戌太白犯鉞星六年四月辛未犯左執法

延光四年四月甲辰太白入輿鬼六月壬辰出太微　桓帝建和三年五月己丑太白入太微右掖門留十五日出端門　永壽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軒轅大星三年七月丁丑太白犯心前星　延禧七年十月丙辰犯房北星爲後宮八年五月癸酉太白犯輿鬼質星閏月己未犯心前星九年六月壬戌太白入輿鬼　獻帝興平二年春太白犯填星於牛斗過天津晉書惠帝光熙元年五月丙戌太白犯鉞星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四月甲午月犯太白穆帝永和二年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　升平元年二月太白入東井四月壬子入輿鬼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　安帝元興元年二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　義熙四年六月太白犯太微西上將又犯左執法六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七年八月乙未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犯哭星十年九月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一年八月庚申太白從行右掖門入太微丁卯掩左執法十二年六月壬子太白順行入太微右掖門十四年三月癸巳太白犯五諸侯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　元熙元年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宋書文帝元嘉八年五月太白犯天關東井七月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內犯左執法九年四月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太白犯軒轅八月癸未太

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十二年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十六年五月太白犯畢二十二年四月太白入軒轅二十七年九月太白犯歲星　景和元年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南齊書高帝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癸丑太白從行於軫犯填星四年七月己未太白有光影八月戊子太白從軒轅犯女主星甲辰太白從行犯軒轅少民星九月己卯太白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星辛酉太白從行入太微在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戊辰太白從行犯太微左執法十二月壬子太白從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從行犯房北頭第一星丁卯太白犯楗閉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犯太微上將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執法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二年三月甲戌太白從行入羽林四月丙申太白從行犯東井鉞星六月己巳太白從行輿鬼度犯歲星三年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十一月壬申太白從行入氐四年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關五年五月庚子太白三犯畢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北轅第三星在西一尺八月甲寅太白從行入軒轅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不爲犯戊辰太白從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從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北四寸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從在熒惑北三寸爲犯並在東井度六月己巳太白從在太微西蕃右執法星東南四寸爲犯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東北一尺爲犯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爲犯十一月戊午太白從在歲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熒惑東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十二月壬寅太白從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七年二月辛巳太白從行入羽林十月癸酉太白在歲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在箕度爲合十一月丁卯太白從行入羽林八年八月庚辰太白從在軒轅女主星南七尺爲犯九月丙申太白從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一尺爲犯丁未太白從行入太微辛酉太白從行在進賢西五寸爲犯十月乙亥太白從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爲犯甲申太白從行入氐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在房北頭第二星東北一寸又在楗閉星西南七寸並爲犯又在熒惑西北二尺爲合宿癸卯太白從行在熒惑東北一尺爲犯九年四月癸未太白從歷夕見西方從疾參宿一度比東多陰至己丑開除己見在日北當西北維上薄而不見宿星則爲先歷而見七月辛卯太白從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將星北四寸爲犯九月乙亥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四星北二寸爲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爲犯十年二月甲

辰太白從行入羽林五月辛巳太白從行入東井在軒轅西第一星東六寸爲犯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爲犯十一年正月戊辰太白從行在歲星西北六寸爲犯在奎度二月丁丑太白從行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諸侯東第二星西北六寸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入輿鬼在東北星西南四寸爲犯五月癸亥太白從行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犯十月丙戌太白行在進賢星西南四寸爲犯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入氐丁卯太白從行在楗閉星西北六寸爲犯十二月壬辰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六星東南一尺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爲犯　永元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牽牛趣分　齊和帝紀永元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帝舉兵其日太白及辰俱見西方宋書天文志梁武帝天監二年七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十四年十月辛未太白犯南斗　紹泰元年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乙卯出于東方　永定三年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五年四月癸卯犯房上星五月癸未太白犯右執法辛卯犯左執法　天嘉三年二月甲子太白犯五車填星七月太白犯輿鬼八月庚申入太微光大二年六月丙寅太白犯右執法　天賜二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

鈐三年十二月丁未太白與火入羽林四年八月掩火犯左執法　元帝泰常元年六月太白由掖門入太微七年正月太白犯南斗三月壬戌太白又犯之　太武帝大延元年十二月太白犯羽林二年三月太白犯右執法及上相五年五月太白入羽林犯畢　高宗太安元年四月太白犯哭星　和平四年五月太白與火犯上相五年六月太白與火入井　顯祖天安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　太和三年九月庚子太白又犯左執法十一月丙戌月犯之四年二月辛巳月又犯之九月壬戌太白又犯之四年二月太白犯軒轅第二星六年正月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太白犯軒轅左角十二年四月辛酉太白犯火七月太白犯左角十五年九月乙丑太白犯斗第四星十七年二月丁丑太白犯井辛丑又犯鬼　肅宗熙平元年三月丙子太白犯歲星　孝明帝神龜十二年八月己亥太白犯軒轅是月月又犯之　興和二年四月己丑太白與木相犯下奎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于氐氐鄭地也武定四年九月壬寅太白在左執法東南三寸許北齊書明帝紀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保定二年閏正月癸巳太白入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甲戌太白犯軒轅八年冬太白入南斗斗主爵祿新唐書

太宗貞觀三年六月二日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六年太白犯東井北轅井京師分也十六年五月太白犯畢左股畢爲邊將十九年七月壬午太白犯太微是夜月掩南斗太白又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　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甲午太白犯心前星二年六月己丑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龍朔五年六月壬寅太白入東井　上元元年八月乙酉太白犯進賢　儀鳳二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左角角貴相也　武后聖曆元年五月庚午太白犯天關天關主邊事　中宗景龍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太白入羽林　睿宗景雲二年三月壬申太白入羽林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十六日太白襲月　開元二年七月己丑太白犯輿鬼東南星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十四日太白犯太微左執法　正元六年五月戊辰太白與月并聞容一指八年十月己酉太白犯太微左執法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　代宗永泰三年己卯太白犯左執法三月癸丑夜太白去天衢八寸癸酉夜太白順行去歲星二尺八月庚午夜太白犯左執法相去一尺五年六月庚戌太白入東井七年六月甲子太白入羽林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九日而出十月癸卯太白臨鎮星丙午夜太白臨進賢十一月癸未太白掩房九年五月己酉太白逼熒惑乙未夜太白入軒轅十年六月癸亥太白臨東井七月庚子太白辰星順行在柳十三年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　大曆三年九月己卯太白犯左執法五年四月庚戌太白入東井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八年春正月己丑夜太白入太微九年秋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十二年十一月癸丑太白臨哭星　德宗建中十一年七月太白相繼熒惑犯太微上將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二十一年正月己酉太白犯昴趙分也　貞元十三年二月戊辰太白入昴二十一年正月己酉犯昴　憲宗元和元年十月太白入南斗十二月復犯之斗吳分也二年正月癸丑月犯太白于女虛四月丙子太白犯東井北轅四年九月癸亥太白犯南斗六年六月丁亥太白近右執法九年七月太白入南斗十二年八月甲戌太白犯左執法十三年八月壬戌太白順行近太微十五年四月太白犯昴　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八日夜太白犯昴東南五寸所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東南七寸所八月壬辰夜太白去太微垣南第一星一尺所九月乙巳太白犯左執法戊戌夜太白順行入太微去左執法星西北一尺所乙巳夜去左執法二寸所辛亥月去天關西北八寸十月乙丑夜太白去南斗魁第四星西一寸所二年十二月甲寅月犯太白于南斗四年正月二十二日穆宗崩敬宗即位二月癸卯太

白犯東井近北軒轅三月庚午太白犯東井北轅遂洽井中晝見經天七月而出因犯輿鬼京師分也八月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　敬宗寶曆元年七月癸未太白犯南斗丙戌犯畢九月癸未太白犯南斗十月辛亥犯天囷二年六月太白犯昴九年八月二日太白犯太微　文宗太和三年二月乙卯太白犯昴七年九月癸酉太白入南斗　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西建第一星二年二月己亥月掩太白于昴五月十二日犯畢六月甲寅太白亦有暈庚申太白入于東井七月壬申入南斗丁亥月掩太白于柳八月壬子太白入太微遂犯左右執法十月二十五日太白犯房三年五月辛酉太白犯輿鬼甲寅太白犯右執法六月一日太白犯熒惑二十八日犯右執法十月辛卯太白犯南斗四年四月太白歲星入輿鬼

武宗會昌元年十二月庚午月犯太白于羽林六月丙寅太白犯東井三年十月壬午晝月食太白于亢四年五月戊午太白犯鎮五年二月五日太白掩昴北側在昴宿一度五月辛酉太白入畢口距星東南一尺八月七日太白犯軒轅大星　昭宗光化三年八月壬申太白應見在氐不見至九月丁亥乃見是謂當出不出十一月丁未太白犯月因晝見　天復三年十一月丙戌太白在南斗去地五尺許

已小而黃、星明年正月乃高十丈、光芒甚大、是冬熒惑徘徊于東井間久而不去。京師分也天祐元年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五代史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庚戌、太白犯積尸八月癸卯犯心大星二年八月庚戌犯左執法。乙未。犯填星　長興元年六月乙卯犯天罇二年正月犯羽林、十一月丙戌犯鍵三年六月甲戌犯右執法、九月庚寅犯哭星辛丑犯右執法十一月己亥犯壘壁。十二月己酉金星入羽林、　清泰元年五月戊辰金星犯上將、六月甲戌金星犯右執法三年九月甲辰金星犯心、是夕二大星墜、光芒相屬食頃方滅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辛巳太白犯東井北轅、甲午犯五諸侯五月犯輿鬼中星六年八月辛卯犯軒轅　齊帝開運元年二月壬戌太白犯昴四月犯五諸侯、丁巳犯五諸侯十二月癸丑犯辰二年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魁十一月犯哭星　漢高帝天福十二年十月己丑、太白犯亢距星　乾祐二年九月壬寅太白犯右執法庚戌犯填于卯犯歲填自元年八月己丑入太微垣犯上將執法內屏謁者句已往來至是歲十一月辛亥而出凡四百四十三日是月辛酉犯木三年八月犯房庚戌犯心大星　周太祖廣順二年九月庚辰太白掩右執法。十月犯進賢、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熒惑于

婁十月太白犯于軫二年九月丁丑太白犯南斗　乾德三年八月庚申犯太微上將四年六月辛丑犯右執法甲辰太白犯熒惑於張五年八月辛酉又犯　開寶元年十一月庚寅太白犯房四年四月己巳犯東井十月甲辰犯熒惑于牽牛五年十一月己未犯哭星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八月戊子太白入太微犯右執法　雍熙元年二月壬辰太白犯昴八月壬寅掩軒轅第一星十一月戊戌入氐戊午又犯心前星己未又犯太星二年閏九月癸未入南斗魁四年十月癸卯犯進賢端拱元年十月辛巳犯哭星癸未犯天壘二年五月己亥犯畢右股第一星六月乙卯犯天關七月壬申犯輿鬼東南星八月壬子犯軒轅大星九月庚辰犯左執法、淳化元年六月庚申犯太微垣入端門二年三月癸丑犯歲星于婁三年九月辛丑犯右執法癸卯犯太微端門十月壬午入氐四年十月乙丑犯南斗魁第二星五年六月丙午太白歲星相犯于柳十月丙子犯辰星于盧、　至道元年三月癸巳凌東井第一星五月壬戌犯軒轅大星、相去一尺許十一月庚戌入氐三年八月戊申犯太微上將　真宗咸平元年二月甲寅太白犯填星七月癸酉犯角左星八月犯軒轅九月癸亥犯南斗魁庚辰犯太微次將十一月癸酉又入軒轅乙亥入太微二年正月己卯入南斗魁。四月己未入太微犯次將守屏星甲子又入、六月丁丑入東井三年二月甲寅犯昴、八月己未犯軒轅大星、九月壬午犯右執法。四年九月乙亥犯房心、十月丙午入南斗閒十二月丙戌犯角大星己丑犯房、辛卯犯箕、壬辰犯南斗魁、五年正月丁巳犯心後星、二月庚申掩昴壬申掩五車、六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填星、四月庚辰犯輿鬼、五月乙巳犯軒轅九月戊申犯左執法。十一月癸巳入氐、　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寅犯南斗十月丙午犯哭星。二年五月己未掩心前星、六月己亥太白犯歲星。己丑犯南斗。七月甲寅犯輿鬼積尸。八月己丑犯太微上相。三年七月己酉犯歲星、十一月甲子犯西咸。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丁卯犯水位庚辰犯輿鬼丁亥犯填、八月辛丑犯軒轅大星丁未犯軒轅少民九月壬申太白犯填星。二年八月壬寅入氐。九月戊午在心、戊辰犯天江。三年正月戊辰犯牽牛。四年四月甲子犯輿鬼五月戊子犯軒轅大星、丙申犯軒轅少民九月己丑犯右執法、乙未犯左執法十月戊申在進賢西南十一月庚午太白犯填星。丁亥犯房上相十二月壬戌犯建星。五年十月戊申犯箕十一月甲辰犯壁壘陣、六年正月丁酉犯右吏五月戊午犯天關六月乙丑犯罰星、辛未犯東井、己卯犯天罇七月乙未犯輿鬼甲寅犯軒轅大星八月犯

建、丁丑掩畢、又犯右執法七年四月甲子犯東井六月甲子犯太微上將辛未犯執法七月丁酉犯角南星十一月戊子入氐九年二月己卯犯昴甲辰犯五車、八月癸未犯軒轅大星己丑犯軒轅東南丙申在靈臺南相去一尺、九月丙午犯右執法壬子犯左執法、　天禧元年四月壬辰太白犯歲星、七月戊戌犯右執法八月甲午犯房次相、十月己巳入南斗二年六月戊午太白犯歲星三年九月己巳犯左執法十月庚寅犯進賢甲辰犯亢、十一月乙卯入氐、四年七月丁巳掩房、己未犯箕、庚申入南斗魁、辛未犯昴、八月乙酉犯心後星丁亥入南斗魁、戊戌犯昴、庚子掩五車、五年六月甲寅入東井、七月戊寅犯輿鬼、壬午犯五諸侯冀丙申犯軒轅大星八月壬子犯太微上相戊午犯右執法九月庚子太白犯歲星　乾興元年五月庚午犯畢及積尸、七月己卯犯角、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庚午犯建、二年二月丙戌犯五車、八月庚午犯軒轅東星、甲申自右掖門行入太微、辛巳犯太微上將、九月戊子犯右執法、甲午犯左執法、戊申太白犯熒惑三年五月癸未太白辰星相犯于井、六月己卯犯太微上將、十月乙卯犯南斗、五年九月辛丑犯靈臺、乙巳犯明堂庚申犯左執法、七年五月己巳犯畢距星、辛未犯填星在畢宿一度半八年四月辛亥犯輿鬼六月乙

酉犯熒惑　明道元年二月庚午犯五車六月乙丑犯東井八月壬子掩軒轅左角九月丙子犯左執法二年八月戊午犯房十月癸巳犯南斗十一月癸亥又犯氐景祐元年閏六月庚辰太白犯填星二年三月壬寅犯東井四月乙卯犯五諸侯己巳入鬼五月丁亥犯填星九月甲午犯右執法十一月甲寅犯熒惑甲申入氐四年六月癸酉犯東井七月辛丑犯鬼己未犯軒轅大星辛未犯熒惑　寶元元年四月己巳犯東井癸巳犯輿鬼七月甲辰犯角南星　康定元年正月乙酉犯昴六月丁未犯東井慶曆元年八月乙卯太白犯房相去九寸九月癸未犯南斗十月癸亥臨哭星　二年六月庚申太白犯昴八月甲辰夜去太微八寸所三年五月己卯犯軒轅大星九月甲申犯左執法乙酉犯歲星五年六月辛酉犯東井六年七月丙戌犯左執法八年閏正月丙寅犯昴二月丁酉犯五車東南星六月庚辰犯東井八月庚午犯軒轅大星　皇祐元年九月戊午犯斗天相四年十月丙子犯南斗五年六月癸酉犯畢乙未犯井鉞　至和二年三月壬午犯五車四月辛巳犯畢七月癸未犯輿鬼八月庚申犯軒轅大星九月庚辰犯太微左執法　嘉祐元年九月乙巳太白犯歲星十月丁巳入氐戊辰犯房二年九月庚子犯南斗四年八月甲子犯軒轅右角九月丁未犯太微左執法十月癸酉犯亢癸未入氐十月庚子犯罰南星癸卯犯東咸十二月辛未犯建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歲星九月庚寅犯房己巳犯天江十一月戊戌犯壁壘陣丁未退犯井鉞六年六月乙卯犯畢距星七月甲申犯東井己丑犯填星躔井十二度庚寅犯天罇甲辰犯輿鬼距星八月己亥太白犯辰星在軫四度甲子犯軒轅大星戊午犯靈臺北星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歲星在營室三月癸酉入東井六月丁丑太白犯熒惑在翼一度半十一月乙巳入氐己未犯西咸南星癸亥犯罰八年四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在胃　英宗治平元年二月辛卯犯昴閏五月丙寅入畢不犯六月甲子犯東井七月壬申犯輿鬼癸巳犯軒轅大星八月己酉犯靈臺甲寅入太微丙寅犯右執法十月丙申入氐壬子犯心前星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歲星五月戊子犯填星在張五度八月乙未犯氐己酉入太微庚戌犯右執法九月壬午犯斗距星十月庚寅入氐丙午犯心距星三年十二月癸卯太白犯熒惑躔危四度四年閏三月庚寅犯東井東第一星癸卯犯五諸侯東第一星四月丁巳犯輿鬼東北星八月丁未犯軒轅太民甲寅犯軒轅女御庚午犯靈臺九月癸巳太白犯填星丙申犯歲星辛巳犯右執法壬午掩之戊子入太微十月乙卯犯亢丙

寅入氐十一月丁丑犯房己卯犯鍵閉丁酉犯天江十二月丁卯犯熒惑

神宗熙寧元年八月乙未入氐十一月辛巳犯壁壘陣西第二星己丑太白犯熒惑二年六月辛亥犯天關庚申犯東井距星辛酉入東井七月辛未犯天罇犯輿鬼東南星八月丙午犯軒轅大星三年五月壬子犯靈臺六月乙丑犯右執法十月癸酉犯亢距星乙酉犯填星十一月庚寅入氐丁未犯罰四年十一月辛丑犯十二國代星庚戌犯壁壘陣西第五星五年二月甲戌犯昴東北第二星六月己酉犯畢距星七月丁亥入東井十月戊寅入氐十一月己酉犯罰六年六月癸未犯東上相丁酉犯左執法八月丁丑掩氐東南星九月甲辰犯天江南第二星丙寅犯南斗距星丁卯入南斗七年二月乙未犯壁壘陣西第七星八年二月庚寅犯天陰中星三月戊戌犯月星癸卯犯天街北星辛酉犯司怪北第二星閏四月戊戌犯輿鬼西北星八月庚寅犯填星丁酉犯軒轅御女九月癸亥犯右執法辛未犯左執法十月丁酉犯亢距星丙午入氐九年九月丁巳犯東咸西第一星辛巳犯南斗西第二星十月庚寅犯狗國西北星十一月辛酉犯壁壘陣西北星十年六月壬寅犯東井距星癸卯入東井七月癸酉太白犯歲星九月己酉入太微　元豐元年十月丙辰犯亢距星庚午入氐十一月己丑犯罰南第二星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二年十一月壬辰犯壁壘陣西第五星十二月戊戌又犯壁壘陣三年正月甲戌犯外屏西第二星二月甲寅犯昴距星六月癸巳犯畢距第二星乙未入畢口七月戊辰犯東井西北第二星己巳入東井戊子犯水位西第三星八月丙申犯輿鬼九月戊寅入太微己酉犯左執法閏九月丙申犯進賢丁巳犯氐距星十月己未入氐四月八月甲戌犯心距星九月戊申犯南斗距星庚戌入南斗五年三月丙戌太白犯填星六年二月壬申犯天陰東北星三月癸未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丁卯犯五諸侯八月己卯犯軒轅御女九月乙巳犯右執法丁巳犯東上相甲子犯進賢十月戊寅犯亢距星戊子入氐七年十一月己酉犯壁壘陣西第五星甲寅犯歲星十二月辛巳犯雲雨八年六月甲戌順行犯天關癸未順行犯井距星甲申順行入井七月乙未犯天罇八月甲戌犯軒轅少民辛巳犯靈臺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丙辰犯諸王戊申犯熒惑十月戊戌犯亢壬子入氐二年十二月己丑犯壁壘陣三年二月己亥犯昴六月癸未犯天高七月辛亥入東井壬戌犯天罇庚午犯水位八月丁丑犯鬼戊戌犯軒轅大星九月甲寅犯太微垣上將庚申入太微犯右執法丁卯犯左執法十月丁未犯亢南

第一星十一月甲辰入氐丁巳犯罰四年六月丙午犯太微垣上將戊申入太微九月壬辰入斗五年正月丁亥犯羅堰十一月戊戌犯壁壘陣六年正月乙酉犯外屏二月甲寅犯天陰三月癸酉犯平道丁丑犯天江四月己酉犯五諸侯閏八月辛酉犯軒轅御女丁卯犯軒轅左角九月丁亥犯右執法己丑入太微十月庚午入氐十一月丙戌犯罰七年八月丙寅入氐己巳犯月星辛未犯司怪丁丑犯房又犯鈎鈐十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辰犯代甲申犯壁壘陣十二月壬戌犯雲雨八年六月乙酉犯諸王東第二星丙辰犯天關丙寅入東井庚午犯東井八月庚戌犯軒轅大星甲戌入太微八年四月乙卯太白犯熒惑　紹聖元年五月戊午犯靈臺北第一星十月甲午入氐十一月丙午犯西咸南第一星癸丑犯罰南第二星二年正月乙巳犯羅堰南第一星十一月辛亥犯壁壘陣西星庚申犯壁壘陣西第六星三年二月庚戌犯昴庚辰入昴五月戊午犯畢六月庚申又入戊辰入犯天高庚辰犯天關丙戌犯司怪七月壬辰犯東井癸巳入東井八月庚申犯輿鬼犯軒轅大星九月乙酉犯軒轅左角丙午太白犯填星乙未犯太微上將己亥入太微垣行執道己酉犯太微左執法甲寅犯太微上相癸未入氐十一月辛丑犯東咸四年四月壬寅犯五諸侯西第五星五月己卯犯長垣南第一星六月乙酉犯靈臺北第一星丁亥犯太微垣西上將星戊子入太微壬寅犯太微左執法八月太白犯天江壬午犯氐東南星壬辰犯房南第三星庚子犯心大星己酉犯天江南第一星十二月戊申入建　元符元年正月庚戌犯建丙辰犯天籥己巳犯羅堰二月乙未犯壁壘陣十二月乙亥犯代星己亥犯壁壘陣乙未犯熒惑二年正月己酉犯壁壘陣東北星二月乙未犯天陰東南星三月甲辰犯月星庚戌犯諸王西東一星丁卯犯司怪北第二星四月辛卯犯五諸侯西第五星五月乙巳入犯鬼西北星九月癸卯犯軒轅御女丁巳犯靈臺南第二星戊辰入太微己巳犯太微右執法閏九月丙子犯左執法十月乙巳太白犯填星壬子入氐壬戌犯西咸南第一星戊辰犯罰星南第一星十二月己亥犯建西第二星三年七月己巳犯角南星八月丙申犯亢南第一星九月丁亥犯南斗西第二星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丁酉犯外屏西第二星六月辛亥入東井　崇寧元年三月壬申犯月星四月戊戌犯井鉞六月庚辰犯進賢十月甲戌犯亢距星十一月壬寅太白犯填星二年正月乙巳犯壁壘陣西第五星八月丙子入氐九月戊子犯房鈎鈐三年二月癸亥犯昴距星七月戊戌犯積薪八月壬寅犯鬼積

尸氣十一月庚寅太白犯辰星四年五月甲寅犯軒轅大星八月庚辰犯罰十二月庚寅犯建西三星五年正月丁未犯靈臺犯牛東南星　大觀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二月丙戌犯月星三月庚寅犯大街壬辰犯畢四月戊午入井十月辛酉犯左執法丙子犯角大星閏十月丙戌犯亢丁未犯房十一月壬子犯心十二月乙酉太白犯熒惑二年正月甲寅太白犯歲星十月丁酉犯填星十一月壬申犯歲星三年七月丁丑犯亢八月丙戌入氐庚子犯房鈎鈐三年二月癸卯犯壁壘陣三月辛未犯歲星五月辛亥犯天陰六月壬辰入井四年四月己卯犯井鉞庚辰犯井辛巳入井十月戊午入氐十一月庚寅犯天江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太白犯填星十一月甲戌犯天江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四年十二月乙卯入羽林軍五年三月辛未犯天街四月乙卯犯五諸侯十一月壬辰犯罰六年九月庚戌犯南斗十一月庚寅犯壁壘陣七年八月癸酉入太微重和元年六月庚午犯上將十一月壬申犯天江　宣和二年五月丁丑犯天陰十月己卯犯熒惑三年八月己亥犯鈎鈐十月丁未入井四年二月辛丑犯壁壘陣五年五月甲寅犯鬼十一月庚午犯房六年七月庚子犯亢七年五月壬辰犯畢七月乙未犯歲星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丁未犯井東扇北第一星五月壬申入鬼犯積尸氣六月辛丑犯歲星十一月庚午犯亢壬午入氐閏十一月戊戌犯鍵閉　高宗建炎三年七月辛巳入太微閏八月丙戌犯心前星四年正月癸亥犯建星　紹興元年九月丁酉犯軒轅左角乙卯入太微丙辰犯右執法癸亥復犯十一月戊辰入太微己丑犯亢南第二星己亥入氐二年九月庚申犯天江三年六月甲午入井八月乙酉犯軒轅左角少民星四年四月庚辰犯司怪五月辛亥犯輿鬼十一月甲子入氐五年正月乙卯犯建十一月己丑犯壁壘陣庚寅入羽林六年五月辛卯犯畢六月辛酉入井七月己巳復犯井東北第二星己卯犯水位八月戊申犯軒轅大星九月戊辰順行入太微垣乙酉始出丁亥犯進賢十月辛丑入亢己酉入氐辛亥又如之七年五月辛巳犯鬼宿西北六月丙辰犯太微垣西上將八年十二月戊午入羽林軍乙亥經行壁壘陣入羽林軍九年二月壬申犯月星四月癸亥犯五諸侯西第五星五月甲申入鬼犯積尸氣九月乙巳入太微垣犯左執法丁未始出十年四月丙子入氐十一年六月乙亥犯井距星十二年五月甲午犯鬼西北星乙未犯積尸氣十七年四月丙午順行犯五諸侯九月己卯順行入太微垣庚辰順行犯右執法十一月乙丑順行入氐十九年六月乙

卯犯井鉞壬戌犯塡星丙辰犯東井丁巳入東井二十一年十一月己酉順行入羽林軍二十二年六月甲申犯東井乙酉入東井七月辛亥順行入鬼犯積尸氣。九月壬辰順行入太微垣庚子犯左執法十月甲戌入氐二十三年八月辛酉順行犯亢二十五年四月戊子順行犯五諸侯八月癸卯順行犯權左角少民十月癸卯順行入氐二十六年七月壬戌順行犯太微左執法癸亥犯熒惑八月丁亥順行犯亢距星戊戌順行入氐九月乙丑順行犯天江十月甲申順行犯南斗閏十月辛酉順行犯壁壘陣二十七年四月壬寅犯歲星六月丙申順行犯井鉞己亥甲辰皆入東井七月戊子順行犯權左角少民星二十八年三月甲申犯司怪十一月庚午順行入氐二十九年十一月癸未順行犯壁壘陣西勝星戊戌順行入羽林軍三十年六月丙辰順行犯天關壬申入東井己亥犯歲星八月癸丑順行犯權大星丁巳犯權左角少民星十月庚申順行入氐三十一年六月戊辰掩犯太微右執法七月壬辰順行犯角宿距星三十二年正月丁亥順行犯建二月己亥順行犯牛　孝宗隆興元年六月丙子入東井八月乙酉犯權左角少民星九月丁酉犯熒惑辛丑入太微庚戌犯左執法入守垣內壬子始出十月辛酉順行犯進賢十一月戊戌犯房庚子犯

鍵閉。十二月庚申順行犯天籥甲子犯塡星辛未犯建二年八月庚辰順行入氐。辛巳犯氐十月己卯犯天籥丙寅順行犯南斗。己巳順行犯狗十一月甲申順行入天田甲辰順行犯壁壘陣。　乾道元年五月戊午順行犯諸王。六月辛巳入東井丁未順行犯鬼八月癸未入太微十二月庚子順行入羽林軍二年三月己酉順行犯天街己亥順行入鬼九月己酉犯明堂十一月辛亥順行入氐十二月壬辰順行犯南斗三年十一月乙亥犯歲星丁丑犯羽林軍四年五月己卯犯畢辛巳入畢口內六月丁酉犯天關癸卯犯司怪辛亥入東井七月庚申犯天罇甲戌犯鬼八月己亥犯權丙辰入太微九月丙寅出十月丁酉入氐五年九月庚申犯心宿大星七年八月丁卯犯權左角少民星九月甲申犯右執法入太微垣甲午出十月丁卯入氐十一月己卯犯房丙戌犯東咸八年五月癸巳犯歲星八月壬戌入氐甲子犯氐東南星九月癸酉犯房甲戌犯鉤鈐。戊子犯天江十一月丁亥犯壁壘陣九年七月丁巳犯熒惑　淳熙元年十一月甲午入氐辛亥犯罰十二月壬午犯建二年閏九月丁巳犯熒惑十一月丁卯入羽林軍三年五月癸亥犯畢六月己卯犯天關丁亥犯井鉞辛卯入東井八月戊戌入太微犯右執法四年七月乙卯犯角宿距星。九月辛丑犯

心前星六年六月乙未入東井八月癸卯犯權御女星十月戊申入氐七年八月乙巳入氐八年五月甲辰入東井七月丁丑犯塡星九年十一月乙亥入氐十年閏十一月己亥犯壁壘陣十一年七月庚戌犯歲星壬申入東井八月丁巳犯權大星十二年六月癸酉犯太微右執法十四年六月甲戌入井九月丁未入太微戊申順行犯太微右執法丙寅犯進賢十五年九月丙申犯房十月辛未犯南斗魁十六年閏五月丙戌入井　光宗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入氐二年十二月戊子犯歲星三年七月己卯犯天江八月甲辰犯權左角少民星四年九月甲戌犯心東星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丁卯入東井九月戊子入太微戊戌始出　嘉泰三年六月甲寅入井十月甲寅入氐四年六月乙未犯斗　開禧元年六月壬子入井二年五月辛卯犯權大星十一月壬午入氐三年十月丁未太白犯熒惑十一月癸巳順行入壁壘陣　嘉定元年六月甲戌犯井鉞四年六月庚子入井八月庚寅犯權大星七年十一月丙寅順行入氐十年七月乙酉犯角十二年六月庚辰順行入井八月壬申順行犯權星御女丁丑犯權左角少民星十三年十月丁巳順行犯南斗十五年十一月丙午順行入氐宿方口內　理宗紹定五年七月甲申順行入井　端平二年七月

丙午順行入井。八月丁巳犯太微右執法　嘉熙二年十月戊辰順行入氐四年六月己亥順行犯畢距星。癸丑犯天關七月乙丑順行入井。八月己酉順行犯權大星　淳祐元年十月庚辰順行入氐三年閏八月丁丑順行犯權大星十月丙戌順行入氐四年九月癸亥順行犯斗六年五月壬戌順行犯權大星十月己酉順行入氐八年七月戊申入井九年七月癸酉犯進賢十月辛丑十一月辛未順行、氐。十一年二月甲寅順行犯昴七月壬申順行入井閏十月癸亥順行入氐十二年九月丙午順行犯斗宿距星　寶祐四年六月丁亥順行入井　開慶元年七月辛亥順行入井八月庚子順行犯權九月戊子犯熒惑。四年十月壬午犯歲星五年十二月辛未犯塡星　景定元年八月壬子犯房三年十月庚午順行入氐五年六月戊午順行犯天關己巳與太陰並行入井　度宗咸淳四年七月庚午順行犯斗　幼主德祐元年七月丙子入東井十一月辛巳犯房

遼史聖宗統和十二年六月太白犯歲星。　道宗大安二年二月太白犯歲星

金史熙宗天眷三年九月辛巳太白犯軒轅左星乙巳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太白入氐　海陵天德四年六月癸巳太白犯東井第二星八月辛未犯軒轅大星　世宗大定八年八月甲午太白犯軒轅大星十六

年八月丙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九年八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御女、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太白入氐、癸未出氐中二十五年三月乙酉、太白與月相犯、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太白入氐　章宗太和五年十一月壬午、太白入氐　哀宗正大元年四月乙未太白辰星相犯四年六月丙辰太白入井、元史世祖中統二年八月丙午、太白犯歲星三年十一月乙酉太白犯鉤鈐、　至元四年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七年十月庚午太白犯右執法、九年五月乙酉太白犯畢距星、十二年七月癸酉太白犯井九月乙巳太白犯少民己卯犯太微西垣上將十三年九月辛亥太白犯南斗甲寅太白入南斗二十年二月庚子是夜太白犯昴壬寅太白犯昴。七月丙辰太白犯井癸亥太白犯井八月丙午太白犯軒轅、九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少女。己巳太白犯右執法甲戌犯左執法十一月戊寅太白歲星相犯。二十一年七月甲申、太白犯熒惑、九月癸巳太白犯南斗二十三年六月丙申朔太白犯御女、八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右角星、冬十月甲午朔太白犯右執法、壬寅犯左執法甲寅犯進賢十一月戊辰犯亢十二月戊戌犯東咸、二十四年八月癸亥太白犯亢甲申太白犯房。九月庚子、犯天江十月壬子犯南斗、十一月壬辰太白犯壘壁陣、二十五年五月戊申太白犯畢、六月甲戌太白犯井、七月庚子太白犯鬼、八月己未、犯軒轅大星、二十六年五月壬辰、太白犯鬼、二十七年正月庚戌太白犯牛十月辛巳太白犯牛、二十八年二月甲申太白犯昴。三月乙卯太白犯五車七月己亥太白犯井八月丙寅太白犯與鬼戊子犯軒轅大星斜犯歲星九月戊午犯熒惑、二十九年六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八月己亥太白犯房九月辛巳太白犯南斗三十年二月癸丑太白犯壘壁陣四月癸丑犯填星、三十一年四月戊申太白犯鬼五月庚戌朔犯與鬼八月戊戌犯軒轅九月乙亥犯右執法、十月壬午犯左執法。十一月癸酉犯房　成宗元貞二年六月乙巳犯天關丁巳犯填星七月壬午犯與鬼八月庚子犯軒轅乙卯犯上將九月戊辰犯左執法　大德元年五月癸酉太白犯鬼積尸氣閏十二月太白犯建星丙子又犯建星。二年十月壬戌太白犯牽牛十二月乙丑犯歲星三年五月己亥犯畢七月己卯朔犯井八月丁巳犯軒轅九月丁酉犯左執法十一月乙酉犯房四年五月辛丑太白犯與鬼六月丁巳犯填星九月戊午犯斗甲子又犯斗五年五月丁卯太白犯井六月己酉犯與鬼甲午犯與鬼六年四月乙丑朔太白犯東井、八月壬午犯軒轅、九月丁巳犯右執法七年八月癸巳太白犯氐九月乙亥犯南斗九年四月壬辰

太白犯井九年冬十二月丙子太白犯西咸、十年正月丁巳太白犯建星、閏正月癸酉犯牽牛己丑犯壘壁陣十月甲辰犯斗十一年九月癸酉犯右執法、己卯犯左執法十月乙巳犯亢十一月丁卯犯房。　武宗至大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犯與鬼七月壬申犯左執法、十月辛丑犯南斗十二月戊寅掩建星、二年六月乙卯、太白犯井十二月辛未犯壘壁陣。三年三月丁未太白犯井、八月甲子犯軒轅太民、十月丙午犯左執法、十一月甲戌朔犯亢十二月辛酉犯填星。丙寅犯氐四年十月丙申、太白犯壘壁陣。　仁宗皇慶元年八月戊辰犯軒轅乙酉犯右執法。九月丁巳犯亢。　延祐六年七月丙子太白犯太微垣右執法、八月乙亥犯東咸七年四月甲寅太白犯填星、六月丁卯犯井宿東扇第三星、八月丙辰犯靈臺上星。丁卯犯太微垣右執法、九月己亥犯亢星　英宗至治元年二月辛酉太白犯熒惑、五月戊寅犯鬼宿積尸氣十一月己亥。犯西咸南第一星。二年正月庚辰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辛巳犯建星西第三星丁酉犯斗宿南第一星、二月壬子犯壘壁陣西方第二星壬戌犯壘壁陣第六星。十一月甲辰犯壘壁陣第一星。十二月戊寅犯歲星三年五月庚戌犯畢宿右股第三星、十月己巳犯亢。丙子犯氐十一月庚寅犯鈎鈐、乙未犯東咸　泰定帝泰定元年五月丙午太白犯鬼宿。丁未又犯鬼宿積尸氣。十月丙寅犯斗宿距星、己巳入斗宿魁、庚午犯斗。二年正月壬寅太白犯建星、十二月甲午犯壘壁陣、三年正月辛酉、太白犯外屏四月戊戌犯鬼宿九月壬戌犯太微右執法、十月辛巳犯進賢四年正月己酉太白犯牛宿九月壬子犯房宿、十一月癸酉犯壘壁陣。　致和元年七月丙戌犯軒轅大星。　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庚辰太白犯亢宿、二年正月甲子太白犯壘壁陣、五月庚申犯鬼宿積尸氣、六月丙午、永平屯田府所隸昌國諸屯大風驟雨、平地出水、　至順元年八月戊辰。太白犯氐宿十一月丙戌犯壘壁陣二年五月甲午犯畢宿六月丁卯犯井八月乙卯犯軒轅大星庚申犯軒轅左角九月丙子犯填星、十一月壬申朔太白犯鈎鈐　順帝元統元年十一月乙亥太白犯壘壁陣西第八星二年四月壬午夜、犯鬼宿積尸氣。八月己卯夜太白犯軒轅御女星。九月癸巳犯靈臺中星乙巳犯太微垣右執法、壬子犯太微垣左執法、十月癸亥犯進賢、乙亥犯填星、仍改至元元年十月丁卯、太白犯斗宿魁第三星十二月辛酉犯壘壁陣東方第六星二年六月戊子犯井宿東扇北第二星七月己酉犯鬼宿東南星乙卯犯熒惑、三年五月壬子、犯鬼宿東北星。六月乙亥犯靈臺上星。己卯夜犯太微西垣

上將丁亥犯太微垣右執法十一月戊戌犯亢宿距星甲戌犯東咸上星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甲辰又犯建星西第三星庚申犯牛宿九月戊申犯東咸上第二星十二月乙卯犯外屏西第二星五年五月丙子太白犯畢宿右股西第三星八月丁酉犯軒轅大星六年三月戊寅太白犯月星六月辛亥夜犯歲星又太白歲星皆犯右執法十月丁酉太白入南斗魁己亥犯斗宿中央東星　至正元年十二月丁巳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三年七月庚辰太白犯右執法九年正月庚戌太白犯建星東第三星三月己亥犯壘壁陣東方南第一星十一月庚辰犯壘壁陣西方第二星十二月戊戌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年四月丙午太白犯鬼宿西北星十一年七月壬戌太白犯右執法己巳犯太微垣左執法九月丁巳犯房宿第二星十月乙酉犯斗宿西第二星辛卯犯斗宿西第四星十二月庚辰夜犯壘壁陣西第六星丙戌夜犯壘壁陣西第七星十二年五月癸酉犯填星六月辛亥犯井宿東第二星八月丁卯犯歲星十三年二月庚戌太白犯熒惑四月辛丑犯井宿東扇北第一星十月癸亥犯亢宿距星十二月丁酉犯東咸北第一星十四年正月丁卯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二月戊午犯壘壁陣西第八星十五年九月乙丑夜犯太微垣左執法十六年五月癸巳太白犯鬼宿積尸氣十七年七月癸未太白入犯鬼宿積尸氣八月癸卯犯軒轅大星十二月犯歲星庚辰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八年三月丁卯太白在井宿失行於北生芒角四月辛卯入犯鬼宿積尸氣五月壬寅犯填星十二月戊寅生黑芒環繞太白乍東乍西乍動乍靜癸未生黑芒忽明忽暗乍東乍西十九年七月丁酉太白犯上將甲辰犯右執法己酉犯左執法九月甲寅入犯天江南第一星十月壬申入犯斗宿南第三星十二月戊辰犯壘壁陣西方第七星二十年六月癸巳太白犯井宿東扇北第二星二十一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左角二十二年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西第二星二月己卯犯壘壁陣西方第二星二十三年六月乙卯犯井宿西扇北第二星壬戌夜入犯井宿東扇南第二星八月壬寅入犯軒轅大星丁未犯軒轅左角辛酉犯歲星乙丑入犯右執法九月辛未入犯左執法丁亥犯填星十月癸卯犯氐宿距星戊午犯房宿北第一星二十四年癸丑太白入犯井宿東扇北第一星五月甲戌犯鬼宿西北星乙亥又犯積尸氣六月丁巳犯右執法七月癸亥與歲星相合於翼宿二星相去八寸餘十月丙辰犯斗宿西第二星二十五年正月甲戌犯建星西第四星三月戊辰犯壘壁陣東方第五星十月

壬申犯辰星十一月己丑犯熒惑二十六年四月丙子太白入犯鬼宿積尸氣九月壬辰犯太微垣右執法十一月乙酉犯填星丁亥犯房宿北第一星戊子犯鍵閉　太白晝見　東漢書安帝永初二年正月戊子太白晝見三年二月太白晝見占爲強臣（前志曰太白晝見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是時鄧氏方盛五年六月辛丑太白晝見經天（春秋漢含孳曰陽精衰從太白經天注曰陽精君衰不能制令決於女主也太白經天）元初四年正月乙未太白晝見丙上自永初五年至永寧十年之中太白晝見經天再入輿鬼一守畢再犯左執法入南斗犯鉞星孝順永建二年二月癸未太白晝見三十九日閏月乙酉太白晝見東南四十一日五年閏月庚子六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　永和三年三月壬子六月丙午八月乙卯俱太白晝見　漢安二年正月太白晝見七月甲申太白晝見　桓帝元嘉元年二月戊午太白晝見　延熹六年十一月丁亥太白晝見是時鄧后家貴盛九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經天　永康元年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魏志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　青龍三年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四年三月乙巳太白與月俱加丙晝見　景初元年十月壬申太白在尾歷二百餘日恒晝見　晉史晉武帝太康六年十月乙未七年五月俱太白晝見　惠帝元康六年十月乙亦太白晝見　永康元年三月太白晝見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　成帝咸康四年乙巳太白晝見七年五月太白晝見　康帝建元二年四月乙酉太白晝見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八月太白晝見南斗二年二月辛巳太白晝見三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丙午太白晝見八月乙卯又晝見十年七月庚午太白晝見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　升平元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四年十二月丙辰太白晝見　簡文帝咸安二年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　孝武帝寧康二年十一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　太元元年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參兗州分野二年九月太白晝見三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亢兗州分野六年九月丙子太白晝見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八年四月甲申太白晝見在參九年七月丙戌十一月丁巳太白又晝見十年四月乙亥太白晝見於畢昴十一年三月戊申見東井六月甲申太白見于輿鬼十二年六月癸卯太白晝見在柳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正月丙戌太白又晝見十四年四月己巳六月辛卯九月丙寅太白俱晝見十

六年四月癸卯朔太白晝見十七年七月丁丑太白晝見十月丁酉又晝見十八年六月又晝見十九年五月又晝見于柳六月辛酉又晝見于輿鬼九月又見于軫二十一年二月壬申太白晝見三月癸卯太白連晝見在羽林三月太白晝見于胃七月丁亥太白晝見在太微　安帝隆安元年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二年閏六月太白晝見在羽林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是月　元興元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　義熙元年七月庚辰太白晝見在翼軫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奎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六年六月甲午太白晝見九年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　元熙元年七月己卯太白晝見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宋書文帝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八月太白晝見在翼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晝見在胃十一年三月太白晝見在參閏三月戊寅犯五諸侯十六年五月丁卯太白晝見胃昴間十四年五月丙午太白晝見在太微二十二年七月太白晝見二十四年四月太白晝見二十五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二十七年夏太白晝見經天二十八年五月太白晝見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明年東宮弑逆南齊書高帝建元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晝見在午上六年辛卯太白晝見午上　武帝永明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晝見當午上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當午上八月丁巳太白晝見當午上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晝見當午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六年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己丑太白晝見當午閏八月甲午太白晝見當午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晝見當午上九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當午上十年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十一年五月戊午太白晝見當午名為經天梁書帝紀武帝天監五年春正月丁亥太白晝見五月辛卯太白晝見六年七月甲子太白晝見　普通四年十一月癸未太白晝見六年五月己酉太白晝見　太清三年春正月乙酉太白晝見陳書帝紀孝元帝永聖二年九月癸未太白晝見己卯太白晝見三年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　文帝天嘉元年太白晝見九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年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六年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　臨海王光大元年夏四月乙卯太白晝見二年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十一月戊子太白晝見　宣帝大建二年夏閏四月己酉太白晝見三年夏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十年夏五月甲申太白晝見　後魏太祖天賜四年正月五月己丑太白俱晝見　大宗永興二年六月甲午太白晝見　世祖始

光二年太白晝見經天　神嘉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辛未太白晝見胃為趙分己丑又晝見　延和三年三月丙辰太白晝見在參魏邦戒也　太延五年五月晝見于胃昴入羽林遂犯畢太平真君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晝見經天四月又如之魏書孝文大和元年九月丁亥太白晝見經天光色尤盛更姓之祥也十一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十七年五月戊午太白晝見九月又如之是謂兵祥雍州也　世宗正始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　延昌三年六月辛巳太白晝見　孝莊帝永安二年五月己亥太白在參晝見　孝武永熙二年四月太白晝見四年四月庚午太白晝見　靜帝天平四年十一月太白晝見　元象元年七月太白在柳晝見柳河南也　周武天和元年十月乙卯太白晝見隋書帝紀開皇元年三月甲申太白晝見乙酉又晝見四月壬午太白歲星晝見三年十月癸未太白晝見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庚午太白晝見二年九月庚寅太白晝見九年五月己卯太白晝見七月辛亥晝見甲寅晝見八月丁巳晝見　太宗貞觀十六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二十三年七月太白晝見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年十二月乙未太白晝見四年六月己丑太白晝見　龍朔元年六月辛巳太白晝見經天　永隆元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是謂陰乘陽陽君道也　中宗景龍三年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在東井京師分也　睿宗先天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　玄宗開元十四年十月甲寅太白晝見　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晝見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歷秦周楚鄭宋燕之分　正元三年閏五月戊寅太白晝見四十餘日十年夏四月太白晝見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晝見經天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　大曆七年八月太白晝見八年八月己丑入太微晝見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晝見　德宗建中十年四月太白晝見　貞元三年五月戊寅太白晝見九年太白晝見新唐書德宗貞元十年正月太白晝見四月太白晝見　憲宗元和九年十月太白晝見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庚戌太白晝見二年九月太白晝見四年三月庚午太白晝見經天六月己丑晝見　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己酉太白晝見六年四月己丑太白晝見九年夏太白晝見自軒轅至于翼軫　開成二年六月己酉太白晝見　僖宗乾符二年四月庚辰太白晝見在昴　昭宗光化三年十月甲戌太白晝見在斗去地一丈而墜十一月丁未太白晝見　天復元年五月自乙酉至己亥太白晝見經天在井度　天祐元年二月

辛卯太白晝見歸西色赤炎鋏如火五代史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六月甲子太白晝見己巳亦晝見　明宗天成元年七月庚申太白晝見　長興二年八月戊子太白晝見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二年太白晝見民有仰視之者為邏卒所執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腰斬之宋史天文志太祖開寶元年六月丁丑太白晝見戊寅復見　太宗淳化元年六月庚午七月丁丑十一月戊戌皆晝見　真宗咸平三年六月己未晝見四年十二月丙寅晝見在南斗六年五月甲午八月庚午皆晝見　景德元年十一月辛亥晝見二年四月甲辰晝見三年七月乙巳晝見庚申又見九月戊子見西方十二月癸酉又見　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庚申晝見四年六月丙午八月乙巳皆晝見六年四月壬午晝見七年七月癸卯晝見九年五月庚午晝見　天禧三年六月辛卯復見四年七月丁巳晝見五年六月丙午晝見　乾興元年十一月壬辰又見　天聖三年六月壬戌十二月戊寅皆晝見五年五月壬寅晝見　明道元年七月晝見二十日　慶曆三年八月甲寅晝見　皇祐三年四月丙午晝見　至和元年五月壬辰九月己丑十月辛卯皆晝見三年四月己丑晝見五年九月初三日太白晝見　嘉祐二年六月己未晝見四年正月庚寅晝見七月辛丑晝見五年九月庚寅晝見六年六月乙丑晝見七年五月戊午晝見七月己酉經天復見十月乙未晝見　英宗治平元年正月戊戌晝見六月辛酉晝見二年七月丁丑晝見十二月辛亥又見四年二月丁酉晝見閏三月癸未晝見五月辛巳晝見七月癸卯八月丁未晝見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癸酉晝見二年六月壬戌晝見三年五月癸巳九月壬子五年二月癸亥五月丙午八年三月戊午七月戊寅皆晝見九年十月乙酉晝見十年五月甲戌晝見　元豐元年四月癸亥晝見三年七月戊子晝見四年七月己丑晝見六年八月己卯晝見七年十一月乙卯晝見　哲宗元祐元年六月庚戌晝見十月庚寅晝見三年二月辛丑晝見七月辛未又見六年四月壬寅晝見閏八月乙丑又見七年十一月辛巳晝見八年四月己未晝見　紹聖元年五月己酉晝見九月庚申又見二年十一月丙申晝見三年五月壬子晝見四年六月己酉晝見　元符二年五月甲辰晝見八月癸巳又見　徽宗崇寧元年六月己酉晝見三年正月癸卯晝見五年正月十四日太白晝見　大觀二年十一月丁未晝見四年十月戊戌又見　政和三年十二月辛酉晝見六年十月己丑晝見七年三月辛未晝見　重和元年十月己卯晝見　宣和二年六月丁丑晝見六年十一月

丙子晝見　高宗建炎元年十月甲戌晝見　紹興元年四月壬申晝見四年六月庚子十一月戊申晝見經天六年正月壬辰晝見經天十七年五月辛丑晝見七月辛巳晝見二十八年六月壬辰晝見　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丙申經天晝見二年六月戊辰晝見七月庚子經天晝見　乾道元年三月甲寅晝見乙亥晝見經天二年四月甲申晝見五月甲寅經天晝見九月庚午晝見三年九月戊子四年五月乙丑晝見與日爭明五年六月庚寅晝見十一月甲子晝見庚午晝見　淳熙三年五月癸酉經天晝見四年十一月壬戌又見六年七月乙丑晝見九年六月庚申晝見九月癸巳十一年五月乙卯十二年六月戊寅晝見七月丁酉經天晝見至八月壬申始藏十四年六月辛卯晝見七月辛丑晝見　光宗紹熙元年五月丙子晝見與日爭明四年六月丙寅晝見七月乙丑十一月甲戌晝見　寧宗慶元元年三月庚寅經天晝見七月己亥晝見四年九月壬寅晝見　嘉泰元年六月丙午經天晝見十一月己巳晝見十二月己卯經天晝見三年六月癸亥經天晝見　開禧元年三月庚申二年五月壬寅三年十二月乙巳晝見與日爭明　嘉定元年五月甲子四年七月壬戌五年九月丙午六年二月丁丑晝見七年五月丁丑八月乙巳九月壬戌晝見九年五月癸酉十年五月乙丑晝見十一月庚辰晝見十二年二月庚子晝見三月丁亥經天晝見六月辛未晝見辛亥經天晝見十三年九月甲午十四年三月甲午十五年五月庚戌九月辛未晝見十七年六月丁卯晝見經天　理宗寶慶元年六月辛卯晝見　紹定五年四月丁丑晝見　端平二年四月丁亥七月戊戌晝見經天　嘉熙元年二月己酉二年五月辛巳八月辛酉晝見經天三年十二月辛酉四年二月丁未及淳祐元年六月庚寅晝見十月戊戌晝見二年十二月壬戌晝見三年七月己亥四年八月壬辰五年二月辛卯晝見經天六年四月辛酉八月壬子晝見九月戊辰晝見經天七年十月辛巳九年十二月戊申十一年二月乙卯七月癸亥及寶祐二年九月丁卯三年十月甲戌四年五月丁未五年七月己未及開慶元年六月壬寅及景定三年四月庚寅閏九月甲申五年四月戊午五月乙亥及度宗咸淳元年七月丁酉四年九月癸酉及幼主德祐元年七月丙子俱晝見遼史聖宗統和八年十一月丁酉及大安四年正月甲寅皆晝見金史太宗天會十三年正月辛巳太白晝見凡四十餘日伏　熙宗天眷二年五月戊子太白晝見八月丁丑晝見　皇統八年十月甲申太白晝見十二月丙寅太白晝見　海陵王天德二年

九月乙亥太白晝見至明年正月辛卯伏不見　貞元二年七月癸丑太白晝見凡三十有三日伏　正隆二年正月庚辰太白晝見凡六十七日伏。四年十二月太白晝見凡七日五年二月丁卯太白晝見四年甲戌復見六年九月丙申太白晝見　世宗大定二年正月癸巳太白晝見三年正月庚子太白晝見凡百有十日乃伏七月庚戌太白晝見凡百二十有七日乃伏。八月丙寅太白晝見十一月庚寅太白晝見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晝見六年四月辛丑太白晝見八十有八日伏六月太白晝見九月壬子太白晝見百有三日乃伏十月壬子復晝見十一月七日庚申太白晝見十二月戊子復見七年十一月壬申太白晝見九十有一日伏八年三月己丑太白晝見百五十有八日乃伏九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十有六日伏十一年八月癸卯太白晝見十二年八月丁亥太白晝見在日前九十有八日伏十三年閏正月辛酉太白晝見四十有九日伏十四年三月辛丑太白晝見十有八日伏六月己未太白晝見三十有九日八月己卯又見百三十二日乃伏十一月甲子太白晝見八十有六日伏十六年五月甲寅太白晝見五十有四日伏十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晝見四十有四日伏十九年七月丙子太白晝見四十有五日伏二十一年二月戊

戌太白晝見三月甲子太白晝見二十二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十有四日伏八月戊辰太白晝見百二十有八日二十三年十月辛酉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九日乃伏二十四年四月乙未朔太白晝見百四十有五日乃伏二十五年十一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後百十有一日乃伏十二月甲子太白晝見二十七年六月庚辰太白晝見百七十有三日乃伏七月丙午太白晝見十二月甲子晝見經天二十八年十一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日前四十有九日伏二十九年五月庚寅朔太白晝見在日後　章宗明昌元年二月丁亥太白晝見二年十一月乙丑晝見五年十一月癸丑太白晝見在日前三十有三日伏六年正月庚寅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二日乃伏六月庚辰復晝見在日後百六十七日爲是經天　承安元年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日前百有七日乃伏二年二月丁巳太白晝見在日後百九十有五日乃伏　泰和三年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日後百有十日乃伏六年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在日前七十有六日七月壬申晝見經天八月己未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前庚申卯正初刻太白晝見在日後壬申太白晝見八年七月戊戌朔太白晝見在日後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月乙丑朔太白晝見　宣宗貞祐二年九月丁亥太白晝見於軫三年十二月庚寅太白晝見於危八十有五日伏四年四月丁酉太白晝見於奎百九十有六日乃伏　興定元年四月戊辰太白晝見於井百六十有二日乃伏十一月丙戌太白晝見三年五月壬子太白晝見於參三十有六日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四年六月己巳太白晝見於張百八十有四日乃伏五年正月辛丑太白晝見於牛二百三十有二日乃伏司天夾谷德玉等奏以爲臣強之象請致祭以禳之宣宗曰斗牛吳分。蓋宋境也他國有災吾禳之可乎閏十二月己亥太白晝見於室元史憲宗六年六月太白晝見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庚子太白晝見十二月丙寅又見三十一年四月戊申太白晝見八月庚辰晝見　成宗元貞元年十月戊辰太白晝見二年正月丙戌太白晝見　大德元年六月乙未太白晝見七年九月丙寅太白晝見十年十二月壬寅太白晝見　武宗至大元年十一月庚申太白晝見三年三月戊辰晝見　仁宗皇慶元年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二年七月辛卯太白晝見乙未丙辰皆如之八月戊午朔晝見　延祐二年正月己未太白晝見二月戊子晝見五月庚午晝見六月甲申晝見三年九月癸丑太白晝見六年十月庚午晝見　泰定帝致和元年二月壬戌太白晝見七月丙戌太白晝見　天曆二年六

月丁未太白晝見　至順二年二月壬子太白晝見六月丁未晝見　順帝元統元年正月癸酉太白晝見二月戊戌晝見二年四月戊寅晝見辛巳壬午皆如之五月丙辰晝見七月己酉晝見十月戊辰十二月乙亥皆晝見仍改至元元年十月戊辰晝見三年四月庚子五月戊申戊午辛酉六月壬午己丑庚寅七月庚戌辛酉十月庚午丁亥庚寅辛卯丙申六年六月癸卯己酉辛亥七月甲寅丁巳壬戌癸亥乙丑丙寅癸酉　至正元年正月甲戌乙亥丙子丁丑二月己卯庚辰丙戌二年七月丁酉八月丙午十年七月辛未壬申丁丑壬午八月癸丑丁酉九月癸丑朔十一年十月己丑十一月丁卯十二月丙子丁酉壬寅十二年三月戊辰十三年七月戊辰十五年八月戊寅九月丁丑十八年七月戊申二十一年六月甲辰二十三年二月戊戌庚子五月壬午甲午壬戌七月乙酉丙戌辛卯八月己酉壬子己未二十四年九月乙丑二十五年正月丁卯戊辰二十六年七月甲辰丙午丁未戊申八月辛亥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俱太白晝見宋袁寧燕集輪對劄子　神宗熙寧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司天監言太白晝見距九年冬數出晝見占者以爲王兵而涅湖南安南用兵兹其應也日闇夜則見晝則伏不敢與太陽敵星之常也當伏而見與日爭明失

其事矣故其占主兵兵戈將動於下則金星先變於上吁可畏哉我神宗皇帝憤北湖之種啟先從事於西戎所以斷匈奴右臂也於是乎復洮岷克梅山降木征而南則復有交州之役兵連而不解金星晝見之應昭然不誣自陛下踐祚以來星變屢矣而太白之失常未有如今歲之甚者蓋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迄于今涉歷五旬晴必晝見前代之所無有史策之所不載有識之士深為國憂之陛下誠心畏天每遇水旱減膳徹樂憂形玉色引咎責躬齋潔致禱凜乎有淵水之懼今而星變異常其占主兵乃疆埸將援事變方啟之兆也而九重之上晏然自若不以為憂何哉董仲舒有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金星晝見之久可謂怪異矣此乃天心仁愛陛下欲出此大異所以警懼之也而陛下曾不以為虞迨夫傷敗之至雖悔其可追乎臣仰觀乾象俯察人事竊料今日之勢雖欲幸其無變而不可得夫既不能無變而吾之將帥則庸懦師徒則畏怯財用則匱乏藩籬則疏漏其果可以應敵乎將擁兵於外而專事交結多方掊尅以充苞苴軍人愁苦無聊而主將恬不加恤名曰教閱未始班賞無以激厲誰復振作以不教之卒而使之戰鬭則有望風遁逃而已此今日之大弊也自古名將守邊其財皆得自用以勵士卒則人人養賞爭自奮於功名以遣間諜則冒死不顧密窺敵之動息太祖之任邊將得此道矣中興之初岳飛韓世忠之流皆有不可勝用之財此所以能禽敵而制勝也今之任將毋乃與此異乎城壁之經營固所當務也而板築並興則恐力有不及不若擇其至急者先之合數城之力以築一城則無患乎不堅合數城之兵以守一城則無患乎不足也日或有遺力則又築其次急者至於公論皆以為可緩者則姑已之昔者漢惠帝之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九月長安城成夫以漢家全盛之時築一城易事爾而三年之間三興大役始克為之今邊方單弱如是而乃欲於一二年之內辦集茲事其可得乎力既不及飭辭罔上勢所必至其可恃以為固乎臣所謂藩籬疏漏者此也陛下誠能因此星變慨然發憤大修武備將帥也師徒也財用也藩籬也皆大變於前日則一以待不虞矣不然固未知其所終也臣不勝憂國愛君之心惟聖主察之王十朋梅溪集太白晝見（太白晝見久矣予是日始覩君之八月二十六日）煌煌太白生東方追逐殘

月生光芒太陽中天不肯藏過午一點猶徼芒太史占之此何祥歲憂兵起人流亡金行用事多災傷（六月十五日大風水七月朔日又作八月二十一夜地震自秋已來不雨浙西為旱蝗歲之）大風地震水旱蝗有一于此宜預防雖然並見何以當臣言天意未可量滔天赤地與堯湯偃禾拔木悟成王宋景一言國乃昌災異不作憂艱荐吾皇修德應彼蒼去讒遠佞任忠良推誠納諫立紀綱內修政事仍外攘誓雪國恥還封疆強虜當殄吾當強（天文志云白與日爭明俱過午行者）天戒為福非為殃願勿徒以虛文禳

太白經天史記秦始皇時太白經天東漢書安帝永初五年六月辛丑太白經天永寧十年之中太白經天桓帝延熹九年七月丙戌太白經天晉書恭帝元熙元年七月己卯太白經天宋書文帝元嘉六年五月太白經天二十五年正月太白經天二十七年夏太白經天二十九年正月太白經天南齊書武帝永明十一年五月戊午太白經天梁書天文志梁武帝普通六年六月癸未太白經天魏書世祖始光二年太白經天太平真君七年正月太白經天十一年正月甲子太白經天孝文帝太和元年九月丁亥太白經天孝武帝永熙元年九月太白經天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又經天在秦分八月丁巳太白經天（太白上公經天者陰乘陽也）高宗龍朔元年六月辛巳太白經天調露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太白經天永隆元年五月丁酉太白經天延和初七月太白經天肅宗至德二載七月己酉太白經天至于十一月戊午不見代宗永泰元年九月辛卯太白經天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經天大曆十一年閏八月丁酉太白經天昭宗天復元年五月丁酉太白經天五代史唐莊宗長興二年十月壬辰太白經天四年五月癸卯太白經天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經天乾祐二年四月壬午太白經天周太祖廣順二年太白經天宋史天文志高宗紹興四年十一月戊申太白經天六年正月壬辰經天孝宗隆興元年七月丙申太白經天二年七月庚子太白經天乾道元年三月乙亥太白經天二年五月甲寅太白經天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經天四年六月辛卯經天淳熙三年五月癸酉太白經天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經天六年七月癸未太白經天九年六月甲子太白經天十二年七月丁酉太白經天八月壬辰始滅十四年七月辛丑太白經天寧宗慶元元年三月庚寅太白經天四年九月癸卯太白經天嘉泰元年六月丙午太白經天十二月乙卯太白經天三年六月癸亥太白經天

嘉定十年五月癸酉太白經天十一月戊戌太白經天十二年三月丁亥太白經天六月辛亥太白經天十七年六月丁卯太白經天　理宗紹定五年五月癸未太白經天端平元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經天二年七月戊戌太白經天　嘉熙二年八月辛酉太白經天　淳祐元年十月戊戌太白經天六年九月戊辰太白經天金史熙宗皇統七年正月丁亥太白經天七月己巳太白經天八年十一月壬辰太白經天　天德四年正月癸卯太白經天五月己亥太白經天丁巳太白又經天十二月乙卯朔太白經天閏十二月己亥太白經天　海陵王貞元二年正月辛丑十二月乙卯太白經天閏月乙酉太白經天三年正月庚申太白經天　正隆三年九月己未太白經天至明年二十一日不見　世宗大定三年六月辛巳太白經天八月丙寅太白經天九月丙辰太白經天十一月庚寅太白經天十二月丙子太白經天四年十二月辛卯太白經天六年六月辛巳太白經天九月丙辰太白經天十月壬子太白經天十一月七日庚申太白經天十二月戊子太白經天十四年三月丙辰太白經天凡二日而沒六月己未太白經天二十五年十二月甲子太白經天二十七年七月丙午太白經天　章宗承安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經天　泰和六年五月庚戌太白經天壬申太白經天在日後　衛紹王大安元年二月己丑太白經天　宣宗興定三年五月壬子太白經天又百八十四日乃伏六年七月乙亥太白經天與日爭光元史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七月戊子太白經見四十五日三十一年九月丁巳太白經天　成宗元貞元年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　大德元年十月戊午太白經天十一月戊子太白經天十二月甲辰太白經天二年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三年正月己巳太白經天七年十月丁亥太白經天十一月己未太白經天十二月丙戌太白經天九年七月甲寅太白經天十月丙戌太白經天十二月壬申太白經天武宗至大三年十月甲辰朔太白經天四年十二月庚辰癸未壬辰俱太白經天　仁宗皇慶元年四月庚寅太白經天二年七月丁巳太白經天　延祐二年二月癸巳太白經天三年九月丙寅太白經天　英宗至治元年六月辛酉太白經天十月甲辰太白經天三年五月戊戌太白經天　泰定帝泰定元年十二月乙亥太白經天三年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四年閏九月己巳太白經天　明宗天曆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經天　文宗天曆二年七月癸亥太白經天至順二年五月辛丑太白經天　順帝元統二年二月丁亥太白經天四月丁丑太白經天七月己亥太白經天甲

辰亦如之丙午復如之庚戌太白經天癸丑太白經天甲寅亦如之八月丙辰朔太白經天丁巳戊午己未亦如之癸亥丙寅戊辰辛未壬申癸酉甲戌丁丑己卯庚辰壬午皆如之　至元元年十二月甲子經天丙寅經天丁卯亦如之庚午經天壬申亦如之戊寅經天二年二月甲申太白經天六月庚午太白經天辛未亦如之甲戌乙卯復如之七月癸卯乙巳丙午甲寅壬戌癸亥甲子十一月丁酉己亥丁巳戊午癸亥甲子乙丑四年十二月癸卯己酉庚戌辛亥丙辰五年七月甲戌乙亥丙子戊寅乙酉丙戌八月戊子己丑庚寅辛卯戊戌己亥壬寅甲辰九月戊午己未至正二年五月甲申十一年十二月丁丑庚辰丙戌辛卯壬辰甲午庚子辛丑十三年九月壬辰十月庚子十五年閏正月丙辰五月癸丑六月癸亥皆太白經

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七　十九庚

星

占太白星

西漢書高祖三年秋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晉灼曰。幾中迄過午）乍北乍南過期乃入辰星出四孟（晉[illegible]曰常當出四仲出四孟易主之表也）是時項羽為楚王而漢已定三秦與相距滎陽太白出西方有光幾中是秦地戰將勝而漢國將興也辰星出四孟易主之表也後二年漢滅楚　武帝元鼎五年太白入于天苑占曰將以馬起兵也一曰馬將以軍而死耗其後以天馬故誅大宛馬大死於軍　昭帝始元中太白出西方下行一舍復上行二舍而下去太白主兵上復下將有戰死者後出東方入咸池東下入東井人臣不忠有謀上者後入太微西蕃第一星北出東蕃第一星北東下去太微者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邪臣伏誅東漢書光武建武九年七月乙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十一月乙丑又犯之軒轅者後宮之官大星為皇后金犯之為失勢時郭后已失勢見疎後廢為中山后　明帝永平十五年十一月乙丑太白入月中為大將戮人主亡不出三年後三年明帝崩十六年四月癸未太白犯畢為邊兵後北匈奴寇入雲中至咸陽使者高弘發三郡兵追討無所得太僕祭彤坐不進下獄　孝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丁巳太白在昴西一尺八月庚寅彗星出天市長三尺所稍行入牽牛三度積四十日稍滅太白在昴為邊兵彗星出天市為外軍牽牛為吳越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焦唐城永昌太守王尋走奔楪榆安夷長宋延為羌所殺以武威太守傅育領護羌校尉馬防行車騎將軍征西羌又阜陵王延與子男魴謀反大逆無道得不誅廢為侯　王莽地皇四年秋太白在太微中燭地如月光太白為兵太微為天廷太白贏而北入太微是大兵將入天子廷也是時莽遣兵至昆陽為光武所破漢將鄧曄等進攻京師十月殺莽大兵蹈藉宮庭之中更始入長安復歐赤眉立劉盆子為天子皆以大兵入宮庭是其應也　和帝永元二年九月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其年竇氏被誅太后失勢九月在南斗魁中為大將死　孝安帝永初三年正月己亥太白入斗中占為貴相凶四年六月癸酉太白入輿鬼指上階為三公後太尉張禹免官太白入輿鬼為將凶後中郎將任尚坐贓千萬檻車徵棄市（劉昭注曰太白入輿鬼亂臣在內有戮以占為明證任尚所犯戮也）元初三年五月丙寅太白入畢口黃帝占曰大攻近期十五日遠期四十日又曰大臣當之亂國易王四年九月辛巳太白入南斗口中黃帝經曰大人當之國易政六年四月癸丑太白入輿鬼郗萌曰太白守輿鬼疾在女主　延光二年二月辛未太白犯昴郗萌曰不有亡國必有謀主又云入昴大赦五月癸丑入畢郗萌曰太白入畢口為馳人走又曰有中喪四年四月甲辰入輿鬼六月壬辰出太微九月甲子入斗口犯昴畢為邊兵一曰大人當之輿鬼為大喪出太微為中宮有兵入斗口為貴將相有誅時大將軍耿寶等構讒太子保廢之以北鄉侯懿代四年帝崩立北鄉侯侯病薨寶等不欲立保徵諸王子擇所立黃門孫程等共誅江京閻顯立保為天子是為順帝皆姦人強臣狂亂王室其於死亡誅戮兵起宮中是其應也　順帝永和三年二月辛巳戊子太白在熒惑西南光芒相犯三月壬子六月丙午八月乙卯太白皆晝見太白者將軍之官又為西州晝見陰盛與君爭明熒惑與太白相犯為兵喪是時大將軍梁商父子秉埶故太白常晝見也　漢安二年正月太白晝見七月甲申晝見韓揚占曰天下有喪一曰有白衣之會明年八月順帝崩又明年沖帝崩　質帝本初元年四月辛巳太白入輿鬼守為大喪五月庚戌犯熒惑為逆謀閏月一日帝為梁冀所鴆崩　桓帝永興二年閏月丁酉太白晝見時上幸後宮采女鄧猛後四年梁后崩梁冀誅猛立為后恩寵甚盛　延熹九年七月太白晝見經天為兵憂在大人後一年桓帝崩太傅陳蕃等誅宦官不克皆枉死　永康元年七月丙戌因晝見經天犯心前星輿鬼質星太白犯心前星為兵喪入輿鬼為死喪又犯質星為戮臣　靈帝建寧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頭星太微天廷也太白行其中宮門當閉大將被甲兵大臣伏誅其年陳蕃竇武等被害　中平六年八月丙寅太白犯心前星戊辰犯心中大星其日未冥四刻大將軍何進於省中為諸黃門所殺己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宋書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正月太白晝見自去年十二月在斗晝見至于是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十月乙卯太白晝見占同上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四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為喪為不臣為更王強國弱小國強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

月文帝崩。八月吳遂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將軍司馬懿敗襄陽斬吳將張霸。魏明帝太和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別宿為小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遣大將軍司馬懿距退。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恒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九錫授公孫淵為燕王。淵斬彌等虜其衆。　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後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宣帝為大將軍距退之　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九月亮卒。軍退將帥分爭為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國敗在北。北國敗。此宜在熒惑南也。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司馬懿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帝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為秦晉及楚兵悉起。三年六月戊戌太白犯井鉞。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為兵災。一曰斧鉞用。大臣誅。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恒見。占曰尾為燕。燕臣強。有兵。時公孫淵自立為燕王。置百官發兵距守宣帝滅之。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為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師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許人。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至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齊王正始三年六月丙辰。太白晝見。占曰陰國之兵彊八月梁師寇邊攻陷城邑。秋九月安東將軍邢蠻大破之宿豫斬將三十餘人。捕虜數萬。　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占曰國失政。大臣為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一曰兵起。二年三月己未。太白又犯井距星。三年七月王凌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群臣有謀不成。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為亂二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為亂至於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逆臣為亂。人君憂。至景元元年有成濟之變。及諸葛誕誅。皆其應也　吳志吳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吳魏並有兵事也。晉書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至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晧面縛請死。吳國遂亡。

晉惠帝元康三年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死。又為邊境不安後賈后陷殺太子。　惠帝元康六年十月乙未。太白晝見。後趙王殺張裴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冤因自纂盜。以至屠戮。以亂伐亂兵喪臣亂之應也。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為亂。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奢。明年誅死。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占為不臣為更王七月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為兵為亂。為賊　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是秋守太微占曰。天下擾兵大起。國亂上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八月長沙王奉帝出拒二王。二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永興元年七月庚申。太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憂。入房心為兵喪犯尾將軍與民人為變箕女主憂一曰天下亂。入南斗有兵喪。一曰將軍為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野。是年七月有蕩陰之役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為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劉淵石勒李雄等並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及光熙元年惠帝崩終無繼嗣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　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南北是謂逆生。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填星。占曰。為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間王為東海王越所殺。明年三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荀晞大破汲桑。懷帝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六年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王者惡之。七月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元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為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晉元帝大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吳越有兵。大人憂二年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乙未太白。犯歲星在翼。占曰為兵亂。三年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星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九月太白犯南斗。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大旱。四月石虎掠騎至歷陽。朝廷慮其衆也。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動衆。又遣慈湖牛渚蕪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胡賊又圍襄陽征西將軍庾

亮遣寧維遣之六月卒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三年石虎僭稱天王四年虎滅段遼而敗於慕容皝號國舊臣五年王導薨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飢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遷其人萬餘家李壽殺李期五年胡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郢城殺略五千餘人十二月癸丑太白犯填星在箕占曰王者亡地七年慕容皝自稱燕王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賊大寇沔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峻等棄城投江死於是內外戒嚴左衛桓監匡術等諸軍至武昌乃退七年慕容皝自稱爲燕王九月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皝以憂其災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六年二月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午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四月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明年三月皇后杜氏崩七年四月乙丑太白入輿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晝見以參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占曰爲臣彊爲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占曰人主憂八年六月成帝崩八年十二月己酉太白犯熒惑于胃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石季龍專制上流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屬二百餘人又遣將劉寧寇沒狄道又使將張舉將萬餘人屯薊東謀慕容皝二年正月壬午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爵祿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也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彊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三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兵四年四月太白入昴是時戎晉相侵趙地連兵尤甚七月太白犯軒轅占在趙及爲兵喪女主憂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稱皇帝尋病死是年褚裒北伐喪衆又尋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朔會廢樂丙申犯左執法乙丑犯左執法占曰爲喪爲兵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六年八月辛卯太白晝見在南斗占同上是歲司徒蔡謨免爲庶人七年劉顯殺石祗及諸胡帥中土大亂戎晉十萬數各還舊土互相侵略庚子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及疾疫死亡能達者十二三是年桓

溫擁以大衆泝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懼八年豫州刺史謝尚討張遇爲苻雄所敗殷浩北伐敗被廢十年桓溫伐苻健不克而還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曰大臣有誅五月乙未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占曰國有兵戊子犯右執法占同上八年六月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十一年八月乙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河津不通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其年八月桓溫伐苻健退周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　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軫楚之分也二年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憂十二月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三年六月太白犯東井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七月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三年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爲邊兵庚午太白犯填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先是二年五月關中氐帥殺苻生立堅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八月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薨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潰而歸除名爲民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四年六月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六月丙寅太白晝見占曰人君惡之　哀帝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民饑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討鮮卑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氐及東胡侵逼兵役無已三年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彊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災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海西公太和元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中二年正月太白入昴後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又擾司冀幽并四州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其六年海西公廢　簡文帝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崩桓溫以兵威擅權將誅王坦之等內外迫脅又庾希入京城盧悚入宮並誅戮之　孝武帝寧康二年十一月癸酉太白掩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爲爍爲兵喪後苻堅伐涼州

破之虜張天錫甲申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後北中郎將王坦之薨太元元年七月苻堅伐涼州破之虜張天錫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並拔城壘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畧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爲其將姚萇所殺七月丙戌太白晝見十一月丁巳又晝見十年四月乙亥又晝見于畢昴占曰魏國有兵喪是時苻堅大衆奔潰趙魏兵連相攻堅爲姚萇所殺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饑是時河朔未平兵連在外冬大饑十一年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申又晝見于輿鬼占曰秦有兵時魏姚萇苻登連兵相征不息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十五年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爲軍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　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誅王國寶朝廷從而殺之并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飢爲內兵斗吳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顧王國寶之罪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水旱民飢二十年七月丁亥太白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二十一年四月壬午入天囷占曰爲饑　安帝隆安元年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喪六月姚興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冬姚萇死子略代立二年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丁丑月犯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星占悉同上是年正月楊佺期破郗恢奪其任殷仲堪又殺之六月斛𦍑攻沒青州十月羌賊攻沒洛陽桓玄破荆雍殺殷仲堪楊佺期孫恩聚衆攻沒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劉牢之東討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四年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五年正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　元興元年二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是兵飢一曰災在上將二年桓玄篡位三年劉裕盡誅桓氏是月丙寅太白掩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賢者誅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占曰大臣誅二年十月丁丑太白犯填星在婁占曰賢者誅三年二月壬辰太白熒惑合于羽林先是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至三年二月劉裕起義兵桓玄遷帝東下義熙元年三月丁酉太白犯

東井占曰秦有兵八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人憂十一月丙戌犯鉤鈐占曰喉舌憂二年二月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三年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八月太白犯左執法己卯奄熒惑占曰有大兵次年姚畧遣衆征赫連勃勃大爲所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四年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己卯又犯左執法占曰天下饑五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是年四月劉裕討慕容超次年二月斬慕容超于魯地六年正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乙未太白犯少微占曰有邊兵六月甲午太白晝見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占曰有邊兵七年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曰益州兵饑先是七月朱齡石剋蜀蜀民尋又反又討滅之八年誅劉藩謝混滅劉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誅諸葛長民十一年討荆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破之也八年七月甲申太白犯填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九年二月犯南河占曰兵起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十一年六月乙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八月庚申順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卯掩左執法占同上十二年五月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始封劉裕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從行入太微右掖門占同上十四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占曰亡君之戒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丁巳又入太微占曰大人憂　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主異姓興又晉自安帝義熙元年至恭帝元熙元年太白經天者九革代更主臣失君之象也宋書武帝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占爲兵喪爲臣彊三年五月宮車晏駕尋遣兵出救青司冀徐兗之等東權臣彊之應也十月太白犯填星於亢亢兗州分又爲鄭占曰大星有大兵金土合爲內兵三年索頭攻略青冀兗三州禁兵大出兗州失守虎牢沒　文帝元嘉六年八月太白犯軒轅明年皇后崩二十二年七月太白晝見其冬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二十八年五月太白犯哭星三十年太子巫蠱咒詛事覺遂殺害朝臣　孝建元年荆江二州反皆夷滅卷舌咒詛之象南齊書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占曰七曜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爲主又自孝建元年至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主異姓興孝建二年至升明二年太白經羽林三占曰國殘更世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

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後九年大饑至大明八年東土大饑民死十二三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歲星占曰有戮諸侯三年司空竟陵王誕反誅三年九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大臣有反者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聲自後六宮多喪公主薨亡天子舉哀相係歲大旱民饑四年六月太白犯井鉞占曰兵起斧鉞用大臣誅五年四月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斧鉞用人主憂十月太白入氐中熒惑入井中占曰王者亡地大赦兵起爲饑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譖七年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太白犯東井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七月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起大將誅人主憂財帛出八月太白犯軒轅少民星占曰人主憂哭泣之聲民饑流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國不安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誅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饑八年四月太白入東井入太微犯執法占曰執法誅近臣起兵國不安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乙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動乙亥白氣入紫宮占曰有喪事明年羽林兵出討昭太后崩二年四月壬午太白在月南並出東方爲犯占曰有破軍死將王者亡地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占曰春穀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占曰中多死其年四方反叛內兵大出六師親戎昭太后崩大將殺孝祖爲南賊所殺尚書右僕射蔡興宗以熒惑犯右執法自解不許九月諸方反者皆平多有歸降者後失淮北四州地彭城兗州並爲虜州沒民流之驗也彭城宋分也是春穀貴民饑明年中多疾死詔太官停宰牛四年四月太白犯填星于胃占曰主命惡之六月壬寅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五年十月丙申太白犯亢占曰收斂國兵以備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揚州桂陽王休範爲揚州揚州牧前後常宰相居之易相之驗也七年晉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並見殺時失淮北立戍以備防北虜後三年宮車晏駕　後廢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太白入角犯歲星占曰角爲天門國將有兵事占於角太白與木星會殺軍在外破軍殺將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爲天子宿宮太白兵山之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大人當之國易政十月丙戌歲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來入宮者四年四月丙子太白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午上光明異常占曰更姓　順帝昇明元年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晝見經天占曰更姓　東昏侯永元三年十一月甲寅太白與辰星俱見南方

是日荊州刺史蕭穎胄奉南康王寶融起兵後即帝位是爲和帝　南史梁武帝天監十三年二月丙午失行在天關占曰津梁不通又兵起　隋書天文志普通七年正月癸卯太白歲星在牛相犯占曰其國君凶易政明年三月改元大赦　陳帝本紀永定二年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曰女主失勢又曰四方禍起其後年少帝廢廢後慈訓太后崩　文帝天嘉四年九月癸未太白入南斗占曰太白入斗天下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廢又曰天下受爵祿其後安成王爲太傅廢少帝自立改官受爵之應也六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占曰其野有兵喪改立侯王五月丁亥太白犯軒轅占爲女主憂　海臨王光大二年九月庚戌太白逆行與鎮星合在角占曰爲白衣之會又曰所合之國爲亡地爲疾兵九月戊午太白晝見占曰國更政易王十一月戊子太白入氐在角其年帝廢　魏書太祖天興五年三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晝見經天九月己未又犯進賢太白爲諸侯之誡犯五諸侯所以興霸形也是時桓玄擅征伐之柄專殺諸侯以弱其本朝辛以干君之明而代奪之故皇天著誡焉　天賜二年十一月丙戌太白掩鉤鈐皆南邦之謫也火象方伯金爲諸侯少微以官賢材而輔南宮之化執法者威令所由行也天象若曰夫祿去公室所由來漸矣始則奪其賢材以爲其本朝終以干其幹館而虜其威令焉至三年十二月丙午月掩太白于危危齊分也占曰其國以戰亡丁未金火皆入羽林四年正月太白晝見奎是謂武稱王師而干君明者占曰天下兵起曹邦受之二月癸亥金火土水聚于奎婁徐魯之分也四神聚謀所以革衰替之政定霸王之命五月己丑金晝見于參天意若曰是將自植攻伐以震其主而代奪之云爾　明元帝永興二年八月壬子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有亂易政女主憂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占曰且有伏其霸刑以戮社稷之衛而專威令者微在南朔三年七月甲申太白犯土于井占曰其國內兵有白衣之會　神瑞二年四月太白入畢月犯而再入之占曰大戰不勝邊將憂魏邦受之八月與木合于翼占曰且有內兵楚邦受之是月入自掖門掩左執法三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　泰常元年六月由右掖門入太微三年八月犯軒轅占曰國有喪女君受之後貴人姚氏貴嬪杜氏皆薨九月犯右執法六年十月乙酉與土鬪于亢占曰內兵且喪更立王公又兗州陳鄭之墟也有攻城野戰之象焉　泰常二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占曰時謂亂紀革人更王　世祖始光四年五月辛酉太白合於西方占曰兵起大戰　太武帝神嘉元年

五月癸未太白犯天街占曰六夷髦頭滅二年五月太白晝見占曰大兵且興彊國有弱者是月上北征蠕蠕大破之虜獲以鉅萬計遂降高車以實漢南闢地數千里云三年三月至十月再犯歲星月又犯之占曰有國之君或罹兵刑之難者且歲鍾四年與火入東井五月犯天關天關外主阻山河之險竊馬占曰兵革起八月入太微亦君自將兵象 延和元年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占曰有亡國近期三年閏月戊寅犯五諸侯占曰四滑起官兵起亂 太平真君五年五月太白入軒轅占曰有反臣是年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誅七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兵起有大戰時上討吳黨於河東屠之遂幸長安二月吳軍敗績于杏城單馬遁去復收合餘燼八月乃夷之九年七月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明年皇子真薨 高宗太安二年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曰天下有兵四年三月太白犯房房宋分占曰國有變臣有亂五年六月犯鉞占曰兵起吏正猾是歲二月司空伊馛薨後六鎮雲中高平雍秦饑旱明年改年為和平復討吐谷渾什寅遂絕河窮躡之會軍大疫乃還 和平元年四月太白犯東井井鬼皆秦分雍州有兵亂十月入氐占曰兵起後宮有白衣會二年九月犯南斗斗吳分占曰君死吏改大臣有誅者十一月太白犯填星女君也且曰有内兵白衣會三年十月太白犯歲星歲為人君而以兵喪干之且有死君篡弑之禍六年四月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專殺諸侯者五月上崩車騎大將軍乙渾矯詔殺尚書楊寶年等又害司徒平原王陸麗皇太后定策誅之太后臨朝自馮氏始 顯祖天安元年正月戊子太白犯歲星歲農事也肅殺干之是為稼穡不登八月丁亥太白犯房占曰霜雨失節馬牛多死九月甲寅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曰貴人將相有誅者十一月乙酉太白犯歲星或曰歲為諸侯太白主兵刑之政再干之事洊也是歲九月州鎮十一旱饑十月宋氏六王皆戕死明年宋師敗于呂梁江南阻饑牛且大疫其後東平王道符擅殺副將及雍州刺史據長安反詔司空和其奴討滅之九月詔賜六鎮孤貧布帛宋主以後宮服御賜征北將士後歲夏旱河決州鎮二十七皆饑尋又天下大疫（元年六月太白犯左執法十月火又犯之占曰大臣有憂有者之刑用是歲六月月犯井十月又犯之皇興元年正月月犯井北轅第二星八月入鉞之占曰貴人當之有將死水旱祥也適有作亂之明年司空和其奴太宰李峻皆薨）獻文帝皇興元年四月太白犯鎮星占曰有攻城略地之事六月壬寅太白犯鬼秦分也二年正月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是時

鎮南大將軍尉元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略定淮泗明年徐州群盜作亂元又討平之後歲正月上黨王觀西征吐谷渾又大破之十一月又如之是為宮內有憂逼之象占曰天子失其宮四年誅濟南王慕容白曜明年上遜太上傳位太子 高祖延興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歲星在角丁卯入氐太白有母后之戮主兵喪之政以干君於外朝而反其宿宮是將有劫殺之虞矣五年三月癸未太白與火入羽林占曰臣欲賊主諸侯之兵盡發 承明元年五月己亥太白與火入軒轅庚子相逼同光皆后妃之譴也天若言曰母后之釁幾貫盈矣人君忘祖考之業慕匹夫之孝其如宗祀何是時獻文不悟至六月暴崩實有鴆毒之禍焉 太和元年五月庚子太白犯熒惑在張南國之次也占曰其國兵喪並興有軍大戰入主死十一年五月庚子太白犯畢畢又邊也是歲蠕蠕寇邊明年齊將陳達伐我南鄙陷澧陽閏歲而齊君子子響為有司所御遂憤怨而反伏誅七月癸丑太白犯軒轅大星八月甲寅又犯之皆女君之譴也天象若曰軒轅以母萬物由后妃之母兆人也是同多穢濩將安用之其物類之感又稼穡之不滋液也是歲年穀不登聽人出關就食明年州鎮十五皆大饑詔開倉賑乏閏歲太后崩（是歲月三入氐金又犯之占曰陰陽不和不為水患旦大旱其後連年九陽而天中比歲霖雨陽終也）十二年七月太白犯左角角為外朝且兵政也占曰不出三年天下有兵主子死人君惡之次年有子響誅閏歲而齊室亂十一月戊午太白犯歲又犯火大喪疾之祥占曰國無兵憂則君有白衣之會十二月壬寅犯填占曰金為喪祥后妃受之十三年太白三犯熒惑金火相鑠為兵喪為大人之譴天象若曰宿宮有兵喪之政威大者備而殘之處其寢廟之中矣十四年八月月太白皆犯軒轅九月癸丑而太皇太后崩帝哭三日不絕聲勺飲不入口者七日納嘗躧徒行至陵其反亦如之哀毀骨立杖而後起雖殊俗之萌黎照知感焉自九月至于歲終凡四謁陵又荐出紫宮之驗也十六年二月壬子太白入羽林占曰天下兵起十七年四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占曰有擅刑以殘賊諸侯者七月齊武帝殂西昌侯以從子干政殺二君而自立於是高武諸子王侯相次誅夷雖繼体相循實有革命之禍故天譴仍見云 世宗景明二年正月己未與火俱在奎光芒相掩為兵喪為逆謀大人憂之野有破軍殺將奎徐方也十一月甲寅太白與水俱出西方占曰東方大敗時蕭衍已據夏口平潯陽遂沿流而東齊主之師連戰敗績於是長圍守之十二月齊將張稷斬東昏以降又戮主之徵三年三月太白與水合

于須女女齊分金水合爲兵誅四年七月太白犯軒轅大星占爲人君有白衣之會　永平元年六月庚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柳柳爲周分且占曰有內兵以賊誅侯八月京兆王愉出爲冀州刺史恐不見容遂舉兵反以誅尚書令高肇爲名與安樂王詮相攻于定州後太師彭城王勰于禁中愉亦死之二年四月乙丑太白入鬼去積尸一寸又以兵氣干之僵死之祥也踰邊者事甚鬼主騎亢之戎五月太白犯歲星光芒相觸占曰兵大亂歲饉不出三年三年九月太白犯執法是歲八月領軍于忠擅戮僕射郭祚九月太后臨朝滛放日甚逼幸清河王懌其後羽林千餘人焚征西將軍張彝宅害死者百數朝廷不能討於是大赦原羽林亦譬室之故也　延昌二年二月太白先行天關北占有關梁之兵道不通明年正月肅宗立大赦天下二月梁將任大洪帥衆寇關城八月犯軒轅九月掩右執法又犯之是爲大將軍有罹刑辟者先是二年徐玄明斬大將張稷來降及高肇出征退亦就戮四年十月太白犯南斗斗爲吳分占曰大兵起　熙平二年五月丙午太白犯月相距三寸占曰將相相攻秦國有戮七月太白犯角角天門也是爲兵及朝廷占曰有謀不成破軍斬將是月侍中元乂劉騰幽太后于北宮殺太傅清河王懌八月中山王熙起兵誅元乂不克遇害明年春衛將軍奚康生謀討乂于禁中事泄又死是冬諸將伐氐官軍敗績　正光元年四月庚戌太白與火合于井相去一尺占曰王業易君失政大臣首亂將相戰死以用師大敗五月丙午犯越相距三寸占曰將相攻秦國有戰　孝昌元年五月太白犯軒轅在張南鶉火占曰有暴骸之兵張河南也二年正月癸卯與木相犯于牛十一月戊申相犯女歲所以建國均人女爲婺妾牛爲農夫天象若曰是將罹以兵戎而喪其耕織之務矣且曰有亂兵大戰而波及齊吳　莊帝永安元年七月癸亥太白犯左角相距四寸光芒相掩兵及朝廷之象占曰大戰不勝貴人有來者其謀不成　節閔帝普泰元年五月辛未太白出西方與月並間容一指戰祥也十月甲寅與火歲土聚于觜參甚明大晉魏之墟也且曰兵喪並起霸君興焉是時勃海王歡起兵信都改元中興　西魏孝武永熙二年九月甲寅太白與火合於軫相距七寸光芒相及占曰是謂相鑠不可舉事用兵翼軫南宮之籓又荊州也東魏孝靜天平四年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　元象元年三月壬申與月合相距一寸大戰之祥也月象偅大之國而金合之秦師將勝焉七月癸亥太白犯七星七星河南之分金而犯土將有封疆之戰且占曰其分亡帝五年六月太白入東井占曰秦有兵大臣當之　漢靜帝興和二年十一月甲戌太白在氐與填星相犯氐鄴地也　武定四年十月乙卯太白入斗口距第四星三寸光芒相掩占曰大兵起將戮斗又吳分也五年正月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反臨淮王彧征之敗績于五原六月莫折大提反於秦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又大敗於隴東明年南方諸將頻破梁師至八月杜洛周起上谷其後鮮于脩禮反定州王師比歲北征冀方大震既而葛榮承之竟陷河北（五年二月日在奎會胃參五車東井熒惑八月又會之閏月月在張翼再會軒轅太微占曰不起士卒多逃走一曰上年大饑又皆敗祥也是時徵調騷起兵相蹈藉又有詔內外戎嚴將親征自二月至六月乃大赦天下十月月在畢會昴畢觜參後年春又大赦）　齊武成帝河清元年七月乙亥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兵謀誅大臣斧質用其年十月壬申冀州刺史平秦王高歸彥反段孝先討禽斬之于鄴市又其二年殺太原王紹德皆斧質用之應也四年正月己亥太白犯熒惑相去二寸在奎甲辰太白熒惑歲星合在婁占曰甲爲齊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絕行其分有兵喪改立侯王國易政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癸卯太白犯軒轅占曰大臣出令又曰皇后失勢　天和元年七月庚戌太白犯軒轅大星相去七寸占曰女主失勢大臣當之又曰西方禍起其十一月癸丑太保許公宇文貴薨大臣當之驗也三年三月己未太白犯井北軒轅第一星占曰將軍惡之七月隋公楊忠薨四月辛巳入輿鬼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又曰亂臣在內有屠城　建德二年四月太白掩西北星又掩東北星占曰國有憂九月犯左執法占曰大臣憂執政誅十一月壬子太白掩填星在尾占曰填星爲女主尾爲後宮明年皇太后崩　宣政元年七月己未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凶後宣帝崩隋氏受命廢楊后爲平樂公主餘四后悉廢爲比丘尼八月庚辰入太微占曰爲天下驚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殺國有憂其後趙陳等五王爲執政誅大臣相殺之應也　靜帝大象元年九月己酉太白入南斗魁中占曰天下有大亂將相謀反國易政又曰君死不死則疾又曰天下爵祿皆高祖受命群臣分爵之徵也北史胡僧敬傳僧敬姪長粲後主踐祚除趙州刺史先是望氣者上言太白食昴法當大赦和士開奏聞請降罪人以應之尚書左僕射徐之才諳練往事語士開曰天垂象見吉凶有成災者有不成災者案昴趙分或云趙地有災古者王侯各有封邑故分野有災當其君長今吾等虛名竟不之國刺史專令一境善惡所歸比來多以刺史爲驗未幾而長粲死焉隋書天文志大

業二十年十月太白晝見占曰大臣強爲革政爲易王右僕射楊素熒惑高祖及獻帝勸廢嫡立庶其月乙丑廢皇太子爲庶人明年改元皆陽失位及竟政易王之驗也唐書天文志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庚午太白晝見占曰兵起臣彊九年太白經秦分傅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即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累我 貞觀十二年閏十二月辛巳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十六年五月犯畢左股畢爲邊將十九年七月壬午入太微又犯左執法光芒相及箕斗間漢高麗地也太白爲兵亦罰星也（新唐書李君羨傳先是貞觀初太白數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高宗顯慶元年四月丁酉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秦有兵 龍朔三年六月乙酉太白入東井占曰君失政大臣有誅 上元二年正月丁卯太白犯牽牛占曰將軍凶 儀鳳二年八月辛亥犯軒轅左角左角貴相也 武后聖曆元年五月庚午犯天關天關主邊事 睿宗神龍三年五月戊戌太白入輿鬼中占曰大臣有誅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甲子太白襲月占曰太白兵象月大臣體 開元七年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鉞星占曰斧鉞用 代宗永泰元年九月庚子太白入南斗是日朱泚自幽州入朝 大曆七年七月己卯太白入東井留七日非常度也占曰秦有兵己丑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庭十一月庚午太白入氐中癸未入房占曰白衣會不曰犯而曰入蓋鉤鈐閒九年五月己未太白入軒轅占曰憂在後宮九月辛丑入南斗占曰有反臣又曰有赦 憲宗元和十一年四月丙辰太白犯輿鬼占曰有僇臣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庚戌太白犯五車因晝見至于七月以歷度推之在唐及趙魏之分占曰兵起四年五月己丑太白犯軒轅右角因晝見至于九月占曰相凶 文宗開成元年正月甲辰太白掩建星占曰大臣相譖 昭宗天復二年五月甲子太白襲熒惑在軒轅后星上遂犯端門又犯長垣中星占曰賊臣謀亂京畿大戰十月甲戌太白夕見在斗去地一丈而隕占曰兵聚其下又曰山摧石裂大水竭 天祐元年二月壬辰辛卯太白夕見昴西色赤炎銳如火壬辰有三角如花而動搖占曰有反城有火災胡兵起六月甲午太白在張芒角甚大宋史天文志太祖建隆元年正月甲子太白犯熒惑于婁占曰荊楚有兵時李重進以揚州叛詔平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戊戌太白入氐占曰有兵次年河北用兵 端拱四年十月乙丑太白犯南斗魁第二星占曰將相憂明年右驍騎大將軍張遜卒其年冬宰相李沆等三人罷 真宗咸平元年七月癸酉太白犯角左星占曰有兵戰不勝將軍憂踰年虜寇河

閒副都部署康保裔戰死二年十一月丙午太白入南斗占曰丞相憂明年宰相向敏中罷六年四月庚辰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有黜者是秋兗王薨 景德元年閏九月丙寅太白犯南斗占曰外國有使至又曰有赦令其年契丹使來求和赦河北二年九月丁未太白與熒惑犯太微上相占曰丞相有免者明年宰相寇準罷 大中祥符三年三月壬戌太白犯建星占曰大臣有出者明年參政趙安仁罷五年十月戊申太白犯箕占曰後宮有大慶其年立皇后 天禧元年八月甲午太白犯房次相占曰將相有大憂明年徐王薨十月庚寅犯進賢占曰卿相有憂明年宰相向敏中卒 仁宗天聖五年九月辛丑太白犯靈臺占曰日官失職水旱失時乙巳犯明堂占曰天子易宮宜避正殿正寢以順天道 皇祐四年十月丙子太白犯南斗占曰兵起 嘉祐元年十月丁巳太白入氐占曰天下疫五年正月壬辰太白犯木占曰爲戰陣大將有憂宜飭兵備六年六月乙卯太白犯畢距星占曰邊兵動大將危屬趙冀之分宜備河北七月己丑犯土經井十二度占曰秦分兵饑七年正月庚申太白犯木占曰爲饑爲兵營室衛分六月丁丑犯火在翼一度半占曰內有盜臣又爲兵事翼楚分也七月己酉太白經天復見占曰兵喪民災臣不順命不軌則四夷大動蠻夷來使十一月癸亥犯罰占曰刑罰有所未中八年四月乙丑太白犯木在胃占曰趙分兵饑 英宗治平元年七月壬申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車動孕婦多損屬秦分十月丙申太白入氐占曰霜不時春糴貴宋分疫二年四月丁巳太白犯木占曰爲兵飢亦主后妃有憂戊子犯土在張五度占曰太子不安周分有兵十二月癸卯犯火躔危四度占曰有兵謀事 神宗熙寧元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熒惑主兵客敗主勝或防逆謀三年十月乙酉太白犯填主分兵五年六月己酉犯畢距星主兵起將有咎六年六月癸未犯東上相主相有咎亦主兵喪七月丙寅犯南斗距星主國有兵事亦主外國有使來八年三月庚寅犯填星主燕分兵閏四月甲戌犯輿鬼西北星主大將憂民多疫七月癸酉犯歲主秦分飢 元豐元年十二月壬戌犯建西第二星主大臣互譖毀外國有使至三年六月癸巳犯畢距第二星主邊兵敗五年三月丙戌犯填主兵戰女主災七年十一月甲寅犯歲主大將出八年八月甲戌犯軒轅少民軒轅黃帝之神黃帝之體后妃之主土職令太白行犯以所主占之 哲宗元祐元年閏二月戊申犯熒惑主兵起七年十二月壬戌犯雲雨主有雨澤萬物成八年四月乙卯犯熒惑主兵起六月乙酉犯諸王東第二星主宗臣

憂　紹聖元年十一月丙午犯西咸第一星主兵三年二月庚戌犯鉞主大赦七月壬辰犯東井將軍惡之先起兵者敗又主有大水九月丙午犯填星主楚分有兵　元符元年十二月乙未犯熒惑主大兵西國敗二年十月乙巳犯填星主鄭分飢及後宮憂三年九月丁亥犯南西第二星主小人在位兵革欲興　徽宗崇寧元年六月庚辰犯進賢主賢者黜三年二月癸亥犯昴距主胡王死又主臣有謀易政令七月戊戌犯積薪主大旱民流十一月庚寅犯辰主國不安先起兵者凶四年八月庚辰犯罰主賞罰失平　大觀元年正月丁未犯外屏主陣斂四月戊午入井主政急民流十二月己酉犯熒惑主君病太子憂二年正月甲寅犯歲主大戰民饑王者有賊三年五月辛亥犯天狗主陰謀四年二月辛巳犯歲占同二年十二月壬申十一月庚寅犯天江主水　政和元年二月辛丑犯填主兵饑太子不安十二月乙未犯填占與元年二月辛丑同三年六月戊午入太微垣犯右執法主凶　宣和二年十月己卯犯熒惑主君亡天下兵起五年五月甲寅犯鬼主有兵謀十一月庚午犯房主人君將相憂七年五月壬辰犯畢主邊兵起民饑七月乙未犯歲主王者有賊大戰民饑　欽宗靖康元年五月壬申入鬼犯積尸氣主亂臣在內兵起大臣將軍誅六月

辛丑犯歲主王者有賊大戰民饑十一月庚午犯亢主君自將兵　高宗建炎三年七月辛巳太白入太微垣占邦臣伏誅次年誅范瓊閏八月丙戌太白犯心前星占兵興殃在貴人又主王者惡之次通明晝繞一舍帝甚懼四年八月辛卯太白犯五諸侯占將相憂九月趙鼎罷　紹興五年十一月己丑太白犯壁壘陣占兵起八年五月辛卯太白犯畢帝謂輔臣曰金星犯畢占邊有敵兵當諭張浚令諸帥戒飭守邊者明年酈瓊殺呂祉以其軍降劉豫八年十二月戊午太白入羽林軍占天子以軍自守十七年九月己卯太白順行入太微垣占屬楚地於是漳州盜起三十年六月壬申太白入東井占先起兵者敗將軍犯罪政急民流明年虜亮入寇　光宗紹熙三年八月甲辰太白犯權左角少民占曰女后宗族災又云大臣當之　寧宗慶元元年六月丁卯太白入東井占先起兵者敗將軍死政急民流　嘉定十年七月己酉太白犯角占天下大戰道路不通是冬金虜寇四川明年山東李全來歸十二年六月庚辰太白順行入井占大水先起兵者敗將軍犯罪政急民流是歲莫簡反於屬金史海陵王正隆六年九月丙申太白晝見先海陵問司天馬貴中曰近日天道何如對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九日至左掖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子之庭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太微正其事也貴中又言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爲受事此當有出使者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之際小賊固不能無也是歲海陵南伐過祇元　虞集太白星贊長庚之精司兵司刑燁燁其輝輔日而行歛爾光芒順爾執度以安以寧佐我昌祚　肅將金行司天之刑順軌出入厥有常經掠於軒轅占者以告敬恭用榮景福來報

禳金星

星宿神殺類金星爲災用第二尺五寸硃砂五十水銀二十茯苓三文人參三文以綿纏裹之送四方爲福（青實組）

（五）金星爲災念金剛經及境於蘇合香著黃衣帶真珠金珠砂雄黃等不得喫酸熱物用黃絹四尺餅雜菓一盤宴餅一盤香爐酒一盞金錢七百貫免災　元程端學長齋集（祿金仲臨衣今）惟神體乾之剛肅秋之令凡百照臨孰敢不敬工祝致告蕆敬休祥（人曰光臨本今）惟神金星之精威靈闕如三宗之男命司于戌神所照臨而祈陰護　虞集道園學古錄中宮土德位南之西太白流英秩威以蹲雄殺肅嚴弋鋋利犀尚章而從降福

孔皆　五行之中金主肅殺有神孔威司是嚴伐歲行遇之伊懇孰遺孚我忱禱毋敢凌越　兌爲白虎星雖至武其德爲金威懇孰樂白旂素車象德以祈風其從之百祿是宜　於赫睒睒爲兌之神爲肅爲刑莫之敢嬰迎祭于西爲禮孔殷神具食之介福來臻　木性東宗金行兌勝刑德之交史謹其微於赫睒睒贔陽若闓率義從仁祈報斯禱　昴畢之上其象惟虎有猛其武在西之澌金德是司爲義爲刑尚歛其威美疢用寧（至順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祭金星常國公李黼命撰祝文迎神）瀕瀨圖穹三光昭明四方八維柔祇利貞皓通百攖歲事告成犧牲多儀來享克誠

成象於天降靈於地圖有令儀克致禱祀敬恭其儀神歸匪遐天子萬年福履綏之　陽主于德陰主于刑刑歛德揚降在庭既享既歆以安以順神還應遐福以時進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江壽
圈點監生臣李莊恭
臣蘇佳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

十九庚

汀（洪武正韻他經切。水際平地。亦作⿰平丁。又敬韻。許慎說文：汀，平也。从水丁聲。他丁切。⿰平丁或从平。徐鍇通釋：水岸平處。京師南九里汀。它寧反。顧野王玉篇：水際平沙也。洲也。丁度集韻：水平。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或从亭作渟。又唐丁切。水上曰渟。汀。又待鼎切。汀濘，泥淖也。又他定切。汀瀅，小水。婁機廣干祿字：汀、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透母。汀統聲。汀，隸省。⿰平丁或从平。⿰平丁隸省。渟或从亭聲。渟，隸省。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又州名。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改南州。宋復汀州。字濴博義：特丁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透京切。作濘非。轉注見去聲。⿰平丁亦从平為意。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汀。）

⿰平丁（洪武正韻他經切。同上。）

篆書 汀（說文）⿰平丁 渟（並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汀 ⿰平丁（並徐鉉篆韻）汀（高勉齋學書韻總）汀 ⿰平丁 ⿰平丁 渟（並六書統）

隸書 汀 ⿰平丁 渟（並六書統）

草書 汀（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長沙汀（郡縣志：盱眙縣長沙汀，長一里餘，高丈。淮水泛漲，賴以捍禦。蘇軾詩云：十里清淮上，長堤轉雪龍。是也。）

鄱陽汀（吳興志：鄱陽汀在縣北一十五里。宋鄱陽太守沈雍之開。餘英志云：今廢淤。舊編即以為九里渚下渚湖，非也。）

九里汀（建康志：九里汀在城東南五十里東。下有秦淮，溉田五百二十頃。實錄：吳寶鼎元年，後主在武昌。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反，劫後主弟永安侯謙為主，出烏程，取故太子和陵上鼓吹曲蓋，北入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等逆封於九里汀，即此處也。金陵新志：戚氏云：城南大路過郭公橋，行長堤一道，凡九里，直達秣陵鎮。兩旁有深溝，有田地，名九里汀。）

水確汀（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黃祭江汀（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橋江汀（長沙府志：在湘陰縣。）

王家汀（池州志：在青陽縣。）

蒪泥汀（池州志：在青陽縣。）

胡家汀（池州志：在青陽縣。）

棠黎汀（池州志：在青陽縣。）

長汀（宋陸放翁長汀道中作　曉過長汀驛，溪山乃爾奇。老夫惟坐歎，造物為陳詩。烏送穿林語，松垂拂澗

枝。憑安久忘發。不是馬行遲。宋玫媿先生文集諸塋拜掃晚歸長汀 雨意早垂垂。寒雲晚更低。空中時散點。道上不成泥。綠柳桃相映。黃花麥與齊。迂回餘百里。喜見舊松隄。滕甫征南錄次長汀壁間韻（蝶戀花） 葉底無風池面靜。擲水佳人。拍破青銅鏡。殘月朦朧花弄影。新梳斜插烏雲鬢。拍索闌懷添酒興。旋擲園蔬。隨分成盤飣。說與翠微休急性。功名富貴皆前定。 再和 晝永無人深院靜。一枕春酲。猶未忺臨鏡。簾捲新蟾光射影。遠忙掠起蓬鬆鬢。 對景沉吟嗟没興。薄倖不來。空把盃盤飣。休道婦人多水性。今宵獨自言無定。

橫汀 紹興府志 橫汀在上虞縣東山側。晉謝氏所居。

雲汀 韻府群玉 鶴下雲汀近（杜）

雪汀 宋陳璀雪汀詩 誰把平瓊水上開。坐看飛絮撲瓊臺。酒豪耳熱笙歌沸。應惜幽人此地來。劉珵雪汀詩 六出花輕巧剪裁。瑤林玉砌映南臺。氷澌四面寒光合。疑有飛僊月下來。葉豐雪汀見二鷗三鶴對立 二鷗三鶴羽毛鮮。立在方沙更可憐。全似爛柯棊勢裏。白棊初讓黑棊先。劉基題雪汀圖 天迷迷。地茫茫。雲垂日白江水黃。跛烏凍縮龍走藏。雪花如月閒梓桑。彼何人斯一葉航。手持釣竿詠滄浪。詠滄浪。倚逍遥。天風吹入瑶池去。青女素娥應見招。

柳汀 宋陳璀柳汀詩 密幹參差籠月影。輕波蕩漾蘸烟條。暑天要此清涼地。欲往何辭度小橋。劉珵柳汀詩 江渡隨堤千萬縷。年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烟雨汀洲晚。鬧舞東風拂畫橋。

楚汀 韻府群玉 風度楚汀秋。（杜）

鶴汀 韻府群玉 鶴汀鳧渚。（滕王閣記）

濘汀 韻府羣玉 猶脩鱗之遊濘汀。（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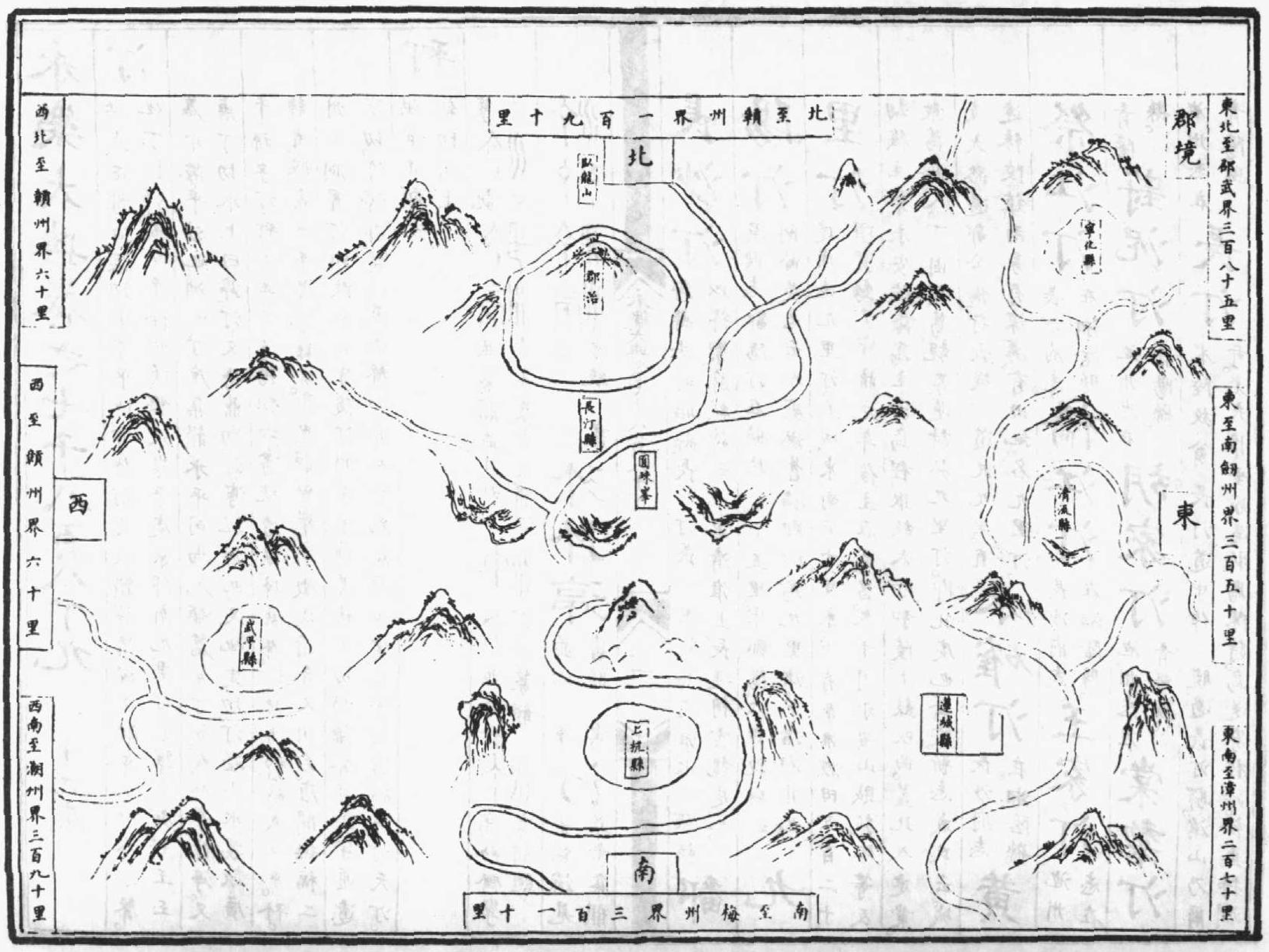
直汀 方巨山直汀晚宿 沙頭新雨没潮痕。獨立蒼茫欲斷魂。如以長江限南北。何堪醜虜共乾坤。中年歲月戾飛鳥。舊隱文移鶯夜猿。鷗鷺不能知許事。烟寒袖手與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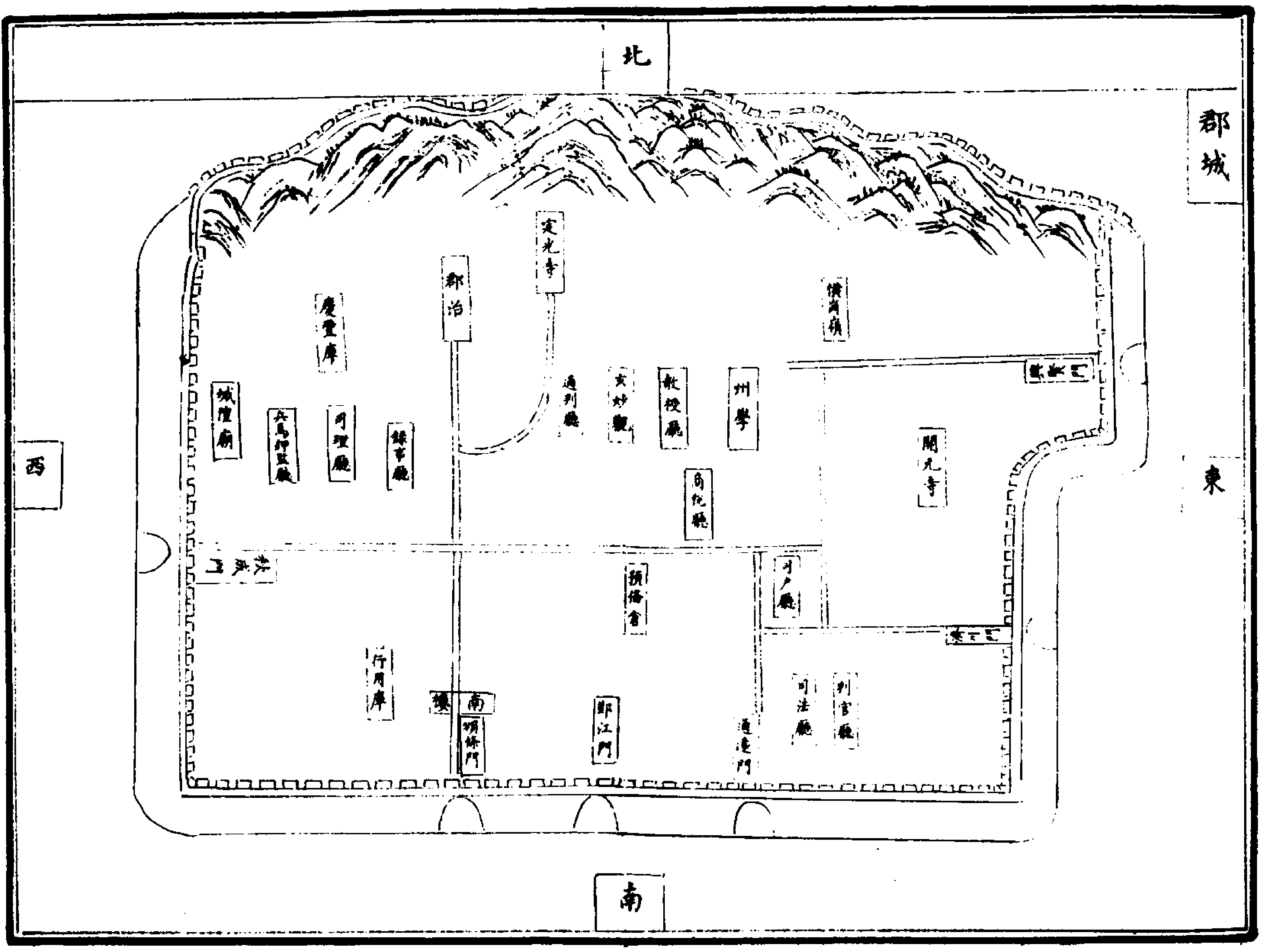
寒潮落汀 唐吳融西陵夜居 寒潮落遠汀。瞑色入柴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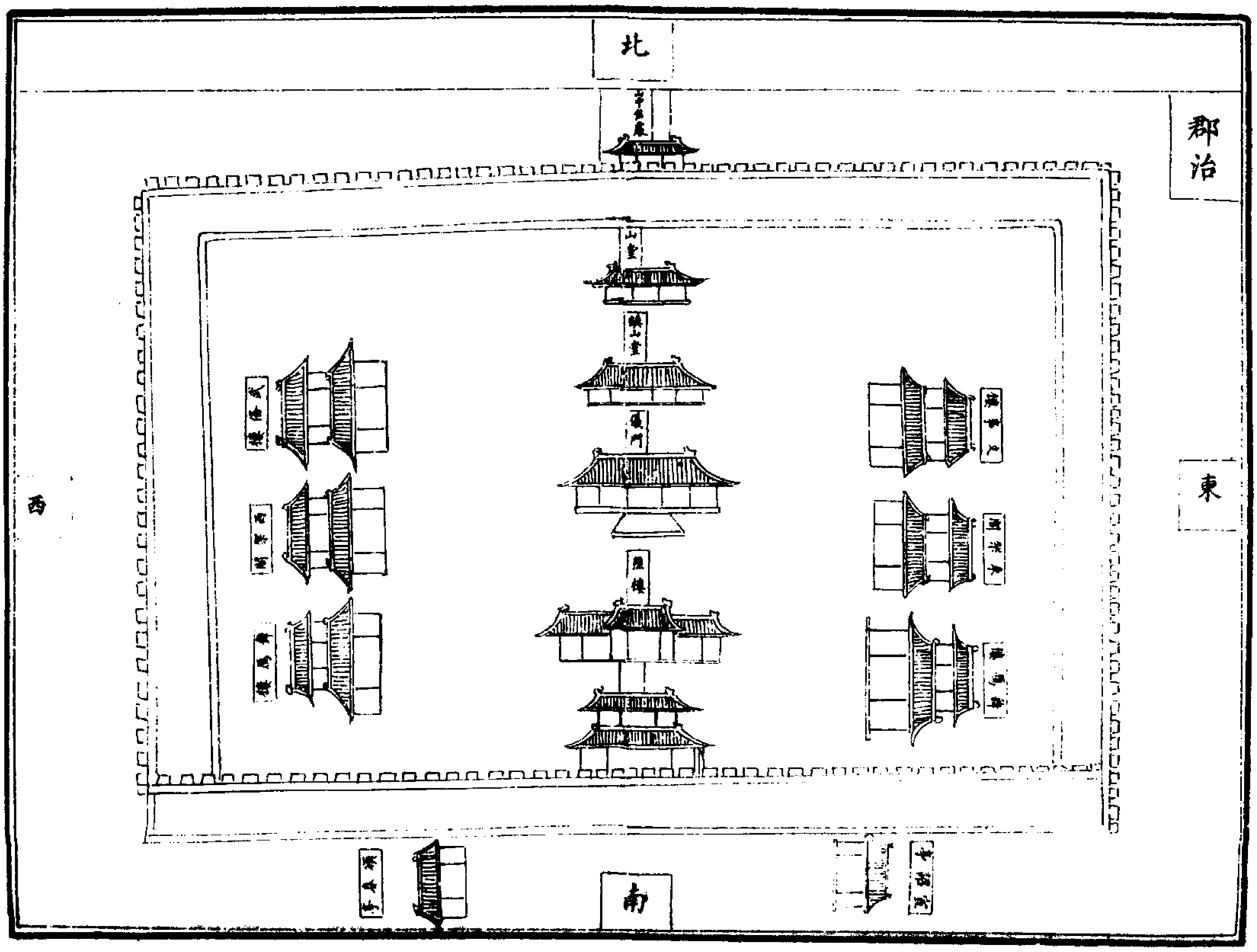
漱晚汀 唐杜子美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

汀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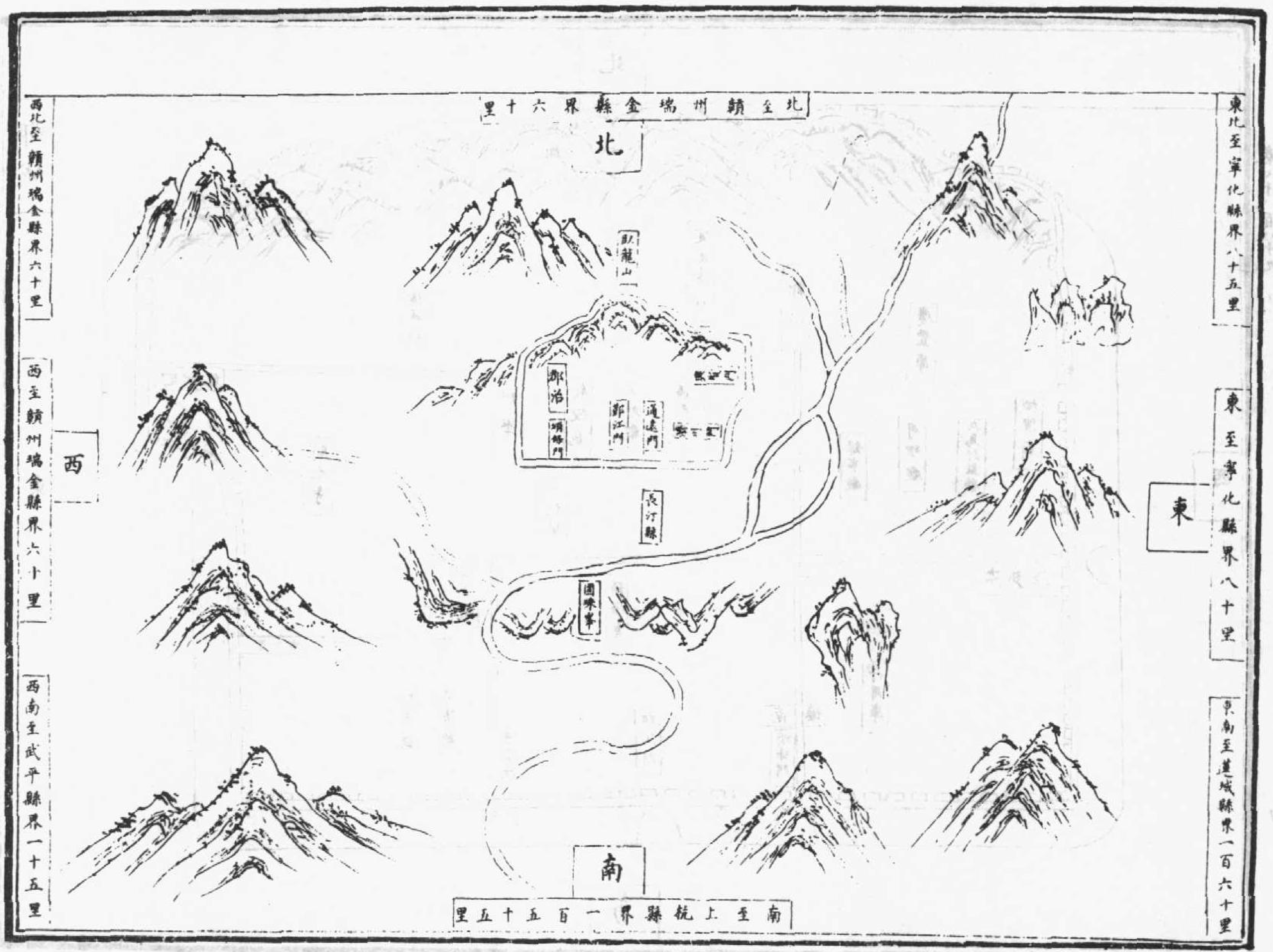
領縣六 長汀 寧化 上杭 武平 清流 蓮城


北至贛州界一百九十里
北
東北至邵武界三百八十五里
郡境
東至南劍州界三百五十里
東
東南至漳州界二百七十里
南至梅州界三百一十里
南
西南至潮州界三百九十里
西至贛州界六十里
西
西北至贛州界六十里
臥龍山
郡治
長汀縣
圓珠峯
寧化縣
清流縣
武平縣
上杭縣
蓮城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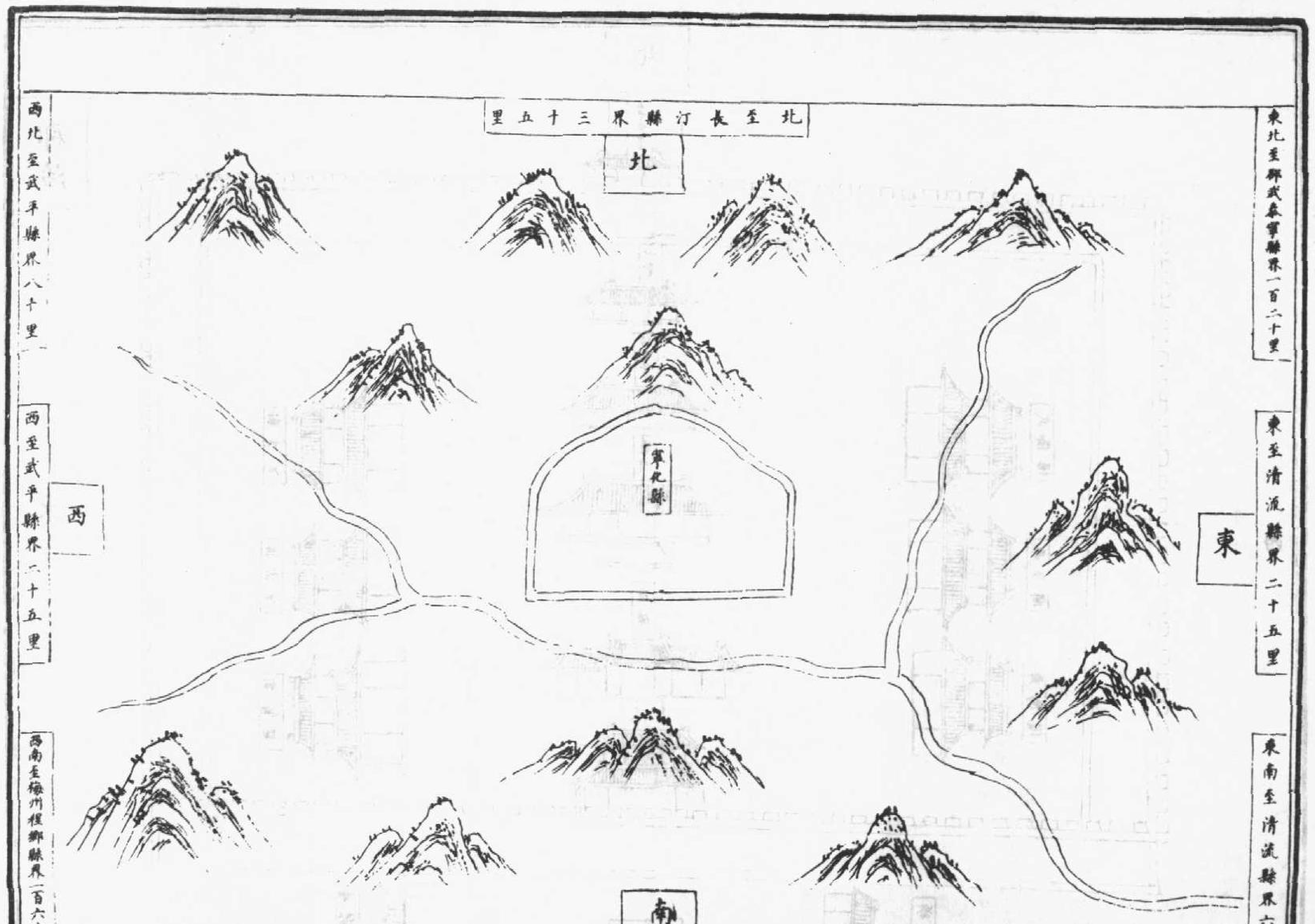

北
郡城
西
東
南
定光寺
郡治
横岡嶺
慶豐庫
城隍廟
司理廳
錄事廳
通判廳
玄妙觀
教授廳
州學
開元寺
預備倉
司戶廳
行用庫
南樓
鄞江門
司法廳
判官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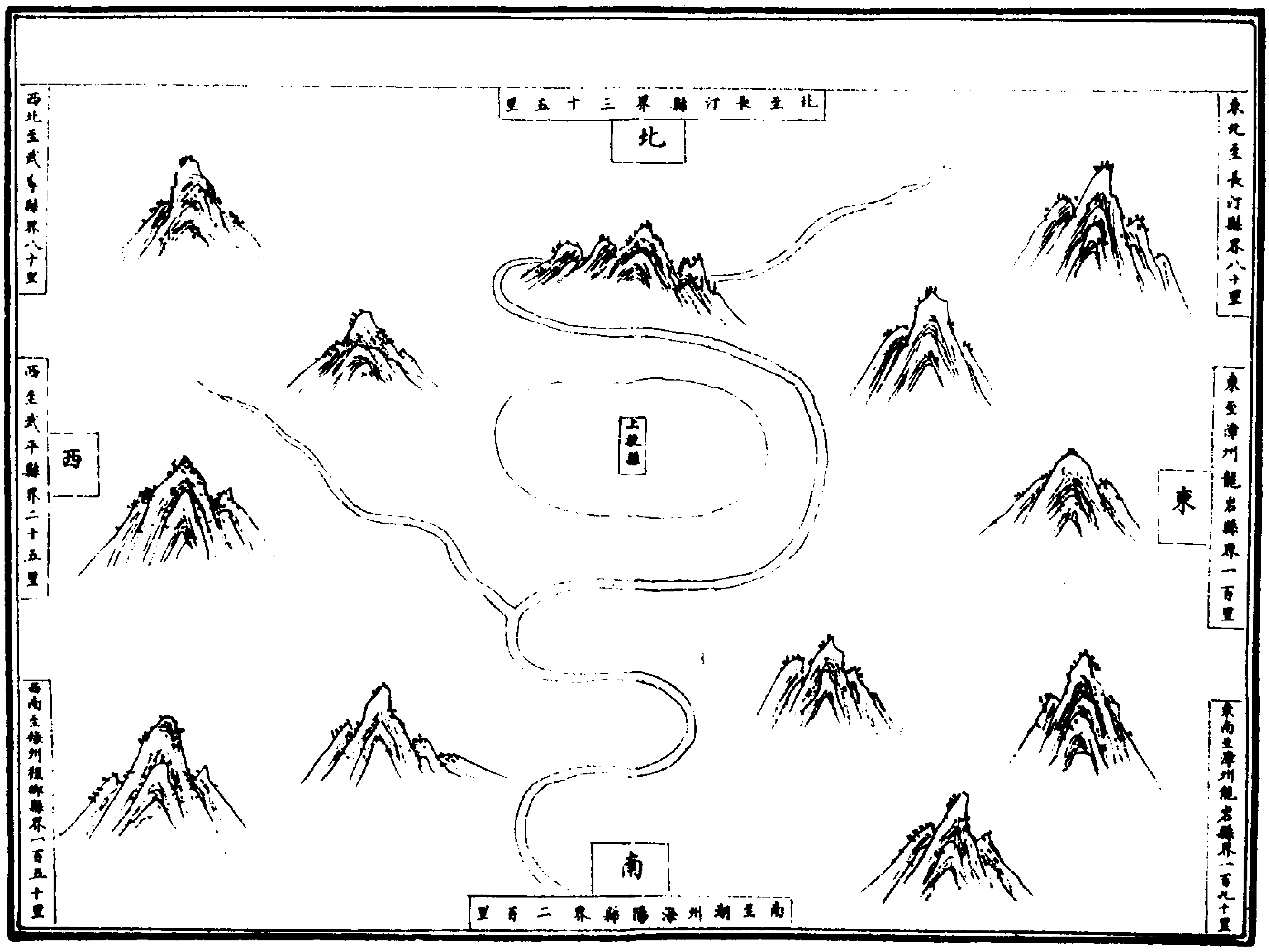

北
郡治
西
東
南
山堂
鎮山堂
儀門
譙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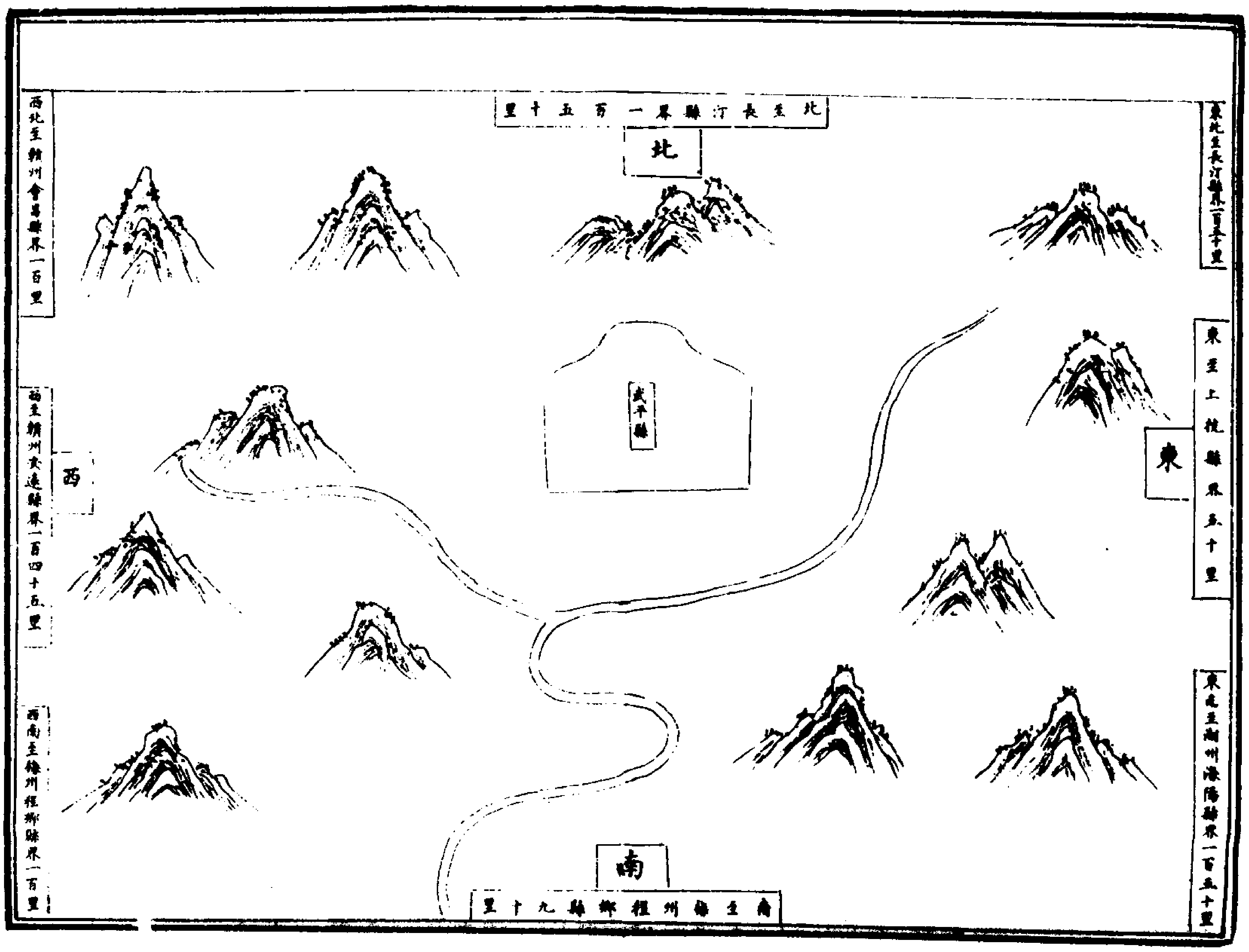
卷七千八百八十九　六


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北
東北至寧化縣界八十五里
西北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臥龍山
郡治
鄞江門
通遠門
長汀縣
西
西至贛州瑞金縣界六十里
東
東至寧化縣界八十里
西南至武平縣界一十五里
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六十里
南
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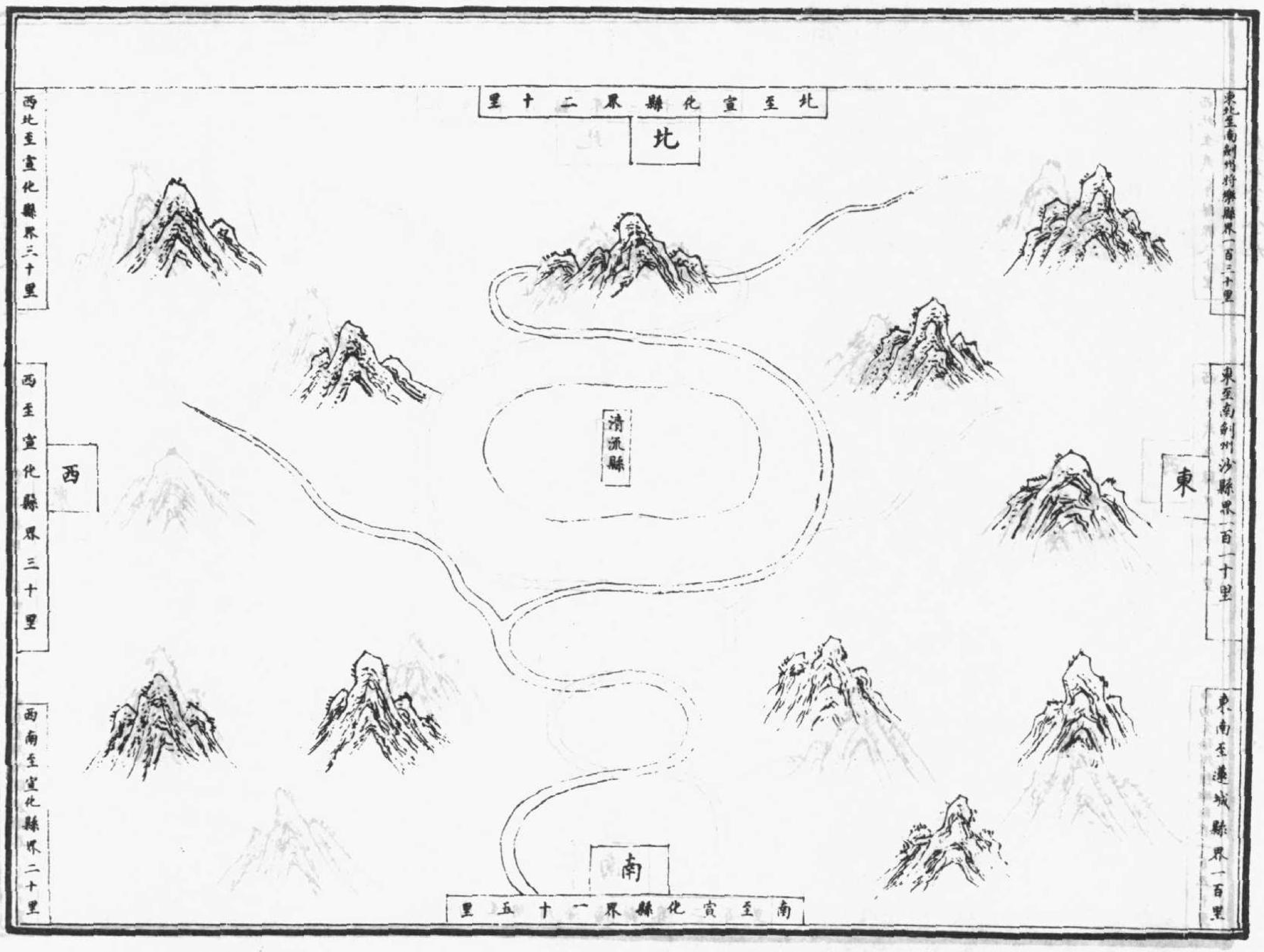
卷七千八百八十九　七


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
北
東北至邵武泰寧縣界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
寧化縣
西
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里
東
東至清流縣界二十五里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六十里
東南至清流縣界六十里
南
南至長汀縣界九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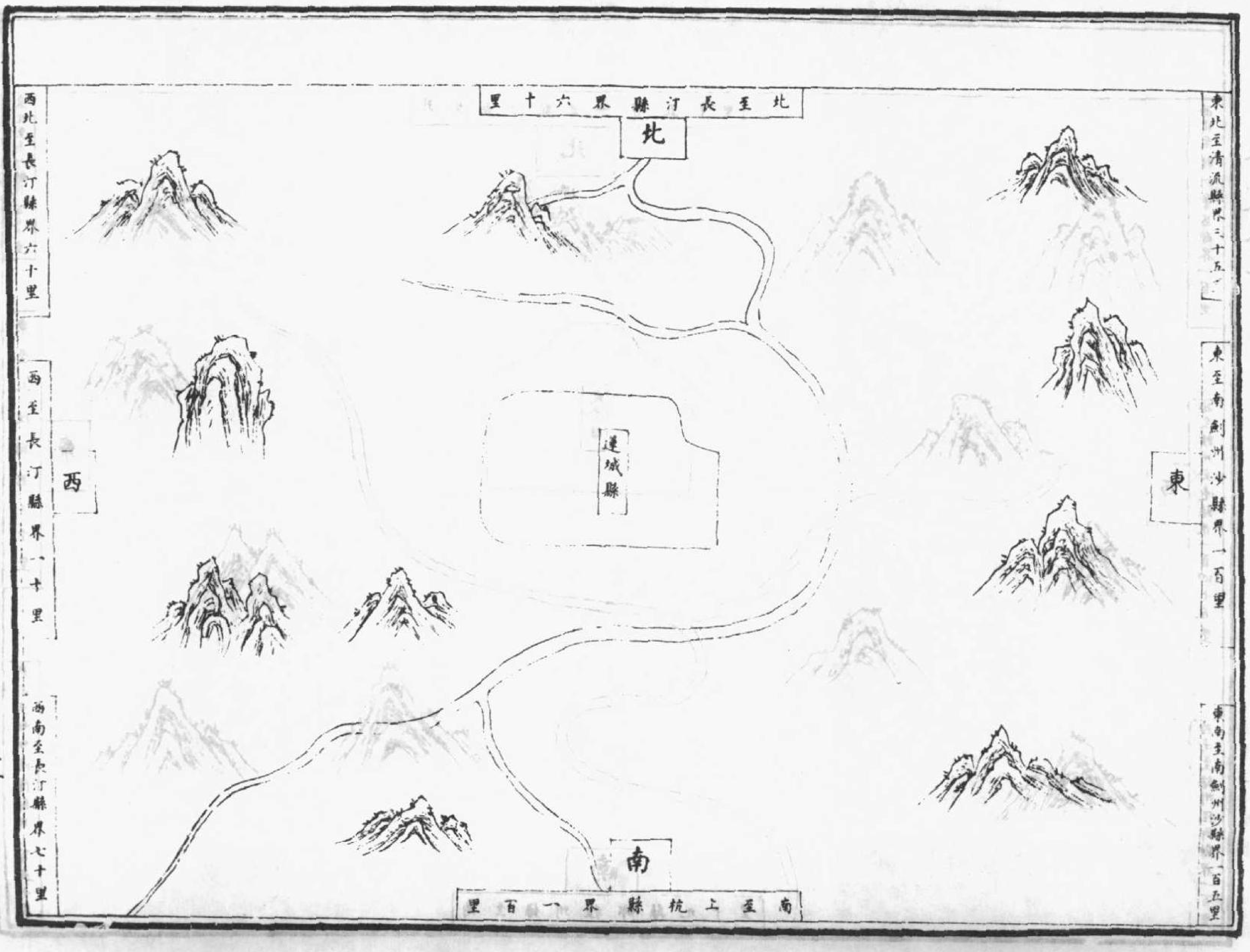

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
北
東北至長汀縣界八十里
東至漳州龍岩縣界一百里
東
東南至漳州龍岩縣界一百九十里
南
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二百里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五十里
西
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里
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
上杭縣


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
北
東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
東至上杭縣界五十里
東
東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一百五十里
南
南至梅州程鄉縣九十里
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里
西
西至贛州安遠縣界一百四十五里
西北至贛州會昌縣界一百里
武平縣

卷七千八百八十九 十


北至宣化縣界二十里
北
東北至南劍州將樂縣界一百二十里
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一十里
東
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里
南
南至宣化縣界一十五里
西南至宣化縣界二十里
西
西至宣化縣界三十里
西北至宣化縣界三十里
清流縣

卷七千八百八十九 十一


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
北
東北至清流縣界三十五里
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里
東
東南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五里
南
南至上杭縣界一百里
西南至長汀縣界七十里
西
西至長汀縣界一十里
西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
蓮城縣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禹貢揚州之域，牛女之分，周為七閩之域，秦為閩中郡，漢屬會稽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置晉安郡，又立新羅縣，宋、齊、梁、陳、隋並省。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置長汀州，又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後移治長汀白石村。五代晉開運元年，其地為朱文進所有，後又屬南唐。宋雍熙二年，隸福建路。元初置州如故，至元十五年，陞為路。

國朝洪武元年，改為汀州府。臨汀志：為貢揚州之域，星紀牛女分之間。周官職方氏七閩之地。春秋時勾踐滅吳，無閩而有之，是為閩越。無諸搖皆其後也。秦滅諸侯，置閩中郡。漢高帝五年，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孝惠三年，以搖功多，無諸吏，封搖東海王，都東甌（通典云：今永嘉郡地）。武帝元封元年，取閩粵，詔徙東越人（通典注云：即閩州地），江淮間，而墟其地。後漢永和三年，分建安，置晉安郡，領縣八，其一為新羅，而汀基於此（唐志云：汀州治新羅）。宋、齊因之。陳以建安郡改置閩州，又改豐州。隋平陳，改泉州，皆隸焉。唐開元二十四年，始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取長汀溪名之。舊圖經云：水際平沙曰汀，又云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於文為汀。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領縣四（長汀、寧化、龍巖、沙縣）。初治新羅（唐會要云：天寶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改新羅縣為龍巖縣，則今之龍巖，蓋州故治也。去州四百里），後遷長汀村（今在上杭縣北十五里，名曰舊州，去州二百五十里），又遷東坊口（去今州治五里，亦名舊州）。大曆四年，刺史陳劍奏遷白石，即今治是也（唐志云：治新羅，大曆四年遷白石，皆長汀縣地。唐會要云：大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汀州於長汀縣白石鄉，未詳孰是）。十二年，割龍巖隸漳州。唐末，盜興，淮王緒南入汀、漳。王潮與其弟審知執緒，唐因以潮為福建觀察使，建汀舉籍聽命。後瓣閩，歷朱梁、後唐，皆為焉。晉開運元年，朱文進殺王氏子弟，以許文縝守汀。未幾，王延政之勢復張，解後有以虛聲至者，文縝懼，不克守，以州降延政。李璟兵攻破建州，併而有之。保大四年，割沙縣置劍州。迄晉、漢、周，皆屬南唐。宋朝開寶七年，南唐亡，悉入圖籍，仍舊隸福建路，領縣二（長汀、寧化）。淳化五年，升上杭、武平二場並為縣，割長汀縣地隸之。元符元年，析長汀、寧化地，縣清流。紹興三年，又析長汀地，縣蓮城。今為縣六：長汀倚郭；寧化在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上杭在州南二百四十里；武平在城西南二百七十里；清流在州東北二百一十里；蓮城在城南一百七十里。寰宇記：本州元領縣三，今二。（長汀。　寧化。）一縣，割出沙縣入劍州。舊唐書地理志：汀州，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改為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天寶領縣三。十道志：汀州臨汀郡，歷代土地，舊與長樂郡同。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初置在新羅縣，以其地瘴，居者多死，大曆中，移於長汀縣白石村。郡縣志：汀州臨汀郡，軍事。春秋為閩地，戰國屬越，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東漢屬會稽郡，晉宋以後屬晉安，至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因長汀溪以為名。天寶元年，始歸職方，領縣六（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蓮城）。輿地廣記：下，汀州，春秋為七閩地，戰國為越人所居。秦屬閩中郡，漢屬閩越國，後及東漢，屬會稽郡，吳屬建安郡，晉宋以後屬晉安郡，隋屬泉州，唐開元二十四年，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天寶元年中，臨汀郡。唐末為閩王氏所有，石晉時附南唐，後改南州。宋朝乾德四年，復故名。今縣五（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輿地紀勝：福建路汀州臨汀郡，軍事（元城志）。為貢揚州之域（臨汀志）。自晉已前，並同泉州。晉武平吳，分建安，置晉安郡（沈約宋志）。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又立新羅縣，而汀州始基於此（此據臨汀志，而晉志晉安郡領縣八，新羅預焉。然宋、齊志皆云領縣五，而無新羅縣。經梁、陳以及隋，而晉安南安齊

多廢縣，至唐生聚，始復置縣）。宋、齊、梁、陳、隋廢置無所考據。唐明皇時，福州長史唐循忠於潮州北、廣州東、福州西，光龍洞檢責得諸避役百姓，共三千餘戶，奏置州，因長汀以為名（元和郡縣志：在開元二十一年）。又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治新羅（唐志在開元二十四年，與元和郡縣志年月不同。而杜佑通典以為元和二十六年分置汀州，或為臨汀郡。舊唐志年月亦不同。蒙之謹按：開元二十一年，福州所奏得避役百姓三千餘戶，乃在潮、廣、福之間，而開元二十四年，於福撫二州開置山洞，凡二十一年，地里小有不同。自開元二十一年建議，至二十四年成都，二十六年又分位郡之地以益之。三者所書雖有不同，大率不過置郡之一節耳）。改臨汀郡（在天寶元年）。復為汀州（乾元元年）。初置州在新羅縣，因福建觀察王承昭奏，移理長汀白石村（寰宇記：在大曆十四年。唐志以為在大曆四年，不同。蒙之謹按：唐方鎮表，大曆四年，福建始為節度使，至大曆六年，始改觀察使。然福州乃福建觀察使王承昭所奏，則當在大曆六年之後，合作大曆十四年。牛爾記聞云：江東諸防使奏，以虔州南山洞中置汀州，領長汀、黃連、新羅三縣。人云：州移長汀，新遷州府，斬伐林木，凡般大樹千餘根，其樹皆山都所居。有三種，其下者曰猪都，居其中曰人都，居其高曰鳥都。即

（如人形而卑小。男子婦人自爲配偶。猪都皆身如猪。鳥都皆人首。盡能人言。聞其聲而不見其形。三都皆在樹窟宅。人都所居最華。人都或時見形。當伐木時。有術者周元太能伏諸都。爲步爲厲術。則以左合赤索。圍而伐之。樹既仆。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則執而役之。鐵中黄鳥。）唐末光州刺史王緒。引兵渡江。陷汀漳二州。而不能有。（通鑑在僖宗光啟元年。）王潮又陷福建汀等州。（通鑑景福二年。王潮入福州。汀建二州亦降。）王潮爲福建觀察使。汀州隸焉。（通鑑在景福二年。）後一歲。黄連洞蠻圍汀州。王潮遣其將李承勳擊之。蠻解去。（通鑑在乾寧元年。）潮卒。其弟審知繼有其地。（通鑑在乾寧四年。）至後晉時閩亂。朱文進擅命。汀州刺史許文積舉郡降之。（通鑑在開運元年。）唐兵克建州。許文積以汀州降于唐。（同上。）宋朝平江南。地歸版圖。（宋朝會要在開寶八年。）隸福建路。（宋朝會要在雍熙二年。）今領縣六。治長汀。元一統志元朝至元十四年丁丑收附。置州如故。十五年陞爲總管府。二十一年八月。割出長汀縣所管城內三坊。城外十七坊。立錄事司掌之。仍領縣六。

長汀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爲新羅縣地。屬晉安郡。唐開元二十三年置縣於新羅縣之外。復遷於城東百步潭。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

縣地。宋政和三年。移治於白石村之衣錦鄉。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長汀望縣。倚郭。隨二州。三遷。（一在本上杭縣北十五里。一在東坊口。一在白石鄉。）大曆四年。治今所。歷五代。迄宋朝。初無所更易。淳化五年。升上杭武平二場。並爲縣。分南以西地隸之。元符元年。又與寧化共析地以縣清流。紹興三年。又割古田鄉六里以縣蓮城。今州領縣六。其四皆長汀地。惟清流地。長汀寧化各半之。九域志三鄉留村一鎮上寶一銀場歸禾拔口二銀務。苜溪一鐵務。寰宇記長汀縣。（五鄉。）地即長樂郡屬邑。唐開元中立郡。郡縣志開元中置。舊治長汀村。元一統志輿地廣記云。本晉新羅縣地。屬晉安郡。臨汀志云。開元二十三年。置縣於新羅縣之外。後遷于城東百步潭二里之外。（舊記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初治新羅縣之外。）大曆四年。徙治白石。皆長汀縣地。寰宇記云。舊治九龍水源長汀村。大曆中移縣在白石鄉。地名金沙水。即今治也。又宋沿革志云。政和三年。因白鶴僞改卜郡於白石村。而縣理亦遷於此村之衣錦鄉。郡凡三徙。縣亦隨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大兵收附汀州。而縣如舊。二十一年八月。定爲中縣。

寧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初以黄連鎮爲黄連縣。天寶元年改爲寧化縣。五代唐同光二年。遷於縣西五里。即今治也。宋始析置清流縣。於境內。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寧化望縣。在州東北一百七十五里。舊爲黄連鎮。以地有黄連洞。故名。唐開元十三年。因居民羅令紀之請。置黄連縣。實介福撫二州之間。開山置州。因隸焉。天寶元年。改名寧化。宋朝元符元年。割縣北六團里。與長汀東北間置清流縣。治在今縣東黄連鎮。後唐同光二年。徙今所。九域志寧化。州東北一百八十里。三鄉。龍門新舊二銀場。長永大庇二銀坑。有鐵石山黄連洞。寰宇記寧化縣東北六百里。二鄉。武德初爲黄連縣。以地有黄連洞。因以爲名。郡縣志。唐寧化縣。唐開元二十四年。開山洞置。輿地紀勝圖經云。開元十三年。置黄連縣。唐志云本黄連縣。天寶元年更名。而不言其建於武德元和郡縣志以爲本沙縣地。開元二十三年開山置。而輿地廣記亦以爲開元二十四年開山置。俱不同。而唐志亦不言其初爲黄連縣。特隸以何郡。當攷。元一統志。邑之先曰黄連鎮。在今縣治之東五里。初因其名黄連縣。唐天寶元年。居民羅令紀等。陳請更縣名。遂改曰寧化。後唐開光二年。始遷今治。此縣民稠地廣。舊管十有六團。宋元符間。始析縣之皇華驛。割管內六團地置清流縣。而南鄉潭飛漈。北鄉昭

德里等處。民俗頑獷。紹定三年。焚蕩縣治。南劍守臣。無招捕盗賊陳韡部兵勦賊。事定。仍設舊治。欲爲寧化久安之計。故於境內立南平北安寧定安遠四寨以鎮安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大兵收附。縣寨並如舊。

清流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元符元年。以寧化縣之皇華驛置此縣。因溪流清洪以爲名。紹定三年。爲盗所燬。元至元十六年。復立縣治。

國朝因之。臨汀志清流中縣。在州東北二百一十里。本長汀寧化縣地。舊有清流驛。在寧化縣東麻倉團溪流四環。清洪。宋朝元符元年。提刑王公祖道行郡。憇驛。愛其山川。且謂長汀寧化壤地廣袤。官民聯隔。無以戢姦宣惠。奏請分置一縣。遂割寧化六團里。長汀二團里。置縣驛傍。因以名焉。元一統志。本寧化縣地。宋紹聖二年。福建路提點刑獄王祖道行部。相度寧化所轄地形。介乎汀劍之間。崇岡峻嶺。地理延袤。難以徧理。遂上其事于朝。乞於此地皇華驛立縣治。時有進士伍涉三班借職劉孝基等。願獻地創縣廨。後得旨許。改爲縣。以溪流清洪。因取清流爲名。析寧化迂遠之地八團里隸焉。元符元年十月甲寅。擘創。二年七月庚申。落成。實汀之下邑也。（圖經云。本晉之清流驛。）紹定三年。寧化潭飛漈盗發。縣治焚蕩。今王元瑞勞心撫安。復創廨舍市井一新。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兵收附。彔爲

草竊所燬，十六年復立縣治。

上杭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開元初立市於龍巖縣之太平場，後遷于興化鄉，即漳州龍巖縣餘地也，然未以縣名。宋淳化三年始置縣於鬱沙之語口市，乾道四年，改立縣于來蘇里，名曰上杭。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上杭中縣在州南二百四十里，唐開元間置州，凡再遷皆於今縣爲近。新羅今龍巖縣在縣東百五十里長汀村，今號舊州，在縣北十五里，嚴復徙白石，相距三百餘里，始於湖雷下保置上杭場，南唐保大十二年徙執（音仇）梓保（在今太平鄉），宋朝淳化五年，升爲上杭縣，割長汀南境隸焉。至道二年徙鬱沙，咸平二年徙語口。天聖中鍾寮場坑冶興盛，商旅幅湊，徙縣治之。乾道三年，縣令鄭穫因民有請，申州及諸司，獲旨徙郭坊，即今治是也。九域志上杭州南一百八十里，四鄉，鍾寮一金場。輿地廣記上杭縣本長汀縣之上杭場，宋朝淳化五年升爲縣，有香嶺山、鍾寮。輿地紀勝在州南一百九十里。寰宇記云在州南去八日程，接漳州界。圖經云本晉新羅縣地，置上杭場。宋朝會要云淳化五年陞爲上杭縣。鄞川志云自至道三年至咸平二年凡二徙，天聖間徙鍾寮，即今之縣治也。宋朝會要云本治鍾寮場，乾道四年徙治郭坊。元一統志按唐地理志開元初立市於龍巖縣之太平場，以便貿易，後遷市於興化鄉，即今漳州龍巖縣餘地也。然未以縣名。宋淳化三年，因民便，始創縣於鬱沙之語口市，後遷於平元團之鍾寮。縣既屢遷，民未按堵。乾道四年，縣令鄭穫相地於來蘇里，卜吉遂請創縣治於此，即舊州之故地也。按字義，杭與航同，蓋言自縣而上，可通小舟；自縣而下，有魚磯間隔，舟楫不通，故名上杭。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收附仍舊。

武平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唐龍巖縣地，屬漳州。五代南唐爲沙縣地，屬南建州。宋淳化三年，析龍巖縣沙縣之太平銅鼓山興化等鄉，立武平縣，屬汀州。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武平中縣在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唐置州之後，析西南爲兩鎮，曰南安，曰武平，相距百二十里，隸長汀爲關。交泰四年，省南安併爲武平場。宋朝淳化五年，升爲武平縣。舊經云以其地坦夷而人多好武，故名。仍割長汀西南境隸焉。九域志上武平州西南二百五十里，五鄉。寰宇志上武平場，州西南去計五日程，連循州界。輿地紀勝在州西南百二十里。圖經云本晉新羅縣地，唐置武平場。元一統志按圖經，宋淳化三年，因唐大曆三年割龍巖縣隸漳州，南唐保大六年割沙縣隸南劍州，其土廣難治，遂析二縣之太平銅鼓山興化等鄉，立武平縣，捐其陰陽者常以縣治山水不利，長官寓治禪果院有年，于茲元朝至元十四年收附，亦無遷改，今爲下縣。

蓮城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紹興三年以長汀縣地析爲此縣，元仍其舊。

國朝因之。臨汀志蓮城下縣在州南一百七十里，本長汀縣地，紹興三年，撫州司士曹事虞觀進狀，稱比嘗攝尉長汀，竊見縣境闊遠，有地名南北團，去縣三百餘里，弱者難於赴愬，強者恣其剽掠，居民商旅皆無聊賴，乞於其地分一縣。准敕置縣，因其素號蓮城村以名之。郡守鄭公揆度地之宜，割長汀村古田鄉六團里隸焉。郡縣志本州東南一百八十里，本屬長汀，紹興三年析置。輿地紀勝圖經云本長汀縣之蓮城村。宋朝會要云紹興三年割古田置蓮城縣。元一統志按鄞江志云四山環遶，簇簇如蓮，始以名村，又因以名縣。右奉議郎石崇義正爲縣宰，由是境內大治。元朝至元十四年正月大兵收附，仍即舊基立治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十九庚

汀（汀州府）

至到

本府臨汀志臨汀爲郡治長汀上接劒邵下抵漳梅潮旁聯贑封域之內絶長補短方九百餘里其距外邑則寧化蓮城爲近清流次之上杭武平爲遠其趨鄰郡皆遵陸若水路則長汀溪達上杭直至潮州入于海寧化溪下清流投南經沙縣南劒州直至福入于海　郡境東西四百一十里南北五百里東至南劒州七百里（內三百五十里覆船岡入南劒州界）西至贑州四百一十里（內六十里新路嶺入贑州界）南至梅州四百三十五里（內三百一十里沙千村入梅州界）北至贑州三百七十里（內一百九十里張坑入贑州界）東南至漳州六百三十五里（內二百七十里大池入贑州界）西南至潮州六百六十五里（內三百九十里摞錢山入潮州界）東北至邵武軍六百三十里（內三百八十五里孟家坪入邵武界）西北至贑州四百四十里（內六十里黄竹嶺入贑州界）　通典東至清源郡龍溪縣千

四百五十里南至潮陽郡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南康郡雩都縣九百里北至臨川郡南豐縣千六百里東南到漳浦郡廢懐恩縣界千五百里西南到潮陽郡程鄉縣八百里西北到臨川郡南豐縣界一千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一千三百六十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九域志東京三千五百九十里東至本州界首至南劒州四百二十里西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九十里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里自界首至梅州一百九十里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二十里東南至本州界五百二十二里自界首至漳州四百九十里西南至本州界四百里自界首至潮州六十里東北至本州界三百三十里自界首至南劒州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本州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至虔州四百九十里寰宇記東北至東京五千七百里西北至西京五千三百里西北至長安六千一百九十五里東至龍溪縣二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州一千三百里若至潮州管下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虔州雩都縣界九百里至虔州一千二百里北至撫州南豐縣界一千六十里東南至漳州廢懐恩縣界一千五百里西南至潮州程鄉縣界八百里西北至撫州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北至福州水陸相兼一千三百六十里東北至建州一千五百里郡縣志東西五百里南北四百里四至八到東京三千五百九十里東至南劒州八百九十里西至贑州五百五十里南至梅州六百二十里北至贑州四百八十里東南至漳州一千二十二里西南至潮州四百六十里東北至南劒州七百五十里西北至贑州七百四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一十九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九里東至南劒路界三百里西至贑州界六十里南至潮州界五百七十里北至贑州界一百九十里東到南建路四百里西到贑州路四百一十里南到潮州路六百六十里北到建昌路七百里東北到邵武路六百六十里西南到梅州路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潮州路六百三十里西北到贑州路二百四十里　録事司置至與本路同江浙須知東至延平路界三百里西至贑州路界六十里南至潮州路界五百七十里北至贑州路界二百九十里東到延平路界七百里西到贑州路城四百一十里南到潮州路城六百六十里北到建昌路城七百里東北到邵武路城六百六十里東南到潮州路城七百五十里西南到梅州路城四百三十里西北到贑州路城二百四十里

長汀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四十五里南北二百三十五里東至寧化縣

界八十里以杉木堆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九十里西至贑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新路嶺爲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五里以桑溪嶺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三十里北至贑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黄竹嶺爲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里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六十里以野狐嶺爲界自界首至蓮城縣一十里西南至武平縣界一十五里以黄公嶺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一百五里東北至寧化縣界八十五里以黄土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七十里西北至贑州瑞金縣界六十里以石腦嶺爲界自界首至瑞金縣二十五里水路鄞江溪自縣十里西南會於麻潭又十五里會于南溪又二十五里會于大潭直至上杭縣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一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六里南至本路一里東至寧化縣界一百里西至贑州路瑞金縣界六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北至贑州路石城縣界四十五里東到清流縣二百一十里西到贑州路瑞金縣一百里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北到贑州路石城縣一百六十里東南到蓮城縣一百四十里西南到武平縣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寧化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贑州路瑞金縣一百里

寧化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里南北二百里東至清流縣界二十五里以

百步嶺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二十里。西至贛州石城縣界七十五里。以張坑爲界。自界首至石城縣二十里。南至長汀縣界九十里。以杉木堆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八十里。北至邵武軍建寧縣界一百一十里。以盂家坪爲界。自界首至建寧縣七十里。東南至清流縣界六十里。以大船嶺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六十里。西南至長汀縣界七十里。以黄土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八十五里。東北至邵武軍泰寧縣界一百二十里。以龍坑坳爲界。自界首至泰寧縣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建昌軍南豐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卑橋嶺爲界。自界首至南豐縣二百三十里。　水路縣溪其源有六。會于東渡過清流。及沙縣而東。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二百五里。北至大都五千四百五里。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東至南劍路將樂縣界二百八十五里。西至贛州路石城縣界五十里。南至本路長汀縣界一百里。北至邵武路建寧縣界九十里。東到南劍路將樂縣三百里。西到贛州路石城縣八十里。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北到建寧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清流縣六十里。西南到瑞金縣二百二十里。東北到泰寧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廣昌縣二百里。

清流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七十里。南北二百里。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一十里。以龍安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至寧化縣界三十里。以草鞋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三十里。南至寧化縣界二十五里。以百步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九十五里。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以金船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四十里。東南至蓮城縣界一百里。以上琴坪爲界。自界首至蓮城縣三十五里。西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以捦旗隔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二十五里。東北至南劍州將樂縣界一百三十里。以覆船岡爲界。自界首至將樂縣一百一十里。西北至寧化縣界三十里。以大船嶺爲界。自界首至寧化縣三十里。　水路縣溪水自寧化至縣下夢溪過九龍灘。入沙縣。浮流口通南劍州福州。九龍灘險甚。向時鹽運泝沿皆止於此。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四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南劍路將樂縣界八十里。西至本路寧化縣界三十五里。南至寧化縣界二十里。東到將樂縣二百四十里。西到寧化縣六十里。南到蓮城縣一百四十五里。北到寧化縣六十里。東南到沙縣三百一十里。西南到寧化縣四十五里。東北到蓮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寧化縣六十里。

蓮城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一十五里。南北一百三十里。東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里。以浮流口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至長汀縣界一十里。以巖頭野狐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二百六十里。南至上杭縣界一百里。以崆嶺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六十里。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以焦坑渡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東南至南劍州沙縣界一百五里。以浮流口爲界。自界首至沙縣二百里。西南至長汀縣界。以河源扱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里。東北至清流縣界三十五里。以上琴坪爲界。自界首至清流縣一百里。西北至長汀縣界六十里。以四保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元一統志。西至上都六千二百四十五里。西至大都五千二百四十五里。西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南劍路沙縣界一百三十里。西至本路長汀縣界二十五里。南至本路上杭縣界八十里。北至本路長汀縣界三十五里。東到南劍路沙縣四百八十里。西到長汀縣一百二十里。南到漳州路龍巖縣三百五十里。北到清流縣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南劍路沙縣四百八十里。西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清流縣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長汀縣一百八十里。

上杭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一百九十里。東至漳州龍巖縣界一百里。以大池爲界。自界首至龍巖縣五十里。西至武平縣界二十五里。以石田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六十里。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二百里。以標錢爲界。自界首至海陽縣二百二十五里。北至長汀縣界三十五里。以黄陽坳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五十五里。東南至漳州龍巖縣界一百九十里。以緑嶺爲界。自界首至龍巖縣五十里。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六十里。以松源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五十里。東北至長汀縣界八十里。以谷奮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一十里。西北至武平縣界八十里。以檀嶺爲界。自界首至武平縣一百一十里。　水路長汀溪入縣境。與六鄉之水會直至潮州。（自汀至潮。凡五百灘。至鳧磯逾嶺。乃浮潮沿往來路。）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三百五十五里。北至大都五千五百五十五里。南至本路二百三十里。東至蓮城縣界二百五十里。西至武平縣界三十五里。南至漳州路龍溪縣界三百一十里。北至長汀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到蓮城縣三百四十里。西到武平縣一百里。南到龍巖縣四百五十里。北到長汀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蓮城縣五百八十里。西南到龍溪縣五百五十里。東北到長汀縣五百八十里。西北到長汀縣三百四十里。

武平縣境。臨汀志。東西一百九十五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上杭縣界

五十里。以竹鏊保黄墳爲界。自界首至上杭縣界三十五里。西至贛州安遠縣界一百四十五里。以大中山爲界。自界首至安遠縣九十五里。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九十里。以南安嚴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三十五里。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以黄公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二十里。東南至潮州海陽縣界一百五十里。以盧嶺爲界。自界首至海陽縣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梅州程鄉縣界一百里。以千口爲界。自界首至程鄉縣一百二十五里。東北至長汀縣界一百五十里。以黄公嶺爲界。自界首至長汀縣一百五里。西北至贛州會昌縣界一百里。以南瀑口北嶺爲界。自界首至會昌縣一百一十里　水路。水出梅州界。其間淺險處多。元一統志北至上都六千五百九十九里北至大都五千八百三十九里。南至本路二百八十里。東至上杭縣竹鏊保黄鎖五十里。西至贛州安遠縣界大中山一百四十里南至梅州程鄉縣界南安嚴九十里。北至長汀縣界黄公嶺一百五十里。東到上杭縣八十里。西到贛州路安遠縣二百四十里。南到梅州程鄉縣二百三十里。北到長汀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石門縣一百六十里。西南到梅州程鄉縣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潮州路海陽縣四百五十五里。西北到贛州路會昌縣二百一十里。

城池

臨汀志高城固壘所以保民。剏汀底閩而盱贛。潮梅環其境。壍于嶠虔時作。可使弗高且固乎。諸邑城多陋。郡城乃累土成之。合陶甓更難。爲力未暇。端有竢於後之君子。　郡城。唐大曆四年。刺史陳劍移築龍山。瞰溪。大中初刺史劉岐始砌甃樓一百七十九間。宋朝治平三年。郡守劉公均。被旨增廣。周五里二百五十四步。基三丈。面廣三之一。高一丈八尺。濬三濠深一丈五尺。引南按溪水。東流以繞之。修六門。南曰須條。靖康元年郡守蘇公公才闢門外直街五百步。抵麻潭曰鄞江。通判廳正對東南。曰通遠。正東曰濟川。東北曰興賢。正西曰秋成。紹興間贛卒叛。郡守黄公武增修。隆興改元。郡守吳公南老又增修。今爲敵樓五百一十五間。　子城。唐劉岐翔築。宋朝治平間修繕。周一里二百九十一步。高一丈一尺。爲敵樓二百一十一間。宣和間。郡守潘公闕重建雙門。架敵樓其上。紹興間。郡守趙公允夫。恐土城緩急不足恃。欲甃以磚石。又慮工役太亟。則煩擾而財力不任。乃定規畫。始于子城。歲甃一里。不五六年則併羅城皆石矣。惜繼者遽輟。迨嘉熙間。郡守戴公挺。招窯戶單五十人。置官窯於郡東大衆以陶磚瓦。欲無擾於民。包砌有及。頃條濟川興賢等門。戴已秩滿。繼者復輟。移

官窯磚瓦爲臺榭不急用。而買窯薪於里長。民反重困。寶祐六年郡守胡公太初訪求民瘼。亟除免窯薪之敷。民甚便之。然包城亦重事。原窯薪之擾。皆出於吏奸。若州不必將窯薪錢下縣科數。只令窯戶於未興工前自自採伐。官給其直。仍嚴禁望清採斫。則不至擾民而城可包砌矣。　長汀縣（倚郭）。　寧化縣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分四門。端平間宰趙時館修復累石爲之。周圍五百丈。東門曰迎春。（元名建南）南門曰端平。（元名道愛）西門曰通聖。（元名道賴）北門曰朝天。（元名朝宗）寶祐水圮。僅存舊址。開慶元年。宰林公玉以磚砌北門。架樓其上。爲邑民避水之地。未遑焉。　上杭縣城周一百六十步。端平間令趙時銭興築。可容二百餘戶。轉車激水注爲濠池。然覆茅竹。旋燬于火。淳祐間令趙希躍重繕而小之。復圮于水。寶祐間令潘景毋再加板築。址以石。甃以磚。覆以瓦。可備傑。　武平縣城周二里八十步。分三門。東曰永平。南曰南安。西曰人和。紹興間使相張魏公浚畔本路。差官相視。給費砌築。端平間令趙汝讓重嘉修築。募寨。今惟存舊址焉。　清流縣舊止有子城。周二百丈。外無城。有四門。東曰迎恩。西曰登瀛。南曰平渡。北曰拱辰。紹興間寇擾。無險可恃。邑人大恐。令鄭思誠鳩集流散。以興板築。歲久復隍。但存故基。　蓮城縣城周一里一百四十步。架屋

其上爲敵樓。外有池濠。紹興間。令丘欽若砌築。乾道間。令楊立中砌三門。歲久復隍。端平間。令米巨宏當寇盜稍平。重嘉修築。淳祐間。令羅應奇修立甕門。東曰通京。（元名朝京）西曰秋成。（元名勝驛）南曰薰風。（元名龍川）。

坊里墟市

本府臨汀志郡枕山臨溪爲城。周裹纔五里。市廛居民多在關外。（昔壘亦有在關外者）故城內方纔三之一。而城外餘二十闤闠繁阜。不減江浙中州。但諸邑境驛山遠。聚落星散。舊志舉孟子鄉田同井。守望相助之說。頗合於保伍。今糾集粗備。規畧可行。使申儆有常。民可冀枕而臥也。　州城內　福善坊（在啓院左）登賢坊。（在州治左。元名進賢。淳熙間。郡守盧公同父改名。仍書扁）崇福坊。（在州治右。郡守盧公同父書扁）　城外　青紫坊（在頒條門外。寶慶間。郡守林公岳改今名。仍書扁）詞學坊。（在縣前。以崇寧間。博學火詞謝潜居此。故名。端平間。常水懸重創書扁）崇善坊。（在濟川門外）郎星坊（在濟橋南。以咸平間。祠部郎中吳簡言居此。故名。紹定間。郡守林公岳重創書扁）鄞河坊。（分上中下。並在縣東）登俊坊（在濟川橋東。元名木米。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永康坊。（在有年橋南。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砌）攀桂坊。（在興賢坊門外。開慶元年重創。郡守胡公太初書扁）金花坊（分

（上中下。在縣東北。）仁壽坊（分上中下。在縣南。元名水南。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富文坊（分上中下。在縣西南。元名富民。後改舊雲。端平間。郡守李公華改今名。）崇雅坊（在縣西。寶慶間。郡守林公岊增剏、仍書扁。今廢。）清泉坊（在秋成門外。）興福坊（在秋成門外。州社稷前。端平間。郡守李公華增剏。）興仁坊（在秋成門外五里。杉嶺市。寶慶間。郡守林公岊增剏。仍書扁。今）廢。（元一統志。錄事司。領本城坊郭。）

長汀縣（附郭。）鄉三。衣錦鄉管里六。在長汀縣東。（以真宗賜羅戒錦旂。云明時衣錦還鄉故名。）歸仁里。仙桂里。古城里。清泰里（分上下。）晉陽里。永寧鄉在長汀縣南。管里六。成功里（分上下。）宣德里。（分南北。）四保里。平源里。古田鄉在長汀縣東。管團里二。河源上團。巖頭團。墟市十。縣市在長汀縣水東。杉嶺市在長汀縣西五里。何田市。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舊名留鎮。成功墟在長汀縣西南百里。鄒屋墟在長汀縣西南八十五里。南溫墟在長汀縣西南百二十里。歸仁墟在長汀縣東七十里。三州墟在長汀縣南六十五里。單溪墟在長汀縣南百二十里。蘘荷墟在長汀縣南百四十里。

寧化縣。興賢坊。太平坊。開慶坊（舊志載十三坊。紹定寇燬。今復建三坊。）鄉二。桂枝鄉（在寧化縣西。管團里五。）遷善團。新村團。永豐里。攀龍里。會同里。登龍鄉在寧化縣南。管團里五。招賢里。招化里。柳楊團。下覺里。溫泉團。墟市六。縣市在寧化縣水南。中沙墟在寧化縣北三十里。石壁墟在寧化縣西四十里。烏村墟在寧化縣東北五十里。安樂墟在寧化縣西南九十里。滑石墟在寧化縣西南七十里。

清流縣。拱辰坊。登俊坊。攀桂坊。進賢坊。龍門坊。鳳池坊。朝天坊。仁智坊。朝真坊。鄉二。折桂鄉在清流縣東。管團保七。郭下團。倉盈團。永德團。夢溪團。羅村團。北團。四保。龍山鄉在清流縣南。管里一。歸仁里。墟市七。縣市在清流縣南。白石墟在清流縣北五里。吳地墟在清流縣東北四十里。廖源墟在清流縣東南五十里。清口墟在清流縣東北四十里。浮竹墟在清流縣東北八十里。長伢墟在清流縣東北三十里。

蓮城縣。華封坊。崇儒坊。富壽坊。介福坊。迎恩坊。俊德坊。凌雲坊。擢桂坊（分上下。舊志載六坊。紹定間寇燬。今復建九坊。）鄉一。古田鄉在蓮城縣東北。管團里六。南團。姑田團。席湖團。河源下里。北團。秉正里。墟市三。縣市在蓮城縣南。呂溪墟在蓮城縣南六十里。北團墟在蓮城縣北三十五里寨前。

上杭縣。登俊坊。朝紳坊（舊志載、四坊。紹定間。寇燬。今復建二坊。）鄉團十一。平原團。平元里。安豐里（分上下。）來蘇里。古田里。黨沙里。來蘇團。勝運鄉。興化鄉。太平鄉。金豐鄉。墟市二。縣市在上杭縣南。濁石墟在上杭縣北八十里。

武平縣。文明坊。興賢坊。集賢坊。人和坊。魁星坊。和義坊鄉七。順義鄉在武平縣東。管里三。武溪里。忠孝里。禾平里。萬安鄉在武平縣東。管里三。禾豐里。千秋里。大順里。歸順鄉在武平縣西。管里四。東流里。留田里。丘田里。順明里。永平鄉在武平縣南。管里四。歸平里。招仁里。安樂里。石塘里。永寧鄉在武平縣北。管保七。七里保。相坑保。露溪保。亭頭保。象村保。大和保。招信保。安豐鄉在武平縣東。管保六。睦鄉保（分上下。）新恩保。竹鑒保。豐田保。高吳保。清平鄉在武平縣南。管里三。長泰里。留村里。河頭里。墟市三。縣市在武平縣南。東坑墟在武平縣東三十五里。大洋墟在武平縣西四十五里。

橋梁

臨汀志。環郡皆山也。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斯橋之所由興。川容水不能多。遇久雨暴溢。輒衝激。茲橋之所以廢。必植基固。必用工緻。必隨願承葺。庶乎其無恙乎。

長汀縣濟川橋在長汀縣東濟川門外。舊以木爲之。架二樓其上。列肆兩旁。日夕闤闠。俗號水東橋。郡守陳公軒有詩云。十萬人家溪兩岸。綠楊烟鎖濟川橋。慶元間。郡守趙公伯慒捐見錢百五十萬。疊石爲四矼。架輿梁以濟。後石矼傾損。郡人以列肆障蔽非便。請于郡。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助俸募緣。撤而新之。仍親書橋扁。惠民橋在濟川橋南。舊名建川橋。相傳創於五代。至宋初更創。改惠民。紹興間。圮於水。郡守張公昌捐俸重造。邦人號張公橋。淳熙初。郡守呂公翼之復今名。嘉泰間。郡守趙公彥擴疊石爲四矼。淳祐間。又圮於水。郡委宰業一新。募緣重剏。南阜橋在惠民橋下流。慶元間。郡守陳公曄剏。始隔二政。弟映來守。成之。扁棠■橋。嘉定間圮於水。郡守傅公康捐俸二千緡重剏。莆陽陳公宓書。改名南阜。淳祐間復圮於水。郡人重剏。通遠橋在濟川橋下流。以木爲之。興雲橋在崇善坊鎮三壕口。舊廢。寶祐間坊人重創。金沙橋在登俊坊。今廢。有庵

在。　有年橋在長汀縣東永康坊，舠於紹興間，圯於水。乾道間郡守謝公知幾更爲浮梁，扁曰太平綠虹之橋。淳熙間郡守趙云不便，復架輿梁而屋之。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重舠，改今名。　攀桂橋在長汀縣東三里。　高洋橋在長汀縣東十里。　新橋在長汀縣東三十五里，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重舠。　鎮南橋在長汀縣南三里羅坊上渡，慶元間郡守趙公伯擠舠。　南安橋在長汀縣南七里游纜渡，淳熙間迎奉南巖定光佛入州，衆舠此橋，故名。近毀於野燒，今方議脩復。　普濟橋在長汀縣南三十里，舊以木爲之，號横板橋，淳熙間圯於水，郡人鍾慧常鸞家貲改舠石橋，知縣劉適政爲之記。　廣渡橋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淳祐辛亥圯於水，衆緣更舠，郡守盧公同父書扁。寶祐間水，復圯其半，今方議脩復。　普通橋舊名石壁，南二十五里。　南坂橋在長汀縣西五里，淳祐間圯於水，今方議脩復。

寧化縣　萬壽橋在寧化縣治南，舊名阜通。元豐間宰江淵舠，政和間燎於火。嘉熙間宰劉煥重舠，以橋中爲祝聖放生池，易今名。寶祐間復燼於火，宰林公玉率邑民復舠。　雙虹橋在寧化縣治西，紹定寇燬，淳祐重舠，水圯，宰林公玉率邑民復舠。　龍津橋在寧化縣南，寶祐間圯於水。　龍門橋在寧化縣東龍門坊，寶祐圯於水，惟一二石矼在焉。

清流縣　龍津橋在清流縣東，舊以舟渡。紹興間提刑吴公逵行郡經從，謂是乃邑之喉衿，東以石橋，將秀民輩出。淳熙間令吴松始議爲石墩六，飛屋四十二間，靡錢三百二十萬有奇。越五年功未及半，以寇疫輟。紹熙間令曾造、喻倅率先僅足石矼。嘉泰間令吴補之架屋二十五間，扁曰龍津。東舠閣曰快倚，西舠閣曰凌煙，雲橋岸舠庵曰濟川。紹定冦擾，燼於火。端平間令王元瑞重舠。淳祐間令林奕就橋中間舠放生亭，今爲一邑壯觀。　祝聖橋舊名魁星，在清流縣之西，淳祐間令林奕重舠，後圯於水。寶祐間令林應龍率邑人共成之。　三港橋，慶元間僧妙金舠。　白石橋在清流縣北五里，後以水圯，僅存石矼，亦頹其一。橋據要津，春水則病涉。寶祐間邑人趙必達募緣重舠。　清口橋在清流縣東北四十五里，紹熙五年僧覺源募舠。　嵩溪橋在清流縣東五十里嵩溪鋪，乃往來孔道，歲久頹廢。寶祐間令林應龍重舠。

蓮城縣　攀桂橋在蓮城縣南，舊名清溪。紹興間令劉國瑞舠，後圯於水。令黄攀重舠，靡金錢七百萬。魏郡開國公洪公邁爲之記。後燼於火。嘉定間，攀之姪埒爲令，又舠之。　晝錦橋在蓮城縣西，令董興幾舠。　通濟橋在蓮城縣南二里，慶元間令鄭康成創。　常豐橋在蓮城縣南五里，淳熙間令常固舠。　徐長者橋在蓮城縣北三十里，乃邑人入京孔道，先是病涉。里人徐二公捐家貲鼎舠石橋，累年乃成。郡守盧公同父書名扁。

上杭縣　通駟橋在上杭縣西一里，舊以木爲之，屢蕩於水。慶元間疊石爲矼，架屋其上也。

武平縣　大觀橋在武平縣東，舠於大觀中，故名。　化龍橋在武平縣溪南。　太平橋在武平縣東，寶祐間重舠，易名登雲。　南安橋在武平縣南八十里南安巖均慶寺前。　望德橋在武平縣西五里通靈洞院。　萬安橋在武平縣東十里太平寺前。　萬坊橋在武平縣西北三十五里。

風俗形勢

臨汀志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曹奢魏褊，楚急齊舒，從古而然。汀山峻水急，習氣勁毅而狷介。其君子則安分義，勵廉隅，恥爲浮俠；其小人則質直果敢，不以侈靡崇飾相高。然經界未行而賦役偏，舟車不通而商賈窒。農罕以耕稼自力，未免有曠土；遊民婦不以蠶絲自工，惟事乎治麻緝苧。是以積貯有限，服用無華。外邑山谷之間，亦時有弄兵弭筆爲里閭擾者。舊志謂險隘荒陋，輕生尚武，人情不甚相遠。控御之得其道，惠養之有其方，陰制而默化之，寧有不丕變者，亦長治者之責。寰宇記　風俗與福州同。輿地紀勝　水際平沙曰汀。說文　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杜佑通典）　今汀閩越西南，其地與贛、潮、梅接，崇山複嶺，民生尚武，島居者安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鄞江志）　臨汀爲郡，李唐六葉開福撫二山洞而置焉。南通交廣，西達江右，實甌閩之奥壤也。（張潛修學記）　汀州於福建爲絶區，西南與江廣比境，排虔梅二州最近。（王聯亳修城記）　汀爲州在閩山之窮處，複嶂重巒，亘數百里，東接贛水，南鄰北粵，深林茅竹之間。戴覺同慶寺觀音殿羅漢閣記　閩部所隸八州，而汀爲絶區，山曰靈蛇，曰雞龍，曰葉荷；水曰九龍，曰貢湖，曰鄞江。西隣贛吉，南接潮梅，實江西二廣往來之衝。（鄞江志）　汀在西南境，介於虔梅之間，南通交廣，北達江右，銅鹽之間道所往來。（鄭强務汀州學記）　前直圓峰，後枕卧龍山。（黄崇重修東溪水記）　閩有八郡，汀隣五嶺，然風聲氣習頗類中州。（東一新跋贍學田碑）　元一統志　汀之爲郡，山重複而險阻，水迅急而淺澁。民生其間，氣剛愎而好鬪，忌褊迫而淺中，亦風土使然也。（圖志云）往昔盛時，化行俗美，其君子質直好義而恬於進取，其小人則愿慤少文而安於勤勞。舟車不通，商旅罕至，惟以耕鑿爲務。故無甚貧甚富之家，蠶業不宜，絲綿罕得，惟以麻枲爲業。西隣章貢，南接海瀕，山深林密，巖谷阻窈，四境椎埋頑狠之徒，黨與相聚，解勢相倚，負固保險，動以千百計，號爲畬民。時或弄兵相挻而起，民被

其害官被其擾，蓋皆江右廣南游手失業之人，逋逃于此，漸染成習，比數十年間，此風方熾，古豈有是哉。（圖志云） 郡有三儀二佛，人多好善，藝文儒術亦多，民產薄，故嗇用，性直故少詐。（郡江志云。） 長汀西接贛界，南抵上杭，民生其間，淳朴無文，男女織食其力。 寧化爲邑，民淳俗朴，衣不貴文繡，器不尚雕斲，道不通舟車，民不慣商賈。 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清流記云。） 山勢巉巖，水性激烈，人之生也，資稟朴茂，故其氣習勁毅，學文者安分義，尚武者奮忠勇，農以耕稼自力，婦以績紡爲功，其爲話言也平易。其爲服用也簡朴，風俗槩見於此。（蓮城記云。）上杭與梅潮三郡夾界，風淳俗質，每遇秋冬之交，多有嵐瘴，民易疾病，蕪土曠人稀，山深林密，又有江右游手輕生之僑，逃聚于此，呼嘯黨侶，土著之民，不遑寧處，其威驅勢迫求如之何，惟上之人御得其道，庶無虎兕出柙之憂。 武平南抵循梅，西連章貢，篁竹之鄉，煙嵐之地，往往爲江廣界上逋逃者之所據，或曰長甲，或曰某寨，或曰畬洞，少不加意，則弱肉強食，相挺而起，稅之田產，爲所占據而不輸官，鄉民妻孥，爲所剽掠，莫敢赴愬，土著之民，日見逃亡，遷聚之徒益見恣橫。（上杭記云。）武平本爲中縣，今則黃茅白葦，煙火不接，職此之由。（新圖經云。） 南丁位也，以水合丁，於文爲汀。（圖經云。）慈竹笋抽疑夏籜。

木犀花發認春香，按孫公談圃載林君宇奮舉詩于孫莘老家，其在汀洲作此詩一聯，道盡汀州風景。（廣陵志云） 全閩形勢，數臨汀，贛嶺連疆似井陘，江匯重淵鎖地脈，山擁華蓋應天星。（宋見遠詩。）

戶口

臨汀志：汀初隸晉安，爲新羅縣，唐開元間，福州長史唐循忠携引誘逋逃戶三千餘置郡，正元杜祐作通典，戶五千三百三十，口萬五千九百九十五，迨宋朝承平日久，生聚日滋，元豐九域志已載主戶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戶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九，視唐既數倍，慶元舊志載主客戶二十一萬八千五百七十，主客丁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視元豐又數倍，雖中更紹定寇擾，因以饑饉流亡，幾數減半，數年來，寖復其舊，有以見宋朝鴻恩龐澤涵育之深云。 祖帳戶一十五萬三百三十一，戶計一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二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總計三十二萬一千八十口。 主戶。 坊市二千八百八十九戶，計五千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千二百三十三人，總計七千二百三十八口。 鄉村九萬九千八百二十五戶，計一十二萬四百四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十三萬六百九十一人，總計二十五萬一千一百三十八口。 客戶。 坊市二千三百九十六戶，計二千五百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八千二百一十三人，總計一萬七千一十八口。 鄉村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一戶，計四萬七千四百五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四千五百八十一人，總計五萬一千九百八十六口。遞年見管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一戶，計三十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三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九萬九千二百四十八人，總計五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一口。 主戶。 坊市三萬三千四百五十六戶，計八萬二千一百單一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千四百一十五人，總計八萬三千五百一十六口。 鄉村九萬三千六百四十四戶，計一十五萬五千八百五十一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三萬三千五百八十八人，總計二十八萬九千四百三十九口。 客戶。 坊市三萬九千一百七十戶，計三萬九千三百六十二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萬五千九百三十二人，總計六萬五千二百九十四口。 鄉村五萬六千九十一戶，計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九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三萬八千三百一十三人，總計九萬四千四百三十二口。 除新收落帳外，見管二十二萬三千四百三十三戶，計三十三萬五千一百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九萬九千七百八十四人，總

計五十三萬四千八百九十口。 主戶。 坊市三萬三千七百五十九戶，計八萬二千三百四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千五百四人，總計八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口。 鄉村九萬三千八百五十七戶，計一十五萬六千二百五十七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一十三萬三千七百三十八人，總計二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口。 客戶。 坊市三萬九千三百八十一戶，計三萬九千九百二十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二萬六千七百七人，總計六萬六千六百三十三口。 鄉村五萬六千四百三十六戶，計五萬六千五百七十六丁，老小單丁殘疾不成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人，總計九萬五千四十一口。 唐正元間，戶五千三百三十，口萬五千九百九十五。宋元豐九域志，已載主戶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戶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視唐既數倍，慶元舊志，載主客戶二萬八千五百七十，主客丁四十五萬三千二百三十一，視元豐又數倍。九域志戶主六萬六千一百五十七，客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七。寰宇記唐開元戶四千六百八十。 宋朝戶主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客四千二百七十七。郡縣志宋朝戶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七。（隆興二年）江浙須知係至元二十七年元抄籍定，本路總有戶口 諸色南戶四萬一千六百六十四戶，計二十三萬四

千一百九口。　軍戶二千四百二戶。　站戶三百三十二戶。　醫戶一十六戶。　儒戶五十戶。　鋪兵二百四十二戶。　匠戶一戶。　無名色民戶三萬八千六百二十一戶。　僧寺道觀八十七處。計一百五十二名。　僧寺六十七處。僧行等七十五名。　道觀二十處。道士道童等七十七名。

稅賦

臨汀志　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貧。二稅視他郡爲重。朱文公熹。運使王公回。郡守祝公櫰。布衣雷衡。皆請行經界。迄不果。昔固已病之矣。更紹定寇擾阡陌滿蒿。常賦陷失。而郡計窘。或業去産存。或業輕產重。而民力殫。官版簿不明。民砧基無有。姦豪攬利。貧弱罹殃。經界之行。實今日急者也。事大體重。念非得請於上。則郡家亦未易爲。採民風者宜有訪於此。　夏稅。

本州原管六縣夏稅一萬九千一十八貫七百九十三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七萬八千三百八十九貫二十二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六縣實納到錢九千六百五貫九百三十八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四萬三千七百九十七貫三百二十四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九千四百一十二貫八百五十五文正。紬計錢銀草麥四色。共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一貫。六百八十八文。錢會各半。開具諸縣細數在下。

長汀縣額管稅錢。四千二百六十九貫二百九十二文正。計一萬九千一百九十九貫。七百四十七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二千八百四十三貫。九百三十八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錢一萬五千五十二貫三百五十三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四百二十五貫三百五十四文正。計四千一百四十七貫三百九十四文。錢會各半。

寧化縣額管稅錢。四千三百二十一貫。四百二十九文正。計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六貫。九百九十三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二千一百七十三貫。五百九十七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一萬二百九十九貫八百五十七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二千一百四十七貫。八百三十二文正。計七千九百四十七貫。二百三十六文。錢會各半。

上杭縣額管稅錢。二千六百三十三貫九百四文。計錢九千七百八十三貫七百一十八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三百八十八貫。四百五十五文正。銀錢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三百一十貫五十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二千二百四十五貫。四百四十九文正。計錢五千四百七十三貫。六百六十八文。錢會各半。

武平縣額管稅錢三千六十一貫。八百六十九文正計錢一萬一千九百四十八貫六百三十七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一百一十七貫。四十八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一百八十七貫。七百七十文。錢會各半。

清流縣額管稅錢。二千六百三十貫八百八十九文正。計錢八千六百一十七貫。八百五十九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一千一百三十貫。八百五十三文正。錢銀草麥四色。紬計四千五百三十貫。三百一十一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五百貫三十六文正。計四千八十七貫五百四十八文。錢會各半

蓮城縣額管稅錢。二千一百一貫四百一十文正。計錢一萬五百九十二貫五十八文。錢會各半。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九百五十二貫四十七文。錢銀草麥四色。紬計五千四百一十六貫九百八十三文。錢會各半。　逃絕戶無納一千一百四十九貫。三百六十三文。計五千一百七十五貫七十五文。錢會各半。　秋苗。　本州原管六縣秋苗。五萬九千五百三十三石。四斗三升七合四抄。　紹定寇擾後。六縣實納到苗米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六石。三斗一升。　續根括到賊絕戶。撥充諸寨軍食米。二千九百三十七石三升。　逃絕戶無納。三萬九百六十石。九升七合四抄。逐月和糴

米斛。添湊軍支糧食開具諸縣細數在下

長汀縣額管秋苗一萬五千二百二十八石。六升五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九千九十石。六斗四升　逃絕戶無納。六千一百三十七石。四斗二升五合。

寧化縣額管秋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四石。三斗九升四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六千四石。二斗五升。　根括賊戶撥充安遠四寨軍食。計米二千一百八石。五斗一升。　逃絕戶無納五千二百五十一石。六斗三升四合。

上杭縣額管秋苗八千六百五十石。七斗六升四合。　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三千二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升。　根括賊戶。撥充梅溪寨軍食。計米二百八十七石五斗六升。　逃絕戶無納。五千八十四石三斗五升四合。

武平縣額管秋苗八千五百六石。二斗四升五合四抄。　紹定寇擾後。實納苗米二千三百七十八石九斗。　逃絕戶無納。六千一百二十七石。二斗四升五合四抄。

清流縣額管秋苗六十九百七十二石。五斗二升一合。　紹定寇擾後實

納到苗米二千八十石八斗六升。根括賊戶撥充明溪寨軍食計米一百六十九石六斗七升。逃絕戶無納四千七百二十一石九斗九升一合。

蓮城縣額管秋苗六千八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八合。紹定寇擾後實納到苗米二千八百二石八斗一升。根括賊戶撥充北團寨軍食計米三百七十一石二斗九升。逃絕戶無納三千六百三十七石四斗四升八合。　役錢。本州管六縣免役錢四萬二千六百七十貫四百六文。係諸縣逕自拘催支遣。長汀縣九千五百六十三貫二百三十八文。寧化縣九千六百七十九貫三百三十二文。上杭縣五千八百九十九貫九百四十八文。武平縣六千八百五十八貫五百八十八文。清流縣五千九百六十二貫二百三十文。蓮城縣四千七百七貫二百七十文。

以上皆據舊志端平間李敷文改定數目該載。　房廊地基。房廊地基及州前西廊行廊錢每年二百七十三貫三十二文。錢會各半。歲終監納。地基錢每年一十八貫六百五十文錢會各半。歲終催解。城內廂官軍典催納行廊錢每年五貫三十四文。省劄歲終呈帖兵官催解。濟川門外房廊錢每年除減免外合納錢四十八貫文錢會各半係宗子趙必文請佃。歲終監納。定光院祐聖堂沒官田稅錢每年納九十二貫。二百四十八文。錢會各半。歲終解納。軍資庫每年催房店錢。一百八十一貫。五百三十五文。錢會各半。（以上係見催數。）鹽課　本州合發朝廷綱運官軍衣賜。全藉賣鹽趂辦。舊額運福鹽。每年八中綱。實搬到鹽四中綱。多至六中綱。後以涉歷艱難動經年歲不到。多欲更革。前長汀宰劉元英爲樞院申請欲令汀民與長汀寧化清流並將上杭武平蓮城體例改運漳鹽。郡守趙崇模申請謂搬運漳鹽。係遵陸路。恐脚夫有改叉爲一方之擾。莫若改運潮鹽。紹定五年準尚書省劄。從本路鄰轉運之請許本州及諸縣艱於運福鹽者。改運潮鹽。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諸監司移文潮州立定體例。候本州撥載鹽綱。須是從官納錢請鹽。不許場務邀阻。多收稅錢。續準運司牒本州催促一面搬運。責認本司凈息。準擬供給。吐漳月椿衣賜。不可頃刻乏興。本州遵稟牒長汀縣根括諸里船梢水手。係具河路灘險。陸路扛搬困依。陸續支錢發遣船戶往潮州界撮買應辦郡計。並非從官給賣。其鹽經由潮州潭口場納稅過上杭縣。從官檢秤發賣。分到本州交卸。每綱一十船。共搬鹽四百蘿。每蘿二十貫足錢重。每一貫錢重官支買鹽脚載納稅盤磯扛搬等錢共三百足外搬盤上岸及包鹽箬葉稈

緣合千人食錢等費在外。本州從來鹽價每斤一百六十錢重。賣錢一百八十文足。自後遂次裁減每兩賣錢六文足。每斤賣錢九十六文足。歲約運三綱。綱吏多阻滯。以致違限。或止兩綱。或兩年通五綱。每年解納本路運司鹽息錢。七千六百五貫四百一十六文省。提舉司吏祿錢。三百一十二貫文。叉支撥下通判廳頭子贍學錢。一千二百八十四貫。七百二十文省。長汀縣元撥福鹽。紹定間本州申請改運潮鹽。每綱一十船。每船載鹽六十蘿。每蘿二十貫足錢重。舊制每斤價錢二百六十文省中半。嘉熙間提刑董公顒每斤減二十文省。淳祐間宰陳顯伯撥青泰上二都鹽三百六十三斤。拘錢會入學養士。寶祐間郡守周公晉拘回營陽第五第六第八都歸仁第一第二第三都。懷桂第一第二都復買州鹽。寶祐間準提舉湯公謨行下。減免逃絕戶錢二十斤。寧化縣運福鹽每年運四中綱。到清流嶺下交卸。別顧船搬運入縣。一中綱計七百一十七蘿。每蘿淨鹽一十七貫二百文重。分東西廊發賣。東廊甲戶鹽額每月一萬七千斤。令止一萬六十斤。西廊賣縣郭三都人戶。買不買從其便。無定數。解提舉司吏祿見錢二十貫五百文省。十七界會一百二貫五百文。州淨利錢三百六十二貫八百八十八文省。十七界會一千八百一十三貫五百文通判廳贍學鹽頭錢見錢二百伍十一貫四百二十二文省。十七界會一千二百五十七貫文。上杭縣舊運漳鹽。紹定間郡守李公華申請改運潮鹽杭與潮接。私販考年艱於發賣。逐年只就潭口場撮買三綱。每一綱計一千七百秤。武平縣運漳鹽。每年十小綱。每綱一萬斤。斤爲錢一百六十二文。邑去漳餘十程。皆陸負。例和顧里夫分番接運。清流縣運福鹽。每年四中綱。每綱六萬斤。每月發賣諸團里民戶食鹽計七千八百包。每包二百五十八文。錢會各半。蓮城縣運漳鹽。舊例官給綱本錢。顧誘丁壯陸負。而官民中分之。近年官差人吏齎錢往漳州買鹽。載上水頭和顧里夫往水頭搬擔交卸。舊例編排民戶分四等給賞。上等三百文。中等二百一十文。下等一百二十文。四等六十文。自紹定兵火後。戶口凋耗。不許計口分等。只憑甲長請鹽分賣。（以上該載諸縣所申。互有詳畧。）

六縣每年合解春冬衣賜等青册錢。長汀縣錢會七千四百四十七貫三百三十六文。寧化縣錢會一萬二千八百五十四貫六百八十四文。上杭縣錢會三千六百二十六貫二十二文。武平縣錢會五千四十七貫八百一十六文。清流縣錢會六千七百八十二貫一百二十三文。

蓮城縣錢會六千一百七十五貫七百九文。（以上並逐月拘催年終解）

是。商稅。州城商稅務。祖額收錢一千三百五十九貫二百八十三文。政和八年收錢一千四百一十六貫五百六十四文。新額收錢四千九百九十九貫二百六十七文。紹興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准運司牒文。准都省付下汀州奏城下務自紹興十六年至二十年所收商稅比祖額併增。依法取酌中一年收錢。遂取紹興十八年收錢數立爲新額。計上項遞年收錢六千二百六十三貫八百三十八文。每日過帳隨所收多寡以十分爲率。解赴知通衙交納。州庫六分。通判衙四分。以、據本務所申。寧化縣商稅務。祖額收錢二千七十一貫二百二十七文。今收錢二千四百七貫六百三十四文。

供貢

臨汀志九賦歛財。九貢任土。上無苛然取下之制。下有樂於奉上之忱。汀地產無奇。土貢不作。賦色目亦重。惟是坑冶廢歇之久。歲額白金買償價日以殘。雖瀉華援猶以爲病云。上供銀每歲解發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三分五釐。赴行在左藏西庫交納。州庫代輸建昌軍撫州銀一千一十兩。八錢三分五釐。諸縣椿解錢六千九百三十五兩。長汀縣一千五百四十一兩一錢五分。寧化縣一千五百六十兩四錢五分。清流縣九百六十八兩七錢七分五釐。上杭縣九百六十九兩七錢三分。武平縣一千一百一十九兩。八錢九分五釐。蓮城縣七百七十五兩。州庫椿辦上中下三限頭子銀。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三分七釐。舊額解上供銀。一萬三千兩。淳熙間七年九月郡守江公瑞奏請祖宗舊制。以汀州地有坑場銀貨易得。不宜蠶桑。衣賜難辦。令本州歲出銀六十五兩。爲建昌撫州代輸上供銀。令建昌歲出絹四千五百三十七疋紬三百三十五疋綿二千兩。撫州歲出綿七千五十兩。急副本州官衣賜通融相濟。及本州代輸二郡上供飜迓籍爲定額。爲建昌撫州歲出綿絹。只到本州。一旦兵火。米此失約。本州既無本色綿絹可給衣賜。不免紐折價錢支給。而代輸二郡上供之銀。常自若也。乞將汀州每歲見發上供銀數內。豁除代輸建昌撫州銀。六千六十五兩。下江西運司徑行督責。逐州起發。仍於本州歲發數內銷豁。其本州合用官兵春冬衣賜。管認自行措置支給。得旨令江西福建運司。依所陳事理施行。本州實合解六千九百三十五兩。續准運司牒文。備省劄。從江西兩運司申請。乞將建昌撫州均認起發物帛。以三分爲率。令江西運司措置均認一分。福建運司均認一分。其餘一分。則汀措置。續又準運司牒。本路一分銀二千二十二兩。更令汀州每歲認發一半。銀一千一十一兩。通計本州每年實發銀會。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錢三分五釐。

聖節錢　每歲進奉二千兩。赴行在右藏西庫交納。係諸縣椿解。長汀縣肆百五十兩。寧化縣四百五十五兩。清流縣二百七十六兩六錢。上杭縣二百七十六兩七錢。武平縣三百二十一兩六錢。蓮城縣二百二十兩一錢。州庫又椿辦頭子銀。一百一十八兩六錢四分四釐。大禮銀。每遇大禮年分。解發進奉銀二千兩。赴行在左藏西庫內交納。亦係諸縣椿解。長汀縣四百五十兩。寧化縣四百五十五兩。清流縣三百七十六兩六錢。上杭縣三百七十六兩七錢。武平縣三百二十一兩六錢。蓮城縣二百二十兩一錢。州庫又椿辦頭子銀。一百一十八兩六錢四分四釐。又簇辦賞給錢會。九千七百七十貫九百一文。舊例諸縣椿解銀二千兩。錢六千貫。餘錢州庫湊支。嘉定十六年。郡守趙公崇模奏。乞從本州自行措積。代爲諸邑盡數認解。其諸邑合解之數。並已蠲免。十七年牒諸邑將合解本州官錢。截撥買銀二千兩赴州交納。團綱起解。及本州簇辦會支給諸軍賞賜。至今爲定例焉。免丁錢。本府祖額管催僧道免丁錢。二千三十六貫五百文。錢會各半。嘉熙二年。准都省指揮。照年辦增催一半。自是歲催三千五十四貫八百文。銀會各半。分上下半年。起解赴行在左藏庫送納。見錢細計銀四百七十兩五錢一分二釐。十八界會一千五百二十七貫三百文。

鈔本錢　本府額辦上供鈔本錢三千貫。中半。照紹興十九年五月十五日已降聖旨指揮。截撥下通判廳。應支屯戍左翼軍券食俟。至年終打算。將截使不盡錢會起解。至開慶元年准戶部行下。每年分兩次取解。本州遵稟以綠會中照分限。解赴行在右藏西庫送納。銀四百二十八兩五錢七分二釐。十八界會一千五百貫。

牙契　牙契。係司法廳拘催。逐時承准提領催契所發下契帋收趁。牙兒以十分爲率。隨季行算。分縣解納。內三分撥充經制。一分充州用。六分解赴提領安邊太平庫送納。其每年收到錢數不等。解發諸司。都大提點司。進奏官供給錢。二十八貫九百五文。轉運司。進奏官供給錢。一十六貫二百七文。提舉常平茶事。提幹任三年滿。遂據牒本州支錢會。二十七貫二百七十三文。半年申解。安撫司。蔡廳白直。每年十八界會。二十三貫三百文。見錢七十七文。經總制元額六百三貫。二百四十七文。錢會各半。助學養士。二百貫錢會各半分上下半年發下。

通判廳財賦　經總制錢每年六縣共解到一萬三千四百八十八貫九十三文。又在州倉庫頭子等錢隨出納數。拘

收無定額。又六縣搬鹽綱頭錢。舩本折茶錢每年六縣共解到八千貫文。三司錢（官戶役錢紙置官供給錢減利預錢）六縣共解到二千四百六貫陵六六十文。贍學錢。取於本州及六縣搬運鹽綱籮頭錢每年分十二月發下州學錢糧官交管養士。每一月計二百九貫九百六十一文。牙儈等錢。隨民戶印契價貫拘收無定額。常平義倉米。係隨民戶秋糧帶收租額每石收五升。近於寶祐四年准提領所行下每石收一斗。年額管催六縣共二千五百六十一石五斗六升。（以上據通判廳申到數目共載。）通判廳經總綱起解於行在右藏西庫送納。嘉定十七年准戶部取解錢會五萬二千七百一十七貫七百一十文。近於寶祐四年准戶部行下。以五萬貫為額。至開元年又准戶部批冊增作五萬八千九百三十二貫四百一十四文。土貢杜佑通典貢蠟燭二十條。唐地理志亦貢蠟燭。九域志貢蠟燭二百條。今貢無。舊貢元一統志虔布。長汀諸色皆貢

土產

臨汀志禹貢揚州篠蕩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注謂南海島夷草服葛越）。厥篚織貝（注謂織細紵）。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自今觀之。閩中諸郡

非負嵎瀕海則被山帶谿。島居者安魚鹽之利。山居者任耕織之勞。大率地狹民稠大半他業而田多依山。無甚旱澇。汀在閩而南山樵谷汲。稻食布衣。故民之豐約不大相遠。轉不出境。故穀價常賤。比屋而績。故其布多品。地接潮梅。率多曠野。故有虎豹熊象之屬。其氣候多暖。故花果之種類時序。或似嶺南。

穀之屬。秔。糯。粟。麻。豆。菽

帛之屬。綾（土）紬（土）布（苧。葛。蕉。麻。蓁花。吉貝）

貨之屬。金。銀。銅。鐵。蠟。蜜。糖。葦。靛。紙。紅椒。

花之屬。碧桃。緋桃。閃爍桃。紅梅。黃香梅。海棠。酴醾。薔薇。杖棠。郁李。玉堂春。長春。惜春。玉蝴蝶。錦帶。躑躅山茶。薝蔔。素馨。茉莉。萱草。含笑。四月菊。石竹。朱槿。山丹。麝香。滴滴金。金綫蓮。寶相。白鶴。玉簪。柚。麝香萱草。

藥之屬。半夏。地黃。菖蒲。茱萸。麥門冬。香附子。天南星。骨碎補。白芨。凌霄。何首烏。薑黃。黃連。蒺藜。黃精。牽牛。地骨皮。乾葛。石菖蒲。牛蒡子。雞蘇。薄荷。白芷。高良薑白扁豆。荊芥。牛膝。赤石脂。禹餘糧。香薷。白藥。寒水石。紫金藤。蒼耳。泥礬。降真香。旋覆花。土黃。土芎。五加皮。苦參。山薑。山椒。五倍子。桔梗。蓬朮。石竹。馬兜鈴卷栢。茵蔯。地輪。單竹黃。車前。山藥

竹之屬。苦。筀。筋。甜竹。淡。紫。赤。黃。班竹。江南。慈。

菓之屬。桃。李。杏。梨。柿。棗。栗。橘。柑。橙。蓮。梅芡。耦。菱。櫻桃。林檎。枇杷。石榴。金橘。香櫞甘蔗。橦子。楊梅。茨菰。鬼茈。土瓜。葛。蒲萄（水精。馬奶。）銀杏。

木之屬。楠。杉。松。梓。楓。槐。樟。栢。桑。桐。柳。桂。枸。檜。櫧。檀。櫟。兜櫁。羅文。相思。金潤。白牙。大洞紫㮕。黃櫨。黃楊。梌。櫸。

畜之屬。牛。馬。騾。驢。羊。犬。彘。雞。鵝。鴨。

禽之屬。鷺。雉。烏。鵲。雀。鳩。鴿。鸐。鷓。鶻（天色。白色。）鸂鶒。杜鵑。啄木。山鵲。鷺鷥。山胡。山和尚。畫眉。提壺。鴝鵒。十二紅。布穀。伯勞。白鷴。吐綬雞。鸛。百舌。鵁鶄。

獸之屬。虎豹熊。象鹿麞。麂麖豺。猴兔獺。野豬。毫豬。竹𪕮。

穿山甲。山羊。

魚之屬。鯽。鯉。鱸。鱔。鯜。鮎。鯇。鰻。鰌。鰔。鰜。鰱。龜。鱉。鯿。抱石

元一統志銀。九域志云。有場在長汀縣之上寶又有歸禾扶口二銀務寧化有龍門新舊二銀場。長永大庇二銀場。鐵務在長汀之莒溪。蠟場。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

永樂大典

卷七八九一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爌
書寫儒士臣盛以仁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敬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一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山川

臨汀志汀界閩粤西南徼崇崗複嶺深谿窈谷山聯脉於章貢水超赴於潮陽千山騰陵餘五百里然後融結爲卧龍山四水淵匯縈數百折然後環繞而流丁於是山之斗絶者寛舒而端重水之湍激者清泚而深洑舊游名宦例以山水郡稱賞昔元豐郡守陳公軒詩云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城花繼臘梅長不歇鳥啼春谷半無名又云山遭庾嶺爲南徼水與潮陽作上流郡倅郭公祥正詩云城池影浸水邊水鼓角聲傳山外山誦者可以想見山川勝槩云　郡城内卧龍山山脉分支於頼之寧都東北爲虎頭山歷石城界走五百里爲大琴坪爲茅坪又爲上下三田過瑞金界委蛇至石含源過脉（白鶴仙云汀州地脉長養常二龍過水石合書是也）由長龍溫地犖峯獅巖直渡横溪屹然平田中一山盤踞不與群阜屬如龍卧狀實州治主山也登山椒洞見井邑他山皆拱揖俯伏其下舊經云亦名槃境山（郡縣志在州治之後實爲主山州之四山環衛拱揖皆朝此山也　元一統志爲本郡主山山脉分支于頼之寧都白鶴仙遶郡治於此郡居子位山象蜿蜒有龍之象城內東山爲龍首横岡爲龍脊西峯羅漢院爲龍尾州治盤礴實占龍腹偃卧如龍狀故名卧龍山）東山在城内正東乃卧龍山之首古松偃蹇鸛鶴来巢上有鄞江臺旁有五顯廟乃古跡　横岡肩在汀州城内東北乃卧龍山之左支横於中路故名　金乳泉在汀州宅堂東卧龍書院之右即三瑞堂舊基大中祥符間郡守趙公遂良就州後翔庵延定光佛往来憇息趙指庵前枯池曰勞師出水師即以石書偈四句投池中（山礦生金乳地宜闢閘門石礦水直出供蔡天心事）来信宿閒清泉衍出郡人采偈中語名曰金乳池心甃爲一井紹興間郡守張公憲武字演翁補小亭覆之仍爲之銘曰六祖卓錫曹谿發源定光就偈卧龍涌泉見扁曰演翁泉　魁星井在儀門外西南州院前　巨星井在州廳西甲仗庫内　禄星井在州後園西北東山堂前　文曲井在州廳東南僉廳前　廉星井在州東南判廳前左　武曲井在州東南省倉後　開星井在州東北塔院前（舊傳白鶴僊遷郡之初謂形如斗今於城内按斗象掘地爲七井以七星名之）　鄞長史井在福壽樓南街

城下。郡人鄧正已開鑿掘至丈餘遇盤石。開其下有泉聲。鄧令匠者鑿之。工畢。以鐵杵撞石。石穿泉迸。四時不竭。輿地紀勝二老峯在城東五里。間雙石峭立如人形。故名。　飛來石。在汀州城內雲驤閣西畔。乃一夕雷雨而至。　鄞江。九域志又宋朝郡縣志云。即東溪水。元一統志三溪水。祝穆方輿勝覽云。東溪水自鄞坑來。西溪水自湘洪來。合。陳軒詩云。一川遶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山。郡縣志臨汀大溪四。曰東溪。曰西溪。曰南枝溪。曰横溪。至高灘角合而爲一。至於麻潭。山勢詰曲。水流九折。號爲九曲。入潮州界。（寰宇記載白石溪水。鄞江志無之。）

長汀縣臨汀志南山。在長汀縣南三里。山脉自石含分支。由湘洪峽過鶴籠嶂。歷高坑。起鷓鴣石。又里許秀峙爲南山。實州治朝山也。（白鶴仙云。一龍湘洪峽裏過。卻在南山飲水漿是也。）文殊院同慶寺左翼軍駐劄寨在其下。元豐間。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渡溪緣石磴。問寺轉松崗。又有興郡倅郭公祥正游南山倡和長篇。（見鄞江集。）豫章洪芻有詩云。煙花淡蕩連三里。雲樹低迷遍一州。爾獻卧龍春色老。氣横野馬日光浮。（元一統志。屹然如屏。其下坦夷。王象之紀勝云。青葱可愛。山下有文殊同慶二寺。陳軒詩云。紆然鬟玉洞。屹立分璧戶。天生寶作景。常恐塵土汚。）拜相山。在長汀縣東南二里。俯挹卧龍山。如人拜狀。故名。（白鶴仙云。譚子尚頭拜相山是也。）圓珠山。在長汀縣正南三里。（白鶴仙云。二龍爭珠是也。）紹興間。郡守張公憲武有詩云。萬疊崇崗揖卧龍。一峯圓頂翠連空。今爲六祖道場。紹定間郡守李公華書扁倚松二字。（元一統志。圖志一云龍珠山。形如圓珠故名。卜者謂爲龍山居郡未位。即府治對山也。）　玉女山。在長汀縣南十五里。四時花卉不絕。月明籟寂。隱有音樂聲。舊傳王氏女修真之所。下有通僊橋。（郡縣志。高抑青雲。）　靈蛇山。在長汀縣南百八十里。山舊多蛇。下有佛廬。及蛇山廟。九域志載爲勝跡。（寰宇記。在州南三百八十里。）　馬鞍山。在城之巽方五里。　展旗山。在長汀縣西七里。　蓮花山。在長汀縣東十里。　筆山。在長汀縣東十五里。　鷄籠山。在長汀縣北五十里。舊經云。高十五里。九域志載爲古跡。本郡富國先生王中正成道之所。馬鞍而下。五山背以形得名。（輿地紀勝。郡倅郭公祥正詩云。神像之肩名鷄籠。千尋翠玉擎天空。秀色凌風入城郭。半銜曉日金濛濛。）　瀨溪障山。在長汀縣西三十里。　赤坑障山。在長汀縣南五十里。　翠峯山。在長汀縣東北四十里。壁立千仞。紺碧可愛。　七寶山。在長汀縣東南二百里。舊出七寶故名。下有上寶場。今廢。　西峯。在長汀縣西乃卧龍山之右支。上有西峯法林羅

漢三刹。　宣巖。在長汀縣南五里。崇觀間宣明隱居之地。洪芻有詩云。一綸涵碧儲溪釣。千穗垂黃谷口耕。又云。路側似逢君子德。歲寒空老大夫松。　石燕巖。在長汀縣南。昔有遇驟雨於其下者。見飛燕數十集石上。雨止視之。皆化爲石。故名。（輿地紀勝。石燕巖。在城南七里。）　通濟巖。在長汀縣東十里。大觀中僧惟秀奉伏虎香火於其間。祈禱響應。　獅子巖。在長汀縣東南九十里。宣德南雙石爲門。定光佛常振錫於此。云後百年有天火發。非吾久居之地。遂去之。自是僧徒不遑寧處。（輿地紀勝。獅子巖。在縣東南五十里。）霹靂巖。在長汀縣拜相山限。舊傳迅雷一聲。巖洞遂闢。中有丹竈猶存。今爲佑聖道院。（元一統志。霹靂巖。在汀州城外鄭沙埠。宋元祐初。白晝忽迅雷一聲。巖實劃開。中有丹竈。上有像若真神像然。後就巖間創立道堂。中華陽衣鶴氅之士多游於此。）　雲谷巖。在長汀縣駐劄寨中南山之趾。　朝斗巖。在長汀縣南山峰。緣石捫蘿而上。俯視城市。有佑聖廣祐福善王祠。祈禱必應。長汀宰陳顒伯有詩云。分明貯秋汀一角。三山林壽有詩云。麟壇夜朝斗在目。石室晝卧雲生胷。　佛嶺。在長汀縣東南五里。乃鄭長史趺視之處。　東莊嶺。在長汀縣東五里。下有民田千項。故名。　白葉嶺。在長汀　南十五里。上有白鶴庵。　棗木嶺。在長汀縣南二十里。　杓木嶺。在長汀縣東二十里。　大息嶺。在長汀縣東五十里。　歸嶺。在長汀縣東南五十里往連城路。　分水嶺。在長汀縣南五十里。　白頭嶺。在長汀縣西二十里。舊經云。常有白雲籠其巔故名。　新路嶺。在長汀縣西六十里。抵瑞金縣。乃汀贛分界之所。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修隘以備賊寇。名羅坑隘。（郡縣志。新路嶺。在縣西六十里。有隘壁立。砂磔崎嶇。行者病焉。俗指即隸江西。此乃天所以限閩中也。）　湘溪嶺。在長汀縣東南三十五里。　流源大嶺。在長汀縣東南四十里。　蕖荷嶺。在長汀縣南百餘里。地產蕖荷。故名。（見九域志。）　黍溪嶺。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　蒼玉洞。在長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傍兩石對峙如門。中間玲瓏。岌嶪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煙嶂。儀堂。鶴巢。抱雲。二老峯。獅子馬鞍之類。名勝爲章最多。姑舉其槩。運使蔣公之奇絕句云。蒼玉門徑闢白雲庭院深。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郡倅郭公祥正云。片片水崖裂。淙淙雪浪深。峯頭有白鷺。相伴洗塵心。郡守謝公洞云。溪瘦玉聲小。山横翠色深。郡守陳公軒云。截斷蒼山百尺崖。崢嶸相倚洞門開。天生抵隔紅塵路。不礙溪雲自往來。蘇篤云。向來曾醉呼猿洞。亂石穿雲擁主隅。誰料七閩煙瘴底。半巖風物似西湖。舊東莊潭。沿其東。後湮塞。今遠徙教場後矣。

（元一統志。蒼玉洞。鄞江志云。在縣東二里。在州城外正東一里。洞口兩石壁天然成門。其門有亭曰蒼玉。石竅高敞。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禪院曰東禪。名僧法家卓錫于此。門左有亭曰橫翠。皆為一郡遊觀之勝。縣將之奇峙滑橋建日。永游有詩云。在寧化縣北五十里。洞前重岡疊巘。森列左右。小澗橫紀。煙雲環繞。有聖水桃竹。野花異草。）僊隱洞在長汀縣雲驤閣下。石徑沿溪。巖崎深竅。外有兩石挾一小石。天然成門。內頗寬博。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樸闢闢以發天秘。剏溪堂及數小亭。其闢繼而郡守林公岳剏洞天書院及白鷗亭。今並廢。惟有白鷗亭記。膾炙人口。　烏石峯在長汀縣惠民橋之上流。　石壁在長汀縣南二十里下有庵。　白面石在長汀縣西五十里。　寅湖在長汀縣東二里。周四百步。以其居郡寅位。故名。中有小山。雖水溢不沒。湖光紺碧可鑑。春生不涸。郡人鍾伯濟有詩云。百丈平湖一點山。碧琉璃湯小蓬圜。長汀宰錢厚瀕湖創亭。寶祐間郡守周公留重創。　辛湖在長汀縣西一里。周七十步。居郡辛位。故名。　子地湖在長汀縣東十五里。居郡子位。故名。乃東禪寺常住。今墾為田。　青草湖在長汀縣東五十里衆牙林。深不盈尺。廣不盈丈。生草四時長青。故名。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地無一勺水。安得有湖名。世事果如此。風波平地生。

正溪。自寧化界李地發源。出石舍。歷謝地新橋湘洪峽。遶遷至東莊潭。分為二派。（此一派流有半橋。一派流濟川橋。）至高灘角復合。陰陽家謂之隨龍水是也。　東溪。自翠峯發源。會鄭坑水。流高洋橋。至張陂與正溪合。　北溪。自橫坑發源。曰橫溪。過攀桂橋而下與正溪合。　西溪。自大原發源。過杉嶺至南拔橋東流。（今鶴侶云。宇元地誠歸其戾是也。）尤一郡風水所關。治平五年築城。鑿濠。官砌石陂于南拔橋下。引一派東注迄崇善坊。興雲橋與正溪合一派。又東至于西田。過富文坊洲湖廟前與正溪合。　小湘溪。自長汀縣東南原發源。至湘洪廟前與正溪合　梓步溪在長汀縣東五十里大息嶺左發源。至南田與正溪合。　南溪在長汀縣南二十五里。其流不一。至側橋合。溪歸西南過普濟橋。至南口與正溪合。（寰宇記。灌水在長汀縣。去州東四十里。地名石瀨。內流出從城過。直至貴南潮州通小船。）龍潭在城東雲驤閣下東岸。建龍王廟。遇旱則築壇而雩。祥符間數為民害。郡守趙公遂良請定光佛書偈正之。偈云（人風此地勢。池水轉勢頻。沙石丘木推。水心立巨州。）其患遂止。　東莊潭舊在東莊嶺下。今水徙流于郡教場後。　白步潭在長汀縣東十里。　麻潭在長汀縣南十里。郡之衆流皆會于此。山勢蟠互。過此折為九曲。　曲潭在長汀縣南三十五里。　大潭在長汀縣南六十五里。　無梁灘在長汀縣東二十里。　法林聚漿泉在長汀縣西法林院。舊傳有老僧講法華經。一夕寶燭皆明。出見龍蟠石上。僧以聚漿覆之。發作聚漿入石丈餘。石裂為泓。如聚漿狀。甘泉坌溢。自郡守陳公軒。郡倅郭公祥正。烹茗泉上。倡和長篇凡八。郭命名新泉。泉價頓高。陳詩云。進石無聲下無穴。挹之不盈酌不竭。銀瓶送響落清覺。鏡奩破碎水壺洌。又云。奇哉江南郭夫子。一顧能令泉價美。郭云。惜哉無名人不聞。惟有寒泉弄清泚。後守倅多有題詠。不能盡紀。嘉泰間郡守趙公秀綱遊此。庵流觴以腥穢。泉流遂竭。後禱謝之。閱日乃復。厥清有碑記其異。　湯泉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曰何田市。周數十丈。能熟生物。紹興間縣丞江灝力請于郡。鑿石池之。鈎流渠之。又疏寒泉以破其烈。其向為兩浴室。使男女有別。旁結庵名無垢。環繞皆湯。惟佛殿後正中有井泉清冽。後因作露臺于上。泉遂堙塞。識者惜之。長汀尉李格為之記。　一在長汀縣南百里安仁保。由石竇中湧溢如拖紳。溉田甚衆。　玉泉在長汀縣東南七十里。清泚而甘。流為瀑布。有僧卓庵其下。前後植茶。其品甚高。與建溪相伯仲。號玉泉茶。　鄭江井在長汀縣東金花坊。深僅三尺許。溉田甚衆。拜之重於他水。春秋則外入水而不溢。夏冬則內水出而不竭。

人甚異之。　南亭井在長汀縣南富文坊。甃為八角。闊丈許。引手可掬。　鄭家陂在長汀縣東二里。　西田陂在長汀縣西一里。　南拔橋陂在長汀縣西二里。以石障隄。引水入官濠東流。　官陂在長汀縣東二里積水之所。　中陂在長汀縣東二十五里。橫截鄭坑水。下灌民田。廣袤數十里。　張家陂在長汀縣東十五里。　何田大陂障劉源溪水。又曰中陂。障黃坑澗水。抱山數曲。三水合流。出何田市心。疏為數十圳。分溉民田。皆底膏沃不減白渠之利。　放生池。因長汀縣東雲驤閣下龍潭為之。刻三大字于石。　磜角在長汀縣東五里。高巖懸湍。溉田甚廣。　磜頭在長汀縣南四十里。峭壁數十仞。瀑布之聲如雷。　上渡在長汀縣南三里。（俗稱橋。今鎮南橋。俗號上渡橋。）遊驪渡在長汀縣南五里。（俗稱橋。今南長。俗號下渡橋。）輿地紀勝。翠峯在長汀縣東南十五里。壁立千仞。煙雲出沒。殆不可既。唯天色晴霽。卓午方見其頂。　抱雲石在長汀縣蒼玉洞中。郡邑志。雙峯在長汀縣東南二百里。峯巒雙聳。插入雲衢。下出七寶。元一統志。鷲峯在長汀縣管內。蔣之奇詩云。山前十里入青蒼。猿鳥聲中建道場。日轉竹陰侵閣冷。水流花片過門香。

寧化縣。臨汀志。南山在寧化縣南。（郡縣志。南山在寧化縣南高百餘仞。）　翠華

山。在寧化縣北。　賓山。在寧化縣北四十里。　鳳凰山。在寧化縣北三十里。　瑞花巖。在寧化縣靈隱洞東北十里。傳有僧金。謂之下巖。　龍池巖在寧化縣南四十里。舊經云。昔有龍蟠于此。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蒼龍蜕骨去已久。山根一穴如天開。寄言俗客不可入。往往白晝生風雷。　西巖。在寧化縣東北五十里。由林田寺而南行五里許。渡小澗。登石梯。循羊腸而上。一門呀豁。石龍當戶。旁有小穴。外險中廣。若龍之勢。又有石筍屹立如晨門。石乳下垂。俯瞰筍末。有泉涓涓自乳而筍。無毫髮差。由門而入。空洞如砥。可坐千人。中有數石室。其一若僧龕。置觀音像。謂之寶陁石。其一如方丈。初入黯闇。坐久忽明。又其一曰乳穴。非爇炬不可入。中横石壽旁有泉一泓。其音琮琤。鄉人禱旱取水於是。出巖即雨。謂之聖水。又其一匍匐乃入一小穴。其間寬明。丹竈儼然。謂之丹室。其旁有龍井。嘗有人以繩墜石下。聞其深叵測。又其一如堂奧。冷氣逼人。不容久佇。　東巖。在寧化縣西巖之側。其竅窱空澗。梯飈磴躡之狀不減西巖。中亦有數石室。始入隱隱有像。諦視無有。謂之隱影洞。傍有碧蓮數朶。大如車輪。垂於高蓋之上。左有石龕。置經其中。謂之經龕。傍有石如玉壺。高可二丈。泉湧壺口。循壺而流。背成鍾乳。下有芝田五六區。上有鬱石。撞之如鐘。西有石柱高峙如青琅玕。其南有水自石中出。瀑渓迅急。復入於石。竟不知所之。又南最高處有石鶴。若奮翼而飛。旁亦有丹室二。巖前山固有新舊之名。自隆興改元。邑士伍倅始作是游。表而出之。　獅子嶺。在寧化縣南三十里。有石類獅子狀。　金船嶺。在寧化縣東三十里。長老相傳。嘗有金船夜光。鄉人求之弗得。故名。　羅漢嶺。在寧化縣南五十里。　苦竹嶺。在寧化縣北五十里。　神王嶺。在寧化縣北七十里。　南播嶺。在寧化縣北九十里。　黄連洞。在寧化縣東五里。地多黄連。故名。舊縣名取此。　靈隱洞。在寧化縣北五十里。舊號洞源巖。長老相傳。治平間。夜半有異僧祖慶結庵其中。後芟闢其地。重巒疊巘。小澗横絶。有煙雲縹緲之狀。群石詭異。若窟若龕。若設筵席。若列鍾磬。若虎鬪鳥励。且有野花珠草。香氣蓊勃。一石拔地而起。表有窪樽。若盆若盂。乳泉滴瀝。滿而不溢。鄉人禱旱輙應。病者飲之即瘥。　寶池石。在寧化縣北七十里寶池寺之側。傑出群山之上。（一名咸勝山。）　危石。在寧化縣北六十里。突然一峯。四壁斗絶。人跡不能到。紹興間。僧祖月愛其孤高。結庵其上。名曰翠峯。　獅子石。在寧化縣北登禁鄉田間。以象得名。　狂波石。在寧化縣東七里赤嵐潭中。長老相傳。舊有二龍蟠石上。水漲之時。洶湧湍怒。故名。　石龍。在寧化縣北五十里靈隱洞之中。

以象得名。　蛟湖。在寧化縣北六十里。深不可測。舊經云。昔有僧結庵其上。一日晝晦。見白龍卧波。鄉里遇旱。輙投朕鐵。則暴雨怒濤湧出其鐵。乃已。嘉泰間亢旱。郡守陳公勝差官祈禱。應期而雨。歲乃大熟。今置龍王廟于旁。　柘湖。去蛟湖不遠。未嘗損竭。溉田甚多。故名。　羊鴉湖。亦在柘湖之側。舊傳鴉噪于本羊蹄于地。忽成此湖。故名。　縣之溪。在寧化縣。發源有六。其正西抵贛州石城界。自嘶嶺九十里至縣與大溪合。其西南抵長汀縣界。自狳樓嶺百二十里至小吳與大溪合。又四十里至縣。其西北亦抵石城界。自長校百里至李田與大溪合。又二十里至縣。此三水。縣之上流也。其東北抵邵武之建寧南劍之將樂。遠者泝入泰寧而東。近者入縣與上流合。且以近者言之。其一東北自臺田嶺與建寧分水。百四十里至縣與大溪合。其一正北自苦竹嶺六十里至馬家渡與大溪合。又三十里至縣。其一正東自熱水窰頭百里至則潭與大溪合。又四十里至縣東溪渡上二里與上流三溪合爲一。然後東至清流縣。達于劍福以入于海。（郡縣志。郡界水發源有六。東支清流至南劍福州入海。漕運通焉。）　神頭潭。在寧化縣南五里。　龍門潭。在寧化縣南二里。　院子坑潭。在寧化縣西二里。　龍潭。在寧化縣東一里。舊有廟。今廢。　赤嵐潭。在寧化縣東北七里。　班竹潭。在寧化縣南七里。　萬斛泉。在寧化縣北五十里。石澗中全湧而出。流爲小澗。下溉田數千畝。　甘泉。在寧化縣鷲峯院佛殿前。　潔溪泉。在寧化縣南四里。清洌甘冽。一名滴龍泉。　周家井。在寧化縣東百步。雖旱不竭。　大陂。在寧化縣東百二十里。先是田畝燥瘠。旱即荒蕪。居民協力障溪以成。至今爲利。　吳陂。在寧化縣西四十里。有居民吳氏出力爲之。灌溉甚廣。人思其惠。故名。　放生池。在寧化縣南。　藍布池。在寧化縣北二十里。舊名水豐池。生藕最佳。　雷鳴磜。在寧化縣南五里。其聲如雷。龍潭磜。在寧化縣西北四十里。舊傳有鼉浮水面。溪即漲。鄉人異之。　東渡。在寧化縣東五里。　馬家渡。在寧化縣北二十里。　石馬渡。在寧化縣北二十五里。溪有石。其狀如馬。　程步岡渡。在寧化縣西北十五里。　留口渡。在寧化縣西三十里。　禾口渡。在寧化縣西三十五里。寰宇記。鐵石山。在寧化縣東一百五十里。

上杭縣。臨汀志。横琴山。在上杭縣南。　金山。在上杭縣北。有石峯並立。號雙髻山。康定間産黄金。故名。（郡縣志。金山下水清洪可愛。冒月如水者。輿地紀勝。金山在縣之西一十里。）　南寶山。在金山之陽。（郡縣志。南寶山下合七水入本州大溪。　輿地紀勝。南寶山在上杭縣北七里。接金

（山之陽北陵南賓里之如卑拙空） 袍山，在上杭縣西南，未縣之前，山林之木茂盛，有陰陽家謂郭坊之民曰：袍山蒼翠青紫，盈坊未幾遣遷于諸。 冷洋山，在上杭縣東三十五里，高出衆山，俯見縣治，結庵其上。 高唐山，在上杭縣南九十里。 羊尉山，在上杭縣西南百里外，高可百丈，盤桓百餘里，跨汀潮梅三州界，危峯峭石，千態萬狀，山巔常有群羊棲止亂石間，人跡不能到，故名（邛縣志羊尉山在縣西南二百餘里高百餘丈）。 銅鼓山，在上杭縣東南百里外，拔地特起，高數十仞，廣周數里，民居其下，有巖竇井泉，石壁有倒書十年二字，字徑尺，舊傳有銅鼓從空而墮至山腰，擊石，石裂泉迸，溢為巨井，闊丈餘，其深莫測，時有雙魚出遊，或施網罟，竟不可得，銅鼓聲聞，歲則大稔。 黎公巖，在上杭縣南二里。 黃楊岩，在上杭縣東銅鼓之下，地產黃楊木，故名。 僊女巖，在上杭縣東縈沙團炭山間，賀肖賦溪中，廣三丈，天竅透日，松篁翁鬱，舊傳有僊女居，故名。 寶興巖，在鍾寮場西北三里，近南寶山。 管公巖，在上杭縣鍾寮場西數里，去金山半塗間，深廣數丈，有石鼓，以石擊之則鳴，又有石觀音像，昔傳姓管人修行於此。 石鍾巖，在上杭縣南太平鄉中，有石乳侔一巨石，擊如鍾聲。 來安巖，在上杭縣北五十里來蘇團深山中，舊有定光嘗棲息於此，後徙南安。今有不齋戒而往者，必遇虎狼。 青峯巖，在上杭縣南一百五十里。 石冷洋嶺，在上杭縣東十五里。 三層嶺，在上杭縣南十五里。 大磜嶺，在上杭縣西十五里。 羅括嶺，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雙溪嶺，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石排嶺，在上杭縣西七十里。 香嶺，在上杭縣東百里縈沙團。舊有檀香木數本，故名。 緑嶺，在上杭縣南百八十里興化鄉，接漳州界。 蓮花石，在上杭縣南興化鄉，屹起大溪中，高廣尋丈，波浪湍急，舟過其下，差之毫釐則有覆溺之患，狀如蓮花，故名（輿地紀勝蓮花石狀如蓮花屹然起大溪中石罅間有山峰隱然如畫一鶩婦人遶之）。 石龍，在上杭縣北百二十里，橫亘大溪中，背有鱗文，遇旱，鄉人以沙石疊其背，必有大雨，水蕩去乃已。 香爐石，在上杭縣之南，地名九曲。 獅子石，在上杭縣東二十五里梅溪寨之西水口山巔，高數十丈，長亦稱是，形相具足，儼然石獅，數里皆見之。 馬跡石，在上杭縣南八十里勝運鄉小潮中，廣二尺餘，厚四之一，兩面皆有馬跡，居其陰者差小，每歲大水，巨石皆漂動，失其故处，惟此不移，人故異之。 銅鼓湖，在上杭縣南太平鄉銅鼓山下，夾山左右有二湖，皆廣袤數丈，其一或涸，其一雖亢旱不涸。 天井湖，在上流縣南勝運鄉，闊五十餘丈，舊傳謂莫測深淺，漁者辟易。二日水忽涸於十五里外湧出，後春盈秋涸，爲常。 鬼湖，在上杭縣北安豐上里，廣丈有奇，深不可測，傳無寸草，莫敢狎近，舊傳下通大溪，乃蛟龍窟穴。 大溪，發源自長汀，衆溪匯合入縣界，又與舊州語口水會，至縣治之南山下，西流五十步而南，經潭口，至潮入海。 金山下溪，其聲泠泠，清泚可愛，東流數里滲入地中，惟有沙石，號乾坑，數百步外忽湧出長流。 南寶溪，出南寶山下，行數里，微有礬水雜之，故絕無魚，與金山溪合，至鍾寮場與南橋小溯竹林坊水合而東流。 礬溪，赤水出鍾寮場之東，與南寶溪合。 新田溪，出鍾寮場之西，與南寶溪合，四溪會流至通賢鋪，過龍蛇山，會語口溪，南流至舊州，與大溪合。 佛嶺泉，在上杭縣東十五里，自石眼中流出，其清如鏡，往來掬飲，未嘗少減。 湯泉，在上杭縣興化、金豐、勝運三鄉皆有之，惟在勝運者最熱，沸如蟹眼，可熟生物，旁有冷泉以濟澣灌。 靈原井，在上杭縣西一里，大旱不枯，淫雨不溢。 碧泉井，在上杭縣南三十步。 曹濟井，在上杭縣西一百步。 吳公井，在上杭縣東二百步，慶元間有龍見于中。 甘泉井，在上杭縣鍾寮場舊治之南，故天王院後嶺下，闊三尺，深二尺，熙寧間郡使者經行，取諸水較之，惟此最重。 銅鼓井（事見銅鼓山）。 渠陂，在上杭縣西二里，有田數百畝，頃荒旱相仍，鄉民梁姓者募衆爲石陂，方廣數十丈，爲經久利，陂成，歸功於梁，故名。 高陂，在上杭縣南太平鄉，其長尋餘，其高倍蓰，浸灌甚廣。 金船塘，在勝運鄉，闊三丈餘，長十倍有奇，形如巨艥，澄深四時不涸。 故主池，在上杭縣西通驛橋下。 鄉天池，在上杭縣南隔溪，蓄水備旱，澄深不竭。 百丈磜，在上杭縣北金山之側，高可百丈，一線之溜發自石罅，其聲潨潨然，舊有黃金坑，險不容足，樵者或往焉。 水西渡，在上杭縣東五里。 水南渡，在上杭縣南一里。 語口渡，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丁口渡，在上杭縣南三十里。 班竹渡，在上杭縣西二十五里。 苦竹渡，在上杭縣東一十五里。 赤水渡，在上杭縣南七十里。 石鍾渡，在上杭縣東八十里。 黃坑渡，在上杭縣南七十里。 三渠度，在上杭縣南八十步（輿地紀勝）。 香嶺山，在上杭縣界，有香乳竇，居人採而焚之（九域志有香山嶺）。

武平縣臨汀志：梁野山，在武平縣東三十五里，俗傳高五十餘仞，分十二面，絕頂有白蓮池，昔鄉民採茗，誤至一巖，見垂龍鬚草幕其門，披蒙背而入，中有佛像經帙鐘磬幢蓋，儼然如新，欲再往，迷失故路。按梁野山記：昔跡有素書三百卷，瀑布奔八十丈，溪傍垂石如覆釜，蛟湖側又有石龕鐵塚，唐開元中，福僧持鐵鉢駐錫三峯側，毒蟒惡象爲之擾伏，大曆中，泉州

僧靈悟駐山間演法導俗自後飛巖遂蕪。　靈洞山在武平縣西十里。上有僊洞爲洞天之一。山有僊人上馬石蛟池石龜之類旁有靈洞院。洞元觀皆因山得名。（郡縣志。靈洞山上有靈石馬迹大洞三十六小洞二十八太城志圖經所載鄞江志無之。）　雙髻山在武平縣西十里。　十二峯在武平縣南安巖前。定光偈云一峯獅子吼十二子相隨是也。王華孫璋有詩云蒼峯十二碧巖隈豈是飛從海上來靈境莫將巫峽比但令雲雨下陽臺。　南安巖在武平縣八十里。形如獅子舊爲龍蘢窟宅俗呼爲龍穿洞。後定光佛卓錫于此。書偈云（龍歸頂起峯惟虎嘯巖前左右迴好與十方興化衆他時須降御書來。）中有二洞。南巖爲正窈窕虛曠石室天然。又有石門石窻石牀石鼓石虎龍龜猫之屬即佛之正寢東巖差隘而石龕尤縝密即佛宴坐之地。（詳見均慶院）　當峯嶺在武平縣北三十里。鑿石爲路其長五里。　黃公嶺在武平縣北一百五十里與長汀分境僃阻幾二十餘里。　象洞在武平縣南一百里接潮梅州界林木蓊翳舊傳象出其間故名。後漸刋木誅茅遂縈紆懷抱之地即爲一聚落如是者九十有九故俗號九十九洞。其地膏沃家善醞釀邑人之象洞洞酒（洪芻有老酒賦正謂此）但僻遠負固多不樂輸故置巡檢寨以鎮焉。　綠水湖在武平縣南安巖數十里間水色深綠可以彩畫舊傳定光佛創院巖中彩畫大綠皆取諸此。　化龍溪在武平縣前百步源出清平鄉水南流合歸順鄉小溪入梅州又名南安溪。　千秋溪在武平縣東發源梁山自東團經忠孝里入化龍溪。　禾豐溪在武平縣東北出當峯嶺下經漁溪九潭合運口水入化龍溪。　露溪在武平縣東北一百里一溪七灣俗號露溪七渡　壕坑溪源於贛州安遠縣界南北嶺西南流入梅州界。　漁溪在當峯嶺下　順明溪在大嶺下小溪西流出會昌縣界入大溪。　大順嶺小溪流至露溪保北流入長汀界七里河　九潭在武平縣東北衆水所聚。　龍漈潭在武平縣西六十里惟石嵌巖舊傳龍穴其間禱旱輒應。　聖公泉在武平縣北一百二十里黃公嶺上泉迸石中舊傳定光佛過此偶渴卓錫而出視其所有僅杯勺一日千兵過之飲亦不竭。　雙井泉在武平縣北三十里當峯嶺上泉兩泓自石眼出故名。　熱水泉在武平縣南三十里　龍泉井在武平縣樺果院佛殿後乃定光佛所鑿水色澄澈重於他水。舊志云後因欲行經界遣薄院中或有汚濁觸之一夕龍鬬于井飛騰而去自是色味俱變慶元間龍復見水泉洶湧少頃瑩徹嘗之累甘冽如故。靈洞山石井三舊傳爲真人煉丹井。　黃田陂在武平縣西七里。　放

生池在武平縣西門外。　雲礤在武平縣東二十里亦名白水礤水色如練元一統志　梁山在武平縣東三十里嵯峨險峻其形疊出聳雲霄間山上有僊巖有天蓮池有覆釜石。輿地紀勝蛟塘在武平縣其水無源其深無際昔有蛟常爲民患。洎南安祖師建院於巖中其毒遂殄。

清流縣臨汀志屏山在清流縣北隔溪之主山。　南極山在清流縣南四里縣之朝山。　東華山在清流縣東三里。　方山在清流縣溪西五里。　鐵石山在清流縣東百里舊產鐵故名（郡縣志在縣東七十里舊來產鐵因以名之。）　夢溪山在清流縣東南百二十里夢溪團。　豐山在清流縣東南一百二十里羅村團昔人以其豐大而頂如磨故呼爲豐山磨上常有雲霧蒙翳秋霽全體方露。嶄巖峭絕人跡不到惟採石耳龍鬚者間及。阿麓淳熙間邑有道人劉姓者一日與其徒五人奮勇欲登絕頂於是贏十日糧腰斤秉燧誅棘捫蘿以進可半日見芙蓉數千叢已而漸有迂還若人所經行之地凡六日乃至其巔坦平如砥可坐數十人上有田池碁局丹竈池有珍禽異藻平地有礎石散亂如故居廢址縱目遐眺髣髴見寧化將樂沙縣之遠真神僊宅劉寄挾毫楮而往每遇佳處輒賦一詩惜其不傳耳。　灝湧巖在清流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恠石茂林脩竹爲一方勝槩舊有精舍翔於未縣之前巖乃定光古佛命名鄧遠舉有詩云翠雲卧石千巖冷黃葉呼風萬里秋。　蔣公巖在清流縣北五里叢石嵯峨水險中寬紹興初有蔣道人居其所能辟穀後不知其所往。　獅子巖在清流縣北歸仁里。　七峯巖在清流縣東六十里環列七峯故名。　黃楊巖在清流縣南三百三十里與沙縣接境巖有三其一在淳化寺中有石龍鱗爪備具其二在半山有虛白洞上通天日中架鐘樓巖上爲第三巖有龍井下透兩巖深不可測左右前後多產黃楊木故名。　侍郎巖在清流縣去黃楊巖僅二三里（元一統志侍郎巖在縣乃熙豐間侍郎張爲今暨及左司諫陳瓘少時讀書之所人傳三君子肆業其間不置臥榻歡粥飲水終歲不到巖下）　滴水巖在清流縣明溪之側有石大如斗心中有滴水雖亢旱不竭故名。　鄭隔嶺在清流縣東一百十里下有九龍灘險運往來陸逾是嶺二十五里乃復登舟。　玉華西洞在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嵩溪介石燕靈龜二洞間嶙峋聳峙騰突撐拒如猛獸蹲伏中有石窻石龕石蓮又有觀音獅子象乾道間道人晏榮聖始開闢用爲佛廬紹興間提刑劉公嶠按行有詩云洞南石燕接靈龜獅子崢嶸氣與齊碧眼方瞳人不識三山正在玉華西。紹定間招捕使陳公韡平冦經過名刻于石郡

守林公岳長汀寧陳顯伯天台戴復古皆有題詠（汀州志。石燕洞在其西。靈龜洞在其東。輿地紀勝。玉華洞在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玉華西洞。）石燕洞在清流縣玉華洞之西。靈龜洞在清流縣玉華洞之東。 獅子洞在清流縣東北一百里小安鋪之側。怪石蹲踞。宛如怒蜺。中有數石室。一柱屹立。大如雕鐫。洞外草木悉龍真有塵外景像。 正溪源于寧化縣。過縣下爲溪。經九龍灘。趨沙縣而東。 夢溪在清流縣南一百二十里。 沙溪在清流縣歸仁里。通沙縣。 六龍灘在清流縣東一百一十里。亂石聳矛。橫亘盤互。舟楫不能通。（青流縣溪灘椒北擇數里。有十六灘。名五圍。有九龍夢溪。惟除六龍灘外。備有五灘。）湯泉在清流縣東南者三。曰池溪。曰丘源。曰嵩口。 東庵泉在清流縣庵山之麓。清冽勝於他泉。最宜烹茗。 放生池在登真觀前。（輿地紀勝）佛日洞與石燕洞相望。中有石觀音聖像。 九龍灘在清流縣。乃溪水最險處。綱船過者必遵陸空舟而行。

蓮城縣臨汀志白雲山在蓮城縣南一百二十里。（輿地紀勝。白雲山在連城縣西一百里。）金鷄山在蓮城縣南一十五里。 龍子崗在蓮城縣西十里。 天馬山。 三僊山。 獅子山。 金櫃山（已上四山皆在蓮城縣東七里。）羊架山在蓮城縣南五十里。 石門巖在蓮城縣東五里。兩石對峙成門。紹興間雲峯僧

衡巖結庵。名曰宿雲。紹熙間。令黃華翔總宜亭。令趙汝楳翔愁然閣。邑士李仲廸題如夢令小詞云。門外數峯圍繞。帖石路兒彎小。花老不禁風。姿地亂紅多少。人悄人悄。隔葉數聲啼鳥。多爲識者稱賞。（輿地紀勝。石門巖在蓮城縣東七里。雙石對峙。壁立萬仞。）鷲峯巖在蓮城東南七里。勢如騰雲。傍有瀑布泉。又有石倉。 靈峯巖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巨石巍峩。清溪環遶。中有洞穴。成於天然。 西寶巖在蓮城縣西十五里。淳熙間始剏佛廬其中。 滴水巖在蓮城縣東北七里。石竇有綠溜直透滴巖下。又有石井。深不盈尺。儲不溢。汲不竭。舊傳定光古佛嘗駐錫於此。 南峯巖在蓮城縣南百里。淳熙間結庵其中。 虎忙嶺在蓮城縣西南六十里。半山有庵。爲行人茇憩之所。山峻且長。謂虎過之亦倉皇也。故名。 東田石在蓮城縣東五里。峭壁巉巖。高插霄漢。盤礴數十里。溪流環繞其下。絕頂坦夷。石泉流溢。宋朝開國。侯彭孫居焉。外有石梯石巷。僅容一人。官置三寨其上。每遇寇發。必移民於此。真一夫當關。萬夫莫前之險。有定光道場。名曰白雲洞天。及彭侯廟及三君子堂。（堂本招捕使陳公韡郡守李公華郡倅王公杼）迎春石寨在蓮城縣東田石上。 清溪在蓮城縣南。發源長汀磜南新林院前。過北團。入清流界。 瑞泉在蓮城縣前東畔。 湯泉在蓮城縣南九十里。 三龍井在蓮城縣南二十里。有雲霧騰起。雨即至。舊傳有三龍居其間。故名。 南團陂三。 北團陂六。 蒲湖團陂三。 姑田團陂五。 河源下里陂七。 放生池在蓮城縣西一里。

亭館

臨汀志郡境山明水秀。川迴谷深。登臨亭榭雖不多。而景趣皆勝絕。覽者率徘徊不忍去。他郡未必有也。 雲驤閣在州濟川門東羅城上。據龍山瞰龍潭。恍若滕王閣焉。鄞江滌觀。元名清陰。郡守陳公軒詩云。元流雙澗碧。蘸壓亂山青。佛刹盤深嶺。漁蓑散晚汀。後改延清閣。又改集景樓。紹興間。提刑劉公嶠行部。登而喜之。改名雲驤。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改名雙清。慶元間。郡守陳公曄復今名。後郡守陳公暎以扁字乃墨客俗書。遂别書雲驤二大字并絕句鐫于石。嘉泰間。郡守陳公鑄詩云。雲頭落日半規明。林際炊煙一抹橫。紹定間。郡守李公華重修。推官李昴英爲記。然卑湫且弊。寶祐間。郡守朱公詵再新之。閣前後皆奇石嶙峋。門左一石高廣丈餘。不麗于土。旁有小石撐拄之。勢甚岌岌。長老相傳。昔亡是。一夕大雨雷飄至。名飛來石。 盟鷗閣在上杭縣東。 清溪閣在蓮城縣東攔桂橋畔。淳祐間。令羅應奇重新。 蒼玉亭在州城東東禪寺蒼玉洞羣石中。宣和

間提刑林公遹命名巖亭。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惜亭背石。移而面之。擴令名。慶元間。郡守陳公曄揭以亭。去石近。移退石拾五丈有奇。前浚方池。引鄞家陂水於其中。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剏。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元一統志。蒼玉亭在州城。注昔郡守陳坪詩云。閑甫橫清水。亭啣川奇峯。）翠微亭在蒼玉洞羣石之巔。乾道間。郡守謝公知幾剏。紹定間。郡守李公華重剏。近燎於野燒。有基在。 橫翠亭在東禪寺中門之左。崇寧間。郡守陳公粹剏。僧劃崇寧間洪芻二絕句于柱。云。風枝雨葉春無賴。石徑茅茨晝不開。綠竹筍高人未覺。紫荊花謝我重來。又云。海棠紅映梨花白。竹杖芒鞋遶屋欄。深處提壺安好語。無人沽酒引陶潛。又隆郡守陳公軒遊東山詩中句云。篆破萬青知野火。點殘橫練是沙鷗。微行曲折如羊坂。亂石崢嶸似虎丘。寶慶間。郡守林公岳詩云。山中有寺寺有閣。閣外之山橫翠來。知者甚衆。（輿地紀勝。橫翠亭。山光野色。橫在目前。）水月亭在頒條門外二里許。方湖先皆是平田。寶慶間。郡守林公岳築堂三楹。扁曰正雅。爲郡士麗澤講習之所。自爲記。紹定間。郡守李公華規而廣之。改今名。遶堂爲荷蕩柳堤。景趣雅勝。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堂之南隔水爲景星庵。 賓湖亭在州東北三里許。嘉定間。郡守汪公端中命長汀寧鍾厚剏。後肉

冠據髻。寶祐間郡守周公晉重葺。　悠然亭在寧化縣治南街之左。據城瞰溪。　福壽樓在州東福壽坊。舊以剏塔餘材爲之。歲久屋老。寶祐間郡守宋公訖捐俸慕緣重剏。輿地紀勝雅歌樓在州治。　謝公樓張九齡詩云。謝公樓上好醇酒。三百青蚨買一斗。紅泥乍擘綠蟻浮。玉盌纔傾黃蜜剖。　芙蓉臺在長汀縣治。元一統志南樓郡志郭祥正有詩。　北樓郭祥正有詩。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二　十九庚

汀（汀州府）

祠廟

臨汀志民思郡伯。勿翦甘棠。蓋見棠猶見其人也。至於肖像而祠之。如庚桑於畏壘。朱邑於桐鄉。尤表其民思之切。然必道義足以勵世俗。功德足以銘人心。祠之立。出於公而非出於私。庶不至如廣人立遺愛頌反貽諂諛之譏云。　禮云。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捍大患。則祀之。今郡所事多合於禮。未可謂閩俗機鬼云。

郡城內　二先生祠。在州學之右。嘉定間郡守趙公崇模剏奉徽國文公朱先生。郡人考功楊先生時。朱先生以道學倡于建。楊先生往師焉。爲朱門高弟。趙並爲立祠于學。教授李以稱爲之記。（寶祐間令李格付剏于上杭學之右。惟令何行剏于連城縣學之右。）　王朝奉祠。附于二先生祠。公名格。郡人。學舊有祠堂。後廢。寶祐間教授趙與沐重立。因附焉。（事跡詳見遺逸門。）　崇德祠。在州學明倫之左。奉郡守鄭國博強。陳判定曄。陳判院瞞。鄂大夫非熊。羅司直點。傳寺丞康。林大卿昂。王權府杆。李徽猷華。戴大夫挺。姚權院元特。皆有德於士民者也。　唐郡守鍾令公祠。在開元寺法堂右。名翔。南唐時人也。守是邦。捐田于寺。至今祠焉。六邑僧舍亦多崇奉者。　張知郡祠。在塔院。公名曰昌。紹興間守郡。政尚寬和。民不忍忘。呼爲張佛。于塔乃其合頴故祠　知郡鄭國博強祠。在南臺二王廟。　陳劉二録參祠。在南臺二王廟。陳名希造。乃通判吉老之子。歿於王事。劉名師君。棄官辦長汀安仁保寬獄。民深德之。並爲立祠于廟。（事跡詳見名宦門。）　見思堂。在興賢坊內貢院之左。奉李徽猷華。紹定間寇叛交訌。公平定之。民受更生之賜。爲剏祠堂。郡守周公晉毀之。以剏祠山廟。移其像于對畔光華亭。（事跡詳見名宦門。）　六君子祠。在長汀縣學。淳祐間宰陳公顯伯剏學堂舍。因剏焉。奉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横渠。張南軒。朱晦庵像。以郡人鄭蔡州立中。楊考功方配。　三公祠。在武平縣東嶽嘉應廟。奉陳録參希造。顏知縣東老。鍾縣尉伯楊。陳在紹興間。顏鍾在紹定間。皆以討叛寇歿於邑境。民追悼之。紹定間令趙汝譪並爲立祠。從民志也。　彭侯祠。在蓮城縣東田寨上。侯名孫。邑人。（事跡詳見武將門。）　三賢堂。在蓮城縣東田寨上。奉招使陳大參韡。郡守李徽猷華。權郡王大夫杆。皆以紹定平

冦切也。　招使陳大叅轄壽祠在寧化縣市心正對萬壽橋紹定間公平冦至邑民德之爲立祠寶祐間火燬今復剏。　陳尚書顯伯壽祠在縣學淳祐間公守長汀有惠愛於民廣學舍撥鹽息錢以養士士民德之爲立祠焉。　知郡胡吏部太初壽祠在州學明倫堂之右公寶祐間至郡仁民禮士開慶改元值小歉捐米數千斛入均濟倉以活飢民大興學校拓舊圖新規摹壯觀士民德之爲立壽祠教授趙與沐爲之記。　城隍廟在州西秋成門內遷郡初剏宋朝崇寧間賜額顯應紹興間郡守陳公直方重剏前殿郡守董公革剏後殿慶元間郡守陳公韡重修。　靈應顯廟在州東賢賢門內初無境王（即開元觀土地）靈祐將軍（即五通聖七郎神）靈順夫人（即五通聖七娘神）三神廟開水隆間封剏宋朝景德中合爲一廟紹聖間重修崇寧間賜廟額後各坊皆有廟食嘉定間封無境王爲忠惠侯靈祐將軍爲協祐侯寶祐間羽流廖真常募緣修殿及門廡。　順則王廟在州東通遠門內城坪之側其詳姓氏封爵剏始之由建炎間瘴癘大作郡倅許公端夫人夢金紫人來謁曰無如揚州紫蘇散問其官曰自稱城中發廟王明日如方施藥活者甚衆乃訪舊址剏廟許自爲之記自建炎歷嘉定餘百年王又顯靈郡守趙公崇模因助俸闢基更剏殿宇廊廡皆備。　廣州番禺主簿鄭文可爲之記。　普應廟乃福州南臺閩越王廟二將左協威廣惠靈應侯右翊忠嘉澤顯應侯之行祠也舊因福戍將館于通遠門城上望奉香火而祠焉治平中增築城壘闢門架樓軍校運材蕩於暴水遂禱二侯願祠以報頃之木出於潭乃立廟通遠門上嘗有郡兵月夜見五人登城揖語曰城上二金甲人擊予向我不可入幾月民大疫死十二三惟城中無恙自是郡人敬事甚虔紹興間江西冦姚達冦郡境郡守鄭公禱求助於神迎擊大破之有自賊逃歸者云初見兵華填野有二巨人衣青白袍逸賊以馳以故賊恐而敗未幾賊殘黨李寶破寧化侯復現靈卻賊於是築新廟於州東橫崗嶺上仍市民田收米於州學以備春秋奉祀之需通遠門城上廟寶祐間募緣重剏。　五通廟在子城內僉廳左。　東山五通廟乃本州古跡淳祐間郡守劉公垕捐俸更剏寶祐間郡守周公晉捐俸助工役仍書東山二大字。　東西宮廟在子城內佑聖堂左。　靈蛇廟在子城內佑聖堂右。

長汀縣　東嶽行宮在長汀縣東政和間剏淳祐間羽流林宗錫剏太一樓鍾樓東平王宮兩廊都門。　惠澤龍王廟在長汀縣東景德間元有雩壇紹興間郡守陳公升禱雨輒應剏今廟後淳祐辛亥大水他神像皆漂蕩惟王塑像巋然波濤中獨無恙。

人愈神之。　濠口五通廟在長汀縣東崇善坊紹興間剏嘉定間剏史下二將軍祠于廟左寶祐間剏五鳳樓正殿華光閣郡守周公晉書額。　東平王廟在長汀縣東惠民橋側。　護國興郡順義大王廟在長汀縣西州社稷壇右紹興間剏。　義勇武安王廟二（一在長汀縣東登俊坊。一在長汀縣南驛前）。　義勇武安王廟在何田市心前有庵爲寨官祝聖之地寶祐間市民撤庵廟而新之。　洲湖潤德大王廟在長汀縣南富文坊其詳封爵剏始之由長老相傳漢末人以忠義死節此地出爲靈響郡人爲立小廟忽一日山洪驟漲廟流而下止於南山之麓後枕石屏前瞰麻潭後坊民欲移歸故址舉莫能勝始悟神安靈于此。　助威鹽瑞二王廟在長汀縣南驛劉寨長老相傳漢末人以身禦敵死節城下時有顯應衆剏廟宇號石固一日廟前小澗漲溢忽有神像乘流而至自立於石固之左衆異之號石猛大王後以息火功封左王爲石猛助威右王爲石固鹽瑞宋朝元豐間剏今廟。　石湖武岳大王廟在長汀縣東蒼玉洞前紹興間重剏。　感應都衛三將廟在長縣縣東鄭河坊拜捐山之側。　湖洪廣濟王廟在長汀縣東二十里開通文間剏封澄化侯永隆間改封廣濟大王宋朝宣和間重剏。　桂山五顯廟在長汀縣南四十五里何田市寶祐間市民重剏。　靈蛇廟在長汀縣東南一百八十里（舊傳唐將軍洪元故居塑像乃其骨肉之遺有印曰大唐將軍之記昔湖年馬後經大帷即劍鳴去大九乃於平田中得之何田市無始庵亦有祠）。　望春宮在長汀縣東攀桂坊奉忠惠協祐二侯香火其詳剏始之由淳祐間衆募緣重剏。　三聖妃宮在長汀縣南富文坊及潮州祖廟靈惠助順顯衛英烈侯博極妃昭貺協助靈應慧祐妃昭惠協濟靈順惠助妃嘉熙間剏今州縣吏運鹽綱必禱焉。

寧化縣　城隍廟在寧化縣南一里。　勑封顯應通濟昭惠公廟在寧化縣東黃連崗額曰靈感其詳姓氏始於陳隋顯於李唐宋朝建炎間賜廟額紹興間封威濟侯寶慶初封顯應公繼又加封通濟寶祐間守林公王請于朝增封昭惠撰刻誥祠于碑仍跋之。　顯應廟在寧化縣西地名草倉長孫將軍祠也將軍諱山閩時號將護翳鎮王縣而没稱草倉將軍後出靈響自是闔縣敬信有求必獲宋朝天聖間永福進賢二坊人爭土牛訟于漕臺檄分爲二廟一曰通聖二曰崇興舊傳崇興祠前乃東京孔道南渡初丞相李公綱經過有詩云不愁苦履長南謫滿願靈旗助北征酧獻一盃揩淚眼煙雲何處是三京嘉定間賜廟額曰顯應紹定初產瑞芝

郡守林公呂有詩記其事。　惠應廟二。一在城隍廟右。淳熙間剏。一在北門驛亭左山麓間。紹熙間剏。乃邵武軍光澤縣大乾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行祠也。王之行狀詳見於武陽志。　毗沙門天王廟在清流縣東北。　普應廟在寧化縣南伍家山。寶慶初賜額。　東西宮廟在寧化縣務左。　武德王廟在寧化縣北翠華山下。　后土夫人廟在武德王廟右。　沙石廟在寧化縣東二百三十里。　明山廟在寧化縣東二百二十里。

上杭縣　城隍廟舊在上杭縣西（今移縣東）。　東嶽行宮在上杭縣東。　五顯廟在上杭縣東南。　黃先師廟舊在鍾寮場故治南石峽間。兩山如束。中通一徑僅半里許。舊傳未縣前有妖恠虎狼爲民害。覡者黃七翁父子三人往治之。因入石隱身。寨恠遂息。風雨時石中隱隱有金鼓聲。民敬畏之。立祠香爐下。且家繪其像以奉之。遷縣之初。更造行祠于今縣之西。（輿地紀勝。黃先師廟在寧化之南。舊有山精石妖爲害。有里人黃七公以符法治之。因隱身入石不出。石屋隱映有人影。望之儼若先師之像。）　靈顯廟在上杭縣西。乾道間剏。　嶽靈廟。　靈景廟（舊在鍾寮場故治。）

武平縣　城隍廟舊在武平縣北謝婆嶺上。紹熙間移剏縣北一百五步。　東嶽行宮在武平縣西洞元觀左。淳熙間剏。　招僊廟在武平縣東南政和間剏。（隆興間重修。寶慶間重剏。令黃襲甫書）額。　聖宮廟二。一在武平縣鼓樓門內東。紹興間以兵火廢。即其地剏主簿廳。因有顯異。復毀廳剏廟。淳熙間重修。慶元間又修。嘉定癸未間令黃襲甫重剏。一在武平縣南六十步。嘉定間邑人龍巖尉鍾自強剏。　靈顯廟在武平縣西。隆興間剏。　東嶽嘉應忠靖威顯王廟在武平縣南門左。紹定間燬於寇。嘉定間令趙汝誦闢基重剏。　感應祠在尉廨之西。　巾山平埔王廟舊在武平縣西南溪畔。　梁山鎮獲廟在武平縣東二里何屺嶺側。　東山五顯王廟在武平縣東。淳祐間縣民鼎剏。

清流縣　城隍廟舊在清流縣南。燬於潭慧聯寇。端平間令趙楫夫重剏於縣門東。寶祐間令陳子春闢而新之。　漁倉廟在清流縣東。據廟記謂爲唐末史君樊侯。令因捍禦叛寇。曾常侍有功于民。後時出靈響。鄉人祠之。淳熙間邑人重建殿堂。而輙慶元間邑士伍進始克成之。廟臨溪。紹興間賴寇衝突入郭而肆易十五里。賊黨具言初至時聞金鼓震厲。頃之見人馬幟刃羅列廟後山上。於是駭愕而退。景德間郡人朝奉郎行秘書著作佐郎吳簡言爲之記。　安濟廟在清流縣南夢溪洞口。即九龍陽數潛靈王廟也。自唐有之。莫詳剏始封爵之由。廟前有灘險甚。往來之舟非禱於祠下不敢行。宋朝賜今額。嘉祐中樞密直學士蔡公襄知泉州。有布衣

上謁。自稱寧化九龍進士。公與坐。莫測其爲神。及送之庭除。忽不見。始異之。取判而觀。於中得詩五十六字。尋加訪問。明年遂詩于廟。尸祝不虔。尤其真蹟。大觀間縣尉張龜齡書序其事。令林木森陰。觀者必歎。詩云。逶迤青青（疊疊峯。峯前真宰讀書翁。半巖冷落高宗雨。一洞淒涼吉甫風。溪隱豹眠寒霧露。井澗鳳宿舊梧桐。九龍山下英雄氣。盡屬君王宇宙中。閩通文二年四月封明威校尉。永隆二年正月封興瑞將軍。九月封陽數潛靈王。）　感應惠利夫人廟。即舊七娘廟。在清流縣東北一百二十里明溪。故基在焉。紹興間巡檢李寔移剏寨側。傳者以昔有過客投宿驛中。聞吟咏聲。因使反之。且許爲傳播。果琅然再誦。客遂書其詩示壁間而去。（妾身本是良家女。少習女工及書史。年十八。父母常嗟吁。遂選良人戎軍吏。五季亂兮多難。逅良人被命爲征討。日隨夫到迷間。忽染山嵐命喪夫。單今寄芳行緊急。今脫鉠兮難收拾。斷腸覊骨斷明溪。長夜孫龜之寂寂。旅指埋今二百年。四時絕祀長淒然。未能超脫紅塵路。安心憤恨在此埋。）自是鄉人歎而祀之。端平間調寨兵戍建康。忽一日夢近人開廟中若有鉦鼓聲。後戍兵有書回。恰是日與虜會戰。始知其助威焉。　惠應廟在清流縣西橋之側。乃邵武大乾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行祠。初寓登真觀。紹熙間剏今祠。紹定寇燹。端平間重剏。　九龍王行祠有二。其一在清流縣東渡。其一在清流縣北渡。邑人剏以鎮去其渡云。　靈顯行祠在清流縣西進賢坊。初置孤老院。主事者設靈顯廟三神像於中院。　白馬將軍行祠在清流縣南拱辰坊。乃靈顯廟中一神也。淳熙間剏爲綱運之護。　東西二聖行祠在清流縣街鼓樓之西。火廢。紹興初胎夢邑士丘文若從而新之。　李田廟在清流縣溪北。初爲里社。散地以祭。不屋而壇。紹興間里人歐陽一夕夢神有數椽之屬。故爲此廟。

蓮城縣　城隍廟在蓮城縣西。紹興間剏。淳熙間令宗嗣重剏。　東嶽行宮在蓮城縣東。紹興間令王彤剏。今廢。　勅賜東平忠靖王行祠在蓮城縣南。嘉定間剏。　靈顯廟在蓮城縣南。紹興間剏。　龍王廟在龍子崗後。移蓮城縣東。令劉晉重剏。　仰山二聖祠在擢桂橋上。紹熙間令黃華剏。　福善王行祠在蓮城縣東。嘉泰間令劉晉剏。　東五顯行祠。嘉定間令沈素孫剏。　西五顯行祠。嘉定間剏。　祠山行祠在東塔院之右。　感應李將軍廟在蓮城縣西。紹熙間彝攸暴作。神功顯著。今無取義爲之立廟。

寺觀

臨汀志。僧廬十百。道宮纔一二。寰內所同也。邦人信佛篤。於是自創庵先

不可彈託。彼堅生究性命，固未易多見。勸誘悉俗，使之畏業報而息冤懟，猶之可也。若乃佝于禁刹，習爲非僻，寘非佛之罪人乎。

郡城內　天慶觀在州東興賢門內。唐開元間，詔天下州郡取一寺一觀以紀年爲號，置於汀郡，所名開元觀。宋朝至道間，改至道宮。大中祥符元年，天書降，詔天下置天慶觀，改今名。四年，剏聖祖殿。（與化紀勝。自開元二十八年置名開元觀，有刺姑利生緣。）　開元禪寺在州東。唐開元間，詔置于汀郡之所。後遷今郡治。初有律院二十四，環布其間。宋朝治平間，合爲十方。崇寧間改崇寧萬壽寺。五年，準勅賜經五百函。（今在光孝寺。）政和間更名天寧萬壽，尋改神霄玉清萬壽宮。佛像賜經盡移實天王院。建炎元年，復今額。唐鐘，刺史捨田入寺，計產錢二十千八百七十一文。正寺坐今祀鐘令公祠。郡守陳公軒有詩云：漢雲影亂杉松暝，擱鐸聲流殿閣寒。又云：清風抹馬自吟嘆，白日輪蹄誰往還。（元一統志：開元寺在州城昔富國王九主提時所建。）　報恩光孝禪寺在州東興賢門內，舊名感應天王院。梁正明間置。宋朝政和間，以開元賜經佛像寘於此，改爲崇寧萬壽寺。建炎間改爲天寧額。紹興間崇奉徽宗皇帝。象號報恩廣孝。十一年改今名。　定光院在州治後正北。大中祥符間，師與郡守趙公遂良厚善。

結庵爲師往來棲息之所。後師示寂于均慶院。元祐間，郡守曾公孝總重脩，塑像于中。淳熙間，郡守呂公翼之迎奉均慶院定光真身、廣福院伏虎真身于州治後庵，以便祈禱。嘉泰間，郡守陳公暎請雨賜之，應如響。先佛與守分治汀民也，湫隘不足仰稱。遂加廣闢。紹定寇叛，交訌，岌然孤城，賴保守者，人力不至於此。士民條顯應狀，丐郡奏請于朝，加二佛師號，仍賜定光院爲額。嘉熙間，郡守戴公挺助倅率衆爲剏，從民志也。未幾，均慶院燼於劫火。郡迎御書及衣鉢等入州，剏閣于院後安奉之。近南劍人士金飾十八尊者像，附置閣上。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前剏拜亭。每歲正月六日乃定光生化之晨，四方敬信輻輳，名香寶炬幡蓋裝嚴，難以數計，雖隘巷亦成閙市。可見人心之皈嚮云。　護國塔院在州東。建隆間剏木塔三級。建炎間燼於火。紹興居士賴汝霖偕男尚志同募剏磚塔，方一丈四級。郡守張公昌到任，助倅一十萬，增成七級。越九年而後合頂，高十丈。爲一州偉觀。郡人稱爲張佛子，塑其像於第四層。　龍興尼寺在州西秋成門內。唐大中間置。初有彌陀、彌勒、觀音、地藏等院錯置處其間。宋朝紹興間燼於火，惟佛殿獨存。　武當道場在州東興賢門內。紹定間新剏。嘉熙間忽白晝迅雷響澈，有甘泉湧出三清殿右，扁曰雷泉。　祐聖堂在州治鎮山堂後。　天王堂在子城西北隅。唐天寶初，令州郡於城北隅置毗沙門天王像，又置之佛刹。（今報恩寺。）後移在州後山。有天王院及五營駐劄寨並有祠。

長汀縣　金華觀在長汀縣東五里。梁正明間，因賴氏得金於山而剏。（元一統志：在州城東三里，即唐開元間賴氏見白牛掘土得金處。賴氏捐金剏此觀，羽士居之。剏金東院，納子居之。又剏金沙、綸三者，皆以金名。本緒北。）　儀隱觀在長汀縣東登俊坊龍王廟之左。淳熙間，郡守祝公棣移嘗下廢額廓之。皇叔祖師揆書觀。左有放生亭。嘉定間，郡守傅公康剏。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立御書碑。觀右有魚樂亭，淳祐辛亥大水蕩之。　崇真堂在城西清泉坊。淳祐間本坊趙氏捨故宅爲堂基，鄉人募緣鼎剏。　東禪院在長汀縣東三里。梁正明二年剏。宋朝祖鏡大師從寂書額，舊大溪由院前過，有蒼玉洞，中號東山十景，爲鄞江勝觀。嘉祐間，史君林公東喬有詩云：心愛民田達，草行石徑中。長汀宰李存賢和云：野雲閑帶雨，林木靜無風。村落一溪外，民田四望中。劉公鄉和云：灘聲來席上，亭影落溪中。石英民詩云：雲煎野色過松徑，水帶秋聲入稻田。施于安云：蟬噪翠陰聲斷續，鳥藏紅葉響啁啾。又云：隴雲飄軟玉，江月洗寒金。洪易云：花辭村樹猶啼

雨，竹喜佳賓亦嘆風，皆警句也。後題詠者衆。　金泉院在長汀縣東七里。因賴氏得金於山，與金華觀先後剏。宋朝建隆重剏。　南山同慶禪院在長汀縣南三里。周顯德間剏。僧惠臻開山，從客智孜、自鑑三禪師皆出此山。宋朝紹興初，駐劄戍兵其間。乾道間燼於火，遂置南寨。院基尚存。今院乃舊院支刹，亦名同慶，存古也。　文殊院與同慶寺相近。乾德初剏。熙寧中，皇叔世亨以觀察使遙領刺史，鼎新奏剏。紹興初駐戍兵其間。紹興元年，僧悟本重剏，又剏定光閣于後山椒。　感應天王院舊在州東興賢門內（今光孝寺），置郡初，因天寶間有旨立毗沙天王像，遂剏院以名。宋朝政和間，以開元寺爲神霄宮，移經像置於此，尋改崇寧萬壽寺。後僧法周卜城北二里州後山，後更剏以舊額名之，今俗名天王殿背。　法林院在長汀縣西二里。閩永和間刺史王權業置，名三教薦福院。宋朝大觀間改爲十方院，政和間改今名。郡守陳公軒有詩云：雲邊借榻閑僧閣，松下聽泉洗俗心。郡倅郭公祥正云：薄日疎雲催晚景，殘花美酒送閑心。院西有泉名聚衆泉，東廡有仰山二聖祠。　羅漢院在長汀縣西一里。閩通文間剏。初，刺史王權業塑十八尊者五百羅漢像於郡廳，神光屢現，因剏院以妥之。永隆間燼於兵火，獨殿像儼然，神光愈現。刺史許公文縝興之，即加崇

葺。至僞唐保大間刺史包公洪捐俸募緣增剏，宋朝紹熙間僧清傑鼎剏佛殿，藻飾貌像。郡倅郭公祥正有詩云，蒼松夾徑二十丈，碧殿藏雲五百尊。金鍾散響撼星斗，衆燈續焰移朝昏。　釋迦院在長汀縣西二里，僞唐天成間剏。舊傳梓人周晉敬術營造，有金斗在佛殿角，至宋朝宣和間殿壞重修，果得一鐵斗，有白蛇盤斗上，衆方驚異，蛇去斗飛，今對山號金斗坑。　西峯院在長汀縣西一里。僞閩永隆間剏，宋朝紹興間僧文重剏，淳熙間僧德圓剏輪藏。郡守陳公軒有絶句云，捫蘿百尺上孤峯，紅蘚斑斑杖屨蹤。惟有潮聲上絶頂，晩風吹動半巖松。郡倅郭公祥正和云，寺占西山第一峯，與君高步躡雲蹤。西風吹盡霜林葉，放出亭亭千丈松。　西方院在西峯院之右，今廢。郡守陳公軒舊有詩云，漲水盡頭飛鳥驚，行雲缺處見亭臺。人云塵埃不到溪山好，風雨初晴燕雀來。郡倅郭公祥正絶句云，欲出西方更少留，雲泉都占一巖幽。勸僧洗淨闌前竹，要看南山十里秋。又有南樓望西方院詩云，紫色淺深添草樹，輕綃高下覆樓臺。溪聲遠與鍾聲雜，山影分從電影開。　南安巖院在長汀縣東南三里。因郡去南安巖三百里，元祐間僧道榮剏，爲郡人祈禳之所。紹興間郡守詹公尚方有營葺意，忽鄉氓葉姓者到縣具言前夕夢一僧携筇扣門曰，郡侯南安巖院汝能施木，今汝有子寤而語之妻，夢協，遂捨木營葺，二十八年僧惟應剏藏殿，淳熙間僧清心又廣闢之。　伏虎廨院在長汀縣東五里。淳祐間僧善從重剏。　伏虎庵在長汀縣東五里東禪院右，（與地紀勝，伏虎庵在城東五里，青松對植，蒼翠交陰，雖僻在一隅，益一郡遊賞之所。）　興龍庵在長汀縣東北興賢門外，舊名卧龍，後改今名。　朱紫庵在長汀縣西北頒條門外。　金砂庵在長汀縣東永康坊。　有年庵在長汀縣東永康坊有年橋側。　定光堂在長汀縣西頒條門外，嘉定間剏，郡守趙公崇模書額，尼居之。　景星庵在長汀縣南方湖之側，端平間剏，奉郡守李公華祠。　麻潭嶺庵在長汀縣南五里圓珠山側，端平間剏，今爲南華六祖道場。　白鶴庵在長汀縣東南十五里白鶴嶺頭。　廣福院在長汀縣東六十里，乃伏虎大師道場，師得業開元寺，早遊諸方，悟旨而返，憩于平原山麓，遂躡其嶺，以開元錢七爲駐錫兆，繼有樵者悚其一以歸，詣朝復故所，耆老惟傳，材從輻輳，忽成刹，名普護庵。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真身于庵。熙寧三年郡以狀聞，賜庵爲壽聖院，元豐間鼎剏，乾道間改今名。　翠峯院在長汀縣東北三十里，後唐天成間剏。　華嚴院在長汀縣南九十五里，梁正明間剏。　永樂院在長汀縣南六十里，梁正明間剏。　禪宮院在長汀縣南九十里，乾德間剏。　福壽院在長汀縣南一百二十里，梁正明間剏。　龍安院在長汀縣南百三十里，唐大順間剏。　招福院在長汀縣南七十里，僞閩通文間剏。　神王院在長汀縣南五十里，僞閩通文間剏。　金鷄院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建隆間剏。　連章院在長汀縣東一百五十里，乾德間剏。　豐樂院在長汀縣南一百七十里，後唐長興間剏。　梁安院在長汀縣南九十五里，唐光化間剏。　保安院在長汀縣西五十里，南唐保大間剏。　臨池院在長汀縣南百里，梁正明間剏。　長樂院在長汀縣南百二十里，梁正明間剏。　隆壽院在長汀縣南二十里，後唐天成間剏。　保壽院在長汀縣南百五十里，乾德間剏。　黄僊人庵在長汀縣東六十五里，舊傳崇寧間土人黄公得道於此，故卓庵祠之。　紫坑庵在長汀縣東二十五里伏虎菩薩道場，今名白雲庵。

寧化縣

凝真觀在寧化縣南，舊名上林，後唐天成中置，宋朝大中祥符初重剏，恭奉聖祖御容，天禧間賜今額。　僊隱觀在寧化縣北九十里，政和間剏，今廢。　光嚴禪寺在寧化縣北。　崇福尼寺在寧化縣東二里，唐龍符間剏。　薦福院在寧化縣南二里，梁開平間縣宰鍾彥儔重修。　龍山院在寧化縣南二里，梁開平剏，舊爲地藏院，宋朝建隆間改今額。建炎間重剏。　寶塔院在寧化縣南，宣和間剏，紹興間重剏，寶祐間燼於火，石基尚存。　鷲峯院在寧化縣南二十五里，僞閩永隆間剏，運使蔣公之奇有詩云，日轉竹陰侵閣冷，水流花片過門香。誠推官子常云，望窮山下疑無路，行入臺中別有天。花落春巖朝帶雨，月涵秋谷夜聞泉。　西隱院在寧化縣北三十里，熙寧間剏。　寶應院在寧化縣西五十里。　寶勝院在寧化縣西南六十里，僞閩剏，宋朝天聖初賜今額。　南福林院在寧化縣南二十五里，熙寧間賜今額。　寶池禪院在寧化縣北六十里，唐會昌間剏，宋朝慶曆間重剏。　靈峯禪院在寧化縣北百二十里，唐正觀初剏，宋朝康定間改今額。　東峯院在寧化縣南五十里，熙寧間剏。　中興禪院在寧化縣北一百五十里，唐會昌間剏。　華嚴院在寧化縣南六十里，崇寧間剏。　報恩院在寧化縣南八十里。　福林院在寧化縣東北一百六十里。　臨田院在寧化縣東六十里。　安福院在寧化縣東九十里。　龍池巖院在寧化縣南五十里。　普現庵在寧化縣東二里。　積翠庵在寧化縣南龍山院左。　神嶺庵在寧化縣南門外。　東庵在東渡。　大隱庵在水南。　西山庵在西門外。

上杭縣

麟符觀在上杭縣南，建炎間叙廖撥剏，端平間寇燬，今趙時鉞

徙祠於縣東。　義合寺。在上杭縣南六十里來蘇里。唐元化間祠。大觀中僧永崇重祠。　靈瑞院。在上杭縣西二里。慶曆間祠。忽一日大水漂木數百根積院基上。人以爲異。故名。　天王院。元在鍾寮場故治之南。偽唐保大間祠。宋朝康定間僧戒餘重祠。隨縣遷。今在上杭縣西七十步。與地紀（勝。天王院。在上杭縣四圍寺山。石刻五百一十八尊羅漢之像。）塔院。元在鍾寮場故治之東。熙寧間巡檢（失其名）以軍民癉癘。請郡相塔爲禬禳之所。宣和間以兵火廢。紹熙初僧與立重祠。乾道間隨縣遷。今在上杭縣東。　水陸院。在上杭縣東六十里鍾寮場。乾德間祠。康定間重祠。　盤瑞院。在上杭縣南五十里。偽閩永隆間祠。舊傳開山之初獲一大龜。有九龜在其下。故名。　報恩院。在上杭縣東北七十里。　上寶林院。在上杭縣北七十里平原里。唐乾符間祠。宋朝大觀間僧清諒重祠。仍祠輪藏。　下寶林院。在上杭縣北三十里安豐下。熙寧間祠。宣和間僧道明重祠。　禪林院。在上杭縣南八十里來蘇團。紹興間僧妙傳重祠。　資福院。在上杭縣西九十里。　西峯院。在上杭縣北九十里安豐上。崇寧間祠。宣和間僧立元重祠。　崇福庵。在上杭縣南。　禪林庵。在上杭縣北平元團。　臨江庵。在梅溪寨之左。

武平縣　洞元觀。舊在武平縣西靈洞山下。政和間運司奏。本縣靈洞山圖經載係小洞天。已建道場觀。乞賜額。準勑賜今名。仍歲給度牒。尋復已之。紹興初燬於火。遷剏縣西。即今所。　南安巖均慶禪院。在武平縣南八十五里。乃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道場也。先是一巖嵌空。險僻。神怪所宅。虎蟒所會。絕無人跡。宋朝乾德二年。師至巖趺坐其間。寺近望見祥煙騰覆。異而往觀。咸起敬信。相與披榛畚土。築室巖中。遂爲一方精舍。師慈憫衆生。無求不應。祥符四年。郡守趙公遂良狀其靈異聞于朝。賜額均祥禪院。轉運王公贄行部過巖。以雪請。果大雪。贄遂奏福州開元寺所得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軸奉安巖中。歲度僧一人。詔可。仍命郡守胡公咸秩躬護至院。有詩云迎得御書歸洞壑。烟霞一路護天香。祥符八年正月六日。師卧右脇示寂。巖中每歲是日。諸路雲集。甚不可容。郡守陳公軒有古風碁云。南安巖近南斗傍。乾坤締結雷電守。雲寒木老洞穴古。巨鼇露脊鯨呀口。郡倅郭公祥正古風末云。嗟予俗縛未能往。願得結草倚巖松。遂登彼岸逢正覺。月落巖下松生風。丞相李公綱經過留詩云。滿山泉石有吾意。十里松筠生晝寒。其餘大篇短章殆難殫記。嘉熙間燼於劫火。郡奉御書佛牙衣鉢等安奉于州。後勑賜定光院。　東山禪果院。在武平縣南門外。祥符間定光佛基祠。初化緣建金像殿。運材闕隅。師以拄杖指引其山曰。檣過彼岸。山即中斷。始通挽運。續建法堂。鍾樓。後堂門廊棟宇視他寺頗壯偉。元符間建輪藏寺。今爲祝聖道場。　太平興國禪院。在武平縣東千秋里。太平興國間建。因名。康定間重祠。　靈洞天福院。在武平縣西五里靈洞之麓。唐咸通間祠。偽閩時邑人金紫光祿大夫謝丞崧居其側。後捨宅以大之。宋朝紹興初始建法堂。佛殿。鍾樓。法樓。藏前建二橋。曰普度。曰望僊。後建僊閣。松竹環翠。鑿門有二泉縈迴。派出葛僊翁煉丹井。清徹可愛。爲邑勝槩。丞相李公綱道南。訪此爲之立記。郡人河南尹尹洙題留題曰。門外路將三市隔。山中人是幾生修。千尋古木含雲翠。一派寒泉繞檻流。紹定冦燬。令趙汝譜命僧道成重祠。　南山綿洋院。在武平縣南二里。莫知何年祠。檀越主乃邑人鍾曉軍也。嘉祐間重祠佛殿。紹興間建羅漢閣。嘉定間祠三聖閣。　塔院。在武平縣南門外禪果院左。有磚浮屠五級。經始於紹興間。越十四年始畢工。隆興間修。乾道間重修。嘉定間又修。今爲國忌行香之所。　南安廨院。在武平縣東北二里。大中祥符間定光古佛親祠。後三指寨附其側。紹定冦後。寨官寓此。軍馬蹂躪。頹弊。令趙汝譜重修。　資福院。在睦郡上保。元祐間重祠。　福田院。在象村保。　招福院。在高異保。　寶林院。在湘坑保。　古佛道場。端平間祠。在武平縣東門外。即舊大觀庵基也。郡守黃公觀書扁。　永壽庵。在武平縣北。今名道堂。　西峯庵。在留田里。淳熙間祠。　東流庵。在東流里。淳熙間祠。　福林庵。在安鵝里。　棲雲庵。在丘田里。　禪隆庵。在大順里。　石獅庵。在招仁里。　伏虎庵。在武平縣七十里。舊傳定光拓巖初。民有獻牛助耕。師結庵觀牧。夜常有虎來伏庵外。後師歸巖。一日忽云虎傷一牛矣。暮有報如師言。師乃削木書偈云明日忽斃于路。因號伏虎庵。　彌勒庵。在武平縣東北十里。　淨信庵。在武平縣城西門外。　無量庵。在渠野山上。

清流縣　登真觀。在清流縣西二里。舊名上生。崇寧間祠。宣和初改今額。紹興間重祠三清殿。淳熙間架三門鍾樓。淳祐間令林奕建官廳于右。遂堂于左。　塔院。在清流縣東。隆興間丞姚佾爲祠。歲久傾敧。淳祐間令趙必逵率邑人移祠于縣東馬家山之巔。　通真院。在清流縣東北。紹興間祠。賜勑額。紹定冦燬。舊南向。淳祐間令林奕重祠。易而西向。權而令林昌泰重修。增祠觀音閣于院東北。　靈福院。在清流縣東八十里。　新全院。在清流縣南八十里。（並唐咸通間祠。）　福壽院。在清流縣東五十里。　恩福院。在清流縣東五十里。（並宋朝太平興國間祠。賜今額。）　靈山禪院。

在清流縣東一百七十里鐵石山下。唐正觀間剏。宋朝紹興間改律為禪。永豐院在清流縣西南八十里。梁正明間剏。豐饒院在清流縣西南七十里。偽閩剏。淳化禪院在清流縣東二百三十里黃楊嶺。淳化間剏。福潭院在清流縣北五十里。新通院在清流縣南八十里。皈真院在清流縣東八十里。聖恩院在清流縣南九十里。永樂院在清流縣南一百里。雲施院在清流縣西七十里。東庵在清流縣東澤民坊。山徑縈紆。松竹夾道。紹興間僧元超傾囊重剏。瀟洒閒寂。盛夏絕無暑氣。人多追凉於是。南庵在清流縣南門外。尼庵在清流縣東興善坊。溫泉庵在清流縣東三十里嵩口。傍有溫泉故名。

蓮城縣　福僊觀在蓮城縣西。乾道間令楊立中剏。今為祝聖之地。寶壽院元名東山九峯禪院。在蓮城縣東大中祥符間剏。慶元間令鄭康成以為祝聖之地。鼎新蓋造。報恩塔院在蓮城縣東。乾道間令常園請泉州曹道者法進締剏浮屠。僅成一級。會部使者有富沙西橋之屬。趣曹以東。僧了彬繼其事。至淳熙間令宗祠安為之命額。慈悲院在蓮城縣東七里。梁正明間剏。宋朝淳熙間鼎剏佛殿。新林院在蓮城縣南十五里。天聖間剏。招福院在蓮城縣南五十里。後唐天成間剏。宋朝皇祐間重剏堂廡樓閣。嘉祐間剏佛殿三間。保福院在蓮城縣南七十里。偽閩通文間光祿大夫州刺史王廷政剏。隆壽院在蓮城縣南九十里。後唐天成間剏。今廢。西隱庵在蓮城縣西寶成門內。太平庵在蓮城縣西南二十里。初有村叟張娃者採樵山間。遇一老僧曳裙笻杖。語曰。是可卓小庵為祈禱之所。當永無水旱。語訖不知所往。張異之。歸與鄉隣道其事。遂率衆剏此庵。塑南安祖師像其中。自是隨禱輒應。永和庵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曰蘼湖。紹興間有僧來自漳浦。結草庵坐禪。年幾七十。示寂于此。鄉民塑其遺體。奉之水旱之禱多應。法界庵在蓮城縣南團五里。龍歸庵在蓮城縣北十五里。東林庵在蓮城縣北二十五里。保福庵在蓮城縣南五里。定光庵在蓮城縣治後西北隅。乾道間令黃中立剏。嘉泰間令劉晉重剏。海寶道場在蓮城縣東本仁坊。乾道間令黃中立剏。輿地紀勝至道宮。九域志云。本名開元宮。開元二十四年置。內有明皇真容。宋朝改今額。又云。汀州開元寺乃富國王先主施財所建也。

壇壝

臨汀志社稷風雨雷師。郡縣為壇。以時致祭。令守所嚴也。豈非土地民物所係。令與州各有壇。縣往往為一壇。皆於此行禮。或寓祭風雨雷師於他

所。馬本州社稷壇在州西秋門門外一里。慶元間郡守陳公騂增築壇壝廳宇。始合禮制。舊門面南。郡守林公岊易而西。風雨雷師壇在其左。各為垣墉門齋。長汀縣社稷壇在縣西一里。舊志云在縣南富民坊。後徙今地。蕪廢已久。嘉泰間宰謝周卿重剏。少傅益國公周必大為之記。寶慶間宰朱子恭重剏。郡守林公岊為之記。寧化縣社稷壇在州東二里。上杭縣社稷壇在縣南一百二十步。武平縣社稷壇在縣西五十步。今廢。舂秋寓祭于西庵淨信堂。清流縣社稷壇舊在縣南三百步。今在縣西一里朝真坊。蓮城縣社稷壇在縣西福僊觀之側。

衙門（五十八處官吏一百九十六員名）

江浙須知　本府官九十員　首領官一十員。吏員人等九十六名。有俸衙門三十九處。官吏一百五十員名。官六十員。首領官一十員。吏員人等八十名。管民官二十九處。計官吏一百二十五員名。官四十七員。首領官一十員。吏員六十八名。本路係下路。總管府官吏二十五員名。官五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錠二十兩。職田七頃。總管一員。月俸中統鈔一錠二十兩。職田七頃。同知一員。月俸中統鈔三十五兩。職田三頃五十畝。判官一員。月俸中統鈔二十兩。職田二頃五十畝。推官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九兩。職田二頃。首領官三員。經歷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二頃。知事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提控案牘照磨承發架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兩。職田一頃。吏員一十七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八兩。米八斗。司吏一十五名。通事一名。譯史一名。合屬二十八處。官吏一百員名。官四十二員。首領官七員。司吏五十一名。縣六處并尉司六處。官吏六十二員名。官二十四員。首領官六員。司吏三十二名。中縣二處。官吏二十二員名。長汀縣。寧化縣。官八員。有職田長汀縣官四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八兩。職田二頃。縣尹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八兩。職田二頃。主簿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縣尉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一兩。職田一頃。無職田寧化縣官四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八兩。縣尹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八兩。主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縣尉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一兩。首領官典史每縣一名。計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司吏一十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縣吏每縣五名。計一十名。尉史每縣一名。計二名。下縣四處。官吏四十員名。蓮城

縣。清流縣。上杭縣。武平縣。官一十六員。達魯花赤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蓮城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一頃。無職田。清流上抗武平三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縣尹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清流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七兩職田一頃　無職田。蓮城上抗武平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主簿每縣一員。計四員。有職田。清流縣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無職田蓮城上抗武平縣三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縣尉每縣一員。計四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一兩。首領官典史每縣一名。計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　司吏二十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縣吏每縣四名。計一十六名。尉吏一名。計四名。錄事司官吏八員名。官三員。達魯花赤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五兩。職田一頃五十畝。錄事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五兩。無職田。錄判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無職田。首領官典史一員。月俸至元鈔七兩。米七斗。司吏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司獄司一處。官吏二員名。官司獄一員。月俸中統鈔一十二兩。職田一頃。典史一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巡檢司一十四處。官吏二十八員名。長汀縣二處。鎮平　吉城。寧化縣四處。北安　中定　安遠　南平　清流縣二處。明溪。黃陽。蓮城縣一處。北團。上杭縣三處。金豐。太平。興化。武平縣二處。永平。象洞。官巡檢每處一員。計一十四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兩。俱無職田。吏司吏每處一名。計一十四名。每名月俸至元鈔六兩。米六斗。學校九處。官吏二十員名。官一十一員。吏九名。儒學七處。官吏一十八員名。官九員。吏九名。路學一處。官吏六員名。官三員。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五兩。米五石。學正一員。月俸至元鈔三兩。米三石。學錄一員。月俸至元鈔二兩。米二石。吏三名。直學一名。月俸至元鈔一兩。米一石。司吏二名。每名月俸米四斗五升。縣學六處。官吏一十二員名。長汀。寧化。上杭。武平。清流。蓮城。官教諭每處一員。計六員。每員月俸至元鈔二兩。米二石。司吏每處一名。計六名。每名月俸米四斗五升。蒙古學路學一處。官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醫學路學一處。官教授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二兩。管錢穀行用庫一處。官吏五員名。官二員。大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七兩五錢。副使一員。月俸至元鈔一十兩五錢。吏三名。攢司一名。月俸至元鈔三兩五錢。司庫二名。每名月俸至元鈔三

兩五錢。無俸衙門一十九處。官吏四十六員名。官三十員。吏員一十六名。院務七處。辦稅課鈔五百七十三錠一十四兩二錢八分九釐。官攢一十九員名。官一十二員。攢司七名。一百錠之上。省除院務二處。官攢七員名。官五員。攢司二名。提領大使副使院務一處。在城務辦鈔二百一十一錠二十九兩三錢七分八釐。官攢四員名。官三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攢司一名。都監同監務一處。寧化縣務辦鈔一百一十六錠三兩八錢五分四釐。官攢三員名。官二員。都監一員。同監一名。攢司一名。一百錠之下。省除院務五處。官攢一十二員名。官七員。攢司五名。都監同監務二處官攢六員名。官四員。都監每處一員。計二員。同監每處一員。計二員。攢司每處一名。計二名。長汀縣務辦鈔九十二錠三十五兩二錢九分八釐。清流縣務辦鈔五十四錠一十九兩五錢二分六釐。都監務三處。官攢六員名。官都監每處一員。計三員。攢司每處一名。計三名。蓮城縣務辦鈔三十七錠三十九兩七錢九分八釐。武平縣務辦鈔三十錠三十六兩三錢二分。上杭縣務辦鈔二十八錠一錢一分五釐。倉五處。官攢一十五員名。官九員。攢典六名。路倉一處。預備倉官吏五員名。官三員。省差二員。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路差副使一員。攢典二名。各縣際留倉四處。官攢一十員名。清流縣　蓮城縣。寧化縣。恭會倉。官六員。倉使蓮城縣恭會倉各設一員。計二員。倉副每倉一名。計四名。攢典每倉一名。計四名。庫一處。本路廣豐庫。官吏六員名。官三員。省差二員。監支納一員。大使一員。路差副使一名。吏三名。攢典一名。司庫二名。站赤馬步站六處。官提領六員。管馬二十疋。轎二十二乘。站戶三百二十三戶。轎夫四十四名。管前站一員。臨汀站一員。石牛站一員。王華站一員。清流站一員。明溪站一員。急遞鋪三十一鋪。每鋪司兵五名。計一百五十五名。錄事司二鋪。城下　百步　長汀縣七鋪。南田　新橋　駕鶴　大息　明坑　歸仁　七娘　寧化縣一十鋪。張地　瀧石　驛溪　碑嶺　石牛　夏坊　黃栢　安樂　楊梅　黃地　清流縣一十二鋪。吳家　城下　雷公　小嵩　吳地　王華　嵩溪　太平　予夢　小安　新興　明溪

廨舍

臨汀志叙孫所居。一日必葺。房館樓廨。遂著能名。君子將出政教澤民物。

非安其攸居，踈暢其精神，充拓其志慮，可乎？故殫民力以事華偉，非也；思偷舍而因陋敝，亦非也。舊志所載差畧，今加詳焉。

州城　郡治在子城內正北卧龍山下，地占高明，山水拱抱。自建炎揚勍之變，碑珉焚盡，前此營葺之由，漫不可考。紹興元年郡守陳公直方始剏中廳宅堂。十四年郡守陳公定國剏設廳、鎮山堂、儀門、兩廡、甲仗、架閣諸庫，甫就而去，繼者補葺苟遺。及紹定間郡守李公華剗平寇叛，瘡痍甫瘳，慨郡治隘陋，以次改作，內自宅堂，外至州門，規制一新，輪奐壯偉。先是州治前民居交侵，正街車不得方軌，乃訪之耆老，云：兩畔古有圳，內皆官地，圳陻塞，故民皆私之。及開圳果得古碑，如耆老言，遂撤民居之侵冒者，得空地數畝，左右翔行廊以爲限，由是景象宏敞，山川呈露，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　譙樓在子城雙門上，舊甲隘弗稱，紹定間郡守李公華增高闢廣，翼以舞廊，一新締剏，規置偉壯，兩階爬翔亭，左曰宣詔，右曰頒春。　儀門在譙樓之內，翼以兩廊，左廊樓曰東架閣，使院門在其下，右廊樓曰西架閣，州院在其後，郡守李公華重剏。　設廳在儀門之內，後有鎮山堂，前兩廡架樓，左曰文事，右曰武備。　棘門在設廳之東廡。　中廳在棘門之內。清平堂在中廳之正南。　福建道院在中廳之左。（元名節愛堂，郡守月公晉改今名。）　帳門在中廳之後。　壽榮堂爲正堂燕凝之所，嘉泰間郡守陳公聮名左軒曰四說，右軒曰四印。堂後崇數級，郡守羅公必元剏小軒曰燕清。軒之左，郡守黃公寔剏樓曰依光。　清心堂在福建道院之左，有樓曰覽勝，郡守朱公誂隸焉。　卧龍書院在清心堂之左，舊名卧龍堂。山堂在州宅後正北，舊有雙松奇石，名雙松堂。郡守陳公軒有詩云：相看兰國兩高士，對立翩澤雙老龍。乾道間郡守晁公子健重剏，慶元間郡守陳公曄增修。淳祐間郡守盧公同父以雙松摧折，改今名。堂後跨子城剏小亭曰山中佳處，皆自書扁。　熙春堂在州宅後正北山堂之西，累土爲創堂臺，建樓兩層，舊名北樓，後名道山樓。元豐間郡守陳公軒有詩云：南極星邊人望闕，北山樓上客思家。又云：樓上斜陽過似飛，樓前秋景透人衣。横碧煙嵐濃可掬，半紅霜木冷相依。有壽字碑，高闊丈餘，不知何人書。第二層名曰更上，第三層名曰環翠。慶元間郡守陳公暎因讀舊守陳公軒絕句云：南澗吹雲過北園，北林飛鳥入南山。區區雲鳥緣何事，未似樓頭太守閑。取末句改環翠曰似閑，今名凌虛。（輿地紀勝：環翠樓在州治之後卧龍山之下。）　郡圃在卧龍山麓，舊荒蕪弗治，亭榭悉在草莽中。寶祐六年郡守胡公太初因加葺飾，闢徑爲垣道數十級，蹬垣爲門三楹，撫舊

守陳公曄東山堂常留綠野春光在之句，扁其門曰常春圃，於是景物悉呈露，其詳見柱刻云。　東山堂在圃中西北隅，舊爲戚果營教場廢址。慶元間郡守陳公曄愛面東諸山紫翠插空，葺舊射堂改名之。前鑿方沼，植水木芙蓉、海棠、梅桂，賦詩云：朝看碧漢初騰日，暮對青山淡抹雲。教授陳一新爲之記。　玉壺歸帳，郡守盧公同父剏。　時和歲豐之堂，舊名無境，郡守盧公同父改今名。　玲瓏窻，舊名賞靜，郡守同父改今名，移流觴曲水於其前。　仰高亭，舊名晚對，郡守羅公必元改今名。　快哉茅亭，依山，郡守傅公康剏。　香遠臺，舊名宗月，李蔓荼蘼，郡守黃公寔改今名。　僉廳在子城內之左。　使院在儀門左廡。　南樓橫跨頒條門城上。元豐間郡守陳公軒詩云：誰跨崇墉更起樓，捲簾平視四山頭。田間草暖牛呼犢，葉底巢成鵲避鳩。又云：水暖池塘聞睡鴨，煙深村落自鳴鳩。郡倅郭公祥正詩云：樓外青山似故人，雨餘山色淨無塵。青山依舊人還老，一片離愁掛曉春。郡守李公華重新州治，惟南樓仍卑陋不稱。嘉熙間郡守戴公挺撤而新之，於是皆爲偉觀。　通判廳舊在頒條門內，今行衙是。元豐間徙州東八十步，正對鄞江門，耆老相傳舊爲提刑衙。建炎四年廢於爵攸，紹興元年郡守陳公直方、郡倅許公端夫重剏，歲久屋老。淳祐間郡倅孫公基鼎新之，惟大門正廳存舊，郡守黃公炳爲之記。郡倅單公謂大繼之，更剏大門焉。　宅堂扁曰公生明，後曰衍慶，向北大亭曰鄞江風月。　水觀亭在水觀之左。（舊名橫舟。）　君子軒在宅堂之左，舊名愛蓮。架樓曰悠然，前臺曰延月，曰宜晚，在鄞江風月之對。歲寒亭在鄞江風月之左。　佑聖堂在鄞江風月之右。（舊名守碧堂爲之。）　教授廳在州學之右。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鼎剏，後教授許應龍剏軒于廳右曰拂雲，教授張實甫剏軒于廳左。教授程應斗扁曰聽前，舊名容毡。門廡卑陋，教授張實甫爲大之，又於宅堂後剏小樓曰藂綠。樓下有軒及茶亭，寶祐間教授趙汝沐葺飾，扁軒曰謎香，亭曰聚茗。　判府廳在州東南門下，淳祐間判官連端懿重剏廳堂，繼而判官趙汝流剏門廡，郡守盧公同父爲門記。　推官廳在州東登俊坊正街，寶祐間推官東吉甫重剏門廡。　錄事廳在子城內譙樓之西，舊門東向，火不利，嘉熙間錄事上官遵易南向，歷任始安，右院隸焉。　司理廳在州西崇福坊正街，左院隸焉。　司戶廳在州東福壽坊，舊門北向正街，後向南。　司法廳在判官廳之右。　兵馬押監廳在州西崇福坊城隍廟左，今廢，改剏州廟。　添差南兵馬都監廳在州西崇福坊司理廳側對，今廢。　添差東兵馬都監廳在判官廳之左，今廢。　訓練禁軍廳

舊無廨舍。以廣節指揮營所居爲之。今廢。　商稅廳在州東福壽坊正街。務肆焉。

長汀縣　縣治在州城南二百步。建炎間宰黃溟修。嘉泰間宰謝周卿重修。規模視昔有加。歲久頹圮。中更寇擾。因循弗葺。宰宋慈搏奮浮濫。鼓樓門廡。琴堂寢室。吏舍廥藏。奐然一新。又且廣闢徙墻。對峙宣詔曉示二亭。中通道。並詞學坊。於是長汀愈爲壯哉。縣丞王九萬爲之記。　如心堂在正廳之東。嘉熙間宰朱起元剏。教授張實甫爲之記。　縣圃冉香亭在長汀縣治正北。宰葉一新重剏。　砥柱亭在長汀縣治左。舊名蓬萊閣。宰葉一新重剏。易今名。　道愛堂在長汀縣治東北隅。　絃歌書院在長汀縣圃之東。　槃鏡在長汀縣圃之西。　萬雪亭在長汀縣圃之西。宰宋慈重剏。淳祐間宰黃松發之。基存。　水雲鄉在長汀縣圃之西南。　縣丞廳在長汀縣西富文坊。舊門東向。嘉定間丞薛東改剏。易向南。　主簿廳舊在長汀縣西青獄坊正街。宰任鄴遷剏于尉廳之左。以舊地爲縣倉。縣尉廳在長汀縣西。宰任鄴因遷簿廳于左。併尉廳更剏之。今就頹圮。簿尉皆僦居焉。　巡轄廳舊在頒條門外城下鋪。今廢。惟鋪屋存。

寧化縣　縣治大溪横前。翠華峙後。紹興間宰王公炳彦重剏。紹定冦燬。端平間宰趙時館始闢地營繕。外建樓。內廳室兩旁皆壯麗。左東廳扁曰勤政堂。寶祐間宰林公玉復於東廳剏書林亭。願豐樓。蘸蔭亭如農亭。　縣丞廳在寧化縣西北。端平間宰趙時館重建。今以廳左行廚爲之。　主簿廳舊在寧化縣治左。端平間宰趙時館移於縣治後。寶祐間簿俞義剛重加葺理。　縣尉廳舊在寧化縣東北隅。端平間宰趙時館重剏。後廢圮。僅存廳事。今尉寓光嚴寺東廡。

清流縣　縣治清溪環抱如帶。隔溪一山如屏。縣治挑爲元符元年有旨剏縣。辟長汀丞劉叙爲令。經始邑事。紹定間燬於寇。端平改元。令王元瑞重建。規模頗宏壯。主簿張栩爲之記。　鼓樓嘉熙間令趙櫄夫重剏。　頒春宣詔亭翼於縣門。令林奕重剏。　縣丞廳在清流縣東二十步。宣和中始剏。紹熙間郡守趙公克夫奏請省罷。今廢。　主簿廳元在清流縣北。今遷在縣廨之東北隅。紹定間燬於寇。嘉熙改元。簿長翊重剏。　縣尉廳在清流縣西。與縣廨相比。紹定間燬於寇。

蓮城縣　縣治在縣城北。紹興三年長汀縣丞權縣阜摩規剏。紹定間燬於寇。後令徐价經始。米巨宏成之。　愛蓮軒在正廳之左。　道愛堂不欺室。在正廳之後。　縣圃舊有三異堂。立翠亭。義松亭。松茅亭。增山樓。月林亭。並今廢。　義松亭又義松在蓮城。慶元間汀守陳䶊詩云。古驛森慈竹。蓮城挺義松。　主簿廳舊在蓮城縣西。後遷於縣東贍巖館。今廢。簿寓於西橋庵。　縣尉廳舊在蓮城縣南。後遷於東塔之側。淳祐間尉李務行於舊基重剏。

上杭縣　縣治乾道七年令陳朝章剏。後燼於隣寇。端平甲午令趙時鈇重剏。　縣丞廳在上杭縣南。乾道七年丞何鑄因民屋葺之。後毀于寇。今寓于寺舍。　主簿廳在上杭縣東。紹熙三年省罷。今廢。　縣尉廳在上杭縣西。

武平縣　縣治舊在武溪里。後用日者劉已改卜。今所隆興間令王正國。乾道間令趙貴翔繼營剏。迨嘉泰間令趙善樟。相其陰陽。趙吉避凶。更造廳堂門廡鼓樓等。由是官民用康。年穀告稔。紹定燬於虜寇。端平初令趙汝珇悉於改作。不仍舊貫。繼而令趙汝譐因圭重加變易。迨今主張未復承平之舊。議者谷縣治之未復古跡也。寶祐間令阮邃于改卜縣治西偏謀度締剏。亦未知果合卜云。　讀書堂丞相李公綱嘗經過寓此。有詩云。靈洞水清僊可訪。南巖木古佛同居。公餘閒佛尋僊了。贏得安閑剩讀書。今廢。　縣丞廳在武平縣西。紹興二年省罷縣丞。遂廢。　主簿廳昔寓禪果寺。嘉定間主簿趙與環卜剏於寺東偏。紹定間燬於寇。復寓禪果寺寢堂。寶祐間簿丁世用卜地於市心文明坊。鼎剏焉。教授趙與沐爲之記。　縣尉廳舊在武平縣門內。才手普教場附其右。紹熙初尉趙善覽即舊基營剏。經寇擾頹毀壞。淳祐間尉趙崇𡺸重剏。

倉場庫務

臨汀志　倉場庫務。食貨之所存也。中更兵盜。地產課入。尉昔十之三四。坑場亦久廢。使知節用愛人之道。庶乎僅無之焉。

州城　省倉在鄞江門內。建炎間廢於火。紹興初重剏。隆興間郡守吳公南老重修。慶元初郡守趙公伯檜又修。　常平倉在省倉內。　鹽倉舊在軍資庫內。今移在庫後別門。　均濟倉在開元寺東。　郡守李公華辦到糴本錢六千貫文足。　郡守黃公寔續撥十七界會五千貫文。二項錢除節次折閱外。見管錢五千五百六十五貫五百文。　郡守李公華撥馬瑞王和甫等一十一項子利米。元管二萬四千三百一十五升。外租錢五貫文足。　又逐年委司法拘催江元立等一十一項子利米三千四百九十二升。米一十碩。計米四十升。共價錢六十二貫九百三十二文足。外價錢八百五十文足。以上米計減免七千八百八十九升。逐年實催到本色米四千一百四十六升半。早禾穀八十升。折白米四十升。折價米一萬五千

七百七十一升半。計錢二百七十貫六百八十八文足。田稅并貨錢五貫八百五十文足。郡守胡公太初。辨助米五百八十四石七斗七升每石時價十七界會四十貫大。總計會二萬三千三百九十貫八百文。又辦助米七十三石二斗五升足。又撥陳德清請買陳八一賊絕田價錢十七界會一千二百貫文。又撥吳六二等八項賊絕田。逐年收計子利禾五百五十把。每把納見錢七十文足。共收見錢四十一貫二百五十文足。

均濟有倉。端平閒郡守李公華知汀民素無蓄積。為荒札之備。乃置於開元寺左廡。捐見錢六千緡為糴本。歲儲米五千足石。仍撥賊絕錢米以佐其費。凡和糴子利米入納。絕無倉耗扛量等費。倉造桶斛。每桶計五十足升。兩桶準為一石。民自執槩。止收斛面米二升。民與官為市。未見其害。曩歲何時倉耗扛量等費甚於正苗。受納官吏曠日不下倉。遠鄉頗貧而至者伺候旬日。裹糧之需。幾耗其半。納不登數。督逋者又踵門矣。寶祐初郡守羅公必元將子利米盡行折租。許人請佃。頗減免七千八百八十升有奇。由是減價出糶。無以補助。糴本日損。雖遠民僅免子利米之害。而近民騃騃不蒙均濟倉之利矣。寶祐戊午冬郡守胡公太初到任。軫念民瘼慨然曰。均濟倉規模厚善。後人當相與推廣。使有增無損可也。今畧計見管糴本併米皆不及數。朘削不已。後將廢壞。專委司理朱持考究。於是移兌者還之。逋欠者足之。又積米得六百五十餘石。亟指以助之。又撥請佃田價錢及賊絕田八百項。以補元子利米減免之數。於是法意復續。開慶改元夏秋之交。逋民苦貴糴。遂計口給曆。自四月迄七月。每七日發糶。官價既損。市價自平。公措慮和糴之厲民也。議為就倉回糴軍糧之法。蓋官司和糴增價予之。本非厲民。惟是鈔鋪掌攬之家。交納扛量之吏。相倚為削。漁獵無厭。近年民輸和糴一石。除官本錢外。民戶至白帖三貫文足有奇。民何以堪。此回糴之法所當急作一措置也。緣本州常年自冬徂春。月支軍粮回糴于外。每石多不滿一貫文足。官司和糴一石。例支本錢一貫六百文足。用以回糴。隨時價增損。可得一石以上。果能力行此說。不為吏奸所沮撓。則若官若軍若民皆便之。均濟倉有利無害。而經久可行矣。其詳見本倉規約。

軍資庫。在州衙西廡後。（內子庫十一所。）夏稅庫。常平庫。免役庫。鹽錢庫。大禮庫　物料庫。免丁庫。贓罰庫。搞賞庫。衣賜庫。（以上並在庫內。）抵當庫。（寶祐六年來創自移創州門前西廡。）公使庫在東廳之東。淳祐間郡守郭公正己重創。（內子庫二。）陳設庫。鞍韉庫。公使酒庫在東廳之東。與公使庫相對。醋庫在酒庫門左。架閣庫在州衙東廡樓上。（今樓名文事。）甲仗庫在州衙西廡樓上。（今樓名武備。）七色庫在通判廳西廡。淳祐間郡倅孫公基重修。合同場在州東正街推官廳左。後改為賣鹽場。寶祐間又改為慈幼局。商稅務在州東濟川門內。惠民藥局在郡廳門左。藥鋪二。（一在州門首左廡。一在濟川門內。）作院在州東開元寺西。

長汀縣　常平義倉　舉子倉。舊有五所。係紹興五年準朝旨以建。創汀郡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於逐州縣鄉村置舉子倉。遇民戶生產。人給米一石。本縣置于歸仁館、何田市、成功、下古城、團等處。約貯米共二百石。後官靳而不發。既發又責償於耆長。反為民害。後經紹定寇並廢。　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寧化縣　縣米倉　常平倉（並在寧化縣衙西側之前。）鹽倉在寧化縣衙東廳前。平糶倉在寧化縣衙東北隅。淳祐平糶倉在光嚴寺右。黃土舊寨場、安遠寨、寶池寺、中定寨。凡五所。淳祐間宰劉煥捐俸三千貫文省為糴本。委貢士童淡提督。後以糴本買田。歲積子利禾遇歉發以予民。若董之者常得人。亦可為經久之利。光嚴倉歲收禾六百九十秤。黃土倉歲收禾三百五十秤。安遠倉歲收禾六百一十秤。寶池倉歲收禾三百三十秤。中定倉歲收禾四百秤。（鄉例以三貫二百文中為一秤。）安遠寨倉每年催納賊絕米五百九十九石有零。北安寨倉每年催納賊絕米八百一十二石有零。中定寨倉每年催納賊絕米一千四十二石有零。南平寨倉每年催納賊絕米一千三百六十二石有零。以上四寨倉除催賊絕米外。本州仍科撥苗斛指支軍粮。舉子倉六所。元在黃土寨（今名南平）、鷲峯院、三溪寨（今名中定）、寶池寺下、土寨今名安遠等處。經紹定寇擾並廢。　架閣庫　常平庫　免役庫　商稅務在簿廳之東。今丞或簿兼稅官。

清流縣　縣米倉在清流縣廳西廡。鹽倉在清流縣廳東廡。常平義倉在清流縣廳西廡。本州逐年撥下苗米一百一十九石有零。寶祐五年通判準提舉司行下增撥計二百單二石有零。明溪寨倉每年催納賊絕米三百六石八斗有零。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指支軍粮。舉子倉四所。元在清流縣市、明溪寨、石洞寨、羅村團等處。今廢。架閣庫。常平庫。免役庫。

蓮城縣　縣米倉在蓮城縣西。鹽倉在蓮城縣西。舉子倉二所。元在蓮城縣市、河光呂溪堰寺處。今並廢。北團寨倉每年催納賊絕糙米五

石九斗有零。白米六百六十五石有零。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揹支軍粮。　縣庫　常平庫　見使庫。（並在蓮城縣兩廨。）　税務在蓮城縣西廊。

上杭縣　縣米倉在上杭縣東。　常平倉在上杭縣東。　鹽倉在上杭縣廳西廡。　舉子倉四所。元在上杭縣門東叢砂團。興化勝運鄉等處。今並廢。　梅溪寨倉每年催賦絶米五百二十石。除縣催到外。係本州科撥苗斛揹支軍粮。　常平庫。　諸色官錢庫。　税務在上杭縣西三十五步。

武平縣　縣米倉在武平縣庫西。　常平倉舊在武平縣西。今移禪果寺法堂東偏。　舉子倉舊在常平倉側。今移禪果寺法堂西偏。　鹽倉在武平縣治西廡。　三栺寨倉。　象洞寨倉。　永平寨倉。（三寨倉並係本州科撥苗斛。差寺知受納。揹納軍粮。）　縣庫在武平縣西。　常平庫附縣庫。　舉子錢庫。（在立湊廳。）　使府寄樁錢庫今廢。　商税務在武平縣西。今（令兼務官。）

長汀縣　上寶場在長汀縣西廊百二十步。今廢。　拔口場務在長汀縣西南八十里。今廢。

蓮城縣　金鷄場。今廢。　呂溪場在蓮城縣南五十里河元下里。　鄒家山場在蓮城縣南三十里。　寶成場在蓮城縣南二十五里南團。　本州坑冶長汀上杭武平蓮城四邑有之。地不發寶。少裨邦用。所以令郡守主管。郡倅同之。今繫銜如昔。而名存實亡矣。

上杭縣　永興場在上杭縣東五十里。　興濟場在上杭縣南百六十里。　瑞利場在上杭縣南百二十里。　嘉興場在上杭縣南百五十里。　通利場在上杭縣南六十里。　鍾寮場　金山場　利濟場　龍山場　石門場　語口場　錦豐場　浮流務　自鍾寮場至浮流務八所。今並廢。

武平縣　鐵場在留村里。今廢。

郵驛

臨汀志置驛傳食置郵傳命。古也。惟郡境遐左。僅有道梅者出是。他無所謂軟兜蹄劇。㨗驛使不復修。期會來自京。若諸臺郵。凡三十五所。而自郡達于縣境則無有。乃自創郵十七所。通爲五十二所。而兜轄官廨于鄞江門外總莊焉。

州城　行衙在州治南三十步頒條門內。舊爲通判廨舍。後改爲酒務。後又復爲行衙。乾道間郡守謝公知義闢而新之。嘉閒郡倅黃公大全權州事重修。　光華亭舊在州東興賢門內。今改爲見思堂。奉郡守李公聯

祠。　州城下鋪在鄞江門外。兜轄廳在焉。今廢。

長汀縣　長汀驛在縣東崇善坊。嘉熙間守任鄞初。　臨汀驛在縣東五里。淳熙間郡守趙公汝劼剏。　高名亭在縣東南二里。正對定光廨院。　歸仁館在縣東七里。　成功驛　溫泉驛　雙溪驛　上洪驛（今廢。）　南田鋪在縣東二十五里。　大息鋪在縣東五十里。　白頭鋪在縣西二十里。　古城鋪在縣西四十五里。（舊有驛。）　樟木鋪在縣南三十里。　未溪鋪在縣南六十里。　杉木鋪在縣南九十里。　歸嶺鋪在縣東南三十五里。　長覆鋪在縣東南六十里。　巖頭鋪在縣東南九十里。　長潭鋪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磔頭鋪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憶田鋪在縣西南八十里。焦坑鋪在縣西南一百五里。

寧化縣　寧陽驛在縣團西。寶祐六年宰林公至市民地新剏。自爲之記。　長樂驛　麟源驛。今廢。　縣下鋪在縣東。　吳家莊鋪在縣東二十五里。　龍地鋪在縣東五十里。　大羅溪鋪在縣東七十五里。　禎蓋鋪在縣一百里。　張地鋪在縣東一百二十五里。　小羅溪鋪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石牛鋪在縣東南一百七十五里。（舊有驛。今亦有。）　安樂鋪在縣東南二百里。　黃地鋪在縣東南二百二十五里。　黃田鋪在縣東北一百五十里。　露溪鋪在縣北一百里。（舊有驛。）　江公鋪在縣北一百二十五里。　苗田鋪在縣北一百五十里。

清流縣　皇華館在縣東北。淳祐間令林奕剏。　縣下鋪在縣東。　小嵩鋪在縣東二十五里。　嵩溪鋪在縣東五十里。舊有驛。郡守陳公軒秩滿抵驛。有寄清流宰趙通直詩云。寒日盡時山未盡。却隨明月到嵩溪。　林畲鋪在縣東七十五里。　小安鋪在縣東一百里。　明溪鋪在縣東一百二十五里。（舊有驛。今亦有。）

蓮城縣　縣下鋪在縣西北　巖頭鋪在縣北二十五里。　長覇鋪在縣北五十里。　歸嶺鋪在縣北七十五里。　大步鋪在縣東北一百七十五里。　流畲鋪在縣東北二百里。

上杭縣　濁口鋪在縣西北三十里。　茶木鋪在縣西北六十里。　鍾地鋪在縣西北九十里。　語口鋪在縣南三十里。　語源鋪在縣南六十里。　劉畲鋪在縣南九十里。（舊有驛。）　横坑鋪在縣南一百二十里

武平縣　行衙名依光堂。在縣東門外。嘉熙間令趙汝譎剏。　迎恩館。今廢。　縣下鋪在縣北。　漁溪鋪在縣北二十五里。　帽村鋪在縣北五十里。　瑞湖鋪在縣北七十五里。

學校

臨汀志郡有學自天聖始改卜凡四修建凡再然規模猶隘蓋局於地勢而不得爲也諸邑學建置有先後邑大夫亦皆能恢而拓宇益而廩餼以興秀士共之夫美教化明人倫成德育材以爲時用皆莫尚於學崇獎則氣象振作成則氣類合其責蓋有在矣贍給薦送之目附著於篇

郡學　宋朝咸平二年剏至聖文宣王廟于鄞江門內橫街今判官廨舍天聖中即廟剏學遷州東橫崗嶺下今天慶觀側崇寧三年詔行三舍法郡守陳公粹視故學卑隘遂遷州東北興賢門外今爲縣學紹興三年郡守鄭公強以州學不當置城外遂度城內州東地改卜焉大成殿巋然中峙繚以兩廡分列六齋正錄直學以下各有位殿之後建講堂曰明倫堂之後建藏書閣曰稽古又其後絕高處建閣高閎宏奎規模加壯仍自爲之記且作詩云卜築名山作郡庠卧龍騰翥拜龍驤至嘉定十一年郡守羅公熙重修繼而郡守趙公崇棋于學門右剏朱文公楊考功二先生祠使學者知所慕嚮學左則文昌廟在焉嘉熙二年郡守戴公挺教授張貫肩以廟學混處爲非是相學左射圃地奠位廣袤倣太學規模營剏今學前三齋相疊曰潛心時習修身後三齋相比曰克己中立志道並南向齋

各有樓中剏堂曰文會正錄位左右之列學門兩旁以位職事者廟學異處始合禮制至郡守姚公特肩竣事教授魏鼎爲之記學前民屋迫隘教授蕭虞部市民居撤而開之開慶初郡守胡公太初謂氣象猶卑隘屋且老慨然大更新之首事于大成殿御書稽古二閣明倫芳桂二堂皆增高闢廣柱石梁棟極雄偉重書稽古閣扁易芳桂堂名曰致極取中庸致廣大極高明之義自爲記更祭器之庫大講堂之鼓正錄位齋舍門廡以次整葺浚井開渠泮池堙塞鑿而深之板橋壞遂石橋以跨焉由是美輪美奐頓異曩昔後村先生劉公克莊爲之記

長汀縣　學在興賢門外紹興遷郡庠于廟內以舊學爲縣學惟大成殿獨存始爲春秋丁祀地嘉泰間宰謝周卿市民田隸郡庠附供縣學職事四人生員五人開禧間宰劉泳之建學門兩廡四齋及獻官齋廳縣學之備自泳之始淳祐間宰陳顯伯蒞官視事慨然有下車修教之心越明年節浮費首修大成殿殿之東有隙地民僦於學遂歸之改闢學宇爲講堂一曰麗澤爲齋三曰尚志閑禮修性又於堂之北啟二十餘楹爲元公二程二張朱子祠以鄉賢鄭蔡州立中楊考功方配焉使學者知所歸嚮然謂有教不可以無養撥清泰上第二都民戶鹽每月計三百六十三斤拘錢會八十三貫四百九十文有奇中半爲士費春秋補取大學生十二員小學生隨人數去取於是教養始備先是縣庠先達輩出其間詢之耆老皆曰古有水圳環抱自艮抵震而歸于巽正得陰陽經緯之宜後爲居民堙塞汀士應得故道具告于州縣居民狃于侵冒沮潰其成陳宰極力主盟未就緒而秩滿首以是從告于新宰趙崇濂趙亦以風化爲重克竣厥事築廢陂于興賢門外障而東之水由故道行矣興學改水皆禮部侍郎張公磻爲之記

寧化縣　學舊在縣東正街淳熙間遷于縣城北翠華山下經始於宰趙伯虎成於宰杜湖紹定寇擾巋然獨存端平間趙時館因加修葺袁長吉爲之記後邑士以大成殿廟基高亢爽而平之改剏殿宇寶祐間宰林公玉重剏講堂列四齋曰時習養心服膺致知學門前剏魁星亭內繪古今名儒扁曰仰高

清流縣　學舊在縣南崇寧間行三舍法遷縣東建炎間寧化尉攝邑事謂非其地再遷於皇華驛廢址紹興燼於賴寇十三年令董諒重剏齋舍十八年令張秀穎繼剏大成殿靈星門紹定間燬於寇端平初令王元瑞始建一殿未幾郡守張公淵之侍道過款謁遂捐金建化成堂今改名明

倫堂簿張翊爲之記嘉熙間令林奕建齋四據德依仁游藝居敬簿徐登爲之記

蓮城縣　學在縣東紹興間令陳南復卜地興剏後再遷縣東南尉司舊址淳熙間令常囦復于舊所紹定寇擾暫駐戎兵于中蹂躪圮毀令宋巨宏重修

上杭縣　學舊在縣東五十步今城隍廟基是嘉定間令趙彥珽以其地湫隘徙縣東二百步殿堂門廡規模備具剏堂一曰明倫爲齋四曰崇德廣業居仁由義淳祐辛亥洪水推傾堂宇寶祐五年令李務行重建講堂爲樓以安先聖燕居像更學門於左以別廟學之制

武平縣　學在縣東興賢坊紹熙間令葉謙之重剏紹定間燬於寇寇平縣尉翁肩撥振武堂材植建講堂至端平間令趙汝誦始建大成殿先聖先師塑像東廊則令田圭剏之西廊則令林震剏之學門靈星門則淳祐間鞔學祖建植於是規模始備焉　贍學　郡人王格傾家貲置田學有田自格始郡守鄭公強撥田判官兼教職黃袞請于郡撥鹽綱廩費增田歲共收米二百八十餘石　郡守趙公伯檜增田七十畝　郡守陳公睽增田百畝創例歲助郡帑錢二百貫文　郡守陳公睽撥房廊六十間　撥

郡趙公所宗增學租二十石。長汀宰謝周卿增學租百石附供縣學職事四人。生員五人。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撥已俸一千緡買王伯壽田。端平間教授黃復初。撙浮費剩錢三百九十三貫七百文買張衍鄉饒坊田。又用七百六十八貫八百省買長汀縣信從上官達田。寶祐間權郡趙公時海。撥黃華諸溪等處田。寶祐間郡守朱公詵撥李太椿古城田。開慶元年郡守胡公太初正撥李太椿王厭背田。端平間權郡趙公性夫歲就鹽錢庫撥寬剩錢二百貫文助學。自淳祐間郡守李景翘斷而不發至今。通判廳準轉運提舉司。就本州及六縣鹽息錢。每月發錢會二百單九貫有零贍學。（據州及諸縣未到舊例解發數目于后。）州鹽錢庫每年撥下通判廳頭子贍學等錢會一百二百八十四貫七百二十文省。（逐年分四季發下。）長汀縣解贍學等鹽頭錢一千四百五十二貫六百大省中半。（以上下半年解發。）寧化縣解贍學見錢二百五十一貫四百二十大省十七界會一千二百五十七貫文。上杭縣解贍學錢會四百八十一貫九百三十四文。武平縣解贍學錢一百二十三貫四百三十五大。蓮城縣解贍學從頭錢九百一十一貫七百六十文。清流縣隨鹽綱解發。（牙稅錢隨契分撥贍學。）

前項錢並係通判廳拘催遣發。而弊生移用。每歲多不及數。生員廩餼時告乏絕。職此之由。

貢院

臨汀志。貢院舊在長汀縣東。以三舍法廢。旋復科舉。試于開元寺。人士浸盛。蹐蹐靡容。迫期補葺。公私煩擾。紹興二年。郡守趙公克夫卜朔於興賢門內東廡三。西廡二。計百二十楹。煥章閣學士謝公爲之記。壬子科郡倅趙公善晤董試。留題二詩甚膾炙人口。畧云。天約閑雲結嫩陰。苦無詩酒慰登臨。一聲鷄唱日初午。滿地花寒秋已深。判于柱。嘉泰四年。郡守陳公騤敎授謝滌以水西流非利。改而東之。圖于鄒林公岳爲之記。舊就試者自納竹案。試則爭鬧撼几。淳祐間。郡守鄒公正己更置木案。士以爲便。寶祐間。郡守周公晉以大門及試官廳位圮陋。撤而新之。　貢額　紹興定令。三歲大比。貢一十二人。今以易詩周禮春秋各一人。書二人。賦六人。充選。　貢士莊　興賢莊。嘉定六年。郡倅黃公大全權郡。撥錢買章得之羅陂拾田畝。係本學催納。每年錢三十一貫零四十足。十七界會三十九貫。三年通計錢九十三貫一百二十足。十七界會一百一十七貫。六邑新舊舉人均分。　萬桂莊。嘉定十四年。郡守傅公康估籍吳櫻田畝。元在州學催。今隸知錄廳。崔州公庫納。每年收到錢一百二十九貫四百三十九文。內十八界會六十一貫八百文。三年通計三百八十八貫三百八文。內十八界官會一百八十五貫四百文。三分之二送新舉一十二人。三分之一送舊舉人隨人數均分。　清流縣貢士莊。寶祐六年。令林應龍從學職請撥蕭應龍定苦井坑田。李七六橫坑田。前令林昌來撥阿蕭元佃陽阜戶田。林應龍自爲記。　蓮城縣萬桂莊。嘉熙二年。郡守戴公挺撥姑田陳光四陳丙娘楊祖遠陳十六。陳巖歸田畝。主簿張應卯爲記。　上杭縣蘭省莊。嘉熙四年。令謝觀國撥興化鄉王得一田畝。每年收見錢二十一貫文足。三年總計六十三貫足。鏤板牓于學。

營寨

臨汀志。州兵元管六指揮。十一寨。寧節久廢。寨亦多更革。紹興間。屯左翼軍數百。置正副將。尋命郡守領節制。馬。諸縣尉司弓兵亦不下數百人。獨是弓兵仰役錢雇庸。不能以時給。往往罕應募。儻守令加之意。俾無愆闕。尉寨兵協力以衛閭里。州兵有虎豹在山之勢。何非常足慮哉。禁軍威果第三十五指揮營在州西。額五百一十人。　廣節第八指揮營在州東。額二百六十八人。　寶祐六年九月。省劄諸州軍府禁軍闕額。不許徑自招填。將上件錢粮樁管聽候朝廷行下。毋得擅自支動。本州兩指揮闕額通

一百三人。郡守胡公太初申請自到任十一月爲始。樁管錢粮衣賜。開慶元年十月。有旨仍舊招塡闕額。　廂軍保節第二十一指揮營在州東。額三百三十二人。　保節第二十指揮營在州西秋成門外。額三百三十二人。　牢城第六指揮營在州東橫崗嶺上。額二百二十二人。寧節指揮附此。　屯駐軍寨在城南三里。舊無之。建炎間。楊勍亂。後賴梅寇屢起。朝廷時遣大軍討捕。駐劄城中。初散泊民家。後或屯開元寺。紹興十年。程皐統廣東摧鋒軍一千二百人到州。權住同慶文殊寺。至十一年。安撫司準旨於摧鋒軍存留上件事。就州駐劄。十三年。奉旨剏寨。改隸左翼軍。額二十一年。統制陳敏命呼延迪招集湊一千人。未幾。郡盜景藏首抽回。止留三百二十八人。二十八年。州申乞備蹤劉統制更郡差官兵二百人前來謝宣下部轄。仍乞積謝宣充正將。二十九年。本州申安撫司乞添人守禦。又差一百三十三人。就寧化縣屯戍。續又差撥一百三十九人。將官一員。共湊六百人爲額。至三十年。成功冠作。撥回寧化駐劄副將張福部下官兵。乾道五年正月。內據郡武軍申請乞遣汀州左翼軍五十人。將官一員。往建寧縣屯戍。慶元元年。有旨就本寨撥官兵九十人。副將一員。往寧化下土駐劄。每歲一易。續因所管人內積年折闕七十八人。至開禧二年。有旨招收

強壯雄勁軍人七十八人湊足六百人之額以正副準備將各一員管轄並係本軍陞補差撥申殿前司照會紹定間盜賊蠭起建寧縣下土兇戍寨網爲賊蕩破官兵仍回本寨自復住差至寶祐五年安撫司備据寨院行下據邵武軍建寧縣士庶乞照乾道間例差撥汀州左翼軍五十人將官一員前來駐劄安撫史巖之牒本州抽撥歲易本寨戍軍自嘉定間江西峒寇李元勵竊發郡守鄒公非熊被旨節制本州兇戍軍馬方有體統至今因之先有正副準備將各一員寶祐間泉州統制司申据寨院乞增置統領不兼十羊九牧之患又本州乃鮭寇往來之衝近抽撥五十人於邵武遠戍亦非分兇初意識者以此二事爲非便統領貝國珍到寨居正副將衙後改卜同慶寺前刱統領廨舍　汀州兇田見於汀州路上杭縣立兇　一本兇元撥軍人一千五百名并田地牛具種子　田每軍三名耕田四十五畝該田二百二十五頃每畝納米六斗該糧一萬三千五百石　牛每軍三名共使牛一隻內有軍三名爲雜兇寓遠使牛二隻計使牛五百一隻　農具內斧頭鐮刀鋤頭鐵爬四色每名各使一件犁爬二色每軍三名共使一色計農具七千件　斧頭一千五百件　鐮刀一千五百件　鋤頭一千五百件　鐵爬一千五百件　犁五百件　木爬五百件種子每田一畝用種穀六升元撥田二百二十五頃該種穀一千三百五十石　一本兇節該逃亡軍人各爽來曾補撥延祐七年終合有見在種田軍人實辦糧米五千五百一十七石　諸寨　長汀縣古城寨在長汀縣西四十五里舊在何田市紹興間準朝旨遷刱管界同巡一員土軍一百五十人　何田寨在縣南四十五里元無之嘉定間郡守鄒公非熊以市井闤闠刱寨輪差禁軍三十人彈壓　寧化縣安遠寨在下土元名下土寨慶元元年旨移撥元駐縣及福林寺左翼軍九十人將官一員往戍紹定二年寨燬於寇抽回戍軍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請改下土寨爲安遠寨增作土軍三百人爲額　中定寨在柳楊團元係福林三溪二寨額共管一百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廢二寨改名中定增作二百人爲額　南平寨元係黃土寨鹽巡額管一百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廢黃土移就潭飛磜刱寨增作二百人爲額　北安寨在招賢里元係苦竹額管五十人紹定六年招捕使陳公韡奏請移刱增作一百人爲額　以上四寨乃紹定寇後上司差運幹陳試之同權宰李順甫躬親相視形勢以定寨基　清流縣明溪寨在清流縣東一百二十里汀劒邵界首紹興間本路帥葉公夢得奏請置巡檢一員管土軍三百人續準朝旨戍

三之一衣糧三郡分給內撥三十人駐石洞寨今石洞寨廢復隸明溪　蓮城縣北團寨元在蓮城縣二十五里後燬於兵火就縣市西隱菴暫駐近方刱立寨宇　上杭縣梅溪寨在上杭縣東梅溪口二十五里巡檢一員元管土軍一百五十人今只一百人額　武平縣三捐溪寨宣和間置巡檢一員管土軍一百人舊在溪西汀贛梅三州界首後梅州奏罷止隸汀贛紹興初寨燬於寇移寓縣東五里南安界院因以爲寨　象洞寨在武平縣南一百里接潮梅界群盜主長故名政和間置巡檢一員額管一百人嘉熙間諸臺申奏改作南尉司辟選人充闕後復差巡檢　永平寨在武平縣四十五里地名鵑磜淳祐間郡守郭公正己收補渠魁饒文炳就寨管土軍五十人　諸縣弓手　長汀縣額七十八人　寧化縣額五十人　上杭縣額一百人　武平縣額七十五人　清流縣額八十四人　蓮城縣額五十人　馬遞鋪兵　境內計五十二處　三十五處元係省額　一十七處通蓮城縣本州刱置額共管三百一十八人　舊例禁軍及廂寨鋪兵等新剩者月糧支小分或半分衣賜以分數給始小分三分之一至大分四分之一遂次增上率三數載始得全分郡守胡公太初謂非法自開慶元年秋應諸軍無間新舊衣糧並全給軍心大悅弓兵亦給循環曆下諸縣按月支散取弓兵親領押月一繳申馬　教場　都教場名都試在城東三里乾道間郡守晁公子健刱端平間郡守李公華重刱廳廡長汀丞王九萬爲之記　廣節營教場在本寨內　廂房土牢　州廂土牢在州西秋成門內舊在鄞江門內都省倉側今以西監押廳廢基改刱　威果營土牢　廣節營土牢　牢城營土牢　尉司土牢今廢　駐劄寨土牢

古跡

臨汀志書古跡以存古也今纔十數條蓋荒誕詭怪者不書

州城　唐明皇真容九域志云在至道宮今州城天慶觀三清殿有銅鑄道裝像是也　天慶觀鐘乃唐天寶五年郡司馬朝議大夫魏齋之鑄捨自爲之記銘　開元寺大銅鐘長八尺許徑四尺餘厚四寸餘元豐三年庚申寺僧思善募緣鑄造歷一紀積千緡未興工以銅禁止郡人梁推請闕進狀旨允始辦料再化到千緡及七寶等書成於紹聖乙亥時郡守林公可郡倅葉公庭芳住持則僧宗祐也鐘聲至遠聞于五十里外大息嶺

屬縣　金華坊五代時賴氏居長汀縣東十里夜漸來貯濬於檐次晨鄉空賴異之因伺焉見白牛即槽而飲牛嚙垣渡澗登小坡忽不見遺繩數

人許。白色如銀。遂募人掘小坡地。得黃金數百斤。白金數倍。郡聞于朝。有旨悉還賴氏。捐所得剏寺曰金泉。觀曰金花。至今猶存。　凌波營今長汀縣鄞河坊。江南野史云。南唐時許諸郡競渡。每至端午。官給綵。俾校勝。最勝者摽賞。皆籍其名。後主因蒐為水軍。號凌波軍。此其故營也。至今猶呼是名。　定光壽棚在鄞河坊。師舊興坊人鄭正已厚善。呼師為鄭道一。日正已凌晨出。遇狂虎數百遮道。乃方便正已曰。當請鄭道為汝等誦經拔度。遂築室為道場。復遇衆鬼曰。卽托生矣。師又親書遊春祈福道場為牌。至春祈必揭揭之。以寒雨為響應。淳祐閒。郡守鄒公正已重剏。　舊州城在長汀縣東五里。名東坊口大坵頭。自上杭長汀村遷郡于此。有靈顯王廟今存。長老相傳乃使院中廟。郡守陳公軒有詩云。五百年前興廢事。至今人號舊州城。草鋪昔日笙歌地。雲滿當年細戟營。　縣基嶺在今州城福壽坊。舊傳置州東方口時。於此置縣。今為民居。猶以是名。　古城在縣西五十里。舊傳王延政據建州築城於是。以備江南兵。至今為古城圍。　升僊臺在寧化縣西四十里。亦名香爐石。舊傳隋義寧閒有劉熊二道士修煉其閒。白日飛昇。居人為剏昇僊臺。刻二像于石壁。祈禱應驗。今臺廢而像存。　舊州在上杭縣北十五里。昔傳自新羅遷郡治於此。號長汀村。今

猶名。　屯營寨在武平縣東五里何屯岡下。舊五代時統軍使何姓〃郡武藝軍於此。屯駐築小城周二里許。故基猶存。　葛僊翁煉丹井在武平靈洞山。　葛僊翁煉丹竈在武平靈山下。　魚鐵石壁在上杭縣溪湍中。壁閒一婦逐蠶。隱然如畫。長老相傳謂之僊女逐金蠶。　治平四年六月。郡守周公約進銅板二片。有文曰天下太平。賜詔獎諭。宣付史館。　寰宇記。新羅故城在長汀縣。　牛腐紀聞云。開元末。新羅縣令孫奉先晝日坐廳事。有神見庭中。披戈執矛。狀甚可畏。奉先見之驚起。神曰。吾新羅山神也。今從府主求一牛為食。能見祭乎。吾當祐汝。奉先對曰。神既有請。誠不敢違。然格令有文。殺牛事大。請以羊豕代牛可乎。神怒曰。惜一牛不以祭我。不祐汝。其能宰乎。因滅。於是癘疫大起。月餘不息。奉先病死。其家二口亡盡。　元一統志。石燕在州城南七里。　武婆寨在上杭縣來蘇團之安香石山。往昔鄉民結廬以避草寇焉。　潭飛磜在寧化縣南鄉重岡複嶺環布森列。登陟極難。磜居其中。坦然而平。山環水合。有田有池。草茂林。易於藏聚。寇恃其險阻。為私販為摽盜。根據百年。莫敢孰何。此紹定閒始禍之地。未戮為淮兵蕩平之。因置南平寨。　輿地紀勝。賴氏倉。唐開元閒。州城東五里居民賴氏家。每夜深有白牛入其廚。賴氏怪之〃走出過海上一小山坡。入地不見。次日掘之。乃得黃金三十兩。白金不知其數。　王人墳在城東賓湖中。王中正祖墳也。　聖泉廢在武平縣黃公嶺之巔。有泉一泓。從石而出。雖千百人飲汲之不竭。乃南安菩薩卓錫所堂。在州治西。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三　十九庚

汀　汀州府

郡縣官題名

臨汀志舊志云守令之職最爲親民惠賜得專刑罰得省有利不使得厭行貳佐而下惟長官之是聽故記官名氏惟詳於守而令則拔尤三數人而已然別乘佐治賓幕贊書博士司風教曹掾分任六典他如兵官邑僚抱關擊柝莫不有名乃職賢則民受其賜否則民受其殃詎可不備書以垂勸戒哉今考廳壁倅自宣和間方公聞之始爲記令長汀亦畧備餘則昧闕特甚考索頗難惜往者之莫追循異來者之能續也若石續表表偉著別紀名宦

郡守題名　元自虔唐開元中爲刺史太平廣記所載樊晃爲刺史表林披爲臨汀令唐書林蘊傳林披爲臨汀郡曹掾廉使李承昭表爲別駕知州事莆陽載林氏譜慶圖詳見長汀縣事門陳劍大曆四年爲刺史事蹟見名宦蔣防以元稹李紳爲翰林學士李逢吉逐紳黜防爲汀州刺史也

又新元和中登左右補闕祠部員外郎李逢吉表山南行軍司馬貶汀州刺史劉岐大中初爲刺史事蹟見名宦鍾全慕唐昭宗時爲刺史會王潮爲威武節度使景福元年全慕與建州刺史徐歸範俱附潮梁纂唐封潮弟審知爲閩王審知喜全慕驍勇有謀畧分汀使世守之孫翔鍾翔生而雄武有膂力善騎射審知每奇之繼而全慕爲州都統使刺史審知卒王氏子弟爭國分守建汀翔歸南唐累官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卒贈尚書令初翔世守是州歷年甚久多築塔廟捐田爲粮六邑僧舍至今多奉鍾令公祠云梁顧唐末爲刺史累官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王延宗唐成元年王繼業閩通文元年以雲麾將軍檢校司徒使持節軍州事守州刺史清源人物志云繼業善技擊多游藝父延宗常爲汀州刺史繼業復出牧父子相代時論榮之永隆元年以檢校太尉移泉州刺史王延政通文三年以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軍州事守州刺史王延喜永隆元年許弘欽永隆四年許文縝晉開運元年朱文進殺王氏子弟以文縝爲統軍使位弘欽尋領州刺史繼進筠南唐保大七年包洪實保大十五年馮忠捷保大十六年王嗣宗太平興國六年知以通鑑長編修事蹟見名宦歐陽程咸平四年陳彥博景德二年以虞部員外郎知趙遂良大中祥符四年胡咸秩大中祥符六年以屯田員外郎知事蹟見古佛行狀黃吉甫天聖二年以朝請郎殿中丞知余謂景祐四年陳文寶嘉祐二年以朝奉郎比部員外郎知黃若水嘉祐四年以朝奉郎祕書丞知劉有方嘉祐六年以朝奉郎大理評事知余中嘉祐八年以承議郎國子博士知王彬治平元年以朝奉郎國子博士監丞知劉均治平二年以都官郎中知林東喬治平三年以朝奉郎大理寺丞知藍丞熙寧元年以職方員外郎知周約熙寧元年以朝散郎職方郎中知石民英熙寧五年以承議郎屯田員外郎中知王稷熙寧七年以奉議郎都官員外郎知許當熙寧九年以朝奉郎太常少卿知方嶠元豐元年以朝奉郎職方郎中知唐理元豐三年以朝請郎職方郎中知黃積元豐五年以朝奉大夫知陳軒元豐六年以朝請郎知事蹟見名宦謝履元祐元年以朝奉大夫知蕭佐元祐三年以朝散郎知董威元祐五年以朝請郎知曾孝總元祐六年承議郎知七年轉朝奉郎林可紹聖元年以承議郎知黃彥臣紹聖四年以朝奉大夫知陳粹元符三年以宣議郎知累轉至朝請郎在任九年事蹟見名宦章清大觀二年以朝散大夫知謝洞政和元年以朝奉大夫知掌之純政和二年以朝散郎知上官惇復政和三年以朝奉大夫知詹時昇政和

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五月除江東提舉王田政和五年以朝散大夫知李倩宣和元年以朝請郎中知潘闕宣和四年以朝請郎知蘇公才靖康元年以朝請郎知王令溫建炎元年以中奉大夫知封廣建炎元年以朝請大夫知陳直方建炎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以朝散大夫知紹興二年四月滿替鄭強紹興二年四月五日以左朝散郎知四年七月十四日滿替事蹟見名宦錢景賢紹興四年七月十四日以朝請大夫知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滿替詹尚紹興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以左朝請大夫知七年九月二十日宮祠袁思永紹興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九年十一月十日滿替張憲武紹興九年十一月十日以左朝請郎知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述朝旨念向有治復郎博士汀獨未置提疏得官且俾他郡無正員者悉補之梁宏祖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右朝請大夫知十二年八月罷陳定紹興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以左朝奉大夫知十四年三月宮祠高允文紹興十四年六月十二日以左朝散大夫知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罷吳順之紹興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十七年八月三十日滿替張昌紹興十七年十月二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十九年十月十日滿替獻尚書和號依佛子捐

倅朔惠氏輪、圍成浮圖。陳升紹興十九年十月十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滿替。黄武紹興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以右奉議大夫知。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滿替。劉郡日奉達婁積城毁武視城。啟增埤濬隍、備器惠衆、述實圖出、不枚紀。汀董華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二十六年正月六日滿替。婁崇吉紹興二十六年正月六日以右朝奉大夫知。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滿替。鍾鏜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以左朝請大夫知。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滿替。孫祖耆紹興三十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右朝請大夫知。三十一年二月罷。斛繼著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以右朝請大夫知。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滿替。吳南老隆興元年四月三十日以右朝奉郎知。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滿替。修學宮、新教官廳、繕城壁倉廩、會葺會有道寇縛致渠魁、餘黨潰散。晁子健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以右朝奉大夫知。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滿替。韋能定乾道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以右朝請大夫知。四年六月十七日宮祠。韓顯祖乾道四年十一月十六日以右通直郎知。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替。謝知幾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以右朝奉大夫知。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罷。趙公瀚乾道八年十二月二

十六日以左奉議郎知。九年十一月丁憂。呂巽之淳熙元年四月八日以朝奉郎知。尋除直秘閣。三年四月滿替。趙不悛淳熙三年四月十六日以承議郎知。五年五月一日滿替。江審淳熙五年五月一日以通直郎知。是年十一月八日致仕。江瑞淳熙六年四月十八日以朝請郎知。八年六月三日滿替。先是州有銀冶、代為撫州建昌輸銀。而二郡歲撥絹紬綿絮應本州衣賜、後二郡皆約紙道、而州代輸銀如故。民甚苦之。力請于朝、得減三分之二、運司又於一分認其半。由是上下稍免交征之患。呂大猷淳熙八年六月三日以朝奉大夫知。九年八月十六日宮祠。趙汝劼淳熙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以承議郎知。十年六月九日罷。趙不戒淳熙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朝散郎知。十一年六月三日罷。趙師德淳熙十一年十月十日以朝散郎知。十三年十二月二日滿替。宋綱良淳熙十三年十二月二日以承議郎知。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替。祝棣淳熙十四年四月十八日以朝奉郎知。十六年八月十一日除潼州府路提刑。隆興間有獻羨餘錢六千貫、名無額上供。棣奏減四分之一。劉坦之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一日以朝請郎知。紹熙元年正月四日除提舉。趙善鍼紹興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以朝奉郎知。二月五日丁憂。趙充夫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七日以朝散郎。五

年五月二十二日除秀州。撥田及寧化秀崗增州學稍貢試長汀月解奏省坑冶司檢踏官、移分都監、清流武平丞、上杭簿、在城商稅務大小使臣等九員、常平售多循舊數、歲留銀至五千餘斤。耽爲本州郡合得互剩米補之。朱端厚紹熙三年五月二十二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八月四日滿替。趙伯檜紹熙五年八月四日以朝奉郎知。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滿替。陳曄慶元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以朝散大夫知。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除廣東提刑。事蹟見於名宦之所。田椽慶元四年十月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差主管華州雲臺觀。宋思遠慶元六年正月三日以朝請郎知。嘉泰元年十月轉朝奉大夫。二年正月九日滿替。尋除大理正。陳映曄之弟。嘉泰二年正月九日以朝請大夫知。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除廣東提刑。趙彥橚嘉泰三年十二月五日以朝請郎知。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除廣西提刑。陳鑄嘉泰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以朝奉郎知。開禧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滿替。曹棨開禧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知。嘉定元年四月七日召赴行在。鄒非熊嘉定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知。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被旨特割鄰郡軍馬、使備都邑。四年六月十九日除廣東提刑。值江西峒寇寧化、勦捕殘孽、非熊修羅坑隘、以備。又修城濠、中

朝廷自左翼軍外再已添撥五百人屯戍、分處五僧寺。寇不枚紀。復因仕捐己俸兄繼一千緡、置田贍學。教授許應龍爲之記。趙不擴嘉定四年十月十四日以朝散大夫知。六年九月十四日差知信州。鮑瀚之嘉定六年十月十七日以朝奉郎知。八年五月十六日除刑部郎官。八月二十一日離任。江端中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以朝散大夫知。十年九月二十五日差知瑞州。十月八日離任。羅敷嘉定十年十月八日以承議郎知。十二年十月六日差知饒州。政務不擾、修泮宮外紀無主本之土。去之日老幼遮闌恬甫而後出郭。陳模嘉定十二年十月知。十三年二月致仕。傅康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知。十六年正月二日滿替。剛正有風力。因建戍軍騎而戍還愈肆、康戮倡亂者四人、餘皆從隸撥兵、饋仕籍田和爲粧莊、以惠赴省者。趙寔模嘉定十六年二月二日以朝請郎知。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除知書州。續除嘉定府。十二月十日離任。朝來文公楊考功祠于學右、撥田以供稃菜。林岳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以右朝散大夫知。再任紹定二年正月除直敷文閣、差知漳州。自試六邑之士、初書院二所。興郡士講討甚多。州及六縣學皆有祠、并記。李直柄紹定二年四月十九日以奉直大夫知。十月改知南劍。汀陳孝嚴紹定二年十月十三日以宣訓郎

知紹定三年七月七日宮觀李華紹定三年十二月監軍權州事四年五知汀州續除直華文閣再任轉朝散大夫端平二年四月除廣東運判事續先召官張翀端平二年六月二十三日以朝奉郎知三年二月除戶曹郎官六月離任黄寔端平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以朝請大夫知嘉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滿替戴挺嘉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朝請郎知四年十一月一日滿替視學初謂廟學混處非所以尊　先聖乃卜學東射圃地建六齋又謂羅城築土不足恃請于朝包砌以石始十頃餘門改刱南樓詢未就而秩滿歸之日行囊蕭然有古廉吏風姚元特嘉熙四年十二月一日以朝請大夫知淳祐元年五月轉奉直大夫淳祐元年九月致仕劉塁淳祐三年六月二十一日以朝奉大夫知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滿替郭正己淳祐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以中散大夫知七月十三日滿替黄炳淳祐七年十月三日以朝散郎知八年八月二十日召赴行在奏事盧岡父淳祐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以承議郎知九年五月轉朝奉郎十一年正月一日除湖北提刑六月一日交以次官離任李景勉淳祐十一年八月四日以朝議大夫知寶祐元年正月十八日赴都堂稟議續令奉官致仕羅必元寶祐元年四月十二日以朝請郎知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官觀周晉寶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以朝奉大夫知四年五月轉朝散大夫七月五日致仕朱銑寶祐四年十月二十六日以朝散大夫知六年十一月一日滿替胡太初寶祐六年十一月一日以朝散大夫知開慶元年九月轉朝請大夫景定元年五月十五日除工部郎官八月十二日交與正官離任大修郡學重建明倫敷極堂御書閣肇行鄉飲酒禮六邑士友畢會增餉均濟倉錢米以廣賑糶廟葉寨鑄兵並增給全分衣糧仍招刺補闕額時閱射自給賞犒修築城壁開浚濠池製軍器脩軍裝備月具戰倚犒千運城事紀兩項劇庭有祠于學

通判題名

鮑齋之唐天寶間以朝議大夫為郡司馬見天慶觀鐘銘裴實峰州者姓寬弟之子擢明經李栖筠引為殿中丞侍御史為元載所惡栖筠卒陳少游表淮南觀察使判官載誅拜刑部員外郎遷虔州刺史楊炎當國為載報讐貶汀州司馬後終荊南節度使唐書本傳林坡以治行遷判官唐書林藴傳釋見長汀縣令門張承翰偽唐保大中州判軍州兼兵馬監押作羅漢院記朱敦功朝奉郎李希孫承議郎許盟承議郎葉庭方承事郎楊良顯朝請郎熊浚明朝奉郎元符二年九月到任崇寧元年十月滿替毛宪承議郎柯常承議郎崇寧三年六月到任大觀元年九月滿替吳仲衍朝請郎大觀元年九月到任三年六月滿替轉朝請大夫高師雄奉議郎劉宸承議郎政和四年正月到任五年正月離任轉朝奉郎葛師望朝散郎政和五年四月到任六年九月離任方闓之朝奉郎政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任宣和元年十一月滿轉朝請大夫何正矩朝散郎宣和二年五月到任五年十六月二十九日滿替陳時敏朝散大夫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到任靖康元年十二月九日滿替許瑞夫朝請大夫建炎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二日滿替李續郎中王求殿丞徐大方國子博士張瑞國子博士方士寧以四員外郎鄭祥正奉議郎事蹟見名宦任元偃朝奉郎程昭朝散大夫紹興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致仕趙不積朝請郎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六年二月一日滿替陳言老朝請大夫紹興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權六年三月四日正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再任十一年六月七日滿替湯將孫朝請郎紹興十一年二月七日到任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替詹沒朝奉郎紹興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是年十二月致仕趙子瑋奉議郎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三日到任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滿替阮懌承事郎紹興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陳亞卿朝散郎紹興十七年到任二十年滿替周闓通直郎紹興二十年到任二十一年滿替彭端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到任是年離任張適朝散郎紹興二十四年六月八日到任向枝朝散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九月九日到任郡待之承議郎紹興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向士俊奉議郎紹興三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到任王岡奉議郎紹興三十一年六月七日到任隆興元年七月十六日滿替鄧昌國朝散郎隆興元年七月十六日到任乾道元年十一月六日滿替孟鏗奉議郎乾道元年十一月六日到任四年一月六日滿替李璺奉議郎乾道四年二月六日到任六年二月二十日滿替章啓心通直郎乾道六年二月二十日到任八年三月二十日滿替熊取新承議郎乾道八年三月三十日到任十一月十一日主管台州崇道觀陳公議郎乾道九年二月十七日到任淳熙元年九月二十一日丁憂呂濟奉議郎淳熙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四月十七日滿替馮世顯朝奉郎淳熙四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六月三日滿替劉坦之通直郎淳熙六年六月三日到任八年七月十七日滿替林栩通直郎淳熙八年七月十七日到任十年八月二十五日滿替陳析宣教郎淳熙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滿替徐文蓍朝散郎淳熙十二年十月十

五日到任淳熙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離任游書朝奉郎淳熙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游次公奉議郎淳熙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五年二月十七日罷林叔度朝奉郎淳熙十五年六月四日到任紹熙元年六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師璟承議郎紹熙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滿替趙善晤朝奉郎紹熙三年六月二十七日到任五年七月二十七日滿替陳以中朝請郎紹熙五年七月六日到任慶元二年八月六日滿替林文仲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六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一日滿替葉安行朝散郎慶元四年九月十八日到任六年十月五日滿替廣大中朝奉郎慶元六年十月五日到任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滿替趙師寀承議郎嘉泰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滿替聶唐臣承議郎嘉泰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林士衛承議郎嘉定三年八月一日到任五年八月七日滿替陳天宜承議郎嘉定五年八月七日到任六年四月十七日滿替黃大全承議郎嘉定六年六月九日到任七年正月七日滿替權州日置與替準汀州牒以見缺有書沈爕奉議郎嘉定七年六月三日到任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滿替樓鐩承議郎嘉定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任續官觀吳灝

奉議郎嘉定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十三年六月八日滿替劉繼祖宣教郎嘉定十三年六月八日到任十五年十月二日滿替陳貴誠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月二日到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滿替方祖同朝奉郎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寶慶元年三月二十七日滿替韓休卿朝請大夫寶慶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年九月十九日離任錢元忠奉議郎寶慶三年三月十日到任紹定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滿替王杆朝奉大夫紹定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八月五日滿替事蹟見名宦趙彥倪朝奉大夫紹定五年七月五日到任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滿替趙仕夫朝散郎端平元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三年八月二十四日除知新州楊紹綰奉議郎端平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到任嘉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滿替孫叔諧朝請郎嘉熙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一日滿替徐栻朝散郎嘉熙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任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滿替鄭發奉議郎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丁憂黃塡國朝請郎淳祐四年六月七日到任五年十月三十日致仕黃堅叟承議郎淳祐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八年六月十八日滿替孫基奉議郎淳祐八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十年四月十日滿替單謂大朝散

郎淳祐十年四月十日到任十二年四月十七日滿替林光庭承議郎淳祐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寶祐二年三月十七日滿替趙時海朝請郎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九月十七日滿替陳熊子朝議大夫寶祐四年九月十七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滿替長汀縣民普洪紀廣豐押盟堂正副判許十提舉海公填竹下銷緣作于作白刺于峰與劉寸專滅見傷鄉鐵二十石首人中富豪民户執劉伴縣主簿柏書千籍王衛翁承議郎寶祐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汀士風不振久矣康於鄉校歷堂文風不振衛翁下車之初首勤念焉越一年月陳三修之文贊洪郡守興修前件與大修葺修國起樂非關作風俗之大守如其請一一修明由是行鄉飲有地業外條有業風俗有藉衛翁之力也

教授題名

戴覺迪功郎紹興十三年二月[illegible]鄧鶩迪功郎十六年三月九日到任十九[illegible]年四月到任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滿替王晞亮[illegible]月二十三日到任二十四年十月滿替李秀實[illegible]任二十五年三月丐祠林偉迪功郎二十六年[illegible]二月解任徐世英迪功郎二十八年四月[illegible]

丁憂遠濟奉議郎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到任三十二年四月四日滿替張濬文林郎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到任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六日滿替葉晞旦迪功郎元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六月三日丁憂趙容迪功郎[illegible]滿替柴必勝迪功郎[illegible]滿替杜申迪功郎七年四月二十日到任[illegible]滿替王得過迪功郎[illegible]滿替王構迪功郎[illegible]滿替朱鼎迪功郎[illegible]滿替張汝明從事郎[illegible]鄭華迪功郎[illegible]滿替江史[illegible]滿替陳一新迪功郎[illegible]滿替王沖用迪功郎[illegible]謝濂迪功郎[illegible]李仲光迪功郎[illegible]滿替柯嚀迪功郎[illegible]滿替許應龍迪功郎[illegible]九月二十七日滿替孔夢符文林郎六年閏九月二十七日到任九年十

一月十一日滿替。林趙卿迪功郎，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鄭宗仁迪功郎，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到任，十五年七月備從政郎，十六年二月十六日滿替。李以耕修職郎，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二年三月十一日滿替。楊寅仲修職郎，寶慶二年三月十一日到任。黃士華迪功郎，在任轉文承直郎，紹定元年六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七月九日滿替。黃復初文林郎，四年七月九日到任，端平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滿替。王公瑾迪功郎，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三年五月丁憂。張實甫迪功郎，嘉熙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到任，四年六月九日滿替。魏鼎奇理從事郎，四年六月九日到任，淳祐三年閏八月九日滿替。徐革老迪功郎，淳祐三年閏八月九日到任，六年十二月六日滿替。程應斗迪功郎，六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十年二月十八日滿替。蕭廣韶從事郎，十年二月十八日到任。黃正一迪功郎，淳祐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通五考離任。潘同叟迪功郎，寶祐二年八月十六日到任，三年四月丁憂。趙興洙修職郎，三年六月七日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滿替。吳光迪功郎，開慶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景定元年正月十一日丁憂。趙必遷修職郎，景定元年四月十日到任。

判官題名　鍾建侯文林郎，建炎二年八月四日到任，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替。鄭頎迪功郎，紹興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七年四月二日滿替。黃稟承直郎，紹興七年四月二日到任，十年六月四日滿替。周松年修職郎，紹興十年六月四日到任。朱璟文林郎，紹興十一年二月六日到任。張頎老文林郎，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到任，十七年四月十七日滿替。謝之才從事郎，紹興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二十一年二月五日滿替。蔡穎從政郎，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到任，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滿替。張希祖文林郎，紹興二十四年四月十二日到任，二十七年七月十日滿替。李擴儒林郎，紹興二十七年七月十日到任，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改官離任。盧臨儒林郎，紹興三十年八月四日到任，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滿替。翁澤文林郎，隆興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任，乾道三年二月十五日滿替。陳晦文林郎，乾道三年二月十五日到任，差長汀主簿，索嗣良權。王貽訓文林郎，乾道四年七月五日到任，五年二月致仕。黃義孫從事郎，乾道五年六月五日到任，六年七月陳乞奉祠。許閎禮文林郎，乾道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在任放罷。侯括從事郎，乾道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淳熙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滿替。魏好問文林郎，淳熙四年十一

月三十日到任。黃東從事郎，淳熙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九年五月致仕。姚錫承直郎，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致仕。王似翁文林郎，淳熙十二年五月十一日到任，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滿替。余鏻文林郎，淳熙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到任，紹熙二年六月七日滿替。趙達文林郎，紹熙二年六月七日到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滿替。王昌期文林郎，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任，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滿替。王嘉謀文林郎，慶元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日致仕。趙善庠文林郎，慶元六年七月十四日到任，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滿替。林夏文林郎，嘉泰三年十月十七日到任，四年十月二十四日致仕。趙希孝從事郎，開禧元年三月九日到任，嘉定元年閏四月五日滿替。徐蒙發文林郎，嘉定元年閏四月五日到任，四年九月十四日致仕。董鑑儒林郎，嘉定五年正月十七日到任，七年五月十一日放罷。林誠文林郎，嘉定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引年致仕。史伯庭迪功郎，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四年二月十日滿替。趙戒夫文林郎，嘉定十四年二月十日到任，十一月十日丁憂。曾穎秀承直郎，嘉定十五年三月十五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滿替。趙希文儒林郎，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紹定元年七月一日滿替。李宗起承直郎，紹定元年七月一日到任，五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劉騏儒林郎，紹定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七月二十六日離任。江鐩從事郎，紹定五年十月十八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丁父憂。趙希澹承直郎，端平元年四月二日到任，三年五月成資離任，改新州新興縣。業一新儒林郎，端平三年七月一日到任，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滿替。趙宗郡儒林郎，嘉熙三年七月十六日到任，淳祐二年八月十日滿替。虞應龍儒林郎，二年八月十日到任，三年八月十七日漳州試院不祿。連端懿從事郎，淳祐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到任，七年八月十七日赴班。趙汝琥文林郎，淳祐七年八月十五日到任，十年十一月三日滿替。梁椿文林郎，淳祐十年十一月三日到任，寶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滿替。許必發文林郎，寶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任，三年四月十七日放罷。周頤儒林郎，寶祐三年八月十一日到任，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赴班。鄭忠從政郎，寶祐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

推官題名　郭濤從事郎，建炎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滿替。謝仲元承直郎，紹興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到任。蘇清從事郎，紹興六年五月三日到任。董天民迪功郎，紹興九年十月十三日到

任，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滿替。趙公從修職郎，紹興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到任，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滿替。張維迪功郎，紹興十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任，紹興十九年三月二日滿替。滕膺迪功郎，紹興十九年五月二日到任，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四日滿替。張安孫文林郎，紹興二十二年十月四日到任，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滿替。劉街文林郎，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到任，二十九年正月初五日滿替。徐昻文林郎，二十九年正月五日到任，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滿替。趙彥齡從事郎，三十二年四月十一日到任。李宗說文林郎，隆興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乾道三年五月四日滿替。蔣之才從事郎，乾道三年五月四日到任。尤昻文林郎，乾道五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滿替。陳公紹從事郎，八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六日滿替。余致和儒林郎，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致仕。趙師紹文林郎，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潘赫文林郎，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九年八月十八日乞致仕。韓琥儒林郎，十年五月十二日到任，十三年閏七月二十六日滿替。趙師章從政郎，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到任。張無豫文林郎，十五年正月十九日到任。陳嶧從事郎，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五日到任，紹興三

年六月五日滿替。鄭誠文林郎，三年六月五日到任，慶元二年四月六日滿替。曹鎮儒林郎，二年四月六日到任，五年八月九日滿替。尤植承直郎，五年八月九日到任，嘉泰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滿替。趙彥飭從事郎，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到任，開禧二年八月一日滿替。沈燾文林郎，開禧二年八月一日到任。林大問迪功郎，嘉定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到任，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兩易司户。趙希館修職郎，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司户參軍兩易，至五年十二月遇理前任。馮頎迪功郎，六年二月七日到任，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滿替。余經國文林郎，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二年六月六日滿替。徐浩迪功郎，十二年六月六日到任，八月二十四日致仕。趙汝琥從事郎，十二年十一月十日致仕。鄭志學儒林郎，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到任，寶慶元年四月十三日滿替。趙汝岊儒林郎，寶慶元年四月十五日到任，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滿替。李昻英文林郎，紹定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守城，儒林郎，四年五月十九日慶壽恩循承直郎，七月二十九日諸司奏功特轉兩官，緣改官收使，五年十月十二日除大學正。李頎甫從事郎，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六年九月八日乞致仕。趙崇猷承直郎，六年十一月一日到任，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滿替。周仲紓儒林郎，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嘉熙二年正月內陳乞爭職。趙鍥夫從事郎，嘉熙二年正月二十日到任，二年十二月六日滿替。林渻儒林郎，二年十二月六日到任，五年十二月六日滿替。鄭環儒林郎，五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滿替。趙汝耆文林郎，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希沼從政郎，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到任，尋轉文林郎，寶祐三年十二月赴班。朱吉甫從事郎，寶祐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到任。

錄事題名

余迥迪功郎，紹興十六年八月到任，十八年四月十九日，尋替。林霖從政郎，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到任，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滿替。鄭公衎從政郎，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二十四年八月內丁憂。周餃修職郎，二十四年十二月到任，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滿替。劉師尹修職郎，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到任，五十年十月致仕。林懋猷從政郎，三十一年正月十二日到任，隆興二年四月滿替。滕懌迪功郎，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滿替。吳三傑修職郎，乾道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滿替。趙汝遂修職郎，乾道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十月內丁憂。徐鑄迪功郎，乾道九年三月二十

日到任，淳熙三年七月五日滿替。李友直修職郎，淳熙五年七月五日到任，六年八月七日滿替。吳瑀迪功郎，淳熙六年八月七日到任，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滿替。廖慶從政郎，淳熙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到任，十二年十一月四日滿替。鄭光卿從政郎，十二年十一月四日到任，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請祠。盧鑄文林郎，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到任，紹熙元年十一月四日滿替。趙書體從政郎，紹熙元年十一月四日到任，五年正月二日滿替。黃烋仲從事郎，紹熙五年正月二日到任，慶元元年八月內漕司考試致仕。楊應從事郎，慶元二年六月十二日到任，五年十月二日滿替。寧壽隆從政郎，五年十月二日到任，嘉泰三年五月五日滿替。姚槃從政郎，嘉泰三年五月五日到任，開禧二年三月二日滿替。趙女樸從仕郎，二年三月三日到任，嘉定三年二月十七日滿替。余亮迪功郎，嘉定三年二月十七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滿替。林緯然迪功郎，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到任，七年四月致仕。趙崇譽從仕郎，嘉定七年七月二十日到任，九年九月致仕。馮三傑迪功郎，嘉定十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二年六月致仕。陳稚險迪功郎，十二年十月二日到任，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陳謙文林郎，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到任，寶慶二年二月六日滿替。龔鎮儒林郎

寶慶二年二月六日到任，紹定三年七月一日滿替。陳光大（儒林郎，紹定二年七月一日到任，四年十一月四日辟知清流縣事。）真德林（儒林郎，紹定四年七月到任，五年八月八日准省劄權攝建陽法，特）俞林（承直郎，端平元年九月十八日到任。）趙錄夫（從事郎，）吳澤（儒林郎，）王仲賢（廸功郎，嘉熙四年八月一日到任，淳祐元年八月二十日致仕。）上官迂（從事郎，淳祐元年九月三日到任，四年十二月四日滿替。）趙玥夫（從事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滿替。）任公澤（廸功郎，淳祐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十年九月十一日丁所生憂。）虞德屋（從事郎，淳祐十一年二月一日到任，寶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滿替。）趙必曦（廸功郎，寶祐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任，五年四月十五日滿替。）趙汝賁（廸功郎，寶祐五年四月二日到任。）

司理題名　黄子正（廸功郎，嘉定十年八月三日到任，十三年十月三日滿替。）曾文甫（廸功郎，嘉定十三年十月三日到任，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滿替。）楊伯純（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任，寶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滿替。）陳儀（從政郎，寶慶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紹定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滿替。）林光遠（從事郎，紹定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致仕。）徐驛（廸功郎，紹興五年四月十一日到任，端平二年六月十一日滿替。）趙必琵（文林郎，端平二年六月十一日到任，嘉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滿替。）周傳之（廸功郎，嘉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元年八月十一日滿替。）趙希逢（從事郎，淳祐元年八月十一日到任，淳祐二年四月丁憂。）潘公澁（從事郎，淳祐二年十一月九日到任，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滿替。）趙埜夫（從政郎，淳祐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到任，九年三月二十日滿替。）劉文虎（廸功郎，淳祐九年三月二十日到任，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丁母憂。）趙與率（修職郎，淳祐十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寶祐元年四月八日滿替。）姚鏠（從政郎，寶祐元年四月八日到任，三年七月六日致仕。）朱搏（儒林郎，寶祐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任，開慶元年七月三日滿替。秦辟武平縣令。）李諝子（廸功郎，開慶元年七月三日到任。）

司户題名　任文鷹（紹興十三年到任，十六年滿替。）鄭極（紹興十六年到任，十九年滿替。）尤昇（紹興十九年到任，二十二年滿替。）賈遇祖（二十二年到任，二十五年滿替。）王鑫（紹興二十五年到任，二十八年滿替。）黄藻（紹興二十八年到任，三十一年滿替。）趙公廻（紹興三十二年到任，隆興二年滿替。）余壽（乾道三年到任，五年滿替。）宋晉之（乾道五年到任，八年滿替。）俞秀（乾道八年到任，淳熙元年滿替。）趙汝捉（寓居建寧府）陳欽學（紹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慶元二年二月十六日滿替。）許惠卿（慶元二年二月十日到任，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滿替。）方環（慶元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任，嘉泰二年七月三十日滿替。）趙希汴　俞機　趙希鏵　朱季文（嘉定五年三月十九日到任，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李任　顔東老（嘉定九年三月到任，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滿替。）陳雲老（嘉定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十五年七月二十九日滿替。）陳揀　趙汝牌　方逢吉（紹定元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滿替。）余師夔（紹定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端平元年六月十八日滿替。）鄭衡之（端平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嘉熙二年七月十一日滿替。）龔祉（從事郎，嘉熙二年七月十一日到任，淳祐元年八月二日滿替。）蕭俵之（廸功郎，淳祐元年八月二日到任，丁憂。）趙若澳（廸功郎，淳祐三年五月一日到任，六年七月十五日滿替。）沈冨求（廸功郎，淳祐六年七月十五日到任，九年十二月六日滿替。）彭沚（廸功郎，淳祐九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滿替。）李擴之（廸功郎，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到任，四年八月十五日滿替。）賴夢鈴（廸功郎，寶祐四年八月十三日到任。）

司法題名　趙與竹（承直郎，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嘉熙三年五月十四日滿替。）趙與祏（文林郎，嘉熙三年二月十四日到任，淳祐元年三月致仕。）鄭龕（從事郎，淳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滿替。）陳渭（廸功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滿替。）趙若忠（文林郎，寶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到任，是年五月內致仕。）洪葳（儒林郎，淳祐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八年三月十八日滿替。）趙與瑤（從事郎，淳祐八年三月十八日到任，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滿替。）任志珍（廸功郎，寶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寶祐五年八月內丁憂。）趙必衎（儒林郎，寶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到任。）

訓練祭軍題名　宋驛（修武郎，）彭勍（武德郎，）郭宗德（訓武郎，）孫大昕（武翼郎，）侯公明（武節郎，）侯澗（修武郎，）王汝衡（武節郎，）張友忠（訓武郎，）蔡顯（武翼大夫，）楊埋（武翼大夫，）周德（武德郎，）劉岡（武德大夫，）王允文（訓武郎，）王宗達（武翼郎，）陳澤（武翼郎，）黄紋（武德大夫，）吳濱（武經大夫，）李暠（武翼郎，）陳椿（武翼大夫，）劉琛（武德大夫，）楊森（武節大夫，）戚爲功（訓武郎，）林滋（武經郎，）杜之美（訓武郎，）鈕冨（武翼郎，）林寶（武翼郎，淳祐四年五月到任，七年五月滿替。）曹椿（武節郎，淳祐七年五月到任，五年六月滿替。）鄭棟（武德郎，寶祐二年

五月到任五年五月致仕）馮椿 宋鉞（武翼郎寶祐五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三月去）梅琳（武節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駐劄寨正將題名 翟阜（統領）盧真（統領）吁廷光（統領）巨賓 謝宣 李寔 曹立 王教 黃寶 李明（權寨將）陶進 張道 張興祖 蕭猛 丘彥 高杞 朱端 巫極 陶安國 劉俊 李彥 丁世端 鄧起 鄭先 張煥 陳世才（脩武郎權充統領）李珍 詹受 廣濬然（進義副尉淳祐元年到任）詹璣（下班祗應淳祐元年由副將陞正將）周榮（統領武翼郎淳祐七年到任）王立（進義副尉淳祐九年充準備將三年陞副將七年陞正將）邊林（進勇副尉淳祐九年到任）陳介（進義副尉淳祐十一年到任）陳忠（守闕進勇副尉淳祐十二年到任）江武（進武校尉寶祐三年八月到任）楊勝（守闕進勇副尉寶祐四年十月到任）貝國珍（統領守闕進勇副尉寶祐五年三月到任）

副將題名 謝宣（陞正將）劉明 張橘 鄭明 張德 鄭先 黃元 曾星 蔣成 陳德威 陳應 詹璣（陞正將）姜彥忠 王立（陞正將）徐政 宋旺 丘瑔 陳忠（陞正將）成堅 于從龍（進義校尉寶祐四年三月到任）

長汀縣知縣題名 林披（判史興化來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換肅漳赤戴林氏精慶闔無披年二十以經業擢第授臨汀郡曹掾郡多山鬼披著無鬼論廉使李承昭置之奏授臨汀別駕知州事子藻舉進士唐書有傳擢藻第至尹寶正元中為閩元本置州天寶元年改臨汀郡乾元元年復為汀州披為令當在天寶之德中）張景休（撫江南野史云景休某先在陽人中第為判南武判公員無措于不釋卷詩聞知名秋滿以著作郎為長汀令）楊贍（元符一年調清州推官未赴部使者檄攝縣事智籍不擾而寨時多寓賊庭贍捕治青縣境內清肅明年大官遺由京師上書論紹聖姦臣以元祐為離筆立黨錮於兄賊老大臣成縻后之誅戮上書之士日貪鑒見蹤跡群緣藥極奪兵不啻異與事事崇寧三年坐邪等謫大觀間為建寧府度推官以卒）右三人以舊志脩 李存質（太子中舍元祐三年）吳貴 梅琥（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紹聖元年）詹林（政和元年）黃涯（宣教郎）陳果（朝奉郎紹興四年）劉孔脩（宣教郎紹興六年）嚴褒（宣教郎紹興七年）吳纖（朝奉郎紹興九年）陳瑞（奉議郎紹興十四年）余胥義（宣教郎紹興十七年）劉昱（迪功郎紹興十八年）張擣（朝奉郎紹興二十一年）葉浩（承奉郎紹興二十四年）方子昂（承奉郎紹興二十六年）陳夢遠（宣教郎紹興三十年）李宗望（奉議郎紹興三十二年）蘇鎮（從事郎乾道二年）張希祖（通直郎乾道五年）余嶪（承事郎乾道八年）趙不富（朝奉郎乾道九年）商倚（承奉郎淳熙三年）陳文康（承議郎淳熙四年）黃如圭（承奉郎淳熙七年）劉遵正（宣教郎淳熙九年）謝知任（承議郎淳熙十一年）趙汝堅（文林郎淳熙十五年）薛元甫（儒林郎紹熙二年）王千秋（文林郎紹熙四年）趙不隔（朝奉郎慶元元年八月到任四年十月滿替）謝邦憲（奉議郎慶元四年十月到任嘉泰元年十二月滿替）謝周卿（承議郎嘉泰元年十二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除諸衞遷古紀户豐安年何四市乎庾首有記存播四州州學泰牘學職事立舊凡人細縣合紙齊楊島里記州社壇並公同必大記）李德紹（宣教郎嘉泰四年十二月到任開禧三年五月致仕）劉泳之（承議郎開禧三年十一月到任嘉定四年四月滿替）朱璽（宣教郎嘉定四年四月到任六年五月陞觀察任）建三益（宣教郎嘉定六年八月到任九年九月滿替）錢厚（宣教郎嘉定九年九月到任十一年九月罷）劉光英（奉議郎嘉定十二年二月到任十五年三月滿替）黃書（奉議郎嘉定十五年三月到任十六年十一月丁憂）朱子奉（通直郎嘉定十七年八月到任寶慶元年八月丁憂）趙汝渡（奉議郎寶慶元年十二月到任紹定五年十月滿替）宋憩（承議郎紹定五年四月辭差端平二年十二月準省劄差充事蹟見名宦）朱起元（通直郎端平三年六月到任嘉熙三年七月滿替充任添）

長汀丞題名 薛東（文林郎嘉定十六年十月到任寶慶二年五月赴漕臺槃議）王徽（迪功郎寶慶二年十月到任）朱起元（承直郎紹定元年十月到任後任令）趙時鐵（承直郎紹定三年五月到任端平元年四月解上統替差）王元瑞（文林郎紹定五年三月到任端平元年四月滿替）王允萬（文林郎端平元年七月到任嘉熙元年八月滿替）范懷正（從事郎嘉熙元年八月到任四年七月權充城令）陳師宗（迪功郎嘉熙四年七月到任淳祐四年三月滿替）趙與鑄（文林郎淳祐四年三月到任七年十月滿替）趙汝捷（將武乎）葉懋佐（迪功郎淳祐七年十一月到任十年九月滿替）趙汝樓（修職郎淳祐十年九月到任十一年六月致仕）黃夢檀（迪功郎淳祐十二年四月到任當年八月致仕）鄧孟（迪功郎寶祐元年十一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鄧伯東（迪功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長汀簿題名 張採古（事蹟見名宦門）趙希平 夏璜 趙希佐 曹宋英（迪功郎紹定五年六月到任端平五年八月滿替）吳庭（從事郎端平上

年八月到任嘉熙三年十月滿替　陳巘組迪功郎嘉熙三年十月到任淳祐二年十二月滿替　姚琥迪功郎淳祐二年十二月到任五年八月致仕　郭鼎亨迪功郎淳祐七年四月到任十年四月滿替　林夢崎迪功郎淳祐十年四月到任寶祐元年八月滿替　何衍從事郎寶祐元年八月到任四年十月滿替　葉伯恍迪功郎寶祐四年十月到任

長汀尉題名

趙師崎　李伯屋　雷復　趙積夫　黃堯　江鐩　陳正夫迪功郎紹定六年三月到任端平三年三月滿替　倪正卿迪功郎端平三年三月到任嘉熙二年四月滿替　陳長孺迪功郎嘉熙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丁憂　鄧攀龍迪功郎淳祐三年八月到任三年七月丁憂　王有光迪功郎淳祐三年十一月到任六年十一月滿替　陳必大迪功郎淳祐六年十一月到任元年十二月滿替　黃孝祥迪功郎寶祐元年十二月到任寶祐元年三月滿替　劉庸迪功郎寶祐元年三月到任是年七月致仕　雷子發迪功郎寶祐二年四月到任是年九月丁憂　陳遵迪功郎寶祐三年六月到任開慶元年七月滿替　洪子壽迪功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寧化知縣題名

鍾彥倚景祐年中知　高照熙寧九年以都官外郎知虔建俠元祐間為事三年民懷其德有生子而字之以先者　施祿富沙人建

炎間到任富沙平猺清閩以出將由汀而南捉部民兵擾寧化他道鈔司檄尉然所部會富沙中壘不肯前諫鈇尉作亂尉多方喻之以兵既是寧幯于野從主檄撫定居數月復起致亂捉捕其尤者三十八置之重辟自是百里肅清　林寅紹興三十一年知右五人以舊志脩　趙汝鑿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到任寶慶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替　黃徠宣教郎寶慶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任寶慶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滿替與潭藩嫌疑遣謙而肯禍者　廖壽翁承議郎寶慶五年十月十九日到任紹定三年閏二月十日罷　江亨道宣教郎紹定五年八月二日到任六年五月六日致仕　趙時錚從事郎紹定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端平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滿替紹定之後新州縣治諸官廨倉倩學築城　何建宣教郎端平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二日致仕　劉煥奉議郎嘉熙四年四月一日到任　李多宣教郎淳祐三年五月一日到任淳祐六年六月十三日滿替　林雲宣教郎淳祐二年六月十三日到任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致仕　張燁通直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滿替　林穎通直郎淳祐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淳祐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致仕　倫極朝奉郎寶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到任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滿替　林公玉承議郎寶祐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任

寧化丞題名

朱巨宏承直郎紹定五年到任未久解蓋先達賊縣令　陳大章迪功郎紹定六年到任端平元年罷　趙澪夫迪功郎端平元年到任　乙大度迪功郎嘉熙元年到任　鄭元吉迪功郎嘉熙四年到任四年致仕　劉志平迪功郎淳祐三年到任三年罷　趙師駿從事郎淳祐八年到任十一年到任　趙與廉修職郎寶祐二年六月一日到任五年六月十三日滿替　潘禁迪功郎寶祐五年六月十三日到任

寧化簿題名

陳讜孫　李茂　李萬　張元之　謝駮　陳緣已上並迪功郎　翁次夔從政郎　趙必邃文林郎紹定四年二月到任端平元年三月滿替　馮子威從事郎端平元年三月到任二年五月滿替　趙必衍文林郎端平元年五月到任嘉熙元年十二月丁憂　趙必諭修職郎嘉熙二年四月到任淳祐元年七月滿替　李胃迪功郎淳祐元年七月到任四年八月滿替　陸夢言迪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七年十二月滿替　盧文郁迪功郎淳祐七年十二月到任十一年四月滿替　趙汝鎬從事郎淳祐十一年四月到任寶祐二年六月滿替　謝清甫迪功郎寶祐二年六月到任六年四月滿替　俞義剛迪功郎寶祐六年四月到任

寧化尉題名

顏順仲　李順甫　趙希丘　趙崇積　吳瑞　趙崇金從事郎淳祐元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滿替　何正夫迪功郎淳祐四年四月到任七年六月滿替　趙澪夫迪功郎淳祐七年六月到任是年七月罷　蔡盎迪功郎淳祐八年六月到任十一年七月滿替　朱元光迪功郎十一年七月到任寶祐元年三月致仕　吳龍巽迪功郎寶祐元年六月到任四年七月滿替　吳潀迪功郎寶祐四年七月到任

上杭知縣題名

舊格選人任知縣令須一資若任內有舉主三員仍免職司與改合入官　孫瑞紹興二十九年到任創學給田養士親幕月旦暇日升講自是士風彬彬五人庚之　鄭稷乾道二年到任明年士民請曰天聖至今凡四遷廢壇創復成謂州其所願復還焉稷乃度地于郭坊白之郡錢司得其事獲旨從使方理始而稷以憂去人甚惜之　陳朝章乾道七年到任當鄭稷謀遷之後繼之者未暇營構朝章分畫區處層弁金經其有條理右三人以舊志修　任文茂承議郎淳熙十年二月到任十四年三月滿替　蕭輅承直郎紹熙十四年三月到任慶元三年五月滿替　薛洽從事郎慶元三年八月到任六年十月滿替　黃棨承直郎慶元六年十月到任嘉泰四年正月致仕　陳沂從事郎開禧三年七月到任嘉定三年十

月滿替林半千儒林郎嘉定三年十月到任十一年四月滿替鄭必學從政郎嘉定十一年四月到任十二年九月致仕曹南老文林郎嘉定十三年二月到任十六年四月滿替趙彥珽文林郎十六年四月到任寶慶二年七月滿替增置學田葺新學舍陳準文林郎寶慶二年七月到任三年八月罷趙時鉞承直郎紹定四年八月到任端平二年正月滿替寇平復刱縣衙及官舍築城方應祥從事郎端平二年正月到任嘉熙二年二月滿替謝觀國儒林郎嘉熙二年二月到任淳祐元年十二月滿替余繼祖儒林郎淳祐元年十二月到任五年二月滿替趙希繩儒林郎淳祐五年五月到任八年七月滿替王廷慶宣義郎淳祐八年七月到任十一年三月致仕楊仁言宣教郎淳祐十一年九月到任是年十一月致仕潘景丑宣義郎淳祐十二年十月到任寶祐三年十二月滿替幽城造城屋李務行從政郎寶祐三年十二月到任六年十二月滿替修學刱朱楊二先生祠于學之西林似孫從事郎寶祐六年十二月到任

上杭丞題名　呂伯圜嘉定六年到任九年滿替饒洽嘉定九年到任十二年滿替陳欲才嘉定十二年到任十六年滿替吳次春嘉定十六年到任寶慶二年滿替江實紹定六年到任林桂端平二年到任廖武子端平二年到任嘉熙三年滿替趙汝篙嘉熙三年到任淳祐二年滿替趙時晴寶祐元年到任四年滿替梁濤寶祐五年到任六年丁母憂陳稷寶祐六年六月到任

上杭尉題名　林韶廸功郎嘉定六年到任九年滿替陳元震廸功郎嘉定九年到任十三年滿替柯岐廸功郎嘉定十三年到任十六年滿替張嵩廸功郎嘉定十六年到任寶慶二年滿替康濟廸功郎紹定元年到任四年滿替陳夢訊廸功郎紹定四年到任端平元年滿替林翔龍廸功郎端平元年到任嘉熙元年滿替黃師心廸功郎嘉熙元年到任四年滿替趙時耆廸功郎淳祐元年到任四年滿替陳僑廸功郎淳祐四年到任七年滿替陳時學廸功郎淳祐七年到任元年滿替趙時儽廸功郎淳祐十年到任寶祐元年滿替陳時可廸功郎寶祐四年到任開慶元年滿替鄭應雷廸功郎開慶元年七月到任

武平知縣題名資格選人任知縣令係一資若任內有舉主三員乃充職司與改合入官王懿登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大中祥符二年陳開　宋仕衡天禧二年陳居亮　吳摩登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嘉祐六年楊敦仁元符二年葉曾　江翊　梁義從儒林郎黃沐　陳　大共名政和六年梁

仲衍崇寧二年張元琳紹興二年董廸　黃雷宣教郎紹興十二年滿替上官蹇宣教郎紹興十二年到任張安節儒林郎紹興十四年到任蔡顗廸功郎紹興十七年到任黃次元承議郎紹興二十一年到任王正國承直郎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到任乾道元年四月滿替趙貢從政郎乾道元年四月到任三年致仕石應成從政郎乾道四年四月到任五年十月卒賢唐廷堅從政郎乾道六年三月到任九年四月滿替從乞伎錢馬爵頓錢粉學養士湯說承奉郎乾道九年四月到任是年八月罷程起宗從政郎淳熙元年三月到任四年五月滿替唐岳從政郎淳熙四年五月到任七年七月滿替董文昌文林郎淳熙七年七月到任十年八月滿替王大若廸功郎淳祐十年八月到任十一年十一月致仕葉謙之文林郎淳熙十四年七月到任紹熙元年二月成資滿重修學殿涑均文林郎紹熙元年八月到任十月致仕周稷儒林郎紹熙二年六月到任四年十月丁憂涑絢文林郎紹熙五年正月到任趙汝慶文林郎慶元二年十二月到任三年八月致仕何自強文林郎慶元四年八月到任修建東西三城門樓移社壇趙善綽重刱縣衙趙墉文林郎王由之文林郎開禧元年二月到任嘉定三年四月滿替陳孝通儒林郎嘉定二年四月到任四年成資滿趙汝琯廸功郎嘉定四年五月到任七年八月滿替傅大聲宣教郎嘉定七年八月到任十一年十月滿替李文伯宣教郎嘉定十一年十月到任十四年十二月滿替趙師峙從政郎嘉定十四年十二月到任十五年二月丁憂黃奕甫文林郎嘉定十五年七月到任寶慶二年四月滿替顏東老承直郎寶慶二年四月到任紹定三年四月十一日郡檄任三年討賊同縣尉鍾伯福殁於王事官其子趙汝璵承直郎紹定五年七月到任端平元年正月罷趙汝議從事郎端平二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二月致仕田圭文林郎嘉熙二年十月到任淳祐元年九月致仕黃應翁文林郎淳祐元年十一月到任淳祐三年十一月丁憂林震儒林郎三年七月到任楊一夔從政郎五年二月到任沈富求廸功郎淳祐九年阮達午保義郎寶祐五年三月到任開慶元年七月丁憂寶祐二年郡以郡監趙與裯攝事就縣爲舍乞改作文武通差趙廷不果來沅運郎立蠲費元年邑士民列請于郡郡守胡公太初爲奏乞復京選通差之舊從本州選辟一次上俞之朱搏儒林郎以本州司理參辟開慶元年十月到任

武平簿題名　張揮廸功郎開禧三年到任余洪廸功郎嘉定二年到任上官損廸功郎嘉定四年到任傅廣廸功郎嘉定六年到任九年十一月

（滿替。）翁浦（廸功郎。嘉定九年十一月到任。十二年三月致仕。）趙與環（廸功郎。嘉定十一年六月到任。十五年七月滿替。）張庭實　張安　謝滋（並廸功郎。）蔣逵泰（紹定四年三月到任。五年十一月致仕。）梁應庚（紹定六年二月到任。端平三年二月滿替。）尤巽之（端平三年二月到任。嘉熙三年六月滿替。）吳應酉（廸功郎。嘉熙三年六月到任。淳祐三年六月滿替。）劉墐（淳祐三年六月到任。）鄭自任（淳祐六年七月到任。）林一龍（淳祐九年十月到任。）遠通（淳祐十年十一月到任。寶祐元年十月致仕。）黃夢鑑（寶祐元年十月到任。）趙與鄭（寶祐二年八月到任。五年九月滿替。）丁世用（寶祐五年九月到任。已上並廸功郎。）

武平尉題名　林昉　林億　林公紹　黃亦　黃從　楊景睦　陳洪　絶石（本任一考，以辭省親。）曹韶顯　鍾茂福（紹定間同令賴棐共討賊，歿于王事。官一子。）翁甫　趙時旻　楊可大　陳傳　趙崇玦　龔奎　顧友龍（廸功郎。淳祐十年五月到任。寶祐元年八月滿替。）吳遇騁（廸功郎。寶祐元年八月到任。三年四月內罷。）趙崇榔（廸功郎。寶祐三年四月到任。六年六月內滿替。）劉應霆（廸功郎。寶祐六年六月到任。）

清流知縣題名　劉敘（元符元年爲大汀丞。會有旨剏清流縣，辟爲令。實經始縣事。首創縣舍、廳井，分畫營繕，具有條理。）黃滌（延平人。乾道間爲令。始立修學養士，躬自課試。縣素有貼銀鈔鹽錢之害，滌申諸司聞于朝，一切廢罷之。每於催科、差役、罰差三事，究其利病。四年大歉，斗米平千，滌行勸分之法，人皆樂從。適有潰寇，縣四彼有警，政相戒毋犯其境。政成，葺治公廨、學館、坊門，寺觀、塔廟，煥然一新。又增置石洞寨以備寇擾。去之時，老稚攀轅，數日始出境。右二人以舊志修。）陳祖尹（慶元五年到任。六年改京官，就差知寧都縣。）吳輔之（慶元六年到任。嘉泰二年改京官，就差知永嘉縣。）郭秦亨（嘉泰三年到任。開禧元年改京官，就差知寧化縣。）王洽（開禧三年到任。嘉定三年滿替。後試詞科。）趙希本（嘉定三年到任。四年致仕。）何清（嘉定五年到任。七年改京官，就差知廣昌縣。）王激（嘉定七年到任。是年丁憂。）何汶（嘉定八年到任。十一年滿替。）沈燧（嘉定十一年到任。十五年滿替。）劉惟允（嘉定十五年到任。寶慶元年滿替。）卓然（寶慶元年到任。紹定元年滿替。）黃應龍（紹定元年到任。四年滿替。）江亨之（紹定四年到任。五年丁憂。）陳光人（紹定五年到任。端平二年滿替。）王元瑞（端平二年到任。嘉熙二年滿替。寇平後剏縣治及官舍。）趙熲夫（嘉熙二年到任。淳祐元年滿替。剏鼓樓。）林奕（淳祐元年到任。四年二月滿替。）趙必達（淳祐四年二月到任。七年四月滿替。）林昌泰（淳祐七年四月到任。八年丁憂。）陳子淵（淳祐八年八月到任。寶祐元年十一月滿替。）陳子椿（寶祐元年十一月到任。二年改官。）林昌泰（寶祐三年再任。四年十二月改官。）林應龍（從政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清流簿題名　張翊（端平三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五月滿替。）徐登（嘉熙二年五月到任。淳祐元年六月滿替。）蔡應龍（淳祐元年六月到任。四年十二月滿替。）王榮（淳祐四年十二月到任。後丁憂。）黃庚孫（淳祐五年四月到任。八年四月滿替。）施有容（淳祐八年四月到任。淳祐十一年五月滿替。）張天應（淳祐十一年五月到任。十二年八月丁憂。）余良平（寶祐元年二月到任。三年四月滿替。已上並廸功郎。）趙希腆（從仕郎。寶祐三年四月到任。四年九月丁憂。）鄭巽（廸功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到任。）

清流尉題名　方洞叔　饒子齊　潘立本　趙彥閱　蕭安之（淳祐元年十月到任。四年十一月滿替。）李濟（淳祐四年十一月到任。七年十二月滿替。）葉自（淳祐七年十二月到任。八年三月丁憂。）林璧（淳祐八年十月到任。十二年三月滿替。）黃伯堅（淳祐十二年三月到任。當年八月丁憂。）陳立翁（寶祐元年十二月到任。三年丁憂。）林繼祖（寶祐三年十二月到任。）聞慶（元年四月滿替。）林璲（開慶元年四月到任。已上並廸功郎。）

連城知縣題名　（貫格選人，任知縣令攝一員。若任內有舉主三員，乃充職司與改合入官。）車庠（紹興三年剏縣，以宣教郎長沙丞攝縣事。攝撥方相地，經畫縣治，廛井塗徑，悉自措揆。）石敦義（承議郎。）陳南復（從政郎。）馮觀（從政郎。）吳祐（文林郎。）丘欽若（文林郎。紹興間爲令。時凡寇，鄰邑稱發，欽若畢城三百丈，三月訖事。中可容七百家。多方守禦，盜不入境。）謝巽（從事郎。）劉國瑞（從政郎。紹興間爲令。創學舍，以官田百畝給弟子員，自後士始知學。右八人以舊志修。）熊取義（從事郎。）周華（文林郎。）黃中立（從政郎。）楊立中（從政郎。）王彤（修職郎。）常圍（從政郎。）潘安英（儒林郎。）劉宗輿（儒林郎。）安嗣宗（從政郎。）徐雅（從政郎。）劉綸（從政郎。）李昌齡（儒林郎。）黃攀（從事郎。）詹廉繼（承直郎。）鄭康成（儒林郎。）董興戴（從事郎。）劉胥（從政郎。）傅璽（從政郎。）黃南一（從政郎。）趙汝燕（從事郎。）沈秉孫（文林郎。）孫若拙（儒林郎。）林有宗（從政郎。）黃埒（文林郎。）陳森（儒林郎。）趙脩夫（文林郎。）徐价（修職郎。）朱巨宏（承直郎。紹定五年，以寧化丞辟爲令。寇後起廢，剏官廨，修學宮，撥田養士，剏石橋，舉定綱運額，立貴鹽法。郡守李公華奏功，有旨改合入官。）曹宗魯（文林郎。）饒子齊（廸功郎。）李繼中（從事郎。）吳嗣明（儒林郎。）羅應奇（從事郎。）丁熙之（從政郎。）

趙崇璆（從政郎）徐公亮（從政郎。寶祐四年五月一日到任。）

蓮城簿題名　陳肱　鄭良臣　薛高　林更　陳文孫　吳懿德　葉復常　陸嘉禮　董璪　陶季侍　馮膺　林公慶　葉一新　陳鴻漸（已上並廸功郎。）趙巩夫（文林郎。紹定五年三月到任。端平二年四月滿替。）徐夢符（文林郎。端平二年四月到任。嘉熙二年六月滿替。）高錢（廸功郎。嘉熙二年六月到任。四年致仕。）張應卯（廸功郎。淳祐元年七月到任四年八月滿替。）羅垚（廸功郎。淳祐四年八月到任。六年丁憂。）邊應時（廸功郎。淳祐六年十月到任。八年論罷。）洪愿（廸功郎。淳祐八年十二月到任。十二年正月滿替。）卓夢呂（廸功郎。淳祐十二年正月到任。寶祐三年二月滿替。）劉淦（廸功郎。寶祐三年二月到任。六年二月滿替。）李騆（廸功郎。寶祐六年二月到任。開慶元年八月丁憂。）

蓮城尉題名　薛士穎　傅允升　趙崇與　吳功亮　張昺　趙希裔　張貴璞　周鼎來　陳真卿　岳琥　趙崇春　林煒　陳紳　葉郯　趙弋夫　沈膺　張達辰　趙與贊　劉庠　馬嚴叟　李務行（廸功郎。）李宗勉　曹有開（廸功郎。）趙與駮　張應瑞（廸功郎。）趙必遵　禍膺及（廸功郎。）鄭觀光（廸功郎。寶祐五年二月到任。）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　十九庚

汀（汀州府）

名宦

臨汀志陳劍唐大曆四年爲刺史。先是開元間置郡治新羅凡兩遷東坊口。劍始至閩越角聲埋鬱不暢。遂吏民問狀。曰不寧惟是。年穀不登。民多疾疫。劍曰。治雖草創。堪數遷耶。將貽久之乃更卜西五里卧龍山之陽曰白石村。疏其利病。請之朝而改築焉。距今五百餘載。城池官守雖有增益而府治基址無改於舊。民皆德之。其名雖不載於史。長老相傳與汀相爲長久云。　劉岐。大中初爲刺史。距遷郡八十餘載。更剏之初。庶事未備。岐乃築子城。剏羅城敵樓。郡之壁壘於是乎具。　王嗣宗。太平興國六年來知州事。太宗嘗遣武卒察遠方事。有至汀者。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既而怒解。嘉其直節。令還其官。見宋通鑑長篇。　陳軒。字元輿。富沙人。元豐六年知州事。治尚簡靜。暇日與郡倅郭祥正登山臨水。觴詠酬酢百餘篇。郡人至今以爲美談。山谷詩云。平生所聞陳汀州。蝗不入境年屢豐。收其政可知矣。後官至龍圖閣學士。　陳粹。字伯光。福州莆田縣人。元符三年來治州事。始至郡。勸農桑。禁椎牛博戲。嚴溺子令。皆因俗制弊。崇寧間。建初學舍。奏圖爲天下第三。賜書褒寵。畀以因任。自是民亦借留。由元符訖大觀。凡九年。長老至今誦之。　鄭強。字南美。長樂人。紹興二年知州事。始至郡。視廟學荒圮。已慨然有更築意。無何會詔葺學宮。即日度地。得卜於州東。計傭庀材。不擾而集。周阿邃嚴。凡百具備。且市膏腴以增餼廩。擇師儒以嚴課程。自爲之記。詩復其訓。於是升堂者數倍疇昔。人以不學爲恥。越三年。登進士第者四人。後立祠稽古閣下。春秋釋菜惟謹。久而敬之。　陳曄。字日華。長樂人。古靈之後。慶元二年知州事。爲治精明。百廢俱興。蠲撥郡帑緡錢二百貫助學。又撥隸官田百畝爲諸生廩餼。減坊戶口食鹽價以利細民。俗尚鬼信巫。寧化富民與祝史之姦者。托五顯神爲姦利。誑民惑衆。傍立廟宇。至有婦人以裾襦畚土者。曄廉得之。寘祝史杖。首事者毀其祠宇。郡人廣西帳幹吳雄作正俗論二千餘言。絕其事。民有疾率捨醫而委命于巫。多致夭札。廼大索境内妖怪左道之術。收其像符祝火之。痛加懲禁。流俗丕變。作義塚以掩遺骼。殯無所歸

者以千數。越二政，弟映繼出守，規而隨之，措閒帑以助學糜，鳩積逋以寬屬縣。凡營屋千餘間，甃清流路百四十餘里。自眭創橋于南山高灘角上流，至映方畢工。邦人以案■扁其橋，今名南車。秩滿皆除廣東憲，至今相傳為美談。　李華，字實夫，建安人。有才畧。紹定間，峒寇猖獗，桀卒讙嘩。華以安豐倅護淮軍，來攝州事，勤外寇，平內叛，於不動聲色之頃。聞于朝，遂三秩，除大府簿。積實為亂，值歲饑，移粟給食，全活甚衆。續除直華文閣，任郡。治軍陋，撤而新之，子來經營，成於不日。又念民力凋瘵，乃削苗斛鹽償，置均濟倉，邦人至今賴之。作堂曰見思，庵曰景星，皆以祠公。學宮亦有公像。近郡守周晋以私帑毁見思堂，移其象於光華亭。父老敢怨而不敢言。過故祠，至有流涕者，可以見其感人之深。今郡見議別卜地復見思堂，從民志也。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家出於青山，一名謝公山，因號謝公山人。初母夢太白而生。梅聖俞一見曰：真太白後身。王荆公稱其詩豪邁精絕。熙寧間仕至殿中丞、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即掛冠，號醉吟先生。李伯時為之寫真，東坡作贊。時方強仕，諸公交薦于朝，尋通判于汀，與守陳公軒相驩，莫逆，每於暇日聯轡郊行，觴詠酬酢。迄今所傳詩猶百餘篇。繼攝漳州，忤部使者，陷以他獄。五年而後直，又號漳南浪士。稍遷朝奉郎，高要郡，復棄去，竟不出。有青山集行于世。　陳吉老，字子川，莆田人。紹興癸丑以朝奉郎丞清流。越三年，最聞，遷通判軍州事。賴寇闖郡境，吉老自將斬關破賊。長子希造，字質，復善騎射。歲丁巳，自揚州錄參來侍下。值吉老以境內盜起，治兵于野，希造即櫜鞬為先鋒，一歲兩捷。明年，胡保等寇武平，吉老捕之，遇於乂竿口。希造又以鶩狐先登，追奔深入，矢盡道窮，應兵不至，死之。吉老忍痛擊賊，大潰，曳兵渡水，溺者大半，俘馘以百數，凱旋。郡將以下道迎，且傷唁其失子之戚。吉老曰：馬革裹屍，南八男兒事，人患不得其死耳，何至作兒女悲酸涕泣耶。時皆服其忠義。因任考滿，擢帥揚州。時六縣懷感，競立祠以祀之，且為希造祠廟者五，而留鎮最為傑觀，一附城內南臺二王廟，乃希造骨肉之遺也。遺腹生一子，名光祖，朝廷官之。加定甲戌，光祖提點廣東刑獄，汀人黃煥為連州户曹，滿歸，光祖附金為父改闢祠宇，人乃知希造之有子通顯，咸謂忠義之報。紹定間，郡守林岊為之記，列本州祀典。　王杆，字元佐，縣為軍人，稚豕伏蘭之子，清白傳家。紹定間通判州軍事。值內阻外訌，郡將陳孝嚴措置失宜，引外寇來積實兄弟為腹心，仇視桀卒，黃寶等憤而叛。父老倉遑來告，杆倅入郡解紛，傳呼通判來，叛者少戢。俄有以刃加孝嚴者，杆身翼蔽之。曉以禍福，弗從，懟叱

之曰：若欲殺守，雖先殺我。身投于地，口鼻俱血，左右扶起，衆卒感動解去。杆遂同孝嚴歸館于倅廳。孝嚴度失衆心，親書牒付州事于杆。杆力辭，軍民拜請，同官見事急，迫其權護印。於是軍民按堵，內叛甫定，而來積實兄弟失所怙，徑叛去，劫掠鄉保，嚙盡幾萬人，屢犯州城。杆指授方畧，扞禦，岌然孤城竟能保有者，杆之力也。汀民德之，家奉其祠，曰權郡王生佛，朝夕心祝。郡庠鄉飲酒禮廢，杆權郡日，於元正冬至舉行庠序飲酒禮，遂為異典。學有祠，教授黃士華為之記。　宋慈，字惠父，建安人。有撥煩治劇才。紹定間奉捕使陳韡牒差同季監軍。韡平汀寇，叛卒幾，勦渠魁於談笑間，慈叅贊之功居多。上功，辟差知長汀縣，轉奉議郎。縣治湫隘，慈皆撤而新之，使極壯麗。時當師旅饑饉之餘，明於聽斷，境內大治。任垂滿，差充督視行府幹辦公事。　劉師尹，字伯任，長樂人。紹興戊寅為錄事叅軍。甫三載，會安仁保民賴福高等不堪長汀科鹽之擾，恃監司素有約束，謝不肯受。邑士劉亮遂訴之版曹，下州里對。軍陳夢遠怒其越訴，因而辱之。福高等懼不能直，謀出亮，適古城權巡檢張士先督租下里，因留以質。時郡守孫祖善老不事事，郡倅向士俊殘忍專決，與夢遠為死黨，乃張皇事勢，加以叛逆，檄正將謝宣以兵示之。士先既脫，宣志於功，斬亮以徇，殺千餘人，焚毀數百家。夢遠又誣郡庠葉椿等與賊交通，士俊欲傅致其罪，追逮旁午，有驚竄者，即係累其父母妻子親故鄰里，鍛鍊如大辟。師尹知其冤，三劄抗辯。士俊益怒，責以必成。師尹度不可回，乃取欵狀書其尾曰：吾寧棄官，不可陷人於非命。毅然納祿而去，蓋庚辰十月望日也。越明日，教授連潜上書白其事，士俊始少緩其獄。猶銜師尹，擴摭按治。帥司體究得實，先劾罷夢遠，臺評繼上，祖善亦罷。士俊、夢遠、宣仍鐫秩，然未足以謝長汀之民也。椿等遂獲免。邦人德師尹，繪像立祠，且為之記。未幾，以薦起家，後為度支外郎，論閩廣榷鹽抑配之害，江浙和買折取之苛，二說皆朝會暮行，為劉甚傳。孝宗方欲用，而遽以疾告，除浙東提舉而卒。按祠堂記。　張振古，清江人。淳熙八年為長汀簿，剛正有守。郡帖督諸鄉稅，文移星火。振古惻小民窮困，且多逃亡，死戶虛數，歸告郡將乞寬期限，不聽，聲言欲加譴責。振古不為怵，力言不可。郡將怒叵測，振古曰：我不忍奉上官暴貪民。即納印而去。譖軒楊公方作詩送行云：積剛自許抉浮雲，拂拭平生欲佩君。匪古年侵春晷淺，忍隨人課劄鉛勲。又云：張公不是病參軍，晚出猶將一事君。耿介只今無什庚，秋光詩好與誰聞。輿地紀勝。　曹華，東都事畧云：字子聞。徽宗朝元祐士大夫再被降黜，華請與俱貶，遂貶汀州。　王繼業，閩通文

元年。王繼業父延宗嘗爲汀州刺史。繼業復出牧。父子相代。　李光會稽志云。光字泰發。欽宗即位。遷侍御史。極論蔡攸朱勔。謫汀州監酒稅。（元一統志。元從事高宗於建炎紹興間爲名侍從。名執政。）元一統志趙令矜。高宗小曆云。令矜因觀秦檜家廟記。口稱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檜聞。怒責居汀州。檜死放還。　廖剛延平人。宣和間來攝郡事。剛正人。不敢私干。　江瑞爲汀州郡守。往習坑場發洩。代建昌臨川歲輸上供銀六千兩。二郡歲償綿絹後吏矣大。二郡綿絹不至。坑場停閉。乃取之於民。瑞刻章數陳利害。獲旨蠲之。　鄭俠。福清人。九朝通畧云。熙寧七年俠監安上門。上書斥王安石不當以新法害民。坐編管汀州。元祐初。東坡蘇軾薦之。致用。

進士題名

臨汀志。舊志自唐開元末。至大中間百餘歲。中第者僅得伍愿一人。至宋朝太平興國中。亦百餘歲。僅得羅或意。史有闕文而長老無傳耶。然觀近世以來。每科得人亦錄。間有闕而不書者。或謂水破南午。陰陽家爲非宜。雖障而東。氣勢未復。不然。文獻非無傳。俊秀豈爲少。而所名第之寥寥也。乾坤旋轉。泮學恢闢。士君子益講學礪行。以需時用。嗣是當連牘紀書矣。

唐大中十年丙子崔鉶榜　伍愿（改名正己。字公援。寧化縣人。擢甲科。調

臨川尉。累遷御史中丞。自居職事細故。存大體。嘗從容諭臺屬曰。有言責者豈特攻人短小過而已。小善亦不可揜。廊廟有失。猶當啟正。救正人爲邪佞所擠者極力營救。大率或以讒死。輒再三論。時列朋黨斯職。梁銅名流。正己曰。勢不兩立矣。晉祖子骨盡忠孝。引經直諫。不見姦欺之曰。終史爲錄之。明。今諸儲膺四以經書。良。善豈能以一盃水救一車薪火哉。遂丐歸田里。不幾。唐室微。擾。年八十一。致仕。四子。泳。演。濬。洪。三以蔭補官。洪獨不肯仕。隱武陵。康。自號抱朴居士。自正己後。子孫耆舊。登第者至今不絶。）

宋朝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胡旦榜　羅或（字仲文。長汀縣人。少聰悟。嘗舉高文若之爲人。因名焉。登甲科。授將仕郎大理評事。雅欲以使累知忠萬武三州。所至有惠愛。隣境化風嘆。或曰。非人好訟。聽者不明。視事刺決如神。姦猾無所措。訟爲之衰息。澶淵之役。或以太子贊善太常博士乞四職方員外郎。扈從。許與宰相寇萊公參議機務。有人乞和。遣使報聘者預遣什伐。遷丐歸里。上嘉其勞。特除諸路提點使。賜錦衣金帶。楨二。云。明時折桂。衣錦還鄉。以示褒賞。仍知本州事。未至家而卒。郡有衣錦鄉。偃柱里。本此。）

太平興國八年癸未王世則榜　鄭文寶（字伯玄。寧化縣人。累官至工部侍郎。文章幹畧俱優。淳化二年爲殿中丞。奉使川陝均稅秦蜀商人封庫錢。行次渝瀘。聞夔州戍卒劫掠爲亂。乃乘舸順流。一夕數百里。至則悉擒斬之。使還。上面加賞激。賜五品服。尋以文寶爲陝西轉運。許以便宜從事。聽用庫錢。會歲歉。誘豪戶出粟三萬斛。活饑民八萬六千餘人。尤長於詩。爲名賢所推重。嘗題甑氏山云。秋雲漠漠秋雲輕。甑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後晏元獻公守洛。過而見之。取筆大播書其後曰。此書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又題綠野堂有云。水檻先鶯行哨子。溪深桃李卧開花。歐陽公謂不減王摩詰。杜少陵。惜在今集不傳。膾炙諸公談藪者。僅存此耳。又嘗著江表志。行于世。）

端拱二年己丑陳堯叟榜　吳簡言（字君納。長汀人。年十二有俊聲。後中第。調綿州戶曹。尋擢茂異科。從秘書省著作佐郎。時方招撫西南夷。擇有才德者往諭。遣簡言出使。遂以功遷祠部郎中。嘗書經巫山神女廟。題絶句云。調依王帆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閑唇吻。瀆盡巴江洗不清。是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非正。當以偶鳳爲謝。明日解纜。果然。）

咸平三年戊戌陳堯咨榜　梁顏（字習之。長汀縣人。博洽能文。登甲科。見重於陳堯咨。屬加薦引。歷知虔州清廣東。以和戎功遷開封府判官。兵部員外郎。出爲河南少尹。卒。顏先世章貢人。名犯聖祖下一字。唐末三爲州刺史。有聲。子捷。任閩

爲僕射。充本州總管。使。捷子泰。曄。泰仕南唐爲虔州刺史。曄僞殿前少卿。曄子藻。字仲華。強學多記。性穎警敏。父任不就。三舉禮部未成名。杜門自適。有詩一編曰梁處士集。書題南山池有云。肯萃戲翻荷葉雨。驚鶯飛破竹林煙。時活村酒臨軒酌。旋烘新茶靠石煎。以子貴累贈工部郎中。顏之子倚。倚二子。一居泉南。淳熙間丞相克家蓋其後也。今貫隨乃顏故宅基。）

景德二年乙巳李迪榜　黃迪（字夢授。寧化縣人。初母一夕夢老人遺之一小星。曰生子。宜以迪名。即是爲識。迪性貫瑞謹。年十八登甲科。歷新州教授。虔州判官。知泉州同安縣。監市舶務。後知建昌南豐縣。終宣德郎大）

中祥符元年戊申姚曄榜　伍祐（字右之。正己曾孫。中甲科。調贑州雩都令。歷知宜城酒昌二縣。以廉能稱。尋差建州團練推官。先是州有鹽場。自唐乾符間發。置百四十餘年。未有能起之者。祐至首議興復。役不及民。歲恭而就。歲入公上緡錢數萬。後人號爲伍祐場。天聖間以例轉承奉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孤特寡與。同列擠之。復出知海鹽華陽二縣。後加上騎都尉。通判灃州。尋轉運承議郎。除太常博士。文章近古。尤長於詩。有集行于世。）　陳宗道（字遵大。長汀縣人。中甲科。以文墨詼論見知於樞密丁寇二公。擢開封府教授。卒。）　林務濟（字元德。長汀縣人。中甲科。累任。終承務郎。皇祐

元年己丑馮京榜　雷宣，字明之，寧化縣人。歷江州戶曹，吉州判官，知撫州宜黄縣。終承務郎，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五年癸巳鄭獬榜　伍擇之，字元賓，寧化縣人。祐之子。博洽有器識。恬於進取，視富貴力勉，始就場屋。中第調南豐簿。時曾子宣子固猶未第，擇之一見奇之，與爲忘年友。治平二年文潞公薦擢秘書少監。專以教訓累。創義方堂，實監書，延明師，聚族黨子弟教養之。元祐間復出，宰長樂。時諸司睦泰相矜，恥與大獄。擇之慨然曰：以殘忍附上官，非我志。即日歸，放曠觴詠自娛，遂不復出。吳庚，字西美，長汀縣人。簡肅之重孫。判忠州學。篤志廢食。效古人鑄鐵硯以自勵。調黄州司理，泉州推官，改京秩。終清海軍簽判。元豐三年己未時彥榜　雷光，改名衍，字中道，寧化縣人。調江州戶曹，泉州教授，改京秩。終建州通判。羅昶，字叔和，長汀縣人。閉戶讀書，人罕識面。再娶未朞喪，年邁以房奩歸諸外族。郡幕皆未嘗識。人頗以廉稱之。貫穿經史，雖注疏亦皆研究。元祐間朝廷行十科，昶以明經中第，調津州法曹。本路漕按行，欲秉燭入庫，昶堅執於律不可，請遂止。嘗手擇六經及注唐書，尤精於律數。終明州觀察推官。紹聖元年甲戌畢漸榜　曾旦，字升仲，寧化縣人。調南康都昌尉，終邵武法曹。伍文仲，字仲成，寧化縣人。正己五世孫。七歲能屬文，人目爲神童。十

六魁鄉薦，累七舉，中第。復應宏詞科而卒。四年丁丑何昌言榜　謝潛，字致虛，長汀縣人。讀書過目終身不忘。擢乙科，調衢州理掾。嘗事四人應博學宏詞科，前半，自惟儒釋書鄉覽，惟道書未觀，乃館于道宮，取道藏書遍覽之。果中選，調瀛州教授。未赴間，上封事譏切時事，坐元祐黨籍。吏部歷知吉州弋陽、建寧三縣，俱建寧治聲尤著。致谿洞葉淵子。邑人生子皆以揖名，與鄉守謝洞父子爲唱百餘篇，曰淡江集。建炎初，高宗駐蹕維揚，潛畫取二聖策以獻，遂授二等。將除詞根，金人所惡，陷于虜。終奉議郎。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　伍懋，字深道，祐之孫。調饒州樂平尉，江州德安丞。歷知雩都、還安、浙溪、將樂四縣。壽八十有二。終承議郎。大觀二年己丑賈安宅榜　王明哲，字季道，長汀縣人。調南劍州法曹。終邵武軍邵武縣丞。父遵事見遺逸門。兄宗哲，弟宣哲，相繼登科。伍仲休，字通遠，正己五世孫。博學善屬文。兄貢上庠，推第。調南康軍理掾，辟姜安遠令，尋知惠州河源縣。丁母憂，勺水不入口，毀瘠致病。終承直郎。政和二年壬辰莫儔榜　雷協，字彥，寧化縣人。貴從弟，兄貢上庠，以學易知名。歸附書經傳皆涉獵。調信州上饒尉，南安軍上猶令，福州古田縣丞。終宣教郎，興化軍教授。五年乙未何㮚榜　鄭立中，字從之，長汀縣人。有節槩，排蔡。調崇安尉，時

方臘寇浙東，犇入閩，立中部民兵據分水寨，堅壁以守。賊侍東衝突，立中出賊不意，擊賊敗走。閩人賴以按堵。諸司列奏，改承奉郎，知通州海門縣。不赴。聞金人犯順，權行軍總管，率伏募福建民兵得數千人，轉戰而前，收復光蔡等州。因守蔡，虜人再犯，遂見害。朝廷以立中死事，進秩朝散郎，官其子傅。累贈中大夫。穆，字應和，儀狀有父風。調揚州泰興令，從河灌回二千頃，再調滁州定遠令。象推俚之適，延禁無歸之枯骸。民長而愛之。丞當熱，攝縣事。有潰兵犯江由福山閩關，邑人大恐。穆單車撫諭，遂皆革心。有久訟得直，補白金數斤爲謝，穆正色卻之。終朝散郎，徽州通判。寓居常之無錫。紹熙初，錄建炎中興節義之後，孫岫補初品官。張達觀，字子周，寧化縣人。才氣豪邁，不拘小節。酒酣爲文，愈遒逸。遊上庠，國子祭酒郭公視其文，曰：敵八面受敵人也。調洪州理掾，吉州推官，改秩知邵武軍建寧縣，終承務郎。子良壽。八年戊戌王嘉榜　王宗哲，字廷俊，長汀縣人。初有試中來第。會朝廷貴有司取人過額，減百人。公在數中，還來歸，讀書，絕意功名。以詩酒自適。至政和戊戌十四年，恩沛復還取減百人，廷對，調建昌南豐簿。歷泉州理掾，韶州教授，潮州潮陽丞，全州灌陽令。年踰七十，引年致仕。歸舊廬，創堂手植六柳，號六柳先生。與郡守張寔武、教授戴覺爲詩友，更唱

迭和。尤豪飲，百盃不亂。寔武題六柳堂云：六柳先生以道名，歸來高伴子真耕。方瞳綠鬢居知否，一片靈臺畫不成。年八十一，感微恙，命筆書遺言云：人有死生，性無新故。脩然而來，脩然而去，不亦樂乎。正卧而逝。終奉議郎。黄彧，字文伯，寧化縣人，延五世孫。常舉八行，遊上庠，同舍飲服，又再舉登第。調信州玉山丞，眉州錄參。改秩授建州觀察推官。建炎二年戊申李易榜　羅烈，字子剛，長汀縣人。刻意學問，年數歲，經史百氏之書靡不通貫。調泉州同安尉，時傷劫叛，自劍趨泉，烈部兵計捕，邑人恃以無恐。再調循州興寧令，會群盜出沒，一日賊突入縣，烈以行，烈不爲恐，以理曉諭。賊不敢加害，送之還邑。奉適安縣何賊黨復合，烈親率十餘人擒賊，梟賊潰走，得所掠子女二百餘人，爲召其家人還之。終宣教郎，知廬陵縣。喜汝建，有詩文新稿十卷，古文類證數萬言，注杜甫詩事類千餘條，行于鄉。紹興二年壬子張九成榜　王宣哲，字仲濟，初以累舉恩授登仕郎，再預庚西漕薦登第，調桂州法曹，有能稱。終奉議郎、樞密院計議官。五年乙卯汪應辰榜　湯華叟，字起莘，寧化縣人。登乙科，少好吟詠。有馬上吟云：寓睡沈山新綠嫩，晚風吹香卷紅皺。沙頭路遠日初上，行客揚鞭不覺寒。晚年自號出居云：蕭中蓬下無多髮，羊舍門前有好山。尤膾炙人口。終饒州推

官。**伍杞**字卿才。寧化縣人。仲詢之孫。調安南理掾。治具多所干及。時有外邑尉以貲補官。患於課實。盜不及數。捉平民以充。杞得其情。尉懼罪。求援主郡。郡欲曲從。杞力爭。且不欲給尉失入罪。止下縣吏抵。士論高之。終宣教郎。知潮陽縣。**賴綬**字晃仲。清流縣人。調梅州程鄉尉。會盜起。綬隨宜措捕。境內悉平。再調鎮南軍節度推官。侍郎李迨帥江西。辟重之。奉諸司列剡。改京秩。知南劍州。縣漕司增數。民鹽。綬知其抑配。堅不奉命。終簽判清遠軍節度使判官。初巨盜賴亞夫仇綬之季父。又欲害其孫。綬冒刃入賊以死請。賊義而釋之。程鄉秩滿。歸閑舍。徼明等聚眾六合。親入巢穴。諭以禍福。眾皆感泣解散。州黨歸重焉。子簡。**張良爵**字景先。寧化縣人。達觀之子。自幼端重不嬉。時好。宣和間。三經考學行。良爵獨好二程先生之學。雖屢黜不變。建炎間學業制。中第。調循州龍川簿。以伯父年踰八袠無子。辭於迎侍。不果赴。郡守來思永。運使黃積厚高其行。薦辟武平尉。以便侍養。到官。會草寇竊發。良爵單騎造賊壘。諭以禍福。賊首相顧感泣。願得改過。時有挾貴攘功者。良爵不之校。挾撤而歸。庫鹽復作。累年莫得。再調雩都。遷衡山丞以卒。初其父達觀與秦檜同年進士。厚眷或勸之挾大以暨。笑曰。附麗求進。吾先人所羞也。假先人以自售于權門。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乎。竟謝不仕。

十二年壬戌陳戍之榜　**黃烈**字輝道。老成長厚。鄉黨推重。調潭州戶曹。再調福州候官丞。會逮交薦。改京秩。知興化軍使。遂除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乙丑劉章榜**　**伍昇**字景升。仕曾孫。調建昌軍南城縣尉。**二十四年甲戌張孝祥榜**　**賴遜良**字少稽。長汀縣人。調贛州龍南縣主簿。**二十七年丁丑王十朋榜**　**李汝明**字吉甫。冑濟南府。以本州二十三年派薦。解。遂舊中第。調建州司法參軍。**歐陽旦**字景初。長汀縣人。累任二廣。諸司交辟。終蒼梧縣令。**隆興元年癸未木待問榜**　**楊方**字子直。長汀縣人。清秀篤學。行己謹俗。中乙科。平昔心師朱文公。調弋陽尉。運特奏。道棻安參請。數月。因受所傳而歸。未赴。改清遠簿。廣鹽姚孝資徼捕曲江坑冶。網船入境剽掠。會獲五千餘人。徑上之。郡官廣七年。以廉介剛直著。武寧丞。滿。當路交薦。改秩。適趙忠定公閫蜀。闢辟制機。通二年。用趙公薦。召對。孝宗喜其剛直骨鯁。權宗正簿。試進擬。請外除。倅廬陵。淳熙末守建昌。尋召除編修。青言適宮事。體切無所隱。孝宗登極。除校書郎。復守廬陵。明年辭專祠。以偽學排天下正士。武指為忠定黨。竟罷去。倅餘畫寄公幹。遂居章貢。閉門讀書。無復仕進念。即所居植淇竹。自號淇軒老叟。嘉泰三年。以臨川守起家。僅五月力乞祠歸。嘉定更化。以侍右召還。

考功。復趙忠定謚。議詳允。在建推服。然操履剛正。終與時忤。未幾。李復去國。閩二年。廣右閫清。擇老成練介者。加寶謨閣直。兼慶事。主郎偏歷屬郡。發賣奪食。糴乘達歲。冒畏途。入袁州以疾。終年七十八。桂嶺雅意閑之。其不滯注。蜀城崔公與之祭文曰。一死爲民。可謂明白。北山陳孔碩挽詩云。南民何德滁公憂。志營周還死始休。**淳熙二年乙未詹騤榜**　**翁熙**字正之。長汀縣人。調袁州戶曹。長於吏事。三鞠疑獄。平反平允。守欲上其事。辭曰。受賞則冀前勸。官於何地。竟已。辛丑秋被檄驗旱傷。徒步阡陌。不憚勞勤。壬寅主行賑濟。道歷鄉落。勸分富民。廉俊民頓全活稱倅。稍倅不受。兼滿而卒。**五年戊戌姚穎榜**　**吳雄**字夢錫。長汀縣人。篤學尤深於易。調隆興府戶曹。憲馬大同委決疑獄。剖析如神。審清安。有勤民五事。諭民十詩。自注孝經一編。戒諭上戶毋閉糴。毋大作務本抑末。有闔國化。語爲職者稱賞。終廣西帳幹。**八年辛丑黃由榜**　**張顥**字紹熙。清流縣人。調南劍州將樂縣主簿。**十四年丁未王容榜**　**黃允升**字晉之。寧化縣人。戒之從姪。累任改京秩。終奉議郎。贛州會昌宰。弟順。**慶元二年丙辰鄒應龍榜**　**鄒應龍**字少愈。長汀縣人。從楊次軒授春秋。登第。復試律中首選。調漳州理掾。到官初械姦杖依法。稱其特覆。麗獄待旨。以理開諭。皆得其情。雖既黜

他州者。亦辭謝而去。有兵士盜帥金下獄。株連數人。皆坐流。應龍力爭。件意未解。應龍曰。若使罪及無辜。應龍有去官而已。帥嘆曰。其人若不勝衣。乃能守法如此。長沙士人劉顯犯公罪。狀陳。委看詳。見其可采。力爲中請改正。用侍應舉。遂中副榜。秩將滿。林不爲榮進計。帥守嘉其恬退。與諸司交薦。且送以詩曰。言行相符風偽偽。眾方汲汲獨徐徐。一生多病緣勤學。五斗無餘更買書。與杰四知修勝業。存心不爲大門閭。察中未必皆同趣。去後令人嘆棐居。主張見於此詩矣。**趙希興**字壁窗。寧化縣人。以成忠郎試登科第。調潮州錄參。終承直郎廣東宰幹。**嘉泰二年壬戌傅行簡榜**　**黃順**字敦之。寧化縣人。允升之弟。中乙科。終韶州錄參。**丘唐傑**字文　寧化縣人。中乙科。終豐州法曹。**開禧元年乙丑毛自知榜**　**趙汝求**字叔藝。寓長汀縣。調臨安府仁和縣主簿。吉州萬安丞。終福州觀察推官。**嘉定元年戊辰鄭自誠榜**　**賴簡**字仲敬。長汀縣人。調江陵府松滋尉。**七年甲戌袁甫榜**　**伍唐**字日卿。寧化縣人。[illegible]重慶府節度判官。終衡州教授。孫功甫。**十三年庚辰劉渭榜**　**黃三益**字宋文。長汀縣人。調漳州龍巖縣主簿。終廣州司理參軍。**十六年癸未蔣重珍榜**　**伍夢譜**字子棐。寧化縣人。調韶州端金尉。澧州法曹。終漳州錄參。寶慶二

年丙戌王會龍榜　趙與壹（字升甫。寧化縣。終建寧府户曹。）端平二年乙未吳叔告榜　劉升（字清叔。寧化縣人。事繼母以孝稱。調會昌尉。當賊寇往來之衝。嘗勒乎中警。寇不敢犯。嘉熙間王漕並差臨川和糴。時朝廷降見錢充糴本。他官皆易以楮。升獨戒吏無得就，尤遂充辦。後憲司論糴易糴本錢事。黜者數人。升愈見知。辟大庾令。會肆知海賊聚。憲司檄督捕。擒如海。後調辰州判官。江西憲辟知瑞金縣。築城建學。郡聲益著。以平峒寇功。就任改京秩。終奉議郎。）嘉熙二年戊戌周坦榜　曾華（字叢叔。長汀縣人。調贛州瑞金尉。梅州教授。終文林郎。南安軍判官。）趙與冏（字可知。寧化縣。調邵武。南尉。廣州。東莞鹽場。終藤州司法。）淳祐四年甲辰劉夢炎榜　潘全（字會道。長汀縣人。調贛州安遠尉。轉文林郎。廣州觀察推官。）張廷輔（字東父。寧化縣人。調潭州攸縣尉。）淳祐十年庚戌方逢辰榜　伍功甫（字熙伯。寧化縣人。應之孫。以大學上舍釋褐。終常德府教授。）范起傑（字俊卿。長汀縣人。四魁鄉舉登第。終贛州信豐縣主簿。）寶祐四年丙辰文天祥榜　黃潛（字濬之。寧化縣人。終廣州番禺縣尉。）伍安然（字文卿。寧化縣人。吉州永新縣主簿。）

特奏題名　熙寧六年癸丑　伍錫（字康侯。寧化縣人。汀州長史。）紹興五

年乙卯　陳貫（字道夫。長汀縣人。永州文學。）八年戊午　伍利用（寧化縣人。建州錄事參軍。）劉易簡（字至德。武平縣人。循州龍川縣丞。）十二年壬戌　謝鄭（字元鼎。長汀縣人。韶州錄事參軍。）葉彥先（長汀縣人。龔州平南主簿。）羅閭（長汀縣人。）王升（長汀縣人。）歐陽元亨（長汀縣人。）伍伯思（字安行。寧化縣人。潮州司戶。）十五年乙丑　雷靖（字明夫。寧化縣人。惠州海豐縣主簿。）十八年戊辰　伍時可（清流縣人。）伍致遠（清流縣人。）二十七年丁丑　王仕（字貴真。長汀縣人。泉州永春縣令。）王佐（字之才。仕之弟。循州司法。）興隆元年癸未　陳肅（字康林。長汀縣人。融州司理。）吳與權（字周輔。長汀縣人。融州司理。）巫瞻（字明先。寧化縣人。贛州信豐縣丞。）徐衍（字敦言。寧化縣人。南安軍上猶縣令。）雷碩（字湘清。寧化縣人。嘉州文學。）雷彥國（字振文。寧化縣人。昭州恭城縣尉。）張九思（字德二。清流縣人。英州含光縣令。）乾道二年丙戌　黃槐（字上達。寧化縣人。肇慶府高要縣尉。）伍莧（寧化縣人。永州文學。）五年己丑　陳才卿（字兼善。長汀縣人。潭州湘鄉縣主簿。）黃彬（字彥時。長汀縣人。連州連山縣尉。）淳熙二年乙未　鍾兆（字德明。長汀縣人。贛州寧都主簿。）鍾遂（字德茂。兆之弟。潭州湘鄉主簿。）賴紹烈（字業甫。長汀縣人。韶州曲江縣尉。）八年辛丑　鍾秀穎（字德發。兆之弟。廣州司戶。）十一年甲辰　蕭雍（字國寶。長汀縣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陰一鶚（字和仲。寧化縣人。潮州潮陽縣丞。）十四年丁未　曾適（字士英。清流縣人。安德府司法。）伍必勝（清流縣人。）紹熙元年庚戌　吳筠（字子堅。長汀縣人。封州司法。）丘殿愛（字國銘。寧化縣人。）曾義節（字士忠。寧化縣人。南安軍南康縣主簿。）吳夢得（字必強。清流縣人。）蕭夢兆（字商老。清流縣人。）五年甲寅　伍周（字叔度。文戚姪。韶州曲江主簿。）曾光宗（字升卿。寧化縣人。肇慶府高要尉。）慶元三年丙辰　黃拱（字少章。寧化縣人。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賴天靈（字漢楨。清流縣人。）慶元五年乙未　謝傳霖（清流縣人。）嘉泰二年壬戌　李克己（字子復。長汀縣人。）雷倬（字友章。寧化縣人。）開禧元年乙丑　李璞（字武之。長汀縣人。）張煥（字明中。長汀縣人。建寧府崇安縣尉。）嘉定元年戊辰　張昊（字紹龍。長汀縣人。潮州潮陽縣主簿。）羅宗友（長汀縣人。潮州潮陽主簿。）巫夢文（寧化縣人。）嘉定四年辛未　鄭與（字仰默。長汀縣人。德慶府瑞溪縣丞。）黃鎬（字叔京。長汀縣人。）陳子遇（字達時。清流縣人。梅州司法。）張謙（寧化縣人。澧州澧縣縣丞。）嘉定七年甲戌　巨光遠（字耀卿。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康主簿。）嘉定十三年庚辰　巫潛（字行可。寧化縣人。廣州懷集縣尉。）丘鏻（字起潛。建城縣人。師事楊汝輔。贛州贛縣尉。有廉聲績。值紹定寇。郡

委攝建城令。畫計禦寇。率民登東田石。全活甚眾。招捕使陳韡奏其功。辟知邵武軍建寧縣。終承直郎。）十六年癸未　劉鍔（字仲育。清流縣人。潮州揭陽主簿。）鍾自強（字行可。武平縣人。漳州龍巖縣尉。）吳秉勝（字子常。長汀縣人。國學內舍。福州永福縣丞。宣教郎致仕。）李恕（字行之。長汀縣人。）羅子純（字粹卿。長洲縣人。）寶慶二年丙戌　伍井（寧化縣人。漳州龍巖主簿。）丘方（字正叔。建城縣人。鏻之姪。贛州寧都縣丞。）紹定二年己丑　吳昊（字成之。長汀縣人。贛州瑞金縣主簿。再任獄掾。終文林郎。）李浬（字德清。長汀縣人。）賴炳（字季文。長汀縣人。）五年壬辰　王夢昌（大甫。長汀縣人。贛州會昌縣主簿。）端平二年乙未　丘夢周（字見明。寧化縣人。全州清湘縣丞。）嘉熙二年戊戌　陳怡（字叔他。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安縣主簿。）淳祐元年辛丑　鄭文可（字再卿。長汀縣人。循州司理。）江天錫（字相之。長汀縣人。潮州潮陽縣丞。）蔡桐　晏景恭（清流縣人。南安軍南康縣主簿。）四年甲辰　賴應發（字儒藻。長汀縣人。南安軍南康主簿。）鄒丁（字成父。長汀縣人。建寧府崇安尉。）賴記（字士遜。長汀縣人。再任獄掾。）黃大中（字居之。長汀縣人。贛州興國縣丞。）伍叔稗（字清叟。清流縣人。再任獄掾。）寶祐元年癸丑　歐陽應星（字瑞卿。長汀縣人。贛州寧都縣主簿。）黃揆（字顯大。寧化縣人。贛州石城主簿。）閭慶

元年己未　黃榮（字儀夫。寧化縣人。上州文學。）特奏名歲月貫字官稱之不備者　伍子正（字彥遠。寧化縣人。福州文學。）徐行中（字彥正。寧州縣人。韶州曲江縣丞。）伍仲詢（寧化縣人。泉州司法。）林講（長汀縣人。郴州司法。）伍邦彥（寧化縣人。將仕郎。）伍民贍（字來臣。寧化縣人。福州司戶。）伍文炳（字績中。寧化縣人。韶州仁化縣令。）伍文資（寧化縣人。廣州增城縣尉。）伍見獨（字居厚。寧化縣人。潮州司戶。）伍純中（字純甫。寧化縣人。潮州司戶。）陰昊（清流縣人。）吳必勝（清流縣人。）黃唐臣（字志仁。寧化縣人。韶州曲江主簿。）劉鵬（字道義。寧化縣人。）姜文茂（長汀縣人。）吳融（長汀縣人。）吳仲衡（長汀縣人。）巫藻（寧化縣人）

武將

臨汀志山西出將豈擇地哉習俗成之也汀民勇悍好鬪有善兵器者衆輒自為大師委身願挙故保伍糾集足以禦非常而姦宄相挺亦善梗郡縣龍蛇虎鼠反掌間耳使得為朝廷用安知不能折衝禦侮以就功名是以悉於彭伍諸人之事而有感焉　彭孫字仲謀蓮城縣人少以勇敢自負皇祐間劉石鶴寇江南募驍壯格捕孫率里俠應募勤擒功不平閩傳頗衆自度法不使乃遁山林詔宥其罪會田元猛寇辰州用湖北察訪薦討平之繼討嶺南交趾廣捷廣恩寇閩朝旨命孫專征乃使通單騎造賊壘曰爾曹人不若官軍之衆粮不及官軍之萬一與其偸息旦夕孰若降遇享終身之利幸我來不然禍及矣恩等感泣聽命協從者孫為區別全活者近三千人會巨盜詹遇等起已陵逆誅累年又詔孫討之孫默計遇衆勢銳非詭計莫勝遇矯制諭賊曰有詔赦爾等宜解甲拜恩衆聽命宴犒未已悉擒戮之後瀘南蠻乞弟叛召對訪以策將安出孫曰彼負固阻險急攻則失利緩則患未已計其種其食不過耕種作時以兵擾之使不得從事於田畝不久當自效順會與韓存寶議不合乞歸任明年再召上曰存寶果逗遛不進已令處置孫從容奏曰存寶材武邊將中不易得願寬貸以責後效上宥之聞者嘆服乃令孫自擇精兵進討無何西夏寇靈武趣孫赴敵至則大軍已行孫獨以三千軍護輜重六萬敵勢猶驁上召問狀對曰此寇未易猝除宜堅壁以守且耕且戰期以歲月則兵力不頓雖緩費萬明年復建言願得積兵五萬不為經畧節制則靈州可得而椅進劉凡十通皆邊防機密事會神宗不豫遂寢尋告老累官萊州防禦使隴西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歷事四朝數立奇功賞賚甚厚然天性忠實不伐故常事年七十九卒于東昌國家為子孫居家者數十人

鄧晉字慎之蓮城縣人彭孫之婿有材武好讀兵書孫平詹遇晉謀居多論功擢為皇城使性剛嚴馭下有禮與士卒同甘苦故皆樂為之用熙河久叛不能平晉畫策收復超遷熙河蘭會都統晉忠勇戰則陷陣先登跌於王事終武功大夫四子以父蔭補官後皆通顯　伍全長汀縣人狀貌雄偉膂力過人號黑龍紹興間齊述嬰贛城以叛勢熏灼募勇敢士討捕全以土豪應命召募與陳某等協力圍城述堅壁以守獨全疊被鐵甲攀緣登城持鐵戟重百斤轉戰萬夫披靡遂入城啓關以故諸軍第十七村時邊事方棘全乞邊任屢立奇功累遷襄陽府諸軍都統會金虜犯順虜有驍將求挑戰者制帥察軍中惟全可當之全亦不辭挺身勇往以素所服習鐵戟前擊之虜將應手而斃功上聞轉十官賜金甲名馬賞賚優渥虜人識其旗幟見則辟易終武顯大夫廷植受遺澤終武顯郎知容州北流縣　曹先字彥登長汀縣人少剛鷙好俠因交亡命拘囚朝旨下汀招募義鏃手戍邊時長緡無敢行者先獨倡勇應募由是得千餘人郡守傅公康嘉其忠勇俾部押以往隸黃州屯駐尋因戰捕遷勇校尉轉閤軍統領累遷至武經郎知南平軍兼權總管

遺逸　正烈

臨汀志名孫不及曰遺志操自高曰遺守節不屈曰正凡義敢為曰烈衡茅之下閭閻之間詎能悉知而悉紀哉今索之故牒質之寡聞所書僅此宜闕左方以俟　鄭春卿字榮伯長汀縣人甘貧樂道崇寧間詔舉隱逸郡守陳公軒以春卿應後詔舉八行郡守韋公清又以名聞但辭不就卜築南山之阿而老焉二公累過其廬一日韋公清訪之春卿謝不能賦詩云在巷愧無顏子志過廬難稱魏公心望塵不敢希潘岳雲滿南山雪滿簪章次韻屬和者數十章自是高卧年九十六矍鑠不少衰忽感微恙索浴更衣而逝有詩文三卷　王格字伯庸長汀縣人素有鄉曲之譽嘗與計偕悟於進取以授生徒為樂少與陳公軒厚善陳來守輟己俸五十萬餽之格不為己有悉歸諸郡庠且衆勸縣共買田數百畝白郡倚稅汀學有田自格始年踰壯無子夜夢三四人來訪曰吾十哲徒也後生四子皆以哲名宗哲明哲宣哲晉哲舉進士中第濬哲貢辟雍早卒格年六十有五一日薄暮值雨公子宣自郡庠歸忽有人相依而行曰君數止是但以君教導多陰德得展一紀有頃不見格始悟其為神後果考終七十有七以子貴累贈朝奉郎　徐唐字守中寧化縣人未冠受春秋于鄉先生吳恭不兩月誦析如流寧晏君奇之俾受業盱江李泰伯李曰胡先生講春秋

子上庠子盍造焉。於是負笈京師質疑問難考道摩經諸子屈服遂見知于歐陽文忠公。丞致其館求教薦之仁宗朝召見講易嘉賞賜銀絹百歐陽公勉就科舉不聽。嘉祐三年弃母王夫人喪以歸廬墓側不復出時王荆公爲啖肴令。誌其母之墓。　李元白名壽以字行寧化縣人。博覽強識不能俛就舉子業乃大肆其力於詩。出入少陵集中。鐵追其既摹杜詩爲押韻又集其句爲一編。皆行於世。嘗集大觀昇平詞十首以進得初品官即歸故廬笑敖泉石而終老焉。集句始於王文公而孔毅甫葛亞卿及元白相繼而作。俱有聞于時。　宣明字南仲長汀縣人。嘗貢辟雍即浩然有歸志愛城南五里巘洞幽窈。泉清木茂。乃疏池築館卜隱其間郡守謝公洞榜曰宣巖與其子吏部外郎敵時往訪之觴詠其間壁隊章洪良料曹龔守曾謝諸賢有留題。　雷觀寧化縣人靖康間以太學上書。略曰。當今夷狄内侮國勢阽危之秋。扶顛持危。其急於一相前日以白時中老繆竄斥公議稱快意必得賢相當此重任。望日宣麻。乃遽遷張邦昌輩士民失望咸謂張邦昌乃前朝輔相之無狀者例從罷黜。已爲晩矣。今又相之將焉用哉又云漢陳龜有言。三辰不軌擢士爲相。四夷不恭。拔卒爲將此何等時而遽遷貴臣耶。其言激切士論韙之。　鄧昱字日升蓮城縣人。都統使眷之族少穎悟博極羣書爲文典雅。

四舉于禮部年甫強即無復仕意日以詩酒自娛。士大夫競館致之。尋亦棄去作歸田記卜築縣東十里石門巘之側傍小齋曰尚友自爲記。客至則高談痛飲。談元舉息同儕移書趣行。答曰勿復敗吾佳興隱居凡四十三年。竟以壽終。　貞節　葉氏石城賴沖元妻。本長汀縣人。父書習道術而匿其名。從士大夫游多談方外事。葉歸沖元事舅姑無間言。魏夫以官學虔寒葉怡然。沖元遊嶺南表未還。建炎四年盜作虔化兇鋒直擣石城。葉以夫游舅姑年老勢不能遁委命以待俄而寇至閭里婦女悉罹驅迫至葉葉曰寧受死義不爲寬辱。左右爲不善者或慫以苟免。葉極口罵賊以身自觸白刃寇怒斷其喉并害其兒女邑人聞之悉爲隕涕（見章貢志）　晏氏清流縣人適寧化曾下大陂材曾家孀居會紹定庚寅寨寇猖獗。寧化管下諸堡寨皆陷于寇惟晏氏義不爲賊辱。合親族田丁據守山寨傾家資糜餉賊攻圍寨晏氏選壯丁百人爲先鋒親攜鼓督戰捐首飾金寶等物賞用命者。賊屢攻不能下乃移檄云道路梗塞。汝將爲之溝瀆自經。誰其知矣晏不爲動卒能保護一鄉招討使陳公韡聞于朝封恭人仍官其一子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十九庚

汀（汀州府）

僊佛

臨汀志　三僊二佛之名於汀尚矣。僊事茫不可索佛應日現著邦人崇嚮日嚴以親是不可不書。富國先生姓王氏名中正字平叔長汀縣人初名捷咸平中賈販至南康遇羽衣士自言趙姓一見如平生歡約再會茅山得鉛汞黃金之術且密緘小環神劍遺之。戒曰。非遇萬乘勿輕出。中正挾此屢走京師無階以進至上饒徉狂呼叫坐流嶺南復邂逅羽衣者曰姑候他日遂復逃至京師爲所司所捕供奉官謝德權異之以聞上命皇城司劉承珪問狀中正請面奏承珪爲改今名對龍圖閣下具陳靈異如唐吉善行由同秀之說且獻所爲白金遂特授許州參軍留居城隍司廨舍。景德祥符間靈異疊見詔置諸聖祖殿每歸功中正屢增顯秩遇大典禮大徭役率爲金以進景靈宮上梁及慶成進黃金四千九百兩白金萬有二千七百四十兩前後金累鉅萬絢爛光彩不類世珍詔書襃諭累官金

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右神武衛大將軍賜第甘泉坊以卒。贈鎮南節度使命內侍周懷正護喪事。葬開封縣榭岡村又命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夏竦誌其墓謚富國先生。塑像于景靈宮爲聖祖輔命中書侍郎景靈宮使向敏中奉詞以告。（詞曰。女官王中正。素懷至藝。洞究真詮。朕奉靈寶光精齋潔遵承朝命頗竭夤恭每達念於忠勤特賜修於景像。俾侍侍儀之側。仰羾道蔭之恩。爰契良辰用陳馨薦式伸昭告願鑒虔誠。）仍出所進金鑄爲寶牌分給在京宮觀并諸州天慶觀及名山勝景宮觀去處。事載（本朝事實）所藏鑿龍寶鑑廣尺厚寸棒之重百兩舉之如毫毛。鑑陰有頌（曰。天地氤氳。萬物化生。龍蟠六瑞。鸞舞雙旌。符吾仲鑑。契道合真。燕雲勃順。可除銷矣。二帝三王。爲之遠征。英烈者聖。以成中興。）遺言示子孫曰。伏聞遼日出遼宣和甲辰出師燕山。五世孫保奉鑑以進精右階惜不傳其留遼之意云。　富國王捷。澠水燕談云。捷少商江淮遇人受黃金術後流嶺南逃京師撾登聞鼓上命之官更名中正寓中官劉承珪家珪數聞中正與人語輒云。我司命真君也。中正嘗以藥金銀助國。謂之燒金王先生建祠元寧院西郡志云。謚富國先生塑像景靈宮爲聖祖輔。　梁野人名戴。長汀縣人兵部郎顧之弟自號野人家居天慶觀左廡著皐晝寢三清

殿後一日就寢夢金人長丈餘持其左手以一金錢按其掌心囑曰予欲錢但縮左手袖中振迅則隨用而足若妄費漏言則錢不復出矣戴曰諾既覺左手猶微痛隱然有錢文狀之果然輒所覩莫敢以告益放曠歌酒施舍貧乏人目為狂其母常誚之曰吾生二子汝兄取科第矣於汝何望令爾猶旬薪粒告盡奈何戴曰所須若干母曰多多益好翌朝戴引薪米數十擔施施從外來母曰強哉兒多固好顧安所得錢乎戴曰幸母處捩袖償值一一如數無欠無餘母方異之即告遊方外天聖初顧守廬州因按判上謁曰梁野人顧延見驚喜舉酒相屬因曰吾身為判史弟藍縷如是得無辱乎命疊浴更衣戴正色曰兄何索我於外耶拂而起閻辭出復來要錢也否顧曰汝狂猶未歇忽不見使人交馳於市求之弗得明年旅邸有告曰昨有道人薄暮抵宿夜半聞穿排錢聲疑其為盜隙窺之室闃無所覩晨起窺之但見錢堆半壁顧於是遣官吏破閘錢上有書云梁野人以煙蘿侶火伏不果辭惟其珍重有少錢煩周貧乏仍遺下所服敝衣異香襲人殆非人間所有驗其去蹤乃撥瓦竅而出顧感嘆久之自後竟不知所往矣　黃先生名升字正道長汀縣人少不禁葷酒能吁錢之汎沒江河溝壑間者積之既多悉以周濟貧乏又能內求口中還真氣鍊之

一晝夜成白金名曰陰鍊先是蔡道人自蜀來升與之厚死城外五里郵中升為棺殯一日忽有自贛攜蔡書來者具言在崆山相候始益疑之如是者十餘信升遂伏崆山下久無所見興慶晝餓見山腹有人引手招呼升往即之再拜祈請願從先生後蔡曰汝無功行未可以俱吾向時所寓之地有文字筆硯等在墻隙間汝歸誦之足矣忽不見升號泣以歸發其墳則空棺而已即往彼處取其書讀之自是能以考召法役鬼神前知人禍福治病全活者衆務行方便不苟取年八十六鬚髮如漆紹聖戊寅以符籙授其子端坐而死後十年里人有見其與蔡道人者並行江鄉市中追之弗及豈所謂尸解者耶　勅賜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鄭性法名自嚴泉州同安縣人祖仕唐為四門斬斫使父任同安令師生而異稟幼負奇識年十一懇求出家依本郡建興寺契緣法師席下年十七得業遊豫章過廬陵契悟於西峯圓淨大師由是風慧頓發遂證神足盤旋五載渡大和縣懷仁江時水暴漲彼人曰江有蜃為民害師乃寫偈投潭中水退沙壅今號龍洲又經梅州黃楊峽渴而謁水人曰傲之師微笑以杖逆指溪源遂涸徙流於數里外今號乾溪乾德二年届丁之武平豬南巖石壁峭峻巖穴窾窿憮然嘆曰昔我如來猶蘆穿於膝鵲巢於頂而後成道今我亦願委身此地以度羣品若不然者當使殞碎如微塵發誓已攜衣趺坐數夕後大蟒前蟠猛虎傍睨良久皆俯伏而去鄉人神之爭為之舂土夷塹刊木結庵民有祈禱輒書偈付與未皆書贈以之中四字無應不從淳化間去巖十里立草菴牧牛夜常有虎守衛後還牧於冷洋還師遣巖一日候云牛被虎所中日暮有報果然師往彼處削木書偈厭明虎斃于路復感一青猴為牧三年後忽抱木斃師夢來乞名與名曰金成是仍為建廟民有詢過去未來因者師皆忠告莫不悚然同道者懼其大甚師曰只消吾不語耳遂不語一年嚴院輸布師以手劃內布中監臨郡倅張公曄見詞聞於郡守歐陽公程追攝問狀師不語守倅愈怒命焚其衲帽火爐而帽如故疑為左道以彘血蒜韭厭勝再命焚而衲綫愈潔乃遣謝使歸自是白衣而不褐初南康盤古山波利禪師從西域飛錫至此山有泉從石凹出禪師記云吾滅後五百年南方有白衣菩薩來住此山其井湧泉後因穢觸泉竭輿議請師主法席以符古讖師許之乃泛舟而往江有槎樁常害人船師手撫之曰去去莫為害當夕無雨水暴漲隨流而逝至山觀井無水遂以杖三敲云快出快出至中夜聞有落泉濺崖之聲詰旦湧出滿溢終三年復返南巖祥符初有僧自南海郡來告曰今欲

造磚塔將求巨艦載磚充惠州河源縣沙洲有船揷沙岸無能取者願師方便師曰此船已屬陰府僧役致懇師乃書偈與僧僧持往船所船應手拔運塔磚畢有商假載忽俄惡風飄蕩莫知所往四年郡守趙公遂良聞師名延入郡齋結菴州後以便往來話次遂良曰庵前枯池勞師出水投偈而水溢今名金乳復曰城南有龍潭害民望師除害亦投偈而禍去於是遂良表聞于朝賜南安均慶院額遂良投代以晴請運使王贄過巖以雪請皆如答應真宗朝嘗齋千僧對御一榻無敢坐者上命進坐僧答曰佛祖來至少頃師至白衣衲帽儒屐擎拳即對御就坐上問師從何來蓋時届道答曰今早自汀洲來問守為誰曰屯田胡咸秩齋罷上敕令持伊蒲供賜咸秩至郡尚墺咸秩驚悚表謝上乃謂師為見世佛御賜周通錢一貫文至今常如新鑄咸秩聞兩巷吏入巖祈禱師以偈付來吏甫至郡而雨作歲乃大熟胡解印入覲歷言諸朝列丞相王公欽若參政趙公安仁家學劉公師道皆寄詩美贈八年正月六日中時俄集衆云吾此日生今日正是時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言何事言訖右脇卧逝春秋八十有二僧臘六十有五衆收舍利遺骸塑為真相遺偈凡百一十七首其二十二首乃親書墨跡臨刊文義雅奧不可思議而得

也師見在民呼曰和尚翁親之也師滅度民皆曰聖翁尊之也名公鉅卿大篇短章致讚嘆意無慮數百篇東坡蘇軾云（定光石佛不顯其光古錐漢家大千爲囊卧像出家因參參道亦俗亦真二一體三寶南安石廬閉門甘露門異類中住無天中尊彼逆我順彼順我逆過即非求虛空爲集眠使草木教誨蛇虎毬森出日枯旱下雨無男得男無女得女法法如是誰奪誰與今若威懲光我伽梨既而釋之遂終白衣壽悄書履髮鬚鱗鱗壽八十二與世同波窮崖草木枯腊風雨七閩香火家以爲祖薩埵御天永有萬姓乃錫象服名曰定應）山谷黃魯直云石出山而澗自丘壑松不春而青立冰霜令得雲門拄杖打破鬼窟靈牀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其松也欲與三界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也山中故友任商量熙寧八年郡守許公嵩表禱雨感應詔賜號定應崇寧三年郡守陳公粹復表真相符生白毫加號定光圓應紹興三年虔寇猖獗虔化宰劉位乞靈于師師於縣塔上放五色毫光示現真相賊遂潰江西漕司以聞紹興二年嘉普通二字乾道三年又嘉慈濟累封至八字大師民依賴之甚於慈父自淳熙元年郡守呂公冀之迎真相入州後庵以便祈禱從民請也後均慶屢請還巖郡不能奪百夫輿至中途莫能舉遂留于州紹定庚寅礎寇挺起于

犯州城勢甚岌岌師屢現顯賊駐金泉寺值大雨水不得渡晨炊粒米迸不熟賊衆饑困及戰師於雲表見名旗皆有草木風鶴之疑遂驚訝奔潰祈衆乞命汀民吏生皆師力也嘉熙四年州人士列狀于郡乞申奏賜州後庵額有旨賜額曰定光院續又乞八字封號內易一聖字仍改賜通聖令爲定光圓應普慈通聖大師（詳見行實編）　定光泉州人姓鄭名自嚴乾德二年駐錫武平南安巖淳化二年別立草庵居之景德初遷南康郡盤古山祥符四年汀守趙遂良即州宅剏後庵延師至八年終于舊巖見周必大新創定光庵記　定應大師鄞江集云初波利尊者自西土來住盤石即有讖曰後五百歲有白衣菩薩自南方來居此山即是定光佛也至定大師乃應讖　勑賜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葉姓法名惠寬寧化縣人幼通悟善根夙植長得業於本郡開元寺遍遊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沒爲害師以解脫慈悲力爲之訓飭柔服衆異之號伏虎禪師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見左右有龜峯獅石遂卓錫于此躋其巔以開元錢乞爲開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歸詰朝復返故所耆老讙傳咸起敬慕程力督工爲刱庵名曰普護庵側一嶺判天號弔軍嶺道過其上昔渴水師於盤石上頓錫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

郡將聞師道行結壇於龍潭側延師致禱師云此方旱氣熾甚實衆生罪業自速其辜令當普爲懺悔七日不雨願焚其軀及期旱如故師延趺坐命眉火于薪衆駭俄大木及然油雲四起甘雨傾注師曰未也水流東薪乃已未幾果然見聞讚嘆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示寂塑其遺身于庵凡有所禱應如響答熙寧三年郡列狀以聞賜庵爲壽聖精舍延平之庵曰油灘曰小芹曰白沙紹興七年勑封淨戒慈應大師時在汀者猶未封聖院乾道三年改賜廣福師所經從輒成也至十二年乃賜號于汀曰威濟乾道三年加號靈應淳熙十一年復加普惠皆以救旱功自淳熙元年郡守迎均慶院定光真相入州後庵復於廣福院迎師真相差府爲賓主以便祈禱紹定寇盜犯城多方保護顯大威力師與定光實相叶贊嘉熙間州人士列狀于郡乞申奏加賜師號復加妙顯累封至八字今爲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

道釋

臨汀志　道學僊釋學佛以明心見性積功累行爲本若幻小智奇術衒惑當時已爲僊佛罪人況未能清淨未斷貪嗔者乎今鷲袂方袍相屬未知其所脩爲何如也　晏僊人失其名清流縣人生明溪田家年甫冠樵蘇

山間忽聞有傍耳而語者回盼見一道人餘半桃以遺之晏食已欲與之語忽不見惟覺腹痛茫茫然歸家暴下累日若醉若痴家人省問似不能言者旬餘小愈即不復煙火食所嗜惟果實清泉而朱顏漆髮肌膚澤潤步履如飛且能言人禍福鄉人異之悉呼爲晏僊人自是遠近輻湊晏懼泄天機遂寡言語邑令遣禮招之不納士夫有踵門者長揖而已間有一二可知者令疏于下里有富民某氏剏居頗雄麗落成之日晏過其門富民延坐扣曰屋好否晏曰光蕩蕩富民喜以爲佳兆越三年染疫無噍類衆始悟前時之言一日父遣如郡輸租泊攬子家見其母所鍇壽器從而撫之曰便著便著時媼亡恙衆目爲狂晏未幾媼果然暴死明年冬又至郡畢輸告別挽攬子之臂囑之二自是不復來比及三年不疾而逝自食桃之後閱十五年逝之日乃生之日也惜其家人不曉以釋氏茶毗法化之　曹道翁不知何許人宣和間始至縣邂逅道庵初成遂與居焉儀狀甚野青巾短褐對人兀坐終日不談居數年稍合藥濟人待者輒愈入市必大醉而歸平時未嘗赴供持鉢又無所儲生計而衣食百須畧無窘狀或經旬不爨人問其故則云就食於市有尾而伺之者但見其徑趨酒家據床獨坐而酌取金於袖無欠無餘至茶食肆亦如之詰其所以至于再

三乃以實對曰我能呼錢爾或求其術曰吾所呼者皆深溝巨壑久湮而不出之物汝傳之必晲人之祭藏禍將及身幸無啓齒庵中養鷄一犬一不敢升堂登其觀道士丘居通暮而歸之書倣金一斤二百爲制衣用翁令取諸故祠米侍之如數爲翁練藥翁令自摩其頂曰可使髯髮不白後居道八十四無一莖白者獨譖然其髯或扣之曰鍊藥時髯猶未出也邑人有賴岫者携女子來遊翁取藥小剤令啖之撫其首曰爾終身無病適夕無使抉矣果如其言一日戒其徒曰吾將逝矣葬我庵後必以吾紙傘布巾爲殉擡羿而嗔目自是雞犬横肆堂上後數日庵鄰江澤者見翁腋中有傘過濟州橋即與語曰吾宿約當歸且寄聲若而人江還邑知翁已死發土啓棺枵無一物乃惜其尸解今塑像庵中 張道成乃長汀縣人號狀庵少依梁教師學黄老術侍棗於賴之寧都金精山住寧化凝真觀後棄去遍遊方外性孤介不徇流俗終日閉關而坐跣師住山隱觀嘉定間忽一日使人遍辭素無往來者且期鳴鼓集衆觀者如堵乃留偈云七十四年命幻身臨行動衆動群倫鳴鍾擊鼓渾閑事一點圓明不動身喚擘破乾坤一去犯擘將日影掛林梢長揖大衆曰一睡八百年登榻曲肱而逝 廬山羅漢院小南禪師名係南張姓長汀縣人初住雲居繼嗣法羅漢諸方以小南呼之有語錄行于世紹聖甲戌在羅漢一日忽更衣白衆云今日剗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迹諸人還見麽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語訖趺坐示寂山谷黄魯直爲之傷悼不食肉者累日頌以祭之曰一點黑漆元無縫罅羅漢雲居天上天下出入奮迅三界無家以除煩惱禪打鼓弄琵琶沉却法船留下屎斗欲得不沉屎乾剗濕既葬復爲銘以表其塔 僧慧最張姓長汀縣人母馮氏襁褓中奮躍遐此兒當爲法器逆冠魏之曰爲官不若爲僧我願來世亦復如是未幾祝髮徧參叢林卒業小南禪師扉下住南嶽雷峯晚住雲蓋山忽夢母來見時亡十七年矣無何乃兒寄母真像自汀至又有童子林姓自福清來年方十七昌黙契於心曰此吾母也顧夕來矣於是展真堂上命童子侍側演說因緣贊之曰前身女後身男清淨摩尼觸處參應現頓忘前後際從今青出勝於藍乃立名汝褱居大衆曰去水從褱即吾母也明年爲僧士夫更贊迭詠無慮百篇鏤板成集昌素以禮板翁自號一日陞坐視衆曰禮板老翁性本虛空永劫不死明月清風奄然坐逝時年八十一矣新塔雲蓋山有語錄傳世衆亦屢主名刹嗣燈傳服 廣照大師契澄呂姓長汀縣人以試經爲僧嗣法桃林倩禪師住贛之天寧洪之翠巖上藍所至禪衲

輻湊一日在上藍令侍者修啓狀告遷師座及郡官禮信望千命浴更衣留頌云七十年來自在臨行一着無礙不向北斗藏身直入法華三昧歸丈室趺坐而化留一七日神色不變及荼毗舍利五色圓明人競拾得之壘禍 僧彥圓胡姓長汀縣人靖康乙酉五月不雨至于七月苗將就槁守二像屬坐走峯望禱然無應圓乃具積薪龍湫之傍趺坐其上晝夜梵唄五日不雨欲焚其軀守將如約郡倅許公端夫爭曰水旱數也姑少遲之越三日乃雨槁苗復甦上下胥慶許公貽之詩曰淨戒當年齋願身積薪危坐志道神應誠甘霔蘇羣品令有高人繼後塵 僧宗佑卜寶姓長汀縣人母夢金紫人入室曰吾故本州令公來爲爾嗣自是而娠既生骨相特異齠齔中祝髮少長徧禮十方歸主開元雲會百衆每杖錫所向率前夕夢金紫人至郡守黄御史彥臣入境之初亦作是夢意謂朝官屬首迓者必異日貴人洎展乃袺上謁人物藏昂宛如夢中所見甚異之贈之詩曰瀟灑丰姿迥不同少年來住此禪叢誰知今日佑和尚便是當年鍾令公陳侍郎軒瞪至尤雅重之贊其真容曰不是十二面虛堂空寂寂不是一千年叢林聲喔喔奇哉丹青者具增減不得珍重四方開一介善知識 祖鏡大師從密鄭姓長汀縣人幼穎悟多技能且工吟詠初住石霜山臨米書通真爲人作字率預言禍福人皆珍重藏襲至今多有者又能隱形出神剪紙爲禽馬使之飛走宗門宿德或以此咎之晩方棄去自號木理翁繼住當沙之天寧江給事帥福建廷主東禪法席歷九夏忽示頌辭衆曰閲盡人間七十秋萬緣今日一時休虛空撲破渾閑事鶴起全身露地牛趺坐而逝有語錄行世禪衲間或傳示寂時以俗禮葬逾月啓棺空然無有謂之尸解去 禪鑑大師智孜蕭姓長汀縣人嘗住福之白鹿豫章之上藍機法之外尤長於詩四皓吟曰忠義令時難雲林共掩關因秦生白髮爲漢出青山不顧金章貴終披白氅還如今明聖代高蹈更難攀當時擅詩名如洪駒父見此作擊節稱賞與之賡唱青山郭功父亦有往來篇章自是見知名勝緇素爭傳其後門人編次幾三百篇板行曰南山集一日書頌示衆曰五十春秋如電如露月映寒江分明歸去拼衆攜衣端坐而逝 僧了澄鍾姓武平縣人生不茹葷年十九禮禪果院僧道松壽且歷遊諸方一日遇崇首坐者機緣相契以黄龍三關語勘之云我手何似佛手澄曰不勞拈出又云我脚何似驢脚澄曰兩重公案崇云如何是座上生緣澄便喝崇云憑着甚麽澄曰這老漢猶未知落處崇乃印可一坐十年後崇駐錫常之東禪澄與之分座說法學者宗仰宣和

初道松以言招之曰吾將老矣未聞般若知子得道幸歸一見澄曰吾有誓若得己事明白願書度一切況吾師乎乃歸一見之悲喜而悟有古靈之風紹興元年郡倅許公端夫攝郡事延駐開元一年震潮音衲子雲會來幾有桴鼓之聲亟歸靈洞結茅以居五年二月送客出洞歸謂侍者曰吾緣盡矣當絜鍬草鞋爲別侍者請頌澄曰咄哉眾子吾平居且倦爲此況臨行乎請益堅乃強草大字云來時本無去亦非有珍重諸人今月明清晝擲眾趺坐而逝三日茶毗五色舍利絮迸如雨塔在靈洞院　僧文雅林姓號正庵長汀縣人總角遊方外傳業於毗陵偏參叢林頓悟宗肯善醫術好儒書以詩琴自娛諸方知識呼爲小雅歸主開元法席踰三十年每遊諸莊夢戶多先夢鍾令公來嘉熙間一日忽沐浴更衣遺偈云薩埵裝嚴已現成老僧恰合去逝循有人問着西來意天上無僧地絕塵遂趺坐而化及茶毗五色舍利爍然骨骼不解　僧普濟張姓清流縣人住縣北歸仁里獅子嚴不事檢柅好賭博飲酒取溪魚作羹但飲其瀋放魚於水復活而逝人頗依待鄰境雨暘不時禱輒應嘉熙間一日忽寫偈云記得黃梅與我時忽然天氣報君知逕行順化無交涉撒手吐盧頂上歸又云山僧普濟堂堂去圓滿天台舊故鄉趺坐示寂鄉人以不壞身塑于

巖中　劉氏女寧化縣人父安上攀龍鄉豪也女生不茹葷美豔而慧善文墨九齡與羽人談道以不嫁自誓年及笄父母奪其志許石城何氏子御輪卜吉強之不獲已乃勉治奩具首飾務淨潔素白玉顏丹臉不御鉛華劉氏黎扶往送之導從甫越境忽有白鵝從空下女即乘之以飛所覩哀悼竟莫窮其所往土人異之置祠於上昇之地郡以詔聞賜其地爲蓬萊觀元有紀刻歲月滋久漫滅不可讀郡守陳公軒來第時過其下題詩觀中云蓬萊觀下瑞烟飄劉氏曾經此地超桃園昔諧王母約煙霄自赴玉皇朝白鵝乘去人何在青鳥飛來信已遙若使何郎有仙骨也須吹引鳳凰簫

叢錄

臨汀志門戶盱紀既核而詳若夫訂與正訛質於鄉老之聞見興利除害著於時賢之申陳不備書之無以詔將來也作叢錄　考證　舊志謂長老相傳州以汀名蓋因南流入海取以水合汀之意如章貢二水合而爲贛耳或曰不然郡之得名或以山川或以風俗要不可槩論特未聞以近世字說爲據者況爾雅以水際平地爲汀說文以水際平沙爲汀平地與沙固非山間所能有然本郡之前舊有長汀村厥初置郡在今州南四百里其間率多曠野則平地與沙容或有之名村之意殆非偶然者兼沙縣亦在四山環合之間舊隸於此汀之與沙皆紀其實耳　唐書地理志云汀州始新羅大曆四年遷白石則是置郡之後才一遷耳乃今自新羅之外有兩舊州一在上杭縣北十五里一在州東五里而耆舊相傳皆以爲三遷豈史氏之闕之耶　唐書云大曆四年遷白石而唐會要乃云大曆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移汀州於長汀縣白石鄉地志是大曆四年移東坊口後十年陳劍奏移今治宋朝會要載上杭縣至道年徙鰲沙咸平二年徙語口嘗考之自丙申至己亥僅四年豈應兩遷耶問之長老則曰蓋鰲沙團之語口渡耳非兩地也惜無證據姑兩存之　唐志云開福撫二州山洞置汀州自今考之州之南境舊爲新羅縣隸泉州北與石城南豐將樂建郡泰寧爲隣南豐隸撫州而建郡猶未建諸縣所隸非撫即福時閩中止福建泉三郡耳故以福撫二州言而四山崇峻盤互交鎖其民獷獷郡盜屢作當時謂之山洞固宜　按舊圖經載開元十三年福州長史唐循忠携誘逃戶三千人奏置汀州而唐志云開元二十四年今詳考之十三年因居民羅令紀之請置黃連縣（即今寧化）二十四年始開福撫二山洞置州則二說各有所指云　先正諸公條陳本州利病事宜淳熙十

三年福建安撫趙公汝愚奏乞行鈔鹽劄子（節要）臣檢照嘉祐之時本路鹽法並係自差官兵般運至上四州軍召募客人抹鈔算請至建炎紹興間汀劍盜賊商旅不行權令般運出賣自後弊物日甚至乾道八年本路漕臣陳峴建議行客鈔當時不數日間轉運司已責鈔鹽錢及逐年所賣全額之數而汀州客鈔偏責緩滯者蓋是四郡通行客鈔互相侵奪實非鈔法之弊今若用四方之策專行鈔法於汀州一郡則無前日互相侵奪之弊仍於將樂沙縣各置轉般倉召募稅戶搬鹽或依嘉祐舊法廣行儲蓄以俟本州措置過賣除分隸諸司錢外盡數還州縣充作歲計恐或不足令措置增給鈔鹽六十萬斤爲之補助則於諸司及州縣各無虧損要是經久可行　淳熙十四年運使王公回乞先行汀州經界劄子（節要）紹興間本路八州已經界者五惟漳泉汀以何白旗等作過之後朝廷恐其重擾權行住罷漳泉從來富庶未見其病獨臨汀凋瘵受病最深今若不行經界臣恐十年之後官民俱病不可爲矣欲望先行汀州一郡　淳熙十六年汀州布衣雷衡陳經界鈔鹽利害（節要）臣伏覩本州六縣生靈久罹淳熙間帥臣趙汝愚漕臣王回屢乞行臣本州經界鈔鹽整頓瘡痍上俞其請經令三年未見措置切恐朝廷謂經界工費煩重鈔法虧折歲課

臣再以推行二者事節條具下項。今具經界工費如後。　一臣州境東西四百十一里，南北五百里，折爲六縣，長汀管一十四里，寧化一十團里，上杭一十二鄉團，武平三十里保，清流八團，蓮城六里，運團里又折爲都，都入分爲十井，一都有十大保，二大保統四小保，量田一升，多者十頃，少者六七頃。紹興間本州經界只以水色作七等，定高下，遂以約米槩以三貫二百錢重爲一秤，均受產錢輕止三分五釐，重止五分。如農人春播五寸，投一種，秋收一穗，加一刈，二者畢工不越於芒種，至冬前後一旬。今經界專用繩絆步杖度之，日歷數百畝，工又易於播刈。　紹興間舉行打量，起於己巳正月，畢工三月，正長旬日以量到步畝通數報官，畢日統數並見圖板，亦備工止六十日，計度一季，吏錄紙劄應用等，供用二萬九百三十六貫省，寬與半年，又首費錢一萬七千二百七十二貫省，米人日支二升，官吏倍支，日約七石，共用米一千五百石。其錢州縣常賦及上供經總制諸司色目不可移兌，則本州縣見管常平錢數目鉅萬，今借爲經界之用，候半年就緒，即有後項斛折稅米錢僅二十萬，可以補填，又日有人戶即契牙稅錢至多。今具鈔鹽利害。　乾道壬辰運使陳峴建議行客鈔，客鈔之行方閱四月，漕司已責一千二百萬斤歲額僅登，故漕司無昔時州縣之本不撥之數，客人先次納錢請鈔，後赴倉支鹽，亦無昔年州縣坐欠敷蹋之弊，但千官司不免占涉，只爲其時不曾議及汀與建劍邵武利害不同。許通行其鈔，劍邵郡並可舟運，富商僅得傳塌，來見汀之鹽闕者，改至夜併程搬來，致使汀州鈔法不行，無錢支解，竟行奏罷。淳熙丙午帥臣趙汝愚抗章，鈔議復下，官吏恐行於私無益，云汀鹽價高，小民艱食，不必推行鈔法，只與增綱減價，使可紓民。今雖每斤減下錢數，刻削過於昔日，徒資州縣倚法爲市。今若鈔法一行，鹽價不抑自低，官價與漳虔畧同，民見私販無息，不戢自絕。　紹熙元年知漳州朱公熹乞行經界，紹興成法可舉而行。惟里之正長其役最爲煩重，疆理步畝，分別水色，均攤稅賦，其在當時動經再歲，彼出入阡陌，妨廢衆務，已不勝其勞，一有失當，詞訴並興，督責隨至。又鄉戶少精書算，所召募書人多是姦吏，必須酬以高價，又薄書圖帳費用紙劄亦復不貲，是以當時正長厚者重困，薄者破產。今乞於舉行之日，只令正長打量畫圖報官而已，官給紙劄，自差人供攢帳狀，正長只役其力，無傷其財。　紹熙元年知州祝公棣保明經界申運司，轉運司據汀州路申，據長汀等六縣所申，雖有不同，而其歸則一。向來經界不行，久年稅籍盖不可考，富家典買田宅，必抑令出產之人咸損稅錢，然後肯售，貧民迫於不給，悉從其請，官司亦免擾，契追納則不得不轉涉流移，此常賦所以失陷。況又差役之際，稅籍不可舉，惟憑得替人指差，其弊尤甚。今若經界來行，則凡此諸弊皆可以革。惟上戶平日坐享膏腴，量輸稅賦，亦有計屬鄉司，全不輸納，又不供應役次，今稅役均，則必競生詞訴，此一說也。諸縣皆有頑惡地分，從來不納二稅，亦有稅額獨輕之處，今稅役均，則必有令之不從者，此二說也。本州凋弊之極，逐年應辦上供與夫供軍輸官之數，已是煎熬，今若諸邑供需數目浩瀚，何所從出，此三說也。今欲舉行經界，乞王人親臨，或監司親到，以爲鎮壓，頑惡地頭或不從命，則乞稅錢州不出郡，縣不出鄉，以弭其不肖之心。至於供億之費，則乞朝廷念此一方凋弊，特撥轉運使衙合起發起行在窠名錢數若干，充經界費用。　紹熙二年知州趙公充夫經界利害申安撫司劄子（節要）充夫伏蒙台諭，汀民稅賦不均，上戶產多不納官賦，細民產去稅存，恐非經界不可。然臨汀山郡，稅重米輕，舟楫不通，米不直錢，大抵皆是貧窶。今若舉行經界，當以役恤爲先，凡六邑從前催不到稅苗，姑置勿論，且據逐年所納稅賦實數，因地之遠近、田之肥瘠、米之貴賤，逐一打量，隨宜減損，使之輕重適中。若將元祖額稅苗不以遠近盡數均敷，地遠穀賤之處既不可增數，其勢必盡均入負郭近鄉之田，爲害大甚，則遠近俱擾，貧富俱困矣。　一六邑若同時舉行經界，不能官吏能者有限，稍民皆以量田爲名，不納二稅，上供屯駐官兵衣糧必然闕絕。今欲先行一邑，則五邑輸納如故，而事力亦止可了辦一邑。　一請如一縣以四至鄉圍各取縣治在四十里內者，即合照本鄉省稅元額內數，並不得過鄉。若鄉圍在四十里外八十里內者，即合照本鄉省稅之額打量減十分之三均數；在八十里外百一十里內者，減十分之四均數；百一十里外者，減十分之五均數。如蓮城、上杭、武平人物愈稀，又當隨上項鄉圍近遠遞減分數。如此則鄉稅額既輕，易於輸納，必將重土樂業，前日輕棄之地皆爲良田，且所減稅額皆是汀州逐年催不到數，不妨上供歲計，減之無害。　紹熙四年福建提刑辛公棄疾論經界鈔鹽劄子（節要）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則易爲功。漳泉汀三州皆未經界，漳泉民頗不樂行，獨汀之民力無高下，家無貧富，常有請也。且其言曰：前經界之行，其間條目官府所慮謂將害民者，官不必慮也，番民自任之。其言切矣。故曰經界爲上，其次莫若行鈔鹽。鈔鹽利害（前帥臣趙）汝愚論奏甚詳，臣不復重陳。獨議者以向來漕臣陳峴固嘗建議施行，尋即廢罷，朝廷又詢徵廣西更改鹽法之弊，重於閩陳其實不然。廣西變法無

人買鈔。因緣欺罔福建鈔法纔四閱月客人買鈔錢登邇年所責全額之數。止緣變法之初。四州客鈔槪令通行。而汀州最遠。汀民未及撥販。而三州之販鹽已齎鈔入汀。使莘共額汀鈔發泄。以致少緩。官吏取以藉口。上壞其法。今日亦正欲行之汀之一州。柰何因噎而廢食耶。故曰鈔鹽次之。　開禧元年知州陳公鑄上經界利害劄子。節要臣嘗詳究經界難行之說。本州產稅最重。而米價極賤。商賈不通。絕難得錢。姦民豪户猶藉隱冒賦稅之利。通融補納。尚且費力。若或覈畝之後。件件得實。不容隱匿。則其輸納愈更繁重。是以不便者多肆搖撼。又此法一行。則須𨵿具圖帳。置造砧基。打量頃畝。分定等則。細計租賦。官吏出入阡陌。保正長奔走期會。紙劄食前費用百出。若不盡從官司支給。則為大擾。反不若無事之為愈。此議者所以特持是二說而排沮之也。臣因參用衆議。見得本州諸縣稅賦。邇年止是僅及一半以上。今若只將十年催到稅數。取一最多年分立為定額。從各縣量到頃畝。均科年額。實催之稅。於上供既無虧損。而貧富上下皆受實惠。至於費用一事。本州有交承樁積之錢。朝廷存留以為州郡之備。若量其所用。出捐數十百緡。以為百姓經久之利。在於聖時。決不吝惜。若蒙採用此議。委自本州選擇公明不擾屬吏。先從近郡一縣措置打量。則民聽不惑。費用亦省。一縣既有程式。他邑可以依倣。決無難行之理。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請經界保伍及移兵官一員置司城外三事。節要竊惟汀郡實底閩陬。土曠而民貧。俗獷而氣暴。家之富饒之蓄時多寇掠之虞。固切撫摩。尤嚴控禦。臣熟加詢究。咨欲奏聞。不敢繁縷。謹冒宸聰。姑據其所甚急。所易行者。條列左方。伏惟聖明采擇。　一臣自領事以來。每訪民詞。以產去稅存。業輕賦重告者。十居七八。亟加考究。蓋由經界不行已久。田無畝步。但計收禾。官司之版籍不存。民戶之砧基莫有。以片紙成交易。收者獲產而出者之掛稅自如。以草帳辦催科。貧者供攤而富者之抵拒衆力。又有嚙鄉脊而暗走其稅者。有占絕田而莫知其數者。有大家多膏腴而輸稅輕。小户守磽瘠而輸稅重者。不均之患。莫此之為甚。拯而理之。莫此之為急。臣謂經界之法。未易輕議。自實之令。委為可行。欲望朝廷特賜劄下。令照兩浙體例。舉行自實。仍以其式頒下。臣當鞠躬盡瘁。期以不擾行之。千里幸甚。　一本州南接潮梅。西連盱贛。寇攘間作。淵藪實繁。昨者捕到賊徒。鞫之囹圄。多是鄰郡姦民來此合說某處某家富有財物。此邦之姦民藉其嚮導。聚衆而行。其始集也。持挾刀杖。止以販鹽為名。其既集也。置立部伍。公以劫屋為事。既行劫掠。豈免殺傷。民患

驚惶。率多逃匿。臣近行下諸邑。選差隅總。重排保伍。以五家為一甲。甲有首。五甲為一保。保有長。五保為一大保。大保有長。五保以上為一都。都有官。合諸都為一鄉。或為一團。亦各有長（其鄉團長即隅總）從本州給文帖未記。應充詮若遇警衆急遞香拜防。如境內半年或一年無虞。與之次第減免力役。如別有保護捕獲之功。又行議賞。仍令公門點定人戶丁口。以籍中上。或有聚集欲出外生事者。則自甲保以上互相覺察。以報隅總。𨵿防既密。跌蕩良難。但鄰郡之姦民販私鹽而來者。常十百為羣。衆多逼絕。欲朝廷行下盱贛潮梅諸郡。一體編排保五。嚴行禁戢。則犬牙相制。皆不可越境生事。豈惟汀民安。而諸郡之民舉安矣。　一本州依山為城。境地狹隘。民居市肆。多在城外。以戶口計。城外多於城內十倍。又有保節二十一指揮。一軍營。亦在城外。凡鬭毆殺傷。風水盜賊。悉委長汀一尉。而尉或遇差出體究驗視。則彌旬曠日。更無彈壓警邏之人。竊聞江西間有州郡市井在城外者。分兵官一員涖之。本州有訓練一員。兵馬監押二員。臣愚欲照例。依添差監押一員。置廨舍於城外。俾與長汀尉同任警邏之責。城外無恐。則城內愈安矣。此以居蔽禦之勢。委是別無妨礙。或蒙賜可。即乞劄下以遵守。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帖請諸鄉隅總規式。今帖請某人充某縣某鄉幾都隅總。閱具合關報事件在下。須至給帖者。　一昨行下選有材德望之人。從本州給朱記文帖。請充隅總。既謂之有材望。非可與凡民例論也。如元非公吏幹攬屠販等人。遇到縣請縣官以客禮接見。（到州一同。若係挾詞論訴自依常式）應有關會。並用文帖。不可擅行追呼。如三帖不報。或不了可引出。　一隅總專是任責警察盜賊。衛護鄉閭。應追會公事。催督官物。及體究審驗等事。自有保正副及保長任責。並不許官司以帖引累及隅總。如有此色。徑請繳回。　一隅總若能保護鄉井一年或半年。境內無虞。從本路縣契勘。量與次第減免力役。或別有奇功殊捕獲警拨。本縣保明申州。輕者借補官資。重者申奏旌勸。　一隅總既膺此委。盡心協力。援衛鄉閭。乃若托公以行私。恃權而欺衆。或指凡民戶財物。或侵奪民戶田廬。或緝盜而收接其贓。復行縱遣。或容盜而家聽其餉。不即收擒。有詞到官。或官司得於知聞。定行審究。著實照條議罪。　一令來編排保伍。專以不擾為先。止要公門點定戶口人丁。置簿抄上。各三本。一申州。一申縣。一付隅總。以五家為一甲。置一甲首。以五甲為一保。置一保長。五保為一大保。置一大保長。五大保以上為一都。置都官。合諸都為一鄉。或為一團。隅總統之。仍於各處置立粉壁。大書保下甲下人戶姓名。

以憑稽考。即不許與集闕留。有妨民業。如將來甲內有人丁事故。甲保次第報知隅總鋪落。仍申縣申州照會。　一人家審處小保長置梆一隻。人家殊處甲長置梆一隻。如遇警急。即仰鳴梆。一梆鳴。衆梆皆鳴。甲內及保都人户闕梆不以早晚深夜。即刻前赴應援。各家置捦棒一條。以備緩急。不許非時拖用及將帶出入。如有不遵約束。及不相救應之人。仰甲保覺察報知隅總。申縣照條斷治。　一聚集徒黨及十人以上。在法所禁。仰甲內常切覺察。通告保長都官。以及隅總。若隱而不告者同罪。或外州縣人經過甲內。不許停留過三日。若行止不明者。不許住泊。如違約束。許甲內及保內首告。知而不告者。請隅總覺察。申縣科斷。　開慶元年知州胡公太初奏請武平縣令乞免差武臣復京選同差之法。　照得本州武平縣。距州城三百里。從來係文臣寀闕。昨寶祐二年。郡守羅宗博申乞從權作文武通差。遂差兵馬監押趙與禂前去攝事。且許以就辟來歲以行移檢覆死因事。蒙本路提刑司行下。謂辟都監為已寀。武臣不曉事。且責本州不以人命社稷為念。在後趙與禂身故。有成忠郎阮達年爲見先有文武通差之文。遂就部注授。到任。本州方欲申陳乞仍作文臣寀闕。急援武平縣貢補進士縣學長鄭震等一百三十人列狀。本縣辟居閩底。雖號瘴鄉。

水土惡積。今格舊減舉主兩員。及見用職司。如有三舉員。即改京秩。載之圖志。隸爲中縣。注之部闕。京選通差。劇嚴之佛同居靈洞之僊。可訪風景未嘗不美。自開已而至紹定。率是已者。大則奉議宣教之京官。次則承直儒林之選人。代有循良。舊志壁記。歷歷可見。寶祐二年。本州差州都監秉義郎趙與禂攝令。因緣求辟知郡羅宗博遂申省。破京選通差之格。放行文武通差。其時本路王提刑因本路具因上讞判云。武平一縣。有人民。有社稷。往往縣官皆武人權攝。今闕申狀又係辟都監爲已寀。本州殊不以人民社稷爲念。武平只在汀漳之間。何至之人。而置一縣於度外。其所以不遵法守。是皆武人無所識之故。牒州契勘本縣官有無注授。因何不行赴上著實。具申以憑區處。續周知郡牒四趙都監復舊職。改委寧化縣丞趙與廉攝事。近縣令阮成忠循文武通差之例。注授填趙都監寀闕來膺已寄。今以書兩考矣。第恐後來武人有武弁借徑而來。不諳邑事。則學校詐與作興。生靈誰與摩撫。自此風俗日薄。人物日凋。户口日耗。財賦日陷矣。且福建所隸四十九縣。寀皆文見。今皆文選。以閩之屬郡。素號文明聲教之邦。而汀之武平。獨若淮堧用武之邑。良可惜也。士民昕夕妄議。欲望本州斟酌事體。詳與申奏天朝。復正京選通差之條。寢罷武人見闕之例。使小邑之令。獲齒諸邑之班。爵人物由是而歸。表風俗由是而教化。户口財賦由是而得安集。而節愛豈不離歟。本州所援武平縣貢補進士縣學長鄭震等所陳。委是允當。合行備錄具申。欲望公朝特賜敷奏。永爲復文臣寀闕。仍許從本州申辟文臣一次。庶幾凋弊之邑得人經理。實副百里之望。八月三十日奉聖旨依。

題詠

臨汀志寶祐戊午夏五月太初以澄江守家恩易郡。親朋謂曰是僻遠而難治者也。太初惟天子命拒侍辭。乃於都闕轉扣耆官。於是者求郡乘一觀焉。則紀載闕疎而不續者又周一甲子矣。事制之仍革。户口之登耗。租税之虛盈。人物之盛衰。職官之到罷。皆泯焉莫考。洎馳駟及境。蓋儼然一古郡也。山川繚複。城郭縝密。俗若悍而樸。務若叢而順。故係時作制。御有方則可以無虞。氣候雖不常。攝養有素則可以無恙。鎮之以靜。行之以勤。輔之以制節謹度。亦可以無曠闕。信僻且遠。烏見其爲難治哉。半載而百廢粗舉。遂與文學掾趙君與沐擇前廳之博茂士曰鍾君明之。陳君士安。鍾君知本。丘君一震。相與審繹舊志。蒐獵軼聞。而趙君提綱焉。未幾業來。太初爲定科條。訂事實。削雅俗。正訛謬。而編成矣。志之外。文別爲集

卷。各十有五。皆闕其左方以俟來者之續書。於是由郡而屬邑。分件列繫。粲然在吾目中。一洗前日莫考之憾。夫以郡創於唐之開元。四百三十年爲我宋之隆興甲申。而志始形。然甚略也。又三十五年爲慶元戊午。而志始修。然未備也。又六十年至今日而志重作。亦未敢以爲大備。然則斯文廢興之故。可勝嘆哉。世運茫茫。事機浩浩。有續無絕。有興無廢。所望於後來同志之君子。次年季秋吉日。朝請大夫知汀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主管坑冶節制屯戍軍馬胡太初序。　州有圖志。一邦之史也。凡而山川之融茂。人物之消長。風俗之仍改。户口之耗增。事制之沿革。官吏之更代。校舍之廢置。世故之屯屯。殷殷皆繫焉。歷歲踰遠。荒陋遺誤。則不足以詔後莅政者。著身簿書。米鹽叢雜。視爲迂緩不切之務。而不介之意。實爲曠典。天台境物一賦。於孫興公則赤城奇勝在目睫。曲江地圖一披。於昌黎則繫身韶石可以窮佳趣。刻臨汀山水人材之萃。志可陋乎。鄞江舊志。始纂於隆興者頗略。繼脩於慶元者尚疎。識者慨其寖嘆。今甲子一周。屢脩而屢輟。用志不堅。宜志之竟無成也。判府節制宋丞吏部怡齋胡公先生以邁往之韻。負雨科重望。天下盛名。再持麾節。鎮撫茲郡。既下車。疏畯蠹。崇學校。厚風化。禮多士。撫摩斯民。政通人和。凡事關治原者尤切留意。越數

月大捐俸積鼎新泮宮，高明其百年隳習，作成美意。寫字照耀舊志冗暑，夫宜懼其不足以詔方來。禮請郡士之俊秀貢士鍾明之等相與搜摭而衰輯之，訂其舛，徵其遺，采錄嘉精，專局於贊舍，俾與高其綱與沐與三四友趨承教命唯謹。三閱月僅成編，筆削於先生大宗匠之手，俾百年之放典一旦昭明，非洞識卓然，何以及是。抑地靈人傑，幾有幸會，際此賢史君植立振起之功歟。與沐儒饗糞英無能爲役，今將得皆而行矣，幸而及拭目斯志之成。君大賢史君主盟斯文，恢風弘化之功，當有一代大手筆大書特書以壽於石，與宇宙山川同其久者。其是以上裨職方氏，閩慶改元中秋吉日，學生脩職郎汀州州學教授趙與沐跋。輿地紀勝，唐中丞伍公墓誌（正明元年舍人張景撰）。鄞江志（慶元武李阜捨次林中文序）。鄞江集（林中文序）。詩　爲郡蹔辭雙鳳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唐詩紀事張籍送汀州源使君）慈竹筍抽疑夏籜，木犀花發認春香。（孫公談圃載林君字叠學子詩撫道盡汀州景物廣陵忠）居人不記甌閩事，遺跡空傳福撫山。地有銅鹽家自給，歲無兵盜戍長閑。一川遠匯三溪水，千嶂深圍四面城。花繼臘梅長不歇，鳥啼春谷半無名。山連庾嶺爲南徼，水與潮陽作上流。（陳軒）臥龍勝事堪圖畫，迴壓閩南

七八州。（郭祥正）嵐煙蒸濕同梅嶺，地脈逶迤接贛城。（郭仲祥）萬疊雲山擁郡樓，凭欄下瞰臥龍湫。二年吏役何曾到，孤負清風月白秋。（袁思永）臥龍形勝著甌閩，前有南樓氣象新。（新修南樓詩）我愛汀州好，山川秀所鍾。閩前橫清水，雲驤閩亭畔列奇峰。（翁王子）古驛森慈竹，（臨汀驛）蓮城挺義松。（蓮城縣有義松。慶元陳丈君詩）嘗聞元豐間，元與守茲土。別乘眾爲誰，青山郭功甫。二公德望尊，聲名播今古。（陳曄）元豐陳汀州，見謂黃太史。年登境無螟，政恐不相似。（陳曄）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蔣之奇）（翁王洞）全閩形勢數臨汀，贛嶺連疆似井陘。江匯里淵鎖地脈，山橫華蓋應天星。（宋忠達定光南安巖詩）　石聳虛巖接太虛，百千年稱定光居。未知天上何方有，應是人間別地無。香風影裏迎新衲，梵唄聲中見落暉。自恨勞生名利役，不能來此共忘機。　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崢嶸。地從物外賓塵斷，天到壺中日月長。（郭祥）汀梅之間山萬重，南安巖實何玲瓏。青瑤屹立敞四壁，巧匠束手難爲工。（郭祥正）天下名山饒洞穴，不似南安最奇絕。一峰突兀上干天，十二子孫專就列。上有虛窗透碧霄，夜分明月歸巖腹。（方同之詩四六）　福撫肇基，斗牛分野。源分鄞汎，郡建臨汀。東南界於潮梅，西北連於閩越。臥龍山下，建大府之雄居；伏虎庵中，隱真儒之妙相。

（區積中效語）　唐韓偓詩寓汀州閩鄭左丞赴洛　贅慈新霜耳舊華，眼昏腰曲四支風。交親若要知形候，嵐瘴煙中折臂翁。漫遊集過汀州　荒山無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勢西連廣，方音北異閩。閩閩參卒伍，城壘半荊榛。萬里騰天遠，常嗟梗化民。宋錢塘韋先生詩十月二日早抹行臨汀過大雷電而雨　傳車十月到長汀，鬱燠猶如暑氣生。經夕山川帶雲霧，凌晨雷雨動欄楹。作遠旅客殊多怪，慣見邦人悄不驚。聊作小詩傳所過，他年穩坐話平生。文天祥集　予在劍，朝廷嚴趣之汀，十月行，十一月至汀州，而福安隨陷，車駕幸海道矣。事會之不齊如此，哀哉。　雷霆走精銳，（送與侍御）斧鉞下青冥。（送李大夫）江城今夜客，（出郭）慘淡飛雲汀。（蘇州）判元丁繼道詩至元丙子十月馳驛至汀州　踪跡似征鴈，行行近廣東。路窮南海際，人在萬山中。茅屋蠻煙黑，楓林夕照紅。瘴鄉難久住，馬首竟叔。寓庵叢送阜參政出鎮汀州　春雨生綠波，官船載旗鼓。相君羅俊彥，仗節閩藩府。推誠散群疑，肅令嚴威武。平深洞壑寒，慎勿輕豺虎。

鞓

洪武正韻他經切，帶韋，亦作鞕。顧野王玉篇他丁切，皮帶。鞕，司馬光類篇湯丁切，系綬也。戴侗六書故：革帶也。今之帶有鞓，其革謂之鞓，俗書也。又（作鞕綎）楊桓六書統：透母。鞓从革，未詳其聲。鞓與綎同，革未詳其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李滲博義音廳。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鞓。

篆書　鞓　鞓（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鞓　鞓（並六書統）

打

洪武正韻他經切，門根。又虛打，地名，見春秋。張參五經文字他丁反。丁度集韻地名，在宋。春秋傳會于打，通作楟。又癡貞切。楊桓六書統：透母。打又敕貞切，餘見知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左傳盟于虛打。李滲博義湯丁切。韻會定正字切透經，透汀天打。

篆書　打（六書統）

楟

他經切。許慎說文：楟，牀前几，从木呈聲，他丁切。徐鍇通釋：人所凭也，今言牀楟，義出於此，他寧反。楊雄方言：榻前几，江淮間曰楟。（江東呼爲楟，音形）顧野王玉篇又戶經切。陸法言廣韻：碓楟。又奚經切，牀前長几，又音廳。丁度集韻一曰碓梢。又乎經切，又餘經切。傅雅：楟，房俎几也。戴侗六書故：杠之小者也。考工記曰：輪人爲蓋，楟圍六寸，長八尺。（鄭司農曰蓋杠也）又作打。春秋地有虛打。又宅耕切。（說文曰打橦也）楊桓六書統：透母楟，餘見澂母。趙撝謙聲音文字通透京切。

篆書　楟（徐鍇篆韻）　草書　楟（章草）

艼　他經切。許慎說文。艼芋熒朐也。从艸丁聲。天經切。徐鍇通釋。按爾雅有之。亦云未詳。他寧反。陸法言廣韻。草名。宋重修廣韻。他丁切。司馬光類篇。湯汀切。又都挺切。又他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艼（又音丁）芋香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艼。統聲艼。（隸字溙博義）又五剉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艼。透京切。熒朐也。注見朐。俗混打。

篆書　艼（徐鉉篆韻）　隸書　艼（六書統）

訂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唐頂二切。平議也。陸法言廣韻。又徒頂、他頂二切。張參五經文字。書亭見考工記。丁度集韻。湯丁切。評議。或作耓。鄭樵六書畧。訂从言古文丁字諧聲。釋行均龍龕手鑑。又丁定切。逗遛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訂（原注訂隸省）

篆書　訂（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訂（六書統）　隸書　訂（六書統）

汀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切。又虛打切。

⿰車丁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萹剔鈴切。車失也。

⿰豸丁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他定二切。豕貌。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豸丁。从豕丁聲。⿰豸丁（隸字溙博義。音汀）

篆書　⿰豸丁（六書統）　隸書　⿰豸丁（六書統）

庁　他經切。顧野王玉篇。他丁切。平也。陸法言廣韻。平庁。丁度集韻。矴碑

矴　材。或省作庁。司馬光類篇。湯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庁。从广丁聲。庁

（隸所義門）篆書　庁　矴（並六書統）　隸書　庁（六書統）

町　他經切。陸法言廣韻。他丁切。田處。又徒頂切。丁度集韻。說文。田踐處曰町。或作圢。司馬光類篇。湯丁切。又他典切。町疃。鹿跡。一曰鉤田衆貌。又丈梗切。除地為埒也。又都挺切。又他鼎切。又持鼎切。鉤町縣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徒頂反。田丘畝也。楊桓六書統。透母町（統聲）町（隸）圢（或从土）圢（隸）

篆書　町　圢（並六書統）　隸書　町　圢（並六書統）

經切。陸法言廣韻。他丁切。罟也。丁度集韻。罟罔也。司馬光類篇。當經切。又湯丁切。又他頂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罒丁。从网丁聲。⿱罒丁（隸字溙博義）又音丁

篆書　⿱罒丁（六書統）　隸書　⿱罒丁（六書統）

頲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狹頭頲貌。司馬光類篇。又他頂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頲。从頁廷聲。頲（隸）

篆書　頲（六書統）　隸書　頲（六書統）

耓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耒下木也。戴侗六書故。又作桯。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又音定。再耕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耓。湯經切。从耒丁聲。耓（隸字溙博義）耕也。

篆書　耓（六書統）　隸書　耓（六書統）

⿰骨丁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膌骨。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骨丁。骨丁聲。⿰骨丁（隸字溙博義）音汀。

篆書　⿰骨丁（六書統）　隸書　⿰骨丁（六書統）

⿰骨廷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膝⿰骨廷長骨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丁切。楊桓六書統。透母⿰骨廷。从骨廷聲。⿰骨廷（隸字溙博義）又音廷。

篆書　⿰骨廷（六書統）　隸書　⿰骨廷（六書統）

珽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大圭長尺二寸。司馬光類篇。又他鼎切。楊桓六書統。透母珽（統聲）珽（隸）

篆書　珽（六書統）　隸書　珽（六書統）

耵　他經切。丁度集韻。湯丁切。耵聹耳垢。司馬光類篇。又都挺切。楊桓六書統。透母耵。从耳丁聲。耵（隸字溙博義）音汀。

篆書　耵（六書統）　隸書　耵（六書統）

听　他經切。鄭樵六書畧。居別聲轉注。

⿰衤丁　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聽。承也。

他經切。韓道昭類聚。音聽。

頲（他經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令丘王三切。）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宣鎬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十九庚

○馨（洪武正韻醯經切香遠聞許慎說文馨香之遠聞者从香殸聲殸籀文磬呼刑切徐鍇通釋殸籀文磬字聲之遠聞香殸為馨亦會意也顧青反顧野王玉篇虛廷切陸法言廣韻香也戴侗六書故火形切馫之清揚者韓道昭五音類聚馫音馨字楊桓六書統曉母馨呼經切統聲錬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又禮記郊特牲合羶薌注羶當為馨聲誤字滌傳義通作馫趙謙聲音文字通曉京切記合羶薌當用馨誤用羶後人不敢改而以羶為馨非也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曉興撥馨）

羶（洪武正韻醯京切同上記合羶薌音馨又先韻）（篆書）馨馨（並義雲章）馨（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馨（徐鉉篆韻隸書）馨（華山廟碑）馨（孔廟碑並洪邁漢隸分韻）馨（王紘碑）馨（張表碑）馨

（朱龜碑）馨（魏脩孔廟碑並漢隸字源）（真書）馨（智永）（草書）馨（智永）馨（張旭）馨

（懷素）馨（鮮于樞）馨（趙子昂）

明德惟馨（書君陳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注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

至治惟馨（書君臣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元王惲秋澗集賀正旦表以至治之惟馨致上天之伸祐端臨正旦光動多儀）

惟吾德馨（唐劉賓客集陋室銘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寧馨（雲谷雜記馬永卿懶真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寧作去聲馨音亨令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此兩寧馨同為一意且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以寧為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智藏詩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以寧為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山濤也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按二說知宋間以寧馨兒為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叱豈非以兒為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聲則平矣東坡亦作側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壠空使姦雄笑寧馨晉宋間人語助耳予按寧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尚有此談晉人亦單以馨為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寧馨地寧可鬭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寧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其曾以為有非馨香之義此誣鑿之甚使如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又近於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尚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悟寧馨即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如所謂寧馨者即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生如此寧馨兒以此二者為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去留馨（金華子膠東興人自稱去留馨歌舞於市後乘雲去）

鬼手馨（世說新語王司州胡之嘗乘雪往王螭許王恬小字螭虎司州言氣少有牾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許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三學芳馨（佛祖統紀釋文法師初主章惠因法智作授辭與之其畧曰今授汝香爐如意為傳法之具欲汝三學芳馨藹乎自己）

有椒其馨（詩周頌載芟篇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詳芟）

全德蘭馨（尚意譬喻論東正人節操章清標霜潔全德蘭馨）蘭

不可奪馨（尚意譬喻論東奇其真實雖泯章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燔而不可奪其馨玉可碎而不可奪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

華馨（太平廣記晉沙門康法朗學于中山永嘉中與一比丘西入天竺行過流沙千有餘里見道邊敗壞佛圖有二僧各居其房一人讀經一人患痢穢汙盈房朗因留為料理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光悅病狀頓除然屋中穢物皆是華馨朗等乃悟是得道之上以試人也）

含滋發馨（晉二俊集陸機七徵嘉木之穗含滋發馨）

散芳馨（唐白居易長慶集東林寺白蓮詩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

芙蓉馨（唐劉駕詩春花雖無種枕席芙蓉馨山中有招）

素馨

花名龜山志舊名那悉茗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格物藪話素馨與茉莉花皆胡人從西國移入南海自此中國所在而有其花細四瓣黃色白色者藤身枝裊娜葉小株甚無刻缺而香不及於茉莉云溫華鎖碎錄素馨摘下花蘂香經過即以酒噀之復香嶺外代答素馨花番禺甚多廣右絕少土人尤貴重開時旋摘花頭裝於它枝或以竹絲貫之賣於市一枝兩文人競買戴齋陽志嶺表錄異云那昔茗花始自蕃舶載至香聞百步廣中多種之易其名曰素馨轉而入製茶取花油和香用蔡端明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儒學警悟近日淛中好事家時茉莉素馨皆附商轉海而至然非土地所宜終不能盛鎮江志廣中人以之薰香然此土之所產色黃無香而閩中所產者則花蘂稍大色白而香但枝葉甚相類當是一種也古今事通廣中平田彌望皆種此花名花田其香甚莫及或以清水造龍次香餅及香珠（出東莞東莞縣）郡志其花四瓣有黃白藤生葉小自四月開至臘月方止二花作末和面藥甚奇經歲其香不歇清漳志蔓生白色露裛之香聞數步無種唯鈎壓則生根有一種黃素馨宋盤洲文集素馨詩　繁盛閩南粵潛藏霜雪天素雲生寶髻膩領借龍涎許綸沐齋集輕素梅留冕重開六月天南人雖慣見北客但垂涎詠史詩南漢傾頹宮女亡風流爭覩一花香香名認取素馨字玉樹瓊花一樣粧方秋崖集雪骨氷肌合耐寒怕寒却不離家山老夫懷土與渠等一鑊移來得許頑未望潛山集衆香旅越充南漢梅花腦飛水弄沉露積旃檀薪降真薰陸尤射琉璃斵山川草木一天芬素質如玉備衆馨烏髻粵女嬌消替上官置酒結盖纓餘波潤澤龍涎春北走萬里燕趙春騷人尚尤楚靈均何爲不入離騷經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和虞史君擷素馨花遺張立蒸沉香四絕　平章江淛素馨種小白花山礬葛覩借取水沉薰玉骨便如屏障喚真真　長詩詩人巧奪胎天心月脇句中來更將花譜通香譜輸與博山烘炭煤　綠雲影覆白雲美鬟郁秋風不易陳休遣江南誇艷曲朝朝瓊樹眼中新　風露高寒醉夢清小窓香霧遶篆塵不須啟七戲三昧始信司花女有神姜特立梅山續藁應令水墨素馨扇面詩　清似山梔馥似蘭何人淡墨試毫端若無密葉相逕朕全作江梅春曉看　玉質生從漲海傍輕綃淡墨寫微茫蹤花勝作江梅瘦手底風頭只欠香陳止齋集羞將妾婦隨花譜愛伴孤高上月評獨恨遲寒成弱植色香殊不遜梅兄鄭剛中北山集廣人謂取素馨半開者囊置卧榻間終夜有香用之果然　素馨王黎小窓前采采輕花置枕邊髣髴夢回何所似深灰慢火爇龍涎元董思學詩貧得劉

王侍女稱何年鍾作塜魂英月娥晴吐溫柔態海國元標悉茗名翠髻雲鬟爭點綴風香露肩鬪輕盈分明削就梅花雪誰在瑤臺醉月明郭節詩淡粧寧肯遜梅兄體不勝嬌卧曉晴玉粒碎盤雲髻小縷絲團結雪毬輕香生胡國添新譜骨朽佳人記舊名可是柔魂招未得薰風吹滿五羊城　移來仙種寄遐陬百態丰神體更柔五出肯容脂粉污三生元與雪霜儲薰風未許遊中國曉擔長隨過越樓一掬瘴煙終不掩舊香猶在玉搔頭舒岳祥閬風集賦素馨花此花自正仲宅移植于此　小蘂清香真有韻柔條纖葉不勝春承平時節移新主離亂風塵見故人淚重闌干添婀娜香殘篤耨駐絪縕舊恩深淺君自會莫問誰家時與親南海志黃公度詩　不入東風桃李群結根遠在瘴江濆眼看南國添春色天遣餘香入寶薰淡薄直疑梅失素清香不與蕙爭芬上林託足雖無地猶有佳名萬里聞元王惲秋澗集五代漢劉隱女曰素馨死其墓生花甚香因以女名目之後人削降香作薄柿以此花蒸之及熟比本品極清遠無濃重勃鬱之氣顏公仲復謁余試之誠然作是辭以紀其異　紫檀爲肩世所珎降香變體吾未聞漢宮有女號素君歿而墓花香若薰降檀氣味多濃鬱蒸似素馨清且淑顏公袖出赤龍鱗入手如游衆香國夜深一炷雲滿室素馨之魂降鶴骨君不見西施苧蘿山下子膏沐深宮轉清美一朝吳亡隨范蠡隣女效顰終莫擬素馨得名從此始傳大謙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煙塜伴荒城香銷斷絕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鄭松窓詩妙香真色得之天羞御鉛華學女研只向溫柔鄉裏活怕寒不許上林傳蔡公襄詩素馨出南海萬里來商舶團團末麗花鄉香異中折徐宋二先生湘行藁黃素馨　花細欠餘韻氣清含至馨海棠玉環肥可觀不可聽黃素兮綠衣飄然誰使令吾蘭正擇配嫁與頻團丁（德謂聞其香也）趙漢宗白雲小藁素馨金明池　桂海雲蒸瘴山霧暖片雪何曾到地矣長日島仙清暑自學得剪氷裁把歲寒五出工夫別粧點薰風畫成清致儘虹雨隸晴暮霞焦土一種淒涼如洗醞藉丰標渾無比應似惜瀟湘蕙蹤蘭襲紛來入衆芳題品林自倚一涯風味侍等閒留取遺芬伴靡蘭芳菲舊徑清洪看佩貫胡繩心厭實燎到了未輸蘭蕙劉後村集素馨花浪淘沙　日力已茫茫纏蒱為囊論衡何必悵中藏却愛素馨清鼻觀採伴禪床宸霞送新涼山麝開房旋吹銀燭閉華堂無柰紗嫺遮不住一地間香劉叔安詞念奴嬌　調水弄雲想花神清夢徘徊南土一夏天香收不起付與蘂仙無語秀入精神凉生肌骨銷盡人間暑稼軒愁絕惜花還勝兒女　長記

歌酒闌珊開時向晚笑絕金莖露月浸闌干天似水誰伴秋娘窻戶閑碍雲鬟醉歌風帽總是韋情處返魂何在玉川風味如許事類合璧張約齋菩薩蠻　層層細剪氷花小新隨荔子雲帆到一露一番開玉人催買栽愛花心未已摘放冠兒裏輕浸水晶凉一窩雲影香　尹梅津　霓裳中序　青顰粲素靨海國仙人偏耐熱餐盡風香露屑便萬里淩空肯憑蓮葉盈盈步月悄似憐輕去瑤闕何人在憶渠癡小點點愛輕絕　愁絕舊遊輕別忍重看青鎖金篋凄凉夜簟席杳杳詩魂真化風蝶冷香清到骨夢千里梅花霽雪歸來也厭厭心事自共素娥說

興

洪武正韻醯經切作也起也又震敍二韻許慎說文舁从舁从同同力也虛陵切徐鍇通釋周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周所以興也會意香澄反爾雅廞熙興也（郭璞注書曰庶績咸熙歆許金切見周禮邢昺疏釋曰皆謂興作郭云書曰者虞書舜典文云歆見周官者周官即周禮也其師職云大喪廞其樂器鄭注廞興也興謂作之）顧野王玉篇虛凝切又許應切託事陸法言廣韻盛也善也顏元孫干祿字興興（上通下正）唐玄度九經字樣上從同從臼臼音拳象兩手從廾廾音卯亦是兩手謂衆手同力能興起也今或作興興皆訛宋重修廣韻亦州名戰國時爲白馬氏之

地漢置武都郡魏立東益州梁爲興州因武興山而名吳棫韻補叶音大宮切馬融笛賦曲終闋盡餘絃更興繁手累發密櫛疊重又虛良切徐幹詩況陰增憂愁憂愁爲誰興念與君生別乃在天一方姜夔廣干祿字又象也戴侗六書故衆之起曰興同衆而後能興引之則凡作興者皆曰興孔子曰興於詩又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因物興意之謂興去聲周禮教六詩四曰興又曰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凡興者託事物以起意其感發也深使人之意興故謂之興說詩者常以興爲比說文者常以諧聲爲會意故多曲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中音丁仲反係去聲凡押中興字須詳上下本文王柏正始音虛凌切衆也又許應切衆物寓意李肩五字通𦦝字亦作𤕟釋行均龍龕手鑑歆也又山名從同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虛應切楊桓六書統曉母（統注）𦦝隸省興（𦦝古文𦦝古文或加力）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又周禮頌興積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禮記學記不興其藝音去聲李鑿存古正字興俗作興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比興字濮博義悅也通作𨑖趙謙聲音文字通曉京切衆起也從同力而舁起爲意作興非借地名作鄭非又𦮼臺茉名興蕖作興非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字切曉經時興掀興

篆書興興興並古論語興古孝經興漢登興博山爐並見楊鉤鐘鼎集韻興

秦詛楚文興說文興義雲章興石經遺字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興變古篆興

小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興徐鉉篆韻興興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興宋季方碑興史晨奏興唐扶頌興無極山碑興華山廟碑並洪适漢隸分韻興靈臺碑興孔廟奏銘興石門頌興張納碑興熊君碑興楊震碑興臧伯著碑興鐘盆銘並漢隸字源

真書興智永興歐陽詢興虞世南興顏真卿興蘇軾興蔡襄

草書興蘇軾興興並米芾

章草興章草興興興並王羲之興智永興張旭興興興興並懷素興褚庭誨興黃庭堅興張錦溪興興興並鮮于樞興趙子昂

中興

王觀國學林孫氏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曰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案中字有鍾衆二音其義異也音鍾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首尾先後不必均也商之世嘗衰矣高宗能復興商道故高宗謂之中興周之世嘗衰矣宣王能復興周道故宣王謂之中興漢之世嘗衰矣光武能復興漢室故光武謂之中興晉之世嘗衰矣元帝再造晉室元帝謂之中興唐之世嘗衰矣肅宗能復興唐室故肅宗謂之中興凡此皆在一世之間因衰而復興故皆謂之中興其時之首尾先後不必均也此中興之中所以音衆若中年中葉中天中塗中詘之類皆當音衆蓋義當音衆也杜子美喜達行在所詩曰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送鄭虔貶台州詩曰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二詩皆律詩並用中字作去聲前輩用字皆有所本不妄擧也漁隱叢話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

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覩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東坡詩云感聲又數中興年二雱行當一矢聯吕居仁詩云謝安青爲蒼生起早爲吾君子中興皆張仲反用中興字也冊府元龜夫帝運之興業厚者其緒遠聖德所被澤廣者其民懷雖復嗣世間衰稗政相繼而瓜瓞遐裔書其餘烈兆庶欣戴復主廟祀故夏氏微弱少康起於危亡周道中絶宣王尊其壯伐漢光識真人之識晉元應渡江之謡然靈命之歸亦衆誠之攸質非夫推亡攻昧勞來安集寧寵如天地慈育如父母其孰能抑揚前軌恢績舊服者哉

夏少康帝相子也帝相立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氏以代夏政恃其射也（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原野）棄武羅伯因名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服（信以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閒）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又伍員諫吳王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爲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氏女）生少康焉爲仍牧正（牧官之長）惎澆能戒之（惎毒也戒備也）澆使椒求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己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爲田爲成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使季杼誘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通曆自少康大戊祖乙盤庚武丁至周宣漢宣光武晉中興之主孰者爲最先生曰凡此諸帝皆能興復先緒光啓王業其名則同其實則異至少康眇然遺體生於他國不及過庭之訓曾無殭近之親崎嶇喪亂之間遂成配天之業中興之君斯爲稱首又少康遂復禹績在位四十九年夏道復興新唐書太宗贊禹有天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左傳哀元年昔有過澆殺夏后相少康爲仍牧正逃奔有虞爲之庖正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有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殷詩烈祖（注）殷中宗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通鑑外紀大戊脩先王之政有巫咸臣扈輔佐之商邑復興史記商紀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帝大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伊陟曰天不勝德帝其脩德從之商復興故稱中宗　商紀盤庚立商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爲成湯之故居治亳行湯之政百姓由寧商道復興以其遵成湯之德也　盤庚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　商紀盤庚弟小辛立商復衰後武丁立思復興商夜夢得聖人名曰說舉以爲相商國大治祭成湯有飛雉祖己訓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商道復興也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者武丁殷之賢王也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書中高之故謂之高宗西漢書杜欽傳高宗遭鳴雉之戒飭己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通曆乃得傅說用以爲相殷道復興

周詩車攻宣王復古也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雲漢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天下喜於王化復行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通鑑外紀周宣王勤於政事早朝晏起卒成中興之名冊府元龜周宣王靜厲王子也初爲太子時厲王爲國人所襲出奔於彘（彘晉地漢爲縣屬河東）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讎懟（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爲王是爲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又云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故詩

人作鴻鴈之篇以美之又云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故尹吉甫作烝民之詩

漢西漢書左雄傳（注）文帝遣呂氏難亦云中興　劉歆傳武帝單于守藩百蠻服從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左雄傳宣帝綜覈名實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　循吏傳宣帝厲精為治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何武傳宣帝時天下和平四夷賓服神爵五鳳之間屢蒙瑞應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有詩三篇

宣帝紀贊單于慕義稽首稱臣功光祖宗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侔德商宗周宣矣　趙充國傳成帝召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東漢書光武紀群臣奏言孝宣帝化致昇平稱為中興陛下德橫天地興復中興　郊祀志光武受命中興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舟輿所通人力所至靡不貢職　薛季宣浪語集漢中興頌序（擬賈逵作）叙曰漢興垂二百載數遭陽九運鍾百六大統三絕天傾鼎震大盜席椒庭之寵竊位槐之重託伊周之事行羿浞之志布置腹心芟鋤異己不越帷幄而國命移矣於是乾坤易位攜提亡紀九州同爭淪墊上帝被其誣罔神怒人怨菑害並興尚且囂囂然鎬鎬然造作符命文飾六經自以為山川鬼神可用矯偽欺而但詐得也世祖光武皇帝當四七之際接九世之統補逆不道名著圖籙憤我高皇帝之大業湮墜于地哀矜黨老之為匪民而為請命于天乃龍翔白水霆擊昆陽沈慮先機宏度闊達列宿為之指使風雲由其翕合虎飛豹栗而山徒填壑賊臣投首雖軒帝涿鹿之戰夏后塗山之隊不是過也建武之際二儀草昧萬物萌芽上拔赤心妖大畧神謀濬發卓然偉斷皇天眷命景貺昭荅根抵河洛拯塗三輔推亡堅陳覆亡勁敵待降不死嬰鋒隕墜萬方僕后九服懷仁由是戰龍莫之敢校蛇豕亡所與食銅馬赤眉大槍尤來燕代青齊隴蜀之寇孰不妖氛室叁谷州閭野揮汗則晴天零雨揞歃則河水絕流既乃喪元折首投甲山齊冰釋春融扶服奔亡之不暇故在位十有二歲而六合一家高武郡縣罔不底屬謂武功不可以為治也乃止戈講學下馬訪道勤亡遏事自致至平復三十而稅一詔封殷周之世仁風揚宇宙聖化行蠻貊於皇題哉其不階赤土除新之暴高祖之業也謝西域之質却千里之馬太宗之美也升中岱岳建立明堂孝武之制也總攬權綱信威北狄孝宣之治也

上皆兼而有之至德大業信可因三成四襲五為六雖少康之不失舊物宣王之復會東都何以加哉聖上下武烝烝遹追來孝襃述帝故事以紹前紀聖作明述緯有休譽永平十五年三月上行幸東平以本紀示介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蒼覩茲盛制情動于中歌詠成功而上世祖受命中興之頌聲韻鍾石文成詔夏雖公旦維清之什奚斯褒肖之歌無以多尚所謂形容盛德可以告諸神明者須有之矣詔問可比何等而校書諸郎張云文似相如揚雄近世史岑比之非善謂倫擬者也臣逵被服聖訓稱其典雅王言天遠靡所與京竊惟味學面牆欽承明詔思自罄竭以稱上心而悔愧食時名非多識臣逵死罪伏以春秋聖人筆削游夏一辭之不錯而五傳競出各自名家二典雅南世有其傳臣雖不敏亦欲以道釋善頌同漢詩之文於大雅之訓故惟我世祖之烈聖朝之典賢王之撰顧不足以發揚萬分之一二而童蒙鄙野庶可因傳註而知分寸焉其間識慮淺陋適為詆誣盛漢臣雖萬死未足云謝校書郎臣逵上　明帝紀詔光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　王莽傳先是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劉氏好天文讖記為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　順帝紀論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　董仲舒傳策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行善之所致也　張純傳陛下蕩滌天下誅鋤暴亂興繼祖宗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　馬援傳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　黃瓊傳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馮異傳安帝詔光武受命中興恢弘聖緒橫被四表　左雄傳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　郎顗傳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兩漢蒙求李通字次元父守王莽末百姓愁怨通素聞守說讖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亡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冊府元龜後漢光武王莽末南陽荒饑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於是乃市兵弩與李通從弟軼等起於宛時年

二十八。遂將賓客還舂陵。時光武兄伯升已會衆起兵。初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輿服志曰。大冠者。謂武冠。）皆驚曰。謹厚者乃復爲之。乃稍自安。（東觀記曰。上時絳衣大冠。將軍服也。）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新市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富水縣東北。平林地名。今在隨州隨縣東北。）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長聚。聚居也。小於鄉曰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尉秩官。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也。）進屠唐子鄉。（多所誅殺曰屠。唐子鄉有唐子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南。）又殺湖陽尉。（湖陽屬南陽郡。今唐州縣也。）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光武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衆乃悅。進拔棘陽。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續漢書。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漢軍大敗。更始元年正月甲子朔。漢軍復與甄阜梁丘賜戰於沘水西。大破之。斬阜賜。（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與此別也。）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淯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在淯水之陽。）進圍宛城。二月辛巳。立劉聖公爲天子。以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徇。略也。昆陽定陵郾皆縣名。並屬潁川郡。）多得牛馬財

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聞阜賜死。漢帝立。大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五月到潁川。復與嚴尤陳茂合。光武將數千兵徼王莽兵於陽關。（陽關聚名也。酈元水經注曰。潁水東南經陽關聚。聚夾潁水相對。在今洛州陽翟縣西北。）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馳入昆陽。皆惶怖憂念妻孥。（孥子也。）欲散歸諸城。光武議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謂伯升圍之未拔也。）不能相救。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憂迫。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自與驃騎大將軍宗佻。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王莽置五威將軍。其衣服依五方之色。以威天下。李軼初起。猶假以爲號。）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亟急也。）

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翟義。方進少子。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雲子信爲天子。義自號柱天大將軍。以誅莽。莽乃使孫建王邑等將兵擊義。破之。義亡自殺。故坐不生得。）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遇。或爲過。）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雲車十餘丈。（雲車。即樓車。稱雲。言其高也。升之以望敵。猶墨子云。公輸般爲雲梯之械。）瞰臨城中。（前視曰瞰。）旗幟蔽野。（廣雅曰。幟。幡也。）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衝輣橦城。（衝。撞車也。詩曰。臨衝閑閑。輣。樓車也。）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爲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夜有流星墜營中。晝有雲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續漢志曰。雲如壞山。所謂營頭之星也。占曰。營頭之所墜。其下覆軍。殺將血流千里。）六月己卯。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因謂斬首爲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仍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尋邑得

之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敢死。謂果敢而死者。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尋邑陳亂。乘銳崩之。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里餘間。（殪。仆也。）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堯山東南。經昆陽城北東而入）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水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更始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不冠者之所服也。）服婦人衣。諸于繡𧞥。（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𧞥亦作掘。今之半臂也。）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續漢志曰。時知者見之。以爲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乃遣光武以

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所到郡縣。輒見二千石長吏三老官屬。下至佐吏。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輒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户。而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内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僞。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遥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天時寒。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適遇冰合。得過。既入信都。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貰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南擊新市真定元氏房子。皆下之。因入趙界。時王郎大將李育屯百人。漢兵不知而進。前部偏將朱浮鄧禹為育所破。亡失輜重。光武在後聞之。收浮禹散卒。與育戰於郭門。大破之。盡得其所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於是引兵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况。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吴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更始亦遣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遂東圍鉅鹿。王郎守將王饒堅守。月餘不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光武逆戰於南樂。（縣名屬鉅鹿郡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樂。即是後南俠故加南今俗謂之倫聲之轉也）斬首數千級。四月進圍邯鄲。連破之。五月拔其城。更始遣侍御史持節立光武為蕭王。悉令罷兵。詣行在所。光武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貳於更始。是時長安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為淮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田戎起夷陵。並置將帥。侵略郡縣。又號諸賊銅馬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擊之。先遣吴漢北發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從。漢遂斬曾。而發其衆。秋。光武擊銅馬於鄡。（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冀州鹿城縣東）吴漢將突騎來會青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絶其糧道。月餘。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赤眉別帥與大彤青犢十餘萬衆在射犬。光武進擊。大破之。衆皆散走。使

吴漢率彭寵殺謝躬於鄴。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使大司馬朱鮪舞陰王李軼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建武元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斬之。光武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右北平。連破之。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追急。短兵接。（短兵刀劍也）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為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士卒死者數千人。散兵歸保范陽。軍中不見光武。或云已殁。諸將不知所為。吴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素憚大威。客主不相知。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入漁陽。乃遣吴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十二將軍追戰於潞東。及平谷。大破滅之。朱鮪遣討難將軍蘇茂攻温。馮異寇恂與戰。大破之。斬其將賈彊。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驚曰。何將軍出是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及行至鄗。（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至。（續漢書曰。彊。潁川令學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今上無天子。海内淆亂。符瑞之應。昭然著聞。宜荅天神。以塞群望。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於群臣。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宋唐仲友說齋集。光武受命中興頌。光武受命中興頌者。東平王蒼所作也。顯宗承休繼明。兢業不忘。嘗親作光武本紀。以昭序先烈。粤永平東巡之歲。進幸東平。持以示蒼。蒼廼援飾厥文。稱道盛德。言與事實。追埒三頌。宜有文字序述本旨。漢史不傳。蓋闕文也。謹拾其遺而補之曰。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美者為頌。自古聖神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偉光明。必有頌聲。發揚景鑠。然後無前之宏休。丕天之偉蹟。炳如日星。傳之亡窮。在周文武興起王業。成王積隆太平。詩人歌之。風而後雅。雅而後頌。美盛德之形容。告成功於神明。六義四始。於是乎極用。俾有周之休烈。赫奕於當年。昭著乎千古。繄頌之力也。漢厄陽九。大盗據攘。光武以卯金之系。應白水之讖。赤光照室。占王長之吉兆。伯阿王氣。嘆舂陵之鬱葱。縣界嘉禾。昭震育之祥。含南大

光燭起兵之日受命之符厥惟正哉于時之亂姦雄乘機蝟毛爭奮望皇兆今罔有寧宇光武迺握符闡珍龍飛鳳翔發迹昆陽尋邑自潰杖鉞恭墟王郎授首用能系唐統接漢緒立號高邑卜宅澗瀍於是投戟四七掃除攙搶旌旗所麾金湯失險雖懷璽紆紱跨州虔縣若隗囂公孫之屬殊名詭號千墜為群如赤眉青犢之徒莫不迎刃而瓦解望風而請命文軌混乎八方尉候一於萬里乾坤清夷黎庶息肩既而歸馬散牛閉關謝質招賢舉逸講藝論經乘登岱勒封之曠典備三雍七郊之上儀醴泉朱草之祥史不絕書踰沙絕漠之貢府無虛月論功較德比迹商周此誠臣下鼓舞歌頌之時蒼以帝子之貴親賢且茂觀紀事之實錄感身濟之艱難迺作是頌以頌上德而盡忠孝是頌也豐不餘一言約不失一辭節有度守有序使中興德業播為英聲昭為烈光鏗鏘炳燿溢人耳目傳億萬年罔有窮盡不亦偉歟嗚呼有是德業然後稱為之文辭有是文辭然後表見於功業事大體重豈易言哉魯僖公一國之君也能脩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宇其臣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為之頌考其文核其事麗而尚奓侈而不偷視商周蓋有愧矣夫子錄詩猶搴搴而不含況以光武之中興蒼之頌歌德與辭表裏功與文相埒書之無溢美言之無愧色用是以

寫諸琬琰被於管絃薦之宗廟奏之郊丘則天地並況祖考來格舞百獸而懷遠人詒孫謀而燕後裔皆自此致清廟臣工之什將不得專美於前矣始蒼以頌上聞顯宗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益將編之詩書之冊垂不朽云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一　十九庚

興（中興二）

晉通曆大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渡江一馬化為龍及永嘉中歲鎮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地當興王者是歲帝與五王渡濟而帝竟登大位　史臣曰星斗呈祥金陵表慶柳揚前軌光啓中興　冊府元龜晉元帝宣帝曾孫累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加鎮東大將軍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為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内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於宣城平杜弢於湘州承制赦荊揚及西都不守帝出師路壯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尅日進討明年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宣愍帝詔曰遭運迍否皇綱不振朕以寡德奉承洪緒不能祈天永命紹隆中興至使凶胡敢帥犬羊逼迫京輦朕今幽塞窮城憂慮萬端恐一旦無託卿指詣丞相具宣朕意使攝萬機時據舊都脩復陵廟以

雪大恥三月帝素服出次舉哀三日西陽王羕及群僚參佐州征牧守等上尊號帝不許羕等以死固請至于再三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琊王諸賢見逼不已乃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群臣乃不敢逼請依魏晉故事為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改元建武元年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二年三月癸丑愍帝訃至帝斬縗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營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群臣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以辭輒敬從百執是日即皇帝位改元大興大赦天下四年春鮮卑末波奉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　晉書王羲之傳殷浩北伐為襄所敗復圖再舉羲之與浩書曰今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　王廙傳陛下中興當大明之盛王尊向臣說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　荀崧傳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天縱聖哲光啓中興　王承傳晉元帝詔中興之兆圖讖垂典　王導傳禮樂征伐翼成中興　黃泓傳慕容暐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恨吾年過不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偽吳王慕容垂興焉　桓溫踈

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新神器重耀。陳頵傳與王導書今宜改張浮競明賞信罰拔卑茂顯朱邑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李忠定公集論元帝肅宗中興晉自惠帝以來主昏於上政亂於下藩王擅權日相誅討而王衍之流以清談廢事虛曠無心名重海內風俗大壞蕩無綱紀於是劉元海聰曜石勒之徒鋒起蠭聚陷河洛覆關甫而二帝沈於虜庭唐自開元末明皇倦于萬機務酣適燕安內蠱嬖艷外委姦孽而林輔國忠相繼秉政挺亂産禍妬賢嫉能固寵保身不復為國家慮於是祿山思明踵為叛亂陷河朔覆兩都而乘輿蒙塵于蜀此二者皆夷狄包藏禍心乘間竊發以為中國雖猶之一身暴得劇疾而不可支則必怙康強茂調護耽嗜慾致耗之故邪氣得以乘虛深入而以疾作之日為受病之始豈理也哉然五胡亂華神州天府鞠為犬羊之區雖忠臣志士發憤經畧卒不能復則以元帝興于江左故也安史亂唐盜據神器賊勢鴟張而不數年間王師克復兇徒逆儔掃殄幾盡則以肅宗治兵於靈武故也夫東南甲遠其兵劉輕而元帝由瑯琊聞晉難渡江王導諸人相與定君臣之分持弱扶顛百度草創糾合諸鎮協智畢力以抗勍敵僅能保守一隅雖有劉琨祖逖驅馳中原志卒不遂其後溫裕因時奮發復洛陽取關中竟亦不能守也。朔方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而肅宗起於靈武有郭子儀李光弼為之將帥張巡許遠守睢陽以扼江淮之衝其餘方鎮之兵起而討賊者不可勝數遂能翦鯨鯢復故都以定天下則雖天時人事不同亦其所處之勢使然。東晉以區區跡屬起江表披荊棘立朝廷有王導以為腹心有顧榮賀循紀瞻以從人望有郗鑒陶侃溫嶠之屬以處方鎮保綏東南捍禦西北其後符堅以百萬之師入寇而謝安區處將帥以偏師破之晉之享國百有餘年自今觀之亦未易可輕也。

唐通曆唐元宗明皇即位號中興方其任姚宋而右賢能（元稹賢良策）肅宗兩都再復於鑾輿九廟重歆於社稷（舊史本紀）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為資中復興運（陸贄論關中事宜狀）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論吞奏未施行狀）肅宗中興文物未全于休烈著五代論討著舊章天子嘉之（于休烈傳）德宗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矣（陸贄准西判官狀）惟陛下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宗社無疆之休也（奉天請數對群臣狀）既獻進狄之誠必果中興之業（論尊號加字狀）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論裴延齡狀）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

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賀吐蕃逆賊狀）皇運中興天禍將悔實衆應驚心之日。群生改觀之時（請罷兵狀）並皆傳中興之期光啓於陛下（于公異露布）憲宗銳於立功而鑄以聚歛取宰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皇甫鎛等贊）皇帝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韓賀即位表）陛下啓中興之宏圖（為裴相公進官表）皇帝天造神斷克清大憝金鼓一動萬方畢臣。太平之功中興之德推較千古無所與讓（柳平淮夷雅表）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景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狄仁傑傳）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五王贊）古之人君離幽放而反國祚者有矣莫不矯鑒前違審識情偽無忘在外之憂故能中興其業（後漢順帝紀論）今皇業重造聖祚中興（唐狄梁傳武后詔）表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謹哉（宋務光傳呂元泰書）新唐書郭子儀傳廣平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　子儀贊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疣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云云）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子儀收東都於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肅宗勞之曰國家再造卿力也　子儀奏還都長安願陛下斥素飱去冗食抑奄寺任直臣薄征弛役卹隱撫癏委任宰相以簡賢任能付臣以訓兵禦侮則中興之功日月可冀還見宗廟再造王家以幸天下。　杜黃裳列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推言為治之要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蜀滅蔡復兩河以權柄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　黃裳贊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皆足以彌天緯經國體擬衷舊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　烏承玼傳承玼勸史思明聽命云唐家中興天下更始。　李絳傳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　李德裕傳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聽計行。王室幾中興。　德裕身為名宰相使比剛勢成王室亦衰不然佐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李翶傳陛下嗣五聖憤耻自古中興之盛（云）以加

李光弼傳光弼初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為中興第一　唐元次山集大唐中興頌（并序）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頌曰噫嘻前朝孽臣姦驕為昏為妖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緊睨我皇匹馬北方獨立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復服

指期曾不踰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歡坤闢天開蠲除祅災瑞慶大來光復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蓋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宋續資治通鑑靖康二年三月丁巳道君皇帝北狩夏四月庚申朔淵聖皇帝北狩癸亥羣臣請康王即帝位先是靖康元年康王至湘州遂出榜召兵人情大悅王登郡圃飛仙亭因持弓矢祝之曰若次第中此牌字則必聞京師已酉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皇帝脫所御袍賜吾吾解舊衣而脫所賜此何祥也頃之報京師使人賫蠟詔命王為大元帥丁巳黃潛善以機事赴會稟議且引探事人張宗得全虜偽詔及張邦昌偽赦并迎立孟太后書王讀畢慟哭期身先士卒追二聖於河北諸將曰將臣職爾太王乃宗廟社稷主不可輕動乃檄宗澤從河南北兵依應指揮至是耿南仲汪伯彥等言二聖北狩邦昌僭竊天下無主願以宗廟社稷為重速繼大統文武官推戴表無虛日王不納丙寅邦昌遣其甥吳何及王舅韋淵賫咨目詣元帥府其大畧言封府庫以待大王臣所以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又命謝克家齎玉璽至元帥府王辭拒再三慟哭不受戊辰元

祐太后遣左丞安岳馮澥為奉迎使左丞江寧李回副之又命姪權衛卿孟忠厚持詔往濟州迎康王畧曰王其速騎與衛入處宸居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拯四方之變時使臣曾勧自河北竄回進道君御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王慟哭拜而受之甲戌太后再降手詔迎康王詔畧曰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惟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濟之父老請王即位於濟宗澤言邦昌等陰與虜結未可深信且開府於南京乃祖宗受命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上然之五月庚寅朔即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宋史務光傳呂元泰書中興政化之始幾微之際可不慎哉　韓熙載傳　熙載建議古之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宋綦崇禮北海集　代　李　邴　辭　免　尚書左丞表　咨四岳以旁搜俾熙庶績任真賢而共治用佐中興楊誠齋集賀聖壽皇太后牋肇脩內治同濟中興如月之恒久照東朝之歡踵與天齊壽長睎南極之一星覯子子婦婦之光榮集老老幼幼之慶侍冠三宮于霄漢之上備萬福於書契之前　萬里除國子博士謝虞丞相啓　身為太平之基首

出中興之相蓋發其七六經之學以斡萬微將恢此一四海之功乃蕪群策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大宋中興頌并序竊惟毛詩一經三百六篇其間詠聖德而贊成功者殆居其半聖德所載寧有媿辭將上以昭格於神靈下以垂芳於奕世俾誦其言者信其事為萬世之龜鑑豈小補哉粵維炎宋國步中艱篤生聖神克紹遠烈尊用元臣以扶昌運寢兵以來海內清平文章華煥考之詩書皆所未有夫舜有大功不過二十而止神禹丕績惟聞九叙之歌今皇帝珍攘浮議剪剔姦雄和附乖離救寧區夏至於迎母后於遐方禮天神於圜陛拜原廟之衣冠納春朝之圖籍以至靈臺歌辟雍之樂載芟草籍田之頌凡一禮一樂有所未備必蒐討遺文以補缺漏自其纖悉馴致大功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顧惟寒生均與斯民家被聖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雖記問空疎文辭淺類不能遠追王褒樂職之詩近配宗元淮西之雅猶足曳履行歌為太平之幸民亦庶幾採詩之官尚或有取頌曰緬維聖宋昔在中葉四方多虞萬里喋血大臣持謀興師肆伐將臣持兵日獻戎捷皇帝曰吁黷武無烈糜我赤子膏我斧鉞孰與休師一戰不折因壘而降舞干而悅閉我玉關歸師解甲犂我春田銷兵鑄鐵使命交通相望不絕愛惜兩朝前師聖說昭陵之仁嘉祐之業念昔興

師堂陛硯鶂發言盈廷更訛言讙佩劍彼此孰予孰決廟謨一定群議沮折袖手何言瞠目卷舌原草蒼蒼始有芽孽盡育胚胎咸歸块圠灞上棘門還衛拱列罔敢擅師始制君節萬夫屬鞬拜舞金闕乃命叔孫諏日綿蕝蒐講闕遺悉究悉斂皇帝孝思上與天合冀獲一真如響必答翠輿南旋紅鑾秉翟長樂鍾闕皇情允愜我歌思齊輿情激越皇帝之祀咸秩罔缺合祭于郊愛載犧栗蒼璧前陳大裘始挈我歌思文以告豐潔大慶御朝王春正月禹會塗山萬玉交戛漢朝諸侯圖籍是闕兵戈傾洞士氣銷磬俎豆不陳軍旅是急大起雍泮儒士鼓篋韋帶縞衣駢冠累纚論秀孫髦尾尾岌岌眾流于兵病不生活浩浩千膢萬蔡是洸皇帝慨然親畊龍畷耕根之車飛檐櫨櫨宣和之執明道之轍聖心懸到三推未輟父老曰嘻歸告我邑俾爾秔稌屯雲積雪凡此大功具在史諜用告神明以報變契帝王法宮禮備樂闋獸舞鳳鳴八音不奪皇威所覃雷動風發南面垂衣大壯帝室曰阜曰雄鼚鼓帗及蒼龍之闕上摩星日萬目顧瞻藹藹轔轔澎澎海潮吳會來集天子萬年鳳翔喜溢孰磨蒼崖孰秉史筆天子曰都是在良弼聖有至言維德之一是用作歌以告萬國李大隱先生集大宋中興雅　靖康二年都城失御二聖北狩夏五月朔皇帝即位于南京

改元建炎秋九月移蹕維揚以繫中原之望三年春大駕南渡於是遣使請和紹興十有一年冬和議成明年秋九月永祐陵復土皇太后就養于慈寧宮天下乂安永惟休功茂烈必有紀述形於雅頌非老於文者其孰爲之臣愚不自揆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夫正中微泰極而否邊陲雲擾中原糜沸靖康之元逼我京師金湯弛備兵纏紫微天方佑宋帝在濟陽龍驤十萬左右陳行旌旗蔽野戈鋋彗雲八神警蹕七萃駿奔移師商丘億兆樂推謳歌獄訟踴躍歸奔登寶位爰紹丕基兢兢業業一日萬機既廻淮甸乃泝浙江遣使聘問原隰相望兩宮未復夙夜靡遑經之營之十有餘年戊午之秋使車來旋謂彼鄰國速達溫言欲講盟好厥志已堅使在淮濆衆言盈庭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更唱失和萬口猖猖帝若不聞默與神謀聖志先定惟相是訊轄車戾止和好是求復我河南舊縣與州疆界方交左賢被罪謀臣既殲信誓中悔右賢繼之矜其勇鷙氣塵冥冥侵我淮泗帝赫斯怒張我皇威乃敕六將建爾鼓旗進奔逐北于淮之湄師入陳許亦及睢渙兩都震懼人心永違元戎駛馬往告于金群情愕眙罔敢來侵皇天悔禍俾鄰革心按兵于境舊盟是尋錫以金帛綱載方舟皇華絡繹典禮具修載書孔明戎車遄邁質于鬼神萬世永賴龍輴來歸兆庶兩泣聖心孺慕哀惻罔極百神畢會纘禹之迹永祐復見山川叶吉長樂就養褘衣褕翟萬壽稱觴怡心順色晨羞既進夕膳載加天子之孝修于邦家歸馬散牛包戈東矢大將釋師軍政咸理淮濱之民夜眠晏起東爾耒耜或耘或耔天子之功光于祖宗惟相是輔有勲有庸天子之德被于四海惟相是輔實運實戴在昔周宣惟仲山甫爰莫助之民鮮克舉我宋之隆君臣會通咸有一德協于尹躬中興之功薰灼夷夏臣作是詩以繼周雅李忠定公集論中興劄子臣竊觀自古中興之主未有不由祖宗積功累德結于民心者故周室本於文武漢光本於高祖文景唐肅憲武本於神堯太宗其植根固其流波遠雖或中微一旦憤起則天戈所揮靡不如志興衰撥亂光復舊物非偶然也恭惟國家膺受天命祖功宗德聖聖相承重熙累洽幾二百載深仁厚澤浹淪萬物民之戴宋於億萬年何有窮已運遭陽九金寇作慝宗社顛危不絕如綫陛下應天順人纘承大統十年于今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欲戡大憝迎還兩宮綏安區宇則夫克致中興如周漢唐有不難也臣聞勢有強弱事有成敗雖弱而有可成之幾雖強而有必敗之兆顧其理之何如耳譬猶醫者之療病不問形之壯羸惟察脉之治否興亡之理何以異此昔高祖與項籍相持當是時項

籍強高祖弱然天下知高祖之必興者以其所施爲當人心也是以隨何據此以說諸侯多伏劍以歸高祖遂成帝業光武起兵以攻王莽當時王莽彊光武弱然天下知光武之必興者亦以其所施爲當於人心也是以王常與漢耿弇之流一時英俊皆合謀以歸光武遂致中興然則彊弱成敗之理槩可覩矣金賊不道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中國可謂強也然恃其詐力慘毒無恩神怒人憤其亡必暴此雖強而必有敗之兆者也陛下時乘六龍保據江左遵養時晦可謂弱矣孝悌通於神明仁心結於海寓應機而發蓄銳而需其勢必有起而應之者此雖弱而有可成之幾者也夫普天之下皆吾土地食土之毛皆吾民也被堅執銳爲敵人之所驅役者皆吾將士也垂紳搢笏爲敵人之所官使者皆吾士大夫也彼其心豈常一日忘宋哉顧國家之力未能覆護之偷生於僭僞之邦苟免於虎狼之口而已陛下誠能以天下爲度拯之於塗炭之中則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是也豈無感動顧復見漢官威儀爲中國禮義之人者哉臣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凡所施設務推至誠以當人情親信仁賢以爲腹心駕御英傑以爲爪牙謹號令使無數改明賞刑使當功罪訓練士卒修除戎器理財以義使斂不及民而用度足積穀以時使雖遇凶歲而饋餉豐知彼知己因利乘便大振天聲以臨之臣將見四方響應飈舉雲集沛然有不可禦者中興之期已在指掌之中矣伏惟陛下留神幸察

論建中興之功劄子臣伏覩車駕以仲春令辰發軔吳門巡幸建康斷自宸衷不貳不疑慨然有恢復土宇掃清中原拯濟烝黎戡定禍亂克蕩大憝刷恥復仇之志天下臣子莫不望風跂竦抃蹈踴躍顧少須臾無死以覩中興之功誠甚盛之舉也臣竊觀自古建功立事扶持社稷之臣未嘗不以立志爲先申包胥聞伍員有覆楚之言則曰我必存之其後哭秦庭以乞師卒如其志張柬之語武氏於荊南江中其後卒復唐祚盡祀三百一夫發念其烈如此而況以聖明之資爲萬乘之主乎高祖之志見於不肯鬱鬱久居漢中而與韓信論定三秦之策光武之志見於披輿地圖於信都城樓上與鄧禹論天下大計此皆志定於前功成於後初似落落難合而卒能建大功立大名定大業功施於當年名垂於後世載在典冊不可誣也恭惟皇帝陛下天錫勇智運屬艱難遵養時晦之久應機立斷慨然改圖思欲撥亂興衰光復祖宗之大業故親總六師以臨江表捨去吳越而幸建康漸爲北伐之計志慮規模可謂宏遠矣臣願陛下益廣聖志擴而充之與神爲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

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脩政事信賞刑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衆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盈財用不匱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哉方今黠虜雖強不仁不義專務變詐暴虐以協制天下神怒人憤莫之與親自古豈有如此而能久立國者正如隆冬固陰沍寒層冰千里陽和既回應時消釋此理之必至無足惟也昔者范蠡說越王句踐以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句踐用之國以富強然又必以人事與天時相參然後乃能成功遂以報吳臣竊觀國家去歲諸路豐穰今春雨暘調適又將豐歲是在我者得天時矣正當脩人事以應之以我之無釁待彼之有釁則戡亂定功役不再籍夫何遠之有臣以固陋自靖康以來與聞國論獨持戰守之策不敢以和議為然今十有二年矣孤危寡與屢遭謗訕仰賴聖明曲加照察脫身九死之濱今得承乏待罪方面恭聞戎輅臨駐江干大將有為以成戡定之烈欣幸之情倍萬常品顧雖衰病尚庶幾未填溝壑間獲覲陛下恢復中原攄憤千古志願畢矣輒罄狂瞽冒干天威

陳亮龍川集中興五論序臣聞治國有大體謀敵有大略立大體而後紀綱正定大略而後機變行此不易之道也仰惟陛下以睿聖神武之資充碩大光明之學留神政事厲志恢復罔敢自暇自逸而大欲未遂大業未濟意者大體之未立而大略之未定歟臣嘗為陛下有憂於此矣嘗欲輸肝膽効情素上書於北闕之下又念世俗道薄獻言之人動必有覬心雖不然迹或近似相師成風雖能不疑既已疑矣安能察其言而明其心此臣之所大懼而卒以自沮也今年春隨試禮部僥倖一中庶幾俯伏殿陛畢寫區區之忠以徹天聽有司以為不肖竟從黜落不得進望清光以遂昔願索手東歸杜門求志固以為功名之在人猶在己也懷愚負計而不以裨上之萬一是忘世也有君如此而忠言之不進是匿情也已無他心而防人之疑是自信不篤也故書其中興論一千八百餘言大體大略於斯見矣并論開誠執要勵臣正體之道合五篇上于天聽惟陛下寬其萬死不以為草茅之言而留神財幸是天下社稷之福也於臣何有　開誠　執要　勵臣　正體（並見本韻）

中興論臣竊惟海內塗炭四十餘載矣赤子嗸嗸無告不可以不拯國家憑陵之恥不可以不雪陵寢不可以不還輿地不可以不復此三尺童子之所共知曩獨畏其強耳韓信有言能反其道其強易弱

況今虜酋庸懦政令日弛舍戎狄鞍馬之長而從事中州浮靡之習君臣之間日趨怠惰自古夷狄之強未有四五十年而無變者稽之天時揆之人事當不遠矣不於此時早為之圖縱有他變何以乘之萬一虜人懲創更立令主不然豪傑並起業歸他姓則江南之憂方始又況南渡已久中原父老日以殂謝生長於戎豈知有我昔宋文帝欲取河南故地魏太武以為我自生髮未燥即知河南是我境土安得為南朝故地故文帝既得而復失之河北諸鎮終唐之世以奉賊為忠義狃於其習而時被其恩力與上國為敵而不自知其為逆過此以往而不能恢復則中原之民烏知我之為誰縱有倍力功未必半以俚俗諭之父祖質產於人子孫不能繼續更數十年時事一變皆自陳於官認為故產吾安得言質而復取之則今日之事可得而更緩乎陛下以神武之資憂勤側席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固已不惑於群議矣然猶患人心之不同天時之未順賢者私憂而姦者竊笑是何也不思所以反其道故也誠反其道則政化行政化行則人心同人心同則天時順天不遠人人自反耳今宜清中書之務以立大計重六卿之權以總大綱任賢使能以清官曹尊老慈幼以厚風俗減進士以列選能之科革任子以崇為衆之實多置臺諫以肅朝綱精擇監司以清郡邑簡法重令以澄其源崇儉立制以齊其習立綱目以節浮費示先務以斥虛文嚴政條以核名實懲吏姦以明賞罰簡外郡之卒以充禁旅之數調度總司之贏以佐軍旅之儲擇守令以滋戶口戶口繁而財自阜柬將佐以立軍政軍政明而兵自彊置大帥以總邊陲委之專而邊陲之利自興任文武以分邊郡付之久而邊郡之守自固右武事以振國家之勢來敢言以作天下之氣精間諜以得虜人之情據形勢以動中原之心不出數月紀綱自定比及兩稔內外自實人心自同天時自順有所不往一往而民自歸何者耳同聽而心同服有所不動一動而敵自斃何者形同趨而勢同利中興之功可蹻足而須也夫攻守之道必有奇變形之而敵必從衝之而敵莫救禁之而敵不敢動乖之而敵不知所如往故我常專而敵常分敵有窮而我常無窮也夫奇變之道雖本乎人謀而常因乎地形一縱一橫或長或短緩急之相形盈虛之相傾此人謀之所措而奇變之所寓也今東西彌亘綿數千里如長蛇之橫道地形適等無所參錯攻守之道無他奇變今朝廷鑒守江之弊大城兩淮慮非不深也能保吾城之卒守乎故不若為術以乖其所之至論進取之道必先東舉齊西舉秦則大河之南長淮以北固吾腹中物齊秦誠天下之兩臂也奈虜

人以爲天設之險而固守之乎故必有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竊嘗觀天下之大勢矣襄漢者敵人之所緩今日之所當有事也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吾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今誠命一重臣德望素著謀模明審者鎮撫荆襄輯和軍民開布大信不爭小利謹擇守宰省刑薄歛進城要險大建屯田荆楚奇才劒客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勁悍聽於農隙時講武藝襄陽既爲重鎮而均隨信陽及光一切用藝祖委任邊將之法給以州兵而更使自募與以州賦而縱其自用使之養士足以得死力用間足以得敵情兵雖少而衆建其助官雖輕而重假其權列城相接比隣相和養銳以伺觸機而發一旦狂虜玩故習常來犯江淮則荆襄之帥率諸軍進討襲有唐鄧諸州見兵於穎蔡之間示必截其後因命諸州轉城進築如三受降城法依兵軍故城爲蔡州使唐鄧相距各二百里並桐柏以爲固揚兵擣壘增陂深塹招集土豪千家一堡興雜耕之利爲久駐之基敵來則嬰城固守出奇制變敵去則列城相應首尾如一精間探明斥堠諸軍進屯光黃安隨襄郢之間前爲諸州之援後依屯田之利朝廷徙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大駕時一巡幸虜知吾意在京洛則京洛陳許汝鄭之備當日增而東西之勢分矣

東西之勢分則齊秦之間可乘矣四川之帥親率大軍以持隴翔之虜別命驍將出祈山以截隴右偏將由子午以窺長安金房開達之師入武關以鎮三輔則秦地可謀矣命山東之歸正者往說豪傑陰爲内應偏師由海道以擣其膂彼方支吾奔走而大軍兩道並進以戳其胷則齊地可謀矣吾雖示形於唐鄧上蔡而不再謀進坐爲東西形援勢如猿臂彼將愈疑吾之有意京洛特持重以示不進則京洛之備愈專而吾必得志於齊秦矣撫定齊秦則京洛將安往哉此所謂批亢擣虛形格勢禁之道也就使吾未爲東西之舉彼必不敢離京洛而輕犯江淮亦可謂乘其所之也又使其合力以壓唐蔡則淮西之師起而禁其東金房開達之師起而禁其西變化形敵多方牽制而權始在我矣然荆襄之師必得統意於國家而無貪功生事之心者而後付之平居無事則欲開布誠信以攻敵心一旦進取則欲見便擇利而止以禁敵勢東西之師有功則欲制馭諸將持重不進以分敵形此非陸抗羊祜之徒孰能爲之夫伐國大事也昔人以爲譬扳小兒之齒必以漸搖撼之一扳得齒必且損兒今欲竭東南之力成大衆之勢臣恐進取未必得志得地未必能守邂逅不如意則吾之根本撼矣此豈謀國萬全之道臣故曰攻守之間必有奇變臣謂人也何

以明天下之大計姑顧恩慮之崖略曰中興論惟陛下裁幸

趙忠正德集

憂勤中興臣恭惟陛下歷兹艱運屢更變故雖否泰循環理之必至天其或者眷祐我宋激勵陛下益堅憂勤之念以就中興之業乎昔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謂其臣董安于曰是其人能爲社稷忍辱後襄子能受淮城之恥而卒滅智伯越王勾踐昳困會稽既以反國置膽於坐飲食必嘗汝忘會稽之恥邪後亦以滅吳區區小國之君苟用心如此卒能有成今陛下承隆平久逸之後躬履艱棘淮甸之擾倉卒播遷二兇姦謀乘間竊發陛下不深以罪人而責躬克己惟以天下爲念是能爲社稷忍辱矣其亦欽食嘗膽如負會稽之恥仰天之所以責成之意則寒衣撥亂卜其始興唯夫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勞苦是乃勾踐之所以滅吳也唯陛下留意幸甚

鮑照詩　中興歌十首

千冬逢一春萬夜視朝日生年值中興歡起百年華

中興太平運化清四海樂祥景照玉臺紫煙遊鳳闕

碧樓含夜月紫殿爭朝光彩琪嵌蘭虛風起自生芳

白日照前窓玲瓏綺羅中美人搖輕扇含思歌春風

三五容色滿四五妙華歇已輸春日歡分隨秋風淺

北出湖邊戲前還苑中遊飛鞚遠長松馳管逐波流

九月秋水清三月春花滋千金逐良日皆競中興時

窮丞已有分壽天復屬天既是中興樂莫持憂日煎

襄陽是小地壽陽非帝城今日中興樂遨治在上京

李大隱先生集中興

中興功業竟如何決勝終疑算未多使者出疆思陸賈君王當饋憶廉頗深思社稷壇流洋潤說風塵合枕戈自嘆書生無遠略五湖煙浪整漁蓑

元陳杰詩中興事蹟

瑤編每讀憤填膺始末權姦誤罷兵初渡已誅雙烈士小安更壞一長城醬糧大老投荒死借劍孤忠竄島生長與東南羞汗簡更堪西北望神京

群書是用事對（谷朝　章德　紹開　光啓　重）

（雅　再慨　洛宏圖　復洪作）體題（再造　紹隆　慨復　重開）賦偶（晉）

（馬興運　決龍御天　天地重開　關河復整　神州有必復之期　王業無偏安之理　輝耀漢官之日月　逆賊爲首之山川　寶曆重隆）

（瑞圖益隆　天開奕世之基圖　地混一家之氣貝　王麟呈瑞於江東　金鐸發祥於晉[illegible]　四海塵掃　三[illegible]再除　天開地闢新漢社稷　雷）

（屢風飛復唐土疆　君主析戴　一馬[illegible]化　赤光重膺　六龍復來　江左　龍化　[illegible]　風雷復膺日月[illegible]　[illegible]　妖氛）

（願持[illegible]基　[illegible]家重占於日晷　[illegible]主[illegible]周[illegible]　山重日月增　一漢[illegible]　[illegible]以觀文軌四海　日[illegible]　[illegible]陽泰[illegible]重）

耀漢家之日月。　風飛雷厲，再齊唐室之乾坤。　長安故老，廣心觀光武之儀。　江左蒼生，拭目仰晉元之德。

欄江網體字

再造。　重恢。　重開復振。　天人有陰，日月可期。

漢龍晉馬賦句

馬化渡江。　龍飛天。　六龍御天定位鎬邑。　一馬渡江，建都秣陵。　再觀中天之日月。　重恢萬里之山川。　猶金甌王業，豈終闕偏方之地。　而玉冊神靈，寧有開重運之天。　一馬應金陵之化。　六龍將白水之飛。　況否往泰來，已有可嘉之會。　豈乾旋坤轉，獨無舊發之龍。　祖功宗德之有托，　天命人心之所期。　五百年王業，渡晉馬於建鄴。　四七際火德，飛漢龍於白水。　黃旗連陸於天會。　神重瑞陳於晉陵。　皇綱當紀，豈無復振之期。　人事天時，必有相符之理。　青禮復西北之厓，　紫蓋屬東南之分。　龍德方升，咸贍天子之龍化。　鳳曆新頒，適際真人之鳳興。　官軍再觀灞上儀晉。　王化一觀咸陽載索。　東都復會，人贍昔日之侯服。　河北一渡民樂，裒時之司隸。　少康一旅，終可紀夏。　楚王三戶，卒終滅秦。　萬年寶玉全我趙璧。　千里畿甸歸吾宋疆。　諸侯車馬，期復會於周京。　三輔吏民，行再睹於漢儀。　方城諸郡，增越鼎之隆重。　河南四鎮，入宋

景之會同。　晉馬興運，漢龍御天。　境土恢拓，車書會同。　五百年天子化馬而渡。　四七際真人乘龍以飛。　白玉神璽，豪預卜於晉都。　黃旗紫蓋，運將興於天地。　開境再復，漢儀一新。　岐陽之鼓方動。　浯水之碑復鐫。　躬聖質與太平，煙火萬里。　滄海隅與書物，車書一天。　念皇穹全付我家。　無尺地莫非王土。　況昊桃神京，已匪周公之治。　豈宴安江淮，尚仍東晉之風。　念一家文軌，久欲合以禾合。　而千載機會，有可乘而必乘。　版籍復舊，興圖再拔。　百年之社稷如故。　萬里之關河復全。　普天皆王土，孰匪宋城之舊。　我家有舊物，當歸趙璧之全。　舊都一運，再恢昔日之漢地。　神都一赴，重拓累時之晉土。　奕奕復梁山之甸。　章章歸齊國之疆。　重復周家之境土。　再恢禹迹之山川。　造物無終窮，雖至剝以必復。　英主有運量，乃旋乾而轉坤。　黃河以南，盡還晉土。　流沙以西，重新為服。　乾坤當一統，乃帝眷於中國。　夷狄無百年，亦天亡於北胡。　風景長安，萬里晉土。　宮闕咸陽，一家故基。　乾坤整齊，當安分南北之間。　疆宇恢復，當無使山河之異。　再平卿南，再勒浯水。　重碑燕山，重拔海門。　治朝非偶，闢混一之期。　天意蓋全付英明之主。　恢唐宗廟，鐘鼓如故。　闢漢關河，版圖可復。　岐陽如舊，鼓可再動。　長安如故，民可必復。　南至黃河，還復舊土。　中直浯溪鐫唐大碑。　六合貫共，九夷道通。

反題

當飲於新亭，共訂周顗之憤。　要宴於江沱，反啓劉琨之誚。　趙之東燕之北，盡返舊壤。　關以西河以南，再恢故地。　周原膴膴，重睹八百之故國。　禹迹茫茫，再闢三千之舊勝。　河南定矣，兼收宋鎮之四。　山東定矣，隨取燕州之六。　北門吾故臣寶璽寶墉。　東海吾舊城子疆子理。　何無意長安者，望灞水以不濟。　而偏安江左者，置神京於弗思。

反說

未至洛陽，已旋北伐之旆。　僅入潼關，隨棄西屯之壘。

聲律會元體題

中興　再造　增光　興祚　平定　還舊　除冠　掃清　興衰　撥亂　再造　復隆　重光　復振　恢復　恢洪

賦偶

父老吾民之舊，山河故壤之遺。　晉馬渡而中原欲清，唐龍飛而雄圖有耀。　胡塵月洗而盡還故壤之遺。　沙漠風清而再拓中原之舊。　掃攙群盜兮，肇啓匡宇。　蕩滌胡塵兮，再安宗廟。　恢土宇而合為一家。　掃胡塵而再安九廟。　神州赤縣，重入版圖之真。　白叟黃童，咸喜封疆之復。　疆土再拓，乾坤一新。　王化復行，國威重振。　時來龍而霧掃三精。　江化馬而天開九有。　乾坤復振，日月重明。　歌興一馬之渡江，光煥五龍之夾日。　屬境土重恢之日，正乾坤改觀之時。　號中興名臣，所謂稱職。　號中興銳將，未嘗之材。　對白叟黃童之望，復神州赤縣之遺。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二　十九庚

興

帝王之興（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濕均薪施火去濕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而他商應之五音比而自明非有神其數然也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帝王之將興也其美祥亦先見其將亡也妖孽亦先見物故以類相召也宋唐仲友說齋集晉論帝王之興當有功德天人所助在於信順晉之開基義非臣子詐謀不遠取笑後人使英材之君撫而知愧其能保江南之業亦云幸矣）

聖人之興（宋周麟之海陵集賀張右相辦天下之事必須求天下之才當聖人之興固自有聖人之輔）

周以仁興（抱朴子用刑篇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

中天以興（宋薛季宣浪語集漢宣室銘　有嚴二后宗道豐明必世而仁中天以興中葉弗虔思親掩義路寢王宮而構釁是寘　擬謝玄喻秦檄蓋聞天道好還否極於焉復泰人情助順豫動所以咸隨是以丹浦俎征格有苗於舜禹白登遇伏款郅與者宣元方我后中天而興宜君子見幾而作茲故謄檄天開示思）

天之所興（邵氏聞見錄秦始皇兼并天下厭六籍銷五兵廢上古文武之事自立一王之制本大賈人呂不韋之子曹操以姦雄之資正大漢有餘力世官者本夏侯之子晉元帝渡江為東晉尚百年本小吏牛氏之子天之所興有不可知者）

政之所興（管子牧民篇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惡憂勞我逸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絕我生育之）

王化可興（宋王黃州小畜集四皓廟碑　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制定治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王之道過於周公乎愚曰周公成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迹殊耳非所謂過乎周公者也）

治道聿興（宋孫覿鴻慶居士集謝湯樞密啓　治道聿興皇明委照聖主議哀矜之典大臣推從恕之仁）

禮樂有興（宋薛季宣浪語集八陣圖贊　愚以為八陣之施非徒救戰而已文仲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非虛言也）

庠序大興（魏書牽招傳招字子經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相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

文治蝟興（元王惲秋澗集康總管去思碑　一日為監郡曰夫政以風俗為先今國家文治蝟興百廢具舉牧養元元日就富庶）

文風振興（元王惲秋澗集參政王公行狀　時侍制肥邈鄰邑聞公典衛文風振興幡然來歸自是郡之文風亦為振興）

五經復興（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魯丕字叔陵沉深好學舉孝不俟兼通五經拜趙相門生就學者常有百餘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本傳）

人文之興（宋王珪華陽集回呂參政謝給事書　方眞主之勵精稽先王而務政謂六經所以制天下之治非大賢不能濟人文之興）

兩程勃興（宋朱晦庵大全集祭李延平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

泰治所繇興（宋張南軒集跋溫公鏞座銘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己莫要於任賢虛己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

與治同興（書太甲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非德不興（宋葉水心先生集種德菴記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不與天地同其久長）

善處廢興（晉書王導傳元帝時劉隗用事導漸見疏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處廢興焉）

不廢何興（史記晉世家晉惠公既得立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霍衰張興（經遠堂分門故事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畧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

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

子孫必興（晉書視連傳視連臨終謂其子視羆曰我高祖吐谷渾公常言子孫必有興者永爲中國之西藩慶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見當在汝之子孫輩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

七業俱興（群書類對事苑晉劉殷字長盛有七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三歲不興（易同人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內謁不興（宋王珪華陽集皇長女徐國公主進封陳國長公主制表總女之宗嘉外事之所不及抑鄣陶之子戒內謁之不可興）

中夜以興（書休惕惟厲中夜以興）

載寢載興（詩小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與鷄俱興（溫革瑣碎錄早起不得在鷄鳴前晏起不得在鷄鳴後與鷄俱興此良法也）

易蒙興（宋薛季宣浪語集進甲龍圖序　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爲心腹聖人則之而易蒙興焉）

豪傑興（孟子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嗣興（書洪範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龍興（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賓興（周禮地官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也注物猶事）

夙興（詩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安得掩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姚咸一雲坡集夙興箴　古之聖人明德靡晦昧爽丕顯未旦已侍予何人斯雖旦猶昧保茲清明興衣未乂葛勝仲丹陽集幽居夙興　宴安毒於鴆嗜睡真成蛇攬衣侍明發是味豈不佳天宇自澄穆羣囂肅無譁喔咿鷄一鳴衆星猶撒沙皂莢頮頭目楊枝清齒牙爐中結願香淨几對貫花澄懷觀道祕浮念無由邪欠伸起三昧雲錦升朝霞陳簡齋集夙興　美哉木枕興管靡無耐當興載朝情（木枕見七悉和景純詩）巷南巷北聞鐵聲（杜補及行我居巷南子巷北）舍後舍前唯月色事國無功端未去竹輿伊鴉猶昨日不見武林城裏事繁華夢裏生荊棘（東坡和鮮于駿詩繁華真一夢阮嗣宗詠懷詩繁華有榮悴堂上生荊棘）成壞由來幾古今乾坤但可着山澤西湖已無金碧麗雨抹晴粧尚娛客（東坡遊臨安功臣寺幽懷蔚四合金碧爛明絢又飲湖上初晴後雨詩水光瀲灔晴方

好山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會當休日一訪之摩挲蒼蘚慰崖石（靈全詩摩挲青莓苔莫嗔驚着汝）只恐冷泉亭下水發明白髮增嘆息（李太白梁甫吟寧羞白髮照綠水老杜月詩能添白髮明鏡賦發明耳目）周美成清真集曈曈海底日赤輝射東方先驅歛群翳徹露不成霜早寤厭牀笫起步東西廂引手視掌紋黯黯未可詳念此閑人傳三年得跧藏殘櫓當幾時茲焉忽騰裝問今何所之意行本無鄉晨鐘神慘悲夜鼓思飛揚與俗同一科何異犬與羊平明催放鑰利害紛相攘顛倒走群愚豈但渠可傷張鎡詩秋日夙興　晨起浴倍佳與蹤洞膚髮靈輿髒寶鼎精恍聆天關三十六帝座一一神遂謁旋瞻雲始盈灑雨鄉飄忽餘霏集欄廡林翠忻蔭樾高枝閃稀星萬葉被濕月吟喁恭蟄輩草除覦塞窣觀生物我齊豈計辨與訥蕞卑倡群動靜思皆易歇摩挲山頭石汝相觴稱胥陸游渭南集寺居夙興　閑居無一事睡少自夙興空庭翠霧合高樹紅日昇東枝遠四廊悄然不逢僧廚煙戢漠漠魚鼓亦登登晨粥香滿堂梁肉坐可憎匡山在何處吾將買行縢　官舍夙興　朝陽潞潞挂窗明桐葉無風忽自零不復扶頭傾白墮但知臨目養黃寧新蘇帶露來幽圃脩綆飛泉洒廣庭一出文書又圍繞正應高卧盡頹齡　夙興　客中睡眠少常以鷄鳴興新炭熾宿火膏油續殘燈焚香倚蒲團外靜中已凝禁摩兩不到潛如秋水澄出定魄已白炯炯寒日昇廚人作羊羹供此在家僧　草堂夙雨少睡眠骨冷始覺非壯年水鳥長鳴聲戛然庭中棲鴉亦已翻老人清饑如蠹蟬起坐甚愛小窓妍一生宦遊膏火煎歸來杜門氣粗全人看雖不直一錢知我自有窮窮天賦詩囊我棄不傳殘鐘斷磬知誰編　風興達短髮幽步踏煩紫翠碧傳欄角黛黃語柳陰書殘頗補緝琴廢細追尋未是全無事猶堪養道心　幽夢四千里高城轉五更窓虛送月落竹動喜風生自笑行安往猶思坐侍明郊居少僮僕手自翦柴荊　鍾已樓頭動燈猶帳外殘霜濃愁枕冷病起覺衣寬鶴怨憑誰解鷗盟恐已寒君恩等天地應許納微官　喔喔老鷄催落月丁丁殘漏伴耕河一杯淡粥寒燈下還與山僧不校多　青燈黃卷擁篝爐殘髮無蓬未暇梳畧似諸生勤夜課絕勝小吏迫晨趨　鷄聲喔喔寒猶力月影離離夫欲無幽致滿前君不領枉因留滯歎頭顱　老眼無眠覺夜長攬衣不復待窓光明星漸淡避初日秋露已濃生曉涼出草幽花紅紫雜穿林啼鳥去來忙是中有趣君知否喧寂年來已兩忘　病後精神殊未減披衣每起侍晨鷄愛書不厭如平昔戒酒新嚴似葉隄莫歎茅淡

常局促。猶勝薄領苦沉迷。迎長漸近丹雷熱。已覺温温下徹膚。宋元憲公集初春夙興　戍城官柝應營茄愁枕無眠感曙鷄料峭風頭猶肋凍蒼涼天角欲成霞。離離奕局殘星墜。脉脉刀鐶片月斜。尚喜初年輕病骨。半簪蓬影況蒼華。宋景公文集早春夙興　曉參横淺月沉煙寺鼓單刀隱隱遠。初暖欲歸池中地。剩寒猶屬隴梅天。遂帷曙氣吞葉燭病榻邪風襲貢綿獨意王筠齋壁詠玉蠟霏溜破霞殘黃山谷外集和外舅夙興三首（寓大雲寺作）臥蔓已除蘧。苔痕猶上墻。蓬蒿貪雨露。松竹見冰霜。卷幔天垂斗。披衣日在房。（逆之詩。惟時月無死。冬日朝在房。）無詩歎不遇。千古一潛郎。（董仲舒有士不遇賦云。文選司女賦云。尉龐眉而郎潛兮遠三葉而遘武。注云漢武故事。顔駟漢文時爲郎。至武帝輦過郎署。見駟厖眉皓髮上問曰。叟何時爲郎。答曰。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風烈僧煎響。霜嚴郡角悲。短晝疲洒掃。落葉故分披。水凍食鮭少（食鮭見上）甕寒浮蟻遲。（文選曹子建七啓云。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李善曰。釋名云。酒有泛齊浮蟻在上。泛泛然。）朝陽烏鳥樂。安穩記禪枝。（烏鳥樂見上。杜詩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孟浩然東寺詩。禪枝怖鷁杷。）暑逐池蓮盡。寒隨塞鴈來。（月令孟春仲秋皆曰。鴻鴈來。而孟春注曰。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詩言暑盡當作仲秋也。）衣裘雖得暖。旅路正相衰。（論語。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僧汲轆轤曉。車鳴關鍱開。不因朝鼓起。來赴亂書堆。（杜詩。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宋張鎡夙興　霜池微帶月痕斜。風竹聲如撒細沙。坐到曉窗尤可愛。只愁烘損臘梅花。宋元憲公集夢驚單枕拂霜毛。月影初低燭影高。枝上萬禽猶寂寂。寒鷄何事獨三號。劉將孫養吾先生文集夙興　自笑關身愛聽雞。時時也作攬衣忙。西風三日木犀雨。薄曉滿城梅角霜。三十九年驚夢過。五更二點記班行。八千里外爪期報。伎倚倉雲書意長。

序興（禮記夏籥序興。注。序更也。）

三興（汲冢周書大武解。伐有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此所行當之也。）

五興　元吳澄文言集。天理難瑩。人欲易勝。惟不知警。遂情其性。爰作五興。予以自省。時咸淳丁卯六月九日也。（水玉系大戊坪各詳本字。）

六興　數類管子曰。德有六興。法有五務。六興者何也。曰辟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帶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

利。薄徵歛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所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絶。此謂振其窮。凡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人所欲無不得矣。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爲也。

東興（輿地紀勝在無爲軍。魏嘉平四年諸葛恪於東興作大堤。遏巢湖左右依山挾築兩城。魏諸葛誕來攻。恪大破之。）

發興（元一統志。地名在四川叙州府富順縣。）

合興（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係坊郭鄉鎮名。）

彌興（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坊郭鄉鎮名。）

建興　西漢叢語。按寶林傳云。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大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爲建興。

定興　元王惲秋澗集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切見定興新城爰自亡金。係京畿屬邑。況根本所在。勢無太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范石湖北征小集定興。舊黄村。虜新建爲縣。并邑未成。　新城還次少人煙。桑柘中間井徑寒。亦有染人來賣纈。淺紅深碧掛長竿。

釋法興　高僧傳。釋法興。唐洛京人。七歲出家。不參流俗。誦法華淨名經。戒律軌儀。有持無犯。後建三層七間彌勒大閣。大和二年端坐入滅。（詳興福情）

道興　高僧傳。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之。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出家。母爲賊掠去離城六十里。興後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絶。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遂母至此。便不害命。乃背母還城。興還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虚。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内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謂一至。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詳明律僧）

智興　高僧傳。智興。俗姓宋氏。唐沼州人。大業五年仲冬。掌維那時鍾。所後寺僧三果者。有兄從帝南幸江都。亡沒初無凶告怨適。

詩文　唐詩拾遺晨興　晨起竹軒外。逍遥清興多。早涼生戶牖。孤月照關河。旅食甘藜藿。歸心憶薜蘿。一樽如有地。放意且狂歌。宋張文潛宛丘集晨興　喔喔鷄向晨。夙興肆里靜。朝光出東崗。秋曉氣耿耿。亭亭脱葉樹。寒意已蹤勁。草根有微露。驟綠尚交映。老夫起默坐。覽物

感衰感忽然還杯酒酬歌朝達暝　八月十一日晨興三首　老人秋少睡禪誦每晨興鄰碓舂殘月牀頭語暗燈高林馬聲起幽草露華凝竹枝兼禪榻生涯一野僧　端居歲已晏秋顏亦蕭然雲露窓前日秋明樹外天大江寒欲落諸嶺霽適鮮白首無聊劇昏昏只醉眠　江上秋陰合柯山曉雨來貂裘欲辭篋紈扇已生埃落葉濕相藉晚花寒未開慇懃探黃菊九日泛清杯宋景文公集和石學士直舍晨興　高閣休殘暝層林逼早暾芳風萬年樹殘月九重華秋跂淵魚夢衰貪睡貉溫星杓壓城角天漢落河源觜唱千廬寂傳開萬户喧煙浮紫禁觀春著翠梧園有客方岑寂紬書滯討論新年居右席此地到西崑硯寫含毫滴刀餘削柹痕談高白馬度頌罷碧雞翻幸接雌黃几同歡清白罇（古樂府有清白各異樽）不因窺麗句誰刮翳矇昏。　病興　病興還見歲華陰身屬羸難久未任主畫固須煩孟博（病中州務悉委監郡）作書寧免倩陳琳（書題多假手仙尤）王巳食餘餌甜酎銀甌喜細斟誰咲衣囊長寂寞橫思新得漢臺金僧文珦詩晨興　晨興啓蓬户當面來清風初日麗喬林光影尤玲瓏悠然與心會物物皆沖融得喪豈吾事此道足自終周思成詩振衣起附火衣敝非華襟頮面出澄景理髮生道心日月互回斡雲霞莽乘況覽鏡啓踈牖

隔墻見高林晨光一以照樹色忽如金江南久淹泊塵境空狂吟返照珠玉質尺宅自良蔵神凝契元化諧簡合大音歲晚烏雀少天寒城郭深玆焉有妙悟丹將絃上尋陸游渭南集冬日惟晚睡夏日思晨興磊落明星高蒼凉朝日昇正襟坐堂上有几不敢憑前陳聖人書凛若蹈淵冰平生不苟利豈獨畏友朋長飢君勿誚人各有不能　欲曉不能寐亟起坐北堂齋莊對斷簡左右陳未黄湛湛一池墨裊裊半篆香老生不自遺幸此夏日長奇哉長頭兒好勇不可當安得數年健與兒講虞唐　秋日晨興翻樹鵶知旦橫空鴈戒寒但欣蘇肺渴未暇議衣單粥鼎湯初沸香篝火半殘讀書心漸嬾顧影一長歎　晨興　小雨過郊墟晨興一事無殘榴重結蘂新燕續生鶵書細猶能讀行遲漸要扶疏畦恐蕪没且復課僮奴未旦鷄三號將旦鵶羣鳴湖陂地曠快頗樂聞此聲回首宦遊日鈴索攬五更未言薄書勞譊譊隨日生一飢百憂散灑然懷抱清雨後初得霽晨庖有珍烹豈不念加糝侈汰恐易萌且當讀古書至味敵大羹　倦枕厭寒夜起尋殘火溫喈喈衆鷄動耿耿一燈昏野氣增霜力窓光淡月痕早朝非老事且復灌吾園　晨興未梳盥扶杖並籬立斷雲東方行庭草露猶濕朝飢神益爽清虛自來入可憐數鶵鶵隨母啄遺粒蝶殘蚍蜉

喜鼠嚙鷗鷄集。吾當一洗之。漱泉開玉笈。三孔清江集清寒薄體不成眠起步庭除思悄然。正是雨晴寒食夜。杏花枝上月嬋娟。　宵興　我眠何由安。擊鼓中夜起。出門若秉燭。月色照千里。屋瓦微有光。紛紛霜正委。清寒薄馳裘。六合氣如水。既歸整燈火。危坐閲書史。羸僮拭眼睫。待我色不喜。問之強應對。固已喋口齒。金壺溢水澌。城上更屢死。戍兵飽且昏。汗漫睡方美。援桴雖賤事。其實關衆耳。柰何司晨夕。倒錯一至此。惟有赤幘鷄啄啄鳴不已。　宵興視星斗側身坐長嘆。秋風忽已至。萬木鳴瑲瑲。甚碧初執卷。結髮乃彈冠。功名當及時。一失何由還。丈夫惜少壯。日月如走丸。念躬黑尚寡。筋力無所難。白首佩黃金。意氣亦已闌。所以飛騰心。顧肹生羽翰。詩人詠嵩高。不爾歌考槃。胡為兩未决。碌碌守一官。　晏興　天祿讎書少儁扉出沐頻。貪成一枕夢。不識九衢春。日上吹塵漲。煙消曲突薪當關且相貫。潘官拙於人。邵堯夫詩興亡吟　孫陳李三人。亡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文。何復語英氣。曹劉孫三人。興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才。何復語命世。張鎡詩壯山早興　出郭凉飈穩。山晨氣自淸。寺園逢水斷。塔路過煙重。啄木聲穿竹。凌霄色映松。世歡吾懶泥。那遂此從容。趙蕃淳熙藁晨興次季承韻　薄霧收殘雨。疎雲漏曉暾。泥行從下上。歸近得欣奔。近作

要重錄。舊書仍再温。平生屏居趣。舉世願衙門。劉攽彭城集晨興　宿露寒猶重。升曦旦尚昏。高秋凋衆木。百里見平原。水涸肴魚族。田收長稻孫寘山不可望。那復更南轅。宣城總集閒梅二授德興戲書　君家小謝城為客洛陽衰。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為吏。重湖亂山綠。歸夢寄千里。洛圖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軼。爭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莫結青驄尾。歲月條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動饒陽美。楚栖煙中黃。吳尊波上紫。還鄉開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別人所難。更畏秋風起。　三山林希逸竹溪集　晨興和前韻　分劃元無欠與餘化工最功是秉陰壯懷何必風雲入淨念須看露電如玄在不妨雄柘落詩成自笑甫狂踈新來一事尤堪訝眠已盼昏學草書咸淳毗陵志曾幾發宜興　老境垂垂八十年。又將家上鐵頭船。客留陽羨只三月。歸去玉溪無一錢。觀水觀山都廢食。聽風聽雨不妨眠。從今布襪青鞋夢。不到張郎善卷邊。　送陸士倫之宜興　李嘉祐　陽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閒。淺流通野水。綠茗滿春山。　江湖集王淵吟藁　送董倉歸宜興　幾上求閒請。今朝始得行。酒澆歸夢熟。詩壓去船輕人憶隨車雨。天多卷舌星。家山未可戀。行復上青冥。　宋王東牟先生集送

將推官歸宜興　陽羨溪頭蟹正肥。三年客盡拂征衣。一川秋色背人去。（泝流而行故言背人）滿路黃花迎子歸。未用解裝榮故里。少須通籍扣天扉。紅綻莫作離皇恣。自有鵷雛接翅飛。（推官道中期有侍子之慶故末章及之）李大隱先生集送汪彥章之宜興　春江渺渺草芊芊。曉色晴嵐映客船。結綬相先真偶爾。盡簪易失故依然。獲麟筆削閒中斷。吐鳳文詞海外傳。行李同途不同發。消魂回首各風煙。劉行簡苕溪集宜興道中　客懷無事日增悲。遮眼殘書懶即休。午睡忽驚如喚覺。亂山無數滿船頭。江湖續集沙門紹嵩亞愚江浙紀行集句侍舟西興達閘　海湧銀為郭。吳疆與越連。有山來枕上。無酒到愁邊。烈烈寒風起。悠悠落日懸。孤舟未得濟。少駐祖生鞭。（誠齋　杜荀鶴　賈島　潘邠老　唐太宗）　曉登（王昌齡　翁元廣）王之道相山集送彥達弟赴西興鹽場　聞道西興去。全家共小舟。別離江北岸。懷抱海東頭。閃閃風帆遠。滔滔雪浪浮。若溪在何許。應為故人留。　江湖集四明陳允平詩　西興　西興潮半落。漁浦日初昏。藏面雲妝脚。沙頭浪積痕。樓鐘鳴野寺。船鼓入江村。回首長安路。歸心幾斷魂。　毛珝吾竹小藁　蚤暮船爭渡。都城隔岸間。昔為漁釣地。今作利名關。潮採塵中事。年催客裏顏。水僊花又發。吾欲老江灣。

西興寄呈　生平未始識東州。不謂招邀得漫遊。南鎮門前春望曉。西興浦口浙江秋。風搏怒氣潮初落。山湧青冥雨乍收。豈為登臨重回首。使星只在五雲頭。　錢唐陳起詩　西興道間　此心只欲與民安。不要人知道有官。願得蒼來雖是小。買他船去卻須寬。樓攻媿先生集過西興　幾載京塵涴客衣。江村乍入倍清幽。柔桑稚麥寒猶在。流水落花春又休。蒼狗浮空驚易失。白駒過隙若為留。細思誰似垂綸者。買酒烹魚百不憂。許綸涉齋集雨度西興　身世重逢舜繼堯。踈垣收拾到蒭蕘。若無關事關愚慮。何有微塵答聖朝。鄉邦縣邊坊駁頻。君恩寬許遂漁樵。江神何事風波惡。冒雨錢塘試晚潮。　劉龍洲集過西興　奔濤洶湧欲騎鯨。船去錢塘棹子停。何日子胥鞭楚墓。傷時周顗泣新亭。蚊蟲過耳聲音惡。蝦蟹薰人海氣腥。吳下阿蒙非昔日。眼高相對有誰青。蘇泂泠然齋集小憩西興　吳越相望一葦通。儼凡不隔半帆風。元暉有句無人識。盡在西興落照中。滕元秀詩集江上望西興　跨浦橋邊萬里風。客帆去盡暮江空。西興只在斜陽裏。白壁青林淡淡紅。　徐恢月臺集望西興偶成　痕痕雪壁隱踈煙。正是西興落日邊。潮水退黃山送碧。問人還有渡江船。　俞良能香山集點檢朝陵內人須遍至西興道中紀事　平湖瀲灎搖春風。偏舟輕駛如飛鴻。垂楊萬縷長青茸。倚岸崇桃醉臉紅。滿空煙雨霏濛濛。柯橋精廬聞午鐘。平疇麥苗青芃芃。崇峯秀巖紛玲瓏。圖經未省名巨窮。兩乾煙叢交朦朧。吾欲圖之誰其工。妙語却思六一翁。解道山色有無中。薄暮艤舟依竹叢。夜深點滴聽孤蓬。天明利涉浮梁雄。錢清雖小炊煙重。我生之辰令適逢。一杯不暇緣忽忽。聊以新詩娛老慵。龕山西北水溶溶。白鶴橋邊小梵宮。海天茫茫空復空。放眸一望日本東。蕭山小邑河陽同。桃李漫山如錦幪。路旁驛亭名夢筆。故居知是江文通。西興浦口天連水。滿眼長安紫翠濃。北磵禪師詩集陳襄陽歸長興　玉帳擁貔貅。朝天奏借留。熟膚妝素定。江漢恥橫流。傳有（白）時辟池無暇日遊。貂蟬倘來耳。又見出兜鍪。巾子山前寺。曾分華頂微。去尋龍首約。因此客兒歸。白羽精戎律。黃金縷帶圍。孔融傾座處。西望幾斜暉。（公自永嘉訪莫相回）惟揚志泰興道中　縣郭連青竹。人煙近綠蘿。地偏春事少。山迥夕陽多。暗水披巖落。輕帆掠岸過。傳呼細扶桅。吾老怯風波。文天祥文山集杜句祥興　六月世傑自碙川北還至崖山止焉。崖山乃海中之山。兩山相對延袤中一衣帶水山口如門。世傑以為形勝。安之　南遊炎海甸（送饒六丈）沃野開天庭（橋陵謁王縣官）真龍竟假寘（當）乾坤水上萍（衡州送李大夫已卯正月十

三日）泛舟直造崖山。世傑不守山門。作一字陣以待之。及入山門。作長蛇陣對之。二月六日。又乘潮進攻。半日而破。死溺者數萬人。哀哉。　孤矢積江海（草堂）百萬化為魚（重闕丈常少）留遺恨（過南岳入洞庭）故國莽丘墟（逃難）世傑於戰敗後乘霧晦冥以數舟至朱崖。朱崖雲日高（道過）風浪無晨暮（懷台州鄭司戶）冥冥翠龍駕（雨）今復在何許（宿清溪驛）初行朝有船千餘艘。內大船極多。張元帥大小船五百。而二百舟失道。久而不至。北人乍登舟。嘔暈執弓矢不支持。又水道生踈。舟工進退失據。使初至。行朝乘其未集擊之。蔑不勝矣。行朝依山作一字陣。幫縛不可復動。於是不可以攻人。而專受攻矣。先是行朝以游舟數出。得小捷。他船皆閩浙水手。其心莫不欲南向。若南船摧鋒直前。閩浙水手在北舟中必為變。則有盡殲之理。惜世傑不知合變。專守法。嗚呼。豈非天乎。　六龍忽蹉跎（別唐十五誡）川廣不可泝（送汝陽王地）東風吹春水（送程錄事）乾坤莽回互（懷台州鄭司戶）幽燕盛用武（昔遊）六合已一家（後出塞）眼穿當落日（喜達行在）滄海有靈查（喜晴）客從南溟來（客從）黃金今在否（留別張使君）天高無消息（幽人）未忍即開口（述懷）南嶽配朱鳥（望岳）地軸為之翻（晦日尋崔戢）皇綱未為絕（北征）雲臺誰再論（覽柏中丞官制）番陽志德興寓舍

經案朝看日書牕瞋坐時謾吟五字句戲誦百家詩破夢春風動無眠夜雨知一生閑處著衰亂髮如絲中興江湖集李泳詩 西興 山擁千家邑江涵萬頃天洪濤春落日老樹秣荒煙失路或搔首衰遂爭着鞭勞生幾寒暑半鬢已蒼然元黃嗣果英溪集西興道中二首 無馬可租衛曉去有節堪策趂晴行初程便是蕭山縣噴火榴花兩岸明 狂走斷貽猿鶴笑醉吟忽感歲時遷野橋流水湘湖路欲擷蓴絲飯于前楊仲宏詩送張仲實之西興 南渡邦初造西山將獨賢立功何赫赫流慶尚綿綿報國横戈數登壇授鉞專風雲方際會江海同周旋控險千鈞弩臨危七寳鞭忠誠深足仗智勇實兼全自近亭橋後端持宥府權兵威終抗敵人力可回天中第無踰者諸孫固頴然初生同燕頷有美自蟬嫣善學聞當代能詩起妙年衛公猶故物鄭老竟寒氊嬌嬌青雲器冷冷白雪弦同遊雖未達自眡已無前政事無留意時髦欵比肩知幾無轉石敏辯若奔川特達群公薦寒酸衆自憐姑為大學掾會覔孝廉船必見公侯復無論雨露偏秋風鵰鶚健萬里正翩翩連百正集冬日晨興 閑樓看雪坐半榻著吟僧頑甚不知冷嗾來還欲氷空庭眠病鶴凍壁立饑蝙鄰巷有貧者曉炊猶未能楊叔能小亨集晨興 晨興意不釋茫然坐多時書帙空押架

盤飧懶拈匙筋骸厭蹤跡曳履下階基傷心意外樹霜葉寄寒枝張文穆公文集送張彥高赴西興 輿翁契誼久相親有子皋比坐上人此日絲綸來北闕向年閥閱派西秦冷官當暑瓊還暖舊學緣州扁更新回首家庭才一水問安圖得寄書頻元明善清河集宵興辭 秋方横兮厲清月瀲瀲兮露零氣入兮蟲鳴摧感兮宵興嗚呼皇天胡肅天懔秋而不恒予春陽山慘慘以改色木謝謝而懷尤人塗蹇於退寂物閉藏而懼傷曰平分以四時孰敢私乎愛憎斯凓秋之或懼將弗履諸層氷引濁酒而取醉迯惛酣以遊神神既遊於玄邈吾何有於秋暮李莊簡公文集水調歌頭 罷政東歸十八日晚抵西興 晚渡呼舟疾寒日正蒼茫西興浦口雲樹真箇是吾鄉閑蝎廬好在小園猶存松菊三徑未全荒收拾桑榆景簑笠换金章珥金貂擁珠履在巖廊回頭萬事何有一枕夢黄粱十載人間憂患贏得蕭蕭華髮清鏡照星霜醉倒休扶我身世永相忘 周似周瓢泉詞稾 慶宮春送袁仲野歸紹興 彩筆傳歌青衫捉劍模中誰似風流使檄聯芳賓筵接武後塵無繼清遊曉雲春夢試回首星霜再周仙曹書滿脩剡交推一鶚横秋 扁舟乍可來猶一鏡平湖數點輕鷗醉客跡狂騷稍豪放二公同是朋儔仕而猶隱料出處胷中已籌故雖好未許

歸來一賦休休

興氏

（千家姓羽武都姓氏急就篇興氏後漢有謁者長興渠後魏慕容氏破後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復姓皆以興為氏後詔復舊姓）

吳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縣界二百六十一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一千四百七十九 烏程秦漢舊縣隋廢東遷縣入南有衛山左傳云吳伐越至于衛山即此是也 武康古防風國輿地志曰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既為永興分餘不為永安以協謠言晉以平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為武康有前漢封山禺山青山 安吉故障縣地吳興記曰漢張角之亂此邦獨守險助國漢朝之故靈帝分稱南鄉置安吉縣 德清舊名臨溪有吳光山餘不溪孔愉放龜於此溪 長城有卞山若溪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以為名縣西八十里障郡故城即秦障郡縣城也今號為府頭是也 蘇頴濱集 送吳思道

道人歸吳興 一去吳興十五年東歸父老幾人存惠山唯有錢夫子一寸閑田曉日暾 遨遊海上與逢人宴坐山中長閉門去主只今誰定是相逢一笑各無言 次韻子瞻將之吳興贈孫莘老 宦遊莫向長城窟冬氷折膠弦亦絕吳中臘月百事便蟹黄金鱸鱠雪京城舊友一分散近憶吳興須淌傾世事反覆如飜飛今日共飯前益愚畏人但恐去不遠適意未曾歸來遲借問枚鄰天祿閣何如江海同遊嬉顧況詩送李侍御往吳興 世間只有情難說今夜應無不醉人若向洞庭山下過暗知澆瀝聖如神 張文潛宛丘集 赴宣城守吳興道中 秋野連雲靜三吳稻熟時風江客帆疾晴野鴈行遲草木霜天曉山川澤國界宣城不負汝好繼謝公詩許渾詩送客歸吳興 綠水棹雲月洞庭歸路長春橋懸酒幔（一作旆）夜栅集茶檣箬葉沉溪暖蘋花遶郭香應逢柳太守為說過瀟湘 范石湖詩李深之西尉同年談吳興風物再用古城韻 李侯昔遊吳蓮舟鏁蒼茫風鬟與霧鬢共濯玻瓈光采花不盈舫日暮雲水香還登縹緲樓雕襟酒淋浪袪消納星月蹋蹉按伊涼安知有恨事但恐蕪陂蒼風吹落窮谷草深麋鹿場高岡昔炎熱游子悲異鄉尚喜簡書省期會無忽忙猶餘作詩苦消瘦如東陽秦觀詩吳興道中 置郵單門下十年守

一方。胡為御舟者挽，我置此傍青山不肯盡流水故意長雖云道理遠尼樽有酒漿蘇端明集送胡武平出守吳興　東南有佳士。文章志清苦翩然請郡章入居使君府霅水生春瀾瑩靜沙可數霽日明旌旗長風送鐃鼓煙帆十丈舩湖山一抔土橘嫩宴亭秋茶香齋閣午神歡所適冥動默造幽觀應念懷鉛人盡頭證魚賞麗謳擩白蘋集還至吳興春事已過綠陰森然小圃可愛摘青梅嘗煑酒一首　為客清霜重歸來夏木蒼鵁鶄鶯甚大重稚覺微長花絮今無迹園林未肯荒青梅應可摘臘酒要開嘗梅聖俞宛陵集依韻和正仲賦楊兵部吳興五題　雨過見虹明長橋欲瞑城牕閒晴氣入空際晝涼生有扇徒看畫無冰自覺清人知太守姓不減漢公名（又清風樓　明月樓　碧瀾堂　逍遙堂各詳下字）張舜民畫墁集送孫積中兄侍次吳興　驊騮不惜換舟行人到歸時意氣生五馬未來迎使節四絃何事作離聲焚黃此去榮鄉里垂老相看老弟兄來歲北來如訪我寄書頻到利陵城胡文恭公集送陳鐸歸吳興　六翮高論吐虹蜺報罷扁舟擊汰歸地上麒麟須遠到天邊鷹隼且卑飛秋來若下醪醅熟寒去江頭鱠縷肥莫嘆隋和猶未售玉蟾濡翰待君揮（有詔秋滿皆華林）馬碧梧玩芳集外孫朱饒歸吳興　出門一別行千里閉戶

歸居讀五車天路塵冥車服騤世科墨濕字翻鵶繡綳尚憶春暉報雲舍無令暮靄遮晚歲飾巾吾侍盡高空摩翮汝橫科張紫微先生集如吳興舟中讀白樂天詩有作　離離雲樹泛朝曦十月江南木變衰縱櫂千尋霅溪水散懷一卷樂天詩平生名宦休回顧隨分追遊且自欺不敢將心比餘事逍遙何似洛川時虞儔尊白堂集赴吳興初入境是日立春　詔書催發大頻頻（十一月二十一日除書下凡七次誠受有司催敦之任）十驛東來喜望塵不為尋芳寧載晚固應入境便須春風和漸覺旌旗轉野曠遠聞鉦鼓新千里嗷嗷方待哺自慙何以慰斯民劉行簡苕溪集曾宏父將遊吳興示所和葉內相八首次其韻太守亦和故并及之　蘋洲景物寂惱客無賴山色只供愁短棹從渠繫煙雨春容併在水南頭　弁山微徑自曲折野人種花無數蹊大傳風流猶可想樓船皓齒合招攜　謝家溪亭花鏁碎尚憶故歲春未闌覓得小航衝雨去瀟紅飛處忍朝寒使君覓句自超絕（一作逸）江邊鳥白能絕人我疑祕思有天巧滉漾胃中百頃春。官閑亦復一笑適理職及此春日晴追吟乃得伯宏父便覺侯喜無詩聲。老來文字讀不入抽思軋軋如涸泉從君敢作入社客正恐釜且相泣煎　有懷玉堂前學士典冊汗漫真全潮子向白雲深處覓西

山溪館帶長橋　翰林久袖經綸手筆力游戲呑山川要試皐夔致君術不應牢落着幽禪王十朋梅溪集聞得吳興　其年身似杜陵翁泛落烏蠻白帝中聖主哀憐不終棄乞祠却得水晶宮漫游集送人歸吳興　溪水穿城湖遶門萬家樓閣照青春相逢僮僕皆冰玉知是水晶宮裏人梅花愁笑水生漪溪上門開鷗鷺飛吳娃自唱江南柳船頭來接主人歸江子匯西月河斜半城荷芰半人家歸來釀酒會鄰里紫蓴羹罷行春茶。君家隄下小水閣終日坐對釣魚人我買扁舟會相訪壺中自載烏程春未晞飄泉吟藁吳興雜詠　吳興山水窟清遠古今聞水入孤城合山來別縣分寒川明野燒曉碓濕溪雲試買烏程酒微醺透客醺　宛陵群英集　汪淳民送沈青山歸吳興　贇舍秋風起江頭送別吟飛騰朱紱望遲遁白雲心晝畫風烟合何山草樹深憑君訪陳迹吾祖舊登臨番陽志龍文達詩　贈費原振歸吳興　吳興山水天下奇生賢孕秀無休時松雪困學事已非吾於費子今見之費子之才世所希素志不願為栖栖往年挾策應徵辟望仕柏府來江西江西總轄十三府幾陪繡斧勞驅馳重來過我未一秋昔何悅豫今何悲憐君不聞立仗馬一鳴斥去夫何疑良材杞梓或寸朽雖有連抱無由施慈親堂上髮如雪此身詎忍長違

離微祿不比萬鍾養寸草莫報三春暉翩然拂衣賦歸去扁舟已望苕川涓鳴呼孔子不欲為苟去衆人豈識君子之所為楊仲弘詩和張仲實之吳興舟行雜詠　水程通百里雲樹隔千層鶴髮歡相見龍門羨獨登文辭無乃壯搭杓尚能勝仰止情何極吾為附驥蠅　風流須我輩邂逅及斯時道術懷經濟文章出咲嗜由來天下士絕異里中兒他日金閨彥翩翩想翠眉馬易之金臺集贈沈元方歸吳興兼簡韓與玉　春城飛絮晚紛紛金水河邊更送君闕下馬卿憐作客江南沈約寂能文天圍斷岸歸颿遠水落黃河野樹分寄謝平生韓處士別來應是賦停雲　送趙彥徵上舍歸吳興　春雨絲絲着杏花曉寒如雪襲㮣紗東風客館還飛絮三月王孫正憶家張翥文章多中選陸機兄弟總才華千金欲購長門賦遲子來乘駟馬車（彥徵精分名目與其兄彥林亦並以文學著稱）趙子昂詩至元庚辰跡集賢出知濟南暫還吳　五年京國誤蒙恩乍到江南似夢魂雲影時移半山墨水痕初漲一溪渾宜遊久有曼容志昏娶終尋向子言政以疎慵無補報非干高尚慕丘園　多病相如已倦遊思歸張翰況逢秋鱸魚蓴菜俱無恙鴻鴈稻粱非所謀空有丹心依魏闕又携十口過齊州如何得似沙頭鷺飛去飛來得自由國朝高季迪缶鳴集（送蜀山人

歸吳興幷寄菁山靜者　南浦無碧草征鴻晨稍飛何當杪秋節臨水送將歸既我不能淹君心應如違惻惻袂始判遙遙帆已微天寒桂樹落人在山中稀還尋同袍者更製薜蘿衣剛竹坡老人詞吳興道中顧厥行後作此曲寄武林交舊　雨中花令　山雨細泉生幽谷水滿平田雪[illegible]紅蠶熟後黃雲隴麥秋開武陵烟㬪數聲雞犬別是山川嗟老去倦遊蹤跡長恨華顛行盡吳頭楚尾空瓢萬壑千巖不如休也一蓑歸去依舊雲山張子野詞傾杯吳興橫塘靜水花窺影孤城轉浮玉無塵五亭爭景畫橋對起飛虹不斷愛溪上瓊樓凭雕欄久飛雲遠人在虛空自生溪海寒漁夜泛游鱗可辨　正是草長蘋老江南地暖汀洲日晚更茶山已過清明風雨暴十巖啼鳥怨芳菲故苑深紅盡綠葉陰濃青子枝頭滿吏君莫放尋春緩

永興郡

隋書地理志永興郡梁置瀧州統縣六戶一萬四千三百　瀧水　懷德　良德　安遂　永業　永熙

新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里南至恩平郡界八十二里西至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北至高要郡百四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三十四里西南到銅陵郡百七十里西北到晉康郡三百七十二里東北到高要郡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五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五十里戶四千五十口九萬一百五十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始興郡

杜佑通典東至南康郡界七百里南至南海郡八百里西至桂陽郡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重山無路東南到南康郡界七百里西南到桂陽郡師子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海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二里去東京四千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二百口十六萬八千九十　始興（梁置安遠郡）　曲江（有玉山溪舊縣）　仁化　湞昌　翁源（陳清遠縣）　樂昌

江西路　隆興府　筠州　袁州　撫州　吉州　贛州　興國府　臨江軍　建昌軍　南安軍

隆興郡

宋黃山谷建章錄豫章郡　南昌州　鎮南軍（唐）章郡（隋）洪都　豐城（蒙求）龍沙（豫章記云郡北龍沙九月九日所遊宴處）以木氏都（陳留風俗記曰以木氏都酸棗名邦）南接五嶺北帶九江（雷次宗豫章記豫章之地云云）吳頭楚尾（職方乘序云世謂豫章之地為云云）襟帶江湖控引荊越（職方乘）滕王閣為第一（韓愈作記曰江南多登臨之美而云云有瓌偉絕特之稱）今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同上王公觀察江南西道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閒小者立㸑春旅秋殺陽開陰閉云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天共長天一色（王勃滕王閣大宴序）投書渚（晉殷羨字洪喬為太守去郡之日七人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以書投水中故時人號書渚）雙井（出茶鄱田錄云為草茶第一）東南一都會（南豐東門記在江湖之間東一都會也）西山（同上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東湖（南豐徐孺子祠堂記章水北遶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孺子臺（同上）南方以為世官（職方乘唐韋丹及子宙皆為江西觀察使政尚簡易云云）南州高士（郭林宗有母憂稺往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衆怪之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後漢）諷誦之聲有若齊魯（晉書范宣字宣子豫章人也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云云太元中太守范甯亦儒雅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常數百人由是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化二范之風（同上）天橫劒氣（豐城寶劒之精上徹斗牛雷煥為令掘地得雙劒曰龍泉曰太阿送一劒與張華後華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持劒行經延平津忽躍出化為龍使人投水求但見兩龍）天開翼軫之疆地扼江湖之固（新書翼軫洪州分野江有漳江湖有蠡）梅福去官空餘故沼陳蕃下榻尚有餘風（新書梅福為昌尉去官種蓮後

妻子入洪崖下山王詔山有梅福壇陳蕃為郡每徐稺來即下榻去即縣之今徐孺子亭在焉）巒岡鶴嶺（方輿記云西山中有峯最高頂）九江西部（九江西部為一都會謂洪州出文粹）先看徐稺（陳蕃為豫章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看之吏事）三十年來為邦伯（退之滕王閣記云太保王公從事於斯今又十年而來為邦伯）以黃韓篤厚之化是吳楚剽輕之俗（權載之作洪州西山風雨池記大夫李公理江西三年寬仁清靜正得利用云云里閭之間歌誦相聞）前韋後李（臨江志李邈字仲詢新喻人拜家直學士知隆興府平訟人以況唐韋丹曰前韋後李）蔡九峯集送江端伯之隆興　人生辛苦惟別離況復心相知年酸話別語不出相看執手徒依依問君西遊何歸期長途巉巖不可思春霜日暮山谷裏寒風凜凜吹人衣中林啞啞烏欲棲猿猱虎豹夾路啼路傍古屋掩柴扉空房獨宿生新悲家山昨夜春始至桃花初破梅花飛自非丈夫剛自許誰不去住生狐疑惟君與我同此志西湘東越頻驅馳番易浩蕩六百里南昌風物雄江西西山中峙高崔嵬滕王傑閣橫江開五更東望紅浴日魚龍蛟蜃驚相猜陽門青松青可把劒池清水清可吸眞人鶴嶺遺金井中峯蒼莽風常寒遊人西遊止此地眼明足健應忘還閣山豈足展羽翮湖光望極天地

寛鯤鵬變化知有托、歸來長鋏寧須彈。董嗣杲廬山集送徐性初歸隆興歲華鬚鬢裏行色水雲中南徑寒花在西山落葉空別情今夜酒歌續古人風歸隱東湖上忘機狎釣翁。文天祥詩　又還隆興（隆興自臨汝後志義發起幾於從正層滅治畫過而陽之）臨江又非個（山寺）再讀徐孺碑（孫兄齡）交游颯向盡（我裝二端公）到今耆舊悲。（爾楢）江湖續集送張權守歸隆興三首　醻糟誰忍向人醒。櫃帛囊金俗已成別貯無名錢百萬張侯直與水爭清。賢侯稱職合為貞此是宜春父老情不道君王精選表漢廷近日缺公卿　梁公暫為東之賢尺一紫泥來日邊。不必送君向南浦就携彰隊去朝天

義興郡

漢書周玘傳元帝以玘頻興義兵勳誠並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為義興郡以彰其功隋書地理志義興縣舊曰陽羨。置義興郡平陳郡廢改縣名焉又廢義鄉國山臨澤三縣入焉有計洞庭山舊唐書地理志義興縣漢陽羨縣屬會稽郡晉立義興郡及縣武德七年置南興州又分置臨津陽羨二縣南興州領義陽羨臨津三縣八年廢興州及陽羨臨津二縣義興復隸常州文苑英集李華送薄九自牧往義興序　中明捨而能瓚年遺體衰而人罕知之陽羨山深水闊隅幽阻而人罕知之以中明之玄

姿默識陽羨之清淑秀石人乎哉之子所以為貴也。詩者輔佐情懷其舊俗則泰伯之讓德延陵之高風因是而阻王孫緣物而興之遠也秀才胡寅斐然集送余澤還義興　扶業漳濱兩部推君後南州隨計吏相逢冠歲壁池頭頃覺詞華使人惴謂宜雲路姿騰踏豈料霜蹄多蹶躓君才視我不啻加蓄積邪堪五經笥已窮孟軻不動處得喪窮通歸一致每懷會合未曾欵輒復鴻燕春秋異寸莛才欲撞春容不盡之音耳空記去年解后得所願千里過我少停驂圍爐燒柴忘夜分風雪訪梅喜春意窮園細看百卉動陟榭滿挹千峯翠讀君舊詩黃鐘律觀君新德清廟器默求至善不近名下視羣愚非飾智常虞涉世傷埋牽見語持行合謹細值君隱憂方食琴而我美疹如紗臂飛觴引滿不復能鐵飲吳門夢中事來菊卿同茗盌清九艾時歸欒姿利忠言贈公豈肉骨益友睨予直補劃浮雲聚散古剘渢人生出處孰無累闢道雙珠已候門便乘一葉同掉迎來樓娩娩託旅夢紅樹霏微攬離思一區衢山勿負約三絕麟經更涵粹得時而駕諒不免有使且寄相思字與地紀勝李嘉祐送陸士倫宰義興詩　陽羨蘭陵近高城帶水閑淺流通野寺綠茗蓋春山。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白壽祥
圈點監生臣徐貞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三

十九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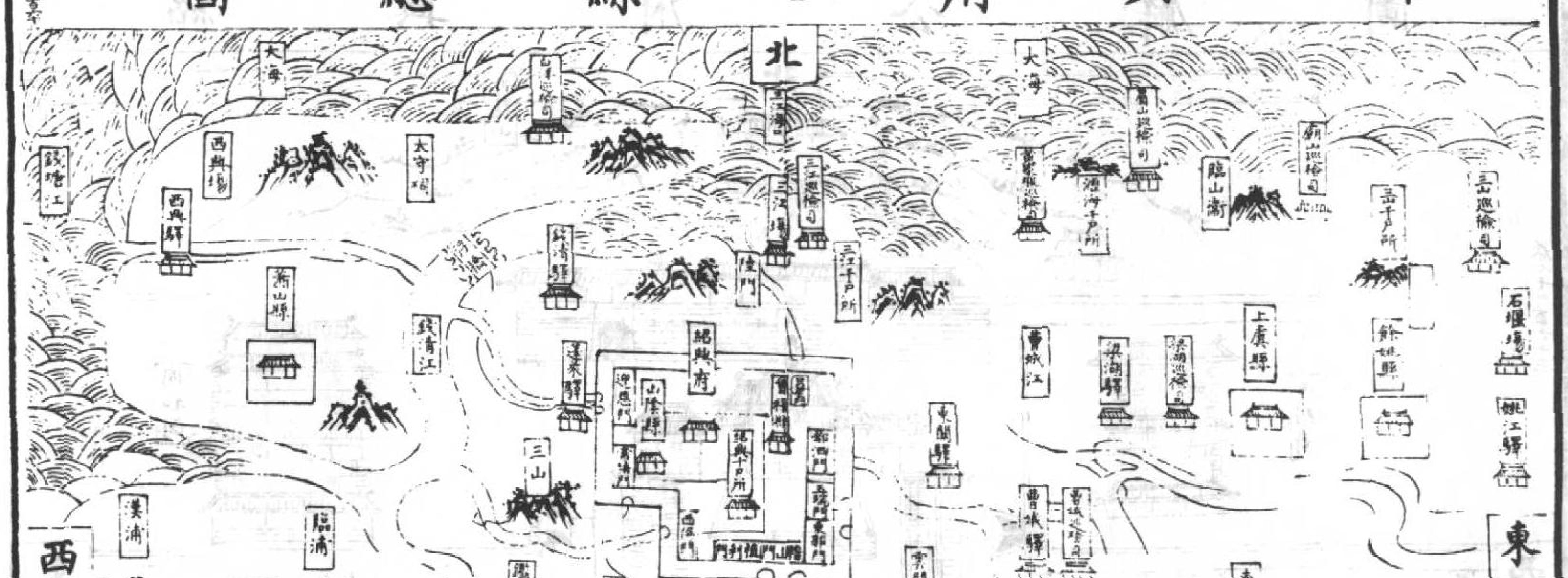
興

紹興府（領縣八舊六新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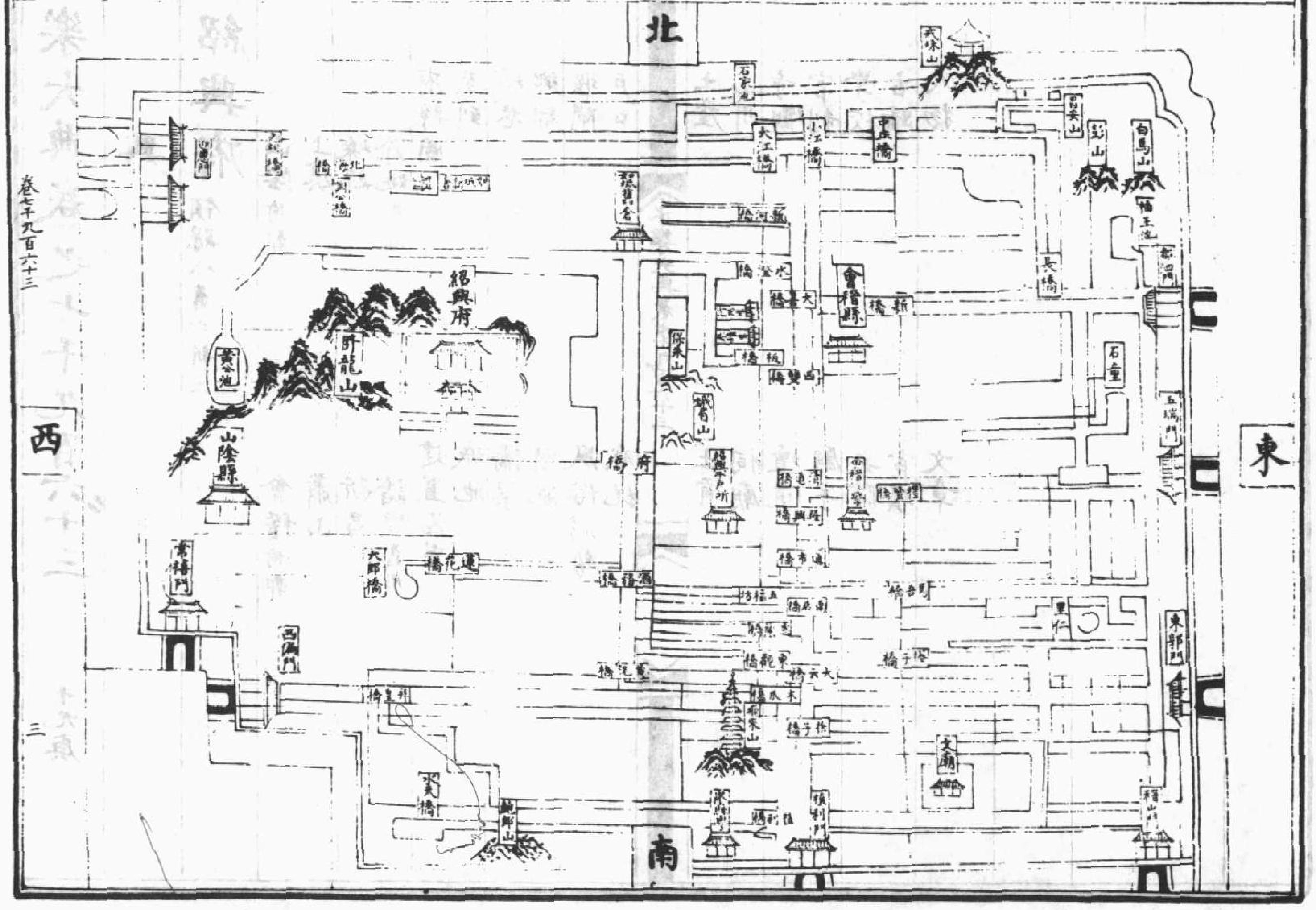
山陰（倚郭）　會稽（倚郭）
上虞　蕭山
嵊縣　新昌
餘姚（舊州）　諸暨（舊州）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池
坊巷　橋梁
鄉都　園池
堰閘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　土貢
山川　祠廟
寺觀　壇壝
官制　廨宇
學校　兵防
古蹟　宦蹟
人物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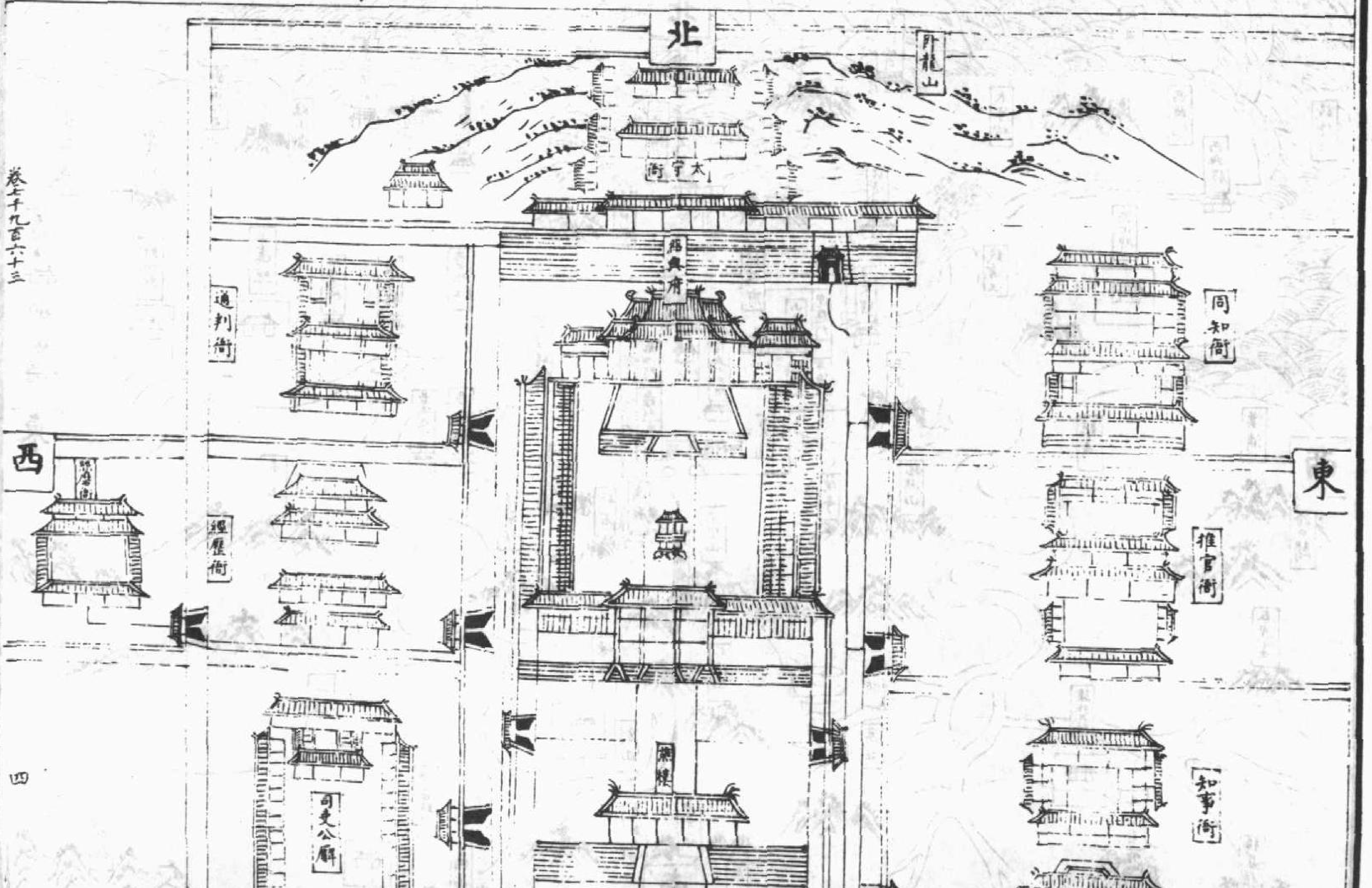
紹興府八縣總圖


北
大海
大海
西興驛
錢清江
蕭山縣
紹興府
山陰縣
臨山衛
上虞縣
餘姚縣
曹娥江
三山
東
西
東山
臨浦
漁浦
三溪
剡山
嵊縣
新昌縣
諸暨縣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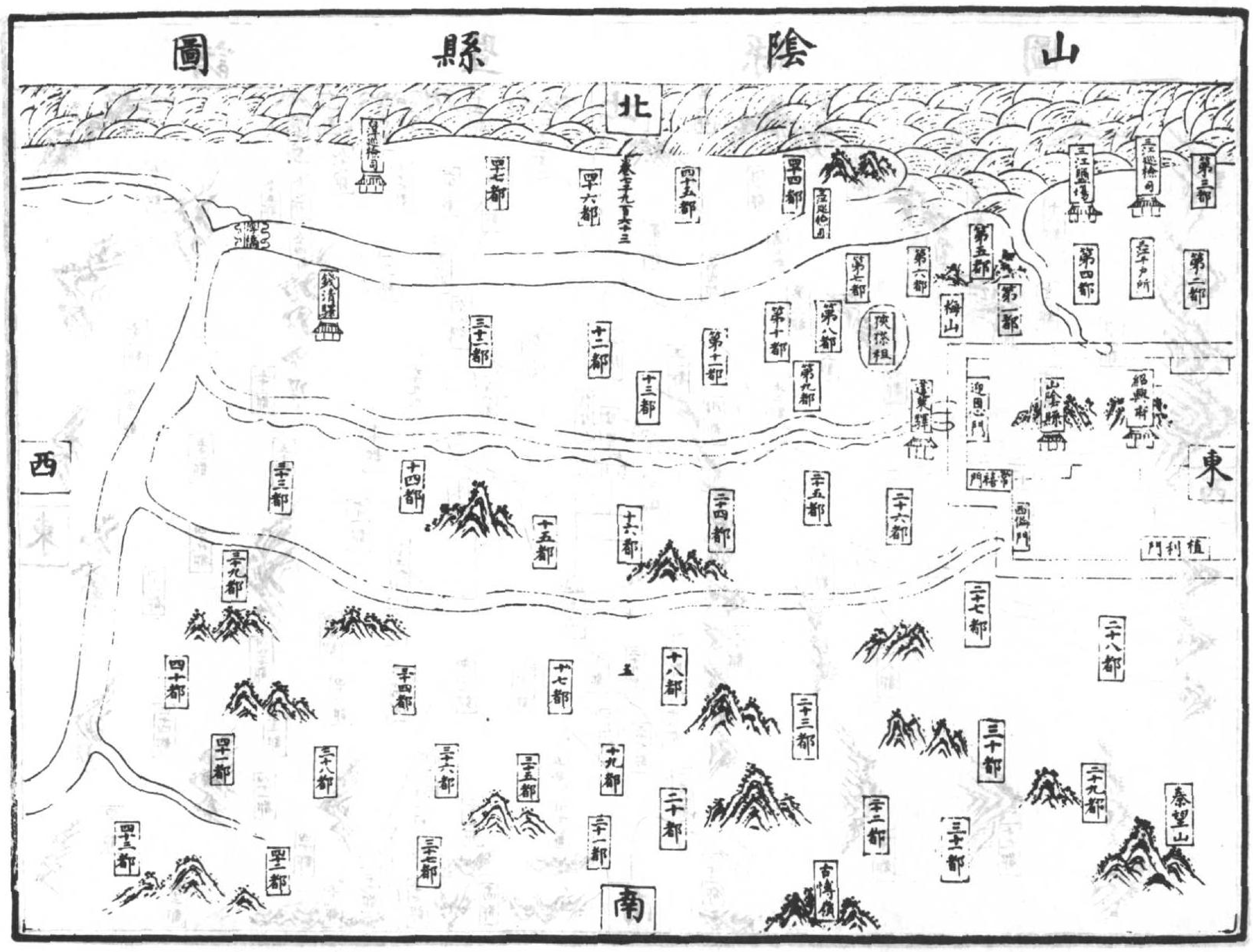
紹興府四隅圖


北
南
東
西
紹興府
卧龍山
黄公池
山陰縣
常禧門
西偏門
大郎橋
蓮花橋
府橋
酒務橋
鯉鄉山
會稽縣
武林山
白馬山
彭山
石家池
大江橋
小江橋
中正橋
長橋
新橋
保米山
蕺山
石童
五雲門
東郭門
都泗門
文廟
稽山門
植利門
禮賢橋
通市橋
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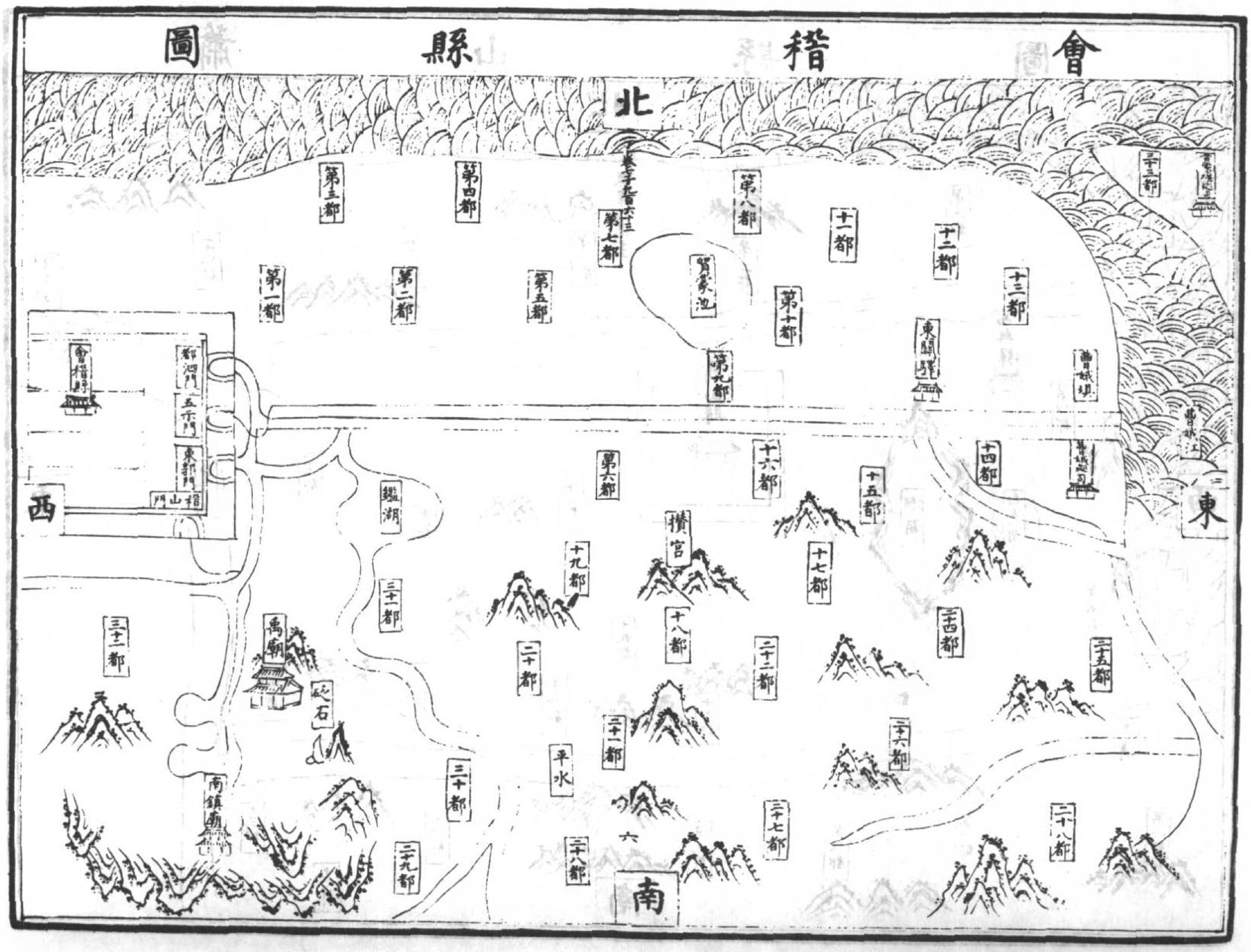
紹興府公廨圖


北
南
東
西
卧龍山
大堂衙
紹興府
同知衙
通判衙
推官衙
經歷衙
知事衙
司吏公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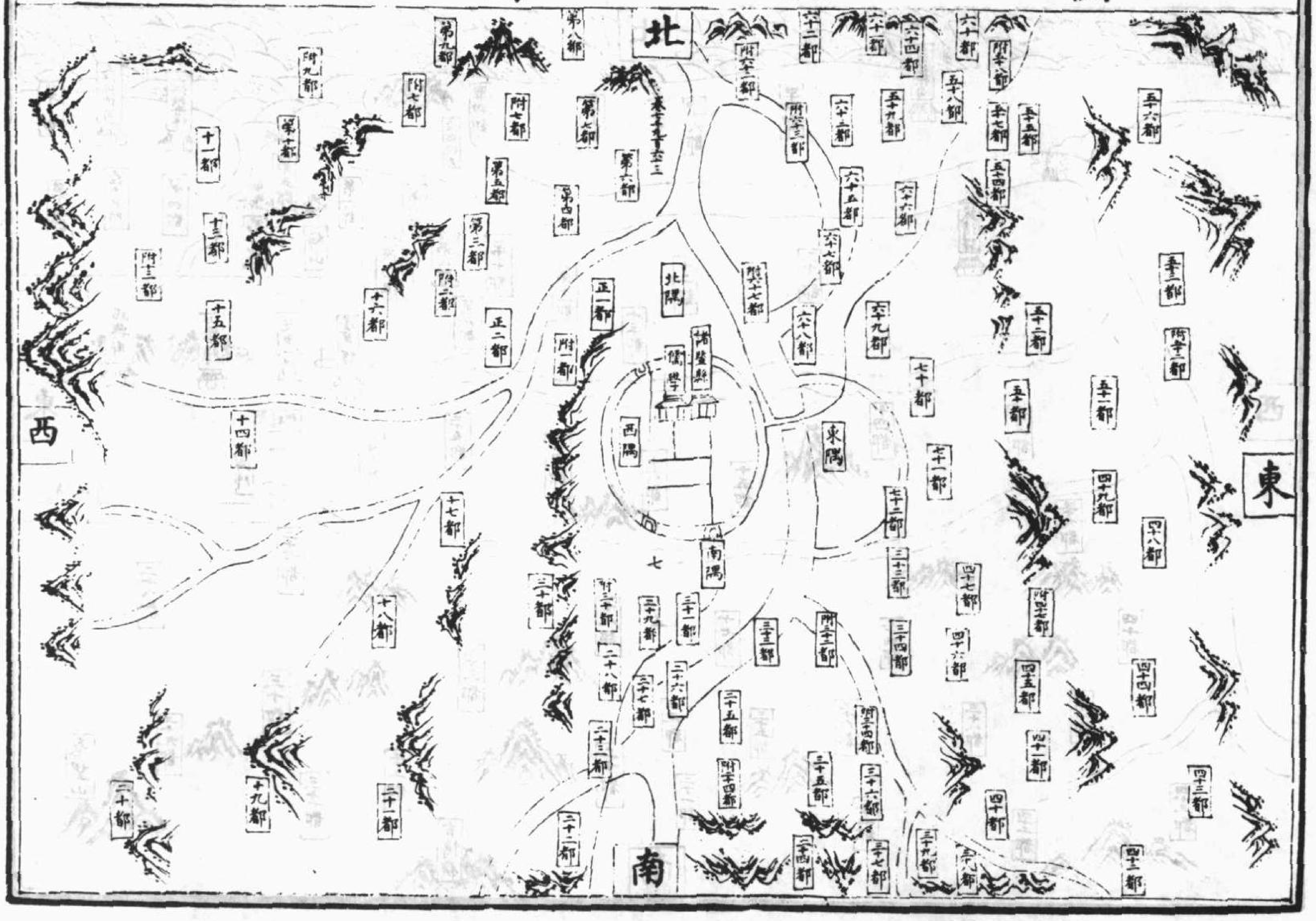
山陰縣圖


北
南
東
西
卷七千九百六十三
三江巡檢司
三江驛傳
三江千戶所
第三都
第二都
第四都
第五都
第一都
梅山
第六都
第七都
第八都
第十都
第九都
第十一都
三江巡檢司
四十四都
四十五都
四十六都
四十七都
十二都
十三都
三十二都
錢清驛
錢清巡檢司
碑橋
陝孫祖
蓬萊驛
迎恩門
山陰縣
紹興府
常禧門
西偏門
植利門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十六都
三十三都
三十九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四十都
三十四都
十七都
十八都
五
二十三都
三十都
二十九都
秦望山
四十一都
三十八都
三十六都
三十五都
十九都
二十都
二十一都
二十二都
三十一都
四十三都
四十二都
三十七都
古博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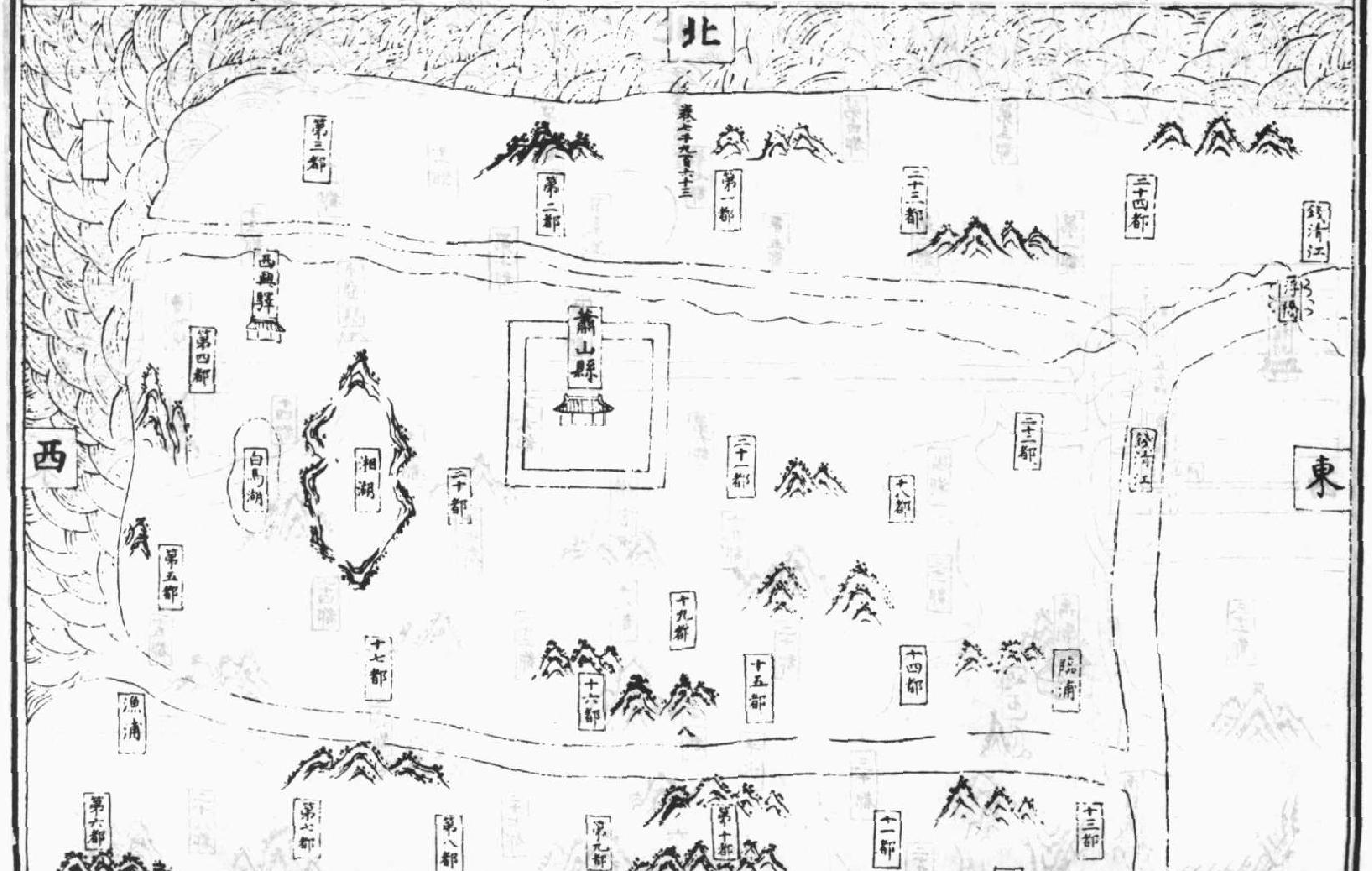
會稽縣圖


北
南
東
西
卷七千九百六十三
第三都
第四都
第七都
第八都
十一都
十二都
十三都
第一都
第二都
第五都
賀家池
第十都
第九都
東關驛
曹娥壩
曹娥江
曹娥巡司
二十三都
會稽縣
都泗門
五雲門
東郭門
稽山門
第六都
十六都
十五都
十四都
鑑湖
攢宮
十七都
十九都
三十一都
十八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禹廟
二十都
二十二都
三十二都
窆石
二十一都
二十六都
平水
三十都
南鎮廟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六
二十九都
二十八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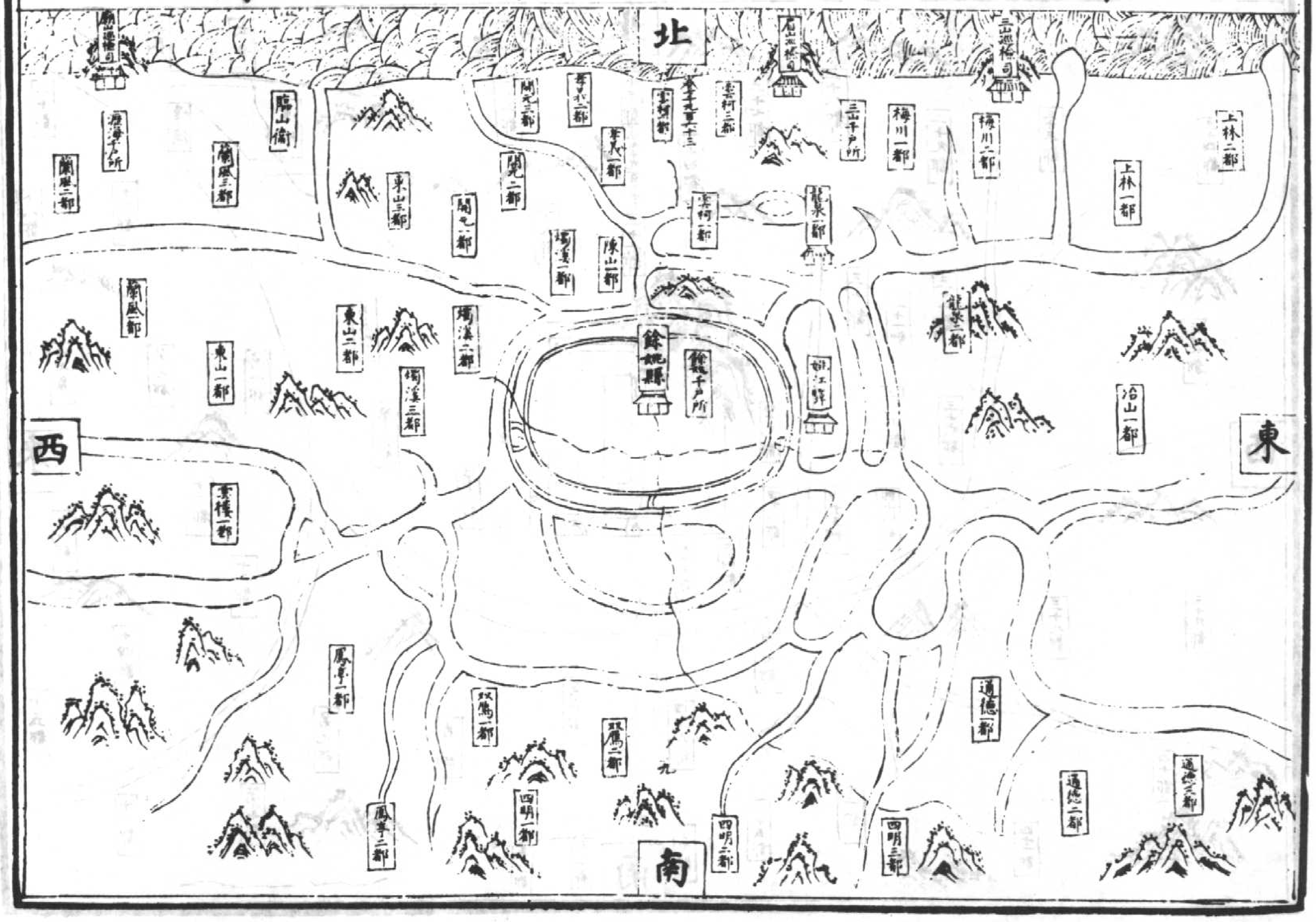
諸暨縣圖


北
南
東
西
諸暨縣
儒學
北隅
西隅
東隅
南隅
第八都
第九都
第十都
附九都
附七都
附八都
十一都
十二都
十三都
十五都
十六都
十四都
第一都
第二都
第三都
第四都
第五都
第六都
第七都
附三都
正一都
正二都
附一都
十七都
十八都
十九都
二十都
二十一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二十九都
三十都
三十一都
三十二都
三十三都
三十四都
三十五都
三十六都
三十七都
三十八都
三十九都
四十都
四十一都
四十二都
四十三都
四十四都
四十五都
四十六都
四十七都
四十八都
四十九都
五十一都
五十二都
五十三都
五十四都
五十五都
五十六都
五十七都
五十八都
五十九都
六十都
六十一都
六十二都
六十三都
六十四都
六十五都
六十六都
六十七都
六十八都
六十九都
七十都
七十一都
七十二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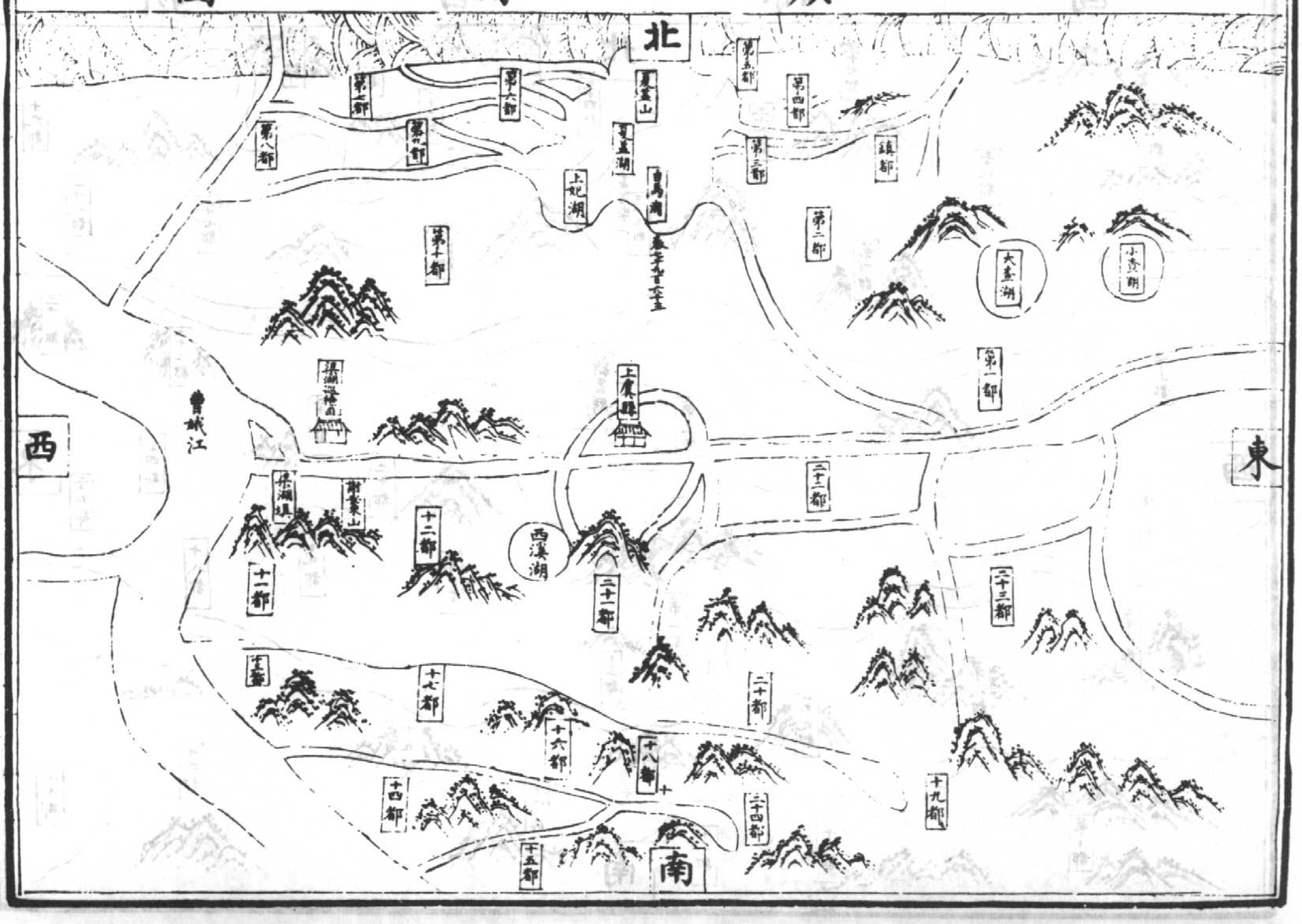
蕭山縣圖


北
南
東
西
蕭山縣
西興驛
湘湖
白馬湖
錢清江
錢清江
漁浦
臨浦
第一都
第二都
第三都
第四都
第五都
第六都
第七都
第八都
第九都
第十都
十一都
十二都
十三都
十四都
十五都
十六都
十七都
十八都
十九都
二十都
二十一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二十四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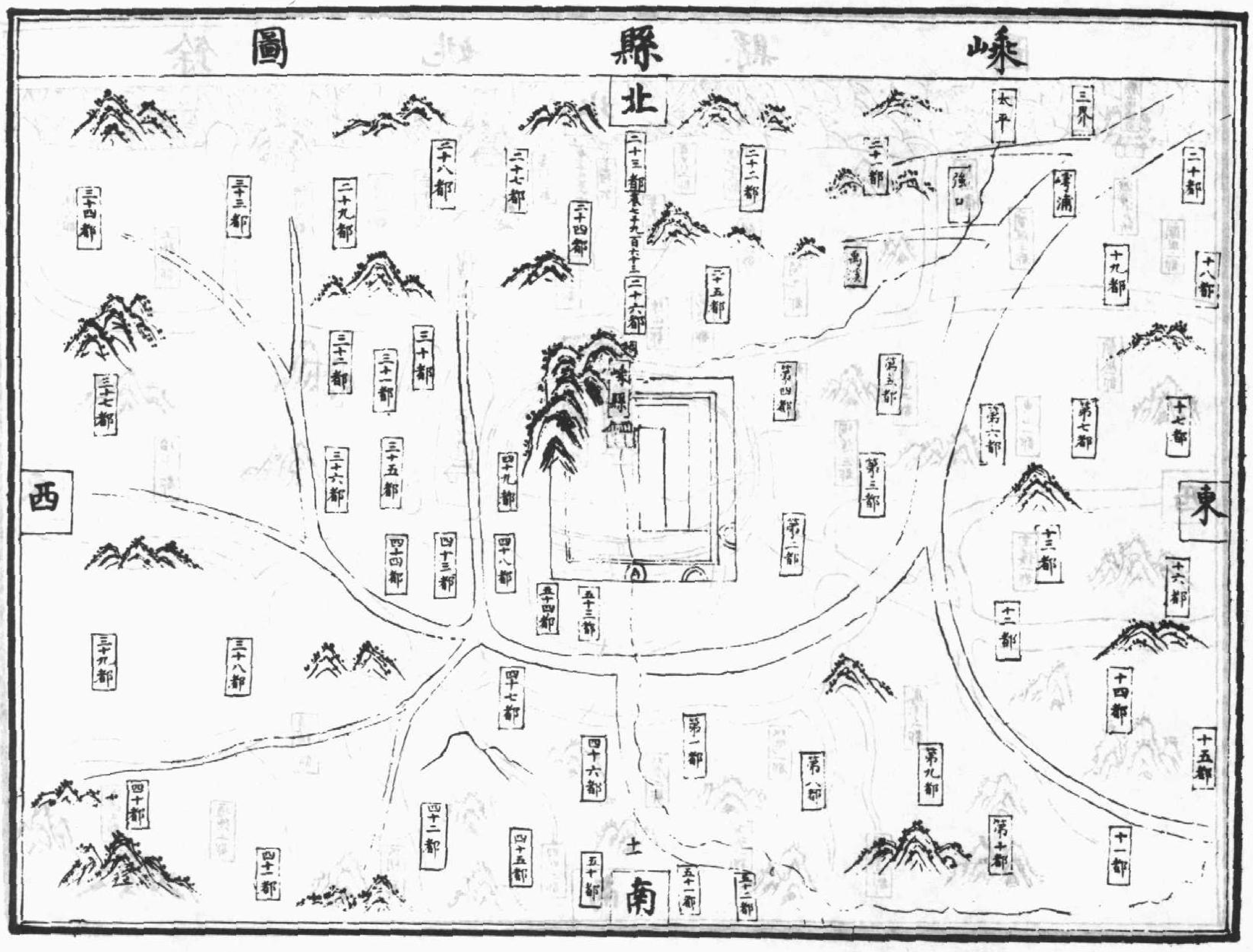
餘姚縣圖


北
南
東
西
廟山巡檢司
瀝海千戶所
臨山衛
蘭風二都
蘭風三都
蘭風一都
東山三都
東山二都
東山一都
開元三都
開元二都
開元一都
孝義二都
孝義一都
燭溪一都
燭溪二都
燭溪三都
陳山一都
雲柯都
卷七千九百六十三
雲柯二都
雲柯一都
眉山巡檢司
三山巡檢司
三山千戶所
梅川一都
梅川二都
龍泉一都
龍泉二都
上林一都
上林二都
餘姚縣
餘姚千戶所
姚江驛
冶山一都
雲樓一都
鳳亭一都
鳳亭二都
雙鴈一都
雙鴈二都
九
四明一都
四明二都
四明三都
通德一都
通德二都
通德三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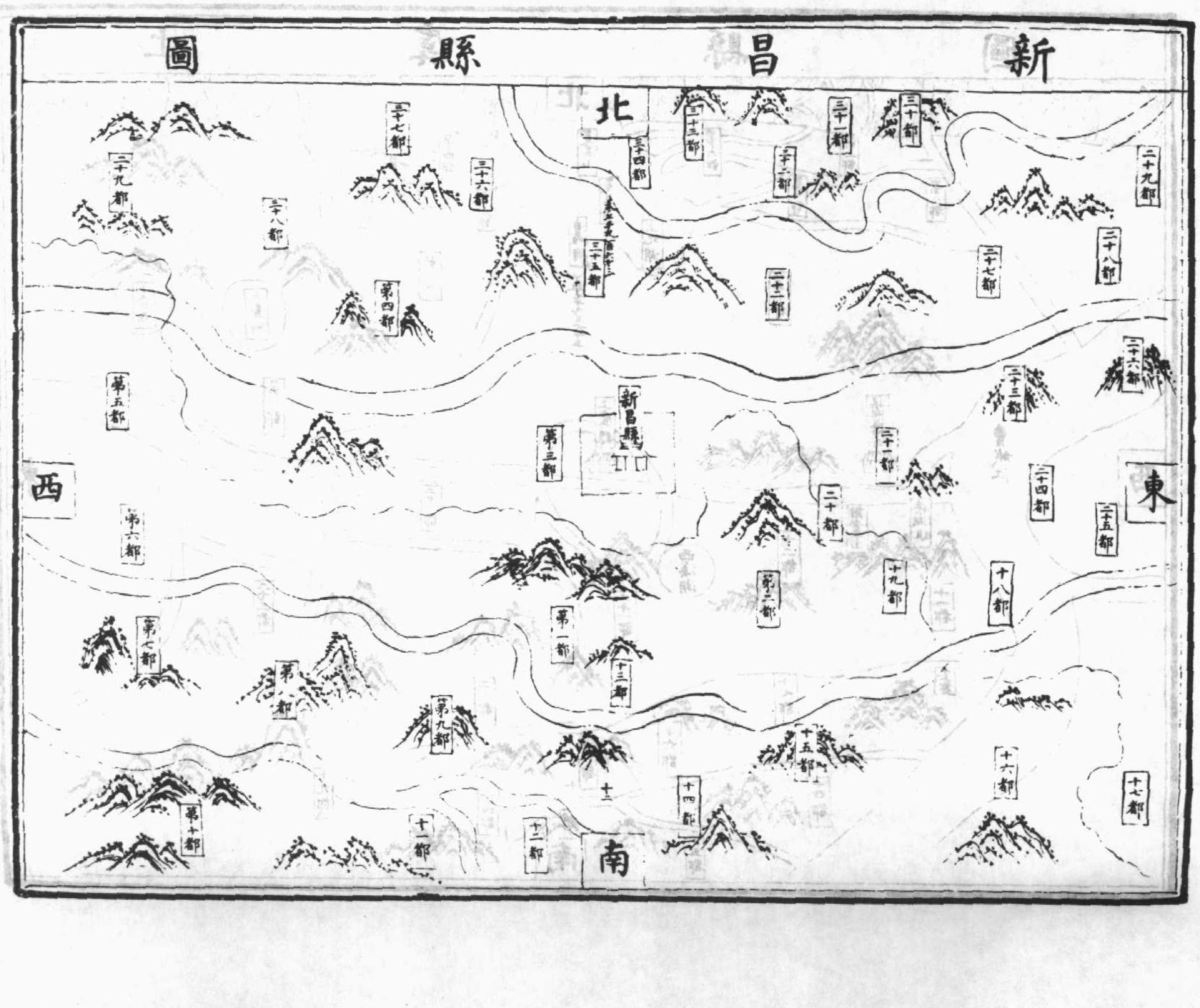
上虞縣圖


北
南
東
西
第五都
第四都
第三都
第二都
第一都
第六都
第七都
第八都
第九都
第十都
鎮都
夏蓋山
夏蓋湖
上妃湖
白馬湖
卷七千九百六十三
大査湖
小査湖
曹娥江
梁湖巡檢司
梁湖堰
謝家山
上虞縣
西溪湖
十二都
十一都
十三都
十七都
十六都
十八都
十
十四都
十五都
二十一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二十都
二十四都
十九都

嵊縣圖


北
南
東
西
太平
三界
強口
浦
二十都
二十一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三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二十六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二十九都
三十都
三十一都
三十二都
三十三都
三十四都
三十五都
三十六都
三十七都
三十八都
三十九都
四十都
四十一都
四十二都
四十三都
四十四都
四十六都
四十七都
四十八都
四十九都
五十都
五十一都
五十二都
五十三都
五十四都
十九都
十八都
十七都
十六都
十五都
十四都
十三都
十二都
十一都
第十都
第九都
第八都
第七都
第六都
第五都
第四都
第三都
第二都
第一都

新昌縣圖


北
南
東
西
新昌縣
三十七都
三十六都
三十八都
二十九都
三十四都
三十三都
三十二都
三十一都
三十都
三十五都
第四都
二十二都
二十七都
二十八都
二十六都
二十三都
第五都
第三都
二十一都
二十四都
二十五都
二十都
第六都
十九都
十八都
第二都
第一都
第七都
第八都
十三都
第九都
十五都
十六都
十七都
十四都
第十都
十一都
十二都

建置沿革

本府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揚州之域其山鎮曰會稽牛女之分　夏（禹會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於越）周（敬王時有越侯夫鐔子曰允常稱王允常卒子勾踐立為吳夫差所敗棲於此後併吳而有其地後為楚所併其地盡入于楚）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滅楚以越併入吳地共立會稽郡）漢（高帝六年封荊王賈十二年封吳王濞並為會稽郡地景帝四年更屬江都國後國除罷為郡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為吳郡東為會稽郡）三國（吳少帝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永安三年分為建安郡寶鼎元年又分為東陽郡）晉（為會稽國咸和四年改會為郚）宋（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等五郡置東揚州）齊梁（並因之）隋（開皇九年改東揚為吳州大業元年又改為越州三年罷為會稽郡）唐（武德四年置越州總管七年改為都督府天寶元年改會稽郡乾元元年分置浙江東道節度治越州大曆五年改置浙東觀察使十一年省以屬浙西永貞元年復置廣明元年陞義勝軍節度）五代（錢氏據兩浙地號吳越王）宋（至道中屬兩浙路又以越州為帥府紹興六年陞為紹興路）元（為紹興路屬江浙行省）

本朝為紹興府屬浙江承宣布政司紹興府志越之封域西北距江抵海東南薄明台金華諸郡內包八縣外周廻幾二千里蓋浙江之甲郡也故於其城郭之所建市鎮之所在鄉鄙之所布道里之所至者不得不詳錄焉若夫府縣之沿革分野之所屬則又皆按夫古書而志焉者也　紹興府一名會稽一名越按舊志自唐虞以來禹平水土別九州時地隸揚州之域禹後會諸侯於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遂命其山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之謂也至夏后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禹祀其後有句踐者為越王始號於越及秦始皇降越通浙江東西始置會稽郡以治吳前漢時亦治吳領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冶回浦二十六縣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西為吳郡海鹽等縣屬焉以東為會稽郡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十四縣台山陰縣章安即回浦永寧分章安而立者東候官即冶縣皆漢才立所改置吳寶鼎元年分會稽置東陽郡以烏傷等縣屬焉會稽領山陰永興諸暨上虞餘姚句章始寧剡鄞鄮十縣內永興即餘暨吳改名始寧即上虞南鄉漢時分置晉改會稽郡為會稽國宋罷會稽郡府復為會稽郡皆統縣十齊梁陳因之隋改會稽郡為吳州又改越州尋罷州為會稽縣併餘姚鄞鄮入句章縣及剡諸暨統縣凡四唐武德四年又改越州以剡置嵊州幷析置剡城縣後廢嵊州為剡縣以鄞屬會稽統縣凡五天寶元年復為會稽郡乾元元年復改為越州宋建炎五年高宗南渡改為紹興府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上虞餘姚剡新昌八縣內蕭山即永興唐改名新昌梁錢鏐析剡縣而立者前元改紹興府為紹興路今復為紹興府統縣亦八會稽志越在唐虞時禹平水土制九州而越為揚州之域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釋云會稽在山陰舊經云塗山在山陰縣西北禹會萬國之所左傳哀公七年魯大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注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說者遂疑塗山非會稽今塗山之名有四會稽壽春之外復有渝州之塗山杜子美賦禹廟詩者文字音義云嵞古塗山古國名夏禹娶之今之宣州當塗縣也杜預獨指壽春之塗山為禹合諸侯之地宜必有據然按史記夏本紀贊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裴駰注引皇覽曰禹冢在山陰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苗山曰會稽家語孔子曰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

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封禪書曰禹封泰山禪會稽由是論之禹既合諸侯於會稽厲詎知魯大夫所謂塗山非會稽歟至夏后帝少康封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閭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舊經云春秋貶之號為於越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西漢云太伯初奔荊蠻荊蠻歸之號曰句吳顏師古云句吳亦猶干越也太伯置德初無貶辭特從其俗爾公羊云於越者未能以名通也穀梁范氏注云春秋即其所以自稱者書之然竊有疑焉越於是時猶未預中國會盟未嘗與中國通也經書於越入吳非越自稱明矣豈書於經者乃吳王告同盟之辭歟哀公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魯始使越據此可知且以句踐為君而種蠡為臣果未能以名通者乎定公十四年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閭闔閭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之役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三月越及吳平吳越春秋謂吳封地百里於越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北至于禦兒（今嘉興有禦兒鄉西漢功臣表兩處傳有語兒侯）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今太末地也）廣運百里句踐乃與范蠡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乃徙都琅邪漢書地理志云琅邪越王句踐嘗治此起館臺有四時祠吳越春秋亦云越王於此起觀臺周七里以望東海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避國逃於巫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王翳避國之賢君蓋吳太伯之儔也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王無彊立按此句踐至無彊寔六世舊經云五世者誤也王無彊時興師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　會稽郡　秦始皇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翦遂定荊江南地降越君置會稽郡治吳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用廷尉李斯議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郡守掌治其郡有丞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漢興高皇帝六年以其地封劉賈為荊王黥布反荊王賈死之無後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孝景帝四年吳王濞反誅乃復為會稽郡越絕外傳曰漢孝景五年會稽屬漢屬漢者始并之也舊經云後復屬江都國江都王建有罪國除乃更為郡按漢書地理志廣陵國注江都易王非廣陵厲王胥皆都此并得鄣郡而不得吳劉貢父云然則會稽不得云屬江都也吳未有以據記稱且距漢未遠仕本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問漢封諸侯事而有所對亦止言劉賈為荊王濞為吳王濞誅乃復為郡治於吳亦不及屬江都事也前漢志領縣二十六後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十四縣為會稽郡治山陰東晉為會稽國改太守為內史宋武帝永初二年罷會稽郡府復為會稽郡齊梁陳因之隋為吳州改越州尋罷州為會稽郡依漢制置太守以司隸刺史相統治唐

武德四年為越州天寶元年復為會稽郡乾元元年復改為越州　越州

越州隋大業置古會稽郡也因國為名置刺史焉按漢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顏師古曰漢舊儀云初分十三州假刺史印綬有常治所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秩六百石於是乃復禹貢九州之名而增以周之幽并與漢所開之朔方交阯以為十三州也會稽自昔常隸揚州晉王羲之為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數檢校郡事羲之恥之求分會稽為越州不果遂稱疾去郡誓墓終身不仕其後至隋而會稽卒為越州蓋本於此宋齊梁陳會稽自為東揚州刺史不復受察於揚州雖復異古制然猶未至盡廢刺史之職或以刺史行太守事如曰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是也隋制舊有兵處刺史帶諸軍事以統之如曰都督會稽等郡諸軍事是也或加使持節隋唐而降支郡皆稱刺史但領一州而以州統縣與他州等故又於此置總管府以統其屬州隋文帝初平江南改曰吳州大業中遂改為越州尋罷州置郡以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諸郡所察六條略如漢制唐武德四年復為越州置總管領州如故未久改總管為都督自是改吏不常郡則曰太守州則曰刺史其實一也至乾元元年遂為越州大抵越州其實與會稽郡同非復如漢十三州之重刺史亦非復古之部刺史但以總管都督階制一道爾　紹興府　宋建炎三年十月庚申車駕自杭州巡幸御樓船渡浙江壬辰幸越州四年四月癸未御舟自溫台回駐蹕越州明年正月一日改元紹興越州官吏軍民僧道上表乞賜府額昔唐德宗以興元元年巡幸梁州改梁州為興元府於是朝廷用興元故事改越州為紹興府初車駕幸揚州駐蹕逾年又嘗經郊祀然未嘗建為府則紹興蓋特恩也車駕既移蹕臨安首命前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李[illegible]知）故守謝到任表曰矧是肇新府號久駐（李[illegible]知）之故棲屬省膽枕戈之志想神禹之遺迹服卑宮菲食之勞又謝賜行宮充本府治所表曰廣廈千間已兆震凌之患土階三尺尚存簡素之風皆言上駐蹕之久而宮室無所增葺也浙東提點刑獄曾㮣舊為史官見日曆所書紹興二年正月車駕移蹕臨安閏四月戊戌詔紹興府行宮復作府治上曰時方艱難若不賜與則須別建賜之所以寬民力也州額初題越州大都督府既賜府額當題云紹興大都督府而右朝奉大夫吳說乃題云大都督紹興府議者或非之　歷代屬州　會稽郡自漢順帝時還治山陰其所領山陰鄮烏傷除[illegible]者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循十四縣其地東[illegible][illegible]越西限浙江東北至海而止提封數千里粤自

秦漢常爲都會（晉渡江後三吳之豪請都會稽雖不果亦足見當是時會稽華號富實常爲本根之地故諸葛恢爲會稽帝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也宋書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本於揚越又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又袁宏漢紀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以此論之會稽自古以富實名者徒以鏡湖之利也今民遏湖爲田湖廢興盡按晉宋間謂會稽爲會土三國志謂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牧兵吳會則荊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部伍吳會二郡是也前輩有讀會字爲都會之會者以爲不然今姑蘇有吳會館蓋承其誤）後漢末孫策略平江左渡浙江自領會稽太守策卒曹操又表其弟權爲會稽太守以統江左諸郡（三國志云策渡浙江以其屬吳景爲丹陽太守孫賁爲豫章太守孫輔爲廬陵太守朱治爲吳郡太守而策自領會稽太守是也孫權謂虞翻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守會稽耳）興平四年策乃分章安永寧之地置松陽縣（吳錄云取松陽木爲名）又置始平縣改章安曰羅陽縣至吳孫亮太平二年又置臨海縣立會稽東部爲臨海郡以臨海始平松陽羅陽四縣屬焉於是會稽始有屬郡初後漢建安中孫氏分東候官之地立邑即以年號爲名曰建安縣（按續通典云孫策建安十二年立按是時策已死）又置南平漢興二縣以屬會稽南部都尉至孫休永安三年遂割會稽南部爲建安郡孫晧寶鼎元年又以漢末以來分烏傷太末之地所立新安豐安長山吳寧遂昌永康定陽并烏傷太末凡九縣置東陽郡至晉又分臨海郡之松陽羅陽東陽郡之遂昌凡三縣立永嘉郡乃（今處州）晉既平吳立東候官爲晉安郡分隸揚州東晉以會稽郡爲王國併隸揚州宋永初二年正月罷會稽郡府遂復爲郡孝建元年立爲東揚州統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而東揚州直爲揚州以豫章王子尚爲刺史加都督八年冬復以王畿諸郡爲揚州而會稽還爲東揚州統郡如故永光元年秋八月始改是年爲景和元年東揚州併揚州梁普通六年復以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及建安晉安二郡立東揚州大寶二年湘東王繹承制以陳霸先爲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承聖三年以陳霸都督會稽十郡諸軍事會稽太守陳永定三年改永嘉郡爲縉州尋省東揚州併屬揚州又分建安晉安二郡權立閩州天嘉元年以徐度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建安晉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

軍會稽太守天嘉三年侯安都破留異東陽平六月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光大二年割東揚州晉安郡爲豐州隋開皇九年改東[illegible]州曰吳州置總管府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廢諸州總管府尋改吳州[illegible]州改東陽郡爲婺州又改永嘉郡爲處州尋改爲括州而廢臨海郡大業三年四月壬辰改州爲郡越州曰會稽郡婺州曰東陽郡括州曰永嘉郡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改會稽郡爲越州置總管府改東陽郡爲婺州永嘉郡爲括州復故臨海郡爲海州復故建安郡爲建州又以剡縣立嵊州并析置剡城縣析故句章縣地置姚州鄞州以烏傷縣地爲綢縣置綢州并析置華川縣析信安縣置衢州以龍丘縣地置穀州并析置白石縣以縉雲縣地置麗州以松陽縣置松州以桐盧分水建德三縣置嚴州五年以永嘉縣置東嘉州并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屬焉是歲改海州爲台州七年改總管爲都督府廢姚州入餘姚縣來屬廢綢州入烏傷縣更名義烏屬婺州廢嚴州以桐盧縣屬睦州八年廢鄞州以鄮縣來屬廢穀州以白石縣入信安縣廢麗州爲永康縣屬婺州廢松州爲松陽縣貞觀元年廢東嘉州省橫陽永寧二縣以永嘉安固二縣併隸括州廢嵊州以剡縣來屬是歲始命併省分天下爲十道越州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隸江南道高宗上元二年又分括州之永嘉安固兩縣置溫州垂拱二年又析婺州之常山信安龍丘復置衢州景雲二年分天下爲二十四都督府以統其屬州越州所督不滿十州定爲中都督府既而以其權重皆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隸江南東道開元二十六年採訪使齊澣奏割鄮縣置明州天寶元年改越州爲會稽郡溫州爲永嘉郡而括州爲縉雲郡台州爲臨海郡明州爲餘姚郡建州爲建安郡衢州爲信安郡乾元元年復改會稽郡爲越州縉雲郡爲括州信安郡爲衢州永嘉郡爲溫州餘姚郡爲明州東陽郡爲婺州臨海郡爲台州新定郡爲睦州領越睦衢婺台明處溫八州治越州隸浙江東道大曆十四年廢浙江東道建中元年復置二年復廢貞元三年復置浙江東道領越婺台明衢處溫七州而睦州隸浙江西道皇朝因之紹興元年升爲紹興府所領州如故　歷代屬縣　前漢志會稽郡治吳領縣二十六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句章餘杭鄞錢塘鄮富春治回浦舊經云光武改回浦曰章安以治立東候官分章安立永寧縣通典云永嘉本漢治縣地後漢改爲章安續通典云漢書東甌舉國內徙乃以

其地為回浦縣屬會稽郡後更名章安又以章安之東甌鄉為永寧縣隋為永嘉縣初西漢以粤反覆險阻為後世患遷其民江淮遂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稍出立為冶縣（顔師古注云越王冶鑄之地）後又名為東冶縣後漢光武時又曰東候官今閩縣是也言東以别其西如閩縣居候官之東故曰東候官以此又知候官之名已久冶之地不一後因其名以為縣也一云秦立胡候之官於此故名通典云後漢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為南部都尉東部今臨海是也大抵南至晉安東至章安皆冶縣地詳而言之則閩越為冶而東甌為回浦原其本皆粤地也順帝永建四年陽羨人（一作陽羨令）周嘉上書以吳越一國周旋一萬一千里以浙江山川險絶求得分置遂分浙江以西為吳郡以東為會稽郡（三國志吳朱育云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以浙江之北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舊經云領山陰鄮烏傷餘暨諸暨太末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候官十四縣治山陰又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初平三年分太末縣置新安縣分烏傷南鄉為長山縣興平二年分諸暨之大門村為漢寧縣又分章安之南鄉為松陽縣建安四年孫氏分太末立豐安縣又分信安立定陽縣建安二十三年分太末立平昌縣（晉志曰遂昌）吳分永寧立南始平縣（今之天台）又分烏傷之上浦為永康縣分章安立臨海縣改章安為羅陽縣餘暨曰永興縣漢寧曰吳寧縣吳少帝太平二年以會稽東部為臨海郡分臨海南始平松楊羅陽四縣屬焉續通典云孫策於建安十二年分東候官之地立邑即以年號為名曰建安縣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志云永安三年以會稽南部為建安郡而縣為屬孫皓寶鼎元年分會稽為東陽郡以烏傷太末新安豐安長山吳寧平昌永康定陽九縣屬焉而會稽領山陰永興諸暨上虞餘姚句章始寧剡鄞鄮十縣晉地道志宋州郡志領縣皆十隋平陳廢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縣併餘姚鄞鄮入句章縣及剡諸暨統縣四唐武德四年以剡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析句章之餘姚置姚州析句章之鄞置鄞州七年輔公祏平廢姚州以餘姚縣來屬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廢鄞州為鄮縣嵊州為剡縣並來屬省山陰縣復入會稽凡統縣五垂拱二年復置山陰縣儀鳳二年復置永興縣開元二十六年割鄮縣置明州天寶元年改永興為蕭山縣大曆二年因刺史薛兼訓之奏省山陰縣七年刺史陳少遊復奏置焉貞元元年刺史王密奏置上虞縣元和十年又省山陰入會稽縣十年復置梁開平中錢鏐析剡縣立新昌縣皇朝因之領會稽山陰蕭山諸暨上虞餘姚剡新昌八縣宣和

三年方臘既平七月丁卯詔越州剡縣改名嵊縣與睦州改嚴州歙州改徽州及睦州青溪縣改淳安衢州龍游縣改盈川皆同時也　廢州　會稽郡漢領縣二十六至漢末六朝而降析會稽所隸縣為郡今為州軍二十四會稽一郡獨領漢故縣餘暨諸暨山陰餘姚上虞剡凡六亦可謂盛矣至唐初以州境獨大於它州故析剡縣為剡城縣立嵊州析餘姚縣為姚州武德七年廢姚州復以餘姚縣來屬貞觀元年廢嵊州復以剡縣來屬　廢縣　漢順帝時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隋平陳廢興平二年分諸暨天門村為漢寧縣吳改為吳寧縣寶鼎元年割隸東陽郡後復併入諸暨今縣有大門里或云即其地也唐武德四年析剡為剡城縣武德七年廢入剡縣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淳熙元年廢入諸暨縣初戶部侍郎方公滋以吏事著一時典藩數十年所至有聲績其置縣雖承吏蔣二公之後然卒成之者方公也亦嘗為客言析縣之利它日當愈見不可復併矣然曾未幾時遂為後守所廢徹取官署等以建僧寺人頗議之至或謂有大姓居邑中方為鎮時擅事權握利柄役服小民無敢與較故大不利於建縣云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龍舟横濤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群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為府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為股肱近藩稱東諸侯之首地望益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欑殿相望於鬱葱佳氣中朝謁之使轤衡轂擊中原未清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望也則山川圖諜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蓋數十年直龍圖閣沈公作賓來為守慨然以為己任而通判府事施君宿發其端安撫司幹辦公事李君兼韓君茂卿為之助郡士馮景中陸子虡王度朱鼎永嘉邵持正等相與上參禹貢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道釋之書稗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慌惚之說秦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歌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父老以口相傳不見於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乃成沈公去為轉運副使猶經營此書不已華文閣待制趙公不迹寶文閣學士袁公說友繼為守亦力成之而始終其事者施君也書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為郡雖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既成屬游參訂其槩且為之序嘉泰元年十二月乙

酉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賜紫金魚袋陸游序會稽續志會稽志作於嘉泰辛酉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有變遷事有沿革今昔不可同日語也況城府內外斬然一新則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隨時紀錄後將何所攷昔虞翻朱育荅郡太守問會稽古今事應對如流纖悉弗遺當時但嘆其殫洽殊不知二公皆里人也其習熟有非一日漢雖世本中原僑寓是邦益有年矣山川風土之詳人材物產之富與夫事物之沿革變遷曩嘗訪聞茲又目擊於越事亦粗稔懼其久而遺忘輙裒輯而彙次之總為一編曰會稽續志所書圖辛酉以後事而前志一時偶有遺逸者因追補之跡暨者因增廣之譌誤者因是正之異時有問我以越事敢執此以謝寶慶元年三月旦日梁國張淏序

山陰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越王勾踐之都）秦（始皇三十七年移大越曰山陰以邑在山之陰故也為縣屬會稽郡）漢（為郡都尉治順帝永建四年分浙江以東為會稽郡治山陰）晉（以後並因之）隋（併入會稽）唐（武德七年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省垂拱二年復置大曆二年省七年復置元和七年又省十年復置與會稽分治郭下）宋（為望邑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山陰為縣按前漢志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山陰居其一隋平陳廢山陰及上虞等四縣為會稽縣唐武德七年析會稽立山陰縣八年併山陰縣復入會稽垂拱二年復置山陰縣大曆二年復革山陰七年復置焉宋元及

本朝因之不改舊志山陰縣本越王勾踐之都會稽土地志曰邑在山陰故以名焉舊志又云山陰之名得之於秦寰宇記山陰縣（舊十二鄉今十五鄉）本秦舊縣置在會稽山北龜山西漢以為郡都尉所居宋畧云會稽山陰縞戶三萬號為天下繁劇王羲之云每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王子敬見潭壑澄澈清流瀉注乃云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隋末廢併入會稽唐武德四年又置貞觀元年又廢垂拱二年又分會稽置大曆二年又廢七年刺史陳少遊又奏置之至元和七年併入會稽蕭山兩縣至十年又置之輿地廣記望山陰縣秦漢以來故縣隋平陳省入會稽縣唐垂拱二年復置在州郭下與會稽分治有鑑湖東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所創開周回三百餘里溉田九千餘頃創湖之始多浸冢墓有千餘人怨訴臻因被刑於市及遣使覆按總不見人籍乃知死者所訴也有龜山一名怪山一名自來山本自琅琊東武飛來於此其形似龜故名有蘭渚渚口有亭曰蘭亭晉太守王羲之作曲水序於此元一統志會稽志云本越王勾踐之都秦始皇三十七年東遊於此徙大越曰山陰以邑在山之陰故也西漢志曰會稽山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本臺文園顏注曰臺文侯薄太后父也自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上

會稽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夏（禹方行天下還歸大越會計修國之道以會稽名山仍為地號）周（越王棲于會稽即此山也）秦（始皇二十五年置會稽郡併置山陰縣）漢（以為郡治）宋齊梁（並因之）隋（併山陰等四縣入會稽縣為會稽郡治）唐（武德七年分置山陰縣八年省垂拱二年復分置山陰縣自此與山陰常分治郭下）宋（因之）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會稽為縣元係郡名隋平陳廢郡屬縣山陰永興上虞始寧為會稽縣唐武德七年省山陰縣復入會稽垂拱二年析會稽復入山陰縣儀鳳二年析會稽復置永興縣即今蕭山縣也大曆二年省山陰縣復入會稽七年析會稽復置山陰縣貞元元年析會稽復置上虞縣元和十年又省山陰入會稽尋於會稽析置山陰縣宋元因之不改輿地廣記望會稽縣本於越地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其後帝少康封庶子杼於會稽以奉守禹祀即越王允常之先也秦置山陰縣屬會稽郡漢因之東漢順帝以後為郡治晉因之後分置會稽縣隋為吳州越州及會稽郡治唐因之南有會稽山秦始皇於此刻石紀功有禹冢禹穴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衆峯之傑始皇登之以望東海山南有嶕峴峴有大城越之先君無餘舊都于此有鏡湖若耶溪雲門

上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又以為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有上虞）秦（屬會稽郡）漢（初因之順帝時分上虞南鄉為始寧縣）晉（因之）陳（省入會稽）隋（罷上虞存始興）唐（貞元元年復置穆宗長慶中移治今所）宋元（並屬紹興）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本縣為會稽屬邑舊志云秦漢以來上虞皆屬會稽郡王莽改上虞曰會稽光武復舊名晉仍漢舊故有分載上虞始寧之名唐貞元中廢始寧復置上虞宋元因之皆屬紹興府寰宇記上虞縣（舊十三鄉今一十四鄉）漢縣地理志云屬會稽郡唐長慶初廢併其地入餘姚後復置移於此理元一統志圖經引會稽十三州志云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故曰上虞華鎮又引雜記云舜封支庶於會稽故邑有上虞秦漢以來皆屬會稽郡唐志云貞元元年刺史王密奏復置上虞穆宗長慶中移治今所宋以來為望縣自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中

蕭山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本曰餘暨）漢（為餘槩縣）三國吳孫權（改曰永興縣）晉因之隋（省入會稽唐儀鳳二年復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改名蕭山取縣西蕭然山為名宋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蕭山為縣自前漢始初名餘槩隋平陳廢入會稽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蕭山縣宋元因之不改郡縣志緊蕭山縣府西北一百里漢書應劭注云漢分諸暨山陰地為下諸暨後易名餘槩屬會稽郡至吳孫氏改為永興隋併入會稽唐儀鳳二年又自會稽分置輿地廣記緊蕭山縣本餘暨縣漢屬會稽郡晉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儀鳳二年復置屬越州天寶元年改曰蕭山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水經以為疑是浦陽江之別名自外無水以應之越人西施出於此縣元一統志元和郡縣志云本曰餘槩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吳孫權改曰蕭山輿地廣記曰漢末童謠曰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縣晉因之與元和志所紀不同（西漢地理志云王莽改曰餘衍）今詳按兩漢志會稽郡下並有餘暨而無永興晉志會稽郡下有永興而無餘暨則是吳孫權改餘暨為永興非改餘暨為蕭山沈約宋志於永興縣下亦云漢舊餘暨縣吳更名永興則吳孫權未嘗更為蕭山也元和志所紀非是今不取又隋平陳廢永興

入會稽唐志蕭山縣下注云儀鳳二年置永興縣天寶元年更名蕭山取縣西蕭然山以為名宋因之稱緊邑自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中

嵊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本剡縣順帝時屬會稽郡三國吳晉齊為今移治今所唐武德四年以縣為嵊州分置剡城縣八年州廢仍為剡縣宋宣和三年改為嵊縣取四山為嵊之義元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嵊為縣初名剡按前漢志會稽郡領縣二十六剡居其一梁開平中析剡縣三之一置新昌縣宋宣和三年知越州劉述古言剡有兵火象欲以嵊名縣詔從之元因之不改寰宇記剡縣（舊四十鄉今二十七鄉）漢舊縣後漢順帝以浙江東十三縣為會稽郡剡亦屬焉孔曄記縣本在江東賀齊為剡令移于今所隋末陷李子通唐武德四年平賊以剡為嵊州六年廢嵊州依舊為剡縣元一統志本漢剡縣宋郡邑志云宣和三年平方臘知州事劉述古奏剡字兩火一刀有兵火象請改之遂易為嵊縣有嵊山東西南北皆有秀峯取四山為嵊之義至今因之舊望邑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上

新昌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剡縣地梁開平二年吳越王分剡縣之石牛鎮置新昌縣宋元並屬紹興路）

本朝因之紹興府志新昌古無是邑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析剡三之一始置新昌縣宋元因之不改寰宇記新昌縣（十三鄉）唐末錢鏐割據錢塘時以去溫州之道路悠遠此地人物稍繁且無館驛乃析剡縣一十三鄉置新昌縣元一統志本東漢剡縣舊曰地名南明號石牛鎮梁開平二年吳越王錢鏐以此地人物稍繁始分剡縣十三鄉置新昌縣後併其鄉為八至宋因之舊為緊邑元至元十三年收附後定為中

餘姚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以餘姚之地為縣屬會稽郡以首為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漢晉宋齊（並因之）隋（省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分故句章縣置餘姚縣又以縣置姚州七年州廢以來屬焉）宋因之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紹興路）

本朝以為縣紹興府志餘姚之名始見前漢書地理志周處風土記云漢會稽郡領縣二十六餘姚其一也自漢至陳縣之所隸不易隋平陳併餘姚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析句章之餘姚為姚州七年廢姚州復為餘姚縣隸越州開元二十六年析越州鄮縣置明州改明州為餘姚郡乾元元年郡復為州其後餘姚隸明州至宋復隸越州元元貞元年以餘姚之戶餘四萬陞為州今復為縣云郡縣志望餘姚縣府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漢舊

縣在餘姚山西山海經云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云在會稽餘姚縣南句章縣北元一統志會稽志風土記云秦漢為縣屬會稽郡元和郡志云隋平陳省入句章縣唐武德四年析故句章縣置餘姚縣以縣置姚州七年州廢以縣來屬宋因之為望邑元定為上屬紹興路

諸暨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周（越王允常所都秦舊縣漢為諸暨縣屬會稽郡興平二年分立吳寧縣宋乾道八年以其地之楓橋鎮置義安縣後省）元（元貞元年陞為州屬紹興路）

本朝以為縣紹興府志本縣為越允常所封舊邑西有櫧山北有槩浦以櫧字省木槩字音相連因山浦以為名或言越得吳封無諸與夫槩於此邑上取諸字下取槩字因封邑以為名漢興平二年分諸暨之大門村為漢寧縣吳改為吳寧縣寶鼎元年割隸東陽郡復併入諸暨宋乾道八年分諸暨之楓橋鎮為義安縣後廢入諸暨元因各邑戶計五萬三千九百七十八戶陞為州今復為諸暨縣郡縣志望諸暨縣府西南一百四十二里越王允常之故邑國語所謂南至句無即此也漢為縣縣界有槩浦諸山因以名之歷代不改元一統志沈約宋志云漢舊縣宋會要云乾道八年以諸暨之楓橋鎮置義安縣淳熙元年後省止存諸暨至今因之舊是望

邑元定為上屬紹興路

分野

紹興府志禹貢隸揚州之域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視吉凶星紀吳越也漢書地理志云吳地斗分野會稽志云（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會稽志云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虞翻以為會稽上應牽牛之宿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春秋左氏傳吳伍員曰句踐與我同壤夫差亦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然則吳越同壤其來久矣按晉書天文志曰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為丑吳越分曰揚州而會稽入牛一度春秋元命包曰牽牛流為揚州分為越國（會稽志云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漢永嘉中歲星熒惑太白聚牛女之間識者以為吳越之分其後孫策孫權實有江左晉太元間符堅將入寇石越對曰今歲在吳分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去及陳叔寶將亡有星孛于牽牛以此救之則斗牛之分吳越同之信矣（會稽志云班固別而言之恐有未然）

至到

本府紹興府志東至明州府慈溪縣地名桐下湖界二百里自界到明州府治一百一十里計三百一十里　西至杭州府富陽縣地名塘口關界一百三十五里自界到杭州府富陽縣治七十里共計二百五里　南至金華府東陽縣地名應村為界二百五里自界到金華府東陽縣治六十里共計二百六十五里　北至三江海口二十一里　東南到台州府天台縣地名關嶺為界二百八十五里自界到台州府治一百三十五里計四百二十里　東北到明州府慈溪縣地名洋浦雙河為界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金華府浦江縣地名楊蓁嶺為界一百九十里自界到浦江縣四十里計二百三十里　西北到杭州府錢塘江中流為界一百一十九里自界到杭州府治一十九里計一百三十八里（會稽志云東至慶元府慈溪縣界一百五十七里　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界二百九十五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西二百三十二里　南北四百四十七里至東京二千四百七十里西京二千八百七十里　鄞縣志云至東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東至慶元府二百七十二里　西至臨安府一百六十九里　南至台州四百九十五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南至台州四百六十九里　西南至臨安府四百二十二里　東北至慶元府三百五十七里　西北至臨安府一百三十三里　寰宇記東北至東京二千四百五十里　西北至西京二千八百七十里至長安三千七百三十里　東至明州二百七十里　西至杭州一百三十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關嶺一百三十六里　北至海與蘇州分界一百三十里　東南至台州四百七十五里　西南至婺州三百九十里　東北至浹江海際三百九十八里　九域志云大都督府越州會稽郡鎮東軍節度治會稽山陰二縣至東京二千四百七十里　東至本州界一百五十七里自界首至明州一百一十五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三十八里自界首至杭州三十一里　南至本州界二百九十五里自界首至台州二百里　北至海一百一里　東南至本州界三百五里自界首至台州一百六十四里　西南至本州界一百九十一里自界首至杭州二百三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二百二十七里自界首至明州一百三十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至杭州一十八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　東至慶元路慈溪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至杭州路界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

台州路天台縣界二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一百一里　東到慶元路三百一十里　西到建德路三百七十里　南到台州路三百八十里　北到大海一百一里　東南到慶元路三百五十里　東北到大海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婺州路三百五十里　西北到杭州路一百七十一里　江浙須知自本路至大都陸路四千九百一十五里水路四十六百一十里　東至慶元路界地名桐下湖橋一百九十里　西至杭州路界地名浙江中流一百三十八里　南至台州路界地名關嶺二百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一百一里）

山陰縣　東至會稽橋為界一里一百四十六步到會稽五十七步　西至蕭山縣錢清浮橋為界六十二里到蕭山縣三十八里共計一百里　南至諸暨縣界五十里　北至三江海口二十一里　東南至會稽縣界地名覆釜嶺四十里　東北至會稽縣界地名宋家漊二十八里　西南至諸暨縣界古博嶺五十里自界到諸暨縣七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北至白洋海岸五十五里（會稽志云望山陰縣本越王句踐之都會稽土地志云邑在山陰故以名焉東西九十八里南北一百一十八里　東至會稽縣界一百五十步以運河中流為界自界至會稽縣六十步　西至

蕭山縣界五十三里以西小河中流爲界自界至蕭山縣五十里　南至諸暨縣界七十里（以古博嶺）界自界至諸暨縣一百四十三里　北至海一百五里海北岸即嘉興府界　東南到會稽縣界一百六十六步　西南到蕭山縣界五十八里　東北到會稽縣界五十八里　西北到蕭山縣界四十七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　北至本路三里　東至會稽縣運河界一百五十步　西至蕭山縣小江界五十三里　南至諸暨州古博嶺界四十五里　北至大海三十五里　東到本路三里　西到蕭山縣一百三里　南到諸暨州一百二十里　北到大海三十五里　東南到嵊縣一百五十七里　西南到諸暨州一百一十里　東北到會稽縣三里　西北到蕭山縣九十七里

會稽縣　東至上虞縣界八十五里以曹娥江中流爲界至上虞縣三十五里計一百二十里　西至山陰縣界五十七步以縣西橋河中流爲界自界至山陰縣一里一百四十六步計一里二百三步　南至嵊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孫家嶺爲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計一百八十里　北至桑盆岸一十八里過海北岸接嘉興府界　東南到嵊縣地名三界一百三

十里　東北到本縣地名延德鄉海岸六十五里　西南到山陰縣地名覆釜嶺二十里　西北到山陰縣地名宋家漊一十八里　會稽志云望會稽縣本山陰縣地隋廢山陰更置會稽縣爲會稽郡治唐垂拱二年復分置山陰並在府郭下東西一百二十四里南北一百三十里　東至上虞縣界九十二里以東小江中流爲界自界至上虞縣二十八里　西至山陰縣界六十步以運河中流爲界自界至山陰縣一百五十步　南至嵊縣一百二十里以孫家嶺爲界自界至嵊縣五十五里　北至海二十里過海北岸接嘉興府界　東南到嵊縣界一百四十里　西南到山陰縣界三里一十步　東北到上虞縣界七十五里　西北到山陰縣界三里二步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八百九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九十五里　西至本路治一百八十步　東至上虞縣界小江九十二里　西至山陰縣界運河六十步　南至嵊縣界杉木嶺一百里　北至大海三十里　東到上虞縣一百二十里　西到本路四里　南到嵊縣一百五十五里　北到大海三十里　東南到上虞縣一百三十五里　西北到山陰縣三里　東北到上虞縣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蕭山縣九十七里

上虞縣　東至餘姚縣小查湖二十八里自界到餘姚縣三十二里計六十里　西至會稽縣界曹娥江中流三十五里自界到會稽縣八十五里計一百二十里　南至嵊縣界郁嶺七十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計一百三十里　北至大海四十五里過海北岸係嘉興府　東南至餘姚芝溪嶺三十里　東北至本縣夏蓋山海岸三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會稽地名三界九十里自界到嵊縣四十里計一百三十里　西北到會稽縣界延德鄉海岸八十七里過海會稽界　會稽志云望上虞縣十三州志云夏禹與諸侯會計因相虞樂於此地故曰上虞在府東一百二十里東西五十三里南北一百一里　東至餘姚縣界二十八里以新橋爲界自界至餘姚縣四十五里　西至會稽縣界二十八里以曹娥江中流爲界自界至會稽縣九十二里　南至嵊縣界七十里以郁嶺石床鋪爲界自界至嵊縣六十里　北至海四十五里過海北岸即嘉興府界　東南到餘姚縣界四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界九十里　東北到餘姚縣二十里　西北到會稽縣界八十七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一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一十八里　西至本路一百二十里　東至餘姚州界二十八里　西至會稽縣界二十八里　南至嵊縣界七十里　北

至大海四十里　東到餘姚州六十里　西到會稽縣一百二十里　南到嵊縣一百三十里　北到大海四十五里　東南到餘姚州六十五里　西南到會稽縣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餘姚州六十五里　西北到會稽縣一百三十五里

蕭山縣　東至山陰縣錢清界三十八里自界到山陰縣六十二里共一百里　西至杭州府錢塘縣界錢塘江中一十九里自界轉北到錢塘縣一十九里共三十八里　南至本府諸暨縣界里亭湖橋六十里自界到諸暨縣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北至大海二十五里　東南至山陰縣界小江口二十五里　西南至杭州府富陽縣界塘口關三十五里　東北至山陰縣界白洋海岸三十五里　西北至杭州府仁和縣界錢塘江中一十九里自界到仁和錢塘二縣一十九里共三十八里　會稽志云緊蕭山縣本吳王闔閭弟夫槩之邑以縣西蕭然山爲名在府西北一百里九十步東西六十二里南北九十里　東至山陰縣界五十里以西小江中流爲界自界至山陰縣五十三里　西至臨安府錢塘縣界二十三里以浙江中流爲界自界至錢塘縣三十里　南至諸暨縣界六十五里以勞嶺爲界自界至諸暨縣六十五里　北至臨安府錢塘縣三十五里以浙

江中流為界自界至錢塘縣四十七里　東南到山陰縣界五十一里　西南到臨安府錢塘縣界四十八里　東北到山陰縣界四十九里　西北到臨安府錢塘縣界一十五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七百七十七里　西北至大都二千九百七十七里　東至本路一百里　東至山陰縣界五十里　西至杭州路錢塘縣界二十三里　南至諸暨州界六十五里　北至杭州路仁和縣界三十五里　東到山陰縣一百三里　西到杭州路錢塘縣五十三里　南到諸暨州一百二十里　北到杭州路仁和縣八十里　東南到山陰縣九十七里　東北到杭州路鹽官縣五十四里　西南到杭州路富陽縣九十里　西北到富陽縣八十里

嵊縣　東至明州府奉化縣界陸詔嶺六十里自界到奉化縣八十里計一百四十里　西至諸暨縣界乇荚嶺七十五里自界到諸暨縣八十五里計一百六十五里　南至新昌縣界胡墺一十八里自界到新昌縣一十七里計三十五里　北至會稽縣孫家嶺六十里自界到會稽一百二十里計一百八十里　東南至明州府奉化縣界箬坑嶺一百三十里自界到奉化縣一百二十里計二百五十里　東北至本府新昌縣界郁嶺六十里自界到新昌縣六十八里計一百二十八里　西南至金華府東

陽縣界白峯嶺八十里自界到東陽縣八十五里計一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本府上虞會稽縣界五十里自界到本府一百三十里計一百八十里　會稽志云望嵊縣本漢剡縣道書云兩火一刀可以逃言剡多名山可以避災也宣和三年改今名縣有嵊山水經注嶀山與嵊山峯嶺相連又云東有草山南有黃山西有白山為縣之秀峯嵊山在北乃四山為嵊之義在府東南一百八十里東西二百七十六里南北一百七十六里　東至慶元府奉化縣界一百四十里以陸詔嶺為界自界至奉化縣一百里　西至諸暨縣界一百三十六里以勞嶺為界自界至諸暨縣七十三里　南至新昌縣界一十五里以胡墺為界自界至新昌縣一十五里　北至會稽縣界五十五里以池湖驛為界自界至會稽縣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新昌縣界一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東陽縣界九十里　東北到會稽縣界六十二里　西北到會稽縣界六十二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四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四十八里　北至本路一百五十里　東至慶元路奉化縣界一百一十里　西至諸暨州界一百二十六里　東到新昌縣三十里　西到諸暨州二百九里　南到新昌縣三十里　北到會稽縣一百五十五里　東南到新昌縣三十五里　東北到新昌縣四十五里　西南到婺州東陽縣一百七十二里　西北到山陰縣一百五十七里

新昌縣　東至台州府寧海縣松樹嶺一百二十里　西至嵊縣界一十八里　南至台州府天台縣界石壘嶺寨七十五里自界到天台縣五十里共一百二十五里　北至嵊縣湖墺渡一十七里自界到嵊縣一十八里共三十五里　東南至台州府天台縣關嶺七十五里自界到天台縣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嵊縣郁嶺六十八里自界到嵊縣六十里共一百二十八里　東北至明州府奉化縣剡界嶺八十里自界到奉化縣一百里共一百八十里　西北至嵊縣小坑嶺三十里　會稽志云望新昌縣本剡縣地唐末錢氏析十三鄉置新昌縣後併其鄉為八在府東南二百二十里東西八十里南北一百五里　東至嵊縣界五十里以孝嘉鄉為界自界至嵊縣二十里　西至嵊縣界三十里以烏巖溪為界自界至嵊縣二十里　南至台州天台縣界七十五里以祥鸞鄉為界自界至天台縣六十四里　北至嵊縣界三十里以王宅渡溪為界自界至嵊縣二十五里　東南到台州天台縣界八十五里　西南到嵊縣界一十五里　東北到嵊縣界二十五里　西北到嵊縣界一十五里　元一

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七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東至台州路寧海縣界一百里　西至嵊縣界一十五里　南至天台縣界五十五里　北至嵊縣界一十五里　東到奉化縣二百四十里　西到嵊縣三十里　南到天台縣一百五里　北到嵊縣三十里　東南到天台縣一百五里　西南到嵊縣四十五里　東北到奉化縣一百八十里　西北到嵊縣三十五里

餘姚縣　東至明州府慈溪縣裯下湖橋分界二十里自界到慈溪縣六十里共八十里　西至本府上虞縣小查湖分界三十二里自界到上虞縣二十八里共六十里　南至明州府奉化縣白蓮庄分界八十五里　北至大海四十五里　東南至明州府慈溪縣石門分界二十五里自界到慈溪縣一百里共一百二十里　東北至明州府慈溪縣雙河洋浦分界六十里自界到慈溪縣八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西南至本府上虞縣笠溪嶺分界三十里　西北至本府上虞縣夏蓋山海岸分界七十五里　會稽志云望餘姚縣周處風土記云舜後支庶所封舜姓姚故曰餘姚在府東北一百四十七里東西六十里南北二百六十里　東至慶元府慈溪縣界一十里以裯下湖橋為界自界至慈溪縣八十里　西至上虞縣

界四十五里以新擒為界自界至上虞縣二十里　南至嵊縣界一百六十一里以黎州山為界自界至嵊縣三百里　北至海三十五里過海北岸後平江府界　東南到慶元府慈溪縣界三十五里　西北到上虞縣界四十五里　東北到慶元府慈溪縣界八十里　西北到上虞縣界六十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五千七十五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二百七十八里　西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東至慶元路慈溪縣界一十里　西至上虞縣界三十二里　南至嵊縣界一百六十一里　北至大海三十五里　東到慶元路慈溪縣九十里　西到上虞縣六十里　南到嵊縣一百六十五里　北到大海三十五里　東南到慶元路慈溪縣八十里　西南到上虞縣六十五里　東北到慶元路慈溪縣八十里　西北到上虞縣六十五里

諸暨縣　東至本府嵊縣界皂莢嶺八十五里自界到嵊縣七十五里共一百六十里　西至杭州府富陽縣界雀門嶺八十一里自界轉北到富陽縣七十九里共一百六十里　南至金華府義烏縣界善坑嶺六十里自界到義烏縣六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北至本府蕭山縣里亭湖橋八十里自界至蕭山縣六十里共一百四十里　東南至金華府東陽縣應

村七十五里自界到東陽縣六十里共一百三十五里　東北至本府山陰縣界古博嶺七十里自界到山陰縣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　西南至金華府浦江縣界楊蓁嶺七十里自界到浦江縣四十里共一百一十里　西北至杭州府富陽縣界塘口關八十里會稽志云望諸暨縣本越王允常所都或言西有櫧山北有槩浦諸文省暨音近因山浦以為名也或言無諸舊封夫槩故邑上取諸下取槩因封邑以為名也在府西南一百四十二里東西一百六十里南北一百六十一里　東至嵊縣界八十三里以茆峴嶺為界自界至嵊縣一百二十六里　西至臨安府富陽縣界八十一里以黃峴嶺為界自界至富陽縣一百二十六里　南至婺州浦江縣界七十里以新界官道為界自界至浦江縣五十里　北至蕭山縣界九十一里以南亭浦為界自界至蕭山縣九十二里　東南到婺州東陽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臨安府富陽縣界五十里二百步　東北到山陰縣界八十一里　西北到蕭山縣界七十里　元一統志云西北至上都四千九百一十四里　西北至大都四千一百一十四里　東北至本路一百一十里　東至嵊縣界八十三里　西至婺州路浦江縣界六十八里　南至婺州路東陽縣界一百三十里　北至本路蕭山縣界六十五里　東到嵊縣二百九里　西到婺州路浦江縣一百三十里　南到婺州路東陽縣一百九十里　北到蕭山縣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婺州路東陽縣一百九十五里　東北到山陰縣一百一十里　西南到婺州路浦江縣一百三十里　西北到蕭山縣一百三十五里

道路（水路附）

會稽志山陰縣　東路來自會稽縣界經縣界五十四里西入蕭山縣界　南路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二百二十里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西小江水路東南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五十五里西北入蕭山縣界勝舟五百石　運河水路東來自會稽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一百六十步西入蕭山縣界勝舟五百石

會稽縣　東路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九十三里西入山陰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東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里西入山陰縣界　西南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一百五里東北入上虞縣界　曹娥江路南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四十里北入海勝舟五百石　若耶溪路南來自縣五雲鄉界經縣界二十五里北入鏡湖勝舟五十石

上虞縣　東路來自餘姚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西入會稽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一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嘉興府界　上虞江路在縣西二十八里南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入會稽縣界大信潮勝舟五百石小信潮勝舟二百石　運河路在縣南二百二十步東來自餘姚縣界經縣界五十三里六十步西入會稽縣界勝舟二百石

蕭山縣　東路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　南路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九十里北入臨安府鹽官縣界　浦陽路南來自諸暨縣界經縣界一百五十六里北入山陰縣界勝舟二百石　運河路東來自山陰縣界經縣界六十二里西入臨安府錢塘縣界勝舟二百石

嵊縣　東路來自慶元府奉化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六里西入諸暨縣界　南路來自新昌縣界經縣界一百七十六里北入會稽縣界　剡溪路西南來自婺州東陽縣界經縣界一百四十里東北入上虞縣界勝舟一百石

新昌縣　東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六十里西復入嵊縣界　南路來自台州天台縣界經縣界一百里北入嵊縣界（此舊經）東南通台州天台縣

一百五里、西北通嵊縣三十里、東小路通慶元府奉化縣一百二十里、西南通婺州東陽縣一百八十里、

餘姚縣　東路來自慶元府慈溪縣界經縣界六十里西入上虞縣界　南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二百六十里、北至海岸過海入平江府界　餘姚江路西來自上虞縣界經縣界五十五里東入慶元府慈溪縣界勝舟五百石

諸暨縣　東路來自嵊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入臨安府富陽縣界、南路來自婺州浦江縣界經縣界一百六十里北入蕭山縣界　東南路來自婺州東陽縣界經縣界二百里東北入山陰縣界、西路來自臨安府富陽縣界經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入蕭山縣界、浣江路東南來自安俗鄉界經縣界九十一里北入蕭山縣界勝舟二百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九百六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韓袍
圈點監生臣徐光祚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

十九庚

蒸（骨蒸證治二）

劉智經驗普濟本事方洗肺飲子辟時疾寒熱。并解虗勞骨蒸。

鼈甲（醋炙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柴胡（一兩二錢）

檳榔（三錢）　生薑（五錢切）　川大黄（八錢）　葱白（五莖切）

豆豉（一百粒）　生地黄（一兩切）

右為散。每服二兩。童子小便一升。同煎七分去滓。分三次。一日服。食前。

紫菀散。治骨蒸虗勞。寒熱口乾。少力時熱。

紫菀茸　蒼朮（浸各八錢）　桔梗（半兩）　芍藥（三錢）

木香　肉荳蔻（各一錢）

右六味為細末。每服三四錢。猪肝二兩。或腰子二箇。折開。糝藥入裏。葱紙裹三五重。燒熱熱嚼服之。

犀角散。治大人小兒骨蒸熱勞。煩燥面赤。口乾多渴。昏沉眼澀。無力虗汗。黄瘦。飲食少味疾數。

柴胡（去苗）　前胡　人參（去蘆）　茯苓（去皮）

羌活（去苗）　白芷　桔梗　川芎（各半兩）

鼈甲（炙）　甘草（炙各一兩）　犀角末　黄連（各四錢）

右為散。每服五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竹葉三錢。同煎七分。食前溫服去滓。

柴胡散。治童男室女。骨蒸熱勞。或因傷寒時疾後。餘熱不解。瘦弱減食。困倦。寒熱欬喘。面赤口乾。眼澀多睡。

柴胡（去苗一兩）　大黄　秦艽　甘草

常山（各半兩）　乾漆（七錢炒）　鼈甲（一兩半炙黄）

右七味為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入小麥二錢。同煎六分。去滓溫服。加人參石膏各半兩妙。

七星洗心散。治大人小兒。骨蒸熱勞。皮膚乾枯。痰唾稠粘。四肢疼痛。面赤唇乾。煩燥睡卧不寧。或時咳嗽。

柴胡（去苗）　鼈甲（炙）　黄芩　知母

黄連　杏仁（去皮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七錢。童子小便一升。入桃枝七莖。寸切。青蒿一把。洗淨切。燈心一束。同煎半升。分兩次服。空心食前。

劉守真宣明論方治五勞七傷。喘氣不接。涎痰稠粘。骨蒸潮熱。

人參　柴胡　當歸　芍藥

桑白皮　知母　白朮　川芎

黄耆　紫菀　荊芥　地骨皮（各一分）

茯苓（去皮）　黄芩　連翹　大黄

薄荷　山梔子（各半兩）　甘草　桔梗（各一兩）

石膏　寒水石　滑石（各半兩）

右為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泄者去大黄。同人參半夏丸。）

阮氏經驗良方治男子婦人骨蒸。增寒壯熱。

青蒿（春夏用葉。秋冬用子。用子不用葉。用根不用莖。四者相似而反。以為痛疾。必用童子小便浸透。使有功無毒一種。）

大鼈甲（炙黄。醋淬五七次。去裙）　白朮（無蛀者煨熟）

地骨皮　白茯苓　粉草（炙）　揀參（去頭）

八稜根　北柴胡（去蘆）　桑白皮（蜜炙各半兩）

右為細末。入薑三片。水一盞半。煎一盞服。

加減黄耆建中湯。屢見神效。治男子婦人。遠年日近。五勞骨蒸者。

白朮　白茯苓　桔梗（各三錢）　人參（去蘆三錢半）

秦艽　北柴胡　防風　白芍藥

甘草　當歸　澤瀉　生地黄

熟地黄　地骨皮　肉豆蔻　檳榔

砂仁（各五錢）　豬苓（四錢）　黄耆（一兩）

右為麁末。每服五錢。水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老人再加黄耆一兩。

或為末。煉蜜少許湯調服。

夏貴公熏勞法。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

好雄黄（三錢）　茜草（二錢）　款花（二錢）　玄參（三錢）

百部（三錢）　艾葉（一錢）　信石（半錢）　雌黄（半錢）

雷丸　厚朴

右作末。以香爐有蓋者封周。止留一小孔出烟。患人以紙塞鼻。以口吸其烟。大則飲少清米飲。日三次。垂死欬愈。一加百部。蕪荑仁。蘇杏溶蠟和攤紙上。貴公在蜀作宣撫。甚秘寶之。以膏肓之疾。藥不能及

煮之有效。

危亦林得効方生犀散。治骨蒸肌瘦。頰赤口乾。日晚潮熱。夜有盜汗。五心煩燥。及大病瘥後餘毒不解。

犀角（鎊）　地骨皮（去骨）　秦艽（去蘆）　麥門冬（去心）

枳殼（炒去瓤）　大黃（煨）　柴胡（去鬚）　茯苓（去皮）

赤芍藥　桑白皮　黃耆（去蘆蜜炙）　人參（去蘆）

鼈甲（醋炙）　知母（各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陳青蒿一根。煎。桃枝亦可。不兆瘧病熱似骨蒸者。及久病後。或虛後。時復來作潮熱者。瘧疾亦用。有痰加半夏。熱去大黃。加黃芩。

四美丸。凡骨蒸莫非是勞。脊骨尤屬腎虛髓竭也。

黃耆鼈甲散。　沉香鼈甲散。　秦艽鼈甲散。　青蒿鼈甲散。

右四散和合爲末。以雄羊脊骨一具。簁碎煉汁。調和爲丸。溫酒吞下。治脊病骨熱。漸成蒸疾。一劑而效。其功全。其脊骨膏。蓋醫者意也。

一方雄猪脊骨。

雄黃熏法。治骨蒸勞熱有効。

雄黃（一兩）　童子小便（一升）

右取石一片。方圓一尺者。以炭火燒沃雄黃在石上。恐大熱不可近。以薄氈一片置石上。令患人脫衣坐石上。以衣被圍繞渾身。勿令泄氣。用三五次差。

補髓丸。治骨蒸發熱。

生乾地黃（日乾三兩）　乾漆（半兩碎炒令烟出）

右爲末。煉蜜丸如菉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臨卧米飲下。

骨蒸煩熱。

論

太平聖惠方夫骨蒸而煩熱者。是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故内外生於熱。非邪從外來客也。

方

三聖散。治骨蒸勞氣煩熱。四肢無力。夜卧虛汗。唇口乾焦。面無血色。

胡黃連（二兩）　柴胡（去苗）　鼈甲（生用各二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用生薑酒調一錢。每日早晨日午臨卧各一服。

天門冬散。治骨蒸心肺煩熱。喘息促。唾不去。骨漸加羸瘦。

天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前胡（三分去蘆頭）

甘草（炙微赤剉）　川升麻　黃芩（各三分）　百合（半兩）

白前（半兩）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柴胡（去苗）　桑根白皮（剉）　桔梗（去蘆頭各一兩）

赤茯苓（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蘆根散。治骨蒸。手足煩熱。多渴。不能飲食。

蘆根（二兩剉）　赤茯苓　知母　地骨皮

人參（去蘆頭）　菰蔣根（各一兩）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黃芩（三分）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赤茯苓散。治骨蒸煩熱。四肢疼痛。背膊壅悶。

赤茯苓（一兩）　柴胡（一兩半去苗）　地骨皮（三分）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桑根白皮（一兩剉）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芎藭（半兩）　川朴消（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升麻散。治骨蒸。五心煩熱。眼目昏澀。肢節疼痛。不能飲食。

川升麻（一兩）　黃連（一兩去鬚）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梔子仁（三分）　生乾地黃（一兩半）　赤芍藥（一兩）

地骨皮（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獺肝丸。治骨蒸煩熱。日月久遠。漸加羸瘦宜服。

獺肝（一具炙令黃）　柴胡（一兩半去苗）

玄參　知母（各一兩）　大麻仁（二兩）　子芩

地骨皮　川升麻　木通（剉各一兩）　柏樹香脂（一兩半）

天靈蓋（一兩塗酥炙令焦黃）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童子

小便浸豉一合。經一宿去滓。下三十丸。日再服。若有下利。即減丸數服之。

升麻丸。治骨蒸煩熱。四肢痠疼。日晚煩赤。口舌乾燥宜服。

川麻（三分）　黃連（三分去鬚）　赤芍藥（三分）　龍膽（三分去蘆頭）

知母（三分）　犀角屑（三分）　葳蕤（三分）　柴胡（一兩半去苗）

子芩（三分）　川芒消（一兩）　鼈甲（二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前胡（一兩去蘆頭）

右為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食後溫漿水下三十丸。

知母散。治骨蒸煩熱。口舌乾燥。多渴。少思飲食。四肢羸瘦。日晚煩赤。

知母（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地骨皮（三分）　犀角屑（三分）

白鮮皮（三分）　龍齒（三分）　川芒消（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黃芩（三分）

右藥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麥門冬散。治骨蒸虛煩。翕翕發熱。骨節痠疼宜服。

川升麻（三分）　赤芍藥（三分）　黃芩（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知母（三分）　赤茯苓（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梔子仁（三分）　桑根白皮（一兩剉）　地骨皮（三分）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藥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食後溫服。

骨蒸肺痿

論

太平聖惠方。夫肺者。為五臟之華蓋。諸臟腑。通於聲。主於氣。若人勞傷不已。邪氣干於肺。則壅生熱。故吐血胷敵。短氣。欬嗽不止。痰甚多唾。時發寒熱。肌體羸瘦。乃成肺痿之病也。聖濟總錄論曰。骨蒸肺痿者。由榮衛虛損。蘊熱熏蒸上焦。傳播肓膜。使人肺熱葉焦。發為肺痿。其證咯唾膿血。胷滿短氣。欬嗽不止。多痰或如膿涕。或唾之不能出。時發寒熱。肌體羸瘦。是其候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廣濟療骨蒸肺氣。每至日晚。即惡寒壯熱。顏色微赤。不能下食。日漸羸瘦。

生地黃（三兩細切）　葱白（細切）　香豉

甘草（炙各二兩）　童子小便（二升）

右五味切。以地黃等於小便中浸一宿。平晨煎兩沸。絞去滓。澄取一升二合。分溫二服。服別相去。如人行七八里。服一劑差止。不利。忌海藻菘菜蕪荑熱麪豬肉油膩粘食等。

蘆根飲子。療骨蒸。肺痿煩躁。不能食。

蘆根（切訖秤）　麥門冬（去心）　地骨皮（各十兩）

生薑（十兩合皮切）　橘皮　茯苓（各五兩）

右六味切。以水二斗。煑取八升。絞去滓。分溫五服。服別相去八九里。晝三服夜二服。覆取汗。忌酢物。未好差更作。若兼服。其人或胃中寒。或直惡寒。及虛脹并痛者。加吳茱萸八兩。

太平聖惠方紫菀散。治骨蒸肺痿欬嗽。胷膈痛。舌澀口乾。

紫菀（三分去苗土）　桑根白皮（三分剉）

甘草（二分炙微赤剉）　梔子仁（半兩）　赤茯苓

桔梗（半兩去蘆頭）　黃芩（半兩）　烏梅肉（三分微炒）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百合（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三分去心）　鼈甲（二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炙煿油膩。

白前散。治骨蒸肺痿。心中煩渴。痰嗽不止。

白前（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生乾地黃（一兩）　大麻仁（三分）　桂心（半兩）　赤茯苓（一兩）

黃耆（三分剉）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桑根白皮（三分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炙煿油膩。

知母散。治骨蒸肺痿煩躁。四肢疼痛。不能飲食。

知母（三分）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蘆根（一兩剉）

麥門冬（一兩去心）　地骨皮（一兩）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赤芍藥（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唾涕。心神煩熱。不欲飲食。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去心焙）　黃芩（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人參（一兩去蘆頭）

甘草（二分炙微赤剉）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桔梗（半兩去蘆頭）　赤茯苓（三分）

右件藥搗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蘆根散。治骨蒸肺痿。手足煩熱。多渴。或不能食。

蘆根（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麥門冬（一兩去心）　子芩（三分）　地骨皮（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桑根白皮（三分剉）

右件藥搗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地黃煎。治骨蒸肺痿欬嗽。咽喉胷膈乾痛。

生乾地黃汁（一中盞）　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研。）
黃牛髓（六兩）　阿膠（三兩。搗碎炒令黃燥爲末）
生薑汁（一合）　薯蕷（二兩末）　酥（四兩）　蜜（四兩）

右件藥一處。用石鍋子內。以慢火熬成膏。收於瓷器中。每服不計時候。以溫粥飲調下一茶匙。

生乾地黃散。治骨蒸寒熱。肺痿喘促。

生乾地黃（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訶利勒（一兩用皮）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人參（半兩去蘆頭）　大麻仁（一兩）

右件藥搗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兩。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寒熱多渴。

柴胡（一兩。去苗）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貝母（三分煨微黃）
人參（三分去蘆頭）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麥門冬散。治骨蒸肺痿。咽中乾燥。

麥門冬（二兩去心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黃耆（三分剉）　赤茯苓（一兩）　射干（三分）　川升麻（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甜葶藶散。治骨蒸肺痿欬嗽。上氣不得眠卧。涕唾稠黏。

甜葶藶（二兩微炒令香）　桑根白皮（二兩剉）
赤茯苓（一兩）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紫菀（一兩去苗土）
枳殼（一兩麩炒令黃去瓤）

右件藥搗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赤茯苓散。治骨蒸肺痿。心胷滿悶。欬嗽涎唾。不欲飲食。

赤茯苓（二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菀（一兩去苗土）
白前（三分）　前胡（一兩去蘆頭）　旋覆花（半兩）

右件藥搗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天門冬散。治骨蒸肺痿欬嗽。心神煩熱。頰赤口乾。不欲飲食。

天門冬（一兩去心）　旋覆花（半兩）　桑根白皮（三分剉）
紫菀（一兩去苗土）　生乾地黃（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甘草散。治骨蒸肺痿。心中煩熱。宜服。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黃芩（一兩）　麥門冬（二兩去心焙）

右件藥搗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濟總錄當歸黃耆湯。治骨蒸肺痿。

黃耆（剉）　當歸（切焙）　人參　桔梗（剉炒）
芍藥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六味麤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一棗大拍碎。棗二枚擘破。同煎至八分。去滓。食前溫服。

白前湯。治骨蒸肺痿欬嗽。涕唾如膠。胷背煩熱。

白前　桑根白皮（炙剉）　麥門冬（去心焙各一兩半）
旋覆花（半兩）　木通（剉炒二兩）　甘草（炙剉一兩）

右六味麤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皂莢飲。治骨蒸肺痿欬嗽。咯膿血病重者。

皂莢（一挺長一尺者。炙黃去皮子）　白餳（一兩）

生薑（半兩） 乾棗（七枚去核）

右四味除餳外。細剉入餳。以酒一升。煑取半升。去滓。停食後溫服二合。

天門冬湯。治骨蒸肺痿。欬嗽。氣逆喘急。唾不出唇。漸漸羸瘦。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 升麻 黃芩（去黑心）

前胡（去蘆頭各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右五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蘆根三莖。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茯苓湯。治骨蒸肺痿。心忪戰慄。煩熱善忘。精神不寧。夢寐飛颺。吐血。身體疼武痺。多主癃癖。并治脚氣。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 麥門冬（去心焙） 獨活（去蘆頭）

檳榔（各三分） 桂（去麁皮） 防風（去叉） 防己（各一兩一分）

桔梗（剉炒） 甘草（炙） 防葵 枳殼（去瓤麩炒各四兩） 地骨皮（十兩）

右一十三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生薑半分。切碎。棗二枚。擘破。煎取八分。去滓。頓服。早晚食後各一。用銀器煎尤妙。

麥門冬湯。治骨蒸肺痿。四肢煩熱。不能食。口乾渴。

麥門冬（去心焙） 地骨皮（各五兩）

右二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二盞。煎小麥一合。至一盞半。去麥。入藥。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食後各一。

治骨蒸肺痿欬嗽方。

白蜜 熟羊脂（切） 熟羊髓 熟猪脂（切）

生薑汁 地黃汁（各二升）

右六味。依次第下於鐺中。慢火煎。不住手攪。煑至四分。減一即止。貯瓷器中。遇食羹中著一兩匙。日三四服。

治肺痿骨蒸欬嗽上喘。呀呷有聲方。

青羊肺（一具。煑熟去筋膜。薄切焙乾） 葶藶子（米醋浸一日中暴乾微焦）

右二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空心米飲下。漸加至十丸。以知爲度。

天門冬丸。治骨蒸勞氣。潤心肺。止欬嗽。

天門冬（去心焙三兩半） 桑根白皮（剉炒）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分）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甘草（炙）

貝母（去心炒各一兩）

右六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綿裹含化嚥津。煎麥門冬湯嚥下。亦得。不計時候。

楊倓家藏秦艽扶羸湯。治肺痿骨蒸勞嗽。或寒或熱。聲嗄羸瘦。自汗。四肢怠墮。不美飲食。

柴胡（去苗二兩） 人參（去蘆頭） 鼈甲（米醋炙） 秦艽

地骨皮（已上四味各一兩半） 半夏（湯洗七遍） 紫菀茸

甘草（炙已上三味各一兩） 當歸（洗焙一兩一分）

右件㕮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烏梅大棗各一枚。煎至八分。去滓。通口服。食後。

楊仁齋直指方地黃飲。治骨蒸勞熱咯血。

方見骨蒸類

骨蒸煩渴。

論

太平聖惠方夫勞傷氣血。陰陽不和。津液減少。上焦生熱。故令口舌乾燥而渴也。聖濟總錄論曰。骨蒸煩渴者。榮衛乏竭。肌肉消瘦。虛陽之氣熏發于上。令津液枯燥。胃中煩熱。咽嗌焦乾。故煩渴而引飲。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止渴竹葉飲。療骨蒸脣乾口燥。欲得飲水。

竹葉（一握） 麥門冬（一升去心） 大棗（二十顆擘）

甘草（三兩炙） 半夏（一升湯洗令滑盡） 粳米（五合）

生薑（三兩）

右七味切。以水五升。煑取二升半。分溫三服。忌羊肉餳海藻菘菜。

麥門冬湯

麥門冬（一升去心） 小麥（二升） 枸杞根（切三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煑取三升。煑小麥熟。去滓。分溫日三服。

又方

大烏梅（二十枚） 石膏（六兩碎綿裹）

右二味。以水七升。煑取四升。去滓。以蜜三合。稍稍飲之。佳。

又方。療骨蒸消渴。消中熱中渴痢。心熱風忪。虛熱傳尸等方。

苦參（一大斤） 黃連（去毛） 知母 栝蔞

麥門冬（去心） 牡蠣（各五大兩熬）

右六味擣篩。以生牛乳和。併手捻爲丸如梧子大。暴乾。一服二十丸。稍稍加至三十丸。日再服。飲食訖。以漿水下。如食熱麪酒。加至五十丸。忌猪肉冷水菘菜。聖濟總録作苦參丸。

太平聖惠方麥門冬散治骨蒸。口舌乾燥。欲得飲水。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黄耆（三分剉）　黄芩（一兩）

菰蔣根（三分）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地骨皮（一兩）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粳米五十粒。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知母散。治骨蒸煩熱。口舌乾燥。少思飲食。四肢羸瘦。日晚煩赤。（方見骨蒸煩熱門）

聖濟總録麥門冬湯。治骨蒸疼煩。翕翕發熱。骨節疼痛。口乾煩渴。

麥門冬（去心焙二兩）　黄芩（去黑心）　柴胡（去苗）

升麻　芍藥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六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苦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温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葛根湯。治骨蒸煩渴。咽不下食。四肢發熱。

葛根（剉）　赤茯苓（去黑皮）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剉）

黄耆（各半兩）　人參（三分）

右六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蘆根五枝。竹葉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温分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麥門冬湯。治骨蒸脣乾口燥。止渴。

麥門冬（去心焙）　半夏（湯洗去滑炒乾各三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三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半分拍破。棗三枚去核。竹葉三片。粳米四十九粒。煎至七分去滓。空腹温服。日午夜卧再服。

地骨皮湯。治虚勞骨蒸。煩熱發渴。

地骨皮　知母（焙）　柴胡（去苗）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鼈甲（醋炙去裙襴）　甘草（炙剉）

枳殻（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烏梅。生薑。桃柳枝小麥各少許。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秦艽散。治骨蒸潮熱。煩渴引飲。不思飲食。

秦艽（去苗土）　柴胡（去苗）　烏梅（取肉焙）　甘草（炙剉各二兩）

右四味擣羅爲末。每服一錢匕。沸湯調下。食後臨卧服。

阿膠湯。治骨蒸虚勞熱氣上熏。咽嗌焦乾。津液枯燥。煩渴引飲。

阿膠（炒燥）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玄參

丹參　防風（去叉）　黄耆　生乾地黄（焙）

葛根　柴胡（去苗）　秦艽（去苗土）　黄連（去鬚）

龍膽　枳殻（去瓤麩炒）　地骨皮　百合

甘草（炙）　桔梗（炒）　知母（炒）　鼈甲（去裙襴醋炙）

貝母（去心）　款冬花　石膏（碎）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炒）

麻黄（去根節）　黄芩（去黑心）　梔子仁　麥門冬（去心）

防己　栝蔞根　馬兜苓　大黄（炒）

桑根白皮（炙）　葶藶子（隔紙炒）　白藥子（各一兩）　檳榔（五枚）

右藥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卧温服。

王好古醫壘元戎方青蒿散。治骨蒸便軟渴者

青蒿　烏梅　秦艽　甘草（已上各等分）

右㕮咀。同小參煎服。

骨蒸痃癖

論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論曰。凡患痃癖之人。多成骨蒸。不者即作水病。仍須依癖法灸之。暴服下水藥差。聖濟總録論曰。骨蒸之人。肌膚瘦悴。榮衛虚弱。真陽内耗。所飲之水。不能銷鑠。留滯腸肋。遂成癖疾。塊硬不消。或因飲食傷動。憂思氣結。呼吸風冷。其疾遂作。起於脇下。臍腹兩邊如臂之橫。不可按抑。妨害飲食。蘊積而痛。故謂之骨蒸痃癖。太平聖惠論曰。夫骨蒸痃癖者。本因積而生。不離陰陽之氣。結聚而成也。此由飲水停聚不散。因飲食相搏。致使積於脇下。連臍左右大如臂。次如指一條。急痛如弦之狀。故名曰痃癖氣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鼈甲丸。療痃氣心忪。骨蒸熱閒風。

鼈甲（炙）　芍藥　蝮蛇脯（炙）　大黄（各八分）

人參　訶梨勒皮（炙）　枳實（炙）　防風（各六分）

右八味擣篩爲末。蜜和丸如梧子。以酒飲下二十丸。漸漸加至三十
丸。日再服。不利。忌莧菜生菜熱麪蕎麥蒜粘食。出第二卷中。
備急療痃癖。死氣疰忤。骨蒸秘驗方。
大黃（別漬湯飲成下一方四兩）　鼈甲（炙）　予藤
升麻　甘草（炙各三兩）　丁香（二七枚湯飲成下）
右六味切。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八合去滓。分作三服。又用牛黃犀角
生用朱砂麝香各一分細研。分爲三服。每服以一分。內湯中服。經
用多効。特忌猪肉。粘食生冷莧菜海藻菘菜。（一方有黃芩二兩。）
必効療痃癖氣。脇熱兼欬。又爲骨蒸驗方。（一方用枳殼）
柴胡（四兩）　茯苓　白术　枳實（炙各三兩）
右四味切。以水七升煑取二升半。分爲三服。積不散。加芒消六分。取
利熱除之後。每三日服一劑。差後。每月一劑。肥白。終身永除。忌桃雀
肉大醋。
太平聖惠方檳榔散。治骨蒸。腹中痃癖脇下妨痛。漸加瘦劣。
檳榔（三分）　赤芍藥（三分）　木香（三分）　赤茯苓（一兩）
桔梗（一兩去蘆頭）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荊三稜（一兩煨剉）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醋塗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桔梗散。治骨蒸痃癖。脇下妨痛。漸加羸劣。不欲飲食。
桔梗（三分去蘆頭）　當歸（三分）　蒼朮（三分微炒）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芎藭（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赤芍藥（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每於食前溫服。忌莧菜。
大黃散。治骨蒸痃癖。脇下妨悶。肢節疼痛。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木香（半兩）　柴胡（一兩去苗）
赤芍藥（三分）　訶梨勒（三分用皮）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柴胡散。治骨蒸痃癖。體瘦食劣。
柴胡（一兩去苗）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术（三分）　枳殼（一兩麩炒）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芎藭（半兩）　桂心（半兩）　京三稜（一兩炮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
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木香丸。治骨蒸腹中痃癖。按之隱手。四肢疼痛。不能下食。羸瘦無力。
木香（半兩）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京三稜（一兩炮剉）
赤芍藥（三分）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陳橘皮（半兩湯浸
去白瓤焙）　蒼术（半兩微炒）桔梗（三分去蘆頭）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尖。微炒）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
橘皮湯下三十丸。
訶梨勒丸。治骨蒸痃癖。氣攻腹脇。四肢疼痛。少力羸瘦。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赤芍藥（三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人參（三分去蘆頭）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防葵（三分去蘆頭）　芎藭（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
粥飲下二十丸。
鼈甲丸。治骨蒸痃癖。氣攻腹脇疼痛。四肢羸瘦少力。不欲飲食。
鼈甲（一兩。塗醋炙微黃。去裙襴。）人參（三分去蘆頭）
赤芍藥（一兩）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枳殼（一兩麩炒微
黃去瓤）　白术（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
粥飲下三十丸。
防葵丸。治骨蒸痃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瘦日漸無力。
防葵（一兩）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一兩半。剉碎微炒。）　荊三稜（一兩炮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煎橘皮湯下三十丸。

鼈甲丸。治骨蒸。脅下痃癖。及婦人月水不通。

鼈甲（去裙襴醋浸炙二兩）　桂（去麁皮）　土瓜根（切焙）

京三稜（煨剉）　牡丹皮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大黄（剉炒各一兩半）　訶梨勒（煨取皮）　琥珀（各二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别研二兩）

右一十味擣研爲末。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桃仁湯下。

大腹湯。治骨蒸。腹中積癖。脅下妨痛。漸加羸瘦。

大腹（四枚）　芍藥　赤茯苓（去黑皮）　桔梗（剉炒各一兩半）

木香　訶梨勒皮（各一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别研一兩半）

右七味麁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腹日晚各一服。

七聖散。治骨蒸積癖。鬼氣疰忤。及男女虛損。手足煩疼。背膊疼重。至夜病甚。四肢消瘦。顏色萎黄。兩膝疼冷。腹中雷鳴。時多泄利。飲食無味。行步不能。凡五臟虛勞。悉皆治之。

黄雌雞一隻（料如食法。淨去毛。勿令着水。於腹下開一小竅。去腸肚令極淨。却再入心肝用。）　蜀椒（去目并合口者一分）

生地黄一升（洗肥者）　生薑（去皮一兩）　黄耆（剉）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人參（各一兩）

右七味除雞外。各剉如麻豆大。和勻。入在雞腹内。却縫合。以銀石器盛。新布單坐於甑中蒸。甑一邊用銚盛米并水半銚。同蓋覆。勿令透氣。候銚内米并雞爛熟爲度。取出藥。别焙乾。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米飲調下。日三服。其雞擘碎。稍少鹽。令患人恣意食之。飽即止。良久厚衣被覆取汗。汗出後即以牡蠣燒擣爲粉傅之。勿冒風寒。

陳漆丸。治傳尸飛尸注氣。癖塊積氣。上喘。水病腳氣。鬼注蠱毒。宿食不消。腹中如覆杯。或丸蠱。婦人帶下赤白。皮膚惡瘡。腹大羸瘦。黄疸諸疾。延年養性。黑髭鬢。

陳漆二升（以綿絞去滓）　大黄（六兩爲末）　薏苡仁（五兩爲末）

無灰酒（五升）　蔓菁子（三升爲末）

右五味。先以清酒和蔓菁子末煎。不住手攪。至半日許。濾去滓。傾用銀石器盛。重湯煑之。以竹篦子不住手攪。一伏時。後下陳漆大黄薏苡仁等末。更煑一伏時。候藥可丸。如梧桐子大。置於不津器中。密封。遇有患者。經宿勿食。明日清旦。空心溫酒下十丸。年高或冷疾者。加至十五丸。服之。百日後鬚髮如漆色。有積年瘡疾皆滅。初服四五日至七日内。瀉出宿食。或魚黏膿血瘀惡物。勿疑。

松脂丸。治傳尸骨蒸。積癖冷氣。及腰腳衰弱。身體風痒。并諸瘡癩疾。惡瘡疥癬等。此藥服之。斷絶根源。

松脂（二十斤。以桑柴灰汁煉去苦汁。傾入水盆中凝取之。）

白茯苓（去黑皮一斤）　白术　續斷（各半斤）

白蘞　牛酥　麥門冬（去心焙）　生乾地黄（焙各二兩）

右八味擣羅五味爲細末。先以慢火煉蜜。烊去沫。次下牛酥。次下松脂。候烊訖。即下藥末。以竹篦攪勿住手。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以溫酒或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漸加至五十丸。

治勞損羸瘦。風虛疰氣。積癖冷氣心痛方。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一千二百枚）

右一味細研。以好酒五升。先用二升和研。濾取汁。次入二升再研。令極爛。又濾取汁。更以一升再和研。濾盡白汁。以乾瓷器盛。密封。以重湯慢火煑一復時。候冷。每服一匙。用酒或米飲調下。日再。婦人服尤善。

治骨蒸積癖瘦病等方。

蒜（去皮七瓣研）　雄黄（杏核大研）

右二味研爛。拌勻。以清酒和服。少時。十指頭上當有毛出爲驗。

浸浴方。治骨蒸。癖積諸疾。令絶根源。

枯朽骨（椎碎二斗。不拘牛羊豬骨。）　爛棗鹹（剉二斗）

蒴藋（莖葉根剉一斗）　嫩柳枝（剉一斗）

右四味。以水一石二斗。煑取七斗。濾去滓。内大鹽三升。候鹽銷鎔。盡於大盆中或瓷器中盛。候溫煖得所。令患者浸之。其盆四畔用馬糞火煨煖。令湯常溫。勿使稍冷。覺寒。令進稀熱粥。每浸身體可停一炊時。出湯時拭體乾。或多汗。以白术粉傅之。只於密室中靜心或坐或臥。勿令衝風。每三日一次浴。三次止。其藥湯春秋冬停三五日。夏一二日再煖用。若患瘙痒者。湯内入芒消白礬末各一大升。住浸時須

至頃已下。得全藥方。

又浸浴湯方。

右取桃柳蒴藋李林四般枝葉。各剉一大斗。冬月只用諸般根。並以水八九斗同煑。取五六斗去滓。加鹽二大升浸之。亦同前法。

蒼朮丸。治骨蒸。腹中瘕癖妨痛。瀉下利日夜數十行。

蒼朮　訶梨勒皮（各一兩半）　木香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芍藥　白龍骨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生薑（切焙各一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人參湯下。日再。

聖濟總錄木香湯。治骨蒸勞。腹中瘕癖冷痛漸至羸瘠。

方見骨蒸羸瘦。

鼈甲丸。治骨蒸腹中瘕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弱無力。

方見骨蒸羸瘦。

骨蒸咳嗽。

論

太平聖惠方。夫骨蒸欬嗽者。是臟腑氣衰。熱傷於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胷背徹痛。或驚悸煩滿。或喘息上氣。或欬逆唾血。然肺主於氣。氣之通行。榮於腑臟。今肺氣壅滯。為熱毒所乘。故令欬嗽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療骨蒸欬出膿病重者方。

白餳（一兩）　乾棗（七枚擘）　生薑（三分切）　皂莢（一兩炙去皮[illegible]）

右四味。以酒一大升煑。取半升去滓。先食飯。然後服二合。如人行三四里不吐。更服二合。又如人行二三里不咭。總服盡。方便令吐。即膿

太平聖惠方紫菀散。治骨蒸勞熱欬嗽涕唾稠黏。喫食不得。漸加困乏。

紫菀（半兩去苗土）　柴胡（一兩半去苗）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微黃。去裙襴。）　知母（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款冬花（三分）　生乾地黃（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用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忌莧菜。

百部散。治骨蒸勞煩熱。肩背疼痛。四肢乏力。欬嗽

百部（三分）　赤茯苓（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百合（三分）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木通（三分剉）　赤芍藥（三分）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尖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分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骨蒸勞熱。痰唾欬嗽。四肢少力疼痛。

紫菀（三分去苗土）　人參（三分去蘆）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柴胡（一兩去苗）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蘇莖葉（三分）　大腹皮（三分剉）

赤茯苓（三分）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桑根白皮（三分剉）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百合散。治骨蒸勞熱。欬嗽損肺。

百合（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桑根白皮（三分剉）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麻黃（三分去根節）　赤茯苓（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紫蘇莖葉（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鼈甲散。治骨蒸勞煩熱。胷背疼痛。欬嗽氣促。小便赤黃。不思飲食。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柴胡（一兩去苗）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赤茯苓（一兩）　川升麻（半兩）　木通（三分剉）　前胡（去蘆頭）

大腹（剉）　子芩（各三分）　貝母（煨令微黃）　甘草（炙微赤剉各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前胡散。治骨蒸勞欬嗽。胷背煩熱。

前胡（去蘆頭）　桑根白皮（剉）　地骨皮　木通（剉各三分）

桔梗（去蘆頭）　甘草（炙微赤剉各半兩）　赤茯苓（一兩）

杏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木乳散。治骨蒸勞。勞熱欬嗽。涕唾稠黏。
木乳（二兩塗酥炙令黃）　麻黄（去根節）　梔子仁
貝母（煨令微黃）　百合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紫菀（洗去苗土）　欵冬花（各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桑根白皮（一兩剉）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桑白皮散。治骨蒸勞。喘急欬嗽。
桑根白皮（剉）　赤茯苓　麻黄（去根節）　紫菀（去苗土）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澤漆
柴胡（去苗）　大腹皮（剉各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天門冬丸。治骨蒸勞欬嗽。宜常含。潤心養肺。
天門冬（二兩半去心焙）　貝母（一兩煨微黃）
白茯苓（一兩）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錬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彈子大。綿裹一丸含嚥津。

檳榔散。治骨蒸勞。欬嗽壯熱。
檳榔（一枚末）　豉心（五十粒）　葱白（七寸）　青蒿汁（二合）
桃仁（二七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研。）
右件藥用童子小便一大盞。相和煎至八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温二服。

皂荚煎。治骨蒸勞欬嗽膿血不止。
皂荚（一挺不蚛者。以酥炙去皮子搥碎。）　黑餳（三兩）
地黄汁（五合）　生薑汁（一合）　棗（二七枚去皮核研成膏）
蜜（五合）　酥（三兩）
右件藥。用銀器中以慢火熬成膏。去皂荚。瓷器中收。每服不計時候。以粥飲調下一茶匙。

獺肝丸。治骨蒸勞欬嗽上氣。疾喘寒熱。四肢羸瘦。
獺肝（三分炙令黃）　真珠末（三分）　旋覆花（半兩）
茯神　檳榔　貝母（煨微黃）　龍膽（去蘆頭）
黄連（去鬚）　赤芍藥　川大黄（剉碎微炒各三分）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錬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温水下三十丸。

蛤蚧丸。治骨蒸勞欬嗽涎唾稠黏。
蛤蚧（一枚塗酥炙微黃）　人參（半兩去蘆頭）
白前（一兩半）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猪牙皂荚（半兩去黑皮。塗酥炙微焦去子。）　漢防己（一兩半）
紫菀（一兩洗去苗土）　甘草（炙微赤剉）　羚羊角屑（各三分）
檳榔（二兩）　貝母（一兩煨微黃）　甜葶藶（二兩隔紙炒令紫色）
郁李仁（二兩湯浸去皮尖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末。錬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桃仁湯下二十丸。

楊倓家藏方青蒿散。治虛勞骨蒸欬嗽。胷滿。皮毛乾枯。四肢懈墮。骨節疼

痛。心中驚悸。咽燥唇焦。頰赤煩躁。涕唾腥臭。困倦少力。夜多盜汗。肌體潮熱。飲食減省。日漸瘦弱。
天仙藤　鱉甲（醋炙）　香附子（炒去毛）　桔梗（去蘆頭）
柴胡（去苗）　秦艽　青蒿（已上七味各一兩）
烏藥（半兩）　甘草（炙一兩半）　川芎（二錢半）
右件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薑三片。同煎至七分。温服。不拘時候。小兒骨蒸勞熱。肌瘦減食者。每服一錢。水半盞。入小麥三十粒。同煎至三分。温服。衛生至寶方多陳皮一味。

劉智普濟經驗加減方茯苓散。治骨蒸熱勞。多嗽喘。
茯苓（去皮）　茯神　人參（去蘆頭）　遠志（去心）
甘草（各七錢半）　龍骨　防風（各半兩）　麥門冬（去心）
生地黄　犀角（一兩末）
右爲末。分作三服。水一升半。煎至一升。三次服。

阮霖經驗良方團魚丸。治骨蒸潮熱。喫嗽累效。
貝母　前胡　知母　杏仁
柴胡（各等分）　團魚（二箇）

右前藥同團魚煮。候魚熟。提起團魚。除去魚頭不用。取肉連汁食之。却將前藥焙乾爲末。就用團魚裙甲及骨。更煎汁一盞。和藥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黃耆湯空心下。病甚。仍服局方黃耆益損湯補理。須用市店中自死團魚。

治骨蒸勞熱。及久咳不愈者。常服。直至取效爲度。

石膏一觔（不用方解石者。以細紋如束針者。是打碎。）

粉甘草一兩

右爲細末。重羅過。如麪。濃湯調服。日夜三四服之。此本草神農嘗味無毒上藥。主養命。令人忽其賤。疑其性凉不肯服食。殊不知大有益於人世。本草載其功用至甚明白。不幸有病服之必效。

夏貴公熏勞法治咳嗽發熱骨蒸不已。

方見骨蒸類。

骨蒸羸瘦。

論

聖濟總録論曰。骨蒸羸瘦。不問男女。皆因血氣不調。五勞七傷。心胷滿悶。背髆煩疼。目睛不明。四肢無力。寢卧不安。脊膂急痛。膝脛疼痠。多卧少起。

狀如佯病。每早晨似無病者。午時已後。即四體微熱。面頰赤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少不稱意。即大嗔恚。行即脚弱。夜卧盜汗。夢與鬼交。時或驚悸。有時欬嗽。脇肋虛脹。大腸微利。鼻口乾燥。常多粘唾。漸漸瘦削。日減飲食。以至死在須臾。精神亦喪。皆其證。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骨蒸熱羸瘦。煩悶短氣。喘息鼻張。日西即發。

龍膽　黃連　括蔞根（四分）　芒消（二分）

梔子（十枚）　苦參　大黃　黃芩

芍藥　青葙子（各二兩）

右十味爲末。蜜丸如梧子大。飲服二丸。日二。以知爲度。一方無苦參。已下止五味。（張文仲爲散。飲服方寸）

太平聖惠方麥門冬煎。治骨蒸發身體常熱。羸瘦皮毛乾枯。

麥門冬（汁）　青蒿（汁）　生地黃（汁各二升）

童子小便（三升）　桃仁（大者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研。）

麝香（細研）　朱砂（細研各一錢）

右件藥以三味汁與小便用慢火同煎。稍稍即下研了桃仁麝香朱砂等。更熬。令稀稠得所。如膏。每服不計時候。以清粥飲調下一茶匙許。忌羊血。

治骨蒸羸瘦不能食。宜服此方。

東南桃枝（一握剉）　天靈蓋（一枚塗酥炙搗碎）

生薑（半分）　葱白（二莖）　甘草（二寸）　豉（一合）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三大盞。初夜浸至五更初。煎取一大盞半。去滓入少許研了麝香。攪令勻。分爲三服。空腹頻服之。無不差。

青蒿煎。治骨蒸勞氣。四肢羸瘦疼痛。

青蒿（切一斗）　童子小便（一斗）　麝香（一錢細研）　阿魏（一兩。麪裹煨令麪熟爲度。細研）　桃仁（五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細研）　天靈蓋（二兩。塗酥炙微黃搗末）

右件藥。先將青蒿於小便中煮。取五升。研絞去滓。即下諸藥末熬成膏。定合中收。每於食前。以清粥飲調下半匙。

青蒿丸。治骨蒸勞體瘦發歇寒熱。

青蒿（一斤。取葉曝乾。搗羅爲末）　甘草（五兩。生搗羅爲末）

桃仁（一斤。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令黃。研爛）

右件藥。以童子小便三斗。於瓷甕中盛。於糠火上煎。令如稀餳。却傾於鋼器中。下諸藥。又於糠火上煎。以柳木篦攪之。看稀稠得所。候可丸如梧桐子大。以麁疏布袋盛。每日空心。溫童子小便下三十丸。日晚再服。

大黃丸。治骨蒸勞。兩肋下有癖。漸上攻心。食少。或不消化。腹內積聚不散。黃瘦。久困。又痢。或大便秘澀。小便赤黃。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鱉甲（三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釅醋二升。內鐺中。先煎令稠。下藥末。更煎之。以柳木篦攪。勿住手。候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空腹及晚食前。以粥飲下七丸。漸加至十丸。以溏利下膿血爛肉爲度。唯得食羹飯葱豉汁生薑而已。此外不得食之。老小以意加減。忌莧菜。

地骨皮散。治骨蒸壯熱。肌肉減瘦。多困少力。夜多盜汗。

地骨皮（水洗）　秦艽（水淨洗）　柴胡（去蘆頭）

枳殼（去白麩炒香熟用）　知母（生用）　當歸（去蘆頭）

鱉甲（去裙襴。醋炙令黃色）

右件七味等分爲末。每服二大錢。水二大盞。桃柳枝頭各七莖。薑

錢三片。烏梅一箇。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每日空心臨卧各一服。夏
子益衛生十全方無枳殼有茯甘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

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林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一　十九庚

蒸（骨蒸證治三）

太平聖惠方柴胡煎丸治骨蒸勞煩赤口乾心神煩悶體瘦發渴寒熱

童子小便（七升）　甘草（一寸二尺）　雄鼠糞（四十九粒）　桃柳枝（各一握長三寸）　豉心（半升）　糯米（一合）　葱薤白（各一握）

右件藥細剉入小便內煎至三升去滓更煎如稀餳以柴胡一斤擣羅爲入前藥煎中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溫水下亦得

鐵粉丸治骨蒸勞體瘦寒熱

鐵粉（二兩）　獺肝（一具微炙）　安息香（三分）　鬼督郵（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白朮　木香　胡黃連（各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二十丸

犀角丸治骨蒸勞羸瘦晚即面赤手足痠疼口乾壯熱

犀角屑（一兩）　獺肝（一兩微炙）　柴胡（一兩去蘆頭）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地骨皮　人參（去蘆頭）　柏脂　黃耆（剉）

甘草（生用各一兩）　天靈蓋（二兩塗酥令微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童子小便下三十丸忌炙煿熱麪莧菜

治骨蒸勞瘦弱并傳屍鬼疰宜服此方

右取三年桃樹一株并根打去泥土勿洗及枝葉等細剉以水三碩煮取一碩已來即澄濾去砂土還將藥汁重煎至三㪷已來再濾去滓更煎令稠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柴胡散治骨蒸痃癖體瘦食少（方見骨蒸痃癖類）

治骨蒸勞瘦及腸風下血

鰻魚二斤治如食法切作段子入鐺內以酒三盞煮入鹽醋中食之

聖濟總錄龍膽丸治骨蒸肌熱手足煩心中躁羸瘦漸漸不能食

龍膽（一兩一分）　黃連（去鬚）　黃檗（去麤皮炙）　大黃（剉微炒）

赤芍藥　人參　山梔子仁　甘草（炙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三分）

右九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食後米飲下十五丸日午再服

青蒿丸治骨蒸熱勞肺痿欬嗽傳屍瘦病盜汗瘦弱四肢痠疼鬼氣癖塊

青蒿（童子小便浸七日暴乾三兩）　天門冬（去心焙）

柴胡（去苗）　地骨皮　白茯苓（去黑皮各二兩）

旋覆花　紫菀（去土）　貝母（去心各二兩半）

秦艽（去苗土）　枳殼（去瓤麩炒）　龍膽（去蘆頭）　大黃（剉微炒各二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及雙人六兩生剉研如膏）　天靈蓋（塗酥炙令黃六兩）　葳蕤　鱉甲（去裙襴醋浸炙令黃各三兩）

丹砂（三分研）　麝香（一分研）

右一十八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腹溫水下二十丸日午再服

柴胡丸治骨蒸熱勞手足心煩悶背膊痠疼四肢沉重食不作肌膚日漸黃瘦

柴胡（去苗）　胡黃連　龍膽　桃膠（乾者）

升麻　茯神（去木）　黃芩（去黑心）　地骨皮

生乾地黃（焙）　芍藥　大黃（剉炒）　知母（剉焙）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剉）　龍齒　犀角（鎊）

玄參　山梔子（去皮）　桔梗（炒各一兩半）

丹砂（二兩別研入藥）

右二十味擣研爲末拌勻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熟水下

青蒿丸治骨蒸羸瘦

青蒿（細切二斤）　阿魏（別研一兩）　天靈蓋（塗酥炙黃爲末一兩）　桃仁（一升湯浸去皮尖雙仁炒黃研）

麝香（別研一錢）

右五味先以小便一斗煮青蒿至五升絞去滓即下餘藥候成膏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空心溫酒下日晚再服漸加至三十丸

地骨皮湯治骨蒸羸瘦少力或熱或寒背膊疼痛口乾小便赤黃

地骨皮（一兩）　芍藥（一兩半）　桑根白皮（剉一兩半）

茅根（一兩半）　甘草（炙剉一兩）　柴胡（去苗一兩半）

石膏（三兩半）

右七味。麤擣篩。每用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食後各一。

芍藥湯。治骨蒸羸瘦。背膊煩疼。頭痛寒熱。不能下食。

芍藥　地骨皮（各三分）　柴胡（去苗一兩）　甘草（炙剉半兩）
石膏（碎一兩）　當歸（切焙三分）　鱉甲（醋浸炙黃一兩）
白朮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食後各一。

生地黃飲。治骨蒸及腳氣。每至晚間。憎寒壯熱。面頰赤。不下食。日漸羸瘦。

生地黃（細切三兩）　甘草（炙剉三兩）　葱白（細切二莖）
童子小便二升

右四味。同煎至半升。去滓。分溫三服。相去一時許服之。

枳殼丸。治骨蒸勞瘦。飲食不為肌膚。

枳殼（去瓤麩炒一兩半）　白朮　人參
甘草（炙剉）　地骨皮（各一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末。和勻。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米飲下。

黃耆丸。治骨蒸熱。雖稍退。瘦弱無力。飲食不為肌肉。

黃耆（剉三兩）　白朮　枳殼（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甘草（炙剉各二兩）　生乾地黃（洗去土切焙四兩）
地骨皮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人參湯下。日二服。

地骨皮丸。治骨蒸羸瘦。經久不差。邪熱留連。

地骨皮　龍膽　枳殼（去瓤麩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山梔子（去皮各一兩）　鱉甲（醋浸炙黃一兩半）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後。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

柴胡湯。治骨蒸變成黃疸。羸瘦欬嗽。

柴胡（去苗一兩）　天靈蓋（酥塗炙黃三兩）　地骨皮（一兩半）
甘草（炙剉一兩）　鱉甲（醋炙去裙襴一兩）
訶梨勒皮（三分）

右六味。麤擣篩。每用五錢匕。用童子小便一盞半。相和。入於瓷瓶子內浸經一宿。來辰又入豉五十粒。葱白一莖。桃枝頭七枚。各細剉入藥瓶中。慢火燒令十餘沸。已來去滓。取一盞。分為二服。空腹一服。相去一時久再服。訖食葱白豉粥。

牡丹湯。治婦人骨蒸。經脈不通。漸增瘦弱。

牡丹皮（一兩半）　桂（去麤皮一兩）　木通（剉炒一兩）　芍藥（一兩半）
鱉甲（醋炙去裙襴二兩）　木瓜根（一兩半）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右七味。麤擣篩。每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溫二服。空心食後各一。

益母草煎丸。治骨蒸勞瘦。

益母草（一斤洗暴乾）　青蒿（半斤去根）　桃仁（一尺長者一握。已上三味細擣。以小便一斗。於鍋中煎。取三升。濾去滓。）
柴胡（去苗五兩）　天靈蓋（一枚酒炙暴乾別擣為末）
丹砂（三分）　鱉甲（酒炙去裙襴二兩）　甘草（炙剉一兩）
麝香（研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研五兩）

右除前外七味。擣研為末。用益母草煎和丸。如梧桐子大。空心烏梅湯下三十丸。漸加至四十丸。初服若覺心熱。減丸數。如不熱。依法服。服後。便以四五匙粳飲壓之。

青蒿丸。治骨蒸勞體瘦。欬嗽氣急。目漸枯瘁。

青蒿（四兩童子小便浸七日。暴乾。）　龍膽
秦艽（去苗土）　黃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黃）
木香　麻子仁（研）　車前子　菟絲子（酒浸別擣）
（木各五兩）　獨活（去蘆頭）　栢子仁（研）　山茱萸（各三兩）

右一十二味。擣研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溫湯下。

龍膽丸。治骨蒸羸瘦。經久不差。邪熱留連。

龍膽　枳殼（去瓤麩炒）　地骨皮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山梔子仁（各一兩）　鱉甲（去裙襴醋炙）
（各一兩半）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良久。米飲下。

獺肝丸。治骨蒸羸瘦。日晚即頰色不定。手足疲疼。口乾壯熱。

獺肝（炙一兩半）　犀角（鎊）　前胡（去蘆頭）　升麻

枳殻（去穰麩炒各兩）　栢樹上脂（研五分）

天靈蓋（酥炙黄一兩三分）　甘草（炙剉五分）

右八味擣羅爲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以童子小便下二十丸。日二服。

猪肚黄連丸。治骨蒸虚勞傳尸肺痿。欬嗽不止。因重羸瘦。壯熱。或即憎寒。腹内冷脹。四肢煩疼。飲食無味。頭疼口乾。涕唾稠粘。渴不止者。

獖猪肚（一具。以童子小便煑令熟。細切焙乾擣爲末。）

知母（剉焙）　蕪荑仁（炒各二兩）　紫菀（去苗土）

大黄（剉微炒）　鱉甲（去裙襴醋浸炙）　檳榔（根）

蒼朮（米泔浸切焙）　百部（剉焙令乾）　地骨皮

黄芩（去黑心）　桔梗（炒）　貝母（去心）　柴胡（去苗）

黄連（去鬚）　龍膽（去蘆頭）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黄耆（剉各一兩）

右一十九味。擣羅爲末。鍊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腹。温酒下二十丸。

木香湯。治骨蒸勞。腹中痃癖。冷痛。漸至羸弱。

木香　檳榔（剉）　人參（各一兩）　芍藥

桔梗（剉）　赤茯苓（去黑皮）　訶梨勒（煨去核）　當歸（切焙各三分）

右八味麄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分温二服。空腹食後各一服。

鼈甲丸。治骨蒸。腹中痃癖。按之隱手。不能下食。羸弱無力。

鼈甲（去裙襴醋炙二兩）　木香（一兩）　郁李仁（去皮研）

京三稜（煨剉各一兩半）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蒼朮（米泔浸切焙各一兩）　檳榔（剉一兩）　芍藥（一兩半）

右八味擣羅七味爲末。入郁李仁再研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橘皮湯下。食前。

史載之指南方平肺湯。治喘。肌肉漸瘦。治爛骨蒸

天門冬　馬兜苓　百部（各半兩）

右爲麄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煎一盞。去滓服。

傳尸骨蒸

論

王燾外臺秘要方蘇遊論曰。大都男女傳尸之候。心胸滿悶。背髆煩疼。兩目精明。四肢無力。雖知欲卧。睡常不著。脊膂急痛。膝脛酸疼。多卧少起。狀如佯病。每至旦起。即精神尚好。似無病。從日午以後。即四體微熱。面好顔色。喜見人過。常懷忿怒。纔不稱意。即欲嗔恚。行立脚弱。夜卧盗汗。夢與鬼交通。或見或亡。或多驚悸。有時氣急。有時咳嗽。雖思想飲食。而不能多食。死在須臾。而精神尚好。或兩脇虚脹。或時微痢。鼻乾口燥。常多粘唾。有時唇赤。有時欲睡。漸就沈羸。猶如水涸。不覺其死矣。　又論曰。傳尸之疾。本起於無端。莫問老少男女。皆有斯疾。大都此病。相剋而生。先内傳毒氣。周遍五臟。漸就羸瘦。以至於死。死訖。復易家親一人。故曰傳尸。亦名轉注。以其初得。半卧半起。號爲殗殜。氣急欬者。名曰肺痿。骨髓中熱。稱爲骨蒸。内傳五臟。名之伏連。不解療者。乃至滅門。假如男子因虚損得之。名爲勞極。吳楚云淋瀝。巴蜀云極勞。其源先從腎起。初受之氣。兩脛酸痛。腰脊拘急。行立脚弱。食飲減少。兩耳颼颼。欲似風聲。夜卧夢洩。陰汗痿弱。腎既受已。次傳於心。心初受氣。夜卧心驚。或多忪悸。心懸乏氣。吸吸欲盡。夢見先亡。有時盗汗。食無滋味。口内生瘡。心常煩熱。唯欲眠卧。朝輕夕重。兩頰口唇。悉紅赤如傅臙脂。又時手足五心皆熱。心既受已。次傳於肺。肺初受氣。時時欬嗽。氣力微弱。有時喘氣。卧即更甚。鼻口乾燥。不聞香臭。假令得聞。惟

覺朽腐物氣。有時惡心。憒憒欲嘔。肌膚枯燥。或時刺痛。或似蟲行。乾皮細起。狀若麩片。肺既受已。次傳於肝。肝初受氣。兩目䀮䀮。面無血色。常欲顰眉。視不及遠。目常乾澀。又時赤痛。或復睛黄。朝暮之間。常欲合眼。及至於卧。睡還不著。肝既受已。次傳於脾。脾初受氣。兩脇虚脹。食不消化。又時渇痢。熟食生出。有時肚痛。腹脹雷鳴。唇口焦乾。或生瘡腫。毛髮乾聳。無有光潤。或復上氣。擡肩喘息。痢赤黑汁。至此候者。將死之證也。　又論曰。毒氣傳五藏候。終不越此例。但好候之。百不失一。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大金牙散方。所主前方。同傳尸骨蒸病。家合傳。

金牙（二兩燒）　大黄（一兩）　鱉甲（一兩炙）　梔子仁（一兩）

鬼督郵（一兩）　鼉甲（一兩炙。一作龜甲）　桃白皮（一兩）

銅鏡鼻（一兩）　乾漆（一兩熬）　桂心（半兩）　芍藥（半兩）

射干（半兩）　升麻（半兩）　徐長卿（三分）　鳶尾（半兩）

由跋（三分）　蜂房（半兩炙）　細辛（半兩）　乾薑（半兩）

芒消（半兩）　莽草（半兩）　龍膽　狼牙

雄黄　真朱（各三分）　白朮（一兩）　射罔（一分）

羚羊角（半兩屑）　馬目毒公（半兩）　犀角（半兩屑）　甘草（半兩炙）
狼毒（半兩）　蜣蜋（七枚炙）　地膽（七枚）　樗雞（七枚）
芫青（七枚）　雷丸（七分）　龍牙（一兩半）　杏仁（一兩半去尖
皮雙仁熬）　巴豆（十四枚去皮心）　桃奴（十四枚）
鐵精（一合）　赤小豆（一合）　烏梅（七枚）　胡鷰屎（一兩半）
鸛骨（二兩）　石膏（二兩）　蛇脫（一尺熬）　斑猫（七分）

右五十味爲酒服一刀圭。加至兩刀圭。日三夜一。以知爲度。絳囊盛帶之。男左女右。一方寸匕。省病問孝。夜行塗中。晨昏霧露。亦如此。蜜封。勿洩氣。清齋七日合之。一一如法。童子沐浴。寂靜無人處合。勿令人知之。買藥勿爭價。

王燾外臺秘要方又療骨蒸傳屍方。

皂莢（長一尺者無枸精取。炙令微焦。去黑皮。碎之綿裹）
黑錫（大如雞子）　羊肉（大如拳。炙如常法）

右三味。取一升無灰清酒。貯銅鐺內。即着綿裹煎三五沸。即漉去綿裹。即內黑錫使融液盡。煎取三合。令病者先吸肉汁。即服一合。婦變吐

困不須起。次以銅盆貯水。令病人坐上。有蟲爬如馬尾赤色頭黑。即勤如無。以服三合盡爲度。一服相去如人行十里。必是得驗。其禁食如藥法

廣濟療傳屍骨蒸殗殜。肺痿疰忤鬼氣卒心痛霍亂吐痢時氣鬼魅瘴瘧赤白暴痢瘀血月閉痃癖丁腫驚癇鬼忤中小兒吐乳。大人狐狸等病。吃力伽丸方。

吃力伽（白朮是也）　光明砂　麝香　當門子　訶梨勒皮
香附子　丁子香　沈香　蓽撥
檀香　青木香　安息香　犀角（屑各一兩）
薰陸香　蘇合香　龍腦（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擣篩。白蜜和爲丸。每朝取井花水服如梧子四丸。於淨器中研破服之。老小一丸。以蠟裹一丸。緋絹袋盛。當心帶之。一切邪鬼不敢近。千金不傳。冷水煖水。臨時量之。忌五辛生血物。以臘月合神前藏之。密器中。勿令洩藥氣。神驗。

太平聖惠方治骨蒸勞瘦羸并傳屍勞。宜服此方。

右取三年桃樹一株并根。打去泥土。勿洗。及枝葉等。細剉。以水三碩煑。取一碩。已來。即澄濾去砂土。還將藥汁重煎至三㪷已來。再濾去滓。更煎令稠。可丸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温水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

栢葉酒方。治傳屍骨蒸瘦病。

栢葉（二十斤擣碎。以水一石煑取汁三斗。）　黍米（一石淨淘）
細麴（十斤擣碎）

右以栢葉汁漬麴發動。即炊米熟。候冷拌和。令勻。入瓮密封。三七日開。壓取酒。日三度。量力飲之。以差爲度。

治骨蒸有蟲。相傳不絶。

蓬莪茂（三分）　鼈甲（一兩。塗酥炙微黃。去裙襴。）　柴胡（一兩半去苗）
紫菀（三分去苗土）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
蜈蚣（一枚。赤足者炙黃。去頭足。）　蜴蜥（一枚。炙黃去頭足。）
斑猫（二十枚。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桃仁（四十九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檳榔（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空腹。以清粥飲調下一錢。服後穩臥將息。小便中亦有病根下。或蟲物出。如未應。隔日再服。忌莧菜。

治傳屍骨蒸沐浴絶病根源方。

𣗥棘（剉三斗）　蒴藋莖葉（五斤剉）　桃枝葉（五斤剉）

右件藥以水八斗。煎至六斗。去滓。入盆中。於煖室內看冷煖浴。如汗出。切宜避風。厚蓋衣臥。

又方

桃枝　柳枝　槐枝　蒴藋
皂莢枝

右件藥各細剉共一斗。以水一碩。煑取六斗。去滓。依前法浴之。

聖濟總錄參連丸。治傳屍勞骨蒸。

苦參（一兩半）　黃連（去鬚三兩三分）　栝蔞根
牡蠣（煅）　知母（焙）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三分焙）

右六味。擣羅爲細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食後。米飲下十丸。日二服。

茯神湯。治傳屍骨蒸。先服麝香散取蟲。後次服補五臟。

茯神（去木）　人參　遠志（去心）　甘草（炙剉）
當歸（切焙）　陳橘皮（去白焙）　龍齒　熟乾地黃（焙各一兩）
黃耆（剉二兩）　麥門冬（去心焙）　桂（去麤皮）　五味子（各一兩半）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二盞。入棗七枚擘破。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空心溫服。日三。

鉛丹丸治尸注傳尸骨蒸等疾

鉛丹（炒三兩） 安息香（一兩。入胡桃仁相和研。） 白朮
鬼督郵（各一兩半） 木香 柴胡（去苗）
獺肝（炙乾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粥飲下。不拘時。

真珠丸治傳尸骨蒸。欬嗽上氣。痰喘寒熱。四肢瘦弱

真珠末 獺肝（炙乾） 茯神（去木） 貝母（去心）
柴胡（去苗） 龍膽 黃連（去鬚） 赤芍藥（各一兩半）
白檳榔（煨剉） 旋覆花（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食後溫漿水下。日再。

黑虎丸治傳尸骨蒸勞

乾蝦蟆（一枚。去頭足。分為兩段。一半生。一半酥炙黃）
蛤蚧（一對。各取一半。並去頭。塗酥炙黃。） 蘆薈（研）

天靈蓋（酥炙） 白狗糞（炒黃） 雄黃（研） 麝香（研各一分）
烏驢蹄（炙乾二兩） 乳香（研一兩半） 豬膽（一枚取汁於桃毛慢火煨如膏和藥。）

右一十味擣研。九味為末。合研勻細。以豬膽膏同麥飲和丸如梧桐子大。先與熱麩一椀。次以茅香水沐浴。次以沙糖麝香少許調冷水一盞。投藥一丸。於星月下浸一宿。平旦空腹服之。以被蓋卧。慮是傳尸冷勞者。看骨中出白蟲。或出赤蟲。若骨蒸勞則汗出。腰腳疼痛不遂。腳下出汗如膠漆。諸風氣水病。並服一粒差。小兒無辜。可服半粒。如前法。有蟲出鼻內如線狀是效。

阿魏丸治傳尸骨蒸。安人血氣。月候經年不通。痰嗽黃瘦。四肢羸弱。盜汗骨熱。或時憎寒。飲食減少。

阿魏（細研） 當歸 蕪荑仁（炒各一兩）
雄黃（研） 豬牙皂莢（去皮子酥炙各半兩） 麝香（研）
蓬莪茂（煨剉各三分） 柴胡（去苗） 白檳榔（剉各二兩）

右九味擣研為末。和勻再羅。用羊肉半斤去皮膜。熟細切研如膏。入諸藥末和擣三千杵。如硬即添肉汁。眾手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丸。五更溫酒下。仍飲令醉。以青絹被蓋之。睡覺汗出通身。必有細蟲在被間。日光內看。黑須燒之。或瀉下惡物。并蟲等效。如小兒服以意加減。

補勞飲。治男子婦人虛勞骨蒸。傳尸染著。不能斷絕。服前阿魏丸經脈由未通。或四肢虛羸。飲食全少。宜速服此通經脈。

黃耆（剉） 當歸（切焙） 生乾地黃（焙各二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心） 芍藥 五味子
桂（去麤皮） 牛膝（酒浸切焙） 陳橘皮（去白炒） 麥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 甘草（炙剉各一兩） 柴胡（去苗一兩半）

右十四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棗三枚擘。同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

紫菀湯治傳尸骨蒸。復連疰瘵。肺氣欬嗽。

紫菀（去苗土） 桑根白皮（炙剉） 桔梗（炒） 續斷（各一兩半）
赤小豆（一合） 甘草（炙剉） 五味子（各一兩） 生乾地黃（酒洗切焙二兩半）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青竹茹彈子大。煎至一盞去滓。食後溫服。良久再服。若熱甚。加麥門冬去心一兩。石膏一兩半。

麝香丸治骨蒸傳尸勞瘦鬼氣復連殗殜。

麝香（三分研） 犀角（鎊） 鬼箭羽 木香
白朮（微煨各一兩） 虎頭骨（醋炙） 天靈蓋（醋炙）
雄黃（研） 丹砂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研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擣研為末。和勻。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食前醋湯下。日二。凡溫疫病亦可帶之。

桃枝飲治一切鬼氣邪氣。傳尸復連骨蒸。

桃枝 柳枝（各一握。細剉東南者） 豉（半兩）
葱白（三莖細切） 童子小便（一升） 地膽（三錢為末） 生薑（細切一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半兩）

右八味麁擣篩。五味與薑葱豉和勻。同用童子小便一升浸一宿。至四更煎。取半升去滓。分二服。五更初一服。雞鳴時一服。服後汗出慎風。仍取米粉摩身上。若或微利即愈。如未愈。隔日再作。重者不過三劑。

乾地黃湯治復連傳尸骨蒸等病。

生乾地黃（酒洗切焙二兩半） 續斷 桔梗（炒）
五味子（各一兩半） 紫菀（去苗土） 甘草（炙剉）

羚羊角（鎊）　犀角（鎊各半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桑根白皮（炙剉各一兩）　赤小豆（一合）

右一十一味。麤搗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竹茹彈子大。煎至一盞。去滓溫服。空心食後各一服。後若渴脣口乾。加麥門冬去心。地骨皮各半兩。

麝香丸。治傳屍後連殗殜肺痿瘧癖骨蒸注忤鬼氣急熱勞疾。宜取之。凡欲取傳屍勞。即先家中健人。令自小至大。服麝香丸七日。服至三日後。方與患人服。

麝香（細研）　胡黃連（爲細末）　丹砂（細研各一兩）

右三味研勻。以生人血熬蒸餅爲丸。如赤豆大。以新宰豬血和亦可。小兒三丸。大人九丸。濃煎桃仁湯吞下。空心日午夜卧服。一家人服。內有受屍注者。即大便下膿痢及瀉惡黑水。勿怪。若患者傳徧五藏。不住醫治。將欲命終。宜急合此藥。徧家大小服。直至患者死後七日。病即不傳染。凡欲取下勞瘵藥。先服溫中平補五藏四神湯。

獺肝丸。治傳屍鬼氣骨蒸。日漸瘦瘁。

獺肝（微炙）　鬼臼　沙參（去蘆頭）　人參（去蘆頭）

丹參　苦參（已上各三分）　天靈蓋（一兩塗酥炙微黃）

麝香（半兩研入）

右件藥搗羅爲末。煉蜜和搗一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二十丸。

麝香飲。治男子婦人傳屍骨蒸。一切勞疾。

柴胡（去苗剉一兩）　阿魏（三分炒爲末）　甘草（如病人中指大剉）

青蒿　桃枝　柳枝　金櫻枝（各一握細剉）

薤白　葱白（各七莖切）　檳榔（一兩爲末分作三貼）

右一十味。以童子小便四升。宿浸諸藥於密室內。五更初煎。煎時忌生人婦人等見。并不祥之語。取吉善之言。以卜善惡之候。又以刀一口於藥鐺上。此藥通神。宜加專志。煎取一升半。去滓。下麝香一分。研勻。分作三服。第一服入檳榔末一貼。須服。如人行三二里。煖第二服。亦下檳榔末。須服。服時捻却鼻服。纔了。以白梅含之。莫令心頭惡。吐却藥。須臾或吐。必有物出。或未吐。如前更服第三服。必吐瀉。瀉下惡物。并勞蟲等。不可名狀。或瓜服下并身上出。如蟻如毛。其瀉下蟲。唯白色必愈。綠色者難差。纔吐瀉了。便以薤白粥并軟飯補之。仍如法將息。

烏雞丸。治傳屍勞。屍注骨蒸。眼目昏澀。面色青黑。咽喉嗌塞。痰涕欬嗽。或瘧癖攻刺疼痛。胃腸滿悶。時或恚怒。或多感傷。情思不樂。夢寐虛驚。精藏滑泄。失血。憎寒潮熱。汗自背拘急。腰脊股脚痠疼。四肢少力。不喜飲食。小便黃赤。大便不調。下進下退。服取藥後。

黃連（去鬚）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二兩）　柴胡（去苗）

白附子（生）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槐膠

甘草（炙剉）　茯苓（薄切酒浸焙）　續斷

遠志（去心）　巴戟天（各一兩）　陳橘皮（去白焙）　乳香（研）

雄黃（研）　丁香　乾薑（炮）　丹砂（研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搗研極細。先餋烏雌雞一隻。以硫黃三兩爲末。分作三十分。每日拌飯餵。一月日。用火麻子一升餵盡。宰治去毛。及背爪并肚腸。留心肝。將前藥末入在雞腹內。以麻線縫定。再用無灰酒一斗。銀石鍋內用文武火煮。令雞熟。取出。除去麤骨。將雞并腹內藥同細研。更將雞骨焙乾。搗羅爲末。同研藥滲和。只臼中搗千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以煖酒吞下。空心日午臨卧各一服。

育生丸。治傳屍遁注骨蒸。後連殗殜。此病得之暗昧。死哭泣屍。氣入腹連綿

積年。雖食不作肌膚。微勞即發。顛頭間常覺翕翕骨熱。

獺肝（一具炙）　鼈甲（一枚醋炙去裙襴）　野狸頭骨（一枚炙）

防己（一兩半）　紫菀　蜀漆　麥門冬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八味搗羅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米飲下二十丸。日二服。

麝香散。治男子婦人傳屍骨蒸。冷熱五勞。

麝香（研半兩）　甘草（如病人中指長。男左女右。）　東引桃枝

青蒿　東引柳枝　石榴枝（各一握）　犀角（鎊半兩）

阿膠　柴胡（去苗各一兩）　葱白

薤白（各七莖）

右一十味。除麝香外。剉碎。同用童子小便二升半。浸一宿。別入檳榔末三錢同煎。至一升半。去滓。分溫三服。男病女煎。女病男煎。勿令孕婦六畜見。初服訖。如人行五里。又進一服。恐惡心。可含白梅。病在上即吐。在下即瀉。皆出惡物。如蟲蛔及頭髮馬尾狀。暴身上如蟻行。瀉後。以葱粥及軟飯補之。仍服後方茯神湯。調和五藏。避風一月。若遠年重病。不過兩劑。其吐下蟲。腹紅色者可治。黑色者或差或否。白色

者不可治也。

段奇野夫多效方續斷散治骨蒸熱勞。傳尸瘦病。潮熱煩躁。咳嗽喘急。身體疼痛。口乾盜汗神妙方。

續斷　紫菀　桔梗　青竹茹

五味子（各三兩）　生乾地黃　桑白皮（各五兩）　甘草（炙二兩）

赤小豆（半升）

右九味杵羅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入小麥五十粒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食後一日三服。兼治咳嗽唾膿血。童男室女亦可服。

劉智晉濟經驗加減方阿魏散。治骨蒸傳尸勞病。寒熱羸瘦。困倦喘嗽。

阿魏（三錢研）　青蒿（一把細切）　甘草（二錢）　桃枝（東頭者一握細剉）　童子小便（二升半）

右同煎至二升去滓調檳榔末三錢。通契二服。男子患。女人煎。女人患。男子煎。背身與服吐瀉多効。如吐出蟲子驗。次服茯苓散。

鄒森可用方治傳尸骨蒸出蟲。下積惡物。

雄黃　雌黃　代赭（六味各水飛三味）

麝香　青黛　天靈蓋（六味各半兩）

朱砂（一兩水飛）　蝦蟆（一枚焙乾爲末）　巴豆（二十枚去油如法）

右都重研令細。用粳飯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服空心以溫水下二十丸。以利取出蟲爲効。

桃仁粥治傳尸骨蒸。鬼氣欬嗽。氣急不能下食及痃癖氣。日漸羸瘦。

桃仁（三兩去皮尖）

右以水二大盞半。和桃仁一味。細研取汁。着米二合煮粥。空腹食。

李仲南永類鈐方七寶丹。瀉骨傳尸。邪氣陽病。

黃連（四兩）

右爲細末。用豬肚一箇。洗淨入藥末線縫之。用童便五升。文火煮令爛乾爲度。以肚細切。同藥爛研。置風中吹乾。丸如梧桐子大。朱砂麝香作衣。空心麥門冬水下。或用陽病開關散咽下。無朱砂亦可。

陽病開關散

北柴胡（去蘆）　桔梗（炒）　茯苓　麥門冬（去心各半兩）

芍藥　木香　澤瀉（各一兩）　木通（半兩）

甘草（一錢炙）　當歸　桑白皮（蜜炙）　真地骨皮（各一兩）

㕮咀。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二片。煎六分。空心。小便多即病去也。

陰病開關散

當歸　赤芍藥　肉桂　白芷

甘草（炙各半兩）　木香（二錢剉）　枳殼（三錢）　天南星（一錢去皮薑汁浸一宿焙）

㕮咀。每服三錢。薑三片。煎七分。入無灰酒三分盞。童便三分盞。又煎七分。溫服。先服此起胃散。三日後不問退否。兼玉童青服之。

起胃散。陰陽二候皆用。

黃耆（炙二兩）　白朮（炒一兩）　白芷（半兩）　人參（半兩）

山藥（一兩）

㕮咀。每服三錢。加木瓜煎。一方加沉香茯苓甘草各半兩。

骨蒸勞瘵

論

黎民壽簡易方虛勞之人。易生寒熱。皆本於血氣耗減。榮衛不調之故。其脉或浮而大。或弦或數。大者勞也。弦者亦勞也。大者易治。血氣未衰。可歛而正也。弦者難治。血氣已耗而難補。雙弦則賊邪侵脾尤難治。加數則危

矣。若以有熱爲患。遽以涼劑退之。則熱去寒起。爲嘔爲泄。去生愈遠。或謂血衰。欲專以地黃芎藥之類主其血。殊不知血未能生。而脾先受害。食不能進。又何血氣之能生也。善調理者。當其病未甚深之時。先與調理脾胃。鎮安氣海。却以溫潤藥滋補下元。鎮安心神。藥養其心氣。心腎氣交。脾胃氣壯。飲食既進。氣血漸生。病無不去者。調理脾胃。如四君子湯。理中湯之類。鎮安氣海。如震靈丹。玉華丹之類。滋補下元。如八味丸。山藥丸之類。鎮安心神。如天王補心丹。四友丸之類。其方見于補陽美補門。要之腎邪易動。心正難守。精血之所由失。榮衛之所由耗。水走於下。則爲小便滑數。爲赤白濁。爲遺精夢泄。爲腳弱。爲皮毛焦枯。火炎於上。爲痰嗽。爲咯血。爲上氣。爲口乾。爲五心熱。爲盜汗。皆虛勞之變證。當隨證用藥。適寒溫之宜。而以護養脾胃爲主。如丈夫虛勞。李仲南永類鈐方脉疾急數。脾神絕。蟲頭黑。腎經受傷。蟲頭紅。心絡受傷。蟲頭青。肝膽受傷。失音聲乾。心氣絕。骨色白。黑。胃腎已敗。面如枯骨。或如紅糝。真氣散脫。皆不可治。其傳變爲二十四種。或三十六種。或九十九種。其實所傷。只在五藏。此證不一。皆由氣體虛弱。勞傷心腎而得。或外感六淫。先爲瘧疾。以致咳嗽。寒邪入裏。失於調治。遂於房勞。飲食所致。其證令人肌肉羸瘦。皮枯寒焦。盜汗遺泄白濁

或腰有塊，或腦後兩邊有小結核，或聚或散，咳嗽唾血。早用濟生崔氏灸法有驗。今姑具其傳於五藏之大略。其蒸至於六府，傳而至於筋脈肉髓骨精，爲六極，不易治矣。治法去熱安蟲，養脾土以生肺金，此上治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

患殗殜（上於劫切，下余接切，下同）等病，必瘦，脊骨自出。以壯丈夫屈手頭指及中指，夾患人脊骨，從大椎向下盡骨極，揩復向上，來去十二三迴。然以中指於兩畔處極揮之，若是此病，應揮處起作頭，多可三十餘頭，即以墨點上記之。取三指大青竹筒，長寸半，一頭留節，無節頭削令薄似劍，煑此筒子數沸，及熱出筒，籠墨點處按之，良久，以刀揮破所角處，又煑筒子重角之，當出黃白赤水，次有膿出，亦有蟲出者。數數如此角之，令患物出盡，乃即除，當目明身輕也。

聖濟總錄三月四日，取桃葉五升熟擣，脫衣避風密室中坐其上，從旦至暮，尸蟲悉出。

又方　空心食榧子百顆，諸蟲悉爲水。

又方　桃仁去皮，研，青蒿汁入米作稀粥，空心日二服。一方桃葉搗汁服。

又方　酸石榴東引根，水濃煎，更初服，天明蟲下，稀粥補之。

釋繼洪淡寮方男子勞傷而得疾瘵，漸見瘠瘦，用童子小便二盞，無灰酒一盞，以新瓦瓶貯之，取豬腰一對，在內，密封泥，日晚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瓶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亦可服。此藥盖以血養血，絕勝金石草木之藥也。瑣碎錄云：五更仰卧，勿轉勿聲勿歎，令人將腰子并酒生飲食之，補腎妙法也。

冷湯主冷疾虛熱諸勞寒熱。

沉香　附子（炮）

右㕮咀，煎，露一宿，空心服。

思聖湯主勞熱。

柴胡　人參

右等分㕮咀，每服三錢，薑三片，棗一枚，煎，不拘時。

茯苓補心湯，治勞心發熱，血虛發熱，婦人尤宜用。方見吐血門。

豬骨散治諸氣蒸熱，倦怠，腰脚疼痰，四肢困重，不美飲食，肌肉瘦悴。

秦艽　柴胡　前胡　川烏（生）

藁本　蕪荑（六味各一兩）　鱉甲（二兩）

甘草（半兩，五洗焙乾什）

右用雄豬脊骨一全副，去頭尾各一節，併去上肉，將骨細剉，入水二大盆，瓷器中煑，令水盡，除甘草、蕪荑二味，餘盡入豬骨中，以好酒一斗同煑，令酒乾，入二味同焙乾，研爲末，每服溫酒調下二錢，空心夜卧。

阮霖經驗良方柴胡散，治邪入經絡，體瘦肌熱，兼治伏暑，老幼皆可服。

柴胡（四錢）　甘草（一錢）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八分，食後熱服。冬潤肺，春夏解傷寒。

李仲南永類鈐方烏龍膏

烏梅（去核）　柴胡　紫菀　生乾地黃

木香（各一兩）　秦艽　貝母（麩炒，去心）　防風（各三錢）

杏仁（五兩，麩炒，爲末）

右皂角六十片，二十片去黑皮，醋炙爲末；二十片燒灰存性；二十片湯浸去黑皮，用豬精肉剁爛如泥，同皂角一處，水五升細揉汁，入童便三升，無灰酒一升，併熬如膏，和前藥末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麥門冬湯下，甚者二十日效。

玉龍膏

青蒿子（二兩）　柴胡（二兩）　白檳榔（製，二兩）　鱉甲

白朮　赤茯苓　木香　牡蠣（各半兩）

地骨皮（半兩）　人參（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當歸（三錢）

朱砂（一錢）　豆豉心（二合）　虎頭骨（研開，酒炙黃赤色，一兩）

肉蓯蓉（酒浸一宿，炙，一兩）　鱉甲（湯煑去皮，醋酒浸，炙黃赤）

右皆爲末，又加烏梅肉、枳殼，右前件末成，却以杏仁五升，壯者以童便浸，春夏七日，秋冬十日，和瓶日中曬，每日一換新者，日數足，以清水淘去皮尖，焙乾，別以童便一升，於銀石器內以文火煎至隨手爛，傾入砂盆，用柳木槌研爛爲膏，細布濾過，入酥一兩，薄荷自然汁二合，攪勻和藥，用槌擣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湯下十五丸，加至三十丸。如覺熱，減丸數服；熱少，還添加減。經月日，諸證皆退，進食安卧，面有血色，乃藥行也。當勤服，毋怠。忌莧菜、白粥、冷水、生血、雀鴿等物。

訶黎散治勞欬止氣

訶黎勒皮　赤茯苓（各二兩）　木香（半兩）　檳榔

當歸（炒）　大黃（炒，各一兩）　吳茱萸（湯泡七次，炒，半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生薑三片，水一盞，煎六分，溫服。

柴胡散。治童稚骨蒸熱。兼解傷寒後肌熱。

柴胡　川大黃　乾漆（炒）　秦艽

甘草　常山（各一兩）　鱉甲（三兩醋炙）

右㕮咀。每服一錢。中用水一盞。入小麥一撮。同煎七分冷服。

取蟲藥　取啄木禽一隻。朱砂四兩。精猪肉四兩。餵木禽一晝夜。飢甚。將朱砂作菉豆大。相和在切碎肉片子內。若無啄木禽。盡將繫禽用鹽泥固濟。入禽在內。用剛火煆一夜。來日不見太陽取出。不得打破。同固濟鹽泥入地埋。二尺許。一晝夜取出。銀器內研作細末。以無灰酒作一服調下。入麝少許。在藥內同調。置病人在帳中。四下緊閉。用鐵鉗候病人口中蟲出。即鉗之於沸油中煎殺。可預置烈火沸油於病人左右。如蟲出遲。便令煎嘉禾散與病人服。進粥又煎藥。恐如前夜服。呪云。唵嚩嗚淚吽吽乇。

釣蟲丸

磁石（一兩半。肯令青紫研為末。）　龍骨（半兩）　硇砂（一兩研）

麝（一錢）　膩粉（半兩另研）

右用蠟為丸如小嬰桃大。每服一丸。以藥上針穿一小竅子。以青線貫之。稍頭繫一大古錢。早晨令病人向破方正坐。用溫水吞下。候藥下咽快中。以牙咬定古錢。尋候惡心。便吐出。其蟲狀不一。急以熱油煎殺。如不吐出蟲。只吐得血絲子。或涎一二合。皆是安証。更服平常和氣理中諸藥。三兩日。次取蟲差。其治過藥。可用溫水浴過。更可醫一二人。若是傳尸勞。一丸可活兩人。

釣蟲神功奪命散

石燕（一箇。火煅。醋淬七次。）　母丁香（一錢半）　酒蠟（半兩）

鱉甲（一帖和殺）　水磨硫黃（二錢）

右為細末。用蠟為丸如菉豆大。每用一丸。繫鈎子上。繫緋綿一條。長一丈二尺。用靈青少許。凡藥丸以蠶蠒一截。穿於線上蓋之。令病人丸與膏使一口同藥吞下。良久綿動。用力拽出。有蟲用沸油煎殺。此藥於端午日。日未出時修合。先服紙丸。次同神仙秘法服。　服紙丸子法。凡醫傳尸。先當齋戒志心。對聖燒香。服紙丸子。用雞子清塗紙上。令乾。剪作錢樣大丸服之。然後服前件丸藥。

天靈蓋散方。見虛勞骨蒸門。

已試功効。昔叟自老叟處得此神方。應驗非一。今逮一二事書于篇後。庶使來者知用藥之功効焉。　一職方郎中游烈者。邵武軍人也。其子之婦。年十六。得病渾身壯熱。咳嗽痰涎。月候不通。飲食減少。不歲餘。衆醫不救。用天靈蓋散服之。取下蟲一枚。如蜈蚣之狀。當時鉗入沸油鼎中煎之。投於江。遂瘥。　一有一男子三十歲餘。患病懨懨。飲食倍多而不生肌肉。每日常須肉食。如或稍飢。腹內疼痛。倦怠。遂以天靈蓋散服之。取下赤小蟲。其數有十。內有一蟲。其色微紫。大於衆蟲。頭有細毛。自後用藥。補理遂安。兼進真蘇合香丸。　一有男子一人。年五十。每日須酒數升。空心未飲。則兩手與腳並皆振動。得酒一升飲之。少減。若至醉則手足不動。俗謂酒疾。醫議之是振風。累日針灸服藥無効。疑其蟲。遂服天靈蓋散。取下一物如烏梅之狀。撥之有足。正類蜘蛛。其疾頓愈。不復飲酒。前效如此。問病之士。宜加審焉。

浴法　太平聖惠方治傳尸骨蒸。沐浴絕病根源方。

欄林（剉三升）　蒴藋莖葉（五升剉）　桃柳枝葉（五升剉）

右件藥。以水八斗。煎至六斗。去滓。入盆中。於煖室內。看冷煖浴。如汗出。切宜避風。厚蓋衣臥。

又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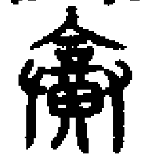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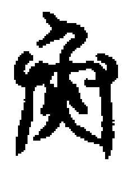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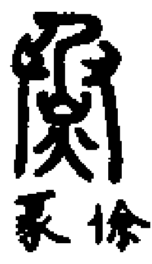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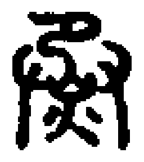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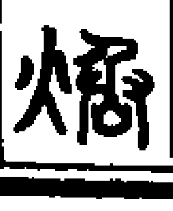
桃柳枝　槐枝　蒴藋　皂莢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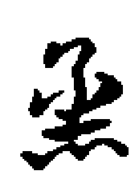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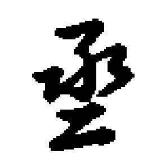
右件藥各細剉。共一斗。以水一碩。煮取六斗。去滓。依前法浴之。

烝

洪武正韻。諸成切。火氣上行。一曰君也。進也。衆也。久也。薰烝也。炊也。歊烝也。下淫上也。書烝烝乂。漢書賈誼賦。雲烝雨降。史記作蒸。禮記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唯薪蒸字無作烝者。其餘本皆作烝。後世假借通用。義不同者。自可分押也。許慎說文。从火丞聲。煑仍切。爾雅。烝塵也。（郭璞注。人久所以生塵埃。邢昺疏釋曰。孫炎云。烝物久之塵。小雅南有嘉魚云。烝然罩）罩。烝烝遂遂作也。（注。皆物盛作之貌。）小爾雅。上淫曰烝。顧野王玉篇。之承切。又音震。徐鍇通釋曰。蒸。從此。張承烝。司馬光類篇。又蒸上聲。戴上達親。又諸應切。毛晃禮部韻。詩烝民。孟子列子作蒸。書烝烝乂。漢書作蒸蒸。戴侗六書故。水氣得火而上行也。引而申之。德化所動。如氣烝物。書所謂烝烝乂是也。（說者以為進進非也。）又淫上者謂之烝。春秋傳烝于宣姜是也。氣之所烝。椽然單逵說有衆長焉。有盛多之義焉。詩云。天生烝民。又曰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蜎蜎者蜀。（今本作）翩翩者鵻。烝然來思。皆此義也。四時之祭。惟冬可以備物。烝與盛於冬。故冬祭曰烝。周官中冬獻禽以享烝。康成之說。亦云烝然。假借之義。二詩云。瞻彼中林。侯薪侯烝。烝薪類也。又作蒸。

（又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烝與正聲相通。猶言正尔也。又上聲。濕氣所烝埭也。郭守正紫雲韻冬祭曰烝。烝衆也。冬物必成可祭者衆。左昭十六穀烝。注升也。升穀俎。王栢正始音烝章升切。氣爟也。之勝切。謂氣爟而澤釋行均龍龕手鑑綠綠二俗烝正烝或也。又去聲。韓道昭五音類聚之承切又之孕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統聲彌武从火在丞。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詩烝之浮浮。一曰君也。皇王烝哉。又烝烝孝也。詩烝烝皇皇。注孝也。烝烝作也。衆作是重孝之意。通作蒸。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倪鏜六書類釋詩侯薪侯烝。別作蒸加艸。周伯琦六書正譌从火丞有聲。別作蒸非。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俗混蒸。又發語詞。詩烝在栗薪。又下婬上曰烝。左傳衛宣公烝於夷姜。亦借徵雙音。見上聲。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知經切盛也。字切知經知真悳烝）

（篆書）（師悳敎）（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徐鉉篆韻）

（孟六隸書親書）烝（中郎碑）烝（魏大饗碑並洪邁漢隸分韻）烝（孫叔敖碑）烝（周憬銘）烝（荷君碑孟漢隸字源）（章草）（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

（禮記祭統冬祭曰烝。烝升也。升其俗物而已。周語周禮大宗伯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勳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明堂位秋嘗冬烝。天子之祭也。司尊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有罍。左傳昭元年既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烝于溫。注烝其家廟也。公羊桓八年冬曰烝。注薦尚稻爲烝衆也氣盛貌。冬萬物畢成所薦衆多芬芳備具故曰烝。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在新邑烝祭歲。注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書盤庚兹予大享于先王。注大享烝嘗也。詩豐年爲酒爲醴烝畀祖妣。天保禴祠烝嘗于公先王。那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後本紀永平三年冬十月烝祭光武廟）

享烝

（周禮夏官司馬徒。乃弊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注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

祫烝

（禮記王制天子犆礿祫嘗祫烝。陳澔集說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群廟之主皆升而祫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毀廟之主亦與焉。冬物畢成皆可祫。）

全烝

（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注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

大飲烝

（禮記月令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爲俎也。）

祭於大烝

（夏官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注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殽烝

（左傳宣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注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宴有所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通鑑周外紀定王十四年冬。晉使士會聘于周。王享之殽烝。士會私於相禮。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殽烝。惟戎狄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叔父使士季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修執秩以爲晉法。）

房烝

（左傳體薦者謂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號。若公侯來朝。王爲設享則當有體薦之禮。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嘗烝

（唐志王者法諸天。通制祀典。爲烝嘗象時禘祫如閏。楚語日月會于龍豵。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群臣頻行。國於是乎烝嘗。注龍尾也。謂周十二月日月合辰於尾上。昌盛也。作起也。謂天氣上也。嘉善也。時物畢成。會入室也。）

春夏烝

（春秋釋例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無傳。夏五月丁丑烝。無傳。釋例曰。閉蟄而烝。謂之建亥之月。草木枯槁昆蟲閉蟄。獲霜堅冰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於是享祭烝於祖考也。宗廟之祀。既有天時又須所薦之物可薦。卜日又有吉否。則仲其常也。故周禮祀號曰。以四時仲正之也。經書正月烝。得仲月之時也。其夏五月復烝。此爲過烝。若但書夏五月烝。則唯可知以其非時。故先發正月之烝。而後經書五月烝以示非時。并明載烝瀆也。先儒之掛郊雩烝嘗。各據所見。多不審悉。今博採以斷諸疑。曆法正月節立春啓蟄爲中氣。二月節驚蟄春分爲中氣。三月節清明穀雨爲中氣。四月節立夏小滿爲中氣。五月節芒種夏至爲中氣六月節小暑大暑爲中氣。七月節立秋處暑爲中氣。八月節白露秋分爲中氣。九月節寒露霜降爲中氣。十月節立冬小雪爲中氣。十一月節大雪冬至爲中氣。十二月節小寒大寒爲中氣。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共通三百六十六日。分爲四時。閒之以閏月。故節未必得恒在其月。而中氣亦不得恒在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不以月爲正。僖公襄公）

夏四月卜郊。但譏其非所宜卜。而不譏其四月不可郊也。孟獻子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耕。謂春分也。言得於啓蟄當卜郊。不應過春分也。按曆法有啓蟄驚。而無龍見始殺閉蟄。此古人所名不同。然其法雖不得有異。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此謂十月始蟄也。至十一月則遂閉之。猶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走出。始蟄之後。又自閉塞也。周禮祭宗廟以四仲。孟言其限也。春秋爲辭以上時祭。三書。正月烝一。五月烝一。八月嘗一。公羊傳曰。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周制四時祭宗廟之名。詩小雅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詩協韻故顛倒言之。周雖改時月正朔。至於四時之祭。皆用夏時本月。故左氏曰。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順天道。從物宜也。周正月即夏仲冬。烝常事不書。爲五月再烝。非禮。故進書正月烝。以見其瀆。嘗以嘗新爲名。烝。衆也。可以爲者衆也。烝嘗盖豐於祠礿。烝又豐於嘗。而烝嘗皆祫。又與祠礿不同。故禮或有闕也。以其有闕而再烝。愈失之甚。然既用五月再烝。則祠礿必廢一祭。盖古者諸侯烝則不礿之義也　凡烝嘗（桓八年烝。桓十四嘗。凡時祭秋曰嘗。冬曰烝。本公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與周禮合。不書祠禴者。春夏禮薄。鮮過烝。常事不書。春秋例斷斷曰烝。衆也。衆成則可進。冬祭也。正月之烝。即）

仲冬也。常事也。何以書。正月已烝矣。而夏五月何爲復烝耶。是又知其瀆而非時矣。禮記祭統曰。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謂此夏殷時禮也。夫常祭得禮則不書。不得禮故書之。嘗烝雖合制。其或以數。或以不畏天哭而書。然十二公之中。豈無小失禮者。以常事且少失。多略之。惟於桓公書者。蓋以不畏天。且就譏桓逆。不可以祀先君也。亦因小以識大之義也。春秋纂例啖子曰。凡宗廟之禮有常。四時之祭。雖失其月。亦非大故。皆不書。其失時及失禮之大者。乃書。左氏云。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公羊云。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言夫禮非常乃書之。）此說皆是。趙子曰。四時之祭。皆用夏時。（言祀禴嘗烝。皆用夏之四時也。）從物宜也。（若以周之四時用四祭。於長禮及所用之物。都不相合。故用夏時爲宜也。）周雖建子爲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故桓八年正月烝。則夏之仲冬也。閔二年五月禘。即夏之三月也。凡四時之祭。盖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桓八年正月烝是也。經文並無譏。故但不失時。即非僭禮。啖說是也。然吉事先近日。苟有其故。而用季月。涉於怠矣。當用仲月爲嘉也。時物既登。且得二至之節故也。此事禮制都無定據。今考經推理。宜耳故也。春秋類傳。烝。冬事也。大

司馬仲冬教大閱。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則于月非不時也。于月既烝。辰月非時。不當再烝。以瀆矣。烝不時而瀆。故書。春秋辨祠禴嘗烝。爲四時之祭。曾何以有嘗烝而無祠禴乎。曰。曾有嘗烝而祠禴者。常事不書也。苟非烝以再烝之瀆。嘗以非時而不終。則亦不書矣。春秋纂言建子之月爲烝。傳禮無譏。爲不建辰之月再烝非時。而故先書正月之烝。以起下文。

收攟而烝　國語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正民也。君爲是而往觀之。非故業也。何以訓民。土發而社。助時也。收攟而烝。納要也。（注。攟。拾也。冬祭曰烝。因祭社以納五穀之者休。康大也。今齊社而往觀。非先王之訓也。）

言中爲烝（宋類苑。關中人言中爲烝。向丞相敏中鎮長安。市人不敢貢烝餅。云餬餅。）

烝烝（書。烝烝乂。不格姦。）

蠲烝（書。圖厥政。不蠲烝。）

靈烝（貫且鵰賦。靈烝雨降。鮮錯相紛。）

湯沸如烝（韓詩。陸渾桃花間。有湯沸如烝。）

黎烝（漢馬相如傳。覺寤黎烝。師古曰。黎烝。衆庶也。）

獻烝（揚雄傳。散獻烝。師古曰。烝。上出也。）

夷微盧烝（書立政。夷微盧烝。注。烝戎以爲衆。或以爲夷名。群政）

脀

洪武正韻。諸成切。升也。以牲體實鼎。亦作滕。許慎說文。騃也。从肉丞聲。讀若丞。著陵切。徐鍇通釋按儀禮曰。膳醢無脀。俎實也。張丞厚。顧野王玉篇之仍切。滕之丞切。俎實也。陸法言廣韻。脀。瘯𤸫。滕。熟也。張參五經文字升肉於鼎也。見禮記。宋重修廣韻。烝仍切。丁度集韻。或作滕。司馬光類篇諸仍切。又辰陵切。又諸應切。二曰。牲體也。戴侗六書故。鼎俎之實曰脀。凡牲首熟體解骨功而載諸鼎。骨折斷割而升之俎者。皆曰脀。少牢禮。脀實于一鼎。魚腊各一鼎。卒脀。皆設扃鼏。鼎入。設升于俎。卒脀。乃爲。又司士羞豕脀。次賓羞豕燔。又獻衆賓。其爲脀設于其位。其脀體儀也。（康成曰。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其先王之脀。折骨一膚一。其衆儀也。古通作烝。左氏傳。定王言晉士會肴烝。謂之曰。吾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周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肴烝。全烝全體也。房烝半體也。肴烝骨折也。故謂之折俎。持牲體亦曰殽。凡殽肉肴宋時公有司私臣皆有脀。即謂脀體儀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脀。肉也。傳桓六書統。熙毋屬。舉熊忠韻會舉要。大周清責周禮內饔注。實鼎曰脀。實俎曰載。周伯琦六書正譌。即散烝之脀。通作烝。非。趙謙聲音文字通。然京切。無禮膳脀無脀。从肉爲意。作胺脛。非。又煮煎魚肉曰脀。作肛鯖鯖。非

西京雜記婁護傳會五侯競致奇膳護合以為鯖世為五侯鯖俗字變音見押音又押京切韻會定正知經切牲貫羴之名字切知經知眞禮脀。

胵

洪武正韻諸成切上同。篆書胵說文見牲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胵徐鉉篆韻胵六書統

草書胵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脯醢無脀

儀禮燕禮脯醢無脀注脀俎實疏云脀者升也謂升特牲禮於俎也。音烝大射儀脀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脀注薦于上觶正主脀俎實。

宗人告祭脀

儀禮特牲饋食禮宗人告祭脀注云脀俎也。所告者眾賓兄弟內賓也。獻時設薦俎于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

湞

諸成切許慎說文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从水貞聲。陟盈切。徐鍇通釋按漢書在桂湞陽縣。尼宅爭反。顧野王玉篇音貞。又水名。宋重修廣韻湞陽縣名。湞水所出。丁度集韻又癡貞切。戴侗六書故今英州有湞陽縣。避廟諱改為真陽。溱水入鬱。說文曰入廣。鬱水出鬱林廣鬱縣入海。韓通路

五音集韻又丑貞切楊桓六書統照母頳余見赬母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

篆書湞徐鉉篆韻隸書湞六書統

䧙

諸成切許慎說文䧙丘名。从阜貞聲。陟盈切。顧野王玉篇知京切。徐鍇通釋陟情反。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楊桓六書統照母䧙（凡聲）隨（隸）趙謙聲音文字通照京切。又地名作⿰貞阝非。

篆書䧙徐鉉篆韻隸書䧙六書統

佂

諸成切楊雄方言佂伀遑遽也。江湘之間凡窘猝怖遽或謂之佂伀。顧野王玉篇之成切。佂伀懼也。陸法言廣韻佂伀遽行貌。宋重修廣韻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佂行貌也。佂伀（音正下音鍾。佂伀。懼遽起走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佂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佂从人正聲。佂隸字濂博義通作佂

篆書佂六書統隸書佂六書統

怔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成切。怔伀懼貌。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方言怔伀惶遽。戴侗六書故怔忡心動悸。怔營也。古借用征。釋行均龍龕手鑑怔伀（上音征下音鍾。怔伀。心動懼）貌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怔與佂同。从心正聲

篆書怔集韻見牲從古集篆古文韻海怔六書統隸書怔六書統

眐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盈切。獨視貌。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眐䀎獨視也。又之盛切。嵩視。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眐从目正聲（眐隸）

篆書眐六書統隸書眐六書統

⿱艹⿱丞皿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氷切。蒸也。宋重修廣韻煑仍切。丁度集韻傳雅⿱艹⿱丞皿謂之⿱艹⿱丞皿。司馬光類篇諸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艹⿱丞皿从皿烝聲⿱艹⿱丞皿隸

篆書⿱艹⿱丞皿六書統隸書⿱艹⿱丞皿六書統

篜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之升切。竹也。宋重修廣韻煑仍切。丁度集韻竹炬。一曰竹名。皮有文。司馬光類篇諸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篜从竹丞聲

篆書篜六書統

⿰貞阝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知盈直盈二切。地名。陸法言廣韻又直貞切。孫愐唐韻音貞。宋重修廣韻陟盈切。司馬光類篇又丑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

貞呈二音。楊桓六書統照母⿰貞阝从邑貞聲

篆書⿰貞阝六書統隸書⿰貞阝六書統

揁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知盈切。引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郢逞。又音丑人反。楊桓六書統照母揁知京切。从手貞聲揁隸

篆書揁六書統隸書揁六書統

徰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諸膺切。行不正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蒸。行不正貌。字濂博義煑仍切

扴

諸成切顧野王玉篇陟陵丑善二切。柽棋杠貌。陸法言廣韻柽棋柱也。郭忠恕佩觿集扴从（上知升丑善二翻。柽棋杠。下於䇯翻。柽棋貌。）宋重修廣韻陟陵切。楊桓六書統照母扴柽棋平余見陽韻徵母字濂博義音徵

篆書扴六書統

⿰衤正

諸成切陸法言廣韻⿰衤正松小兒衣。宋重修廣韻諸盈切。司馬光類篇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衤正从衣正聲⿰衤正隸

篆書⿰衤正六書統隸書⿰衤正六書統

姃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女字。司馬光類篇之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征。楊桓六書統照母。姃从女正聲。姃隸。
篆書姃六書統　隸書姃六書統

炡　諸成切。丁度集韻炡𤍽煠也。司馬光類篇諸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征。𤍽煠之。楊桓六書統照母。炡从大正聲。炡隸
篆書炡六書統　隸書炡六書統

証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諫也。司馬光類篇之成切。鄭樵六書略聲兼意。楊桓六書統照母証（統注証隸）
篆書証六書統　隸書証六書統

帪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射的。通作正。楊桓六書統照母帪从巾从正侯也。其中栖其鵠。所謂正也。帪（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詩不出正兮。注二尺曰正。詩話曰儀射侯也。侯中曰正鵠。大射禮鄭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謂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雋。故射取名焉。亦曰鵠。周禮司裘注云。謂之鵠者。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雋也。又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射人五正注。射者內正其志。則能中焉。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韻會定正。知經切。射的也。通作正。中庸正鵠。皆小鳥捷黠難中。故名正。畫於布侯。五正五行相剋次也。鵠音穀。棲於皮侯（字切知經知真讀帪隸）
篆書帪六書統　隸書帪六書統

𦔳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倖𦔳。𦔳行也。楊桓六書統照母𦔳从耳未詳。正聲。𦔳（隸）
篆書𦔳六書統　隸書𦔳六書統

媜　諸成切。丁度集韻女字。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盈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媜知京切。从女貞聲。媜（隸）。
篆書媜六書統　隸書媜六書統

寊　諸成切。丁度集韻闕人名。後周齊王子寊。司馬光類篇知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陟盈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寊義闕。篆書寊六書統

譧　諸成切。丁度集韻譧仍語頻。司馬光類篇諸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煑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譧（烝聲譧隸）

篆書譧六書統　隸書譧六書統

抍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盈切取也。拔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煑仍切。五音類聚抍之陵切。助也。又拼音烝。楊桓六書統照母抍（永聲）抍（隸省）拯上聲上舉也。从手升聲。易曰用拼馬壯吉。
篆書抍（並）六書統　隸書抍六書統

𢿙　諸成切。丁度集韻擊也。司馬光類篇諸仍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煑仍切。楊桓六書統照母𢿙从攴烝聲。𢿙（隸）
篆書𢿙六書統　隸書𢿙六書統

承　諸成切。丁度集韻諸仍切。承陽縣名。在長沙。或作丞。楊桓六書統照母承（余見丞母）丞同上。本辰陵切。假借丞（隸）
篆書承六書統　隸書承六書統

冂　諸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貞。韓道昭五音類聚冂冂同上

𨓍　諸成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定

𩚵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諸盈切。五音類聚諸情切。𩚵餅也。俗用。

𢈲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正

𢜩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徵。伏也。

𤺌　諸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烝。骨𤺌病。字瀦博義丈庚切。病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孝慎
　圈點監生臣徐清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十九庚

成

書

武成

（書傳會選蔡氏傳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群神告群后與其政事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晦庵書說問武成一篇諸家多以為錯簡然反覆讀之竊以為自王若曰以後皆是史官歷敘以前之事雖作武王告群后之辭而實史官敘述之文故其間如有道曾孫周王發及昭我周王之語皆是史官之言非武王當時自稱如此也亦如五誥中王若曰以下多是周公之語若如此看則似不必改移亦自可讀又既生魄恐是晦日既看言其魄之既是也以曆推之當為四月晦未知此篇先生尋常如何看先生曰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群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辭却無結殺處只自敘其功烈政事之美又書戊午癸亥甲子日辰亦非誥命之體恐須是有錯簡然自王氏程氏劉原父以下所定亦各不同舊嘗考之劉以為王語之末有闕文似得之彼有七經小傳否可檢看又漢書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也（答黃子善）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博士諸本推究甚詳（的）孔安國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孔穎達正義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其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足

既取其文爲之作傳耻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文王（云云）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令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要義大聚百官惟誦禱辭必有脫錯（見正義）劉敞七經小傳武成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識記也言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以爲此書也然此書簡策錯亂兼有亡逸粗次定之于下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云云）下至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然次以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然後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下至于小子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乃偃武修文（云云）然後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拙齋林之奇全解此篇所載自往伐至於伐商之後發政施仁之事首尾俱載非必主於武而言其以武成名篇者蓋書之名篇各隨其史官一時之宜或述其所作之人或取其所固之事或指其所居之地或摭篇中之字以爲名其體各有不同要之徒取是字以爲簡編之別耳本無意義存於其間此篇有越三日柴望大告武成之言故史官編序之時摭取武成二字以志其篇亦猶梓材之意也學者之於此能行其所無事無以鑿求之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此篇如漢孔氏鄭氏之說皆不必如此說也陳經詳解讀此篇可以見聖人安天下之規摹謂之武成者武功既成則無事於用武矣武功曷爲而能成也蓋聖人之武不用於殘民虐衆而用之於禁亂止暴故凡兵之用皆起於人而不起於我所以起武王之兵者紂也非武王也武王之兵爲紂而起則紂既黜矣奚以武爲故武功於此乎成而歸馬放牛不復用矣亦與辟以止辟刑期無刑同意此聖人之所以善用武溥博淵泉而時出之秦漢以後有天下者不識此意漢高祖雖以五年之間成帝業而功臣相繼叛亡高祖竟有流矢之禍唐太宗既得天下而末年猶逞意於遼東之役此皆是兵起於我而不起於人甚者爲好戰爲窮兵爲黷武爲貪功皆不識聖人之所謂武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是書乃武王剪商之功已成而後作非紂尚存之日作也此其所以爲武成其文豈必相屬（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書孔氏曰見正義）書釋題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乃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謂彼僞武成也董鼎輯錄纂註輯錄　問武成以下（見晦庵書說）　纂註　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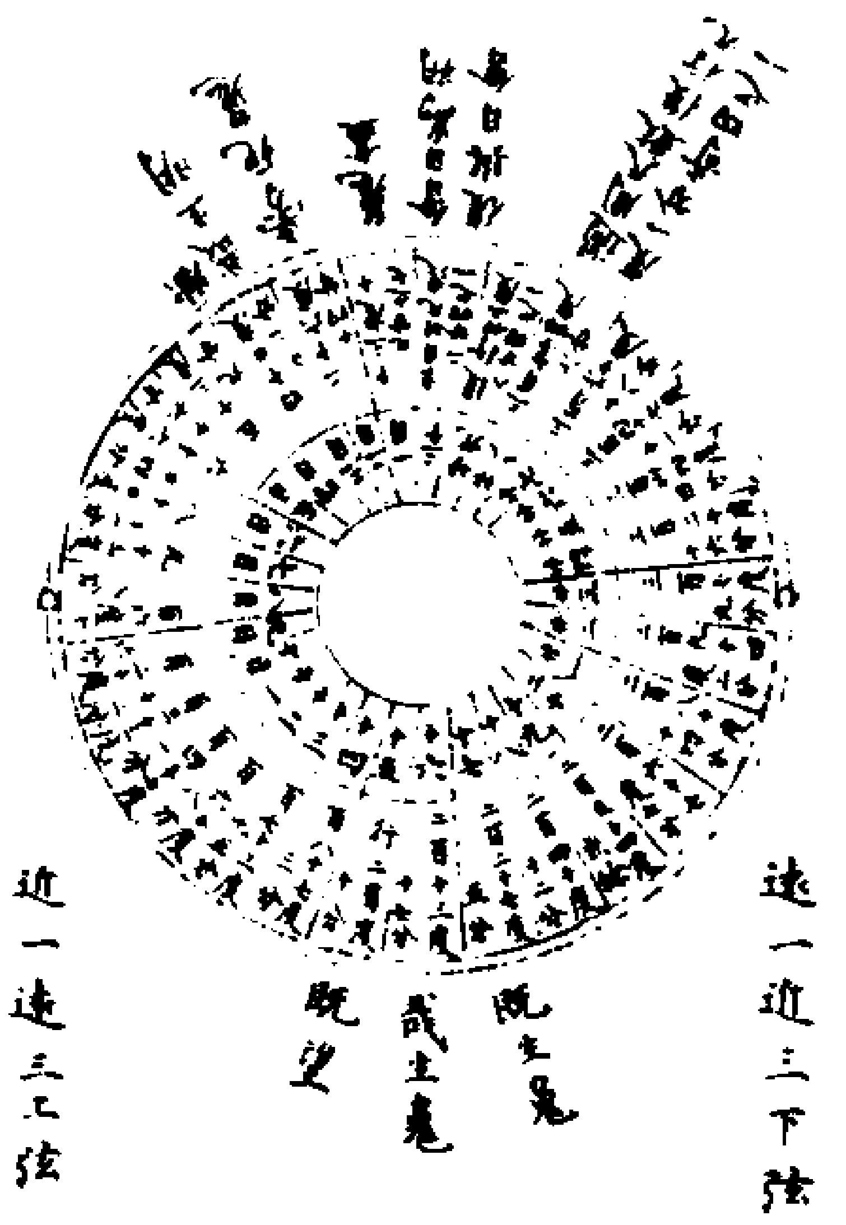
氏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泰誓牧誓亦能一天下而亡不旋踵蓋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書傳會選蔡氏傳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鄒季友音釋經（魄匹陌反字亦作霸古通用癸居誄反）陳師凱旁通死魄朔也漢律志文也（朔日日月相會二氣合并陽上陰下月體不明故謂之死魄然又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有死而復蘇之義也正義曰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二日近死魄旁近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翼明也（輯纂引王氏云翼輔也以此日爲主則明日爲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爲翼日）周鎬京也（時武王已遷都于此）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三輔黃圖云鎬池在昆明池之北即周之故都也周回二十一里蓋地三十三頃在長安縣今屬奉元路即安西路古京兆也）晦庵書說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此與古今文合但差一二字）又曰粵若來三月既成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顏氏曰今文尚書之辭）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顏氏曰亦今文尚書也）又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孟康曰逸書篇名）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氏註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爲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曆以爲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爲十九日庚戌爲二十二日（若無閏即四月無丁未庚戌）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爲倒而此志所引者爲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繆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以湯誥考之此說爲是）畢命古文有此篇其年月日與此同而王命作冊乃序文唯豐刑爲無據然年月之下亦有至于豐字豈又若伊訓之方明耶但古文之序冊下更有畢字孔傳以爲命爲冊書以命畢公如此則全不成文理本文似亦有闕語疑作冊二字乃衍文

而闕一公字也以此可見劉歆所見古文已非其正而今本亦有闕誤雖盡信也孟康使以豐刑為逸書篇名則不復本工文自有畢命矣又誤之甚矣（此愚見劉氏七經小傳之說當考　蔡[illegible]子書）

明魄朔望圖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厥四月哉生明　既生魄　康誥惟二月哉生魄　召誥惟二月既望　三月惟丙午朏　顧命惟四月哉生明　畢命六月庚午朏　漢志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日行遲而月行速也日本陽也月本陰也月不能以自明資日而後明故交會於日則為晦為朔其生明為有序是以三日而哉生明因謂之朏凡八日而生明已半因謂之上弦十有五日而謂之望蓋與日對望而明也十有六日而生魄是陰魄之生而明退之漸也二十三日而生魄也半因謂之下弦二十七日有奇而月行三百六十五度已及周天之次而日之行已遠凡二十七度故月復行二日有半而再會於次辰之朔也拙齋林之奇全解惟一月者即泰誓所謂一月蓋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周之正朔未建故不可以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史記不可以追周商之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義也壬辰旁死魄者正月之首也漢律曆志曰死魄朔也生魄望也蓋魄者形也是月之輪郭無光之處沉內附日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月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月漸遠則斜而光稍滿其形如銀丸者所謂魄也日月合為朔之後始受日光故明生而魄漸死至望後則明死而魄漸生故曆象以明魄之生死而定朔望弦晦然後日之甲乙始可得而推也旁近也一日為始死魄則二日為近死魄此所記載在於癸巳之日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不直言癸巳之日于征伐商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者為曆起也蓋曆家之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日月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也苟為但言日而不言朔以取正於月之明晦則曆象不可得而推非記載之體也故古者將記日之甲乙必先以日月之晦朔為定春秋書日食者三十六而其定晦朔必以日食為準故杜氏長曆以日食推行則其月之在晦在朔皆可考也此法雖詳于春秋其實書之源流也既載旁死魄之日壬辰以見周之克殷其月辛卯日月交會于星紀之次以起周之曆矣於是繫之以征伐商之日以記事也故繼之曰越翼日癸巳則武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蓋於是月始興師而自周癸巳日興師而戊午日渡孟津則是二十五日也甲子克殷殺受則是三十一日也以至於下文丁未庚戌皆可以即此而推也後世如漢唐律曆志以其曆法推考無所不合由其事繫日日繫月故其有數存焉可傳以曆而考也陳大猷或問或問生明孔安國以為月三日孔穎達以為生明死魄俱是月初而諸儒多從安國之說如何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昧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

故為哉生明薛氏謂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朔觀月則可見故知當以穎達之說為正諸儒皆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夫望之後一日魄始生而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或在十四日不可定指十六日為生魄也王天與纂傳須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往伐之意一月說見泰誓（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陳櫟纂疏愚按蔡氏於泰誓上及此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以驚蟄為寅月中氣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辯而明矣（漢志見梅巷書說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王氏日休曰見旁通）陳維之辯疑泰誓武成月不稱正而稱

（一者何哉商正已絕周正未建故只言一月）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書傳會選蔡氏傳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鄒季友音釋經哉四字華明化胡瓜二反傳潼關上徒紅反本名衝關以河水衝激華山之東故名又曰廣漢潼水至此入塹江故遂以潼名埶音叠復扶又反下並同乘平聲衅與釁同許靳反倒都皓反載作代反陳師凱旁通豐文王舊都在豐水之上三輔黃圖云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豐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華陰今屬陝西華州寰宇記云潼關即左傳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是也按潼關是自函谷至於潼關高出雲表幽谷祕邃深林茂木白日成昏華山之陽太華山在華陰縣南八里衅許靳反與釁同）

黃度書說惟一月王自商至于豐　漢律曆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　古史官紀事必書朔望死魄生明以存歷法死魄生明占步最準莫明也武王以一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役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返日月序所謂往伐也　乃偃武修文至示天下弗服

天下固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今華州華陰縣華州為貢屬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山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郤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粵瞻雒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特表歸獸對往伐秦敖倉在滎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絜齋袁燮書鈔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書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書者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于舊都猶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也　偃武修文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為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為惡當時之黨紂為惡者眾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懼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患固可取而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明故為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強盜蜂起召募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蕭俛輩盡銷而去之也杜喬林之奇全解厥四月至示天下弗服

此篇先後說者極多惟唐孔氏依漢孔氏先後為說而其先後失次者

與夫簡編之缺有脫逸則論其端而使學者以意逆志而自得焉此為得體但惜其論之有所未至也其今於此篇不敢輕有去取劉元甫王介甫程伊川孫元忠數家之說始依唐孔氏之意按唐孔氏所次歲月日以謂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正月三日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孟津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謂四月三日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蓋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庚戌日柴望矣而下文乃曰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豈有二十二日後乃復有生魄之文乎唐孔氏曰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未受周命而已助周祭乎明其受命在祀廟前則是唐孔氏於此先後之序已覺其非矣然而又曰史官失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此則雖覺其非而亦未知其為失先後之序也以某所見當是武王既歸于豐偃武修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矣則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以下皆繫于此既告羣后以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之德乃後率之以祀于周廟以至於柴望大告武成於理為稱然此篇見存者止於如

此其閒文勢或有脫逸不全者亦未可知雖疑其先後之次如此亦未敢以為必然之論也厥四月者既克商之年四月也哉始也始生明亦是初三日也前載正月三日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此載四月三日云哉生明蓋魄死明生其實一也特史官變其文耳武王既克商矣於是四月三日始自商還至于豐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武修文樂記（云云見正義）既偃武修文示天下不復用兵則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矣故於是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無復服乘此等物以從事於干戈之事也華山之陽桃林之野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矣則不復羈紲穿絡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耳二孔之說大不然聖人之治天下使萬物各遂其性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有夏先后所以懋厥德而罔有天災也今以示天下弗服之故而縱牛馬於乏水草非所長養之地非聖人所以仁萬物之意也蘇氏又云華山之陽有川焉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絕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也此亦通論矣夫苟縱而不留則足以見其無所用武之心矣豈必擇其可入不可出之地乎苟其入而可以出則天下遂將不信于此始求之過也柯山夏僎詳解惟一月（至）示天下弗服

此史官記武王伐商之終始也此一月即泰誓所謂一月也周之正月商之十二月也是時正朔未建不可云正月其時日為周又不可追用商正朔故但云一月蓋權時之宜也泰誓言一月戊午盖記其至孟津之日也此言一月壬辰翼日癸巳乃記始發鎬京時也漢書曆志謂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魄是月之輪郭月之一日則生明魄死故謂之死魄故二日壬辰為旁死魄蓋以其日近於死魄也武王步自周往征伐商乃是癸巳日不直言癸巳而先言惟一月壬辰旁死魄乃始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者蓋先言一月壬辰為曆起也曆家推步尤難於日月合朔合朔既定則千載之日可坐而致此武成所以首言月壬辰旁死魄也既記日月合朔於上於是繼以伐商之日盖武王伐紂實以一月初三日癸巳興師故言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翼日是明日也以今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明日為翌日也而武王早朝步行自鎬京之周而東往伐商也至其月二十八日戊午則師至孟津渡孟津而次于河朔即泰誓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下文所謂惟戊午師逾孟津者是也二月則辛酉朔四日甲子武王則以是日滅紂即牧誓所謂甲子昧爽是也由是言之則武王之伐紂自始興周凡二十五日則至孟津二十一日則滅紂

也此不載戊午甲子二日之事者蓋此時載往伐與歸周之始末故既載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即載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也唐孔氏謂其年閏三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則此言厥四月哉生明蓋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前言死魄此言生明其實一也特史官變文耳蓋武王既克商於是以四月三日始自商來歸至于豐豐蓋文王所都之地也武王既勝商而歸則弔民伐罪其事畢矣於是偃息其武功而修舉其文事凡負重致遠之牛馬無所復用馬則歸于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以今既偃武則不復服牛乘馬華山桃林皆近豐之地蓋牛馬既不用則不復羈絆而縱之無人之境以適其性也此所謂偃武修文即禮記所謂（云云見正義）陳經詳解此歷序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周之正月即今之十一月也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翼日癸巳即正月之初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即泰誓上篇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與中篇戊午次河朔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甲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即四月初三日其日即辛卯也丁未祀周廟即

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正月往伐四月成功史序其成功之次也漢律曆志引武成月日與此經不同孔穎達謂焚書之後有人僞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又亡其篇鄭康成云武成逸書建武之世亡謂彼僞武成也朔為死魄望為生魄魄者月之輪郭無光之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故初一日為始死魄初二日為旁死魄旁近也初三日為生明十六日為始生魄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先事而書所以正曆堯之史官紀時以星武王史官紀時以月紀日以星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紀時以月如此書旁死魄哉生明之類所以必用星與月者以星者天象之著明月者亦天象之著明人所易見千百載之後曆法有差無所考證則必考證於星與月也武王自正月初三日伐商至四月初三日自商歸豐其成功何如是之速也與漢高祖五年成帝業唐太宗亦百餘戰而成帝業異矣　樂記曰武王克商濟河而西車甲釁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即偃武修文之意也武既偃而不用則凡禮樂政教無非文也華山之南與夫桃林之野皆至險之所歸馬放牛於此則待其自生自死示天下弗乘

服之矣然則武王豈盡放其牛馬乎此所謂歸馬放牛者當時征戰所用之牛馬也若夫天子所有十二閑則在官有常制豈得而盡歸之放之哉聖人於無事之時亦未嘗不為有事之備晉武帝平吳之後減去州郡武備卒至盜賊大起唐穆宗聽蕭俛銷兵之議復失兩河此不知為預備之策也陳大猷集傳曰月（至）乃偃武修文　禮記月明生於東魄載於西沈括日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照斜而光稍滿大抵如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圓也　愚按楚詞日為火月為水火騰光水涵景日火類也其光在外月水類也其光在內故月涵日景則有光　王普曰月生明之夕但見其如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恭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　朱氏曰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孔氏曰翼日明日也蘇氏曰壬辰未傳事先書旁死魄者使千歲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魄望背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呂氏曰堯史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　唐孔氏曰生明死魄俱

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互言耳　呂氏曰正月往伐四月初還豐又在朕地整治政事撫摩人民其成功何速也與漢高祖五年而成帝業唐太宗百戰有天下異矣　袁氏曰文王都豐武王既誅紂復歸舊都猶湯既黜夏復歸于亳也　愚曰按文王有聲之詩宅鎬在卒伐之後則此時尚未都鎬（林氏曰見拙齋全解唐孔氏曰見正義孔氏曰見孔傳）　歸馬于華山之陽（至）示天下弗服　愚曰此偃武之事也　新安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偃武之急如此以見用兵定天下非其本心樂記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　衅許慎切謂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包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櫜音高兵甲衣曰櫜言閉甲兵也郊射為射宮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貍首騶虞所歌以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衣袞衣之屬裨衣而冠冕也搢插也搢音晉說吐活反　呂氏曰馬牛但放當時用以伐紂者耳若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不然則後之東征四國將何所用晉武帝平吳去武備唐穆宗平兩河而銷兵一有禍亂遂不可支（孔氏曰見孔傳蘇氏曰見拙齋全解杜預曰見正義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王天與纂傳演）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歸獸之意　陳氏曰朔日月已生明但其明處極微暗明生則魄死矣故為始死魄魄死則明生矣故為哉生明　薛氏為哉生明月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月生魄魄生則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明初見故也於晦望觀月則可見　張氏曰政事即修文也非政事外別有文（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袁氏曰見絜齋書鈔蔡氏曰見會選呂氏曰見陳大猷集傳）陳櫟纂疏張氏曰朔日為死魄二日為旁死魄三日為哉生明（呂氏曰王氏曰並見陳大猷集傳）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書傳會選蔡氏傳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

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邵季友音釋經駿陸音旬俊反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陳師凱旁通豆木豆籩竹豆）　籩豆形制一同名以竹木而分也　孔安國傳惟一月壬辰旁死魄　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越翼日（至）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　厥四月（至）至于豐　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　乃偃武修文　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　歸馬于華山之陽（至）示天下弗服　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至）執豆籩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　越三日（至）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陸德明釋文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旁近（附近之近）哉（將來反）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非長（丁丈反）不復（扶又反）駿（荀俊反）豆（本又作梪）籩（音邊以上時掌反）燔（音煩）（重言）王朝步自周召誥畢命至于豐召誥畢命（互註）記樂記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

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孔穎達正義惟一（至）武成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二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

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為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　傳此本（至）死魄　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　傳翼明（至）孟津　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　傳其四（至）五言　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側載（至）

文教　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　傳山南（至）乘用　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　傳四月（至）執事　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群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　越三日庚戌　正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

此三當為四由字積與誤　要義正月往伐四月告成史歷叙月日　漢世武成逸志所引乃偽武成　旁死魄哉生魄謂月二十與十六　周去孟津千里行二十五日　哉生明旁死魄俱是月初　祀周廟稷以下文以上（並見正義）黄度書說丁未（至）大告武成　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用天子禮樂稱周廟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舉侯甸衛詳近而錄遠也要則略矣駿疾奔走執豆籩助祭燔柴祭天望祭山川祀廟蓋三日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陳大猷集傳愚曰此下皆修文之事也　新安王氏曰甸服侯服衛服之邦駿大而疾也奔走於廟執事木曰豆竹曰籩祭器也　柴望說見舜典　新安王氏曰以武功之成告于祖宗天地及山川之神舉事而祠所以禱也功成而祀所以報也（呂氏曰使武王伐紂有一毫不盡盡能討越在天諸侯在廟亦與武王同此一意又見伐紂非武王事乃祖宗天地山川有貢於我我盡其貢至功成乃言武王之心蓋與神明為一也唐孔氏見正義孔氏曰見孔傳）鄒悅道斷法武成言邦甸侯衛駿奔走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召誥云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或言男而不及衛或言衛而不及男何也立政言春甸萬姓則專言甸而皆不及乎他何自異於

五服九服之制耶　居諸唐孔氏曰侯甸男服之邦伯不徧擧並服者文略耳邦伯州牧也　葉氏曰不及采衛者不以遠使衆也　王氏曰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立政蔡云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書傳會選）（蔡氏傳）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鄒季友音釋（傳朝紐遙反）（見形甸反）陳師凱旁通生魄望後也（十六日爲哉生魄此言既生魄未知的爲何日故止以望後言之輯纂引陳氏曰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尚例耳）孔安國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陸德明釋文暨（其既反）孔穎達正義傳魄生至一統　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者武成既訖然後却說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來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爲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要義望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故生魄通言十五後　諸侯百官受命于周明一統（並見正義史浩講義）惟一月生受命于周　此記其事之大凡也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者月朔之二日既已生明其旁爲死魄也哉生明者初生明也既生魄者既望之二日而生魄也一月二日伐商至四月二日始來自商商人既定而急於興治故其歸如是之速也夫偃武修文歸牛休馬示不服用乃曰武成是知武者所以定亂而興治聖人不嘗黷也傳言武有七德而終之以安民和衆豐財蓋如是然後可以爲武之成也祀于周廟告于祖宗也柴望大告告于天地山川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告于鎬京所會之諸侯群臣也此史氏舉其凡目而其辭則載之于後固非簡篇之脫誤也黃度書說魄生明死既生魄望後一日（絜齋袁燮書鈔）丁未祀于周廟主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

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爲諸侯者皆爲周家之諸侯爲百工者皆爲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過誅其君弔其民蓋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既誅其君矣吾之責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既黜夏而歸于亳武王既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爲天子湯武之征伐苟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爲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而起因而命令之周所謂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眞箇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爲天子也非有意爲天子也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爲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蓋同歸於無私心焉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求聖人之心如復歸于亳自商至于豐看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心薛季宣古文訓惟弌月壬辰㫄死节粤翌日癸巳王輪步自周亐征伐商氒亖月才生明王佅自商坒亐豐粤偃武攸文帰馬亐華山出昜放牛亐桃林出埜示兂下弜𦨶丁未禩亐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粤弍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旡生节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亐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言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蕃獨言甸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近也駿奔走執豆籩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命始號令于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諸侯之至也其九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語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牛就牧也馬放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甲之意也當紂之時諸

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伐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侍其邊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為功武成而不窮黷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陳經詳解 丁未至受命于周 丁未即四月十九日也武功既成歸于豐邑遂告周廟意者功歸于祖宗而不自居其功也周廟即后稷以下文王以上也邦國諸侯如甸服侯服衛服皆來助祭也駿大也大奔走以供祭祀之事若詩云駿奔走在廟是也周有六服諸侯武王代紂八百諸侯不期而會此正言侯甸衛三服者以其近於王畿之服也四時祭祀皆在焉夫諸侯向也與武王比肩而事紂矣今也為周家之臣子儻非武王此舉有以公天下之心其誰肯服武王哉越三日庚戌即四月二十二日也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之神大告天地以武功之成先祖而後郊以其自近始也又有以見古人之祭天地皆須先有以養其誠意三日之前既祀祖宗則誠意以至矣故柴望以祀天地既生魄即十六日也武王以四月初三日至豐故十五日以後諸侯百工皆受命則知此受命當在丁未祀廟之前不應諸侯來受命而先助祭也史官將述武王所以告諸侯之辭故以生魄繼大告武成之後觀此一段見武王伐商初非一己之私意即祖宗之心也即天地之心也即諸侯百官之心也武王合祖宗天地諸侯百官之心以為心故祀周廟柴望告武成諸侯百官皆受命而無有歉然之意胡士行詳解 丁未（十九日）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大）奔走執豆（木）籩（竹）越三日（二十二日）庚戌柴望（祥見前典）大告（天地山川）武成既生魄（十六以後皆生魄之日二十二柴望盡此生魄以後之日如前典既月乃日也）庶邦冢君暨（及）百工（官）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明日映而生明光月狀如銀丸本無光映日而生明遇朔而日月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則中天直對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於晦 朔初一月光蘇而魄死死魄黑暈滅也初二旁死魄 朏初三月出哉生明 上弦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十六明滅黑暈生 下弦二十三魄生明滅至半 晦月盡月全黑王應麟六經天文 月生明生魄 魄者乃月之無光處也魄生則明死魄死則明生初三日明始生謂之哉生明又謂之朏又謂之死魄故初二日謂之旁死魄旁近也十六日謂之哉生魄晦則日月相會于東方望則日月相望蓋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合璧則晴相遠而日爝不及則亦晴 薛氏曰哉生明月

一日也旁死魄月二日也至望日則明全生而魄全死自望後一日則明生魄魄生明死矣至晦日則明全死而魄全生故每月之終謂之晦以其魄全晦故也每月之始謂之朔以其光初見故也 邵子曰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也陰盛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也天為父日為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為夫月為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張氏曰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以一月均之則日得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也初三日日初入時月在庚上哉生明見西方八日為上弦日初入時月在丁上十五日為望日初入時月在甲上盛於東方十六日將出時月在辛上載死魄見平旦二十三下弦日將出時月在丙上三十日為晦月與日合在乙上月本無光借日以為光及其盛也遂與陽敵 朱氏天問注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為明乎故唯近世沈括之說乃為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菟在腹之問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參同注曰三日第一節之中月生明之時也蓋始受一陽之光而昏見於西方庚地八日第二節之中月上弦之時受二陽之光而昏見南方丁地十五日第三節之中月既望之時全受日光盛滿而昏見於東方甲地是為乾體十六日第四節之始也始受下一陰為巽而成魄以平旦而沒於西方辛地二十三日第五節

之中復全中一陰為艮而下弦以平旦而沒於南方丙地三十日第六節之終全變三陽而光盡體伏於西北一月六節既盡而禪於後月復生震卦云震一兌二乾三巽四艮五坤六每五日為一節朔旦震始用事為日月陰陽交感之始道家取此以為修煉之法　鄉飲酒義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魄者月之有體而無光處也故書言哉生明旁死魄皆謂月二三日月初生時也凡言既生魄即謂月十六日月始闕時也今此篇兩言月三日而成魄則是漢儒專門陋學未嘗讀尚書者之言耳　葉氏曰朔二日而生明其旁為死魄旁死魄哉生明者以朔數之也望二日而生魄哉生魄既生魄者以望數之也　呂氏曰堯典以星正時周史以月正日恐曆久必差而星月則明著易見也王天與纂傳頴江徐氏曰此史臣記武王功成祀廟告天庶邦奔走聽命之意李氏曰邦甸侯衛言甸服侯服衛服之邦也則五服諸侯皆在矣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董鼎輯錄纂註輯錄義剛問生明生魄如何先生曰日為魂月為魄魄是黯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魄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魂加於魄魄載魂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卻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

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月在午日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又楚辭集注答天問夜（光何德章可參考）纂註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按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十六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既月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側耳所以云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而丁未祀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融堂錢時書解惟一月壬受命于周　自惟一月壬受命于周乃史官摠記伐商事節以明此書之所由作武王以正月三日自周伐商至四月之三日自商歸至于豐首尾凡一百二十日也歸來弗暇他及且急急偃武修文既偃武修文至四月十九日丁未乃祀于周廟二十

二日庚戌柴望大吉武功之成蓋祀周廟亦所以告武功柴望之時邦甸侯衛亦未嘗不在互言之可以互見也諸侯方受周之命而與之更始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十九庚

成（武成篇二）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書傳）

會選蔡氏傳群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于此王季能勤以繼

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命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鄒季友音釋經大王上音太泰王如字又于放反夏戶雅反下章華夏同傳邰音台邰在斄縣斄音邰邠與豳同志中及在栒邑縣豳鄉岐山之西北四百餘里大王公劉十世孫岐山在美陽縣邰之西北相去無百里凡大王都豐在鄠縣又岐山東南六百餘里上四縣並隸古扶風凡九年崩據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才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羑里之囚十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陳師凱旁通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追尊為一代之始祖邰祀則以配天故謂為先王無謚有謚者自大王起然親廟追尊為王者止三世文王父也王季祖也太王曾祖也自組紺以上仍稱公故中庸曰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父加謚則稱文王祖無謚不容單稱王故以字配之以取別然字不可加於王上故稱王季曾祖亦無謚為愈尊加太字稱太王也上業自太王起故追王始太王也后稷始封於邰寰宇記云武功縣古有邰國先封后稷之地故斄與邰城城在縣西南二十二里前漢為斄縣後漢省入武功武功縣今屬乾州乾州即唐奉天屬陝西奉元路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與豳同地志云扶風栒邑縣有豳鄉公劉所都今有邠州屬陝西道岐今屬鳳翔府岐山縣也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詩魯頌閟宮之辭朱子云翦斷也太王自邠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是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至于文王至凡九年崩朱子語錄云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此事更難考說文王不稱王則可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者自甚時數起若謂文王嗣位只節不稱号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亦為不可又書言太王肇基王迹則到太王時周家已自強盛矣今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為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為自虞芮質成之後為受命之元年也又云周自積累以來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盛至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亦須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又云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今觀孟子集註云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氏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孔安國傳王若曰嗚呼群后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能厚先人之業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大王修德以翦齊商入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我文考文王至以撫方夏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惟九年大統未集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就予小子其承厥志言承文王本意

陸德明釋文大王音泰肇音兆王迹王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后至先王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傳后稷至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

之類。知公是爵秩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傳太王至王家。 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太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脩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大邦至其德 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威被素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董事為文也。 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為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要義稷不窋皆稱先王契亦云玄王 先公惟三人稱公公劉又稱名 文王改元自於其國且容中年得改 魏惠王漢文景于孝改元必因古 並見正義 項安世家說惟九年大統未集說者以此為文王受命之九年非也史記周本紀太公世家周公世家皆言武王即位九年乃觀兵於盟津明此即武王之九年也時已十一年矣何以謂之九年古者天子諸侯皆除喪之後始即政事之位通初喪數之為十一年但數即政之年則九年耳自晉成公以來始有踰年即位之事春秋書之譏不終喪也惟觀政九年大統未集故武王未得盡承文王由舊之志今既集矣其承厥志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承之也。 予小子其承厥志。 王介甫以此篇為脫簡當以自厥四月哉生明至予小子其承厥志移在天下大定之下此說良是必如此然後文理可讀月日亦順又見武王所承之志上謂文王欲由商之舊政而未得今予小子不可不承故次以乃反商政政由舊此即承志之事也若如本文則是文王志在底商之罪而武王承之也豈不上誣先志哉 黃度書說 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尊言周之所以興於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欲見孝思必告群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 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邰為周始祖公劉脩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篤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大丁帝乙之世有撲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為西伯克成累世之勲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始大雅文王為受命作周之

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之詩緜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指犬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懷其德有所恃詩云爰整其旅以遏徂莒冒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群公此皆為天下公議武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為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黎齋袁氏書鈔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追王大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玄王桓撥謂契契既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啓土始於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周觀其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則規模廣大已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古以畏其力言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復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也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近紂而迫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矣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令焉人心背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為文王之誕膺天命也拙齋林之奇全解 丁未至予小子其承厥志 丁未祀于周廟至大告武成此文當屬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蓋武王既歸馬放牛示天下不服乘則其王業於是乎成矣既生魄則十五

日以後也武王既克殷有天下於是庶邦冢君及內之百執事咸來受新命于周猶舜之居攝則四方群牧來覲既諸侯群臣來受新命于周於是武王爲之述其先王積德累功之艱難故已得以成此王業蓋將帥之以祀于周廟則先爲言祖考之所以致此者故惟歷叙后稷至于文考積累之次序而已承其志蓋爲將祀周廟而言也王於是嗟歎以告諸侯曰惟先王建邦啓土言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啓此周邦之土也先王指后稷也國語有云昔我先王后稷后稷非王而稱先王者尊之之辭也契在商亦稱玄王皆尊稱也公劉后稷曾孫篤厚也后稷之烈至公劉而加厚焉大王后稷十二世孫能增修后稷公劉之業而周之王業始基於此王季且又能勤勞以成王家而文王成之功業於是大成惟其積累之功德源流深長如此故大爲天之所眷命而膺受其命以撫安四方諸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小邦於是懷其德而得以自立彊者畏之而不敢使小小者懷之而有以自立則是天下所賴以主存也天下所賴以主存則宜克紂伐殷以君天下而大統猶未集於其身故於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以致伐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先儒因此說附會以斷虞芮之訟受命稱王之說謂文王於斷訟之年史稱元年至九年而崩武王終喪而觀兵於殷上承文王之年爲十一年又二年而伐殷爲十三年其爲附會之說似若可信然而改元立號近起秦漢三代之世無有也惟後之君於即位之年則稱元年耳豈有文王既即位四十餘年而史稱九年之理此說始是漢儒因九年大統未集之文而生此辭其實非也然則九年大統未集何也蓋當文王未崩九年之前紂之惡貫盈而不可赦也文王知其勢必不得不伐於是時也已有伐紂之志矣然而猶有所不忍遂遷延於九年之久文王既崩而紂之惡日甚則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所謂九年者徒謂周之王業當興於此時矣何改元稱王之有哉武王既告庶邦冢君以自后稷至于大王積德累仁成此王業而已承其志以伐紂救民而有天下矣於是以丁未之日祀于周廟諸侯之受命于周者咸奔祭于廟大奔走執豆籩以供祭祀既告祭于廟又三日庚戌於是燔柴祭天望祀于山川以告武成亦猶舜既居攝以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然後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也武王既克商有天下諸侯百工受命于周而其告成之際惟叙述其先世積累之艱難而已承其志故唐孔氏與劉元甫皆疑此下史有脫簡蓋以湯誥考之則誠有詳畧之不同故謂武王既定天下當懋惪告戒不應其祖述其先世之勤勞而止也予嘗反覆繹尋武王所以告諸侯之意此蓋既得天下將欲率諸侯祀于周廟追王其先世故其說如此按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是武王既受命於是始追王其先世祀以天子之禮自惟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蓋爲追王張本而言之也丁未祀于周廟則於是行其追王之禮矣惟其追王而言故惟序述其先世積行累功之事唐孔氏疑其下有脫簡未必然也柯山夏僎詳解此又史官記武王歸周祀廟告天之事與告群后之言也唐孔氏於上厥四月哉生明云是四月三日辛卯則此丁未蓋是四月十九日也武王歸周至十九日乃告祭于周家先祖之廟即后稷而下至文王也武王既告廟故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大奔走而執豆籩以助祭祀又三日庚戌是四月二十二日武王乃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天地以武功之成既告廟祭天矣於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四方諸侯與凡執事之臣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四方皆朝見新君俯首聽命所以正始也以曆考之月既望則魄生明死則所謂生魄者蓋月之十六日也武王於四月十九日祀廟於二十二日柴望皆是生魄之後行事故如此言既生魄者非月之十六日乃是二十二日既柴望於是盡此生魄已後之日與百工

受命也蓋此言既生魄與舜典既月同自十六日至三十日皆爲生魄之日故二十二日既柴望既盡此生魄之日而與百工受命也史官既載諸侯百工受命于周之事故因武王所以播告之言自王若曰以下即武王播告之言也武王呼群后而告之曰我周之王業自后稷在唐虞之際始封於邰故建立此邦之疆土后稷非王而稱先王尊之之辭也以其爲王者之始祖故可以先王言之也后稷既建立邦土至公劉乃后稷曾孫復能修后稷之業而使之加厚故曰克篤前烈至大王又后稷十二世孫不忍以土地之故驅民與狄人戰去邠邑岐民以爲仁人而從之者如歸市是大王始得民心而王業實基于此故詩言實爲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謂太王時雖未嘗有翦商之志然自此始得民心是周家所以終翦商有天下者實基於此也而說是書者曾不深考乃謂建邦啓土自於后稷修后稷業自於公劉修德翦商自於大王勤立王家自於王季受命爲王自於文王是說大害名教夫武王伐商迫於天人之歸不得已而舉之豈有紂未立數十年之前商無失德而有翦商之志如是則是叛逆之臣大王何異司馬懿王季何異司馬師文王何異司馬昭此必不然也王業既成於大王王季又勤勞以守之故曰其勤王家積而至於文王則積累

之久成就之大功業於是大咸遂能大受天之眷命而撫安方夏於是時也大邦諸侯則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小邦則懷其德而得以自立雖自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戎又明年伐密須又明年伐戡黎又明年伐崇專征九年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大勲亦未集於其身文王之功既未能集此武王所以自稱予小子其承厥志蓋謂今日之事乃所以成文王未成之功非利紂之天下而妄取之也（陳經詳解）王若曰至其承厥志　此章乃武王言其家世積累以告諸侯群后者指當時庶邦冢君之受命者言之先王即后稷也蓋始封於邰以農開國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能厚先王之業百姓多歸之如周詩所言篤公劉之事可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肇始也始遷王者之迹孟子之言可考去邠邑于岐山之下是也王季其勤王家能纘太王之業勤于王家如周詩所稱克長克君之類可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能成其王者之功如當時伐崇伐莒一怒安天下皆其勲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謂三分天下有二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聖人之於天下未嘗有威愛之跡天下之服聖人自有威愛之辨蓋大邦素以力服人者也遇文王而無所施則是文王有不可犯非畏其力而何小邦素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有以適所願則是文

王有以撫綏之非懷其德而何文王初無心於力與德也而大邦小邦自見其力之可畏與德之可懷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自武王言也文王既没之後武王繼文王九年之間未能合天下於一統故予小子今日之事將以繼文王之志也文王之德所謂大統者欲天下純被其化脫於紂之塗炭而已若夫必於取天下則非武王之心也此章必欲叙其家世積累之勞如此所以示其今日之有天下皆其所當得所以陰消群后諸侯不服之心然則群后諸侯既服武王矣而曰陰消其不服之心者蓋自武王勝商之後商王猶有四十餘年不服周者安知其中無有不服者哉然則道其先祖父之勳與其所當得天下之意自湯之時猶未至此武王之時則又非湯之時矣故曰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陳大猷集傳）既生魄至大統未集　愚曰既祭祀然後告諸侯生魄望後也　纂疏見伊訓　新安王氏曰群后指當時諸侯之受命者言之　愚曰方夏謂華夏之方　三山陳氏曰膺天命撫方夏至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見陳經詳解）　呂氏曰文王地方百里而大邦畏者非畏其力乃畏其德耳所謂德威惟畏也　愚曰統總也緒也以喻帝王基業（林氏曰中庸曰見拙齋全解　唐孔氏曰見正義　薛氏曰見古文訓　孔氏曰見孔傳　蔡氏曰見會選　方時發索）

至惟先王建邦啓土至其勤王家　古者剖符以合諸侯於是乎有邦分茅以錫諸侯於是乎有土邦則主城郭而言城郭則必作而立之也故曰建土則主封疆而言封疆則必斥而大之也故曰啓有邦斯有民所以貴之也有土斯有賦所以富之也天子豈私國諸侯也哉是所以崇德報功國當洪水之害起而阻飢之患興故稷降嘉種所以率育農殖嘉穀所以率教其穀之備有則維秬維秠其患之章及則執疆執界奏庶艱食而食給懋遷有無而貨通立我烝民其教行也萬邦作乂其治興也堯以其功封于有邰民於是乎初生帝於是乎肇祀此之謂建邦啓土詩曰奄有下國言其建邦也又曰奄有下土言其啓土也其曰建邦則作之自我後人所以一二邦以修則述此而已其曰啓土則開之自我後人所以上宇厥章則闢此而已夫無百里之地則無以見其功有百里之地則可以朝諸侯惟文武以受方國之由實后稷建邦啓土之力前人之烈肇造矣必待後人力行之乃至于大先王建邦啓土而先篤前烈所以有待於公劉也觀七月之詩前人所以養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既順乃宣非篤前烈而何觀思文之詩前人所以教民之烈如此而公劉則于時言言非篤前烈而何干戈戚揚其防患之豫是乃篤載纘武功之烈然也俾筵俾几其燕

享之節是乃篤講彼公堂之烈然也以至徹田為糧而經野之有法豳居允荒而體國之有制于胥斯原內之所以安民于豳斯館外之所以待旅維玉及瑤而篤於禮酌之用匏而儉於用既居而不遑處既康而不遑寧皆所以篤前烈也此詩人所以稱其為篤公劉次言前乎此邦土雖有而時為諸侯王業雖致而王迹未形肇基之者實惟太王肇基即如所謂始基之也曰王則必上得乎天太王之爰契我龜則天始與之矣後之所以大命既集則因是焉曰王則必下得乎民太王之從如歸市則民始懷之矣後之所以萬邦之方則因是焉以山則始荒而後人得以康之也以商則始翦而後人得以勝之也故其所以為肇基王迹不特如此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而人無離心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而地無遺利應門將將所以治宮室作廟翼翼所以奉神祇使後世勤王家成王子者實造端乎此故曰太王肇基王迹王者以京師為室以四海為家詩言未有室家經言永建乃家四海而謂之家蓋此類也肇基王迹則若經營於始其勤王家則若堂搆於終是皆終始之相成也維此王季以治內為王家之基也故摯仲氏任維德之行以事長為王家之光也故因心則友則友其兄為教化所以育師王家者也故豈弟以作人為神祇所以扶持王家者也故騂牡

以事祀克明克類以之修己克長克君以之治人終焉則篤其慶而王家以圖載錫之光而王家以榮其於王家如此可謂勤矣周之興也積累如鵲巢緜遠如瓜瓞更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以皆王則世有以厥德則世修然創業垂統繼志述事莫如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故國風之所美雅頌之所歌惟及茲四人焉武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推本其致之之由而歸德於祖宗故有及於此也夫源深者其流長本固者其末茂周家之興其所以憑藉維持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宜其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猶過其曆歟然建邦啓土者后稷也公劉則因是而致其勤焉故緜言文王之興則曰本由太王生民言文武之功則曰起於后稷茲有其辨歟且后稷先公也而曰先王古公亶父也而曰太王何也論語言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閟宮言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皇矣稱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雖公也而追王之義何溢美焉

董鼎輯錄纂註　王若曰嗚呼至于小子其承厥志

輯錄　銖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先生曰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以爲誓師固是錯連下說了以爲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兩日無緣有先誥命之理某看却諸侯來使教他助

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輩只差此一節　問伐紂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焉　問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竊疑文王大聖人於君臣之義尊卑之等豈不洞見而容有革商之念哉曰此等處難說孔子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來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道行看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考之全不是如此如詩自從太王王季說來如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如下武之詩有聲之詩都說文王出做事且如伐崇一節是做甚麼這又不是一項小小侵掠乃是大征伐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此見大段動衆岐山之下與崇相去自是多少里因甚如此這般處要做文王無意出做事都不得又如說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這看見都自據有其上地這自大段施張了或云紂命文王得專征伐紂不

得已命之文王不得已受之橫渠云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若如此說恰似內無純臣之義外亦不屬於商這也未必如此只是事勢自是不可已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文王之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之中所以告列國之君者莫非勉之以王道（賀孫　餘見書通）

纂註　歐陽氏曰漢儒謂西伯受命稱王十三年者妄也以紂之暴虐西伯竊歎遂執而囚之至其叛已稱王反優容不問者十三年此豈近於人情耶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商乎謂西伯稱王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夷齊義士也方其辭國而去聞西伯之賢共往歸之使西伯稱王是僭叛之國二子不以爲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紂始以爲非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豈近於人情耶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謂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三年并數之爾故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命以爲元年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西伯即位久矣中間（云云見泰誓上傳）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燦然不誣矣孔子當衰周之時患衆說之紛紜惑亂當世故修六經以示言萬世孔子沒去聖稍遠諸家小說復興與六經相亂

自漢以來莫能辨正今卓然一信於六經則十有三年武王即位之十三年爾復何疑哉（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欲然終守臣節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　愚按后稷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云我先王不窋韋昭註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爲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時之偶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亦是欲因祀廟追王先世故歷述之如此又按無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曰九年大統未集世遂有文王九年稱王而終之說歐陽公力辨其不然佐證甚明其王不稱王信然矣九年之說當有折衷先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爲元年一說也如蔡氏以自爲西伯專征之年爲元年又一說也二說必有一得之其稱後元年則誤意漢文景皆然矣（[illegible]）[illegible]后稷始受封於邰建立邦國開拓地土公劉名后稷曾孫也遷於邠又能篤修前人之功烈至后稷十二世孫

太王名古公亶父邑岐山民從之如歸市周之王業始基於此太王小子季歷又能克長克君以勤成王業我文考文王伐崇伐密二怨安民能成其功勳大膺受天命以撫安中夏大邦以力自強者也遇文王而力無施故以文王之力為可畏小邦以德望人者也遇文王而獲遂所懷故以文王之德為可懷虞芮質成之後諸侯歸心凡九年而卒故統緒未成予小子其繼承文王安民之志王充耘主意惟先王建邦啓土小邦懷其德原國都之所由建惟王業之所由興而前人積累之深後王成功之大照于其不可掩矣周之邦上啓於后稷而篤前烈者惟公劉周之王迹基於太王而勤勞王家者惟王季成厥勳者惟文王其膺天眷以撫中夏至使小大之國畏威而懷德其成功為何如哉有以作之於其前有以述之於其後我周有天下豈一朝之故哉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先王建邦啓土則有公劉以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則又有王季勤勞王家其積累深厚蓋非一朝夕之故矣至文考而成功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之小邦懷之三分天下有其二此豈偶然也哉本大者末必茂源遠者流必長惟其積累之勤故其成功之大武王嘗勝商之餘與天下正始所以歷叙其興王之故以告之陳雅言書經卓躍此武王克商而歸百工受命于周武王

於廟祀之後歷叙王業之本末以告群后謂我周之王業啓上於后稷篤烈於公劉基迹於太王勤勞於王季至於文王而始克成其勳於是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威德廣布而諸侯懷服意謂周之王業歷十五六世之遠數百千年之久積德累仁前作後述以有今日其所由來遠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以贊勤諸侯之聽攝服奸雄之心者莫切於是史漸謂成王業者其積累非一人之力受天命者其懷來待四海之心此兩語極好在其勤王家哉蒙敎齋問斷中庸謂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何武成已有此稱邪　按中庸追王之說雖指周公而言然上文有武王末受命之說下文有武王周公達孝之說是蓋指言武王受命時事而周公輔成之耳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遂率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即此以證武成則其丁未祀廟之時已行追王之典故越三日告群后乃有此稱矣苟泥中庸周公之說以追王出於周公而不出於武王則武王身為天子仍以侯禮祀先公於武王之心安乎況謂追王之典未行而武成有此稱則懸知其不然也泰誓三篇作於前者二則曰文考二則曰文考未始稱王則知武成三王之說必稱於追王之後矣且金縢作於武王有疾之日周公已

有先王三王之稱偁有太王王季文王之號是則追王實在武王受命之初而周公輔成之決非周公自追王於成周而武成先為此稱也王充耘書義矜式王業基於前而有積累之盛聖德興於後而兼威德之著夫論國家興王之業而必述其祖宗之勤則天命人心之歸固有自來矣昔武王之告群后蓋謂我周之建邦啓土則后稷之封殖也克篤前烈則公劉其人也至于肇基王迹而其勤王家則又有太王王季也是王業之開國非一人而積累之功固非一世矣我文考文王則又克成厥勳焉大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小邦莫不畏其力而懷其德焉則聖人之纘於後者又傳其盛也不有前王之迹無以開興王之業不有聖人之嗣興無以成興王之業則我周之有天下夫豈偶然哉嘗觀三代王業之興而有知天命之不易矣則稷契皆興於唐虞之佐而契之後十四傳而有湯稷之後十四傳而有文王後世推論王業之所由而歸之廟有玄王先王之追稱以明積累之基於前又必盛陳盛德之著以見聖人之嗣興於後其意深遠矣嘗武功告成而有周廟之祀侯甸男邦來衛賢百工受命之初而武王之言至此又首以嗚呼之辭則我周之興明德遠矣豈無故而然耶且唐虞之時棄為后稷則周之建邦啓土記后稷之始則於邰也公劉乃后

稷之曾孫而謂之克篤前烈其所謂能脩后稷之業者乎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則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王迹之基實肇於此矣王季繼乎太王而又能其勤王家焉則王迹之肇基日益盛矣自后稷而公劉自太王而王季非一世也既建之而復篤之既基之而復勤之則積累之功有自來而王業之開亦可見矣至我文考文王則積累之功乃克成之焉其命維新即文王之下膺天命修和有夏即文王之以撫方夏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大邦有不畏其力者乎虞芮質成化行江漢則小邦有不懷其德者乎畏其力則不敢放肆矣懷其德則得自立矣然文王由方百里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曷嘗一日而有得天下之心哉故不期於受天命而撫方夏也天命之歸方夏之撫自有不期而然者矣文王之克成厥勳有如此哉然則人徒知代殷之功在於武王而不知王業之成乃太王之盛德也人徒知王業之成在於文王而不知王業之開乃積累之功非一世也武王拳拳以是告于群后良有以撫抑又論之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不及乎后稷公劉也武王之誓師而言惟我文考則又不及乎太王王季也蓋即其近而言之則王迹之基實始於太王王季至於武王之有天下則實文王已成之功故一則曰其承厥志一則曰受命

文考則文王又非特如太王王季而已也至此而歴叙之則又以明其封殖之始在於唐虞歴夏商而王業之基已大至商之季則天命人心之歸周者益蔵武王之有天下豈有一毫之私哉亦以天命人心之不可辭而累世之功不可不卒之而已也合而觀之益以見三代有道之長而非後世所可及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底致也告于皇天后土即泰誓言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天地尊之主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曰以下乃述其告天地山川之辭有道猶祖父也大正以兵征之也人君當輔相天地參贊化育使人物各得遂其性今紂於天物則暴之絕之）

於衆民則害之虐之而惟天下有罪逋逃而歸紂者紂皆主而藏之如淵之聚魚龞藪之聚鳥獸仁人謂亂臣十人予小子既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略謂伐紂也是以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傳謂周王二字史臣追贈之未審然否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蔡氏傳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餘見會選）鄒季友音釋經貊（莫白反）傳華（胡化胡瓜二反）下道華同經傳柱（應反）陳師凱旁通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土正曰后土又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賈云即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周禮注云用事亦用祭事告行）

也孔安國傳底商之罪（至名山大川）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嶽大川河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　今商王受無道（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　予小子（至）以遏亂略　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絕亂路　陸德明釋文底（之履切）烝（之承切）萃（在醉切）藪（素口切）魁（苦回切）窟（口忽切）遏（烏末切）周召（上照切本又作邵）貊（亡白切）俾（必爾切）（重意）告于皇天后土湯誓（互註）左昭公七年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孔穎達正義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嶽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祭事告行也　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莫享之意　暴殄至烝民　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傳逋逃至大姦　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遊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藪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要義后土是社所過山川謂河華　曾孫諸侯自稱之辭　逋逃主萃淵藪據傳意主字下讀與杜異（見孔傳并正義）項安世家說周王發先儒謂周王乃史官追書之辭方告名山大川時武王未稱王也且以文王尚稱文考為證此說非也若商命未絕則武王不當起兵既已起兵

則周之稱王必矣決無以商之臣子號令群后上伐天王之理也文王之稱文考乃是歸周祀廟告成之後始行追王之禮方起兵時尚未暇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底商之罪至今商王受無道 自底商之罪以下至於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其文當在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上蓋其所序述皆是武王未歸周以前事簡編差舛乃以爲於予小子其承厥志之後而武王所以禱于天地山川之言遂與上文之稱述后稷以來積德累功者相聯則類夫武王誦其所禱之辭以告庶邦冢君者故唐孔氏以謂自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之辭也且謂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又不成非述作之體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懲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慇懃誓衆既克則空誦禱辭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脫落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孔氏雖能疑其簡編斷絕經辭不次而信以禱神之辭爲武王對庶邦冢君百工誦之殊不知追王之辭蓋盡於予小子其承厥志而底商之罪以下自是史家記述武王既往伐商禱于上下神祇之辭簡編失次誤載於其承厥志之下耳故王氏劉氏程氏諸家以屬于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蓋得之矣但王氏以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以下屬於歸周之後則失其次矣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財發粟此蓋既克商之事豈至周而後有事於此耶故劉氏自底商之罪至萬姓悅服悉以加於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之前此則勝於王氏所次遠甚程氏亦以釋囚封墓以下依劉氏所次而移乃反商政政由舊於列爵惟五之上謂自此以下方是政由舊亦各其所見如此然武成既非全書亦未可以見其存之文爲必然不易之論也武王既興義兵爲天下除殘去賊其所以伐紂爲此舉者蓋所以奉天地神祇之意而非所以徇一人之私欲也故其兵之既動則致商紂之所以獲罪於天地神祇之意以告皇天后土與夫師之所過名山大川名山大嶽大川河也自豐鎬而往朝歌則必過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爲名山大川也告于皇天后土則泰誓所謂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也告于天地山川其禮不必同時而禱祠同併而載之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明其禱祠皆云爾非是以天地山川併爲祭也泰誓曰予小子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武王之所以伐商而告于天地神祇者蓋受命于文考而非己

之所敢專也故其禱辭必稱有道曾孫本其父祖言己乃有道之人曾孫也唐孔氏以武王自稱有道且謂聖人至公爲民除害以紂爲無道言有道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此說不然鬼神害盈而福謙謂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豈有是理哉武王之誓師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蓋武王之心也豈有自稱己之有道以求神之福其曰有道曾孫云者亦猶曰惟朕文考無罪也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以大正于商言己憑我文祖之有道將往大征商紂以大正其罪也當是時始興兵往伐商未知克與不克而紂猶在上爲天子遽稱周王發此殆是史官增加潤色之辭非必其禱神之言本如此也孟子曰咸丘蒙問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之說嘗舉孔子之言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天下之不可以有二王也苟以武王稱周王發而繼之以今商王無道則是二王矣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則其所不取者必此類也武王所以本其父祖之有道以有大正于商者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者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與之去之民之歸仁也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紂也紂既無道而周有道則是紂敺其民而使其歸周矣雖欲不亡不可得也泰誓數紂之罪其文詳複反覆陳其不善之迹蓋將以曉衆庶未諭之情不得不然此禱于天地鬼神不必歷數其罪故其文簡而盡此所以不同也胡士行詳解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後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董鼎輯錄纂註纂註林氏曰明周之世世脩德有道非一世也（餘見拙齋全解） 復齋董氏曰下言受無道故於此言有道亦對稱之辭曾孫王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詩有曰曰曾孫不愆左哀二年蒯聵臨戰禱辭亦稱曾孫 葉氏曰湯伐桀曰聿求元聖武王伐紂曰既獲仁人（夏氏見柯山詳解） 融堂錢時書解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底商之罪 先儒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有殷紂尚存而周稱文王大王乃是追王然中庸止云追王大王王季未嘗言追王文王況武王伐商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則伐商之先周已稱王其義甚明若謂殷紂尚存無二王之理則所謂誕膺天命以撫方夏豈一臣子所得爲哉 恭天成命肆予

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書傳會選陳氏大猷曰恭者敬而奉之之謂成命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商也）

肆遂也武王居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兵弔民伐罪秋毫無擾凡以安其士女而已士女喜悅以篚篚盛玄黃之幣以迎我師顯我周王之當王天下也然此豈人力之所能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此書在其承厥志之下蔡氏傳咸命無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盛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餘見）書選鄒季友音釋傳（筐篚盛玄黃說文云筐飯器也筥屬篚似筐引書實玄黃于篚二字不當承明盛時征伐）孔安國傳華夏蠻貊（至）恭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　惟其士女（至）昭我周王　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　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陸德明釋文篚（音匪）為之（上于偽切）應（應對之應）（皇吉）罔不率俾君奭孔穎達正義傳冕服至成命　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陳大猷或問愚曰古天地山川非同一祭亦非同辭特舉其大要總述之耳肆予東征士女篚厥玄黃當是告山川之辭蓋起兵東征未至紂都沿路人已迎降如此若告天地乃是未舉兵之初告而後行安得預言士女迎降之事乎或以為是指乘黎之時言之亦未可知董鼎輯錄纂註輯錄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王註）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新安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謂玄黃天地之德之說當列（商人以下見纂註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季者忠音註）敬奉上天成定之命故我自西土而東征以安商之士女乃未至紂都人已迎降惟其士女以筐篚盛玄黃之幣奉迎周師以昭我周之當王天下然此豈人力所致蓋天之休命有以震動人心故人皆歸附我大邑周也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書傳會選蔡氏傳休）

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即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然紂眾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眾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眾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爾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

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唐孔氏曰是為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鄒季友音釋經（徂去聲戊音茂昧[illegible]反[illegible]都浩反[illegible]招反陸音於妙反比干墓在衛州汲縣史記云武王命閎夭封比干墓散先旰反）傳（見形甸反予音與去上聲賑之刃反賙之由反亡音孔疏云謂紂所殺逐處於私室者復扶又反）陳師敷旁通自相屠戮遂血流漂杵（未于書說云見晦養書說）封比干墓（寰宇記在汲縣北十里後魏孝文太和中親書其墳刊石曰殷大夫比干之墓碑尚功占丈上帖云唐開元四年游于武於偃師耕拓獲一銅盤上有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人以為武王時物也考之即比干之墓）商容商之賢人（疏引帝王世紀克正義）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　賚予也武王賑窮賙乏（疏云並見正義　寰宇記云鹿臺在衛州衛縣西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紂造鈩以）

（美玉七車而臺大三里高千仞緣此死焚斬懸今屍）晦菴書說血流漂杵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者只緣當時恁地戰鬭殘戮恐當時人以此為口實故說此然血流漂杵看上文自說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自相蹂踐相殺荀子云所以殺之者非周人也商人也　包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先生曰他別自從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　江彝叟嘗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先生曰據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這事又問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考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於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卓）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其首以懸於旌恐未必如此書序其有未然有疑相傳都說道孔子作未知如何孔安國傳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　既戊午（至）俟天休命　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　甲子昧爽（至）會于牧野　旅眾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　罔有敵于我師（至）血流漂杵　紂眾服周仁政無

有戰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　一戎衣天下大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眾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至）式商容閭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墓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陸德明釋文相予（上息亮切）逾（亦作踰）陳于（注同徐音陣）倒（丁老切）漂（徐敷妙切又匹消切）杵（昌呂切）著（張略切）散（西旦切）賚（力代切徐音來）已債（上音以下側界切）賙（音周本亦作賵）養（羊亮切）毛居正正誤政由舊注周商先王善政王作上誤　陳于直刃反刃作忍誤　倒戈注前徒倒戈自攻于後倒謂廻其戈刃向後自攻其後以致敗北而走也當音丁老反作丁老誤丁老反乃倒仆之倒倒仆却是偃仆其戈于地而不用則不應云攻于後以北也　（重言）以濟兆民說命以康兆民孔穎達正義既戊午（至）我師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關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周有敵于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　傳自河（至）畢陳　正義曰出四百里驗地為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王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辟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于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　傳旅眾（至）距戰　正義曰旅眾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眾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　傳紂眾（至）之言　正義曰罔有敵于我師言紂眾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血流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為之奴是紂囚之又為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眾云為之奴者繫於罪隸之官是因為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為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內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傳紂所（至）貧民　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

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傳施舍至服德　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要義適孟津陳商郊五日行四百里　既戊午以下史辭當承于征伐商之文　據世紀則武王本期甲子故速行　史記紂軍七十萬及此血流漂杵皆虛言　史記作鹿臺之錢

周時已名泉為錢　孔以大賚為舍已債救之賜無（見孔傳非正義）史浩講義王若曰嗚呼至無作神羞　此紀其辭之大凡也諸侯群臣受命之辭曰嗚呼群后先王建邦啟土言有國之初實后稷公劉兆之太王基之王季培之文王興之譬之植木前人植其根後人培其幹枝葉之茂有不期然而然者文王受命以撫方夏撫其一方也故行乎周南召南汝墳之國江漢之地俱被其化武王舉之以取信於諸侯群臣也夫王者大一統三分天下有其二而不敢萌伐紂之心宜乎謂之大統之未集也予小子武王自稱其曰承厥志豈非外無形迹之可見故指文王之心而言之歟嗚呼武王其亦懼其事之不成而為是說也皇天后土山川致告之辭曰有道曾孫有道之曾孫指祖宗而言之也淵藪魚鼈鳥雀所藏之所紂聚天下亡命而為之主不亡何待既獲仁人與成湯言伊尹為元聖同義湯武之功所以專於伊呂也罔不率俾則知大統之必集夫能使士女若玄黃以昭周德是天之休命也玄黃猶之炳若丹青也項安世家說癸亥陳于商　紂之為人與桀不同桀不過昏庸暴虐如秦二世漢桓靈而已紂好勇而善疑有伸鉤索鐵之力而專養亡命逋逃之人以為親兵百戰百克天下畏之其失在於恃兵狂酗殺人為嬉不恤國事此正如前趙之劉曜北齊之高歡未可以脫敵恃也故武王伐紂其規模與湯不同武王先取壺關以塞紂西向之路然後自洛陽度河攻之初以戊子日離宗周整衆徐行日三十里自周至洛九百里凡三十日而後至人勢不勞兵勢不急紂固恃兵力之強與大河之固安坐而未出也既戊午涉河一日而誓師明日復誓遂行自孟津至朝歌四百餘里凡五日而至癸亥之夕往陳于國門之外甲子之朝紂狼狽出師人心震駭皆望風而奔周人自後攻之盡戮其多罪逋逃之衆血流漂杵曰悉無餘於是善良與挽而天下定矣唐太宗討薛仁杲六十日不戰一戰而散其精卒遂平隴右本朝伐武襄公自離京師行止並有定法晷刻不差及至崑崙關忽甲夜度遂一戰而定廣南其制勝之方大略相類聖賢舉事以理固無後世之利心而廢事以義亦無腐儒之癡法也黃度書說予小子至萬姓悅服　告于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大山川周事祈禱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為無道曲禮曰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殄絕天主萬物紂暴絕之民罔非天胤紂害虐之為天下逋逃主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十亂聖智仁賢義理之會應天順人四海歸之綏安玄黃贊昭明我周王之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猶京師衆大

之稱也篚厥玄黃昭我周王非類帝時語蓋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川祝辭始著此語至是類聚語告諸侯以見伐商為恭天承命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大明曰會朝清明伶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故孔子曰俟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為佑周之休命也商亡周興在此一戰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矣是殆卻兵歟卒乃前攻其後以北是則無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逆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沒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一服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甲祖乙盤庚高宗舊政　囚奴徒隸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洺州曲周縣紂之亡豈為無貯積耶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商政以禮賢為首而賑發次之絜齋袁燮書鈔反商之罪至無作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而不愧不怍且如後

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利其人民以為己私爾既有此心却如何可以對越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為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皆只是強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無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致梟騎助漢猶有古意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駕怛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篚厥玄黃以昭我周王之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寛仁大度父老爭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黃這方是天討方是王師夫人心之歸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為足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為我今告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群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為吾前日用兵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說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師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衆視紂如仇讎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帥其子弟攻其父母者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衆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衆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真王者之師哉武王誓師之辭曰受有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師如林之旅可

謂衆矣然眼前雖有見如此之衆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同却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為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為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為一在我者無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為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蓋其始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謂一戎衣也劉敞七經小傳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俟天休命（經文甲子二字在休命下）孔氏曰自河至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非也傳曰紂使膠鬲問師期武王告以甲子武王恐失期而膠鬲死於是亟行軍吏曰請少緩武王不可曰膠鬲賢者也吾以此傳誰不見經而以解此經為合夫王者之師正而不奇不乘人以險不掩人以不備者也何以赴敵宜速哉拙齋林之奇全解暴殄天物至無作神羞　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天之生萬物惟人最靈人者萬物之主也於人之中擇其聰明者而為之君君者人之主也主而暴其民則物亦不得其所矣紂以不仁暴虐之資居於民上而播其惡於衆暴殄天物而使天下萬物鳥獸草木皆失其性而其害虐於民尤甚言暴於天物則民亦在其中以人尤重於萬物則別言之與泰誓之意同也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則不仁甚矣故小人之為不仁者皆與之同惡相濟以肆其毒於四海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也是以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蓋謂紂為衆惡之所歸重複言之甚之之辭猶曰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王氏曰歸之之謂主萃之之謂聚藏之之謂淵養之之謂藪其說是也紂既為衆小人之所歸不獨赦其逋逃之罪又以為大夫卿士則是立其朝者無非小人也立朝皆小人則君子無容足之地故其仁人皆相率而歸周此稱仁人蓋指商之仁人其人則知其為誰也亦未知其幾何人也孔氏以為太公周召之徒太公歸周在於文王之世非武王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來之辭也王氏以為微子之徒武王以微子之未歸而知紂之可伐則是微子之亡其國略無不忍之意焉得以為仁哉予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而人則莫知其為誰也仁人既以歸周則是空國無君子立其朝者皆小人也小人得志君子相攜而去則民之棄捐可以卜之於此矣故謂予小子既獲仁人於是敢祗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為亂之略也仁人自商來者非欲必預伐紂之謀蓋武王以其獲仁人而又卜知商家之必

亡而為上帝之所斷棄也武王既祇承上帝以伐商而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己使亦皆恭敬天之永命以助國家也蠻貊若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惟夷夏之人皆知敬天承命故予之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蓋所以慰安此士女之心也予既東征以安此士女之心於是士女喜悅我周師之興咸實玄黃之幣于筐篚之中以迎我師顯我國家之當王天下也玄黃但謂其時所執之幣有此色耳非有他義又薛氏之說亦隨句取義非書之本意也士女之所以篚玄黃以昭我周王者豈人力之所能致哉蓋天之休美有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而使之歸附我大邑周也民既附我大邑周故爾天地山川神祇庶幾能相助予伐紂克商以拯斯民於昏墊之中無使敗衂為神之辱也武王禱神之辭蓋盡於此以左氏春秋傳荀偃禱河蒯聵禱其祖無作神羞之下皆更有語遂亦謂此下更有未盡之辭此蓋不適變之論未可以為然也柯山夏僎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

此亦武王舉當時告神之辭以告群后也蓋此篇自王若曰以下至一戎衣而天下之定皆武王告群后之言上既言我小子承文王之志而往伐紂故此遂言我欲往伐於是致商紂所以獲罪於天神地祇之惡以上則告于皇天即泰誓所謂類上帝以下則告于后土即泰誓所謂宜冢土以旁則告於所過之名山大川漢孔氏謂名山是華山大川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嶽涉河華與河在五嶽四瀆之數故知其為名山大川也武王告天地山川必自言予有道曾孫周王發者蓋謂我乃有道之人曾孫本其父祖而言且明今日之事乃受命文考非己敢專也若夫周王二字必是史官序武成時所加必非武王禱神時言本如此蓋當是時紂猶在上武王必未稱王如泰誓所謂文王但言文考未嘗言王惟柴望告成之後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然後武成始稱太王王季文王父祖尚不敢言於未追王之前先以王言之况己未克商乃敢遽稱周王乎此必不然者也武王告神之意蓋謂我乃有道人之曾孫今將往伐商紂而大正其罪所以然者以商紂無道天生庶物人君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也而紂乃以暴虐而殄絕之使不得遂其生天生蒸民而人君當懷之以仁恩也而紂乃以刑法而虐害惟其不仁如此故小人之不仁者皆歸焉凡有逋罪而逃亡者皆往依紂而紂則為之宗主萃聚衆惡如淵而魚聚如藪而獸聚即泰誓所謂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也紂所為既如此則立朝皆小人所謂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是也小人既在朝則君子必不容所謂仁人者必

相率而歸周故武王於是言我小子既獲仁人則此所謂仁人蓋指商之仁人但不知為誰亦不知其幾何人孔氏乃謂為太公周召之徒夫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非武王所獲周召武王之懿親不可謂之獲獲者自外而來也至王氏則又謂為微子之徒夫微子歸周乃武王克商之後若未克商而微子歸之則微子於宗國顛覆略無不忍之意豈所謂仁人哉余故曰仁人必是自商而來但不知其為誰也仁人既為周之所得則商皆小人周皆君子故武王於是敢敬承上帝之命以遏絕商紂為亂之謀略武王既承上帝以伐商故當時之民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相率以為己使而恭敬天之永命也若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則華夏率俾可知有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之類則蠻貊率俾可知惟夷夏同歸如此故我興師自豐鎬西來以東征而安慰士女則凡為士女者皆喜周師之來盡盛其玄黃之幣于筐篚之中以逆我師且昭明我有周當有天下所以然者以天道福善禍淫常有休祥者見以震動此華夏蠻貊之衆使之歸附我大邑周此士女所以皆篚玄黃而逆我師也武王所以自侈大其言如此者其意蓋謂今日之事民心歸附如此則爾天地山川之神祇庶幾相助於我使我克商而拯救斯民於塗炭不可棄而不保而自取敗衂以為爾神之羞也故曰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此亦武王告群后之辭蓋武王既舉告神之辭以告群后故此遂言我既告天地山川於是以戊午日率兵以逾過孟津次于河北至癸亥則至于商郊牧野分布行陣以待天之休命所謂待天休命者非是待天有禎祥而後進兵也蓋武王將與紂戰以決生民之命於商周之勝負不敢以勝負自必故言我必待天之佑我國家乃能勝之故謂之俟天休命而諸儒乃以陣而夜雨會朝清明為天之休命此過論也武王既以癸亥日陳于商郊故紂遂以明日甲子欲明未明之時帥其多罪逋逃之人以來拒周其多若林木之盛會于牧野是時周師未動而紂之徒衆居前者皆自倒其戈而反以攻其在後之人而奔北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雖曰漂杵乃紂衆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武王所以能一著戎衣而天下遂至於大定也林少穎謂血流漂杵雖殺人多皆紂師徒自相屠戮而周師實未嘗血刃此豈武王使之然哉蓋紂罪惡貫盈天所不容所以至此極也然孟子必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蓋深疑以至仁伐至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也其意蓋恐學者傳之失真以武王牧野之戰其殺人誠如是之多後世視殺之主必將指武王以為口實故為此拔本塞

源之論此孟子所以有功於武王也要之血流漂杵實是紂衆自相攻擊故血流至多當時必有此理未可以孟子之說而疑其無是事也此說有理故存之陳經詳解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此章乃將伐紂之時告于天地山川鬼神也后山如華嶽也大川河也乃所經歷之山川武王致商紂之罪以告皇天后土與所過之山川其辭曰惟有道曾孫言有道者之孫見武王不自居其功歸功於祖宗也將有大正于商以兵正商之罪今商王受無道則所為皆不順理故也武王以有道正商之無道謂其暴殄天物害虐烝民故也惟天地萬物之父母人又為萬物之靈紂不能承天之畀付以養萬物愛斯民方以暴虐而殄其天所生之物為害以虐斯民人乃天地萬物之主人主道亂於上則禽獸草木皆不得其生即暴殄也人亦物也以其為物之靈故又言生民為天下逋逃主有罪者之主如淵之聚魚藪之聚鳥獸然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故也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上帝高遠不可得而見仁人即上帝也蓋賢者之心與天同大誥以十夫迪知上帝立政以籲俊尊上帝則仁人既獲豈非祇承上帝在此而不在彼乎仁人謂當時閎散太公之徒也以遏亂略者正姦人之鄙謀也華夏中國也蠻貊戎狄也罔不相率為我之使如八百

諸侯與庸蜀羌髳是也恭天成命即人心之皆歸以敬奉上天之成命成命者一定而不可易決於伐紂也武王於此二處卜天理其一即獲仁人其一即得民心使仁人不來歸民心離散方且自以為承上帝恭成命可乎學者欲觀聖人之得天亦於此二者觀之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武王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王者之事兵弔民而討有罪所過秋毫無擾凡以安彼士女而已惟其士女筐篚實其玄黃之幣帛以昭明我周王能為之除害即簞食壺漿迎王師之意也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之美命何自而見蓋其震動民心使士女來迎以歸附我者即天休也惟爾山川之神庶幾助我以康兆民勿為神之羞而已言此舉苟不能成功豈特為我之羞亦為神之羞神人本一理也觀此章武王所以告神之言初非矯舉以祭瀆神以邀福即其實事而言之謂既獲仁人如此既得華夏蠻貊與夫士女之心如此人不能違則天不能違天不能違鬼神其能違之乎鬼神即理也武王有此理天有此理仁人有此理民心亦有此理初無二理故也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自此以下乃作史者述武王與紂戰之事既戊午即泰誓一月戊午之日也師逾孟津過孟津之渡次于河朔之時也癸亥即二月初二日也正月二十八日渡河初二日陳于商郊凡五日而

至俟天休命先儒謂其夜有雨俟天休命待有雨至也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甲子昧爽即次日也於昧爽之時受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以與武王戰罔有敵于我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則武王父母也彼之民猶子弟也率其子弟以攻父母安有此理哉彼之民方歡迎武王之來安敢與我為敵既不敢與武王為敵則武王之兵皆為之不動所以殺人之多血流漂杵者皆彼之前徒自倒戈以攻其後以此所以倒戈自攻其後者必其中有與紂為惡之人民怨之入於骨髓故因此反攻之殺人之多理所宜然非武王殺之也孔子定書而取之孟子取二三策何哉聖賢之意各有在也夫子取之也記其實也孟子不取者所以救戰國用兵之禍也一戎衣而天下大定戎衣一衣而天下遂大定不勞再舉蓋人心和同成功之易如此胡士行詳解濟民一念對越神明陳大猷集傳予小子至無作神羞　愚曰文王志在安民而非志於伐商武王蓋承其安民之志耳　孔氏曰底致也（東陽馬氏曰達其罪於天地山川之神）　東陽馬氏曰禽獸草木皆天所生之物　杜預左傳注曰不以道取曰畧　呂氏曰仁人盡天地之心惟獲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畧謂伐紂　愚曰華草木之英也夏五色也大也中國稱華夏謂文物盛

大也南曰蠻北曰貊總言之則蠻貊猶言夷狄也　廣韻曰俾從也　孔氏曰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為神羞辱（東陽馬氏曰謂人將以神為無靈矣　愚曰武王以至仁伐不仁不敢視為必勝故以此禱之神歆之至也　唐孔氏曰見正義蘇氏呂氏林氏愚曰並全會選薛氏曰見古文訓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經詳解）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愚曰紂衆叛親離周師既至必將有內潰迎降之事故陳于商郊雍容不動以俟之所謂俟天休命也已而前徒倒戈非天之休命而何　愚曰旅師也　愚曰武王之兵初不血刃但一被戎服天下已大定　邵子皇極經世紀朕自成湯至紂二十八主凡六百四十四祀（起乙未盡戊寅）而天下歸周自武王至赧王三十七主凡八百六十七年（起乙卯盡乙巳）而周亡（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孔氏曰見孔傳朱氏曰見董鼎纂註薛氏曰見古文訓）乃反商政政由舊　新安王氏曰反紂惡政政由先王舊典（愚曰漢高祖唐太宗皆知反秦隋之政而不知由三代舊典其治所以不及周）釋箕子囚至萬姓悅服　新安王氏曰此所謂反商政也　唐孔氏曰式者車上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餘見正義　愚曰憑式不敢坐也）　孫氏曰散者分而布之也發者開而出之也賚予也（薛氏曰見古文訓三山陳氏曰見

（坦詳解）陳大猷或問。吳才老曰。湯武之師。順乎人而應乎天者。蓋無一而不聽於天也。師出自周。踰月而後至。既陳商郊。寅畏俟天休命。彼果於致伐者。未必若是矣。使紂於是時下罪己之詔。取平日惡黨而戮之。見諸侯而謝其不德。願徼福於成湯高宗。以無乏其祀。彼八百諸侯或有為之動心者。武王未必致伐也。今乃率離心之人。犯同德之師。一矢未加。而前徒已倒戈矣。天之休命。遂集于周。而武王亦順而受之。嗚呼。湯武之有天下。豈有心為之耶。　孟子言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其有不足信者乎。東陽馬氏曰。六經經秦火。又漢儒私相傳授。識雖盡信。然血流漂杵。卻不用疑。蓋史官記其成功。則為之辭以侈其事而已。安用致疑而立議論乎。或曰。然則孟子非乎。曰。孟子又幾曾錯。史官大而言之。亦不妨。孟子疑之。亦不妨。凡讀書須自有活法。如浩浩滔天。天之高如此。其可漫之乎。此血流漂杵之比並也。（梅庵曰。孟子之說。是言惟伏世以懲且夫不仁之心耳。）　微子帝乙元子。而有賢德。武王克商之後。宜奉微子以繼商。返二分之天下。而退就諸侯之位。則當與堯舜並。而湯不足進矣。曰。殷周之時。世變已降。非復遂古之比。紂之死。殷人實棄之。使武王欲以天下遜微子。二時殷人及八百諸侯能自安乎。夫益佐禹治水。功德豈在禹之下。況禹又薦益於天。然朝覲謳歌不之益而之啓。雖禹之治命不能遏。微子雖賢。不及武王之聖。微子事紂。施澤未必洽於民。而周世世積行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人心歸之久矣。使武王欲以天下與微子。亦不能舉諸天下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蓋湯武處世變之極。不過能為順人之事而已。而堯舜不可幾及也。王天與纂傳。王若曰。嗚呼群后。至天下大定。　須江徐氏曰。此史臣敘武王伐商告下之辭。　史氏曰。史記。后稷而下十三世。古公亶父。即太王。十四世季歷。即王季。　李氏曰。中庸謂武王受命。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此太王以下所以皆以王稱。　陳氏曰。泰誓言小子發。此言周王發。蓋武成之後。史文其言也。　鄭氏曰。仁人衆心與天為一。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素有此心矣。又得仁人而後敢祗承以遏亂人之謀略。亦如湯聿求元聖而後與爾有衆請命也。　或問。武成諸家多以為錯簡。（云云見梅庵書說。）　按自王若曰。至天下大定。諸家分章各不同。惟徐氏以為皆武王告下之言。今詳王若曰。至無作神羞。此史敘王言無可疑者。其下紀戊午癸亥甲子之類。已載於泰誓牧誓。而史於此復言之者。蓋敘王言既告之後。須覆載數語。則上文有所承結。而前章紀一月。紀四月。已著始末。亦得此以備中間事之未備。不可以日月先後不同而遂疑也。

今姑依徐氏合之而記其說于此。（唐孔氏曰。見正義。漢孔氏曰。見孔傳。陳氏曰。見陳經詳解。蘇氏陳氏孟子注。邵子曰。並見陳大猷集傳。蔡氏曰。見會選。朱子曰。見輯錄。薛氏曰。見古文訓。）董鼎輯錄纂註。輯錄。村或作國楨也。（孟註）　中庸一戎衣。解作殪戎殷。亦是漢人不見今武成一戎衣之文。（義剛）　一戎衣。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中庸章句。餘見梅庵書說。）纂註。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蓋謂兩止清明也。　林氏曰。人心之叛商歸周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餘見拙齋全解。）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陳後乃紂之惡黨。民怨之深。遂因此易鄉反攻之。　李氏曰。湯伐夏曰。纘禹舊服。武王伐商曰。反商政。政由舊。禹湯所行。桀紂棄之。湯武復之。適所為之質耳。　愚謂漢高祖入關。除苛解娩。與父老約法三章。得武王反商政之意。獨不能由舊。猶用秦法。所以周不愧商。而漢有愧於周也。（唐孔氏曰。見正義。陳氏曰。見陳櫟纂疏。）陳櫟纂疏。愚謂萬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釋箕子至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學平天下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為公而已。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為公也。散財以下。財用與民為公也。民之悅服。豈徒悅其散財發粟哉。（孟子以下見梅庵書說。孔氏曰。見孔傳。蔡元度陳氏曰。並見董鼎纂註。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融堂錢時書解。告于皇天后土。至無作神羞。此一節武王告群后以伐商之時所告天地山川之辭也。　既戊午（至天下大定。）　上文既述所告天地山川之辭。此節於是告群后以既渡孟津會戰之事也。周至孟津一千里。孟津至朝歌四百里。武王自癸巳至戊午。凡二十六日而渡孟津。一日行四十里甚緩。自戊午至癸亥。凡五日而至商郊。一日行八十里甚速。先儒以為此奇計也。恐未安。或者渡河之先。如告名山大川。會諸侯之類。至渡河之後。浸迫商郊。其勢又當有不容緩者。若以為出奇掩其不備。如何卻又陳于商郊而待天之休命也。孟子謂仁人無敵於天下。何其血之流杵也。此乃戰國救敵之言。或者遂疑此書。其有不可信者。則誣聖甚矣。乃反商政。至萬姓悅服。　此一節又言以克商之後所以反商政之事也。乃字正承上文而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

卷八〇九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杜昊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道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一

十九庚

城

南昌府城

南昌府圖經志本府舊城。漢灌嬰所築。周十里八十四步。闢六門。城外浚壕儲水。晉大康中。太守范寗又闢二門。合爲八門。唐初修築西南隅。元和中。太守韋丹修築東北隅。增廣周二十一里餘。闢門十六。宋興城制如舊。其門之名曰通道。俗稱宮步。曰惠民。俗稱寺步。曰廣潤。俗稱橋步。曰德遂。俗稱井步。曰章江。古稱昌門。曰惠濟。俗稱倉步。曰利涉。俗稱觀步。曰洪喬。俗稱大市。曰廣恩。曰北郭。十門皆瀕江。曰望雲。俗稱新城。曰崇和。俗稱壇頭。曰延慶。俗稱琉璃。曰望仙。俗稱撫州。曰啟豐。曰廣豐。六門皆平陸。紹興六年。故相李綱來帥。以城北嚴壓江沙。遂横截東北隅入三里。其廣恩。北郭。啟豐。廣豐。四門廢。止存十二門。元因其俗稱。

國朝以城址逼江。通相地利。改築堅固。崇廣如式。周以深壕。壕上植柳。其宮步。井步。倉步。觀步。大市。五門今革。其撫州門。改曰進賢。寺步門。改曰惠民。橋步門。改曰廣潤。新城門。改曰德勝。壇頭門。改曰永和。琉璃門。改曰順化。章江門仍舊名。門上各起層樓。沿城創蓋戰樓。粉飾壁壘。完備屹然。江右大藩矣。豫章志雷次宗豫章記云。郡城漢灌嬰所築。有六門。南二門。一曰南門。一曰松陽門。西二門。一曰皐門。一曰昌門。是孫伯符遣虞仲翔來與華府君相語處。東北各一門。以東北爲名。晉太康中。太守范寗更開東之北爲東北門。以對皐門。又開北之西爲西北門。以對松陽門。合八門也。豫章續志按南昌古圖經。府城東北角久壞。元和四年。太守韋丹修築。仍置敵樓於其上。其東門樓久亦頹毀。又改建東南敵樓。正元十四年。觀察李巽闢而新之。號避暑樓。遇夏宴休于此。其廣豐。北郭。永泰。啟豐。四門皆廢。勝餘詩云。啟豐門近子真家。樓上高吟冰雪寸。帆似馬來思杜牧。細爲龍去憶張華。滿運故道穿城角。沙漲平川壓水涯。江外西山斷落日。幾重蒼翠觀餘霞。通道門。俗曰宮步。有紫極宮在門內。惠民門。俗曰寺步。以門對龍興寺也。或曰運米惠民食自此入。舊鑑。紹興二十年間帥張澄復闢。廣潤門。俗曰橋步。亦曰柴步。德遂門。俗曰井步。舊有大古井。章江門。古曰昌門。孫策遣虞翻與華歆交語。即此地也。舊圖經云。滕王閣在西古昌門北。下臨章江。有渡口曰宗華。自是走高安。涂師川嘗有章江晚望詩云。水西

無波千里鏡。日升則影一溪紅、源舟不動鳥飛急。淺淡碧煙蘋末風。惠濟門。俗曰倉步。以對大市。利涉門。俗曰觀步。以近宋華觀。洪喬門、俗曰大市。古圖經謂近洪崖先生藥市、故名、或曰非也。門外有石頭渡、正謂殷洪喬投書處。望雲門。北望神京。故曰望雲。舊有北門。李紳開移築於此。俗曰新城門。崇和門。俗曰壇頭門、有黃紫庭壇井。號東壇。延慶門。俗曰琉璃。晉人有耕於東湖側。獲琉璃佛像。謂立寺以奉之。今延慶寺是也。故名。望仙門。俗曰撫州門。蓋自是走臨川也。古今志云。徐孺子墓。在今直南門外南昌尉廟之側。南門。即望仙門。儀有望仙鄉。故以名。子城。亦詳見職方乘。唐垂拱間。都督李景嘉復修。高一丈八尺。周二里二百四十步。中為大街。直達于東西二門。俗呼東西華門。蓋猶習李氏之舊稱也。其南則府之所治。僅居其半。其北今之親兵營與倅僚等廳也。南雖有樓。而門故塞不啓。涂廙古今志云。今之子城門闕。是觀察使李巽所建。南昌古圖誌云。舊止東西門。李巽改為雙門。別據置鼓角焉。又異興記云。豫章土闕高則長沙虎食人。今豫章子城門亦不閉。嘗一閉之。虎輒入城。後屢閉復塞者數矣。宋朝以來東西二門。淳化五年。知州陳象與所作。熙寧二年。太守元積中所修。建炎己酉。盡火於兵。紹興中三樓相繼興起。然竟置鼓角刻漏於西門。而

南門則直廢而不扉。殆猶承前之虎異也、以理推之、似或不然、長沙多虎何預豫章。剏害而輒為之塞。門豈理也哉。蓋門直設廳之前、樓峙南堞之上、面納章貢二水、旁挹筠撫諸河、洶湧浩瀁。悉匯于樓下。而北注之彭蠡、西山之山、東湖之湖、間見層出、環擁競秀、實形勢之勝也、意者不敢直啓以當之、此所以廢而不扉歟、　西門樓、牓以鎮南軍、趙鼎神立。上有鼓角及刻漏制作甚精、按杜牧作池州刻漏記、其略云、牧大和三年佐吏部沈傳師江西府、暇日公與賓吏環城、見銅壺銀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時嗣曹王皐、命處士王易簡為之也、處士精大演數。與雜機巧、識地有泉。鑿必涌起。韓文公嘗與之遊。以此知豫章銅漏之法。有所自矣。東門樓、牓以隆興都督之府。鄧作帥立。樓本元積中作。曾舍人肇有記、南昌樓。俗名南樓。左望大江。下臨閭閻。壓汀島。渚瞭然在目。其一郡勝槩。涂廙古今志。今之子城門闕。是觀察使李巽所建。儀門是觀察使楊憑所修。第二重城。是乾道中江西賊徐唐莒寨基。外羅城。是鍾令公景福二年所築。郡墻東南有雙門。吳五鳳二年。太守淮陽張俊子彥所造。二闕相去十二丈。圖經云。豫章城久荒廢。自唐初修築西南隅四分之一。即今之州治也。凡八門。其額皆會稽公徐浩書。集異記。洪州城自馬援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

死。唐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於城西北隅遇一大坎。中有二蛇。頭額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丈。小蛇不可勝數。鎬命以竹篾牽之。隨牽而出。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水深數丈。龜魚皆走出水死。後七日。鎬薨。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相繼而卒。宋會要。政和七年六月十五日。詔洪州在江南為一都會。訪聞外城門。啓閉無時。深慮鍵閉不嚴。透漏私商姦細。浸久生患。仰本州常切指揮兵官。遇夜分詣逐門撿視。封鎖飛申。間遣曹掾官覆視。稍有違慢。守門人等並行決配。當職官衙替。蔡九峯。褒南昌城　雄城十八里。雄壯稱洪都。北郭勢迤邐。南浦形縈紆。連亘控西江。囊括盡東湖。濯侯遺故址。李相規舊模。改築龍沙堤。三方第如初。得非彤殘後。民力不足歟。得非府庫竭。費用不給歟。當時廟堂上。不主公議歟。我來客城閫。感槩成欷吁。今古如一轍。有才能遠圖。趙蕃淳熙藁隆興城外作　風動雲昏月。櫓鳴鷗避船。秋清生既夕。客意怯幽眠。滯爾江行駛。病余人事牽。府公仍仲舉。白屋定誰賢。呂南公灌園集豫章城　西山東下古池隍。增飾依俙問晚唐。平世但嚴民筦鑰。亂時曾是賊金湯。春歸舊堞多芳草。鳥聚荒陴正夕陽。也欲登臨賦風物。自憐才筆厭憂傷。翁卷詩春日登南昌城　獨立高城四望低。望中無物不堪題。欲知春事幾深淺。芳草青青猶未齊。

元伍良臣中流集洪城有感　赤幟先登鼓角哀。塞空兵氣黯塵埃。翳鷹壯士乘駝去。逐兔少年騎虎來。山疊西風連草樹。蔽垣夜雨長莓苔。最憐相國高昌老。零落臨川骨已灰。　孺子亭臯湖蕩漾。重幢城闕樹騈羅。當時霸業人何在。千古高風道不磨。畫閣虛無秋宴少。戍樓依約夕陽多。閑情盡付東流水。獨立蒼茫聞掉歌。史南唐李俚自建鄴徙都洪州。一目重幢。滕王閣已廢。城上周遭皆作戍樓。

都尉故城

豫章續志。都尉故城。在南昌縣南三里。北連郡城。隋大業二年置。三年廢。

劉繇城

豫章志。劉繇城。在南昌縣東北三十五里。吳志云。繇為揚州刺史。袁術不敢之州。乃治曲阿。興平元年。為孫策所攻。繇奔丹徒。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豫章。殺太守朱晧。入居郡中。繇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死於郡。此城。蓋當時所築。城壘甚堅。至今猶存。號為劉繇城。

余城

豫章志。余城。涂廙志云。在建昌縣南湖井村。余孝頃宇布記。梁時侯景別將于慶入豫章。進攻新吳。孝頃起義兵拒之。因築此城。後為大尉王僧辯所擢官至陳蔡二州牧。方輿記云。在新吳縣西十五里。周回三里餘。

椒丘城

豫章志。椒丘城。在郡北下流一百四十里。鄖元云。贛

（水又經撖丘城下。建安中。孫策所築。豫章記云。劉勳建安四年。為孫策所破。於潯陽欲謀取豫章。太守華歆築此城。江表傳云。孫策在撖丘。遣虞翻說華歆。即其地也。）

孫奮城（豫章志孫奮城。在郡東北二里。奮為齊王都武昌。諸葛恪執政。不欲諸王處江濱。徙奮南昌。蓋居於此。酈元云。贛水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鎮此。此城之渚。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之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城。二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

齊城（太平寰宇記齊城。在洪州東陸路二十里。又按輿地志云。吳大帝太元二年。立孫奮以為齊王都武昌。豫章志云。孫奮孫權第五子也。）

昌邑城（輿地紀勝昌邑城。在洪州北一百三十里。雷次宗豫章記云。昌邑王賀封海昏侯。就國築城於此。今井樺經從建昌界上。有所謂昌邑山。）

豐城縣城（豐水志子城。周回一里二百步。高二丈。闊一丈二尺。濠闊五丈。深一丈。環郭六門。東正信。西折桂。南錦池。天寶北通江。望仙。縣在章水之東。羅阜前峙。長江後映。洲渚橫陳。大江流縈帶城外。池濠環繞。俗號腰帶水。後人欲便往來。縣之西北湮池為路。風水為之隔絕。淳祐乙巳。劉宰卯月米陰陽家之說。鑿路通濠。架橋其上。始復舊制。豫章續志。城有二門。南門揭縣額。北門榜曰登雲。）

黃金城（豫章續志黃金城。富城縣故基也。在縣西二十里長豐鄉。今遺址具存。本漢建安中置。）

始豐城（豫章續志始豐城。基在豐城縣南七十里。）

吳城（豫章志吳城在豐城縣西南三十里。云孫鍾種瓜之地。鍾。即孫權祖也。）

黃牛城（豫章續志黃牛城。在進賢縣南五里。父老相傳。以為黃帝戰蚩尤時駐於此。舊於其地中得箭鏃。今故基尚存。）

奉新縣城（豫章續志奉新縣。有古城。隋張文憲所築也。又有今城。唐劉正一所築也。按隋大業十年。詔天下州縣皆築城。縣有漢所築舊城。險不可守。縣令張文憲乃脩城居焉。今地名故縣是已。在今縣西三十里。城之規畫髣髴猶存焉。唐神龍三年。縣丞高良弼又以阻險。民不安居。議遷縣于馮水之北。長慶三年。縣令劉正一率邑人修城以居。其高闊不滿尋丈。其東有溝。其西有漢。南北二門。扺鎮遏營。城周五里五十步。東西三里五十步。南北二里。）

太史城（太平寰宇記太史城。在奉新縣西四十里。後漢末。太史慈創置。周迴三里。西南有城角山。東南有蟠山。北枕江水。其地險固。其址尚存。豫章志太史慈城。涂廙云。在建昌縣西三里。漢末建安八年。荊州刺史劉表從子磐。數寇艾西安諸縣。孫策經畧江淮。分海昏等六縣。以太史慈為建昌都尉。築此城。并督諸將以拒磐。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委以南方之事。後卒於海昏。方輿記云。在新吳縣西四十里。周回三里。基址尚存。）

越王山城（元一統志越王山城。在奉新縣西五十里。按陳寅真常觀記載。道士鄭太皎語以為春秋越王勾踐伐楚。屯兵于此。城壕猶存。又有齊雲峯鳳凰池枇杷峯。趯趯場。青草塘。賊軍坪。龍鬚洞。雷公塘。走馬峯。英游石。偃臺石。）

分寧縣城（豫章志分寧縣城周回四百八十步。）

古艾城（太平寰宇記古艾城。後漢劉陵。豫章艾縣人。是此地。陵為侍中。車駕出祠南郊。上升輦欲卧。陵說曰。陛下為萬乘主。升車不正立。雖早欲寢。不當上為天地靈所鑒。下為萬姓所觀耶。上有愧色。曰。敬受侍中之言。人為立祠。元一統志古艾城。在分寧縣西一百里。查田市之下龍岡坪。春秋魯哀公二十年。吳公子慶忌出居于艾。杜預註。豫章有艾縣。自漢至宋齊梁陳。皆有艾。隋開皇九年。省入建昌。）

西平縣故城（豫章志西平縣故城。圖經云。在分寧縣西一百九十七里。後漢書鄧通西平人。即此地也。故分寧縣有通宅基存焉。又云在分寧縣三百里。唐武德五年置。貞元三年廢。開城六年再置。開寶二年復廢。）

西安故城（豫章志西安故城在分寧縣西二十里。漢建安中置縣。隋開皇九年廢。）

武寧縣城（續豫章志祥符圖經云。武寧縣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基廣二尋。高二仞。唐天寶四年。縣令范建殊。）

靖安縣城（豫章志靖安縣城周回二里。靖安志職方乘載。縣城周回三里。）

建昌府城（建昌府圖經志。城舊制。原闊九里三十步。前元多圯壞不治。壬辰兵興。守者纂修之。辛丑歸附

天朝。特河南行中書省平章王溥守建昌。因兵燹之後。以西北地勢卑。遂收入向裏就高處改築。周圍重新加高。結砌堅壯完固。粉墻箭樓鋪舍吊橋俱各完備。東南帶河。西北鑿以濠池。今城上有八里餘。洪武元年。指揮耿顯忠守建昌。以東西南北四門城樓差小。將欲改創而弁大之。於是申聞

朝廷。欽奉

聖旨。於東西南北四門。重新改創城樓各一所。後增蓋甕城樓三座。宏壯高大又過於前矣。城東之門舊有三門。一曰天酒門。一曰旴江門。一曰合江門。）

天酒門正大東門也今改曰武勝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西之門舊有二門一曰紅泉門一曰青輝門紅泉門正大西門也今改曰儀鳳門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南之門舊有四門一曰迎僊門一曰青露門一曰太平門一曰安濟門迎僊門正大南門也今改曰通會以通往來餘皆塞城北之門舊有一門曰朝天門今改曰朝京門盱江前志在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諸侯城隅之制亦著於禮經然失其特制則春秋譏之以此見聖人愼土工重民力也建昌軍自西漢潁陰侯灌嬰立南城縣未有城壁至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鎭撫此地有功遷南康太守臨行召諸將指畫規摹均其版築肇建羅城周回一十三里闊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十七間敵樓三十二所東西鑿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本朝開寶二年偽唐昇南城縣爲建武軍命園苑副使李崇曠充營屯兵馬監押攝本軍制置公事興葺廨舍還造軍營崇曠於羅城內增築制院城一百六十丈制城門樓四所總十有二間各高三丈三尺東曰來遠門取其通建劍泉南之路也西曰永豐南曰祈仙北曰朝天又造鼓樓高三丈五尺縣廨計以間者七十郡治倍焉門之東西立資用鎧戟二庫城之南北列指揮兵卒四營繚以周墻三百五十丈省倉軍糧倉五百楹臨江迎賓館二酒

坊河市廟虞候院各一又建浮橋于盱水之上越八年王師平江南改建武爲建昌始命牧守城郭井邑悉仍舊貫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戟十枝來賜農桑戶口日以滋殖慶曆七年郡守虞部張頌更浮橋還集賓亭作廻車院修郡治之公廳築土方五丈架梁三十有五尺次年郡守太常博士吳某又改作儀門以及內寢郡廨棟宇於是大備元豐間邵武有廖恩之變太守鄭公琰以舊城隳圮無以備不虞奏乞修築朝嘉其請給勑誥二道鬻于郡乃收納粟之資鳩工度材萬杵雷動不日告成凡以磚石甃東岸水圮之地闢西隅奠壇之所周廻九里三十步雉堞樓櫓爲之一新特制適中廣狹得宜堅固峭壁爲江西郡壘之冠民至于今賴之其餘城池凡古跡之可考者併列于後隆守志古者王畿千里公侯之國七百里體國經野以爲民極秦漢之制郡國以城池爲上而戶口次之阡陌又次之唐史臣志地理敘漢制述戶口及四境所至此書之法也聖朝以路統郡以郡統縣以縣統鄉以鄉統里鎭寨皆隸焉郡之治曰城縣之治曰郭郭者木城之謂也自天子以至郡縣守令其居皆曰衙所以聽訟治事於其所者也宮室於是乎列焉建昌自漢潁陰侯立南城縣至南唐陞曰建武軍開寶八年改曰建昌縣淳化至紹興以南豐來屬又析爲新城廣昌領縣凡四而治南城凡郡之境東西二百三十有九里南北四百三十里至東京三千五百里至行在所一千二百三十里其東則至邵武軍界一百三十五里以杉嶺分水爲界自界首至邵武軍二百三十九里其西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磁龜山分水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七十里其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愴嶺爲界自界首至贛州五百十里其北則至撫州界四十五里以界山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七十五里其東南則至邵武軍界二百里以百丈嶺爲界自界首至邵武軍三百五十里其西南則至贛州界三百七十里以梅嶺山爲界自界首至贛州四百四十里其東北則至饒州界一百三十里以出雲山分水爲界自界首至饒州五百九十里其西北則至撫州界五十里以茨龜嶺分水爲界自界首至撫州一百九十里初漢立南城縣城隅之制未聞也至唐僖宗乾符中汝南公鎭南城有功還南康太守將行召諸將示規模均版築始作羅城周十有三里廣一丈有六尺高二雉爲露屋千一百三十七楹敵樓三十二所東西爲八門南北爲二門開寶二年南唐命園苑副使李崇曠爲建武軍制置公事崇曠乃於羅城之內增築制院城百六十丈作門樓四所所三楹高二丈三尺東曰來遠（以其通建劍泉州之道也）西曰永豐南

曰祈仙（以其通麻姑山之道也）北曰朝天（以其通京師之道也）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戟十來賜郡治稍稍備焉其後城益隳圮非王公設險守其國之義也元豐中群盜廖恩據邵武爲亂太守鄭侯琰謂舊城不可以備不虞乃建言于朝廷請新城築詔從之命有司給其費更闢西隅之地擇其奠壇者作新城周九里三十步昔周官匠人營國方九里以宮隅之制爲諸侯之城制皆九里也然則斯之爲城其諸成周之制乎雉堞樓櫓皆撤而新之爲禦頭二千三百三十敵樓四十有五馬面二十有三東隅之制甃以石西南北則甃以磚率一面壯而三面弱爲門十東曰太平曰安濟曰合江（謂南豐廣昌新城之水與盱江合於此也）曰天酒（舊曰行春元祐癸酉甘露降于門之界山因改曰天酒福建之通道也）凡四西曰洪泉（舊曰永豐又曰山光治平三年郡守黃侯師道改紅泉取謝靈運詩石磴瀉紅泉之句今改紅曰洪）曰青輝凡二南曰祈仙（趍麻姑山者由是門而出故曰祈仙今侍郎曾公穎茂書扁）曰膏露（景祐丙子甘露降于門之松因以名門）凡二北曰朝天（入行在所之通道也後改曰朝京今復舊名）曰朝天（侍郎曾公穎茂書扁）曰盱江（舊曰浮衎元豐中太守陳侯繹題詩壽昌寺碧漾軒詩云蕭疎華簿隱山村清淺浮衎帶郭門竹倚欄干

（水遶寺。興禾題作碧溪軒。後改今名。）凡二。初南城舊城。去今城二里。跨盱水而爲之。至是載築。乃斂東而展西。故東界盱水爲池。以成其險固。而闢洪泉門之外。居民數百戶入于城。故西池地卑。皆昔門外之民田也。建炎元年。金虜入我南昌。我師失利。長驅而來。江西諸郡懼無能禦之者。獨建昌城。虜不能破。甾傳劉正彥叛。頓兵城下。十餘日攻弗克。乃遁去。紹興元年。虔寇李宗仁率其旅萬餘人來圍城。居數日知不可破。又引去。其城壁堅緻有如此者。故建昌之城爲江西諸郡最。二十七年太守胡侯舜舉始再葺之。由紹興迄寶祐六年。凡一百載。門有樓者將仆焉。有壁者多隳焉。其年冬十一月。燮乃更葺治城門。作新南門。明年改元開慶。築城一百五十餘丈。周九里。皆補完之。沿城皆置樓櫓敵樓樂頭爲之一新。通判軍事馮侯夢得爲之記。曰。盱治豫章之南曰南城。漢以後築削莫詳。唐乾符汝南公作羅城。周回一十三里。以其地控閩粵孔道。爲江右第一藩屏。然郡猶未建。麻姑巘崗蜿蟺之氣至我朝浸盛。開寶升爲建武。太平興國易爲建昌。元豐間。鄭公琰爲九里三十步。城正合有周以宮隅之制。爲諸侯之城制也。紹興胡公舜舉再葺。迄寶祐戊午一百有六年。日引月長。積頹宿朽。消息因革之會。天必有人物以擬之。是年夏。盜發南豐。至秋猶梗。聖天子以爲憂。環視在朝。思得有惠氣威風者鎮撫焉。令太守曾公以刑部郎官當其選。始至。不鄙夷其民。布宣天子德意。欲與並生。一以寬大從事。筻竹龍蛇。必不得已。寇旅入阻。始殲其首惡以徇。餘則盡放爲農民。按堵如故。而境內大治。古者諸侯守在四隣。其次守在四境。令四境寧一。左餐右粥。童兒踊躍歡呼。無內憂外懼。固異乎囊瓦之城郢也。我是以有城門之役。月令。以冬月坯城郭。修鍵閉。凡從時啓閉。以治其弊。以待開閉之急。土功法也。我是以有季秋之役。涉冬歷夏。綢繆次第。越四月。兩潦生。如擊甕盎。不浹僅三四版。齧斷邊際凡百餘丈。偹人維藩。毋俾城壞。兩畢而除道。清風至而脩郛郭。此先王之教也。我是以有今秋之役。是役也。不亟不徐。各以敘舉。雉堞樓櫓。環植周匝。棋店尾甓。黝堊丹漆。蓋視昔眾壯。祈仙門樓舊。偪下卑仄。弗稱嚮明之義。乃盡撤而新。高培三尺。袤遇之。漫迴高啄。傑出九列。與皐門相先面離。始於體爲慨。嘗試登眺。江山之鬱盤雲煙之飛薄。沙石細縷。覽不盈掌。摩壘而上。偉觀亦被文績。及是百堵又興。用疊石二千七十丈。軌甓二十萬二千有奇。陝陝登登。而缺者始完。匠則偹工。夫則鳩兵。願不用錢以省緡計者二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傳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君子入人之國。每從宮室臺觀橋梁之間以觀政。況設險以守國。擊柝以禁暴。繫政之大。獨慨夫當張弓增壘之時。上下交迫。急符日旁午于道。吏捧持趨走。從遠晉陽蠒絲。惟恐日不暇給。其間循良悃愊亦未免惴惴長咎。其於保障徒自寤歎。公以望郎得郡如斗。行非有宿羨舉羸乃能審先務。裕盡備豫。銖積寸累。視如私家。以善掌固之事。風績幹局自有道焉。是爲知所爲政矣。夫其知所爲政。而又當其可之謂時。至其所以扞吾民仁義之懿。又在土木繕修之外。賢於城也遠矣。城門績于成。公帥僚佐上朝京北面。遙復舊名曰朝天。尊君也。比謂知本。鄉大夫吏部侍郎曾公頴茂特爲大書。又書祈仙綿絡爲南北之雄。父老扶杖來賀。遂大合樂以落之。公爲郡未朞年。間景象頓異。并畫五十六道。各新其扁以旌風聲。特其末焉爾。政教之大者。方有以幸盱人士。公餘提吏筆修圖志。適余有荊蜀之役。恨不得遍覲厥成。僅能取修城之一以紀歲月。公諱燮。會稽人。曾試詞科。茶山先生文清公幾五世孫。其系出河南。實鄭侯之後云。開慶元年秋八月既望。承議郎通判建昌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新特差充四川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馮夢得謹記。

唐南康太守汝南公新創撫州南城縣羅城記（將仕郎太守奉禮郎刁尚能撰）撫州屬縣南城。則古之繁邑也。漢高祖六年。會將軍灌嬰襲滅項籍之後。割豫章南境。分立爲縣。以飛猿南豐二源合流。又以西嶺土貴勢强。而擘其址也。以其城在洪州府城之南。故曰南城。其後歷於晉宋。雖興亡而則多。唯斯邑而不減。至吳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以隸南城而屬之焉。管一十三鄉。周迴六百里。林奇谷秀。則鶴嶺斗山無以加。水遶川環。則洞庭陂澤不足比。人繁土沃。桑耕有秋。學富文清。取舍無悞。既狀周道。兼貫魯風。萬戶魚鱗。實謂名邑。暨乎咸通初。禩狂賊不賓。嘯聚而來。犯我郊阯。國師既舉。斯邑舟車通濟。令以轉輸。雖則民勞。功業未墜。及至乾符之歲。水旱不常。或波蕩林丘。或塵揚沼沚。蝗螟敗害。歲力凋虛。教勸不從。逃散斯衆。天反其度。地亦爲妖。火既燎原。鯨潛鼓鬣。生靈浸散。宸扆是憂。非朝典之不施。乃俗懸而難整。遂使敵震郊野。禍作蕭墻。縱陳湯網以籠羅。或有弄戈而怙亂。是以皇都失禦。玉輦蒙塵。既乖華封之仁。爭起有苗之叛。近嫉嵓澤。乘時寇興。皆拋順靜之規。各振縱橫之志。猶賴寶祚延遠。百工得人。於是有我常侍武銳隸吳。文英廉簡。心韜社稷。性蘊班籌。乃召戎兵。共征不譓。因得名重於臨淄。將帥威過於屬部。諸侯奪魄。一呼强梗淪伏。緝綏撫甚。疆境帖然。郡縣如初。鄉關法舊。次命文德之臣。繼總兵師。克復威京。巨盜既平。採訪忠讜。謂以汝南公道存修己。信在佐君。端雅聲彰。溫恭言顯。成紀綱之範。爲經濟

之箴。慶匹豐泰之期。清諧中和之樂。絣其政化。奉以昭蘇。旌德業以分憂。錫賢能而封秩。乃加寵渥。爲南康太守焉。時以麾幢未行。邊鄙猶擾。乃召諸將而謂曰。凡行伐卷舒在乎人意。戢難輔時在乎人謀。今以烽燧尚興。祲氛未息。因觀聖人作易而有豫防。雖同鶴以擇林。亦慮蠆而有毒。宜得營壘。備其梟鳴。乃遣行教布令。不日萬人。公乃指畫規模。匀其版築。悅而不勞。寬而得衆。齊心似一。幾運如流。不越二旬。其切告畢。周回一十三里。闊一丈六尺。高二雉。露屋一千一百三十間。敵樓三十三所。東西鑿八門。南北二門。門則通衢焉。於是崇墉截漢。是陽不足以爲堅。峭崿凌雲。金城不足以爲壯。控五嶺封疆之要。扦七州寇徼之虞。覬覦者不得動其心。耽睚者無以運其智。可以拒鸛鵝之陳。可以拔烏合之徒。內則執轍齊驅。堪數權略。外則人民側目。愕以堅牢。護吾君租稅之封。授黎庶安居之業。得此名色。充全大寧。爲今辰定難之基。是岳牧勲庸之績。可謂能高異代。善亞先賢。衆皆嚮北。以利民愛。入晉陽而剪敵。以尚能茂修片善。命述宏圖。才雖匪於英華。事得銘於碑麗。刊於燕石。以紀殊功。時以大順三年龍集辛亥三月四日記。

包宏齋弊帚藁鳳山新城記　建昌爲郡。南挹盱江。北負鳳山。江如銀漢。從天而下。引玉而流。遠來而環于前。山如鳳凰昂首

而起。鼓翅而趨。聳立而侍于後。天作地設。斯亦奇矣。夫郡守當侯之始至也。即振衣山之絕頂。四顧而嘆曰。盱江固如自然之池。昭昭矣。猶未若鳳山尤如自然之城焉。蓋其勢真若翔于千仞。而極目千里。不見窮極。泛觀四境。羅列衆山。奇秀萬狀。皆似重城之周遭。而去郡似猶三里而稍遠者。治已最高。而此山又高出十丈。去郡僅一里而近。俯觀城內之市井人物。歷歷可數。雖一髮不能逃也。一郡之險要不在茲乎。今日虜患已深。地勢當擇。昔人於戰地則爭山爲據。以得山爲勝。於守地則有山爲鎮。又因山爲城。患無山爾。未有不依以設險者。或視此山如非我有。而置之郛郭之外。可乎。先爲登臨遊觀之佳處。今當爲防禦守備之勝地。亦並行而不相悖也。茲非其時乎。侯文事既敏。武備尤習。惟超然識慮之遠。故慨然興作之速。節以制而不見傷害。辦以靜而不動聲色。董其役者委前江西路分李君忠投以成規。欲盡包一山而城之。蓋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長五百三十丈。以與正城相聯接。上下相綢維。內建寨。外闢二門。南曰景福。北曰仰高。皆雄偉。真千里之保障也。又念城非兵孰守。當募精卒而別置屯戍。兵非食孰養。當撥官田而別行廩給。庶幾區畫咸得其所。不至疎漏有遺慮者。自厥初規模方定。工役將興。不敢自專也。於是具聞于朝有旨悉從所請。賜名曰鳳山寨。至此然後長守無疆之計。始無一不周備。而寨不可犯。屹不可拔。可以成安疆之勢矣。若夫前乎九里之城。素稱堅確。姑仍舊貫可也。然新城之峻極。自據地險。舊城在乎地。東雖有江三面未有池。則與無城同。不可也。侯又有感焉。遍度土功。遍定界限。遍計深廣之數。深凡二丈五尺。廣凡十丈。環繞總計九百餘丈。民樂不擾。池成無怨。又至是始足以全金湯之固而無缺。而新池淵淵。與清城巍巍。實昉乎此。前此之所未有也。可不謂盛矣哉。嗟夫。有郡此有城。有城此有池。有不可以缺其一者。非焉已自衛。爲國衛民也。此列郡之所不敢輕。而尤邊郡之所甚重。所患人情當慮始之難。而未至樂成之日。有不能不議其迂而不切備。苟非明足以知之審。斷足以行之決。則亦有易搖於異議者。或者雖知之而欲行之。回視郡計之不給。往往又有退縮而中止者。吁亦難矣。侯則慮患斯民。一念真切。明斷有素。非浮言所可惑。且雖費無所從出。所可擬者惟有盡絕他費。專成此務。此城池之所以僅克有濟歟。建昌在江西上游。固非邊郡比。然試觀江湘近事。古未有如此虜者。此郡殆如次邊矣。浚築之後尚可以爲非所急乎。此侯所以不憚煩難而有志竟成事也。況侯方以此景定庚申二月視郡事。僅至五月而已有召除矣。其所以表表已似此

爲難能也。亦豈曰小補之哉。侯雖不以爲功。獨謂不可無以詔後來。觀相與扶植。使可與持久。郡之公計也。命某記之。不容以不文辭。乃爲之識其大略。以復侯命。侯字宜叔。名宜中。先以編修出守。今以吏部考功入覲云。郡人包某記。

何蠖庵集盱城雨中和仲高（時大兵留新城以雨阻未至候）館風煙暮。荒城鼓角春。幽花憐病客。芳草斷行人。戰伐頻經歲。飄零數問津。旌旗待雨歇。邊報幾回新。

又二首　仲春十日雨。寒氣相凌加。盱城渺蕭瑟。百谷浩無涯。但見雲木稠。不見井屋華。兵凶亦何有。流離始能家。驅馬出郊原。茫茫盡蓬麻。戰伐方未已。征徭但咨嗟。昨喜道路開。東來極幽遐。讙呼見閭果。奔走迎使槎。我生春飄蕩。欲去誰能遮。茲山倘可托。恵種青門瓜。　王顏豈不佳。危酒豈不滿。孤愁起胸臆。歌舞謾零亂。淫雨昔冥冥。白日何短短。志士惜光陰。羈人歎遙遠。牆東桃樹枝。昨日花纂纂。非無一時好。零落復誰管。干戈未息肩。南北尚奔竄。訏謨豈無人。夕寐空長轉。何時宇宙清。坐見戎馬緩。東書更何求。耕鑿坐南嘡。

南城

盱江志。郡城之外有南城。舊羅城東過盱江至中坊寺。去今郡城天酒門外二里。西至七仙閣。今地名上城下城。即其處也。去郡治百餘步。城基隱隱猶有存者。南與今同。北在今報恩光孝寺。其前有門頭嶺。乃舊日

城之北門。元豐修築之日。載東岸而出之。西關洪泉門外入天慶觀茅司徒廟及民居數百戶。今城內西池。乃古隔城門外之田。西南隅池壖尤多乃是時取土築城所致也。

廢危全諷土城（盱江志。廢危全諷土城。在南城縣南三十五里。唐乾符末全諷起兵之初。卜築是城。回環數里。按五代史鍾傳傳云。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爲節度使。是時全諷據撫州聽命於傳。以女妻傳子匡時。後匡時爲楊渥將秦裴等執歸廣陵。梁開平三年。全諷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入吳。此城遂廢。遺基猶存。）

都軍城（盱江志。都軍城。在南城縣南六十里。亦危全諷起兵城築之地。城廢已久。今立候星館在其上。）

石城（盱江志。石城在南豐縣南十里。其地平廣。山水環聚。世傳黎汾聚兵於此。四隅各鼓門關置保禦。今有東門察州等名跡猶存。汾敗于黃華崗。乃石城之西野。盱江前志石城詩　土狹山高更夾溪。登臨繚繞與雲齊。時時仰視天如練。往往窮川徑似梯。石鑿龕巖茅作舍。泉噴墝埆稻分畦。居人不信王畿地。千里平盤戰馬蹄。）

廢永城縣城（輿地紀勝。廢永城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里。地名城頭。盱江前志。縣東百

步閒地名新城。或謂今縣乃永城故基。或疑與東興相近。史志不載。無文可考。姑以地名爲證。）

南豐縣城（盱江志。南豐縣舊城。在天授鄉文教里西英保。今屬廣昌縣東十五里。土乇耆有土城。隱然高六七尺。周一里許。傍有地名曰羅城門。東有地名曰寨裏。皆在土城下。唐開元中邑宰游茂洪得請于朝。徙縣治於今之縣基。以舊縣廨舍爲城隍廟。奉茂洪之祀。）

廢東興縣城（盱江志。廢東興縣城。在今新城縣北三十里東興鄉石門里。地名城口。有井漢與撫州建樊溪甘渚相通。）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二　　十九庚

城

南康府城（南康府志。郡城。周迴五里二十步。舊以土爲垣。郡守方岳嘗興板築。首作五老福星二門。未訖役。今俱廢。子城。周圍一百八十步。）

閘城（南康郡志。閘城。在宋名石塘。又名石寨。朱文公申狀載云。本郡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防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錢粮轉運。并客商船隻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蓋值風濤大作。免覆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年間不暇開修。逐年風濤衝擊。砌石損動。水汊內沙土填塞。重載舟船於江心排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得拯救。申監司乞募人工修築。又於閘內浚池。引山泉以備旱歲。居民取水甚便。監司準申撥官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委官檢計工料修築。至今石閘具存。止是砌石損動。）

石城（太平御覽。鄱德明南康記曰。歸美山下有石城。高數丈。有一門。門外有二石夾左右。高數百丈。遠望嵯峨。雲閣騰空。故老謂之神仙遊焉。）

左

里城（南康志。左里城。在都昌縣西四十里。今左里山城高三丈。周迴一百五十步。北臨彭蠡湖。南連岡阜。晉叛寇盧循故耕址也。又廢。輿地紀勝。左里城。晉盧循所築也。元和郡縣志云。在都昌縣西九十五里。盧循爲宋祖所敗。自蔡州南走還潯陽。乃悉力栅斷左里。即此地也。晏元獻公類要。有左里廟在都昌縣西四十里。吳淑賦記云。南唐張泊過湖感夢。後爲建祠宇。又有揚瀾湖。故南曰揚瀾。北曰左里。）

彭澤城（太平寰宇記。彭澤城。在都昌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其城漢高帝置屬豫章。晉陶潛之所理也。隋平陳廢。舊跡猶在。元和郡縣志。彭澤城在都昌縣北四十五里。）

建昌古城（南康志。建昌古城。在建昌縣西一百步。兩城連屬。後帶山阜。前枕脩水。周迴一百餘雉。古老相傳。兩漢之際。四境多兵。因築城守。漢建安中立爲西安縣。今廢。又云。縣城。太史慈所築。西北依岡而設險。東南抵湖而峻峙。周迴一里二百七十步。四方並高二丈三尺。城脚闊二丈。深三丈五尺。南臨脩水縣。東西二百五十里。西接武寧。東分江州彭蠡湖。南北一百九十里。縣郭東西十五里。南北一里。周迴三十三里。今廢。）

龍安縣城（南康志。龍安縣城。在建昌縣南六十里。周迴二里。唐高祖

時以建昌縣置南昌縣並立龍安縣今廢爲龍安驛

落城

南康志落城在建昌縣南一百二十里西依岡阜之勢東臨州城長溪南西北三門城後猶存周廻二百有餘雉傳是古靖縣城今廢

孫慮城

南康志孫慮城在建昌縣南一百里城南門有青石井約深十丈冬夏不涸吳史云慮字子智權第三子黃武七年封建昌侯因築此城舊志云城尚存唐武德五年於孫慮古城立孫州八年廢輿地紀勝孫慮城在建昌縣孫權第二子築

九江府城

九江志府城周圍九里一十三步淳祐江州圖經志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城郭甲兵之謂也故郡志惟城與兵書不必備不備乃所以爲備也盆城基於漢穎陰侯嬰增於武帝賾修於本朝呂御史誨池浚於唐李補闕渤而固於張又新韋珩當時未嘗著其功渤至以築隄便行旅爲辭雖史臣亦莫識其意臣子忠厚固宜爾也近代名勝來守是邦究釁補隙庶幾無負委寄而志者不察其盛心乃毛舉寸記甚者誇一時之後則舉前政而詆之豈非無故示瑕也哉予於諸賢遺跡皆不敢泯舉其凡使觀者可以自會而城之高厚方廣池之深闊源委皆未敢書焉

州城漢灌嬰所築盆口城也（高帝六年）城池北阻大江西帶盆口東南引廬宮諸水遶之晉置關（名湓口關）宋末武帝增浚築（時奉晉安王寶鎮盆城爲捍禦計語在形勢類）齊梁時與尋陽迭爲治所（晉安王子懋舉義王玄邈來討子懋據盆城拒之陳顯達爲刺史實鎮於此齊末陳伯之治尋陽梁武帝襲之伯之遁據盆口至侯景之亂尋陽王大心欲保盆城後歸盆城後爲景將任約所破梁元帝遣王僧辯平約後之陳侯瑱鎮江州即城爲鎮）唐李渤堰廬宮諸水及溪池遂爲甘棠湖張又新韋珩皆培之（守境又即堤種柳號偉風堤自是西南皆湖藝祖下江南獨江州以封則負固閉不戰始毀隳城三尺自是不復修）嘉祐中呂誨奏修城池（奏略云川廣州軍近年皆修城壘實居安之遠慮竊見東南唯江寧府近日修城臣到任經營所爲首務蓋江州據三江之口東北去江寧千餘里水陸十數路舟車所聚實爲衝會其險隘過江寧遠甚復在上流巴蜀正當其衝兵用武控守之地不可不爲遠計蓋朝廷自來只爲閑慢州郡多以罷癃之人處之以是城壘因循不葺大非經久之事欲乞漸次修完本州自有窯務兵匠燒磚山林至近柴薪易得不率民力即無勞費伏望指揮詔從之又奏乞就差曾公望爲倅委以城役又奏云伏覩東南郡全無武備蓋治平日久因循玩弊如江州據江湖之口二巴二廣沿汴上下又其津渡驛貫可謂舟車衝要之地臣自到任首觀地形險固久來頓失城池不完恐非安便此中奏蒙旨許令繕治又乞存留廣寧監沙脉錢及招置毅軍例物前後四奏言甚力由是城壁復堅建炎賊李成自十月來攻至明年三月不克會糧盡居民突圍而出賊遂入據賊平城池故完）開禧中徐誼陳謙增修女頭嘉定中袁燮趙崇憲增修城陸子虡初建敵樓羊馬墻寶慶初楊紹雲增建紹定中陳阜修女頭及城脚開塹造吊橋嘉熙中陳塏增築月城作南康門（塏在郡六年有功於城池以崗脉自東門來雖於浚壕遂開塹以角之）城五門東北朝宗（趙東迎詔路有起騎望春二亭）西盆江東南福星（外有月城門曰南康）西南德化北九江（以上皆有樓子城）在盆城西北隅（周四里）南爲麗譙揭定江軍額建鼓角置漏水隆興間增兩角樓（唐文若增又呼匣樓趙崇憲更造）前列宣詔頒春二亭李直譙樓記尋陽始治新春之蘄城在江北晉元康初合豫章十郡置江州永興又置尋陽郡咸和末溫嶠自江北徙盆城之南梁大清中蕭大心又徙盆城是也或曰盆口城漢高帝六年灌嬰所築尋陽在昔爲江表要衝宜英毫加意經理也自南北分裂歷晉至陳號爲重鎮與荆陽北唐以州隸江西觀察本廢本朝建炎升定江軍節度咸體如大諸侯城關門閈必貴其稱先是州被詔修城掾屬築削役吏數歲及是告功列雉蘚嶂隱然江濆惟譙門獨故弊與新城不稱甚非所以崇藩屏而揭等威趙侯以吏部郎來守振弊恤隱郡條具舉幾當戴鳧撤而新之材取於宜春工募於豫章爲屋七楹東西翼各三基之崇視舊有加費悉出少府撙約之餘作於壬申仲冬成於癸酉季春予以嚴詔書之布宣擇政令之出入觀雲物以占妖祥建翠臺以定昕夜觀示吏民延納賓使崗於體爲極方將大合樂集賓僚而落之屬余被命造朝道出郡下得與燕席嘗試與侯憑闌騁望則康廬雲山之鬱盤長江波濤之澎薄與夫城邑之隱賑川原之決莽日星蔽虧煙霞吐吞豈特爲一方環特之觀而增面勢之偉傑補風氣之崇隆此尤州之人士所共詠謌而讚詠也酒酣侯屬余記余不敢辭切嘗考諸古天子門五皐庫雉應路也諸侯門三庫雉路也經傳之說班班可考大抵諸侯不得有皐應詩云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謂詩人美太王之有作文王之興而大之周有天下遂定天子之制其實太王之所作者國之郭門與正門耳伉高也將將嚴正也太王避狄居岐建國之初其立門之制不嫌於高且嚴豈非事勢攷體雖力役之殷不爲厲民與鄭康成獨以爲諸侯有皐應而天子加庫雉與諸家之說抵牾不足

掾也。又諸侯臺門以高爲貴，門各有臺，所以尊臨於一邦，皆民於上下之分。庳路者，府庫路寢所在也。雉猶治也，治朝所在也。右立制存，禮不可廢。然雉門兩觀，未見見譏於春秋，蓋雉門諸侯守立，所以譏者，非兩觀毀，本朝詔郡國立門，許設鴟梔，制亞魏闕，使守臣司之，所以祇天子之詔令，非徒爲二千石尊重設也。古今異制，不可以一律言。今侯所建立，在古爲雉，於今爲譙樓，通其宜，因爲訂此州建置之跡者，古今門制，暨侯政之善，以記。漏及鼓角，淳祐中更造。吳淵命吳恭林可大造。孔平仲詩江城作 九江非吾土，又寓志羈栖，丘墳之所宅，舍此亦安歸，錢官最閑暇，因得治其私，松楸鬱在望，時復至郊圻，駕言上東原，鵝鴿晨露晞，草木新過雨，青色可療飢，念此道傍民，散居在山蹊，新秋百物熟，入城各有携，芋蓮紫卵壯，薑抽紅笋肥，襆香憶烹鯉，掐白想流匙，養生無不有，美味仍及時，此土遂可老，行當結茅茨，雲水有深約，塵埃無盡期，人生適意耳，富貴亦何爲。王逢原詩江城 酒熟賤（一本作貫）醉江人，提魚不到市，半道得錢相（舊本作歸）和歌，翁倒子扶相枕藉，江南山高不見天，江北水遠無復地，馬驚隨崖舟（舊本作船）覆波，可惜行人死聲利。張文潛詩江城 江城寒食近風雨，作輕寒，花落已可惜，春衣猶怯單，畏人成不出，已老自無懽，沽酒金明

道，回頭十五年。劉克莊詩江城 過了元宵景自佳，東風輕拂酒旗斜，江城可是春先到，已有盈街賣杏花。陳必復詩夜發江城 移舟別浦待潮生，客子匆匆又夜行，雲趁遠帆離島岸，風傳蹤角過江城，憂時課草嗟無用，愛客燈花喜有情，愁甚不堪親友別，小窓張酒到天明。董嗣杲廬山集寄江城口占四首 夢蒐蕩孤舟，波聲塞兩耳，不眠聞管絃，方悟江城裏。蹉跎歲事窮，次第艤留又思歸，便歸亦爲客，見船心又酸，幾阻津頭柵。春風起，雪消夕陽平，徹底清江水。紙閣背風粧，地爐向陽掘，指準傲窮冬，浪出又半月。寓江州西城 奔忙夢落富池，程歸托遂廬戀灌城，有石醉來新月生，無家吟逐亂雲行，衣遺母線寒針在，曉起公山晚陣鳴，鄱壘酒香堪洗恨，擬栽松菊傲淵明。江城口號二首 定江軍門擁雲氣，廬山面目長相朝，閭目所持止一想，墻壁何恨粘歌謠。此郡境有彭澤縣，淵明曾遺晉時蹤，三徑莫知在何處，且撫官圍千尺松。泊江城下 雪後抵江城，江雲轉凝沍，我舟艤沙淺，黃酒禦沈霧，少年繆誤多，今繆亦如故，年流無藥挽，如水必東注，失笑白司馬，曾與商婦遇，空亭白水際，知撰有飛驚懷想，何能已，坐見暝色赴，撲被且入郭，衰顏更遲暮。早泊江城三首 俗務脫始輕，病體自然愈，今朝泊船早，消搖大江滸，前林青芒

回，衆芳錦屑吐，廬山知幾峯，閒背曉星數。下江逢好春，入城賞新霽，千花春有機，四望天無際，老篙不語還，騎踈得少憩，登覽且窮探，豈顧跋涉滯。歸棲藉知舊，相視祀秦越，無言嘆生浮，塵鞅磨歲月，數時苦馳騖，百計學休歇，芒鞋走廬峯，撥泥挑笋蕨。江城與秋巖同賦 江柳青青暗古津，悲歌不獨是商人，愁生獨醉重關晚，夢破相思故國春，聲迹衰遲難應世，山林枯朽易全身，歸期渺邈徒懷想，怨鳥花梢叫月頻。留江城 灌城眠食嘆羈身，憑曉偏驚索鏡心，南紀山川秋望遠，西湖風月夜懷深，功名鬼妬從機穽，詩酒天嗔絶侶尋，陳跡自應遲料事，斷鴻信杳況雲陰。留江城將還富池 吟斷悲秋字，愁歸餞勝筵，天荒鵬路絶，水落雁汀懸，白羽沈鄱菊，滄江胥釣船，捲開須有日，處順且添年。

盆城

輿地紀勝晉成帝移江州治盆城。又韓文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詩，盆城去鄂渚，風便一日耳。注：盆水，今在江州。類說青盆山有井，形如盆，因號盆水城，曰湓城，涌曰湓涌。

湓口城

能改齋漫錄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此城，令鑿井，號爲浪井。

古趙屯城

太平寰宇記古趙屯城，在縣東北二百五十七里，典籍不載，古老相傳趙屯城。

懷玉城

輿地紀勝懷玉城，蓋懷玉義熙八年還治尋陽所築，在今州城之西一十五里。

尋陽縣城

尋陽志尋陽縣城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半洲故城

元和郡縣志半州故城在德化縣西九十里。

郭默城

元和郡縣志郭默城，晉咸和四年，後將軍郭默殺平南劉胤，叛於此城，陶侃討默，築以攻之，默乃以布囊盛米爲壘以應陶，今稱云陶公壘。

巢湖故城

元和郡縣志巢湖故城，在德化縣東四十二里。按楚有二巢，在廬江六縣，其南巢桀所放處，蓋此地也。

柴桑故城

元和郡縣志柴桑故城，在德化縣西南二十里。又郡志心桑落洲在德化縣東北二十五里。太平御覽尋陽柴桑縣城，晉永和中有童謠呼爲平石城，時人僉謂平滅石之徵也。後桓玄篡位，晉帝爲平固王，恭帝爲石陽公，俱遷於此城。

康王城

述異志廬山上北嶺有城，號康王城，天雨聞鼓角之聲，傳云周康王好音，累巡名山，故有康王之號。

南郡城

述異志尋陽張允家在本郡，郡南有古城，張少貧約，屢往遊憩，忽有一老公來與張言，周明之此城何名，答曰吾不知，爲郡南城耳。言訖

便去。不知所之。張既出官仕進。累遷位登元凱。後爲南郡太守。即以城號。以志老父之言焉。

德安縣城

江州圖經志德安縣城舊周七里百四十步。西倚義豐山。東臨敷淺水。南西北引溪合之。名金帶水。城門七。慶雲（東）拱小（北）拱（至南）通仙（北）興善（東）洷塘（東）倉（並西）

瑞昌縣城

江州圖經志瑞昌縣城。舊周七里。西南臨龍泉及盆水。門四。迎薰（南）長庚（西）通江（北）通德（東）

湖口縣城

江州圖經志湖口縣城。舊周七里。東西二門。

彭澤縣城

江州圖經志舊周七里。即山爲城。紹定中。章劭修築。山之闕者。嘉熙中趙崇侯加甓。門三。匯東（臨江）東門南門（並依山）諸葛興記　自秦建九江郡。歷代沿革非一。而中流要爲重鎮。屬邑離合不常。而彭澤要爲望縣。禹貢東匯澤爲彭蠡。邑名蓋取諸此。然則其源古矣。晉靖節唐狄公皆嘗令是邑。迨今仰高風而致遐躅。故彭澤地望視他邑尤以人爲重。然近歲井里蕭條。境摸偏隨。東南二門日漸摧圮。北瀕大江。實藉城壁。而頹垣廢址。蕩然不存。嘉定壬午章侯來蒞。慨然有作興之意。弦歌之餘。捐出心計。斡羸取資。乃脩二門。乃築城堞。又創江樓。扁曰匯東。江山勝狀。軒豁呈露。顧瞻邑治。層巒疊巘。岑蔚撩繞。三面回抱。其東北則小孤歸立。澄瀾如練。風帆浪舶。或錯吭漢。踰萬泝而來也。東望則順流滔滔。距行都千里。使人懷子牟魏闕之心。直北則長淮在望。平蕪渺渺。悵神州之久陽。使人興中流擊楫之念。若夫春和景明。有岳陽之勝。鶩飛霞落。有滕閣之觀。凛夏篳之清風。凛漁叢之暮雪。四時之景。俱足以舒旅懷而動詩興云云。項歲邊方繹騷。聲聞江右。而是邑爲切要。豈容不嚴備豫云云。乃令門闢城堡。既足爲捍敵計。若家嘉民待暴客。固亦長民者之先務也。

浩州故城

元一統志浩州故城。紀勝載在彭澤縣。唐武德中。李大亮於此置浩州。八年州廢。移縣入此城南。唐復遷於江次。

撫州府城

撫州府志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鹽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塞鹽步門。止存八門。

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爲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垛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羅山志祥符圖經載縣城周圍二百八十七步。今無城。圖經又謂縣令廨宇在縣城內。則環繞縣治二百八十七步之內。皆城基矣。臨川志郡國居內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吾州自昔大率必因擒攘。乃旋議城築。曷若清平之日。先事豫防歟。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春容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逆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觀政。膠轕之際。可以保民也。古城在西津外赤岡（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挻犯境。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如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州城九門。東朝宗（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鹽步門。乃水門。卬流之地。王荊公舊居在焉。詩有鹽步夜聞眠欲穿之句）東南奉明（舊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舊有橋。越橋有老相傳爲胡盧城舊址。蓋北乃郡山來脉。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陸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二十二步。（有全諷及張保和所爲記）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子城。三門（子城臨州城西。故無西門）東承春（與熊樓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勢高也）唐撫州羅城記　夫開物成務。聖人馭世於通規。保大定功。諸侯因時而善治。醇龐既降。智慮萌生。物率結繩之約。城有重門之警。國崇雉堞。境藉金湯。物理固然。其來尚矣。且如東四方之用。行五等之道。酌損益於未兆。截取捨於永存。總括沖機。當有大業者。用羅城版築。久遠暫勞。千載一時。義斯見矣。請言其實。國家自貞觀甫平之初。文軌均化。干羽率服。武事鮮備。郊壘夷沒。間者天寶建中之亂。或禜起兩河。或毒流三輔。江漢之外。撓搶殆微。故支郡屬邑。封閉而已。洎先帝幼冲之始。數丁九六。物極屯難。長鯨吞噬以橫流。大瘍玄黃而噫氣。鐵鎧仍存。兵戈重復。暴骸徧野。游魂慘天。人煙斷絕。羅网莽爲丘墟。螫毒馮陵。松楸斬爲千角。天涯地角。邂然喪亂之事。江甸要荒。紛如征伐之苦。臨川古爲澳壤（闕）曰名區。翳野

農桑備津闗闢北接江湖之脉貫貨駢肩南衛嶺嶠之夂豪華接袂旣而封豕隳殘餓驚攫碎相視爲盗割據而逞連延數載羅列 綵綸接品節旣慢汝南危公挺英逸之資運匡濟之畧倡起忠義志惟扶平初貫天感徧聚歡躍衆踰數萬兵埜珍殲聲摩中原刺史李公 先爲青遼始僭劇號大署僞屬其餘孽堡妖壘至相夂屬犬牙魚貫肘蹶繩約莫不饒好兇吻爭踐 王師出征比北而北總戎 錢 外壤公爰初蹔衆靡盈數隊兄弟親愛冀以從焉勵力一致所向神速誠明激天賊憾廓由是兇邪清殄次第澡雪不五六稔諸惡畢殄殲暴送款歛清歸穢不可勝旣公擒從之外按舉無必推誠以同務剗剗盡舊刱成 指揮而化二道馴致勤王之事撫瘵蒨撫養瘡痍誘逐逋逃 復耕種凡據靜甲蒙矢石引少擊衆環攻壘戰不解鋭 駸廓涉乎七載破巢洞擒酋豪偃戈 折蹄二十萬四邑以之康定鄰疆自固懷佚 中和五年三月下明詔飯符竹褒美成節慰安井閭於戲物不終否天樹司牧亦明矣當拱天闗之際孰知其故 之詳所以非其時無以彰其才徹其用不能靜其亂偉夫志者循義大節積秋裏凌丹實積貫白日其中正之行 義士于桒推 剛悍蝶絶陡塲其武烈也寛以待衆靜而有法導德齊禮敦本令古其文昭也舉善遏惡先教後令去不急之務流洪彰之名其政術也四者立而衆美附之餘張而百姓服鼎新綱紀草創廟署于時朿輿暴露海内沸 兵不過地靡有定公 掄制之中收今日始來逢接接棣惟謹狀蜂彼皆炫惑於衆心我豈因循於姑媟所謂大君憂寄 在守土赤子依投豈忘城壁茍無悍閉之所有加緩急之事外乃倫預五材經營百堵日運心匠親令矩定金甌取滕鐵甕事奇荷錚蜂攢 舉扞雷興而膠固無執撲之勞非奉農之志崇崇帶逸他山之秀色爭來屹屹雲平列岫之祥光俯偏歲在丁未律中南呂始事冬十一月訖去奢也周十五里高二仞酌中也淑八門通馳道便事也古人有言大夫出疆以利國家爲己任賢者處世能安社稷是藝業矧夫九團多難之日 失馭之年一呼而豪 再而領網振不驕矜以任欲能擠節以茂續衆心成城一德化俗其勤也杜當陽之武庫叔駿之嘉謨漢宣帝每云所欲共理天下者惟守宰而已今天步未康去疾有一於是東顧之勞可罷有十於是太平之作可待具特登天朝翼景命紓之於五侯九伯表之於烟閣麟臺濟特策勛在我昇救豈惟撫城獨稱不朽豈惟撫民獨看多祐者哉保和謬當殊遇 詳具美奉命紀鋒顏慚不文大頓

元年

大唐撫州新修羅城記

（管驛巡官掌表奏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上柱國黄德懋撰）

天分二曜明乎晝夜之規地裂九州定乃高卑之位厥貢爰推於任土闢疆旋底於來庭 昇元四年太歲庚子十二月七日立（中勇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持節撫州諸軍事守撫州刺史上柱國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周弘祚）

張保和新移子城記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聖人則之剛柔險易動靜悠促亦皆備矣是則金木水火輪移消長乾坤震巽羅列高下撰情僞至于玄近稽徼闗極于大成蓋有有無不有矣物物無不物矣至如舉一隅百制通應遠者有夫先宅焉宅天下者嚮離之強鎮定邦邑者萬年之勝槩宅閭巷者隆坦之宜斂自究居至于大壯猶推輪形於王略其必如此按撫之郡庭初際于亥壬歸歷年代寶應中太守王公圓以其勢卑於郡里疑悍民而沮長因徙于西陸自爾亦匪厥中觀夫用壯而非剛虐右而稱左總詳其朕則二千石列郡比比有不大還者是其事矣大中中刺史蔡公京審乎三地忠事再華以勞費滋廣意行力止乾符中巨盗起梁宋兵火熊天下干戈日用耆薙蜂起畿甸失禦郡邑驕守斯時也豺狼塞路毛𤛆避鞭此之官含秦如焚如荆蒿蒙眷井野一色洎汝南危公奮長鯨倡義旅併翦群惡兇渠百城草刱恭布紹隆績斷詔下之日默兇形勝且日𥘉少嘗聞前任遺議謂蔡公意也今也運會革否指陳大凡元亨中正會要方來宜枝乎崇高麼震揖巽朝辛附癸在控于躍伏苟差毫髪其致懿殊爾乃決意卜築應手經始舍去舊地推移重區而勝秀逸得巖壑欝備納濠山複壘之勢吐原野蟠連之色有若龍驤鳳擧花攢綺錯於是左通臺門南正戟扉三扃三廳大寢小寢局著控帶環迴星列峨東 以資眺覽峙西闗而備宴見奢儉折中材力飲允廣陌繩分列肆鱗矚隸崇墉固護之態標平陸廷奥壇之景然後政化以安之禮法以康之仁和以富之遠者 而近者休儉鼓華而幹蠱用墨霜既周閭井以繁年穀登穰士馬精研連帥倚爲右屛天子寵爲良牧百姓歌之聲聞九重璽書慰勉增爵褒命其猶珠貫公少秉奇志年甫壯室遭時建名起家而萬石非偉許國而一心彌厲而後 乃令譽積望洽豐德懿範雖以擇綽難山河之重巖廊之峻恐無自避也君子曰地載萬物賢者慮之蓋 其用而享其社忤其道而戾其契匿私於富貴勿抑於隆盛也若成王之定鼎郏文之遷繹春秋之建都理其數而擧其徵者矣保和前紀羅城肉憾拙文職日復聆當世之譚曰事成乎身及乎人力之次也顧惟是躓盡表懃大載讓帝

克。唯而直書。曰唐龍集庚戌年在大順律中南吕戊寅記。　家坤翁景定

重修州城記　郡在東漢爲縣。號臨汝。六朝訖隋唐爲郡。號臨川者。謂所治在臨汝中。相傳赤岡乃其故址。郡乘云。唐寶應初。刺史王圓徙西陽。莫得其處。至中和末。危全諷徙今治。非也。參稽全諷梓刻。及兩碑。當時州城乃因圓之舊。加興築無所徙。惟子城舊在西陽。地。具下。實徙之。葢州城當寶應初。即止于此。距今五百四十載。外無西陽子城。自中和距今亦四百二十載。昔既云徙。今猶在西者。葢其方則不易。特去而來高就正爾。以山川形氣蔽之。州城左右控引臨汝。前後則納其源鎮其匯。赤岡西通臨水氣早隨。今城居高明得地勢。然東濱汝水。故子城州宅居西欲略當臨汝中阻二川而建州。就中氣而建治。尚卜澗瀍宅土中之意。圓當徙特城耶否耶。則不可考。自全諷興築於中和。後五十餘載。南唐周弘祚嘗修濬於晉天福。先後述作。實捨壞使之。自聖人有作。天下一家。撫深居内地。城築宜弛。曠二百載。是爲建興。時際多虞。王君仲山嘗因其隤加補綴。又九十載至紹定間。從人弗率。貴君炳始悉力嗣治。建其郭濬其池。益宏肆深廣。始中和以來所未有。自是三十餘載。又廢不治。摧頓蓁翳。多所埋闕。諸門率欹壞。有志之士。撫今昔念興廢。靡不爲之慨嘆。葢自唐訖今五百年間。

守地者不知其幾人。其能興修者。纔四人而已。大率敵國外患之來。則城興燕安逸豫之久。則城廢。俛仰一轍。不謀同情。易之泰。九三上六。其爻相應。故理相通。城復于隍之象。雖著於上六道窮之後。無平不陂之兆。實萌於九三道通之際。信乎廢興成毀。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有國有家者。先其未隍。逆防其陂。則城可以不隳。平可以長保。豈惟一城。通天下皆然。磨礲者不見其損。積累者不見其益也。况斯城久於吾鄉。當凋瘵無厚力以鳩傭工。參而通之。必于其漸。乃時計其羸。度吾所能而葺治之。城之埋闕者四。畚築而加以甓。門之欹壞者十二。繕治而扶其顛。日而年。寸尺而尋丈庶幾積小高大。城有可興之期。然念人情終始勤情不能一。官府更迭去來不可常。書用識之以勿忘于心。亦以望後人。非徒記其事求自衒將以致吾城於堅高悠久也。覽者識之。景定癸亥。季春眉山家坤翁記。　舊志

廢城門所記　祥符圖經云。故郡城在城北一里二十步。周回一里一百七十步。刺史王圓廢此城。即今之西津赤岡。若圓所遷西陽之城。莫詳所在。郡西南三十里述陂有故基。又嘗近數里有上城下城。未知其是乎。

鄒南堂遺文　此城。唐寶應間自赤岡遷之于今郡治之西陽。黄巢之變。爲柳彦璋所焚蕩。危全諷乃遷之今治。今治未建之前。如今州前通教望雲諸門低處皆是田。而高處又多楠木。又有震巽丙風落田中數語之讖郡在前漢爲南城縣治。南城後漢析爲臨汝縣治。臨汝。吳及晉宋爲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舊云至唐改撫州。即今西津赤岡建治。葢治臨汝也。以史志推之。自南城還治臨汝。未必始於唐。當在梁陳隋間及初改爲撫州時耳。州城之沿革。舊志所云皆曰舊治。西津赤岡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陽。中和五年危全諷又遷于今治。然赤岡至今猶有遺址。西陽則無跡之可尋。莫知其處。祥符間修圖經者。嘗以全諷所記爲疑。謂西津赤岡在城西近水。故云低臨水際。即西陽也。然則赤岡。即西陽。則圓未遷以前。古城又安在。於是復有述陂之說。曰此地亦有城之遺跡。以爲是古州城也。此說無所證。殆齊東之語。當先以郡縣名證之。漢名縣曰臨汝者。以其地臨汝。二水合流。則縣必在二水之間。不居二水之外。必赤岡矣吳名郡曰臨川者。正以古城在西津赤岡。實當臨汝水之匯故也。次當以全諷重新州宅梓刻所自記。及當時察吏所勒築州城遷子城兩碑證之。記云。郡城在此城之北。寶應中太守王圓卜遷於此。所立郡宅未協地形。吳倚城西。低臨水際。頗更年代。莫議遷移。中和乙巳。全諷革故鼎新。去彼取此。全諷之語意可謂甚明矣。何疑耶。葢圓自赤岡來即遷於此。無所謂

西陽。且陽者遷也。當圓徙時。郡宅在城西水際。故曰陰。全諷未嘗徙州城所徙羅城郡宅舍。低就高以占地形。故其言曰獲形勝。叶夷隆。謂圓未徙以前之舊城在城北者。西津赤岡。雖自州之西門而出。實在州北。謂圓所爲州宅。吳倚城西低臨水際者。必在今連樊小溪之濱。兩碑之所勒。一則名宇弗詳。所言者興築州城周十五里。高二仞。敞八門而已。一則張保和記之所言者。徙子城及州宅。臺門戟扉三扃三廳。大小寢。及牲帑東軒西闍而已。兩碑皆未嘗言徙州城也。次當旁搜他記以證之。宋荀伯子臨川記。載晉王羲之爲臨川內史。置宅於郡城東高坡。（今州學是。）晉宋間指此地爲城之東。今在城中。則當時郡城在今城之西。非西津赤岡而何。此三者乃漢晉間未徙州城以前。及唐末徙羅城之時。古昔之明證也。夫何疑。若夫祥符圖經雖誤以赤岡爲西陽。然所述父老相傳之語。謂州治自赤岡遷香楠山。（今城本名香楠山。）其說不繆。鄒南堂雖未知有全諷之記。說以傳訛。謂寶應自赤岡徙西陽。中和自西陽遷今治。然謂今治未建之前。今州前高處多楠木。則與父老相傳自赤岡遷香楠山之說相符矣。古城在西津赤岡。王圓徙今城。危全諷所遷者羅城。具有明證。外無西陽。此說不可復易。葢因暇日。偶從設廳梁間。取危全諷梓刻次第參以兩碑及

他證始知前此舊志之爲誤人言之爲訛數百年之疑遂津母作向來言西陵不知西陵之所在也然所以起後人之疑謂王圖徙西陵者則亦有其故蓋昔人弗及詳危全諷所自記惑於張保和移于城記耳此記皆爲郡宅設非言州城也大略云郡庭初際于亥壬歸歷年代王圖以其勢卑徙于西陵亦匪厥中蔡京審乎三地思事再葦以勞費止危全諷用蔡京遺議按乎崇高舍去舊地以保和此記參以全諷所自記蓋際于壬亥者古赤岡之州宅也圓從州城而位州宅於西陵全諷又按之崇高耳保和專記州宅故云三地外此有兩疑又不得不詳辯一則元豐間崔鑒所爲靈濟塔記謂靈濟往城南桐岡距州五里自擇定所靈濟事在會昌間是時州城還此已久則桐岡在城中何爲乃有城南五里之說考之天祐間李德誠所爲靈濟塔院記但云靈濟一日縱步南行默示定地兼所謂去城五里之說日遠日訛崔鑒蓋昔聞全諷還州城之說附會於道聽塗說之語耳一則大曆己酉顏魯公記宋謝康樂翻經臺謂在撫州城東南四里臺今爲寶應寺居城中大曆己酉上距寶應遷城已五六年何云臺在城東南四里耶考之全諷興築州城碑語意蓋前此未有城全諷始加興築且拓廣之前乎此但有子城倚城西臨水際正在城西北隅故臺在東南距子城尚遠四里者約而言之亦猶祥符圖經謂赤岡在今城北一里二十步今距赤岡何止一里二十步或遠或近皆記其大率難以詞害意

吳可集登臨川城　時危傷去國歲晚強登城過鴈書難問窮途淚欲傾江湖歸客夢梅柳故園情倚杖空凝竚行藏竟不成趙蕃詩撫州城外作　城中一雨僅飄灑城外此雨乃霈霶分龍古語信不妄不爾患施何偏方我行驅車一何壯早起猶乘昨夜涼舊聞既雨晴亦佳豈但蕙葉蒙龍光早禾已秀半且實晚禾已作早禾長不惟稻隴有佳色菜畦苗葉相與昌閩丁採擷入城市不用滌濯臨滄浪我雖無田豈無園歸計不決空傍徨懶慵買菜糴占米煙火薰人官道傍劉文貞公集九日上撫城　嶺上高城控九垓不勞走馬競登臺烟凝寒水魚龍蟄霜落長天鴻鴈來白酒罇前留客醉黃花籬畔爲誰開孟嘉莫落龍山帽坐有伯夷觀爾咍　九日攜壺上撫城一杯滌蕩古今情風光和暖雪消盡天氣肅清塵不生四角陽頭差萬瓦五花殿宇庇千楹何須細把茱萸看山自巍巍水自明

述陂故城

（臨川志述陂故城在臨川縣西十五里不知其爲何代所城無所攷）

母城

（臨川志母城即定川縣城在縣北五十二里安寧鄉之雷坊岡阜延袤相傳爲定川縣舊治。）

西豐縣故城

（臨川志西豐縣故城今在金谿縣西南五十里。）

崇仁縣城

（臨川志崇仁縣城舊志載周回三百八十七步溪流介于縣中縣治蝦溪難旋版築故無城縣六門東迎恩西萬金南禮仙北子澤東南臨汝西北巴陵。）

安浦縣故城

（臨川志安浦縣故城今隸樂安縣天授鄉三十二都安浦里去縣六十里。）

新建縣故城

（臨川志新建縣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

西城縣故城

（臨川志西城縣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

興平縣故城

（臨川志興平縣故城還入吉州其故城在永豐縣南今樂安縣雲蓋鄉乃興平舊境。）

巴山郡故城

（臨川志巴山郡故城今在樂安縣樂安鄉地名土墻又號古城或謂嘗爲折衝府稱巴陵府城壁隱然猶存有皷角堆及税務遺址存舊志云巴山郡故城本屬崇仁之天授鄉地名古城後天授割屬樂安縣則今當在樂安之北境。）

上城下城

（臨川志上城下城在崇仁縣東南七十里之穎秀鄉兩城相近三里間平岡迤邐上城有壇市不知何代何人所城也無所攷）

巴山縣故城

（臨川志巴山縣故城在樂安縣西四十里地名土塘擽步之間俗亦呼爲古城。）

宜黃縣城

（臨川志按祥符圖經宜黃縣城周回二里一百步舊門五嘉定甲申令程有俊新之而易其名紹定庚寅燬于寇今址猶存縣五門上東崇桂正東朝京西致爽南迎薰北攀龍。）

金谿縣城

（臨川志按祥符圖經金谿縣城周二里高五尺今無城縣二門南門北門。）

樂安縣城

（臨川志樂安縣城周回八里二十步。無濠塹縣四門東新興南望仙西龍岡北迎恩。）

臨江府城

（臨江府圖經志臨江舊無城郭蓋以郡枕大江地勢卑下而郭內之渠注江者凡七皆深廣數丈岸易摧圮故版築之功爲難且東之近江者春夏水大至則壓居多淪築堤之役率十餘歲而一興之宋守淄剛中趙師呂張礎章大醇等相繼爲石岸始堅緻不圮元平江南五六十載之間海內無事雖大城名都不事保障壬辰兵起之後假守定住始築城民賴以爲固。國朝守禦官夏以松重修葺而增高焉若其城門之名今備錄之亦存其舊云。）

郡城門六。東萬勝（舊名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天。（舊名朝京）東南通濟。（舊名清波）東北利涉。臨江舊志。郡東臨江。故名。環城九里。袁贛二江合流。春江暴漲。低平之地。率多淹浸。郭內之渠。流而注江者七。深廣數丈。雖欲城築。亦難爲力。況邊江一帶。水勢衝決。岸多摧圮。大觀間。郡守請于朝。乞緡錢築堤。以備水患。得旨下漕臺給費。鳩工度材。自天慶觀而下。疊石固基。幾數十丈。工竟弗就。淳熙中。岸傾路斷。貼木爲梁。過者岌岌。紹熙辛亥。攝公安節爲守。請於朝。得緡錢若干。傍江增築。釘木壘石。護衛之。沿江者開禧丁卯。通守李純忠狄滿建言。郡當水陸之要。可移粟城以守之。朝廷下計臺相度利害。以工役難成止。開慶己未。邊警沓至。陳守元桂議排柴議城築。西南隅僅築三十餘丈而罷。德祐乙亥。滕守巖瞻復議城築。東隅僅築數十丈。大兵臨洪。民懼而潰。不果城。郡城門六。東廣濟。南鍾秀。西望仙。北朝京。東南清波。東北利涉。新淦門八。東熙春。秀峰。南迎仙。玉騎。西澄江。湄湘。北朝京。橫波。新喻門四。東清江。南安福。西宜春。北高安。

廢盧城

臨江志。廢盧城。在清江縣東北五里修德鄉。俗呼上下城。郭舊有盧府君廟。世傳城由盧建。故祀之。

廢樊城

臨江志。廢樊城。在清江縣西北三十里修德鄉。舊傳有樊將軍居之。不知其名。其地亦有姓樊者。

廢吳城

臨江志。廢吳城。在清江縣西三十里建安鄉。地有敵樓。衛敵樓場。上京堆。征壇。吳王廟。張司空廟。灤城。疑廢吳平縣。又云。在清江縣西南三十五里。近接梧山。玉虛事實所謂吳平古縣是也。世疑寰宇記載治平縣即是。

廢尉城

臨江志。廢尉城。在清江縣東三十里崇學鄉。或曰漢都尉所治之地。班史新淦縣下。但云都尉治。輿地志云。漢南昌都尉所理。未知何據。

古新淦城

臨江志。古新淦城。在清江縣東三十五里清江鎮。按前漢地理志。豫章郡新淦縣有都尉治。王莽改曰偶亭。應劭曰。淦水所出。西入湖漢。（即南橋水）水經注云。牽水出宜春。又東逕吳平縣。（即新喻）又東逕新淦縣。二書所謂新淦。指清江鎮也。後移縣於南市村。輿地紀勝。古新淦城。寰宇記云。去清江縣六十里。按輿地志云。南昌都尉所理之城。隋開皇十年。割屬廬陵。移於今理。此城遂廢。今在新淦縣北一百二十里。今清江志有廢新淦城。意者即此城也。

廢尾城

臨江志。廢尾城。在清江縣東北四十里崇學鄉。俗傳五代時鄉豪自爲保聚之地。

廢富國城

臨江志。廢富國城。在清江縣東四十五里崇學鄉。南唐時積粮于此。因得名。

廢牛頭城

臨江志。廢牛頭城。在清江縣東南四十里。兩山相向如牛抵觸。五代時避亂者城之。

新淦縣城

臨江志。新淦縣城。吳楊行密既建都。置使于新淦。邑宰李筠又率傍三縣來屬。乃治城濠。臨江水爲都。置治所。迨宋紹定庚寅。贛寇入境。焚蕩民居。而舊治城濠淺狹。不足以恃。寇退。民不能安其居。時有防江軍二百輩屯駐。防拓令董雲才。因使閒。浚西抵大江。北穿北門橋。東穿賓陽橋。南抵惠政橋。比舊闊三倍。深亦如之。至淳祐癸丑。永豐洞獠竊發。震于隣境。郡守雷應春請于朝。築城新淦。以爲臨江之藩蔽。朝廷下其議于帥閫。牒委撫州通判成公策經量城築。以爲扞民之計。而大家慮其科擾。多方沮撓。議遂中輟。元末紅巾蠭起。義民劉天佑團結州民以守。禦紅巾。合攻城。遂陷。至

國朝初。邑宰王貞督長興寨魁首鄧清等築新淦州城。分爲六門。東曰熙春。南曰迎仙。西曰澄江。北曰朝京。東南曰朝陽。西南曰通津。

廢巴丘城

臨江志。廢巴丘城。在新淦縣峽江。輿地志九域志皆云。吳後主分新淦石陽兩縣。置巴丘郡。按吳志言。縣非郡也。晉宋地理志。巴丘縣屬廬陵郡。隋開皇中廢。此故城。按舊經。以爲孫策欲取荆州。使周瑜鎮巴丘。即此地。非也。瑜所鎮乃巴陵。在荆州南岸。郡縣志廢巴丘城。即周瑜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定豫章廬陵。留鎮之處。周瑜牒今在縣南八十里。圖經云。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非此地也。

廢泥溪城

臨江志。廢泥溪城。在新淦縣南四十里。按南史梁周文育傳。天監元年。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軍討之。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兵苦竹灘。傅泰據瀧口。以拒官軍。文育從間道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孜。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頠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等襲頠擒之。

廢石陽城

臨江志。廢石陽城。在新淦縣玉笥鄉仙居里綏原。按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爲石陽。屬豫章郡。孫吳割隸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廢石陽縣入淦境。

新喻縣故城

臨江志。新喻縣故城。在本府之距村。初治龍池墅。隋大業中遷于距村。後復遷龍池墅。唐大曆中大水漂蕩。徙治虎瞰山。即今理所。

廢龍池墅城

臨江志。廢龍池墅城。在新喻縣南三里。凡再置縣。唐李守嘉祐奏移之。

廢吳平縣城（太平寰宇記。廢吳平縣城。在新淦縣東一百一里。宋志云。後漢時置漢平縣。吳改吳平。隋開皇九年廢新淦入吳平。十二年廢吳平入宜春。十八年又析宜春置新淦縣。故吳平城在新淦境。）

瑞州府城（瑞州府志）（郡有城。古制也。瑞之爲郡。介洪袁臨之間。四達無虞。故城郭具而已。然錦水貫其中。官寺在北。閭閻在南。城其北則遠市井。城其南則遺官寺。考之於古。北有子城外城。南亦有外城。宋燬于兵。而不知謹復隍之戒。前元承平日久。無復修葺。僅存彷彿耳。姑計其遺址。今復修北城。南爲市井。）

水北城（瑞州府志。水北城。週迴三里。宋建炎二年。太守黃次山築。進士彭以明銘。載城高三丈。修萬尺。紹興兵燬。僅存土基。前元復修。今仍修整完固。）

廢外城（瑞陽志。廢外城。唐武德五年。李大亮於高安縣西築靖州城。南唐昇元初。陳陽令高安築羅城。決溝洫。保大十年。刺史王頵建關城。長二千丈。通十二門。宋元豐間。太守毛維瞻修北垣。舊城今遺址尚存。）

陽樂縣城（太平寰宇記。陽樂縣城。在瑞州西北八十里義鈞鄉。吳大帝時始於上蔡縣管分置。唐武德五年爲靖州。八年廢。）

康樂故城（瑞州府志。康樂故城。在瑞州西一百九十里。謝靈運緒經石及登山之路猶存。寰宇記云。在高安縣東北四里。宋武帝二年。封臨川內史謝靈運爲康樂侯。就第。即其地也。其城外周迴山水。謝公無不遊宴。有書臺石硯猶存。宜春志。康樂故城。在萬載縣東二里。吳名陽樂。晉武帝大康元年。改爲康樂。輿地紀勝。有謝山康樂水。）

宜豐縣城（瑞陽志。宜豐縣城。在瑞陽郡西一百五十里天寶鄉。吳大帝析上蔡縣置。今廢。）

華陽縣城（太平寰宇記。華陽縣城。在瑞州西四十里。唐武德五年立。改建城爲高安。置靖州。并立縣。八年廢州及縣。有古城在。）

斷水故城（瑞陽志。斷水故城。舊應史君屯兵拒林士弘故壘。）

雲棚城（瑞陽志。雲棚城。在上高縣桂義鄉。昔應史君屯兵之所。）

袁州府城（宜春志。袁州府城。漢高帝五年。大將軍灌嬰定豫章郡。六年。令天下郡邑皆築城。宜春有城。或昉諸此。按古圖經。大業末蕭銑陷城。唐武德四年九月。安撫使李大亮建築郡城。高二丈。周回四百八十四步。東南西面開壕。闊七丈。北以江爲壕。城外甓內土。白露屋皆覆以瓦。至長壽二年。刺史魏元忠遷州治出城東北二百步。開元八年。刺史房琯以城基卑濕。又欲遷州治于江北袁山之南。建築城壘。廉使慮其勤民。俾仍舊貫。遂於故城直南二百餘步。更諸奧壇。剏立廨宇。昭宗乾寧二年。刺史揭鎮築羅城一千五百餘丈。又增築外城。濬治壕塹。其後司空彭彥章長東南面城。通舊計一千二百七十二間。偽吳乾正二年。頭金知州事。又於四郭城門外。置鋪稱羅城。諸門以備守禦。大和五年。重建。又築閭羅城二百餘間。濬壕五百餘丈。後劉仁贍修東南面子城。悉用磚石。國朝大中祥符四年。修袁州圖經云。城周回七里二十步。高三丈八尺。子城周回一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七尺。北枕袁江。三面壕深四丈。承平以來。武備弛廢。墉頹塹堙。靖康元年。始詔修郡城。建炎初。升郡爲次要。城池樓櫓務令堅險。仍給牒許勸有力者。入貲以助。守臣汪希旦。俾閭丘霖運奉朝旨。葺舊城而一新之。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增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其後太守李觀民。羅克開。鄭自誠。皆繕修。袁州城四門。東安仁。通分宜縣。西萍實。通萍鄉縣。南神安。通仰山祠。北秀江。通萬載縣。

張嗣古修城記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頒春之初。訪風俗。詢利病。髮擿爪解。井井有條理。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頹圮。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嘆曰。保郭。太守職也。而玩愒苟簡至是乎。適命巡檢使江世顯揩功料役。增庳培薄。伐材陶甓于山于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甓之材。以枚計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堞屹立。雉堞崇峙。大體盖略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而升於我宋。江湖荊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熈乂。擊柝聲沉。凡爲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弄兵潢池。則武備弗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灌嬰定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考。信然。圖志謂貴巢蕭銑寇江南。不能入焉。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巽巽嚴嚴。罔有刓闕。數十年來。觽甲不用。太守以健於理財聽訟爲急。以盡於興滯補弊爲緩。決防弛備。堙隍冒堞。墻摧陴廢頹。不復經意。袁民得無杞者直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城之所以亟修。而公之所以爲有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壞之者施焉。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已自九天下。杜壞於微。扶僵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維民

心有德化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勿壞可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阮閱重修郡城記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特宜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郡爲州而城不遷巨盜黃巢蕭銑起江南獨不能入袁爲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頹圮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郡政例安於承平而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庳培薄而已可憑可踐何所保也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江公希旦來鎮以靜重千里既肅遹謹奉詔帥治中間丘公霖暨倅屬登舊墉視廢闕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然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工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來農之隙消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翕從伐木於山陶埒於野募間民括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鼛鼓弗勝矣重阿崇闉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壯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高五尺畫易以埒啟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之而今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嗜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淳愚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尚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以庇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隣封近壤間有寇攘嬌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乳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讋易而避去矣西北士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舊志有相字）接而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尚記其本末建碣標名大書深刻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既光於前復垂於後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萍鄉縣故城

太平寰宇記萍鄉縣故城在萍鄉縣東四十里晉大興元年陳敏自王江東與杜弢相應作逆晉遣鎮南將軍陶侃水陸二道來代甘卓領兵於縣東築壘連接五所號爲甘卓壘

吉安府城

吉安府志吉安府城後漢置郡改縣曰西昌郡治在焉故今泰和縣西北

三十里有故城郡治西昌據晉志故城據縣志晉大康二年以所管遼遠乃移治於石陽六代皆因之故今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城見史志及續通典故州城堞尚存半沒江中有龜趺在沙磧有石碑在半江秋冬永清人謂尚見大興等字唐開耀元年州人劉智以郡逼贛水東通大山戶口繁多土地湫隘請徙郡治見續通典按舊唐志云郡舊治子陽今無考疑史闕文方輿記寰宇記皆云廬陵故城在今廬陵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又云永淳元年移州治于舊石陽縣按石陽乃分新淦立無舊縣未詳永淳元年移今理所天祐中彭玕爲郡刺史乃廣城池宋開寶中申屠令堅載加繕治建炎二年興圮補頹而濠塹未治城東南臨贛水西北阻長港西濠螺湖深險之處舊有閘水堰紹興三年太守呂源增至浚濠城池始備淳熙十三年太守朱希顏復加飾治焉城周迴二十里二百一十五步高二丈五尺據舊圖經今城實一十三里三十三步舊經蓋以關垣通計也

國

朝歸附癸卯年朝廷差大都督鎮禦以城東西歸直截東北一隅更築新城于內比舊損三之一開五門興賢門永豐門迎恩門嘉禾門廣運門（係吉安府城）門南柵門太平門永福門永清門安福門隆盛門甘泉門永新門以上八門（係關垣）舊志外城九門澄波門（舊名當逆）樂輸門崇惠門清賦門平判門（係在城東）興賢門在城東南永豐門在城西南望雲門舊名吉陽呂源改在城東北凝歸門舊名凝暉呂源改在城西北子城周迴二里西北高一丈四尺闊九尺五寸東南高二丈四尺闊一丈九尺子城三門南爲譙門東門直樂輸門西門直天慶觀

漢廬陵縣故城

廬陵志漢廬陵縣故城在太和縣西北三里隋改石陽縣爲廬陵縣縣城在今吉水縣北二十里太平寰宇記廬陵故城在太和縣南一里晉咸康末太守孔倫所築宋永初山川記云此城中有井井水色有二半青半黃黃者如灰作飲粥並金色而甚芬香曹叔雅廬陵異物志云人呼灰汁爲金水輿地誌廬陵故城漢興平元年置晉太康中移於石陽故城今縣西二十五里有地名石陽。

吉陽故城

太平寰宇記吉陽故城在廬陵縣北六十里輿地志云後漢和帝分新淦縣爲石陽縣屬豫章獻帝割屬廬陵郡隋開皇十年改廬陵郡爲吉州改石陽爲廬陵移於今郡理此故城存吉水州志吉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一百二十里輿地志云吳後主二年立隋開皇十年廢。

大皐城

太平寰宇記大皐城在廬

陵縣北八十三里。東臨贛水。梁大寶中。高州刺史李遷仕築城以拒陳武帝。為陳將周文育所敗。棄城而潰。今縣北三十里抵廬陵界。又三十里有大皐相距縣六十三里。疑大皐城在其地。**撫口城**太平寰宇記撫口城。在廬陵縣北七十里。陳永定元年。廣州刺史蕭勃遣其子孜。及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兵出南康。傅泰據撫口城。周文育使其將丁法洪。攻泰擒之。**吉水舊縣城**吉水州志吉水舊縣城。周廻四里。今廢。城北上有文江門猶存。其平惠門亦廢。**輿地紀勝**舊州城在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隋大業三年置。唐永淳元年移州於舊石陽縣。其城遂廢。**石陽縣故城**吉水州志石陽縣故城。在吉水州東北二十里。或云二十五里。漢和帝立。隋開皇改為廬陵。唐開耀廢。今郡人稱為故州。輿地紀勝隋石陽故城在吉水縣東北三十里。輿地志云。漢和帝分新淦立石陽縣。隋開皇改廬陵為吉州。石陽為廬陵縣。今舊州東北是也。**永新縣城**吉安府圖經志永新縣城。周圍一千二十五丈。四面濠池環繞。永新志縣城高一丈九尺。厚一丈。周回一百八十步。濠深七尺。唐顯慶四年置四門。東曰義山門。南曰禾川門。西曰望岳門。北曰朝

天門。故城在縣西三十五里。吳寶鼎二年置。唐顯慶四年廢。**南平州故城**永新志南平州故城。在永新縣西二十里。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廣興縣故城**永新志廣興縣故城。在永新縣西百二十里。吳立。隋廢。武德五年復置。八年廢。**泰和縣城**吉安府圖經志泰和縣城。周廻五里。城開四門。泰和縣志城高一丈二尺。厚八尺。周回五里。南臨贛江。東西北各有濠闊一丈。深七尺。（今名青溪）四門。東曰望仙門。西曰西昌門。北曰迎恩門。南曰南門。（圖經作瞰江）縣之後。又曰小西門。**西昌故城**吉安府圖經志西昌故城。在泰和縣西三里。輿地誌漢時為廬陵縣。屬豫章。後改為西昌縣。隋開皇十年廢。西昌置安豐。尋改泰和。移於今縣。北其故基也。舊經云。在縣南五里。**東昌城**吉安府圖經志東昌城在泰和縣西北六十里。輿地誌云。吳後主置。隋廢。今永和市是也。舊經云。在縣南八十里。未詳。**府山城**吉安府圖經志府山城。在泰和縣南四十里。圖經云。陳置。隋廢。**白口城**吉安府圖經志白口城。在泰和縣五十里。梁大寶元年陳武帝自嶺南引軍欲討侯

景。進頓南康。高州刺史李遷仕來拒。帝遣杜僧明等築城於白口以禦之。遷仕亦築城相對。而其年。僧明遂拔城生擒遷仕。今兩城舊基尚在。未詳之古城。西謂之高城。太平寰宇記白口城在泰和縣東南二里。按陳書梁天監三年。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城。陳武帝先屯軍於南康。遣杜僧明將兵二萬人築城於白口以禦之。跡猶存近白下驛。**永豐縣城**永豐縣志永豐縣城。紹興七年知縣李訝置。高四壘。廣袤千丈。三面為隍。右滌以葛溪。前後為鼓樓二。左右為敵樓十。南北二門。少東為折衝臺。待制劉假為之記。北鼓樓敵樓與臺今廢。舊有四門。永清門。（在縣東。舊名宜春。紹興十年改）保定門。（在縣西。舊名望仙）咸寧門。（在縣南。舊名迎恩）崇安門。（在縣北。舊名望京）**興平縣故城**永豐縣志興平縣故城。在吉水縣東一百七十里。今屬永豐。在縣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記興平縣故城。吳赤烏二年置。隋開皇十年廢。**永豐古城**太平寰宇記永豐古城。在永豐縣南五里。舊說王郭二仙駐于此。永豐志古城在縣西六七里。舊址尚存。**吳故城**永豐志吳故城距縣三十里。俗傳吳之征鼓圩也。屯軍於此。故以城名之。**嚴城**永豐志嚴

城。在永豐縣東十五里。舊址尚存。相傳唐末有嚴將軍聚兵於此。**陽城縣故城**元一統志陽城縣故城。在永豐縣。吳立。晉太康改曰陽豐。隋省入廬陵縣。**安福縣城**安福志縣城。周廻一百五十步。高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廣八尺。凡十門。升秀門在縣東。（舊名惜陰）崇儒門在縣東南。儹翠門在縣西南。（舊名復新）集慶門在縣西南。通湘門在縣西。具慶門在縣西北。通津門在縣北。觀步門。小橋門。下河門。並在縣東北。**安成郡舊城**安福志安成郡舊城。晉元康元年。米香為太守築郡城。郭內有雙闕高數丈。輿地志云。凡闊八里。而置八門。太平寰宇記漢安成故城在。今安福縣西六十里。即漢安成侯張普所理。**平都縣故城**安福志平都縣故城在縣南百步。**亭符城**太平寰宇記亭符城不知何代所築。東西五百步。南北五百一十步。今在安福縣南八十里。**禾山符城**太平寰宇記禾山符城。不知何代所築。東西四十八步。南北七十步。今在安福縣南百里。**廢安復縣城**元一統志廢安復縣城。在安福州東六十里。按王江之口。

（漢為安城縣。晉大康元年改曰安復。隋省入安城。開皇十八年復為安復。唐武德五年省入安福焉。）**永寧縣城**（吉安府志永寧縣城周圍四百餘丈。上覆以屋。東門阻小澗。南門阻溪流。西門阻澗。北門阻嶺。）**萬安縣城**（萬安志縣城周回三百步。）**魚梁城**（萬安志魚梁城在萬安縣南五里。近龍溪臨大江黃公灘南。史周文育傳云。李遷仕據大皐。遣其將軍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陳武帝命周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又方輿記云。每於其地造梁採魚。近前溪俯臨大江。今土人云城頭是也。）**遂興縣城**（萬安志遂興縣城。在萬安縣西北十五里。元屬龍泉。今隸萬安永和鄉。按宋志吳曰新興。晉改曰遂興。興地志云。漢獻帝立遂興縣。吳大帝改曰新興。晉武帝復為遂興。以在遂水口為名。隋平陳廢。即今之龍泉江口金城是也。廬陵志遂興縣城。在廬陵縣南一百七十里。）**龍泉縣城**（吉安府圖經志龍泉縣城周迴三里閒四門。龍泉志縣舊城周三里。高八尺。自徙治于北。限以絛牆。令佐居之。縣門之外。東曰東門。南曰南門。西曰西門。南北兩市。限以一水。春夏之間。溪流湍漲。則往來不通。里俗分日為市。一在溪北。曰南門市。一四八日。二在溪南。曰南市。二五九日。三曰新市。三七十日。）**蔣公城**（龍泉志蔣公城。在右溪之西坡阜之上。城濠具存。車軌之路。錯出城南。有祠曰蔣公廟。）**漢王廟城**（龍泉志漢王廟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漢周上。城北有祠曰漢城廟。以上三處。疑出於唐末五代之季。盜稱漢者亦假號耳。南漢劉氏。僭土偽越。決不至此。）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三

十九庚

城

贛州府城（贛州府圖經志晉永和中。始建城二水間。在贛縣。義熙中。徙贛水東。為南康國。在雩都。梁承聖初。復徙章貢間。然後定。舊城基在今狀華坊。坊有古城巷。唐刺史盧光稠始拓之。章貢志。其制南行而北鋭。周十三里。崇三尋。廣尋有半。列門十三。樓櫓百二十二。其南鑿址為隍。三面阻水。水暴至輙灌城。熙寧中。太守劉彝始開水窗。時其啓閉。以防水患。東北隅尤易墊且圮。太守孔公翰始甃石。得不圮。章貢志。東坡八境詩所謂坐看奔流繞石樓。使君高會百無憂是也。紹熙壬中。迄嘉定甲申。其間或因叛卒竊發。或為巨浸頹壞。以後太守梁繼祖趙善繼。趙公稱。陳輝。高燾。張貴謨。楊長孺。鄭性之。相繼加葺。宋亡元興。詔天下城池。許拆無修。自此毀為土阜。壬辰癸巳。四方兵擾。監郡全普庵撒里重修之。戊戌告急。樓櫓始完。秋九月。攻圍城陷。陳兵繼修之。逮至版圖歸于

國朝。修築加甓。粉堞敵樓窩鋪。以至各門亦衛森列。視古所無。城阻二水為隍。其制三隅南衍而北鋭。周圍十三里。高二丈四尺。厚一丈二尺。內子城周圍三里一百一十步。高一丈八尺。厚一丈一尺。城東西北阻二水。南有濠為帶橋。樓櫓一百二十間。章貢志。東城始築無所考。周三里百有十步。崇丈有八尺三分。其崇去一以為廣。西北距羅城。如偃月狀云。城門十三通衢。自淳熙丙午。郡守周必正翻砌。距今四十二年。損缺殊甚。寶慶丁亥。聶子述重甃之。由熊樓南竟鎮南。西竟西津。東竟建春。靜江行者便焉。其川門。舊名百勝。淳熙庚子。郡守留正改今名。安教門。俗呼寺步門。永通門。俗呼唐步門。建春門。俗呼斜步門。出東浮橋。百川門。俗呼李步門。永平門。俗呼天王門。仁豐門。俗呼石床門。靜江門。俗呼縣步門。西津門。舊名通津。俗呼西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鎮南門。舊名來越。俗呼大南門。寶慶戊子。郡守聶子述改今名。興賢門。舊名化遠。俗呼小南門。郡守高夔改名進賢。寶慶戊子聶子述改今名。後津門。朝天門。舊名朝京。郡守留元剛改今名。宋會要。紹熙二年十二月三十日。詔知贛州高夔特減三年磨勘。以修築本縣城壁有勞故也。）**虎頭城**（雲谷雜記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韻。有行看鳳尾詔

郤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火乎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於虎。故以虔爲虎頭州。紹興三十二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遂改爲贑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清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寧都縣城

宋劉後村集寧都縣新築城記　淳祐丙午余仕於朝。寧都縣尹風君子與以書來曰。吾視事之翌日。盜起廣昌。犯池。富贑。卒未至。賊鋒剽甚。衆欲潰去。吾集吏民議戰守。急調村寨兵。益以義丁千人。深入苦戰。官軍乘之。禽首殲黨。時四鄰震擾。吾境獨全。衆相賀。吾曰未也。土城庳惡。盍改作乎。來僚佐選陽鳩畚新土。杵實基。周匝七百餘丈。甃甓之。願記其事于石。余曰其小需。了未余去國。君使兩至責前諾。余又曰。其小需者余故人也。豈於不朽之文。有所靳哉。顧多事以來。以平寇築城。受賞者多矣。甫平覆出。朝築夕圮。豈特二者難保其往哉。施於有政亦然。初合而晚睽。始仁而終鄙。矯強於暫。而頹於久者。皆是也。戊申君之使又至曰。吾秩代者無兩月。記不可復需矣。余然後知君之政果成。城果堅。而寇果平也。蓋天下倏至之變。常伏於常情智慮之表。曩睦寇殘二浙。近汀寇犯邵郡。日是中州內地。素不防虞。爾若夫寧都。爲羣盜四達之逵。不能數歲安靜。前是非無智者。至君乃克有城。獨何歟。嬉者忽禍變。靜者憚勞費。黠者方以無城爲幸。寇至有紀侯之去。種公之走而已。君眇然一儒生。化刀劒爲耰鋤。革瓦礫爲金湯。有地百里。而善用之如此。使君事權重於銅墨之寄。封域大於子男之邦。其所就有未可量者。是役也。靡錢二萬二千緡有奇。合諸臺郡邑士民之力而成。君之遺愛與是城相爲不朽矣。君嘗宰河源。勤寇寧民。已著風績。以經畧使薦。詔減年勞。至是首擒盜鋒。又先事代謀。禽劇賊。昔八廬五。係渠魁。貸脅從。桴鼓聲熄。則於其間飾縣庠梅江書院。各增其舍。夏旱。先發官廩而後勸分。自郭達野。置糶場五十三所。至秋上。部使者尚書郎鄭公逢辰。大臣異公子良。俱以治行薦。初朝家行廣昌賞。加君一秩。惟築城功未報。君建安人。擢進士第。

南安府城

南安志郡城高八尺。厚四尺。周圍一十里。一百五十步。淳化辛卯築。（祥符經）厥初草具。土踈惡。霖雨即圮。池不及泉。狹可踰。紹興乙卯。郡守周綜得請於朝。因綱卒之暇。修治之。首末兩年乃成。役工。凡九萬七千五百有奇。埤築城二千二百尺。樓櫓雉堞飾具。浚池廣四十尺。深十三尺有奇。度遠近置堰以鍾水。設鹿角其上。（翰林承旨吳仲作記。）淳熙壬寅。郡守管銳因其欹壞。復加展拓。髓十月而畢。高一丈五尺。厚一丈有奇。延袤一十里五步。司諫湯邦彥記之。記謂舊城高一丈二尺。厚半之。越百九十四年。始爲今復。則指淳化之城而言也。（嘗守措展南壁土堅密。限於壤。飾此蓋周守所修。土人傳。虔寇三夕而不能破。昔人嘗守此。蹟舊圍樓戰棚遺。皆不能架造而去。）甫更二載。城復以兩隳。至數百丈而未已。郡守趙不遂將受代。僅能補葺其南一面。郡守方崧卿繼之。增竈陶甓。任之完兵。別給酵米。以勸其勤。屬遭衰棄。稍還舊觀。（前此修城。甃其外。以土實之。今先縮板築土。然後甃。又築）求置堰鍾水故迹。創敵樓戰棚之屬。云。（今城上乳頭。通四門樓。析之爲一千九百有奇。每一孔頭爲四人。五寸有奇。）城南邊江。北帶溪。乃峒山麓之溪。故狹而長。東西徹銳。（俗謂之鯉魚形。）四門。洞關上各有譙樓。記曰。西寶豐。（故寶山）南宣化。（故薰風）北朝天。（故拱辰。皆管守改。）三面環以隍。橋跨隍興門直。惟南江浮橋稍西。（初亦五門。陰陽家以爲不利。故）遂北隍之外不數百步。而爲溪者二。皆橋以通道。（次隍者名峒山。又次俗名孫橋。）古記云。（太平發是望孫橋。王梵姮城對面朝。丈六金身香水口。都大平地起埋實。）

（太平。玉梵。姮城。皆山名。石壁東山當水口。而嘉祐等三寺。據其勝處。城有丈六金身之句。）南樓之東有把亭。乾道丁亥。郡守祝深撤而新之。名曰雲山閣。（其下直仵廳。）後二年。教授楊嘉績復相小閣於樓之西。遠近與雲山閣略等。扁曰來青。（其下直舊教授廳。後移教授廳。析此爲北門表和亭。）歲久頹圮。咸淳戊辰。郡侯趙公孟適始至。登陴周視。凡當修築者新之。號角弊者更之。東西兩門。并書其扁。郡以墻代子城。（周回止容郡治郡圃。）三面無門。其南門當宣化門十餘步。譙樓五間。蓋亦草創於淳化。紹興癸亥郡守吳巖改作。南康寧李能一爲之記。樓容刻漏鼓角鉦。（鉦以爲點鼓六角三鉦一。村江志。景德元年詔下少府。以金鉦一所。戟十枝。來賜。他志則無。）爲箭二十有四。石匱鐵斛。圓荷瀉鳥。惟搏。郡判官伍浩記之。郡額則廣東計樸。其詔書樓前兩序相向。左宣詔。右頒春。（土城大約周郡城三面。惟）北無之。（以以環周一帶爲阻。城周故有當府門）於巽維。則尾翦黃（舊作星）閫南行而西。轉首達貢院之前五百步而近於坤維。則首貢院前稍折而北。（昔西偏有化工門。）尾屬興教院西。長倍巽維。巽維之尾。絕江脈縣庠而北。裹報恩寺之背。（舊東中路昔有迎春門今立兩柱傳城內界）坤維之尾

亦絶江碁灞頭。歷觀音堂左而終於壕頭。兩旁皆二百步而遠。今與雉俱存。坤維已夷。坤維之絶江者大半存。而巽維之絶江者亦已夷。夷者基址髣髴。存者堅高犂脫。最或踰再仞。博幾半之。土赤而密。有樸樕草蔓蒙翳處。如山阜然。巽維近廣惠山。人或依以葬埋。且池塘田畝在近。因侵其上。俗傳漢庾將軍從邑神一夕而成。（夷者皆取其土他用。）管守鈂所作驛使門。當貢院之北二十餘步。南達庾嶺。（蓋借此城為驛城耳。舊路迂曲。自教場前由天慶觀西南乃通庾嶺。今路平治。土城而南甚順便。然非管守創改也。）

南康故城

南安志。南康故城西南三里。東西二百五十步。南北三百步。（淳化於古城內創置鹽米兩倉。）按城當坤維土城之內。西遇窯務。（窯亦用城土。）北臨江。今巡檢寨寓焉。南北為寨前後門。高約二丈。闊五尺。圍近三里。

南康縣古城

南安志。南康縣古城在今縣治之西南隅。遺址尚存。後議定遷。取杯土於兩地。權其輕重。古城土輕。遂即今治。前帶章江。後枕九日嶺。紹定戊子。峒丁挻亂。越五年壬辰。邑令戴冀始築城。城門四。東曰迎恩。西曰通粵。南曰信豐。北曰鎮北。憲使陳公埴名。制帥李公壽朋書。郡博士鄭霖記。

南安縣城

南安志。南安縣城舊無城。紹定戊子。峒寇挻亂。民居悉燬。寇平。知縣胡泓申郡。郡申諸司。列請于朝。始築城。高一丈八尺。周五百二十丈。皆蓋屋。其門東曰靜安。西曰西成。南曰文化。知軍彭公鉉記。（見橫浦集。）秦郡縣天下。各墮其城。漢祖六年。令郡邑城。時郡以南壄縣隸豫章郡。後漢志。豫章二十一城。則南壄有城無疑。然南康古城特著於陳高祖之初。未知為今郡之土城。將遺址於下邑者歟。

益漿城

南安志。益漿城當在上猶縣之宣化鄉。即故益漿鄉也。今無遺墉。初灌嬰防南徼。創益漿城。（章貢志據寰宇記。作州西南。灌嬰將安侍有州。）宣化蓋與韶州為鄣云。（宣化舊境如是。今文英係隸大庾。則宣化上與桂陽集龍為鄣。）

饒州府城

饒州府志。府城舊制周迴僅七里餘。東臨東湖。南瀕鄱江。西連嶺州。北接芝山。秦吳芮為鄱陽令時所築。歷漢建安吳赤烏隋大業唐武德貞觀。更革不同。宋建炎三年。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嘗修之。嘉定七年。史定之為郡守。備工結砌。增廣城基至九里三十步。元朝城壞不治。壬辰兵興。據守者屢修之。辛丑歸附。後城垣多非舊址。乙巳夏大雨連月。河水溢。城內城垣崩頹。守禦官宋炳。知府陶安等集所屬州縣民夫與守城軍士。甃以磚石。務在堅固。洪武四年守禦官趙堅等沿城窩鋪城樓重

新蓋造。閘沒周圍壕塹。粉飾墻堵。完備城門六座。戰樓六座。窩鋪七十六所。城墻周圍一千七百零五丈二尺。垛子三千四百二十六箇。朝天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腳闊一丈四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靈芝門。計四百四十三步零二尺。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樓高二丈五尺。闊四丈。深三丈。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壁樓高二丈。計一十五步零二尺五寸。小窩鋪一十二所。弔橋一所。闊八尺。長三丈。重壕闊二丈五尺。深一丈。外壕闊六丈五尺。深一丈一尺。量至靈芝門。計四百五十步。大戰樓一座。高一丈九尺。三間五架。順闊二丈。深一丈八尺。城高二丈。靈芝門高八尺。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腳闊一丈六尺。面闊九尺四寸。量至嶺州門。計九百三十步。樓高二丈一尺。闊四丈六尺。深三丈三尺。弔橋一座。闊一丈。長一丈一尺。小窩鋪二十五箇。重濠四丈五尺。深九尺。計九百八十五步。外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寬窄不等。計六百八十五步。大戰樓二座。一座高二丈三尺。闊一丈。深二丈。三間五架。一座高一丈八尺。闊一丈五尺。三間五架。嶺州門闊七尺四寸。高七尺七寸。城高二丈。腳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量至月波門。計八百六十步。樓高二丈二尺。三間五架。順闊三丈。深二丈。重壕闊四丈。深九尺。量至月波門。計七百五十七步。外濠闊六丈八尺。深一丈。計三百七十步至湖。大戰樓三座。三間五架。高一丈八尺五寸。順闊一丈九尺。深一丈七尺。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順闊二丈三尺。深二丈。一座三間高二丈。闊二丈三尺五寸。深二丈。小窩鋪一十四所。月波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腳闊一丈五尺五寸。面闊一丈二寸。量至鄱江門。計三百步。洪武十年鼎新改造。城門比舊增高。樓高二丈九尺。下蕭五間五架。順闊三丈八尺。深三丈二尺。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五寸。三間五架。順闊二丈二尺。深二丈二尺。小窩鋪六所。鄱江門高九尺。闊八尺。城高二丈。腳闊一丈五尺。面闊八尺五寸。量至永平門。計二百七十步。樓高三丈。一尺。下蕭七間五架。順闊七丈八尺。深四丈。弔橋一所。長二丈四尺五寸。闊八尺五寸。小窩鋪七所。城濠自門外量闊五丈。深一丈五尺。至永平門。寬窄不等。計三百三十五步。大戰樓一座。高二丈一尺。順闊二丈。深一丈六尺。三間五架。永平門高七尺二寸。闊八尺。城高二丈一尺。腳闊一丈二尺。面闊八尺。量至朝天門。計六百零七步。城門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高。樓高二丈三尺。闊五丈。深三丈六尺。三間五架。洪武十年鼎新改造。比舊增廣。弔橋二所。向北一所。長一丈七尺。闊六

尺五寸。向南一所長一丈五尺。闊六尺五寸。城濠自門外闊二丈深一丈五尺。量至朝天門計三百一十五步。大戰樓一座。三間五架高二丈順闊三丈。深二丈二尺。城高一丈五尺五寸。小窩鋪一十五所。鄱陽志羅城周迴二千三百五十九丈。東臨東湖。南瀕番江。西連墳州。北負芝山。本秦吳芮爲番令時所築。有三城。（寰宇記郡城即吳芮爲番令時所築。王記云。芮築城有南中北三城。）後漢建安十五年。孫權分置鄱陽郡治故縣。後徙今城。（通典孫權分置鄱陽郡。初理鄱陽縣。後徙吳芮故城。寰宇記鄱陽郡初立理於鄱陽故縣。後徙理。吳芮故城。即今州也。）或曰吳赤烏中太守華融還之。（王記鄱陽古城。在今州東七十里。吳赤烏中太守華融移郡城。吳鄱陽縣仍居此古城。）隋大業四年。以南城爲鄱陽郡府。中北二城爲州城。唐武德七年。刺史韋大寶。又以南城爲州城。貞觀八年。刺史薛㰖置總葺三城爲州城。凡四里六十二步。高二丈。（見王記。又云。南郡鄱江。西即峻嶮。東連鄱陽。北帶郭。唯有不同。）記宋朝他無紀載。惟建炎三年。胡騎南來。顯謨閣直學士連南夫。以守不固賦工繕治。明年始成。（見生祠記。）余經水患。率皆頹圮。其高者遺址僅存。嘉定七年。今知州朝奉郎史定之。中明修築。環繚一新。財五閱月訖工。是役也。不仰大農。不賦屬縣。不擾齊民

悉自理財。以給費事。卒伍更番爲役。工匠計日受庸。凡物直賞。爭皆面授至身親拊。以勸之。故咸樂爲用。先是度程。謂非滿歲不就。未期崇成雉堞屹然。既堅且好。不特州人世蒙其利。爲國巨屏。視旁郡壯焉。凡爲門八。東曰永平。（舊路。）西曰墳州。（俗曰下西關。）南曰都江。（俗曰龍潭。）曰月波。（俗曰倉步。）曰楚東。（舊名碧瀾。俗曰館驛。）匯澤。（舊名下水。）北曰朝天。（京路。）曰靈芝。（芝山路。）爲斗門二。以泄城中水。東曰永流。（東流橋東。）南曰朝宗。（德化橋南。）舊無之。（其元申請云。本州郡城。城大頗圮。蕩然不存。西北基址稍高。間有存者。尚可修築。東南兩帶。延袤五里之外。瀕湖地勢最卑。城皆不存。所謂城基盡爲居民侵占。起造屋舍。每歲當霖潦之時。江流泛溢。民戶乘舟往來。水後復被漲衆蒸濕鬱多病疫。況饒州係兩司建臺之所。鄰接七郡。實爲衝要之地。今無城郭。以備不虞。實爲利害。今檢照昨來自慶元五年。內知州林楠申請。已行修築。續準本安撫轉運司。委徽州通判曾珅熊到州。同前任知州陳果通判周狀躬親踏帶壕寨劉慶等。打量城壁損闕去處。具申朝廷訖。自林楠陳果後。累政闕之。因循至今。逮二十餘年。又連遭大水。愈見城壁廢壞。欲望朝廷劄下本路監司。再差官吏前來重行打量。會計合用磚石灰泥人工。仍乞劄下就近江池州大軍。差措壕寨前來築砌。庶幾經久堅實。以爲一方捍禦之備。得省劄仰本州措置。一面如法砌壘。後再申云。已盡趁浮費。撙節支出。除上供外。趲到錢剩。行立庫收支。並無分文科抑諸縣。行鋪民戶。合用物料。人工錢一十二萬九千餘貫。米五千餘石。通一十三百餘石。磚四百三十八萬二十片。灰六萬七千石。起三月初六日。盡八月十三日訖工。）遂上奏曰。臣至愚不才。幸被推擇。爲郡長吏待罪鄱陽。受任之初。首究民隱。竊謂此郡。襟江帶湖。地卑下。故城爲水所嚙。十壞八九。溢潦時至。水入民廬及藩垣。民皆乘舟往來。老稚奔竄。無所依歸。疾疫死徙。無歲不被其患。臣不勝咨懼。冒昧請于朝。乞委官相度築治。荷朝廷軫恤。不以內郡城郭爲不急之務。即賜俞音。令本州一面撙節財賦。自行修築。臣聞命之日。即行經理。不敢自徼。嚴吏姦。絕浮用。取郡計之羨。以給費事。凡磚石灰木。舂鋤器具之屬。悉自于時直。如私家。集郡兵土軍。得十六百餘人。更爲番次。以供役。日加優給。工匠則募民。以庸。不敢有妨農時。臣躬自執役興之赴役。門一日苦以鼓。士卒工匠樂爲之庸。亦忘其勞。自三月六日興工。至八月十三日。凡爲新築砌羅城二千三百五十九丈。起立城樓八座。斗門二座。共役軍兵十一萬四十二百五十工。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工。用磚三百五十萬五千五百口。灰九十七百八

十四丈。灰六萬七千一百九十六碩。以至竹木釘索舂鋤鍬杵器用等。支官吏工匠支費錢米。盡係本州自行措置收買使用。並無分文科數縣鎮。及役使搔擾民戶。今來已遂訖役。除已供畫圖本繳進外。欲望聖慈。差官前來覈實檢視施行。使得旨。委江東提刑檢視覈實。提刑爲朝請郎工益祥具申。有云。饒之爲郡。西瀕大江。通彭蠡澤山藏水宿。常多盜賊。建炎間嘗有淮賊攻城之擾。經今九十餘年。緣城之東南。有徽信二水直下。衝至城岸。合而爲一。環遶而西。每歲春水暴漲。東南一帶城壁。因積年衝激渰浸損圮。民旅往還。全無城禁。城之西北。地勢雖高。基址亦多頹圮。知郡史朝散到任首以修城爲急務。朝夕究心。惟嚴吏姦。撙節財賦。以助支遣。所用人工。以本州廂禁軍。并六寨土軍。調發更迭。夫匠工作。收買物料草絕官司滅私之弊。盡從民間時值支給。人不憚勞。役不及民。首尾僅六閱月。周迴城壁圍備。兼以餘財餘力。建造州治浮橋。及諸官廳等處廨宇。興崇學校。廣闢道路。並理置司。饒州目覩是實　永平門東至朝天門。凡四百八十二丈。瀕湖用石脚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墻高二丈二尺五寸。朝天門北至盤州圍門。凡八百一十七丈一尺。依山爲址。用石脚一層。高八寸半。通女墻一丈五尺。　盤洲圍門西至鐵山堂城隅。凡六百一十二丈。地

勢稍高。用石脚一層。高八寸半。通女墻高一丈五尺。識山堂城隅至楚東門。凡一百七十丈。前臨江用石脚二層。高一尺七寸。通女墻高一丈五尺五寸。楚東門南至永平門。凡二百七十八丈。臨江最早用石脚七層。高六尺。通女墻高二丈一尺五寸。又以為前後城壁損壞。多不即繕治。故因循廢圮。遂以酒麯務舊地剏新街樓屋五十間。僦金歲收可十二百餘緡。別項樁用。仍各委官分掌。旬一供申。遇摧毀以時補築。凡工料皆不侵郡計。可永使勿壞。起城上玉芝堂至紫極觀後城角。四百三十丈。并嬉洲門路分主之。自路分界至靈芝門折角。五百二丈。監押主之。自監押界至朝天門轉角。三百五十丈。鄱陽縣東尉主之。自東尉界至永平門南。四百四十七丈。都監主之。自都監界至雁澤楚東月波門。三百七十七丈。添差都監主之。自譙門轉鄱江門至玉芝堂。二百五十三丈。州事務官主之。外子城東北。二百八十丈。而西即羅城。爲門二。東曰豐泰。北曰慶朔。中子城東北。一百六十五丈。爲門二。東爲譙樓。揚州名。又東少北曰瞻雲。內子城廢。今築臺建爲儀門。參會要。紹興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知饒州張杓言。本州與江池接境。密通淮甸。城壁頹毀。委官檢計。得合修築去處。計四百六十六丈。人工物料。共用錢米八萬九千六百餘貫碩。乞

應副修治。詔令所屬。給降空名進義校尉綾紙五道。助教勅四道。並充修城支使。臣僚言。饒州城壁。係一面邊大溪。每至春月。必為大水所決。以是前後屢修屢壞。加以官吏因緣作過。六縣之民。困於此役。愁歎之聲不可聞。今張杓所乞錢物已蒙朝廷支降。竊恐上件綾紙并勅。所得錢數無多。本州不過只是應副。從之。蔡幼學新築城記。中興四聖相授。咸以息兵養民爲先務。治成德洽。中外輯寧。一時長吏。往往習安靜而重興作。城郭溝池之固。自並邊有因循未暇及者矣。況內地乎。鄱陽表江帶湖。為今要郡。而城圮墊已久。江齧其南趾。日益湮廢。歲春夏水溢入衢市。民不勝病。太守史侯視事之次日。亟集佐僚議之。皆曰往者郡有請類弗報。役大而力不足。可若何。侯歎曰。然則城終不可成乎。乃自以為己責。力請于朝。具稽郡賦之入出。覈隱漏。損浮冗。儲其贏以共用。朝廷下其事。令郡以漸經理。則城已賦功矣。市材庸匠。給以實直。分兵更役。優以廩犒。侯單車督視。察其良否勤惰。無敢不肅。於是條所當支費之目以聞。詔先給封樁緡錢一萬。則城已就緒矣。具以實言。遂不果給。是役也。始於嘉定七年三月辛未。成於八月甲辰。凡役匠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卒十有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城周十二里有奇。因門為樓者八。緣水為斗門者二。既畢。獎吏卒之有

勞者。復陶人若匠之征役有差。已責緩刑。考暨諸邑。郡人感悅。繪侯像以祠。侯又以其餘力。即城南絕江為浮梁七十丈。由江而南。作新堤三十里。以便行旅。復兩月而畢。既悉圖上其事。乃屬余記之。余惟成周盛時。朔方東方之城。大臣將王命以出。歌於詩雅。下及春秋。孫叔敖城沂之役。不愆于素。傳者亦亟稱之。今侯之城也。力不煩於民。斂不及於縣。僅五閱月。而復數十百年已廢之規。績顯于一方。利垂于不朽。揆之於古。是宜特書。抑余又思今天下之廣。事之弛於因循者。亦多矣。鄉使長民之吏。慮遠於微。處難於易。皆以其身任立事之責。則由內之外。百廢具舉。亦何功之不可集哉。故予樂道侯之事。俾來者有考焉。侯史定之。子應。四明人。於故太師丞相為孫。於今丞相為猶子云。宋劉後村集饒州新城記。番為州尤貧。版曹洎諸使責逋吏卒日呼叫于庭。過州倉受輸。兩王人各遣其傔按所入。爪分之。以其餘殘者畀州之。遂之絕二千石。比以弗續去。弃印滋久。以鑄錢使者兼之。淳祐丙午。余自江東召對。頓首上前。言列城罪弱狀。臣待罪臬事。寄治于番。城圮且盡。而譙樓扶以二木。識者寒心。宜繕金湯修守備以待緩急。會朝家多事。議格不行。明年詔擢著作郎兼右司郎官新安程侯元鳳領州事。侯至視城壁而嘆曰。保境衛民。守臣職也。城惡如此。顧

以州貧自諉可乎。昔之人有篳路藍縷而造邦者。有布衣帛冠而強國者。乃畫以簡儉為治。桑蔭未徙。枝幹並興。屬通守史景卿司出納。路分夏榮顯課工程。木石灰甎予價。夫匠給傭。兵校增廩。厚犒勸術誠。以忘勞。不朞年。而十二里二十三百餘丈之城與樓門八。斗門二。悉復舊觀。其費一出於州。上不以累大農。下不以煩民。惟臬治二臺各助楮幣三千而已。番人登高望之。端直如引繩。迴環如錯繡。皆相告曰。吾儕昔處風寒。今在堂奧。州之守備固然。侯之勤苦甚矣。請記其事以告來者。余聞仕城郭封疆之寄。不患外有猝至之變。而患內無可恃之具。使其果有可恃。若田單之於即墨。藏質之於盱眙。杜佑之於泗。皆以小國寡民而強敵環而攻之。終不能克。否則郢可入。壓下可襲。諸取雖雄都鉅鎮不能以自存矣。侯之此舉。振守臣當為之職。杜姦宄不肖之心。異乎崇飾亭傳者。其服勞於國也。夫其有德於民也。夫城始繕於嘉定乙亥。至侯改築。僅三十餘年耳。蓋仆百尋之木者蠧也。潰千丈之隄者蟻也。先事豫備。前人之忠也。補罅苴漏。後人之責也。況番城其南瀕江水齧之而無防。稍北依山樵牧踐之而不禁。城何恃而久乎。及其微而圖之易也。至於大敝極壞而後圖之。不得已也。烏虖此固侯與番人所望於來者歟。侯館殿名流。省闥賢譽。出而

試鄱。積狀昭著。語教治鑄之節。將召侯歸矣。

黄氏日抄饒州重修城記　設險所以固國。重門所以待暴。設爲城郭之守。蓋自昔有邦有土者急先務。況邊遠未寧之日乎。然城圮不修。所在相望何也。事固莫城郭之爲急。費亦莫城郭之爲大。自端平開邊。調度日煩。州郡往往多蔽。雖一公宇之微。有力不能葺者。而獸城郭之及哉。鄱陽古名城。其南枕江。而波濤日齧之。其北依山。而樵牧日踐之。嘉定七年。史侯定之始修築一新。是時邊塵未開。郡有餘力。其修築見謂堅緻。去之三十年。猶不免圮闕。而故丞相徽國程公爲郡。時再修。則力又有弗前日若者矣。况又去之三十年。其壞豈不益甚。其修豈不益難耶。咸淳辛未。余支孫侯自吏部出爲守。以實心行實政。凡事靡不從厚。獨念城之不容不修。而費之無所從出也。於是明其賦役。扃財之隱落者出。節其用度。而財之滲漏者窒。銖積寸累。踰歲乃訖。鳩工於壬申臈月之朞日。竣事於癸酉閏月之朞日。所修凡十二里。計二千三百餘丈。內已圮而新築者四百七十五丈。女臺再築者二百四十二丈。役工三萬一千九百八十有七。用錢五十萬。用楮幣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繡衣使中齋孟侯助之者一萬二千。用米七百五十六碩有奇。孟侯助之者四十碩。而潤水驛。漲如東塔寺之閘口。如東邊之閘口。如匯澤

門之閘口。如芙蓉廟側之稽溝。皆苦浸溢。侯又爲之結洞門。增女臺。再築以捍水患者。凡六十丈。其工費又不預焉。嗚呼。人方困於力之不足。而侯獨爲之有餘裕。甞方患於文之相勝。而侯獨爲之皆確實。豈特其才其志爲不可及。其質於人又何如哉。然侯之質於人不惟此也。易六畫而爲乾。一陰生其下即爲剝。畫六斷而爲坤。一陽生其下即爲復。天下事皆當於其下焉加意爾。始史侯之爲是城也。爲趾用磚繞兩其幅。今侯之再爲此城也。其趾用磚至八。其幅侯之政先厚下。推此可以類見。余於侯之爲得爲政法。併書與世之分牧者共之。他如覺石爲學堤。餘一百丈。設舟爲浮梁又四十艘。工役尚多。此不勝書。侯名炳炎。紹興人。政成。今以侍左召。咸淳九年。閏六月吉日。朝奉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黄震記。

宋趙蕃乾道稿　閏月二十日離玉山。八日到餘干易舟。又二日抵番易城。追集道中所作得詩十有二首。　樺輪衝水靡。漲潦失連湖。艤使非長路。能忘去此都。未應爲物役。真復坐飢驅。好在佳山水。懸應識故吾。　草草朝戎市。悤悤客繫船。荒雞亂人語。細雨雜炊煙。戲月真前夢。江山殆宿緣。沙鷗應笑我。躁鬢異當年。　岸盡催撐渡。風横促解攜。傳聞記常戲。偉觀得今覩。時有珠鍾度。誰云隔岸遙。明當絕溪去。應爲好山招。　下水有散灘。泝流多天涯人。能寄遠逮事。豈病數難逐。縣千山赤。春風兩鬢寒。生平慣行役。無復漫悲酸。　湖口成孤泊。韋巖訪舊遊。征帆毋見挽。日暮自應休。煙樹接鴉樹。沙昏宿鷺洲。浮生真泛泛。吾道莽悠悠。　借石誰爲主。呼應莫譽樓。高才隱約。樹遠更峻嶒。掛席凡三過。停橈久一登。扁舟向阿許。深詒傍漁罾。　樓殿何年寺。檣帆到郡船。漢山妙圖畫。井邑盛人煙。未覺鄉音改。空驚歲事遷。桃花知不遠。底處覓真僊。　不見千株樹。空留百尺臺。仙人定無有。行客自衰回。更欲危欄倚。塵埃莫色催。病僧多不出。門外長蒼苔。　望望龜峰寺。行行番國船。林深寒日薄。沙迥晚風顛。能賦思孫楚。同行有惠遠。好詩相撥觸。才盡不能宣。（孫子進于儀豐故游靈峯不果經行溪上。恨不同載故及之。）　喚渡風殊慄。穿林日向中。飛泉半崖落。峭壁與天通。往者名猶在。仙人事已空。徐蘇不爲遠。歸去若忽忽。　試登雲錦閣。還上摘仙亭。棟宇雖摧落。江山自典刑。衝風聊策杖。晚日更揚舲。要寄江吳句。初無六尺屏。（孫子齊有摘仙亭上觀秋漲坐我江吳雲水鄉之句）　草草天涯棹。悠悠江上鷗。琵琶千古恨。蓑笠十年遊。莫向官亭泊。閑爲佛界留。明朝更西去。依舊覓扁舟。　抄錄雜詩舟中。望上饒郡城。欣然有賦。　烟霧初收見郡城。一時無限故鄉情。扁舟重泊青山識。故友相逢白髮生。

數日秋風關客思。一林幽鳥亂歌聲。征塵滿袂成何事。只好重尋鷗鷺盟。

熊晃山[illegible]樁集留番城　半年在家少。萬事出門寬。酒買官酤貴。詩存俗句難。雨餘雲影濕。秋杪雁聲寒。今古蒼茫意。斜陽獨倚闌。

古浩州城

鄱陽志古浩州城西北一百三十里。唐武德五年置。析鄱陽地爲廣晉縣隸之。八年州廢。基跡猶存。有浩山。

古順安郡城

鄱陽志古順安郡城見古鄱陽縣城。

古鄱陽縣城

鄱陽志古鄱陽縣城在縣東六十里。漢鄱陽縣之武陽鄉。以番君所部勁勇得名。王莽改爲鄉亭。梁承聖元年。更置小南縣。隋開皇九年廢。大業元年更立。順安郡兵不滿千。遂併入鄱陽焉。

古鄡陽縣城

鄱陽志古鄡陽縣城西北水路一百二十里。王記載周三百步。東西南三面接連平林。城高一丈二尺。厚七尺。徹有濠塹。漢高祖六年置。王莽改名豫章。永初二年廢。

古廣晉縣城

鄱陽志古廣晉縣城在縣北一百五十里。晉置宋省。唐武德五年復置。隸浩州。八年省。

吳芮觀獵城

鄱陽志吳芮觀獵城在縣西一十八里。王記載周回八百二十步。

英布城（鄱陽志英布城。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王記載吳芮築以居布。周回八百六十步。）**彭綺城**鄱陽志彭綺城。在縣東七里。北臨樂安江。吳志云。吳黃武五年彭綺築。**唐樂平故城**（鄱陽志唐樂平故城）在縣東四十里。長樂江口即故縣。**安仁故城**（太平寰宇記安仁故城在安仁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按鄱陽記云晉）永嘉七年分餘干置興安縣。尋廢焉。陳天嘉中復於興安故地。置安仁縣。至隋開皇九年復廢。併入餘干。今故城猶存。**古城**（鄱陽）志古城。在安仁縣東南五里。周圍六十七里。有播觀前後務前監前瓦子下者。壕池石道之屬具存。不知何代所營。世傳嘗爲州城。後以土輕棄去。今其間大半爲田。一統志云。廢置之由莫考。**仙人城**（鄱陽志仙人城。在安仁縣東七十里。群山環峙如城。或端或倚。或騈或離。）或陷如劍。或峭如削。臨溪懸崖。多大穴。中有鐵冶爐。故倉廩摧挪之屬。皆去人數千尺。世傳武夷仙人多歸葬於此。（見縣經又仙巖寺記太平寰宇）記仙人城。在安仁縣東南二百里。其城皆峭壁危石。亭上千仞。自古呼爲仙人城。每天空無雲。秋日清澈。即其上宮殿倉廩歷歷可見。

昔陽故城（鄱縣志昔陽故城一名夕陽城。在樂平縣東五十里。左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滅肥。以肥子歸。七國時趙戍於此。）**白雲城**（餘干志白雲城。在縣西。陽古人稱隴白城。相傳齊梁間隱士夏白雲居之。因葬此。故人稱之曰白雲城。與）林士弘築城相比。言城以雲名。由劉長卿始者非。宋有白雲亭。又云。在縣治西岡阜如城。下有石崖臨溪。上有白雲亭故址。元一統志白雲城在州西八十步。舊有白雲亭。唐劉長卿詩云。孤城上與白雲齊。萬古荒涼楚水西。官舍已空秋草綠。女墻猶在夜烏啼。平江渺渺來人少。落日亭亭向客低。沙鳥不知陵谷變。朝飛暮去弋陽溪。**浮梁縣城**（饒州府志浮梁縣治僻在萬山間。舊無城池。壬辰兵亂。守土者）買城。辛丑歸附後。屢圮屢修。本府千戶所藏以百戶兵守之。城周圍四里零八步。計七百二十四丈。東城一百八十三丈。高一丈六尺。南城一百五十六丈一尺。高一丈六尺。西城一百八十五丈九尺。高一丈六尺。北城一百九十九丈。高一丈六尺。池深一丈五尺。闊一丈五尺。**新平古城**（鄱陽志新平古城。在浮梁縣西北新定化平鄉之兩間。）**新昌古城**（鄱陽志新昌古城。在浮梁縣東。新昌水口。）**南城**（鄱陽志南城。在浮梁縣南一里。唐黃巢之亂。邑令全日安。徙邑民居之。留治十七年。復其故。今顯教寺基是也。）**廣信府城**（廣信府志先王設此以保障生民。外禦強侮。金湯千里。非恃此爲險固也。宜鎮撫以德。民將守死而弗忍）去。故孟軻氏有言。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蓋有其地無其人。不能守也。有其人無其地。不能守也。有其地。有其人。又有其具。斯足以守矣。孟軻氏又言。築斯城。鑿斯池。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守之而弗勝。攻之而弗得。蓋有莫之爲而爲者。已閒暇以圖其具。先之以政教。豈厲民而爲此哉。

皇明受天命。臣妾四海。若府州縣設守宰以字民。要衝之地。設衛所以爲干城。朔南晏然。事無斥候。桴鼓之聲不聞。十又一年矣。守令得以宣上教化。于城之將。得以訓練士卒。修其備禦之器。安不忘危。庸有及矣。此聖王保民之意也。城池始末。如左方所云。　本府舊城南抵信河。北自古城嶺過帶湖之南。至東門。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宋皇祐二年。爲大水破壞。知州晉陵張公復築城垣九千尺。至南宋改築於帶湖之北。北廣舊城一里許。庚子年歸附

國朝復築於帶湖之南。因帶湖以爲北濠。東築於南池之西。因南池以爲東濠。西南因其舊址而增深焉。　城垣周圍一千一百一十三丈五尺。梁頭一千八百五十八箇。　東金斗門至來青門一百八十丈。梁頭三百零九箇。　來青門至北靈山門一百六十四丈六尺。梁頭三百零二箇。　北靈山門至西通廣門四百四十丈七尺。梁頭七百一十一箇。　西通廣門至南定闕門九十四丈九尺。梁頭一百四十八箇。　南定闕門至新興門七十八丈三尺。梁頭一百二十六箇。　新興門至東金斗門一百五十五丈。梁頭二百六十二箇。　東金斗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月城門計路五丈。月城門高九尺三寸。闊九尺。自門首量至吊橋柱脚。計一十七丈五尺。月城周圍長一十一丈。面闊八尺。梁頭二十二箇。城高連梁頭二丈。面闊一丈。濠深一丈。面闊南四丈。北十五丈。吊橋高九尺。闊八尺。　來青門門高八尺。闊六尺。城高連梁頭一丈六尺二寸。闊八尺。　北靈山門內城門高九尺五寸。闊六尺五寸。自門口量至月城。計路三丈。　月城周圍長一十七丈。闊一丈一尺。梁頭三十一箇。吊橋高八尺五寸。闊六尺五寸。城連梁頭高一丈八尺。面闊一丈。濠深一丈二尺。面闊東一十五丈。西八丈。　西通廣門內城門高一丈二尺五寸。闊九尺。自門

首壘至吊橋柱腳計七丈七尺。吊橋頭壘至外吊橋樓柱腳計六丈二尺吊橋門高一丈闊七尺五寸。城高連垛頭二丈。濠深一丈。面闊南二丈八尺北二丈六尺。敵臺二所。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垛頭一十九箇。南一所長四丈四尺闊一丈三尺垛頭一十九箇　南定關門城門高一丈二尺八寸闊九尺。城連垛頭高二丈二尺。面闊一丈。壕深大河二丈五尺。面闊大河四十九丈。敵臺二所。東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垛頭一十五箇。西一所長三丈六尺闊一丈四尺垛頭一十五箇。新興門門高八尺五寸闊六尺。城高連垛頭一丈六尺。面闊八尺。城樓四座。東門南門西門三座。每座九架七間四滴水。高五丈一尺九寸。自上量至地面上一層高一丈六尺。計五間闊六丈五尺深二丈四尺。第二層高九尺五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第三層高八尺四寸。計七間闊七丈七尺五寸深三丈七尺。下層至地高一丈八尺。北門樓一座計七架五間。外簷二滴水。內簷三滴水。高二丈八尺五寸。臺高一丈四尺。自上量至地共高四丈二尺五寸。上一層高一丈六尺五寸。深二丈八尺闊七丈。第二層高一丈二尺。深三丈八尺闊七丈九尺。月城屋一所計三架四間高九尺五寸深一丈闊三丈七尺。東青門城屋一所計五架三間高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八尺。闊二丈七尺。新興門城屋一所計三間高一丈四尺三寸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七尺。敵樓五所。西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四尺三寸。闊二丈九尺五寸。深二丈五尺。東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五寸。闊二丈七尺五寸深一丈七尺三寸。北門一所計三間。高二丈三尺三寸。闊二丈八尺五寸。深一丈八尺。向北城壕內水敵樓一所。向南城角外敵樓一所。窩鋪九十座。上饒志羅城周回七里五十步。高二丈一尺。闊二丈。下闊三丈。舊經所載如此。無創修歲月。今考文公臨川王安石信州修造記。皇祐二年嘗再修築。門四。南曰贊信門（俗呼水門）北曰靈山門。西曰閶闔門（俗呼市門）東曰玉溪門。按大觀三年。何白所作八門記云。以朝京為望京。以廣信為信溪。以弋陽為葛溪。以玉山為玉溪。以靈山為香濠。以上饒為漆津。以上郡為春浦。以下郡為三港。今城門惟四。而名之以華又不同。意者何白之記蓋關門闕。今關門則葛溪漆津春浦仍在。三港改名土關。而玉山靈山等處無門。豈非昔有而今廢耶。濠自釣橋閘至龍窟一帶。皆有菱蓮之利。歲租錢一千四十六貫有奇。子城周圍一里二百八十三步。高二丈五尺舊經所載子城如此。今悉頹圮。惟基址隱然。上有墻。至淳熙七年。知州

事林枅治築子門。潁川韓龍學為之記。淳祐十二年六月。郡復有洚水羅城之壞。尤烈於皇祐數倍。寶祐三年。郡侯陳寺丞昌世重修築。延袤如新創。郡文學黃晉為之記。　王文公記。　晉陵張公治信州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強帖柔。隱蚀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從因于高嶽。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包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有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富民出粟以賙貧民者二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願輸粟直以佐材費。七月甲午募人城水之所入。垣舉府之跌。考監軍之室。立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刜伐生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梁一。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三十二。自七月九日。卒九月七日。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也。迺今有之。故其經費卒不出縣官之給。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裒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民始病病極矣。吏乃始警然自喜。民相與誹且笑之。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災害。其亦庶乎毋憾矣。　韓龍學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起石如龍鱗鬣隱見。至郡而伏。以赴于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而懷玉高峰出良陽。森植猶東嚮。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擾。皆莫能犯其城。而郡治巋然獨在。然南有子門。而不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庋敕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壁圮。樞桷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莆陽林侯枅由中秘書來涖于郡。越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豐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子門壘築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然距其捨我之日。不數月則奈何。侯聞之嘆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於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竊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達於山而附於水。之土之可斲也。前人未能為之觀臺者不以是

耶。竝庚有堆阜。侯呼庚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於是焉取之。衆讙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爲高。撤故以爲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蓋無一斂於民者。踰兩月而告成。臺成。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爲兩挾樓。而闢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特嚴閫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爲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考之大雅。則尚懸二門之築。亦周爲諸侯之時。其因於商則可知。故其詩曰。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爲言高也。將將之爲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於禮歟。

國朝著令。間厦藻拱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得用重屋。立屋而設鴟覆龍之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爲表。非其它舍宅比邪。信之爲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粵。隣江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多士之馬。屢冠天下。而宰輔之出。間亦蜚聲名立事業。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允合于古。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爲執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憚以恩。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其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爲哉。允吉方卜居鄱郡。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爲書之。

黃審爲記　古者立國。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外建諸侯。公侯百雉。高五雉。伯子男以是爲差。國之小大雖異。皆有城。所以設險而守國。城不能無壞。有時而壞。必修。不修猶無城也。故周置掌固。專以修城郭爲職。而坏城郭。修鍵閉。載於記之月令者尤詳。修城之政。古人所甚重也。封建變而郡縣。郡有守。即古之建國侯也。天子命之守土。是之謂守。守土之法。城城爲先。謹固藩翰。以保護天子之民。狡焉無從萌啓封之思。居者然後有眞恃之樂。彼昏不知。一麾入手。重在繭絲。而率視保障爲輕。其壞多不暇修。既昧有土此有財之道。甚者崇臺宴寢。斧斤相屬。瘡民以自奉。至隤垣敗壁。聽其風寒。而反不克修設。有謂之折柳樊圃。苟簡滅裂。陋不足恃。不然。一畚未施。而擾於民者已千百。卒之績用弗底。復失其所以爲然。若是。則匪惟宅生之民所憑依。天子所以命臣守土之初意。亦涼矣。嗚呼。必有行河決獄之學。知古人設險守國之義。斯可以語體國庇民之事業

歟。信之爲郡。江以東望鎭也。其地上於饒。其俗美於廣。牙閩控粵。襟懷帶浙。隱然爲衝要之會。而四境迴遠。旁多深山大谷。人有巢穴。其間者類皆輕生好鬬。脫遇饑歲。不無狸蹝竊竹之警。然府寺雄壯。市井蕃庶。闤闠填溢。民之廬聚。拔處者無慮數萬家。所恃以帖然者。以有城也。城周於外。延袤幾十里。雖高廣如古侯封。側陴堞環繞。闉闍峙立。待設險守國之義。前賢謂宣和清溪之盜。建炎寇攘。皆莫能犯其城。郡治歸然如故。可以占城之有功於郡矣。致諸圖志。皇祐二年夏六月。郡有洚水。破城沒官舍。湮民居。城嘗壞矣。時晉陵張公實守信。亟命修補。自七月九日役工。至九月七日。城之舊觀粗復。乃淳祐壬子。距皇祐庚寅。二百有三年。郡再有水。水高與城等。懷襄之禍。尤烈於前。城復壞。水平城如踞斯篋。東北隅以南一帶彌望。巋無一堞。非復崎嶪之城矣。寶祐乙卯之三月。知郡潛軒陳公以外府丞出守。馮軾入境。首歷壞城而歎曰。嗟乎。城所以設險也。一日無城。土不可守。墮而不葺。可乎。莅事之始。問之倉庾。則無蓄也。問之府庫。則赤立也。公蹙頞久之曰。城不可以緩。修又未可以遽。修緩必病城。遽必病民。盍以經之營之爲定規。經始勿亟爲良規。若夫費之不給。非所憂也。當自吾身始。於是節泛費。屛宴遊。薄奉養。公賦之外。秋毫不以入。錙銖積累以爲版築計。諏吉鳩工。作息有程。丈尺有度。凡匠供億有數。陶甓斷甃。甎甓之備。皆有成畫。謀馮馮。登登之工。於不緩不迫之中。日計之不足。月計之有餘。月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始事於乙卯之九月。訖事於丙辰之十月。田里寂無繹騷之患。縣邑了無科抑之文。昔之偃者俄而起。凹者俄而平。斷者俄而聯。映帶玉溪。長蛟之伏也。環抱靈山。率然之蟠也。一望翬如新。翊信之精神百倍於昔矣。呼。弊而補。廢而興。固不易。然至於工畢而後不勞。用給而賦不侵。業就而民不知其爲功。公亦晏然若未嘗有所事事。比則人之所難能也。或者又曰。皇祐之爲修也。計日五十六。今踰年而後畢。其遲速殆較然也。是不然。害有淺深。功有倍半。事力有豐嗇。寶祐三年之信。非皇祐二年之信也。猶人久病之餘。元氣萎薾。若投之以決裂之劑。鮮有不生他證者。與其操切驅迫而或無成。孰若舒徐經理而迄有成。善治水者。行其所無事。此豈淺淺者所可蠡測哉。自公之來。洗濯宿弊。甦息疲氓。轉寒沍而陽和。澤焦枯而生育。爲政將二載矣。求其操始終不易。內而禮書。外而師書。總侍憲臺諸先生交薦其實。以應舉廉之詔。信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自有不容揜者。他如修貢院一百餘區。而士無路生之歎。弗以廣厦大庇爲功也。浮梁三十六舟。而人無病涉之苦。弗以柳濡有

備爲能也其教士變人蓋根於本心之仁者如此又以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社稷實司土穀而壇宇摧毀則悉徹而修肅乎其嚴整軍器以戒不虞
而甲胄朽腐則盡易而修繫乎其精明以至給屬官按月之俸斥謝單料
錢之請不以耗蠹傷財而綱解無稽遲之弊不以期會急民而公庭無敲
扑之聲仁者之勇特出而用而豪猾不犯燭物之智間發於隱而吏奸莫
遁凡以逆至者未始有忿心凡以順應者未始有德色靜觀默察公之爲
政皆城城之基也雖然記信之修城者前此有二王文公記修羅城則有
間他吏不學之語韓龍學記修子城則有以儒雅緣飾之稱二公之所記
者城事也而皆歸之於學豈非有實政事由有真識見有真識見由有大
問學政事又從問學中來者歟今公之修城也獨可不自其學而原之乎
公止安先生子也誦止安先生之文其殆朱張之鬖蹤越而有遺音公之
論貫原委一脉壘領灃蘊其文皆醞藉深純氣象實似之則未施於政事
其規撫本於家學又可見矣日長至我公庚津與諸生會拜于成化堂從
容談論因語及修城事曰始以郡計彫瘵懼力弗堪今董董支撑幸已告
成諸生避席起請曰信哉一新邦人德先生之惠甚深自古有功德於民
者必被之金石願勒諸紙以爲識公曰職分當然何識爲再三遜不之許

諸生固請以爲前之修者既有識矣意不容不續也公乃顧謂雷曰廣文
試爲紀其歲月自惟職在斯文不敢辭未嘗聞當路交相稱獎再以公之
政績上于朝且謂此郡實號窘匱城壁一事往往苟且者不免爲有志者
不暇爲乃今不以其工力之巨奮然爲之真可爲趨事赴功者之勸於是
即其刻厲之辭演其義而紋其綮

鉛山縣城

（上饒志鉛山縣城本縣舊無城池元末軍民始因兩溪爲壕植木爲）
柵仍築堡以備守計至乙巳年歸附因增修爲城立四門其後守禦官相
繼增益週圍通計六百八十六丈四尺東門中至北門中八十九丈南門
中至東門中一百七十八丈北門中至西門中二百九十三丈四尺西門
中至南門中一百二十六丈　四門東仁壽門吊橋上下南至轉角北至
石垻臨大溪城門深四丈六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横闊八尺墻脚闊二丈
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内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渰五尺
五寸闊六尺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四尺計三間兩廈闊三丈敵樓一
座兩滴水三間高二丈四尺闊二丈五尺小樓九間每座一間兩滴水高
二丈三尺闊一尺　南嘉會門自吊橋上至東門轉角城門深四丈四尺
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横闊九尺八寸墻脚二丈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一
丈八尺内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深一丈水渰四尺五寸闊七尺門樓
一座兩滴水高連臺基三丈五尺計三間兩廈闊三丈八尺敵樓二座每
座三間兩滴水高二丈九尺闊一丈七尺小樓一十座每座兩滴水高二
丈三尺闊一丈　西義和門吊橋上下東至南門吊橋下北至石垻邊臨
大溪城門深四丈九尺捲門高一丈一尺捲門横闊九尺八寸城脚二丈
一尺城垣高連垛頭二丈二尺内垛頭六尺面闊一丈城壕吊橋上至南
門吊橋下深一丈水渰六尺闊八尺吊橋下北至石垻深一丈水渰五尺
五寸闊六尺五寸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一尺三間兩廈濶三丈敵樓
二座每座三間兩滴水高一丈六尺闊一丈六尺小樓一十五座每座一
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北迎恩門東至轉角西至水門并轉角
敵臺石垻邊臨大溪城門深五丈七尺捲門高一丈二尺三寸横闊一丈
城墻脚一丈九尺城垣北門下高連垛頭二丈五尺内垛頭五尺面闊一
丈城濠邊臨大溪水門至轉角敵臺高連垛頭一丈一尺内垛頭六尺面
闊一丈門樓一座三滴水高四丈二尺計三間兩廈闊二丈九尺水門樓
一座兩滴水高一丈八尺闊一丈六尺敵臺屋三間高一丈二尺闊
一丈八尺小樓一十八座每座一間兩滴水高二丈三尺闊一丈

僊人城

（廣信府志僊人城在弋陽縣東四十里方輿記云山之峰巒高五十丈形如疊城霞駁雲蔚羣仙之室西有小徑屈曲而上絶）
頂平坦有池水清冷亦名赭石與鵝藥山相望靈鷲月巖在其右龍虎山
志唐顧況望仙人城　何草乏靈姿無山不孤絶我行雖云褰偶勝聊換
節上界淨中流光響洞明滅晚禽曝霜羽
寒泉依石髮自有超世心陽波望松雪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中書臣閻鉞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十九庚

程

道命錄司馬溫公薦伊川先生劄子。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公事康國公韓絳等劄子奏。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道，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聖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取進止。十一月二十六日，程頤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八年上自嘉祐末，二程先生倡明道學於河洛之間，四方學士從之者已衆。而王荊公得政，方以富國彊兵之術用天下，大程為監察御史，議不合罷歸補外者，十有六年。時溫申二公皆退居河南，而韓康公為府尹，知其賢也。八年三月，哲宗即位，宣仁聖烈皇后同聽政。五月二十六日，司馬溫公起為門下侍郎，而先生亦以宗正丞召，未行，得疾卒，年五十有四。其年六月十五日也。文潞公時以太師致仕居洛，題其墓道曰明道先生。而伊川

先生其季也。父太中公當任子，先生數推與族人，不復受。嘉祐四年，舉進士南省合格。及廷試報罷，遂不試。治平四年九月，申公以雜學士知蔡州，薦先生於朝，不得召。元豐末，溫公既得政，其年七月五日，申公起為尚書左丞。於是溫申康公同上此奏。而蔡確猶為左僕射，故未即行。八月八日，康公除使相判北京。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乃有西監之命。先生再拜受旨。令乘遞馬赴闕。元祐二年二月，先生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彥霖言：先生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俾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公掞言：先生乃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揆其賢，陳摶种放，未必能過之。若其道則摶放有不及知者。又言先生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况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筵，豈不盛哉。章再上，有旨，授先生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命召，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彥霖亦乞召見，問以為國之要。公掞又乞訪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閏二月，蔡確先四月司馬公拜左僕射。三月十四日，有旨令先生入對。　宣仁聖烈皇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遂，而受西監之命，遂上奏論經筵坐講等三事。且曰：言若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二十四日，詔

以先生為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華老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某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耳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使得祿以養親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而後受先生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

孔文仲劾伊川先生疏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奏臣聞十尺之囿必有荊棘百步之田必有稂莠日月當天必有氛祲明聖在御必有姦邪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人品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說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跡以眩惑聰明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嚮而常開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說不過如此又如曰臣不敢于細數奏慮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惑上聽而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答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侍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後問聖體偕驗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註是也伾以詩書侍講叔文以棊侍詔二惡交蹤終兆永正之亂註以藥術用訓以易義進兩邪合蹤卒致甘露之禍臣訪聞頤有家不及治有祿不及養日跨匹馬奔馳權門徧謁貴臣歷造臺諫其謁貴臣也暗藉重輕之意出以語人权為私恩及有差除若合符節是人皆憚懼而又深德其造臺諫也脅肩蹙頞昇人促席或以氣使或以術動今日當論列某事異日當排擊此人而臺諫之中常有儔類竭盡死力如朱光庭杜純賈易之流是也臣居京師近二年頤未嘗過臣門臣比除諫官頤即來訪臣先談賈易之賢又賀與易同官遂語及呂陶事曰呂陶曾補司諫命已久聞今聞復下何也如此則賈明叔必不安職矣明叔者指賈易字也臣答曰何以言之頤曰明叔近有文字攻陶之罪已數日矣今陶設為司諫明叔異議知恥者也言既不行其辭去決矣公能坐觀明叔之去乎臣曰將如之何頤曰此事在公也公之責重也推頤之言必是與陶有隙又欲諷臣攻陶助易也臣素與頤不相識只在經筵相遇又未嘗過臣一旦乃非意相干說諭如此陛下以清明安靜為治於上而頤乃鼓騰利口間亂群臣使之相爭鬬於下紛紛擾擾無有定日如是者彌年矣伏惟太皇太后皇帝陛下鑒察真偽雖在萬里之外無所遁逃況於咫尺之近而肯容頤者攙浑班列變亂白黑乎蓋緣執事者推舉之過遂誤知人之明伏望論正頤罪儻未誅戮且當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取進止八月二日奉聖旨程頤差權同管勾西京國子監

（元祐二年八月上）先是伊川先生以元年四月受經筵之命間放暑熱罷講即上言主上富於春秋輔養之道豈可疎略乞遇六參宰臣奏事退許講讀官上殿問聖體六月又上太皇太后疏請俟初秋於內殿或後苑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仍擇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書且以邇英迫狹乞自今於延和講讀俟極燕蒸太皇太后時至簾下庶輔道之間有當奏禀便得上聞時已命先生兼修國子監太學條制先生乞免兼官專職輔道亦不許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先生復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在職累月弗言祿吏亦弗致請公聞之命戶部特給焉及明堂大霈又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先生之被旨入見也蘇文忠公軾同日自右史除中書舍人蘇公先以論新法不合謫居黃州者五年溫公得政起用之也然先生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公繼遷翰林亦多輔之者遂有川黨洛黨之論蘇公所從皆輕俊之士以先生之學為不便於己相與排之而溫公素重先生未敢動也九月溫公薨申公獨相凡事有疑必質於先生進退人才二蘇疑先生有力故極詆之而先生之門人亦不平初溫公之薨也上方祀明堂禮成肆赦百官既稱賀兩省官欲往奠溫公先生止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有賀赦甫畢乃往弔喪坐客有曰聞哭則不歌不聞歌則不哭也蘇公遂以鄙語戲先生未幾學士院召試館職蘇公與承旨鄧溫伯各撰題而蘇公所問有云今欲師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舉其職或至於媮欲法神考之厲精而恐監司守令不識其意流入於刻太皇太后黜用蘇公者左司諫朱光庭公掞即奏學士院考試官不識大體謂仁祖神考不足師法乞其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詔特放罪御史中丞傅堯俞欽之侍御史王巖叟彦霖又繼言之申公乃下言以策題非是議諷祖宗詔臺諫至都堂說諭然官司試人亦無以祖宗故事評議者蓋學士院有失檢會劄本院令知委乃已二年四月先生又言邇英暑熱乞就崇政殿延和殿或它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是月六日有旨展脩邇英閣先生言殿上講說義理之至當祖宗所嘗行邇英講說只自仁宗時亦從便爾非避殿上也且

以殿名設職。不必須在本殿說書。然不可講說之處。置說書官也。後六月。遂出臨為河北都轉運使。先是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乞改賀為慰。及將除喪。有司又以開樂置宴。先生復以為不可。始先生被命修三學條制。乞去利誘。專委任。及置尊賢堂。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皆不納。於是臺諫論蘇公未已。蜀人呂陶為殿中侍御史。為上言。蘇軾以鄙語戲程某。衆大笑。結冤之端。蓋自此始。五月十六日。遂命起居舍人孔文仲為左諫議大夫。陶為左司諫。兵部員外賈易為右司諫。臺端王彥霖。諫官朱公掞。皆徙官。後六月。又命中丞傅欽之。與吏部侍郎胡宗愈。兩易皆為策題事也。易言陶不當用。七月十二日。陶罷為京西轉運副使。易先生門下人也。宗愈既受命。首論先帝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力詆先生。為不宜使在朝廷。一日。先生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相。問上不御殿之因。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弗知。可謂寒心。翌日。宰執以先生奏。遂請問疾。太皇太后不悅。文仲因奏先生罪。罷之。同日。易亦以論事失當。繼知懷州。先生即日歸河南。既就職。十一月六日。始具奏乞納官。歸田里。三年二月。又乞致仕。章五上。迄不得命。五年正月。以父喪免。先生既罷講職。其月二十七日。遂命蘇公兼侍讀。而文仲十一月二十六日。亦改除中書舍人。蓋申公不直之也。明年三月二十一日。文仲卒。哲宗舊錄附文仲傳。載申公之言云。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申公家傳云。文仲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陷賢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蓋指此也。其後蘇公上章。有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之語。而右正言劉安世器之。亦論先生。辭卑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因進排詆先生之說。劉非蘇黨。蓋其知不足以知先生云。後劉公門人馬永卿者。記劉公之言有云。一時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折柳枝。有儒進曰。方春萬物發生。不可無故戕折。上擲去。色甚不平。溫公聞之亦怫。今按先生。以元年三月除說書。四月二日方再具辭免。繼即以暑熱罷講。計先生入侍不過一再。又且以四月上旬。非所謂方春發生之時。若以為二年春講時事。則元年之秋。溫公已薨矣。尚安得聞而亦怫。即劉公之學。自不妄語。不應如此踈誕。未知永卿誤記之乎。抑劉公於所惡而僻焉。不暇審也。此書久行於世。晦庵先生所作年譜。亦誤以為據。而但於注文疑其不然。今不可不詳辯。年譜又載文仲劾疏有云。騰口間亂。以快恩讎。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今李丙丁未錄中有文仲全章。乃無此語。考張商英緝聖初章

疏。則謂五鬼者。乃指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邵鯱。及先生。謂受命於呂希純。適傳機密。報復恩怨。呂居仁記劉諫議劾先生章疏亦有之。疑申公在相位時。文仲未應出此語。譜或誤也。年譜又引舊實錄。稱禮部尚書胡宗愈詆先生。今按宗愈自中丞執政。其除禮部尚書。乃在罷政出守還朝之後。先生去職久矣。實錄誤也。

范太史乞復召伊川先生還經筵劄子。翰林學士兼侍講兼脩國史范祖禹奏。臣自居講職。竊謂天子當博求天下賢才。置之左右。以備顧問。俾益聖學。追觀祖宗之時。講筵之臣。多由舊官薦引故臣。每思得人。開達天聽。然無因而言。懼為煩瀆。或涉親舊。言則有嫌。今臣已三奏。乞外任。將去講職。肝鬲所懷。不敢不吐露于陛下。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通直郎。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雖真宗待种放。亦不過於此也。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舉一人而天下莫不歸心者何哉。為善於幽隱者。知其必不廢。陛下用頤。實為希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即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必非為欺罔以誤聖聽也。頤在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頤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為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迂踈則固有之。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為頤黨。頤匹夫也。有何權勢動人。而能傾大臣。役臺諫。自古處士入朝。無有不被謗毀。蓋處士本不求仕進。能輕富貴。公卿大夫自以己不能如此。故無不稱重。將謂處士入朝。必有過人之能。致太平之術。故其責望常重。至於不賢者。則直以處士為矯詐。為沽激。為釣名。又處士多不次得美官。故其憎嫉之人多。是以處士入朝。未嘗不遇毀謗也。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道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為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媿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侍講。必有補聖明。臣雖老在外。無所憾矣。取進止。

元祐七年三月。伊川先生將免喪。宰相呂正愍公奏。欲與職判檢院。蘇文定為黃門侍郎。奏云。但恐不肯靖。宣仁云。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權判西京國子監。其月丁亥也。先生之在經筵也。諫官朱公掞。賈明叔。皆其門人。推敬甚備。而給諫顧子敦。劉器之。與先生不合。每纂攻之。先生亦以輔道自居。故纂中以為不靖。四月。先生免喪上疏。再辭新命。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

怨望輕躁語五月丙戌改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從所請也未拜以疾尋醫八年九月宣仁崩哲宗親政再伸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九年三月丁丑蘇文定自門下侍郎以本官知汝州四月壬子蘇文忠自中山府路安撫使落兩職知英州癸丑改元紹聖范公先已數求去是日除龍圖閣學士知陝州其薦先生必九年三四月間事蓋連二蘇公之去而後言之也

范致明論伊川先生入山著書乞覺察

勑臣寮上言臣聞私義害國私智非上先王之所禁而邪說誣民處士橫議亦聖人之所不容謹按通直郎致仕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頃在元祐中因姦黨薦引朝廷遂命以官勸講經筵則進迂闊不經之論有輕視人主之意議法太學則專出私見以變亂神考成憲為事紹聖中嘗明正罪罰而元符之末叙復通優猶以通籍致仕田野出處自如未嘗心伏前日之罪潁洛之凡庸節操不立之徒往往為先生弟子名目標置朝廷有大政令則其徒更唱迭和指而議之敗壞風俗莫此之甚真鄉原之亂德治世之姦民也原其罪惡不在鄧析少正卯之下此而不治何以純一道德訪聞本人日近以入山著書為名未委所著書是何等文竊慮如野史小說之類妄及朝政欺惑天下後世不可不察契勘本人在身官職本元祐姦黨薦引所得伏望聖慈特降指揮削奪施行以為亂治者之戒取進止四月三十日奉聖旨程頤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其入山所著書令本路監司常切覺察（崇寧二年上）先是伊川先生自尋醫中再辭西監之命未報會黨事作紹聖四年二月癸酉中書省言司馬光等造為姦謀各家追貶其同惡相濟者亦當懲艾於是呂汲公以下三十三人皆坐貶竄而先生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放歸田里其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二月癸亥范忠宣以下十八人並叙復有差而先生移峽州編管四月丁巳范公等十九人再叙而先生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十一月李邦直范彝叟同秉政復先生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崇寧元年五月庚午溫公以下四十四人復行追降而先生追所復官依舊致仕乙亥令三省籍記貶降人四十四人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而先生預焉丙子勑榜朝堂明年四月御史又以先生為言遂有是命晦庵先生作先生年譜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李文簡長編云按致虛此時不在言路袁国語錄載此必誤也今按致虛之兄致明以四月七日乙卯除殿中侍御史八月十四日庚申罷則此奏乃致明所上語錄誤以為致虛也 元

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指揮

勑講議司奏知泗州姚孳乞天下之士皆不得在外私聚生徒即使邪說詖行無自流行看詳若不許在外私聚生徒即不係置學之處弟子無從聽讀雖以施行外其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及元祐學術政事不許教授條禁欲備行曉諭應私下聚學之家並仰遵依上條取進止七月十三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下）先是元年七月蔡京拜右僕射剏講議司自領之至是頒學制於天下首有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凡二十有四年至金人圍京師乃罷

言者論伊川先生聚徒傳授乞禁絕

勑臣寮上言臣聞道德之難明風俗之不一其患常在於私義害國私智非上故先王之盛時察姦去邪尤致其詳命之教然後為學而奇言異行不能自恣於世其昏頑悖戾不可教化則誅殛隨之非樂於刑人以謂姦邪不盡去則至治之功終無自而成也恭惟陛下聖學高妙神斷不疑凡所設施必操其要凡詔有司增廣學校衆建師儒講誦之聲過於天下方其頒法之始覩闕條目着之於首曰邪說詖行非先王聖人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不得教授學生犯者屏出此書既頒有識之士莫不忻戴鼓舞咸知陛下之所以懲惡者着明如此故行未期月成效已見往歲邪黨上書之人有易名遁迹於學者必關於朝而究其實考校之際有一言不協于正者必嚴於法而後于上可謂四方風動至承聖志矣然臣竊謂法之施於學校固已精密而邪姦散處以聚徒傳授為士者或在閭里或在原野或在山林妄相推稱誑惑後進如西洛程頤之類恐非止一二尚未聞嚴為之禁也自元祐以來俗學得志以私義相繑而以私智自高所守甚堅確然不變豈特昏頑悖戾而已哉包藏禍心無所不至今黨與披猖之人屏居外郡氣類相感實繁有徒飾其前非陰與者不保其無爲凡士之未入學或雖學而未能自拔於流俗者一為所誘安得不惑是則邪說詖行非先聖賢之書并元祐學術政事敢以教授者猶未能禁絕於學校之外也近覩禮部行下曉諭聚學之家全備學制然猶恐未嚴孰任其責臣欲乞特降睿旨委府界諸路監司覺察其部內有如臣言則上狀以聞隨罪輕重必罰無赦仍分上下半月具本部有無上件事違申尚書省若有而不發許臺諫風聞或察訪舉發究驗得實則所隸監司並坐失察之罪庶幾在學與不在學之士均被教養悉歸純正俟之以歲月則道德明而風俗一所成就者皆可用之材而陛下聖德美意益昭於無窮矣取進止十一月四日奉聖旨依（崇寧二年上）先是七月庚寅既下元祐學術政事之禁八月辛酉頒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凡九十有

七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十三人其十一月庚辰言者遂有此請後四日甲申范致虛自兵部侍郎除顯謨閣侍制知河南府實奉行之先生於是屏居伊闕之南語四方學者曰各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尹張見逐或在茲時亍三年六月丁巳詔元符姦黨通為元祐姦黨凡三百有九人而先生如其舊上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命左僕射蔡京書而頒之天下五年正月乙巳以星變毀黨碑庚戌劉忠甫以下二百有七人叙復有差而先生復承務郎依舊致仕三月戊戌詔黨人許到闕而先生於餘官為第二等第二十人大觀元年九月庚子先生以通直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三年三月戊寅有旨出籍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闕二月壬寅詔元祐學術及元祐黨籍指揮更不施行時先生之卒二十年矣今按十一月庚辰之章不知何人所上長編謂當考其姓名而出之是也但章中所云邪說詖行猶未禁絕士為所誘安得不惑者與尹語所記略同豈此章即致虛所上乎未可知也先生復元官實錄諸書不載未知在何年月當俟博識者問之

紹興褒贈伊川先生制詞

勅故左通直郎崇政殿說書程頤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者孰從而聽之間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禍賊於斯文甚矣爾頤潛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忠信及進侍帷幄拂心逆旨務引其君以當道由其內以察其外以所已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可行不疑而浮偽之徒自知其學問之不足表見於世乃竊其名以自售外示恬默中實奔競外示朴魯中實姦猾外示嚴正中實回僻遂使天下聞其風而疾之是不幸焉爾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所以振耀褒顯之者以明上所與在此不在彼也尚其明知享此哉可特贈直龍圖閣　自渡江後朝廷次第褒贈元祐諸賢紹興元年七月乙亥高宗皇帝諭參知政事張守秦檜曰黨籍至今追贈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某任伯雨龔夬張舜民此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贈八月戊寅守罷丁亥檜相戊子遂贈先生直龍圖閣召其孫將仕郎晟赴行在先生之沒至是二十有五年矣其門人高弟往往進為時用致位通顯而亦有妄託其名以自售者故制詞及之

朱內翰論孔孟之學傳於二程

給事中兼侍講兼資善堂翊善兼權直學士院朱震奏臣竊謂孔子之道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孟子之後無傳焉至于本朝西洛程顥程頤傳其道於千有餘歲之後學者負笈摳衣親承其教散之四方或隱或見莫能盡紀其高弟子曰謝良佐曰楊時曰游酢時晚遇靖康建炎之間致位通顯諸子世祿酢仕至監察御史出典州郡亦有二子仕宦獨良佐終於監竹木務名在黨籍著于石刻終身不遇雖以朝奉郎致仕奏補一子克己入官後克己逢巨賊於德安府舉家被害一子渡聞死於瘴癘一子克念今存流落台州貧窶一身朝夕不給竊見黨籍諸人及上書得罪身後無人食祿者陛下皆罷之以官良佐之賢親傳道學舉世莫及又遭禁錮而死諸子兼曾最為不幸伏望許依黨人入上書人例特官其子克念使奉良佐之祀以昭陛下尊德樂道之實取進止五月二十四日奉聖旨謝克念特補右迪功郎（紹興六年）

上自慶曆末年二程先生侍官南安聞濂溪周先生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逮熙豐間二先生德成行尊南北之士從遊者甚衆而橫渠張先生亦以其學傳授于關西二先生之門人前有故給事中朱光庭公掞吏部尚書邢恕和叔太學博士劉絢質夫校書郎李籲端伯監西京竹木務謝良佐顯道監察御史游酢定夫今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中立河中侯仲良師聖伊川之門人後有祕書省正字呂大臨與叔起居郎劉安節元承給事中劉安上元禮尚書右丞許景衡少伊殿中侍御史馬伸時中國子祭酒李朴先之右諫議大夫李處遜嘉仲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立之太學博士周行己恭叔徽猷閣待制吳給敦仁河南張繹思叔孟厚敦夫暢大隱潛道臨汝馮理聖先永嘉鮑若雨商霖前祕書丞唐■彥思今著作郎王蘋信伯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彥明侍讀學士范冲元長臨安府府學教授周孚先伯忱皆其顯者也徽猷閣待制胡安國康侯學春秋於伊川而不及見給事中朱震子發通判興化軍劉子翬彥冲著作郎張九成子韶祕書郎蕭振德起正字喻樗子才高閌抑崇皆兼其學焉自關河淪沒而楊游謝三先生之學獨盛於東南故朱內翰之言云爾趙忠簡當國奏行之自是不樂者反指以為詞而邪說起矣

陳公輔論伊川之學惑亂天下乞屏絕

左司諫陳公輔奏臣嘗謂朝廷所尚士大夫因之士大夫所尚風俗以之此不可不慎也國朝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容私意不植私黨故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以議論相可否未嘗互為朋比遂至於雷同苟合也當是時是非明毀譽公善惡自分賢否自彰天下風俗豈有尚同之弊哉自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人同己蔡京因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尚

同而風俗壞矣仰惟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積弊變天下尙同之俗甚盛舉也然在庭之臣不能上體聖明人復輒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之是以趨時競利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但為大言謂先聖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頤頤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謂使頤尚在能了國家事乎取頤之學令學者師焉非獨營私黨復有尙同之弊如蔡京之紹述且將見淺俗僻陋之習終至惑亂天下後世矣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聖慈特加睿斷察群臣中有為此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於天下以聖人之道著在方冊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考衆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唯不背聖人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脩身以此事君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毋執一說遂成雷同使天下知朝廷所尙者如此風俗自此皆知復祖宗之時此今日之務若緩而急者伏惟陛下留神聽之取進止十二月二十六日奉聖旨士大夫之學當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時用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紹興六年）先是趙忠簡與張忠獻並相忠獻督軍于外而忠簡秉政于中一時善類以次收用范侍讀因薦公輔于上召為吏部員外郎以其靖康中為言官有聲故也七月癸酉公輔入對首論王安石學術之誤後六日遂除左司諫時忠獻猶在淮淛未歸也既而二相有違言公輔因劾忠簡十二月甲午忠簡求去位後六日庚子平江進士耿鎡等八人伏闕上書乞留忠簡張公進呈有旨押赴紹興府聽讀聽讀之名自此始矣又二日壬寅忠簡罷鎡之遂也張公命撿會紹興三年禁止伏闕榜揭之通衢然不知榜中所謂靖康姦臣鼓倡諸生乃指公輔也公輔懼見上求去因上此疏張公批旨行下是日公輔再上疏言臣與范冲本非相知冲雖薦臣臣實無意張公復批旨曰公輔朕所親擢非由薦引可令安職毋得再請於是范侍讀諸人皆相繼補外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十年而復禁　周祕劾董令升沮格詔令　侍御史周祕奏臣竊見昨者在廷之臣以一家之學誘天下之人而使之同己士大夫靡然從之風俗幾為之變陛下灼見其弊乃因臣僚論列特降聖旨且使布告中外令下禮部郎官欲遵故例遍牒所屬而中書舍人權侍郎董棻獨難之戒

諭曹吏無得即發其意猶不以前日所行為非而今日命令為是也蓋棻素無士行竊躋侍從今朝廷略其朋附之罪已極寬容而棻猶敢肆其凶愎沮格詔令無所忌憚一至於此若不斥之於早臣恐陰邪害政無所不至臣愚欲望睿斷將棻遠竄罷黜以為懷私慢令者之戒取進止正月九日奉聖旨董棻除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辭（紹興七年上）先是陳公輔之奏錄黃下禮部而吏部員外郎兼權郎中黃次山欲鏤板權侍郎董棻令升曰少俟之初六日令升以己見求對次山聞即申御史臺謂棻沮格詔令初七日祕以本職進對遂上此奏又二日令升罷張丞相尋奏除次山起居郎上不許曰豈非告訐董棻者乎此風不可長可與外任張公意甚沮遂除次山湖南提刑　呂安老論君子小人之中庸　尚書吏部侍郎諸路軍事都督府參贊軍事呂祉奏臣伏讀聖旨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覽臣僚所奏深用憮然布告中外使知朕意中外傳播有識交賀以謂聖有謨訓學者不迷於所向道術裂而復合矣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本朝上所教下所學鴻儒碩學端亮宏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

道豈待程頤而後傳也臣切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靖康以來其學稍傳其徒楊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慕之遂變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惡直醜正欲擠排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人己贓禁獄罪當棄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之中庸非其學也謬乃學者之罪也臣僚所論可謂切理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將日聖旨指揮臣僚所論出榜於諸路州學學舍使學者皆知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副聖神繼育之意不勝幸甚取進止正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七年上）陳公輔之奏既行吏部侍郎呂祉安老在建康首上此奏先是右宣教郎李處廉者知溫州瑞安縣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安老及之時公輔之勢方盛朱內翰等皆憚之不敢出口安老張公客也乃抗章論此議者以為難焉　胡文定公乞封爵邵張二程先生列于從祀　徽猷閣待制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奏臣忝預從臣職當次對雖嬰疾疹尚竊祠宮苟有見聞自當論奏庶逃尸素之責以酬隆厚之恩伏見元祐之初宰臣司馬光呂公著秉政當國急於得人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以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自韋布起居講筵而臺臣傅光庭等又奏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寔天民之先覺聖世之真儒也頤之見知於當世至矣自頤之司勸講不為辨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固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獲繼焉雖崇寧間曲加禁防學者向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門人如諫議楊時右史劉安節舍人許景衡殿院馬伸待制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傳者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於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真偽傳者既失之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至行闕有教授仲并者言伊川之學近日盛行士大夫將轉而為伊川矣臣語之曰伊川之學不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人人傳寫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如俞樗輩又益甚焉或者又言非伊川門人都旨進用傳真其人也乃不見知近臣亦有信之而稱嘆者故傳之攺官入館舍人王居正命其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夫西洛淵源古人大體雖其高弟謝良佐游酢楊時諸人尚難言之而况傳等曷為者也乃敢託於詞命妄加褒借識有憂之士大夫所學各分黨與互相排擊自此起矣紹興五年省試舉人經都堂陳乞不用元祐人朱震寄考試從於新學者耳目見聞既已習熟安於其說不肯遽變而傳河洛之學者又多失其本真妄自尊大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夫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為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說離世異俗之行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為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可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於易則因其理

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喻豈其文也哉頤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其辭受取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必有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昔者伯夷柳下惠之賢微仲尼則西山之餓夫東國之出臣耳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張載此四人者皆以道學德行名於當世公卿大夫之所欽慕而師尊者也如司馬光呂公著韓絳呂大防等莫不論薦之會王安石當路重以蔡京得政曲加排抑故有西山東國之賢而其道不行深可惜也今雍所著有皇極經世書六十卷載有正蒙書一十七篇頤有易春秋傳一十卷顥雖未及著述而門弟子質疑答問之語存於世者甚多又有書疏銘詩並行於世而傳者多失其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揮下禮官討論故事以此四人加之封號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以見聖朝雖當禁暴誅亂奉辭伐罪之時猶有崇儒重道尊德樂義之意仍詔館閣裒集四人之遺書委官校正取旨施行便於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間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取進止貼黃臣昨見知成都府席益奏有呂錫山者師事關中大儒張載乞與差遣契勘本居鳳翔恐其門人子弟必有流落在川蜀之間者乞詔席益尋訪取索其所著文字附遞聞奏又貼黃臣竊見朝廷累召尹焞赴闕焞乃程頤之門人而館職王蘋亦崇寧初年從學之士也乞以頤及其兄顥之文字付焞等校正庶無差誤

先是紹興改元之秋呂頤浩秦檜並相秦欲傾呂而奪之柄乃託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名俾呂督軍于外置修政局自領之多引望士聚于朝廷首召胡文定為給事中兼侍講其所深敬也呂覺之欲盡去秦所引而未得其方適平江太常席益語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呂大喜至常州會其後軍叛去乃引疾不進復還行在召朱丞相於紹興以為同都督胡公駁之改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命檢正黃龜年書侍讀行下胡公以失職求去乃落職奉祠其年八月也秦相三上疏留之不報旋被斥於是程伯禹張子公之徒二十餘人皆罷去臺省一空九月朱丞相復拜右僕射三年秋呂丞相免四年秋偽齊入寇朱丞相亦罷趙忠簡相張忠獻自責籍中以趙公薦除知樞密院拒賊兵却之五年春張公相夏四月張公出行邊五月建國公制下自是二公始有遺言趙公素尊伊川之學士大夫

翕然鄉之然趙公實不識伊川故有偽稱河南門人者亦蒙進用張公之門多才吏趙公亦不樂之趙公每言於上前謂元祐之人與紹聖崇觀之黨決不可合而張公本黃英州所薦習聞紹述之論數以孝弟之說陳于上前二公所操浸異趙公改修神哲兩朝實錄明著王氏及章蔡諸人之罪張公大不然之六年冬偽齊再入寇趙公以懼議棄淮守江張公為不可力戰却之十二月趙公免相陳公輔遂上疏乞禁伊川學朱內翰在經筵不敢諫胡公時奉祠居衡聞而非之遂上此奏然非達也七年三月十四日有旨召文定赴行在初趙公既去位張公復引秦丞相為樞密使秦陽為柔佞一切無所異會文定春秋傳成朱內翰乞嘉獎乃命召之張公既批旨矣四月二十一日張公往淮西視師五月十三日有旨胡公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委潭州守臣以禮津遣用金字遞行張公既以事不已出形於言而文定之奏至公輔乃與中丞周秘侍御史石公揆共劾胡公學術頗僻行義不修疏文上六月十二日有旨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便郡知永州胡公力辭復提舉太平觀仲衍者江都人胡公弟子也以薦對特改京秩其後通判湖州坐與倡女遣騎抵罪王明清玉照志載其禱天之詞所謂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者是也并嘗遣胡公書云近者伊川之學稍行於世固可喜矣然天下之士乃有飾此為進取計者往往剽竊仁義之說故示推尊之狀譊譊然言必稱伊川使在位者知其虛名而用之書為石公揆所得繳上于朝并之責人如此而其所自為者乃有甚焉此學者所以責於力行也　尹和靖以師程學之久辭經筵　和靖處士尹焞狀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有為此學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明詔天下焞實師程頤之學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益篤自壯至老居之甚安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僻陋之言亦不過聞於師子不惟無以發明經旨又且仰惑聖聰焞雖甚愚敢偷一時之顯榮不顧四方之公義捨其所學上欺君父加以疾病之增精神衰耗決不能支持前進伏望朝廷特賜敷奏許令自便訪藥尋醫免使道塗填委溝壑不勝幸甚伏候指揮（紹興七年四月上）先是靖康元年秋种彝叔同知樞密院事薦先生學行可備勸講遂召至京師先生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其年十月也戶部尚書孫傅伯野御史中丞呂好問舜徒戶部侍郎邵溥澤民中書舍人胡安國康侯以為未副求賢之意奏乞特加擢會圍城不果召虜陷河南先生之妻子皆死於賊先生死而復蘇竄于朝安山谷中劉豫僭立命為師趙彬以厚禮聘之先生逃去夜涉渭川間道奔蜀張忠獻

為宣撫處置使招與相見已而自聞之涪依其子壻以居紹興四年蔡張公並相共五月范元長除徽猷閣待制兼侍講元長奏先生誠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合規矩眾以代臣允愜公議有旨召先生赴行在六月十五日也元長奏蜀道難通行旅艱難自非州郡委曲津遣無由起發有旨川陝宣撫司差撥人船優給路費津遣前來宣撫司劄下涪州其年十月矣先生辭知州事李瞻申宣撫司云尹處士雖寓本州獨處一室邪人莫見其面恐非有司文移可致乞自使司專差官一員以禮津遣權宣撫副使邵溥從之先生再辭十一月六日有旨授先生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令宣撫司加禮敦遣赴行在范侍講又奏乞令夔路漕臣一員往涪州敦遣仍差撥舟船及兵士二十人給中金五百兩為行費俟至荊南令本路帥漕司敦遣皆從之六年九月先生離涪十二月趙公免相元長亦繼罷諫官陳公輔乞禁伊川學張公從之七年二月先生至江州以病少留先已七上章辭說書之命至是復引程學為言乞自便張公酖之乃顯薦先生避偽之節且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乞令江州守臣疾速以禮敦遣五月二十九日有旨依奏先生又固辭九月先生至國門復力辭新命有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聰趨時苟合則負素志詔不允會張公罷趙公復相先生猶以疾丐免上賜之金帛命趙公存問慰勞須病愈入見先生又辭凡二十狀不允乃受命既對又辭于上前上曰朕渴卿久矣知卿之從伊川也俟卿以講學不敢以有他先生不得辭遂就職時年六十有七矣八年十一月趙公罷秦檜獨相除先生禮部侍郎先生力辭章十餘上迄不就職九年二月始得在外宮觀云　汪勃乞戒科場主司去專門曲說　殿中侍御史汪勃奏臣伏覩陛下臨御以來興衰撥亂投戈息馬孳孳焉以講藝論道為先務凡者兼收南北之民力定和議與天下更革聿修學校周徧海宇猶以為未也涓日之良春幸賢關秋幸秘省崇儒重道同符祖宗萬幾餘暇下逮贄見親寫群書刻石上庠頒賜泮宮蓋將以斯文陶冶多士是宜人人洗心滌慮明知上之好惡臣愚以為今年科場當國學初建萬方多士將拭目以觀取捨為之趨向則所繫顧不重歟令鎖院有日欲望戒飭攸司一去取允在所謹苟專師孔孟而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在所必取或拂攄專門曲說流入迂怪者在所必去以曉諭諸生俾皆知正習將見文有典則與六經相為表裏以丕應聖化豈不韙歟取進止八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先是陳公輔請禁伊川之學事雖行趙忠簡再入公輔旋亦罷八年趙公免

秦檜獨相以趙公之門多善士已深忌之及決屈已和戎之議而一時仁賢爭之尤力檜大怒遂盡斥之蓋檜初非知道學者始特竊其名以傾呂元直終則沒其實以害趙元鎮是以若是其紛紛也十四年三月十二日檜進呈講筵闕官因言士人讀書固多但少適用或託以為姦則不若不讀之為愈上曰王安石程頤之學各有所長學者當取其所長不執於一偏乃為善學檜曰陛下聖學淵奧獨見天地之大全下視專門之陋溺於所聞真泰山之於丘垤也檜所謂專門指伊川也自趙元鎮去後檜更主荊公之學故上訓及之然檜非但不知伊川亦初不知荊公也汪勃時為監察御史未幾遷殿中侍御史首上此奏檜進呈上曰甚善曲學臆說誠害經旨當抑之使不得作則人之心術自正矣可如所奏他日上因及尹和靖檜遂言程氏之徒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甚嚴事君事師之道恐不當有厚薄兼已受官乃欲廩人繼粟庖人繼肉實不思孟子處賓師之位仕而不受祿則有此禮先是胡文定脩進春秋傳已不避名諱而所引伊川之說皆稱程氏故檜言及之然文定所不避者乃正經本文而所引伊川之說初已稱其名矣繼而稱氏者蓋與左氏公穀一體耳古者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故季文子之告君有先大夫臧文仲之語是稱字稱謚也伊川在元祐間實未嘗言祿檜既不考而妄為云云然自是又設專門之禁者十有餘年逮檜死乃已

何若乞申戒師儒黜伊川之學

右正言何若奏臣仰惟陛下紹開中興恢宏治道天縱將聖增以緝熙光明乃崇建上庠復以元豐舍法造士鑾輿臨幸用彰寵賁親灑宸翰並刊石經使多士知所取法士生斯時親得聖王為師何其幸哉今秋科舉既命有司群太學國子諸生而試之又俾同文館進士附焉所以網羅四方之士殆無遺者前期申勅有司精加考校又下臣僚章疏使士人知所趨嚮德至渥也有司仰體聖意謹以去取故一時俊秀之士多在選中惟是專門與學未能遽以盡革臣請為陛下陳之蓋始緣趙鼎唱為伊川之學高閌之徒從而和之乃有橫渠正蒙書聖傳十論大率務為好奇立異流而入於乖僻之域虛幻空寂之地其去聖人之道益遠矣項緣高閌為國子司業學者爭投所好於是曲學盛行雖然凡試於有司者未有不志於得者也誠使有司去取之際明示好惡彼將之所勸懲矣臣愚伏望聖慈申戒內外師儒之官專以正道訓飭諸生有為乖僻之說虛空幻寂之論者考選之際悉皆黜落如是則專門曲學不攻而自破學術既正則文體自醇既不陷溺其良心又不論胥於異習則人才之盛風俗之厚亦必由此而致矣取進止十月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十四年上）時臺官汪勃既請禁專門之學諫官何若以為未快又併伊川橫渠攻之正蒙書者橫渠先生所著其高弟弟子河南府軍巡判官蘇昞季明纂為十七篇而聖傳十論者則右承議郎劉子翬彥冲所作也檜進呈上曰若所論甚當程頤當哲廟之初任經筵奏曰陛下記得臣說否如記得明日可對臣說適是時宣仁聖烈皇后聞之大怒曰皇帝雖年少然宮中自不廢學措大家不識事體如此於是僉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李文會退而書之時政記

曹筠論考官取專門之學者令御史彈劾

殿中侍御史曹筠奏學校科舉必欲得貞賢實能而近來考試官多以私意取專門之學至有一州而數十人者士子忿怨有遺才之歎欲望特垂戒飭其有不公令監試御史出院日彈劾庶合士心取進止九月十二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年上）先是秦檜既禁伊川學猶慮士人未盡知之十五年四月三日檜入居賜第是夜彗出東方十二日赦天下赦書內一項云勘會數十年來學者黨同伐異今當崇雅黜浮抑其專門議者以為祖宗以來未有此比蓋欲天下戶知之也筠積舉得官為台州錄事參軍守臣張稱欲按其罪檜與之有舊引為勑令所刪定官旋除御史遂上此奏焉

鄭仲熊論趙鼎立專門之學可為國家慮

右正言鄭仲熊奏臣伏見工部員外郎楊迥監察御史胡襄心竊胡寅之門有識之士為之切齒蓋有趙鼎妄立專門互相標榜大開交結詭計周密朝事一切不恤一時群小所聚而寅為之魁又今事已敗而人猶為寅是竊不知國家何負此輩而迥與襄甘心從之凡有從東南來者迥必首詣之訪其蹤跡略無顧避襄比當秋闈監試題目衆已議定襄乃中夜自易之意私其黨初趙鼎立專門之後有司附會專務徇私不論才與不才有是說必寘之高等士子扼腕二十年于茲今襄又為之唱欲使人人盡歸於趙鼎胡寅之門而後已臣所以為國家慮也欲望亟賜罷黜庶使邪正一分而在位者知所戒懼取進止十一月九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三年上）先一日秦檜奏事因詆伊川而及胡文定有祖宗之諱不避而避其師之名等語右正言鄭仲熊聞之上此奏迥龜山先生之仲子實字明仲文定公長子也明仲先以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坐傳會趙忠簡謫新州安置故仲熊奏及之明年三月四日仲熊復論司勳員外郎權國子司業兼權中書舍人孫仲鼇力主專門以私黨與包藏其姦詭計臣測仲鼇亦坐免襄字季舉仲鼇字道山皆永嘉人而仲鼇則首論禁詭僻之書以附檜意者也其年十一月仲熊除僉書樞密院事五年

四月秦檜參知政事再閱月罷又數月檜死仲熊亦廢終身不能復也張震乞申勑天下學校禁顓門之學　祕書省正字張震奏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興學校制禮樂厚風俗美教化天下靡然嚮風甚盛德也士生斯時宜通經學古仰稱陛下樂育之意然尚有溺於虛無不根之說者其源斷不可長願陛下申勑天下學校禁顓門之學使科舉取士專以經術淵源之文其涉虛無異端者皆勿取庶幾士風近古悉為可用之才天下幸甚取進止十月一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五年上）先是秦檜既指伊川為專門之學士大夫爭附之紹興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太學生孫仲鼇首論書坊刊行詭僻之辭望明示條制更或違戾必置之法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新知漢州蔡宙又論全蜀歙道文籍山積其間豈無詭世不經之書以惑民聽望申嚴法禁不得擅輒鏤板庶幾異端可去邪說不作其年七月十二日監登聞鼓院曹紱又論建陽邵武兩縣民間以印書為業望下本州縣檢察其或以非僻之書刊印委令止絕詔委本路提刑趙令根奉行所謂詭僻不經皆言程學也至是震又明指顓門異端虛無之學漸不可長從之後二十餘日檜死士大夫之攻程學者自是少息矣葉伯益論程學不當一切擯棄　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葉謙亨

奏臣伏見陛下留意場屋之制規矩一新然臣猶有慮者學術粹駁繫於主司去取之間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而取其說稍涉程學者一切擯棄夫理之所在惟其是而已取其合於孔孟者去其不合於孔孟者可以為學矣又何苟乎顓詔有司精擇而博取不拘一家之說使學者無偏曲之敝則學術正而人才出矣取進止六月十五日奉聖旨依（紹興二十六年上）秦檜既死凶黨盡逐館職葉謙亨因對論程學一切擯棄非是上曰趙鼎尚程頤秦檜尚安石誠為偏曲卿所言極當於是降旨行下自檜專國柄程頤學為世大禁者凡十有二年至是始解　陳賈論道學欺世盜名乞擯斥　監察御史陳賈奏臣竊謂天下之士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己之學獨異於人是必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辯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聖人於此所以謹其疑似而示以好惡者不得不然是故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孔子之惡鄉原者惡其偽也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孔子之誅少正卯者誅其偽也以夫人之飾偽若此不有以抑之則將欺世盜名無所不至矣臣伏見近世搢紳士夫有所謂道學者大率類此其說以謹獨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

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當然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考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偽者耶是以己之所甚欲者爵位也其語人則曰吾常泥塗軒冕而不顧己之所甚愛者貨賄也其語人則曰吾能糞土千金而弗受又其甚者道先王之語而行如市人竊處士名而規取顯位輕視典憲旁若無人故上焉者得以遂其姦次焉者得以覆其短下焉者得以掩其不能相與造作語言互為標榜有善雖小必交口稱譽以為他人所難辦有過雖大必曲為辭說以為其中為不然故附之者當假其勢以為梯媒託之者常獲其助以為肘腋植黨分朋漸不可長夫朋黨之始不過相與為媒彼此矛盾而已萬一有是人而得用也則必求有以相勝欺君罔上其術遂行利害不在其身而在天下也蘇洵有言事之不近於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故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於聽納除授之間考察其人擯斥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肅然嚮風言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實宗社無疆之福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依（淳熙十年上）自秦檜死學禁稍開而張忠獻公為檜所忌謫居連永間者十有餘年精思力行始知此學可用然檜之餘黨相繼在位國論尚未正者也惟山林之士不以榮辱貴賤累其心者乃克好之

先是胡文定既居衡山湖南學者間往受業而得其傳者則公之少子右承務郎宏字仁仲謂五峯先生者也五峯傳故右文殿修撰張栻敬夫敬夫即忠獻公之嗣子所謂南軒先生者也龜山先生之門受業者尤衆而劒浦羅從彥仲素故右正言陳淵幾仲勑令所刪定官李郁光祖為之稱首又有右承務郎劉子翬彥仲祕書省正字胡憲原仲建陽劉勉之致中皆聞河洛之緒三人自相講習不名一師所謂屏山籍溪白水三先生即其人也仲素傳郡人李侗愿中是為延平先生延平傳晦庵先生朱熹元晦晦庵早孤初從三先生受業後見延平盡棄其學而學焉年十九中進士第調泉安尉秩滿代歸遂不復仕檜死陳魯公執政言先生之賢召赴行在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十三日也會言路有請抑奔競者意使先生先生辭不出孝宗即位改元隆興陳魯公獨相其年三月十一日再召先生先生一辭即至既見首論講學復讎二事不合意十一月十二日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五月至行在又以執政錢端禮等議論不合復引歸三年十一月陳正獻劉忠肅公初秉政薦先生樞密院編修官待次其月二十五日也五年促就職會太學錄魏掞之元履以論曾覿賜罷遂力辭九月丁母憂六年十二月胡邦衡以詩人薦與王氏賜同召其月二

十六日也先生以喪制未終辭既免喪復申前命先生以祿不及養辭者三時虞雍公獨相也虞公罷張說猶在樞府先生又辭者三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有旨安貧樂道恬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時梁鄭公爲相也淳熙三年龔莊敏以首參行丞相事薦先生于上六月二十一日除秘書郎上批諭龔公以虛名之士恐誤朝廷龔公力爭不能得十月復許奉祠五年史忠定爲相必欲起先生趙衛公方執政言宜以外郡處之八月五日差知南康軍先生四辭不許乃就職七年春旱詔監司郡守條利病先生因極言近習用事之害有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不悟之語上大怒命先生分析趙丞相菀辭救解乃上先生復請奉祠章五上八年三月四日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四年闕七月十七日以南康修舉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先生亦再辭乃受浙東大饑改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許過闕其年八月二十八日也先生聞命即日引道既對又論近習蔽遮天理濁亂聖心之害言極切至九年先生行部至台得台守唐仲友不法事奏之王丞相素善仲友除江西提刑先生章十上八月十七日詔罷仲友而以先生代之又以先生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先生引義力辭九月二十三日詔易江東先避田產先生又三辭最後乞退閑以免宰相中傷之禍上察其誠乃詔朱某累乞宮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正月二十三日也祠命之未下也時相先擢太府寺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至是輪當面對遂上此奏時鄭丙爲吏部尚書相與遂有道學之目焉夫道學云者謂以道爲學也其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者謂道喪學廢也故伊川先生祭李端伯文有自予兄弟倡明道學之語而貽書韓持國孫受叔求書譔明道先生墓銘亦云家兄功業不得施於時道學不及傳之書又云智足以知其道學足以彰其德皆是也其後進位于朝則上宣仁聖烈皇后書中亦云儒者得以道德輔人主蓋非常之遇所謂道學意蓋如此近世學者不知其實因小人立爲道學之目以攻善類遂併其名而自諱之可不歎哉　劉後溪論道學非程氏之私言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奏臣聞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不可忽也臣本踈庸蒙陛下過聽親擢孤遠使待罪言責凡賞刑僭濫號令乖違民病未瘳官箴不戒皆可因人而奏劾隨事以奏陳既顯然而易知曾未足以深慮若夫是非方殽而邪得以害正清議方晦而私得以勝公則性鑒昭然危機所伏方今之憂孰大於此明是非

以別邪正立公論而抑私情方今之事孰急於此臣觀本朝士大夫學術最爲近古足以愧漢唐追三代其端本也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其交際也以共學爲朋而實非朋以同道爲黨而實非黨窮達知其有命進退知其有義是以進之不見其恭退之不見其戚窮而在下則以窮性命之奧爲勳名樂正道之味爲鍾鼎達而在上則以責難爲尊主忠諫爲愛君本朝盛時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深厚蓋其學術議論率由於此故也咸平景德之間渾然不見其際當此時也道臻皇極而治保太和至於慶曆嘉祐盛謂盛矣不幸而壞於豐熙之邪說跡弃正士招來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而末流太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群凶得志絕滅綱常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嗟夫崇觀而下尚復言乎臣所謂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非虛語也臣從遠方誤玷班列去來之間今已一紀見聞所慮悉可指陳臣始至時雖聞亦有譏貶道學之說而實未覩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每恐一旦之交攻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惡朋黨乃罪忠諫嗟乎至於忠諫爲罪則其去紹興幾何臣竊謂人言豈可因疾人而併攻其黨因攻其黨而併棄其言得無甚也陛下至聖至明初無彼此而衆議既已交興賢愚豈得無惑臣本蜀人爲學自有原本介在朝序與人亦無親踈但以終歲之私憂首爲明主而別白方今道學伊洛爲宗非程氏之私言出於大學之記載大學之教民明德爲先其間舉詩人之言於是有道學之目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然則臣所謂以居仁由義爲道以正心誠意爲學者又在於切瑳之琢磨之今之道學其得之有淺深其行之有誠僞得之深者固已合大學之明德矣得之淺者又可不切瑳而琢磨之使之益深而遽自矜以召禍則無乃亦非敷行之誠者足以爲君子矣行之僞者人將見其肺肝然是故其師友之所不予也而又何爲乎臣每因論學之間必有至平之說往往爲者色愧踐者心服又安敢一槩輕譏而痛疾之也何況其率多善士善人所至人必喜稱又以爲黨若俱擯斥安得更有好人必取凡才充塞朝路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率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爲主而一歲之內斥逐紛紛中間好人固亦不少反以人臣之私意徵累天日之清明方是時大臣無所異同給舍無所封駁侍從無所論救竊歎而已委寄謂何所以斯令之君子不明大道自是太高而責人太苛自是太高則實將不副責人太苛則衆怒且怨雖然以此窮居議道猶之可也朝廷之上賢才並用

名利之途智愚交馳古今然也而或者乃倡爲爲士之舉若區别而封域之夫爲士非不善也然而凡有所取豈無所遺凡有所揚豈無所抑品題既衆則疑怨叢興心雖主於至公迹已涉於朋黨謗先喧於群口進退豈必於一言是以一時之虛名而貴今日之實禍彼既得志决不我容我於窮達進退之間亦未有充實涵養之素彼如譏誚以脩往怨必至過甚而快私情往往忠諫之言指謂沽名之舉至於棄身以退亦曰忿懟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訕事勢至此循嘿成風國家安賴臣欲熄將來之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廓然永爲皇極之主使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别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此而熄道學之識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平之福由此而集國事由此而理生靈之幸社稷之福也如其不然使相激相勝展轉報復爲禍無窮臣實未知税駕之所臣蒙恩擢任請對之初首以是非公論爲言以充異時無所税駕之禍伏乞聖慈留神采覽必能上當於天心然后下臣此章風曉在位一洗往過共趨至公臣言或非甘受誅責取進止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紹興元年上）先是王丞相秉政日久士多失職周益公既相拱嘿無所預姜體仁元善爲太學博士率同志者請於益公反復極論貴以變通之理因躡納知名

之士廢不用者陳傅良君舉而下三十三人淳熙十四年也益公雖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明年五月王丞相罷十六年正月留丞相爲次輔與益公不合擢何澹爲諫長攻益公罷之益公之門多佳士相繼去國者衆太學博士沈有開應先爲留丞相所厚力勸以援用知名之士留丞相從之自是一時善類多聚于朝而不得志者始側目矣劉公在三館時與何諫議善及是遷爲軍器少監首以保全善士勸之何不納會何被命同知貢舉而劉公遂有副端之命元年二月十四日也後十餘日入對首上此疏天下聞而韙之三月四日劉公被命折號南宫與何坐廡適追何曰近日風采一新劉公曰光祖非立異也但平日與大諫言者今則自言之耳及退同院語劉公曰何自然見公疏爲慌惚者數日至餌定志丸他可知也二十三日劉公入對復論前諫議大夫陳賈今右正言黄掄憸黠侫忝清議所非二十四日批出賈與祠掄補郡二人皆攻道學者也先是劉公以折號差誤自劾四月一日既放罪矣會上之舊給使吴端者除帶御器械何諫議論之疏三上御筆令依已得指揮又有孫璿者自言壽皇潛邸舊人亦轉行觀察使給事中胡晉臣逮封還錄黄詔趣令書讀何胡既承命十八日劉公入劄子併論之不報二十一日再言之二十一日上諭劉丞相遣都司沈詵揚經至臺諭指劉公即日三上章論上不樂乃坐劉公折號差誤徙太府少卿劉公求去即以爲直秘閣潼川府轉運判官其年五月也十月何諫議除御史中丞議論自此分矣始劉公之入臺也識者望其擊何去之以絶禍本而劉公不忍但擊陳黄罷之後五年遂有道學之禁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十九庚

程

程子遺書門人張繹録師説　宣仁山陵程子往赴呂汲公為使時朝廷以館職授子子固辭公謂子曰仲尼亦不如是程子對曰公何言哉某何人而敢比仲尼雖然某學仲尼者於仲尼之道固不敢異公以謂仲尼不如是何也公曰陳恒弒其君請討之魯不用則亦已矣子未及對會殿帥苗公至子辟之幕府見公壻王譓譓曰先生不亦甚乎欲朝廷如何處先生也子曰且如朝廷議北郊所議不合禮取笑天下後世豈不知有一程某亦嘗學禮何為而不問也譓曰北郊如何曰此朝廷事朝廷不問而子問之非可言之所也其後有問及公所言陳恒之事是歟曰於傳仲尼是時已不為大夫公誤言也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族子謂程公孫故人謂邢恕）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一作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一作業）之天安用尤臧氏因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説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救便在其間又問邢七久從先生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　或謂伊川曰先生於上前委曲已甚不亦過乎曰不如此致力盡心而於何所　正叔謂某接人治（一作洽）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程子外書伊洛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以檄來舉哀府治既罷謂留守韓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以報已而泣兵部問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若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皆驗宗丞論此時范醇夫朱公掞杜孝錫伯温同聞之　先生曰某才十七八歲見蘇季明教授時某亦習舉業蘇曰子修舉業得狀元及第便是了也先生曰不敢望此蘇曰子謂狀元及第便是了否唯復這學更有裏先生疑之日去見蘇乃指先生

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説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于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口詆之云

　伊川涪陵之行過灔澦波濤洶湧舟中之人皆驚愕失措獨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欲答之而舟已行　伊川先生自涪州順流而歸峽江峻急風作浪湧舟人皆失色而先生端坐不動岸傍有問者云達後如此舍後如此先生意其非凡人也欲起揖之而舟去遠矣　伊川先生自涪州歸過襄州楊畏為守待之甚厚先生曰某罪戾之餘安敢當此畏曰今時事已變先生曰時事雖變某安敢變（此乃劉子駒處見其祖所録今省記此）　尹子曰先生年七十四得風痺疾服大承氣湯則小愈是年九月服之輒利醫者語家人曰侍講病不比常時時大觀元年九月也十六日入視先生以白夾被被體坐竹牀舉手相揖焞喜以為疾去先生曰疾去而氣復者安侯也頤愈覺羸劣焞既還十七日有叩門者報先生傾殂　左諫議大夫孔文仲言謹按通直郎崇政殿説書程頤人物纖汙天資憸巧貪黷請求元無鄉曲之行奔走交結常在公卿之門不獨交口褒美又至連章論奏一見而除朝籍再見而升經筵臣頃任起居舍人屢侍講席觀頤陳説凡經義所在全無發明必因藉一事汎濫援引借無根之語以搖撼聖聽推難考之迹以眩惑淵慮上德未有嗜好而常啓以無近酒色上意未有信向而常間以勿用小人豈惟勸導以所不為實亦矯欺以所無有每至講罷必曲為卑佞附合之語借如曰雖使孔子復生為陛下陳説不過如此又如曰伏望陛下燕閑之餘深思臣之説無忘臣之論又如曰臣不敢子細敷奏處煩聖聽恐有所疑伏乞非時特賜宣問容臣一一開陳當陛下三年不言之際頤無日無此語以感切上聽陛下亦必黽勉為之應荅又如陛下因咳嗽罷講及御邇英學士以下講讀者六七人頤官最小乃越次獨候問聖體横僭過甚並無職分如唐之王伾王叔文李訓鄭注是也　右孔文仲章疏（按文仲所言雖極其詆然所載經筵進説凡見先生所以愛君之心有門弟子所不及聞者故特附于此呂申公家傳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善良晚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鬱嘔血而死然則此疏不揜防嚴納忠之善言乃其伉直所發而凡醜詆無根之語則為浮薄輩所使而晚乃悔之者也）程子遺事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　先生謂學者曰賢看顥如此顥煞用工夫（並見上蔡語録）

常見伯淳所在臨政便上下響應到了人衆後便成風成風則有所鼓動天地間只是一箇風以動之也（見程子遺書伊川先生語）　明道臨民刑未嘗不用亦嚴亦威然至誠感人而人化之（見侯子雅言）　明道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掘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爾師宰之相信如此　謝師直尹洛時嘗談經與鄙意不合因曰伯淳亦然往在上元景溫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是頤謂曰二君皆道易者也監司談經而主簿乃曰非是監司不怒敢言非道易能如是乎（並見文集伊川記）　明道嘗見上稱介甫之學對曰王安石之學不是上愕然問曰何故對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言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如王安石其身猶不能自治何足以及此（見遺書又楊龜山語錄亦載此語稱周公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恐當以遺書為正）　神宗問王安石之學如何明道對曰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　荊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先生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己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有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當時天下岌岌乎殆哉介甫欲去數矣其時介甫直以數事上前卜去就若青苗之議不行則決其去伯淳於上前與孫莘老同得上意要了當此事大抵上意不欲抑介甫要得人擔當了而介甫之意尚亦無必伯淳嘗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耶介甫之意只恐始為人所沮其後行不得伯淳却道但做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介甫道此則感賢誠意却與天祺其日於中書大悖緣是介甫大怒遂以死力爭於上前上為之一以聽用從此黨分矣莘老受約束而不肯行遂坐貶而伯淳遂待罪既而除以京西提刑伯淳復求對遂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云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伯淳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為言朝廷群臣無能任陛下事者以今日之患觀之猶是自家不善從容至如青苗且放過又且何妨伯淳當言職苦不曾使文字大綱只是於上前說了其他些小文字只是備禮而已大抵自仁祖朝優容諫臣當言職者必以詆訐而去為賢習以成風惟恐人言不稱職以去為落便宜昨來諸君蓋未免此苟如是為則是為己尚有私意

在却不在朝廷不干事理今日朝廷所以特惡忌伯淳者以其可理會事只是理會學這裏動則於他輩有所不便也故特惡之深　以吾自處猶是自家當初學未至意未誠其德尚薄無以感動他天意此自思則如此然據今日許大氣艷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復可笑也據當時事勢又至於今日豈不是命（並見遺書）　程伯淳先生嘗曰熙寧初王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為俗學不通世務斥去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為有材能知變通用之君子如司馬君實不拜同知樞密院以去范堯夫辭同修起居注得罪張天祺自監察御史面折介甫被謫介甫性狠衆人皆以為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用與之敵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乘其為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天下以先生為知言（見邵氏聞見錄）　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小丈夫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先生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呂申公又詩寄溫公（二詩皆見文集）　其意直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去就人却極分明不放過一步作臺官時言新法者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止（見胡氏傳家錄）　元豐二年二月詔以程顥同判武學顥臨權開封府推官諫官李定以顥嘗為御史論新法與臨併言罷之呂申公上疏畧曰顥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講學議論久益跡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先生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斷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皆未及成豈不有命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見楊遵道聞善錄）　明道終日坐如泥塑人然接人渾是一團和氣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見上蔡語錄）　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尚譎諫也如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又云莫辭醆酒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見龜山

（語錄）學者須是胷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生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胷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先生又有詩云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窓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問周恭叔恁地放開如何謝曰他不是擺脫得開只是立不住便放却或早在裏明道門擺脫得開為他所過者化問見箇甚道理便能所過者化謝曰呂晉伯下得一轉語好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所過者化便能所存者神橫渠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甚親切　伊川與君實語終日無一句相合明道與語直是道得下（並見上蔡語錄）　明道先生與門人講論有不合者則曰有商量伊川則直曰不然（見外書）　康節邵先生作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為一時之壯（見擊壤集）　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升遐詔至洛故相韓康公為留守程宗丞伯淳為汝州酒官會檄來舉哀於府既罷謂康公之子宗師兵部曰顥以言新法不便忤大臣同列皆謫官顥獨除監司顥不敢當辭之念先帝見知之恩終無

以報已而泣兵部曰今日朝廷之事如何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如何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害未艾也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二公果並相召宗丞未行以疾卒宗丞為溫公申公所重使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論此事時范淳夫米公扶杜孝錫伯溫同聞之今四十年而其言益驗故表而出之（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墓誌韓公持國撰孫公昊叔書（見文集然誌文今不傳於世韓氏家集經亂而不存矣）　王霖公澤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頤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尹焞云亦嘗聞先生言之（見涪陵記善錄）　韓持國與二先生善韓在潁昌欲屈致之預戒諸子弟姪使治一室至於修治戶牖皆使親為之二先生至暇日與持國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聞之持國之子宗質彬叔云（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伊川先

生居經筵建言今之經筵實古保傅之任欲使內臣十人供侍左右儻人君出一言舉一事食一果實必使經筵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方則應時諫止呂申公曰主少非可為之時也伊川曰正可為也責不在人主而人臣當任之耳（見楊迪庭聞稾錄）　程子在講筵執政有欲用之為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為善射矣使羿立於其旁道之以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而去矣從之則戾其故習而失多中之功（一作巧）故不若處羿於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顧才非羿也然聞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見遺書）　文潞公尹洛先生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先生往赴到客次見樂人來呈樂語曲詞先生訝之問故對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禮法故先來呈富鄭公司馬溫公居鄉里之所尊禮呂正獻公范忠宣公過洛必先來見呂滎公兄弟與先生書必脩筆硯正衣冠然後寫其為當時禮敬如此（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與韓持國善約候韓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頤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當暫往潁昌見韓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楪一重三

十兩似可為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吾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啓之先生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為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見祁寬錄尹和靖語）　呂汲公以百縑遺子子辭之時子族兄弟公孫在旁謂子曰勿為已甚姑受之子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位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何獨頤貧天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殿帥苗履見先生於陵下時先生方辭西監之命履問曰朝廷處先生如何則可先生曰且如山陵事苟得專處雖永安尉可也　先生嘗說頤於易傳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信然頤於易傳後來所改者無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春秋之書待劉絢文字到却用功亦不多也今人解詩全無意思却待出些文字中庸書却已成令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今百工伎藝作為器用吾得而用之甲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却如此閒過了日月即是天地間一蠹也功澤又不及民別事又做不得惟有補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耳（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子云先生

自以為不滿意棄之矣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既而遺棄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傳親撰諸經皆關中諸公分去以順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並見遺書） 先生被謫時季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纔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於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銀百兩先生不受既歸門人問先生臨行時諸人贐行皆受邦直亦是親戚何為不受先生曰與順相知即可受渠是時已與順不相知豈可受耶（見涪陵記善錄）

伊川先生言昔貶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伊川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伊川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老父徑去不顧 伊川先生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侍講禁中時哲宗幼沖先生以師道自居後出判西京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貴涪州先生註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赦得歸不以為喜（見邵氏聞見錄）

先生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問門弟子請問易傳事一字之疑先生必再三命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見呂堅中所錄尹和靖語） 先生云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見遺書） 先生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因請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為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 焞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被教誨諄諄嘗得朱公掞所編雜說呈先生問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順在何必觀此若不得順心只是記得他意焞自是不敢復讀（並見涪陵記善錄又尹公跋見是所藏語錄後） 南方學者從伊川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伊川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岐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或大慈若夫自得先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見祁寬所記尹公錄） 胡文定公曰安國昔嘗見邵志完論近世人物因問程明道如何志完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卻不得此明道又問何以不得此曰為有不通處又問侍郎先生言伊川不通處必有言行可證願聞之志完色動徐曰有一二事恐門人或失其傳後來在長沙再論河南二先生學術志完卻曰伊川見處極高因問何以言之曰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伊川卻問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伊川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又曰浩昔在潁昌有趙均國者自洛中來浩問曾見先生有何語均國曰先生語學者曰除卻神祠廟宇人始知為善古人觀象作服便是為善之具（見胡公集） 伊川常服蠒袍高帽簷劣半寸（一本云帽桶八寸簷半寸四直）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緣篆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書）

伊川常愛衣皂或侍褐紬襖其袖如常人所帶紗巾背後望之如鐘形其製乃似今道士謂之仙桃巾者不知今人謂大袖方領何謂（見祁寬所記尹公語） 邵氏聞見錄司馬文正公在洛陽修史曰伊川先生程頤正叔為布衣年尚少其見亦有時今為伊川學者以文正齋記中有曰正叔云以為字伊川者非也楚正議建中字正叔耳然伊川後用文正薦勸講禁中未幾罷去先是劉莘老論曰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

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闊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援于上故不聞爾又以頤辭免爵命之言曰前朝召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為矜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偽重名器云云孔文仲論曰頤在經筵僭橫造請權勢騰口間亂以償恩讎致市井之間目為五鬼之魁當令其助實易彈呂陶及遣學制詭謬重稚啖鄙云云又曰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宜放還田里以示典刑云云劉摯之論曰程頤歐陽棐畢仲游楊國寶孫朴交結執政子弟搢紳之間號五鬼又曰進言者必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等五人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必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驗矣然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陳頤則先以罪去（云云）蘇子瞻奏則曰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言色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私意論事為文仲所奏頤遂得罪（云云）又子瞻為禮部尚書取伊川所修學制貶駁

譏詆畧盡如蘇子瞻劉莘老孔文仲劉器之皆世之君子其於伊川先生不同如此至斥黨錮則同在禍中悲夫林和靖筆記和靖云紹興初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説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蓋難力辨也以語錄資誦説者當時士大夫之罪以狂怪淫鄙詆之當時言事者之失非語錄使然也今恐當時士大夫畏當時言事者而諱語錄以爲不足觀是旣勗言者以自攻而又無以服當時學者之心也豈不誤哉　和靖筆記云伊川先生爲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爲先生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爲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先生自以爲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得其真若無所不落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遂廢中庸吾恐先生之心不如是之隘也　或謂伊川在講筵不曾請俸又不求封敘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廕亦可也此意如何蓋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説甚長則是其意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爲正耳　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　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畧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説有疎畧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先生屢當奏薦推與族人少年舉進士過省到御前試堯舜性仁賦考入魁等以詩押韻誤失平仄下第遂不應舉嘗言進士科取士甚好可以收羅寒俊之士士人應舉進身爲門戶蓋所當爲有欲求試學官者笑之曰學官師儒之任豈可自往求試也　人有説及近日南方伊川之學盛行如伊川語錄文集講解皆刊行此亦可喜者和靖曰正不要得此又却是時文一般極不便也先生之學不在文辭要人躬行　人未能爲賢者事已自務爲聖人或云伊川嘗言吾便是孔子此非伊川語須嘗見伊川云某安敢望明道以是知之然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但持此心欲必及聖人則可矣　聞程十於楊中立中庸解後跋語頗及中立豈可如此伊川先生嘗稱新進游楊輩自是門弟子中所得最深者　横渠嘗謂伊川曰子君行道只恐主宰太殺去裏伊川曰某安敢如是　伊川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　伊川初屬纊惟先生與張先生思叔在左右人言有十餘人非也　和靖言某嘗謂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便見

人有語及欲和靖爲伊川作行狀如明道行狀以傳世垂後者和靖曰自不須得　人有説及欲朝廷諸公爲伊川請謚者和靖曰不必如此若門人學者請之却似自私　和靖言明道論新法之害政王欲兩分其罪以此見明道存心公且恕也明道當言職小作章疏只是開陳詳説要欲以誠意感悟上意嘗於上前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於時相處言令順民心元豐末朝廷以大宗正丞召且將大用遽以疾沒前此或問明道於富鄭公公曰伯淳無福天下也無福似乎前知也　先生之學於至誠其見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説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紬素冠襟必嚴整食雖簡儉蔬飯必豐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幹細大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　告伊川先生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二十有五日庚寅門人和靖處士尹焞謹詣侍講伊川先生祠而告之曰某甲寅孟秋始居涪陵乙卯孟冬誤辱召命繼下除書實嗣講事人微望輕敢紹前躅辭不獲命勉赴行朝有補於世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今茲啓行惟先生有以鑒之謹告　紹聖中伊川先生謫居於涪其後涪人立祠於北巖和靖避難偶亦居此　被召赴闕來辭祠下以文致告不令示人恐駭當路請退而錄之謝上蔡語錄伊川才料大使了大事指顧而集不動聲色問何以驗之曰只議論中便可見陝西曾有議欲罷鑄銅錢者以謂官中費一貫鑄得一貫爲無利伊川曰此便是公家之利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薄盜鑄者息盜鑄者息權歸公上非利而何又曾有議解鹽鈔欲高其價者增六千爲八千伊川曰若增鈔價賣數須減鹽出既衆低價易之人人食鹽鹽不停積歲入必敷已而增抄價歲額果虧減之而歲入溢溫公初起時欲用伊川伊川曰帶累人去裏使韓富在時吾猶可以成事後來溫公欲變法伊川使人語之曰切未可動着役法（動着即三五年）不能得定疊去未幾變之果紛紛不能定　昔在二先生門下伯淳最愛中立正叔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呂東萊雜説明道先生嘗説横渠西銘學者若能涵味此理以誠敬存之必自有得處某嘗以書問楊中立先生曰既曰誠矣又復説敬何也楊先生答書言以誠敬存之皆非誠敬之至者若誠敬之至又安用存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中説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尹彥明言伊川先生嘗説釋氏見得極親切極頭處見得極分明但不見四旁耳　先生曰近有人説伊川自比

孔孟。先生曰。某不識明道。每見伊川說。學問某豈敢比先。兄由是推之。次無此語也。陸象山語錄二程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　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通疏。　正叔在經筵。潞公入劉子。要宰相以下聽講。講罷。諸公皆退。晦叔云。可謂稱職。堯夫云。真侍講。又一人云。不知古人告其君還能如此否。只爲諸公欽服他。他又多忤人。所以後來諸生因說正叔經筵開陳。故及此所論列有處記。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宋韓淲澗泉日記大程涵養。小程持守。見處固有淺深。論辯處成就學者。惟大程有之。紫陽宗旨明道言當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

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公亦疑之。至所謂未可與權者是）邵子文曉著此書。於其早歲之所逮聞者。年月先後。容或小差。若語意本末。則不應全誤。且所謂二公並相。蓋終言之。呂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記其不及用耳。非必以爲二公既相。然後召明道也。又謂邵錄多出公濟。恐亦未然。蓋其父子文體自不同也。天運不息。品物流形。無萬物皆逝而已。獨不去之理。故程子因韓公之歎而告之曰。此常理。從來如是。何歎爲。此意已分明矣。韓公不喻。而曰老者行去矣。故夫子告之曰。公勿去可也。以理之所必無者曉之。如首篇所云。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情著之意爾。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則告之曰。不能則去可也。言亦順夫常理而已。反復此章之意。只如此。恐不必於不去處別求道理也。　孟子雖多言存養。然不及其目。至論養氣。則只以義爲主。比之顏子。使覺有跡露處。程子之言。恐不專爲所稟與氣象。蓋所學繫於所稟。氣象又繫於所學。跡。露則皆露。唯大而化之。然後不論此耳。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孔子所謂爲仁由己也。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周子亦曰。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蓋輕故易。重故難。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

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唯程子爲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近年已覺頗有此弊）觀其答張閎中書云。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爲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畧於人。有不可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爾。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爲如何。　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論孟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

之顏曾也。朱子語類總論程子門人。問程門誰真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輩。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淳按黃義剛錄同）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一本止此）某嘗說看文字須似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抨得下工（閎祖）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答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胸中。且如謝氏說十分。雖有九分是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是。恰好處。豈可先立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則是答曰。今當以小說明之。如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也。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不得。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失。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失。若他人語多。即有失。某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大雅）　謂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

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大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扶黃升卿錄同而少異今附）云伊川言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有深意和靖舉以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避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將無處不窒礙耳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輩代作問龜山先生立朝卻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德明）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說先生猶或以為疏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先生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疏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德明）

問程門諸公親見二先生往往多差互如游定夫之說多入於釋氏龜山亦有分數曰定夫極不濟事以某觀之二先生衣鉢似無傳之者又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卻有過處又問和靖專於主敬集義處少曰和靖主敬把得定亦多近傍理龜山說話頗淺狹范淳夫雖平正而亦淺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曰中無倚著之語莫亦有所自來曰卻是伊川語（可學）

理學最難可惜許多印行文字其間無道理底甚多雖伊洛門人亦不免如此如解中庸正說得數句好下面便有數句走作無道理了不知是如何舊嘗看樂城集見他文勢甚好近日看全無道理如與劉原父書說藏巧若拙處前面說得儘好後面卻說怕人來磨我且恁地鶻突去要他不來便不成說話又如蘇東坡忠厚之至論說舉而歸之於仁便是不奈他何只恁地做箇鶻突了二蘇說話多是如此此題目全在疑字上謂如有人似有功又似無功不分曉只是從有功處重之有人似有罪又似無罪不分曉只從無罪處輕之若是功罪分明定是行賞罰不可毫髮輕重而今說舉而歸之於仁更無理會或舉老蘇五經論先生曰說得聖人都是用術了（明作）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卻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穩貼和靖語卻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面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腳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必然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錄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

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戴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那時都說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答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答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卻住了他也因經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麄疏李先生甚輕之其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麄疏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朴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間一二卦推得豈可卻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彥道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然都無立作王信伯乖僻問他說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說何也先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說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其議論全似上蔡如獲麟以天自處等嘗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先生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說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淳）

伊川之門謝上蔡自禪門來其說亦有差張思叔最後進然深惜其早世使天假之年殆不可量其他門人多出仕宦四方研磨亦少楊龜山最老其所得亦深（謨）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去偽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在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某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始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書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賀孫）

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德明）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門只晫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淳）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

用張蔡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腳來做問如此。卻似任術曰處事亦有不能免者但明道是至誠為之此數人者亦不相疑忌然須是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溫公論役法疏略悉為章子厚反駁只一向罷遂不問所論是非卻是太峻急於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德明） 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古不必驗今因橫渠欲置田驗井田故云爾橫渠說話多有如此處（可學） 伊川見朱光庭所編語錄云某在何必讀此若伊川不在則何可不讀（蓋卿） 以下論語錄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卻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天下事無高無下無小無大若切己下工夫件件是自家底若不下工夫擇書來看亦無益先生又言語錄是雜載只如閒說一件話偶然引上經史上便把來編了明日人又隨上面去看直是有學力方能分曉（淳）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辨識得耳。今

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所說則有溫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乎其不壽（廣） 楊志仁問明道說話曰最難看須是輕輕地挨傍他描摸他意思方得若將來解解不得。須是看得道理大段熟方可看（節） 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淳）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卻時有意不同說南軒見處高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寓） 問遺書中說孔孟一段看見不甚有異南軒好提出曰明道云我自做天裏此句只是帶過後來卻說是以天自處便錯了要之此句亦是明道一時之意思如此今必欲執以為定說卻向空去了（可學） （以下二程子附年譜行狀） 又問伊川於陳乞封父祖之問云待別時說過謂此句出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答云如此名義卻正過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 明道詩云旁人不識予心樂將為偷閑學少年此是後生時氣象眩露無含蓄（文叔） 朱子語畧明道曾看釋老書伊川莊列亦不曾看明道云後來須着看不看無

緣知他道理 明道天資高明得容易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但也是於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 道夫問程子云昔嘗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道夫竊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詩甚好義剛曰前輩也多是背處做幾年方成先生曰也不恁底如明道自是二十歲及第一向出來做官自恁地便好了 楊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法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眾口必期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只得恁地說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好自古論王伯至此無餘蘊矣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 伊川先生多說敬敬則此心不放事事皆從此做去伊川性即理也橫渠心統性情二句顛撲不破若天資大段高則學明道若不及明道則且學伊川橫渠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卻不能到 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節目上猶有疏處康節卻能盡

得事物之變卻於大體上有未瑩處而今看文字古聖賢說底不差近時文字惟程先生張先生康節說底不差至如門人之說便有病看道理不可不仔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輩下梢皆入禪學去朱子語續錄程門諸子在當時親見二程至於釋氏卻多看不破是不可曉觀中庸說中可見（與必大錄此下云子埜作近思續錄某勸他不必作首蓋接續他二程思不得）如龜山云吾儒與釋氏其差只在杪忽之間某謂何止杪忽。直是從源頭便不同伯豐問崇正辯如何曰崇正辯亦好伯豐又曰今禪學家亦謂所辯者皆其門中自不以為然先生曰不成吾儒守三綱五常若有人道不是亦可謂吾儒自不以為然否又問此書只論其迹亦好伊川曰不若只於迹斷畢竟其迹是從那裏出來胡明仲做此書說得明白若五峯說話中辯氏處卻糊塗他不到此皇王大紀中亦有數段不分曉 鄭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問孟子做時似伊尹否先生首之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是有一書該載程子說贊化處謂天人各自有分說得好 問靈源與潘子真書今人皆將做與伊川書謂伊川之學出於靈源也恐後人以入傳燈錄

中如退之之比不知可寓於何書注破云其舊十年前聞此事則半夜起來為作文矣其好辯甚也　江文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說其不同如此游錄語慢上蔡語錄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尹和靖疑伊川之說多其所未聞　伊川快說禪病如後來湖南龜山之弊皆已先曾說過湖南正以為善龜山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　伊川令呂進伯去了韓安道李先生云此等事須是自信得及如何教人做得　程先生傳甚備見徽廟實錄呂伯恭撰　原之問伊川不荅溫公給事中事如何曰自是不容謂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為守今者來問自不當荅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　紹翁竊疑元祐諸公薦伊川先生者甚力至謂其有經天緯地之才尊主庇民之術至是以通直郎判西京國子監（據官制共實狀拔）制詞何其寂寥簡短若是中書舍人王震所草王非知伊川者　紹翁又詳慶元丞相趙公（汝愚）去國侂胄始顓政欲以黨去天下之正人必詆以偽學雖劉德秀從吏為是說然偽之一字已見於紹興制詞

矣先是孔文仲劉摯顧臨亦嘗以偽詆先生云許魯齋心法先生曰可以為萬世法者當學孔子雖學不至亦無弊也又曰象數莫過於邵先生義理莫過於程先生黃氏（日抄）傳聞雜記明道嘗曰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愚按樂記有滅天理而窮人欲之語至明道先生始發越大明於天下　伊川謂鑄銅錢寧虧本則盜鑄息賣官鹽寧減價則鹽課增又謂溫公變法未可動役法動即三五年不定其後無一不驗　伊川歸自涪見學者多從佛學嘆曰惟有楊謝二君長進嗚呼亦豈料其他學者之從佛未足以惑世而他日之從佛能動人者正今日之楊謝耶　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奈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果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又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伊川與韓持國友善見即久留因子弟進以黃金楪二十兩詰朝遂歸　謂孟厚不治一室學不在此灑掃潔淨莫更快人　仁宗以折米六分太甚止令折五分及供進偶臟腑日習使然也仍令如舊又進飯有砂石含以示嬪御令勿語人此死罪也生荔枝供盡近侍欲買之云買之來歲必增上供之數流禍百姓無窮又一日夜飢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曰取之後必常備日殺三羊暴殄無窮竟夕不食允此皆明道云然嗚呼仁哉　伊川云若熟看語錄亦自得愚謂此當與伊川稱某在安用語錄之說參考　伊川與堯夫同里巷三十年世間事無所不論未嘗一字及數學

愚謂卓哉人豪乎為士大夫而欲攻伎術者可以觀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　卷八一九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徐克私
臣歐陽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十九庚

陵

大漢原陵

書名大漢原陵祕葬經原陵秘葬經序　夫混元一氣者清氣乃分五行布政於四方水火定歸於南北。觀天之道氣流散於災祥日月盈虧薄蝕生焉自知分野凶星君見占之應在何方。蓍曜君臨一部內人民安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木旺而風乃鳴條火旺而暄和茂盛秋金剋木則萬物凋零冬水伏藏制火則寒氷凜冽四時合令萬彙化生氣候不時災障流疫陰陽和而節候應五緯政而歲數登。蓋因時令政氣施化萬物之中莫不觀天順時而用也從之則生逆之則死。昔因遇樓敬先生傳授余陰陽書三本余誦習日久其用甚驗。直指休咎之理。出生入死遁甲之法。乾兌坎離遷宅之內。辨年月日時加臨運式。頃余因暇日。述斯文五十四篇分為十卷。備陳與盲直說內為萬代之樞機作後人之明鏡吉凶徵驗祥究皆知官祿貧窮。三陽內顯。子孫多少高低興旺。造化脩長。但憑八卦為基。立塚安墳須藉來山去水擇地斬草。塚穴高深。長庭門陌化墳曲路。碑碣旒旐。車轝棺槨。八等葬法。十吉地勢尋胃擇師營應葬之事法式無不畢陳矣。

目錄

選墳地法篇　相山崗法篇　辨風水法篇　四方定正法篇　定五姓法篇　擇葬年法篇　擇葬月法篇　擇葬日法篇　擇時下事篇　凶葬法篇　置明堂法篇　擇神道路篇　擇三要法篇　擇五姓利路篇　辨古道吉凶

辨古丘墓吉凶　辨阡陌步數吉凶　辨塋墳零步　擇內外塚行長

六甲開三閉九　八卦開四閉十八　擇斬草法　造棺槨法　擇開故墓　辨八葬法　辨四等壁穴法　穿地得物　冥婚儀禮　擇送葬法　發引地靈　辨煙神曲路　辨孝義制　辨設置廚帳　辨下事時應候　辨掩閉骨殖　辨旒旐法　車轝儀制　占風雲氣　應此吉凶法　盟罷神殺　碑碣墓儀法　墳臺穴尺寸　擇射墓法　擇白埋小殯　擇殃殺所篇　擇師法篇　擇用事篇　射白埋墓定陰陽人　獲古墳塚篇　不見骨殖篇　目錄終

選墳地法篇　凡選墳地三日前齋戒沐浴淨身為好地龍神愛惜多但尋五姓利方旺路則吉常以降妻加五姓墓上析木下為上利太乙下為中利旋頭下為下利　凡天子用國師賜紫官三人綠官七人從士五人乘馬鄉相五人大夫以下四人馬

上遇望或住或過從天柱上來落於旺方左遮右抱天刹從天柱步至明堂以遁甲加臨何星臨明堂假令商姓陰遁六局從壬向丙一步呼壬午二十二步癸卯用傷加三宮開門臨穴代代出公卿角姓陰遁四局丙向壬一步呼丙子十一步呼丙戌開門上為直使加八宮穴上開門大吉。宮羽二姓艮為主山陽遁八局從甲入庚一步呼甲申十一步呼甲子主門為直符加八宮開門臨穴休門臨明堂大吉　徵音姓陰遁二局從庚向甲一步呼庚寅二十一步呼庚戌驚門為直使加一宮休門臨穴後代出侯伯之位餘者倣此　凡山陵低下者有三福五禍三福者一主氣二福德三天醫此名三福也五禍者一絕命二伏吟三滅絕四破敗五禍害此五禍也若向南北及庚出者以太衝加甲丁為主氣坤為福德巽為絕命丙為禍害甲為滅絕壬為伏吟　若向丑未及辛出者以神后加辛坤為生氣壬為禍害乾為天　丁為絕命癸為滅絕艮為反吟巽為伏吟　若向東北西南及乙辛出者以壬門加乙辛為生氣坤為伏吟乾為福德艮為天祿丁為滅絕癸為禍敗　若向卯酉及壬出者以勝先加乙乙為主氣丙為福德艮為　天　甲為禍敗坤為絕命壬為反吟乾為滅絕庚為伏吟

辨地吉凶法　凡辨地但看地豐濃肥墩犀草木盛茂平穩藏之

此地後出三公九卿官祿不絕

辨凶地法　一天竈地雨罷旱乾　二天敗地古城壇治社稷寺廟　三天魔地神前佛後之地　四囚鬼地古獄戰爭之地　五天鬼地下有粉砂之土　六天尸地下有伏尸骸骨　七天涸地水無出處　八天請地有浸水　九龍驚地內有天井烈分　十玄胎地大山下有小山　十一天狗地下有大石頭　十二天風地大山中有口　十三天薄地土有鹹鹵　十四鬼市地在亂冢中　十五四絕地四邊有道　已上地不可安葬若用此地主破敗絕嗣不可用之

相山崗篇　凡天子墳圍山連百里不斷崖峩有彎曲屈朝山遠遠兩相從山勢若排衙前有書案山如卧蠶從山似連珠定出聖明天子　凡諸侯地御相地山崗連七十里連接不斷排徊遠望山勢似龍形代代兒孫公卿前有案山彎弓形狀世世三公不絕　凡大夫庶人山崗三十里相連軟嫩崗如卧牛羣羊盤繞左遮右掩四邊山勢似主蛇子孫代代足榮華前有華蓋似覆國陳禾約有萬餘千日出見光者朝陽酉見日夕陽地日出見光者名曰三陽地大吉從日出至沒不見光者名曰三陰地大凶或山東山南近之吉山北山西遠之吉山忌逆山斷山石山折大凶也

辨龍勢地法　凡來山抱陽方雄勇者名曰雄龍之崗來山軟嫩抱陰者名曰雌龍之崗多土者為嫩多石者為老　掩龍頭葬龍角　不久三年須破却　掩龍眼葬龍睛　子殺父時弟殺兄　掩龍項葬龍口　不久三年須斬首　掩龍腰葬龍肥　子孫不久狀元才　掩龍膊葬龍肚家中新婦多淫慾　掩龍背葬龍腹　子孫不久遯門乞　掩龍尾葬龍蔦　死須人口年年哭　掩龍足葬龍項　子孫陷番不歸鄉　凡走龍葬頂卧龍葬懷常以斗神加姓墓上功曹為龍頭神后為龍眼太衝為龍耳天罡為龍足小吉為龍尾義曰此法要精專消息用之大吉利

辨風水法篇　凡好山不如好水一丈之崗不如一尺之水地平百里無山只要此水葬之吉水入者名曰水折折水者出官也合三吉星出公卿也　商姓坐乾山放丙水合武曲吉放水三十九步甲庚合巨門星吉再折水向甲二十八步丁巳貪狼星又水向癸出三十八步甲寅合家孝順星外任意放水後代出公卿出乙合天卦出巽合胡中卦也　角姓坐巽山放水於壬合武曲三十七步壬子合武曲星吉再向艮去三十九步合癸丑貪狼星又再折向丁三十三步乙卯合巨門星吉任意放水大吉也　宮羽姓坐艮山放庚水三十一步甲寅合武曲星再折水向丙去二十五步合丙午又合孝順星又再折入乙二十五步合貪狼星吉任意放水大吉也　徵姓坐坤山放水於甲一十三步丙寅合貪狼星大吉放水出辛任意去更無步數後代子孫興旺大吉也　已上貪狼星巨門武曲三星大吉又合孝順星大吉常以旋頭如大墓水出玄將大吉利也忌客水入墳主子孫離鄉忌長流水射墳主大凶也墳前面有水作聲主大凶東面有長流水主吉慶水東水南遠之吉水西水北近之吉

四方定正法篇　凡古者結繩為路以春分秋分定日出沒以定東西也此法於午上欵來子上偏酉卯正東酉正西從太古龜定八卦以尾北為坎卦一宮為冀州前右足坤卦二宮置荊州左脇震卦三宮置青州以前左足巽卦四宮置徐州以腹當中為五宮置豫州以後右足乾卦為六宮置雍州以右脇兌卦為七宮置梁州以後左足艮卦為八宮置兗州以頭離卦為九宮置揚州頭離者明也尾坎者暗也背暗向明所以神寺內殿衙門并墓門向南開是此理也　啓明聞先生以何法定四方定得先生答曰不用春秋二分今以逐日先更妙也述曰用八尺標杖立於地上畫其日影短者為午正南中心畫十字以定東西次分四十二位也

定五姓法篇　凡陰陽師定五姓正真不只有姓難定俗人聲音亦難定　欲得商舌渠張　欲得徵舌主齒　欲得角舌縮縮　欲得宮舌居中　以切韻定五音喉音

宮。商音商。牙音角。舌音徵。脣音羽。百中定五音也。　擇葬年篇。　凡五姓擇葬年。合八宅雌雄建旺年大利。又合天覆地載年吉。姓主為地載也。又以小運行年至寅申大利。子午為大通。寅卯為小通。其餘者運不通行大凶。小運者男以本命加寅順行。女以本命加申逆行太歲以下是小運行年。運行巳酉丑為凡骨也。宜葬之大利。常以降婁星加太歲功曹下為蒿里。傳送下為黃泉。勝光下為光明。神后下為沐浴。此名大通也。巳亥為重神入墓吉利。餘者墓受殺大凶。　又以玄枵加正神天罡下為大墓。河魁下為小墓。　孟年不用孟月。妨家長。不用絶墓年。仲年不用仲月用之殺中男。季年不用季月殺次男。不用絶墓年。常以壽星加太歲。天罡殺八人。太衝從魁殺五人。大吉小吉不殺一人。功曹傳送下出公卿。勝光神后下為福德。主人吉慶也。　擇葬月篇。　周禮云。天子七箇月。諸侯公卿五箇月。大夫三箇月。士庶亦三箇月。　凡五姓年中要選吉月。要亡者要存者穩便。主人無妨。要與宅氣更得三輪月時。氣與宅旺月大利。者得節未得節。常以降婁加月建。天梁下為蒿里。地梁下為黃泉。九天下為光明。魁梁下為沐浴。用之吉。　又陽年干陰月未來加月建功曹傳送臨墓大吉。以斗神加月建。巳酉丑臨墓名曰受殺大凶。以得天覆地載月子孫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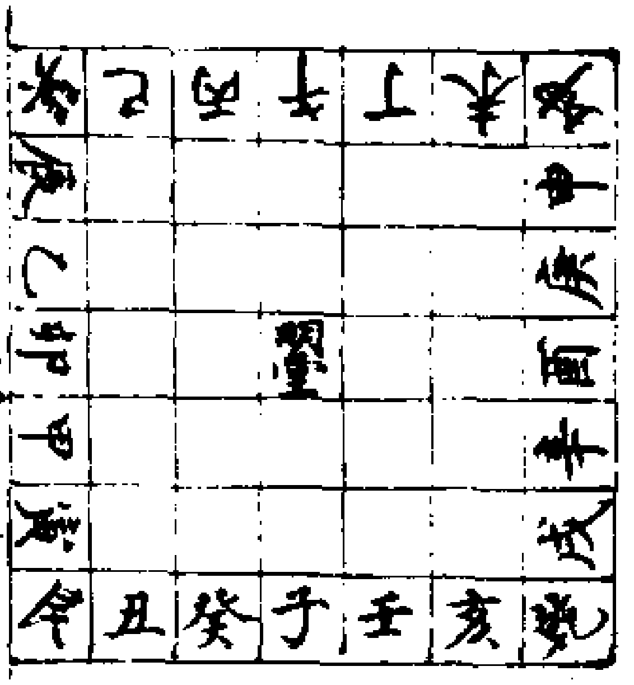
代富貴不絶。　擇葬日篇。　凡擇日分為五等。諸侯品位上中下三吉日。日生辰為上吉日。　辰主日為中吉日。　日辰同類為下吉日。　君辰克日日克辰納音與支干相克大凶。　天子用歲旺日。假令春三月用甲乙寅卯辰。　親王用歲前日。春三月用丙丁巳午未。　御相用歲對日。春用庚辛申酉戌。　皇太后用歲後日。春用壬子癸丑亥。　庶人用歲前日歲後辰。此是陰陽和會。代代榮昌。常以雞頭加月建。功曹傳送太衝從魁大吉小吉下五姓用之。代代榮昌。天地人三才六神助之吉。　陽月以牽牛。陰月以未來加月建。從魁為金雞。河魁為玉犬。登明為銀豬。神后為青蜓。大吉為天牛。功曹下為地虎。太沖下為木奴。天罡下為天雄。太乙下為蝦蟆。勝光下為朱雀。大吉為地居。傳送為天輪。假令正月陽月以牽牛加寅天上。從魁臨戌。金雞戌上鳴一十聲。河魁臨亥。玉犬亥上吠九遍。登明臨子。銀豬子上走一十三步。神后臨丑。青蜓丑上飛一十七步。大吉臨寅。天牛寅上吼五聲。功曹臨卯。地虎卯上不食三十日。太沖臨辰。木奴辰上歌一十一遍。天罡臨巳。天雄巳上舂十九下。太乙臨午。蝦蟆午上叫十三遍。勝光臨未。朱雀未上飛一十七步。小吉臨申。地居申上轉十遍。傳送臨酉。天輪酉上碾十遍。餘者準此。　凡喪主年命忌入中地下甲子弁衛大凶

假令小運至庚子。用甲午日葬凶。地下甲辰上本命小運犯人中甲子克破庚子小運至庚戌。又犯地下克煞。七人大凶。是四主命葬大忌。餘準此。　擇時下事篇。　凡葬上祖先代切觀下事時辰加山穴年月日俱吉。若時凶俱凶。後數殃咎矣。　凡擇時必定正時大吉。須詳晝夜百刻耳。　天子用吉時。遁甲云得天遁時。或天乙臨中宮。此時下事代代出聖明天子。六壬云天乙臨明堂。名曰坐朝。神藏代代金枝玉葉興旺也。　親王用天喜神藏。先以月將加月建。在用月將加時。天乙上魁臨貴神。名曰藏也。諸侯用地伏神藏十二神歸本道。傳遁甲云得地遁時代代子孫出品官也。　大夫以下至庶人遁甲云遁時下事子孫興旺官祿不絶。六壬云得六壬被制。騰蛇墜水。朱雀破頭。勾陳入獄。白虎撓身。玄武折足。天空被截。此名六神藏。六神被制如無六神藏。只用三神藏。有此選吉時。六壬五法遁甲四法共九法。　玉女云得青龍反首。飛鳥跌穴。玉女守門。此時大吉。黃帝云忌見青龍逃走。白虎猖狂。螣蛇夭矯。朱雀投江。五不遇時。飛干格伏干格。刑格。飛宮格。伏宮格。人格。天羅地網。月孛以上時大凶。葬過此時亡靈杳杳冥冥。不出獄。大凶受苦。生人不安。得開休生三門臨之救也。切忌三奇入墓。六儀破刑大凶也。倉詰云寅卯四刻名閼逢。卯後四刻名旃

蒙。辰後四刻名天昊。巳後四刻名柔兆。午後四刻名強圉。未後四刻名涒單。申後四刻名上章。酉後四刻名重光。戌後四刻名北極。亥後四刻名玄默。子後四刻名眼陽。丑後四刻名大淵獻。此大葬用巳上時吉慶也。不用十二時支用之大凶矣。若用四維八干大吉也。　凶葬篇。　凡人家室內有喪不避凶年惡月月煞天尸地墓內一切衆神不能為害。在卒哭之內此大葬也。停屍在室更不問喪主行年運通命不通墓受殺皆得大葬。周凶葬而葬五服之內。息得同葬也。大撓云。傳屍亂髮不問戊己重服之日室內有喪不問將軍太歲亦得葬也。大葬合造新墳入塋就祖三年之外呼為乾骨。三年之內孝服未滿。葬其父母亦吉。緣亡人在室未犯地祇大吉。　男以功曹。女以傳送加時天罡下陽尸宮。男女六人。小吉地尸宮一人從魁大克地尸宮八人。登明太乙為禍敗大凶。玄枵加壬正時看亡人年命見功曹傳送宜子孫。　置明堂法篇。　凡動土擇暦新草祭神之禮合天地人三才。遁甲云丙為明堂。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穴定之吉利也。　凡天子乘萬象葬內八穴。名曰天穴也。　諸侯列士分地感天祇葬於中一十六穴地也。　大夫已下至庶人感天地陰陽之氣葬於中二十四穴。謂之人分也。　置明堂中六尺。　凡八卦體乾卦六丈又六甲安一標

竿長一丈二尺。按十二時也。開四門通氣也。天子明堂外四十九步。諸侯明堂三十六尺。大夫明堂外二十四尺。庶人明堂一丈二尺。

凡爲壇祭神四角標竿五尺。象五方四十九步。四維四面相去地七步。東西南北共立六十四標。象易八卦六十四。赤書標禍福在明堂之内。圖



擇神道路篇

凡擇凶葬者以定三鏡六道吉凶萬惡不敢當法常以聚祥加月建天上甲丙庚壬坤艮吉太乙登明妨一人勝光明后妨二人大吉小吉妨小口功曹傳送妨一人太沖從魁妨三人魁罡下妨五人乾巽丁癸下大凶也人鏡法常以營室加月建太乙爲地辛煞一人丙下爲天

德神后下爲天罡癸下爲地壬丁下爲丙大吉下戌小吉下己艮下功曹坤下爲傳送功曹下從魁傳送下大吉　地鏡法常以困敦加月建甲下天蒼庚下地蒼艮下地符丙下地對壬下天賊癸下陽刑乙下陰刑乾下天刑巽下死喪太乙下天鬼登明下地魁神候下地殃大吉下地殺勝光下天獄小吉下天煞功曹下地虎傳送下龍殺太衝下天禍從魁下地禍常以玄枵加月建功曹傳送下天道太沖從魁下地道魁罡下兵道太乙登明下人道勝光神后下鬼道大吉小吉下死道只有天道地道鬼道宜行喪餘凶。

擇三要法篇

凡葬師要明三要法者一要用神傳課二要太陽交宮三要趨神節氣一要直符九星二要直使八門三奇合門。凡遁者隱也。遁甲者首也。遁甲通聖也。主人遇者會修行亡人遇者滅罪。凡八遁者先名九宮。坎一宮天蓬休門。坤二宮天内死門。震三宮天沖傷門。巽四宮天輔杜門。中五宮天禽景門。乾六宮天心開門。兌七宮天柱驚門。艮八宮天任生門。離九宮天英景門。凡入局者但以八節爲首次二十四氣上中下入局。冬至一七四。小寒二八五。大寒三九六。立春八五二。雨水九六三。驚蟄一七四。春分三九六。清明四七一。穀雨五二八。立夏四七一。小滿五二八。芒種九六三。夏至九三六。小暑八五二。大暑七一四。立秋二五八。處暑一七四。白露九三六。秋分七一四。寒露六九三。霜降五八二。立冬六九三。小雪五八二。大雪四一七。三元法。甲己臨仲爲上元。甲己臨孟爲中元。甲己臨季爲下元。起五子元。如日遁時。六儀。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三奇先辨三元甲子次用二十四氣者在第幾局以次直符加時干用九星直使加時宮八門五日行一宮十時換一甲陽遁六儀順三奇逆陰遁六儀逆三奇順假令冬至甲子日丙寅時陽遁第一局天蓬爲直符加時干再以直符休門加第三宮爲休門也。凡青龍反首六丙加六甲。飛鳥跌穴六丙加六甲。玉女守門天乙臨開門天遁生丙臨丁地遁臨乙己人遁休丁臨己已上大吉慶也。凡五不遇時者時干克日干青龍倒走白虎猖狂六辛臨六乙朱雀投江（六乙臨六癸）騰蛇夭矯（六癸臨六丁）直符加六庚飛干格六庚加直符三奇入墓丙丁臨宮乙臨二宮六儀被刑甲子三宮甲寅甲辰臨四宮甲午九宮甲申八宮甲戌八宮已上遇此時百事大凶。凡葬行喪師神結印默念三奇咒（六乙爲日奇咒曰）六乙日奇。白虎神威。照臨凶歲。獨見光輝。行喪大慶。萬福隨時。生作寮宰。死化

菩提。急急如律令。六丙月奇咒曰。六丙光陰。萬象呈章。遷移行喪。齊福强良。災殃耗散。福禍潛藏。先宗托化。得遇當陽。急急如律令。六丁星奇咒曰。六丁爲星。玉女通靈。起喪發引。折去墓塋。子孫侯伯。上祖托生。急急如律令。

辨五姓利路篇

凡天子取國師姓僧取商姓餘者不利路。商姓利路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壬子已上利路壬爲天穴丙爲地穴庚爲人穴辛爲生穴癸爲敗穴甲爲絶穴乙爲死穴丁爲鬼穴。宫羽姓利路庚酉辛戌乾亥壬子癸丑艮寅甲卯已上利路甲爲天穴庚爲地穴壬爲人穴癸爲生穴乙爲敗穴丙爲絶穴丁爲鬼穴辛爲禍穴。角姓利路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已上利路丙爲天穴壬爲地穴甲爲人穴庚爲絶穴乙爲生穴丁爲敗穴辛爲鬼穴癸爲禍穴。徵姓利路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已上利路庚爲天穴甲爲地穴丙爲人穴壬爲絶穴癸爲鬼穴辛爲死穴乙爲禍穴已上只有五姓有天地人三才吉次生吉餘則凶矣。

辨古道吉凶篇

凡古道者名曰白虎也謂之達也一達道路長。二達謂之岐傍（岐道傍出）三達謂之劇傍散道交錯四達謂之衢（交道四出）五達謂之康（十字中交）六達之莊（交加勝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

（交有岐也）八達謂之崇期（四道交出）九達謂之逵（四道交出復有岐道）商姓西有道南有道名曰白虎大旺也。南有小道北有大道絕子孫東有道出不全其人。西有道向東分岐兩處去名曰白虎銜屍出昔死人。　宮羽姓正北有道名曰白虎旺喜西有小道喜。東有道絕嗣南有道大凶北有道東來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屍也。　角姓東有道旺北有道小吉南有道絕嗣。西有道大凶。　徵姓南有道大利東有道小吉西有道滅絕北有道小利。從南來往北分岐兩處名曰白虎銜屍道後有道名曰帶劍出市死人。四面有道名曰滅絕也。常以溝瀆加主山實洗下大吉鵝頭下小吉餘者大凶矣。　辨吉丘墓吉凶篇。　凡丘者聚也。數也。堆也。名曰玄武聚丘必出武侯鐵頂者葬遇傑丘。子孫移流葬遇逕丘頂上坪也。葬遇浮丘憂患咽喉。（丘從有流水逶邐環遶之）葬遇拖丘。枷項徒囚。葬遇陵丘朝班頭（後高前下）葬遇圈丘出駕驊騮。丘似兜鍪帶子建孫（有三重也）葬遇營丘掃地倉虛。（一丘小一丘大）丘通有孔。子孫一舉（在冢兩中）凡遇天聯冢出賢才。（有三冢也）常以掩冕加姓王神天上燈下有丘塚定出三公九卿

　辨阡陌步數吉凶法篇。　凡地吉凶從三會正禍起命步至塚心擢下用此葬大吉。若有地凶神入明堂名曰有地無穴葬後主人不利亡人不

安若從三會阡陌渠澗丘陵大塚墓心起塚心合淵定成開名有地穴權下六尺用之主人吉利亡人安寧。　假令商姓壬穴尊配乾卦從北向南一步起壬午是三爻卦式第四得壬午宮鬼騰蛇變得風天小畜☴☰卦（金木不得用）又乾巽五鬼三十一步壬子第一位陽久卦式變得天風姤☰☴（金木不相和大凶也）四十一步壬戌第六位爻變得澤天夬☱☰式（金得金旺也又和會狼星）假令徵姓庚穴從西向東一步庚寅十一庚子震卦是第一爻卦式變得雷地豫卦☳☷卦（土木不和廉貞星凶）從南向北一步丙子四十七步合壬戌卦青龍動大慶也變得雷火豐卦☳☲（木火相合大吉利）合貪狼星大獲嘉祥也。　假令角姓丙穴艮卦☶☶卦從南向北一步丙子五十一步第六位陽爻卦青龍動變得地山謙卦☷☶假令宮羽姓甲穴乾卦☰☰卦式從東向西一步甲申三十一步甲辰第三位陽爻變得履。金見金大旺也。　商見玉堂徵見章光角見鳳凰羽宮見麒麟諸經不明。　辨塋墳塚步法。　今定五等諸侯大小合納甲四獸相交取之妙也。　天子自禁圍自方九里九十步（按九天九地也）裏禁圍三頃三十畝（合三才三律也）皇堂用一十八畝合十方八卦也第二禁圍自九百九十步（合九天九地也）裏禁圍自方二頃二十畝（合十四時）皇明九畝

三角（合七星三才也）第三禁圍自方七百六十步（合南辰北斗中）裏禁圍自一頃九十步（合九宮也）皇堂七畝三角（合北斗三才也）已上天子用。王侯用六甲八卦塚穴依五姓取之吉用一畝半爲禁圍七畝已上用之。已下不成穴也。　卿相墳用五畝已上成穴也庶人用地見下。　宮羽姓第一墳自方四十步計積一千六百八十一步以紀法去之令一步命起甲子乾。　第一納子變得天風姤卦計地七畝一分七釐一毫王侯用之吉。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七步東闊三十三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步以紀法去之令一步合甲子計地五畝四分四釐一毫卿相用之吉。　第三墳自方二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三十一步以紀法去之零九步合壬申第五爻變需卦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自方二十七步計四百四十一步以紀法除之合甲申中等庶人用之吉。　第五墳方一十一步計積一百二十一步以紀法除之零一步合甲穴下第庶人用之吉。　商姓第一墳自方四十三步計積一千八百四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王侯用之。　第二墳方三十七步計積一千三百六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卿相用之。　第三墳自二十七步計積七百二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九步大夫及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自方二十三步計積五百二

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合壬子穴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自方一十七步計積二百八十九步以紀法除之零四十九步下等庶人用之。　角姓第一墳南北長四十三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七百六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合丙戌王侯用之。　第二墳南北長三十九步闊三十七步計一千四百四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丙寅第六爻變得地山謙卦卿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闊二十七步計七百八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合丙寅謙卦合貪狼星也上等庶人用之吉。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一步計四百八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三步合丙寅中等庶人用之。　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七步計三百二十三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三步艮納甲戌第四爻變得旅卦下等庶人用之吉利。　徵姓第一墳長四十七步闊四十一步計一千九百二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震納庚午第四位爻變得地雷復卦王侯用之。　第二墳長三十九步闊二十三步計一千二百八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七步納得庚寅第二位爻變得歸妹卦卿相用之。　第三墳長二十九步闊二十三步計六百二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二十七步變得歸妹卦上等庶人用之。　第四墳長二十三步闊二十二步半計五百七十一步以

紀法除之零三十七步納得庚子第一位爻變得豫卦中等庶人用之第五墳長一十九步闊十三步計二百四十七步以紀法除之零七步合庚子穴震卦第四位納得庚午變得雷地豫下等庶人用之　右件已上墳塋步數官庶並合納甲星禽用之子孫吉利　擇內外塚行喪法篇　劉啓明問先生曰內外行喪之事向外道路則吉先生曰行喪之法須用內外二宅內宅是主人之家外宅是亡人之室內得延年生氣天醫伏位孤雄見旺生人合得天心死得地利也　若外塚合功曹傳送三鏡六道十二天官亡者得地利子孫昌盛　若禽不合內外名孤雄生人不安亡人不樂有大凶矣　內塚者　塚體　塚影　塚名　塚象　外塚者喪庭　門陌　塚影　曲路　常以功曹加塚體小吉塚影丙下塚象（細意詳之）　甲子塚子（巳乙）乾（玄）武庚（玄武）丙（天乙）出朱雀入蒼　甲辰塚辰（酉坤）甲（六合）丙（天空）庚（玄武）出白虎入玄　甲戌塚戌（卯艮）庚（玄武）壬（天乙）甲（六合）出蒼入未　甲午塚午（亥辛）巽（騰蛇）甲（六合）壬（天空）出玄入白　六甲開三閉九合卦天官法篇　凡陰陽刪定五姓所以具九宮八卦坡意推之吉利也　劉啓明問先生曰五音開三閉九喪庭門陌入卦天官如何知之先生答曰開三閉九者以玄枵加塚體取津梁下置喪庭（近於鬼門）取實沈下置穴（為近十字及萬物藏也）　商角姓河鼓下門陌宮羽徵姓營室下門陌　入卦取門為上象穴為下象上下比易卦十二天官以天甲加塚體門于下取貴神　假令宮羽姓甲子塚甲穴以玄枵加丁為第一道星紀下為第二道津梁下為第三道（此名開三閉九萬里下置喪庭　津者天梁也東代出獄見有萬里山柏公營天曹浮梁亡魂生天也所以置喪庭也）天駟為第四道壽星為第五道河鼓為第六道柳鶉為七道味朱為八道沈實為第九道也（天虛地實通甲子死者開也近於鬼門共計開九也黃泉安塚穴）伏吟反吟不合開三閉九皆取神道逆故甲子旬有丙寅辛未丙與辛合寅與未合近丁故以玄枵加門陌丙屬艮為上象塚穴配乾為下象為大畜卦☶☰以玄枵加塚體貴神臨丙前三合臨甲塚穴吉玄武臨喪庭雖為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為吉慶也天乙臨穴吉　商姓甲辰塚壬子以玄枵加乙為第一道星紀加巽為二道津梁加丙為三道（萬里置喪庭）天駟加丁為第四道壽星加坤為第五道河鼓加庚為第六道柳鶉加辛為第七道味朱加乾為第八道沈實加壬為第九道（黃泉下安塚穴）門陌在庚庚屬震震為上象穴在壬壬配乾下象為大壯卦☳☰貴神者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喪庭在丙天空臨穴雖是凶將是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天乙臨穴吉）　角姓甲戌塚丙穴以玄枵加辛為第一道星紀加乾為第二道津梁加壬為第三道（萬里下置喪庭）天駟加癸為第四道壽星加艮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道柳鶉加乙為第七道味朱加丁為第八道實沈加丙為第九道（黃泉下安塚穴）甲為門陌甲屬乾為上象丙穴屬艮為下象合天山遁卦門陌在甲以玄枵加塚體門干臨壬天乙臨喪庭前三合臨門後六天空臨丙穴雖是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為吉慶也　徵姓甲午塚庚穴反吟塚故取神道逆不合開三閉九甲子旬中有丙申辛丑丙與辛合申與丑合近於癸以玄枵加癸為第一道星紀加艮為第二道津梁加甲為第三道（萬里下置黃泉）天駟加乙為第四道壽星加巽為第五道何鼓加丙為第六道柳鶉加丁為七道味朱加乾為八道沈實加庚為九道（黃泉下安塚穴）庚屬震為下象壬為門陌屬乾為上象合天雷無妄易云門陌於壬貴神在巳以玄枵加塚體玄武臨穴雖是凶將為子母相生化為吉慶六合臨喪庭吉也　開一閉十子孫須氣　開二閉八殃禍竟押　開三閉九御相太守　開四閉十子孫悲泣　開五閉十一男刑女私　開六閉十二百事凶至　八卦塚開四閉十八卦合天官法　乾塚甲穴喪庭在庚門陌在丙以天甲神后加門陌丙為第一道大吉加丁為第二道功曹加坤為第三道太冲加庚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太冲下有房星天罡加辛為五道太乙加乾為第六道勝光加壬為七道小吉加癸為第八道傳送加乙為第九道從魁加甲為十道（下置塚穴酉上為積尸大陵星合為穴）喪庭在庚屬震為上象穴在甲屬乾為下象合大壯卦☳☰易云丙為陰門為丙近於巳治夜貴神於酉以天甲加門陌從魁為天乙臨塚穴神后為前三六合臨門陌太冲臨後天空臨喪庭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化為吉利乾塚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以天甲加甲為第一道大吉加乙為二道功曹加巽為第三道大冲加丙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罡加丁為第五道太乙加坤為第六道勝光加庚為第七道小吉加辛為第八道傳送加乾為第九道從魁加壬為第十道（下置塚穴）丙為喪庭丙屬艮為上象穴在壬壬屬乾為下象合山天大畜☶☰易云門出陽神以天甲加門後四太常加塚穴神后為天后臨門陌太冲為朱雀臨喪庭也為吉慶　艮塚丙穴喪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為門陌以天甲加門陌為第一道大吉加辛為第二道功曹加乾為第三道太冲加壬為第四道（下置喪庭）天罡加癸為第五道太乙加艮為第六道勝光加甲為第七道小吉加乙為

第八道傳送加巽爲第九道從魁加丙爲第十道（下直塚穴）開四開七吉道喪庭乾爲上象丙爲下象合天山遯卦䷠易云出陽神以大吉加天乙貴神臨門以天甲加門陌貴神臨午真武臨門雖是凶將子母相生天空臨穴爲見功曹木克土化爲吉慶　震塚庚穴喪庭在甲門陌在午以天甲加門爲第一道大吉加癸爲第二道功曹加艮爲第三道天冲加甲爲第四道（下直喪庭）天罡加乙爲第五道太乙加巽爲第六道勝光加丙爲第七道小吉加丁爲第八道傳送加坤爲九道從魁加庚爲十道（下直塚穴開開三開十象吉道甲爲喪庭）乾爲上象庚穴震爲下象合無妄卦䷘易云壬陰門爲壬近亥屬陰門看治貴神在卯以天甲加門大冲爲貴神臨喪庭神后爲後三玄武臨門陌雖是凶將却子母相生化爲吉也

經曰　開一開十子孫殃疾　開二開八橫禍頻發　開三開九子孫短壽　開四開七興旺百宜　開五開十一子孫微疾　開六開十二子孫兵死　已上八卦塚也六甲皆塚行喪神道逆八卦向行之躍遂之神也

擇斬草法篇　昔軒轅皇帝時人聞白骨遍野夜聞神鬼悲哭皇帝勅令葬埋主於草　死葬於草故立制斬草也要納亡靈祭地矣曰瘞薶也　周公曰凡草是地之毛衣土之子孫故斬之是以亡魂寧主人安樂

不斬草者名曰盜喪葬也是以亡魂不寧生人不利天曹不賞冥府不收攪擾生人頻遭殃禍　五等斬草格式　凡五等斬草切分其高下尊卑依此式耳　天子斬竹諸侯斬葦卿相斬蘆大夫斬荊庶人斬草凡天子斬草先用帶兵甲喊山驚地祇邪神俱散用五十人克姓一人着緋人帶皁頭幕額短脚幞頭手執刀東方五十人着青衣各逐五方色衣五方綵各逐方用錦繡袖襦金器具全金紙錢帛各五十束祭之大吉利也諸侯用三伯人喊山斬草用銀器物具全銀紙錢三十束卿相用五十人兵喊山斬草亦用銀器具全也　庶人用父母全七人全着色衣一人帶皁紅幕杖刀執鍬五方綵各一大淨席三領用帛一丈二尺卦錢一百二十文足二十四隔器物紙馬二十四分於鬼門上將一草人令一人執弓箭三隻一斬放一箭射草人心射着心者乃吉三斬草呪曰（云云）三斬訖放三下箭師引執鍬五人於尊穴左旋三遭右旋三遭破土一下皆却擲之祭罷諸餘動用棄之言凡斬草勿用本命行年并地下冲破　假令家長是甲戌相行年至庚用甲戌子日斬草殺家長何謂也答曰爲人甲甲子地下甲戌本命一重凶甲克庚午又犯行年兩重大凶餘者倣此　常以斗神加月建姓墓上見鬼大吉　造棺槨法　天子設獻帳高一丈二尺天子達金㮙擡鏤龍鳳（長七尺象七星）高三尺四寸（象三才四時也）內用水銀熏通靈外銀㮙擡鏤龍鳳長九尺（象九宮也）外用沉香木作御床上雕龍鳳長一丈二尺（象十二宮神也）大夫以下至庶人棺長六尺（象六爻也）高二尺五寸（象二儀五行）柏床高五尺長七尺木韆頭高三尺身座高三尺前西門踏四邊构欄用楸柏木吉桑木主重喪槐木招鬼楊柳木主貧窮楸木主絕嗣大凶不用神廟寺舍墓內木殃禍大凶　常以玄枵加月建析木下達棺大吉天根下富貴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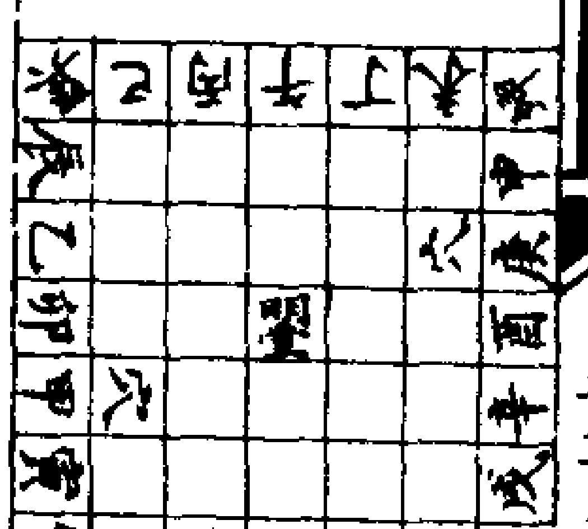
擇開故墓篇　凡開故墓擇日時如蛇貫主產死木根穿髑髏眼出不全具令拾骨殖時先從頭拂拭骨殖合用五姓木　宮姓用東木穿之　商姓用楊柳木穿之　角姓用橘條穿之　羽姓用榆柳木穿之　俱全拾於柳箱用綿絮襯之於生門安之主主人安樂亡者生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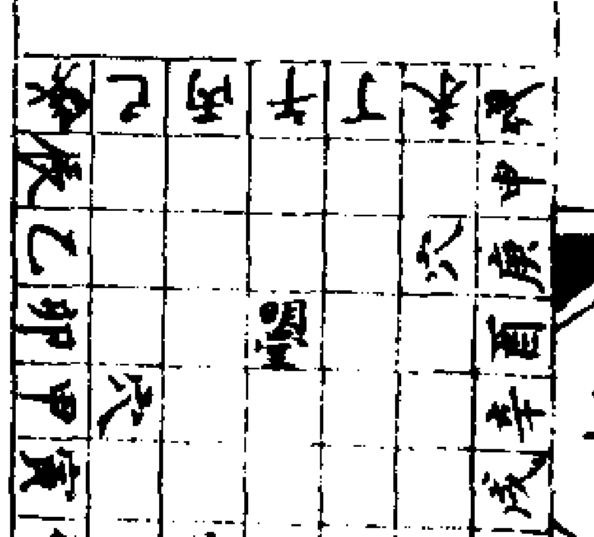
辨八葬法篇　五姓昭穆貫魚葬圖

宮羽姓貫魚葬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西偏南庚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得過酉地

祖墳甲庚壬三穴在於正南偏西丁化一穴謂之貫魚葬不得過午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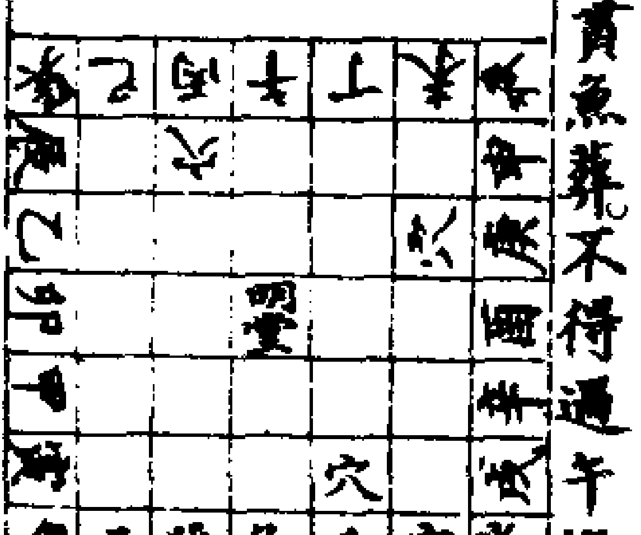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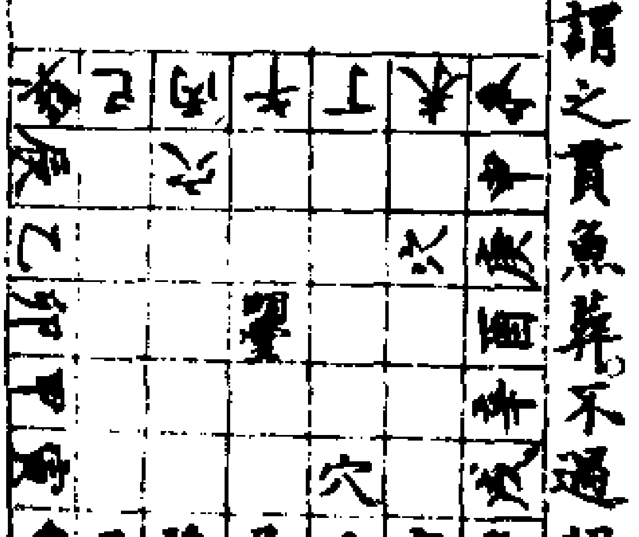


商姓貫魚葬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南偏東丙化一墳謂一貫魚葬不得過午地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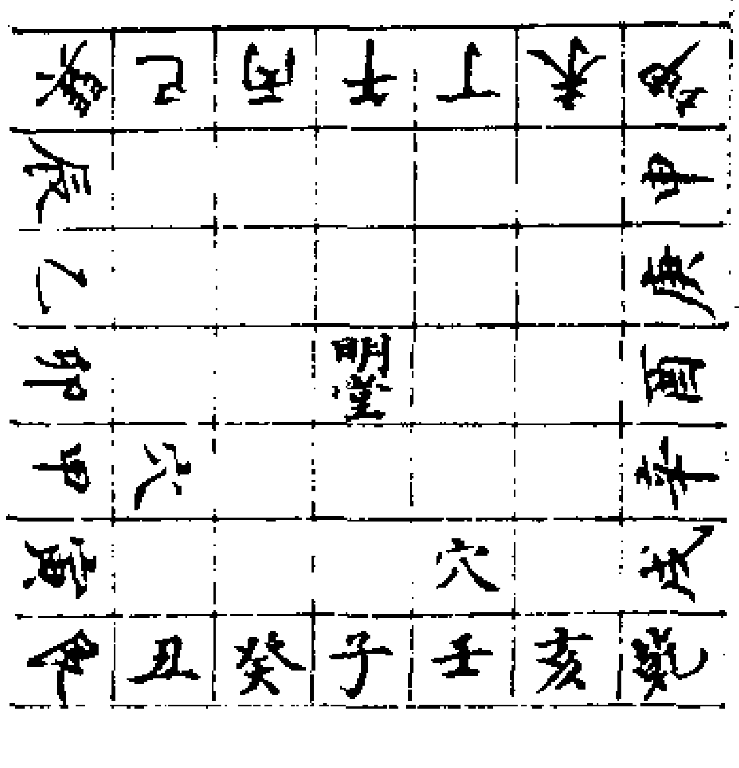
祖穴壬丙庚三穴在於正東偏南乙地化一墳謂之貫魚葬不過卯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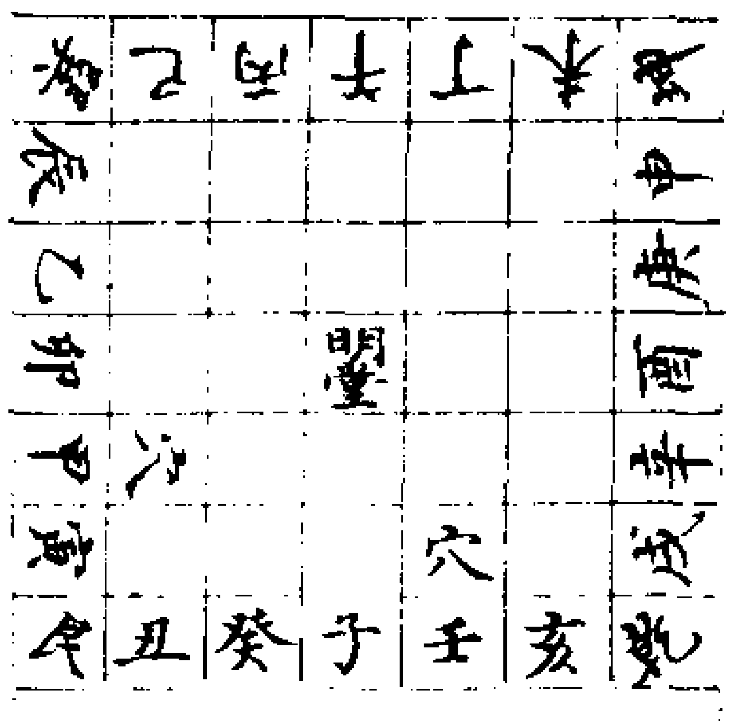


角姓貫魚葬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北偏西壬地化一墳謂貫魚葬不得過子地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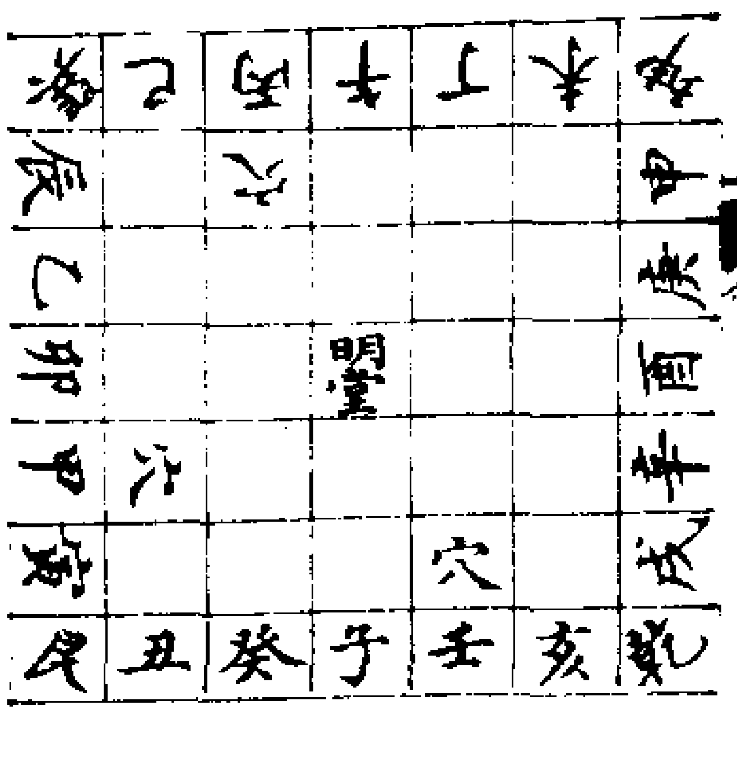


祖墳丙壬甲三穴在於正西偏北化一墳謂之昭穆葬不得過酉地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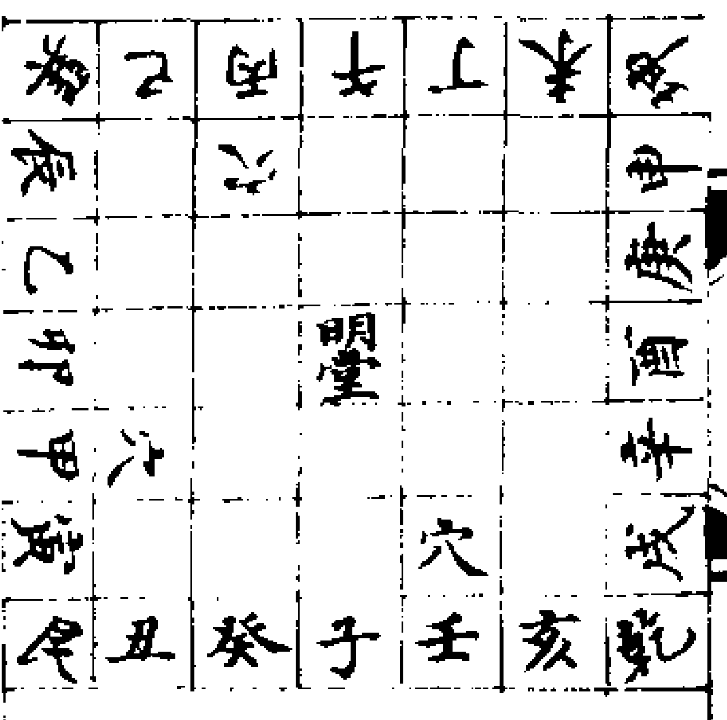


徵姓貫魚葬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正東偏北化一墳謂貫魚葬不得過卯地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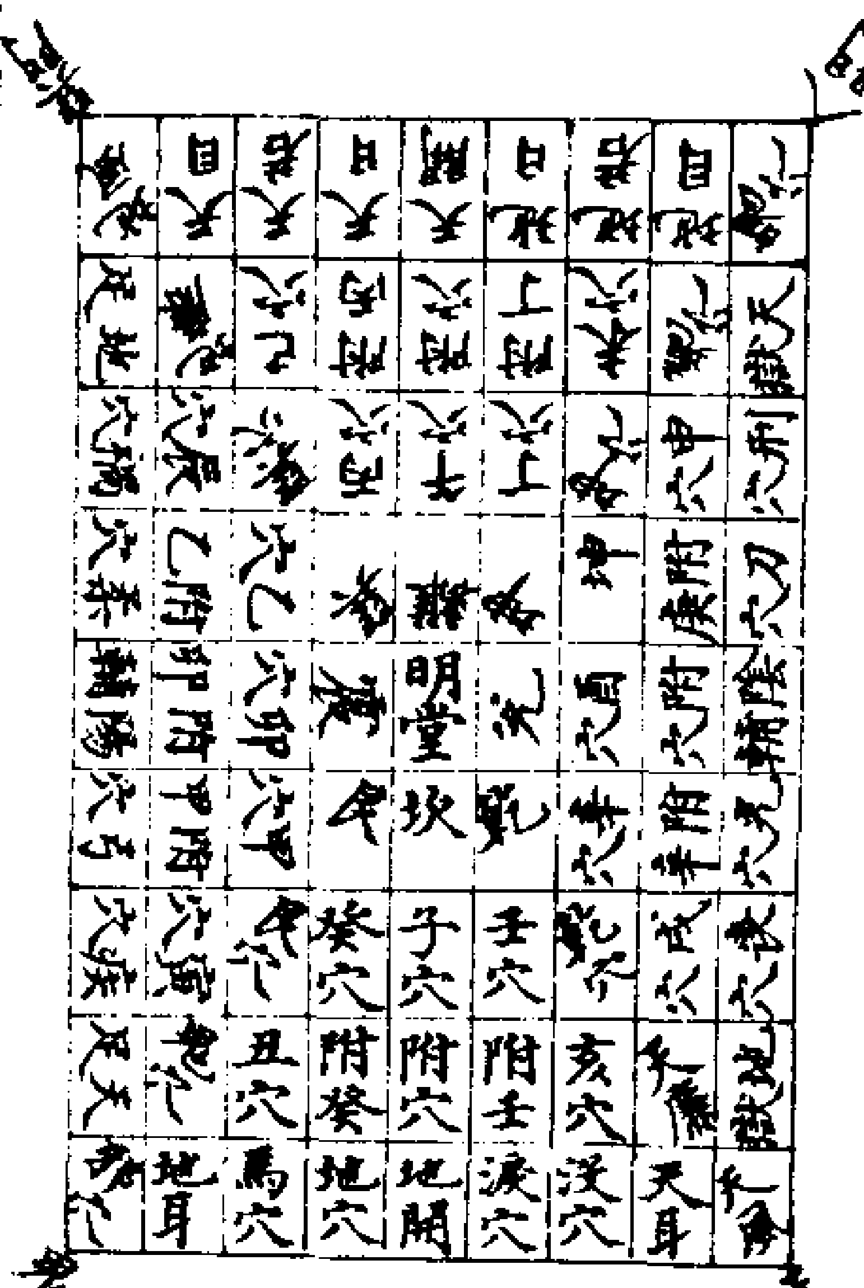
祖墳庚甲丙三穴在於正北偏東化一墳於癸地不得過子地大吉也。



右前項八法只用二法餘六法爲番夷狄用之如用此六法者主家破人亡殘疾退官失財大凶。　凡葬者阡陌平原昭穆貫魚葬大吉餘六者先吉後凶不可用之。

辨四等壁穴法篇　一曰混元葬　二曰龜甲葬　三曰易象葬　四曰明堂。　已上四等壁穴也。　混元葬法按九九八十一分小兒山陵用之各有吉凶也。　龜甲葬七十二穴親王用之大吉祥瑞官祿旺子孫代代官資。　易象葬八八六十四穴侯伯家枝葉不絕葬之大吉。　明堂葬七七四十九穴分之有天地人三才葬之吉。　凡葬欲旺須依此四件吉葬昌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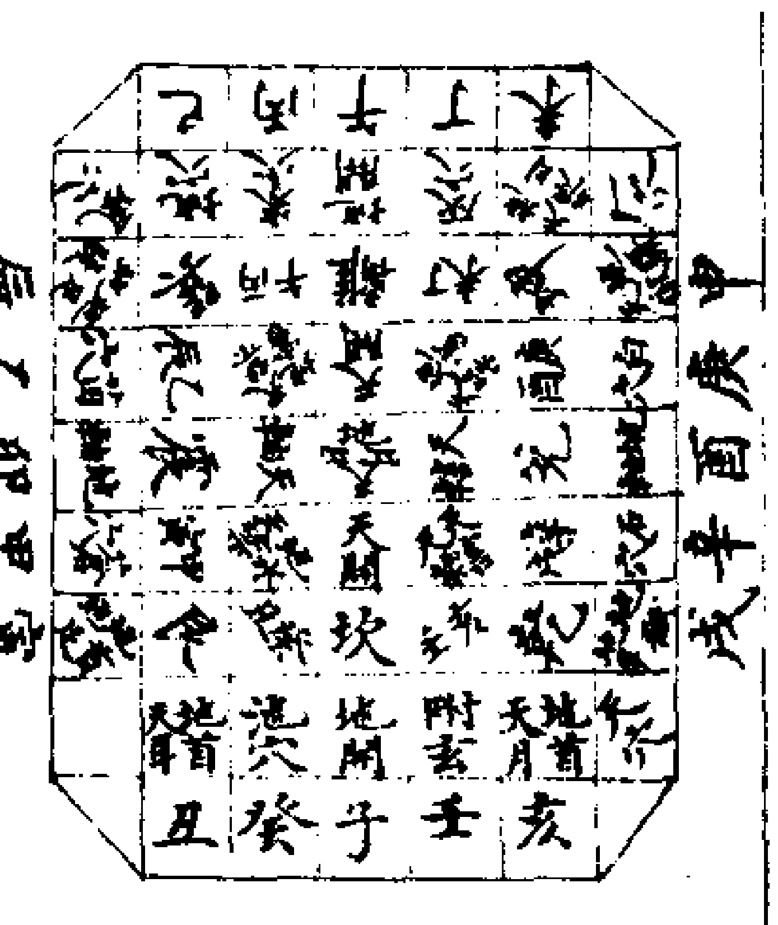
混元葬圖



辨混元八十一穴定災福　若犯天風穴出天瘡人　若犯天耳出耳聵人。　若犯沒穴出疾痼人。　若犯淚穴出搶哭人。　若犯地穴出邪淫人。　若犯地關穴出淫亂人。　若犯地穴出溺水人。　若犯馬穴出遊蕩人。　若犯地耳穴陰人耳聵。　若犯邪穴出師婆。　若犯天足穴主失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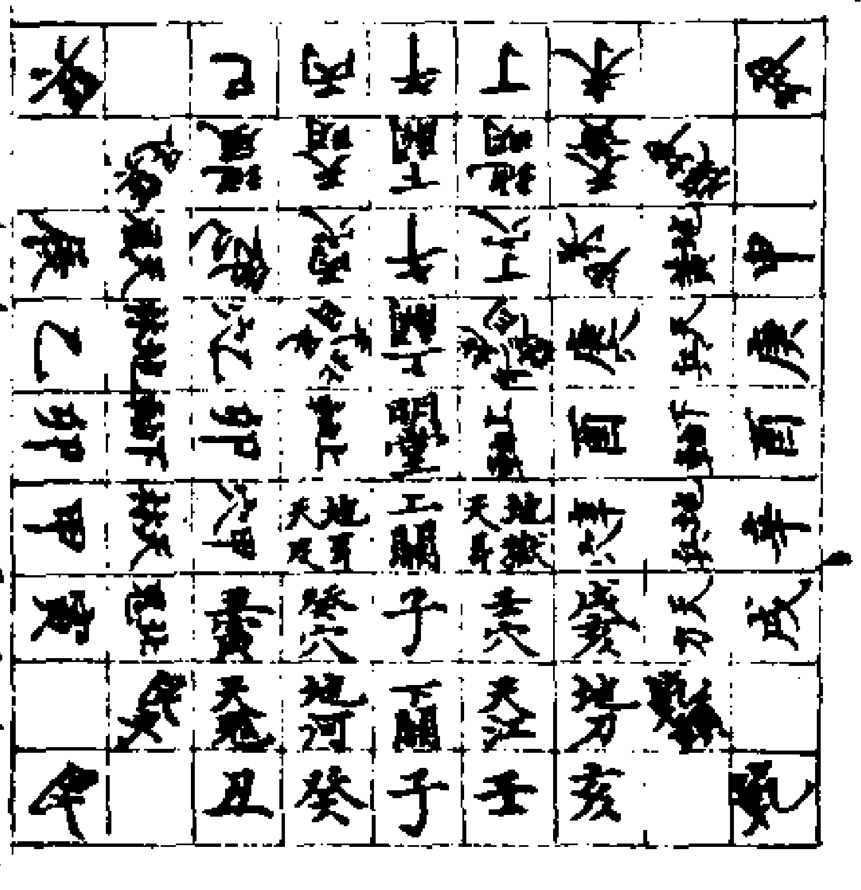
若犯疾穴出勞患人。　若犯弓穴出刀箭人。　若犯陽輔穴出奸淫人。　若犯桑穴出軟善人。　若犯禍穴出惡人。　若犯地足穴陰人逃走。　若犯天目穴陽人患眼。　若犯天日穴出鰥夫。　若犯地日穴出寡婦。　若犯地目穴陰人害眼。　若犯魄穴出少神人。　若犯天獄穴陰人獄死。　若犯刑穴出徒役人。　若犯天刀穴出斬首人。　若犯地陰穴出盜賊。　若犯光穴出三光人。　若犯喪穴出重喪。　若犯天康穴出邪妄。　若犯亥穴出陰謀人。　若犯附壬出聰明人。　若犯附子出淫亂人。　若犯附癸出僧道。　若犯丑穴出剛硬人。　若犯鬼穴出神魔人。　若犯寅穴出道士人。　若犯附甲穴則吉利。　若犯卯穴出奸人。　若犯乙穴則小吉。　若犯辰穴出兵死。　若犯地康穴陰人不正。　若犯巳穴婦人孕死。　若犯附丙穴則吉。　若犯午穴血光起。　若犯未穴主客死。　若犯兔穴主慈痴人。　若犯辛穴商姓小利。　若犯附庚穴小吉。　若犯附酉穴婦人離夫。　若犯天君穴出軟弱人。　若犯地君穴陰人殘疾。　若犯戌穴出傷殺人。　凡內十六穴親王用之內八穴禁御小兒用之明堂一穴天子葬明堂。　徵姓小吉　凡埋葬權厝避其凶穴認其吉係葬之大吉龜甲葬七十二穴。

龜甲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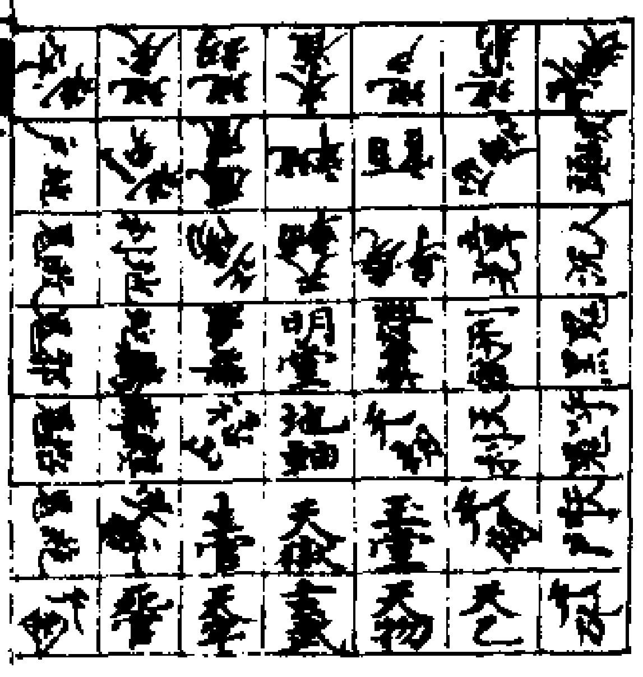
龜甲七十二穴災福　若犯天穴主天老。若犯首穴陰人害頭。若犯天耳陽人耳聵。若犯附玄出列人。若犯地關出盜賊。若犯池穴出水首人。若犯地耳陰人耳聵。若犯天足穴陽人害脚。若犯蒼穴角羽姓利。若犯地軸穴出惡人。若犯天腹小兒食氣。若犯地戶穴出喑啞人。若犯地腹陰人產死。若犯天目穴陽人瞽目。若犯朱穴角徵姓吉。若犯灰穴出瓦匠人。若犯地目女人犯眼。若犯人穴出師婆人。若犯地首陰人害頭。若犯天獄男兒獄死。若犯白穴商徵姓利。若犯石穴出石匠人。若犯地水禁穴刑獄死。若犯十二支者凶矣。若犯天關地軸損陽人。若犯天地日月煞家長。只用甲庚丙壬穴則吉。乙辛丁癸五姓長穴（吉可矣）

易象葬圖



辯易象葬六十四穴災福。若犯乾穴出害頭人。若犯地刀出斬頭人。若犯天話溺死人。若犯下關小兒痼氣。若犯地河陰人投井。若犯天鬼出近者人。若犯艮穴出惡首足人。若犯地鬼出癩病人。若犯天林出自斷人。若犯軸穴小兒盜死。若犯地林陰人目疾。若犯天風陽人風疾。若犯天明男人守寡。若犯下關出癰病人。若犯地明女人守寡。若犯天黃男人食勞。若犯天兵男兒兵死。若犯地兵女人損己。若犯地穴婦人囚禁死。若犯天穴男獄死。若犯耳穴男兒主瘖死。若犯天獄出獄訟人。若犯地獄女人囚死。若犯天目男兒惡足。若犯地首女人犯手。若犯天關地軸並不得用。若前圖一一災福并十二支天關地軸亦更不可爲用也。

明堂葬四十九穴圖



辯四十九穴災福。若犯天伏穴出逆修人。若犯天乙出淫亂人。若犯天物破財散帛。若犯玄武遭盜賊。若犯天牢出囚死人。若犯官穴出杖死人。若犯天圍遭兵人。若犯絕鬼女人守寡。若犯指鬼出魔患。若犯敗鬼出死亡。若犯邪鬼出師巫。若犯天庚出爭張女人。若犯地牢女人煞傷。若犯朱雀招口舌。若犯地戶女人寡死。若犯地窮女人守寡。若犯破穴出柔軟人。若犯人沉子孫入百家墳。若犯黑鬼出驚惟。若犯呼鬼主招鬼惟。若犯天門出道士。若犯天關出邪道人。若犯玉堂商羽姓利。若犯天獄損陷死。若犯麒麟角姓吉。若犯螣蛇婦人產死。若犯地利角姓吉。若犯鳳凰角姓利。若見地判主見貴人。若犯百官角姓吉。若犯地牢陰人獄死。若犯章光徵商羽利。若犯白虎傷殺人。若犯天利商姓吉。若犯刑獄出徒人。若犯地軸陰人瞎死。若犯天劫出非法人。若犯雌軸煞陰人。若犯山祿出虫傷人。若犯天軸老人惡死。若犯天陰出爐火人。若犯雄祿長有惡事。若犯燒身身火死。凡天子葬明堂諸侯葬地穴庶人葬人穴。右件四等壁法葬大驗矣。穿地得物扁。凡穿地得物不如不得謂之凶多吉少也。天子山陵穿得龍蛇寶物代代出聖明天

子孫不絶大吉　卿相穿得龜蓋鼈及符印後代公卿不絶　庶人穿得蝦蟇錢物銅鐵金銀子孫主富貴　凡穿地若得破碎物主破家人亡穿見大石凶　穿得骨殖大凶　粉沙大凶　灰炭大凶　湧泉主凶　朽木反凶　神聖佛像絶嗣　宮羽穿得青物凶　商姓赤物凶　角姓白物凶　徵姓黑物凶

冥婚儀禮篇　夫天地二氣交會人有夫婦之眷屬也生同衾被死同棺槨或即男兒未娶女人未嫁男兒弱冠身亡女人笄室身死却因大葬祖宗不得漏落皆以真鬼合婚充爲孤鬼鬼也　凡男女骨殖用綿裹襴襪草索穿脊骨用草爲胎縛作人形用面錢貼於面上看衣裳裝裹如活人主大吉利定亥時合婚

合婚引啓　切聞陰陽生死交互相仍男年弱冠身亡女長笄年身喪生前幼小何曾問肯成親喪後中年始配婚姻之娶陽間交禮陰道迎親雖無鼓樂花筵也有充致祭會靈前進禮亡鬼識認先宗舉後旋程更設回歸夫覺白埋關使大葬成雙千年不候即迎萬載玄孫祭祀

又啓云　良媒配合宜亡鬼　新婦死靈入帳門　只有悲哭贈酒紙　更無合角共頭紅　生前不識公婆面　死後今宵謝祖宗　整理房堂并眷屬　靈前祭罷却成親

又啓文　白埋小骨數年深　今日於茲受饗歆　不見笙簧鐘鼓鬧　惟聞悲怨哭聲臨　生前未識夫妻義　此夜亡靈共蓋衾　陽道設筵相際會　陰司路上結同心

又奠酒啓文　紫車白轝作威儀　隨女前陪下帳衣　死鬼聽呼忙遠至　亡鬼聞請早速知　先言識認東床婿　然後悲風送柳眉　永守墓堂爲祖上　陰司路上永相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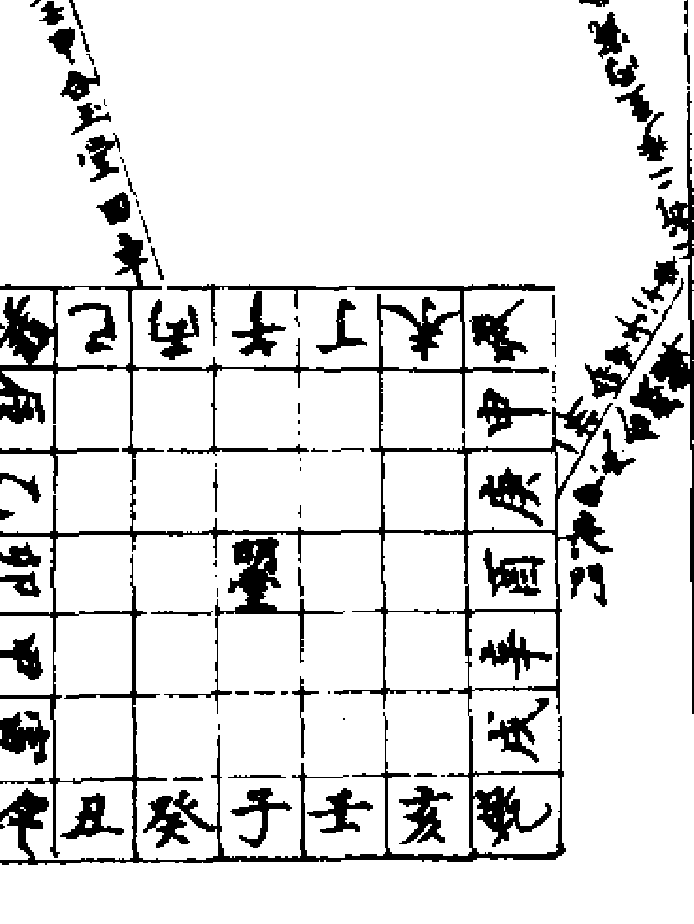
擇送葬法篇　凡六親送葬審其年命日辰看其吉凶也　但以月將加時本命上見己酉丑去哭泣大凶　式云常以大吉加月建行年本命上見魁罡到墳必招鬼魅主疾病死亡凶　妻敬先生云人行年本命大忌葬日人中甲子及與地下甲子冲破假令命甲午日葬人行年本命庚戌冲地下甲子凶若是庚子冲人中甲子君值甲辰忌地下甲子已上犯之主主有死喪大凶徵此　凡地下甲子例子問戌丑尋酉寅覓申卯取未辰求午巳亥同位

發引啓靈篇　凡五姓各用引魂幡長五尺竿長九尺男孝子女孝子并六親處祭奠酒往生門而去　再巡車轝男左女右師咒曰　天圓地方　六甲九章　禹步持印　六道開張　街欄助轝　巷陌扶喪　南阡降福　北陌降祥　六道回避　四殺伏藏　銀錢買路　勅賜無妨　河北濟渡　亡神借崗　躋躍無礙　五龍和光　亦祛至墓　後代亨昌　急急如律令

辨八卦塚四折曲路篇　凡八卦塚向

塚行喪易曰主主之謂易通之者得吉路財風主天人界大吉　第一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呼子起一步至十一步甲戌合麒麟引道乘天梁從萬里　第二折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爲法加之合鳳凰躍迹乘地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爲法加之合麒麟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丙門而入扼地心回車甲穴而下扼訖却向生門而出　故曰　麒麟引道　鳳凰躍迹　章光啓路　玉堂回車　從未入蒼　富貴吉昌　遁甲云假令驚蟄節甲子陽遁一局癸酉時下事休門加一宮主門臨門陌主人榮家貴益族吉昌　開門臨穴亡者生天界也出主入關門子孫常近金階依此大吉利

宮羽姓乾塚甲穴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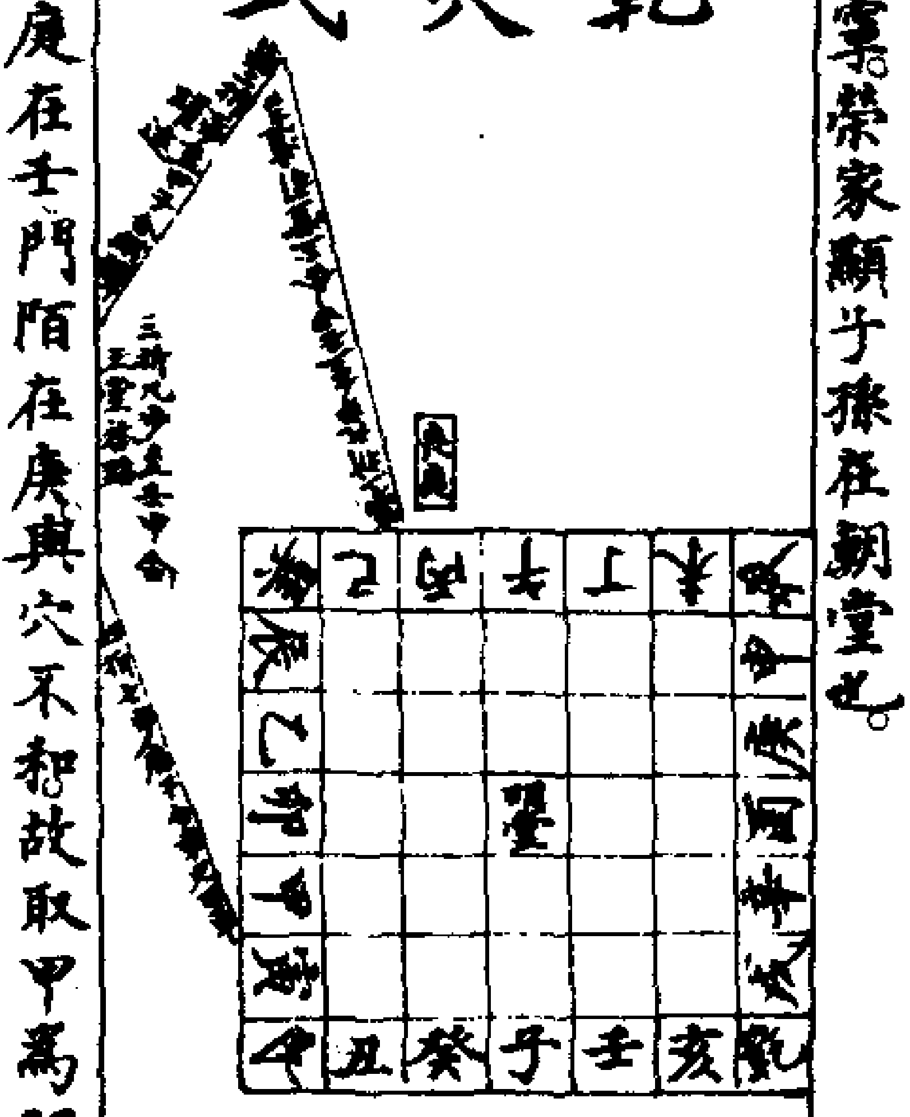


商姓乾塚壬穴喪庭在丙門陌在甲喪庭開門向甲開第一折出喪庭門西北向壬行一步起甲子九步至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引路乘天梁從萬里也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爲法加之合麒麟躍迹乘地梁自九天也第三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九步得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一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爲法加之合章光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牽牛頭甲門而入扼地心回車壬穴而下扼訖却從生門而出　玉堂引道　麒麟躍迹　玉堂啓路　章光回車　出蒼入玄　富

貴達天。　子孫豪盛。　實貝金錢。　喪庭四折曲路，相地寬窄用之，步數步合滿定成開則吉利。遁甲云假令清明節甲寅日中元陽遁一局，庚午時，天蓬加三宮，休門加七宮，生門臨甲壬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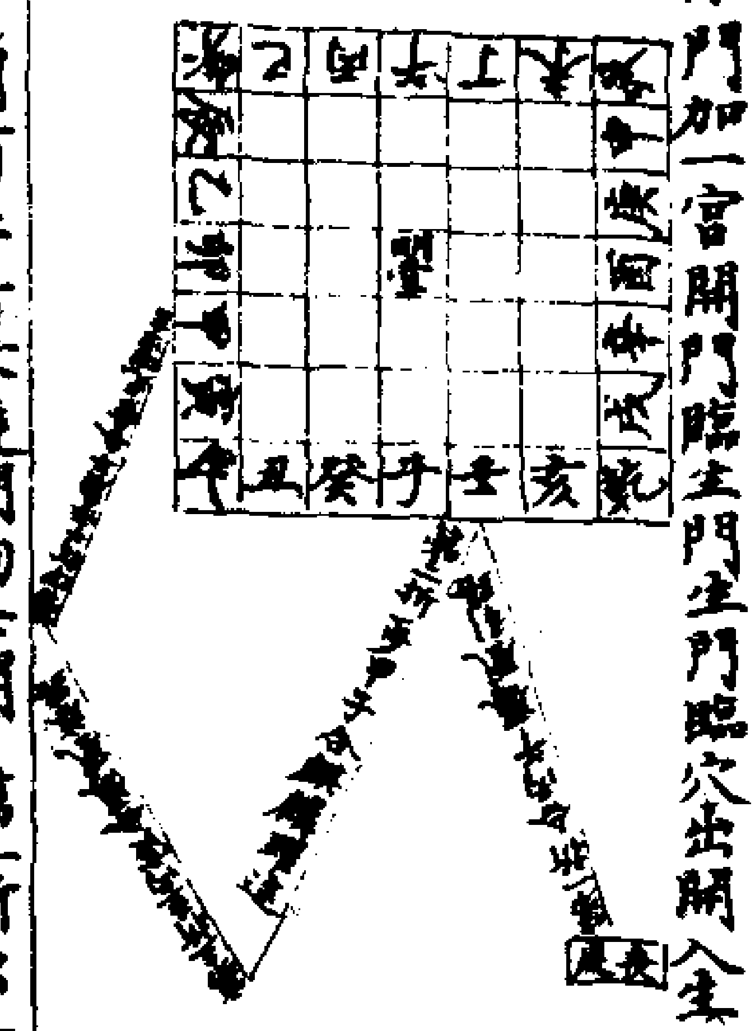
出生入死，存者安寧，榮家顯子孫在朝堂也。

商姓乾
塚壬穴
之圖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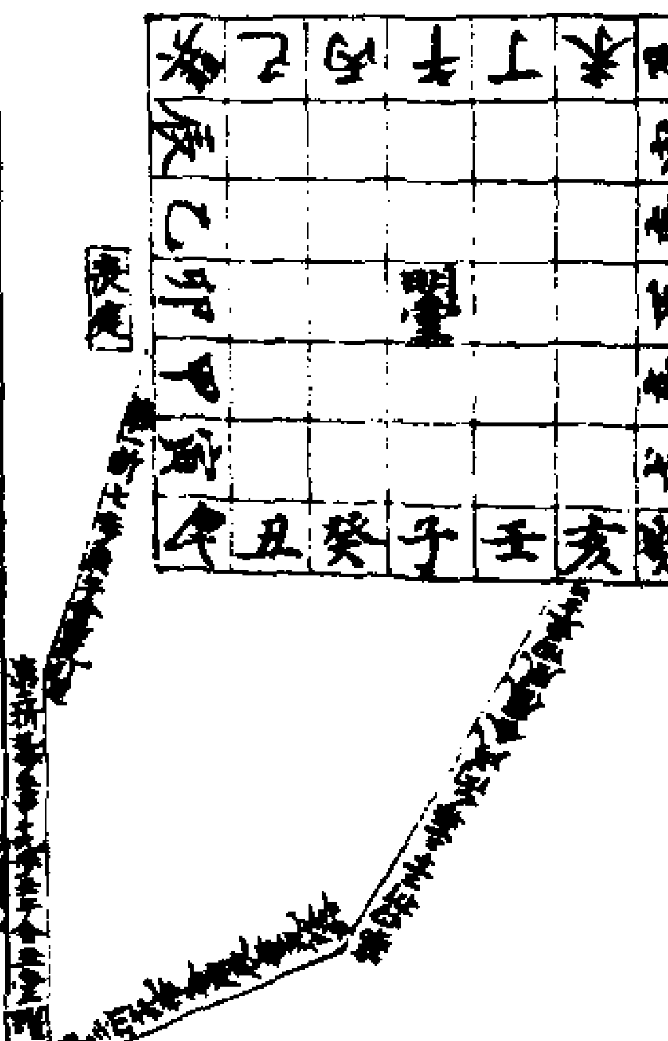
角姓艮塚丙穴，喪庭在壬門陌，在庚與穴不和，故取甲爲門，喪庭門向甲開。第一折出喪庭門東南望丙行，以甲子起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爲法加之，合鳳凰引道，乘天梁從萬里也。　第二折東北向甲行，以甲子起一步，以一步爲法加之，合麒麟躍逵，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東北向丙行，以甲子起一步三步至丙寅，以三步爲法加之，合鳳凰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西南向庚行，以甲子起步七步至庚午，以七步爲法加之，合章光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甲門而入，扡地心回車丙穴下扡訖，却從生門而出。故曰　鳳凰引道　麒麟躍逵　鳳凰啓路　章光回車　從蒼入來。　富貴有餘。　官高極品。　子孫英儁。　喪庭曲路相墳隨地寬窄，又合滿定成開大吉利。　遁甲云假令大暑節內甲申日陰遁一局，夜半甲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生門，生門臨穴，出開入生，後代光宗

角姓艮
塚丙穴
之圖式



徵姓震塚庚穴，喪庭在甲門陌，在壬喪庭門向壬開。　第一折出喪庭門西南向庚門，以甲子起步至七步得庚午，以七步爲法加之，合章光引道，乘天梁從萬里也。　第二折西北向壬行，以甲子起步至九步得壬申，以九步爲法加之，合玉堂躍逵，乘天梁自九天也。　第三折西南望庚行，以庚呼甲子起步十七步至庚辰，合章光啓路，乘人梁降十地也。　第四折東南向丙行三步至丙寅二十三步至庚戌，合鳳凰回車，乘鬼梁入黃泉也。　牽牛頭壬門而入，扡地心回車庚穴扡下訖，却從庚門而出。故曰　章光引道　玉堂躍逵　章光啓路　鳳凰回車。　從玄入白。　富貴麟麟。　子孫豪盛。　位登侯伯。　喪庭并曲路相地寬窄長短，臨時用步合滿定成開吉。　遁甲云假令大暑節甲申日陰遁一局，用夜半子時，休門加一宮，開門臨陌，生門臨穴，出開入生，代代光榮。

徵姓震
塚庚穴
之圖式



辨煙神曲路篇

凡亡靈杳杳冥冥，不明途程，如同夢寐，何知去處。亡靈不歸墓域，恍惚不定，令生人不安，子孫絕滅。經因入墳不依四折曲路者，亡靈之路徑也。若四神不喜者，麒麟倒走，鳳凰逆飛，章光伏劍，玉堂閉墓，故後嗣凶。　諸經不載四折曲路之因爲何。一折從萬里，二折自九天，三折降十地，四折入黃泉。劉啓頓首再拜曰：願聞其義。先生荅曰：神明各有去處。　一折從萬里者，東岳兗州局八宮有萬里山，相公主功曹案管亡人生天界。寅遷艮管天曹案，故曰天梁。　二折自九天者，南岳恒山有天神注生，恒照耀又上天矣。先生於勝光，謂陽之陰，故曰地梁，又謂戊己寄於丙丁也。　三折降十地者，西南屬坤爲地坤，有后土所居，申地屬首，近於坤，坤土分彙生於土，復死於傳送，所主故曰人梁。　四折入黃泉果者，水之所自出也。穴中名曰泛泉，地獄有黃泉神，實殿宮有墳墓星，虛耗主神后水，水道也。　經云坎爲嬰孩，萬物皆因子生，其苗各魂魄處，未母腹名曰鬼冥，昧幽冥，故曰鬼梁。　爾雅云死人爲歸人，卜其宅兆，冢冥昧不知去處，得四神引路，如秉燭夜行，自分徑路，亡者得安，主人康寧也。

一折祭天梁。　天神咒曰：　天地掌浮沉。　神靈受饗歆。　虔祈神酒紙明察孝誠心。　車舉離喪庭。　雙時畢住程。　陳其爲祭奠。　盞盞罍

中傾。獅頭俱聲噎。悲哭盡惆情。天垂菩薩引。亡者梵宮生。二折地梁咒曰。瘞埋言地祇。神道早還知。淚雨時時落。悲風颯颯吹。祥雨飄付地。慶霧滿天飛。陰道神來佑。恩臨萬載期。三折祭人梁。奠酒享先宗。陳芳祖敬恭。三曾俱引路。七考盡和同。祔祧留恩慶。先靈賜福崇。杯觴神盡醉。萬福永豐隆。四折祭鬼梁。歆崇杳鬼梁。建域措邪荒。恨使蒙澄獻。元曹受酒漿。丘神情喜悅。墓伯大安康。能效曾參孝。可令萬代昌。　辨孝義制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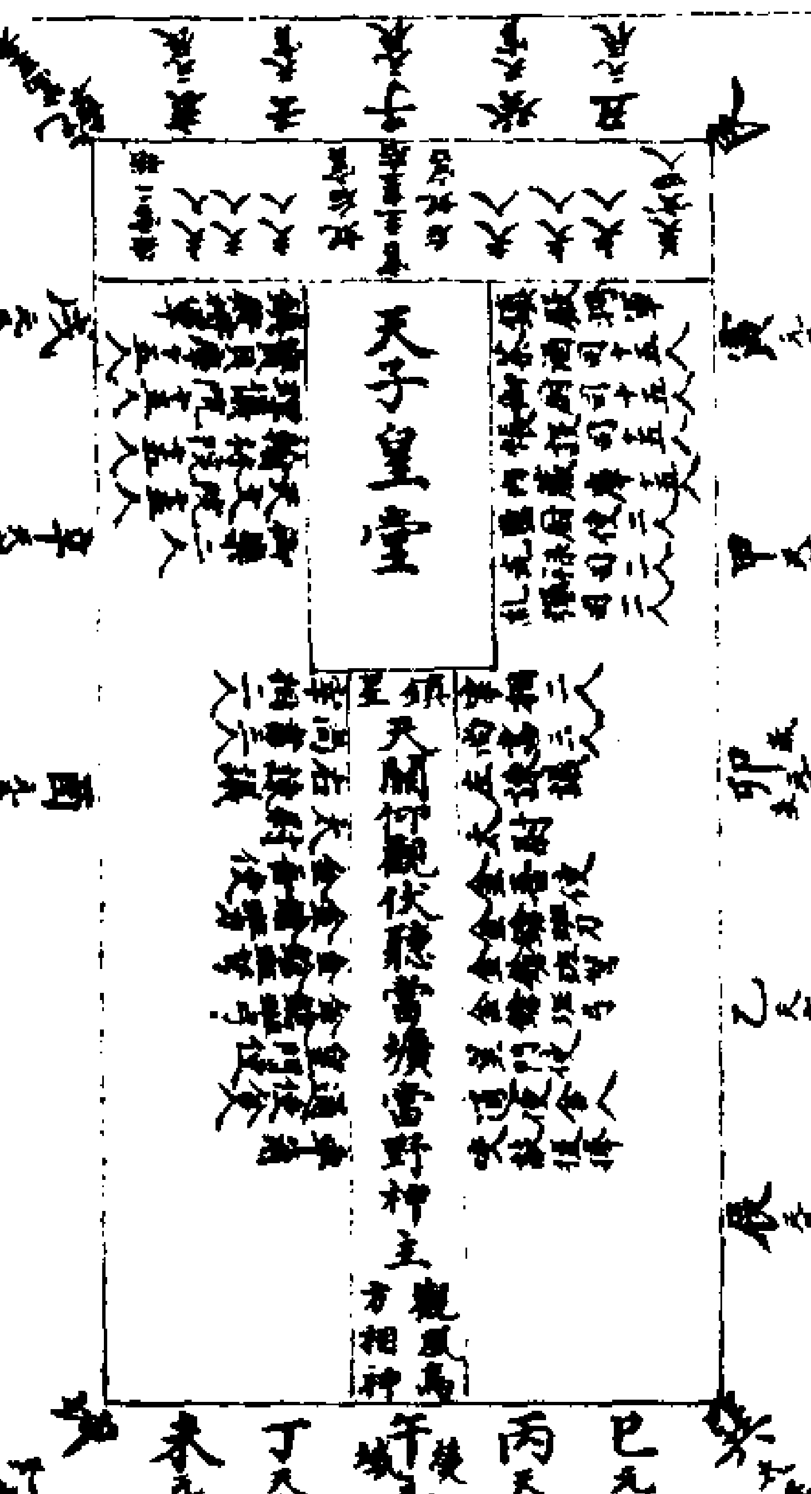
曾參曰。白者西方金之色。秋分死卦金旺。萬木將死。故以死色為孝服。親王以素錦紬杠為衫領。戴素梁冠。拖三尺三寸長繒帶。哭杖用柳木。劉啓明問先生曰。何以用柳木。先生答曰。金是陰。於木邊着卯。卯者東方震木為陽。是陰死陽生也。　親王哭杖長九尺。用素錦纏之。　御相用素羅為衫。拖二尺四寸。頂戴幞頭。哭杖長七尺二寸。　大夫以下至庶人。輕服用素絹。重服用布麻冕也。衫拖一尺八寸。婦女亦同此。戴布帽也。腰繫紙麻索。哭杖長五尺四寸。　用牽牛加月建。天根下採哭杖。劉啓明問曰。又問先王曰。孝子因何散髮。先生曰。孝義按五行也。白紙按西方。先上缺燒了得此也。榷擲黃按中央。滿縲攀亦按南方。亦覺時光顯亡人不得謂

離中虛也。　辨設置廚帳篇。　凡五姓置魂帳。去明堂各有狀數。甲穴庚地立魂帳。庚八數。八八六十四步。以七宮除之。按三才二儀。壬穴丙地立魂帳。丙數七。以七七四十九步為法。丙穴壬地立魂帳。壬數六。以六六三十六步為法。　庚穴甲地立魂帳。甲數九。以九九八十一步為法。　式云。大月以壽星加月建。小月以降婁加月建之辰。天上功曹下為喪主。大冲下為買柴薪。天罡為客位。太乙下烟火。勝光下為鞍馬。小吉下裁孝服。傳送置明器。從魁下安紙。河魁下安食。登明下安酒漿。神后下安師大吉下安祭盤席。為但依孝家大吉也。　辨下事時應候篇。　凡五姓下事應候。常以月將加時。看日上神。　見功曹。主有文章及道士應。見太乙。有孕婦人及赤物應。　見勝光。主有火炬光明及米獸應。　見小吉。主有黃物食應。　見傳送。有僧及剛鐵白物應。　見從魁。有白衣女及金石物應。　見天罡。因徒鬬訟人應。　見登明。主有晴黑物及女人應。　見神后。主有陰松及水漿應。　見大吉。主有富貴徵兆應。　又云三傳用。　見天乙。主有尊貴人應。　見騰蛇。主有驚恐孕婦應。　見朱雀。主有文章飛禽應。　見六合。主有赤物木植應。　見勾陳。主有鬬訟人應。　見青龍。主有錢物喜事應。　見天后。主有婦人應。　見太陰。主有食薰衣應。　見白虎。主有走獸兵馬白衣物應。　見天空。主有黃物奴婢空物奸詐應。　辨掩閉骨殖篇。　凡掩閉骨殖。先從卑者下。尊者末後。時辰正方可下也。孝子親自入墓堂內安葬骨殖。依其次第。如或有四妻五妻者。頭妻在左肩下。次妻在右肩下。次三在左脇下。次四在右脇下。次五在左脇下。次六在右脇下。如有幼孫。孫男女安左右。　凡墓堂內安長生燈者。主子孫聰明安定。主子孫不患也。　墓內安金石者。子孫無風疾之患。　孝子向埏道呪曰。開塚道。塞塚埏。地祇護道。急急如律令勅。（諸孝子去孝服向休門面立）遁甲云。假令陽遁一局。甲子日丙寅時。休門為直使。臨三宮面向。勿哭僧實念師立於華蓋上。遁甲云。六癸為華蓋。六戊為天蓬。六乙為天內。六庚為天沖。六辛為天輔。六壬為天禽。六癸在天心。直符在蓬。加六宮天心臨東北。師立其下。　遁甲云。生門臨四宮。隨孝子諸親於東南生門出。萬惡不見。人大吉也。　建旐旐法篇。　禮記曰。威儀喪謂之歛。幢幡寶蓋名曰亡人樂。於泉臺生人安於列碧也。　天子幢幡十二幅。黃衣頭。白身。腳排長二十四尺。白地錦鞘之竿。又繡白絳綬。象旐所着。素璧龍於綬。畫白龍於綬緇廣於旐。帛全幡長八尺。旆旐續燕尾。旌戴旌於竿頭幢也。擴剎烏皮毛置竿頭梢。白練為旐。　寶蓋十二幅。五色絲攢之。每窗帶十八條合

九天九地。長八尺。豹尾六對。用五綵衆之。長一丈二尺。按十二元辰也。九天真玉女三對。用五綵成之。長九尺。合九宮。用仙鶴五對。用五綵成之。長三尺。合三才也。（已上並天子山陵用之慶瑞也）　親王用幢幡六幅。頭白腳緋。身青。長一丈八尺。合九宮九州也。寶蓋三幅。五綵攢之。長七尺。合七星也。豹尾三對。長八尺。合八卦也。（已上親王用之慶也）　王侯御相用幢幡三對。緋頭白腳。身皂。長一丈二尺。合十二辰也。寶蓋二副。五綵攢成。長三尺。合三才也。（已上御相用之吉慶也）　大夫士庶人。用幢幡一對。身皂頭腳緋。長七尺。合七星也。　式云。常以月將加月建。天罡下結裁之。吉。車轝儀制篇。　天子山陵用車轝儀。　第一用大聖轝車。高一丈八尺。合九天九地也。　第二溫良車。高三丈三尺。合三十三天。上有二十八面鏡。合二十八宿。有五斗盡使鏡拂折其星辰也。　第三哀泣車。　第四聚孝車。　第五永別車。　第六金輅車。　第七銀輅車。　第八玉輅車。　第九伏張車。　第十飛福車。　十一五方車。　十二絨車。　十三愁車。　十四方相車。　十五指南車。　十六更漏車。　十七地里車。　十八郭應車。　十九影真車。　二十獻真車。　二十一斷索車。　二十二割索車。　二十三禮儀車。　二十四天開車。　二十五地軸車。　二十六珍珠車。　二十

七御實車。二十八御戎輦。二十九香花輦（十五畫）三十盟器輦（十五畫）三十一禮儀輦（十五畫）三十二金輅輦。三十三玉輅輦。三十四鳳輦輦。三十五應天輦。三十六聚孝輦。三十七天輦。三十八應天輦。三十九淨駕禮儀輦。四十龍虎輦。四十一龍虎輦。前有影輿帳。後有設輿帳。左有隱路帳。右有隱道帳（已上天子用之大吉利也）。親王車輦式　第一御靈輦。第二應聖輦。第三輀車。第四方相車。第五伏狹車。第六指南車。第七聚孝車。第八地輅車第九影輿車。第十獻輿車。十一更漏車。十二禮儀車。十三天關車。十四地軸車。十五香花輦。十六盟器輦（十二畫）十七淨駕禮儀輦。十八龍虎車。十九龍虎輦。二十銀輅車。二十一玉輅車。二十二斷索車。二十三劉紼車（已上親王用之）。御相車輦儀　第一寶應車。第二輀車。第三方相車。第四紙駝車。第五紙駝輦。第六盟器輦（十畫）第七禮儀輦（十畫）第八香花輦（十畫）第九龍虎輦。第十影輿車。十一地里車。十二更漏車。十三獻輿車。十四龍虎車。四下有隱道帳（已上公卿用之）。大夫已下至庶人車輦儀　第一靈臺輦第二獻輿車。第三明駝輦。第四玉馬輦。第五盟器擡子（已上並庶人用之）。式云陽月赤奪若陰月以協洽加月建天上攝提格下安結輦車代代子孫昌盛吉慶也。占風雲氣篇　凡天子下事時有五色祥雲覆地出聖明天子也。若大風暴雨雷霆霹靂主大凶（此乃是神仙秘密俱載）。商風鳴條。徵風輕浮。角風嗚咽。宮風響亮。羽風沉重與姓相生則吉相克則凶。如葬日值天雨徵姓大凶餘姓吉。商忌凱風宮忌谷風。徵忌涼風。角忌泰風。羽忌頹風。炎風。飄風。庵風（已上風從生關休門上來大吉）。式云凡君白虎騰蛇勾陳朱雀玄武天空上大凶。暴風。霾風。㙮風。皆為大凶。蠮螉敵雲吉慶。商忌彤雲。徵忌黯雲。角忌素雲。宮忌黛雲。羽忌黔雲。式云以月將加白虎用日辰與傳送併者風發青龍加用日辰與功曹併者有雨玄武與神后併有雲六合與大沖併有雷震也。應此吉凶法篇　凡下事時有色鳥應鳳凰有五色異獸應麒麟也有兵將來應章光也有道士來應玉堂也。商見鷺鷥及白物吉赤物凶。宮見黃鸝獼猴吉青凶。角見山青或萊青物吉白物凶。徵見火焰赤物回吉黑凶。羽見寒鴉及猪吉黃物凶。凡下事時地動主破家凶。日月交蝕凶。見狗號大凶有飛禽巢凶。有魚鱉黿鼉出謠亂人。見蛇蟲大凶。見猛獸凶

見官員車馬威儀大吉慶也。盟器神煞篇　天子山陵用盟器神煞法　十二天官將相本形長三尺三寸合三十三天也。十二元辰本相長三尺合三才。按於十二方位上。五方五呼相將各着五方衣長三尺五寸安五方。二十八宿本形長三尺二寸合三才二儀也。歲星長三尺安東方。太白星長四尺安墓西界。熒惑長三尺二寸安南方。辰星長三尺二寸安北方。鎮星長三尺五寸安墓心。天關二箇長四尺安南北。地軸二箇長四尺安東西界（各似本相也）。仰觀伏聽長四尺三寸安埏道中。祖司祖明長三尺安後堂。四宰相。六尚書。二諫議。二金吾各長三尺五寸擡前面依次兩下排之。墓門口安閽門使二人。皇門使二人。通使舍人二箇（各長三尺五寸各披金銀甲執金銀鎗兩行排之）。亂撣司二人各長三尺五寸。光祿司五人。內藏庫五人（各長三尺三寸）擡西御藥二人。天文院一十五人。翰林院十五人。理儀司十五人。寶貝庫十五人。畫院司五人（各長三尺二寸）。擡後鎮殿將軍二人（各長三尺九寸）。後宮安三十六宮。安皇后夫人（各長三尺五寸）。每一宮宮娥美女四箇（各長二尺九寸）。埏道口安當壙當野二人長三尺五寸。墓龍九尺長安辰地。玉馬長五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長四尺安丑地。鐵豬重二伯斤安亥地。墓堂東南角安太陽星圓二尺四寸。西南角安太陰星圓二尺四寸。萬里老翁長五尺九寸安西北角。五方五帝長五尺五寸鎮五方界。金鷄長二尺二寸安於酉地。玉犬一隻長二尺二寸安戌地。方相長三尺五寸五綵結之有四眼手秉抱杖。觀風馬一箇長三尺。凶神王人長三尺三寸。諸司使執弩一張箭一隻臨下事閉墓時射凶神王心射着吉墓內走三遭吉。羊角長三尺。咬鼓援捧長三尺。擢搠長三尺。鍘狭長三尺三寸。用檀木刻成半仗鸞駕依次排之（已上天子用之吉）。



親王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二尺三寸，安十二方位上。五方五帝長二尺三寸，安五方。五方呼龍將各長二尺五寸。天關二箇長二尺三寸，安子午。地軸二箇長二尺三寸，以本形安卯酉地。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安埏道中。祖司祖明長二尺三寸，安堂後。棺前安大夫四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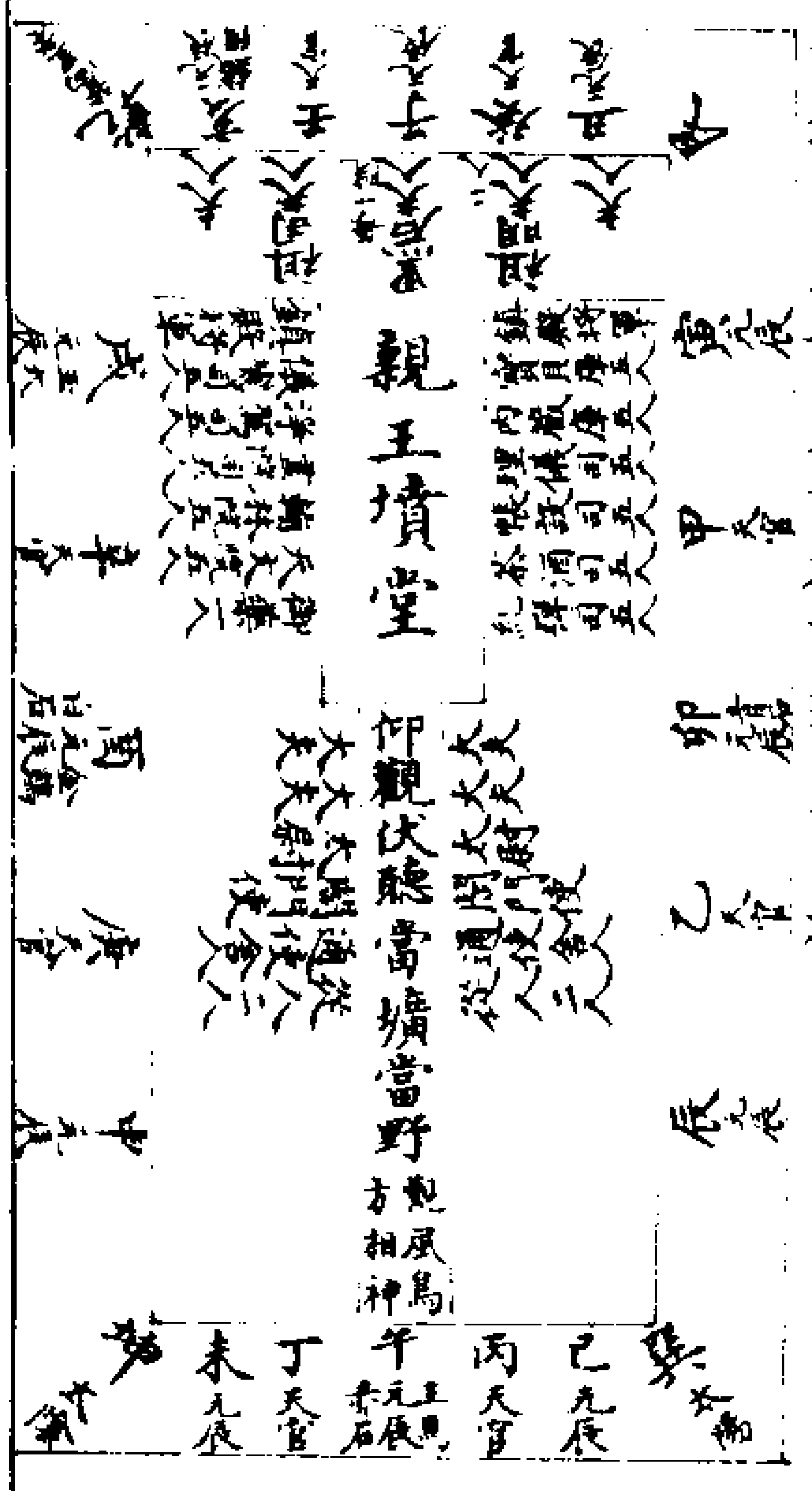
太尉二人，墓口門安。閤門大使二人，各長二尺五寸，兩下排之。棺東安糺彈司一人。左諫議各長二尺五寸。棺西安御藥一人。右諫議各長二尺五寸。茶酒司五人。御廚五人。內藏庫五人。帳設司五人。理儀司五人。已上棺東，各長二尺三寸。天文院五人。翰林院五人。

寶貝庫五人。畫院司五人。淨駕五人。已上安棺西，各長二尺三寸。鎮殿將軍一人，長二尺五寸，安棺後。後宮安二十四院夫人，各長二尺五寸。每宮宮娥二人，各長一尺五寸。萬里老公長二尺九寸，安北角。當壙當野二人，長二尺九寸，安埏道口。東南角上安太陽圓一尺八寸。西南角上安太陰圓一尺八寸。金鷄一箇高一尺二寸，安酉地。

玉犬一隻高一尺九寸，安戌地。墓龍長四尺，安辰地。鐵猪重七十斤，安亥地。

玉馬長四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長四尺，安丑地。觀風鳥長二尺　方相神二尺四寸，五綵結之。已上親王用之大吉。　式云

常以提格捐加五姓墓玄楞下造盟器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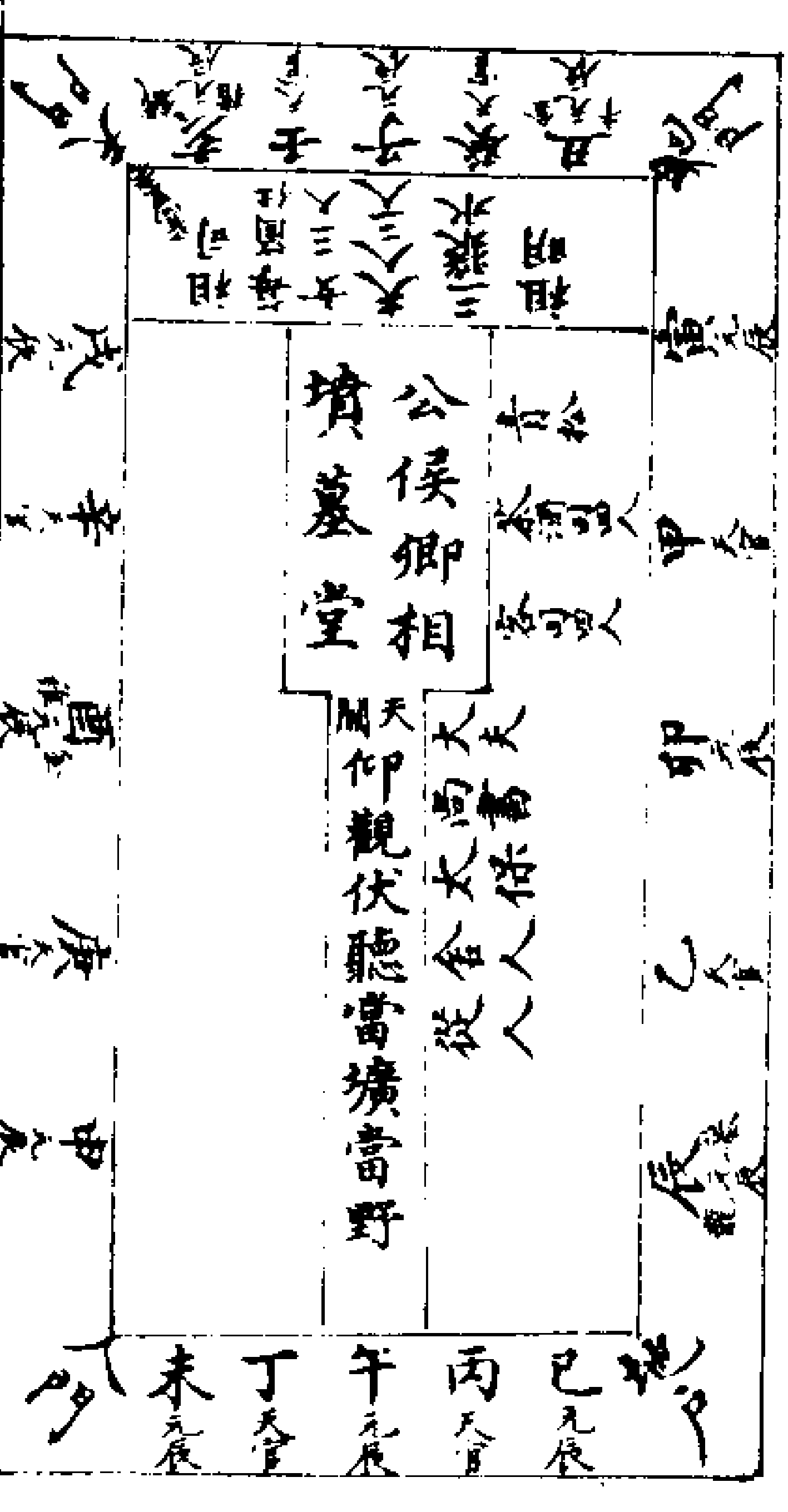


公侯卿相盟器神煞法　十二元辰長二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精石鎮五方折五星。五方五呼將長二尺四寸，安五方。天關兩箇長二尺二寸，安子午地。地軸二箇長二尺二寸，安卯酉地。仰觀伏聽長二尺九寸，安埏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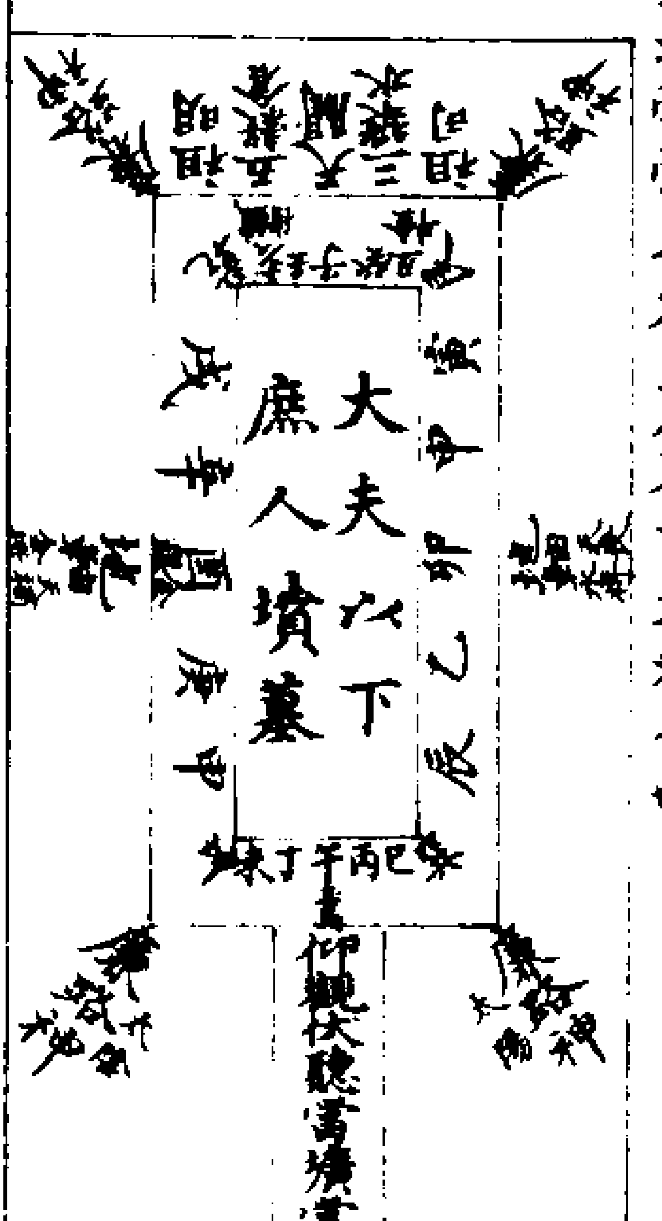
祖司祖明長二尺二寸，安墓堂後。棺前安四夫人。四尚書。二僕射，各長二尺二寸。墓門口安閤門使二人。舍人二人，各長二尺五寸。棺東安客司四人。茶酒司四人。棺西安食廚司五人。設帳司五人，各長二尺三

寸。堂後安三夫人，長二尺五寸。每宮任女二人，長一尺二寸。棺東安儀魚長二尺三寸。西北安青松長二尺三寸。棺南安儀瓶高一尺九寸。正南偏西安五穀倉高二尺二寸。當壙當野長二尺三寸，安埏道口。金鷄高二尺二寸，安酉地。玉犬高二尺二寸，安戌地。方相神長一尺八寸，五綵結之。

墓龍長四尺，安辰地。玉馬長四尺，高二尺，安午地。金牛長四尺，高二尺，安丑地。萬里老公長二尺三寸，安西北角上。三漿水安棺後。鐵猪重七十斤，安亥地。太陽太陰圓一尺二寸，安東南西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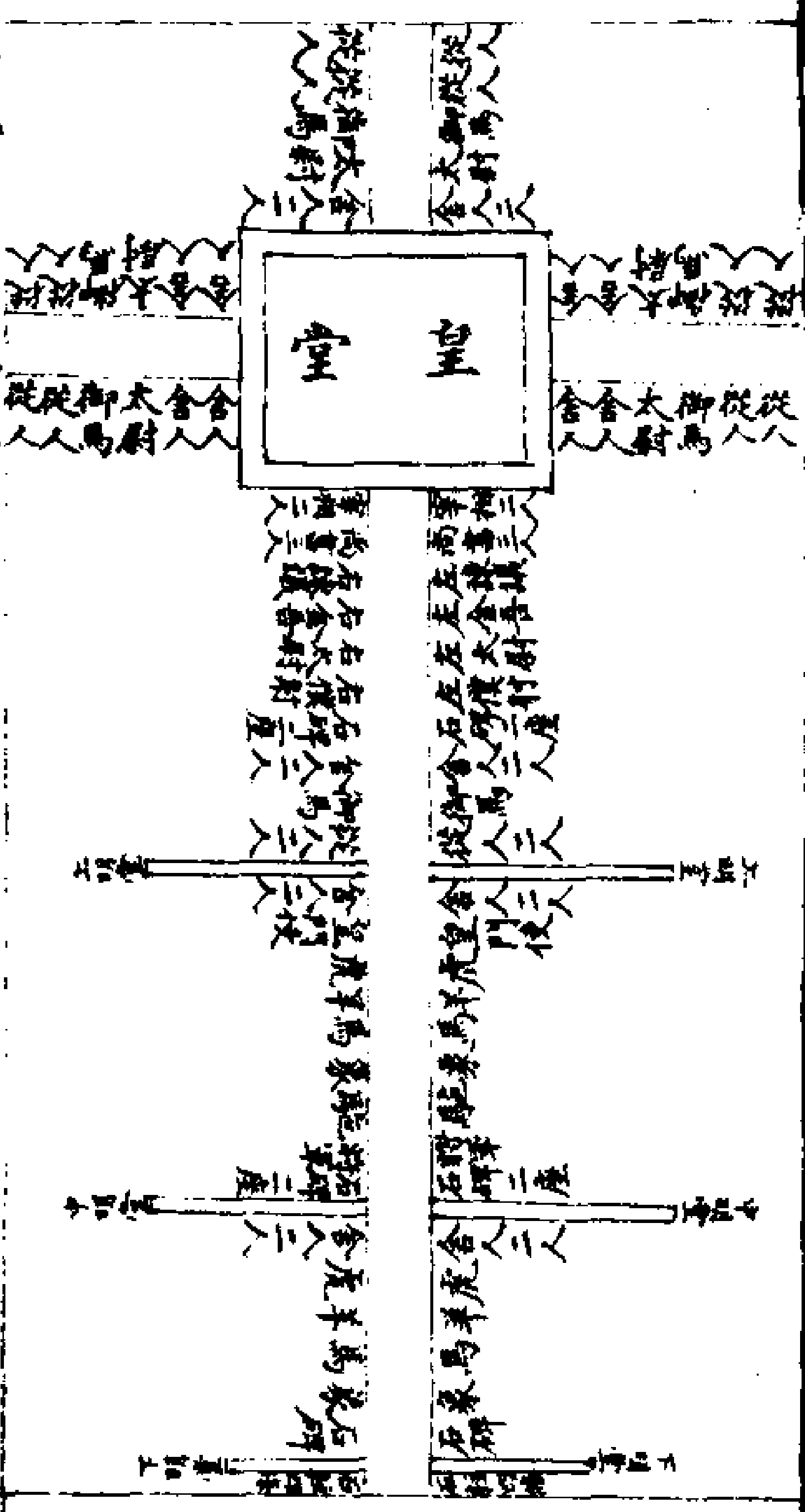


大夫以下至庶人盟器神煞法。十二元辰長一尺二寸，安十二方位。五呼將長一尺二寸。鎮墓五方五精石鎮五方。祖司祖明長一尺二寸，安棺後。仰觀伏聽長一尺二寸，安埏道中。當壙當野長一尺二寸。五穀倉一尺二寸。三漿水高九寸，安棺頭。金雞高一尺二寸，安酉地。玉犬長二尺九寸，高一尺，安戌地。萬里老公長一尺五寸，安堂西北角。天關二箇長一尺二寸，安堂西北界上。地軸二箇長一尺二寸，安堂東西界上。天喪刑禍一對，長二尺，安墓。墓龍長三尺，高一尺二寸，安辰地。金牛長二尺，高一尺二寸，安丑地。玉馬高一尺，安午地。鐵猪重三十斤，安亥地。四廉路神長一尺九寸，安西角。已上皆大夫庶人用之吉。凡大葬後墓內不立盟器神，亡靈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主人不吉，大殃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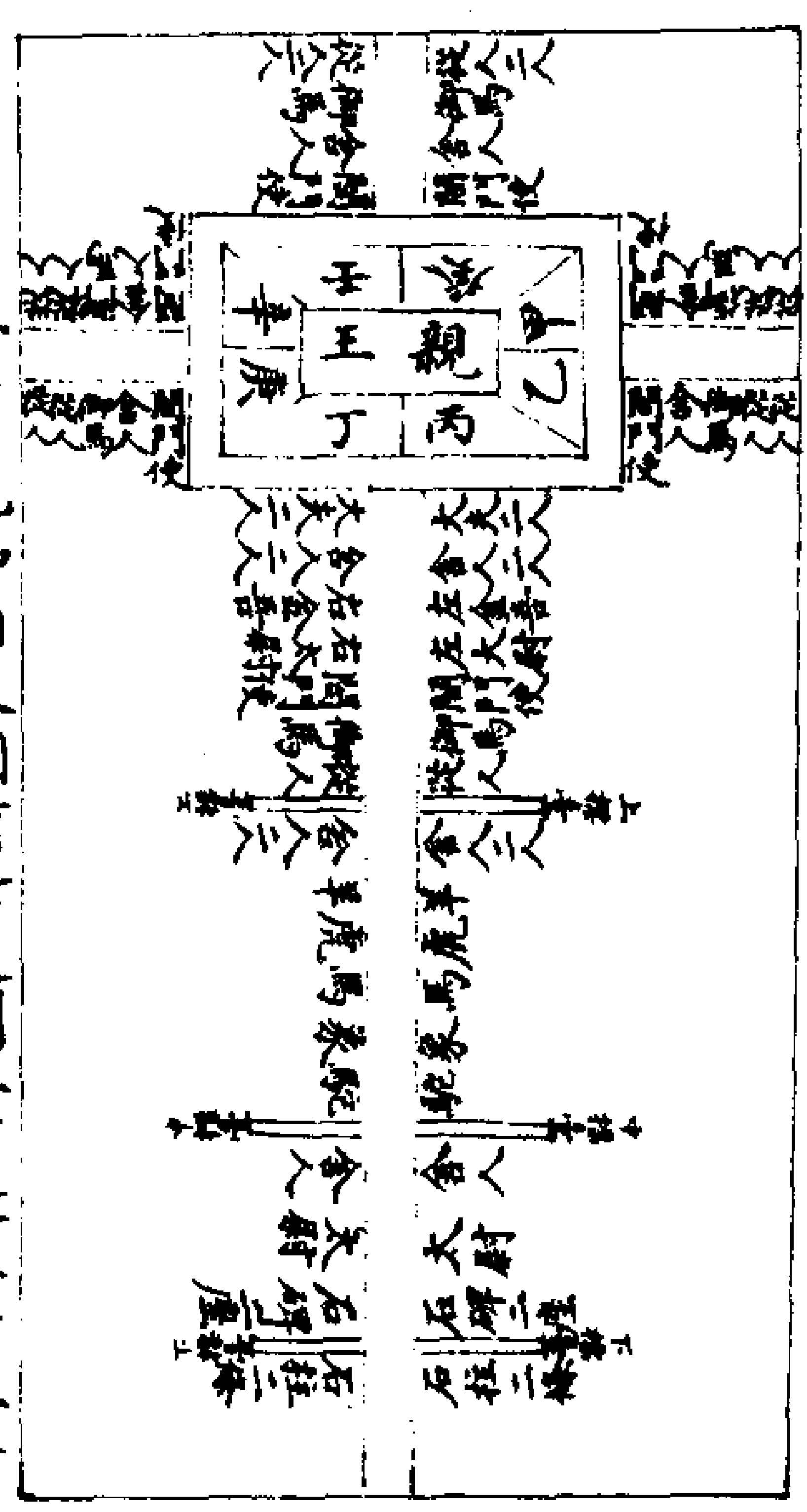
碑碣墓儀法篇。天子山陵皇堂前御道廣十八步，合九天九地也。前安寧桐四人。六尚書。左右諫議。左右金吾。左右僕射。左右大尉（各長九尺二寸，合九州二儀也。）靈臺碑二座，至禁圍裏（長一丈二尺合十二月，相離四步，各長一丈五尺。安一）對裏禁圍前安左右侍令。左右皇門使（各長八尺三寸，合八卦三才也。）御馬二匹（長九尺，高五尺，合九宮五行也。）侍官四對（長六尺三寸，合六律三才。）至明堂前御道闊十五步，長五十五步。前安通使舍人二對。石虎一對。羊一對。馬一對。象一對。駝一對。左右將軍。靈臺碑二座。接引舍人二對。華表柱二對（各相去一丈二尺。）至中明堂前明堂空御路長六步（闊一十五步）舍人將軍（各長九尺，法按九宮。）虎一對（長六尺，高四尺。）羊一對（長五尺，高三尺。）馬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長一丈，高六尺。）駝（長八尺，高五尺。）碑長一（丈二尺。）華表柱（長一丈二尺。）左一門。右一門。後寧門（各安閤門使二今）左右舍人一對。左右太尉一對（各長九尺，合九宮也。）御馬二疋（長八尺，高四尺，合八卦四時也。）從官四對（長四尺，合四時吉。）逐姓於長生方上安碑樓兩座，高九尺，碑長三丈三尺，依此用之大吉也。

天子山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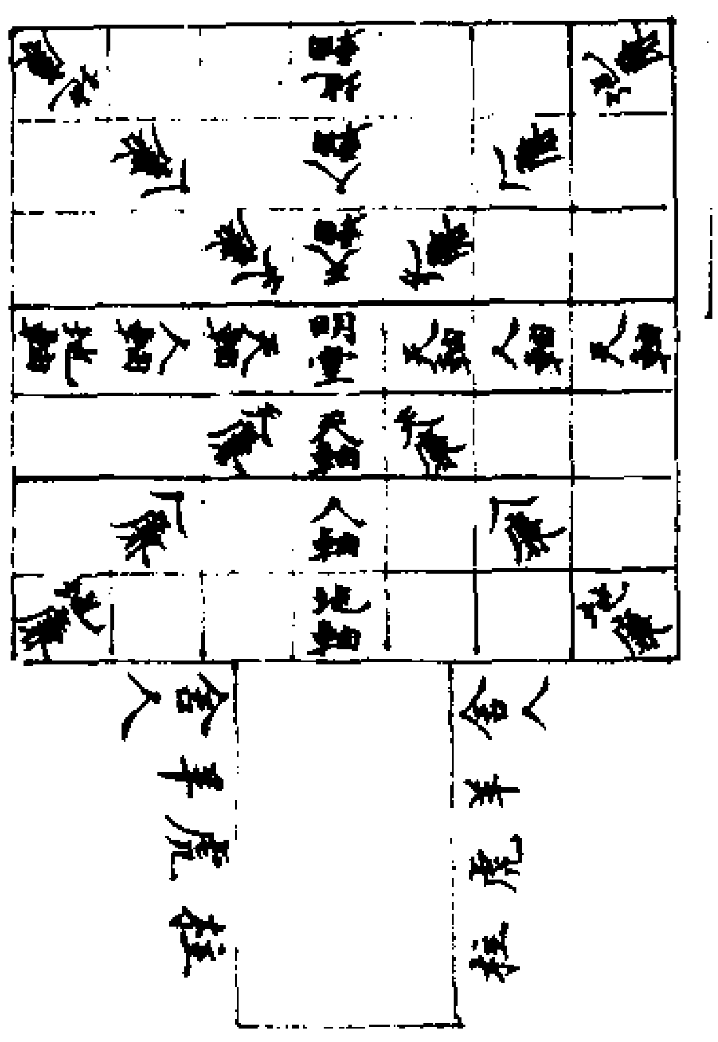
親王墓儀碑碣。凡親王靈臺前，上大夫四人。左右舍人。左右金吾。左右太尉（各長六尺，合六律，相去二步。）隱臺碑二座，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居）禁圍前標柱一座。牙道東西闊十二步（按十二月）長四十五步。前安閤門使二人。舍人二人。御馬二疋。從人四人。馬高八尺，長四尺，合八卦四時。從人各長四尺，合四時。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高三尺。）駝一對（長八尺，高四尺。）象一對（長八尺，高四尺。）隱臺碑二座（長九尺。）舍人一對。太尉一對（各長六尺。）華表柱二對（各長九尺。）左一門。右一門。前安閤門使一對。舍人一對（各長六尺。）御馬二疋（長七尺，高四尺。）從人二對（長四尺。）於本姓長生方上安碑樓一座，高八尺，合八卦。碑長二丈四尺，合二十四氣。已上親王用之。

親王墓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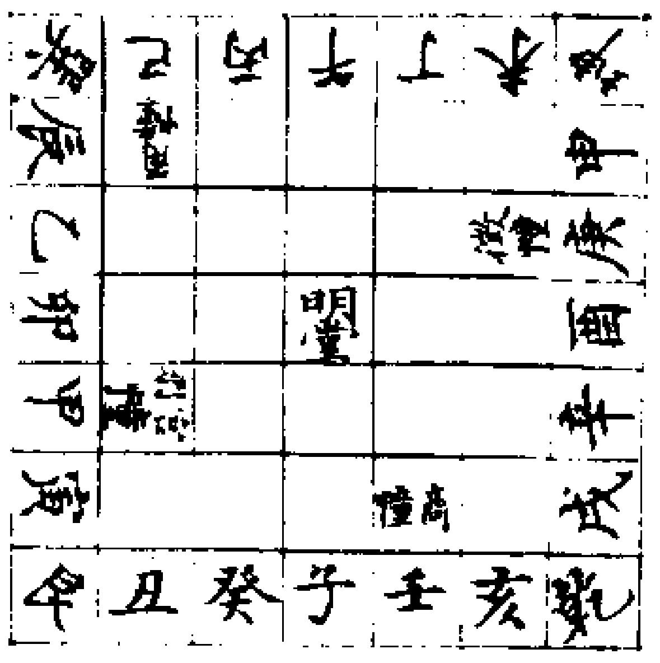
公侯卿相碑碣儀制。凡卿相墓圍前街道闊五步，長三十五步。前安舍人一對（長五尺五寸。）石羊一對（長四尺，高三尺。）石虎一對（長四尺五寸，高三尺。）五笋柱二條（長九尺，相去二步。）長生方上安碑樓一座，高六十尺，碑長一丈五尺。三代為將相要碑樓，上五品官方得安。中五品官石羊。石虎。石笋柱各一對。下五品官與庶人同，只要石幢石柱。式云：常以溝瀆加姓墓上津梁下安碑樓也。吉。朝官只用舍人一對，石柱一對吉也。

公侯卿相墳墓圖



庶人幢碣儀制。 凡下五品官至庶人同於祖穴前安石幢。上雕陀羅尼經。石柱上刻祖先姓名并月日。 石幢長一丈二尺。按一年十二月也。式九尺。按九宮。庶人安之。亡者生天界。主者安吉大富貴。凡石者天曹註主有石功曹。安百斤。得子孫大吉也。 式云。常以虛丘加塚體。天梁下安之大吉。 安幢幡法。當去穴二步安之。即吉慶吉也。

下五品庶人儀圖



墳臺穴尺寸法篇。 天子陵臺高一丈八尺。 天子葬明堂中方土德中等也。看黃衣。坤卦屬土。是二宮。艮屬土。是八宮。二合成十六用是也。 用紅泥泥之。穴深九丈。按九宮。 下通三泉。內有大殿九間。用玉石砌就。內開四門。外有三重門。外域四門臺高一丈五尺。磚砌四角墻高一丈二尺。皇城行墻高九尺三層。禁圍已上並天子用之。大祥瑞吉。 親王墳臺高一丈二尺。按十二時辰。用青泥泥之。穴深七十四尺。四門臺高一丈二尺。皇城高七尺。已上並親王用之吉。 御相墳臺高九尺。皆以加陽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青泥泥之。穴深五丈。下以戌陰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前棚攔門。屏墻高七尺。行馬墻五尺九寸。已上御相用之吉。大夫以下至於庶人墳臺高七尺。以陽加建合本禽。甲丙庚壬吉。用白泥泥之。穴深不過三丈。以戌建陰合本禽。甲丙庚壬吉。屏墻高五尺。行馬墻高二尺。不得過此大吉。 擇謝墓法篇 凡葬者犯山川土地神祇及諸禁忌事畢。為祭謝之。擇日於埏道左治地為方壇。壇上設五方神座。序如新草之祭。布置以外設二十四位神座。香爐各一簡。香一兩。祭板一枚。淨巾一條。酒飯乾魚鹿脯三拄。肉棗栗果實餅餌煎盤錢帛繒綵等物。皆須預備。前一日沐浴齋戒也。 祝文曰 維年月日。某州某縣某人名敢昭告于后土陰宮某州某縣境內山川。 丘墓神祇阡陌道路之神祇。今來某人以某年月日。此州縣某鄉之原。安厝宅兆。某日事畢。懼營造之日。有所驚恐。觸犯凶祇。謹以吉辰。奉會酒醴。庶羞備具。獻之至誠。伏望眾神並率所部。降臨其位。次以第而坐。受其所獻。再拜進酒。上香。又曰。謹重上白所獻禮物。蒙恩受領。應亡者神魂。寧於幽室。子孫長保。再拜進酒。三謝自來至誠。周謹奉謝馨香以薦。恭謹無忌。祝曰。禮雖輕微。意實欣重。既蒙洪澤降饗。上下諸神盡情欣喜。與爵既畢。福祐深厚。主人奉承餘祚。再拜受恩。酹酒壇前跪奠恩祐。應安厝已後。幽顯安寧。內外清休。再拜飲酒。又曰。三爵之禮。悉以周遍。鎮謝之物。既蒙受納。願神嚴駕。各還所止。謹自道路將軍。膳察前後浮游魑魅。驅令萬里。某公丘墓。永附山原。千秋長保吉慶也。 通甲云。假令陽遁一局。甲子乙丑時。休門加二宮。開門臨九宮。正南出。大避天曹神。式云。以實凡加塚體。商加一宮。羽加丁。角加辛。徵加癸。天下為元曹神。 擇白埋小殯篇 天罡加月建。功曹傳送為亡人利。凡愚師定甲丙庚壬去路不曉細法。則約之正東偏北是也。不知甲第當幾何尺寸無分之法。但一直至步。以二因之。見一面七位之數。 司馬法云。再以二因之。存身除二。使是每位之數。兩角合一位。 假令從宅東三十步。以二因得六十步是正東一面合得六十步。闊再以二因之。得一百二十步。是兩面也。存身除二。退一位有十步。是六分之也。又以周圍步以九宮除之。零有天地人三才二儀也。 殃殺所篇 凡人亡須有殃殺取人三魂。又名追取使民。犯日建日不出。巳亥日重服。破滅日。復日大禍日。妨家長出處如旋風黑風。人衝即亡也。 甲子日取東家。丙丁日取南家。戊己日取本家。庚辛日壬癸日取北家。 式云。以月建將加時斗之日。數辰殃殺出日時方。雌雄殺。以辰墓下為出方也。假令正月甲子日寅時。小吉臨戌日。男殺西南出。女殺東南去。斗神去日呼第八家。餘倣此。 擇師法篇 凡擇師先擇其德行盛者隅之德聰明文。 欽者威儀表備明者縣臨四玄。文者經緯天地。 者道德備矣。尊高眾大。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黃帝曰。師者文也。無不包含巨細。天文地理。咸謂之道也。其要聰明者知古典。少恢正真。能降眾神。冀後子孫二千石。凡通其三式。方可為師矣。 師勿用僧道。主絕後嗣。勿用宮商雜類。主子孫貧薄。勿用單人。主刑戮展殺子孫凶惡。勿用不完具之人。出殘疾者。勿用老耄人。出癡呆子孫。 玄女經云。常以大吉加月建。師命上見魁罡者。勿用。主殺家長大凶。 大撓云。常以師行年加太歲。姓墓上見金神

三殺大凶。次貴主大合師本年各行年見魁罡大凶。師用師言。擇用事爲。凡下事時有人六軍狗來塋凶。師打狗作聲言。下事時有人屎在師身上至凶。師以屎泥從在本人身上言。凡貴家多是填作食餅罐子。正師打破罐子。師言。凡爲葬師先須護身。免有災難。但取龍驚棗木硃砂書九天姓名。凡用雄雞頭上毛四十九莖。三角定之。用絹緋作袋子盛之。常要在心前。萬惡自消矣。遁甲云。六甲上草蔽面取天上六丁云。在人天門入地戶。度華蓋入杜門。云。鬼神不能見人也。假令陽遁一局甲子日丙寅時。遂加八宮。六甲臨巽。六丁臨乾。六戊爲天門。加八宮六己爲地戶。加七宮六癸爲華蓋。加一宮杜門。加九宮六壬六常以加一同建加時天罡臨功曹下爲死蓋。仲大吉爲華蓋。委臨神何下爲華蓋。師亥此下式心二七通。卯酉三通。懷中書罡字。萬惡自消。射白埋墓定法陰陽人爲。凡射白埋墓定陰陽人以月將加日時墓上見陽神是男。見陰神是女人也。見螣蛇是產死血光人。見朱雀是文章人。見六合船車木匠人。見勾陳患瘡疾人。見天乙是官貴人。見天空路死絕嗣人。見天后冷勞患人。見太陰氣病死人。見木神風病死人。見火神熱病死人。見金神墓氣病死人。見土神積食死人。見水神冷病死人。方與日合是陽人。不合是陰人。

又四課定用神。第一第二課是陽人。第三第四課是陰人。遁甲云。任逢冲下是陽人。輔陰内主陰人。常以法。亦見時左是在前爲陽。右是在前爲陰人。塚王相少壯人。胎爲小兒。休囚老人。千金不傳此法。覆古墳塚爲。凡古塚墳不知實覆。見細述之。病主成形。長生方水出。亡人板中有泥。腳右邊板兩頭擋沐浴帶云。其墓内有蛇出。難女人中被人論訟死山高出婦人淫亂。六壬云。看三傳。初傳吉。末傳凶。主先富後貧。初傳凶末傳吉。主先貧後富。中傳吉。目下富。三傳俱吉。主富貴不敗。三傳俱凶。立貧窮破散。遁甲云。門生休門開門上出水吉。主富貴榮華。傷門出水。主屠殺人。杜門上出水。主瘡癰人。景門上出水。主冶爐人。死門上出水。出行人。驚門上出水。師要星水經云。按天地人三才。貪狼封上變凶爲天陽。巨門封上變穴爲陰五鬼。廉貞封上變水。三卦合得貪狼星。主子孫興旺。合得巨門星。出官朱紫。合得武曲星。子孫習武。肴產祥。合得廉貞星。出賊人。風邪不具足。合得祿存星。主婦人貌陋。合得文曲星。主婦人淫亂。合得破軍星。主公絕嗣。婦人孤寡。合得左輔右弼星。出逆背子孫。出傷人。三房破二房

凡古墳前有水作聲。名曰朱雀悲啼。後有深陷。名曰玄武藏頭。前有水井源。名曰青龍無首。西有道從東來分破頭兩下。名曰白虎啣屍。朱雀悲啼絕後嗣。玄武藏頭。出不明人遭惡死。青龍無首。主家破人亡。白虎啣屍。出吊死人。此謂之四絕之地也。不見骨殖法爲。凡祖墳代年猶遠。或因水浸摧撈。耕鋤不覩塚墓形跡。忘記去處。難可尋覓。實司文一。此是聖賢之述。但以正月採兒蓼草二十五根。以五色線繫定。以火燒之。但以火滅處尋之。咒曰。靈根地蓮。覆告黃祇。生天靈聖。滅處藏屍。五道皆引亡靈歸位。急急如律令。又法以竹竿通行節。亡人姐殺亡消。鬼舊血竭黃鷲兒蒜已上等分在六爲末。盛在竹筒中。燒焰向下。穿之必見也。又常法即用二人穿青衣。拖驢鞭子一箇。用驢籠頭搭在鞭子上。一人手擎鞭打鞭子一下。拖鞭子人問曰。你打甚。答曰。我打伏屍。拖鞭子人却答曰。翻鞭便知。不計步數。鞭子翻處穿之即見也。老君曰。要知地下尋問六甲神也。六甲之法。此書不述。謹依聖古之書遺終。地理陰陽人張景文。望空觀墳法。古來有箇玄空卦。要觀遠塋墳壟。難知真假細推排。前尋加月將。加到甚時來。陽神在上是陽胎。加到陰時上。却是女子身才。加到四孟天行病。四仲勞病之災。四季常患病。不須一一胡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一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濱
圈點監生臣狄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銘

克己銘

能改齋漫錄宋呂大臨與叔微仲丞相弟也為克己復禮銘

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與物私為町畦勝心內發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蟊賊志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且來勝私窒欲昔為寇讎今為臣僕方其未克窒我室廬婦姑勃蹊安敢厥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闥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痾癢疾痛舉切其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東銘

宋張橫渠集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著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其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一作引）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一有則字）不智孰甚焉

言行龜鑑朱子曰橫渠力學絕人尤勇於改過獨謂於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為之者至於戲則有心為之也其為害尤甚遂作東銘韓元吉南澗集書尹和靜所書東銘後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黃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為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請東銘然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入爾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大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

西銘

宋張橫渠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一無其字）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一作其孝）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一作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張南軒集跋西銘示宋伯潛

人惟

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盖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其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學生滿友端尹和靖集横渠先生作此銘或疑同於墨氏之兼愛寓書以問伊川先生荅曰西銘之爲書惟理以存義擴前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子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二本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爲不及不亦異乎程子外書先生曰楊中立荅伊川論西銘書（云云）尾說渠判然無疑伊川曰楊時也未判然（楊龜山集寄伊

川先生書（論西銘）某竊謂道之不明智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顔淵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盡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兼舉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未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於無父豈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弊正謂此爾西銘之書發明聖人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某竊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也願得一言推明其用與之並行庶乎學者體用兼明而不至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藴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輒言之先生以爲如何楊龜山語録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又云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爲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尹和靖言行録說西銘　横渠先生初作西銘謂之訂頑伊川以爲太甚易名西銘或問西銘大意如何和靖曰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爲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顔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朱子成書西銘（朱子曰横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子宗師書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起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所指氣象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呂與叔撰行狀云先生志氣不群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

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明道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心自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若存得便合有得蓋良知良能元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卻須存習此心久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亦不患不能守也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

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淵錄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簡意思，便能通中庸矣。 伊川程子曰：孟子之後，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 觀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朱子曰：西銘之書，橫渠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又以理一分殊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 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思

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是將孝來形容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通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同爾。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之人，何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贊云：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張先生世大梁人。父涪州公卒于官，諸孤弱不克歸，葬涪州公于鳳翔郿縣橫渠鎮，因家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祁州司法，遷丹州雲巖縣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遷著作佐郎、渭州僉判。軍府之政，小大咨焉。並塞之民常苦乏食，力言于帥，取軍儲數十萬救之。熙寧二年，以呂晦叔薦，被召入對，上問治道，以漸復三代為對。除崇文院校書。既而與執政議新政不合，二年移疾居橫渠，著書訂禮，與弟子講行經界。十年以呂微仲薦，復召還館，除同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是冬謁告西歸，行次臨潼卒，年五十八。葬涪州公墓南。門人欲諡為明誠中子，程顥公以問司馬文正公，為弟子諡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張舜民奏薦其學際天人之識，通今古，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且孟軻之流也。嘉定十四年，魏了翁奏乞賜諡，擬諡達，又擬誠，擬獻，皆不果。

史繩明云。 又按家語，孔子曰：仁人之事天也如事親，事親如事天，是故哀公問篇亦云。西銘意與此合。明道程子曰：張子厚聞生皇子甚喜，見餓莩者食便不美。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也。 又按西銘皆用韻語。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朱子曰：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朱子曰：西銘大要在此兩句。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

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吾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脈過度處。 一書緊要血脈盡在此兩句上。乾稱至中處是頭，同胞吾與便是前項。下面便撒開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同胞吾與說來，到得述事繼志，此志便是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事從其體、其性兩句上說來。若不是此兩句，則人自是人，我自是我，有何干涉？ 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問先生解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四端者，猶濬天之志否？曰：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 向過雲谷山中，遇兩蔡、李道謂人在焉，同各人解西銘此兩句，某

（亦作兩句解似說得着逼邊作全篇解並其體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一書之骨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之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生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斷故民吾同胞物亦我之儕輩　問理一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民物固是分殊須是就民物中又各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來而有分別　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徧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宗子　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昧者不見故設父母宗子家相等名以曉譬之　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者以繼禰之宗為喻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人做工夫處在敬與恐懼能常敬而恐懼遂通前道理自在）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

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賊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乃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　如知得造化使生知得造化使死知得造化使消知得造化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造化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飢食渴飲出作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使有義父子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只做天地之事神底是理故只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那化底却人都見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材如穎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啟手啟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朱子曰或問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問穎封人申

（生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爾。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卻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爾。六聖賢事是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申生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之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事，不知據何書爲實，自沈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人何陷耶？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着迹論也。某家謂曾子志存孝道，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韓子履霜操解題云：尹吉甫子伯奇無罪，後母譖而見逐。二書皆無自沈之說，西銘取其順令云爾。又按所舉六聖賢事，雖不平說，而觀其語勢辭意，似不無優劣焉。謂西銘自于時保之以下皆兩端說，朱子解亦然。舜、曾參樂且不憂之孝，樂天者也；穎封人、申生、伯奇于時保之之孝，畏天者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當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會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

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哉。　某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氏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乾道壬辰孟冬朔旦，某書。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龜山楊氏上伊川先生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爾。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敢過之，以起後學之弊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謂此爾。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横渠也。時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傳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横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敢言之。先生以謂如何？伊川先生答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論甚正。西銘之論則未然。横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

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龜山第二書曰：承示西銘微旨，伏讀曉然，具悉如侍几席，親訓誨也。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豈敢妄疑其失比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者，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親之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烏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其流遂至於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則無事乎推矣。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疏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稱物之義，故曰言體而不及用，蓋指仁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義之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人，害人則楊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特其辭有未達爾。今得先生開諭，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　朱子曰：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殊，因人疑此，方說出此一句。看來通體是理一分殊，逐句是理一分殊。一篇中錯綜此意，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又是有分別。乾稱、坤稱，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橫說底意思。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也。乾坤者天下之父母，父母者一身之父母，則其分安得而不殊哉。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卻把乾坤作自家父母看。乾父坤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疏，從此推便是理一分殊。等而下之，民與物不同，同胞與吾與不同，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不同。龜山正疑同胞吾與，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其間便自分箇理一分殊了。以至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無告，又有如是等差之殊哉。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至理。

張程二夫子始發明之。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說則闊大，統一篇言之。舊嘗看此篇，作一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雖有，亦甚分明。　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是體，義是用否？曰：仁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皁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分別。　橫渠用功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學者用功要當如此。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或問橫渠似孟子否？曰：橫渠嚴密，孟子宏闊。橫渠之學是苦心得之，乃是致曲，與伊川異。其自十四五時得程張二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為一書，名近思錄云。　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形於色，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及於利。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己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物奪志。嘗雞鳴而起，勉勉終倦，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然有餘。嘗有小過，蓋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為矣。橫渠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冝與子夏後先。晚講學而達，又以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今始。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前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朱晦庵訓家絕句：人因形異種移根，不道其初同一源。直自源頭明說下，盡將父母屬乾坤。　度正善性草叢書晦庵所釋西銘後　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胷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

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藴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晉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凌正心誠意以爲說是其所見固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爲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不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閒人物之所資以爲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某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云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嘉定六年三月戊辰門人度正謹書

朱晦庵文集答汪尚書　伏蒙垂教以所不及反覆再四開發良多此足以見閒居味道所造日深而又謙虛退託不自賢智如此區區下懷尤切欣幸第顧淺陋不足以當誘掖之勤欲爲媿懼爾然竊思之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閒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竊意先賢取舍之意或出於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語則近嘗思之前此看得大段鹵莽子細玩味方知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閒蓋自理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原也自象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閒也其文理密察有條不紊乃如此若於此看得分明則即西銘之書而所謂一原無閒之實已瞭然心目之閒矣亦何俟於東銘而後見耶若俟東銘而後見則是體用顯微判然二物必各爲一書然後可以發明之也先生之意恐不如此不審高明又以爲如何太極圖西銘近因朋友商確嘗竊私記其說見此抄錄欲以請教未畢而明仲之僕來索書不欲留之後便當拜呈也然頃以示伯恭渠至今未能無疑蓋學者含胡覆冒之久一旦遽欲分剖曉析而告語之宜其不能入也又蒙語及前此妄論平易蹉過之言稱許甚過尤切皇恐然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

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爾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嶽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怳惚之閒亦與天地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則以爲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釋美之辭甚盛考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爲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閒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譔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答林擇之　近見莆中西銘解義其胡公說莫是向來所說呂氏別本否謂之胡說固非然恐亦不是呂說似初無甚發明不知何人所作而如此流行誤人兼其後有數段言語極可怪也

與郭沖晦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熹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眞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閒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爾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強此而弱彼也　天地之塞吾其體　塞者日月之往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者　塞字意得之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近見南康一士人云頃歲曾聞之於先生其字有我去承當之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　西銘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當字不得恐當時只是說稟受之意渠記得不子細也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富貴貧賤之云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又云西銘止以絞叁非終身之學也熹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朱子經濟文衡論人物無資天地之說　荅陸删定（此段專以横渠之言為非是）其所論西銘之意正謂長者以横渠之言不當謂乾坤實為父母而以膠固斥之切疑之以為若如長者之意則是謂人物實無所資於天地恐有所未安爾非某本說固欲如此也今詳來諭猶以横渠只是假借之言而未察父母之與乾坤雖其分之有殊而初未嘗有二體但其分之殊則又不得而不辯也　論西銘首句之義　荅陸子美（此段謂古之聖賢只要人明義理之言行義理之實）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始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　論西銘宗子之說　荅林侍郎（栗）黄中（此段推明宗子為適長之義）論西銘宗子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

其餘未假悉辯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尤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嫡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嫡長子予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嫡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然意象殊不平　論西銘天地之塞之說　荅黄道夫（此段謂五行五常感動之善）西銘天地之塞似亦着廣充字未得但謂充滿字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自氣爾天地之帥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間也五行謂金木水火土爾各一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之理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及其感動則中節者為善不中節者為不善也朱子語續録問西銘　帥（總心性言）與（如與國相似之類）于時保之（畏天）不憂（樂天）賊（賊子）濟惡（積惡）化（有迹）神（無迹）旨酒（欲也）不弛勞（横渠解無弛勞亦作弛）豫（如伐洪言天意未豫）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先生云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　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家相與夫民物等皆是理一而分殊否先生云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截看如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而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乾坤為父母然與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便是理一而分殊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臣家相其理雖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與皆是如此楊龜山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為近於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自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說恁地分別恐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横說底意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也只以民吾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

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是也這不是即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底做箇樣子否曰是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爲父以坤爲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玆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某於篇末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大君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此寫作旁通圖子分爲三截上下排布亦甚分明　西銘大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衮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卻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曰此便是陽動陰靜否先生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西銘龜山二書皆非然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着（易傳說是）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了得即句句上自有理一及分殊（後來又有一篇說了）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下文）西銘一篇先生曰首三句卻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或問太極西銘曰自孟子已後方且見有此兩篇文章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論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者此二句是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人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一家

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卻是以天地爲一大父母與衆人所共底也朱子語類道夫問尹彥明見程子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箇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爾道夫曰如此則末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至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道夫昨夜說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去了那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此意思固好然也有病蓋天下有多少書若半年間都不教他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所以尹彥明終竟後來工夫少了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着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或曰想得當時大學亦未成倫緒難看在曰然彥明看得好想見煞着日月看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或曰和靖才力極短當初做經筵不見得若使當難劇想見做不去曰只他做經筵也不柰何說得話都不痛快所以難能解經而通世務

者無如胡文定公然教他做經筵官又卻不肯一向辯去要做春秋解不知是甚意思蓋他有退而著書立言以垂後世底意思在無那措諸事業底心縱使你做得了將上去知得人君是看不看若朝夕在左右說豈不大有益是合下不合有這著書垂世底意思故也人說話也難有說得響感動得人者如明道先生會說所以上蔡說才到明道處聽得他說話意思便不同蓋他說得響自是感發人伊川便不似他伊川說話方終是難感動人或曰如與東坡門說話固是他門不是然終是伊川說話有不相乳入處曰便是說話難只是這一樣說話只經一人口說便自不同有說得感動人者有說得不愛聽者近世所見會說話說得響令人感動者無如陸子靜可惜如伯恭都不會說話更不可曉只通寒暄也聽不得自是他聲音難曉子約尤甚　程若庸增廣字訓性情　古今人物本本原原初無貳異是曰理一親疏貴賤賢愚厚薄萬有不齊是曰分殊（理一而分殊本程子論張子西銘理一分殊以理言分殊以氣言親疏者親親之殺貴賤者尊賢之等智愚賢不肖以脩明辨知之分言貴賤貧富壽夭以爲下學存之分言）程子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

之方也無別而無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　龜山曰理一而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等差爾（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仁觀之四肢百骸具于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朱子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小大之分親疏之等至於什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有我之私（又曰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楊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夾雜厚齋曰理一分殊猶木同一本而枝葉自分也理一而分殊分不殊不足為理一）

宋黃勉齋集西銘說　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無告如碁局自子之翼也以下至篇末如人下棊未曉其說丁卯夏三衢舟中

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予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帥塞為吾之體性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顛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黨與特有差等之殊吾既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之體養吾之性愛敬吾之兄弟黨與然後可以為孝不然則謂之背逆之子于時保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體養吾性愛敬吾兄弟黨與之道盡於此矣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　楊時致伊川書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伊川荅之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那當做處　問無逃而待烹申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　西銘理一而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難理會（並朱語）　問西銘只是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爾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蒙令截斷橫看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如兄弟顛連而無告乃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謂之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自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疏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當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哉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竊意當時語意似謂每句直下而觀則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觀之則上專是事天

下專是事親各有攸屬　西銘一篇正在天地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　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　問天地之塞如何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理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朱子語）　張南軒與朱子書曰西銘近日常讀理一分殊之指龜山後書終未之得蓋斯銘之作政為學者私勝之流昧夫天理之本然故推明理一以極其用而其分之殊自不可亂蓋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朱子曰熹既為西銘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荅伊川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伊川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一書之說伊川蓋亦未之許也　問自惡旨酒至勇於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

惡旨酒育英材是事天願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　明道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已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于此須臾而不于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西銘原道之宗祖自孟子後未見此書　觀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　游酢得西銘讀之即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之語言之外者也又論弘毅曰西銘言弘之道　西銘自首至末皆是理一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母　晦庵先生朱熹淳熙十五年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書解義以授學者致齋泛說張子厚以戲言戲動自誣誣人長惡遂非莫斯為愚作銘戒之目曰砭愚以父天母地民吾同胞忍為殘賊莫斯為頑作銘戒之目曰訂頑父之又以始目剌核之太至乃改砭愚曰東銘訂頑曰西銘是固以長者之心出長者之辭名長者之名也亦豈知人之狀萬殊而人之情又萬萬之殊乎故賢者以賢治人終不若以人治人以賢治人者君子以情用以人治人者乃小人以刑用也二銘以賢治人高矣遠矣其辭婉矣柰之何賢者一而否者百千也耶吾若與張子並世必語之曰盍從其初惜吾之生也後張橫浦先生集西銘統論　余觀西銘大意以謂人梏於形體而不知我乃天地之子。下與動植同生上與聖賢同氣要當窮神知化不愧屋漏存心養性以盡為子之道又當惡旨酒育英材以為持己接人之方以合天地之心而遇困苦遭患難當如舜如申生如曾參如伯奇以聽天地厚我貧賤憂戚為天地之成我存則順天地沒則安天地乃為大孝之子爾嗚呼豈淺學小識所能見此哉學者當自重焉　西銘解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乾吾父坤吾母吾乃乾坤之子與人物混然處于中間者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　吾之體不止吾形骸塞天地之間如人如物如山川如草木如禽獸昆蟲皆吾體也　天地之帥吾其性　吾之性不止於視聽言貌思凡天地之間若動作若流峙若生植飛翔潛泳必有造之者皆吾之性也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既為天地生成則凡與我同生於天地者皆同胞也既同處於天地間則凡林林而生蠢蠢而植者皆吾黨與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也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　大君謂人主吾為天地之子人主主天地之家事是大君吾父母宗子也大臣相天子以繼天地之業是宗子之家相也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高年先我生於天地間者有若吾兄吾能尊之是長天地之長也　慈幼孤所以幼其幼　孤兒弱子後吾生於天地間者也

有若吾弟吾能慈之是幼天地之幼也。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人合天地之德者也賢人特天地之秀也　凡天下疲癃殘疾孤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　疲癃老病也殘疾廢疾也孤獨鰥寡老而無子者幼而無父者老而無夫者無妻者皆天民之窮者也然數等無告者與吾同生於天地其困苦如此是乃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訴也吾其可不恤乎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畏天地之威若畏父母之嚴保其心而不敢少肆焉是子之敬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樂天地之命雖患難而不憂此天地純孝之子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違天地之心是不愛其親者故謂之悖德害天地之仁是父母之賊也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世濟其惡是天地不才之子踐履天地之形以貌言視聽思之形為恭從聰明睿之用是克肖天地之德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天地之事不過乎化天地之志不過乎神故知化則善述天地之事者也窮神則善繼天地之志者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　天地之心無幽明之間止不欺而已故不愧屋漏之隱者乃無忝於天地　存心養性為匪懈　心性即天地夙夜存心養性是夙夜匪懈以事天地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崇伯之子禹也禹惡旨酒酒能亂德今惡旨酒乃顧天地父母之養者也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穎谷封人請遺羹於母以起鄭莊公之孝心今我育天地之英才則是以孝心與其類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舜祇載見瞽叟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是舜不弛勞而致父母之悅豫其事父母之孝大有功於明教吾能在困苦中竭力為善以致天地之喜是乃舜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大舜遭父怒大杖則走小杖則受申生不明乎道乃以死為恭而成父之惡不可為訓者也橫渠之意以謂遭遇讒邪此命也順受其死以恭順乎天地如申生之恭可也　順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曾子之疾病而易大夫之簀是順其受而不以父母遺體處於不正者也吾今能處天地之正而不以患難易其節是於天地有曾參之孝也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伯奇尹吉甫之子也吉甫惑於後妻虐其子無衣無屨而使踐霜挽車伯奇從父之命而順父之令不敢有辭焉人當患難之際順而受命無怨尤於天地是乃若伯奇之孝也　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　富貴福澤是天地欲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　貧賤憂戚是天地愛汝欲成就我也此天將降大任之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吾存則順事天地而不逆吾死則安於其心志而不亂是乃終始聽命於

天地而為天地至孝之子焉鶴林精舍鶴林先生晚歲欲作書堂以理義之學淑其鄉之士友志不果就而沒劉幹君於苫塊荼苦之中不暇他及亟建堂于墓左以紹先志會區區遠來方清幣以弔公墓而劉幹君為設講席屬友朋俾誦所聞於斯堂以發其端辭而不獲謹取西銘一篇述其大旨以塞嘉命云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旨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于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

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為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忌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為天地悖德賊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存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夫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為顧養以此及人則為錫類以此處常而盡其道則為底豫為歸全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為待烹為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而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為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為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為事天之推而善事天者乃所以為善事其親者也劉幹君作堂以紹先志而因取友以輔其仁繼志述事存心養性二者蓋兼得之矣故愿歆述此以為勉而併以諗同志云

（良孝按鶴林先生即前吳公泳以蜀人寓吾德清劉幹君名棠）陳埴木鍾集西銘之書以無親親之殺　程子曰西銘理一而分殊墨氏二本而無分劉矣通言西銘以天地為父母聖人事也人能以父母為天地約而求之仁亦不可勝用矣孔子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而況於人乎而況於物乎陳亮龍川集西銘說　伊川先生曰西銘之為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

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又曰西銘仁孝之道備矣須史而不於此是不仁不孝也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如日星而世之學者窮究其理淺則失體深則無用是何也是未嘗以身體之也今之言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彼以其分之次第自取爾非吾心之異也取之雖異而吾心則一故曰理一而分殊以是為言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憂喜也能好人能惡人直應之云爾而吾心未始有好惡也如鏡納萬象過而不留者蓋止於此而釋氏以萬法為幻化未為盡不然也將以一之而終不免於二將黜異端而終流於異端是未嘗以身而體之也嘗試觀諸其身耳目鼻口肢體脈絡森然有成列而不亂定其分於一體也一處有闕豈惟失其用而體固不完矣是理一而分殊之說也是推理存義之實也西銘之為書也乾為父坤為母塞天地者吾之體也帥天地者吾之性也民為同胞而物則吾與也大君為宗子而大臣則家相也聖其合德而賢則其秀也老者視吾之親幼者視吾之子鰥寡孤獨者視吾無告之兄弟此之謂定分定其分於一體也一物而有闕豈惟不比乎義而理固不完矣故理一所以為分殊也非理一而分則殊也苟能使吾生之所固有者各當其定分而不亂是其所以為理一也至於此

則慄慄危懼而已爾心廣體胖而已爾慄慄危懼畏天也敬親也心廣體胖樂天也寧親也違者自絶也害仁者自喪也濟惡者自纍也惟踐形者爲能盡其道也察萬化之所由往能曲折以述事也窮至神之所自來能卓然以繼志也隱顯如一可以爲無忝矣自强不息可以爲匪懈矣寡欲所以敬身也養善所以廣孝也自盡而有所感通則生是爲孝不適而無所自盡則死可無憾完其固有而歸則不失其所受順其正命而行則不失其所從違以自遂窮以自修存以自盡沒以自安是其心無造次之不存無毫釐之不體周流乎定分而完具乎一理鳶飛魚躍卓然不可揜於勿亡勿助長之間而仁孝之道平施於日用矣極吾之力至於無所用吾力然後知西銘之書先生之言昭乎其如日星也侯氏靜一泛言張子西銘說　侯氏曰唐虞三代聖人道統正派至孔孟沒不得其傳濂溪周子二程夫子實接不傳之統二程之後便到横渠張載蓋以西銘垂訓于世明道曰西銘原道之宗祖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見此書省多言語朱子曰自讀張子書四十餘年但覺義之深指之遠信乎孟子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無以信其必然也夫朱子命世之大儒也註解西銘止書喜學其尊信此書之微意可知愚伏讀之始實先尊縉山先生之手澤宋儒呂大臨張九成朱熹氏之解比歲先師李舟軒昌道復以西山後人參摸演說命愚錄誦已上諸儒總爲一篇似涉易覽令撥冗之暇纂附成書合而玩之發明與微庶幾方寸之中融會洞達而有一得之說其去先生任道之本指未遠也元儒王奎文曰是宜冠四書之上先讀西銘方讀大學次及語孟中庸即胡宏所謂周子通書直與易書詩春秋語孟流行乎天下之論同也　奐然謂東西二銘與曾子合西銘主宏東銘主敎至於克己復禮一也洛謂西銘主愛根乎仁東銘主敬根乎禮至於動靜交相養一也元牟巘之陵陽集俞好問摘西銘王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主於萬物其生雖何凝沍摧剝蕭萎蒼蒼受變乃成霜露皆教而况在人貧賤憂戚是爲福澤德慧術智是爲疢疾曾益所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或不仁父母於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昌驕以敗思之通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雖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究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栗鏘發孔周匪玉其美伊石其力匪石其力生成之德源流至論愚嘗敬誦明道之訓矣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

不於此則不爲仁不爲孝矣（語錄）可精矣哉横渠之道也至矣哉明道之訓也夫西銘一書理義與闡發前聖未發之蘊啓人心未啓之機眞可與天地同其體渾渾乎無所名恢恢乎無所不及範圍不可得而過形器不可得而繫（性士西銘贊）故伊川一見不以性善養氣者稱則以原道宗祖者言明道一見不以違得天德者語則以極醇無雜者論然究其旨要大抵切切於仁孝之道且乾稱父坤稱母此西銘之純乎孝人君有見於此則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天而孝子之職舉矣或謂中主恭而未免偷父於惡而乃取而脩諸大舜之底豫而遂疑其駁不知横渠之意非謂舜之孝果與中主同也特以明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命爾夫何疑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此西銘之純乎仁（見上）人君有見於此則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仁人之事畢矣或謂孟子親親仁民自有次第而乃合而歸諸大君之長幼而遂惑其泛不知横渠之意非謂大君之心果愛無差等也特以示聖人之心一視而同仁而能稱物以平施爾夫何惑學者尚能志其所志學其所學澡身浴德之地齋心克己之時力於此焉而求之則孔孟之道可傳曾顏之學可企而横渠之望於後人者亦無負矣嗚呼知西銘者固以西銘之言爲當病西銘者復以西銘之言爲過今觀龜山之言有曰言體而不及用曰有平施而無稱物此猶可也（見上）鮑若雨何人而亦非之劉安節何人而亦議之甲可乙否互相矛盾吁横渠其果可疑乎如其果爾則二程何信之篤也如彼如曰不然何二三子復疑之深也如此者疑之者是則信之者非信之者是則疑之者非二者必有一焉曰皆是也信之者所以知之疑之者亦所以求知之信之者固無疑矣而疑之者亦豈終於疑哉吾亦見其不能不終歸於信而已矣鮑若雨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管窺天之喻則惕然而改（語錄）劉安節向嘗疑也及聞伊川造道有得之言則頓然而覺（同上）楊龜山向嘗疑也及聞伊川理一分殊一語則倏然風飛判然冰釋矣又何疑焉（見上）愚故曰終歸於信而已矣嗟夫人疑先天易爲考數之書得陳瑩中之言而悟世疑太極圖加無極之妄得晦翁之言而釋（見太易淵源）然則西銘一書所以信於人心信於天下後世者幸有二程先生遺訓在四書章圖總要朱子曰西銘理一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蓋仁是泛然兼愛處義是截然分別處故天地化生萬物則爲理一然乾稱父坤稱母其分未嘗不不殊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其理未嘗不一然民稱同胞物稱吾與則其分未嘗不殊與夫合天下之人皆吾兄弟之親其理未嘗不一然至於大君

家相長幼聖賢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其後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者理一處便有兼愛之仁分殊處便有截然之義不然愛無差等墨氏之仁爾豈足以論西銘之大旨哉　右所列西銘之圖專以理一分殊者言也朱子又云西銘綱領渾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二句蓋又主以理氣為說者也沈毅齋先生遂衍其義有曰自貴賤尊卑之等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塞以氣言也而同一根源則未嘗無理一者存不可以其一而不差其分之殊此推行之仁也自聖賢善惡之別而言之則屬於天地之帥以理言也而未嘗無分殊者在不可以其殊而不歸乎理之一此存養之仁也仁之存養者同乎天而無別則仁之推行者施於人而有別矣雖然氣在性分可得而變厚薄清濁是也氣在命分不可得而變富貴脩短是也惡旨酒以克己育英才以輔仁所以求變其在性分者勞佚生死不二其所之富貴貧賤一安其所遇所以不變其在命分者惟其付命於天者輕則其責成於己者重所以存順沒寧無忝於父母也先生此說發明備至愚故因即朱子之意而圖之併述其說于左初學之士詳玩其所以為理一分殊之旨又參以理氣差別之說則西銘旨義庶乎其盡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九庚

銘

帝賜二銘

（舊唐書馬燧傳燧平河中詔還光祿大夫兼侍中還太原德宗賜燧宸扆台衡二銘序曰朕每覽上古之）書及唐虞之際君臣相得聖賢同時日夕孜孜講論至道或陳其鑒誡或諷以詠歌煥乎典謨百代是式有以見啓沃之道理化之瑞意甚慕之而未能追也頃靈鹽節度使杜希全著書上獻多所規諫聊為君臣用答其意河東等道副元帥司徒燧圖請勒石貽厥後人朕以文既非工義又非備著諸來裔良所愧焉起予者商固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後代知我文武厥邦之臣歟　宸扆銘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慾交馳利害糺紛無主乃亂樹之以君九域茫茫萬情云云目不備覩耳難偏聞覩之間刲又非真事失其源道遠莫覩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夫源惟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誠其意罔從爾欲罔戰爾偽體道崇德本仁率義必信若寒暑無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慮一致任人之術各當其器捨短從長理

無求備事多總集眾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貳以天下之目為鑒我鑒斯明以天下之心為謀我謀則智求賢惟廣辯理惟精逆耳咈心必嘉乃誠順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諛全度忠貞先人立言為代作程諤諤者昌唯唯者傾繫以興亡曷云其輕承天子人夫豈不貴伊昔哲王夙夜枕畏馭朽為戒納隍為志神精害盈天匪假易四海為家夫豈不富伊昔哲王動儉固陋土階罔飾露臺罷構遠奇技淫巧放珍禽怪獸敬之慎之天命可祐欽令必行順人之情欲誠必著清己之慮心無億詐事必忠恕凡將有為靡不三思喜怒以節動靜以時毫釐或差禍害亦隨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長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厲階斯起垂旒蔽聽黈纊塞耳含弘光大是亦為美寶之如天愛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昧嗣守丕圖寤戎荐興德化未孚大業兢兢業敢以渝俯察物情仰稽典謨作誡斯言寘于座隅　台衡銘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聖人則天亦建輔弼以翼以弼為衡為鈞如耳目應事如股肱運身是則同體孰云非親陰陽相推四序成歲君臣相得萬邦作乂感同風雲合若符契以道匡救盡規獻替木必從繩金其用礪帝者之盛時惟陶唐乃聞疇咨仄陋明敭洎乎有虞二八騰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湯載生姜牙諒彼武王道無不行謀無

不職君聖臣賢運泰時康漢高既興蕭曹亦彰烈烈我祖應期而昌剗滅群兇破平四方惟衡及英啓闢封疆曰房與杜振理維綱亦有魏徵忠謇昂昂偉茲衆才為棟為梁蕩蕩巍巍邦家有光是知道之廢興繫于時主主之得失咨于台輔經之以文緯之以武出為方伯入作中甫絶維載張闕衮斯補維德是倚維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難周傅說板築夷吾射鈎任之不疑千載垂休體於至公何郵何雠進惟哲主必賴良弼矧予不德暗于理術師旅繁起政刑多失遵茲艱也夙夜祗慄翊我載我實惟勲賢內熙庶績外總十連威武載揚謀猷日宣長城壁壘巨艦濟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顛予嘉爾誠爾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恥自昔格言慎終如始功藏所彝道冠經文毋俾伊傅光專厥美作鑒勒銘永世是紀遂至太原乃勒二銘於起義堂兩偏帝為題額其崇寵如此

心亨銘

（嘉定州臨邛記直徽猷閣張行成心亨銘）臨邛太守郭袞義以書來云近闢一小室為公餘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亨顧僨今日亦可謂處險矣然古聖賢濟險必有其道愚不肖何足以知此願乞數語銘之座左以為朝夕之戒庶幾求小得而不至於坎窞惟不以晚進鄙之特賜善誘竊謂卭之為郡昔有四利今成四害曰茶曰鹽曰酒曰鐵惟茲四者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吾卭獨全昔以為利民競富豪今以為害民皆貧薄公私窘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變正坐乎此太守之來適丁斯時可謂處險矣聞室曰心亨得濟險之道也坎之為義在卦為當時之事故有出險之理在爻為適時之人故無出險之辭何以言之坎之剛中惟二五兩爻在二則曰求小得孔子以為未出中在五則曰坎不盈孔子以為中未大是也在卦則維心亨孔子以為剛中行有尚孔子以為往有功是也夫天下事未有中不剛而能濟剛中者誠實之謂也金石可貫水火可蹈天地可動况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立哉山下出泉稚而放諸四海無所不達雲上於天沛而利于萬物無所不濟又安有出中未大之患耶為之銘曰時在重險心維獨亨胡能有尚剛中則行戊子重陽日里人張行成書。

嘯隱銘

（宋北磵禪師集）臨川王正叔嘯隱銘陳壯圖嘯長舒自樂蘧廬中之天地豈特以天地為蘧廬學道兮自娛飲水兮飯蔬是謂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廣居。

主靜銘

（宋周濂溪集附録篇載南安書院主靜銘曰）山下出泉至靜而清汩之則亂清矣從主人之為人稟二五精厥初本靜天性清明形主神發感物為情紛綸交錯善惡已萌君子修之敬立德成中正仁義存養益宏靜虛明通不外一誠動主乎靜體立用行

謹動銘

（周濂溪集附録篇載謹動銘）吉凶悔吝自動而出惡居其三善止於一必純乎天去妄之夫無妄則誠渾然至質幾微弗審易為邪汨物欲横流正道日窒君子謹之檢身自律仁義禮智真理融溢動直公溥不離一實用和曰德動罔不吉

三住銘

（江西志唐施肩吾字希聖江州人工詩文舉進士第不調官入廬山遇吕洞賓授金丹之妙著三住銘）三住者謂氣住神住形住也

日省銘

（宋陳藻樂軒集）欲動而吁呼應而覩雁覩乃雌實朕我身凡百違意戒毋恚嗔天子和哉呪吾庶人知斯二者佛寶儒珍勝於問藥矧謬祠神。

無咎銘

（宋袁蒙齋集無咎銘贈楊廷淵并序）慈湖先生作無咎古篆授廷淵廷淵屬余發揮斯義余惟易之言無咎多矣而允於大過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辭深有味焉吾夫子繫之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貴也慎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嗚呼人稟天地精粹之氣此心至靈固未嘗有咎也。入孝出弟謹言篤行無所苟焉本心純明六通四達咎何自生哉初六處大過之時以柔居下順也藉用白茅謹也居下體之初秉至順之德而盡敬謹之心謹則無所苟無所苟則無所失故初六無咎非於本心之外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錯諸地而可是苟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戰戰兢兢常清常明無所偏黨無所係累無所愧怍無所凝滯六合雖廣近在咫尺一身雖尠範圍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無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無失即為得不必求善也咎去即為善聖人垂訓豈不昭如日星哉余竊至於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從而為之銘曰　易道坦平何用作為人自不悟萬轍千岐一日洞然了無所疑天地在斯四時在斯萬物在斯古往今來在斯聖人與我在斯衣斯服斯飲斯食斯視斯聽斯持斯履斯求之匪求知之匪知為之匪為思之匪思柔體居下茅以藉之謹敬若此朝夕弗違萬善自爾主百志自爾熙輝光自爾著德性自爾彌其變無方其樂無涯以是為無咎之銘非支非離

愚軒銘

（宋洪适盤洲集）山烏可移我志不撥佛烏可為我禪不滅用智盡心巧不如拙

癡室銘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庵銘

癡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文庵而越趄（已上並係洪适撰）

達原齋銘

（宋袁蒙齋集）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執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間禮樂吾何言

止善齋銘

（無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焉謂止聽綿蠻兮斯意）

存誠齋銘

誠本存育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毋閑邪禮是門

養正齋銘

（初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生不窮非助長常融融（已上集條蒙齋集四齋銘）

止堂情話室銘

（宋王十朋梅溪集）南浦陳彥卿取大學之義以名堂採陶淵明之賦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銘之銘曰金玉滿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學之道在於知止予以銘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難知反求諸身非遠而正予心兮誠予意定應不離方寸地　右止堂銘　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况於親戚又情之最親戚之話苟不情將焉乎用其情獨不見夫陳子之入是室兮無話不情非情不話顏津乎常自快願子摛親戚之情意均此話於跡外則四海之內皆兄弟其爲悅也尤大　右情話室銘

東齋六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東齋六銘并序）其來櫟陽櫟陽之大夫埽齋於聽事之東以館之日給之食又借之書以養焉齋之東北有室室縱二莛橫半之某居其中惟然與大宇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滋堂僃廈也室有窻窻之右有戶戶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攣縈蕭然涔然嶢巖野者某時厭坐卧則攬舊編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虛曠亦自宜也舊常多感感之積無以紓發則懼夫抑且殺也少紓之爲窻戶方池垣四銘又爲書囊酒壺銘皆以自警也某曰銘之作吾不忍效昔人捕影跡以圖附其說至於活獄事鵬苟耀文筆者吾又見之若然斯六銘其可然無媿也已　牕銘　有明勿情有陳勿啓貧爾天日保爾虛室樸而標素而懔不流于華不蕩乎空映書映文邇乎曉昏爾明可尊　戶銘　闔是以晦闢是以明若樞若扃順而勿情爲乎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戶之祥也耶　方池銘　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圓取正胡能不盈有岸斯廣胡能不竭有源斯養維風及雨或激其平爾龜爾魚勿污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敎勒銘池傍以輔吾志　垣銘　表毋甚高以敉余見質毋不厚以斷余限中古失宜孰踰孰窺中古易言爾奚屬斯咨爾垣予其安其支　書囊銘　豈無羿囊傷於東勒亦有高架塵窯伎食倚斯蓑兮方而有容不華於外以垣其中行可以携坐可以隱居子之器用無不順容不在多貴於能達蓄不在周利於頻發不發不達伊篋之擊　酒壺銘　富而分人贈愁以喜貧而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象君子杖頭之錢方外之賓交招世逸羌攝天真作熙作淳貧汝燕人何千萬春

舉業囊銘

宋呂南公灌園集余年桐鄉之明年當有司請貢士之春同居爭治舉場事業時以車余余不得兕也稍積爲之寘囊壁間以積其大暇日又題囊腹爲銘以自悲其詞云孰干我才以亂吾學董兄持麗成此舵惡豈不有故腰金曳朱豈不誤事飢腸白鬢咨爾囊兮蓄我窮歟聚吾適乎

翦銘

始以功利終以功純彼牽彼收在我無間吁是可是可以爲人臣之訓

尺銘

天下之短長實汝然後知汝雖無情不得不爲焉乎孰賦汝材使至于茲（已上集呂南公灌園集）

鞠城等銘

（袁州府宜春志李沖元鞠城等銘并序）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道既隱純樸已散雖免齊之世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然則聽獄之際聖人尋以敎慎而哀矜者豈以民陷非僻之習罥金木之訊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已還數民無黨庠遜序之法養民無井田夫家之制飢寒困苦逼於垂死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未嘗聞知一旦陷於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扶書永嘆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沖元不敏而復迂僻鄙陋不通世故承乏決曹掾雖小官賤吏而實民命之所懸愧無皐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脩治囹圄既成迺爲鞠城等銘凡十一篇寘於座右以自勵云　鞠城銘　畫地不入刻木不對敢或爲此厎民于罪使死厭而復然匪予心之所畏回也盜飯豢乎救人唯救焉而養虎未知焉得仁　盂銘　羹也挈德以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爲泰則勤而德則弗新予一食而九覆沮思平反以數汝　門銘　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禮汝門也汝安可踰既出彼則入此固將食汝以同魚狂纓不足滯有餘將曰繫誰之辜予恐爲董子百仞之深淵亦不斷于公駟馬之高車　枷銘　爾頁雖重頁爾之頁予也亦重爾頁若吉則亦釋爾之頁　杖銘　能自杖也而後可以杖人無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狷者如怅以自戚強者捍楚而獲信咎孰于歸歸乎予身　梏銘　與其梏罪人之手也毋若梏夫之手肯人之溺君子之醜　桎銘　爾之所蹈曾弗謀于道歷曰棄汝不言敎吉古之人一舉足不敢忘其親盍跡爾履爲

有表端而影政。紲銘　聽訟者欲其如繩之直，不欲其如繩之急。嗚呼莫紲於奸，出而惡入；莫弛於吏，縱而弗戢；莫酷於縶一而逮十。苟遯理而禁，雖斜圜而何及。杻銘　福生有基，絶惡者於其微。兩兵鬭於桑，女秩人起於楊厌。初則弗戒，而悼絶者之不屬，猶不豫而閔飢。衣銘　嗚呼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余不能與物為春，徒俾爾不寒而溫。（以上俱永州府直隸志）周孚鉛刀編跋鞠城諸銘　右鞠城諸銘十有一，余讀之喟然曰：此雖禪閭之義，跡而題萍鄉壁文之別錄也。世以吏胥為兀官而憚為之，自漢之儒者倡此說，世之士大夫能脫此弊者亦鮮矣。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儁退之尚云爾也，況其他乎。夫憚其為而強使為之，則視成於簿書之間，倚辦於胥吏之手，無足怪也。雖不以酷得名，而其患與苛刻者同科。余方學為政，爲此銘之言，皆吾當書諸紳者。陳翁以此相示，三復之餘，敬書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澣日。宋楊誠齋集跋翁子才為江養源書李元中鞠城銘　李銘汪稗翁題，若蓍同時，汪規與時遺珠，一日三師，景其庶幾。周益公大全集李公麟字伯時，堂弟楶字德素，南唐李先主昇四世孫，並登科，隱舒城龍眠山里人。李沖元字元中，少年遊佳，善言論人物，如璧與為山澤之遊，號龍眠三友。元祐三年亦登第。與獄直春作鞠城等十一銘，其賢可知。汪公消字養源，被遇孝宗，歷左司諫、中書舍人兼吏部尚書，諱應辰字聖錫之兄，嘗為吉椽。喻公子材為書此銘，五十三年矣。子材即聖錫姉婿，翁諱樗，紹興初擢館職，後奉懷寧，避時相，挂其冠，晚起為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孫珪來為酒官，兼行椽事，參前手澤，眡厲法戒，矜式賢範，謂予昔與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請題下方，詳記以告來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城銘

國朝孫作蒼螺集城銘

崇墉桓桓，矢入而躍；鉤援臨衝，談笑引卻。保汝父子，樂爾室家，姻族鄉黨，翕然無譁。大開棘門，究如兒戲；竊入趙壁，立漢赤幟。城何足賴，城何足恃。三軍之帥，實執其機。不為雞口，甘為牛後。雖有堅壁，示莫余守。人心之鉄，其隙甚微，一有弗慎，寇隨以滋。六鑿擾攘，噴刻交列，我作城銘，守不可緩。

蘑隙銘

宋北磵禪師集蘑隙銘　顧余家古屋老不支，塗肖阤剥，蘑隙庋器用者數板，下設小櫥，闢數榥，納月踈風，作於斯，忠於斯，非酬酢事物於外，亦必於斯。銘曰：適斯陋陋，吾愉愉；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備，非吾所謂道；正斯立，旨吾居乎。

古器銘

宋劉學易先生集題古器物銘贈德父兼簡諸友　往者李龍眠監河圖城庠，家多古時器，羅列供客玩。爵觚屢飲，我鼎高跨，看勝到今，呂侯書一

長如對面。遡來三十載，後向趙卿見收藏，又何富模寫，梨黃卷洗，酣夏商周餘，嗜到兩漢銘識文字，祖曾玄成稱篆隸，通蒼雅學，不畏魚魯，肱遂將傳玩，琰索我序且讚。我衷心力薄，游不出里閈，乳懷忘年友契闗異州縣，深懋千里，駕請畢十日燕，請賢共嚮達史類三語椽。

朱墨銘

宋史陳宓傳　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吉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端平初，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論諫之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閣。

四留銘

表堅續志　王参政伯大，號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字銘

溫革瑣碎錄　監當官六字銘：謹出納，嚴蓋藏。

十銘

鶴林玉露十銘　宋光宗即位，謝良齋為大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匪藝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為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費不勤，妄罰不畏，貫物大權，以妄為忌。貪吏害民戒，石莫穢於廣，以激捷於號令。民之疾蠹，幽遠難知，日訪日問，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以義，未聞剝斂，其罪在吏。亂之所生，非止寇狄，奸回設詐，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為戒。辭簡理明，時人以比李衛公丹扆箴。

十二字銘

宋楊弘道集　想慕怨毋戲言砕損友塞禍源。

二銘

宋鄒道鄉先生集二銘　一某釣磯，一下鷗臺。予偶於江濱亂石中得二勝處，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見遺也。其一曰某釣磯，其一曰下鷗臺。既命名之，又刻銘於其上焉。

知樂仁壽二銘

宋袁蒙齋集　鼓水柯山之勝聞天下，作知樂仁壽二銘。動無非妙，試觀諸水，日夜周流，莫見終始。此不可見，寂然而已。知者何樂，蓋樂乎是。右知樂銘　嶷彼山象，形若塊然，根古青青，發育無邊。靜乃知此，妙不可傳，仁者默識，以永天年。右仁壽銘

酒鏡銘

元耶律鑄集　元耶律鑄酒之德醇，鏡之道明。酒挾物以德，鏡應物以道，不有私於物，可謂體其道之大者也，故作斯銘。

小景平遠銘

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小景平遠銘并序　曾中甫作平遠寒石遠通時葉，且書自以詩題其小景云：平生立整意從

墨寫江南真韻勝不凡者北湖居士跋之以銘五焉吾知其不欲榮五斗吾知其莫能辱而一丘一壑天所以韻其胷中者顧以遺世而超俗

秦坑銘

（元吳萊集）惟嬴之虐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嬴日以跌竹帛煙起干戈流血適以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羲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大字轉熾啓我混沌闔陽闢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噴而三孰興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轍微言如綫橫議溢鄒釣紛祈亂不樸益熾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塞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嬴氏我將適從

巡狩銘

（孔叢子巡狩篇）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倡義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悅斯道力不堪也

權皐銘

（新唐書藝文傳）李華稱禍衍悔及為元德秀權皐銘四皓贊稱道深婉讀者憐其志

襄樊銘

（宋李曹伯集擬襄樊銘）大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司李曾伯奉天子命調兢高達幕府王登提兵復襄樊兩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銘于峴銘曰壯乳峴春南北繫墉壁樊陵谷乾能夬剝斯復千萬年屏吾國

秦權銘

（顏氏家訓）蜀有秦權二銘篆文明具因備載之以考顏氏之異　廿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顏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蓋誤以廿字為二十字明壹之顏氏誤作壹明之義未安當從篆文則古則字謝本音制非壹古壹字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灋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辭焉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凡六十字顏氏稱五十八字一字磨滅見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辭焉顏氏無有字　而刻辭不稱顏氏誤以而字作所字　其於久遠也顏氏誤以也字作世字訛文也　注云秦刻石也字權銘正作世字　刻此詔故刻左顏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滅　字數不同恐顏氏所見秦權自有異同故仍從顏氏若而字也字則真誤矣故改焉（再見秦字）

枕杖二銘

（唐羅袞枕杖銘并序）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敗而防遺闕也袞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為之銘亦古之賤士不忘忠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巾几銘

（羅泌路史黃帝後紀）巾几之銘曰毋翕弱毋俷德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

漢侯鉦銘

（寶刻叢編）四十二字雅下兩字缺有云新始建國九年蓋王莽以始建國冠所改年號紹興初金州耕者耕得之太守郭浩致于宣撫司復以進御府　侯鉦四十二字闕二字王莽地皇二年所作紹興中出於金州今在毗陵胡承公家漢器如館陶釜甘泉內者鐙之類雖非彝鼎間古文蓋猶是篆體獨此器所書有波畫字尤清勁與漢末筆法無異孰謂西都隸字皆古拙乎

安哉銘

（高似孫緯略）李尤安哉銘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埏埴之巧甄陶所成食飲美珍思此鹿為此不知何器別無所著見是陶器也

洗銘

（古今事通）吳莊漁人得二大洗以歸章氏予銘曰金兮精火兮明土兮英水兮清器兮貞人兮贊　又　周櫃得三足洗於清化銘曰尚古雕人範模首制伊谷可陵厥用圖璧

瑞魚銘

（唐張曲江集賀衛州進古銅器表）云伏見衛州所進瑞魚銘等神物來（吉兆）奇形製純古魚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龜文更表錫年之永河圖舊事無以加之

石雲板銘

（宋北磵禪師集彰教寺石雲板銘）兩朵雲峙中可貫考之清越而渾圓刻詩五十六字曰吳翁題不書姓名寺無耆宿可訪訪諸野曰建炎初雲居隆藏主來住此山通湖口得於氏武曰徐氏舊物二甌未知孰是寺蓋李氏有國時徐魏惠王葉田王温第六子名知諤字義明距寺七里有江南翰林學士常夢錫所撰碑太廟令王崧所書屹立驛路傳元祐元年龍圖學士蔣之奇制置江淮荊湖時所作碑陰則在寺物之隱顯固有數焉其膺而後震銘曰切堅兮采英剪雲兮賦形在縣兮審厥聲聲聞于人人惟聞聞寂寥兮歸根塵消不痕

信心銘

（秀雅堂壁記）三祖信心銘　至道無難惟嫌簡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

物初銘

（北磵禪師集物初銘一卿瓶書記）寸田鏡空蕩然十

虞雲汎翳消其應無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物亦惡乎有夫道道之所載惟物之靈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萬生絲綸汩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緒於毫忽未兆而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銘以打其訖銘曰泯且斂絲以綸曰無帶何從生生無從去冥際動中滅靜中起徹退思與却顧當云何洞化母全者天天地先觀物初如是觀

笁源銘

笁源銘（姜戡之）一滴曹溪發於中天遍邇於江西一十八灘餘波瀰瀰襄陵懷山室何有於濫觴障何有於頽瀾雲何心乎故夲水何心乎舊圀九河奔湍淼然毛端吾故曰統之有宗亇會之有元。

勝叟銘

勝叟銘（津川定首坐）目定曰勝取人衆勝天之勝爲之張本則揖之曰蒼蒼而穹者天也無聲無臭品彙以亨四時以成亨之以誠應如谷神總總出出其類寔繁汩序亂常天紀妄干朝春析秋曹雜宣啾喙息弗停擬萬數跷氣葦伏變金行既肅族類竄匿愁然皆瘖珠絕景消泯默至死天籟常鳴無從開闔於戲天乎不戰而勝凡所以賀戰勝者冠蓋相望雖愚夫愚婦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天不可勝而未嘗不定則又諗諸其衆曰天何言哉

明無礙銘

明無礙吾孤雲權之子以諸父事余與朴翁光銘朴翁稱之曰無礙屬余着語後十九年始克爲之銘銘曰毫忽不透物則礙膺洋然物消伏膺以懲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礙蔕獨在眭空吟虛欲萬籟瘖只益自勞直寸枉尋地窄天通拘窘跛蹇必也逢原此外無地

無盡銘

無盡銘（淮川載知客）典吾賓者曰藏號無盡爲之銘銘曰此靈覺性太空同受十虛無垠均量齊壽凡厥有生天地共盡先天後地獨存者性外取風月用雖不竭盡蛇著足既著復刖身挪子許曰小天地求諸吾身是謂直指

仲舉銘

仲舉銘（德侍者）德輶如毛民鮮克舉孰能舉之惟仲山甫古往可俟仲也豈無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上俱北磵文集。）

六悔銘

袁堅積志冦萊公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爲終身之用。

萬佛影銘

廣弘明集（佛影今在西那伽訶羅國南山古仙石室中度流沙從徑道去此一萬五千八百五十里）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聞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尒乃

思沾九澤之惠三後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群品熙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己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跡以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既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待耶爲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跡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曆載雖啓蒙慈訓托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飡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道輝層巖凝映虛亭在陰不昧處情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跡絕而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勸靡獎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悞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迴於軒宇昏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俙若真遇（其四）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脩庶茲塵軌映彼玄流漱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大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撿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䒭之感遺跡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佛影銘

廣弘明集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緣端緒不一難以形檢易以理測故已備載經傳具着記論矣雖舛埊緬

謝像法猶在感運欽風日月彌深法顯道人至自祇洹且說佛影偏為靈奇幽巖嵌壁若有存形容儀端莊相好具足莫知始終常自湛然廬山法師聞風而悅於是隨喜幽室即考空巖北枕峻嶺南映彪澗摹擬遺量寄託清彩豈惟像形也篤故亦傳心者極矣道秉道人遠宣意旨命余剝銘以充刊刻石銘所始實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豈淺思膚學所能宣述事經徂謝永眷罔已輒罄竭劣薄以諸心許徽猷秘奧萬不寫一庶推誠心頗感群物飛鶉有革音之期闡提獲自拔之路當相尋於淨土解顏於道場聖不我欺致果必報援筆興言情道其慨群生因聚六趣牽纏七識迭用九居屢遷劇哉五陰卷矣四緣遍使轉輪苦根迭遭迭遷未已轉輪在己四緣雲薄五陰火起疊覺正覺是極是理動不傷寂行不乖止曉爾長夢貞爾沉詠以我神明成爾靈智我無自我實承其義爾無自爾必祛其偽偽既多塗義故多端因聲成韻即色開顏望影知易尋響非難形聲之外復有可觀觀遠表相就近暖景匪質非空莫測莫領倚巖輝林傍潭鑒井借空傳翠激光發問金好冥漢白毫幽曖日月居諸欵寧斯慨曾是望僧擁識俟對承風遺則髣若有槩敬圖遺蹤疏鑿峻峰周流步欄窈窕房櫳激波映墀引月入牕雲往拂山風來過松地勢既美像形亦篤彩淡浮色群視沉覺若滅若無在摹在學因其絜精能感靈獨誠之云乎惠亦孔續嗟爾懷道慎勿中惕務喪之推闡提之從反路今覩發蒙茲覯式屬厥心時逝流易敢銘靈宇敬告震錫

明倫堂銘

（朱晦菴集南劒州尤溪縣學明倫堂銘）天叙有典匪學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經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厥成

四齋銘

（朱晦菴集溪縣學四齋銘）崇德齋銘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污濁兮　廣業齋銘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恭肅公兮　居仁齋銘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齋銘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更同安縣學四齋銘　學舊有四齋許同年去其半以省長諭具員之冗故唯兩齋而四門如故又皆錯亂不得其所至於命名之義亦有未安蓋如東征之名乃學優而仕之事非學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祿誘人豈教者之意哉今欲復四齋之舊以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目之東西相次自北而南誦習之區各依舊貫易日新長諭為志道長諭東征長諭為游藝長諭其據德依仁兩齋請學諭直學選本位學生推充齋長或齋諭許隨衆升堂聽講本學更不差人以塞希覬之路諸職事以為如何幸與諸生議以

見告條其使不便者悉且蔽行之　嘉禾郡四齋銘　處仁齋銘　里有仁焉擇之而處顛沛造次不離其所蓬因麻直絲以染遷漸磨而化物我皆然　好義齋銘　質直無邪所存在義行而宜之勿放於利無適無莫匪驕匪吝推之邦家其遠可信　復禮齋銘　湛然一性中有覺知感物而動私欲害之約之以禮勿順乎非不遠而復顏氏庶幾　近智齋銘　仲尼之聖顏子之賢好學不厭智斯仕焉勉強師之其德日起知之而好斯近智矣　袁蒙齋集達原齋銘　泉始達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滿宇宙無非原日用間井井然問禮樂吾何之　止善齋銘　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靜乎是動乎是既曰動曷謂止聽綿蠻會斯意　存誠齋銘　誠本存貴存存不可睹不可聞可睹聞皆乾坤邪既閑純乎純欲閑邪禮是門　養正齋銘　物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養何功養乃固主不窮非助長常融融

唯塾銘

（宋方）秋崖集一貫之傳曾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曾廣之塾曰唯則為之銘。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曾子雖聖所許微哉果其厥妙維曹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洽爾門人於手為贅勉哉聞孔歸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忠言又焉容九。三省吾身其自茲入

書銘

（笠澤叢書）太古之時何書有哉逮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初弗知惟簡惟牘斷竹折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經一絕錯亂名目疑務輕省擣稟剝穀膠發蕃衍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矜蟬聯薰縢蠹數庇乎不堅又取紙石琢磨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遷璽印草號欵勒識焉其巧益甚其訛益繁盟契質要廟戒夕反詔誓制令尾達首言淺檄奏報離方就圓錄注傳記醜儷美儔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詠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壞爛無遺簡編嗣以梟穀其留最延錯繆顛倒龍蒙弗刪在紙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鐫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乍詐偽焚燒棄捐後似太古結繩之前

書字銘

（朱晦菴集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書廚子號銘

（朱晦菴集藏書閣書廚子號銘）於穆元聖繼天測靈此謨訓惠我光明永言寶之匪金厥籯含英咀實百世其承

寫照銘

（朱晦菴集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

而容髮㵎悴遂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唐士元為予寫照因名其上以自戒云

叢書銘

宋曾丰撙齋集（銘并序）清江鄉貢進士鄒師韓揭其家塾曰叢書屬余為記余適坐官紛而師韓又休於歸立須不容冥搜姑從省文法而為銘曰萬物華前或眺以娛君豈惡華而易以書問書幾何淆叢亂裹姑撮其概經史子集君味其間經闢則醇至丈子集澆餘而精吾書六經吾道一貫以書牴經猶物之玩說吾書外後以他亂君曰太初併經則無文字生焉精猶已其一非不足萬非有餘吾齋吾名吾何擇夫精猶

釜儀銘

元姚牧庵集不可體形莫天大也無競雖人仰釜戴也六尺為深廣自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兌也環鑿為沼準以溉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縮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必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齘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內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首旋機板窾納芥也上下懸直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發斂驗進退也薄蝕起終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槩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黃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猶小差也深五十奇鐵勒塞

也黃道寅平冬晝晦也夏則不著永短最也安渾宜夜昕穹蓋也六天之書言殊話也一儀之揆孰善悖也以指為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惟也古今巧歷不憶輩也非讓不為思不逮也將闡天朕造物覺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勿銘壞也

漢律準銘

元趙忠齋集昔有能氏段嶰谷之管定律呂之聲至漢八世郎中京房習焦延壽之學察六律五聲之音甫遣諫議大夫及太子太傅問之樂府其言以為六十律相生之法始於黃鍾畢於中呂而十二律生焉自中呂上生至于南宮而六十律成焉是猶八卦變為六十四也夫竹聲微而難知故作準以定之其狀如瑟長一丈而弦十三下畫分寸以為六十則清濁之節成在焉故不可以無述謹摭其實而銘之曰竹生嶰谷截之於綸黃鍾九寸是則是遵柰何世變滅學于秦漢室草創於蒼首詢分數難曉竹聲雜陳洞究其旨京房小臣請諸其師延壽焦君乃倣瑟制律準一新弦施十三中畫寸分檢攝草木靡不純純皇帝御殿和氣氤氳後世之賴鑒此詩銘

新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縱橫天常科帶三辰內旋黃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簫凡今改為咸析而

異取其疏明無窒於際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下貫赤道天常天常不搖則乾安靜上鏤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羸紫微安加北極攸戴穹然突出狀同倚蓋列置立運下負地平錯勒干隅十二子名五環挈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六環之旁三負衡旋衡縱關距隨捩流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衡四弦末張上弦北軸移影相望莫日用一推星無二定距入宿兩候齊晞巍巍其高漢漢其遙蕩蕩其大赫赫其睍孰曰無形而艱睹考明予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較古陳未與侔工倚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羲和為世其訓

藏書銘

元李太初集草堂書院藏書銘　秘閣燕光麗于層霄群公在天遠不可招聖賢之書有圖有籍如山如淵浩不可觀刻茲蜀都阻于一隅去之萬里孰云能徂惟茲達可有測斯念稽于版籍詢于文獻北燕南越西陝東吳有刻則售有本則書僕輸有傾車運牛汗厥數維何二十七萬載之以舟入于蜀江江神護呵翼其帆檣爰至爰止邦人悅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無者有昔舊者新昇此士子懷君之仁朝承于公夕副于室家有其傳維君之德在昔文翁肇茲戎功建學立師惠于蜀邦維茲達可宜世作配惠茲蜀邦罔

有內外嗟嗟士子尚其勉旃毋負于君惟千萬年

渾象銘

元楊桓集於昭聖皇德惟天希稽察乾坤動符化機乃命大史考順求違制器象天具體而微度數棊布星次珠輝道分黃赤擬議玄規兩極低昂中主璇璣圓方象地極樞以維地本天函銜取外團反而觀之其趣同歸體維至約用足明大象設目前人居天外觀天之裏合象之背日月交錯五行進退造化無窮不出戶內始終參求簡儀是配於昭聖皇夙夜寤思先天天合後天奉時先後惟天聖皇無為

簡儀銘

元姚牧庵集舊儀昆命六合包外經緯從橫天常裹帶三辰內循黃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鈞簫凡今改為咸析而異錄能疏明無窒於視四游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杳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架瓶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立運斯獲錯勒干隅君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關距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游是問赤道重衡四扶末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無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遠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何之間非所睹考明予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昇厥羲和為世其訓

賜硯銘

（宋葉石林集紹興乙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帝以所書御硯賜臣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咸池之淵奎鈞所直發為天地號令攸出惟太山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宋孫氏謝景思提舉硯銘　擘鳳味礫鼠須汗綠竹編青滴綸金匱琦石渠記先友讀父書

愛民銘

（元孛术魯翀知許州劉侯愛民銘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及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謙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新然簡無雜謁其在獄爲尚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距於汴南擅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剸贅容舒徐刃嬰而節解吏無猾臏獄無冤訟不尚苛猛而凜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宴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脩獎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為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効及終三年諸軍載牧外立丘陵原隰壟闢殆盡初郊農貿穀市儈連郡豪徵糴外關擅輕重以售欺弱脅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脊糴翔價之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權卻民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侯槩舊至杖大駔數人法

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饑流瘠日至春穀價勃湧首發私庾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斛出糴市廛糴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與之夏雨賊麥侍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民春夏徂秋無凋瘵者明年存饑羸孳猥庚請省去公繕賦之民為蘇中統抵大德允所立有司法程討閱簿書蒙帙度實而據守不路故勇於捄民而善禦其害者大核也田臨潁郟文口民稻田三百頃人有說者曰此古屯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除平生息之道也業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者不難以兵民恫瘝之狀遂陳不可卒止宣徽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令縣民大書其法於重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縣賦齊均凡出錢縣官市物民間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若督責無敢拒會肄者亦除辛漁獵雖瘠痛其民不恤侯深患之上有均賦之當無之抗簡獲陳不允不止鄢陵扶溝產紅藍猝不時買鉅萬時其地年歉而藍寡民大驚變者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是不獨仁於許又以仁其鄰也有檄諭因荊南時荊楚大水民飢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殍者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阸是其澤不獨圃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衰矜惻恒未始不行其間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豐取解池鹽止襄舊撤石河之南塓鎬以畫豐之法葉令妄徙而北侵襄民近百家狹遭屬以其法酷穽之兩縣飛狀鬬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以危法轉侯偕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推葉復石舊疆民底寧河南先民殊土獷田值至稀雖有質鬻而契券闊略圖纂遂令民日生集叢纂灌萃畫化青添價倍十百關閱滋熾蔡吏窟法孔穴棼出至有綿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僞由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為衰民嘗美女嫁而奔人美蹟之獲他婦悍嚴其舅姑而私竊外者寘家令妻教督族事如其女逐媿他屍者歸婿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語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墨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緡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屢懲州至據地以懾娩色詐立屈之決因南陽主婦告奴酖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慘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無少緩者簡辠獄供有冤立貫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唄無益一不取齋祓精壹以走群望靈貺昭答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權貴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杜尉廨僻遠為創築近郡治使與庠傳狴犴相連峙徼循捍衛租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令天下通祠

而舊郡祠陋至構新之崇尊廟學植檜栢六十四本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貌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帥案屬學賻禮去者於侯又歲豐終讓却之始終銖髮無取及是人益信在政肆肆獄牧風紀屢倚用之軋孫鋤暴在人所不敢為侯不憚也將退政之日其下誓伏如甬至談者偉異之名聲籍上於諸公多譽藉之交剡勝薦不一二數士論稱奉法卹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伯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嶄立器度凝遠春秋方強攄用未既加忠努豈弟出天稟餘以學濟之淵乎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興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忍須忘侯德兩公倡率之人獨咨數其公云翀既叙其許乃係而詩之庸冀郡人家邈之思辭曰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飢以炊惧我餔我鳴柚於家由塾在野緊我害蹟均惘其身膏以雨澤煦吾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苞桑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顒顒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執匪人我而玩侯法將雖癸之我用是懲善達而施天下之惠寧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轔轔民莫侯攬有堅其碣礪配琬琰（原本缺）疇九侯璜玫予

望之其
永無極

功銘 元青陽志青陽縣尹袁君功銘（并序）紅軍起頴六轍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長戟强弩之所守環瓶碎之既缺圍其圍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為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毀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人具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來茂材五轉而尹茲邑為人端精探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為主本民有關訟從容召遣不數言析之庭中未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患之所不為理者薅樹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擇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斷不敢肆虐其績與其過人者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黃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入寇君即委家野廬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達來督賊之相民之良者收其家以為己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育至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親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至而亂或來而迎降擅搶譎詐有如鬼蜮豈獨異性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賊民與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則亦何至如向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為虛驛馳十餘日荊棘沒人漫不見跡青陽之民於是亦以君為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亂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為之銘君名後字蓋敬富州人也辭曰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主龍蛇馮淮逾江殘兵嚚㹞橫肅厚亮邑無完者粗茲青陽昔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墜畀民為保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懷相彼亂邦衰骨如麻爾父爾子耕稼庸歌亂之所定棘生有刷爾室爾家究為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績功為君歸載其肥羜及其旨酒視君無歸亦介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畢之至于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徵如吳姚於君功民說無彊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靖用楫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十九庚

兵 洪武正韻補明切戎器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又刀劒曰短兵楚辭車錯轂兮短兵接注穀梁傳五兵矛戟鉞刀楯弓矢兵本戎器後世因呼士卒爲兵謝奕目桓溫爲老兵是也許慎說文兵械也从廾持斤并力之皃㒷古文兵从人廾干𢍂籀文徐鍇通釋會意彼平反爾雅出爲治兵尚威武也（郭璞注幼賤在前貴勇力）劉熙釋名戰死曰兵言死爲兵所傷也顧野王玉篇彼榮切从斤斤兵也陸法言廣韻戎也世本曰蚩尤以金作兵器孫愐唐韻甫明切宋重修廣韻周禮有司兵掌五兵五盾丁度集韻晡明切鄭樵六書畧形兼意吳棫韻補叶音奔謨切道藏謌辭帶天皇寢傳駕高上兵王真啓角節藝衛自相扶又逋旁切戈也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戴侗六書故兵㪉伐之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㪉音兵楊桓六書統幫母𢑱戰具也从収持斤斧戉之屬（說注㪉非弁省文）㒷古文㪉从人从収持干𢑱或从人从庳（同上）或从収从斤从一持一斤也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本作㪉隸省作兵前吾丘壽王傳注五兵矛戟弓劒戈周禮肆師注五兵

矛戟劒楯弓鼓司右五兵注鄭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守戈戟助又司兵五兵注鄭司農云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之五兵鄭云無夷矛而有弓矢淮南子說五兵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劒西方戈北方鎩又詩曰兵戰器也人執兵亦曰兵李鑒存古正字俗作兵非字潔博義兵戎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樹京切从収持斤爲意𢍂籀文重一畫㒷古文从人収持干爲意韻會定正字切幫經幫賓邊兵

篆書 兵 兵（並古論語）㒷（古孝經）兵（齊鎛）㒷（古文）兵（久湫文）兵（秦廟器並見楊鉤鍾鼎集韻）兵（薤葉篆見姚敷臨二十體篆）㒷（古孝經）兵 兵（並古老子銘）兵 兵（並義雲章）㒷（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兵 兵（並徐鉉篆韻）㒷 兵（並高勉齋學書韻總）兵 兵（並六書統）隸書 兵（孔宙碑）兵（武梁碑）兵（張普題字）兵（魏臣奏並洪邁漢隸分韻）兵（張納碑）兵（陳球碑）兵（馮煥碑）兵（州輔碑並漢隸字源）眞書 兵（智永）兵（歐陽詢）兵（虞世南）兵（蔡襄）草書 兵（章草）兵（王羲之）兵（智永）兵（張旭）兵（懷素）兵 兵（並鮮于樞）兵（趙子昂）

敘兵 杜佑通典三皇無爲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轅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偏海內彊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秦政郡縣緬尋制度可採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據居三輔陵邑以爲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

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算爲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剪除南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爲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成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授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並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矣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擇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爲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

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所主。國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品。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鈇鉞。委之專寄。利權一去。物情隨之。喧騰之禍。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聽類。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倢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隨地形而變陣。夜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肯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皆精其理。今輒据撫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凡兵以奇勝皆因變而設。但取事相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未書其目。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又曰。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車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六萬

井。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者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其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也。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為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靜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彊。（兵家之技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中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銳士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利矣。（離士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冑帶劍者。兜鍪而帶劍也。贏謂擔負之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衰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人也酷烈。（陿阸小也。阸狹也。酷猶重厚也。烈猛威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鰓懼貌也。軋踐轢也。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點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脩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陣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陣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

之勝挾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專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隷之徒還爲讎敵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猋音標）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器）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捐軀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閒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一變）田宅富厚足居也（二變）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三變）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變）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變）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變）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變）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冦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

地步兵十不當一伏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阸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備散反覆百里則騎故步爲膂心車爲羽翼騎爲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迭行）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令朝臣傳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

宋仁宗神武祕略叙兵　兵之所由來遠矣與民皆生含血之患見犯則校況於人乎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靜感物而動物之感人無窮則人化於物是以有悖逆詐偽之心淫泆作亂之事強者脅弱衆者暴寡智者詐愚勇者苦怯又何況生而有好利故爭奪生生而有嫉惡故殘賊生聖人於是立德以化之制禮以導之化導之不竟則有設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時之肅殺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極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陣丹浦之戰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橐弓戢戈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諸侯立政王制號弛師旅亟動於是齊桓有內政之令晉文有被廬之法其行師致霸之道蓋務隨時而求欲速也至於戰國豪傑並起因勢輔時作爲權譎故險謀變化出奇設伏之計興焉湯武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彼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焉末世窮武力以快虎狼之貪殺人盈城流血滿野斯爲下矣凡誅暴亂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豈不虧盈益謙抑高而舉下者乎是以善爲國者不師謂隣國望我歡若親戚也善師者不陣謂上將伐謀也善陣者不戰謂軍陣嚴整敵望而畏之也善戰者不死謂投兵勝地避實攻虛也善死者不亡謂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也夫兵鋒氣猋厲大烈雖如所願動亦耗病蓋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老子所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戢自焚可以深戒議者又欲消兵去戰專以柔道而治亦未爲得也何者一文一武相爲表裏文經之武緯之經緯不爽而其理得矣天生五材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順且秀茂之木不能無蝎蠹治平之世不能無暴悖善牧者必去害群則良馬阜蕃善田者必去莨莠則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遏亂源扶衛良民乃隷園老農之不若也今國家混一區宇邊陲不聳夙夜惟持盈慮危之戒治兵經武安可暫廢若耀武玩黷則吾豈敢昔有亲氏之君脩德廢武有唐氏滅之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夏侯氏伐之晉武帝平吳之後去州郡武備及寇賊起皆無以備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禁衛皆市井商販之徒人不知戰安史作亂無以禦其凶威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總而言之帝王興師必本仁義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存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時雨焉義兵之行若病者之待良藥焉將以利物不以害物將以救之非以危之戰以時動動以時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懷助帝王之利器衆天下而無敵者不其美歟不其美歟（太平御覽叙兵）　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衷注曰蚩尤神農臣也）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捲威文立兵（宋均注曰捲手也手文威字也）書曰洪範八政八曰師　大戴禮曰魯哀公問孔子曰蚩尤作兵與孔子曰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反利無義以喪厥身何兵之能作與民皆生也　左傳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

也　又曰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又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又曰師尅在和不在衆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　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注曰玩黷震懼也）家語曰哀公問曰寡人欲吾國小則能守大則能攻其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禮上下和親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將誰攻焉苟違此道民叛如歸皆君之讎將誰守焉公曰善哉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抗以惠百姓　史記范蠡云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漢書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矣後世爍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不及湯武受命次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　又刑法志曰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唐虞之際至治之世猶流共工放讙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馬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出軍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以農隙以講武事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極功也　老子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則貴左故吉事尚左喪事居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也　又曰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又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　黃石公記曰將所以有為威者號令也戰所以全勝者軍正也士所以輕戰者用兵也故戰如風發勇如河決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也　黃石公三略曰聖王之制兵也非好樂之也將以誅暴也（暴者謂亂內賊民）夫以義誅不義決江河溉熒火其尅必也　商君書曰夫民情好爵祿而畏刑罰人君設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盡而名隨之功立

而賞隨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於日月則兵無敵也　又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與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黃炎固用水火矣（黃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難矣（高辛氏爭為帝而亡之也）五帝固相與爭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故勝為長（長帥）長則尤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出於長長之立出於爭爭鬭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也　又曰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天下無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主有義兵而無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喪國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桴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也　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緩徐遲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決義兵之勝也　又曰雖有江河之險則陵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并氣專精心無有慮（猶拘之處）目無有視耳無所聞壹諸武而已矣　又曰萬乘之國外之不可以距敵內之不得以守國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術也不得所以用之術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也　淮南子曰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知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劒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猜猜如費）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候之渠壍也一曰渠甲名幨幰所以御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鬬（車弓弩通一弦以牛挽之以月著左右為機關發）又曰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少也二毛有白髮）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又曰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為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也）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

能釋甲兵而制彊暴（不能及齊也）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杜範世要論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則分爭分爭群群則智者爲之君長君長立則興兵所從來久矣雖聖帝明王弗能廢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黃帝戰於阪泉堯伐驩兜舜征有苗夏禹殷湯周之文武皆用師克伐以取天下焉　又曰聖人之用兵也將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將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爲戰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遣俊命將出師雖勝敵而反猶以喪禮處之明弗樂也故曰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於脩政脩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也要仁以受之義以理之故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民臣不附湯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於得衆得衆者善政之謂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於內則兵彊於外也　杜恕論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之來也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所以討彊暴而除殘賊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況衰世乎　又曰濫殺無辜之民以養不義之君非兵之體也殫天下之財以贍一人之求非兵之體也怙其率卒之強矜其變詐之謀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體也虜其君隸其

臣遷其社易其民非兵之體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義終之以仁將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將以禁暴非以爲暴也　又曰兵之來也以除不義而授德克其國而不傷其民廢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士顯其賢良賑其孤寡恤其窮困百姓聞之欣然簞食壺漿以迎其君後之遲也以湯武之師用兵上也誰與交鋒而接刃哉　又曰所謂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若乃征之以義以責其過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懷之以德以誓其民寘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體所謂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國家理境內施仁義布德惠明勸賞糾幽昧功臣附親士卒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響應此上兵之體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能國富賞罰信未至交兵而敵人亡適此次兵之體也知地之形因險阨之利明奇正之變審進退之宜援枹而鼓之黃塵四起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非兵之體也　又曰夫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才之用則兵之所加若勁風振　此兵之體也鹽鐵論曰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爲天下殃其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傷　蔣子萬機論曰夫虎之爲獸水牛之爲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銛膂力無伍至於即豕也畢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獲夫水牛不便速角又

喬蛛然處郊之野朋遊屯行部隊相伍及其寢宿因陣反禦若見兕虎抵角牛希兕害矣若用兵恃彊必鑒於虎居弱必誡水牛可謂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劉向新序曰上古之時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誅無師而威故善爲國者不師三皇之德也至於五帝有師旅之備而無用難故善師者不陣五帝之謂也湯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紂皆陣而不戰故善陣者不戰三王之謂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討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聖之惠時化之風也至齊桓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服而彊楚以致苞茅之貢於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覲三存亡一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衣裳之會十有一嘗有大戰亦不血刃至晉文公設虎皮之威陳曳柴之僞以破楚師而安中國故曰善戰者不死晉文公之謂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無憂寡人且從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賢也及申包胥請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憐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吳師昭王反國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謂也是故自晉文公以下至戰國而暴兵始衆於是以彊并弱以大吞小故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衡群相攻伐故戰則稱孫吳守則稱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窮兵極武而亡及項

羽尚暴而滅漢以寬仁而興故能掃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後天下安然故世之爲兵者其行事略可觀也　又曰樂毅以弱燕破強齊七十餘城者齊無法故也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韓信以寡破趙數萬者趙無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紹五萬者袁無法故也此五牛能以少尅多者軍有法故也故用兵無法猶乘舟無楫登馬而不勒是以良將思計如飢存法如渴所以戰必勝攻必拔也　陳琳書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

黃帝兵制

史記五帝紀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蓺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　以師兵爲營衛正義環繞軍兵爲營以自衛若轅門即其遺像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曰黃帝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爲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所以起數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　太宗曰數起於五而

終於八則非設象實古制也御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云云）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閫閾羅泌路史餘論井田之法　黃帝制井以塞爭端八家為井旁開四道乃井其中而收之邑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十邑為都十都為師十師為州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而數詳諸葛武侯因黃帝丘井開方有九之制而為營陣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曲折相對合而為一則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各見其形於所居之方為之八陣至李衛公又因武侯出軍斜谷之隘損八為六乃以一為營法五為方圓曲直銳之形地平而中窪則為圓地壓山腳則為曲地正出入則為直前隘後廣則為銳故其對太宗曰臣按黃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而為九五為陣法四為正地所謂數起於五而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是所謂終於八則黃帝之法也井田之義居則為隣出則為伍塹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脩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未拒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隅于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續後漢書　黃帝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星次經土設井立部制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井一為隣隣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邑十為都都十為師師十為州出稅定賦藏兵於農以為經制舜相堯始別天下為十二州用律呂之方也禹平水土別為九州稽洪範之數殷因於夏制不經見及太公佐文王作周佐武王伐紂推本黃帝丘井之制以立兵政

有虞兵制

玉海文中子　舜兵衛　舜一歲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兵衛少而征寡也羅泌路史有虞紀　帝舜因農而擾兵因獮而蒐練寓之牧伯故干戈不試而人皆體之兵衛少而誅求寡故國不遺（注經云陶唐氏以人戒於國中欲人懷其命也有虞氏以農教戰漁獵簡習故人皆體之夏后氏誓衆於軍中欲人先其慮蓋有虞氏之兵寓於農也故劉貺云有虞始戒于國）

夏兵制

書甘誓乃召六卿註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疏周禮夏官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胤征胤侯）命掌六師注仲

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為大司馬孔子家語夏后興六師以征不序

商兵制

續後漢書殷因於夏制不經見

周兵制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地民大故致餘子　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大司馬茇舍群吏撰車徒讀書契（注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小宰聽政役以比居聽師田以簡稽（注比居謂伍籍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國語曰擁鐸拱稽）周禮井田譜曰農為軍　政官之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其以一鄉之民為一軍之師推而合之之數若何　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比長為伍長曰公司馬皆下士　五比為閭五伍為兩閭胥為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　四閭為族四兩為卒族師為卒長族師卒長皆上士　五族為黨五卒為旅黨正為旅師黨正旅帥皆下大夫　五黨為州五旅為師州長為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　五州為鄉五師為軍鄉大夫為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　古之官稱有常名有異命曰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其千里之外設方伯則曰屬長連帥卒正此異名也然則曰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其起軍旅作田役則曰軍將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今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而民之可任用也者或家三人或二家五人或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曰農以定軍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鄉已下皆德任者俾兼官焉古者井田之民

其在鄉井執耒耜以耕耨、則爲六鄉之農、其有徒役執干戈以驅馳、則爲六軍之師。故六鄉以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闕一家則不足以成丘邑閭族之纘助。六軍以一萬二千百人爲軍。闕一人則不足以成參兩什伍之行列。故平居無事則五家爲比、其有徒役、毋過家一人。故五人爲伍、因比長爲伍長、曰公司馬、比長公司馬皆下士、一軍則公司馬二千人、五比爲閭。閭二十五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十五人爲兩。因閭胥爲兩司馬、閭胥兩司馬。皆中士、一軍則兩司馬三百七十五人、四閭爲族。族百家、毋過家一人。故百人爲卒。因族師爲卒長、族師卒長皆上士、一軍則卒長百人、五族爲黨。黨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五百人爲旅。因黨正爲旅帥。黨正旅帥。皆下大夫、一軍則旅帥二十人、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二千五百人爲師。因州長爲師帥、州長師帥。皆中大夫、一軍則師帥四人。五州爲鄉。鄉一萬二千五百家。毋過家一人。故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因鄉大夫爲軍將、鄉大夫軍將皆命卿、一軍則軍將一人、是之謂兵農一致也。以軍將皆命卿、而鄉即鄉大夫、故知軍法嚴於六鄉。雖然、小司徒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遂人亦曰、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田師、以起政役。縣師亦曰。若有軍旅、會同田役。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知凡五州爲鄉。五縣爲遂。與夫閒田之丘甸、凡縣民以什伍、莫不教之以軍戰之法、必以五人爲伍、則左右前後足以相救。手足耳目足以相及。形容相別、音聲相審、故也。非若百人爲卒。永徽識焉。然後可以識別。非若五卒爲旅。建旌旗焉。然後可以指揮。多乎五人則行列爲有餘。少乎五人則執械爲不足。非若師之用衆足以圖敵、非若軍之用車足以包戎、故伍法自有軍以來未或能改也、及乎行陳之閒。大司馬教戰法。其居卒閒以分地、教以坐作進退。疾徐踈數之節。然後五人之伍。五伍之兩。與夫五卒之旅。五旅之師、五師之軍。衡縱之皆參。唯四兩之卒衡縱之皆兩。比之謂參兩什伍之法。六鄉之人習之於平居無事之日。寓戰於四時之田、然皆伏節死難之士。故用於戰陳之閒。則近而同伍、衆而同軍。不失於鄉黨鄰里之義。不忘於和親纘助之恩。其恩足以相恤、其義足以相治。故六鄉之士有不出、出則無不勝矣。（群書）山堂考索

軍王　六鄉六遂、　六軍。（七萬五千人）

將大國（上公）　三鄉三遂。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數次國（侯伯）、　二鄉二遂　二軍、（二萬五千人）

圖小國（子男）、　一鄉一遂、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伍（五人、伍長公司馬）下士。（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兩（二十五人）兩司馬中士、（一軍兩司馬五百人。六軍共三千人。）

卒（百人）卒長上士。（一軍卒長百二十五人。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旅（五百人）旅帥下大夫。（一軍旅帥二十五人。六軍共百五十人。）

師（二千五百人）師帥中大夫、（一軍師帥五人。六軍共三十人。）

軍（萬二千五百人）軍將卿、（一軍一人。六軍共六人。）

總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與鄉遂同。

商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西漢刑法志）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注疏義曰。凡出軍皆據六鄉爲數。故伍則一比。兩則一閭、卒則一族。旅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鄉之數也。王六鄉之數也。大國三鄉故三軍。次國二鄉故二軍。小國一鄉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識之、蓋魯於周爲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衰世禮壞、諸侯僭天子矣。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師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旅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爲之矣。　先王之制民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內、二陽在上、爲之主、君象也、出則爲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爲之主、將帥之衆揚、（此軍與將之）數也、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至）以比追胥　注曰、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聲音相識、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居也則積爲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爲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至）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彥曰、比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皆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夫餘遠故也、陳祥道禮書古者

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美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蓋六鄉之內賦輕。六遂之內賦重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　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爲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以後調發者皆用實。　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晋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王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宣王臨淄之中七萬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爲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惟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爲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此鄉遂調兵及卒之數也）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匹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

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引兵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蓋謂司馬法在岐所作。非成周制。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步卒七萬二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爲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爾。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爲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一夫。爲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爲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內九七征而役一適焉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迭用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次國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　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史

迭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亦異焉（此出車出軍之制也）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爲鄉。六鄉百里。通十爲同。爲百里者七。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爲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爲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爲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爲乘故曰丘乘）積六鄉爲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爲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爲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　牧野之師。紂七十萬。意通圻皆發。　大司馬遍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旂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其遍征。十年而役一適。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過一再公上給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逸。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于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衰荆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平淮夷以江漢著見於經可攷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焉 說者謂先王征伐先出六鄉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六鄉之士出焉蓋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侍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象胥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內以實其外哉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州軍李泰伯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司馬故李泰伯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敺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教不闕無廩給之費而食自飽 太伯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賢良曰井田必為鄉遂井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安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戒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為兵車千乘）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為兵車五百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

軍所用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凡兵車一乘馬四匹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匹士卒七十五萬人）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無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至於次國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 切嘗攷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可見七家賦一兵）蓋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兵又用賦之十一為軍故也）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間服役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如魯有許田之類）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祿（畿之內諸侯）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以屬任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佚相補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聘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師至於衛社稷修封疆簡師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賦民之制必如是而足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林曰）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以此數計之王畿百同一同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哉然而丘甸之法獨不行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外自稍地以往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林曰）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

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陷陣而服鄭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周制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政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比閭族黨而通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時，得以辨其旗鼓鐲鐃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盡境，平王迁洛邑，晉鄭得以同奬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桓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廬，作執秩之官。於是乎以強而并弱矣。曹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衛中國也。再變而戰國，齊愍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以力爭，誘民以利鬬。六國之君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戶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鄰，所籍者萬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椎剝朘削之患；有事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有所本矣。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鄼鄙之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鄼，五鄼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鄰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

此二者所以不同。（文公）古者內外相維。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文公）

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比即伍也；五比為閭，閭即兩也；四閭為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文公）鄉遂丘甸之制，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兵。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文公）

玉海　周六軍　六鄉　六遂　周禮地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作田役，比追胥，令貢賦。注：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注：鄉之田制與遂同。（疏：鄭注遂之軍法如六鄉，以遂內不見出軍之法，唯有田制而已。　司常注：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疏：六鄉大夫皆卿，六遂大夫皆大夫也，故於此衆則曰師都，於此軍則曰軍吏。）　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　大軍旅，帥其衆庶。　大司徒令五家為比（有長），五比為閭（有胥），四閭為族（有帥），五族為黨（有正），五黨為州（有長），五州為鄉（有師）。注：司徒掌六鄉，鄉師分而治之（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遂以五家為鄰（有長），五鄰為里（有宰），四里為鄼（有長），五鄼為鄙（有師），五鄙為縣（有正），五縣為遂（有師）。注：遂人主六遂，若司徒之於六鄉也。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有公邑、家邑、大都、小都焉。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書疏：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族師：十家為聯，十人為聯，八閭為聯。　一鄉五州，二十五黨，百二十五族，五百閭，二千五百比，一萬二千五百家。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諸侯大國三軍出於三鄉。（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遂之制：五縣二十五鄙，百二十五鄼，五百里，二千五百鄰，萬二千五百家，以起政役亦如之。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六鄉謂之郊，六遂謂之野。　易氏曰：先王軍制，調兵必五數，出兵必百數。五家為比，則五人之伍；五比為閭，則五伍之兩；以至五黨為州，則五旅之師；五州為鄉，則五師之軍。其積數實起於五人之伍，不五數不足以調兵也。百人之卒，成一小陳

五百人之旅。成一中陳二千五百人之師。成一大陳萬二千五百人之軍。成五大陳。其積數實起於百人之卒。不百數不足以出兵也。　春秋正義　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於六鄉。則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詩（公劉正義。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於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鄉國之人以為軍數。）鄭注小司徒司馬法云。成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杜注云。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多是司馬法。而以周禮冠之。謂諸侯邦國出軍之法。故不同。古者用兵。天子先用六鄉。六鄉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征竟內之兵。此一車甲、七步卒總七十五人。周禮大司馬五人為伍。（云云）大數不同者。大司馬所云。謂鄉遂出軍。及臨時對敵布陳。用兵之法。此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五人。謂徵課邦國出兵之時。所徵之兵既至。臨陳還同鄉遂之法。先偏後伍。卒偏之兩。十夫長百夫長。是臨時對敵。皆用卒兩師旅也。四丘為甸。據上地言之。若以上中下地相通。則二甸共出一乘。甸即乘也。六十四井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實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

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　三禮義宗。　周制天子六鄉六遂。諸侯大國三鄉三遂。小國一鄉一遂。鄉及遂各萬二千五百家。鄉內則立比閭族黨州鄉之名。遂內則立鄰里酇鄙縣遂之名。俱有六等。異其屬官之名者。別內外也。然居郊之內。而非鄉民者。謂廛里邑之士。居郊之外。而非遂民者。謂之公邑鄙之人。六鄉六遂。及公邑之法。則不為井田。都鄙采地之制。則為井田。遂人所造溝澮者。是鄉遂之制。小司徒所造丘甸者。是采地之法。　魯語。　魯季武子為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師三軍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次國之君。有命卿無三軍。禮所謂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無命卿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　齊語。　管子曰。聖王之治天下。參其國而伍其鄙。注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　坊記疏。　據司馬法之文。諸侯車甲千馬。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之所能。皆是國家所給。故周禮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司兵云。及授兵

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　牧誓。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注兵車百夫長所載也。疏臨敵對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史記。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伐紂。）書疏（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劉敞曰。誓司徒司馬司空。此三鄉三軍也。諸侯以百乘為軍。不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下天子也。一乘則一右。右皆虎賁勇士也。）泰誓。　大巡六師。　羨卒。　大司馬中秋郊野載旐。（注云。以其將羨卒也。）脩閭氏。與其國粥。疏謂國家粥養未及正卒。且為羨卒者。　鄉師疏。　六軍之外。別有民徒。使役皆出於鄉。故鄉師治其徒役。　詩祈父箋。　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　采芑箋。　方叔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用。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羨謂家之副丁也。）公劉其軍三單箋。　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為羨。單者無羨卒也。疏。（公劉夏時諸侯。周制因之。三單是單而無副。）古者國有游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所以副其正也。　曾子固曰。周有天下。諸侯之國千八百。以中數率之。通有兵二萬五千。為四千五百萬。而羨卒未在其數。　古制其備於周。有井牧之田。伍兩之兵。溝封之國。郊關之限。脩蓺之警。壺榛之守

不得已而用民。則鄉遂公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止。則諸侯。又不止。則有適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城。而固國之道。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周軍制。　李靖問對。周之始興。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立軍制。　周乘馬法。　軍賦。　夏官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二家五人。下地參之一。家二人。注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矣。（疏按小司徒。地有上中下。按遂人。上中下地與此合。故云邦國如六遂。）地官。　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孔子稱子路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晉人曰。群臣帥賦輿。注猶兵車。注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畮。畮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

二十人。十成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過境出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牧誓疏。若鄉遂不足。以召兵于邦國。）縣師將有軍旅。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會其車人之卒伍。歸司馬主將事。故先受出軍多少及法式。會其車人之卒伍。則百人為卒。五人為伍。車亦有卒伍。酇長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注。四丘為甸。）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左傳。成元年。作丘甲。（穀梁以為丘作甲。以農為工。公羊注。始使丘民作鎧。）注。周禮。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禮封人賦三等采地之中。故有丘甸井田之法。）驗此注多是司馬法。（胡氏曰。今作丘甲者。是丘出一甲。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一丘。（所出十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李靖問對。太宗問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五甲共七十五人。（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楚語。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禮記疏。（坊記）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按司馬法云。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又云。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鄭注小司徒云。若通溝洫之地。則為十里。若除溝洫之地。則為八里。兵賦之法。王畿之內。六鄉之法。家出一人。凡出軍之法。鄉為正。遂為副。則遂之出軍與鄉同。其公邑出軍。亦與鄉同。其公卿大夫采地。既為井田。殊於鄉遂。則出軍亦異於鄉遂也。故鄭注小司徒井十為通（云云）。此采地出軍之制也。王畿之外。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出鄉遂。費誓云。三郊三遂。是諸侯有遂也。諸侯計地出軍。則司馬法云。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成元年。作丘甲。杜服俱引此文。（公羊注。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劉子。天子之老請師。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積倉於邠。峙糧於申。會苑之備。取於衛。古人薦賦於民如此。春秋時齊桓之師。鄭共資糧。晉軍楚地。食其軍穀。鄙無賦於司馬。（敗象無傷。而四司為之官。皆乙去籍。鄙象成。諸儒直以據其司馬法為據。）周書。武順解。五五二十五曰元卒。

一卒居前曰開。（猶啟）一卒居後曰敢。（猶殿）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一長三伯。一長曰左。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鄉。一長曰辟。（君也）此謂諸侯三軍。周八次八舍。七萃。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注。次。諸吏直宿。若今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疏。此次若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治之。詩云。適子之館兮。鄉士所之之館在天子之宮中。寺即舍也。官府退息之處。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授八次八舍之職事。注。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鄭司農云。庶子衛王宮。在內為次。在外為舍。玄謂次其宿衛所在。舍其休沐之處。疏。舍若掌舍之舍。（宮正宮伯居衛之制。虎賁旅賁行衛之制。）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分其人民而居之。注。均宿衛。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注。杜子春云。行馬。鄭云。行馬再重者。以周衛有內外列。地官。槁人享士庶子。注。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小司徒疏。按書傳云。餘子皆入學。則餘子不得為羡。是宿衛之人。秋官。司隸帥四翟之隸守王宮。疏。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其子弟。司寤氏疏。言行夜徼候者。若宮伯掌授八次八舍。注云。於徼候便也。穆天子傳。王勤七萃之士。七萃之士曰高奔戎。文選。王元長（融）曲水詩序。七萃連鑣。虞子陽（羲）詩。雲屯七萃士。注。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注。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文選注。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漢地理志。成皐注。師古曰。穆天子傳云。七萃之士生捕虎。天子畜之東號。號曰虎牢。（水經注引穆天子傳。七萃之士捕虎。）白居易云。周設七萃。漢列八屯。皆以拱衛王宮。肅嚴徼道。虎賁綴衣。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掌固領士庶子及衆庶之守。諸子授車甲。合卒伍。置有司。以軍法治之。不特王國為然。都家司馬各掌士庶子及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宿衛非宮正之群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戺。皆冕衣裳者。非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汲汲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軍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一聯言之。以大臣進見有節。數奏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為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考課。是故分隸於列卿。而冢宰之治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周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年。齊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年伋益宿衛國子也。他日能為順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之善益多。王宮宿衛。有官府之吏。有國之士庶子。有

守王宮之民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　康王即位同召六卿而命仲桓南宮毛者必太保宣王南征程伯休父實爲司馬而整六師者太師皇父也一相處內無所不統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此上公爲軍將棘鞈有奭以作六師此諸侯世子爲軍將　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於王欲其知恤自諸侯入典親兵

周虎賁　旅賁

書　牧誓武王虎賁三百人（王子史記云三千人武王曰予有臣三十）蹤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軍內驍勇選而爲之樂記云虎賁之士説劒謂此也　立政綴衣虎賁顧命師氏虎臣（注虎賁氏）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注役爲天子虎賁氏）禮　夏官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雖群行亦有局分張五人爲伍百人爲卒）舍則守王閑（梐枑）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衛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下士十六人夾王車中士是官有爲之帥）車止則持輪　司士虎士在路門之右　司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　國語　叔孫穆子曰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衛武公在輿有旅賁之規　左傳僖二十八年王賜晉侯虎賁三百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胡氏曰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　周書　世俘云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紂殷云王既以戎車虎賁馳商師　晉天文志　武賁一星在太微西蕃北下旄頭之騎官也　周宿衛令　春官　宮正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注五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帥且寄宿衛之令　內宰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守宿衛者　夏官　司士王族故士注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　秋官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欜者注鄭司農云宿宿衛也互行馬欜行夜擊柝

周徼兵

左傳　襄十六年穆叔賦圻父注周司馬掌封畿之兵甲故謂之圻父　詩　祈父注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　疏掌封畿兵甲通作畿字古字通用（尚書作圻）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由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　書原訓纂先生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聯其人其處也則積事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爲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托矣　愚今因班志之論取周禮與司馬法二說爲圖而考其實併以附其說于后

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注云此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

九夫爲井（方里而井）

四井爲邑（方二里　三十六夫）

四邑爲丘（方四里　十六井　一百四十四夫　出戎馬一匹牛三頭）

四丘爲甸（甸音乘方八里　六十四井積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計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合爲方十里凡百井九百夫是爲一成之地班志指此地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四甸爲縣（方十六里一甸加一里四甸加四里爲方二十里凡四百井三千六百夫夫夫家也）

四縣爲都（方四十里一千六百井一萬四千四百夫是爲王子弟卿大夫采邑）

四都爲同（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方百里八十里計六千四百井五萬七千五百夫旁加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三萬二千四百夫合爲萬井九萬夫是爲一同之地其內以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萬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萬四千二百夫治澮）

司馬法（小司徒注引此）

六尺爲步　步百爲畝

畝百爲夫　夫三爲屋

屋三爲井（九夫所治之田井九百畝匠人云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

井十爲通（九十夫地以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餘六十夫之地以地不易再易一易再易計一家受二夫之地則六十夫定三十家也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

通十爲成（積百井九百夫地三分去一餘六百夫定三百家也出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匠人云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注云成中容一甸之地方八里緣邊一里治洫）

成十爲終（積千井九千夫地三分去一定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

終十爲同（積萬井爲百里之地九萬夫三分去一爲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匠人云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注云同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澮）

井田之法備於一同　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是爲百乘七千五百人十同爲封方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

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是為千乘（七萬五千）百同為畿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是為萬乘（七十五萬人）愚按班志所載皆約小司徒及司馬法為說然其說有參差不合者試條別之小司徒都鄙之制依鄭氏注九夫為井則為八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積為五百一十二家出車一乘司馬法則三分去一三百家出車一乘此其不同班固以二甸出車一乘然一甸十里止出車一乘則百里止出車十乘既不成為卿大夫之邑又不成為諸侯之國此可疑者一也班志謂百里為一同一同百里十同為封則一封當為千里今志但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以為諸侯之地既不合周書武成與孟子公侯皆方百里之數又不合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之數此可疑者二也又況一同百里依孟子說正當為諸侯之國而止出百乘為卿大夫采地此可疑者三也又班志所解四丘為甸出革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知何據惟晉杜預釋左傳丘甲一節與此說同然與司馬法一成出車一乘而惟士十人徒二十人之說不合或以為七十五人者其總數而行者只三十人餘則留以須後迭用豈其然乎此可疑者四也論語道千乘之國包氏依孟子百里之說謂千乘百里之國古者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則又異於小司徒四丘為甸五百十二家之註與司馬法百井為成一成出車一乘之說矣至馬氏釋論語千乘據司馬法謂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一成出革車一乘冥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蓋其意謂八家同井井十為通則八十家通十為成則八百家而出車一乘然司馬法注三分去一定三百家為一成又與馬說不同況馬氏之說亦與周禮孟子之數皆不合哉此可疑者五也於是後儒多曲為之解至有為重車輕車之說以求合乎古數至其卒失有餘則舉為軍外之用且謂諸經之說無不合者然證諸彼而此礙執諸此而彼違紛紛之說卒無底歸且孟子生於周末去先王未遠井田之制但云此其大畧既不得其詳矣又況司馬法一書乃是戰國齊威王時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司馬穰苴兵法於中豈古聖人之兵法耶今必欲因鄭氏引司馬法之說而復取班志所載計析多寡於紙上之空言豈不徒敝精神而無補於世用哉故今為之圖而疏其可疑如此庶幾多聞闕疑之義云爾。愚既陳其說于前後復得論語古註疏邢昺釋馬氏之說云居地方三百八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方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為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十里將補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曰鄉割方百里者為六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裨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裨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

愚謂諸侯之國散在天下所謂方百里方五十里者亦大約其數然耳豈必尺算丈量而計較於贏縮者況九州之內山林川藪城郭溝池縱紛交錯豈皆可以開方之法盡之耶由前所說皆破碎曲折以求合乎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之數又況此里數徵於經典皆不合豈古制地之法果如是耶只如禮王制所定地理多多寡寡之數先儒固咲其拘瑣不可行而況於馬氏之說乎如不得已則包氏百里出車千乘之說頗合於武成又合於孟子似為可據論語疏釋包氏之說云十井為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為一乘則方一里者百為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為方十里者百每方十里者一為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然此亦以開方之法計之耳況方里而井則為八家十井為一乘則為八十家先儒又疑兵車一乘七十五人糗粮芻茭兵甲具備恐非一十五家所能出也愚前所謂證諸彼而此礙執諸彼而此違者於此又難為折衷之說矣愚又按晦庵朱子於孟子答梁惠王言千乘之家註云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者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也則是以方百里出車千乘此據孟子諸侯皆方一百里而亦采包氏之說也又註魯詩公車千乘云千乘大國之賦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此又取論語馬氏註之說也至論語李氏代顓臾註謂顓臾在魯地七百里之中是又取明堂位之說也曰百里曰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曰七百里皆主諸侯而言使學者將安適從哉此愚所以反復辨證而難為折衷之說謂莫若闕疑者蓋以此也卒伍法與丘甸法異或疑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此定法也然攷司徒卒伍之制而約之司馬法則不同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則一乘七十五人積至千乘則七萬五千人正合天子六軍之制而與萬乘之數不合也答曰卒伍法與丘乘法異卒五家出一人自五人之伍積而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即比閭

族黨州鄉之民也。六鄉實有此家數、則六軍實有此兵籍也。若夫丘甸之法、合五百十二家、共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謂一乘、乃七家出一人也。是六鄉之家、悉可以為卒。而不盡調以為兵。兵籍雖具於六軍。而調發止從丘乘之法、一是兵籍全數。一是調發抽數。不可合者、又曰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考之遂人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之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小司徒云。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則是一家出一夫。一鄉出一軍。此比伍之法也。　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制賦。丘乘以調兵。考之小司徒云。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之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邦賦。至調兵之法。考之司馬法云。甸方八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乘之法也。溝洫長連畫去。井田方方積去。溝洫以十起數。井田以九起數。丘乘以田起兵。比伍以家數起兵。大約丘乘法。是七家出一人。比伍法。是一家一人。只緣都鄙兵有征戍事。故用民少。鄉遂兵止衛王畿。不調發。故用民多。要之鄉遂雖重而實輕。都鄙雖輕而實重。近世諸儒乃欲合溝洫井田為一法。殊不知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孟子已分作兩法。不可合

也。（已上永嘉陳氏說。）愚按陳氏之說。與前朱子之說。可謂互相發明矣。但於都鄙調兵引司馬法（云云。）然司馬法但言通十為成。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小司徒四丘為甸。亦不言車乘之數。特班固漢志言之耳。此夫之不詳也。抑愚於朱陳之說。又有疑焉。若謂鄉遂與丘乘各是一法。則六鄉六遂以溝洫授田。而不為井田矣。然周禮載師鄭氏註云。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却是因都鄙井田法而推廣之也。如此則王畿內所統六鄉六遂。與夫采地。皆在百同之中矣。安得謂鄉遂用溝洫法。而不用井田法耶。鄭氏於小司徒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註。謂此造都鄙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是又與載師所註自相乖違。小司徒之所註者是。則載師之所註者非矣。文獻通考周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至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也。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將師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師不特置。選於六官六卿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詩常武曰。整我六師。文王曰。六師及之。此周為六軍之見于經者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　疏云。此皆據在鄉時。為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時尊卑命數而言。伍長不言下士者。以衆而官卑。故略而不言。大國次國小國。皆以命數同者。軍數則同。則上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晉是侯爵。而晉頌言公徒三萬。注云。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如襄公作三軍。則是前無三軍。惟僖公盛時有之。又季武子為三軍。叔孫昭子不可。云我小侯也。是伯禽大侯之時有之。楚之軍法。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二十五人曰兩。軍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為承。承有偏有兩。以證此經。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之意也。）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盱江李氏曰。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云。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注疏謂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蓋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莫不皆然。但以王家選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軍之法。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云云）以令貢

賦。（用。謂使民事之任兩旅卒師軍皆衆之名。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為也。役功令之事。追逐寇也。春秋公逐戎于濟西。胥伺捕盜賊也。　疏曰。五人為伍。即五家為比。家出一人。在家為比。在軍為伍。五伍為兩。即五比為閭。閭二十五家。兩二十五人。四兩為卒。即四閭為族。族百家。卒百人。五卒為旅。即五族為黨。黨五百家。旅五百人。五旅為師。即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師二千五百人。五師為軍。即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軍萬二千五百人。管子內政寄軍令。在鄉五家為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及其出軍。家出一人。五人為伍。則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之。在軍則為兩。司馬領之。在家為族。族師在軍為卒長。在家為黨。正在軍為旅。師在家為州長。在軍為師。師在鄉為大夫。在軍為軍將。）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可任也者。家二人。（均平也。周猶徧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十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也。出老者一人而已。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凡起徒卒者毋

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鄭司農云羨者。餘也。田。謂田獵也。追。謂追逐寇賊也。竭作者。盡行也。）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大事謂戎事也。大故。謂災寇者也。鄭司農云。凡國有大事。乃當徵召會聚百姓。則小司徒召聚之。餘子。謂羨也。玄謂餘子也。卿大夫之子。當守於王宮者也。）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循會也。民雖受上田中田下田及會之以下劑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優遂民也。）陳氏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六鄉以三劑致民。上地家七人至毋過家七人。以其餘為羨。則一人為正卒。餘可任者皆羨卒也。六遂以下劑致民。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而皆以下地二人任之。則一人為正卒。一人為羨卒。其餘不預。所以優野人也。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故也。羨卒亦謂之餘子。則餘子自私言之。羨卒自公言之。故曰。詩曰。其軍三單。先儒謂公劉始遷於豳。無羨卒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韓樸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兵

兵守　商子四戰之國貴守戰負海之國貴攻戰四戰之國好舉興兵以距四鄰者國危四鄰之國一興事而已四興軍故曰國危四戰之國不能以萬室之邑舍鉅萬之軍者其國危故曰四戰之國務在守戰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此謂以死人之力與客生力戰城盡夷客若有從入則客必罷中人必佚矣以佚力與罷力戰此謂以生人力與客死力戰皆曰圍城之患患不盡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將之過也守城之道盛在城也故曰客治薄撤三軍之多分矣客之候軍之效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為之三軍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反耕格阱發梁撤屋給徙徙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而慎使三軍無相遇壯男遇壯女之軍則男貴女而姦民有從謀而國亡喜與其恐有蚤聞勇民不戰壯男壯女遇老弱之軍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使勇民更慮而怯民不戰故曰慎使三軍無相遇此盛力之道

續後漢書兵守　兵之為守尚矣先王建侯樹屏列之采衛皆以守衛中國分鄉置遂賦之師旅皆以守衛京師設防會禁統之方伯皆以守衛列國邊徼則有戍役宮闈則有環列皆所以為守也故兵為天下之大閑謹其所守相為維扞則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貴於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閑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夷至於出居於鄭失其所守則不足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為京師是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無以為閑也諸侯守國者也有道則守在四鄰至於郭潰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則不足為公沒沫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為都邑是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無以為閑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棄擅暴使奪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結其民去而後國避之可也故國君死社稷曰滅滅之者有罪滅者無罪而為義其國滅而書奔者託於諸侯有後國之道而為權齊侯滅紀不曰滅紀侯之奔不曰奔特書紀侯大去其國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結其民而復國特悖然蔑棄宗社去而不返爾故曰大去不當去也至於梁伯亟城而弗處民疲而弗堪為秦所取書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恶恃陋而不為備一日而楚克其三都書曰楚人入鄆自取之也此天子諸侯守土扞城之大法也若夫戰攻於外則必有居守於內以為本根進有所恃退有所歸股肱心腹相為表裏故宣王外攘夷狄則張仲在內高祖戰滎陽京索間則蕭何鎮關中光武戰河北攻洛陽則寇恂守河內昭烈保漢中爭荊州則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則荀彧在許孫策轉鬬江東則張昭在吳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有居者誰守社稷叔出季處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則本根擅固無反顧之憂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債國者矣若任宰嚭以政使太子與老弱居守而遠爭齊晉為越所滅關羽畀糜芳士仁以江陵圍樊而逼許雖為吳所襲所以晉文得原而難其守蕭何為萬世之功也至於城守拒攻將之事也守心為上守氣次之守兵為上守城次之心為氣城兵為城城心固則氣固兵固則城固靜密專安內外如一無隙無瑕以主待客雖畫地守之可也況於城乎又必兵械備具新粮足餘進有郭圍退有傳障遠有救援邇有間候畜力多暇明慎罰賞申飭教戒禁絕訛妄血視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陳倉張特之守新城皆是也無入新兵共守隙開必敗文欽是也無以敵緩縱食食盡必危諸葛誕是也無以激怒出戰失守必敗曾咎是也無以詆誘易動動必見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貴知變敵大則當戰於外光武之於昆陽是也不出而致敵必敗公孫瓚之於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淵若海而不可測寂若無人而不可見應若無端而不可窮故攻為易守為難活地易死地難將將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綦崇禮兵籌類要善守篇　臣嘗聞孫子曰百戰百勝者非善之善也吳起曰戰勝易守勝難夫示以德感以義無智名無勇功而敵人悅服是守勝之上者也堅壁壘嚴斥候彼欲挑戰而我不為動彼欲曠日而食有不給卒能以全取勝而敵人挫衄是守勝之次者也然則穀梁氏曰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道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司馬之伐公孫淵語其使曰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而不戰而守者幾於怯矣曰不然可以戰則戰可以守則守

吳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東向韓趙賓從

李廣守右北平匈奴號飛將軍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寇恂文武備足以守河內

韋孝寬守玉壁帝幸其壘觀禦敵之所深歎美之移時乃去

王師順守孤城以抗突厥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

王思禮善守計短攻戰

孫謙守廣陵青徐汝沛頓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下居

者各數百里　田豫守并州外胡聞其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　華溫琪守晉州莊宗攻之踰月不能破梁嘉溫琪善守弃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　李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其守楊劉也毋長斧歸莊宗遣他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梁人斷晉餉援莊宗曰周爲我守何憂救至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若吳起李廣類此　項羽謂曹咎曰謹守成皋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曹咎不善守而卒以取敗　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善守而卒以破敵　臣讀孫子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知此　李廣百騎望匈奴數千騎上山陣廣以爲走則追射我立盡留則以爲大軍之誘於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胡終怯之弗敢擊以爲有伏夜即引去　趙充國至西部都尉府日饗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虜豪相責欲一鬬而死可得耶　王霸閉營休士以屈蘇茂　曹彰北征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走　齊神武傾山東之衆以圍韋孝寬凡六旬智力俱困而兵解去　李希烈以十萬之衆圍劉昌凡四十餘日賊數敗乃解去　顏眞卿守

平原採訪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諸郡獨平原北平清河固守　江夏王宗道從秦王討劉武周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頓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擒也王曰而意與我合　李光弼禦賊饒陽問計於安思義曰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光弼曰善　王欽堯守潁州秦宗權陷河南獨欽堯力戰不可下所在殘破獨全潁州戶二萬　臣讀孫子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若李廣田豫類此　論曰昔人謂戰以守爲名所以悞敵守以戰爲名所以誇敵所謂守者非持堅壁壘嚴斥候而已善守者佚敵不能知敵欲傅城則畏吾之突戰欲退走則疑吾襲擊執敵予攻予尉繚子曰守法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則且守且戰圍足以却敵觀七國之叛韓安國持重張羽力戰故能捍寇而有梁微羽之戰則安國能持重乎夫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故善守者將以有待也彼戰不能勝守不能固乃以退保爲名是區區者何足筭哉金起兵要兵權　九守者勁弩強弓渠荅樓櫓足薪備糧所以守吾之城也設險守阨高城深池列戍屯兵者所以守吾之國也不因應而撓不因事而懾積力治心靜窈閒暇者所以守吾之氣也不守吾之氣則無以全吾之城不守吾

之城則無以保吾之國凡若此者皆守之謂也然而所以守者權也守而用權則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時也是則守者攻之基攻者守之資攻而不守則無以隱其微守而不攻則無以發其機敵攻則守敵守則攻不足則守有餘則攻示之攻而實守示之守而實攻此權也不可以一類求也　太白陰經守城具篇　經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人所不見謂之九地見所不及謂之九天禽滑釐問墨翟荅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於用其後韋孝寬守晉州羊侃守臺城皆納封胡子技巧之術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術便於事者如左　浚隍深開濠塹也增城增修樓櫓　懸門懸木板以爲重門　突門於城中對敵營自鑿城內爲暗門多少臨時令厚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敵人初來營列未定精騎突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　塗門以泥塗門扇厚五寸備火又云塗棧以泥門上木棧（棚也）積砲石大小隨事　轉關橋一梁爲橋梁端着橫括拔去括橋關轉人馬不得渡皆傾水中秦用此橋以殺燕丹　鑿門爲敵所逼先自鑿門爲數十孔強弩射之長矛刺之　積木備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拋下打賊　積石備石於城門上不限多少多多爲妙臨時擲下　樓櫓却敵上建堠樓以板爲之

挑出爲樓櫓　詑籬戰格於女墻上挑出去女墻三尺內着橫括前端安轄以荊柳編之長一丈闊五寸　又立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闌干於棧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一如城壘人事軍律守城　夫城受圍外兵勢衆若非嚴備恐陷賊謀即須城內周回三十步不令人住責取索易爲但賊圍城即於大城外羊馬城內去大城二丈周回等築小城下於大城三分二分兩面直下掘土入城壕塹於女墻上安不定板棚闊五尺長一丈每棚施轉關軸周遍其城賊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傾入濠中雖百萬之衆不足填之名曰萬全棚餘守具大體略之王帳玄樞守城　守城之法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稱雜攻之要五步有五長十步有十長百步皆有將其將長武文相參量材授任而統領之敵在城外城中有火須防有奸人內應但令通便近主掌管老少婦女救之及遣大將親作左右監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犯者斬　邊城十一月燒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惡山深谷大川連海側近樹木原野皆令淨盡樹木無隱匿也　布幔法　用布旗爲之以竿懸掛女墻之外八尺折去矢石之勢則不損墻　燕尾炬　縛蘆葦草爲之分爲兩岐如燕尾之狀以油脂灌之和火從城上縋下燒之下照城脚却賊遇夜來城而上城半腰

每十步懸一燈籠以審非意或用松明亦可又竿用鐵為之分兩岐又敵人飛梯連枷棒如打禾者用打女墻外上來者　鈎竿如鎗兩邊有曲刃刃可以鈎物　諸灰沙糠粃播於城上以眯賊目或燒銅鐵汁物洒之或用手砲石打之油囊盛水於樓上擲賊賊火車中囊破火自滅矣　守城之法　灰砂鐵銅鍑盆甕𤮘木砲石水筒長刃長斧長鎚長鎌連枷棒棍棒長短鎗瓦礫砲石之類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貯積之處須以泥厚塗之火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蓋者用泥厚塗之以防火砲樓上樓櫓吊鍾板皆皮裹用氊覆水濕之以防火砲火箭也敵攻城於地道來自於城上鑿穿一井截之積薪井中如火薰之謂之天井城內四傍穿井深二丈新甕皮幔於井內探聽知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處取鑿迎之以乾艾數石燒令烟滅洩仍用皮袋吹之積石備砲石隨大小用　積木檑擂木長五尺徑一尺至小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長矛鎗刺之則敵不敢近門笓籬戰格於女墻上跳椽去墻二尺內着橫括椽端安轄以荊柳編之長一丈五尺安於椽端以遮矢石賊以火車將油鍑煎煉推及城門縱火而去功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須衆水俱沃方可滅之行軍須知守城　兵法曰守城者則深溝高壘堅壁利刃藏聲滅跡常令防城戰具敵棚樓櫓完壯以備應急使用邊城並宜足備陳此名件預知施設更在臨時取其利使　一用火筩火砲長鎗擂木手砲傷上城人　一多設備城氊簾笓籬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水桶甕隄防積薪燒城門樓櫓用　一當城門路要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馬坑鐵蒺藜　一多設照城燈籠防夜後有賊人鑿城於黑暗處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亂軍　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大砲燒填濠柴草　一用火炮打距堙土山鵞車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側有高原泉水或派及有江河須防決壍灌城之患令河東古太原城宋決汾水而灌劉繼元是也　一城上以綵旗詐為賊使敵人仰望城上即順風吹颺糠粃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猛火油灑之勁弓硬弩射之以糞砲污之磚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備泥漿桶麻搭防敵人放猛火油箭火砲　一用火鈎燒紅垂城下賊人見之用手攀懸以損其手　一燒城多置甕聽恐有人馬鑿城為孔昔恩州用此破之　一用旋風砲打填濠人及團隊人馬　一垂火箱燒吳穴中剗城濠人及剗天井填穀剗城人　一繞城多設突門暗出勇騎人馬攻其不意之處　一城中空閑地多堆積磚石可拋擲城下敵人　一收城中糞穢用水調稀順風澆污攻城敵人　一賊若於城外高山之上置起

望樓觀我城中虛實者如城中軍馬數少即以居民牛馬盡與披掛衣甲於街市擺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壯者在前老弱者在後供要相接次用婦女披掛搠立不可與少壯男子相雜恐生奸邪可代正軍防守門戶往來巡城應急使用　一可於城外聚集民戶大軍及拆屋斫大小竹木作木柵週圍寨下梏蒼七里橋外開深溝起置吊橋遇夜下鎖蒺藜地柵板差人伏路城東重門擊柝鳴鼓知更提鈴巡警以防奸宄城門當路安置轉關機橋木馬子陷阱坑晝夜官軍守把四門盤詰奸細　一城內無事日多穿井准備緩急要水用度及搭桶井繩之類亦備　一城內多用泥草及濕氊搭蓋積聚柴薪令人宿護防賊火燒　右已上防城之法雖是廣設備禦晝夜無停巧施謀策詳在主將度其虛實臨機應變可以保全　武經總要守城　梁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首王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既景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並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荅曰大軍但向荊州此自當非礙僧辯城中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頃降之景軍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墜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侯景反攻陷歷陽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景卒既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有詔送金五千兩銀五千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萬人並私加賞賚賊為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為地道潛引其土山不敢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西魏將常孝寬守玉壁將東魏大將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乃

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歡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城外塹上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使下柴火以皮韛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既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於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皆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能大破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歡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待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眾有不足之危我關西男子必不為降將軍也孝徵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相勸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夜遁去　魏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來攻築土山以臨城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鎖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山上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眾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壓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湧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意以為閑兵來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迫赴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擒永珍并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粮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亦無叛者　後周梁士彥為晉州刺史齊後主親率兵攻圍之樓堞皆盡短兵相接士彥慷慨自若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及軍人子女晝夜修城三

日而訖武帝六軍亦至齊師圍解士彥見帝持帝鬚而泣帝亦為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彥扣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晉州為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泚亂德宗幸奉天居數日賊軍至造雲橋闊數十丈以巨輪為腳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為障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構木為廬冒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城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齎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已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熱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泊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誠厲之以飢羸之眾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腳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末格鬭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吳少誠攻許州上官說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留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既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然之賊日夕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棚以待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十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棚於城上以攻不陷　五代梁軍敗於上黨晉人乘勝進迫澤州州城將陷河東留守張全義召牛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將援應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當救之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眾而前銜枚夜至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鼓譟以應外軍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為有節至乃定晉軍尋至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鬭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眾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黃巢陷長安趙犨為陳州刺史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不為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眾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為守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珝為將巢敗巢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昶擊破之執楷歸巢從後至聞楷被執大怒既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眾圍犨置舂磨糜人之肉以為食陳人恐犨語其下

曰吾家三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不必不因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城聚粮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餘人僞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復生弩工皆不識其器珝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犨食將盡乃乞兵於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自將會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聚巢恃以爲餉及鄴敗巢乃解圍去　晉將李嗣昭守潞州汴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之嗣昭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內外重複飛走路絕撫循士衆登城拒守審事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知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馳書說誘百端嗣昭焚其僞詔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晉王率周德威等來攻梁軍梁兵大潰嗣昭方開門

守城錄靖康朝野僉言後序　靖康丙午規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陸縣事丁未春正月群盜王在等犯德安府時郡將闕規攝府事賊來攻城規在城上與賊語問何因到此賊言京城已爲虜破規獨念都城之大壕塹深闊城壁高厚實龍淵虎壘況禁旅衛士百萬雖虜人乘我厄運一時猖獗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賊遁遣人詣都城奏功還乃知京城果爲虜陷從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猶又恨當時不得身在圍城中

陪守禦之士以効綿薄紹興己酉春三月朝廷既復河南規自祠官被命知順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會同僚語及靖康之難汝陰令云嘗收東齋雜錄一編中有靖康朝野僉言具載金人攻城始末規得之熟讀痛心疾首不覺涕零嗟乎治亂彊弱雖曰有數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者若非人事之失則天亦不得而爲災規不揆至愚竊觀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與官吏將帥應敵捍禦之失雖既往不咎然前車之覆後車之戒事有補於將來不可不備論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謂中國勢弱夷狄方彊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殊不知勢之彊弱在人爲我之計勝彼則彊不勝彼則弱若不用兵何術以壯中國之勢遏夷狄之彊用之則有彊有弱不用則終止於弱而已彊者復弱弱者復彊彊弱之勢自古無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　河東宣撫使統兵十七萬以援太原又據河東義勇兵五萬共二十二萬皆敗績致太原陷於虜非兵不多蓋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萬直行而前先鋒遇敵者有幾一不勝而卻與其後大兵皆卻宜乎不能援也有識者觀之不待已敗而後知其不能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備戰兵運粮兵拒援兵若兵不多則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當時往援者將良得計雖無兵二十

二萬只十萬亦可以必援又無十萬只五萬亦可以優爲之援也又不五萬至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萬爲率若止分爲五十將留十將護衛大將兼備策應內分三兩將詣拒援兵前廣張兵勢牽制拒援之兵以二十將分地深入虜境綿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虜人用兵多少使能盡害以二十將周圍行偏僻小路尋求鄉導多遣遠探向前設伏伺望敵人打粮兵多則退藏少即擒之但只絕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賊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則人力並用假令數將失利其大兵必不至於一齊敗衄潰散爲盜京城之難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　粘罕攻太原之壽陽壽陽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殘虜之衆萬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爲守禦之策者僉言以謂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無死壽陽之人可謂善守而不得謂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堅者亦非也若城大小矢石交過善守者亦難以設險施策規以謂城大而守愈易分段數作限隔則易守若已先業定險備設使賊欲登城縱令登城已登即死賊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太百里之城內有數步之地賊入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於賊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　九月虜砲於封丘門外大砲數百座皆在門外賊至不收遂

爲金人所得咸謂攻城之具規以謂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資砲數百座亦必無害在於禦砲之術善不善也統制官辛康宗以賊去城遠止兵不得發箭止之甚善百姓鼓衆擊殺此亦見其自亂素治之術失也　賊先採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蓋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塡壕欲進攻城守城人若得計則城內先施大砲碎之亦可用單梢砲取遠至二百五十步外制賊首領用衆之人所謂砲放遠至二百五十步外蓋州郡舊有朝廷所降守禦冊定格單梢砲致遠上等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當時倉卒之際用與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則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則二百七十步過之甚遠又以小砲架近限其小砲每十人已上不過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數數十步勿謂小砲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則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則人必死中馬亦然又況大砲每放一砲小砲可放數砲兼小砲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團爲之泥團之利亦博不獨放時易得無窮放去中人必死傷不中砲爲物擊破不致反資賊用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火砲及石金人攻城用大砲蓋欲摧壞城樓守城欲摧毀賊人攻械大砲與小砲齊用縱賊在外伐大木爲對樓雲梯天車等攻械可以破盡金人廣列壘石砲座尋

碑石磨蓋石羊虎爲砲欲攻之所列砲座百餘飛石如雨擊守城之卒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蓋守禦官一時失計耳苟守禦官得計止令卒近女頭墻坐立城外砲來高則於女頭墻上過低則打中女頭墻擊破在外無緣中人一卒亦不至於死傷又豈有死傷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頭墻稍加高厚則愈加安堵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稀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横編如荊竹笆相似以備砲石衆多攻壞女頭墻即於兩邊連珠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若此則砲石縱火數多未易能損間有損者即逐旋抽換假令只以如此禦捍則砲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無虞也賊以雲梯對樓攻東水門其間禦捍有設重樓獲勝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樓之上愈招矢石又攻東門守禦官守具亦備對樓雲梯至每以衡木倒仆死者無數此亦奇策然持衡木與對樓上人相對不免互傷亦非全勝全人塡壕橋成運對樓過濠攻城城下列砲座二百餘所七稍砲撒星砲座石砲並發火以強弩千餘助之賊上矢石如雨使守禦卒不能存立然後推對樓使登城每對樓載兵八十人一對樓得城則引衆兵上此全人攻城之方也其砲大數多矢石齊發只前說女頭墻次備以洞子皆可隔盡矢對樓登城每一對樓

果能載兵八十人樓廣不過二丈當面立得數人與守城人接戰者不過十數人而已假令八十人盡用力施設五對樓止四百人此外必無伏兵亦無奇兵樓高須及五丈乘高而來其跡亦自甚危自履危地來與城上立平地人接戰勝負人人可以自決若守城者於此不勝則交戰於平田廣野之地不知其敗若何况對樓於塡平壕上惟可以直進直退必不能於城下横行守城人備禦不過止備對樓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對樓所占地步數亦不多不獨接戰可以必勝縱兵上城獲全勝者術亦多矣不思則弗得也　賊用雲梯止要登城每座雲梯須十餘人可以負荷到城城上禦之亦難向前來縱不禦之使賊倚城登梯上至城頭少不死者何以致之於女頭墻裏鵲臺上靠墻立排叉木每空闊三四寸一根通過槍刀向上高出女頭墻五六尺賊至女頭墻上必爲排叉木隔住背後來空守禦人於木空中施槍刀刺擊豈有刺擊不下者而不死者鮮矣　閏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對樓五座盛矢石來城上以竿衡倒三座城上卒爭持草以焚之對樓木多而草盛火熾木乘南風遂引燒城上樓子三座對樓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賊人攻械來路可以直而不問焚者失也縱不引燒城樓止燒了賊人對樓亦是城上人自持

草火與賊燒閙再進攻械來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樓骨格欲於舊處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賊必不容矢石必倍守禦官若能用前說造洞子於闕樓子處兩頭連珠並進不終日決可蔽合權代女頭墻以隔矢石矢石雖愈倍於前亦必無害次於燒了城樓處兩頭横直深埋排叉木以防賊急登城上分甲兵兩向次於城裏從下斜築向上至城面外根向下陡峻次於城裏脚下取土爲深壕離壕三五丈築月城圍之使賊來對樓到城如不下對樓上城却回則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內無不死者如此一拄賊必罷攻退兵當時守禦之人於此失之以致城陷豈不痛哉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者莫甚於砲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禦之則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則攻城人雖能者亦難施設竊聞虜人用砲攻城守禦人於城上亦嘗用砲城面地步不廣必然難安大砲亦難容數多雖有砲臺砲臺地步亦不甚廣又砲欲施放敵人在外先見必須以衆砲來擊又城上砲亦在高處自然招城外砲敵人用砲可以直指而擊之以此觀當時守禦之人可謂不能用砲也明矣假令當時於城裏脚下立砲仍每座砲前埋立小木爲衣敵人在外不見立砲所在雖有能用砲者何能施設或謂砲在城裏砲手不能見得城

外事無由取的每一座砲别用一人於城上專管城裏一座外照物所在裏照砲稍與外物相對即令施放少偏則令砲手略少那脚太偏則就令拽砲人撞轉砲座放過則令減人或用砲稍大者不及則令添人或用砲稍小者照料得一砲打中後砲少有不中又城裏立砲可置數多守禦人用砲若止能如此則攻城人用砲何能爲也　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墻女頭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兩女頭中掛搭篦籬惟可以遮隔弓弩箭於砲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篦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空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　或問何以備禦城外脚下自有馬面裏兩邊皆見城外脚下於墻頭上墜下害賊之物　賊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過宜使於城裏脚下取爲深闊裏壕去壕數丈再築裏城一重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却於新築城下緣裏壕入三二里地新城開門使人人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繚繞行三二里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賊善塡壕止不過塡得外壕必不能塡得裏壕賊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城何物不可施用正賊死城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入則豈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爲備則賊兵雖多攻械百種誠可談笑以待之　又况京師舊城亦自可守若

遂急措置使可使勢如金湯有不可犯之理焉京城之內軍兵百姓金銀秉帛計以億兆之數亦莫能盡若令竭作不獨添築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築城壕數重人亦不勞而辦重城重壕既備然後招敵人入城議事彼若見之必不攻而退俗諺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　京城周圍地約一百二十里開當時賊在城外諸門多閉有以土實者止開三兩門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閉生路而為賊閉其生路也為守之計不獨大啓諸門仍於兩門之間更開三兩門使周圍有門數十座齊開於城內運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戰兵出入無至自礙城上覘望賊人空隙稍得便處即遣兵擊殺或夜出兵使賊在外所備處多晝夜備戰無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內輒開城門自運土填壕欲為出兵計則賊在外填壕欲入之計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輒開城門出填壕者非謂賊兵可欺蓋恃其自於城內設險已備。引賊入城而賊必死耳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伍萬之眾以討石勒諸將皆勸勒固守以疲寇獨張賓孔萇以謂可速鑿北壘為突門二十餘道勒即以萇為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陳未定躬帥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眾皆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謂善守城者也後之守城者何憚而不法歟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為盡善城上有敵樓而虜人用大砲推擊城外有壕而虜人用洞子填壘城高數丈而虜人用天橋鵝車對樓幔道雲梯等攻具登城據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謂堅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虜人攻械之備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貴仍舊而人憚改作其間有須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敵樓不可仍舊制須更改可也宜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下留品字樣方徑及尺空眼以備覘望及設施槍路墻裏近下以細小木蓋一兩架充棚可令守禦人備風雨屋在墻裏比墻低下則砲在外雖大而數多施設千萬患莫能及人　壕上作橋橋中作釣橋時暫隔賊則可若出兵則不能無礙宜為實橋兵出入俱利　城門宜迂迴曲折移向裏百餘步置不獨賊矢石不入其舊作門樓處行入一步向裏便是賊落陷穽何謂陷穽蓋百步內兩壁城上下臨賊人今應敵之具皆可設施　舊門前橫築護門墻高丈餘兩頭遮過門三二丈城門啓閉人馬出入壕外人皆不見孰敢窺伺　城外腳下去城二丈臨壕根上宜築高厚羊馬墻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墻腳下亦築鵲臺高二三尺闊四尺鵲臺上立羊馬墻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及通槍路一如大城上女頭

墻墻裏鵲臺上栽埋排叉木以備賊填平壕塹攻破羊馬墻至城腳下則賊與羊馬墻內兩邊受敵頭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賊當一面而守城人三面禦之羊馬墻內兵賴羊馬墻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馬墻與大城。係是上下兩城相乘齊用使賊人雖破羊馬墻而無敢入者故羊馬墻比大城雖甚低薄其捍禦堅守之効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馬墻內所置之兵正拔城下寨以當伏兵不知賊人以何術可解若此則既有羊馬墻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於大城多設暗門以備遣兵於羊馬墻內出入又羊馬墻腳去大城腳止於二丈不令大遠者慮大城上拋擲磚石難過墻外反害墻內人又不令大近者慮其大窄難以回轉長槍　又於大城裏城腳下作深闊裏壕裏壕上向裏度地五七丈可作往來路外築裏城排叉木但多備下賊攻城應敵處用此以設備雖使虜人善攻不足畏也。墨翟宋大夫善守禦公輸般為雲梯之械將攻宋墨子見之乃解帶為城以牒為械九設攻城之機墨子九拒之公輸般攻械盡墨子守有餘公輸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見攻械者宜乎古人以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見敵人設一攻械而無數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虜人以兒戲之具攻城守禦者一時失計遂致城陷迄及一紀有餘而虜人猶不思當時幸勝尚以驕氣相陵覘於未知虜人攻城設施之前每見人云金人攻城大砲對樓勢豈可當貴顯言之則快然而不敢辯眾人言之則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詳則豈可不盡曲折剖其所見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變萬化人孰能窮之今止據虜人攻城施設略舉捍禦之策至於盡精微致敵殺敵之方雖不憚於文繁而有所謂真不可示人者未之傳也又況雖欲傳之有不可傳而傳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於敵未至之前精加思索應變之術預為之備耳區區嘗見鄉序於僉言之後紹興十年五月日陳規序。　守城機要　一城門舊制門外築甕城甕城上皆是敵樓費用極多。以禦尋常盜賊則可以遮隔箭鑿若禦虜人大砲則不可用須是除去甕城。止於城門前離城五丈以來橫築護門墻使外不得見城門啓閉不敢輕視萬一敵人奔衝則城上以砲石向下臨之更於城門裏兩邊各離城二丈築墻長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門所在不可窺測縱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穽故城門不可依舊制也。　一護門墻只於城門前十步內橫築高厚墻一堵亦設鵲臺鵲臺高二尺墻在鵲臺上高一丈三尺。腳厚八尺上收三尺兩頭遮過門三二丈所以遮隔衝突門之啓閉外不得知縱使

突入墻內城上砲石兩下兩邊羊馬墻內可以夾擊　一城門貴多不貴少貴闊不貴闊城門既多且闊稍得便利去處即出兵擊之夜則斫其營寨使之晝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須為牽制之計常使彼勞我逸又於大城多設暗門羊馬城多開門實填壕作路以為突門又抵守城常為戰備有便利則急擊之　一城門舊制皆有門樓別無機械不可禦敵須是兩層上層施勁弓弩可以射遠下層施刀搶又為暗板有急則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門者門為三重却後一門如常制皆舊加厚又外一重門以徑四五寸堅實圓木鑿眼貫串以代板不必用鐵葉釘裹又外一重以木為棚施於護門墻之兩邊比之一樓一門大段濟事　一城門外壕上舊制多設釣橋本以防備奔衝遇有寇至拽起釣橋攻者不可越壕而來殊不知正礙城內出兵若放下釣橋然後出兵則城外必須先見得以為備若兵已出復拽起橋板則緩急難於退却苟為敵所逼往往溺於壕中此釣橋有害無益明矣止可於門前施機械使敵必不能入拆去釣橋只用實橋城內軍馬進退皆便外人皆懼城內出兵晝夜不敢自安　一千戈板（亦名賺板）舊制用鐵葉釘裹置於城門之前城上用轆轤車放亦是防遏衝突其礙城內出兵則與釣橋無異既於城門裏外安置

機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為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舊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務攻角以其易為力也城角上皆有敵樓戰棚蓋是先為隄備苟不更改攻城者終是得利且以城之東南角言之若直自東南角攻則無足畏砲石力小則為敵樓戰棚所隔砲石力大即必過入城裏若攻城人於城東立砲則城上東西數十步人必不能立又於城南添立一砲則城上南北數十步人不能立便可進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舊制也須是將城角少縮向裏若攻東城即須近北立砲若攻南城則須近西立砲城上皆可用砲倒擊其後若正東南角立砲則城上無敵樓戰棚不可下手將城角縮向裏為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頭墻舊制於城外邊約地六尺一箇高者不過五尺作山字樣兩女頭間留女口一箇女頭上立狗脚木一條掛搭皮竹笓籬牌一片遮隔矢石若禦大砲全不濟事又女頭低小城外箭鑿可中守禦人頭面須是於城上先築鵲臺高二尺闊五尺鵲臺上再築墻高六尺厚二尺自鵲臺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箇眼闊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徑及尺）相離三尺又直一箇兩眼之間向上一尺又直一箇狀如品字向上作平頭墻賊若登城只於方眼中施鎗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頭墻即是常用笓籬牌掛搭不必臨時旋施設也更

於鵲臺上靠墻每相去四寸立排叉木一條高出女墻五尺橫用細木夾勒兩道或三道攻城者欲能過品字眼亦不能到平頭墻上更至墻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過排叉木必須用手攀緣則刀斧斫之鎗刀刺之無不顛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馬面舊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減二丈闊狹隨地利不定兩邊直覷城脚其上皆有樓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準備須用氊皮掛搭然不能遮隔大砲一為所擊無不倒者樓子既倒守禦人便不得安或謂須預備樓子隨即架立是未嘗經歷攻守者之言也樓子既倒賊必以砲石弓弩併力臨城雖損害人命至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於馬面上築高厚墻中留品字空眼以備覘望又可通過鎗刀靠城身兩邊開兩小門下看城外可施禦捍之具墻裏邊兎屢屋與守禦人避風雨遇有攻擊便拆去兎屢屋靠墻立高大排叉木用籠繩橫編若造已相似任其攻擊必不能為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則積雨摧塌修築費力城面不可太闊太闊則砲石落在城上緩急擊中守禦人城面通鵲臺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邊大郡城壁高亦不過五丈闊不過二丈而已　一羊馬墻舊制州郡或無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過六尺厚不過三尺去城遠近各不相同

全不可用蓋羊馬城之名本防寇賊逼近入民入城權暫安泊羊馬而已故皆不以為意然捍禦寇擄為利甚博當於大城之外城壕之裏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築鵲臺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闊四尺臺上築墻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箇以備覘望遇有緩急即出兵在羊馬墻裏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馬不可去城太遠太遠則大城上拋甎不能過太近則不可運轉長鎗大九攻城須填平壕方可到羊馬墻下使其攻破羊馬墻亦難為入入亦不能駐足攻者止能於所填壕上一路直進守者可於羊馬墻內兩下夾擊又大城上甎石如雨下擊則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敵城內又有小砲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計百出皆有以備之也　一羊馬墻內須均量地步遠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門分布安排人兵易於照檢兼防奸細入城　一城郭舊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雖遇大敵攻計百出亦可退卻或不經歷攻守者忽遇大敵圍城不無長怯須是先為隄備當於外壕裏修築高厚羊馬墻與大城兩城相副即是一壕兩城更於大城裏開掘深闊裏壕上又築月城即是兩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躐者亦無可攻之理大抵城與壕水一重難

攻如一重至若裏城裏壕則必不可犯計羊馬墻與裏城裏壕之費亦不甚多若為永久之計實不可缺。　一修築裏城抵於裏壕垠上增築高二丈以上設護險墻下臨裏壕須闊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則有裏壕阻隔更使能過裏壕則裏城亦不可上若此則不待可禦外敵亦可潛消內患裏城裏壕費用不多不可不設庶免臨急旋開築也。　一修城舊制多於城外脚下或臨壕栽丫叉木名為鹿角尤為無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內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來風用火可以燒毀不若除去為便也　一今來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軍城池若作京都會府須於城內向裏量度遠近再如外修築一重其外安置營寨尚裏更築一重作官府若此豈獨堅固而已哉內外之患無不華盡。　一攻城用雲梯是欲蟻附登城今女頭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馬墻重重限隔則雲梯雖多無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鑿欲以般運土木甎石填壘壕塹待其填平方進攻具或欲逼城劄搵今既有羊馬墻為之限隔則洞子亦自難用　一對樓則與城上樓子高下相對總車稍高向前瞰城頭向下附城脚天橋與對樓無異止是於樓上用長板作脚道或指疊飜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馬墻既有人守自可兩

邊橫施器刃又城上別用撞竿與其他應急機械自不足畏凡攻城用天橋總車對樓火車火箭皆欲使人驚畏有以備之則不能為害　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數條者高與城等直逼城頭今羊馬墻中既有人拒敵又大城上拋擲甎石自然難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於城內靠城脚急開裏壕垠上更築月城兩邊栽立排叉木大城上又起木棚置人於棚上又於欲來路上多設蒺刺使能登城亦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過裏壕縱過裏壕決不能過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無一二今所備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則以數策應之　一攻城用大砲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舊制樓櫓無有不被摧毀者今不用樓子則大砲已無所施兼城身與女頭皆厚實城外砲來力大則自城頭上過但令守禦人靠墻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則為墻所隔更於城裏亦用大砲與之相對施放兼用遠砲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領蓋攻城必以驅虜脅從者在前首領及同惡者在後城內放砲在城上人照料偏正遠近自可取的篤　一賊砲不攻馬面只攻女頭惹於女頭墻裏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繩實編如巴相似向裏用斜柱撐搶砲石雖多亦難擊壞砲既不能害人天橋對樓總車慢道之類又皆有以備之則人心安固城無可破之理　一攻

守利器皆莫如砲攻者得用砲之術則城無不拔守者得術則可以制敵。守城之砲不可安在城上只於城裏量遠近安頓城外不可得見可以取的每砲於城上立一人專照斜直遠近令砲手定放少偏則移定砲人脚太偏則移動砲架太遠則減拽砲人太近則添拽砲人三兩砲間便可中物更在砲手出入脚步以大砲施小砲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毀攻具須用大砲若欲害用事首領及般運人須用遠砲砲不厭多備若用砲得術城可必固其於制造砲架精巧處又在守城人工匠臨時增減製造砲梢（須及時月夏以六月冬以十一月十二月採取橡木種木皆一生乃長成少枝節者直溝渠內淹浸百餘日或半年取出去皮晉乾用捻木上下自根至梢接捺如張盤新弓相似取其無損者然後用麻索生皮相間繫扎以防陰晴燥濕日晴則皮緊索燥陰雨則索堅皮燥若此繫扎可得無失）

一用砲摧毀攻具須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砲若欲放遠須用小砲只黃泥為團每箇乾重五斤輕重一般則打物有準圓則可以放遠又泥團到地便碎不為敵人復放入城兼亦易辦雖是泥團若中人頭面青腫無不死者中人手足無不折跌也　一城被圍閉城內務要安靜若城外有人攻擊城內驚擾種種不便須是將城內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視

遇有人過城號令街巷不得往來非籍定係上城守禦及策應人不得輒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輒下城過當防閑不特可免驚惶亦可杜絕不虞。

王在党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賊王在党忠閻僅薛廣等攻陷隨州守臣陸德先以下俱逃或盡室遭虜遂犯德安府知安陸縣事陳規先被差部押縣兵赴京行至信陽群盜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禦二十九日還至應山縣七里河賊火閻僅千餘人在寨手市直酒張樂邀截歸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規率同部押官知應城縣宋理應山縣丞推縣事夏鞏各以所部弓手土軍召募人合五七百餘人結甲定安陸縣弓手節級馬立黃晃召募人雷習和嘗界巡檢寨土軍劉允應城縣弓手節級李吉三州寨土軍向吉應城縣弓手節級竹清三縣巡檢寨土軍楊秉允八人徑領眾入應山縣掩殺群賊僅等大敗餘黨潰散投入王在火中王在寨去府百餘里規尋得路將所部兵到府時知德安府李公濟已往諸處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諸縣起發民兵及士曹張頫悅因賊至驚死司錄士曹局務官安陸縣丞簿尉皆緣故般家適去初三日城中官吏軍民推規權領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當日規交府事與通判準府牒規權通判仍充統領守禦人兵迎敵規

遂措置修築城壁召募驍勇刷差軍兵句抽保甲隄防守禦十一日知府李公濟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資監當即日離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權兵曹應城主簿田緯出城迯走十五日賊避騎數十人至城下與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領馬步五千餘人着纈色衣各執弓箭旁牌及枚門扇來圍城攻諸門委曾界巡檢胡晉三州都巡檢張惟德出戰二人先走匿於孝感縣九嵕山寺是日賊與守禦人相射申後賊退往府東天慶觀泰山廟等處下寨十七日賊又攻城賊首王在及近上首領多在齊安門外觀與權府周子通城上呼賊與語喻以禍福賊暫退是晚周子通驚中風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觀及安陸縣尉董貽兵馬都監趙令𢦶監酒稅務趙康輔四員而已於是官吏軍民又推觀權領府事觀以城危急不敢辭遂糾率官吏軍民多方措置盡死堅守是日賊般積柴草欲燒齊安門守門人於未到十餘步先放火箭燒之賊又用松柏長木及大竹作雲梯五十座齊力並進城上人用磚石及連縣捧長鎗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縋城毀斫雲梯二十日賊列騎成陣逼城驅人撞鵝車洞子數座用牛皮并氊包漫攻齊安門被城上人及城門上開空處先以撞竿托叉揿定次用搭鉤鉤去洞子上皮氊墜大石及磚

石推擊及用弓弩箭射其賊退去續次下城焚燒毀斫盡絕賊又進雲梯約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圍用綿被并氊皮包裹煙火箭鑿不可侵近約用四五十人撞擁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長竹併力撞衝雲梯傾倒墜死賊數人次磚石弓弩箭射擊賊人走退是日賊又進天橋約高二丈闊一丈以木長四丈餘可以並行數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賊衆數十人撞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磚石射擊致撞者止於十步之外不能前進又於諸攻具之外列大砲十餘座四面向城飛石擊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笓籬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棚存身以避之致其砲並不曾傷守城之人是日賊又前以步後以騎列陣向城城內多設砲座令城上人看覷賊人近遠向着諭與定砲人向賊放擊發而多中其賊遠退只於城東十餘處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鬬敵及四散燒劫暮無退意三十日早又有党忠人馬五六千人齊到城下着雜色衣與王在兩火同來爭先攻擊四面環繞風水不通觀與機宜閻孝周登城招王在諸酋至城下開說大義溥許搗設賊意稍解又招賊大將蔣宣入城置酒款說禍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党忠人馬仍用洞子大櫓齊攻城門被城上人用撞竿磚石弓弩箭拒退當日景陵門下打死賊五人并砲打殺鼓賊一名

是夜三更賊乘暗忽四邊傳雲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槍及磚石剌打下及攢火炬燒望雲朝天齊安等門人用長鉤鉤城上人又用竹木縛獲把作火炬長二丈列二三百炬如大山向城門及燒城上竹城笓籬並被守城人併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磚石弓弩箭射并放砲石如此鬬敵自三更至曉方暫退初四日早觀見攻擊危急賊不肯遠退遂點集第一隊第三隊人兵開朝天門出乘賊不備分頭掩擊党賊敗走即收兵入門却開景陵門令第二第四隊并第一第三隊併力出門掩殺其賊大敗衆勢趕逐除斬獲生擒外逼入涓河死者不知其數餘黨遂潰是日奪到旗六十三面鼓十四面鉦五面槍刀二十三條牌十五面甲七連弓二張弩二枝牛五十二頭馬十九匹騾五頭驢十二頭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圍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後　一踏逐過往寄居官進士勇敢者借補官資差攝職事　一選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諸門上城禦敵及分認地頭機察姦細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級黃謹等行軍期司專一行遣防城守禦修城文字及各帶器甲隨觀巡城　一選差安陸縣吏揚玠等提轄防城軍民弓手日夜巡邏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撥軍民弓手分作四隊及選差弓手節級長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隊內馬立馬

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許進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劉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準備出戰　一差撥有心力膽勇保正隊頭黃壽等部領保甲人兵一十六隊計八百餘人準備出戰　一招集到茶客楊政等自召募人準備出戰并僧雷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殺賊　一城上極有尖狹有不及一尺闊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無乳頭尋於城上裏邊用鍬钁直削向下三尺以代乳頭下城蹬道添造竹木棚棧令人坐立可以拖放弓箭等器械守禦　一城壁卑矮遂於城外添立竹柵間安笓籬外可以遮隔弓箭內可以拖用兵伏於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層　一城有極卑薄處遂於城內脚下離城三尺別立木柵一重約高一丈五尺門空五寸立木一根於城稍低薄處無不周遍係於土城之內又立木城一重於木城之外每兩步立一人與城上人更互上下守禦　一城門薄怯損弊尋於門外別立小門一重各以氊皮釘裹上開門項空歇以備墜石及下拖兵伏又於門內兩邊栽立枋木作鹿項約高一丈五尺長五十步其中路闊六尺至盡處用木拒馬四五重閑定每五寸立木一根兩邊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長槍　一城上以千字文為號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為一甲十甲為一隊互相統

轄分布城上又以在城大夫客户五籍結甲上城守禦　一選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頭二人管押統領晝夜準備應援如東壁有報驚急即提兵東應西則西應自攻圍二十餘日每有驚急無有不至者　一於賊退之後其未遠止在四外側近圍繞之中寅夜偷工開壕築城仍命工人計城厚薄而中分之先併力以築其表高及尋丈度不可以躡登則又併力以築其裏適相當然後增築以成之內具畚鍤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備擊起五邑之夫萬人竭作不淹時而畢　一城壁長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闊一丈六尺底闊三丈七尺五寸及於城壁外開築城壕繞城壕塹計長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闊三丈底闊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張世孝孝義冦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餘黨張世孝孝義賊馬五萬餘衆已破襄陽荊門軍荊南府郢復州遂冦德安府先行文字稱欲就招安一面擺拽兵馬環繞府城本府以方議招來敢禦敵是夜五更一點忽同時發喊雲梯火砲弓弩箭鑿攻城勢焰兇猛本府官吏軍民以死禦賊至二十三日巳時賊始退是日矢石殺死賊兵三百餘人賊搜死以去沉之河及積薪焚之被傷一千餘人諸門奪下雲梯七十餘座二十四日夜賊兵又來暗至西北兩門以城上肅靜提防不能下手夜半引去其時有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討捕李孝忠等領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應援掩擊連日攻擊不下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楊進冦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賊楊進號沒甲牛領衆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齎文字來稱有衆一百五十萬馬三萬五千餘匹自京東登萊沂密濰淄徐等州前來逐州官員盡皆勦殺本府視賊寨約有十餘萬人馬三千餘匹是日暮來脅城不多時各退歸寨初五日以後朝暮繞城矢石所不及處擺布人馬三五重更番替換又於前分布攻城人馬大振金鼓唱喊馬軍在後用刀鎗擁遏步人并力攻城一齊發弓弩及神臂弓箭鑿射城上人并持雲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禦人弓弩箭鑿砲石磚石雨下賊並不曾得利城中時出兵衝殺賊遂少退四五日後賊復添立攻具高起望樓下瞰城中并造戰棚對樓洞子用牛皮包漫又用央布作遮箭幕約高三丈闊二丈箭鑿皆不能害又立大砲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馬城并城門放火赤被守禦人救護撲滅并天石禦退賊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樓四座大砲五十餘座洞子一百餘箇遮箭布幕三十餘座大戰棚一座對樓一座及雲梯不知其數其戰棚約高二丈四方各闊一丈六尺有餘先用人裹外棧夯向城被城上人用

弓弩箭鑿并砲先射打退棧夯人及打得傾側使用不得棄下退去其對樓約高四丈闊一丈五尺有餘作五層縛木梯斜上高過如城其勢太高推拽難行兼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天石射打推拽人莫能進前其餘遮箭幕盡被砲石打得碎破其洞子湊城又被城上墜下柴草積火焚燒皆不得近前其砲亦被城內放砲多打殺定砲人其賊九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數日皆不能傷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計十六日遂戰鬬殺傷賊數多賊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齊安門下高聲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禦教來打話當時城上人問打甚話其人言悳也不出來共咱廝殺我也打悳城不破有招安官來也咱只待要歩犒設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悳受招安了與悳犒設其人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領二十餘人持東京留守司請召旗一面向城隅壕與城上人說話稱是東京留守宗元帥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帥遣來招安楊防禦高聲讀示宗元帥咨目并劄子言楊防禦今日方肯受招安待問本府要歩犒設并出券往東京本府許之二十一日送犒設在城外其楊進領人親到齊安門下收受致謝而去是日楊進領衆起離向信陽軍前去（契勘楊進自三月初四日圍城攻具悉皆被城上人施用弓弩箭鑿砲石磚石射打死損賊人數多及出兵衝殺人衆并溺死者五十餘人火砲燒[illegible]勞虜對賊死於沿身搜到借請使隨又跳回追及被虜人回稱楊進被箭射着頭顱人被磚砲打着額[illegible]累日後於長吁在邊將官不來扶救斬之又聽得楊進言自出京以來不曾折了人部封逵東折部計多及折了統將四員見得楊進計窮力盡方受招安）

孔彥舟三次冦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來一項群賊數萬人稱是單州團練使郢州鈐轄孔彥舟在黃州麻城縣作過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賊至黃州皆剃頭辮髮作金人裝束是夜填塞壕塹用雲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砲座攻圍黃州城及肆掠黃陂縣并使犯德安府孝感縣界本府慮賊來犯城遂分布官吏軍民於諸門把定嚴行隄備其賊迤邐至孝感縣東舊鎮殺人放火劫掠財物二十四日到環河鎮殺傷已受范瓊招安下吳錫人馬二十六日到府東十八里下寨稱是武經大夫榮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京東西路統制軍馬孔彥舟二十七日領全軍數萬至府城下四外占圍擺布搭立施設弓箭射城上守禦人被城上人齊發砲石弓弩賊衆不敢近前當夜遁走向隨州前去至閏八月十一日復自光州回至本府應山縣作過再占據隨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賊騎侵犯本府圍城本府乘時出兵掩殺初八日賊遁去復回占

隨州十一月初一日彥舟又自隨州領人馬至本府城下圍繞劄寨初八日大隊併至攻城被本府守禦人施放弓弩箭礮砲石禦敵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據復州又往占據荊南府（正月二十七日攻城當夜引去　九月初一日攻城初八日引去　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董平寇德安三萬人即日敗去　建炎三年三月群賊董平部領人馬至應山縣稱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劫孝感縣官吏居民逃走有不及者悉爲驅虜及燒盡一縣官私屋宇是日在本縣東舊鎮劄寨分遣賊徒剽掠本府差發人兵六頭項前去掩殺董平起離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撫處置使司差知信陽軍武經郎孫璘到本府差兵護行至信陽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陽璘僅以身脫其家并官屬皆沒于賊平差官占據信陽自往唐州大義山劄寨令隨唐信陽三郡人戶送納糧草并收逐處稅錢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領三萬餘衆到本府本府差正將辛選發兵往應山界迎敵戰數合賊大敗走殺賊千餘人鉦鼓旗槍弓箭器械輜重棄之滿道平尋走往西京界爲鄉村把隘人所殺

趙壽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賊趙壽號不沉自黃州領衆數萬餘人至孝感縣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廣南東西荊湖南北等路撫諭使馮康國到府守臣陳規白馮乞行招安會趙壽亦遣人以書與馮願受招安規復遣人往壽寨說以撫諭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壽領衆至城外是晚馮親出城見壽初三日壽携數隊入城聽撫諭聖訓謝恩招安了當馮牒壽令權於江州黃州駐劄聽候朝命本府亦支給錢糧犒設訖十二日壽起發至東四十里環河鎮劄忽夜遣人馬分頭項於本府八門改換色衣號僞作民兵裝束一擁奪門賴諸門守禦素備即時以死捍禦旋增弓弩砲石鬬敵至巳時方退復於箭砲不及處擺布圍城迭來攻打被城上弓弩砲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戰三晝夜計窮力盡二十日賊拔寨南走

曹成李宏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賊自舒州歷光州信陽至本府衆數十萬布滿諸縣直抵襄隨郢州界駐劄三龍河時早禾始熟廣被芟掠本府以賊兵衆盛不暇隄備七月三十日賊衆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弩箭礮砲石一面發兵出外披城鬬敵賊不能破巳時方退八月十四日成衆又至城下本府再發人兵出城迎敵賊復退於近城祠栢廟下立寨分遣騎於八門一二里外立小寨困圍本府不通往還本府官吏軍民以死捍禦間出兵掩殺每夜遣兵

劫擄小寨奪糧入城晝夜相拒六十餘日是時成等人馬實多本府兵極少其勢不敵遂設計謀差人齎公文前去問當成等誘以禍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議稱一行兵衆元非爲賊止爲鄉中不可居止遂前來尋有糧處喫用却蒙朝廷收還招安之後所授官職止乞元來官資湔洗招安之名及齎到成等申狀本府於初五日備錄奏聞成等始於十六日復還三龍河大寨仍不住於府城四外燒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殺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復領衆來攻城本府出兵迎敵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領衆起離三龍河往漢陽軍渡江前去。

桑仲下邢尚孫群賊寇德安三月引去。紹興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陽軍邢舍人尚統領等部領二千餘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時閉門捍禦雖稍退未肯遠去十七日又有隨州孫彪統領人馬三千餘人亦來圍城本府閉門捍禦及遣兵出城戰殺傷百餘人方退亦未肯遠去二賊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賊齊至城下弓弩箭礮雲梯布牌攻諸門本府官吏軍兵拒敵二十一日早始退離城百步外圍繞是夜信陽軍賊馬前去攻孝感縣不克復回本軍隨州賊馬前去攻復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發人馬兩路前來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軍民晝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禦及時出兵掩殺三月初間始退向隨州去續據忠訓郎權孝感縣韓適狀准鎮撫使差權縣事踏逐到離舊縣一十里臨湏河地名紫湏就周圍積水爲壕刱築城壁欲就緒間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陽軍賊馬二千餘人自府城來奔本縣先二百人到城北適即分布守禦發兵迎敵賊敗走五里逢賊大隊至復圍縣城施放弓弩尋於壕外呼曰慈是信陽大後軍邢舍人尚統制人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來了鄧州信陽軍并天目山寨今決要取本縣屯泊人馬就糧贍軍圍至夜只於壕外分布劄寨二十五日賊掠湏河客船載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撞夯雲梯十五座向前水陸攻縣城被本縣人施弓弩砲石併力捍禦至晚賊退向寨二十六日賊多拽河內船舫五七隻爲一絞用大竹絞成竹牌立於船頭旋添船併作浮橋於北壁壕內攻縣城城上弓弩砲齊發敵不能近復拽船泊岸只攻東壁亦被禦退至夜回寨適恐賊别生計遂親領兵三更出劫賊寨殺賊三百餘人及收到被虜男女五百餘人入城二十七日賊於壕外添砲數座及分布船隻向前攻城至午禦退二十八日又以雲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禦退二十九日賊又用船六十餘隻通作一絞用板釘鋪船面船頭並用竹木布牌兩頭遮箭後立長槍五百餘人

捍拽攻西壁勢兇猛適激厲人兵決死迎敵西門放出戰船十五隻於壕內乃城上弓弩砲石齊發至未時賊大敗。淬溺無數盡奪所紋船舫其岸上擺立賊兵即時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橫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紹興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餘黨知鄧州李橫號九哥哥領襄陽府鄧隨郢州所管軍馬及逐州百姓共約五六千人內正兵約四千人前來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賊首李橫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曉舉平安火。諸寨相應遇夜諸寨有警即時舉火每寨各立望樓樓上人執白旗城北東西三面各正視城門門內人出入必先見出稍多即舉旗向門本寨及兩邊連寨人就出掩撲或城內出兵迎敵及劫寨即時諸寨舉旗指示惡來應援城南有望樓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內街巷往來動息皆見之城上守禦人人可數。繞見城內稍似擺拽即舉旗諸寨各為備夜於四外更互用人把斷出入之路圍閉府城內外風水不通本府雖不住出兵鬬敵終是兵少難勝亦嘗於城上招到橫親近打話諭以禍福橫只以本府收藏霍明為辭誑執本府順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點城外發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將雲梯到城搬草擁門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砲石塼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時賊退雲梯六十餘座皆棄下。初四日橫親領衙兵

往隨州至襄陽府喚木匠鐵匠搬取牛皮繩索及於大洪山取氊及索十餘日回來再造天橋洞子三梢大砲及雲梯等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紮鬬天橋衆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遠壕內立大砲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砲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箇長約二丈闊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濕栢木大椽密牌牛皮漫之面與兩邊用木椽并厚氊簾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碾車脚其狀如兩間屋推臨裏壕用大木椽絞成狗脊洞子連接兩行各長五十餘步并厚木板牌二百餘面遮護賊人搬運草木塼石填裏壕數日鬬就天橋脚共六隻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長六丈以上闊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闊一丈以上當頭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約一丈以上中下三層當面并兩邊及頂上皆用牛皮厚氊毯被掛搭其天橋底盤上後繫大竹索兩條各長二十餘丈每條百餘人牽拽規暗料賊必是欲以砲打城門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後進洞子向前填平裏壕使推天橋就城国以上城規即時令人於城上照賊所填壕處相對用大木置起戰棚一座上下兩層其上橫鋪大木三重及於城裏脚下深栽高木棚一所以防賊人為一上城後若便下城則必陷在棚中又於城上兩邊原女頭墻密用

大木埋起高排叉柱遮隔砲石又於戰棚南北各東西橫埋排叉柱兩重柱外各分布長鎗手并斬馬刀又於柱外各東西更置戰棚一座棚上各備磚石弓箭以備賊人萬一上城分頭兩向沿城殺人及防戰棚上下人有不盡死禦敵者致於必死之地使之無不用命又於城裏相對賊砲并填壕處亦立大砲七座內三座亦可施放砲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於砲架前并兩邊高埋大木砲架中心拽砲人上橫排木椽作砲棚遮隔賊砲每砲一座用砲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內放出砲石遠近偏正一人城上戰棚下用大木兩條各長二丈四五橫用括木兩條各長六尺當頭用橫木一條長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乾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餘箇又以大枋木三條合就長板一片約長一丈五尺有餘又以火砲藥造下長竹竿火槍二十餘條撞搶鉤鐮各數條皆用兩人共持一條準備天橋近城於戰棚上下使用又於兵衆中選用有膽勇人分為十四甲逐日輪當戰棚上下并排叉柱外及羊馬城外及準備諸處緊急應援以安陸縣尉李居正統領又以副將馬立統領一項人兵專點檢四壁守禦及攻城緊處策應章而其賊所置攻城器具前來一一皆如所料賊所立砲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晝夜雖打壞城上門樓并城門攙板及打

折排叉柱并戰棚上橫鋪木植但逐旋打壞逐旋添補立起並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內一人惟是城裏放砲出外遠近偏正有城上照砲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轉動砲架及添減拽砲人數或砲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賊人稍有攢聚砲力可及處即時打散其賊砲手并拽砲人多被打殺所有賊人狗脊洞子只於當日盡皆打倒并人亦打殺更不能使用惟有大洞子臨壕約中城內大砲三二百下方始打動上蓋少有損壞其當面椽簾氊簾。一齊打碎砲入洞子內打殺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別用牛皮作簾并簾裏硬排立木又向前來再打損壞方推拽向後不用只擁驅虜到老小婦女搬運草木塼石填壕並不顧城上箭砲打殺若是打殺近上首領并親近正賊即馱背或舁去窨埋若是打殺驅虜人并已下人即時剮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滿方再以土傳城城上人併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風順其賊衆向前打撲不及被火燒着兩三晝夜尚未燒盡其賊又只用塼石并土相兼再填又兩三日相近填滿其老小婦女死損外見存無幾兼近城脚難向前來逐選壯健人與正賊弟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奔前來并布袋様下急走回去其搬土填壕并定破拽砲及城下往來之賊中箭并砲箭後死損甚衆其賊漸害少闕糧食襄鄧隨郢四郡界內人民田種

萬無一二回去亦難得食打劫已徧並無可劫除正賊近上甲頭人有步裝着餘人並藍縷惟指望打城後爲飽暖之計所以其賊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堅確不肯輕退八月十五日宣撫使司送到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司書寫機宜文字諱憲公文稱朝廷已差李横充襄鄧隨郢州鎮撫使又將諱憲文字付李横照驗横言使是朝廷差我做鎮撫使教我去那裏喫着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鎮撫使我待打城破後相度十八日賊衆邊填平裏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賊安排下雲梯伺候同時下手及四外高阜處并要路上各布馬軍準備梢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時推天橋湊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於天橋兩邊撞雲梯三十餘座後布長槍手約一千餘人發喊并鉦鼓齊發及弓弩箭砲石一齊施放射打城上守禦人其天橋已是近城規即於城上戰棚腳下推長板出城頭數尺於板上併手推衮下大石於城外腳下打推天橋賊衆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橋爭一丈有餘不能到城其戰棚上下方欲施用火鎗撞鎗鉤鐮之次其天橋腳下人倒推并牽拽竹索人倒拽天橋急回約五十餘步方住得一辰時以上卻向前來於天橋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閃避托竿無可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實處致陷住天橋東南前腳前來不得卻向後拽又因人衆用力太多拽斷竹索進退不得致羊馬城內兵出與天橋下賊人用命鬬敵并城上磚石弓弩箭鑿城裏砲石併下移時方始殺退賊兵尋於城上推下大牛柴草被羊馬城內人並出搬柴草積在天橋腳下焚之其天橋上并中隔內賊兵方始荒忙走下一齊退卻并遶城四外賊兵各被城上守禦人施放弓弩壞砲射打退走棄下雲梯及向外高阜處并要路上分布人馬一齊回寨其賊八敗當夜遁去　契勘其賊初來之時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餘里驅虜人數甚衆皆以正賊監押收刈稻谷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後來收盡田稻并梨棗等及造就攻具一齊追收回寨併使打城共數實有一萬餘人雖人數不爲甚多然所造攻具雄壯擺布施設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敵兇焰實爲可畏加之城內人飢餓雜草木皮兼食之凡守禦六十五晝夜横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人請議事規在城上見之横曰願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請勿與規曰我糧無幾横來請是伺我虛實不與即謂我糧乏攻益力去念緩與之則適有日矣即送與之明日横衆攻城規坐城樓砲折足指容色不變圍益急糧不繼諸將請搥牛以食規曰殺牛代食敵聞之圍猝未解矣乃盡取酒務麯蘗分給之仍搜家財得萬緡以犒軍横又遣人來諭願得府之娼妓

而後罷攻諸將曰城圍七十日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衆不亦可乎規曰使横即退是我以婦人求和况未必退乎其再來當斬妓首以遺之孝感縣令韓適來告曰縣有粟百斛路絕不通規命衆風雨呵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不敢睥睨横以天橋鵝車逼城規曰技止此爾縱火焚之即退規歎曰使横更七日不解麯蘗亦盡矣　湯璹字君寶潭州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間陳規守德安屢經大冦皆應以間暇於城上築鵲臺城外築羊馬城又於羊馬城外設木棚賊至輒敗後知順昌府府多儲粟計議司來起粟赴河上規請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圍城竟賴其粟以充軍食卒以破虜璹訪尋其事編爲建炎德安守禦録紹熙四年璹除太學録表上其書　右陳規守城法用於倉猝無備之中凡攻九拒應敵無窮十萬百萬靡不退卻程式具存剖析尤備凡沿邊守宰紬繹此書思過半矣太平御覽拒守　孫子曰城有所不攻（圍而多重）易曰利用禦冦不利爲冦　漢書曰來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廻中（番須廻中並地名也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廻中道前書音義曰廻中在汧汧今隴州汧元縣也）徑至略陽（徑直也）斬囂守將金梁因其保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東觀漢記曰上聞得略陽甚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也）乃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銳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又曰大司徒鄧禹西征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圓曰箪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歎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柰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厲軍士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又曰隗囂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

諸軍亟罷（亟紀力切）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延所獲（東觀漢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　晋書曰陶侃使桓宣李陽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載鉏耒於軺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以寡弱拒守議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又曰吳彥爲吳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爲備皓不從彥乃輒爲鐵鎖橫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唯彥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退舍禮之　又曰蔡道恭爲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纔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刺史蔡道恭塹內作蒙衝鬬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塞絕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鏃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　陳書曰冝黃侯慧紀鎮荊州隨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呂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橫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羆爲荊州刺史進號撫軍將軍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板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煑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戰甞不擐甲冑大呼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痍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尋遷車騎大將軍　又曰王羆華州刺史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盛太祖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潁川齊河南諸軍事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內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恃其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鑽（子弄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兵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於建反）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向土山後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　隋書曰郭榮宇文護擢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拜都督護　又曰劉弘字仲遠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煑犀角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　又曰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嵩襲景戰於東城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又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書曰乾符中元萬頃從李勣征高麗勣嘗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迴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又曰史思明圍光弼於太原四面重圍十日不解每日使賊於陣前嫚罵光弼并戲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撑之賊明日還於舊處立

將戲之地道透遂把賊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對衆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歸河北　又曰張巡守睢陽在城中每戰登陴大呼以助威皆血流面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賊見通臣死之後願爲鬼與賊爲厲以荅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問之曰聞公每督戰皆裂齒碎實有之否巡應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殺逆賊遂至於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見其存者不過三數巡因大詬罵子奇責以悖逆損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爲我用又得衆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劉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之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超授試左金吾衛郎將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團練使李道古攻申州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　又曰王凝爲宣州黄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舟師援採石以援之儔遠令凝即斬之以徇命别將烏頡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消請出軍逆戰凝曰賊忿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消銳意請行凝即閲集丁壯分守要害登陴設備消果戰死賊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吏民請曰賊之兇勢不可當願自書歸欵退之懼覆尚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賊已退去時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棲曜爲常州别駕時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劫其衆時棲曜遊弈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棲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又曰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鎮臨洺田悅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嚴設守備嬰城拒守賊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傷糧儲漸乏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激士心乃悉召將卒於軍門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費衆皆大哭曰誓與將軍死戰幸無慮也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軍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卒無不一當百圍解以功遷泗州刺史

三國典畧曰周獨孤永業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馳入金墉助

守尉遲迥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永業選其三百人爲爪牙每先鋒死戰迥不能剋　又曰臺城未陷侯景又燒大司馬門後閤舍人高善寶以私金千兩賞其戰士直閤將軍宗思領將士數人踰城出外灑水久之火滅景又遣持長柯斧入門下斫門將開羊侃鑿扇爲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陳人侵齊北徐州刺史祖珽令不閉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珽忽令鼓譟陳人驚散俄復結陳向城珽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珽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墨子曰禽滑釐問曰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力又多爭上吾城爲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以灰砂薪火水湯以濟之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甀内井中使聰聽者伏甀聽之審知穴處鑿内而迎之　呂氏春秋曰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輟不攻宋墨子也能以術禦之荆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庭士東里蒐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強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命内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鬭諸侯　又曰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勵義勇奮不顧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猶轉戰窮極擢折醜虜　杜祐通典守拒法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踈地下溉灌可沉邑閼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險阻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築土二尺計工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工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工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

功之內。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墻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焚剪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秸稾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氊荊林笓籬釜鑊盆甕礌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鎌長梯短梯大鉤連鎖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為稈（之順反）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墻（謂之羊馬城）。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銳，以鏁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甕二十口，竈十所。　卻敵上建堠樓，以板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瞭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五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準，則百里可知。　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墻，臺內通闇道，安屋縢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氊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諭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則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墻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欋（音渠）極板舉蒼旗，須灰炭稈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氊麻鏁鍬钁斧鑿舉雙兔旗。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男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須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竟城內為闇門，多少臨時，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梁，端着橫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　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懸掛於女墻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　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　鷙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歧，如鷰尾狀，以油

騰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　松明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　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　行爐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　遊火鐵筐盛火加脂臘，鏁懸縋下燒穴中腔城人。　灰沙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墻外上城敵人。　叉竿如槍刃為兩岐，用叉飛梯及人。　鉤竿如槍，兩傍有曲刃，可以鉤物。　油囊盛火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熾。　天井敵攻鑿地為地道來逆，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熏之，敵人自焦灼。　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托甕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以就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桔槔，懸鐵鏁長三丈已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熏之，敵立死。　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拋二，機關大拋一，雲梯撞拋等其間，先後城邊用木出跳為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墻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皮氊毯等袋，以承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須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吾驚叟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拋打手拋，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刀不齊矣。　凡攻城之兵，架捍矢石，頭帶鍪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墻，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鐵鶻腳，當聚鬧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即廻易左右前後，或暫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激矢，必訪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麄竹長一丈，鐘（音攸）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溉筩，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筩漆之而用。并小溉筩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甕貯水添用。　敵若推撞車，我作麁鐵鏁，并以桑木為之，用索相連，撞頭適到，遂以鏁串撞頭，於其傍使處分令壯士牽之，飜倒，弓弩兩射，自然敗之。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熱鐵闊徑長

一尺二寸四條縱横布如蒺蔾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　凡敵攻城多背王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内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　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墻踴身待其身出十鉤齊搭制入城中斧刀助之　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墻塞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内促圍周匝視水高中而闊築墻墻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後於墻内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内潛通引洩滿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决彼隄堰敵覺即急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　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内多穿坑穽又於重墻内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穽中　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　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粮路又絶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堅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勇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内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絶必須審察賊多偽謀其所穴之孔於城

内深闊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墜　鐵蒺狀如鐵蒺蔾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　拒馬槍以木徑一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横安槍長一丈鋭其端可以塞城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　木柵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為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稱縫其闕内重短為閣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墻皆泥塗之内七尺又立閣道内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竿於柵上懸門擁墻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　烽臺於高上四顧險絶處置之無山亦於孤逈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逕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覰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兩張抛石礧木停水甕乾粮麻蘊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固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為

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静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　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遊弈計會有事驚急煙塵入警即奔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横斷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埽令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　遊奕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士卒計會交牌日夕邏候（邏盧箇反）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虚實舉用勿令遊弈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禄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守則有餘　後漢凉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决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

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堅壁持久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吴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焱（音標）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以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敵飢以持久弊之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皮）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

其弊項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悉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古堯反）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掠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鋭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劉岱違之而敗）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逼乎襄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之戰之北遂能令敵飢疲亦同恃久之長）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晨達酉密為流矢所中（丁仲反）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絶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不戰挫鋭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江魁銑遣其將衆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鋭難與爭鋒今所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隳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鋭師水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違之

而敗）堅壁挫鋭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鋭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烏路反）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相張尚諫吳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絶卒飢數挑戰遂夜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飢死遂以叛散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武經總要　堅壁挫鋭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壓[illegible]其未備而）軍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而前決開營壘為戰道行音上行戶郎反）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司馬師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倦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者太半師乃令欽督鋭卒趣合榆斷其歸路儉師兵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劉曜自來猶若無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而出遲明設伏而戰擒伊餘盡俘其衆　持重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荊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之大破荊軍　漢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會明以次盡渡虜數十百騎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恐誘我也且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峽中士虜召諸校司馬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兵必爲堅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趙將軍來善爲兵欲一鬬而死可得耶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隘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後竟降之　曹公西征馬超韓遂與超等夾淮而軍遣信講和公不許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遂講與公相見於是交馬語公又與遂書克日會戰超等走諸將問公公曰吾與馬超韓遂戰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縱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蜀諸葛亮率衆出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使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激怒懿懿屢表請戰魏使辛毗持節不許出戰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敢犯違　梁韋叡進討合肥堰淝水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監軍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

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植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賊却城潰合肥既降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在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唐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衆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粮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休一戰敗之　又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攻折墌（上思力反下丈恀反）城賊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衂彼銳氣猶盛必輕敵好鬬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粮盡軍中頗携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

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并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地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太宗討劉黑闥阻水列營以逼之分遣其兵斷其粮道黑闥又數挑戰太宗堅壁不應以挫其鋒黑闥城中粮盡太宗度其必來決戰預壅洺水上流謂守堤吏曰我擊賊之日候賊半渡而決堰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與官軍大戰賊衆大潰又水大至黑闥衆不得渡斬首萬餘級溺死者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于突厥　僕固懷恩引吐蕃廻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師大恐郭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荅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常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携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退　太白陰經攻守　經曰地所以養人城所以守地戰所以守城內得愛焉所以攻

守不足攻有餘力不足者守力有餘者攻攻人之法先絕其援使無外救料城中之粟計人口之費粮多人少攻而勿圍粮少人多圍而勿攻力未屈粟未盡城尚固而拔者攻之至也力屈粟殫城壞而不拔者守之至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使相過壯男遇壯女則力費而奸生壯女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怜悲怜在心則使勇人更慮壯夫不戰故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將法書攻守　兵之用攻與守二者而已非攻無以廣地非守無以禦敵然守而可以力攻者非善攻者也攻而可以力守者非善守者也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動如雷霆止如山嶽屈伸變化莫可揣度部聯伍絡猶川亘澤陰閉陽開乍前乍却誘敵使進示之以弱妄以可欲忿其鈔掠欲然奮起急與相持盡銳力鬬落其牙角使之進不能前退無所泊離爲四五斷不可續而無以爲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當之則有所不能攻高壘其墻深峭其池輔以寨柵重以溝塹固以大車險以蒺藜遠設斥候嚴慎旌旗寇來先聞預爲之備寇至堅守不妄爭利伺其怠隙乘其不意敗亂其衆使攻者不能爲勇無所用智氣沮力憊遷延引

去此善守者數然也而遇善攻者則守有所不能固故攻非難也攻而必勝為難守非難也守而必固為難守必固攻必取豈特為將者知兵善用衆使然哉必也國之德澤洽乎人也深禮義漸乎人也久而人心戴之皆樂為之死故也故金城湯池非固而人心為固堅甲利兵非強而人心為強人心不忍離則何敵不可推人心不忍叛則何寇不可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然則欲安國平亂戰勝攻取無所為而不成舍養民何以哉軍誠秘術巧攻善守　臣聞兵法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善守者敵不知所攻洋洋乎是言實用兵之妙術也　夫攻其所不守則何攻而不克守其所不攻則何守而不固是以驚其東而潜擊其西誘其前而黙襲其後詐圖其一面佯擾其四邉志取其所分而虚弁其所聚或以長風擊浪月暗霧昏皷鐸沸於雲中旌旗拂於鳥道兹可謂善攻動於九天之上者也若乃秘虚實而無形蓄智謀而不洩謹備其險要周慎其折衝保饒野而不懈深長溝而斗絶滅影於幽微韜聲於神鬼兹可謂善守者應於九地之下者也故夫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張雷霆之陣鼓角沸於雲中激勇敢之夫叱咤爭於地道或無高不往而無深不入或詭伏隨勢而不可測知賊中恐怖出降而來斯乃為脅敵之威亦謂攻城之助也　故軍志曰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或人問曰野戰攻城既聞之矣圍城保壁其計如何對曰凡攻城者兵倍則攻之十則圍之環而闘之離而合之備其攻具然後行之得其土地然後臨之趍其所危絶其所恃若袁紹之圍公孫瓚馬懿之取公孫淵連弩射其城中衝梯舞於樓上可謂善攻城矣凡守城者高其雉堞浚其池隍絶男女之窺覘謹門户之開闔城危則聚兵積木石以備之地道則鑿井設皮甖以聽之掘土坑以陷之燒鐵林以灌之若墨翟之制公輸郝昭之拒葛亮或縈帶而連堞或射大而重壚可謂善守城矣或問曰敵衆而勇將嚴而整鋒甲既銳攻具甚精弓弩亂發而梯衝競前拋石交横而鉤刻爭進土山地道即無攻而不為穿城蟻附乃四面而騰沸土豚車之填塹則石箭無可助其功撞車之方軌則湯火莫能施其用加衆心同欲百處仰登蒙蔽國家難卒制禦而我援孤救絶將雖一心士懷二志則如之何對曰凡守城之法知敵欲攻設其方畧預為防備先於城外二三百步所有井樹墻屋並填除之井有不填者即毒之石木塼瓦蒭茭草萩及百卉之物皆收而入之卒運不盡者並聚而焚之此豈不濟我所使餧敵所須哉柴薪草

木以運入者即逐空閑而貯積之墍塗其上勿令敵人設巧使間諜及飛鳥擊火縱弓弩奔天而燒之使百姓卒然驚擾其城内五十步墻屋亦並除之勿使將士救護致有隔礙矣先於城内預貯其備守之具木石樵薪茅茨蘆葦灰沙鐵炭松栢蓬艾脂麻皮氊蒭茭芭蘺釜竈爐鑊盆瓮檑木長斧長拒長錐長鎌兼連棒手棒兼束葦為炬多擣松栢於上大小萬數城上城下咸蓄積之不得臨事令有闕乏凡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衆多粮儲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淺而守具不足水高城下而可溉灌諸如此例皆棄而徙之故曰三里之城萬家之守足矣凡城皆合水於四面濠池又去城五步臨濠更立一小隔城以捍城身至隔城必須加工牢築厚六尺高五尺仍安女墻以備穿掘敵人若併力来攻梯撞聚進既緣隔城致礙卒疾未可施功敵雖使人填壕斵隔城旬日間傷死以衆縱能積日填平得三五處者即我所備者寡而有九分之利矣仍令城上四隊別立其四表若敵攻之處去城六十步即舉一表撞梯逼城舉二表敵有登梯舉三表攀女墻舉四表若不攻之處不得輙舉表恐有驚亂如夜中卒有不意来攻城即舉火如前四表矣其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立其長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領之其城内先量兵多少簡募驍勇分為十隊或二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遶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内老少及丁女除營食之外應為役者城上四隊城下樹其一隊使識文字者點檢掌其備守之物各以為八部仍於城上四隊之間各置旗須木檑椽板則舉蒼旗須灰炭半鐵則舉赤旗須甕木樵葦即舉黄旗須沙石塼瓦即舉白旗須水湯不絜即舉黑旗須勇士加卒即舉熊虎之旗須箭戟弓劍即舉鷙鳥之旗須皮氊麻鍱鍬钁釜鑿即舉雙兎之旗但城上舉旗即仰主當之官隨色而供物足即收旗則所須必至而衆無諠鬧矣若暗夜守城之法當三十步懸一燈城半腹中又百步縋一犬於城下置食於傍旦即牽上犬吠之處即可備矣其城上四隊之間安轉關小砲二機關大砲一其石如三四斤者使打敵人雲梯撞砲等物其城先從城邉用木跳出為重女墻高於土女墻五尺已上板覆其下隨事緩急而開閉之則敵人雖衆攻具雖多而我備禦彼亦無可施攻若敵人拋大石打我墻樓慮恐崩壞者即於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牛皮及氊皮承其石遶挺動終不損矣若内高外下被敵穿穴者即從内度其所至鑿為三二井當以新甕使薄皮裹口如鼓之狀使聽耳者於井口伏甕而聽審知穴處我當

助鑿而迎之與外相遇即着熱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擁其井口勿令煙洩仍使鞴袋而鞴之　又預為樏椑懸鐵鏁長三丈以上束硬柴兼荻蒿濕草而燃之縋於城外所穴之孔隨後多擲濕草而煙燒之若敵人有蟻附於城者即準樏椑法炙而烟之則蟻附之功自然敗矣其城門及樓皆以麥䴬等泥厚塗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車而燒之如已被燒當使鹿打竹筒長一尺攪去竹節以馬驢生皮等合縫袋可貯水各五六石以上將竹筒插於袋中急縛如溉筒狀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而蹙之有火之處引水而救水盡更添即火速滅矣每門常貯四具如無竹之處以鹿椽中鋸為兩片攪去中心如竹筒形還合束之推前而用并手溉筒二十具而為之備敵人於車中多着炭火上安鑊滿中盛油煎之令熱并於鑊口外多着禾草推至門樓下即縱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熱油得水其焰必高即恐被燒當待衆水俱至一時沃之始得滅矣如敵人使轒車我則先作瓮鐵環廣一尺并屈桑木為環使鐵及麻索各相連續之轒頭一到即以鐵木等環串轒頭仍於傍敵使近先安㨪攂引取索頭而書牽之其轒車必是翻倒若翻即以弓弩射推轒之人既無衣甲當必敗走急令健兒往燒仍速擲柴蒿物而焚之其燃可待也若敵人為木驢來攻我城即放鐵蒺藜下而敷之其鐵蒺藜以熟鐵狀如大母指長一尺一寸者兩條仍作鉤鋒鋒尖安逆順須布如蒺藜以生鐵灌其中央重七十斤已上仍安其鼻鼻中連鐵鏁如下敷訖即以撓櫺禦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及泥者敷着遂蒺藜而舉因放火炬灌油而燒之敵必不能救矣其城內百姓家竈必須盡為天井高出其突慎其火有失火者斬之火以發者必是姦人為亂其救火者先須令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仍令速白大將大將使信人領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須嚴加十倍若城中有卒驚及火暴起者大將即疾擊鼓五通耳聞鼓音吏卒百姓及城上城下不得輒離職掌并亂走於街巷有者罪之火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將者如前令仍須賞罰以信則得而不撓矣如其城中有賢良忠正奇謀特異者有勇鬪陵敵不憚艱險者有機關工巧備急解結者有貪功慕賞孜孜不倦者有彈射非違不避強禦者有狗盜踰城敢刺敵將者有緩頰多辭反白為黑者有諂佞便僻說詐多端者凡如此輩大將皆須察之聚而使之禮而賞之勸而罰之即得各盡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須講賢能調武勇任事功發力後有自將吏已下所有積聚皆出其半以供不足既貧又無交結則上下同力如共坐溺船矣又勿使望氣之人與巫祝評論休異

輒言吉凶既不益將而惑其衆城中若有寃嫌當令預通文狀臨戰之急而後私讎者誅及妻子及大將預為牓白分明曉示若有與敵私通結期內應姦訛伺隙苟為二心將我虛實書覆結賞募能告者大將當自詰問的知不謬滅族其家即以叛者資財田宅便賞告人如其爵秩仍官賞之牓出之後則人人自倍其守不敢交議矣其有苦戰身死者大將以下皆可親臨弔其父母妻子厚賞而封之若傷甚者給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避戰自害詐病苟容者可令衆而罪之即姦偽倍力而衆一心矣其夜廵城當日日易其木契刻為雌雄或付守者雌或付守者雄使腹心之人更次執契而勘之仍使信人持偽契廵而貳之所由隊主不執者即且集衆隊而罰之即姦訛息矣其城中非大將之令而副將長吏等輒有出令及旌旗章表幡幟等有不依舊制而更樹他色之物并輒吹奏管笛鼓角敵使人入城非主司而與之語者皆罪之即固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士心若一上下齊備衆巧同施敵人雖百處來攻而我亦有百處之備豈慮城之不固敵之不敗者哉宋虞允文奏議奏論收復華州分兵守險臣竊見華州以孤城諸軍攻打閱四箇月不下或虜因循賊生巧計節次與吳璘商量分那官軍共力必取已於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兩具劄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訖今日得璘捷報實自陛下以聖德嗣位威靈遐暢諸將得以成功天下不勝慶幸今熙河路一帶人民可以安業商旅可以通行馬政可以復舊又抽那得官軍及弓箭手忠義人二萬餘人以分戍秦隴德順之險向西一面吳璘以身當之可以堅守無捷獨南山谿谷諸關隘並各損壞戍守之兵各不過老弱十數人群士夫之慮皆以為憂臣已與璘商量於利州東路人馬數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傳忠信前去措置臣體訪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衆就委傳忠信招收以壯軍勢以弭盜賊又興元重地不可略無人馬為諸軍聲援臣見委忠義統領官關寶結集義士蒐揀伉健之人教習神臂弓以為戰守之備雖擬吳璘探報虜中日添生兵必欲從朝廷乞一二萬人應援臣深慮襄漢江淮之兵萬一抽那不行臨時有誤指準卻致失措故且隨事廣作隄備兼決保蜀境覬覦而進仰寬陛下顧憂蘇東坡集論攻守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轂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

道大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撾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銳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拔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墻址而入者有焉拔門斬關而主人不知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壞垣坎墻址而主人不知察者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之閉而他戶墻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拔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劒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莊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劒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為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漢會武關岑彭諸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不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崖魚貫而進止江油而降馬邈至綿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攻守潼關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言尚讓入之令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勝況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繫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郡（武經總要守器圖并說並見兵器）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徐充私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兵

詩文三

西漢書趙充國奏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鬬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

眾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眾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眾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又鼂錯傳孝文帝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集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

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

○諸將業疏謀暴漢劉向上宜封陳湯疏（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

（司隸收繫案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既至論功石顯以為延壽湯擅興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出百死入絕域斬郅支之首掃谷吉之恥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願守北藩累世稱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靡散也音糜）而廑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西域傳作王毋寡）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今康居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繫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遂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

大中大夫谷永上宜赦陳湯罪疏

（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子玉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也閔王誅之不加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憾威震百蠻武暢四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

漢皇甫規上求乞自効疏

（永和中西羌衆大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疏求乞自効）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致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久師之費且百億計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時帝不能用

章忠恪公集論措置招安人馬三説

臣聞近日諸軍有招安到諸處頭項人馬頗不寧帖雖重兵彈壓將臣措置固已別無他虞然事欲經久理須可行臣詢之衆論謂其説有三蓋自來招安之人必須裂其隊伍易其將佐異其居處今新招之人關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諸軍月糧口食料錢食錢並從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錢百錢省口食二勝半別無衣食自營之資迫於老幼餬口之計其撫養存恤有所未盡者二也又朝廷旁近郡如錢塘溫明等處物價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並無戍卒若分就錢塘近便去處時暫駐劄則士卒新弱日資之物決無高價倍用之費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無闕事今新招之人放縱既久乍從儉約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踴貴日用益廣是以不能安處其心泊暫戍之地有可議者三也臣伏望聖慈速與大臣商量經畫此三事者以安反側不勝大幸若使迫於飢窮令其愁苦雖法制日嚴刀鋸積下終不能禁其潰亂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

縉紳淵源陳讜回隆興府馬總管啓

英標久聞良深仰德之懷戎幕肇開幸託同寅之好未遑脩賀先沐撝謙某官況略濟時長材邁往運籌決勝夙谿堂上之奇橫槊賦詩獨擅胷中之畧顧今副帥視昔廉車判江西一路之雄護諸將列屯之重折衝樽俎少資綏靜之功拱扆殿巖佇奉還歸之詔某濫將隆指方愧罔功千里向風尚阻參承之便尺書走介第深感戢之私

又回陳正將啓

講聞惟喬莫瞻庭角之姿會晤有期行接簡憑之末未皇脩敬遽辱撝謙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忠孝功名自許突安事於毛錐氣槩不凡漫留心於金版項常游刃曾不挂於諸公交鶚薦之章九重思鷹揚之勇合留侍於環尹尚借重於南方弓矢櫜鞬小展總戎之畧詩書禮樂佇膺謀帥之求某才無踰人老而漫仕未離塵埃之走敢忘風月之分一見勝於百聞已愜平生之願他人不如同姓當知忠孝之規

又許巽回趙路分啓

發號九天總戎一道擁旌旄而載路惠然肯來忽珠玉之相先善而不寐感銘深切慚懼交并某官派別天潢芳流仙籍學問悉根於千聖文章自成於一家抗志功名投棄班超之筆過人謀畧雅尊郤縠之書蚤蒙剡牘之薦掄拔晁旗之賞

鷟榮叅幕府旋董戎昭第惟盤石之宗當厚本根之蔭不容席煖佇奉詔温。甚深愧樗材濫吹鍾幕財貨源流之末達簿書期會之何堪逃虛而聞足音。奚啻跫然之喜。握手而論心曲。顧親益矣之規。　又徐湘賀熊總管啓　嶺之南。去朝廷遠甚。深切顧憂。閫以外付將軍制之。有光分命。旌旗日曬草木春回。其官國士無雙。將材有五。麾閫負重。麾傳卓冠於倫魁攬譽澄清。威望雅詩。於淮海。俄急流而勇退。從醉尉以誰何。將譬興嘆。方漢文恨不得頗牧。用兵為善。惟李靖可與語孫吳。爰起蟄龍之卧於南陽。俾總如虎之心。於廣嘗獨當方面。小留細柳之真嚴。設壇場即拜淮陰之大其辱知有素。聞命尤欣。瞻廈屋之連雲。父懷阻闊。企麾幢之壓境。庶托帡幪。　又通趙都監啓　仰公侯之干城。籍甚維城之望。叨賓客而入幕。鈇然佐幕之能。茲幸及於遂將。施楨其官。麟之角。振振公族。螽斯羽蟄蟄乎孫。漢東平之善。來虛之忠。唐阿閣之功。江夏之畧。屬兩階之舞羽。屈千里以臨戎。分寶玉以展周親。正賴枝葉本根之庇。刑白馬而王劉氏。佇礪河山帶礪之封。其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飢烏繞樹。既有可依之枝美玉在山。晴非不潤之木。　又與李都監啓　干城南國。徹而草木以皆知。況水儉池。父矣鮑爪之不食。及茲副寀。得所芘依。其官材氣天下無雙戰功中興第一。鳴劍馳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先。屬舞羽於兩階。暫緫戎於千里。上方拊髀。遠思李牧之為人。日竚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某居前居德不能軒輊。一飛一集。何計少多。俾同君子之僚。獲從大夫之後。閒大尉羔兒之酒。慣客著緑之書生。賦將軍競病之詩。或見能文之稚子。又代回趙監押啓　問津鐸濟。昔諧覲面之私。領郡近江。今有親人之便。是惟幸會。深切懽悰。其官學有餘師。器非近用。擢儁籍鬱然之秀。蜚仕途籍甚之聲。暫屈總戎。未聞召節。周以異姓為後。獨尚懿親。漢非劉氏不王。寧容外服。某久茲閒闕。行矣瞻豪。未遑縑素之馳。首辱篤緘之貺。感銘交集。敷述奧揮　又通吳巡檢啓　細柳屯雲。仰止真將軍之久。紅蓮泛水。靦然老賓客之態。行將直舊。敬用削牘。某官龍虎埶於韜略。草木知其威名。精神足以折遐衝。中興第一。詩書可以謀元帥。天下無雙。維時戰棗小屈偵邏。上方拊髀。遠思李牧之為人。日竚登壇。亟拜淮陰之大將。某後前不能軒輊。飛集何計少多。偶同君子之寮。獲從大夫之後。興其進也。儻生閒不厭於緑衣。俯而就之。庶屋上竊窺於解危。　又余日華代回曹統領啓　隨牒宦途。風仰七十餘創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此心易勝其喜。某官豆箕思敏。競病才高。盛傳黄石之書。妙得白猿之術。

謂刀劍安用毛錐子。欲貂蟬生從兜鍪中。當拊髀思李牧之賢。乃投筆抗班超之志。敦詩書悅禮樂。以儒家者流。執鞭弭屬櫜鞬。與噲等為伍。暫屈總戎之職。莫收汗馬之功。横槊賦詩。志常在於千里。披甲上馬。老猶堪於一行。顧趣舍人以治裝。即斬名王而纍鞬。某載驅夙駕。已及近疆。逆旅崎嶇。行李未遑於一介。攜謙繾綣。尺書先辱於雙魚。感極銘心。言殫佔畢。又與麻沙魏巡檢啓　聞英聲於諸公。期於識面。接旦遊於百里。實以慰心。敢列寸忱。敬寓尺削。某官材猷閫敏。智畧縱横。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身於紙上。折遐謀千萬里。識壽將淪於胷中。少損功名。下親巡警。暫來山水之邑。盡洗弓刀之塵。州縣之職徒勞。人寧久淹於逸駕。廟堂之舉不次用。即入侍於周廬。某學昧知新。分甘置散。一領青衫之落魄。數莖白髮之蕭騷。誰謂環堵之書生。延堪寘身於委吏。萬幸契之云始。喜有鄰而不孤雖異事及同寮。勿謂兵民之殊治。輔吾志明以告。尚期藥石之垂規。書動于中。言莫能控。晉陸雲集。國人兵多不法劉子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放横。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論日廣。而主者前後所報。每蒙寬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念在舉寘而親信卒泰驕猾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祗命。幸使罪人時獲。会以泰。宜加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終身備王人。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泰泰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出獄。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切以自今群醜。虎視競為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陵上。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議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司之吏鋒矩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服事以來。程再三年。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唯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忠。不以前後迕迕多見罪責。臨紙慷慨。言不自盡。宋楊冠卿客亭類藁與兵官啓　十舍相望。未見君子。六縣合治。茲同官僚。敢以尺書布之下執。恭惟某官氣剛而志烈。聲蜚而實騰。屈臨花縣之封。坐息潢池之盜。顧計畫有可采者。未殫利國之謀。請將軍何以教之。行慶登壇之拜。某浮家苕渚。馳志伊吾。安邊境而立功名。莫遂長纓之請。登龍斷

而因市利。姑爲斗粟之圖。所期歟奉於譁言。或可少逃於罪戾。宋歐陽公集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者。臣尋至諸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爲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教不多。其陣法則皆未可用。惟有路硬射親最爲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爲制置。其諸軍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內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內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比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既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誤。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稍勝諸路。蓋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呈教。尚亦生疎。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絕然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蓋河東多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使不教閱。臣今欲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兼至諸州。將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柵不教閱處。專令逐州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又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很。相習爲常。昨自保州變亂之後。廣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來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偶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爲得志。動皆引以爲言。而即目統兵之官。亦自姑以爲戒。軍威日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等雖爲可罪。若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一河北隣近依舊資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事關朝旨。定奪逾時亦未爲晚。　又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劄子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共儹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圖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修蓋。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蓋到營一座。即令將砍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著雨。存住不得。爲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蓋。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驍武兵士已共力興工。蓋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蓋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已蓋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爲一指揮。於新蓋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宋元憲公集乞差當直兵士劄子　伏覩唐制。凡在京文武職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給防閤庶僕。州縣官僚皆有白直執衣。今來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並給兵士散從官承符手力之類。品位至卑。猶給七人。名雖不同。其於供身指使。猶用律文白直執衣之法。國朝稍若古道。

備衆官惟在京臣僚傔從無準竊見翰林學士及尚書丞郎兩省給舍并侍制以上皆天子從官並有呵引條制其從人則學士每員差開封府散從官各三人待制以上兩人別差諸軍剩員各三人每員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剩員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營迂遠每日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獨不任馳走亦且虧替官儀非所謂尊朝廷重臺閣也欲望聖慈下有司將往代制度律令比類今來官品量添人數又在京死兵至衆乞除充差散從官外只於諸軍雜役兵士內每員各給十人以充當直其剩員却乞放還本營若上件官內有差任三司羣牧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管勾三宮觀三班院提舉在京諸司庫務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兩給庶其祗奉朝請出入公門辨堂陛之有差免儀服之失體定為新制庶協舊章宋洪适盤洲文集論招軍之弊劄子（隆興二年自淮東赴行在供職上殿）臣竊謂自古大有為之君志先定則事必成然而事責乎成不貴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主于二十載然後刷會稽之恥才業所書明驗可考今日中興之事非無機會然而未遂恢復之功者豈以兵未強而財不豐耶臣世受國恩素無補報幸伏進望清光不識忌諱輒以本職而進狂瞽之言伏望陛下赦其罪而聽之臣伏見今之士卒老疾數半今之錢穀桿竭可憂軍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能給其家又不能餬其口邦用無餘難以增益臣愚欲乞選從臣御威命徧至諸軍汰其老疾計所減之數量均百金之人度其驍心踴躍銳氣增倍或謂兵貴虛聲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爾又諸軍之籍虛僞相仍既未能一洗舊弊則新弊不可不革軍效浬剝其來已久掌兵者尚猶盜贏餘以為田宅之資苞苴之奉況蕩然不加繩察乎效用日得之錢三倍於兵故近年應募為兵者甚少而其効用又不剩手雖有臣僚申請而將帥不復遵行姑以楊州帥司言之所謂效用六百十四人歲費大農錢幾七萬緡米六千石但能挾弓負劒助帥臣騶從爾又鎮江大軍一日發營中子弟數百輩喝名于總領所使人武勇伍中若今日稱甲明日稱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詔旨赦其虛冐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剩者俱剩之淮郡所招令都統司擇偏裨分掌每滿百人則行撥隸而兼聽所招帥守節制仍乞在內則承旨司在外則總領官季以新招之數申上有違新降三七分招軍旨揮必罰無赦如是則兵可習而強財可省而豐此而不革則軍籍益僞國費益屈無以善其後矣伏望聖斷謀之大臣盡革積習之弊庶幾千慮一得少副陛下中興之志干冐宸嚴臣不勝萬死取進止蔡端明集乞不與招宣毅兵士恩澤劄子　臣伏見朝廷招置京東西宣毅陝西保捷河東河北強壯義勇等兵士當時條約立限人數知州通判兵馬監押等並與轉官功緣宣毅等指揮並是揀剩諸州為見有此酬賞皆不能精選人材細問疾病一例剩面充填人數未久之間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農人半失本業虛廢金帛坐空國帑去年陝西保捷剩面之後却揀退數萬人以此推之諸處之兵可知矣況知州通判監押分官受祿招剩兵卒並是本職而所招兵士半皆疲冗未即便加譴罪若更轉官通計諸路招兵之官遷秩不可勝數而勝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幾何計其功勞實為濫賞臣欲乞諸路招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監押等更不引用舊例酬奬取進止李忠定公集乞覈實宣撫司見在軍兵財物劄子（靖康元年八月未被旨赴闕議事九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上劄子具宣撫司見管軍兵財物數目奏聞乞差官前去覈實）臣伏蒙聖慈以臣累具表劄乞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特除臣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軍州事兼淮南東路兵馬鈐轄臣已具奏辭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觀訖伏念臣仰荷聖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罷者非愛身怯敵之故特以疾病及節制不專議論不一進退牽制事有不可為者難以虛受其責臣自六月二十七日總師出國門七月二十日次懷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書省劄子召赴闕議事任宣撫司職事并在道塗首尾五十餘日初宣撫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萬人分為左右前後中軍軍四千人臨起行日得旨差左軍統制官曲奇將本軍往河北招撫勝捷叛兵差右軍統制官黃璘將本軍往真定府宣撫副使劉鞈下使喚臣所將帶前後中軍凡萬二千人見在懷州屯駐遂時訓練并陝西路節次發到保甲一萬三千餘人見分威勝軍隆德府澤洲汾州衛州等防守范世雄帶到荊湖北路將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餘人見發往隆德府屯駐前項兵並未曾使用初宣撫司蒙朝廷應副錢二十萬貫又御前降到見錢鈔二十萬貫銀絹各十萬匹兩除支官兵食錢并十一日一犒設用過數目不多外餘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尚有在內藏庫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罷去恐不知者謂臣喪師費財惟陛下遣人覈實雖臣自以不才丐罷顧朝廷益擇將帥撫馭士卒與之捍敵金人狡獪謀慮不淺和議未可專恃一失士卒心無與禦侮則天下之勢去矣臣自此不復與國論敢冐死以聞。又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員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為金人衝潰令折彥

貿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 御筆納襖已有遣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賊屢勝銳不可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勿與爭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又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筆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 又乞催起岳飛軍馬劄子 臣訪聞岳飛已丁母憂飛孝於其親將來朝廷起復辭免往來必費日月伏乞早降處分兼諸路錢糧多起發往郢州交卸勢須先屯重兵及措置倉庫安頓去處又自漢沔至郢州千有餘里與偽境相鄰須有軍馬防護糧道方可無虞臣仰倚眷知苟有所聞不敢不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速賜施行 又論江西兵軍馬劄子 臣契勘朝廷昨降江西路安撫制置大使畫一指揮差兵二萬人紹興三年分有兵一萬八千人後來節次撥隸都督府韓世忠岳飛等軍四年分有兵一萬五百人五

年二月內省指揮存留丘贇一軍外自餘軍馬並撥付岳飛今來本司所管丘贇軍馬不滿二千人馬一百餘疋竊見江西路分控扼上游與淮南相接道理不遠昨來金人賊馬渡江首犯洪撫等州李成馬進寇亦破江州侵犯筠洪蓋緣兵力單弱不能捍禦朝廷灼見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責累年朘削存留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緩急不可倚仗萬一強敵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鎮撫要害之地況今虔吉盜賊累年出沒作過為患數路討蕩未平非有可用軍馬卒難殄滅臣未敢乞依元降畫一指揮差撥數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撥一半使及萬人庶使稍成軍制可以倚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選差近上統制官將帶所部軍馬赴本路駐劄聽臣節制與丘贇軍馬通計人數其餘乞許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幾訓練習服軍聲稍振可以鎮壓一路折衝禦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 又再陳已見論兵劄子 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以臣奏陳防秋利害切中事機令學士院降詔獎諭劄送臣照會仰荷聖恩第深感懼伏念臣竊啟寡聞初無智畧徒以誤膺知遇實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睿聽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納日月照臨不惟恕其狂愚又復獎以優詔顧臣何人可以當此惟知自竭以報鴻私

竊見國家與虜偽相持累年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蓋緣六飛親臨將士用命之故儻非車駕在近威令可行則淝水之師安能既退而復進變敗而為成哉前年親臨則虜騎宵遁今年親臨則偽孽奔北其效昭然可見臣願陛下乘時稍進以臨鎮江號令王師士氣益振則雖黠虜陰遣援兵未必不聞風而退昔漢祖親臨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廟親臨澶淵而北戎以服自古創業中興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斷以不疑布昭聖武以定大業天下不勝幸甚臣又竊思國家近年以激勸將士之故每一戰勝則不計首級全軍推賞習以成例帑藏為虛今者諸將成捷當行慶賜欲廣其施則懼物力之不給欲小其賜則懼士心之未厭此尤所當慮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賞而勸者惟賞先後有未下車而封者臣願陛下降哀痛之詔憫將士罹兵革之苦凡死於戰陣先加封爵厚賂時贈收卹其家死者褒則生者勸矣然後明詔統帥審定功狀俟防冬解嚴慶賜併行其誰曰不然昔勾踐厚養死事而士卒思奮漢祖先封雍齒而反側者安急先務也臣愚不達大體惟陛下裁察塵瀆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 胡文定公武夷集紹興上殿劄子 臣聞自古盛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戒于成王欲

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監觀前代命三衙分掌親軍雖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以恩得用軍政廢弛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古親軍寡弱不充宿衛此豈尊君強本消患防微之計也伏望深考藝祖選擇禁旅之法斷自聖裁以脩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取進止 王與鈞藍纜集兵上房已見白劄 竊見楚自克虜申討軍實吉方相漢科瓚邊條令大丞相虛心以攬群策俾英衛善兵者得以盡行其志非容辦筆數百春雲夢八九者而能之乎仰視襟靈輙有管見佐天子者視都知野視野知國猶之梓人畫宮於堵不盈尺而曲盡其制毫釐莫遁退馬援聚米為山指畫曲折常曰虜在吾目中矣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吏置局府前畫揭貼圖編夫細網凡三邊險阨之血脈道理之遠近屯戍之多寡某為喉衿某為衛要某處糧草見管若干某屯制領見差何人某可嬰城自守某可一面捍敵某可聲援策應某處有急調某人兵為便移某司財為速某為南人某為北人某為山寨某為水寨指掌可辨按圖可知其在當時酬應邊事

罕聞踈脫。惟有規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見謂有用之學。所編元和郡國圖。制列天下征鎮形勢。屯戍地理人物衣糧之數。如畫棊而布筭。又編元和國計簿。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賈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資一兵。以三農養七游手。其言確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埸之事。謂宜委官將淮荊襄見管界分。簡徑摭具。編撰圖冊揭貼。有要網目無遺。一覽燦然。不費搜索。編刷既定。他可類推。初無元和圖志之繁。本非其高難行之論。任之以檢閱。董之以都公。可咄嗟而辦也。伏乞鈞照。趙元鎮文集　乞降睿旨訓飭岳飛劄　臣被命西行。雖總數路。而隨行兵馬僅能防護行李。或有警報。實無以應援。竊見岳飛屯軍岳鄂。制置襄漢。而襄鄧等處所留兵將。又皆飛之部曲。勢足以相及。力足以相濟。今雖專令措討湖寇。而襄漢衝要之地。尤不可忽。臣願陛下速降睿旨。訓飭岳飛。明遠斥候。常如寇至。斟量事勢。資助兵威。庶幾不廢前功。以圖善後。唯襄漢既能堅守。則么寇不日自平。然後移湖南兵食。益壯上流之勢。俾川陝增重。吳越鎮安。達通無蹊阻之虞。緩急有首尾之應。經營之漸。當始於此。仰幸聖明俯垂財察。　又乞遣中使訓諭諸帥應援岳飛劄　臣昨日奏岳飛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師。竊惟陛下渡江以來。每遣兵將。止是討蕩盜賊。未嘗與敵國交鋒。飛之此舉。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則死偽境。益有輕慢朝廷之意。臣願陛下曲留聖意。凡有可以牽制應援。助其聲勢。及饋餉錢粮等事。督責有司。速為應副。以親筆敦獎激勵。且使諸路帥臣協力共濟。庶使萬全。

一乞遣中使齎親筆賜劉光世。遣發王德酈瓊共以萬人。屯舒蘄間。各將帶一兩月錢糧。或岳飛關報會合。即令兼程前去併力攻討。仍行下岳飛照會。　一乞以親筆賜岳鄂劉洪道江西胡世將荊南解潛等。各務盡忠體國。應岳飛報到遣發援兵。資助糧食。及應干軍須等事。一一應辦。不得輒分彼此。致失機會。　一乞並以金字牌先次發行。仍諭光世已遣中使諭旨。使先知陛下丁寧之意。臣以請宮祠。既聞聖訓。不敢不盡愚見。

貼黃　臣今所陳。如或可採。乞作聖意行出。庶免越職侵官之罪。　乞留所起人兵劄（紹興七年四月三日）臣今月初二日。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將本路已揀中弩手內。十分為率。就加揀五分武藝高強之人。限半月團結。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車駕進臨大江。本路相去遼遠。聲勢不能相及。乞朝廷差發兵馬數千。於明州駐劄。緩急可以撣壓。今準前項指揮。將本路見管人兵內。摘起四分之一。數雖不多。然在本路實有利害。且契勘本路見管隸將共六千八百人。除將校外。約計六千五百四十人。內

一半習弓弩。計三千二百七十人。於內摘起一半。計一千六百三十五人。其間又有新招剩未合入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朝廷得此一千餘人。怯懦南兵。不足為用。而一州之間。千百人之內。摘去強壯百數。則餘益不堪矣。謂之無兵可也。況本路兼備海道。與其他路分不同。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分兵數千前來明州駐劄。所有今來所起本路人兵。伏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實一路之幸。臣以衰疾浸加。已乞宮觀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間。苟有所見。不敢隱默。伏幸睿慈曲賜矜察。臣無任俯伏恐悚之至。　貼黃　臣竊惟朝廷措畫。雖非遠外所可臆度。然陛下既登戎路。則中外臣民。孰不願輸寸効。況如臣愚。嘗待罪宰輔。而出當一面之寄。如朝廷決欲起發本路人兵。臣亦豈敢堅執。唯是紹興府係帥司置司去處。不可大令削弱。令照對本府先準朝廷條式。取會堪出戰軍兵人數。內七百六人。係揀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於紹興六年十月內開具軍名帳狀。申行在樞密院去訖。續緣差出事故。目今見管六百三十五人。合發五分。計三百一十八人。本府見準朝廷指揮。於揀中弓弩手內起發二百人。赴留守司撣壓。除發回外。有一百七十八人。止合貼數起發一百四十八人。委是數目不多。欲乞特降睿旨。許令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既乞宮觀。則兵馬有無。非臣之責。然臣在任之日。不為一言。則後來帥臣必將罪臣矣。併望聖慈憐察。范石湖大全集　催西兵營寨劄子　臣契勘黎州比叅朝廷。添屯西兵。最為良策。蓋徼外蕃落。從來以西兵為重。謂之喫人肉虜子。只如近日。就黎州處置叛將王文才。既斬首訖。其見屯西兵。競分其肉食之。互市諸蠻。皆環布震疊。面無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營寨。只就城內寺院駐劄。而互市諸蕃。亦入城安泊。臣竊慮往來日久。不免與西兵相遇於途。人情浸熟。漸忘畏憚。無以養威。遂行下知黎州祿東之。令於城外別立西兵營寨。不令無時入城。東之已於北城之外。得寬闊寨基。所有起立營房。及將官廨宇之類。臣即已撥支合用錢數。盡付東之。未見申到興工時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稟。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令日下了畢。取進止　又辟兵官劄子　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絕遠。事之利害。與近甸不同。自關外宿師以來。多有離軍使臣及將家子弟。所在僑寓。外銓闕少。注擬不行。往往衣食匱乏。狼狽無歸。其間却有材武卓然。堪備任使之人。失職久閑。理當收恤。舊來朝廷將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闕。專令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書省劄子。坐據吏部申請。稱上件窠闕。本司未見辟人。欲從吏部權行差注一次。行下止合專

依已降指揮。臣有以見陛下聖謨神斷，洞照萬里，至纖至悉，無不周盡。不然，則前項失職之人，愈更坐困。臣照得上件寨闕，自前宣撫制置司節次差辟，未嘗闕員。止是右選小官，遠在萬里，類皆貧窶，無力赴部計會付身，因循就祿，不敢更校資任。間有到吏部者，或以小節退難，取會往返，動是經歲。更一任後，則已任滿罷去矣。就令無所沮難，得給付身，又被幹人抽藏邀取厚利，或將質當錢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書，實是艱於上達。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試，自臣到任，盡革弊倖。遇有陳乞差遣者，躬赴教場按閱事藝，取四色材武應選之人，依資次差辟，如武藝不應格者，即令歸部參選，向來醫卜給使及進納吏職之流，與夫癃老疾病、選懦無技者，皆不得以濫吹。且用此規模，一年以來，沿邊城寨諸州將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幾以太半，只更數月，可以盡變。既已擇之之精，此等各望資歷寸進。臣今逐一與之點對，照驗付身，起發奏辟，每十員或二十員，作一番保明，自用遞筒申發，欲望聖慈降下吏部，照會所給付身，乞勿付親事官及幹事人等，並從吏部優用皮筒，遞付本司給散，如內有小節不圓，未至切害去處，即乞先次放行，續下本司取會。庶幾川遠孤進，行五舊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効職，爲患甚大，所繫不輕，取進止　貼黃　臣又契勘四川大

小臣。止緣不即起發給降付身，視城寨要害之處，止似權局，不爲固志。又緣舉辟官，不測替移，被差官亦遂罷去，只如去年一年，宣撫司所差，先經鄭閒選差一次，鄭閒罷，則隨司亦罷，次經沈夏差代一次，沈夏罷，則又亦隨罷。是一年之間，沿邊城寨元不曾有正官，邊防如此，安得不慮。此皆緣不即時辟奏，給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

又論民兵義士劄子　臣聞天下之議論，常患於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也，以爲可用者，則謂便成一軍；以爲無用者，則謂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與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議也。五方之人，風氣不同，強弱各異，臣以身之聞見考之，江浙近地，所謂民兵者，直保伍役夫耳，誠不足恃。乃若關外之義士，荊襄之義勇，勇鷙健武，人材絕異，技藝紀律，性習所使，雖正軍銳卒，未能遠過，無廩兵之費，有勝兵之實，養威蔵用，最爲上策。朝廷要當愛護撫循，特加之意，申嚴其法而便安之，講明其利而增廣之。所謂申嚴其法者，謂如近年關外諸邑守把官軍，皆已抽回，無人充代，便欲就差義士拘係于官，輕變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帥兩司，雖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應，當從朝廷立限催促，非因調發，永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際，或先驅義士以嘗寇鋒，敵弃如草菅，軍還有功，賞又弗逮。父老至今嘗以爲言，當從朝廷立定節制，別分頭項，使用其長。如是則其法盡善矣。所謂講明其利而增廣之者，謂如關外忠勇一軍，皆有蠲免科糴則例，近聞天恩曠蕩，已與權免糴一年，若自此以後，常得中熟，雖難永免，自可減科，既薄其稅租之輸，又嚴其拘役之禁，則關外民丁，皆有餘裕，凡強壯者，皆可增籍。又如荊襄義勇，臣適而見之，荊南一處，已踰萬人。聞止是團結主戶，而客戶有力者實多，議者亦謂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逐路帥臣，審切相度，申取聖裁。如是則其利無遺矣。臣載惟梁荊之民，健武根帶，攻有餘力，守不待勸，若使如此加意，可以特轉成軍。所有教閱小費，比之養兵，減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較之汎然招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語。如狂言可采，伏乞聖慈次第施行。取進止。

又論蜀兵貧乏劄子　臣契勘蜀中養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軍中之富實，而邇來貧乏者衆，甚矜顧憂。原其致貧之由，蓋謂初招軍時，止是單身，其後婚娶，人口漸多，勢不能給。前來宣撫司措置給錢，付都統司，使自回易，以資貼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糧米，緣本錢不多，軍中營運不行，近來多是以錢放債，與合添支人，謂如每月借與錢引伍千，即令出息一千，使將息錢准折添支，雖軍士少濟急闕之須，而實無增添之實。臣嘗議軍中回易，非本錢寬餘，無以得倍稱之息，又非三兩年間

可以見効，要當爲之算計。其所合添支者若干，合用息錢若干，計其取息合用本錢若干，然後可以冀實惠之及爾。所謂合與添支之數者，臣嘗試把照支帳，略加料度，蜀軍雖九萬餘人，除將佐職事官係給優厚外，又除入隊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職名人，舊宣司効用、義兵、揀兵等人，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錢引八道上下者，最揀弓手月糧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錢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額，並不須添支，并不入隊人，亦未須商議。外其餘入隊長行，委有貧乏，蓋緣關外軍糧，招收放請之制，單身者於所請糧內，以五斗折估錢引，兩口者以二斗折估錢引，三口之家則無折估。當時計口折估，止爲糧貴折估賤，故口衆者不折，本意欲以優卹之，二十年來糧本價賤，折估價貴，口衆之人，全得正色，破貴，比之折錢，虧少錢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請正色人，尤難支梧。此蜀軍貧乏之要領也。今當將上件三色長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計，量與增折，謂如無折估者，與折二斗三斗之類，及強弓手元添支銀三錢，止折得錢引七分五釐，委是微不能濟用。弩手等第，亦與此同，亦當與量行增添折銀分數，謂如錢引如七分五釐者，添作一引以上之類，兩項合與增添者，止以入隊人爲率，其使臣及其職

名人。并不入隊人。皆不須問欲望處分。將臣此議。以總領財賦官。令不下司審切筭計上件人合量與添支數目。共計一歲當費若干。用若干本錢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辦。而所費錢數不多。朝廷可以調度。即乞出自聖慈。特與添給。蓋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見効。兼軍中貿遷。不無擾擾將兵。幹當。亦廢教習。前來已曾給錢營運。至今措置未行臣故為回易之說。切有疑處。今乞併下總領官。令多方相度。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奏取聖裁。茲事體大。伏望留神省察。取進止。　貼黃　臣劉子中所謂欲開總領所別更有何策。可以貼濟者。切見目今軍中。比宣撫使虞。允文打筭之時。使臣離軍太半。其支折錢。估比舊額。當須減省。兼不入隊人內。有使臣及。軍兵有職名大請受之人數目不少。亦漸合揀退。自此支折錢估亦當減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併下總領官。究心措置相度。張守毗陵集論軍兵老小劄子　臣伏見比年敵人犯順。將士畏怯望風奔潰。破殘州縣。易於拉朽。忠臣義士之所憤歎。而敵人之所竊笑也。臣嘗求其故。不過驕惰而已。今每出師。則水舟陸車。累累隨行。謂之老小。其實皆婦女。故師之數。婦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則求寬潔。所食則求豐美。所用則求美餘。一有不足。則冒法抵禁。劇於寇盜。責其用命禦敵。奮勇立功。其亦難矣。夫為將領者。固正身率下。與士卒同辛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隨。故上為一。下為二。上下相蒙。無復忌憚。今者陛下屏遠嬪御。以馬上治天下。駐蹕建康。深戒既覆之車。一新舊染之俗前日之弊。理宜痛懲。臣愚欲乞應軍人家口。遇出軍日。並不得隨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軍人及將校使臣。輒將帶婦女老小隨軍。並行軍法。本轄將校使臣失覺察。減一等科罪。主將身自違犯。令御營使司及御史臺覺察彈奏。重賜施行。庶幾將士忘家徇國。或能立功以革舊弊。取進止。　論宰臣不當親自揀兵劄子　臣聞宰相呂頤浩連日出城。親自揀閱見在軍兵。臣以謂艱難之日。大臣固當不擇劇易。但宰相親自揀兵。不惟國體有傷。兼連日在外。亦恐機務停壅。欲望睿慈。止差御營統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則令御營副使并參贊官同去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閱指畫而歸。則於體為得。取進止。周益公大全集。諸軍衛兵　御筆諸軍衛兵指揮內。毋得輙充私役。緣衛兵固合當直主帥。其間至於着馬荷轎。未免謂之私役。故有此少疑。新具奏稟。　回奏臣伏準御筆。諸軍衛兵指揮內毋得輙充私役之句。仰見聖慮通明。非凡所及。臣愚本謂着馬荷轎及虞候六局人之類。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

差出幹置私事。或主管莊舍之類。乃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正緣向來指揮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議其過於矯枉。未免大為之防。但既委御史及總領覺察。卻恐臨時不達此理。拘牽文意。反成裾枌。非陛下倚成兵將之本指。熟復聖諭。此乃高祖宏遠之規摹。臣惟知歎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擬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稟旨行出。伏取聖裁。　又繳招兵指揮　臣。昨日進呈李昌圖舊劄子。論招兵事。聖駕欲興未敢詳奏。今節其要切之語。作檢會施行。仍擬指揮于後。所有初六日樞前納下吳挺彭杲文字。姑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處分。仍劄與總領所照會。庶幾出自朝廷之意。於體頗順。或有未當。更取進止。　三衙江上諸軍。係招子弟作守闕效用。頗雄威。請給其糧。其四川自來只招剩員兵月糧一石二斗之外。聞每月支錢引三道。而無衣賜之類。今若坐此間人數行下。卻恐互有攀援。請宜且從舊例。併取聖裁。辛稼軒奏議紹熙癸丑登對劄子　臣竊觀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兩淮而絕江。不敗則死。由上流而下江。其事必成。故荊襄上流。為東南重地。必然之勢也。雖然荊襄合而為一。則上流重。荊襄分而為二。則上流輕。此南北之所以為成敗也六朝之時。資實居揚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陽以南。江州以西。水陸相交。實地千里。屬之荊州。皆上流也。故形勢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國勢安其後荊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備亦甚固矣。臣獨以為緩急之際。猶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責。臣試言之。假設虜以萬騎由襄陽南下。衝突上流。吾軍倉卒不支。陛下將責之誰耶。責襄陽軍帥。則曰虜以萬騎衝突。臣以步兵七千當之。（襄陽戍兵入隊可戰之人猶未滿此數。）大軍在鄂。聲援不及。臣欲力戰。衆寡不敵。是非臣之罪也。責鄂諸軍。則曰臣朝聞警。夕就道。卷甲而趨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陽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責襄陽守臣。則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軍則有帥。戰而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責荊南守臣。則曰荊與襄兩路。道里相去甚遠。襄陽之不支。虜騎衝突。是非臣之罪也。為虜人者。以是辭來。朝廷固無辭以罪之也。然則上流之重。果誰任其責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陽諸郡。合荊南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壤地相接。形勢不分。首尾相應。專任荊襄之責。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澧常德。合鄂州為一路。置一大帥以居之。使上屬江陵。下連江州。樓艦相望。東西聯亘。則前可以專任鄂渚之屬。任既專。守備自固。緩急之際。彼且無辭以逃責。知上流之勢固不重哉。外不憂兩路之害。內可以為上流之重。陛下何憚而不為。雖然臣聞天下之勢有

離合。合必離。離必合一離一合。豈非盛衰消息之運乎。周之離也。周之能合秦爲驅除。漢故合之。漢之離也。漢不能合。魏爲驅除。晉故合之。晉之離也。晉不能合。隋爲驅除。唐故合之。唐之離也。唐不能合五季驅除。吾宋合之。然則已離者不必合。豈非盛衰相乘。萬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彩地大。德不足。力有餘。過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將豪傑並起。四分五裂。然後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號令海內。爲之驅除。當此之時。豈非天下方合之際乎。以古準今。盛衰相乘。物理變化。聖人處之。豈非慄慄危懼不敢自暇之時乎。故臣敢以私憂過計之切。願陛下居安慮危任賢使能。修車馬備器械。使國家屹然有金湯萬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表潔齋集已見）

劉子　臣聞用兵之道。有難有易。知其爲難而求其所謂易者。斯無敵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湯武之師。東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謂王者之兵有征無戰也。今邊事方興。一時士大夫不曰堅守。則曰進取。皆自以爲易而爲之。而實未嘗知其所謂易也。故爲堅守之說者則曰兵凶戰危。毫釐之差。勝負分焉。不若守之爲易也。真宗咸平中。國嘗專用此策矣。申勑諸將堅壁清野。毋與虜戰。不得已而出。止許城下布陣亦不得戰。圖以爲萬全之安矣。然虜師至於堅壁

之下。過而不顧。長驅以至澶淵。厥後富弼言於仁宗。深以是爲戒。然則堅守之說。豈真易哉。言進取之說者則曰北虜失其巢穴。游魂假息。棄信背盟。我以大義臨之。勢如拉朽。可謂易矣。然王師所指。翕然響應。乘此機會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時人事。苟或未至。而畢力戰攻。期於必勝。縱得一州一縣。不能固守。終必棄之。而我師已不勝其疲矣。何以善其後。然則進取之說。亦豈真易哉。臣竊以爲當今之計。縱不能如湯武之師。沛然若時雨之降。亦當求其差易者爲之。臣之所謂差易者非有他術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以漸圖之而已。今夫捕大魚者。非能於吞餌之初。一舉而獲之也。必少緩之。隨其所往。俟其氣衰力竭而後取焉。昔者伍員教吳王闔廬以敝楚之策。請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於是乎始病。唐安祿山之變。稱兵犯闕。所向無前。其勢張矣。李泌陳困賊之謀。亦欲互出而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周世宗之興也。王朴獻開邊之策。謂唐與我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

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但以輕兵擾之。唐人聞警。必出兵師。數動則兵疲財竭。我可以乘虛而取。夫伍員李泌王朴。皆一時英傑。深於謀國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後取之。其功雖若少緩。而十全無失。迺所以爲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於應敵。則勇於輕敵。其失均焉。間有稍知兵者則欲仗土豪以集事。土豪誠可用也。然無以大服其心。亦豈遽爲吾役。結以恩信。厲以忠義。如家人父子。親密無間。時出而用之。無僥倖於一勝。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謂差易之說也。惟陛下亟圖之。取進止。

又輪對劄子　臣竊惟今日之急務。固非一端。而備禦之計尤不可緩。夫胡運既衰。覆亡無日。決不能與中國較而臣以爲備禦不可少緩者。何也。曰北虜我之深讎也。靖康之變。恥莫大焉。復讎雪恥。今其時矣。彼有可乘之機。而我無乘機之具。四顧揚然逡巡退縮。得無爲奸雄所窺乎。故識者深慮之。然則何以爲備禦之計。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講。凡可以壯國家之勢。而折姦雄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始可謂有備矣。臣不暇殫舉。姑即古人所爲宜於今者爲陛下言之。臣聞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戰則相應。難易相死。雖至於甚衆。而是法如初。故曰治衆如治寡。諸葛亮制爲八陣。以後爲前。以前爲後

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雖司馬懿之雄。不敢爭鋒。亮歿而後追之。楊儀反旗鳴鼓。而懿不敢逼。蓋以後爲前。亮之遺法也。雖百戰而不可敗。是之謂常勝之兵。今之諸將能深曉此法乎。古之任將者。自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不從中覆。李牧之爲趙將也。吏得自置。財得自用。其饗士也。日擊數牛。多設間諜。周知敵情。非財用有餘。何所取辦。今之任將能如是之專乎。非獨此也。募兵之精強。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三千五百人。有如馬隆者乎。兵食之豐饒。能於六七年間積三千萬斛。爲十萬衆五年之食。有如鄧艾者乎。軍實之風具能如吳漢朝受命夕引道。無辦嚴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義。步兵教之三年悉爲精卒乎。凡此六條。粲然具舉。豈不甚善。若猶未也。則是備禦之計猶闕如也。而可不亟圖之乎。臣聞戰守無二道。威聲雄略。可以決戰。而後可以固守。虜雖內訌。我難遽動。則是未堪戰也。其能守乎。昔者謝安相晉。未嘗輕用兵也。秦師垂至。遊賞自若。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兵入衞。安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爲防。味已定無闕之語。則知講之有素。備之非一日矣。以將則良。以兵則勁。以財則裕。倉卒之間。隨取隨足。未戰則有備。已戰則有功。此臣所謂戰守無二道者也。欲望陛下神武

奮發明詔股肱心膂之臣圖回長久安彊之計兵雖未用而有可用之實戰雖未勝而有必勝之資俾六師之衆若蛟龍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圉其伸也足以復舊疆雖有姦雄莫窺其隙此長久安彊之計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進止 又省兵劄子 臣聞軍旅國之大事欲振國威莫如彊兵而所謂彊兵者非衆多之謂也貴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雖彊其實則弱制御之有道選練之加詳則兵可以無敵於天下矣而豈徒貴夫多哉臣不暇遠引請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創業之初用兵不過十五萬而東征西討無不如意至於雍熙之間土地既廣兵亦隨衆然天下之兵僅三十萬夫以祖宗威武之聲震讋夷夏其兵至彊也而兵數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來召募日增自元昊擾邊之後兵額益多至于百萬蓋三倍有餘矣兵數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觀之夫兵豈貴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謂極矣召募揀刺以為務蜂屯蟻聚坐耗衣廩使皆勇且壯可也癃老者懦弱者身居市廛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竄而占虛額者私為役使而食公廩者其數雖多而可用者鮮有衆之名而無衆之實有彊之形而無彊之效不知竭民膏血豢養此曹將安用之當國家全盛之時公私富饒驕冗之卒容而養之似未害也而文彥博韓琦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轍猶慮其蠹民耗國其為揀汰之說如出一口今以東南之方兼受而並蓄之若豢驕子若注漏巵其不可虛徐而坐視其弊亦明矣而議者必曰軍人仰給於官行不能為商居不能為農必聚而為盜與其去之以激一時之禍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嗚呼古之為兵也將以禦患今之為兵也將以為患而臣以為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無其術爾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帥之職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將帥所當為者自古患無良將不患無精兵得良將以統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彊凡前日之弊將湯刷而無餘矣自昔舉事難於兩全蓋徇人情則積弊不可去而去積弊則人情未必悅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則何自而能兩全乎曰擇將是已將苟賢則處之有道未嘗攖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節度劒南擇州兵之不任戰者廢遣停耗什三四而士無敢怨夫彼既已為兵而一朝廢之其不樂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閫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者爾有臣如此而付之軍旅之事委之以專任之久而猶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為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彊盜慮其生變莫敢誰何驕橫如此猝有緩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將非其人故也得

良將以御之綱紀既正則此弊亦不難革由是觀之將其可不擇也哉 又議輪對劄子 臣聞用兵一事雖至治之世所不能免況國威未振國勢未彊之時乎以言兵為諱以安居為樂變生不虞無以禦之其為計疏矣自北方擾攘流民欲歸附者甚衆而我慮開邊隙皆拒絕之有至於殺戮者流民之怨深入骨髓虜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無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還延日久必將自斃盡亦就糧於彼界乎方民饑之一聞斯言理然從之勢之所必至也嗚呼事已至此尚可苟安於無事乎尚可以言兵為諱乎臣聞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擾吾邊疆而吾舉兵北向欲擣彼虛回顧其後必解而去從而躡之腹背受敵此誠制勝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戰於境內不敢有所侵越兵氣已不揚矣又安能決勝乎春秋時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漢建武中歲有董憲者自郯以兵圍蘭陵蓋延龐萌請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蓋郯者憲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圍王世充於鄭竇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說建德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則關中震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敗後太宗伐高麗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以不戰而降帝不能從卒貽後悔由是觀之今日整軍而北是所以攻其必救保護淮甸也且彼猶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巍巍中國而殘虜之不若臣竊為聖世羞之雖然殘虜瀕於滅亡而猶敢為是舉何也蓋窺我朝以仁厚立國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黨爾今師北指宿甚已伐其謀且復多方傳檄曉諭流民汝等中原遺黎本吾赤子久淪腥羶豈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邊隙一開反為汝累爾宜意殘虜輒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縣以來歸者即以郡縣之地與之開以大信許以世襲離其黨與孤其軍勢解遺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聲獨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斷不疑取進止宋王師愈文集 論不可輕開兵端劄子 臣竊謂定天下雖不可憚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輕用兵二者唯審其勢焉可也昔者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倔起草昧艱難故奮不顧身以爭一旦之命其勢不得不日夜淬礪擊搏進取以定大業天下之人亦厭於亂離不惜肝腦塗地出力以佐上之人蓋覬一旦功業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勸高祖必從思歸之士還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則難用者此也及事勢已定人民樂生則非有萬全不可輕舉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彊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橫挑彊魏當時

群臣雖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慶之言而不見信至王玄謨輩皆誕謾欺罔至有聞其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舉皆無成先之以到彥之次之以王玄謨三之以蕭思話使二十餘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無遺育禍有不可勝言者此不可不鑒也秦妄自菲薄引諭失義諸葛亮圖深言於蜀攅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爲今日恢復之計不可一息忘恢復之師不可一朝舉臣恐群臣獻計有誤陛下爲今日可以用兵者故顧陛下審處其勢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經理封殖淪入於蠻腥兩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齒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願比死而一洗之然時異事變南北之勢已定民庶之志戀生彼無必取之形我無必勝之勢若釁隙一開兵連禍結力竭于內民不聊生其變圖多端矣昔者寶元慶曆之間當天下全盛之時以中國全力制一元昊小夷西鄙數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東西盜賊紛起幸元昊納款不暇與之嚴正名分遽屈意從之務以息民救內當時英賢滿朝戰士如林豈不能因時乘利以伸中國威靈誠勢有所不可也今夷狄雖犬豕難信然我既與之約誓矣犬豕背棄信義猶有天殃況以中國禮義之所從出豈可自棄信義以始禍階縱一舉能遂滅之聖哲猶以爲

重況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則我所以待之固有辭矣故臣願陛下審處其勢無輕開兵端則社稷生靈幸甚幸甚張方平樂全集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劄子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兩處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鄙雖寧兵戍尚衆困之飢饉事實可憂芻糧委輸寂爲切務朝廷綏懷夏冦本爲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咎徵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堅寨兵分力微假如冦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累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曹穎叔到闕欲令簡省邊計臣兩見穎叔據其說畫亦恐虛行今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悠悠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乘邊隅之粗閒極夙夜以疲懷償詳利害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繫聖裁穎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干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事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穎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范蜀公奏議論東兵劄子　竊見河北河東陝西諸路每年東兵只委逐處兵官甚有不堪披帶之人並不依準詔條東下惟務姑息伏乞今後委逐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臣寮分首同共東閱免致緩急誤事及虛費糧廩李彌遜竹谿集乞治東南兵畫一劄子　漢高祖嘗用閩粵兵　漢擊項籍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帥粵人佐漢遂平項籍　孝景嘗用東甌兵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馬援嘗用湖北兵　後漢五溪蠻夷反詔馬援將十二郡募士兵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之盡武陵十二郡兵也　呂布嘗用川蜀兵董卓之亂卓故部曲李傕圍長安城呂布以叟兵守長安叟兵蜀兵也漢代謂蜀兵爲叟兵　劉表嘗用荊州兵　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可語荊州令凡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備從其言故衆兵遂強　唐嘗用南蠻兵　安祿山反廣平王爲元帥僕

固懷恩統南蠻大食等兵以討賊平之　臣謹按自古有國皆隱兵於農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勝國家用兵以來尊尚西北而指東南爲不足用今西北之兵日益少而東南無一人一騎可以爲緩急應援者王綱不立國威不振首尾輕重之勢不均今日之大可慮者伏望陛下深思獨斷而早圖之天下幸甚王漢濱先生集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使喚朝劄子　臣契勘利州紹興鑄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方亡惡不逞之徒苦於上工役居常思亂而畏兵所驅不敢爲惡今大軍盡已調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令統制官任瑨入監揀選彊壯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衮同發赴軍前又揀選次彊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等處採打鐵炭兵士二百餘人以充往來般運錢帛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據令鼓鑄今情始安發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云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爲諸軍老小在彼竊不敢放心乞權發來軍前不知可否某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初十日得此書）聞既到彼皆優加撫勞募敢死者附入賊境招納歸附餘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王之道相山集王師所至秋毫不犯劄子　契勘今來用兵當預有以固結民心而所以固結

民心者莫大於秋毫無所犯是以成湯之伐桀不過於歸市者不止而耕者不變宣王之平淮夷不過於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漢高之勝項羽不過於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御此無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豈樂於戰伐哉為其有以慰雲霓之望而脫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婦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上體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慰億萬生靈所以屬望之心無使市不易肆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尊為李晟表實中外幸甚　又與汪中丞書一利害劄子　畫一之道聞有兵無將與無兵同有將而非其人與無將同然則今日閫外之寄運堂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選擇而使之也究自古用兵初不以衆寡為勝負但患乎將帥之非其人耳何則尋邑百萬而光武以三千敗之苻堅百萬而謝玄以八千敗之曹操以八十萬而敗於周瑜袁紹以四十萬而敗於曹操至於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過十五萬東征西討無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謂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誠得人而將之亦何患乎不濟蓋吾之宿將北自講和以來初無尺寸之勞毫髮之功二十年間享其富貴尊榮甚者位師保太傅以至開

府儀同三司其次類為太尉節度使如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蓋不足道黃金白璧歌童舞女充牣私室朝游暮宴其奉養僭侈有非言之所能盡者孰肯擐甲冑冒鋒鏑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哉當逆亮之死止得人如往時之張韓其恢復中原亦已久矣傳曰疆場不寧拔卒為將為今日計要當責諸軍都統制統領官於行伍中推舉其才能武勇而為衆所稱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長如趙軍之許歷齊軍之田單上其姓名於朝然後詰之以詭道以觀其謀試之以危事以觀其勇謀且勇矣然後用之以職付之以事而較其能否優劣而拔用之俟其立到功効次第加賞如其所舉不當其所舉官必罰無赦而軍中見充統制領將佐或有老怯無用者令其自陳願休致者從之如此則有材武而陸沉者得以表見於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於時各亦遂其志矣昔蕭何薦韓信於高帝餘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擇日設壇諸將皆喜人自以為得大將既拜乃信也一軍皆驚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為多由是以觀擇將真今日之急務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　一兵法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故趙充國云積穀三百萬斛於塞下則羌人不敢動然則當今足食之策莫如營田而營田之策非將帥身以率之

未見其可也昔郭子儀以河中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也羊祜之鎮襄陽也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石城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將帥營田之明効也其次則莫如韓重華之為振武水陸轉運使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逞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効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為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耕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四十萬斛而私其贏餘得以休息軍不復飢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規模不素定而或進或退或攻或守皆取決於朝廷朝廷初無一定之策以授於將帥故將帥幸其朝廷之遙制有當進而不進者有當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閔除荊襄制置兼招討方自鄂渚移屯德安而召援采石正當隆冬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數萬人疲於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其於赴援初不聞其有折衝却敵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而況於千里乎此規模不先定之過也　一今日之用兵患在於賞不當罰不行何謂賞不當蓋以無功而肆為誕謾謂如偽

獲一人則圖其戰鬬之狀張其掩殺之衆走旗入報以為大獲勝捷而其實有至於轉十數官者何謂罰不行如王權以都統擁數萬之衆遇敵不戰而走非獨大喪其師且使兩淮之民悉為魚肉既不能正其典刑籍其家產殆致臺諫論列僅能除名遠竄而已兵法以賞罰孰明為足以知勝負然則軍聲之不振亦理所當然也復何怪哉　一自虜人入寇我師進討士卒以將帥望風退避一時奔潰初未嘗交鋒而自蹂踐死亡鎖折者十之五六曾不聞逐軍申其死亡之數謂如前軍原一萬人今死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一萬之數後軍元八千人今死亡過半而所請舊額不減八千之數是也若以所請虛數依舊給與死亡之家則猶可以養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觀士卒之心亦庶幾焉儻或統轄等人取之以為己有則其為公私之蠹可勝計哉傳曰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今日之患正在於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　一道路之言以謂用兵以來人馬死傷過半而諸將方且申乞招軍買馬朝廷不問其財用之無所自出悉從其請盡下諸道總領所應副而總領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於支降之外別有生財之道也陸贄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是為慮也　一晉武帝時鮮

早木機能爲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嘆曰誰爲我討此虜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碩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請自武庫選仗帝命恤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隆西渡温水木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陜隘乃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等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木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今日之招軍每効用一名日支食錢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剌面不涅手夫人得而充焉可謂優且厚矣使爲將帥者誠能體國一一如馬隆之用心而所招効用又盡得如馬隆所募之人則一夫可當十夫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當一夫是徒爲虛名以蠹其民爾雖得百萬亦何用哉　一唐陸贄之言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柢蹷矣議者咸謂今日之計莫急於理財以愚觀之理財在今日爲無術但當行其革弊之政則財用斯足矣夫奉祠給祿朝廷所以示優賢之意也今不問官之高卑類以家貧仰祿婚嫁未畢爲言陳乞宮觀動至三五任坐縻廩帑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無吏責請官俸往往乞監

廟十之七八其僥幸亦云甚矣當此國家多難爲士大夫者正宜君爾忘身國爾忘家豈容背公營私自爲温飽之計哉今欲將宮祠嶽廟請給並行住罷其以故丐閑者皆與其名而奪其實俟事定日徐議復舊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蓋養廉之意也今或彼有此無甲厚而乙薄夫貪婪無厭之人正使有且厚猶恐未必能廉則其無且薄者又何以責其廉哉今欲例取職租之入以濟軍需俟事定日徐議均一可乎今之仕官文臣承務以上武臣下班祗應以上閑居待闕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選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顯官能以廉儉自將綿歷既久生計粗足不猶愈於韋布之時哉而又加之俸贅莫甚焉今欲將文武閑居待闕月俸不問高卑例行住罷俟事定日徐議給否可乎諸軍揀放使臣將校以其陳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堅執銳而無用於軍也故揀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閑逸以終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聞致仕之後復有俸給而終其老死也今朝廷以此輩嘗有從軍之勞則當效其戰多之功而等第之使臣上者不過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將校上者不過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過厚矣今乃不問其等第而一槩分送州軍給祿養老至於死而後已其與當時陳乞老病減放之意豈不相悖戾乎耗蠹財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

欲將校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並行住罷可乎此四者實當今之大弊如能住罷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縣所罷錢穀令逐項椿管不得妄有支動專責餽餉以佐軍須其所得之多豈不過於豪民獻助坊渡預借之數乎茲蓋有利於國無傷於民但患其不能斷以行之耳　章忠恪公集久安之兵不可恃劄子　臣伏見京師見在兵馬隸屬便司以攻以守勢必萬全尚書右丞文事武備猛志英才冠於當世號令方施而氣色精采忠義所激而士氣奮發國家安危公實任之不勝大幸某誠不佞竊謂以今日久安之士待今日講和之虜兵不血刃馬不汗膚固無可言者萬一虜不可信盟或可渝倉卒之變恃兵以安驛騷之亂恃兵以除犬牙錯雜之邊恃兵以守則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將帥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練習論之軍律則未明觀之行陣則未肅若欲驅之犯水火冒矢石有進而無退誠恐或違約束之嚴上悞算略之妙欲望機務燕閑特賜呼召得以口陳利害庶幾仰裨行營之萬一　王堯臣文集上仁宗乞用涇原路熟戶劄子　臣伏見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偉帥本路咸令明著常用之乎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唯務姑息寖成驕恣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擾近界

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讐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十九庚

兵

詩文四

諸將策䟽壽略漢趙充國上謝罪陳兵利書　漢昭帝時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策欲指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誚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遂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周文

粹杜牧上周相公書　某再拜伏以大儒在位而未有不知兵者未有不

能制兵而能止暴亂者未有暴亂不止而能活生人定國家者自生人已來可以屈指而數也今兵之下者莫若刺伐之法詩周頌維清奏象舞之篇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象者象武王伐紂之法此乃文王受命（受殷王專征之命也）七年五伐留戰陣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以伐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周公居攝祀文王於清廟作此詩以歌舞文武之德其次兵之尤者莫若鈎援衝壁今之一卒之長未肯親自爲之詩大雅周公皇矣美周之詩曰以爾鈎援以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此實文王伐崇墉傳于其城以臨車衝鈎援其城文王親自爲之矣文王何人也周公詩之夫子刪而取之列于大雅以美文王之功德手絃而口歌之不知後代之人何如此三聖人安有謀人之國有暴亂橫起戎狄乘其邊生於廟堂之上曰我儒者也不能知兵不知儒者竟不可知兵乎竟可知兵乎長慶兵起自始至終廟堂之上指縱非其人不可一二悉數高宗朝薛仁貴攻吐蕃大敗於大非川仁貴曰今年歲在庚午不當有事于西方此乃鍾鄧伐蜀身誅不返非者誅討党羌微闕東兵用於西方是不知天道也邊地無積粟師無見糧不先屯田隨日隨餉是不知地利也兩漢伐虜騎兵取於山東乃謂冀之北土馬之所生馬良而多人習騎戰非山東兵不能伐虜昨者以步戰騎百不當一是不知人事也天時地利人事此三者皆不先計量短長得失故困竭天下不能滅撲徼之虜此乃不學之過也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則謀人之國不能料敵不曰棄國可乎某所注孫武十三篇雖不能上窮天時下極人事然上至周秦下至長慶寶曆之兵形勢虛實隨句解析離爲三編輒敢獻上以備閱覽少希鑑悉苦心即爲至幸伏增惶惕之至某頓首再拜

又上澤潞劉司徒書　今日輕重望于幾人相位將權長材厚德與輕則輕與重則重將軍豈能讓焉昔者齊盜坐父兄之舊將七十年來海北河南泰山課賦三千里料甲一百縣猶據一面橫挑天下利則伸鈍則蒲鐵而不發約在子孫血絕而已此雖使鐵偶人爲六軍取不孔易况庳征蔡之弊天下銷耗燕蟠趙伏用齊卜我當此之時一年不能勝則百姓半流二年不能勝則關東之國孰知其變化也將軍一心仗忠半夜興義昧旦而齊挾矢獲土籍口探出借物重寶仰關輦上是以趙一探燕一呼爭來汗走一日四海廓廓然無事矣伏惟將軍之功德今誰比哉是以初守滑臺爲尚書守潞爲僕射乃作司空乃作司徒光開丞相府平章天下越錄蹶等驟得富貴古今之人亦以爲將軍止此而已矣將軍德於國家甚

信大國家後之於將軍雖亦無與為大矣今者上黨足馬足甲馬極良甲極精後負燕前觸魏側肘趙彼三鬻屠因天子者老劫良民使叛銜尾交頸各蟠千里不貢不覲私贈妻子王者在上此輩何也今者上黨馳其精良不三四日與魏決於漳水西不五六日與趙合於泜水東縈大原排飛狐緩不二十日與燕遇於易水南北天下之郡國足以事區區於忠烈無如上黨者明智武健忠寬信義知機便多算畫攻必巧戰不負能使萬人樂死赴敵足以事區區於忠烈天下之人無如將軍者爵號祿位富貴休顯宜驅三族上校恩澤宜出萬死以副倚注天下之人亦無如將軍者是將軍負天下三無如之望也始者將軍賴齊然後得祿仕入卧內等子弟一身聯齊累世之逆卒境上爭首其恩甚厚其勢甚不便將軍以為大仁可殺身大忠不顧細讓終探懷而取之今者將軍負三無如之望上戴天子四海之大以為緩急所宜日夜具申宣請今默而處者四五歲矣貢天下之三無如者宜如是邪不宜如是邪是以天下之小人以為將軍始者亡齊見利而動今者安潞見義而止若是則天下利無窮義有限是無窮背有限則安可識之哉其有識者則曰不然夫桓文之霸也先修刑政然後事近者山東士人來者咸道上黨之政軍士兵吏士詳男子畝婦人桑老者養孤者庇上下一切罔有紕事暨乎政庭則將軍不知尊布衣不如畢諸侯之驕久矣是以高才之人不忍及門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亂不止若此者將軍是行仁政來高才苟行仁政來高才若非止暴亂尊九朝峻中興復何汲汲如是邪在漢伯通在晉宰之三人功力不寡一旦誅死人豈冤之苻秦相猛將終戒視後禍大唐太尉房公忠死表止伐遼此二賢當時德業不在諸人尚死而不已蓋以輔君活人為事非在矜伐邀引為心也伏惟將軍思伯通宰之所以不終仰相猛房公之所以垂休則天下之人口祝將軍之福壽目觀將軍盛德之形容手足必不敢加不肖於將軍之草木此乃上下萬世烈丈夫口念心禱而求者今將軍能有之豈可容易而弃哉大唐二百年自外叛者三十餘種大者三得其二小者亦包裹千里燕趙魏潞齊蔡吳蜀同歡共悲手足相急陣刺死帳下死圍悉死伏劍死斬死絞死大者三歲小或一月已至于盡死曰忠曰義則有父子同壇兄弟繼踵論罪則曰有其功論功則曰捨其罪伏惟十二聖之仁一何汪汪焉天之校惡滅逆復何一切焉此乃盡將軍所識復何云云小人無位而謀當死罪某恐懼再拜

羅隱上招討宋將軍書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為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

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重困百姓由是官未實爵諸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蝗無頼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尚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燒剽我梁宋天子以蠛虱痒痛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為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旌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群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牽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復俾將軍誅剪草寇者乎昔韓之醫良而性貪故為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直固以藥稔之疽潰商斃商之家裹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且二賊蠶壽春啗頴上剔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為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掌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迨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箠之不已乃將軍為之非君長仙芝所為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戰斂不讓或同侯輕重當時憲司悉以法繩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敝也而横擁士伍鞭撻魏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為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稍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慎不淺矣苟將軍勠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蹴韓之醫

又

林蘊上宰相元衡弘靖論兵書

陸賈有言天下有事屬在將天下無事屬在相伏惟相公兼將相之重任執殺生之大柄蘊以竊被教化参在陶鈞之內四海安平某則與歌虞賛魯之人為儔苟有妖孽某安不隳裂肝膽為相公之腹心乎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伏願相公少賜採擇焉道路云云以為淮西兇黨侵犯穰鄧某伏料相公制置如在諸掌矣然則舜有天下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欲天下之誠畢見矣平津侯開東閣以延天下士欲天下之美惡畢知矣伏惟相公抱赫赫濟時之略佐明明聖上之親其切願相公以平津之德致聖上廣帝舜之道使天下之事可重而實諸掌則淮西之寇不足以為患矣某幼讀書不求甚解但見古人之有建功立事者心則慕之以是十試藝於春闈竟不成名今為河朔一從事耳苟不自言其誰為言於相公乎且人生天地之間必合達天地之性苟違天地之性者是天地之棄物也今淮西兇黨是天地已棄之物相公誠順天而誅可不偉歟其竊聆議者謂淮西兵強不與恒鄆兩軍犄角相應此皆

腐儒竪子之言不足與相公計大事何者自兵興已來僅六十年人皆尚武各思功業彼或有逆此則有順以順討逆往無不剋更自國初垂二百年時有悖逆孰爲存者今天下之藩鎮六十甲士百萬雖有依違未盡化者不由三所耳議者若以爲申說言淮蔡必擒則陳許安得而翦乎況以人敵人彼亦人也以兵刃敵兵刃彼亦兵刃也或示其弱則過不在士卒伏計此事已經相公心矣其請徵四年冬出師討恒陽之事明之初王承宗阻兵盧從史潛應天兵欲進賊必知之況內丘與臨城秖二十里北爲賊境南是天兵兩處傍山俱置死地堯山與高邑共據一川若盧從史必議引兵直進則趙州高邑立可屠之此既不備彼又得計豈得賊勢攔而天兵弱耶德宗朝韓全義統師自取退恧蓋緣淄青諸道悉會用兵所謂闒齋盜粮不得不敗且兵以售死爲效國以厚錫爲誠某竊知比者行營師徒苦役錫賚納於將帥饑寒加於士卒欲其破虜其可得乎又朝廷獎用多藉舊人蓋取官崇或言望重殊不料彼已崇重更復何求以此取人往往皆失某輒賀相公昨者制置已得其人則陳許李光顏安州李聽唐州田秀誠功忠的立某亦素諳伏願相公任之不疑各委兵柄但絕常郛兩處莫許知聞其餘連城惟在感激人一其性豈不易圖如此則相公之

功不後郭尚父李令公之功也豈佐商輔周之德獨專美於前歟議者若以爲恒冀強梁相公則有魏博澤潞制之矣淄青暴慢相公則有梁宋徐泗制之矣以天下無限之勇士破淮西有數之兇賊孰謂不可然則某又切願相公用其勇敢之士分巡諸道將帥有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按之士卒有被饑寒者以其赤子保之如此則忠勇奮起姦謀自殄倒戈脫甲不日可期某久歷險難多見成敗比被劉闢欲殺無人爲論本使程僕射入朝之時再三邀請某以謂已出萬死固求一伸窮困蹉跎竟無知者程僕射禮惠逾厚某又愛彼功名至元和十六年方受奏請既奉恩詔兼授憲官必期佐戎必擬立事自到河北首末四年群情所難某意獨易蓋以朝廷典法率而行之道路皆知無不驚駭況留家口並不將去今年八月內蒙程僕射薦歸闕庭幾欲半年未蒙公論伏以西南東北兩處從軍自執廉愚不失誠節今當相公舉直之日是某幸得盡言之秋仰望陶鈞置諸倫品柔遠之道此爲事先不宣某再拜宋歐陽公集通進司上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爲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

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地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也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之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

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爲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爲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彊資以事胡亥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者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彊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纖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纍隧挫其兇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爲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十五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無益

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之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爲而不困困而不起爲盜者須水旱薦外爲賊謀之所疾内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旣不足爲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爲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一作何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門之險其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

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且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爲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順之南陽自南陽爲輕車人輦而逾之募置遞兵爲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居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内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家誤作難）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爲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爲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爲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爲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爲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産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爲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之趙過爲畎田人輦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爲易也猶勉爲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擅畝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祇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

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爲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夫發之地其利數倍於勞（蘇訛作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爲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爲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爲游手（家本誤作淨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爲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眞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爲買之不難得也（一有又宜重爲法以周所謂私牛之）

（客者使不容於民而養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四十四字）且鄉兵本農也藉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遊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使有司既以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夫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一有之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召也故每有司變法其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之不行適得獨貴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而制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積貨也今必以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貫而還之使其貨盡而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使必不能守積錢而閑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有法愈多而刑繁凡二百三十八字）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使宜顧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不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脩昧死再拜

蘇老泉集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議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忿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於草芥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將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之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履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

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舂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狠顧莫肯致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之令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栗夫以臨

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王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墮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不宣洵再拜蘇東坡大全集答李琮書　軾啓奉別忽然半年思仰無窮近聞公有閨門之戚即欲作書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為書未必能開釋左右往往更益悽用是稍緩今辱手教慰勉不已竊計高懷遠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隨手掃滅猶恐不脫若更反覆尋繹便纏繞人矣望深以明識照之軾凡百愚惡晴少應緣復隨緣自娛自夏至後杜門不出惡熱不可過所居又向西多勸遷居遷居亦非月餘不能定而熱向衰矣亦復不果如聞公以職事當須一赴闕不知果然否承問及王天常奉職所言邊事天常父齊雄

結髮與西南夷戰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隨其父入夷中近歲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撫近界諸夷夷人以其齊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嘗與軾言瀘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過如此者皆有條理可聽然皆已往之事雖知之無補又似言人長短故不復錄呈獨論今日事勢揣量夷人情僞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與軾言播州首領楊貴遷者俗謂之楊通判最近烏蠻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黨也猾有謀略若官中見委說楊貴遷令殺宋大郎必可得也數日前有從蜀中來者言貴遷已殺宋大郎納其首級與銀三千兩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云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諸夷世與乞弟為仇雠者熊蘗諸訪殺十二村首領及近歲韓存寶討殺羅狗娃諸夷皆有唇齒之憂雖畏而心貳去年乞弟領兵至羅介牟屯殺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寧遠安夷寨至近涉歷諸夷族帳不少自來自去殊無留難若諸夷不心與之其勢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討乞弟必先有懷結近界諸夷得其心腹而後可令韓存寶等諸軍既不敢與乞弟戰但翱翔於近界百餘里間多殺不作過屬户老弱而厚以金帛遺乞弟且遣四人為質然後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書便與約誓即日班師與運司諸君皆上表稱賀上深照其實已降手詔械存寶獄中

遠人無不歡快以謂雖漢光武唐太宗料敵察情於萬里之外不能過也今雖已械存寶而後來者亦未見有精巧必勝之術但言乞弟不過有兵三千而官軍無慮三萬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鈞車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運糧止於江安縣自江安至乞弟住坐處猶須二十三程吏士以糇餉行其勢不能過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則免矣而山谷險林木沮洳賊於溪谷間依叢木自蔽以藥箭射人血濡縷立死戰十數萬人知深入未為萬全而將吏不敢復稽留此間事不可不深慮天常言國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植之費穀米之用為錢若干布算已定然所贏縮矣工徒入門斧斤之聲鏗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復計此慮不素定之過也既作而復聚糧既斷而復求材其費必十倍其工必不堅故王者之兵當如富人之造屋其慮周其規摹素定其取材積糧皆有方故其經營之常遲而其作之常速計日而成不愆于素費半他人而功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罷諸將兵獨精選二轉運使及瀘州知府許法外行事與二年限令經畫處置他人更不得與多出錢物茶綵於沿邊博買夷人糧米其費必減倉卒夫運之半使辯士紿說十州五團晏州六縣水路十二村羅氏鬼主播州楊貴遷之類作五六頭項更番出兵

以蹂踐乞弟族帳使春不得耕秋不得穫又嘉戎瀘渝四州皆有土豪爲把截將自來顧一私兵入界用銀七兩每得一蕃人頭用銀三十兩買之把截將自以爲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級即與補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級即每級官與絹三十疋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見利則雲合敗則鳥驚獸散此本蠻夷之所長而中原之所無何也今若召募諸夷及四州把截將私兵使更出迭入則蠻夷之所長我反用之但能積日累月戕殺其丁壯旦使終年釋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帳必殺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則乞朝廷差三五千人將下選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縣進兵先積糧於寧遠以十州五團等諸夷爲先鋒以施黔戎瀘四州藥箭弩手繼之中路自納溪寨進兵先積糧於本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將下兵爲繼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軍東路自合江縣進兵先積糧於安溪寨亦以諸夷爲先鋒以嘉戎瀘渝四州召募人繼之可以一舉而蕩滅也天常此策雖若不快以蕞爾小醜二年而後定然王者之兵必出於萬全不可以僥倖淮南王安有言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切爲大漢羞之今乞弟譬猶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萬一不克豈不爲卿大夫之辱也哉趙充國征先零鄧訓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計磨之數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詔以謂非殺二萬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萬人豈足道哉而賢將謀國終不肯出此者圖萬全也後漢永和中交趾反議者欲發荊楊兗豫四萬人討之獨李固以謂四州之人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瘴死者必多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州郡可任之明効也今可募蠻夷使自相率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之賞因舉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由此嶺外悉平今觀其說乃與天常之言若合符節但天常不學言不能起意耳天常又言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理然不能及遠非三十步內不發發無不中今與烏蠻戰當於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強弓勁弩射之若稍近則短兵徑進於五七步內相格則其長技皆廢今乞弟亦未是正烏蠻也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盡錄畧舉一二以見天常之練習疑可驅使耳又有一圖子雖不甚詳審然大畧具是矣按圖以考其說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訖可却付去人見還也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見忠臣體國知無不爲之義也輒其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雖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見以爲詬病也知荊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使掌印可何哉圓覺經紙示及得暇爲寫下卷令公擇寫上卷秦太虛維揚勝士固知公喜之無乃亦可令荊公一見之歟子駿初見報奪一官耳不知其罷郡能不囂囂否有一書不知其今安在敢煩左右達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爲患見說沙湖鎮頗浸居民亦江淮間常事耳臨皋港既開往來蒙利無窮而居民貿易之入亦不貲自不免少有淤填議者謂歲發少春夫淘之甚易承問輙及之未緣展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奉手啟起居熱甚幸恕不謹不宣張橫渠集與范巽之書　示問保甲比佽和糴來詳聞近議近制徐爲荅然近見歧却取三丁爲義勇入府教集或慮已有更革故益難妄計大率附近古制小大必利苟不得親民良吏雖三代法存未免受弊況半古之法又烏能借如正觀府兵求之吏繼若便時竊計民間之害亦未免蓋不議制疵而遽圖師役求以便衆萬萬無此　又與呂和叔書　保議詳圖甚便民近古執政未必取用此欲以方田爲名案戶爲貴保甲爲法庶令世見行有不變今之順有漸用古之妨即未知上意求新果否廟堂待學者如何令得進甫選之與議其間顧非獻計之時邪向論方田大體自附城三十里爲差小不減二三千步則附郭居民在其間不疑矣所諭城市良民大家帥之固善但可惜安案無功得之及不幸孱弱不才者置諸其上則百十之衆是謂棄之他年當差刺諸路義勇只以家貲相制幸無事取其不撓可也不幸驅之戰陳萬萬失措乘當名分既定則易之頗錯人情益紛今日見謀當爲時議者力辯其弊無遽故事乃良畫耳事初不得已權以領之徐校藝觀能以勇爵取之然後補正則爲勸也大要吾變法不欲矯時君耳目不循王制未免狂謀無法又啓此端恐於時事非宜可一用周禮丈一無文字餙令制而用不識謂之如何但此二端之弊不得使謀者前聞耳蘇籀雙溪集上趙樞密都督書　愚竊聞朝廷大臣係時理亂惟文武兼資則可以有爲今日國步艱難譬如解體解者不可嬰以芒刃斧斤觸而已矣丈傾壞者不暇顧夫藻棁梁壯而已矣蓋惟文可以附衆惟武可以威敵入相則百度正出師則四夷服古之人解兜鍪而冠貂蟬自廊廟而履行陣投壺而講業書緩帶而觀經傳乘勝決機氣勢盈溢丹青所畫竹帛所紀皆文武之大才也時危而用不武之人有禪僧放鷹之喻治遠者必自近始欲治夷狄先輯中國外內皆重任也偉人在朝知無不爲豈憚勤劇搢紳欣屬猛悍屈伏咸願其當軸處中然使其坐論王伯燕安鴆毒桑梓之邦陷於塗炭豈得不槩于

慷乎。夫以隱情惜己爲持重。厭事苟安爲待時。則何責乎智勇。何有於功名。昔惟其英傑之度。專意興復。忘家徇國。所以殊絕於凡庸也。往日綱維不振。士風回邪。談虛無注家刻以爲儒術。厚苞苴棄韜鈐而取將帥。今其遺臭未遠。餘孽或存。戎鉞之寄。實難其人。夷狄憑陵。中原膻穢。良以此也。見升端委之倫。非其能超軼世俗。改途易嚮。則何以步驟周宣中興之佐乎。主上勵精。閣下激昂。吳越非勁兵健馬之所出。關隴有齊從思漢之人心。多士盈庭。皆未易當此重任也。以閣下精治道。見兵勢。以帝王之法則裁治中司。以桓文之節制撫循二鎮。有惻怛綏靖之實。無侁倖行險之失。凜乎經世御軍之略。信有文武之威風矣。故綸綍布出。陝蜀荆沔。光聲萬里之外。士卒見藻黔首壤歌。必相慶以爲得人。識者謂吳之强弱在蜀之安危。蜀之安危在隴之嚮背。夫騎兵出乎隴右。而財賦從蜀來。蜀爲隴之根本。隴爲蜀之股肱。秦爲天下樞機。故得隴而秦蜀大寧矣。不得隴則秦蜀無能爲矣。秦隴皆得。而梁宋在吾指掌之間。并地可絕河而收也。論攻戰者千條萬緒。進退得失。可豫言此者也。朝廷據有江淮。設險守要。僭僞在齊梁。而秦隴兩河皆爲虜守。西南之人不能出大散之關。督府所治。正當我之咽喉。建瓴席卷。世豈乏人也哉。前日張公嘗爲此舉矣。恃卓然之忠義。不料敵勢之方熾。不察吾師乘之未和。以新輯剉傷之餘。未暇少加練養。而與百勝無前之虜決死原野。此志士所爲太息也。愚頃者嘗以書見張公。論兵不可必用。公易而不察也。閣下之此行。比張公時異勢殊矣。鄧禹歸而馮異擅赤眉之捷。裴度行而李愬得李祐之降。閣下之功名高於張公十倍可也。昔韓信佐高祖。乘章邯之結怨于民。故還定三秦。勢如破竹。蜀人攻魏。以孔明之賢而不能得其志。值司馬仲達之强也。成敗可以鑑矣。料敵制勝者。雖有婁曠之聰明。終必憑於間探之精。虜暴骨以逞毒中國十餘年矣。重兵散歸國內。再調發而無辭。子女玉帛。饜足充牣。再來而吾無可有。彼所謂謀臣猛將爲陝右膏肓者。已天誅之。故攻蜀則不能入。而退據囊則狼狽遁走。是我師亦稍强於曩時也。虜之兵將既非前日之盛。此似有可乘之隙。敵似可料矣。然吾間探未精。殆見其皮毛之粟。安知其無他謀臣。不能更遣重兵乎。故秦隴之事。在精其間探也。古之用兵。惟間探爲急務。且如一舉而取僞齊。定京雒。唾手可辦。信如成功之後而與我爲敵者。尚在此境。用兵亦未須也。譬如搏蚤去虱。何損於牛。昔孫權嘗謂曹孟德曰。足下不死。孤不得安。今吾朝廷若非虜酋之死滅。亦不可謂安矣。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不知己不知彼。百戰百敗。見幾而

作。攻守予奪之畫。則閣下主其謀也。愚聞之師曰。進取不如自守之至。乃進取而無後患。故羊祜杜預之賢。巧於平吳而拙於謀晉。自守之術。莫爲謝安桓溫。銳意并吞。所獲不知所喪。所以無害者。知自守也。願閣下威德加於雍雒。畔將潰卒。必相率以歸服王化。而自守萬全之計。常使內重。敵不能窺。國家永寧。兵革不頓。至尊安枕而無憂。所以成方召之業者。亦偉然矣。嗟夫。中原要終必克復。閣下犄之。閣下角之。江南諸將併力踣之。以蜀之銳。蓄謀養威。裕民勸農。下賢容衆。先收陝右五路之師。與六軍期會于韓魏之郊。將將尊專。號令齊肅。戮力一心。酬特達之知。千載之一時也。今六纛數日啓行。用人之際。下走以潦倒貧困百僚之下。做匍匐於邯鄲。受揶揄於無蒯。其遲鈍可笑亦甚矣。輒不自揆。其缺短之見。卜媸妍於帳下。伏惟損怒蛙。赦吐茵。鈞播之廣。宜無遐遺。吹噓之榮。豈拒枯朽。非所敢冐也。庶幾不錄錄而負門下云。冐昧唐突。伏俟誅譴。不宣。宋張魏公奏議進呈所與張子蓋等書檢并旗榜錄本　與張子蓋書　比得報聞分兵三道。解圍海州。心頗疑之。不知地理形勢果是何如。蓋分兵則弱。如彼專攻其一。則在我未易枝梧也。今李侯既在城外。莫可相約商量。更圖長策。或益兵共擊。或量度進退事。欲必濟。宜各以協和爲心。其他區區言語之間。皆不足深較。節使以名將之裔。驟取富貴。勉力功業。上以報主上。下以副先令叔循王之望。一或差跌。則公議不容。名節掃地盡矣。所宜勉之。某見治裝師李節使帶領大軍。前去楚州以來照應。仍乞以某此書關報李節使海州。及以帛書報城中將士。使共知也。　又與李寶書　節使總兵于外。照應城中。策未爲失。但不知海道今尚可通城中否。糧食可自海津致否。心甚憂之。已作書與張節使。所宜深思遠慮。率厲將士。且與張節使熟議。共成大功。勿分彼此。虜兵既衆。不知張節使之師可以必戰解圍否。凡此等事。幸一一子細條具。速以見示。務濟國事。乃所望也。虜人殘害不道。專嗜殺人。所得城邑。焦類無遺。想見城中豪傑忠義共圖力守。某已治裝。親帥建康。李節使自水道前往楚州漣水以來照應。帛書封呈。更望照悉。　又撫勞海州將士帛書　當使見帶大兵前往楚州及漣水一帶照應。解圍海州。仰城中將士盡力戰守。圖報國恩。將來功賞。俟一一躬親核實保明。務在優異。節鉞以下。皆當力請於朝。以酬勞苦。各仰知悉。孫覿鴻慶居士集　和州與提刑胡獻可論兵書　即日秋暑尚夷。共惟台候萬福。某投畀小邦。遂託餘芘。已嘗具啓占謝。計已徹聞。屬者詔書起一半禁兵。本州遂將先已起人數。通計一半餘發起壽州圍結。今蒙使司牒問。於手

詔有無遺度承命皇恐某三月出都時見揚楚滁泗之兵相繼放還趖旗舟楫蔽空而下某所親見也獨和州未回而復有起發半兵之命某竊詳詔旨所以存留一半之意謂東南亦不可無備爾雖本州所遣兵未還朝廷豈暇一一開坐遂併計爲一半應詔實以三里之城下臨大江止有壯武一指揮又通沿江四寨土軍盡擇伉健可使者赴軍前所餘癃老懦怯已過半矣近報海州盜起旁郡皆警日來本州王慶家又有數人刼取財物而去區區之意謂半兵既足以應詔命而餘兵緩急雖不足恃蓋庶幾焉不然有司何至占吝不遣上煩程督之嚴伏望提刑郎中垂意省察本州所起半兵以於詔旨無害所存餘卒或能消厭未形之患則非某一人獨受公賜也僭易死罪

王漢濱先生集回虞宣論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遞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彥奇十六疋渠輩得回嚴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於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撫身以當衆怨者正欲節省用度以濟大事非敢靳吝財賦當用而不用以沮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一擧一笑足以激厲生民膏血宣塞妄得乎賞不當於有功猶革金帛以塞廬山之壑也歸順之人須當優䘏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適頃使檄買馬以百運爲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爲至論本所豈敢望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减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潰與米石之捷其衆寡可驗矣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幸某昨日因書止其再出大暑如此豈用兵時邪征士征行百姓發輧皆是危事師老錢桂若遇大敵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帥年來數奇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與宣威議之因糧事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

張南軒集答朱元晦書　栻受任上流到郡恰一月顧此地在今日至重豈譾陋所能勝然亦不敢妄自菲薄强勉激昂期爲遠計第承積弊之餘網紀委地無一事不當整頓今頗有條緒邦人似相信愛邊備深可寒心軍政極壞今軍事在都統財賦屬總司所謂帥臣者其所當爲要是以固結民爲本使斯民皆有尊君親上報國疾讎之心則以守固以戰克矣此路民貧悴尤甚他處田多未墾茅葦彌望生失土業于今幾年義勇民兵實多強壯但久不核其籍且數年不教其勢因循見行整頓此事在於人情亦似樂之然其間曲折之宜正須精察乃可帥司兵但有神勁馬

步合千人騎軍共父所制也方一新隊伍嚴紀律明節制兵雖不多要是規摹不可不立荆鄂大軍屯營在此者亦萬五千餘人非復岳侯向日規摹近日曾與來射亦全不成次第兵將華見帥司治軍似頗有愧色前此其軍擾郡中百姓不可言栻務以信義開懷待之而號令則不可少紀頗肅然無敢干者襄陽去此平原四百餘里耳然向來虜不曾出此者以糧運費力之故顧此亦何足恃但此間乃吳蜀腰領自襄陽至此要當以死守之往年劉信叔號名將張安國素豪俊然爲帥時才聞邊上少警便倉皇要爲移治江北之計此乃大繆不知縱虜使至此更有甚世界此皆不知義亦不知勢也栻孤危之蹤獨荷主上照見使爲此來然寔不敢自徇其久于此惟是深懼一日必葺之義思勠萬分而獨力更無人相助欲辟一二官屬未知得與否耳范伯達春田丈字前日來時遍尋不見輙更求一本及見有可損益於其間者併願聞之甚望

又答朱元晦　仁風義氣想已周浹四境重稅厚供想已考究本末備見求牧與芻圍當然也栻於此有所見亦不敢以隱但亦精審而後發耳辰沅等五郡刀弩手事近歲爲誕謾觀望者所害比列上爲久遠計諸司皆恐未合時論雖知其是有不敢牴牾者不免徑自以聞使蒙開可明主可爲忠言士大夫往往負之耳如荅引會子上供皆目前大利害見考究以次陳也惟是孤蹤不獲自保然一日必葺之義不敢少墮耳義勇事屢承問及共父向來在此入奏謂義勇武藝勝大軍緩急可調發栻實未見其然然其人多壯強倉卒足爲荆渚之衛以壯上流平時可以捕察盜賊此則然耳共父御此輩未免姑息如免役一事極害事後來至縣道無人可差役中下以下戶反受深害今亦修正其事又縣道不能節度豈有是理亦明示節制使知縣而不任則去之可耳比有總首徑申本司保明差一部將不經縣道不免懲治使知循序此最要務也然義勇尋常多有所患若如率斂等事一切禁止所以卹之者固不可不盡而於節制則不可不明耳若令冬聚教栻未以罪去當更一二整頓之但患武將極難得亦是近年以來進退在近習之門所取皆誕謾之輩壞得人才狼狽極可慮耳所諭傳聞之説甚皇恐不知何以得此連日循省緣初到時承縱盜之後不免重賞連獲江湖間積年殺人之賊以正典刑又有一賀之美者乃一路囊橐渠魁六七年來激茶客爲盜誤官軍使敗且假盜以報究用此致家貲累鉅萬一路之人怨毒之果畏之甚如虎狼不免逮捕按誅徙其妻子盡沒其貲歸之有司而不有之併按治憲司大吏向來受賂故縱者今年茶客盡循約束無一

夫敢持兵行於途者此一事之力爲多恐或者使以爲嗜殺耳近數月以來既幸無新盜而舊盜已多得亦無所用刑矣但昔人哀矜勿喜之意每切味之要須使此氣味無間斷耳尚氣之言亦每防有主張過當處亦不敢不開而警之也近按一二郡守素來凶險事極披猖不得而已異時恐亦不在祝大任之下固思諸葛忠武李平廖立之事固是公道然亦由德盛感人之深乃能致然每使人愧昔賢耳曹彥約昌谷集己卯上廟堂書

竊見虜寇侵邊諸城被圍平地百姓坐受剽掠中外洶洶恐有窺江之謀愚竊以爲不足憂也因歎強闢本無遠略乘韃靼退師之後肆衝突以示餘勇驅河南之民以爲簽軍無復有粘罕兀朮人物水潦既降馬無長技癢氣將劲弓無勁力不有敗衄必有內難謂之不足憂信而有證然而治內者當有規模事外者當審施設古人於此二事載在方冊與治同道治如反掌與亂同事亂亦如之不觀天下大勢而獨幸虜寇之退師忽有強敵起於旁鋤梃弄於中左支右吾力不暇給本朝之虜不止於金虜而已也自古君臣同德輔佐同謀圖生者有成說奔走者有定嚮然後事無不成爲無不就自開禧用兵以來迷失此意疆埸之事不得盡至禍前閫外之人不得盡聞廟議上以籠絡之術行其私下以苟簡之意逃其責甚

至兵無主將而散郡守兵已出界而方建宣威而造命之本誤矣自古中書之務責在清簡操略所以御謀居靜所以制動元首叢脞萬事皆墮自開禧用兵以來調發一項人馬至催劄十數驅磨一件逃軍至里牌三五命令不堅決而持守易變賞罰不信必而奉行無準甚至庚牌太多未免失墜調發大遽多至叛亡而造命之本紊矣自古用兵之法必須閫外先有事權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非欲其跋扈也威不重則不足以服人權不一則不足以出令又須有財物可以動衆有官爵可以賞功聖賢審度事情立說如此必有所見開禧雖立宣閫實無事權名爲招撫者或得以抗衡名爲節制者或得以侵官檄而偏裨皆得以直達小而州縣皆得以僭言用揣摩之小數而欲求度外之功拘閑暇之常文而欲制難料之變至於軍前支犒皆仰給於總所臨陣喝轉皆見沮於有司用事者欣然有得謂足以關防控馭不知俊傑之士豈肯受制掣其肘時失其機或觀望以謀奪其位或傾險以陰沮其謀而有志者不肯任事矣自古用兵之時必須州縣先有事力故祖宗之財其根本在州縣非縱其自營也有外寇者當防內難有軍事者當固民心調發者必有激賞經過者必有券食事勢當然無可疑者開禧以前州縣儲蓄素厚尚可支吾及至國用司一立專以刻剝爲能有一孔之利者無不攫取有累政之積者無不起解民間受害尤難縷數聚兵不得其所而徒費調運楮券不清其源而徒困秤提豐寒之所以屢變舟車之所以不通用事者但見所入稍多謂足以補助經費不知州縣之間所至窘束田野之民無不貧悴有危邦之陋風無太平之盛觀給度牒則擾及僧道給鹽鈔則擾及商賈而有志者不能措手矣自古寡不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兵以衆而爲強以寡而爲弱非謂帶甲之夫皆欲其出戰風寒之地必欲其盡護也城郭之兵恃險以爲固其兵宜寡平地之兵恃人以爲險其兵宜衆是故善用兵者立重兵於腹心分輕兵於邊徼明斥候以守關隘倚民以護鄉井卒有緩急則益審輕重以爲衆寡應卒有撓敗則必守家計以俟後舉小捷不足以爲喜小挫不足以爲辱開禧嘗試用兵不習武事置御前諸軍於邊徼不圖進取縱虜騎驅馳於腹心不思次勝守關隘無慮數百處不問緩急遣戍役不滿數百卒所至潰散方且調禁卒於諸郡取弓手於諸邑論其人則未見爲合作於外則徒見張皇及至光濠受圍則兩淮拱手襄安城守則京湖痛心置赤子於度外皇恤蹂踐稱斫寨爲僞功止同剽掠每見捷報令人愧恧設伏者不過百人斬首者不過三級生擒一名便稱萬戶馭子一頭

便稱畬馬解圍之音日聞而虜騎不退報捷之旗日上而境土不闢所幸虜無謀耳萬一稍識兵機陰行詭道或多方以相誤或聲東以擊西猖獗師以綴諸城率驍銳以迫江滸而吾國奔命矣自古教民而後用之不教者謂之殃民所謂教之者非特行陣進止之法也怯者常有以激其勇勇者常有以養其氣明爵賞之可慕而息其剽掠之風察衣食之不闕而銷其飢寒之慮然後正階級以定其分示好惡以觀其智將必使之知兵兵必使之愛將以此衆戰始可集事開禧冒昧用兵不知兵法取泗州上表未已旋復陷沒取和尚原奏功未報旋復失利宿州未得已有靈壁之敗唐州未晉已有三交河之衄兵不素教將不素練無塞井夷竈之法而遽相蹂踐無曳柴僞遁之謀而甘受鋒鏑一矢不得以相加匹馬不得以還旆而吾國大震矣自古用兵當明本意必有以服人心乃可以合天理有安民和衆之志而後有簞食壺漿之迎有禁暴除亂之謀而後有東征西怨之事痛惟國家南渡九十餘年陷中原於腥羶之地往時河南北之民聞本朝有恢復之意莫不延頸企踵以爲禮義之國可以衽席我也自開禧用兵之時本意不吝使忠義之人結怨於對境已不足厭服其心及交鋒之際諸將素無紀律縱殺戮以耗威武肆剽掠以代賞犒濫及降附移

稱巷戰。誅及實化。名曰捜山。兩河之心。視官軍有若寇盜。十年以後。怨官軍猶入骨髓。致使簽軍之策得行。而歸順之意不決。垂亡之虜。猶足以動萬里之衆。而規恢之本意誤矣。自古舉軍國大事。必須先塞倖門。杜開公道。忠讜者未必皆合理。不失爲正論。諂諛者未必無寸長。不失爲姦計。在手上之人。動於政而敏於事。旌其淑而別其慝。則忠讜者日得進。見而諂諛者自然退聽矣。當開禧用兵之初。已知有債帥之弊。用事者闕其名而怨之痛自洗濯。或拔之於卒伍之中。或起之於閒廢之地。舉朝相賀。便謂得人。不知倖門未塞。公論未伸。善結託者雖無功而安。不善結託者雖有功而懼。無債帥之名。而實有債帥之實。故詐冒奏功者。往往得志。真實用命者。紛紛得罪。而諸將之志怠矣。自古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間探之所以明。非特重賞以使之也。參之以聖智。行之以仁義。自我而往者。必思有以考其實。自彼而來者。必思有以察其情。推赤心以用其豪傑。厚衣食以養其輩行。又時縱一二以疑之。使彼之情僞所在。有不得而掩者。開禧以前。聘使交修。釁隙未見。虜人情僞。或不可以測知。開禧以後。通行無壅。或當陣被擒者。乃大將之子。或受命出戰者。乃中原之人。虜已失其巢穴。不能守其命令。間探之不明。厥咎誰執。彼吝於用財者。固不得以逃其責。而反間之不得行。必有以分其責者也。捕姦細於疑似之間。處姦細於必死之地。一經削髮。則首領不可保。一經刺舌。則寃苦不得伸。彼方且以計而誤之。此復中其計而殺之。使失身虜境者無還期。俛首奴婢者不南嚮。而間探不明矣。自古招降納叛。皆足以破賊。因其人而用之。其効最速。然非如中國之人可以專用也。正兵一萬。可以用三千。正兵一千。可以用三百。立正軍以爲家計。用降叛以爲先鋒。雖山東河北忠義之人。久隔聖化。亦必處置得宜。表裏相參。然後侮慢之心不作。節制之令得行。開禧用兵之時。僅得一納合道僧。不能使之招誘族類。肆行反間。已往之失。不復再議。近歲招納忠義。尤更昧略。始欲借其威力。以復州縣。又乃引入內地。付以邊陲。及至釁隙已成。兵已血刃。外雖有委任之名。內實有騎虎之勢。幸而成事。猶恐其驚。若不幸而不成。猶恐其怨望。彼誠豪傑忠義。固不如此。而中外之人。上自士大夫。下至閭閻百姓。莫不私語妄議者。則以正軍之單寡。而將帥之不得其人也。如此等類。不可悉數。姑舉其大略言之。則開禧之事。可以深鑒矣。澶淵之役。人知其必勝。燕山之議。人知其必敗。稽之往事。致之人謀。觀天時而察變異。明如契券。更化以來。餘習未殄。凡所以治內事外之具。少所商確。而徒畏虜寇之驟。至幸虜寇之少退。不知國家氣血

已汗下於開禧之日。而疾疢未除。復汗下於三年之間。兵日以困。財日以匱。士大夫日不任事。而百姓日有怨言。不開心見誠。不改絃易轍。不盡悟前失。不痛抑宿弊。猶欲陰轉而密移之。必有不及事之悔矣。盜賊將起。求早將作。兵連禍結。將不可支。假使盡卻虜寇。不留一騎。秋高必至。不可以罷戍守。假使宿亳歸疆。唐鄧聽命。糧運益急。不可以寬力役。以至盡取汴洛。傳檄齊魯。舉河南之地。悉上版圖。則守河之計。又有不可勝言者。不思致古道不刊之說。而徒權輕重於虜騎進退之間。善謀國者不當如此。某本區區書生。屢蒙朝廷器使。得專方面。廉稍以多。無所補報。當時事如此。乃以衰病疲薾。又當求去。有懷不盡。實取未安。心志凋喪。文理冗謬。平生所聞。槩見於此。若其他小小節目。未暇盡奉。伏惟察其情而赦其愚。幸甚幸甚。方秋崖集與趙端明書　某惟邊圉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山。而四維之上。嘉乃勳。騰渥殊特。進班端殿。建號大梱。所以昭異數。勸蓋臣也。茲者涓辰顯拜。萬目聳儀。惟某受知門墻。不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衆一。而其忠愛之意與衆殊。若曰道古今。奉盛德。以爲賓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誦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於雕盱而歡笑呫囁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爲公府之開梱。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爲始終如一日。而坐久則神怠。立久則精疲。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群動皆新。此固其機也。故某之所欲爲公相言者。曰伏忠義。曰正體統。曰明紀律。曰重選辟。夫物必有所伏。熊虎伏爪牙。鵰伏羽翮。魚伏水。龍伏雲。一日而失所伏。則狐兔狎之。螻蟻嗤之矣。至於人之所伏者何歟。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伏也。共惟先忠肅公越曁我公相。勳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身被十數創。蓋載危者數矣。其負名奉事。顯榮表宣。因人而成實緣至此者哉。是固無假乎渫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而跡其迹觀之。則王邸之而紳交於外。相感晲也。而通譜於內。姻有僄薄之徒。而塵滓六將之衆者。則或恐失其心。有裨販之夫。而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羣視壁聽而借爲效。街談巷說而詭爲忠宜。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固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役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略中朝之意。固非伏此數人者以爲助也。然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揜其學。本朝文與可妙楚辭。當無避於陳黄張晁矣。惟其托於畫。足以揜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

相所仗者王郎也。戚晚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儁偉之功。適爲所揜耳。可不惜哉。是則前日密賜之御劄。單箒者猶未敢以爲然。而况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乘一路之兵而制之以梱臣。蓋下至衆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徒爲幽州。至於紅帕首韡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待制使如僚友。視制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騶謁於後堂。朘與徑造於聽事。戲時節序。盃酒招邀。驅卑遏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閒。然此曾何所知識。假然自尊如此。則制梱豈不懼乎哉。或者徒見逆李庭參。許國端。史山陽之變。孳孳於茲。故遂指爲覆車。謂不可以虛文挑實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寧復至是。祖宗時武臣莫尊於三衙。見執政必横挺庭趍。肅揖而退。蓋以爲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云耳。今端明執政也。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夷乎。况夫交際之間。密邇者情親。踈遠者分隔。情親則狎。分隔則睽。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於莫府。日不過一見。見不過數刻。而諸將出入無禁。啓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於已行數日之後。揣事情於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關張之徒不得而與也。裴晉公所與謀者韓昌黎耳。愬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也。莫府之庸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虀。則亦安用莫府爲哉。天長移治之匆匆。淮西招軍之擾擾。不知誰爲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議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爲此三數人者受謗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猶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於麾下。以備一旦之指呼哉。去春從士卒之願行巡行邊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並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騷。甚於寇敵。古語有之。賊來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謡。今見此若是。可不爲之哀痛歟。某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數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値於吊橋。進退不能。而數兵者盛氣直前。觸墮馬有一兵倚芻道旁立。呼而勞之。准交百而趣從者捨不遜者。得三卒。諭之曰。爾軍人也。我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轄。爾猶敢爾。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繇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本

無難事。賞罰公而已矣。道傍立者本何足賞。而欲示罰於彼。則不得不借賞於此。是亦一機栝也。聞軍中撻罰。未嘗有輕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七箸卽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縱之爲暴。而驅之爲暴矣。故攙其室。則子女其子女。過其廬。則雞犬其雞犬。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獸犇。衣裝可疑而居者。鳥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戒嚴。雖平居自詭嚴於持軍。而近至通川。亦未免泰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貫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梱號小朝廷。以其爲人材所聚焉耳。戎書辟士。謂當朝取一人拔其尤。莫取一人拔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旌麾。乃無大拄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適用而可爲寶者。有如楩柟豫章。雖多節目而可隆棟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代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麗丹書有不得調者。則借以爲捷徑。梱議何事。而號爲販夫之所不齒者。則攙以爲事衛。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日一兼僉矣。明日又一兼僉也。而奚取於撒筆外。而郡守倅下而州縣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橐橐。得無倚鄉曲之私乎。兼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卽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爲寄之駃子。濱淮之縣。胡爲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俄焉而曹掾矣。不特衆人不覩其面目。雖公相亦不覩其面目也。寄一書信。則不俄焉而爲吏矣。故有罪者指爲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服者占爲起復之地。而人倫滅。竊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牀圖起復。而公相亦辟之。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爲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墻亦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往而不忍於公相。夫金華之事無辟者。君闕通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國求之。謂非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爲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輕。曰是蓋與其廝役爲儕僚也。夫爲仮也。要者是爲白也。毋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仕於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呼可歎已。某之所願重選辟者此也。伏惟公相一江之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城池信高深矣。器甲信犀利矣。誠能仗忠義。則獻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當道

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某不勝晉粵之罪。飜覬其云云。代馳四儷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加裁擇焉。則繼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李忠定公集鬱林與吳元中別幅　論高祖光武甚善。頃嘗作序進三帝錄及其種類護録去。并所著郡縣封建方鎮三篇同往。雖不成文。取其意可也。願勿以示人。今及建明募兵劄子。亦可以見當時措置募兵。及所以養之大槩。然此所募兵。正欲置營房於河北京東西陝西更番以衛行在。當時行在絕無兵也。帥要兵如大名四軍止萬人耳。傳為十萬。則大過。當時立額固有多處。然不過招填不足。似未為害。孰若全不招而無兵以戰守。併與其地與民而棄之耶。兵貴精不貴多。至論也。有兵又須訓練。得帥以馭之。乃為精兵。猶之有材料。又得巧匠以用之。乃可建大廈。有材料而無巧匠則拙。有巧匠而無材料。則是無麵而造食也。失當時可投之機會。最為可惜。至於養兵之費。竊謂朝廷歲漕東南米六百萬餘石。及上供財帛等正以養兵及六宮宗室百官之奉。祭祀賓客賞賚之用。又權天下茶鹽之利以供非泛之費。今此等用度絕省矣。若均節之。則不患無財。豈專恃募民助國哉。然此乃建炎初事。今地益蹙。民益困。江湖運道不通。則非徒無自得兵財。真可患矣。唐之方鎮。唯河北三鎮許之世襲。蓋有為而然。餘路則否。建炎初下令以河北河東封能守者。聽其世襲。而沿河江淮置帥要但假之以權使之治兵。非世襲也。略倣唐制。然此亦建炎初事。今之證候又不同矣。三等之說。固善。其誰行之。觀沿江置制置使。而淮南未聞。大槩可見。不知失淮南。則江以南可保乎。東晉能保江左。以有淮南。後唐遷於豫章。正以失淮南之故。其利害甚明。至於倚關中以復河北。在今日誠為渺茫。天意難測。會有時耳。蔡定齋集上虞樞密書　某嘗聞言有切於事。衆人以為迂。而君子以為必然。不可不察也。世之言治者。不過曰富國也。強兵也。言之則美而可聽。聽之則樂而忘倦。為是說者。追時好。取世資而已求以富國。國未必富而民且貧。求以強兵。兵未必強而國愈弱。利不一二害將十百。不知究其本而從事於其末。去治愈遠矣。有人焉以仁義之說而告其君。非唯君之不信。衆必相聚而笑之。曰。是書生之常談也。是迂儒之高論也。幸其君之不信。而得以申己之說。此言之所以不行。而王政之所以不可復見也。漢之文景。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唐之正觀之治。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非仁義之效而何。是三君者。固未純於王道。而其治已章章如此。孰謂仁義不可以致治乎。議者必曰。漢唐之時。海

內為一。天下無事。日引月長。庶幾有成。今日之勢。似非昔比。疆土未復也陵寢未脩也。九重之上。焉菲舜臞。皇皇焉思中興之治。旦暮而冀之。今欲責成效於數十年之後。是猶指來歲之粟以療飢。亦已晚矣。夫國之強弱不在於地之廣狹。而在於民之安危。湯以七十里興。文王以百里起。徐偃王不足道也。一行仁義而歸之者三十六國。而況今日乎。今日之地方數千里。中原之土皆吾境也。中原之民皆吾赤子也。其思宋之心未艾也。苟行王政。則將予予然雖負其子而至矣。不此之務。必欲持富國強兵之說曰。如是而國可富。如是而兵可強。如是而中原可復。如是而敵人可賓。此說一行。未見其效。而民已告斃矣。借如其說。是欲舉天下之大而決於一戰以僥倖萬一。豈不殆哉。今人有千金之產。為有力者據其半。必將奮袂而與之爭。爭必不勝。而力愈困矣。曷若保其所有。日積月累。貲用既饒。坐待敵人之弱而取之。不唯已失復得。敵人之貲。庸詎知其不為我有乎。噫。此萬全之策也。昧者不知。而汲汲於目前之利。此某所以痛惜者也。為今日之計。莫若節浮費。省冗官。減無名之征。以結民心。汰無用之卒。而練軍實。勸農桑而抑末作。示敦朴以振頹風。凡立政用人。發號施令。一本於仁義廟堂之上。勤勤而行之。守之以專。持之以久。不數年間。當有成効。雖不求以富國。而天下有餘。不求以強兵。而天下無敵矣。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勢也。恭惟閤下。以王佐之才。為聖人之偶。所以輔相吾君者。皆仁義之道。尚何待於言哉。某也莆陽一鄙夫。嚮者天子親策于廷。蓋嘗以是說而獻之天子矣。今復以告閤下。雖其言近迂。而區區之心。實欲以為湯文武望吾君。以伊傅周召而期於閤下。閤下不以為迂而忽之。某將有深於此者。次第而進之。陳默堂先生集皇帝書代阮粹孟作。　臣生長東南。以儒為業。聞嘗學兵。自太公司馬孫吳之書。擊刺行陣坐作進退之法。與夫歷代謀臣猛將奇正相生。虛實相形。合散無常。變化莫測。戰勝攻取。謹守豫備之術。以至陰陽卜筮。天星地志。占射厭禳。異端曲學之說。凡支離而不合。交絡而難通者。實無所不觀。亦無所不知。蓋自堯舜夏商周秦漢以來。迄于五代之間。所以得失成敗。安危治亂之迹。如春秋史籍之所著見者。以臣所知揆之。如辨白黑。如數一二。如駕輕車。驅駟馬而行於四通五達之衢。唯意所適。無不快者。又嘗以謂古今殊時。利害相絕。故當世之務。尤不可不講。於是本之天時。驗以物理。辨風氣之所宜。察南北之異習。相山川之險易。稽人情之思戮。較天性之能不。別民力之勇怯。究習俗之向背。度夷狄之從違。如是者蓋有年。反而自觀。亦以觀世。胷中之所既得者。了無可

疑矣。而未有能發之者。方少年時志氣激昂。過自標置。誠有所負。而臣所居邈在閩海之陬。爰自勝衣以至今日。游詠太平和氣之中。耳不聞鉦鼓之聲。目不覩旌旗之色。雖欲自效。其道無由。是以泯默退處。自同寒蟬。若有所待。不自知其愚不肖。不足以為當世用也。去年以臣老親之命。俾臣求試禮部。謂縱罷黜。例當得官。臣以家貧急於祿養。所闕遠來至會稽。過故人為守將留臣逾月。是時睦寇方跳梁於山谷之間。或謂不旬日當就擒戮。實無足慮。臣獨言甕牖繩樞之子。一旦猖獗。聚徒萬計。安得不慮。或者笑之。臣已而以心語口曰。是雖與他人計者。當囊書北去。言之君父。庶幾有一達焉。其過不過。雖死無悔。及臣來京師。試於禮部。不偶。幸與廷對。復處下列。又自以謂古者功名之士。必其資可以富貴。今臣命窮如此。借使其術不踈。亦必無補於事。以是亟欲南歸。又念臣親年八十。臣今既歸。勢不可遠去膝下。遂將老死巖穴。而平生所志。終不能少攄一二以報陛下天地覆育之恩。顧欲與麋鹿相為春秋。草木同歸於盡。何果於自棄之甚也。於是洗心易慮。追書曩時所自得者為兵說十篇。雖辭意偎淺。計裏無取。扪脰長鳴。自其真性。非自欺以欺陛下者比也。敢獻之闕下。惟陛下留神而幸察焉。臣聞趙括讀其父書至其論兵。雖奢不能以口舌難也。然

無赦於長平之敗。孫臏吳起皆有著述。考其所言。臏尤精密。而屢有敵國之辱。由是觀之。言之不足信也固矣。故霍去病曰。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古法。夫言之而善。如二子者尚不足信。況如臣十篇之說。言不能達其心。文不能究其言。亦何足道。又況草竊未誅。上自朝廷下至布衣韋帶之士。奇謀碩畫日陳於黼座之側。蓋必有瑰偉絕特之論。過如臣萬萬者。方斯時也。待其狂瞽欲以上動冕旒之聽。臣固知其難矣。雖然漢之所以定三秦。擒項羽者。韓信之策也。蜀之所以制孫權。取劉璋者。諸葛孔明之策也。是皆立談之頃。遂定大計。卒如其說。使言皆不足信。又焉有此。夫言豈可以一槩論哉。唯真知兵者為能言。唯善聽言者為能用耳。今臣區區之志。欲以自見。非適為利。夫雖不工。志或可取。陛下幸聽臣言。以為不斃。置之用兵之地。使臣有所依附。時出智畧以裨主帥。或能為陛下安反側之心。收散亡之卒。使逆賊腹心內潰。黨援外離。割裂糜潰。卒於無以自植。臣於是蓋不能無分毫之助矣。干冒雷霆。罪當萬死。謹繕寫兵說十篇。并書一通投進。臣不勝俯伏戰懼待命之至。濡習雲先生集上岳相公書　虜人敗盟。五月間渡大河。徑趨長安。六月初叩鳳翔石壁堡。其意直欲俯拾四川口也。戍非復前數年之比。自吳侯不幸之後。分屯略盡。今者倉卒調發。使還舊處。著中還從。人豈樂從。又去年移居。猶未定帖。今復搖動。必失軍心。縱其統帥制馭有方。莫敢不來。猶恐中路散亡。比到舊關。十無四五。昨者朝廷新除諸帥。只在關上。不敢赴官。五路之兵。已復為虜人所有。而胡宣撫雖致命許國。然軍旅之事。素非所習。川蜀之在今冬。便有必取之勢。我有必敗之象。朝廷自渡江以來。十餘年間虜人竭力相圖。終不得志者。蓋相公及一二大將為長江重鎮。而吳侯一軍作上流屏翰。勢如柱石相扶。首尾相應。設使此虜今冬遂得川蜀。控帶上流。俯視吳楚。是猶一柱已摧。而餘柱皆側。其首已斷。其尾可知。不謂相公及一二大將必賴川蜀以為強雄。論其形勢自然如此。此社稷存亡之大憂也。凡數大軍。獨相公一軍前當其衝。然則今日川蜀之事。即相公之事耳。與其形迫勢蹙。仰而拒之於荊楚之間。孰若長計遠筭。舉而禦之於數千里之外。以相公之威望。虜人素所畏服。若能以數萬之衆。徑趨商虢。使必聞聲股慄。望風破膽。豈徒保衛川蜀。必能據有關陝。蓋虜之敢冒大暑交鋒刃者。直謂川口無備。意欲直造成都。如入無人之境。今相公大張聲勢。直以銳師衝其腰脇。虜人倉皇出於意外。氣奪神駭。有必敗之勢。五路之衆及南北山潰散軍伍。方其無所適從。心志未定。以相公素望臨之。壠畝之民。皆可為兵。招納叛亡

百萬之衆。長孺可集。人盡為用。則其勢百倍。吳侯舊軍分在秦州者凡萬餘人。全軍不動。今在鳳翔與敵相當。分在洮河者。惟親兵數千。隨主帥來與鳳翔并力。其次稍稍歸附。及仙人關所存者共有帶甲三萬以上。相公若出軍商虢。與之合并。則氣勢復全。猶病而復壯。老而復少。背卻門倚商嶺。西嚮爭敵。有萬全之理。此虜窮凶極毒。反復變詐。不為人鬼所容。方今朝廷有勁旅三十萬。謀臣猛將撫髀扼腕。爭欲殲敵。虜方極其姦凶。必欲覆我宗社。殄我邦家。朝廷之勢。不得與之俱存。出不得已。當一大舉而決之。是未必不為此虜滅亡之日。朝廷興復之辰也。自今至冬。尚餘數月。相公慷慨上章。攘袂奮發。率先諸軍。首啟戎行。功業成於一時。名聲貽於無窮。其與日復一日。奄奄待盡者。豈可同年而語哉。虜之本志。力圖川蜀。必遣餘兵羈制江淮。若朝廷緣此。不肯分力以助川陝。止屬書生用其見衆以當大敵。則四川決非我有。四川一失。東南利害愈重。不待言而可知。昔王濬之破吳。楊素之破陳。李靖之破蕭銑。正用此勢。前事之明驗也。若謂東南大駕所在。如相公全軍不可暫輟。亦願具此利害。聞之朝廷。遣知兵大臣。陝西素所畏服者。於數大軍中各分萬兵。輕裝疾驅。與川關見衆并力。庶幾依山阻險。足以翰蔽上流之地。少寬東南追蹙之憂。蓋思其上者

不得。又思其次也。伏惟相公忠勇壯烈。柱石本朝。德望威名。夷夏充滿。古語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蓋言始之爲易。中之爲難。今日正當社稷安危存亡之機。成則家國俱榮。敗則前功俱廢。豈宜循常守舊。不一振發。以身任天下哉。某早賤暗劣。無用於世。但有區區憤激之心。日夜之所冀望以尊主庇民者。如相公之賢。獨一二數耳。故敢陳其狂愚。冒瀆嚴重。諒蒙推古人採擇芻蕘之心。少加裁納。天下幸甚。黃勉齋集與李貫之兵部書

國之成敗。不在乎兩陣相向之日。而在乎君子小人進退之間。今事勢至此。尚復逞其私意而不自懲創。爲之柰何。李金陵依違畜縮。動失事機安豐合肥踊躍奮厲。未知遠略。聞欲爲大舉深入之意。一切取辦於沿淮之忠義。此曹誠可用。不過能爲盜賊之行。焚燒縣鎮。刧掠財物。正恐因此大失中原之心耳。秋高馬肥。彼必傾國以來。驅淮北被害之民。皆欲報其深讎。政恐非忠義之人所能遏也。淳光之事。想亦知其詳。大抵殺傷亦相當。吾之敗軍殺將爲辱不少。今吾皆未得有可恃者。深足爲慮也。幹失記此來無可言者。非可丐閑之日。只得汲汲自治城壁。見興築。邦人皆樂從秋冬可辦。一旦足禦小寇之衝突耳。至此而後知有國有家有身有心。望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獨行得力耳。并馭想且留九江。敬子諸公必來相聚。深恨不得周旋其間。聽教誨也。此間亦有十數士友相從。大抵皆故人之子弟。有揚志仁識趣端正。方伯謨之子丕父剛毅不苟。可爲領袖。公事之暇。亦不落莫也。敬子煩有遠遊之興。此至九江殊不遠。能與之乘興一來否。幹老矣。自此恐不復有相見之日。且是相去遠。未必可以通問。百懷非紙筆所能述。旦夕又當顓介承候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陳棟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世愚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十九庚

寧

南寧府

領縣三　宣化　武緣　横縣

府縣圖

建置沿革

至到

城郭

風俗形勢

戶口

賦稅

土產（土貢）

山川

宮室（祠廟　寺觀）

壇壝

官制

公署

兵防

古蹟

名宦

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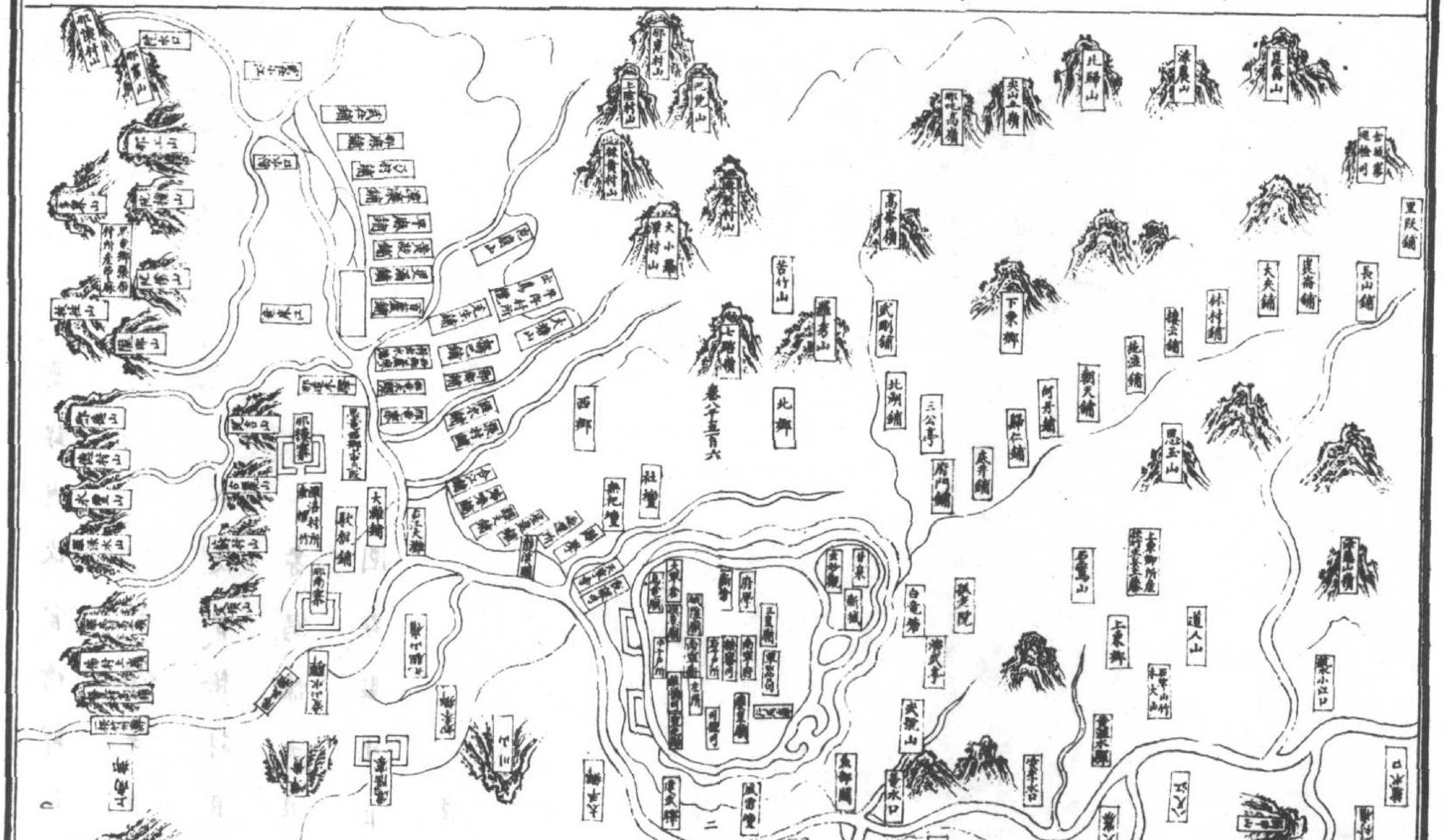
仙釋

紀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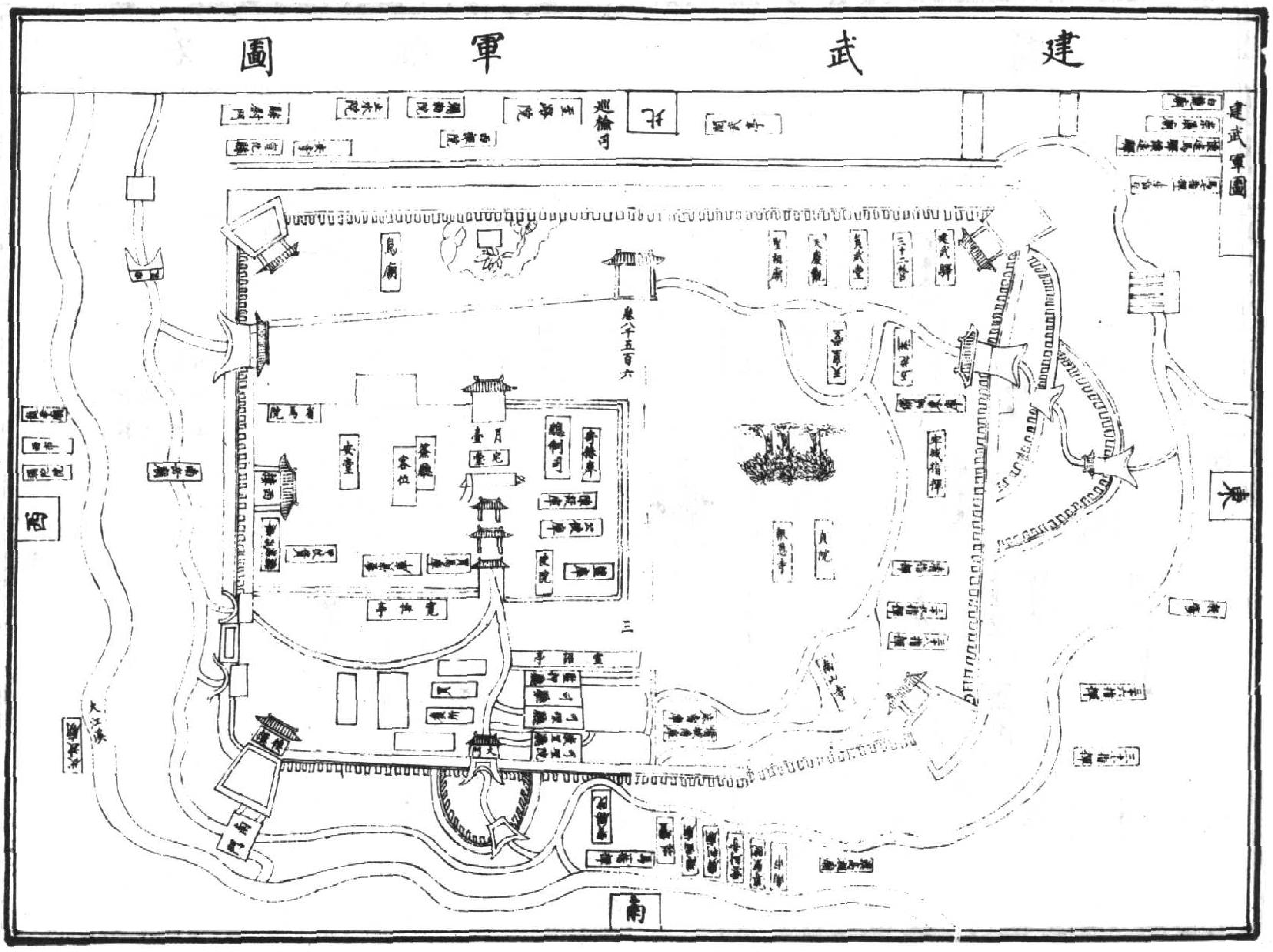
雜記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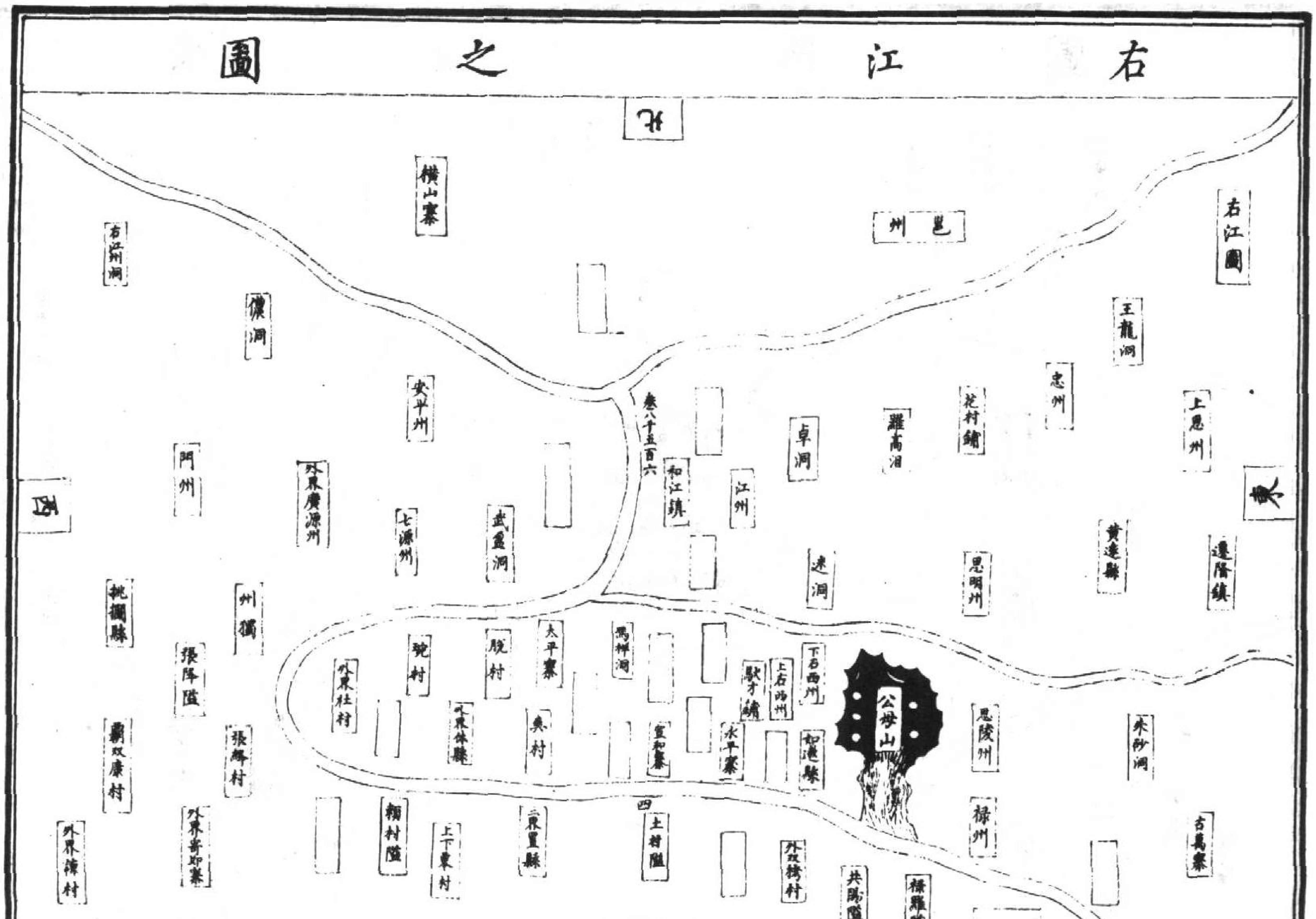
南寧府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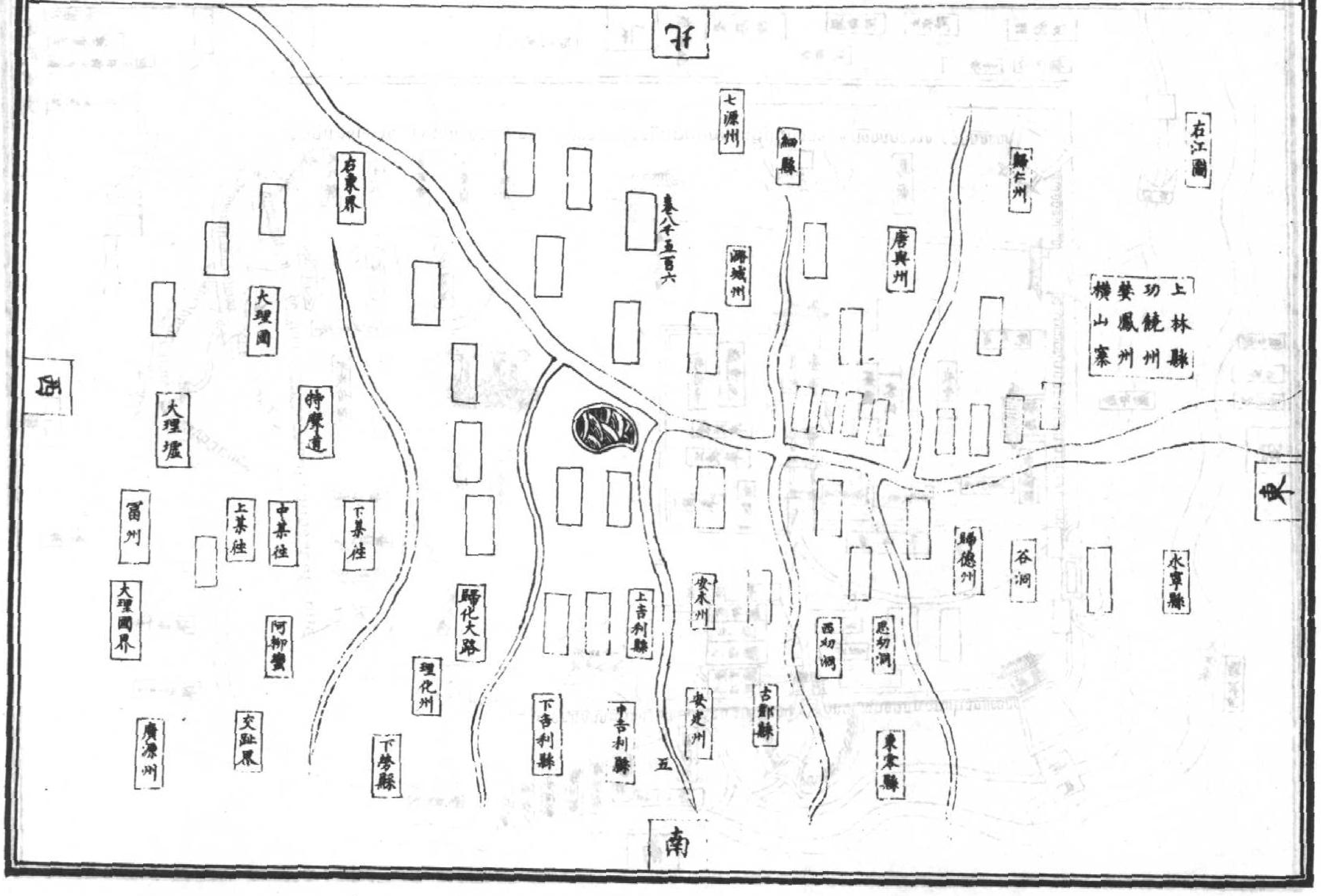
建武軍圖


建武軍圖
北
東
南
西
卷八千五百六
大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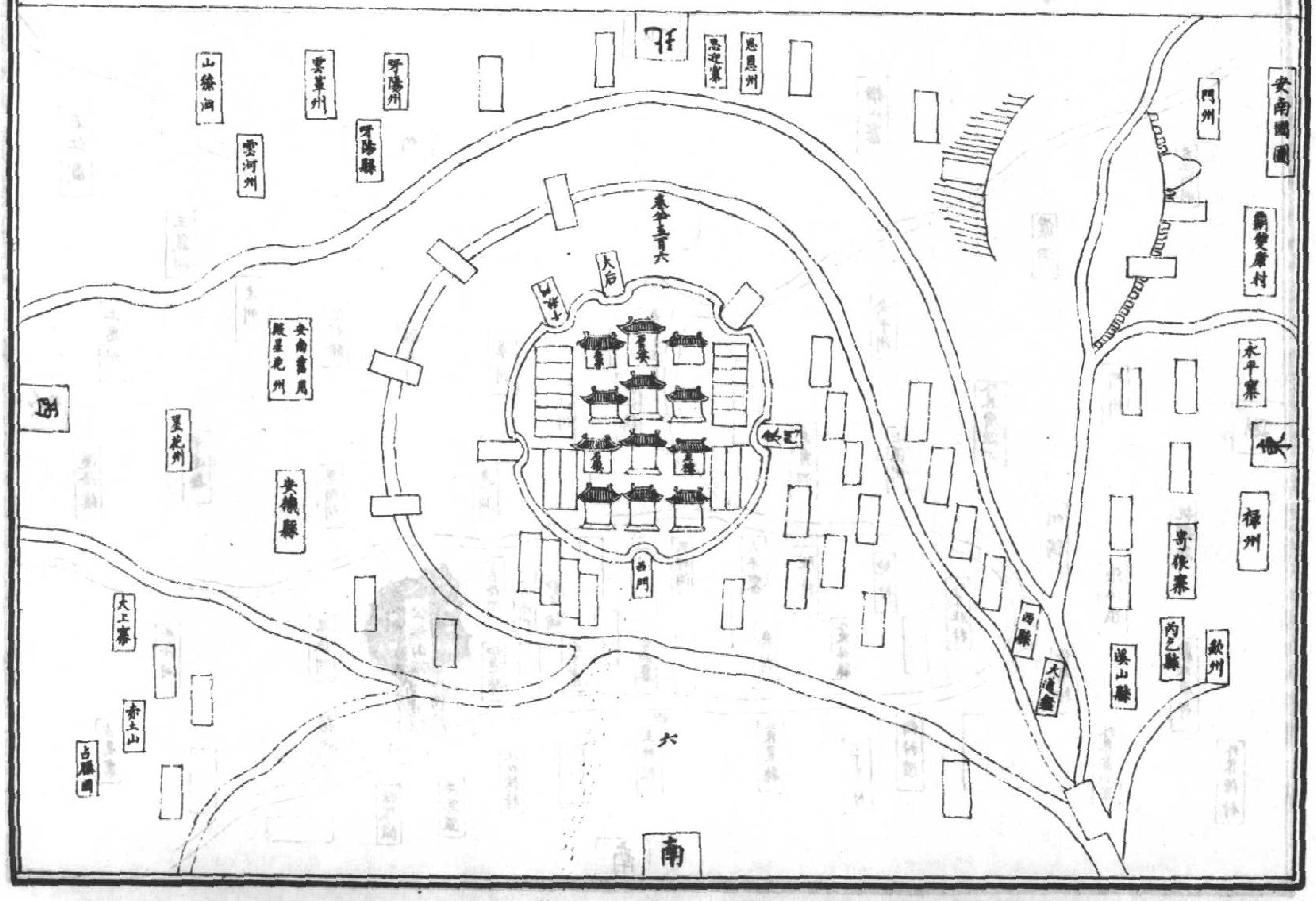
右江之圖


北
右江圖
橫山寨
邕州
右江州洞
儂洞
王龍洞
忠州
上思州
安平州
卷八千五百六
和江鎮
江州
卓洞
羅高洞
花村鋪
門州
外界廣源州
七源州
武盈洞
速洞
思明州
黃蓮縣
遷隆鎮
東
西
挑鬮縣
州獨
張降隘
太平寨
馮祥洞
下石西州
上石西州
馱才鋪
公母山
思陵州
朱砂洞
外界杜村
晚村
脫村
外界休縣
典村
宣和寨
永平寨
如連縣
張解村
劉双康村
四
外界諒村
外界寄耶寨
賴村隘
上下東村
三界豐縣
土村隘
外双鵝村
共賜隘
祿州
福羅隘
古萬寨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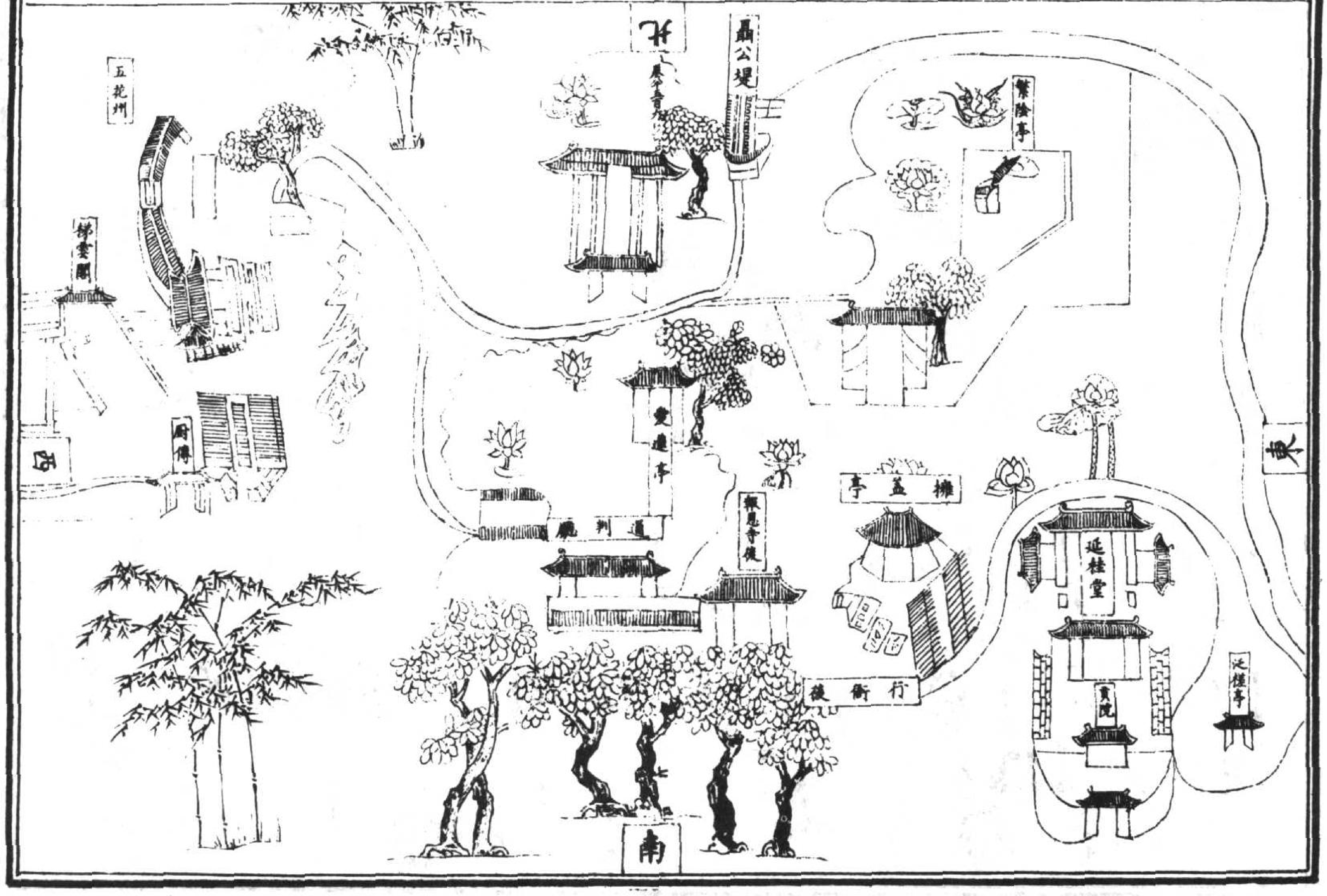
右江之圖


北
南
東
西
卷八千五百六
五
七源州
細縣
歸仁州
右江圖
唐興州
潞城州
上林縣
功饒州
婪鳳州
橫山寨
右東界
大理國
持摩道
大理壇
富州
上基徑
中基徑
下基徑
阿鄉蠻
大理國界
廣源州
交趾界
下勞縣
理化州
歸化大路
上吉利縣
中吉利縣
下吉利縣
安本州
安建州
古鄢縣
西幼洞
思幼洞
東寨縣
歸德州
谷洞
永寧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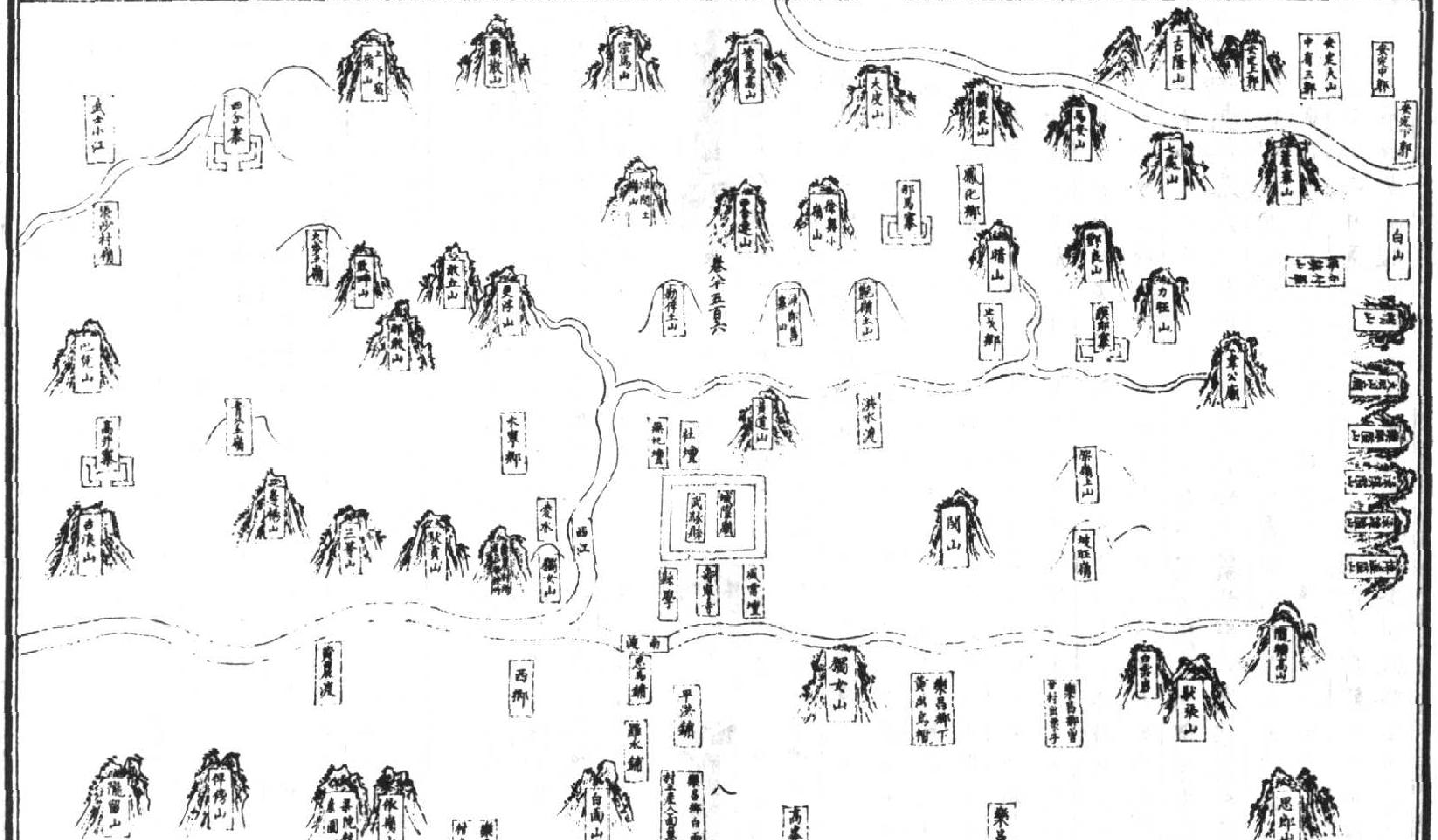
安南國圖


北
南
東
西
卷八千五百六
六
山篠洞
雲葉州
呀陽州
呀陽縣
雲河州
思逆寨
思恩州
安南書局
殿星花州
星花州
安穢縣
大上寨
爺土山
占臘國
大后
十字門
西門
門州
安南國圖
霸雙摩村
永平寨
祿州
青張寨
丙乙縣
溪山縣
欽州
西縣
大通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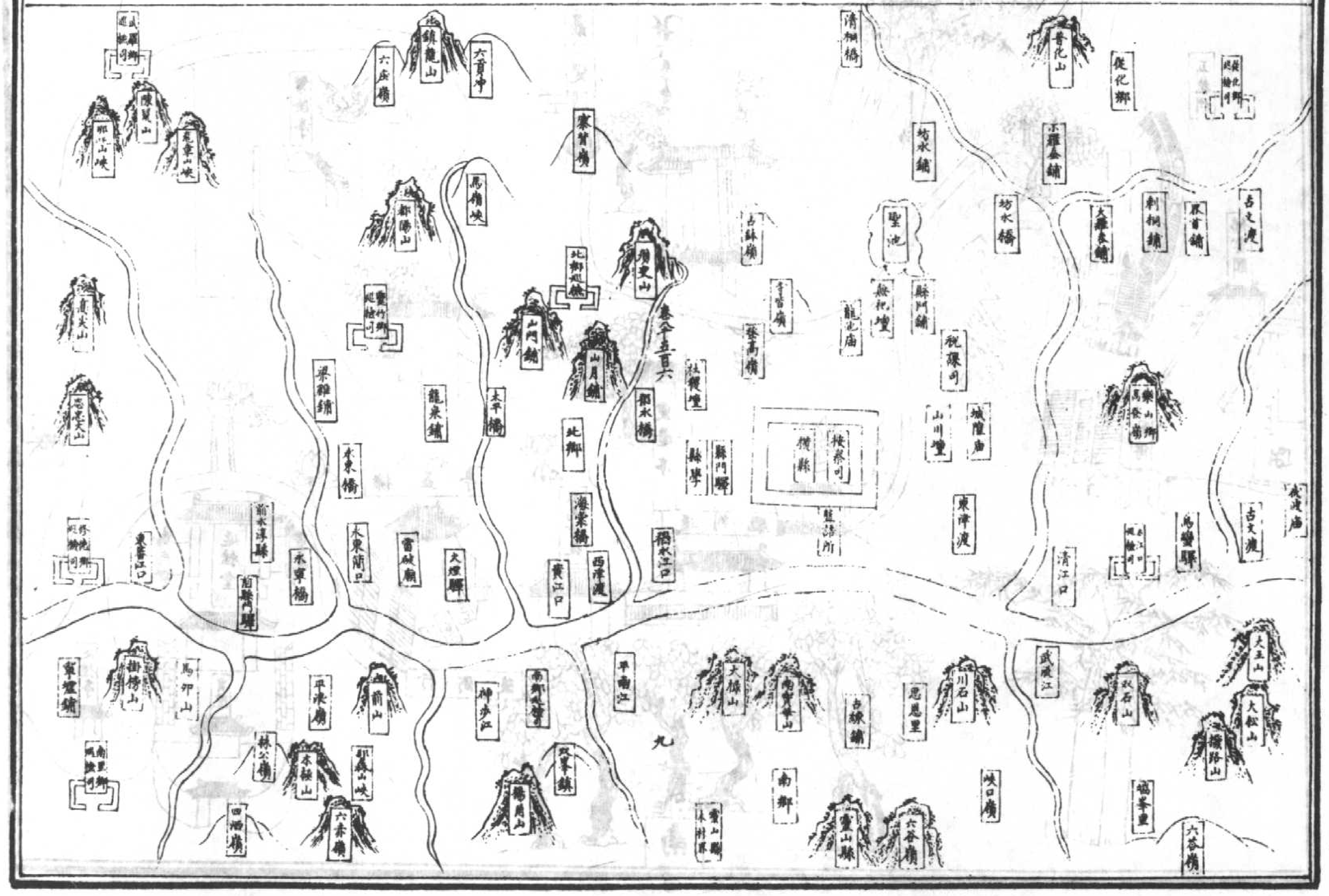
宣化縣圖


北
聶公堤
繁陰亭
五花州
拂雲閣
厨傳
西
愛蓮亭
通判廳
報恩寺後
擁益亭
延桂堂
東
行衙後
貢院
泛槎亭
南

武緣縣圖


安定中郡
安定下郡
安定大山
中有三郡
古隆山
大度山
宗馬山
武士小江
四仔寨
鳳化鄉
郎馬寨
晴山
力旺山
白山
三峯山
洪水渡
城隍廟
武緣縣
縣學
社壇
閑山
西江
愛水
獨女山
南渡
西鄉
平洪鋪
高丹寨
白面山
高峯嶺
樂昌鄉
思郎山
八

橫州之圖


寶化山
從化鄉
清湘橋
坊水鋪
羅泰鋪
坊水橋
聖池
大羅泰鋪
剌桐鋪
古文渡
縣門鋪
龍光廟
稅課司
山川壇
城隍廟
按察司
橫縣
縣門驛
縣學
社稷壇
郁水橋
東津渡
馬鐙驛
清江口
武歲江
大五山
大松山
川石山
南鄉
峽口嶺
六谷嶺
鎮龍山
六庶嶺
寨背嶺
馬嶺峽
都陽山
山門鋪
山月鋪
北鄉
龍泉鋪
太平橋
水東橋
雷破廟
黃江口
西津渡
平南江
神步江
前山
平浪嶺
林公嶺
四塘嶺
掛榜山
馬卯山
卷八千五百六
九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粵地。禹貢揚州之南境。翼軫之分。秦（幷南粵爲桂林縣地。漢元鼎六年。更爲鬱林郡。嶺方縣屬焉。爲都尉治所。東漢因之。晉大興元年。分置晉興郡。復又置晉興縣以屬之。宋齊並因之。隋罷晉興郡爲晉興縣。屬簡州。又罷晉興縣。於此更置晉興縣。開皇十八年。改晉興縣爲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初領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朗寧橫山四縣。貞觀八年。改爲邕州。天寶元年。改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邕州。咸通三年。置建武節度。五代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更晉興爲樂昌。六年。省朗陵入宣化。封陵入武緣。思龍入如和。景雲三年。又省樂昌入武緣。如和入宣化。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爲邕州路。）

國朝爲南寧府。屬廣西布政司。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立爲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爲邕州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邕州。乾寧元年。改爲建武軍。元朝改爲南寧路。至元十年。而有征交之役。欽承特旨立爲廣西西道宣慰司。分閫于邕。又至元二十九年。改立左右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國朝改路爲府。至洪武二年。改分司帥府爲南寧衛指揮司。原管宣化武緣二縣。洪武十年八月。添撥潯州府橫州。收併永淳縣。通作橫縣。撥付本府管屬。今見管三縣。宣化。武緣。橫縣。（南寧府郡志序。南寧一郡。乃古之邕州。僻在邊陲。接連溪洞。地土淺狹。人民稀少。凡戶口之多寡。賦稅之重輕。比之中國。大不侔矣。洪武九年夏四月。憲司委官到來。起取前代。應有圖經誌書。本府當時會集耆儒。將本學舊存書板一付考究。中間多有損壞缺略不存。於本處住人程士真家。尋得舊有誌書一部。比對刊補完備起解。今洪武十年冬。又奉上司公文。會集所屬耆儒人等。用心考究。不曾該載事理。重別另行編類。書寫成用。考之物產。多在兩江本境所出之物。在處有之。今以所屬三縣。地理遠近。風土人物。戶口錢粮。土產物色。總爲一冊編類成篇。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考云。）太平寰宇記邕州朗寧郡。今理宣化縣。古南越地。秦爲桂林郡地。漢改桂林爲鬱林郡。又爲鬱林之嶺方縣地。晉置晉興郡。隋開皇初。廢郡爲宣化縣。屬簡州。大業三年。州廢。以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於此置南晉州。領宣化一縣。貞觀六年。改爲邕州。近邕溪。因名。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天寶元年。改爲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爲邕州。長慶二年。以安南經略副使崔結爲刺史。充本州經略等使。自此邕州獨

置經略使。其州邊在鬱江。百姓先居一岸。每年秋夏江水泛溢。郭邑沉溺。景雲年中。司馬呂仁於南岸引開小水。若有泛溢分流而過。不沒入家。今百姓兩岸分居。晉天福七年改爲誠州。以避廟諱。漢初復舊。宋朝平廣南後。開寶五年。廢朗寧封陵思龍三縣。入宣化武緣如和三縣。至太平興國二年。邕州上言管內左江谿峒。七源州狀稱廣源武勒南源西農萬涯覆和溫弄等州。古拂八躭二峒。計一十處首領。乞依七源州例歸屬當州。輸納租稅。朝廷因授首領官。今爲建武軍節度。郡縣志唐天寶元年改爲永寧郡。十四載置管內經略使。領十三州。乾元元年復爲邕州。兼都防禦使。二年陞節度使。上元元年廢節度置都防禦經略使。廣德廢。大曆復置。元和廢。長慶復置。咸通三年。陞爲嶺南西道節度使。尋置建武軍節度。晉天福七年改爲誠州。漢初復名邕州。宋因之。尋領羈縻州四十四。重修邕州志。州在禹貢九州之外。蓋揚州之南。號爲百粵。秦始皇略定其地。分爲南海桂林象郡。漢元鼎五年。粵相呂嘉反。六年討平之。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唐庚所謂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餘是也。自秦迄漢。州未之建。晉元帝分鬱林郡嶺方縣地。立爲晉興郡。乃今之州矣。至隋而郡廢。以其地入簡州。（今之欽州。）開皇十八年。改爲宣化縣。隸寧浦郡。（亦今之橫州。）至唐武德四年。立爲南晉州。貞觀六年改爲邕州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之五府節度。韓文公送工部尚書鄭權帥南海。其序曰。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天寶元年改爲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邕州。上元後置經略使。後罷。長慶二年復置。刺史領之。咸通四年分嶺南爲東西道。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乾寧元年。陞爲建武軍節度。嶺南西道觀察使。五代時。劉隱據其地。宋朝開寶四年。平廣。遂入職方。爲隸廣南西路。充兵馬鈐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紹興三年。如命置司市馬于州之橫山寨。後置以本路經略安撫總其事。州同提點買馬。專任以武臣。隆興以來。始命文武通差。此州建置之大略也。元一統志初宋平嶺南。以邕州守臣。充兵馬鈐轄安撫都監。兼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寶祐元年。兼邕宜欽融鎮撫使。至元十三年十二月。既克靜江府。諸州皆下。邕守馬成旺。始挈城歸附。初立安撫司。十六年改爲總管府。兼左右兩江溪洞鎮撫。今親領縣二。兼管寨五。今領州三十八。縣一十八。洞二十六。　邕州遷龍寨。　忠州。　思恩州。　上思州。　羅陽縣。　永康縣。　羅百縣。　水口洞。玉龍洞。（二洞並係熟地。）地接交趾。亦所貢越地千里之內。號爲羈縻。歸

附。以來見於左江鎮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三。縣三。洞二。古萬寨。

左州。　江州。　武黎縣。　陸陵縣。　崇善縣。　吳洞。　永安洞。　坡陵洞。

博龍洞。　棠洞。　古樂洞。　古攬。　思婁洞。　遷婁洞。　卓洞。　博噶洞。　上浪洞。　安禮洞。　與遷龍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以來見於思隸園沿居地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二。縣三。洞一十三。　太平寨。　龍州。　上凍州。　下凍州。　萬城州。　七源州。　思城州。　龍英州。

養利州。　上懷思州。　上思明州。　下思明州。　安平州。（即太平府。）

古甑洞。　武德洞。　武安洞。　度陵洞。　武盈洞。　羅佃洞。　上聳洞。

下聳洞。　與遷龍寨相同。宋太平興國立寨。歸附以來見於古甑等洞地面駐劄。隸邕州路節制。今領州一十三。洞八。永平寨。　上石西州。　下石西州。　固陵州。　祿州。　如懿縣。　武乙洞。　寧康洞　憑洞　西平洞

上寧洞。　安寶洞。　上影洞。　下影洞。　都結洞　結安洞。　舊洞。

倘甲洞　結綸洞　思果洞。　武能洞。　勞洞。　武允洞。　射蕉洞。　洗甲洞。　都康洞。　捞免洞。　尋洞。　與橫山遷龍等寨相同。宋景祐四年立寨歸附以來。見於西平州駐劄隸邕州　節制。今領州四。縣一。洞二十二。

宣化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爲桂林郡地。）漢（嶺方縣地。屬鬱林郡。）晉（立晉興郡。置興樂鎮。）隋（開皇十四年。還故晉興縣於此。）唐（武德四年改爲南晉州。併六縣爲宣化一縣。五年析置武緣晉興朗寧橫山四縣。尋省橫山入焉。貞觀八年改南晉爲邕州。乾元元年。以本縣思龍鄉如洪里。置思龍封陵二縣。）宋（開寶五年。罷朗寧屬宣化。景祐三年。又罷如和入宣化。治平四年。割本縣之永寧鄉武願里。屬武緣。）元（屬邕州路。）

國朝爲南寧府倚郭縣。南寧府志唐武德四年。至宋治平四年。將永寧鄉武願里隸武緣縣轄撥武緣上東下南二鄉。隸于縣。元朝不曾更改。

國朝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輿地廣記宣化縣。本漢嶺方縣地。故朗寧縣。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故思龍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二縣。開寶五年省入故如和縣。唐武德五年。析南賓安京置屬欽州。景龍二年來屬。宋景祐二年省入。有如和山鬱水。水即夜郎豚水也。與溫水合。又與歡水合。亦名駱越水。自徼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唐景雲中。司馬呂仁引渠分流。以殺水勢。自是無漂溺之害。民乃夾水而居。有邕水。

武緣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爲嶺方縣地。）梁（置嶺山郡。）隋（開皇十一年。於此置武緣縣。又改嶺山郡爲縣。大業元年。併武緣入嶺山。屬鬱林

（郡。唐武德五年。析宣化復置武緣縣。屬南晉州。後屬邕州。宋開寶五年。改晉興縣名昌樂。景祐三年。罷昌樂入武緣。元遷西鄉立爲縣治。屬邕州路。）

國朝屬南寧府。南寧府志。唐武德五年置。宋開寶八年。廢永寧縣。併入宣化縣。景祐三年。又廢樂昌縣。併入本縣。至治平四年。撥本縣上東下南二鄉。隸宣化縣。復以宣化縣永寧鄉武爾里。及賓州上林縣止戈鄉。撥隸本縣。

本朝洪武四年。廣西省。又撥慶遠府宜山縣管下述昆鄉大小安定里。隸本縣。今見管五鄉一十二里。輿地廣記。武緣縣。隋屬鬱林郡。大業初。省入嶺山。唐武德五年。復置。故豐陵縣。唐乾元後。開山洞置。宋開寶五年。省入故樂昌縣。本晉興。唐武德五年。析宣化置。開寶五年。更名。景祐三年。省入武緣。水西有鄉。稜鎮。元一統志。宋會要云。武緣縣距州凡兩程。又昌樂縣。書名晉興。開寶五年。改名昌樂。景祐三年。廢昌樂入武緣。又開寶五年。廢封陵入武緣。治平四年。割本縣上東下南隸宣化。却以宣化之永寧鄉武爾里。及賓州山林縣止戈鄉。隸于本縣歸附。元遷西鄉立爲縣治。

橫州舊路領縣二。 親領縣一。 永淳。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古粵地翼軫之分。 漢置合浦郡。永安三年分合浦郡。立合浦北部。晉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宋齊並因

之。梁分立簡陽郡。隋罷寧浦簡陽二縣。仍爲寧浦縣。置簡州。開皇十八年改爲緣州。大業十三年。州罷爲寧浦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二縣。置簡州。貞觀十八年。改曰橫州。天寶元年。改寧浦郡。乾元元年。復爲橫州。五代屬南漢。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二縣入寧浦縣。崇寧四年。又改永定爲永淳來屬焉。元初立安撫司。至元十六年。改爲橫州路。領二縣。

本朝爲橫州。屬南寧府。橫州志。橫古南粵。秦屬桂林。漢鬱林郡。廣鬱縣地也。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析鬱林立寧浦郡。晉地理志。統縣五。寧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廣州。宋領縣六。簡陽。興道。寧浦。吳安。平山。始平。南齊領縣八。簡陽。興道。寧浦。始平。昌平。吳安。平山。安廣。梁分置簡陽郡。隋平陳。廢二郡。爲寧浦。尋置簡州。開皇間。改爲緣州。大業二年。州廢。以其地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復置簡州。析置蒙澤。淳風縣。隸南尹州總管府。五年。以南尹州之嶺山縣來屬。六年。改爲南簡州。貞觀六年。隸桂州都督府。八年。改爲橫州。十二年。省蒙澤縣。後廢嶺山縣。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乾元元年。復爲橫州。上元後。隸容管經略使。永貞元年。改淳風縣爲從化。梁貞明三年。僞漢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嶺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爲寧浦縣。又以廢巒州爲永寧縣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定曰永淳。元朝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年。改橫州路總管府。領縣二。大德年間。改爲橫州。

本朝洪武三年。始撥隸潯州府。領縣二。曰寧浦。曰永淳。是年省寧浦縣。洪武十年七月內。奉上司明文。歸併永淳縣入橫州。將本州改爲橫縣。撥隸南寧府。管七鄉五里。今復爲州。仍領永淳縣一。橫州路郡志。橫古南粵。秦屬桂林郡。漢鬱林郡廣鬱縣地也。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析鬱林立寧浦郡。晉地理志。統縣五。寧浦。連道。吳安。昌平。平山。戶一千二百二十。屬廣州。宋領縣六。簡陽。興道。寧浦。吳安。平山。始平。南齊領縣八。簡陽。興道。寧浦。始平。昌平。吳安。平山。安廣。梁分置簡陽。隋平陳。廢二郡爲寧浦。尋置簡州。開皇間。改爲緣州。大業二年。州廢。以其地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復置簡州。析置蒙澤淳風縣。隸南尹州總管府。五年。以南尹州之嶺山縣來屬。六年。改爲南簡州。貞觀六年。隸桂州都督府。八年。改爲橫州。十二年。省蒙澤縣。凡領戶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十四。後廢嶺山縣。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戶一千九

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乾元元年。復元橫州。上元後。隸容管經略使。永貞元年。改淳風縣爲從化。梁貞明三年。僞漢劉隱據其地。宋開寶四年。嶺南平。五年。併淳風從化二縣爲寧浦縣。又以廢巒州爲永定縣來屬。熙寧四年。省永定。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改永定曰永淳。領縣二。寧浦戶五千二百一十九。主戶三千九百六十四。客戶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三十。客丁二千八百單六。稅錢六百一十四貫八百六十四文。糧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夏稅兩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百文。免役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永淳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稅錢四百二十貫七百六十七文。糧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九百貫。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五斗八升零二合。宋舊法不以民戶應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朝至元十四年。立橫州安撫司。十五年。改橫州路總管府。仍領縣二。輿地紀勝。寧浦郡軍事。（九城志。）古百越之地。（寰宇記。）牽牛婺女之分野。（圖經。）趙佗王越地。亦屬之。（元和郡縣志。）漢平南越。置合浦合州。即漢合浦郡之高涼縣地。今在高州界。（元和郡縣志。）吳

孫休分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晉志廣州前敘云、吳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又宋志引吳録云、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爲合浦北部都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晉武平吳、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沈約宋志云、寧浦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晉志云、吳置寧浦郡。圖經序亦云、吳建安二十二年。吳立寧浦郡。與晉志合。而沈約宋志以爲晉武平吳、立寧浦郡、與吳録合。寧浦建置之因、有吳晉之異不同、當從）宋齊因之。（宋志及南齊志並有寧浦郡。）梁分立簡陽郡。（隋志寧浦郡下注云。舊置寧浦郡、梁分簡陽郡、平陳郡廢。置簡州。十八年又改爲緣州。大業二年州廢、爲寧浦郡、屬鬱林郡。）隋平陳廢寧浦簡陽二郡。仍於寧浦縣置簡州。（寰宇記、在開皇十年。）改簡州爲緣州。（隋志、在開皇十八年。）煬帝初州廢爲寧浦縣、屬鬱林郡。（隋志、在大業三年。）唐平蕭銑。以鬱林郡之寧浦樂山縣置簡州。（舊唐志、在武德四年。）改南簡州（舊唐志、在武德六年。）又改南簡州曰橫州。（舊唐志、在貞觀八年。）以橫槎爲名。（寰宇記。）改寧浦郡。（天寶元年。）復爲橫州。（乾元元年。）五代爲南漢所有。（輿地廣記、又歐陽公五代史州郡年表、橫州亦隸于南漢之下。宋郡縣志云、在梁正明三年。）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略云。在開寶四年。）併樂山

從化二縣入寧浦縣。又廢巒州。以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縣來屬。（開寶五年。）今領縣二。治寧浦。元一統志。至元十三年冬。征取廣西。既克靜江府。明年春。橫州遂納土焉。初立按撫司。十六年改爲總管府。領寧浦永淳二縣。

寧浦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三國（吳立昌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寧浦。）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又改爲緣州。縣屬焉。）唐（初爲南簡州。後改曰橫州。皆以縣屬。）宋（開寶五年。罷樂山嶺山崇化三縣入此縣。仍屬橫州。元仍其舊。）

本朝併入橫州。元一統志。唐志云、寧浦州所治也。圖經云。吳立昌平縣。晉更名寧浦。沈約宋志云。寧浦今晉太康地記云。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吳録亦有此縣。則昌平縣恐是吳立也。元和郡縣志以爲吳置寧浦縣。寰宇記以隋煬帝置寧浦縣。然晉太康地記及吳録以爲吳置昌平縣。晉改曰寧浦。非吳及隋置寧浦也。輿地廣記云。梁分立簡陽郡。隋於此立簡州。改爲緣州。唐爲南簡州。改曰橫州。皆以縣屬焉。宋會要云。開寶五年廢樂山嶺山從化三縣。隸寧浦。建炎以來不改。元因之。　寧浦縣總敘。　寧浦本吳置昌平縣。屬寧浦郡。晉太康元年更曰寧浦縣。宋齊因之。梁屬簡陽郡。隋平陳。隸簡州。開皇間屬緣州。大業間緣州廢。以縣屬蔚林郡。唐武德四年爲簡州治所。貞觀八年屬橫州。永正初以寧浦樂山從化爲三縣。宋開寶五年併樂山從化入寧浦。今管樂山從化南鄉北鄉。元因之。

永淳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爲桂林縣地。）唐（武德四年立淳州。永貞元年改爲巒州。）宋（開寶五年罷巒州。縣屬橫州。省武羅靈竹二縣入永定。熙寧四年。省永定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永定。崇寧四年。改曰永淳。元屬橫州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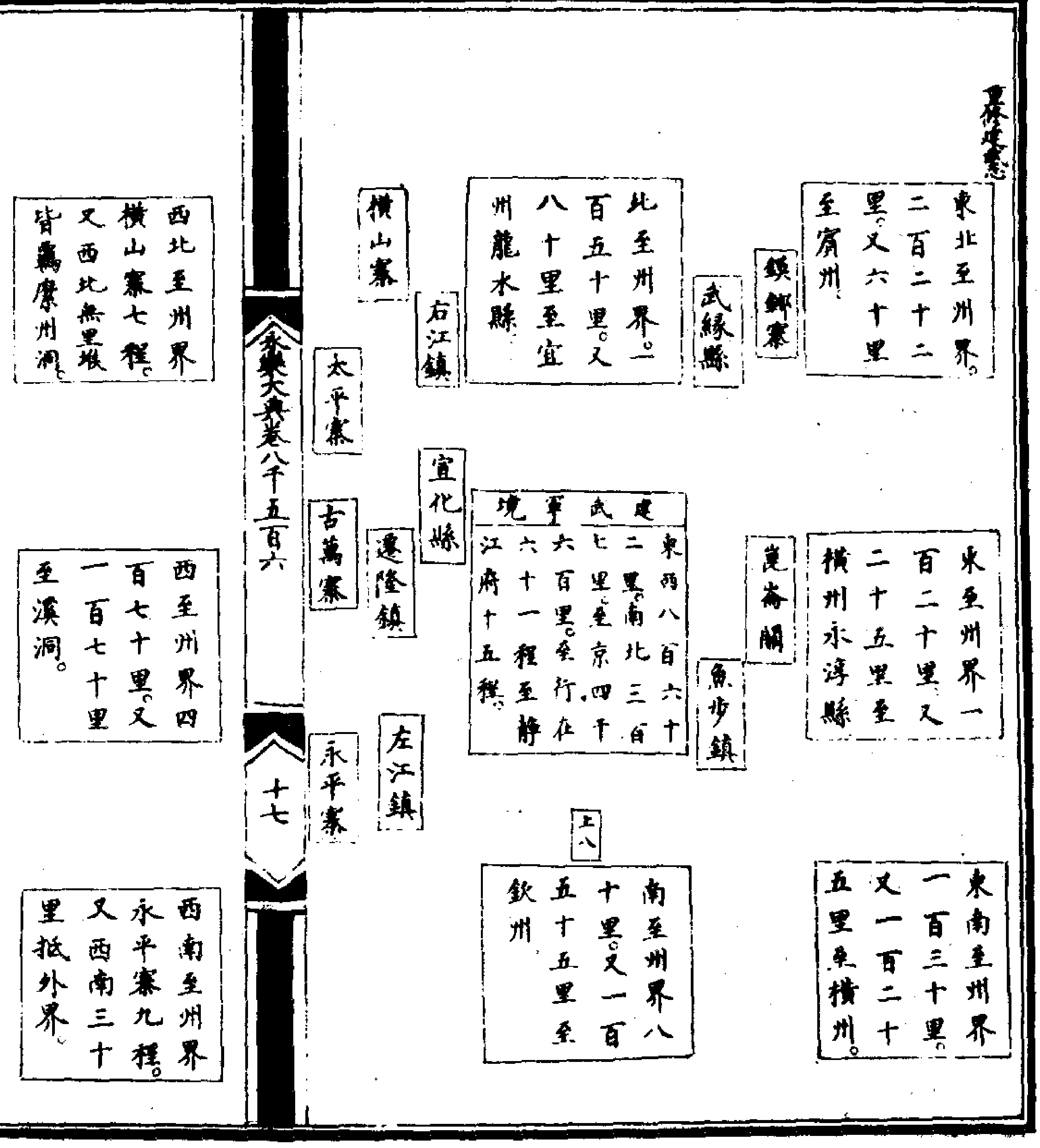
本朝因之。南寧府志。永淳縣本巒州。唐地理志。巒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秦桂林郡地置。五代爲僞漢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巒州爲永定縣。屬橫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永淳。管武羅脩德靈竹南里四鄉。　永淳縣總敘。　永淳縣本巒州。唐地理志。巒州永定郡下本淳州。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永正元年。改名。析納輕貴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三。縣三。永定武羅靈竹。五代爲劉隱所據。宋開寶四年嶺南平。廢巒州爲永平縣。屬橫州。熙寧四年省入寧浦。元祐三年復置。崇寧四年避章聖陵名。改曰永淳。管武羅脩德靈竹南里四鄉。元因之。

分野

邕州志。本府。前漢天文志以牽牛婺女爲揚州。及觀地理志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界九州之揚。乃十三國之粵地。唐天文志亦云。自廬江南涉越門訖蒼梧南海逾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爲星紀之分。韓文公送南海從事竇平序亦曰。踰甌閩而南。皆百粵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則星紀言其次。牛女言其星。其實一也。近有杜光復者爲州風土歌。又以爲雲南頭婺女尾者。據漢地理志云。越後爲楚所滅。豈以其地嘗屬楚。豈州之溪峒外與西蜀接壤。每歲有蜀客至永平寨。故陶弼自邕州送唐觀外生歸洪井其詩曰。家寄滕王閣。天南伴我遊。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之分野。其大略如此。

至到

郡縣志。本府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東至京四千六百里。東至賓州二百四十三里。西至湳江隘五百二十里。南至欽州二百四十五里。北至宜州二百九十里。東南至橫州二百四十里。西南至羈縻蘇茂州三百三十五里。東北至賓州三佰五十二里。西北至羈縻樂州五百七十五里。



東北至州界。二百二十二里。又六十里至賓州。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横州永淳縣。

東南至州界一百三十里。又一百二十五里至横州。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建武軍境　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至京四千六百里。至行在六十一程至靜江府十五程。

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五里至欽州

西北至州界横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堠皆羈縻州洞。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州境東西八百六十二里。南北三百七里。至京四千六百里。至行在所六十有一程。至靜江府一十有五程。　東至州界一百二十里。又二十五里至横州永淳縣。　西至州界四百七十里。又一百七十里至溪洞。南至州界八十里。又一百五十里至欽州。　北至州界一百五十里。又一百八十里至宜州龍水縣。　東南至州界一百三里。又一百一十五里至横州。　西南至州界永平寨九程。又西南三十里抵外界。　東北至州界二百二十二里。又六十四里至賓州。　西北至州界横山寨七程。又西北無里地皆羈縻州洞。元一統志南寧府東北至上六千六百九十里。　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　東至横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　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　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　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　東到横州永淳縣一百四十五里。　南到欽州二百三十五里。　西到左江古萬寨四百七十里。　北到慶遠路龍水縣三百三十里。　東南到横州二百一十里。　東北到賓州一百九十八里。　西南到左江永平寨交趾界七百九十里。　西北到右江横山寨自杞國二千五十里。　横山寨。　東北至上都七千四百八十里。　東北至大都六千四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二十里。　東至武緣縣界二百五十里。　南至宣化縣界二百里。　西至特磨道界鄯溫縣八百里。　北至歸仁州三百里。　東到慶遠府龍水縣城四百五十里。　南到本路宣化縣四百九十里。　西到特磨道九百里。　北到自杞國城一千六百五十里。　東南到武緣縣三百九十里。　東北到大理國界善闡府一千八百里。　西北到羅殿蠻國一千七百三十里。　西南到左江古萬寨三百一十里。　遷龍寨。東北至上都六千九百里。東北至大都五千九百里。　東至本路總管府二百里。　東至本路宣化縣界六十里。　南至欽州靈山縣界三百四十里。　西至古萬寨吳洞界一百里。　北至宣化縣一百里。　東到本路城一百里。　南到欽州靈山縣四百里。　西到左江太平寨管下上思明州四百里。　北到武緣縣界　百六十里。　東南到欽州城四百五十里。　東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左江太平寨四百八十里。　西北到古萬寨二百四十里。　古萬寨。　東北至上都七千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大都六千一百五十里。　東至本路總管府四百六十里。　東至宣化縣如禾鄉左江鎮一百五十里。　南至遷龍寨界玉龍洞一百三十里。　西至太平寨界龍州一百里。　北至右江溪洞向武州界七百里。　東到本路城四百六十里　南到遷龍寨城一百五十里。　西到交趾蘇茂州界一百五十里　北到太平府一百六十里。　東南到遷龍寨二百里。　東北到右江横山寨三百一十里。　西南到太平寨管下思明州五十里。　西北到太平寨一百二十里。　太平寨。　北至上都七千二百七十里。　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七十里。　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五百八十里。　東至古萬寨管下安禮洞一百里。　南至永平寨管下思凌州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交趾排欄縣界一百里。　北至太平府一百里。　東到本路城五百八十里。　南到交趾界太平柵二百里。　西到交趾排欄縣二百里。　北到左江古萬寨一百里。　東南到遷龍寨四百里。　東北到右江横山寨四百三十里。　西南到永平寨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交趾丘溫縣一百八十里　永平寨。　北至上

都七千二百九十里。北至大都六千二百九十里。東北至本路總管府七百里。東至交趾界太平栅一百里。南至交趾丘溫縣界九十里。

西至太平寨龍州界六十里。北至太平寨上思明州一百二十里。東到交趾交源州界一百里。南到交趾丘溫縣一百二十里。西到太平寨龍州八十里。北到古萬寨江州三百五十里。東南到交趾廣源州二百里。東北到太平寨一百五十里。西南到交趾國城七百五十里。

西北到太平寨一百里。

宣化縣南寧府志東至潯州府貴縣界首管村庄三百零四里。自界首到潯州府三百里。共計六百零四里。南至廣東欽州界閘楊村四十里。自界首到欽縣二百二十里。共計二百六十里。西至太平府羅陽縣界高嶺六十里。自界首到太平府四百四十里。共計五百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楊村二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慶遠府三百里。共計五百三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界首鋪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柳州府四百里。共計五百二十里。東南到廣東欽州靈山縣界那旺村五十里。自界首到靈山縣二百三十里。共計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歸德州界首武仕鋪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田州府三百里。共計四百七十里。西南到思明府上思

州界那蒙嶺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上思州一百五十里。共計三百里。東北至上都六千六百九十里。東北至大都五千六百九十里。東至

横州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左江古萬寨管下溪洞界九十里。南至欽州安遠縣界八十里。北至武緣縣界二十五里。東到横州永淳縣二百四十五里。南到欽州安遠縣二百三十五里。西到左江遷龍寨一百五十里。北到武緣縣一百里　東南到横州寧浦縣二百一十里。東北到賓州領方縣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永平寨七百六十里。西北到右江横山寨四百九十里。

武緣縣南寧府志上至右江田州府强山縣三百二十里。下至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東至柳州府賓州思籠鋪一百一十里。南至宣化縣高峯嶺五十里。西至右江田州府强山縣武士小江二百七十里。北至慶遠府宜山縣楊村三百里。東到柳州府賓州二百里。南到南寧府宣化縣一百里。西到田州府强山縣二百八十里。北到慶遠府宜山縣五百七十里。東南到南寧府長山驛一百里。西南到南寧府宣化縣那龍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柳州府賓州上林縣驛降鎮一百四十里。西北到田州府武籠峒二百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七千六十里。東北至大都六千六十里。東南至本路總管府一百里。東至賓州上林縣界一百里。南至宣化縣界七十里　西至右江横山寨溪洞歸德州一百四十里。北至慶遠路龍水縣一百里。東到賓州上林縣一百七十里。南到宣化縣三百里。西到宣化縣那櫕寨一百五十里。

北到慶路龍水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宣化縣金城寨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慶遠路二百三十里。西南到左江古萬山寨三百九十里。

横州横州志東至貴州界首村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貴州一百八十里。共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石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西至永淳縣渠鷄村界一百里。自渠鷄村到永淳縣二十五里。共一百二十五里。北至賓州學田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學田村到賓州二十五里。共一百五十里。東南到貴州界首村界六十里。自界首村到貴州一十二里。共七十二里。東北到賓州解塘李村界六十里。自解塘李村到賓州四十里。共一百里。西北到南寧府那晃村到南寧府五十里。共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欽州立石村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立村到欽州五十五里。共一百八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貴州界八十里。

西至邕州路界一百八十里。南至欽州路界六十里。北至賓州路界一百四十里。東到貴州一百三十五里　西到邕州路二百二十里。

南到欽州路二百四十里。北到賓州路一百九十七里。東南到欽州路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貴州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邕州路二百七十里。西北到邕州路二百一十里。

寧浦縣横州郡志東西各一百里。南北各九十五里。東至貴州界首五十里。西至永淳界五十里。南至欽州界首五十里。北至永淳界四十五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四百六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四百六十一里。東至鬱林縣界八十里。西至永淳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六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四十七里。東到鬱林縣界一百三十五里。西到永淳縣界一百二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八十里。北到嶺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鬱林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嶺方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宣化縣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九十里。

永淳縣横州至東至横州蘇光蒙村界二十五里到横州通計七十五里。南至欽州界臨枝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通計三百三十里。西至南

寧府界邪晃村三十里。到南寧府通計一百九十五里。北至廣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東南到橫州界蘇光蒙村二十五里。到橫州七十五里。東北到賓州界學田村一百二十里。到賓州六十里。西北到南寧府界邪晃村三十里。到南寧府一百九十五里。西南到欽州界臨枝村一百二十里。到欽州計三百三十里。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五百八十一里。北至大都四千五百八十一里。東北至本路一百二十里。東至寧浦縣界一百二十里　西至宣化縣界五十里。南至靈山縣界八十里。北至嶺方縣界一百里。東到寧浦縣一百五十里。西到宣化縣一百五十里。南到靈山縣一百五十里。北到嶺方縣一百三十里。東南到寧浦縣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嶺方縣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靈山縣一百七十里。西北到宣化縣一百六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十九庚

寧　南寧府二

城郭

本府南寧府志宋朝元豐三年修築大城。六年而備。元豐八年修築城東羅城。元朝於舊基上以土築為城墻。凡有崩壞止是補築。本朝重修城垣一新。週圍一千零五丈。各門月城池。週圍丈數不等。城門五座。鎮江門至長塞門長八十二丈七尺。安塞門至新東門長三百一十一丈五尺五寸。月城池一十九丈。新東門至朝京門一百九十七丈五尺五寸。月城週圍二十丈。朝京門至鎮邊門長三百零二丈四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二十七丈。鎮邊門至鎮江門長一百一十丈七尺五寸。月城池週圍一十九丈。南北城壕二處。建武志據舊志羅城元周一千丈。高一丈五尺。上廣一丈三尺。下廣二丈。環遶二壕並廣一丈五尺。深一丈。唐開元二年司馬呂仁築。蓋州古城在今之城南二里。其故址僅存。社稷在焉。今城之築。自皇祐間經兵火。碑刻不存。遂無稽考。耆老相傳經營之初。隨築隨壞。董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誌所夢。即其地而築焉。立青龍烏龍廟于城隅。至今祀之。即所夢之神也。元豐三年得旨修築。六年而城備。周二千五百二十步。高三丈五尺。下廣六丈。上廣二丈六尺。環之以屋。三面爲壕。而西因長江焉。子城在其內。其制惟羅城備之。明年太守西上閤門使和公斌。以甘泉隔於城外。兵民爲夙夜之阻。遂上其事。展城以便汲者。週圍四百一十有六步。高二丈五尺。上廣一丈九尺。而基倍之。復作兩門城於外。各長一十有五步。其高如新城之制。總周九里三十步。城門之舊。曰朝天。曰望京。曰長泰。曰鎮遠。曰安塞。曰咸濟與長橋門而七。長橋在城之東北隅。於八卦爲艮。陰陽家以艮爲鬼戶。由是戶則有咎證。且其門與朝天望京密邇。視二門爲贅。左溉非市廛通衢與梁久廢門爲之。不闢者多歷年。閽人不設守禦無尸。其責難以寂不虞司城官屢以爲言。此得旨修城。遂築其門。與合門之外有小甕城。榛叢生荆棘併徹去之。以墮其外。今爲門惟陸。自城之築經始者。以其土性緩散。從而屋之。歲月既深。材盡壞圻。連楹越樑十隳其七八。舊植之存者皆朽株危立。草莽殆生于隍。而甘泉之小城尤甚。木存拱於墜壓者。狐兎之跡相尋。公私俱病之。分守者以之財用憚於大役。歷十餘政。皆未遑也。安撫

任分兩持使者節屆臨是邦、下車未幾、慨然興嘆、以是爲邊藩二廣四十餘州、所是以爲安、其爲阻固不可以不謹、乃戒司城約所費言于帥府經略使司、業劉公以聞于朝、有旨賜緡錢一萬、併修軍器。遂命陶人埏埴于三廟、掌灰鍛石于可廬。攻木之工、凡一百八十有三、版築之功。凡九百十有四。辨以壯城之卒、甃城之摧毀者、凡一十有六所、計三百三十有一丈。治女頭凡二千二百六十有三。爲新屋一千五百有一間。外圍樓四。敵樓馬面三十有六。甲仗庫一。備城庫二。城門之樓重建者四。曰熙門。曰安塞。曰望京。加葺者三。曰鎮遠。曰威濟。曰長泰。鳩工於六年十月之吉。迨七年盡正月而告成。　本州城、自元豐修築三面爲壕、而西因長江舊矣。厥後以年深頹圮。自任安撫任内復修築。一仍元豐制、乃損女頭城面之磚。以增修其城身。遂易以土墼爲之。故屋之以庇風雨。歲月既深。材蠹椽朽多壓焉。會朝廷以西南幹腹爲憂。謀帥當一面。閤使王舍人雄實首宜易鎮于邕。公。山陽人也。有大勳勞于江淮。素諳備禦事。環視惻然曰。西廣所恃以爲藩籬者邕耳。而城圮墼壞。且不合古制。以矮屋覆于上。緩急孰與禦。遂亟申臺閫。及樞密行府。量事期。計丈尺。具畚鍤。市木於北山。鍛灰於可廬。造甎於馬務三廟。及東北諸猺率土丁戍軍壯城之卒。咸執斯役。盡撤

用磚灰就城身鼎砌。女頭環帀團敵馬面樓。一如淮襄之城制。總創團樓四座。馬面樓三十六座。寬城樓五十四間。敵樓二座。幫砌城之頹圮者十餘所。覆砌城面二千一百九十步。女牆雀臺稱是。重甃城門兩座。東門外倚壕施釣橋。鄉老云。正合武襄公之故址。環城又築羊馬墻。以爲捍敵之防。又築南壕蹟三十五丈。浚東城壕五百餘丈。溝深壘固。隱若敵國。有來自特磨者陸南詔以西諸蕃皆有相戒不可犯之語。一時威觀誠邕先張古之所未見。是役也。樞密大使陳韡撥十七界會七萬貫。帥漕工侍董公槐撥經司錢五千貫。運司錢五千貫。運司錢萬貫。提刑楊龔權漕日撥鹽二百籮。又撥錢一千貫。用猶不給。公復撙節一切浮費。銖積寸累以濟支遣。總用磚五百萬有奇。灰一百萬觔。木三萬株。竹二萬竿。鐵三萬觔。工費二萬三千緡。鳩工於淳祐八年夏五月。越明年六月告成。　坊南寧府志武勝坊在衛門之南。　肅清坊在按察司之東南。　仁和坊在府門之西。　宣明坊在府之西南。建武志侍賢坊在城之東。　慶關坊在城之南。永定坊在城之西。　長樂坊在城之北。　右坊肆在羅城外乃舊所建。永寧坊在州治之前。　景行坊在子城之南。　德化坊在子城之南。　泮宮坊在長泰門内。　道遷坊在子城東北。　勝遊坊在安塞門内。　迎暉坊在朝天門内。　崇善坊在子城之北。　仁和坊在子城之北。　勝業坊亦在子城之北。　右坊一十在羅城内。於紹聖三年立。　來遊坊在城之東。　迎恩坊在城之東。　金坊坊在城之東。　衣錦坊在城之南。　飛騎坊在城之南。　連渚坊在城之北。　鎮遠坊在城之西。　輝武坊在城之北。　宣化坊在城之西北。　右坊九在羅城外。亦於紹聖三年立。　互市建武志紹興三年二月五日。臣寮上言。乞於邕州買馬司收買綱馬。得旨依奏於邕州置司。差提舉買馬官李預。六年罷所置。令本路帥司兼提舉買馬。邕州知州兼提點買馬司。三十二年。帥臣余良弼奏本司幹辦公事一員。乞依元豐指揮於邕州置廨宇處居住。檢察博馬錢物。同措置買馬。得旨依。乾道七年帥臣李浩申乞依舊復置提點綱馬驛程二員。往來檢視綱馬一員。靜江府置廨宇一員。撫州並從本司踏逐大小使臣。奏辟其請給人從。合依本司屬官體例。得旨依。淳熙十二年有聖旨。令川廣漕臣依元降指揮。兼帶提舉本路綱馬驛程。其提點使臣並改作幹辦稱呼。橋津南寧府志魚步津在城南　上津在城北。建武志徐步橋在壽邊樓之前。

宣化縣南寧府志鄉隅　本縣仍舊見管五隅九鄉二里　五隅　東南

隅。　西隅。　北隅。　中隅。　九鄉　上東鄉　下東鄉　上南鄉　下南鄉。　西鄉。　北鄉。　思龍鄉。　如和鄉。　太平鄉　二里　封陵里。　武仕里。邕州志上東鄉在縣東管一十八村。　下南鄉在縣西管一十三村。　西鄉在縣西管一十九村。　北鄉在縣北管二十五村。　太平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　如和鄉在縣西南管三十村。　思龍鄉在縣西管三十村。　上南鄉在縣南管一十五村。　下東鄉在縣東管一十七村。　如洪里在縣西管一十四村南寧府志墟市　三床墟。　張墟。　南墟。　吶墟。韋墟。　古潭墟。　古隸墟。　合羅墟。　段欉墟。　那同墟。　那龍墟。　那籌墟。　零灣墟。　羅文墟。　新墟。　安吉墟。　武崗墟。　鮑墟。　長山墟。鄧墟。　新庄墟。　梁賴墟。　思回墟。　石廣墟。　髙屯墟。　水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萊化州四百五十里。　左江太平府五百里。　下至潯州府三百里。　陸路　上至右江田州府歸德州二百二十里。　左江太平府羅陽縣一百九十里。　下至潯州府三百里。　橋　元亨橋。　龍溪橋。津渡　鎮江門渡。　魚步津渡。　大灘城。

武緣縣南寧府志城　宋朝立縣以來。別無城池。元朝爲因土寇班天瑞作耗。本縣主簿兼尉吳清寧始督鄉民修築土地。其基址稍寬闊。未附之

前又因峒賊黄郎道譚布盃等連年作耗。居民逃倚山寨。前項城墻俱各崩壞。洪武元年冬。有權知縣陳鼎重乃閱舊栽城荒餘之地。從新築土爲之。今其城高一丈三尺。周圍三百九十二丈八尺。 坊 德政坊在縣門正街。 淳熙坊在縣東街 禮義坊在縣西街。 鄉里。 止戈鄉在縣東北管七里。 羅和里。 富昌里。 右明里。 賢良里 上富里。 韶隆里。 大小武靜里。 鳳化鄉在縣正北管三里。 羅倖里。 汝里。 古參里。 永寧鄉在縣西北管武顯里。 樂昌西鄉在縣東南。 述昆鄉在縣正北管大小安定一里。 墟市 陸幹。 龍母。 陶胡。 馱纜。 鄧曾。 小陸。 譚黄。 小揚。 蘇排。 蠟塘。 樂昌。 平洪。 下黄。 葛墟。 伊嶺。 膺墟。 舊墟。 鋪墟。 橋墟。 都睹 定羅。 蘇梁。 古浪。 揚墟。 雁墟。 片墟。 蓮塘。 平林。 古天。 程埡。 古木。 仙胡。 生料。 橋利。 小莫。 敢耀。 思坊。 小黄。 橋 東橋。 羅庇。 浮排。 平安。 蘇豐。 武崗。 暗橋。 銀橋。 閉忙。 韋朗。 民播。 思馬。 渡 南渡。 硃砂。 六祖。 洪水。 冷水。

横州南寧府志城 宋朝以來已有土城爲因土寇作耗。人民居於山谷。多有頽壞。

本朝歸附以來。重新整治。今其城高一丈八尺。周廻三百二十五丈。 横州志城周圍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宋末太守謝槩伯環城三面。濬濠闊三丈深八尺許。至元二十四年。太守張垓又重修之。復增廣於舊云。 郡城周三百四十二丈。高一丈八尺。闊五尺。太守謝公槩伯一新修治。尽復頽圮。太守張公垓再行繕治。今復廢壞。郡壕闊三丈。深八尺。歲久淤塞。東北隅背澗。遂爲犬豕之場。舊有溝泄水南入于江。郡人患其甲庚失次。因循未改。今太守張公垓浚其流。自乾亥達香稻水入于江。壕水三面。遂復環遶。 坊 文明坊在縣東正街。 崇儒坊在城外西街。 嘉政坊在城外大市街。 衣錦坊在城東。 南寧府志鄉里 從化鄉在縣北。 北鄉在縣西。 南鄉在縣南。 修德鄉在縣西 武羅鄉在縣北 靈竹鄉在縣北。 南里鄉在縣西。 東北西里在城内 中南里在城内。 思恩里在縣東。 端峯里在縣東。 高登里在縣東。 横州郡志樂山鄉在縣東。 横州志墟市 大市街在州之東。 博合墟。 蓮塘墟。 前永淳縣墟。 輿地紀勝快活墟。（在寧浦縣西二十里。）南寧府志橋 翔雲橋在縣北。 淥水橋在縣北。 方水橋在縣之北。 太平橋在縣西。 稻水橋在縣之西。 永東橋在縣西。 海棠橋在縣之西。 輿地紀勝秦少游次題海棠橋。（海棠

橋者。附城郭抱林藪。大江横鶩。澗溪盤折。頗爲幽趣。故老云。此橋之南北。舊皆海棠。有書生祝其姓家其間。少游嘗醉宿焉。明日題一詞而去。所謂醉鄉廣大人皆少是也。郡城俯而少游嘗居焉。見懷古亭記。梁陵撰。）通津橋在縣北十里。（即今翔雲。）警水橋在縣西三十五里。 横州志津 東津縣東五里。 西津縣西一十里。 南津在縣門。 北津縣北七里。 横州郡志渡 南渡在州之南通欽州。 前永淳縣門渡。 東津渡。 西津渡。 古文渡縣北。

永淳縣横州志城 土城周圍二百二十四丈。高八尺。南城樓三間。高一丈五尺。 鄉里 武羅。 脩德。 零竹。 南里。 縣廓。 上里。 中下里。 墟 大市墟在縣城南。 渡 南渡在縣南通南寧府。

風俗

本府元一統志地近溪洞。與左右兩江習尚實殊。人性輕悍。而椎髻箕踞乃其習也。鼻飲之俗。王安石諭交趾文畧云。爾民頭飛。我有車馬。爾民鼻飲。我有酒食。用革爾之俗也。爾民斷髮。我有衣冠。爾民鳥語。我有詩書。用變爾之禮也。煌煌炎洲。煙蒸霧鬱。我飛克雲。濃爾甘雨。湯湯瘴海。雲燒日鎔。我張爾弊琴扇爲薰風。邕人語言類襄漢。自武襄狄青平儂智高去後。

留兵千五百鎮守。皆襄漢子弟。至今邕人。皆其種類也。風俗乖異。詔令嶺南諸郡民嫁娶喪葬衣服制度委長吏常加戒勵。俾遵條式。宋熙寧二年。大宗覽邕管雜記歎息。故有此詔。長編鄉村之俗。多戴白巾。邕州圖經云。俗儉嗇澆漓。内險外蠢。椎髻跣足。尚雞卜及卵卜。提色箕踞。寰宇記亦云。狸獠有四色。語各別。譯而方通。州即古晉城。蠻渠歲時於石溪口通商。有馬會。記文。曰馬會。今之獠布。以竹灰爲鹽。不事五味。寰宇記及圖經云。溪洞頑習。與省民異。椎髻蠻音。衣冠不正。服食亦殊。少習詩書。多務山圃。以強凌弱。以衆暴寡。自耕自食。雖父子兄弟之間。言稍不順。遽相讎殺。歸附元以來。德化所被。稍改舊習。

宣化縣南寧府志本縣境俗。土瘠民貧。男子務農。兼習技藝。婦女趁墟。買賣爲活。四時鬱蒸。地土不宜蠶桑二麥。惟務紡績麻葛爲衣。不分寒暑。悉皆跣足。民性頗淳。冠婚喪祭。稍循禮法。外有如和太平思龍三鄉接連萬承萊化歸德峽峒。民擅鳥雜愚昧無知。自歸附以來。漸以効順。輸納賦税。民間有病。皆不服藥。惟信卜筮祈禬。每歲春以三月。秋以九月。壘墳祭掃

武緣縣南寧府志本縣地面。隣接峽峒。民性澆薄。重賄輕死。蓋因田土瘠确。多係刀耕火種。用力艱苦。四時常服麻布。不諳蠶事。不務商販。民間但

婚妻塞。父子多不同居。疾病不肯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外有近播管屬述昆鄉。大小定定里人民。其性凶險。脈係蠻獠不知理法。不伏科差。自洪武四年以來。才方向化。止是輸稅而已。

横州南寧府志本州地面。僻在遐荒。風氣鬱蒸。瘴厲不常。土瘠民貧。力耕火種。男子樵採經營。以補歲食之不給。女子紡績麻葛。以供四時而服馬。不諳蠶事。冠婚喪祭。稍依禮法。惟婚姻以擯榔爲禮。疾病俱不服藥。惟以卜筮禱祭。唐宋以前亦有登科進士者矣。大抵嶺南諸邑。民淳訟簡。號爲易治。横邑其庶幾焉。横州志漢地理志云。男子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蕉落績紡。民有五畜。元一統志地臨民瘠。俗惟種田。

形勢

本府郡縣志慶曆四年四月。長編載寶元初杜杞知横州。言邕管內制廣源。外控交趾。願擇文臣達權變練猶外事。以爲牧守。使經制邊事。皇祐四年五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叛。破邕州。連陷横貴龔藤梧封康端州。攻廣州不克。九月陷昭州賓州。復入邕州。朝廷命樞密副使狄青討智高。五年正月戊午。青與智高戰于歸仁鋪。大破之。智高奔大理國。輿地紀勝貞觀爲都督府。（建武志。貞觀六年改爲邕州都督府。）唐以邕州爲西道。（唐大詔令咸通三年。分嶺南爲東西道。廣州爲東道。邕州爲西道。）三十六洞印。（先晴西江州洞。各執山獠古洞印。至治平四年。準朝廷給賜銅印。左江十八面。右江十八面。今所爲三十六洞之印也。繼此續降印鐶。固不止三十六也。）號爲大府。（皇祐五年丁寶臣作邕州新城記。昌嶺南東西二部四十五州。惟廣桂邕號爲大府。光輝州圖經）厥惟邕邊南國之紀。九洞襟帶州城列居齒。（余靖平蠻頌曰。厥惟邕邊南國之紀）邕竟所蒞最廣（廣嶺而西。爲州二十有五。而道里延袤。與蠻錯居。有永平横山二寨。永平通交趾。豐于海外。横山通自杞羅殿諸蠻。控連巴蜀。見桂林乙編。李大興書横山買馬圖）併邕容兩管爲一道。深合事宜。（韓愈奏黄賊事宜。然邕州與賊通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畧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實爲至便。）夢蛇示址（皇祐築城。隨築輒壞。役者苦之。夜夢有蛇環地而行。若示其址。遂即其地而築焉。）雲南頭楚分尾。（杜光復風土歌。）元一統志南晉際窮荒之境。群蠻來互市之街。姚知才謝表云。　山川禹貢外。城郭漢兵餘。唐庚詩。　金城之固。銅柱之封。狄青賀捷表云。　地控龍編之遠。歲通駿骨之奇。顏敏德謝表云。　山川通益部。星斗近交州。陶弼詩。　黄茅煙瘴之地。舊傳擯榔出海

南又壓瘴氣。日夕食之爲常。至於婚嫁。亦以此爲禮。厥惟邕國。南國之紀。九洞襟帶。州城脣齒。余靖平蠻頌云。　玉簪峯頂。銅柱溪頭。見陶弼詩。

横州郡縣志寶元初杜杞知横州言横爲邕欽廉三郡咽喉。地勢阻險。可以屯兵應援三郡。賊或奔衝。足爲控扼。　州以横槎爲名。按寰宇記。　三梁故縣烏滸所巢。按寰宇記。　對境之前有南山。馬峯巒疊秀。泉石清深。僧先覺撰寶華山記云。　横距邕爲鄰。實犬牙相制之地。易被修城記云。　南瀕海徼。西接溪洞。按寶華山記云。　東連懷澤。西接欽江。貫二州車馬之衝。章鑄太守上梁文。　萬疊山圍城堞古。一灣江抱海槎浮。徐安國横浦詩。

戶口

本府南寧府志人戶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五戶。人丁一十萬三千五百七十三口。　宋朝戶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戶。　丁六萬二千零九十口。

元朝戶九千七百零四戶。　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三口。

本朝戶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一戶。　丁三萬五千九百四十四口。邕州志土丁　元額宣化見管廣勇第一都一百二十三人。第二都七十五人。安邊第一都一百人。第二都一百五十一人。畸零第一都六十二人。第二都一十六人。武緣見管安邊指揮二百八十四人。定勝指揮二百二十四人。畸零都六十人。見共管一千九十五人。建武志軍額　東南第十三全將駐劄。十一指揮額管五十一百人。馬一千六百疋。　有馬雄略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馬五百疋。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　有馬雄略第三指揮額管五百人。馬五百疋。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　有馬雄略第四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疋。營舊在州東。今遷于朝天門內三十步。　有馬營略第七指揮額管三百人。馬三百疋。營在州東。去城一百步。　澄海三十一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東朝天門內。　澄海三十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東白塔城望京門內。　澄海三十四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　澄海三十五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東。　澄海三十六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一百五十步。　澄海三十七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州南去城二百步。不係將駐泊軍。　宋朝熙寧間。屯戍禁軍二百八十四人。置駐泊兵馬監押兼之。　廂軍　清化第二指揮額管五百人。營在子城之北。　在城第二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　壯城第二指揮額管三百人。營在子城東北。　都作院指揮額管二百人。營在子城東北。　剩員指揮營在子城東北。　土軍　城外巡檢指揮額管二百人。

管界巡檢指揮額管一百人。太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太平寨同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永平寨都巡檢額管四百人。永平寨同巡檢額管一百五十人。横山寨都巡檢。富勞驛都巡檢。横山寨洞巡檢。

邕州志洞丁　治平元年知桂州陸詵各按邊至邕州閱洞丁得精兵五萬。熙寧二年六月樞密院言閱邕州欽州洞丁能驍勇但訓練不至激賞無術。欲令分爲三等有戰閱武藝出衆爲上等免差役人材趫捷爲中等料配。餘爲下等。常日不妨農作習學武藝。提舉官教閱即聚一村按試毋得頻集役之。至元豐二年廣西經略司奏。根括團結到邕州欽州洞丁成一百七十五指揮。内先籍定武藝上等二萬六千六百七人。總三等凡十萬餘人。至宣和八年臣寮上言邕州左右兩江沿邊溪洞五十餘處。自治平年間籍其土丁六萬餘人。至熙豐間。再籍其數已及十萬迨今四十餘年。生齒之盛。其少壯可用者。尚未增入簿籍逃亡老弱不堪用者。又未銷免姓名。乞别選素諳溪洞能使遠人信畏之吏專令措置重排簿書。庶幾丁數得實。奉御筆令蔡懌條畫措置具久遠利害。疾速飛驛以聞。未幾准樞密院批送廣西經略司權行住罷土丁教閱揀換排籍。建炎元年詔置訓練洞丁。改用文臣充提舉官。於是州人朝請郎前廣西經略司幹辦

公事李棫充其任。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提　舉市舶官條例施行。所有見任使臣許就差充本司幹辦公事。再又逐選差官員使臣一十員按左右江關境圖。視州洞大小隨地理遠近。分定差官抄點見在人數。檢准元豐法應兩江洞丁。除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别立名籍拘管權免教閱外。自二十歲以上。六十歲以下。並須盡數供通其丁壯。仍分三等。内曾戰功。或武藝如能出衆者。爲上等。人材趫捷。習熟武藝者爲中等。余爲下等。時今來抄點到人數内。上等人以備緩急。選募出戰。與免諸般差使。及科配。中等以備把托隘柵。防守溪洞。互相照應。警遏盜賊。及鎮寨代戍。與免夫役。下等人依自來條例。輪流差使。遇調發出戰。即負器甲糧具中等人。遇教閱按試如武藝陞進。即使陞等獎勸。元豐舊例州洞。各依軍法排定五百爲指揮。置正副指揮使各一人。都頭五人。教頭三人。押隊二十人。引戰二十人。每隊二十五人。每五人爲一保。以上中下三等。各爲指揮。不以强弱交反。邊立抄簿。付官供攢。左江計三十二州洞。舊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四人。新收一十萬九千五百六十六人。内管典頭首二千七百七十四人。幼丁一萬八千一百七十七人。正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一人。總一百六十六指揮令一十四隊一人。上等二萬五千八百九十五人。中等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三人。下等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四人。比舊額共增四萬六千八百八十二人。右江計二十四州洞。管三萬三千六百七十六人。新收八萬七千二百二十六人。内官典頭首二千一百四十五人。幼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九人。正丁六萬五千四百二人。總一百一十四指揮零五隊二十六人。上等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五人。中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九人。下等二萬五千七百一十八人。比舊額增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八人。歸明州洞三十一處。係物行抄點。共收正幼丁。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一人。結成保隊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總計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七十八人。比之熙豐舊數。計增收十萬餘人。嘗攢造團結簿投進。近年以來。洞丁訓練。專委南江都巡檢使提舉其事。

宣化縣南寧志宋朝户四千二百六十户。　丁一萬八千四百五十六口。

元朝户二千八百三十六户。　丁一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口。

本朝户六千九百五十二户。　丁一萬四千八百六十三口。

武緣縣南寧志宋朝户四千三百七十四户。　丁一萬六千七百七十口。

元朝户一千一百七十六户。　丁四千九十口。

本朝三千三百四十九户。　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已上並南寧志。）

横州横州志　唐貞觀十二年。户一萬一百二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十四。天寶元年改爲寧浦郡領縣三。寧浦淳風樂山。户一千九百七十八。口八千三百四十二。

寧浦縣南寧志宋熙寧間户五千二百一十九。主户三千九百六十四。客户一千二百五十五。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主丁九千五百三十。客丁二千八百零六。元至元間户四千一十一。口三萬一千一百九十四。

永淳縣南寧志户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户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户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省寧浦縣總屬横州户一千五百一十五。口大小男婦九千三百九十九。宋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户六千二百九十九户。丁二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口。元朝寧浦永淳二縣計户五千六百九十二户。丁三萬六千一百六十九口。

本朝户併永淳入横州計二千二百二十户。　丁八千六百一十三口。

永淳縣横州志宋崇寧間户一千零八十。　口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

元至元間戶一千六百八十一。主戶一千二百八十九。客戶二百九十二。丁四千九百七十五。主丁四千六百九十三。客丁二百八十二。

本朝戶七百零五。口六千一百五十五。

賦稅

本府南寧志官民田地塘二萬一千一百四十五頃九十畝四分九釐一毫。夏稅米六百四石五斗四升一合二勺。紅花一十一觔一十三兩五錢。絲二觔一十二兩八錢五分。秋粮米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石七斗二升六合九勺一圭。租鈔三十六錠一百七十五文。宋朝　夏稅四千七百九十五貫零九十九文。免役錢二千二百七十九貫五百文。秋粮一萬五千三百零七石三斗三升二合二勺有零。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觔

元朝在城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各壜商稅并糖榨錢二百五十七貫零二百文。門攤酒醋錢八百六十三貫。稅粮三千零一十七石七斗六升一合七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本朝在城稅課錢每歲八千五百七十二貫有零。各壜稅課錢一千三百七

十七貫三百九十八文。酒醋課程錢五百八十六貫三百三十四文。糖榨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三十四文八分。麻朧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百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一百二十八貫一百九十五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粮每歲徵粮二萬五千六十九石二斗七升二合三勺一抄四撮五圭五粒二粟。建武志夏稅錢二百八十貫四百六十四文。秋粮米一千七十四石五斗七升三合。生猺茶三千斤。麻四十七束九觔八兩。係經畧司招納克敵用之人駐劄于思隷圖客圍以備調發免納稅米。以此輸之。（已上係遷隆寨）橫山寨夏稅錢二百五十九貫一百三十文省。稅米九百六十二石三斗八升。草菓子四毬。土窄布一百六十分。永平寨夏稅錢一百八貫七百三文省。內三十五貫文省。係納馬二十二疋價錢。秋粮米五百八石三斗二升。（已上並邕州志。）財計經總制錢。舊額歲解二萬七千八百四十九貫六百五十四文省。分四季起解。自兩江賦稅失陷。諸處場務歲入皆虧。每年四季起解。比舊額減半。自集相崔文清倅邕。經今三四十年。遂爲定例云。歲計鹽每歲運司撥下四千籮。續增至五千二百籮。每月還運鹽本錢一千八百九十一貫六百三十五文省。本州舊額每斤直一伯文足。紹定間因倅城權添六文。隨即罷免其後通判廳申請以經制錢虧額添六文。每斤直一伯六文足。內百文歸州家。六文歸倅廳。遂爲定例。但弊倖多端。浸失鹽政初意。價雖不增而斤兩大虧。民間以食貴鹽爲病。爭事私販。不可禁止。抵罪者衆。而官鹽率售不行。展轉受害非一日之故矣。淳祐五年謝安撫到州。首革寬剩之弊。出入盡依祖額。遇吏校運到鹽。置天平于庫門。委官監稱。初不利其贏。至於賣鹽每斤除包葉外。實一百六十文足重。時或當廳點秤。始焉多以郡計匱乏爲慮而行之兩年。横費雖多。支遣亦給。上下便之。賜本錢一千貫文省。減下吏人錢四百六十九貫五伯八文省。坊場淨利錢六十三貫文省。永豐場淨利金三十兩停廢。多激場淨利銀一十兩停廢。買馬錢。紹興以來累降指揮。每歲取撥諸州上供錢七萬貫。經制錢五萬貫。轉運司賣鈔錢八萬貫。石康倉鹽二十萬斤。計錢三萬貫。成都運司錦二百匹。計錢二萬貫。靜江府合起湖南總領所上供折布錢內截撥額外。馬價錢六萬二百八十貫（通馬數多寡衰賣）。本路提刑司合起發經制供內截撥襄陽府馬價錢四萬貫內除撥諸州上供錢一萬一千貫充般鹽脚錢。又撥還經制錢四千四百貫。充諸州養士錢。又減免賀州上供錢八

千五百貫。歲計實計見錢二十七萬六千三百八十一貫文省。鹽二十萬斤（沿江橫寨　諸高化　林　今四州每歲輸委　州縣　横山寨鹽倉。）川錦二百匹。經畧司又遣水銀往福建路發賣。買錦貨回司發赴橫山寨博易添湊支遣。其見錢於前年預撥就靜江府置場收買銀六萬兩同回易錦分爲三綱。三冬月各團併一綱。差本司使臣一員將校五人發下邕州買馬庫交納。買馬額紹興五年指揮每歲正額一千四百匹以十分爲率。建康鎮江鄂州每處三分。池州一分三綱。隆興元年指揮於買到綱馬內選出格良馬每三十匹爲一綱。押赴行在投進十綱。二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六綱。發赴襄陽府。乾道元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建康府。三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二綱應副鎮江府。五年指揮於歲額外更買一綱應副池州。又當年指揮於歲額外收買二十綱赴行在。（普添　是也。）

宣化縣南寧志宋朝夏稅錢一千四百八十貫七百二十七文足。秋粮六千二百九十七石三斗三升二勺。麻一百八十二束每束重一十五斤。（熙寧七年准轉運司奏將上件麻料隨納身丁錢六文。米一斗二升五合。）

本縣。元朝在城務商稅課程錢二千三百五十貫六百九十二文。南市

務各墟糖榨説課錢一百二十五貫。門攤酒醋課程錢五百六十三貫。稅粮一千六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合六勺。

國朝本縣南市局各墟商稅錢每月六十一貫三百六十八文。酒醋課程錢每月三十一貫九百六十文。糖榨錢五十貫文。塘地租錢每歲徵錢二百一十一貫八百四十三文八分 麻朧錢每歲徵錢七十四貫二伯文。藍靛每歲徵收七十一觔。夏稅錢每歲徵錢八十九貫五伯三十四文五分六釐。魚課錢每月一十六貫文。秋粮每歲徵粮一萬三千九百五十四石八斗九升三合六勺一撮五圭二粒二粟。

武緣縣宋朝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秋粮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斗六升有零 元朝門攤課程錢三百貫 各墟商稅錢三十二貫二伯文。秋粮六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升。

本朝酒醋課程錢三百零二貫四百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九十一貫有零。夏稅錢三十八貫六百六十一文。秋粮五千三百九十六石七斗四升四勺一抄五撮五粒。建武志夏稅錢二千二百七十八貫七伯四十一文足。內七百二十七貫六伯一十一文足係收農田水利夏稅錢。秋粮六千九百一十三石四斟六升三勺四抄，內一千八百二十三石八斟一合。

係收農田水利稅米。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粮一千一百三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免役米一千二百二十四石九斗一升七合。

永淳縣粮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

寧浦縣元至正間田一百五十頃八十六畝二分一釐七毫。粮五百六十四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七抄一撮五粒六圭。

永淳縣南寧志宋朝免役錢寧浦永淳二縣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五貫五伯文。免役米一千七百七十四石二斗九升九合。稅粮二千九十六石五斗四升二合。稅錢一千三十五貫六伯三十一文。宋朝不以民應當差役只收免役稅粮。元朝田一百九十一頃四十畝四毫、粮七百一十六石七斗九升三合一勺四抄九撮九圭八粒。

本朝酒醋課程錢二百五十一貫九伯七十四文。各墟商稅錢六百二十五貫零三十文。秋粮五千七百一十七石五斗三升八合二勺九抄八撮。橫州志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七毫。粮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本州實徵舊管新增輕重租田一千六十二頃八十六畝一分六釐。粮四千一百六十六石七斗九升九合八勺三抄六撮五圭。本縣一周歲稅粮計九百石有零。橫州郡志本路一周歲稅粮一千一百一十九石五斗三升九合本路一周歲諸色課程計中統鈔共一千一百三十九錠零八錢。酒課六十六錠三十五兩七錢。醋課一錠二十七兩七錢一分。稅課七十錠二十七兩三錢九分。

寧浦縣橫州志宋崇寧間稅錢六百一十四貫八伯六十四文。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一千三百七十九貫五伯文。

永淳縣宋崇寧間粮九百六十五石三斗四升九合。稅錢四百二十貫七伯六十七文。免役米五百四十九石三斗八升二合。夏秋兩料免役錢各九百貫。宋舊法不以民戶應當差役只收免役錢米。元至正間田四十頃五十三畝六分八釐五毫。粮一百五十一石八斗一升五勺七抄八撮一圭五粒。

本朝田三百六十四頃九十八畝八分八釐。粮二千四百六十二石一斗六升三合五勺九抄一撮。課程錢鈔計一百八十一貫四百一十四文。

土產

建武志象 出交趾山谷。惟雄者有兩長牙。佛書云白象。又云六牙。今無有象以鼻為用。一軀之力皆在鼻。將行先以鼻拄地乃移足。知其足力劣於鼻也。安南出象處曰象山。歲一捕之。縛欄道傍中為大穽。以雌象前行為媒。遺甘蔗於地。傅藥蔗上。雄象求食蔗漸引入欄。閉其門。就穽中教習馴擾之。始甚咆哮。穽深不可出。牧者以言語諭之。久則漸解人意。不馴則告之云。當為爾引雌來即聽從。又為立名字。呼之則應。牧者謂之象奴。蠻酋出入多乘象。其貢中國者。皆施鞍轡御座。號羅我象。續編金鈴數十枚。行則琅琅然。交人有犯惡逆者。則卧之地。使象蹴殺之。 孔雀 生溪洞高山喬木之上。人採其雛育之。卧沙中以沙自浴。拍拍甚適。羞巢于山林而下浴沙土。雄者尾長數尺。生三年尾始長。金碧晃耀。時時自奮。盡張其尾。圓如錦輪。俗謂之朝。其朝無時。自晨至午皆朝。人聚觀之。則奮迅不已。若矜衒者。或所慕悅。及驚懼亦朝。歲一脫尾。秋夏復生羽。不可近目。損人。飼以猪腸及生菜。惟不食菘。以菜杷縛桐上。令自啄食。其性鷙又有力。不善就地俯食故也。 蠻犬 如獵狗。警而猘。諸蠻以馬互市於橫山。皆作茅舍野次。謂之寮。牽攜一犬自防。盜莫能近。（元一統志宣化武緣兩縣皆出。） 鸚鵡 者地溪洞皆有之。千百為群。飛甚高。聲格磔。亦能言語。此物畏冷

冷則發瘴咪戰如人患寒熱以餘甘子飼之則愈不然必死。（元一統志出西縣山間能言。）

蠻馬　出西南諸蕃多自毗耶自杞等國來自杞取馬於大理。故南詔也。地連西戎馬生尤蕃腯有筋廉骨細。頭小蹄輕。類西馬者自杞人以錦二疋博大理二馬金鐲一兩博一馬歲十月則群來南自杞行十二程至西四城州又六程至横山寨官以錦銀鹽三物折馬價獨自杞不用鹽食大理鹽故也得銀亦不用悉以易黃金錦帛以歸又有羅殿國及謝蕃滕蕃羅孔諸聚落土產馬其地多山險馬尤健壯亦以十月來行二十二程至四城州與自杞等馬會俱入横山其人亦以所得銀易金錦及雜繒帛蠻人死即以一錦纏繞親友賻者亦以歸貴人生纏十數疋故須錦爲急諸蠻酋各以家奴隨馬綱來賣馬一疋稅銀一兩謂之牙銀奴執竹片尺餘得一牙銀即刻竹一刀比歸持竹與銀併致之酋不敢欺也買馬司歲市國馬一千五百疋盡出於諸蕃世謾稱廣馬非是廣安得戰馬土產小駟與湖淮無異一疋直十餘千蠻馬一疋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其尤駱駿者在其出處或博黃金一十兩自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等耳。

大理馬　爲西南蕃之最聞亦與自杞博易轉至中國大理至横山寨纔四十餘程而不能自

致者必假道自杞自杞人充猾爭利大理人文柔雖知其利卒不敢度自杞而東別有一路自其所謂善闡府者經特磨道以至横山甚捷彼見中國金錦之利欲自通者久矣常遣馬樣來多爲特磨所留特磨人亦貪悍故久不得達先自建炎三年買馬官嘗遣書至其國招之其曲文稱大理國善闡府保大二年二月牒云已選戰馬千疋備貢江漲未敢行自後因循不復議乾道九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觀音保等二十三人詣横山其名多用三字蓋與特磨和親故通道無壅特磨人儂姓者導之來云欲以馬入中國太守姚恪買馬官趙不邅等盛陳金帛令翻之其人大喜出一文書稱利正二年其所須博易物諸在大理國條下

猿　有三種金線者黃玉面者黑純黑者面亦黑金線玉面者皆難得或云純黑者雄金線者雌又云雄能嘯雌不能也子嘗抱母牢不可折人取之射殺其母取其子子猶抱母皮不釋猿猴者可以戒也猿性不耐着地輒瘍以死煎附子汁與之即止登木好以兩臂攀枝上不甚用足終日纍纍然兩江溪洞俱有之。

綿羊。　出右江溪洞及蠻國中與朔方胡羊不異有白黑二色毛如賈綿剪作氈尤勝朔方所出大抵極南之俗及土產反類極北如羊馬之屬是也當有能辨此理者。

大貍　貍之類不一有宄於城郭園林者其大

偺猫身有黑點鳴號甚厲處處有之惟邕之省地及溪洞別有一種其毛色如金錢豹但其錢差大耳土人云歲久則爲豹其文先似之矣此皮可以寢及覆胡床其大與及豹也。

石鼠　專食山荳根人捕之以其腹爆乾治咽疾甚驗功用甚大山荳根謂之石鼠肚。

蚺蛇　大者如柱長稱之其膽入藥腊其皮刮其鱗以鞔腰鼓面闊尺餘但用背皮腹皮不用也向明視之黑文白章如方勝蛇之大無過此常出田野逐鹿而食人見鹿走田中知蛇必在焉數輩偕往滿頭插花花趨赴之蛇喜花必注視漸近競拊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益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悉奔散遠伺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傍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所謂蚺蛇大蛇土錦蛇紅蛇蛇絲不如蚺蛇之大且毒也。）

山鳳凰　狀如鵝鷹嘴如鳳巢兩江深林有卵雄來以木枝雜桃膠封其雌於巢獨留一竅雄飛求食以飼之子成即發封不成竄竅殺之此亦異物然未之見也。

長鳴雞　高大過雞鳴聲甚長洪大而哀厲終日啼號不絕出大理諸蕃蠻及溪洞中交趾有一種高者二三尺尤善於鬭常貢于永平。

翡翠　出左江溪洞交趾尤多比年官雖厲禁貴人家服用不廢故冒法販鬻者不可革。

紅頂鶴　大如鵝通身灰慘色去頂二寸許毛如丹及頸之半亦能鳴舞聲亦洪暢似

白鶴武緣最多溪洞亦有之。

錦雞　身如孔雀又如小雉頭頂繫毛金色身紅黃相間極有文彩省地溪洞俱有之。

嘉魚　狀如小時魚多脂味極腴美生於石穴蒼梧而上方有之。

鯿魚　春半而盛出下江者青色上江者紅色紅者上品也如竹魚鯿魚鯽魚輩皆有之而以嘉鯿二魚爲稱。

金　出兩江產於右江鎮乃寶隆二場者爲最亦左江永豐場亦產之。

銀　產于右江萬承州多激場。

鉛　產于左江江州大觀場。

銅綠　俱產右江歸化州政和間遂年解銅於州之寶積監鑄錢至宣和間罷左江古甑洞亦有之。

硃砂　水銀　出慕化場水銀乃煎硃砂而成遇砂發即課利登歸德州界內亦有之。

麝香　出西南諸蕃蠻氣雖騰烈下及西香然比年西香乃多僞雜以皮毛錫豆諸物一臍化爲十數枚豈復有香而麝氣味雖著以不多得得則爲珍貨不暇作僞入藥宜有力

沉香　光香　熟香　箋香　俱出交趾亦有泥香以諸草香合和調如薰衣香其氣氤氳但成小荳狀琉璃珠相間綵絲貫之入省地貴。

緂子　出兩江州洞大略似紵布有花紋者謂之花緂極細者可以染色爲婦人著服土人亦自貴重蜀人尤愛之大抵布多於帛有緂綾緂紬窄幅細紬絲及緂皆出左右江所謂水細密紵布緂紵布蕉布落布者地皆有之。

緂

亦出兩江州洞。蠻織也。如中國綫羅。上有徧地小方勝紋。亦厚重。彼人以爲嚴服。　蠻氈　出西南諸蕃。以大理者爲最。南方多綿羊。故有佳氈。蠻人晝披夜卧。無貴賤人。有一番長或數丈。兩重夾之。故薄而軟。此氈經卧不能雨。南氈且卧且披。雨不濡濕。以此爲貴。　大理氈。以皂綠者爲上。州人深青者尤佳。　真珠米　出右江撗山寨。粒圓而香滑。他所罕見。宜化縣亦有之。　占城米。一歲而兩熟者。地多植之。太平寰宇記。飛蟲　博物志云。晉興郡有飛蟲。大如麥。或云有甲。蟲伺病者居舍上。候人氣絕。便入食之。雖撲殺不止。如風雨之至。肉盡便去。貧者或殯歛不時。皆受此弊。爲惡擇木。有事力者。以梓木板掩之。無用爲罷。蟲不復近也。桂林寧浦二郡亦有之。元一統志。嬾婦獸。　建武志引南越志云。晉城即有邕州。有嬾婦獸。昔有織婦臨機上。其姑怒之。遂忿赴水。姑遂下杼投其背。化爲此獸。今背上有文如杼形。大者可得脂三斛。燃之照紡績即闇。照作歌舞即明。皆嬾之性化而不革。名公有詩。　山猪　即蓬猪。身有棘刺。能振發以禦人。二三百爲群。以害苗稼。　秦吉了。　出兩縣山林間。似鸜鵒。教之能言。　倒挂　出兩縣山間。毛綠。常倒挂於樹林。　越鳥　飛生兩縣諸山有。　水銀　係羅徵自杞國所出。客旅於本寨市井發賣。　花木建武志

素馨花城中方有之。比番禺所出爲劣。土人貴重。不肯輕折。旋摘花頭。貯於他枝。或以絲竹貫之。賣於市人競買戴。　末利花亦少。如番禺。土人愛惜。以淅米漿日溉之。則作花不絶。可耐一夏。花亦大且多葉。倍常花。六月六日。又以治魚腥水一溉益佳。　紅荳蔻花叢生。葉瘦如碧蘆。春末發。夏初開花。先抽一幹。有籜包之。籜折花見。一穗數十蘂。淡紅鮮妍。如桃杏花色。蘂重則下垂。如蒲萄。又如大濟纓絡及剪綵鸞枝之狀。及其含蘂時。連莖摘取。入雞蘇梅汁微漬。日乾以薦酒。香味辛美。極有風致。此花無實。不與草荳蔻同種。緣香味不殊。故同名。本草亦自別出。無藥心。有兩瓣相並。詞人託興如比目連理云。　紅蕉花葉瘦類蘆箬。中心抽條端正。發花葉數層。日折一兩葉。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花心有鬚蒼黑色。未夏開至歲寒猶芳。又有一種根出土。特肥飽如膽餅。名膽餅蕉。　史君子花蔓生。作架植之。夏開一簇。一二十葩。輕盈白。久即紫色。與深紅相雜開。此爲最異。本草謂開時白。久即紅。蓋未詳。如牡丹芍藥荼蘼薔薇桃杏白笑繁笑千葉石榴水仙花之類。皆有之。時不多宜。　杉木　出右江溪洞。蠻人劈作大板。結作肹船。沿江而至横山寨。與省民博易舟下。廣東得息結穗。　桄榔木省地溪洞俱有之。身直如杉。又如大竹有節。

一幹挺上。高數丈。開花數十穗。綠色。一穗垂數十條。裊裊皆長數尺。如纓絡莚拂了纖條上。虛脆如笋蘆。根堅實。外有紫斑斕如孔雀尾。工人鏇以爲而用。性燥不耐風。易壁裂。又傳其刺損人難以療。　思楊木生兩江州洞。堅實。漬水中百年不腐。洞人及交趾以爲弓弩標槍之材。　龍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礧砢。有大刺數丈。無華。繁茂者其端止一二葉。類景天葉而極大。人挽以當籬。攙梗中汁療瘡。惟不可近目。有人目上患瘡。塗傳之應手。食目亦漸枯。　澀竹出兩江亦有之。甲人削成復澁矣。江船蓬蒲多猶是常竹。　人面竹節密而凸。横侗相間。每凸處突出長圓。宛如人面。數尺而上。節始平正如常竹。其笋亦有食之者。人亦採爲拄。　竻竹。刺竹也。芒棘森然。廣東横州素無城。桂林人黃濟守郡。始以此竹環植之。叢逢不能釋。號竹城。至今以爲利。傳交趾外城亦是此竹。　藥物建武志　半黃（出西南諸蕃）　黃蠟（出特磨道）　老翁鬚　何首烏（出羅秀山）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已上並出羅秀山）　山豆根（右江）　草豆蔻　八角茴香（並右江）　黃精（明山）　蓬莪茂　乾葛　凌霄花　桑白皮　鶴虱　史君子　地黃　麥門冬　山梔子　蔓陀羅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毛狗脊　草決明　石鼠肚　鵲不泊　故杖草　石斛　地榆　香白

芷。　縮紗。　茱萸。　菓實　荔枝盛夏始熟。殼圓刺平。肉厚而甘。妍紅如丹。暴乾可以患遠。省地溪洞俱有之。（閩揚云荔枝林下千金）　龍眼　省地溪洞亦多。極大者莫如石家莊所產者爲貴。暴乾可患遠。　龍荔　殼如小荔枝。肉味如龍眼。木身葉亦似二果。故名。色青時便熟。後但稍黃。不復紅。按可蒸食。如熟栗。不可生啖。三月開小白花。與荔枝同時生。　石栗殼厚硬。褐色。圓如彈子。每顆有梗抱附之。類杓柄。肉黃白。甘鮮似巴欖子。人啖肉白膚。不可食。發病。北人或呼爲海胡桃。　木竹子皮色形狀全似大枇杷。肉甘美。比枇杷微爛。子亦似枇杷核。秋冬間實。半青黃時已採食。收藏至三四月不壞。　冬桃狀如棗。深碧而光。軟爛甘酸。核似欖子而不尖。春夏間熟。　人面子如大梅李。生青熟黃。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宜蜜煎。鏤爲細瓣。去核按匾煎之。徹有操抽方氣。南蕃之珍也。　烏欖如橄欖。青黑色。肉爛而甘。亦可扣破調和蔬茹。核亦如橄欖差長。中人味髮美。薦酒泛茶皆珍。相饋遺者。獨以其核致遠。微曝燥推取人。　方欖如橄欖子。類三角或四角。　蕉子已蕉。極大者凌冬不凋。中抽一幹。長數尺。節節有花。如菡萏花。重則幹爲所墜下。花無梗葉。根實一穗。穗數枚。如肥皂。長數寸。甚厚。去皮取肉。軟爛如綠柿。極甘冷。以蜜汁漬。暴乾按令匾。味酸有微霜。世所謂芭蕉乾者

是也。又名牛蕉子。　雞蕉子。小如牛蕉。亦四季實。　芽蕉子。小如雞蕉。尤香嫩甘美。土人稱之不與他蕉比。秋初實　紅鹽草菓取生草豆蔻入梅汁浸清。令色紅。暴乾。線貫之。以薦酒。芬味甚高。　八角茴香。實類連翹。大如小麥。尖角八出。形狀全不類茴香。而氣本略似。但加辛烈。性尤躁熱。不可入藥。北人得之。惟以薦酒少許。其味甚芳香。　由甘子。多販入北。州人皆識之。方實時。寒落積地。如槐子榆莢。輩土人乾以合湯。意味雋永。其木可以制器。五稜子。形狀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皮黃薄。味日久則微甘。切之或以蜜漬。始可食。閩中亦有之。謂之羊桃。　波羅蜜。大如冬瓜。其皮磊砢如佛髻。生青熟黃。削其膚食之。味極甘。子繁悉如冬瓜。生大木上。秋熟。柚子。名臭柚。大如瓜。人亦食之。皮甚厚。打碑者捲皮蘸墨以代氈刷。宜墨而不損紙。極便於用。此法可傳。但北人無許大柚耳。　地蠶。生土中。如小蠶。又似甘露子。而不尖。味如梨藕。而淡。亦以薦酒。　山荔枝。色紅肉如荔枝。　山龍眼。色青。肉如龍眼。　木賴子。如淡黃大李。　黏子。如指面大。褐色。　羅晃子。如栗子。殼其皮七重。不可多食。令人發癢。　赤棗子。如酸棗。微長。味酸。生岩石上。　羅蒙子。黃大如棖柚。　秋風子。色狀俱似楝子。味酸澁。　不納子。似黃熟小梅。絕家爛爛。即皮肉附核。核可爲經珠。似菩提子。或云須曾進入京師。被賜故以名。　黃皮子。如小棗。甘酸佳味。稍耐久。可致遠。　匾桃。如天桃而匾。色正青。肉甘爛。　如梨子。木瓜。栗子。宜母子。枇杷子。石榴。蒲桃。核桃。雞頭子。菩提子。柿子。柑子。橘子。香圓子。橙子。金橘。李子。梅子。楷子。蓮子。楊梅。白茨。金茨。土瓜。孛齊。菱角。白藕。皆有之。

木威。元一統志。邕州有橄欖子。諸郡有。惟邕州最佳。　龍眼。宣化縣西鄉。武緣縣止戈樂昌兩鄉皆有。初生大樹株。歲春首秀花。夏結子。秋後成熟。其肉稍厚。肉多者。可以曝乾爲乾圓眼。其味甜軟。

宣化縣南寧志石村。所產紅橘。　那龍沙洲。所產荔枝。　盧蓼村。所產水糖。　蘇蓼村。所產龍眼。　平什村。所產烏欖。　潭洛村。所產標竹。　張吶村。所產苧麻。　上東鄉。所產扶竹。生薑。土藤。　大小羅潭村平塽。所產楓槐。料練木。扶竹。　藥物　何首烏。　天門冬。　石菖蒲。　白芨。　乾葛。　桑白皮。　鵝風。　史君子。　麥門冬。　山梔。　曼陀羅花。　槐角子。　章柳根。　金毛狗脊。　草決明。　鶴不消。　香白芷。　縮砂。　茱萸。　香附子。　天南星。　木鼈子。　黑牽牛。　蓬莪术。　紅豆。　葥胡。　地榆。　姜黃。　皂角。　菓。　人面子。　黃皮子。　琵琶子。　羊屎子。　牛乳子。　羅旺子。　羅蒙子。　石粟子。　木必子。　五眼子。　毛荔子。　山龍眼。　烏欖。　橄欖。　芭蕉。　龍眼。　荔枝。　蒲萄。　羊桃。　冬桃。　甘蔗。　榆柑。　香緣。　栗。　梨。　棗。　橙。　橘。　桃。　柚。　李。　梅。　柰。　胡蔓。　岡蒿。　苦蕒。　蘿蔔。　水蕻。　苦蕒。　芥。　莧。　葱。　蒜。　薤。　韭。　芋。　芹。　瓜。　瓠。　薑。　薯。　木。　松。　苦楝。　木綿。　桄榔。　秋楓。　棠梨。　槐。　栗。　銀。　楠。　椿。　楓。　仙。　樟。　竹。　品絲。　高眼。　思勞。　節簹。　馬蹄。　筋。　勒。　篥。　簑。　浮實。　單花。　芙蓉。　薔薇。　含笑。　木槿。　朱槿。　男貞。　女貞。　茉莉。　菊。　蓮。　禽。　秦吉了。　烏鳳。　班鳩。　白鷴。　鷓鴣。　魚。　青竹。　唐濫。　鮎。　鱖。　鱸。　鰻。　鯪。　鱔。　獸。　虎。　豹。　豺。　熊。　狸。　獺。　鹿。　麖、　狭。　猴。　麂。　山羊。（已上並見南寧志。）　苦薆。元一統志。生宣化縣大林中。歲春首發秀。季月採摘葉苗蒸熟。變磨成餅。其味最奇。俗傳邕乃南州盛暑炎熱。又兼烟瘴之地。其蓋草葉相合。日食之如嘗。以避炎暑。稍壓瘴氣。苧麻。　出宣化縣思禮鄉。民戶所植。歲春孟秀。季收之。夏即重秀。季再收之。兩縣婦巧習工。織績而可衣。

武緣縣（南寧志。土產與宣化縣同。）烏鳳。建武志。出武緣縣。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其杪始有羽毛一簇。冠尾絕異。大略如鳳。鳴聲清越。如笙簫。能度曲。妙合宮商。教之稍熟者至能終一種。又能爲百蟲之音。左右溪洞中亦有之。極難得。亦難畜。以生物飼之。　秦吉了。如鸜鵒。紺黑色。丹尺黃距。目下連頂有深黃文。頂毛有縫。如人分髮。能人言。凡咳嗽嘔吟。聞百禽吟。即效學。比鸚鵡尤慧。大抵鸚鵡聲如兒女。吉了則如丈夫。出溪洞中。唐書林邑出結遼鳥。林邑。今占城去州隔交趾。疑即吉了也。白樂天諷諫。又自有秦吉了詩。（已上並建武志。）

跡布元一統志。武緣縣感化永寧二鄉所產。

橫州南寧志穀　稻。粘。穀。糯。花　蓮。珎珠。海棠。芙蓉。木槿。廉蕙。　菓　龍眼。荔枝。蓮子。橄欖。李。梅。石榴。桃。藥　香附子。香薷。班貓。車前子。白芨。蛇床子。艾。菖蒲。菜　芥。蔥。茄。莧。苦蕒。萵苣。薑。茼蒿。筍。芹。冬瓜。芋。蕨。竹。白。苦。葶。簕。釣絲。木。榕。楓。樟。松。槐。楊柳。黃藤。禽　鷓鴣。冢木。鴉。伯勞。布谷。鷹。鵜鶘。雀。獸　虎。狼。豺。豹。麂。麖。獺。狐狸。猴。鼠。畜。牛。豬。羊。雞。鵝。鴨。犬。貓。水簇。龜。鼈。鯉。鯿。鯖。鯽。鰍。鮎。蚌。蝦。螺。蚊。蝨。蟬。蜂。蟻。蝶。蜻蜓。

蝗螂。蛇。蜈蚣。飛蛾。螢。蝦蟇。蜘蛛。螟蛉。（已上並南寧志。）
銀鄉縣志本州產。紵布。元一統志蕉布。（並一統志。）

土貢

本府九城志貢銀三十兩

武緣縣建武志椒（針）。牛（魚馬並）。猪羊。胡蔡（犬燒）。鵞（或）。鴨（肖）。猫（開）。鷄（歌）。（俄）（瀋）。喜鵲（如支）。山鵲。孔雀（西）。鴞（鵂）。龍（正呼竜）。鶴（巳）。虎（虛）。麝。鹿（蝦蟇）。猴。（年）蛇（水）。鼠（花）。麝（虛可）。牛黃（其黃）。白蓉（漆消）。漆。山德雞（作昔）。毛（虛）。裝馬鞍（幕春）。騎馬（幕斷）。下馬（幕何）。解鞍（幕禍）。牽馬（幕牲）。（稽）開馬口（幕舊耕）。馬飲水（幕借當）。史牽馬二次（幕吵賬化）。馬（幕吒）。馬老（幕多）。馬瘦（幕豆）。病馬不要（幕旁馬品）。眼盲（麻毛）。騎駁（麻滿）。擺腰（深等）。找胯（漢亞）。風折蹄（故其）。腦勝（馬備）。好馬（算肥幕氣控罡）。嫩馬（幕還）。騍馬（幕廣）。馬　馬攀頭（捷畫）。馬龍頭（又長）。馬悉由（幕吵仳）。唱馬鹽（幕偉桂）。　你（幕卯去）。踢你（幕卯助）。唱馬盤來且取（幕冒杜阿貫有）。取草（幕有起）。　馬（幕處）。騾馬（幕兩鈦）。騾馬（幕兩賓）。馬騙（幕李）。騍騸馬（幕依）。質白（幕物湖）。驄馬（幕河）。煙薰騎（幕物等）。騟馬。

一歲（姑）。二歲（賦枯）。三歲（來枯）。四歲（粹枯）。五歲（枯）。六歲（曲枯）。七歲。八歲（赫枯）。九歲（眾枯）。十歲（助枯）。十一歲（助偉枯）。十二歲（切賦枯）。十三歲（切乘枯）。十四歲（切利枯）。十五歲（切鉄枯）。十六歲（切曲枯）。十七歲（切偉枯）。十八歲（切赫枯）。十九歲（切眾枯）。二十歲（切賦枯）。四尺一寸（利入打時）。二寸（市時）。三寸（乘時）。四寸（利時）。五寸（棱時）。六寸（曲時）。七寸（偉時）。八寸（赫時）。九寸（眾時）。一兩（多沙）。二兩（賦沙）。三兩（乘沙）。四兩（利沙）。五兩（棋沙）。六兩（曲沙）。七兩（偉沙）。八兩（赫沙）。九兩（眾沙）。十兩（切沙）。金一兩（木吻沙）。金水。銀湑。（穢）鹽。綃（日卯綾令）。紫皂（里烏絲）。（幕孳）生絲　青錦　皂綃　綃　豹　鹽一藤豹皮一番　（打探入）折屋　邊大（屑兜母你耿）　且得　蠻器　蠻弩諸溪　㨂甚紐似中　皆能弩箭削竹　藥箭化外（皆中者立死藥以爲羽）　不施鐵　其毒　蠻甲堆　各一大片　如龜殼項之　屬製如內外悉朱　地間黃　犀　罽極工妙又以　兜鍪疑獨博　介胄珠

雲南刀即大理所　黑沉　不鏽南人最貴之以象皮爲鞘朱之上亦畫犀毘花紋。一鞘兩室各函一刀大者如常刀小者半之鞘以皮條纏束貴人以金銀絲。洞刀兩江州洞及諸外蠻無不帶刀者一鞘二刀與雲南同但以黑漆雜皮爲鞘不若大理之華峒人始生家即稱鉄浸之水中至年十五取爲刀試其鉄精甚即起帶之或以博易及贈遺只送大刀自留其小者終身不捨男女老幼皆佩之云以防藥箭急以刀剜去其肉即不死。諸峒刀尤以洞州所作爲貴斫牛以定價直解五斗而芒。蠻鞍西南諸蕃所作木鞍之亦有爲犀毗紋者餘鞍轡皆朱漆之不用鞯但空垂兩水鐙鐙之狀刻如小龜藏足指其中恐入榛棘傷足也復鞍鞯木爲大錢疊疊數百枚如中國騾驢鞦鞦坐但皮包兩木極婦人亦能騎乃能備坐垂兩尺三邊馳驟如飛。　蠻鞭刻木飾飾如竹根朱黑間漆之長纔四五寸首有小鉄環貫二皮條以策馬。　聖節進奉銀二百五十兩。　綃二百五十疋折銀二百五十兩郊祀大禮銀二百五十兩。　綃二百五十疋折銀二百五十兩。　土貢銀三十兩。　元豐元年安南國郡王李乾德受降之後差來上閤門副使陶宗驅象五頭裝象銅鐸并鉄纏五副十口經象象鉄鉤五柄金廝羅一面銀廝羅八面爲謝乾道九年交聖王登極詔廣西經略司貢使來者什一其利詔下經略司買馴象十以經略使李德遠浩用故事移文交趾買明年春經略使范邵其貢期復近朝命象若將至塞下若不許貢皆引朝之爲市遂以其狀（奏本截目表本缺）時一象可也以一二精寧此俾至闕比及材已以上正象爲進奉大禮經餘象滿犀角字如蝺頭甚差使者稱中衛大夫其邦臣忠翊郎阮文獻充是紹興二十年知政事吳興施公帥桂　舊以其利廚宴於其館今悉罷之使者謂衛　我厚今柰何悉罷去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其畧曰切聞儂智高未叛時奪邕人地而有人爲吏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州有司氣庭洪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爲兵象策智高必叛以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耶四年智高出橫山路入因其倉庫而大振而宗旦又告事急矣以不我拱又不聽宗旦拱以書告者七口告者至不可數度拱終不能得意即載其家走桂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無爲同死也既行之在後智高累敗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爲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甚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合立死吾豈可汙耶罵不絕口智高度其不可誘乃殺之當其初宗旦言不癈則邕之禍必不發轉吾有以待之則必知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末白於天下比見朝所寵南兵伏節死難之人宗旦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耶使宗旦所無一言但賊而能死不去固不可無賞蓋先事以爲備全城而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遂使人諭之曰經略使司與安南都護府坪經略使與南平王比肩使者是都護府小官纔與桂林曹掾官比法當廷參不然不見也使者屈伏遂廷參歸至欲列拜

使人拔之曰。光昇乃奏其事。且著于籍。以爲定制。紹熙元年。安南登極。三年遣使副尹忠訓寧武翼管押章表銀函一副。金廝羅二面。銀廝羅三面。象牙三十株。熟香一十籠。箋香二十籠爲慶賀之禮。舊例郊禋與天朝廷不時卑賜之物。寬衣一對。金帶二條。細香著一百尺。金花銀器二百兩。衣著一百尺。金鍍銀鞍轡一副。馬二尺。慶元元年。朝廷以紹熙登極。及明堂恩例。迺錫一綱。遣使臣押至欽州。是年十一月。文趾遣脩武郎尹仲宣。秉義郎朱傳霖。祇拜登極之命。仍乞數奏願覲詣闕庭朝賀。次年正月。復遣使武義郎阮汝碼。中翊郎徐子允。祇拜明堂之恩。是日升領勅書。四年正月復遣忠訓郎尹國基。秉義郎劉汝梅。忠訓郎李秉彝。管押章表銀函一其金廝羅二面重一百兩。銀廝羅三面重一百五十兩。象牙二十株。重五百觔。熟香五百觔。箋香一千觔。以爲進謝之禮。邕州差機宜安允中借通直郎權通判并服色充正使。左江提舉陳仲攢東南第十三正將充副使就永平寨管伴交使交方物。至州差監作院張子訢管押赴經略司交納別差官詣闕投進。

横州九域志貢銀十兩。

横州志貢銀三十兩。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臧以仁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獻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十九庚

精 洪武正韻子盈切真氣也熟也細也的也專一也靈也凡物之純至者曰精古人謂玉爲精國語祀以一純二精又擇也神觀也精光英華也精鑿也目精也水精也又敍韻从月誤許慎說文精擇也从米青聲徐鍇通釋以爲君子之養身修之於本故孔子曰食不厭精故精粹皆从米曾祖七啓曰芳菰精稗也津貞反顔野王玉篇精細不粗也陸法言廣韻明也正也善也好也丁度集韻咨盈切司馬光類篇又子正切強也張有復古編又目童也別作睛非吳棫韻補叶音咨良切道藏歌靈書靡玄方仰感旋曜精洸洸緊茂萌重德必光昌戴侗六書故槩之精潔純米衣也目中黑粒亦謂之精楊桓六書統精母精精精精並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毛氏曰青从丹當作円从月誤倪鏜類釋精則純一不襍易精氣爲物引之爲精神精誠精妙又天無雲曰精漢書作精今文作晴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此靜切目不悅貌字漆隋義米熟也趙謙聲音文字通晶京切精擇鑿米也目借爲凡物之純至者曰精不雜也易男女搆精又目童子也作睛非陳文條陵目有青睛聰慧之相俗字又精鼩鼠名作䶄非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經切米極細也擇極辨也字切精經精精簽精

篆書 精（古論語） 精（史籀大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精 精（並古老子） 精（義雲章） 精（郭） 精（徐鉉篆韻） 精 精 精（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精 精 精（並六書統）

隸書 精（武梁祠） 精（樊毅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精（史晨奏） 精（修華嶽碑） 精（景君碑） 精（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精（衛夫人） 精（智永） 精（虞世南） 精（歐陽詢） 精（顔真卿） 精（蘇軾） 精（蔡襄） 精（趙子昂）

行書 精（王羲之） 精（李建中） 精（米芾） 精（趙子昂）

草書 精（智永） 精（智果） 精（懷素） 精（米芾） 精 精（並張絆漢） 精 精（並鮮于樞） 精（趙子昂）

總敘

關尹子四符篇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淮南子天先成地後定天地襲精爲陰陽性理字訓二五之氣純而不雜是之謂精邵子腎之靈曰精莊子外篇達生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敬齋古今黈素問說精食氣則謂精從氣中來道家言精生氣則謂氣從精中來究竟論之精氣自是一物正因變化不常遂復判而爲二有能練是二者使復歸於一本非古真人而何澗泉日記管子內業曰能正能靜然後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爲精舍精也者氣之精也 又曰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魏伯陽參同契精溢腠理筋骨緻堅（腠理皮膚之間也非味主於精溢腠理則血皆化爲膏矣）采真集至精者無籌某而不可亂至變者體一而無不周

天出其精 管子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

天地之精 莊子在宥篇黃帝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疏欲取窈冥之理天地陰陽精氣助成五穀以養生也老子玄符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以此人身中之精而言乃後天地之精上陽子其後天地之精屬陰人若寶之惟能健其身益壽而已學猴之徒欲吞此精之纖或採闘丹而燕或運己精補腦以是爲道不亦愚乎

天地至精 魏伯陽參同契三五爲一天地至精（三五爲一者水火土相與混融化爲一氣也斯時也玄黃相雜清濁未分猶如天地渾沌之初少焉時至氣化無中生有則窈窈冥冥生恍惚恍恍惚惚結成圓而天地之至精孕於其中矣）

天地構精 魏伯陽參同契天地構其精日月相撢持（天地即吾身之乾坤也日月即吾身之坎離也天地日月以時而相交故能陶爲象而成器況乾坤坎離以時而相交故能奪造化而成聖胎）

天地合精 西漢書郊祀志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地配一體之誼也詳本志）

天地儲精 宋朱子通書後錄伊川先生作顔子好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

天地襲精 采真集且天地之襲精爲陰陽陰陽專精爲四時散精爲萬物則至精之氣周徧於天地之間而物物得其所矣

陰陽之精 曾子天圓章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唯人爲保而後生也。陰陽之精也。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傳曰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漢書迅雷妖風。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本在地而上發於天。

陰氣之精 西漢書貢禹傳禹言古者不以金錢爲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詳本傳）

太陽之精 吳越春秋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詳本傳）

日月精 長安志辨惑唐大明宮中有結麟樓。注七聖記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麟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麟月精。太上黃庭內景經曰。高奔日月吾上道。鬱儀結麟善相保。梁丘子注曰。鬱儀奔日之仙。結麟奔月之仙。吉水志中鵠鄉有仙王廟。仙王者。蓋日月之精。其說出於道藏經。

明月之精 温革瑣碎錄舊說兎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詳兎字）

夢授日精 晉書載記劉元海母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

食日精 會稽前志紹興府虞翁生。會稽人。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

民吮露精 古史考太古之初。民吮露精。食草木實。

太乙精 長安志授五行洪範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處賢才也。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進見向暗中。鋪書。吹杖端烟然。大出。因以見向。則戶內如燈燭也。向與言三代已前帝王興亡之事。如目見焉。及說陰陽運數起滅之兆。向因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問姓名。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令略授于焉。

太白精 列仙傳東方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采桑於白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托形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唐摭言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業贄謁賀知章。知章覽蜀道難一篇。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太微精 宋韓魏公安陽集謝轉禮部侍郎表乃訪總章之舊式。曰露寢之嚴。享太微之精。冀晝報天之意。

狼星精 金樓子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又感黑龍而上。

昴星精 王子年拾遺記蕭何爲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國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昴宿儲精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揚州知府鈐轄呂大資拒客大資昴宿儲精。崧嶽效祉。介藻其德。金玉其相。

昴畢儲精 宋陳齊俞集賀集賢相公啓嵩衡降秀。昴畢儲精。稟大雅君子之方。富中庸賢者之德。

歲星精 東坡物類志漢東方朔未死時。謂同官郎曰。天下無人能朔者。惟大五公見知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公五公問。奏臣不知。帝曰。卿何所能。對曰。頗善星曆耳。帝問曰。諸星具在否。對曰。諸星具在。唯歲星不見十八年。今復始見矣。帝仰天歎曰。東方朔在朕傍一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

五星精 孔氏實錄先聖生。是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宋齊丘子化書夫伏虺者。必伏五星之精。苟役不至。虺何以伏。

金星精 太平廣記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號爲太白山。

東井沉精 唐張曲江集醴泉銘倬彼東井。貽章于天。沉精降液。下有靈泉。

星斗之精 宋張方平謝賜御書表天語温純。煥若陽春之景。宸毫璨爛。煥如星斗之精。

景緯騰精 宋王珪華陽集賀老人星見表青緯御氣。禾臨春籥之分。景緯騰精。已直天狐之北。符符象昔。瑞疊民瞻。

窈冥有精 老子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也。

兩弦合精 魏伯陽參同契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上弦之時。兌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上弦兌數八。下弦之時。艮卦用事。月生一半之明。故曰下弦艮亦八。合兩弦而觀之。則乾坤鼎器成立。而乘物大修盡在其中矣。）

丹砂木精 魏伯陽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元陽子大道歌云。欲識丹砂是木精。從來兩依與金并。）

朱雀火精

（魏伯陽參同契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朱雀乃南方火精執衡司夏）

舍元播精（魏伯陽參同契舍元虛危播精於子金丹之妙合元於先天播精於後天）

五行之精（禮記月令章句凡麟者五行之精）

大帝之精（春秋合誠圖大帝之精起三河之州中土之腴）

五帝之精（春秋保乾圖血氣含五帝之精）

木帝之精（漢武故事西王母使者曰東方朔木帝之精爲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

天下至精（易繫辭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此）

純粹精（易乾文言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詳見乾卦）

聖人貴精（莊子外篇刻意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一之精通合于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

至道之精（續後漢書道術錄仙傳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維無懷之俗且有號鳴夷而興體兩同名一味至道之腴一含至道之精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是謂一死一主而乃知交情）

發揮道精（唐歐陽詹集上方石像記飛巖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失）

玉帛二精（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大小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繭栗蒸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畡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齋敬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爲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爲七事）

還精（抱朴子內篇至理卷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

剪精（抱朴子內篇論仙卷醇醪汩其和氣豔容伐其根荄所以剪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

喪精（抱朴子內篇論仙卷百技萬變喪精塞耳）

寶精（抱朴子內篇微旨卷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幷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上陽子曾川翁曰精爲生炁炁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於此養生之士先寶其精精滿則氣壯氣壯則神旺神旺則身健而少病）

傷精（山居備用多怒傷精又據熱食鹹物竟不得飲冷水酢漿水等令人喜失聲或五味濃厚食以免傷其精省煎煿熏燥物以免滲其血）

閉精（三元延壽參贊書素女曰人年六十者當閉精勿泄若氣力尚壯盛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疾又見慈字）

男女構精（易繫辭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注曰化生形化者也）

無搖汝精（莊周在宥篇廣成子授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鼓筴播精（莊子人間世篇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脅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

內守九精（抱朴子內篇至理卷外除五曜內守九精詳理）

氣能變精（管子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一氣之極也一氣能變曰精一事能變曰智）

神而能精（莊子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

六氣之精（莊子雲將東過扶搖之枝（雲將雲師也扶搖木名）而適遭鴻蒙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四時不節今我將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必弗知）

金液之精（上陽子夫金液還丹之精姓金喚九三郎諱元晶號曰金華商夫君居玉池之西出入跨虎乳名嬰兒晚則呼爲金公凡到隣家使稱主人其精嗇交梨此乃先天地之精卻爲人之至寶）

食氣吞精（上陽子純陽翁云吞精食氣先從有悟理歸真使入無）

氣清爲精（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氣之清者爲精人之清者爲賢治身者以積精爲寶治國者以積賢爲道）

積聚衆精（春秋繁露考功名篇天道積聚衆精以爲光聖人積聚衆善以爲功）

方面真精（太平廣記上元夫人又告漢武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真精六甲者五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玄景之臺子其寶祕焉）

六巳石精（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令雖得其形覩其妙理而無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當以召山靈朝地神攝萬精驅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

血化爲精（太平廣記西王）

（毋謂漢武帝曰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爲血血化爲精精化爲神神化爲液液化爲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三年易精**（太平廣記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玄黃醇精**（抱朴子內篇對俗卷　餐朝霞之沆瀣吸玄黃之醇精拜俗）**飛丹流精**（太平廣記太真夫人曰仙方有九品其三名飛丹紫華流精拜仙）**以賄玷精**（王符潛夫論富者則以賄玷精貧者則以之易計）**與天通精**（王符潛夫論王者至貴與天通精心有所想意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爲變移）**連光五精**（晉二俊文集盛德頌聖靈登遐降陟在天連光五精流輝太一）**天錫元精**（唐李元賓集謁夫子廟文夫子聖人天錫元精其未生也若超然神遊與兩氣相存其既生也通三季之會飆飆運淪絃歌之音拊而不味仁義之圖卷而靡陳）**剛健粹精**（唐李衛公集漢元論　夫帝王者天也天以剛健爲氣粹精爲體氣剛而明則三光不昏體粹而精則四氣不亂）**運感赤精**（宋王珪華陽集賀同天節表履乘離之首氣紀出震之盛期運感赤精茂漢風於六世慶建華旦邁舜治於千齡）**食六戊精**（抱朴子雜應篇中岳道士郄元節食六戊之精假令甲子之辰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脩要之精**（管子水地目之所以視非特山陵之見也察於荒忽耳之所聽非特雷鼓之聞也察於淑湫心之所慮非特知於粗也察於微眇故修要之精）**慮不及精**（文中子慮不及精思不及曆焉能無咎焉能有譽）**食不厭精**（論語鄉黨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注食飯也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爲詩㝡精**（西漢書文帝時申公爲詩㝡精以爲博士申公爲詩傳號曰魯詩）**博而不精**（東漢書馬融常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擇焉不精**（唐韓昌黎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但小未精**（晉書王珉字秀琰時有外國沙門提婆妙解法理爲珉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

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澄汚留精**（五代薛史晉劉遂清傳遂清字得一素不知書但多計畫判三司日每給百官俸料與判議曰斯輩非盡有才能多世祿之家宜澄其汚而留其精者或對曰昔唐朝渾郝顏段每一欵出以一子出身率爲常制且延賞垂裕爲國美談未有因月給而欲沙汰恐未當也群論由此滅之）**詞寡義精**（宋吳泳鶴林集應辭授舉議郎勅　氣和而識瑩詞寡而義精涵泳之間能使人有歆動興起之意蓋深於詩也）**詞贍理精**（宋吳泳鶴林集度正叔授禮部侍郎制　衣深帶博蔚有大儒之風詞贍理精眞侍講官之體）**忠精**（兩漢蒙求劉向字子政成帝時帝元舅王鳳秉政專國權兄弟七人皆封列侯時數有大異向以爲外戚貴盛鳳兄弟用事之咎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爲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著其占驗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厲精**（西漢書宣帝本紀元康二年詔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魏相傳上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　循吏傳孝宣始躬萬機厲精爲治　谷永傳成帝時谷永上疏曰陛下厲精致政　唐書劉洎傳太宗時皇太子初立洎上書曰以陛下多材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　馬周傳馬周上疏曰以陛下之明誠欲厲精爲政不煩遠采上古但及正觀初則天下幸甚　崔祐傳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厲精思治　元宗本紀方其厲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　刑法志帝自初即位勵精政事二十年間刑獄减省以此見致治雖難勉之則易未有爲而不至者　李絳傳憲宗問李絳曰開元時致治天寶時致亂何一君而相反李絳曰元宗臨御初任姚崇宋璟厲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　高郢傳代宗戢定多難厲精思治務行寬仁　獨孤及傳陛下不於此時厲精思所以救之之術恐今宗廟有累卵之危　德宗本紀德宗初握萬機厲精治道凝旒延納於讜言側席思求於多士　元稹傳元稹上疏憲宗曰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求治豈言而不用哉　武宗本紀史臣曰昭肅運筹勵精拔非常之俊傑　懿宗本紀史臣曰恭惠始承丕造頗亦厲精延納讜言尊崇耆德　韓偓傳昭宗反正勵精政事偓處事機密率與帝意合　戴埴鼠璞宣帝厲精而漢中興卒任許史恭顯輩以基讒佞用權之禍憲宗厲精而唐中興卒任梁守謙王

守瀅陳志玄業肇太和甘露之變自昔英主政自己出雖不任群臣耳目必有所寄宮闈之內非在外戚則在宦寺勢所必至要之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如筭裘振領但當選擇賢德以任之本朝托股肱於宰執付耳目於臺諫寄心膂喉舌於侍從百執事所以通下情絕壅蔽其紀綱極正委任一倫猶有弄權於廊廟之上者況宦寺外戚乎擱江綱屬精　賦句精於世變必有繳存經綸天下皆由心起　漢斷英偉當震遷擊風采振揚日閒月明　亂治一意汲汲事懷之總吏始數辭參參超直之實　政事所當勞勞則不憚煩晝實有司積積之必精宣帝或旁精於臨政之日或齋精於威祠之際　其勞於政事親則必窮其速於士大作而史始　聽五日考何勉力以不倦躬為懷考何留神而愈勤　儉躬非太親由慮下之甚深遊意非過勤必致乎而後已　屬精為治振作析功焉精吏始特除宿契太宗銳意考深異狀治下之功留心聽斷期底措刑之美　夜雖未艾尤切留心。日不知其常勤銳情羣書足用屬精　賦偶力務加勉志思自疾。銳意而為尚恐有失用心不剛將何以致　其自勵有如此者非至精孰能與於　士大夫始亦由宣帝之勞政事數乎本自元宗之遍

草精生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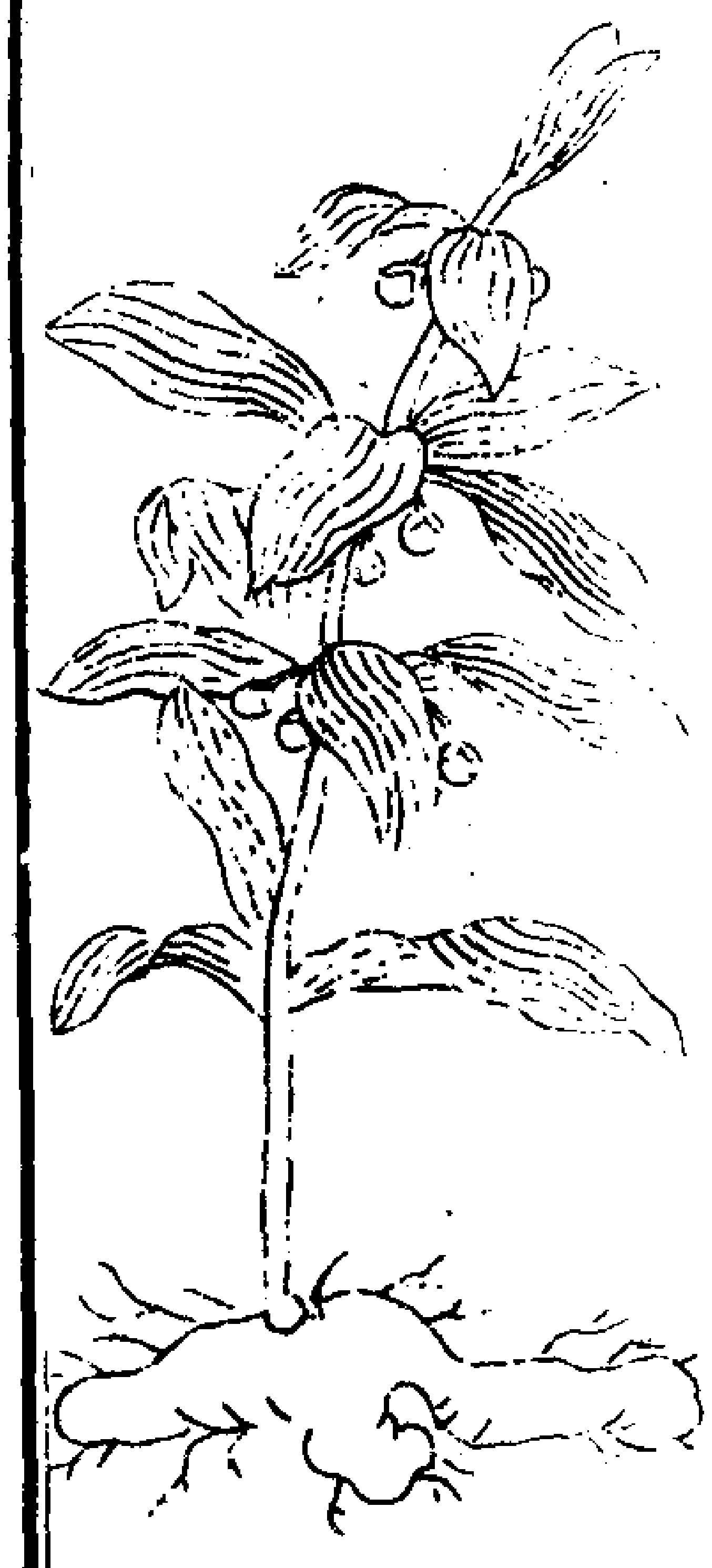
（太玄寶典草精生精章）草中有精靈之物能令人長生生精益髓精竭再生髓竭再行草精甘菊是也得四兩清酒煑一沸出之暴乾為末每服方寸匕以清水下七日外精生不窮矣

木精養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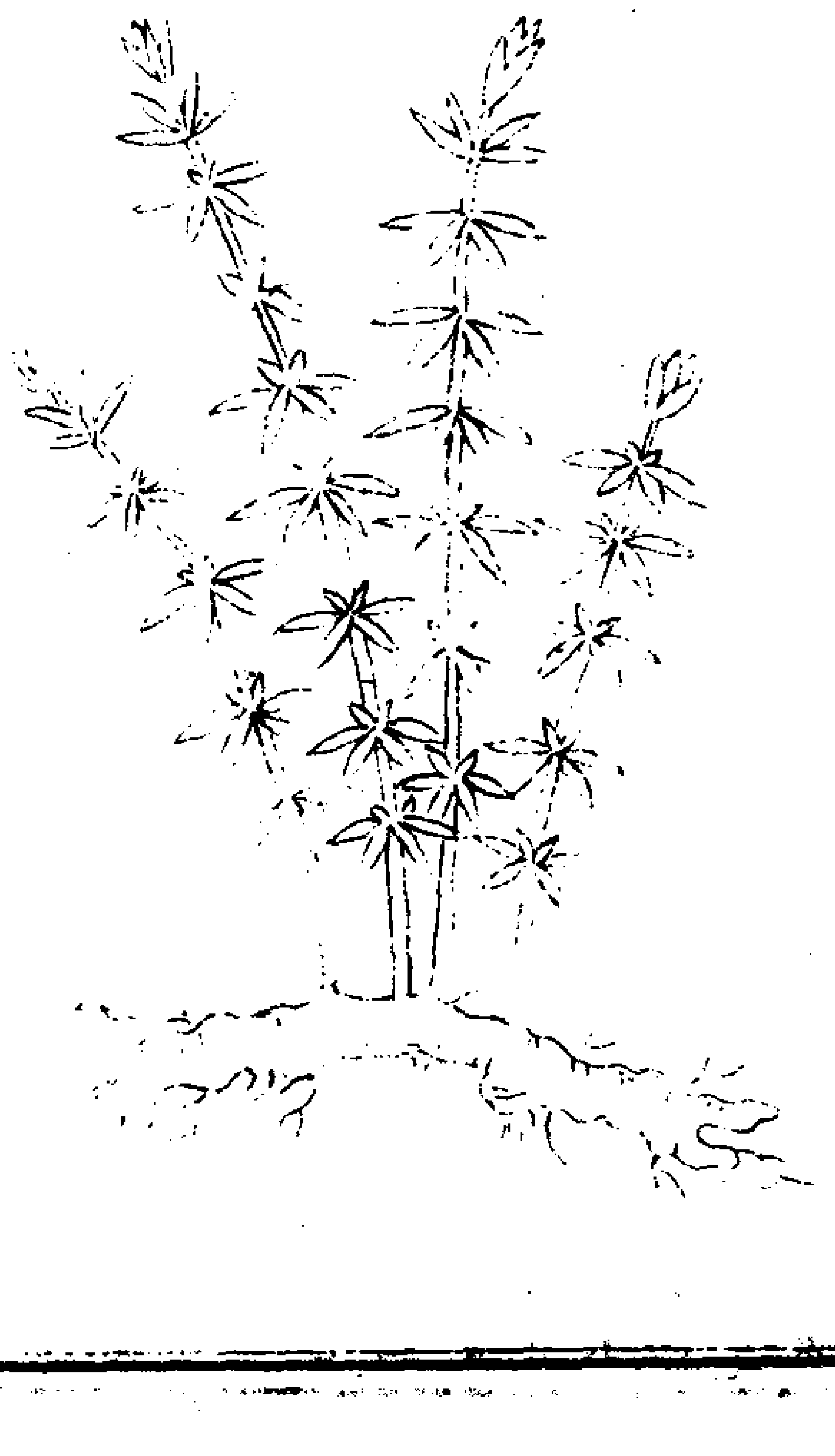
（太玄寶典木精養精章）天地之精英結而為不凋之木葉嫩子柔能生精通百脈換凡軀生深山谷高奇之狀無人迹處者可採之栢木仁是也和嫩葉杵三萬六千下雜以木密塞新筒中以東流山泉煑之並無苦味惟甘辛異香耳向日以水下一匙許百日外不飢精自秘雖搖動不泄也亦無寒暑見鬼神步及奔馬情悉保守百日疾已祛久久四支生青毛耳鼻赤色是也

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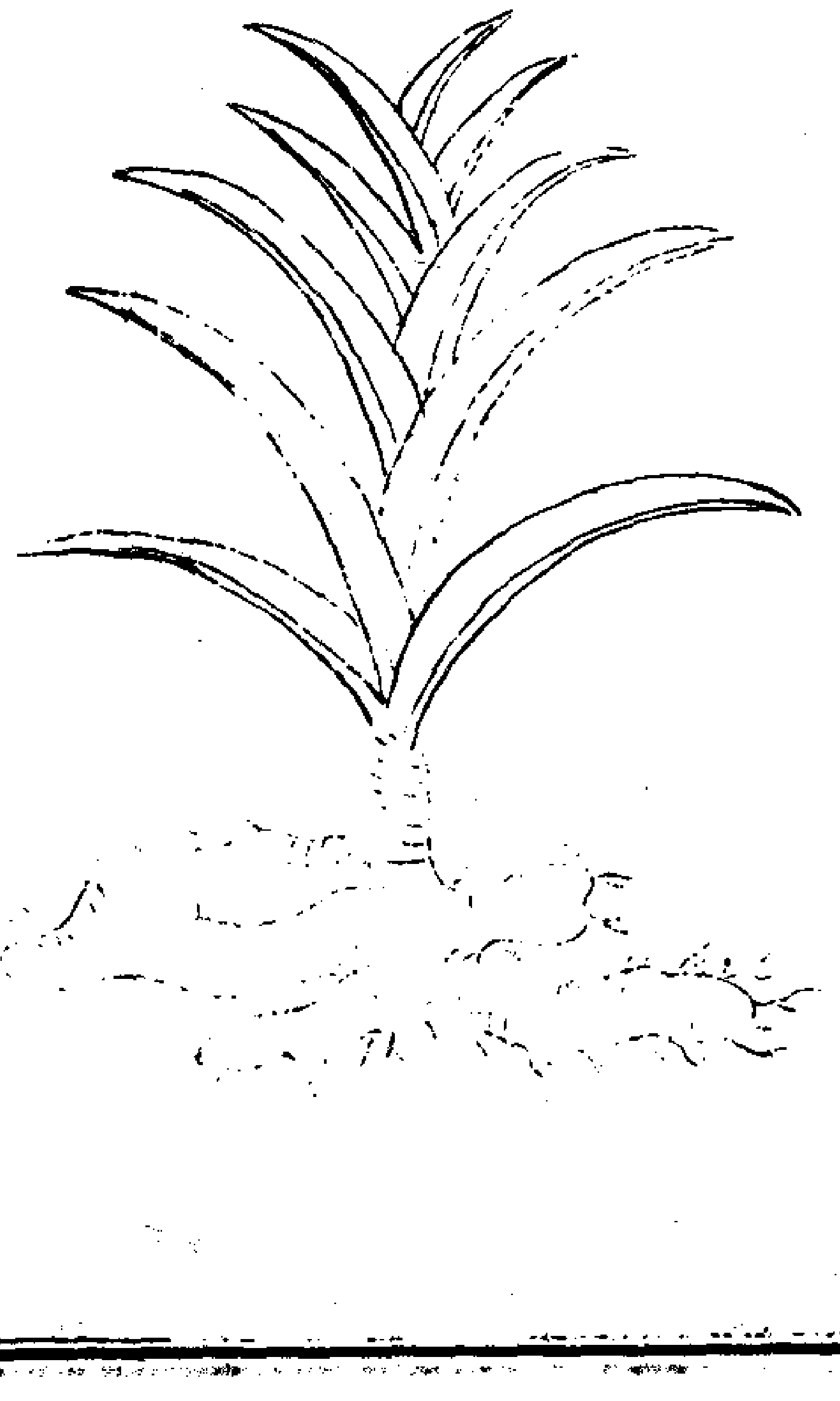
滁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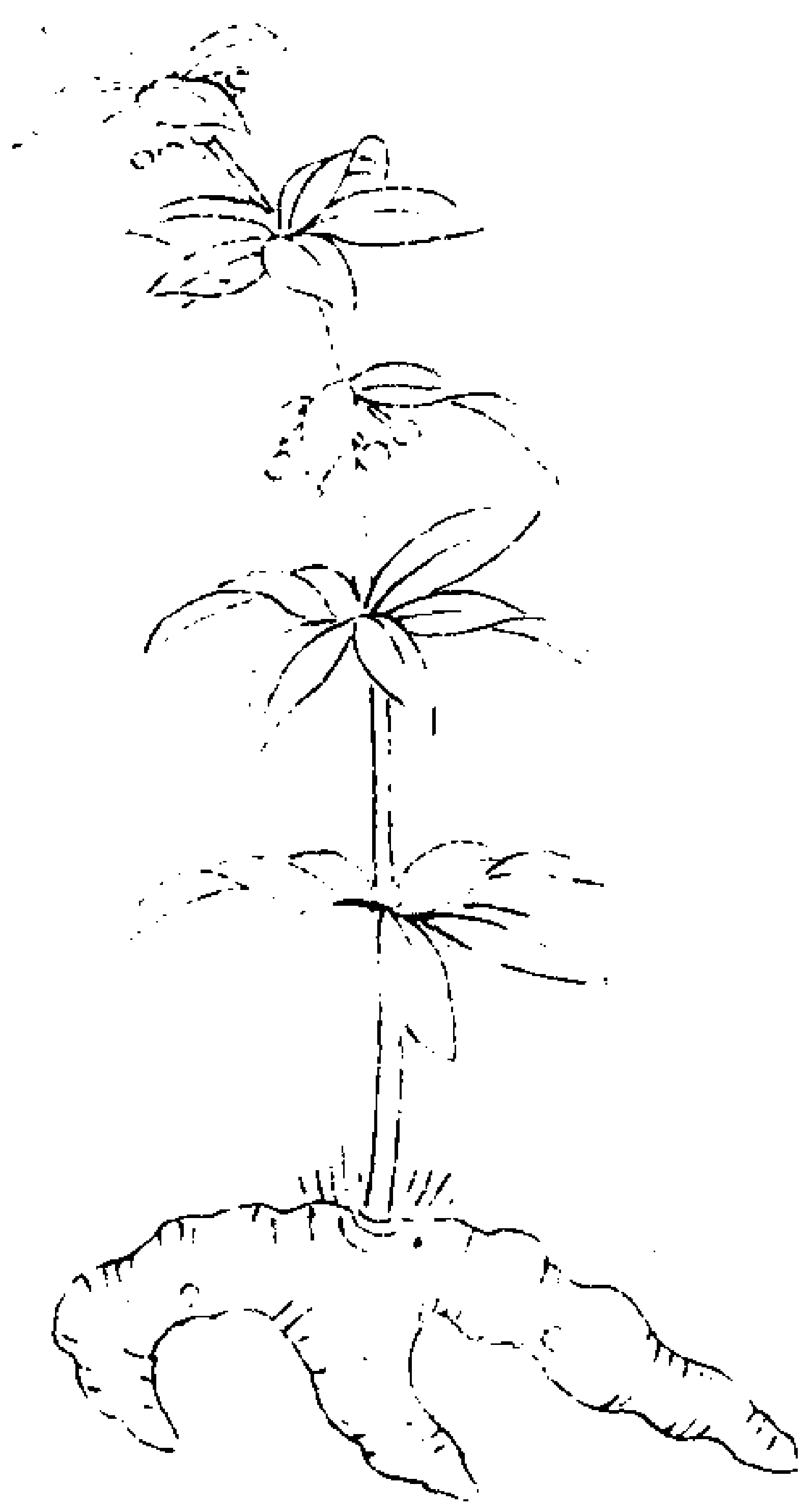
丹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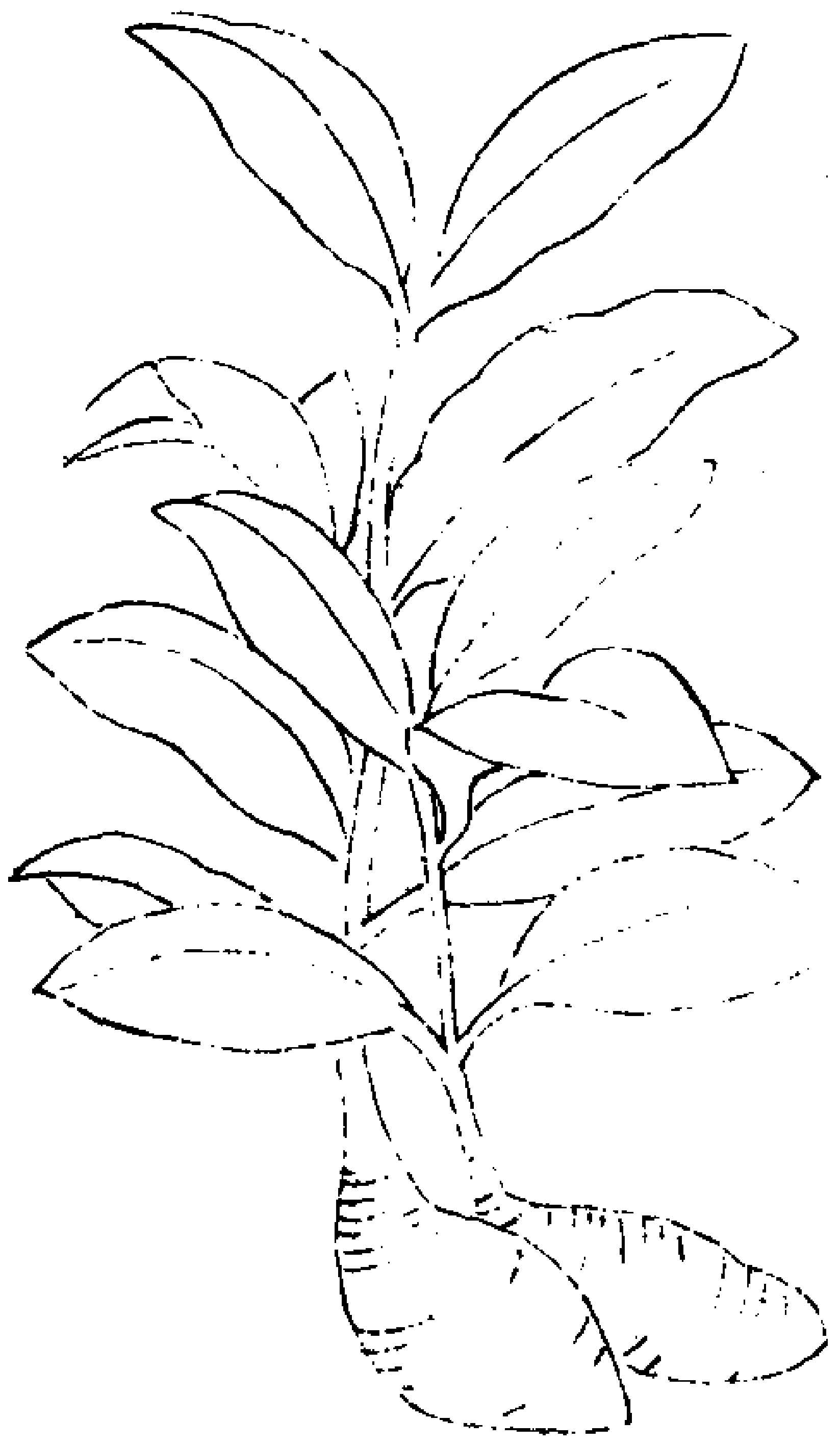
兗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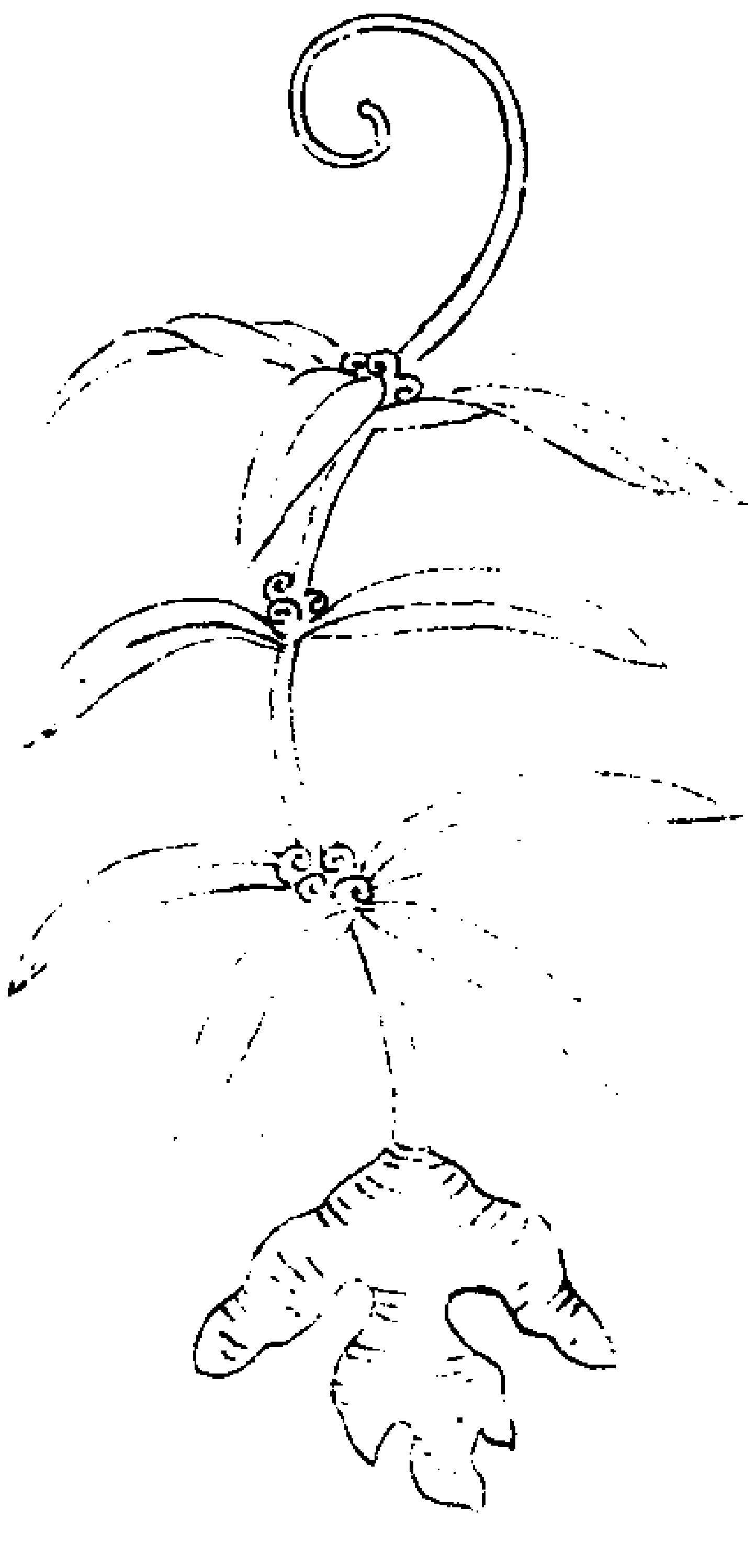
解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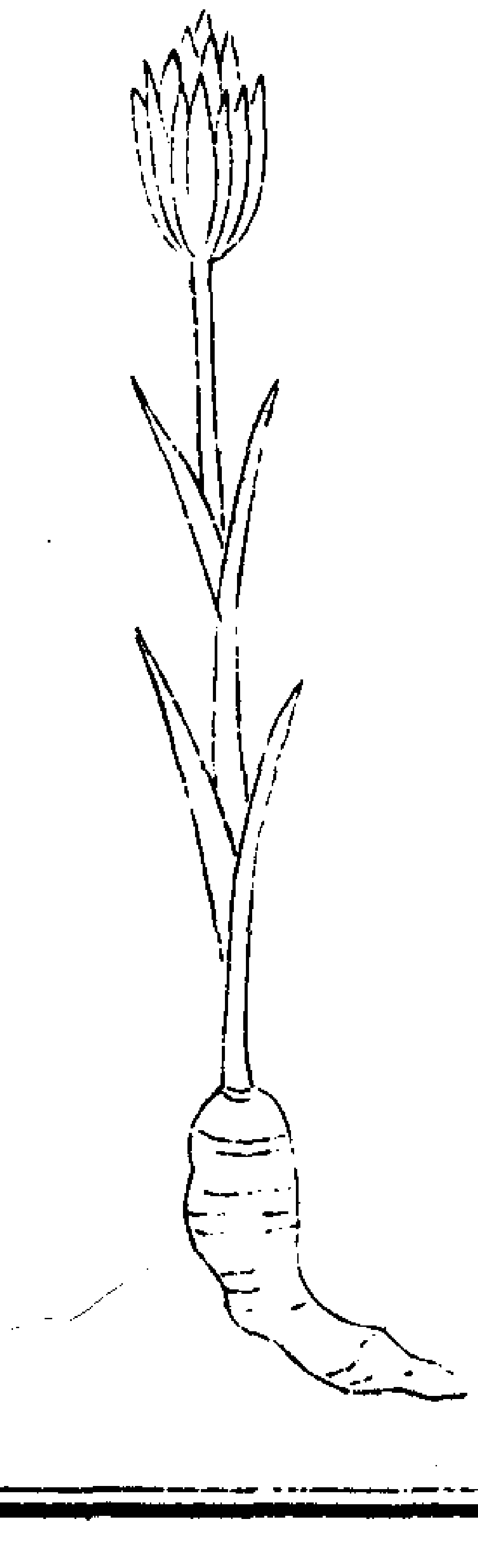
解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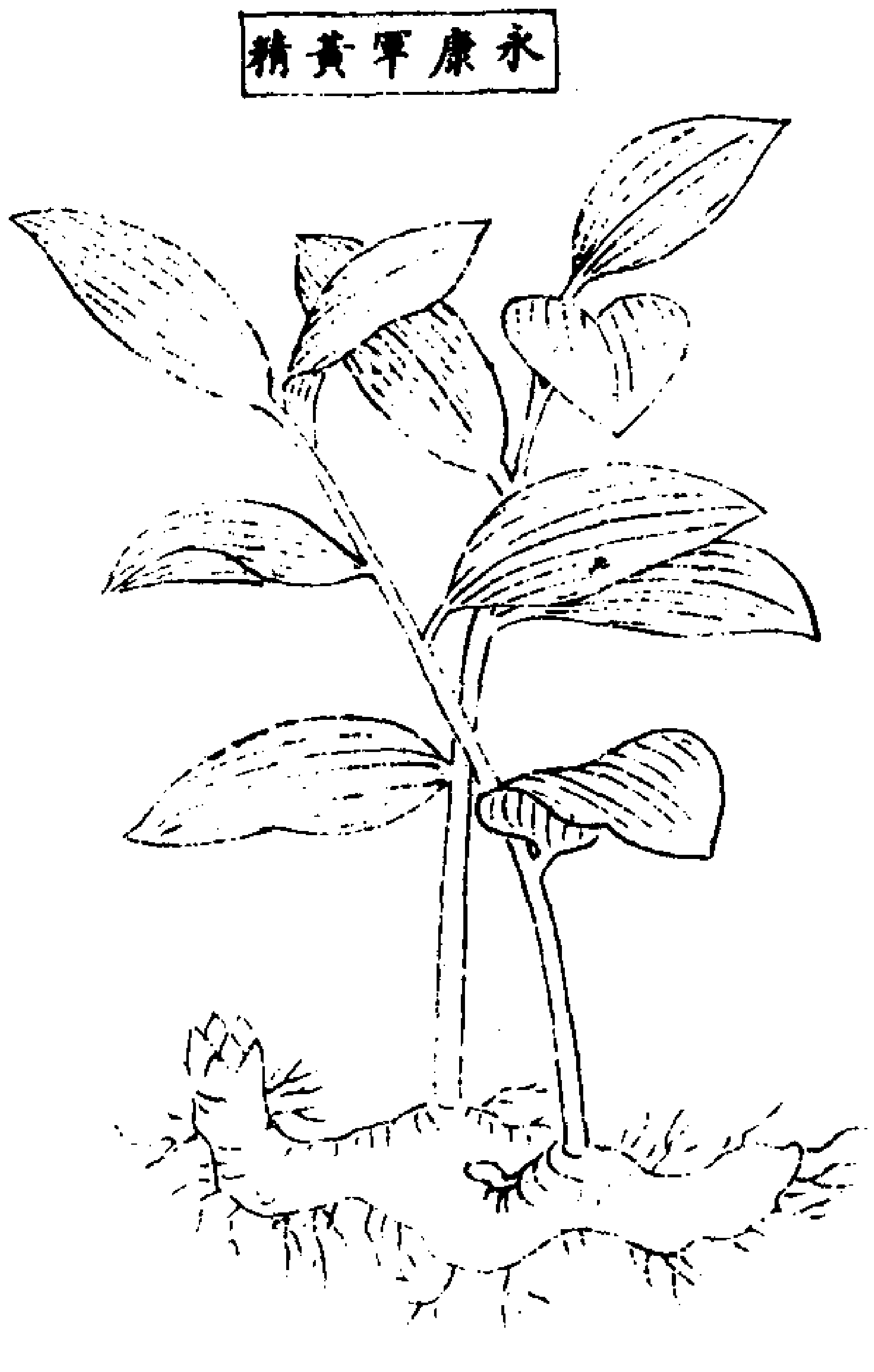


商州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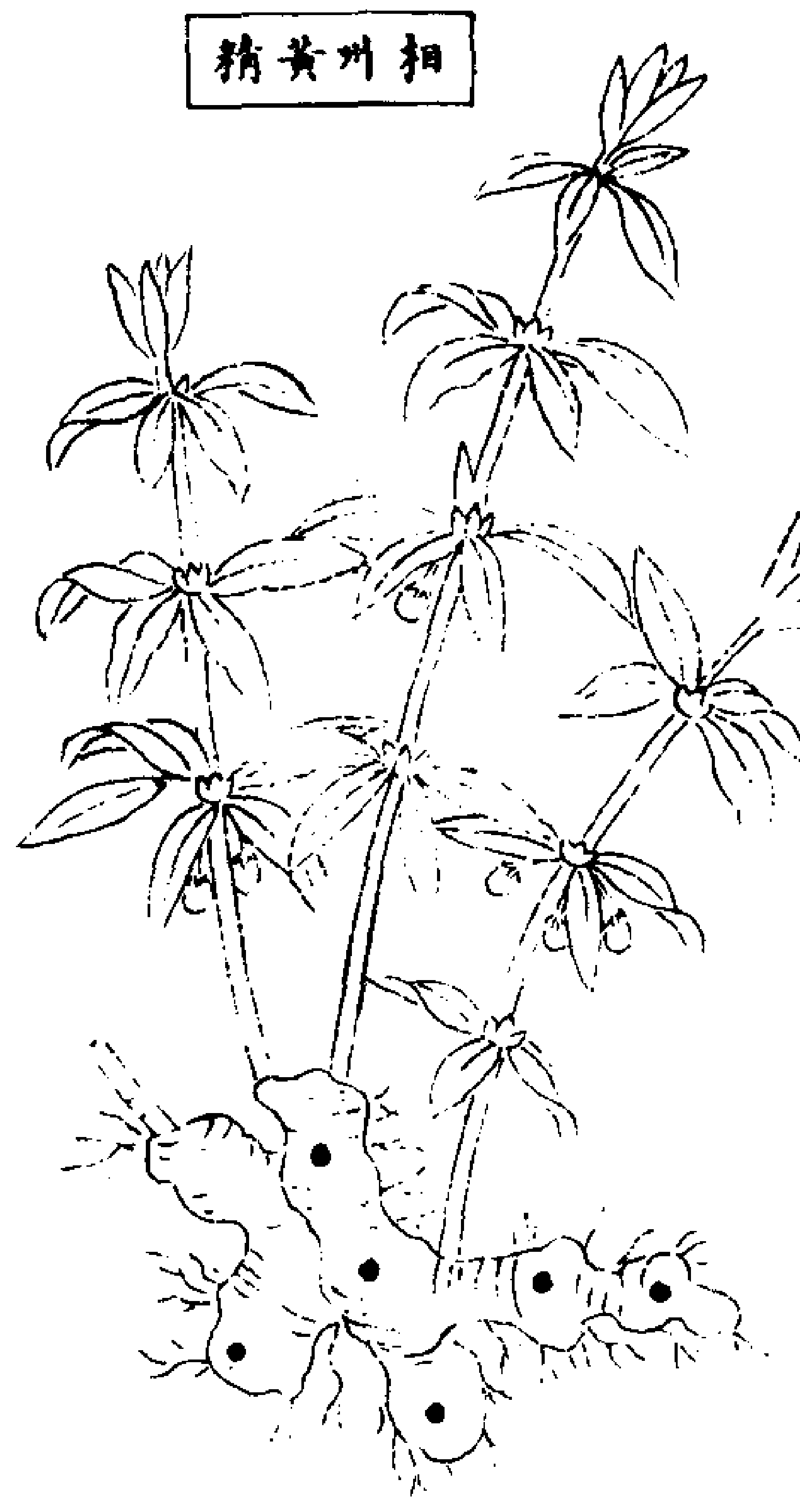


荆門軍黃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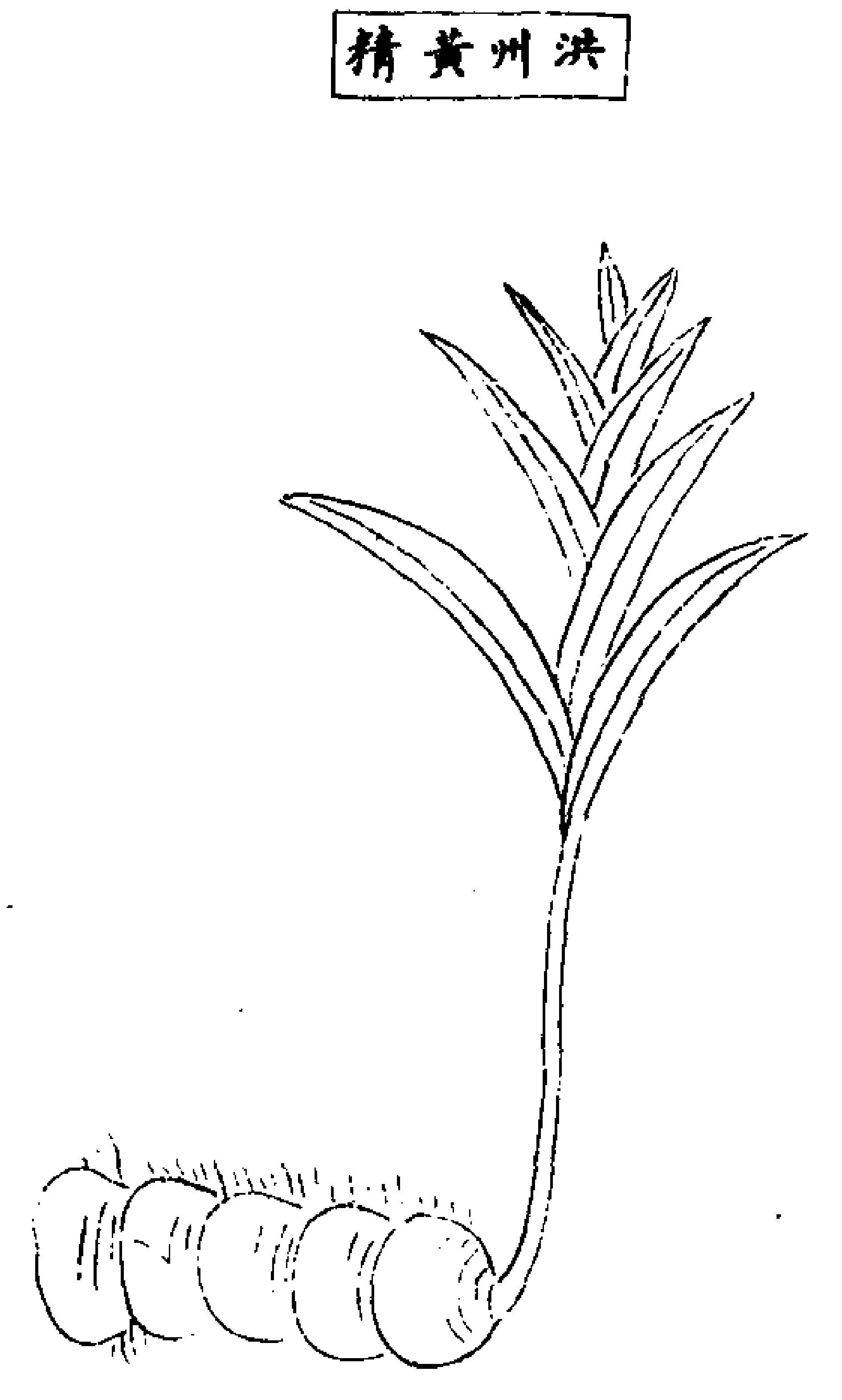




永康軍黃精



相州黃精



洪州黃精

廣雅黃精龍銜也。黃葉似小黃也。抱朴子内篇仙藥卷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惟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莵竹。一名救窮。一名垂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耳。而服之日可三合。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耳。凶年可以與老小休糧。人不能別之。謂為米脯也。沈存中忘懷錄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香美可食。　又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曝乾。又蒸曝乾。食之如蜜。可停。神仙傳王烈字長休。邯鄲人也。常服黃精。又曰。白莵公服黃精而得仙。劉向列仙傳脩羊公。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中。中有懸石榻。臥其上。榻盡穿陷。略不食。時取黃精服之。集仙錄張正禮漢末在衡山學道。服黃精。受西城君虹景丹。遂得内外洞徹。得仙而去。溫革瑣碎錄凡服黃精。以黃精不拘多少。根莖皆可細剉。陰乾擣羅為末。每用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内即變老為少。異力增倍。稽神錄臨川有士人虐遇其所使婢。婢不堪其毒。乃逃入山中。久之糧盡飢甚。坐水邊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濯水中。連根食之甚美。自

是但食之久之遂不飢而更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中獸走以為虎而懼因念得上樹杪乃佳也正爾念之而身已在樹杪矣及曉又念當下平地又欻然而下自是意有所之身輒飄然而去或自一峯之一峯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伐薪見之以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其在絕壁下即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益駭異必欲致之或曰此婢也安有仙骨不過得靈藥餌之爾試以盛饌多具五味令甚香美置其往來之路觀其食之否如其言果來就食食訖不復能遠去遂為所擒具述其故問其所食草之形即黃精也復使之遂不能得其婢數年亦卒續補侍兒小名錄　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女子環鬟容止若爲呼盧戲其具俱希世之寶前有紅蠟枝擎以金盤商驟詩未絕聞舟中語曰紫府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食之者為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聞人呼商遂即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揚玉味斟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二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网貪恩靈餌漸近天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覗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廟參明廟中得巳殘詩句後果得至人遺黃精服餌後不知所在苕溪叢話蘇苑唯黃云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為精其實黃獨自一物也本處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糧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餌客食黃精也此語殊繆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餌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為黃精矣本草名醫別錄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除風濕安五臟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一名萎蕤一名仙人餘粮一名垂珠一名馬箭一名白及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二月三月採根陰乾　陶隱居云今處處有二月始生一枝多葉葉狀似竹而短根似萎蕤萎蕤根如荻根及菖蒲概音既節而平直黃精根如鬼臼黃連大節而不平雖燥並柔軟有脂潤俗方無用仙經所貴根葉華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具在斷穀方中黃精葉乃與鉤吻相似惟莖不紫花不黃為異而人多惑之其類乃殊遂致死生之反亦為奇事　唐本注云黃精肥地生者即大如拳薄地生者猶如拇指萎蕤肥根頗類其小者肌理形色都大相似今以鬼臼黃連為比殊無髣髴又黃精葉似柳及龍膽徐長卿輩而堅其鉤吻蔓生殊非比類　宋開寶本按別本注云人服用以九蒸九暴為勝而云陰乾者恐為爛壞永嘉記云黃精出松陽永寧縣藥性論云黃精君陳藏器云黃精陶云將鉤吻相似但一善一惡耳按鉤吻即野葛之別名若將野葛比黃精則二物殊不相似不知陶公憑何此說其葉偏生不對者為偏精功用不如正精蕭炳云黃精寒日華子云補五勞七傷助筋骨止飢耐寒暑益脾胃潤心肺單服九蒸九暴食之駐顏入藥生用圖經曰黃精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為佳三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本黃末赤四月開細青白花如小豆花狀子白如黍亦有無子者根如嫩生薑黃色二月採根蒸過暴乾用今通八月採山中人九蒸九暴作果賣甚甜美而黃黑色江南人說黃精苗葉稍類鉤吻但鉤吻葉頭極尖而根細蘇恭注云鉤吻蔓生殊非比類恐南北所產之異耳初生苗時人多採為菜茹謂之筆菜味極美採取尤宜辨之隋羊公服黃精法云黃精是芝草之精也二月三月採根入地八九寸為上細切一石以水二石五斗煑去苦味漉出囊中壓取汁澄清再煎如膏乃止以炒黑豆黃末相和令得所捏作餅子如錢許大初服二枚日益之百日知亦焙乾擣末水服功與上等抱朴子云服黃精花勝其實花生十斛乾之可得五六斗服之十年乃可得益又博物志云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世傳華佗漆葉青粘散云青粘是黃精之正葉者書傳不載未審的否　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勿用鉤吻真似黃精只是葉有毛鉤子二箇是別認處若誤服害人黃精葉似竹葉凡採得以溪水洗淨後蒸從巳至子刀薄切曝乾用　食療云餌黃精能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置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暴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蒸之若生則刺人咽喉暴使乾不爾打壞其生者若初服只可一寸半漸漸增之十日不食能長服之止三尺五寸服三百日後盡見鬼神餌必昇天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　千金方種黃精法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子亦得其苗甚香美堪喫　又造黃精法九月末掘取根揀取肥大者去苗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聖惠方神仙服黃精成地仙根莖不限多少細剉陰乾擣末每日淨水調服任意多少一年之間變老

爲少本草道藏神仙芝草經黃精寬中益氣五臟調良肌肉充盛骨髓堅強其力倍多年不老顏色鮮明髮白更黑齒落更生老下三尸蟲上尸好寶貨百日下中尸好五味六十日下下尸好五色三十日下爛出花實根三等花爲飛英根爲氣精　博物志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乎天姥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鈎吻不可食之入口立死人信鈎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　靈芝瑞草經黃芝即黃精也陳衍寶慶本草折衷黃精一名氣精生嵩陽即嵩山及茅山滁丹光解商相洪州荊門軍永康軍今南北處處山谷有之局方預知子丸用黃精乃蒸熟按鈎吻一名野葛入口則鈎人喉吻而致斃續粹錄乃謂鈎吻花紫而黃精花黃白也或誤中鈎吻毒者宜服葛根羊血桂心葱涕皆可以解之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黃精爲太陽之草乃芝草之精味甘平無毒安五臟爲君耐寒暑輕身不老潤心肺益氣寬中除風濕充肌肉堅強骨髓倍氣力助筋脉齒落更生單服則九蒸九暴入藥則薄切陰乾產嵩山茅山與鈎吻相類黃精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對而生莖梗柔脆頗似桃枝四月開華若小豆花八月採根如嫩生薑鈎吻葉尖根細小莖不紫花不黃黃精常餌可以益壽鈎吻誤食遂

致殺人　太平廣記王烈常服黃精及鈆年二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　閑中記黃精稟至陽精氣而注取其根九蒸曝之服食可以長生　冷齋夜話黃魯直曰老杜詩黃獨無苗山雪盛黃獨者芋魁之小者耳江南名曰土卵兩川多食之而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有道人餌客食黃精　土產黃精三山志黃精二月生苗高一二尺葉如竹葉而短兩兩相向莖梗柔脆頗似桃枝根如嫩生薑黃色八月採蒸熟啗延平府清溪源順昌華山皆有之其根類薑陽大而黃　蒲陽志黃精生深山中崖壁之上牛羊所不及履踐之處竹葉者佳九蒸九曝而食一曰鹿竹列仙傳詩云黃精苗短服青鹿　紹興府志黃精出諸暨縣石鼓山人採之以黑豆同煮或蒸甘美可食鄞人唐泰綠期王錄師詩黃精蒸罷洗瓊杯林下從留石上苔昨日圍碁未終局且乘白鶴下山來　赤城志白居易贈天台鄭隱君詩有黃精花半茸之句山中人九蒸九曝而食　新安志黃精者生山之陰視其華之白以別鈎吻土人號爲甜藤亦曰胡孫薑　金陵志舊不載所出州郡但云生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以嵩山茅山者爲佳　茅山志黃精九蒸九曝服之駐顏隱居云爲仙經所貴根葉花實皆可餌服酒散隨宜　惠州府志黃精根如嫩薑食之可以休糧一名仙人餘糧　恩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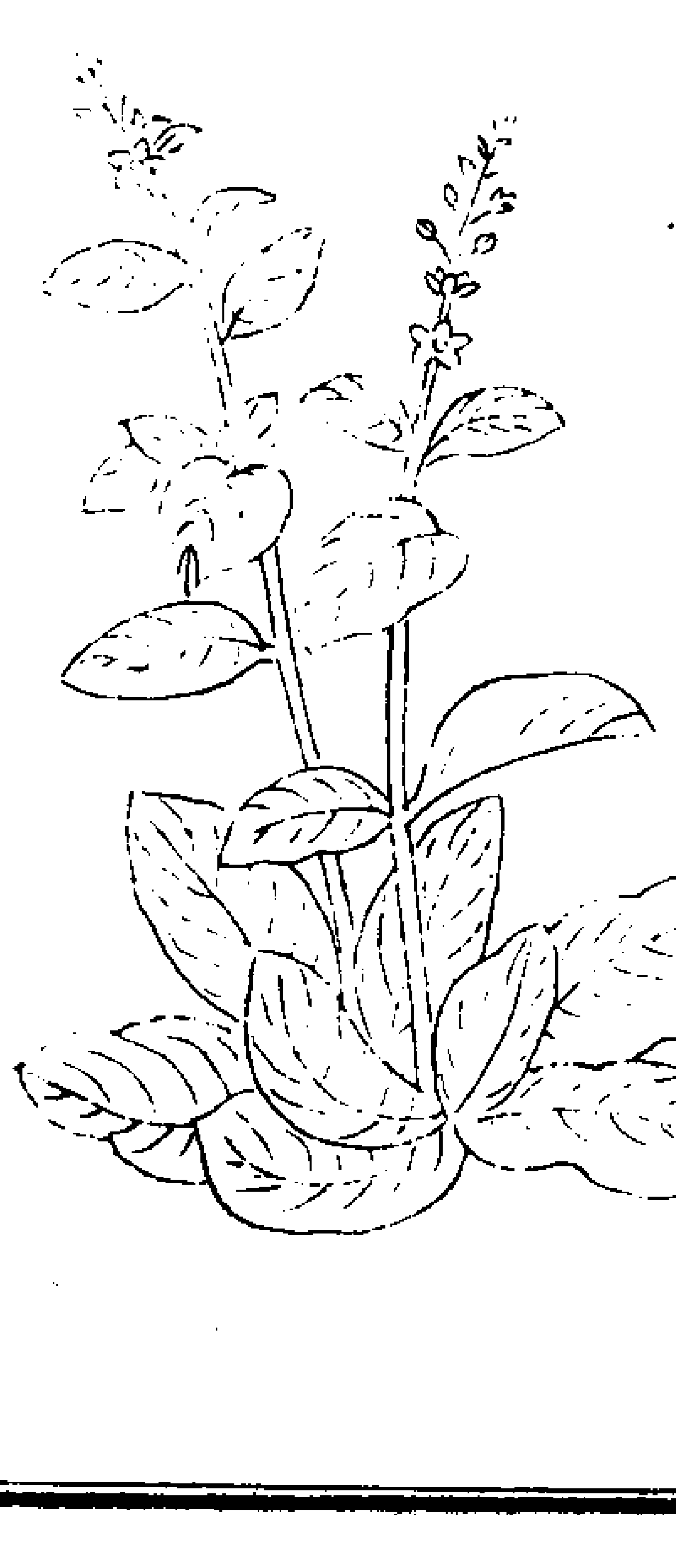
志黃精味甘苗可供菜茹無食其根者蓋地之所產不同也　撫州志黃精金谿崖山最多本草云仙藥也邑人家常有好食其苗而步行如飛今採根製之味甘可致遠　九江志蘇山觀記黃精過野白朮盈川　大同志渾源州　大同志應州　太原志太原縣　解州夏縣志　松陽永寧縣　平陽志芮城縣　明山建武志　重慶府志彭水縣　黔江縣　大一統志瀏陽縣　寶慶府志武岡州邵陽縣　潼州志連桂州　瀏陽志長沙府湘陰縣　大一統志湘鄉縣　澧陽志澧州　臨安志杭州府　新津志房山縣　沅州志沅州　南康志建昌縣　應天府志　泰安志濟南府　毗陵志　豫章續志　滁州志　湘汭新志　鮑明遠集過銅山掘黃精土肪閟中經水芝韜內策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力（一作曆）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跡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溪晝森沉竇乳夜涓滴既類風門磴復象天井壁蹀蹀寒葉離灇灇秋水積松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愧梁鄭客得仁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宋韓維南陽集韓維吞象之謝惠黃精仙經著靈藥慈品上不刊服之歲月久衰羸反童顏巖居有幽子來時斷蒼山溪泉濯之潔秋陽暴之乾九蒸達晨夜候火不敢安持之落城市誰復著服看富貴異所看口腹窮甘酸貧賤固不厭錐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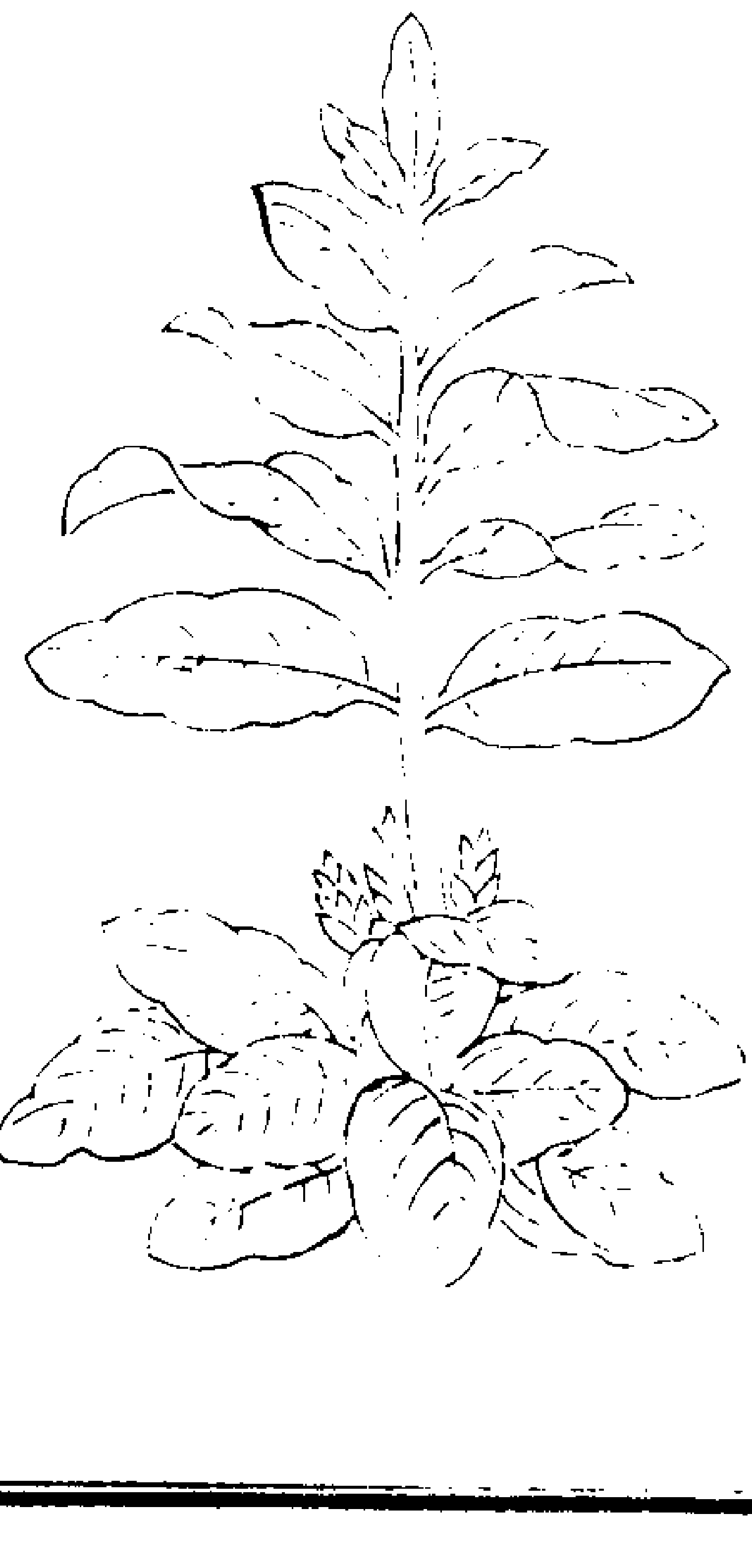
乃其千坐使至靈物委棄同草菅惟君冲曠士翛然守高閑食之易爲力天和中自完故以此爲饋其容數一箪報我三百言浩浩馳波瀾何以揄珍重如獲不死丹方當煩燠時把玩毛骨寒他年靈氣成與子騎雙鸞　唐韋應物詩餌黃精靈藥出西山服食採其根九蒸換凡骨經著上世言候火起中夜馨香滿南軒齋居感衆靈藥術啟妙門自懷物外心豈與俗士論終朝脫印綬永與天壤存　宋李商老集引年緣晚遂服食輔根源覽觀神農書妙藥貫討論煉石多中乾獲芝恐俱焚百卉復易敗嗜能駐精魂彼美太陽草功嫌蒸曝煩豈惟顏色好會及兒女孫可憐張茂先博物號超群乃以鈎吻配陋矣非其倫苓龜及朝日枸杞犬暮雲二物俱仙株兹事空前聞寧如澗谷傍扶路柯葉繁居然有餘嗜咀嚼當盤飧方壺執云遠舟丹寰可攀儻能賞我趣安知非羨門　謝無逸溪堂集謝吳迪吉以麻源桃實法製黃精遺老兒平生剛直心真率類狂狡居首富兒門閒食亦不飽非學老髮垂書懼我心攬瘦妻首非逢敢謂美而佞姊姑宵不寐清饑常至卯幸賴親友人饋送亦稍稍崔嵬華子崗秀巔橫參死木桃花筆竹巖永移枝撓千年採擷餘曾逅麻姑爪喧喧聲利區獻酬呈搶攘兮甘及衡門古心君獨御作詩軼嘉惠貿野言非巧　李忠定公集答鄭夢錫數枚

送黃精、太陽之草名黃精、養性獨冠神農經、拂除白髮有奇效、琢食既久通僊靈、年來衰病乃如許、瘴癘憂患頻相仍、精從方士學服餌、桑榆庶以延頹齡、鼎中九轉未遽就、聊假草木寧真英、闕山無靈苗可擷、勞君爲我斸青冥、封題寄遠意良厚、不道山寒少茯苓、蚤蒸日曝試斫濟、入口便覺身倍輕、只今兵革未衰息、群盜蜂蟻猶縱横、何須運甓習筋力、會當一舉騰上煙雲之華、屏程公許滄洲塵缶集　謝慧明王道士自大面山寄贈三詩并寄黃精、與君一再會岷山、共把匏尊中聖賢、强說市朝爲大隱、何如山澤友臞仙、空中皓月參心地、海面浮漚悟世緣、安得一龕時晤語、笑披雲霧踏青天、　尺書覼縷寫衷誠、大面山前雨日程、黃獨澗含崖谷老、清詩吟作澗泉聲、灰心久已安枯寂、月指何勞借發明、更與草菴求扁榜、太虛底處强安名、　三復君詩想洛陽、令人憒極意飛揚、鼎湖知有感靈存、覼縷欣聞孝里彰、一念變遷無量劫、寸心寂照大圓光、君能勘破甘泡幻、長與喬松燕玉房、　又慧明王道士贈寄黃精　慧明道士別經年、附復飛金秘不傳、崖寄黃精分遺我、氷容或可覯飛仙、謝翔詩　野鹿銜花見却馴、山人采藥避徭征、塵中剱米無炊觀、自洗黃精九曝蒸、許綸涉齋集　白髮終煩拂、黃精莫遽花、葉疑新竹箭、根類老薑芽、洪适盤洲集　黃精一名鹿竹、一名兔竹、葉細渾疑竹、叢輕却象花、果然能辟穀、誰不護萌芽、林希逸竹溪集　近聞諸山例闕堂、石門老偶覓黃精、以詩爲寄、次韻以戲之東縛齋、惠畫掩關長鏟斲雲草、況聞竹爐石鼎甘香勝、分與衰翁卻病顏、元丁繼道詩集　謝雲竇文華國長老惠黃精　黃精是何藥、甘液齒牙遶、盡說草根衰、渾疑蕨水煎、軟蒸須慢火、久服可成仙、果有長生驗、毋煩徐福船、吾子行詩　張伯雨贈黃精　山中有靈草、乃云太陽精、況聞天老言、餌之可長生、故人亦松意、分贈慰我情、玉津比玄芝、采采三秀莖、我願服此久、飄然出寰瀛、綠髮無秋霜、身如羽翰輕、舉臂入霄漢、丹臺列高名、手把金芙蓉、與君遊太清、劉靜修詩　黃精晚得名、丹家貴夫蕢、藉藉仙經中、拳術進華藻、名高有物忌、榛莽幾僵倒、春風入溝畹、芙葩忽已好、感子灌溉恩、糜身錫難老、豈無難老願、所願在採討、世變閱無窮、乾端見更造、此志理難遂、歛之寄襟抱、釋爾任重憂、歲晚共一飽、　國朝顧祿詩　紫實輪囷大似瓜、七蒸九曝勝胡麻、長鑱斲盡空山雲、還肯分張到我家、

天名精

明州天名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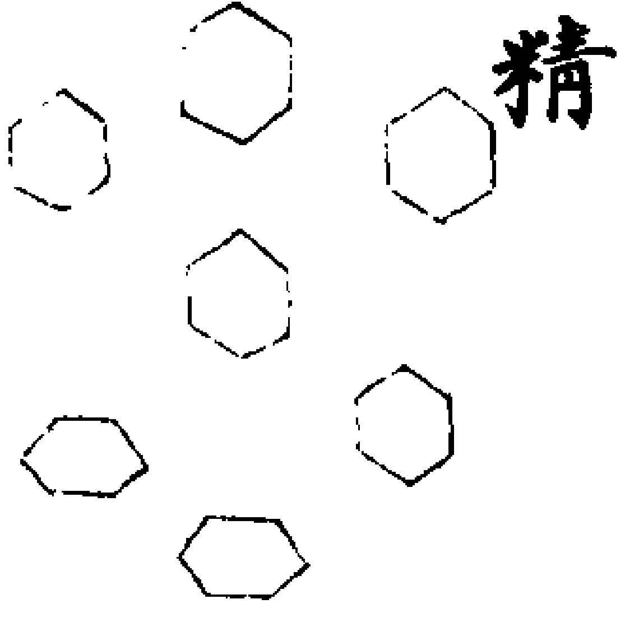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　天名精味甘寒無毒主瘀血血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除小蟲去痹除胷中結熱止煩渴逐水大吐下久服輕身耐老一名麥句薑一名蝦蟇藍一名豕首一名天門精一名玉門精一名彘顱一名蟾蜍蘭一名覲生平原川澤五月採（垣衣爲之使）陶隱居云此即今人呼爲豨薟亦名豨首夏月擣汁服之以除熱病味至苦而云甘恐或非是　唐本註云鹿活草是也別錄一名天蔓菁南人名爲地菘味甘辛故有薑稱狀如藍故名蝦蟇藍香氣似蘭故名蟾蜍藍主破血生肌止渴利小便殺三蟲除諸毒腫丁瘡瘻痔金瘡內射身痒癮瘮不止者揩之立已其豨薟苦而臭名精乃辛而香全不相類也　宋嘉祐本按蜀本圖經云地菘也小品方名天蕪菁一名蔓菁葉並相近夏秋抽條頗似薄荷花紫白色味辛而香其葉似山南菘菜　爾雅云葝䕩豕首釋曰藥名也一名麥句薑　郭云江東呼首可以煼蠶蛹者三蒼云煼𤌨也　藥性論云麥句薑使味辛治瘡止血及鼻衄不止　陳藏器云天名精本經一名麥句薑　蘇云鹿活草也　別錄云一名天蔓菁南人呼爲地菘與蔓菁相似故有此名　爾雅云大菊蘧麥注云麥句薑麥即今之瞿麥然終非麥句薑爾雅注錯如此陶公注鉤樟條云有一草似狼牙氣辛臭名爲地菘人呼爲劉燼草主金瘡言劉燼昔曾用之　異苑云青州劉燼宋元嘉中射一麞剖五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燼怪之拔草便倒如此三度燼密錄此草種之主傷折多愈因以名焉既有活鹿之名雅與麞事相會陶蘇兩說俱是地菘功狀既同定非二物　圖經曰天名精生平原川澤今江湖間有之葉如菘菜而小故南人謂之地菘其味甘辛故名麥句薑一名豕首爾雅所謂葝䕩豕首是也江東人用以煼蠶蛹五月採此草既名地菘下品又有地菘條紹興本草天名精出產主治瘀血已載本經但不云採何爲用又諸家註說互有異同致後人疑惑今考注文擣汁服餌止說苗葉及花而不言根形是知採莖葉爲用以其除結熱止煩渴故本經云味甘寒無毒者是也然在諸方亦稀用之又云南人名爲地菘竊詳下品自有地菘性味主療與天名精不同其非一種明矣夢溪筆談地菘即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蘝本草又出鶴蝨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即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即是豨也）故有二名鶴蝨即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蘝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火蘝（火蘝本草名豨薟即是豬膏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補筆談藥中有天名精又出地菘後人不識其爲一物而又別出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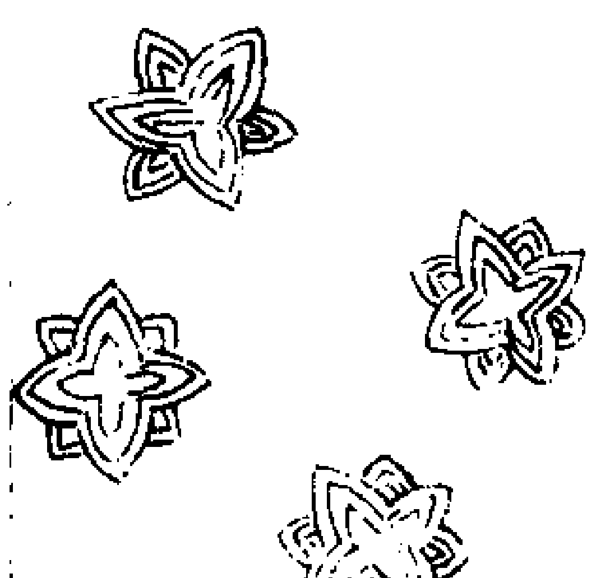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十九庚

精

太陰玄精



解州太陰玄精



解州鹽精

夢溪筆談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滷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

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禀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鹼之類惟解州所出者爲正本草　開寶本附太陰玄精味鹹溫無毒主除風冷邪氣濕痹益精氣婦人痼冷漏下心腹積聚冷氣止頭痛解肌其色青白龜背者良出解縣　宋嘉祐本圖經曰太陰玄精出解縣今解池及通泰州積鹽倉中亦有之其色青白龜背者佳採無時解池又有鹽精味更鹹苦青黑色大者三二寸形似鐵蜂窠三月四月採亦主除風冷無毒又名泥精蓋玄精之類也古方不見用者近世補藥及治傷寒多用之其著治傷寒三日頭痛壯熱四肢不利正陽丹太陰玄精消石硫黃各二兩硇砂一兩四物都細研入瓷瓶中固濟以火半斤於瓶子周一寸熁之約近半日令藥青紫色住火待冷取出用臘月雪水拌令勻濕入瓷罐子中屋後北陰下陰乾又入地埋二七日取出細研以麵糊和爲丸如雞頭實大先用熱水浴後以艾湯研下一丸以衣蓋汗出爲差　政和本唐本餘近地亦有色亦青白片大不佳　沈存中云大鹵之地即生陰精石　冦宗奭衍義曰太陰元精石合他藥塗大風疾別有法陰證傷寒指甲面色青黑六脉沉細而疾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或時狂言四支逆冷咽喉不利腹疼亦須佐他藥兼之圖經本草已有法惟出解州者良結與本草太陰玄精形質主療經注甚明所產解州鹽池亦鹽之類也自然生此一種矣當從本經味鹹溫無毒又有鹽精形似鐵蜂窠所治性味與太陰玄精頗同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玄精石味鹹平艾氏溫無毒　續說云張松謂元精石又治火痢腸風痔疾及頭暈吐痰之患亦須佐以他藥事類全書玄精石其狀塊塊如龜背近地所出無此狀也元胡仕可本草歌括玄精石味鹹無毒大止頭痛更解肌若是婦人沉痼冷腹中積氣用猶宜

盧精

本草盧精治蠱毒味辛生益州

雷精

史記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曰次藥有真陵雷精玄都平蓋左食元英右飲玄瀣（云云）此天帝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

日精

本草菊一名日精（詳菊）

青精

王觀國學林杜子美贈李白詩曰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注詩者曰梁書安成康王秀傳或據飯菁葵日不足或蔽播艾席藥在其中觀國按菁菜為葵蒨之菁葵字書曰菁蔓菁也書所謂菁茅禮所謂菁菹即此物也子美詩蓋用道書中陶隱居登真訣有乾石

青精𩜋飯法𩜋音迅謂食也其法用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黳珠食之可以延年卻老此子美所謂青精飯也神農本草木部有南燭枝葉久服輕身長年令人不飢益顏色取汁炊飯名烏飯又名黑飯草在道書謂之南燭草木在本草謂之南燭枝葉蓋一物也若以菁葵為青精則誤甚矣事類裴求寒食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光食之資陽氣道家名青精乾石䭀飯

人精

嘉祐本草新分條人精和鶯屎亦滅瘢（新補見陶隱居）宋政和本千金方去面上黶人精和鶯屎白傅之三日愈白蜜亦得肘後方治瘤人精一合半合亦得青竹筒盛火上燒炮之以器承取汁密置器中數傅瘤上良又方治湯火灼令不痛又速愈瘢痕以人精和鶯屎日日傅上痕自落孫真人治金瘡血出不止以精塗之

精精

山海經東山經東次三經踇隅之山有獸馬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交精

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交精旋目（注交精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史記作䴔鶄）

神靈精

洛書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玄枵精

鶡冠子麒麟者蓋玄枵之精

百物精

禮記祭義眾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

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雉明炁嵩使愉此百物之精也

萬物精

抱朴子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形以惑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形耳是以古人入山道士皆以明鏡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山精

太平廣記吳天門張蓋冬月與村人共獵見大樹下有蓮菴似寢息處而無煙火有頃見一人身長七尺毛而不衣負數頭死猴蓋與語不應因將歸閉空室中十餘日復送故處又孫皓時臨海得毛人山海經云山精如神而有毛此將山精也故抱朴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谷夜聞其音聲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當自却耳一名曰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揮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又或如龍有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以呼其名不敢爲害玄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人晝日不見夜聞其聲千歲蟾蜍食之白澤圖曰山之精名夔狀如鼓一足而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豹西溪叢話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絶蓋山精也

太山精

太平廣記太山精常遊若君王之狀如人乘王者之車馬得而食之令人仙去

廬山精

三水小牘劉東仁爲江州剌史自京將一橐駝去郡放之廬山下野人見而大驚共射殺之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於某處劉令致之乃所放駝耳鐵圍山叢談江東人不識橐駝謂是廬山精後有客驅一駝過博白晉時適留旅民人大小爭欲一識客輒閉戶致以數十金始得一觀客遂致富復駝死其家如失怙恃

水精

傳奇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彝人賣奴年十四五無他能甚惠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届也邯因買之見其名曰水精異其能也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灧澦遂令水精沉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採金銀器物邯甚喜每艤船于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泝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溫嶠爇犀照水怪之瀆又使沒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茲邯亦至富贍後數年邯有友人王澤牧相州邯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遊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闊可三數丈旦暮煙雲蓊鬱漫衍百步晦夜有光如虹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無計而究其是非耳邯笑曰甚易遂命水精曰汝可與我投其井到底

看有何怪異澤亦當有所賞耳水精已久不入水忻然解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求精欲劫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俱大喜澤曰吾有寶劍非常之劍也汝可持往而劫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長數百尺爪甲鋒穎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驚慄不敢觀近但邯悲其水精澤悵失其寶劍逡巡有一老人身衣褐裘貌甚古朴而揖澤曰某土壃之神使君何容易而輕其百姓此穴金龍是上玄使者宰其瑰壁澤淵一方豈有信一微物持寸刃而劫之忽龍震怒作用神化搖天關擺地軸椎山岳而碎丘陵百里爲江湖萬人爲魚鼈君之骨肉焉得逃之昔鍾離不受其寶孟嘗自返其珠子產不貪老氏垂戒君雖二千石不如海畔魚翁而邀其珠失澤赧悵無詞而對叟曰君須火急而敬龍焉無使獨甚怒耳老人倏去澤遂具牲牢奠之白澤圖水之精名罔象其狀如小兒赤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曰左右有石水生其間水出流千歲不絶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名呼之使可取飲食又曰絶水有金者精名曰侯伯狀如人長五尺絲衣以其名呼之即去來被物相感類志水百年不流者其精名推狀如人得而食之有力管子涸川水之精者生于蟡于蟡者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鼈此涸川水之精也蜀記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沉於江中以厭水精

河精

續高世傳堯令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植鬐振鱗橫游波上見者謂爲河精博物志澤有委蛇狀如轂長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

涸精

白澤圖涸之精名曰旱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使人知愧

池精

白澤圖池之精名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即去又曰故牧獘池之精名曰髡頓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無咎

道徑精

白澤圖道徑之精名忌狀如野人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

道精

白澤圖道之精名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即去

市精

白澤圖市精名曰毛門其狀如囷無手足以名呼之即去

井精

白澤圖井之精名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即去

城精

南史梁武帝紀郢城嘗夜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洋城子）

涸澤精

管子水地涸澤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絶者生慶

忌慶忌者其狀若人其長四寸衣黃衣冠黃冠戴黃蓋乘小馬好疾馳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報此涸澤之精也。

墓精

白澤圖丘墓之精名狼鬼善與人鬬不休爲桃弓棘矢以鵰羽以射之狼鬼爲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

丘墓精

（白澤圖曆）丘墓之精名曰无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持杵好舂以其名呼之宜禾穀

古墓精

（玄怪錄汝南岑順字孝伯少好學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於陝州貧無第宅其外族呂氏有凶宅將廢之順請居焉人有勸者順曰天命有常何所懼耳卒居之後歲餘順常獨坐書閣下雖家人莫得入夜中聞鼙鼓之聲不知所來及出戶則無聞而獨喜自負之以爲石[illegible]一祥也祝之曰此必陰兵護我若然者當示我以富貴期數夕後夢一人被甲冑前報曰金象將軍使我語岑君軍城夜警有喧譁者蒙君見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祿幸自愛也既負壯志能猥顧小國乎今敵國犯壘側席委賢欽味芳聲願挑桂鉞順謝曰將軍天質英明師貞以律猥煩德音屈顧疵賤然大馬〻志惟欲用之使者復命順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微夢之始俄然鼓角四起聲愈振厲順整巾下牀再拜祝之須史戶牖風生帷簾飛揚燈下忽有鐵騎數百飛馳左右悉高數寸而被堅

執銳星散遍地倏閃之間雲陣四合順驚駭定神氣以觀之須臾有卒齎書云將軍傳檄順授之云地連獯虜戎馬不息向數十年將老兵窮委霜卧甲天設勍敵勢不可止明公養素畜德進業及時屢承嘉音願託神契然明公陽官也固當享大祿於聖世今小國安敢望之緣天那國與山賊合從就日會戰事國子夜否臧未期良用惶駭順謝之室中益燭坐觀其變夜半後鼓角四發先是東面壁下有鼠穴化爲城門壘敵雀堞三奏金革西門出兵連旗萬計風馳雲走兩皆列陣其東壁下是天那軍西壁下金象軍部伍各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年上將横行擊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車進如是鼓漸急而各出物色矢石亂交須臾之間天那軍大敗奔北殺傷塗地王單馬南馳數百人投西南隅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藥臼王棲臼中化爲城堡金象軍大振收其甲卒與尸拓地順俯伏觀之于時一騎至勞順曰陰陽有曆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風驅霆激一戰而勝明公以爲何如順曰將軍英貫白日乘天用時竊窺神化桔文增興不勝慶快如是數日會戰勝敗不恒。大而王與順始見神貌偉然雄姿罕儔宴飫珍筵爲順致寶貝明珠珠實無限順遂

榮於其中所欲皆備焉後遂與親朋稍絕閑閉不出家人異之莫究其中由而順顏色憔悴爲鬼氣所中親戚共意有異詰之不言因飲以時醪醉而後泄之其親人潛備荷鍤因順如廁而隔之荷鍤亂作以掘室內、九尺忽然陷是古墓也。墓有塼堂其盟器悉多甲冑數百前有金象戲局列馬滿枰皆金銅成形其干戈之事備矣乃悟軍師之詞乃象戲行馬之勢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寶貝皆墓內所蓄者順聞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悅宅亦不復凶矣時寶應元年也。

樹精

（瀟湘記順宗時書生賈祕自雎陽之長安行至古洛城邊見綠野中有數人環）飲自歌自舞祕因詣之數人忻然齊起揖祕同席祕既見七人皆儒服俱有禮乃問之曰觀數君子士流也何乃聚飲於野四望無人有一人言曰我輩七人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者亦猶君之韜蘊而方謀仕進也我輩適爲會論之間君忽辱臨幸且共芳樽惜其景以古之興亡爲警覺以人間用捨爲擬議又何必陟綺閣入龍舟而方盡一醉也。祕甚怪之不覺肅然致敬及懼笑久而七人皆遞相目若有所疑乃問祕曰今既接高論莫不一示君之芳猷使我輩服君而不疑也書生起而言曰余雎陽人也少好讀書頗識古者王霸之道今聞皇上新纂詞大寶開直言之路欲

一叩象闕少伸愚誠亦不敢取富貴但一豁鄙懷耳適見七君子高會故來詣之幸無遐棄也。其一人顧諸輩笑曰他人自道必可無傷吾屬斷之行當敗闕。其六人曰己雖勿言人其捨我一人曰此君名祕固當爲我畫瑕矣乃笑謂祕曰吾輩是七樹精也。其一曰松二曰柳三曰槐四曰桑五曰棗六曰栗七曰樗今各言其志君幸聽而祕之其松精乃起言曰我本處空山非常材也負堅貞之節雖霜凌雪犯不能易其操設若哲匠營大廈揮斤斧長短之木俱受用之椽桷雖衆而欠梁棟我即必備棟梁之用也我得其用則永無傾危之患矣其次一人乃起言曰我之風流之名聞於今古但恨煬帝不迴無人知見張緒效我空雕截藉所喜者絮飛則才婦朗吟柔嫩則佳人學畫柔勝則儂且自保其性也。其次者曰我受陽和之恩爲不才之木大川無梁人不我取大廈無棟人不我用若非遺郢匠之斵則必不合於長短大小也。憑倚我者有三公之名矣其次者言曰我平生好蠶無讒吐食不異推食蠶即繭繭而絲絲爲紈綺紈綺入貴族之用設或貴族之流見紈綺之美豈以念我。我又豈須大爲梁棟小爲椽桷者也。其次者曰我自辯古蘇秦入燕之日已推我有兼濟之名也。不惟漢武帝號爲朱棗救我者足表赤心我又奚慮不爲人所知也。其次曰我唯

處蓮華。性實恬然。亦可以濟大國之用也。僕人主立宗廟處祀饗。而法古以用我。我實可以使民之戰栗也。其次曰我與衆何殊也。天亦覆載地亦載我。春即榮。秋即落。近世人以我爲下材。我實常懷憤惋。我不處淵底乎。見我有凌雲之勢。我不在宇下。焉知我是構廈之材。驥不騁即駑馬也。玉不剖即頑石也。固不必松即可構廈凌雲。此所謂信一人之言。大喪其真矣。我所以慕隱淪之輩。且韜藏其迹。我若逢陶侃之一見。即又用之有餘也。言訖。復自歎自舞。秘聞其言大怖。坐不安席。遽起辭之。七人乃共勸酒一盃。謂秘曰。天地間人與萬物皆不可測。慎勿輕之。秘飲訖謝之而去。

梓樹精

太平廣記吳聶友。豫章新淦人。少貧賤。常好獵射。見一白鹿射之中。尋蹤血盡。不知所在。飢困卧梓樹下。仰見所射箭看樹枝。怪之。命子弟持斧伐之。有血。遂截爲二板。牽著陂中。常沉。時復浮出。出家必有吉慶。欲迎賓客。常乘此板。或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復浮。仕宦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其板隨濟至石頭。友笑曰。此板陂中販來必有意。因解職還家。二板挾兩邊。一日即至。自爾復。廢出浮爲吉凶。

柳樹精

太平廣記東都漕橋銅駝坊隱士薛弘機。閉戶自處。忽有一客造門。揖弘機曰。足下性尚幽道。僕每欽慕足下。故採履。特相詣。弘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藏經姓柳。言訖遂去。弘機望之。隱然丈餘。行西而沒。弘機苦思藏經。後月餘。又詣弘機。弘機每欲相近。藏經輒退。弘機逼之。聞有朽木之氣。藏經又隱。至明年五月。又來。持一絕相贈。其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老怯狂風。言訖。遂出。忽失其蹤。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見池畔有枯柳爲烈風所折。其內百餘卷書。爛壞。弘機往收之。　又東洛有故豪家。其堂與軒齋居者多暴死。貞元中。盧虔爲御史。分察東臺。嘗貸其宅。或曰。此宅有怪。不可居。虔曰。吾能弭之。一夕與從吏同寢其堂。夜深聞有叩門者。從吏問之。應曰。柳將軍遣持書於盧侍御史。虔不應。已而投一幅書軒下。字似濡筆而書者。點畫纖然。虔命從吏讀其字。云。吾家於此有年矣。堂奧軒級皆吾之居也。而君突入吾舍。豈其理耶。君速去。勿招敗亡之辱。讀畢。其書四散。俄又聞有言者。柳將軍願見盧御史。已而有身長數十尋。立於庭。手執一瓢。從吏即引弓而射。其瓢久之。又來俯軒而立。從吏又射之。中胃。遂東向而去。至明窮其跡。乃宅東枯柳。高百餘尺。有一矢貫其上。復又於屋瓦下得一瓢。一矢貫其柄。即柳將軍所執之瓢也。

楊樹精

夷堅志。濮州臨濮縣徐村農民鮑六貧甚。爲富家傭耕。嘗遣往東阿

兩月未反。妻年少。雖在窮閻。頗有容色。方獨處室中。兩客忽至。一肥一瘠。皆白衣皂帶。如河朔三禮學究之狀。謂妻曰。我欲賭錢作戲。暫借此處。得乎。妻許之。乃出市酒炙。共食。留其餘而去。明日復來。凡累日。遂挑謔鮑妻。且賄以錢。妻甚悅。客相與言曰。吾二人難以並宿。但視博勝負。負者退而勝者止可也。然自是一勝一負。常更迭駐留。妻貪財及飲饌。不復顧他事。一夕正與瘠客寢。聞鮑歸。客懼而竄。鮑逐之。至楊樹下不見。鮑窮詰妻。妻不敢隱。鮑曰。此必妖也。時里中有張德禮者善行法。即具狀投訴。張發符追至。訊鞫。瘠者乃楊樹精。肥者狐精也。於是伐樹。鋸其根。汁出如血。擒羣狐之丘。平其窟穴。鮑妻亦無恙。太平廣記上元中。臨淮諸將。嘗乘夜宴集。燔炙豬羊。芬馥備至。有一巨手從窻中入。言乞一臠。衆皆不與。頻乞。乞數四。終亦不得。乃潛結繩作彄。施於孔所。紿云。與肉。復出。因而繫著。項牽挽甚至。而不能脫。欲明。乃扑然而斷。視之。是一楊枝。持以求樹。近在河上。以斧砟斷。往往有血。

大樹精

抱朴子。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即吉。太平廣記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字叔高。去隅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疏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六七血出。客驚怖歸具白。叔高大怒。老樹汁赤。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枝有一空處。見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叔高乃逆格之。如此尤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視之。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後竟無他。怪太平御覽。唐書曰。睿宗于中王禡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迴曰。此兒是西域大樹之精。養之宜兒從則天甚悅。姑令列於兄弟之次。

樟樹精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郡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味如狗。

千歲樹精

玄中記。千歲樹精爲青羊。萬歲樹精爲青牛。多出遊人間。事具牛部

枯樹精

長安志。務本坊西門。蓋鬼市也。或風雨曛晦。聞喧聚之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樹精也。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張班自徐之長安。道遇書生李特。乃枯樹精也。詳金下

榆樹精

夷堅續志呂中公久閒。嘗通判蜀中。志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號俞老姑。乃榆木精。其狀一老醜婦。常出廚間。與群婢爲偶。或時不見。家人見之。久亦不爲怪。公呼問之。即下堦拜云。妾在府堂日久。雖非人。然不敢爲禍。公亦置而不問。常謂公。他日必大貴。一日忽懷妊。群婢戲之。自言非久當產。遂月餘不見

忽出云已產矣請視之後園榆木西南生大贅乃是視之果然

樹根精

太平廣記田登娘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邇村村之田氏嘗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蟲皮若茯苓香氣似术其家奉釋有像設數旬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其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嘗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萌牙其女有娠乃具白於母母疑其怪嘗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觀焉物拒之三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頭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舊說枸杞茯苓人參术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慾遇之必能降真爲地仙矣田氏非冀故見怪而去之宜乎

榕樹精

燈下閑談桂林幕吏務師言中元節夜因觀遊獨行青蘿帳內樹柯交蔭長衢呼爲青蘿帳忽聞異香瞥見一女子衣藍羅衣服翠冠珠珥徘徊似有相慕師言數四送目深欲之相隨數十步女子回顧微笑語曰誰家少年故相隨人師言應曰無他欲觀燈耳復言曰觀燈常事何妨略過弊止况別有奇異燈燭師言疑女子風月未嘗見也俄而至一室而入張

燈設饌品味尤盛又褰帳幄有二女子席地環坐女子語女連偶特來乃是宿分女乃邀並坐師言未允女復言曰不須辭免早來何似莫開眼覩人舉席大笑師言坐酒數行因問姓氏女曰郎君何氏對曰穆女曰林諸女起賀曰林穆相宜是吉兆矣穆因問諸女姓氏女曰妾諸房枝葉女曰喜會良宵月斜滿促請姊與穆郎同牢合巹諸妹各述微詞女遂執金鏡當心穆郎結同心在手內一女子上雙瑠璃盃一女褰帳已而諸女辭去師言與女接歡覺困少寐俄頃見一青衣相喚持碧花牋詩一首女誦之微笑曰可速來同去觀移刻二女外面相呼曰恐通曉者則意中各不徹也師言與女攜手出門諸女畢集既盡向遊略無暫舍忽聞五更矣女曰可回此別年未能相遇明年今日復會耳女於裙帶上解素綃三尺生拭汗畢置懷中女曰勿泄於人不然禍及妾滴流涕相別百餘步遇同儕執手曰既弄何積年塵縻物嗅之自以爲香他人聞之即穢氣也生因出素視之乃亡人仰明之物具道此事務與儕復往舊所諸女室宇俱亡矣翌日訪之乃一榕樹空心丈餘猶有燈燼酒痕尚在遂聞公府伐去此樹樹下汁如血色自此精遂絕（詳見榕字）

松樹精

三楓王氏雜錄岳州唐白鶴寺前有古松合數圍平頂如龍形呂洞賓昔嘗憩其下有一翁自松頂而下前揖甚敬洞賓詰之曰我樹神也見先生過往當候見洞賓曰邪耶正耶若其邪也安得知真人哉呂因書二絕句於寺門壁一云獨自行兮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言訖升松而去 慶州路志宋建炎間丞相湯岐公時未仕讀書于南明山寺中每夜有小童來夾燈一夕來遲岐公怒摑其髻欲擊之髮隨手落地童逃去及照地間皆松毛也明日出山前有一矮老松頂毛脫處正與所摑髻無異始知此童乃松樹精也自是不復至

蒲桃精

太平廣記晉陽西有童子寺貞元中鄧珪寓居于寺是歲秋與其友數輩宿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毛黃而瘦又聞牖有唫嘯聲珪知是怪汝爲誰對曰聞先生在此來奉謁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談足矣珪許之因與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爲患於是緝絲爲緡數百尋俟其來必欲縛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于牖間珪即以緡系其臂於牖間問曰何罪見縛遂引緡而去明日窮其跡至寺北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葉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

芭蕉精

夷堅志興化人陳恍崇寧中以上書得罪送德安府學自訟齋與郡士劉李二生同榻李在內陳居中劉最處外一夕劉覺體畔甚熱見一物如茵

被包裹卧其旁大懼明夜先二人未寢徑趨牀內與李易位李所處亦然皆不敢言至夜爭據便處陳曰豈有所畏耶我請當之既寢聞戶外歎息聲若欲入而不敢者他夕陳先就枕劉奏廁方來不得已復居外見如前時始以實告陳陳奮然以身當之復聞有聲即大呼而出其物蹤跡越窗外至芭蕉叢而滅明日盡伐去蕉又穿地丈餘無所得自是怪遂絕成疑爲芭蕉精 潘昌簡紹熙三年鄂州蒲圻縣攜婺士陳致明爲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欵飲庭前芭蕉甚盛常攀杯屬客曰只令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衾涉歷百許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爲抱病招醫療拯略不能成効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即命芟除已無及矣

水木精

存心錄漢武帝與群臣宴未央殿方食棗臛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八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目仰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殷名未央也俯視腳者腳足也願主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後幸河渚聞水底有絃歌之聲殷膳芳芬前梁上公及年少數人絳衣素帶皆長

八九寸凌波而出或有挾樂器者帝命坐於食案上老父曰老臣前昧死歸訴章陛下即息斧斤全其居宅不勝欣躍故私相賀耳使治鼓而歌聲大小無異於人清婉繞梁帝欣悅勸酒乃獻帝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又曰可思以珍異見貽老公顧命取洞穴之寶一人下波淵底倏忽還得一大珠數寸明耀絕世俄而公等忽然而去東方朔曰此人是陸下宴未央渠上之老人乃木精也以陛下息人民故來酬謝令螺殼中是蛟髓以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坐草中用之產易武帝試於神仙故有此怪

花精

太平廣記崔玄微唐天寶中處士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术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

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坐芳香馞馞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耳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阿措又言曰諸侶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低回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即立之庶夫免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墻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及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即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餘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夷堅志劉瑋字彝仲子外姑之弟也少年時從道士學法籙後隨外舅守姑蘇與家人俱游靈巖寺夜宿僧舍遂聞山中呼劉二官人久之聲漸近舍中人亦驚覺瑋問曰聞此聲否皆笑曰蒙天心正法力宜如是明日瑋為牒貢土地神曰吾至誠行法未嘗有破戒犯禁事山鬼安得輒侮我是夕夢神告曰已戒從吏搜索乃花精所爲非鬼也行且治之矣瑋還家夢其妓妾秦奴者來曰寺僧呼君者蓋我耳君若不相忘無令伽藍神急我瑋又爲牒如世間繳狀遣人投于祠數日又夢妾來別曰君已投狀我不敢復留泣而去秦奴者京師人死於臨安至是時已六年矣

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吳越錢仁傑忠懿王之從兄也酷好種花人號花精云

草精

太平廣記後漢靈帝中平年中陳留蔡郡路邊生草悉備龍蛇鳥獸之形其狀五色毛羽頭目足翅皆具或作人形操持弓弩之狀是歲黑山賊張牛角等並起抄掠后見何進袁隗漢室微弱又董卓兵起焚燒宗廟此其應也

蔘精

續博物志周武帝保定三年路璧以好採藥嘗使二小童出山尋採一日歸晚璧乃步月尋呼見二小童與一紫衣童相戲璧至使休入草中後璧截二子與針白線可長四五尺云若遇來戲使密針線記之其所止後數日果來洗藥處二小童夕與戲之記得去處翌日璧與二小童負钁尋之見古松樹下有紫蔘一莖所記針線在蔘苗之上而餘一二尺乃發之三尺餘其蔘根化爲紫衣童子而去

葷精

稽神異苑緣葷人好食葷有民家治舍煮此葷以食工人工人有登廚施屋者下視無人惟有小兒裸身繞釜而走忽沒于釜中頃之主人挾葷此工獨不食亦不言既暮食葷者皆卒

梅精

古今事通梅妃傳梅妃姓江氏莆田人名采蘋惟喜梅所居欄檻悉植梅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分尚不能去明皇戲名曰梅妃又曰梅精明皇與梅妃鬭茶戲曰此梅精吹白玉笛作驚鴻舞一坐光輝非兄茶顛

梅花精

能改齋漫錄扶異人錄載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已昏黑殘雪未消月色微明師雄與語言極清麗芳香襲人因與之叩酒家門共飲少頃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師雄醉寢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東方已白起

（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曹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胡蘆精（太平廣記上都惡少率髡而刺膚京兆尹薛元）賞遣人捕之高陵縣捉得鏤身者宋元素右膊上刺瓠蘆上出人首如傀儡戲有縣吏不解問之言胡蘆精也

丹桂精（宣室）志交成縣南十數里常夜有怪見於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後里中人有執弧矢夜行者縣南見一怪魁然若巨人狀衣赤衣以皂巾蒙其首緩步而來欹偃若甚醉者里人懼即引滿而發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懼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語其事明日抵縣城見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貫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歸鏃有血甚多遂白於縣令令命焚之由是縣南無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二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姜金和
寫書官中書臣閔鉞
圈點監生臣馬永志
臣吳皦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十九庚

生

養生主

莊子篇名。陸德明音義。養生以此為主。郭象注。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林希逸口義。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養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卻不盡然。吾生也有涯。郭象注。所稟之分。各有極也。成玄英疏。涯。分也。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然黔首之類。莫不稱吾。則凡稱吾者。皆有極者也。而知也無涯。郭象注。夫舉重攜輕。而神氣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膂。猶未足以慊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毫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成玄英疏。所稟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

使心困形勞。未慊其願。未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郭象注。以有限之性。尋無極之知。安得而不困哉。成玄英疏。夫生也有限。智也無涯。是以用有限之生。逐無涯之智。故形勞神弊而危殆者也。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郭象注。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救之。斯養而傷之者。真大殆也。成玄英疏。無涯之智。已用於前。有為之學。救之於後。欲不危殆。其可得乎。陸德明音義。有涯。本又作崖。魚佳反。而知。音智。注下同。好勝。呼報反。下升證反。絕膂。音旅。以慊。苦簟反。足也。殆已。向云疲困之謂。劉辰翁點校。吾生也止而已矣。莊子言養生主。第一義主於知。人生惟多知求勝最大患。如火銷膏。他外物之好不及此。唯莊子能言之。三十二篇屢致此意。為絕學無憂謂之反覆三四語常恐負之。林希逸口義。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卻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算。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而知。故故而作也。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郭象注。忘善惡

而居中。任萬物之自為。悶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矣。而全理在身也。成玄英疏。夫有為俗學。抑乃多徒。要功而言。莫先善惡。故為善也無不近乎名譽。為惡也無不鄰乎刑戮。是知俗智俗學。未足以救前知。適有疲役心靈。更增危殆。緣督以為經。郭象注。順中以為常也。成玄英疏。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夫善惡兩忘。刑名雙遣。故能順一中之道。處真常之德。虛夷任物。與世推遷。養生之妙在乎茲矣。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郭象注。養親以適。可以盡年。郭象注。苟得中而宜度。則事事無不可也。夫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矣。成玄英疏。夫惟妙捨二偏。而處於中一者。故能保守身形。全其生道。外可以孝養父母。大順人倫。內可以攝衛生靈。盡其天命。陸德明音義。無近。附近之近。下同。悶然。亡本反。又音門。遠已。于萬反。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督。中也。經。常也。郭崔同。以養。羊尚反。注同。劉辰翁點校。為善止盡年。善與惡為對。莊子本意只在上句。然欲每事在中間行。又少那一邊不得。人生安得不為善。弟欲無近名耳。故善字向裏一邊為中。為惡則近刑矣。惡何可為。故也。不近那惡字一邊。獨在無善無惡上行。所謂督也。衣之背縫曰督。脉之脊曰督。皆中間也。名與刑皆不染著。又何嘗見惡字面。而謂其取惡之小者。切為之寬哉。其亦

未知立言之意。又何足以語養生本趣也。惡字亦當一邊中間大有田地在。故可以養身長生。吾言不妄。林希逸口義。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君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君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游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脩身以俟之也。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使如此端莊。此書卻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人之意則同也。晦庵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又駢拇篇參考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成玄英疏。庖丁。謂掌廚丁役之人。今之供膳是

也亦言丁名也文惠君即梁惠王也解宰割之也踦不角刹也言庖丁善能宰牛見其閒理故以其手搏觸以肩倚著用腳踏履用膝刺築遂使皮肉離析砉然嚮應進奏鸞刀騞然大解此蓋寓庖丁以養生之術者也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郭象注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閑解盡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 成玄英疏桑林殷湯樂名也經首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庖丁神彩從容妙盡牛理既而改割聲響雅合宮商所以音中桑林韻符經首也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成玄英疏譆歎聲也惠君既見庖丁因便施巧奏青郎遠合樂章故美其伎術一至於此者也 陸德明音義庖丁崔本作胞同白交反庖人丁其名也管子有屠牛坦一朝解九牛刀可剃毛為于僞反文惠君崔司馬云梁惠王也所觸徐於綺反向倨彼反徐又於佇反李音妖所踦徐居彼反向魚彼反李云刺也砉然向呼鵙反徐許鵙反崔音畫又古鵙反李又呼歷反司馬云皮骨相離聲嚮然許丈反郭許亮反本或無然字奏如字崔云聞也騞呼獲反徐許礊反向他亦反又音麥崔云音近獲聲大於砉也中音丁仲反下皆同桑林司馬云湯樂名崔云宋舞樂名案即左傳舞師題以旌夏是也經首向司馬云咸池樂章也崔云樂章名也或云奏樂名因便婢面反閑解音蟹譆徐音順又音熙李云歎聲也技其綺反下同 劉辰翁點校庖丁止此十 其言肩倚膝踦已揮霍活動說音節合拍愈奇 林希逸口義手之所觸觸動也肩之所倚以手用力則肩有斜倚勢也用足之所履亦其用力之時足之所立自有步武也膝之所踦踦微曲也以身就牛則膝微曲也此四句畫出一个宰牛底人砉然嚮然騞然皆是其用刀之聲卻以奏刀兩字安在中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安在中間也奏刀進刀也進用其刀曰奏莫不中音者言其砉嚮騞之音皆合律呂也桑林經首皆樂名也舞則有樂會舞者之聚也合於桑林中於經首亦形容其中律呂之意也文惠君梁惠王也譆嘆也技蓋至此言如此其妙也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郭象注直寄道理於技耳所好者非技也 成玄英疏捨釋鸞刀對答養生之道故倚技術進獻於君又解進過也所好者養生之道過於解牛之技耳 劉辰翁點校猶說多了此句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郭象注未能見其理閒 成玄英疏始學屠宰未見閒理所覩惟牛亦猶初學養生未照真境是以觸途皆礙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郭象注但見其理閒也 成玄英疏操刀既久頓見理閒所以纔覩有牛

已知空郤亦猶服道日久智照漸明所見塵境無非虛幻 陸德明音義所好下呼報反注同 林希逸口義庖丁釋刀止全牛也 釋刀舍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從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一目而見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郭象注闇與理會 成玄英疏遇會也經乎一十九年合陰陽之妙數率精神以理會豈假目以看之亦猶學道之人妙契至極皆心靈以虛照豈用眼以取塵也官知止而神欲行郭象注司察之官廢縱心而理順 成玄英疏官者主司之謂也謂目司於色耳司於聲之類是也既而神遇不用目視故眼等主司悉皆停廢從心所欲順理而行善養生者其義亦然依乎天理郭象注不橫絕也 成玄英疏依天然之湊理終不橫截以傷牛亦猶養生之妙道依自然之涯分必不貪生以夭折也批大郤郭象注有際之處因而批之令離 成玄英疏閒郤交際之處用力而批戾之令其筋骨各相離異亦猶學道之人生死窮通之際用心觀照令其解脫導大窾郭象注節解窾空就導令殊 成玄英疏窾空也骨節空處導令殊亦猶學人以有資空將空導有因其固然郭象注刀不妄加 成玄英疏因其空郤之處然後運刀亦因其眼見耳聞必不妄加分然也技經肯綮之未嘗郭象注技之妙也常遊刃於空未嘗經概於微礙也而況大軱乎郭象注軱戾大骨衄刀刃也 成玄英疏肯著骨處也軱大骨也夫伎術之妙遊刃於空微礙尚未曾經大骨理當不犯況養生運智妙体真空細惑尚不染心麤塵豈能累德 陸德明音義神遇向云暗與理會謂之神遇官知止如字崔云官知謂有所掌在也向音智專所司察而後動謂之官知而神欲行如字向云從手放意無心而得謂之神欲批備結反一音鋪迷反字林云擊也父迷父節二反大郤徐去逆反郭音却崔李云閒也之處昌慮反令離力呈反下同下力智反道音導注同大窾徐苦管反又苦禾反崔郭司馬云空也向音空節解戶賣反技經本或作猗其綺反徐音技肯徐苦等反說文作肎字林同口乃反云著骨肉也一曰骨無肉也崔云許叔重曰骨閒肉肯肯著也綮苦挺反崔向徐並音啓李烏係反又一音繫司馬云猶結處也經槩古代反微礙五代反大軱音孤向郭云軱戾大骨也崔云槃結骨衄女六反 劉辰翁點校方今止軱乎何等粗事寫得入微不以目視已屬妙理至言神意多恍惚此獨先說知止物不兩用尤極精切 林希逸口義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

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乎身天然之勝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勝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因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肯綮者。骨肉相着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況大軱乎。軱。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郭象注。不中其理間也。　成玄英疏。良善之庖。猶未中理。經乎一歲。更易其刀。況小學之人。未体真道。證空捨有易奪之心者矣。族庖月更刀。折也。郭象注。中骨而折刀也。　成玄英疏。況凡鄙之夫。心靈閉塞。觸境皆礙。必損智傷神。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郭象注。硎。砥石也。　成玄英疏。硎。砥礪石也。十。陰數也。九。陽數也。故十九年極陰陽之妙也。是以年經十九。牛。解數千。遊空涉虛。不損鋒刃。故其刀銳利。猶若新磨者也。況善養生人。智窮空有。和光處世。妙盡陰陽。雖復千變萬化。而日新其德。參涉萬境。而常湛凝然矣。　陸德明音義。良庖。司馬云良善也。割也。司馬云以刀割肉。故歲歲更作。崔云歲易刀。猶堪割也。族庖。司馬云族雜也。崔云族衆也。硎。音刑。磨石也。崔本作形。云新所受形也。砥石。音脂。又之履反。尚書傳云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林希逸口義。良庖止於硎。　良庖。庖之善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刀尤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刀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損也。更音庚。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成玄英疏。彼牛骨節素有間郤。而刀刃鋒鋭薄而不厚。用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牛。故遊刃恢恢。必寬大有餘矣。況養生之士。体道之人。運至忘之妙智。遊虛空之物境。是以安排造適。閑暇有餘。境智相冥。不一不異。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成玄英疏。重前文結成其義。

劉辰翁點校。彼節止於硎。　此豈屠牛口中語。意中事哉。何此老爲人一生於此。雖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不過如此。不知文字之妙何從得之。　林希逸口義。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甚薄之刃。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遊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攖拂。其心泰然。此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間平聲。雖然。每至族。吾見其難爲。郭象注。交錯聚結爲族。怵然爲戒。視爲止。郭象注。不復屬

目於他物也。行爲遲。郭象注。徐其手也。　成玄英疏。節骨交聚盤結之處名爲族也。雖復遊刃爲空。善見其而每至交錯之處。未嘗不留意艱難爲怵惕戒懼。專視徐手。況體道之人。雖復達彼虛幻。至於境智交涉。必須戒慎艱難。不得輕染根塵。動傷於寂者也。動刀甚微。謋然已解。郭象注。得其宜。則用力少。如土委地。郭象注。理解而無刀迹。若聚土也。　成玄英疏。謋。化百反。謋然。骨肉離之聲也。運動鸞刀。甚自微妙。依於天理。所以不難如土委地。有何蹤跡。況運用神智。明照精微。涉於塵境。曾無罣礙。境智冥會。能所泯然。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郭象注。逸足容豫自得之謂。　成玄英疏。解牛事訖。閑放從容。提挈鸞刀。彷徨從衛。既而風韻清遠。所以高視四方。志氣盈滿。爲之躊躇。自得養生會理。其義亦然。善刀而藏之。郭象注。拭刀而弢之也。　成玄英疏。善。猶保愛也。拭而弢之。況養攝生人。光而不耀。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郭象注。以刀可養。故知生亦可養。　成玄英疏。魏侯聞庖丁之言。遂悟養生之道也。美其神妙。故歎以善哉。　陸德明音義。爲戒。于僞反。下皆同。屬目。章欲反。謋然。化百反。徐又許伯反。已解。音蟹。下皆同。提刀。徐徒嵇反。躊直留反。躇直於反。善刀。善猶拭也。拭音式。弢他刀反。　劉辰翁點校。雖然止生焉。　此船却是記體。無要緊一轉更妙。此其所以不關折也。但語言款曲亦不可及。若以養生言之。正是險處得自在。刀至於收拾變化。猶得提刀四顧躊躇。亦覺此老神氣獨王。　林希逸口義。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要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郤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還把此个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爲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不敢深著力也。謋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力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爲刀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好收拾其刀而藏之也。此意蓋諭人處逆境。自能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逆

輕輕紿以得養生爲四字便是文勢排纔着力處須子細看雖爲如字下爲戒等去聲謀獲劃二音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郭象注介偏刖之名 成玄英疏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見右師刖足故驚問所由於何犯忤而致此殘刖於足者也天與其人與郭象注知之所無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 成玄英疏爲稟自天然少益一足爲犯於人事故被虧殘此是公文致問之辭故也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郭象注偏刖曰獨天師一家之知而不能兩存其足刖是知之無所奈何若以右師之知而必求兩全則心神內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刖而已哉 成玄英疏夫智之明闇形之虧全並稟自天然非關人事假使犯於王憲致此形殘亦是天生頑愚謀身不足豈知由人以虧其形不知由天以闇其智是知有與獨無非命也人之貌有與也郭象注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之貌未有疑其非命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郭象注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奪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奈何也全其自然而已 成玄英疏與共也凡人之貌皆有兩足共行稟之造物故知我之一脚遭此形殘亦無非命也欲明窮通否泰愚智虧全定乎寡兆非由巧拙達斯理

趣者亦可全生 陸德明音義公文軒司馬云姓公文氏名軒宋人也右師司馬云宋人也簡文云官名惡乎音烏介音戒一音兀司馬云刖也向郭云偏刖也崔本作兀又作趴云斷足也偏刖音月又五刮反天與其人與並音餘又皆如字司馬云爲天命爲人事也 劉辰翁點校公文止人也 只一刖字看它寫幾樣偏要在不全形上出斡此處驚問又是常態却寫出右師答語若自喜者獨猶名所獨也之意人人全足而吾不全足者乃異矣有與天與之也自不偶然忽自惡其非人情轉澤雉一語又若自傷者此從容反覆之妙能使抵掌反覆生神雖至不善所謂自抱負亦不在人下言吾刖足如雉畜於樊中思十步一啄百步一飲將此語有英氣未除在 林希逸口義公文姓軒名也右師者已刖之人爲右師之官也介獨也刖而存一足也天與人與者言天生之始已如此邪人刖之邪刖是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他特只要他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義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郭象注蘄求也樊所以籠

雉也夫俯仰乎天地之間逍遙乎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又何求而入籠而服養哉 成玄英疏蘄求也樊中籠也夫澤中之雉任於野性飲啄自在放曠逍遙豈欲入樊籠而求服養譬養生之人蕭然嘉遁唯適情於林籟豈企羨於榮華又解澤似雉而非澤尾長而雉尾短澤雉之類是也神雖王不善也郭象注夫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也雉心神長王志氣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爲善也 成玄英疏雉居澤飲啄自在心神長王志氣盈豫當此時也忽然不覺善之爲善既遭樊籠性情不適方思昔日甚爲清暢乃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適忘適至善忘善 陸德明音義一啄陟角反不蘄音祈求也樊中音煩李云藩也所以籠雉也向郭同崔以爲園中也妙處畜處反雉王于況反注同長王丁丈反又直良反 林希逸口義澤雉止善也 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發乃言人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遊於羿彀中之意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爲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蘄畜乎樊中蘄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

也此意蓋謂人能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畜許六反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郭象注人弔亦弔人號亦號 成玄英疏老君即老子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聃大聖人也降生陳國苦縣當周平王時去周西度流沙適之罽賓而內外經書竟無死迹而此獨云死者欲明死生之理泯一凡聖之道均齊此蓋莊生寓言耳而老君爲大道之祖爲天地萬物之宗豈有生死哉故託此言聖人亦有死生以明死生之理也故老君降生行數昇天備載者經不異言也秦失者姓秦失懷道之士不如何許人也既死且弔喪洎三號而倫跡同凡事終而出也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郭象注怪其不倚戶觀化乃至三號也 成玄英疏夫秦失老君俱遊方外既號且弔豈曰清高故門人驚疑起非友之問曰然 成玄英疏然由是也秦失答弟子云是我方外之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成玄英疏方外之人行方內之禮號弔如此於理可乎未解和光更致斯問者也曰然郭象注至人無情與衆號耳故若斯可也 成玄英疏然猶可也動寂相即內外冥符故若其可也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 成玄英疏秦失初始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及見哀慟過知非老君弟子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

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郭象注：蒙其先物施惠，不在理上往，故致此甚愛也。　成玄英疏：祈，求也。彼，衆人也。夫聖人虛懷，物感斯應，哀憐兆庶，愍念蒼生，不待勤求，爲其演說。故其死也，衆來聚會，號哭悲慟，於母子。斯乃凡情執滯，妄見死生，感於聖恩，致此哀悼。以此而測，故知非老君門人也。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郭象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　成玄英疏：是，指斥人哭也。倍，加也。言逃遁天然之性，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郭象注：感物大深，不止於當，遁天者也。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　成玄英疏：夫逃遁天理，倍加俗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　陸德明音義：老聃，吐藍反。司馬云老子也。秦失，本又作佚，各依字讀，亦皆音逸。三號，户羔反。注同。倚户，於綺反。少者，詩照反。先物，悉薦反，又如字。理上，住。一本住作往。遁天，徒遜反，又作遯。倍情，音裴，加也。又布對反。本又作背。大深，音泰。憂樂，音洛。下文注同。　劉辰翁點校：老聃之死，弟子惟以其老聃之友，而未忘情乎三號也。秦失之對，則以弔人哭亦哭耳。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則其情自有不得已者。此語最近。天無情，情無哀樂，彼何以使夫人至此，是背棄其天，自取冰炭於胷中者也。猶肉刑也。遁，離也。　林希逸口義：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便是爲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而況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期弔之如此不用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爲其人者，言吾始以老子爲非常之人也，今因弔之，乃知其不爲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背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郭象注：時自生也。適去，夫子順也。郭象注：理當死也。　成玄英疏：夫子者，老君也。秦失歎老君大聖，妙達本源，故適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蕭然死去，亦順理而反真耳。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郭象注：夫哀樂生於失得者也。今玄通合變之士，無時而不安，無順而不處，冥然與造化爲一，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　成玄英疏：安於生時，則不厭於生；處於死順，則不惡於死。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適斯適，故憂樂無措其懷矣。古者謂是帝之縣解。郭象注：以有係者

爲縣，則無係者縣解也。縣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養生之要也。　成玄英疏：帝者，天也。爲生死所係者爲縣，解則無死無生者縣解也。夫死生不能係，憂樂不能入者，而遠古聖人謂是天然之解脫也。且老君大聖，冥一死生，豈復逃遁天刑，馳騖憂樂？子玄此注，失之遠矣。若然者，何謂安時處順，帝之縣解乎？文勢前後自相鉾楯，是知適天之刑屬在哀慟之徒，非關老君也。　陸德明音義：所錯，七路反。縣，音玄。解，音蟹。注同。崔云：以生爲縣，以死爲解。　劉辰翁點校：適來止縣解。　養生者甚以哀樂爲凝滯害心者，哀爲甚。吾欲逃去得乎，哀哉。縣解者，苟能悦此，便是第一。如言超絶出世外之意也。　林希逸口義：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爲樂，去亦不足爲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着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樂音洛。指窮於爲薪，火傳也。郭象注：窮，盡也。爲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絶。明夫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　成玄英疏：窮，盡也。薪，柴薪也。爲前也。言人然火用手前之，能盡然火之理者，前薪雖盡，後薪以續，前後相繼，故火不滅也。亦猶善養生者，隨變任化，與物俱遷，故吾新吾，曾無係戀，未始非我，故續而不絶者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一息一得耳。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成玄英疏：夫迷忘之徒，役情執固，豈知新新不住，念念遷流，昨日之我，於今已盡，今日之我，更生於後耶。舊來分此一篇爲七章，明義觀其文勢，適爲繁冗，今將爲善合於第一，指窮合於老君，總成五章，無所猜嫌也。　陸德明音義：指窮於爲薪，如字，絶句。爲猶前也。火傳，直專反。注同也。傳者，相傳繼續也。崔云：薪火，爝火也。傳，延也。之中，丁仲反。　劉辰翁點校：指窮止盡也。　薪有盡而必窮，火無形而不滅。自古及今，只是此火，不知從何來，非從薪來也。是則可知也。此篇之結以此，妙哉。　林希逸口義：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絶，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个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絶妙處。

宋朱晦庵大全集養生主說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衣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敎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敎人以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讀筆之於其後云。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十九庚

生

生經　佛說那賴經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族姓子棄家捐妻子捨諸眷屬行作沙門。其婦端正姝好。見夫捨家作沙門。便復行嫁。族姓子聞之。心即生念。與婦相娛樂時。夫婦之禮戲笑放逸。心常想此不去須臾。念婦在前面類形貌坐起舉動。愁憂憒惱。不復慕樂淨修梵行。便歸其家。諸比丘聞。便往啓佛。世尊應時遣人呼比丘來。輒即受教。比丘至已。爲佛作禮却坐一面。佛即爲比丘斷色欲念。除癡愛失。爲說塵勞之穢。樂少憂多。多壞少成。無有節限。惟有佛及諸弟子明智之人分別是耳。愛欲罪生。不可稱限。超越色欲。休息衆想。講閑居諦時。族姓子尋時證明賢聖之法。時諸比丘得未曾有。各共議言。且當觀此。於是族姓子棄家牢獄。銀鐺相械。想著妻子而自繫縛。不樂梵行。於時世尊闡示如來章句。諸通慧句。有目章句。化人賢聖。時諸比丘白世尊曰。我等觀察是族姓子棄捐家居。信爲沙門。還念妻子形類舉動家事。世尊爲說愛欲之瑕。法律之德。生死之難。無爲之安。使至聖證無著之界。自非如來至真等正覺。孰能令爾。佛告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今世心常在欲。迷惑情色。不能自制。志縛在欲。無能制者。獨佛勸化。除其所惑愛欲之著耳。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國王名方迹。中宮婇女不可稱數。顏貌端正。色像難及。與他人諍。與婬蕩女離于慈哀。或與婢使。或與童子而或鬬諍。各各鬬諍。不肯共和。適鬬諍已。便出宮去。王方迹聞之。恚諸臣吏求諸婇女。不知所趣。愁憂不樂。涕泣悲哀。念諸婦女戲笑娛樂夫婦之義。本現前時諸作妓樂。思念舉動坐起之法。反益用愁。不能自解。於時有一仙人與五神通。神足飛行。威神無極。名曰那賴。晉曰無樂。見方迹王爲愛欲惑不能自解。爲興慈哀。欲爲斷除愛欲之患。飛在空中而現神足。忽然來下住王殿上。時王即見。尋起迎逆。讓之在牀。則便就座。問於王曰。大王何故意在愛欲。勞思多念。思想情色。不能自諫。頓首實然。宮中婇女共爭尊卑上下之敘。不能相和。各馳捨去。是以憂感不能自解。於是仙人爲說愛欲之難。離欲之德。世人求欲不知猒足。假使一人得一切欲。無猒無足。以偈頌曰

一切世間欲　非一人不猒　所有有危害　云何自喪己　一切諸水流　悉皆歸于海　不以爲滿足　所受不猒令

假使得為梵釋尊豪難及所欲復起彼不以為猒足假使閻浮提樹木諸草叢燒之不以猒欲不足如是設八萬男子端正顏貌姝一切加以欲威力端正好設為吉增恐毀欲於丈夫不以輕為輕求猒為用猒大王當知此設習愛欲業恩愛轉增長譬如飲醎水於時彼仙人為王方迹講為說辛苦偈令意得開解　於時仙人為方迹王以是法教而開化時王即開解無所慕樂出家為道脩四梵行斷除愛欲具足衆行壽終之後生于梵天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方迹王者則此比丘是那賴仙人者則我身是爾時相遭今亦相遇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分衛比丘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比丘晝行分衛一一次第入婬蕩家舍於時婬女見比丘入至其家舍歡喜踊躍即從座起尊而奉迎稽首足下請屈就座又問比丘仁從何來比丘荅曰吾主分衛故來乞匃於是女人即為施設饍餚衆味盛之滿鉢而奉上之比丘即受自退而去彼時比丘得是美食甘美豐足心中歡喜不能自勝數數往詣婬蕩女舍時女心念計此比丘守法難及類為興設甘脆肥美之食而挑興之往返不息學問未明所作不辨未伏諸根見婬蕩女顏色妙好婬意為動志在技迷著婬蕩女

口出要業恩情之辭懷親附心與語周旋彼家日日不懈分衛比丘觀其好色聽聞音聲婬意為亂迷惑情錯不能自覺而佛經曰目見好色婬意為動又世尊曰雖觀女人長者如母中者如姊少者如妹如子如女當內觀身念皆惡露無可愛者外如畫瓶中滿不淨觀此四大地水火風因緣合成本無所有時彼比丘不肯坐觀但作色視婬意則亂為婬女人而說頌曰　淑女年幼童清淨顏貌端正姝妙好一一觀容無等倫吾意志願共和同　時婬蕩女見此比丘所說如是吾本不知恐慈貪婬反以清淨奉戒意侍謂之仁賢善犯罪豐隨其來言當折荅之即時以偈而報頌曰　當時飲食來香華好衣服若干種供養爾乃與人俱　於是比丘以偈荅如頌曰　吾無有財業觀我行舉動以乞匃而立所得者相與　於是婬女以偈而頌曰　假使卿身無財業何為立志求難致如卿所作無羞慚驅走促出離我家　時逐出比丘還至祇樹門諸比丘即來詣佛啓白世尊具說本末佛言此比丘宿命曾作水鱉婬女曾作獼猴故亦相好志不得果還自侵欺不入正教增益惱患於今如是志願婬女願不從心適見折辱慙愧而去佛言乃往過去無數世時大江水中鱉所居遊其江水邊樹木熾盛彼叢樹間有一獼猴止頓彼樹於時彼鱉從江水出適見樹木有此獼猴而與談語稍稍前行欲親近之數數往返相見有日日如是觀之不懈則起婬意心為迷惑汗染纖濁不能自覺則時以偈而歎頌曰　顏貌赤黃眼而青遊叢樹間戲枝搭吾今欲問毛滑澤欲何志求何所存　獼猴以偈荅曰　吾今具知鱉本末為國王子有聰明今卿何故而問我我聞此言懷狐疑　於是鱉復以偈荅曰　吾心常存志在卿心懷恩愛思想爾以是之故而相聞當以何法而得會　獼猴以偈報頌曰　鱉當知之我處樹不應與我共合會假使欲得與我俱在叢樹間相供養　於是鱉復以偈荅曰　吾所服食以肉滋業栗甘美勝果蓏不當貪求不可獲當為汝致衆柰果　爾時獼猴以偈報曰　假使卿身不處樹何為求我不可致如今觀我無羞慙且自馳走不忍見　佛告諸比丘爾時獼猴今婬蕩女人是鱉者分衛比丘是彼時放逸而慕求之不得如願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和難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和難釋子多求眷屬不觀其人不察行跡有欲出家便除鬚髮而為沙門受成就戒不問本末何所從來父母姓字善惡好醜識與不識趣欲得人而下鬚髮授具足戒諸比丘呵不當為此趣有

來人輒為沙門欲得眷屬不顧後患當問本末何所從來舉動安諦為見侵欺後悔無及和難比丘都不受諫值得見人輒下鬚髮爾時之世有凶惡人博掩之子遙聞和難釋家之子有無央數衣被鉢器好求眷屬趣得來學不問本末所從來處便下鬚髮其身飢凍無以自濟欲往誑詐心豫設計詣和難所恭敬肅肅稽首為禮威儀法則坐起安詳無有卒暴和難釋子告其人曰沙門安隱無憂無患親近愛欲則非吉祥懈怠無行人不知者為欲所壞而習愛欲致無央數憒惱之害貪著愛欲不能得度其人荅曰我身不能棄捐愛欲而為沙門和難又問子何以故不為沙門沙門者多獲衆利子便降意出為沙門所學德行吾悉供給其人荅曰唯諾從命除諸憂患假使安隱便為沙門則除鬚髮受成就戒雖作沙門受教尋使故自示現恭順無失精進勤修未曾懈怠忍辱順教時和難見可信可保不觀內態不復狐疑信之如一以諸衣被及鉢震越諸供養具皆用託之出外遊行意中安隱不謂作態悉斂衣鉢諸供養具馳走藏竄獨在一處與博掩子俱共飲食時和難聞彼新弟子所在即時速還觀其室中多所竊取周匝普問今為所湊稍時不現但遙聞之彼博掩子落度山藪伴作沙門欲欺詐卿竊取財物衆人荅曰卿性倉卒不問本末便下鬚髮今

所取物在於獨處博掩子俱而共食飲以知在彼恐不禁制黠聲內惱諸比丘聞具足白佛於是大聖告諸比丘此博掩子落度之人不但今世以異形貌閑居之像有所竊欺前世亦然和難比丘不以續信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王舍城有一賢人人婬蕩家與婬女俱飲食歌戲而相娛樂所有財業不久殫盡其財物彼婬女人悉奪取之不復聽入其家婬女逐之數數發遣都不肯去時婬女人驅出其家去更求財尒乃來還求財不得用求財故到欝單國雖到彼國無所識知時欝單國有大尊者多財饒寶勢富無量佯現仁賢往詣尊者吾為賈客衆人之導從其國來多致財寶道遇惡賊悉見劫奪皆失財業貧窮委厄無以自活纔得濟命盡力奔走今歸尊者給侍左右於時尊者見之如此威儀法則行步進止有威神德此則佳人吾為設計令興復故其人黠慧聰明辯才舉動應機志不懈怠意性易悟極可尊者而以自樂護慎其心未曾放逸所作成辦無事不成身行清淨口言柔爽無有麁獷巧談美辭衆人見者莫不歡喜尊者眷屬家中大小悉共敬愛皆共讚譽尊者見然踊躍慰勞咸以為慶見其行迹無有漏失即時付信於時尊者觀其人德內外表裏不覩瑕短普勸助之其人所作有所成立第一恭敬未曾輕慢最見篤信如弟如兄等無差別戒定安諦無有欺誑稍稍付信以大財業即時竊取出之在外車載財寶諸好物還至王舍城與妖婬蕩女飲食相樂彼於異時其人不現普遍行索不知所湊觀察藏中大亡財寶不可稱計見無財寶遍行求索不知所湊乃從人聞此人還至王舍城與婬女俱飲食此博掩子非是長者非仁賢人尊者心念以走遠近不可復得甚自瞋恨歎吒說偈　非是賢君子外貌似好華不可色信人及親與美辭觀察舉動行外現如佳善明者當遠慮共止當察試乃知志性惡博掩子揚聲吾時不棄捨譬如雜毒食云何無返復亦復薄恩情智者不與俱雖救令當捨我時適見之信故見欺佞非賢現賢貌竊財而亡走　佛告諸比丘尒時尊者今和難比丘身是落度欺者今博掩子作沙門欺和難者是前世相侵今世亦然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邪業自活經等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衆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和難釋子為人說經論生活業但講飲食衣被之具為人說經講福德事報應之果未曾講論道義之慧大獲衣被飲食諸餅攝取此已立離賢聖有若干事說俗經典世間飲食興起種種非宜之說不演度世無極之慧諸比丘見所行分衛在於人家但說俗事衣食

之供即時訶諫轉相告令衆學聞之即共追隨呵諫所為云何賢者世尊大聖已以聖通身最正覺講世妙法難及難了玄奧道教無念無想其心離名安隱無患明者所達從無央數億百千劫本從諸佛聽聞奉持皆安隱度諸比丘聞以家之信離家為道而返更說世俗經典多想多求興發諸事世俗飲食無益之義離聖賢迹乃復講論世俗之事時比丘往啓世尊佛告比丘是非沙門此非具足出家之業因法生活但求衣食未曾教導時佛世尊以無數事訶之所作非道法教告諸比丘和難釋子愚騃丈夫非但今世以衣食利世俗經典廣說法也欲自顯名令衆供養前世亦尒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於異閑居多有神仙處在其中有一仙人愚冥無無明心閉意塞為國王太子及諸臣吏惟但講說飲食諸饌衣服之具不論經道處知時節見乘車馬逆為說經或為迷者而往說經或處星嶽而為說經或獲衣食世俗諸饌為數說經由是之故致美飲食諸供養具時異學梵志見之如此為國王子及諸大臣講說經典遂見乘騎時諸仙人往啓和上及餘仙人聞之如斯皆共訶諫非之所為於時和上五通仙人聞之菩薩即時呵遣不當如是其有犯此非義之事若有誹謗計此二人皆非善哉不為奇雅為說此經離聖賢任不貪典籍其聽受者亦不應宜則兩墮落於是和難以偈頌曰　兩俱不解誼計之兩墮落說法不得理聽經不解義於世俗難值神仙講道誼以俗衣食供無知歎說此服食粳米飯上美肉全供以依聖賢誼欲論解典籍遊志在閑居飯食採菓糧是名所歎樂神仙歎此法道德寂所歎法判為梵志威儀自調伏無得樂非法知節而少求捨家行分衛寧以此業活無得違經典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常以衣食諸饌說法不論道者今和難釋子是也淨諸梵行其和上者今比丘衆是五通仙人我身是前世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是我所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有一尊長者財富無量金銀珍寶不可稱數勤苦治生飢渴寒熱觸冒諸難不憂諸患不以道理積此財業雖為財富不自衣食不能布施不能供養奉事二親不能給足妻子僕使無益中外家室親里安能布施為福德乎衣即麁衣食即惡食意中慳惜父母窮之妻子裸凍家室內外不興交通各自兩隨常恐煩嬈有所求索所作慳貪悋惜如此少福無智第一矜矜無所貴持本治生時或能至誠或不至誠積累財寶不可稱計不能衣食於時壽終既無子姓所有財寶皆沒入官

世尊告比丘且愚冥下士得微妙寶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奴客萬分之後無所復益而有減損比丘聞此具足啓佛唯然世尊有一長者名號曰某財寶無量不能衣食不供父母妻子僕使不能布施一旦壽終財物沒入官佛告諸比丘今此尊長者非但今世慳貪愛惜財寶前世亦然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香山生無央數蓽撥諸藥及胡椒樹蓽撥樹上時有一鳥名曰我所止相其如假使春月藥果熟時人皆採取服食療疾時我所鳥喚呼悲鳴此藥我所汝等勿取吾心不欲令人採之雖呼喚呼衆人續取不聽其聲彼鳥薄福愁憂呼嗟聲不休絕緣是命過佛言如是如是比丘於是之間愚騃之子為下士治行求財或正或邪積累財寶一旦命盡財不隨身由如彼鳥名我所者見蓽撥樹及諸藥樹且欲成熟呼喚悲鳴皆是我所人遂採取不能禁制於時世尊則說頌曰　有鳥名我所處在於香山諸藥樹成熟呼喚是我所聞彼呼喚聲餘鳥皆集會衆人取藥去我所鳥懊惱如是假使人積聚無量寶既不念食飲不施如斯鳥縣官及盜賊怨家水火等奪之或燒沒如我所藥果不能好飲食牀臥具亦尒香華諸供養所有皆如是既致得人身來歸於種類命盡皆捨去無一適其身是故當殖德願念于後世人所作功德後世且侍人無得臨壽終

心中懷湯火吾前為放逸故當遠德本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我所鳥者則今此尊長者是是故比丘當脩學此不當慳惜除垢濁心常脩清淨是諸佛教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野雞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無數世時有大叢樹大叢樹間有野猫遊居在產經日不食飢餓欲極見樹王上有一野雞端正姝好即行慈心愍哀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於時野猫心懷毒害欲危雞命徐徐來前在於樹下以柔輭辭而說頌曰意寂相異姝食魚若好服從樹來下地當為汝作妻　於時野雞以偈報曰仁者有四腳我身有兩足計鳥與野猫不宜為夫妻　野猫以偈報曰吾多所遊行國邑及郡縣不欲得餘人惟意樂在仁者身現端正顏貌立第一吾亦微妙好行清淨童女當共相娛樂如雞遊在外兩人共等心不亦快樂哉　時野雞以偈報曰吾不識卿耶是誰何求耶衆事未辨足明者所不歎　野猫復以偈報曰既得如此妻反以杖擊頭在中貧為劇富者如兩寶親近於眷屬大寶財無量以親近家室息心得堅固　野雞以偈荅曰息意自從卿青眼如惡瘡如是見鎖繫如閉在牢獄　野猫以偈報曰不與我同心言口如刺棘會當用何致愁憂當思想吾身不臭穢流出戒德香云何欲捨我遠遊在別處　野雞以偈荅曰汝欲遠牽挽齒弊如蛇虺僂彼皮柔輭尒乃得叙申　野猫以偈荅曰速來下詣此吾欲有所誼并當語親里及啓於父母　野雞復以偈荅曰吾有童女婦顏正心性好順禁戒如法護意不欲違　野猫以偈荅曰於是以棘杖在家順正教家中有尊長以法戒為益楊柳樹在外皆以時茂盛衆共稽首仁如梵志事火吾家以勢力奉事諸梵志吉祥多生子當令饒財寶　野雞以偈報曰天當與汝願以梵杖擊卿於世何有法云何欲食雞　野猫以偈荅曰我當不食肉曝露修清淨禮事諸天衆吾為得此智　野雞以偈荅曰未曾見聞此野猫修淨行卿欲有所滅為賊欲噉雞木與菓各別美辭陽喜笑吾終不信卿安得雞不噉惡性而卒暴觀面赤如血其眼青如藍卿當食鼠蟲終不得雞食何不行捕鼠面赤眼正青呼喚言猫持吾衣毛則豎輒避自欲識世世欲離卿何意令相振　於是猫復以偈荅曰　面色豈好柔端正皆童耶當問威儀則及餘諸功德諸行當具足智慧有方便曉了家居業未曾有我比我當好洗浴今著好衣服起舞歌聲音乃尒愛敬我又當洗仁足為其梳頭髻及當調謔戲然後愛敬我　於是野雞以偈荅曰吾非不自愛令怨家梳頭其與

尒相親終不得壽長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野猫今稱遮比丘是也時野雞者我身是也昔者相遇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前世諍女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調達心念毒害誹謗如來自謂有道衆人呵之天龍鬼神釋梵四王悉共曉喻勿得懷害向於如來莫謗世尊佛為一切三界之尊有三達智無所罣礙天上天下莫不歸命云何誹謗得罪無量卿欲毀佛猶如舉手欲擲日月如以一塵欲超須彌如持一毛度於虛空調達聞之其心不改時諸比丘具以啓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尒佛告諸比丘調達不但今世世世如是乃往久遠無數劫時有一梵志財富無數有一好女端正姝妙色像第一諸梵志法其豪姓者假使處女與明經者於時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人中有一人最上智慧學於三經博達五典章句次第不失經義問者發遣無所疑難最處上座又年朽耄面色醜陋不似人類兩眼復青父母愁憂女亦懷慍云何當為此人作婦何異恐鬼當柰之何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年既幼少顏貌殊好聰明智慧綜練三經通達五典上知天文下觀地理災變吉凶皆豫能觀能知六博妖異蠱道懷妊男女產乳難易愍傷十方蜎飛蠕動蚑行喘

息人物之類懷四等心慈悲喜護閔彼豪姓大富梵志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欲處於女壻時往詣〻一難問諸梵志等咸皆窮之無辭以對五百之衆智皆不及年少梵志則處上座時女父母及女見之皆大歡喜吾求女壻其日甚久今乃獲願年尊梵志曰吾年既老父許我女以為妻婦且以假我所得賜遺悉用與卿可置此婦傷我年高勿相毀辱年少答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納之何為與卿三月畢竟即處女用與年少梵志其年老者心懷毒怨卿相毀辱而奪我婦世世所在與卿作怨或當危害或加毀辱終不相置年少梵志常行慈心彼猶懷害佛告諸比丘尒時年尊梵志今調達是年少梵志我身是也其女者瞿夷是前世之結于今不解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墮珠著海中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一切大聖神通已達時諸比丘於講堂上坐共議言我等世尊從無數劫精進不懈不拘生死五道之患欲得佛道救濟一切用精進故超越九劫自致無上正真之道為最正覺吾等蒙度以為橋梁時佛遥聞比丘所議起到講堂問之何論比丘白曰我等共議世尊功德巍巍無量從累劫來精進無猒不避諸難勤苦求道欲濟一切不中墮落自致得

佛我等蒙度佛告比丘實如所言誠無有異吾從無數劫以來精進求道初無懈息愍傷衆生欲度脫之用精進故自致得佛超越九劫出彌勒前我念過去無數劫時見國中人多有貧窮愍傷憐之以何方便而令豐饒念當入海獲如意珠乃有所救撾鼓搖鈴誰欲入海採求珍寶衆人大會僉當上船更作教令欲捨父母不惜妻子投身沒命當共入海所以者何海有三難一者大魚長萬八千里二者鬼神羅刹欲翻其船三者椎山故作此令使得無怨適更令已衆人皆悔時五百人心獨堅固便望風帆乘船入海詣海龍王從求頭上如意之珠龍王見之用一切故勤勞入海欲濟窮士即以珠與時諸賈客各各採寶悉皆具足乘船來還海中諸龍及諸鬼神悉共議言此如意珠海中上寶非世俗人所當獲者云何損海益閻浮利誠可惜之當作方計還奪其珠不可失之至於人間時龍鬼神晝夜圍遶若干之匝欲奪其珠導師德尊威神巍巍諸鬼神龍雖欲翻船奪如意珠力所不任於時導師及五百人安隱度海菩薩踊躍住於海邊低頭下手呪願海神珠繫頸時海龍鬼神因緣得便使珠墮海導師感激吾行入海乘船涉難勤苦無量乃得此寶當救衆乏於今海神反令墮海勅邊侍人從持器來吾斞海水若至底泥不得珠者終不休懈即器斞水以精

進力不避苦難不惜壽命水自然趣悉入器中諸海龍神見之如是心即懷懼此人威勢精進之力誠非世有若今斞水不久竭海即持珠來辭謝還之吾等聊試不圖精進力勢如是天上天下無能勝君導師者獲寶齎還國中觀遂寶願使雨七寶以供天下莫不安隱尒時導師則我身是五百賈客諸弟子者是我所將導師精進行入於大海還得寶珠救諸貧窮于今得佛竭生死海智慧無量救濟群生莫不得度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旃闍摩暴志謗佛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國王波斯匿請佛及比丘衆於中宮飯佛出祇樹與大比丘及諸菩薩天龍神鬼眷屬圍遶釋梵四王華香伎樂於上供養香汁灑地於時世尊與大衆俱入舍衛城欲詣王宮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魁繫腹似如懷妊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此事云何時諸大衆天人釋梵四王諸天鬼神及國人民莫不驚惶佛為一切三界之尊其心清淨過於摩尼智慧之明超於日月獨步三界無能逮者降伏諸邪九十六種莫不歸伏道德巍巍不可為喻若空無形尚可汙染佛以過彼無有等侶此比丘尼既佛弟子云何懷惡欲謗如來於是世尊見衆會心欲為決疑仰瞻上方時天帝釋尋時來下化作一鼠

囓繫魁繩魁即墮地衆會覩之瞋喜交集怪之所以時國王瞋此比丘尼棄家遠業為佛弟子既不能暢歎譽如來無極功德反還懷妬結謗大聖手即勑侍者掘地為深坑欲倒埋之時佛解喻勿得尒也是吾宿罪非獨彼殃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時有賈客賣好真珠枚數甚多既圓明好時有一女諧欲買之向欲諧偶有一男子還益倍價獨得珠去女人不得心懷瞋恨有從請求復不肯與心盛遂怨我前買珠便來還奪又從請求復不肯與汝毀辱我在在所生當報汝怨所在毀辱悔無所及佛告諸比丘國王及諸比丘買珠男子則我身是其女身者則暴志是因彼懷恨所在生處常欲相謗佛說如是衆會疑解莫不歡喜

佛說鼈獼猴經第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時諸比丘會共議有此暴志比丘尼者棄家遠業而行學道歸命三寶佛則為父法則為母諸比丘衆以為兄弟本以道法而為沙門遵脩道誼去三毒垢供侍佛法及比丘僧慈哀一切行四等心乃可得度而反懷惡謗佛謗尊輕毀衆僧甚可疑怪為未曾有時佛徹聽往聞比丘屬何所論比丘具啓向所議意於時世尊告諸比丘此比丘尼不但今世念如來惡在在所生亦復如是吾自憶念乃往過去無數劫時有

一獼猴王處在林樹食菓飲水時念一切蚑行喘息人物之類皆欲令度使至無爲時與一鼈以爲知友親親相敬初不相誤鼈數往來到獼猴所飲食言談說正義理其婦見之數出不在謂之於外婬蕩不節即問夫婿卿數出爲何所至奏將無於外放逸無道其夫答曰吾以獼猴結爲親友聰明智慧又曉義理出輒往造共誦經法但說快事無他放逸其婦不信謂爲不然又瞋獼猴謗訹我夫數令出入當圖殺之吾夫乃休因便佯病困劣著牀其婿瞻勞醫藥療治竟不肯差謂其夫言勿復勞意損其醫藥吾病甚重當得卿所親親獼猴之肝吾乃活耳其夫答曰是吾親友寄身託命終不相疑云何相圖用以活卿耶其婦答曰今爲夫婦同共一體不念相濟反爲獼猴誠非誼理其婦逼夫又敬重之往請獼猴吾數往來到君所頻仁不枉屈請我家門今欲相請到舍小食獼猴答曰吾處陸地卿在水中安得相從其鼈答曰吾當負卿亦可枉儀獼猴便從負到中道謂獼猴言仁欲知不所以相請吾婦病困欲得仁肝服食除病獼猴報曰卿何以故不早相語吾肝掛樹不賫持來促還取肝乃相從耳便還樹上跳踉歡喜時鼈問曰卿當賫肝來到我家反更上樹跳踉踊躍爲何所施獼猴答曰天下至愚無過於卿何所有肝而掛在樹共爲親友寄身託命而還相圖欲危我命從今已往各自別行佛告比丘尒時鼈婦則暴志是鼈者則調達是獼猴王者則我身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五仙人經第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與諸菩薩俱佛告諸會者乃往久遠無數刼時有五仙人處於山藪四人爲主一人給侍供養奉事未曾失意採菓汲水進以時節一日遠行採菓水漿懈廢眠寐不以時還日以過中四人失食懷恨飢恚謂其侍者卿給使令何得如是如卿所行可爲殃呪不宜族姓侍者聞之憂慼難言退在樹下近水邊坐偏翹一脚思惟自責執勞積久今違四仙特食之供既失道教不順四等遂感而死其足常著七寶之屐翹足而坐寶屐墮水而沒一身命過之後即生外道爲殃呪子年十餘歲與其同輩戲于路側時有梵志過見戲童人數很多遍觀察之見殃呪子特有貴相應爲王者顔貌殊異於人中上梵志命曰尒有王相不宜懊惱遊於衆內童子答曰吾爲呪子何有王相梵志又曰如吾經典儀容形體與讖書符合尒則應之深思吾語誠諦無欺斯國之王當用某月某日某時薨殯必禪尒位童子答曰唯勿廣之恐令靜密設如仁言當重念恩不敢自慚梵志言畢尋逃避走出之他國後日未幾王薨絕嗣娉求賢士以爲國貴群臣議曰

國之無主如人之無首宜速發遣使者勤求有德以時立之使者四布追見斯童有異人之姿輒尋遣人還啓群臣惟嚴王制威儀法駕幸來奉迎群臣百僚莫不踊躍如使者所白嚴駕奉迎香湯洗浴五時朝服寶冠劍帶如先王之法前後導衛不違國典即位處殿南面稱制境土安寧民庶踊悅於時梵志仰瞻天文下察地理知已嗣立即詣宮門求覲門監啓曰外有梵志欲求覲尊王詔見之梵志進入占謝呪願又白王曰如我所瞻今果前誓審諦乎王曰誠哉道人神妙蒙恩獲祚王曰道人豈欲半國分藏珍寶乎婦女美人車馬侍使恣所欲得梵志答曰一無所欲惟求二願一曰飲食進止衣服卧起與王一等相須勿有前後二曰參議國事所決同意莫自專也王曰善哉思副二願此豈不易乎王修治國常以正法不枉萬民梵志受恩因自憍恣輕慢重臣群臣忿怨俱進諫曰王尊位高宜與國臣耆舊參詳偏信乞士遂令傲慢陵侮群職都關之將爲所嗤以致殺難王曰吾少與之久有本誓安可廢耶臣諫不止若王食饌但勿須之則必改也王遂可之伺梵志出不復須還則先之食梵志恚曰本要云何今先獨食王曰雖吾先食卿出來歸豫別案饌卿自來晚梵志罵曰嗤山呪子不顧義理而違本誓群臣聞之臨臣毀君咸奏欲殺王詔群臣以何罪罪之各各進曰或云龍烝之或云煮之或云支解或云臼擣或云五杌截耳割舌挑目殺之王無所聽吾奉道法慈心愍哀衆生之類不害蠕動況危人命但給資粮驅令出國群臣奉詔即給衣粮遂使出境獨涉遠路觸冒寒暑疲極憔悴無所似類而到他國詣異梵志家舊與親親又而問曰卿從何來何所綜習業何經典能悉念乎答曰吾從遠來飢寒見逼忘所誦習梵志心念此人所誦今已廢忘無所能化當令田作轉給奴子及犂牛耕見梵志耕種苦役奴子酷令平地走使東西奴子無聊欲自投水往到河側則得一隻七寶之屐心自念言欲與大家大家無恩欲與父母必貴散食梵志由我役使無賴吾當奉承以屐上之可獲寬恣則賫屐還用上梵志梵志欣豫心自念言此七寶屐其價難貲吾還王意以屐奉之儻答可解尋還王國以屐上王深自陳悔前之罪豈願得原赦王曰善哉王即納受內之幰衣別座坐之會諸群臣則詔之曰卿等寧見前所逐梵志不耶答曰不見設使見者當如之何尒曰當斷其手足截其耳鼻斷頭斬腰五毒治之王曰設使見者能識之乎臣曰不審王出寶屐以示群臣命梵志出與臣相見致此異寶當共原之群臣啓曰此梵志罪如山如海不可赦也獻屐一隻何所施補若獲一緉罪可除也王即可之重遣梵

志。令更求一隻。梵志懊惱吾本吁嗟而轉加劇。還啟主人。主人問曰。卿至何所。而所從來。梵志匿之。不敢對說。云偶行還。則付犁牛奴子。使令耕種如前。於時梵志問奴子曰。汝前寶屐。本何從得。奴子俱行。亦得屐處。至于水側。遍恣求之。不知隻處。奴子捨去。梵志心念此之寶屐。必從上流來。下行求之不得。即逆流上行。見大蓮華順流迴波。魚口銜之。其華甚大。有千餘葉。梵志心念。雖不得屐。以此華上之。儻可解過。得復前寵。便復執華。則見四仙人坐於樹下。前為作禮。問訊起居。聖體萬福。仙人曰。然。卿所從來。答曰。吾失王意。雖獻一屐。不足解過。故逆流來求之。未獲。仙人告曰。卿為學人。當知進退。彼國王者。是吾弟子。恃待愛敬。同食坐起。參議云何一旦罵之而咒乎。卿之罪重。當相誅害。今不相聞。指示樹下。則王先身為侍者時。供給仙時。坐翹一腳。感結而終。寶屐墮水。一隻著腳。便自取去。梵志取屐。稽首謝過。還到本國。續以上之。王即歡喜。群臣意解。復其寵位。佛告諸比丘。爾時王者。則吾身是。四仙人者。拘留秦佛。拘那含文尼佛。迦葉佛。彌勒佛是也。其梵志者。調達是也。佛說爾時。莫不歡喜。

佛說舅甥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俱。佛告諸比丘。乃昔過去無數劫時。姊弟二人。姊有一子。與舅俱給官御府織金縷錦綾羅綺縠珍妙異衣。見帑藏中綺寶好物。貪意為動。即共議言。吾織作勤苦不懈。知諸藏物好醜多少。寧可共取用解貧乏乎。夜人定後。鑿作地窟。盜取官物。不可貲數。明監藏者覺物減少。以啟白王。王詔之曰。勿廣宣之。令外人知。舅甥盜者謂王多事不能覺察。至于後日遂當慣伏。必復重來。且嚴警守。以用待之。得者收捉。無令放逸。藏監受詔。即加守備。其人久久則重來盜。外甥教舅。舅年尊體羸。力少若為守者所得。不能自脫。更從地窟卻行而入。如令見得。我力強盛。當濟免舅。舅纔入窟。為守者所執。執者喚呼。諸守人捉。甥不制畏明日識。輒截舅頭。出窟持歸。晨曉藏監具以啟聞。王又詔曰。輿出其屍。置四交路。其有對哭。取死屍者。則是賊魁。棄之四衢。警守積日。於時遠方有大賈來。人馬車馳。填噎塞路。奔突猥逼。其人射閒。載兩車薪。置其屍上。守者明朝具以啟王。王詔微伺。伺不周密。若有燒者。收縛送來。於是外甥將教僮豎。執炬舞戲。人眾總閙。以火投薪。薪然熾盛。守者不覺。具以啟王。王又詔曰。若已蛇維。更增守者。嚴伺其骨。來取骨者。則是元首。甥又覺之。兼猥釀酒。持令醲厚。詣守備者。微而沽之。守者連宿。飢渴見酒。宗共沽飲。飲酒過多。皆共醉寐。甥因酒瓶受骨而去。守者不覺。明復啟王。王又詔曰。前後警守。竟不級獲。斯賊狡黠。更

當設謀。王即出女。莊嚴瓔珞。珠璣寶飾。安立房室。於大水傍。眾人侍衛。伺察非妄。必有利色來趣女者。素敕誡女。得逆抱捉。喚令眾人。則可收執。他日異夜。甥尋竊來。因水放株。令順流下。唱叫犇隱。守者驚趣。謂有異人。但見株杌。如是連夜數數不變。守者玩習。睡眠不驚。甥即乘株。到彼女室。女則執衣。甥告女曰。用為牽衣。可捉我臂。甥素齎豫持死人臂。以用授女。女便放衣。轉捉死臂。而大稱叫。遲守者寤。甥得脫走。明具啟王。王又詔曰。此人方便。獨一無雙。久捕不得。當奈之何。女即懷妊。十月生男。男大端正。使乳母抱行。周遍國中。有人見與有嗚噈者。便縛送來。抱兒終日。無嗚噈者。甥為餅師。住餅爐下。小兒飢啼。乳母抱兒。趣餅爐下。市餅餔兒。甥既見兒。即以餅與。因而嗚之。乳母還白王曰。兒行終日。無來近者。飢過餅爐。時賣餅者授餅。乃嗚。王又詔曰。何不縛送。乳母答曰。小兒飢啼。餅師授餅。因而嗚之。不意是賊。何因因之。王使乳母更抱兒出。及諸伺候。見近兒者。便縛將來。甥酤美酒。呼請乳母及微伺者。就于酒家。勸酒大醉。眠臥。便盜兒去。醒悟失兒。具以啟王。王又詔曰。卿等頑騃。貪嗜狂水。既不得賊。復忘失兒。甥時得兒。抱至他國。前見國王。占謝答對。引經說義。王大歡喜。輒賜祿位。以為大臣。而謂之曰。吾之一國。智慧方便。無逮卿者。欲以臣女。若吾之女。當以相配。自恣所欲。對曰不敢。若王見哀。其實欲索某國王女。王曰善哉。從所志願。王即有名自以為子。遣使者往。往令求彼王女。王即可之。王心念言。續是盜魁。前後狡猾。即遣使者欲迎吾女。遣其太子五百騎乘。皆使齊整。王即勅外疾嚴車騎。甥為賊臣。即懷恐懼。心自念言。若到彼國。王必被覺。見執不疑。使啟其王。若王見遣。當令人馬五百騎具衣服數勒一無差異。乃可迎婦。王然其言。即往迎婦。王令女飲食侍客。善相娛樂。二百五十騎在前。二百五十騎在後。甥在其中。跨馬不下。女父自出。屢觀察之。王入騎中。躬執甥出。爾為是非。前後方便。捕何叵得。稽首答曰。實爾是也。王曰。卿之聰哲。天下無雙。隨卿所願。以女配之。得為夫婦。佛告諸比丘。欲知爾時外甥則吾身是。女父王者。舍利弗是也。舅者調達是也。國王父輸頭檀是也。母摩耶是。婦拘夷是。子羅云是。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閑居經第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拘留國。轉遊與大比丘眾五百人俱。稍至城裏聚落。有自然好音佛頓其中。時彼聚落有梵志長者與央數眾。悉共普聞。有大寂志。姓曰瞿曇。釋族姓子。棄國轉遊城裏聚落。與大比丘五百人俱。彼佛大聖。名稱普聞。流徧十方。莫不宣暢。疑者肅驚。戰戰兢兢。莫不欣戴。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

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則以加哀天上人間諸魔梵天沙門梵志開化天人證以六通獨步三界所說經法初語亦善中語亦善竟語亦善分別其義微妙見諦淨脩梵行得觀如斯如來至真等正覺善哉蒙慶若能稽首敬受道教功祚無量於時梵志長者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却坐一面敢問占謝又手白佛者揖讓者遥見默者却往一面者於時世尊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何所沙門不當供養奉事荅曰不及惟佛說之佛言具有沙門梵志眼着妙色耳貪五音鼻慕好香口存美味身猗細滑志于諸法不捨於欲貪婬恩愛志求無猒焚燒之痛如是之比沙門梵志不當供養奉事尊敬白佛言有來問者當以是荅乃合善義則應法化所以者何我等着色聲香味細滑之法恩愛之着貪求無猒斯輩之類迷于五陰或作六衰官爵俸祿財物富貴不以惻倦與俗無別以是之故不當奉供順此等類佛告梵志長者假使有人來問汝者當供事奉敬尊重何所沙門梵志當云何乎白世尊曰其不着念五陰六衰婬怒癡習濟色聲香味細滑之念斯等積德溫雅和順正當供事如此之輩沙門梵志佛告城裏聚落梵志長者汝等何故說此言乎寧有比類安和沙門梵志已離婬怒癡又教人離及色聲香味細滑恩愛之着心惱之熱諸情無猒荅佛言吾

等數見沙門梵志端正殊好捨色聲香味細滑所欲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棄諸瑕惡志無所求宴居獨處從則永除色痛想行識諸法之念斷求念空常察此等沙門梵志離婬怒癡亦教人離捨色聲香味細滑之念聽聞如是以斯為戀恩愛之着永以除盡可意色欲諸所慕求熾然已離則以時節供事所樂五陰六情亦復如是我觀此等沙門梵志處在閑居若樹下坐塚間曠野獨而宴處則已永除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觸意法積衆德本恭順和雅如是比像我等觀之沙門梵志離婬怒癡又教人離我等今日自歸佛及法僧奉受五戒為清淨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舍利弗般泥洹經第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迦蘭陀竹園中尒時賢者舍利弗在那羅聚落得疾困篤寢在于牀與諸賢者沙彌俱於時舍利弗尋般泥洹侍者諄那供養奉事如法已訖取鉢衣服就王舍城到竹林間已日昳時從宴處起取鉢衣服至阿難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諄那沙彌白阿難曰唯然仁者欲得知不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我今賷持和上舍利及鉢衣服賢者阿難報諄那曰便與我俱往詣佛所敬事脩禮儻從世尊得聞要法諄那荅曰唯然從命於時阿難與諄那俱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坐一面叉手白佛我身羸極無復力勢柔弱疲劣不能修法所以者何諄那（音曰崪末）沙彌來詣我所稽首足下為我說言仁者欲知賢者舍利弗已取滅度并賷衣鉢及舍利弗告賢者阿難汝意諄那念舍利弗比丘賷於戒品而滅度定品慧品解脫品知見品而滅度乎又吾了是法致最正覺乃分別說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佛所現信汝於今見舍利弗比丘又般泥洹而反愁慼涕泣悲哀不能自勝賢者白世尊曰舍利弗比丘不賷持戒定慧解脫知見品而滅度去也世尊以是分別斯法成最正覺分別說耳及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聖道行亦不賷此而滅度也阿難白佛唯然世尊舍利弗比丘奉戒真諦有妙辯才講法無猒其四部衆聽之不倦說之不懈多所勸助開化未解令心欣豫莫不奉命知節止足常志精進志常定止有大聖智無極之慧卒問對之言辭應機發遣博達能了尋音荅報一切能通智慧為寶衆德具足舍利弗比丘蘇鞬如是以故我見舍利弗比丘取滅度去愁憂悲哀心懷感慼不能自勝佛告阿難生者在世安可久存有諸恩想緣起之法必當歸盡壞敗永沒法當崩敗法應當壞欲使不尒終不可得佛告阿難佛本自說一切恩愛皆當別離人生有終物成有敗合則有散應當滅盡壞敗欲使不尒安得如意應當終沒歸于無常離別

之法欲使不散安得可獲乎佛語阿難舍利弗所遊之處佛心則安不以為憂應當別離壞敗無常欲使不至安可獲乎法起有滅物成有敗人生有終興盛必衰應當無常別離之法欲使不至未可獲也譬如大寶之山嵩高之頂一但崩摧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在衆僧中今取滅度如寶山崩無常壞敗別離之法欲使不至安得如意佛告阿難猶大寶樹根芽莖節枝葉華實具足茂好大脉卒墮則現缺減視之無感如是阿難舍利弗比丘存在衆僧今取滅度衆僧感滅應當滅盡無常衰耗欲使不至豈可得乎是故阿難從今日往自修身行已求歸依以法為證歸命經典勿求餘歸云何比丘作是行乎於是比丘自觀身行內外非我當自觀察調御其心觀諸世間皆由無點內觀痛癢觀外痛癢內外非我入于善哉調御其心察世無明內觀其心亦觀外心不得內外入于善哉自調其心觀世無點觀上日月亦觀外法不倚內外入于善哉調御其心觀世無點佛告阿難是為脩其身行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佛告阿難其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從我受教自修其身自求歸依處於法地歸於法地歸命于法不處他地不歸餘人出家比丘為佛弟子順此教者則順佛教佛說如是阿難及沙彌諸比丘衆聞經歡喜受教而

退。

佛說子命過經第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尒時舍衛城中。有一異人。息男命過。父母愛重。無不欲念。視之無猒。以子之憂。狂亂失志。奔走門戶中庭街路。求子願來見我。當於何所得覩汝形。於時是人。隨其門路出舍衛城。至祇樹給孤獨園。往詣佛所。默然立前。佛問其人。汝何以故本制其心。今者諸根變沒不常。憔悴羸極。其人白佛言。爾為問我諸根變異所以者何。獨有一子。舉家愛重。莫不敬愛。視之無猒。今以命過。以子之憂而發狂癡。其心迷亂。開軒窓及門戶。求索子願來見我。何所求子。佛言其人愚愛之著。別離則憂。啼泣悲哀。憂惱之患。合會有離。適有所愛。必致惱患。尒時其人聞佛所說。心中忽然了世無常。三世如幻。即受佛戒。稽首而退。

佛說比丘各言志經第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越祇音聲叢樹。與尊比丘俱。一切聖賢諸通已達。皆悉耆年。其名曰賢者舍利弗。賢者大目連。賢者迦葉。賢者阿那律。賢者離越。賢者邠耨文陀弗。賢者須菩提。賢者迦旃延。賢者憂波離。賢者離垢。賢者名聞。賢者牛呞。賢者羅云。賢者阿難。如是之比大比丘衆五百人。尒時賢者大目揵連及大弟子。天欲向明。從座

起往詣賢者舍利弗所。時舍利弗遙見諸大弟子相隨而來。適覩此已。至離越所而謂之曰。離越且觀大聖衆來諸目連等賢者離越等。時往詣舍利弗所。手執涼扇。詣舍利弗所。所以者何。今日且當因舍利弗得聞講法。與大弟子一時同心。時舍利弗見大弟子等以勞賀賢者阿難。善來阿難。能自枉屈。為佛侍者。親近世尊。宣聖明教。當問阿難。心所懷疑。音聲叢樹。為甚樂乎。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阿難答曰。常以時節修具足行。分別其義。成就微妙淨修梵行。多所發起。多所成就。至於博聞。曉了言教。心意開解。處于快見。為諸四輩講說經典。粗舉要言。濟諸犢野深谷之患。如是舍利弗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時舍利弗復問離越。卿意云何。賢者阿難所說辯慧。由師子吼。今問離越。仁者觀此音聲叢樹為快樂乎。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而現雅德。離越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閑居宴坐。樂于獨處。除去家想。而無愛欲。在於衆人而不放逸。不樂輕戲。憺怕寂然。其心不亂。志在空行。如是比丘應在音聲叢樹之間則現雅德。又舍利弗。復問賢者阿那律。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乎。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

而現雅德。阿那律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天眼徹視。道眼清淨。觀於天人三千大千佛之國土。普見無礙。譬如假喻有眼之人。在高樓閣。從上視下。悉見所有人民行來出入進退居止屋舍。如是舍利弗比丘。天眼觀見三界無一罣礙。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舍利弗問大迦葉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迦葉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自處閑居。勸人閑居。自修賢聖。勸人賢聖。自服弊衣。勸人弊衣。自知止足。勸人止足。自身少求。勸人少求。自身寂然。勸人寂然。自身精進。勸人精進。自身制心。勸人制心。自身定意。勸人定意。自身專脩。勸人專脩。自身戒具。三昧。智慧解脫度知見。勸人亦然。自身教化。勸發衆人。聽受法義。開化說經。於法無猒。勸人亦然。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又舍利弗問大目揵連。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於音聲叢樹而現雅德。目連答曰。唯舍利弗。假使比丘得大神足。感聖無量。普尊自由。於其神足所念自在。於變化示現無央數形。能變一身。至不可計。則還合一。於此牆壁山巖谿谷。通過無礙。出無間入無孔。入地復出。譬如入水。履水不溺。若行陸地。處於

虛空。結加趺坐。若如飛鳥。身出光燄。如大火聚。身中出水。猶如流泉。其身不熱。令此日月威神光光。照於天下。從地舉手捫摸日月。化大其身至于梵天。如是舍利弗比丘在於音聲叢樹之間則現奇雅。尒時目連問舍利弗曰。卿意云何。在音聲叢樹為快樂不乎。感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而現雅德。舍利弗答曰。假使比丘制心自在。不隨身教。自於其室三昧正受。發意之頃。明旦日中。日冥定意。一心入定。夜半後夜。自由所行。常得自在。無所罣礙。譬如長者若尊者子。淨水洗浴。著新好衣。所有具足。無所少乏。隨其所欲。欲得何衣。衆寶瓔珞。香華妓樂。明晨日中向夜。所欲止處。衣裳服飾。臥起牀榻。悉得自在。如是目連制心不隨亂意。明旦日中闇冥人定。夜半後夜。隨其所欲。禪定三昧。隨其所觀。皆得自在。比丘音聲叢樹則現奇雅。尒時賢者舍利弗謂目揵連賢者已說吾等之類。盡各言志。隨其辯才。各宣其意。寧可俱往詣佛大聖。啓說此事。如佛所說。吾當奉行。目連答曰。惟命是從。於是舍利弗前白世尊。我等之類。各演所知。今故啓白。得其理不。於是世尊語舍利弗賢者阿難。善哉善哉。阿難所說。所以者何。比丘博聞則持不忘。若有說法。初善中善竟善。分別其義。微妙具足。淨脩梵行。能分別此。如是像法博聞普達。觀之

自在其心清淨降伏諸根皆能曉了則爲四輩粗略舉要演說經典各令得所善哉善哉離越若之所說所以者何假使比丘在於閑居其行寂然其心清淨分別空無善哉善哉阿那律尒之所說所以者何今卿天眼觀見三千大千佛國如於高樓上察見在下善哉善哉迦旃延尒之所說所以者何汝見四諦無復狐疑善哉善哉須菩提能解說空法以空爲本善哉善哉半呵尒之所說所以者何畏生死苦樂於泥洹善哉邠耨分經義演說佛典善哉善哉優波離分別罪福奉修法律善哉善哉離垢去三毒罪得三脫門善哉善哉名聞清淨善德并化衆人善哉善哉羅云守護禁戒無所違犯善哉善哉大迦葉樂在閑居勸他閑居以十二事常自修身亦勸他人善哉善哉目揵連得大神足無量大尊自在分一爲萬萬還合一能捫摸日月身至梵天善哉善哉舍利弗明旦日中日入人定夜半後夜禪定三昧常得自在如長者子沐浴著衣以寶瓔珞晝夜三昧恣意所服佛告諸比丘汝等各說所知皆快順法無所違錯復聽吾言云何比丘在音聲叢樹爲快樂若威神巍巍華實茂盛其香芬馥柔耎悅人在音聲樹而現雅德於是比丘明旦從其衣盋入于聚落若在異國處在樹下於是明旦著衣持盋入彼國邑若於聚落護諸根門分衛始竟飯食畢訖藏去衣盋洗其手足獨坐宴處結加趺坐正身直形安心在前則觀於世一切無常心自念言假使吾身漏盡意解乃從座起輒如所言諸漏不盡不從座起比丘如是在音聲叢樹則現奇雅於時世尊而說偈曰博聞持法微妙最分別經典解法義爲無央數而講說有志閑居樂獨處內自觀身外勸化執御樂禪身自行遵修世尊博聞教有在宴處若樹下其目清淨無所著蠲除身病四百四觀見衆生若干種宴處樹間德如斯譬如師子遊山岩獨處閑居猗寂靜止足解脫隨類教處在宴處德如斯若在天上及梵宮若揵沓惒及人間普能至彼無所礙處在宴樹德如斯淨妙智慧普解人心得自在諸根定一切知足棄諸惡處在宴樹德如斯如是上人說微妙各各講法隨所知所演善哉順上最往詣世尊叙所說其天中天無礙礙音聲如梵寂志尊其諸神通普平等尊師應時聞慧門彼時世尊曰除雲因此興教聽吾言如諸比丘所應行宴處樹間志奇雅貪諸微妙多少求最勝分別其心行著衣持盋威儀則其行如鳥遊虛空其有能脩如此妙聖不興嫉無懷害得志寂然去塵垢處在宴樹德如斯　佛說如是諸大弟子天龍鬼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五百八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姜金和
寫書官中書臣閻鉞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徵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十九庚

行

贈行

（西漢情閔段會宗傳朋友以言贈行師古曰贈行謂將別相贈也）唐李端詩客行贈馮著旅行雖別路日暮各思歸欲下令朝淚知君亦濕衣宋張舜民畫墁集送人出城同過周少府贈行者欲解舟維岸將行客倚欄主人誇意厚親起具盤飧溪柳低含雨山桃重怯寒何時浮小艇同訪橫州灘宋黃山谷外集次韻崔伯易席上所賦因以贈行二首　迎新與送故渠已不勝勤（別本云傾成迎五馬財力已三勤漢書黃霸傳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三勤見數渠謂民勤於力勤於財勤於食法言曰民有三勤此借用其字）民賣腰閒劍公寬柱後文（漢書龔遂傳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又張敞傳弟武曰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諸郎拔賜沐高會惜臨分（別本云同僚欲賜沐猶惜臨分漢書石奮傳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高會見上注）臨永（後漢書曰王吳爲濮陽太守范丹於道候別之吳曰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遂之時臨分不女辭）有縣即歸田去國離千里分憂即近君（別本云會即近嚴助還缺借寇君能爲天子分憂即與在朝廷無異老杜同元使君舂陵詩序曰當天子分憂之地刻爲陽持受鎮時分久分憂故未成）老惜交情別遠隨車馬勤（老杜詩惜別到文場漢書鄭當時傳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遠隨見上注）臨朝思共理治郡復斯文（漢書成帝紀曰臨朝淵默黃霸傳功名損於治郡時共理見上注斯文謂以儒雅飾吏）訟息常休吏民貧更勸分（漢書薛宣傳曰及日至休吏傳傳曰振廩勸分）西湖十頃月自比漢封君（歐公自揚遷潁有詩曰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史記貨殖傳曰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漢書貨殖傳曰秦漢之列侯封君食租稅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王質雪山集李南卿西歸求語以贈行山谷偶云八萬四千關棙子與君一箇鎖匙開僕亦有一箇鎖匙謹以奉贈　之子何方去荆江上渚宮頗知君筆力能嗣我宗風境熟拈來是心圓觸處通贈之一轉語狀

了萬年功宋陸游渭南集次韻何元立都曹贈行（元立陳後山送蘇公詩韻）嘉榮東西川此別不爲遠徘徊陵雲寺決去未遑忍登高望故人煙樹參差見懸知今夕夢不隔重城鍵平生相從意百年有未滿結巢青城雲期予在歲晚董霜傑先生集次韻文約贈行　歸買農疇一飽休烏鳶儲肉且身謀扁舟欲趁曉潮發別狀莫煩樽酒留松菊有情供好夢氛埃無賴犯征裘明年驛使相逢處還折梅花寄我不廖行之省齋集將歸新城鄉舍邀賦詩贈行　請君吟詩送我歸我歸雖作半月期馬頭黃埃且百里村店白酒占雙旗只今柳絲東城路萬縷方作青青垂歸來應未及飛絮自取春色開脩眉吳潊文言集再韻酬蘭谷贈行之章二首　立身後孔孟交友尚陳雷生意同春草清陰借夏槐雨間雙電月萬劫一風灰珍重無金贈來詩更險嵬　天闕生初月江濤吼怒雷日邊雨後霽水東火焚槐去去行舟杞溫溫煬竈灰面南瞻斗柄仙嶠峻崔嵬王東牟先生集和伯氏別元老贈行　相見還如相別時杖頭明月舊相隨五亭溪下西風靜六合沙邊夏日曦洗鉢又辭香積飯傳衣仍是香山兒要須桑下無三宿不爲淮南塞草衰王十朋梅溪集次韻王景文贈行四絕　聖主龍飛白首郎謀家親擢與南牀言多妄發汲長孺心不敢邪蘇世長　天涯行客正悲秋更向鶴孫愁處愁（峽中有山名鶴孫愁）歌聽竹枝劉刺史詩懷慶朔范饒州　吾道從來自不孤果蒙好語慰榛蕪孜孜相勉惟名節官職何須校有無　君年方壯我頹蒼敢以宗盟論鴈行孝子忠臣公論在送行詩似少陵章虞文靖公集道人鄭子明別我十五年近來訪中聽其言既爲釋之矣仍以二絕贈其行　總角逢君意似同壯年心跡自西東山中兩訪歲云暮尋語丁寧要不空　闊步長趨有坦途凌煙元不畫清虛明窗洞徹六經旨真見衡門披鶴書國朝何蠖菴集得請歸故山伯良以詩贈行次韻　我生性放曠夙抱岩谷姿齒髮去已遠憂患來無涯斷絃不復操誰能覓鍾期斂迹就迂懦傷時但歔欷盛年靡自悔東帶效驅馳虛聲蹈危路造化真小兒府檄俄見徵病軀強追隨戀辭告郡守我實身衣綠雖慙顏闔走未免王褒思十載卧丘壑幸無當路知排徊出城郭慷慨從此辭笑領卽長路飄然忽如遺嗟君秉高志利祿非所移平生擅雄銳此日甘衰遲念彼千里道風波浩淒其林泉有清致嘉遯寧自肥絅懷古君子出處必以時章甫雖適越我冠豈期宜丈夫貴永決寧效岐路悲歸歟成三老勿作長別離宋晏同叔詞贈行（滴滴金）　梅花漏泄春消息柳絲長草芽碧不覺星霜鬢邊白念時光堪惜　蘭堂把酒留嘉

客對離筵駐行色千里音塵便疎隔合有人相憶晁次膺詞贈行（朝中措）短亭楊柳接長亭攀折贈君行莫恠樽前無語大都分外多情　何須苦計時間利祿身後功名且盡十分芳酒共傾一夢浮生向子諲酒邊集紹興辛未中秘王景源使君乘流下蕭灘艤舟從陸薌林老人以長短句贈行（浣沙溪）　樽俎風流意氣傾一杯相屬忍催行離歌更作斷腸聲　衮衮大江前後浪娟娟明月短長亭水程山驛總關情

餞行

元劉文簡公集陽丘尹中君餞行序　始余宦京師識太常協律中君仲和甫善鼓琴尤善斲琴聲籍籍也余後歸歷下而廣平霍君清臣提刑山東以枯桐琴材遺余且曰是得之江南其人云三百年矣余謂惜不得中君見也又十年中君來爲陽丘過齊南而余適在焉喜曰枯桐乃遇乎即以委君君曰嘻異材也乃離爲二琴使余誌其一成而畀余余請絃之遂鼓之君竦然曰無木聲矣不三百年不至是余乃知中君於斯技其至者也余因有感焉琴之用一也而舜以理天下宓子賤以理邑伯牙則絕絃孫公和一絃而陶潛無絃胡顯晦不侔若此耶余聞聖人之制琴也以寓道也曰所以修身理性而反乎其真也故其用高而難遵微而難知難遵則向者寡難知則聽者怠茲非所以顯於古而晦於後愈降而愈晦歟嗚呼琴之晦久矣知琴者加少矣而中君終日斲之而不知倦也求之者誰乎終日鼓之而不知止也聽之者誰乎伯牙孫公和陶潛皆不足以取乎亦見中君之勞且費也雖然君之志余固有以得之矣器存則道存器忘則道息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非之況於聖人之制以寓道者獨可以去乎故終日斲之而終日鼓之者吾以存道耳求而聽之在其人吾賊知乎哉以觀之則伯牙孫公和陶潛不可爲而不爲己者也中君不可爲而爲之忘己而爲道者也忘己而爲道者幾人哉君之爲邑簡而靜平而恕善而不伐忘己而爲道也符乎琴矣余懼如琴之晦而不揚也於其歸書所感以送之庶其有知者焉元貞二年八月既望序丙申歲也　又解録事安卿代歸餞行序　濟南介齊魯間左竊山海之兒而右襲土壤之富時則有宣慰有提刑有轉運有勸農以恭莅其上而朝廷四方之使日旁午其中出入閭閻自爲一都會雖屬邑數十而吏民繁庶固足以集事至於承早夜之令奉咄嗟之責隨至隨應而勿敢失者則唯一録司焉故宦遊之士視濟南司録爲劇任伈伈莫敢就而有司亦以是難其人以故或久缺或久任不得以常調節也渤海解君安卿以至元二十二年由近侍屬來爲是職逮今凡六閱歲上下無違次之失無絲毫之爇大率君

之為治以明察果毅抑強梗靖獄市以寬小民之力以嚴勵信必謹期會赴事功以遵大府之政以周密勤劬伺幾微審動靜以盡其事上之禮噫解君可謂理劇之能者歟今來言曰某不佞既占仕籍亦思有以自奮然求其所以終免於戾者而不可得今且去夫子能無言乎僕告之曰子知鏡與紉乎夫鏡鍊之精則明可以走魑魅然未嘗用其明而人謂之明夫紉淬之至則利可以斷象犀然未嘗用其利而人謂之利今吾子之鏡固以鍊而紉固已淬矣願吾子悔其明使明益增而無用明之名保其利使利益銳而無用利之累彼司照鑑事劃割者於子其寧舍之耶吾見子之明日以顯子之利日以售無傷缺之患無蠹蝕之虞廓乎有餘矣然吾子之勳業如級而升高其誰禦之哉二十七年庚寅重陽後三日劉某序

又陽丘尉高君餞行序　蠹生則木不遂螟生則木不實盜之於民木之螟木之蠹也故一縣之制令丞簿主賦政以遂民之生尉主禦盜以除民之螟與蠹者也螟蠹之不除如民生何尉之責亦重矣然不幸而非其人則怙威以肆暴飾巧以縱惡曲構旁延扶痛攖痂資以自利者比比也翼徒卒鷹鸇然所至之鄉攖噬狼藉至雖犬不得寧民之患之蓋有甚於螟蠹者矣除螟蠹而甚焉尉之責望哉頃余來陽丘聞高尉文本賢因與之游而得其詳尉儒者家屢空不憂其乘機靜而斷有事則躍馬從數騎暴糧以行其捕縶訐治一質諸理吏卒喋立不敢置一語指蹤進退惟尉之聽故民不知擾而事以集以是闔境帖然三年無螟蠹之患嗜高尉可謂能塞其責者矣今將赴調有司民惜其去則皆咨嗟涕洟願留而不可得乃胥而祝曰夫善者以賞不善者以罰國制之常而有司之責也吾尉之往其果可得賞乎若爾則善者益勉而不善者可以化而改矣吾尉之賞吾人之幸也余於是益知高尉之賢而士夫之嘗與游者皆樂為歌詩以美其行使余為之序

又題金監司餞行卷後　大德丙午之春朝廷更化黜姦登賢於是平陽監郡金公通議入參議中書特命余方承乏集賢預議事之列見公坦然溫郁韡有餘裕而其詳密慎靜有不可及者其論事該而不繁簡而能周無害畏無名倖援本窮末必歸諸是而已余竊嘆曰偉人也哉集賢司直劉君仲傑其舊識也一日持平陽士民餞公篇什遺余題余得其為政之大者曰獄平而瑞雪降學勸而習俗革安地震之變而民生復完輟歸塋之議而王事是急去之日民無遠近扶倪攀留號呼嗟泣先後不絕如去慈父母余復嘆曰中書之議本乎此哉會聖天子龍飛攄極整飭內外乃參知政事行省江西而江西方以饑告余又嘆曰公之此行其必闕中書之議擴平陽之政而活其人幸矣江西之人哉乃告仲傑曰夫升高必自下有開必有先吾意天之所以任公者不獨為江西幸將必天下幸也然則清風遺歸之誦慶有日矣遂書于平陽卷末因為公贈丁未十月日題　元蕭道源順齋叢稿

洋州宣差餞行序（并詩）　洋為州雖蕞爾之區比年以來守職者往往以黷貨亂政民聳譁之竟得罷去故洋隨號為難治至元癸巳秋乃聞郡監宣差承直公座以不及期之任令例當先者闔州之士夫耆宿等狀其行事懇于部使者請留之部使者雖不敢發格聽其留然實異其得人心之若是倏民之辭且薦之洋之士民有來者試詢之咸曰凡治吾州者未始公見也其廉以律己惠以及人脩舉廢墜消弭姦慝方安其政未朞而輒去是以不忍夫字我則父母我則仇讐吾民初何容心哉余聞之仰而嘆曰嗚呼孔子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不誣矣於是思一識公而未果十月之晦會于寓館話至曛夕洞見肺腑觀其膽合義理其通經之士有以服砥礪廉隅雖立節之夫有弗愧然公出於西陲豪貴之胄宜以弓矢狗馬為心飲酒為樂而所為乃能若是豈非天資之美有大過人者歟今國家惠養元元簡賢登俊公又從方壯之年往當任使則是行也將見居位日崇施惠日普宜洋之民有不得專其賜矣　四字廉能與惠慈不繇學問出天資關河昔滯來時限父老今深去後思雲闕丹心行色動霜臺華衮薦書馳慇懃試問洋民道絕後光前更有誰　宋鄧紳伯詩

次韻餞行（吳孔叔除服參部）　君到西湖四月天酴醾過後藕花前却肴梅子垂金彈恰映楊花鋪白氈鄉悄衷耽無復戲着鞭祖逖有誰先姑蘇僅見平反使生澁休言有此篇　徐安國西巖集

次韻周彥安餞行詩（二首）　僑居久矣共依僧薄官俄為小柱行轉盼已成千里別贈言何止萬金槧子游不自知焉用侯喜多應素有聲必待癡兒了公事始容揮手賦歸耕　又雖任叢林不似僧久知吾道要躬行足成易傳君堪羨進主詩名我與榮幾向三冬陪國論豈容百里墜家聲柢煩占護東皋在準擬歸來欲並耕　袁易靜春堂集

酬城中諸友餞行　天寒黑貂弊明發戒徒侶揚舲下脩埛掛席眺回渚洑流蒼鶻亂驚浪輕鷗舞故人執我袪眷眷河之滸顧慚來往數多謝迎送屢昔時賢達士屏跡遠城府龐公既冥棲鄗生亦遐舉泊吾何飄颻風塵厭驅鶩遄歸辱贈言高誼邁前古予傷暫離索我歎恒羈旅浩歌微玄雲夕陽曀微吐　雲南志略

李景山過安西遇禮部主事郭文卿攜歌餞行　馬上逢元日天涯見故人雪華官舍酒煙樹霸陵春欲寫風光好還驚

柳色新明朝重回首夢裏過三秦

贐行

元劉文簡公集　貫灤州贐行詩序

始予掾秋官燕人賈君允升甫方弱冠實同予事與其精詳雅重愛焉訪諸其人謂君生四年而孤鞠於母氏七八歲知讀書能事其母益嚴予嘆曰是篤於自立者其必達乎後予還省臺或仕或已而君亦仕于上都于吏部于大農于太原于中書蓋歲月不相從久矣然其聲之至乎予耳者恒殷殷焉其在太原也實居幕賓有言以民田獻言宣徽稅外可歲辦米二萬石者宣徽以聞傳旨政府下太原實其田君曰民既勞弊可動搖乎朝廷惟弗知耳亟覆聞必免官長縮不敢聞君毅然曰即有責允身當之不以及公等也卒不敢君則徑躡聞之事果不行尋又以省檄北土民口十有二萬當分置其境官食之且置倉府中君曰若爾民轉輸出入秪益勞耳不若隨其所置之爲便又皆弗敢則又徑聞之又從之於是太原之人額項戴君矣入掾中書奉使諭思播思播從命贐以金幣帛五千餘緡辭之所偕曰聞此應受第受之歸自白之可也君曰吾爲名耶竟不受而還予每聞之輒爲擊節慨嘆曰此人之所難者渠乃能之耶庸詎非向予所謂達乎大德己亥冬予自濟南入翰苑過君于京師喜與語移日而還聞有加焉已而告予曰允頃由提舉寶源出知灤州今當養老母東矣辱先生舊顧得一言而教之可乎予曰嘻子豈予待者然予又去我矣安得無言乎哉姑即予之所有者而告吾子之人得名當世而不朽者無他焉忠與孝而已矣吾子以繈抱之孤卒使慈闈無爲疾之憂而有榮養之樂不既孝矣乎如太原之剛明不回以一言而脫百姓之患思播之潔白自持使遠人聳然知朝廷之尊不既忠矣乎雖然孝無終始而忠有小大蓋所履益大則事益大事益大故忠益大忠益大則名亦隨之矣灤右挹甸畿左控海隅大州也所履大矣吾聞其土川陸相錯物饒而俗龐蓋恒有水旱寇攘之虞而重以徵發供億之煩事已大矣而皆專於子此豈一幕一使之所可擬哉子能使子之潔白者礪而恒之子之剛明者擴而弘之以施諸其事則爲忠當益大而名亦益大矣名益大則他日之所履又將有大者焉然則吾子之忠與名猶自下而升高未見其已也子其勉之哉吾將觀焉以竟吾之所謂達者云君再拜曰謹如教於是搢紳先生聞之皆樂爲歌詩以寵其行乃書而爲之序　又　書邵知事贐行詩卷後濟南郡治之東百里綉江之涘余別墅在焉大德甲辰余有西臺之命而病不果行屏居綉江漠然與世隔獨聞郡幕有知事邵君文卿者聲藉藉然乙巳既臘余被　召過濟南見邵君坦夷溫靜而意甚謹余留一宿而北歎曲未暇也今年邵君赴調京師以其大尹東平鄭山王公僉憲廣平李公所贈序引詩什以示徵余言余謂邵君鄒山裏居內翰兼史職史筆無妄書子溫恭外臺爲執法執法無妄與二公皆謂君練事強力勤恪清慎贊佐有成則余之聞於綉江者爲可驗矣二公之言可以信後世況吾人乎況有司乎吾見吾子之進達變化由今而後有不可量者雖然保其既往而迓其方來礪其已能而謹其未試以無負二公之知者在吾子加力余復奚言哉丙午十一月既望書

促行

武陵圖經志（柳文有和賽郴州李二十八促行之詩蓋是宗元爲鎔去住所作也爲鎔有郴亭詩序尤詳）

子厚詩　投荒垂一紀新詔下荊扉疑比莊周夢情如蘇武歸賜環留逸響五馬助征騑不羨衡陽雁春來前後飛　劉禹錫詩　雲雨江湘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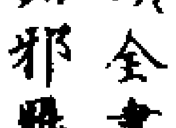
祖行

宋寇準巴東集

秋氣凜然庭木將墜道謙上人有南征之役賦詩祖行　洪府多佳致師今欲此行寒山連楚遠白浪浸吳平煙雨經秋迥霜鴻入夜鳴到時春未暮閑聽鷓鴣聲　朱晦菴集　彥集兄再適臨汀惠顧蓬蓽賦詩留別眷予良勤次韻祖行亦不盡意　勝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觀勝頻違淚欲橫薄領不嫌春筍束廉聲要比玉壺清杠車投轄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遠行

三元延壽參贊書　書云大霧不宜遠行宜飲少酒以禦霧瘴昔有早行者三人一人食粥而病一人空腹而死一人飲酒而健酒能壯氣辟霧瘴也（又詳見立字山居備用）遠行觸熱用冷水洗面生黑䵟成目疾　事類全書　穰遠行法　遠行所在有邪魅但至宿所在望空劃九龍符則厭諸邪魅精怪不敢動（符式）



白樂天長慶集　傷遠行賦　貞元十五年春吾兄吏于浮梁分微祿以歸養命予負米而還鄉出郊野兮愁予夫何道路之茫茫茫茫兮二千五百自鄱陽而歸洛陽朝濟乎大江暮登乎高崗山險岐路屈曲甚盆門與太行楓林鬱其百尋瀰瘴煙之蒼蒼其中閴其無人唯鷓鴣之飛翔水有含沙之毒蟲山有當路之虎狼況乎雲雷作而風雨晦忽霾霧兮不見勝涉泥濘兮僕夫重膇陟崔嵬兮征馬玄黃步一步兮不可進獨中路兮傍徨噫昔我往兮春草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獨行踽踽兮惜晝短孤宿煢煢兮愁夜長況太夫人抱疾而在堂自我行役諒夙夜而憂傷惟母念子之心心可測而可量雖割慈而不言終蘊結乎中腸曰予弟兮侍左右固就養而無方雖溫清之靡闕詎當我之在傍無羽翼以輕舉羨歸雲之飛

揚惟晝夜與寢食之心咼其緝忘投山舘以寓宿夜緜緜而未央獨展轉而不寐候東方之晨光雖則驅征車而遵歸路猶自流鄉淚之浪浪宋景文公集遠行詩　原野一起忽山川亦紆餘匹練迷征馬孤蓬伴客車江楓極目外龍水斷腸初行行不顧迓秋露泫人裾　又　楚人巧悲秋分作四種戚最極有遠行百感攢羇聽林鳥戢和嗁屯雲献慘色客久歸念長年驚壯圖窄撫物盈近嘆驅馳摧遂惻曉斗亦告勞垂杓卧樓北三先生文集將有遠行走筆效江西躰贈叔嘉　我非無伴侶少壯皆黃泉獨我成小丞何人呼大禅有特欲覽月誰與為飛仙萌芽一二輩世俗輙變遷之子畧可語猶如火未燃淮浙有同調已辦青鞵錢沈遼雲巢集遠行　少年事遠遊迢迢指岐路遥天值秋宴煙光澹如素寥落淮南山影入楊子渡出入二十年久嗟韋帶悞老來感節物此意誰與愬獨知擁髭坐無復晨征路胡文恭公集遠行　古有悲秋篇遠行第三句人情重辭家客意倦長路征馬涉前岡栖烏集喬樹慘淡層陰生號呼勁風怒匣琴徒自契杯酒與誰遇衣帶綫於前衣香非復故　陳子尚遠行衰年憚遠役長途况多艱天寒集霜霰涉歷江與山江山行人稀蕭條歲將闌飢烏鳴嘈嘈飛鴻何翩翩淒風吹落木陰霾翳長原觸物動鄉念避人迯世患瞻

望陽丘壠憂思傷肺肝生子不逢晨老矣復何言唐百家詩元季川古遠行　悠悠遠行者羈獨當時思道與日月長人無第舍期出門萬里心誰不傷别離縱遠當白髮歲月非今時何況異形容安須與爾悲元陸子方集竹友以其季子將有遠行丐余一言余與翁游視其季猶姪也為之言以厲其志　我生髮未燥汝父以詩鳴憂患涉世老襟義尤峥嶸晚乃得二雛美不減徐卿季也總弱冠詩壇將父兵愈湲氣如虹候門識奇英下馬呼小友相顧各自驚緑耳不受羈歷塊千里行分臺栢森森霜氣壓百城汝游何所挾兩字直而清鋭進年倍壯静退事飽更欲令從稚採端肯迓徐程遠游重垂戒顯親須揚名但願化緄志足慰舐犢情王沂伊濱集贈吕復仲善遠行　至友不多得嘉會難可常李斯西説秦鄒生遠遊梁抽毫備賔客發策干侯王公子重毛遂馮驩趨孟嘗子方赭受謁千木碑踰墻夢想數子遊結言思佩纏時哉不吾與太息起徬徨振茅彙同進空冀羣無良况復此為别何以有杜康秦箏飫杜從趙瑟亦更張揮絃變宮羽目送鴻鴈翔　柳耆卿安公子遠行（中呂調）　長川波瀲灔楚鄉淮岸迢遞一霎煙汀雨過芳草如染匾匾攜書劒當此好天好景自覺多愁多病行役心情猒　望處曠野沉沉暮雲黯黯行侵夜夜色又是急槳投村

店認去程將近舟子相呼遥指漁燈一點黃叔美詩周嘉會遠行　聞道周公子今春過許州百年看野史雙鬢託孤舟風土青山古英雄慷大秋豈無遺白淚相對話江鷗

閑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閑行　黃鸝巷口鶯欲語烏鵲河頭冰欲銷（黃鸝坊名烏鵲河名）綠浪東西南北水紅欄三百九十橋（蘇子官橋大數）鴛鴦蕩漾雙雙翅楊柳交加萬萬條借問春風來早晚只從前日到今朝　又　五十年來思慮熟忙人應未勝閑人林園傲逸真成貴衣祿單踈不是貧專掌圖書無過地遍尋山水自由身儻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十五春宋邵子擊壤集閑行　圜圓正蕭然行吟遶澤邊風驚初社後葉墜未霜前衰草襯斜日暮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　又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為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踈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胷中一點無　挍吳走越覓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開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顔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肆愛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岐陸放翁詩閑行　出户

莽悠悠東西本不隷但溪回小渉逢店得中休鳥没千山暝蟬吟一院秋詩成還自笑信筆媿冥搜姬知常雲山集閑行　策杖信心行忘懷犬不驚蹊雞蟲唧唧高樹鳥嚶嚶物順陰陽變人隨造化營草萊無畫藏蘭蕙可憐生曾肇元豐類藁閑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閑行烏啼綠樹穿花影風出青山送水聲轉覺所憂非己事儘從多難見人情閑中我樂人應笑忙處人爭我不爭江湖集盧祖皐閑行　春風入小畦數日綠陰齊把酒尋花飲將詩就壁題鵝兒嗅嫩草燕子集新泥望見垂楊好閑行過水西江湖後集安晚堂詩覺際閑行　斜逕轉山腰平疇露稚苗雲低松挾長雨足浪宣驕宿鷺翔孤嶼歸僧脫斷橋倦餘成小立新月掛青霄宛陵群英集汪天驥夏日閑行　偶爾行行去山家掩半扉暫來松下立苔色上人衣國朝僧宗泐詩閑行　林下可逍遥閑行意頗超幽花不礙路偃木自成橋度嶺何須屐斟泉豈用瓢無媒甘老去愛爾草蕭蕭宋王質雪山集水際閑行（笛家弄）　淩亂敗荷既佀沙莞又如泥水顛倒旌旗都雕餘花欹謝又佀烏江騅兮不逝虞兮奈爾凋柳蕭騷又如軹道故老何顔對因緣斷時節轉自然如彼自然如此水邊沙際蘆花摇曳喚住行人蓼花嫵媚引翻遊子又佀江都酣夜廷秋建業望仙結綺月下心飛

風前胥醉共蘋花得意今看昔後看今來一回頭已百彈指

同行

宋張文潛宛丘集離蘄陽守風林皐方慮風壯曉來知所止俄頃風息一時頃宿富池作詩示同行　老怕風波見輒驚賴逢談笑慰危情縱觀雲嶺屏風合坐見濤江鏡面平淹速人生難預計險夷世路不須營塵埃老作東州守得得扁舟作此行　又離富池望廬岳是日入夾口直達潯陽遂舍大江之險示同行　山秀江清三百里與君三宿一扁舟飲殘桑落溪雲暮卧冷桃笙楚雨秋舟隱長江逢夾口眼明五老立雲頭幾年澤國行將遍歸與親朋說舊遊　鄒道鄉先生集追涼晚步邂逅張雲卿文輔王子正三進士同行　巷僻門多掩雞豚散不收後先攜衆士笑語入汀洲太尉廟前面冠芝亭上頭曠然無障礙誰羨爾公侯　王君實曜軒集歲暮呈同行蔡實甫　人生聚散類團沙偶得聯驂餞歲華竹杖徐行忘了賒村醪小酌勝如茶鄉情喜似輕千里詩味相投各一家便好扶攜玉京去孤山深處看梅花　字溪陽先生集艘人誤同行錢文作詩解之　蹊下當年甚可羞身藏寶劍豈無謀暫時俯首時人去贏取堂堂萬戶侯　又自反仁而自反忠芳蓮開向火光中同君九萬搏扶去薄盡浮雲出大空

獨行

程子訓蒙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要得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旣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多時了　唐白居易詩獨行　閒誦黃庭經在口閑攜青竹杖隨身曉花新筍堪爲伴獨入林行不要人　江湖集王同祖獨行　終日長廊獨自行幻身未信一絲輕自家心緒忡忡急枉恨鄰墻搗練聲　劉公是先生集獨行　南山半雲雨天氣雜暄寒野興宜獨往春愁無定端鳥聲來靜聽柳色入遙看却謝芳尊酒悠悠誰與歡　趙蕃淳熙藁獨行五首　獨行曼曼遠江湄正是春風日暮時折得芳馨無所遺寄懷空誦碧雲詩　春風浩浩水橫波水遠灘長可奈何送盡碧雲人不見折蘭采若自行歌　登山臨水送將歸覽涕無從日向微水遠山高動千里春風浩浩客吹衣　所思終不見渺渺政愁余試向江頭釣怕逢雙鯉魚　烹魚得素書欲讀字半漫上如說相思下如祝加餐　李莊簡公集城北江岸獨行成此詩居人皆竹籬茅屋無壁可題歸而書于此　散策江村路柴門欲訪誰榕根盤古岸藤蔓踈蘿未辨遊春屐閒尋敵手棊天涯隨處好莫作楚囚悲　元曹伯啓漢泉集郭西獨行　落魄綈袍一褰驢當年阮籍哭窮途真披畫日無佳句時復憑高望八區　又莫獨行

莫獨行風雨慘慘兮夜不得明道有石坂兮使汝車敗而馬驚山有猛虎兮水多暴鯨任重遠遠兮無欲速其小程莫獨行莫獨行聊可以俟同志之反生　元張伯雨詩獨行　春泥未成沙曳屐柔且平春風不鳴條振衣涼且輕我意本靜愜中林便獨行松蓋無曲景水樂皆衆聲躊躇追前罔悠悠度斜阬老樵眼如猶見我不問名直贈金光草疑是古先生　姬知常雲山集獨行　印破玄玄得縱收須眉毫末盡天遊忘懷物外求難犬恒服從人與馬牛有質揮斤無把鼻無情隨龍不回頭寥寥月白風清夜江海飄飄一葉舟

西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西行　衣裘不單薄車馬不羸弱藹藹三月天閑行亦不惡壽安流水村硤石青山郭官道柳陰陰行宮花漠漠常聞俗間語有錢在處樂我雖非富人亦不苦寂寞家僮解絃管騎從攜盃杓時向春風前歇鞍開一酌　趙鼎臣竹隱畸士集美之得免西行喜甚以韻見報國賀之美之嘗許候得報即置酒致見於卒章　喜報征車已罷休解鞍聊足放眉頭異時安石難高卧此日相如困倦游花恨春遲方半吐雲欺風弱未全收正須翹冀相料理萬斛舟中試柏浮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西行　繚繞西行入亂山白雲深處換征鞍蕎花著雨相爭秀麥穎迎陽一半丹鞅掌未能逃物役乾坤何處託身安苦臺東獨情無恨那更秋風作暮寒　中州元氣李純甫送肖晉卿西行　上馬能擊賊下馬能草檄肖郎負此文武之全才當卧元龍樓百尺屏山閑畫眼中人磊落深沉只識君冷官不受人料理柱笏時看西山雲與君嘗談秘書閣百二秦城錦相錯第恐羌兒或弄兵今日始知先一着自有能圖十萬兵請乘一障終權輕初聞召至青油幕袖中已草從軍行相國謀深古來少想見智囊談未了賀蘭鼠子不足平厎用西征出師表凉州久苦寒煙埋今年定見玉關開凱旋只在春風後趁取閑閑登吹臺　元胡祇遹紫山集送彥才參政西行　翩翩海東鶻舉翮數千里塋毛萬仞山得食青冥裹栖栖場圃雞尋丈不能起一飽不畏營啄啄拾螻蟻君才班虎遠洗劍西海水老我馬少游將迎心已矣舉盃送君行茲行誠可喜長才當大用豈徒封爵美我朝際天覆書車一文軌沙磧吾近郊誰能作邊鄙以君經累材須君勞尺箠邊列拜馬前徽垢不煩洗西寧金氣豫三錢輸斗米

東南行

唐白居易長慶集東南行一百韻寄通州元九侍御澧州李十一舍人果州崔二十二使君開州韋大員外庾三十二補闕杜十四拾遺李二十助教員外竇七校書　南去經三楚東來過五湖山頭看候館水面問征途地遠窮江界天低極海隅飄零同落

業滄濤似黍稌漸覺鄉原異深知土產殊夷音語嘲哳蠻態笑雎盱水市通闤闠煙村混舳艫吏徵魚戶稅人納火田租亥日饒蝦蟹寅年足虎貙成人男作丱事鬼女爲巫樓閣攢猖狒隄宣蔟販夫夜船論鋪賃春酒斷瓶沽見果多盧橘聞禽悉鷓鴣山歌猿獨叫野哭鳥相呼嶺徼雲成棧江郊水當郛月橋翹柱鶴風帆颭檣烏鼈礙潮無信蛟驚浪不虞鼉鳴泉窟室蜃結氣浮圖樹裂山魈穴沙含水弩樞喘牛犂獻芋羸馬放青菰繡面誰家婢頭頭幾歲奴泥中採菱芡燒後拾樵蘇罥膩愁烹鼈盤腥厭膾鱸鍾儀徒戀楚張翰浪思吳氣序凉還熱光陰且復晡身方逐萍梗年欲近桑榆渭北田園廢江西歲月徂憶歸恒慘澹懷舊忽踟躕自念咸秦客嘗爲鄒魯儒蘊藏經國術輕棄度關繻賦力凌鸚鵡詞鋒敵轆轤戰文重掉鞅射策一彎弧崔杜鞭齊下元韋轡並驅名聲逼揚馬交分過蕭朱世務經磨揣周行竊覬覦風雲皆會合雨露各霑濡共偶昇平代偏慙固陋軀承明連夜直建禮拂晨趨美服頒王府珍羞降御廚議高通白虎諫切伏青蒲柏殿行陪宴花樓走看酺神旗張鳥獸天籟動笙竽九陌星芒耀魚龍電策驅定場排漢旅促座進吳歈縹緲疑仙樂嬋娟勝畫圖歌鬟低翠羽舞汗墮紅珠别選閑遊伴潛招小飲徒一杯愁已破三盞氣彌麁軟美仇家酒幽閑葛氏姝十千方得斗二八正當壚論笑杓胡碎談憐鞸嫗嚅李酣尤短竇庾醉更蔫迂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擲采成盧（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籌併頻逃席觥嚴别置盂滿卮那可灌頹玉不勝扶入視中樞草歸乘内廐駒醉曾衝宰相驕不揖金吾日近恩雖重雲高勢却孤翻身落霄漢失脚到泥塗博望移門籍潯陽佐郡符（予自太子賛善大夫出爲江州司馬）時情變寒暑世利算錙銖即日辭雙闕明朝别九衢播遷分郡國次第出京都（十年春微之移佐通州其年秋予出作潯陽明年冬杓直出牧澧州崔二十二出牧果州韋大牧開州）秦嶺馳三驛商山上二邪（商山險道中有東西二邪）峴陽亭寂寞夏口路崎嶇大道全生棘中丁盡執殳江關未徹警淮寇尚稽誅（時淮西未平路經襄鄧二州界所見如此）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東林西林寺在廬山北大姑小姑在廬山彭蠡湖中）廬峯蓮刻削湓浦帶縈紆（蓮花峯在廬山北湓水在江城南何遜詩云湓城對湓水湓水縈如帶）九派吞青草（潯陽江九派南通青草洞庭湖）孤城覆綠蕪（南方城壁多以草覆）黃昏鐘寂寂清曉角鳴嗚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殘芳悲鶗鴂（音啼決見楚詞）暮節感茱萸蘂折金英菊花飄雪片蘆波紅日斜没沙白月平鋪幾見林抽荀頓驚鶯引雛歲華何倏忽年少不須臾眇默思千古蒼茫想八區孔窮緣底事顏夭有何辜龍智猶經醢龜靈未免刳窮通應已定聖哲不能逾況我身謀拙逢他厄運拘漂流隨大海鎚鍛任洪爐險阻嘗之矣棲遲命也夫沉冥消意氣窮餓耗肌膚防瘴和殘藥迎寒補舊襦書牀鳴蟋蟀琴匣網蜘蛛貧室如懸磬端憂劇守株時遭人指點數被鬼揶揄兀兀都疑夢昏昏半似愚女驚朝不起妻怪夜長吁萬里抛朋侶三年隔友于自然悲聚散不是恨榮枯去夏微之瘧今春席八殂天涯書達否泉下哭知無（去年聞元九瘴瘧書去竟未報今春聞席八殁久與還往能無慟矣）謾寫詩盈卷空盛酒滿壺只添新悵望豈復舊歡娛壯志因愁減衰容與病俱相逢應不識滿頷白髭鬚

南行

朝野類要　仕宦得罪而南行者蓋二廣多是瘴煙遠惡及水土惡弱之州縣江西亦或有之所以貶於其處也　唐羅鄴詩南行　臈晴江暖鷓鴣飛梅雪香粘越女衣魚市酒村相識遍短船歌月醉方歸　張曲江集自湘水南行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聞有物役乘此更休閑暝色生前浦清輝發近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呂温詩喜俞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桂江帆又開魂從會處斷愁向笑中來惆悵看殘景殷勤祝此杯衡陽刷羽待成取一行廻　宋僧子腆詩送徐慶隨侍南行　榮侍出皇都南游是舊游已無爲客恨况免到家愁帆影移吟榻山光接去舟遥君勤志節莫負帝王投　呂居仁詩避寇南行　何處田園不是家儘扶衰病過天涯山村酒熟人人醉客路春濃處處花散道嶺南無賊馬側聞江左尚胡沙囊空觀倒君休笑亦有新詩伴齒牙　雲南志畧大理南行（德常作）　地隔西南過不毛萬重山外點蒼高玉門東覲思超華河尾西營笑我曹戍役有緣惟報効邊城無敢較勤勞方今幸際太平日閑讀義經與呂韜　雄知常雲山集紫峯老師南行　乾坤徹視一蓬廬變動不居遊太虛觸物昏明承影似從人俯仰桔槔如洪津浩汗橫慈艇古道崢嶸運德車多少步趨瞠若後絶塵奔逸到華胥　又　阿師先得箇中真紫盖峯前舊主人呼吸一風號萬籟圍明孤月照通津北臨燕薊光塵混南渡梁園草木新到處不煩吹暖律從容寒谷爲回春　李莊簡公集趙丞相過藤州相從累日因言在朝與諸史官會話論修史事恐它時不免南行坐有一士云若有此某當從行今日到此音問也不通退作小詩　平時盡道相隨去度嶺何曾見一人賴是隨身有孤影燈前月下却相親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送文叔南行　李子敦純不入時而今失志又南歸縱無手内毛生檄自有囊中萊子衣

未得忠貞昆聖主且將甘旨侍慈闈鶺鴒不忘衛天志直待三年更一飛

又送德潤南行　藹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正此時暴吏猾胥誑君日開緘三復味予詩張西巖集送李元謙南行（撲魚子）　悵交游曉星堪數今朝君又南去獨留倥傯奔忙裏儘耐風波塵土私自言也自笑一毫於世曾何補欲歸未許謾縮首隨人強顏苟祿此意亦良苦　揚州路總是曾經行處夢中淮岸江浦年來事事多更變猶有舊時烏府君莫住說正頳兩三吾輩相撐拄恨自無羽翅萬里秋風雲間孤鶴落日下平楚

北行

宋文天祥遺文集杜句北行　八月二十六日至揚州九月初一日哭母小祥於邳門外初九日至徐州弔項羽故宮地登黃樓基讀子由賦十一日至沛縣縣有歌風臺十五日至東平府十七日至高唐州十八日過平原二十日至河間府二十一日至保定府　浮雲暮南征（前出塞）我馬向北嘶（白沙渡）荊棘暗長原（閬官送朱）子規晝夜啼（客居）清秋望不極（野望）中原杳茫茫（成都府）游子悵寂寥（桔柏渡）下馬古戰場（遣興）浮雲連海岱（兗州城樓）寒蕪際碣石（昔遊）落景惜登臨（杜侍君江樓）人烟渺蕭瑟（北征）平野入青徐（兗州城樓）桑柘葉如雨（昔遊）信美無所適（成都）況思情延佇（兩）乾坤幾反覆（蘇侍御渙）衆凌惜俄頃（漢陂西南臺）懷古視平蕪（遣懷）令人發深省（奉先寺）游子無根株（贈李四）文世梗悲路澀（送程錄事）關山雪邊看（秋行官望）愁思胡笳夕（喜達行在所）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北行　慘淡豪華窟神精造化功星霜辭曉日桃李盼春風芳草千山合行人一徑通夜來驂太白寒色欲摇空中洲集周昂北行　御鞍休馬倦解橐罷驢鳴細雨侵衣急長郊入臥平溪喧看水滿山黑厭雲生莫帳龍行數應知欲洗兵　北歲頻分甲今年賀息兵競誇新戰士誰識舊書生北塞甘長別南天欲遠征二年迎復送空媿泰州城劉文貞公集元劉秉忠北行　道路無情人有情百年將半已飄零和林又指三千里輜重先行五十程日射遠波沙共白煙分疊嶂草方青從春入夏天多旱一雨如何遂發生謝枋得詩北行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豈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應知食可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陸游劍南續藁舍北行飯　飯飽消搖信所之芡塘蘇圃過遊嬉梧楸凋落風高後瓜瓠輪囷雨足時犬喜人歸迎野路鵲營巢穩占低枝晚來嬾復呼童子自掩柴門上廢扃　又蔓絡疎籬草滿塘飽嬉聊復步斜陽一霜脉變千林色雨積新犁百畝荒野寺僧殘尚鐘鼓官堤舟過見帆檣歸來笑補空囊課寒日誰知亦自

長嫌知常雲山集郭子淵北行索詩時在通州　此別燕山第一程路川冰雪送君行道人簡事為繁事對客無情似有情跧穴但宜容蟄物搏風從此奮鵬程神遊八極無窮盡未卜何時會玉京　又送彭宗道從師北行　此別何堪思黯陶君逢若土學盧敖鶴先有意時常唳雲本無心勢轉高致遠不疑容展驥解牛何慮澤吹毛宗師稽爾鈞竿用健泛瀛洲釣巨鰲　樓攻媿先生集送蔣甥若水使屬北行　曾為假吏到燕山送子長征不作難故國能無歎黍黍中原應欲觀衣冠黑甜軟飯宜加愛紅皺黄團正可觀行矣勿為兒女戀指期良月待君還廉文靖公集董近禮北行　邂逅愛溫恭油然起傾弛論交領未適忽作觀光士明堂集衆材豈伊舍喬梓一為報家兄思親心尚爾容容先生小藁彥達北行求詩以達繼先中丞　每愛伏波孫胄中黑白分律人言太苦兄我意殊勤憲府方收迹名場肴莱勲中丞求士急鄉里最知君元滕玉霄詩送友人北行（為心齋）　丈夫意氣橫九州五花馬上千金裘笑將斗酒為濯足白眼不作窮途愁當時百鎰五十鎰辭受雍容無着迹從來歷聘得端木未可筆耕譏貨殖詩書納鑿古已然後來愈降愈可憐少陵騎驢三十載東坡先生無一錢薊門天下如天遠馬瘦車羸足生繭風沙撲面雪如席史記蠟罥自奇寒君行領有號龍珠宗廟何當置瑚璉畫船烏帽西湖春黃金散盡容愁新貴人輿馬一朝貴琴士得此終其身東家未辭西已饋談笑北方貧此人　又送楊善堂北行　吾為使君酌此酒何其英雄落落空皓首鄉里小兒未識字走馬看花歎老醜豈知英雄有晚遇誰能閒置如處女偶然用之囿如虎不然不用不為鼠使君談笑氣如虹何人不在月旦中便無廣文五斗給豈顧李子千金空并州白雪蜀江水安得無情憐老子向來五馬總專城此日孤蓬行萬里陳秋岩詩庚辰春再隨賀北行二首　天地蒼茫澗其如旅況何水鎔河水濁沙接塞雲多土穴居黃鼠氊車駕白駝棲棲無所樂遠近聽朝歌　又　四更催蓐食結束鬧北憐人去留殘迹車行擁後塵雲開還有月風冷不知春幸得狐裘在溫存逆旅身丁蠻道詩送王文卿北行　君取功名易我知途路難閩藩榕日暖廣海桓霜寒故友傳書問新詩作畫看明朝除日至報我在新安陳杰詩送萬平埜余秋山被薦北行　朔雲垂天埜四平葦笛吽月山秋清金臺此日燕萬里錦囊當年魯兩生衢路屏營詩少味江關蕭瑟賦多情西風瞥眼離魚繪一夜相思聞雁聲胡祇遹紫山集送王善慶北行呈侍御飛卿　壯年飛奮經綸志千里懸懸父母心圓頑便覲供養米敢為躍治不祥金無

施不可才堪情較短量長識更深自有栽培桃李手歲寒臺栢貯清陰
又送王丈兢北行　騏驥萬里足曷亘非所急志士百年心不在升斗食
實理政事書王通太平策忠悃三愛君惻楚重憂國所懼非飢寒此志竟
誰識此生何多幸乞言辱前席良玉宜三獻兩足不可惜去去持素學青
雲展長翮勿爲圖一官廻門不寒乞程雪樓集送李生北行　白玉堂容
四海黃金臺貯千年好去江南年少薫風一路朝天李庭寓菴集送裴子
法北行　疋馬區區萬里行知君雅志爲蒼生聖朝若問經邦策好草囊
封勸罷兵元趙子昂春盡北行留別吳一脩撰　萬柳千花拂酒旗南陵
北苑草離離居容關下泉鳴咽又是東風欲去時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送
人北行（南鄉子入燕作）　疋馬赴嚴宸將謂青雲上致身不是男兒容易
事風塵水遠山長愁殺人離別若爲情雪帽西山
淚滿巾還憶夜來分手處天津桃李無言各自春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十九庚

行

脩行

（盤山語錄）師云脩行人行藏任分取舍隨宜低下爲心中正爲則審動靜之源節視聽之用一斬齋一念真常永劫綿綿乃無變壞善誘文經若一切人不食肉者亦無有人殺害衆生由人食肉故屠者殺以販賣若能悉捨不食是真脩行（非也戒殺爲）記纂淵海晉沙門慧遠於廬山集一時名士高僧會於般若臺精舍立誓同脩淨行俱爲佛國之遊（本傳廬山記云因號曰白蓮社）遣十纏之繫縛袪五慾之塵滓（丁總）賦室空無侍者巾鉢唯挂壁一飯不領餘跏趺便終夕（柳文）四祖數十年中脇不至席（主峯洋銓）韓流澗泉日記亘古今無男女貪財好色外方可脩行其它好言妙語只是謾人撅知常雲山集脩行何處最相親清淨無違達本真妙理亘初元具足幻塵消盡復渾淪靈根秀發隨時現大用全彰逐日新若向一邊求所得到頭虛妄不關身事類全書元城先生語錄先生尋常亦談釋氏每曰孔子佛之言相爲終始孔子之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佛之言曰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其言次第若出一人但孔子以三綱五常爲道以治生靈爲心故於色色空空之說微開其端欲令人自得爾且孔子之心佛心是也故儒釋道神四者其心皆一但門庭施設不同爾且三教猶鼎足獨令一足不可少則鼎必覆矣世之小儒不知此理見前輩或敘佛法亦從而詆之所謂佛法皆無足采非也芻蕘言聖人擇焉且佛法豈不及於芻蕘之言乎

三教歸一圖

道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儒
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

釋
圓覺真如
與生俱生

視不見我聽
不得聞離種
種違名爲妙道
視聽言用耳目卒不
能逃耳目之用必使
心合於氣氣合於神
若以色見我以音
聲求我是人行邪
道不能見如來

出入定中神自在
圓光正處莫思馬
存無守有常爲樂
永却教君達聖仙
充實而有光輝
之謂大大而化
之之謂聖聖而不
可測之之謂神
圓陀陀光爍
爍明了了活
潑潑如百千燈
光無壞無雜

脩心寶鑑

尚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紳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人在陽則舒在陰在慘因詳之一身之中日有善惡所涉善事類屬於陽所謂君子也所涉惡事類屬於陰所謂小人也別而白之足可鑑焉

陽之類二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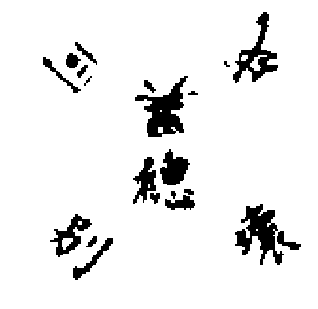
焚香　讀誦　齋戒
公忠　正直　孝義
仁慈　謙遜　忍辱
節儉　淳素　恬靜
好生　修鍊　嗽嚥
勤恪　廉潔　喜樂
賑濟　聰快　調暢
康寧　遠聲色　薄滋味

陰之類三十二

好殺　嗔恚　強梁
殘害　暴虐　五逆
諂佞　邪僻　貪淫
私曲　阿黨　侵欺
偷竊　驕慢　誑妄
詐偽　憎鄙　毀謗
冒瀆　狡猾　罵詈
怨恨　憂愁　躁撓
賭博　慳恡　臭穢
昏濁　懶惰　勞苦
多嗜慾　耽酒肉

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苟能鑑悟自勤是習諸善屬屬於陽類從微至著積而成德所謂受之以益必增算而延年德業大者出三界不受輪迴中者入洞府充仙官下者隸地府爲真宰大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鑑之前目常須警戒無令沾遠迷而自犯是習諸惡屬於陰類從微至著積而成賤所謂受之以損必折算而取亡罪業大者入地獄中者墮畜生下者爲屬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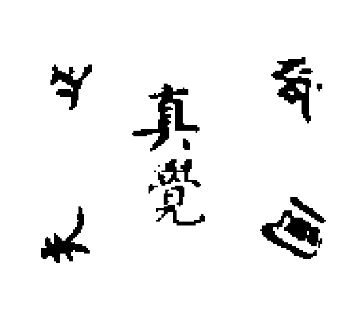
長者李公



一字六相

李長者華嚴經合論歎喜地六相義比一字中有六相一切字一切法皆有此六相善見者得智無礙總持門於諸法不滯有無斷常等障可以離情照之可見此六字義闕一即理智不圓是初歡喜地中觀通世間一切法門故此六字有三對一總別一對。二同異一對三成壞一對總不相離不可廢一留一亦不可雙立雙捨總是斷常生滅今以人類之餘可准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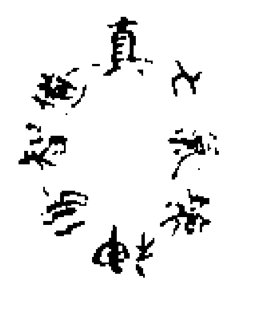
少傅晁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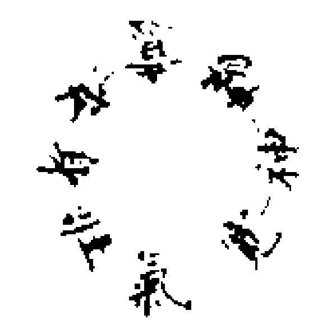
覺字三說

晁少傅法藏碎金錄覺之一字予有三說隨其淺深而分也一者覺觸之覺謂一切含靈凡有身之所觸無不知也二者覺悟之覺謂一切明哲凡有事之所悟無不辨也三者覺照之覺謂一切大聖凡有性之所至無不通也前二覺名曰俗覺一九一智後一覺名曰真覺入神之見亦名正覺大覺圓覺謂十方三世之中無數之物無不見之也無數之事無不知之也

鍊性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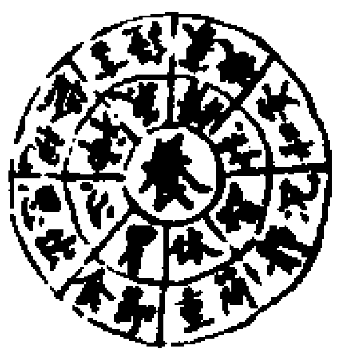


修真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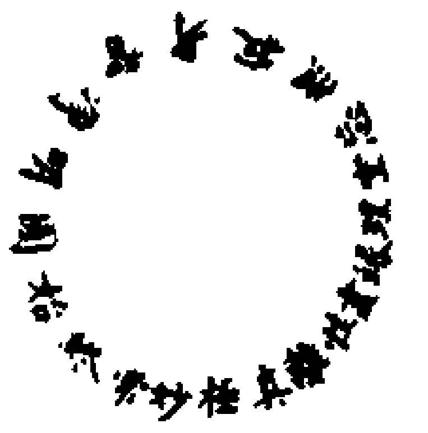
西山記真人曰雖常服餌而未明鍊性之術亦難以長生也鍊性之道欲小勞但莫大疲及強所不能耳因遺寶書八字於塵凡中含六十四訣反覆循環自有無窮之玄理神仙傳純陽真人周遊三界誓度百人遂以至道之妙旨留題連環八字於青城白石山石壁之上開悟凡夫肉人懂默會此理縱未能沖舉上昇亦可度厄延年長生久視

息命經



修行記凡欲養脉先須養胃凡欲養胃先須養心凡欲養心先須養神凡欲養神先須養氣凡欲養氣先須養精凡欲養精先須養性凡欲養性先須養智是謂息命之經也

觀心頌



大藏經東震初祖達磨尊者示相南天竺國王之太子於諸法性頓得通量傳道時至隻履西歸主正法眼藏以妙悟發真度越聖凡者只此二十字每正論四大皆有義諦

謹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乾卦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中庸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凡發言行事苟能有戒以加謹又何有過衆之愆乎贊曰

謹之為法防患未兆動先審思言化樞要如入宵征前驅秉燭進不憂虞險夷必照

儉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恥病矣儉可成家而有常足之樂贊曰

儉之為法誠貪節用在德曰恭在寶曰仲素履無欲清風可頌知足常足前賢所重

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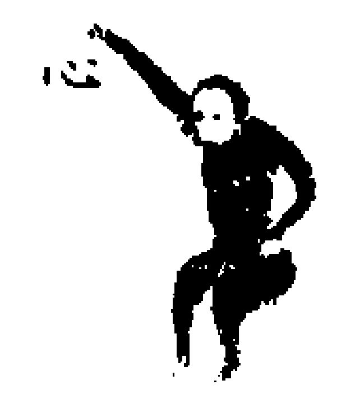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問公藝所以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意謂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為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睦雍矣

王龍舒以為佛家五戒即儒者五常不殺仁也不盜義也不邪婬禮也不妄語信也

戒

不飲酒以保性智也苟自利忘人亦為不仁微事失宜亦為不義言貌無法亦為非禮有己不盡亦為不智應人謬誤亦為不信五常之當戒如此儒釋之教豈有異哉

鎖猿心



傅大士

猿心頌

由來心相本無形
逐境如猿謾得名
用意羈縻終莫測
但能息念自然平

放下心

龐居士

放心頌

誰知只這一點心
累劫衆生被他使
若還持起萬緣生
放下全無些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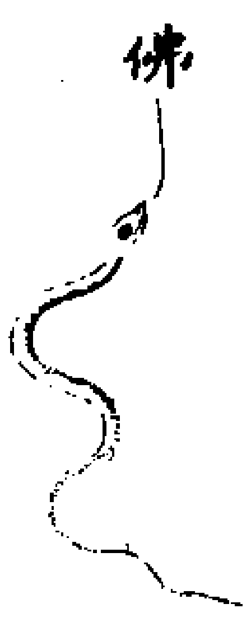
悟此心

了禪師

悟心頌

外看三點如星布
中有橫鉤似月斜
迷則披毛從此得
悟之作佛也由他

去蛇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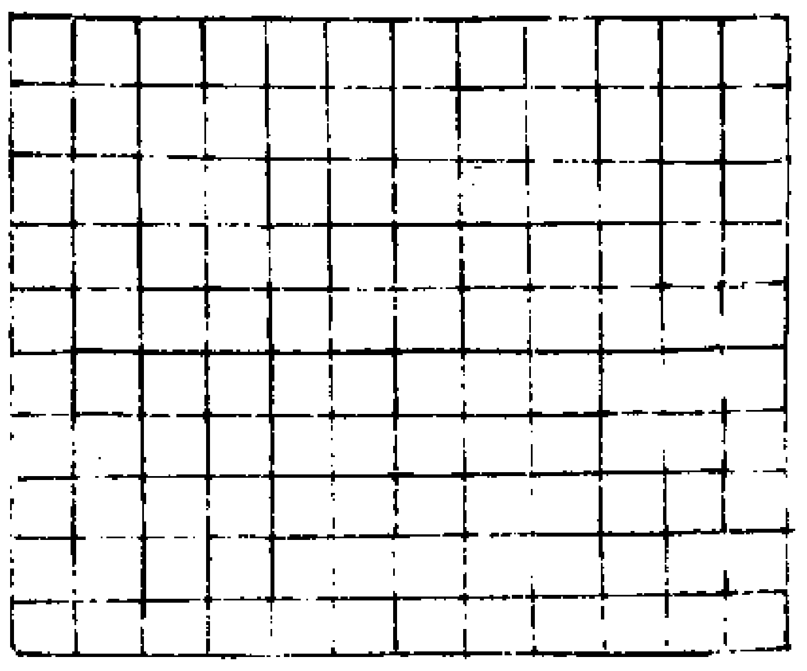


朴和尚

蛇心頌

外談佛事若堪誇
孰料中藏毒似蛇
儻解反將心應口
罪根隨滅福生芽

養性自警



穎昌來師釋光生蘇榮納禄真達士也作此圖以與醒達人為四世俗凡過一歲終書一畫於方格中書滿則一百二十歲也然則頻視此圖養性自警庶紀妄想則延生之妙旨至矣盡矣

菩薩修行經（亦名威施長者問觀身行經）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譯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祇樹給孤獨精舍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及衆菩薩五千人俱皆尊菩薩神通叡達權慧變化遊于三世導利一切莫不蒙濟於時舍衛國大城之中有豪長者名比羅達（晉言威施）與其城中諸大長者詣祇樹給孤獨精舍前至佛所即皆稽首繞佛三帀問訊世尊卻坐一面於時世尊以無限達因問威施及諸長者族姓子等發何志乎諸如來耶是時威施并諸長者即白佛言吾等世尊集坐靜處競有念言佛世難值人身猶然得脫離世間亦甚難吾等竊議為用何乘而至泥洹當以聲聞緣覺乘取泥洹耶大乘普智泥洹脫乎時吾等舉心便發言曰志願無上乘泥曰身不以聲聞緣覺脫也吾等世尊志願發心無上獨尊正真道意以斷法故來奉如來云何世尊菩薩大士內性常欲應於無上平等正真尊覺當學何法而應行住惟願如來垂惠普慈以無極哀散示疑結網時世尊告威施曰善哉善哉諸大長者乃能改俗捨世之榮樂發無上正真道意覲諸如來又威施等勤聽思念當演說之菩薩大士行得無上等最正覺志作所應及其覺法長者威施并五百人即皆叉手受教而聽時佛告曰是諸長者菩薩大士發行欲應無上正真等最覺者心向衆生當建弘普無極大慈志習念行勤執無捨進學無忌是乃應於無上覺道又諸長者若有衆生分其所受身口意惡彼行非故命終墮獄故諸長者天地聚合集以衆苦向諸網見衆生之類存心大慈勤志大悲守習學行尊精如斯其身不著衣被飲食於諸利養意亦不貪以諸所珍樂盡施惠念彼衆生慎行戒具忍進定智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欲發無上正真道者當習觀法乃應身行爾時威施及諸長者吾等世尊當修身三口四意三念法菩薩大士云何應觀身行法爾時世尊告威施等如是長者菩薩大士有四十二事而以觀身作是觀已離想結縛身心意識縛著吾我貪身壽命濁亂諸非應使除盡是時威施及諸長者受教而聽佛言菩薩大士觀身汙穢本為不淨觀身臭處純積腐爛觀身危脃要當毀壞觀身無強當歸碎散觀身如幻諸大變化觀身惡露九孔諸漏觀身盛然婬欲火熾觀身焦然興恚毒火觀身愚冥癡冢毒盛觀身羅網恩愛結縛觀身如瘡衆恚纏繞觀身可患四百四病觀身穢宅受諸蟲種觀身無常神逝歸土觀身頑愚不達體法觀身危陋毀落不久觀身無賴常懷多憂觀身無堅老至苦極觀身無信飾偽純詐觀身難滿受盛無厭觀身巢窟受衆色愛觀身貪惑迷著五樂觀身昧冥意懷喜悅觀身無住生死種異觀身識念懷想衆賤觀身無反拯養會離觀身衆食狐吞狼爭觀身機關展轉無數觀身係屬飲食所盛觀身巨視膿血臭滿觀身致滅趣非常法觀身如饑恒多愁害觀身熱惱常懷憂結觀身聚積五陰所誤觀身苦器生死劇痛觀身非我衆緣積聚觀身無命男女會散觀身為空根受諸情觀身無實譬之如幻觀身虛偽其現若夢觀身偽惑為如野馬觀身詐欺其喻響像是謂長者菩薩大士四十二事觀身行法其不觀者或著貪身心神意識由之起滅其有菩薩如是觀已受著身命貪愛吾我疑垢倒謬及諸欲樂有常之計皆悉除盡道志守一不惜年壽如是逮具六度無極斯謂長者菩薩大士以滿六德權化流布疾得無上成最正覺於是世尊重加弘演說身行法而歎頌曰

得為人甚難值
無以身造惡行
要會死棄丘冢
狐狼食或爛壞
偽欺我愚常惑
專興念貪色欲
是身求無迮復
晝夜受諸苦痛
因衆苦以成惱
身雍滿盛不淨
常困極於飢渴
夫智者豈貪命
常受身終無厭
強畜養劇親厚
為見色犯衆罪
彼緣是受獄痛
身不能如金剛
無以是造惡業
雖久存會歸死
時興信念佛世
假長久養育身
甘饍饌及香華
會飢渴不恒常
雖勉勵當何益
更劫數因還值
人雄尊佛之世
常發信莫犯非
或墮三受苦毒
其極壽億千歲
勤自勉如救火
況其壽百歲者
憍縱身造獄殃
若有念想吾我
得人身甚為難
當極意恣五樂
且自娛焉知後
斯之樂不永久
諸苦毒至不遠
當速離諸慳貪
可得應大福作
財非財譬如夢
強以此偽衆生
時一有或便盡
明智者不吝財
若如幻化色惑
現虛偽華鮮釆
是欲財詐欺身
愚濁惑隨顛倒
以衆苦致福財
用身故念興想
財非財五家事
有何智為財惑
謬順隨妻與子
王勢強奪聚則
覺無常了如此
終無意樂利家
恩愛聚致苦惱
無貪惑著家獄
父母財身妻子
皆留在行自當
有貪惜不自覺
惟恐財隨我滅
愚頑者力求財
有知慮信無貪
慳不信不可從
極自畢如兒僕
外熾貪內熱謟
諸聖賢所不詠
談書籍或詩頌
以惑衆若婬女
意麁獷性暴弊
諸慳人多妬嫉
貪狼性無親友
現畢謙強親人
惟為財習追苦
智慮者莫信之
順財故興此事
乃造起毒害心
是故智當省察
棄離慳妬邪事
金珠寶諸珍奇
因福祚得致之
為斯故興諍訟
制是意整以法
時可值人雄尊
慈氏佛上如來
乃當有金寶地
焉知後在向生
欲五樂純虛偽
愚迷惑欺詐意
欲若如夏

盛熱 坐野馬困疲勞 貪目色欲惑已 婬發醉失意志 從習欲隨顛倒 當何時值佛世 從九十一劫中 世乃有佛尊覺 山須彌燒壞滅 後何緣當得值 海陂池枯竭乾 天地焦水無餘 欲熾然亦如是 有何智當著欲 諸聰達明智士 當察知居寂滅 有何貪婪可樂 解是義不入網 觀行習法之最 莫戀屍塚囚獄 著恩愛貪濁意 不能免獄苦殃 有妻子會離別 所作行當自受 便獨趣隨苦毒 彼無有代痛者 斯三界惱之甚 莫若如妻與子 本受時規與樂 迟成憂罪惱根 緣受三惡道苦 毒心酸慘痛生 若當被諸惱根 妻及子無代者 勿以父造惡行 及與母諸親屬 阿鼻痛無免救 且莫如身行善 閻羅王獄卒地 彼不問父母事 兄弟妻子親友 惟語却身善惡 以得致身人身 遭遇值不念惡 斷滅衆殃罪行 除改前不善事 已濁汙自防覆 莫信作無報應 彼法王當散說 分別了行清淨 身種作行自當 縱放意隨墮惱 身所造即獲殃 譬喻之影隨形 當其受苦痛特 父母親不能免 及善厚無代者 是故智無戀欲 其欲脫獄楚毒 及衆縛枷鎖械 當勤念捨離欲 速行法世雄教 家火熾多惱根 火之起而常然 何慧達而樂是 墮大火恐難中 在家者憂利時 居俗業營妻子 有是衆萬端慮 何智慧不捨家 十力教甚可樂 無種栽取苦根 駛癡子無是志 但惑家墮地獄 天地間尊惑者 興念想我妻子 愚頑意謂常存 不知之幻化身 當佛世尊說是法時威施之等五百長者應時逮得柔順法忍從得忍已神通備具達知去來聖智弘妙慧無罣礙明曉衆生意志所趣欲發起衆生一切會者觀心之故即說偈曰 快哉爲大利 衆利之最上 其有發心行 求佛菩薩者 大乘心可樂 但欲安衆生 爲人修橋梁 志樂大乘者 衆生愛樂彼 顏像衆欣觀 其有興發心 志求菩薩道 諸發菩薩心 種德於福田 深樂菩薩者 得爲三界明 隆聖菩薩心 踰越諸衆意 一切悉備足 能度諸衆生 吾等快得利 愛樂興斯心 值佛能仁世 師子最正覺 得逮聞是法 菩薩觀身法 志即樂大乘 獲致於柔順 時佛便笑世尊笑時五色光出從口中奮輝耀晃昱色色各異遂至無數光明普徧十方諸土威影覆蔽一切釋梵日月天魔宮殿之明當其佛笑及震光明諸天龍神并世人民七萬二千見佛神耀暐曄之變亦皆自覺被如來明安育其體各於座上忽然悉得無所從生法樂之忍其餘無數皆發無上

正真道意然其燄還繞身三帀而其威光忽從頂入爾時賢者阿難白佛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安度衆生道教洋洋終不妄笑今者何因興發威顏而欣笑耶善哉世尊如來降德愍念一切無量諸天及世人民皆使得安畜生禽獸蜎飛蠕動莫不蒙度願尊開解數演笑意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汝見長者威施之等五百人不唯然已見世尊告曰是諸長者在過去諸佛植衆德本從發無上正真道意如是阿難長者威施五百人等却後當更七十六劫不墮三苦然後成佛當同一劫劫名勇猛皆同一字其號名曰華言藏王如來無所著平等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爲佛世尊各各所度極至無量是時阿難重白佛言唯然世尊甚深妙哉未曾有也如來散說是之弘奧無極要法是經名何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曰菩薩修行亦名大士威施所問觀身行經又斯阿難是觀要法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致道弘化無不由之吾今成佛有身相好化于生死亦因此法當善書持諷誦讀說開示一切佛說經已賢者阿難大士威施五百人等諸天龍神及世人民聞經歡喜皆起叉手爲佛作禮

文殊師利巡行經元魏北天竺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譯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 爾時世尊於日晡時從自房出在外寬處大衆圍遶恭敬供養而爲說法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於彼一切五百比丘行住之處次第巡行遂到長老舍利弗所見長老舍利弗獨在一處端身而坐入禪思惟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見長老舍利弗已而語之言大德舍利弗汝入禪耶長老舍利弗言如是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爲未寂靜欲令寂靜汝入禪耶爲先寂靜何所寂靜汝入禪耶大德舍利弗汝依何禪爲依過去爲依未來爲依現在爲依內外汝入禪耶又舍利弗爲依身禪爲依心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我此禪義諸有一切見法樂行諸有一切心不散亂如是正念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汝得彼法耶彼法是何法爲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不得彼法爲有何者法若見法樂行不見法樂行復次文殊師利如來爲彼聲聞之人說離欲法我依彼法如是入禪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何者離欲法如來爲彼聲聞人說大德舍利弗依而行耶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比丘如是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乃至依心行如是等應知文殊師利如來爲彼聲聞之人說此離欲法我隨彼法依彼法行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乃至依心離欲而行如是等者大德舍利弗若彼諸法過去如來無

未來如來無現在如來無此法如是無大德舍利弗今者云何作如是說依過去行依未來行依現在行以無法故則亦無依復次大德舍利弗過去如來未來如來現在如來無人令住無處可住若無住者依不可得復次大德舍利弗若人說言過去未來現在如來有依不依如是之人則謗如來何以故真如無念亦無所念真如不退真如無相復次大德舍利弗過去真如不可得未來真如不可得現在真如不可得乃至心真如不可得如是等應知復次大德舍利弗更無有法在真如外而可顯說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諸佛如來住真如已然後說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非有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大德舍利弗彼法亦無云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如來亦無何處如來住真如已而當說法一切諸法皆不可得諸佛如來亦不可得又此可得不可得法如是二種皆不可得如來非說亦非不說何以故大德舍利弗如來無說不可說言此是如來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當有何人受如是法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人不取有為法界不悕涅槃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人不得過去之法不知彼法不得未來現在之法不知彼法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不見染若不見淨若無心取如是之人能受此法若非我行非無我行

非取捨行如是之人能受此法如是之人則能知此所說之義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為何所知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此無所說亦無所問為何所知　長老舍利弗言文殊師利說法太深信此法人甚為少耳　文殊師利阿羅漢人學無學人尚非境何況一切愚癡凡夫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如是如是阿羅漢人亦非境界何以故阿羅漢者無諸境界阿羅漢者無住無處名阿羅漢不可得說名阿羅漢以無說故名阿羅漢何以故無為無住名阿羅漢彼阿羅漢何處境界阿羅漢者非名非色愚癡凡夫分別名色阿羅漢者於彼名色不分別知名阿羅漢阿羅漢者非名分別非色分別愚癡凡夫亦不可得凡夫之法亦不可得阿羅漢者亦不可得阿羅漢法亦不可得若不可得則不分別若不分別則無所行若無所行則無戲論若無戲論是則寂靜如是無行亦無戲論寂靜之人則不取有亦不取無非有非無如是不取若不取者則無所得如是之人離一切得無心離心住聲聞法如是應知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已時彼五百諸比丘眾從坐而起捨離而去作如是言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何以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異我梵行是故應捨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說此法義意豈不欲令諸眾生法義乎文殊師利言如是如是大德舍利弗　長老舍利弗言云何令此五百比丘從坐而起毀訾戲論誹謗而去　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若此諸比丘如是說言我不用見文殊師利童子之身我不用聞文殊師利童子名字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彼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善哉善哉大德舍利弗此諸比丘善說此語何以故以無文殊師利童子故不可得如其是無不可得者則不可見亦不可聞隨何方處若有文殊師利童子住此處者亦應捨離如是說者如是文殊師利童子住處亦無彼若無者則不可近亦不可捨　爾時文殊師利童子既說此法五百比丘聞已迴面既迴面已復向文殊師利童子說如是言文殊師利說如是法非我能解　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諸比丘如是法者非識所知非智所知何以故法界法爾故法界如是無念無退如其彼法無念無退非識所知非智所知諸非識知非智所知則非所念汝諸比丘如來弟子聲聞之人應如是學若如是學佛說彼人得最勝法是世福田應受供養說此法時彼諸比丘五百人中四百比丘不受諸法盡諸結漏心得解脫一百比丘起於惡心自身

將墮大地獄中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仁者說法非護眾生而失如是一百比丘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佛言汝舍利弗莫如是說何以故舍利弗此一百比丘墮大喚叫地獄受一觸已生兜率陀天同業之處以其得聞如是法故舍利弗此諸比丘若不得聞如是法門定墮地獄一切盡已乃生人中以其得聞此法門故應墮地獄一劫受業得為少受舍利弗此百比丘彌勒如來初會之中得作聲聞證阿羅漢得盡諸漏如是舍利弗聞此法門所得福勝非修四禪非四無量非四無色三摩跋提何以故若不得聞此法門者則於生死不可得脫我說彼人生老病死悲苦憂愁號哭懊惱不可得脫　爾時長老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甚為希有文殊師利乃能善說如是法門成就眾生文殊師利言大德舍利弗真如不減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減不增何以故彼唯言語無人可依無處可依非依不依大德舍利弗如是不依即是菩提如是菩提即是解脫若依法者是則分別若知非作亦非非作即是涅槃　爾時世尊告長老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文殊師利童子所說真如不滅真如不增法界不減法界不增諸眾生界不減不增不染不淨爾時世尊為顯此義偈重說言

說過去未來　現在

世諸法　言說非是義　此非相無相　若相若無相　皆無所分別　隨分別故得　分別故無相　若分別有爲　則分別涅槃　彼皆魔業　黙慧如是知　陰如界唯名　不生滅無相　若觀察分別　彼則不觀察　黙慧不分別　行境界如空　若分別則取　不分別不取　分別取則縛　不分別則脫　若知如是法　彼人名智者　如是人得盡名不分別智　有智故說智　智說二皆空　若人如是知　彼人名智者　寶滿三千界　布施所得福　若人聞此法　其福過於彼　布施持戒忍　神通無鄣礙　億劫常修行　不及聞此經　若知此法門正遍知所說　得聞此經已　一切得如來　如來旣說此法門已十千衆生遠塵離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百比丘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世尊即授五百比丘佛記作如是言汝諸比丘於星喻劫皆當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盡同一號名曰法華如來正遍知　世尊說已文殊師利童子長老舍利弗天人阿脩羅乾闥婆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大乘金剛髻珠菩薩修行分經（唐三藏法師菩提流志譯）　爾時普慧義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悟入如三摩地佛言善男子如無悟入是名悟入亦當如我修菩提時之所悟入普思義菩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所修悟入唯願說之佛言善男子往昔有王名曰金剛髻珠在於寂靜園林之處結跏趺坐正念思惟如是住時於座右邊忽然出生一大蓮華其華微妙衆寶合成所謂龍繞堅固栴檀以爲其莖閻浮檀金以爲其葉摩尼寶珠以爲其鬚甄叔迦寶以爲其臺爾時衆寶最勝蓮華臺上忽然化生悉陀太子結跏趺坐安詳而起下蓮華臺於王右邊膝上而坐爾金剛髻珠大王歡喜愛念悉陀太子即將太子及八萬四千王子供諸彼佛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聽受正法得聞如是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已得五神通云何名爲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耶爾時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當爲演說即此枳羅句金剛句法句印句理句相應句密句持句承事句轉句馳走句速疾句顯示句明呪句說此品句已繫縛衆魔枳羅繫縛印繫縛句繫等一切諸句悉入慈句無所諍論是名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是彼法界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演說善男子汝知之不昔稱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者今楞伽摩羅耶山城是其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是彼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佛刹善男子是金剛髻珠大王曾於摩尼寶金銀所成世界日光明王如來佛刹作千世界轉輪聖王豈

異人乎即金剛手菩薩是善子是髻珠大王於其刹中爲轉輪王有百億子豈異人乎今十方諸來菩薩是皆爲聽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法故善男子汝應知之時薩婆悉陀太子有二十八大丈夫相皆得成就何以故我身即是悉陀太子曾於髻珠大王微妙音聲園苑之中其王正念端坐思惟而於右邊龍堅栴檀甄叔迦寶蓮華臺上忽然化生即往彼佛法界摩尼寶山日光明王如來所得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法門從是已來我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如來所承事供養爲聞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未曾忘失從彼已來經無量億那由他千百劫常憶念以三昧力故一劫憶念百劫百千劫我亦憶念未曾忘失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我亦憶念乃至億那由他百千劫亦常憶念於一如來所憶念百如來千如來百千如來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如來供胝那由他如來亦常憶念於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已得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法門未曾忘失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我念過去世　無量無數劫　見諸清淨刹　金寶海莊嚴　摩尼淨土王　號曰金剛髻　有大自在力　統領千世界　乃至十千界　更無能過者　具足千億子　能破諸怨敵　皆具二十八　丈夫之色相　朝參大王所　王子那由他　歡喜園林中　池樹悉嚴麗　莊飾諸寶具　爲供世間燈　見在諸如來　平等咸勸請　普眼大導師　是最爲初首　我親奉承事　爲聞正法故　次有普賢佛　次有華燈佛　次有金剛燈　次有大燈佛　次有最勝燈　次有法燈佛　次有功德燈　次有寶燈佛　次有寶幢燈　次有財燈佛　次有髻燈佛　次有寂燈佛　次有妙燈佛　次有聲燈佛　次有香燈佛　次有味燈佛　次有月燈佛　次有日燈佛　次有威光燈　次有蓮華燈　次有摩尼燈　次有竭闍燈　次有姓燈佛　次有種族燈　次有世間燈　次有法王燈　次有勝燈佛　次有殊勝燈　次有梵光燈　次有光明燈　次有因燈佛　次有然燈佛　次有新燈佛　次有積燈佛　次有智燈佛　次有賢善燈　次有戒燈佛　次有忍辱燈　次有精進燈　次有禪定燈　次有般若燈　次有施捨燈　次有大慈燈　次有大悲佛　次有大喜佛　次有大捨佛　次有正住佛　次有功德住　次有威德住　次有勝燈住　次有最勝佛　次有議論佛　次有梵處佛　次有人間佛　次有天王佛　次有大乘佛　次有最勝等　佛子如是等如來名號各於一劫中出現於世我皆承事　如供塔廟皆爲希求

此三摩地佛子次復彼諸劫過復過十不可說不可說諸佛剎土微塵等量於大劫中有佛號摩尼山日光明王如來最初出現我親承事爲希求此三摩地故次復有號金山髻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山頂燈王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號金山摩尼峯日髻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離垢摩尼燈如來次復有法界摩尼金剛頂燈如來次復有金剛王如來次復有虛空等摩尼金剛如來次復有福德山金剛號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種族燈王如來次復離垢金剛燈手王如來次復金剛燈如來次復有金剛如來次復離垢光明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精進金剛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俱利耆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髻如來次復有俱那含金剛如來次復有金剛藏如來次復有金剛月如來我亦承事次復有海月如來次復有菴俱舍金剛如來次復有普遍摩尼金剛髻如來次復有那羅延金剛如來次復有離垢月如來次復有法愛如來次復有法真如來次復有法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音聲如來次復有甘露月如來次復有甘露金剛如來次復甘露華如來次復甘露名稱如來次復甘露日如來次復甘露光明如來次復甘露出現如來次復法輪音聲光明出現如來次復雷聲光明如來次復有震旦香如來次復善香如來次復善光如來次復

普藏如來次復有普頂如來次復有日月如來次復善商主如來次復有金山光明如來次復有音聲光明如來次復有決定無所住地如來次復有勝幢如來次復有出現威光如來次復大焰如來次復寶焰如來次復有大真如來次復有日月光如來次復有栴檀香出現如來次復有師子幢如來次復有蓮華光如來次復有金決定摩尼山光明日光王如來是等如來我皆承事善男子如是我爲希求此法門故一劫憶念百劫憶念千劫憶念百千劫亦憶念成劫亦憶念壞劫亦憶念成壞劫中間亦憶念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憶那由他百千劫我亦憶念善男子我百佛亦憶念千佛百千佛亦憶念乃至不可說億那由他百千佛亦憶念是諸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此法界繒髻與金剛如來心品三摩地於彼聽聞我皆供養承事我此三摩地終不忘失是故佛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三業清淨此三摩地應當頓求若有樂明義者色聲香味觸相者愛法義者愛辯才者樂神通者樂名聞者樂端正者愛呪術者應當於此三摩地受持供養廣爲人說若有四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健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及釋梵護世等應當希求何以故此法門者平等攝取苦惱衆生如地實藏是愛樂法財者是

大光明鑒了墮無明闇者是欲入涅槃道者之大電光此之法門愚者之聰慧佛子此法門者入一切諸佛法中佛子譬如三千大千世界以七寶滿中作一分若有人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果報增勝於彼且置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爲分若恒河沙三千大千世界六道衆生若有人勇猛威力成就彼衆生界所須樂具悉皆與之恭敬尊重復經無量百千萬億那由他歲其一切衆生滅度之後復當爲造七寶妙塔如是福德無量無邊若有聞此法門功德勝過於彼且置恒沙六道一切衆生之事若恒沙三千大千世界中諸有隨信行隨法行種性八人諸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諸辟支佛是人於無量劫百千俱胝那由他劫恭敬給與衣服臥具湯藥及須愛樂受用之物皆悉與之及至般涅槃後爲造寶塔高千由旬諸寶鈴網莊嚴其塔晝夜六時盡心供養此諸塔廟若有聞此法門積集善根福德資粮勝彼功德復置三千大千世界六道四生又置三千世界隨信行隨法行八人初果至第四果及緣覺等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大乘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供養如前亦置是事若恒河沙三千國土普遍雲雨海等世界其中道場所能積集與金剛等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等正覺此大丈夫思惟校計以所愛樂衣服臥具飲食湯

藥種種供養彼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供養尊重恭敬讚歎經無量歲無量百千億那由他歲及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無量壞劫無量成劫無量成壞劫乃至不可說不可說佛剎微塵等那由他劫已能獲得金剛心定及諸如來應等正覺入般涅槃造七寶塔寶蓋鈴網乃至高出梵世若有男子女人聞此法門能積集福德善根資粮勝前所得佛子今更爲汝說以譬喻由此喻故大夫聰慧者於此所說能得解了起深重信不生誹諸於如是等解法師所應起尊重希有愛樂如向於佛佛子譬如有人於恒河沙三千界中所有佛剎土微塵等六道衆生胎卵濕化及隨信行法行種信八人初果至第四果獨覺乃至於佛所行道場積集福德諸菩薩摩訶薩及諸如來應正等覺悉奪其命及破壞諸塔佛子復有大夫成就衆生及諸一切聲聞辟支佛及彼一切菩薩所行道積集資粮與金剛俱如來心定及已得者諸如來應等正覺現在位者悉作供養華香幡蓋諸味飲食俱陀那食種種備具及般涅槃後以作七寶塔乃至高至梵世蓋網鈴鐸莊嚴如是二人罪福差別論其昇降遠近多少乃至不可說不可說成壞劫等不得其邊佛子若有人聞如是福非福果於此法門深生衆信所有善根積集資粮定爲最勝不得其邊復次若復有人誹謗此法門

其罪最大至不可說不得其邊若有人隨喜信受所得福報亦最廣大於須彌山微塵刼說不可盡佛子我今更作譬喻諸有智者能得解了入此法門獲大利益何者是耶佛子譬如有人以一毛析爲百分以一分毛於大海中取一滴水於汝意云何二水之中爲毛取水多耶爲海中水多耶普思義言一毛之水不足爲言海中在者其水甚多無量無邊佛言佛子我所說福非福者如毛取水其未說者如海中水應如是知　爾時普思義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我雖智淺聞此法門違順之教成大利益復更思惟生多疑心願爲說之佛言善哉善哉隨意諮問普思義言世尊我見沙門若婆羅門及餘外道遮邏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之類或炙身苦行或竪雙脚或復屈膝以衣纏脚蹲踞而坐或兩石相擊取穀而食或以灰塗身或投高巖或卧刺上或入大水及火等法或食牛糞或翹一足或竪兩臂或但食菜或食稗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浴或恒河水受用洗浴而爲戲樂如是等人皆欲乞求解脫之法愚夫頑嚚乃至如是果報云何世尊有諸檢校知事等類因生憍慢喜怒自在縱愚夫勢不能了知所作之業善惡因果應與不與不與而與迴改稱意以爲勢力如是等類果報云何世尊復一類同修出家不能恭敬有德業者多畜門徒不時教誨應不應作犯與不犯是有爲法是無爲法是世間法是出世法又自不解不令他解世尊是業成就當生何道復次世尊或復有人不能敬重父母師長不護家族尊者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行貪嗔癡及等分者其人業報後生何道世尊復有殺盜邪婬妄言綺語兩舌惡口嫉妬瞋恚邪見等業當生何處復有一類作呪術法不從師授自妄出法當生何處世尊復有一類愚癡之人越三摩耶自在作法當生何處世尊以我思惟見聞如是心不能了唯願爲說解釋我疑而生利益　爾時如來即便稱歎普思義菩薩摩訶薩言善哉善哉又復歎言善哉善哉普思義如是三歎汝爲利益憐愍世間諸衆生故又復開演至理因緣甚深之業作如是問我當爲汝分別解說汝當諦聽善思念之普思義言願樂欲聞佛言普思義若有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遮邏迦波利波斫迦尼健子等如是炙身苦行雙竪其脚衣纏而坐兩石擊穀而爲食法以灰塗身糞穢埋身唯出其頭稱解脫法或卧棘刺投於深水五熱炙身或投大火或食牛糞常翹一足或竪兩臂或專食菜或食稗子或食樹葉或冷水洗忍寒求淨或浴恒河而稱解脫彼諸愚癡專執爲理聞其正法而生誹謗我當說其後受果報佛子其有蹲踞纏衣服者至大蓮華地獄之中其兩石相擊手自食者身歡當生駝驢之中若灰塗樂爲道者當生食吐毘舍闍鬼中若投高巖者當生水羅刹中若以糞穢埋身唯出其頭執爲道者生刀劒林大地獄處若投入水爲解脫者當生摩竭大魚腹中若五熱炙身當墮大火地獄若食牛糞爲淨解脫當墮豬道自食其糞次後復生餓鬼之中若翹足誦呪執爲道者當作鐵脚夜叉若竪兩臂舉向頭上爲解脫者當作竪髮餓鬼若唯食菜樹葉稗子當作駱駝驢象牛羊等身若以冷水及恒河中取凍爲道者當墮寒冰冷地獄若有如是外道等類執爲正道起諸業行生於十六及三十二諸地獄中復有作檢校者或以自在或以無智或以勢力或不羞恥強相侵奪或應與此而將與彼或施物交互輙生改換將與於人或以冬施僧物而夏與之或夏之物而冬與之或遠之物而遲與之或有多物而速用盡諸如是等皆違至理命終之後當生十六及三十二地獄之中其於獄中所受形體隨業各異或於一身生無量頭面亦差別或馬面象面猪面鼠狼面鯌魚面低彌魚面鮎忙魚面吉羅魚面瞿絛姿面猫狸面烏鵲面黃狐面野干面獼猴面百歲虫面百足虫面水牛面羆面螭面獅子面虎狼猫牛面兔面羊面鷲面狗面餓鬼渴面羅刹怒面諸惡禽獸使人怖面如是可畏極惡之類於一身上有諸頭面此等業果生於利刀刀劒地獄轉動其身備受諸苦極痛苦猛酷苦慘毒苦奪命苦受是諸苦其罪未畢經爾所俱胝那由他百千刼生生受身皆亦如是或一頭下百千身分一一身上百千億頭一一頭中百千億舌一一舌間有百千億熾熱猛焰鐵犁牛等耕盡其舌如是千百億身各各皆有百千億户虫唼食其身渴飲其血飢食其肉飢渴苦逼拔其心肝而噉食之如是受報經無量歲至無量刼乃至不可說不可說億那由他刼過是已後即復更生海羅刹身或時經過如須彌山微塵等刼復生飢渴餓鬼之中其中復經淨居諸天三萬六千刼若以人間算數論之即不可說不可說刼從餓鬼中捨身方作畜生之身駝驢豬狗其經人間筭數十十歲爲衆合地獄一日夜經於地獄百千億那由他歲已生於人間惡種姓家人所憎惡人所毀辱旃荼羅家押油家竹作家貧窮苦極如是等家而生其中生生之身常患腹大水腫惡病爲人輕賤極麁惡身極復羸瘦復多貪食食無飽足手足不具諸根多闕身體班駮性復癡頑如是展轉難得出離佛子是故知事之人諸檢校主不如法者當得果報必定不虛固當用心司存其事佛子復有如是一類出家之者傴蹇憍慢或尊重者之所驅使或爲承事由是得貪利養名聞而不恭敬有德業者又不能爲和上所應作事亦

復不能修行別解脫戒是故常當思念云何令我大得名利若百若千侍從圍遶若入寺入村城邑聚落及以王都於諸同住及以依止不能教誡又不為說輕重戒律既自不解不令他解自不調伏寧靜隱密云何能令他人調伏寧靜隱密無有自處自壞善根令他同住依止等人亦壞善根如是之人命終即共墮於羂索地獄一劫流轉受苦以淨居天日月算數若人間歲滿足十劫其同住依止生於十六眷屬地獄及水羅刹常被鞭撻洋銅灌口佛子是愚癡人當生是處佛子復有不順輕慢應對於父母者當生鵂鶹鳥中若不知尊重父母師長當生大聲駱駝之中若有輕慢沙門婆羅門等當生長項孔雀之中若有不尊敬家長者當生瘖瘂豬羊之中若行貪欲色欲之者生三惡趣後生人中諸根短闕若行瞋恚當生四趣或閻羅界若行癡者亦復如是乃至等分罪報如上生無斷絕殺生之人當墮地獄畜生餓鬼閻魔羅界若生人中得二種報一者短命二者多病若偷盜者墮於三趣若生人間得二種果一者貧窮二者共財不得自在邪婬之人乃至邪見墮三惡趣及閻羅界得受人身皆二種報一短命二多病於一切處一切時中常不安穩佛子如是業當知分明佛子復有一類持呪之人不從師受三摩耶法自作法呪彼即致謗三代如來即被毗那野迦之所殘害其諸呪法亦不成就得虛妄罪佛子以不從師不解三摩耶故彼持呪人自陷及他即為欺誑十方三世一切諸佛　爾時普思義菩薩摩訶薩於世尊前欲重宣其義以偈頌曰

善現色相具成就　持呪無畏大仙王　最初惱習巧斷除
如月破闇我稽首　人天中主眾所依　自在堅固金剛力
能破怨敵煩惱縛　及諸魔軍悉摧伏　陰魔死魔自在等
一切降滅無有餘　證得四住無畏法　無礙解脫名為佛
往昔曾作太子時　離垢化生時感現　於日光王如來所
最初聞此三摩地　為求如此三昧王　如是展轉過諸佛
數過須彌微塵等　以天妙物諸香華　供養無量大導師
精進希求心不懈　願獲證入三摩地　捨於身肉及手足
豐樂玩具及王位　常以給施於貧乞　為求三摩難得法
千萬須彌微塵佛　承事具修菩薩行　求會鄉起歡喜心
常當重發上精進　於冬分時修苦行　淨持禁戒諸律儀
有施供物若侵用　或迴時日及別僧　當捨自身得異身
於一身出無量頭　一一頭如彌婁山　長舌生如連鉤鏁

一一頭中舌如是　百俱胝犁耕其舌　一一身中出諸虫
數如彌婁微塵等　飲渴熱惱燒遍身　還各唼食其身肉
諸罪業報如是類　象形馬形及豬形　師子貓羆獲猴形
展轉遞相食其肉　此是罪業惡果報　毒蛇猛獸瞋怒起
烏與薰胡野干等　狗及鷲鳥俱羅羅　瞿椋婆共餘惡鳥
食此惡業諸眾生　所經成劫及壞劫　無量成壞之劫數
食噉諸惡業眾生　眾合地獄甚切惡　劒葉猛利及黑繩
冷熱解散其支節　熾然燒煮罪業者　大叫羂索如利刃
及黑繩索亦復爾　腐其身肉磨追之　鋸截上下諸骨節
絛切鑊縛苦燒煮　造惡業者發重心　飢火燒逼互相食
受於燒獄滿一劫　復半劫中墮畜生　成劫之時生人間
常生貧賤極惡處　下劣種姓旃陀羅　終不生於貴勝族
身常斑駮多白癩　以罪果報諸色類　或生夜叉餓鬼界
復常生於旃陀家　雙盲或眇或聾啞　或癋躄等由罪果
生輒諸根不具足　或手足杌或都無　語言倒錯心迷惑
此果皆由業所致　或生叫喚黑繩獄　或一劫中及半劫

如是色類諸苦報　罪業緣生獲此果　若得施物迴別異
若施夏中迴冬分　乘此業生八難中　彼諸難中甚嚴酷
亦生十六諸眷屬　諸苦燒煮甚可畏　形類十八或二十
皆以業緣受惡報　若生輕慢父母心　不敬尊者及老宿
命終之後墮畜生　諸飛鳥等鵂鶹類　上下中人不尊敬
命終之後生畜生　或生長項孔雀中　為於父母不孝養
不敬國德諸尊人　命終之後生畜生　大聲駱駝及驢中
若有輕慢於父母　墮於豬驢食不淨　若有聰慧諸智者
達於生死此彼岸　應當尊重敬父母　以為無上大福田
生於大富正信家　若有輕慢諸德業　護法諸天當捨離
諸惡鬼神得其便　夜叉之眾來驚怖　若有輕慢於父母
生生常處貧窮家　一切時中受輕致　復生頑癡奴僕中
若有輕慢於父母　終無少選得安樂　妻子親識皆逼惱
又無飲食得充飽　舉國飼之常不足　生餓鬼形極惡報
若有輕慢於父母　當必生於海羅刹　已身如熱焰火然
日夜恒食熱鐵汁　若有輕慢於父母　及諸耆宿尊德者

常爲世人所厭離
說之窮劫不可盡
三種貪瞋癡不生
墮四趣中長受苦
貪瞋恚癡諸業果
常當守慎諸戒業
斷若鑒了常遠離
常遠離於口意過
瞋恚之心不暫有
十善明法化一切
綺語兩舌惡心者
杖身高巖卧棘刺
施與修習正向者
皆應教授從師學
以不尊重導師故
大普集經實法中
所有妻妾心亦然
若不作過於尊者
身口意業常安樂
劫盜邪婬及妄語
終不得於人中樂
修習忍辱無退轉
是必當得薩婆若
是則當得大導師
離魔繫縛及邪見
若偷盜人及邪見
常以語言壞正見
如是邪見施財物
必獲無盡大果財
諸有不從教授者
不能行用曼荼羅
三界最勝廣博場
如是種種惡色類
是名聰慧有智人
若瞋惡心斷生命
惡口兩舌無義語
清淨心中施財寶
精進不斷入禪定
終不犯於邪婬欲
而爲衆生演正法
不久當作世間燈
當來生於針口蟲
若有習行外道法
當得少分資生報
若欲成就三道場
虛妄作法非真實
若欲最上依最勝
金剛種族摩尼寶

蓮華白象諸高貴
最上月鬘金剛髻
一切皆入金剛鬘
念念即能滅罪障
或在高處河岸邊
決定常恒乞食食
彼真實義得相應
以持得實道場法
護摩護法百徧成
最勝法中常深信
若不禮事餘聖神
亦不破壞於他心
若依殺羊及惡食
彼即退失成呪法
智者應作最勝呪
毘那野迦速疾著
諸佛於中運自在
寶髮及以日光鬘
擁護神呪皆由是
日夜三時相續呪
諸神靈廟勝妙處
由是成就曼荼羅
必當獲成大義理
是名不損成等惡
由是成最曼荼羅
慎勿誦於質多呪
是作三等曼荼羅
由以離呪魅著人
惡心損壞謂諸呪
有常護彼金剛杵
是呪法義應當成
若能從師而作呪
大勝自在殊法寶
及法周羅摩尼頂
常當念誦無斷絕
決定利益無有疑
草野塚間寧靜謐
如教如說稱要道
三十二種功成就
即是三種曼荼羅
終不有疑念決定
亦不敬禮諸邪神
若常不損害他命
即能成就曼荼羅
所作呪法皆不成
不食油麻華餅等
若有不取師教授
爲諸如來灌其頂

不損害他不著魅
於尊卑類心平等
於多人中虛妄言
彼不應說呪成就
若能彩畫呪法成
彼等皆由慈業辦
召請十方諸呪王
諸持呪者修習之
三十三天吉祥處
其福德力不可說
如其淨信作法成
於三界呪皆成就
金剛杵形畫相似
彩畫界道用朱末
畫壇不畫金剛杵
毘那野迦及使者
是名三等曼荼羅
於諸世間真成就
東西南北行不利
薄福之人起過患
燒香燈明如法者
第一不殺成就業
明說決定實利益
彼諸呪者有聰慧
同等三種三摩耶
若有造作第一者
三種三摩地相應
精勤用功彌加行
及以蓮華形相好
智者若如法成就
不畫佛形及佛子
杜吒杜底緊伽羅
智者謙心說理趣
以得平等真實呪
所作事業不稱心
毘那野迦所損害
呪法成就品類是
有慈有悲真實者
以諸供具實體性
彼應成就曼荼羅
我應品類呪法成
曼荼羅所說理趣
以明呪壞於三界
所作呪法皆得成
應於露地曼荼羅
是名實真廣利益
持呪制吒及制徵
應在像前咸畫成

隨其力分恭敬信
及毘野迦令歡喜
普皆於彼曼荼中
應畫毘那野迦像
合掌皆於佛前住
日月天形呪神形
南面畫作烏尸羅
諸山畫作呪仙座
住在持呪大仙前
緊那羅有三十二
若成就佛壇法者
箏篥琴瑟及箜篌
諸天神有愛樂者
種種諸妙色界道
若爲毘那野迦著
勤行力用亦不成
恭敬爾所諸導師
諸持呪仙應設供
畫於佛前如法作
應畫諸護地方神
如是呪神二十八
守護持者令成就
西面畫作日沒山
合掌向佛像前住
使者纏手執鐵索
一一方面各有八
千燈千華爲莊嚴
笙笛簫鼓諸音樂
於佛像前來鼓擊
種種寶瓶供如雲
彼人終不成勝法
不行諸定離修習
上味施與制吒等
成就如法佛像前
安置道場諸門戶
復畫諸山持呪仙
一一方面各圍七
東西畫作因陀羅
北面畫作於香山
鏁繫毘那野迦項
於呪法作擾亂相
清淨壇中畫作形
千香水瓶雜供物
長笛方響諸樂器
又張種種諸羅網
能成曼荼勝妙法
速疾失壞諸呪力
不應勝壇得成就

是愚癡人作是法　終不能成上勝利　若能依教作壇法
已能滿足十二年　專誦持呪不餘業　於高險岸及淨處
以[illegible]力能滅諸罪　若欲誦呪及壇處　常以粳米乳酪等
晝夜各以三時誦　誦時晝力限徧數　月八十五及滿月
修行習作曼荼羅　必當即得勝成就　若有思惟分別者
成就最勝理趣經　掘地一丈取淨土　將泥淨地作壇法
清淨洗浴著淨衣　如法至心繫念誦　或三四肘七七肘
取淨好土作淨壇　應請大乘妙勝經　作法能獲大饒益

正大脩行

古尊宿語僧問趙州了事底人如何州云正大脩行學云未審和尚還脩行也無州云著衣喫飯學云着衣吃飯尋常事未審脩行也無州云你且道我每日作什麼

僧遊行

晏元獻公類要菩提達摩以隻履而來　攤錫來游

頂辭而退　禮石叢而求飯（私訶條國金達山有石叢衆僧飲食將盡向石叢作禮飲食悉具）摩頂松　松枝東偃奘師迴（兩京記云唐初僧玄奘往西域取經十七年去日於齊州靈巖寺院內有一松樹師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去求佛經教汝可西長若吾歸即却東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吾去其枝年年西指長數丈又一年忽東回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至得經六百部至今衆僧謂此松爲摩頂松）住支山寺還吳入蜀　道林還蜀安石悵然　佇支遁之瞻言（支遁復還吳住支山寺晚欲入蜀謝安爲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蜀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銷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水閑靜且可養疾事不異蜀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庭松西指庭樹東迴摩頂松（沙門玄奘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蜀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見一老僧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通虎豹藏形魔鬼潛跡遂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初奘將往西域於靈巖寺見有松一樹奘立于庭手摩其枝曰吾去求佛教汝可西長若吾東歸即却東迴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指約長數丈一年忽東迴門人弟子曰教主歸矣乃西迎之奘果還至今衆謂爲摩頂松）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十九庚

衡

衡州府九

衡州府圖經志薛公度左朝奉大夫（紹興九年十月到二年七月除江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晁謙之右承議郎（紹興三年二月到五年二月滿）那倚左朝奉大夫（紹興五年二月到六年六月差知郴州）王鈇右奉議郎（紹興六年十月到八年十二月除浙東）張叔獻右承議郎直秘閣（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一年正月除福建運使）羅孝芬右奉議郎（紹興十一年三月到十三年三月奉祠）米明發右朝請大夫（紹興十三年四月到十五年五月滿）趙子鐱右朝奉郎（紹興十五年五月到十七年五月滿）趙公權左朝請郎（紹興十七年五月到十八年三月罷）劉伯英右奉議郎（紹興十八年六月到二十年八月滿）李莫左朝奉郎（紹興二十年八月到二十二年六月除湖南運判）王珏右朝散大夫（紹興二十三年三月到八月移湖南運使）王之望右朝奉郎（紹興二十三年十月到二十五年七月除潼川運使）蔡樗右朝奉郎（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到二十七年正月罷）富元衡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到二十九年三月除利路提刑）何偁右朝散郎（紹興二十九年八月到三十一年八月除湖南運使）蘇師德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到隆興元年十二月滿）劉爲右通直郎（隆興元年十二月到乾道元年伍月除湖北提刑）鄭丙左承議郎（乾道元年五月到乾道二年八月奉祠）范成象左朝奉郎（乾道二年十一月到乾道五年四月召）閻去恭左朝請郎（乾道五年六月到乾道七年十月滿）胡御右朝奉郎直秘閣（乾道七年十月到乾道九年六月除湖南提刑）張大經朝請郎（乾道九年七月到淳熙二年七月滿）徐大忠朝奉郎（淳熙二年七月到淳熙四年四月致仕）李端友朝奉大夫（淳熙四年八月到淳熙六年九月滿）張仲梓奉議郎（淳熙六年十月到淳熙八年十一月滿）汪作礪朝奉大夫（淳熙八年十一月到淳熙十二年二月除湖北提刑）曾鑑朝議大夫（淳熙十一年八月到淳熙十三年八月除廣東提刑）樊仁遠朝散郎（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到淳熙十四年二月除潼川提刑）趙像之朝散郎（淳熙十四年四月到十六年五月除江東提舉）陳傳良朝請郎（淳熙十六年五月到紹熙元年除湖南運判）范處義朝散大夫（紹熙二年二月到十月除江西提舉）張釜朝散大夫（紹熙三年正月到四年除廣西運判）吳鎰朝奉大夫（紹熙四

年十一月到。五年除浙東提舉。鄭公顯。朝議大夫。紹熙五年四月到。慶元元年召。劉崇之。朝請大夫。慶元元年八月到。三年五月丁母憂。林孝友。朝奉大夫。慶元三年十月到。四年六月除廣西運判。李楫。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五年八月除直秘閣奉祠。黃衡。朝散大夫。慶元五年十一月到。嘉泰二年三月除直華文閣奉祠。趙善義。朝請大夫。嘉泰二年九月到。三年七月召。胡澄。中散大夫。嘉泰三年十一月到。開禧元年八月奉祠。商許。朝奉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到。三年十月召。留佑賢。朝請大夫。開禧三年十月到。嘉定元年九月奉祠。鄭肇之。朝請郎。嘉定元年八月到。十一月除湖南運判。張大猷。奉直大夫。嘉定二年五月到。四月罷。葉宗魯。朝奉大夫。嘉定二年六月到。三年除福建提舉。楊九鼎。奉議郎。嘉定三年三月到。四年三月除湖南提刑。樂章。朝奉大夫。嘉定四年六月到。五年九月除湖南提刑。林行知。朝請郎。嘉定五年十月到。七年二月除湖南提刑。趙汝鐺。奉議郎。嘉定十年三月到。八年十月除江西提舉。樓覯。承議郎。嘉定八年十一月到。十年正月召。趙善賤。中奉大夫。嘉定十年正月到。十二年正月除湖南提刑。又朝請大夫。嘉定八年二月到。九年十二月除湖南提舉。孫德輿。奉議郎。嘉定十二年正月到。陳德豫。朝奉大夫。嘉定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到任。當年閏十二月初十日除本路運判。李東。承議郎。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一日除湖北提刑。諸葛安節。朝奉大夫。嘉定十六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寶慶元年五月二十三日除本路提刑。張嗣古。中大夫直龍圖閣。寶慶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本路運判。柴景望。朝奉大夫。寶慶二年正月初九日到任。當年十二月十六日致仕。王與權。朝請郎。寶慶三年閏五月初二日到任。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二日除浙西提刑。王自適。朝奉大夫。紹定元年十二月初三日被旨兼權。主紹定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黃棐。奉直大夫。紹定四年十月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三月十二日致仕。姚子材。朝散大夫。端平元年四月三十日到任。二年四月十五日除本路提刑。黃靜春。中奉大夫。端平二年八月十一日到任。當年九月初十日致仕。趙希保。朝議大夫。端平三年五月十九日到任。嘉熙元年三月十八日召。蔡喬。朝散大夫。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三年六月初一日召。張磻。朝散郎。淳祐元年六月初七日到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未赴。準省劄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二年九月初一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四日致仕。吳垿。朝請郎。淳祐三年四月十九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史摘忞。朝議

大夫。淳祐三年九月十一日到任。五年三月十六日離任。鄧垌。朝奉大夫。淳祐五年八月十三日到任。六年七月十二日除本路提刑。李蘩之。朝散郎。淳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二十二日致仕。胡穎。朝奉大夫直寶謨閣。淳祐八年十月初六日到任。九年十一月初一日除尚左郎官。十年三月初十日離任。王克謙。朝請大夫直華文閣。淳祐十年六月二十六日到任。十二年正月二十四除軍器監。當年七月除直煥章閣江西提舉。續準省劄依舊職奉祠。九月十七日離任。洪勲。朝奉郎。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到任。寶祐二年正月二十九日離任。劉震孫。朝請大夫。寶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離任。曹孝慶。朝奉郎。寶祐四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除本路提刑。十一月二十四日令赴行在奏事。六年正月十七日除尚右郎官。三月初十日離任。趙若琚。朝奉大夫。寶祐六年四月初五日到任。趙必彖。朝請大夫。開慶元年四月十三日到任。當年十月二十八日令赴行在奏事。離任。趙與揣。朝散大夫。景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到任。

自吳太平二年。分長沙東西部都尉治。為湘東衡陽二郡。始置太守。宋齊以後。或曰刺史。為王國則曰內史。隋併二郡置衡州。亦曰太守。唐曰刺史。肅宗初置防禦使。廣德二年又為都團練守捉觀察處置使治所。本朝武臣則曰刺史。文臣曰知軍州事。建炎初。嘗兼湖南路兵馬鈐轄。蓋地扶嶺海。控制蠻徼。為長沙之南一都會。天聖中。董君始為題名記。以李昉為之首。歲月到罷。以國史考之。間有失次者。五代而上。不復著見矣。今斷自吳孔恬而下。至張文表。得五十一人。補其闕。或不詳其歲月。則闕之。以俟博聞之君子。　姓名。　品秩。　到罷。　治迹。

孔恬。湘東太守。　張陟。湘東太守。天璽元年不出界蟠被殺。　劉異。衡陽太守。元帝時王敦作逆。與熊閔王氷共同義舉。臨陣戰死。　鄭澹。湘東太守。元帝時王敦姊夫也。為熊王所執。　虞蘭之。湘東太守。　曾瓌。衡陽內史。　虞潭。湘東太守。　韓繪之。衡陽太守。元興中。　劉期公。衡陽太守。元嘉中。　王應之。衡陽內史。大明中晉安王子勛反。率郡文武起義兵戰死。　何昌寓。湘東太守。　王僧粲。湘東內史。　曹斐。衡州刺史。　蕭穎。湘東內史。東昏侯時。　王棟明。衡州刺史。武帝時。　丁道貴。承聖元年。　王琳。元帝時。　蕭昌。　武會超。　蕭恭。　譚世遠。太平二年。　錢道戢。太建元年。　任忠。太建。　王勱。　陳伯信。衡州刺史。　徐世譜。　李敬玄。高宗時。　王瑗。開元時。　韋之晉。湖南都團練觀察使。衡州刺史。大曆四年為潭州刺史。因是徙湖南軍於潭州。　楊濟。大曆五年臧玠殺崔瓘。據潭州為亂。濟與道州刺史裴虬。澧州

判史楊琳出軍討叛平昌孟公湖南觀察使治衡州永泰元年令孫峘衡州别駕遷刺史建中初宇文炫貞元十五年杜續貞元十九年元澄貞元二十年鄂君夫其名永貞元年李仁鈞元和四年李象古元和令孫楚移宗初自宣歙等州團練使人貶衡州刺史裴瑁大和九年韓驊大中年李延澤　岑贊司門郎中　柳如芝　蘇務廉　孔若思　張觀咸通九年周岳光啓二年楊師遠光化元年周琲爲敍奏授　廖表開平初楊昭惲爲希聲時　彭繼勲爲希範奏授　張文表周行逢奏授　李昉給事中知州事宅撤此建隆四年到張繼勲刺史乾德二年祭南嶽李令詢右補闕乾德二年十月癸卯到庚申除桂陽監使郭玘光祿少卿乾德二年十月到四年五月以罪誅龍景韶刺史開寶時到王審起右監門衛將軍刺史開寶四年到史昭文屯田員外郎開寶五年七月到七年七月滿田充大理正開寶八年二月到是年九月召鄭咸熙著作佐郎興國元年十月到興國四年五月滿楊在中光祿寺丞興國四年五月到七年八月滿李昭誼大理寺丞興國七年八月到八年十月罷李韶著作佐郎興國八年十二月到雍熙元年六月罷扈革主客員外郎雍熙元年七月到四年七月滿王載太常博士雍熙四年十月到是年十二月卒吳遠水部員外郎端

拱二年三月到淳化二年五月滿成琦殿中丞淳化二年五月到三年七月罷田利用國子博士淳化三年八月到五年九月召錢熙左司諫至道元年三月到三年十月滿錢丕駕部員外郎至道三年十一月到咸平元年七月責授鄆州副使鄭惟吉太子中舍咸平元年十一月到四年六月滿范德林祠部郎中咸平四年六月到六年十一月滿劉隲工部員外郎咸平六年十一月到景德二年正月以憂去王式國子博士景德二年八月到四年十月滿李存誠比部員外郎景德四年十月到祥符二年八月滿李虛己職方郎中祥符六年八月到以循良清白預選三年四月召上曰真得良二千石矣燕守份虞部郎中祥符三年八月到六年六月滿高慎微職方員外郎祥符六年六月到八年七月滿徐定辭比部郎中祥符七年七月到是年十一月卒樂良都官員外郎祥符九年六月到天禧二年十月滿韓顒沖駕部員外郎天禧二年十月到三年九月卒楊居簡屯田員外郎天禧四年二月到乾興元年二月滿吳順虞部員外郎乾興元年二月到天聖二年六月滿陳延賞都官員外郎天聖二年六月到五年二月滿馮暹屯田員外郎天聖五年二月到是年十二月責歙州監稅張可久國子博士天聖六年四月到八年十二月滿董仲宗國子博士天聖八

年十二月到明道二年十一月滿馬載職方員外郎明道二年七月到景祐元年六月罷任昱職方員外郎景祐四年二月到李倩國子博士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到陳執方駕部員外郎慶曆二年二月到三年七月罷王開職方員外郎慶曆二年十二月到四年移知荊門軍樂溫故虞部員外郎慶曆四年六月到六年二月滿楊林兵部員外郎慶曆六年二月到八年八月滿孫淮職方員外郎慶曆八年八月到皇祐三年二月滿周世南駕部郎中皇祐三年二月到四年九月罷李初平職方員外郎皇祐五年十一月到至和二年三月召蘇諲職方員外郎至和二年四月到嘉祐二年十月滿耒陽民爲盜所殺尉執一人指爲盜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屬人以獻公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爲功而何視它人它日果得其盜衡人以公爲神蘇頲虞部郎中嘉祐二年十月到五年四月滿楊異都官員外郎嘉祐五年四月到八年三月滿張公起都官員外郎嘉祐八年三月到治平二年十月滿阮士龍都官郎中治平二年十月到十月卒樂咸太常少卿熙寧元年正月到三年七月滿王中甫虞部郎中熙寧三年七月到六年十一月滿陸若濟駕部郎中熙寧六年十二月到九年二月再任十年十一月卒畢仲達虞部員外郎熙寧十年十二月

到元豐三年七月滿趙唐朝奉大夫元豐三年七月到五年五月滿盛仲孫朝請郎元豐七年三月到元祐三年七月滿柳韶朝請郎元祐三年八月到七年八月再任課績優異王諤朝請大夫元祐八年十月到孔平仲朝奉大夫秘閣校理紹聖三年二月到五年三月滿鄧忠臣承議郎紹聖五年三月到元符二年七月滿王古朝請郎元符二年七月到三年四月知潤州楊粹朝請郎元符三年十二月到崇寧三年正月滿張戒朝奉大夫崇寧三年正月到本年十月以憂去林炳承議郎崇寧四年八月到李通儒　張佐朝奉大夫大觀四年六月到政和二年五月致仕劉公佐朝散郎開封府司工曹事政和四年七月到鄭中立朝請郎政和六年三月到八年四月滿陳彥純朝請大夫政和八年四月到宣和二年十月致仕趙子儼朝散郎宣和二年十一月到四年十一月致仕黃育朝請大夫宣和五年四月到准敕再任建炎二年十月滿楊出中右朝請大夫荊湖南路兵馬鈐轄建炎二年十月到紹興二年二月滿宋暘右奉議郎紹興二年二月到四年三月滿裴廩左朝請郎直秘閣紹興四年三月到[illegible]郡城范寅賓右朝奉郎紹興六年六月到馬隲左朝奉大夫紹興七年十月到八年五月奉祠王珏右中大夫紹興八年六月到七月除廣西提刑張鎬

左朝奉大夫紹興八年十一月到十年三月奉祠王寀右朝散郎紹興十年七月到十二年十月滿陳鉅右朝奉郎直祕閣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到十四年十一月滿實深右朝散大夫紹興十四年十一月到十六年十二月滿趙思之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六年十一月到十八年十二月滿石彥和左中奉大夫紹興十八年十二月到二十一年三月滿呂延年左朝請大夫紹興二十一年三月到當年六月罷陳抃左朝奉大夫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到二十三年十一月滿揚倚左中大夫紹興二十三年閏十二月到二十六年三月滿高世叟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二十八年三月致仕葉仁右朝請大夫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到三十年八月除知吉州鄧深左朝奉郎紹興三十年十月到三十二年十一月滿王以詠左朝奉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隆興二年閏十一月滿范宗伋右朝奉大夫隆興二年閏十一月到乾道元年八月奉祠張松右朝請大夫直祕閣乾道元年八月到乾道二年八月被召趙公邁左朝請郎乾道三年正月到五年三月滿張敦頤左朝請郎乾道五年三月到六年六月奉祠米師孟右朝散大夫乾道六年十一月到八年正月滿龔濤左奉議郎乾道八年六月到當年十月致仕王琰右朝奉大夫乾道九年閏正月到

本年十月奉祠謝選右朝散大夫淳熙元年正月到三年三月滿沈端節朝奉郎淳熙三年三月到五年三月滿鄭若谷朝散郎淳熙五年三月到六年三月奉祠李楷朝請郎淳熙六年六月到本年九月罷趙彥惰朝奉郎淳熙七年八月到八年九月罷張緯朝散大夫淳熙九年三月到十一年四月滿薛伯宣朝散郎淳熙十一年四月到十三年四月滿劉清之朝奉郎淳熙十三年四月到建琳玉堂。遺院。十五年正月奉祠鄭如宝朝散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紹熙元年正月罷李翔朝奉大夫紹熙元年四月到紹熙三年六月滿余秀實朝奉大夫紹熙三年六月到五年六月罷錢鍪朝散郎紹熙五年九月到慶元二年除夔路運判留致臣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八月到四年八月滿陸律朝請大夫慶元四年八月到六年十月滿趙彥胲朝議大夫慶元六年十月到嘉泰二年十一月滿黃瀹朝政大夫嘉泰二年十一月到四年正月除湖北提刑張訢朝請大夫嘉泰四年四月到開禧二年二月除廣東提刑方槑朝奉郎開禧二年五月到六月改江西參議官傅伯召朝散大夫開禧二年八月到三年九月除湖北提刑鄭端奉朝奉大夫開禧三年十二月到嘉定元年四月致仕章良肱奉議郎嘉定元年十月到二年十月除江西提刑尤棐朝散郎嘉定

三年三月到五年四月除湖北提舉趙盛朝奉大夫嘉定五年四月到當年七月避親奉祠胡坦朝散郎嘉定五年九月到七年正月奉祠王揔奉直大夫嘉定七年四月到當年六月致仕孫德輿奉議郎嘉定十年四月到十一年十一月除湖南提舉李東承議郎嘉定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到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除湖南提舉詩紳朝散郎嘉定十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到任十七年六月初八日自陳宮觀齊碼中散大夫嘉定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到任八月二十五日自陳宮觀解任鄭嬦朝請大夫寶慶二年十月十二日到任三年閏五月十八日罷王自達朝散大夫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到任十二月初三日兼權本路提舉二年八月十六日正除提舉黃裝奉直大夫紹定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主紹定四年十月二十日除本路提舉周汝霖朝奉大夫紹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到任紹定五年九月初四日除本路提刑董順承議郎紹定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端平元年八月除直祕閣知夔州趙希偞朝議大夫端平二年正月初八日到任當年十一月初十日除湖南提舉張公輿朝奉大夫端平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到嘉熙元年六月罷趙汝綸朝散大夫嘉熙元年九月初六日到任嘉熙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罷李汝能朝散嘉熙

三年六月初七日到嘉熙四年九月除湖南提舉薛兒被召續寢兒召命淳祐元年正月初八日離任林起莘朝請大夫淳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到淳祐二年十一月初五日除湖南提舉致仕趙希坡朝請大夫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到淳祐三年七月十三日致仕曹錫朝請郎淳祐四年八月七日到當月二十日赴都堂稟議當月二十一日離任何怡奉議郎淳祐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到淳祐五年正月十七日奉聖旨姑俾議幕當日解任王脩朝請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淳祐六年十一月罷宋仲錫朝請郎淳祐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到任八年十一月除都官郎官九年正月離任莊序朝請郎淳祐九年五月初六日到任淳祐十一年正月內罷俞琰朝請大夫淳祐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到任次年四月內罷牟潔奉議郎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任主次年八月內被旨予祠趙逢龍朝請大夫寶祐元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三年十月初四月除工部郎官四年二月十二日離任李讜朝散大夫寶祐四年二月十二日到任。周正卿朝請大夫寶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到任李杓朝奉郎寶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任李順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趙與揣朝散大夫兼本路提舉景定元年八月二十二日到

佐。通判。上佐諮議附。別駕長史司馬。古皆謂之上佐。唐中葉以後。或為諸官。本朝太祖下湖南。乾德元年始置諸州通判。凡軍庫之政。皆統臨之。事侍專達。與長史均禮。其任重於前世矣。舊經題名。自元豐庚午大袄。已失其傳。元祐六年楊宗惠得張文定所為晉察院祠堂記。始据文定而上三人為之首。今併附以上佐都尉諮議。因以存古云。　顧憲之為衡陽內史。其土俗病鄉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關。風俗遂改。陸倚字敬宗。吳時為衡陽督軍都尉。　謝扎字世高。梁湘東王諮議。　楮漾字士詳。梁湘東王諮議。　任璪。廬州人。陳末為萬州司馬。都督王勇甚歆異之。委以州府之務。　費元端。隋煬帝時。衡州別駕。　李懸。唐衡州別駕。　李高岳。唐衡州長史。　趙明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見銓德觀碑。　令狐峘。建中初衡州別駕。　田晉。德宗時衡州司馬。　李令詢。通判軍州事。後倣此。乾德二年。　李傑。　曹維周。乾德五年。為政仁而有斷。鞫獄明而不瞎。不遺道以干譽。率從俗而約法。由是事簡而郡大治。見張齊賢所撰祠堂記。　晏融。　侯中吾。　陳宗禮。　王時。　李景規。　趙起。　張先。　謝堪。　徐大方。　萬及。　過勗。　呂公壽。　侯舜臣。　夏仕成。　李沅。　蕭國鎮。　李茂先。　唐爽。　楊宗惠。　鄭穗。　樂昭衍。　陸譔。　郭宜。　徐尋。　楊詢。　胡勳。　曾存。　宋延祥。　王良能。　戚令卿。　陳搴。　周穎。　錢景衍。　李明庶。　姜誌。　趙伯牛。　王稽。　趙公田。　陳升。　李保之。　陳桔。　趙衍之。　鄭逢。　吳景偲。　金作礪。　王叔賓。　陳大猷。　沈畋。　段价。　嵇琬。　李迭。　朱克明。　趙不黯。　趙伯棠。　王樁。　張淏。　許隶。　蔡嘉謨。　朱綬。　宗嗣良。　萬良裕。　劉符。　張祖順。　黃深明。　王恭之。　梁公寬。　仲慶遠。　解傳。　陳奇。　雷霆。　潘涓。　韓晰。　蔡勝之。　謝庭玉。　廖禔。　楊景思。　陳士會。　王思勤。　方叔敏。　張欽臣。　宋泳。　陸三省。　張國威。　趙汝汲。　徐叔用。　趙必孚。　黃深。　陳鑑。　劉瑛。　趙師充。　應長文　黎九德。　王湘。　高斯衍。　趙希漳。　范炳。　歐陽正。

僚屬

仕自一命而上。皆足行志。然不能盡登載以傳者少也。今自職曹監官而下。有可紀者略具于后。　李績。開寶六年。以衡州軍事判官。為殿中丞。　宋抗。大中祥符　年。以衡州軍事推官為大理寺丞。　黎侁。熙寧五年。以衡州推官。為光祿寺丞。　徐暨。衡州推官。左膺衡州判官。元祐七年。荊湖南路安撫鈐轄司言。全永衡道州捉賊作過官吏。措置有功。暨膺與永守劉蒙。武安僉判劉安周。尉魏延慶。詔減年循資賜緋有差。　鄭渊。永泰二年為衡州司功參軍。時潭州刺史崔灌去官。渊為鄉人請元結為崔八作表。　彭友方。潭州攸縣人。熙寧九年。主茶陵簿。縣管七鄉。有上三鄉。民貧而山居。輸潭州造船木。以折截租。江行千餘里。其費數倍。民益困。友方白護漕朱初平。請均出木。即縣造舟漕而出之。公私兩便。初平是其言。聞于朝。茶陵造舟上供。議自友方始。（見彭天益所行狀。）黃士元。慶曆六年。衡州監酒時。方捕盜賊。知桂陽監宋信言。士元知溪洞事。欲選款戰士二千。引路土丁二萬。援給錢帛。不以遠近。使逐捕從之。

縣令

令與守均承流宣化。於民為最親也。　至和二年。十一月。詔湖南鄭溪峒蠻。令本路安撫轉運司。舉官為知縣。歲滿京朝官先入。遠選人與免選。近制衡陽茶陵。注京朝官曰知縣事。吏部尚書主之。耒陽常寧安仁。注選人曰縣令。侍郎左選主之。然常寧巖邑也。實通洞。祖宗時用京官。淳熙十三年。知州事劉清之請復以隸尚書選。稍重其任。議未報。凡五縣令尹事迹由三國至今多闕。今采其可考者著之篇。　文春。字季秋。為長沙茶陵長。賀採月良。慈仁記覽。明知聖術。在官脩德。民歌遺風。春秋七十。以道循遷。建安二十一年。旅民校尉熊君。率吏民立碑。　周鐵。武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舉為湘州。以為臨烝令。　羅文容。唐武德四年為耒陽令。建議自鷲口遷縣還桂陽舊治。薛責代文容。始克遷。　蕭佚為耒陽令。著牧術三卷。（見唐史藝文志。）蘇令史。失其名。大曆五年為耒陽令。杜甫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具舟迎之。乃得還。　丘旭。字孟陽。宣城人。南唐狀元及第。自江寧尉調邑簿。呂蒙正判銓曰。吾以為古人。今乃見之。薦試學士不中。久之為茶陵　宰。秩滿致仕。（見江南野史。）李濤。幼有大志。其父客湖南。馬殷雄據一方。待士彌篤。濤因請謁。即日奏授衡陽令。濤仕（本朝。仕兵部尚書。建隆三年卒。按國史本傳。濤梁末為河陽令。後唐天成初。狀頭及第。其為衡陽。當在天復天祐間也。）米昂。天祐末為耒陽令。訪杜甫遺跡于江上。築室祠之。　黃延瀚。晉開運二年為耒陽令。祥符舊經云。刱立杜甫祠。　鄭行己。紹聖二年為耒陽令。精勤吏職。剸決如流。繁無留牘。人呼為鄭半升。言訟事至延飯半升許。而事已決矣。　江滋。建安人。元符二年為耒陽令。時學校久廢。滋作詩勸諭大姓李光謙等。欣然從之。會舍法行。主徒畢集。獨先它邑。事聞。進秩一等。　余剛。建安人。崇寧五年為耒陽令。剛疑婦機祥。剛首撤淫祠百餘區。散巫覡還之農。民始大駭久

吏安之（四事見來江志）。高岳淳化五年為安仁縣令。奏乞撥衡陽縣湳陽里、衡山縣興德鄉入本縣。仍自用己俸移縣治于嵛草坪。父老立廟祭享。至今號高長官廟。　彭璪元祐七年知常寧縣。創新縣學。　杜燁紹聖元年以右宣德郎知常寧縣。因新學。定規矩。以勸勉學者。（見本縣學記）　張辟光熙寧二年著作佐郎知衡陽縣。坐千議岐王建外邸事。降湖南監當。鄧廣字澤民。熙寧七年為耒陽令。邑人宜之。嘗謁杜祠。歎其不類。更塑肖像。以贔令配享。劉摯摘監鹽倉。與廣唱和。摯稱其詩思敏捷。　王定民字佐才。亳人。元祐三年以左奉議郎知衡陽縣。兼權教授。葺縣學。宇又為勸學頌以勉學者　王時升字潛中。紹興十八年知衡陽縣。在縣凡六載。終始以廉惠聞。治有遺愛。　侯寘高密人。為耒陽令。創建縣學。　唐燁金華人。聞禧三年知衡陽縣。創建縣學。　貢舉。　貢院。　解額。　題名　貢院在州南鴈峯門外。州舊無試院。歲大比。即南門學舍為試所。隆興（初）知州事王以詠遷學于石鼓。因以舊學為貢院。凡為屋一百二十間　解額自景祐以前不可攷。寶元間六人。慶曆元年十人。五年十三人。八年以後至嘉祐元年十四人。嘉祐三年七人。五年至治平三年皆八人。熙寧二年至崇寧元年十二人。或十一人。後頒舍法于學。歲貢六人。大觀以後。至宣和貢七

人。或六人。宣和五年罷舍法。復科舉。取十六人。紹興七年別增流寓一人。十四年至二十三年。流寓取二人。紹興丙子以後。流寓混試。遂定取十七人。至嘉定癸酉。創酃縣。增取一人。今定以十八人為額。（國初開寶二年。始招新湖。及四川山南舉人。往來給券。其後永科任給歲月。）嘗考郡人由進士舉登第者。自國初至景德無記錄可考。大中祥符元年。鄭向以省元擢甲科。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所薦士皆中第。鄉人號為淳化。至今耆老猶能道其事。今自鄭向以下。著其姓名。得百有一人。或兄弟同升。或父子繼踵。二百餘年之間。相望不絕。亦可謂盛矣。　鄭向省元大中祥符元年姚

曄榜衡陽鄭平天禧三年王整榜衡陽鄭本天聖五年王堯臣榜鄭紓天

聖八年王拱辰榜衡陽蔣中膺衡陽黃師道衡陽　師旦之兄劉翀衡陽

李惟賢衡陽許上善耒陽曹起耒陽黃師旦右景祐元年張唐卿榜衡陽

師道之弟周次觽。黃師古右寶元元年呂溱榜衡陽師道從兄弟胡續

衡陽湯咸常寧曹鑾耒陽蔣祺衡陽齊衎右慶曆六年賈黯榜衡陽李顏

皇祐元年馮京榜曹師君衡陽李慎右皇祐五年鄭獬榜陳賡嘉祐二年

章衡榜鄭華陽同三禮出身衡陽李日宣嘉祐四年劉煇榜衡陽劉壽嘉

祐六年王俊民榜鄭總治平四年許安世榜曹裕熙寧九年徐鐸榜耒陽

許遵耒陽李搢右元豐二年時彥榜葉璉。劉日章右元豐五年黃裳榜

李伯脩右元符三年李釜榜衡陽常寧羅少元右元豐八年焦蹈榜耒陽

陳知元衡陽鄭常右元祐三年李常寧榜耒陽莫摩衡陽曹渥右紹聖元

年畢漸榜耒陽許師古耒陽曹序耒陽曹洪耒陽楷之子鄭珊中右紹聖

四年何昌言榜耒陽陵諤　羅煇　鄧林右崇寧五年蔡嶷榜衡陽范希平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衡陽歐陽邁善衡陽陳鉞　羅秉禮　沈公綽右政

和二年莫儔榜安仁陳亭　劉式衡陽國經右宣和五年何㮚榜衡陽秦

尹耒陽李綸右紹興二十一年趙逵榜劉銳　范希荀衡陽劉克右政和

八年嘉王楷榜梁大任右宣和六年沈晦榜衡陽李邦達衡陽陳發衡陽夏

綬衡陽鄧淳右建炎二年李易榜安仁鄧敦禮類試省元安仁鄧知常右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衡陽李薦耒陽劉衆衡陽宋剛仲右乾道二年蕭國

梁榜衡陽范蓋卿乾道五年鄭僑榜衡陽鄧友龍衡陽友龍之弟陵昌世

淳熙二年詹騤榜茶陵區海淳熙五年姚穎榜茶陵曹進之淳熙八年黃

由榜耒陽鄧友昂右乾道八年黃定榜廖行之淳熙十一年衛涇榜衡陽

世補之曾孫陳謙光耒陽龔蓋卿右淳熙十四年王容榜常寧譚世選右

紹熙四年陳亮榜茶陵孟叔獬茶陵譚杰茶陵譚幼學常寧許儀衡陽陳

王業右慶元元年曾從龍榜衡陽未及建試而卒鍾興衡陽徐文叔常寧

羅若水耒陽陳褒舉耒陽許儼嘉定元年鄭自誠榜衡陽儀之弟陳元舉

右嘉泰二年傅行簡榜耒陽褒舉之弟陳宋舉耒陽褒舉之兄區夢全嘉

定四年趙建大榜衡陽田臨右嘉定十年吳潛榜衡陽譚體仁常寧秦應

元耒陽陳邦佐右嘉定十三年劉渭榜耒陽王湜衡陽商景春衡陽右寶

慶二年王會龍榜吳褒龍常寧紹定二年黃朴榜蔣應符常寧尹夢麒常

寧李一鴻衡陽右紹定五年徐元杰榜賀惟周耒陽右端平二年吳叔告

榜陳秀舉耒陽吳自性衡陽周道興耒陽邢傒翁常寧右淳祐四年留夢

炎榜陳蘭孫茶陵右淳祐十年方逢辰榜　貢士有田　湖湘初未有之。紹熙

年中。提刑趙不迂。始會江陵例。同提舉鄭公驥。括在官閑田二百六十畝有奇。命石鼓書院山長戹之。仍命推里居一人兼領其事。別為之藏。三歲悉以助舉禮部者。自是時有增置。今總為田六百畝有奇。郡有貢士庄。六邑共之。外邑又有貢士田。寶祐戊午。衡陽始議創置。泉鄉曲金買到長樂鄉二十五畝有奇。及人自獻田三十七畝有奇。每歲收租田錢三十二貫足。合三歲所入。以為本縣士子請解東上之助。新入。　貢士有義約。自艮齋先生謝諤始行之。江西衡距行都二千里而遠。士子之預計偕尤艱於

聚粮。紹熙年中邦人廖謙乃取清江之成約行之。進士徐經實其事。自是累舉不廢。顧與約者益衆。士之貧者尤利焉。茶陵安仁耒陽常寧各縣有之。

仙釋

元一統志。董奉先唐天寶中修九華丹法於衡陽。棲耒陵後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鍊師。南游早鼓瀟湘柁。輿地紀勝。何仙姑。歐陽公集古錄。載慶曆中衡山女子何仙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　申泰芝真人行狀云。天師姓申。名泰芝。嘗煉丹於靈山之北。餘湖之頂。丹成有神異。開元中明皇遣使召與語異之。遂於舊居置宜春觀。後飛昇而去。元一統志。賣薑翁王表之紀勝引夷堅志云。衡州市常有老翁稍擔賣薑。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嘗過道人茶肆。謂曰。吾有黃白之術。求有常德者授之。今奉傳此術。翁未應。但就擔取薑一塊納口中。少頃取出。則成黃金。笑曰。吾有此技。未嘗輒為。市人聚觀驚嘆。翁暫起不返。自是不復見。道人亦不知所往。見王明清揮麈錄云。老翁與道人皆不存其姓名。必神仙遊戲人間者。輿地紀勝。僧宗杲。中興遺史云。初僧宗杲。編隸衡州。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僧繪宗杲頂相請頌。僧宗曰。往福州見登庵主求頌。僧往祖。登作頌曰。光賜袈裟後賜巾。一身兩度受皇恩。人言南岳阿羅漢。我道天台第六尊。至是復賜度牒。令宗杲依舊為僧。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十九庚

衡（衡州府十）

皇朝祀南嶽詔（衡州府志）

奉

天承運

皇帝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所有定到各神號。開列于后。

一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恒山之神。

一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

一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一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

一各處府州縣城隍。稱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縣城隍之神。

一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

一天下神祠。無功於民。不應祀典者。即係淫祠。有司毋得致祭。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正。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洪武三年六月　日立

御製祝文

維洪武三年歲次庚戌七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吉。尚寶館使臣胡鉉今蒙中書省點差。欽賫

祝文。致祭于
南嶽衡山之神。
皇帝 制曰。磅礴中國之南參
穹靈秀。生岡
天地。形勢巍然。古昔帝王登之祭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曰衡山。於敬則誠。於
禮則宜。自唐始加
神之封號。歷代相仍至今。曩者元君失馭。海内鼎沸。生民塗炭。予起布衣。
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陰佑。削平暴亂。正位稱尊。職當奉
天地。享鬼神。以依時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清。特修祀儀。因神有歷代
之封號。予起寒微。詳之再三。畏不敢効。蓋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其來
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以靈。人莫能測。必受
命於
上天后土。爲人君者何敢預焉。予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
神。惟
神鑒知尚
享。

敕祀南嶽之記
洪武二年春正月四日。羣臣來朝。
皇帝若曰。朕自起義臨濠。率衆渡江。宅于金陵。每獲城池。必祭其境内山川。于
今十有五年。用戡戎虜。迺者命將出師中原。底平嶽瀆海鎮。悉在封域。朕
託
天地
祖宗之靈。武功之成。雖藉人力。然山川之神。默實相予。況自古帝王之有天下
莫不禮秩尊崇。朕曷敢違。於是親選敦朴廉潔之臣。賜以衣冠。俾齋沐端
慄以俟。遂以是月十五日。授祝幣而遣焉。臣又玄承
詔將事。唯謹。二月十七日。祭于
祠下。威靈歆格。祀事孔明。礱石鐫文。用垂悠久。惟
神長養萬類。奠于炎方。典禮既崇。綱維斯在。尚期陰陽以和。風雨以時。物
不疵癘。民庶乂安。是我
聖天子之所望於

神明有尚亦
神明祚我
邦家之靈驗也。是年二月日。玄教院朝天宮提舉臣楊又玄謹記。

酃縣
御製炎帝陵祝文
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正月乙酉朔越二十二日丙午。
皇帝（御名）謹遣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雷燧敢昭告于
炎帝神農氏之陵。朕生後世。爲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紛。乃羣雄
大亂之秋。集衆用武。荷
皇天后土眷佑。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
君生上古。繼
天立極。作烝民主。
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典百神之祀。考
君陵墓在此。然相去年歲極遠。朕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心。奈禀性之愚。時
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
神聖萬世所法。特遣官奠祀修陵。
聖靈不昧。尚其
鑒納焉。尚享。

文祠類

元吳莫伯顒（監察御史進士）龍蟠虎踞鷲峯壇。萬壑同承石鼓山。蒸水遠
連湘水去。檣聲還接雁聲還。迴看星斗金陵上。佇聽金絲綠淨間。欲剗新
詩爲勝境。摩崖應愧雨苔斑。　儒宮直上接蓬萊。適隔人間絕點埃。石鼓
枕湘雲影亂。窪尊酌酒月光來。江澄綠淨雙流合。嶽貫朱陵一竅開。只有
丹心惟戀闕。凌風長嘯望燕臺。　蕭泰登（廬陵人儒學提舉）雲開衡嶽放
新晴。舊客今爲萬里行。二水合江浮石鼓。一聲回雁度山城。朱陵不改千
年迹。綠淨重登六載情。多謝歲寒三二友。慇懃握手笑相迎。　李處巽（廬
諸劉伐）蒸湘二水合流處。中有孤山塊如鼓。蘊名炫耀得自唐。儒舍重興
來近古。書生要占鰲頭位。竭力中流扶砥柱。經營三載始告成。轉首瀟湘
變齊魯。西谿家尊深幾許。瀲灩苔痕注秋雨。令人拯酌少狂飲。舞雩高情
誰與語。東岩朝陽繞半吐。金碧斕斕迷岸樹。朱陵後洞望祝融。元氣不絕
如一縷。詩書何地不可讀。卜築來茲豈以故。市塵遠離出喧囂。綠淨不容
塵土汙。爲人爲己在分明。聖學千年期接武。　袁王深（衣雄燕生弟子森）

巖冠且穫參乎不欲何足知復生之間吾語汝要將此時問吝心須剋不忘常在應如此儒服少慙德事父事君終且具勝翁一記當三復羣居族談非利穢方今海內四書院麻洞應天并嶽麓若論地秀多賢才石鼓山明江水綠

傑玉立（北庭人僉憲）石鼓棠賚館朱陵洞房迭迤環二水錯落翳羣芳衿佩來游藝川原慨戰場遺祠重關萬派演徠朱張風望松花老秋餘桂子香飛覺瓊玉島巍峽水晶鄉霧歛來蘇旭寒伏曲棧霜丹楓掌層閣青草跨虹梁綠水浮文鯉高岡集彩鳳禹門翻錦浪虞陛覽朝陽竊藥窺嫦迹羣韓散鷺藏題詩鏡石華把釣鳶權黃杯歛宋尊古巢居樹性涼湘波澄碧鏡嶽黛出新妝采菊堪充茹紉蘭欲佩裳嶺雲拍隱約灘瀨自宮商按節休清曠征帆度渺茫驚鳥飛匝繞回鴈謾翺翔城郭凌烟紫林巒帶晚蒼歸輿播市月漁唱起滄浪

遊石鼓書院　盧疎齋

横序來林皐騁彼衡之南息游通城闕跎在湘之滸烝波日輸奕重淵蓋雄深瀟瀟風雨中繹繹山水音坎坎異抱貫播播如瑟琴駕言拯民瘼布澤謝官箴發以公廉儲糧爾年赦使齊明款申居鳶盟神維歆嘉賓詠奐事拜節來幽尋希曠白雉貢邇迤朱陵陰軒戶滿士屨壘鑄合朋簪脩群勸髫俊騁睇緣崛欲勝致良可懷隆寄非所任磊磊感前哲悠悠訊來今

杜少陵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嶽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若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爲郡凡者安短墻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本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焦上蒼至今分粟鳥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奔茫銷鬼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剌邅延脈胼瘡遠歸兒侍側循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汨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來錯走洲渚春容轉林篁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擯牆城隍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馬卿四賦良門閥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鳳我師嵇叔夜世賢張子房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旋頭參紫微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素志我行洞庭野欻得文翁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墍下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堦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髣髴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西河共風味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岣嶁山

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迹秘神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宋真西山題南嶽

百年五嶽隔華戎屏藪皇家獨祝融喜嶽靈今有伴岱宗今入版圖中

朱文公下視融峯

我來萬里駕長風絕壑層雲欲蕩胸濁酒三杯豪氣發朗吟飛下祝融峯

蘇東坡遊南嶽

秋高意氣在峯頭碧落雲開放又收萬頃滄波澄玉鑑一輪紅日豢金毬眼觀西北幾千里勢壓東南數百州好景此時吟不盡天生有分再來遊

黃山谷

萬丈融峯插紫霄路當窮處架仙橋上觀碧落星辰近下視紅塵世界遙蹀簇山低青點點綠拖遠水白迢迢當門老檜枝難長絕頂寒松葉不彫纔到秋初霜已降每逢春盡雪方消猿啼老衲針常把度夏禪僧扇懶搖雷向池中興雨澤鳥於窻外奏簫韶遊人未必長居此暫借禪房宿兩宵

洪德秀曉霞峯

曉山隔水替人羞掠削雲鬟強自愁雲錦天機三百萬一時支與作纏頭

遊南嶽勝業寺

會宿嶽雲深處寺重來二十七年期龍顛虎倒禹王柏鳳翥鸞翔子厚碑霸府規模全盛日宮嬪湯沐有餘貲白頭幾杖人何許空對人間讀舊詩

巾子峯

曉霞蒙頭猶羣敎西風掠鬢當金篦祝融夜赴瑤池宴醉墮天邊白接䍦

衡山乾明觀斗室

道人指斗作虛室寫此理當於象外觀白玉撞翻爭奪境黃金堆起是非端以南更有幾人在雄北還知一縣看俗子較量何足算壺中天地本來寬

黃庭觀書所見

斜倚東風解佩璫玉闌干外牡丹香黃庭卷罷尋棋局廿二樓頭春晝長

淨福寺

記得年時攬野航桂棠無數繞脩廊西風吹墮黃金屑釀得一潭秋水香

趙葵祝融峯

祝融萬仞拔地起欲見不見青霄裏山翁愛山不肯去焉山醉卧松根底家童尋着不敢驚況吟恐怕山翁嗔夢回抖擻下山去一徑蘿月松風清

耒陽縣衡州府志元張雄飛（爲政廉訪司僉事）題杜子美墳

諫書言清

功忠乍思鬱陶赤霄行孔翠碧海掣鯨鯢詩律嚴春法詞源汲楚騷珠明鳳凰髓玉潤鵰鶚青航句頭空白謀主計轉勞揚雄憖德薄賈誼累才高抵觸逢牛角攙搶起蝟毛遺骨雲夢澤埋骨耒江皋哥數終無耦窮途竟不遣秋風悲草樹落日哭猿猱　詩義兼唐史詩聲繼國風論文思李白獻賦羨揚雄徒筆扛神鼎危言訐聖聰春城遺板蕩蜀道走逐竄實下閒牀淚虛勞畫虎功賈生才未展屈子道無通楚畹紉蘭佩衡山戀桂叢大名無觖日直氣吐長虹天地青繩滿江湖白鳥同耒陽靴冢在錦里草堂空露浥秋蕪綠煙燒晚樹紅慈悲牛酒恨何處問漁翁　過遹耒南紀會皇闕北征詩道高吏部才到屈原清天地心無愧風雲氣不平徘徊江上月昨夜照文明　集賢學士恭臺貫華使衡湘憶古人獨醉有亭尋野客獨醒無酒奠累臣奇兵新將詩成史直道遺讒德照隣昨夜耒陽江上望梅花索笑自傷神　手扶天河洗甲兵氣吞雲夢擅才名蜀川遺恨秦嚴武楚澤傷心弔屈平獻賦蓬萊聲烜赫斬鯨遠海志澄清我來欲定推敲字貴鵲驚飛野雉鳴　余慈作　一寸心丹爲愛君數根髮白苦憂民喙達見得公真像莫問公墳真不真　王達源　氣吞風雅妙無倫碌碌當年不見珍自是古賢應發憤非關詩道可窮人鐫鑱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窮寞有名身後事惟餘孤冢耒江濱　興地紀勝　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唐詩紀事郭受寄杜子長詩）片帆在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杜甫入衡陽詩）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杜甫）春興不知凡幾貢衡陽紙價頓能高（杜甫）祝融五峯尊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杜甫詩）湖南清絕地（杜甫詩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秋霜（杜甫入衡州詩）吏懷衡陽董煉師南游早鼓瀟湘柁（杜甫）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韓退之合江亭詩君謂太守齊映也）須臾淨掃東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韓詩）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韓愈宿衡嶽寺詩）猿到夜深啼嶽麓鴈知春近別衡陽（杜荀鶴詩）湘竹班班湘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獨上雲梯三百級開眸失笑萬山低（元李子詩）深邃門墻三楚外清虛池館五峯前（石仙詩）可獨衡山解識韓（後詩）我家衡山公清而長人知識否不出只照識如著龜（宋張送王琳赴闕詩衡山公指蘇洪也）五千里路望皆見七十二峯中最高（虞載南嶽詩）曾到祝融絕頂上步隨明月宿禪關夜深一陣打窗雨卧聽風雷在半山（陶弼詩）始有諸葛翁祠亭寄幽蹤（諸葛亮在臨蒸時寄有之故將防詩云）臨蒸且莫歎炎方爲報秋來鴈幾行（柳子厚得盧衡州書因以詩寄之注云臨蒸衡州縣名後改為衡陽）孫梓遷遷悵有違泝湘數日逗清輝人生隨分爲憂喜迴鴈峯南是北歸（呂溫自江華之衡陽途中作）句乘夕棹歸舟緣源路轉幽月明看嶺樹風靜聽溪流（張九齡詩）片石叢花畫不如此身三徑宜吾廬主人千騎東方遠唯望衡陽鴈足書（權德輿寄李衡州）迴鴈峯前鴈春迴盡卻迴（元微之哭呂衡州詩）耒水波紋細湘江竹葉輕（同上）七十峯前數縣雁湘雲湘樹滿郊圻衡陽春暖鴈飛過兜率雨昏龍戰稀（陶弼）秀色八百里古今題畫難望高三楚近影轉七州寒北折控蠻畫南低見斗寬路盡祝融寺江傾兜率灘（陶弼詩）兜率一峯雲林開見寶幢馬行高避縣山骨下連江（陶弼）曾觀工部集中載赤沙湖（陶弼過赤沙湖詩云杜子美嶽麓山道林二寺詩云殿脚插入赤沙湖）方輿勝覽中有古刺史（杜甫詩云盛才冠巖廊扶顛持柱石獨坐飛秋霜）郡邑地卑饒霧雨（唐郭受寄杜子長詩云）江湖天闊足風濤湖南爲客動經春（杜甫詩云云燕子銜泥兩度新）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湘竹班班水春云云）可獨衡山解識韓（蘇子瞻詩）

四六　蹤渥龍墀　分符鴈嶠　剛辰啓籥　星炯倉臺　湖右奥區地雄州望　蒸水建牙　衡陽名郡　騁事蒸水之邦　莫重荆衡之域載惟翼軫之區　尚屈東方之騎　豈伊南服之州　乃析長沙之地符分漢室之魚　關藩有楙　書升衡陽之鴈　賀厦歡權　詩述昌黎閭里賀使君之至　句成杜老巖廊歎刺史之臨　揖衡嶽之五峯正須彈壓分湖湘之千里有頼撫摩　關天柱紫蓋之雲民巖洞見　澄洞庭青草之水地險猶堅　皂蓋朱轓豈鴈峯之久駐　黃扉青瑣即鳳闕之遄歸　爾擁州麾直可開衡山之雲氣　頻過書院又將詠沂水之春風韓昌黎之敘衡山必多忠信魁奇之士　朱文公之記石鼓欲聞性命道德之訣

碑碣

新城縣宋朱晦庵石鼓書院記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江流環帶最爲一郡佳處故有書院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爲至國初時賜勅額其後乃復稍徙而東以爲州學則書院之迹於此遂廢而不復修矣淳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畤德鄜始因舊址列屋數間榜以故額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未竟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屋以奉先聖先師之像且揨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而俾郡縣擇遣修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

使者蘇侯詡實侯鑑衡守薛侯伯宣皆奉金齋判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樂其成焉於是宋侯以書來曰願記其實以詔後人且有以幸教其學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往往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羣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逮至本朝慶曆熙寧之盛學校之官遂徧天下而前日處士之廬無所用則其舊迹之蕪廢亦其勢然也不有好古圖舊之賢孰能謹而存之哉抑今郡縣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皆未嘗考其德行道藝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書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士之有志為已者蓋羞言之是以嘗欲別求燕閒清曠之地以共講其所聞而不可得此二公所以慨然發憤於斯役而不敢憚其煩蓋非獨不忍其舊迹之蕪廢而已也故特為之記其本末以告來者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而無以今日學校科舉之意亂焉又以風曉其位使知今日學校科舉之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是為適然而莫之救也若諸生之所以學而非若今人之所謂則昔吾友張子敬夫所以記夫嶽麓者語之詳也顧於下學之功有所未究是以誦其言者不知所以從事之方而無以蹈其實然今亦何以他求為哉亦曰養其全於未發之前察其幾於將發之際善則擴而

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亦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予言哉　張南軒諸葛武侯祠堂記　自五霸功利之說興謀國者不知先王仁義之為貴而競於末塗秦遂以勢力得天下然亦遂以亡漢高帝起布衣一時豪傑翕然從之而其所以建基本幸滅項氏者乃三老董公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之說也相傳四百餘年而曹氏篡漢諸葛忠武侯當此時閒關百為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貳其心蓋凜凜乎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嗟乎誦味斯言則侯之心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汩於利害之中而忘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此侯之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卧昭烈以帝室之胄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經陳紀而不爲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上表之辭則知天下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侯既沒蜀人追思時節祭於道後主用廷臣之議立廟沔陽使得申其敬去今千有餘歲蜀漢間往往有祠奉祀不替侯之澤在人者深矣衡州石鼓山舊亦有祠按蜀志昭烈牧荊州時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今衡陽是也蒸水出縣境徑石鼓山之左會于湘江則其廟食于此固宜考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詩碑祠之立有自來矣宋乾道戊子之歲湖南路提舉常平范君成象始以圖志搜訪舊迹得廢宇於榛莽中乃率提點刑獄鄭君思恭知衡州趙君力公遷徙于高明而一新之移書俾栻為記栻惟侯之名不待祠而顯而侯之心亦不待記而明然而仁賢昔時徑履之地山川草木光采猶在來而出之以詔來世使見聞者竦然知所敬仰師慕當道述微之際其為益蓋非淺也惟栻不敏不足以推本侯胸中所存萬一是則愧且懼焉耳乾道五年二月左承務郎直秘閣新權發遣撫州軍州主管學事賜紫金魚袋廣漢張栻記　元衡州路進士題名記　進士之制本于成周題名則肇於唐而後世因之衡

舊有進士題名歲久不存其郡志所載尚可考也宋祥符間鄭向而下至寶祐二百餘年衡陽由進士舉登第者六十有一皇元設科取士自延祐甲寅始逮至元乙亥前後八科湖廣省貢士通得二百有四人衡則有劉彭壽之父子倡之于前護都不花等繼之于後凡五人而較之前代雖有多寡之殊亦不可謂無人矣才難之嘆不其然乎今之進士選者必題其名碑雍郡縣學校亦然蓋所以寵異彰顯之也至元丁丑冬湖南僉憲陝郡姚公子徽按部至衡道謁宣聖入學引試諸生勉勵切至凡有關于名教廢弛而未備者悉加振舉以進士闕於題名邇命教授趙君應詵學正卜寀特具石刻昭示後來礪風節以作士氣真可謂知所本矣俾余記之竊惟學校人材乃風化之所係要歆綫繼此以待教養作新之不怠日加月益將見文風大振長材碩德之士濟濟蹌蹌接踵並進而不絕此其推興重望後之有志于學者益加勗焉時至元三年丁丑仲冬望日通議大夫衡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濟南楊倬記　石鼓書院復祭器記　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器道固超於器而器亦所以寓夫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由以生禮根於人心之天發而為揖讓周旋之文品節制量不可以無器器之所存道之所存也　宣聖生於蒼姬之末垂範以來之道統繫

馬。動容造次必由此禮。而其下學上達工夫素所聞習者乃俎豆之事則夫大道君子器固在所用也。欽惟　皇元尊崇夫子之道。以淑後學。專立學官以司教養之職。二丁朔望祭謁。列其祀典。犧牲醪醴。必致其敬。所主憲相郡侯躬蒞其事。其盛禮也。石鼓書院燕居在焉。學者藏脩講貫何莫非夫子之道。至於起瞻忽之思。動仁智之慕。重在二祭而寓敬之器闕焉不完。甚非稱夫昭德意而嚴祀事之禮。大德初元廉使李公處選騰因約公哈散公相繼分治來衡。勉勵加厚。且以脩造將就緒。祭器因依古制。易之以銅。遂專委總府治中郭侯居仁。督工鑄造。敦領學官。率諸生輟廩餘指囊金以集事。二載春仲器成。上丁藏祀。侯職首獻。致禮甚肅。俎豆誠陳簠簋既設。尊爵已具。其容充然。其儀秩然。職事者肅然在列。則敬心之油然而生。天中氣象。猶親見而面承之。禮者敬而已矣。夫子之禮。夫子之道也。道不囿於器。而道之用在器。由器以達道。則器亦不爲無補也。是冬十二月。哈散公自邵永還。望日偕書吏譚過宋庭瑞。王周仁帥府縣官屬。敬謁舍菜畢。環視器物古雅甚嘉。郭侯之勤。顧謂山長張祐紀其績。且以諗于衆。祐謂公之致力於學校甚篤。侯之嘉惠於學校甚厚。抑儒者之學。夫子之道。不徒學其用。夫器又將以用夫世。聖朝尊道崇儒。養成人材。亦將

求以濟。夫用天下大器也。如用之。請執是道以倡。尚敬之哉。

衡陽縣學柳山蔣希耕教諭題名記　題名者。紀其實也。衡陽爲衡之劇縣。故宋開禧間。唐侯垾建學。士以恩例三舉不第者。始授邑主學。歸附初。仍宋故。至元二十四年。始改主學爲教諭。蓋舊其職而新其名也。迨今七十餘年矣。余主任詢之故老。前宋校官皆逸無聞焉。僅得至元中陳鐸以下凡二十四員。其到任秩滿歲月。歷歷可考。是不可以不紀其實。此題名之石不得不鐫也。或曰。此石之刻。將示勸戒之意否乎。余曰。不然。列其名者。不沃其名也。著其年月者。見其人不失其實也。其有由是而升爲達官者。俾知夫履歷雖興於此。以榮之也。若夫教養之興廢。廩粟之盈縮。或曠職而不居。或備員而苟且。雖三尺童子莫之或欺。況聖人昭昭在上乎。餘不暇論。後之司教者。豈不知儆焉。

衡山縣唐柳子厚南嶽雲峯寺記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惪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圖道允迪。乃命五嶽求厥元德。以儀于下。惟茲嶽上于尚書。其首曰雲峯大師法證。凡莅事五十年。貞元十七年。乃沃其徒曰詮。曰遠。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餘人。其長老咸來言曰。吾師執行峻持體宇弘大。有來受律者。吾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而人知其所不爲。有求來道者。吾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碩老。稽首受教。髻童毀齒。踊躍執役。故從吾師之命而度者凡五萬人。吾師冬不襖裘。飢不豐食。每歲會其類。讀羣經。俾聖言畢出。有以見其大。又率其徒伐木輦土。作佛塔廟。消經典。俾像法益廣。有以見其用。將沃吾門人曰。吾自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然後知其動無不虛。靜無不爲。生而未始來。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備矣。願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詞曰。師之教。尊嚴有耀。恭天子之詔。維大中以告後學。是效。師之德。簡峻淵默。柔惠以直。滇焉而不積。罔矣而皆得。雖道惟則。師之功。勤勞以庸。維奧祕必通以興祠宮。遐邇攸從。師之族。由號而郡。世德有奕。從佛于釋。師之壽七十有八。惟終始罔缺。丕冒遺烈。厥徒蒸蒸。維大教是膺。雖憲言是徵。溥博攸於。如川之增。如雲之興。如嶽之不崩。終古其承之。

彭城劉廷俊三皇廟學重脩記　國家通祀三皇。著載令典。寔慎且重。郡邑恪奉。有嚴衡山自元貞初。張從聖領教事。始建廟學。垂五十年。既葺尋圮。至順壬申。教諭周仕昇請之有司。度材鳩工。新作南門殿堂廊廡。完舊以圖。未訖功而代弗克承。後十有三載。其嗣周仁壽職司官醫。前教諭黃仕宏謂之曰。廟學滋廢不脩。且壞。嘗忝承乏。將謀戴新。以滿去弗果。且配位立像。歲久勢仡摧

忘是承乏之責也。勉任之。於是仁壽捐金。斫石臺四。率寧鄉醫教許天麟等像設。句芒。祝融。風后。力牧之神。多士翕從。工力善集。棟撓以隆。壇毀以崇。杇鏝以容。城戟以整。視舊貫有加矣。初三皇神位座欲折。前衡郡醫官劉廷詰峻以石臺。今衡陽兼官欽察海達失。圍以木龕。正配祀位。適稱瞻望之。載拜載興。春秋之我將我享。禮儀咸備。生徒肄習。教有常規。無負醫之爲有學也審矣。而學之士友合辭諗諸廷俊曰。禮待人而後行。事合于禮。誠不可掩。蓋亦大諸聖。祇以勸來者。廷俊謂君子於事有所當爲。亦爲之不厭。矧崇祀報本。有已分之所不容已者乎。惟三聖人繼天立極。開物成務。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匪惟醫家之類。是崇報也。彝倫攸叙。與生俱生。涵泳鼓舞。帝力何有於我。而神化宜民之妙。見於生民日用之常。千萬世無斁。欲報之德。尚何言哉。然典庀祀事而屬之醫。蓋曰欲安欲壽。王者順于人情。博施濟衆。聖人猶以爲病。俾斯民無札瘥夭癘。而益推廣。夫好生之仁。則深有望夫醫者之體是意而用是心也。諸君自今藏脩有其書。游息有其所。興拜陟降。潛心勿渝。聖神孔昭。對越在上。其於國家祐祀設教之美意。式克祇順無怠。尚勗之哉。

宋皇帝本命集福殿碑　大觀二年三月十一日。荆湖南路部使者席貢奏曰。潭州衡山縣南嶽山嶽祠之

東北有衛嶽真君二觀而皇帝本命殿在真君之東地既狹隘殿亦壅陋非所以稱崇奉之意願詔所屬改地增廣用迎珠祥以集福殿爲額四月十八日制可其請易觀爲殿賜度牒爲錢四百二萬詔臣岍領其事臣拜手稽首言曰臣踈遠愚昧待罪遐方誤當付倚雖恭奉詔命然不識朝廷制作規模之方敢用嘗見繪圖畧昧以上然後用日擇方卜向得地于兩觀之中折除舍屋凡一百四十餘間以爲殿址又闢荆榛于宋玫取地以正門經始二年之秋成三年之春凡二百日爲殿一兩廡中外三門二左右中亭三闢東西戶以通車徒爲往來之道鑿池引泉以備救火爲聖壽之祝自外至中門六百三十尺又自中門至殿門四百七十尺合爲一百一十丈深嚴壯麗煥耀山谷國門之外雄冠天下而有司不與其謀百姓不勞其力巋然而天成地就四方往來之人瞻仰誠至炷香望拜以祝吾君無疆之壽者不可數計於戲非至德動天安能使神人和格如是耶臣謹按舊元辰殿始自乾興元年詔建時太歲壬戌今又八十有八年矣皇上嗣登寶位以武功文德撫柔遠邇禮樂法度典章文物無不備具萬世永賴皇天眷命有開必先倚其盛哉臣嘗讀易至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老子則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固知

有道者當本清淨自然抱一無離沖虛至極推以爲治道則無爲而民自化也黃帝之華胥唐堯之姑射皆深泳其理以臻康泰者也皇上以高真應運聖智天縱其生苴埼餘故爲盛化務修其本昭事上帝而天下洞天福地悉崇宮祠以有道者居之符水法籙爲民祈禱兵銷農富光澤太平視黃帝唐堯之事何足道哉南嶽雄鎮炎方既新斯宇詔道士李景童主之歲錫紫衣敕以爲寵渥俾日與其對揚以答神貺者豈小臣區區所可知耶臣岍學淺才昧謹專茲事既成懼歲久不知始末敢碑其事昭示萬世拜手稽首以獻銘曰至哉大道惟天法焉道復何則曰體自然穆穆天子是則是儆垂衣無爲不顯斯敎其教伊何玄默之言沖而用之不敢爲先乃聖乃神萬物斯覩莫不來王以正而取有兵既銷有年屢豐功成不居其用莫窮奕奕新宮經始勿亟不日成之神祇來格既右饗之旅楹有閑赫赫千椽鎮此南山維此南山天長地久何以象之天子萬壽於萬斯年降福穰穰寄此刻文以詔萬方

元加封南嶽碑文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朕惟名山大川國之秩祀令嶽瀆四海皆在封宇之內民物阜康時惟神休而封號未加無以昭答靈貺可加封南嶽爲司天大化昭聖帝以稱朕敬恭神明之意主者施行

元明善敕賜南嶽昭聖萬壽宮碑　五嶽有祠舊矣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覧輿地提封既悉入職方謂五嶽五鎮四瀆四海能興雲雨澤人利物而福歸國家也每歲孟春躬祝香授重使先以金幣馳至祠下守土大吏恭致牲醪備三獻禮竣事遣奏著爲恒典列聖遵之有加衡山視東西北中四嶽爲最遠而其神次貴亞岱宗分直軫宿丙丁壽星所躔天子重之嶽神廟在赤帝峯下其制一擬天子之宮宋末爲盜所燬至元二十年詔行中書省考舊鼎建越若干年大殿成二十八年上若曰極四裔以爲家中天地而居海外之國重數譯來庭風雨寒暑既時以平歲仍登收民飫國豐臻于大和亦惟神相弗崇嘉號曷答神休乃加嶽瀆海神號而南嶽曰司天大化昭聖帝玄教太宗師令特進上卿太眞人知集賢院事張公留孫介近臣養阿主廟以告今玄教嗣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吳公全節實輔其師在行上卿曰南嶽之大祀有司奉詔不虔不一于新將弗稱聖天子恭敬之意而廟事實吾所領吾懼焉更訪提點劉景中景中辭以老憊不任事聞制以玄德代景中元貞二年言于朝曰廟之大殿及鎮南門邃邐如舊餘多未備且四嶽皆有別館以居道流以嚴祠事而南嶽獨無有甚者上錫香幣至未爲神無所於真使者必齋以行事而無所於齋請賞上累錫白金及歲入錢米築

館廟之東偏併夫廟之未備者較省臣亟如所請別下詔併御賜提點所印章是歲玄德介給事中買訥來獻歲祀因相基繪圖以其役屬路判李道真及所屬官史各祇乃事越大德七年告成外爲都宮南爲欞星之門門內有池池有橋橋北爲大門五間大門左右各横廡三間大門內爲重屋曰集禧殿集禧北爲大重屋曰寥陽殿兩殿皆五間殿之東曰東廡五間西曰西廡間如東數殿北爲堂二前曰光嶽後曰開雲合十間光嶽堂有翼室光嶽之東西廳二開雲之東西少南庫廚各一兼建廟之寢殿及嘉應日華月華三門又建欞星門建亭大殿前曰拜亭建亭鎮南門外曰首參亭宮殿皆如前所圖矣玄德請錫宮名敕曰昭聖萬壽之宮命上卿玄德世繼以領八年玄德朝至宮中設金籙醮慶成既還奏曰身從嚴蹕遠領宮廟恐致怠者獲戾靈明有年上肯願以弟子道士李奕芳代臣奕芳脩潔恭和可以事神長久制授奕芳明遠沖妙弘道法師提點南嶽昭聖萬壽宮壽寧觀仍以道真副之皇慶元年玄德奏奕芳道真陳大同道行益著於宮廟有守翔勞制奕芳領宮廟事陞道真提點大同提舉云衡之人士咸願勒石紀始使宿儒吳奔載其事爲書走玄德玄德屬筆於明善欽惟世祖弘神聖之資陋漢唐而下洸洸皇武戡定大業無文不彰

無輿不舉。恥一不及明王。而又小心寅畏。成秩百神。歸福元元。重夫嶽祠委諸有道之士。而上卿玄德。克奉聖心。蓋廣所致。用協休靈。其隆禧鴻烈垂于三朝。惟德萬年。式克同乎今日。敢陳善頌。用美成功盛德。其辭曰。惟我大君。冠天履地。風霆歛噓。日月睽睢。春秋生殺。陰陽啓閉。四海池環。五嶽鉡峙。捍其淫邪。逐其毒沴。沖氣大和。育兹萬類。帝曰眇予。天子之元。贊乎天者。秩天理焉。附乎地者。祭循地焉。雄嶽峻極。摩山之宗。予百祀主。其秩視公。衡其南服。荆揚是崇。上拂朱鳥。滿霍奚同。麓乎厚緼。湧乎遠扡。開闔變化。莫窺其際。水維雨暘。風維火孩。土化則露。石化則雷。蘇兩焦枯。滅滿兇災。鼓其潛蟄。振其萌芽。維昔明吾。五月至止。考制觀風。因以告祀。天啓皇圖。惜貧四極。未遑時巡。明祀恭則。椒桂苾芬。牲腯醴醇。神其顧享。福我人民。帝曰責神。孰潔尸之。玄德真人。汝須其祠。玄德欽承。來相于衡。神既以字。錫嘏純明。別館斯營。麻衣脩清。玄德有師。師曰上卿。上卿上聞。肇錫嘉名。如嶽高大。如地剛方。於昭聖皇。萬壽無疆。川流山峙。伊神之形。雲行雨施。伊神之靈。赫赫寔寔。敢怠于神。萬古不磨。貞石有銘。　楊宗瑞衡山縣進士題名記　仁宗皇帝。勵精求治。深惟治道。無過用賢。選賢之道。無過鄉舉里選。上考祖宗屢議興舉。未及。竟行之意。詔告天下。見之施行。為一代之令典。於是薄海內外。經明行脩之士。興鄉薦者。咸以賓興。貢于京師會試。以拔其尤。廷對以第高下而官之焉。五嶽在宇內。衡為最遠。在趙宋時。趙忠肅以春秋登第。為宋名臣。其子忠清。繼登右揆。自時厥後。無復以科第顯者。南北既一。天運更新。興計偕者恒不乏人。其光嶽之英華。發於文而得之賦稟與。抑自唐以來。若李若聶。勵志讀書。遺風未泯歟。抑亦胡氏昆季。來張師友。講明洙泗濂洛之學於此地。定生人之大紀。發經籍之微緒。有以致之歟。不然。文質彬彬。聿出皆自衡山。而他亦無聞焉。湖廣所隸郡邑數百。八科之中。魁鄉薦者三。盛哉。至元丁丑春。部使者陝郡姚紱于徵。戾止邑庠。詢訪咨嗟。將勒堅珉以示激勸。命邑長注哥進義。以其事來屬宗瑞書之。宗瑞向也職教兹山。忝與延祐乙卯進士榮。且嘗承乏史官。用是不敢固辭。大書姓名以垂不朽。俾後之學者。期躋前修。孜孜不怠。篤學力行。登名大府。繼兹以往。當不一書。是謂不言之教。勉勵之要也。率先於此。將天下是勵。豈惟一邑而已哉。

元一統志。禹碑　世傳在衡山縣岣嶁峯。徐靈期曰。禹治水碑。背科斗文字。昔樵者曾見之。自後無有遇者。劉賛詩云。壇寺麻姑石。漢忘夏禹碑。物神人所貴。世事遠誰知。王象之紀勝自云。在夔門見張幹。揚齋賢云。嘉定

初蜀士因樵夫引至其處。以紙筆自隨。打其碑凡七十二字。往往皆不可曉。而以摹本刻之。觀中後蜀士既去。羽流恐為好事所求。遂併其碑本而仆之。又劉禹錫詩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祕文螭虎形。聖功奠遠服。神仙攡休禎。二說不同。今兩存之。　柳子厚般若碑　在衡山縣彌陀峯彌陀寺內。宋劉贊遊後洞詩云。寺久荒寂無足往。念有子厚彌陀碑。獨趨一里轉巖腹。剝粉敗赤蓬門稱。亭亭故碑亡舊主。覆以老屋蹤且敧。常嗟古人不可見。尚喜書誌存於斯。世言書字出心畫。體制類彼人所為。子厚少年頗躁偽。宇合驅逐往不羈。胡為氣質反端厚。至今觀者多有疑。或云彼以竄逐久。志氣軟熟非前時。或云高才尚薄世。故獨立法無所師。吾嗟世俗日無理。好惡不正論苦畧。聽決萬事豈獨此。此書何媿人不知。碑陰三百四十字。蹤瘦勁緊何精奇。九十二人姓名具陳績實。爵元年題。云此子厚二碑者。元和五年刊厥辭。至是二月始建立。鄙其事者揚與倪塵蒙斧礙世未見。自我訪尋初嘗之。

安仁縣宋重建儒學記　立學以設教。自慶曆間徧于天下。然郡為之易。邑為之難。蓋守之治千里也。師儒有專職。餼廩有攸司。冠屨雲從。簡編日習。鼓篋絃歌也易成。若令一邑。則東脩之責。獨任于身。始焉室廬必為之經營。給以炊爨。必躬為之出內。曉以義理。必親為之講說。青衿易於挑達。兩難為糾合。故為令者必器能疏通。精粗兼備。而有文以行之者也。安仁在衡為邑。風俗簡朴。人士質實。然密邇傜房。時有強梗以病吾教者。嘉定己巳歲。邑為賊所殘。未再朞而王君至。干戈甫息。學校久廢。君乃喟然曰。義理不講。綱常遂隳。此亂之所由作也。勸學明倫。尊君親上。此教人之所當先也。是烏可一日緩哉。顧視舊學。介於道宮神祠之門。假及廊廡。共為出入。狹隘不足以為邑。治之東有舊倉址。山色環秀。高明寬廣。遂徙葺焉。外設櫺星。中陳戟戶。殿宇中峙。講堂後建。翼以兩廡。渠渠沈沈。奠獻有所。職掌有位。惟齋舍未全。而君以薦者及格法當通籍上印而去。士甚惜之。若乃嗣而成之。則有待於後之君子。庶已成者毋隳。而未備者增壯。俾士子得優游飽食。涵泳斯道。以孝弟忠信為本。以禮義廉恥為維。平居有安分循理之風。臨難奮徇義守死之節。則學校之設。不為虛器矣。君以圖來謁記。因直述其本末。而使歸刻之。不惟紀其績之難易。抑示邑士使知所嚮耳。嘉定六年歲在癸酉十一月丁卯朔日。南至朝散大夫權發遣荊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樂章記

耒陽縣三國　太中大夫九真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朗。字義先。桂陽耒

陽人掾章府君之曾孫。𠫓府君之孫。郎中君之子也。出自顓頊。益爲舜虞賜姓嬴氏。至于庶子封於秦谷。因而氏焉。君以承洪源之清泒。稟奕世之高素。復道思順。德行純備。三歲喪母。十歲亡父。獨與弟居。承奉繼親。和顏悅色。孝友溫恭。曾閔之操。君其蹈焉。弱冠仕郡。歷右職。守陽安長。淑問宣流。遂升王府。除郎中尚書令史、郡中正。遷長沙瀏陽令。播渥惠以育物。垂仁悳以布化。涖政未朞。徵拜立中都尉、尚書郎。靖密樞機。名冠衆僚。遷部廣州督軍校尉。正身率下。不畏彊禦。流清蕩濁。萬里肅齊。功成辭退。拜五官郎中。遷大中正。平衡清格。彝倫攸敘。于時交州竊邑叛國。戎車屢駕。干戈未戢。帝思俾乂。訓咨羣司。僉以君往。部南州。威惠素著。遷九真太守。君秉明德。所立垂勳。宜延遐紀。光贊皇家。如何不永。春秋五十有四。於鳳凰元年四月一日乙未寢疾而薨。嗚呼哀哉。凡百君子。莫不嗟痛。乃立碑作頌。以顯行績。其詞曰。

於鑠府君　稟性玄通　積行閨閫　九族睦雍
羽儀上京　德與雲騰　入蹈丹墀　夙夜靖恭
出撫黎民　風移俗興　名參豹產　勳齊仕蹤
當永黃耇　翼佐帝庸　昊天不弔　哲人其終
濟濟縉紳　靡嗟靡崇　勒茲玄石　永光無窮

宋重脩杜工部祠堂記

唐三百年詩人單出。而李杜爲之冠。然不幸當天寶之季。顧不早鳴國家

之盛。而遭逢世亂。使窮餓其身。流離困苦。生不安席。死無定所。何若斯之甚。舊序謂先生死葬耒陽。或謂不然。實死於岳陽。二說互相抵牾。譬世傳太白溺死。葬采石。據李陽冰序。謂病卒於當塗。枕上授簡。或謂鎮側青山亦有冢。是數說亦相反。學者至今疑焉。始余官郴。以淳熙庚戌領常平使檄之長沙。十月二日道耒陽。始得謁先生祠下。孤墳在祠後。余酹而拜焉。祠堂有漢二谷碑。湮漫摩滅。不忍去。時有韻語欲書。肆未果。既十八年矣。今耒陽邑大夫嚴陵黃君萊報政未幾。重建祠宇。而一新之。比舊加壯。以書來求記。衆謂余當詳討之。以解後世之惑。余謂之曰。先生英靈忠義之氣。在天而不在地。文章光焰之氣。在萬世而不在一方。而或者刻舟求劍。欲取證於朽骨。則過矣。邑有墓。墓有祠。耒陽所同而重也。奚但焉。且古人之跡。衆易以偽。陶母之墓。在處有之。而澹臺子羽之墓。亦不止一處。彼賢而可立教者。雖泆人尚貪而愛之。以重其地。豈獨少陵祠耶。余讀杜詩。自避賊至鳳翔。自秦州入同谷。盡室徒步。草行野宿。當是時不死於凍餓。不死於虎狼幸矣。豈知有死所哉。今孤墳巋然。過者起敬。前得葬今葬之山水佳絕處。後得諸賢爲立祠宇。今又得黃君再葺而新之。非少陵幸耶。非令君之賢知所先後。以政事餘力亦孰能及此耶。故因祠宇之新。竊記之以爲如此。嘉定元年十二月十五日。承議郎致仕清江徐得之記。

張齊賢書杜工部祠堂

余嘗聞工部死葬於耒陽縣。縣乃衡之屬邑也。圖經云。工部墓在縣北郭內二里。後晉開運中。縣令黃庭翰重興祠宇。會郴令楊演赴任。遂經是邑。乃述版記云。唐天寶十五載。祿山叛幽薊。稱兵內向。翠華西幸。百官奔散。懷忠赴難者崎嶇奔駕。無危負壘者積願賊庭。及肅宗受禪。尊玄宗爲太上皇。復神州。清輦下。嚴武仗節西蜀。威振二川。百官竄于奔命者。依輔之。相臣房琯、翰林李白、工部杜甫與焉。工部字子美。當開元天寶中。名動天下。妍詞奇句。合于雅頌。播在國風。洎肅宗中興。猶待詔命。工部因忤蜀帥而遷湘楚。時耒陽尹聶公棹舟迎甫。以白酒牛炙饋無闕焉。以酒就實而終。噫。三賢出蜀。俱有高名。房相爲中興名臣。陶甄品彙。翰林旅塟采石。屹立豐碑。工部寓葬耒陽。顯存遺跡。故詩人卷軸中未有不留題以追思。蓋高翰林格調。工部風雅。猶仲尼之日月也。圖經云。黃令再興祠宇。而悲爲藂莽蕪沒。前邑令杜公惟一。好事者也。又復新之。而邑里之民。止好淫祀。而不能設奠于工部之祠。會張員外又超與杜交友題詩刊于版。且敘工部之文行。誌于墓祠。以勸民奉祀云。

蔡倫廟碑

嘗聞神之載祀典者。所當修崇。郡之有名勝者。所宜表異。城南李氏祖業

有池一泓。業主推官李叔源承德。謂昔蔡倫於池邊造紙。漢時封侯。未知何代於池畔立祠。置像在內。因名蔡倫池。後爲洪水漂蕩。其像移於他廟。故址尚存。予聞而考之傳誌。自古書契並以竹簡縑帛書之。縑貴而簡重。不便於用。後漢和帝時。中常侍蔡倫剏意以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之屬。造紙以代竹簡縑帛。於世便益。封龍亭侯。至今千有餘年。竊思侯之能功垂萬世。遂捐斗升之俸。并糾郡之好義者。協力命工。度其故地。爲祠一座。仍復設像于中祠。傍置屋。募民居之。以奉祠事。於敖山二都地名北沖口。刱置田壹拾畝。并廣濟倉後子親栽桑樹一百四十根。俱付其祠。以充給饍。祠成。勒石其下。以記重興之本末。并助貲之士。列于左方。後至元四年歲次戊寅九月吉日。奉訓大夫耒陽州知州兼勸農事洛陽陳宗義立。

輿地紀勝碑記（圖經無碑記門。而碑記散見諸處。年月無考。）神禹碑（韓文峋嶁山詩云。峋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祕鬼莫窺。）唐文學儒林碑（有大唐文學儒林碑。）銓德觀碑（上有開元二十年衡州司馬趙頤真。）元次山茅閣記（在子城西。永泰二年記。）元次山寒泉銘（在平陽江口。）東巖記（在合江亭東。正觀五年刺史宇文氏記。）西谿記（在合江亭。宇文氏有銘。）衡陽志（宋刑仲斥。）漢桂陽周府君碑

上載東漢耒陽人谷朗爲九真太守。朗既爲耒陽人。則碑疑在耒陽縣。又有周府君碑。吳九真谷府君碑。集古錄云。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以鳳凰元年立。在耒陽臨海谷侯碑。集古錄云。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碑無名字年月。不知其何時所立也。在耒陽。

雜記

衡州府圖經志梁本紀天監六年。分湘廣二州置衡州。蕭昌傳云。天監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又侯安都傳。安都始興人。梁元帝欲迎其母。清遠國太夫人還都。母故求停鄉里。仍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晞爲刺史。陳大建十四年紀云。分衡州始興郡爲東衡州。以本衡州爲西衡州。大氐古今衡州之名凡五處。蕭梁嘗以南海郡之含洭縣爲衡州。陳大建所謂西衡州者。即今英州含光縣是也。梁又分始興安遠爲東衡州。即今韶州是也。黄州在北齊時。澧陽郡在後周時。皆嘗置衡州。今之衡州乃吳時湘東郡。今之衡山乃吳時衡陽郡。凡江左諸王封衡陽者皆非今之衡陽。而封湘東王。如梁元帝蕭繹爲是。此地蓋自吳入晉以及江左。至隋平陳。始省湘東衡陽二郡置衡州。今之州治是也。州之社壇在城南。其地至今號湘東田。又烝陽縣故址在今城西南五十里。郛郭猶存。然梁陳所置衡州兼督數郡。故陸納以長沙叛。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淥口按水經即漉水入湘處。漉水今醴陵水。零陵今永州也。是其地蓋界於湘領間可知。梁陳二史所紀年月不同。其分湘廣置衡州。或云天監六年。或云天監九年。其分東西衡州。或云天嘉元年。或云大建十四年。或云梁元帝時。與今郡地不相涉。故不詳考。　舊唐書地里志云。上元元年以江陵府置南都。已割岳潭衡郴連道邵涪八州。增置萬人軍。舊史呂諲傳。止載七州。無岳州。新史方鎮表云。上元二年荆南節度使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九州。新史呂諲傳云。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七州隷其道。無永衡二州。按荆南方鎮表。廣德二年以衡潭永邵道隷湖南觀察使。疑當從新史表爲正。　唐志初分十道。五曰山南道。江陵隷焉。八曰江南道。衡州隷焉。其後山南江南各分東西道。江陵隷山南西道。衡州隷江南西道。舊史志至德二年江陵尹衛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於衡州置防禦使。改屬江南西道。則是至德以前嘗屬荆州矣。按新史表。至德二載置衡州防禦使。領衡潭八州。上元二年荆南節度增領衡潭九州。廣德二年置湖南都團練守

捉觀察使治衡州。皆不言所屬。舊史志又云。自至德後。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乃置荆南節度使。上元元年置江陵尹。又衛伯玉傳。肅宗即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上元二年。擊破史朝義于陝。廣德元年。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乃拜江陵尹。據此則江陵置尹在上元初。伯玉除尹在廣德初。不應云至德二年也。伯玉所請。必是廣德二年置湖南團練守捉觀察時事。蓋衡州舊屬江南西道。上元元年始隷荆南。屬山南西道。故伯玉以湖南闊遠。請改屬江西。舊史志誤以廣德爲至德。守捉觀察爲防禦耳。兼至德當言二載。不當言二年也。　臨烝見蜀志諸葛亮傳注云。亮時住臨烝。建安十二年也。晉志湘東郡統縣始有臨烝。宋齊以後皆同。舊唐書地理志衡陽縣注云。漢烝陽縣。屬長沙國。吳分烝陽立臨烝縣。吳末分長沙東界立湘東郡。據蜀志則蜀時已有臨烝之名。唐志云吳分烝陽立臨烝。疑誤。唐志又云吳立湘東郡。不言所治。以酈道元水經注考之。蓋湘東郡初治酃。後徙治臨烝也。　新平新寧。晉志湘東郡有此二縣。宋志云晉孝武太元二十年省新平。南齊及隋志皆止有新寧。舊唐志云吳分耒陽立新寧縣。大中祥符舊經云本耒陽縣地。　吳於今縣東南一百里置新平縣。宋元徽中移縣於宜江。仍改爲新寧縣。據晉志已有新平新寧兩縣。宋志又云省新平。然不言省入某縣。祥符舊經乃云吳置新平。宋移於宜江。改爲新寧。非是。當是吳嘗立兩縣。晉因之。其後省新平併入新寧爾。　新城縣。隋志云平陳省入衡山郡衡山縣。新唐志云武德七年省入衡陽。大中祥符舊經亦云唐武德七年廢。當考。　隋地理志衡山郡。平陳置衡州。統縣有衡山。注云舊置湘東郡。平陳郡廢。併省臨烝新城重安三縣入焉。又長沙郡統縣亦有衡山。注云舊置衡陽郡。平陳廢。併衡山湘鄉湘東三縣入焉。據隋志則衡山郡之衡山縣乃今之衡陽縣也。長沙郡之衡山縣。按宋志吳時初立曰衡陽。晉惠帝始更名衡山。乃今之衡山縣也。今之衡陽。隋志曰衡山。不言改爲衡陽。舊唐志乃云隋罷湘東郡爲衡州。改臨烝爲衡陽。武德四年復爲臨烝。開元二十年復爲衡陽。而新志云衡陽本臨烝。武德四年置。開元二十年更名。較二志。舊史頗詳。然謂隋改臨烝爲衡陽。與隋志不合。當是隋改臨烝止曰衡山。至唐初復曰臨烝。開元乃曰衡陽耳。又隋志長沙郡衡山縣注云。併湘東云云三縣入焉。湘東舊非縣名。按通典衡山本漢湘南縣。疑誤以南爲東也。

拾遺

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斬側貳（杜佑云長沙今吳沙衡陽郡）衡颯建武中遷桂陽太守耒陽縣產鐵石它郡民庶常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亡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許荊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荊對之歎曰吾荷國重任而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鄉人謝弘等不養父母兄弟析分因此皆還供養者千有餘人　建安二十年孫權拜呂岱為昭信中郎將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降三郡權留岱鎮長沙（右見呂岱本傳）漢蔡倫傳云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之莫不從用天下咸稱蔡侯紙湘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　蜀志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零陵先賢傳云亮時住臨烝吳呂蒙字子明孫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令誘零陵守郝普覓降之顧憲

之吳郡人凱之孫仕齊為衡陽內史出公祿葬疫死者雖累經宰郡貲無儋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新添世說）羅君章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答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注云楚熊姓之後啓土羅國遂氏族焉晉韓康伯母殷隨孫繪之守衡陽在衡陽數年遇亘亮之難繪之見殺殷撫其尸哭曰汝父昔罷豫章徵書朝至夕發汝去郡邑數年為物不得動遂及於難夫復何言見在說　元興中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及亘玄僭位至敗凡八旬　梁張纘字伯緒仕梁為湘州刺史至州務公平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為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　隋經籍志云晉衡陽內史曹攄集三卷晉湘東太守庾肅之集十卷錄一卷唐崔俊字德長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民削其禁自是商賈流通貲物益饒　劉晏遺元載書曰驅馬陝郊見三門渠津遺迹到河陰鞏洛見宇文愷置梁公堰分黃河水入通濟渠大夫李傑新隄故事飾像河廟凜然如生涉滎郊浚澤遙瞻淮甸步步探討知昔人用心則潭衡桂揚必多積穀關輔汲汲只緣兵粮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三軍之衆待此而強天子無側席之

憂郡人見泛舟之役　天寶中董奉先修九華丹法久於衡陽接耒陽後洞杜甫憶昔行云更憶衡陽董煉師南遊早鼓瀟湘柁呂諲拜荊州長史初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年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兵屬之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殺之內外震服　唐中和中周岯為吉州刺史鍾傳以岯連賊將討之岯夢入一城中白馬踐腹上有人呼曰史君日者曰公將有行利在湖南不失為專城白西方色也令馬公霸湖外在廬陵西當復作牧守岯即歸湖南馬殷甚喜奏授衡州刺史（九國志）乾德四年八月壬子衡州言火焚公廨倉庫及民廬舍僅千間　乾德五年冬命鑄湖南管內四十縣牌印　雍熙四年五月十九日　南嶽廟災　詔中使董丁庇修之　元豐四年郡被火災始燎于南建延以北市肆倉廩居民郡寺焚之皆既（見題名序）慶曆四年三月詔湖南轉運司衡道等州昨經賊驚劫曾被殺傷及燒蕩產業虜掠人口者其免去年秋稅及今年夏稅差科一年　四月上謂輔臣曰前發兵捕衡道永州傜賊如聞誤殺山下居民其令每口給絹五匹　慶曆六年東上閤門使恩州刺史高崇丐坐知郴州不應招討司命責授衡州司馬　元

符二年四月察訪董必體究朝散郎湖南提刑梁美朮覺察昌化軍使張中修倫江驛以別駕蘇軾居之降朝奉郎是月司諫陳次升言必發衡州出糶常平米就潭州興獄致死三人罷新除工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三年十月衡州言茶陵縣民谷承鉞於靖王寺前得瑰玉色丹刻之獲古玉印來獻　元符二年四月衡州生芝草一根計一十六葉內一十五葉紫色一葉黃金色　紹聖三年正月詔潭衡永郴知州并監司屬官並吏部注擬實錄中書備對衡郴永道審官東院差知州人　景祐三年章得象上所定王公國名封國在小國之數仁宗初詔定公田諸路多誤以戶絕官田給官吏王罕為湖南提刑論所部以法不當給聽自舉覺既而廣南坐收戶絕田以贓廢者七十餘人知審刑院張揆見湖南官吏首狀它日遇罕曰公德及人多矣　歐陽修言湖南蠻賊漸熾楊畋銳於討擊不肯招降蓋以蠻所在依山在衡永道桂四面皆可出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軍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則兵寡易敗今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所誘黃鄧初起之時捕賊官吏急於封擊遂蠻使務虜殺平人遂致莫徭驚皇以此言之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初邵飾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致死今

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肯降，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鄧和尚大則布一班行，次不過數倅，若遷延後時，欽彼倡識，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又言揚畋近殺得七八十人首級，捏賊之鋒，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謂兵勝，不能鎮靜，亦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時，機不可失。其賞典宜小違為庶合事體。　余靖言：湖南以摩盜，試去山二十里，禁民不得耕種，此乃驅民為盜耳。賊既焚其廬舍，刼掠其資，又禁其耕種，欲不為寇，不可得也。又言：湖南初以錢購蠻首，軍人利厚賞，逢人即殺，至有頭押標識，以免官軍之害，由是標識者賊殺之，無標識者官軍殺之。揚畋但欲靜盡賊徒，若能盡賊，但恐百姓亦盡賊。勢已窮，欲降久矣，畋宜使與差遣。　淳化二年，少府少監雷有終責授衛州團練副使（德賜于也）。咸平六年四月，詔民祠嶽者自今無得造興革黃纓纖幟、蔽鞔帕及斜聚社衆執兵遣者，論如法。　元祐中，韓贄為御史，荊湖笑以贊持節安撫湖湘。自馬氏時計丁輸茶，雖身死田盡，不得免。又賦竹索船木，及實茶之直數十萬，民以為病，贊悉條奏罷之。　元祐五年正月，戶部言：江湖鹽未有住外州縣般鹽管押法，乞衛州茶陵、安仁縣住潭州衡山縣般運，並依鹽令部官押賣交割出賣。從之。　乾興元年十一月，同判吏部南曹丁度言：諸州軍戶口頗多，各置錄事參軍。詔流內銓與南曹同定奪以聞。其到自來不置錄事參軍萬戶以上州，龍、資、洋、通、永、郴、道、衛、潮、循十州，乞依所請，添置，替見任司戶司法內，內兼錄事參軍一員，滿闕。詔可。　熙寧三年十二月，詔：全、道、郴、潭、衡、邵、永州、桂陽監有溪洞蠻徭處縣主簿尉，及遂州監銀銅鉛錫坑冶官，令轉運司依川廣路法就差。　元祐元年，福建路轉運副使賈青坐違法督責州縣廣認鹽數，令鋪戶均買，謫添監衡州在城鹽酒稅。　漢桂陽周府君碑陰，故曲紅長零陵重安區祉，字景賢。　耒陽　字漢臧。歐陽脩集古錄載謝仙火：慶曆中，衡山女子號何仙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仙。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仙，雷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閱道藏，云實有謝仙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仙姑為真仙。近見衡州奏云仙姑死矣，都無神異。客自衡來者云仙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黑，第一衰媼也。　至道二年，知州事錢熙給石鼓書院基，與學究李士真帖。見文集　通鑑長編：宣和五年，夏倪濤以鼓唱撰造，監潭州茶陵縣造船

場。茶陵縈之潭州，當考。　元祐六年五月丙寅，給事中朱光庭言：衡州上王五等劫盜案有情理可矜憫之言，乞令刑部、大理寺今後斷案若情理可憫奏上，不得卻入疑似之言。從之。　韋倫，唐天寶末，貶衡州司戶。初，倫為屯田員外郎，兼侍御史，時內官禁軍相次到蜀，所在侵暴，倫清儉率身以化之，竟遭毀貶。　李迪，乾興元年二月貶衡州團練副使，不僉書本州公事。初，真宗不豫，欲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異議，曰：即上躬疾已，事難處也。迪曰：太子出則撫軍，入則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止於資善堂聽事，它皆聽　旨。謂寖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曰：迪起布衣，十年至宰相，但知事主，安能徇權臣耶？容爭因面疏謂姦狀，願與俱罷。既而與謂歸班，尋知鄆州。謂纔上殿，隨中使口詔入中書，復為宰相。真宗崩，迪乃貶。是年十二月為秘書監，知舒州。　劉摯，熙寧四年謫監衡州鹽倉。初，摯除監察御史裏行，未及對，即言亳州官吏所犯止於不依限散青苗錢，其罪可以一言定，有司未測朝廷風旨，張皇事勢。又論助役十害。會中丞楊繪亦論新法，章下司農，司農劾公與繪險陂，中懷向背，有旨分析。摯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告于陛下，臣之職也。有司駁奏，遽令分析，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館職，貶衡州。　劉攽，元豐六年責增監衡州鹽倉。初，攽為京東轉運使，俄知亳州。後轉運使吳居厚言本路元豐三年秋季至今上半年終，酒稅課比元豐二年前官任內祖額增百七十九萬餘緡，其前官任內二年酒稅比祖額虧二十一萬緡。居厚擢天章閣待制，攽坐廢弛，奪兩官，落校理，謫衡州。　孫沔，字元規，會稽人，嘗知衡山縣。沔上書言時事，以切直責監衡州酒稅。　呂陶，字元鈞，眉州人。　哲宗即位，除殿中侍御史，論罷蔡確、韓縝、章子厚，坐元祐黨籍謫衡州居住。（並事畧）劉安世，字器之，號元城先生。　哲宗朝為右正言，嘗論蔡確、章子厚等姦惡，定策功，責英梅安置，後移衡州。　淳熙七年謚忠定。（見言行錄）　胡銓，字邦衡，吉州人。　紹興七年除樞密院編修官，上書力排羣議，責新州，又移吉陽軍，斥海外二十年。　紹興三十一年量移衡州。（言行錄）　曹行，字希尹，衡陽人，少好學，能屬文。周行逢時尚門蔭，以家寒素不得調，居衡陽教授自給。張文表據潭州，為觀察判官。文表敗，遁去。采馬氏舊事撰野史三十卷，詣闕進之。　太宗授將作監丞。（見陶岳荊湖近事）　王政，山東人，少從韓世忠軍，以勇稱，任衡、道、郴、桂四州都巡檢使。　乾道元年，郴寇李金

犯道州。破寧遠縣，政力戰破賊。既而賊衆復至。政以失援敗，被執，罵賊以死。兵退，部使者鄭丙首即其居哭之，甚哀，聞者感動，封司以事聞。　詔贈廣州觀察使，官其屬五人，賜廟曰褒忠。　黄端卿字以時，若之子，知茶陵縣。淳祐間，郴寇竊發，侵及邑境，端卿閉門迎敵，竟死于賊。　朝廷嘉之，特贈三官，澤及子。仍為立廟奉　勅賜額忠顯。　新唐書紀：光化二年五月馬殷陷邵、衡、永三州，刺史蔣勛、楊師遠、唐旻死之。按新書鄧處訥傳，先是陬溪人周岳，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時鎮南節度閔頊哀顥窮，率兵納之。岳誘戰，頊大敗，岳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邵州刺史鄧處訥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會劉建峯、馬殷兵至，處訥遣邵州豪將蔣勛搆師救，說勛曰：劉公勇知絶人，不如下之，富貴可得。勛謂然。既執處訥，許勛賞未及行，勛怒，取邵州。建峯死，殷代為節度，擒勛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度，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郴人陳彥謙自稱都統，零陵人唐行旻亦乘亂盜永州，殷遣將李瓊攻殺行旻，瓊出耒陽、常寧，攻郴州，斬彥謙。又劉建峯傳：建峯死，將吏推殷為留後，殷厚結朱全忠，請于朝，乃拜湖南節度。於是收邵、衡、永、道、郴、連六州。又按通鑑，光化二年春，以潭州刺史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旻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曹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夏五月，湖南將姚彥章言於殷，請取衡、永、道、郴、連五州，仍薦李瓊為將，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云云。以新書列傳及通鑑考之，則馬殷雖本蔡賊餘黨，然已授朝命為節度留後，師遠革亦一時乘亂竊據，殷以強取弱則有之，師遠不得為死寃。然以新書紀凡例考之，乾符六年書郎州賊周岳陷衡州，逐其刺史徐顥；光啓二年書衡州刺史周岳陷潭州，自稱節度使；景福三年書邵州刺史鄧處訥陷潭州，欽化軍節度使周岳死之，處訥自稱留後；乾寧元年書劉建峯、馬殷陷潭州，武安軍節度使鄧處訥死之。如此例甚多。是時朝綱不振，羣盜蝟起，小者據一州，大者連數郡，朝廷既無以制，因以命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歐陽公以賊書周岳，始言陷，後言死之，是以入者為主。紀史之法，當有知之者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六百四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寫書官主簿臣吳自成
圈點監生臣孫世良
臣靳河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十九庚

僧

（洪武正韻思登切沙門也許慎說文僧浮屠道人也从人曾聲蘇曾切顧野王玉篇悉層切師僧也陸法言廣韻梵音云僧伽熊忠韻會）擧要思登切商次清音陰特夫韻府羣玉史畧云四人以上名僧一人亦名僧書覺要覽趙謙聲音文字通學浮屠人也古無其人故無其字但當轉曾而用之或用生亦通俗收此又倗僧髮亂貌作鬙非韻會定正心拒切釋氏徒字切心拒心新鮮僧

篆書僧（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僧（徐鉉篆韻）隸書僧（魏大饗碑洪适漢隸分韻）真書僧（智永）僧（顏真卿）僧（柳公權）行書僧（王羲之）草書僧（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後漢明帝遣蔡愔等往天竺訪僧法於彼見摩騰乃要還漢地此國中有僧之始也僧史略曰漢明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此又中國之人為僧之始也注新唐書傅奕上疏曰浮圖法漢明始立胡祠然惟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削髮事胡石符

亂華乃弛厥禁此疑中國為僧之始續後漢書西戎天竺國傳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至魏世中國人始祝髮為僧云朱子語續錄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千文傳道釋志西域之有浮屠尚矣然自炎漢以前邈乎無聞至武帝有事四夷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帝以為大神列於甘泉宮及通西域有傳身毒諸國皆奉浮屠教中國未之信也孝明帝夜夢金人頂有白光飛行殿庭寤而訪之群臣傅毅始以佛對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嘗詔聽有罪亡命者贖英奉縑紈詣國相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慈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初沙門之與漢使詣洛陽者曰攝摩騰竺法蘭以白馬負經而至館于鴻臚寺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關西摩騰法蘭卒於寺寺之名始於此浮圖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圖聲相近皆西方言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為淨覺服其道者則剃落鬚髮釋累辭家結師資遵律度相與和居治心脩淨行乞以自給謂之沙門或曰桑門總謂之僧亦皆西方言僧譯為和命衆桑門為息心比丘為行乞信道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優婆或為伊蒲亦聲相近所謂佛本號釋迦文者譯言能仁謂德充道備堪濟萬物云魏明帝時有天竺沙門曇柯迦羅入洛宣譯戒律乃於洛中搆寺盛飾佛圖畫迹依天竺舊狀建為塔自一級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謂之浮圖或謂佛圖云元康中沙門支恭明譯佛經維摩法華後有常山衛道安從是正之石趙時有佛圖澄姚秦有鳩摩羅什宋齊梁魏隋之間若曇曜惠始法顯寶誌之流不可勝數其言語行義足以驚世駭俗故自王公大人下及黎庶莫不尊信之甚者梁武舍身佛寺以麪代宗廟犧牲魏世宗營石窟三自景明至正光役工八十萬二千三百有奇此其法之盛行也唐自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剃髮避役至代宗時魚朝恩作章敬寺度僧尼千人置百高坐講仁王經以禳寇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百官迎謁三藏和尚不空至卿監爵國公一時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侍上多談佛事自是而後臣民承化率皆奉佛僧徒愈衆矣其間雖屢經廢黜不旋踵而復焉宋興太祖初平蜀詔西面轉運沈

義倫就成都寫金銀字金剛經以進有僧崇蘊入便殿請經下詔禁止灌頂道場水陸齋會不得夜集士女就寺開設立法以限度僧諸州僧帳及百人者許度一人太平興國中始建譯經院翻傳梵文御製聖教敘刻石傳法院真宗素尚道釋著崇釋氏論注釋四十二章遺教經鏤板傳于世每歲誕聖節令所在州府援試道釋經業男子年十五女子年十三以上誦道經四十紙若誦佛經男子百紙女子七十紙讀佛經男子五百紙女子三百紙皆聽披度詔京城民鬻酒肉者並居寺觀百步之外見在內者徙之真宗市與僧道者論罪處寺觀每夕鼓未發闔扉天明啓鑰不得妄托觀舊恣有遊從所司不舉覺者坐之天禧五年天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仁宗時參知政事王隨言景德傳燈錄三十卷頗煩穢令刪為十五卷著之後敘乞詔傳法院編錄入藏從之大觀中詔改佛為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尼為德女童行為德童此東都事佛之大畧也然學浮屠者源遠而流益分於是有譯經戒律禪宗天台教之別云譯經者自東漢永平中天竺僧持梵經至洛陽譯成四十二章傳于世至魏晉南北朝三秦三涼迄唐凡十九代俱有翻譯石晉天福中滄洲僧道圓詣西域至乾德三年始還以貝多葉梵

經四十二夾。及佛舍利一水精器獻太祖。道圓在途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帝召問所歷山川道里。一一能言。上嘉之。賜紫衣器幣。時僧行勤輩百五十餘人。求詣西域訪經。人給錢三萬遣之。開寶中。有中印度摩伽陀國僧法天。姓刹帝利。徧通三藏。與其兄達哩摩犖义多。西印度僧尼羅蘭。印度僧沒馱計哩帝。四人同造中國。惟法天與其兄得達。餘皆死於道路。法天至鄜州。偶河中梵學僧法進。始出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共詳經義。法進執筆迴綴。知鄜州王龜從潤色。經成。送法進詣闕。召見。賜以紫方袍。遂遊江浙嶺表巴蜀。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又有梵僧天息災施護。持經至上。並賜紫方袍。法天聞之。亦如京師。上召見天息災等。建譯經院。七年六月成。賜天息災明教大師。法天傳教大師。施護傳法大師。令各譯一經以進。梵學僧常謹。請詔法進皆受筆綴。命光祿卿楊悅。兵部員外郎張洎潤文。悅等請依古譯經儀式。於東堂面西粉布聖壇。壇開四門。梵僧四各主其一。持祕密呪七晝夜。以殄魔障。從之。第一譯主正坐。宣傳梵本。其左。第二證梵義。梵僧與譯主評量義趣。第三證梵文。梵僧聽譯主讀梵夾。以證舛誤。其右。第四梵學僧觀梵夾。審聽譯主宣讀寫為隸字。第五梵學僧以筆受。第六梵學僧刪綴成文。第七證義僧參詳句義。第八字學僧刋定華字。潤文官設位于南潤色之。七月。天息災獻聖佛母經。法天獻吉祥持世經。施護獻如來莊嚴經。翌日。詔集梵學僧百人。詳定。左街道錄神曜等。造興諍難。天息災等即持梵本。先譯梵義。證以華文。衆乃服。詔付藏。刻板流行。未幾。上幸譯經院。召天息災等。賜坐慰勞。給臥具裀褥絲什器等。悉度其衆。因畫出禁中所藏梵文。令視藏經所未載者譯之。賜院額曰傳法。復天息災等奉所譯經見上。且言歷朝所譯經論必藉梵僧翻傳。而方域遐阻。或梵僧不至。則譯學廢絕。望令兩街選童子就院習梵學。詔從其請。得惟淨等五十人。雍熙二年。加三梵僧並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詔西天僧有達梵譯可預翻演者。悉館于院。譯僧月給酥酪錢有差。四年。賜天息災名法賢。加試光祿卿。法天施護並試鴻臚卿。位兩街首坐之上。淳化五年。詔寫所譯經二本。一入大藏。一藏傳法院。至道三年。並加朝奉大夫。咸平五年。加施護試光祿卿。真宗景德二年。幸傳法院。大中祥符三年。中天竺僧覺稱獻讚聖頌。上令惟淨譯以聞。俄請還本國。詔賜金襴袈裟。束裝錢茶藥。初法賢年十二。依本國密林寺達聲明學。從兄施護。亦出家。法賢語之曰。古聖賢師。皆譯梵從華而作佛事。遂傳教法。即與施護。及北天竺僧淨護。天竺僧作信吉祥天。東天竺僧作法吉祥

天廣賢等。由天竺詣中國。至于闐。其王迎禮。館于歡喜園寺。淨護及作法吉祥天。因止焉。法賢等四人。遂行至沙州。其州主燉煌王禮接尤至。戀踰歲。寺作信吉祥天。與廣賢先辭往五臺。惟法賢施護。留止久之。王固留不遣。因棄錫杖瓶盂。惟持梵文以至。奏請遊衡山五臺峨眉。給以兵卒傳舍續食。咸平三年。卒。賜證慧辯法天。兄達哩摩犖义。亦少習瑜伽祕密五部教。與法護等嘗預翻譯。以太平興國八年西還。咸平四年。法天卒。諡玄覺。施護年十五。捨家。依帝釋宮寺僧悲賢學五天真草。及師于于闐三佛齊闍婆文字。天禧二年卒。諡明悟。法護與法賢同國人。依中天竺摩伽陀國堅固鎧宮寺。解八轉音。年二十五。至京師。賜紫方袍。景德三年。詔參證梵文。賜號傳梵大師。大中祥符二年。詔同譯經。八年。與惟淨同加朝散大夫。試鴻臚少卿。復並授譯經三藏。尋加鴻臚卿。惟淨者。吳王李煜從弟之子。以童子選習梵學。性穎悟。口受梵章。即曉其義。又徧識西域字。歲餘度為僧。雍熙三年。寫梵經以獻。命充梵學。端拱二年。因進經得對。賜紫服。命充筆受。淳化三年。賜光梵師名。尋與法護同譯經。法進者。學梵書。達梵義。傳究教典。綴文婉約。令翻譯儀範。自其著定也。筆受僧。又有令遵。致宗。證珠文二。皆曉天竺寺音。達其旨趣。及能書梵字綴文。有真顯。希書。啓冲。簡長皆達內外學。證義有慧超。歸省。道一。冲果。善於講演。潤文則從臣楊礪。宋白。梁周翰。趙安仁。晁迥。楊億。復以宰相兼譯經使。丁謂。王欽若。呂夷簡。章得象。皆嘗為之。戒律者。自魏嘉平中。始有戒律。至唐僧道宣撰戒壇祇戒心圖。潁川朱士行始受戒。有所撰戒壇經。行于世。太平興國寺有石壇。寺僧正紹所建。每歲童行得度為沙彌者。遇誕聖節。詣壇受戒。壇上設十坐。擇律僧號十闍梨。說三百六十戒。沙彌三人為一引。大中祥符三年。賜名奉先甘露戒壇。諸州亦皆置壇度人受戒。詔祠部給牒。江寧府有僧德明精律學。為臨壇大德。十五年。江東多得其戒者。律藏舊有百餘卷。德明刪為十三卷。為人講說。真宗召至闕下。屢對便殿。賜詩獎之。任以僧錄。固辭請還。詔賜江寧崇聖寺戒壇。召承天甘露。天禧中。知越州高紳言。僧尼得戒還家。受父母拜。有乖尊卑之敘。望禁止。從之。禪宗者。心法也。梵語禪那。華云思惟。亦云靜慮。自梁普通中。菩提達磨由西域至。為中華初祖。以衣盂相傳。至第六祖慧能而止。慧能與神秀同參五祖洪忍。後慧能住韶州曹溪。號南宗。神秀住江陵當陽山。號北宗。而南宗特盛。派分浸廣。迭相承嗣。句偈問答。以機緣契勘者。為領解。各探宗之大指。以人有真性。為塵境所蔽。而不能悟了。達本源。明佛心宗。即成正覺。謂之頓門。最上乘。慮人滯

於習見不立文字教外別行後學績其法習其語言為之圖傳先是禪僧與律衆棲處唐元和中洪州百丈僧懷海始創規範別立禪居凡具道服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處方丈室不立佛殿惟樹法堂所裒學衆無高下悉以次居堂中朝夕長老上堂與其徒問答謂之參請云天台教者本西天僧龍樹造中觀論梁僧慧聞達其旨以授南嶽僧思慧思慧授天台山僧智顗門人灌頂編緝之其法始盛流于海東唐末江右鈌其書吳越錢氏時有僧義寂住天台羅漢道場演其教學徒甚衆錢氏為於日本國購獲觀教全部有三觀十章五畧十境十乘之說總謂之止觀其脩證有漸大抵與經論合而實別行云（詳見禪字）夢梁錄歷代高僧自宋武帝朝為始僧慧靜慧基慧集法匱淨度瑜本翼本僧銓道琳吳本明徹法聞惠明曇超真官字聖遠號南天竺岳師道欽徑山國一澄悟禪師圓脩道林號鳥窠禪師會通號招賢禪師齊安號悟空禪師道標號為西嶺和尚慧琳字抱玉交遊前後刺史學士如杜陟裴常■陵則楊憑盧元輔白居易李幼崔鄯路異俱造室請論心要靈照名龍華禪師號真覺大師行脩生有異相耳垂兩肩稱長耳相禪師賜號崇慧大師延壽號抱一子幼在俗誦經感諸羊跪聽從捨業為僧聚徒講道傳播高麗遣使盡弟子禮奉金

線織袈裟衣紫水晶數珠金澡罐為獻唐開寶入滅號智覺大師崇寧歲追謚宗照禪師遵號普覺大師遇安號善智禪師慶祥九曲禪師行明開化禪師太宗朝賜紫衣師號錦帶萬花谷梵語云僧伽唐言衆僧史畧云凡四人以上名僧今一人亦稱僧蓋從衆之名也亦如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人亦稱軍也　律師法師禪師　有人問慧海禪師云律師法師禪師何者最勝師曰律師者啓毗尼之法藏傳受命之遺風秉威儀行軌範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法師者據獅子座瀉懸河辯啓鑿玄關開般若妙門若非龍象蹴踏安敢當斯禪師者撮其樞要直了心源出沒卷舒縱橫應物頓見如來拔生死深根獲見前三昧三學雖殊得意忘言一乘何異（諸方廣語）事文類聚桑門（六帖）開士（同上）男曰優婆塞又曰僧又曰德士（大藏一覽）論禪學之始　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其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為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法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梁會通間達磨入來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脩行達磨一切埽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為可以直指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為資足衣食之計也（朱子語錄）朱子語錄僧家尊宿得道便入深山中草衣木食養數十年及其出來是甚次第自然光明俊偉世上人所以只得叉手看他口動不帶性氣底人為僧不成做道不了　程氏遺書先生曰曾見韓持國說有一僧甚有所得遂招來相見語甚可愛一日謂之其僧出暫憩其室見一老行遂問其徒曰為誰曰乃僧之父今則師孫也因問僧如何待之曰待之甚厚先晚參時必曰此人老也休來以此遂更不見之父子之分尚已顛倒求志於淨屠不三宿桑下恐生恩愛墮亂僧徒之集則曰海會雲堂有說乎予應之曰叢林蓋取諸海畢集乃類乎雲然則一闤之市何謂兀子不曰來如兀合去如兀解翻譯名義大論秦言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林是名為林淨名疏云律名四人已上皆名衆律鈔曰此云和合衆和合有二義一理和謂同證擇滅故二事和別有六義戒和同脩見和同解身和同住利和同均口和無諍意和同悅什師云欲令衆和要由六法一以慈心起身業二以慈心起口業三以慈心起意業四若得食時減鉢中飯供養上座一人下座一人五持戒清淨六漏盡智慧肇曰非真心

無以具六法非六法無以和群衆如衆不和非敬順之道也又僧名良福田者報息經云衆僧者出三界之福田謂比丘具有戒體戒為萬善之根是故世人歸信供養種福如沃壤之田能生嘉苗故號良福田也論云是僧四種一有羞僧持戒不破身口清淨能別好醜未得道二無羞僧破戒身口不淨無惡不作三啞羊僧雖不破戒根鈍無慧不別好醜不知輕重不知有罪無罪若有僧事二人共諍不能斷決默然無言如白羊入殺不能作聲四實僧若學無學住四果中行四向道是名實僧唐太宗嘗問玄奘三藏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植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又云沙門或云桑門或名沙迦懣曩訛正言室摩那拏或舍羅摩拏此言功勞言脩道有多勞也什師云佛法及外道凡出家者皆名沙門肇云出家之都名也秦言義訓勤行勤行取涅槃阿含經云捨離恩愛出家脩道攝御諸根不染外欲慈心一切無所傷害遇樂不忻逢苦不戚能忍如地故號沙門後漢書郊祀志云沙門漢言息心削髮去家絕情洗欲而歸於無為也瑞應云息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或云具名沙門那此云乏道以為良福田故能斷衆生饉乏以脩八正道故能斷一切邪道故迦葉品云沙門那者即八正道沙門果者從道

畢竟永斷一切貪嗔癡等世言沙門名之那者名道如是道者斷一切乏斷一切道以是義故名八正道為沙門那從是道中獲得果故名沙門果或以沙門翻勤息畬俗記云謂勤行衆善止息諸惡息界內惡者藏通沙門次第息界內外惡者別教沙門一心徧息內外諸惡者圓融沙門瑜伽論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即佛等二說道沙門謂說正法者三活道沙門謂修諸善品者四汙道沙門謂諸邪行者　又云苾芻古師云含五義一體性柔輭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麤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為衆所聞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　智論云出家多修智慧智慧是解脫因緣俗人多修福德福德是樂因緣僧祇云恭養舍利造塔寺非我等事彼國王居士樂福之人自當供養比丘事者所謂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　又云和尚　又云闍黎　度僧原由

太子入山父王思念乃命家族三人謂阿鞞跋提拘利舅氏二人謂陳如迦葉尋訪隨侍動靜二人著五欲太子初食麻麥遂爾退席三人著苦行太子後受乳糜亦復遠去洎成佛果念誰堪度初思二仙空言已死後念五人當往先度故至婆羅柰一夏調根初為陳如說四諦得道次為阿

鞞跋提說布施生天福樂同時證果三為迦葉拘利亦如前說皆得聖道是為三翻度五比丘既先入道故首列之　阿若憍陳如此云已知二類鞞此云馬勝三跋提此云小賢四十力迦葉亦名婆數五拘利太子即摩訶男　又宗翻譯主篇云

僧講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僧講自朱士行魏代講道經始也（詳講僧）

僧律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靈帝建寧三年安世高首出義決律一卷次有比丘諸禁律魏世天竺三藏曇摩迦羅到許洛慨魏境僧無律範遂於嘉平中興曇諦譯四分羯磨僧祇戒心圖此蓋中國戒律之始也（詳律宗僧）

僧官

事物紀原廣明洪集曰後魏太祖皇始中以沙門法果為統管攝僧徒文帝以師賢為僧統參立語錄曰後秦姚萇立道䂮（音略）為僧正秩同侍郎法欽慧斌掌僧錄給事同吏今此僧立正錄之始也又元魏以沙門僧顯為京師統隋天下分置十統呼上統或曰大統唐罷統立兩錄司於京邑謂之僧錄宋會要景德二年御便殿引對諸寺院耆首詢行業優長者次補左右街僧官先是道官上令功德使選定遷補所置或非其人多致謗議故帝親閱試焉大中祥符二年十一月詔諸州僧道依資轉至僧道正者每年承天節前具所管僧道及寺觀分析為僧道正已來年月歲數名行有無過犯開坐以聞　三年閏二月命知制誥李維直史館路振直集賢院祁暐宿於中書出經論題考試左右街僧官而序遷焉八年七月詔今後諸州軍監僧道正有闕委知州通判於見管僧道內從上選擇若是上名人不任勾當即以次揀選有名行經業及無過犯為衆所推堪任勾當者申轉運司體量詣實令本州軍差補勾當訖奏俟及五周年依元降指揮施行　天聖八年正月以僧道官闕詔開封府選試僧具名以聞五月開封府言勘會左右街僧正僧錄管幹教門公事其副僧錄講經論首座鑒義並不管幹教門公事詔今後左右街副僧錄並同管幹教門公事　嘉祐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開封府言左街道錄陳惟幾等狀竊覩僧官每年遇聖節許令進功德疏自僧錄至鑒義十人各蒙賜持敕祠部度一名係帳行者緣道釋二教遵聖辰祇應修崇事體相類惟道門人數最少乞依僧官體例從之　元豐三年十月九日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官有授試光祿鴻臚卿者今除散階已罷外其帶卿少官名實有妨礙欲乞以授試卿者改賜譯經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改賜譯

經三藏法師其師號及請俸之類並依舊詔試卿者改賜六字法師試少卿者四字並冠譯經三藏餘依舊　崇寧元年五月四日詔僧道官免試超越職名補類外守闕鑒義之類自今雖奉特旨衝改舊條等指揮令省子細契勘具有礙是何條法聞奏更不施行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詔前右街類外守闕鑒義寶月大師法訓係考試較補僧官昨緣興慈孝寺整會常住地主勸令還俗已於宣和元年八月內復寶月大師依舊為僧自差充主管昭慈獻烈皇太后梓宮前道場並無遺闕可特與依舊充右街類外守闕鑒義　五年正月十五日詔左鑒義德信特補右街副僧錄主管教門公事令承替思彥住持圓覺院依舊崇奉太上本命香火　三十年七月六日中書詔皇后功德院住持天竺時思薦福寺慈授法燈大師子琳特與補右街鑒義　乾道元年七月二十五日詔凡以雨暘祈禱觀音必獲感應上天竺住持僧若訥特補右街僧錄十月六日詔天竺時思薦福寺係壽皇太上皇后功德寺住僧右街鑒義子琳特補右街僧錄監寺僧利宗特補右街鑒義歐陽公集內降補僧官　先朝僧官有闕多因權要請謁內降補人當時諫官御史累有論列先帝深悟其事因著令僧職有闕命兩街各選一人較藝而補至是鑒義有闕中書以下兩街

選一人來上而內臣陳承禮以寶相院僧慶輔為請內降令與鑒義中書執奏以為不可韓曾二公極陳其事臣脩亦奏曰補一僧官當與不當至為小事何繫利害但中書事已施行而用內降衝改先朝著令則是內臣干撓朝政此事何可啓其漸又奏曰宮女近習自前世常患難於防制今小事若蒙聽許後有大事陛下必以害政不從是初欲姑息而返成怨望若不絕之於漸此一小事陛下不以為意而從之彼必自張於外以謂為上親信朝政可迴在陛下目前似一閑事外邊威勢不小奏上遂可中書所奏令只依條例選試臣脩又奏一（有曰字）事既不行彼必有言萬事只由中書官家豈得自由行一事陛下試思從私請與從公議孰為得失而韓曾二公亦所陳甚多上皆嘉納也金國志浮圖之教雖貴戚望族多捨男女為僧尼惟禪多而律少在京曰國師帥府曰僧錄僧正列郡曰都綱縣曰維那披剃威儀與南宋等所賜號曰大師曰大德並賜紫國師在京之老尊宿也威儀如王者師國主有時而拜服真紅袈裟升堂問話講經與南朝等僧錄僧正帥府僧職也皆擇其道行高者限三年為任任滿則又別擇人張官府設人從僧尼有訟者皆理而決遣之並服紫袈裟都綱別郡僧職也亦以三年為任有師號者賜紫無者如常僧服維那縣僧職

也僧尼有訟者杖以下決遣之杖以上者並申解僧錄都綱司元史世祖紀二年正月以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於各路設三學講三禪會國朝諸司職掌在京置僧錄司左右善世二員正二品左右闡教二員從六品左右講經二員正八品左右覺義二員從八品各府置僧綱司都綱各一員從九品副都綱各一員各州僧正司僧正一員各縣僧會司僧會一員

僧隸

事物紀原唐會要曰武后延載元年五月十一日勅天下僧尼隸祠部此祠部轄僧之始也唐志亦云唐會要開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奏臣等商量緣老子至流沙化胡成佛法本西方興教使同客禮割屬鴻臚自爾以來因循積久聖心以玄元本係移就宗司誠如天旨非愚慮所及伏望過元日後乘春令便宣其道僧等既緣改革亦望此時同處分從之至二十五年正月七日制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至天寶二年三月十三日僧尼隸祠部道士宜令司封檢校不須隸宗正寺唐書元和二年二月詔僧尼道士全隸左右街功德使自是祠部司封不復關奏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宣僧尼不隸祠部合係屬主客為復合令鴻臚寺收管宜分析奏來者天下僧尼國朝已來並隸鴻臚寺至天寶二年隸祠部臣等據大唐六典祠部掌天地宗廟大祭與僧事殊不相當又萬務根本合歸尚書省隸鴻臚寺亦未為允當又據六典主客掌朝貢之國七十餘蕃五天竺國並在數內釋氏出自天竺國今陛下以其國中之教已有釐革僧尼名籍便令係主客不隸祠部及鴻臚寺至為允當從之　六年五月制僧尼依前令兩街功德使收管不要更隸主客其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　會昌五年秋七月中書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六年五月乙巳赦僧尼前隸功德使不隸主客（注唐初天下僧尼道士女冠皆隸鴻臚寺武后延載元年以僧尼隸祠部開元二十四年道士女冠隸宗正寺天寶二載以道士隸司封貞元四年崇玄館罷大學士後復置左右街大功德使東都功德使脩功德使總僧尼之籍及功役元和二年以道士女冠隸左右街功德使會昌二年以僧尼隸主客太清宮置玄元館亦有學士至六年廢而僧尼復隸兩街功德使即是年也）所度僧尼仍令祠部給牒（注唐武宗之政也牒即今祠部所給僧道度牒也）宋會要咸平五年十月詔天下有竊買祠部牒冒為僧者限一月隸軍籍陳首釋其罪違者論如律少壯者隸軍籍

僧封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元魏封法果輔國宜城子果加忠信侯安城公唐封不空肅國公僧之得封自後魏太祖始也　又云元魏法果卒贈老壽將軍趙胡靈公此其始也唐亦贈不空司空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宣和元年御筆封大覺金仙文殊菩薩封安惠文靜大士普賢菩薩封安樂妙靜大士泗州大聖封巨濟大士雙林傳大士封應化大士初祖達磨封元一大士二祖封同慧大士三祖封善明大士四祖封靈慧大士五祖封靜心大士六祖封德明大士永嘉速覺封全德大士經文合改佛稱金仙菩薩稱仙人羅漢稱無漏金剛稱力士僧伽稱脩善銅象不納並許改塑僧已降詔為德士所有寺院撥放試經進號度牒並改作披戴為德士　淳熙十一年正月四日詔汀州廣福院靈感威濟大師加封靈應威濟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五月十七日詔漢州什邡縣慧劍禪寺波嵓和尚真慧大師加封真慧妙應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州請也）紹興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詔明州天童山景德寺僧正覺賜塔額妙光封宏智禪師從住持僧法為請也　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詔泉州德化縣真濟大師加封慧慈真濟大師以祈禱有應從本路轉運司請也

僧謚

事物紀原洪明集曰後魏太祖時法果卒謚趙胡靈公此僧賜謚之始也 宋朝會要曰咸平三月八日梵僧法賢卒謚慧辨四年法天卒謚元覺真後施護卒亦謚明悟也紀纂淵海大曆十年興善寺胡僧不空卒謚曰大辨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通鑑唐代宗）紹興六年四月十八日成都府言本府天寧萬壽禪寺住持亡僧充動道行顯著人所推仰乞賜謚號塔名詔謚真覺禪師塔名寂照 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知臨安府俞俟言本府靈鷲山興聖院故寂常海慧大師淨暉係藩邸看誦本命經僧戒行高潔欲依靈芝崇福寺住持僧元照律師例給賜謚號塔名詔謚脩證了義法師塔名元覺

僧號

事物紀原後秦鳩摩羅什始號法師其後中國名僧亦稱之晉朝講經草堂寺有翩臣大德沙門千餘人此始有大德之呼後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晉初鳩摩羅什來東渡龜茲王請為國師姚興迎羅什待以國師之初也梁勅慧約云元膺闍黎之尊霄當智者之號此師號之起也唐中宗神龍二年號萬迴曰法雲公姚秦又號羅什為大師則大師之名蓋起於此唐僖宗廣明中賜僧知玄號

悟達國師僧徹淨光大師可符法智大師德宣演暢大師自此始為朝廷寵渥之命見事始云唐會要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為僧詔宜賜號大覺宋會要仁宗嘉祐七年十二月杭州靈隱沙門契嵩上傳法正宗記詔入藏教仍賜號明教大師 大觀元年閏十月二十六日詔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賜師號度牒各二道用為酬奬或願師將號換紫衣亦聽 宣和元年二月四日詔天下見住持長老可委逐州軍守臣取索姓名並賜師號如有師號者添兩字 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詔解州防禦使鄭明之特與剃度為僧充僧職與師號管幹教門公事法名善因 建炎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福建路轉運司言建州崇安縣管下新豐鄉吳屯里瑞巖禪院有開山扣水和尚俗姓翁名藻凡遇水旱祈求輙應乞賜塔額師號詔以慧應塔為額 六年加法威大師從轉運司請也 紹興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以昭慈獻烈皇太后攢宮脩奉香火泰寧寺更與度僧一名本寺知事僧並賜紫衣內住持人仍賜二字師號 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岳飛言臣駐軍江州請到禪僧慧海住持江州廬山東林禪寺本僧禪學精通戒行孤潔欲望特與一佛心禪師師號從之 隆興元年八月二十八日詔臨安府徑山能仁禪院大慧禪師宗杲賜號普覺禪師塔以寶光為額先是上嘗賜宗杲御書妙喜庵以及御製贊誦宗杲死其徒了賢等請以宗杲所居為妙喜庵奉御書於閣上且乞賜師號塔額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十三日詔平江府吳江縣洞庭包山顯慶禪院慈受普照大師懷深追號慈受禪師賜塔以普明為額以其徒法駿等言師住持名山三十餘載行業顯著道俗推重故有是命 乾道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召徑山住持僧蘊聞對選德殿上問佛法蘊聞以所學對上曰三教一也但門戶不同又一歲再召宣問合旨賜錢三十緡號慧日禪師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日詔前住潭州大溈山密印禪寺傳祖沙門守惠塔院可特賜妙明為額八月九日詔邛州南津勝因院楊樂和尚特封妙德大師（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加妙德慈慧大師皆以祈求有感從本路漕臣奏請故也）淳熙五年二月四日詔崇報功德院住持僧崇粹賜號圓悟禪師以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趙伯圭言見住持先臣秀王崇報功德院僧崇粹道行清高衲子歸鄉住本院已一十年山門整肅香火精虔院去先王墳塋不遠乞特賜一禪號從之 淳熙十三年五月八日詔雅州名山縣蒙頂山智炬院甘露大師特賜普惠大師（以祈禱感應從本

州請也）十七日詔建寧府崇安縣瑞巖禪院慧應塔妙應法威慈濟大師賜妙應法威慈濟普照大師（以雨暘祈禱感應從本府請也）十四年十二月詔懷安軍雲頂山惠應塔妙慧大師加封妙慧慈應大師（以雨暘祈禱感應從本軍請也）紹熙二年五月二十一日詔住持景德靈隱禪寺僧蘊衷特與賜佛慧禪師 九月二十七日詔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僧寶印賜號慈辯大師塔名智光宋朝事實僧師號 法秀法真法照惠滿惠海真悟真懿真戒妙空文惠普明慈懿慈濟真教明普宣祕惠照禪鑒淨因淨惠淨嚴淨悟普證圓證證悟慈覺惠覺密印崇辯通照

僧衣

事物紀原僧史略曰漢魏之世出家者多著赤布僧伽黎又秣陵諸僧衣色倣西竺後周忌聞黑衣之讖悉屏黑色著黃色衣謂今僧衣褐起於宇文周制注按北齊忌黑文宣煞弟渙以七近漆黑後果敗於宇文黑獺然則非後周也又事始云代宗實錄曰大曆三年僧惠崇內賜紫袈裟記以為僧紫衣之始按贊寧僧史略曰則天朝僧法朗譯大雲經陳符命言法朗等皆賜紫袈裟則僧之賜紫自天后始也不然唐會要安得開元二十年波斯王遣僧及烈至唐勑賜紫袈裟還國之事也蓋僧賜紫不起於代宗明矣宋會要乾德三年十二月滄州僧道圓詣

西域還。表獻貝多葉梵經四十二夾。道圓晉天福中往。在塗十二年。住天竺六年。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太祖召問所歷山川道里。賜紫衣器幣。館于京寺。 開寶七年。知鄜州王龜從表上中天竺摩伽陀國僧法天。河中府梵學僧法進。所譯聖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讚。詔法天等赴闕。召見慰勞。賜紫衣。雍熙二年。詔應西天僧有精通梵語。可助翻演者。悉館于傳法院。自是梵僧至者。悉召見。賜以紫服束帛。華僧自西域還者亦如之。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開寶寺僧繼從等。自西天迴。獻所得梵夾經等。詔賜繼從等紫衣。自是每獻者。多詔賜方袍焉。（山堂考索。太宗崇尚釋教。得西域僧法天。及息天災施護等。取所獻梵夾翻譯焉。息天災等。賜紫袍師號。皆至朝散大夫。光祿鴻臚卿以卒。）五年。北天竺迦濕彌羅國僧天息災。烏填國僧施護至京。召賜紫衣。 天禧二年正月。詔應聖節後。求諸州奏到僧道正。及五周年者。其西川廣南特與師號。餘俟次年無過犯結罪保明。以聞。諸州道正僧正。亦須衆所推許而任之。宮寺綱首。亦有詔補者。舊皆五周年第賜紫衣師號。後詔加爲七年。曲洧舊聞。元豐四年六月辛酉。詔自今紫衣師號。止令尚書祠部給牒。牒用綾紙。被受師名者。納綾紙六百。至是罷。宋會要。乾道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知饒州王秬言。奉詔賑濟飢民。僧

紹禧行者。智脩貰粥供贍。計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傳。行者法聚。貰粥供贍。計三萬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詔紹禧法傳各賜紫衣。行者智脩法聚。各賜度牒披剃。崇寧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新知真定府呂嘉問奏。天下建崇寧禪院。遇天寧節度僧賜紫衣。所以崇佛乘祝聖筭功德甚大。切謂諸路。極有真跡福地藍伽。並未有撥度恩澤。承積灑掃者欲乞汝州香山慈壽禪寺。襄州福聖院。並改賜天寧觀音禪院名額。每遇天寧節。撥放紫衣恩澤各一名。從之。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僧尼道士女冠年八十以上。並與紫衣。已有紫衣者。與師號。（十年十二月。十三年正月。慶壽赦同。）

僧籍

事物紀原。唐會要。舊制。僧尼籍。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留州縣。又開元十七年八月十日。勑僧尼宜依十六年舊籍。則僧尼供帳。始于此耳。僧史略曰。唐文宗太和四年正月。祠部請天下僧尼具名申省。以憑入籍。入籍造帳。自太和始也。二文不同。以會要爲正。宋朝用顯德事。三年一造帳。定著于令。唐會要。天寶八載十一月十八日。禮部尚書崔翹奏。僧尼籍。開元二十九年造。天寶元年已來。度人總未入籍。望具條令諸州縣勘造。仍委採訪使勾當。限勑到兩月日畢。其籍。請準司封奏道士女冠籍。每十年一造。仍永爲恒式。勑旨依奏。錦繡萬花谷。唐初天下僧七萬五千五百二十四。舊唐書職官志。凡天下寺有定數。每寺立三綱。以行業高者充。（諸州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三十五所僧。二千一百二十二所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凡僧簿籍。三年一造。凡別勑設齋。應行道並官給料。凡國忌日。兩京大寺各二。以散齋僧尼。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五月壬戌。祠部奏括天下僧尼二十六萬五百。周世宗紀。顯德二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令兩京及諸州。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是歲天下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泉州府志。九朝通畧。至道元年。太宗覽泉州僧籍。歲未度者僅四千餘。語近臣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者。黎民安得不困。東南風俗。惰游固非樂爲清淨。但慵耕穡。避傜役耳。宋朝事實。國初。西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合削平諸國。其數彌廣。天禧三年。普度僧道。凡二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人。天禧末。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浙江福建。常居天下半。（山堂考索。宋朝兩京諸州僧尼。共六萬七千四百餘人。歲度千人。自後削平諸國。其

後僧籍彌廣。江浙福建尤多。）宋會要。景祐元年。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人。慶曆二年。僧三十四萬八千一百八人。熙寧元年。僧二十二萬七百六十一人。（山堂考索。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者。方許係籍。） 熙寧八年。在京僧九千七百三人。諸州軍僧一十九萬三千七百九十九人。 十年。僧二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中興聖政。壽聖於紹興二十年中。嘗問賀允中。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一夫當受田百畝。一夫爲僧。節百畝之田不耕矣。三山志。舊記。繫帳僧三萬二千七百九十五人。童行一萬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繫帳僧一萬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閩縣僧一千八百八人。童行四百八十八人。候官縣僧一千九百五十人。童行五百七人。懷安縣僧八百七十一人。福清縣僧一千四百人。長溪縣僧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古田縣僧一千一百一十二人。童行八百七十八人。連江縣僧五百八十八人。長樂縣僧四百九十四人。童行一十二人。永福縣僧五百三十二人。童行二百七十八人。閩清縣僧五百六十六人。童行一百六十七人。羅源縣僧四百九十二人。童行一百四十八人。寧德縣僧七百六十四人。童行三百二十一人。）舊記謂僧戶與民參半。以今籍較之。直民田五之一。今民田若地。八萬二千餘頃。食民五

十七萬九千貲中小老不計浮屠民田若地三千餘頃食僧徒一萬四千餘人是民七人共百畝而僧以二人食之民產錢八千緡有奇僧寺一千五百不當當民八之一以故州常賦外之一切取給于僧寺有以也夫

僧稱和尚（事物紀原後趙石勒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稱和尚之始也翻譯名義云和尚外國語漢言知有罪知無罪也此言親教師由能教離出世業故）

僧稱比丘（翻譯名義大論此云乞士上乞法以資慧命下乞食以資色身又涅槃經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又莊嚴經云破無名狀故名比丘）

僧稱上人（錦繡萬花谷有過能自改名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名上人能改齋漫錄唐詩多以僧為上人曰杜子美已上人茅齋是也按摩訶般若經云何名上人佛言若菩薩一心行阿耨菩提心不散亂是名上人十誦律云人有四種一麄人二濁人三中間人四上人事文類聚行阿耨菩提心是名上人摩訶般若經）

僧稱開士（海錄碎事衡岳有開士楞嚴經云十六開士悟圓通）

僧稱沙門（事文類聚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而歸於無為也袁宏漢記潁川語小唐州郡學校亦有僧與焉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稱易師沙門凝晉是也錦繡萬花谷梵云沙迦懣曩又沙門那或云桑門唐言勤息秦譯云勤行又云善覺）

僧稱苾蒭（事文類聚僧曰苾蒭本是草名有五義一生不背二冬夏常青三性體柔軟四香氣遠騰五引蔓布條尊勝經）

僧稱闍黎（錦繡萬花谷梵語云阿闍黎耶唐云軌範今稱闍黎蓋梵音訛略也又云阿遮黎夜隋云正行能糾正弟子行故）

僧名緇流（鄭氏譚綺稱僧人謂之緇流）

僧稱沙彌（錦繡萬花谷落髮後稱沙彌也華言為息慈謂安息在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釋氏要覽）

僧稱頭陀（錦繡萬花谷梵語云杜多漢言抖擻謂三毒如塵坌真心此人能振掉除去故今訛稱頭陀又抖擻貪慾嗔癡三界內外不取不捨名杜多）

僧徒稱釋（事文類聚晉道安投業於佛圖澄姓帛氏以師莫過於佛遂以釋為姓中夏沙門稱釋自道安始道安見習鑿齒自稱彌天釋道安石林詩話佛學從師姓始晉初為佛學者皆從其師姓如支遁本姓關從支謙學故為支道安以佛學皆本釋迦為師請以釋命氏遂為定制釋道安亦其姓也石林老人避暑錄晉宋間佛學初行其徒猶未有僧稱通曰道人其姓則皆從所授學如支遁本姓關學於支謙為支帛道猷本姓馮學於帛尸梨密為帛是也至道安始言佛氏釋迦今為佛子宜從佛氏乃請皆姓釋世以釋舉佛者猶言楊墨申韓今以為稱者自不知其為姓也貧道亦是當時儀制定以自名之辭不得不稱者疑示尊禮許其不名云爾今乃反以名相呼而不諱蓋自唐已然而貧道之言廢矣）

僧袒尚右（宋莊季裕雞肋編天自東而西為左轉一晝夜一周日月自西而東為右行月一月日一歲乃周天行遲故日月附天東出而西沒古人譬之如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動磨急而蟻緩故但見蟻隨磨轉也釋氏每言偏袒右肩右跽右遶華嚴經淨行品云右遶於塔當願眾生所行無逆成一切智所謂順者如右臂之內向日月之東行是矣而今僧徒行道與轉輪經藏皆自東南以至西北乃左遶而逆行季長者於合論中亦辨此失但眾習已久莫能正之耳）

度僧（舊唐書高宗本紀顯慶五年九月上幸天宮寺度僧二千人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三年正月乙丑上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唐會要長慶元年三月勑左街安國寺右街興福寺萬善寺宜各置壇場一所以四月一日起首至畢日停所置壇場不得度新人唯受半戒者許受具戒仍委兩街功德使與所司勘責各合受戒人數揀名聞奏長慶元年四月一日徐泗觀察王智興奏請於當道置浮圖戒壇度僧尼元和以來累有詔旨禁絕此弊諸道莫敢有請獨智興首啓其事因緣牟斂甚於主稅自淮已南蚩蚩之徒奔走尤甚智興之家資累鉅萬蓋因於此浙西

觀察使李德裕狀論云徐州觀察使近於泗州開元寺置戒壇從去年便遣僧人於兩浙福建以來。所在帖牓召僧尼受戒。江淮緣自元和二年後更不度人。百姓聞知遠近臻湊當管僧尼。又皆私蓄資產。與緇哘無異。自有戒壇以來。一戶有三丁五丁者。必發遣一人出家。意在規避丁徭。影占資產。自正月以來。百姓落髮者無數。蒜山度僧。一日點得一百餘人。遇江勘問唯十四人是舊出家沙彌及客僧餘悉是蘇常州百姓。亦無本州公憑。其時並勒却歸本管還俗訪聞泗州所置戒壇。只在聚斂財貨殊非降誕資福之意其僧尼到者。每人納錢二千文當日給牒放回。原不受戒。若不鈐制。直至降誕方停。計兩浙及福建各失却五六千丁壯。此事非小繫於朝廷法度況江淮賦役至重實要精爲限約。狀到中書門下即奏停。寶曆元年二月。勑兩街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四月十日停。仍令兩街功德使。各選擇有戒行僧謂之大德者。考試僧能闇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闇記一百紙。即與度。　大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勑重脩置靈感寺及嵩山會善寺。并置戒壇。其所度僧尼。委諸道州府。每年據合填闕人數。委長老僧依本教。於戒定慧三學中。選擇有道性通法理者。給與公憑。令各逐便赴兩處戒壇受戒。兩都各選戒律大德十人。東持法

事。其不堪者罷之。堪度者度訖。給戒牒勒歸本州傳持教法。外州者。關報祠部收管。兩京委功德使主持戒壇。不見本州公憑。不得與度。本州不見戒壇公牒。不得私容。除條習三學外。其餘雜藝他術。一切禁斷。其別勑度人。亦須官壇受戒。通鑑綱目唐武宗會昌六年。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咸通三年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閩王延鈞度民二萬爲僧。由是閩中多僧。宋朝大事記開寶六年四月。限度僧法。諸州僧帳及百人者。每歲許度一人。熙寧以前有度僧而無鬻僧。熙寧以後有鬻僧而無度僧。度僧則無所利而爲之。鬻僧則有所利而爲之也。國初度僧爲有限。而後日鬻僧無所限。徒以助一時費用之急。而啓游民之害。肆異端之禍。惜哉。宋會要至道元年六月。詔江南兩浙福建僧尼。今後以見在僧數。每三百人放一人。仍依原數比試念讀經紙。合格者方得以聞。不如此式而輒奏者。知州通判職官並除若干繫人吏三綱主首本犯人決配。僧尼死及還俗者。祠部畫時追毀訖繳送祠部。應衷私剃度及買得偽濫文書爲僧者。所在官司點檢。許人陳告。犯者刺面決配牢城。尼即決還俗。先是僧尼讀經。止以三百紙爲限。而無念誦者。是歲太宗聞泉州僧籍已度數萬餘。籍未度者猶四千餘。始定

此制。明年又詔淮南川陝路並依此制。（錦綉萬花谷。建隆初。詔佛寺已曾不得再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道初。又令二百人歲度一人。先是泉州奏僧尼未度者四千人。已度萬數。天子驚駭曰。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不重困。故立此制。）太平興國七年九月。詔曰。朕方隆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頗限有司之制。俾申素願。式表殊恩。應先係帳沙彌長髮。未剃度者。並特與剃度。祠部即給牒。今後不得爲例。不得將不係帳人。夾帶充數。犯者當行決配。　咸平三年二月。福州言兩浙僞命日僧二千九十四人。准詔試經合格者。給公憑爲僧。不者還俗。欲望更不比試。止家會見在數給公憑。仍舊爲僧。從之。　景德三年八月。諸王府侍講孫奭轉對。請減脩寺度僧。真宗曰。道二門有助世教。人或偏見。往往毀譽假使僧道並時有不檢。安可即廢也。四年七月。詔西京永昌禪院。今後逐年許剃度行者五人。仍勘會的實係帳日月編排。並逐年依上名下次剃度舊越。候度到行者并舊管僧人共五千人爲額。更不在此限。若今後額內有闕。逐年遇承天節。即時剃度行者充填。不得過五人。兼依例逐年具帳通計人數以聞。不得將本院差出及遊禮諸處僧人便爲闕額。　大中祥符二年十月。詔天下寺觀曾賜得太宗御書處。自今除承天節比試額定數外。於見在童行外。從上名特度一人。　三年五月。詔懷安軍雲頂山大中祥符寺。每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三人。　五年六月。詔開寶寺靈感塔福聖禪院主紹寵知塔。沙門守願。除逐年依例撥放七人外。每年承天節紹寵特與度行者五人。守願特與度行者一人。九月。詔泗洲僧正文祕每年承天節特與度行者一人。　天禧元年五月。詔應今年閏四月終以前在京住房僧及五年以上者。各與弟子一人係帳。候至來年承天節依例試驗經業。後不得爲例。　八月十五日。詔昇州蔣山太平興國寺歲度行者二人。給米百石。（山堂考索。天禧二年八月。詔普度道士女冠僧尼。凡度二十六萬二千九百餘人。）天聖二年十二月。尚書右丞集賢學士馬亮言天下僧徒數十萬。多遊惰免徭。隱跡爲僧。結爲盜賊。汚辱教門。欲望今後除額定數剃度外。非時更不放度。及常年聚試之際。先委僧司看驗保識如行止不明。身有雕刺。及犯刑憲者。並不得試經。仍於逐年試帳前牓此條貫。從之。續通鑑長編天聖二年辛未。以真宗太祥京城寺觀嘗所遷幸州縣度人爲僧道有差。　三年乙未。開封府言長寧節請如乾元節度僧道三百八十人。詔止度三百人。（山堂考索。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一人。既而言者以爲不可。復百人度一。元年詔乾元節）

度僧限百人度一人。熙寧元年十一月。中書言太皇太后生辰。準條給祠部牒二百。以半度僧。今準內降給紫衣及師名共六十四道。餘並給度牒。詔具條制進入。宋會要。熙寧八年六月十六日。詔增河南府超化寺歲增度僧二人。賜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釋迦佛舍利所在。於畿內最為靈跡。雨禱雨隨獲嘉應。聞歲止度僧一人。頗闕人備奉故也。　元豐元年四月二十一日。河州請慈濟院依太原府例。二年度僧一人。從之。　七月九日。詔故西天譯經三藏試鴻臚卿日稱依法護例。遺恩度僧七人。　慧辨院歲增度僧一人。幽清舊闕天禧詔收瘞遺骸並給左藏庫錢。歲後無人舉行。元豐二年三月。因陳向為提舉常平官。詔命主其事。向又乞命僧守護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宋會要。元豐七年五月十一日。詔皇后父祖墳寺。左街資福禪寺。可除每年撥放外。遇同天節度僧二人。紫衣一人。　七月十六日。詔雍王顥乳母孫氏葬報光禪院每歲同天節度僧一人。　崇寧二年十月九日。詔崇寧寺觀並依十方住持其披剃。并紫衣。自崇寧二年天寧節為始。如未有童行。即仰所差主管僧道係的手下童行披剃。崇寧三年以後。即依此施行。　大觀二年十月三十日。詔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住持長老元正生化。賜絹三百疋。錢三百貫。賜寂照之塔。看塔人。間歲度僧一名。　乾道元年六月六日。詔以上天竺觀音院祈禱感應。賜空名度僧牒二道。　九年閏正月十八日。詔昭慈永佑陵泰寧寺每歲度僧一人。　紹興初以本寺焚脩攢宮香火。詔度僧二人。後罷度牒。本寺因不復有請。至是自言。事下禮部。乃引紹興七年應臣僚恩例。許本部執奏指揮。持之不決。本寺復言係崇奉陵寢之所。豈臣僚恩例事體可比。特有是命。　三月五日。詔敘州男子郭惠全給賜度牒一道披剃為僧。以本州言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負土成墳。孝節感著。故有是命。凡僧道童行。每三年一造帳。上祠部。以五月三十日至京師。童行念經百紙。或讀五百紙。長髮念七十紙。或讀三百紙合格。每誕聖節。州府差本州判官錄事參軍。於長吏廳試驗之。宋初兩京諸州僧尼六萬七千四百三人。歲度千人。平諸國後。籍數彌廣。江浙福建尤多。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六月丁卯。勑自今長老大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大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者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

宋李彌遜竹溪集福州乾元寺度僧記

浮屠氏以空寂無我為宗。三世諸佛諸大菩薩。因地行願。皆由衆心起。故其為教慈忍悲施悉以利他。不求自利。惇是而行。非如來子。像法既衰

人鮮知道。其徒熾然以希求心行變取行窮廬沃壤文衣豐食薄衆人之奉以厚己。拔一毛而利衆不為也。福州乾元住持紹宗與寺僧法珪者募諸信士。傳錢六十萬有奇。不可供他費。貸不給者。悉以貸子。收其贏度有功於衆者二人。將自此始。歲以為常也。昔佛在舍衛次第巡乞。不生高下違順二想。施者受者。如出一心。與諸衆生共作佛事。不閒約與。而羨取之。雖然。能使積者散。貧者給。惰者勸。賴以獲益者衆。故為書之。尚庶幾焉。悲夫。今浮屠之類。戕物自恣。不為其所當為。而宗鞏或能推利他之。故為書之。

曹勛松隱文集淨嚴度僧記

釋迦如來成等正覺。隨宜設化。說法度人。物度則阿若憍陳如。最後度則須跋陀羅。所應度者。亦皆得度。猶說遺教經。以告諸比丘。垂於無窮。雖滅度後。教法具存。如佛在世。則知佛之出也。本於度人。至於遺教之設。直欲精嚴其戒行。防閑其非僻。爾是經之傳俾後世或見或聞。皆有所宗仰。由是凡學出世法。落髮披緇。依瞻佛日者率稱遺教弟子。如一燈之明。可至於百千萬燈。無有窮盡。實自是發之。佛欲度人之心。可謂至切。知省董公以勤勞之節。入侍帷幄。積有歲年。每肩一心。充獅衆實號謹廉之臣。而又了知若空。信向軼若。既著嘉績。擢登省庭。例賜功德院。額為淨嚴禪院。延請僧了居主之。居耆德飽參。為叢林規則。公淺之後。精精專恪守有加于昔。傳道之外。復稱募信施。買田百畝。約每歲所收度僧。以續佛事。可謂得遺教之旨矣。自非董公有知人之明。於前居公能不負所知。於後何以至是。勛告老寓居天台林泉。聞淨嚴專使求文以紀其實。及為述遺教之意。備告之。誡使得度者。以此為心。則無戒行之失。他日繼居者以此為心。則歲增之員。是得度與度人一舉兩得也。以此仰祝聖壽當千萬年。見流通以此廣祝聖之衆。必歷塵沙劫。名具實在。其為廣大。詎可算數。惟後人守之。勿墮厥竟。

北礀禪師集陳致政施田度僧記

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參扣。餉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希作舍僧鮮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種種盡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出。度僧度佛祖也。貴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之及時。必槁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冀。區區舍家林林服勤。稍穎異者。皆良苗。非恩霈自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妄冀。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暑。乃能得就。今得之必四十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祖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殫。何以至大寃竟為大福田發生富貴壽考。報劫種施。毫髮反償。如經所云。可怖可懼。爰有信善致政陳公澗見此理。捐青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世。自一至多。傳無有盡。推

此願力亦無有邊天竺鷲嶺靈山未散此廣大心與山俱高豐閣廣堂助增壯麗光明熾盛屢歲隨喜是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勢知其崇業知其廣位知其穹艱非為子孫計若蝡蚑跂而起不知積而能輸輸而得其歸於佛隴教觀家與佛隴之傳相終始獲善應於斯文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出之為區區若蝡蚑之戒

禁私度僧

唐會要天寶五載二月二十五日京兆尹蕭炅奏私度僧尼等自今已後有犯請委臣府司男夫并一房家口移隸磧西　寶曆二年三月江西觀察使殷侑奏請於洪州寶曆寺置僧尼戒壇勅殷侑故違制令擅制戒壇罰一季俸料舊唐書大和三年十月己酉江西沈傳師奏皇帝誕月請為僧尼起方等戒壇詔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忝為藩守合奉詔條誘致愚妄庸非理道宜罰一月俸料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度僧不精則戒法墮壞造寺無節則損費過多請自今諸州准元敕許置寺外有勝地靈迹許脩復繁會之縣許置一院嚴禁私度僧尼若官度僧尼有闕則擇人補之仍申祠部給牒其欲遠遊尋師者須有本州公驗從之通鑑綱目大中六

年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除其治亂之本原辯之而明猶或蔽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紬若孫樵之論復生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賊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發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情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集覽　髮十七萬僧　今僧長髮為民也　有功可食　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食音似祥見滕文下　資治通鑑周顯德間勅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惟兩京大名府京兆府青州聽設戒壇宋會要天禧元年十月河北緣邊安撫使劉承宗言僧人有從北走來者自今望令勘會如不係兩地供輸人及近裏州軍因虜到北界為僧過來即令結罪保明委無虛誑試經申奏給與祠部從之時邊民有私度為僧隱于村院妄稱自北界走來求給祠部牒者故條約之金史明昌元年春正月制禁自披剃為僧

鬻僧

山堂考索元宗　時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而已明年鄭清叔與宰相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又於輔關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　神宗　熙寧元年七月戊戌知諫院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牒以佐一時之急若於無事時立為陳乞恩例則亦可惜欲乞自今宮禁遇聖節恩賜度牒並裁損或減半為紫衣稍去剃度之冗從之賣度牒蓋始此年前此未嘗書賣度牒因錢公輔言表而出之　三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王安石奏事上問曰程顥所言不可賣度牒作常平本錢如何安石曰顥所言自以為王道之正臣以為顥所言不達王道之權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萬石若凶年人貸三石則可全十萬人性命今欲為凶年計當於豐歲為之而國用有所

不暇故賣祠部所剃者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為不可是不知權也　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　又賜度僧二千五百道賑涇原懷慶路饑民及永興路常平糴　本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目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　元豐七年門下言度牒已著令每道為錢三十千檢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價高處別取旨從之丹陽獨對鬻僧漢明帝時浮屠始入中國然其教猶未盛行唐高祖廢浮屠老子法至太宗復立之武宗素惡僧尼會昌四年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十人餘皆勅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歸俗及宣宗立盡反會昌之政識曰國初豐富僧道寺觀舊宋有田者盡免租差然以天下通計何啻占田數千萬頃此平民之田為其所奪也所管何止數十萬人此平民之衣食為其所奪列之四民而不狀精其三昧而無益蠹民害政莫有過於此者今不能絕之蓋亦少抑之乎鬻牒以進之歲稅以損之則庶乎其可也救荒一策鬻爵之外鬻僧次之科派有粮寺觀依例救荒亦可也臣川使元勤擬求大德中有給據簪剃之詔至元

中有選試僧人之條。幷盜詞訟。斷罪還俗。差發稅糧。或當或免。天曆詔必先納丁錢。申覆禮部。出給度牒。方許出家。　先儒論斷　韓子曰。佛與老之道也。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道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唐姚崇曰。何用度奸人以壞正法。宋高宗曰。獻言者多欲賣度牒以資國用。一度牒所得幾何。而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一度牒之利。呂介曰。兵農燋悴。此獨膏腴。鬻牒賜號。繽紛如。執事者柰何而不圖哉。孫洙曰。天時有水旱。賦役有蠲復。而浮屠之食民一歲取畢足焉。天下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唐補闕辛替否疏曰。奪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剝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土木。唐太宗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首川學海詒謀録　江南李主侫佛度人爲僧不可數計。太宗既下江南。重行沙汰。其數尚多。太宗乃爲之禁。至道元年六月己丑。詔江南兩浙福建等處諸州僧三百人歲度一人。尼百人歲度一人。自昔歲度僧道惟試經。且因寺之大小立額。如進士應舉然。雖奸猾多竄身其中。而庸蠢之甚者無所容。自朝廷立價鬻度牒。而僕廝下流皆

得爲之。不勝其濫矣。源流至論鬻僧　三代而上。王政脩明。民有常業而不知爲僧。三代而下。王政廢闕。民無常業。始起而爲僧。韓子曰。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原道）歐陽子曰。井田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本論）蓋傷之也。惟其傷之。是以闢之。故著書立言。直欲人其人。火其書。嗣先王之道以道之。（原道）脩仁義之本以勝之。（本論）詆排擯斥。不使之賊吾良民也。有王者作。補王政之闕。脩王教之廢。以正人心之惑可也。顧可鬻之以開其端歟。吾嘗攷其源流。佛之爲教。古無有也。東漢以來。始入中國。（漢明帝時浮屠之教入中國）然未度僧也。至唐元宗聽楊國忠之言。始納錢以度僧。（時安禄山反。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然則鬻度之法創於此歟。嗚呼。四民有常業。古之道也。彼其不蠶而衣。不耕而食。藏居臣。廢父子。悖理傷化甚矣。一人爲僧。一夫失業。故妄度姦人。使壞正法。姚崇爲元宗言之。（唐紀）若不鈐制。當失六十萬丁。李德裕爲穆宗言之。（唐紀）夫何自唐以來。遞相祖襲。至于今而不廢歟。噫。我知之矣。不過借是以爲豐財之術也。抑豈知此端既開。趨者瀾倒。天下之民失業者衆。財果可豐歟。宋熙寧以前。日就裁損。天子曰。經業精熟。方許籍記。（雍熙二年。詔自今經業精熟。方許籍記。）否則曰

四十未度。當降約束。（至道元年。帝覽泉州一歲未度者僧四千餘人。今驚然曰。一夫耕。三人食。尚有餒者。近世一夫耕。迨至十人食。天下黎民安得不重困。當降約束。）大臣曰。所度皆惰農游手。不可（天聖四年。宰臣王曾言。剩度大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化。張知白言。臣任樞密日。嘗斷劫盜一火。皆是僧行。上曰。自今懸書多。使太濫。）否則曰。所度皆亡賴奸人。不可（景祐三年。賈昌朝奏。宗師僧寺多招納亡賴遊民爲弟子。或藏匿亡命姦合。自今皆取鄉貫保任。方聽狀納。詔從之。）其在當時。或五十而度一人。（至和初。曾統中執政。因鮑元節聽僧五十度一人。說而言者以爲不可。復一百人度二人。）或百人而度一人。（至和元年。詔乾元節度僧。限百人度一人。）至熙寧以後。則冗濫矣。河東修城。則以僧牒。（熙寧七年。給度牒五百道付河東運使修城。）陝西糴穀。則以僧牒。（熙寧三年。給五百道度牒。付陝西宣撫司易見錢糴穀。）永興糴本。則以僧牒。（熙寧七年。賜度僧二千五百道。賑涇原慶路飢民。及永興路常與糴本。）其在當時。價至百九十千。百九十千未止也。又至三百千。三百千未止也。（元豐七年以下。言度牒已著。今每道爲錢百三十千。後會夔州路每道三百千。以次或爲百九十千。價尚分別取旨從之。）蓋熙寧以前。重本抑末。不以鬻牒爲利。熙寧以後。務末亡本。必

以鬻牒爲利。惟熙寧以前無所利乎此也。故自嘉祐至治平。凡七萬八千道。十三年計之。歲之所度止於六千也。惟熙寧以後。有所利乎此也。故自熙寧之初至八年。凡八萬六千道。八年計之。歲之所鬻不啻一萬也。（熙寧八年。上批勘會賣度牒數。至有司言自嘉祐至治平。總十三年。給七萬八千餘道。熙寧至今八年。給八萬九千餘道。）然我朝諸君子嘗有言焉。熙寧以前。王公曾言其多。宋公祁言其冗。熙寧以後。程公顥言不鬻。錢公輔乞並裁損。（並長編）此皆切時救弊之言。然亦非知本之論也。我高宗嘗曰。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紹興七年。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者。朕以爲不然。一度牒所得不過一二百千。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又曰。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爲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十七年。上曰。今田業多荒。若更賣度牒。是驅農爲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爲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朕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矣。）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三代而下。知本者其惟高宗乎。

汰僧

（北史魏本紀。武帝大延四年。罷沙門年五十以下。　周本紀。高祖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

並令還俗。通鑑綱目唐高祖武德九年夏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謂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集覽　漢譯胡書　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譯西域經論。　自立胡神　傅毅曰。西域之神。其名

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　空桑　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明日視臼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輿地要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續會注。空桑。山名。伊尹生處。在冀北。九年罷沙汰僧道。舊唐書高祖本紀。武德九年夏五月辛巳。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詔曰。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覺王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落。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闤闠。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清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惟趨喧雜之方。繕采崎嶇。甍宇殊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延鄽邸。鄰近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

崇敬之義。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清源。宜從沙汰。諸寺僧尼。皆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居住。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戒行有闕不堪供奉者。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宜悉停斷。京城留寺三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事竟不行。新唐書蘇瓌傳。武后鑄浮屠。立廟塔。無虛歲。瓌以為靡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併寺。著僧常員數。缺則補。后善其言。通鑑綱目唐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則曷若使之衣中冠帶而齒於平民乎。集覽　齒於平民　齒。謂舉列如齒也。得以年齒序列於平民也。萬年龜鑑。唐明皇。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為僧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梁

國公姚崇奏之。上納其言。除太子少保。以疾不起。遺令誡子孫。其略曰。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興造浮圖於永貴里。傾竭府庫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滅。且五帝三王之時。民致仁壽。無橫夭。國祚延長。此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齋施物之功耶。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損耗生人。無益亡者。且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眾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出舊唐書姚崇傳。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奉勅。諸道所留僧尼數。宜令更商量。分為三等。上至二十人。中至十人。下至五人。如此得中。便分析條流奏者。今據天下諸道。共五十處。四十六道。合配三等。鎮州魏博淮南西川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河南府。望每道許留二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許潞磁鄆曹徐泗鳳翔兗海淄青滄齊易定福建同州華州。望每道許留十人。夏桂管邕管黔中安南汝州金州商州容管。望每道許留五人。二道河中已勅下。留十三人。數多少與此條流差殊。請據前勅。人數為定。臣等商量。約方鎮大小。準此條流。事以得中。其尼不在留限。從之。八月。勅河南府依前留僧二十人。鎮州魏博淮南西川

山南東道荊南嶺南汴宋幽州東川鄂岳浙西浙東宣歙湖南江西十六
道先合留僧二十人今數內落下十人山南西道河東鄭滑陳許路磁鄆
曹徐泗鳳翔潞青易定陝虢福建同州華州一十四道先合留僧十人今
數內各落下三人河中先留僧十三人今數內更落下三人桂管汝州等
道依前留僧五人今夏州留僧五人今並不用留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五
年八月壬午詔陳釋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
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大秦穆護祆僧二千餘人毀招提蘭若四萬餘
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所留僧皆隸主客不隸祠部百官奉
表稱賀尋又詔東都止留僧二十人諸道留二十人者減其半留十人者
減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
趣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
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近日劉從諫招聚無算閑人竟有何益仲武
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主客郎中韋博以為事不宜
大過李德裕惡之出為靈武節度副使萬年龜鑑唐武宗會昌五年上勑
併省天下佛寺中書條奏諸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宜各止留一
寺寺僧止留十人下州並廢餘人並勒還俗逋歸貫以充戰戶八月制曰

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浸興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
蠹耗國風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
忽君父於師資之際遺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亂人無逾此道況我高祖
文皇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
教與我抗衡哉弊之可革斷不在疑而中外誠臣協予朕意條流至當宜
在必行濟人利衆予何讓焉今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
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良二千餘
人還俗於戲前古未行以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將使六合黔黎同
歸皇化下制明廷宜體予意（出本紀）山堂考索武宗　素惡僧尼會昌四
年勑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一寺天下節度觀察治所各留一寺多不過三
十人餘皆勒令歸俗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
萬人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及　宣宗　立盡反會昌之政　五
代史漢李欽明為司勳員外郎上言古語云一夫不耕一婦不織必有受
飢寒者矣聖化之內且約十萬僧尼每日人食二升十萬人日費二千石
以日繫月其數可知每一僧歲中須絹五疋綿五兩十萬僧計絹五十萬
疋綿五十萬兩此輩不耕不蠶實斁大倫臣謂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

民富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江少虞類苑太宗曰
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其餒者今殆二十人食東南之俗連村跨邑
去為僧者蓋慵稼穡而避傜役耳泉州奏未剃僧尼係籍者四千餘人其
已剃者數萬人尤可驚駭兄事是山堂考索天聖八年詔應男子出家為
僧道者祖父母父母在別有親兄弟侍養方可得出家（無男子祖父母父
母在不許出家）四年宰臣王曾等言剃度太多皆惰農游手之人無益政
化張知白言臣托振寮日嘗斷刼盜有一火之中全是僧行者上曰自今
切宜懲革勿使太濫續通鑑長編嘉祐四年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滋
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
勢也詔從之宋史備要大觀四年夏五月停給僧牒毛注言天下僧尼舊
十倍凡數十萬人祠部歲給度牒幾三萬乞權住三年從之宋會要紹興
六年四月九日尚書省言近年僧徒猥多寺院填溢冗濫姦盜其勢日甚
諸州每年經試其就試者率不過三四十人經業往往不通州郡姑息惟
務足額盡降度牒許人進納官中舊價百二十貫民間止賣三十千積能
營圖便行披剃詐肯勤苦試經願是此科亦是虛設權住三分之二十三
年六月八日三省言壽星寺乞每年撥放有礙非降權住指揮上曰既有

指揮權住且休放行朕觀昔人有惡釋氏者欲非毀其教絕滅其徒有喜
釋氏者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
盛耳獻言之人有欲多賣度牒以資國用者朕以為不然一度牒所得不
過一二百千而一人為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住撥
放十數年之後其徒當自少矣中興政要　不欲廣釋教　紹興二十六年
二月進呈王大寶乞減折帛錢劄子上曰王大寶近又乞放行度牒殊未
曉朕意建言者多以出賣度牒為利亦以祝人主壽延洪國祚為言佛法
自東漢永平間方流入中國五帝三王之時人主壽至百歲年至於八百
此時佛法安在哉朕以謂人主但當凡事上則求合天心下則仁及生民
自然享國久長如高齊蕭梁奉佛皆無益僧徒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無父
子君臣之禮以死生禍福恐無知之民竭民財以興建塔廟蠹民傷教莫
甚於此豈宜廣也　不給度牒　二十七年八月進呈諸州軍有給換不
盡僧道度牒乞令盡數繳納尚書禮部上曰前日賀允中上殿朕問即今
僧道之數允中言道士止有萬人僧有二十萬朕見士大夫奉佛其間議
論多有及度牒者朕謂目今田萊多荒不耕而食者猶有二十萬人更給
賣度牒是驅農為僧且一夫受田百畝一夫為僧即百畝之田不耕矣佛

法自東漢明帝時流入中國。前代以來非不禁絶。然終不可廢也。朕亦非有意絶之。所以不給度牒者。正恐僧徒多。則不耕者衆耳。　不欲鬻度牒

淳熙四年十月。執政進呈江州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昨準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前置以萬人為額之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侍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聖政史臣曰。剗民為兵。鬻民為僧。皆非古也。世變之極。兵民分為二。致兵困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鬻度牒以給之。一人為兵。供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毆民以棄南畝。游手日衆。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已上三事兩朝。欲戢僧籍以寬民力。臣升之釋曰。國初僧尼之籍六萬。至道之初。泉州未度者四千。太宗憐然憂之。特加約束。當衝釋其事。請令祠部之籍三十四萬。四民被蠹深矣。得不為之節制。稍戢其數。以息民力。臣嘗以其說而參之孫洙經緯策。則謂寶元中乃四十萬。慶曆七年惟三十一萬。蓋歲度不過千百。而物故者常浮數倍。至和初年。歲度猥加一倍。竊惟國家未能盡除廢。而復培益之也。且謂宗室妃主。而請度僧造寺。唐景雲中太平安樂之亂制也。大臣而請度僧造寺。大曆中王縉元載之惑。於左道也。朝廷清明。大臣守法度。宗室妃主無驕亂。不顧襲景雲大曆之弊也。又謂不耕織而衣食於民矣。特有水旱賦役有竭傷。而浮圖之食取足焉。此天下所以大困匱者此也。元祐中有殿中侍御史岑象求者。亦請思祖宗之美意。立崇飾塔廟之禁。罷兩府貴戚得造寺度僧之制。栽歲度撥放之額。立常住計口占田之限。即三者之說而推之。或可以漸戢游惰而歸耕農。省浮蠹以寬民食。在先朝且未能盡革。況今之主國計者。無一事非借助於此。曰和糴。曰科。曰買。工役。凡取諸下以供上。而上之所以償之者。舍是殆無策也。是三者之說。亦惟止泛濫於末流。僅賢乎日增月益。驅天下之民。蕩然而不知止者。若夫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修禮義之本以勝之。則有韓愈歐陽脩之說在。宋史張洞判祠部。時天下戶口日蕃。民去為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勅增歲度僧。舊勅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若以勲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塚。禁毋撫採而已。今祠部至三十餘萬僧矣。不栽損。不勝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戢一。遼史聖宗紀。開泰五年十一月。詔汰東京僧。元史至元三十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王順二年。太禧宗禋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等十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一

二十九

油

洪武正韻于求切說文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一曰膏也一曰油油和謹貌又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又禮記云油然生矣許慎說文䌷从水由聲以周切顏野王玉篇水名又麻子汁徐鍇通釋延秋反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余救切浩油地名毛晃禮部韻又油油雲行貌䟦油車飾戴侗六書故膏液也油類滑故引之則出入進退順易者曰油油然以油塗物曰油去聲郭守正紫雲韻玉藻三爵而油油說欲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水名出武陵入江楊桓六書統喻要䌷也皆油非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又前漢司馬相如傳雲之油油注行貌又禮記樂記油然生矣注新生好貌字濛博義脂油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論九切又博物志積油滿萬石自然生火武帝武庫災積油所致又行貌又和貌韻會定正俞鳩切又油然盛貌字切韻鳩俞寅延油

篆書 油（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油（徐鉉篆韻） 隸書 油（六書統） 真書 油（顏真卿） 草書 油（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三元延壽參贊書油發冷疾滑骨髓困脾臟經宿即動氣牙齒脾疾人不宜陳油飲食須逐日熬熟農桑撮要臘月所搾清油收貯甕屋內點燈諸蟲不入熬膏藥大有神效婦人搽頭黑光更無蟣蝨

麻油

宋莊季裕雞肋編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為上俗呼脂麻言其性有八拗謂雨暘時則薄收大旱方大熟開花向下結子向上炒焦壓搾才得生油膏車則滑鑽針乃澀也而河東食大麻油氣臭與荏子皆堪作雨衣

胡麻油

（本草嘉祐）本附胡麻油微寒利大腸胞衣不落生者摩瘡腫生禿髮（陶隱居云麻油生笮者若蒸炒止可供作食及燃耳不入藥用也藥性論云胡麻主瘖瘂塗生毛髮陳藏器云胡麻油大寒主天行熱秘腸內結熱服一合取利為度食油損聲令體重生油殺蟲［illegible］嘉祐本按圖經文具胡麻條下政和本作秦云主有瘍［illegible］之生毛髮野人閑話杜天師奇選焉以麻油傳兩足種子熬之可日行萬里）證類本草胡麻一名巨勝一名狗蝨方莖鴻藏葉名青蘘明耳目耐飢渴延年以作油微寒此麻以角作八稜者為巨勝四稜者名胡麻皆以白者為良陶隱居曰八穀中惟此最良淳黑者巨勝巨大也是為大勝本生大宛故名胡麻又莖方名巨勝莖圓名胡麻

桕油

（餘干志大慈德化二鄉所出俗名烏桕多種水傍實如吳豆色白有甲夏實冬採搾為油曰木油元一統志桕油出餘干取烏臼子為之造燭最明絜凡三等堅者為皮油可以度夏次則軟油又有樺油可燃燈通販又臨川縣出烏桕樹其子出油取以灌燭莊季裕雞肋編烏桕子油如脂可灌燭廣南皆用處婺州亦有）

松子油

（山居備用松子不以多少去皮搗研為泥用水絞取汁熬成浮清油綿濾淨再熬澄清）

杏子油

（山居備用杏子不以多少連皮搗碎用水煮熬取浮油綿濾淨再熬成油客話蔡元長曾孫居隆興以面油貢歲貢六十合始令抹利及素馨各自為油見令修合凡取杏仁油二百斤造）

蒼耳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山東以蒼耳子作油此當治風有益）

蔓菁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陝西食蔓菁子油亦以作燈祖珽以蔓菁子熏目致失明今不聞為患）

旁毗子油

（莊季裕雞肋編旁毗子油其根即烏藥村落人家以作膏火其煙尤臭故城市人罕用）

稻稈油

（晁說之客語稻稈可取油糖亦可取油）

糖油

（見上）

豆油

（元一統志杭州府產）

菜油

（元一統志菜油溫州杭州並產）

柰油

（劉熙釋名柰油擣柰實和之以塗繒上燥而發之形似油杏油亦如之）

魚油

（沔陽志魚油本州土產莊季裕雞肋編潁州食魚油味頗腥氣）

桐油

（莊季裕雞肋編江湖少胡麻多以桐油為燈但煙濃污物畫像之類尤畏之沾衣不可洗以冬瓜滌之乃可去也色清而味甘誤食之令人吐利飲酒或茶能蕩滌蓋南方酒中多灰爾常有婦人誤以膏髮粘結如椎百治不能解竟髠去之元一統志安慶廣德延平武岡桂陽永豐徽衢溫處並產游宦紀聞驗真桐油之法以細篾一頭作圈子入油蘸若真者則如鼓面輓圈子上纔有偽則不着圈上矣山居備用熬桐油法 黃丹（半兩） 官粉（半兩） 密陀僧（半兩） 無名異（二錢半） 龍骨（二錢） 右每桐油一斤如天氣熱除黃丹二錢重先下無名異密陀僧候熟下官粉黃丹用刀頭挑試垂絲五寸長不斷方好黑色先用膠水和墨煤刷什物上用油紅色用心紅銀朱和刷候乾使油金色用枝子蘇木熬刷候乾用油 又洗桐油法以生銀杏肉擦污處令適用熱湯洗油盡去桐油污衣裳以石灰少許摻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

即去。一法加杏仁用新汲水細嚼亦得。又法用生麻子油。點污處指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或以麵湯紫蘇湯亦得。又洗桐油墨污法不得見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挼落。又去桐油污衣帛法急嚼粳米飯搽洗立去。又法以麻油數點著污處泡牛膠湯乘熱擺洗尤妙。又治桐油法用牛皮膠湯擺其油即去。溫革瑣碎錄蓮荷極畏桐油就泡以手掐去荷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雖數頃花蓮亦死。又誤食桐油以甘草調壁泥土二三錢飲之即愈。

耶悉茗油（高似孫緯畧耶悉茗花是西國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廣之間家家受其香氣皆種植之。廣州圖經曰。舶上有耶悉茗油。蓋胡人取花壓油。倘宜摩風膏摩於手心香透于背故不誣矣。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于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記曰。南海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為首飾。段公路北戶錄曰。耶悉茗今之素馨也。

菴摩勒油（高似孫緯畧本草曰菴摩勒油。可染白髮。即餘甘子也。核有五六稜。嵇含南方草木狀曰。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

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一名餘甘子。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異錄曰高涼安寧縣有餘甘初食之味苦後更甘。陳祈暢異物志曰。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左思吳都賦曰。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

蘇合香油（諸蕃志蘇合香出大食國。氣味大抵類篤耨。以濃而無滓者為上。蕃人多用以塗身。閩人患大風者亦做之。可合軟香及入醫用。元一統志蘇合香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馬思哥油（山居備用取淨牛妳子不住手用阿赤（俗打油木器也）打。取浮凝者為馬思哥油今亦云白酥油）

白酥油（見上）

醍醐油（山居備用取上等酥油約重十斤之上者。煎熬過濾淨。用大磁甕貯之。冬月取甕中心不凍者。謂之醍醐。）

玫瑰油（墨莊漫錄玫瑰油出北虜。其色瑩白。其香芬馥不可名狀。用為試粧法用衆香煎煉北人貴重之。每報聘禮物中祗一合。奉使者例被一小甕。其法秘不傳也。宣和間周武仲憲之使虜。過磁州。時葉著宣遠為窯税。周云回日願以此油分餉。既反命以油贈之。葉云今不須矣。近禁中厚賂虜使遂得其法。煎成賜近臣。色香勝北來者。婦翁蔡京新寄數合。且云公還朝必有取者。今反獻一合。周亦不受也。北人方物不過一合。貴惜如此。而貴近之家贈遺若此之多。足知其侈靡之甚也。）

圓熫油（李氏食經圓熫油用麪二斤半內六分熟水和殘酵各一合化作水入麪調打泛為度。餡用熟者丸如彈子。將麪餡上手包裹了虎口唧出。滚深油內煠熟為度。）

倒流油（山居備用倒流油。鵝頭皮。柿子皮。胡桃皮。石榴皮。百藥煎。五倍子。右等分為末於磁器內盛之。馬糞埋四十九日。入金絲丸少許。以豬膘裹指。蘸撚鬚髮。）

龍腦油（南唐近事大食國進龍腦油。其味辛烈解醒蠲疾上所秘惜。耿先生見之曰此非佳者。當為大家致之。乃縫夾絹囊貯白龍腦數斤。懸於屋棟上。以胡餅盛之。少頃瀝液如注。上歎駭不已。命酒泛之。味逾於大食國進者。）

猛火油（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三年。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五代史四夷附錄周顯德五年。占城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四瓶。其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宋史占城國傳周顯德中其王釋利遣使貢方物猛火油得水愈熾皆以琉璃瓶）。）

水晶火油（宋史占城國傳開寶四年。三佛齊國貢水晶火油。）

大風油（嶺外代荅人謂大風油。即稱蚺蛇膏非是。四明志大楓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黑腦油（四明志黑腦油。寧波府市舶物貨。）

石腦油（本草嘉祐本附石腦油。主小兒驚風化涎。可和諸藥作丸服。宜以甕器貯之。不可近金銀器。雖至完密直爾透之。道家多用。俗方亦不甚須。（圖經曰。石腦亦鍾乳之類。今醫家稀使用之。但用鍾乳耳。政和本草宗奭衍義曰石腦油真者難收。多滲蝕器物。今人藥最少。既據或須也。仍當用有油瓷器貯之。又研生砒。寫入石腦油再研如膏。入鉛鍋子內。用淨瓦片子蓋定。置火上。候鍋子紅。瀉盡油出之。又再研。再入油。再上火。凡如此共兩次。即砒霜伏。故載本草石腦油。本經不載其所出州土。性味有無毒。今山東及海南皆有之。狀如竹瀝。冬月凝。上有絮者為佳。雖名石腦油。但恐附石而生。春中流。非自然石中所出矣。其云治小兒驚風。涎。即和性寒。多餌亦可為害。本經方下使。惟丹灶家時用之。當云味辛寒。有毒為定。居端方本草綱要石腦類鍾乳。不言有油。俗傳是龜本而龜條無石腦油之名。當以缺疑））

石油（江少虞類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

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搽入缶中頗似淳漆漆之如麻但烟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烟可用試拂其煤以為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為之蓋石油至多生於地中無窮不若松煤有時而竭也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草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猶未老石烟多是洛陽塵元一統志石油出肅州南山石中其泉如筥篆注地為溝肥如煮肉燃之極明不可食縣人謂之石漆　又延長縣南迎河有鑿開石油一井其油可燃兼治六畜疥癬歲納一百一十斤延川縣西北八十里永平村有一井歲辦四百斤入路之延豐庫　又延安府宜君縣西二十里姚曲村石井中汲水澄而取之氣雖臭而味可療駝馬羊牛疥癬

搽頭竹油

（山居備用）搽頭竹油每用香油一斤棗枝根剉碎新竹片一根截作小片不拘多少用荷葉四兩入油同煎至一半去前物加百藥煎四兩與油再煮入香物藥末一二味依法搽之

烏頭麝香油

（山居備用）用烏頭麝香油方用香油（二斤）　栢油（二兩另放）　没石子（六箇）　川百藥煎（二兩）　五倍子（半兩）　訶子皮（一兩半）　酸榴皮（半兩）　猪膽（二箇另放）

真膽几（一枚）　旱蓮臺（半兩）　右件為麁末先將香油鍋內煑數沸然後將藥末下入油內同熬少時傾出油入罐子內盛微溫入栢油一兩攪漸冷入猪膽又攪令極冷入下藥　苓苓香　藿香葉　香白芷　甘松（各三錢）　麝香（一錢）　再攪勻用厚紙封罐口每日早午時晚西各攪一次仍封之如此十日後先晚洗頭髮淨次早髮乾搽之不待數日其髮黑紺光澤香滑永不染塵垢更不須再洗用之後自見也黃者黑旱蓮臺諸處有之科生一二尺高小花如菊折斷有黑汁名胡孫頭一方去栢油加王不留行半兩依法造用

金主綠雲油

山居備用金主綠雲油方用蔓荊子　南没石子　訶子肉　躑躅花　白芷　沉香　附子　卷栢　覆盆子　生地黃　苓苓香　芒硝　蓮子草　丁皮　防風　右件等分洗淨眼乾各細剉炒黑色以寬紙裹盛入磁罐內每用藥三錢以清香油半斤浸藥厚紙封七日每遇梳頭淨手蘸油摩頂心令熱入髮竅不十日禿者生髮赤者亦黑婦人用不禿髮黑如漆已禿者旬日生髮

生禿烏雲油

山居備用生禿烏雲油方用黍耕　白芷　川芎（各一兩）　蔓荊子　苓苓香　附子（各半兩）　右件生用吹咀為麁末用綿袋盛清香油浸一斤二十一日取油日三度搽無髮處不可令油滴白肉上七日見効

潔髮威仙油

（山居備用潔髮威仙）油用威靈仙十莖側栢葉二枚牙皂三莖黑牽牛二十粒黃栢皮一片手指大各細剉以絹袋盛納瓷中入真麻油浸收能除垢膩潔鬢長髮勝苓香百藥煎之類如鬢髮纏結不堪梳理者速取一捫塗立見梳解

香髮木犀油

（山居備用香髮木犀油）用岩桂花凌晨摘半開者揀去莖蒂十分淨每高量一斗取真麻油一斤輕手拌勻以濕煤相傳為度納甕瓷中厚用油紙封緊瓷口坐瓷於釜內以湯煮一餉久持起頓燥處十日後傾出以手泚其清液收之要封閉謹密愈久香以此香勻入黃蠟為面脂尤馨

宮製薔薇油

山居備用宮製薔薇油真麻油隨多少以甕瓷盛之令半瓷取降真香少許投油中厚用油紙封緊瓷口頓甑中隨飯炊兩餉持出頓冷處三日後去所投香清晨旋摘半開柚花俗呼為臭橙者揀去莖蒂納瓷中令滿濕恰好如前法密封十日後以手泚其清液收之其油與薔薇絕類取之以理髮經月常香又能長鬢茉莉素馨油造法皆同尤為面脂

煎窻油法

（溫革瑣碎錄　煎油詩）五桐六麻不用煎二十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各七七柳枝攪用莫輕傳又詩三麻四桐不用煎七粒草麻去殼研光粉黃丹杏仁一錢柳枝打出似神仙紫芥茱用石灰和之其色轉綠可以刷窻牖煨熟皂子熱湯泡研如泥用以粘油紙窻不脫皂莢挼水打糊亦可　又靛青一斤令入槐花末二兩水調刷染窻牖以油油之宣和殿油窻法詩桐三麻四不須煎草麻十五細細研定粉一錢和合了太陽一晃便爭先凡油窻不及煎者止用桐油二分入河水一分以槐柳枝子順手不住打令勻用鵝毛刷上窓而炒凡油稍練熟絹了以蒸餅泡作糊再刷過方上油油乾入水浸一伏時須三兩次經雨過熱性退不出火方可收藏山居備用用真麻油一盞擲濃皂角水濾去滓一盞併一處須用磁器內煎枝子攪每盞煎七分候冷澄清用盞底濃者不用是齋售用合油窻油法韓御帶提刑家方甚奇麻油（四兩）　桐油（三錢）　定粉（一錢）　草麻子（一百粒）　右四件先研定粉草麻子令細將麻油同打候勻熟然後入桐油再打成油使須猛日中便乾方見有光彩　歌曰　桐三油四不須煎百粒草麻細細研定粉一錢相合和太陽相射更光鮮

煎酥油法

（山居備用）煎酥油法用羊脂一斤猪脂四兩　裝成油去滓用好梨一枚去

猿切作片栗肉十箇切薄片肥棗十五箇每箇作三跌燈心一小把皂角一寸熬得梨等稍乾濾淨以濶口瓷盞盛貯伺擬任意用之如作黃酥用瓜蔞子打碎同煎如作紅色用紫草煎斟酌用雲南志建昌府闊州嵩盟州臨安府並產酥油元一統志利州亦產

煎酪燋油

山居備用煎酪燋油以麪調作糊糊攤作厚煎餅翻轉慢火焙熟不可燋了取出入瓮和為劑捍為厚餅樣包熟餡子印脫花樣深油煠黃色或手挾圓煠之

面油

文昌雜錄禮部王員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山居備用造臘面油臘鵝脂（不化水者）藿香　苓苓香　三柰　甘松　黃臘　乾臙脂粉　右等分麝香少許熬三五沸用紗帛濾過早晨洗面畢用油擦面光膩如紅玉色

澄油法

山居備用澄油法油一斗瓶以銅青一兩鹽綠是也細研摻向瓶內攪勻停一宿澄清如水

勻油法

山居備用勻油法車前草葉女積葉濃煠湯對油熟事類全書油一桃水一桃消石滑石白礬硫黃枇杷葉分為末先將油水入慢火以槐枝攪相次入藥末五錢匕攪勻點燈焰高如法好不滅

法油法

竇苹酒譜法油法飲者或樂燭

炬多用金缸而油昏濁若不治之且極過費挑燈而終且暗也取油一瓶約斗飲以銅青一兩投之攪勻經夜當清如鏡燈心先以火焙令極乾以綠來擇麄長者三十莖為一束斟油平缸以巨錢貫而立之使絕明也炒米研麵及水糊子用之尤佳也山居備用法油毬子用油（四兩）蠟（二兩）歷青（二兩）　槐莢子（半斤）　右都合搗勻丸如毬子大鐵燈盞內點之

省油方

山居備用省油方細辛　遠志　丁香　甘松　各等分研細末每四兩油內可著一錢點至一月不止　又方蛤粉　浮萍草　遠志　舍松（並上松）　黃丹（已上各一分）　右為細末每油一兩用藥一錢可點照一月　溫革瑣碎錄省油法每油一斤以楜桃一箇椎爛投油中用之　又燈盞中著少鹽油不速耗　又桐油若經凍了則不中用

洗油法

是齋售用洗油法蔣參判傳之於內道場一黃冠用之信然但不若熨者之全潔耳　滑石　白龍骨　白墡上等分　右為細末摻油污處良久掃去即淨更不須洗熨若加黑牽牛末尤妙一上未淨再上藥則盡去矣　又洗油污衣服藥　軟石膏三兩燒過研如粉　滑石二兩　白礬一兩　右研令極細以摻油污處良久掃之使落　溫革瑣碎錄油污衣用白墡土一斤滑石四兩赤石脂龍骨各一兩同研末乾摻良久掃使落　又苦竹蛀末摻隔物慢火熨之尤更妙　洗桐油以牛皮膠炮湯擺其油即去　又生銀杏肉擦污處令遍用熱湯洗盡去　又以石灰少許摻之隔物以火熨之其油即去　又法用麻油點污處揩令勻以灰汁洗之即去　又油污毛衣用豬蹄爪煎湯乘熱洗污駝衣摻少鹽隔紙熨之即去　又法衣裳油污紫蘇泡湯擺洗又滑石末摻之紙襯用熨斗熨數次衣如初　乾紅以酸漿和皂莢洗滴少麻油揉之其色不動　紅紫衣用豆豉湯熱擺油去色不動　又海螵蛸滑石二味等分為末糝而熨之　又方以蕎麥麵鋪上下紙隔定熨斗熨之即無迹　又寒水石三兩燒過研如粉滑石二兩白礬一兩右件同研末油污衣裳即摻末於上良久掃之便落　新衣因油即用蔥湯入瓶內以瓶觜注所污處搠開衣服以污去為度不得用手接洗自然如故　山居備用洗油法用黃麵湯洗　又法以東壁土熨之勝滑石石灰　又法每用海螵蛸白墡土各一兩滑石一錢為末擦油處　又法甘土水和塗之洗膩脹如灰　又法以滑石刮細末摻之仍以紙襯用熨如是數次其衣如初　又法用赤豆粉粘纈甚妙　洗油污衣服法　用龍骨二兩烏賊骨一兩半三賴子半兩麪包燒白石脂一兩白土二兩石灰二兩俱

為細末摻於油污衣帛處用紙蓋在藥上用熨其油污即起　又法用礬豆粉滑石各一兩寒水石二兩火煅白石脂赤石脂牽牛各一兩白臉白芨千年石灰和為細末依法熨之即去　又法凡衣裳為油污用百滾湯泡紫蘇擺洗　又法細嚼蘿蔔吐於其上擦之即去無迹　又法用白墡土摻少頃輕掃油隨土去無痕迹　又法用豪洗即淨　又法以滑石寒水煅過等分末之乾摻熨污處　神仙無瑕散　去油污顏色綉作衣服書畫　龍骨一兩半海螵蛸滑石各二兩白墡土一兩右為細末以摻污處良久掃之使落如欲急用以紙襯熨之未盡再用以淨為度如衣物等油了多時却用麻油塗在舊迹些小不妨如前法用應效如神　出油藥滑石五兩赤石脂三錢白石脂三錢密陀僧五錢白土五兩右為細末於污衣上水調塗紙貼再以熱熨乾即去如有此痕再上用熱熨斗熨亦可　又方用白土烏魚骨研末塗之亦可熨　出油龍粉散　龍骨烏魚骨滑石定粉各一兩風化石灰四兩右五味搗羅為細末如冬月用熱炕上焙夏日用日頭炙　出油方　右用白石脂研碎絹羅見隔過有油處摻定用紙隔熨過如有顏色衣服亦不改色　去油法　用之污處如新其法用白墡土黑牽牛等分滑石減半等分亦得右為細末先以紙一兩幅

摻藥一重在上次將油污衣鋪藥上了再用藥一重於衣上又鋪紙一重方用熨斗於紙上熨之少刻除去藥油已自去未淨換藥再熨其用了藥銚內炒過又可用熨斗不可太猛。起油藥　治油污衣服并顏色書畫等物　龍骨一兩半　滑石二兩　烏魚骨二兩　白墡土一兩　右爲末摻污處紙襯熨油污多日者再用油抹污處熨。乾洗油法　白土半斤　滑石二兩　右件同爲末只乾使用令得塵垢不染還本清淨。洗油膩法　造墨人以洗手極淨亦可洗字甚妙茶茗子（介食茶子也）杏仁（去皮尖如欲洗子壓去油）右等分如肥皂法洗手如洗字以藥末安上以熨斗器熨擇之即落

油洗漆法

游宦紀聞凡衣帛爲漆所涴即以麻油先漬洗透令漆去盡即以膠溶開少著水令濃以洗麻油蓋膠性與油相着即以米泔桐油亦然若白衣爲油污者石膏大煅研細摻污處以重物壓過夜則如初如卒無此只以新石灰亦佳此皆以試之効溫革瑣碎錄衣漆垢油洗桐油污衣麻油洗又以油洗漆以蜜洗油先用蜜漬然後洗去

洗油墨

山居備用蒼朮二兩　黑牽牛一兩　赤小豆一升　皂角二挺好者　右爲細末白水丸如彈子大以滑石爲衣每洗用一丸或只作末亦得久污衣水浸一宿然後洗桐油之類皆洗之如新加苓苓香白芷在內亦可作洗面梳頭藥。又洗桐油墨污不得犯水只以黑牽牛花杏仁末乾挼落。又洗油墨污衣法　半夏　烏魚骨　滑石　白礬各一兩　右件細末油污油潤一宿墨污者洩墨潤之淨洗燈草揩擦光先用藥末塗上紙襯熨乾即去如再有痕跡又上藥必去又一法止於瀹水洗亦去

治油頭

山居備用立春日取止帶霜桑葉左右揩之。

榷油

小說家求唐昭宗時財用窘之李茂正令榷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爲燈故也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松明之禁遂已廷範本優人。金史高汝礪傳汝礪上書曰古無榷法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於筭舟車稅間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榷油者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於公則害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亦厥苛納而重煩擾也

寒具油

韻府群玉桓玄愛圖畫書視賓客有非好事者正食寒具大點污玄悵惜移時披詠二王書後性若何處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跡所）

善爲胡桃油

回溪史韻北齊祖珽字孝徵累坐贓盜得罪後爲尚藥典御奏

造胡桃油復爲劉藏先官大宣常呼爲賊孝昭即位授著作郎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王骨法非常謀自結納長廣即武成。

武庫積油

溫革瑣碎錄積油萬石自然生火晉時武庫火積油所致也。回溪史韻梁樂藹爲御史中丞時長沙王將葬車府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驗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也。

錢孔瀝油

江少虞類苑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瀝瀝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

不點燈油

呂東萊辨志錄寇萊公嘗知鄧州而自少年富貴不點燈油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

不常得油

回溪史韻晉車胤字武子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

去鎮償油

回溪史韻宋朱脩之爲荊州刺史去鎮日計在州以來所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

使人齎油

回溪史韻五代梁劉鄩先事青州王師範師範遣鄩襲渠兗州鄩先使人負油齎城中悉視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擁城下水竇可入鄩以兵從竇入襲破之後師範兵屈降渠鄩亦以兗州降太祖賜之冠帶飲之酒醉以量小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乎

黃州渠油

夷堅支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爲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衆熱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相雜不妨點照因是積息頗博家惟一妻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覩父固莫信又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奈何混以穢物罰譴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考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殂

燃燈用油

莊季裕鷄肋編成都元夕燃燈每夜用油五千斤他可知其費矣

舡子着油

劉公嘉話錄丈人曰魏文帝詩曰畫舸覆縵油即今淮浙間艑船蓬子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舡子着油比惑之及見魏文詩方悟

全神竊油

夷堅支秀州之

水三四十里聚落曰江涇其旁有大聖寺常以佛殿燈油付一行者半月給若干斤久之輒不及期而告罄主僧責其乾没屢遭鞭箠殊以爲苦益切未嘗爲欺也然無由自明但實夜伺之唯謹一夕聞啓扉遽入視達一偉人貌所着金甲正取油遶塗四體驚問其故荅曰汝勿怨我我乃近村顧六者家方隅禁神所謂金神七殺者爲此老侍富無義廣營舍宇穿掘井地無時暫寧觸我忌步甚多使我衆身成瘡痏非藉膏油滋潤則痛楚不可言亦知汝無辜受罰今幸而愈自此不復來當陰佑汝俾數數爲人脩供得財用以相報行者謝曰顧老既有犯於明神胡不加諸禍謹曰彼方享禎福未可問也遂隱不見其後果無失油之患

沈母減油 宋書沈約流寓家貧篤志好學母恐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

蚰蜒惡油 太平御覽淳尚書在河陽蚰蜒入耳半月後腦之中洪洪有聲腦悶不可徹至以頭自擊門柱疾狀危急有人教以麻油作煎餅枕卧須臾蚰蜒自出而差

孫秀儲油 晉書齊王冏起義孫秀多歛葦炬益儲麻油於殿省爲縱火具

髮瘕灌油 宋書宮人患腰痛牽心發則氣絶徐文伯視之曰髮瘕以油灌之吐物如髮引之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壁上滴盡唯一髮

折松灌油 魏志孫權至新城滿寵馳赴募壯士折松爲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

煉腦爲油 宋莊季裕雞肋編宣和中京西大歉人相食煉腦爲油以食販於四方莫辨也

煎殺以油 北史侯景南奔魏相高澄命先剥景妻子面皮悉以油煎殺之

爨以鼎油 宋書陳遘傳宣和二年冬方臘亂詔以遘加龍圖閣直學士又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探取肺肝或爨以鼎油或射以勁夫備極慘毒怨心不償

潑以煎油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詗事謂之尋事人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夜亡入群盜中明旦二人去弘讓實無罪也捕盜使楊遷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擒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杖弘讓脊二十釘於西城二十七日煎油潑之又以膠麻掣其瘡備極慘酷見者冤之

㩧矟加碧油 文昌雜録國朝會要㩧矟贊也一云象㩧牛善鬭字從牛唐金吾將軍執之今制如節有袋上加碧油常置朝堂車

駕鹵簿出則八枚前導又四枚夾金吾大將軍者名衛司㩧矟者少府監欲備㩧矟不知其制禮官曰㩧矟棒也以黃金塗末執之以危曝

驗尸以赤油 墨客揮犀書有毆人死者驗之無傷跡有一老吏曰此易驗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尸其跡必驗果然

塗身以香油 北史赤土國傳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

荅梁祖艾油 蜀檮杌録梁祖遣王建陝州鼓汁二器建以艾油荅之

爇死人膏爲油 金史海陵王紀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爲材爇死人膏爲油

應舉夢油 東南紀聞清津楊汝南少年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禍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劇飲期以達旦有僕劉五卧兩牖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有二人扛油甖自樓而登執主而注之汝南聞之大慟同邸相與嘆惜及明觀榜其名巍然中焉視榜雖若逆揥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泟書以夜覆燈盌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脂車有油 鄭氏譯綺脂車有油言車兩軸有油將行

賣假油 鬼說之客語都下有賣假油者僞作偷鏞家油之狀筭油一瓶五斤初只要價頗廉已而追募錢當五百錢而去明日不見來賣取視之惟面上五十來錢油下盡是水

沽怪油 太平廣記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帽馱桶不避道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入大宅門官吏異之隨入至大槐下遂滅因告其家其家即掘之深數尺並樹枯根下有大蝦蟇如疊挾二筆鍇樹溜津滿其中又有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蟇即驢矣筆鍇乃油桶矣菌復人矣其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及怪發食者悉病嘔泄

乾榨油 宋史余玠傳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恃功驕恣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縛其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

薛出油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出開封府奎爲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相與畏憚至私與俚語目爲薛出油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上益加重（兄蜀公李[illegible]記[illegible]米薛簡肅公。尹守兩[illegible]人謂薛出油。汝知成都通俗好婚作春遊詩十首。目蹤薛春遊。欲撰前稿也。）

麻膏油 馬明史實録崔慎由子胤爲宰相人

避其父諱呼油爲麻膏呼亂爲麻膏相公

龍油 杜陽雜編龍油綾入水不濡云有龍油故也

醫油 陸游南唐書契丹傳來鉻使契丹以燭封帛書其辭曰臣鉻自六月離醫油

砂羅盛油 頌古聯珠巖頭因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砂羅裏盛油汾陽昭頌曰塵中辨主衆難明千人萬人少一惺銅砂羅油今古淨與君拔却眼中釘佛印元曰塵中辨主眼分明特地尋方更點睛堪笑貪婪雖快眼至今南北絕人行海印信曰蝘淵天將雨雲開月正明漁翁閑引釣竿動一潭星雲溪恭曰銅砂羅裏滿盛油正是毗盧印後收更有塵中辨得主太平將將盡封侯草堂清曰銅砂羅裏油清淨照見塵中舊主人寄語禪人猛參取莫教孤負此生身大溈智曰終日塵中走塵中澤大有堪笑五湖人衲衣頻抖擻佛鑑懃曰銅砂羅裏滿盛油生菜遶他蘿蔔頭但看來年正月半家家門首掛燈毬塗毒策曰頂起砂羅特身心都不見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息菴觀曰村飲夜歸來徒到三四五摩挲青芻苜莫嗔驚着汝空叟印曰銅砂羅裏滿盛油潦倒巖頭不識羞却向蟭螟眼睫上樓頭浪宕逞風流無境徹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

大難橫川珙曰塵中辨主問巖頭心識如何會得休鼻孔眼睛都要見銅砂羅裏滿盛油

紙撚無油 頌古聯珠洞山初因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紙撚無油華嚴真頌曰洞山宗匠較些些紙撚無油驗作家老倒禪和針子眼說禪說道會如麻

實相油 大方等大雲經如來功德以實相油潤益慧燈開發慧眼除無眼瞎

如蠅著油 大寶積經心常貪觸如蠅著油

詩文 宋蘇東坡大全集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諸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爲之頌曰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定內外爭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容齋三筆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駮駮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梅聖俞宛陵集韓玉汝遺油 朝讀百紙詩夜成幾篇書明明白晝有陽烏照照暗室無蟾蜍自憐須藉外物光日月不到乎鉢居君能買以清油畫燭照文字燈焰舒蜂將膏髮雲鬢梳餅底濁澱留脂裹所直既如此所感當何如陸游渭南集買油 氣習年來掃未平夢回猶喜讀書聲冬衣不贖渾閑事且爲吾兒續短檠 楊冠卿客亭類藁謝人惠油 青藜照天祿寶炬分金蓮禁邀不可期膏火徒自煎樂短無餘輝囊空無留錢一燈假鄰壁三冬發塵編殘膏許沾丐繼晷欣窮年劉行簡苕溪集許師正秀才遊燕中得齊面碧雲油見示因作二絕句 當年公主嫁氊裘自擷芳蘭製此油燕代古來多絕艷塗粧今有漢風流 朝騎奎封入禁門六宮勻面失粧痕應嗟萬里通西域只得連山苜蓿根 再用韻呈師正 誰憐李子黑貂裘談舌曾經動碧油容路何施畫眉手自塗香澤慰飄流 塗澤風流出鴈門戰場排爲洗啼痕聖時宮女自粧薄不遣驚入蒼琅根

江油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晉（於是州之北陰平郡）西魏（改爲龍州）後周（改江油郡）隋（併入陰平）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漢故以爲名）元（徙縣治於武都鄉興教鎮屬劍州）

國朝因之保寧府考究圖經唐屬龍州其地有江油溪故因以名元徙縣治

於武都鄉興教鎮拜檀江油元屬劍州

聖朝革劍州以其地分入二縣九域志北域志五鄉江油溪都竹二鎮乾坡一寨有石門山涪江輿地廣記江油縣漢剛氏道地屬廣漢郡後置江油縣魏鄧艾伐蜀自陰平景谷步道垂兵束馬魚貫而進逕江油出綿竹即此地也元魏曰江油郡西魏曰龍州隋曰平武郡唐曰龍州故平武縣梁李氏象李大智自立爲藩王西魏廢爲縣隋屬平武郡唐正觀八年省入焉有石門山涪江輿地紀勝江油縣倚郭晏公類要云漢剛氏道屬廣漢郡元和郡縣志云本晉武平縣地後魏置江油郡並立江油縣唐地理志云晉始建陰平郡又平武縣後魏置龍州隋初改平武爲江油縣取江水以爲稱並立郡唐志又云正觀元年省武平入江油縣又鄧艾傳江油止從由無水唐書舊志通典並爲江油郡

蕕 洪武正韻于求切水邊藕草又臭草也許慎說文蕕水邊草也从艸猶聲以周切徐鍇通釋按爾雅似菌一名莸于注一名軒于生水中鍇今按似細蘆蔓生水上隨水高下汎汎然也故曰蕕游也延秋反顧野王玉篇與周切陸法言廣韻水蕕草丁度集韻或作䔿司馬光類篇又以九切戴侗

六書故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艸之臭惡者（爾雅曰蕕蔓于郭氏曰一名軒于江東呼蕕說文曰水邊艸本艸曰生水田中似結縷葉長隨田今臭椎艸又名水主艸細葉黃色）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夷周切郭守正紫雲韻亦薰蕕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亦作莜楊桓六書統喩母蕕蕕（統）骨猶𣢾（林）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作𣢾非韻會定正字切喩鳩喩寅延蕕（篆書）蕕（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蕕（徐鉉篆韻）蕕（六書統）（草書）蕕（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薰蕕

左傳僖四年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注薰香草蕕臭草言香臭共處則香不勝臭猶善不勝惡善易消惡難除也）甕牖閑評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此二句可作又音而不音則非也蕕字本是平聲而可音又者如太玄聚首鼎血之蕕九宗之好好有許侯切則蕕字當音又字矣臭字本是去聲而可音抽者以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孚有房尤切則臭字當音抽字矣宋趙湘南陽集薰蕕論傳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說者以為人之善惡可染而成也造物者雖一木一草莫不稟性於天苟可易之則天之性無復盡矣然則人之所

稟莫非一氣非一性言乎其要則上中下明矣考乎其微則賢不肖別矣薰蕕之說可以下而不可以上可以不肖而不可以賢噫上之性仁義忠信也下之性詐佞回邪也賢之道本仁義不肖之情本詐偽是仁義可為詐佞乎是回邪可為忠孝乎是賢可為不肖乎若性之賢近賢然後賢性不肖近不肖然後不肖以此為薰蕕庶幾也若謂賢近不肖而幸能不肖不肖近賢而幸能近賢鮮矣然則薰蕕有臭以其觀也觀之奚莫出於君臣父子兄弟也如可染之則堯也子不復有朱臣不復有鯀舜也父不復有瞽弟不復有象子不復有均鯀不復有禹禹之桀不復有桀湯之後不復有受受之兄弟不復有其子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不復有管蔡管蔡之兄不復有周公若聖與仁孰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惟不肖暴亂弒如乎朱均瞽鯀桀紂管蔡也堯舜不能薰於朱均瞽鯀不能蕕於舜禹受不能感於其子管蔡不能易於周公周公復不能受其兄弟是豈聖賢不受於父子兄弟也受之於天計之於生不能易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尚不能易而況於他人乎或問薰蕕之性臭也謂之十年有臭其亦不精矣如其折之則可曰臭之草近乎一薰必聞其馨不馨之草近乎一蕕必聞其臭是不馨不臭之性猶中人居上下之間雖不必臭可也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其或執之謂蕕必能使薰之臭不惟不精亦使賢不肖果無別矣向之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果無驗矣趙子作論以明之蓋去其麄（而守其精也）

薰揉于蕕

（宋薛秀坊情賦色天下之通好兮心致其收禮上巳以參天兮莫見乎其幽牀十年猶臭兮薰揉于蕕彼鮑魚之肆兮君子曾是之遊紫奪朱兮改色珠有類兮焉修）

蘭蕕

（東漢書黨錮傳蘭蕕無並）

茹蕕

（地名通鑑外紀敬王十六年冬十二月敬王辟亂處乎茹蕕）

扰

洪武正韻于求切抒臼見周禮或作舀揄挑又篠感二韻許慎說文舀从爪臼詩曰或簸或舀以沼切抭舀或从手从宂𦥷舀或从臼宂陸法言廣韻揄（上同）又音俞宋重修廣韻舀以周切丁度集韻或作舀抭揄挑挑又他刀切抒物之器或作扰司馬光類篇又夷周切又勇主切𢭏也又食荏切又陟甚切深擊也又弋笑切又都感切異域韻補揄動手也後漢舉手邪揄之又詩或舂或揄或簸或揉揉平聲郭守正紫雲韻又以朱反揄又虞宵序韻釋行均龍龕手鑑舀余由二音臼本也又坎陷二音坑穿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抭（十由）孫氏字說或舂或舀今作揄楊桓六書統喩母抭从手尤聲抭又徒刀切（抭字又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周禮舂人注女舂扰二人又儀禮扰長枋可以抒物集韻亦作抭字漆博義通作舀又笑韻弋照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諭九切爲韻此方言之音亦作舀扰見正音高宵二韻於此作扰非或用挑舀否高切抒臼中米从爪於臼上為意今但用舀方音見棗韻韻會定正字切喩鳩喩寅延扰（篆書）扰（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扰扰（並六書統）

蘨

洪武正韻于求切草盛貌亦作蘨又蕭韻宋重修廣韻以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夷周切草茂盛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楊桓六書統喩母蘨艸茂也从艸䌛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喩鳩喩寅延蘨（篆書）蘨（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蘨（六書統）（草書）蘨（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揄

洪武正韻于求切臼抒詩山有樞隰有榆樞音謳則榆音由又魚韻異域韻補叶音夷周切毛詩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摟音歐婁郎侯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韻會定正喩鳩切楰揄木字切喩鳩喩寅延揄

逌

洪武正韻于求切逌爾笑貌顏師古曰古作攸許慎說文逌气行貌从乃卣聲讀若攸以周切顏野王玉篇余周切孫愐唐韻逌或作逌徐鍇通釋曰卣音條尚書曰秬鬯一卣爾雅卣中尊也延秋反丁度集韻所也古作逌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張有復古編逌从乃省从卣别作逌从彡卣非（又形相類）逌逌上逌从乃省西如乘切驚聲或曰往也下逌从乃卣气行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逌逌（二俗）逌（古）逌（通）逌（今）逌（正）音由遠也又氣行亦行貌也又與卣同中形樽也又逌逹逌三音由韓道昭五音類聚徐周切道音由逌放循歷也孫氏字說書九疇攸序作逌彝賢傳萬國逌寺楊桓六書統喻毋逌（說聲）逌（從辨）逌（今聲）逌（非）周伯琦六書正譌逌从乚卣聲俗作逌非字漆傳義于救切音由循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逌逌喻九切氣轉之形無聲今但用攸作逌非。

篆書 逌 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逌 徐鉉篆韻 逌 逌 逌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逌 六書統 隸書 逌 六書統

魷

洪武正韻于求切鱃也又鯢也又見魚韻。

鯈

洪武正韻于求切魚名莊子食之鯈鰍又蕭韻陸法言廣韻鮋鯈鮋小魚鯈（上同）宋重修廣韻以周切丁度集韻鮋或从攸作鯈司馬光類篇夷周切又陳留切又時流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鯈鮋音由納鯈小魚也下又音紬亦魚名二同楊桓六書統喻毋鮋余周切从負由聲鮋（非）鯈或从攸聲鯈（非）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鯈喻九切莊子鯈魚出入作鯈鮋鮋非莊食之鰌鰍俗字雙音見林音韻會定正字切喻鴟喻寅延鯈。

篆書 鯈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鮋 鯈 並六書統 隸書 鮋 六書統 書 鯈 統

斿

洪武正韻于求切旌旗之末垂者周禮行人建常九斿音旒許慎說文斿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顏野王玉篇弋周切作游徐鍇通釋今俗或作斿延秋反丁度集韻遊或省亦作旐古作汓鄭樵六書畧會意要斿廣干祿字斿旒旌旗之屬並通戴侗六書故夷周切旗常之流也又作旒从流省聲力求切周官玉路太常十有二斿（康成曰正幅為縿斿則屬焉）又為旒斿周官弁師曰諸侯之繅斿九就𤦲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斿旒蓋一字亦通作游傳曰肇屬游纓（說文游旐二字皆為旌旗之流孫氏音夷周切游从㫃汓聲旐斿之从子㫃未達。）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由楊桓六書統喻毋斿𣄴（上文）游（非）斿或从汓省聲。旐或从攸聲。旐（非）歸因省而借余見非毋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音說文旌旗斿也本作游从㫃汓聲汓音囚或作旐徐曰今俗作斿詳見本韻又廣韻天子十二斿至地諸侯九斿至軫大夫七斿至轂士五斿至肩左傳肇屬游纓注斿旗游也集韻或作游亦作旒流周伯琦六書正譌象形从㫃借為浮斿斿秋字隸通用游遊别作旐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喻九切韻會定正字切喻鴟喻寅延斿

篆書 斿 說文 斿 石鼓文 斿 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斿 徐鉉篆韻 斿 斿 游 游 並六書統 隸書 斿 孔彪碑 斿 高彪碑 斿 城垻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斿 曹騰碑見漢隸字源

阜斿

羅泌路史少昊紀伯翳始食于嬴為嬴氏嬴既幼于洪帝乃錫之阜斿。

九斿

周禮冬官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注交龍為旂諸侯之建也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尾尾九星九斿之所象也數類王融曲水序曰七萃連鑣九斿齊軌大業記曰九斿七萃之士星珠霧合甘泉鹵簿曰天子之出道車五乘斿車九乘文選注曰九斿謂天子之從車九乘名曰九斿車。

龜蛇四斿

周禮冬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注龜蛇為旐縣鄙之所建也營室玄武宿與東壁連體而四星此四斿所象也。

十有二斿

周禮巾車王建太常十有二斿鄭氏曰正幅為縿斿則屬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二十九

游（洪武正韻于求切。浮江。爾雅順流而下曰泝游。又姓。又優游自如貌。又見下。許慎說文𣄚旌旗之流也。从㫃汓聲。以周切。𨓏古文游。徐鍇通釋旌旗邊所綴也。爾雅曰緣斿九。春秋公羊曰若贅斿。又敖斿也。延秋反。𨓏古文。鍇曰𨓏古文子字。蓋從古文汓省。此正敖游字。爾雅泳游也。（郭璞注潛行游水底。）顧野王玉篇浮也。陸法言廣韻放也。遊（上同）。唐玄度九經字様游音由。从㫃从汓。汓是古文泅字。作游者訛。宋重修廣韻又姓。出馮翊。廣平前燕慕容廆以廣平游邃爲股肱。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遊或作游。司馬相如上林賦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晏袤廣干祿字遊游並通。游又音旒。旌旗旒也。又史記必居上游。居水之上流也。師古曰游即流。戴侗六書故𣄚夷周切。水行也。詩云。就其淺矣。泳之游之。引之爲敖游。亦作遊。（別作遊。汓說文游从㫃汓聲。旌旗之旒也。汓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古或以汓爲沒。或作泅。據氏似由切。按泅即游也。游从水斿聲。又作泅。）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如交游從游多用此字。其義與遊字同。不可雙押。如游泳却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游（俗）遊（正）隨水流貌也。熊忠韻會舉要羽求切。音

游。說文本旗斿字。注見斿字。又上游。服虔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或作遊。古作遊。通作猶。荀子優猶知足。亦通作斿。前敘傳述斿俠。前漢禮樂志神之斿。又通作遊。班固賓戲陸子優遊。李登存古正字游作斿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左傳肇爲游纓。俗音流非。俗省作旒。斿非。周禮行人建常九斿。俗省之也。借敖行也。本用遊。作遊迂。非方音見來竟韻會定正字切韻鳩榆寅延游。）

篆書　斿　斿（並古論語）遊（古）　斿（石鼓。並見楊鉤鍾鼎集韻）遊（古文）遊（古尚書）遊（郭昭卿字指）遊　斿（並雲臺碑）遊　遊（並崔希裕纂古）遊　游（並集韻）遊（古老子。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游　遊（並徐鉉篆韻）

隸書　斿（城垻碑）斿（楚相碑）遊（石經論語）遊（石經公羊。並洪适漢隸分韻）游（孟郁脩堯廟碑）游（先母碑）游（楊君碑）游（高頤碑）斿（外黃高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游　游（並顏真卿）游（蔡襄）

行書　游（顏真卿）游（蘇軾）游（趙子昂）

草書　游　游（並章草）游（黃庭堅）游（米芾）游（張錦溪）游（鮮于樞）

善游（莊子顏淵問津人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呂氏春秋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淮南子食水者善游而耐寒。注魚屬也。唐史補龍門人皆言善游。於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必於河濱。終爲水溺死也。太平御覽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增潭。如猿仰株。入如沉竜。出如輕鳧。遵泥剖蚌。潛竊明珠。）

文育善游（新安志周景曜義興陽羨人也。族弟文育本新安壽昌縣項氏子。年十一善游。反覆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群兒莫能及。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求養爲己子。文育後爲開府儀同三司。景曜以文育故官至新安大守。）

解帶賞善游（通鑑五代唐以水軍攻周。張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簡其善游（太平御覽符子曰。惠子家窮饑。數日不舉火。乃見梁王。王曰夏麥方熟。請以割子。可乎。惠子曰施方來過郡川之水。長有一人溺流而下。呼施救之。施應曰吾不善游。方將爲子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子。可乎。溺人曰我得一瓢之力則活矣。子方告急於東越之王。簡其善游者以救我。是不如求我於重淵之下。魚龍之腹矣。）

呂梁觀游（莊子外篇達生。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汩音骨。齊音臍。））

舟而不游（禮記祭義道而不徑。舟而不游。疏言渡水必依舟船。不浮游水上。乘舟則安。浮水則危。）

棄車川游（宋歐陽公集投時相書。莽然其心。罔識所向。若棄車川游。浸於中流。不克飲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

西園裸游（王子年拾遺記。靈帝於西園起裸游館。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繞砌。乘小舟游漾。選玉色輕體宮人。執篙楫。以盛暑時使舟覆沒。視玉人。奏招商）

（之曲以來京氣。）**遡游**（詩秦風蒹葭篇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注遡游順流而下也。）**上游**（西漢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迭居上游**（太平御覽金陵記曰。姑熟之南。淮曲之陽。置南豫州。云代英雄迭居於此。以斯地爲上游焉。）**江河上游**（羅璧識遺。昔人謂川陝爲南北重輕。蓋其勢各占天下上游。得之則可順流收下流之利。黃河南注。永興秦鳳實居其上。故據陝則可順黃河之險。下臨趙代而取河北也易。大江東下。益利夔梓實居其上。故據川則可順江漢之險。下瞰吳楚而取中原也易。張德遠圖復宋。韓首身任川陝。計蓋出此。而以富平一跌棄之。豈知公之所以勝者哉。）**江漢上游**（唐顏魯公集謝節度使表。竊以荊南巨鎮。江漢上游。右控巴蜀。左聯吳越。）**海內上游**（宋陳後山集代謝西川提點刑獄表。惟蜀中之右地。乃海內之上游。）**百王上游**（宋米芾寶晉光英集參賦。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致赤鴈駿麃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惟名在百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

優游（詩大雅卷阿篇。優游爾休矣。注優游閒暇之[illegible]。）**與世優游**（淮南鴻烈解本經訓。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元帝優游**（兩漢蒙求。孝元皇帝贊曰。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先游**（漢書鄒陽傳。有人先游。注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作游**（漢書地理志。兗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游止之處也。）**囿游**（經子法語。周禮囿游。注囿所苑游離宮。）**良游**（文選潘岳射雉賦。良游呃喔。注游雉媒也。）**世號高游**（魏書游明根傳。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明根。世號高游焉。）**顏成子游**（莊子雜篇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望。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浮游**（人名。羅泌路史後紀。共工氏戮劇于諸侯。[illegible]以逞虐。以浮游爲卿。注瑣語云。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從其言而病間。）**龍游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太末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建安四年。分立豐安縣。又改太末曰龍丘。晉宋齊梁並因之。隋省。唐省太末入信安。後復置龍丘。屬婺州。後屬衢州。五代尋改爲龍游。宋宣和三年改盈川縣。紹興元年復名龍游。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隸衢州府下）趙蕃淳熙藁龍游道中三首　下水檝輕如鶩。泝流帆敧於鴻。人心頒禱欲遂。天意若將無同。　山連遠近修灣。水合東西沙涌。舊說詩中有畫。今成畫裏尋詩。　晴山陰雪猶在。西下東風苦高。眼貪白鳥孤沒。耳怕哀猿數號。　縣舟龍遊龍遊唐盈川楊炯嘗爲令。　歙波亭下一維舟。小對秋風捲白頭。欲賦新詩久時體。江河萬古數風流。（[illegible]歎止吉[illegible]地理志乃松水。）曾彥約昌谷集龍游道中即事　幾年舟楫使吾曹。步入龍游記所遭。激水代舂城旦坐。叉松覩費店人勞。屏除車馬肩輿兒。料理泥沙覓覓高。帖裏着晴天意好。坐令行客興滔滔。元王惲秋澗集龍游道中　路入龍游不見山。巉橫阡陌數江邊。穿蘿臘尹如穉樂。夾道寒花似火燃。　國朝劉基覆瓿集發龍游　微飈馭輕舟。客子中夜發。秋原曠無際。馬首掛高月。草虫自宮商。葉露光可掇。秋徑非我由。周行直如髮。揚觀望南天。晴霞絢閩越。張志道碧霞洞天詩纂過龍游　鷂首見龍游。諸山翠浪浮。陽城眠白積。陰洞鎖蒼虬。樹谿雲藏屋。灘長石齒舟。呼兒具尊酒。聽客話杭州。

游氏（千家姓宮音鴻翊。元和姓纂。左傳鄭穆公子偃。字子游。子游之後以王父字爲氏。孫吉生。遷漢游暑。後漢游殷。廣平。魏河南尹游遷。始居廣平。六代孫後魏尚書明根。生僕射肇。肇姪曾孫仁宗。唐比部郎中。生祥。金部員外。根再從弟雅。後魏太子少傅。七代孫中台。庄城尉。根從祖弟奇。後魏梁州刺史。六代孫子騫。駕部郎中。姓氏急就篇。左傳鄭有游孫伯。史記周有游騰。魏游楚。前趙游子遠。前燕游邃。又漢藝文志有游杖子。梁游君公。唐游皇率。宋游酢。似古今姓氏辯證。出自姬姓。鄭七穆氏。其先鄭穆公生公子偃。字子游。子游生公孫蠆。字子蟜。蠆二子以王父字

爲氏、贩字子明、生良。良以父有罪廢、鄭人立贩弟吉字大叔爲正卿、所謂子太叔者也。吉生速。又吉兄子游楚字子南、生印。其族仕周者曰游孫伯。參漢而下著望河北廣平郡、與宋焦談爲廣平四姓。至後魏游雅字伯度、秘書監梁郡宣侯、爲廣平任人。其族祖曰鱓、字慕容、廆爲樂浪太守、生幼。仕馮容玫爲廣平太守。幼生明根、字志遠。仕魏孝文爲儀曹尚書、散騎常侍鴻臚卿新泰侯。年七十五、爲國五更、謚靖。歷官內外五十餘年、時論貴之。與高閭以儒學齊名、時號高游。子肇字伯始、襲爵、官至廷尉卿、博綜經史、外寬柔而內剛直、甚有聲稱。子祥字宗良、高邑文侯。其後有徙居揚州廣陵、隋唐間與戴商盛、又爲廣陵四姓。

游吉

姓氏遂華游吉字太叔。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使張骼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

游速

姓氏遂華游速、公孫楚、春秋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孫

史記周本紀、襄王十三年、鄭伐滑、王使游孫伯服請滑、鄭人囚之、賈逵曰、二子周大夫也。

游殷

詳游楚傳。

游楚

父殷、續後漢書游楚字仲允、馮翊高陵人也。父殷、爲郡功曹。張既兒童時、殷異之、引既過家、殷先歸勑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豈知、斯方伯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以子楚託之。殷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游殷。月餘軫得疾、但曰游功曹來、伏罪、遂死。咸謂殷以鬼誅之。楚忠果質直。爲蒲阪令、曹操定關中時、漢興郡缺、操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楚爲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省刑任德。太和中、漢丞相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會吏民告之曰、太守無德於民、今蜀兵至、諸郡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爲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曰、今東二郡已去、必以延來、但共堅守、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爲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取太守降未晚也。遂城守、而南安果將漢兵就攻隴西、楚聞兵到、乃遣長史馬顒、出門設陳、而自於城上曉謂漢兵、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使顒鳴鼓擊之、漢兵狀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漢兵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漢破滅、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曹叡嘉之、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爲人短小而大聲、自爲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叡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聲稱諾、叡顧笑而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留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而性好游遨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蒲投壺、歡忻自娛。數歲、復出爲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游雅

魏書列傳、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少好學、有高才、世祖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遷著作郎、使劉義隆、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加建威將軍、稍遷太守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加建義將軍、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出爲散騎常侍、平南將軍、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不勤著述、竟無所成。詔雅爲太華殿賦、文多不載。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爲重雅、事在允傳。雅因論議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和平二年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子僧奴襲爵、卒、子雙鳳襲。雅弟恒、子曇護、太和中爲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爲賊所害、贈肆州刺史。史臣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歟、至於陷族陳奇、斯所以絕世而莫祀也。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彩、亦一代之偉人、故能受遇累朝、見重高祖、衽冠謝事、禮備懸輿、美矣。

游僧奴

詳游雅傳。

游雙鳳

詳游雅傳。

游曇護

詳游雅傳。

游鱓（詳游明根傳）

游矯（詳游肇下）

游明根魏書列傳明根字志遠廣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和龍平明根乃得歸鄉里游雅稱薦之世祖擢為中書學生性貞慎寡欲綜習經典及恭宗監國與公孫叡俱為主書高祖踐阼遷都曹主書賜爵安樂男寧遠將軍高祖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安樂侯使於劉駿直使明僧嵩相對前後三返駿稱其長者迎送之禮有加常使顯祖初以本將軍出為東青州刺史加員外常侍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都督兗州諸軍事微丘鎮將尋就拜東兗州刺史改爵新泰侯為政清平新民樂附高祖初入為給事中遷儀曹長加散騎常侍清約恭謹號為稱職從王師南討詔假安南將軍儀曹尚書廣平公與梁郡王嘉參謀軍計後兗州民叛詔明根慰喻敕南征泗西仇城運口三道諸軍稟明根節度遷都正尚書仍加散騎常侍詔以與蕭賾絕使多年今宜通否羣臣會議尚書陸叡曰先以

三吳不靖荊梁有難故權停之將觀釁而動今彼方既靖宜還通使明根曰中絕行人是朝廷之事深築醴陽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蕭賾我今進使於理為長高祖從之文明太后崩羣臣固請公除高祖與明根往復事在禮志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為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詔不許頻表固請乃詔曰明根風度清幹志尚貞敏溫恭靜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請殷勤不容違奪便已許其告辭可出前後表付外依禮施行引明根入見高祖曰卿年耆德茂服勤累朝歷職內外並著顯績遠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委以禮任遇能迂德匡贊於朕然高尚悠邈便欲言歸君臣之禮於斯而畢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往隆周辭賢者達節但季俗陵遲斯道弗耀卿獨秉沖操居今行古有魏以來首振頹俗進可以光我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鍾鳴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勝高祖命之令進言別殷勤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語在元傳賜步挽一乘給上卿之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賜布帛一千匹穀一千斛後明根歸廣平賜絹五百匹安車一乘馬二匹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詔曰游五更光素蓬廬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敕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疹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太和二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弔祭賻錢一十萬絹三百匹布二百匹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諡靖侯明根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時論貴之高祖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特侮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爵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當乞言之重抑亦曠世一時肇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秩禁顛沛不渝辭爵主幼之年亢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以遠矣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治識為世儒宗亦當年之師表也懋才流識學有名士之風見重於世不虛然矣北史列傳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明根幼年遭亂為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畫倩人書字路遠書地學之長安鎮將賞其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為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為中書學生（餘見魏書列傳）

游肇魏書列傳肇字伯始高祖賜名焉幼為中書學生博通經史及蒼雅林說高祖初為內秘書侍御中散司州初建為都官從事轉通直郎秘閣令遷散騎侍郎典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上表諫止高祖不納尋遷太子中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祿養乃出為本州南安王楨鎮北府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為高陽王雍鎮北府長史太守如故為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甚有聲迹數年以父憂解任景明末徵為廷尉少卿固辭乃授黃門侍郎遷散騎常侍黃門如故兼侍中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恕尚書令高肇世宗之舅百寮憚之以肇名與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賜秉志不許高肇甚銜之世宗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山湖下墊民無居者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而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眾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

所謂無益之田也知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謂此言可許朐山久捍危弊宜速審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利為大世宗將從之尋而昶敗遣侍中蕭衍軍主徐玄明斬其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首以郁洲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曰玄明之款雖弃款是當然事有損益或悍衆而功多或因小而生患不可必也令六里朐山地實接海陂湖下濕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所謂雖獲石田終無所用若不得連口六里雖尅尚不可守況方事連兵而爭非要也且六里於賊道要去此闊遠若以闊遠之兵攻逼近之衆其勢既殊不可敵也災儉之年百姓飢弊餓死者亦復不少何以得宜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糧資運取濟無所唯見其損未覩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怗不宜勞之勞則怨生怨生則思叛思叛則不自安不安則擾動脫尒則連兵難解事不可輕宜損茲小利不使大損世宗並不納大將軍高肇伐蜀肇諫曰臣聞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兵者凶器不得已而後用當今治雖太平論征未可何者山東關右殘傷未復頻年水旱百姓空虛宜在安靜不宜勞役然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今之據者雖假官號真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險隘稱之自古鎮戍

妥然更無異趣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慎始悔將何及討蜀之略頗侯後闕世宗又不納肅宗即位遷中書令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相州大中正出為使持節加散騎常侍鎮東將軍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遷尚書右僕射固辭詔不許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論叙有時不曉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及領軍元叉之廢靈太后將害太傅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群官莫不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賻帛七百匹肅宗舉哀於朝堂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謚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治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為易集解撰冠婚儀白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謙廉不競曾撰儒著以表其志焉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肇之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敕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肅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並加封邑時封肇文安縣開國侯邑八百戶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頗有學歷祕書郎襲爵新泰伯遷通直郎國子博士領尚書郎中肅宗以肇昔辭文安之封復欲封祥祥守其父意辛亦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贈征虜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刺史謚曰文子皓字寶多襲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襲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曹參軍齊受禪爵例降　明根叔父矯中書博士濮陽鉅鹿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相州刺史　矯孫馥國子博士　馥弟思進尚書郎中

游子祥

（詳游肇下）

游皓

（詳游肇下）

游安居

（詳游肇下）

游馥

（詳游肇下）

游思進

（詳游肇下）

游寶藏

（詳游元傳）

游元

（隋書列傳）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內侍御史晉王諱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內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己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祿近古莫儔公之弟兄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節於是

寄之帝悲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緜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游仁宗（詳游元傳）

游邃（北史前燕廣平游邃為慕容廆股肱之臣）

游恭（詳游簡言傳）

游簡言 五代史游簡言字敏中建安人父恭吳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以為戶曹參軍典元帥府書檄遷觀察推官烈祖代吳為中書舍人元宗嗣位遷翰林學士禮部侍郎貞介獨立不附權要元宗頗重其為人命判中書省兼吏兵部選事裁抑倖倖憎嫉者衆選人邵虔試判不中上書言簡言父恭嘗為鄂州杜洪掌書記洪獎成朱溫篡弒恭預其謀簡言逆臣子當斬請正國法元宗怒虔挾私怨謗讟決杖流饒州及淮南交兵吳越亦伺釁攻常州執團練使趙仁澤歸于錢塘仁澤見吳越王責以敗盟吳越王怒抉其口至耳方議遣使詰責吳越群臣畏懾莫敢往元宗以命簡言簡言不辭見其子慈為千牛備身將發拜中書侍郎未出境召還及遷都豫章立吳王為太子留西都監國以簡言為輔簡言力辭言久備近臣不忍去帷幄元宗嘉其一心事主無徼後福意即從其請更用嚴續而後主亦由是賢之拜吏部尚書知省事簡言觀治簿書督責嚴峻人或以事請寄必固違咈雖直亦不得伸議者譏其過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疾已篤不及視事卒年五十七南唐書列傳簡言父恭登進士第有名於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為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戶曹參軍掌元帥府文翰遷觀察巡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為阿附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毗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慈為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重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察吏畏之於是六職輯集以執方不為群輩所附人有請託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

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游奎（千家姓廣平人宋朝登進士第）

游烈（武陽志烈字晉老平江人初以孝節稱登皇祐元年第從胡安定學終職方員外）

游師雄 宋史列傳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鄜延將劉瑨與主帥議戰守未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由他道既而諜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瑨謝曰微君言吾不返矣趙卨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壘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薄卨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張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還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荊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熙人遣一介之使來求蘭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遷軍器監丞吐蕃寇邊其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搆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衆我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衆脫事不濟甘受首戮議三日乃定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逋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永裕陵將厚賞師雄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從入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遠納迷結珠三柵及護耕七聖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轉輸致之直以充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勳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曆以來邊臣施置之

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凡十六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說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也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佛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盡其材爲恨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游師雄傳贊　鬼章雖肝閙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挈嬰兒雖時謀臣雄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而遷寵祿是荷張舜民畫墁集直龍圖閣游公墓銘　公諱師雄字景叔姓游氏世居京兆之武功曾祖永清祖裕皆潛德不仕考光濟始爲大理寺丞贈朝請郎公爲兒時不妄戲笑聞絃誦聲則悅而慕之授以書如夙習握筆爲詩語已清拔年十五入京兆學益自刻勵蚤夜不休同舍生始則少之已而狡行試藝屢居上列人畏敬無敢抗其鋒橫渠張載以學名家公日從之游益得其奧由是名振一時豪雋皆慕與之交宿望舊德爭相引重治平元年進士第一中其科授儀州司戶參軍郡委公以學校公徙而新之士

皆就業其後登科者繼踵丞相范公爲轉運使聞而薦之於是使者識與不識爭薦其能正獻魏公在長安遣公督芻糧築熙寧寨及使相視葉燮會胡盧河定西三川之地復中利病魏公愛其才蔡挺帥涇原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熙寧四年遷德順軍判官時初議役法常平司以公相度秦鳳路公條畫甚多其後朝廷下陝西役法悉用其說韓康公爲宣撫委公同提舉常平劉瑨往鄜延與主帥措議戰守之策初瑨欲自延州入安定黑水堡遶綏平寨地逼賊境公疑其有伏請由他道已而諜者至言西夏嘗伏精騎數千於黑水傍伺其過掩之將詰以機事瑨驚曰向非公幾於虜矣趙禼帥延安以公權管勾機宜文字夏人將擾時鄜延之兵與戰且悉爲保安囉兀二將所分據自延州龍安以北諸寨無以備禼患之公爲調發殺勇以守且聚石於城上以待寇夏人聞其有備遂引兵入鄜州裹荒堆三泉而歸康公嘗遣公按視囉兀城撫寧和市公言囉兀無井泉撫寧在平川皆不可守康公然之未幾撫寧果陷賊中囉兀終棄而不用丁母艱服除充鄜延路經略司勾當公事復從趙禼之辟也熙寧七年河溢壞永寧關和橋商賈道絕河東之粟不入于鄜延有詔治橋甚急議者謂石岸險用力多非期以歲年不可就公往經度兩月而成人皆服其神速

公行諸壘賑貸公使弓箭手漢蕃戶磨鎧運石浚溝完壁計口而授糧人無殍亡邊備因之以固八年王師征安南趙禼爲宣撫招討副使首辟公舍于同文館尚方迫於奏稟不暇省文檄皆倚公王韶爲樞密副使請禼曰幕中得士良可賀也軍將行聞父憂有旨給告百日復赴軍公乃以終喪凡三被詔懇辭遂免禼之行與主帥郭逵議不協公憂其無功悉以書勉之其後皆如所料服除陞潁州軍事推官秦帥呂大防辟充管勾機宜文字朝廷命徐禧計議邊事禧持說不同公條陳白禧悅其言留之數日邊議始合禧歎曰諸幕府如游君復何慮元豐四年王師問罪夏人轉運副使李察辟公勾當公事軍駐靈武餽餉之計公力爲多陞忠武軍節度推官充涇原路經制司勾當公事未幾以疾辭歸趙禼帥慶陽再辟爲管勾機宜文字環慶當用兵之後扶傷補弊師壯民安皆公之贊畫禼移延安范丞相代之留辟事無巨細一以付之元祐元年改宣德郎除宗正寺主簿朝廷以夏人久爲邊患思有以懷來欲以四寨歸之未決執政以公習知西邊事召問公曰四寨先帝所克所以形勢夏人者也朝廷當守而勿失柰何輕以畀人且割地以紓邊患不唯示中國之弱將起蠻夷無厭之求四寨既予如瀘南荊粤有請者亦將與之乎非特此也若燕人遣一

介之使奉咫尺之書求關南十縣之地者又將予之乎六諸侯割地以餌秦當時猶以爲恥安有天下之強盛而棄地以悅夷狄者哉因進分疆語錄二卷而主議大臣不聽卒棄四寨夏人夷其地而不有侮侵如前二年春遷軍器監丞夏四月吐蕃寇邊其酋長鬼章青宜結素號桀黠熙寧中陷河州踏白城殺主將景思立者也元祐以來例行姑息因乘間脅屬羌結夏賊爲亂謀分據熙河朝廷患之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僉以公行公奏以謂奉使絕塞兵謀軍勢間不容髮候中覆則失於機會欲如古者大夫出疆之事上允其請許以便宜從事公既至諜知西夏聚兵于天都山前鋒已屯通遠境上吐蕃之兵欲攻河州鬼章又欲以別部出熙州公將先發以制之告於熙帥劉舜卿曰彼衆我寡柰何公曰在謀不在衆鬪智不鬪力此機一失後將噬臍儻不濟焉願爲首戮議三夕而後從之分兵爲兩道姚兕將而左破六逋宗城斬首一千五百級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橋青唐十萬之衆不得渡种誼將而右破洮州擒鬼章及大首領九人斬首一千七百級餘衆奔潰溺死者數千人洮水爲之不流遺鎧仗芻糧數萬於是奏捷曰臣聞慴天威震皇武所以討不庭也今西夏犬羊而弗謝帥陰授吐蕃鬼章結釁構姦欲爲邊患臣與守帥合謀將兵行天誅賴

陛下聖神陷陣克敵斬獲以萬計主擒元惡係送北闕下願戮尸藁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書奏百寮班賀遣使告裕陵朝廷欲厚賞公而言者謂邀功生事必開邊隙甚則欲坐以擅興遂薄其賞止遷奉議郎賜緋先是青唐酋長來告主帥曰董氈死阿里骨秘不發喪詐以爲嗣當立請於朝廷已而復殺董氈妻心牟氏因溫溪心部族首領國人怨之若中國以兵問罪於境上當殺阿里骨以獻願立董氈之後以安國人主帥未納公方使而聞之喜曰此天贊我也利害上於朝且曰若遣趙醇忠於青唐城如府州折氏世受封爵則西方可保百年無變矣會鬼章就擒其事遂寢出爲陝西轉運判官行郡邑則首興庠序過田里則親勸農桑新驛傳四十餘區輪奐之美甲於天下自周秦以來古迹之堙沒者皆表之以示往來鑿故關山道爲坦塗便熙秦之飛輓長安之北涇陽櫟陽沃壤千里而水不浸灌公教民浚溝洫引涇渭之流於是溉田數千頃自陝以西水利之興者從萬餘頃民賴其惠熙河地不種粟粟由他道往者常高其直而後售而馬病於無草公以粟與農且給漢蕃之民而教以耕種之法不數年所收富於內地又課邊人種木所在森蔚其後公私材用皆取足焉五年移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公事遷承議郎加武騎尉完郡縣之獄且撥以唐張詭獄箴使置之座右朝夕省覽盡心于聽訊買書以給學者開大散關路利巴蜀之行人自朝廷棄四寨之後熙河與夏人分疆至是未被命公往視之具利害以聞由是形勢之地皆爲我有六年夏賊寇涇原復入熙河殺掠甚衆公上疏曰元豐以拓土爲先故進築之議略元祐以和戎爲務故進築之議廢今蘭州距賊境一里而通遠軍不及百里又非有重山複嶺爲限障犬羊之勢得以潜窺而輕突邊民不安其居者屢矣宜自蘭州定遠城東抵通遠軍定西城與通渭寨之間建汝遮納迷結珠龍三寨及置護耕七堡所以固藩籬此邊防無窮之利也疏入不報公又論士民之親死而不葬寓骨于佛舍歲久暴露於風教有傷宜立法以禁之其貧而死於道路者願委郡縣給閑田以聚葬如周官墓大夫之法若邊戍之亡則建寺以歛其骸又言州郡奏疑獄下其按於刑部大理寺往往歷歲時而不降淹獄緩刑宜有以督之又上役法二十條朝廷多行其說七年除祠部員外郎言天下祠廟多頹弊春秋爲享牲齊酒漓非所以敬鬼神嚴祭祀願申戒郡縣改工部員外郎鄜延闕帥上欲用公御延和殿諭宰執上三問不荅既而對以資淺姑再使以待之遂除集賢校理權陝西轉運副使同列欲變民租爲錢意在收羨餘以献公面折之曰五路宿兵以

待餉反令輸錢錢可食乎借若帑庫盈積而倉廩空虛邊陲有警師徒露集君能任其責耶同列無以應內地兩稅支移於邊者民常以爲病公爲奏曰在昔邊土不耕仰粟於內故設支移之法今沿邊之法既多糴之軍食自足宜令內地稅戶隨斗升計地里輸腳乘錢以免支移之勞既可以休民力又可佐邊用公私便之九年還朝奉郎加雲騎尉以疾丐郡有旨免按行以自養猶上章堅請地名赴闕既賜對上顧謂曰知卿所苦已安殊可喜也公方謝上又曰洮州之役可謂奇功恨賞太薄耳公對曰平熙羌執醜虜皆上稟聖筭臣何力之有焉叨被寵光賞已過分但當時將士奮命力鬬而其勞未錄此爲可愧惜因陳其本末又奏元祐中嘗議築汝遮等寨上皆然之後面諭公將付以邊閫辭以疾乃除衛尉少卿上數問公邊防利害公即具慶曆已來邊臣措置之賊害廟堂謀議之失得及今扞禦之切務凡一十六事上進曰紹聖安邊策紹聖二年懇求外郡以公知邠州未幾改守河中久旱公入境天即大雨民皆歡謠人自中條山下立渠堰分蒼陵谷水注之城中人賴其利三年春遷直龍圖閣權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加飛騎尉方及境被旨權帥熙河時夏賊寇延州塞門寨諸路皆屯將兵於境上以防不虞久而未罷公至則命解嚴徹備以休士卒已而虜亦不犯人皆服其持重西鄙自破洮州之後如于闐大食佛林邈黎等國貢奉般次道常不絕朝廷憚於供賚抑留於熙河限二歲同進公奏曰夷狄慕義萬里而至此太平之盛事漢唐欲之而不得者今抑之使不即朝於闕下恐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於是異國之使接踵於中都焉夏五月朝廷遣使與熙河涇原秦鳳之帥合謀以制夏國使者銳於成功意在討擊公以謂且進築城壘以爲藩衛席卷之師未可輕舉因上疏論列不報而使者日持攻取之說以迫公公度不可共事遄三上章求引避六月被命還秦再求內郡移知陝州其後使者悟攻取之難卒用修築之議始建汝遮納迷寨金城關皆公已陳之策也四年自陝及雍大旱公日夕齋戒禱雨已而霑霈境內獨豐民無流徙而旁郡飢殍枕藉於溝瀆陝當西道之衝兵民繁夥使傳旁午爲守者憚之公撫治有經應接閒暇若無事時常親至學舍執經講問以勸諸生七月六日以疾卒於治事年六十公初寢疾有星隕于州宅思邵堂下光焰烱赫不數日而終人咸異之公娶張氏承務郎程之女封仁壽縣君賢淑有婦道先公六年卒子八人瑨前河南府左軍巡判官曾勾書寫秦鳳路機宜文字旂嬪亨琢皆舉進士端翊郎奴早夭女一人適前蔡州遂平縣尉

李主孫男四人孫女一人尚幼以其年十月丁酉葬于京兆府武功縣西原鳳凰岡之先塋以仁壽祔焉有文集十卷奏議二十卷公幼喪母東陽縣太君習氏事繼母江陵縣太君楊氏以孝行著於里中常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既執喪毀瘠過制朝請君役于延安公被髮徒跣躬負其櫬而歸行路爲之傷側友愛其弟師轅甚篤常遇明堂推恩不奏其子而以師轅爲請朝廷雖不從而人皆義之不喜聚貨財廣田宅爲子孫計獨以賙給親舊爲心族人生無以贍死無以葬者皆公是賴故卒之日家無餘貲從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塞其蕃漢之人莫不懷附及攝鎮洮羌人歡呼爭迓于境上比其去漢蕃士卒泣訴于走馬承受曰爲我聞朝廷使公且留此所至民尤愛之其役也陝民號慟如喪其所親而蒲人之哭奠者相屬于路羌酋遜辛舊將放吏多繪公之像而事之者其後于闐之使入貢過其葬而祭之其得人心如此公恢廓散大不事邊幅又淵然莫窺其涯遇人接物未嘗忤其意至於論當世事則毅然正色辭動而不撓雖人主前亦不阿合左右方恐懼而公言益亹亹臨危難不顧其身嗚呼才猷器識如是而不得盡所蘊焉銘曰游本姬姓吉興于鄭元魏靖侯儒風聿脩悠悠千禩典刑孰繼毅生陝州文武之器文則華矣其武伊何夫謀于衆軍勞實多在昔熙寧鬼章方命先帝不誅以待制聖嗣聖繼明公初請纓指蹤將士櫜發雷霆既破洮州仍執醜虜告慶廟陵百僚蹈舞彩鼓羌區讋我皇武桓桓奇功焜燿海寓秉鉛開隴剖竹洮岷省曹卿寺出入搢紳忠以利國仁於保民其所施設尚風古人慓彼夏羌屢窺西境公提將符嶽立山挺忽從一邦志不獲騁乃令犬羊尚保腰頸大勳不遂非公獨然廉頗去趙樂毅離燕唯有令名炯如星懸刻銘幽宮萬世哀焉陝西志宋游師雄字景叔直龍圖閣知河州名位官二十餘年率常在邊其蕃漢情僞將佐才否以至熟羌生界山川險易種落族姓靡不周知宋畢西臺先生集祭游景叔龍圖文　曩歲識君靈州之役畫行軍前黃沙大磧夜宿中丁飄蓬亂石風雨爛衣冰霜破膚同甘胡馬之糜僅免戰場之骼我還君留君入我出一心如丹兩首俱白中條之陰黃河之側逍遙春朝名開月冬酒不飲而書同歌無聲而自適津亭摻袂未除於歲月幃車載旐已聞於邑歹嗚呼哀哉吾景叔者止於斯耶功名事業顧卒遇耶風義慷慨今復誰耶慈仁敦勤孰不思耶一觴之奠寓此詞耶再拜而慟知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二十九

游

游冠卿 呂東萊辨志録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一日謁范太史曰職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范子功在中書也公答曰公望實當爲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其未嘗與人言差遣冠卿愬沮而退于沖聞此語因白公曰既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折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也吾故以誠告之

游潛 宋陳了齋集中奉大夫游公墓誌銘　居士諱潛字升叔家建州建陽之唐石里累世爲名族居士少敏悟風力過人遇事無所屈蚤喪母竭力事父鄉人皆推其孝性樂善無媢嫉聞人善慶如在己終日言不及人過惡有盜聚劫邇居士之門相戒以勿譁且呼于道曰毋怖里俗親沒即分財析居士畢喪且十年猶不忍與兄弟異食居士居家嚴整以身教子弟二子舉進士中第酢試太學錄居士携酢之官京居數年親舊至者皆館焉俸給用窘居士約身從儉以率其家惟恐不足爲親舊歡也酢除太學博士命下辭得知西京河清縣二年命再下就職未幾復請外官簽書興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初酢將欲求外補先請於居士居士曰士行其志出入適宜無不可者我何容心乎兄之子醇爲廣西機宜卒居士聞訃哭之過哀日夜以其兄爲憂即分先時歲入以助其生未幾居士得疾卒于齊州之官舍紹聖二年三月乙未也享年六十有六夫人黃氏有令德生二子酢今爲朝散大夫提點成都府長生觀醇出繼爲南康軍司理參軍助之後自高郵尉解官奔齊州與其兄扶居士柩以歸今爲承議郎提轄淮南路直達綱孫男八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事餘皆幼女孫三人以紹聖四年三月辛酉葬于唐石里之松源前葬居士長子定夫以承事郎江汝舟所述行狀屬銘於某以遷竄南北不暇叙述今蒙恩自便憩於九江蓋自紹聖丁丑迨今政和丁酉二十有一年居士之墓木拱矣而定夫仕不加顯所以奉承先訓磨厲素守久益著也光揚德美其要在是矣後假於衰憊之言乎辭不獲已愧不足以助發揮也居士自定夫陞朝累贈至中奉大夫銘曰閭里推孝盜不忍譁人與其誠善積于家言無枝葉誨子以身所聞取道唯是之循于官學者再求補外得請

于庭動吾無悔捨彼所爭我實訓之取彼所棄恪守弗違白首未行不貳以俟歿而猶彰慶在有子

游執中

建安志游復字執中建陽人居鄉以經學教授生徒從學業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嘗一舉於有司不第行實純明後進於矜式名流推重之龜山楊公誌其墓宋楊龜山集游執中墓誌銘　昔余為太學生吾友定夫嘗為余言其族父執中先生之賢余聞而心識之顧見而未之得蓋三十年餘矣建中之初余被檄貳令於其鄉邑始獲從之遊聽其言稽其行參之於其所學信乎定夫之所稱無一辭溢也於是相與為忘年之交而恨相得之晚先生既没逾數年而吾友定夫復狀其行致其子處道之意請銘於余余何可辭先生諱復字執中姓游氏世為建州建陽人曾祖諱惟真祖諱耿父諱仲孫皆隱德不耀先生資孝友總角已知嗜學砥礪竭力以養其親家乏無經月之儲而親意未嘗一日不怡族父元聰明有精識於子弟中尤器之見謂有特操既壯學益富行益修邑里鄉郡見者捄服聞者悅而信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遠近相勸也其學以中庸為宗以誠意為主以閑邪寡慾為入德之途常以書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其與人謀妥曲周盡不啻如在己其教人禁切其不善而開其善鐫諭之詳不少回隱不啻如其父兄故聽其言者初若難入然終察其為愛己也亦或以忠誨成懟憾先生終不改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蓋直道不苟自其性然也以故鄉曲之士嘗受經其門者往往率德自好讀書亦求心到自得以善其身其成就人才蓋非碌碌口耳之習也少不事舉業晚徇親意一舉於有司不第而止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夫人江氏宣德郎汝舟之女配君子能致婦順以得舅姑之懽心先十年卒子男三人處道舉進士亦遵遺訓不敢失墜處仁處厚早卒女一人既嫁未兩年而孀守義不改適皆其醞藉然也處道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先生於歷衢之原先生貌溫而氣和望之如枯木槁枝而堅挺之姿睟然可見不問知其為常德君子也道廢千有餘年謬悠荒唐之辭盈天下學者師其言尊其道而侈大之非徒雕龍炙輠而已考其所知未有能踐其樊者也冥行之徒猶擿埴於康莊之衢眩然莫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為三致士於斯時欲肄業考疑則無其師資以輔仁則無其友而枝辭蔓說亂經矣先生德足以私淑諸人學足以垂世傳後而士之欲求師友者莫宜於先生也不幸老死於窮閻陋屋之間而不大顯於時可哀也已銘曰嗚呼先生圭璋之珍粹質不耀韜藏于身多文之富焉云其癯貴無欲清惟道之腴以此易彼孰云不臧人雖弗堪啓德愈光歷衢之原望之峯如遺風君存百世不渝

游酢

宋史道學傳酢字定夫建州建陽人與兄醇以文行知名所交天下士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顥興扶溝學招使肄業盡棄其學而學焉第進士調蕭山尉近臣薦其賢召為大學錄遷博士以奉親不便求知河陽縣范純仁守潁昌府辟府教授純仁入相復為博士簽書齊州泉州判官晚得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而卒宋楊龜山集御史游公墓誌銘　吾友定夫既沒之明年其子某自歷陽涉大江詣予而告曰先君之友惟君為最厚今既葬而幽堂之銘無辭以刻恐遂埋没無傳焉敢以是請予告之曰如先公之名德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之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豈待予言而傳乎然昔在元豐中俱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謝良佐顯道公其一也三年之間二公相繼淪亡存者獨余而已追念平昔觸事無一不可悲者今吾子以銘見屬舍予其誰宜公諱酢定夫其字也建州建陽人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於時所交皆天下豪英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名公來職學事公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余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其在師門見稱如此則所造可知矣公於元豐六年登進士第調越州蕭山尉用侍臣薦召為大學錄改宣德郎除博士公以食貧待次奉親不便就擬知河清縣忠宣范公判河南待以國士事有疑議必與之參訂移守潁昌辟公自隨為府學教授未幾還朝復來鈞軸即除公太學博士已而忠宣罷政公亦請外矣除齊州簽書判官廳公事用年勞改奉議郎丁太中公憂服除再調泉州簽判上皇即位覃恩改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袋還名為監察御史磨勘轉朝奉郎出知和州歲餘管勾南京鴻慶宮居太平州兩乞再任以入覲恩特朝散郎磨勘轉朝請郎知漢陽軍磨勘轉朝奉大夫以覲者再乞宮祠除提點成都府長生觀丁太碩人憂服除知舒州移知濠州不數月會從官論守衢罷歸寓歷陽因家焉宣和五年五月乙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是年十二月丙午與夫人合葬于和州含山大是城鄉卑棘嶺之原用治命也公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輒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自到不為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

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不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筮仕之初未更事縣有疑獄餘年不能決公攝邑事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緻如素官者人服其明比年以來編民困於征斂而修奉祠館市材調夫無虛月所至騷然公歷守四郡處之裕如雖時有興造民初不知而事集此在公特其就據耳無足道者故不復續載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一己之私言也曾祖尚祖禮之不仕父潛贈大中大夫娶呂氏封宜人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女婦以睦姻族人無間言公素貧不事生產夫人攻苦食淡能宜其家其內助多矣先公三年卒享年六十有六子男七人撝文林郎洪州司兵曹士介子官擬捄揆皆登世損迪功郎前授歸州司刑曹士掞將仕郎撫未仕皆業儒世其家女一人歸時之子適孫男三人女五人有中庸義一卷詩二南義一卷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于家銘曰嗚呼天乎胡不慭遺方時清明哲人其萎道雖不行斯文未亡百世而下其傳有光

祭游定夫文　嗚呼定夫學通天人而時不用道足濟天下而澤不加乎民今其已矣夫復何云悵百年之永訣猶想見其音塵念昔從師同余三人今皆淪亡眇余獨存雖未即死而頭童齒豁覺然孤立而誰鄰嗟吾先生微言未泯而學者所記多失其真賴公相與參訂去其訛謬以傳後學書往未復而訃已及門嗚呼悲夫宜任其責者復誰歟斯文將泯滅而無傳歟抱遺編而永歎悼此志之不伸重念南北相望不得憑棺一慟徒隕涕而馳神余言之悲聞乎不聞宋朱晦庵大全集　建寧府學游御史祠記

故監察御史游公先生諱酢字定夫此邦之建陽人而河南程氏之高第弟子也徽廟初為御史未幾去為郡江淮間又退而閒居以卒隆興初元歲在癸未先生之歿於是四十有一年矣今敷文閣待制延平陳公實為此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者而無祠於其鄉之學非獨鄉人子弟之過長民者亦有罪焉乃為堂於府學之東偏立像設祠而以書屬熹使記其意熹辭謝弗堪屢返而公不聽於是退考舊聞按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先生墓誌之辭曰予元豐中受學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焉曰上蔡謝顯道公其一也初伊川先生以事至京師一見公謂其資可與適道是時明道知扶溝縣事先生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為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其後得邑河清予往見之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

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自幼不羣讀書一過目輙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為世儒之習誠于中形于外儀容辭令粲然有文望之知其為成德君子也其事親無違交朋友有信涖官遇僚吏有恩意雖人樂於自盡而無敢慢其令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及用而死此士論共惜之非予之私言也所著書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孟雜解各一卷文集十卷藏於家蓋楊公所記如此熹惟知先生之深而言足以命其德且信於後宜莫踰於楊公者然則先生之道學德行於此可以觀其詳矣又念每獲侍坐於陳公而聞其語先正忠肅公之與先生遊也笑談論議書疏辭章昔所覩見而聞之者至今尚能誦之其雅咨仰俯之間人能併得其深微之意使聞者恍然若將復見其人焉此其於先生之道如何哉然則公之所以命祀先生蓋將推其所得於己者以幸教此邦之人非徒欸欸慕之意以修故事而已也熹既不獲終辭乃悉論著楊公本語而不敢稱贊一辭於其間且復揆公指意所出者如是而幷書之以承公命庶乎其可幸無罪云耳嗚呼先生遠矣學者登是堂而拜其像於是記也考其師友之淵源退訪其書而讀之於以求先生之所以學者果惡乎在幸而有以自得之則亦無以異乎親而炙之矣詩曰人之好我視我周行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熹雖不敏願與承學之士勉焉以無忘陳公之德也八月甲子朱熹記程氏遺書　游定夫忽自太學歸蔡過扶溝見伊川伊川問試有期何以歸也定夫曰某讀禮太學以是應試者多而鄉舉者實少伊川笑之定夫請問伊川曰是未知學也豈無義無命乎定夫即復歸太學是歲登第先生曰定夫之篤信難及也又曰建州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頴悟然資質溫厚南劒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頴悟　新進游楊輩數人入太學不惟議論須異且動作亦必有異故為學中以異類待之又皆學春秋愈駭俗矣　游酢楊時先知學禪已知向裏沒安泊處故來此却恐不變也程氏外書　游酢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　朝廷議授游定夫以正言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呂居仁雜志　游定夫後更為禪學大觀間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為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先生學後又從諸禪老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丈答書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

深考往年嘗見伊川先生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與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游定夫言前輩先生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為然也朱子語續錄五峯疾病彪德美闢之且求教焉五峯曰游定夫先生所以得罪於程氏之門者以其不仁不敬而已先生云言其習不著行不察悠悠地至於無所得而歸釋氏也其子德華謂汪聖錫云定夫於程氏無所得後見某長老乃有得也朱子語類一日論伊川門人云多流入釋氏文蔚曰只是游定夫如此恐龜山輩不如此曰只論語序便可見朱子語畧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釋游先生大是禪學宋名臣言行錄聞定夫記程先生語中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朱子曰使是此說中字不着中字之義不如此他說偏字卻是一偏一偏便不周徧卻不妨如定夫記此語不親切不似程先生每常說話緣他夾雜王氏學當時王氏學盛行熏炙得甚廣建安志游御史酢蚤受業於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門見推高弟有三人焉上蔡謝公龜山楊公公其一也並以道名於世其後得邑河清訥有政譽伊川嘗歎之曰游君德器粹然問學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徽廟初為御史未幾化庵江淮閒息政在民所去見思雅宦而遇僚吏綽有恩意是以人敬其德而無慢其令若其道足以覺斯民澤足以潤斯世遭時清明而弗及用而功業亦不究見善類惜之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蓋公之所志如此侍制延平陳公實分鎮是邦謂德學之盛有如先生其可無祠於鄉之學乃為堂於學之東偏立像致祠以起邦人尊敬之心又屬朱文公書記之文公據龜山楊文靖公所為公墓誌之辭攷其傳道派脈皆自伊洛中來載公出處為詳後之學者將求公立言行己之要蓋於是有攷焉

游操建安志操字存誠有家學宣和三年擢進士第紹興中遷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晚居盱江奉祠卒氏族大全操紹興中與潘良能沈介洪景伯俱為秘書省正字同日赴館職少監秦熺於會食之次出對曰潘游洪沈迭瀛洲有欲用繹繹繪維絲綸紓為對蓋熈寧中韓維陳繹韓絳楊繪相先後除學士也

游仲鴻宋史列傳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犍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糴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居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敘州董蠻犯犍為境汝愚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貢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遲以數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横歛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制置使京鏜特還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畧西事仲鴻曰樞密之選幹旋者易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愚讀之駭立焚之不荅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荅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覲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汝愚又不荅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之定策也知閤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胄方居中用事意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還人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觀過異論而汝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黄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訴汝愚久蓄邪心嘗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直書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衆矣凡阿附宰相本冀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乃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逼吾死即填其日時宣撫使程松已大棄其師遁仲鴻以書勸成都帥楊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仲鴻謂紱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年二萬緡犒兵發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其子以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祭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辭乞休

致爭祠而歸遣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似淳祐五年爲右丞相自有傳（史論見傳大全後）順慶路志仲鴻第進士紹熙之末上疏請光宗過宮言極剴切及重華登遐國喪無主當國勢危疑之時仲鴻盡心協力贊助趙汝愚定大策除大理寺簿居亡何韓侂胄惡其黨附汝愚出之於外復歷守嘉定有政迹元一統志仲鴻嘉泰中以司農寺主簿出知嘉州馭吏以嚴待民以寬郡有積負奏罷之一日有司呈歲貢舊水波綾爲頭綾苓根紅花麩金紫葛巴豆金毛狗脊于公滕仲鴻謂其貢可罷惟進令貢餘例歸私橐仲鴻悉緘於官庫修渠堰通水利未嘗忘於心政成民悅重慶郡志仲鴻果州人（今順慶）名在慶元黨籍人物偉然操履方正人皆望而畏之政尚清廉不擾獄訟

睽亦隨丞相克齋先生其子也

游似

宋史列傳似字景仁利路提點刑獄仲鴻之子嘉定十四年進士歷官爲大理司直陞大理寺丞遷太常丞兼權兵部郎官遷秘書丞兼權考功郎中直秘閣夔路轉運判官移潼川提點刑獄兼提舉常平請封謚田錫從之遷軍器監宗正少卿兼權樞密都承旨時暫兼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權禮部侍郎有事于明堂似上疏言欲盡事天之禮當盡事天之心心存則政事必適其宜言動必當其理雨暘必循其序夷夏必安其生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禮部尚書兼侍讀言軍賞冒濫請給告之制奏功者書填真命付之俟從軍十年別能立功升至統領已上方許從所屬保明申朝廷立名給告則冒濫者革功勞者勸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權工部侍郎充四川宣撫司參贊軍事兼給事中遷吏部尚書入侍經幄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似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曷常不速一念有時間斷則無以挽回天下之大勢至於憂勤既切宸念而佐理非人亦何以布宣九重之實乃摭太宗事以陳且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十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爾意者親儒而從諫敬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願陛下益加聖心嘉熙三年正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充縣伯八月拜參知政事四年閏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淳祐四年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仍奉朝請授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五年拜

右丞相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田里帝不許七年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爵國公十一年特兩官致仕薨特贈少師（史謚見本傳）

（簡下）元一統志（嘉定州）似紹定末以尚書吏部郎中直祕閣爲成都路提刑重修壁津樓創翹了翁作記大意謂向者張義立乎佛灘之險是矣但水勢自高臨下旦暮齧城足傳城而居者凜凜然吾與僚屬盡力於堙堵且爲支流以殺其怒樓之右三數撰陳其下中鎮諸砦等實近夷路險所弗及但木以爲固而郡於是邦也今灌灌然吾雖誅犯令者而竊之禁亦未保後來之皆我也蜀餉百五十萬石歲恃以給惟都江通濟二堰而積壅弗疏已捐其弊之十八今舳艫相銜登樓目送三軍之士庶可飽之端乎政元似君爲尚書吏部郎順慶路志似受父蔭入官後第進士紹定中爲大理司直因火災叩閽歷數宰相史彌遠之失朝紳見其奏本爲之驚愕適當旬休彌遠夜召似與語至則彌遠謂近見奏本甚忠直司直欲歸鄉乎似曰愚戇妄發法當汰去遂二子宅之宇之出拜曰游先生他日有我地位但福薄耳即送去明日除秘書丞不數日除夔路提點刑獄政西路又移東路洗冤澤物藉有聲聞彌遠死端平更化召還累除給事中權樞筦參大政知樞密院事似素與宰相史嵩之不咸嵩之客奏召二閫臣似抗疏言國有政不與知尚安同此執政尚力求去與洞霄祠淳祐四年嵩之以父憂去似乃召還二府與杜范同心輔政范卒似代爲右丞相理宗在位久贊定國本又詔勸嵩之致仕詔告天下示不復用皆以啓之也薦吳潛王伯大入政府似懇歸力甚以大觀文奉祠十一年十二月卒謚清獻順慶府考究圖經志游似郡人宋登科拜相後歸鄉里有詩云步行歸故里俗語對鄉人之句趙庸齋蓬萊館集祭克齋游丞相文　中興以來名相江表忠簡忠定衛饒二趙以道宅揆簡冊焜燿厥後袞袞惟公克紹本原濂洛知學之要秋服家庭漸濡自少暨推周行植立嶷嶷疏指權門痛哭原燎紹定斥去端平收召嘉熙馭風排雲上呼明倫有疏血忱懇詔淳祐初年操守勁峭黨恥猶並歸承荷係乙巳政紘秉鈞廊廟以學告王說立惟肖以道覺民尹任不小丙午阨歲力扶世兆諸賢鳴陽群邪息喙惜多皐掣沮英運拚一念開誠來日可照孤忠自知愉人旁詣卞莊巧伺姜公直鈞因危遂擠善刀爲妙雪溪午橋臨流舒嘯手袖文圖望穹焉鄉蜚光鄰斧落月孤皎訃音流傳搢紳相弔珍瘁之哀天意莫曉何公已知不鄙庸謏嘗蒙專使來訪海嶠尺牘殷勤如侍色笑頃聞公恙爲之心悸拆杖書來公已不瘳悲慟莫任阻送丹旐亟裁哀詞以佐絮醊字漢陽枋

先生集代趙大寧上游丞相劄子　某伏以五陽爲夬六畫臨乾恭惟某官榮辭九棘入而三槐鼎鼎新調天人叶贊鈞候動止萬福某迂疏小吏感歎洪鈞爲蹄修辭凌兢叩閽瀆尊是惧鑒在焉榮某伏以三台曜芒一相宅揆盛聰受職益壞中休方將鳴天籥以播大和運斗杓以酌元氣散之廣宇陶爲陽春造化在一身矣爵主長語呪呪何爲某切以天者道之形體道者天之性情宰相位天官而論天道者也言其體則包萬有於一元極其用則散一元於萬有公相抱負此道餘六十年今日得其位而行之伊尹之於成湯傅說之於高宗同一際遇爾華澤必被於匹夫高霖遙蘇於大旱今醜虜殘恭有甚內溝遺黎思活尤切望兩以道援天下以道澤生靈將見掌握造化至和兩間彎動陰陽叶氣萬宇乾父坤母作而曰真吾宗子之家相也天下公望敢以頌德某嘗聞太平宰相易時危宰相難晚周山甫江左夷吾李唐德裕誠所謂狂瀾砥柱中流一壺何可多得惟我盛朝相一司馬虜人相戒以謹勿生事不動聲色措世太山此尤光前絕後巍巍勳績無與爲比迹其所由司馬公文章道學中人也今公植道宗百聖文祖六籍實温公等輩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起大敬畏甚不難事世間惟道德足以服人却恭歸體賢可希聖幸毋自遜若曰漢唐以下總總相業則洪濟下風矣某合陽晚後粗知讀書壬午東潛稠人中一識昂昂海鶴之表已知其爲偉人矣是秋邁名榜未半奪不得與仙舟俱來非公相外某實自外也自慶薄宦一向不得上牋記俯仰止吳雲不進景刺蜀事漸費支持幾思出關依借華機又義不能去春代庖昌溪今幸沐去而本闕恰亦過滿恭承相公收拾蜀珍兼對釆菲此天假某以依來風雲之日也冶金變桐知自鳴躍而況於人敢淪賤以侯從者知已在前長鳴振鬣某不自忖度爰時感事輒以猥見綴成長書附便中獻學問空疎豈堪適用伏惟海岱深高不棄拳勺撮務然閒持賜釆覽不勝榮幸　某勢分迥絕邈然旁壤安敢偕中紫微壁中五色連芒輝燭無疆之閩丕陽有當然職分敢避下走　大學一書合內外貫始終一天理流行而已矣始於格物學之根極係焉而天理由是明終於平天下學之功用極焉而天理由是顯堯舜禹之精一湯之建中文王之純亦不已武王之皇極夫子之一貫皆此學也而安於天曾子之忠恕孟子之法度亦此學也而得於人聖人性之動無非天理而大學之名以隱賢人勉之必推求天理而大學之名以彰無治亂無古今無小大必欲格物致知必欲誠意正心必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舍大學其何以哉吁當顛沛潰洞之秋

而唱爲仁義道德之說昧者嗤鄙識者所深喜而歎聽之也恭惟大丞相國公先生性焉大學之蘊情焉大學之著言焉大學之文行焉大學之實自著爲圖條分句析明其爲一貫忠恕之義疏皆前賢之所未發而獨得於心者故見之行事言言允蹈聞過則喜知身修矣事親敬兄知家齊矣詳刑而法意允掌銓而品流清給舍而繳駁當知國治矣惟平天下一事非位宰相不可而今日亦得志而爲之大學功用此相公平日抱負之素而講貫之熟措之天下必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然某嘗謂天下之治不可以一人之智識窮一材之氣力任周公大聖人也猶握髮吐哺以羅天下之賢傅說大賢相也必旁求俊乂以布列有位方今大而政府可謂得人矣豈無惟孝友于者汎回於下蔡主兵主財可謂得人矣豈無恥道揉吳蓋比管晏者海回於散地豪士中豈無諫臣隱逸中豈無御史學士才豈無放棄於江湖將帥才豈無汨沒於卒伍至於小善一藝可以補苴罅漏而共扶明時之治者豈無困滯於草萊某固不能盡識每觀歷代人材隨上之人意向好樂莫不雲蒸霧涌類從響應以就一時之治今相公端揆以來亦既數月矣惟聞薦引蜀彥四十有餘輩而吐握之事旁求之令未之有聞焉夫宰相者天下之宰相則天下之士皆宰相之門下士也量材授任何間川南晚康稱事矣分貴賤昔南人作相專任南人皆其量有不足識者至今少之相公以大學之道平治天下必不復效畯其失但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于今有年悴憔飢渴引領商霖不啻大旱使曾不崇朝而澤滿天下猶且遲之若更遷延遲迴分別睽外則西郊密雲而苗其槁矣某於己亥季冬蒙相公知其有寸長可用持賜鈞翰於安先生屬以成身起家之事抵今茫然真所謂一夫不被其澤者用是不遠萬里緘鳴涸轍且以博采人材之說爲獻庶幾獲兼收並蓄於昌黎宰相之方之萬一大木爲杗細木爲桷非曰能之願學焉冒昧狂言惟相公裁察某再拜　代上游先齋覲劄子　某用調元學坐政事堂大化鴻厖廣宇熙春海內之士刻冰鏤玉筆寫象似意何足以髣髴其萬分哉某惟知朝用真儒以來帶水息投鞭之虞石穴有登天之險蓬婆的博絕無旁蹊所謂不動聲色泰山四維此等經畫又豈東山別墅付天幸於偶然所能了辦邪然墨守殿攻技各有窮廟堂遠鄙願堅初心矜慮良背某非謂相公蜀人僕爲蜀士綫天下以私一方益頭目背贅歸重腹心今日所當加護於此爾　代文考功到黃池辭免上游相國劄子　某去歲曾於郵置上狀塵黍塋聽計已呈徹鈞覽矣某肖形中一長物無可比似顒顒蝗果

日懼滿盈夫何大鈞洪播不賜汰斥而龡錄之宰相之方道固如是自惟湫陋豈稱班聯隆命飛來愧汗交作感心難於重進已於十一月理舟出峽三月望日遂抵池鎮江行萬里背冬涉春風濤霜雪飄薄凌震猶賀不禁眠睎喘欬萎薾疾證轉加寘難前進欲乞鈞慈稟白九重放還田里得尋醫問藥不至填委猥狼受賜深矣情迫意誠不覺煩嘖望恐萬生伏乞鈞照方秋崖集四游參政劄子（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益陈和仲司成時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首也某也賤執御無繇於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適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于再于四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懼且慙莫知所以敢圖夾袋收錄仰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感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貫之）

游某

（宋呂祖儉大愚叟集游承事郎壙記）先君諱某字某繇曾大父而上兆域皆在邵武故世為邵武人崇寧中始徙名數於婺之金華至於今四世矣大父復葬于北門之外故又為金華人先妣甫受命書捐棄諸孤卜地于邑東惠日鄉後湖之原先君命祢請銘於太史先生先生憐而賜之銘每念先生所以銘之之意望邵武之阡登北門之坂而上吾母之蔡未嘗不悲涕沾襟也祢受先君之教誨出從師友游粗知

所以撫恭其先者晩得一官既不克養母尚庶幾奉先君之杖屨於淮水之濱以祇三年之養罪逆不自殞滅先君感微疾其勢浸劇雖內自憂懼有所忍且諱而亦豈謂天降酷罰而至於斯極也先君慈厚樂易閨門無間言伯父卧疾累歲先君朝夕造床下問起居安否何如未嘗一日有倦色且謂諸子曰吾惟恐見伯氏之不亟也先君即世伯父感愴特甚被疾後旬日遽至大故老兄弟至情於死生之際蓋如此其於宗族姻黨曲盡恩意卒之日來赴者相屬及門莫不傷怛感涕若有所為而然者先君政和七年十一月某日生再被慶壽恩封承事郎賜緋魚袋致仕淳熙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陳氏封孺人前先君七年卒子男五人祢修職郎新射貽軍學教授次璞璣珙璪子女三人長適鍾麟次適汪知幾植著孫男女十五人諸孤卜以是年九月八日克襄大事與先妣同兆自惟孤露摧苦不能追先君之隱德以求碣誌於當世之君子姑叙其歲月梗槩書諸壙而藏其副於家俾君弟若子若孫知所考焉

游元

（撫州府志元字淳夫直秘閣鯉之曾孫為人外和易中實介特）讀書必玩味欲知古人用心處尤深於易一日讀坎卦有契幾

志殺食服膺象山先生學論議平實為文健贍舉進士晩恩授安化簿就攝邑以理義訓導邑士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峒凡訟聞風化必懇惻開諭皆愧服再調贛縣丞會長子夔主南嶽祠往就養卒於醴陵年六十七有安化講義詩文號新堂集

游少游

（建昌府南豐縣志少游字希卿氣豪學博三首鄉薦登隆興進士第又試中教官科為贛州教授筠州上高丞攝永）興令郡吏督賦語侵公公叱曰剝民之政吾不忍為命杖之郡守賢公逮吏去又取宗室武斷者繩之由是豪猾斂手永興大治臺郡交薦班改知廬陵縣有勢家與民爭水利至鬬死郡欲右勢家又有盜誣執富民縣鞫實其獄郡持不下欲入富民罪沒其貲公皆力爭曰吾寧棄官歸欺天陷人事死不為也事遂得直通判南安軍大水暴溢太守執移兒彷徨無策公即裹笠登城帥十數艘救之民得全活擢知澧州罷歸三奉祠卒年七十九官至朝散大夫賜服金紫有文集若干卷瑞陽志少游建昌軍人登進士第淳熙庚子以修職郎來為參性識敏悟文籍一覽終身不忘狀文廬陵前此考官甫撤棘亟聞道疾馳少游獨倘徉累日且作詠梅十詩謁益國周文忠公大家稱賞有士子什百為群以去取來問少游隨聲應答

咯無疑滯眾皆語塞而退士論韙之

游中孚

（建安志中孚字大信崇安人博聞強識春秋左傳漢唐史記嘿誦如流能言其異同得失上下數千載事纚纚可聽）參政李公光知宣州會寇方叛勢甚猖獗既拒守且議遣官趣救兵道路阻隔僚屬皆憚往中孚時為光門下士慨然請行單車冒白刃由間道至平江見大帥乞兵解圍賊遂潰去事平李公欲聞於朝命之以官中孚力辭後竟不仕卒于家

游九言

（建安志游文清公諱九言字誠之初名九思後改今諱祖其藩太學釋褐有大名終嚴州通判父書登科終湖南參）議官公沉靜有謀慷慨善議論秦檜當國推抑忠臣公年十歲為文譏切鄉先生見而異之及壯銳志當世好交結西北豪傑書序大極圖曰濂溪夫子加無極何也方其寂然無思萬善未發是無極也雖云未發而此心昭然靈源不昧是太極也欲知太極先識吾心讀者稱之少從學於南軒張先生栻南軒教之求放心公初處靜室置筆札于前且曰心之出吾不能知及其入也即點以識之其初至千餘點漸次調伏點日少最後恬然

乎定無欲無求始見心之本體推以酬酢世務各當其理所在學者多師事之號默齋先生早承祖蔭舉江西漕司進士第一歷古田尉江州錄事沿海制司幹官入監大思院上界被旨視行在諸邑災傷京尹戶部致駐公志不受取家人衣歸貲錢給從者歸白都堂放苗八分已上前此未有也京丞相鏜為匠監公聞其欲為己丞往見言同僚有年高須合顯者請遜之京曰若欲及同僚必來歲乃可及期公又以請京即兩薦之何公澹亦欲論為懼不肯受蜀尤袤詹體仁須扣公意公無拒色二人甥薦書來明日公往拜之然盡於篋中迄不用時孝廟攢宮有司妄費希賞公上書極諫大條內侍戚切中齒會南軒帥廣西招致幕下移江陵復辟為屬公以前事力辭時相與南軒素不合疑可挹以就己公亟部注而歸慶元丙辰南軒之弟杓帥金陵起為江東撫幹學禁方新無敢言公記上元薄廳明道祠痛譏之調全椒令以不伏喪親弓祠聞禱初宇文紹節安撫淮西直下辟書以公書馮檝且大守公平生未嘗覔舉有舉者受之唯謹亦不援以改秩宇文因奏取吏部所積薦牘改通直郎公辭不得已從之他日過都尚書薛叔似數為稱侂胄道公之為人辟亟請見叔似迫與偕行公復秉病舟去有以祠記為言者竟罷檝幕久之幹辦諸軍糧料院改知光化軍令赴奏事既至叔似宣撫荊鄂辟為參謀官未行瘍生於面卒年六十五歸葬建陽之劉源端平更化有旨特贈直龍圖閣賜令謚有語錄詩文傳于世播芳大全集朱晦翁答游誠之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而流于不善者）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如何耳）只此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若如所論出入無時者為心之正然則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者乃心之病矣不應却以推心之謂與一句直指而總結之也所答石呂二書寫呈但子約書中語尚有病當時不厭子細剖析明者擇焉可也氏族大全誠之南軒高弟也嘗論太極無極閑者服其簡工詩如東風木肯催桃李留得珠離淺淺香平生意思春風裏信手題詩不用工閑處設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等句詩家所稱

游九功

建安志游九言弟九功字勉之一字禹成以父任主臨海簿與令有所可否白于郡九功執益堅守不能詘黃岩大疫捧檄往視無難色多所全活開禧丙寅為威寧令有邊卒謀害主將九功擒其首以階級繩之宇文紹節辟充荊鄂宣司準遣德安戍兵潰歸有反側意九功絕江撫諭衆以帖息京西帥劉光祖辟知江陵縣縣有堤成圮不常吏調夫為姦九功分鄉畫地不擾而辦嘉定己卯興元失利九功時守金州州無城壁乃以制參使宜遣兵備禦收復鄢種在金五年除潮州通判兼知鄂州虜犯蘄黃九功移司軍前督餽餉有同列譖于朝罷之祠僚未為郎兵部入見首言守邊必先結人心論對言舍法用例之弊朝論是之下手方國人言征役無常以貲苞苴囊橐而民心失將帥朘削功賞不以時下而軍心失伺伏詆欺護疾忌醫而士大夫之心失次月臺臣知使補外上即位除職知泉州豪族有撓政者必裁以法貫胡犯禁即繫之使去嘗攝互市貨之出入聽於司存無毫髮私端平更化以司農少卿召疏論姦貪多佚罰諸賢或號召未至又論沿邊夫役之弊兼崇院割承旨職除秘閣修撰知慶元府不吐不茹有古循吏之風除權刑部侍郎揭告徑歸力辭除集英殿修撰宮觀猶兩被召免疏八上以次對食鴻慶祿請致其事陞寶謨閣直學士九功清謹廉恪語不妄發昆弟自為師友講明義理之學命所居曰受齋閑居八年吟詠自適無疾而逝享年八十一有詩文行于世宋劉後村集祭勉之侍郎文

於惟游氏遠矣淵源御史授業河南之門其及默齋學于南軒公稍後出以篤和順充之賢季師之婿孫匪曰昔華先植本根嘉定之末端平之元犯雷霆威遭樂石言觧莫竊傍國背啄吞或勸少貶腐鼠嚇鵷法從非貴方而非尊奧詔上雍頻疏扣閽身不敢私君不可諉本懷止足剡迫耄惛力請得謝冥冥高騫一區之宅五畝之園從倚茂密掏弄潺湲名臣欲盡一老僅存品其清裁范滂陳蕃訂其細行管寧邴原昔仕鳴珂公方擁轓每奉琰璽亦同酒樽公晚東歸我適南轅坎壈百謫久伏丘樊孿痒偏枯併關寒溫耳聞山頹淚如河翻珍瘁情深衰謀詞鬱空誦

離騷安能招魂嗚呼哀哉尚享

游汶

吳興續志汶字曾望清獻公似之孫咸淳中歷江西江東福建提刑俱有能聲貫似道當國公與之論事忠誠懇切未嘗不鳴咽流涕國亡隱居德清至元間參政蒲大全薦為福建路總管固辭不就大書衫背云前宋提刑今時百姓服以出入卒葬仙潭山

游完

元一統志完字濟民崞州人也至大定元年歲荒完日賑贍三百餘口冬給窮民衣襖五百襲春秋以家財雇覔人工平治道

路二百五十里北至太和嶺南至忻口及其老也以仁愛之心勉勵子孫

游建叔

元吳澂支言集故逸士游君建叔墓表　嗚呼建叔之殁十有一年矣葬已三年而其子惟和始求予文表墓惟和喪父時年甫十有三今既冠既婚而劬學未已思欲不朽其親可謂能子哉建叔諱應斗姓游氏世居撫崇仁縣崇仁鄉其地曰暯鄘族大而蕃敦本務實儉勤殖生在宋之季浸浸以盛迨今將百年而其隆未替也建叔好尚文雅少習進士詩賦藝成而科廢南土初內附新官莅新民官府數有重難之役並緣侵漁蒙橫吞噬之徒乂乘間而出短於支柱者率身隕家毀建叔佐父兄歷危險理紛糾智足以破姦勇足以禦侮卒底安全而生業猶裕元貞大德以後世道清平人獲休息乃治園地大室屋日與賓朋詩酒談笑游士旅客時相過從殷勤款洽周急恵困皆悅懌而去卑財不競小利粒饑不踰高價取與各當於義睦宗卹鄰有請假而無欺覬同產雖別籍友恭弗弛得子晚愛之至教之篤鄧氏子隨母來歸撫之如己子視禮經繼父之道無愧焉延祐丁巳七月庚辰以疾終年五十有九久猶未葬泰定乙丑正月壬辰安厝于林陂道杜之原元配李孆室尤俱無子惟和王出也自予之大父以來與游族交際建叔於予猶兄弟然富而文才而良吾里之吉人也予又善繼予是以慨然興懷而文其墓門之石

游常伯

元吳澂支言集覺溪游君墓碣銘　游君常伯倜儻不群早年以進士詩賦伎雄筆流意科第可拾芥孰既屢試屢屈預貢而降試補國學弟子員往試又不偶乃寵斷康既艾致芽扐教授里中子弟循循有繩矩談論古今世務亹亹可聽遭時革運尺牒有聞于天曆者致大師君居直道道不廣師之奄至父子族屬七人爲哨兵所獲俱來時以次就戮戮二人畢其三將及君君之子佐不忍見父之死請先戮己小校義之以白主帥君雖幹偉應對敏帥奇其才得釋上送于朝事格不報於是君客游燕趙齊梁間甚適怡無仕進意越數年前主帥參江西行省政至邑有所速問君門下士出入左右得預欵密然有飛語撓君禍言于外自辨莫可憂憊以卒年五十有二至元癸未四月一日也君之配陳氏後一月亦卒其月合葬于瑋湖予男二君佐君佑女一孫男三曾孫女三君諱常伯撫州樂安人家天授鄉之上覺溪自號爲覺溪翁余猶冠已知君君卒二十年君佐始立墓石請爲誌銘嗚呼余之故人也才如是所到止是其命也已其命也已悲夫遂叙而銘之銘曰能與不能人者明明成與不成天者實寔數之不藏有委其奚吾知吾銘尚歆幽扃

游恭叔

元吳澂支言集游恭叔墓碣銘　游恭叔與予同年生月日予爲長其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其意氣藹藹如春陽之温雖有道之士不是過居撫樂安天授鄉梅山里少讀書能文壯罹兵禍幸不死得以去既得釋而還相其父治生業日長日盛數年貲甲一鄉然皆敦本務實積累所致未嘗侵刻以取贏兼并以自廣異乎世之不仁而富者家適通道凡南北往來貴勢閒居之人及門一以禮接饔飧之具信宿之舍雖甚叢雜紛擾無厭倦意是以貴賤賢愚靡不悅懌其卒也人悵怏懷思焉善察地理暇日杖屨從容求佳山水處登高望遠悠然自適人莫能測也考諱士大妣曾氏恭叔諱德船娶曾氏子男四劭勉方茂功女二孫男七應誠應陵應岳應成大年應丑應春女十有二弟德輝先二十有三年卒有子一人遺命命子劭分其資之半與之生之日宋淳祐己酉冬仲仲旬之五卒之日元至大辛亥春仲仲旬之九其年三月十日葬于懷仁里之古石原其卒其葬予留京師皇慶壬子冬予始至家茂功之子大年奉父命來請曰知吾父者先生宜有述以傳不朽予不得辭乃

叙而銘之銘曰吁嗟麟鳳若而人鄉有遺恵門有賓長才恢恢行恂恂今其死矣誰與倫己山之陰宰木春德人所宅古荀陳

游德洪

元吳澂支言集游竹坡墓誌銘　樂安功陂之游爲富族而竹坡居士崇儒尚文以淑其子居士果有以異於等倫乎曰有利必取藏凶歲必閉粜騰價富不仁者率若是辛未大饑郡勸分三日一糶居士謂饑者豈能待三日而後食請于邑令計離戶口數分界富家日給其食至早稻熟乃已邑令高其義此所以異者一丙子寇犯邑鄉閭震驚居士家崇仁樂安兩界間鄰邑籍爲保障郡命彈壓二境他人處此挾怙官勢軒輊新附未定之民胥取其資或以報睚眦怨居士不然相安於無事此所以異者二世俗議婚姻擇家力勝己者覬其裝送之厚居士二子長曰中娶鄔次曰中娶饒娶吳皆清門貧女畧不問其所將此所以異者三甲午春寇猝至獲居士以去歲危之意必不免寇以其長者至中途釋之以歸益其平日處心行事有以異於人故其受報於天也亦異居士易直謹愿諱德洪字宏甫得年八十有二卒以大德乙巳正月二日葬以至大某年月日娶李氏侍郎公之族姪女孫先八年卒女二俱適黃孫男四謙泰巽僎孫女五適陳康黃何一未嫁中數數徵予銘銘曰世

之嘗儒謂迂謂拘有識斯殊淑後以書

游志遜

國朝龔斅鵝湖集游志遜哀辭　游志遜元敏系出廣平廣平之先歷仕魏隋唐南唐皆為省部臺隸官宋遷於閩亦為臺隸者子程子之門人定夫先生也又自閩徙上饒之董園以八行科擢高第者覺氏先生原敬之十世祖也沿宋涉元以詩禮承家者數百年不廢璧號稱望族元敏號桂生自少有志於功名嘗從伯父起南先生詹及鄉先生仲容徐公游二公咸器之長而有成至本朝以邑令陞大理之屬援南昌靖安丞廉而有幹在官則民不欺受委則事易集居六年無失政以考上上遷監察御史公謹敬明決屢有獻替功息例出僉四川提刑按察司甫六月被召戒途沒于夔之雲陽公館自筮仕訖考終纔十二年由將仕佐郎一再遷至奉政大夫封爵顯其父母妻子嗚呼亦榮矣哉公未仕時倜儻好義不尚脩飾所居有溪山田園之樂日與鄉黨親舊以詩酒自娛若無意於世者及居官則忠義之氣發乎天性卓然無少屈撓自非家學有源乎昔師友講明之素不能爾也顧有弗酬者以不獲掃除先塋為怏怏耳友人某樂其志之有成而哀其願之不遂請為些以招之

些曰閩之北兮饒之陽有臙其原兮遊子之故鄉喬木翁翁兮山蒼蒼家聲不墜兮世澤乃長公之學兮不在乎篇章公之事業兮於吾道而有光廷之彥兮昂昂衣之黼兮煌煌羽儀肅兮振朝綱霜滿路兮春載陽蜀父老兮喜且慶信故舊兮遂相望命之衰兮身則亡有不亡兮百世芳巫峽冷冷兮天一方魂魄歸來兮路渺茫

游顯

元姚牧庵集故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銘（并序）公諱顯字子明以至元十有九年拜榮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明年夏四月二十有一日薨于位享年七十有四又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葬汴梁祥符縣之西鄉後是二十有三年當大德丁未其元子海北廣東道廉訪使永錫俾其猶子偲自汴而郢持故翰林侍讀學士高㦤所次事狀以墓碑見託燧徵而叙之游世不可遠本考逸其諱妣呂代之嶧縣鉅姓歲為羊裘三千以衣寒者傭工鏡平太和嶺石路艱崎步輓售且白金為兩五十又伐石橋嶧水以通夏冬闊漲病涉鄉民惠之目為崇善老人天馬南牧金宣宗播汴從居許之臨潁東阜卒葬其地歲壬辰拔許公隸大帥八達不花帳下由是善國言俾經歷其府事後同千戶與兀闌從諸侯王南征破金鈞房禽何太尉襄陽下帥府版為副達魯花赤軍將劉儀陵海呼延實叛執公送建康太尉劉石河言其材武於制置孟珙會珙移節于鄂遣石河防秋淮漢公説珙求為前茅遂得俱北將及隨與田僧住二騎夜遁豺虎縱橫出入林莽瀕死數數及鄧之新野適與兀闌避徼相顧悲喜偕至大將察罕所爲驛致龍虎歲庚子入見具陳思主棄妻子挺身來歸及自建康抵鄂州軍鎮戍形便兵食虛實我加兵誅可以必舉太宗喜顧通臣曰若輩曾徼一言及此國嘉歎公昔太祖由一回鶻迎降賜以羊馬授之璽書從其所為人無誰何御自脫敵死間關以來又非其所欲賜白金五萬其兩用之有璫其封襄陽新民二百家世為田氏加賜銀符錦衣二襲亦授之璽書從其所為人無誰何歸率是民從堰鐵枸壅滀水為渠溉稻田千數百頃人賴其利復宿衛憲宗制授金符以為大帥卜鄰吉帶幕長且行賜之酒辭帝曰御辭朕前將飲無人所耶公曰臣何敢面欺今既効死軍前請從此十年不御歸至鄧大帥軍漢北敵壁閒寂無人開門拔幟招諸軍進及帝自將伐宋謀由蜀入兵及散關公諫巴蜀水則江流悍急陸則陟降山巘舟車皆不可施利餽饟甚艱六軍出此恐非萬全之策不若取道關東襄塗且臨江

漢世祖時方淵龍帝曰左方之師朕已付之業已至此其有事宜即彼言之歲戊午也明年世祖已稱而南追覲于蕩陰教自今凡所欲言指歃乎章政事廉公時以宣撫從征偕以入告大軍至黃陂責中書南合資取敵舟公言斯人傲忽於事恐既集者不嚴守警將殺散走而累然俾公治别帖萬戶戰舟而萬師不足公曰江南之民居多瀕水無不能操舟蒿盡前停壯士立兩幟下令能右否左得九百人遂濟江授之銀章行宣撫使世祖正位宸極中統之元制位中書左丞大名宣撫使張公仲謙下明年代張公為使其褒辭曰割愛就義遇敵有功處己端方臨事敏給又明年璮反盜據濟南張安撫訟公嘗通書璮帝謂近習游某豈為是者驚禽為孤所憎然耳及籍璮家而書無有初以訟者付公聽其甘心其人亡命踰年公召至其妻子曉之令出保無他也其人膝行於庭祈死公曰吾誠爲是汝言而可吾所無有而汝言然汝為妄人且勅聽吾甘心則生死惟吾矣忍汝殺如昔遇之公以平賊入賀進宴故事非宗臣國人胡床不入宮門殿坐皆席地不為設榻侍宴不稱觴至是公請稱觴制可之後賜黃金盃斤他日帝燕坐虎帳方止人入公至為衛士所訶爭呼於庭帝曰是非游某歟耶召入詰曰何為而然公對臣將有請為衛士所遏不知疾言上徹

宸聽罪當滅死帝默久而出之裕宗時爲中書令樞密使遣至後居之入令盡所言對以臣聞將改宣撫司爲宣慰司且司者官之名也使而下官之人也由所官之人非才事故弛而不治何關乎官之名今雖變名宣慰不求惟賢惟能任之仍夫宣撫之人猶瘖夫鼓不鳴而新其枹聲豈加大哉因歷短諸臣無少借隱帝顧裕宗曰汝他日求可眷倚者須此等人至元二年進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兼府尹未幾改南京路總管兼府尹四年改大都路總管兼府尹公以乘輿歲春居冬其儲峙數食馬藁秸諸物和市之民直多不給爲所司泓有象宗鉅室田疇連阡有恃不輸中下之家率反戶及公則以物力多寡差賦之直已無所漁牟敢有爲舊驁猾者悉論如律民力紓息其年賜楮幣五千緡入言左右兩丞相安童伯顏二大臣者一居中書其事足治宜分命左丞相爲樞密則六軍之政將日齊肅於前制可以伯顏同知院事六年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八年襄陽用兵之四年改總管水軍萬戶創石囤七于漢中流以絕敵舟餉漕圖之兵千改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皇子安西王國秦未至公見之六盤順聖皇后賜金帳載數十車用事臣欲置憲府奎鈞慶賜之闕憲副張庭瑞不受曰汝總管自有府其即彼以置留車一昔用事臣讒其不恭銳欲深治公力陳辨且責其人竄珎罷右丞相入爲大官人有事干者斥曰吾守大釜鬲者他非所知汝王食官不師此而行乃越職沮撓風紀或帝聞之謂王弗我左右也王雖不善以受知列聖身見其權大臣於庭且聞帝托裕皇於他日者庭瑞由以得受輕罰二年伯顏濟江下鄂帝曰游某曩於列聖朕前累取江南熟矣非直能言亦能爲者今聞濟江而獨不與意必熱中其召以來授前軍宣撫使大軍臨蘇州公從七騎薄城呼曰我游宣撫也來曉告爾州將丞相奉詔督諸軍以平江南誅賞精明其早自來歸取富貴比他州將不然梯衝一樹則加誅後服爲屠常州續耳無遺狹生齒數百萬也王安撫即以城下公身至坊市集吏民諭以天子仁聖威德軍律降城不誅其安爾室家無恐或持金爲謝曰吾非利貨爲者授蘇州宣撫使遣人四出招來逋民凡得十三萬家貸倉穀爲石百三十萬爲糧於民約秋熟償官及期民賴輸之無少訢閔十四年授中奉大夫浙西道宣慰使撫民間來相語曰吾屬幸哉善撫安蘇州者游公至矣明年入覲布帶蕭墻俄帝輦至顧謂之曰卿老人宜力良多一日俾坐胡床持杖指使宮門何事不集其日入宴坐賜之桐鞔太官所上飲食之後疾遂尚醫侍藥衣白貂裘皆殊恩也疾已入謝言江南賴陛下神武文軌一矣惜任

敎宣聖化者不稱任使勅語之中書其年國人爲浙西宣慰使者死有奏以國人嗣爲上曰游某非國人何其指盜殺臣爲平章者曰是不可居汝下者豈可久使亞人明年授中奉大夫中書右丞行浙西宣慰使又明年用兵日本江淮福建湖廣之兵將十萬衆皆齊集資食於杭凡康米八十餘萬爲石又造海艦若千百艘材不足於用勸富民佐木皆酬其直又戰治甲仗一令之下星火不踰其急動以失軍興緩刑勅從事其堂帖無如斲木弩箭刀皆須爲千事盜殺臣益暴乃好言入聞游某高年當以某人爲使少分其勞實欲遣位公右上名其人至曰游某老人汝可又事其欲位汝其下三四何所惟其言從十九年是臣見殺于盜其姻黨貪墨姦竊上盜公幣下屬齊民者諸不法皆露而東南新國尤罹其毒公爲鉤考惟是一省徵贓四百餘萬爲緡明年明州民飢貸米石五萬餘約償如杭及再用兵日本詔軍興百需責使供億其時已疾猶支持視事孝覺于揚州官舍斯其所履歷措注寵數大者自餘其敏政如尹京日必待命于庭東令中書乃歸治府雖事叢至其前必決一或然火達曙不得家食則必取之市霜雪寒凓至宿于野與造海艦于杭役揚達城二十里比曉已至督視覺則聽政于司夜必二鼓方息其恤孤獨或爲人所抑則不大聲色呴導使盡言事雖無迹計數以求必得其情其推誠感物如南京盜數人竊戍軍之馬于律當倍其償軍迫南征爲先假諸公幣同署者難之公則曰過則在余不及諸軍興之期日縱盜歸取之家如言而反悉輸之官受罰不訴爲杭生獲荷葉浦賊周先鋒等四人公曰堂堂宋室國家取猶覆掌鼠子何爲皆官以巡檢給衣服貨財遣之曰能與而餘黨含贓爲平民惟汝反面叛歸亦惟汝旬月招其黨傾其巢窟半天王據海隅官軍加誅積歲不能平公惟遣象山僧往說之乃與之偕來凡此皆事動天聽者也三夫人張氏趙氏完顏氏子男四人永賜永祿天祥永嗣永祿知延安之綏德州天祥入侍裕廟於東宮與永嗣皆不祿女六人長適陝西行省男趙某次適提舉男路構次適襄陽路總管爲國璧次適靳黃等路副宣慰忽突帶次笄而夭季適史太尉忠武公孫知安陸府史璣男孫四人偃德倫僎女孫二人長適提點奉宸庫夾谷思政幼在室男曾孫三人元嗣元傳元暉女曾孫八人銘曰在昔英文名城剖分爲開國民賚其庸勳公時還南首累平宋克沃帝心顧曰禁從咨汝如林孰爲斯言斯猷且同功勞位尊其封衷氏爲家二百其世有之尚力是獲定憲二廟守而不渝厥賦名城天府尚輸獨復公家盡私其有雖儲千金富無此厚英文富之世祖

貴之在罰衣之王食饋之位亞人臣。龍光駢奕自夫壬辰。子在乙巳。五十年中高明及此謂非人豪詞之曰何槩其平生庶善則多維列聖知無是爲大爰筆之碑永白隧外

黃崇妻游氏

（宋朱梅庵大全集建安郡夫人游氏墓誌銘）

有宋建安郡夫人游氏。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邵武黃公諱崇之妻。而子端明殿學士諱中。台州史君諱章之所追爵也。世爲建州建陽縣長平里人。曾祖正卿。祖希古。父儀。皆不仕而有隱德。鄉里推長者。夫人資靜淑。族母阮氏。以婦德爲女師。夫人幼嘗學焉。受班昭女訓。通其大義。至它組紃筆札之藝。皆不待刻意而能緻過人。早孤。其母鍾愛之。以歸大夫公。事舅姑。承祭祀。勤肅不懈。舅喜賓客。佳辰令節。親舊滿門。夫人供饋唯謹。未嘗頃刻自逸。而委勞於娣姒也。姑性嚴。諸婦侍旁。有二十年不命坐者。夫人獨能順適其意。盥櫛溫凊。禮無違者。姑有疾。非夫人進藥不嘗。每因事指言以爲諸婦楷。遭舅喪。大夫公素貧。昆弟相顧謀鬻田以葬。夫人曰。毋發爾先業爲也。退斥橐中裝以奉其役。以故大夫公得以不煩於衆而襄大事。大夫公爲人誠慤莊重。夫人以柔順堅正佐之。相敬如賓。諫無不協。其待遇族姻。謙謹有禮。樂道其美而不喜聞其過。至其貧困則賙之。必盡其力。日誦女訓及它經言以自箴警。亦頗信尚浮屠法。娠子則必端居靜室。焚香讀儒佛書。不疾呼。不怒視。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賢材。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稍能言則寘膝上授以詩書。少長即爲延師擇友。教詔諄悉。從兄御史先生學於河南程氏。行業淳懿。爲學者所宗。夫人每語諸子曰。視乃舅而師法之。足以爲良士矣。紹興壬子四月二十三日以疾卒。病革。大夫公泣視之。夫人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戚爲哉。於是年五十有六矣。二子皆舉進士中其科。而端明公實以第二人賜第。其後侍從兩朝。出入二十餘年。忠言直節。老而益壯。退居於鄉。天子閔勞以事。嘗遣使奉璽書就而問之。其忠孝大節。固已偉然。而其言行之細。又皆可紀。人以爲夫人之遺教也。台州嘗爲御史臺主簿。亦以治行精敏。議論慷慨。有聞於時。二公前後凡逢恩。得追榮其母至今封。里人榮之。一女。則貢士劉紀其壻也。卒之明年。葬于邵武縣石岐之原。大夫公嘗命台州狀其行。而未有所託銘。後四十有六年。端明公乃以命熹。其語具於大夫公之誌。此不著。獨按狀文。則其大者。書而銘之。銘曰。長平之游。世有德人。弗耀於世。乃里其仁。女士攸宜。壼彝是式。配德嫓賢。慶餘善積。尚書刺史之德之才。湯沐之封。本邦是閎。煌煌命書。賁此玄宅。伐石篆辭。永世貽則。

湯處士妻游氏

（宋呂南公灌園集湯處士游夫人墓誌銘）

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壬辰。南豐處士湯君喪其內游夫人。不即葬。明年春二月乙未。飯僧於見客堂。處士拜佛稽首百下亦卒。是冬十月癸酉。其孤舉二柩窆於龍池鄉東戶里之佛塔峯。同位而異穴。先時以牛馬走來請曰。維亡父生平好善。足未嘗歷州縣庭。口未嘗毀人過惡。事親期適而已。不敢壯有餘而老不足。接人趣恭而已。不敢論賢而詆不肖。夫然故州閭以迪吉歸之。而遠近賓客日至。維亡母寔能佐佑其治。非不生財也。而知以發其身。故內無延養之闕。而外有賙濟之譽。雖不積而不悔。是維吾親德行。願得銘以誌諸幽。傳無窮。其許我哉。余蓋未識處士。特熟其孤於逆旅耳。請勤銘詩非所得愛也。按湯氏之先閩產。或言本姓殷。爲國朝諱而改。或言亦南史湯之系。無譜牒可據。未知其孰是。其徙家南豐距處士爲五世。曾祖某。祖某。父某。處士諱某。字順之。游姓出九國時。亦不知其所受若徙之初也。曾祖某。祖某。父某。夫人壽五十五。而處士多其三歲。有五男子。曰寰。栢。復。濟。深。而寰深爲進士。各有時名。二女子。適游某。楊某。孫若干人。外孫若干人。銘詩曰。相從戴祀六六乎而。方隆絳義。淑睦乎而。遽終傾以。獨續乎而。渠以占之。其使之孰乎而。書以嚴其後之穀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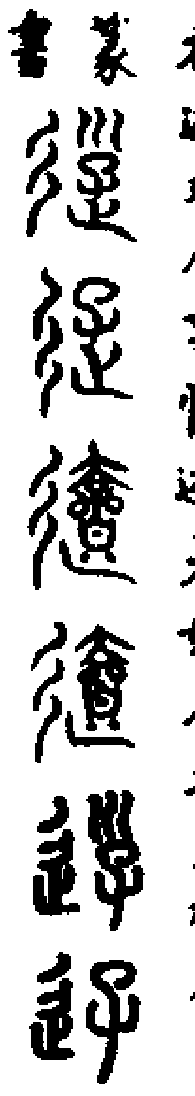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大任
書寫儒士臣金書
圈點監生臣敦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二十尤

遊（洪武正韻于求切遨也通作游顏野王玉篇余周切遨遊與游同。遷古文。丁度集韻遊行也或从子作遊从斿作遊。吳棫韻補叶音延知切放也班）彪閒居賦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以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釋躬於伯媯又叶音羊諸切黃庭經五靈夜燭煥八區子存内皇與我遊身被鳳衣銜虎符郭守正紫雲韻遨遊行也如支游从游多用此游字義與遊同不可兩押如游殊郤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遊遨（二俗）迂（古）遊（通）遊（正）音由遊敖循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迂以周切走也與遊義同俗用遊遝遇還迂逰遊（並同）楊桓六書統[illegible]毋譯放行也从辵从斿子也逕隸（同上）逕隸𨖲遹意遂行也从辵从去从自从進省言遠游者當早自進悔而還也𨖲省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求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遷从辵意舊誤以為游字古文今正此字改用於遨遊之義尤切又憂遷自如也亦借猶荀子優猶知足作斿遊非今書慢遊是好合正周禮八曰斿貢俗字韻會定正（字切韻媽韻實延遊）

（篆書）（並六書統）

（隸書）遊（石經論語）遊（石經公羊並洪適漢隸分韻）遊（帝堯碑）遊（唐扶頌）遊（夏堪碑並漢隸字源）遊遊（並六書統）（真書）遊（王羲之）遊（王獻之）遊（智永）遊（虞世南）遊（顏真卿）遊（柳公權）（行書）遊遊（並王羲之）遊（智果）遊（顏真卿）（草書）遊（智永）遊（懷素）遊遊（並張錫溪）遊遊（並鮮于樞）遊（趙子昂）

赤水遊（莊子黃帝遊於赤水之上）蘭臺遊（文選宋玉風賦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此寡人與庶人共者也）荊臺遊（藝文類聚楚昭王欲之荊臺遊司馬子綦進諫曰荊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雲夢遊（淮南子所謂樂者遊雲夢陟高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釣射鷫鸘之謂樂于列女傳楚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乘王親乘駟馬以逐登附莊之臺以望雲夢之囿乃顧謂二女

曰樂乎吾願與子生若此通鑑漢高帝六年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帝問陳平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信聞天子出游其執必郊迎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會諸侯於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

玄圃遊

穆天子傳天子遂襲昆侖之丘遊軒轅之宮眺望鍾山之嶺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玄圃之上乃取其嘉木艷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重膏銀燭之寶應天府志梁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王筠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太子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西河遊（劉向新序晉平公遊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乎）

牛山遊（韓詩外傳齊景公遊於牛山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蓁蓁）

海上遊（劉向說苑齊景公遊海上樂之六月不歸）

龍門遊（南史陸倕傳梁天監初倕為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關中遊（王性之默記胡先生翼之）嘗謂滕公曰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則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為有益於學者矣一日嘗自吳興率門弟子數人遊關中至潼關路峻隘捨車而步既上至關門與滕公諸人坐門塾少憩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萬里形勢雄張慨然謂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

烏衣遊（南史謝弘微傳弘微繼叔父混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詩所言昔為烏衣游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蕭介傳介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兄昞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赤壁遊（宋蘇東坡）大全集赤壁賦云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又云夢一道士羽衣蹁躚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詳壁劉須溪集乳燕曲王朋益

僉事夜坐文江之上屢稱赤壁之遊樂酒餘索賦因取生聞語參差述之

赤壁之遊樂但古今風清月白更無復作矯首中州公何許共我橫江孤鶴把手笑孫劉寂寞顧有使君如今否看青山似我多前郄歎見我伴清酌　江心書生非城郭撫千年桑田海水神遊非昨對影三人成六客（[illegible]生間語）更倚歸舟夜泊尚聽得江城愁角渺渺美人兮南浦耿余懷感淚傷離索天正北繞飛鵲

湧金遊（元王惲秋澗集）

予回轡共山有客過而問曰湧金之遊樂乎曰樂矣不無詩乎曰無有也客曰事樂會之於心心樂寓之於口且蘭亭之勝至今尚為美談者其以有託於斯文也客退於是乎書長短句以歌時孟夏十四日也　曉雲拂山山氣昏出未萬壑烘朝暾丹崖翠壁畫莫出但覺詩境供愁新地靈祠古秘幽怪天投神柄專其尊年年簫鼓祠下路東風十里楊花春我來愛此山水窟天氣着物清而溫湧金亭上一觴觴主人留髡醉金罇水邊洗潑多蔗人往來但看珠華裾不知僊家只奇貨明珠脫串一一浮出摩尼真波間可說不可掇雲錦襬動玻璃盆書生潤身那羨此席上正有吾家珎舉盃酹水但黙禱山靈垂意衷王謙願分秀色貯詩腹一洗萬斛胸中塵仙官有請固不拒山鬼竊笑君無因不然結茅傍脩竹雲烟占斷西湖曲月明舒嘯碧山巔喚起公和跨黃鶴

蓬萊遊（高似孫騷略植臺松桂杉篁之表翠樾如園一塵不泪宇以蓬萊遊而有其辭　綠連霧兮窈窕翠生香兮輕浮花得道兮無妍鳥涉仙兮何愁心太平兮太平功如水兮先秋喬松來兮樂去脅余蓬萊樂兮堪游）

金霄遊（大洞經王虛順玄歸天晨金霄遊）

姑射之游（宋江藻浮溪集荅梁肖林啓仙風道骨早參姑射之遊聖諦真詮晝發鍾山之秘）

錦里遊（萬花谷西蜀有尼造補贊香油本州進之宮中謂之錦里遊乃幸蜀之識）

樊杜勝遊（倪生隨抄唐公卿近郭皆有園池以至樊杜數十里間林泉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址尚存者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一船般以擬歲時遊觀）

紫府勝遊（獻壽文黃學士壽吳丞相壽鄉記山人之帳何如紫府之勝遊攏上之書何如金壇之秘籙壽鄉之所有人世之所無也）

藩府英游（龍虎山志至大三年四月贈高士陳義高真人誥曰春坊德選藩府英游義至剛而貌翠庸韻不肯而邁前古）

名園遊（事偶韻語晉王獻之字子敬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

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入辟强方集賓客獻之遊歷旁若無人辟强怒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蒼頭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屑意

小山遊 南史張稷齊永明中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 **山澤遊** 南史到溉傳梁天監初任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爲山澤之遊 馬明叟實賓錄宋謝靈運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遊時人謂之四友 周密澄懷錄許詢好遊山澤而體便陟涉以爲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白鹿山遊** 通鑑綱目晉安帝元興二年燕王熙與其后苻氏遊白鹿山后苻謨幼女也是行也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林澤遊** 世說新語謝太傅稱脩齡曰司州可與林澤遊（王胡之別傳曰胡之常遺世務以高尚爲情與謝安相善也） **山水遊** 南史謝靈運傳靈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竹林遊** 續後漢書狂士傳阮咸字仲容父熙武都太守咸性達不拘與叔籍爲竹林之游 晉史擇塵王戎每與阮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三字蒙求晉嵇康所與交者山濤阮籍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之游世稱竹林七賢 **田園遊** 海錄碎事洗慶之既貴給三望車慶之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日與馬成二今乘此安之遂固讓三望車 **出郊遊** 世說新語王東亭作宣武主簿嘗春月與石頭兄弟乘馬出郊時彥同遊者連鑣俱進（石頭桓遐小字中興書曰遐字伯道溫長子也仕至豫州刺史）唯東亭一人常在前覺數十步諸人莫之解石頭等既疲倦俄而乘輿回諸人皆似從官唯東亭奕奕在前其悟捷如此 **踏青遊** 成都志風俗舊以二月二日爲踏青節都人士女絡繹遊賞緹幕歌酒散在四郊歷政郡守慮有強暴之虞乃分遣戍兵於岡阜坡塚之上立馬張旗卓望之公曰慮有他虞不若聚之爲樂乃於是日自萬里橋以錦繡器皿結綵舫十數隻與郡僚屬官分乘之妓樂數船歌吹前導命曰遊江於是郡人士女駢集於八九里間縱觀如堵抵寶曆寺橋出讌于寺內寺前剏一蠶市縱民交易嬉遊樂飲倍於往年薄暮方回公於馬上作歌其略曰我身豈比狂遊輩蜀地重來治凋瘵見人非理則傷嗟見人歡樂生慈愛 **竹馬遊** 溫革瑣碎錄王元長曰小兒五歲曰鳩車之戲七歲曰竹馬之遊 **八駿周遊** 書林廣記八駿周遊周穆王少好神仙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黃帝馬乃乘八駿之馬奔戎爲右造父爲御又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九懷秦遊** 高似孫緯略九懷秦遊 君之來兮鞭潮令冰夷兮母驕撫余車兮安驅海難墳兮魂銷龍翼翩兮既來旌翠蓋兮生埃蛟抗刃兮波赤燄霧光兮蓬萊樂莫樂兮佳游哀莫哀兮忘歸簫鐘兮鐃鼓吳歌兮楚舞魚飛兮鳫奔君之樂兮俣俣態嘽兮叢戟陳席兮楚楚撰德兮蒼崖秦學聲兮豪詡騎雜遝兮鑾玲瓏窮爲迹兮寬踐官民如蟹兮誰能聽海水作兮號魚龍歉未殫兮樂未終金母號兮漢旌紅 **從赤松子遊** 通鑑漢高祖五年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千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固未嘗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宋楊誠齋集辯免除實謨閣學士不允詔緇衣之好未嘗忘求舊之心赤松之遊自難回知足之志固進爵職膺昭至懷 **從吾兒遊** 西漢書漢張良傳高帝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恐使建成侯呂澤刼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以上嫚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卑辭安車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亦一助也云云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宴置酒太子侍四人者從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何爲者四人各言其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涕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將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從逢干遊** 史記漢朱雲折檻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 **效潘岳遊** 世說新語潘岳妙有姿容

好衶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冲絕醜亦復效岳遊遨於是群嫗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給呂祿遊（史記漢酈況紿呂祿出遊周勃乃入據北軍誅諸呂）

張耳雅遊（西漢書陳餘傳張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傍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聚也）

主父困遊（兩漢蒙求主父偃遊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傳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遍入關見衛將軍上書闕下朝奏暮召

貴游（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北史薛辯五世孫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唐韋應物詩貴游行　漢帝外家子恩澤少封侯垂楊拂白馬曉日上青樓上有穎如玉高情世無儔（一作非無儔）輕裾含碧烟窈窕似雲浮良時無還景促節為我謳忽聞艷陽曲四坐亦已柔賓友仰稱嘆一生何所求平明擊鍾食入夜樂未休風雨愆歲候兵戈橫九州焉知坐上客草草心所憂宋薛季宣浪語集貴游行　沙堤大蓋何穹窿底人佩玉鞍蒙狨僕如熊虎馬游龍誰何出入咸陽宮笑刀斫體類芙蓉步

趍持重為雍容諸侯爰繞事百工調元為驂裨九重萬錢一食替鼓鍾猶言下箸終無從興時雜嗽腸不充家徒壁立其室蓬抄摭語麗文彫蟲繪為綺句欺南宮不分菽麥儔知傀且無萬卷洗胸中脂韋媕娿陳小忠竭民膏髓自為功摺膺事惟迎逢肯思責難始為恭君王謂賢拜三公門如沸湯賄賂通財侔縣官邑侯封積金猶欲齊濁棨家有錢爐非範銅貴官鬻獄揚威風後房的皪燕支紅皆民女婦來無蹤有憂失得常忡忡殺賢賊能推英雄汲將同類塞要衝害苗之心饒蝗螽忽彎射羿逢蒙子怡然自得豁心胸黯如抹漆何亦眾向人自欺咤匪躬高自標置人盲聾主言使擬稱儒宗學禪逃俗生談空無非友朋相磨礱世間將謂無軻雄言出波流士興衰卻矜巧宦官既穹笑伊曾儒嗟道窮耶知達人節青松眡而土苴及蛆蟲古人雖異理道同姦邪未必皆令終君不見晉朝逆胡讙金墉為奴為僕豈惟悽怨巡北戍唐姚合詩詠貴游　貴游多愛向深春到處香凝數里塵紅杏花開連錦障綠楊陰合拂朱輪鳳凰轉畔飛金盞絲竹聲中醉玉人日暮垂鞭共歸去西園賓客附龍鱗劉兼詩貴游　綉衣公子宴池塘淑景融融萬卉芳珠箔照天春未老管絃臨水日初長風飄柳線金成穗雨洗梨花玉有香醉後不能離綺席擬邀青帝繫斜陽羅隱詩貴游　館陶園外雨初晴綉轂香車入鳳城八尺家僮三尺箑何知高祖要蒼生中興江湖集葉嗣宗貴游　五陵年少儘風流十日安排一日遊林下幽人差省事筆床茶竈便登舟江湖續集武朝宗貴遊　鈿車轆轆輾芳塵步障香移一片春花下玉盤行禁臠御前宣勸到湖濱

出遊（詩泉水篇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唐韋元旦詩奉和聖製出苑遊矚應制）彤閣曉闢問安迴金輅春遊博望開渭水晴光搖草樹終南佳氣入樓臺招賢已從商山老託乘還徵鄴下才臣在東周獨昏滯欣逢睿藻日邊來唐僧皎然泓秀詩出遊　少時不見山便覺無奇趣狂發從亂歌情來任閑步此心誰共證笑看風吹樹蘇東坡大全集上巳日與二三子攜酒出遊隨所見輒作數句明日集之為詩故詞無倫次（伯）恭先生志林云黃州定惠院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歲盛開時必為置酒已五醉其下矣今年復與參寥及二三子訪焉則園已易主主雖市井人然以余故稍加培治山上多老枳木花白而圓香色皆不凡以余故亦得不伐既飲復想於尚氏之第尚所居竹林花木皆可喜醉卧閑上稍醒聞坐客崔成老彈雷琴作悲風曉角錚錚然意謂非人間也晚乃步出城東入何氏韓氏竹園遂置酒竹陰下與畫乃徑歸元豐七年三月初

三日是也　薄雲霏霏不成雨杖藜曉入千花塢（次公莊子原憲杖藜應門）柯丘海棠吾有詩（子仁按黃州東坡圖云柯山四望直南高丘也故以名柯丘東西隅海棠一林甚茂故云柯丘海棠也）獨笑深林誰敢侮三杯卯酒人徑醉（子仁退之詩三杯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一枕春睡日停午（次公先生詩又云三盃軟飽後一枕黑甜餘）竹間老人不讀書留我閉門誰教汝（子仁晉王徽之傳吳中士大夫家有竹欲觀之使出造竹下嘯詠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之不顧將出主人閉門徽之賞之盡歡而去）出鬱蓑枳十圍大寫真素壁千蛟舞（子仁按東坡圖云柯丘南尚氏家有叢枳甚大公嘗自為圖之故云寫真青壁千蛟舞者也）東坡作塘今幾尺（子仁塘在東坡雪堂下先生詩文云會堂作堂徑千步）攜酒一勞農工苦卻尋流水出東門壞垣古塹花無主（次公杜詩桃花一簇開無主）卧開桃李為誰妍對立鵓鴣相媚嫵（次公鄭文寶詩日暖鳧鷺行喃于淺深桃李卧開花）開搏稽草勸行路不惜春衫汙泥土褰裳共過春草亭扣門卻入韓家園子（子仁按東坡圖云春草亭韓家園皆在東門外）轆轤繩斷井深碧（師盧仝詩三入寺曉未來轆轤無繩井百尺渴心歸去生塵埃）鞦韆索掛人何所映簾空復小桃枝乞漿不見膺門女（乞漿事見留別樺地院壯丹）

亭（趙伴詩）江南上方臺臨斷岸雪陣翻空迷仰俯欲人饒我玉叢羗大冷烟銷誰為賣崎嶇來鏹下荒僕（子常有別過侍云里婦夜亡內逆婦里母卿來縕請大於云內家云治灼事內凡逆還）姃妃隔花聞好語（次公李賀詩沙路歸來聞好語）更隨落景盡餘樽卻傍孤城得僧宇主人勸我洗足眠（次公先生詩又云洗足關門聽雨眠）倒牀不復聞鐘鼓（次公杜詩睡美不聞鐘鼓傳）明朝門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許平生所向無一遂。蓋遊何事天不溫固知我友不終窮豈弟君子神所予（次公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又和陶潛遊斜川詩韻正月五日與兒子過出遊作　謫居澹無事何異老且休雖過靖節年未失斜川遊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我本無所適汎汎隨鳴鷗中流遇洑洄捨舟步曾丘有口可與飲何必逢我儔過子詩似翁我唱兒亦酬未知陶彭澤頗有此樂不問點爾何如不與聖同憂問翁何所笑不為由與求。蘇頴濱集次韻子瞻端午日與遲适遠三子出遊　人生逾四十朝日已過午一逢少壯樂日逐老病苦丹心變為灰白髮髮可數惟當理鉏耰教子斂稷黍誰令觸網羅展轉在荊楚平生手足親但作十日語朝游隔提携夜卧困烝羹未歌唇　詩已治男靈祖士生際風雲富貴若騎虎柰何貧賤中所欲空齟齬洪忠宣公鄱陽集次三月望日出遊　無馬假借車豈必朱丹轂駕言暫出遊寫憂慰窮獨寺芳不見花宿莽埋谿轍區區十里間良友始追逐晤語得正人頗欣富方穀書齋大蕭條回面少林麓欲作納涼亭因茲出求木履橋雖云安欹柱恐頹覆臨深念垂堂徒行漫捫腹道險能推輪畏聞聲轆轆彤歛久衰德揺几僂擊蠻五方民雜居瀕澤非廣谷雞犬或相聞要知是荒服跋涉頻問津引領主人屋老稚俱迎門擊鮮錯豚肉日暮途阻脩還粮不辭遠吻緣籍醇醪餉口貲饘粥望日覩新詩珠璣圖且熟可追寶劒篇高誦素靈哭宋王十朋梅溪集上元山中百姓出遊作三章諭之　鄰里相呼入郡城已歌楚舞沸歡聲三宵遊罷同歸去努力耕桑事父兄　三日婦游喜遇晴還家又見麥青青但須及早輸租稅莫要勾呼到訟庭　好去畊耘隴上田但能勤苦有豐年家家飽煖身康健更向明年看月團陳后山詩和黃生出遊三絶句　右坊左里遠相求東度南登稱意遊（皆先日嘗錄）已著蓮峯坊曰極不應疾雨使心休（日抽用工絮賦意）諸郎騎墮萬人看新有詩聲伯仲間作意登臨還得句此生寧復要長閑（謝靈運有登臨海嶠詩孟郊詩夜學曉未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勝欲登臨強作歡衣冠未動意先闌從今泉石非吾事只借君詩細細看（東坡詩作縱樣水非吾事）

劉元城盡言集出游（飢甚買寒具飲酒戲明彥姪）歎子坐愁思出游麗日光風得情節一百五日寒食近二十七品雞羹關豐空釜冷柰酒何變劑建環當佳設詰屈宛港腸九回縉緞洋如衣百結玉笙繞指影參差踈擩度風曉明殘濁醪引滿亦何負響齒膏唇凹水雪君不見龍丘行令識點鹽又不見韓虞出燕歌魚鱉生緣自信可柰何歸抱朱關畫常閉陸游渭南集正月五日出遊　大作閑人不慣愁新春天氣更清柔未爲遠海十年別且欐斜川五日遊細柳拂頭穿野逕落梅黏袖上漁舟此身定去神德近倚遍江南賣酒樓　出遊　八月石帆秋聊爲汗漫遊本因尋友去卻爲看山留小草題僧壁長吟上驛樓月能從劇飲天可寄閑愁高下評泉品縱橫記酒籌花間過門入水長信船流徽觸人雖柰脂韋我自羞此心君不信試往問沙鷗　儻道衰翁嬾來閑亦出門倚琴來竹院采藥宿山村雪路嗚長耳煙堤駕獨轅殘年常自在何以報君恩　出遊所至皆忻然相迎口占示之　寓館兼山澤行裝半雨晴隨宜分樂物投老惜人情邂逅成新識殷勤講舊盟農家尤可念迎勞轍春耕　出遊歸鞍上口占　渺渺煙波飛槳去迢迢桑野策驢還寄懷楚水吳山外得意唐詩晉帖閒每惜好春如我老誰能長日伴人閑世間自是無祟得勲業元非造物慳　又出遊　社近頻逢雨春深卻喜晴會烟僑山起神鼓隔林鳴客駐觀農饁兒歸遺母羹豐年多樂事何以報時平綠樹魚鹽市青蕪雉兔場采桑村女集入學幼童忙戶賽祈蠶願家藏問孝章村坊多美酒爛醉答年光　采樂今朝偶出遊溪邊小立喚漁舟木須着句悲搖落嫩日和風不似秋　朝行驢背穿幽谷暮返漁家涉亂流提起短笻成一笑每煩上座為分憂　出越城遊　出郊聊擴目小艇受推風烟柳淺深綠水花顛倒紅秋光無遠近晚興信西東欲訪幽人宿高播古木中　出遊至僧舍及逆旅戲贈絕句二首　山僧邂逅即情親野叟留連語更真淡淡論文端有味一彈指頃百年身　飯炊適熟如延客犬喜來迎似到家雨濕茅簷草煙濕不妨笑語暫喧譁　出遊　舉世誰能伴我閑出遊隨處一開顏繫船紅蓼將軍廟秣蹇流觴內史山小市晚經搖落後高城回望莽蒼間歸來燈火湖塘晚指點柴門未上關　來往人間不計年一枝笻杖雪隨肩掃除身外閑名利師友書中古聖賢支遁山前饒水石葛洪井畔偹風烟小癡大黠君無笑買斷秋光不用錢　行路迢迢入谷斜繫驢來憩野人家山童負擔賣紅果村女緣籬采碧花篝火就炊朝甑飯汲泉自煑午甌茶閑遊本自無程數邂逅何妨一笑譁

莫笑衰殘百不能一枝笻杖捷飛騰山空野火焚秦寨日濟烟蕪逼禹陵小浦漲潮迎釣艇踈鍾出谷送行僧踟躕不覺歸途晚村落人家已上燈一樽隨處可開顏此事深疑造物慳地可登臨多恨遠身常強健又須閑山園小市烟初斂霜著横林葉半敧徙倚闌干君勿歎日斜猶及棹舟還　漁村酒市本無期小蹇扁舟信所之丹葉滿林霜落後敷萍黏地水枯時　山林閑寂歸雖早齒髮衰殘病已遲努力及時謀自適錦囊多貯暮秋詩　山有籃輿步有舟放翁身健得閑遊半牛點點日將夕蒲柳蕭蕭天正秋　細徑僧歸雲外寺疎燈人語酒家樓歸途更愛湖橋月得倚闌干爲小留　霜氣蕭條木葉黄佳時病起意差強雲烟古寺閑僧梵燈火長橋兒戲場一枕清風幽夢斷數聲旅飯野蔬香道邊莫笑衰殘甚獨往山林興未央　禹穴胥濤路中分畫橈衝破一川雲柯橋僧閣凌空起海市漁歌帶月聞　蟹束寒蒲大盈尺鱸穿細柳重兼斤酒家報我新醅熟且撥閑愁寄一欣　僧院軒窗酒市樓過門自入不須留恰來竹下尋棋局又向沙邊上釣舟詩放不能諧律呂書狂猶足走蛟虬秦碑禹穴風烟外一弔興亡萬古愁　九日陰翳一日晴此行處處是丹青斷雲零落江郊路壽木輪囷古驛亭饁婦微行望晰曨漁歌相和起烟汀拔山意氣今何在

猶有遺祠可乞靈（路過項羽廟）　近遇父老遠尋僧病起經行力漸增纖塵蹋樸鳴軋軋稻陂瀦水葉登登淺深村落時分徑高下川原自作層薄暮到家還熟睡隔林鍾鼓報晨興　吳地清明未減寒黎花初動杏花殘平沙漫漫人爭渡微雨蕭蕭客跨鞍野寺吹螺作春會山郵雜來具朝餐已聞九帙吾何覬時說金丹孫自寬　桑阡南陌適逢晴小蹇輕裝短作程白水滿陂秧馬躍綠陰遶舍緯車鳴過村小婦憑墻看入手高人攬轡迎剩倩東風吹柳絮放翁詩到此時成　萬里崎嶇蜀道歸荆州非復壯遊時行吟自怪詩情減坐睡人驚酒量衰卷地風號雲夢澤黏天草映伏波祠一枝藤杖平生事擊鼓開帆未恨遲　作晴出遊　八十山翁病不支出門也賦喜晴詩小樓酒旆闌街處深巷人家晒練時本借微風欹帽影却乘新綠弄鞭絲歸來幸有流香在剩伴兒童一笑嬉（流香玉[illegible]酒名）　晴和出遊湖山間　日出氣稍和呼船渡烟津微風西南來水面生魚鱗適此一日佳聊娛百年身捋鬚俯舡舷一笑彼何人閑餘春事蚤已覺陽和新梅花處處開幽香襲衣中久病喜我出問信傾鄉隣舟回不須速看涌白玉輪　雪後出遊戲作　小歉平岡雪陸離幽人又賦探春詩典琴沽酒元非俗著屐觀碑又一奇大度乾坤容落托多情風月笑衰遲吾生

也似梅花淡煞未歸來蝶不知　歲暮出遊　殘曆消磨無半紙一年光景又成非屋溝雪水滴欲盡江路梅花開尚稀竹院籌燈留度宿旗亭沽酒勸無歸此身自笑知何似萬里遼天一鶴飛　病中思出遊　病覺難猶在秋天已自清閑思尋酒伴嬾共主詩盟烟艇桐江去籃輿剡縣行會心隨處住便足了餘生　姚鏞行湘藁　出遊　春來日日風兼雨今日晴明試杖藜閑戶不知花信過野桃開了到棠梨　曾協雲莊集　有翼借前韻招同社出遊次韻　總道無晴却有晴携人幽事不勝清擬同騷僕從長吉不遣摘奴覓李衛四山濃淡要題品百卉後先宜接行登覽不憂風雨逼揮戈須駐日西傾　諸公出遊有翼有詩和者盈軸次日飲正卿家出以示余走筆繼韻　可堪俗事苦相留不許聯翩李郭舟酒興定知鯨浪吸詞源聊看峽江流名如北斗誰能把價重連城未易酬恰似西都數人物校書中秘讓諸劉　趙蕃淳熙藁　初八日人事少閒命車出遊因以尋詩首訪滕王閣紛然慮沾思為之散已過東湖得孺子亭亭閣幽邃乃咏阜鄉復作者一時詩板甚多擇數知名句錄之又東數步得孺子祠有像設及曾公家書南豐所作祠堂記及沈持要重立歲月壁崩糞積殊異敬事追遂遊雨入總持寺謁澹臺子羽墓閭當公祠墓有大冢立於其前祠有樂

章無盡所作　雨止絕南昌縣徑還艤舟之地作五詩　細雨微風湖上亭柳深荷密競青青生平漫與形神接客裏孤游耳目醒　題詠紛紜幾詩板畫圖零落半幽屏像祠只在荒墩外小徑輿籃更一經　務創西都弊事知此一時忠邪爭情嫉基業竟陵遲豈曰忘五就衰哉逢百罹嚴凌亦同趣始感及終衰　潛德固宜祀高文寧可埋淒涼危像設漬蝕半苺苔昧爾前賢貴空令見者哀欲言寧我聽小立謾徘徊　瀕湖有幽寺避雨適來過更役母廣邊幽尋所得多雷祠真詭特古墓絕微訛禹冢森奇畫巖趺戴稚歌　南昌假傳欲上書孺子乃復辭聘車東都已顛不可救莽墓未露猶枝梧福為市卒終潛吳錄乃懸榻太守居吁哉迹異心不殊出處語默如是夫　蘇洞冷然齋集　出遊　芳草盈盈水漲陂淺萬驚動碧瑠璃心情自逐遊絲起愛入春風夏禹祠　呂居仁詩　出遊　日日春濃病不知偶遊僧寺送春歸長年悞聆將軍馬漸老空悲遊子衣　山路有泥知雨過村場無酒驗人稀今秋定作江東計趂得鱸魚八月肥　何澹小山雜著　兩監同舍出遊和吳監丞韻　我本麋鹿姿牽來入京闕舉動違真性驅馳了歲月自慚西湖水照見種種髮乘興陪諸公放舟烟浪窟小雨裊風埃輕霾翳林樾春深荒李競路滑半馬蹶已辦登山屐不羨凌波襪沿堤逐

樹陰傍寺訪禪衲杯行知已深歡意殊未竭日暮碧雲横西山高突兀翹周臣滏水集上已遊西園分韻得蘭字與楊禮部携同院諸公賦　相逢草草即盃盤誰識吾曹簡褻歡燕蹴舊花隨茵席魚摇波日動闌干無窮照影溪溪柳不住吹香晼晼蘭已屬清明連上巳更容飛蓋接鵷鸞　踐鳳騎麟玉荀班騫騏不作杜陵酸已煩蠻紙書陳迹更許仙舟泛碧瀾　酒令數師嚴細柳詩聯鑾戰劇阜蘭遨頭却迓瀛洲去夢覺揚州鶴背寬　元藍静之藍山集出遊　病中三月不出户暖日晴風始一遊處處鳥鳴催布谷山山花發叫鈎輈幽人几杖來相就野老壺觴起更留童僕不知觀物意歸途催報夕陽收陸子方集三月旦日出遊　季春已一日寒氣猶襲人齋中偷小暇陌上追餘春金華古精廬幾刼化微塵入門何所見脩竹出墻鄰迤北過崇明殿閣何嶙峋山房閑不啓俗客來輙嗔徐歸偃藤床息我定力弱殘書了一卷古意含酸辛山茅聊止渴起瀹石泉新　送李義夫出遊　與君丱角志相期歲晏行藏各有違老樹晚花空自媚秋林病葉更先稀時情淡薄元無味世路艱危總是機門外北風吹石裂祗人瑣瑣欲安歸　梅花卸玉春寒淺柳色搯金雪意消老子偶然詩興動又挑行李過溪橋　三千丈髮從渠晚九十日春須我遊出卻草堂三五里囊中無得一錢留　少年有志東山卧晚歲方圖北海遊糊口飢寧甘半菽拄胃氣尚食全牛門唐元振今誰在欲趙平原何處求赤白洪崖兩相厄不妨詩句各風流　國朝顧禄詩集上巳日出遊　青雨方霽霧溫風漸紛披欣欣本向榮萬物被春私聯翩華靡子車馬競芳時香塵逐繡陌羅綺爭光輝我服亦已成童丱相追隨浴沂有真樂千載誰能知

後主出遊

太平御覽蜀志曰譙周字允南後主爲太子以周爲家令後主時頗出遊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跨州據郡欲併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唯其德之薄厚也。

明皇出遊

元揭曼碩集題明皇出遊圖應制　明皇八駿爭馳道還是開元是天寶長安花發萬年枝。不識韶華醉中老奎章閣下文書静冕旒端拱唐虞聖此圖莫作等閑看。萬古君王作金鏡虞集道園遺藁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遊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芙蓉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待移仗華清意閑暇宫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不知身在瀛州上親奉圖書侍紫宸。又明皇出遊圖　翠輅風微曉霧開華清宫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倒著宫袍去不回　國朝宋玄僖庸庵後藁題唐玄宗出遊圖

人如天帝馬如龍歡樂情深天寶中內苑行看春草緑不知宫闕起凉風元吳澂支言集題明皇出遊圖　潞州别駕來歸定禍亂安社稷可謂文王曾孫矣友愛兄弟如家人禮朝罷每與諸王遊此在開元勤政之初若未甚害然古昔萬乘之尊蓋自省方觀民之外不輕於出故曰無非事者而周公之書亦以游爲戒何也防其源也上無典學之主下無革心之臣則視此爲常事而不知怪嗚呼豈待天寶之滛佚驕急而後可以亡國哉

五王出遊

元虞集道園學古録唐五王出遊圖　華萼樓前御柳長春風馳道暗塵香龍姿鳳質多相似黄髮爲期樂未央

公子出遊

南遊寓興唐公子出遊圖　恰從馳道按鷹回滿袖香塵拂不開馬駿如龍人似畫王孫曾見太平來

洪崖出遊

元黄文獻公集題洪崖出遊圖　靈仙飛化事難言騎背春風度市門不到人間今已久多應醉卧古藤根

衣冠出遊

漢書叔孫通爲奉常惠帝以朝長樂宫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通請間曰陛下何自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柰何乘高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知之矣願陛下作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蓋朝宗廟大孝之本乃詔立原廟

三公出遊

晉史揮麈王戎爲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寀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史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

雨出遊

唐書段文昌從師荆南遇旱槍解必雨或大雨過出遊必霽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棄家出遊

列仙傳趙縮手不知其名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於咸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紹興末蓋百餘歲矣方歸行縮兩手於胸前以是知名也

微服逸遊

常談胜録唐牛奇章帥維揚杜牧在幕中夜多微服逸遊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潜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别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街子報帖云杜書記平善乃大感服

王孫遊

江淹賦芳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謝朓宣城文集王孫遊　緑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宋曹勛松隱集王孫遊　紅芳開繡户碧草襯斜陽樓上頻回首思君道路長大桃與芳草艷色明朝陽思君念華旦賤妾惜容光　國朝僧宗泐全室集王孫遊　煙浪迷行舸風塵染佩琚今年春草緑猶在九華居　以

遨以遊（詩柏舟篇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匪紹匪遊**（詩大雅常武篇匪紹匪遊注遊遨遊也詳武）**諫太后遊** 通鑑綱目梁武帝天監十八年九月魏太后遊嵩高（初魏明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群臣示男女之別也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不聽至是遊嵩高數日而還）通鑑集覽不言王后夫人（禮所以不言及王后夫人者無此禮也）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詩泉水衛女思歸也緣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注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李嶠諫遊** 唐書李嶠傳嶠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為中書令乃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閭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惧如禍産意外縱不自惜柰宗廟蒼生何 **玄禮諫遊**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二載上在華清宮欲夜出遊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諫曰宮外即曠野安可不俻不虞陛下必欲夜遊請歸城闕上為之引還 **劉蛻諫遊**（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四年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涼築城應接未決於與師南蠻侵軼干戈悉在於道塗旬月以來不為無事陛下不形憂閔以示遠近則何以責其死力望節娛遊以待遠人乂安未晚。**王起諫遊**（新唐書王起傳起王播之後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元和末累遷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 **處厚諫遊**（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冬十月翰林學士韋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四 **公輔諫遊** 宋史陳公輔傳欽宗朝公輔擢為右司諫時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也。**上箴諷遊** 新唐書李德裕以敬宗昏荒上丹扆六箴以諷偽游輕出也又穆宗好畋獵白居易續虞人箴以諷云。**白帝宸遊**（元晉山集白帝宸遊圖）游龍玉勒擁霓旌宮女三千作隊行帝子

不知何處去天風吹雪上瑤京 **羽駕真游** 宋王珪華陽集掩皇堂慰皇太后表羽駕真游已會在天之聖龍蟠厚地終承卜世之祥 **衣錦晝遊** 北史封隆之傳封子繪勃海脩人也北齊神武崩文襄以子繪為勃海太守執其手曰誠知未允勳臣官望但須鎮撫其衣錦晝遊古人所貴宜善加經略不勞督常太守向州叅也新唐書張士貴傳士貴高祖時拜右光祿大夫從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又從平洛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錦晝遊耳進封虢國公右屯衛大將軍安陽集相州新修園池記觀吾壹者知太守伏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君也唐錢起詩送外甥范勉赴任常州長史兼覲省云還鄉即晝遊 **放螢夜遊**（資治通鑑隋煬帝紀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開元夜遊** 南部新書唐明皇有年在華清宮值正月望欲夜遊陳玄禮奏曰宮外即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闕 宋周美成清真集開元夜遊圖并序唐景龍中明皇自潞州別駕來朝遂留京師中夜發策引萬騎以安宗社易如振臂其英毅之姿凜然可想當是時如王毛仲李宜德皆以騎奴執鞭扈從事一旦乘天威相附麗以起韋杜之間獵師酒官封官賜第賞賚華渥後宮游燕未嘗不與然皆庸人崛起不得與佐命中興之士比寵榮極矣猶鞅鞅觖望其後多被誅戮或貶以死向使君臣無忘艱難以相戒勅則諸臣各保世寵而天寶之禍必不至魚爛如此古人以燕安為酖毒豈虛也哉此本李公麟所摹乃歐陽氏舊物也 潞州別駕年十八彎弓射鹿無虛發真龍絕水魚驚散衆軍後騎鬼蹋渡咸原瑞氣映壺關城南書生知阿瞞解鞍下馬日向夕炙驢行酒天為歡生上何人識天意獵帽破靴朝邑尉旋頭夜轉紫垣開太白光芒黃鉞利萬騎齊呼左右分將軍夜披玄武門鏖兵三窟畫妖黨開寢五門朝至尊羽林蕭蕭參旗折太極瑤光淨烟雪殺身志在攀龍鱗唾手成功探虎穴麾下且使李與王輕形玉帶持鞭扈。晉文賞功從悉錄漢光道舊情無忘興燕宮中張秘戲複道晴樓過李騎連催羯鼓汝陽來一抹鯤絃薛王醉玉隋淒淒微有霜天難與伏參差光宜春列炬散行馬長樂蹕鍾嚴曉妝清絲急管歡未畢瑤池八馬西南出捫參歷井行道難失水回風永相失。君不見當時韋杜閒呼鷹走狗去不還生閒年少英大語臨淄郡王天子父李彭日涉園集唐明皇夜游圖 開元御極垂衣裳登三咸五陵羲皇白環

重譯銀甕出卜夜遨遊離未央香車閬風春與號羅帕復鞍真來黃緒袍錯落綴北斗步輦優游銜鏤巍寧王玉笛上霄漢御路花光爭月光汝陽羯鼓絹帽穩打徹參旗低建章太真霑醉玉欹側力士傳呼聲渺茫單釵掛冠紅粉粧金貂貰酒白面郎君臣玩狎樂莫比清禁喜聞宮漏長若今姚宋生廟堂袖中諫疏神揚揚萬里橋邊行幸處後世龜鑑懷包桑徐師川詩明皇夜遊圖（呂子唐藏真學仙上手生所作）歌吹開元曲鈴華天寶粧花風革袖今宮露赭袍光閃閃連閶闔驛騎從驕驕千門還欲曉九陌作聞香浸游集明皇夜遊圖　日暮繼以燭天家惜寸陰不聞清蹕至纖兒華乖臨要裹馭媚御狻猊噴水沉腁脈來四載同是帝王心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明皇秉燭夜遊圖　華萼樓頭日初墜紫衣催上宮門鎖大家今夕燕西園高爇銀盤柏枝火海棠欲睡不得成紅粧照見殊分明滿庭紫焰作春霧不知有月空中行新譜霓裳試初按內使頻呼燒燭換知更宮女報銅壺歌舞休催夜方半共言醉飲終此宵明日且免群臣朝只憂風露漸欲冷妃子衣薄愁成嬌琵琶羯鼓相追續白日君心歡不足此時何暇化光明去照逃亡小家屋姑蘇臺上長夜歌江都宮裏飛螢多一般行樂未知極烽火忽至將如何可憐蜀道歸來客南內淒涼頭盡白狝燈不照泛蒐人梧桐夜雨秋蕭索

五宅夜遊

資治通鑑唐元宗天寶十載正月　庚子楊氏五宅夜遊與廣平公主從者爭西市門楊氏奴揮鞭及公主衣公主墜馬駙馬程昌裔下扶之亦被數鞭公主泣訴於上上為之杖殺楊氏奴明日免昌裔官不聽朝謁

貴妃夜游

宋方秋崖集貴妃夜游　鳳輦欲上玉花驄恩在君王一笑中三十六宮珠翠裏不知多少恨春風

號國夜遊

宋李端叔姑溪集內侍劉有方畜名畫乃內號國夫人夜遊圖最為絕筆東坡館北客都亭驛有跋其後既作詩錄以相示時欲和而偶未暇今脫集得詩遂次其韻以申前志　天街雨過花滿驄萬人壁立驚游龍飄飄衣袂欲仙去寶鞭遙指蓬萊宮真人睡起春纔柳誰奏琵琶撥先手合歡堂裏謝使人暗香猶帶天階塵宛然相對若可語筆墨頓失當時痕開眼成今合眼古回頭自有來時路長風破浪真快哉快處須防倒騎虎蘇東坡大全集號國夫人夜遊圖　佳人自鞚玉花驄翩如驚燕蹋飛龍金鞭爭道寶釵落何人先入明光宮宮中羯鼓催花柳玉奴絃索花奴手坐中八姨真貴人走馬來看不動塵明眸皓齒誰復見只有丹青餘淚痕人間俯仰成今古吳公臺下雷塘路當時亦笑潘麗華不知門外韓擒虎元朝風雅姚公茂題號國夫人夜遊圖　宴安懷鴆毒蕩佚國將亡緬思天寶載聲色迷君王朝政出多門十九分權綱其誰堪炙手秦號連諸楊扳附勢莫比所與保傲房宮中陪宴樂晝短疑夜長重為長夜遊細馬馱寶裝胡不秉明燭實行徹禮防一從此風熾野鹿馴宮牆五岳出洛浜四海同恢傷維時所貴顯赤族亦罹殃馬嵬脂粉腥陡山津泗濱明年雖幸還大海翻回桑山河增慘澹日月鎖精光門氏瘡痍中哭廟悵煌煌女寵禍何酷百悔不一償在昔豈足懲于茲不可忘劉將孫養吾集題張萱寫號國出遊圖　平明朝天濯掃蒛溫泉午浴侵暮歸意行盡歡遊相府天衢踏騎宵遊嬉不知禁漏今幾許邊醉晚粧鞍綴步龍坊嬉敘揮煙香九萬青天明月炬羅巾三角低髻雲嬛孍嫱倦蒼鷹英雉纍不省子兮嗥聯鞚交睽舊之榮鷩鴻飛鳶何曾畫高足大鞍雌善跨若教畫隆欄五花肯但素姿從七馬人生反復復昔今馬嵬倉猝提竹林三郎愁淚玉環別仗外那知號與秦韓生把筆雙綠綃追寫百年如目見明眸皓齒已三生烟埃彷彿春風面南唐北汴印斑斑江東遺墨再送宮無芳遺臭等寂寞總得千年百世看

秉燭夜遊

唐李翰林集春夜宴桃李園序云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為歡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歲時雜詠沈佺期夜遊詩　今夕重門啓遊春得夜芳月華連晝色燈影雜星光南陌青山浦東鄰紅粉粧管絃遊辨曲羅綺暗聞香人擁行歌路車攢鬬舞場經過猶未已鐘鼓出長楊　王維同楊比部十五夜遊有懷靜者季言　承明少休沐建禮省文書夜漏行人息歸鞍落日餘荳知三五夕萬戶千門闢夜出曙翻歸傾城滿南陌陌頭馳騁盡繁華王孫公子五侯家由來月明如白日芳蓮祭燈勝百花總看侍中千餘騎掛識小隊七香車重學寶馬共喧闐箇裏多情俠少年競向長楊柳市北肯過精舍竹林前獨有仙郎心寂寞却將宴坐為行樂儻覓忘懷共往來幸譬同舍甘藜藿宋梅聖俞宛陵集正月十五日夜出遊　不出嗟慼感出遊將自寬貴賤依儔匹心復如不歡漸老情易厭欲之意已闌却還見兒女不語鼻辛酸去年與母去學母施朱丹今母歸下泉垢面衣少完念爾各尚幼藏淚不忍看推燈向壁臥肺腑百憂攢蘇東坡大全集記承天夜遊　元豐六年十月十一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上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貴

州團練副使蘇某書張子野詩屬疾聞知府龍圖與公闢大卿學士八月十五游山泛湖夜歸　此會隔年應有期湖光分入六橋危誰知素魄當中夜。正是迷魂未醒時天竺好風吹桂子雲濆清露濕槎枝人看使節忘看月燈燭千門閉戶遲楊誠齋南海集和石湖居士范至能與周子充夜遊石湖松江詩韻　石湖醉眼小太空烏紗白紵兩鬢蓬翰林來從胎回上滿袖天香山水中青山半邊日欲沒珠宮湧出初圓月兩仙一棹軟琉璃碎撼廣寒桂花雪中流浪作凜不回兩手播灑千銀堆不知浩浩洪流後曾有茲遊奇特來古人今人煙一抹誰煎麟角續絃絕一生句裹萬斛愁只向秋來千丈髮乾坤清氣集衰不約長安夜遊詩　鳳城連夜九門通帝女皇妃出漢宮千乘寶車珠箔卷萬條銀燭碧紗籠歌聲緩過青樓月香氣潛來紫陌風長樂曉鐘歸騎後遺簪落翠滿街中元黃叔美詩自題黃山秉燭夜遊圖十絕句　赤日揮鞭汗雨流北風破肉雪披裘馬蹄夜半猶迎送爭似黃山秉燭遊　商販求贏百倍收吳檣蜀柂隘中流風波盜賊驚人膽爭似黃山秉燭遊　富貴薰天國可侔董家金塢綠珠樓秋風所過成衰草爭似黃山秉燭遊　銅柱功成瘴霧愁嚴冰墮指北封侯河邊白骨閨中夢爭似黃山秉燭遊　北里金多積未休銀燈帶夢理

牙籌常憂碩鼠防胠篋爭似黃山秉燭遊　金帶還思一品流官居更美柏臺秋駸駸日追桑榆瞑爭似黃山秉燭遊　骨肉臨財構怨讎豪爭忿訟幾時休明朝相望化為土爭似黃山秉燭遊　西老單居尚百憂銖收寸取為誰謀尊中美酒不肯飲爭似黃山秉燭遊　白面郎君不識愁酒酣夜夜宿秦樓千金如水散歌舞爭似黃山秉燭遊　學道談空物外流驅馳聲利更多求晨鐘喚起無清夢爭似黃山秉燭遊　賀方回東山詞夜游曲（鶴沖天）。鼕鼕皷動花外沉殘漏華月萬枝燈還清晝廣陌衣香度飛蓋影相先後箇處頻回首錦坊西轉隱約武陵溪口　當時早恨歡難偶可堪流浪遠分攜久小畹蘭英在否輕付與何人手不似長亭柳舞風眠雨伴我一春銷瘦張炎叔夏詞聲聲慢（余與王碧山泛舟鑑曲王戲隱吹簫余倚歌而和之閒秋高光景奇絕與姜白石垂虹夜遊同一清致也）晴光轉樹曉氣分嵐何人野渡橫舟斷柳枯蟬涼意正滿西州匆匆載花載酒便無情也自風流芳晝短柰不堪深夜秉燭來遊　誰識山中朝暮日向白雲一笑今古無愁散髮吟商此興萬里悠悠清狂未應似我倚高寒隔水呼鷗須待月許多清都付與秋

衣錦夜遊

太平御覽後周書曰劉雄字猛雀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鄉猶衣錦夜遊。今以卿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已為本縣令後有此授鄉里榮之

秉燭川遊

唐語林李德裕自陵入朝將大用慮為人所先且欲急行至平泉別墅一夕秉燭川遊不暇久留也

游楚遨遊

續後漢書游楚傳楚拜駙馬都尉不好學而性好遨遊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樗蒱投壺歡忻自娛

老子遨遊

後漢書馬援為隴西太守但總大體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爾傍縣有報仇者吏民驚言羌反奔入城郭狄道長請閉門發兵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道長歸守寺舍良怖急者可牀下伏後稍定郡中伏之

飽食遨遊

莊子雜篇列禦寇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飲宴狎遊

悅生隨抄咸平中呂從簡向傳正俱以宰相子飲宴狎遊於鄉巷間呂比及政府之歸則先期整衣以待事向耽樂之從多從呂相每誇於同列以家無所憂向相常歎息其

不逮傳正謂從簡曰我與爾酣酒嗜音狎邪無少間爾得稱述我被詈辱何也則人之知子亦不可不察也。

希從娛遊

兩漢蒙求明德馬皇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辭意欵備多見詳擇帝幸濯龍中並召諸才人下邳王已下皆在側。請呼皇后帝笑曰是家志不好樂雖來無歡是以遊娛之事希嘗從焉

辥春遊

東齋記事宋仁皇初辥簡肅公知開封府上新即大位章獻臨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辥出油其後移知成都歲豐人樂隨其俗與之嬉遊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辥春遊欲換前所稱也

軍行如春遊

宋史趙時賞傳。時賞為文天祥參謀軍事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數曰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

西池春遊

類說侯誠叔久寓都下。嘗遊西池有婦人其容甚冶遣小青衣送詩曰人間春色都三月池上風光直萬金幸有桃源歸去路如何才子不相尋他日又得詩曰春光入水到底碧野色隨人是處同不必懸懸頻借問妾家祇住杏園東青衣引生至大第杯盤交錯燈火如畫生歸數日復至其處都迷舊路老叟

云此有狐惟多爲人妻生欲再見之青衣復送詩曰睽離今月青書斷君問簿翁書得因沾灑暗思前古事。鄭生的是賦情人乃復見姬俛首愧報生曰大丈夫當眠烟卧月占柳憐花則無憂矣相携卧居極厚生有曰家南陽乃往詣之曰爲娶都氏爲婦生以書謝絶姬後十年都氏死生亦失官嘗出宋門輕車駕花牛揭簾呼生曰予非某郎也吾已委身從人矣不敢多言同車乃良人之族也

勝賞三遊（容齋五筆白樂天爲河南尹日舒員遊香山寺數日不歸貽書樂天大誇勝事謝希深歐陽公官洛陽同遊嵩山寺暮抵龍門香山寺雪作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廚傳歌妓至曰山行良勞少留龍門賞雪府事簡無遽歸也王定國訪東坡於彭城一日棹小舟與顔長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下百丈洪吹笛飲酒乘月而東坡時以事不得往夜著羽衣佇立黃樓上相視而笑定國既去逾月復與參寥師泛舟洪下追懷曩游味此三遊之勝今之燕賞者寡儔有之蓋亦値知己也）

世有三遊（海錄碎事荀說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遊俠二遊說三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行違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二十尤

遊

鼓腹而游（羅泌路史赫胥氏之治也尊民而重事方是之時人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鼓腹而遊含哺而嬉晝而動夕而息出三入一惝恍如遺）

奉母同遊（五代薛史僞蜀王衍傳蜀咸康元年秋九月衍奉其母徐妃同遊於青城山駐于上清宮時宮人皆衣道服頂金蓮花冠衣畫霞望之若神僊及侍宴酒酣皆免冠而退則其髻髽然）

士庶競遊（宋歐陽公集風俗記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花開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

歸老釣游（宋王與釣藍樓葉某水某丘歸老釣游）

鄉贊合游（管子山至數大夫不鄉贊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

選勝追遊（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三月庚午敕朕以宰臣學士文武百寮常拘官局罕遂遊從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當此韶景宜示優恩自今月十二日後至十六日各令取便選勝追遊付所司）

琴鶴從遊（五代薛史晉鄭雲叟傳雲叟名遨隱於少室山後聞西嶽有五鬣松脂千年能去三尸因居於華陰時唯有青衿二童一琴一鶴從其遊處好棊塞之戲邀同侶則以晝繼夜雖寒風大雪臨簷對局手足皸裂亦無倦焉）

猿鶴同遊（宋何澹小山雜著山中之樂詞噫山中之樂兮與猿鶴兮同遊幸儋石之有儲奚斗升之復求）

與鹿豕遊（孟子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與魚鳥游（梁書忠烈世子方云伏吾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脫屣耳）

從漚鳥游（列子黃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注齊同也）

白雲遊（宋書褚白玉傳王僧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

鯈魚出遊（莊子莊子與惠子遊

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焉知魚之樂也莊子曰子非我焉知吾不知魚之樂也

鳳集麟遊（宋李流謙澹齋集會慶節賀表　守位以仁動天惟德之充天下而不泰卜周曆數而過期鳳集麟遊百樂生於治國龍飛虎變萬物觀乎聖人）

乳狗不遠遊（荀子榮辱篇乳彘不觸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也）

地有四遊（數類周禮注曰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靈曜文曰四遊升降者春分之時地與星辰從本位至夏至之日地與星辰東南遊萬五千里下降亦然至秋分還復正至冬至之日地與星辰西北遊亦萬五千里上升亦然至春分還復正孔穎達禮疏曰四遊者自立春地後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遊升降正中從此漸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季夏復正自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自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與星辰四遊之義也朱子語類周禮注云土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趙與時賓退錄古今論天體者言人人殊然天主乎動地主乎靜未有謂地動惟考靈耀曰地有四遊冬至地上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其中矣地恒動不止譬如人在舟而坐舟行而人不覺其說獨異）

宦遊（東漢書相如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宋張文潛宛丘集宦遊詩　宦游吾漫爾未忝致身早秋來憶山居遠夜夢顛倒鳴蟲待誰聽落葉煩我掃誰復省勞人吾生常草草）

臥遊（續世說宋宗少文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恐難徧覩名山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元韓明善五雲謾藁題臥遊圖　嵐光帶雨隔清流如此江山屬臥遊一笑非真亦非畫立談騎）

鶴上揚州

倦遊（錦綉萬花谷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穎注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宋王逢原廣陵集餘杭倦遊　醉倚秋風笑自攻偶來還去竟何悰已夫鳳鳥吾不至行矣鯨鯢非所容且把心胸同伏虎誰知頭角是真龍歸乎伊郵如難得免爾西山尚有從朱晦菴集倦遊　故人千里別約我仍丹丘云何一解散書到令人愁此山宜不幽何必賦遠遊（時得伯恭書報罷入台之後）楊冠卿詩倦遊　歸去陶彭澤重來丁令威逢場真戲劇閱世識危機蠻雨沾烏帽京塵點素衣回頭今自笑三十六年非陳郁詩倦遊　水於東海皆良賈山到衡陽無弟兄兩處經行都已遍老夫誰更別關情（江湖續集）高吉倦遊詩　參透諸方向上機瘦藤挂壁倦遊時充然有得機之外口不能言心自知錢塘韋驤集和春陰倦遊　鈴閣興何幽公庭訟不留本能清晝寂偶作夫城遊竹色仍烟草梅香趁水流持杯聽暮角一任起樓頭毛方平耆定錄倦遊　結髮事游走險阻無不經膝間萬里劍夜氣摩斗星朝越春雲國尚志曦穀亭年來涉大患足繭手胼業却思松竹底白日幽扉扃洗心一卷易庭草從渠青何為鍾鼎味醉著不少醒君看鵜梁渚鴻飛獨冥冥元周密公升陽城巖集勸遊　眼底茂林脩竹夢中流水桃花難與難兮行路悲莫悲兮無家　淡薄功名雞肋間關世路羊腸且携烏有先生同入無何有鄉　甫里田十萬步成都桑八百株從教卿用卿法不妨吾愛吾廬（周衡詩倦遊）　萬事雙蓬鬢江山賦倦遊斷猿明月曉珠雨碧梧秋道路中年感琵琶後夜愁客懷無處寫離思滿滄洲）

藏脩息遊（禮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聖人之遊（文子纘義老子曰聖人內脩道德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又曰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於方外行於無門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真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韓淲澗泉日記）文子曰神者知之淵也神清則智明又曰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驟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

古人善遊（周密澄懷錄呂居仁云廬阜只尺讀書少休必到山中所與游者惟）

也古人觀名山大川以廣志思而成其德方謂善游太史公之文百氏所宗亦其所歷山川有以增發之也惜其所用止在文字間若使志於遠大者雖近逮游夏可也

天下遊

莊子雜篇則陽書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疏栢姓矩名係道之士老子之門人也請由天下遊行宇內觀風化察物情也）

外遊

列子曰外遊者求備於物遊之至也

人外遊

南史孔淳之傳淳之隱居不仕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物外遊

開元天寶遺事王休高尚不親勢利常與名僧數人或跨驢或騎牛尋訪山水自謂結物外之遊　江湖集道玄主席薛滄洲厭人間世為物外遊戲成短章紀平生相與之情耳　谷翁仙去始經年遺龕壽峯峯一傳交友大要存古誼希夷曾悟極重玄班僊碧落朝元處夢斷滄洲落照邊回首飄雲關下路瑞芝烽烽長林泉

天遊

莊子外物篇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情相攘（天遊謂不繫心離不係而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鬬若無天遊則六情愈相攘奪夫）　武夷詩集陳觀賓天遊　山水參差六曲流此中絕境適天遊數千萬類根塵淨三十六峯雲氣浮草樹層霄樂壁勝碧龕靜院竹松襴瓊漿可致胡麻熟黏豆何妨為永留　道士號　宋衛宗武秋聲集為雲侶天游賦　汗漫可以期列缺可以至豈不高且遠未足語超詣至人悟重玄妙境此融會無聲亦無臭萬象於我備不必八柱承不必二極繫增城九重居儼若具乎內於焉以徜徉渙其樂浩無際氣凝而神化舉步六合外來輪閬風行轍駕丹丘戀逍遙乎周流斯特跡之寄況然吾太虛遊是息於是贈濟天游　乾以健而運如轂不停息周流徧六虛升降靡差忒故能推四序而以轉萬物茲其氣之遊造化由是出一元亘終古塵劫浩難詰人有貌以生於中具太極苟知去天行折旋而闔闢浮游潛深調外想不內入亦解長不死奇與之為一

汗漫遊

淮南子盧敖遊大海至蒙谷之上見一士卷龜谷而食蛤蜊神仙傳云若士古貌龜谷敖曰夫子可與敖為友矣士嘆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窅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吾與子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敖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虫也　漫游集汗漫游　何處堪維不係舟來流遇坎幾時休漂淪未遂人間事汗漫真成海上遊

神合道遊

唐張說之集大尉裴公神道碑如山之峻如川之流術與神合藝與道遊

與王神遊

容齋四筆列子載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王敬之若神化人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廼止暨及化人之宮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後謁王同游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之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穆王自失者三月復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予然後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黃粱夢櫻桃青衣之類皆本乎此

定中神遊

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荊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數數夢見先相公語論如平生豈其人在天仙間而老夫定中神遊或遇之乎

飛空行遊

夷堅支云蕪湖項國華生八九歲時悉瘡生於背特醫療弗効遇一道人闊口多須身長七尺父詢其異迎揖之道人駐視曰何不教服四服湯前執兒手噓呵按撫父將邀入飲之酒固辭翩然而去父用所戒即治此藥服之踰三年瘡如初時然藥不輟於口方春日戶外楊柳成行一鳥鳴其上兒望欲取之而高不可升此念纔起遽覺身輕乎羽已在柳梢自是益以翹捷意之所如無遠近立到常騰越太空其高無際鸞鶴之飛亦在其下恐太高則入杳冥將不能反慮貽親憂而父母未之知也會上元夕所親戚之曰我聞汝能飛空行遊今夜寧國府極好燈何似去一看兒唉曰此固不難超然躡虛疾如鳥翼三皷後還家備說所見其事其技它日驗之而信瘡亦愈至十六歲娶妻始不能飛

采真之遊

莊子外篇天運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發運蔣龍圖書古之人求其真以內游藏其用以役物

內遊

元郝經陵川集內遊　昔人謂漢太史遷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絕超麗蹤越者非區區於文字之間而已也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還于河洛能盡天下之大觀以助其氣然後吐而為辭筆而為書故爾欲學遷之文先學其遊可也余謂不然果如是則遷之為遷亦下矣勤於足跡之餘會於觀覽之末激其志而益其氣僅發於文辭而不能成事業則其遊也外而所得者小也其遊也外故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若以史記一書甚多疏略或有抵捂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其於書法也則

記繫而志寡項藉一夫也而述本紀與先聖並陳涉役徒也作世家與孔子同其夫豈淺淺哉故欲學遷之遊而求助於外者曷亦內遊乎身不離於衽席之上而遊於六合之外生乎千古之下而遊於千古之上豈區區於足跡之餘觀覽之末者所能也持心御氣明正精一遊於內而不滯於內應於外而不逐於外常止而行常動而靜常誠而不妄常和而不悖如止水衆止不能易如明鏡衆形不能逃如平衡之權輕重在我無偏無倚無汙無滯無撓無蕩每寓於物而遊焉遊於經也則河圖洛書剖劃大古挈天地之載發天地之蘊盡天地之變見鬼神之跡太極出形面目於世萬化萬象張皇其中而瀰茫洞豁崎嶇充溢肉吾之心見天地鬼神之心罔吾之遊見天地鬼神之遊周誥商盤禹謨舜典詩謚忠致貫日月開金石都俞吁咈咢咢灝灝唐虞三代之治儼然而見風雅變正諷贊刺美洋洋乎中聲欬動至化元經筆削黜邪植正齊桓晉文霸心方侈而來之以道縛之以義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敢肆藩垣屏翰既周遊而歷覽之乃升正大之堂入高明之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拱宓犧而坐皐夔伊呂亞風牧而侍孟軻氏辨乎其間而顏曾尊焉荀揚奉焉熙熙乎育物之仁翕翕乎制物之義位尊卑辨上下治神人之禮和而不流之樂别嫌疑明是非

照燿昭晰之智閑而存之之敬實而守之之信化而極之之聖先生之說神應之妙大發其閫而淫言詖行放闢斥除聖路廓清而天宇泰定至矣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何盛爾也而後易志熙精而遊乎史廢興之跡邪正之由大君大臣之所以盛小忠小道之所以蔽禮樂之所以興政刑之所以素國勢之所以張國本之所以強姦佞驚孽之所以進禍亂萌析之所以致紀綱之所以明風俗之所以壞教化之所以行見其記註繁而正義鮮也思得仲尼者而筆削之見其典故繁而法制剝也思得周公者而振起之既遊矣既得矣而後洗心齋戒退藏於密視當其可者時時而出之可以動則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蘊而為德行行而為事業固不以文辭而已也如是則吾之卓爾之道浩然之氣嚴乎與天地一固不待於山川之助也彼瀆山喬嶽高則高矣於吾道何有長江大河盛則盛矣於吾氣何有故曰欲遊乎外者必遊乎內嘗以史遷之才果未遊之於內邪蓋亦稱之者過矣　又賦惟茲方寸兮廓然無際含容大千兮山河大地用之以小兮始有分齊如以大海納於蹄涔兮如以毒藥置於寶器擔無價之寶珠兮撓錐刀之末利弃瀛渤之全潮兮認浮漚之微体蠻觸國於蝸角兮時相與戰而流血千里南柯夢於蟻穴兮黃粱未熟而榮華一世彼區區之利害兮亦與此而何異惟達觀而照寂兮廓靈府於無別泯六鑿於天遊兮其孰能以芥蒂由發心以證道兮可一超而已至吾方徒事於斯兮等浮生於一戲

遠遊

（太平御覽風俗通曰共工之子好遠遊死為祖神楚辭遠遊篇）

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既放悲歎之餘眇觀宇宙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於是作為此篇思欲制鍊形魄排空御氣浮遊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後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阨音厄一作隘因一作由乘時證反）遭沈濁而污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煢煢而至曙（濁下而一作語焉穢反耿一作炯並古迥反煢一作煢耿耿猶儆儆不寐皃也煢煢猶曰煢煢亦耿耿之意也）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勤渠云反吾不一作余弗　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驗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惓惓而不忘者何哉此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矣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患也而未吉從逆而未聞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復熟爛而睹夫大定悲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俛仰焉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怊音超惝昌兩反怳吁往反永一作乗非是懷叶胡威反荒叶虛反悽一作淒　悽病也）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儵一作倏反一作迹操七刀七到一反由一作繇　知然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根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真一作至德一作聽非是美一作羨仙一作僊著一作章　身隱而不可見獨有名字可聞耳）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羨似面反一作美衆一作終　傅說武丁之相辰星東方蒼龍之体心尾箕之星所謂大辰也莊子曰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音義云今尾

（上有傳說星是也其念慕也精終亦見列仙傳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曾音增皎皎一作皦皦以一作而來叶音釐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髣髴見不諟也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超一作絕郵一作尤其一作于都一作鄉非是氛昏溷之氣淑尤言其淑善而絕尤也此以上言所美仙去之樂也）恐天時之代序兮燿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曄音饁令作寒仿音旁佯音羊而一作以與一作以非是斯遺芳一作此芳草長一作晨鄉一作向以一作已焉一作安燿靈日也曄閃光兒言行之速也淪沈也零落也此一節自歎其時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世直用反娛一作遊戲音嬉叶音虛二字一作戲娛非是飡七安反沆胡朗反瀣音械霞叶音胡麤七胡反　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列仙傳曰好吹笙解鳳鳴遊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為六氣也又曰日入為飛泉麤穢物不精也）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南風曰凱風南巢曰說以為南方鳳鳥之巢湯放桀之居巢也宿與肅通審究問也）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受一作愛非是一無而字垠叶魚堅反毋一作無滑一作淈並音骨一滑上別有淈字魂叶才緣反門叶謨連反　曰者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口傳也小無內大無垠言無所不在也滑亂也而汝也壹專也孔甚也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塵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為之先而庶類自化自成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行叶戶郎反　至貴謂至妙之言其貴無敵也仍因也羽人飛仙也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不死之鄉仙靈之

所宅也）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湯音陽琬音宛琰音剡英叶於姜反　湯谷見天問九陽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飛泉已見上琬琰玉名）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頩普若普經二反脕音晚又音萬一作艷一作妟壯叶音莊汋音綽眇與妙同放叶音方　頩美兒一曰斂容兒脕澤也醇厚也粹不雜也質銷鑠丹謂形解銷化也汋約柔弱兒莊子曰藐姑射山有神人焉汋約若處子是也要眇深遠兒淫溢兒也）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野一作壄寂一作家漠一作寞其一作寘霞與遐同古字借用征一作升　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載猶加也營猶熒熒也魄說見九歌夫此言營魄者陰靈之聚若有光景也霞與遐通謂遠也蓋魄不受魂魂不載魄則魂遊魄降而人死矣故修鍊之士必使魂常附魄如日光之載月質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則神不馳而魄不死遂能登仙遠去而上征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其一作而閶闔一作閶闔予一作余大音泰陽下一有以字於於其反一作微於閭　排推也望予須我之來也與騷經倚閶闔而望予者意不同矣豐隆已見騷經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者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星名清都帝之所居也大儀天帝之庭也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溶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溶音容婉一作蜿婉音宛　溶水盛也）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驁音傲蜷音權蜷巨員反驕居遙反驁五到反　服衡下夾轅兩馬也驂衡外兩馬也連蜷句卷也驕驁馬行縱恣也）騎膠葛以雜亂兮斑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騎奇寄反膠葛一作膠轕音同以一作其漫莫半反一作曼衍弋淺反行叶戶郎反句一作鉤　膠葛雜亂兒一曰猶交加也斑駁文也漫衍無極兒句芒木神也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皡其神句芒注云此木帝之君木官之佐自古以來有德立功者也）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啟一作開其一作未徑一作經音義同太皓即太皡也始結網罟以畋以漁制立庖廚天下號之為庖犧氏飛廉已見騷經徑直也）風伯為余先驅兮

氣埃辟而清凉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為去聲鳳一作颿埃辟一作辟氣辟必亦反　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擥彗星以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擥一作攬旍即旌字一作旌麾吁為反叛音判波叶補麋反　手柄北斗之柄所為杓也麾旗屬叛縱肆分散之皃）旹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曖音愛曃音逮一作晻曀上烏感反下於計反一作黮黷上音湛下徒感反曭音儻莽莫朗反蜀音姥　曖曃昧暗也曭莽日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曼莫干反脩一作悠一作颯徑待見詳經而一作以　厲意後之意）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欲上一有遂字欲下一有遠字一有遂字恣如字又千咨反睢許葵反担居桀反撟音矯一云上丘列反下居廟反而一作以淫一作自樂叶五教反　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

兮邊馬顧而不行（一無以字一無遊字行叶戶郎反　邊旁也謂兩驂也）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以一作而像一作象汜與汎同　屈原謂脩身念道得為仙人汎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欲竭忠信以事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瀇瀁而自浮（沛一作帝疑一作嶷覽一作覧瀇烏朗反瀁以養反一作罔象浮叶扶眈反　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南疑九疑也沛流皃罔瀁水盛皃）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而蹕御一作其還衡歌叶居支切令一作命馮一作憑螭丑知反象一作像似兩反玄螭蟲象並出進一作蚪螭象而並進蟉於九反虯巨九反蛇一作迤蜺五歷五結二反說見騷經便毗連反娟於緣反撓雖嬈引作嬈嬈音同撓而照反軒一作騫音同其字从鳥翥章庶反焉於虔反逝一作遊並以二作而　蹕止行人也御禦也咸池堯樂承雲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無所稽考未詳孰是二女娥皇女英也御侍也九韶已見騷經湘靈湘水之神也海若海神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水仙莊子亦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又曰河伯也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也蟉虯盤曲皃便娟輕麗皃撓纏也翥舉也博衍寬平之意焉語辭也）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逴敕角反一作踔敕孝反門叶彌中反軼音逸源一作涼　逴遠也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北方地寒故有增積之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黔其炎反嬴亦羊倫為反二从女餘輕反未知孰是然二字史記作含靁漢書作黔靁則當為从羊之嬴夫先下一有道字　間維猶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黔嬴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皆妄之說不可考矣）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漠漢樂歌作幕缺一作闕　六漠謂六合也列缺天隙電照也大壑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崢鉏耕反嶸音宏一作嶒寥一作寥聞叶無巾反　崢嶸深遠皃寥廓廣遠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

（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為憂而願為方仙之道至此則真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塵埃之閒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元王景初蘭軒集

擬遠遊賦并序

昔予南遊遇劉陵川於亳社之泮宮因誦舊著詩文數篇以求指教劉喜謂座客曰是子頗有氣象將來可望惜吾之老而力弱不能振也命酒因語及楚詞篇目且歎屈原之文詞而哀其忠因謂僕曰子為我擬賦遠遊一篇未僕辭不敢劉曰吾姑試子宜無辭遂明日呈此蓋以述原之情有志而不遂亦九辯代原之意而亦以自寄云時至元三年冬十一月也（先生諱方字元卿時年七十矣）

邈鴻荒忽已遠兮望前脩而莫及仰六聖之玄風兮懷三皇之淳德從精蒐於千載兮曰予希其彷彿忽翩然而下墜兮心滔滔而何極悲斯世之沈濁兮背馳余而莫偶既醉酒以昏酣兮又中風以狂走亮紛華不可長兮獨沖澹以自守惟天地之漫漫兮浩變化之無窮哀吾生之促迫兮寄蜉息乎其中思遠遊以舒憤兮超逍遙以長終夜營營而無寐兮晝靡靡其不樂仰浮雲之縹緲兮願輕舉而無託精神忽其流蕩兮離人群而高逝雲為車而風為馬兮召飛廉以執轡八龍蜿蜿以前導兮云濟予乎西北

過玄武而至太微兮問瓊宮之所在排閶闔以徑度兮慶天皇之佳會叩玉階以對揚兮陳下土之迫隘激徹忠而抗音兮顧乾坤之交泰令雲雨以飛揚兮降膏澤之滂沛飽四海以元精兮歆羣生以沆瀣吐微誠之未終兮驚羣公之議恪令豐隆之奏技兮振天鼓之砰磕中贊陶而冥遂兮還余車而言邁視人寰不足留兮余將觀乎方之外乘青陽以東遊兮過廣成於崆峒問道德之微言兮願聞予之所蒙曰道不難授兮將其人之難得粗者不可傳兮尚安語其所極其大無方兮其小無內無深其志兮無亂其氣順開闔於陰陽兮法化育於天地潛遁迷以無為使精神之得一可長生而超化斯道真之所貴受微言而拜謝兮闡神丘而遂阻涉清海之漫漫兮訪潛龍之幽居入珠宮與貝闕兮世莫知予之所為召海若兮邀虛妃歌天吳兮舞馮夷吸華霞之夭矯服明月之流離雖極樂而非余志兮吉潛龍以俱行忽參差以叛渙兮悵遐舉而獨征過弱水而超扶桑兮至神丘而一息從王喬與琴高兮娛青春以游戲榮華之不足恃兮恐六龍之蹉跎留余車於崐山兮飲余馬於雲河登閬風以回顧兮哀神州而驕蕩下茫茫而不見人兮萩林鬱之蒼莽悵故鄉之若斯兮吾歸來而何望情依依以遲遲兮心悠悠以漾漾思重華而南征兮正予冠而翺翔驂紫臺之青鸞兮馭丹穴之鳳凰清風過洞庭兮倒影凌瀟湘夕沐浴於暘谷兮振蘭衣與蕙裳晨謁帝於蒼梧兮問理國之大方曰禮樂以為質兮道德以為章舉賢而授能兮安天下於巖廊夫惟聖哲以長茂兮何後王之多僻違先民之度程兮俄實行而自遂拔蘭荃而不樹兮畎畝紛其荒穢欲永訣而不悲兮聊逍遙以遊世訪神人於姑射兮探禹穴於會稽從四子於汾陽兮觀大道之所歸徑流沙而西渡兮夕予宿乎三危履大禹之所經兮窺神功之偉奇涉虞淵而越赤水兮路不周以左轉召蓐收使前驅兮承西皇之寵餞謁顓頊於玄都兮心娛樂而忘返悲虹蜺之撣陽兮悵靈光之淩遠越崑崙而超玄圃兮臨舊鄉而顧懷御房精而衛太歲兮載霓旌與雲旗乘飛龍之縹緲兮潛超然以無為飽尊聖之道德兮醉天地之華滋精淳粹以肆茂兮神淪幽而入微侶太初而友混元兮邈及君之未衰亂曰繃冥寞兮愁相紂覽青春兮不可娛總我步兮高馳驅御列缺兮鞭雷車西崑崙兮東海隅入海難弄明月珠歸人寰兮悲隘陋餐六氣兮延我壽周六漠兮超八荒志不遂兮空翱翔思攀躋宮謁六帝遺五感兮歸下世平陰陽兮正春秋宣淳風兮被九州澤漸四海兮渼悠悠蕩我憤兮舒我憂還精神兮從君遊獲我所兮夫何求

宋李忠定公集續遠遊賦屈原作遠遊章句文采瑰麗於騷辭中最為有理致者予方以金僊氏之書洒濯其心慨然思往見之作續遠遊賦以寓意焉其辭曰　悲塵寰之喧卑兮願遠遊以自適恍形止而心馳兮託夢魂而有得渼虛靜以無為兮絕氛埃而奔逸登太山以小天下兮望滄溟而笑河伯走蒼梧於南荒兮過崆峒於西極忽神馬而尻輿兮歷萬里而一息曾不足以攄吾之志兮將往遊於廣漠之國會萬期於須臾兮步八紘於咫尺觀天地之所以浮沉兮究日月之所以出入爰整吾御兮駕言西之左王良而右伯樂兮服山子而驂盜驪涉閬苑於崑崙兮見王母於瑤池聽白雲黃竹之謌兮不勝其悲迴車揭來兮渤海之涯聞海中之神山兮有方丈與蓬萊六鼇舉首以迭戴兮仙聖飛騰而往來泛陵波之巨航兮操五種以自隨風颿引舟而不可到兮侶惝恍而傷懷乘風御氣兮造夫天闕抵營室歷閣道兮是為紫微之垣執招搖步瑤光兮瞻太一鬧鈞陳乎帝傍玉女投壺而笑兮雷電喜以騰奔虎豹守閽而不可入兮雖欲自達而亡因悵吾將誰適從兮其惟西方之聖人嚴清淨之佛土兮闢廣大之法門目淨脩廣如青蓮兮舌相廣長而無不聞以一音而演說兮普滋發於諸根實樹森以行列兮天華撒而繽紛菩薩聲聞環以圍繞兮天龍八部儼以威神倏一念而往詣兮稽首禮足而欽承俾化人以導予兮華藏於無垠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兮若河沙與微塵咸廣博而嚴淨兮羌難得而備云廻觀五濁惡世之衆生兮若一器之聚蚊恍驚悟而永歎兮何所夢之明明覺六合而遊十方兮曾弗離乎一身

崔宮教集太白遠遊　太白遠遊者在教禮所作也太白在天寶間當高力士楊國忠之徒用事不能俛首以同俗浮游四方浪跡自肆詠歌之際類多託配僊人與俱游戲周歷天下放意寥廓無所不至然太白豈無意於世者憂思憤懣假以自適其屈原遠遊之意歟教禮遊當塗吊青山之墓因集其言檃括為楚詞令曰太白遠遊云　人間不可以託兮（悲清秋）信長風而雲行（遊太山）浩漫其將何之兮（尋范居士）悵飄忽而徂征（淮陰書懷）天生材以有用兮（將進酒）思逢時而經綸（梁甫吟）苦恩殊而媒勞兮（答崔侍御）坐長歎以撫膺（司通難）雞聚族以爭食兮鳳孤飛而無儕（鳴皋歌）璚草隱於深谷兮眉血鼓以蒼榛（古風）驊騮拳跼而不得食兮蹇驢得志以鳴春（答友人）蝘蜓嘲龍兮魚目混珍嫫母衣錦兮西施負薪（鳴皋歌）世道有此翻覆兮（感秋）雖察余之堅真（雪讒）塊獨處此幽默兮（鳴皋歌）乃龜息而蚓蟠（玉力府書）不犢蕩以縱適兮何拘攣以守常（大鵬賦）將倚劍乎天外兮欲挂弓於扶桑（五

（少府書）以恍惚而為巢兮以虛無而為場（大鵬賦）運以大風之舉兮飫以摩天之翔（揚石州書）前期浩乎漫漫兮（敬亭山）浮四海而橫八荒（玉少府書）赤玉舄以來止兮煙蒼蒼其達山（古風）逢羽人於天門兮方瞳好其容顏遺我書以鳥跡兮讀不閑而三嘆（遊太山）偶然值乎青童兮綠髮雙嘔其雲鬟笑我學仙之晚兮蹉跎凋乎朱顏（遊太山）玉女飄飄而下兮遺我以流霞之杯稽首拜而自愧兮棄世何其悠哉（遊太山）隨風忽其飄揚兮（古風）不如東走之速（贈范金卿）忽撫己而自笑兮（古風）問南登之路岐（清溪行）採姹女於江華兮收河車於清漢（送楊十一）臥香爐以食霞兮（書懷）窺石鏡而心清遙見僊人於綠雲兮把芙蓉於玉京期汗漫於九垓兮接盧敖於太清（廬山謠）乘興任夫所適兮（敘舊）鳴騶忽其西馳（送劉副使裁）若木於西海兮（上雲樂）採瓊藥乎崑山（古風）揖叔卿於雲臺兮恍恍受乎紫冥（古風）飲玉漿於丹丘兮備酒掃以明星（西岳雲臺歌）赤松借予以白鹿兮挾兩龍以相從（古風）傳秘訣於韓眾兮精誠與天通（登天柱石）西上既窮其登攀兮（登太白峯）雲飄然而無心（酬王司馬）八極可以神遊兮賦大鵬於北溟激三千以崛起兮向九萬而迅征（大鵬賦）訪廣成於至道兮問大隗之幽居掇玄珠於赤水兮天下不知其所如（大獵賦）凌霄霄以直上兮（南軒松）入無窮而遺形（登天柱石）騎日月以羽化兮翼鸞鸞而雲行（敬亭山）出宇宙之寥廓兮（玉少府）排閶闔之崢嶸（大鵬賦）載長雲之河車兮（飛龍引）十二樓與五城（書懷）登真朝於玉皇兮（贈從弟）賜瓊漿以玉杯（古風）聽天語之寥寥兮（明堂賦）廓如雲而天開（[illegible]）天地同乎枯槁兮（宋少府）生世如乎轉蓬（幼古）君化為猿鶴兮小人或為沙蟲（古風）營營為何所求兮（古風）雞鳴超乎四關（古風）十步而九太行（瓦屋山）世路多乎險艱（古風）傳其語以銘骨兮（古風）永願辭於人間（望廬山）忽蒐悚以魄連乎（遊天姥）即歸路而長歎（獻當塗宰）轉天車於六龍兮（贈裴十七）雲駢下而飄翻（春日行）風為馬兮霓為裳（遊天姥）靡星旟兮（大獵賦）迴鸞車（遊天姥）燭龍銜光以照物兮列闕揮鞭而啟途斂翳景以横翥兮逆高天以下垂（大鵬賦）望四海兮何漫漫（古風）長相思兮在長安（長相思）撫長劍而歸來兮（寄丹丘子）謁九重之天門（贈從弟）白日照吾之精誠兮（梁甫吟）敘剖膽而輸肝（行路難）吐崢嶸之高論兮開浩蕩之奇言（大鵬賦）所謂岱馬不思乎越兮越禽不戀乎燕（古風）流波思其舊浦兮落葉墜於本根者也（謝北行在東）文苑英華李華送薛九遠遊序　士之舒羽毛宣肝膈不在高位在有道自王充孟堅發左思名盛當時價壓百代薛都鄉以走將養素

以文章導志自浙右游湖左一句一韻遍於衣冠江山為之鮮潤煙景以之明識其餘性情所得蓋古之人歟南陽有碁無有道之高玄晏之遺論其措意則王充左思豈其遠乎忽然訪余告以行邁將棹溪吳越濡札江嶠東南勝事落爾胷中況為諸侯上賓知大夫之官族古所貴勉之哉病慶孝遊叔贈崔忠惠先生集東坡遠遊（并序）龍眠居士畫東坡先生黃冠野服据磯石横策而坐子由聞而贊之始公在北門（某為）童子欲見公而公出定武復旋謫儋耳竟不及見公之南也其門人皆在坐憮然流涕（某）笑之以謂儋耳居絕正如龍眠所見置公於水間一石耳安知造物者不故使之遺世絕俗以全其天乎仲尼東桴浮于海又欲居九夷彼遺世不用顧有不能忘以去父母之國而終其身無意於斯世也況公以君命獨安適而非此者歟必將傍萬物而磅礴一世尻與神馬挾宇宙而隨其所如往世之人自以為愛者之悲而惡者之善果何足以病公哉然士無賢不肖皆曰東坡之門人唯某未之識傷後生不復見其餘風遺烈與之並世猶若此況讀其書追其人於千載之上嗚呼天孰能使余不遇哉雖然得其像而朝夕見之亦足以為之師矣始之贊而子由已盡其略後為東坡遠遊賦云　吁嗟先生逝將去此兮四方既其何往超虛無以上征兮襲一氣之鴻濛乘飛霞而驂箕尾兮與汗漫而相期紛屬車之驂乘兮駕六龍而遠逝酌匏尊以自觴兮蹙天漢之流源挾須彌而納芥子兮恒遊戲於其間形骸付於電泡兮變詭幻之奇服亂焦螟於蚊睫兮騁蝸角之蠻觸何鄉其無上下兮樂容與而澹忘歸回車獨來兮忽何所見究在水之中坻乘雲興與寶璐兮儼黃冠而葛巾狹一世邈無人兮吾將自棄於魚鳥窺游鱗之闖洋兮送飛鴻之西矯湛揚揚其獨存兮羈山林之深渺馳余神於霄夢兮徑從公而往遊將扶搖之九萬兮歷九疑而望崇丘衛黃州之舊邦兮雪堂荒乎臨皐望東坡之美人兮挽灘流而激松醪哀余瘴以好脩兮使哺啜其醨糟覺遽然澤垂胄兮像漠乎其無言有無變化吾誰執兮葬其乘風雲而上天誦斯文以卒歲兮猶足以續遠遊而賦超然者也劉將孫養吾集送彭希呂遠遊序　古之人蓋未有安居而為士者也豈惟歷聘之世為然後之言士者類不講於古今之故第以結軫馳騁者為游士而游亦若士所諱不知古之所謂士者往往皆爾鄉舉里選一定其為士未有不升之朝著交於天下士者也惟科舉行士始有不出鄉者然亦惟東南百餘年偏安土著使然當其盛時如歐陽公二蘇公皆驅馳跋履執質四方八至于京都各取開封解送皆非舉於廬陵舉於眉山也

歐公遇薦公於翰林二蘇過張安道於成都皆道遇知己相因依爲千載寔數公者以其才低佪於岷峨之下江湖之閒未必聲光一日隱然動四海如後來所觀也人才與世道交爲用使一時也此一時也識時務者謂俊傑而豈抱膝山林徒仰屋浩歎以爲蜀不如古之人古之人哉此予於彭君希吕之遠遊也慨然言之於是希吕行且止者屢矣希吕爲吾先君子須溪先生之門人蓋稱其才望其達十年前爲敘送之舉金臺郭生意當乘風破浪何所不極顧猶在此耶鵬之運於天池也培風者六月息莊周者寧惟寓言且實以百里之宿舂三月之聚糧也耶翮耶胡不我施此草廬梁甫之詠與中夜旻旻之歎其悵恍一也易曰係小子失丈夫孰使希吕之才而歲月如流未遇知己者非係之者累之哉前史有言北方高涼西方強仕南方卑濕三十以往便爲己衰此真愛惜人物之言也朝氣哉何相看遂晚所爲區區舉此蓋欲希吕之勇於行而有志於用人者亦爲斯言而動心也　國朝何蟫庵集送詹玉峯遠遊序　孟子有言術不可以不慎夫儒者之道固止於仁義至於曲藝之小亦必求其近於仁義者而事焉庶幾不失其本心而後可耳吾邑士玉峯詹君儒者之裔世爲於仁義者也君讀書力學不求用於世乃將於藝以養其心猶庶幾有以

濟世焉故參歲究岐黃之術尤精於鍼砭劑投以已人之疾又讀郭璞書善相山水氣脉之會以治塋卜宅爲人欽昌盛蕃衍之效之二者一以衛生一以藏往皆近於仁義擇術所宜先者君特篤志於是焉君居邑閭齒於耆碩大夫之賢者每訪以治道從容閒說益於民者多矣猶以不能博其所施方將挾其藝以遊於外蓋惟恐其德之不廣被於人而非有一毫利欲之心者也宜乎知之者益衆信之者益篤非特爭迎取養而儀君之至有若望於父母之惠者矣比年以來以斯藝衣食於四方者至衆然皆篤奇說以眩衆目往往言與行違術與義乖求若君之厚善專慈者蓋鮮况君之言嘗曰他人之身猶吾身也而豈可不慎以隕其壽命乎他人祖宗猶吾祖宗也而其可不慎以廢其宗祀乎是則君之心術猶有在於學術之外者觀者又烏可以爲曲藝之小而忽之哉必要爲仁義之歸是君之志也予懼知君心者未悉故序以贈焉　龔斆鵝湖集朱空谷遠遊序　有爲老氏之言者曰空谷由浙右來謁余於學宮未幾度閩關遊武夷訪幔亭宴曾孫之所遂回玉溪將之龍虎觀鬼谷仙嵒之秘恠又將溯是臨汝浮游盱江陟華蓋而揖麻姑於風雨烟霞之外又將躡葛閣皂振衣洪都以謁許旌於白雲之鄉是行也豈不瀟洒出塵隨緣放曠又何必曰求師訪友學道尋真耶然斯道也在吾儒則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在老氏則曰道不遠在身中在佛氏則曰汝若回光返照密意却在汝邊此無他反求諸己而已莊周嘗有言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今子汲汲之不暇豈以足音之未聞耶不然何其好遊翯翯若此也方今隆景晝赫汗流沾衣余每思得一丘一壑之地坐茂樹濯清泉琴鼓南風巾掛石壁係職于官顧莫之遂視吾子逍遥相羊惟意所適方企慕之不暇焉若曰朝南嶽暮蒼梧則又方伎之流未足與議於道也於其行書以贈之空谷姓朱氏名全虛空谷其號也　胡樗隱集送黃立誠遠遊序　儒生黃立誠踵門而請曰總角讀禮知桑弧蓬矢所以表男子之所有事竊識之心不忘今年踰弱冠而浮湛里巷無以自見欲及親之康寧遨遊四方以遂其初志吾親既許之矣先生幸賜之言以華其行因語之曰士之志遠遊者非騖吾所欲騖紛華慕聲利將廣其見聞進德脩業歸爲親榮也爲親者孰不望其子之遊卓然有立于世哉所謂詹在側而無離憂親之志不樂也詹出遊而有離憂親之志樂也爲人子者以父母之心爲心必知所以顯親所以立身矣今子以英妙之年抱有爲之志其遊也觀夫名山大川之高深古今人物之高下富之於目求之于心其進

何可量哉過豫章而懷孺子之高風望廬阜而企匡君之遺躅航岷流之浩渺觀萬水之朝宗維揚而看瓊花上蔡而採蓍草神州赤縣之壯黃河大華之雄車書之廣人物之懿皆可悅乎心目而廓見聞也高歌慷慨抒其懷古之思司馬子長之遊不嘗過也抑嘗聞孟氏之言而繹之曰尊德樂義游之本也兼善獨善游有遇否而道不易也儆諸斯言先立乎其大者遠者則吾子之遊無施而不可矣思乎錦衣歸覲豊拜高堂當舉觴賀曰子非復吳業足以悅親矣立誠曰謹受教遂書以遺之　吳澂支言集送樂嵗遠遊序　吾鄉侍郎樂公寰宇記一書行天下然不深考亦未有知其書之精者侍郎生於唐之後顯於宋之初在撫州登科記中褎然爲首諸子諸孫科名相繼延及宋末貢舉者猶不絕一姓文儒之盛其吾鄉之表表者與嵗字幼誠亦其苗裔也好吟詠多伎能往年事今翰林學士程公於閩中公甚器重之將縣江東淮東山東河北以游于四方男子之志也經所歷山川風土了了在目有以徵先世之書真可無忝於其祖矣匪特予嘉之也出門同人嘉之嘉之又嘉之者矣翹十百千萬其人哉劉仁本亦玄集題馬易之遠遊卷跋　南陽馬君易之以至正六年游京師朋儕不忍其離別作爲歌詩贈言以張之至有托物寓意成圖畫聯爲巨軸

寘諸行李間自浙江而泝淮經雒訪古河朔感慨中原之墟盤桓兩京之地極遊覽以快於心目有所得輒形賦詠且獲當世名公品題珠玉襲什以歸則江淮之雖作矣余觀卷中姓名多聲聞相接其間有拜顯官位台鼎者有沉鬱下僚者有得休致者有物故者有適依嵓谷者有尚羈旅者有忠義死節凜乎若生者有陷身逆虜終不免者何十數年之間榮悴得失有若是之不齊耶第其文章翰墨則皆為時所重春蘭秋菊各具芳馨炳然可掬此余所以諦觀而一喜一悲也因為賦雜詩一十五首各附題下并卷歸之異時當為馬氏青氈矣天台劉仁本識

樂府詩集曹植遠遊篇　楚辭遠遊章句曰悲時俗之迫阸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王逸云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由於讒佞無所告訴乃思與仙人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焉周王褒又有輕舉篇亦出於此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鼇戴方丈神岳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瓊蘂可療飢仰漱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弊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宋朱梅庵集遠遊篇　舉生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疆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為我游其方為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游畏羊腸南轅犯癘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躐險摧其剛義既不丈墳墳誰能當朝登南極道莫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凌八荒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范叔中大雅集遠遊篇　仙人手把金芙蓉邀我上陟蓮花峯兩眼注入滄溟東浮雲遮斷扶桑宮白日西飛恐成晚架天五色橫長虹鳳凰儀羽備珍彩欲集不集無梧桐冥冥杳杳脫羅網亦有數縣南飛鴻怒鯨稚鼉鼓鱗鬣浪中攢屑多砂蟲從令與起人中龍披虎豹謁九重舞干羽息武功泰和世上皆春風是時勒名留鼎鐘左招黃綺右赤松長歌歸去來山中長歌歸去來山中

馬碧梧琓芳集讀遠遊篇　愁來高誦遠遊篇度世長生豈可傳物變無窮身老矣一雖八敎又新年

曹勛松隱集遠遊篇　少年重意氣辭家遠行遊高談傲卿相峻節凌九秋仗劍謁明主抉策干諸侯衆目實康瓠明月難暗投驊騮困鹽步驟為駑馬羞虛名不足恭抗迹追浮丘立言發深省遊覽盡九州書功佐天政美惡無不壽庵幢周四表騎衛羅天驕簫鼓鳴清歌醉駕滄浪洲金石易消朽生死真蜉蝣

國朝劉基覆瓿集遠遊篇　三山六鼇背翠水扶桑東雞鳴上海日海面狀璨紅仙人騎鸞鳳呼我遊雲中雲中有金闕璚是天帝宮明星列兩藩琪樹光玲瓏太一坐端門白髮映青瞳授我玉篆文赤蛇蟠九虹出入元化先壽命齊老童因逢青鳥使遣東王公素女如蓮華歌快拾管同顧盼動環佩振迅若輕鴻化為五色光倏然隨長風

唐韓昌黎詩遠遊聯句（與曰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聯句凡四十韻東野二十公十九李習之一習之之詩見於世者此而已大平詩非其所長也習之李翶也）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離思春冰泮瀾漫不可收（愈）馳光忽以迫飛轡誰能留（郊）取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翶或作前）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使或作捷）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村飲泊好木（飲或作館方云東野幽居詩有森禾偶生蒯芳陰庇清凈館字非也）野蘇拾新柔獨含悽悽別中結鬱鬱愁人憶舊行樂鳥吟新得儔（郊儔舊方作疇新方作忻皆非是）靈瑟時窅窅霜猿（上於金切霽雲復日也霜猿謂猿在雲間也）夜啾啾憤濤氣尚盛恨竹淚空幽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即路涉獻歲歸期眇涼秋兩歡日牢落孤悲坐綢繆（愈）觀怡憩蕩漾叩寄獨賓搜海鯨吞明月（袁氏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浪島沒大漚（音甌浮漚或作浮）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漾良知忽然遠壯志鬱無抽（郊）魍魅暫出沒（魅或作魍）蛟螭互蟠蟉（力幽切幽蟉龍皃）昌言拜舜禹舉颿（音凡船中帆或作帆）凌斗牛（吳楚分野在江南）懷糈（下音所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糈精米所以饗神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方云語見離騷祭神米也蜀作精非是）餽賢屈來猗進聖丘飄然天外步豈肯區中囚（愈肯或作有楚些蘇个切楚語助辭）待誰弔貫辭緘恨投翳明（孫曰謂投翳其明也）弗可曉（弗或作不）祕魂安所求氣毒放逐域蓼（茶蓼芳蘼花開見疇田）疇雜芳菲疇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颼飀路諠衆猿歎（貉或作貊歎或作評方从杭蜀本云歎音烏來切[illegible]乃遠曰欸欸也方言曰欸然也南楚凡言然曰欸元次山有欸乃曲亦音靄今按方說是也欸說文並欸切人烏來切唐也又史記項羽紀作唉亦音烏來及說文同音靄且讀如乃爲襖誤矣今或寫作欵字亦誤乃如字當音襖也）已語相咿嚶（愈與嚶同方云字書無嚶字公寄上學士問咿嚶字當作蜀本句用咿切子考之字書咿憂也）王黙誓去外俗嘉願還中州（江生稱曰水復溢也）行既樂躬筆自相勸（音留樣也弄力也躬筆自推車樂曰言水

（行可樂明彰犖為旁矣）飲醇趣明代味腥（詩曰醇謂醇德以酒為喻飲云飲醇明代歲世也腥裝愁之良也）謝荒隙（鄭隙隅也）馳深鼓利檝趣險驚蚩轄（事或作飛）繫石沉靳尚（安楚靳上官大夫斯尚是之讒且謂屈原於懷王者）開弓射鵃吠（孫曰史記鵃吠即驩兜字古文尚書亦以驩兜為鵃吠兜放之於崇山靳南鵃吠皆在南方恐其為兜為崇故欲先射之也）路嗜軌屏翳（上步丁切樊曰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之伯刑雨師將雨路指放欲軌屏翳戮之應劭曰天神使也）波驚戮陽侯（樊曰揚雄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舉之獨見許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為大波）廣泛信縹緲高行恣浮游外患蕭蕭去中悒精積瘳振衣造雲關跳坐陳清猷得風變讒巧仁氣銷戈矛（人或作和方云神氣見禮記）名聲照四海淑問無旹休（旹或作肯方云音古時字作肯誤也）歸我孟夫子歸去無夷猶（僉吾石見吳都賦輕禽狡獸周章夷猶夷猶猶豫也楚辭君不行兮夷猶歸去方作君歸或作歸歟）元國朝文類袁裒遠遊聯句（壬寅冬與伯長同留姑蘇時伯長將赴都）海鵬騫南雲一去扶浩蕩究駒踏北雪艴足追罔象（桷）宵征半載脂明發燈在幌行邁念悄悄離愁懷養養（裒）達吳始接淅過越猶指掌虹網結長思羯鼓促新

響騰至不復辭（桷）駕遠誰能彷明堂金棟梁武庫須篠蕩材同瑚璉美（裒）學媲蓬麻長大拖朱絃清小膺金薤流雲閒鶴孫唳（桷）天外鴻横上曉舲斫輕冰千店憩平壤追攀瞰烟濤（裒）沙壓走塵鞅清淮橋蝃蝀薄霧（裒）驕驍颭風量牛一鳴（桷）日觀雞三唱團桑沃如蓋宿草亂如繈青帘客沽酒（裒）素叢濂收網心觀洙泗流眼路恒岱奐追程騎侵雲（桷）勸耕農植杖俗厚喜豐登氣使存慨慷伊河既東流（裒）離斗復北仰誰云風土殊始覺宇宙廣骨胖終翹騰神清誰懷恍釣天夢豈真（桷）廣寒步空想餘衣入閶闔芥粒視九垓千官紫府棨九奏彤庭暢搞文剪金炬（裒）展寀獲天仗清都喻咫尺弱水謾方丈絳旗雲霧開寶扇日月晃仁聲被八表（桷）德意昭聾聵泥檢極封崇芥斂嚴肹蠁瑞氣藹重重泰堦睹兩兩驊華出天廄（裒）裹驤錫中帑鳴珂接俊彥正笏遠偏黨德人笑采芝遁客棄拾橡茅拔要有方（桷）矢來本無嚮湘纍但嘿調越相僅金像遺讒氣徒憤得計身何往豈如及承平相與窮昭朗君行出飄飄我滯心悒怏輕霜著裘帽（裒）微雪留革莽離歌出燕趙古製却金盎先登匯一攫復至激孫奘城南燈火深（桷）塞北音書斷春風漸拔拂臘水將滉漾詩成愈加險酒畫未為強雙幹秋水炯泉累語春波盪經行度崎危交友希倜儻壽遊棄楚荒遠客儕齊儻光

陰尺璧重（桷）事業千金貴行還厲塔題復觀鴻都榜時來戒步寬事至勿抆褰脂韋本凡近（裒）鐵石乃忠讜詞林納疵類書田討荒穢列仙會儒癢。聿笑極丈騷陸生強咿嚘陶令終戕擾清心百壬避正色上帝饗從為梓心苑其學畫眉斂功名要無心造物端有相行行遂初志操持記嗜曩（桷）

杜工部詩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李苻曰唐志越嶲郡南道也洙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王不行黑貂之裘弊）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鄭谷詩遠遊　江湖猶足事食宿戍樓間久客秋風起孤舟夜浪翻鄉音離楚岸廟貌入湘源岸闊鳧驚小林荒橘柚繁津官來有意漁者笑無言早晚酬僧約中條有藥園

孟郊詩遠遊　慈烏不遠飛孝子念先歸而我獨何事四時心有違江海戀空積波濤信來翻長為路傍食看盡家中衣別（一作然）劍不割物離人難作威遠行少僮僕驅使無是非為性玩好盡積愁心緒微始知時節駛愛（一作及）日非長輝

唐厲霆詩送濟翁部明府遠遊　楊柳起秋色西風已度關碧溪飛白鳥紅樹帶青山此會偏相語孤遊且未還所思江海上宛在市朝間

宋周邦美成清真集遠遊　淮西渡兩槳江左隨一鷗苦嗟波濤窄所至膠吾舟借問舟中人流轉何時休帆高風色利欲止不自由傳聞弱水外鼎立三神丘鼓枻未可到載行有滑蚪扶桑觀浴日陽精熱東流萬族呈秘怪九土皆飄浮送者安在哉吾往不可求豈比鷗夷子五湖名遠遊

胡銓澹菴集遠遊　萍跡長泡轉天涯到處家芳菲雲過雨聚散手持沙且嘆陳鷲坐共年華子嗟酒狂從曠蕩漢史要無華

僧文珦詩遠遊　林戀無窮處舟行避急灘異鄉為客久浮俗定交難草引春愁長霜侵曉夢殘急聞城角動歸思若為安

韓元吉南澗集遠遊十首　我行蓬萊巔俛首見月窟誰言滄海深涉之不濡襪頹波驚魚龍起舞相蕩潏衆真為一笑黃霧生絳闕獨來風中天驂踏波上月東隅有神人被髮兩目丹手挈扶桑枝騰光射乾坤來為前驅火龍駕後軒祝融不敢睥睨衛以千夫賓警雷棒霜霰九霄常不寒靁出九地底化為萬鼓鞞豕首柄石斧劃然四海馳夔龍興闐暴捐扶靡有遺無私乃帝令風雨多隨之苟能仆夷伯何恐見女為紫皇宴瓊臺鳳舞鸞且歌翠鬟兩仙女倚歌奏雲和秀色炯雙璧晴雲灑秋波曲終顧我笑柰此人間何贈以白玉環綢繆期匪他大鈞轉一氣忽殺無停轍是非與生死膠擾於其間朝昏互變滅倏已千萬年豈知達道

人直作須史觀天地本無物置之奚足言　海水赴大壑雷奔隨空虛大輪編金剛蕩然爲尾閭一闔復一闢乾坤猶户樞萬生係靈根至神守虛無啻以物所歸返觀天地初　崑崙九萬里磅礴天地根其下有玄圃蓋惟衆仙門翩然兩白鶴道我前飛鶱閬津牽牛星濯足洪河源九關章方闢乘之遊紫垣　巨軸載厚地沉沉惟九幽日月所不燭鬼神戴拘囚負臣與支祗亦爲舜禹憂醜彼世上兒對面無姦偷國章幸可脫天刑此焉投　生死一大夢夢覺誰當分夢中既不了雖覺何足云天光發吾宇瀟然無朝曛至樂不外假至貴斯無文求仙與學佛舉世徒紛紛　呼吸爲陰陽動靜乃天地猶然一身間至理無弗備蒼龍駕白虎晝夜分六氣坎離會精神否泰本仁義吾師不吾欺持以御一世文天祥集遠遊　黃河源活活太行高巍巍十二山以東百二山以西鄒魯盛文獻燕趙多雄姿右摩泰山巔左躡函谷危郟鄏弔周公曲阜拜宣尼或登廣武嘆或上北邙噫平生幾兩屐汗漫以爲期結交天下士要爲男子奇吳會徧王業中原隔遺黎安得與黃鵠比翼天上飛江河異風景攀檻感且欷陽運遷百六興否俄推移桑田變滄海楚囚發新悲我本檻車客爲我解縶維青蠅附天驥萬里相追隨人生尚行樂矧復新相知周道思下泉王風懷黍離寫

貴豈不願憂患那能持人命危且淺忽若朝露晞長恐折我軸中道歛羞泥去我父母邦我行且遲遲聽我遠遊曲寄我長相思漫游集遠遊　遠遊元不爲肥輕隨化來流任此生萬事悠悠何係我白雲一望家關情不因身外苦多求且向樽前賦遠遊明月未應殊俗異寒螢更比故鄉愁關心老幼孤燈夜入夢功名兩鬢秋何處漢山堪着我新詩一首勝封侯江湖續集陳必復詩遠遊　關山勞眺望宇宙憶經行地隔南溟斷天低北斗橫高蹤聞遠柝孤枕塵寒更隻影惟堪弔殊鄉鮮弟兄　羅椅詩遠遊　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柁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影一葉舟勝萬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只到牡丹休水程泝冷難爲夜起吸滄江當拍浮陸游渭南集遠遊　遠遊行復歲華新嬾學劉郎問大鈞一點不蒙稽古力十分合作卧雲身苦寒與酒頻增價小雨爲梅先辟塵擬佩一壺江路去花邊醉墮白綸巾　少年遊宦日骯髒恥沉浮見虎猶攘臂逢狐肯叩頭力行雖自許早退豈人謀（予年六十餘即退閑故山）小艇烟波上飄然得遠遊　姓字不須通從來號放翁月明登署雪木落過秋風（成都武擔山普雪堂歸州巴東縣江上秋風亭皆絕景）處處題僧壁時時卧釣邊始知伕萬里未必是英雄　壯年不作故山歸老去方知浪走非掛日

片帆吳赤壁嘶風走馬蜀青衣交游雖廣知心少香火徒勤感力微增笑只今成底事青燈無恙且相依　老子平生喜遠遊流塵不惜閒貂裘江亭吹笛三巴夜關路騎驢二華秋但使澄心同止水自知幻境等浮漚悠然飽聽松風睡句漏丹砂底用求　蚤歲志遠遊萬里携孤劍所至必弔古如疾得鍼砭荒寒過吳宮摧剝觀禹穴及仕揚洮間掛席度天塹梁宋不可遊北望每悵歎會有蜀漢役奇險日窺覘萊壇訪遺址燒棧想烈焰榛門俯清渭澈底綠可染舊史所登載一一審考驗胡羊美無歛黍酒實醇釅枕戈南山下馳獵久不厭比參劍南幕壯志就收歛卜築揚雄宅遂欲老鉛槧但愛古栢青青顏海棠豔人生不易料白首東歸剡稽山秋峩峩鏡水春瀲瀲餘體買扁舟月下米莢芙湖山景奇處容我釣石占婚嫁事已畢百事不關念但當勤醉歌一死不汝欠　思遠遊　我志日已衰詩亦無傑句正如垂翅鶴悵望遼海路雖云須藥物奈未追霜霧裂裳裹兩踵此計亦已廢慕我青城雲慘澹嶓冢樹秋風吹短衆萬里入芒屩病退頗思遠遊信筆有作　千日身如不繫舟曾從楚尾客秦頭風生江浦千帆曉月落山城一笛秋萬事只能催白髮百年終是卧荒丘扶衰強項君休笑尚憶人間汗漫遊　反遠遊　賣却貂裘買釣舟久將身世付

悠悠行歌西郭紅橋路爛醉東關白塔秋夜泊驛亭觀月上曉登僧閣聽猿愁一生身屬官倉米剩喜殘年得自由牟巘陵陽集　無黨爲東陽賦遠游余病卧空山聞而壯之和韻爲別　贊然梅雪兩鬖鬢底事征車又指南自是曾游習蛇𧌑不妨小住話魚鱉摻袪中歲情良苦來未平生分所甘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吾庵　元黃仲實詩送余敏文扶衛遠遊時賦梅川丁九皋同過弊廬　梅川扶墓住經年傳得青囊內外篇山識嬌雲行處役寬收學易識殘編飛高喜並遼東鶴坐冷難留海北氊且向春風候歸旆爲君先付酒家錢　范德機詩　遠遊　遠遊非吾志偶墮天一角去就亦有期寧能計今昨料理貧居士守書首兩郭清心見古初德宅甘寂寞杜門生春深綠竹解寒籜雖無情時貸幽意各有託千載非長生松喬未足學烏知勾漏令不厭官情薄山中歸去來朝霞可以酌陳子廉詩遠遊　廓落江湖夢飄零萬里身風塵孤劍雪宇宙一壺春天野飛黃鵠烟濤逸紫鱗長鯨滄海月寄與謫仙人舒岳祥閬風集　送陳用之遠遊流水寫清音青山發令姿左右惟所取蘘蔭恒相隨君遊且有日欲訪樂趙奇此行猶在眼已作久別思君如生馬駒騰踏不可羈王良施轡勒往獻白玉墀胸中二三策和扁爲國毉南士方施用延鍼貴適宜勝聞黃金

印李子何必歸丈夫輕四海吾老不可期何以爲我報千首紀行詩 虞集道園學古録送王公輔遠遊 君子之所居雖歲月易遠而餘風流韻不自知其及人之不窮也空山雷先生隱于種湖之上豪傑名勝多從之遊其光顯盛大者固已著見于代其高尚潔遯者則有不可得而知者矣然種湖猶有先生遺書數百卷與平生著述皆無恙也湖觀之師弟子相傳而守之其寥廓之趣尊古之思必有彷彿其精微者乎至元二年丙子正月六日大雪道無行人羽士王公輔自種湖來袖詩一篇爲贄觀此風致諒非俗塵所能固有得於君子者乎問其年纔三十喜其盛年好讀書苦吟聞其將從吳越淮泗而遂至乎京師也故作詩以送之 春雪門前二尺深子喬雙舄度幽岑欲扶藜杖同清夜靜看梅花對苦吟江國鶯花時冉冉京城烟雨晚駸駸老來每憶登臨處伏子芳年一一尋 國朝張志道翠屏集題人遠遊卷 爲君歌激遠遊篇八極秋高神凛然爲穴出雲藜杖外軒臺飛雪酒杯前背人不見牛馬走世俗寧知龜鶴年子去遂攜滄海上春來夢遶紫芝田 宋姜白石道人詞倚闌干 二三子總仙才爾歌遠遊章句 雲氣入吾杯不問王郎五馬頗憶謝生雙屐處處長青苔東望赤城近吾興亦悠哉 王元粹祠遠遊 壯

乎抱窮節拂衣行遠遊遠遊欲何之思欲歷九州出門多歧路竟日獨遲留顧言返舊居量力固無憂 楊弘道詞三莫子遠遊 歎五材並用水德靈長初泛濫漸汪洋轉雷經灔澦濺雪下瞿唐纔出險吞漢沔略沅湘發源涓道東過維揚由有本自無疆遠遊還故國待渡立斜陽山烟紫津樹綠客心傷 又遠遊冠名 蕭明書曹子建求通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白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冠名也

離内遠遊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田成子遊於海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人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爲國非爲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故曰離内遠遊則危身之道也

不遠遊

論語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絶迹遠遊

文選北征賦余遺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阨災舊室滅以丘墟兮曾不得乎少留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絶迹而遠遊

佚遊

性理字訓習於情慢惡聞善言謂之佚遊 論語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注佚遊則情慢而惡聞善）

漫遊

宋洪邁文清非集漫游二首緜繞荒蹊窮投撐古屋積雲飛霄鴈急水泛俗危輕迪迴無人蹤山空伐木聲麓公禪窟内拄杖日間行（杜氏固）欲介浩無窮天王部落鐵誰知貝葉地即是水精宮烏塔秋聲裏鷺岡晚照中先賢多妙句欄楯入西風（北天王院）

近遊

晉木華近遊賦世有逸民在乎田廬宅編五畝志狹九州安窮賦於下里寞玄淡而無求乘華輅之偃蹇蘭單之疲牛遂拖索以爲鞅結斷枝而作轍攀華門而高蹈翱徘徊而近遊井則兩家共一園必去舍百步貫鷄殺於歲首收穢纏於狗牙其男女服飾衣裳之製名號旂興隨迭而設繫衣襦以御冬冒汗衫以當熱帽引四角之縫裾爲素條之裁書兒啼於客堂設杜門以避吏姊咨御夫子呼父字及至三農閒隙遘結婚姻老公戴合歡之帽少年著葉角之巾

夢遊

列子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既覺怡然自得天下大治如華胥氏之國 江湖紀聞張重熙寧中夢行入空中聞天風海濤聲振林木徐見海中樓閣金碧璀璨珮者數百人揖重出紙請賦詩細視筆硯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間文章要似隱起鸞鳳與織女機杼分巧

過是乃人間語耳重成一絶云天風吹散赤城霞揉出連雲萬樹花誤入醉鄉迷去路傍人應笑忘還家有仙人曰子詩絶佳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極甘寒忽覺身墮萬仞山而覺 列仙傳梁諶字考成一日相者見之曰此子目流白光貌集真氣非常人也後果樂仙道嘗夢與仙人遊或登名山酌石髓由是自有所悟乃深入巖谷目能視地中物耳能聽數里音一旦忽謂門人曰有朋待吾於南峯今須往矣乃冠服而出則雲氣遶繞不見其形唯聞鼓吹音隱隱于空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

卷八九〇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宣鶴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周（康王二）

通鑑外紀[宮室]曰周禮土方氏掌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illegible]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景以正朝夕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箇闈門容小扃三箇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應門二徹三箇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軌

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天子建五門雉門象魏之門發號施令災大朝會法度所出振木鐸之朝也夏后氏之世室也旁爲清臺以觀天文殷人之陽館也又曰重屋也周曰明堂旁爲靈臺以候雲物其外爲庫門又其外爲臯門其內爲應門又其內爲路門應門之內爲燕朝以朝王族外爲治朝以朝百官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路門之內路寢一天子居之小寢五后與三夫人居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諸侯三寢三門應門之外爲臯門其內爲路門天子諸侯門有臺天子之堂夏一尺殷三尺周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外屏旅樹也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冠]服曰冠冕衣裳履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illegible]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

侯伯之服狐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親沒不髦素冠徽緣大白不緌委武玄縞而後蕤若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七雞）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犬羊之裘不裼庶人之服不文飾也故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王后六服褘（許韋）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素紗夫人揄狄夫人屈狄再命鞠衣一命禮衣士褖衣唯

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紗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王及后之服屨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大夫士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曲袷如矩三袪寸有二幅縫齊倍要鉤邊續衽衽當旁袷之高下可以回肘長衣中衣繼揜（於撿）尺袷二寸袪（起魚）尺二寸緣廣寸半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衣正色裳間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野大夫黃衣黃冠庶人雖有千金之帶不得服韍（月勿）帶佩玉韍韠（音必）也有虞氏之服也夏后氏丈之以山殷火周龍章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音圓）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一命縕（於粉）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力出）無

箴功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凡帶必有佩玉佩玉有衝牙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音其）組綬士佩瓀玟（其巾）而緼組綬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左玉佩右畧佩玉佩以脩德畧佩以祇事世子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寸見）結佩而爵韠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圭笏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合六瑞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他弔）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貫）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天子之笏曰珽天子搢（音晉）珽杼（持呂）上終葵首方正於天下也諸侯

曰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丘物）無所不讓也見天子入太廟與射無說笏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服食起居雜禮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羊支）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菜羹夫人與君同庖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年不順成君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車旗**曰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

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古毒）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戶對）總安車彫面鷖（於兮）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無遠）有翣（所甲）羽蓋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子老）車藻蔽鹿淺複革飾駹（莫江）車雀蔽然複髹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莫旦）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旗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之然）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以諸）龜蛇為旐全羽為旞（似醉）析羽為旌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節建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舍王之會同以舍設梐（蒲係）枑（胡故）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次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射則張耦次凡筵王大朝覲大

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之允）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彫几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每敦一几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朝聘饗射燕飲曰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九命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七命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而酢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其他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一祼不酢出入三積一問一勞其他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凡大國之孤四命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

其大夫士皆如之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王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作）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從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

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修群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丁故反）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放是面數者也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國新殺禮凶荒殺

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後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日食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諸侯之聘禮天子無介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君命使者夕幣于朝厥明使者釋幣于禰于行入朝受圭及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遂行君使士迎而請事于竟下大夫迎于郊卿勞夫人使下大夫勞卿致館宰夫設飧乇安厥明賓皮弁入于次君皮弁拜迎于大門之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以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賓襲執圭致命揚奉束帛加璧享夫人如公醴賓賓北面以臣禮見公北面拜既拜君命之辱以客禮受之所以致敬也公送賓于大門內問君及大夫勞賓及介賓請有事于卿大夫卿勞賓賓辭大夫奠鴈上介受公使卿大夫致饔餼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夫人使下大夫歸禮公於賓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大夫於賓一饗一食君使卿皮弁還玉大夫還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公館賓賓辭請命于朝遂行公使卿贈士送于竟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使者反襲而入致命歸釋幣于門獻于禰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重禮也貨多則傷德幣美則沒禮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凡辭無常孫而說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若使者聘而誤則主君弗親饗食以愧厲之乎云君子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圭璋特琥璜爵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無[illegible]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

曰禮也者物之致也先王之制禮也因其材物而致其義焉爾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射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北面射人詔相其法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反是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射之為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騶虞者樂官備也貍之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科均）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是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燕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是故將燕小臣戒與者尊兩方壺于東楹之西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大兩圜壺于門西設洗于阼階東南壺（[illegible]）東篚西階篚在其北君席于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射人請賓君命某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主人洗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北面獻于公主人酢公酬賓公命下大夫二人媵爵酌象觚之（故）公與以酬賓賓以旅酬卿大夫主人獻卿二大夫媵爵如初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以旅如初主人獻大夫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合樂三終大師告樂備公許射人為司正命安卿大夫遂徹俎

降說（吐活）屨升坐羞庶羞主人獻士及祝史小臣賓媵（以證）觚（音活）于公。公與唯所欲酬之者就席坐行之卒受者以爵興酬士士旅酌主人獻庶子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公不送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鄉飲酒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是故請賓及介必謀於先生主人席於東南僎席於東北賓席於西北介席於西南衆賓之席不屬焉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而聽政役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牲用狗尊兩壺於房戶間斯禁有玄酒設洗于東榮水東篚西篚所以奠爵及觶也獻用爵他以觶奠定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主人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主人洗盥酌獻賓有司薦脯醢（音海）賓升席乃設折俎賓祭脯醢奠爵取肺以祭嚌加于俎祭酒興席末啐酒降席奠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主人獻介介不嚌不啐不告主人酢介主人獻衆賓主人升賓即席如初自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有殺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四人二瑟入升席于堂廉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主人獻之笙入立堂下三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間歌三終（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合樂三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主人作相爲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司正請安賓復席司正飲卒觶賓酬主人于阼階上主人酬介于西階上介酬衆賓畢司正復位使二人酬賓介主人命請坐賓辭以俎司正徹俎降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賓出奏陔主人拜送于門外自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自降說屨升坐羞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明日賓拜賜主人拜辱乃息司正無介不殺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暮人倦齊

莊正齊而不敢解惰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將以行禮義也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矣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養老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以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不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人生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是故五十而爵不從力政異粻杖於家養於鄉六十必宿肉杖於鄉養於國不親學不與服戎七十貳膳杖於國養於學達於諸侯不俟朝君問則席不與賓客之事八十常珍杖於朝君問則就之拜君命一坐再至月告存齊喪之事弗及也一子不從政九十日有秩飲食不離寢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天子有命則使人受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凡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朝廷同爵則尚齒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不以其任行于道路兄老者則車徒辟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有虞氏皇而祭服深衣以燕禮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收而祭服燕衣以饗禮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冔而祭服縞衣以食禮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冕而祭服玄衣兼用三代之禮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養老天子視學大昕鼓徵衆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于東序終之以仁也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諭焉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

而尚齒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天子巡狩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喪葬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制衾冒棺槨俾死者有終生者無憾歷夏商至周而禮節大備凡病革者內外皆埽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士士之妻皆死於寢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送終之具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復始終虞人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天子以冕服復於太廟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曰天子復矣自諸侯至於庶人各以其服復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而庶）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主人羔裘玄冠者易之笄纚徒跣扱上衽（而當）交手哭水漿不入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故辟踊哭泣訃父兄命赴者赴於他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太子曰寡君之適子某死臣訃於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大夫訃於大夫士曰某不祿士訃於大夫曰某死浴尸惟堂天子依奕三重諸侯再重狐卿大夫不重君設大盤大夫夷盤造冰焉士并盤扶君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浴尸夜人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周人浴以盆沐以盤挾齒用楔綴足以燕几君大夫士一也設牀襢（如方）笫君以莞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有枕襲一牀含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君大夫士一也飯尸襲已正尸於牖下南首飯尸天子沐用黍諸侯用稷大夫士用稻含尸用具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子坐於東卿大夫父兄子姓立焉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夫人坐於西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焉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君之喪焉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焉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出必徒跣（無）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小斂三日小斂於戶內男女奉尸夷于堂序

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是為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衣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庭百稱大夫五十士三十主人即位袒說髦括髮婦人髽（則从）帶麻于房中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以脯醢奠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大斂於阼子弁絰（大綍）即位於序端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紟五幅無紞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殯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痛疾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婦人不袒故發胸擊心爵踊也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其色朱綠用雜金鐕大夫玄綠用骨士不綠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外柏椁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無甫）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天子龍輴而椁幬（直求）為四阿加斧于椁上畢塗屋諸侯輴（丑倫）而設幬無四阿大夫以幬攢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設熬加魚腊（音昔）於旁天子之喪官正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主人襲斬衰帶絰居於倚廬哭無時非喪事不言寢苫（始廉）枕塊扶而後能起為父苴杖為母削杖苴杖竹削杖桐也公侯之喪諸達官之長杖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桑朗）母在為妻杖而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為父母為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拜而后稽顙放之喪拜也孔子曰頎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孔子曰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或曰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銘旌書銘旌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曰某之柩自天子至于士一也置于西階上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奠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朔奠數盛焉薦新如之奠以素器以生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曾子問於孔子曰大功可以與饋奠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可也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

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乎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弔含襚賵臨凡有弔者相者以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弔者出含者執璧將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乃出襚（以辭）者執冕服致命子拜稽顙襚者下堂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委衣於殯襚者出賵者（手）風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子拜稽顙坐委於東南隅賵者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諸侯之相襚也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褒衣不以襚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衰冠不以弔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其人）及壙皆執紼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婦人送迎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在殯三往焉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有疾問之在殯一往焉比葬不舉將往必先戒之主人具殷奠以俟于門外見馬首則先入門右君入即位

于阼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卒奠先俟于門外送君拜稽顙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如君夫人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卒奠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於大門之外不拜明器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竹不成用瓦不成沫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具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簨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葬則置之墓中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葬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凡葬卜宅兆卜日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大夫之喪其卜也有司麻衣布衰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凡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葬有日啓殯設啓奠朝於祖其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啓朝而殯於祖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周朝而遂葬質明設遷祖之奠奉柩載於輴車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

牙周之璧翣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黻三列素錦褚加于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黻畫翣各二皆戴圭魚躍拂池纁戴六纁披六大夫士視是以褒載銘旌之車是為祥車祥車曠左遣柩南首設祖奠厥明遣奠苞牲體載之天子九个車九乘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諸侯七大夫五君執紼五百人皆銜枚司馬執鐸十有六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執引者三百人執鐸四人御柩以茅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端衰喪車無等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天子之壙闕地為隧庶人縣棺而封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不喪貳事自天子達於庶人啟人呼而葬周人弁而葬者與神交之道也曾子問於孔子曰葬引至於堩（古鐙）日食如之何孔子曰吾嘗從老聃（北）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食之不知其已之遲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早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始廉）患老聃云封弔虞封主人贈以玄纁束帛

殷既封而弔弔於壙作虞主其木用桑祝先歸宿虞尸是故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周反哭而弔弔於家其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孔子曰死民之卒事也殷已愨吾從周既反哭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日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弗忍一日離也男男尸女女尸天子九虞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曾子問於孔子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自斬衰以下禮也曰不以輕服而重祭乎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卒哭既虞卒哭天子九月諸侯七月大夫五月士三月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周人明日奉主于太廟祭從昭穆是謂之祔自始虞至于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

於堂祔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後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在亦然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祔於王父也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公子祔於公子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式羊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祔葬者不筮宅練期十三月而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祥二十五月而祥吉服而筮尸作衆主主人朝服縞冠素紕奉主入廟二十六月而禫徒感既禫後曾子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是故雖功衰不弔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宮而退相

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諸侯葬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忌日忌日必哀稱諱君子以爲終身之憂遺喪雜禮曾子問於孔子曰並有喪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父喪未終而有母之喪其除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亦然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及執事者之升降散等虞祔亦然自諸侯達諸士曾子問於孔子曰士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爲如之何孔子曰有君服於身者不敢私服於是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弗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曾子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

夕否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遂既封而歸不俟子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遂既封改服而往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及其入也共殯服則子麻弁絰十危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也君薨於路館復如國於道則以綏復於車左轂其輤有褖緇布裳帷素錦爲屋而行至於廟門說輤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大夫士輤蒲裳布帷葦席爲屋至家說輤輲市專車遂入至阼階說適所殯大夫使他國卒於公館者復私館者不復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奔喪之禮始聞親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見星而興見星而舍哭辟市朝望境而哭入門升自西階殯東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哭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衆主人兄弟出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三哭皆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奔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齊衰以下奔者入中庭北面哭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故爲之免以代之也冠者不袒袒者必免母喪異於父者一括髮而已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齊衰惡笄以終喪奔不及殯者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即位於墓左婦人於右奔者成踊

盡哀括髮東即主所絰絞帶哭成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它皆如前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免麻襲歸免袒它如前禮聞喪不得奔則爲位行禮如之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哭盡哀遂除至家不哭主人無變於服哭不踊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奔齊衰者望鄉而哭大功望門小功至門緦麻即位而哭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坐哭於殯東西面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婦人喪父母者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父不爲衆子次於外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士則襲而后拜之凡異居聞兄弟之喪其始麻散帶絰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未成絰也踈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爲主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而哭拜踊

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遠葬者比反哭則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服制曰喪之有服也稱其惻怛悲悼之情也自高辛氏其服也衰後世聖人立制度識別親疏貴賤使足以成文理故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主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服制有五一曰斬衰二曰齊衰三曰大功四曰小功五曰緦麻斬衰有二齊衰有四大功四小功三緦麻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斬（斬者不緝也）衰裳（上曰衰下曰裳）苴（麻之有蕡者）絰（麻在首在腰皆曰絰）杖絞帶（繩帶也）冠繩纓菅屨三年者子為父諸侯為天子臣為君父為長子為人後者為所後父妻為夫妾為君父卒而為祖後者女子子在室為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子嫁反在父之室為父三年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三年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祖父卒而為祖母後者父卒為母繼母如母繼母如母者配父也慈母如母妾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子游問於孔子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者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欲喪之有司曰古之禮慈母無服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父在為母夫為妻出妻之子為母若為父後則不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疏衰裳齊牡麻絰冠布纓不杖麻屨期者為祖父母（雖天子不降也）為世父母叔父母大夫之適子為妻昆弟為衆子昆弟之子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適孫為其後者為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昆弟之為父後者為繼父同居者為夫之君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妾為女君婦為舅姑夫之昆弟之子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女子子為祖父母大夫之子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為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大夫為祖父母適孫為士者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疏衰裳齊牡麻絰無受三月者庶人為國君寄公為所寓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為舊君君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君為繼父不同居

者為曾祖父母大夫為宗子為舊君為曾祖父母為士者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曾祖父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無受者子女子子叔父姑姊妹昆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為適昆弟公為適子大夫為適子之長殤中殤其長殤皆九月纓絰其中殤七月不纓絰十九以下為長殤十五以下為中殤十一以下為下殤八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傷而無服大功布衰裳牡麻絰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為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父昆弟為庶孫為適婦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為衆昆弟為姪丈夫婦人報為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夫之昆弟無服大夫為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為士者（若尊同則不降）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為母妻昆弟皆為其從父昆弟之為大夫者為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為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為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統天子諸侯無服）小功緦衰裳牡麻絰既葬除之者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絰五月者為叔父及適孫及昆弟之下殤大夫庶子為適昆弟及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為夫之叔父之長殤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為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為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之妾為庶子之長殤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君之庶長殤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若墓遠則如之何孔子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小功布衰裳牡麻絰即葛五月者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為人後者為其姊妹適人者為外祖父母從母丈夫婦人報夫之姑姊妹娣姒婦報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為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之適士者大夫之妾為庶子適人者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為庶母慈己者緦麻三月者為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婦庶孫之中殤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外孫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從母之長殤報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士為庶母貴臣貴妾乳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

壻妻之父母姑之子舅之子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夫之諸祖父母報君母之昆弟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為父之從父昆弟之妻士為妾之有子者何謂上殺父三年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功小功旁親之服加乎至尊也三月則殺矣此所謂止殺何謂下殺適子三年庶子期適孫大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以其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何謂旁殺服祖期則世叔父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朞從世叔則疏矣故為之小功族世叔人疏矣故為之緦麻此自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自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朞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三從緦麻此自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朞為兄弟之子宜九月而亦朞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自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自孫而旁殺者也公子之妻為其皇姑齊衰此從輕而重者也為妾之父母緦麻此從重而輕者也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緦麻此從無服而有服者也公子為其妻之父母無服此從有服而無服者也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出則否練冠麻衣縓緣公子為其母也縓冠葛經帶麻衣縓緣公子為其妻也皆既葬除之宗子母在為妻禫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從君服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則不稅為慈母之父母無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降一等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之兄弟之子若子君之所為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童子唯當室緦免而杖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為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宗子母在為妻禫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為父母妻長子禫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為

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世子不為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太子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或曰婦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君主夫人妻太子適婦之喪諸侯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大夫不主士之喪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父在哭於妻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之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則四鄰主之無四鄰則里尹主之喪有無後而無主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改其緦為朋友麻斬衰不說經帶居倚廬寢苫枕塊婦人則否容貌若苴纍纍顛顛瞿瞿繭繭哭若往而不反唯而不對三日不食既殯食粥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疏食水飲朞以小祥居堊室寢有席不與人居食有菜果又期而大祥食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從御飲醴酒吉祭而復寢齊衰貌若枲哭若往而反對而不言二日不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貌若止哭三曲而偯言而不議三不食食不醯醬寢有席小功緦麻容貌可也哀容可也再不食可也議而不及樂不飲醴酒酪可也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此者由文矣哉布八十縷為一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苴經大搹五分而去一以為帶杖大如要經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斬衰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祭小祥練冠練衣黃裏縓緣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要經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又期而祭大祥朝服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祭禫而纖無所不佩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

期九月以為間上象於天下法於地中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思慕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是無窮也故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既免去絰每可以絰必絰既絰則去之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父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虞祭不致爵練祭不旅酬祥祭無筭爵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眾賓兄弟啐之大祥主人啐之眾賓兄弟飲之可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孔子曰首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病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弗受也從父兄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其黨食之則食非其黨則不食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而見人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又曰三年之喪祥而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

戒慎不失色於人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祭祀曰自包羲氏教民養牲薦神祇後聖有作為政於天下必本諸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有天下者祭百神是故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郊聖人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以饗帝于郊是故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特牲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孔子曰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氾埽反道鄉為田燭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啓蟄而郊祈穀于上帝也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享味而貴氣臭也是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至敬不壇故埽地而祭社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土發而社助時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論曰成身莫大於禮禮莫重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爲物非他即吾之誠是矣王者繼天而爲之子獨主萬化故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禮學失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秦禮八神以求僊人一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曰四時漢祠太一求神僊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情狀方士寨妄作儒者不取也及歷考儒者論祭天地之禮於天則有昊天上帝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夫土不可以有二王而天可以有七帝乎於地則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敵體是猶家有二主也且子事父母父在爲母齊衰期不敢見其父者尊無二上故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崇地以抗天乎是故夫獨制義於其家而家道正矣君獨出令於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健而無息地道順承而無成而太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寶貨財用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穀與水火金木也人所日用莫過五材不是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舉失輕重豈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

者祭天以柴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誠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與名其實一也周禮乃專以禋祀歸之上帝以實柴歸之日月星辰以槱燎歸之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不以日月星辰一乎天而以柴燎分爲三多見其妄也又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說者以爲星也上文既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宜兼之矣夫日月猶可兼於星辰豈此四星而不可兼於日月乎其文乖次失禮之義蓋劉歆下述　宗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自中出生於心也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無所不順之謂備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子之事親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天子七廟左三昭右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夏殷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禮不王不禘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特祭曰禘則亂名也於是春更曰祠夏更曰禴諸侯祫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君干祫及其高祖三年一禘五年一祫大夫三廟士一廟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凡祭祀張旅幕張尸次祭

成喪者必有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之嫡孔子曰尸冕弁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以以几必有前驅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及時將祭君子乃齊散齊七日致齊三日齊者不樂不弔不敢散其志也精明之至然後可以交神明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君致齊於外夫數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方夫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三牲之俎八簋之實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

順孝祭者教之本也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贊幣而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奠盎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君獻尸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或曰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又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祐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又曰及

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反其所自成是故聖王制禮以節事脩樂以道志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聲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有事於太廟則群昭群穆咸在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及群有司皆以齒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之祭不必有餘惠均則政行事成而功立矣餕者祭之末也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大夫起士八人餕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於堂下百官進徹之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故曰可以觀政矣又曰尸飲三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是故貴者獻以爵（一升）賤者獻以散（五升）尊者舉觶（三升）卑者舉角（四升）明尊卑之等也煇胞翟閽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此之謂上下之際又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降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諸遠者歟是故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神明之道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血毛告幽全之物也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涚于清汁獻涚于醆酒凡涚新之也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祭稱孝子孝孫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

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尸神象也祝將命也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槁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犧尊疏布冪椫杓大路素而越席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設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敢同於所安褻之義也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孔子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是故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夫婦之別焉見長幼之敘焉見上下之際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政事之均焉是謂之十倫記曰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尊有虞氏曰泰夏后氏曰山罍殷曰著周曰獻象犧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鼓夏后氏之足鼓殷楹鼓周縣鼓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敦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豆夏后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凡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羊豕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薦於寢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庶人無故不食珍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凡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諸侯祭容

親顏色如見所祭者成廟則釁之以羊與雞成寢則考之而不釁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釁者交神明之道也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爲人祭曰致福爲已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豕則以豕左肩五箇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曾子問於孔子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廢如當祭而日食太廟火則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麻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大夫士將興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於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哭而歸如奔喪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後哭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既宿則與祭卒事而後歸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出舍于公館以待事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可也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凡音之起由人心之感於物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通於倫理謂之樂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物而后動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是故知聲者可與言音知音者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先王制禮樂人爲之節禮節民心樂和民聲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與天地同和簡故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樂著大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先王有大事必有禮

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故先王著其教焉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文采節奏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備舉其道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故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

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者也黃鍾大呂弦歌干揚者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眾不生慢易焉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王承文武

成王之業樂所變更勤修先王之訓典用和洽於天下以對揚皇天上帝之丕顯休命小雅首篇曰鹿鳴三章章八句言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萍也藾蕭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奉至也大主而貺賓矣筐篚屬所以將幣帛也）人之好我示我周（至也）行（道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蒿（菣也）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古示字）民不恌（偷也）君子是則是傚（可法效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遊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芩（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樂之久也）我有旨酒以燕（安也）樂嘉賓之心小雅二篇曰四牡五章章五句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倭遲（歷遠之貌）豈不懷歸（思也）王事靡盬（公義也）我心傷悲（情思也）四牡騑騑嘽嘽駱馬（喘之貌白馬黑鬣曰駱）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堅固也）不遑（暇也）啓（跪也）處（居也）翩翩者鵻（夫不也）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養也）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枸檵也）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驟貌也）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念也告也）小雅三篇曰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猶煌煌也）者華于彼原

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駪駪（衆多貌）征夫（行人也）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忠信也）爰咨諏（訪善爲咨咨事爲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咨事之難易爲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咨禮義所宜爲度）我馬維駰（陰白雜毛曰駰）六轡既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親戚之謀爲詢）小雅四篇曰常[redacted]八章章四句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redacted]焉常[redacted]（也）之華鄂（承華者）不韡韡（明盛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聚也）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每有良朋況（兹也）也永（長也）歎兄弟鬩（很也）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相也助也）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陳也）爾籩豆飲酒之飫（私也）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信也）其然乎小雅五篇曰伐木六章章六句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伐木丁丁（伐木聲）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況也）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以筐曰釃）有藇（美貌）既有肥羜

（未成羊曰羜）以速諸父（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鮮明貌）洒埽陳饋八簋（圓曰簋天子八）既有肥牡以速諸舅（異姓則稱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美也）籩豆有踐（陳列貌）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食也）以愆（民尚以乾餱獲愆過於人）有酒湑（湑莤之也）我無酒酤（一宿酒也）我坎坎鼓我蹲蹲（舞貌）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小雅六篇曰天保六章章六句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堅也）俾爾單（信也盡也）厚何福不除（開也）俾爾多益以莫不庶（衆也）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盡也）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如岡如陵（大阜曰陵言廣厚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善也）蠲（潔也）為饎（酒食也）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事也）先王君曰卜爾（先君也尸象神卜予也）萬壽無疆神之弔（至也）矣詒（遺也）爾多福民之質（成也）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百官族姓）徧為爾德如月之恒（弦也）如日之升（出也）如南山之壽不騫（虧也）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小雅十篇曰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魚麗（歷也）于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鱨（揚也）鯊（鮀也太平有道則微物衆多）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鮦也）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鮎也）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小雅十篇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小雅十二篇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小雅十三篇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四篇曰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南有嘉魚（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烝然罩罩（籗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樔也今之撩罟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小雅十五篇曰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南山有臺（夫須也）北山有萊（草也）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山樗也）北山有杻（檍也）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秀眉也）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枳枸）北山有楰（鼠梓）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十六篇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小雅十七篇曰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小雅十八篇曰由儀萬物之

生各得其宜也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小雅十九篇曰蓼蕭四章章六句澤及四海也蓼（長大也）彼蕭（蒿也）斯零露湑兮（露貌）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寵也）為光其德不爽（差也）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樂易也）宜兄宜弟（為兄亦宜為弟亦宜）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和鸞雝雝（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萬福攸同小雅二十篇曰湛露四章章四句天子燕諸侯也湛湛（盛多貌）露斯匪陽（日也）不晞（乾也）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夜飲必於宗室）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垂也）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小雅二十一篇曰彤弓三章章六句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彤（赤也）弓弨（弛也）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賜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載以歸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勸也）之彤弓弨兮受言櫜（韜也）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報也）之小雅二十二篇曰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菁菁（盛貌）者莪（蘿蒿也）在彼中阿（大陵中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楊木為舟載沉亦浮）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大雅十二篇曰行葦八章章四句言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敦（聚貌）彼行葦（蘆也）牛羊勿踐履方苞（茂也）方體（形也）維葉泥泥（初生貌）戚戚（內相親也）兄弟莫遠具爾或肆（陳也）之筵或授之几（老者加之以几）肆筵設（重也）席授几有緝（猶續也）御（侍也）或獻（主曰獻）或酢（客曰酢）洗爵奠斝（主醻客奠而不舉）醓醢以薦（肉醓也）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函也）或歌或咢（徒擊也）敦（畫也）弓既堅四鍭（矢也）既鈞（參亭也）舍矢既均（中質也）序賓以賢敦弓既句（引而成規）既挾四鍭四鍭如樹（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皆敬也）曾孫維主酒醴維醹（厚也）酌以大斗（長三尺）以祈（求也）黃耇（老也）黃耇台背（大老也背有台文）以引以翼（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吉也）以介景（大也）福大雅十三篇曰既醉八章章四句言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其事）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行也）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長朗明也）高朗令（善也）終令終有俶（始也）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攝佐者以威

儀也。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善也）。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廣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嗣也）。其胤維何，天被爾祿（福也）。君子萬年，景命有僕（附也）。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予也）爾女士，從以孫子。大雅十四篇。曰鳧鷖。五章，章六句。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鳧水鳥，鷖鳧屬。大平則萬物衆多）。爾酒既清，爾殽既馨（香之遠聞）。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水旁也）。公尸來燕來宜（宜其事也）。爾酒既多（品齊多）。爾殽既嘉（備而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爲（厚爲孝子也）。鳧鷖在渚（沚也）。公尸來燕來處（止也）。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水會也）。公尸來燕來宗（尊也）。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重也）。鳧鷖在亹（山絕水也）。公尸來止熏熏（和說也）。旨酒欣欣（樂也）。燔炙芬芬（香也）。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三十五年，王居天位。敬恭神人。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有唐虞氏之風焉。是歲王崩，謚曰康。王子瑕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官儒士臣馬[illegible]文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illegible][illegible]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二尤

周（康王三）

金履祥通鑑前編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二年　十有二年六月壬申命畢公保釐東郊書畢命篇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朏月三日生明壬申六月五日也宗周鎬京豐文王之都在鎬京之西二十五里成周在鎬京之東八百里商民所居在王城之東二十五里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命之於文王之廟也保者安全之釐者整理之呂氏曰保釐二字一篇之體要也）王若曰（書序稱康王命作冊則此以下康王之意而命內史冊錫之也）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此叙述其原委也惟文武能以大德受命惟周公能左右綏安毖謹也周公固無事不謹而化商一事尤所謹重故遷之洛邑親近王化商民亦欲化於周公之訓故自周公之沒今三十六年世已變而風俗亦漸移天下之內安平無事予一人賴是以寧是皆周公風化之力也周公沒今三十七年言三紀者舉全數也）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此論治道推則之宜也升降猶記言道隆道污盖道有所當升有所當降初無執一之用政爲政者當視時俗而爲之更張不可膠於一定也當周公之時商民反覆未定故公遷之教之覓之警之至若休之時不善者尚多故猶務含容皆以斷治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是先少矣惡習漸變不善者亦有矣然而猶有未善者在正所當分別之也盖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是則分別者乃所以使之皆爲善也）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此述畢公之賢必能體遵之目也呂氏曰畢公之下之元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盖以風俗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則亦間斷矣惟能於德者責弊處而不息故於事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於師傅可謂能之拜稽之賛而善於形容矣大言畢公稱事四世風采凝峻威儀嚴肅小大之臣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實衆望之歸予養之者盖非一日之積矣暮年日休嘉之績多於先王之時故我小子無不拱手以仰其成而已王時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知畢公之必能終此事也）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鎮東郊化商民此周公之事故欲以命公呂氏曰言之叙而傳之專禮貌重臣也）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此東郊之政也所以釐之也旌淑別慝東郊之政由俗革者莫大於此其旌淑也則表其宅里以彰爲善者之閭而使惡者有不能焉盖善者之風派聲聞使聞者興起此先王所以爲風俗無窮之計也其別慝也則弗率訓典者殊其井疆若記所謂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盖使之畏殊之醜而慕爲善之美卒亦同歸於善而已）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此承上文因以推廣東郊之政所以保之也盖國本里殊井之政亦以申畫郊圻固申畫郊圻之制可以謹固封守固謹固封守可以用康四海矣郊圻之畫舊矣然井田之制廢歲久則溝塗易堙今責殊則經界易失故必因時而申畫之又先王井田之制溝塗縱橫溝封有截亦寓封域險阻之意焉故申畫郊圻所以謹固封守也京師數句指夏根本王畿安則天下安矣故謹固封守所以康四海也）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此事又明化商之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也大抵商民不善之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則化之以政令之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威決政事貴乎常而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呂氏曰此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皆然在化商言之尤爲對病之藥盖其俗靡靡利口惟賢故當以淳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又曰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驕之驕侈此商民受病之原也世祿之家不可驟消之辨禮法也遂樂泰奢之所移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棄天道甚矣夫衆弊之化未有不侈麗者此古今同一流也此古人之論也而茲殷庶士席寵惟舊率多世挾怙侈滅義則以蕩陵德也服美于人則敝化奢麗也漸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頹然已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更生之教育之大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之使久而不渝則善彝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之永年萬民庶寵又承三紀庶富滋養之餘積之富矣訓迪之而閑其邪盖不可緩也然所訓之者豈外乎其教以訓之哉德者心之理義者事之宜人所同有訓

（莫大於是。然善無證則不信，而德義非可以空言之，當指古以爲之說。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太平無事，獨殷民未盡化耳，而康王猶以爲安危所係，不侔其流不息於微，如此，剛則激亂，柔則茶茶，此化商之所以爲難。惟不剛不柔，時措適中，此所以爲德之允修也。）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蓋此心所養，俱要於所當然之則也。京師首善之地，而畢公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郊，故非其餘，致至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也。蔡氏曰：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愚按自畢公以後，周家無復有事於東郊，而人心風俗與周始終矣。畢公真能成終之命哉。）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總上文並成聲革舊俗中盡撲國而成其終，皆所以爲成周無窮之基也。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並區區致復世名者，而熙德之陰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乃事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畢公重德而有弗克之疑，又有民寡之疑，三代君臣相與警戒，國無事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惟畢公克勤小物之心，則武以商民之難化爲憚；惟畢公多嘉之績，則武以商民之最爾而怠。毋憚其難，惟當盡心；毋忽其少，惟當理事，休于前政，謂成終也。周公、君陳其道固高，而商民猶未盡化，是尚有餘責也。成終則無復餘責矣。此之謂休于前政，非求勝於前之謂也。）　履祥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撲命，風俗決不美。盤庚一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滛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使，故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物，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作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於是分遷殷甸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遷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之而已矣，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於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樂紂之惡，於是有滛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於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滛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奚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

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商別之政嚴。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册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持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滛，鄭之俗誹，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十有六年，魯公禽父薨，子酋嗣，（是爲考公）　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按世家，伯禽無年，而徐廣注如此，若以四十六年爲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康王九年；若卒於康王十六年，則當云五十三年，未詳孰是。）　楚子謂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注：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之子）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對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二十年，魯考公薨，弟熙立，（是爲煬公）　二十有一年，魯侯熙築茅闕門。　史記曰：伯禽卒，子考公酋立，四年卒，立弟熙，是爲煬公。煬公築茅闕門。　世本曰：煬公徙魯。　二十有六年，王崩，子釗踐位。　史記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年不用。　楊雄曰：康后之世，頌聲作於上。（按漢諸家言詩者多謂康后晏朝，關雎興刺，其說與今傳不合，而楊雄又以關雎爲康王時美詩，今皆不取。）　魯煬公薨，子宰嗣。（是爲幽公）　少微通鑑：康王諱釗，元年，初，王即位，諸侯來朝，王作康誥以告之。　太平御覽：帝王世紀曰：康王元年，釋喪冕，作誥申諸侯，命畢公作策，分民之居里于成周之郊。王在位二十六年崩，子瑕代立，是謂昭王。　述異記曰：廬山上有康王谷，巔有一城，號爲釗城。天每欲雨，輒聞山上鼓角笳簫之聲，聲漸至城而風雨晦合，村人以爲常候。傳云：此周康王之城。康王愛奇好異，巡歷名山，不遠而至。城中每得古瓿、大鼎及弓弩、金之屬，知非常人之所處也。而山有康王之號，城又以釗爲稱，斯言將有徵。　兼金合璧事對　繼嗣（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篤信。史周本紀：成王將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爲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作顧命。太子釗遂立，是爲康王。）天子（書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一人（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習治（揚孝王武閔來知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詩及書，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注：言由成王以

朱稍習為治 息民左昭二十六年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歡之書康王誥令王敬之式蠻綏 欽若成烈書畢命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以義繼明德書康王之誥此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注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治民 以康四海畢命中夏邦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僅克安民周語下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大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澤潤生民書畢命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訓化頑民同上注敕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 用人 一二臣衛書康王之誥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一二伯父上令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群臣陳戒上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注冢宰與司徒皆共群臣諸侯並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畢協賞罰書康王之誥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 公弼亮率下上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命父師而保釐書畢命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君芮彤畢皆敬保書顧命成王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云云審訓命汝云云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大小庶邦 侯甸男衛用奉恤上康王之誥王若曰

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云云用奉恤厥若 治平 有酆宮之朝左昭四年康有酆宮之朝 成周郊之保書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注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 賦偶周室昔於康王仰成 治既歷于三紀處已及于四方 世治泰和之作民歸歌頌之聲 集同室而惡治百姓鄰宮劇而措行刑侯 民裕仁壽天下安寧 四十年而刑不試周厥國安十八王而民克安蓋由基積 變世移風柔遠能邇 遠邇旦之勤勞有畢公之弼亮 慎封守以康四海 欽天威而亂四方 公然賞罰之偏大夫風聲之樹 欽欽天威之忌勤勤德政之為 四海無虞已見頌聲之作一心懋德史則先訓之後 群書具周

事對 習治揚 仰成書 刑措史 德修書 道洽政治書 世變風移書 事實 道 實悖天道詳德頌 德書康王之誥王義嗣德注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 書畢命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 禮義鮮克由禮詳德頌 書畢命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政治 書畢命畢公保釐東郊曰政由俗革 稽古 書畢命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法祖 以義繼先人明德詳德頌 書畢命 六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基業 史周紀實文武之業 臣下同心書畢命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君臣相須 書康王之誥王若曰

令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封建 左昭二十六年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 朝覲 書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告戒 上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威武 張皇六師詳告 風俗 書畢命既歷三紀世變風移 福祿書畢命予小子永膺多福 反說 後皇后傳欽康王既朝歸作 誠體題息民垂拱 克安道洽 嗣德立治 仰成安民 賦偶 垂拱盛世 盛成 屢基 習治華旦措刑盛時 太保榮而庶尹成事畢公保而頑民克釐 泰忠厚之澤而鳥若太和之治 皆盛成之運而洋于歌頌之聲 多福永膺而民自潤澤一人以寧而風因變移 道洽政治非此一日 禮制樂作後隆此時 戡定之功芮伯敬告 保釐之後畢公實維 賦隅 載其德告為衍用名於顯忠皆其治也揚雄雖遠於觀綺 瀾江潮體字 垂拱克和 措治

仰成 道洽政治 世變風移事實 道 升降書畢命道有升降三后叶心 德 嗣德康王之誥王義嗣德克修畢命厥德克修 懋德同上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惟德見下仁義 仁義 惟義畢命惟義惟德用乃大訓 義嗣康王之誥見上嗣德注 仁誼董仲舒策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 禮樂皆在韓吞張猶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頌聲 脩刑法忘成康刑措不用頌聲延眾 仰成書畢命予小子垂拱仰成 有常政貴有常 政治道洽政治澤潤生民並同上 熙名 無窮之聞畢命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基業 無窮之基見上熙名 宣文武業史周紀康王宣文武之業 遂誥諸侯康王之誥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 徧告諸侯史記康王申伋徧告諸侯 君臣相須 心在王室康王之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畢公保釐畢命 君臣同心 三后協心畢命 稽古 由古訓畢命 法祖 答揚光訓顧命奉答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欽若成烈畢命 繼明德以義繼先人明德 宣文武見基業 欽天 敬忌天威顧命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朝覲 奉圭兼幣康王之誥 封建 謹封守畢命 風俗 風移畢命民罔攸勸書畢命不武厥威民罔攸勸 商俗靡靡畢命 道頗 予一人以寧 澤潤生民

並舉命反說　敵化半命敵化番鮮成康兼金合璧事對　聖智通四子謀德論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撤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孰有世宗之臣安寧史周本紀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明王詩氏贊孫父武成康俱為明王至政家語刑政篇仲子問於孔子曰雖聞至刑無所用政孫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太平前禮樂志王者曰臣願大臣述舊禮明王制䀌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俗何不若成康注成康周之二王太平之時四世書舉命惟公懋德克勤小物粥見四世注書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戴德後嗣衍苗道作顧志賦云云頌成康之戴德兮詠南風之歌聲習治見前治隆前展安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由禮隋禮儀志成康由禮行道孟勝文公下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注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大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邪缺也此周公輔相成撥亂之功也美矣前景帝贊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卓然新太宗贊曰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時有闕畧然三代千有七百餘歲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治平　其化行荀仲尼大王

誅四武王誅二周公舉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注書化行刑措人和洽唐陳子昂傳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和洽化致昇平隋音樂志上傳日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昇平刑措而不用也教通四海前武紀詔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措刑　不式前仲舒對曰成康不式四十餘年注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無諫上其化行注不由凝網晉刑法志及周氏耿威定覇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網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也後世追配　聖哲隆化吳志賀邵據皓時以政事日弊邵上疏曰云云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質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寬仁興俗前徐樂臣竊以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漢景齊美魏曹植景帝贊景帝明德繼文之則肅清王室克滅七國省役薄賦百姓昌盛風移俗易齊美成康齊主緬追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永念晝冠緬追刑厝注良曰晝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措不用措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魏帝追望魏明帝紀青龍四年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不犯周人刑厝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

之風選才何相去之遠務王守遺緒書君才孫王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宣王法遺風史周紀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貴為言不復興前貢禹字少翁元帝即位云云禹言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班固云未可致前刑法志順稽古之制成時雖之化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漢文玄默擬其遠昔王敦字處仲建武初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積承漢緒清虛玄默擬遠成康魏帝聖明繼其隆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今陛下以聖明統世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方朔對彼來是諭前東方朔武帝時常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居易稱此無以出新唐白居易樂天元和元年對賢良策云云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親近無不和貞觀之初既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盛美無不舉也開元之治既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在上上下輯睦樂達在下內外和平所以偃兵而萬邦行仁刑清而兆人自化動植之類煦嫗而自遂焉雖成康

文景之治無以出於世矣納諫憂敗道其康幾前蕭望之字長倩宣帝時上疏曰云云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忘成康之道其庶幾乎歷千載事言之尚難前東方朔先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雜對　非道不言淮南子主術訓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哲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有岐陽之蒐左昭四年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追周公之熙禮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勞欲尊魯事文武之功左昭二十六年成王康王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無專享文武之功賦偶大武世降成康治隆　人心去而欽塩天監闕而周墩　自豊鎬之間已善其政建成康之世久習其治奐革在牧亂兆鼓邦警鴆鳴岐瑞符周代　然大武史命肯定于天下王成康繼緒克安于海內　嗣大歷服建無窮基　措樂興而制度立教化漸而仁義流　世屬無誅之世時丁不式之時　纘緒嗣王仰成小子治平無拱仰成之日惟予沖人太平継德之時在我小子　協並成之運予無拱之休　晏晏空同之化洋洋載路之贊　措世安寧之域躋民仁壽之鄉　萬邦咸休而聚大和會四方無虞而民迪吉康然三百歲治甚隆

也稱四十年民無犯之　武四方而日清　武三紀以風移姦粹而已戢平今之長使時雨休歎春阿之章　頌乃作于持于吳泰和之在爾其空也仲舒推仁義之派　詠棲關雎歡興既醉　風移世變而三紀方歷檀制樂作而六年大備　工民載欣樂之歌昔治見關雎之首　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六服承德爾諸侯有守　有圖書兮出河洛有麟鳳兮在郊藪　治溫溫于奉和民洋洋于歌詠　教化為決洽禮樂爲興王天下空其圖國世俗躋之仁壽　建亂播于康謠太平歌于既醉　載芟數句賦嘉先祖之參華今一篇澤美生民之潤　康王之嫡紀實羽之華倫微樂之爲歡民人之攸暨　關雎既作因知習治之功洛誥未觀鳥觀進御之日　危驚之賦美于持盈關雎之作言其習治　如云美矣已居大業之前若論溫于不在唐虞之下　辨對書長于攻也此為至攻之世詩頌其德也此為載德之王勿謂成康之遠遠而不可擬成康之道邈于不可道教之數句嘉日就以月將華今一篇美道洽而政治　惟我朝大歷服建民之康越無遺韜于蓋歎休于復　炎陽之亀萬國來賀郡官之朝諸侯成服　非才孝武俗果見于復興矣哆唐宋治亦聞于我致　云何魏而臻此嘆發武皇謂稍去以進于璟頭總章　光使東方瑁歷達而難書

也能令武帝稍何施而臻此歟　云欲建而不能嗟相去之甚邈邪代泰孝植矣魏明群書足用事對　載德復湯紆傳流仁董仲舒傳刑措史教漸漢兼挾書盈成詩天人和洽　唐陶圖空虛前事實　道遺正舊唐史太宗貿道王成康德　德及鳥獸前武帝紀仁義　仁誼之派祥復教化頌禮樂韓愈答張籍書自文王汶武王周公成康相興守之禮樂皆出致治史周紀索隱贊　成康之日欲簡刑措　前禮樂志二王太平之時　嚴助傳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　唐太宗貿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康之治與宜之功其餘無稱焉　教化　前董仲舒傳至於成康之隆圖圍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　刑措　前武帝紀先先踐周之成康刑措不用　嚴安傳成康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通曆自成王即位迄于康王刑措不用　封建　左昭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　並建母弟以蕃屏周　報功　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熟勞而欲尊魯　懷夷狄　傳刑法志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措不用叢風消暢頌聲避暴施家重譯萬里來歸　前武帝紀詔問之成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　祥瑞　前武帝紀詔湖之成康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呼何施而臻此

歟于孫耿法書君子于小子嗣守成康遺緒　史周紀宣王法成康之遺風比擬唐柱晏蕭何永嘰論蕭何日吾將致君為成康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曾參不能致其君於成康之政前婁狀傳上居見狀說曰陛下都雖隆豈欲與周室比隆陛下取天下與周異　云云而欲比隆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作矣　反說　退班孟堅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體題　太平和洽　賦偶　道則思遠章本由舊　民其克安治惟御威沖人德大於朔服小子功嘉於仰成　持守華旦治和威時　十八王鑑治此為無拱之舉旦四十載措刑僉曰至成之盛時　禮判樂作郡郡大治世變風移洋洋頌聲　小子新建沖人教圖　執不行仁也寧君漸仁之至世非無德也莫如載德之休　欲樂宜民顯顯令德　關雎習治洋洋頌聲　嗣服府常乘衣仰成　關雎作頌凡我載以習治危驚派詠非一時之守成　肌體不跌傷習治保治圍國亦空虛守成仰成　粵自纘序建大仰成　賦偶　何施而緣此也諸閣於漢其餘無所稱也賢美於唐不假儀刑但見四方之日靖豈惟洽治翁聞三紀之風移聲律會元體題措刑治隆　載德稱治　賦偶　志序數世聖明一家　刑措圖圍數通邁遏教化洽而民悉丕變囹圄空而時躋太平　四十年之刑盡置不用八百

載之治此為莫加　垂拱仰成之世太平有道之朝　攔江網體字執德流仁　嗣服垂衣　安寧和洽　教通誼流遍顯　斤斤其明持執競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文武成康群書足用事對　責諸書積基遐邇建明德左傳節理人情選事實基業選于今升紀總淪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立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綏緯安民國周語太子晉日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　封建　左定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康叔唐叔三者皆叔也昭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左昭九年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以其發隙是為比擬　稱王書君牙惟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　反說　前東方朔傳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　體題　安民建德　賦偶　受命而作積勞以興　基命於宥密之始濟民於仁壽之中　四十年不式而治建鴻著十八王克安而頌聲沸騰　賦隔　稽請昔論建由后稷之始基驗以周書近使穆王之守緒　攔江網體字上古

遺風　積慶遺
緒（伍氏丑本）

昭王

通鑑外紀昭王元年己丑王道微缺德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王南巡狩反濟漢。漢濱之人以膠膠船。王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溺焉（呂氏春秋曰昭王親將征荆蠻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其崩不赴告諱之也（在位五十一年皇甫謐曰在位二年子三十五）子穆王滿立司馬光稽古錄昭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征濟漢沈沒不復周人諱之不赴告子穆王滿立胡宏皇王大紀昭王六年甲午十六年甲辰　二十六年甲寅　三十六年甲子　四十六年甲戌　五十一年王在位久不能綏於政治風化稍衰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是歲王征荆蠻軍旋涉漢梁敗王及祭公隕于漢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反振祭公。王因是發疾崩謚曰昭王子滿立生五十年矣　論曰史有為昭王以楚人不朝南征濟漢楚人寄以膠舟進中流舟解王溺於水若是則楚有不可赦之罪嗣王所當寢苫枕戈誓弗與共天下者也愿觀穆王命君牙伯冏之文典雅弘與允已求善蓋賢君也豈有忽棄君父而不動天下之兵以討荆楚者哉疑好事者為之如晉幽因奔野死之類也是以不取彼而取此金履祥通鑑前編己丑周昭王元年　二年子滿生　周內史過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按此說左氏不載別見國語事頗誣怪以俟禮貴氏傳狀之今附其略）十有四年晉侯弟潰弑其君幽公而自立　世家曰幽公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世本作微公）履祥按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夫政悉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庚戌二十有二年釋氏生　周書記異曰周昭王二十二年釋氏生　甲子三十有六年　五十有一年王崩于漢子滿踐位史記曰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赴不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為穆王　朱子曰涅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鄭樵通志昭王之時（元年己丑）王道衰諸侯擅相征伐荆楚不朝太平御覽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水非楚境故不受罪也）帝王世紀曰昭王在位五十一年以德衰南征及濟于漢船人惡之乃膠船進

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解王及祭公俱沒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諱之王室於是乎大微王娶於房曰房后生太子滿代立是謂穆王漢上記曰昨額至擯桑三十里桑字本作喪辛游靡取昭王喪處王子年拾遺記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蓊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僊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遊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二十四年塗脩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仄影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泠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沉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沉水中以驚蛟龍水蟲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燠質二名暄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厲王流於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毫以贖其死則價直萬金　録曰武王資聖智而魁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振一戎衣而定王業總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雖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疑形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為合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賮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遊集林籞詭麗殊用之物鐫斵異於人功方冊夫之載載蒙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祀陵衰昭王不能弘遠業垂聲教南巡荆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遊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為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

（如強諫楚人倚之失其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二十尤

周

穆王

通鑑外紀穆王（元年庚辰）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孔安國曰穆王即位過四十矣）魯煬公六十年（穆王三年）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穆王十七年）弟茀弑公自立是為微公王寵盛姬為之築重璧之臺盛姬盛伯子也徐夷作亂帥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嬴姓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通溝陳蔡之間欲舟行上國得朱弓朱矢以為天瑞自號偃王（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昔蜚廉子惡來弟曰季勝生孟增幸於成王是為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習馬幸於穆王得驥之乘匹桃林盜驪驊騮騄耳之駟王使造父御西巡狩樂而忘歸聞徐子僭號穆王日馳千里馬長驅歸周以救亂使造父告楚令伐徐王孫厲謂楚子曰徐君好行仁義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楚子曰若信有道不可伐也對曰大之伐小強之伐弱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也惡有其理楚子大舉兵伐徐徐子愛民無權不忍鬬故敗乃北走彭城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劉向云王孫厲勸楚文王伐徐偃王殘之范曄云穆王令楚文王滅徐偃王案穆王西周之王楚文王乃在東周莊王八年即位相去僅三百年蓋由劉向誤云楚文王舉從而記之故差）穆王乃以趙城封造父其族由此為趙氏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自大畢伯士之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獲其五王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于太原自是荒服者不至王享國百年耄荒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修刑辟命曰甫刑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汲冢紀年曰三十七年）會諸侯於塗山王崩（在位五十五年）子共王繄扈立（國語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穆王周康王之孫昭王之子穆王滿也征正也上討下之稱犬戎西戎之別名在荒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德尚道化也不示兵者有大罪惡然後致誅不以小小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時動謂三時務農一時

講武，守則有財，征則有威）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文公，周公旦之謚也。頌，時邁之詩，武王既伐紂，周公為作此詩，巡守告祭之樂歌）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戢，聚也。干，楯也。戈，戟也。櫜，韜也。言天下已定，聚斂其干戈，韜藏其弓矢，示不復用）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懿，美也。肆，陳也。于，於也。時，是也。夏，大也。言武王常求美德，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章大者曰夏）允王保之（允，信也。信哉武王能保此時夏之美也）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彰彌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所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窋）以服事虞夏（謂棄為舜后稷，不窋繼之於夏啟也）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衰，謂啟子太康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夏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是也）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失，稷官也。不窋，棄之子。周之禘祫文武不先不窋，故通謂之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而自竄于戎翟之閒（竄，匿也。堯封棄于邰，至不窋失官，去夏而遷于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

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亦前人也。載，成也。忝，辱也）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商，殷之本號。辛，紂名也。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牧，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內，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商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京邑在其中央，故夏書曰：五百里甸服。則古今同矣。甸，王田也。服，服其職業也。自商以前並畿內為五服，武王克殷，周公致太平，因禹所弼除畿內，更制天下為九服，千里之內謂之王畿，王畿之外曰侯服，侯服之外曰甸服。今謀父諫穆王，稱先王之制，猶以王畿為甸服者，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周禮亦以蠻服為要服，是以相況矣）邦外侯服（邦外，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謂之侯服。侯，侯圻也。言諸侯之近者，歲一來見）侯衛賓服（此總言之也。侯，侯圻也。衛，衛圻也。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圻五百里，五五二千五百里，中國之界也。謂之賓服，常以服貢賓見於王。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

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凡此服數，諸家之說皆紛錯不同，唯賈君近之）蠻夷要服（蠻，蠻圻也。夷，夷圻也。周禮衛圻之外曰蠻圻，去王城三千五百里，九州之界也。夷圻去王城四千里。周禮行人職：衛圻之外謂之要服。此言蠻夷要服，則夷圻朝貢或與蠻圻同也。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戎翟荒服（戎翟去王城四千五百里至五千里也。四千五百里為鎮圻，五千里為藩圻，在九州之外荒裔之地，與戎翟同俗，故謂之荒。荒，忽無常之言也）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之君，其見無數）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先舜及周，侯服皆歲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服六歲一見）荒服者王（王，王事天子也。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日祭（日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曾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歲貢於壇墠）終王（終，謂垂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志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修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修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修名（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號。晉語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有不王則修德（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讓，譴責也。告，謂以文詞告曉之也。遠者闊略也）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寶來見王也）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享，賓服之禮，以責犬戎，而示之兵，非也）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不聽穆王責其享也）其有以禦我矣（禦，禦應也。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國語補音（周語上）（杜預世族譜云：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衰，稷子不窋失職，竄於西戎，至十二代孫曰大王，為狄所逼，遷

（岐至孫大王史命武王克殷而有天下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王城今按舊音爭國之前將於幽名下序其世系始末甚詳他皆倣此）

周語上第一

注之稱（尺證反今按此字在注舊音不分正文與注今凡在注者並加注字以別之後倣此）祭公莊界及周公之後謀父（音甫今按諸經史唯父母字外其餘凡涉地名人之名字皆音甫古多借父字為之伯陽父尼父之類是也說文男子之美稱經史以二字通用但音別耳舊音多以人所通識之字為音隸先儒音訓雖有此例似須灼然易曉古今共悉者以音異字則亦無嫌但舊音用字多偏淺俗今凡舊音自有反切者並如故自餘滿音及引字不悉稽古率加反切並題曰補音或於義未了又加今按以為釋後皆倣此）注凡蔣（補音將丈反）注胙（音作補音才故反）注亂（補音引佶反）注罪惡（補音如字）兵戢（莊立反今按下載戢同）注琥贖（音責補音上王乳反下狀木反）注伐紂（補音直久反）注為作（于為反）注巡守（補音手又反）注樂歌（補音並如字下樂章同）載櫜（音高補音古刀反）注干盾（補音食允反）注韜也（補音吐刀反）注復用（補音扶又反）時夏（户也反今按下注並同）先王（左氏于光反今按詩經無此音者據事注則當如字為允）茂正（補音莫候反通作懋）注郛擁（上之九反下於勇反）注柔韜（上刀昧反下音似補音祥里反）之鄉（補音許亮反）注好惡（上音耗下音汙補音呼報反下烏路反）注不窋（中律反今按下同）注滔湎（補音如銑反）注禘祫（上音弟下音洽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補音大計反下户甲反）注不先（補音悉薦反）注以契（小列反商祖也）或翟（大的反今按本或作狄音荻）注窺匿（上七亂反下女力反）注於邰（音胎補音吐來反）注邠（本音幽府巾反）纂脩（作管反）惇篤（丁昆反爾雅云惇厚也）大惡（一故反注及下並同）甸服（補音田備反下注並同）注畿（音祈補音勤衣反下注並同）注所弼（補音防密反）注要服（音腰補音於遥反今按說文要即腰字和月者俗相承耳下文注所引要服並同）注圻（補音勤衣反通作畿下注同）注賓見（乎編反下而見一見未見並同今按注中見字非一不止舊音所引皆當以意求之）注好信（補音呼報反）注瑜（補音通作寶古今字也下注同）注為摯（音至補音貝二反本或作贄同）注氐羌（補音丁兮反下祁良反）注曾高（補音則登反）注二祧（土彫反）注壇墠（上音禪下音善今按墠又有憚音非定訓也補音上徒丹反下常衍反）注繯鏈（去戰反）注辠輕（補音即今罪字說文犯法也从自从辛言辠人蹙鼻苦辛之憂秦以辠似皇字改為罪罪捕魚竹网也从网从非並租賄反今作辠得字之正此書諸篇多作辠不復重解）之碑（并亦反）文告（補音古毒反）於遠（補音如字下同）注終卒（補音遵聿反）幾頓（補音居衣反）犬戎樹惇（注云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下文云守終純固一也言犬戎天性專一義與惇樸不殊非本音也按邪州界外先中見有樹惇蓋是犬戎主名明矣今按舊音軌建此說難似有理然傳疑失實未足以請先儒且鑿為姓名隨世變易殊音說頗未始有極別千歲之外向鑿舊名者邪或戎人姓名偶與舊文相會要可執而為據又識樹惇與純固同義使云非本音也且經史之解首末重複者不可縷紀今略舉數節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解者曰昭明也朗亦明也二句之內三字一訓書曰無黨無偏王道便便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今按偏黨反側皆一義也安可謂非之重歎體諸大訓但取全義而已寧如末世纖屑之士專為避忌之文戕而舊作音者欲以淺近臆說詆前賢篤論過矣）能帥（補音所類反又所律反據注云循也詆縱卑）注懋也（補音懋對之懋）

稽古錄穆王將征犬戎祭（側介切）公謀父諫王不聽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肆其心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詩以止王心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治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刑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為之少息在位五十五年崩子恭王繄扈立

皇王大紀穆王三年王既除喪懸文武之道欽舉用賢才命君牙為司徒國史叙君牙曰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命伯冏為太僕國史敘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二篇並見復道經前編　五年甲申　十五年甲午　二十五年甲辰　三十五年甲寅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由是荒服者不至周德始衰　三十六年東巡至鄭大騎之谷起春宵宮集諸方士言神仙宮闕園林有紫府貴庭王京金闕玉樹瓊臺金堂婁閣青漢鶴樹洞府瓊林之異於是王始好巡遊羸蔓靡刑于身騰之後有造父者得驊騮騄駬騏驥騄耳八駿馬獻於王王大喜欲周行天下求神僊西巡狩樂而忘返作白雲黃竹之歌天下愁怨潰池之東有徐子偃者亦嬴姓也修飾仁義諸侯歸之者三十六國因僭稱王王聞之疾馳而歸造父為御起諸侯之師與荊楚合攻徐大破之偃王走死論曰世傳徐偃王仁義人也夫仁義之人無犯上之事無干時之慮今徐子朝諸侯僭王號犯上干時亦已甚矣其反也宜直惟徐偃王為然後世亦有之如天水隗囂專權賢士坐談西伯自以為仁義者也然卒至於殺身

亡宗益施小惠以為仁立小節以為義雖足以欺惑愚衆於須臾亦終必亡而已矣若夫由仁義行者必無敵於天下豈有兵敗國亡而身死於人手哉　乃賜造父以趙城為趙氏未幾王又將出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感王王感而止命修詞令以懷諸侯以柔四夷周遂再安　四十五年甲子王寵盛姬為作重璧之臺　五十年王居位久教化衰刑罰繁思有以清之乃作呂刑國史敘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詳見後通鑑前編）　論曰攷呂刑則墨劓剕宮大辟乃苗民所作五虐之刑也苗民坐是以終世而先王亦遵用之者以是五刑治怙終之人蓋五刑之極刑也賊人之肌體而絕其命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穆王耄荒德雖不褒然能曲盡典獄之情僞以訓戒天下後世其仁民之意厚矣孔子所以有取也亦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狂狷之意歟　五十五年甲戌王崩於祗宮謚曰穆王子繄扈立通鑑前編庚辰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雅為大司徒伯冏為大僕正（大紀係之三年若史記則冏命是其初即位之年）書君雅篇曰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古文尚書作君雅周禮司勲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蹈虎尾恐噬涉春冰恐陷穆王初即位故憂危求助之切如此）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呂通脊也穆王資世職之臣處腹心之寄舊服即謂篤忠服勞之事呂氏曰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語益親切臣主並一體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蔡氏曰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子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夫謂五典之教司徒之常職然上之人無躬行心得之實則民不從其令而從其意矣此所以責於爾身之正爾心之中也）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夏而暑雨小民有暴露沾濡之勞冬而大寒小民有皸面龜手之勞故怨咨嗟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小民之為艱難而為圖其易則小民乃安矣夫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古者司徒之職非云專教然上地人民之數則其

田里教之樹畜辨其土宜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凡養民之利無一不掌蓋教養並行未嘗有無養而教者也故穆王命小民之艱而以圖易為君牙告皆其職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也謨訓功烈大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盛言之文武以謨烈佑我後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文武之道可謂大備但人亡政息爾惟敬明乃訓奉若文武之道奉揚其光命則足以進配爾祖父所以事先王者矣。然則思艱圖易不必他圖有文武之道與前人之法在）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即乃祖乃父也君牙由祖父舊典而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惟循爾祖父之攸行則足以昭其君於有乂謂法之即治也蔡氏曰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仕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成康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冏命篇曰（冏古文作臩史記冏）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辭欲寡其過篇中此意為多）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承上文欲免厥愆因言文武之聖猶有資於小大之臣故穆王自謂無良不可不賴前後左右有位之士以免已於愆而昭文武之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此承上文以文武之聖亦有賴於僕從之承弼此所以命伯冏為太僕之正以正群僕侍御上修主德下簡近僚遠小人用君子以弼后德而免於愆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承上文以明侍夫之職穆王蓋深知僕御之邪正乃君德所係其重非輕僕臣諛則后自聖自聖則慢諫妄作而天下之亂自是生矣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擇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又曰僕臣諛厥后自聖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奢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衷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

（而佚意肆惰之事亦莫或紕繆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奈虐縱侈皆其枝葉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此皆其導君於慾者或以淫巧進或以賂遺此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此二者呂氏曰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乃復見之成湯大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飾其臣也悲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此終篇有見慾之意而欲據之於大武之道）史記曰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臩申誡大僕國之政作臩命復寧　呂氏曰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伯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新陳雅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益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衰歲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缺猶不失為周之令王也　又曰穆王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僕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

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應祥撲君牙之書穆王初年方新之書也冏命之書穆王中年自見之書也穆王初年承昭王南征不復之後憂危恐陷於舊世家喬木之臣屬股肱心膂之寄以行文武之政自稱曰予小子曰嗣守遺緒皆初年語也至其中年境順心移雖其所為未必皆如列子及穆天子傳所載然楚右尹子革之言曰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則穆王亦不能無遊逸之過特能聞善言而自克耳冏命之篇曰思免厥愆曰予一人無良曰匡其不及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則皆欲寡其過之辭又周禮太僕之官下大夫耳武曰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此太御也太御亦中大夫耳何至特作命書中戒明切若便辟若側媚若諛若迪上非典此蓋穆王深悔造父八駿之御知導君於侈者皆僕御之微故重其選而戒其弊哀痛真切然則冏命之書真中年自悔之書也其在祈招之後乎若如史記所言冏命作於初年如此諄切而中年周遊自放乃如此躬言之而躬自蹈之尚安取冏命之書乎然則是篇當受之祈招之後史失其年姑以類附於君牙而述其所見如此以待後之君子有考焉　十有三年王西征　紀年曰穆王十三年西征于青鳥之所憩（山海經曰三危之山青鳥居之）十有七年王西征征徐戎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非實能變物之形能使人日駭心志耳浮屠善幻多於蓋西域人自有此術）穆王敬之若神居亡幾何謁王同游化人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化人之術能使人心迷貿耳覩穆王所感與化人所言同自可見但穆王欲心內昏所主不存遂為所迷爾此肆心周遊之病根也）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古華字）騮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犧（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齊爲（音泰丙字林為作酉）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即禹貢渠搜）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竹用反）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合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反還以歸（已上與穆天子傳略同列子多寓言而穆天子傳又多附會難信今以其未有自悔之辭姑存之以備考論）史記曰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呂黎韓氏曰周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方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歌謠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

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鬭其民走彭城武原山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今止取呂黎所叙爲稍詳參）朱子曰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履祥按穆王巡遊之事經史不載獨左氏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之說史記秦紀亦言其畧惟列子過有形容而雜書頗有附會若穆天子傳之類是也漢武帝巡狩神仙之事史遷所叙亦備矣後世猶有謗書之說謂武過其實也而漢武遺事所載又過之果有如遺事所載史記豈反隱而不書乎是知此書好事者文其誕無疑也然則穆天子傳亦此類耳周制死而謚而傳爲穆王之名曰穆滿則其他誇附從可知矣今考左氏所載右尹所言曰欲肆其心曰將必有轍迹焉欲與將皆欲然之辭而卒能聽祈招之詩以自克則穆王雖不無巡狩之過而未必皆如雜書所言也然則穆王雖不得爲周之賢王亦不失爲世之英主諸老謂論穆王者當以尚書爲正此說得之　三十有五年征犬戎（大紀係此年）　甲子四十有五年　五十年作呂刑以詰四方呂刑篇曰惟呂命（呂國名書傳多作甫刑蓋呂國其後爲甫猶邢之爲邦也惟呂命與惟說命同文蓋穆王命呂侯爲大司寇重修刑法更爲五罰之制揖

之呂刑是頒之天下而申之誥令焉史記亦曰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蓋周制五刑凡二千五百未有五刑之贖而此增至三千又爲五罰皆呂侯所參定也）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穆王年五十即位至是百歲八十九十曰耄今百歲謂之耄荒蓋老而荒亂之謂穆王在位日久亦嘗肆遊觀之欲雖有善政而弛張不常既年不常荒廢故審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爲姦慝暴亂者）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炎帝之末猶周之世霸諸侯者自洪荒以來風俗渾朴而蚩尤始爲暴亂之事民俗因以敗壞奪人之惡殺人之賊鴟張爲義亂外之姦亂內之宄奪攘之風於是皆有之矯者正也虔者劉也此上下文有缺文謂聖人始制爲刑以矯正度劉之蓋黃帝既制兵以殺蚩尤又制刑以矯正度劉其遺類也漢書武帝紀矯虔吏因就以使暴撟音矯文意與下文同）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苗民先時諸侯因上古聖人有矯虔之刑於是作五虐之刑以殺戮無辜又爲

劓刵椓黥凡麗于刑刑者更不差其獄辭之曲直而例加之於是民更相漸于昏亂之習無復忠信互相詛盟矣詛者背相祝盟者面質神此皆刑政不平曲直不明之故也凡苗民虐威所加衆庶被戮之人所在告無辜于上上帝降監下民罔有馨香之德但有淫虐發聞之腥穢堯於是哀矜衆庶被戮之非辜既是五刑報苗民君臣之虐以示其威用遏絕苗民使之不得繼世於下國言寘于三危也皇帝謂堯竄苗之事蓋堯老舜攝之時墨子曰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以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唯作五殺之刑曰法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虐）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重黎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茫昧之間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神人之典雜糅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聖人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妖誕之說悉皆屏息　楚語曰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

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愚謂自蚩尤爲亂而民有寇攘姦宄之習聖人是以有矯虔之刑自三苗以刑爲虐而民有詛盟之習聖人是以有重黎之命前後聖人其爲民心計可謂至矣大指已見虞書之紀）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正人心固重黎之職然非二臣所能獨爲亦惟群后及在下有司各昭明政化有此非常之明而鰥寡之情無不上達蓋且就之與始於政化不明下情不得以上達故爾）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承上文而言清問下民而民皆言有苗之暴虐與其威聲衆習之爲害於是以德爲威而人心知所畏以德明民而人心知所向先命三后以爲教養之具此德明惟明之事也而後命士師以刑法之防此德威惟畏之事也聖人制刑之本如此伯夷降下典禮以示天下天神地祇人鬼賦各有正禮然出禮則入刑降典所以折其民之入刑者而回

入於禮也禹平水土以安民生爲山川立主祭之典以正民心蓋既絶地天通於是修山川之正祀又咎使有土之君主之不至於瀆稷降播種之法使農殖嘉穀蓋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教民稼穡而民始皆殖嘉穀矣三后成功民俗殷盛而後命皐陶爲士師制百姓以刑法之中不偏於輕以惠姦不過於重以虐民立爲中典亦所以使民祗敬爲德而已蓋其君臣之間和敬示德於上而精明承德於下躬行心得其表裏政令昔丁爲民之法均于四方人心觀感罔不爲德之勉而後明刑法之中治其民之非彝者而已蓋教養如此而猶或有非彝者然後刑之也又按虞書命皐陶之辭曰蠻夷猾夏而禹亦曰何遷于有苗觀此篇所述則三苗之民暌義習其始爲天下之害可知蓋自上古之世風氣既朴蚩尤始爲亂而民始有爲惡之習聖人始制刑以矯之其後有苗既爲五虐之刑以戕其民其民又爲詛盟之習以瀆其神於是暴虐妖誕二者咸暌義習染入中夏聖人始命重黎以止妖誕繼命群后以通下情又命伯夷以降典禮命伯禹以安民生正祀典命后稷以豐民財而復命皐陶定爲至中不偏之刑自是後世之言刑者自皐陶始傳所謂皐陶之刑也蓋以其爲不偏不易之法也又按此篇始述有苗之刑以爲暴虐之私繼述聖人之刑以爲後世之準蓋聖人所以制刑者教養之具無一不至然後立刑以制之而刑法之中亦無非教此蓋發明聖人立刑之本末而後世遂謂皐陶不與三后之列爲聖人吝於刑官。夫其指矣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絶惟其忌長也。謂當時爲典獄之官者非但絶于威勢之請託與絶于貨賄之路遂而已且能以敬自持以理自長其身無可擇之言上體天德所以能自作元命而上對于天享祀無窮于下蓋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又皐陶明刑之功享有國土宗祀不絶而當時爲典獄者亦必祀于理官。蓋古者有道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法家亦然至後漢時業獄者猶祭皐陶此其證也。或曰此章稱王蓋以勉其典獄之臣絶私懋德上配皐陶耳亦通。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此章總上章以唐虞之典刑爲監以苗民之用刑爲懲四方司政典獄孔氏謂即諸侯也此章調語自相問答以發其意謂爲司政典獄者豈非爾諸侯爲天牧民者乎此欲諸侯以刑獄爲重責也今爾何所

觀法豈非伯夷所布典刑之道乎。此謂典禮爲刑之道。蓋惡章無二出禮則入刑也其今爾何所懲戒豈非苗民所受妄刑之罰乎蓋苗民不察獄辭之所麗何刑又不擇吉人以審刑法之中正一爲威勢之拘奪於貨賄之貪又以私意斷制五刑亂及無辜之人故上帝不蠲貸其罪苗民亦不得以自逭其罰遂至於絶世此用刑不當之禍所當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下告諸侯也格如來格之格庶幾其能入吾教令之內也日勤孔氏作由後儒見下文一日非終之說又讀爲日蓋言日則勤在其中矣言勤不必言日也。聽察審訊以求其情莫煩於獄一或不勤則職有不盡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此章專告責成之臣憂其或怠故專以勤爲主爾所以無不自慰者曰勤而已蓋其情得其事集而其職實也爾罔或使知戒而不勤蓋既任其職孰不知重其事然憚於勞而不勤則刑罰不中雖戒之或無及也蔡氏謂戒亦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此謂刑罰已施雖悔無及也蓋天以刑整齊其民既俾我爲臣爲之一日之間不能終其事與能終其事此其責在人矣爾尚敬理以上順天命承我一人雖獄事情辭之煩可畏也勿以爲畏。惟敬而已。畢得情聽斷之餘。可休也。勿以爲休。亦惟勤而已。能謹審五刑之用。則刑政無小。所以成其剛德。嚴毅作雅。所以成其柔德。刑罰得中。所以成其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家國安寧之福久而不替矣此皆勤恤之效也。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刑者不祥之器猶之祥刑者則以其爲弼教之良法而用刑者又以慈祥之心行之也及者逮及也。何所當擇豈非司獄之人乎。何所當謹。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審豈非逮及之人乎當及而及所以證獄不當及而及則連逮無辜矣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周禮以兩造聽民訟兩造謂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謂有司也五辭麗于五刑之獄辭也[illegible]所謂當也五罰即五贖也獄辭核實無疑者則當於五刑於五刑而不應其實者五刑之疑者也則當于五罰以贖之當于五罰而不服者則五罰之疑者也故又當於五過以宥之然五過之法公也其爲之病者則私也

（私者或以權勢或以報私或以婚姻女謁或以貨賄交通或以求千請托為是五者而廢法以出入人之罪則治獄者與之同罪矣其審克之職非上大當者盡其心力者盡其力也）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此承上文五刑不簡正于五罰此五刑之疑有赦也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此五罰之疑有赦也其審克之。實言以丁寧之也簡孚有衆即師聽五辭之謂也惟貌有稽此簡孚之術也小司寇所謂色聽氣聽耳聽目聽者也至於不經衆人之簡核則上之人不可以聽斷所以求詳致嚴如此者蓋獄乃天討所係天威甚邇而可畏其可有一毫不盡其心乎）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此五罰之數也罰以黃鐵即今銅也六兩曰鍰一鍰六兩三分兩之二則一鍰半斤也倍一百曰二百倍二百而又差為五百辟疑赦之則從罰罰亦閱實其罪。當於罰則罰之下大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即此意也按舜典五刑有流而無贖正義謂古者五刑有降而無贖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小於此刑金作贖刑

若金罰直耳穆王始制為五刑之贖蓋以贖代流也其弊使富而產貲。富者可贖貧者難免穆王中有司獄貨之戒其實閔國家貨獄之塗。蓋其弊必至于此然贖因於疑而穆王於贖之中又閱實其罪猶恐誤罰或不實其罪則正于五過矣。其慈祥之意可見。且罰猶不苟則刑必不苟矣。又按周禮五辟之屬。皆五百。而此墨劓之屬各千。宮減於舊二百。大辟減於舊三百。輕刑雖增。而重刑則減矣。然則穆王非獨制為贖刑之法。又制為輕刑之法矣。）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言用刑之宜也以情辭之上下比附其罪不可差亂其獄辭而妄為升降又不可引用久不行之法蓋古今吏文不同舊有是條久已不用民不知而犯之既犯而復引用焉是陷民也察者審於心法者當其刑又云其審克之以致丁寧之意罪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此戒等也罪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此加罪也此又用刑之權宜也）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此又論五罰之權而總言刑罰謂非獨五刑有上服下服至於輕重其五罰之用則亦有權焉蓋亦權其情而為之輕重也然刑與罰又有視世變而為輕重者如周禮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是

也大抵情法時世參差不齊權所以齊之則各有條理各有典要焉此周權合經之謂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此承上文論罰而言也穆王恐有司以論贖為輕而不加審故又云五罰所贖其懲人者雖非五刑但令所贖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此申明折獄之方所以審刑罰之宜者佞辯給也不可以辯給之辭折獄惟當以慈良之心折獄從猶令律言承也察辭于差此古今決獄之要決也凡辭之非實者終必有差故察獄辭者必於其差而察之則囚之不承者承矣然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致謹之若折之明啓刑書與群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得其中正矣其當入于刑者其當降而罰者其詳審而盡心力焉獄之成既當其實然後可輸其實於上而上其斷獄之書者又當備述其情辭有兩造之人各有所犯則并兩刑而上之不可以輕重勝負而有所偏也）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承

上文折獄之說又總告之也官獄官伯諸侯族同姓姓異姓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兩造之辭也家如不家於衆之家。謂私財也。府。藏也。辜功罪狀也猶釋氏云罪業也穆王享國之久老於世故既復衰殘故其言多懼欲人知所重而敬之也朕敬于刑謹之至也惟有德者則可以用刑蓋天將佑下民立典獄之官以治之為民司命上與天配單辭者無證之辭人所難決者也惟有德者其心明且清則能得單辭之實兩辭者。兩證之辭。雖人所易決而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有德者其心中而不偏。則能聽兩辭之獄。然兩辭之易偏者亦或賄賂蔽之故戒之無或私取貨于獄之兩辭因獄取貨此貨非寶適以蔽諸罪狀耳報應之理衆罪悉至則一命使天罰不至則獄吏皆得以行其私庶民無復被令政之澤于天下矣此申戒以警之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總上文誥後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屬如屬有禮樂之事之屬通也謂通或有時而用之也五極五刑也五刑者刑之極者也嘉師衆民之衆也言繼世子孫自今以往何所監視豈非以德為民所取中乎此為要

（語不可不明聽之大抵賢哲用刑自古無窮之參雖適有時而用極法。然既合中正之理則亦有餘慶矣鉴世人每言寬刑有陰德之報而不知非用大刑而合於中正亦有餘慶之報也故穆王明此以勉之夫王民之衆。其監此慈祥之刑夫民本皆良民或因物有遷非不免誤刑以防之。然無非慈祥之意則亦無非良善之法不可以忿疾之心行之也　呂氏曰世衰則情偽輩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浸微姦宄日滋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行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又曰是書哀矜明練周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履祥按呂刑之書穆王晚年之書也自昭王南征不復周綱陵夷穆王在位日久中更荒廢雖能自克然風俗日降情偽日繁迨至晚年命呂侯為大司寇重修刑法史謂甫侯言於王而修之也故曰呂刑至是作為誥命頒之天下大抵增墨劓之條以盡天下之惡而減宮刑大辟之條以寬死之衆既制五罰以贖五刑之疑又制五過以寛五罰之疑刑繁而輕此皆衰世之意也傳曰夏之衰也作禹刑商之衰也作湯刑令呂刑之作可以知世變矣然穆王老於世故備知獄事曲折之詳其哀矜惻怛之意欽審忠厚之風尚可法也　子王子曰呂刑之書律書也法吏之辭也使能精察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之本意首以五刑創于有苗而聖人用是報之遂為常法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為虐也斯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予固知其為法吏之辭也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且大辟之刑而可贖則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往而不可殺人矣烏得而不啓後世之亂哉但其盡折獄之情偽曲折而哀矜惻怛之意猶有三代之遺風焉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能精察于典獄之姦尚可以為後世聽訟用刑之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　五十有五年王崩于祗宮子繄扈踐位　楚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以是獲沒於祗宮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杜氏曰祈父周司馬招其名蓋指司馬以諷王也陸氏曰招常遙反刑左氏作形家語作刑本予謂當作刑招當如徵招角招之招詩歌之名也逸周書曰穆王思保位為難恐貽世羞欲自警寤作史記史記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

俾戎夫言之朔望以聞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士指侯也愚謂後漢之亡其證亦然）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因財而進邪人因財而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而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其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商均之後也）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事（謀主謂孤長大也前事謂專命者）挾德而責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挾其見奉之德而責其前專命之事此與成王周公反矣位均勢敵也）大臣有錮職諱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諱而弗服諸卿謀變質沙以亡（錮職專權也）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務小在強大之間存亡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無天命今在強壯者也不知命則足以亡也）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嬖子兩重者亡昔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病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強力而下賤其臣賢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之君嗇儉減爵損祿群臣卑讓上下不臨後君少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紀難爭攘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爭為紀難不果為疑）林氏再戰弗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死國亡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競進爭權下爭朋黨君弗禁南氏以分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爵重祿輕比已不成（疑注疑作臥民自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群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以亡（有位無祿臥民自成民不堪亨求比而罪之）好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運亂移也）陽氏以亡業刑而復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刑用國（愎很也類戾也國勝破以刑為業也）外國相援穀平以亡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

心徙居至于獨鹿諸侯叛之阪泉以亡佷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佷而無聽（不納忠言）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群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文武不行者亡昔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脩武士無位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強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為二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巧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湯伐之有洛以亡（此篇諸本不一今以冊本刋定以存遺事附本紀之後）鄭樵通志穆王即位（九年庚辰）春秋已五十矣畢陶之裔曰造父以善御幸於穆王王得八駿日行千里使造父御之欲車轍馬跡周於四荒八極西與王母宴于瑤池作白雲黄竹之歌樂而忘歸聞徐偃王僭竊復御八駿長驅而還年百五歲子共王繄扈立（共亦作恭）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璐
圈點監生臣歐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周

二十九

後周后妃

（周書列傳）書紀有虞之德載釐降二女詩述文王之美稱刑于寡妻是知婚姻之道男女之別實有國有家者之所慎也自三代迄于魏晉興衰之數得失之迹備乎傳記故其詳可得聞焉若嬪納以德防閑以禮大義正於宮闈王化行於邦國則坤儀式固而鼎命惟永矣至於邪僻既進法度莫修冶容迷其主心私謁蠹其朝政則風化凌替而宗社不守矣夫然者豈非皇王之龜鑑與周氏率由姬制內職有序太祖創基修衽席以儉約高祖嗣曆節情欲矯枉宮闈有貫魚之美矣里無私溺之尤可謂得人君體也宣皇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採擇無厭恩之所加莫限廝皂榮之所及無隔險詖於是升蘭殿而正位踐椒庭而齊體者非一人焉階房帷而拖青紫承恩倖而擁玉帛者非一族焉雖辛癸之荒淫趙李之傾惑曾未足比其髣髴也氏厥奇政弊事寔多太祖之祚忽諸特由於此故叙其事以為皇后傳云

文帝元皇后魏孝武帝之妹初封平原公主適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后無禮又嘗殺后侍婢后怒詐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后為馮翊公主以配太祖主孝閔帝大統七年薨魏恭帝三年十二月合葬成陵孝閔帝踐阼追尊為王后武成初又追尊為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代人也太祖為丞相納后為姬生高祖天和三年六月尊為太皇皇后建德三年三月癸酉崩四月丁巳葬永固陵

孝閔帝元皇后名胡摩魏文帝第五女初封晉安公主帝之為略陽公也尚焉及踐祚立為王后帝被廢后出俗為尼建德初高祖誅晉國公護上帝尊號為孝閔帝以后為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后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殂

明帝獨孤皇后太保衛國公信之長女帝之在藩也納為夫人二年正月立為王后四月崩葬昭陵武成初追崇為皇后世宗崩與后合葬

武帝阿史那皇后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突厥滅茹茹之後盡有塞表之地控弦數十萬志陵中夏太祖方與齊人爭衡結以為援俟斤初欲以女配帝既而悔之高祖即位前後累遣要結乃許歸后於我保定五年二月詔陳國公純許國公宇文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荐等奉備皇后文物及行殿并六宮以下百二十人至俟斤牙帳所迎后俟斤又許齊人以婚將有異志純等在彼累載不得反命雖諭之以信義俟斤不從會大雷風起飄壞其穹廬等旬日不止俟斤大懼以為天譴乃備禮送后及純等設行殿列羽儀奉之以歸天和三年三月后至高祖行親迎之禮后有姿貌善容止高祖深敬焉宣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皇太后二年二月又尊為天元上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贇奉璽綬冊謹上天元皇太后尊號曰天元上皇太后伏惟窮神盡智含弘載物道洽萬邦儀刑四海聖慈訓誘恩深明德雖冊徽號未極尊嚴是用尊奉鴻名光揚常禮俾誠敬有展歡慰在茲福祉無疆億兆斯賴宣帝崩靜帝尊為太皇太后隋開皇二年殂年三十二隋文帝詔有司備禮冊祔葬於孝陵

武帝李皇后名娥姿楚人也于謹平江陵后家被籍沒至長安太祖以后賜高祖後稍得親幸大象元年二月改為天元帝太后七月又尊為天皇太后二年尊為天元聖皇太后冊曰天元皇帝臣諱奉璽綬冊謹上天皇太后尊號曰天元聖皇太后伏惟月精効祉坤靈表貺瑞肇丹陵慶流華渚雖率由令典夙奉徽號而思盡敬未極尊名是用思弘稱首上昭聖德敢竭誠敬永綏福履顯揚慈訓貽厥孫謀宣帝崩靜帝尊為太帝太后隋開皇元年三月出俗為尼改名常悲八年殂年五十三以尼禮葬于京城南

宣帝楊皇后名麗華隋文帝長女帝在東宮高祖為帝納后為皇太子妃宣政元年閏六月立為皇后帝後自稱天元皇帝號后為天元皇后尋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與后為四皇后焉二年詔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朕取法上玄稽諸令典爰命四后內正六宮庶弘贊柔德廣修粢盛比殊禮雖降稱謂易宜其因天之象增錫嘉名於是后與三皇后並加太焉帝遣使持節冊后為天元太皇后曰咨爾含章載德體順居貞肅恭享祀儀刑邦國是用嘉茲顯號式暢徽音爾其敬踐厥猷實荅靈命對揚休烈可不慎歟尋又立為天中太皇后與后為五皇后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帝後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帝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后母獨孤氏聞之詣閤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帝崩靜帝尊后為皇太后居弘聖宮初宣帝不豫詔后父入禁中侍疾及大漸劉昉鄭譯等因矯詔以后父受遺輔政后初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沖恐權在他族不利於己聞昉譯已行此謀心甚悅之後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行禪代憤惋逾甚隋文帝既不能譴責內甚愧之開皇六年封后

為樂平公主。後又議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大業五年從煬帝幸張掖殂於河西。年四十九。煬帝還京。詔有司備禮祔葬后於定陵。

宣帝朱皇后名滿月。吳人也。其家坐事。沒入東宮。帝之為太子。后被選掌帝衣服。帝年少。召而幸之。遂生靜帝。大象元年立為天元帝后。尋改為天皇后。二年又改為天太皇后。冊曰。咨爾循宣四德。訓範六宮。軒庭列序。克門表慶。嘉稱既隆。盛典宜膺。爾其飾性履道。無愆禮正。永固休祉。可不慎歟。后本非良家子。又年長於帝十餘歲。疎賤無寵。以靜帝故。特尊崇之。班亞楊皇后焉。宣帝崩。靜帝尊為帝太皇后。隋開皇元年出俗為尼。名法淨。六年殂。年四十七。以尼禮葬京城。

宣帝陳皇后名月儀。自云潁川人。大將軍山提第八女也。大象元年六月以選入宮。拜為德妃。月餘。立為天左皇后。二年二月。改天左大皇后。冊曰。咨爾儀範柔閑。德履凝絜。淑問彰於遠近。令則延於宮闈。是用申彼寵章。加茲徽號。爾其復禮問詩。披圖顧史。永隆嘉命。可不慎歟。三月又詔曰。正內之重。風化之基。嘉耦之制。代多殊典。軒轅纘統。次妃並四。虞舜受命。厥嬖猶三。禮非相襲。隨時不無。朕祗承寶圖。載弘徽號。自我改作。超作革先。古曰天元。居極。五帝所以仰崇。王者稱尊。列后於焉上儀。且坤儀比德。土數惟五。既得恆典。宜取斯義。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天中大皇后。爰主粢盛。徽音日躋。肇建嘉名。宜膺顯冊。於是以后為天中大皇后。帝崩。后出家為尼。改名華光。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隸。仕齊官至特進。開府東兗州刺史。謝陽王。高祖平齊。拜大將軍。封浙陽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國。進封鄅國公。除大宗伯。

宣帝元皇后名樂尚。河南洛陽人也。開府晟之第二女也。年十五被選入宮。拜為貴妃。大象元年七月立為天右皇后。二年二月改為天元太皇后。冊曰。咨爾資靈姜水。載德塗山。懿淑內融。徽音潛暢。是用加茲寵數。式光踐禮。爾其聿修儀範。肅膺顯冊。祇奉休命。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勝。初后與陳后同時被選入宮。俱拜為妃。及升后位。又同日受冊。帝寵遇二后。禮數均等。年齒復同。特相親愛。及為尼後。李朱及尉遲后等並相繼殂沒。而二后于今尚存。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開府。大象元年七月以后父進位上柱國。封翼國公。

宣帝尉遲皇后名熾繁。蜀國公迥之孫女。有美色。初適杞國公亮子西陽公溫。以宗婦例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謀逆。帝誅溫。進后入宮。拜為長貴妃。大象二年三月立為天左太皇后。冊曰。咨爾門膺積善。躬表靈貺。徽音茂德。朕實嘉之。是用弘茲盛典。申彼寵章。爾其克慎厥猷。寅荅景命。永承休烈。可不慎歟。帝崩。后出俗為尼。改名華首。隋開皇十五年殂。年三十。

靜帝司馬皇后名令姬。柱國滎陽公消難之女。大象元年二月。宣帝傳位於帝。七月為帝納為皇后。冊曰。坤道成形。厚德於焉載物。陰精迭運。重光所以麗天。在昔皇王。膺乾御曆。內政為助。昭彼圖篆。惟爾門積慶靈。家韜休烈。徽音令範。無背一時。是用命爾作儷皇極。爾其克勵婉心。肅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軌。慶任姒之芳塵。煒燿有光。粢盛無怠。雖休勿休。以隆嘉祚。二年九月。隋文帝以后父擁眾奔陳。廢后為庶人。後嫁為隋司隸刺史李丹妻。于今尚存。

史臣曰。孔子稱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是以周納狄后。富辰謂之禍階。晉升戎女。卜人以為不吉。斯固非謬焉。自周氏受命。逮乎高祖。年踰三紀。世歷四君。業非草昧之辰。事殊權宜之日。乃秉同即異。以夷亂華。捐婚姻之彝序。求豺狼之外利。既而報者倍之。施者無厭。向之所謂和親。未幾已成讎敵。奇正之道。有異於斯乎。時高祖雖受制於人。未親庶政。而謀士韞奇。直臣鉗口。過矣哉。歷觀前載。以外戚而居宰輔者多矣。申呂則曠代無聞。呂霍則與時俱盛。傾漢室者王族。喪周祚者楊氏。何滅亡之禍。合若符契焉。斯魏文所以發一槩之詔也已。

後周宗室

周書宗室　邵惠公顥。太祖之長兄也。德皇帝娶樂浪王氏。是為德皇后。生顥。次杞簡公連。次莒莊公洛生。次太祖。顥性至孝。德皇后崩。哀毀過禮。鄉黨咸敬異焉。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南河。臨陣墜馬。顥與數騎奔救。擊殺數十人。賊眾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引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顥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太師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都督恒朔等十州諸軍事恒州刺史。封邵國公。邑萬戶。謚曰惠。顥三子。什肥導護。護別有傳。　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自傷早孤。事母以孝聞。永安中。太祖入關。什肥不能離母。遂留晉陽。及太祖定秦隴。什肥為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冢宰大都督冀定等州諸軍冀州刺史。襲爵邵國公。謚曰景。子胄嗣。　胄少而孤貧。頗有幹略。景公之見害也。以年幼下蠶室。保定初。詔以晉公護子會紹景公。封天和中。與齊通好。胄始歸關中。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邵公。尋除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出為原州刺史。轉滎州刺史。大象末。隋文帝輔政。胄舉州兵應尉遲迥。與清河公楊素戰敗。避走。追獲於石濟。遂斬之。國除。胄子乾仁。幼好學聰惠。魏恭帝二年。以護平江陵之功。賜爵江陵縣公。保定初。紹景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二年除蒲州潼關六防諸軍事蒲州刺史。

胄主自奮。改封譚國公。尋進位柱國。建德初。與護同伏誅。三年五月。追贈復封舊爵。導字菩薩。少雄豪。有仁惠。太祖愛之。初與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及太祖隨賀拔岳入關。導從而西。常從征伐。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導為都督鎮原州。及悅敗北走出故塞。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增邑五伯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魏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太祖東征。導入宿衛。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齊神武渡河侵馮翊。太祖自弘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齊神武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魏文帝東征。留導為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太祖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尋加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州降。太祖率諸將輔魏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為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傅定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為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太祖發關中兵討之。魏文帝遣齊王廓鎮隴右。徵

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慎。常若弗及。太祖每出征討。導恒居守。深為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魏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魏帝遣侍中漁陽王綱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種原。華戎會葬有萬餘人。莫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為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天和五年。重贈太師柱國豳國公。導五子。廣亮翼椿衆。亮椿並出後於祀。　廣字乾歸。少方嚴。好文學。初封永昌郡公。世宗即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秦州刺史。武成初。進位大將軍。遷梁州總管。進封蔡國公。增邑萬戶。保定初。入為小司寇。尋以本官鎮蒲州。并知潼關等六防諸軍事。二年。除秦州總管十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廣性明察。善綏撫。民庶畏而悅之。時晉公護諸子及廣弟杞國公亮等。服玩侈靡。踰越制度。廣獨率由禮則。又折節待士。朝野以是稱焉。曾侍食於高祖。所食瓜美。持以奉進。高祖悅之。四年。進位柱國。廣以晉公護久擅威權。勸令挹損。護不能

納。天和三年。除陝州總管。以病免。及孝公追封豳國公。詔廣襲爵。初廣母李氏以廣患痼年。憂而成疾。因此致沒。廣既居喪。更加綿篤。乃以毀薨。世稱母為廣病。廣為母亡。慈孝之道。極於一門。高祖素服親臨。百僚畢集。其故吏儀同李充信等上表曰。臣聞資孝成忠。望民高義。旌德樹善。有國常規。竊惟故豳國公臣廣。懿親令望。具瞻攸在。道冠群后。功懋維城。受脤建旆。威行秦隴。班條驛傳。化溢清涵。比縢理珠和。奉詔還闕。藥石所及。沉痾漸愈。而哭慕仍集。丁此窮憂。生性過人。遂增舊疾。因茲毀頓。以至薨殂。尋繹貫切。不能自已。臣等接事。每承餘論。仰之平昔。約己立身。位極上公。賦兼千乘。所獲祿秩。周贍無餘。器用服玩。取給而已。每言及終始。尤存簡素。非泰政而襄吳。禮識石槨而美厚薪。今卜兆有期。先遠方及。誠恐一從朝露。此志莫伸。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垂霈然之澤。留情既往。降懸幽冤。爰勑有司。申其宿志。窆穸之禮。歷存儉約。詔曰。省充信等表。但增哀悼。豳國公廣藩屛令望。宗室表儀。言著身文。行成士則。方憑懿戚。用臣朝政。奄丁荼蓼。便致毀滅。啓手歸全。無忘雅操。言念既往。震于厥心。昔河間才藻。追叙於中尉。東海謙約。見稱於身後。可斟酌前典。率由舊章。使易簀之言。得申遺志。然纘之請。無虧令終。於是贈本官。加太保。葬於隴西。所司一遵詔

旨。並存儉約。子洽嗣。大定中。隋文輔政。以宗室被害。國除。　亮字乾德。武成初。封永昌郡公。後襲烈公爵。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總管。天和末。拜宗師中大夫。進位大將軍。豳國公。薨。以亮為秦州總管。廣之所部。悉以配焉。亮在州甚無政績。尋進位柱國。晉公護誅後。亮心不自安。唯縱酒而已。高祖手勑讓之。建德中。高祖東伐。以亮為右第二軍總管。并州平。進位上柱國仍從平鄴。遷大司徒。宣帝即位。出為安州總管。大象初。詔以亮為行軍總管。與元帥鄖國公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輒破江側民村。掠其生口以賜士卒。軍還至豫州。亮密謂長史杜士峻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鄖國公而并其衆。推諸父為主。鼓行而前。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會亮國官茹寬知其謀。先以馳告孝寬。乃設備。亮不克。遁走。孝寬追斬之。子明坐亮誅。詔以亮弟椿為烈公後。　翼字乾宜。武成初。封西陽郡公。早薨。謚曰昭。無子。以杞國公亮子溫為嗣。後坐亮反誅。國除。　椿字乾壽。初封永昌郡公。保定中。授開府儀同三司。宗師中大夫。建德初。加大將軍。尋除岐州刺史。四年。關中民飢。椿表陳其狀。璽書勞慰。因令所在開倉賑卹。四年。高祖東伐。椿與齊王憲攻拔武濟等五城。五年。高祖出晉州。椿率衆屯棲雞原。宣帝即

位拜大司寇亮誅後詔令紹烈公封尋進位上柱國轉大司徒大定初爲隋文帝所害并其五子西陽公道宗本仁隣武子禮獻　衆字乾道保定初封天水郡公少而不惠語默不常人莫能測隋文帝踐極初欲封爲介公後復誅之并二子仲和孰倫

杞簡公連幼而謹厚臨敵果毅隨德皇帝逼定州軍於唐河遂俱殁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封杞國公邑五千户謚曰簡子元寶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司徒大都督幽燕等六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襲爵杞國公謚曰烈以章武公導子亮嗣

莒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賢俊皆與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及葛榮破鮮于脩禮乃以洛生爲漁陽王仍領德皇帝餘衆時人皆呼爲洛生王洛生善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攻戰莫有當其鋒者是以克獲常冠諸軍爾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遷於晉陽洛生時在虜中榮雅聞其名心憚之尋爲榮所害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保柱國大將軍大冢宰大宗伯大都督并肆等十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封莒國公邑五千户謚曰莊　子菩提爲齊神武所害保定初追贈大將軍小宗伯大

都督肆恒等六州諸軍事肆州刺史襲爵莒國公謚曰穆以晉公護子至爲嗣　至字乾附初封崇業公後襲穆公爵建德初父護誅詔以衛王直子賓爲穆公後三年追復至爵　賓字乾瑞尋坐直誅建德六年更以齊王憲子廣都公貞襲爵貞字乾禎宣帝初被誅國除虞國公仲德皇帝從父兄也卒于代保定初追贈使持節太傅柱國大將軍大司徒大都督燕平等十州諸軍事燕州刺史封虞國公邑三千户子興嗣　興生兵亂與仲相失年又沖幼莫知其戚屬遠近與太祖兄弟初不相識齊神武寇沙苑興預在行間軍敗被虜隨例散配諸軍興性弘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魏恭帝二年舉賢良除本郡丞徙長隰縣令保定二年詔仲子興始附屬籍高祖以興宗戚近屬尊禮之甚厚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封大寧郡公尋除宗師中大夫四年出爲涇州刺史五年又徵拜宗師加大將軍襲爵虞國公天和二年薨高祖親臨慟焉詔大司空申國公李穆監護喪事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恒幽等六州諸軍事恒州刺史謚曰靖子洛嗣　洛字水洛九歲命爲虞國公世子天和四年詔襲興爵建德初拜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靖帝崩隋文帝以洛爲介國公爲隋室賓云　史臣曰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非獨異姓之輔也亦有骨肉之助焉其茂親有魯衛梁楚其疏屬有凡蔣荆燕咸能飛聲騰實不泯於百代之後至若蠡孝公之勳烈而加之以善政蔡文公之純孝而飾之以儉約我我焉足以轥轢於前載矣當隋氏之起乘天威而服海內將相王侯莫不懸肝膽以効款援符命以頌德胄以葭莩之親據一州而叶義舉可謂忠而能勇功業不遂悲夫亮實庸才圖非常於巨逆古人稱不度德不量力者其斯之謂歟

晉蕩公護（叱羅協　馮遷）　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也幼方正有志度特爲德皇帝所愛異於諸兄年十一惠公薨隨諸父在葛榮軍中榮敗遷晉陽太祖之入關也護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自晉陽至平涼時年十七太祖諸子並幼遂委護以家務內外不嚴而肅太祖嘗歎曰此兒志度類我及出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之被害太祖至平涼以護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破之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邑五百户大統初加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以預定樂勳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户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遷鎮東將軍大都督八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邙山之役護率衆先鋒爲敵人所圍都督侯伏侯龍恩挺身扞禦方得免是時趙貴等軍亦退太祖遂班師護坐免

官尋復本位十二年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中山公增邑四百户十五年出鎮河東遷大將軍與于謹征江陵護率輕騎爲先鋒晝夜兼行乃遣裨將攻梁臨邊城鎮並拔之并擒其候騎進兵徑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圖護又遣騎二千斷江津收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以功封子會爲江陵公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萬有餘落恃險作梗及師還護率軍討平之初行六官拜小司空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沖弱彊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於是衆心乃定先是太祖常云我得胡力當時莫曉其旨至是人以護字當之尋拜柱國太祖山陵畢護以天命有歸遣人諷魏帝遂行禪代之事孝閔帝踐祚拜大司馬封晉國公邑一萬户趙貴獨孤信等謀襲護護因貴入朝遂執之黨與皆伏誅拜大冢宰時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恒等在太祖之朝久居權要見護執政恐不見容乃密要宮伯乙弗鳳張光洛賀拔提元進等爲腹心說帝曰護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謀臣宿將爭往附之大小政事皆決於護以臣觀之將不

守臣節。恐其滋蔓。願早圖之。帝然其言。鳳等又曰。以先王之聖明。猶委植恒以朝政。今若左提右挈。何向不成。且晉公常云。我今夾輔陛下。欲行周公之事。臣聞周公攝政七年。然後復子明辟。陛下今日豈能七年若此乎。深願不疑。帝愈信之。數將武士於後園講習。爲執縛之勢。護微知之。乃出植爲梁州刺史。恒爲潼州刺史。欲遏其謀。後帝思植等。每欲召之。護諫曰。天下至親。不過兄弟。若兄弟自搆嫌隙。他人何易可親。太祖以陛下富於春秋。顧命託臣以後事。臣既情兼家國。寔願竭其股肱。若使陛下親覽萬機。威加四海。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但恐除臣之後。姦回得逞其欲。非唯不利陛下。亦恐社稷危亡。臣所以勤勤懇懇。干觸天威者。但不負太祖之顧託。保安國家之鼎祚耳。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誠。忽生疑阻。臣既爲天子兄。復爲國家宰輔。知更何求而懷異望。伏願陛下有以明臣。無惑讒人之口。因泣涕久之乃止。帝猶猜之。鳳等益懼。密謀滋甚。遂克日將召群公入醼。執護誅之。光洛具以其前後謀告護。護乃召柱國賀蘭祥、小司馬尉遲綱等。以鳳謀告之。祥等並勸護廢帝。時綱總領禁兵。護乃遣綱入宮召鳳等議事。及出。以次執送護第。因罷散宿衛兵。遣祥逼帝幽於舊邸。於是召諸公卿畢集。護流涕謂曰。先王起自布衣。躬親行陣。勤勞王業。三十餘年。寇賊未平。奄棄萬國。寡人地則猶子。親受顧命。以略陽公既居正嫡。與公等立而奉之。革魏興周。爲四海主。自即位以來。荒淫無度。暱近群小。疏忌骨肉。大臣重將。咸欲誅夷。若此謀遂行。社稷必致傾覆。寡人若死。將何面目以見先王。今日寧負略陽。不負社稷。爾寧都公。年德兼茂。仁孝聖慈。四海歸心。萬方注意。今欲廢昏立明。公等以爲如何。羣臣咸曰。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聽。於是斬鳳等於門外。并誅植恒等。尋亦弒帝。迎世宗於岐州而立之。二年。拜太師。賜輅車冕服。封子至爲崇業郡公。初改雍州刺史爲牧。以護爲之。并賜金石之樂。武成元年。護上表歸政。帝許之。軍國大事尚委於護。帝性聰睿。有識量。護深憚之。有李安者。本以鼎俎得寵於護。稍被升擢。位至膳部下大夫。至是護乃密令安因進食於帝。加以毒藥。帝遂寢疾而崩。護立高祖。百官總己以聽於護。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崩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宮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保定元年。以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或有希護旨。云周公德重。魯立文王之廟。以護功比周公。宜用此禮。於是詔於同州晉國第立立德皇帝別廟。使護祭焉。三年。詔曰。大冢宰晉國公。智周萬物。道濟天下。所以克成我帝業。安養我蒼生。況親

則懿昆。任當元輔。而可同班羣品。齊位衆臣。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以彰殊禮。護抗表固讓。初太祖創業。即與突厥和親。謀爲掎角。共圖高氏。是年。乃遣柱國楊忠與突厥東伐。破齊長城。至并州而還。期後年更舉。南北相應。齊主大懼。先是。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皆被幽縶。護居宰相之後。每遣間使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曰。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故。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於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徑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在壽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汝共叔母等聞知。各捉其兒打之。唯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撿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更而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

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唯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揚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護性至孝得書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報書曰區宇分崩遭遇災禍違離膝下三十五年受形稟氣皆知母子誰同薩保如此不孝宿殃積戾唯應賜鍾豈悟網羅上嬰慈母但立身立行不負一物明神有識宜見哀憐而子爲公侯母爲俘隸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泯如天地之外無由暫聞晝夜悲號繼之以血分懷冤酷終此一生死若有知冀奉見於泉下爾不謂齊朝解網惠以德音摩敦四姑並許矜放初聞此旨魂爽飛越號天叩地不能自勝四姑即蒙禮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於河東拜見遂奉顏色崩動肝腸但離絕多年存亡阻隔相見之始口未忍言唯叙齊朝寬弘每存大德云與摩敦雖處宮禁常蒙優禮今者來鄴恩遇彌隆矜哀聽許摩敦垂敕曲盡悲酷備述家事伏讀未周

五情屠割書中所道無事敢忘摩敦年尊又加憂苦常謂寢膳貶損或多遺漏伏奉論述次第分明一則以悲一則以喜當鄉里破敗之日薩保年已十餘歲隣曲舊事猶自記憶況家門禍難親戚流離奉辭時節先後慈訓刻肌刻骨常纏心腑天長喪亂四海橫流太祖乘時齊朝撫運兩河三輔各植神機原其事迹非相負背太祖升遐未定天保薩保屬當猶子之長親受顧命雖身居重任職當憂責至於歲時稱慶子孫在庭顧視悲摧心情斷絕胡顏履戴負媿神明霈然之恩既以霑洽愛敬之至施及傍人草木有心禽魚感澤況在人倫而不銘戴有家有國信義爲本伏度來期已應有日一得奉見慈顏永畢生願生死骨肉豈過今恩負山戴岳未足勝荷二國分隔理無書信主上以彼朝不絕子母之恩亦賜許奉答不期今日得通家問伏紙嗚咽言不宣心蒙寄薩保別時所留錦袍表年歲雖久宛然猶識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死知復何心齊朝不即發遣更令與護書安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母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媿隨會所以爲盟未有司牧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忘義而多食言者也自數屬屯夷時鍾圮隔皇家親戚淪陷三絕仁姑世母望絕生還

彼朝以去夏之初德音爰發已送仁姑許歸世母乃稱煩耆指克來秋謂其信必由衷嘉言無爽今落木成候冰霜行及方爲世母虛設詭詞未議言歸更徵酬答子女玉帛既非所須保境寧民又云匪報詳觀此意全乖本圖愛人以禮豈爲姑息安子責誠質親求報實傷和氣有悖天經我之周室太祖之天下也焉可損國顧家殉名虧實不害所養斯曰仁人卧鼓潛鋒孰非深計若令迭爭尺寸兩競錐刀瓦震長平則趙分爲二兵出函谷則韓裂爲三安得猶全謂無損益大冢宰位隆將相情兼家國銜悲茹血分畢冤魂豈意嗟指可尋倚門應至徒聞善始卒無令終百辟震驚三軍憤惋不爲孝子當作忠臣去歲北軍深入數俘城下雖曰班師餘功未遂今茲馬首南向更期重入晉人角之戎之犄矣閑諸路早以戒嚴非直北拒又將南略倘欲自送此之願也如或嬰城未能求戰詰朝請見與君周旋爲惠不終祗增深怨愛親無慢垂訓尼父矜邮窮老貽則周文環玦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閒移書未送而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旦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高祖率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未聞是年也突厥復率衆赴期護以齊氏初送國親未欲即事征討復慮失信蕃夷更生邊患不得

已遂請東征九月詔曰神若軒皇尚云三戰聖如姬武且曰一戎孤天之威干戈之用帝王大器誰能去兵太祖丕受天明造我周室日月所照罔不率從高氏乘釁跋扈竊有并冀世濟其惡腥穢彰聞皇天震怒假手突厥驅略汾晉掃地無遺李孟黔伯珪日蹙坐待滅亡鑒之愚智故突厥班師仍屯彼境更集諸部傾國齊至星流電擊數道俱進期在仲冬同會并鄴大冢宰晉公朕之懿昆任隆伊呂平一宇宙惟公是屬朕當親執斧鉞廟庭祇受有司宜勒衆軍量程赴集進止遲速委公處分於是徵二十四軍及左右廂隸及秦隴巴蜀之兵諸蕃國之衆二十萬人十月帝於廟庭授護斧鉞出軍至潼關乃遣柱國尉遲迥率精兵十萬爲前鋒大將軍權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少師楊檦出軹關護連營漸進屯軍弘農迥攻圍洛陽柱國公憲鄭國公達奚武等營於邙山護性無戎略且此行也又非其本心故師出雖久無所克獲護本令壍斷河陽之路遏其救兵然後同攻洛陽使其內外隔絕諸將以爲齊兵必不敢出唯斥候而已值連日陰霧齊騎直前圍洛之軍一時潰散唯尉遲迥率數十騎扞敵齊公憲又督邙山諸將拒之乃得全軍而返權景宣攻克豫州尋以洛陽圍解亦引軍退楊檦於軹關戰沒護於是班師以無功與諸將稽首請罪帝弗之

責也天和二年護母薨尋有詔起令視事四年護廵歷北邊城鎮至靈州而還五年又詔曰光宅曲阜魯用郊天之樂地處參墟晉有大蒐之禮所以言時計功昭德紀行使持節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體道居貞含和誕德地居戚右才表棟隆國步艱難寄深夷險皇綱締構事均休戚故以迹冥殆庶理契如仁今文軌尚隔方隅猶阻典策未備聲明多闕宜賜軒懸之樂六佾之舞護性甚寬和然暗於大體自恃建立之功久當權軸凡所委任皆非其人兼諸子貪殘僚屬縱逸恃護威勢莫不蠹政害民上下相蒙曾無疑慮高祖以其暴慢密與衛王直圖之七年三月十八日護自同州還帝御文安殿見護訖引護入含仁殿朝皇太后先是帝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之禮護謁太后太后必賜之坐帝立侍焉至是護將入帝謂之曰太后春秋既尊頗好飲酒不親朝謁或廢引進喜怒之間時有乖爽比雖犯顏屢諫未蒙垂納兄今既朝拜願更啓請因出懷中酒誥以授護曰以此諫太后護既入如帝所戒讀示太后未訖帝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泉惶懼斫不能傷時衛王直先匿於戶內乃出斬之初帝欲圖護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頗豫其謀是日軌等並在外更無知者殺護訖乃召宮伯長孫覽

等告之即令收護子柱國譚國公會大將軍莒國公至崇業公靜正平公乾嘉及乾基乾光乾蔚乾祖乾威等并柱國侯伏侯龍恩龍恩弟大將軍萬壽大將軍劉勇中外府司錄尹公正袁傑膳部下大夫李安等於殿中殺之齊王憲白帝曰李安出自皂隸所典唯庖廚而已既不預時政未足加戮高祖曰公不知耳世宗之崩安所為也十九日詔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太師大冢宰晉公護地寔宗親義兼家國爰初草創同濟艱難遂任總朝權寄深國命不能竭其誠効罄以心力盡事君之節申送往之情朕兄故略陽公英風秀遠神機穎悟地居聖胤禮歸當璧遺訓在耳忍害先加永尋推刃貫切骨髓世宗明皇帝聰明神武　機藏智護內懷凶悖外託尊崇凡厥臣民誰亡忿憤朕纂承洪基十有三載委政師輔責成宰司護志在無君義違臣節懷茲蠆毒逞彼狼心任情誅暴肆行威福朋黨相扇賄貨公行所好加羽毛所惡生瘡痏朕約己菲躬情存庶政每思施寬惠下輒抑而不行遂使戶口凋殘征賦勞劇家無日給民不聊生且三方未定邊隅尚阻疆場待戎旗之備武夫資扞城之力侯伏龍恩萬壽劉勇等未効庸勳先居上將高門峻宇甲第彫牆寔繁有徒同惡相濟民不見德唯利是視百姓嗷嗷道路以目含生業業相顧鉗口常恐七百之基忽

焉顛墜億兆之命一旦阽危上累祖宗之靈下負蒼生之責今肅正典刑護已即罪其餘凶黨咸亦伏誅氛霧既清遐邇同慶朝政惟新兆民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天和七年為建德元年護世子訓為蒲州刺史其夜遣柱國越國公盛乘傳徵訓赴京師至同州賜死護長史代郡叱羅協司錄弘農馮遷及所親任者皆除名護子昌城公深使突厥遣開府宇文德齎璽書就殺之三年詔復護及諸子先封謚護曰蕩並改葬之叱羅協本名與高祖諱同後改焉少寒微嘗為州小吏以恭謹見知恒州刺史楊鈞擢為從事及魏末六鎮擾攘客於冀州冀州為葛榮所圍刺史以協為統軍委以守禦俄而城陷協沒於葛榮榮敗事汾州刺史尒朱兆頗被親遇補錄事參軍兆為天柱大將軍轉司馬兆與齊神武初戰不利還上黨令協在建州督軍糧後使協至洛陽與其諸叔計事謀討齊神武兆等軍敗還并州令協治肆州刺史兆死遂事竇泰泰甚禮之泰為御史中尉以協為治書侍御史泰向潼關協為監軍泰死協亦見獲太祖以其在關歲久授大丞相府東閤祭酒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轉錄事參軍遷主簿加通直散騎常侍大行臺郎中累遷相府屬從事中郎協歷仕二京詳練故事又深自克勵太祖頗委任之然猶以其家屬在東疑其有戀本之望

及河橋戰不利協隨軍而還太祖知協不貳封冠軍縣男邑二百戶尋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九年除直閤將軍恒州大中正加都督進爵為伯增邑八百戶尋遷大都督儀同三司初太祖欲經略漢中令協行南岐州刺史并節度東益州戍馬事魏廢帝元年即授南岐州刺史時東益州刺史楊辟邪據州反二年協率所部兵討之軍次涪水會有氐賊一千人斷道破橋協遣儀同仇買等行前擊之賊開路協乃領所部漸進又有氐賊一千人邀協協乃將兵四百人守硤道與賊短兵接戰賊乃退避辟邪棄城走協追斬之群氐皆伏以功授開府仍為大將軍尉遲迥長史率兵伐蜀既入劍閣迥令協行潼州事時有五城郡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里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柵拒守梓潼郡民鄧朏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柵以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雄傑敗亦棄柵走還本郡復與鄧朏等更率萬餘人於郡東南隔水置柵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孟嘗領百姓糧進為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值水漲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朏

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止午於陣斬令公及朏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徒黨仍據舊柵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即勒兵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魏恭帝三年太祖徵協入朝論蜀中事乃賜姓宇文氏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晉公護既殺孫恒李植等欲委腹心於司會柳慶司憲令狐整等慶整並辭不堪俱薦協語在慶整傳護遂徵協入朝既至護引與同宿深寄託之協欣然承奉誓以軀命自効護大悅以為得協之晚即授軍司馬委以兵事尋轉治御正又授護府長史進爵為公增邑一千戶常在護側陳説時事多被納用世宗知其材識庸淺每折之數謂之曰汝何知也猶以護所親任難即斥黜每含容之及世宗崩便授協司會中大夫中外府長史協形貌瘦小舉措褊急既以得志每自矜高朝士有來請事者輒云汝不解吾今教汝及其所言多乖事衷當時莫不笑之保定二年追論平蜀功別一子縣侯又於蜀中食邑一千戶入其租賦之半晉公護以協竭忠於己每提獎之頻考上中賞以粟帛遷少保轉少傅進位大將軍爵南陽郡公兼營作副監宮室既成以功賜爵洛邑縣公回授一子協既受護重委冀得婚連帝室乃求復舊姓叱羅氏護為奏請

高祖許之又進位柱國護以協年老許其致仕而協貪榮未肯告退護誅協除名建德三年高祖以協宿齒授儀同三司賜爵南陽郡公時與論説舊事是歲卒年七十六子金嗣　馮遷字羽化父漳州從事及遷官達追贈儀同三司陝州刺史遷少修謹有幹能州辟從事魏神龜中刺史楊鈞引為中兵參軍事轉定襄令尋為并州水曹參軍所歷之職咸以勤恪著稱及魏孝武西遷乃棄官與直閤將軍馮靈豫入關即從魏孝武復潼關定回洛除給事中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都督龍驤將軍羽林監封獨顯縣伯邑六百戶及洛陽之戰遷先登陷陣遂中重瘡僅得不死以功加輔國將軍軍師都督爵為侯父之出為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存簡恕夷俗頗之魏恭帝二年就加車騎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鎮樊城尋拜漢東郡守孝閔帝踐祚入為晉公護府掾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臨高縣公尋遷護府司錄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性質直小心畏慎雖居樞要不以勢位加人兼明練時事善於斷決每校閱文簿孜孜不倦從辰達夕未嘗休止以此甚為護所委任後以其朝之舊齒欲以衣錦榮之乃授陝州刺史進爵隆山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遷本寒微不為時輩所重一旦刺舉本州唯以謙恭

接待鄉邑人無怨者復入為司錄轉工部中大夫歷軍司馬遷小司空自天和已後遷以年老委任稍衰及護誅猶除名建德末卒於家時年七十八子恕位至儀同三司伏夷鎮將平寇縣伯護所委信者又有朔方邊平位至大將軍軍司馬護府司馬護敗亦除名　史臣曰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道者率禮之謂也權者反經之謂也率禮由乎正理易以成佐世之功反經繫乎非常難以定匡　之業故得其人則治伊尹放太甲周公相孺子是也不得其人則亂新都遷漢鼎晉氏傾魏族是也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聖人重君臣之分委質同於股肱受爵均其休戚當其親受顧託位居宰衡雖復承利劒臨沸鼎不足以讋其慮據帝圖君海內不足以回其心若斯人者固以功與山嶽爭其高名與穹壤齊其久矣有周受命之始宇文護寔預艱難及太祖崩殂諸子沖幼羣公懷等夷之志天下有去就之心卒能變魏為周俾危獲乂者護之力也向使加之以禮讓繼之以忠貞桐宮有悔過之期未央終天年之數則前史所載焉足以道哉然護寡於學術昵近羣小威福在己征伐自出有人臣無君之心為人主不堪之事忠孝大節也違之而不疑廢弑至逆也行之而無悔終於身首横分妻孥為戮不亦宜乎

齊煬王憲字毗賀突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齔而神彩嶷然初封涪城縣公少與高祖俱受詩傳咸綜機要得其指歸太祖嘗賜諸子良馬惟其所擇憲獨取駮馬太祖問之對曰此馬色類既殊或多駿逸若從軍征伐牧圉易分太祖喜曰此兒智識不凡當成重器後從獵隴上經官馬牧太祖每見駮馬輒曰此我兒馬也命左右取以賜之魏恭帝元年進封安城郡公孝閔帝踐祚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宗即位授大將軍武成初除益州總管益寧巴瀘等二十四州諸軍事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欲有推擇徧問高祖已下誰能此行並未及對而憲先請太祖曰刺史當撫衆治民非爾所及以年授者當歸爾兄憲曰才用有殊不關大小試而無効甘受面欺太祖大悅以憲年尚幼未之遣也世宗追遵先旨故有此授憲時年十六善於撫綏留心政術辭訟輻湊聽受不疲蜀人懷之共立碑頌德尋進位柱國保定中徵還京拜雍州牧及晉公護東伐以尉遲迥為先鋒圍洛陽憲與達奚武王雄等軍於邙山自餘諸軍各分守險要齊兵數萬奄出軍後諸軍恇駭並各退散唯憲與王雄達奚武率衆拒之而雄為齊人所斃三軍震懼憲親自督勵衆心乃安時晉公護執

政雅相親委賞罰之際皆得預焉天和三年以憲為大司馬治小冢宰雍州牧如故四年齊將獨孤永業來寇盜殺孔城防主能奔達以城應之詔憲與柱國李穆將軍出宜陽築崇德等五城絕其糧道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四萬築壘洛南五年憲涉洛邀之明月遁走憲追之及於安業屢戰而還是歲明月又率大衆於汾北築城西至龍門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遂使疆埸之間生民委弊豈得坐觀屠滅而不思救之汝謂計將安出曰如憲所見兄宜暫出同州以為威勢憲請以精兵居前隨機攻取非惟邊境清寧亦當別有克獲護然之六年乃遣憲率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蔡王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南堡壁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弗能救也北攻姚襄城陷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城固守憲使柱國譚公會築石殿城以為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為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卻會日暮乃各收軍及晉公護誅高祖召憲入憲免冠拜謝帝謂之曰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吾嗣守鴻基常恐失墜冢宰無君淩上將圖不軌吾所以誅之以安社稷汝親則同氣休戚共之事不相涉何煩致謝乃詔憲往護第收兵符及諸簿書等尋以憲為大冢宰時高祖既誅宰臣親覽朝政方欲導之以政齊之以刑爰及親親亦為刻薄憲既為護所委任自天和之後威勢漸隆護欲有所陳多令憲聞奏其間或有可不憲慮主相嫌隙每曲而暢之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然猶以威名過重終不能平雖遙授冢宰寔奪其權也開府裴文舉憲之侍讀高祖常御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朝野所知朕所以泣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昔魏末不綱太祖匡輔元氏有周受命晉公復執威權積習生常便謂法應須爾豈有三十歲天子而可為人所制乎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即禮若君臣此乃亂代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一人者本據天子爾雖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兒寧可悉為天子卿宜規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協和我骨肉無令兄弟自致嫌疑文舉拜謝而出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建德三年進爵為王憲友劉休徵獻王箴一首憲美之休徵後又以此箴上高祖高祖方翦削諸弟甚

悅其文憲常以兵書繁廣難求指要乃自刊定為要略五篇至是表陳之高祖覽而稱善其秋高祖幸雲陽宮遂寢疾衛王直於京師舉兵反高祖召憲謂曰衛王構逆汝知之乎憲曰臣實不知今始奉詔直若逆天犯順此則自取滅亡高祖曰汝即為吾前軍吾亦續發直尋敗走高祖至京師憲與趙王招俱入拜謝高祖曰管蔡為戮周公作輔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但愧兄弟親尋干戈於我為不足耳初直內深忌憲憲隱而容之且以帝之母弟每加友敬晉公護之誅也直固請及憲高祖曰齊公心迹吾自悉之不得更有所疑也及文宣皇后崩直又密啓云憲飲酒食肉與平日不異高祖曰吾與齊王異生俱非正嫡特為吾意今袒括是同汝當愧之何論得失汝親太后之子偏荷慈愛今但須自勗無假說人直乃止四年高祖將欲東討獨與內史王誼謀之餘人莫得知也後以諸弟才略無出於憲右遂告之憲即贊成其事及大軍將出憲表上私財以助軍費曰臣聞撫機適運理藉時來兼弱攻昧事資權道伏惟陛下繼明作聖闡業弘風思順天心用恢武略方使長虵外翦宇宙大同軍民內向車書混一竊以龍旗雷動天網雲布芻粟糧餼或須周給昔邊隅未靜卜式願上家財江河不澄衛茲請獻私粟臣雖不敏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詔不納而以憲表示公卿曰人臣當如此朕貴其心耳寧須物乎乃詔憲率衆二萬為前軍趣黎陽高祖親圍河陰未克憲攻拔武濟進圍洛口收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國官以憲為之五年大舉東討憲率精騎二萬復為前鋒守雀鼠谷高祖親圍晉州憲進兵克洪同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頓軍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念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柏為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時齊主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命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望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回軍赴之會椿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時高祖已去晉州留憲為後拒齊主自率衆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憲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問暢曰若何姓名暢曰領軍段暢也公復為誰憲曰我虞侯大都督耳暢曰觀公言語不是凡人今日相見何用隱其名位陳

王紀。梁公。侯莫陳筠內史王誼等。並在憲側。暢固問不已。憲乃曰。我天子大弟齊王也。指陳王純以下。並以名位告之。暢鞭馬而去。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卒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環等百餘人。齊衆乃退。憲渡汾而及高祖於玉壁。高祖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涑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間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越王盛。大將軍尉遲迥。開府宇文神舉等輕騎一萬夜至晉州。憲進軍據蒙阬。為其後援。知城未陷。乃歸涑川。尋而高祖東轅。次于高顯。憲率所部先向晉州。明日諸軍總集。稍逼城下。齊人亦大出兵陳於營南。高祖召憲馳往觀之。憲返命曰。是易為耳。請破之而後食。帝悅曰。如汝所言。吾無憂矣。憲退。內史柳虯私謂憲曰。賊亦不少。王安得輕之。憲曰。憲受委前鋒。情兼家國。掃此逋寇。事等摧枯。商周之事。公所知也。賊兵雖衆。其如我何。既而諸軍俱進。應時大潰。其夜齊主遁走。憲輕騎追之。既及永安。高祖續至。齊人收其餘衆。復據高壁及洛女砦。高祖命憲攻洛女破之。明日與大軍會於介休。時齊主已走鄴。留其從兄安德王延宗據并州。延宗因僭偽號。出兵拒戰。高祖進圍其城。憲攻其西面克之。延宗遁走。追而獲之。以功進封第二子安城公質為河間王。

拜第三子賓為大將軍。仍詔憲先驅趨鄴。明年。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等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士者亦數千人。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窺形勢。候騎執以白憲。憲乃集齊之舊將。遍示之。又謂之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湝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位。二者交戰。想無劇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與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陳。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酋。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靡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唯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禮。咸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徇亡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填固。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並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僕。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憲至信都。湝陣於城南。憲登張耳冢以望之。俄而湝所署領軍尉相願偽出畧陣。遂以衆降。相願。湝心腹也。衆甚駭懼。湝大怒。殺其妻子。明日復戰。遂破之。俘斬三萬人。擒湝及孝珩等。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第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布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亦為之改容。憲賦多謀。多筭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為士卒先。群下感悅。咸為之用。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先是稽胡沒鐸自稱皇帝。又詔憲督趙王招等討平之。語在稽胡傳。憲自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及高祖欲親征北蕃。乃辭以疾。高祖變色曰。汝若憚行。誰為吾使。憲懼曰。臣陪奉鑾輿。誠為本願。但身嬰疹疾。不堪領兵。帝許之。尋而高祖崩。宣帝嗣位。以憲屬尊望重。深忌憚之。時高祖未葬。諸王在內治服。司衛長孫覽總兵輔政。恐諸王有異志。奏令開府于智察其動靜。及高祖山陵還。諸王歸第。帝又命智就宅候憲。因是告憲有謀。帝

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謂憲曰。三公之位。宜屬親賢。今欲以叔為太師。九叔為太傅。十一叔為太保。叔以為何如。憲曰。臣才輕位重。滿盈是懼。三師之任。非所敢當。且太祖勳臣。宜膺此舉。若專用臣兄弟。恐乖物議。孝伯反命。尋而復來曰。詔王晚共諸王俱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帝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即執之。憲辭色不撓。固自陳說。帝使于智對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勢。何用多言。憲曰。我位重屬尊。一旦至此。死生有命。寧復圖存。但以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因擲笏於地。乃縊之。時年三十五歲。以于智為柱國。封齊國公。又殺上大將軍安邑公王興。上開府獨孤熊。開府豆盧紹等。皆以昵於憲也。帝既誅憲。無以為辭。故託興等與憲結謀。遂加其戮。時人知其冤酷。咸云伴憲死也。憲所生達步干氏。茹茹人也。建德三年。冊為齊國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帶。扶侍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憲六子。貴。質。賓。貢。乾禧。乾洽。　貴字乾福。少聰敏。涉獵經史。尤便騎射。始讀孝經。便謂人曰。讀此一經。足為立身之本。天和四年。始十歲。封安定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太祖之初為丞相也。始封此郡。未嘗假人。至是封貴焉。年十一。從憲獵於鹽州。一圍之中。手射野馬及鹿十有五

頭建德二年。冊拜齊國世子。四年。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出為幽州刺史。貴雖出自深宮。而留心庶政。性聰敏。過目輙記。嘗道逢二人。謂其左右曰。此人是縣黨。何因輙行。左右不識。貴便說其姓名。莫不嗟伏。白獸烽經為商人所燒。烽帥納貨不言其罪。他日此帥隨列來參。貴乃問云。商人燒烽。何因私放。烽帥愕然。遂即首伏。其明察如此。五年四月卒。時年十七。高祖甚痛惜之。　質字乾祐。初封安城公。後以憲勲進封河間郡王。賨字乾禮。大將軍中堒公。貢出後莒莊公。乾禧安城公。乾洽龍涸公。並與憲俱被誅。　史臣曰。自兩漢逮乎魏晉。其帝弟帝子眾矣。唯楚元河間東平陳思之徒。以文儒播美。任城琅邪。以武功馳譽。何則體自尊極。長於宮闈。佚樂侈其心。驕貴蕩其志。故使奇才高行。終鮮於天下之士焉。齊王奇姿傑出。獨牢寵於前載。以介弟之地。居上將之重。智勇冠世。攻戰如神。敵國繫以存亡。鼎命由其輕重。比之異姓。則方召韓白何以加茲。挾震主之威。屬道消之日。斯人而嬰斯戮。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昔張耳陳餘賓客廝役。所居皆取卿相。而齊之文武僚吏。其後亦多台牧。異世同符。可謂賢矣。

文閔明武宣諸子。

文帝十三子。姚夫人生世宗。後宮生宋獻公震。文元皇后生孝閔皇帝。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衛剌王直。達步干妃生齊王憲。王姬生趙僭王招。後宮生譙孝王儉。陳惑王純。越野王盛。代奰王達。冀康公通。滕聞王逌。齊煬王別有傳。

宋獻公震字彌俄。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後與世宗俱受禮記尚書於盧誕。大統十六年。封武邑公。二千戶。尚魏文帝女。其年薨。保定元年。追贈使持節柱國大將軍少師大司馬大都督青徐等十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進封宋國公。增邑并前一萬戶。無子。以世宗第三子寔為嗣。寔字乾辯。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大前疑。尋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衛剌王直。字豆羅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出鎮蒲州。拜大將軍。進衛國公。邑萬戶。保定初。為雍州牧。尋進位柱國。轉大司空。出為襄州總管。天和中。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來附。詔直督綏德公陸通。大將軍田弘。權景宣。元定等兵赴援。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等戰於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江南。直坐免官。直高祖母弟。性浮詭。貪很無賴。以晉公護執政。遂貳於帝而昵護。及沌口還。慍於免黜。又請帝除之。冀其得位。帝夙有誅護之意。遂與直謀之。及護誅。帝乃以齊王憲為大冢宰。直既乖本望。又請為大司馬。意欲總知戎馬。得擅威權。帝揣知其意。謂之曰。汝兄弟長幼有序。寧可反居下列也。乃以直為大司徒。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初高祖以直第為東宮。更使直自擇所居。直歷觀府署。無稱意者。至廢陟屺佛寺。欲居之。齊王憲謂直曰。弟兒女成長。理須寬博。此寺褊小。詎是所宜。直曰。一身尚不自容。何論兒女。憲怪而疑之。直嘗從帝校獵而亂行。帝怒。對眾撻之。自是憤怨滋甚。及帝幸雲陽宮。直在京師舉兵反。攻肅章門。司武尉遲運閉門拒守。直不得入。語在運傳。直遂遁走。追至荊州獲之。免為庶人。囚於別宮。尋而更有異志。遂誅之。及其子賀。貢。塞響賞秘津乾理乾琳乾悰等十人。國除。

趙僭王招字豆盧突。幼聰穎。博涉群書。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豔。魏恭帝三年。封正平郡公。邑一千戶。武成初。進封趙國公。邑萬戶。保定中。拜為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元年。授大司空。轉司馬。三年。進爵為王。除雍州牧。四年。大軍東討。招為後三軍總管。五年。又從高祖東伐。率步騎一萬出華谷。攻齊汾州。及并州平。進位上柱國。東夏底定。又為行軍總管。與齊王討稽胡。招擒賊帥劉沒鐸斬之。胡寇平。宣政中。拜太師。大象元年五月。詔以洺州襄國郡邑萬戶為趙國。招出就國。二年。宣帝不豫。徵招及陳越代滕五王赴闕。比招等至。而帝已崩。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入朝不趨。劍履上

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密欲圖之。以匡社稷。乃邀隋文帝至第。飲於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所親人史冑。皆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帷席之間。後院亦伏壯士。隋文帝從者多在閤外。唯楊弘。元冑。冑弟威。及陶徹坐於戶側。招屢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隋文帝未之疑也。元冑覺變。扣刀而入。招乃以大觴親飲冑酒。又命冑向廚中取漿。冑不為之動。滕王逌後至。隋文帝降階迎之。元冑因得耳語曰。形勢大異。公宜速出。隋文帝共逌等就坐。須臾辭出。後事覺。陷以謀反。其年秋誅招。及其子德廣公員。永康公貫。越巂公乾銑。弟乾鈐。乾鏗等。國除。招所著文集十卷。行於世。

譙孝王儉字侯幼突。武成初。封譙國公。邑萬戶。天和中。拜大將軍。尋遷柱國。出為益州總管。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五年東伐。以本官為左一軍總管。攻永固城。拔之。進平并鄴。拜大冢宰。是歲。稽胡反。詔儉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討之。有胡帥自號天柱者。據守河東。儉攻破之。斬首三千級。宣政元年。二月薨。子乾惲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陳惑王純字堙智突。武成初。封陳國公。邑萬戶。保定中。除岐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使於突厥迎皇后。拜大將軍。尋進位柱國。出為秦州總管。轉陝州總管。督鴈門公田弘拔齊宜陽等九城。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四年。大

軍東伐。紀為前一軍總管。以帝寢疾班師。五年大軍復東討。詔紀前一軍率步軍二萬。守千里徑。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即拜并州總管。宣政中除雍州牧。遷太傅。大象元年五月。以濟南郡邑萬戶為陳。紀出就國。二年朝京師。時隋文帝專政。翦落宗枝。遂害紀。并世子謙及弟亳公讓讓弟議等。國除。

越野王盛。字立久突。武成初封越國公。邑萬戶。天和中進爵為王。四年大軍伐齊。盛為後一軍總管。五年大軍又東討。盛率所領拔齊高顯等數城。并州平。進位上柱國。從平鄴。拜相州總管。宣政元年入為大冢宰。汾州稽胡帥劉受邏千反。詔盛率諸軍討平之。大象元年遷大前疑。轉太保。其年詔以豐州武當安富二郡邑萬戶為越。盛出就國。二年朝京師。其秋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忱悰恢慣忻等五人。國除。

代奰王達。字度斤突。性果決。善騎射。武功初封代國公。邑萬戶。天和元年拜大將軍右宮伯。拜左宗衛。建德初進位柱國。出為荊淮等十四州十防諸軍事荊州刺史。在州有政績。高祖手勅褒美之。所管灃州刺史蔡澤黷貨被訟。贓狀分明。以其世著勳庸。不可加戮。君曲法貫之。又非奉上之體。乃令所司精加按劾。密表奏之。事竟得釋。終亦不言。其處事周慎如此。達雅好節儉。食無兼膳。侍姬不過數人。皆衣綈衣。又不營貲產。國無儲積。左

右嘗以為言。達從容謂之曰。君子憂道不憂貧。何煩於此。三年進爵為王。出為益州總管。高祖東伐。以為右一軍總管。齊淑妃馮氏尤為齊後主所幸。齊平見獲。帝以達不邇聲色。特以馮氏賜之。宣帝即位。進位上柱國。大象元年拜大右弼。其年詔以潞州上黨郡邑萬戶為代。達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及其世子執。弟蕃國公轉等。國除。

冀康公通。字屈率突。武成初封冀國公。邑萬戶。天和六年十月薨。子絢嗣。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滕聞王逌。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邑萬戶。天和末拜大將軍。建德初進位柱國。三年進爵為王。六年為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逌破其渠帥穆友等。斬首八千級。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逌為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為滕。逌出就國。二年朝京。其年冬為隋文帝所害。并子懷德公祐。弟萁國公裕。弟禮禧等。國除。逌所著文章頗行於世。孝閔帝一男。陸夫人生紀厲王康。

紀厲王康。字乾定。保定初封紀國公。邑萬戶。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出為總管利始等五州大小劒二防諸軍事利州刺史。康驕矜無軌度。信任僚佐盧弈等。遂繕修戎器。陰有異謀。司錄裴融諫止之。康不聽。乃殺融。五年詔賜康死。子湜嗣。大定中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明帝三男。徐妃生畢剌王賢。後宮生酆王貞。宋王寔。（寔傳闕）

畢剌王賢。字乾陽。保定四年封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出為華州刺史。遷荊州總管。進位柱國。宣政中入為大司空。大象初進位上柱國。雍州牧。太師。明年宣帝崩。賢性強濟。有威略。慮隋文帝傾覆宗社。言頗泄漏。尋為所害。并其子弘義恭道樹孃等。國除。

酆王貞。字乾雅。初封酆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大象初為大冢宰。後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濟陰郡公德文。國除。

武帝生七男。李皇后生宣帝。漢王贊。庫汗姬生秦王贄。曹王允。馮姬生道王充。薛世婦生蔡王兌。鄭姬生荊王元。

漢王贊。字乾依。初封漢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仍柱國。大象末隋文帝輔政。欲順物情。乃進上柱國右大丞相。外示尊崇。寔無綜理。及諸方略定。又輔太師。尋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淮陽公道德。弟道智。道義等。除國。

秦王贄。字乾信。初封秦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上柱國大冢宰大右弼。尋為隋文帝所害。并其子忠誠公靖智。弟靖仁等。國除。

曹王允。字乾仕。初封曹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為王。道王充。字乾仁。建德六年封王。

蔡王兌。字乾俊。建德六年封王。

荊王元。字乾儀。宣政元年封王。元及兌充允等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鄴王衎。皇甫姬生郢王術。

鄴王衍。大象二年封王。

郢王術。大象二年封王。與衎並為隋文帝所害。國除。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易業。詳求適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捨或殊。譬猶干戈日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

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霸業傾而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群臣。非一族也。豈齊晉獨於列國溫陶賢於群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陽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並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內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崇寵位。內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壞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眾。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皇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內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疏。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為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卧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族之地而勢能竊其神器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宿
圈點監生臣徐元祉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周

北史列傳　宗室　廣川公測字澄鏡文帝之族子也高祖中山曾祖豆頹祖騏驎父永仕魏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仕魏位司徒右長史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齊神武詔測詣文帝密為之備還封廣川縣伯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為公文帝為丞相以測為右長史委以軍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歷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行汾州事政在簡惠頗得人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為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宴設於還其國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乃不為寇兩界遂通慶弔時論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懷貳文帝怒曰測為我安邊何為間骨肉乃命斬之仍許測便宜從事轉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處一時縱

火突厥謂大軍至懼而遁走委棄雜畜輜重不可勝數自是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後卒於太子少保文帝親臨慟焉仍令水池公監護喪事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不認焉遂遇赦免盜既感恩請為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盜人亦從測入關並無異志子該嗣位除州刺史測弟深深字奴干性鯁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為營折草作旌旗布置行伍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後必為名將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人多逃散深時為子都督領宿衛兵撫循所部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大統中累轉尚書直事郎中及齊神武屯蒲坂分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將襲泰諸將咸難之帝隱其事陽若未有謀獨問策於深深曰竇氏高歡驍將歡每仗之禦侮今大軍就蒲坂則歡拒守竇必援之內外受敵取敗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禽也虜竇歡勢自沮迴師禦之可以制勝文帝喜曰是吾心也軍行果獲泰齊神武亦退深又說文帝進取弘農復剋之文帝大悅謂深曰君即吾家陳樂也是冬齊神武又率大眾至沙苑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其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眾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度河非眾所欲唯歡恥失竇氏愎諫而來所謂忿兵一戰可禽也不賀何為文帝然之尋大破齊軍果如所策俄進爵為侯六官建拜小吏部下大夫武成元年遷幽州刺史改封安化縣公保定初除京兆尹入為司會中大夫深少喪父事兄甚謹性多奇譎好讀兵書既居近侍每進籌策及在選曹頗有時譽性仁愛從弟神舉神慶幼孤深撫訓之義均同氣世亦以此稱焉卒於位謚曰成康子孝伯　孝伯字胡王其生與武帝同日文帝甚愛之養於第內及長又與武帝同學武成元年拜宗師上士時年十六性沈正謇諤好直言武帝即位欲引置左右時執政在家臣不得專制乃託言少與同業受經思相啟發由是護弗之猜得入為右侍上士恒侍讀及遭父憂詔令服中襲爵武帝嘗謂曰公與我猶漢高與盧綰也賜以十三環金帶自是恒侍左右出入卧內朝務皆得預焉孝伯亦竭心盡力無所迴避至於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奏聞帝信委之當時莫比及將誅晉公護密與衛王直圖之唯孝伯及王軌宇文神舉等頗得參預護誅授開府儀同三司歷司會中大夫左宮正皇太子既無令德孝伯言於帝曰皇太子德聲未聞請妙選正人為其師友調護聖質不然悔無所

及帝斂容曰卿世載鯁正竭誠所事觀卿此言有家風矣孝伯拜謝曰非言之難受之難也深願陛下思之帝曰正人豈復過君於是以尉遲運為右宮正孝伯仍為左宮正宗師中大夫累遷右宮伯常因侍坐帝問我兒比進不答曰皇太子比懼天威更無罪失及王軌因內宴捋帝鬚言太子之不善帝罷酒責孝伯曰公常謂我云太子無過今軌有此言公為誑矣孝伯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敢割情忍愛遂爾結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公其勉之及大軍東討拜內史下大夫令掌留臺事軍還帝曰居守之重無忝戰功於是加授大將軍進爵廣陵郡公并賜金帛女妓等復為宗師每車駕巡幸常執其手令居守後帝北討至雲陽宮寢疾驛召孝伯赴行所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司衛上大夫總衛宿兵馬令馳驛入京鎮守宣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齊王憲意欲除之謂孝伯曰公能圖之當以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齊王戚近功高棟梁所寄臣若順旨則臣為不忠陛下不孝之子也帝因疎之乃與于智鄭譯等圖其事令智告憲謀逆遣孝伯召入誅之帝之西征也在軍有過行鄭譯時亦預焉軍還孝伯及王軌盡以白武帝武帝怒撻帝數十乃除譯名至是帝追憾被杖乃問譯我腳上杖痕誰所為

也。譯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說軌捋帝鬚事。帝乃誅軌。尉遲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禍。柰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宜且遠之。於是各行其志。運尋出爲秦州總管。帝荒淫日甚。誅戮無度。孝伯頻諫不從。由是益疎。後稽胡反。令孝伯爲行軍總管。從越王盛討平之。及軍還。帝將殺之。乃託以齊王事誚之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群小媒蘖。加之以罪。臣以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屬微臣輔陛下。今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帝慙俛首不語。令賜死于家。時年三十六。及隋文帝踐極。以孝伯王軌忠而獲罪。竝令收葬。復其官爵。嘗謂高熲曰。宇文孝伯實有周良臣。若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子歆嗣。

東平公神舉。文帝之族子也。高祖晉陵。曾祖求男。仕魏。位竝顯達。祖金殿。魏兗州刺史。安喜縣侯。父顯和。少而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蕃。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帝深納焉。及即位。拜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以恩舊遇之甚厚。顯和所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問顯和曰。天下洶洶。將如之何。對曰。莫若擇善而從。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策。以其母老。令預爲計。對曰。今之事。忠孝不竝。然臣不密則失。自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從孝武入關。至瀍水。周文帝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中之。文帝笑曰。我知卿工矣。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建德三年。追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神舉早孤。有風成之量。及長。神情倜儻。志略英贍。眉目疎朗。儀貌魁梧。明帝初。起家中侍上士。帝留意翰林。而神舉雅好篇什。每游幸。神舉恒從。襲爵長廣縣公。天和元年。累遷右宮伯中大夫。進爵清河郡公。建德三年。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及帝東伐。從平并州。即授刺史。州既齊氏別都。多有姦猾。神舉示以威恩。遠近悅服。封武德郡公。進柱國大將軍。又改封東平郡公。宣政元年。轉司武上大夫。及幽州人盧昌期等據范陽反。詔神舉討禽之。時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將解衣伏法。神舉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屬稽胡反。寇西河。神舉與越王盛討之。時突厥赴救。神舉以奇兵擊之。突厥敗走。稽胡款服。即授并州總管。神舉見侍於武帝。處心腹之

任。王軌宇文孝伯等屢言皇太子之短。神舉亦頗預焉。及宣帝即位。荒淫無度。神舉懼及禍。懷不自安。初定范陽之後。威聲甚振。帝亦忌其名望。兼以宿憾。遂使人齎酖酒賜之。薨於馬邑。時年四十八。神舉美風儀。善辭令。博涉經史。性愛篇章。尤工騎射。臨戎對寇。勇而有謀。蒞職當官。每著聲績。兼好施愛士。以雄豪自居。故得任兼文武。聲彰外內。百寮無不仰其風則。先輩舊齒。至于今稱之。子同嗣。位至儀同大將軍。神舉弟慶。　慶字神慶。沈深有器局。少以聰敏見知。初受業東觀。頗涉經史。既而謂人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筆硯。爲腐儒業乎。時文州賊亂。慶應募從征。以功授都督。衛王直鎮山南。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稍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及誅宇文護。慶有謀焉。進授驃騎大將軍。加開府。從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中石乃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勇可以貫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齊兵大至。慶與齊王憲輕騎覘。卒與賊寇。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却。及拔高壁。尅并州。下信都。禽高湝。功竝居最。進位大將軍。封汝南郡公。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歷延寧二州總管。隋文帝爲丞相。以行軍總管征江表。次白帝。以勞進上大將軍。帝與慶有舊。甚見親待。令督丞相軍事。委以心腹。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將軍。進上柱國。數年。除涼州總管。歲餘。徵還。不任以職。初文帝龍潛時。嘗與慶言。謂曰。天元實無積德。其相貌壽亦不長。加以法令繁苛。耽恣聲色。以吾觀之。殆將不久。又諸侯微弱。各令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尉遲迥貴戚。早著聲望。國家有釁。必爲亂階。然智量庸淺。子弟輕佻。貪而少惠。終致亡滅。司馬消難反覆之虜。亦非池內之物。變在俄頃。但輕薄無謀。未能爲害。不過自竄江南耳。庸蜀險隘。易生艱阻。王謙愚惷。素無籌畧。但恐爲人所誤。不足爲虞。未幾。上言皆驗。及此。慶恐上遺忘。不復收用。欲見舊蒙恩顧。具錄前言爲表奏之。上省表大悅。下詔曰。朕言之驗。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彌表誠節。深感至意。嘉尚無已。自是上每加優禮。卒於家。子靜亂嗣。尚隋文女廣平公主。位儀同安德縣公。熊州刺史。先慶卒。靜亂子協。位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協弟晶。字婆羅門。大業中。養于宮內。後爲千牛左右。煬帝甚親昵之。每有游宴。必侍從。至於出入卧內。伺察六宮。往來不限門禁。時人號爲宇文三郎。與宮人淫亂。至於妃嬪公主。亦有醜聲。蕭后言於帝。晶聞懼。不敢見。協因奏晶壯。不可久在宮掖。帝不之罪。召又侍之如初。化及殺逆。際爲亂兵所害。論曰。宇文測兄弟。驅馳於經綸之日。孝伯神舉

盡言於父子之間觀其智勇忠槩並可追蹤於古人矣司馬光稽古録文帝以關中之衆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强不能陵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强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爲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鏖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傳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小學史斷北周起於宇文泰因元魏擾亂孝武西奔遂挾天子而令之披草萊立朝廷其爲君爲國也微矣然卒能取威定霸以弱爲强南清江漢西舉巴蜀北控沙漠東據伊瀍而又得蘇綽之奇才修一代之文物通猜黜魏晉憲章古昔依周禮而建六官搜人才以爲牧守作九命以叙官爵自三代以來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唯宇文氏耳（伊川語録晦庵語録）然泰既鴆孝武又黜廢帝迹其所爲特亂臣賊子之所作視賀六渾有慙德焉史謂其功業如此能以善終吾誰欺欺天乎迹魏自孝武西奔以來宇文泰居西高歡居東辛勤百戰皆能變家爲國是二人者其在當時亦有優劣乎曰是二人者皆一時之傑戎狄之豪有挾其主令諸侯之志而其用兵又皆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然賀六渾爲人朴質一時文物雖不逮周而其悔過事君之心實勝焉宇文黑獺爲人譎詐一時文物雖遠邁齊而其廢君弑主之罪實浮焉權其輕重而論之則高歡之用心或者其尚可取耳不然高歡臨終之時猶拳拳於其君宇文垂死之夕惟戀戀於其子二人之用心亦可知矣宇文覺以冲齡嗣霸曾未幾時宇文護遽取魏鼎而授之是爲周閔帝立國之初權歸於護政出私門雖負剛强之姿終致蕭墻之禍以此開基何以永世（護弑宇文覺明皇繼之）厥鑒不遠懲前車之覆轍芟除而勦滅之宜也夫何機務雖收而軍旅大權猶揔於護既不能翦夷禍根而又資以兵柄虎而傅翼自殞其軀（帝遇毒崩）哀哉若夫推付托之公心恢宇文之洪業蓋亦足爲明矣宇文護再行弑逆而曹國公邕踐祚是爲武帝慮謀深遠以蒙養正及誅護後始親政事聽覽不倦用法嚴整臣下肅然性天明察布德立行皆欲度越前人身衣布袍無金玉之飾錦繡纂組一皆禁斷後宮嬪御不過十數勞謙接下豈豈忘疲尊崇儒術老釋兼罷以海内未康鋭情閱習校兵訓武步行山谷履涉艱苦皆人所不堪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人死力以弱爲强及

入齊境雖殘傷苗稼者亦皆以軍法從事數年之間克平齊土盛矣哉其有成功也齊平之後撤宮室之華侈省妃嬪之員數雕琢之物悉賜貧民信可謂善處勝矣而適嗣子之非才（即宣帝）昧宗社之大計但欲威之極楚期於懲肅義方之訓豈若是乎是以宣帝即位之初即肆凶虐季父王親一朝殺之如豢犬彘（殺齊王憲）喪僅踰年恣情聲樂魚龍百戲旁午致内自是而後遊宴沉湎旬餘不出群臣奏事悉倚宦者五后並立紀綱蕩然得保首領已爲幸矣靜帝越自幼冲紹茲衰亂内外挾操曹之詐戚藩無齊代之强楊堅談笑遂移神鼎嗚呼宇文黑獺（名泰）親弑孝武黜辟廢帝把握魏政踰二十年至其子覺遂纂取之得國不三四年二主覺毓俱被弑戮未及三十載楊堅遂奄有其國且盡宇文之裔俾無遺種積惡之報良可畏夫後周之有國凡五傳二十有五年（起陳武帝永定元年丁丑訖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而隋取之焉時宣帝之太建十三年也考論南北立國之數自東晉而下在南朝者齊二十年陳三十年宋與梁僅五六十年在北朝者宇文之周高氏之齊亦不過二三十年獨拓跋之魏出自北狄其都洛之久垂近百年豈天理果私於夷狄歟然則史以南北並稱其果無分於正朔歟昔者先儒嘗斷之矣曰于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併則拓跋豈能免索虜之譏（致堂管見）不然苻秦立國幾奄天下之全而王猛臨終猶拳拳以正朔相承爲說猛豈無所見而自抑哉或曰以正朔屬江左信矣而前輩述史嘗欲自宋元嘉之後合元魏太武之年而並書之其意果何謂歟曰魏自太武之後國勢浸强與中國等而典章制度則又漸過之自王通諸人已有欲誘而進之之意矣然奈何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夷夏大分豈容對立作史者不必立異第祖述司馬通鑑之書以南朝之正朔爲正而以北朝之號附注于其後焉庶乎適取舍之正矣南北雖分普六茹堅卒取周人之國其後復克平南陳以一天下至是南與北合郭璞有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晋元帝渡江都建康而中原悉爲左衽之區至是洽三百年而合於隋匪天意夫反覆南北之間戰爭相尋幾數百年而終定于北其氣類之遷變非一朝一夕而然南朝起自東晉已罷遣生徒（帝）不修孔廟（孝武十七年）衣冠文物浸就頹毁至宋及齊基弑之主幾七八梁陳而降又崇尚釋教偏國從夷則已有變夏爲夷之道矣北朝起自元魏如太武如孝文文德武功冠冕南北又求遺書祠孔子禁胡語胡服迨至宇文制度典章儀刑古昔則已有用夏變夷之道矣人謂南北之合在於隋文平陳之年君子遡其本源則

南之決不能併北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文苑英華盧思道後周興亡論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機驚（疑作警）智數過人屬魏末多故召集關隴值二將相鬩三軍未可見推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遷奉迎車駕挾天子以會諸侯萬世所一時也然養荒餘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滿萬人齊神武以大兵數十萬將清灞滻雷動雲移萃於渭曲太祖以數千弊卒振旅而還遂基王業實泰以勁兵深入一戰夷亡高敖曹以銳氣先登臨陣受首兵革（一作革車）歲動敗鮮勝多高氏雖怙其衆力莫敢先至邙山之舉我師敗績狀合亡散退守有餘及蕭氏將亡遠服震擾荊郢內附庸蜀來王器械完整貨財充實帶甲百萬驍將如林晏駕之後國與齊人相埒矣閔帝以嫡嗣承基應天納禪猶齡厭世未及稱皇以康長見立纂我鴻緒從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時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太祖之猶子也負圖作宰親受顧命國柄朝權頓去王室高祖高深規獨歷歲年談議儒玄無所關預然則寡人晉公之不忘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權強一朝折首其於黨與咸見夷戮惡禽竟擊掃地無餘爾乃棄奢淫去浮偽施一德布公道屏重肉之膳魴大布之衣始自六宮被於九服令行禁止內外肅然以釋氏立教本貴清靜近世以來糜費財力下詔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一作得非也）值季夫德取亂侮亡親御戎軒再舉而滅軍令肅然秋毫莫犯數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車革其弊政山東士女欣戴如歸但天性嚴忍果於殺戮血流盈前無廢飲嗽行幸四方尤好田獵從禽於外非夜不還飛走之類値無免者識者以此少之雖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禮教蓋闕如也練甲治兵將掃沙漠遠圖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東宮已多罪失高祖每加嚴訓不能修改嗣位之初肆情自廢踰年已後變態轉興耽酒好色常居內寢角抵遊遨不捨晝夜分命使人徵求子女積之宮中以千萬數此石虎之淫風也寵姬四人並立為皇后車服節文與內主無別此劉聰之亂政也少在儲宮頗覽經籍臨朝對衆亦有精神但稟猜狂持詭異衣冠形色皆與舊制不同文武侍臣羣棄遐裔內外門閣皆別令臣者看守出入去來並錄其數錄者以同相視然朋淫于家無所簡擇乃生長樂亦有醜聲大象之末忽爲慘虐鞭撻朝士動至數百背及胸腹一時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見祖宗廟號諱不得稱變易官名四官（疑姓）族車乘輪轅並有貴賤之殊婦人粧點亦爲上下之異後庭嬪妾旁有數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對有不如法便即撻楚內外命婦朔望朝謁皆令爲丈夫拜伏以示肅恭自號爲天不復稱朕此外小事異同不可勝紀狂惑妖僻開來之有也客曰齊武成荒悖膚情怨結人神厥嗣不畏理則然矣周祖聰明神武莊世雄奇因愚子以主顛覆豈人事乎天道也蓋有惑焉請聞其說主人曰寒暑晦明二儀之不同也賢愚治亂五勝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姊擒坑儒滅學亦漢后之驅除齊自天保受終迄於武平喪國孝昭之外竟無令主河清已後國基漸墜皆主慢遊於上黎氏怨讟於下逮於末葉君弱臣愚外崩內潰周人取之猶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數矩（疑）情果敢雄斷擁三秦之銳屬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宮車晚駕嗣子披猖肆其凶悪負人革命宗廟爲墟此蓋天所以啓大隋非不幸也

王安國復周書序　周書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爲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攔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即與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咨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惟府兵之設歛十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驟人視聽以就其事而效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爲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異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誇言之又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高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爲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爲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爲人惟能自變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外不蔽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廋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爲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默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厲其俗靡然有耻君臣相與謀於上因献以新法度而令馳騖於下者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拂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鮮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

垂纓攝袵。俯仰明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議。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此。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效。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習學記言。後周書稱宇文泰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遯居朔野。有葛烏菟者。鮮卑奉為主。由泰父肱至普回二十三世。普回至烏菟不能紀也。鮮卑何用世次。史祖魏收。收祖司馬遷。遷以匈奴為禹後。特記事推引之濫。蓋無所媚附。而收之稱舜臣。孤令德棻之稱炎帝後。則專以誑筆造諂語。劉向班固言漢承堯運者耶。高歡宇文泰雖同於魏。魏泰賀拔岳所獎。用岳既見殺。其下無主。援泰而歸之。則近於勢之自至也。魏孝武身落人手而不常其德。先為高歡所逐。後為宇文泰所酖。夫敗尊亡。儒自古皆為亂臣賊子之餌。彼妄遇一無賴姦人。即以伊周事責之。哀哉。

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為治。若知其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慨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俊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為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飢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為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為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為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為人臣者。誠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為君。稷契之為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為私恩。爵祿為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為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偽。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及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畜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illegible]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授。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觀此可驗於綽用事大意也。然天下能為綽之言者不少。拘於時而不敢言。及其奮[illegible]言之而不獲用。則多矣。惜其不及君臣分定之時。不為賢主之詔。而徒[illegible]逆臣之令爾。

泰再行基逆。其史抑虬。既執簡而書其咎。泰又令盧辯作告以諭其過。高貴公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泰舉動如此。欲以誰欺。王莽纂而作大誥。泰用周禮亦然。豈從周之偽者固當爾耶。石勒之於劉曜。苻堅之於慕容暐。周孝武之於高緯。皆以一取一。孝武始自五年十月至六年正月。馬足未過而數千里地盡得。雖乘群愚自潰之機。然不勤身苦力以赴之。亦未能也。及其輕銳之念溢發不制。欲以廓清混一之功。取必於歲年之頃。嗚呼。幸而遽得死。不然。將遂斃於鋒鏑。為後世笑。豈止其子之不肖足以亡國哉。九尾妖狐也。示亡徵焉。不知憂懼。而猶欲求不受瑞之名。其實以為瑞無大於此者爾。五品時叙。四海和平。家識孝慈。人知禮讓。其君臣但摹倣十數板周官。便自謂已能如此。是真可笑也。余論周武帝君臣所言。布懷立行。皆欲踰越古人。正孟子謂齊王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然孟子謂齊王以君所為。不可以求君所欲。使其見周武帝所為。必謂可以求君所欲矣。湯武既有截法。而王道逾不可行於後世。此開利門之大者。而學者乃以為能閑之。何也。

周武帝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群強盜一匹以上。不持杖群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偽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死。至天元患其嚴重太甚。且海內初平。恐物情未附。遂大醮告天而除之。孟子言康誥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凡民罔弗憝。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魏周分田。權在正長。隱五戶十丁。與地三頃。其罪及贓著矣。設法禁姦。由孟子之論。要制所行。適與罪稱。屬非重也。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善為政者。當使民不為欺盜。不當因其欺盜而遂殺之。然則孟子之論。孔子曾參之所不許也。且周武帝廉節自勵。用已律人。故必行重刑而不疑。其于奢縱任情。推已恕人。故以行重刑為不可。後世據已定之法。初不知奢儉之所在。唯欲其重而不輕。又當在二人之下矣。固無暇考聖賢之異同也。周武帝一舉平齊之功。齊王憲十居八九。方其正明君權以臣畜使之。不以兄弟數也。自謂如此。能革累世悍輔因篡之弊。使獳子判割狐豚於牢豢中。與晉司馬攸。魏元繆禍出一軌。而三國相隨為墟。不然則如齊孝昭武成挺刃而奪之矣。悲夫。本朝太祖監唐末五代切君之敗。不私其子。根本既成。祚命永延。賈誼謂天下可以數術制。御其言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然則漢之衰亡。豈非遺腹委裘耶。

爾朱

鈹滅高歡事已大諧而泰横欲違難有志節者逆皆驚散宇文泰寒遠襄子坐收其用如賀拔勝年位材豪哭去江南死心為役他可知也賀拔岳人微衆弱然經爲其裨校者無不立功垂名豈必盡能而泰亦何足以使之恃以魏孝武棄東就西輕重勢激而然主威既奪而成臣之威可不懼歟

因于謹爲三老稱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觀高宗所言過於傅說之所知矣而不自爲規矩律度以先天下必委於臣之能言者而後以身從之得用九見群龍無首之義蓋平世持盈守成之常道也古之聖人皆備道成德首出庶物其行在前其諫在後獨高宗處變以憂恭默思道自疑弗類待諫而行百王未有此經生學士考論所不到也謹從横亂世甲裳腥膻墜典偶興曠官承乏膺習書司苟應其名然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如此豈足啟悟也

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宇文泰等因之故號八柱國家二典有四岳九官十二牧之等周官言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今忽自稱柱國大將軍是何義蓋夷胡無藝妄以意造爾宇文泰與蘇綽盧辯依周禮設官而雜用元魏及秦漢以後名稱仲尼雖學官名於郯子然無所慕効也周本與戎狄雜居直以聖賢迭興法度最久故孔子從之從世苟以爲從其實不從其名則漢晉之官同於任事姑從之可也使名實皆正必如成周則一字不可增損矣泰自貪柱國之號耳出爾朱榮後既不能改而綽方與之法象周公龜茲王褚謂所譏依然故在是真可笑矣

抑慶關西文士蘇綽患近代華靡輕薄使爲賀白鹿表以革之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笑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慶詞不傳無以驗其是非典謨訓誥固非筆墨之巧所能轉移而其體制亦各隨世不同綽作大誥令爲文者皆依此體止是皮毛上摸出一重麁俗使如此而便爲堯舜三代之文則俚儒迂叟尤極其工而豪俊之士反閣筆無措矣余頗記少時聞長老言有數士各致名人文字以相夸耀或爲韓柳或爲歐曾高者爲西漢其一人曰未也遂特爲詩書之文以蓋之綽所欲革與此何異以爲於變一世恐未可也

柳弘死時年三十一楊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脩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是弘以清言而兼麗藻長槍大槊數十年間僅聞此爾得非所謂正始之音也

自宇文泰起接隋唐百年中精神氣脉全在蘇綽一人三代既衰佐命之材不世出惟管仲樂毅蕭何諸葛亮王猛蘇綽爾亮地勢不足自立猛無堅凝之功而綽隨文守義仰取俯拾遵腐儒之常說據舊籍之陳言能使泰總已聽命麁細重輕惟其所裁不爲新奇坐致實用豈特以其國強富兼并而已由晉以後南北判離棄華從戎主是自北而南變夷爲夏使孔子復出徵管仲之歎不付餘人矣然則學者豈以能言爲貴哉顧其所行何如耳王通戒問蘇綽曰俊人也其道何如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夫自許以英豪者用材無本自命爲聖哲者窮理不盡行於太平而必亂行於戰國而不強古今皆是也吳綽之病哉且何俊之有

六條平實無華諸葛亮王猛歐世人而用之不暇及也死而無繼澤不垂遠不亡何待自董仲舒蕭望之劉向崔寔王符仲長統之流皆論治道而無一言之幾然則如綽者亦未易也

獨孤信深入湘川百計拒敵相持經歲竟以全歸自前世言之爲大功乃坐失地除名史謂宇文護謗政至此然亦由當時望外成事者多矣不然何以能奮於至弱取天下之十九乎此又未可以賞罰常情論也

郭賢策高歡言賀拔岳初死關中震駭不能乘時取雍州是無智魏孝武西遷寡弱毛鴻賓表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併力要戰是無勇此高歡所以失關隴之由誠是歡之黨人筭畫未有及此者劉驊欲因降張魯取蜀而曹操不敢蓋從昔智計必有用之不敢盡者然歡欻趨救過於狼狽洶洶之時而乃業齡決死於安徐已定之後宜其屢進而屢卻哉

耿豪言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槊直刺直斫慎莫皺眉邙山之役大呼獨入奮刀而還當其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豪雖危麁不足取而以關張比之則又其細爾李穆蔡祐丞相臂膊耿豪王勇丞相咽項泰能得武夫之用如此安得不以弱爲強乎

宇文泰用韋孝寬法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然則此法未行以前原野尤蕭瑟矣詩云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又曰作棫拔矣行道兌矣豈變墟莽爲桑麻自古聖賢以爲難事耶

遷國以文采術輝其人辭多而實寡如王褒韋孝寬傅正爾率拙然功名壯偉不可掩學者能詳看所長氣力不少矣只泥住簡相如趙充國等無復新意此讀書大病也

薛愼傳載宇文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旦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淳謹者侍其讀書余嘗恨劉裕貧可措上而劉穆之痼之然則蘇綽之力多矣漢高祖言乃公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至溺儒冠史臣乃謂其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嗚呼甚矣又安足述乎

令狐整率鄉親二千餘人隨軍征討泰嘗從容謂整鄉遠祖立忠而去鄉今立忠而來可謂積善餘慶世濟其美史言整

逮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為王莽屈。其子猶避地河右。故泰稱之。此事今祖見於姓家。然則隋唐以前史記。漢書之外。別自有書。李翱乃言讀前漢與後漢書生熟如何。蓋屢更兵亂。載籍焚燬。他書多不存。其存者又以非文句所資。不暇熟讀。如翱尚然。是又可歎也。　司馬裔辭封　趙肅傳。元日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不知用何典故。　蘇亮綽從兄。綽文章稍不逮亮。至於經畫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　柳虬論史。謂漢魏以還。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故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准的。請今記事者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後漢李法但能言史官記事不實。後不明信而已。當時議論開張至此。故泰廢立。虬能執簡書過也。虬死在魏恭帝元年之冬。不然值宇文護行禪代事。或有惲否耶天地之初。皆夷狄也。相攘相殺。以力自雄。蓋其常勢。雖炎黃以道御之不能止也。及堯舜以身為德。感而化物。遠近丕變。功成治定。擇賢退處。不為已有。而忠信禮讓之俗成矣。夫先人後己。從義遠利。必出於心之自然。而明於理之不可悖。故湯既放桀。惟有慚德。而其臣反作誥以諭解之。若夫亂臣賊子則不然。公為弒逆。而惡大惡之聞。崔杼所以殺太史。將行篡奪

而畏正論之禁。曹操所以殺孔融。至於彼自行之。此自書之。不殺不畏兩不相忌。而天下易姓。此又抒與操智慮之所未工。而虬固不足以知之也。悲夫。自元偉以下十四人。皆有大位於周。與高氏相絕矣。此末世之盛事也。不可不記。梁武但云我君依而行之。誰謂不可。又云少待自知我心而已。王莽曹丕司馬炎皆不殺舊君。殺舊君自劉裕始　王軌宇文孝伯樂運貞良骨鯁。蓋奕葉長養成就。所有近似殷周世臣同存亡者。非復偏方草創邂逅相遇可得也。運言今宿衛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遂便籍沒。此則大逆之罪與十杖同科。先未經變法時。立法何輕也。當考。又云雖為法愈嚴。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可止。若天下皆散將如之何。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疏而祚永。可謂富哉之言矣。泰言平吳之利。二陸而已。定楚之功。諸賢畢至。可謂過之。又言吾即王氏甥。卿等即五舅。當以親戚為情。勿以去鄉介意。其釋囚禮士。齊桓公以上也。泰本尚古文。務救時弊。如王褒庾信之淫靡。非所好也。特以其有江東盛名。為文士宗伯。故敬禮如不及。宰物者能因人所長。不以己好惡格之。蓋難事也。史敘次北方能文。自杜廣徐光封奕朱彤胡義周劉延明以降。而謂蘇綽務存質朴。雖矯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夫古之聖王

教養天下之英材。盡其性命之理。使言語文字各極其至。故能不約而自合。綽既無所建明。柰何以一人之聲。徒取經訓之已陳者一切效之。使庸鄙者易就。穎秀者難立。是反助徐庾之鋒。激天下而從之也。周武帝發詔遣使聘洗。重踵門謁熊安生。雖二人未足以當此禮。而帝誠心好賢屈己忘勢。干戈之際。獨高經師。征塵未洗。先驅陋巷。在晉陽城下。死而復生。胡念及此。心期卓越。殆戰國以來所未有也。漢武以安車蒲輪徵申公。儒生尚夸之。劉備為左將軍。三詣諸葛亮。後世尚以為難。視此何區區哉。帝不幸早殂。功業不究。未知真有佐王之材者遇之如何爾　樂遜徐遵明諸生。陳時宜五條。其言有非俗儒所能道者。如自非軍旅之中。何用過為迫切。申侯將奔。楚子誨之曰。無適小國。政狹法峻。將不汝容。敬仲入齊。稱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國家雖彊。詳不受務。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惟德可以芘民。非恃彊也。及陳事上議之徒。亦應不少。當有上徹天聽者。未聞是非。陛下雖念存物議。欲盡天下之情。而天下之情猶為未盡等語是也。泰崎嶇關隴。諸子相繼。鞭撻宇內。成其所欲。雖大要不過強兵。亦其國是所定。立論常向上一着。故如遜等輩亦能言之。夫以國家天下之大。而其言語追蹙卑陋。同出一律。飲食嗜好。不越酸鹹之間。則名號雖存。而亡形

具矣。　姚僧垣吳人。而醫術行於關中。伊婁穆病。言自腰至臍。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處湯三劑。服其一。上縛即解。次服。中縛復解。又服。患除。更合一劑。足稍屈伸。曰。終待霜降。此患當愈。至九月乃能起行。高祖東伐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便愈。末乃治足。足乃瘳。史記方多矣。不言其所以治之由。而徒載其受驗之的。亦多如此。不可得而考也。余頃歲得病兩腹之間。有縛。或以為氣不升降而然。服胃氣圓百餘劑。縛愈急。垂二十年不解。醫終莫能名。夫諱病不受治。一二而已。有病不能治。群醫皆是。可歎也。　蕭詧至于歸以一城之地。為周附庸。而所用文武謀臣知名者數十人。豈其地之多材耶。抑材之偶聚耶。昔曹衛宋鄭皆小國。而人材卓然稱於後世。至詧始復見之。惜其地不足也。材有餘而地不足。猶可言也。地有餘而材不足。不可言也。

宋鼂景迂集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十九篇則本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錄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變而為齊周。齊唯故壤。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特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因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

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興拔之際，有衆一旅，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委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柳慶、宇文顯和之徒，明見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群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彥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効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之徒，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寶，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子延孫、韋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守固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槩，多徇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迥、宇文胄、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爾。夫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難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

每多德棻嘗武德之初首建議修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山堂考索後周書類　唐令狐德棻撰，初周柳虯、隋牛洪各嘗論次，率多抵牾。唐初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同加修纂，歷年不就。正觀三年，與岑文本、崔仁師撰次，為紀八傳四十二，凡五十卷。書目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而後林希、王安國上之。註解通系論後周之興，自宇文泰至其子覺受禪西魏，凡五傳二十八年，而禪于隋。時南朝陳宣帝太建之十三年也。按北史周紀：文皇帝諱泰，姓宇文氏，代郡武川人。西魏文帝代高歡立，大功遂專政。泰卒，子覺嗣其位，魏帝封覺為周公，尋受其禪，是為閔帝。追尊泰為文皇帝。在位二年，以于護專權謀誅之，事泄，護廢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在位四年，為于護毒於糖䭔殺之，遺詔以其弟邕嗣立，即位，是為武帝。在位十八年，傳太子贇立，是為宣帝。二年傳位于太子闡，是為靜帝。二年禪位于丞相隋郡王，而周亡。周自閔帝至靜帝凡五主，共享國二十八年而隋得之。是時實南朝陳宣帝太建十三年也。古今紀要　宇文泰（字黑獺，代人，鮮卑種，）從葛榮，榮滅，從爾朱榮征伐，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岳以為司馬，事皆決焉。往觀高歡，知其逆謀。岳以泰為夏州刺史。岳為陳悅所害，泰即馳赴平涼，魏帝因令統岳軍。既斬陳悅，關隴平，高歡遣書結納，泰以聞，故魏帝深仗之。惡高歡之逼，輕騎入關，泰迎之，都長安，為西魏。泰既鴆孝武，立文帝，用蘇綽為富國強兵之法，（詳見西魏門）泰能駕御英雄，質重明達，崇儒好古，施設皆放三代。泰卒，以事屬宇文護，紀綱內外，人心遂安，子覺嗣位，為周公，代西魏，有其國，是為孝閔帝（追稱泰為文皇帝）。孝閔帝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謀誅之，事泄見弒。明帝毓立，護歸政，軍旅猶總之，俾帝明敏，遂進毒，帝覺，遺詔立弟邕。武（成二年，陳天加元年。）武帝邕享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保定元年，陳天加二年。）幸太學，于謹為三老，始親政，頓事，威刑骨肉，無所貸，禁佛道，悉還俗，并淫祀，悉除之。謀伐齊，韋孝寬、陳三策，滅齊，後梁明帝入朝，詔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以齊傅伏守節，令宿衛，又以李德林為內史，自是詔誥及用山東人物，並委之，毀徹彫斲，並賜貧民，庶人以上聽衣綢綿絲布，餘悉禁之。外官不過十餘人。陳吳明徹來伐，王軌敗執之，帝撫士有恩，而明斷嚴峻，將士畏威而樂死，帝崩，年三十六。長子贇立。宣帝始立，即逞奢欲，惡人規諫，鄭譯用事，譖殺王軌，傳帝立太子，自稱天元，立五后，帝不

悛，劉昉、鄭譯、柳裘等引楊堅輔政。靜帝立，楊堅革宣帝苛酷，作刑書行之。尉遲迥謂堅將不利於周，謀討，為韋孝寬所敗，自殺，進堅爵為隋王，遂禪焉。　宇文護（泰以為顥已死，以天下托之，嗣子幼沖，強敵在邊，衆心恃之而定。徵發非其書不行，兵衛盛於宮闕，乙弗鳳等謀圖之，護遂并殺節閔帝，立明帝，又弒之，武帝以其恭慬，因入朝殺之，與于謹克江陵，寬和，闕於大體，所任非人，諂于殘暴。泰初和親突厥，謀共圖齊，齊以母還護，故護兆強與突厥東征無功。）　宇文孝伯（武帝時出入臥內，時政皆預，委信莫比，盡心竭力，無所回避。時政得失，外間細事，皆以聞。請選正人輔太子，帝以孝伯與尉遲運輔之，付後事宣帝，追憾杖瘡，運懼，孝伯曰：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為人臣，知欲何之，諫而不入，將焉逃死，頻諫不從，卒賜死。不肯圖齊王憲。）　深（孝伯父，獲齊將竇泰，泰至沙苑，知其渡河必敗，大破之。）宇文憲（泰子，年十六，治益州，蜀人立碩刻碑，贊代高歡為先鋒，大敗之，獻圖晉州彼之而後食，屢破齊師，齊人聞風憚其勇略，威名日重，潛思屏退，宣帝忌其望重，縊殺之。目光如炬，事母孝，善兵謀，長於撫御，測守汾州，禮送東魏之妙切者。）宇文貴（善騎射，將帥材幹，有巧思，建仁壽宮，檢校將作大匠，造觀風行殿，推移倏忽，明堂圖議。）侯莫陳崇（驍勇善馳射，陷陣擒萬俟醜

奴。擒史歸。王誼。欲斬朝士不恭者。盧基。平稽胡。宣帝憚其剛正出之。平司馬消難。隋文妻以女。格蘇威減功臣田給人戶之議。隋文幸岐州。子死，踰年，乙公主除服。揚素劾之。恩禮稍薄。後以胡僧告之。賜死。獨孤信。為孝武定荊州。東魏遣高敖曹圍信。奔梁。三年。周文以為隴右大都督。百姓懷之。聲振鄰國。周文以其信著遐邇。賜名。獵歸帽側。詰旦皆效之。前後增封。回授諸子。女為隋文后。陸事猶甩竊物賓職射殿前鵰。河橋之敗。以善射獨與兩騎抗敵。涇州政清靜。所遊泉人懷之。辭遣。弟周武年長欲勸護歸政。元老素望。參議大事。伐齊。年老欲行。勸進。隋文不肯署牋。賀蘭祥。再為荊州。有惠政。吏至者日千數。盛夏境內觀政得失。息救家之倫清素。贈遺一無所受。蕭詧贈竹屏經史。亦付有司。修富平堰。開渠注洛。平吐谷渾。史寧。嘗與賀拔勝奔梁。鎮涼州。戎夏服其威惠。在荊州舊縱名儁子。雄健矯夭無虛發。權景遷。守南陽。免發八防守敵境。百姓立碑頌德。與東魏爭豫州。因留鎮荊州。威行南服。恃寵貪驕敗。王羆。守荊。以死禦梁圍三年。南秦數叛走之。齊遣韓軌入華州襲之。羆徒跣逐之。因大破齊。河橋之敗。開門論戰士任其去留。徵臺使餅食。客去皮。吏不營產。妾貧。王思政。勸魏孝武入關。樗蒲自誓。河橋陷陣幾死。鎮弘農。開門解衣而臥。據得金送朝。遵竭力守潁川。齊文襄十萬攻下之。尉遲迥。為周文取蜀。鎮之。梁武陵王據蜀。隋文將篡。迥不從。舉兵。兵敗自殺。王軌。從武帝平并鄴。吳明徹屯呂梁。敗之。請以捋武帝鬚曰好老公。但後嗣弱。忠恕。樂運。孝友直諫言太子中人。諫宣帝公除即吉。諫數。赦與觀陳帝八失。帝亦感悟。鄭譯左遷之兩縣有贊。以計直不得為諫官。發憤著諫苑。蘇綽。周惠達薦與謀事薦之周文。周文觀漁與語。竟不設網罷。前席達旦。制文案朱出墨入。計帳戶籍之法。併力倉實粢。謀與周文合。減官屯田六條詔書。一。守宰先盡心。　二。敦教化。　三。盡地利。　四。擢賢良。　五。恤刑獄。　六。均賦役。作大誥革文弊。不營產。以天下為己任。積勞成疾卒。韋孝寬。名叔裕。以字行。弱冠請為前驅。平蕭寶寅。守淅陽。與新野。與獨孤信號連璧。還南兗。聞斗道恒峭滝。遂請守玉壁。高歡百計攻之。苦戰六旬。遘死積憤。代歿。聞知齊事。計日滅齊。要處撥開。諫明月。平齊三策。一。有豪。二。屯田。三。修好。武帝用其言。平齊伐陳。平淮南。破梁射遲迥。好文史。晚年患眼。猶令人讀之。儉不入私家。兄夐。當累自退。時號居士。不應聘。明帝贈詩。日給河東酒一升。號逍遙公。武帝賜縑。惟取一疋。乘舊馬。識宇文護峻宇雕牆。陳使者來見。盧辯。柳虯。棄官退耕。論史官當明書於朝。常弊衣蔬食。且衣不過適

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柳慶。年十三。通誦千餘言。蘇綽謂作賀白鹿表。筆浮應。曰。枳橘猶自可移。況才子也。在雍州。貴戚斂黍盜金。沙門誘胡家賊自首。爭王茂之死。抗直。揚寬因其鼓吏。求其罪。終無所得。達奚武。夜入齊軍。若警夜者。伺敵情。河橋之戰。斬高敖曹。微時奢侈。及貴。行常單馬。居常推素。曰。不可頓忘嗜昔。祀華岳。獨登峯。貪苦。取軍中釘金帶。赫連達。賀拔岳死。贊迎周文。取私馬酬胡人饋羊。曰。不可羊入我廄。而物出官庫。蔡祐。為周文斬元進。如父子。河橋之戰。下馬步鬬。敵圍十重。射卻之。與高歡戰芒山。號鐵猛獸。不言功。與李穆齊名。言要能文。處貧嘗言訖。各大笑。耿豪。沙苑之戰。甲裳盡赤。芒山之戰。大呼獨入。高琳。母得浮磬之精。河橋之役。勇冠諸軍。與吳明徹晝夜拒戰十旬。明徹退走。泉企。年十二。宜陽鄉人請為縣令。丁母憂。請起復。守上洛。走蕭寶寅。判東雍懲揚度豪右。無敢犯。清約。在州五年。自鄉里運米自給。每除一官。憂見顏色。再守上洛。為高敖曹所執。戒二子勿以我故虧臣節。二子討賊。元禮戰沒。仲遵復判洛州。頗得時譽。李遷哲。世為山南豪族。為周文討平洋直州。與田弘討信州。諸蠻畏威。鎮襄陽。大破陳兵於江陵。知巳州納降之詐。鎮白帝。食葛根。男女六十九人。華侈。緣漢十餘里。茅宅相次。鳴笳往來。唐瑾。文雅雄儁。于謹結為兄弟。江陵衣冠仕族。積壤獲濟。載書兩車。十旬遷四職。迅雷風烈。晏寢亦起。抑挫。所遺田惟墝埆。韓雄。在邊四十五載。東魏憚之。子禽擒陳叔寶。賀若敦。彎三石弓。湘州架侯瑱。敦士饋米。士人餉瑱。宇文護逼令自殺。子弼。古戒慎口。申徽。河橋之敗。獨在左右。瓜州五稔。邊人安之。素牘皆親覽。事無稽滯。襄州俗通餉遺。盡揚襄於寢室。題詩清水亭。傳誦手跡。陸通。父政孝感泉魚通。沙苑力戰。處機恭謹。祿賜與親故共。謂人患貧而不貴。不患貴而不貧。楊摽。行建州事。威名大振。鎮東境十年。常勝。以輕敵敗而降齊。韓褒。守羅州。訪盜皆豪右為之。而陽不知。厚加禮。乃召桀黠少年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地界。有盜發不獲者。以故縱論。被署者皆首伏。從侶皆列姓名。或亡匿者。亦言所在。褒乃藏其薄。大榜州門曰。可急來首。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身。以其妻子賞首者。旬日悉首。盡西涼州均貧富。汾州縱齊俘。劉璠。事蕭脩。獨奉其表還都。事蕭脩。不從武陵王紀之召。及為周文所獲。力全蕭脩。為郡善撫御。不營貲產。妻子隨俗食麥衣皮。柳遐。仕梁。蕭詧稱帝。辭去。讀書。營組。行服。居仕周。導人務先以德。吮母疽。無喜慍。好施予。靖。壁二郡人畏之。增丈殘位。召之不至。閉戶自守。足不履園庭十載。子孫有過自責。鄉里亦化之。方之王烈。　儒林。劉獻之。

謂離騷狂。謂名法心。謂立身德行爲首。謂多聞博學不過土龍乞雨。張吾貴。利進戶牖。諂劉蘭三句。便能講春秋。好講說。不屈王侯。劉蘭。三十餘始入小學。且耕且學。三年通五經。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見求辯而卒。徐遵明。事王聰張吾貴田猛畧。輒去之而師心講學。二十餘年。海內宗仰。誤書八寸袠爲八十宗。因曲爲之說。李業興。師徐遵明。鮮于靈馥。而遵明學徒大盛。上戊子元曆。高隆之修樂器衣服及百戲。請與共事。使梁與梁武末弁辯難該博。躁濫之儒者風。于崇祖。亦儒學巧思。李鉉。師徐遵明。用心精苦。三秋冬不畜枕。主徒恒數百人。燕趙間言經者多出其門。游京師。讀未見書字辯。馮偉。閉門三十年。齊趙郡王叡以禮起之。歲餘。固辭而還。元禮饋束脩。一毫不受。邢峙。太子食邪蒿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劉晝。以宋世良家有書五千卷。求爲其子博士。六合賦。魏收邢卲皆不取之。上書切直而非世要。終不見采。死之後。附語得爲縣令。於大。張景仁。工草隸。欲通顯。史謂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權會。明易詩書禮。恬靜不肯爲諸王師。貴游多就學。明風角玄象而不言。誦易卻怪畏馬。樂遜。擾攘之中。志道不倦。寒交忠信爲本。黎景熙。家傳籀篆不事生產。同列車服華盛。貧素無愧色。勤著述。早上封事。又言風俗奢侈。文苑。溫子昇。嶠之後。馬坊教諸奴子書。射策八百人。爲寂靜人。負才遺行。惟子昇那子才。王元景有德素。文襄疑之。餓死。李廣。博學。夢有人出身中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去。樊遜。貌醜。書見賢思齊字自勵。或譏其靜嘿不趣時。作家誨以自廣。校定群書。王褒。儉曾孫。七歲屬文。位望隆重。愈自謙抑。與梁元帝降周。燕歌妙盡塞北寒苦之言。江南競和。至此方驗。周文謂之舅氏。與庾信才名最高。避宴常侍。有器局。識政體。庾信。父肩吾。在梁與徐摛號徐庾體。侯景作亂。信以衆先退。爲元帝使西魏。因留長安。陳請之周武帝惜不遣。雖位望通顯。作哀江南賦以致意。顏之推。年十二遇梁湘東王講老莊虛談。非其所好。還習禮傳。博覽。好酒不修邊幅。爲周軍所獲。遇河水暴長。乘舟奔齊。文宣引之內館。才辯。工尺牘。應對館中文書。皆其封署。周兵陷晉陽。勸帝奔陳。不從。齊亡入周。在隋爲太子文學。家訓二十篇。孝行。王崇。孝感。風雹獨不及。表門閭。秦族。終喪二十年。蔬食不入房室。張元。六歲不肯露浴。還鄰杏。禮拜。聞祖盲。節義。于什門。爲魏明元使馮跋。二十四年不屈。汲固。爲兗州從事。歷刺史李式滿月于寔。朱長生。于提。並爲魏孝文使高車。高車分囚之。三歲不屈。李几。十世共居。同爨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郭世儁。七世同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蓋儁。六世同

居。石文德。五世同居。孫道登。宗女。昝龍超。並賊執使諭城中早降。及登城告賊中努力俟救。皆見殺。循吏。明亮。辭武勇將軍之號。除陽平汲二郡。清白有惠。杜纂。儉約有恩。降於萬衆。張華原。事高歡。不爲宇文所屈。爲兗州。有恩信。寇盜寢息。縱囚如期至。六駮食虎。孟業。不受同僚盜絹贈送。無所受。東郡寬惠。參五德。禾九穗。無井降容。其子結婚騎從。知而不禁。聲望頗貶。蘇瓊。守南清河。奸盜止息。郡境富人寄貨境內以避盜。以盜爲左右。盡知外事。沙門無計徵責。歸焚責券。受瓜置梁上。兄弟爭田者。諭以兄弟難得。分異十年遂還同住。吏曹爲學生屋。斷淫祀。貸粟活飢。或譏其斂雪反逆曰。所雪者冤枉。不救反逆。酷吏。于洛侯。爲秦州刺史。酷暴。王元壽等反。魏孝文詔於州常刑處斬。以謝百姓。李洪之。守河內。秦益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孝文令自盡。娶二妻。兩宅別居。張赦提。清約優繼妻與僧尼通。頗貪虐。賜死。崔暹。以貪業敗。單騎問村婦崔瀛州如何。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隱逸。睦夸。崔浩以爲莫逆交。言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之。竟不能發言。投之詔書。謬以輸租者竊去。馮亮。隱嵩山。宣武擇其形勝處造閑居寺。藝術。晁崇。道武時造渾儀日暈左角。知角多將死。信都芳。祖 授之法曆術。並精。河內蔡獲應節飛著四術周髀宗云。天覆觀以畫寫爲文。蓋天仰觀以周髀爲法。雖李業興新曆五闕靈憲。曆未成。陸法和。戒行如沙門。請湘東王征侯景。江陵神同行。羽扇麾風。據請守巫峽。運石橫鎖。殄武陵王紀。自稱司徒。欲襲襄陽。入武關渠。元帝止之。曰。與主上有因緣。救之。耳壽王寺獨不及難。戒毒蟲猛獸奴婢錢物。坐繩床而終。空棺。入齊。胡氏致知編後周閔帝。宇文泰長子。諱覺。梁太平二年。受西魏禪。即皇帝位。都長安。武帝繼立。誅晉公護。消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皆還俗。靜帝遜位于隋。孝閔即位一年。明皇四年。武皇十八年。宣皇一年。靜皇受內禪立一年。傳五主。歷年二十六年。實梁太平二年。北周宇文泰起長安挾魏孝武以摧高歡。（以摧者摧折也。）自稱太師。而行篡弑。適其所爲。罪浮高氏。（罪浮者罪過也。）能用蘇綽更定官文物法度。亦有可觀。覺以沖齡。遂移魏祚。是曰閔帝。權歸於護。（覺者泰之次子也。）天王在位。曾未一朞。廢爲畧陽。尋復弑之。（天王者覺不稱帝而稱天王也。廢爲畧陽者畧陽公也。）世宗明毓遇毒糖鎚。武帝自晦。權姦始摧。（世宗者泰之長子也。遇護以毒於糖鎚中毒之。武帝者泰之第四子也。權姦始摧者權姦指護而言摧者折也。）始親政事。用法嚴整。平齊之後。妃嬪並省。宣帝淫虐。賊殺李父。五后並立。

百戲寄午。（宣帝。乃武帝子也。李父者齊王憲也。寄午者。寄乃四爾。午乃支干也。）傳位靜帝。幼沖無輔。楊堅任政。竟奪周祚。（靜帝乃宣帝子也。楊堅者。宣帝后父也。）陳武丁丑。周始基魏。記宣辛丑。隋文禪位。

童蒙詩訓。縱跡留西魏。經營只後周。傾身禮蘇綽。古制一時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二十尤

周

五代周

事林廣記

五代周傳統圖

太祖　郭威邢州堯山人仕漢爲樞密使漢隱帝遇弒遂即位都汴京立三年崩

世宗　榮本姓柴太祖養子奉遺制即位六年然曆數有歸故降年不永

恭帝　宗訓世宗長子七歲即位六月禪位于大宋封爲鄭王奉周禮

太祖

五代歐史周本紀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邢州堯山人也。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持奇之。威嘗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几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披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前取刀刺殺之一市皆驚威頗自如為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召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後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衛軍吏漢高祖為侍衛親軍都虞候尤愛之後高祖所臨鎮嘗以威從契丹滅晉漢高祖起兵太原即皇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隱帝即位拜威樞密使是歲三月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從義常思等分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乃加拜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勝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威至河

中。自柵其城東思柵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有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隱帝勞威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邠史弘肇蘇逢吉禹珪竇貞固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邠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荊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是冬契丹寇邊。威以樞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三年二月師還四月拜威鄴都留守天雄軍節度使仍以樞密使之鎮宰相蘇逢吉以謂樞密使不可以藩鎮兼領與史弘肇等固爭久之卒以樞密使行詔河北諸州皆聽威節度隱帝與李業等謀已殺史弘肇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侍衛步軍指揮使王殷于澶州又詔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殺威及宣徽使王峻于魏詔書先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詔書示殷殷與弘義遣人告威。已而詔殺威峻使者亦馳騎至威匿詔書召樞密院吏魏仁浦謀於卧內。仁浦勸威反教威倒用留守印更為詔書詔威誅諸將校以激怒之。將校皆憤然效用。十一月丁丑威遂舉兵渡河隱帝遣開封尹侯益保大軍節度使張彥超客省使閻晉卿等。率兵拒威。又遣內養鸗脫覘威所鸗脫為威所得威乃附脫奏。請縛李業等送軍中隱帝得威奏以示業等業等皆言威反狀已白乃悉誅威家屬于京師庚辰威至滑州義成軍節度使宋延渥叛于漢來降壬午犯封丘。甲申及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彥超敗奔于兗州郭允明反弒隱帝于趙村。丙戌威入京師縱火大掠戊子率百官朝太后于明德門。請立嗣君。太后下令文武百寮六軍將校議擇賢明以承大統。庚寅威率百官請明德門請立泰寧軍節度使贇為嗣遣太師馮道迎贇于徐州辛卯請太后臨朝聽政以王峻為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副使。十二月甲午朔。威北伐契丹軍于滑州癸丑至澶州而旋。王峻遣郭崇以騎兵七百逆劉贇于宋州殺之其將鞏廷美楊温為贇守徐州戊午次皐門漢宰相竇貞固蘇禹珪來勸進。庚申。太后制以威監國。　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國號周。己

巳。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戊寅漢劉崇自立于太原（其號諸國自立皆紀而不書。此書與其不庭于周。語在十國年譜論）己卯馮道為中書令。二月辛丑西州回鶻使都督來。丁未契丹使裊骨支來。癸丑寒食望祭于蒲池。（蒲池佛寺名也）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于契丹。回鶻使摩尼來。三月甲戌武寧軍節度使王彥超克徐州。（鞏廷美楊溫不書死之。語在贇傳）夏四月甲午。立夫人董氏為德妃。五月辛未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高祖璟謚曰睿和廟號信祖。祖妣張氏。謚曰睿恭曾祖諶謚曰明憲廟號僖祖。祖妣申氏謚曰明孝祖蘊謚曰翼順。廟號義祖。祖妣韓氏。謚曰翼敬考謚曰章肅廟號慶祖。妣王氏。謚曰章德六月辛亥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竇貞固蘇禹珪罷。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宣徽北院使翟光鄴為樞密副使。秋七月戊寅。幸王峻第。八月壬寅契丹來歸趙瑩之喪。冬十月丙午漢人來討（討加有罪。漢之於周義所得討）攻自晉州（云自晉州者見漢兵當誅罪人于京師。自晉州而入耳。攻城無得失不書。此書者許漢來討）十一月王峻及建雄軍節度使王彥超拒之。十二月慕容彥超反。　二年春正月甲子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庚午高麗王昭使其廣評侍郎徐逢來

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克岢嵐軍。三月丁巳朔寒食望祭于郊。戊辰內客省使鄭仁誨爲樞密副使翟光鄴罷。夏五月庚申東征專較留守東都鄭仁誨爲大內都點校癸亥次曹州赦流罪以下囚乙亥克兖州（彥超投井死故不書伏誅）壬午赦兖州六月乙酉朔幸曲阜祠孔子庚子至自兖州秋九月乙丑太僕少卿王演使于高麗契丹寇邊　三年春正月乙卯麟州刺史楊重訓叛于漢來附閏月丙戌回鶻使獨呈相温來二月甲子貶王峻爲商州司馬三月甲申封榮爲晉王（不書子者榮於禮不得爲子不書于則當書其本姓又不書者周人所共諱）丙戌鄭仁誨罷。己丑麟州團練使王仁鎬爲右衛大將軍樞密副使夏六月大雨水秋七月契丹盧臺軍使張藏英來奔九月吐渾党富達等來冬十月庚申馮道爲奉迎神主使十一月癸未党項使吳帖磨五等來十二月戊申四廟神主至自西京迎之于西郊祔于太廟壬申殺天雄軍節度使王殷乙亥享于太廟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有事于南郊大赦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戊寅罷鄴都丙戌鎮寧軍節度使鄭仁誨爲樞密使壬辰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仁鎬罷是日皇帝崩于滋德殿（年五十二書是日違上又嫌無故）五代史記

纂誤（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今按世宗紀于聖神文武恭肅孝皇帝二者不同未知孰是甲辰及秦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戰于劉子陂今按隱帝紀乃是甲申其辰字誤也）

五代薛史太祖皇帝紀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也或云本常氏之子幼隨母適郭氏故冒其姓焉高祖諱璟廣順初追尊爲睿和皇帝廟號信祖陵曰溫陵高祖妣張氏追謚睿恭皇后曾祖諱諶漢贈太保追尊爲明憲皇帝廟號僖祖陵曰齊陵曾祖妣鄭國夫人申氏追謚明孝皇后祖諱蘊漢贈太傅追尊爲翼順皇帝廟號義祖陵曰節陵祖妣陳國夫人韓氏追謚翼敬皇后皇考諱簡漢贈太師追尊爲章肅皇帝廟號慶祖陵曰欽陵皇妣燕國夫人王氏追謚爲章德皇后后以唐天祐元年甲子歲七月二十八日生帝於堯山之舊宅載誕之夕赤光照室有聲如爐炭之裂星火四迸帝生三歲家徙太原居無何皇考爲燕軍所陷歿於王事帝未及齠齔章德太后亦世姨母楚國夫人韓氏提攜鞠養及長形神魁壯趣向奇崛愛兵好勇不事田產天祐末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常山戰歿子繼韜自稱留後南結梁朝據城阻命乃散金以募豪傑帝時年十八避吏壺關依故人常氏遂往應募帝負氣用剛好鬭多力繼韜奇之或踰法犯禁亦多假借焉嘗遊上黨市有市屠壯健衆所畏憚帝以氣凌之因醉命屠割肉小不如意叱之屠者怒坦腹謂帝曰爾敢刺我否帝即傳其腹市人執之屬吏繼韜惜而逸之其年莊宗平梁繼韜伏誅麾下牙兵配從馬直帝在籍中時年二十一帝性聰敏喜筆劄及從軍旅多閱簿書軍志戎政深窮繁肯人皆服其敏嘗省義兄李瓊瓊方讀閫外春秋即取視之曰論兵也兄其教我即授之深通義理天成初明宗幸汴郊時朱守殷據城拒命帝從晉高祖一軍率先登城晉祖領副侍衛以帝長於書計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前後將臣無不倚愛初聖穆皇后柴氏婚于帝帝方屢之而后多資從帝常晝寢有小蛇五色出入顧鼻之間后遽見愕然在太原時有神尼與帝同姓見帝謂李瓊曰我宗天上大仙頂上有肉角當爲世界主清泰末晉祖起于河東時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奉命北伐帝從之嘗於晉祠是時屋壞同處數人俱斃唯帝獨無所傷漢高祖爲侍衛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所居官舍之鄰吳氏有青衣住娘者爲山魈所魅見能人言而投瓦石鄰伍無敢過吳氏之舍者帝過之其鬼寂然帝去如故如是者再或謂鬼曰爾既神向者客來又何寂然鬼曰彼大人也鎮是軍中異之范延光叛于魏命楊光遠討之帝嘗行意不顧從或謂帝曰

楊公當朝重勲子不欲從何也帝曰楊公素無英雄氣待我何用能用我其劉公乎漢祖累鎮藩閫皆從之及鎮并門尤深倚遇出入帷幄受腹心之寄帝亦悉心竭力無知不爲及吐渾白可久叛入契丹帝勸漢祖誅白承福等五族得良馬數千匹財貨百萬計以資軍用開運末契丹犯闕晉帝北遷帝與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等勸漢祖建號以副人望漢高祖即位晉陽時百度草創四方猶梗經綸締搆帝有力焉授權樞密副使檢校司徒漢高祖至汴正授樞密副使檢校太保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嗣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有頃河中李守貞據城反朝廷憂之諸大臣共議進取之計史弘肇曰守貞河陽一客司耳竟何能爲帝曰守貞雖不習戎行然善接英豪得人死力亦勍敵也宜審料之乃命白文珂常思率兵攻取師未至而趙思綰竊據永興王景崇反狀亦露朝廷遣郭從義王峻討趙思綰七月西面師徒大集未果進取其月十三日制授帝同平章事即遣西征以安慰招撫爲名詔西面諸軍並取帝節度時論以白文珂常思非守貞之敵聞帝西行群情大愜八月六日帝發離京師二十日師至河中命白文珂營於河西帝營於河東不數日周設

長塹復築長連城以逼之帝在軍居常接賓客與大將謀語即褒衣博帶或過巡城壘對陣敵幅巾短後與衆無殊臨矢石冒鋒刃必以身先與士伍分甘共苦稍立功効者厚其賜與微有傷痍者親自循撫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溫顔以接之得盡其情人之過忤未嘗介意故君子小人皆思効用守貞聞之深以為憂十二月帝以蜀軍屯大散關即親率牙兵往鳳翔永興相度將發謂白文珂劉詞曰困獸猶鬭當謹備之帝至華州聞蜀軍退敗遂還二年正月五日夜李守貞遣將王三鐵領千餘人夜突河西砦衆為劉詞等力戰敗之先是軍中禁酒帝有愛將李審犯令斬之以徇五月九日敗河西砦主周光遜以砦及部衆千餘人來降十七日下令攻城會西北大風揚沙黲瞑帝令禱河伯祠奠訖而風止自是晝夜攻之七月十三日帝率三砦將士奪賊羅城二十一日城陷守貞舉家自焚而死帝前夢河神告曰七月下旬上帝當滅守貞之族至是收復賊壘城中人言見帝營上有紫氣如樓閣華蓋之狀二年八月五日帝自河中班師其月二十七日入朝漢帝命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議賞勲欲兼方鎮帝辭之乃止帝以出征時驄子都七十三人具籍獻之九月五日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十月契丹入寇前鋒至邢洺貝魏河北告急帝受詔率師赴北邊以宣徽南院使王峻為監軍其月十九日帝至邢州遣王峻前軍趨鎮定時虜已退帝大閱欲臨寇境詔止之三年二月班師三月十七日制授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時漢帝以北戎為患委帝以河朔之任宰相蘇逢吉等議藩臣無兼樞密使列史弘肇以帝受任之重苟不兼密務則難以便宜從事竟從弘肇之議詔河北諸州凡事一稟帝節度帝將北行啓漢帝曰陛下富有春秋萬機之事宜審於聽斷文武大臣乃心王室凡事諮詢即無敗失漢帝斂容謝之帝至鄴盡去煩弊之事不數月間政有序一方晏然詔書褒美一夕在山亭院齋中忽有貴氣起於前上際於天帝於黃氣中見星文紫微文昌爛然在目既而告知星者曰予於室中見天象不其異乎對曰坐見天衢物不能隔至貴之祥也異日又於牙署中有紫氣起於檣竿龍首之上凡三日十一月十四日澶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遣澶州副使陳光穗至鄴都報京師有變是月十三日旦群小等害史弘肇等前一夕李業等遣腹心賚密詔至澶州令李洪義殺王殷又令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郭崇等害帝于鄴城十三日洪義受得密詔恐事不濟乃以密詔示王殷殷與洪義即遣陳光穗馳報於帝十四日帝方與宣徽使王峻坐議邊事忽得洪義文

字遽歸牙署峻亦未知其事帝初知楊史諸公被誅神情惆然又見移禍及已伸訴無所即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與楊史諸公彈壓經謀忘寢與食一旦無狀盡已誅夷今有詔來取予首紱爾等宜奉行詔旨斷予首以報天子各圖功業且不累諸君也崇等與諸將校泣於前言曰此事必非聖意即是左右小人誣罔竊發假令此輩握重柄國得安乎足得投論以判忠佞何事信單車之使而自棄千載之下空受惡名崇等願從明公入朝面自洗雪除君側之惡安埃天下衆然之遂請帝南行帝即嚴駕首途十六日至澶州王殷迎謁慟哭時隱帝遣小豎鸗脫偵鄴軍所在為游騎所執帝即遣廻令附奏隱帝赴闕之由仍以密奏置鸗脫衣領中奏曰臣發迹寒賤遭遇聖明既富且貴實過平生之望唯思報國敢有他圖今奉詔命忽令郭崇等殺臣即時俟死而諸軍不肯行刑逼臣赴闕令臣請罪上前仍言致有此事必是陛下左右譖臣耳今鸗脫服至此天假其便得伸臣心三五日當及闕朝陛下若以臣有欺天之罪臣豈敢惜死若實有譖臣者乞陛下縛送軍前以快三軍之意則臣雖死無恨今託鸗脫附奏以聞十七日帝至滑州節度使宋延渥開門迎納帝將發滑臺召將士謂之曰主上為讒邪所惑誅戮勲臣吾之此來事不獲已然則以臣拒君寧論曲直汝等家在京師不如奉行前詔我以一死謝天子實無所恨將校前啓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請公速行無宜遲久安邪雪愆正在此時既而王峻諭軍曰我得公處分俟平定京城許爾等旬日剽掠衆皆踊躍十九日隱帝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鄧州節度使劉重進率禁軍來拒與前開封尹侯益等屯赤岡是夜俱退二十日隱帝竪陣於劉子陂二十一日兩陣俱列慕容彥超率軍尋擊帝遣何福進王彥超李筠等大合騎以乘之慕容彥超退卻死者百餘人於是南軍奪氣稍稍奔於北軍慕容彥超與數十騎東奔兗州吳虔裕張彥超等相繼來見帝是夜侯益焦繼勳潛至帝營帝慰勞遣還二十二日晨郭允明弒漢隱帝於北郊初官軍之敗帝謂宋延渥曰爾國親可速往衛主上兼附奏請陛下得使速奔臣未見為左右所圖及延渥至亂兵雲會即惶駭而還是旦帝望見天子旌旗於高坡之上謂隱帝在其下既見冑釋馬而前左右慮有不測請帝止帝泣曰吾君在此又何憂也及至前隱帝已去矣帝歔欷久之俄聞隱帝遇弒號慟不已帝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帝廻車自迎春門入諸軍大掠煙火四發帝止於舊營何福進以部下兵守明德門翌日王殷郭崇言曰若不止剽掠比夜化為空

賊耳由是諸將部分斬其剽者至晡乃定帝與王峻請太后宮起居請立嗣君乃以高祖姪徐州節度使贇入繼大統語在漢紀二十七日帝以嗣君未至請大后臨朝會鎮定州馳奏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告急太后令帝北征十二月一日帝發離京師四日至滑州駐馬數日會湘陰公遣使慰勞諸將受宣之際相顧不拜皆竊言曰我輩陷京師各各負罪若劉氏復立則無種矣或有以其言告帝者帝愕然即時進途十六日至澶州是日旭旦日邊有紫氣來當帝之馬首十九日下令諸軍進發二十日諸軍將士大譟趨驛如墻而進帝閉門拒之軍士登墻越屋而入請帝為天子亂軍山積登階匝陛扶抱擁迫或有裂黃旗以被帝體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萬衆之中聲氣沮喪悶絕數四左右親衛星散竄匿帝即登城樓稍得安息諸軍遂擁帝南行時河冰初解浮梁未構是夜北風凜烈比旦冰堅可渡諸軍遂濟衆謂之凌橋濟竟冰泮時人異之時湘陰公已駐宋州樞密使王峻在京聞澶州之變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七百騎赴宋州以衛湘陰公二十五日帝至七里店群臣謁見遂營於皐門村二十七日漢太后令曰樞密使侍中郭諱以英武之才兼內外之任剪除禍亂弘濟艱難功業格天人望冠世令則軍民愛戴朝野推崇宜總萬機以允群議可監國中外庶事並取監國處分二十八日監國教曰寡人出自軍戎本無德望因緣際會叨竊寵靈高祖皇帝甫在經綸待之心腹洎登大位尋付重權當顧命之時受忠死之寄與諸勳舊輔立嗣君旋屬三叛連衡四郊多壘謬膺朝旨委以專征兼守重藩俾當勍敵敢不橫身戮力竭節盡心冀肅靜於疆埸用保安於宗社不謂姦邪搆亂將相連誅寡人偶脫鋒鋩克平患難志安劉氏願報漢恩推擇長君以紹丕構遂奏太后請立徐州相公奉迎已在於道途行李未及於都輦尋以北面事急戎狄深侵遂領師徒徑往捍禦行次近鎮已渡洪河十二月二十日將登澶州軍情忽變旌旗倒指喊叫連天引袂牽襟迫請為主環繞而逃避無所紛紜而逼脅愈堅頃刻之間安危莫保事不獲已須至徇從於是馬步諸軍擁至京闕今奉太后誥旨以時運艱危機務難曠俾令監國逃避無由僶俛遵承夙夜憂愧云時文武百官內外將帥藩臣郡守等相繼上表勸進三十日夜御營西北隅步軍將校因醉揚言昨澶州馬軍扶策步人今欲武策尋令虞候詰其姓名昧旦擒而斬之其一軍仍納甲仗遣中使監送就粮所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誥曰邃古已來受命相繼是不一姓傳諸百王莫不人心順之則興天命去之則廢昭然事迹著在典書予否運所丁遭家不造姦邪搆亂朋黨橫行大臣冤枉以被誅少主蒼黃而及禍人自作孽天道寧論監國諱深念漢恩切安劉氏既平亂略復正頹綱思固護於基扃擇繼嗣於宗室而獄訟盡歸於西伯謳謠不在於丹朱六師竭推戴之誠萬國仰欽明之德鼎革斯契圖籙有歸予作家賓固以為幸今奉符寶授監國可即皇帝位於戲天祿在躬神器自至允集天命永綏兆民敬之哉是日帝自皐門入大內御崇元殿即皇帝位制曰自古受命之君興邦建統莫不上符天意下順人心是以夏德既衰爰啟有商之祚炎風不競肇開皇魏之基朕早事前朝久居重位受遺輔政敢忘伊霍之忠仗鉞臨戎復委韓彭之任匪躬盡瘁焦思勞心討叛換於河潼張聲援於岐雍竟平大憝粗立微勞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訓齊師旅固護邊陲只將身許國家不以賊遺君父外憂少息內患俄生群小連謀大臣遇害棟梁既壞社稷將傾朕方在藩維以遭讒搆逃一生於萬死徑赴闕庭求四罪於九衢幸安區宇將延漢祚擇立劉宗徵命已行軍情忽變朕以衆庶所迫逃避無由扶擁至京尊戴為主重以中外勸進方岳推崇僶俛雖順於群心臨御實慙於涼德改元建號祗率舊章革故鼎新宜覃於霈澤朕本姬室之遠裔虢叔之後昆積慶累功格天光表盛德既延於百世大命復集於眇躬今建國宜以大周為號可改漢乾祐四年為廣順元年自正月五日昧爽已前應天下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故樞密使楊邠侍衛都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等以勞定國盡節致君千載逢時一旦同命悲感行路憤結重泉雖尋雪於沉冤宜更伸於漏澤並可加等追贈備禮歸葬葬事官給仍訪子孫敘用其餘同遭枉害者亦與追贈馬步諸軍將士等戮力叶誠輸忠効義克則平待內難後乃推戴朕躬言念勳勞所宜旌賞其原從將士等各與等第超加恩命仍賜功臣名號已帶功臣者別與改賜應左降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與復資已復資者量加敘錄亡官失爵之人宜與齒用配流徒役人並許放還諸處有犯罪逃亡之人及山林草寇等一切不問如敕到後一月不歸本業者復罪如初內外前任見任文武官寮致仕官各與加恩應在朝文武臣寮內諸司使諸道行軍副使藩方馬步都指揮使如父母在未有恩澤者即與恩澤已有者更與恩澤如亡沒未曾追封贈者亦與封贈已封贈者更與封贈應天下州縣所欠乾祐元年二年已前夏秋殘稅及沿徵物色并三年夏稅諸色殘欠並與除放澶州已來官路兩邊共二十里內并乾祐三年殘稅欠稅並與除放應河北沿邊州縣自去年九月後未曾經

契丹蹂踐處其人戶應大乾祐三年終已前積年殘欠諸色稅物並與除放應係三司主持錢穀敗闕場院官取乾祐元年終已前徵納外均然無抵當者委三司分析聞奏天下倉場庫務宜令節度使專切鈐轄掌納官吏一依省條指揮不得別納斛斗餘耗舊來所進羨餘物色今後一切停罷應乘輿服御之物不得過為華飾宮闈器用務從朴素太官常膳一切減損諸道所有進奉比助軍國之費其珍巧纖華及奇禽異獸鷹犬之類不在貢獻諸無用之物不急之務並宜停罷帝王之道德化為先崇飾虛名朕所不取苟致治之未洽雖多瑞以奚為今後諸道所有祥瑞不得輒有奏獻古者用刑本期止辟令茲作法義切禁非蓋承弊之時非猛則姦宄難制及知勸之後在寬則典憲得宜相時而行庶臻中道今後應犯竊盜賊贓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已前條制施行應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並不得籍沒家產誅及骨肉一依格令處分天下諸侯皆有親自可慎擇委任必當克劾恭俾朝庭選差理或未當宜矯前失庶叶通規其先於在京諸司差軍將充諸州都元從都押衙孔目官內知客等並可停廢仍勑却還舊處職役近代帝王陵寢合禁樵採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以近陵人戶充漢高祖皇帝陵署職員及守宮人

時日薦饗并守陵人戶等一切如故仍以晉漢之胄為二王後委中書門下處分云司天上言今國家建號以木德代水准經法國以姓墓為臘請以未日為臘從之時宜議者曰昔武王勝殷歲集于房國家受命金木集于房文王厄羑里而卦遇明夷帝脫于鄗大衍之數復得明夷則周為國號符於文武矣先是丁未年夏六月土金木火四星聚于張占者云當有帝王興于周者故漢祖建國由平陽陜服趨洛陽以應之及隱帝將嗣位封周王以符其事而帝以姬號之胄後繼宗周而天人之契炳然矣昔武王以木德王天下宇文周亦承木德而三朝皆以木代水不其異乎戊辰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受宣權許州節度使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受宣權徐州節度使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受宣權宋州節度使已上漢太后尊號曰昭聖皇太后是日詔有司擇日為故主發哀辛未有司上言皇帝為故主舉哀日服縞素直領深衣腰絰等成服畢祭奠不視朝七日坊市禁音樂文武內外臣寮成服後每日赴太平宮臨三日止七日釋服至山陵啟攢塗日服初服輴車出城綖解釋服從之壬申前博州刺史李筠受宣權滑州節度使癸酉樞密使檢校太傅王峻加同平章　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滑州節度副使陳觀為左散

騎常侍鄴都留守判官王溥為左諫議大夫並充樞密院直學士以元從都押衙鄭仁誨為客省使知客押牙向訓為宮苑使北京留守劉崇遣押牙晉致書求劉贇歸藩帝報曰朕在澶州之時軍情推戴之際先差來真省李光美備見必想具言而況遊過所聞在後畫當如意湘陰公比在宋州駐泊見令般取赴京但勿憂疑必令得所惟公在彼固請安心若能同力扶持別無顧慮即當使封王爵永鎮北門鐵契丹書必無愛情其諸情素並令來人口宣遣千牛衛將軍朱憲充入契丹使先是去年契丹永康王兀欲寇邢趙陷內丘及兀欲遣使與漢隱帝書使至境上會朝廷有蕭墻之變帝定京城廻至澶州遇番使至遂與入朝至是遣朱憲伴送來使歸蕃兼致書敘革命之由仍以金酒器一副玉帶一遺兀欲晉州節度使王晏授行軍司馬徐建以通河東聞乙亥鄆州節度使守太師兼中書令齊王高行周進位尚書令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齊國公安審琦進封南陽王青州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中書令魏國公符彥卿進封淮陽王夔州節度使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王殷加同平章事充鄴都留守典軍如故丙子帝赴太平宮為漢隱帝發百官倍位如儀是日湘陰公元從右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等據

徐州以拒命帝遣新受節度使王彥超率兵馳赴之仍賜廷美等勑書丁丑荊南高保融奏去年十一月朗州節度使馬希萼破潭州早二月十八日縊殺馬希廣至十九日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平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嗣楚王戊寅湘陰公殂己卯以前太師齊國公馮道為中書令弘文館大學士以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竇貞固為侍中監脩國史以左僕射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為守司空平章事夏州節度使李彝興進封隴西郡王荊南高保融進封渤海郡王靈武馮暉進封陳留郡王西京白文珂兗州慕容彥超鳳翔趙暉並加兼中書令詔王彥超舉兵攻徐州庚辰故樞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楊邠追封恒農郡王故宋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追封鄭王故三司使檢校太尉平章事王章追封瑯琊郡王是日詔曰朕以眇末之身託於王公之上懼德弗類撫躬靡遑豈可化未及人而過自奉養道未方古而不知節量興其耗費以勞人焉若儉約而克己昨者所頒赦令已述至懷宮闈服御之所須悉從減損珍巧纖奇之厥貢並使寢停尚有未該再宜條舉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社梨米粉菉

旦粉玉屑糗子麪永興御田紅秔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輕錫崗州石鏃餅晉絳葡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蘘荷亳州草薢沿淮州郡淮白魚如聞此等之物雖出於土產亦有取於民家未免勞煩率皆糜費加之力役負荷馳驅道途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今後並不須進奉諸州府更有舊例所進食味其未該者宜奏取進止又詔在朝文武百僚各上封事凡有益國利民之事逐具以聞辛巳鎮州武行德晉州王晏相州張彥成潞州常思邠州侯章並加兼侍中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檢校太保郭崇為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曹英為利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典軍如故癸未涇州史懿延州高允權滄州王景永興郭從義定州孫方簡並加兼侍中鄜州楊信同州薛懷讓貝州王繼弘並加同平章事乙酉華州王饒河中扈彥珂鄧州折從阮邢州劉詞並加同平章事丙戌幸西莊潞州奏侍石會關使王延美報河東劉崇於正月十六日僭號丁亥以前澶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宋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步都排陣使何福進為許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以博州刺史北面行營右廂排陣使李筠為滑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戊子有司上言准赦書以晉漢之胄為二王後其唐五廟仲祀合廢從之庚寅宗正寺奏請依晉漢故事遷漢七廟神主入昇平宮行仲享之禮以漢宗子為三獻從之

廣順元年春三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尚書戶部侍郎范質為兵部侍郎依前充職以陳州刺史判三司李穀為戶部侍郎判三司以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翟光鄴為左千牛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以宣徽北院使袁義為左武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以左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符彥琳為右監門上將軍丁酉以皇子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貴州刺史榮起為澶州節度使檢校太保以右金上將軍薛可言為右龍武統軍以左神武統軍安審約為左羽林統軍以左驍衛上將軍趙贊為右羽林統軍以太子太師致仕宋彥筠為左衛上將軍詔移生吐渾族帳於潞州長子縣江豬嶺己亥左武衛上將軍劉遂凝為左神武統軍以左衛上將軍焦繼勳為右神武統軍以左領軍衛上將軍史佺為右衛上將軍庚子故吳國夫人張氏追贈貴妃故皇第三女追封樂安公主故第二子青哥贈太保賜名侗第三子意哥贈司空賜名信故長婦劉氏追封彭城郡夫人皇姪三人守筠贈左領軍將軍改名愿奉超贈左監門將軍定哥贈左千牛衛將軍賜名遜故皇孫三人宜哥贈左驍衛大將軍賜名誼喜哥贈武衛大將軍賜名誠三哥贈左領衛大將軍賜名諴辛丑西州回鶻遣使貢方物前開封尹曹國公侯益進封楚國公前西京留守莒國公李從敏進封秦國公前西京留守王守恩進封莒國公癸卯以前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李濤為太子賓客詔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開封府事以太子太保和凝為太子太傅丙午晉州王晏奏河東劉崇遣偽招討使劉鈞副招討使白截海率步騎萬餘人來攻州城以今月五日五道齊攻率州兵拒之賊軍傷死甚眾內出寶玉器及金銀結縷寶裝牀几飲食之具數十碎之於殿庭帝謂侍臣曰凡為帝王安用此仍詔所司凡珍華悅目之物不得入宮先是迴鶻間歲入貢禁民不得與蕃人市易寶貨至是一聽私使交易官不禁詰丁未左千牛將軍朱憲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裊骨支獻良馬一駟賀登極戊申詔曰朕祗膺景命奄有中區每思順物之情從眾之欲將使照臨之下咸遂寬舒仕官之流自安進退往者有司拘忌人或滯流所在前資並遣赴闕輦轂之下多寄食僦舍之徒歲月之間動懷土念家之思宜循大體用革前規應諸道州府有前

資朝官居住如未赴京不得發遣其行軍副使已下幕職州縣官等得替求官自有月限年月未滿一聽外居如非時詔徵不在此限己酉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辛亥以太子少傅楊凝式為太子少師以太常卿張昭為戶部尚書以尚書左丞王易為禮部尚書以兵部侍郎邊蔚為太常卿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魚崇諒為工部侍郎充職以戶部侍郎韋勳為兵部侍郎以刑部侍郎邊歸讜為戶部侍郎以禮部侍郎司徒詡為刑部侍郎以秘書監趙上交為禮部侍郎以兵部尚書王仁裕為太子少保以翰林學士禮部尚書張沆為刑部尚書充職以尚書右丞田敏為左丞以吏部侍郎段希堯為工部尚書以太子詹事馬裔孫為太子賓客前鄜州節度使劉重進前滑州節度使宋延渥並加食邑吐渾府留後王全德加檢校太保充憲州刺史隰州刺史許遷奏河東賊軍劉筠自晉州引兵來攻州城以州兵拒之賊軍傷死者五百人信宿遁去丁巳以尚書左丞田敏充契丹國信使迴鶻遣使貢方物己未天德軍節度使虢國公郭勳加同平章事以前宗正卿劉皞為衛尉卿辛酉以衛尉卿邊光範為秘書監以前吏部侍郎李詳為吏部侍郎以前戶部侍郎顏衎為尚書右丞三月壬戌朔前西京留守李從敏卒戊辰以前左武衛上將李懷忠為太子太傅

致仕以前邢州節度使安審暉為太子太師致仕辛未幸南庄壬申詔曰諸州府先差散從親事官等前朝創置盡出權宜苟便一時本非舊貫近者適詢群議無採封章且言前件抽差於理不甚允當一則礙州縣之色役一則妨春夏之耕耘貧乏者困於供須豪富者幸於影庇既為煩擾須至改更況當東作之時宜罷不急之務其諸州所差散從親事官等並宜放散詔下公私便之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馳奏收復徐州城內逆首楊溫及親近徒黨並處斬其餘無名目人及本城軍都將校職掌吏民等雖被脅從本非同惡並釋放兼知自前楊溫招喚草賊同力守把朕以村墅小民偶被扇誘念其庸賤特與含容其招入城草賊並放歸農仍倍加安撫湘陰公夫人并骨肉在彼仰差人安撫守護勿令驚恐以右散騎常侍張煦給事中王延鎬並為左散騎常侍以前大名府少尹李瓊為將作監以前彰武軍節度使周密為太子太師致仕以衛尉卿劉皞充漢隱帝山陵都部署丙子以太子少保致仕王延為太子少傅以戶部尚書致仕盧損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並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韓昭裔為尚書右僕射太子太師致仕盧文紀為司空自延而下並依前致仕故散騎常侍裴羽贈戶部尚書故太子賓客蕭愿贈禮部尚書以司農卿致仕薛仁謙為鴻臚卿以將作監致仕烏昭為太府卿以太常少卿致仕王禧為少府監以秘書少監致仕段顒為將作監自仁謙而下並宜前致仕詔沿淮州縣軍鎮今後自守疆土不得縱一人一騎擅入淮南地分己卯潞州奏涉縣所擒河東將士二百餘人部送赴闕詔給衫袴巾屨放歸本土甲申鎮州武行德移鎮許州何福進移鎮鎮州丙戌以襄州節度副使郭令圖為宗正卿詔曰故蘇逢吉劉銖頃在漢朝與朕同事朕自平禍亂不念仇讎尋求優弘與全家屬尚以幼稚無託衣食是艱將行矜卹之恩俾獲生存之路報怨以德非我負人賜逢吉骨肉洛京庄宅各一賜劉銖骨肉陝州庄宅各一己丑幸南庄庚寅唐故郇國公李從益追封許王唐明宗淑妃王氏追贈賢妃辛卯詔諸道節度副使行軍司馬兩京少尹留守判官兩並許差定當直人力不得過十五人諸府少尹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副使不得過十人節度推官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不得過七人逐處係帳收管此外如散顧外影占人戶其本官當行朝典先是漢隱帝時有人上言州府從事令錄皆請料錢自合雇人驅使不合差遣百姓丁戶秉政者然之乃下詔州府從事令錄本處先差職役並放歸農自是官吏有獨行趨府縣者帝頗知之故有是命夏四月壬辰朔詔沿淮州縣許淮南人

就淮北糴易糇糧時南饑故也甲午以夫人董氏為德妃仍令所司備禮冊命己亥改侍衛馬步軍軍額馬軍舊稱護聖今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今改為虎捷壬寅詔唐莊宗明宗晉高祖三處陵寢各有守陵宮人並放逐便如願在陵所者依舊供給甲辰相州張彥成移鎮鄧州折從阮移鎮滑州滑州李筠移鎮相州丙午亳州防禦使王重裔卒戊申幸南庄庚戌皇弟四女封壽安宮主辛亥故許州節度使劉信追封蔡王丙辰詔曰牧守之任委遇非輕分憂之務既同制祿之數宜等自前有富庶之郡請給則優或邊遠之州俸料素薄以至遷除之際擬議亦難既論資敘之高低又患祿秩之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冀無黨偏以勸勳效今定諸防禦使料錢二百貫祿粟一百石食鹽五石馬十匹草粟元隨三十人衣糧團練使一百五十貫祿粟七十石鹽五石馬十匹元隨三十人刺史一百貫祿粟五十石鹽五石馬五匹元隨二十人云丁巳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迴契丹主兀欲遣使實六報命并獻碧玉金塗銀裝鞍勒各一副弓矢器仗貂裘等土產馬三十匹土產漢馬十匹庚申帝為故貴妃張氏舉哀於舊宮輟視朝三日辛酉司空致仕盧文紀卒五月壬戌朔帝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戊寅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起復依前澶州節度使以故貴妃張氏去歲薨至是發哀故也己巳遣左金吾衛將軍姚漢英前右神武將軍華光裔使于契丹辛未太常卿邊蔚上追尊四廟謚議是夜有大星如五升器流於東北有聲如雷丙子太常卿邊蔚上太廟四室英獻舞名丁丑詔京兆鳳翔府應諸色犯事人第宅庄園店硙已經籍沒者並給付罪人骨肉壬午幸南庄甲申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勍棄市坐匿赦書繫獄因也丙戌宰臣馮道為四廟冊禮使六月辛卯朔不視朝以漢隱帝梓宮在殯故也甲午百寮上表請以七月二十八日皇帝降聖日為永壽節從之邢州大雨霖己亥太常少卿劉悅上漢少帝謚曰隱皇帝陵曰穎陵從之辛亥以樞密使王峻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脩國史充樞密使以樞密副使尚書兵部侍郎范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太學士以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徒兼侍中監脩國史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蘇禹珪並罷相守本官壬子幸西庄癸丑詔宰臣范質參知樞密院事鄴都洺滄貝等州大雨霖丙辰西京奏新授宗正卿郭令圖卒丁巳以尚書左丞顏衎為兵部侍郎充端明殿學士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秋七月辛酉朔帝被袞冕御崇元殿授太廟四室寶

辦于中書令馮道等赴西京行禮癸亥尚書左丞田敏兼判國子監事戊辰以御史中丞于德辰為尚書右丞以秘書監邊光範為太子賓客以戶部尚書張昭為太子賓客以其子秉為陽翟簿犯法抵罪昭詣閤待罪詔釋之乃左授此官壬申史官賈緯等以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上之丙子幸宰臣王峻第己丑鎮州奏破河東賊軍於平山縣西斬首五百級是日太常卿邊蔚奏議改郊廟舞名事具樂志八月辛卯漢隱帝梓宮發引帝詣太平宮臨奠詔群臣出祖於西郊是歲幽州饑流人散入滄州界詔流入至者口給斛粟仍給無主土田令取使種蒔放免差稅癸巳虎入西京脩行寺傷人市民殺之乙未幸斑荊館壬寅契丹遣幽州牙將曹繼筠來歸故晉中書令趙瑩之喪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歸葬於華陰故里乙巳幸西庄壬子晉州王晏移鎮徐州滄州王景移鎮河中定州孫方簡移鎮華永興郭從義移鎮許州貝州王繼弘移鎮河陽李暉移鎮滄州以許州節度使武行德為西京留守滑州折從阮移鎮陝州河中扈彥珂移鎮滑州陝州李洪信移鎮永興華州王饒移鎮貝州徐州王彥超移鎮晉州丙辰尚食李氏等宮官八人並封縣君司記劉氏等六人並封郡夫人尚宮皇甫氏等三人並封國夫人唐制有內官宮官各有司存更不加郡國之號近代加之非舊典也以易州刺史孫行友為定州留後戊午故夫人楊氏追立為皇后仍令所司定謚備禮册命九月庚申朔帝詣太平宮起居漢太后辛酉故夫人楊氏追贈淑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故皇第五女追封永寧公主癸亥定州奏契丹永康王兀欲為部下所殺甲子以前權州團練使武廷翰太子少保致仕丙子諸道兵馬都元帥兩浙節度使檢校太師尚書令中書令吳越國王錢俶可天下兵馬都元帥丁丑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監察御史劉頊責授復州司戶坐代父草制也中書舍人楊昭儉解官放還私便以多在假告不親其職也　廣順元年冬十月己丑朔宰臣王峻獻唐張蘊古大寶箴謝偃惟皇誡德賦二圖詔報曰朕生長軍戎勤勞南北雖用心於鈐匱且無暇於詩書世務時艱粗聞經歷前言往行未暇討尋卿有佐命立國之勳居代天調鼎之任恒慮眇德未及古人於是徵擬箴規撫諸篋味披文閱理擇意怡神寘為君治國之源審修己御人之要帝王之道盡在于茲雖餘俱高珠寶何貴再三省覽深用慨嘉其所進圖已令於行坐處張懸所冀出入省讀用為鑒戒壬辰潞州奏巡檢使陳思讓監軍向訓破河東賊軍於虒亭癸巳以刑部

侍郎司徒詡為戶部侍郎以左散騎常侍熱煦為刑部侍郎以給事中呂咸休為左散騎常侍甲午絳州防禦使孫漢英卒辛丑荊南奏湖南亂大將軍陸孟俊執偽節度使馬希萼遷於衡州立希萼弟希崇為留後將吏二千餘人遇害者半牙署庫藏焚燒殆盡乙巳詔併吏部三銓為一銓委本司長官通判丙午晉州巡檢王萬敢奏河東劉崇入寇營於州北辛亥潞州奏河東賊軍寇境乙卯荊南奏淮南遣鄂州節度使劉仁贍以戰船二百艘於今月二十五日入岳州丙辰詔樞密使王峻率兵援晉州丁巳以左衛將軍申師厚為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師厚素與王峻善及峻貴師厚羈旅無依日於峻馬前望塵而拜會西涼請帥帝令擇之無欲去者峻乃以師厚奏之師厚亦欣然求往尋自前鎮將授左衛將軍檢校工部尚書翌日乃有涼州之命賜旌節駝馬繒帛以遣之十一月己未朔荊南奏淮南大將邊鎬率兵三萬自袁州路趨潭州馬希崇遣從事送牌印納器仗鎬入城稱武安軍節度使馬氏諸族及將吏千餘人皆從于金陵甲子夜東南白虹亘天以新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晉絳行營馬軍都虞候乙丑命王峻出征晉州帝幸西庄以餞之甲戌日南至群臣拜表稱賀甲申葬故貴妃張氏丁亥詔唐朝五廟舊在至德宮安置應屬徽陵庄田園舍宜令新除右監門將軍李重玉為主其緣陵緣廟法物除合留外所有金銀器物充還昨故淑妃王氏及許王從益外其餘並給與重玉及尼惠英惠燈惠能惠嚴等令重玉以時祀陵廟務在豐潔重玉故皇城使李從璨之子明宗之孫惠英等亦明宗親屬也故帝授重玉官秩令主先祀郇王者之後也十二月戊子朔詔以劉崇入寇取當月三日暫幸西京庚寅詔巡幸宜停時王峻駐軍陝府聞帝西巡遣使馳奏不勞車駕順動帝乃止乙未幸西庄兗州慕容彥超上言乞朝覲詔允之尋稱部內草寇起不敢離鎮戊申鄆州奏慕容彥超據城反己酉王峻奏劉崇逃遁王師已入晉州廣順二年春正月戊午朔不受朝賀以宿兵在外故也庚申王峻奏起近鎮丁夫二萬城晉州壬戌脩東京羅城凡役丁夫五萬五千兩旬而罷甲子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兗州行營都部署以齊州防禦使史延韜為副都署以皇城使向訓為兵馬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馬步都虞候率兵討慕容彥超諸軍入兗州界不得下路停止村舍犯者以軍法從事丙申徐州巡檢供給官張令彬奏破淮賊於沭陽斬首千餘級擒賊將燕敬權時慕容彥超求援於淮南淮南偽主李景發兵援之師於下邳聞官軍至退趨沭陽遂破之庚午高麗權知國事王昭遣使貢

方物壬申鎮州何福進差人部送先擒獲到河東賊軍二百餘人至闕下。詔給中履衫袴以釋之戊寅徐州部送沭陽所獲賊將燕敬權等四人至闕下詔賜衣服金帛放歸本土敬權等感泣謝罪帝召見謂之曰吳忽先邪獎忠順天下一也我之賊臣撓亂國法嬰城作逆殃及生靈不意吳人助兹凶慝非良算也爾歸當言之於爾君初漢末遣三司軍將路昌祚於湖南市茶屬淮南將邊鎬陷長沙昌祚被賊送金陵及敬權自大朝歸具以帝言告于李景景乃召昌祚延坐從容久之且稱美大朝皇帝聖德廣被恩沾鄰土深有依附國家之意及錄遣僞宰相宋齊丘宴昌祚於別館又令訪昌祚在湖南遭變之時亡失綱運之數命依數償之給茗荈萬八千斤遣水運至江夏仍厚給行裝遣之歸闕二月庚寅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河東賊軍寇境率州兵破之斬首二千級辛卯太白經天癸巳以權知高麗國事王昭為高麗國王庚子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奏收河東界岢嵐軍癸巳詔先獲河東卿軍一百餘人各給錢鞋放歸鄉里壬寅太子太師致仕安審暉卒三月庚申幸南庄令從臣習射戊辰以樞密院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王溥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鄭仁誨為樞密副使詔宣徽北院使翟光鄴權知永興軍府事甲戌廻鶻遣使貢方物庚辰詔西京庄宅司內侍省宮苑司內園等四司所管諸處係税戶二千五百並還府縣其廣德昇平二宮並停廢應行從諸庄園林亭殿房舍什物課利宜令逐司依舊收管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帝避正殿百官守司丁亥詔停蔡州鄉軍戊子以京師旱分命群臣禱雨癸巳制削奪慕容彥超在身官爵甲午高麗國册使衛尉卿劉皞卒乙卯詔取來月五日車駕赴兖州城下慰勞將士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右衛大將軍依前充職兼權大內都點檢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司李穀為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五月丙辰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衛如儀庚申車駕發京師戊辰至兖州城下乙亥收復兖州斬慕容彥超夷其族詔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兖州軍州事壬午曲赦兖州管內罪人取五月二十七日已前所犯罪大辟已下咸赦除之慕容彥超逆黨有逃避潛竄者及城內將吏等並放罪自慕容彥超違背以来鄉川內有援使為非者一切不問諸軍將士沒於王事者各與時贈都頭已上與贈官兖州城內及官軍下寨四面去州五里內今年所徵夏秋及沿徵錢物並放十里內只放夏税一州管界今夏苗子三分放一分城內百姓遭毀拆舍屋及遭燒焚者給賜材木諸處差到人夫內有遭矢石死者各給絹三匹仍放戶下三年徭

使云癸未詔兖州降為防禦州仍為望州六月乙酉朔帝幸曲阜縣謁孔子祠既奠將致拜左右曰仲尼人臣也無致拜帝曰文宣王百代帝王師也得無敬乎即拜奠於祠前其所奠酒器銀罏並留於祠所遂幸孔林拜孔子墓帝謂近臣曰仲尼亞聖之後今有何人對曰前曲阜令襲文宣公孔仁玉是仲尼四十三代孫有鄉貢三禮顏涉是顏淵之後即召見仁玉賜緋口授曲阜令顏涉授主簿使令視事仍勑兖州修葺孔子祠宇墓側禁樵採丙戌車駕還京初帝以五月十三日至兖州賊尚拒守至十七日晝夢道士一人進書卷首云車駕來月二日還京其下文字絶多不能盡記既寤以夢告宰臣又四日而城拔帝至軍凡駐蹕九日而賊平果以六月二日發離城下近代親征克捷無如此行之速也是日大雨城下行宮水深數尺其日晚至中都縣帝笑謂侍臣曰今日若不離城下則當為水潦所溺矣戊戌車駕至自兖州辛丑以靈武節度使馮暉卒輟視朝一日壬寅前翰林學士李澣自契丹中上表陳奏機事且言僞幽州節度使蕭海真欲謀獨化帝甚嘉之癸卯德妃董氏薨乙巳詔宣徽南院使袁義判開封府事辛亥以朔方軍衙內都虞候馮繼業復起為朔方軍兵馬留後甲寅幸舊宅為德妃舉哀故也秋七月丙辰詔內外臣寮每遇永壽節舊設齋供。令後中書門下與文武百寮共設一齋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已下共設一齋樞密院內諸司使已下共設一齋其餘前任職員及諸司職掌吏不得闕置道場及設齋是日大風雨破屋拔樹尚書省都堂有龍穿屋壞獸角而去西壁有爪迹存焉襄州大水丁卯詔復升陳州曹州為節鎮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郭崇為陳州節度使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曹州節度使並典軍如故以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為晉州節度使辛未詔相州節度使李筠權知潞州軍州事丙子以小底都指揮使漢州刺史李重進為大內都點檢兼馬步都軍頭領恩州團練使以內殿直都知駙馬都尉張永德領和州刺史充小底第一軍都指揮使八月甲申朔翰林學士刑部尚書張沆落職守本官以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判館事徐台符為禮部尚書充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韋勲為尚書右丞以尚書右丞于德辰為吏部侍郎以戶部侍郎邊歸讜為兵部侍郎以禮部侍郎趙上交為戶部侍郎以樞密直學士左散騎常侍陳觀為工部侍郎依前充職以刑部侍郎景範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乙酉樞密使王峻上章請解樞衛凡三上章詔不允庚寅穎州奏先於淮南俘獲擧畜已准詔送還本土甲午詔止絶吏民詣闕舉請刺史縣令賜宰臣李穀

白藤肩輿時以今年七月因步履傷臂請告數旬詔賜扶持就三司刺名印署事仍放朝參庚子潞州節度使常思移鎮宋州湘州節度使李筠移鎮潞州壬寅鄆州節度使高行周薨癸丑詔改鹽麴法鹽麴犯五斤已上處死煎鹻鹽者犯一斤已上處死先是漢法不計斤兩多少並處極刑至是始革之九月庚午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以左庶子張仁瑑為大理卿以司天監趙延乂為太府卿兼判司天監事詔北面沿邊州鎮自守疆場不得入北界俘掠乙亥鎮州奏契丹寇深冀州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誨牙內都指揮使何繼筠等率兵拒之而退時契丹聞官軍至掠冀部丁壯數百隨行狼狽而北冀部被虜者望見官軍鼓譟不已官軍不敢進其丁壯盡為蕃軍所殺而去丁丑以鄭州防禦使白重贊為相州留後戊寅樂壽都監杜延熙奏於瀛州南殺敗契丹斬首三百級獲馬四十七匹癸未帝姨母韓氏追封楚國夫人故第四姨追封福慶長公主癸未易州奏契丹武州刺史石越來奔冬十月丙戌以前晉州節度使王彥超為河陽節度使庚寅詔諸州羅任或朝覲並不得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每月課造軍器逐季般送京師進納其逐州每年占留係省錢帛不少謂之甲料仍更於部內廣配土產物徵歛數倍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私造器甲以進貢為名功費又倍悉取之於民帝以諸州器甲造作不精兼占留屬省物用過當乃令罷之仍選擇諸道作工赴京作坊以備役使乙未永興軍奏宣徽北院使知軍府事翟光業卒丁酉葬德妃廢朝戊戌以宣徽南院使袁義權知永興軍府事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權知開封府事己亥升鄆州鉅野縣為濟州以樞密院副使鄭仁誨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子幸樞密院王峻請之也甲辰宰臣李穀以臂傷未痊上章辭位凡三上章詔報不允丁未滄州奏自十月已前蕃界歸漢戶萬九千八百戶是時虜境饑饉人民轉徙襁負而歸中土者散居河北州縣凡數十萬口十一月丙辰荊南奏朗州大將劉言以今年十月三日領兵趨長沙十五日至潭州淮南所署湖南節度使邊鎬岳州刺史宋德權並棄城遁去庚申以前少府監馬從斌為殿中監壬戌樞密使王峻亡妻崔氏追封趙國夫人非故事也乙丑刑部尚書張沆卒辛未陝州折從阮移鎮邠州以前宋州節度使李洪義為安州節度使癸酉清州符彥卿移鎮鄆州甲戌詔曰累朝已來用兵不息至於繕治甲冑未免配役生靈多取于民助成軍器就中皮革尤峻科刑稍犯殺條皆抵極典鄉縣以之生事姦猾得以侵漁宜立所規用革前弊應天下所

納牛皮今將逐所納數三分內減二分其一分於人戶苗畝上配定每秋夏苗共十頃納連角皮一張其黃牛納乾筋四兩水牛半斤犢子皮不在納限牛馬驢騾皮筋角今後官中更不禁斷只不得將出化外敵境州縣先置巡檢牛皮節級並停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官寮幕職州縣官舉選人等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己卯日南至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十二月丙戌權武平軍留後劉言遣牙將張崇嗣入奏於十月十三日與節度副使王進逵行軍司馬何敬真指揮使周行逢等同共部領戰棹攻收湖南偽節度使邊鎬當夜出奔王進逵等已入潭州癸巳太子太師致仕安叔千卒甲午詔今後諸侯入朝不得進奉買宴丁酉皇子澶州節度使榮落起復加同平章事戊戌太子少傅致仕王延卒壬寅幸西庄乙巳以端明殿學士顏衎權知開封府事御史臺奏請改左右衛後為左右屯衛從之避御名也是冬無雪　廣順三年春正月壬子朔帝御崇元殿受朝賀仗衛如儀幸大平宮起居漢太后甲寅賜群臣射於內鞠場乙卯武平軍兵馬留後劉言奏潭州兵戈之後焚燒殆盡已移使府於武陵從之詔升朗州為大都督府在潭州之上丙辰以武平軍節度使留後檢校太尉劉言為檢校太師同平章事行朗州大都督充武平軍節度兼三司水陸轉運等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進封彭城郡公武平軍節度副使權知潭州軍州事檢校太傅王進逵為檢校太尉行潭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使以武安軍行軍司馬兼衙內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傅何敬真為檢校太尉行桂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使以張倣領眉州刺史充武平軍節度副使以朱元琇領黃州刺史充靜江軍節度副使以周行逢領集州刺史充武安軍節度行軍司馬自進逵而下皆劉言將校也邠州奏慶州界蕃部野雞族略奪商旅侵擾州界詔遣寧州刺史張建武等率兵掩襲仍先賜敕書安撫如不從命即進軍問罪辛酉詔賜朗州劉言應兩京及諸道舊屬湖南樓店邸第乙丑詔諸道州府係屬戶部營田及租稅課利等除京兆府庄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庄外其餘並割屬州縣所徵租稅課利官中只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戶元佃係省庄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戶充為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屬營田戶部院及係縣人戶所納租中課利起今年後並與除放所有見牛犢並賜本戶官中永不收係云帝在民間素知營田之弊至是以天下係官庄田僅萬計悉以分賜見佃戶充永業是歲出戶

三萬餘百姓既得為己業比户欣然於是葺屋植樹敢致功力又東南郡邑各有租牛課户往因梁太祖渡淮軍士掠民牛以千萬計梁太祖盡給與諸州民輸租課自是六十餘載時移代改牛租猶在百姓苦之至時特與除放未幾京兆府庄宅務及榷監務亦歸州縣依例處分或有上言以天下係官庄田甚有可惜者若遣貨之當得三十萬緡亦可資國用帝曰苟利於民與資國何異丁卯户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諸科舉人欲等第各加對義場數進士除詩賦外別試雜文一場從之兩浙吊祭使左諫議大夫李知損責授　州司馬員外置仍令所在馳驛放遣知損銜命江浙所經藩郡皆强貸於侯伯為青州知州張凝所奏故有是命己巳幸南庄臨水亭觀雙鳧戲於池上帝引弓射之一發疊貫從臣稱賀庚午以前邠州節度使侯章為鄭州節度使前萊州刺史葉仁魯賜死坐為民所訟故也辛未詔樞密使王峻巡視河堤峻請行故從之辛巳幸南庄閏月甲申朗州劉言潭州王進逵奏廣賊占據桂管深入永州界俘劫還朗州行軍司馬何敬真與指揮使朱全琇陳順等率水陸軍五萬進擊丙戌廻鶻遣使貢方物詔故梁租庸使趙巖姪崇勲見居陳州量賜係官店宅從王峻之請也辛卯定州奏契丹攻義豐軍出勁兵夜斫蕃營斬首六十級契丹遁去甲午鎮州奏契丹寇境遣兵追襲至無極而還丙申皇子澶州節度使榮來朝壬寅以樞密使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王峻兼青州節度使餘如故延州牙內指揮使高紹基父允權患脚膝令臣權知軍州事癸卯陳州奏吏民請與前刺史李穀立祠堂從之時穀為宰相聞郡人陳請遜讓數四乃止甲辰鄴都留守王殷加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丙午鎮州節度使何福進河陽節度使王彥超並加檢校太尉潞州節度使李筠加檢校太傅丁未延州節度使高允權卒己酉開封府奏都城內錄到無名額僧尼寺院五十八所詔廢之二月辛亥朔以前西京留守白文珂為太子太師致仕進封韓國公癸丑安州節度使李洪義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並加檢校太尉唐州方城縣令陳守愚棄市坐虧留户民蠶鹽一千五百斤入己也內制國寶兩坐詔中書令馮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按傳國寶始自秦始皇令李斯篆之歷代傳授事具前史至唐末帝自焚之際以寶隨身遂供焚焉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坐開運末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于戎王戎王謂其非真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戎王北歸賷以入蕃漢朝二帝未暇別製至是始創為之庚申遣將作監李

瓊知陝州軍州事甲子樞密使平盧軍節度使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監脩國史王峻責授商州司馬員外置所在馳驛發遣戊辰左監門上將軍李建崇卒延州牙內都指揮使高紹基奏父割軍府與副使張圖己巳朗州劉言奏當道先遣行軍司馬何敬真率兵掩擊廣賊行及潭州部衆叛潰湖南王進逵以敬真失律已梟首訖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陳觀為秘書監壬申鳳翔少尹桑皓責授鄧州長史皓昔相維翰之庶弟也坐悖維翰別弟為人所訟故也癸酉以户部侍郎知貢舉趙上交為太子詹事是歲新進士中有李觀者不當策名物議讙然中書門下以觀所試詩賦大韻句落姓名故上交移官丁丑幸南庄賜從官射命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軍州事

廣順三年春三月庚辰朔以相州留後白重贊為滑州節度使以鄜州防禦使王進為相州節度使以前兗州防禦使索萬進為延州節度使以亳州防禦使張鐸為同州節度使甲申以皇子澶州節度使榮為開封尹兼功德使封晉王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丙戌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鄭仁誨為澶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泗州防禦使以客省使向訓為內客省使己丑以亡州團練使王仁鎬為右衛大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庚寅端明殿學士尚書兵部侍郎顏衎落職守本官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溥為户部侍郎充職以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景範為左諫議大夫充職秘書監陳觀責授左贊善大夫留司西京坐王峻黨也癸巳大風雨土戊申幸南庄夏四月甲寅禁沿邊民衞兵仗與蕃人戊辰河中節度使王景移領鳳翔宋州節度使常思進移鎮青州鳳翔節度使趙暉移鎮宋州河陽節度使王彥超移鎮河中賜朗州劉言絹三百匹以兵革之後匱乏故也詔在京諸軍將士特支救接五月己卯朔帝御崇元殿受朝仗衞如儀辛巳前慶州刺史郭彥欽勒歸私第國初以彥欽再刺慶州兼掌榷鹽彥欽擅加榷錢民夷流怨州北十五里寨婦山有蕃部曰野雞族彥欽作法侵之蕃情獷悍好為不法彥欽乃奏野雞族掠奪綱商帝遣使賷詔撫諭望其率化蕃人既苦彥欽貪政不時報命朝廷乃詔邠州節度使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進兵攻之建武勇於立功徑取野雞族帳擊殺數百人又殺牛於族素與野雞族有憾且聞官軍討伐相聚餉饋欣然迎奉官軍利其財貨孳畜遂劫奪之翻為族所讎至包山負險之地官軍不利為蕃人追逐投崖墜澗而死者數百人從阮等以兵自保不相救應帝怒彥欽及建武俱罷其任及彥欽至京師故有是命丁亥新授青州節度使常思進在宋州日出放得絲四萬一

千四百兩請徵入官詔宋州給還人戶契券其緣不徵甲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權判門下省事范質可權監脩國史六月壬子滄州奏契丹幽州權鹽制置使兼防州刺史知盧臺軍事張藏英以本軍兵士及職貢戶人孳畜七千頭口歸化癸丑以前開封尹楚國公侯益為太子太師以前西京留守莒國公王守恩為左衛上將軍以前永興軍節度使李洪信為左武衛上將軍甲寅以左衛上將軍宋彥筠為太子少師以太子少師楊凝式為尚書右僕射致仕癸亥前河陽節度使王繼弘卒己巳太子太傅李懷忠卒是月河南河北諸州大水霖雨不止川陂漲溢襄州漢水溢入城深一丈五尺居民皆乘筏登樹群鳥集潞州河南無鳥秋七月戊寅朔徐州言龍出豐縣村民井中即時澍雨漂沒城邑癸未太子賓客馬裔孫卒甲申鄴都王殷奏乞朝覲凡三章允之尋以北邊奏契丹事機詔止其行丙戌以左金吾上將軍安審信為太子太師致仕丁亥以右金吾上將軍張從恩為左金吾上將軍以前鄧州節度使張彥成為右金吾上將軍己丑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永州防禦使韓通為陝州留後庚寅太府卿判司天監趙延乂卒辛卯以前西京副留守盧價為太子賓客乙未以御史中丞邊光範為禮部侍郎以刑部侍郎張煦為御史中丞以翰林學士承旨尚書禮部侍郎徐台符為刑部侍郎充職丙申太子太師致仕安審信卒丁酉詔曰京兆鳳翔府同華邠延鄜耀等州所管州縣軍鎮頃因唐末藩鎮殊風久歷歲時未能釐革致從不一何以教民其婚田爭訟賦稅丁徭合是令佐之職其擒姦捕盜庇護部民合是軍鎮警察之職今後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如所職疎遺各行按責其州府不得差監徵軍將下縣戊戌衛尉少卿李溫美責授房州司戶參軍溫美奉使祭海使道歸家家在壽光縣與縣吏偽勳所訟故黜之供奉官武懷贊棄市坐盜馬價入己也壬寅以鴻臚少卿趙脩己為司天監八月己酉幸南莊丙辰內衣庫使齊藏珍除名配沙門島藏珍奉詔脩河不於役所部轄私至近縣止宿及報隄防危急安寢不動遂致橫流故有是責庚申邢州節度使劉詞移鎮河陽辛酉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閬州防禦使田景咸為邢州留後丁卯河決陰河京師霖雨不止給賜諸軍將士薪芻有差癸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端明殿學士甲戌潭州王逵奏朗州劉言與淮賊通遣差指揮使鄭玫部領兵士欲併當道鄭玫為軍衆所執并入武陵劉言尋為諸軍所廢臣已至朗州安撫訖詔劉言勒歸私第委王逵取便安置是月所在州郡奏霖雨連綿漂沒田稼損壞城郭廬舍九月己卯

太子少保盧損卒丁酉深州上言樂壽縣兵馬都監杜延熙為戍兵所害先是齊州保寧都兵士屯於樂壽都頭劉彥章等殺延熙為亂時鄆州閑道指揮使張萬友亦屯於樂壽然不與之同朝廷急遣供奉官馬誨省其事誨乃與萬友擒彥章等十三人斬之餘衆奔齊州是月多陰曀木再華冬十月戊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南郊諸道州府不得以進奉南郊為名輒有率斂己酉右金吾上將軍張彥成卒庚戌以前同州節度使薛懷讓為左屯衛上將軍以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田敏權判太常卿以禮部尚書王易權兵部尚書太常奏郊廟社稷壇位制度請下所司脩奉從之以中書令馮道為南郊大禮使以開封尹晉王榮為頓遞使權兵部尚書王易為鹵簿使御史中丞張煦為儀仗使權判太常卿田敏為禮儀使以前潁州防禦使郭瓊為權宗正卿甲寅以前光祿卿丁知浚復為光祿卿丙辰幸南莊西莊己未前寧州刺史張建武責授右司禦副率以野雞族失利故也以前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魚崇諒為禮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時崇諒解職於陝州就養至是再除禁職仍賜詔召之令本州給行裝鞍馬侍親歸朝以太子賓客張昭為戶部尚書以太子賓客李濤為刑部尚書詔中書令馮道赴西京迎奉太廟神主甲子中書令馮道率百官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詔不允凡三上章允之仍俟郊禮畢施行壬申鄴都邢洺等州皆尚言地震鄴都尤甚十一月辛巳廢共城稻田務任人佃蒔乙酉日南至帝不受朝賀庚寅鎮州節度使何福進奏乞朝覲三奏允之詔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權知鎮州軍府事癸巳以將作監李瓊為濟州刺史壬寅詔重定天下縣邑除畿赤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為望縣二千戶已上為緊縣一千戶已上為上縣五百戶已上為中縣不滿五百戶為中下縣十二月戊申雨木冰是日四廟神主至西郊帝郊迎奠饗奉神主入于太廟設奠安神而退壬子前單州刺史趙鳳賜死坐為民所訟故也甲寅詔諸道州府縣鎮城內人戶舊請蠶鹽徵價起今後並停甲子鎮州節度使何福進來朝乙丑鄴都留守王殷來朝丙寅禮儀使奏皇帝郊廟行事請以晉王榮為亞獻通攝終獻行事從之己巳左補闕王仲任坐檢田於亳州虛憑經配故也辛未鄴都留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尋賜死於北郊其家人骨肉並不問罪癸酉帝宿齋於崇元殿為來年正月一日親祀南郊也時帝已不豫甲戌宿于太廟乙亥質明帝親饗太廟自齋宮乘步輦至廟庭被衮冕令近臣翼侍陛階止及一室行禮俛首而退餘命晉王率有司終其禮是日車

駕赴郊宮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帝親祀圜丘禮畢詣郊宮受賀車駕還宮御明德樓宣制大赦天下改廣順四年為顯德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已前應犯罪人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內外將士各賜優給文武職官並與加恩內外命婦並與進封寺監攝官七周年已上者同明經出身令後諸寺監不得以白身署攝昇朝官兩任已上著綠十五周年與賜緋著緋十五年與賜紫州縣官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十六考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授優散官賜緋應奉郊廟職掌人負並與恩澤令後不得以梁朝及清泰朝為偽朝偽主天下帝王陵廟及名臣墳墓無後官為檢校云宣赦畢帝御崇元殿受冊尊號禮畢群臣稱賀時帝郊祀御樓受冊有司多略其禮以帝不豫故也先是有占者言鎮星在氐房乃鄭宋之分當京師之地兼氐宿主帝王露寢若散財以致福遷幸以避災庶幾何以驅穰矣帝以遷幸煩費不可輕議散財可矣故有郊禮之命洎歲暮帝疾增劇郊廟之禮蓋勉而行之耳戊寅詔鄴都依舊為天雄軍大名府在京兆府之下庚辰制皇子開封尹晉王榮可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侍中行開封尹功德使判內外兵馬事襄州安審琦進封陳王鄆州符彥卿進封衛王移鎮天雄軍判南高保融進封南平王夏州李彝興進

封西平王甲申宋州趙暉進封韓國公青州常思進封萊國公徐州王晏進封滕國公鄧州侯章進封申國公西京武行德進封譙國公許州郭從義加檢校太師鳳翔王景進封褒國公華州孫方諫進封蕭國公自趙暉已下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乙酉分命朝臣往諸州開倉減價出糶以濟饑民詔潭州依舊為大都督府在朗州桂州之上丙戌以潭州節度使鄭仁誨為樞密使加同平章事鄧州楊信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杞國公邠州折從阮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鄭國公滄州李暉加檢校太尉安州李洪義加檢校太師貝州王饒加檢校太尉以陳州節度使兼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為澶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以曹州節度使兼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曹英為鎮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潭州王逵加特進兼侍中河陽劉詞加檢校太尉河中王彥超加同平章事以鎮州節度使何福進為鄆州節度使加同平章事潞州李筠加同平章事戊子晉州藥元福滑州白重贊相州王進同州張鐸並加檢校太傅以延州節度使宗萬進為曹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定州留後孫行友邢州留後田景咸陝州留後韓通靈武留後馮繼業並正授節度使庚寅夜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壬辰宰臣馮道加守太師范質加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李穀加右僕射集賢殿

大學士以端明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司徒竇貞固進封沂國公司空蘇禹珪進封莒國公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院宣徽使知永興軍府事袁嶬為延州節度使以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興軍節度使以前安州節度使王令溫為陳州節度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泗州防禦使李重進為武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典軍如故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睦州防禦使樊愛能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果州防禦使何徽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利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以樞密承旨魏仁浦為樞密副使是日巳時帝崩於滋德殿聖壽五十一祕不發喪乙未遷神柩於萬歲殿召文武百官班於殿庭宣遺制晉王榮可於柩前即皇帝位服紀月日一如舊制云是歲自正月朔日後景色昏晦日月多暈及嗣君即位之日天氣晴朗中外肅然帝自郊禋後其疾乍瘳乍劇晉王省侍不離左右累諭晉王曰我若不起此疾汝即疾速山陵不得久留殿內陵所務從儉素應緣山陵役力人匠並須和顧不計近遠不得差配百姓陵寢不須用石柱費人功只以磚代之用瓦棺紙衣臨入陵之時召近稅戶三十家為陵戶下事前揭開瓦棺遍視過陵內切不得傷他人命勿修下宮不要守陵官

人亦不得用石人石獸只立一石記子鐫字云大周天子臨晏駕留言與嗣帝緣平生好儉素只令著瓦棺紙衣葬若違此言陰靈不相助又言朕攻收河府時見李家十八帝陵園廣費錢物人力並遭開發汝不聞漢文帝儉素葬在霸陵原至今見在如每年寒食無事時即仰量事差人灑掃如無人去只遙破散兼仰於河府魏府各葬一副劍甲澶州葬通天冠絳紗袍東京葬一副平天冠袞龍服千萬千萬莫忘朕言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謚曰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廟號太祖四月乙巳葬於嵩陵宰臣李穀撰謚冊文王溥撰哀冊文　史臣曰周太祖昔在初潛未聞多譽洎西平蒲阪北鎮鄴臺有統御之勞顯英偉之量旋屬漢道斯季天命有歸繼虎旅以盪神京不無慙德攬龍圖而登帝位遂聞皇風朞月而變政皆除逾歲而群情大服何遷善之如是蓋應變以無窮者也所以曾兗徒望風而敗并門迎夔引日偷生及鼎駕之將昇命瓦棺而薄葬勤儉之美終始可稱雖享國之非長亦開基之有裕矣然而二王之誅議者識其不能駕馭權豪傷於猜忌卜年斯促抑有由焉五代史補周高祖微異　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出常有烑烑然觀人而導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一雖一族高祖以為不祥深惡之及河中鳳翔永興尋處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

而三鎮兵鮮自是權傾天下論者以爲功高不賞郭氏其危乎高祖聞而恐懼居無何忽覩前導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祖心始安曰故二人者但具見井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爲三軍所推戴　周高祖征李守貞　高祖征李守貞軍次河上高祖慮其爭渡臨岸而諭之未及半忽有群鵝棲於上高祖退十餘步引兵將射之矢未及發而岸崩其衆裂之勢在高祖足下高祖棄弓顧群鵝而笑曰得非天使汝驚動吾耶如此則李守貞不足破矣於是三軍欣然各懷鬬志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一　二十尤

周

資治通鑑（胡三省音註）後周紀一（起重光大淵獻盡玄黓困敦八月凡一年有奇周自以爲周虢叔之後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虢叔之後有國者爲虢公後謂之郭公虢郭音相近也虞大夫宮之奇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郭之得姓本於虢故建國號曰周通鑑因謂之後周）太祖聖神恭肅文孝皇帝上（姓郭氏諱威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誥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皋門入宮（皋門大梁城外村名）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爲斂葬（楊邠等死見上卷上年爲於僞翻斂力贍翻）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斗餘槩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以備耗折令悉除之槩工愛翻稱尺證翻）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羨弋戰翻羨餘唐之流弊也至五季而愈甚）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矯史弘肇虐刑之弊也）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強和男女並死（強謂男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反逆者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爲方鎮者多不閑吏事（閑習也）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橫下孟翻）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帝命史弘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弘肇親族崇矩言弘肇弟弘福今存初弘肇使崇矩掌其家貲之籍由是盡得其產皆以授弘福帝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時劉贇將兵赴漢事守徐州）漢李太后遷居西宮（按薛史漢太平宮基即西宮）己已上尊號曰昭聖皇太后（上時掌翻）　開封尹兼中書令劉勳卒　癸酉加王峻同平章事　以衛尉卿劉皡主漢隱帝之喪（劉勳沈辛化無翻屬故也）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說式芮翻）

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逼太行，據孟津（丹戶刪翻），俟徐州相公即位（相陰公本鎮徐州，故稱之），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閒古莧翻，曳讀曰拽，音羊列翻）。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呼火故翻，爲于僞翻），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贇發，崇乃遣使請贇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比毗至翻），令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鞏廷美、楊温聞湘陰公失位，奉贇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劉贇（分鞏廷美等守徐州事始見上卷上年）帝使贇以書諭之，廷美、温欲降，而懼死（降戶江翻）。帝復遣贇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復扶又翻，遣唯季翻。主謂劉贇），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新節度使謂王彥超），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唐末主帥以手書諭示將佐率謂之委曲）。契丹之攻內丘也（事見上卷上年），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懼，不敢深入，引兵還（朔人用兵以月爲候，月食又多妖異，故懼而不敢進。妖一遙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安國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帝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報聘，且叙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處昌呂翻）。乙亥，以寧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衛親軍也）。仍以侍衛司從赴鎮。（胡寅曰：見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爲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總制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長史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者，危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嚴，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驕養罷屬，可爲僞而不逮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頗危，一無所賴，爲雜政之舉，息在人，然自仍積累，主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故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紂，以戎車三百乘、號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仗，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戣瞿銳，立于門陛垂堂者十人焉。其嚴乎受終，其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于以見先王剗兵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爲存，興後世異也。逮夫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今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爲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帥讀曰率。爲于僞翻）。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也。今兄，薛史作令兄，當從之）。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劉崇，漢祖母弟也），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繼元，先克奇嵐軍，以并遼州沁并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間所置，其地在并嵐谷之間。沁千楊翻）。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珙居勇翻）、觀察判官榮陽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域志：武安縣屬洺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爲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廣南之漢爲南漢，河東之漢爲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按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僕射、東宮三師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千，則節度使當又多。今北漢主皆減其數。俸秩用翻），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少詩沼翻）。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爲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者，皆直省官引揖，其職則外鎮客司通引之職也），頗諳故事（諳烏含翻），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驤立祠，爲于

（偽翰）歲時祭之己卯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王彥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肯啓關詔進兵攻之帝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喪亂（長息很翻）一旦爲帝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下詔悉罷之（按薛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薑瓜湖南枕子茶乳糖白沙糖橄欖子鎮州高公米水梨易定栗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菉豆粉玉屑粿子麪永興鄉田紅杭米新大麥麪興平蘇栗子華州麝香羚羊角熊膽獺肝朱柿熊白河中樹紅棗五味子桂陽司州石鱉餅晉絳蒲萄黃消梨陝府鳳栖梨襄州紫薑新筍橘子安州折粳米糟味青州水梨河陽諸雜果子許州御李子鄭州新筍鵝梨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蕈荷毛州草蘇沿淮州郡淮白魚今後不須進奉）其詔略曰所奉止於朕躬所損被於甿庶（被皮義翻甿謨耕翻）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爲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長知兩翻）不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治直之翻）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帝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辭而不處（使王峻處權勢之間皆以是心處之必不至有兩州之禍矣處昌呂翻）

初契丹主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橫海節度使潘聿撚弃鎮隨之契丹主以聿撚爲西南路招討使（撚乃殄翻）及北漢主立契丹主使聿撚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遺于季翻晉室故事謂晉祖事契丹以求援故事也朝直遙翻下同）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窺晉隰也黃澤者欲窺邢趙也團柏者欲窺鎮定）丁亥以承鈞爲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郭崇威更名崇貴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史言衛及）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内都指揮使榮爲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爲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爲節度判官右補闕崔頌爲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爲掌書記（爲王朴見任於世宗張本頌協之子崔協相後唐明宗）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爲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年分隰州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

（台積）敕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幾居豈翻）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于唐（考異曰湖湘故事光輔作光瀚今從十國紀年）帝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曰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玩不離側（嬖卑義翻又必計翻離力智翻）茲事不遠宜以爲鑒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胡寅嘗見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文遠邇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遠之處上有好焉必責而貢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常所值十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經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費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聚苦校斂行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有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於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珠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丁未契丹

主遣其臣梟骨支與朱憲偕來（梟奴鳥翻歐史作梟朱憲使契丹見上正月）賀即位　戊申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漢隱帝乾祐二年冬移郡參前資官分居兩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陳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郢州敕召令還（去年十一月漢朝議發兵救潭州內難作而不果劉郭易姓之際必未暇遣將南略不知陳思讓爲誰朝所遣當考按薛史周太祖登極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圖進取長沙陷乃班師則帝所遣也）丁巳遣尚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䛒使于契丹（䛒俗䛒字從䛒從言宋景文手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偽字始以巧言爲辯立身有柳營其字又以巧見巧矣乙兵爲援）詔加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魚崇諒先因避漢祖諱改名）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少詩照翻）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難乃旦翻）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反龜陰（兗州在龜山之陰慕容彥超赴大梁還兗州事並見上卷上年）爲王爲時（爲于偽翻）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爲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

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難乃旦翻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孑孑干旄在浚之郊肄念從重晉於汴州朕曰非大子之淵矣乎晉何為于浚之郊）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朝直遙翻）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旦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卿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以表容其疑不自安故以此詔撫諭之）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靜江寧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忠（孫忠即孫晟歐史曰晟一名忠又名鳳）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丙寅遣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扼黃澤路（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口磁牆之翻）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復扶又翻紊音問）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入貢于唐（也入貢見上月）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小門使謝彥顒（顒魚容翻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欽用羽中三楚新錄作謝延澤今從十國紀年）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首面龍陽之色也）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橫戶孟翻）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記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云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若稍背則抑之矣）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顒豫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帥讀曰率下同治直之翻）執役甚勞又無犒賜（犒苦到翻）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柯斧柄也梃徒鼎翻）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翥章恕翻）逵等黜留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鎮朗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更工衡翻）光惠希振之子也（希振馬殷之嫡長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倣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殺其使

不吞其詔唐亦不敢詰也（使疏吏翻詰去吉翻為王逵等以朗州攻潭州張本）王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鞏廷美等以無援敗死　胡寅管見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廷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廷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董氏據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彥超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為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為贇固守是為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既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獨閉城將何為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北漢李譽至契丹契丹主使拽刺梅里報之（拽羊列翻刺來達翻）丙子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履遣還（涉縣唐屬潞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加吳越王弘俶諸道兵馬都元帥　夏四月壬辰朔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鋪普故翻）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榷鹽使太原伊審徵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雲安縣巴郡之朐䏰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州以其產鹽置雲安監）審徵蜀高祖妹褒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少詩照翻）及知樞密政之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弘俶徙廢王弘倧居東府（自衣錦軍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緡眉巾翻）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珙居勇翻）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于契丹契丹留之（契丹以北漢交之厚遂留周使）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于契丹（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臣禮周厚虜俗以酒池肉林為名雖不飲酒如掌握者亦加彈謔服民疾無復信之珙魁岸善飲酒無量之適宴罷載歸一夕腐脇於穹廬之裡墻間與尸冊復命乃國忠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尊大高祖鎮河東時今章鄭北使唯羸繇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按事略孫瞻時人章相也不能飲酒王保衡引以為文書而略張云高祖時人誤也）甲戌義武節度使孫方簡（避皇考諱更名方諫更工衡翻）定難節度李彝殷遣使奉表于北漢（節度之下當有使字難乃旦翻）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翟萇伯翻又徒歷翻）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屬之欲翻）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胡寅管見○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焉秦之為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為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暴恣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叩陵失主于唐晉漢周昨日為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大熾爛不可遏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為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亦以微指蓋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易以為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來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為尊君而作履霜堅冰良未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所謂未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沉毅有器略在帝前議論辭氣忼慨善譬諭以開主意（數所角翻沉持林翻忼苦廣翻史言周朝新造輔相者能盡心營職以濟多艱）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劉言從彭玕奔楚自為楚將）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域志辰州東至朗州五百六十六里）既至眾廢光惠送于唐推言權武平留後（為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旌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于周 吳越王弘俶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仁俊無罪復其官爵（錢仁俊被幽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旻工斤翻）秋七月（按

五代會要是月周追尊四廟）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博興即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且請兵（請兵以攻周）八月壬戌葬漢隱帝于頴陵（頴陵在許州陽翟縣）義武節度使孫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寧節度使王彥超代之（王晏與王彥超兩易所鎮）戊午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柴氏先卒去卒不死於劉銖之手）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瓌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契丹之下當有主字）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魏土地記曰道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按魏收魏書天賜三年八月魏主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縣漢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宋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帥猥本瘵羸耗未復故不欲南寇宋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強其兩翻淀堂練翻淺水曰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漚烏侯翻）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漚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曆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于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少詩照翻好呼到翻酣戶甘翻）壬申蜀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 楚王希萼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許可瓊降希萼見上卷漢隱帝乾祐三年）疑可瓊怨望出為蒙州刺史（唐武德五年析燕州之隋化縣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漢荔浦縣地唐置蒙州以州東南有蒙山山下有泉源流為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于城西北隅以備朗兵（帥讀曰率下同）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以實希萼等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疑器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逕至坐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梃大計翻縶陟立翻踣蒲北翻）希萼逾垣走威等執而囚之（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按湖湘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萼於衡山縣（三國時

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朝淳化四年改屬潭州。九域志：衡山縣在潭州西南三百二十里）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趣，七喻翻）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于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時人謂桂州為桂林。說，式芮翻）：希崇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斷，丁管翻。勍，渠京翻），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辰陽，地名，馬氏置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入長沙（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萼于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滋謹（為，于偽翻）。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蠻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萼長而被黜，必不免禍（長，知兩翻。被，皮義翻），盍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佃豪聚之田而納其租，謂之莊戶。帥，讀曰率），與師暠共立希萼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斷，丁管翻。江，即謂湘江也），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武清節度使，廖偃等自相署置耳），召募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于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喪，息浪翻），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于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將，即亮翻。趣，七喻翻）。冬，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虒亭（敗，補邁翻。虒亭在潞州銅鞮縣。九域志：潞州襄垣縣有虒亭鎮。虒，音斯）。唐邊鎬引兵入醴陵（舊唐書地理志曰：漢臨湘縣界有醴陵，後漢立為縣，隋廢，唐武德四年分長沙縣置醴陵縣，並屬潭州。九域志：醴陵縣在潭州東一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胡實嘗見拓跋恒陳少哀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既不用，杜門不出，且暫者已，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果以為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審其才，莫難於臨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

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傳國，或稱之命也，然當以次立者，殊乃越其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宜恒所且擊使其兄激則當希萼秋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覲之際，退而耕於野，則無辱矣）。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犒，苦到翻。帥，讀曰率。下同。勞，力到翻）。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瀏，音留）。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朗傳子希聲、希範、希廣、希萼、希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三年，楚歸吳敗將苗璘、許德勳，謂之曰：待衆駒爭皁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厥將奚、契丹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于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遼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離，力智翻），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侍衛馬步軍額，馬軍舊稱護聖，改為龍捷；步軍舊稱奉國，改為虎捷）。史彥超，雲州人也。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劉仁贍名將，以能為唐堅守壽州。仁贍，金之子也。劉金為楊氏將）。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易，以豉翻）。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之禍敗，果如二臣所料）！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少，詩照翻。樂，音洛），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惡，烏路翻），共請邊鎬為帥（帥，所類翻。下同）。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為邊鎬為州兵所逐張本）。王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兗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道。會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於朝廷（折逋，羌族也，因以為姓），帝以絕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率府，謂東宮十率府也）。月餘，無人應募。峻薦師厚於帝。丁巳，以師厚為河西節度使。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趣，讀曰促。帥，讀曰率。朝，直遙翻）。馬氏眾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殆，大亥翻。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儒攻楊行密，乾寧三年得湖南，自此與江淮為敵國。自光啟三年至是適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復，扶又翻），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illegible]）

（很也，反也。詩云兄弟鬩于墻。徐狄又翻。鬩，戶力翻）送者皆哭，響振川谷。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大梁城西也）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吳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少，詩照翻。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桂州漢南有白龍峒，在千地半山上）希萼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軍府事，希隱惡之。（惡，烏路翻）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蒙桂相去四百餘里。趣，七喻翻）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遺希隱書，（遺，唯季翻）言：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男、三十男兄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男謂希廣，三十男謂希萼。漢主娶楚王殷女，故呼希廣等為男）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言舉國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婚姻，（朝，直遙翻。重，直用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夜斬關奔全州。（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二百六十三里。晉高祖時，馬氏以永州之湘源縣為清湘縣，置全州，本漢洮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帥，讀曰率）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龔、象等州，（唐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戩，子踐翻。毛詩曰：俴）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陝度河而北，取絳州而會于晉州。陝，失冉翻。將，即亮翻）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易，以豉翻）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王峻之言，出於帝防虞之所不及，而帝然有當於心，故不覺自提其耳。幾，居依翻。敗，補邁翻）庚寅，敕罷親征。初，泰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

超聞徐州平，（謂鞏廷美等也）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又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覘機事。（覘，丑廉翻，又丑艷翻）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漢初，彥超與行周同攻鄴，因而結隙，且見鄴都潰，彥超縱兵焚，行周儆其後，故彥超欲以間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既而彥超反跡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職官分紀，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朝會遊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相百僚蕃客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五代以來，多以處武臣，出將使命，及總戎旅）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趣，七俞翻）晉州南有蒙阬，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阬，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復，扶又翻。離，力智翻。胡寅管見：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號眾闕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起，難此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負漢之後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患也。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彥超於漢，宜為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待國當以敗師誅主之罪，絕其朝貢，聲其鎮守，若不從命，即致討焉，方且升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中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為主為嶠，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速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是年十月庚子攻晉州，至是五十餘日）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之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阬，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陣使藥元福、左廂排陣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憊，蒲拜翻。撲，普卜翻）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復，扶又翻。王峻自晉州遣使）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還，從宣翻，又如字。比，必利翻。喪，息浪翻）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餘而斬之。（釘，丁定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

周境者喜泉。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鎮舒州。（唐置永泰軍於舒州）湖南將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萊州屬周境，廖偃遙領耳。）師暠為殿直都虞候，賜予甚厚。（予讀曰與）湖南刺史皆入朝于唐，永州刺史王贇獨後至，唐主毒殺之。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監，有少監，未當有丞，此南漢剏置也。）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郴丑林翻。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改桂陽郡。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屬郴州。九域志：在州南八十五里，宋朝避太宗潛藩舊名，改曰宜章。宋白曰：縣北臨章水。）遂取郴州。唐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全、道二州與南漢賀、昭、桂三州接界。）是歲，唐主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王延政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屬蜀，唐使王延政遙領耳。）更賜爵光山王。（光山縣屬光州，王延政之先本光山人，故以爵之。）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將，即亮翻。）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史炤釋文：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帝姓郭氏，諱威，字仲文，邢州堯山人。以漢樞密受禪，都于汴，建元廣順，國號周。廣順，元年號。虢，古伯切。邠，悲巾切。羨餘，密面切，嬴餘也。皞，下老切。劉崇，劉旻，漢高祖母弟也，初名崇。高祖即位，以崇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周太祖代漢，崇乃建國稱帝，自太原以北，有州十，國號漢。太行，胡剛切。嵐，盧含切，州名。蔚沁，上紆勿切，下七鴆切，並州名。譜，記也。甿庶，莫耕切，民也，亦作氓。蟻，語綺切，蟲名，蚍蜉也。紊，文運切，亂也。長柯，居何切，斧柯也。轢，亭歷切，車軼也。忼慨，上口黨切，下口溉切，忼慨，竭誠也。述軋，乙黠切。旻，式中切。火神淀，堂練切，地名。漚僧，契丹大寧王名。踶齧，徒計切，踶，蹋也；齧，噬也。繫馬，時去切，絆馬也。顛，踣仆也。剉，祖卧切，斫也。翊，夫益切。廖偃，廖力救切，姓也。柵，測革切，編木為之。虒亭，息移切，地名。鐵鍵，渠各切，鍵不熟曰鐵，疏不熟曰堅。[illegible]，革恩切，瞎也。伺間，下居莧切，伺候其間隙也。龍峒，徒紅切，又徒弄切，地名。龔，居容切，州名。汜水，音祀，又音凡。德，福也，因也。霸，很擊也。鄱陽，蒲禾切，縣名，屬饒州。

胡三省辯誤：周太祖廣順元年，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史炤釋文曰：劉崇自太原以北，有州十。餘按通鑑書劉崇有并、汾、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史炤言有州十，是以歐史職方考為據，而忘通鑑下文也。汾、石二州在太原西南，遼、沁二州在太原東南，劉崇疆土亦不止於自太原以北也。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百八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五百六十一

二十二覃

南

河南布政司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府七（二府屬星張分　二府屬角亢分　三府屬室壁分）州一十二（六州屬星張分　二州屬房心分　三州屬角亢分　一州屬昴畢分）縣八十八（二十一縣屬星張分　三十一縣屬角亢分　十三縣屬室壁分　十一縣屬房心分　二縣屬昴畢分）

郡邑

開封府　祥符縣　鄢陵縣　杞縣　原武縣　洧川縣　扶溝縣　儀封縣　蘭陽縣　通許縣　封丘縣　陳留縣　尉氏縣　中牟縣　陽武縣　大康縣　延津縣　鈞州　新鄭縣　密縣　許州　襄城縣　長葛縣　臨穎縣　郾城縣　鄭州　滎澤縣　滎陽縣　汜水縣　河陰縣　陳州　西華縣　項城縣　商水縣　歸德州　寧陵縣　永城縣　鹿邑縣　虞城縣　夏邑縣　睢州　考城縣　柘城縣

河南府　洛陽縣　偃師縣　孟津縣　新安縣　宜陽縣　永寧縣　鞏縣　登封縣　嵩縣　澠池縣　陝州　閿鄉縣　靈寶縣　盧氏縣

彰德府　安陽縣　湯陰縣　臨漳縣　林縣　磁州　涉縣　武安縣

衛輝府　汲縣　新鄉縣　輝縣　淇縣　獲嘉縣　胙城縣

懷慶府　河內縣　武陟縣　脩武縣　濟源縣　溫縣　孟縣

南陽府　南陽縣　唐縣　泌陽縣　鎮平縣　裕州　舞陽縣　葉縣　鄧州　內鄉縣　新野縣　汝州　郟縣　魯山縣

汝寧府　汝陽縣　西平縣　遂平縣　新蔡縣　上蔡縣　羅山縣　信陽縣　確山縣　光州　固始縣　息縣　光山縣

諸司職掌

衙門

河南布政司　按察司　河南都司　歸德衛　陳州衛　弘農衛　汝寧衛　潼關衛　河南衛　睢陽衛　宣武衛　信陽衛　彰德衛　武平衛　南陽衛　寧國衛　懷慶衛　寧山衛　潁川衛　安吉衛　潁上千戶所　河南左護衛　河南中護衛　河南右護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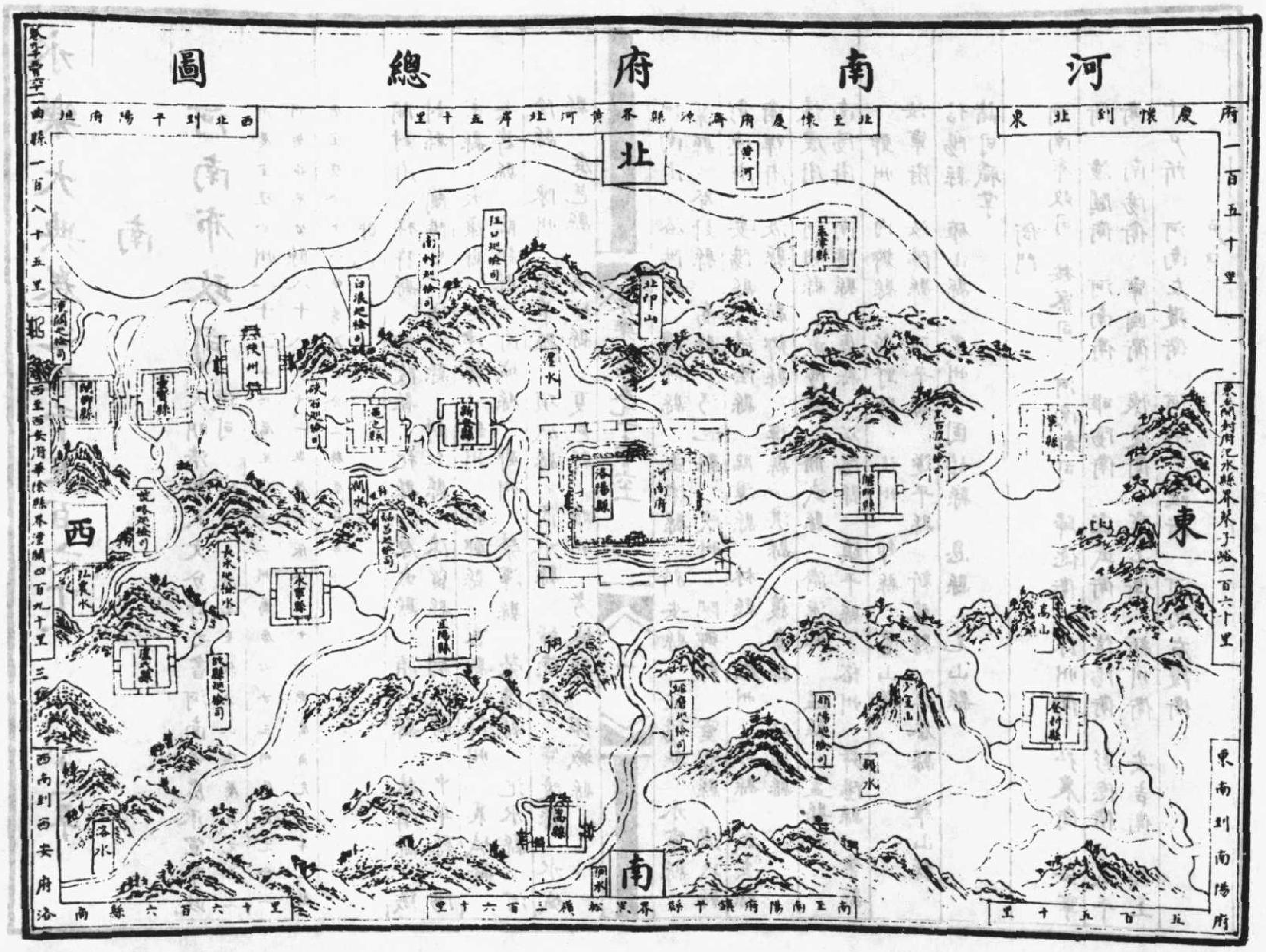
戶口

人戶三十一萬五千六百一十七戶　人口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二口　田土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六十九頃八十二畝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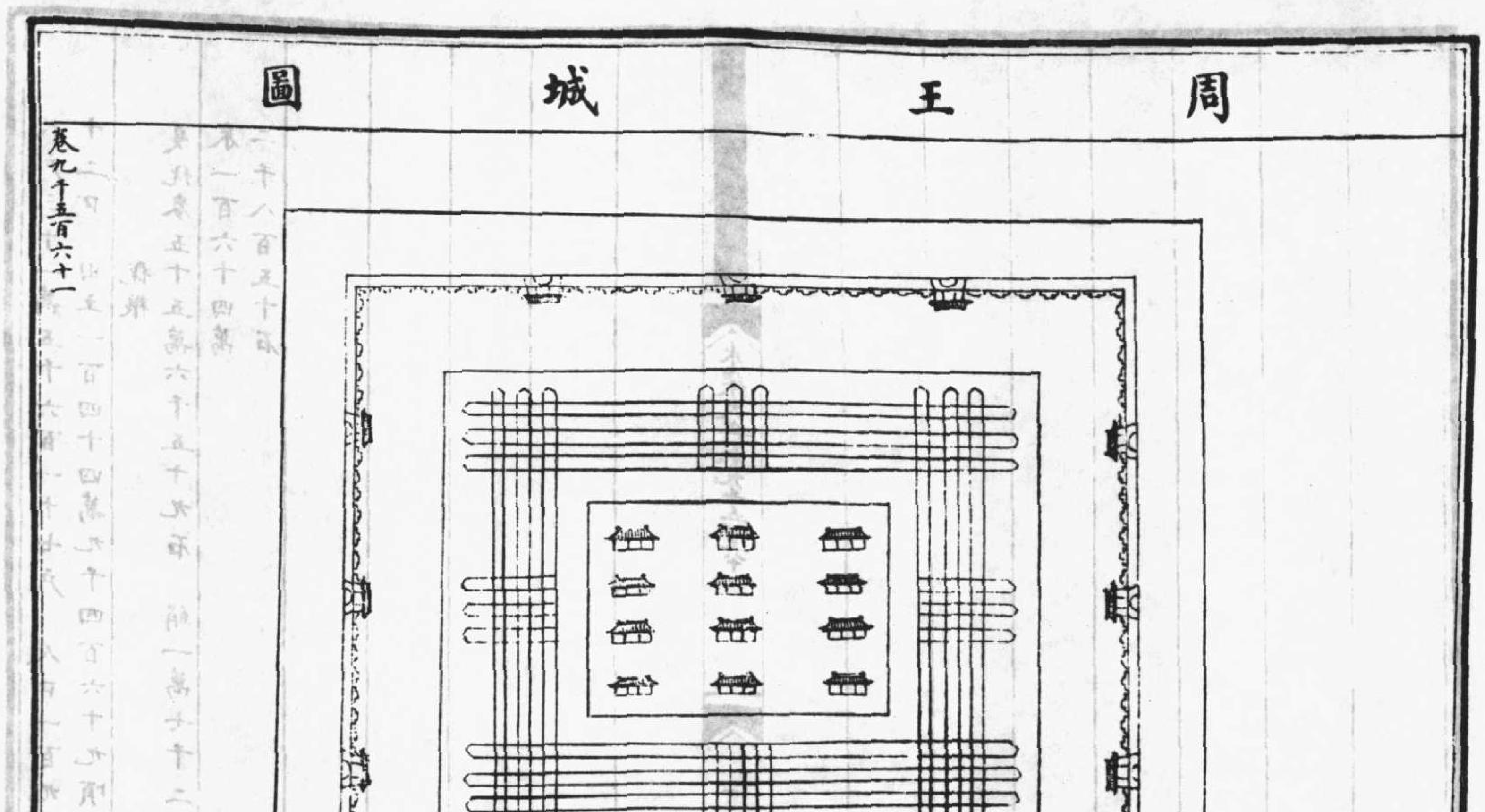
税粮

夏税麥五十五萬六千五十九石　絹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匹　秋粮米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五十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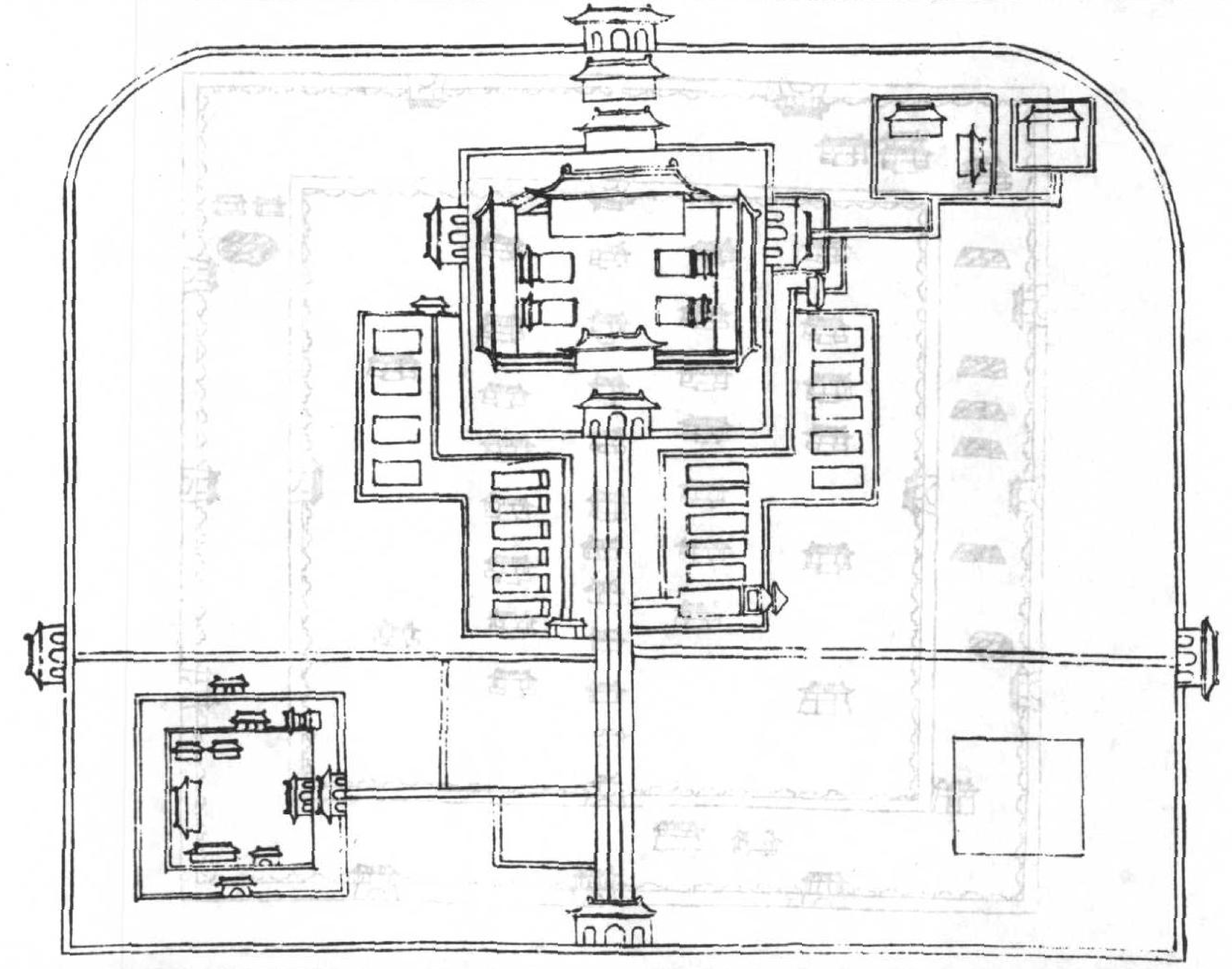
河南府總圖


東北到懷慶府一百五十里
北至懷慶府濟源縣界黃河北岸五十里
西北到平陽府垣曲縣一百八十五里
東至開封府氾水縣界牧子嶺一百六十里
西至西安府華陰縣界潼關四百九十里
東南到南陽府五百五十里
南至南陽府鎮平縣界黑松嶺二百六十里
西南到西安府洛南縣六百六十里
北
南
東
西
黃河
江口巡檢司
南村巡檢司
白浪巡檢司
北邙山
孟津縣
陝州
閿鄉縣
靈寶縣
硤石巡檢司
澠池縣
新安縣
瀍水
洛陽縣
河南府
偃師縣
鞏縣
澗水
長水巡檢司
永寧縣
宜陽縣
盧氏縣
洛水
伊水
嵩縣
嵩山
少室山
登封縣
潁陽巡檢司
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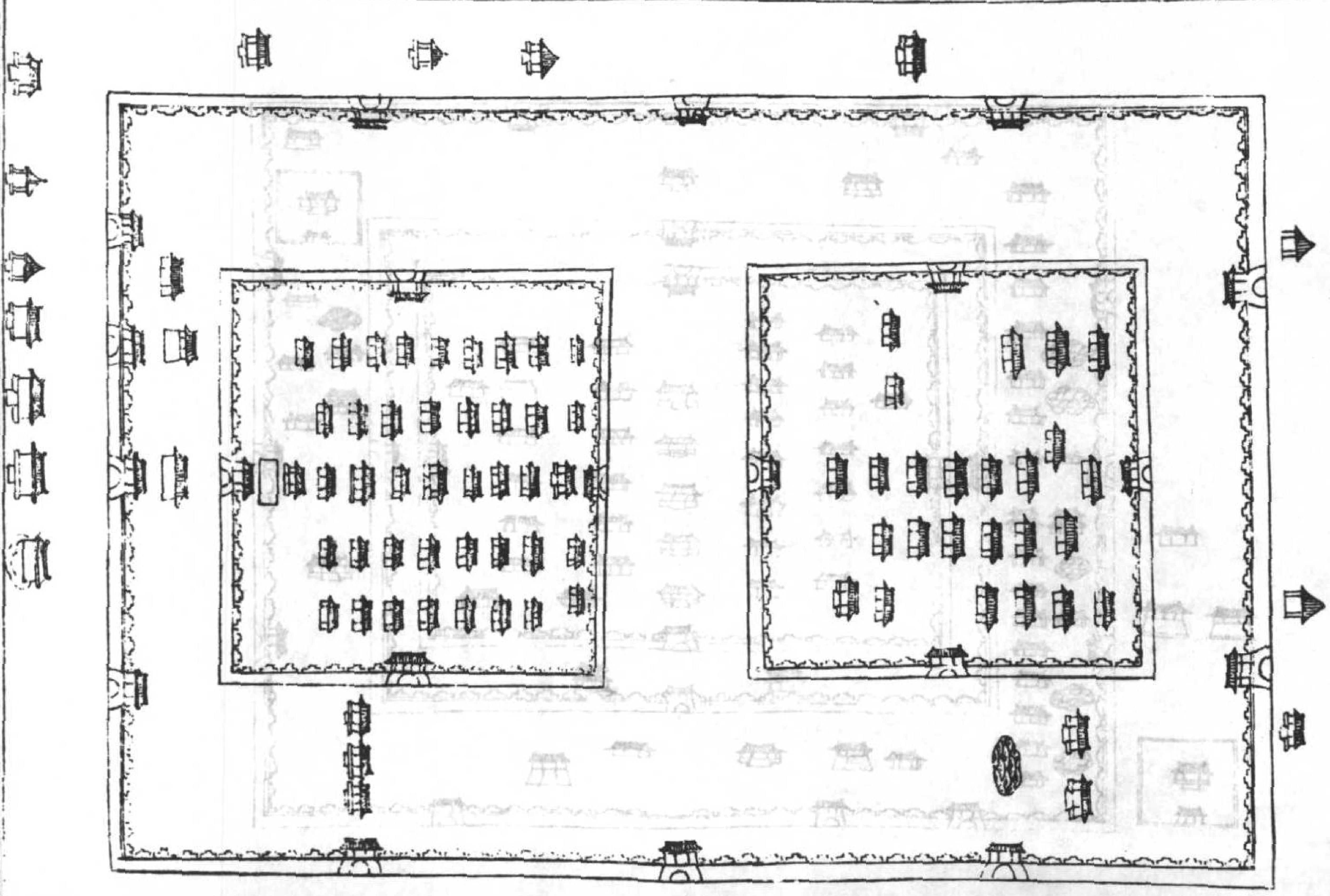
周王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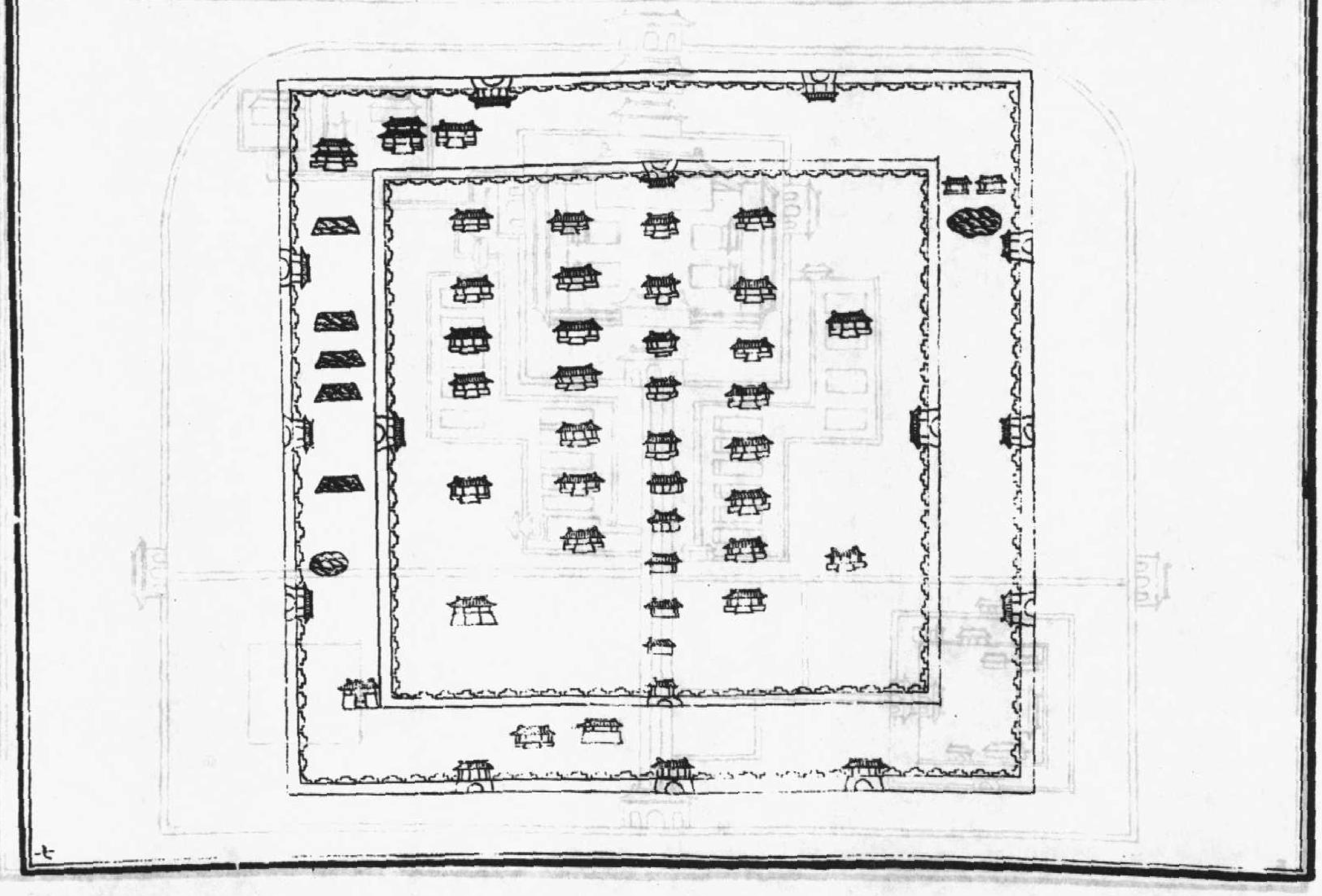
大祀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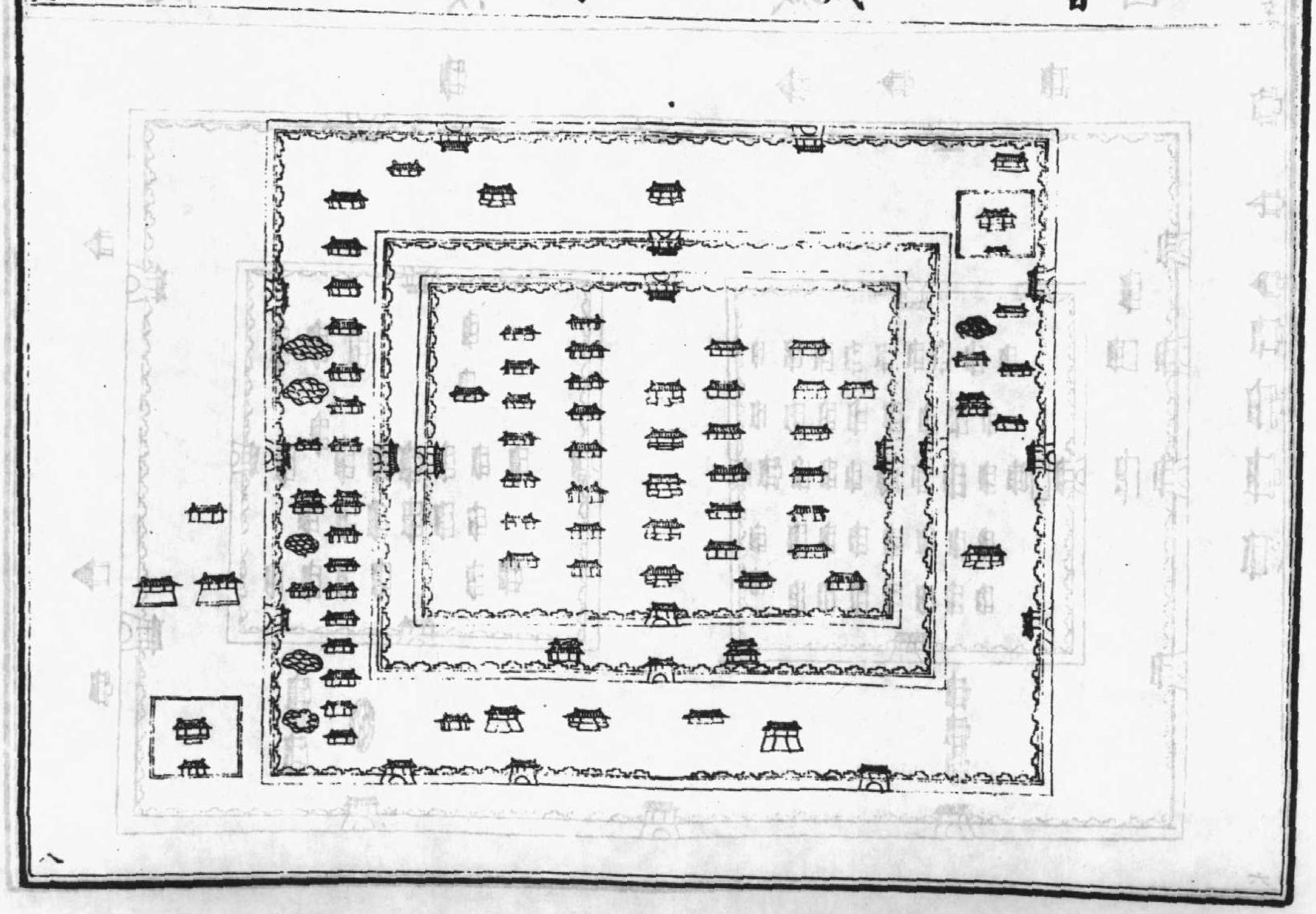
後漢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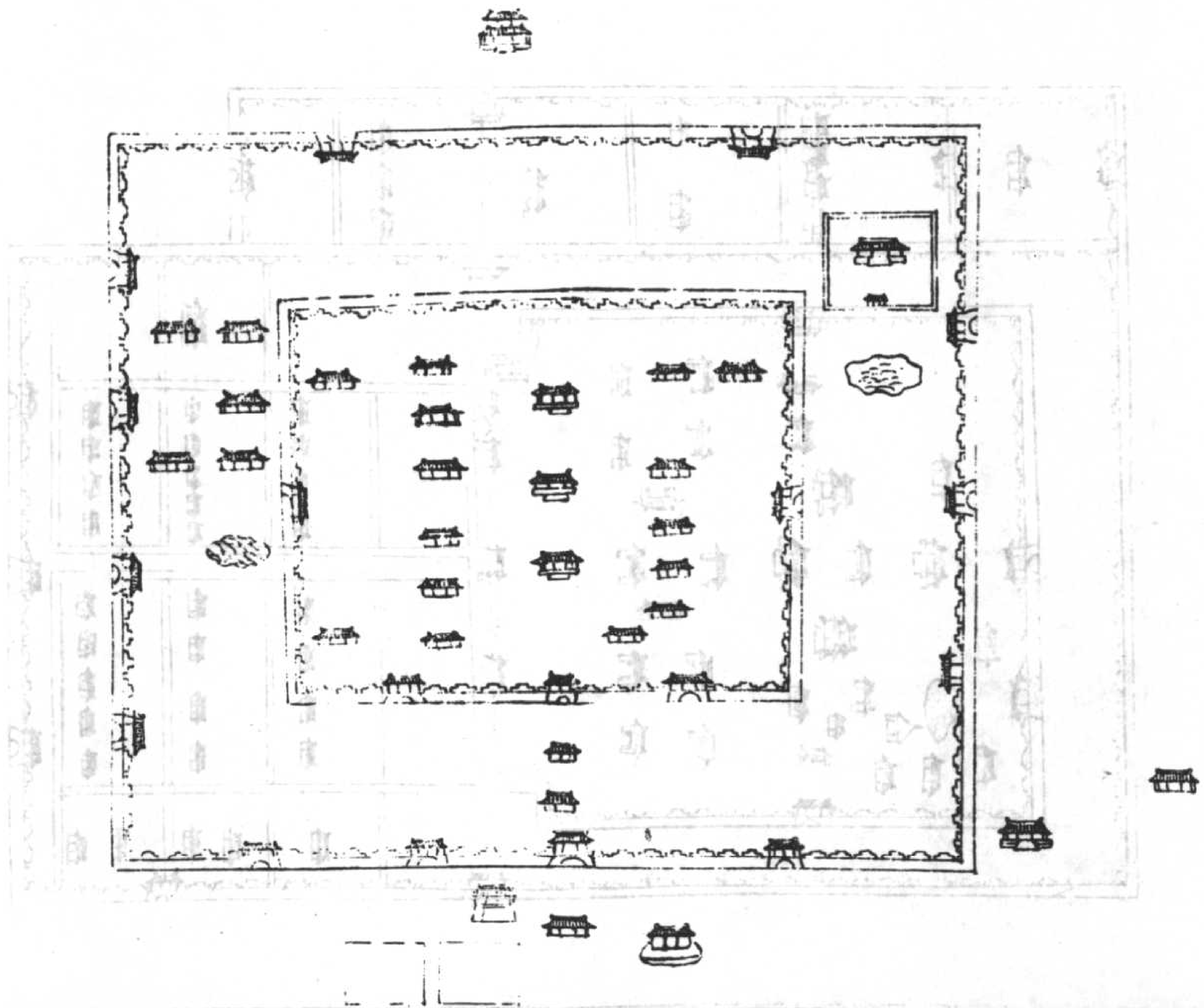
曹魏城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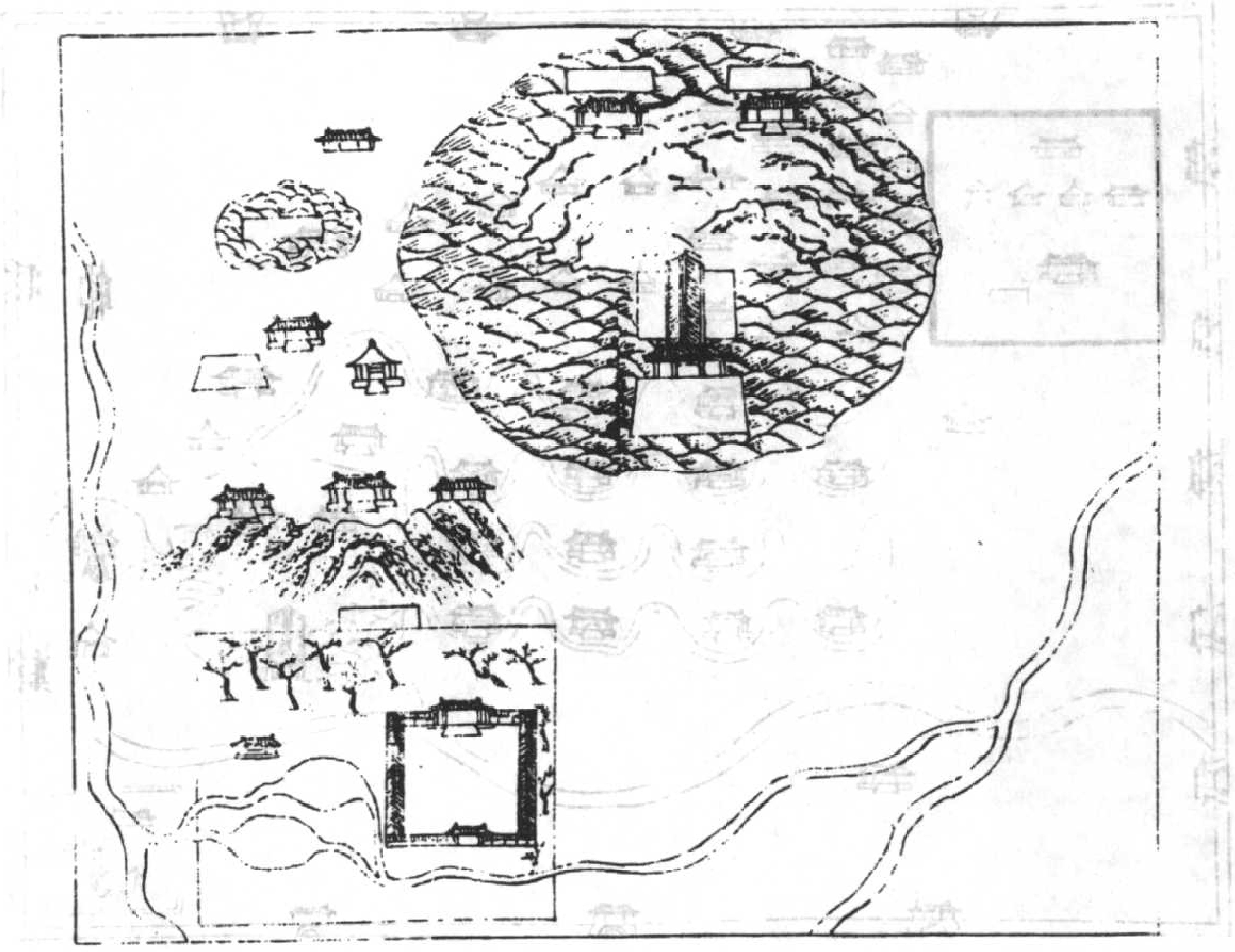
晉城闕圖



後魏城闕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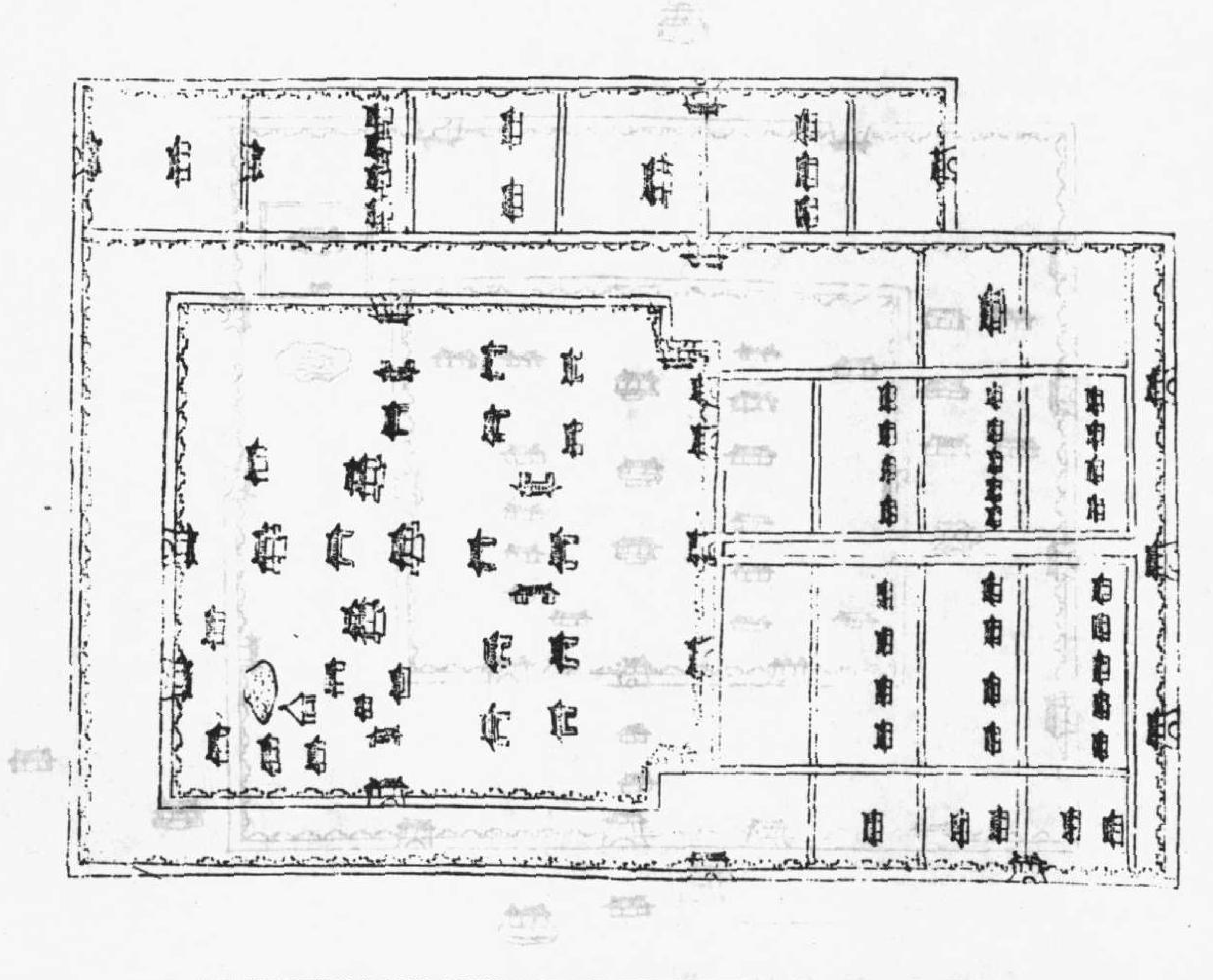


後魏華林園圖



典九千五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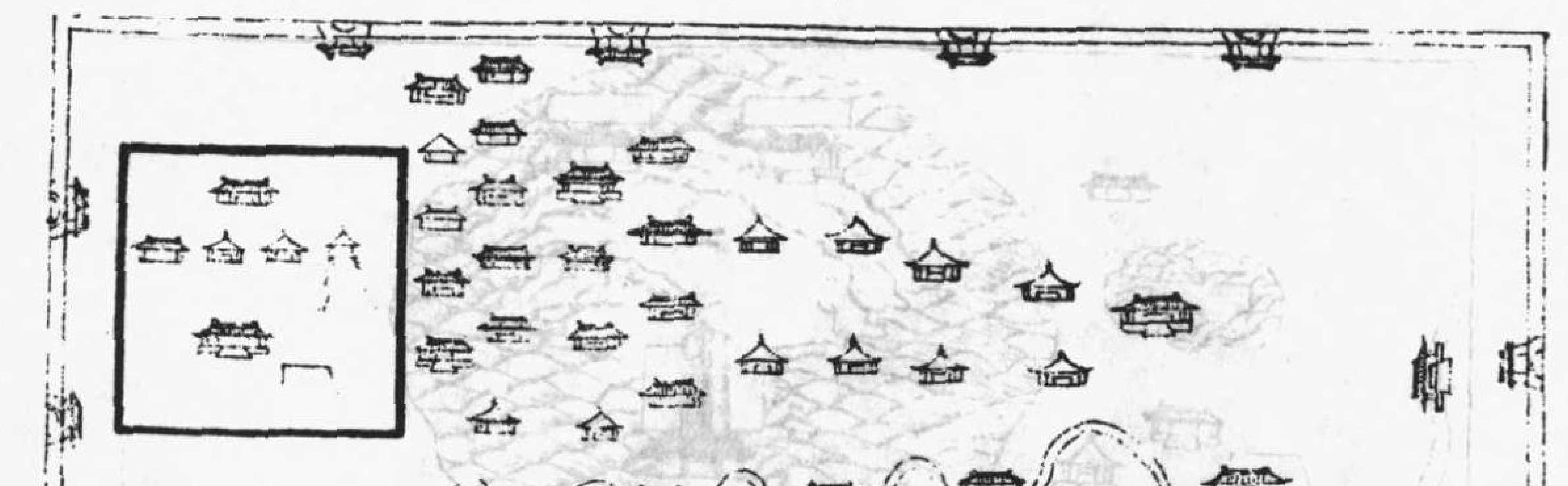
隋城闕圖



十一

典九千五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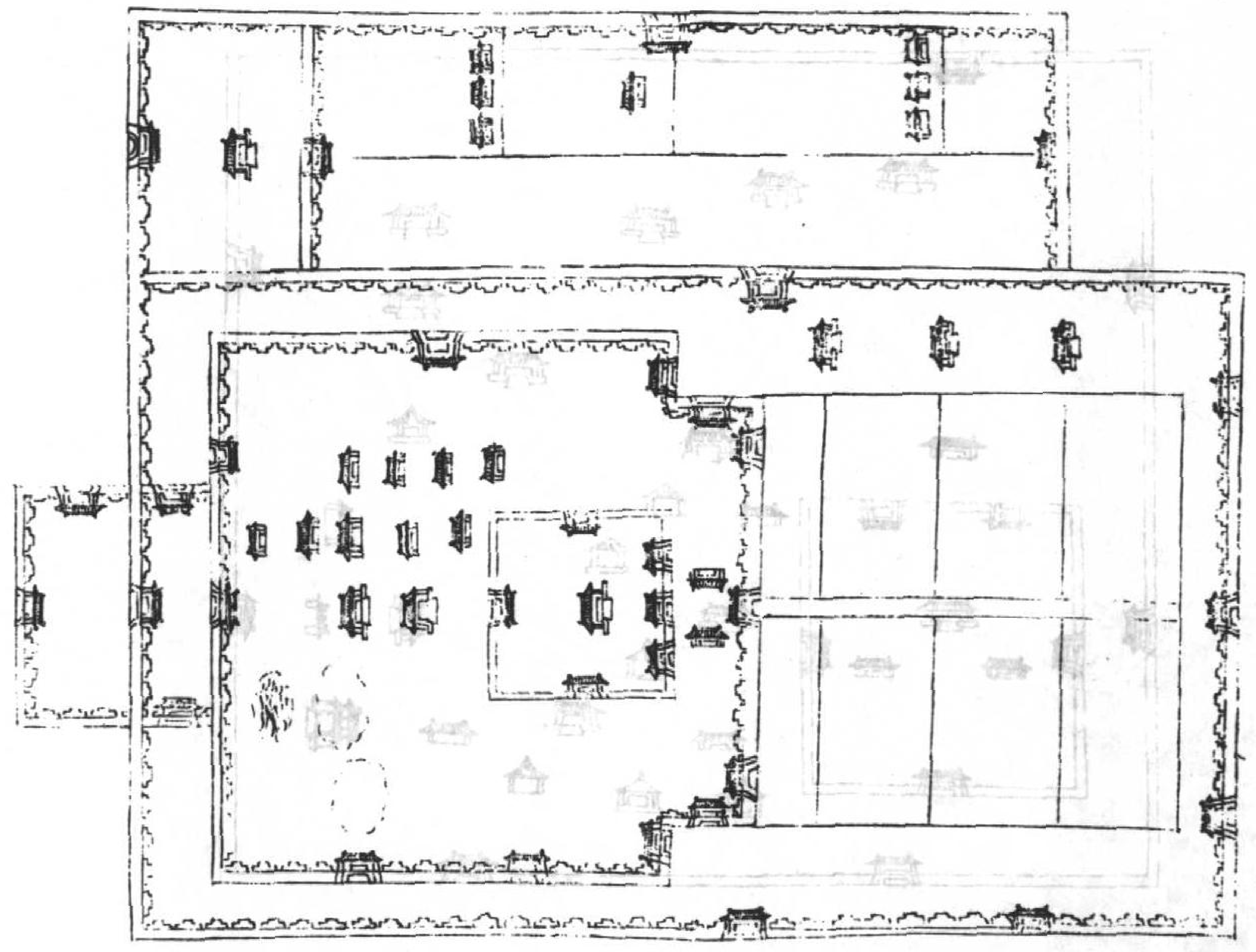
隋上林西苑圖



十二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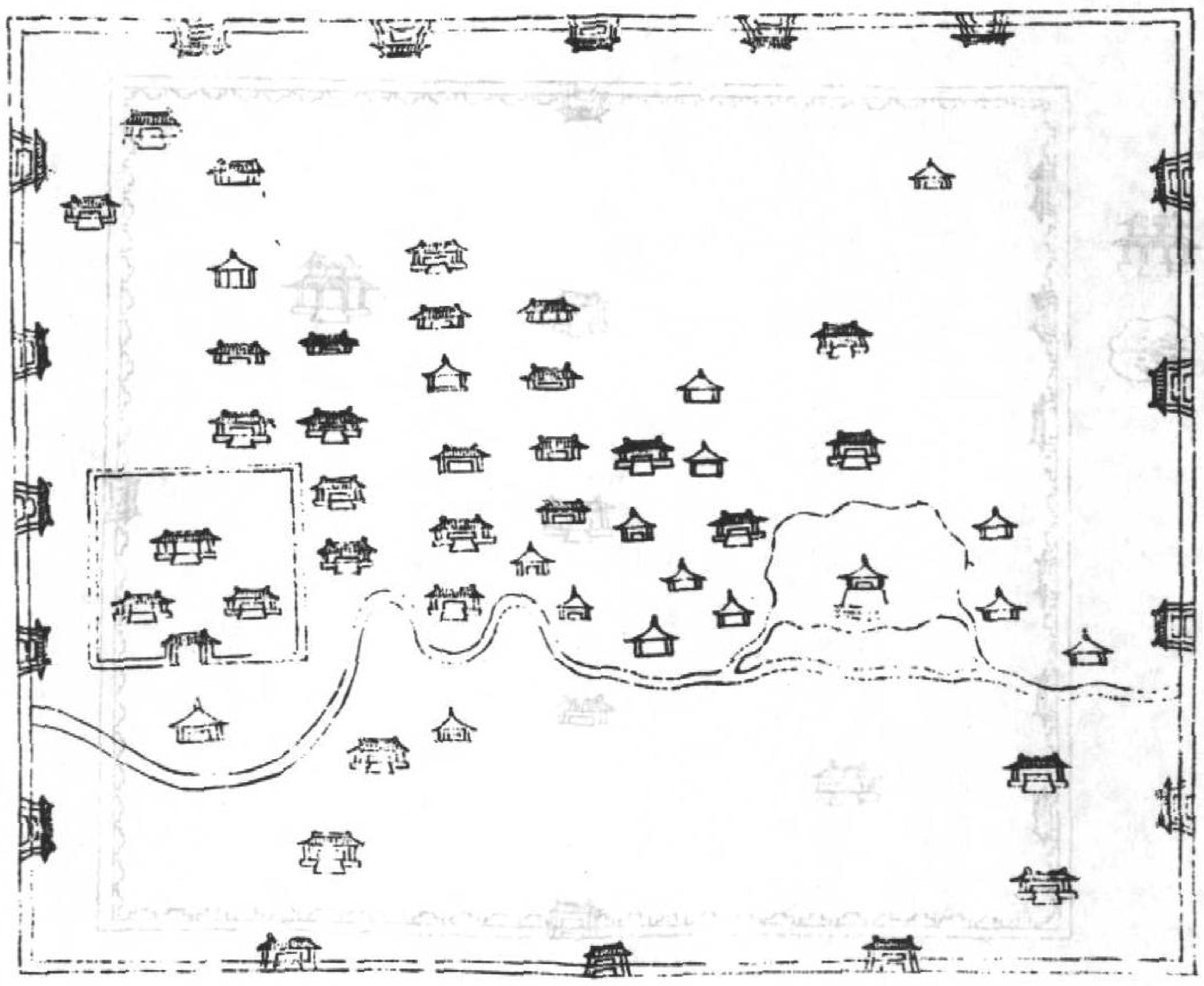
唐城闕圖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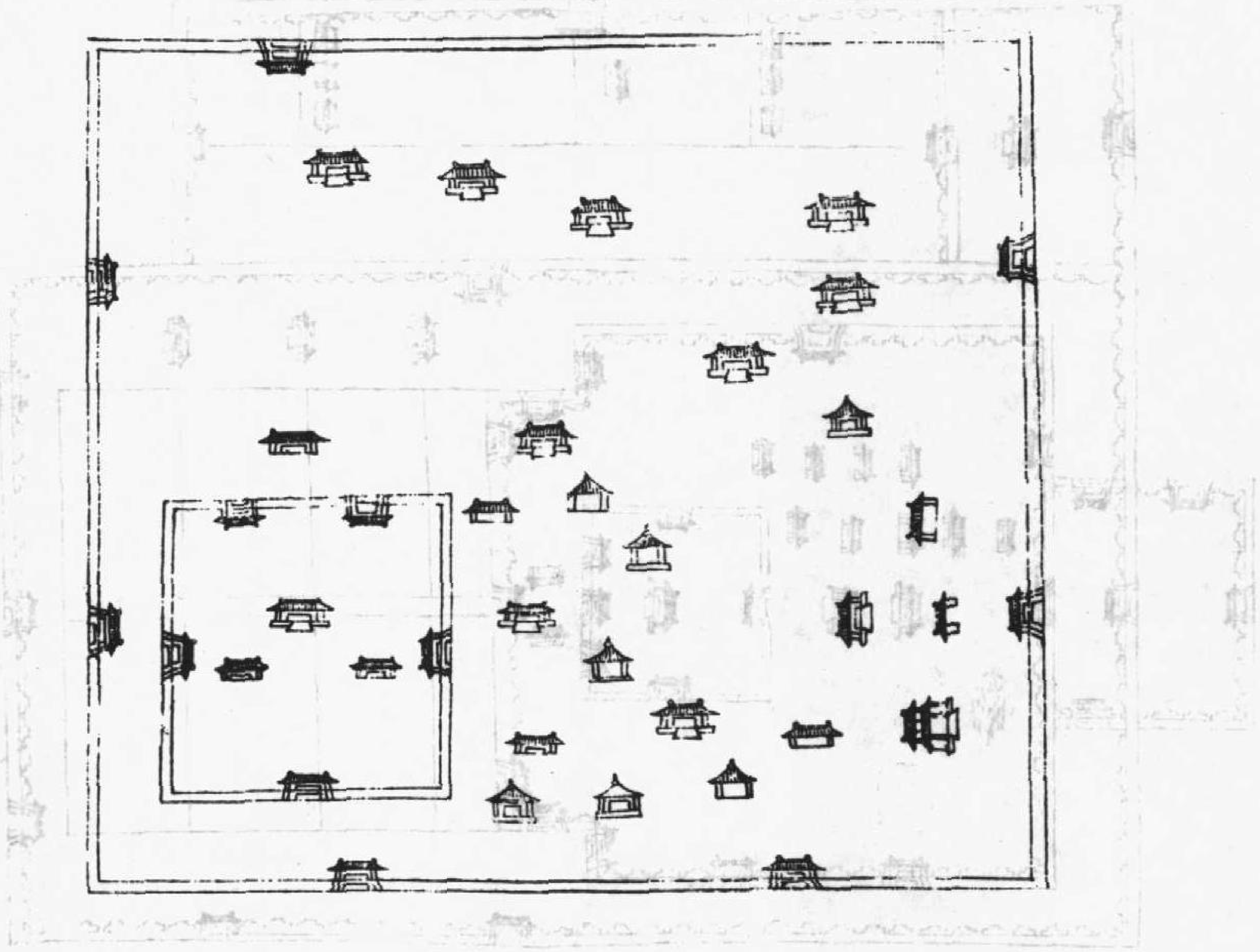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唐東都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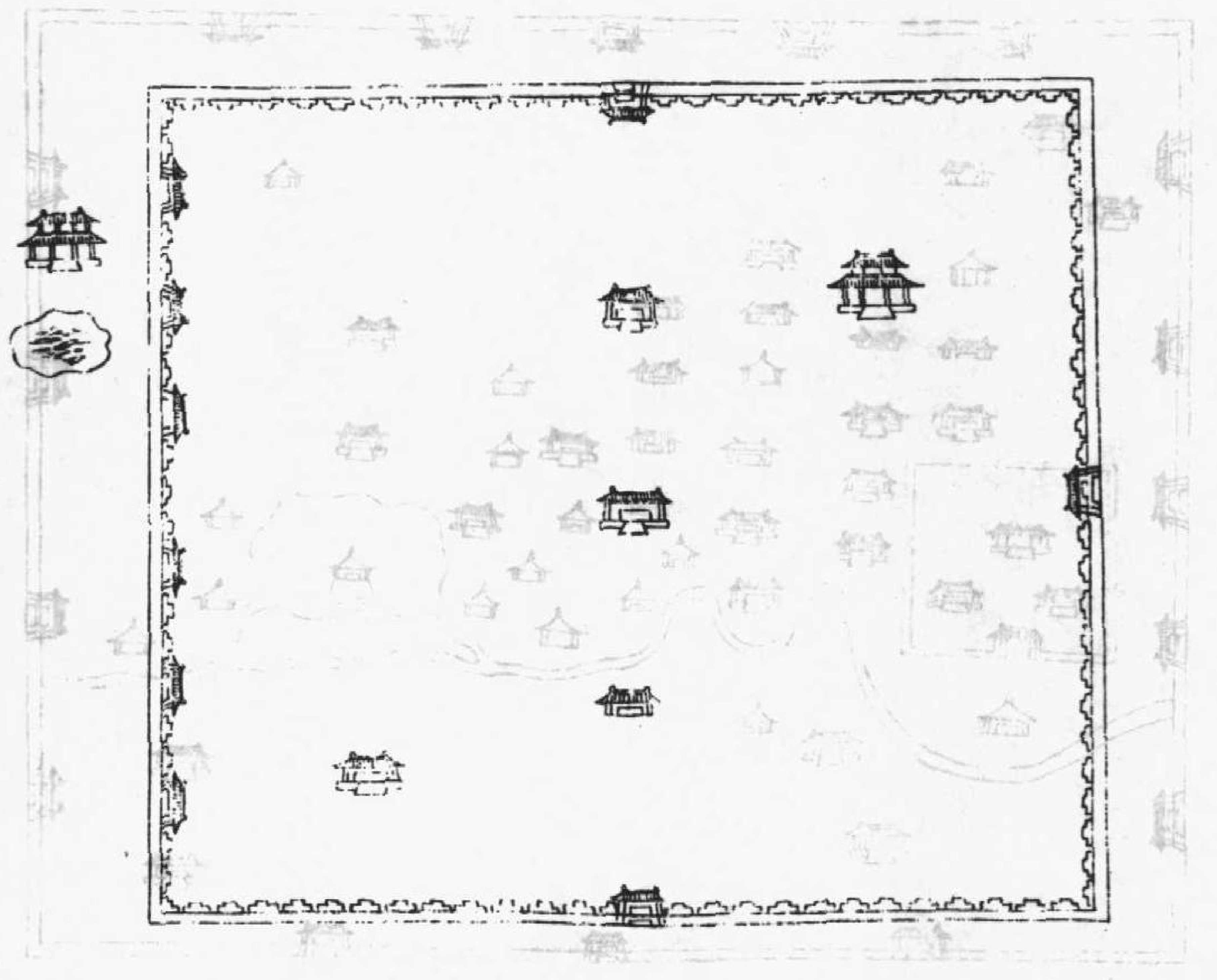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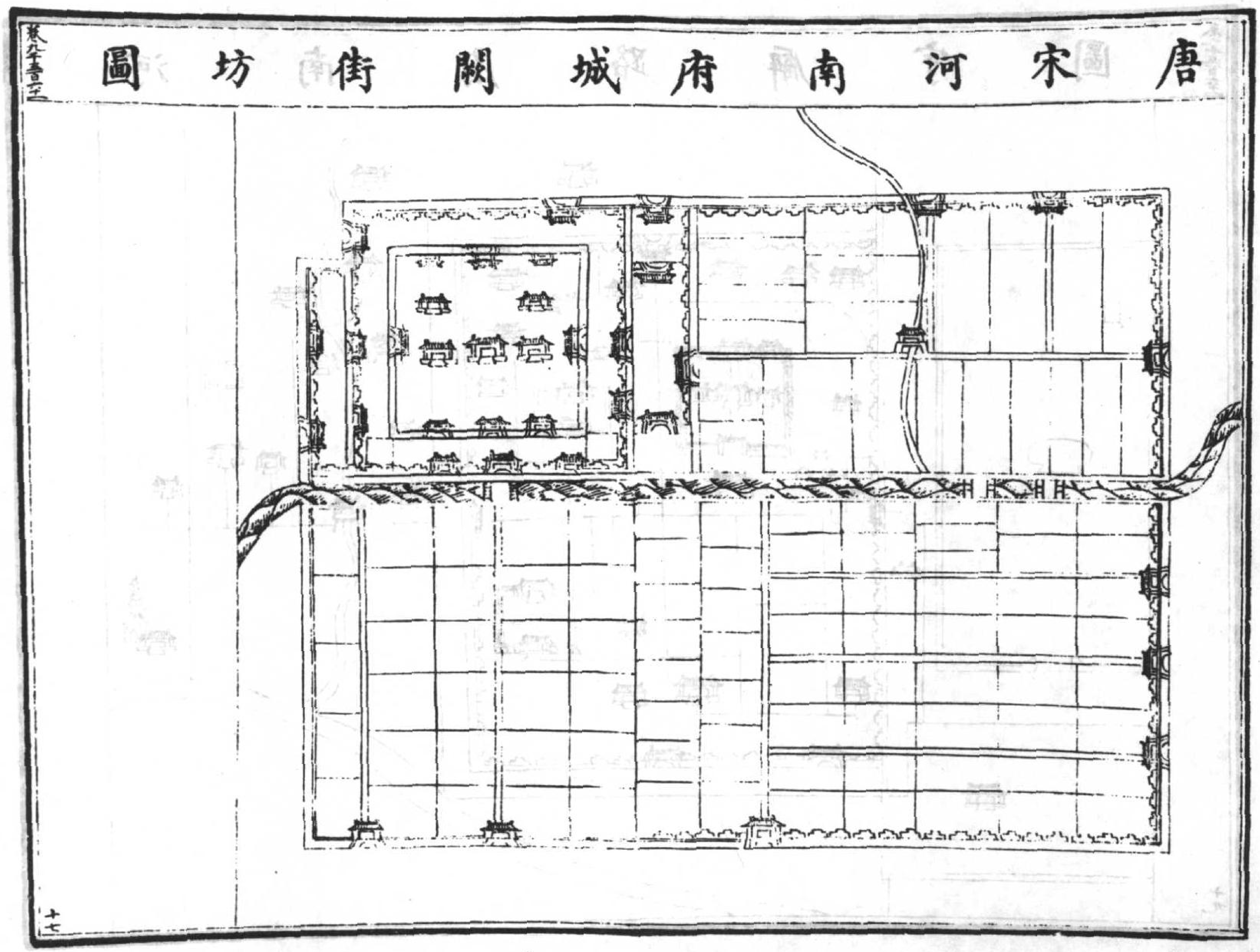
十四

唐上陽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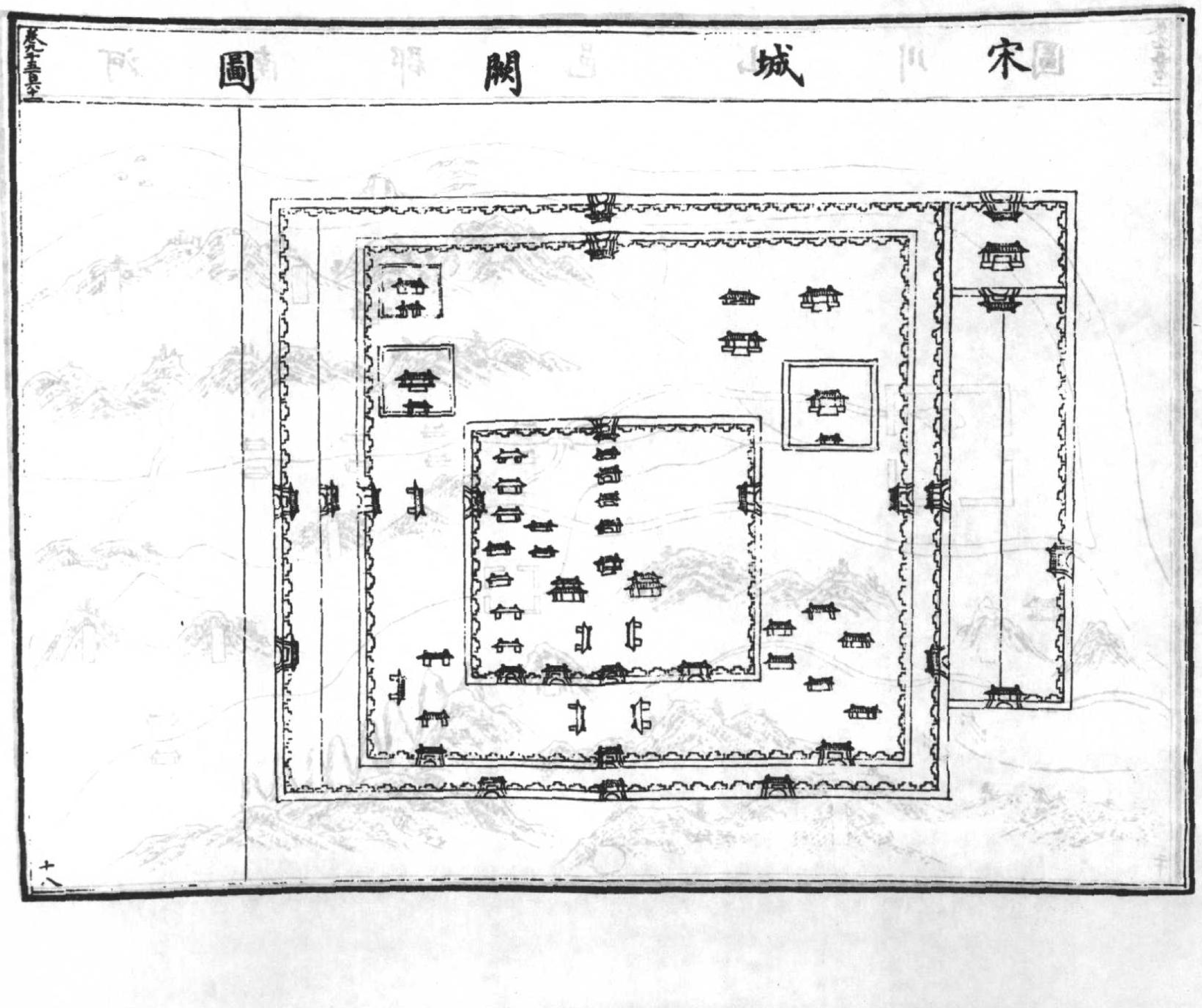


金墉城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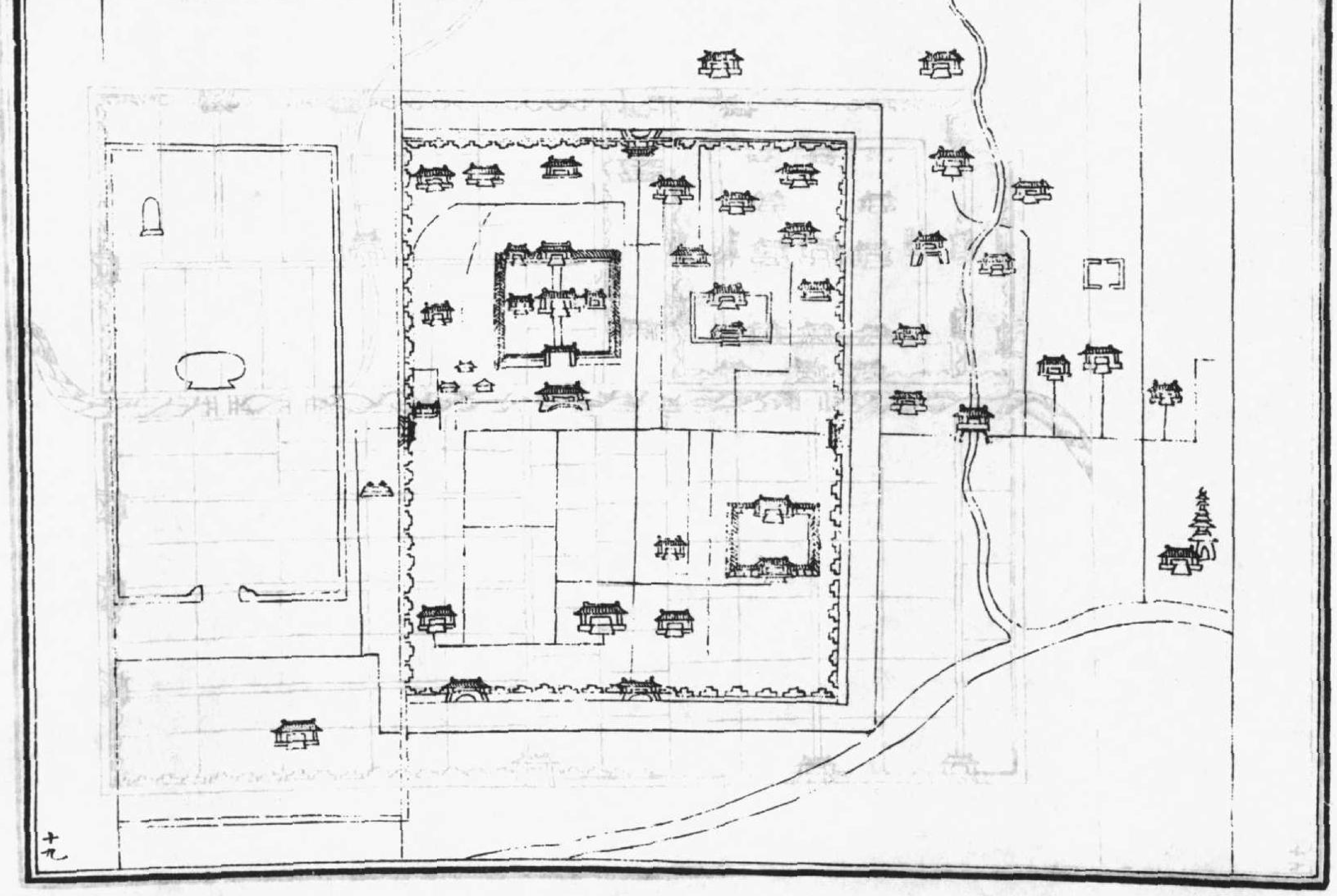
唐宋河南府城闕街坊圖



宋城闕圖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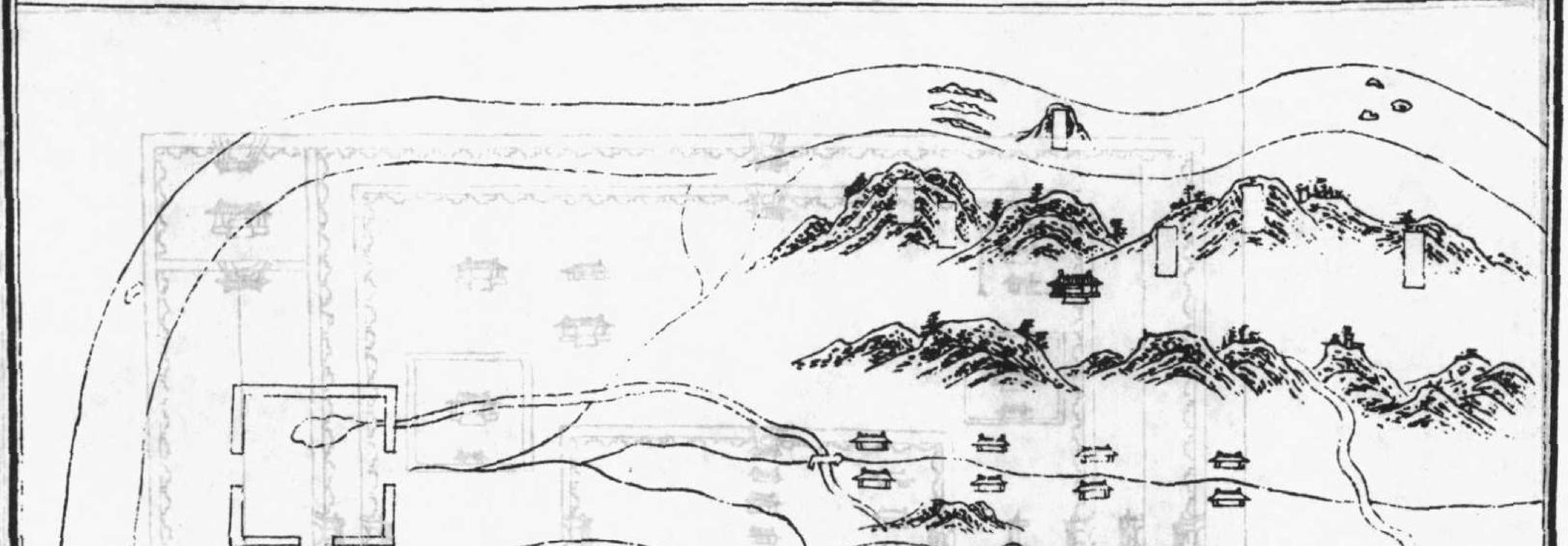
河南府路廨宇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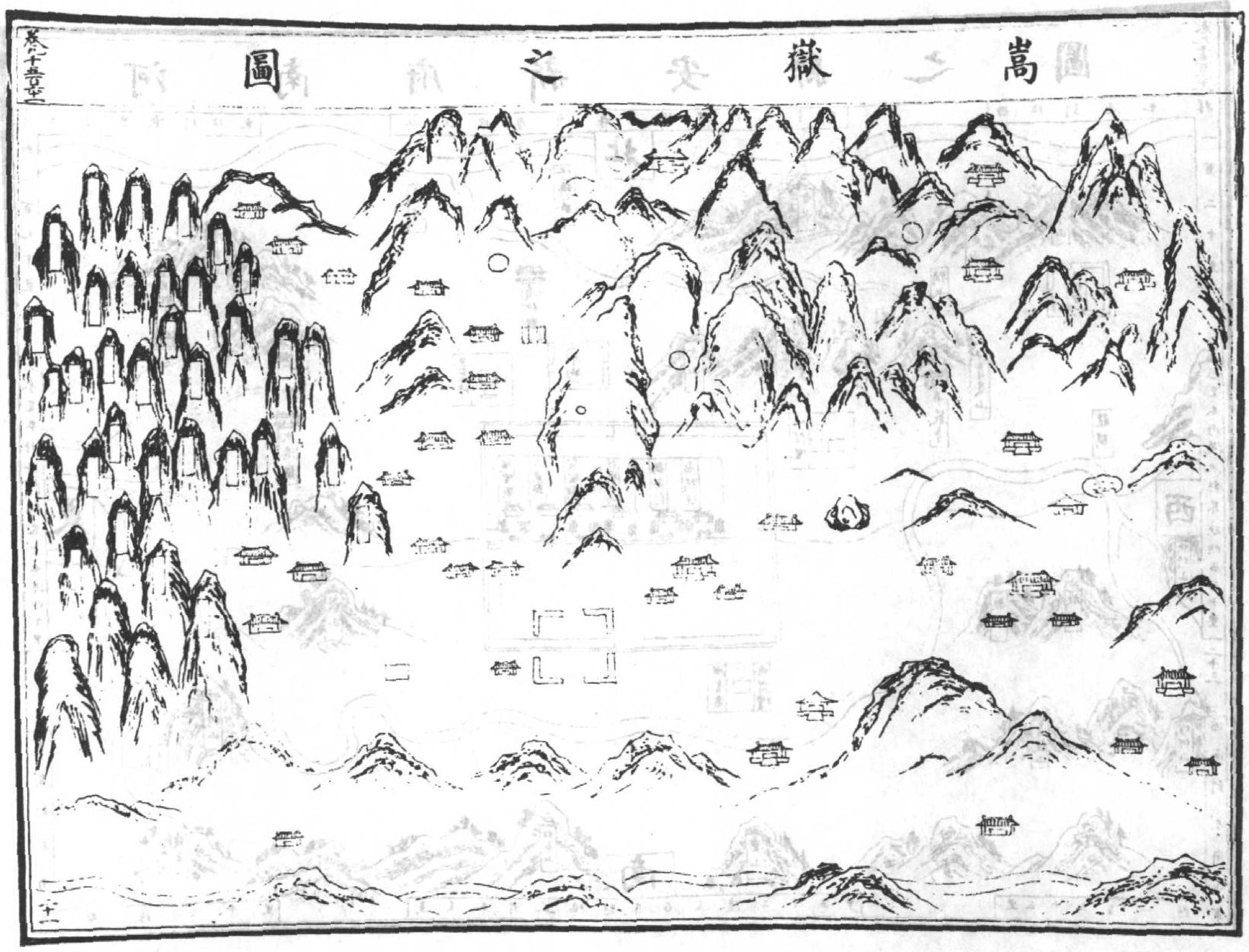
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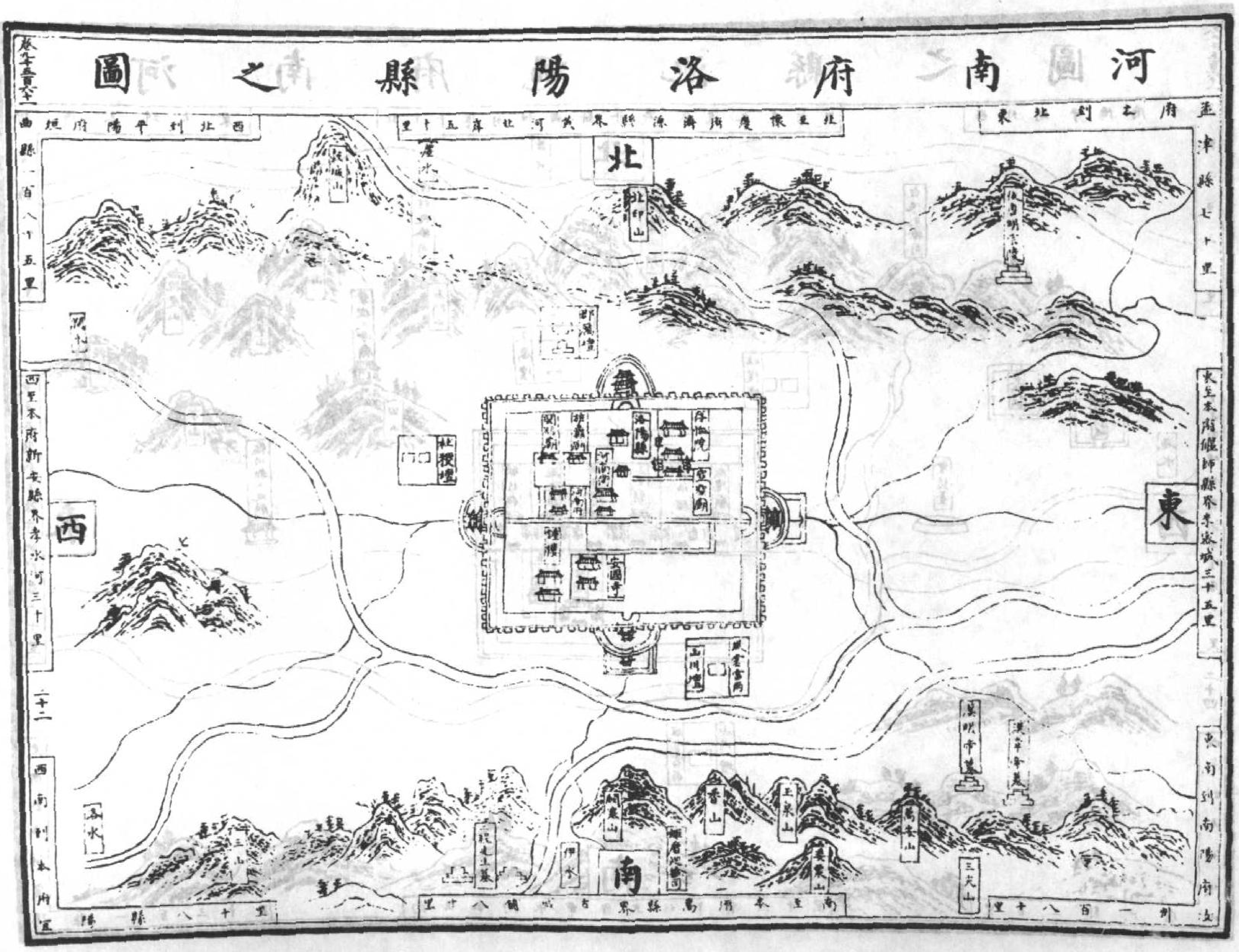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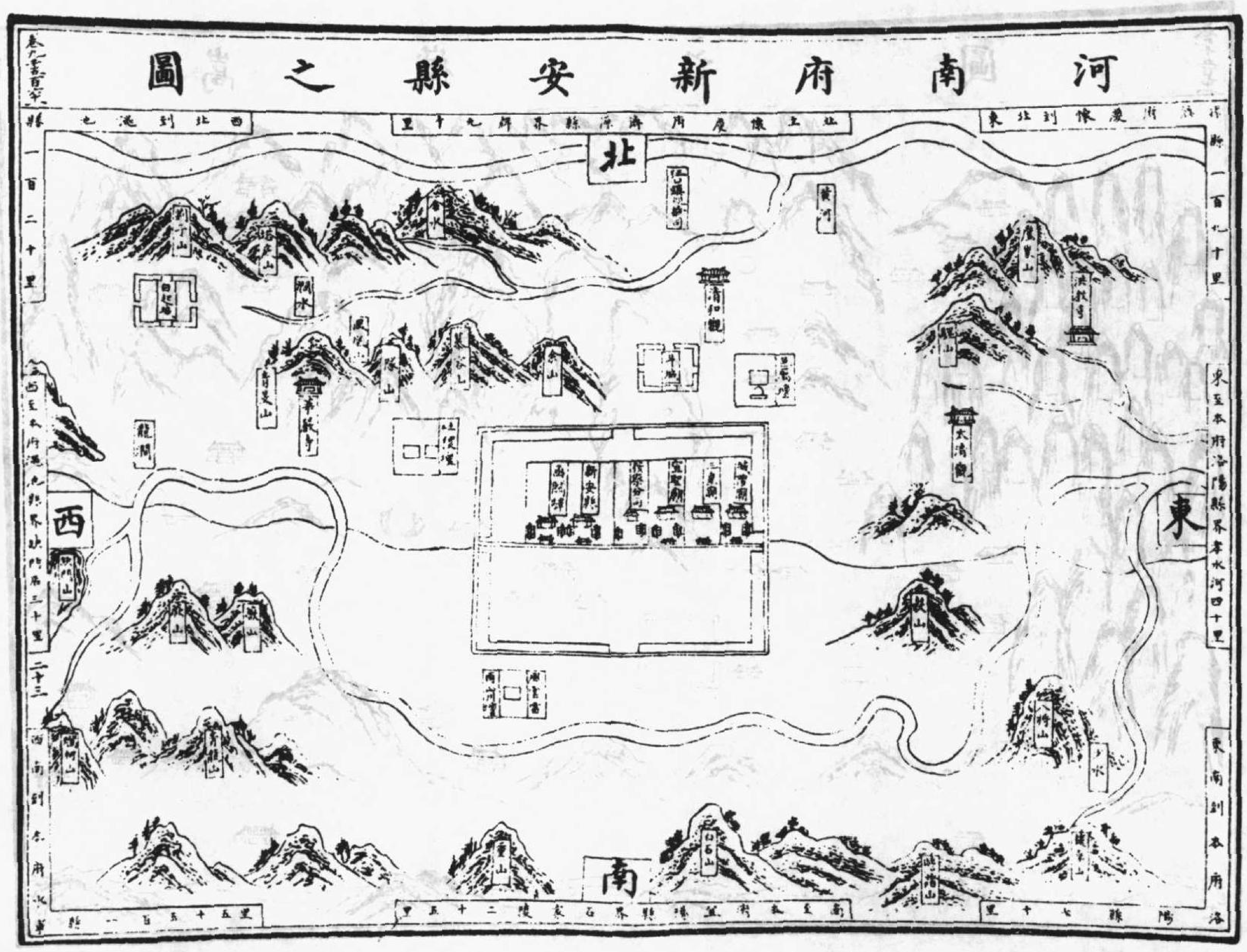
河南郡邑山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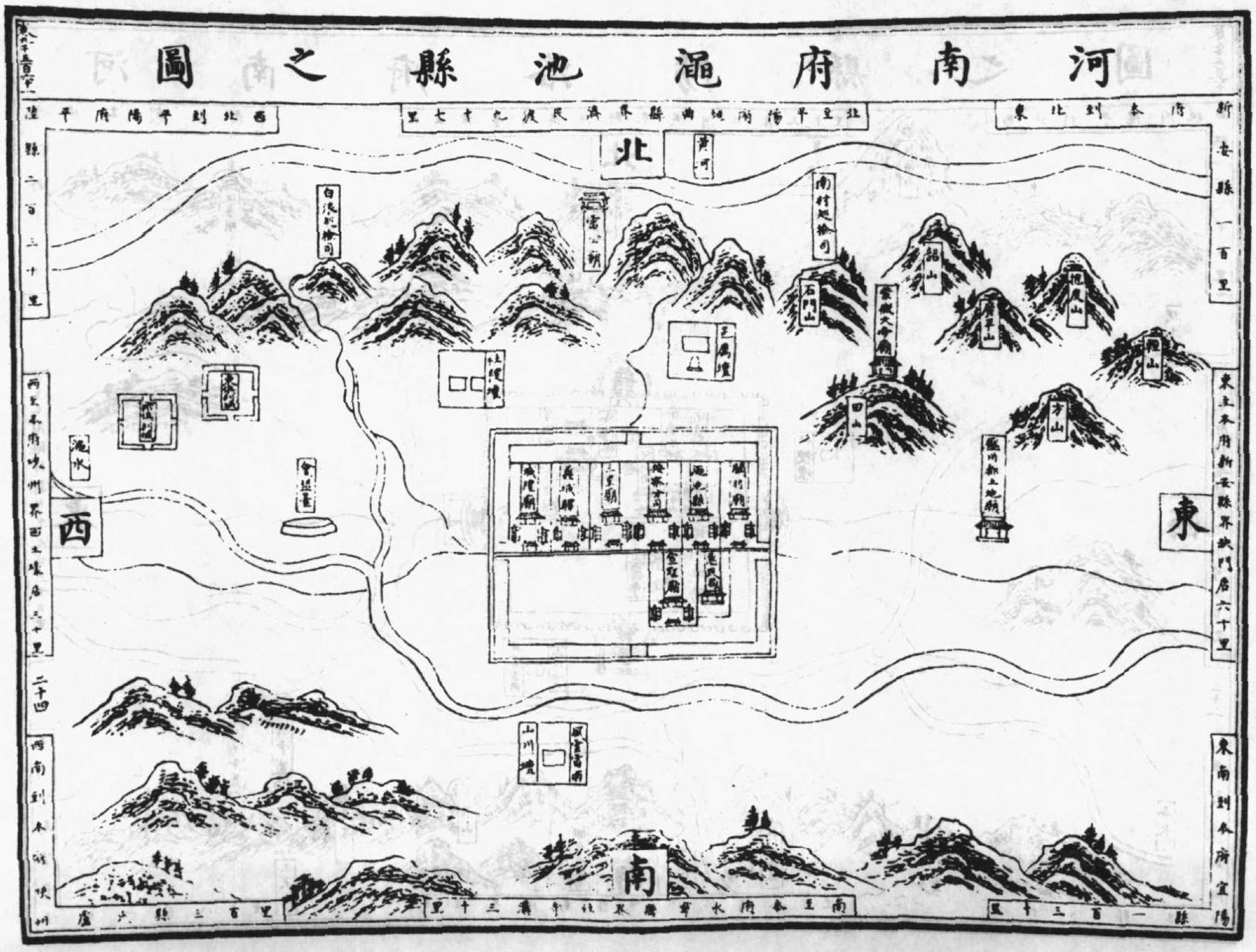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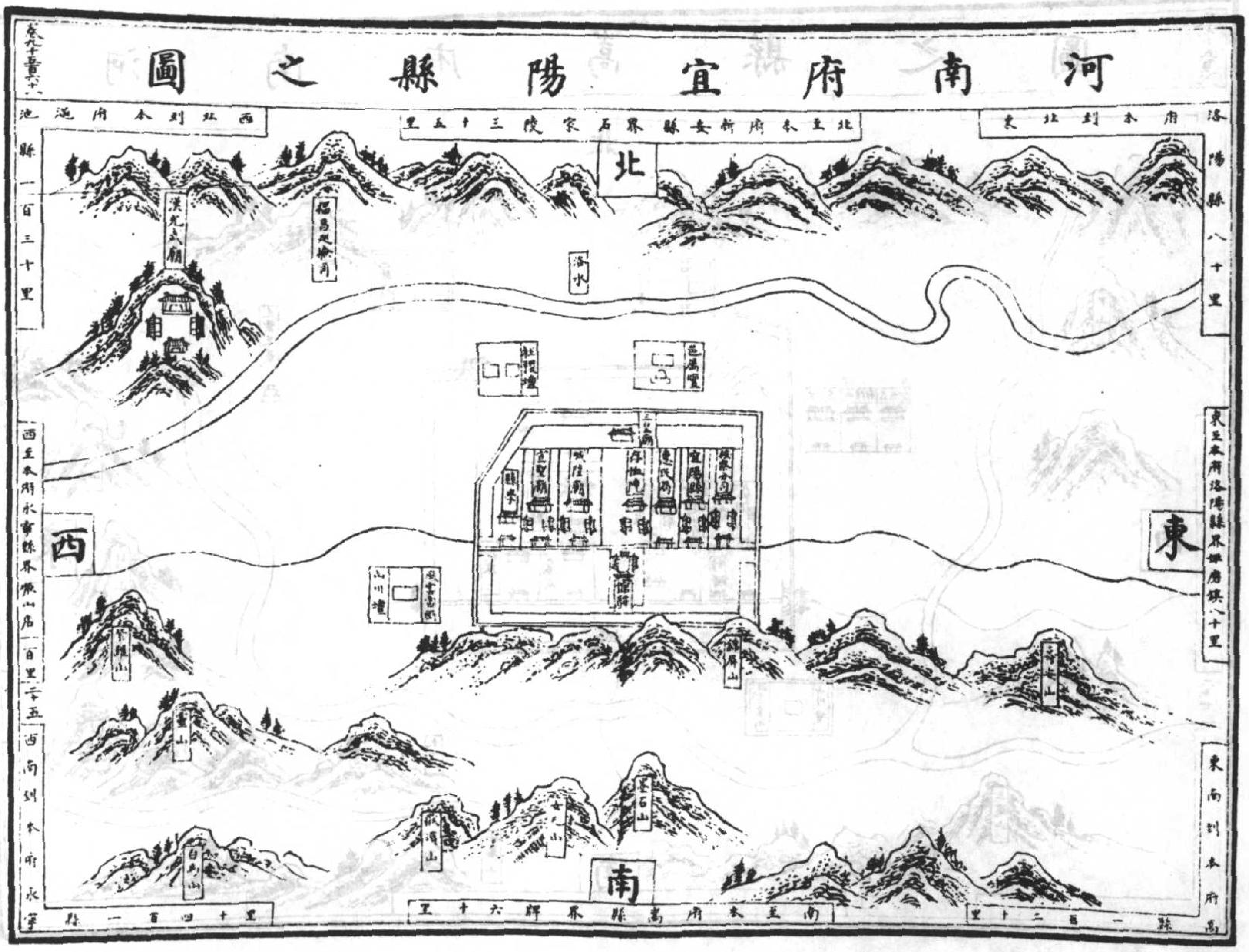
二十


嵩嶽之圖


河南府洛陽縣之圖
西北到平陽府垣曲縣一百八十五里
北至懷慶府濟源縣界黃河北岸五十里
東北到本府孟津縣七十里
北
北邙山
瀍水
郡厲壇
社稷壇
洛陽縣
宣聖廟
安國寺
山川壇
風雲雷雨
西至本府新安縣界孝水河三十里
西
東至本府偃師縣界景家城三十五里
東
漢明帝墓
洛水
伊水
南
香山
玉泉山
三天山
十二
西南到本府宜陽縣八十里
南至本府嵩縣界古城鎮八十里
東南到南陽府汝州一百八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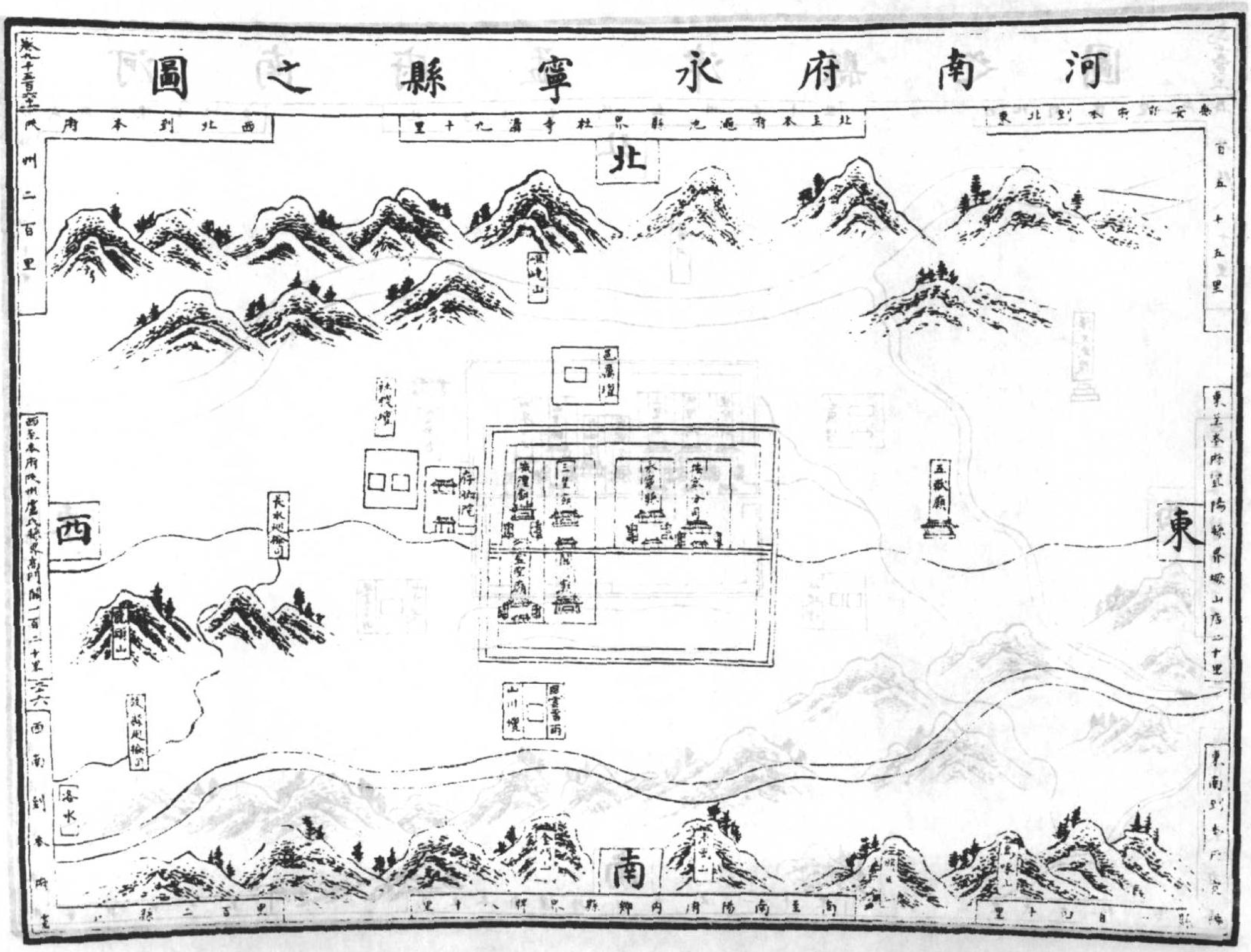

河南府新安縣之圖


河南府澠池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黃河
澠水
山川壇



河南府宜陽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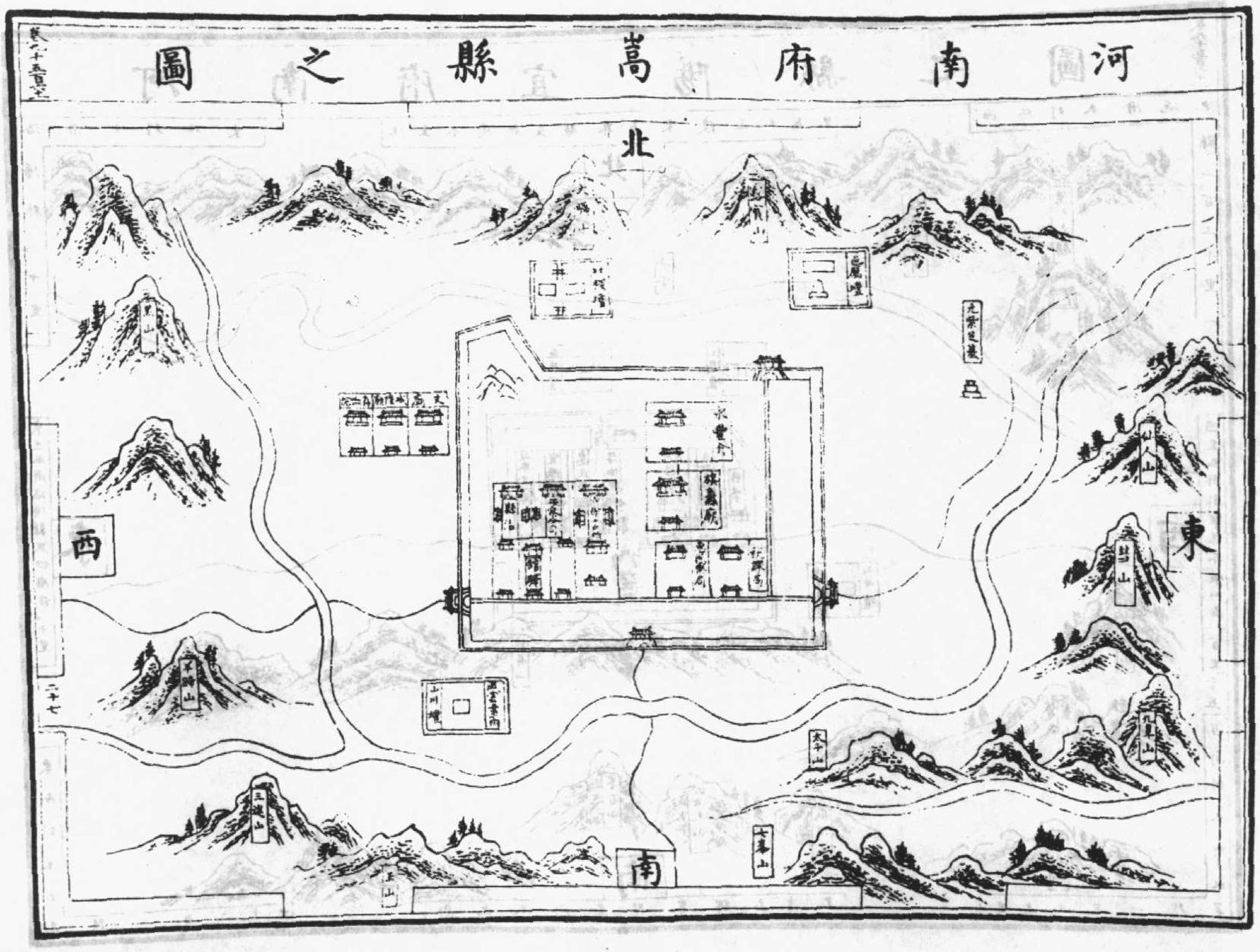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西北到本府澠池縣一百三十里
北至本府新安縣界石家陵三十五里
東北到本府洛陽縣八十里
北
漢光武廟
福昌廵檢司
洛水
社稷壇
邑厲壇
宣聖廟
城隍廟
存恤院
惠民局
宜陽縣
陰陽學
縣學
西至本府永寧縣界撒山店一百里
西
東至本府洛陽縣界[illegible]鎮八十里
東
風雲雷雨
山川壇
錦屏山
二十五
西南到本府永寧縣一百四十里
白鹿山
南
南至本府嵩縣界[illegible]六十里
東南到本府嵩縣一百二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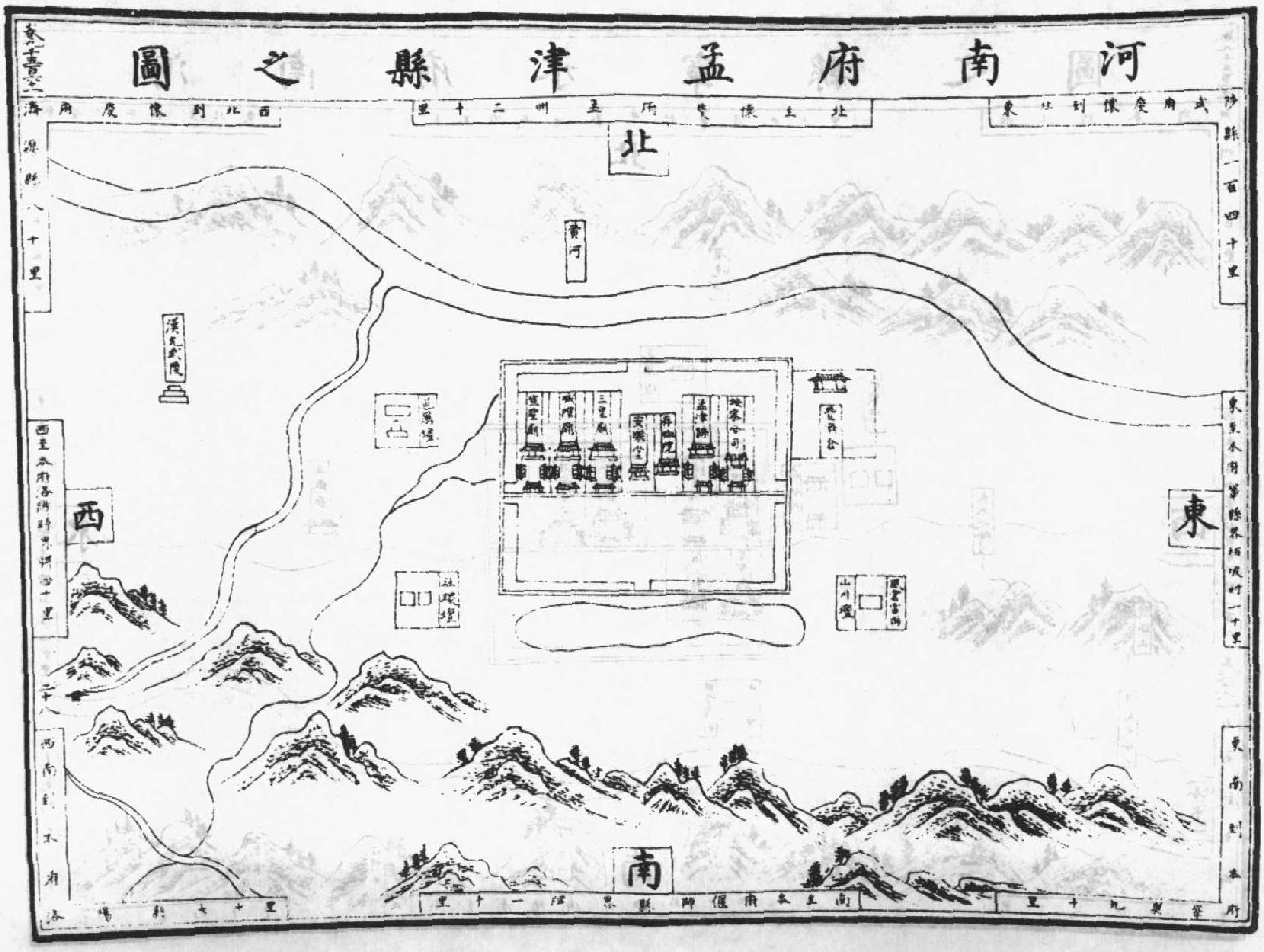
河南府永寧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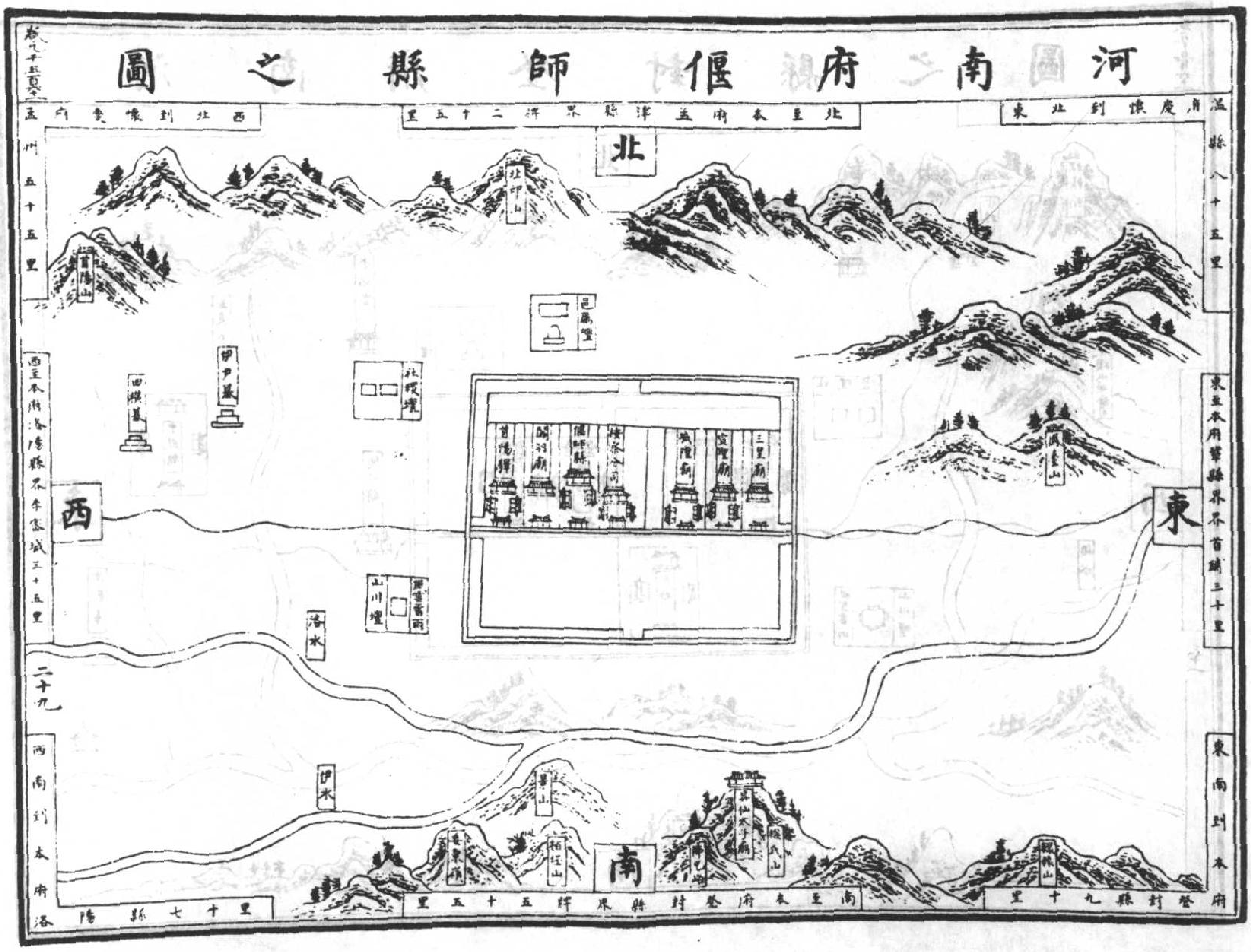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西北到本府陝州二百里
北至本府澠池縣界杜寺灞九十里
東北到本府新安縣一百五十五里
北
崤屹山
邑厲壇
社稷壇
存恤院
陰陽學
三皇廟
永寧縣
儒學分司
宣聖廟
西至本府陝州盧氏縣界高門關一百二十里
西
長水廵檢司
東至本府宜陽縣界[illegible]山店二十里
東
五嶽廟
風雲雷雨
山川壇
二十六
西南到本府盧氏縣二百里
洛水
南
南至南陽府內鄉縣界[illegible]八十里
東南到本府[illegible]縣一百[illegible]十里

河南府嵩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社稷壇
山川壇
永豐倉
儒學
縣治
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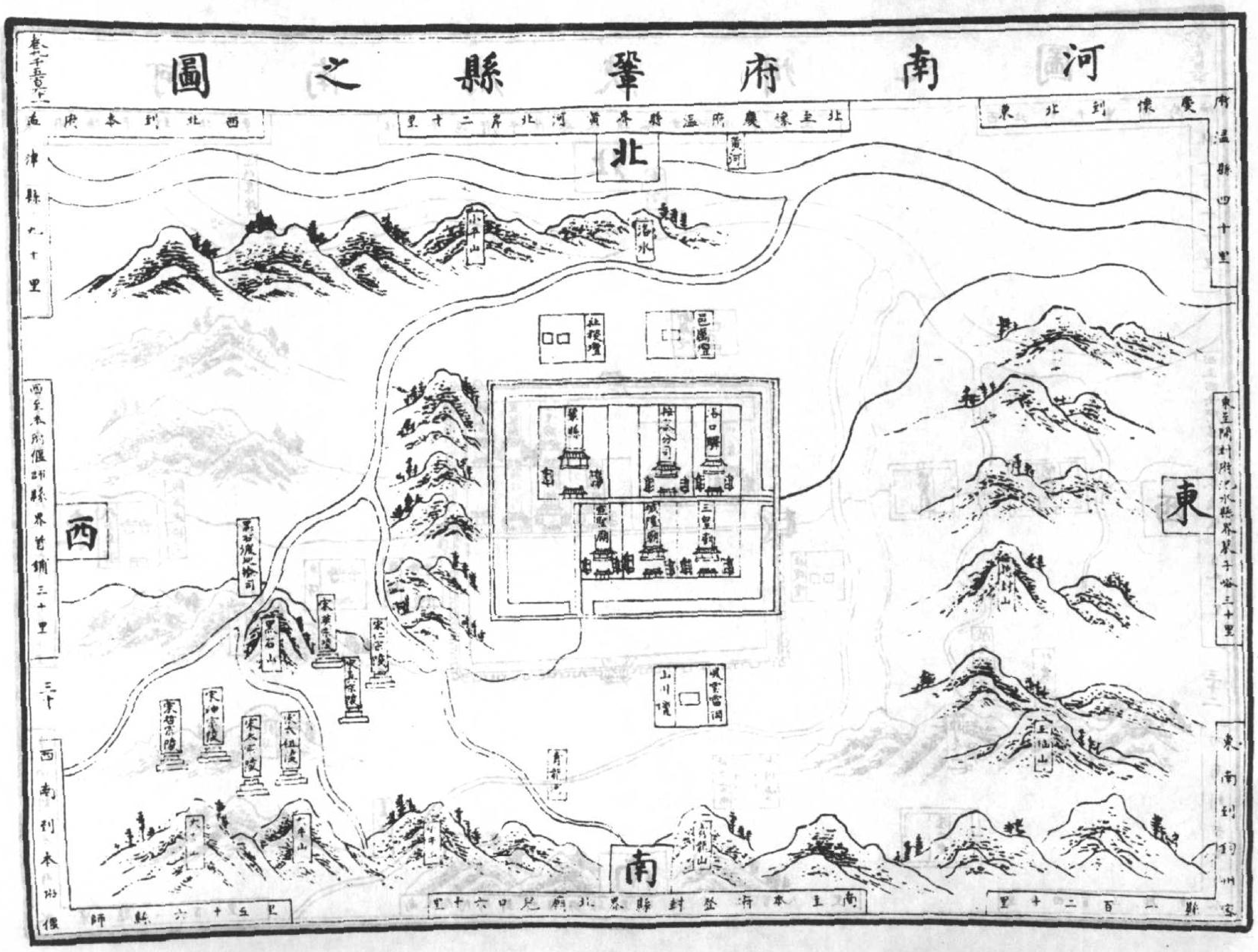
河南府孟津縣之圖


北至懷慶府孟州二十里
東北到懷慶府武陟縣一百四十里
西北到懷慶府濟源縣八十里
北
黄河
西
東
南
山川壇
社稷壇
二十八
南至本府偃師縣界一十里
東南到本府鞏縣九十里
西南到本府洛陽縣七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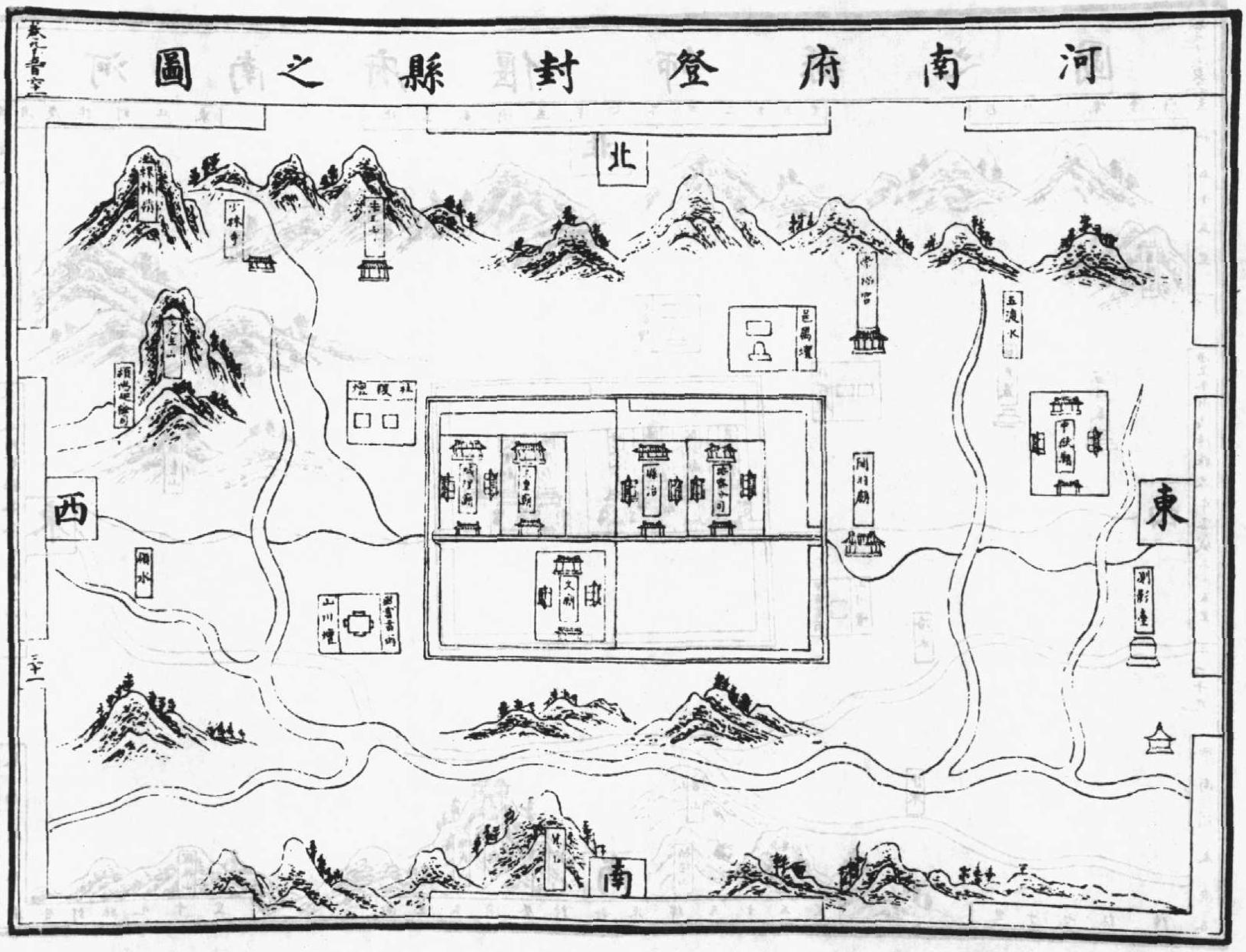
河南府偃師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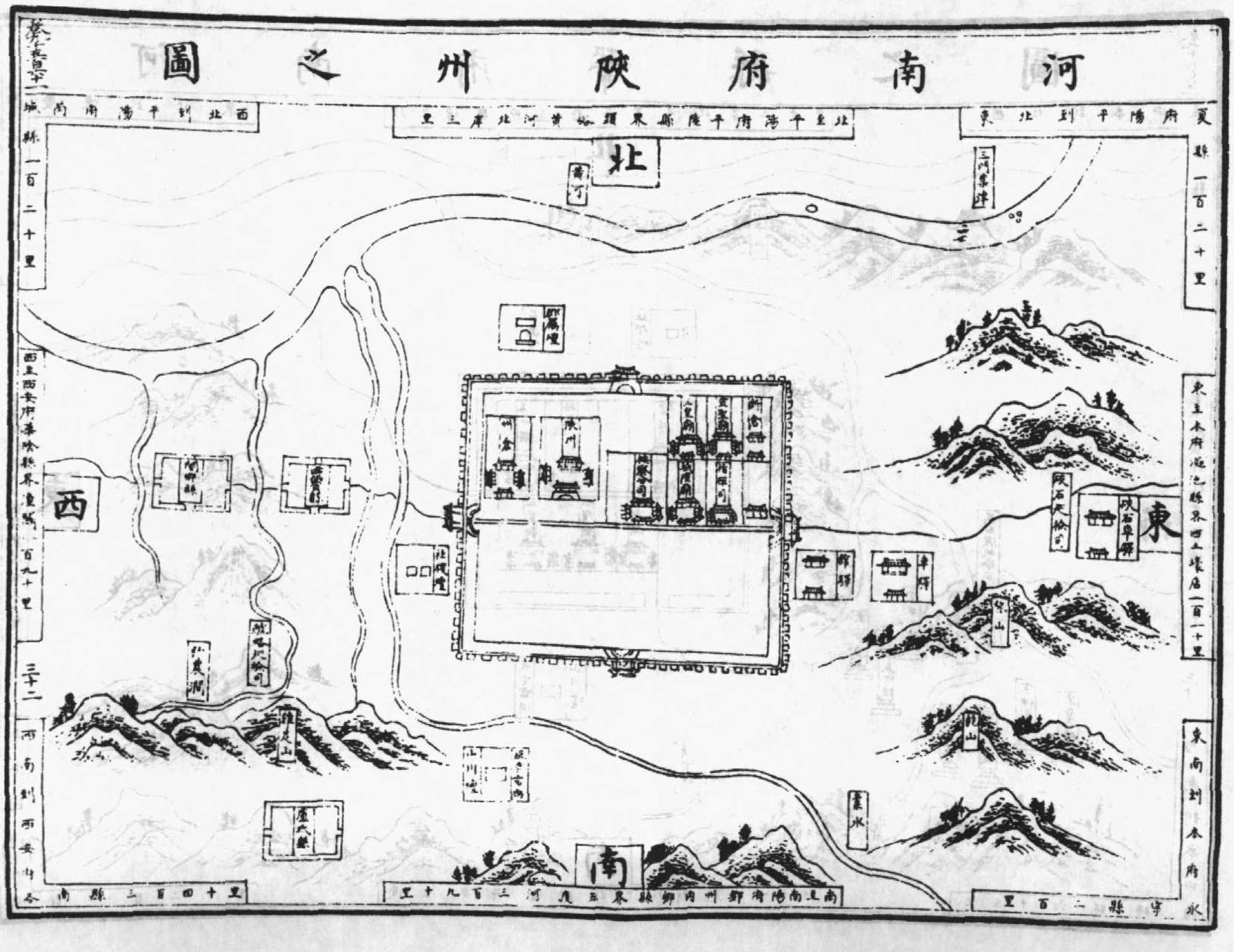
北至本府孟津縣界牌二十五里
東北到懷慶府溫縣八十五里
西北到懷慶府孟州五十五里
北
北邙山
首陽山
邑厲壇
伊尹墓
田横墓
社稷壇
首陽驛
偃師縣
城隍廟
三皇廟
西至本府洛陽縣界李家城三十五里
西
東
東至本府鞏縣界石首鋪三十里
鳳臺山
山川壇
洛水
二十九
伊水
西南到本府洛陽縣七十里
南
緱氏山
東南到本府登封縣九十里
南至本府登封縣界牌五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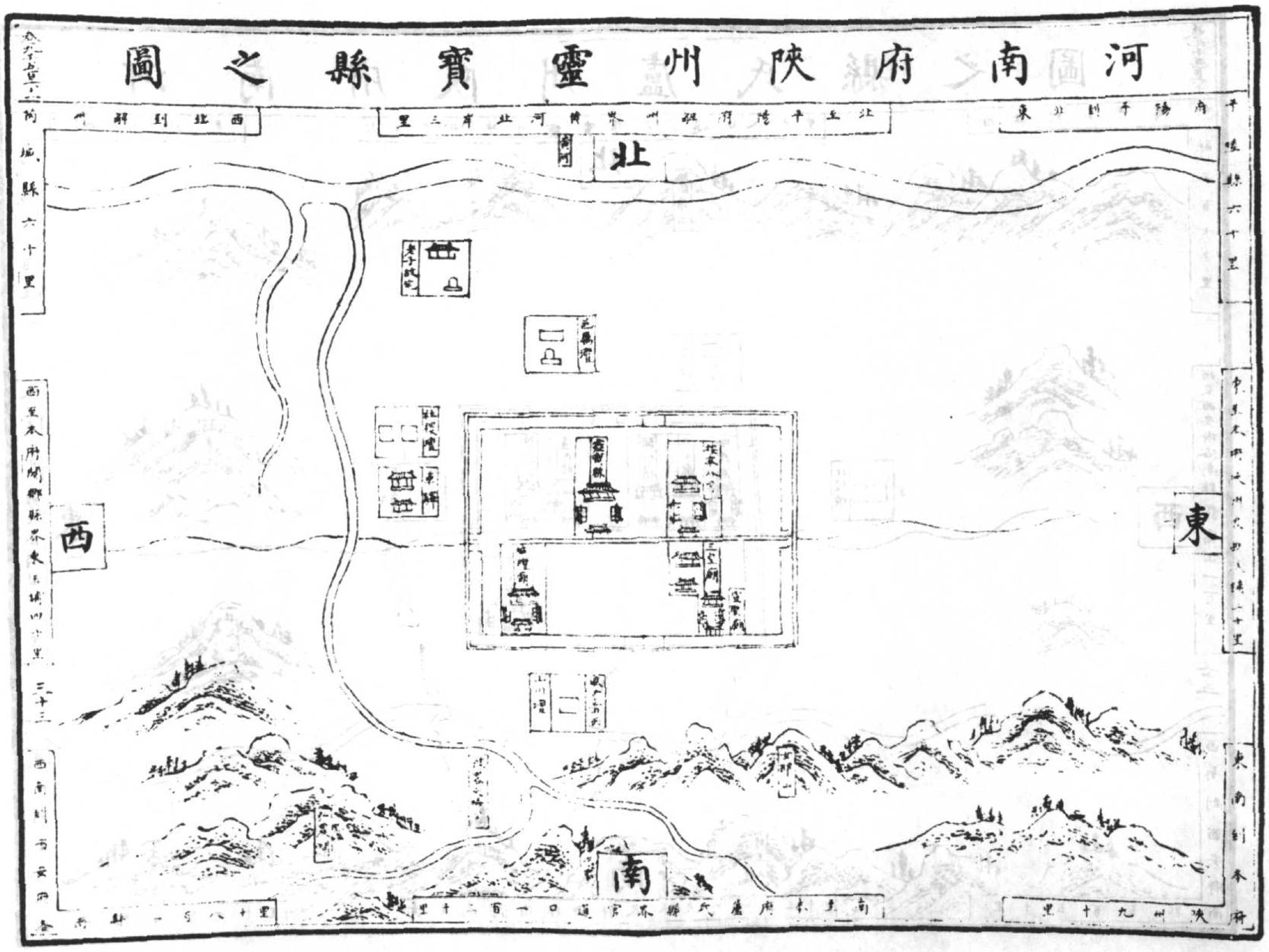
河南府鞏縣之圖

北至懷慶府溫縣界黃河北岸二十里
東北到懷慶府溫縣四十里
西北到本府孟津縣九十里
北
黃河
小平山
洛水
社稷壇
邑厲壇
鞏縣
洛口驛
城隍廟
三皇廟
西至本府偃師縣界首鋪三十里
西
東
東至開封府汜水縣界裴子峪三十里
黑石山
宋英宗陵
宋仁宗陵
宋神宗陵
宋太宗陵
宋太祖陵
山川壇
風雲雷雨
三十
西南到本府偃師縣六十五里
南
東南到鈞州密縣一百二十里
南至本府登封縣界北廟兒口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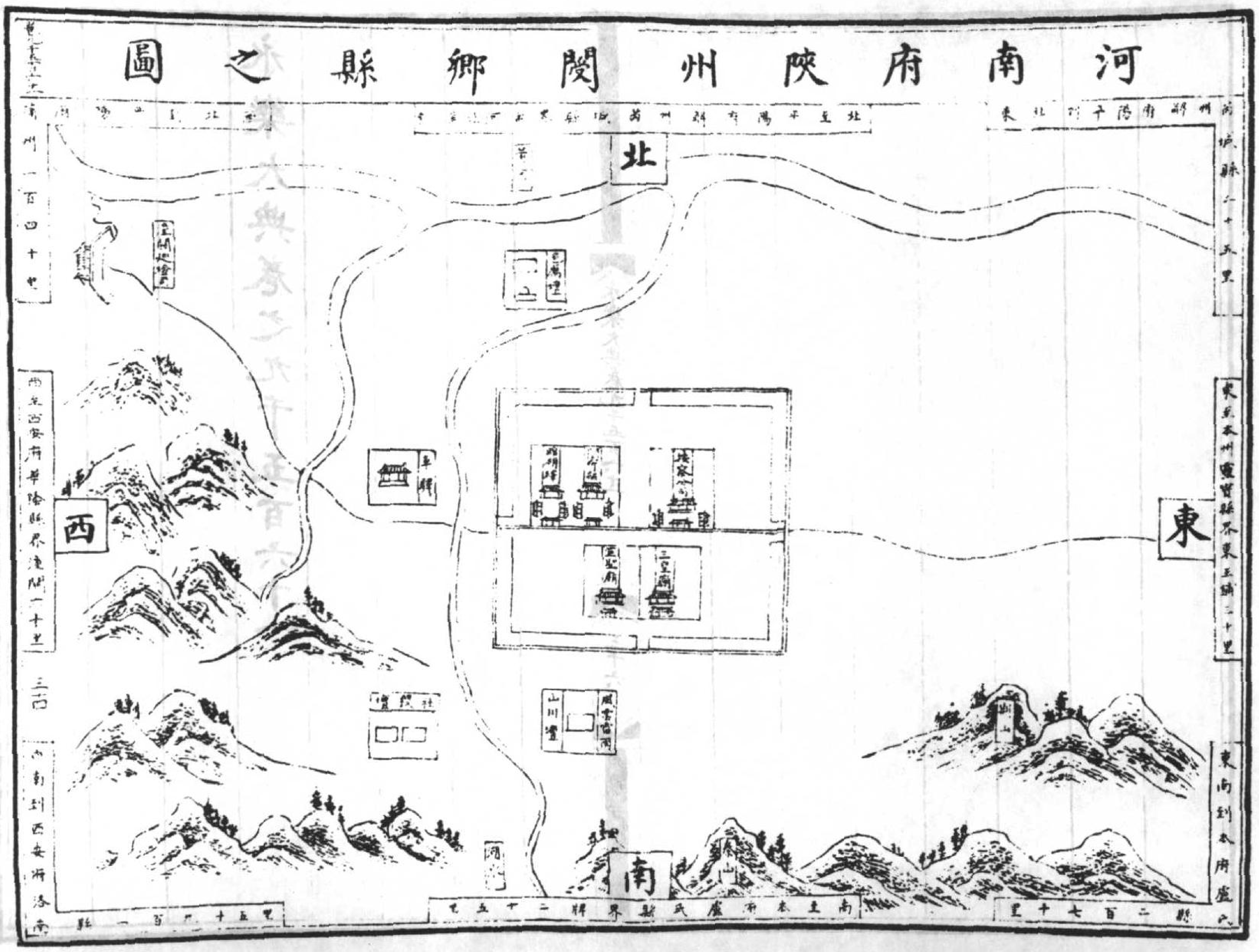

河南府登封縣之圖
北
西
東
南
邑厲壇
社稷壇
山川壇
少林寺
五渡水
測影臺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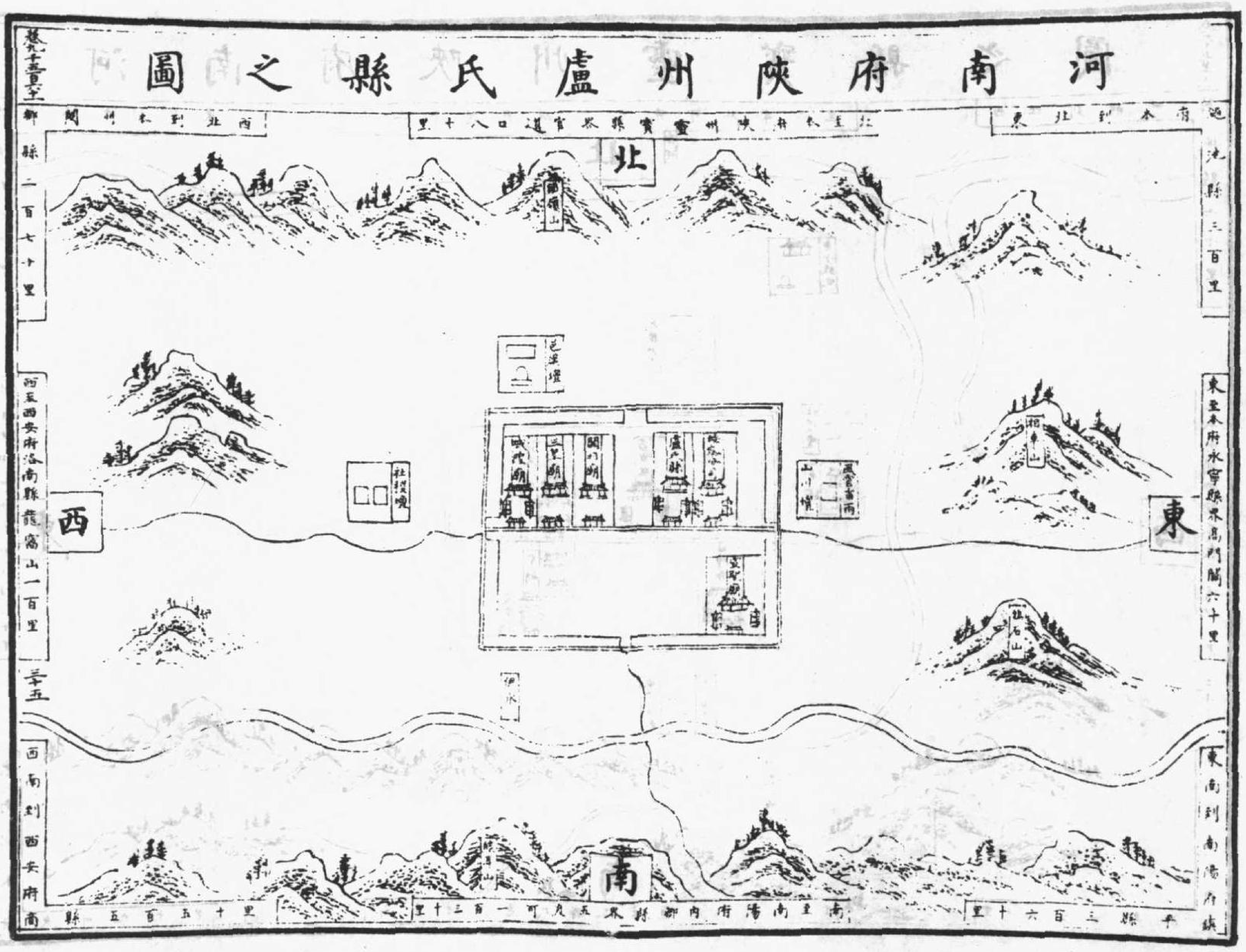

河南府陝州之圖
北至平陽府平陸縣界顆峪黃河北岸三里
東北到平陽府夏縣一百二十里
東至本府澠池縣界西土壕店一百一十里
東南到本府永寧縣二百里
南至南陽府鄧州內鄉縣界五虎河三百九十里
西南到西安府洛南縣三百四十里
西至西安府華陰縣界潼關一百九十里
北
西
東
南
三門集津
郡厲壇
社稷壇
陝州
州倉
三十二

河南府陝州靈寶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西北到解州芮城縣六十里
北至平陽府解州界黃河北岸三里
東北到平陽府平陸縣六十里
東至本府陝州[illegible]鎮二十里
東南到本府陝州九十里
南至本府盧氏縣界官道口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西安府洛南縣一百八十里
西至本府閿鄉縣界東王城四十里

河南府陝州閿鄉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西北到平陽府蒲州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平陽府解州芮城縣二十五里
東至本州靈寶縣界東王驛二十里
東南到本府盧氏縣二百七十里
南至本府盧氏縣界牌二十五里
西南到西安府洛南縣一百八十五里
西至西安府華陰縣界潼關一十里
三皇廟
山川壇
風雲雷雨



河南府陝州盧氏縣之圖

卷九千五百六十一
北至本府陝州靈寶縣界官道口八十里
西北到本府陝州閿鄉縣二百七十里
東北到本府陝州澠池縣三百里
東至本府永寧縣界高門關六十里
西至西安府洛南縣龍窩山一百里
三十五
東南到南陽府鎮平縣三百六十里
南至南陽府內鄉縣界五貝可一百三十里
西南到西安府商縣五百五十里
北
南
東
西
邑厲壇
社稷壇
山川壇
城隍廟
三皇廟
關王廟
盧氏縣
伊水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五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二十二覃

諴　洪武正韻胡嵒切和也諴也許慎說文諴从言咸聲周書曰不能諴于小民胡甝切徐鍇通釋佚彡反司馬光類篇又魚咸切戲言又姑南切嗛也又吾含切又火斬切誓也戴侗六書故户甝切書云至諴感神孔子曰諴和也（按和恐非其義諴似有誠意乎格之義）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戲也玉篇又音嵒亦弄人也揚桓六書統匣母諴咸相感也人相感故味余見見母能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又戲言作誠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諴　篆書 諴（古尚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諴（徐鉉篆韻）真書 諴（蔡袞）

鹹　洪武正韻胡嵒切鹽味許慎說文鹹銜也北方味也从鹵咸聲胡毚切爾雅鹹苦也（郭璞注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乎緘切又醎音感俗鹹字陸法言廣韻鹹不洟徐鍇通釋佚彡反丁度集韻俗从酉非是司馬光類篇又古楚切叓揳廣干祿字鹹醎味不洟也上正下俗戴侗六書故潤下之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鹹古文同上揚桓六書統匣母鹹水潤下所作味也（說文）鹹（釋）鹹（詩）鹹古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潦悖義通作啉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作醎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鹹　篆書 鹹（義雲章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鹹（徐鉉篆韻）鹹（高勉齋學書韻總）鹹（六書統）隸書 鹹（石經尚書見洪邁漢隸分韻）真書 鹹（智永）草書 鹹（章草）鹹（智永）鹹鹹鹹（並張錦溪）鹹（鮮于樞）鹹（趙子昂）

總叙　書洪範水曰潤下又曰潤下作鹹（注水鹵所生）周禮天官食醫凡和冬多鹹（疏冬者北方水味鹹屬冬時調和食鹹亦多於餘味一分故云冬多鹹）天官瘍醫凡藥鹹養脉（注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脉）白虎通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入堅也三元延壽參贊書鹹多傷心血凝泣而色變故冬七十二日省鹹增苦以養心炁潤下作鹹屬水心主血屬火水克火也鹽過於鹹則傷肺膚黑損筋骨西北人食不耐鹹多壽東南人食絕欲鹹少壽病欬及水氣者令宜禁之又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山居備用多食鹹胃氣勞短肥氣折則脉凝泣而變色　鹹傷筋脉而損脾氣鹹走血血病勿多食鹹　鹹味滲泄多食則外注於脉胃竭咽燥而病渴

温革瑣碎録食多鹹傷血

鹵鹹　太平御覽本草經曰鹵鹹一名寒石味苦治大熱消渴狂煩戎鹽主明目益氣堅肌去毒蟲大鹽一名鹽精令人吐主腸胃結熱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録鹵鹹味苦鹹寒無毒主治大熱消渴腸胃結熱狂煩除邪及下蠱毒柔肌膚去五臟腸胃留熱結氣心下堅食已嘔逆喘滿明目目痛生河東鹽池　陶隱居云是煎鹽釜下凝滓　唐本注鹵鹹既生河東河東鹽不釜煎明非凝滓此是鹼土名鹵鹹今人熟皮用之斯則於鹹地掘取之　宋嘉祐本圖經　并州兩監末鹽乃刮鹹煎煉不甚佳其鹹蓋下品所著鹵鹹生河東鹽池者謂此也　政和本草房鏡源鹵鹹純置四黃作銲藥紹興本草鹵鹹即此鹹土也主治已載本經陶注以爲煎鹽釜下凝滓未可爲據本經云生河東鹽池必因水潤而有之當從味苦鹹寒無毒爲正然諸方罕用之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石鹼去濕熱消痰磨積有塊可用洗滌垢膩尚從善本草元命苞鹵鹹生於河東味苦鹹寒無毒主治火熱消渴狂煩去五臟腸胃留熱下蠱毒柔肌膚開結氣止嘔逆鹽不釜煎明非凝滓此是鹼土故名鹵鹹

淡井復醎　北史齊房豹爲樂陵守郡瀕海水多鹹者豹鑿井得甘泉及罷歸井味復鹹

咲土嗜鹹　韓文病人咲土炭嗜醎不得則大戚嗜好與俗殊

儋耳井鹹　蘇東坡集天慶觀乳泉賦吾家居儋耳卜築南城隣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

南人嗜鹹　江少虞類苑大業中有吳郡貢蜜蟹二千頭蜜擁劍四甕又何嗣嗜糖蟹大抵南人嗜鹹北嗜甘魚蟹加糖蜜蓋便於北俗也

好惡酸鹹　宋黃庭堅集答王補之書在中朝時挾文章有名聲居庭堅之右者甚衆閣下不取諸彼而取諸此何好惡酸鹹與時異乎

食鹹　韻府群玉君子喜食酸小人喜食鹹

函　洪武正韻胡嵒切匵也亦作圅揺又甲也又見上顧野王玉篇胡肒切鎧也胡緘切函書陸法言廣韻又音含類元孫干祿字函函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胡讒切亦姓漢有豫章太守函熙又漢複姓漢末有黃門侍郎函冶子覺丁度集韻枉也或作揺鋊一曰木名亦作揺潛通水具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函谷關名過秦論秦據殽函之固注殽謂殽山谷謂函谷太學私試多朸之至天下順之賦第七押咸字孫宗揵云李郭勉忠地復收於

河朔陳吳首難險莫恃於殽函郭守正紫雲韻乃函容字下从曰或作函非釋行均龍龕手鑑函（俗）函通函（正）音咸禮云席間函丈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作函含咸二音與咸義同楊桓六書統匣母𠚖假借槶（亦聲）槶（隸）鏀或从金鏀（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渦音通作咸周禮伊耆氏共杖函注讀為函以此藏杖又感韻字濂悖義說文匣也謂可容一劒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函匣監切則又象匱有蓋之形本作椷作槶非借殽函地名雙音見本音韻會定正字切

匣緘匣形賢函

槶（洪武正韻胡函切同上）（篆書）函（南岳碑）槶鏀椷（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槶（徐鉉篆韻）𠚖鏀（並六書統）（隸書）函（魏石板函並洪适漢隸分韻）槶鍤（並六書統）（真書）函（虞世南）函（顏真卿）（草書）函（張錦漢）函（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日月函　宋史叡明母病祈禱時寒下淚淚為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忽有人授以石函曰此療夫人病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

王函　漢武內傳王母又上元夫人見帝之日多所稱說或延年之訣致神靈之法或乘虛之數步玄之術諸要妙辭帝廼自撰為一卷及所授眞形經書六甲靈符之事帝廼盛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珊瑚為軸紫錦為幃囊安著栢梁臺上梁武帝造玉函遣羅子春將上龍女得寶珠太平廣記唐肅宗為兒時常為玄宗器之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及即位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於臥內　杜陵韋弇開元中舉進士下第寓遊於蜀一日有請者曰郡南十里有鄭氏亭真塵外境也願偕去弇遂與俱往旣入見亭上有神仙十數皆極色也曰我玉清之女也向聞君為下第進士寓遊至此將以一言奉請又懼君子不顧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果副吾志即命酒樂宴亭中酒酣曰吾有寶將以贈君命左右出一小函其色紫赤似玉而瑩徹曰紫玉函也弇拜而謝然去行未及一里迴望其亭茫然無有　衛叔卿服雲母得仙謂其子度世曰今世向大亂天下無聊後數百年間土藏金十汝歸當取吾齋室西北隅大柱下玉函函中有神素書取而按合服之一年可能乘雲而行道成來就吾於此勿得為漢臣也又列仙傳衛叔卿得仙其子度世見之山中曰我有仙方在所居柱下掘之得玉函封以飛仙之印其中乃五色雲母度世服之亦仙舊唐書禮儀志天寶九載十月先是御史大夫王鉷奏稱太白山人王玄翼見玄元皇帝於寶仙洞中乃遣王鉷捩均王倕齊王翼王嶽靈於洞中得玉石函上清護國經寶券紀籙等獻之宋蘇籀雙溪集謝轉朝奉郎牋　項述雲漢之章篆牒金櫝昭格神祇之護寶璽玉函

華琳之函　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手指所施用節度示帝第一篇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第二篇有六丁通眞逍虛玉女之錄第三篇有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第四篇有左乙混沌東蒙之文第五篇有右庚素收攝殺之律第六篇有壬癸六遁隱地八術之方第七篇有丙丁入火九赤班文之符第八篇有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第九篇有六巳石精金光藏影化形之方第十篇有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第十一篇有辰戌丑未地眞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第十二篇有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夫此十二事者上帝封於玄景之臺子其祕慎之焉王母曰此皆太靈群文益三天太上所譔或三皇天眞所造定或九父母眞童所出此華書符藏之于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緘以蘭簡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

丹瓊之函

姬侍類偶茅君內傳漢宣帝地節四年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句曲山數侍女李方明出丹瓊之函

九鈿函　海錄碎事東宮故事太子納妃有步搖一具九鈿函盛之

諫疏貯金函　開元天寶雜詠明皇憂勤國政諫無不從或有章疏規諷貯金函中日置左右時取讀之未嘗懈怠也　山水有圖無遺換鄉坊興廢變初終咸陽父老能言語不在金函諫疏中

石函　昌化縣志臨平湖自漢末穢塞吳天璽元年一夕忽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平人以為祥能改齋漫錄張僧鑒尋陽記云湓口城漢灌嬰所築漢建平中孫權經此城命鑿井適中古甓得石函銘曰漢六年潁陰侯開下六三百年當塞後不滿百年當為應運者所開權欣然以為己瑞郡人號此井為浪井晉書郭文少傳文少愛山水歷華陰之崖觀石室之石函郭功父白公石函詩開函測深淺啓閉以時均欲識白公忠堂堂勤萃張南史扶南列傳漢武帝使沙門僧尚加為塔三層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磚磚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絜函內有瑠璃椀椀內得四舍

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又常至阿育王塔寺設無礙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甖次玉甖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僧慧達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於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趙希湝會心録唐之諸陵至五代時悉為溫韜發掘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鄴侯家傳有隱者携一男六七歲云此子瘵疾顧寄之仍留一函日不可療以函貯之八九日殂以函瘞之後發惟一黑石四方題云神真鍊形年未足化為我子功相續太平廣記呂用之伏誅有軍人發其堂得一石函內有桐人一枚長三尺許身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高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為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　唐相國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常召一僧問己之休咎僧累言公有南行之期公常不樂又曰然則吾師何以明其不妄耶僧曰願陳目前事為驗庶表某之不誣也公曰果有說也即指其地曰此下有石函請發之即命窮其下數尺果得石函啟之亦

無覩焉公異而稍信之　陰長生裂黃素寫丹經一通封以文石之函置嵩高山一通黃櫨簡漆書之封以青玉之函置太華山一通黃金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著蜀綏山酉陽雜俎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豫章志遊帷觀今名玉隆萬壽宮在西山之東南許旌陽故宅也有石函一舊說函有縫而不可開唐初張善安撫洪州強取開之得符云五百年後有狂賊張善安開之善安惶駭復還舊所金陵新志宋朝事實云周廣順中江南伏龜山圮得石函長二尺八寸中有銘云維天監十四年秋八月葬寶公于此按寶公傳葬蔣山宜蔣山自有伏龜山乎臨安志杭州府葛公雙井居人飲此水不染時疾傳言葛公煉丹于此有石函在井中嘗為好事者淘取水去水遂涸恐居人索回石函水甘潔如故台州府赤城志赤山有古塔塔之下有石函墨客揮犀雷煥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曰龍泉太阿能改齋漫録晉張華令豐城令雷煥剖石函得雙劍然以石為函及今而尚存石函所在即古劍池之前二十四步四脅五六尺塗沒其半土人訛為石門云

肺石函

（南史梁武帝初即位詔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從江漢功在河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謗木函

（南史梁武帝紀帝即位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

楸函

（太平廣記唐邠國杜悰節制江陵及覺將歸葬洛陽為束身楸函而即路欲斂之夕王史覺函短憂懼甚遂賂陰陽者給杜氏諸子曰大傅覺特甚凶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盡舉家人俟於別室及舉尸楸函果短遂蹋胸折項骨而入焉）

匭函

（事物紀原）唐會要武后垂拱二年六月置匭以達下情蓋取匣櫝之義也今登聞所投此其始也梁天監元年于公車府立謗木肺石置函欲有横議投謗木于函則唐之置匭制此也國朝興國九年七月改為檢而民間猶呼之五代史後唐蕭希甫傳明宗即位召希甫為諫議大夫是時復置匭函以希甫為使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出投訴

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昧奏已前大辟以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客語登聞檢鼓院有有匭函函有御封進文字者投匭中親事官四人即時舁之至閤門則中官接而舁之隨上所在即舁以前頃有林劭者明州人史丞相親家也嘗權郎嘗啓慶七十之儀德壽意善之其後主上恭請德壽往南內賞大花大花者牡丹劭聞即往投匭上方侍德壽坐中人舁匭而至以為有急奏也發之乃兩詩詩又不工坐降兩秩凡投匭有費謂如投匭親事官每名兩貫文大率費不下一二萬而兩院及親事官等不喜人來投多深藏匭眞人所不見處今進狀者多只是賚封投通進司自有樓受御前文字者乃以匣盛之困內六尚以通（趙判院叔明云）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事多壅蔽始置匭函後改為獻納函

經函

（北史列傳齊韓賢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于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　僕射裴遵慶母皇甫氏少時常持經經函中有小珊瑚樹異特忽有小龍骨一具

立於側。時人以為裴氏祥。上元中。遷慶遂居宰輔云。東川解魔寺僧吉祥甦梧多力。受飯五鉢。日夜誦經。九函池中。魚知其數。以名召之。皆出水面。使去即沒。鎮江府志鎮惡經函在郡城。至丹陽中路。橫貫河底。蔡佑雜記。京口漕河自城中至犇牛堰一百四十里。皆無水源。仰給練湖。自郡城至丹陽中路。謂之經函。東西貫於河底。河西有良田數十頃。乃江南名將林仁肇庄。地勢低於河底。若不置經函泄水。即瀦而為湖。不可為田。經函高四尺。闊亦如之。皆巨石磨琢而成。縫甚纖密。以鐵為窒摽。自運河泄水東入于江。中間獻議者。欲自京口濬河插澯。引江水灌於畎陵。與太湖水相通。可省呂城犇牛二閘。其間利害。亦以經函不可闕。其議竟不行。儒學警悟張文定公遊琅琊山寺。俛仰久之。忽命掃梁間。得經一函。開示味經。首偈遂大悟。知前生事。

書函　事物紀原吳張溫使蜀。謂先主曰。謹奉所賫書函。書之有函。不前見。疑自漢有之也。晉書安帝紀曰。朱齡石伐蜀。太尉與齡石書。署置函曰。至白帝乃發書曰。衆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於水中出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南史宋殷景仁傳。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往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管子太祖徵劉瑾。授以腹心之

任。每有疑事。輒以函令問瑾。凡一夜數十至。太平廣記廣晉州刺史柳渙外女孫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實凝者將聘焉。而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姻。凝許之。凝殺妾而結親。後十五年。崔氏生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机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云汝枉寃事發。宜速理家事。凝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

書達空函　婁伯高好還集晉殷浩字洪喬。為豫州太守。都下人因其致書數反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為人作致書郵。及浩為中軍將軍。敗走。廢為庶人。後大司馬桓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人以為報應。

別付大函　晉書劉超傳。超元帝時為句容令。常年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貲。至超初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訖送還縣。百姓依實投上。課輸所入。有踰常年。

賜詔數函　唐書李靖家藏大字。賜靖詔書數函。上云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一曰。晝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起居狀。皆太宗手墨。

符牒函　唐書元結為道州刺史。西京蠻掠居人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函。結以人困不忍賦。上言請免。代宗許之。

臧著紙函　晉書陶侃為廣州刺史時。王機溫邵劉掾臨賀遣使詐降。侃知其謀。設備擊破之。執劉沈。斬王機。諸將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之。

齎函　京口耆舊傳嚴羽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曰。大士貢名。下士貢身。齎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賤吏。除無錫長。

投函　五代史晉高祖紀。長興元年二月。唐明宗南郊禮畢。加晉帝檢校太尉。增食邑五百戶。尋詔歸任。時鄴都繁富為天下之冠。而土俗獷悍。民多爭訟。帝令投函府門。一一覽之。及踰年。盈積。凡寃滯於獄者甚衆。時論以此少之。

夢神授紫函　太平廣記崔少玄。其母夢神人繡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絕。紺髮覆目。耳璫及顚。右手有文。曰盧自列妻。

箋書百函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字道和。寄於武帝坐。與朱齡石並發書。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

草詔百函　李翰蒙求唐劉瑑字子全。幼苦學。工屬文。才藻優贍。大中初為翰林學士。是時新復河湟。邊事猜繁。院中諸學士或多請告。瑑獨當制。一日草詔近百函。筆不停綴。詞理精當。

燕函　周禮冬官燕無函。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注函鎧也。又曰。燕近胡。胡習作甲冑。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故不置是工也。尚意譬諭篆難誇識者。韋入粵者不敢言鑄。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

飯函　列異傳。景初中。城陽縣吏王臣。當作倦枕机臥。聞竈下呼曰。文納何以在人頭下。應曰。我見枕不得動。汝來就我。至乃飯函也。

藥函　關尹子九藥篇。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

骨函　宋洪平齋集論完顏守緒骨函狀。四月一日上。臣聞漢受呼韓之朝於甘泉。唐受頡利之俘於順天。御戎復讎之功。莫尚焉。恭惟皇帝陛下。以繼志述事為孝。以保大定功為武。北望河洛。欲一洗不共戴天之讎。而空之。京湖制臣史嵩之。遣官奉虜酋完顏守緒骨函。及獲偽參政張大綱夾谷奴婢等。縛致闕下。容臺訂禮。棘廷讞法。將用冕章。青宜結故事。丕舉獻俘受馘之典。震揚宗廟社稷之靈。甚盛舉也。而臣竊攷春秋之義。疑以傳疑。故郭公之亡。闕其事。今守緒遺骨。得於蔡破自焚數日之後。

兵燼所過骸髏紛委何以識其果爲守緒獨夫之首壅以大白月氏之頭漆爲飲器莫不有面目可辨擻爽戾而認殘骼雜離委無所用其明况遺謀又不能無異同耶諺曰鞫之天網當得事實若抱忠義豈無隱諱或懷變詐亦將詭隨皆有不可信者假使得真長陵抔土之痛豈淒其霜骨所能贖適足以貽笑後世臣愚欲望聖心深稽春秋闕疑之義詔以守緒骨函藏大理寺俟它日之參驗天網等不過豺狼弃膂一臠豹之吏訊斷既孚生之以示恩宥誅之以正典刑無不可者舉是大獻臣實妙之乃若以虜士告九廟祝辭第當歸功祖宗德澤深厚統緒靈長則能坐閱大讎之滅毋庸以俘獲爲夸也臣遭時休明非敢道盛美而蔽景光蓋天下至重不可以虛名掩實禍殘金就滅強韃爲隣抱虎枕蛟變叵測君臣上下凜凜以顛危爲懼而嚴備守猶恐不逮顧可侈因人之獲動色相賀而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涣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陛下知慕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臣非所宜言恭俟誅斥

仙人換骨函（稽神錄建州武夷山或風雨之夕聞）人馬簫管之聲及明則有棺槨在懸崖之上中有脛骨二節土人謂之仙人換骨函近城有人深入絕壑俯視一函其上題云潤州朝京門内染師

張某第三女好事者記之後至潤州果得張氏之居云第三女未嫁而卒已數歲因發其墓則空棺矣類說建州武夷山上忽仙樂聲其曲似迎仙客而無節松山中有仙人換骨函甚多在絕壁上

頭代入函（續後漢書甘寧傳初孫權破黃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爲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損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釋飛

駱駝負函（北史庫狄慶則傳慶則子孝仁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後或告其爲不軌遂見誅

蓬苑琅函（宋李曾伯可齋集代閫師壽慶節功德疏敢披蓬苑之琅函並集祇園之）珍果用祈靡筭爰寓臣衷

麒麟函（酉陽雜俎歷城縣魏明古碑韓騏驎碑也魏公藏一本枕中名此枕爲騏驎函）

泰山石函（釋法相傳泰山祠有大石函貯財寶相山行宿于廟側忽見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函石蓋重過千）

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

函人（孟子公孫丑篇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負函（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注負函楚也）

攢函（左傳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攢函注攢函狄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狄狄於群狄至往會焉晉卑甚矣攢才端反函音咸古文晉）世家晉景公會狄于攢函始服眾狄

崤函（文選西都賦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注函谷谷名也其谷似）函故曰函谷二崤兩山名在秦東故曰左賈誼過秦論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漢書張良曰關中左崤函右隴首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東制諸侯　西京賦　左有函桃林重際之塞　蜀都賦　崤函有帝王之宅唐韋郭子儀傳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杜預釋例函許地

練湖十二函（鎮江志戴家函　伍伯婁函　張函　堯函　胡函已上並在上湖　洪家函　新函　觀松函　龍城後函　南石函　秋函並在下湖）

皆舊所置宋淳熙重脩（詳見渠門）

水函（桂林郡志靈渠自全義舊縣之側從岸漸小瀝水漴齧隄爲患始置十函以泄之因以）溉民田數千畝極溪壞每遇南渠少損官即計畝課夫脩築謂之田函夫

壓函（唐韓昌黎詩挂目寶鏡開壓函）

眉函 左傳定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眉函

涵 洪武正韻胡嵒切水澤多又沈也又涵沫許慎說文涵从水圅聲詩曰僭始既涵胡男切揚雄方言涵沈也楚郢以南曰涵顧野王玉篇涵戶男切或作涵涵同上又下涵切沒也孫愐唐韻涵洗徐鍇通釋胡甘反丁度集韻或从今作浛胡讒切同也鄭康成讀司馬光六篇涵又戶感切張有復古編形相類滔滔涵上滔土刀切水大貌从水舀中臽胡感切泥水滔滔也从水臽下涵胡男切从水圅戴侗六書故水函浸也（别作浛）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君天下函如海文選乃此函字與含涵字意似同宜書郭守正紫雲韻胡含切通作函𦈲也文甲冑鎧孟函人此是楊桓六書統匣母涵（統聲）涵（隸）涵（趙）𦈲同上余見侵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潤音涵濡也倪鏜六書類釋水涵浸也或作涵浛又作涵从仌無義趙謙聲音文

（字通匣監切韻會定正字切匣甘匣形賢涵）（篆書）涵涵（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涵（徐鉉篆韻）

（隸書）涵（六書統）（眞書）涵涵（並顏眞卿）（草書）涵（張芝漢）涵（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春養海涵（宋范石湖大全集太上皇帝休道集虛洗心藏密受篆南北如春養而海涵福峻岡陵與天長而地久）

乾容坤涵（宋曾鞏元豐類藁祭齊二臣文、朝廷藏垢乾容坤涵秖解闇韡羈置攣夷）

鋡（洪武正韻胡嵒切鋡也通作函陸法言廣韻鋡別名宋重脩廣韻胡男切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唯恐傷人丁度集韻博雅鋡甲介鎧也司馬光類篇又胡讒切匵也杯也揚桓六書統匣母鋡从金函聲鋡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字滲博義鋡同上韻會定正字切匣甘匣形賢鋡）（篆書）鋡（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鋡（六書統）

（隸書）鋡（六書統）（草書）鋡（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洪武正韻胡喦切。馬勒口。从金从行。銜行馬者也。凡口含物曰銜。奉君命而行亦曰銜命。又官吏階位曰銜也。許愼說文䘖馬勒口中。戶監切。徐鍇通釋馬銜所以制馬之行也。會意。侯彡反。劉熙釋名銜在口中之言也。顧野王玉篇下監切。馬口鐵也。丁度集韻乎監切。或省作衔。毛晃禮部韻漢張敞傳利其銜策。戴侗六書故馬勒吻金也。引之則銜於吻而未茹者皆曰銜。（別作嗛。說文曰。口有所銜也。又作揻。史記曰。閒可揻飯。俗作銜通。亦作函。侗謂函與含同。函於口中曰函。銜於吻間曰銜。）鄭之秀精明韻對銜非揚桓六書統匣母。䘖以此驅馬於行也。（疏注）銜（隸）衎同上。說見庚韻匣母（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倪鏜六書類釋䘖金之會意。又作嗛。又官銜階職前後相銜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馬銜以鐵爲之。所以制馬之行也。會意。俗作銜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馬勒口中者。从金於行中爲意。作衘衘非。今詩出則銜恤。合正。又車聲作䡘非。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銜

（篆書）銜銜（並集韻）銜（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銜（徐鉉篆韻）銜（六書統）

銜（倪鏜類釋）（隸書）銜（帝堯碑）銜（高彪碑）銜（魏受禪表並洪適漢隸分韻）銜（蔡湛頌）銜（朱龜碑並漢隸字源）（眞書）銜（歐陽詢）銜（顏眞卿）（草書）銜（皇象）銜（張旭）銜（懷素）銜（黃庭堅）銜（鮮于樞）

官銜（唐語林官銜之名蓋興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即其義也。亦曰頭銜。容齋三筆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夫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願所書雲實山三大字。其左云。鎭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龍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勳官。只云鎭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唐書百官志叙曰。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同平章事。始以入銜。後循之以爲故事。南郡新書。天授三年。始置試銜。石林燕語。唐翰林學士結銜。或在官上。或在官下。無定制。余家藏唐碑多。如大和中李藏用碑。撰者言中散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翰林學士王源中之類。則在官下。大

中中王巨鏞碑。撰者言翰林學士中散大夫守中書舍人劉琢之類。則在官上。當時官名。而升降厖雜乃爾也。天某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等。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加是名。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以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唐以宰相兼昭文館集賢殿學士。結銜皆在官下。蓋兼職宜然。本朝循用其舊。而他學士則皆冠於官上。此自五代趙鳳爲之也。郤掃編宋朝應差遣多結銜在官上。內則如樞密使副使三司使。外則如轉運使副使提點刑獄皆然。官制後悉移在下。唯奉使外國者猶如故。近歲皆在下矣。凡帶職諸學士結銜皆在官上。侍制修撰乃在官下。宣和間。薛太尉昂罷節度使。改授資政殿大學士。時寄祿官已至特進。故特結銜在官下。官高於職也。其後遂爲故事。特進授學士。結銜皆在下云。紹熙初元。知襄陽趙善俊建議于朝。乞將文臣結銜。依祖宗舊制。除去左右二字。制曰可。時論快之。有望江南一闋云。左右字。從古不曾聞。未必書生能點墨。安知蔭子不能文。爾汝今朝除去了。多謝聖明恩。既不可高談閑論。又不敢藐視同群。但請换頭巾（昔之仕子不敎儒冠）

憲銜（郤掃編憲銜起於唐中葉以後職官志記其所因其畧云至德以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爲之）

謂之外臺按李光弼傳王承業為河東節度使政弛謬侍御史崔衆主兵太原每狎侮承業光弼素不平及是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繫之會使者至拜衆御史中丞光弼曰衆有罪已前繫今但斬侍御史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然則當天寶時諸道參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亡至德後矣予嘗考之開元中宇文融由監察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戶籍收匿戶羨田佐用度玄宗以融為覆田勸農使鉤校帳符得偽勳亡丁甚衆擢兵部員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假御史分按州縣疑此為憲銜之始蓋自後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賞功自方鎮及賓在幕職下逮卒伍之長莫不領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濫莫甚於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卒中猶有端公之稱蓋謂是也元豐官制行悉罷然封拜藩夷君長至今猶然德宗幸奉天還京應諸州郡銜史並假憲銜後至有郡王者迄今用之（楊文公談苑）

連魚繫銜施清臣繪古叢編元稹長慶集制誥有萬景皓端州刺史制具官云前順州刺史借紫金魚袋張九齡曲江集祭舜廟文云攝御史中丞借紫金魚袋張九齡按此唐制服色雖借連魚繫銜與今異也

公田繫銜錢塘遺事提領劉良貴撤府丞陳嵩住湖秀將作丞廖邦傑住常潤任督催之責六郡有尊官平江則知郡包恢撫參成公棐嘉興則知郡潘墀撫幹李補寓公焦煥炎安吉則知郡謝奕寓公趙與訔撫幹王唐珪臨安祭判馬元演常州則知郡洪燾運使劉子庚鎮江則知郡章㣌漕司准遣郭夢熊江陰則知郡楊班准遣謝某司戶黃伸侯竣事各轉一官違人賊一削守臣並以主管公田繫銜

帶勸農銜溫州府志宋敦朴永嘉人登建炎第入臺為御史奏乞州縣帶勸農入銜自敦朴始

水銜宋史陳彭年翰林清秘人謂官銜為一枚水銜

上書不書銜宋史陳宜中傳宜中為人多術數少為縣學生其父為吏受贓當黜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以為黠吏卒真之法其後宜中為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袖而謝之

利銜栢寬鹽鐵論秦攝利銜以銜宇內

馬不加銜舊唐書吐蕃傳渾瑊與結贊會盟平涼約以兵三千人列於壇之東西瑊入幕結贊命伐鼓三聲其衆呼譟而至瑊遽出自幕後偶得他馬跨而奔歸時馬不加銜瑊伏於鬣而手加之凡馳十餘里銜方及口故追騎之矢過而不傷焉

馬殆其銜漢書揚雄青州牧箴馬殆其銜御失其周室荒亂小白以霸

伏軾撙銜戰國策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棬樞之士耳伏軾撙銜橫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西漢書王吉傳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逸游馮式撙銜臣瓚曰撙促也師古曰撙挫也音子本反馳騁不止

竊轡詭銜文苑英華唐張說隴右監牧頌德碑不窮其才故闉扼鷙曼竊轡詭銜之態不作

麋銜本草曰麋春遊牝既多即瘦瘠食此物乃復肥盛因即事名之麋銜

薇銜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薇銜味苦平微寒無毒主風濕痹歷節痛驚癇吐舌悸氣賊風鼠瘻癰腫暴癥逐水療痿蹷久服輕身明目一名麋銜一名承膏一名承肌一名無心一名無顛生漢中川澤及冤句邯鄲七月採莖葉陰乾得秦皮良陶隱居俗用亦少唐本註此草叢生似茺蔚及白頭翁其葉有毛莖赤療賊風大效南人謂之吳風草一名鹿銜草言鹿有疾銜此草差又有小大二種楚人猶謂大者為大吳風草小者為小吳風草也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

婦人服之絕產無子嘉興本按蜀本圖經云葉似茺蔚叢生有毛黃花根赤黑也政和本陳藏器云一名無心者南人名吳風草方藥不用之素問云黃帝曰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紹興本草薇銜一名麋銜採莖葉為用主療已載本經內然說此物合澤瀉朮以治酒風其性味當從本經為正然近世方家亦稀用之

馬銜開寶本草附馬銜無毒主難產小兒癇產婦臨產時手持之亦煑汁服一盞此馬勒口鐵也本經馬條注中已略言之宋嘉祐本按本經難產通用藥云馬銜中日華子云古舊鋌者好或作醫士針也今據本經馬條注中都無說馬銜之事不知此經所言何謂今姑存之云圖經曰文具鐵條下政和本聖惠方治馬喉痹喉中深腫連頰壯熱吐氣數者用馬銜一具水三大盞煎取一盞半分為三服紹興本馬銜亦無鐵也主治已載本經蓋取其滑利之意在方多浮漬用之餘稀見入藥當從經注性平無毒是矣西漢書司馬相如傳諫獵疏時有銜橜之變注銜馬勒銜也

轉頭銜釋書仁王寺僧書唱望江南後出山主一利未幾欲歸詩曰當初只欲轉頭銜轉得頭銜轉不堪何似仁

王高閣上倚闌

閑唱望江南

嗛洪武正韻胡嵒切說文口有所銜也从口兼聲通作銜俗作銜許慎說文嗛户監切徐鍇通釋挾史記書銜恨字如此候彡反顧野王玉篇乎甘切乳也丁度集韻或作咁司馬光類篇乎監切張有復古編別作銜非戴侗六書故胡監切與銜通晉語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韋昭曰猶小小也）楊桓六書統匣母嗛（亦聲）嗛（隸）咁或从甘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漢書大宛傳烏嗛肉蜚其上又有所挾也佞幸傳太后由此嗛韓嫣通作銜周禮大司馬鼓行徒銜枚注枚如著銜之軍法止語也又奉命曰銜又感韻俗作銜非是詩勿士行枚鄭注引周禮作銜魏柔克正字韻綱又琰韻苦簟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爾雅寓鼠曰嗛今但用銜作咁銜非變音見感韻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嗛

篆書嗛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嗛徐鉉篆韻　咁六書統　隸書嗛六書統

涵胡嵒切許慎說文涵寒也从宀函聲胡男切陸法言廣韻寒貌徐鍇通釋胡甘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含楊桓六書統匣母趙謙聲音文字通匣監切

篆書涵徐鉉篆韻

䮛胡嵒切顧野王玉篇音咸縣名陸法言廣韻䮛驩古縣名漢書只作咸宋重修廣韻胡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亦馬名楊桓六書統匣母䮛（亦聲）䮛隸

篆書䮛六書統　隸書䮛六書統

蘅胡嵒切顧野王玉篇胡監切草名也丁度集韻又丘銜切菜屬司馬光類篇乎監切茅屬韓道昭五音集韻又苦咸切楊桓六書統匣母蘅从艸銜聲又谿母蘅（隸）字潫博義居咸切又音堪

篆書蘅六書統　隸書蘅六書統

㼢胡嵒切陸法言廣韻乾瓦屋也宋重修廣韻户監切丁度集韻瓦施屋也司馬光類篇乎監切又下斬切又莊陷切又乂鑑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銜楊桓六書統匣母㼢（亦聲）㼢（隸）

篆書㼢六書統　隸書㼢六書統

稴胡嵒切陸法言廣韻不作稻也宋重修廣韻胡讒切楊桓六書統匣母稴稴並說見鹽韻見母

篆書稴稴六書統

崡胡嵒切丁度集韻山名在脩陵司馬光類篇胡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函谷也楊桓六書統匣母崡从山函聲崡（隸）崡（均）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集韻通作函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殽謂殽山函謂函谷又函谷關名漢在弘農衙嶺今移在河南穀城師古曰桃林縣南有洪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尚有舊關餘跡今陝州靈寶縣魏柔克正字韻綱作崡俗韻會定正字切匣緘匣形賢崡

篆書崡六書統　隸書崡六書統

䎋胡嵒切丁度集韻䎋翻疾飛也司馬光類篇胡讒切楊桓六書統匣母䎋从羽咸聲䎋（隸）字潫博義音咸

篆書䎋六書統　隸書䎋六書統

𪔥胡嵒切丁度集韻鼓聲司馬光類篇胡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楊桓六書統匣母𪔥从鼓咸聲𪔥（隸）

篆書𪔥六書統　隸書𪔥六書統

譀胡嵒切丁度集韻誕也調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譀（亦聲）譀（隸）

篆書譀六書統　隸書譀六書統

濂胡嵒切丁度集韻漬水沾物楊桓六書統匣母濂余見鹽韻来母字潫博義胡讒切

篆書濂六書統

𩜊胡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咸

𥨍胡嵒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咸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𥨍同上

𪀚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字潫博義胡讒切鳥也

𩋙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銜虎聲

𩹏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户巖切魚名

𠰍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和甘切

⿰女咸（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女不淨也）

碱（胡嵒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咸）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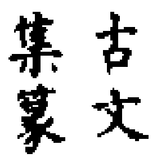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二十二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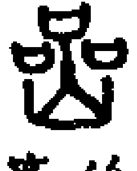
嵒（洪武正韻魚咸切巖也又嶄嵒山高貌从嵒从山與嵒字不同嵒音尼輒切許慎說文嵒山巖也从山品讀若吟徐鉉等曰从品象巖厓連屬之形五咸切顧野王玉篇冝咸切郭忠恕佩觿集嵒嵒上五咸翻山高貌下尼輒翻地名徐鍇通釋五監反張有復古編形相類嵒从山品嵒从品相連多言也鄭樵六書畧魚銜切岸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魚金切嵇康琴賦盤紆隱深確嵬岑嵒亙嶺巉巖岞崿嶇崯戴侗六書故象嵒[illegible]錯立山上也又作巖碞又作礹說文曰岩岸也碞磬嵒也礹石山也郭守正紫雲韻文義與巖同不可兩押楊桓六書統疑母嵒山石疊而危者象三石相重其形足矣恐其未明復以山指之言此亦山之形也启音義同上以石指之言其上疊者石也嵒山之疊石而高者就形嵒隸者碞俗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疑咸切蒙古韻音入喻母今通作巖增韻石窟曰巖深通曰洞書傳巖晉顧愷之傳千巖競秀杜詩重巖細菊斑與嵒同倪鏜六書類釋嵒山之象形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古从品聲古文書顧畏于民嵒孔安國曰取參差不齊之意又春秋師于嵒邑名俗專以此

為嶄嵒字與口嵒字不同作嵓非韻會定正字切疑緘疑迎妍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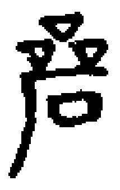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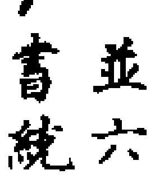


（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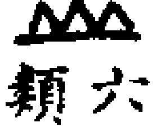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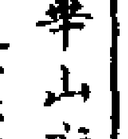


（並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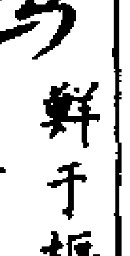
（六書類釋）

隸書



（華山廟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草書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碞（洪武正韻魚咸切僭差書畏于民碞又侵韻碞碞二字即古巖字嶄嵒義與巖巖同借嵒亦取嵒石上陵之義但借嵒與巖字可以重押許慎說文碞磬碞也从石品聲讀與巖同徐鉉等曰从品與嵒同意五銜切張參五經千字牛銜反見周書徐鍇通釋五監反宋重修廣韻五咸切丁度集韻嶜碞山貌鄭樵六書畧石碞象形鄭之秀精明韻作岩非釋行均龍龕手鑑巖也又山高峻貌又音吟僭者楊桓六書統疑母碞俗山貌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濁次音孔安國注碞僭也謂下民僭差禮義徐曰按尚書傳碞碞不齊也取參差不齊之義周伯琦六書正譌碞碞碞石峻也别作巉巖竝非字濂博義疑咸切咸韻音巖又覃音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諭監切亦从石韻會定正疑緘切又險也字切疑緘疑迎妍碞）

篆書嵒（古尚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嵒（徐鉉篆韻）嵒（六書統）

草書岩（鮮于樞草書集韻）

巖

洪武正韻魚咸切險也左傳制巖邑也又峻也董仲舒傳舜遊巖廊又嶃巖高貌又石窟曰巖深通曰洞亦作巗壧通作喦嵒又見下許愼說文巖岸也从山嚴聲五緘切礹石山也从石嚴聲五銜切顔野王玉篇午衫切積石貌峯也礹磛巖徐鍇通釋古言巖廊者殿傍高廡也語醃反又五監反丁度集韻吾含切崖也或省作巖亦作險魚杴切嶔巖險也或省作厳巗嶃巗山貌司馬光類篇又魚檢切磛礹山石貌毛晃禮部韻巗同上又巉巗莊子大山堪巖之下音巖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公羊傳殽之嶔巖杜詩重巖細菊斑傳巖同與上喦字下注云山巖義同不可雙押晉顧愷之有問其會稽山水對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釋行均龍龕手鑑岩（古）喦（玉篇同）巖嵒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巖巖險巗高切拳也險也山厓也又語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岩嗚也礹磛礪也亦作巖揚桓六書統疑母巖峻絕也厓也本五銜（以）協韻余見覃韻疑母巖（同上）余見鹽韻疑母（假借）巗同上本呼儉切（假借）巗（說文）巗（隸）巖同上說見儼韻疑母巗說文石山也與巖通（說文）礹（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濂情義疑銜切通作巗又疑鹽切嶔巖山險也巗嶃巗山高貌岩山岑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論監切石山厂也亦用險巗或轉巗作巗巖巗巖岩非户中歌巗處頃聽俗字俗音巖不出又諭甘切通作礹亦从石韻會定正疑緘切亦曰嵒巖或省作巖又疑兼切字切疑緘疑迎妍巖

篆書巖（党本）巖（並見楊鉤鍾鼎集韻）巖（並義雲章）巖（石經）巖巖（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巖

巗（並徐鉉篆韻）

隸書巖（白石神碑）巖（曾峻碑）巖（孫根碑）巗（無極山碑洪邁漢隸分韻）

巖（隋堯廟碑）巖（華山廟碑）巖（華山亭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巖（智永）巗（歐陽詢）巖（顏真卿）巖（蔡襄）

行書巖（王羲之）巖（智果）

草書巖（王羲之）巖（智永）巖（賀知章）巖（並高閑）巖（張旭）巖（懷素）巖（裴行儉）巖（柳公權）

巖（蘇軾）巖（張錦溪）巖（鮮于樞）巖（趙子昂）

天開巖

（應天府志在應天府上元縣攝山棲霞寺之後去寺三里有天開巖石多特立中有石笋相向其直如截殆非人力）所至故以天開名其巖巖之左有張稚圭祖無擇諸公題字又金陵新志云巖因崇報禪寺左有千佛嶺後有天開巖碧鮮亭白雲菴迎賢石醒石中峯澗石房白雲泉亦云品外泉泉州府志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六里初没於荊榛閒人莫知者熙寧十年有攝令者觀其峯煙雲翁欝疑有異境攀緣而上遂望山海如指諸掌因名之曰天開時龍翁王獻臣有詩云覺皇普照黃金宅西有峯巒插空碧地靈不放幽境開都把雲蘿鎖頑石

擎天巖

（建寧府志擎天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西鄉里有祖聖者道場）

通天巖

（贛州府志）

通天巖在江西贛州府龍南縣玉石巖之側西南一洞高廣數十丈上有一竅露天日故名通天傍有石獅象石錢柱石羅漢石田石柱石鍾又一洞深廣莫窮所上今石井基盤石丹竈猶存一在贛縣西二十里石峯環峙如屏障廣福寺棲其復舊有穴徹山巔故名通天元祐中郡人陽行先隱于此太守林頫號以玉巖翁令行先祠在焉傍有趙清獻周濂溪題名又有玉巖亭嘉定丁丑郡守留元剛始建又輿地紀勝云由廣福院後嶺石如房有石穴上徹山頂王奇詩曰松蘿石室中清雅勝支公地靜無塵到天高有穴通元祐中郡人陽行先棲遁巖中張無盡又琢石佛迨今賞勝因名吉安府志通天巖在江西吉安府太和縣亦名聖巖在湖山寶峯之側有飛泉自巖而下入石罅中旱則禱焉又志云名通天聖巖在傅擔山下菴中所供通天菩薩是也旱則於此禱雨惠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大石樓東有穴見天故名化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化州府石城縣韶州府志通天巖在廣東韶州府英德縣西十五里與碧落洞相去二三里橫岡峻嶺其中石乳聳峙千萬狀約行二里有大竅通天闊六七丈仰望天日煥然宋洪适盤州集通天巖記自英州西南行十五里至十甬頭山自山麓二百步至山半有洞門冷風襲人雖半春晏溫皆挾纊不數步即黑束緼爇火始可入洞之左數石對峙曰菩薩曰金剛神晶彩溢目如沙中星振杖陟嶮奇詭迭露其平處可坐數十百人益深入石小破如盤盂見光却出直東又二百步始大明攢簇穿谽谺蔓樣絲雲在木葉間日影漏入亂石總總所謂通天巖也行前復持火過群石

外厥壤坦然循其石硎然有穴下之多龍田皆分塍畛如綰蛇盤蚪仰視如覆樓閣去人不遠其平處復可坐數十百人撞之坎然如鼉鼓徙扶亦鳴意其下必更空洞其旁一穴類瞀井不敢探地出碎乳槎牙散亂如鐵滓曰龍矢踐之棘趾窮高田有水一丘其下縈石壁有渠云春夏交雍沮不可涉自水丘處實甚隘傴以往列户如蜂房其頂結乳如珠纓如流蘇如裂瓜如垂蓮如肺肝四壁擁上衣有紋褶凝于地者如神鬼形如幡幢如狴犴如帷帳如笥如枯木如禽獸如器物多不可名有冰柱短長小大不一有躡石傅下銳上如壁遂視之如水即之飲不盈掬捫之如龍鱗旁曰輪藏石皆稜然巧非追琢有羅漢小像可周以步有石燕蓬火輙飛去其幽邃隱實莫可窮測予書其石曰有天地即有此巖而生是州官是州與遊予遷客曾無一言標榜之遂使名不絓人耳吁可歎哉同遊者毗陵邵林宗新安董謀道予之叔光晦弟景徐報恩希賜師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記

洞天巖延平府志洞天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治之西七里有定光古佛祠雨暘禱之則應

天堂巖建昌府志天堂巖在江西建昌府廣昌縣東南三十五里嘉定戊辰妙智鑿石出泉以水療民疾苦其後以庵院建妙圓寺於其下

天印巖寧波府志天印巖在浙江寧波府象山縣西七里大嶼其巖如六花印

天然巖柳州府志天然巖在廣西柳州府洛容縣南二十里巖口向西舊稱西祖巖宋改名天然巖巖中轉輪經藏至今緇流居之

天明巖寶慶府志天明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一百八十里紫陽鄉巖口寺側元祐四年提刑張授都捕蠻寇師次小天明墟而愛之因名且留題曰巖口呀然向日闢小橋飛入勢縈回幽深自可逃煩暑況有容泉石下來

朝天巖廣信府志朝天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龍虎山

天井巖饒州府志天井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州縣有洪巖天井巖風巖洞木巖而洪巖最著巖在山之要有石屋南北相通其中雲氣泉石相雜石之如門如堂如帳如象如馬甚多世傳仙跡不一

漏天巖彰德府志漏天巖在河南彰德府彰德縣巖有異木折幹倒植野人號曰交加木云

天柱巖廣信府志天柱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南二十五里巖內有石如柱際其上下焉宋王十朋梅溪集天柱巖云有二一在三井之北一在松羅巖之側厲山一柱揮雲霄三井松羅柱亦高蓮華

深懷杞人念擎天端賴柱堅牢

星巖肇慶府志星巖在廣東肇慶府蔣槃有記轉運判官周淳頤茂叔熙寧二年正月七日遊附蔣槃已東龍昌洞行記云循瀼而上有溪湛然者龍白也舟行逾百步而山呀然者溪口也緣溪口北行數十步漸見幽洞一碧水激而溪深長崖如截高數百丈聳然而峙者龍昌之勝勢也扁舟夷猶迤邐而深靜忽然飛煙散空屑玉而亂下者峯端之飛泉也有巖如劃有石如乳中可藏舟而不知風雨者溪間之峭壁也山迴水轉或掩或絕偃而望之則別在乎一天直而函之則不知其所之游者皆曰茲境盡矣已而少行試窮其源又縈紆盤屈徐適一二曲折恍然嶔崖若闢迎舟而通蓋見溪山函來澄湛秀拔層巒峭峯下鑑淵鋭者螺者若踴若紆又得其氣象淒爽常若秋至潤草巖花異卉鬭發龍潭漥深雷電晝伏是時予與游者浩然而觴覽其身在太虛之上而不知其歎之多也然亦恐其過清不可久居乃移舟疾行將窮而後歸又視其前則有物若我留而與游人有意而情甚相樂者時復掛猱飛雉飲啄而下上游鯈水鳥出沒於前後葆蓋嘉樹可蔭可息又使人愛而不能去者也外游者之樂自溪口至此凡十餘里其千堆萬象嗟予不可得而狀也須臾猿鳴嘔啞漸出乎蹊竹木陰翳隱然而窮者佛寺也此龍昌之太槩也予與遊者愛賞不已既而歎曰大凡山水之嘉非造物者昔嘗着意於其間則不能如此奇且峭也此固神工有私於茲境矣惜乎生不得其地而埋沒已久不為人所知爾予舊嘗閱桃源圖有漁者飇舟而來類於今之游龍昌但無樓屋仙人霞裾飄然俯墻桃飲嘉客而已然而異世荒誕之說予固未知其必勝也亦欲寓為龍昌圖將傳於中州以示喜異者然恐舉盡者之手必不能得其一二自然以此故不必盡也昔柳子厚頗愛永之鈷鉧潭嘗曰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歟故予為縣於此月嘗醉而遊者以三四自視愛而不知已猶恐其往之不容故未始以為勤也其居蠻而樂者亦以此溪矣予嘗客夷陵屢游元白所謂三游洞者梯崖磴險僅至其下未見其所以為勝若以吾之龍昌山奇水麗一洞十里可以浮舟去來如在乎畫圖之中以校其幽深偉絕則媒母之與西子矣使元白昔日知吾龍昌之勝必不肯以此而易彼此溪常漲於盛夏予之遊實在於六月其與之游者洪崖彭德純春陵周茂叔二子皆有泉石之趣是行也與余為三今輒序自誇大亦命之為三游洞蓋山水之洞非石洞也後來者或不見賞猶當俟於後來者昔游在至和二年後二年夏五月廬陵蔣槃記此先生赴合陽簽判任時泝洪

（至掃鄉闢龍昌之勝與廬陵蔣槃洪崖彭德純同遊蔣槃為之記因附載行記之後）

七星巖

（鬱林州志七星巖在廣西鬱林）州南山上葛仙翁煉丹處孔延之詩云穩安樓閣貫空嵌絕頂磨霄凝翠嵐若到白雲猶未半憑君更上七星巖蕭泰登詩當年仙隱七星山九轉丹成去不還百步雲梯通上境一聲鐵笛啓玄關龍蟠石井山靈護鶴逝寥天王樹閒醉倚巔崖覓煑還半疑凡蛻脫塵寰 張信臣遊七星巖桂林平地起山尖獨此奇峯簡簡圓上應星辰三四點中藏空洞幾千年乘槎客子頻相訪騎鶴仙人竟不還多少南來驄馬客品題詩句細磨鐫雅琥詩灘水東邊三四山何年北斗下人寰天文暗宅蛟龍窟地脉潛通虎豹關碧蘚自封巖邃杳白雲不鎖洞門閒何時得遂烟霞趣來此幽棲結大還張雄飛詩仙李巖前閒大還碧沙瑤草水潺潺虎隨客去春尋藥龍作人來夜扣關八桂月華連五嶺七星雲竇接三山洞天說有飛昇處只隔雲煙縹渺間 仙凡景界隔雲泥流水桃花路欲迷八桂寥天連碧海三山聖境上丹梯紫霞深藉神清洞白日猶燃太乙藜夢覺七星巖下月參差煙樹暝煙啼 城頭旭日照旌旗城下驚濤動鼓鼙萬載歌詩猶誦習三年鼓瑟不求齊仙巖雲濕龍歸洞陰壑風生虎渡溪珍重鳳凰臺

上客興來從此躡丹梯 孔思立次前韻 洞府仙書秘紫泥蒼苔露冷鶴蹤迷黃金的礫丹升鼎白玉稜層石抱梯葉縣鳧來飛赤舄葛陂龍去化青蔾瀟然已與人間別却訝花間有鳥啼 楊興詩三四峯巒列斗牛風巖龍穴幾千秋登臨恐遇林泉吏不曰行藏祇自羞 郭祥正題七星巖

七星山色碧離離山下空巖世所希不獨霧深知豹隱有時水長聽龍歸方床瑩徹仙人座紋石縱橫織女機旋剔蒼苔見陳迹李邕詞翰常依稀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朝遊七星巖暮上千山觀東西兩奇絕勢若嶺海半稀覩鴻慶居士集十載汙脩門簪紱侍帝垣五雲深莫窺衆星共以繁一坐牘背書身落海上村山川發餘想鐘鼓眩昔聞星圖煥斗樓兩兩錯地文今日復何日乘槎造天閽日月空扶扶參井安足捫誰當揭其柄為我酌瀛尊藍性之藍澗集何年七星降人間罡風吹作山頭頑九疑雲晴雨峯失五老天清雙劍攢桂林茫茫石如蔟散漫崩騰走平陸鴈行斜落大江濆屏嶂橫開疊蒼玉初疑女媧補天餘又如禹鑿龍門孤神光傍射軫翼上斗柄正指西南隅下有洞穴不可測虎龍蟄伏黿蛇蟠雲根近接羽漏深海氣常帶蓬萊濕我欲舉手招群仙驂鸞直上塵皇前斟酌元氣作雷雨一灑五嶺歌豐年黃公度知稼翁集天上何時落斗星化為巨

石羅翠屏洞析三叉盤空曲壁立萬仞穿青冥客尋舊路不知處龍去千載猶聞腥欲訪仙子問真訣巖扃寂寂水泠泠 經歷觀音奴次韻拄杖訪棲霞神仙信有家聽泉消俗慮拂石看雲花海內年將暮山中日未斜何堪驄馬去回首一塵遮 仙子何年去高風杳莫攀人皆趨捷徑我獨愛空山石溜凝遺像苔深隱舊班繡衣臨斗度欲訪紫芝閑

火星巖

（永州府志火星巖在湖廣永州府西江外群玉山巨）竹高脩古木樛曲地勝景清為零陵最奇絕處宋沈遼雲巢編火星巖下石崚嶒殿閣相望止一僧莫問人間興廢事門前流水几前燈 聯句詩千里熙醇政靈巖嘉訪尋（尸蹔）登亭雲擁坐（柳拱辰）穿徑筍成林（尸）樂遂天風遠（柳）塵隨宿霧沈（尸）綺羅紅作錦冠蓋綠交陰（尸）下顧關河小寒知洞壑深（柳）松枯存舊節花老見初心（柳）旌榮嵐光潤撐疊野氣侵（尸）自愧翁歸拙難攀子厚吟（尸）城樓傳暮角南陌騎駸駸（柳）

台星巖

（保寧府志台星巖一名南巖在四川保寧府閬中縣東南五星紫金山之半大濛山之南唐高士安無傾昔嘗隱居焉松木森羅巖宇深邃宋太平興國中郡人陳堯叟堯佐堯咨堯封昆仲讀書于此後堯叟兄弟並顯賜名台星舊傳縣頭讀書今猶有穿石貫繩之迹又捧硯亭乃宋

司馬池為轉運判官日遊于此子光侍進士何萬記其行末云光捧硯故名亭今不存惟石壁間猶有捧硯二字）

九星巖

（肇慶府志九星巖在廣東肇慶府德慶州城東南悅城鄉一百二十里九峯尖秀因以名焉）

景星巖

（台州府志景星巖在浙江台州府仙居縣西五十里萬仞壁立高處見井邑如錯綺繡僧行撤嘗縛茅以居今為尼菴上有鹿頭巖以其形似之而名長數丈坦曠可步左右崖壁更峻絕云廣信府志景星巖在廣州府增城縣長沙鄉抵河源縣東鄉民以為祈禳之所巖中空洞有石如臺閣或如修廊或如鼓擊之有聲石乳結成寶蓋播折之狀幽邃深窅非秉炬莫能進）

魁星巖

（泉州府志魁星巖在福建泉州永清縣之南巖石峭拔初名啓巖荊棘蔽翳人不敢至乾道中有苦行覺圓依巖而居誅茅為廬閒召於邑士以其縣庠正對名曰魁星因鐫三大字於崖石之上其下琢石為三佛）

壽星巖

（台州府志壽星巖在浙江台州府寧海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一名老人以山如老人狀故名山旁皆盧姓俗傳家墓對此巖者其子孫必壽故更今名）

摘星巖

（杭州府志摘星巖在浙江杭州府海寧縣南三十五里左緯詩云已知星

可摘須信路難通日影穿雲薄天形入水空遥省梁苑雪獨揖楚臺風指點中華地山河萬國雄會稽掇英集僧咸潤捫蘿梯峭石直上青雲端咫尺星斗光冷射人心寒

觀星巖 衢州府志觀星巖在浙江衢州江山縣一百里山勢高峻疑可摘宿遂名之山前有巨石昔有僧寶月嘗飯虎於此

斗巖 處州府志斗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前疊嶂倚空群木掩映有小峯如北斗名曰斗巖

覆斗巖 紹興府志覆斗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南六十里近浦江縣界山峭壁形如覆斗然

朝斗巖 汀州府志朝斗巖在福建汀州府南山崦緣石捫蘿而上俯視城市有佑聖廣祐福善王祠禱必應長汀宰陳顒伯有詩云分明貯秋江一角三山林喬有詩云醮壇夜朝斗在目石室晝卧雲生臂

斗子巖 紹興府志斗子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南四十里巖陡峻高出群峯故名

雲巖 建寧府志雲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西鄉里昔有異人於巖石坐化鄉民宇而塑其像今雨暘有禱必驗衡州府志雲巖在湖廣衡州府茶陵縣東南二十里巖高十五丈深三十丈夔州志雲巖在四川夔州雲安軍舊屬萬州有蘇軾兄弟題字黄庭堅題詩為雲安勝處後人立三賢堂大同府志雲巖在大同府大寧州又有月崖釣雪浮玉白坪並在鳳山延安府志雲巖在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境內舊因此巖名縣名賢多有題詠元楊叔能小亨集新軒有奇石既異人多聞何時名雲巖小字鐫八分承以青銅槃槃底蔵清芬雲根浸新汲巖實俄氤氲客来爭掃地侍香添寶薰主人竟無譽觀者心自欣物既得所主在君即屬君細巨盡如此不須強云云壽王辯漢鼎其説非虚文雲巖新軒石香乃雲巖云永州府志雲巖在湖廣永州府境內西十八里直松嵩山之前松徑數百步始至其巔兩崖稜層皆堆石有蛟螭盤屈之狀其上天隗寶蓋不可形模地勢漸高道人為橋為堂為殿皆因其次第一穴可容百許人嘗陰陰若雲氣翁然而興則斯須雨降巖以是得名由始平及今遂為禱祠之所穴畫處有疊石室其隘云初異物以黄泥封之與道人為界泥今亦化為石指痕尚存　林深路轉山巖虚雲觸石是中立數椽僅足安一室斷鐘聞碧落當晝縣白日孔蘖掛乳竇蜚鼠傳石脊山中古老人對我誦記憶昔為鬼仙家乃藉巨人力劃地剖疆界印泥遺指跡至今百年餘住世三度易吾非梅子真身是江南客阿公鬢未霜阿弟鬢如漆磨子武夷俊邂逅願已適扶携一登覽相與有傳匠林適葉靜能俱

来一同席二子善鼓琴無弦徒掛壁日暮雲已歸今夕竟何夕徘徊卧白雲華胥休更覔合州志雲巖在四川合州銅梁縣縉雲馮時行有詩擬陽之陽羌盧峯千巖萬壑雲濛濛仙人往往遊其中安期羨門喬與松天或使之為扃封咫尺象外不可通我昔杖屨秋將窮洞宮蕭森還遭忽至今寬夢江南東閩君斲石蒼崖穹下無衆客幽襟同君真廣異羌俗翁作詩疾驅勤僕僮斬蘿奮蔚填祝融木章竹箇群蘇空要使帡廂無蔽蒙指塵八極呼雲風坐與九江爭俊雄當有騎鶴来遐沖與君論道如崆峒夫之勿疑求大功慎勿顧此杉楠楓李石方舟集我来雲巖夏初吉巖洞向晩開新增晴空飄飄雨花坐護此燕几垂飛簷老僧開門一揖外但有瓶鉢雲火匳人間日車手可熱道上火傘官爭炎不知此地陰氷雪崖花石蔓駢濃纖傳聞仙人有蜕骨玉塔未許窺幽潛行人各走記名姓浪費粉板相構粘不知蘇黄巖上字端有妙處垂緗縑至今巖泉瀉千仞以與二老爭森巖斯游與子固不薄一餉喜遂清賞兼稽首林間古石佛面目慈忍稚鬢髯狐狸騎項鼠逃滕蒼苔蘇剥侵裾襜我願石佛須少忍欺善怕惡神所懺君不見邇来石佛勝銅鬼會煑翁仲烹飛廉樓攻媿先生集但見雲生谷初無石似巖得名非舊觀貫地作精藍境勝環脩竹門深擁翠杉禪林自佳趣莫問後三三李復潏水集往轉隨高下欹危亂石中寒巖朝起霧空谷夜生風疎竹連殘屋驚麏逐斷蓬求棲問茅舍非淺愛田翁李彭日涉園集送嗣行叟住雲巖　昔在馮光祿精兵代莎車大宛獻象龍權奇天馬駒朝趨不動塵歷塊暮過都銀鞍杳羅帕奚及行坦途一朝伏櫪下局趣時長吁霜蹄繞羊腸轆思在坰野傳聞郭橐駝種蓺絕代無摧秀土膏動安恬肆紆餘儕流失妙理靜躁由来殊木性不受觸剥膚驗榮枯柳侯為作傳臨民真楷模嗣公武夷秀淡然雲水徒夙期壓支遁淵源從老盧膏肓在巖壑浩浩不可汙羹辭公侯聘煙霞閟團蒲免著垢墨衣俯身蛙黽區我本佛國淨示見穢土居譬之噴玉姿隸首徑崎嶇雖懷萬里氣詎可輕艱虞亦如蒔卉木涵養須敷腴根邸蔵橐蝎安忍不剗除名駒即商鑒種術毋令踈邦蘇或蕪蔓三言成於莞願公置坐右愛之良不誣夜窓為長吟霜飈響高梧程公許滄州塵缶編泛舟登弁山祥應宮之絕頂望太湖窺黄龍洞過倪尚書雲巖　蘋浪蹴帆移別浦萄將邀我度遥岑雲開震澤水銀溢風捺洞庭螺翠深神井千尋龍起蟄幽巖四面石成林蘇仙詩句倪公賦萬古清風借嗣音（倪尚書有雲巖賦）元遺山集（并序）觀州倅武伯英嶧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賦翦燭刀有啼殘瘦玉

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屬香之句甚為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為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移植為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斲琴和墨皆極其工嘗得宣和湖石一巖竅穿漏殆若神劖鬼鑿炷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槃水上濃淡霏拂有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奇紛晉聞耳興定末伯英沒於關中楊戶部叔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世變遷徙南北乃復為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然乃為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內其才情風調不減前世賀東山晏叔原故卒章以蕭閑明秀峯故事屬之　壺中九華玉為顏紫烟着水往復還小窓虛明澹相對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窊石偷來定山鬼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欣秀發見眉宇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几上看繚白紆青便千里渾沌日鑿餘空嵌漏天蒸濕饒風嵐世外元無種香國海南真有補陁巖觀州雙骭頻澣被民部平生幾董沐藏舟夜壑未厭深覺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翠射娉婷　有人只欠宣和鄭先覺為君留寫五湖真元同恕榘庵集白雲解作此山春時卷時舒也自珍雨翠晴嵐一千里知君不負百年身無名氏詞造化雕鐫巧真成一洞天曾將修塔遂却許蟄龍眠石現金剛足泉流仙客田炷香吳道者色體尚依然　菩薩蠻調遊人占着巖中屋白雲只向簷頭宿誰解探玲瓏青山十里空　松篁通一徑桀嘐山花冷今古幾千年西鄉小有天

停雲巖 保寧府志停雲巖在四川保寧府南部縣滿景珣家於此巖前為居室至者不知其為巖

雲峯巖 嚴州府志雲峯巖在浙江嚴州府分水縣西北二十五里生仙外鄉四面如削一峯宛在雲中惠州府志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水簾洞後

碧雲巖 西安府志碧雲巖在陝西西安府耀州富平縣南一里巖洞深邃洞門上有石脈成三大字曰廣陽島遠望極分明近視如壁紋狀難曉有名勝題詠及張天師家記刻于石云

凌雲巖 延平府志凌雲巖在福建延平府順昌縣西七里高砂之陽鄉民祭養崇奉真濟香火

寶雲巖 邵武府志寶雲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南十五里後唐同光中陳詵東其名曰禪寂巖一統志後號西巖

翠雲巖 延平府志翠雲巖在福建延平府沙縣西百八十里巖有三洞穴高下相次前有三石筍品叙而立昔左丞張若谷偕陳世卿肄業於巖洞間二公繼貴即巖建寺崇奉南安聖公香火極靈比年鄉民避寇於此并奉巖前長興廟神故寇至屢攻之不克皆庇護力也巖上多黃楊木土人亦呼為黃楊巖鄧柟櫚先生有遊巖詩見集中

雲頂巖 興化府志雲頂巖亦白雲頂峯在福建興化府興化縣北二十五里巖有石室十餘所皆有幽人棲息于此名舊隱巖旁有一巖謂之化蟒巖眠雲閣（有石並峙復凹而上可坐十人對望如閣）釣月灣聞猿洞峯之旁為滌坑巖居其巔（古識云滌坑鄉監無人識雲頂峯前出狀元其下有王將廟先是海洋盜起王將戰沒于賊里人為之立廟）延平府志雲頂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沙常里地名村頭廣壽院之右上架菴崇奉馬仙香火

白雲巖 延平府志白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餘里峪峯之上依巖築佛閣巖石清絶衢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鄉巖有石龍甚異毗陵志白雲巖在直隸常州府宜興縣罨畫溪十五里山刑削拔高百餘丈林木森然上有潭穴雲氣周繞朝暮不絶歲旱祈禱多驗南寧府志白雲巖在廣西南寧府武緣縣東二十里巖口有僧寺樓閣襄陽府志白雲巖在湖廣襄陽府房州竹山縣楮平山劉光祖詩萬竹山中丹葉秋五峯巖半白雲留黃花夾路開無主青嶂隨人翠欲流長沙府志白雲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五十都台州府志白雲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西十五里以白雲常蔽其上故名安慶府志白雲巖在直隸安慶府桐城縣東一百二十里其巖分聯東西者二元朝之時西番僧號了悟禪師以地勝巖幽遂建兩菴于二巖東菴廢矣西菴尚存惠州府志白雲巖在廣東惠州府龍川縣北十里鰲山之陽紹興十七年九月九日郡守韓京率僚屬龍川縣尉楚佺等登高于此留題石壁云良辰尋勝到禪關盡日澄懷水石間白酒黃花聊自若盛遊何必羨龍山

瑞雲巖 延平府志瑞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七里穴實玲瓏蒼石堞疊巖中一穴常滴石乳味極甘香飲之則痼疾輒愈饒州府志瑞雲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之鳳游巖

披雲巖 處州府志披雲巖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南三里

油雲巖 延平府志油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北二十五里地名光明有石一拳歲旱鄉民祈求靈泉以為必雨之應視其石露流消滴則不崇朝而雨

望雲巖 宋趙叔靈集望雲巖詩不見寒山子寒巖日欲曛無人到深處衆木隱孤雲水照秋痕盡霞明晚翠分孤猿啼亦在

誰向此中閒歸葬類藁題李端夫望雲巖圖　太行佳處寓行窠不植庭槐不種莎親舍盤旋全晩節安居閒雅發陽和猿啼萬丈高山木蔦引千年老樹柯大地氤氳生變化山城雨霽月婆娑

歸雲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春田雨既足幽巖雲自歸歸雲無覓處不共鶴爭飛

紫雲巖

宋梅聖俞宛陵集紫雲巖詩高巖日照雲常起吹作蘭花透紋綺橫為步障莉來妝山雨一來風滿耳　章夏詩林表翠光出浮埃不能浣俯瞰松下石冉冉飛雲過何人來棲真復懐須彌座　院之武詩石磴蘿梯隱翠微坐間時有紫雲飛紛紛郁郁來還去難問瞿仙幾日歸　蔡揚詩紫洞本窮幽深疑徹九州夜來風月好應有羽仙遊　張獻民詩朝見紫雲生霏霏暮見紫雲歸戢戢有詩飛鸞舞上下料是仙人潛出入　日破陰蒙照嶽頂紫雲一片拖晴影溶溶洩洩晩不收只疑便是壺中景　元勛詩歷翠捫蒼堅不犯塵衣浣暗香何處花松下微風過當有道人來非煙本寶坐

大雲巖

夔州府志大雲巖在四川夔州府之西北隅渡江二里閒巖谷虛豁入其中者雖暑月亦寒慄上有垂石如滴翠乳前有佛寺左去數丈一小谷正在寺西舊塑觀音像名上下巖其景為秀巖滴翠南軒詩云平地起突兀顛然若負龜初疑斤斧鑿安得此巧奇乃知化工巧精意運神機巖深翠長滴冲冲閟四時　宋周濂溪集連州城西大雲巖留題轉運判官尚書駕部員外郎周惇頤茂叔尚書屯田郎中知軍州事何延世趙之熙寧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同遊

雲鶴巖

杭州府志雲鶴巖在浙江杭州府於潛縣北四十五里

雷巖

宋蘇東坡集雷巖詩空巖發靈籟彷佛如風雷只疑函寶劍天遣六丁開

霹靂巖

汀州府志霹靂巖在福建汀州府城外鄞河坊宋元祐初白晝忽迅雷一聲巖實劃開中有丹竈上有僊茅真神像寵宅從就巖開創立道堂中華陽衣鶴氅之士多游於此臨汀志云在拜相山限舊傳迅雷一聲巖洞遂闢中有丹竈猶存今為佑聖道院

風子巖

袁州府志風子巖在江西袁州府萬載縣重樓巖東三里

古風巖

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高平古風山巖中黑暗明火可入內有石僧石牀石鐘石鼓石橋石棊枰有水一溪自巖而出蔭田百畝有餘其巖與毛公巖白石巖相通深數十里

嘯風巖

宋許綸涉齋集嘯風巖詩人言風從虎風豈虎所出吹萬生一虛石兄故無物　洪适盤洲集於菟嘯空山萬竅寒風出隄防飛將軍漢前有神物

朝陽巖

敘州志朝陽巖在四川敘州宜賓縣十里其山石赭色朝陽所升遠望若虹蜺絳綃俗云赤崖　夔州府志朝陽巖在四川夔州府陽山縣西一十二里周回一里一十步高一里舊經云日出光照此山因名之　永州府志朝陽巖在湖廣永州府零陵縣西瀟江之滸舊無名稱唐道州刺史元結曾維舟山下以地高而東向遂名朝陽有記猶存自巖而下復有一巖流水出其中入于江其聲淙淙然名曰流香洞又有潜澗小有澗潜三洞其旁有亭三曰見勝豁見聽泉凡十七景自唐迄今名賢留題皆鐫于石　唐元次山集朝陽巖（并序）永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兵至零陵愛其郡中有水石之異泊舟尋之得巖與洞於戲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東向遂以朝陽命之焉前刺史獨孤愐為吾翦闢榛莽後攝刺史竇泌為吾刱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恠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口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寒泉潾在幽遠猶宜往焉況郡城井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開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存有詩朝陽巖下湘水深朝陽洞口寒泉清零陵徒為先賢傳木石為娛安可羨　柳宗元詩高巖瞰清江幽窟潛神蛟開曠延陽景迴薄攢林梢　宋黃庭堅詩（并序）崇寧三年三月辛酉同徐靖國到愚溪過羅氏脩竹園入朝陽巖觴彥回陶介石僧崇廣及余子相步及余於朝陽巖裴回水濱久之有白雲出洞中散漫洞口咫尺欲不相見介石請作五字記之　意欲到愚溪竹輿鳴擔肩冉溪昔居人埋沒不知年偶託文字工遂以愚溪傳柳侯不可見古木蔭濺濺羅氏家瀟東瀟西讀書園筍茁不避道檀欒搖春煙下入朝陽巖次山有銘鐫蘚石破篆文不辨塹李表嵌竇響笙磬洞中出寒泉同遊四五客拂石弄潺湲俄頃生白雲似欲駕我仙五將從此逝牽挽遂迴船　又作欵乃曲六千里楓林煙雨深無朝無暮有猿吟停橈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杜陵歌朝陽巖下瀟水深朝陽洞中寒泉清零陵城郭夾瀟岸巖洞幽奇當郡城荒蕪自古人不見零陵徒有先賢傳水石為娛安可妄長歌一曲留相勸　張范詩不污西風一點塵高城三水自中分南樓晚角隨人到北寺疎鐘隔岸聞秀石斸生江上月平泉流出洞中雲暫來還去空惆悵誰更嘲移駁俗文　王羽詩石岸盤危磴煙和曉日濃長桐應待鳳占水必藏龍老樹藤多附層崖路莫從平磯看浪沒峭壁任苔封蕭韻生群籟嵐光簇眾峯何時有達士棲此信蹤慵

東向水西阿。無時物景和。松陰不映戶。曉日在煙蘿。人路應行少。山禽似〻語多。清高知隱者。塵慮自銷磨。牛崧詩躡石攀蘿路不迷。曉天風好浪花低。洞名獨占朝陽號。應有梧桐待鳳棲。無名氏詩崖巔風雨落泉聲。巖下江流見底清。爽岸松筠倒眎影。炊煙漁父近寒城。婁續祖詩瀟江巖上對朝陽。應有梧桐集鳳凰。日暮碧雲還未合。又看飛鏡滿清光。曾協詩和史志道侍郎（正志）遊朝陽巖　經行筆硯看嶙峋。曳履技笻躡後塵。自是高懷元落落。向來喜色是津津。宜搜今古風流遠。得助江山句法新。好逐秋風上霄漢。却留盛事付州人。　薄書堆案阻尋幽。想像高人物外遊。自昔品題多北客。故知物象勝中州。雲經亂石餘膏潤。煙過懸崖自去留。暫俯澄潭倚蒼壁。已疑身世在鼇頭。　輿來小渡與方舟。齊色天教足勝游。但覺賞心追昔事。不知飛詔下皇州。班行便覺九天近。登覽何辭一日留。懸想他時百僚上。亦思清景幾回頭。鄒道卿詩冒雪渡江。遊朝陽火星二巖。既歸戲作。　踏雪尋山亦自奇。歸來追想欲吟詩。孺人顧我忽然笑。却道君今休更癡。胡致堂詩和次山遊朝陽巖　畫船浮客到巖阿。小閣經年又一過。天遠恍如開翠幕。江春渾似〻遠清羅。雨晴風日山山麗。花發園林處處多。最喜四郊膏澤徧。試從堯壤嗣巖歌。沈遼詩觀大水望朝陽巖（元次山所名者）前日巖閒欲結廬。下眺江水百步餘。春水濺濺出乳竇。青山白石半誇塗。不到津頭已三月。誰知江水漲天墟。逆望橫流不敢濟。巖日已有人置魚。于湖居士文集遊朝陽巖記。丙午上巳。余與張仲欽朱元順來游水月洞。仲欽酷愛山水之勝。至晚不能去。僧了元識公意。即其為亭面山俯江。據登覽之會。五月晦。余復偕兩賢與郭道深來。水潦方漲。朝日在牖。下凌倒景。凉風四集。仲欽忻然舉酒屬余曰。茲亭由我而發。盍以名之。余與仲欽頃同官建康。嘗名其亭曰朝陽。而為之詩。非獨以承晨曦之光。惟仲欽之學業足以鳳鳴於天朝也。今亭適東鄉。敢獻亭之名。亦以朝陽。而巖曰朝陽之巖。洞曰朝陽之洞。元順道深合辭稱善。即書巖石。記其所以。張某記。元勛詩煙磴入風路。欹危轉深冥。通明忽到眼。石自太古青。仙人故臺在。何處乘雲軿。趙仁仲詩用山谷韻題朝陽巖圖朝陽山水佳。毫端意無極。發潛十七奇。幻出不盈尺。因續漫郎銘。更寫浯溪宅。俱作畫圖看。靜對天齊石。

東陽巖

贛州府志東陽巖在本府寧都縣。為御史大夫袁公愉讀書堂。公仕南唐。以文行著于時。適值開寶弔伐。即日謝事。歸黃冠布褐。奉母隱此山。終身不出。善八分書。寺觀石刻多出其手。今為雲巖觀。崖勢峭拔。祠像奇古。木鍾丹竈遺跡儼然。是為金精附廣云。曾甦山詞八聲甘州調　問巖雲朵朵為誰飛。向來讀何書。道江南名宦。棹頭弗顧。綵服歸與。無限山中風物。今古屬潛夫。渺渺遼天鶴。塵貫招呼。謾說緇巾縞帶。與豸冠犀飾。憂樂何如。漸橋横米石。國步已趑趄。想歸來頓成憔悴。歎季鷹閒發憶蓴鱸。丹泉冷。崖鍾絕響。夕照啼烏。

太陽巖

杭州府志太陽巖在本府於潛縣西南二十五里。其岡自浪山蜿蜒而來。傑然卓立。每東方啓明。初日炫旭。晴光先照於絕頂。故名。世傳徐伍二僊餐霞服日於此。月朔則朝于天目。又名朝青。崖陰有二石。其形如鹿。平齋洪公招隱辭云。徐伍朝往而暮來兮。雙碧鹿蓋指此也。

夕陽巖

梅聖俞宛陵集夕陽巖詩日腳射空金縷直。下映壁間拔未識。野老先知雨又風。明朝望此重雲黑。阮之武詩晉人僊去莫知春。依舊空巖鎖暮雲。西照滿前無限景。有誰能此憶瞿耆。張獻民詩屹嵲欲到倚山腳。溢雲洩雨摩半空。向晚呀然射頹照。疊石欄欄參差紅。　巖下夕陽燭已然。巖腰斜照光猶射。暮雲殘靄不能遮。始信僊居無晝夜。韋夏詩暖憑磴蘚坐。蔭覓崖松倚。一詣雲屋深。猿鶴頻相喜。霜髯白紛紛。謂我作黃綺。元勛詩東風送花歸。曳杖雲可倚。泉石符宿緣。相見作歡喜。西蟾少遲留。天末霞成綺。

陽調巖

泉州府志陽調巖在本府南安縣興集里社松崎鄉。人登其上禱雨輒應。山半坦平可三百丈。古號陽調。乎淳祐己酉。雲臺主僧雲顥始除地築室。奉清水禪師冲應真人。為祈禳之所。蔡常卿次傳捐金倡始。為作疏語。

北陽巖

泉州府志北陽巖在本府南安縣歸化里。巨石嵌空。極廣而深。舊名鬼巖。有徐道人為農家飼牛。夜棲其中。里人始未之信。曰。投汝以鼓。以聲聞為證。已而果然。乃披荊棘。攀石磴從之。即其地架宇。更曰陽巖。

愛日巖

宋郭祥正青山集愛日巖詩古刹盤深塢。幽巖傳邇聞。三冬藏暖氣。留客待春回。

含暉巖

永州府志含暉巖在本府道州營道縣南五里。唐劉夢得有記。一名白石巖。何子應以金華名巖中之泉。亦曰金華巖。治平己未。周元公以永倅歸展墓。嘗與鄉人同遊。題名于石。

西暉巖

潮州府志西暉巖在本府郡治金山獨秀峯西。宜日之昃。傍有一巖。題曰西暉。

甘露巖

邵武府志甘露巖在本府泰寧縣西南十五里。巖垂石乳。禱雨屢應。紹興年間。僧了宜剏造堂殿。扁曰甘露庵。輿地紀勝云。外有石門天成。景物奇絕。郡城亦有甘露巖。延平府志甘露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東四十五里。地名高灘。揚

晦之詩云。屈曲山腰一逕通。亂雲芳草思無窮。塵埃從此去人遠。我欲誅茅寄一峯。潮州府志甘露巖在廣東潮州府海陽縣獅子山上。有甘露巖

垂虹巖（夔州府志垂虹巖舊名大歷水。在四川夔州府達州大原市之西。巖高十數丈。其下虛敞。可容百人。有水自巖巔流下。春夏甚壯。其勢穹窿。下偱巖壁若垂虹焉。故名。）

玉虹巖（相臺志玉虹巖在支離叟巖東。下對白龍潭。故曰玉虹。）

漱霞巖（元劉靜脩集漱霞巖詩。丹霞凌日觀。餘津浩難收。蒼涼蘇病骨。醉筆浮巖幽。萬象春意融。頹然得歸休。攙攙路傍子。無勞歌遠遊。）

雲霄巖（興化府志雲霄巖在本府興化縣東）

凌霄巖（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登凌霄巖。巖在平地。奇石如巖）

雨巖（宋徐安國西窓集遊雨巖有感　山鬼挽留堅不動。雷師驅棄病難禁。何如穩臥寒巖底。一任蒼生屬意深。韓淲澗泉集雪後過雨巖訪復道　讀書了科詔。公子顯揚謀。歲寒松栢堅。高冢蔚而幽。書標耿冰硯。日屋嵐未收。上馬國脉壽。犬馬民瘼瘳。父母凜遺體。操持夢前脩。四載得重来。長言非燕遊。想燕蘇行跡。稀雨巖丁領頭。共飯少徘徊。我志君勿求。李方叔濟南集二士避雨巖　遇險思共濟。胡寧無異心。而我與夫子。義烈真斷金。陰崖避飛雨。群龍方怒吟。巖中歌式微。相和相知音。辛稼軒集定風波詞（用藥名賦。招馬荀仲遊雨巖）山路風來草木香。雨餘涼意到胡床。泉石膏肓吾已甚。多病。隄防風月費篇章。孤負尋常山簡醉。獨自。故應知子草玄忙。湖海早知身汗漫。誰伴。只甘松竹共凄涼。）

雨花巖（元一統志雨花巖在江西撫州府宜黃縣北三十里曹山寶積禪寺外。有雨花巖。）

雨蓑巖（元一統志雨蓑巖在浙江處州府縉雲縣仙都之西。潭心有小島。上有怪石奇樹。潭之南有石壁。高可百仞。其東復聳一巖。上廣下斂。曰雨蓑巖。）

夜雨巖（臨洮府志夜雨巖在陝西臨洮府蘭州。來脉自山巔而下。夜深露氣重而泉溜愈多。輿地樞要云。）

雪巖（李石方舟集張氏雪巖記　士君子所居。卜築環堵之室。凡以況其德之大小。大德況大。小德況小。窮達利害。寵辱得喪。何關於我。初不以是自累。一惟其學之達。緯乎其有餘裕。浩乎其沛然者。可以充之天下。不獨虛名之取也。五畝土木。四壁甲乙。茅茨丹堊無異用。蓋縷金碧無異塗綠野之比。中書堂。輞川之擬丞相府。一竿之漁。足以自娛於盤谷。一杯之酒。足以自適於彭澤。所況大小。十手十目。于以審知君子所養也。可乎哉。賴回原憲之學。不謂其不堯舜也。伯夷叔齊之學。不謂其不文武也。豈以是自累乎。嗚呼。出處語默。各學其學。達其達。人懸之以天下權衡之公。可塵辱乎。然則雪巖者。吾友張氏子之德有聞於國中。其為學足以稱其所宜居也。張氏子之世忠信孝友。父子令幾傳矣。陽施陰報凡幾事矣。夫人知之。天亦知之。其曰雪巖者。一何取名。況德之廉也。傳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止。所謂止者。其亦雪巖所止之居乎。不華不漏。不湫隘。不壅塞。五儒素業。足以濳祥風。而瑩白日也。名之所況不已多乎哉。誠未多也。昔齊宣王作雪宮。孟子以賢者而後樂此為譏。東坡子作雪堂。執耒耜拾瓦礫。與向者白玉堂中無異。而忠義文章垂世永久。其視雪宮。果何如人也。冬餘則為几硯光明之用。庭戶則為漸積氷霜之戒。憂民則為年麥豐稔之祥。官業則為臨淮潔白之懿。春秋筆尺。雖以大書。君子其亦凜凜於此者乎。雖知此。他日可以充之天下無疑。張氏子名燠。字堯文。年與予上下。同婿何氏。淳熙八年二月十五日方舟子李石記。瀛州集家鉉翁雪巖說　魏晉以後。詩翁才人。為雪賦者多矣。或擬其形。或喻其色。惟恐其不能工。然皆非真知雪者也。雪中有妙理。惟學道君子。潛心內守。篤志窮理者。乃能知之。詩翁才人。不能知也。蓋擬其形。喻其色。求之於外也。求之於外。逐物而馳者也。即是物。窮是理。求之於我也。學道君子以心悟雪。以雪洗心。故能真有得於雪。是之謂格物之功。篇章云乎哉。詞翰云乎哉。嗟夫大化之運。流行於宇宙間。仰而天日月星辰。俯而地風雲雨露。何莫非理之所寓。而雪也得理之精。鍾氣之純。在色為素。於德為仁。實同天地生物之心。譬之於道。廣大而微密。雖萬殊之散見。而璀兮可象。璨兮寓形。而不失毫分。粹然一真。譬之於性。其生也靜。當喜怒哀樂之未發。潔淨純一。豈外塵浮埃之可侵。是謂雪中之妙理。彼喻之為絮。為鹽。擬之為鶴。為鷺。為瑤。為瑛。曾何足髣髴其萬一乎。滄瀛之間。舊號雪苑。士大夫居其間。命雪為亭。為圃。為軒。擬為臺觀。而孟君國祥獨以雪巖扁其讀書之室。或語君曰。此地平原廣野。前無丘阜角圭。而乎以巖居自命。宜有說乎。君曰。吾志在山。吾樂在雪。西山之巖。巖崔嵬萬尋。吾延之戶庭。北苑之皓皓。餘亘千里。吾納之几席。吾與山為徒。與雪為友。巖兮雪兮。不在乎外。在吾方寸之間耳。余聞君言。作而曰。余嘗謂詩翁才人不能知雪。惟學道君子潛心內守。篤志窮理者乃能知之。國祥其人歟。遂書此以贈之。國祥早負鄉曲之望。挺負奇偉。而淡然名利之表。不求聞達。真知雪者也。余未及識。他時歸舟過蘆川。會當識之。元吳澄支言集本長

柔知草長脉風壓岡下老雲仍清名寂寂無名曳白髮蕭蕭有髮僧精嚴撒珠泉噴薄暮煙凝翠石峻嶒寒山生怕人饒舌與作雪巖渠不磨元遺山集負松勁拍四時春齋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層冰千里只愁人韓性五雲漫藁作雪巖圖　萬朵瓊瑤失翠微北風如箭絮花飛明窓試展寒無素類有斜陽為解圍國朝張志道詩峨眉之西古時雪削玉娟娟掛太空山川只今留夜月草木爲爾回春風開門洛下謝過客授簡梁園來老翁梅花滿樹百壺酒我欲挽石於其中

噴雪巖

平陽府志噴雪巖在山西平陽府解州南四里武昌府志噴雪巖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通山縣東南八十里九宮山上重慶府志噴雪巖在四川重慶府江津縣東北馮京市之側高數丈溪流落於石上奔濺如雪黃公庭堅大書曰噴雪西安府志噴雪巖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白鹿半原有一泉方闊數丈不見其底泛溢晝夜無時而息泉流百步臨高崖千尺而落爲瀑布有一大石龕濺爲雪片爲之噴雪巖

月巖

成都府志月巖在四川成都府簡州漢江上流距城十里形如偃月故名夔州府志月巖在四川夔州府安岳縣高灘福聖院之對隱士趙鷟因崖爲之下可容百餘人後巖猶奇一在四川嘉定州龍游縣李昌

圖之亭榭也有九洞繪飾閒鏡佛像榜曰月巖九洞有蒙泉亭惠州府志月巖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金華府志月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南二里下臨大溪巖形如月故名饒州府志月巖在江西饒州府樂平縣西北三十里其中嘗陰又有月山巖建昌府志月巖在江西建昌府境內縣峯嶺側清涼寺之傍有石巖如半月呼爲月巖南安府志月巖在江西南安府上猶縣猶石嶂上穴正圓如月徑數十尺表裏不隔俗謂猶石鼻廣信府志月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東南三里一在上饒縣西三十里一名石橋山巖半有穴穿出山背遠望如月故名月巖寰宇記云山中竅穴如虹橋然外窺如蓋遠望如月雖天台石橋不足以比朱喬年郎中有詩云鑿透嵯巖不記春山腰千古掛冰輪誰知擘破三峯手聊出嬋娟戲路人永州府志月巖在湖廣永州府道州永明縣西南八十里崇福鄉地名六伯町宛然半月廣大高明巖下階級天成因建寺曰椎山階上爲殿階下爲廡艾性夫剩語月巖詩不容天上妖蟇食却許山中狡兔眠雨日見巖成二絶丫頭不老月長圓吳菁湖山集半輪斜月掛巖邊見者多應嘆未圓圓極會如鉤樣曲何如此月鎮嬋娟蕭壽巖心泉學詩槀皎皎應如欲下弦爲誰長掛此巖前行人莫嘯中空洞空洞中間盡是天陸游渭南集幾年不作月巖遊萬里重來已白頭雲外連娟何所似平羌江上半輪秋江湖後集安晚堂詩一巖空洞掛雲山巧印穹蒼半壁環只爲廣寒宮殿遠故留闕月在人間趙元治鷗渚微吟玉斗仙蛇馭飛翰便作琉璃世界看大地山河渾忘却設依桂樹舞青鸞趙蕃淳熙藁論畫以形詩必此東坡老子嘲人癡月巖本是倖空石底事輕論圓與虧　舉頭見日猶爲近何況陵虛到月邊更欲衆回究真妄無人與我共決去　那得空山月半輪天將絶境驗詩人古今來往知多少底事流傳略未聞趙蕃詩過貴溪數里望月巖作　宿雨洗清秋行行早放舟團團正林杪隱隱半巖幽永謝妖蟇食寧須玉斧脩少微并婺女何事獨名州喻良能香山集何年玉斧巧脩成半似明生半晚生易使飛烏來匝繞難將老蚌較虧盈吳都賦蚌蛤珠胎與月虧全　挂枝不逐秋風老水影長隨夜氣清曾是廣寒宮裏客舊遊重訪更含情曾丰撙齋集巖腹刳爲半月形全功天且不能成勿嗟圓處便生缺猶幸梅中堪養明更朔還多終有望究虧已久得無盈須言鍊石補教足使我衆生眼界平華趙二先生南征錄已已春道廣信夜宿月巖邸中三客酌酒論詩拍掌擊案自謂得句且對岳自修云我輩嘲風詠月自有所得夕惟狂妄因思月巖爲山甚異午夜月出

於巖之中桂影於月之上月有小大桂有廣狹此山之所以異詩之所由作也然騷聞集上留詠篇章無慮千萬求其絶稱者亦鮮儷偶三客出天壇字韻索筆和之三客頓首謝罪特界壁以留歲月　華岳韻六丁一鑿空雲煙滿底勒駕驅神仙冰輪推出月中月玉斧劈開天外天便把嫦娥騎鯨去却呼羽客泛銀蟾更邀王母瑤池酒今夜廣寒同醉眠　希蓮詩

涵虛一境絶人煙掛呈貫月棲羽僊移來海上三島地與作人間幾洞天追遊有客驂鸞鳳滿座清光延兎蟾舉頭耿耿照不寐料想無人醉欲眠朱昱潛山集赫日方正中忽見第二月老木盤硬枝扶疎員桂葉煙雲成顯晦弦望靡盈闕初無大小餘可以壓沒減但能照行人千古次山側却嘲天上輪晝夜不停轍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青山吐白玉團欒光萬頃何時飛來峯著此破昏暝料想清夜闌主人深自領安得招歡伯三人成對影韓淲澗泉集本意遊雲洞因行過月巖西風低細竹初日上長杉壓外多傳隱人間易謗讒逍遙且黃帽憔悴付青衫錢塘書裏集等造化功此巖何與絶其高僅齊雲中空杳如月如月月不圓望之光芒全何人植蒼桂婆娑亦相緣凡物偶有象愛好難獨偏雖名雖自人所得重天然詩者術巧思或比蝕與弦由來假借中奚必加鑽研頃安世悔菴後編少

日曾相識重來有故情殷勤前度月依舊向人明擾擾魄生死區區輪滿
盈何如長半掩萬古不西傾　葛立方歸愚集頭轉狻猊身卧虎斕斑苔蘚
蒼頽古鑿空融結寶月形只露半規餘未吐正觀傍睨苔有根擬債天工
脩月斧桂樹宵窊墮子香未見姮娥來倚樹姮娥只今居廣寒虹橋幻成
愁阿滿阿如巖實守孤潔却視玉兎飛雲端雲端之月有圓缺常在爭如
石中月爽光萬丈照幽巖石上雲端兩奇絶馬虛中霞外集賦月巖　高
巖挺雄姿本根坤地軸青天月飛來炯炯照幽獨我嘗觀徼妙識此真面
目理愜心自知慎勿語流俗　明月無古今寒巖了今古體用元不殊明
晦從吞吐既不昧本根疇能異風雨持此問虛空虛空定相許儲丈卿詩
天然合成壁落日透巖暉不盡團圓影應知晦蝕機騎蟾人已去擣藥兎
忘歸惟有婆娑桂吹香度谷衣　徐梅埜先生集大巧工夫本不全清光鑿
破未教圓豈無妙補蒼穹手脩滿冰輪送上天　姚成一雪坡集巖影缺空
月欲圓天風吹動碧雲端到天一半已如許直到廣寒應更寒　李忠定公
集留題月巖　廣寒宮殿寄幽巖忌滿非緣玉斧戡皓魄半輪橫道左清
光千古照江南　陰精凝結元無質神化胚胎豈易深好是月華生碧落扶
疎桂影遠相參　吳芾湖山集遊月巖仙人蛻骨幾何年姓字于今祕不傳
石壁蒼崖無處問空餘洞府尚依然　平生性僻喜巖居事不如人只守
株擬欲結茅依石肆仙人還許我來無　徐安國西窓集題重遊月巖　老
眼重游識舊模踟躕凝望意何如峯回路轉驚埋壁雨散雲收憶墜梳日
借空明還皎皎風搖桂影亦踈踈劇知羽舞歸來久幾對高寒相步虛
頻年往返城西路目送高巖有底如正想壓予思繳射偏疑賞鏡罷粧梳
一夫傲像成何益千古標題顔不踈安得衝空挂枝枝飄然容我一冲虛
徐衡仲詩月巖道中　萬空煙雨暗藍輿卯酉昏昏困未蘇巢眼神驚恍
如失倚空凝面擁蟾蜍　又次張子永同遊雲洞月巖　瘦竹頻敲稚子
班此身何似白雲閒詩成醉墨三千首欄倚斷空十二閒怪石驚心排疏
硯飛泉當面瀉潺湲惝然莫下歸時路又見山頭月一彎　徐似道詩過月
巖　橋虹跨水千尺巖月倚空半規窺脫相看如昨夕喝佇立移時陳季
陵太倉稊米集上饒道中望月巖　瘦馬度莽蒼悠悠忽長年群山不知
數衮衮來眼前忽逢天上月下掛蒼崖巔炯如碧玉玦中空實雲天巖柯
亦薄相為作蟾桂圓陰晴無顯晦千古長嬋娟而今馬上夢憶我江南川
江空月自吐萬頃含風煙靜聞欸乃聲入我獨宿船誤從塵網中見似喜
欲顛何當追昔遊擺脫區中緣買地結茅屋攀雲躡飛仙朝吸白露光暮

飲山根泉清歡僅可結浩歌與周旋　楊誠齋集宿月巖　月華無滿亦無
虧天借寒光劣半規長掛冰盤下弦魄新生丹桂出輪枝偏令南省登金
客爭賦東堂片玉詩傳語嫦娥還有妹請分一箇住幽奇　李曾伯可齋集
巳酉夏詠月巖　老蟾竊靈藥墮竄下塵寰迹誤來石江名虛巫峽山長
風送之來寄影千丈巖列壁當層雲虛白生光寒婆娑仙桂影中着孤根
蟠究究學翁初盈盈一鈎彎如出滄海頭半揭煙霄端風雨不改度晦朔
從循環山靈奪天目作此奇戲觀開盡來去人了不蒼其頹所欠斲畫始
一闕難磨鏡憑誰駕長梯取置懷袖間為施玉斧工脩作寶鑑團豈無女
媧之手呂翁指運此神造應非難何如存我真面目嫵媚一笑只作青山
看陳傑無為集題信州月巖　岡路陰陰忽半規無盈萬古亦無虧鑿開
空洞地有眼劈下廣寒天不知小着山河偏影處平分掛上弦時遊人
莫訝清光少照見江東興盛來名賢詩題月巖　世道從來滿則虧十分
何似八分奇青山作意常千古只露巖前月半規孫覿鴻慶居士集月巖
寺寺有巖石高數十丈一穴中空如半狀號半月巖　老蟇蝕月缺破鏡
擲道邊金樞壞一夕玉斧斷千年何人挾寸鐵捕羽飛上天但令蛙蟆死
重看十分圓　段允迪詩題倅治月巖石　巖月韜藏開歲深故老空傳無
處尋一朝採起汚渠下何曾焦桐遇知音高才囿未識男幾女亦埋沒隨
浮沉春風斷蝕土花古夜雨萃出苔蘚侵冉侯通守湖海士搜奇不吝橐
中金終日坐對無俗塵大書傑句銘石陰此書定知傳不朽後人視昔猶
視今　歐陽守道巽齋集題興善院淨師月巖圖　君不見長安市擾擾行
人如聚蟻不惟賈客與廛民往往廷紳大夫士投身閙處思山林欲歸未
歸長苦心夜深燈火如白晝嘔啞絃管喧繁音孤客欲眠眠不得四更五
更人暫息忽然車轂鳴枕中百官朝早傳呼亟我時起坐一喟然推牕窺
月方流天嗟哉市朝不知夜絶此清景何由緣歸來重見麋鹿伴塵勞餘
業猶羈絆高僧過我出畫圖月照巖心僧仰看有巖有月儘佳哉僧又不
俗何方來此巖豈是南海觀不然五臺峨眉鴈蕩與天台巖空月圓僧靜
坐不用話頭勞勘破人言腰錢騎鶴上揚州何如巖中月下從僧遊程公
許滄洲塵缶編題信州半月巖巖際半輪月神工幻怪奇本來無顯晦何
自有盈虧嵐霧凝蟾彩藤蘿影桂枝能令萬里客為爾憶蛾眉胡廣渠然
集題上饒半月巖　何年落月掛蒼山長似瑶梳插翠鬟擬琢半輪皆魄
處莫教如玦只如環　瓊樓玉宇匝天關織女天孫靜往來月姊故應羞
老退讓除私館墮巖限　每見雲端上下弦遙憐破鏡兩娟娟願移此景

塘宫去。月月當令一再圓。非關狡兎穴中藏肯與癡蟇飽寸腸只恐世人嫌冷看故依雲岫掩寒光。趙善括應齋雜著好事近 新月巧穿山桂樹影高群木任使雲遮煙鎖自春輝秋緑 我来折得最高枝踏破一輪玉寳斧脩教圓樣放十分光足。

偃月巖

應天府志偃月巖在應天府六合縣靈巖山其山巓高峻南北為偃月。巖下今有法義禪院。

水月巖

竹溪先生集水月巖詩明泉落巖限滿月掛山顛踈星淡河漢下與水光白了然心境空炯炯照仙宅鴻鳴夜更清欲卧已終夕。

海月巖

廣州府志海月巖在本府東筦縣亭頭場海濱昔九座禪師遊於此今有巖。

明月巖

桂林府志明月巖在本府城北五里。一山角立其巖南向緣磴而上空明瑩潔舊有道人居之今荒弗為祀神之所

小月巖

宋韓淲澗泉集題潘舍人小月巖 山石漢漢明寒煙望中一見心凄然平生玉斧脩未圓幾年只在靈溪邊長安人家雜塵土驚怍轉庵能斷取知君詩眼留萬古不待四更看月吐。

透月巖

元王惲秋澗集透月巖記 王子寒向冬蟄不出戸者兩月適寒曦回燠秉休郊游步過故人子也鮮伯之居有奇石儼侍堂背鋭上而豐下百竅洞達大者為巖小者為竇聳者為峯絡者為脉復形勢之所當出者又皆人意與會表裏瑩潔渾然天成顧而覞之如華峯半圭高插雲表余乃百匝摩挲襟袖霑漬主人因乞名於余即目之曰透月巖何其石堅凝篤實物也今玲瓏秀麗實而能虛蹴風逗月回伏景氣如神劖鬼刻出奇乃爾誠百不一見也主人喜其名佳而物稱明日過門憮文其狀予吉之曰昔汝父新中府君熟其平生久矣為人安靜遇禮而用和者也嘗買一石日與之伍呼為石友乃臨終曰吾國俗近古。不封不樹然我歿當以此石表吾岡西墓田何嗜好其篤也如是因念昔陸績官鬱林裝鉅積以越海鄭璠守彖江輦六石以歸秦前人稱道筆之簡冊非特見其潛僻也正以二賢操履當涖官行己之際以廉靜為心由篤實而致輝光之用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吁汝父之志固有慕於昔賢今汝能箕裘世業亦廉潔自厲復輦置奇石思繼靜觀之樂因述以求心庶能堅其所已至而厲其所未至者焉。又得一悃愊無華吏矣不然將以物為玩徒成喪志之癖非余之所敢知也於是乎書以貽之至元二十四年丁亥冬春節前三日記 又詩偶到詩家思適然一峯奇石墮吾前千金欲買初無價百穴潛通小有天花露逗香滋碧潤月娥含景愛幽妍從今紫翠芙蓉夢。不到齊州落照邊。蕭勤齋集日月騰光六合千巖細大皆通闢道主人方寸政如此石玲瓏。

月暈巖

溫州府志月暈巖在本府瑞安縣五十六都其巖插漢上有黑書月字楷法宛然旁有巖類半月影映溪水

月湖巖

廣信府志月湖巖在本府萬壽德元觀碑信州貴溪縣有曰英材者背尖嶺岡面雲林三十六峯曰香爐北巖曰月湖

月帔巖

永州府志月帔巖在本府道州寧遠縣由村梁武帝時有雙師自南嶽來止於黃庭觀居白馬巖一日臨溪浴即隱去留所衣月帔在杉木間數百年不壞巖中坐席舊迹宛然

午日巖

福州府志午日巖在本府寧德縣邑人程公端午日入巖採藥忽然輕舉因曰午日巖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二十二覃

巖

甘泉巖贛州府志甘泉巖在金精山北。泉瀑自巔而注。故名。舊有七佛寺。周益公記舊游於寫真曰。坡陀七佛之巖。即此地也。巖與桃林山相望。李後主時。七浮屠入謁。形貌奇怪。自言住此。後訪得七上像於巖間。立禪惠院。賜銀字金剛經十部。山頂瀑布下垂。名以天池。水入石中不見。山前忽涌出。景象幽絶。舊有賓幻米。贈衆粗給。後有鐫深求巖者。米遂絶。亦可戒貪云。曾楚山詞木蘭花　斷崖拋雪瀑。又潛溜入山跟。聽暗壁潺湲。山中紫霧。山下紅雲。當年七僧甚處。但空餘老刹靠嶙峋。底事神種不幻。翠窩膹積香塵。　紛紛結社種蓮人。名氏已無聞。看銀書般若。金陵故國。斜枚空存。爭得十虛銷殞。爲謀皇究蟲脫沉淪。往事猶堪一笑。巖花亂點烏巾。**醴泉巖**武陽志醴泉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南二十里。（邵文靖居休于此）**聖泉巖**延平府志聖泉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天竺里。崇奉定

光聖公道場。居民祈禱之地。**寶泉巖**金華府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浦江縣。或傳黃巢之亂。邑人避地獲免。因以保全名之。訛爲寶泉。今巖上有泉。泉甘而美。禱雨有效。泉之稱當出於此。武義縣志寶泉巖在浙江金華府武義縣南二十里。上有方池。廣丈五尺。深數尺。甚旱不竭。禱賽多應。泉甘美。瀹茗宜之。**玉泉巖**元王惲秋澗集元貞二年正月中旬。兩夢登海山絶島。明日隣人萬巨濟以此山見示。巖巒四面皆自天成。色深翠秀麗。惜其淪落泥塗。慘淡有未之發者。上刻五題。曰壽山。曰玉泉。巖其傍絶頂有懸流一脉。下注山足甚鮮明也。曰崆峒。洞曰子陵。灘曰白石。瀬皆以金填。形勢與玉泉山不殊。疑前金宮中物也。　兩夜登臨倚碧岑。夢中驚絶此崎嶔。朝來翠射娉婷底。笑煞平生未足心。**雙泉巖**柳州府志雙泉巖在廣西柳州府來賓縣西北一百里。闊丈餘。夏涼冬溫。士人多於巖中結緣隸業。舊傳山中常患無水。忽一日雙泉湧迸。因名。**百花泉巖**寶慶府志百花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萬泉巖**寶慶府志萬泉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舊志在城北十五里。內平廣。可坐數十人。**湧泉巖**嚴州府志湧泉巖在嚴州府分水縣南四里。前有湧泉池。歲旱民多禱焉。新定續志注下有唐令公廟。**崑崙巖**山海經海內西經。崑崙之墟。崑崙之巖。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或作聖。）**震山巖**袁州府志震山巖在江西袁州府宜春縣西有弋林。乃盧氏隱居。盧肇爲記云。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異峯。四首相屬。兩（或作而）仰成形。況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故名之曰呼爾。意者亦謂其若長幼相呼。同在一處。茲事（或作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溽（或作滸）漢之濱。邑人彭先生寄釣此巖下。先生諱構。雲著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太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買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日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爲政嚴簡。民悉安之。（或有故恐二字）仰之。而以震山易呼爾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置兔。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主帥高公因戒吏以丹

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時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景戌十一月二十三日謹記。陸經詩稍變春羅色。還追雲壑遊。偷探青玉窟。傍挹翠綃流。九夏日車冷。四時龍氣浮。隱淪今不見。釣叟浪乘鈎。李觀詩鮮日媚晴巖。泉石閑馱駄。酒味醴於春。揖翠迎春風。坐映珪璧秀。六合閒情悰。昔人袖全璞。傲睨追冥鴻。里閈味前塵。慨慕滋無窮。蓄蘊非一身。出處固異同。曹訓詩巖靜塵埃了。不使公閒出郭喜登臨。雲山兀兀自朝暮。江水茫茫無古今。鷗鷺翩翩明遠目。漁樵歌唱動歸心。綠楊紅杏春風裏。誰與幽人共賞音。莫若晦詩一巖孤峻出塵埃。下瞰僧坊七寶臺。鴻鵠凌空無礙去。溪山供望有情來。臨風笑語飄飄遠。舉酒襟懷落落開。莫訝作詩詩句好。醉魂飛自月邊回。湯辛老詩地勝巖天隱。能來有化成。酒無多酌我。物有不平鳴。水澗雙溪斷。煙空疊嶂晴。雲霄期萬里。胥次得縱橫。李若水詩翠石秘雲濕。寒巖帶蘚深。樹函懷古意。水印讀書心。經濟神猶在。幽棲邇可尋。青鐙吾舊物。税駕卧山陰。羅克開詩身倚層巖興莫窮。若爲鬱鬱在樊籠。故人話別傷心裏。尊酒論文醉眼中。萬井疊鱗烟靄暝。一江如練水雲同。衛公慷慨風流在。却愧新詩力未工。趙善堅詩低帽白蕉衫。跨馬北巖路。爲我撤炎歊。時有清風度。投東

躡遊屐捫蘿窮幽趣怪石鳴瘦筇狹徑竄危步雲間啓深洞玲瓏天巧露僧居羅上下鍾聲答晨暮長嘯排翠霧圖畫驚振鷺閤窩屏絲竹恐爲風景汚拂蘚題蒼崖縱横醉中句兹遊豈易得載酒莫辭屢

斗山巖

（寶慶府志斗山巖在湖廣寶慶府武岡縣城南二十餘里）內高廣有石神前垂鍾磬深處有石田丘陂分明旁有石牛旱有禱於其神

霍山巖

（惠州府志霍山巖在廣東惠州府）

銅山巖

金華府志銅山巖在浙江金華府去郡之西南三十里智者鄉銅山之頂深十數丈闊亦如之若房闥然父老言古有銅牛見衆逐之投山前塘中時謂銅精遂以銅山名旁有銅山廟祈旰歲設白佛齋於巖下以企秋成白佛不知何神相傳昔年旱自蘭溪迎水流一木像服白衣狀若仙女邑人異之詣佛剎禱即日大雨令郡境精藍皆設像祠之以其白衣故號白佛

但山巖

（郴州）志但山巖在湖廣郴州宋宣和太守阮閱題空山夜雨鬼神愁怪石層崖虎豹憂鳥道不通車馬到只供衲子羽人遊

青山巖

延平府志青山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本都令源安奉金仙香火鄉民隨禱隨應

隱山巖

（温州府志隱山巖在浙江温州府境內）

巢山巖

（杭州府志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貴山巖

（杭州府志貴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牢山巖

（杭州府志牢山巖在浙江杭州府境內）

南山巖

（元一統志南山巖在廣東瓊州）府境內王士熙詩云上方鍾磬下方聞山迴林深絶世氛錫杖月移青竹影袈裟風動素烟紋留連永日茶偏美傾倒清泉酒不醺堪嘆重來塵土迹短衣瘦馬又黃昏一在貴州境內曾丰樽齋集崒嵂窮頭與漢齊谽谺深處着招提居焉若復瓊爲室登者如仙王作梯雲靸旁通吞日月煙蘿倒拔掛虹蜺我來已落葛洪後姑拾其餘細品題元薩天錫詩集南巡歷歷遍遊荒驛路車塵接上方說法堂前雲靄靄燒丹竈上樹蒼蒼洞中仙果千年老巖畔奇葩四季芳至處風霜驅瘴霧人間無地不清凉

太山巖

（泉州府志太山巖在福建泉州府安溪縣本名大尖山縣）之北有巨峯介乎還集來蘇龍興感化四里之間高出羣峯之右故以大尖名之道者黃法惠先庵于縣之南山邑人敬之一夕大尖山上有異光人頗怪之明日往觀則道者在焉因巖架屋取其山之名去其尖字目之曰太山巖太山之名遂與清水並著二道者皆永春人云元滕仲禮詩集（敍廬山高體）泰山巖巖有如此兮根磅礴乎厚土峰峻極兮穹寅太初灝三元氣是皆洪濤巨浪兮不知何代凝結而爲形乾端坤倪忽呈露文理錯綜而貫兮下聚元形而爲嶽上聚元精而爲星維嶽員兹東服兮巍然巖君坐大庭群山列侍恭臣妾鞠躬俯首聽使令恭贊造物春四海孕載神氣流風霆在昔勲華巡狩而致祀兮明德與燔燎而惟馨宣聞風行雷動千乘萬騎隘原野增高厚下肆侈誇鴻寧七十二君果其誰兮金泥玉檢刺何事茂陵管子言非經陋哉呂政不務德虎視黔首窮兵刑東遊求仙恍惚無所遇歸猶誑嶽誣云亭大夫有松不與蔽雨霆當時要洗姦斯銘聖朝禮秩若稽古歲特香火來帝扃惟嶽降神佐國祚不騫不崩憶萬齡永爲皇國作鉅鎮豈徒千里供一青何當長袖拂絶頂一杯敬奉山之靈我從孔林北馳遊覽兮雲煙變態若相迓馬首三日瞻畫屏平生奇觀一朝遂高登俯瞰火輪半夜升滄溟

高山巖

（延平）府志高山巖在本府沙縣境內

靈山巖

瓊州府志靈山巖在本府萬全縣後山之南有石如室宋鄉士陳忠等建屋傍之以居僧施田以贍

氣山巖

（古三墳書氣山巖聖人以深宮養性）

洞巖

（嚴州府志洞巖在本府壽昌縣西四十里）

洞極深邃盛夏人或持火而入至其深處寒不可禦洞中水常泛溢有魚躍唐大曆中縣令稀君嘗來遊覽詩人李頻從行先未甚知名稀愛此幽勝盤礴久之微吟曰一徑入雙崖初疑有幾家行窮人不見坐久日空斜得此二聯思頻遲澁頻曰余已得下句願繼之因曰石上生靈草泉中落異花終須結茅屋向此學餐霞稀見其詩格深拔深加嗟賞頻名自是而振廣信府志洞巖在本府上饒縣北三十五里林壑掩映巖石奇秀有石蔽之俯身下四五尺乃平寬可數十人坐巖上垂乳如纓珠纍溪水流出其聲清壯越溪以往始深黑火燭之乃可進好遊者以爲可行至數里間也其傍有尤美軒乃提舉兩浙東路茶鹽湍石喻樗子才爲縣尉日所名有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端明殿學士玉山汪應辰聖錫知上饒縣沙隨程迥可久詩　尤美軒在玉山縣小葉村喻子才作尉特名之取歐陽文忠公醉翁亭記所謂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後數年舊軒既毀復作寺僧移軒山下江聖錫要詩敘本末因成數句寄之　呂舍人詩　故軒在何許遠在洞巖側洞巖山水勝自與塵土隔天以奉幽人寧肯媚過客尉曹昔吏隱到此若有獲名軒曰尤美盡去眼界窄坐令歐陽公餘意轉明白車馬走道路我久度此厄茫茫六合間於此有安宅軒雖有成壞山本

無異色舉頭見林壑不必更遠索　江端明詩　尤美軒外舅所名也中更推毁僧復葺於故基之下蒙中書呂公賜詩且有教誨之意謹賦此詩　嶢然絕壁臨招提仰視疑欲干晴霓林巒獻狀環左右煙雲變相隨高低少日登高不憚遠喘汗赬顏如夏畦却凭軒檻認行處一覽不待窮攀躋雙山顧作此軒客飢火驅出仍東西青衫烏帽犯塵土夢想春綠浮鳧鷖歸尋舟刹斂已往扁榜僅能存舊題道人知我若有失更附山房排拱枅方欣勝觀還昔日忽得妙語來璠溪茫茫六合有安宅恍悟十年行路迷甘與山僧為逆旅自使歸如相教鏌暗明通塹悉還汝無所還者吾其棲但慚屋上復架屋空費囊中金采跡　程知縣詩　尤美軒在王山之洞巖王泉先生所創上饒公重葺　儒賢不自居遠慕六一翁洞巖天下奇超出滁山峯鬱積秀和氣鍾我蓋世公氷玉相輝映盛事古無同公今忽乘箕而我來自東列炬照幽遠捫蘿扣玲瓏陽崖能奪景陰岫自藏風嶢絕異狀至淙激狀流通須臾鍾磬發乃得梵王宮亭製亦云舊遠日增憑空禪老霜顛毛歷歷記前蹤名儒天一涯悵仰無懽悰諸友命之賦萬象驕莫從異時憐湛輦名託峴山崇　徐思遠詩　跨馬絕風煙夜與雲俱宿鐸琴向牕開微月挂森木曉行巖上路一溪緣淨綠路窮入其中溪流貫山腹巖闢類天設石亂疑鬼伏水從何自來乃爾瑩心目巖前野僧居種挑滿空谷惜已過芳時不見花芬馥平生青霞志恥受紅塵辱老我茅三間茲山疑可卜　宋禧詩翠巖仙洞白雲深躡石捫蘿一訪尋真馭不逢山色暝澗風吹袂冷森森　劉述詩英英洞口雲觸石纔一縷須臾偏空山霈然作靈雨萬物一以澤孤蹤無處所我心良所珍作詩以自矩　劉須溪詞遊洞巖夜大風雨彭明叔索賦醉墨顛倒　坐久語寂寞衆響忽飜空不知龍者為雨雨者為成龍者取交流萬壑不數飛來千丈高屋總淙淙是事等惡劇裂石敢爭雄　鼓鏗訇捫滑仄藉莎茸蒼浪向來半掩扉意復誰容欲說正元舊事未必玄都千樹得似洞中紅蕃語亦傾倒洗爾不平胷

靈洞巖（宋黃勉齋集寒巖突兀山）之阿足履危磴攀藤蘿巖下清泉響環珮巖前古木交枝柯當中洞門忽開豁上有石室高嵯峨乾坤闢闔已呈露鬼神守護頻揮呵重門黯淡不可入以火來照所見多出門小洞亦奇絕神龍奮怒吞蛟鼉勝景如此難重過手倚石壁頻摩挲安得椎思如懸河長吟大詠仍高歌

洞清巖（肇慶府志洞清巖在本府境內有石柱昔岑洞清隱居脩道于此後人因名曰洞清）

蜜巖（饒州府志蜜巖在本府鄱陽縣北一百六十里）

中洞巖（靖州志中洞巖在廣信靖州西一百里在來威寨西南七里大畧如古城巖而中有魏營石蓋地近廣右云）

峯巖（敘州府志峯巖在本府宜賓縣西百里山坡荔枝連袤多屬寥氏黃山谷詩云寥氏平家綠荔枝即此山所出與定誇山互註）

靈峯巖（汀州府志靈峯巖在本府清流縣南二十五里巨石巍峩清溪環繞中有洞穴成於天然）

瑞峯巖（邵州府志瑞峯巖在本府泰寧縣西四十五里與羅漢丹露二巖鼎峙中有五百金羅漢院）

高峯巖（杭州府志高峯巖在本府境內西）

湖光巖（雷州府志湖光巖在廣東雷州府遂溪縣東六十里本寧托村也父）老相傳隋開皇間一白牛入村鄉民殺而食之惟一老嫗不食望日風雨大作一村盡陷成湖居民淪溺不存惟老嫗攜一傘竹行至湖岸以傘竹倒插於地而去後傘竹倒生於岸側今無存矣湖有巖其狀如屋後人於前接蓋屋簷建立佛像于巖屋之下前有湖水澄澈後有峯嶺壁立舊名淨湖李綱伯紀來憩此地嘉尚景物因改名湖光巖巖之北有寧托大王祠歲旱鄉人例刑白牛祭之即雨宋末封為靈惠侯方輿勝覽云在托寧二村陷為湖水深不計尋丈湖東有二石巖可以為屋宇餘巖穴皆可列坐後人於大巖前建佛庵數間一境清幽真洗耳之地舊名淨湖巖宋李丞相改名湖光巖又於湖西絕壁中有巖名白雲巖若城門然靖康中有僧白琮者居其中人罕至者宋末避地者多往依焉詳見陷湖及靈怪二叙建炎三年丞相李綱贈琮師兩句後題云琮取居巖去城八十里巖在湖上水面十餘里結茅數間假石而祠巖空可居松竹環合景物幽勝殊恨太遠不能一到也舊名淨湖今為易之曰湖作光且大字遺之碑刻置石壁間宋宣諭使曾殿院淵子有詩云云宣慰使　曾留遠詩天風吹轉入閩船來結遊湖未了緣一徑只容飛鳥過四山如護老龍眠禪心秋月寒潭外客思孤雲夕照邊却笑梁谿元不到清吟空把斷碑傳　凌震詩萬頃琉璃一鏡平巖前獨立石風生我今不復稽山去莫使時人指姓名

青時巖（杭州府志青時巖在本府於潛縣）

烏時巖（杭州府志烏時巖在本府於潛縣素明巖三十里）

海巖（元馬虛中霞外集海巖詩老骨蒼寒屹太空不教花草媚春風中藏生意無人會只道當年為鑿功）

三海巖（欽州志三海巖在廣東欽州府靈山縣西二里鐵）

巖月巖龜巖此即三海巖也治平二年郡守陶侯弼始訪得之總名曰三海巖錢巖內石上刋有陶侯詩序云一呀雲際天光內通如月半破一若巨龜鼓到倚崖下一中窪上隆前卑後昂狀如覆鼎蓋於曲突竈上端有陰壑刀布存焉下有盤石螺蚌負之予疑上古之時海潮于此一統志刀布作峻巖按圖經錢巖昔有富家翁藏錢壑中樵人方取之力不能到故名詩云靈邑西南古洞天我來方信海為田無名不入州圖載有路空聞野老傳今日登山人採蚌當時飲馬客留錢類公昔記麻姑說三變桑田是果然

沙巖

廣信府志沙巖在本府貴溪縣治東

清水巖

南昌府志清水巖在本府分寧縣東北二十里（職方乘云三十里）解空院後有南北二巖南巖有石室方平高深兩傍嵌空石乳異狀肖似人物鉅石中立像如獅子其曰鐘鼓石龍鱗石者乃巖之佳處也北巖尋山北去可一里許洞穴如圭竇必崎嶇而後入中有石田石甕石佛石禾石粟之類巖中多蘭蕙春風披拂香氣芬郁黃山谷嘗作清水巖詩以示郭明叔其序云清水巖號為天下勝處去縣庭才二十里一山空洞如覆青玉盆也寒泉在其間甚壯急至巖口伏流入石鼻中巖下有石鐘鼓磬其聲清越不漱來家跑跑能警動人世間金革聲不足道也巖前平衍略可坐千人不審旌旆嘗因公事一游否（山海經河水其源渾渾泡泡注云水濆湧之聲亦泡兩音）嘗聞清水巖空洞極明好虎狼儕部曲（仙傳拾遺郭文字文舉隱餘杭天柱山虎常馴擾於左右亦可撫而牽之文出山虎必隨焉挽首隨行如羊犬耳晉書有傳事亦略同李廣傳行無部曲行陳）鍾鼓天擊考（唐國風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注考擊也釋文鼓本或作擊）雲生卧龍石水入煉丹竈有意携管弦山祇應洒掃（雙鳧謂郭令也事見上詩豈弟君子來游來歌老杜雨過蘇端云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西客封域中清水巖泉好金堂茂芝木仙吏書勲考桃源人已往千古遺井竈雙鳧能來游俗子跡可掃吉安府志清水巖在本府太和縣西北五十里其廣可容數百人其深不可極下有石穴亦可容百許人有泉自巖麓注入石穴中舊傳嘗有持糗糧而入見石燕羣飛撲人行約十餘里聞撒網聲乃懼而還泉州府志清水巖在本府晉江縣西北四十里地名便材有山名張巖山有巨石嶄然露于叢翳之間昭應慈濟大師所居也（晉江縣古靈山同安縣白雲山皆以清水巖為名大師道場也南安縣常安里有昭應巖亦奉天師香水有泉一坎深廣僅尺病者服之而愈）清源志清水巖在福建泉州府南安縣興福里陽山之巔有泊

泉庵在黃蓊山泉皆出於石罅祈雨多應山腰有石竅深六尺廣二丈其水盈涸與潮相應

潮水巖

寶慶府志潮水巖在本府武岡縣南一百里秀峰聯列崖石峻峭巖深數丈內有泉水橫瀉數日一潮小至半巖每至月朔巖水四溢及暮方退巖上有廟歲旱鄉民祈禱多獲感應都梁志云一出於峰頂一穴竇中其形如釜深可十丈或三載或五載始一潮則水由穴出虓吼湧沸直騰半空高數十丈其年必至大熟鄉人以此占之常時無水止一枯穴耳又云在龍江秦田卯午二時潮潮則魚蝦群出

聖水巖

元一統志聖水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西瑞溪十五里巖中有三石乳下垂其大四五圍禱雨屢應有祠宇　一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西百里陽源之東狐峯峻峭甘泉飛瀉禱之飲之可以愈疾亦名祥雲巖潼川州志聖水巖在四川潼川州大足縣東三十里

觀水巖

廣信府志觀水巖在本府貴溪縣若一人俯溪之流以觀者

撤水巖

（在戲綵巖之北）宋王十朋梅溪集撤水巖詩龍卧靈湫志未伸時時噴水撤行人雖然未拯蒼生旱聊欲澄清世上塵

白水巖

惠州府志白水巖在本府博羅縣東北二十里象頭山迴羅浮山之東麓也有白水巖在其陽　衢州府志在本府信安縣南六十里道成鄉歲雩有雲南出則雨北則否蒲壽宬心泉學詩藁白水巖詩泰山有積雷坤媼乃善藏何時發靈祕一脉流膏滂至仁及物意後世疑濫觴藏蟠久懶卧碎易離電光豐隆亦豪舉夜半驅阿香天鼓何處來大雪驚飄揚飛星雜雨射怒霆翻飆狂倚欄兩眼眩應接俱弗遑呂梁三十仞吾聞老蒙莊行歌不憚險習坎守故常峨眉有仙伯佛迹窺荒唐濯足弄海月戲侮相頡頏堪笑失筋人氣胃何羸尫醉呼李太白欲製芙蓉裳此泉頗為酒萬斛輸滄浪簡寂耿我夢九疊迂我腸鴈蕩更詭異龍湫舞堂堂何當寄鵬翼瞬息天一方仙人笑擘脯滄海觀種桑人世彈指頃萬古天地長蘇邁斜川集有興歷盡黃茆崗青山壁立聳太行忽驚雷轉山石裂濤頭千尺分錢塘飛空雨雹寒崖碧倒影垂虹射晴日高巖俯瞰先目眩杖策縱觀森股慄只疑天河瀉地上又恐灩澦飛山脊猿猱悲鳴霜樹折虎豹震動山月黑千年水石自成竇下有蛟龍深莫測明年歲旱當汝求暴雨一聲飛霹靂

溠水巖

杭州府志溠水巖在本府北十五里

東冷水巖

杭州府志東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西冷水巖

杭州府志

西冷水巖在本府二十五里

曲水巖 重慶府志曲水巖在本府夔州雲陽縣北

水簾巖 池州府志水簾巖在本府建德縣即仲尼巖也輿地紀勝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西南一十里麻姑山志歸亭跨清流其下有水簾巖舊有龍居之一在麻姑山金龍潭之側沈彬詩有水簾巖底見龍眠之句梅聖俞宛陵集遊水簾巖詩春山時獨往榛棘旋芟斲飛泉激幽巖杳鵠蹝朝旭光垂白龍鬐鳴激寒潭玉半壁生晝寒陰草溼秋綠穿藤出溪口流沫縈山足莫遣吏人來方歌白雲曲

水實巖 元安熙詩遊水實巖題名　神峯道人以大德癸卯正月戊午晦來游茲巖觀浮休石刻長吟坐爾於飛泉淮石間飄然若有得也同行者曲陽令董俠士良平江路監杭米鼎門生王俊民道人則安其敬仲父也

湘水巖 桂林志湘水巖在廣西桂林府城東三十里俗號聖山巖水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每日如常略不衍期山腹地廣數十畝群峯環擁其水或傳三十五年大潮有異人出焉

弄水巖 元王景初蘭軒集弄水巖詩白雲滿西溪不浣杖屨塵誰知空巖下弄水有幽人我來觀題名物在跡已陳磐石臨清泚小休勞倦身飲罷猿鳥去濯纓俱相親一曲滄浪歌清風及隱論從敎桃花片流出山中春作詩示同遊濂德期日新　我愛西溪水冷冷響佩環偶逢蒼石坐聊對碧波開塵土逍遙外珠瓏播弄聞濯纓人不見猿鶴怨空山　三溪四最佳每到歸輒懶綠樹相留連白雲共蕭散雲根有寒泉注潭潭已滿雖無塵纓濯亦足供漱盥題名彼何人意長浮世短取酒澆蒼苔今古付一莞

滴水巖 廣州府志滴水巖在本府番禺縣碧虛之上四山壁立林木森蔚飛瀑下注如水簾然巖下有穴可容膝世傳異人坐隱于此上有古鍾懸于石前下有亭名洗耳今廢鍾亦不存一云在番禺縣蒲澗之上峭壁屹然飛泉下瀉勢若建瓴東坡蘇公詩千章古木臨無地百尺飛濤瀉漏天又二巖在蒲澗寺後唐李群玉詩三首云五仙騎五羊何代降茲鄉澗有堯時韭山餘爲代粮樓臺龍海色草樹發天香吟嘯秋光裏浮溟興甚長　行盡崎嶇路驚從汗漫遊青天豁眼快碧海醒心秋便欲尋何漢因之犯斗牛九霄身自致何必遇浮丘（一作揚帆赴乘爲一濟日邊舟）　南溟吞越絕極望碧濛濛鴻龍度潮聲裏雷喧雨氣中趙佗丘隴滅馬援鼓鼙空遐相焦鵬化開襟九萬風一在本府東莞縣南三百八十里杯渡山有滴水巖又有瑞應巖南雄府志滴水巖在廣東南雄府城一百二十里龜湖山高萬仞上有滴水巖瀦爲小湖有五色靈龜遊于其中惠州府志滴水巖在惠州府博羅縣羅浮山幽居峒後直上有景泰寺基一在惠州府龍川縣上有龕室可容數榻水滴錚然而鳴龍川志滴水巖在州北亂山矗立劃開兩峯丫髻對峙有飛泉千尺置槽引以給州人大安縣志滴水巖在湖廣沔陽州大安縣西七十里兩山峭拔其中一峯時有飛泉奇丈下至山根激石生花傍有觀音大士溫州府志滴水巖在浙江溫州府十二都三株松山臨汀志滴水巖在汀州府上杭縣東北七里石竇有線留直透瀉巖下又有石井深不盈尺儲不溢汲不竭舊傳定光古佛嘗駐錫於此重慶府志滴水巖在四川重慶府西北五里舊屬楊氏修二百尺深尋有二尺泉穴巖以出巖下有花數百本可遊觀鄧宗度詩石壁碎寒流行人暮已愁更傾風外耳無水不生秋　諸公留題滴水巖詩（巖後太字洪偲改爲洪崖洞）轉運副使鮮于師中　巖前山溜洒如傾三峽都無此景清坐對泰宮垂箔影（三泰記云明光石鐵光以爲箔）靜聞鮫室落盤聲好追祓禊蘭亭會（巖下有流觴曲水）疑到神仙洞府行每羨渝南二千石頻來幽境駐雙旌　提刑龔彥輔　千條玉筯掛巖前一派銀潢瀉碧天疑是鮫人在山泣亂流珠顆落危巔　巖上流泉滴滴來史君巖下宴頻開衆翁開局官清淺不許聽歌醉玉杯　天然瀟洒絕塵埃四面山如畫帳開世上何須問仙境只應此地是蓬萊　轉運判官席如明　塞上風埃撲眼多（自蒞本部蔓按南斗）飛泉欣見此巖阿水綠不斷銀潢脉珠滴長圍月窟波瞥轉杯觴開屈曲忽爲霖雨下雩霓形容好景須詩筆萬古蒼崖始一磨（見渝磨崖以俟刊刻）提舉常傳正　朦朧秋月助光輝飄泊春風減客衣百尺水晶簾不捲數峯巫峽雨長飛羽觴脩禊行將近蠟屐登山定不稀自恨雲巖跡如拂伏君借眼驕芳菲宋李端叔姑溪集滴水巖懷趙德麟和壁間韻　瀑水瀉靈竇鏗鏘韶濩音樹深猿鬪月山迥鳥歸林一曲廣陵散再歌梁甫吟天邊有鴻鴈莫寄此時心劉才邵杉溪居士集題滴水巖　冷冷清響落巖中正脉由來觸處通一滴也無真戲論誰知白浪已歸空　曾酌曾溪一掬甘笑他梁燕自呢喃根塵即是圓通境商裏何妨舌本參馮太師集飛泉分下一巖寒誰識神功借意難瀉出龍漦投石上綴成仙佩落雲端離山便有江流雜當道寧辭宿眼看載把狂吟題不就十年餘思在欄干　重遊滴水巖　仙佩玲瓏白玉寒每來常與寺僧看憂民未有林泉約重到巖前爲解鞍

響水巖 杭州府志響水巖在浙江杭州府於潛縣中子山重峯之內中

有一港。步履者聞下有水聲泠泠不絕。不知流注何處。臨安志云詳見天目山。

藥水巖

方輿勝覽藥水巖在湖廣沔陽州去舊沔州三十七里。有藥水巖院。正南有二石洞。大洞在佛殿後。小洞在佛殿南。兩洞之間有一泉西流入嘉陵江。謂之藥水。飲之愈疾。上山約五里有一洞。謂之石乳洞。容二千人。前有一泉。冬夏不竭。沔州志鮮于侁詩千峯環郡宇。二石繞城堞。每憐山水佳。況復闗崖穴。宋李跨鼇先生集巖前曾老廟斤樵洞裏仙人不可招。龍睡有時慳小雨。春長無地覓靈苗。與攻中散平時懶更沃文園異日消調鼎和羮須玉液。預私清泚注經鏃。張方平樂全集武興長舉縣東十里藥水亭下官道三四里。亂石崢嶸。流泉迸激峻嶺十四盤。而至石洞。懸乳三。皆徑圍二三尺。下有石臼容可四五斗。石泉每乳下滴臼中。溢而流入嘉陵江。洞外有大石砥平。云仙人鍊藥臺也。俗傳此泉飲者愈宿病。予過而步遊焉。氷雪千巖秋。風萬壑崎嶇僅能至。不通騎也。因留長句。時甲午十月二十三日。　靈泉一派蜀江通。源出蒼崖古洞中。乳滴雲根皆臼滿。藥成仙竈石臺空。瓔纓珠絡千巖雷。瑤琴琅璈萬壑風。抔勺已忻清病骨。刀圭敢望變衰容。

流水巖

寶慶府志流水巖在湖廣寶慶府金城山。有巖流水。四季不竭。

冬暖夏冷。於內有魚蝦。巖上幽花野草不計其數。

注水巖

贛州府志注水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三十里。兩巖峙立。舊傳伏虎禪師駐錫。時有小竇日出米。隨人多寡可給。後行童鑿之。米不復出。傍有石泉。雖旱不涸。

三眼水巖

潼川州志三眼水巖在四川潼川州下盧阿村。下有溪水貫流。上有天寵鄉人避寇可容千餘家。賊不能近。去城西十里。

滐水巖

台州府志滐水巖在本府仙居縣西南二十五里。水自層崖飛下數十丈。墳薄激射。雷吼雪濺。道出巖下。過者悸焉。赤城志云。水自層崖飛瀉。薄如水簾狀。耶律鑄詩題仙居縣滐水巖　翠疊橫陳闌苑深。五雲漿泛玉鸞音。江山自合鍾神秀。一片人間未了心。

喝水巖

三山志喝水巖在福建福州府鼓口湧泉寺。有神晏號圓師誦經。惡水聲喧轟。叱之西澗。乃涸。逆流于東澗。　姜特立遊鼓山喝水巖詩　昔聞鼓山名。未到鼓山寺。勝遊不易得。一失恐難值。今朝忽勇猛。便作入山計。雖無濟勝具。尚可策疲致。松下止呵導。山前屏車騎。仰窺白雲峯。俯躡青螺髻。半天開佛刹。傑閣照金翠。路窮兩崖間。巨石擘元氣。何年瀉白虹。一喝回狂勢。衝波落山後。餘力泄厚地。山靈畏定力。仙鬼杳為閟。至今千仞底。不見波流駛。尋師水倒回。卓錫泉湧沸。異事驚倒人。此理本無二。亭遺數蒼石。刻畫幾大字。頓憐身後名。慘戚當時意。茫茫千萬古。存歿可勝記。厌切同一盡。要自濟兒戲。不如生前酒。對石聊一醉。醉到無何鄉。却就僧牀睡。

金石巖

撫州府志金石巖在江西撫州府臨川縣西十五里。金石臺石峯五。其石色有如金者為第一峯。歸然獨高。旁崖巉絕。神刻鬼劃。瑰怪萬狀。峰腰有巖狀類芝草。曰金石巖。王郭二仙嘗憩息峯之巔。處州府志金石巖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北二十五里。唐末巢寇至此。邑簿張輌倡義率民駐其上。以禦之。巖巔可屯萬馬。山頂出泉為池。有魚。歲旱不竭。基積至今一一可辨。鄉民為立祠奉之甚虔。水旱有禱立應。

寶石巖

鄭彥昭撰庵類稾寶石巖　碧簡遠接銀河水。翠巘中開寶石巖。萬疊蒼雲生絕壁。半空孤影墮寒潭。松風白晝聞天籟。貝葉清宵啓玉函。愧我宦遊心自倦。拂衣何日草為庵。十一月十五日再遊寶石巖與巢雲道人同登絕頂（時有閩憲之除）平田有約又重來。溪路梅花樹樹開。東閣此時詩興動。南閩何事鶴書催。承恩喜遇傳經會。振紀慚非濟世才。更與巢雲登絕頂。三山明月是蓬萊。

紫石巖

宋史（地理志）萬歲山。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峯

九十步。上有紫石巖。又有亭曰界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蕚綠華堂。有書館八仙館。揚州府志一在揚州府通州狼山。提刑薛俅郡守臧師顏倅吳天常有題名。又一統志云。遊宦士大夫多遊翫其間。

黃石巖

南康府志黃石巖在江西南康府姜元獻公類要在星子縣五老峯瀑布泉上。舊經云黃石公遊息之所。去開先院五里。

白石巖

長沙府志白石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東鄉古風山後。世傳昔有蕭天仙聖於此修道。巖中常有白氣如雲。巖下有泉四時不竭。每遇歲旱祈求有應。惠州府志白石巖在廣東惠州府興寧縣東南十里。夜常見光燭天。建寧府志白石巖在福建建寧府建安縣崇安里。其山石白。撮土不附。上有石穴。穴中有亭。溫州府志白石巖在浙江溫州府樂清縣西南三十里。高一千丈。周回二百三十里。舊記云十二真君所居之地。名白石洞天。巖高入漢。西面大海。石色如玉。亦名玉甑峯。自麓而上。一徑百折。迤出峯頂。捫頂旁循側徑而下。橫入一罅中。佇立。外望海山如堆粟。日出如洪爐鑄丸。此身恍在雲上。萬象皆其下。下有東漈西漈。東漈熙寧中僧寶才所闢。巖壑深窈。瀑泉尤佳。又有東嶼西嶼。山矗矗如屏環。令映帶其下為兩溪。沿流至東山為合湖。俗傳郭璞初欲於白石黃

塘建縣治。後以土輕不果。巖上有昇仙壇屑王泉。列玉洞連珠潭百丈巖霹靂巖藏真塢應天洞。其巖下有白石邊。張又新云。白石邊在白石巖下。湖之南。謝公有為民行田白石邊。詩云。小邑居易貧。災年民無生。智淺懼不周。愛深憂在情。舊蓄橫海外。蕪蔓積頹齡。饑饉不可久。甘心務經營。千頃帶遠堤。萬里瀉長汀。洲流涓澮合。連統塍埒并。雖非楚宮化。荒闕亦黎萌。雖非鄭白渠。每歲望天京。天鑒儻不孤。來茲驗微誠。張又新詩云。白石巖前湖水春。湖邊一逕有清塵。聊追謝守行田意。今古同憂是長人。宋太平興國中。道士李少和善辟穀。披荊棘。驅妖魅。虎狼而居焉。祥符間賜白石巖額。王詹事十朋詩云。十里湖山翠黛橫。兩溪寒玉鬬琮琤。路從飛鳥上頭過。人在白雲高處行。巖下行田謝康樂。洞中辟穀李先生。憑欄下瞰人間世。特使此心名利輕。賈氏婦錢文琬詩云。兩道蟠溪鎖碧山。飄然仙帶綠回環。千巖林木溝渠下。萬頃滄田指掌間。霜月天邊清興遠。金鐘雲裏夢魂閒。夕陽歸步躡仙蹟。髣髴煙蘿下玉關。至和間於巖內建屋十餘間。宣和賜名集真觀。　王十朋白石巖詩　謝公婷山水。得郡古東甌。造物惜佳境。雅志多不酬。松蘿蔽厲宕。煙霧埋龍湫。行田徑句石。不到仙山頭。寥寞數百年。天付黃冠流。巍然萬仞崖。壁立東南州。誰將補天手。化出白玉樓。兩龕藏洞府。中有群仙遊。上通尺五天。下接三神洲。飛泉落巖腰。碧澗鳴山陬。群峯直培塿。滄海為渠溝。隘視人間世。萬象同蜉蝣。我見鴈蕩山。崎嶇厭經丘。翩翩錢公子。呼我尋巖幽。初經小雨霽。忽掃群陰浮。扶筇遊嶙峋。一洗塵埃眸。山林有真樂。富貴何足求。但願乞二山。不願萬戶侯。　周邠題白石巖　此景曾聞父老傳。頃無凡跡到巖巔。青霄咫尺不多地。碧洞深沉第幾天。千古煙霞真勝絕。一方水石最清淵。我行聊慰登臨興。着意來遊已四年。　蘇軾荅周邠　指點先憑採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新詩嚼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仙今已壓京東。此生得有尋山分。已覺溫台落手中。　西湖三載與君同。馬入塵埃鶴入籠。東海獨來看出日。石橋先去踏長虹。遙知別後添華髮。時向尊前說病翁。所恨蜀山君未見。他年攜手醉郫筒。　徐照詩白石巖　一石入遙天。千峯疊在前。人行不到處。仙去未多年。寶暗雲生像。磨斜日照泉。皇朝宣賜物。弟子尚能傳。　宋趙師秀詩白石巖書　誰炷清香禮少君。數聲金磬夢中聞。起來閒把青衣袖。累得闌干一片雲。　陳止齋集　地向東南傾。石際蒼海立。蛟鼉限波濤。雖大俘城邑。屹然通國望。跋莫他山及。道人獨有之。置屋三四級。幾着星月櫚。卻聽風雨急。于今二百年。我共冥鴻集。晤

語。夕陽低。對酒秋叉濕。明朝江上舟。遡雨漁翁笠。逝迄一俛仰。此道可於邑。　樓攻媿先生集　我遊仙都觀。獨峯巇迤難。在車不通。鼎湖望極冀怊悵。恨無羽翮凌天風。茲來㒀成望白石。玉甑突兀摩蒼穹。人言真人老脂膏。鬢閒洞府遺仙蹤。無人共登青雲梯。躋攀伴我惟枯筇。縈回約略三十里。踏遍萬疊高巃嵷。斷崖冷冷落殘雨。雙石凜凜亭孤松。却從山椒下谷口。石欄屈曲遮碧樓。頗疑山高氣凝凜。古來積雪今未融。是誰王斧妙鑱斷洞門。雙關驚神工。巖深白日尚幽闃。別有石竅開天聰。傳聞峯頭貯清泚。苔蘚消滴聲玲瓏。聳身更與上虛閣。海山錯立煙濛濛。脚底千山行伏龍。手揮五絃俯冥鴻。霜林搖落當玄冬。長嘯一覽萬象空。解衣寄宿旦過寮。蒐夢亦墮水壺中。曉看日出滄海東。燭炬百萬燒天紅。眼高不數鴈蕩雄。行田下笑康樂公。未能辟穀追仙翁。頗亦有意棲琳宮。三山不覺去人遠。安期羨門宜相從。驂鸞駕鶴太多事。但欲御氣遊無窮。

錦石巖

韶州府志。錦石巖在廣東韶州府仁化縣南十五里。韶石之一也。山平壁峭。形如屏嶂。前臨大溪。隔溪見山腰有穴。嶔岈陡絕。捫厲循蹊。攀援崖磴數百級。縈回而上。過棧道可丈許。石逕依崖。松篁夾峙。先至下巖。巖旱雩禱於此。號龍巖。次巖為觀音巖。有大士像。巖廣深六丈。上圓如鐘。腹下平如砥。有泉當巖散漫而下。如懸珠簾。前有叢篁蔭映。儼成補陀。又循石壁行數十步至上巖。益奇麗。石壁赭如渥丹。頂上橫陳一帶苔色。皆小石竅。狀如蜂窠。蒼翠可愛。紅綠間映。故曰錦巖。傍有飛瀑灑崖如雪。前倚石檻。下臨大江。危崖絕壁。俯視使人悸慄。巖正向西北。前觀皆石峯。夕照嵐煙。宛然紫染。凹凸米圓。駭奔猊蹲。雲霞出沒。千態萬狀。眩耀心目。觀者忘倦。當巖巔垂瀑。乃山頂龍池。自巖轉行五十餘里乃至池。所灌田或縱牛浴池。牛即斃。大雨洗池。水盡乃止。宋徽宗時有僧徒居之。就石刻碑。偃于崖側。紹興中舍人朱翌經遊作記。南海志。錦石巖在廣州府州城八十里西樵巖。九真洞西有錦石巖。　朱翌詩遊錦石巖　梯空何事上秋旻。要定三巖着隱君。斗柄下乘星可摘。天門將近語先聞。猿窺虎隱人驚去。牛污龍池雨解紛。償我七年東向念。却張風腋跨歸雲。巖高百餘丈。頂有龍池。牛浴即死池中。嘗有大雨洗池。王孫極多。見人即驚去。虎隱巖名也。

石巖

廣信府志。石巖在江西廣信府永豐縣東四十里。土名牛坑。山巔有石屋。高三丈。深廣各二丈。巖有松蘿藤蔓。中有佛像高尺許。故世相傳號石佛寺巖。旱禱雨多應。　一在本府上饒縣東一百二十里。上有古寺名幽巖。　一在本府玉山縣二十餘里。可容數百餘人。　馬

大同詩題龍潭石巖　攬轡觀風只課程。風雲要挹楚鄉清。巖挂巢擬觀山月夜祈驂鸞夢月情。觀者寧知部使者。平生元是老書生。滄浪何處無人識。欲往從之一濯纓。　蔣之奇詩　紫翠望雲嵐。山前一邏杉。笑寞烟雨裏。枉道訪仙巖。　蔣楷詩　朝日弄晴嵐。輕雲遶碧杉。玉堂清夜直。應復夢仙巖。　俞南仲詩　靜聽松聲好。聊為半日閑。藤依蒼蘚古。壁掌紫苔班。擒袖西風裹。旅蒲野水間。非因民事出。那得訪名山。　抚州府志石巖在本府昌化縣佛跡山。縣南金山二十五里。山前對峙名山。碓峻綿亘。自麓至巔一日方到。有石鼓石坐石碁盤。蓋神仙所棲。弋陽縣志石巖在本府弋陽縣北二十五里。內容數百人。舊經所載如此。今不知其處。

陳石巖（贛州府志陳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瑞金縣東北五十里。舊）傳陳武帝霸先發跡地。祠猶在焉。鄉人每禱必響荅。巔有請雨龍池。內有劍門九曲洞石竇石鼓瀑布水簾。前有試劍石。六和精舍依巖為之。入一統志注在縣東四十里壬田之上。乃陳武帝隱遁之所。因名。

障石巖（贊皇縣志障石巖在北京真定府贊皇縣西一百一十里。）

維石巖（瓊州府志維石巖在廣東瓊州府萬全縣滴滸嶺下。宋建以居尼行奉佛。鄉人營田以給。昔有徒衆三十）餘。今存無幾。元朝宣慰雲從龍元帥陳仲達嘗捐金重脩。王繼學謫吉陽嘗游有詩留題。虞伯生詩石巖詩為道童總管作　維石巖巖衆象超。俯憐培塿獨君堯。八風不動盤坤軸。一柱高擎切斗杓。江郡暮雲留遠樹。湖陰積翠上春潮。使應從此為霖雨。直向中天絳節朝。

石城巖（饒州府志石城巖在本府樂平縣南六十里。凡十餘里間皆怪石。一徑縈紆而入。其中空洞。下有故少卿程博文所居。李常名）曰叢玉。李伯時寫為圖。曾肇諸名人皆有詩。西又有小石城潛光巖。一在本府弋陽縣縣北六十里。其廣可容萬人。上有石乳泉實。或方或長。下仙人跡隱出石面。前塚衆山可愛。

麻石巖（惠州府志麻石巖在本府興寧縣之東十里。）

聖石巖　石城縣志聖石巖在贛州府石城縣西南四十五里。頂如覆釜。中深廣數丈。俗傳伏虎禪師發跡地。

洞石巖（恩平志洞石巖）在廣東肇慶府陽江縣。張登詩云山斷開元蝸龕留大業僧。七年馳便路。三躡石梯層。

仗石巖（台州府志仗石巖在本府）臨海縣南一十里。巖尖有巨石横其上。看巖僅尺許。衆舉之莫能動。

大石巖（溫州府志大石巖在本府郡南二百里。巖谷有石）室三十丈。可容二百人。有石柱如削。高十丈。有石鼓石鐘。調露元年。道士傳瑶於此上昇。

石門巖（汀州府志石門巖在福建）汀州府蓮城縣東五里。兩石對峙成門。壁立萬仞。紹興間雪峯僧倚巖結庵。名曰宿雲。紹熙間令黃肇剏總宜亭。令趙汝𤍠剏悠然閣。邑士李仲陞題如夢令小詞云門外數峯圍繞。帖石路兒彎。小花老不禁風。委地亂紅多少。人俏人俏。隔葉數聲啼鳥。多為識者稱賞。延平府志石門巖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之北六十里。峭壁東西相峙如門。傍有龍感院。桂州府志石門巖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北二十五里。內有石如帳幕。扣之有聲。潮州府志石門巖在潮州府甘露寺。去州六十里。古號弓箭坑。後曰石門巖。巖在孤峯頂。自石門入餘數十步。乃至巖。巖下可容萬人。故為兎穴。趙師立有詩　勝境傳天下。曾封第七山。一巖懸石際。萬木揷雲間。鳥過暮天碧。牛眠冬日閑。歌聲初隱隱。疑自武陵還。

石鐘巖（汀州府志石鐘巖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南太平鄉中。有石乳傍一巨石。擊如鐘聲。）

石碕巖（金華府志石碕巖在）浙江金華府金華縣東南三十里二百二十步。又名石碕頭。下瞰大溪。高十數丈。嵯峨可畏。相傳巖下有洞。常見梅花自其中泛出。故以梅花名其溪。（俗云昔溪漲漂僵人軀至巖下。頭骨連繞周身如黑。擊之堅若叉之。水漂而去。）

穿石巖（長沙府志穿石巖在湖廣）長沙府攸縣四十四都。

烏石巖（泉州府志烏石巖在福建泉州府清溪縣西。每歲正旦聲雷震。亦有仙人蟬蛻於此巖。）

萬石巖（饒州府志萬石巖在安仁縣北四十里。屹立平田中。石皆玲瓏。其麓清澗環抱。舊有鳳銜書石。世傳為國師鑿去。俗）呼石厎堆。宋李忠定公集王周士以幅素圖萬石巖見示　不須避世向桃源。自有巖中小洞天。漱石枕流塵境外。巢雲卧月玉峯前。高懷肯顧二千石。福地直同十九泉。小隱羨君誠得計。我方憂惴老江邊。

六石巖（衢州府志六石巖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与相亭西）接廣信境。中有巨石雄峙。前有潭。一巨石數百仞。挹其前水嶚於石。路沿於水。行客不敢仰視。有僧名六石棲其間。因名。巖旱則禱。

石室巖（興化府志石室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城西三里。山有二石室。仙跡石。僧涅槃舊隱于此。亦名伏虎巖。巖有精舍。今為郡人臨眺之所。）衡州府志石室巖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南臺寺。

喝石巖（杭州府志喝石巖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西北五十里。有徑山）

（能仁禪寺。是山乃天目之東北峯、五峰環抱奇勝特異。唐代宗時僧法欽結庵於此。永泰中有白衣士來求法。欽度為沙彌。欽指座攻石屏謂曰。能開此乎。曰可。遂叱之。分為三片。今號喝石巖。李洪芸庵集信脚來游喝石巖。老來到處少同參。出家本是大夫事。歲晚終期卜一庵。）

野石巖（郴州志。野石巖在湖廣郴州宜章縣北十五里。崖壁峭立。正臨孔道。知縣吳公鎰遷鋪于此。湖南帥潘公畤為書野石鋪三大字。吳有夏夜渾如秋氣清。夢回風露灑桃笙之句。並刻石上。）

石井巖（衢州府志。石井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景星鄉紫桂宮側。清溪對茂樹中坐十客。）

石硿巖（衢州府志。石硿巖在浙江衢州府信安縣南二十里。）

石倉巖（金華府志。石倉巖在浙江金華府永康縣北三十五里。高一百五丈。絕頂有洞。可容百人。昔洪雅禪師嘗棲於此。高崖之上。有石倉自然出米以餉僧衆。隨用隨出。遂僧多寡無欠無餘。適足而已。後有僧貪圖欲令稍大而出米頗多。鑿之。米遂不出。）

石碁巖（延安府志。石碁巖在陝西延安府保安縣廢城內。巖高數十丈。上有石碁枰。并石碁子。舊圖經云）

石人巖（徽州府志。石人巖在

直隸徽州府休寧縣西七里。有石高五十仞許。狀如人冠方巾。背溪面山而立。）

卷石巖（建昌府志。卷石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西雲門寺側。臨溪巨石。自西北來有卷阿之勢。傳聲清亮。舊無名。號元豐中太守陳內翰繹立是名。僧思顒書字畫可觀。）

石呼巖（德慶府志。石呼巖在四川德慶府晉康縣右瀧水縣界。距寶峯七里。昔有黎道士隱化其間。鄭萬嘗題長短句。見於青松子集。）

文筆石巖（延平府志。文筆石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普安里。鮑源狐峯突峻。上銳下豐。若倒筆書空之狀。）

石魚巖（西安府志。石魚巖在陝西西安府臨潼縣東五里南山。又津陽門詩注曰。石魚巖下有天然石。其如甕。以貯飛泉。）

洪石巖（贛州府志。洪石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南三十五里。東有牛啼巖。下有金雞巖。舊傳見金雞出入。）

玉石巖（常德府志。玉石巖在湖廣常德府龍陽縣東北五里。高百餘丈。四面石壁聳峭。旁有石玉色。故名。山腰又有佛跡巖。中廣數丈。謂巨人跡印其上。咸平戊戌。賜太宗皇帝御書百二十卷。邑人依巖閣之。後燬於兵火。下有佛跡寺。治平間改賜普和額。）

浮石巖（宋鄭紳伯詩集。月湖新得浮石巖　月湖先生樂山水。搜奇曾不遠千里。邦知去郭三十牛鳴。浮石巖中晦佳致。神剜鬼劃有許工。天墜地出知幾世。平時樵徑所不由。一旦侵畲胡為至。由來絕景難久藏。竟須好事與經始。見之三嘆欲忘歸。市以千金不惜費。公知得此真無價。我亦聞之喜不寐。朝來幽事頗相關。乘興縱觀約聯騎。霜明日暖馬蹄輕。曾不踰時即其地。噴雲泄霧疑有神。旋呼斤斧誅榛薈。初驚巨石幾百尋。突兀嶙峋濕雲氣。嵌實谽谺元自開。藤蔓駢羅巧相綴。清洛竹木總堅瘦。陰生苺苔倍蔥翠。老根側出掀蚪髯。幽草倒生搖鳳尾。前山一抹橫蛾眉。隔盡俗塵如戶閉。褰裳振足復崎嶇。披棘捫蘿窮幽邃。忽有一徑出自然。委蛇深隱闢蓋起。四面周遭步轉高。心領目擊紛可喜。處處出石作奇怪。續續哦詩聊比擬。或黎其色如鐵。繡或赭其谷如酒。醉或傲睨而癡自笑。或突怒而狠相視。或開幽室備畫院。或引長廊為谷次。或虛高下城樓閣。或巖尊卑作堂陛。或分半月隱天形。或展胡床圍地勢。或露礪礲紅而潤。或錯琉璃青且膩。或如入關如升堂。或如卧榻如隱几。或如立壁如拱渠。或如卓筆如布字。迤邐逶迤巧獻狀。試舉其凡莫殫紀。最喜廣從可從容。甲乙其間有一二。昔聞溪巖天下稱。金華仙伯載稱美。回中僅可坐十客。舉此十倍加不啻。余賀茲丘

有所遭。初不遠人人自棄。先生一笑與我言。平生此興覺為累。豈期幸會得所圖。孰使之然天實畀。須臾更涉屏巖巔。指云此有無盡意。一水縈紆殊有情。萬山回環杳無際。規以數椽安一榻。時來長嘯舒清思。頗觀餘力佐天巧。名與此山傳不替。自惟野性寡所嗜。猶喜登臨同臭味。剩欲相從為文計。祝公先了公家事。）

飛石巖（宋張子野集飛石巖詩　石破重巖萬客疑。不堪攻玉不友樵。長江風雨來無定。時學零陵鷰子飛。（風雨即巖石飛鷰））

飛瀑巖（武昌府志。飛瀑巖在湖廣武昌府咸寧縣闖山。金皇統間。六老宇文虛中。高士談邢具瞻王競蔡松年張斛同遊賦詩。石刻猶存。）

瀑布巖（建昌府志。瀑布巖在江西建昌府有詩云。高山激迸端。清振林木響。飛靈濺千巖。白虹垂萬丈。來此坐移時。森然毛髮爽。）

石乳巖（永州府志。石乳巖在湖廣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里。中有石垂如乳。）

寶國巖（建寧府志。寶國巖在福建建寧府建安縣西七十里。下有寶國寺。）

國泰巖（惠州府志。國泰巖在惠州府興寧縣北七十里。）

長林巖（徽州府志。長林巖在直隸徽州府婺源縣即五聖發迹之地。先君建道院於此

灞湧巖（汀州府志灞湧巖在本府長汀縣東北七里。有深泉怪石茂林脩竹為一方勝槩舊有精舍翔於巖前。乃定光古佛命名鄧遠舉者詩云翠雲卧石千巖冷黃葉呼風萬里秋）青田巖（湘潭志青田巖在湖廣長沙府湘潭縣南三十五里。由小逕入景殊幽勝巖深數十丈白象綠獅在石奇象乳皆碧色。林岊詩云老鶴回翔去幾年至今巖竪此名傳躋攀分寸無疑路飛入方壺忽有天白象綠獅呈怪石神泉深洞隱真仙。細脊滴乳流脂處不是青田是玉田。）酆都巖（應天府志酆都巖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酆都洞上。）金溪巖（延平府志金溪巖在本府將樂縣南石壁山之巔。）金城巖（杭州府志金城巖在本府臨安縣西三十五里。）古城巖（岳州府志古城巖在本府靖州西二十里洞穴深廣亘六七里後出謝家村中。有流泉或有石床石鼓之類。土人歲以正月朔旦千百為群朝焉。）靈城巖（保寧府志靈城巖在本府閬中縣東六十里蘭縣山之腰比他巖最邃深巖前松竹茂密巖上有滴乳為水珠石上有雙竹痕長尺許仰面觀之。枝節儼然。）秋澤巖（建昌府志秋澤巖在本府南城縣東五里從姑山頂有石巖廣深可坐數十人紹聖初有一僧遇旱歲栖身巖上雨澤霑足。因勝曰秋澤巖巖有靈峯寺。）赤壁巖（處州府志赤壁巖在本府縉雲縣東二十五里仙都之東瀕溪壁立高可千尺。）天井巖（延平府志天井巖在本府將樂縣大源外都小芹僻山之原有僊殿為鄉民祈禱之地）僊井巖（延平府志僊井巖在本府將樂縣西三十里）白土巖（延平府志白土巖在本府將樂縣東北二十餘里地出白土。可以飾壁）雲谷巖（汀州府志雲谷巖在福建汀州府駐劄寨中南山之趾。）小池巖（贛州府志小池巖在本府安遠縣東五里馬鞍山之中。亂石叢然洞穴廣者可坐二十人。綠巖梅竹清絕。舊有淨侶廬其下。）龍池巖（杭州府志龍池巖在本府臨安縣東二十五里。）弄江巖（長沙府志弄江巖在湖廣長沙府瀏陽縣西北五十里。峯巒森秀周回皆石渾然天成一石旁然上懸華蓋人迹莫及名曰僊人座一穴極深上有羅漢龕又有孫真人竈存焉。）古風巖（長沙府志古風巖在本府瀏陽縣石象立

於谷口有鍾懸其下。巖有燕坐觀音。又有倚屏石佛。攀巖僊人橋羅漢臺中有藥爐丹竈硃井雲床并聖像灣。）長壠巖（杭州府志長壠巖在本府臨安縣二十五里）瀛巖（台州府志瀛巖在本府寧海縣東二十五里崖崒險絕下瞰海中。上有小亭。石壁刻瀛巖二字）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梅貫春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裕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二十二覃

巖

中巖

（宋范成大吳船錄）在眉州六十里，號西州林泉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有石室諾矩庵也。舊說有天台僧遇病與一木鎖匙曰：異日至眉之中巖，以此匙扣石笋，我當出見。已而果然。天台僧恍然為病僧挈以赴海中齋會，既回如夢覺。自此中巖之名遂顯。 今三石屹立如樓觀，前兩樓泥紫石，中一樓夢蔓被之，傍有實掰峯甚端正。山半有喚魚潭，慈姥巖，龍所居。世傳鴈蕩大小龍湫亦諾矩那夢道場，豈化人往來無常處耶。（嘉定州志）中巖在嘉定州，係諾矩羅尊者道場，巖口有喚魚潭，循山三里許，始至寺中，有羅漢洞。（延平府志）中巖在延平府南平縣城北之五里許，兩山對峙，左右怪石蹲伏，閘跨其上，即盛慈大師庵也。峯回路轉，疊石為橋，旁有貯月潭、歸雲峽、茯苓泉，皆宣和間林守道命名，刻諸石。又度一橋，水石相擊，湍聲喧豗。少前數步，峭崖覺巖，雜草蒻翳，泉溜滴瀝而下，隨風散亂，淒寒薄人，隆冬凝冱，冰柱倒懸，瓊瑤匝地，巖之最奇處也。百餘年間，莫有興領。端平初，西山真公德秀入覲，捧轟來遊，酷好清絕，歸語黃守埒卓亭面之，亭成，董守洪題其扁曰飛溜，人皆賀茲巖之遭也。中有寺曰廣教，潺湲來瀉，二閘留題頗多。（輿地紀勝）中巖在富順監之西北，咸通中，依巖鐫大悲佛像，國初僧自悟架屋三百楹，天聖丁丑賜名普覺院，藏兩朝宸翰。康定二年，翰林李淑為之記。林靈素毀佛法，欲壞其像，群蛇圍繞，鑿之不可止，以泥塗之。後罷禁，始以水洗出之。宋景文公集（送元淨歸中巖并序）予昔宦景陵，與師同預几禪作公法席。後三十年，予守成都，師自富順監肯來，洒然話舊昔之壯也，今瘁昔之鬢也。今華師肆志懷予，不能無感慨，而告還，作詩一解，以謝其行。 景陵同坐貴花筵，日月飛馳三十年。兩股尋回江上錫，一燈分照湖南天。巖雲護鉢龍降兕，林露侵衣鶴警眠。此地相逢須畫列，在家靈運已華顛。 孫燭湖先生集（文華要是山川氣，看到眉州四海空。尊者庵前雙石筍，令人真見兩蘇公。（員九華先生集）青衫了無事，竽客上伽藍。遙指翠巖樹，來尋尊者庵。不須談九九，何必論三三。且坐吃茶去，留師明日參。 李璧雁湖集（塵土污人絕可憐，寶坊聊共炷爐煙。高懷已蜀三峯上，舊事重尋十載前。獲吠靜歸花漢漢，晚雲深護竹娟娟。祇應難見惟神物，留取新詩結舊緣。（寺僧云適龍見）

（禪上根不見之）袁起巖東塘集蓋與岳曲上中巖嵌壁危峯面面山心月寺前何世界不知天上與人間江湖續集李功父賦江西立上人中巖一室在山心君樓背俗深四傍通古道八面見平林禪有藏雲穴吟無礙月岑時情任偏黨誰可洗幽襟　馮時行詩　嶠絕無人境超然乃真遊如何許世俗踏破蒼苔幽我知大士心月印千江秋示迹蓋偶爾雨能雲亦收曾巒擁肺腑脩蛇蹇龍虬巉巖近恐墜窈窕翠欲流揉指諒非月索劍穿刻舟倚杖聽松風聊為信宿留李流謙澹齋集送覺華巖歸中巖世故翻巨浪是身如孤舟黑風半夜來掀歎卒未休誰能洶湧間輕飛遂浮鷗稽首大導師覺海名善淵請下一傳語為度歷劫憂師笑了無言此問難爾酬未可識迎汝子歸當內求堅忍作維纜巨防截橫流中有不動者東西聽漂浮師今念故山翩然去難留相送城東隅黃葉堆別愁歸來門間坐念念期自脩精進懺不懈針芥或有投西風白蓮開來包隨勝遊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遊中巖精煙如春尤覺林壑之勝也　晴嵐脈翠中巖寺十二年間得再遊三蜀龕深香不散萬松山擁霧難收鷲峯付囑雖常住鴈蕩經行豈易求欲識老師真面目白雲深處澗東流　陪尚書遊中巖夜大風雨尚書及任卿史石泉皆耆年德清諧李希余以晚輩侍

中天臺殿倚岭嶙憶昨深登六歲春霧鎖巖扉須玉鑰雲扶華嶺上青冥三峯靜對厖眉秀雙壁驚回醉眼醒風雨三更龍象集祖師意旨付誰聽史運峯先生集同馮蓬州當可游中巖分韻得林字　羲和轉日轂北陸鞭窮陰天地不自持年老去如駿奔木洁萎垂江山動蕭森變化故不干樂哉此幽尋蓬州老學諳玉函鏘璆琳相攜亦忘言一笑孤雲岑主人鷲峯來分坐茲巖深攝衣請從之宛如在中林聊欲薦清供無物致所歆端有白月輪炯然岩潭心賞會詎偶然夙昔諒合簪別去莫慘惻渠無去來今當有羲黃人嘗識太古音

中峯巖

（漳州志中）峯巖在漳州梁山清漳集遊梁山中峯巖　弱齡嗜幽賞寢為名宦縻及茲遂閒散欣然理前思凌晨登摶飆望望恨所之石門足藤蔓溪口多滴葉泝流不盡源捫磴復攲歧倏忽值谽谺邂逅臻平夷獨愛中巖勝環峯如隱坪列樹攢萬首流泉驟兩支山禽助我趣吟哦清且悲野人馴不驚肖群自娛嬉既悟飛走適永懷與龍羆早晚摳揉其亦開爪芋蓁（開亨謂咥曰蓁）願從二三子畢志老茅茨

中隱巖

（宋李）師中集中隱巖　訪隱尋幽緩著鞭梅花初試小春天孤峯上下分三洞一水縈紆溉萬田好向忙中拋俗事却來閑處覓神仙清虛不似人間世野鶴飛雲遠檻前　吹止流行但信緣嶠南風景異山川偶因乘興穿山腹始悟壺中別有天余靖詩假守呂叔恭游中隱巖無名洞坐客鄱陽朱園輔云此洞未有名因公而顯欲名曰呂公巖予未敢披襟而子思劉君陳彥朝皆曰甚當戲書五十六字鐫于石壁間紹興甲戌季春吉日　護田綠水轉山樊滴翠群峯列巨杉洞外僧藍侵斗漢洞邊人跡隔仙凡深深雲谷春長在寂寂松扉夜不緘此處得名爰自我要須題作呂公巖不用瀾飃向水邊乘風宜坐此巖巔山陰樂事真何似觴詠終能勝管絃

上巖

（嘉定州志上巖在嘉定州前青神縣東南過江一十）五里唐末有佛刹號垂拱寺相傳巖下龍聽僧誦經於此夔州府志上巖在夔州府雲陽州下巖西二里巖下鐫刻大佛像列千佛建閣莊嚴水濱贛州府志上巖在江西贛州府石城縣西六里與五龍巖相距中深廣正方舊有法樂寺今廢

下巖

（夔州府志下巖在夔州府雲陽）州舊號雲巖屬萬州今在州西四十里出荔子黃魯直詩云僧緣蠶麥去官數荔枝來記纂淵海下巖在夔州雲安縣西馮當可題三峯詩云古院無人僧作佛碧潭有水魚化龍當年距羅小遊戲一石擊破成三峯肇慶府志下巖在肇慶府大江中又名北壁有龍潭硯最佳長沙府志下巖在

湖廣長沙府攸縣萬州志下巖在萬州東宋黃庭堅豫章集萬州下巖（并序）萬州之下巖唐末有劉道者定州無極人聞道於雲居膺禪師為開巖第一法祖號道徹自鑿石龕曰死便藏龕中不用日時門人奉其命二百年來遊者題詩不可勝讀莫能起此開巖者故予作二篇表見之其一用楊子安韻其一用王安國韻　空巖靜發鐘聲響古木倒掛藤蘿昏（老杜詩翠木蒼藤日月昏）莫道蒼崖鎖靈骨時應持鉢到諸村（言主人隱顯不可測傳燈錄潮州石霜竟先師靈骨金剛經曰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寺古松欹老巖虛塔廟開（法華經曰各起塔廟高十由旬）僧緣蠶麥去官數荔枝來（上句言僧徒趁熟之食下句言寺有荔枝為官所錄漢書昭帝紀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石室無心骨金鋪稱意苔（司馬相如長門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注云以金為門之鋪首王介甫詩荷花稱意紅）若為劉道者拽得鼻頭迴（傳燈錄石鞏禪師一日在廚作務次馬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去山谷借用意譏山野殘僧不遵軌轍妄得道者復生執端之也若為猶言如何古樂府鼠谷歌曰食糧之盡若為活）李壁鴈湖集破曉搖竿拂釣磯一生幾度扣禪扉心如尊者巖中定身

比滄翁焚道歸閑世雲藤那解老。近人空翠欲成圓。猶傳藏晚龍方卧。不放銀濤百尺飛。（公題云有山李來未遊留詩巖壁乘十歲十月二十二日張不晴無暴之奇月）范石湖大全集 晴昔中巖一步殘。下巖風景亦高寒。峽中無處堪傳棹。雨後今朝始倚欄。不用苦求臺相現。猶歆長掛水簾看。山僧勸我題蒼壁。攲谷前頭未敢刊。李流謙澹齋集 掃雲蹤絕蹬。倚竹破蒼苔。來避水簾捲。壓徑佛閑推。僧殘無給侍。墨妙雜無臺。就使怱怱去。猶勝不一來。韓流澗泉集 中平峯下巖。可坐百客。絕頂尤奇。 臨水既凝佇。望崖試徘徊。擔舟一以渡。露瞞藏影闕。矯首與入居。直上無飛玦。峭壁過鳥道。老樹相縈廻。下訪隱者廬。敗堵留巖隈。亂草蔽空停。泉照在鬼。因知勝絕地。使我心悠哉。誓當如龐老。舉家爲此來。馮縉雲先生集 題雲安下巖。 繫纜江沙龍杖縈巖谷。春花依竹色。好草入濕痕新。占戶苔初破。當梅客遶。攀萬師勿鐙鼓。幽興苦留人。 曩遊成斷夢。再至是陳人。覽景追前迹。尋詩拂舊塵。孫松靜破漆。細草易生春。晴日江天好。凭欄悠更新。

下綢巖

金華府志下綢巖在浙江金華府義烏縣。唐地理志。武德四年。以義烏縣置綢州。因綢巖以爲名。

上下巖

元劉將孫養吾集上下巖 一巖空空碧。一巖英英白。擴穿左右室。如建東西宅。昂藏廣屋覆。嵌竇壁奇崛。上光下爲上。平地固無別。

上下牢巖

明州府志上下牢巖在明州府奉化縣南三十五里。上巖壁立。下巖回顧。

後巖

嘉定州圖經志後巖在邛州大邑縣鳳凰山下七八里。水尤奇絕。又輿地紀勝云。陸游南津勝因院亭子詩云。明當遷成都。壓土埋馬跡。後巖在眼中。飛去無羽翼。

後平巖

延平府志後平巖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梅岐里西都。産桃。其味甘甜。當春時花開爛熳。青紅相間。中有瀑布泉。遠望如武陵僊境。

半巖

池州府志半巖在直隸池州府。孝元方刻有侍巖。謂壽山大小泉凡十一。而半巖爲勝。巖壁之號曰十五。而有侍爲大。凡壑之號九。而上清爲最。凡洞之號十四。而潛虬爲奇。有洞五。曰半巖。曰奇隱。曰子昭。曰妙峯。曰紫微。而翠微特高。即杜牧九日所登者。

半丈巖

張翥蛻菴集半丈巖。 巖岫重遝掩。中藏小洞虛。雲生半席外。地劃數弓餘。分坐客棋局。留題偏漆書。石門瑤草滿。恐是古僊居。

三巖

九江府志三巖在九江府彭澤縣東北半里丫頭山。有三巖。初皆名寶陀。後黃山谷愛之。分三。曰補陀。伏僊。雨花。 廣信府志在廣信府永豐縣東五十里靈周安鄉四十二都。與六石峯相望。昔蔣賢良夔讀書之所。有怪石。又有虎巖龍井。鄉人過旱禱之輒應。 俞伯華詩 曉遊六石暮三巖。杜宇啼紅入翠嵐。客子搖藍跡雨外。參黃梆綠是村南。 三巖之下有賢良墓。史朝經萬卷場。老樹山空人已盡。適然千古姓名香。處州府志 三巖在處州府麗水縣西北四里。中巖有飛泉瀉落。皇祐初。知州李堯俞名其右曰清虛。中曰白雲。左曰晨曦。作記以紀之。巖前有郡守劉涇刻于石。乾道二年。郡守錢竽立觀音塑像於中巖。有亭曰水月。胡汝舟爲之記。江湖續集王宗中詩 閑攜一壺酒。來對靈巖斟。秋老瀑飛瘦。石寒雲宿深。坐無僧共話。行有鶴隨琴。此處儘不俗。今人生隱心。宋方秋崖集 山入蒼州翠作圍。何年鑿此玉峻嶒。瀑從峭壁飛將落。雲逗蒼崖卮欲崩。寺老尚堪支古佛。地靈不肯著凡僧。定應嫌客留名姓。雲逼人寒一硯冰。姜特立詩 一見便非凡世界。恍然覺步化成宮。本分混沌天無巧。已鑿谽谺鬼有功。百尺飛泉晴亦雨。四時陰穴夜吹風。莫將俗駕汚仙境。明日紅塵在眼中。韓淲澗泉集 渡水尋山到碧巖。不知身尚在人間。霜天晴日青松下。借問誰能伴我閑。元王逢梧溪集 三巖行。宋邑人蔣夔。僧揚氏。咸隱此。 皎皎停白駒。翩翩工雙鳧。猶須黃誠相候。嗟草木爲我戚。數腴峽然熙。已壁壓起。王孫吟罷鶴來跂。徑紆石角。斜斷鋒。溪深花香淨流此。混沌之竅三疊開。呀若疊浪龍門來。得非地設仙境界。無乃天造真樓臺。雲關岫幌謝斧迹。露下風生翠成滴。我方散髮對奇賓。僧何因緣此長寂。西偏尋丈甚階荒。讀書曾隱蔣賢良。松根久冷青蟒火。獻玦還飛金鳳凰。世上繁華易塵土。可歎山門亦非古。樵兒安知時代序。爭和牛歌出林莽。

三教巖

廣信府志三教巖在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若三人並坐講論者。詩曰。道寓環中本一握。歎分非足豈殊塗。三人並坐渾無語。千古溪山會得無。

三瀑巖

元一統志三瀑巖在邛州大邑縣。臨邛記張奇詩。 百里緣溪山始合。忽驚飛瀑自天來。山高水冷自易夕。遙遙忘尋谿聲回。

三門巖

永州府志三門巖在永州府東安縣北一百一十里。

三合巖

泉州府志三合巖在福建泉州府惠安縣北。連延萬疊。上有靈湫僊跡。聳起三峯。峭絕不可攀緣。

三清巖

潯州府志三清巖在廣西潯州府西山。

三洲巖

德慶州志三洲巖在臨溪縣城東六十里。有石乳蒼綠。狀類佛像。或類鐘磬鱗魚。下可容數百人。皇祐六年。祖無擇作銘。熙寧元年季冬二十六日。濂溪先生遊。元祐中。東坡先生遊。皆題名于石。建炎

閒坐相李綱書石乳巖三字舊經云即西江之三島也晉半搏齋其遊三洲巖（并序）淳熙十三年九月二日偕嘉禾張棐遊三洲巖賞歎之餘次爲古風屬延平田濬書馬刻石置巖中　南中豈無巖三洲蓋其傑揭來五羊初滿聽行人說令乘急雨遊吾後不遑躡遂觀似犇峯迫肝疑尚完數畝腹空洞十丈口豁鎔傥馬入其閒眼亂欲生纈寛處兒如堂狹處纔如闌彎跧角門限屈曲磴道岁土膏瓦參差形象鬼塑涅人立變足欹歎則半身沒斕斑漩洑文鉤鎖玲瓏骨伏撑突如爐斜拄岌如枕倒懸雲乳凝上溜井花洌地空聲殷雷石內色蒸鐵脂中漏微明闢處留小缺倒指數不勝百怪千萬譎遊人得娛嬉造物費曲折靜言萬物初含氣如聚沫流者氣之融峙者氣之結時於融結閒故致出奇絕巨靈盤古幾雖妙不容測要之幻虛空無乃等戲劇居人玩肝之過客三歎息濂溪樤行舟眉山挽歸轍藍輿相踵來瀟洒祖無擇三公走龍蛇千載磨歲月天誰四三公吾學亦云末引盃酌觴坐未老其勿輟朝夕神所遊古今理之窟從渠好事人而酷嗜尤物

三峯巖

瑞州府志三峯巖在瑞州府前人題云蜀道崎嶇歷幾程三峯勝地即青城九天榮受雷霆印仰手爲陽覆手陰

四恩巖

泉州府志四恩巖在福建泉州府晉江縣五季時僧守息於此安禪有虎狼馴伏之異元豐閒僧法超嘗居此閱大藏經日惟一食其後巖屬諸公彥倫再葺淨室邀僧本觀居之李文肅公爲賦詩其略云疲節捫

四門巖

梧州府志四門巖在廣西石上大野術攔窺洞穴通諸頂泉流接兩池梧州府懷集縣石鐘塲三里石山突起于平地有石室外有四門方廣數十丈內列佛像宋天聖閒有僧乙名爲四門巖普賢寺去縣四十里

五巖

宋姚知常雲山集五巖壁立列山頹洞府深沉積翠環華蓋擁羅懸玉室石門幽邃透玄閟物經換世人何往人去朝元鶴未還雅採不聞遺跡在一天明月嘯臺閒

五藏巖

建昌府志五藏巖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東五十里竹由新村二境之閒地僻而幽人跡罕到前層後疊石山百數宛然一石洞也洞閒有溪流縈帶而出中有一石圓然加大而左右翼出高覘七八丈閒橫閒一巖深廣各踰數畝有定林院在其下巖上皆石骨土絕頂林木倒生大者合抱小者不下數尺圍四時蓊鬱不覺其爲石山也

五峯巖

徽州府志五峯巖在直隸徽州府祁門縣東北十里昔有韓氏子坐禪於此嘗降乳虎泉州府志五峯巖在泉州府欽風里（同安嘉禾里有五峯山）有自然石室可容五百餘人其一山石白如銀故名白石村唐僧道本居此室祥符閒令李居之嘗建浮屠其上山多靈怪非有道行不能久住踪巖西下半里許有白雲巖亦有盤石爲屋吳公拭有詩其首云雲煙杳靄環諸峯石徑詰曲穿蹤松更無飛埃起短屐秪有鳴溜迎筇節又云玲瓏數竇明相通造化恍惚真難窮暘回三冬照暖日陰納九夏吹寒風劉公濟詩云五峯巖在白雲閒巖下千山與萬山莫向公卿容易道恐伊來此一生閒　五峯巖之下有小身瑞述巖石室天成下有三小石楷之上一石長二丈餘鐫彌陀丈六身室中一石長丈餘鐫彌陀八尺若大觀閒僧行遵所創也有僧清佚詩云提然璞玉妙通神誰識雲閒丈六身珍重無邊清淨土夜深風露玉華新傅公伯成留詩云山中亦何有煙雲扶疊擁疊石撫空碑洞水泓清漪　永州府志五峯巖在永州府東安縣郭資福寺旁怪石峨巖峯上舊有五峯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秀今存遺址胡仲弓華航漫游叢閒到茶糜春事闌又尋扶筤看青山人行瘦石枯藤上路入蠻風瘴雨閒佛地平分天界限道場元鄰鬼門關野僧不會遊人意日未晡時及早還

六一巖

宋鄒道鄉先生集余與子柄同郡武李師胸祖道姑蘇徐武靖國零陵蔣湋彥回長老永文由潛巖穿洞攀援躋蘿窮覽勝事然不到處得此巖究遂以六人一時同見名之號六一巖而以六人一時同見分韻有作乃若無窮氣象妙與人會則惟出此巖而外曠與人潛巖而內盼者心自愉焉不可以容聲也得同字崇寧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造物有所待嘆巖從此通千峯路前障萬象欵來同滌覽進江水嘯晴生虎風誰知不朽事成在笑談中

八六巖

欽州志八六巖在欽州西一百里那馱村巖內方闊一里內有石榻之屬

七峯巖

汀州府志七峯巖在福建汀州府清流縣六十里有峯突然成列者七故名

七蟻巖

德慶州志七蟻巖在德慶州晉康縣內有石如懸鐘狀扣之則鳴曰石鐘又有石池四時水清不竭

七房巖

建寧府志七房巖在建寧府浦城縣東五十里巖有七層最上有泉一穴形圓如鏡號曰鏡泉舊傳與九石潭通故號七房巖（昔歲旱禱于壺洪即雨）元遺山集同周帥夢卿在振之遊七巖（定衰）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閒同遊盡親舊舉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閒悠然一樽酒落景未知還

九巖

水州志九巖在水州郡治巖出池中者凡九跨池爲橋先賢題識具在又創九巖亭於其上

九折巖

臨安志九折巖在臨安玲瓏山靈居九折通絕頂名九折巖狄肇道詩池邊九巖邊鷺鶿自在眠圓荷淨蔟蔟草條靜涓涓露足三春雨清和四月天庭空無一事真樂付詩篇。酒送鐘聲隨晚照雨添竹色爲新涼欄干獨影水波翻巖捲玉深荷度香

九重巖 大理府志九重巖在雲南大理府洱水東北一百餘里。山若蓮花巖盤九曲上有石洞人莫能通大理國師白仁基有題詠及書云予後劫當於此山開會聽法

十里巖 徽州府志十里巖在直隸徽州府績溪縣東十里每久雨初霽人見朱砂一顆在半巖如盤盂與日爭光隱現不常莫得取也。

拾得巖 台州府志拾得巖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景德國清寺西。

三十六巖 安慶府志二十六巖在直隸安慶府唐許僧詩三十六巖藏好景更於何處覓瀛洲

百歲巖 長沙府志百歲巖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白霞山上昔有百歲和尚開山巖乃坐禪之所因此得名有石室石井泉四時不竭鄉民禱雨有應

百丈巖 處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處州府遂昌縣東四十里。壇石拂天與尹公山相對武陵先生居其下嘗有題詠台州府志百丈巖在浙江台州府臨海縣東北三

里法安院側上有龍湫雨驟則雙瀑交垂如玉簾之狀章守得象詩所謂千尋練掛雙流瀑是也一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南八十里明覺院側險不可躋惟寺院而登則平如掌上有石峯聳立望之欒人毛骨馬又云在瀑布寺側巖下有溪名虛溪寺令巖貢泰父有百丈巖詩天台赤城山平地起十尺出海爛紅霞垂天立蒼壁神光燭宇宙晃朗畫相射仙人居其上塵世遐難識與子試往觀會使身生翼建寧府志百丈巖在福建建寧府松溪縣東三十里舊傳馬氏女仙於此上昇今有馬氏所居遺址尚存其峭壁間有馬蹄剪刀尺白痕突出山之巔有三聖井遇旱有禱必應又云巖有石罔從如陶成中不留物遇旱禱雨弗應有以木石投之隨即衰出當雨立至邵武府志百丈巖在福建邵武府泰寧縣寶雲巖左

百家巖 懷慶府志百家巖在河南懷慶府脩武縣居太行山之陽上可容百家因名上有精舍又有猴窩巖州稱嵇康所居圖經云白虎巖有臺又阮氏竹林嵇康淬劍池石上字猶可辨並在寺之左右唐碑仍存脩武縣志云劉伶醒酒石臺在焉宋李俊民鶴鳴集同濟之遊百家巖懷郭延年有感　雨晴閒向百巖游今古都成一段愁老衲解回山下虎桐禪師真人跨入洞中牛水流花落三春暮鳥沒雲流萬事休有道碑前空墮淚往來誰復共僊舟元王惲秋澗集遊百家巖雜詩十一首。　月池懸溜落蒼崖巖竇分居可百家不羨碧瀾秋色好倚天驚絕赤城霞　龍鬚草細雪婆娑石樹形奇碧玉窩欲訪鍛爐懷舊隱老僧指示隔煙蘿　山居最苦水泉慳明月池深湧碧瀾寺仰以清山豁潤細散滿口瀉高寒。　山煙起處竹林蒼白鹿苑高半夕陽長嘯至爲響鳳去公和當冠七賢堂　玄髓丹書兩遇難碧山猶說有僊壇千年留在嵇康恨石上清風漠漠寒。　亂山合遝排青隴細路縈紆走白蛇十里風煙吟醉底栢園莊北日初斜。　清酣蒸杭戶戶香百門山下喜初嘗太平有象豐年是翠竹梢頭看颭揚。　來往蘇門半月過青帘巷陌總行窩窩形宇內知能幾對酒當歌不樂何。　十月山陽黃落秋陡寒風色偃貂裘蹉跎非近林婆酒更爲諸賢一日留。　晉隱祠邊落照紅自來代木竹林中且休輕議前賢輩自執牙籌笑阿戎。　王烈清泉在碧巔當時斲飲致高年情知近髓能充腹空使人間作笑傳。　又四十一韻　兩紀山陽城行役凡七過佇矚百巖雲屢往屢不果亭亭白塔顛望遠幾招我今秋若有相老獲脫籠鎖二三會心友與遊無不可初從萬戶門逶邐陟層坷石林轉幽深到寺氣幾爽截雲駭巨屏勢乾坤軸要天關險絕巔黛色潑峻朶三鬟上杳冥兩

岫巧包裹谷深餘綠曲石怪欲垂彈何年緇衣徒詩境闢鉢穎或疑巨靈斧擘削乃爾峨僧殯先殊寶奇地驚觀墮寒猿從何來跳躑不能簡近人不少怖掇拾落殘菓有草名龍鬚纖潔宜谷浣崖絕不可攀恰似衒奇貨最憐明月泉流瀉不細瑣玉虹貫山秀噴灑螭口拖我嘗遊三巖景氣因云可未有此泉勝翁合嵯峨大悅旋神物潛供飲結僧課徘徊醒酒臺石老書字挪擔當沈酣時萬象入眺卧八荒獻庭衛日月爐旋磨下視區中人宜爲螺與蠃復尋淬劍池履巇不辭跛淵黑不可度悵望藉草坐山僧似嗔余空踏苔蘚破萬樹霜葉丹鍛竈烘熾火有懷中散公材大識或虛至人戒其偏康說不自持當時朝右姦聚會思見唾吹毛不此施淬礪安用那徒爲論養生竟落非命禍長歌下山門世累許許夥寵辱未足驚門閭續弔賀吾須人爲徒長往非所荷正頌日用間免我偏與願賦詩約重遊備漾不容和。

千人巖 隆慶府志千人巖在隆慶府劍州普安縣有石舍可容千人故名

千歲巖 紹興府志千歲巖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東南四十五里一名寶掌巖寶掌禪師所居也。

千佛巖 嚴州府志千佛巖在浙江嚴州府東十二里昔邑人方于容以母疾鑿山作千佛因以名。

千

丈巖

台州府志千丈巖在浙江台州府東南二里江湖侯集安晚堂題雪竇千丈巖　並海危峯駕六鼇招提深處緑周遭樛松直上騰龍起怒瀑飛來風虎嘷坐向亭空雲作伴倚看身與月爭高山靈意我酬清賞為酌水泉讀楚騷

待千巖

（中興江湖集峯棠望）洞庭眺遠天一角初別未堪愁別久今始覺作賤非無筆寒鴈不肯落蘆花侍架青怪底北風惡。　若人金石心試命洞庭浪傳聞入巴陵瀝酒喜無恙我行丹楓林憂騁白蘋望鳥鵲不可噴論功當坐上　過湘陰寄侍千巖淼淼臨風思美人荻花楓葉帶離聲夜深吹笛移船去三十六灣秋月明

讀書巖

衢州府志讀書巖在浙江衢州府龍游縣東二十五里有龍丘山唐徐安貞肄業於此號讀書巖寧波府志讀書巖在浙江寧波府興國縣清德鄉鍾令公讀書巖在馬金華府志讀書巖在浙江金華府蘭溪縣九峯山昔唐徐安貞肄業於此後人號為讀書巖今案石床今存溫州府志讀書巖在溫州府蕭臺峯有讀書巖詩僧文英讀書處潼川志讀書巖在潼川路安居之惠龍山乃閣使景泰讀書處後景徹有題伯祖尚書讀書巖詩順慶府志讀書巖在順慶府金泉山下晉陳壽於此著述彰德府志讀書巖在彰德府林州安陽縣黃華山王庭筠子端隱居讀書之所

桂林府志讀書巖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十五里寨山之東傳云曹鄴讀書於此　一在本府靈川縣陽海山東秦方兒予讀書處　一在本府獨秀峯下峯直郡治後為桂主山傍無坡阜突起千丈頂平如蒼石樓視四野諸峯獨為雄尊故以命名峯趾石室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顏延年守郡時讀書其中有沈梅詩老鶴下遼天昂昂在林表霜毛臨野人逸氣秋天杳矯矯顏始安不受冠帶繞清眞自嵇阮一醉萬事了讀書空谷中生芻白駒皎伸倦問啥岈弓彎天宇小豈無素心人幽棲共清曉批捷在城闕鍾磬出林杪試令裁桃李照海春娟娟長哦五君詠極目送飛鳥潼川州志讀書巖在四川潼川州城之北即趙雄讀書處又名安昌巖是也廣信府志讀書巖在江西廣信府鉛山縣西北六里天成石龕僅可盤旋狀元劉煇讀書處劉克遜西墅集題鉛山劉煇讀書巖　巖穿石罅可容居昔日輪君此讀書君去不來山易主清風峽草少曾鉏　同黃主簿登清風峽劉魁讀書巖賦水調歌頭調　解變西崑體一賦冠群英清風峽畔至今堂已讀書名富貴輕於塵土孝義高如山岳惜不大其成陵谷縱遷改草木亦光榮　與仇會穿阮復試同登石龕雖窄可容一几短檠燈千仞蒼崖如削四面翠屏不斷雲霧鎖長生最愛巖前水猶作誦弦聲袁州府志讀書巖在江西袁州府西北五里開花院後因為祠有亭名仰山軒曰倚巖曰翠靄亭曰振鷺後又創亭曰仰高曰谷安曰覽勝曰漱石曰歆空皆在化成巖上建昌府志讀書巖在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南隅江宋曾南豐先生讀書之所有墨池存焉九江府志讀書巖在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治二百步西山有讀書巖山石嵌空石敏君讀書其間環植橘林號鶴山大全集題石興宗讀書巖巖扁乃曾直所書　巖頭橘樹經百霜三山不生諸老亡只餘石間元祐腳谷虛晝日鳴當當李壁鴈湖集題跋黃魯直讀書巖字二十言　筆法推黃子鍾王共一機試摹三大字歸揚舊巖扉重慶府志讀書巖在本府蹲猊峯西張聖簡記云渝南古江州也據巫黔上游扼三峽之會江山蟠薄形勢豪壯東有塗山龍門與銅峯石印峽而岷江注其下西有巴子城鈷鉧井華蓋峯古佛塔石門白崖而嘉陵江縈其間山形自清水峽發靈感山走蹲猊峯而住又東自樊山連延走州城而住其勃然王氣蹲猊峯盡得之陸隱君始自渝州來居此峯熙寧三年佑自成都解官放舟如京師艤楫外江來訪隱君既別回翔於巖首隱君曰宅居如何佑曰覺棟雲表氣象太露惟茂林喬木擁蔽佳矣隱君乃手植竹栢環墻遶庭元豐四年夏佑奏策悞時政投版而歸則隱君即世矣佳木參天矣予酹酒號慟悲不可勝既

而寓家隱君東軒其嗣子極茂先次子揮通夫皆溫雅好學與佑之子肖肯膺朝夕講讀倦則遊覽若夫波碧風恬花露草煙參秀巃嵸雉鳴澗前醉聽吟蟲天轉地旋此則得之於春也木陰寒庭巖瀑雷驚鸛鶩啾嚶蟬黃竹笙卯歎沙泉讀南華經此則得之於夏也露濃霜烈山癯葉落春日雉鳴搗愁砧作登山臨水送將歸而離索此則得之於秋也巖泉水澌山大雪飛凍鼓聲沉銅龍漏徹霄鷄未鳴起誦書詩此則得之於冬也四時之趣與朝之氣象暮之風煙悉得之而貯之心寓之文盡乎林泉之幽矣又相與何司馬僧元肋為物外交吟嘯乎宅西讀書巖以公卿為濡濡豕蝨以巧宦為吮痔吮癰陶然天真到乎混茫因紀石壁久其芬芳隱君墓在宅東官道之側有誌銘在大宋元豐五年正月二十九日郡人前邢臺張佑聖簡紀程叔達詩緑倚陰雖改青山色自新偷閑時挾冊來訪讀書人　穿雲裂石下層巔來作人間小洞天雙幹翠濃幾欲滴兩峯玉立巧當前環觀邑屋烏訛尾倚把江濤雪滿川城市誰知有清賞請看山色舊題鐫贛州府志讀書巖在贛州府石城縣北六十里中有石牖石几石泉里人許氏嘗讀書其間故名永州府志讀書巖在湖廣永州府夏曾山前華嚴修其間者多矣零陵通守蔣謹修寶勝寺顏氏書院碑云上可窺青天

下可披覽其壁有數萬言皆學者所書元祐初顏氏始營書齋寺東上曰陵雲閣下曰折桂堂今存保寧府志讀書巖在保寧府蒼溪縣雲臺之東乃推于讀書之所有抱朴子像存焉元一統志讀書巖在閬州陳氏讀書之處揚志行霜月齋集閬州陳氏讀書巖記閬以山水名其秀磐高峙而無與二者前祥符陳相公昆季之讀書巖也發其林巒泉石之秘使濃淡遠近舉不得遯如身處乎巖中目極乎巖際今集賢商公德符之所圖也初陳公昆季之居其鄉嘗求山水之幽勝者廬焉以精其業今所畫讀書巖者是已及以諸生奉大對皆衆爲舉首其後管樞庭柄政府持使節宦業一一烜今古歷數百年而言以科第冠多士者猶稱之後其子孫去而居高堂又皆朱紫班班輝仕路今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知事宇彥和者即其後也彥和之先考府君監察御史嘗以風烈振一時而御史之尊公尤輕財而急義至元中中書省叅知政事左山商公嘗以罪籍其家囊不存一金一旦扣門求濟即隨所有畀之而無吝事已而歸之一不受自是兩家子弟之交如一今集賢實叅政公之季子泰定致和間與彥和會錢塘叙殷勤款繾綣視昔猶篤且相與言其事而不忘集賢既以粉繪之能名天下又嘗客閬中遊讀書巖而得其中之幽勝因圖之以遺

彥和所脩世契也夫以一家而皆擅倫魁持國政其於詩書之澤遠矣天將復隆陳氏也夫何其家又能培之而無渝也彥和既秉材廉躡清要於其先烈固將繼之而無難今彥和之子復善學而劬書使由是焉而不獲止又焉知以科第而冠多士之盛不於是而見之則所謂讀書巖者不在閬中而在其家矣李可齋詩訪閬州讀書巖　從來廊廟出山林師友相資好弟兄料得至今風雨夜山神猶記讀書聲　許有壬至正集王顏孟蹤蜀何堪何似德家復此巖千古異端終反正一鄉多士見司南懷歸有夢驚華髮濟美無求漫綠衫更爲諸孫申祖訓莫教喬木擅雲龕元明善清河集讀書巖記云讀書巖者故相太傅魏國康文正公之別業也在京兆樊川少陵原之陽下有良田山半有宮室上爲巖昔太傅出鎮陝西暇則遊焉息焉聚書萬卷號曰讀書堂今集賢學士公迪御史中丞公達僉太常禮儀院事公邁皆嘗學於此太傅鎮陝時年未三十巖得樊川之勝因高搆亭因㘭鑿池最靈即秀以關燕樂之所孰謂非宜顧不彼爲而此爲嗚呼此其出將入相清規雅範豐功茂烈照映前古師表方來爲聖朝元臣者與諸公子彬彬儒雅克世其業襲清風而蹈今則歷官省臺名蜚實副巍然公輔家法之正然也公邁常宦游二十許年歸視書堂有必葺者

裝潢歛書而讀之因尊之曰讀書巖方造朝憫思之而不可即命集賢侍講學士商君德符繪之成圖樊川可目游而遍託余爲之記巖不待記而顯也然夫牧竪亦指之曰此康太傅讀書室也尚奚他事雖然嗣守亦或難矣安知無池其坳而亭其高者不書之讀而然樂之闕乎又安知無肆意實行者乎太傅功德在天下既厚既深天之報施亦大且遠必無是也而公邁過焉後世覽者請劃此言巖壁不斷巖顯而爲康氏規庶幾千秋萬歲長有子孫讀書巖間是公邁之心也然則康氏功名蜀有極邪瀘州志讀書巖在本州合江縣唐貞觀年間符陽人先汪讀書於石巖下以本藏應神童科就除符陽縣尹今讀書巖在縣西北三十里江陽譜李實仲游先神童讀書巖　古洞閟深勢壓盤雲連十丈地平寬水簾紛若排珠琲石闕依然聳翠巒綠樹成陰期勿剪清溪當著不勝寒數椽儒迹擒幽隱應有高人咏釣盤康文靖公集讀書巖作効陶體　凌晨坐空庭晞髮受初涼閒風從天來翛然忽已揚歲月聿云徂體道嗟未能身外紛百慮競爾徒迎將執書棄置之攜手同翱翔　青鳥何翩翩呼群儔雲衢驚飆迴八紘歛翮栖山隅一枝未云定丹霄入陰圖民生日齪齪四體惡匪臣惜無一樽酒雅抱空踟躕　讀書巖月夜　書巖老木鬱蒼蒼特送秋

容到臻庥桂影流波風欲滿谷聲傳響興尤長淹流莫歎成空逝激厲終期晴遠荒夜半山靈報清夢他年刮目看書郎　水調歌頭調　杜陵佳麗地千古盡英游雲煙去天尺五騰閣倚未樓碧草荒巖五畝翠靄丹崖百尺宇宙爲吾留讀書名始起萬古入冥搜鳳池崇金谷樹一浮漚彭殤爾能何許也欲援余胖嘆起終南靈爽商略昔時品物誰劣復誰優白鹿廬山夢覩頎天地秋

陳書巖

（宋唐先生集三陳書）巖六言二首　人去空巖碧蘚春來方沼春蘋歸鶴欲應留語卧龍悔不終身　檜是昔人手植即今霜早差差行客欲詢往事殘僧非復當時

玩書巖

（重慶府志玩書巖在本府合州北九十里宋嘉定間李元庚刻唐李陽冰所篆進德脩業懲忿窒慾八字於崖上宋）葉水心集賦董李興玩書巖　玩書巖裏刻成真水簾花鬘春復春一朝歛筆去何所來者對之如古人美哉胥清神亦爽西瞻匡廬東屬湯滿車圖畫常載行到處名山留塑像

古書巖

（潼川志古書巖在潼川巴川縣石間隱隱如篆文不可讀）

書字巖

（昌國志書字巖在昌國州寺鍾山之側一名挂竹嶴屁巖懸瓊若墜若浮俗傳羅隱嘗留題故名書字字跡猶髣髴可見矣）

積

書巖

（太平御覽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室臨終語弟子等可送吾尸置彼石室中巾竭香爐此外無所須也葬數年尸猶儼然今舟）行者過其山渚長聞香氣咸歎異焉水經注曰廬山石室中有積書卷矣而世士罕有達者因謂之積書巖

書堂巖

韶州府志書堂巖在本府曲江縣郡城東十五里曹口里白芒渡之傍巖洞劃然泉清石潔昔曲江公張九齡嘗讀書于此有元次山題名云次山自道州刺史為容管經略使是時賊尚據本道以蒼梧為治所北歸取道于此不書歲月蓋大曆間也舍人朱新仲跋云次山好奇所至遇佳山水必加雅目使從此出浯臺瀼溪遂傳不朽此巖獨不辱品題何也豈以曲江公嘗讀書其中故不欲更稱述耶今次題刻不存惟新仲題名宛然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二十二覃

巖

靈巖

（常州府志靈巖在直隸常州府去城之東南五十里巷畫溪西峽踰百仞上有龍湫雲氣常蒸繞禱雨輒應宋錢塘韋驤集遊）靈巖四首（陪孟伯兪人）征塵洶洶頓消磨路入靈巖好趣多崖穴透空疑晝月泉池凝渌似春波錦帷香細薰千佛金殿燈明覺衆魔一宿禪房幸安穩明朝騎馬入長坡　東國名高獨此巖群峯環抱自鵮鈴道場本寂規風古禪室空疎杖喝巖木落有時飄戲角雲寒終日蔽山尖不知僊鶴歸何處留得靈泉與衆甜（法定師見雙鶴飛去於其下得此泉至今以雙名之）區區不覺路岐難塵土衣冠喜動顏已見成書歸上國更遑使道覽名山隨軒幸涉三時久弭節仍陪半日閑却與禪翁自相悅編衣雲步共追攀　鶴鳴峯外日曈朧欲去踟躕興未窮索筆請題青石柱留名願附碧紗籠重來廻顧千山霧迴嚮輕隨一徑風跋馬頻頻望蒼翠他時應與夢魂通　徽州府志靈巖在徽州府州城西北一百二十里中有洞靈觀

之東北曰慶雲洞巖竇皆五色兩崖瀑流之上有真人鸞鶴雲霞之象更入四五十步許則有芝田靈草羅列左右遇春瀑漲則破帆爛縈流出西曰蓮花洞入百步有大石室廣十方有象高一丈八尺旁有羽蓋幢幢獅子蹲靈芝草皆乳石結成遇拜章投龍誠感所致往往有仙樂慶雲珍禽奇獸致花果於像前又有天井深不可測南曰含虛洞洞有二重外狹內平有積雪臺沉香峯是為三洞皆與浙嶺率山相連星源志靈巖詩　三巖九洞絕塵寰聞訊真人得縱觀丹竈已來仙鶴去雲深元有老龍蟠鐵船泛海源流遠玉柱擎天星斗寒劈破莓苔詩句好欲歸傳作畫圖看　蘇州府志唐趙嘏詩題靈巖　館娃宮畔千年寺水闊雲多客過稀聞說春來倍惆悵百花深處一僧歸　趙汝淳詩　古寺疎鐘隔斷煙館娃宮殿草芊芊多情却有松蘿月只與當時一樣圓　宋呂居仁詩寄題蘇州靈巖　水分西子採香徑山是吳王避暑宮可惜同來不同賞落花飛絮曉濛濛　宋葉水心靈巖詩　穹窿右俛眉天平左垂鬟異人宅退湘茲山抑其顛陂起為表著突兀數尋仞撑松頗堅瘦立石乃紫潤兼有千里陂香鶴來遠韻宜于登撤丘攏落思舊迹亡王未亡時絕色館孤峻歌聲妙欵乃狙品窮蛤蚤援琴閨傳數解甲仍轉觧終歸寂寞人破金費枯堇陳

迷不足予新緋何勞問三年姑蘇羅空望此谷近適當熟食節煖氣無已客裘風燈春愁異雪損花信聊以壯遊衍歸受兒女嘲　張南軒遊靈巖詩　我登姑蘇臺笑指前溪水水從具區來古色映清泚明朝泛舟去兩岸錦績正繁紆如幾曲舉目皆可喜稻熟千頃黃秋入四山紫跡鍾度攢墻青帘穿野市忽驚秀氣逼突兀平地起飛閣出林巔穹石滿山趾褰裳上深徑鳴蟬聲聒耳木肆露遊觀欲進足屢止宛宮闕何年金碧暎相倚上方納湖光千里淨如砥中峯何亭亭正爾當無几涉闌瞰鷺徹水落魚龍狀雲遠闔閭邪草迷於越壘琴臺倚香徑不念前王侈茲山自古今誰此能爲疾老松獨堅卧根株互盤峙頹然閱滄波變子青未已我來三日留幽事付行李領略寧有窮登臨聊可紀孫覿鴻慶居士集青蓮花出古娃宮華殿亭亭月滿容風韻一聲傳夜發雲幢千丈蔭蒼松曲池漫漫悲禾黍古隧冥冥出鼎鍾落紙煙雲共醉筆吾宗文采擅雕龍江湖繪集陽羨王子信詩　特地捫蘿入翠微楊花故故點征衣遊人盡逐暮光去野老獨携山色歸擬泛銀濤浮浩渺難尋王魏問芳菲吳亡越伯渾休問且買清樽送落暉元張伯雨句曲外史詩　客有具舟邀遊靈巖上方一夕風雨明日以詩來象夫黨頭爲史張其庸　山水皆久要一旦陽風雨卧遊政霸佳冥非清勝具水剩山殘如我老觸目興懷殊草草不如錦歸坊中聽雨樓取醉都忘山水好鄭左不來今兩多張雪狂談奈爾何便從攜君借女妓浣我十分金巨羅綠竹由來不如肉不聞風雨止聞歌張子淵集題嚴氏游靈巖圖用崑山顧仲瑛韻　美人細氣搖芙蓉宮衣不卷秋滿宮美人草華隔送水空餘煙草迷宸蹤我聞靈巖歲月古越來溪上跨神武戰爭興廢等荊棘黃狐跳梁野狐舞紫簫裊裊天外吹嚴家兄弟盤遊時酒酣笑語落巖谷飲餘不覺雲生危幾欲巾車恣尋討一片襟懷自清好不辭陰壁躋攀難常恐西風鬢毛老隴西李氏藏所奇霜毫揮覺湘江枝自知詩是有聲畫轉看畫作無聲詩人間秘此江山勝便欲移家住深處臨風俛仰發浩嘆白日西飛水東去　袁易詩　遊靈巖　繡風歡林薄淺霧開巖扃茲辰極清霽曠懷延杳冥九折度峻壁微行窮絕陘夫差昔戾止鏘鏘駐和鈴翠旗一以建繽紛朝百靈花飄磴道白樹入端闈青吳娃矯方處越甲殺長桐千秋冤魄歸邁沛浮亦寥鳴呼重華復播關何由冥秦宮委蔓草漢闕流寒螢惟應金仙姿空山屹亭亭摩尼耀八極象數垂千齡　周伯琦詩　游靈巖三首　吳宮花草久爲塵千仞空山擁黛顰雲閣西湖春渺渺天池漫石碧粼粼諸侯互勝猶爭霸三世如來卻現身

白社稍閒留秀氣清游訪古及芳辰　拚揚百折到松林迎抱庭杉歲月深永巷廊虛響屧荒墟臺古不聞琴娥眉傾國悲塵土樂座危談空傷視今山下良田川似剪一區那得老雲岑　重遊已隔十三春纖綠嬌黃幾度新白髮無情添世態青山有約待詩人采花閒步蛙攜錦蘚蒼藤樹蔟鱗香徑斜陽啼杜宇廻舟圓月挂城闉元僧盤古遊山詩集吳王古苑蓮塘香徑琴臺硯池西施洞館娃宮皆古跡　日落危欄獨自憑蓮塘香徑總傷神硯池風浣琴臺月石洞雲埋娃館春湖水已澌宮廢苦山峯猶解捧心顰長年來往知多少誰是登臨千古人李孝光集暮入靈巖北出靈峯院偶坐澗水南客有言鴈山信多奇然直復有過於此者余爲言山之峭刻瓌琦莫若靈峯壯雄渾厖莫若靈巖峯言銳巖言大也余適少疲倚大樹坐甚怯客聞靈巖亟欲往即起促觸不得休前是一日行五里輒止舍是日會已暮頃刻馳十里到寺天正漆黑及嘴舉頭見巨石孤立兩人俄月出正懸東南角星象纍纍下垂四旁客噌息不可上如游魚噞喁以爲身浮游在顥氣上也入坐佛宮南階上亟視見其面透舟堂倚右挾室則旁睨其臚夜分又數數開南牖視之月欲墮未墮夜色如霜雪諸峯相向立儼然三四老翁衣冠而偶語獨西南一柱白而長身者也明日歸後由昌上人房下過澗得小石磴可五六百步上觀所謂龍鼻泉山半積石作鱗甲狀陷入石中獨見其脊從西南石峽中繞出數千丈勢已盡乃垂入谷中作懸鼻疑是石髓積歲月化爲石故獨此鼻如絲大乃紺碧滑膩異他石鼻端泉時時一下滴谷口澗西有立石長三十丈如卓筆曰卓筆峯峯旁流泉墮入澗中亦三十許丈曰小龍湫稍西飛泉湧出石罅直上指尺許曰劍鋒泉寺以巖名巖又以佛宮北大石障名障獨高且大絕頂止平如塗丹墨是爲平霞障諸峯皆拿聯在障旁其大石如樹旂居障左臂白長旂其大柱居障右臂則曰天柱龍鼻泉又在障右脇間小龍湫卓筆石劍鋒泉當居腋中王十朋梅溪後集遊靈巖　輝老索詩主靈峯寄數語雁蕩冠天下靈巖猶絕奇煙霞列屏障（平霞障）日月明旌旗（展旗峯）巖前有卓筆（卓筆峯）可以書雄詞天聰況非遙（天聰洞）洞然聽無疑鎮起靈湫龍霖雨行可爲傾用真柱石（天柱峯）永支廊廟危頹墻造化爐（煉精爐）四海歸淳熙頻招鸞鳳友（雙鸞峯）朝廷相羽儀何人夢石室（石室[illegible]靈峯）妄誕今一時那能了世緣未免貪嗔癡名山誤見汙公議安可欺頗借靈湫水一洗了靈碑詩以寄老禪狂言勿吾嗔包宏齋轎帶纂碁雁蕩靈巖展旗天柱立寶印獅子雄龍貢千珠碎天窗四牖空事奇排怪石獨秀

出孫峯龍鼻泉流出如何造物工亦城續志靈巖在浙江台州府北一十里又名鷲峯後有飛瀑 遂安縣圖經在浙江嚴州府遂安縣慶曆八年殿中丞葛閎序同時賦詩者十一人在本院其古目録唐前濮州刺驚康仲熊遊靈巖瀑布記不著書人名氏大曆十二年立元一統志靈巖在浙江杭州府富陽縣西南三十里齊建元末僧曇超居錢塘講經一日忽有老人捧聽曰我龍也師曰汝能為我致水乎老人撫掌泉遂湧出 靈巖在湖廣長沙府茶陵縣會僊之間有巨石室巖中有唐人所為羅漢相唐天祐中陳光問讀書于此里中子弟就學者百數後登第因名化龍巖尋復名靈巖 一在沔州略陽縣正南順流而下七八里山腰有洞前後二所前巖高敞後洞邃深巖前懸崖起壘曰衆水寺或曰精忠寺碑字磨滅無可考據昔有採石乳人至約行半里忽然明朗見奇花滿地既而人思歸其內有白鹿出來明日再往有巨石塡門遂迷其處二洞間石縫中有水迸出引至前洞鑿為泉可以療疾鮮于侁詩千峯環郡宇二石繞城堞每憐山水佳況復聞巖穴長沙府志靈巖在長沙府茶陵縣東鶴鄉有石刹其中空洞舊傳蕭禪和成道之所有寺今廢桂林郡志靈巖在廣西桂林府靈川縣西南三十里嶺外代荅洞穴有水然後稱奇桂林諸洞無慮百

所率近在城外數里俱有可觀若水東之智公巖興安之乳洞皆有流水自洞而出施直橋横攔其上遊者得以徙倚其間異於他洞者空明幽邃而已雖然未若城南之水月洞東江之龍隱巖也水月中通如半規江流貫之中有石檣可以觴客龍隱脩曲而高明江流貫之就棹而入仰視洞頂夭矯乎真龍之脊脅也范石湖謂二洞奇實絕世融州老君洞亦通川流中有小洲其旁高岑有乳乳石滴成老君之形須眉衣冠無一不具張于湖榜曰天下第一真仙之洞以是知凡洞必以川流為貴也雖然二賢所賞水深數尺廣纔丈餘耳若夫桂之靈川縣有靈巖者二賢未知也是巖也大江洞其腹水闊二十丈深當倍之余嘗攝邑靈川天久不雨往禱于巖方舟造洞遙望大江平闊直抵山根横有一綫之光通而望之乃知洞穴表裏明徹而然也即其洞口水面帖帖正將枕山不可得入者舟子擊水伏而進仰視洞頂與水面相去纔丈餘水與洞頂皆平如掌舟入漸深楫聲隱隱震動固已駭人心目入聲一發山水皆應大音叱咤洞壓留裂當巖之中洞頂穹窿如寶蓋然其下即神龍所居也余歛板焚香巫者以脩綆下瓶及深汲之以歸輒有感應是江也西通傜洞曰寫良材貫巖而下水深不可施棹撐挂巖頂而後得出余求之事實謂此江古來逃出

山外忽雷雨數日神龍穿破山腹以定窟宅遂命曰靈巖縣曰靈亦以是得名今洞旁山背尚有故江跡存噫此巖水色沉碧雄深嚴靜人至其間若有神靈左右之者誠非遊觀之地去城三十里不若諸洞之適於人所以未嘗賓音惜哉桂林志梅摯靈巖詩 煙抱十峯碧玉堆一巖一穴漢天開畜雲洩雨通靈派長興蒼生救旱來戴琳浣川集自龍湫出靈巖 四山奇更峭外者未知山藏此十峯在多應一壑間飄流洗雲骨靈異出人寰埋沒尚多有寄言恭興管輿地紀勝陳植詩云天際三竿畫日月人間一鏡照山河柯暘詩云層層望遠窮南國步步登高近北辰北磵禪師集靈巖詩 斷崖蒼玉削四繞綠屏帷無港不相接有山如此稀樹秋連嶺瘦雲晚截湖歸一點西風急遙藤相趁飛 姚關詩 泉石平生性所耽謝公延我到東南紅蓮幕下煩佳客丈脊山中訪舊巖剪竹梯花尋鳥道捫蘿隨衲問龍潭圖經未盡幽潛事待向仙家起玉函桃花集新安汪安行靈巖前洞詩 誰為彌陀作此龕坐來頓覺靜塵凡山南水北分雙洞天上人間第一巖龍窟元因風雨坼鶩臺枉用斧斤劖為官豈似為僧好醉裏題詩莫繫銜 紅葉青苔行徑微山空日出自煙霏因穿後洞水中過更覺靈巖天下稀雨壁千龕須把炬一溪九折屢褰衣明朝尚有桃

花約待訪春人了後歸 文子平詩書靈巖壁 凌晨策羸驂尋山結遊侶路行穀舍餘穿林傍溪澗秋風吹黑雲為我關飛雨石門殊怪奇嶔空滴泉乳尚記唐人名鐫崖字仍古來游共嘆愛頃喧路襟觸只赤見文脊煙嵐隔重塢翟硎昔巖居庵廬今在否可望不可到心思悼雙翮凝然但形留遑遑默無語錢唐韋驤集和提刑度支遊水康靈巖 天下被澤久詩人歌旱歲康按重時選巡行去歲當歲熟優游今日心想息茲山腹峰危齋為道巖邃容佛屋長松掲巨蓋脩篁削青玉塵遠疑僊隱景完如畫簇還據興有餘過隙光何速披雲出蒼翠回首辨重復留止念所之吟詠主不足不獲睹勝遊空言繼郎宿豫九峯集遊靈巖分韻得從字 我來靈巖遊坐石披家茸脩然忘世紛便欲晚綠從外峻懸絕壁中寬峙高峰精廬三數間歲久蒼苔封寒藤結暝色秋花歛愁容哀猿發清響月影山重重偏舟暮江下疎林聞夜鐘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謝元不伐寄靈巖七詩用梅聖俞韻 靈巖勝絕天下稀間鑿乃自太古出山川初豈有顯晦勝處要須詩髓骸自從梅老登列仙尤物誰憐久埋沒兵決筆力扛九鼎坐遣清詩入山骨據飽食恰誰與遊絳節雲車到仙窟雲間招手疑有無月下吹簫真髣髴飛雲杳靄風吹香翠澗空濛雨無濕誰從洞口看金書

想對神清時獨立我家靈巖山脚底識面何由恍如夫難無幽夢到三山尚有明珠容十襲　元祐元年己巳正月二十日同太史蔣達夫來遊槃作六詠又作長篇以廣其意景爾　靈巖勝槩甦寧川欲往還心艱踰年今朝乘興得清賞須知亦是同魚緣驂車初抵石門路恍疑共到蓬萊天寺連高廷立玉壁下瞰迮逕鋪壟田俄從一徑造佛剎樓殿深聳凌雲煙山僧指我過幽壁峻巉不得躋山顛明心深達光通穿輒揚精輝火欲然漣漪澄澈渚寒泉碧雲紫霧爭華鮮夕陽林巒禽狀宜宵聞昔有瞿硎仙我今不見心懸懸廣寒宮闕名空傳日暮欲去還留連嗟予事奪須回旋不得共宿高談禪都亭耿耿夜不眠擁衾援筆成長篇封題遠寄風騷賢靜語無陋不足道熒火妄記星光躔　韋商自鳴集宿靈巖　異縣經年客靈巖一夕留涼風吹薄暮明月照中秋閱世身將老尋山興未休還驅羸馬去訪古大江頭轉流澗泉集　八月十一日靈巖　陟還得遊矚灌泉低幽尋禪窓坐來久聊以娛客心平田綠未盡湖色妝晚陰回遶縷縷餘翔禽亦遺音　次韻兆仲二同倉使遊靈巖　使華春入梵王宮勢聳工攀在眼中解后五湖應自適縱橫七國漫爭雄一時賓從歡無極千古興亡恨莫窮空鎖靈巖舊蹤跡畫船嬴得滿篙風　許綸涉齋集　老遊靈巖者

渠塘因懟積小隱索詩　孤雲一片自由身刹刹隨緣有風因小隱未容驚作齋靈巖要看海揚塵渠塘衣鉢時時唱信筆詩篇句句新畫繡不須歸相里閭師自是鴈山人　仲并浮山集遊靈巖詩　古寺青楓外平湖暮靄西亂花經雨薄冷蝶趁人低俯檻留連語聽禽自在啼風光兼客恨搏植故須攜　移舟晨鼓鬧泊渚暮鴉盤夾岸柳渾暗橫軒梅半殘最憐春日薄猶動客衣寒樓外西風急雲湖香湧瀾　李璧鴈湖集遊靈巖和韻　脉枝木杪梵王宮路轉峰回翠排空胸次淨無塵一點亂雲堆裏聽松風選勝寧辭筱函尖學津墨妙半儒先八年兩到人爭問杳大靈山似有緣　蕭然陳跡寄林泂千古誰分僞與真惟有韓宮歌舞地遺聲墜珥付耕人　袁起巖東塘集　郡不能同憲使倉使游靈巖　秋風敲策漾湖光兩兩星華古寺傍晚日一川迎使節晚山十里送歸艎風流我已非山簡賓客公應念葛彊豈是清游本無分紛紛鴈鶩苦相妨　錢塘韋驤集宿靈巖　生色傳聞此巖好心疑好事張（去）聲浮辭及來勝境窮遊覽卻悞前言有濫遺觸石煙雲如障俗倚崖殿閣半乘危自嗟吏治多牽制紙作清虛一宿期　百丈蒼巖入杳冥高低氣象本天成藤墻翠壁龍蛇動澗瀉斷崖風雨聲不許畫工為潤色秖應詩伯長餘情棲鴉亂墨題僧室車馬何

時再此行杻龍學集寺有四絕一曰靈巖予以赴官獲此栽缺因賦拙句用誌其行　常想靈蹤得到難因回征轡此盤桓松風過磬僧齋冷石水環堂客夢寒聖作自同兜興布（手有但盖松白鶴泉及巖太宗皇帝御製）書古碑猶是魏朝班最憐山色當樓好欲去重來一倚欄　又遊靈巖　紅塵滿馬三回到青嶂迎人萬疊開却被野僧相顧笑區區還是暫時來　曹六四歌同遊靈巖因寄尊府判院　石湖浮動靈巖月天靜碧雲依白煙此夜山川宜斷取為予携到君翁前　元丁稷繪亭叢次韻遊靈巖　蒼影況衣霜木空翠光濕眼巖華濛客亦朋為走塵裏僧閒獨老棲巖中窓含江色玲瓏月山度天聲斷續風政得魂清夜無夢未應魔女惱詩窮　詩窮已似孟襄陽醉宿高寒借竹房下界煙塵城郭近上方臺壁水雲長禪關獨扣杖兒甫世路誰復車羊腸夜半連床玉京客藍橋夢入雲英霜　郝經陵川集靈巖道中　輕騎長鞭路老堠蕭森爽氣動靈臺霜餘落木三秋盡日照扶桑半夜開袖裏還携泰山去筆頭又捲東海來臨風悵望有所憶曹連安期安在哉　陳造江湖長翁集靈巖道中二首　過盡南山過北山幽花好鳥翠霏間滿前風物牽詩興可是平生馬上閒　涉澗登山倦不勝松間敲戶有人譍竹藤瑣細爐煙直小作蒲團入定僧　林亭

仲竹軒雞着重九前一日宿靈巖　馬上衰頹只自嗟驚心那復見黃花花如相問終羞澁底甚重陽不在家　張至龍集宿靈巖　樹杪鐘樓出半雲佛床點鼠弄殘燈五更石上僧猶定頭滿清霜嘆不譍　鄭彥昭樗菴類藁值雨靈巖夜宿曉題　禪龕趺坐候晨鐘淡月疏星玉宇空滿地白雲秋萬頃海波扶日上輪紅　高觀國竹屋癡語酹江月靈巖（平古）　萬巖靈秀拱崇臺飛觀憑陵千尺清磬一聲藤慄冷無復宮娃消息響屧廊空孫鄰徑古壘土成遺迹石閑松老斷雲空鎖愁寂尋寵誰比輕顰楚腰異艷一笑無顏色風月荒涼羅綺夢輸與扁舟佳客舞闕歌殘國傾人去青草埋香骨五湖波淼遠空依舊涵碧

靈惠巖

延平府志靈惠巖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百四十里尤空村巖實內有若聽事者二所可環坐者千人泉出石縫間隨飲者多寡為之盈縮號聖泉舊名師姑巖又名佛窟巖靈峯忠禪師始易今名

洞靈巖

饒州府志洞靈巖在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東一百里有洞四曰奐雲曰蓮花曰含虛曰張公（新安志靈巖三洞在徽州婺源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梁）大同四年建洞靈觀尋廢有唐鄭全福遺跡

靈照巖

瓊州府志靈照巖在本府即南山小巖亦建自宋

東蒙

巖

仙都志東蒙巖在初暘谷左有石低昂奇怪聚立于深潭之濱巖下可以泛舟海上有仙山曰東蒙泰岳之南山名東蒙此巖之名莫詳所出或云巖正朝東太陽將暉水光互映而曰東朦亦取初暘之義二字未知孰是

東龕巖

元一統志東龕巖在江西贛州府興國縣東二十里唐鍾令公紹京讀書所也巖前有飛泉潺然若紛悅之下垂盛夏不涸扁舟訴流而入峭壁夾峙一水叢帶深不可測行方未半有索水流石罅間若玉繩馬約里許舍舟躋石磴百餘級度木橋僅容足然後至讀書堂可坐數十人有石案石硯石印蘚然具存面前一峰挺特如筍

東巖

處州府志東巖在處州府麗水縣北六十里四面斗絕唯有一逕捫蘿可上一名赤石樓巖上有清風峽桃花洞唐攝青田尉楊光才作隱難記石刻尚存其略云開元之末裘甫陷郡鄉民共登此巖以避之中和二年黃巢亂盜賊群起河間郡人俞強帥鄉民復登之共推武都章承趣為部領由是獲免者甚衆按唐書乾元二年袁晁反陷信溫台明廣德二年復誅此云開元之末誤也宋宣和中方臘亂鄉士梁宇將同兄弟三人領義兵復屯于此懿德宣慈應和三鄉獲全者梁公之力也建昌府志東巖在江西建昌府去郡之東一百里自義亭鎮穿夾徑四十里有山巍然壁立千仞垂崖側石其上有泉竇涓涓流出世傳有龍居焉旱乾禱雨水溢乃晴未嘗不厭其所欲詩云直上三千仞天高勢可窮蛟龍泉竇小雲雨旱時通斜日霏微外他山隱見中長遠望不見雙溪漲秋風泰和志東巖在鳳陽府泰和縣潮山昔有隱者居之保寧府志東巖在保寧府去郡之東五里許有寺曰棲隱亦鑿山為巖瀘州志東巖在瀘州汶江之東紹興中開創大像依巖不足以庇風雨往歲有庖者祈氏親死廬墓秉俗奉香火於巖邦人信之不十年重樓復閣佛宮經藏甲於一境又云懸崖峭壁高數十丈足帶江流僧鑿為巖鐫一石佛高五丈許夜月出經其上甲於一境潼川州志東巖在潼川州城三里峭拔奇聳若剖大甕側立千尺丁列五百玄真像溪壑深杳林木蔥蒨其廣可庇數百人張栗詩望中佳處是東巖只在重城五百閒四坐清風無俗景我心渾似白雲閑輿地紀勝東巖在嘉定府城東佛峽山水明秀有洞曰東巖泉宜釀酒後詩一時付與東巖酒謂此也順慶府志東巖在本府蓬州蓬池縣龍章山俯瞰大溪前眺歐陽安固諸山歷歷可數為一郡登眺之勝衡州府志東巖在湖廣衡州府衡陽縣北合江亭東唐貞觀十五年刺史宇文炫建亭以為登覽之所面對巖壑故名舊有記有詩今石刻剝蝕不存永

州府志東巖在本府治之東于城外舊有滿流相傳牧守流觴此水潮州府志東巖在廣東潮州府梅州城東五里有山有谷有水有石扣之則答響州民四時游玩之所亦名東安巖延平府志東巖在福建延平府劍浦縣塘源里乃崇奉真濟禪師顯靈之地時有靈泉出焉　一在將樂縣南五十里峯巒孤聳縹緲雲間中有聖泉禱之則雨汀州府志東巖在福建汀州府上杭縣北五十里米蘇團深山中舊有定光嘗棲息於此後徙南安今有不齋戒而往者必遇虎狼臨汀志東巖在汀州府西巖之側其窈窕空闊梯飈蹬蘚之狀不減西巖中亦有數石室始入隱隱有像諦視無有謂之仙影洞傍有碧蓮數朵大如車輪垂於高蓋之上左有石龕置經其中謂之經龕傍有石如玉臺高可二丈泉湧臺口循臺而流皆成鍾乳下有芝田五六區上有響石撞之如鍾西有石柱高峙如青琅玕其南有水自石中出潺湲迅急復入於石竟不知所之又南最高處有石鶴若翥翼而飛寺亦有丹室二巖前此固有新舊之名自潘興改元邑士伍倅始作是游表而出之戴栩浣川集樂清王次點東巖記王君次點以詩書周官太史班范書東嚮為人師者二十年其學長於講說引類貫倫斂博歸約為文峻潔雄特下筆不自休走京邑咸頌歎之已而試輒北東書東歸告余曰東巖之屋就矣吾將隱焉屋距縣三里自州而遊台鴈者必經吾門遊人勝士蹔止邂泊時有扣發彼我交暢左接白沙春邑夏棡巖嶂疊採擷無算此擊鮮灑酒一快也右並東來佛廬塔戶磬梵鍾魚朝暮清越此吟幽玩奇一助也依流而樂通崖而徑幾四顧之墟則異植檜狀紛紅翦綠趁節嫵媚脈十尋之步則鉅海森茫來朝去汐效技獻酬屋之狹不數楹而所貯餘矣屋後山也三面平峙也聽羽族之和鳴勝俗吻之諠譁觀土物之茂好勝險心之棲據若是者可遂隱乎予盍記諸余曰尤矣抑余聞昔之隱者咸有隱之業故耦而自耕汲而自灌漢魏以降士無恥懷則良艱矣甚而傭伍賃舂織畚屨以肥其遯否則綒及之法固應爾君獨能倩雲月為調度頤筆册為性情哉未仕而祿未仕而館士之常職也無愧于心而有功于人以自食其道斯不害於隱之義矣君用之則其效于弟從之則其善非孟氏歟余敢賀君以其所為隱者唐張曲江集出為豫章郡途次廬山東巖下　茲山鎮何所乃在澄湖陰下有蛟螭伏上與虹蜺尋靈仙未始曠窟宅何其深雙闕出雲峙三宮入煙沉攀崖猶昔境種杏非舊林想像終古跡惆悵獨往心紛吾嬰世網數載忝朝簪孤根自靡託量力況不任多謝周身防常恐橫議侵豈匪鵷鴻列惕如泉壑臨迨茲

剡江郡來此游登禁有趣達樵客忘懷狎野禽樓閣義木果用拙歡在今顏言谷休命歸事丘中琴唐白居易長慶集早春題少室東巖　三十六峰晴雪銷嵐翠生月留三夜宿春引四山行遠草初含色寒禽未變聲東巖最高石唯有我題名江湖詩集趙汝回寄題王次點東巖詩　生事付妻兒山居清可知自言雲牧後不夢客遊時洗石鐫唐帖凭松讀楚詞却愁登第去草沒菊花籬李庭寓庵詩集遊廣勝寺東巖　年來百念如寒灰老眼慵向時人開猶有愛山緣未斷芒鞋信步東巖隈東巖幽勝甲晉境寒藤古木生蒼苔誰鑿雲根泄海眼驚波深瀉如奔雷納僧具眼觀天興作亭闖爾臨淵洄亭中空洞納萬象收奇攬秀無遺材倚闌清坐洗塵念灑然氷雪滿靈臺上方一日盡十里勞筋未暇窮崔嵬百年名刹墟一炬可憐金碧成蒿萊世間興廢豈足道會看穹壤論三灾短生乘化不暫駐須臾變化隨風埃心知所歷皆夢境題詩漫識吾曾來下山一笑便陳迹但見白塔蒼煙堆程伯冰詩集東巖行　西巖偃蹇山之陬東巖嶒屹最上頭嵌初神功鑿混沌遺此靈液凝山丘千尋盤矗倚空立五色繁爛連天浮恍然蓬萊見左股屹若砥柱移中流清風颯颯崖底峽赤石閃閃雲端樓晴虹跨虛出略彴碧雲護石開田疇雙池水滿鳥亮浴萬壑雨冷

蛟龍愁當時拔劍起壯士此地避世真奇謀一夫當關圍莫敵群寇攻遁嗟無由英雄肯向亂世出險阻終為蒼生憂松濤動地響竽籟杉煙破雷森戈矛梁公祠像凜如在韓侯銘碣誰能脩星移雲散時事異山深土壤人民稠竭來俛仰倍感慨不憚攀躋窮冥搜振衣臨風一長嘯草木為我傳清聲李建勳詩遊宋興寺東巖　幾年不到東巖下舊住僧亡屋亦無寒日蕭條何物在杉杉經火石池枯陸游渭南集獨登東巖　早慕功名已絕癡晚耽筆墨愈無奇狀紙未乳身先老化鶴重歸語更悲朋舊在亡成斷夢山河興廢入孤吹悠然獨倚闌干笑又過鬢黃淺菊時曹勛松隱集題錢承政東巖　龍顏初闢闕巘觀盡收清勝闕高寒四圍列岫飛雲髻十里平湖碧照寬壓尾有言皆灌頂壓中無路不驚湍東巖端作東山望行為蒼生起謝安馮檡雲先生集題漢初東巖　疎官寂寂解行衣戢木蕭蕭立翠微江帶旗煙隨意曲鳥翻落日向人歸方秋涯集寄題趙德成東巖　好山例合詩人管新出東巖付此公暮向畫圖曾半面石床定許聽松風　人間無處着我輩只可飛泉蘚石邊留氣猶餘子虛賦苦令猿鶴怨風煙　空山誰可問來住自種梅花伴月明小築便為身後計此奇千古未忘情元瀹齋欣心泉學詩叢仲冬下澣會同僚遊東巖（國經云）

（此乃仙人蛻骨之地中有石狀如之處）暨羽人脫屣去古洞留歆巖白雲亦世態隨風蛻其蛻石飴已何許誰能味其甘土偶寂不語撫狀同此龕坎坎擊石鼓歸去參彼禪遂使蠲夜人於此移其貪猗桐植華蓋翳翳當熏南淨然激石溜燕坐心默參朝暮豈異理莫班坦四三瞳涼得其適所謂非癯巖梅花對白髮風前雪鬖鬖揮觴屬同僚出語諧酸鹹猶拘纖濃語飲酒不至酣託詩紀曾遊誰將鐵為磨李流謙澹齋集東巖施頭陀所隱也頭陀唐人初居郡之奉聖寺太守獨孤見之頭陀不加敬獨孤怒既去遣吏捕之頭陀以笠涉江至此山吏隨馬頭陀隱巖閒兩虎守之吏駭退即其地為院昔律今禪予昔侍親守簡數來游再到賦此詩　勝地憶曾到變革非昔年律居揮猜陋禪房修舊觀老衲不可見遺事故老傳便君撞一擊憑愚妄自賢定心初不搖妄意卒飛翔赫然漲蛙腹欲以犬燎天一笠度清波絕壁守兩班游戲出小異號號飛殘龜慢故汝則勞道力屹如山一笑置勿問爐薰裊輕煙洗盞酌石溜吻頰氷雪寒却憶飛泉句泫然思老僊陳簡齋詩遊東巖　散策東巖路夢中曾記經（東坡書王晉卿山水詩夢中記我亦曾遊）斜暉射殘雪巖谷過晶熒鵓鳩山寂寂意逈川冥冥乘興欲窮討會心還少停（王子猷曰乘興而來會心見十五卷登

城樓詩）新晴遠村白薄暮群峰青（柳子厚田家詩鷄鳴村巷白）危途通偃境（司馬長卿諫獵書曰業出萬有一危之塗又老杜北風詩云不敢近危途）勝日行畫屏（勝日見十四卷又小集詩李太白晚座秋浦詩水從瀑布落山逼畫屏新柳子厚界圍巖詩為巖畫屏倚）宜獨淨一念（佛經鑠滿山云須一念頓悟自佛由有無始積劫習氣未能頓淨）將期朝百靈（老杜橋陵詩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不同南澗詠悲慨滿中腸（柳子厚南澗中詩有云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東坡嘗云僕曾此詩憂中有樂樂中有憂蓋妙絕今古矣然老杜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儀曾何憂之深也尚于其附為中為外所）劉將孫養吾集東戶啓玲瓏步造天窗頂下窺巖照井仰視雲崟領平田草茵擇屏列峰朝揖竹樹望如低登眺亦高影洞天吳衍詩滿壁雲濤倚太空雙崖一線路微通幾年勝槩埋荊棘好事山翁始發蒙元周此山詞沁園春（次韻王尸狀東巖）媧皇補天遺石兩拳幾千仞芳定蒼龍擘峽歸和天拆浮屠卓錫龕倚雲開世窄三千天高尺五日月低躔東復西人間世聽晨昏鐘鼓撼半空雷　登臨紗帽棕鞋躡雲夢冒機一快哉想醉倚高寒飛仙可挾清遊勝絕俗于難梯把酒乾坤咲談今古崖蘚摩挲認舊題九關近便驂鸞

高巢雲氣徘徊　再次韻混沌鑿開天險巍巍東巖峻兮是雲髓凝成半空高矗天風吹裂一線中開妙出神功高擎仙界鳥道疑當太白。西憑高處見雲壚巖腹鼓舞風雷　落花香染桃桂快闊青雲志壯武便萬里跡騫超人間世一枝高折作月中梯筆蘸天河捫象緯咲傲風雲入壯題摩蒼壁掃龍蛇醉墨翔舞徘徊

西樵巖

廣州府志西樵巖在廣東廣州府州之西南吉利坊界距城八十里奇峯聳翠石室可坐數百人邃深而明朗冬暖而夏涼山巔有寺曰寶峰若堂若殿皆因巖竇為之中有鳥利仙迹印石舊相傳為劉特留此後好事者鑿一足為對相去許一喋一潤此其異也又有丹房逶迤石珠璀璨似燒煉之跡飛瀑下瀉日夜潺湲居民資灌溉之利下有玉女淘沙灘濂梨衆遠通石池近接龍湫龍湫極深莫測時有雲氣凝駛龍迹出没環山居民每以此占風雨之候歲禱旱即應湫上有紫姑峯雲谷庄庄右有九真洞西有錦石巖白雲寺周廻四十餘里南州泉石之勝此為奇絕

西巖

續蒙求雷次宗豫章人少入廬山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亦謂之招隱館秋浦新志西巖在本府貴池縣西

南一百二十里高百餘丈寺曰延壽有西峯神慧禪師飛錫勝跡下有聚龍泉祈禱多應吉安府志西巖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距西三十五里有石如蓋其下可坐數十人杭州府志西巖在浙江杭州府臨安縣西三十里巖有洞洞有水一日潮再至與江潮候相應白樂天詩云洞口靈池應海潮即此地也金華府志西巖在浙江金華府石佛寺重脩記天禧五年十二月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陳戩文處州府志西巖在浙江處州府慶元縣在東巖之右相去數十步高亞東巖　一在本府縉雲縣西半里邑人黄邦彦書西巖二字刻于石崖潮州府志西巖在廣東潮州府西七里中有蘭若曰靈境依山為宇景態萬狀紹聖間元城先生劉安世登覽賦詩巖之勝狀品題殆盡圖經云岡阜演迤西畔有羅漢巖觀音巖蛇山巖成都府志西巖在四川成都府城西六里山行踰百步石壁夾道如城如峽方輿勝覽云宋京跋資中四巖獨西巖幽深山水富足備龍巖寺而左嵌竇突兀如巨屋狀少亞於東巖云唐刺史王師閔題云殷勤對綠醑閑坐繞沙汀怪來喧語笑一派落青屏會昌州志西巖贛州府會昌縣西七里舊為尹侍講天民讀書地前有流泉飛注竹木茂盛為縣奇觀云延平府志西巖在福建延平府劍浦縣治西南三十餘里峯巒秀異林木蔚茂乃蔡抑二禪師開山創寺之所汀州府志西巖在福建汀州府寧化縣東北五十里由林田寺而南行五里許渡小澗登石梯循羊腸而上一門呀豁石龍當戶旁有小穴外險中廣若龍之勢又有石筍屹立如晨門石乳下垂俯映筍末有泉涓涓自乳而筍無毫髮差由門而入空洞如砥可坐千人中有數石室其一若僧龕置觀音像謂之寶陀石其一如方丈初入甚闇坐久忽明又其一曰乳穴非然炬不可入中横石業旁有泉一泓其音琮琤鄉人禱旱取水於是出巖即雨謂之聖水又其一闢圓乃入一小穴其間寬明丹竈儼然謂之丹室其旁有龍井嘗有人以繩墜石下闕其深叵測又其一如堂與冷氣逼人不容久佇順慶府志西巖在順慶府蓬州之報恩寺西南隅巖壑奇秀前有閣曰松風為一郡勝槩潼川州志西巖在本州大足縣北二里盱江志西巖在江西建昌府紫靈峯之西有南安古佛祠其上脩竹環繞翠色如雲建寧府志西巖在本府甌寧縣慈惠里地名西淤（心人石曹泉）瀘州志西巖在州汶江西宋張祁詩似有樓臺處微聞鐘磬聲溪横前路絕人在別峯行天遠水雲淡春深花柳明如何解塵鞅親扣法王城滿齋成心泉學詩䕃西巖（西有林實翁詩）石路曾曾碧蘚花矮窓低户足煙霞愁聞獨鶴悲寒角靜閱群蜂湊晚衙野菜旋挑奚侍縿。石泉新汲自煎茶爐熏銷盡拋書卷閑倚闌干看日斜　遊西巖（劉元城見貶僑居之所）誰翁洪爐欲羨鐵。一寸如冰不曾熱歲寒心事梅花知。底事如何與冰說西巖結屋煙作幕班班不露如隱豹人生大欲剛斷除。静處生涯乃仁樂碧梧翠竹呈琅玕寒泉玉佩鳴珊珊終焉為計亦不惡。豈知白日生羽翰翻思一夜鍾鳴時。先生高卧如希夷何人更嗔癡兒癡。反峯而用皆驚疑。為泉來莉想遺跡。奚其與侶昌黎伯薰蕕已定人所知。鄉祀曾遊紀巖石肆流澗泉集石遲却思烏石寺。寺巖不數緒亭山。一望遠村霜月白。酒隨吟句入高寒謝翱晞髮集西巖三首天壇　風吹軟拄杖下掃西南氣壇中仙人影冉冉化為雲。　天扉　朝從雙扉出。莫從雙扉還狂風吹山花落我衣袖間　雲壁　麻姑東南別。衣袂濕空翠。雪中采黄花。領餉西南使葉石林建康集送模歸卞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飢人不忘食未生先已說家僮挾書至。驚起慰愁絶推尋到雞犬問訊窮曲折此生豈多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江東須八州）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慇懃報松竹吾豈成久別　端居探幽奇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椎絶昔未見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間尚或遺勝踐巢成鵲棄去我宜秋

杜滸華南山地頂亭臺曲成而來爲吾課童僕開闢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頃屢蹲伏蔾不用扶吾脚猶爾健　主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户。人言青衆于祖先污杭禱官居無多戀雙止復遷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棄義揮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贊嶽岑久斷俗子路聊持山中節爲我主留務封陰際湖海雲月皆所部林和靖詩西巖夏日　蕙帳蕭閑掩弊廬于真巖石坐來初爲鷲野鳥巢間乳懶過鄰僧竹裏居新溜迸凉侵靜榻晚雲浮澗上殘書何須髓掇白團扇一柄青松自有餘劉京叔家集題西巖　人愛名與利我愛水與山人樂紛而競我樂靜而閑所以西巖地千古無人看雖看亦不愛雖賞亦不歡欣然會予心卜築於其間有石極峭屺。有泉極清寒流觴與祓禊終日堪盤桓此樂爲誰設信哉居之者　家僮報西巖栽植滋茂書而成詠　孫雲出岫本無心何用徵名徵士林近日故園消息好西巖花木已成陰鄭剛中北山集終日徘徊得好凉一懷炎暑變冰霜會須月上出山去更香芙蓮主夜香蔡九峯詩送王禹玉遊西巖。　幽人欲往西巖巔臨風送目心悠然芒鞋竹杖風月冷千山萬壑閒情煙。人生適意多掣肘窮欲入山山不受巖光終老釣臺春李白謾醉長安酒。殷勤爲我語山靈白頭嘗取相看守朱晦庵集和人游西巖　平

生壯志浩無窮老寄寒泉亂石中閑去拔襟弄清泚靜來合眼聽玲瓏不知澗寺晴時雨何似漢亭落處風吟斷君詩自瀟灑此心多不限西東金趙周臣滏水集跋[illegible]伯深西巖歌歌云　西巖逸人以天爲衢兮地爲席茵青山爲家兮流水爲之朋飢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如澠世間清境端爲我輩設吾徒豈爲禮法繩少文援琴東山響太白弄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蒸何如水前山後六月赤脚踏層冰。　南山翁于伯深西巖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來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蓋有道者公又有詩云中州集劉汲詩　卜築西巖最可人青山爲屋水爲鄰身將隱矣文何用人不知之味更真自古交游少同志到頭聲利不關身清泉便當如澠酒澆盡胸中累劫塵

東西巖

宋蘇東坡集自注即謝安東山也天祐日揆臨安縣國北東永安巖西永安巖在縣北二十里即謝安東山也　孫考志曰。韻語秋陽云安本情謂安登台輔於土山遊集今土山在建康建康事迹云安石於此擬會稽之東山亦號東山謝公含雅量李曰謝安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海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衆咸服其雅量世運艱難光復情所鍾續曰晉王衍曰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五在我輩。感槩萃中年。止擬絲與竹。陶寫有餘歡。常恐兒輩覺。坐令高趣闌。李曰王羲之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正賴絲竹陶寫常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獨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續曰安棲遲東山放情丘壑然性好音樂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放懷事物外。徙倚弄雲泉。傳曰遊謝叔源詩徙倚引芳樽。一旦成功業。管蔡復流言。慷慨桓野王。哀歌和清彈。挽鬚起流涕。始知使君賢。李曰桓伊傳孝武末年會稽王道子反安婿王國寶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燕安侍坐伊撫箏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野王伊小字也。意長日月促。卧病已辛酸。慟哭西州門。往駕那復還。續曰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遂遇疾篤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深自慨失因悵然謂所親曰吾病殆不起乎安薨後其甥羊曇至西州門以策叩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次公曰西州門學者多未曉在江寧府以府有東府城

中有揚州廨而揚州在府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而東府城之西門謂之西州門見晉宋紀又載緣會稽王道子第而東府城之東謝安薨以道子代領揚州州在第西故時人號爲東府西州如此則西州之名在於安薨之後矣安本傳乃言安病輿入西州門之事則晉史記所引之地志不亦誤乎先生所用雖止據本傳然安事而已今因與學者辨之空餘行樂處古木昏蒼煙。

月師西巖

（衛宗）武秋聲集靈山作巖骨清氣滌炎洲突兀插萬古玲瓏涵九秋排雲宿翳掃賓日曉光浮的的西來意宜於此處求郭印雲溪集邛州西巖軒閣極甚倫仲知府舍人侍殿撰公來游惜其頹敝乃更新之既成以書招印同游因成一章　鶴山爭攬勝此地獨超然秀巘脩屏立猪崖半壁懸閣雲饒翠竹鳴玉落清泉自得高人賞住名日益傳

鳳凰西巖

（臨邛記趣鳳凰西巖北景又奇紀半空生曲欄蔚壓隴）眼斷蒼靈滿襟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見蟾桓

南巖

（保寧府志南巖又名讀書巖考究圖經志在保寧府）城東五里其山秀麗有石巖乃南唐高士安隱居之所宋太平興國中郡人陳堯叟堯佐堯咨兄弟讀書於此後三陳及第登宰輔又改名曰台星

巖巖上刻石爲文曰將相巖紹興府志南巖在浙江紹興上虞縣西南二十里世傳任公子釣魚之所莊子任公子以五十犗爲餌蹲於會稽投竿東海經年而得巨魚唐齊顔題南巖云南巖寺本滄海任公釣臺今尚巖側有任公釣車石棺蛻骨存焉人掘其地有螺蚌殼云巖下乃海門也新昌志南巖在新昌縣南十里宋錢塘韋驤集遊南巖記越之新昌去縣十餘里涉溪而南向山而還又五六里得小壠而上詰曲于兩崖之間崖轉寺出皆樓閣架構隱起翠壁入其門平步無數十唯攀援躋陟以及危坐峭直指天怪石欲墮俯仰周覽使人落落有慷慨之感山旁多波浪衝注之痕又有螺蚌遺室雖舊傳爲海涯故丘而前環波抱左擁右翼殆天爲令寺設也緣巖而行際極而止龕閒有塑像曰古僧神楷鑿水而自爲也傳泉直龕下曰即其所鑿也可望而不可及者石間之棺峯頂之釣臺棺曰神楷臺曰任公皆無傳記而浮屠老者以耆舊之素傳如是云可及而日力不暇者穿石巖一滴泉詰之曰皆名以形也寺目曰南巖而傍加咸通二字即建之年也巖石隕落有以死驗寺人者載唐之陳昌甫碑也今日之游實侍次是邑而從令之招乃嘉祐六年八月十日也若其飲奕之樂眺聽之好鈞于他者皆不記云宋僧文珦詩新昌南巖　大禹未疏鑿此山爲海門試從熊邏上猶有釣車存佛屋樓臺實仙境蔭遠村巖頭一滴水居者不知源韶州府志南巖在廣東韶州府郡南鳴絃峯之前枕眞山石壁上有唐人元結所刻涵暉谷銘輿地紀勝南巖在河南彰德府安陽縣南孝廉坊傍南山報恩光孝禪寺前欹飛閣盡覽江山之勝左有巖洞可容數十人襄陽府志南巖在湖廣襄陽府武當山重慶府志南巖在四川重慶府盤石縣五里　一在四川雅州推官廳之東李嗣文建南巖書院廣信府志南巖在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南五里高百尺有石壁鐫古篆二十三字書跡甚美其字歲久將湮不可辨明石下一穴如屋横闊數丈就石刊刻佛像儼然可觀至今存焉　一在上饒縣南一十里又名盧家巖按紀勝云巖傍巨石儼然北向其下寬平可坐處甚廣爲郡人遊衍之地有太史濤北泉備之及右史東年王洋元勃約知黄州南豐曾宋父遊南巖詩又潁川韓龍學亦有詩江湯集單中書帶紫廻巧業上靈南巖晝深卉木無知尚風化黔黎何獨不回心兆太史詩南巖夫何爲山作天倚羲山南谿山後飛頂覆其外仞如鵬將翔厲繋群嶽背乍似海大魚呀口噏而啜當空横廣額架屋喉舌内仰窺駭懇陵術進愁壓墜嘗聆釋氏說仰覆各世界千間未可看五畝良不隘清冷氣射人熱惱從此潰崖斧木跡瘦谷遠爲幽怪問僧何年居授老四伍葉問客何人來官滿或一再兩于與二子高興偶相戒松舟下清江毛髮數蝦蠏藍輿上峻嶺幢節望杉檜亭侯愬門肯丈未山作繪趙君儒林孫嫖羨藺結佩不爲城府遊纓月此寸邁寧知老逝拙意在精賞退得居溪南山石欽與山對變態入奥突雲雨出中論古人戒駿目慣觀誰復貴故此誠未達欣然與心會彭湖兩崖覺泉作一綠霈禪月古臺空靈山自明梅搜奇獲三勝趣懶同一慨但憂父聲牙尚喜無蔕芥平生所驅使詩酒俱好在天涯得吾侶物外從所伏使欽登赤城一觀天宇大韓龍學詩官曹簿領無時空一春覺覽塵埃中溪南十里巖谷好俗駕屢整無由窮前時相邀雨斷道今晨不雨天亦風乃知書生不解事自以慳遊勤天公與來邂逅始一往相與縱嚮隨飛鴻野棠着于梅杏老客葉尚帶殘花紅崢嶸石屋呀可怪無乃鬧闕傾豈隆却尋花徑山巔絶俯瞰曠野迷西東消消寒溜滴冰雪一酌爲我涼心胸山川何曾歲月計可憐翠阜分磨礱人生歡笑不易得此會幾許誰能同春禽正喧日已暮歎我歸期還匆匆清漳集孫如松詩國師南巖世傳唐懷惲國師乃吾漳良才山謝氏子少依同安真寂院爲僧從隱於家山之側今國師南巖是矣唐宣宗避怨爲僧與之居者數年及即位詔住

京兆府章敬寺且封爲國師以報德予嘗考惲憲宗時人也元和元年詔居上寺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勅葬灞水謚大覺禪師太寶相之塔孰謂宣宗嘗與惲居乎唐史宣宗在位十三年享年五十推而上之當生於元和十一年惲死時宣宗方三歲疑此非宣宗之迹乃五代時李仁達留從効等所立雪峯僧儼明是也儼明王繼成弟繼成守漳州儼明南依其兄聞此有國師巖而掛錫或有爲不幸江南兵逼王延政處處殺王氏子弟以應之仁達慮衆心疑已與留從効遠迎儼明被以衮冕之服僞人見儼明之迹不類因取宣宗爲之傳會夫豈知宣宗乃憲宗之子武宗之叔使有意嫉之宦者仇公武烏能使之爲僧既爲僧矣又值武宗蕩滅佛法及還其首而遊跡於緇流之中不激其怒而速之死者幾希爲作詩以止之（據唐宣宗爲僧事唐史及小說諸書並皆不載惟近世洪覺範作林間錄稱仇公武有濟兩書之功而史失其傳獨見於鹽官安禪師傳舉檢安禪師傳見其傳會耳宗播爲可笑因論國師巖之迹有及於此故併以辨）。七閩山秀江逝碧俗知禮義亡姦慝賊潮何事率淮民擁衆南來梢豢食飧理却冢荒徑衆醉飽呼天闕漁弋孽駒躡遝遝神怪河海波騰雲潑墨門闕烙聖像燬闕臺築三清作紫極一朝春鶯飛入宮九龍帳底

生荆棘舉宗番肆血腥穢骸骨無人坎墳域群凶睨目精招邀赴火狐鳴梟月黑雪峰禪客滿遺種物色漳川伐訪得盧黃葉白秋風多欲詰辛酸語遷塞易衣傳入虎狼口脈覆死生難可測至今尚餘下筆處巧作妖言相誑惑我曾親到國師巖父老頗能為記憶吐兇戟手罵從紛陰與群姦為羽翼抓僧遍將上車去水石含悲空寂默唯有霜鐘音韻清破寒千里傳消息宋陸游渭南集 行東山下至南巖 穿林了不厭崎嶇邂逅幽懷得少攄昔媿出山成小草今知臨水羨遊魚 呦呦馴鹿隨輕策決決流泉入野渠坐覺塵襟真一洗止如頭垢得爬梳王東牟先生集 曾錄父約遊南巖短韻奉呈南豐不藏善人達說南巖 南巖亦何好造物秘此緘煙雲印全提松竹色半酣去郭十里贏守戍僧二三乞身滿一日幽事亦可探行客問征途居者縈嚮街蕭條野店煙更靜彌勒龕念非塵外侶誰分禪味甘受備作閑人自縛亦可斷于時日在房山色染露藍一徑盤龍青群峯列空嶔吟泉計涓滴瀹茗消塵凡端如常德靜可警疾步貪揚鞭出雲門回首慚煙飆公其吐妙語勝事須指南韓淲澗泉集 次韻趙景伯南巖 拔躐南巖寺無僧林蕩虛崖懸徙可望泉滴又何居時世悠悠轉心情落落蹤山行有吟囑佳處莫躊躇 譚守約陳漕林宰同遊南巖得門字 高情動巖壑幽討忘遠近追隨得秋日挈榼多美醞悠悠遠朝市寂寂委時運雨集星散聞他年載相問 國朝龔敩鵝湖集 次韻吳自脩遊南巖 南巖地偏罕人跡問君胡為來此遊偶因人生閑暇日況當天下承平秋飛泉自落垂西畔青山只在巖上頭招提境界不易到松篁一逕通深幽 溪南十里南巖寺老栢經年泣泉龍抹屋山光春皎皎石闌雲影千重重勝遊佳客身親到惠寄新詩手自封南渡老臣遺墨在相應忠憤久填胸宋錢塘韋驤集 和蘭夫遊南巖 古寺因山半翠微躋攀危磴上雲扉祇應秀色隨秋吹還似紅塵染客衣千騎鳴琴方暇逸淵明解綬已來歸吾儕幸得陪清覽相與優游養道肥 又和李信臣遊南巖 秋雲沓沓鎖秋巖怪木森森蔭碧潭遊騎去時平墅曉老僧迎處滿衣嵐何人自塑臨溪水近古遺蹤蟣石龕我憶昔年曾此醉卻嗟今日輟陪參 和南巖廻 心舒還愛日境勝欲忘歸茶戰狗一水碁兵南十圍秋山終易冷暮步即添衣上馬廻頭歎霜煙迷蓋飛 蔡定齋集 筍輿兀兀上南巖人在千峯紫翠間剩欲日來陪杖屨其如病足怯登山 辛稼軒集 游南巖和范廓之韻賦滿江紅調 笑拍洪崖問千丈翠巖誰削依舊是西風白鳥北村南廓似整復斜僧屋亂欲吞還吐林煙薄覺人間萬事到秋來都搖

落 呼斗酒問君酌更小隱尋幽約且丁寧休負北山猿鶴有鹿從渠求蕉夢非魚定未知魚樂正仰看飛鳥卻慚人回頭錯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次李晉仲同遊南巖韻 風林舞霜葉野水收寒漠他日愛清美良友欣招携逝遊南巖麓遠矚無人蹊世未發野處地已呈猿題鍊石既有穴補天亦餘梯仰梯磴可涉窮擇日從幽窅深有神護險絕令心傷我歸期再出後會豈終暌第齊三接寵未許尋舄棲 前人文學淵邃方為朝陽鳴鳳僕所次前韻及之而辱賜佳章中招隱數再次韻以反之以貢他日重會一笑非一笑非一詩也 丈夫為世用釣築辭巖溪不用身徇道固可卷而携偎偎紫陽翁不踐桃李蹊淳熙用不終歸遂此留題坐令南巖高萬丈誰能梯倚止論茲山僅亦培塿低今如峴首碑千載令人懷我輩何適莫但觀道合暌烏獸不可群仲尼非棲棲勾曲外史張伯雨南巖分韻得陰字 西南一丘壑良會如自今既許陶翁飲復招顏師琴淡泊適相遺彼此暢沖襟豈無金石序何足擬山陰

南安巖

汀州府志南安巖在福建汀州府武平縣南八十五里形如獅猊舊為龍窟宅俗呼為龍穿洞後定光佛卓錫于此書偈云八龍歸順起峯堆虎嘯巖前左右廻好與子孫興後衆他時須降御書來中有二洞南巖為正窈窕虛巘石室天成又有石門石窗石床石鼓石龍虎龜貓之屬即佛之正寢東巖差隘而石龕猶結客即佛宴坐之地十二峯在南巖前輿地紀勝鄭弼詩題定光南安巖 石聳靈巖接大虛百千年將定光居未知天上何方有應是人間別地無 香風影裏迎新晚梵唄聲中見落暉自恨勞生名利役不能來此共忘機 路入雲山幾萬層豁然巖宇勢崢嶸地從物外置塵斷天到壺中日月明 郭祥正詩 汀梅之間山萬重南安巖實何玲瓏青瑤屹立敞四壁巧匠矯手難為工 方聞之詩 天下名山鏡洞穴不似南安最奇絕一峯突兀上干天十二子孫傍就列上有虛窗透碧霄夜分明月歸巖腹建安志南安巖在福建建寧府政和縣二十八都有石室方廣數丈中有馬大仙祠堂

北巖

豫章續志北巖在江西南昌府寧縣東北二十里解空院後有北巖尋山北去可一里許洞穴如室實必崎嶇而後入有石田石鹽石佛石木石栗之類四明志北巖在浙江寧波府句章鄉巖中可容百人著月清涼有頻伽鳥巢其中潼川府志北巖在四川潼川府瀘州之北巖院後有巖洞太守黃允大書北巖二字重慶府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州北五里李文昌圖經始傳會為濮巖今巖間有皇祐四年朱處約撰藏經殿記慶曆五年南陽

張圓題詩皆謂北巖圓詩首云北巖寺正巴川北平抱高城一川隔至熙寧六年張商英題名巖下元祐五年劉象功為巖銘始皆謂之濮巖則知文昌之書近出於熙寧以後熙寧以前決非唐人之書也距今才百有餘年而襲謬承訛莫知其非一語之妄貽患無窮雖地理之書古今多所抵梧然未有類例若此之甚者故今以來處約張圓詩文載文類篇以正俗誤而其他文人例指普州為濮者與商英象功併列焉以見承襲之病雖出於一時苟簡而考正不詳貽笑後世不可不謹也巖高五六丈脩二百餘步植數千章圍率八九尺樛枝下垂巖虛迎風飂飂如流水或怒號震響樹石相應恍然如泛湖海而無墊溺之虞有定林禪院歲正月九日郡以故事置宴命放鷹張獵以娛賓遊人歲集經藏之背為雜吏高十餘丈初寘郡遣吏向鎬主僧護賧主熟率僚佐賓客置酒閣上臨檻俯擿歲為勝賞　一在涪州鐵櫃山下昔有王真人脩煉於此石壁上有水滴注下有石渠引水又有石曰石壁上又多石佛伊川在此註易張商英題北巖張商英謁吉西歸程彥傳田務張甫原偕來濮巖餞飲熙寧癸丑仲冬二十九日題涪州志北巖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大江之北紹聖初丁丑伊川先生程頤來涪於北普淨院闢堂傳易閱再歲而成元符庚辰徙夷

陵會太史黃公庭堅自涪移戎過其堂因榜曰鉤深嘉定丁丑范仲武請為北巖書院嘉熙兵燹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遊涪州北巖　恭惟同出自斯文其在茲白衣帝王師古聞今所疑修濬浩江濱埋雨寒無炊一編洗心易後學之著龜學禪兼夫子窺墻胡不塵茲道貫三極何曾限濂雒往史後武來相望幾何時舊隱勤汎掃大書提碑奇江山看鷄旦千古同一悲渠自氣浩然何成復何虧高堂儼遺像寶墨鑱豐碑往者不可作搔首空涕洟蕭蕭北巖松悠悠我之思陸游渭南集北巖（有程正叔先生祠堂）艤船涪州岸携兒北巖遊拄鐵橫大江褰裳躡高樓雨昏山半失江漲地欲浮老矣寧再來為作竟日留烏帽程丈人閉户本好脩駭機一朝發議罪至竄投黨禁久不解胡塵暗神州脩悲以稔禍家哉誰始謀小人無遠略所像在私隙後來其鑑茲賦詩識巖幽馮縉雲先生集涪州北巖　晴着春江鏡採光扁舟來炷佛前香山從幽處亭亭縣日倚闌邊故故長保寧府志北巖在四川保寧府閬州北五里有曰繖蓋山乃高僧寶什道場夔州志在四川重慶府夔州達縣北巖壁聳然下有平地即鳳凰山之巖　一在四川夔州北為一郡之勝合州志北巖在合州北五里李文昌圖經始傳會為北巖有栢數千章率圍八九尺又有定林院舊日正月九日

郡守以故事置宴遊人盛集又有荔枝園每熟郡守率僚佐置酒閣上臨檻俯擿以為勝賞莆陽志北巖在福建興化府莆田縣北十里舊經云群山之巔兩石峙立負一石焉號曰石室可坐百許人初泉源以巖石不通故老相傳雷裂其石泉始達于石室之下裂石今尚存（鄭綺竹溪詩云西風颯颯片雲州夜寒來北山倚杖巖頭秋獨望佛珠燈龍是人間）建寧府志北巖在福建建寧府甌寧縣北十里下有北巖寺名士陳朝老嘗讀書于此程公許滄州塵缶編北巖　徽學尚書弘農公拔鐵鎮瀘以無事治暇日須客北巖憑高四顧景與心會乃即仁祠之舊闢為禪林左有五峯連娟婉秀作書院其下以來四方之游學者進漢忠武侯遺志為北定堂因山之宜庠搜奇狀勝壓以小亭危榭覆苫鱗瓦簡朴幽雅而櫳如與如之境皆擅其妙（公）許晉謁節下一再侍杖屨相羊覽觀每欲選義考辭有所紀述而文不逮意間得數語隨筆抄記歸舟容與乃能編綴為北巖二十詠思荒語澀無以摹繪勝槩庶幾萬一託不朽於名世如太虛賦黃樓云寶慶歲丁亥重陽節前四日門人桂枝程公許拜手謹序李石方舟集北巖紀行巖以石居如覆屋下樓十六士唐人所作石像也元是巖壁立百仞上垂瀑如練下為方池以受水夏秋漲集池壓趨四十六士汩

於水無復金碧顏色好事者嘗徙像他處復投於巖何也父老言巖本洞天所託舊松柟翳薈不容迹有怪物衛守故作像以鎮像徙則怪見像因安於栖不容徙今太守出一彈指作樓溺手疏渠決池以達瀦潦于外重施金碧十六士者始一解顏而笑又刱像前數函丈甃盆以受君子來以便歡酌既成適夏大水太守與客淪茗納涼瀑注如甚雨如海風撼潮聲可喜可愕不知壓市火艇中有溺死人也太守成都宇文紹奕客郡發陳鼎新晉州郭郛新合守李石太守之兄紹衡攝祭酒為主人乾道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石記唐方玄英詩登龍瑞觀北巖　縱目下看浮世事方知峭崿與天通湖邊風力歸帆上嶺頂雲根在雪中促韻寒鍾催落照斜行白鳥度遙空前人去後後人至今古異時登眺同宋劉屏山集遊北巖濺濺泉水稽通池熠熠高花亂出籬知有精廬潛寂寞（一作悄地）更欣蠟後共襟期（一作也幽期）茗芽未辨三湯試春餅先嘗十字吹幾許幽奇待知己品題政在一篇詩（一作俟勝探奇終日伏可無餘興為題詩）張紫微先生集遊北巖　舟山輕近境偶向此中來精舍層巖擁穹林石路開排雲今歲竹封徑幾年苔僧老無餘事端居徹劫灰曹由基蘭墅續稾三山曹由基朝伯游宜春北巖　宦轍真沐漆枝懷北巖去行行如鹿境漸入

幽絶處濕翠欲霑衣晴雲亂生復瀰聲特抑揚嵐氣互吞吐松寒韻笙竽碣石狀鐘虡米實媚碧藤白羽明翠塢從壺忘人醒市暗遊我沽野果枝頭尋水樂空中度飲少輙顔玉山靈芳拱護起来一凭欄件件是佳句此景幾百年却待予全付吟成石照頭喜極石應語何處一鳴鶴而作賓音和仰峯人所仰隔江不受呼正如山中人九詔不一顧傳聞唐衛公挟册曾此寫皐夔讀何書磈壘響千古一主拗介甫政坐讀書誤公乎傑可作同單遂枌賦趙君鼎行行過東江步步望北巖佳景三十餘天然真不凡

國朝劉嵩詩登北巖眺望因投巨石究轉爲戲　自愛北巖秀緣雲躡翠微廻見大江流獨立一振衣崖表人跡絶燒餘寒草稀繞澗聆暗泉攀蘿憩危磯投石轉陰壑衆擊星火飛奇探恣游衍興愜忘嶮崎日暝思更歸逍遙望月歸　上北巖　涼風四山合月上西崖早古道斷歸樵啼螢在秋草

北芒巖

（長安志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鏹巨萬家僮九百於北芒巖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激流注其內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廣漢後有罪誅沒入官爲園鳥獸草木皆徙植上林苑

北廊巖

（建安志巖如廊廡狀在福建建寧府）

永樂大典卷之九千七百六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二紙

旨

翰林學士承旨

文獻通考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職官分紀唐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李肇翰林志昔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為樞機宥密之地其所慎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氈褥晝通中枕大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內得省中（內得省中一本作自門下省中書省）蓋與今翰林之制畧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號為登瀛洲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玄宗朝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為集仙（一無集仙二字）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循梁陳故事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為之則天朝則蘇味道韋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朝則薛稷賈膺福崔湜玄宗朝初改為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為之又改為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前作紭）閻伯璵（一本作與）孟匡朝陳兼李白蔣鎮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而不職其事至德已後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為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羞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兄弟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貞元末寄任尤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多榮滯相半及順宗不懌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弄權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令上即位授絪中書侍郎平章事初姜公輔行在命相及絪就第而拜至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矣明院內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于門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至校書郎上至諸曹尚書皆得為之既入與班行絕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謁常參守官二周為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敕翰林學士朝服班序宜準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圖褥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敕設序立拜恩訖然後（然後一作候字）就宴又賜衣一副絹三十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舊文章一卷（一本作旬日又進文一軸）內庫給青綺錦被（錦元作綿）青綺無綿被（綿元作錦一本無此五字）青綺方襆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篦大小銅觜椀（觜一作嘴）象梳漆箱銅挲羅（一本銅觜椀在此下）紫絲襆白布手巾衣架畫木床（一本作畫木

（永無大字）鑪（此一本作據錫二字）案席氊䌷之類畢內諸司供膳飲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內園官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迎送於擲仗門內横門之西度支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寒服物三十疋綿十屯寒食節絹（絹一作料字）三十疋酒餳杏酪粥屑肉餡清明新火二社蒸餅䭔餅端午衣一副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糉三服麨蜜重陽酒糖粉餻葉至冬歲酒兎野雞其餘時果新茗水瓜新曆是為經制直日就院頒授下直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果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錦一本作帛）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勅每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緡其日奏出選勝遊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凶旱兵革則每歲為常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串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一御含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隨（隨一本作引）駕出殿門徐出就班次凡當直之法（法一作次）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儤自御史補闕拾遺入者七直二儤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儤新遷官一直服假各於準式之中（一本作假服各於式之中）減半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廳之西閤（一無別字閤一作壁）凡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蹤數視人之衆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二分田假之令不霑有不時而集併交而宿者

五代職官志後唐明宗天城三年八月勅掌綸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皆同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議官位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後先為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勅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闈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涉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梲晉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策命皆案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權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從宰相馮道之奏也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置學士院蓋宰臣桑維翰秉政將戾於道故乃復焉自此班秩再有倫矣（五年一本作六年）五代史晉天福五年五月丙午詔曰承旨者承時君之旨非近侍重臣無以稟朕命宣予言是以大朝會舉臣承旨草制詔學士承旨若無區別何表等威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宜改為殿直密院承旨宜改為承宣御史臺三司閤門客省所有承旨並令別定其名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係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起今以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時世宗欲令朝夕謁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已上三件並見蘇易簡續翰林志）

蘇易簡續翰林志凡儤直之數上自諸行尚書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二百四十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文次二直一點此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勻永為定式（晉開運中楊昭儉直翰林時甚從容儤直之數等第條職條為定式中書門下仍刻石在署員外郎入舊八十直改為五十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為四十直他官入舊一百直改為八十直自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先六十直改為三十直正經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自常侍諫議給事拜舍人舊四十直今為二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今附于此貴存舊章）其內制儤直及吉凶疾病諸假則例具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制周朝已前未聞其例洎世宗繫憂之際即不追起令懸直與不懸直盡皇朝端拱元年閏五月蘇易簡遭家艱難奉詔抑奪遂與翰林以下商議依承閣舊體例閒舊官再入約計前直減半是時後儤直二十五直矣至皇朝令授相李公昉獨直禁林）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為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泄為最故草制之夕遷明必鎖門之雙扉當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俟宣制訖方啟戶焉文翰之職優待之異者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于紫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人來晨宜赧（一本作醒）內置起居令為通式仍各賜書千卷以備檢閱　舊體每遊幸止學士得赴召暨皇上留心儒術推賞文翰時綸閣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遊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鏤飾銀彩播勝之物亦及之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殿踐百司業從幸國西之金明池下雕輦登龍舟都人駕舟百樂具舉總壞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閱禁

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雅絶上必曲宴宰衡熱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擧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僊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迴御覽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勑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俸祿之閒特示優異起今後兩制俸料並以見緡充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玩焉御覽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觀其有成者錫以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八人自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舊體學士凡召入院止賜白成釘（廣韻都了切釘鈌帶頭飾也贊諸禮韻音丁飾鈌謂之釘）口銀鞍勒馬暨今上即位優待特異賜金鍍銀閙裝鞍勒馬對衣笏枝金帶郊禋禮畢賜對衣金帶或犀帶金魚副之（新上自唐末凡闕佩魚者迄今方復之）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細花紫錦袍代之（淳化二年冬代以細花盤鵰錦袍其制下丞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果天府之法醖龍鳳之茗蒔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待詔董羽之筆）脩篁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僊境也每學士拜命先閤門受制書於常朝殿門階上拜伏跪受訖於便殿對歎陳述寵用遭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座以茶藥而退翌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預於庭設襉褥堂設酒醴待詔揖有勑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辭皆獎飾嚴召之意又舞蹈訖升堂飲饌以謝恩奏狀拜伏跪授之來日待詔迎於待漏院與新學士偕行引至閤門而退閤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金帶金塗鞍勒馬（近例就院特官惟承旨得賜分物勑設如初拜之禮餘不得比）入本院上事宣徽院告報勑設儀鸞宿陳帟幕太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果畢至赴是設者止鳳閣舍人餘不得預坐（舊體禁中事元無樂前代或有令伎藝之具驕侯藏休之戲者）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亦須座於東廂其副翰座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職者人物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時君優假其顏色逍遥卒歲非神僊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先之出者後之或會食日旰之後同列出院當其日直學士苟已襆巾笏則可紗帽鞁履送至玉堂之簾下蓋同列相恕其坦率也或禁直垂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

如聲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允焉每錫謝恩奏狀必當直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須刻之閒雖繽紛而至必獨當之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賾往誥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　李肇翰林志曰凡將相詔身並用金花五色綾紙（唐乾寧二年李鋋自黔南節相授京兆尹兩次告報中書用白綾紙）金親王將相詔身並用金花五色色背綾紙皇后貴主用金花五色色背羅紙不帶使相者用金花五色白背綾紙觀察使及叅知政事樞密副使簽署樞密院公事並五色綾紙無金花諸蕃酋長蠻王兒主官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白背紙皆新例也（例一作制）　舊體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今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　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他職必納光院錢以為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差等五代以還其儀久闕公振擧而復之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與清貴混淆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草麻潤筆自隋唐已來皆有之（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荅曰出為方伯策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武臣移鎮及大僚除拜因循多不送遺先帝以公久在內庭慮經費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命閤門督之既得仍以書進呈自是無敢有闕者迄今以為定制國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勾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至和元年翰林學士楊察為承旨知制誥呂溱王洙並為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為第七員蓋宰相過除也（宰相一作丞相）元祐官品令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正三品唐韋澳大中年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寮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必欲論諫即日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再且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叅會第班（一本作旅次班第）以官為上下憲宗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絪為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之上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廄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揭雞竿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外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叅也　五代後唐同光中賜承旨學士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之詩云視草北來唐

學士擁旄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周陶穀自以官居八座位至承旨且欲軋同列之官卑者乃起請令今後學士合班儀在諸行侍郎之下如官至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迄今以為準。宋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詔藏於史館仍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御進續翰林志美御居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告朕求此數字御可召至中書授之他日為翰林中美事。淳化四年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其詞曰皇帝書白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瑰瑋博達不可備詳詔易簡陛殿躬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怪也因伏而奏曰恨宋玉不與陛下同時帝曰惠何代無人焉卿為朕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告成功登堯壽兮展升中兮席地（一作地為席）兮饗祖宗天額起（一作起額）兮調至精日烏月兔耀文明也衆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奠玄酒也削西華兮為石礎也飛雲湧霞騰膳滕（一作墻條）也剗鯨腊鵬代鶴饌也迄雷三發山神吁也流電三激爍火舉也禮册獻（册一作戟）兮淳風還君百拜兮天神歡四時一周兮萬八千年太山融（一作夷）兮溟海乾圜蓋穴（一作空）兮方輿窄君王壽兮無疆（一作爵）焉時殿上皆呼萬歲上覽之喜賞賜手詔以褒之。治平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徐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承旨初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珪能為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平文學如何歐陽脩對曰方平亦有文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為不聞其挾邪趙槩又以為無迹故至是命之。筆談玉堂東承旨閣子窗格上有火燃太宗嘗夜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窗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事物紀原）職林曰至德以後翰林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此疑承旨之始也而唐百官志曰元和中翰林學士以院長一人別承勅旨或密受顧命為學士承旨職林又謂德宗正元已後承旨多至宰相疑唐志為誤事文類聚號令興刑皆更其手（事德格集）鄭絪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翰林志）唐韓偓昭宗時進承旨處事機密與帝意合（本傳）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召鄭絪草立儲制絪揮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既可斷麻不可草。韓維除翰林學士承旨神宗命公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言行錄）蘇易簡為承旨嘗禁直以

水戲欹器太宗曰聞卿所玩非欹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固萬世之業則幸甚（言行錄）張方平為承旨神宗覲劉曰御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傳辭寡雖古訓誥亦無以加也。王拱辰自承旨除參政不數日以憂服去徐以宣徽使召熙寧間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曰行將入宣徽矣未幾除參政遂大拜近世承旨之達無比此也（同上）故事知制誥必試仁宗知歐陽脩有文有旨不試後迁承旨（本傳）韋得象慮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事略）淳化二年十二月承旨蘇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飛白及二等書體帝聞之賜上尊酒太官設饌各賦七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上聞翌日帝曰朕諷讀數四有以見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會要）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盧陵詩注）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請以御賜二詩刻石帝為真草行三體命待詔刻石以賜易簡（蘇志）蘇參政易簡登科時宋尚書曰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嘗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貢是青雲友歐陽文忠公亦然王禹偁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公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翰苑群書）新唐書沈傳師傳傳師召入翰林為學士改中書舍人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召李德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宋史列傳）蘇易簡淳化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先是曲宴將相翰林學士皆預坐梁迥啟太祖罷之又皇帝御丹鳳樓翰林承旨侍從升樓西南隅禮亦廢至是易簡請之皆復舊制。百官志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元史百官志翰林兼國史院秩正二品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秩正三品六年置承旨三員十四年增承旨一員十七年增承旨二員二十七年增承旨一員大德九年陞正二品至大元年置承旨九員皇慶元年陞從一品五年置承旨八員後定置承旨六員從一品十二年別立翰林院置承旨一員十八年增承旨一員二十九年增承旨一員延祐二年改司直為經歷後定置承旨七員。阿魯圖博爾朮四世孫父木忽刺阿魯圖由經正監襲為怯薛官掌環衛遂拜翰林學士承

旨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然如老成人嘗授業於趙孟頫文宗召爲工部尚書至正五年遷宣徽院使六年帝請擢居近職七年詔特賜姓而改其名遷中書平章政事十一月拜太平左丞相明年正月詔脩后妃功臣傳九年七月罷爲翰林學士承旨　達識帖睦迩字九成幼與其兄鐵木兒塔識俱入國學爲諸生讀經史悉能通大義尤好學書初以世冑補官爲太府監提點擢治書侍御史以言罷除樞密院同知陞中書右丞翰林承旨　巙巙字子山康里氏幼隸業國學博通群書其正心脩身之要得諸許衡及父兄家傳長襲宿衛風神凝遠制行峻潔望而知其爲貴介公子始授承直郎遷兵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復除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未行留爲奎章閣學士復留爲大學士知經筵事尋拜翰林學士承旨文用字彥俊之第三子也生十歲父死長兄文炳教諸弟有法文用學問早成弱冠試詞賦中選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　王思廉字仲常幼師太原元好問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称之也遂召見授符寶郎掌書每侍讀帝命御史大夫玉速帖木兒太師月赤察兒御

史中丞撒里蠻翰林學士承旨撥立察等咸聽受焉歷官至太子賓客仁宗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衛山郡公謚文恭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惲至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戶部主事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世出遼之烏若部爲金人所并遂遷隆安父之純爲東平萬戶府參議請老還家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致仕　劉賡字熙載洺水人五世祖逸以郡吏治獄有陰德祖羆爲右三部尚書賡幼有文名師事翰林學士至大德二年遷禮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尋拜侍御史頃之還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延祐元年復爲承旨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爲謀克監軍大祖得之以爲平陽等路軍民都元帥子孫徙清州遂爲清州人顥幼穎悟日記誦千百言稍長游京師登翰林承旨　梁曾字貢父燕人祖守正父德曾少好學日記書數千言中統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薦辟中書左三部令史三轉爲中書省掾　耶律希亮字明甫楚材之孫鑄之子也先世皆讀儒書九歲能詩賦至大二年武宗訪求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

士承旨資善大夫尋改除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趙世延字子敬其先雍古族人天資秀發喜讀書究心儒者體用之學弱冠世祖召見俾入樞密院御史臺肄習官政至大三年尋陞翰林學士承旨（詳本傳）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其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日記數千言元祐元年詔設科取士明年賜進士出身調太平蕪湖縣尹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脩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已而已致仕帝不允復拜翰林學士承旨屢乞致仕不允仍前翰林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至元十七年卒於崇教里之寓舍　李好文字惟中大名之東明人登至治元年進士第爲翰林國史院編修父之陞翰林學士承旨皇太子深敬而嘉納之後屢引年乞至仕辭至再三遂拜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以翰林學士承旨一品祿終其身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異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衒此後人之所弗逮父奇之鄉先生杜仁傑愛其文咸称之敏中嘗與同儕各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乃吾志也至元十一年由中書掾擢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爲淮西肅政廉訪使轉山東宣慰使遂召爲翰林學士承旨　陳思謙字景

讓其家世見祖祐傳中思謙少警敏好學凡名物度數綱紀本末考訂詳究尤深於邵子皇極經世書文宗天曆初政收攬賢能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舉思謙時年四十矣召見興聖宮授典寶壽爲集賢侍講學士以年近七十上章乞老不允仍授御史中丞卒贈宣猷秉憲佐治功臣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魯國公謚通敏　亦憐真班西夏人父倫伯以忠勤事世祖爲知樞密院事至順初拜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遷功德使指揮使如故尋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未行復爲翰林學士承旨王時以文學顯歷仕中書參知政事至左丞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張翥字仲舉晉寧人少時負其材雋豪放不羈好蹴踘喜音樂不以家業屑其意其父以爲憂翥一旦翻然謝客閉門讀書晝夜不暫輟因授業於李存先生至正初召爲國子助教退居淮東會朝廷脩遼金宋三史爲翰林編修史成遷太常博士累陞侍講學士搠思監善之除集賢學士俄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階榮祿大夫後詔乃以翥爲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仍翰林學士承旨唐元稹集翰林承旨學士記　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旅次班第以官爲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

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內朝以從。揚雖草布大澤，則丹鳳之西南隅外。則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禁中以俟。大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對，他人無得而參，非自異也。法不當言，用是十七年間，由鄭至杜十一人，而九參大政，其不至者衛招及門而返，事適然也。集者十陷傳其事，至於張則并相印以俟其病間者久之。卒不與命也已。若此則安可以昧陋不肖之積。[illegible]居九丞相二名卿之後乎。使仰瞻睹，如遭大賓。每自誨其心曰：以若之不俊不明，而又使欲惡欵曲攻於內，且決事於冥冥之中，無暴揚報效之言，不恣行私易也。然而陰潛之神，必有記善惡之餘者，以君父之過若如是，而猶乘枉錯直，可乎哉。使若之心，怒而為他人盡數若之所為，而終不自愧，斯可矣。昔魯共王餘畫先賢於屋壁以自警，臨我以十一賢之名氏，豈直自警哉。由是謹其遷授，書于座隅。長慶元年八月十日記。宋蘇穎濱集鄧溫伯免翰林承旨不許不允詔二首

勑溫伯覽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卿以文史足用，久在禁林，慎靖寡尤，首承密旨，雖云新命，率皆前官，尚此盤桓，固求引避，既違朝廷號令之信，徒有道路進退之嫌，其尚亟前，勿為煩請，所請宜不許，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溫伯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翰林以議論為官，而承旨以年德為選，茲所以歷求多士，復用舊人。卿既久在朝廷，當識朕意，遽延退託，雖多長者之風，號令文詞，宜得宿儒之用，成命不反，固辭實難，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鄭獬鄖溪集翰林學士給事中王珪可承旨制

唐學士六人，而年德最茂者遂為承旨，深謀祕論率得預聞，當待諸公由此以攝大柄者，踵相躡也。其官某風華秀整，處謙履順，文章雄贍，如群馬之四馳，更直玉堂，已踰一紀，比之數子，乃為舊德，進承密詔，僉曰然哉。朕方以乾剛斷天下，又得爾老筆輔之，威飛霆擊，以令四方，其孰有不從哉。可。李綱集翰林學士除承旨誥

視草北門，允者論思之舊；陟華東閣，式昭寵遇之優。我有俊臣，宜膺妙選。具官某器度凝遠，資識敏明，有經世之宏材，有博古之奧學，蚤參識擢，歷清華。由言語侍從之班，司翰墨文章之任，入奉清閒之燕，每輸獻納之忠，嘉言閎議，足以啓沃朕心，大冊高文，足以鼓動當世，休有聲譽，恬然靖共，惟淵已久，留於禁林，宜顧問獨承於密旨，爰舉褒陞之典，以明因任之方。務于師言，敬自朕志，爾其懋發素蘊，益究遠圖，使號令溫醇，無愧兩漢之詔，訓辭灝噩，有同三代之風，則予汝嘉，是為稱職。許景衡橫塘集吳幵翰林學士承旨誥

勑學士職親地禁，而承旨為之長，宜得年德俱高而文采絕人者。自朕臨御，未始假人。具官某博洽之學，瑰偉之文，方其少時，見謂秀出，更踐中外，垂三十年，而益進業益精，名實烜然，在諸儒右。既還朝廷，進掌文翰，論議英發，裨益為多，則受顧問、被密旨者，宜屬之誰耶。昔李絳、裴垍輩開陳治道，料敵制勝，元和之政，實有賴焉。惟汝勉之，用俾二三子專美有唐，則朕汝嘉。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鄧洵仁除翰林學士承旨誥

勑學士視草玉堂，極儒臣之寵，而承旨專奉密命，則又以其久次者為之。祖宗已來，士之與此蓋無幾也。具官某業優端靖，問學醇深，揚歷清華，進掌內制，文章論議，鬱貫顯隆，閱日滋多，朕所睠簽，宜以舊制寵于禁林，往其懋承，以副寵澤。可。蘇東坡集翰林承旨謝表

使星下燭，坐蓬蓽之光華；天澤旁流，及桑榆之枯槁。國有用儒之盛，士知稽古之榮。伏以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并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豈有任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況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寄，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高，必有異人，以齊眾口。而臣本緣衰病，出守江湖，以一方凋弊之餘，當二年水潦之厄，戴星而治，僅免流亡，及召而還，恍於夢寐，交親迎勞，并邑聚觀，驚華髮之半空，笑丹心之未報，宜投閑散，以養衰殘，豈期過探於虛名，復使榮加於舊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如乾健，明配日中，既祖述於先仁，復躬行於舜孝，才難之歎，人誦斯言，緣先帝之德音，收孤臣於散地，言雖直而無罪，身愈遠而益親，委曲保全，始終錄用。臣敢不更磨朽鈍，少補涓埃，難得者時，未有捐軀之會，多歎而犯訾，無患失之心。臣無任感天貿聖激切屏營之至。再入翰林謝表

衰遲無用，寵既溢於當年；天眷有加，恩復隆於晚節。使華臨牽，天語丁寧，衛里巷之驚觀，歎朝廷之用舊。伏以禁林分直，法本六人，帝語親承，舊惟一老，不緣名次之先後，斷自上心之簡求，冠內朝供奉之班，極儒者遭逢之盛，凡膺此選，宜得異材。而臣本以愚庸，累塵踰使，初無已試之效，但多過實之名，千里闕庭，二年江海，受深投杼，豈無三至之言，詔復賜環，不待一人之譽。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道無私載，公生至明，以七年之照臨，觀郡臣之邪正，知臣剛褊自用，雖有寬饒之狂，察臣忠純不移，庶幾長孺之守，故還舊物，益茂新恩。臣敢不早夜以思，死生不易，雖桑榆之景已迫殘年，而犬馬之心猶思後效。

詔語春溫，再命而優，使華天降，一節以趨，在故事以常聞，豈平生之敢望，省循非稱，愧汗交深。竊以視草之官，自唐為盛，維職親事祕，號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祿溥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

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太素之養玉堂賜篆印淳化之摛文賚帯重金郷元豐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千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生資文武天祚聖神雖亮陰不言尚隱高宗之德而訪落求助已啓成王之心首擇輔臣求決法從知人才之難得采虛名而用臣敢不益勵初心以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內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謗

與鄧承旨二帖

別來思仰益深到郡即欲上問因循至今辱書教感作無量比來履茲薄冷台候康勝詹望咫尺莫由際集尚冀順時為人自重

衰病日加得此便郡蕭然乃無一事平生守官未有如今之適也舊過潁州亦樂土但恐民事不如潁之絕少爾瀟詠之樂誰陪公者計不負風月餘非面莫究怱怱

播芳大全集蘇子由謝宣召入翰林表

成命莫回驚使華之促召一家殊寵望雲闕以馳情實儒者之至榮豈平生之敢望竊以翰墨之職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閱前輩北廊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論兵復數翠誠之智追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召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聖德日躋群臣屬目蓋將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豈得偽良家侍燕語如臣草野微陋章句拙疎十載江湖之

間自群魚鳥五遷臺省之要求愧冠裳敢謂之人遂令至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心廣大海德并包物無一介之遺意求萬目之舉臨朝訪道有百辟之在前燕處清心援衆正而自助從容盛德循致承平慶露之徵海嶽奚補脩列聖之故事令將其時因間見以納忠素亦有志

周益公大全集謝吏部尚書兼翰林承旨謝表

頻年入侍備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陛復冐殊尤之寵賁服章於紆紫被鸑鷟於名駒異渥鼎來危衷震惕中謝臣伏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苑為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選掄已為要劇矧疊膺於切組足增耀於簪紳如臣者天分弗高人才甚下自惟始願不踰州縣之間誰意晚塗寖躐賢豪之上掇分數祈於罷免跡榮更誤於褒遷超秩序於南宮進班聯於東閣胡瞻鵷特久慙受祿之無功無取熊魚撫愧含生而取義二儀施大一介命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文武生知聖神廣運使人也器隨良窳以無遺與物為春舉根荄而畢遂是容賤士仍黙高門惟聖朝法令之具存初不勞於裁鑒而明主德功之俱懋亦何待於論思第當守三尺以不欺且復盡一心而無隱庶持孤節仰報鴻私

蘇魏公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臣某言今月日東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綸出王言權預內庭之直星馳使指頓生陋巷之光協衆于中彷徨靡措伏以禁班親近莫如學士之榮密命對勑更優承旨之貴自元和之置職逮聖世之右文常擇有年德可任用之人使專大號令興廢置之事時則有若趙公之多聞博洽鄭絪之小心謹議崔群識明治亂之分李絳言為國家之利入贊基宥上副聖情乃如昧陋不肖之倫豈稱疇咨曰俞之命伏念臣禀生不厚操術無奇姑緣門業之傳預數文林之末歷茲四朝之久浸塵簪橐之聯荷以二聖之知寘於喉舌之地以天官掌選之重　兼金華進讀之員內省至愚最為孤立每自憐於介特況已迫於衰遲嚮祈辭劇而引年再被發中之賜詔復遷延於省部實出優容雖勉彊於薄書愈深傷屬豈謂伏蒙皇帝陛下矜憐孤直曲賜生成因圖任於舊人俾奉行於別旨望復門之祕邃况若神游念繼世之遭逢重為榮遇惟先臣之昔仕被仁祖之深知再踐禁林常承於晝訪屢陳讜議每見於衆稱愴徂歲之如流偶遺孤之未殞逮此非常之寵復叨采厚之恩對捧芝泥感極而繼之以泣仰酬渥澤力殫而豈敢愛生惟當夙夜在公靖共爾位視甎花而直入始務恪勤問溫木而不言益思慎自餘謹職業之守罄傾輸之誠知無不為死而後已臣無任

臣某言今月日東頭供奉官充待詔董士隆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內庭進職方拜於綸恩使馹臨門復膺於召節恭聆宣語益集汗顏伏以王者之言出為大號令學士之職入與上謨謀故李肇謂樞機之慎徽執誼以刀筆為餘事矧惟承旨之貴預聞密畫之先職雖清閒事實要重任當茲選未易其人必也忠言嘉謨可以動中於幾會使簡片削可以風行于邇遐見於事功乃為宜稱如臣者學如涉水愚甚守株偶傳業於箕裘幸繼榮於軒冕越自仁皇之在御獲叅東觀之讎書周旋衆務之間歷吏臺閤叨被兩宮之眷擢在省曹自司寇之詳刑領天官之大選三經歲序慙無吏課之優再荷帝俞入備經闈之侍而臣衰年已暮孤立於時嘗陳告老之誠未許容躬而去銓衡務重久任則鑒裁易疲犬馬齒衰勉彊則顛隮是懼伏蒙太皇太后陛下如天之無不覆用人而不求全眷復歷之最深雖耄惛而不棄深嚴禁路蒙非次之優遷密勿邇言俾居中而專受因對時之異渥動追往之至懷言念先臣嘗更是職相望四紀顧陳迹以猶存再踐複門愴遺孤之已老永思榮遇益念教忠固當佩服訓辭勤脩素業如或使定禁中之詔草當竭見聞固不敢持天子之私人緘騶分守誓堅此志論報畢生臣無任主臣

華陽集謝翰林學士承旨表

臣某言

今月十一日侍詔某至臣所居奉宣宸指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者高門應召甫昕於溫言丹地承恩就更於華序寵知上出感自中深臣某中謝竊以極儒者之榮獨高翰墨之選鼓天下之動莫如號令之文列參基命之承尤峻禁林之望允圖鴻博以訪請聞若臣者少孤多奇晚學弗競偶綴科於異等旋厠跡於近途西掖栽書空歷五春之莫北門侍詔又驚一紀之餘而臣材疎不足經大猷知短不能防衆咎徽生江海之上每慮魚鳥之從敢自幸於它迁且獨矜於素守豈悟右文之御未遺孤進之臣再召冠於嚴扉使親聆於密旨宮床賜錦晝爲新篤之人仙嶺浮鼇猶顧舊遊之客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儲思神務宣精帝文方收器於群髦亦錄瘽於舊物雖承誤寵不敢矯辭三代同風已屬漢功之茂千齡復旦維知舜德之逢徒勉自思未知所報臣某無任

謝翰林學士承旨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授臣前件職者禁林之長使獨冠於近班浴殿之超更親承於密旨材之匪稱愧不知從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收攬群英顧憐舊物念久塵於嚴近特加錫於寵名維燀素學之勤庶荅曲成之造臣某無任洪公文安集謝除翰林學士承旨表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已於今月十八日朝謝訖者仙禽入直已漸辭滌之無功帝語親承忽拜絲綸之來下循墻莫逃跼地靡遑中謝伏念臣巾衍諛聞弓裘末系叨知於壽聖濫冒寵於獄朝翰苑鶴天存膺妙柬甘泉豹尾備陟通聯當大典策之更新豈妄男子之足辨正虞汰斥敢意軼升比獲覲於咫顏用敷陳於愚悃清光俯逮褒諭有加侍五學之游曾未乾於詔墨奉九重之旨乃疊被於恩章旅中興數十年於茲居是官二三人而已清言高位豈謂久虛鳳檢下頒初乏爲容之助鼇頭上盡未知圖報之方幸出意涯榮非材稱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元居上恭已正中王言咸曰大哉豈特鋪張於鉅禮聖主一見決矣方將鼓舞於群情猥令極儒之躐遂玷非常之選臣敢不激印志氣淬厲操修長除書而善德音顧何裨於潤色領從官而關政事期不負於生成臣無任王初寮先生集謝除翰林學士承旨并宣召表

臣今月十日武翼大夫充學士院侍詔馬清臣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學士承旨冠摛文之禁直已誤明揚紆將命之使華更叨趣召紳緌改觀頂踵知歸中謝竊以潤色大猷素極儒臣之選奉承密旨實專人傑之求宋興百六十年於茲壁誌三十三人而已官運跋燭至空對於七春仙嶺浮鼇或稍遷於一紀顧如名輩猶邇此除刲金鼎玉鉉之元臣與鳳閣鸞臺之近弼異時東閣接武

四賢雖才分之爾殊信詞林之增耀凡繫推擇實係重輕伏念臣久矣空疎蕭然疲緩獨將照臨之遠見收隱約之中入處嚴扉甫踰春歲宸風凌雨仍漸再造之私蟠地際天尤幸千齡之遇瓊鑾面闢於要訣琅函數校於秘經天動金鈎俯荅燕閒之韻夜趨齊橋仰瞻飆馭之游況大號之肆敭多一時之特舉三王就第五相策勳定命錫符均蹵率土合宮布政授節遍酬萬年天紀之復元六路師千之奏凱獲緣簡記得竭鋪張對揚每近於清光慈揹屢形於褒諭俾寬幽默遂冒寵階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心鑑沖融道樞淵妙因任原省內獨運於乾剛翕受敷施外靡頓於師錫載加顯渥用燕羈臣惟聖學之川增復睿文之天縱第知剞劂竊類雲漢之昭回曾是嘔心罔效雷風之鼓舞所虞累國豈敢愛身獨有論報之思終蹈損糜之節臣無任宋景文公集讓加承旨表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閤門降到詰勅各一道授臣翰林學士承旨依前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者聞命震驚撫躬愧汗伏念臣病求解郡恩許還朝獲便醫藥之良已救桑榆之晚是爲再造數戴深仁然自休偃於私居尚若纏綿於舊疢深虞盈滿遂致頹隤今茲詔除尤出望外且承密旨者或曆疾召或訪欲謀法從翠華之嚴恭侍紫橐之重必資該敏仰副眷求如臣者年事頹侵氣力衰耗且貴於必不能者敗加所不宜授者僭實累公議敗速身災自知甚明人言將至伏望皇帝陛下推雲武霈破都廷光許回誤恩少安危悃誓堅九殞歸謝鴻私劉行簡苕溪集賀翰林承旨啓

伏審被膺使命召拜禁林制書頒傳士類鼓舞竊以自古願治之主將規遠圖必有視草之臣親承密命豈特右文之事實參戡難之謀而況寓直北門對揚浴殿自開元之際浸隆學士之名逮章武之初加寵內庭之老禮秩增崇事任匪輕顧非其人不在此選恭惟某官養剛大之氣足以有爲好深湛之思欲其自得風規邁往論議有餘上方訪忠孝於昔聞知典刑之尚在召從孤外俾侍燕閒紬石室之書既終信史進玉堂之直仍襲世官諺云天子之私人端是吾家之舊物然而國是所屬物論既孚茲爲大用之階即副具瞻之望某年餘無幾仕乃爲貧自知偶世之關疎獨恨登門之稍晚及茲賛喜深切知歸欣頌之私名言罔既況忠敏公集賀馮承旨啓

伏審鋒車入覲斧扆對揚趣玉筍之新班冠金鑾之舊直除音四出歡頌一詞竊以舉三代之遺英而當號令文章之事取四海之髦望而摠言語侍從之官此上所以篤於近臣而世亦將期以大用況夫親承密旨獨望清光地接六符之中階秩高兩禁之上列帝選于衆公惟其人恭惟某官炳嶽

瀆之靈盡東南之美德量盡存夫遠大道術已造於純全氣讋九州繇直養而無害才周萬事殆曲成而不遺思既格於天淵信亦行於蠻貊畫膺三接歲閱九遷詞挹代言思若湧泉之決儒宮正席化如時雨之施騰閶東序之絃歌歸聽北扉之鈴索方將德尊主庇民之術豈特煥經天緯地之文遂衛恤於倚廬致興思於反庵聿頒召節仍趣賜環天子虛懷安問鬼神之所以都人拭目復觀風采之凜然造出親除式昭異數定見金甌之覆即期玉鉉之登德裕之文用雖長於大手吉甫既穆禮自絕於同儕斯言不誣惟日以俟某雖奇弱質公慶微生項蒙特達之知曾乏先容之助側聞顯渥倍激驩悰久託範模行貴大鈞之块圠僅同燕雀更欣夏屋之帡幪

代賀鄧承旨啓

伏審比自禁林權承帝旨語語甚懇士論交欣伏惟權慶恭以某官以高明之資養剛大之氣服膺忠孝率自家傳被遇聖神遂當世選貳天官於中省掌帝制於北門毫端形容海內傳誦是用冠內相之列于以極儒者之榮對越威顏密承顧問提鼇仙嶺尚煩紬繹於絲綸翔鳳禁池行見後先於伯仲（云云）

王漢濱先生集上孫承旨啓

光奉制書復登翰苑承中禁幾微之旨冠內朝清切之班傳聞四遐聳動群聽竊以北門待詔專取文章東閣別居必推年德將相望於前世官

資不計於同僚在中朝熙洽之時特為榮遇逮南渡艱難之後無侵常員自非大用之資曷副久虛之選恭惟某官斯文哲匠當代耆英踐通既案於天資練達尤深於世務清塗揚歷閱歲月於三朝絕域征行冒風霜於萬里危險不渝於一節身名由是以俱榮入掌絲綸出專斧鉞詔令雖兩京之作威權伴二陝之分屬睿咨之求賢思老成而共政鋒車馳召屢趣舍人之裝黼座對揚遂前天子之席方今台階未備政路多虞濟時實藉於真才注意允歸於舊德名書案上聞宸翰之新題禮絕座中有禁林之故事某叨蒙慈薦粗識依歸峻比龍門已濫登於賤跡成同鷟屨惟竊賀於私心

宋景文公集孫承旨啓

右某啓伏承寵司憲府歸冠禁林榮躅雖紆公言增仰恭以某官躬殆庶之彥含含厚之和內儲人文外飾王度比緣國賴司直是故選有難才屈敦博之大儒爾扞揮於刊碑純誠謨讜露勁節於歲寒烈譽稜稜滿危言於天下聊避余鋒遽顧回翔知所以裁雖為吾黨之喜實相以濟終副上帝之心姑待明辰膺璿右銜某久違顏文方屬鞬橐側聽恩言但馳欣素

楊承旨啓

右某啓伏承懇避劇司歸冠嚴署雖公言弗敢在賢熙當然恭惟某官外表人文內函圖籍白璧盈握自謂可為和鑾在前動必中道靡留允掾之地回趍不競之場鎮息浮譽保完沖素其如綈宁前席益厚於眷存得非金鉉虛中有待為輕重側聞騰報尤副所欽景仰華中墨翰奚述

與丁承旨啓

某啓陪禮回謝賓客偃卧日高神明稍還親召孺子輩飲酌於前差足以樂忘得和章清粹閑放同茲意好作歸來之漸則華髮從初服自卜既審終不使二疏笑人思思大言之出乃狂人指目則念平地有機穽常日防繒弋矣欲謀所處惟山林無何有之鄉乎況執事恬於退淡僕安於拙附逮道不同而趨無異他日之嵩雲潁月果不屬他而主於我決矣因長言之意不覺及茲哉之哉之無為俗人言也明日冀望眉宇

劉敞彭城集賀王承旨啓

效智小邦睎風右省雖期會之事幸免於沈迷而繩墨之門自慙於結約思復侍僩儻之論竊雍容之輝眇如雲霄悠更歲律伏惟陟降帝側綏養時中恭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穎擢知當世之要務自一時之偉人經義精通文采英發贊天常於筆舌明帝制于典謨海內服其詞宗主上許其國器必且權璿柄輔代熙化工推其不世之資用格非常之業　僻守遠郡有張敞繩墨之嗟顧為中郎無汲黯禁闥之望瞻仰當世之傑侍從鈞天之游邀馬雲漢之高益歎泥滓之隔伏惟然見多暇啓處用康恭以某官德貫道揭學優聖具言必要於士則智慮諧於帝謨於以經緯人文贊

襄治體譬猶玉衡平物無銓毫之差元龜吉獻絕幽深之阻與謫斯久休命焉歸　伏念託茲僻陋之邦迷於期會之務雖馳情而無極曾奏記之非時仰惟德宇之寬深察小夫之智幸未忘於襄顧循竊冀於兼容墜著在辰燕見多暇吉祥止止啓處休休恭以某官性茂天機學優聖域處全德以耀世振遠猷以致君所謂元精之生王者之佐且中外之任試諸難而已周而文武之材見於事而歲效上方酌輿論之僉對峻寵章而畬膺穀錫上為宗祧精調寢饌

畢西臺先生集上修史承旨啓

某頓首再拜承旨脩史侍讀年兄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款侍誨言累日感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共想遂奉禁嚴以來台候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芘賴苟免於罪戾初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生經廷集洪祐就膺廊廟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懍懍之禱不宣　某悚息再拜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於道途際會以望見顏色非特大慰累年闊別門下之情而更深感念嚮昔款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承大拜到闕以來陟降文石日奉玉色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展大伏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別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啓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某惶恐啓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

途中遇滚倅林通直出所賜敕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坟置巾楮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旆到關而上此記今想新命匯朝伊夕當繼奉平檄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某再拜伏審還長轍蔡進讀經闈復緒正一朝大典舊物前効人固料其必然而或以為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即為可賀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託帡幪之賜至幸至願元何大虛知非望萬賀

程承旨啓　伏以辭榮丹陛尋隱紅泉漢庭尊疏傳之賢周成其美士派羨歐公之退共仰其高展也偉人見於今日竊嘗觀功名之際罕有能始終之全雖如唐虞三代之時無踰伊周二公之懿然當保衛之任則有管桐之危居負來之時不見徹桑之慮使其非望實在人之有素誠未知明哲保身之何如是以霸越沼吳遠動扁舟之興除秦滅項卽從赤松之遊天下徒稱其知幾胷中所存豈易識不然叔季之希闊何為蹤跡之𢡮聚借曰有之亦云末矣淵明之棄其職特不堪於督郵巨源之歸其鄉以既老於司業校其去就彼我重輕況於泰運之方隆可以遡肥而自詭此公之事於世無倫共惟承旨相公雪樓先生閣下一代宗工四朝名德逈我高后旁招俊乂之賢式是南邦遠有光華之被權權姦於方𢧐振臺綱而

益隆顧惟成宗君彼故老俾南中書之事兼崇内相之聯宜為詰者王某之文可力史者述之之責鋪張堯舜纘二典三謨之辭跂躡漢唐抗八索九丘之製因選掄於鄂省暫檢校於山房陛下繼明元臣纂進虞庭十六相亦惟汝諧周衛一二臣爰命公後賢搖紫項憤重難林聖主尊之而不名群公敬之而無閒道德如此其厚節槩如此其高文章如此其煒煌名位如此其超卓舉無不足所久者歸帳飲都門定有畫圖之跡錦衣榮故里允為邦家之光中獨抱喜心亟紬賀幅車無下澤馬無款段不漸足躡於斧馳墨有點川筆有宣城何憚手胝於模寫誦言猶淺倚德滋深謹奉啓陳賀以聞伏惟鈞慈俯賜鑒存謹啓

蘇魏公集辭免承旨劄　臣今月三十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慈特授臣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竊以學士之職朝選甚高非唯取文章翰墨之工蓋亦有應對顧問之責而況專承密命首冠近班寵侍固異於常員事任尤艱於庶授伏念臣短材極陋樸學甚迂遭遇四朝從仮之私叨塵六職銓衡之任歲月逾邁齒髮已衰居常閱簿領之書猶有不逮將使司典冊之任實謂非長自省甚明實難堪處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如天養物以器使人倜察丹誠許還成命庶安駑蹇之分不孤覆燾之恩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蘇文安公集辭免除翰林學士承旨劄子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翰苑設官均為高選而承旨之職久虛不除歷數中興以來所授纔二三輩自非耆人長德優有問望者曷克臻此仰惟陛下勵精新政汲汲求材攬召耆英未聞進用而臣罷瓊無取決辰之間再叨誤命循涯揣分實所不遑是敢干犯天威瀝竭愚悃伏望聖慈許臣只守舊職追還成涣改授實能庶安孤跡不累親擢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周益公大全集三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劄子　臣近再具奏辭免兼翰林學士承旨伏蒙聖慈特降詔書不允恩抱隆重踰於丘山便當祗體聖意何敢過為飾避然臣竊念分直禁林是謂高選服勤文字乃其職業若驟進久虛之任仍加優遇之禮恐雖宿儒舊德不敢偃然當此臣是何人輒爾冒居陛下寵遇微臣在公論必不容恕而況經筵史觀東宮僚屬比之同列兼職已多伏望聖慈察其情不自安懼速顛沛特賜矜憫許免上件恩命臣誓竭犬馬之力圖報天造取進止十一月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

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寵光下集感懼中深切以文部故

官御列三銓之貴業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性資昏鈍問學荒蕪綿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進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於殊知積累更多於章會儀曹再至禮文獲預於討論翰苑重游與冊屢參於潤色已濫研嬰之寵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高南省之班内直冠北扉之秩求聞而劃既難強於精神宜退而迂亦懼招於議論愚逭貪饕之誚峯干遏慢之誅伏望皇帝陛下明君知臣慈父愛子察臣吏才素短詎應付之銓衡憐臣筆力已衰難復責之翰墨收還異數改畀實能庶幾毛玠之清可踰於魏毋使鄭絪之崇獨見於唐

瞿忠惠先生集翰林承旨辭免狀　右臣今月初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咸道奉聖旨召臣趨赴行在又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又初七日保義郎張濬賫到劄子咸道再奉聖旨除臣翰林學士承旨令臣乘遞馬疾速前來赴行在者臣久淪裔土忽奉召音義當不俟駕行即時希命伏念臣昨緣犬馬之疾致仕已涉四年久為廢人無復生理今者遠蒙君父之記錄驟拜前後之詔除仰負恩榮豈不願進顧難強者老朽之筋力所自恨者已廢之餘生敢祈聖聰重賜散貴伏況臣仰祿為活口衣食貧苦非被病之有年執肯謝事而辭祿年齒逾邁病勢益加伏望聖慈察臣前者累懇乞

身具存奏牘非緣今日始聞召命乃敢固辭欽乞特賜旨揮許臣休前致仕將理者謹錄奏聞伏候勅旨王初寮先生集辭免翰林學士承旨奏狀

臣今月日準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翰林學士承旨者聞命震惶罔知所措竊以北門東閣獨承密旨職親地峻實稱儒臣惟時間出之才乃稱非常之選伏念臣樸拙昧陋父子埋淪親被聖知躐置華近起之既踣恩厚不訾數對清光更蒙天奬而大號令大封拜皆特命當制臣之榮遇蓋無前比逡巡退避猶恐弗勝冒昧超踰其必自殆伏望聖慈洞照危懇追寢成命止令仍舊待罪詞禁庶安愚分未速顛躋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臣無任王珪華陽集依御批授翰林承旨奏狀（治平四年九月）右臣適捧御批已除卿承旨命下便可祗授蓋出朕意者臣竊惟此職朝廷素以待年德之臣而臣名望素微恐不足以進承密旨首班近臣方欲削章陳避而蒙陛下遇賜敦諭臣何勝聖眷之隆來日便於閤門承命　國朝王廉文山集送蒙古翰林院承旨慶童公序　昔唐太宗既定天下乃詔虞褚各以本官兼宏文館學士稽古右文游精太平以建唐家之丕基令天下航浮索引之國罔不臣服民不知兵垂八十年可謂盛矣然武備廢弛土臣日嬉海內繹騷天子亟下哀痛詔以赦過宥罪貽負固逆命蔓

衍滋甚天子震怒分兵四出於是慶童公用命拜江浙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統諸道兵公深沉有大度坐鎮雅俗大議擬大設施咸處置得宜東人倚之為金城焉居數歲天子以公久暴露於外乃召入為蒙古翰林院承旨以備顧問東人以公是行也適與虞褚輩遇太宗時同事更相慶賀欲留之不得乃作歌詩以送之布衣士王廉謂諸東人曰今天子受命於撥清靜公以不世出之材以佐乎其下他日事業豈但虞褚而已然今日之務尤在乎力天下之農勤天下之兵不使市估戲泉弊不使奸宄塞賢路不使賞罰私功過不使盜賊肆殘暴能行斯六者天下之事過半矣東人果誦予言於承旨公則天下幸甚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答承旨王端明

禁扃清切擬仙都多病年年絕塞居四海風雷歸舊筆二陲霜霰乃吾廬道同今古猶相照事後纖鴻不計疎莫謂安恬遂留滯是非終有史臣書蘇魏公集酬鄧承旨　召節來從蜀道西遺恩人尚樸青泥禁中手筆由裁制天下英雄在挈携（公屢試多士及知貢舉）密議金鑾應有記（韓渥承旨有金鑾密記）登庸石刻竚重題（元稹為承旨學士作題名記云十七年中在是職者一十人而九人參大政次年稹亦入拜）綸閣盛宴仙鼇會飛集翩翩五鳳齋（是集內外制五人）宋景文詩集（慶歷初召為學士歲餘罷久之出守凡三十年還拜承旨感而成詠）十八年前玷玉堂當時綠髮此蒼蒼傷禽從禽愁瘡重疲馬雖還笑齒長（晉侯戲荀息曰屈產之齒長矣）薰罷山爐飄暗燼瀨餘銅挽水去寒漿須慙清切鑾坡地不是吾人得性場　許綸涉齋集上周尚書內翰承旨二十韻　弱水蓬萊遠群山岱嶽高塵埃千嶂隔景行寸心勞摸索知何自摳趨苦未遭銅章披宿霧藻鑒炳秋毫穹壤懸鵬鷃篇章抵鳳凰斯文標正脈輿論凜時髦勇退關吾道留行切帝褒風雲開壯觀舟楫際洪濤諫履昭忠藎詞瀾卷巨鼇合宮陳縟典華蓋粲星旌壽日明黃道祥風動赭袍恩波縈赦草顏咫醉仙桃麻冊追盤誥詩歌逼頌騷八方期補袞功豈在揮毫地禁承中旨天官冠列曹儀刑喜頻牧步武接夔皐參晚登三事乾坤倚一陶途長須驥足用拙匪牛刀造請神先索推敲鬢莫搔未嗟聞道晚終待郢斤操　元陳剛中觀光集呈承旨忠齋留公以樂只君子遐不眉壽為韻　太極生乾坤萬化一橐籥孰為萬化宗天其付先覺偉哉百世士逸響振木鐸深衣花木間清風藐獨樂　皇皇六合間不朽惟此理至人妙氣機乃見混沌始春風七十年鶴髮映齯齒誰知王堂胄千載矢天只　公昔坐黃閣玉鉉宣殊勳今居石渠署袖手看浮雲出處固有意豈令俗子聞但存方寸丹期以酬

明君　聖明握龍御六合混文軌麟閣有老臣國脈良在是我我太華山浩浩黃河水寂寞百年間今見歐陽子　仙人白玉闕踏月戲紫霞坐閱東海水秋風捲塵沙爛柯亦偶爾人世驚洛嗟龍漢劫運長誰能測幽遐蓬萊在何許縹緲煙濤浮飛仙駕飆輪徑踏金鼇頭手攜五色筆遊戲三千秋回語枋榆鷃識此道遠否　小草有臭味願附青松枝況我三世間受此雨露滋家庭有勝事陶冶非公私稽首拜床下喜色津鬚眉　神京三月春光風滿宇宙睇視紫薇庭寶煙篆金獸豈無曾侯詩昌熾今猶舊願延玻瓈卮起舞為公壽　史館暮春有感呈承旨野莊公　滿篋詩章未得傳徽官東縛正堪憐靡蕪滿院又三月苜蓿堆盤無一錢洛邑家書黃犬上巴山舊業子規前夜聽兒女青燈話似覺朱顏老去年　王文忠公集借谷張編修韻呈廉承旨　猛虎蹈檻穽狡兔羅罝網詎知冥冥鴻層霄渺邈想巍然光群辟四海勞景仰皎皎報國衆直錯諸枉兩宮眷方隆莫厭三公養　我家唐溪上茅屋粗可居雖無千木奴瓜圃連芋區野老時共席商論種樹書田里樂優游名場謝馳驅裁成付公等海宇恒晏如　結髮事鉛槧謬負經綸志夙心初未忘用舍有時義盛時事方殷臺閣擢能吏君侯念桑梓惓惓不遐棄知我浩然歸應動渭陽思　千金衛駿

背騏驥爭歸燕昭王國已墟盛事傳千年物外有高人揮手蒼崖顛笑我好奇服楚楚自衆纏有酒第可飲且莫分愚賢（渼潜前韻）溪邊燕子泥覆隙蛛結網紛紜勞日夕此外無餘想穀穀林間鳩守拙吾所仰威鳳棲丹穴軼駕不容枉梧桐生高崗抱罋勤溉養　五王詠兩晋士氏各安居三思偶漏網反墮豺虎區展卷不能讀歎息爲廢書處事戒姑息用斷當疾驅眼看前車覆來者當何如　幼承父師訓卓然樹徽志遊心惟詩書躬行通仁義古來爲己學非止儒飾步時情逐白圭區區敢衆棄特立天壞間千載有深思　仙人馭蒼鸞翼楚朝幽燕下視萬蚍蜉擾擾知幾年散髮沐咸池言旋崑崙巔夢中授寶訣一洗世糾纏再拜謝嘉惠但愧非高賢　次廉承旨韻四首　齋門鼓瑤琹郢地歌陽春豈伊和者衆棄之若埃塵永絲間豪竹哇淫日爭新流傳亦已久居然喪天真鍾期不可作吾將與斯人　玉樹照廉泉草木含芳春我冠立中朝群賢仰光塵世德久已隆寵渥今尤新後樂紹先志經綸迺儒真行看翔鳳池綏我區中人相門有君子玉德溫如春賓筵仰芝眉洗我胷中塵公憐臭味同我繼相知新未識心已降一見情更真但慚衡門士因彼青雲人　青松凌歲寒天華媚芳春結根各有所貞脆偶幾塵容容夸毗子采采衣裳新謝謝昧

逺大硜硜匪真真落落四方志悠悠千載人陳秋岩詩酒病姚承旨見訪酒病不可解清涎吐滿床友勤加飯勸醫獻養生方壹屋吟詩懶蒸爐焚樂香了無名利想靜坐養神光貢泰父閩南集上劉承旨二首　大魚化溟海微禽變淮波我生亦何爲感物常悲歌念兹秋蘭華含榮在山阿孤貞固自信採擷將誰過安得紉佩服襲此芳馨和　泰山不辭壤河海不擇流所以經世者賢才務旁搜我願爲黍稷得植君田疇我願爲壘洗得奉君獻酬慎莫令棄置被褐居林丘蕭勤齋集寄廉承旨　嗟余晚聞道寡昧莫與儔學農且無成而敢玷士流下問既有人披簡副所求何以佐司成將貽君子羞吳澄支言集別關承旨贈篇題欲舊飛刻墨方新避逅百五聯達十六春朝廷須老手館閣著閑身歲歲山中望文星麗紫宸王惲秋澗集贈承旨唐壽卿　論士須諧實相馬先其神周泰何貴賤變化存吾身唐侯金閨彦勤有鸞鳳馴飄飄瀚海翮上拂明月輪憶初識君面轉盼二十春錫來客京師君爲玉堂臣時於管中窺班班見其文高適四十詩便與作者隣貴紅桃李場天葩散奇芬有德諒有言君侯性閒閒最愛矮茉際不迫意獨臻理明中事機士氣借以氳重念朋友交敦敦多不倫或者一犂笑意在交相因令人氣最短標置分畦畛愛君略城府吐

詞瀾天真不作崖異乘不學游說秦儔等辭趾爲人解縲絏所以多士間堂堂張吾軍蹇予自結髮況愛而親仁當其立事歲亦復求蠖伸長風萬里浪蹭蹬無蹤鱗今雖老伏櫪尚友心猶振都城交游海因依幾當覲如君辱識久辨與陪翔麟人事有乖合對面如離群徒從尊俎間一笑傾冠巾只今友道衰耐久將何人相馬論其力取友非所樽天機到設職君令九方歎心期既有在形迹不必云因題樂山詠柳書代吾懃虞道園學古錄寄恕承旨　枝老清江外依山結數椽扶藜循水竹把筆賦雲煙歲熟無憂食秋清不礙眠故人相望遠北極在天邊　國朝周巽泉性情集奉贄歐陽承旨圭齋於書臺揚青城宅時公來眾族譜衡嶽降神日玉堂承詔時神仙中人物鸑鳳上丰姿黼黻家龍著文章天馬奇日邊辭玉體岩下採金芝來續盧陵譜兼題六一祠書臺見顏色翰墨灑淋漓雲速清湘樹心懷丹鳳墀停盃操別鵠一鴈過天涯何太虛知非堂藁寄程承旨　元凱同嚴召留班錫異恩聖神思治切宗社有公存地立鰲峰峻天依鳳闕尊皆夔偕道合旦奭共心論妙斡時雍化丕揚祖烈敦堯文嚴大典虞采倚昌言卦氣丹凝鼎星符紫照垣奇齡歸碩德寶曆肇皇元花竹番三谷雲霞墺九門相望清晝永朝下酒盈樽馬清泉霽庵集上唐承旨

山城困卧嗟癯儒杜門不出真潛夫平來底事走京都九衢塵土盈襟裾欲去不去果何意翹度朝夕如有需王侯將相可屈指高堂席地皆氍毹悠悠萬事寧復理左貪右取誇良圖惜哉麒鳳不世出凌雲燕雀誰能拘四海蒼生望安石安石不起將何如置之散地奉朝請一身進退何舒徐長松百尺卧雲壑桃紅李白羞僕奴袖中自有南風手太古遺音聊自娛括囊無咎亦無譽請君善保七尺軀一壺千金侯他日清風灑雨散八區鄙人不達世俗事作詩來獻非徒諛吳克恭詩送張夢臣中丞拜官翰林承旨　中丞獻納道如何内相絲綸寵莫過禮閣地連文石陛杏園春滿曲江波陰陰雨露深青瑣箇箇星辰濕絳河花蓋陽廉宮漏近柳條書戶曉鶯兒中官送酒青絲絡上苑衆騶白玉珂豈獨寸心圖補報要須元首及賡歌太常禮樂選相間閣老才名迥不磨通國此時同悵望憶公何處是安蛇鰲峯巨石森蓬島香殿微風拂御羅延祐得賢俱第一野人白首介林阿元僧盤谷遊山詩訪翰林承旨盧處道鑾江荆識過燕城閒整琴書上玉京范甲胄吞雲澤闕郢斤手握鳳樓輕日當楓陛全光照月轉霜臺影倍清將見載賡歌一曲盡翻樂拱入新聲　訪翰林承旨張晞齋記得瀠江登仞墻黃花五見吐秋香騷壇不譴雲泥異抹月批風笑一場

王道士竹林清風集美閣承旨　海底珊瑚明月璫出為國瑞國難量文章能事間重譯雨露深仁及遠方六合八荒春浩蕩百家諸子海蒼茫准王門下孫登客還許升堂近耿光王景初蘭軒集寄閣承旨　陋室神光照夜時錦囊初得寄來詩英靈間氣山川在造化春心草木知臺聚黃金人自遠鏡垂華髮老誰欺白雲咫尺西溪路回首龍門舉步遲　又賀閣承旨　白玉堂前第一仙手摸星斗步青天銀河泛入銀槎穩玉斧脩成寶月圓翰職陡從今日重才名誰似我公全山人懶作揮毫夢獨為斯文喜不眠陳秋岩詩答留承旨　東風相送恨綿綿歌斷陽關幾著鞭四海交游今已矣幾回離別各淒然鷗邊保社期他日馬上光陰惜壯年記得向來同夜直玉堂斜月散金蓮張西岩詩寄留承旨中齋　上到鰲峯最上時依然精力不曾衰小車應召詢時事大筆承恩草制詞前輩諸公誰健在斯文一綫要維持風姿秖是柯山叟昨夢分明見奕碁宋黃裳演山集訪鄧承旨不值　一榻清風勞輾轉八觀閒日想徘徊不須笑貌方相識妙響還聞大似雷　國朝僧無詰蘭室軒集贈圭齋承旨二首　天上歸來太史公江南投老釣綠風校書畫啓三金匱賜几頻扶兩玉童芝草石田春自綠芙蓉丹鼎日初紅自憐方廣天台客也入毗耶丈室中　少日相期汗漫游羽人相望陽丹丘上書未得同憯子覓句徒勞擬貫休松栢蔦蘿終有托梧桐鸞鳳亦相求永懷海內霜華老又泛山陰雪夜舟　國朝僧泐季潭詩送宋承旨歸金華　當代文章伯朝廷制作新儲宮賢少傅開國老詞臣際遇超今古優容與等倫莫歸蓮作炬前席錦為茵班固才尤贍楊雄語大醇一麟生治世長紉倚秋旻仲子金閨彥佳孫玉樹春尋常勞聖眷七十解朝紳戀闕行猶緩還家樂更真都門開祖帳田里候征輪未覺鄉音改其如此志伸淨名應杜口善惠必觀身婺女星辰通蘿山雨露均挑燈書細字置酒洽比隣白石求真侶青松結社人無心誠契理有道足怡神自愧非支遁空知謝許詢三生情是夢十載法為親別去投青簡秋來觀紫宸涼風吹彩鷁携手大江濱清江貝廷臣詩送詹同文承旨還鄉　奉天殿下親承詔老著黃冠出紫薇萬里雲霄雙鶴去（時內苑縱二鶴）九江風浪一帆歸春前載酒黃泥坂月下吹簫赤壁磯文采昭回看帝製山中草木盡光輝宋劉龍洲詞沁園春（寄辛承旨）斗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言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縱橫二澗東西水遶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通

日不然跡影横斜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元程雪樓集木蘭花慢詞（餞雪樓承旨南歸）聖恩天廣大容此老老江南甚玉雪無瑕樓臺有地超出塵凡此行錦袍玉帶向紫微垣裏寄官銜閒道鄉閭童稚安排竹馬青衫　聲名要與二疏參千古入清談看雲擁千官沙堤一道駐馬停驂都門兩行楊柳比尋常翠色碧於藍不為東風吹發猶能挽住征帆元張養浩雲莊集唐承旨哀詞　往游故辯章靜德康公門聞翰林承旨學士唐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蔚為當代名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戶封者是時年二十有四一見畧崗爵禮爰賓主其引重後學不獨於余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靜德公卒明年秋八月唐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姿宇魁秀襟量豁如始仕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右洎然與白屋士埒事母孝與朋友義以誠雖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尤恬於權勢人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數相過求不一造門以苔閑處數年終不以進取縈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為恨走嘗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撰釋一囚世祖怒趣宰屬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按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天威遂霽後吏白於庭中外嗟異迄今以為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令人疾吏弊防欺如毛髮案具求署筆靳靳不肯下駁至再至三虞從違己故為淡墨際紙細書異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值敗取按爪其畫者政使無悮且迎合附會曲為之徵刻肯明其誣代其辯復補署其銜者我蓋嘗跡是論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為公孫弘之阿旨譎隨蘇味道之模稜兩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字壽卿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參議甄山王公墓誌詞曰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未襲取亦弗克於鑠我公量宏學博德崇精益仕卑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冰蘗下交不瀆應酬雍容儀靡忒彼貴而傾見且逃之剡肯即或含或齧咯不介懷惟自得衆長西曹代吏辨誣義形色胥厥雷霆一語回天汗群辟有美如斯遐不以年正半百使大厥施薄俗可還令可革謂天漢如倒個昇人曾弗惜謂天嗷如漠獨於賢乃爾嗇厥理孰凡非始令焉來自昔我挽以詞尤京之憾庶少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二紙

旨

樞密都副承旨

文獻通考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魏仁浦為樞密副承旨周祖問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取簿書視之仁浦曰臣悉能記之遂口占以對無一差誤宋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時都承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遷用吏人歐陽脩建言請復舊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李綬為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自評始也續會要初評受命文潞公為樞使以舊制見不為禮評訴於上命檢故事不獲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副並如閤門使禮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自是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館兼領自孝寬始也元豐三年用張誠一為客省使都承旨自是都承復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哲宗職事寡至崇寧以後則

專用武臣矣四朝志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晝充徽猷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自改官制後除文臣自子晝始中興系年錄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宗道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宗道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並差兩制為之然但闕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抃久用事孝宗惡焉遂復用士人宋會要五代樞密有承旨以諸衛將軍充國朝始有樞密都承旨副承旨又別置諸房副承旨也宋史百官志副都承旨掌承宣旨命通領院務若便殿侍立閱試禁衛兵校則隨事敷奏承所得旨以授有司蕃國入見亦如之檢察主事以下功過及遷補之事都承旨舊用院吏遷遷熙寧三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之又以皇城使李綬為之副更用士人自評綬始是月詔都承旨見樞密使副如閤門使禮五年以同脩起居注曾孝寬兼都承旨參用儒臣自孝寬始元豐四年客省使張誠一為都承旨復用武臣自誠一始元祐初復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後以待制充元符三年王師約為都承旨左司諫陳瓘言神考以文臣為都承旨其副則參求外戚武臣之可用者今師約未歷邊任擢置樞屬據文臣之位甚非神考設官之意至崇寧以後專用武臣建炎四年高宗在會稽以武臣辛道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道宗既免乃

詔依元祐職制都承旨以兩制為之如未曾任侍從之人即依權侍郎法又或加學士待制修撰貼職乾道初再用武臣自張說始淳熙九年都承旨復用士人自蕭燧始副都承旨文武通除　樞密副承旨一員帶御器械四員承旨選橫行充與從官都承旨同侍殿中分傳密旨為武臣之清要御帶分直禁庭內宿直舍在崇政殿門內職居嚴邃多任國戚及內侍兩省押班亦兼領或有邊功優異間除外官就領兵職於三路為武臣之榮遇也（元豐改官制後常用武臣張承一為承旨自後都承旨間用武臣云）宋胡寅斐然集郭執中樞密都承旨制　朕以世難未優軍政是脩既任大臣分典內樞之地乃選良士入參宥密之聯俾幾務之與聞實嘉謀之有賴久虛厥位必惟其人具官某氣果而才通識明而論辨登周旋於塞上更事已多既諮議於軍中臨機輒應挺忠誠而自竭當勤勩而罔辭其次對於西清以近承於中旨尚詢黃髮勿云旅力之愆益罄丹心思佐戎衣之烈鄭獬鄖溪集樞密承旨左監門衛將軍任承睿可樞密都承旨制　朕舉天下之機事統之西府而諸曹就列必有屬長以奉予旨命以汝持身莅職稱為廉敏殆歷三朝至于耆艾閱其勞舊宜有以序遷褒寵之澤爾其祇服無怠可　汪藻浮溪集樞密院主事王露可兵房副承旨制

爾以材能服勞樞省考其閥閱當以次遷往懋厥官無忘報稱曾文清公文集范純禮復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樞密之地選用士人宣納密命自神考始肆予纂服收拔端良眞諸左右蓋遵先志具官范純禮夷易有守篤實無華恂恂自持言行相顧夫職茲久秉心不移起分州符未厭輿議其還延閣侍從之遷來贊右府訏謨之微副予咨求畀爾忠益著齋徽垣類藁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粮岳珂特授寶謨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制　粵惟言語侍從之臣久勞于外欲備錢穀甲兵之問式還其歸肆膺嚴直於穹班而使親承於密命用領明綍庸示殊恩具官某學博而該詞麗以則蓬蓬惟柞蔚其祖幹之枝蒙蒙者華濟美孫芸之葉自世選爾勞而昭奬皆官修其業以靖恭江淮財賦之淵作十三載荆楚衿喉之地餉百萬師召游於批大郤之餘器別於遇盤根之際權以邃清之秘職位諸宣納之要司召不俟駕而行趣承東注賢不待次而舉嗣聽登崇　樞密院檢詳諸房公事兼權右司郎中趙崇賀特授軍器監兼樞密副都承旨　予方注意於內修外攘故內以宥地之務為先外以武庫之備為急必惟其人乃共二事爾為帝宗駒願而不劌明而不察用使為東西府掾彌綸省務科瑣造條動適

機宜號稱周密肆膺命典戎監導旨樞庭爾其討軍實而申儆之以輔予修攘之政往祇譽命益務弼丞周麟之陵集陳正同除敕文閣待制樞密院都承旨　右府本兵之地惟長貳總秉諸事為朕腹心若時屬僚寄委咸重奉承密命必用從臣闕而不除十數年于茲矣朕今得世濟之彥拔其才而用之具官某宜亮多聞得於家學持論据正亦克似之賜環來歸既陟汝于禁路兼寓幾省罔不惟職業之思朕方橐弓戢戈以常德立武事如爾明睿允宜在廷內閣陞華鴻樞稟務併以授汝往其欽哉劉後村集陳鑄除祕閣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自改官制以來導旨官不必備額令甲兵之問猶至廟堂科瑣日不暇給然則都副並置亦集思廣益之義爾明而恕敏論主正平介而通故事無疑滯歷仕東西二府與聞軍國大議親密於州平幼宰彌綸之義弘矣索虜垂盡侵疆來歸朕欲及閒暇之時講修攘之政爾雖已列九卿其以論撰亞太尉掾蓋時惟侍立可咨訪邊機惟同堂合席可籌度也方將引爾自近繼有殊擢可　洪文安公集右武大夫成州團練使廖虞弼除樞密副都承旨制　樞庭分屬副承密命武者之高選也朕未嘗輕以授人曠位不除蓋十餘年今始得之具官某氣略自將濟之以敏四臨遠郡習知邊瑣而安靖之政達於朕聽茲命

爾入侍殿陛與聞幾微往惟兢業以稱所蒙許應龍東澗集趙以夫除直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　右府本兵之地事機貴密宣納之任要在得人以爾才周世用望重宗英使節州麾所至可紀郎省卿寺無施不宜況薦更宰掾之司尤善贊廟謨之運陞華邃閣導旨樞庭益究遠猷以需顯用周南仲山房集太府卿樞密副都承旨制　朕惟右府之屬莫如密命之親以次對而贊訏謨豈惟舊制用列卿而為副介未有前聞屬圖又以儁功固難拘於常比爾才能鮮儷慷慨自將護漕日幾已登最課尹民天府緯有能聲偉兵畧之深知方軍書之旁午爰躋榮於宸扆俾稟務於幾廷夫帝王之道出於萬全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其協承於幾急必審書於事情服我優恩嗣有明陟元豐懷遇集四方館使康州刺史曹誦可依前官充樞密副都承旨制　勑陟降軒墀奉承密命屬任幾政實維親臣具官某夙以材能致于休顯試之服采蔚有聲稱顧嚋厥宜無易茲選惟純惟懿時則汝嘉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樞密副都承旨朱孝孫可正任防禦使依前樞密都承旨　勑朕明發不寐有懷哲宗推原同氣之恩申錫外家之寵具官某操脩端靜識慮詳明欽成之親爾為近屬宜加進擢俾領使華正兵防之顯名仍樞筦之舊職與承密命秩峻

地親惟時褒榮往其祗服可　貫德明任承睿可都承旨制　勑具官某等樞省之府所承稟而宣行者皆禁密之命必求謹厚之材乃可備於陪屬以爾等有恪慮之資加爾給之敏麗名機務實唯勞舊按其資歷擢總綱領勉思勤盡尚副褒寵　蘇魏公集　樞密院兵房主事李景先可吏房副承旨勑　具官某宥密之嚴地均公府丞史之任職專吏門雖日次遷尤為遴擇以爾首公勤辨在事謹廉嘉積久於勤勞當進聯於曹務益宜欽慎思對恩榮可　蔡端明集　張繼渥承旨　勑某入參以材敏厲麗樞庭積延歲月之勞益敦夙夜之恪進承旨命特示寵榮祗荷恩遷愈鑿誠志　劉元城盡言集　謝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授臣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　仍改賜章服者參斗極之要聯加奎文之秘職仍紆命服入侍彤墀并荷恩榮靡容遜避臣某中謝切以鴻樞設屬奉密旨以致嚴明主慎微擇士人而竝用兼綜疆陲之務與聞帷幄之謀宜得時髦共經常武伏念臣稟資固陋涉世迂疏覩逢景運之興獲廁衆賢之後雖書麟閣初蒙二聖之知事諫鸞臺旋玷七人之列罄殫愚直罔恤怨仇愧無補衮之功俄有負薪之疾方圖致仕復俾代言擢躋清切之班是為殊渥自視蕪薉之學安可冒居力丐真祠幸蒙俞旨竟謂歷時之未久

遽聆誤寵之荐加既累貢於悃辭敢再叨於成命已載奏牘必踐前言思被制函易寘樞筦雖需章之疊上終渙汗之莫回黽勉奉承祗居兢畏伏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兼收片善固任群材怜臣昔困沉痾而今則已瘳警臣昔避詞掖而今則難受未踰旬浹繼忝詔除臣敢不益勵操修慎思職業涓埃自效少逃尸祿之譏本末不渝期盡立朝之節臣無任　鄭剛中北山集　謝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表　久玷清曹宜招大戾遽移要地仍冠華資識睿獎之優隆撫微躬而震越中謝竊以國有二柄古列鴻樞事分五房均承上制爰自熙寧而後始參用於士人故茲承旨之員或旁兼於史館誠以斗極執化元之本機廷為宥密之親拱侍天墀躬聆帝訓宜求洵直克用稟承而況西清寶棟之崇貫仁廟宸章所秘服是邃嚴之職並為儒雅之流兼以授人誰宜蒙者伏念臣性資愚下學藝淺蕪觸事多艱漸覺桑榆之向暮戴恩甚重常如山嶽之在顛念從召用而來誤被睠知之寵超騰省戶擢副臺端觀秘書者頃書一年奉典禮者今亦踰歲卒無善狀可稱師言荐拜鴻私惟知感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照臨如日覆冒法天獨運乾剛總六師而並用大修機政開二府以兼收圖回不世之功盡革累年之弊茲所選任宜先俊良夫何庸瑣之才亦在訪咨

之數臣不周旋體國恪愉持身雖懼疎愚無補樞機之密誓磨頑頓少酬造化之功臣無任　辭免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劄子　五月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劄同奉聖旨除臣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切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陛華內閣者其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駑下賦性愚蒙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暮實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愆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望外慰師言下安愚分臣無任皇恐激切懇祈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劉元城盡言集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狀　右臣竊聞朝廷除范育為樞密都承旨按育昨知河中府有缺行嬖人預事干撓刑政子弟失教閨門不肅醜聲顯著流聞道路君臣之間不可言者使育實負過人之才義難終廢猶當抑之散地更加歲月磨去瑕垢漸次任用或為公議所容今育之學術智能無以異衆而前日之惡播在衆言比方外除已玷卿列曾未席煖擢寘宥密臣恐修潔之士恥與比肩流蕩之徒無所懲戒甚非所以稱陛下旌別淑慝長育人材之意伏望聖慈深賜省察罷育新命以允公議　辭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今月初六日准閤門告報伏蒙聖恩除臣寶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仍賜紫金魚袋者薦膺嘉惠尤切震驚伏念臣近被寵靈進直西掖方茲避免未奉俞音重忝詔除陞華延閣俾承密旨仍賜服章恩數便蕃職事清近顧臣愚陋何以克堪伏望聖慈洞察由衷之言特輟行己之命庶安私分不累公朝　再辭樞密都承旨狀　右臣近嘗具奏乞寢恩命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者才微任重私分難安竊薄食浮公言可畏實欲量能而受職非敢苟默以沽名兼臣有男與同知樞密院韓忠彥之女頃從幼稚嘗約婚姻雖未行聘問之儀恐亦涉妨嫌之迹輒傾至懇再瀆天聰願收渙汗之恩無許循牆之避　回謝除樞密都承旨啓　右某啓近奉誤恩俾承密旨辭不獲免受以為慚敢圖雅眷之隆遽厝華膴之既褒稱溢美期待過情感媿兼深名言罔諭　董霈傑先生集　代謝辛承旨啓　吳門假道嘗奉慇懃之歡臨汝分符獲伸故舊之好未修誠於記室先惠問於征途不敏懷慚拜嘉知感恭惟某官才兼文武世有勳勞每暗合於孫吳蚤得聲於梁楚當敵示縱擒之妙壽算無遺賦詩有競病之工風流可尚行復雲中之守益擴臺上之奇顧惟無似之蹤尚冀包蒙之賜即諧良覿預慰渴懷　劉公是先生集　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啓　右某啓肅將命書臨蕃吏牘兢是空疎之質寄以會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

之政外摠兵戎之機僶俛事爲經營分表方非其任智不逮心此蓋其官雅懷并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麾之安顧恐非才終無云補冀因德輝之及猶有朞月之成方阻披贍蜀勝銘向元陳剛中詩承旨樂山唐公八月十二日宴于其第以詩奉呈　聖代開皇極恩波雨露沾萬生嵩嶽佐戴叶渭川占社稷千齡會衣冠五福兼朱絃新律呂黃石舊韜鈐德望三朝眷儀刑四海瞻擒詞追賈馬勵學探羲炎宇宙歸青眼風雲奮紫髯議如唐陸贄詩似晉陶潛踐履剛而毅精神智以恬一區楊子宅萬軸鄴侯籤山色秋凝壁煙光畫捲簾金鑾辭東觀玉鉉侍調鹽大匠規模遠宗工號令嚴王臣躬蹇蹇君子德謙謙此日鳴朝鳳清秋近夜蟾瑤聲環杖屨寶墨出緗縑北海賓長滿東山妓未厭車聲闐綉戶花影弊朱簷樂幸追靈運憂當後仲淹顧施經濟具天下詩鉞砭　承旨野莊董公殊勳清節學閫之搢紳紀以八詩　盟府旂常策世勳一門忠孝氣凌雲衣冠盛事誰堪比漢後元間萬石君　鐵馬長驅棧路高捷旗飛渡大江濤漢南煙柳蓬婆雪猶識園花舊戰袍（公從破大理雲南乙未飛渡爲先鋒首奏捷功）手分恩露活惸嫠春滿棠陰犬有驚二十年間如昨日兒童猶誦衛州碑（爲衛州總管有惠政郡人刻石誦德）正色篤行第一人危言

耿耿聳朝紳忠州不負平生學曾爲皇家去佞臣（盧世榮將改法公正色折之語逆意黑務）冠我栢署陰誰如偃月當機深九重堯舜明如日獨照生來鐵石心　鄭公已拜大司農條捧詞林詔墨濃自是玉皇香案吏仙班合領六鰲峯　不負朝廷七十年樓臺無地擲蕭然清名當與溫公並只欠河南二頃田　萬卷青燈味道腴若心欲探魯鄒餘朝回立馬天衢上又典春衣買異書宋蔡耕浩歌集念奴嬌詞寄仙巖辛承旨　碧梧轉影正露冷天高涼生襟袖此夕清輝誰信道夜色居然如晝玉斧重脩寶奩初啓萬里寒光透將軍高會翠鬟爭勸傳酒　遙想地近仙丘碧山高處引手攀星斗醉屬姮娥惟但願月與佳人長久羅襪銀鞍雨拋金甲羸得詩千首掀髯一笑此懷人誰知否

殿前承旨 蘇易簡翰林志舊官名殿前承旨武臣下列之稱及蘇易簡拜學士承旨太宗以稱混雜改殿前承旨爲三班借職

南廊承旨 馬明叟實賓錄伍代江南林仁肇建陽人兄仁翰爲福州王延羲內兄謂之南廊承旨

臨濟宗旨 僧寶傳洪覺範曰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卧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麼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州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躁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會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便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

上解作活計未審作箇什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抵觸事不通彼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應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干師乃曰者箇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東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漫語誑謔他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金華布地玉蘂承天累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德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梨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梨闍梨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梨麼拊其膝曰者裏是闍梨者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梨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即是闍梨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

喝。僧臨濟還有賓主也無。荅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分緊。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為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余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唯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即是祖意。其說是否。余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也。余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說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凉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撾之則聞者皆死。唯遠聞者後死。若不横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興化三聖保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即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即不横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孟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目為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悮認玄沙三句為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為非。為可太息。玄沙曰。真常流注。為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謂之明前不明後。蓋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

量。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回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欲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去不足道。迷亦迷倒。余不可以不辨。無盡領之。又曰。吾須見謝師直構吳僧簡程者有大知見。親見慈明。蓋是真點胃陽岐道吾之流亞。接人多舉汾陽十智同真。願遂聞其說。余曰。十智同真。與三玄三要同一關捩。汾陽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智。五同遍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云。與什麼人同得入。與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什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什麼同遍普。何人同真智。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者。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今此法門。叢林怕怖。不欲聞其名。何以言之。諸方但愛平實見解。執之不移。唯欲傳授。不信有悟。借使汾陽復生。親為剖析。亦以為非。昔阿難夜經行。聞童子誦佛偈曰。若人生百歲。不善水潦鶴。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阿難就教之曰。不善諸佛機。非水潦鶴也。童子歸白其師。師笑曰。阿難老昏矣。當以我語為是。於今學者之前。語三玄十智。旨趣何以異此。於是無盡嗟咨曰。然其旨趣豈無方便。余作偈曰。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又聞四種賓主。亦臨濟建立法門乎。余曰。三世如來。諸代祖師。皆出凡聖情見之韁鏈。非止臨濟用之。如龍山本見馬祖。洞山价禪師初遊方。與密師伯者偕行。經長沙龍山之下。見溪流菜葉。价回瞻峯巒深秀。謂密曰。箇中必有隱者。乃並溪而進十許里。有老僧癯甚。以手加額呼曰。此間無路。汝輩何自而至。价曰。無路且置。菴主自何而入。曰我不曾雲水。价曰。菴主住山幾許時。曰春秋不涉。价曰。菴主先住耶。此山先住耶。曰不知。价曰。為什麼不知。曰我不曾人天來。价曰得何道理。便爾住山。曰我見泥牛鬭入海。直至而今無消息。价即班密之下。而拜之。問如何是主中賓。曰青山覆白雲。又問如何是主中主。曰長年不出戶。又問主賓相去幾何。曰長江水上波。又問賓主相見有何言說。

曰。青風拂白月。价再拜求衣止。老僧笑曰。三間茆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作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於是自焚其菴。深入層峯。其後价住山。問僧何者是汝主人公。對曰。現祇對者。价仰而咨嗟曰。此所謂馬後驢前事。奈何認以為自己乎。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客中主尚未明。況主中主哉。僧曰。如何是主中主。价曰。汝自道看。曰道得即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价良久曰。不辭向汝道。相續也大難。余觀龍山老僧之意。如蕭何之識韓信。豈有法哉。而价公之論。如霍光之立朝。進止亦有律度。鳴呼。後生之不見古人之大全也必矣。价亦置主中主于胷中可疑也。余嘗至臨川。與來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判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游珠山。飯于逆旅。上藍以手畫接謂余曰。經軸之上必題八字。是何義。余亦畫圓相。横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余為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播著無遮闌。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寮。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寔堪嗟。百劫難逃者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猶兌有些些。余謂世英曰。此偈又余字義之訓詁也。世英問余華嚴經曰。吡目佉人執善財手。即

時善財自見其身住十佛刹微塵數世界中到十佛刹微塵數諸佛所見彼佛刹及其衆會諸佛相好種種莊嚴乃至或經百千億不可說佛刹微塵數劫乃至時彼優人放善財童子手即時自見其身還在本處此一段義何以明之余曰皆象也方執其手即入觀法之時見自他不隔於毫端始終不移於當念及其放手即是出定之時永明曰是知不動本位遠近之刹歷然一念靡移延促之時宛爾世尊善以蓮為譬而世莫有知者余特知之夫蓮方開華時中已有子子中已有藕因中有果果中有因三世一時也其子分布又會屬焉相續不斷十方不隔也又問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相上至梵世極難和會而解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聖凡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說如何余曰此殆所謂隨語生解非如來世尊之意溈山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摸象隨其所得為是故象偏為尾為蹄為要為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然不變壞之真常也舌相之至梵世其可以情求哉唐僧玄奘至西竺見戒賢論師賢時已一百六歲衆所宗向號正法藏奘脩敬訖賢使坐問從何來對曰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於是賢流涕呼弟子覺賢指以謂曰我前所夢何如弟子謂奘曰和尚三年前得疾危甚如人以刀劃其腹欲不食而死夜夢男子身金色曰汝勿自厭其身汝昔作貴人多害物命當自悔責自盡何益有支那國僧來此學法已在途矣三年當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我曼殊室利也故來曉汝耳和尚疾損已三年而闍黎果至前夢有徵也余涉世多艱蓋其夙障聞曼殊室利之言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

黃梅意旨

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僧問黃梅意旨什麼人得師云會佛法人得僧云和尚還得不師云我不得僧云和尚為什麼不得師云我不會佛法　汾陽昭代云方知密旨難傳　翠岩芝云會得即云頭不會得即三首作麼生便有出身之路　徑山杲云還見祖師麼若也不見徑山與你指出蕉芭蕉芭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壁角頭王和尚破衆衆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罔測其旨

頌古聯珠東京惟白佛國禪師熙寧初至南師法席殆二年師歸圓寂然入師室問師道而師以平生三轉語示天下學徒得叨于左右近數見印行語錄者其間或拈或頌罔測其旨噫去世未三十年謬妄者傳習若此良可傷哉因而成頌知師者可同味焉　海印信曰主賓相見展家風問荅分明箭拄鋒伸手問君如佛手銕關金鏁萬千重　徧參知識扣玄微偶爾相逢話道奇我脚伸為驢脚問平生見處又生疑　莫怪相逢不相識宗師須是辨來端鄉關風月俱論盡却問生緣道却難　湛堂準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人間希有直饒總不恁麼也似枷上著杻　我脚何似驢脚奉為衲僧拈却昔年有病未痊如今又遭毒藥若問生緣真俗氣生緣斷處墮無為二塗不涉如何也八十婆婆學畫眉普融平曰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　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苽蘺青平木杓　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撑船　玄關將多意氣手不執寸銕兵不用一騎八蠻與四夷太平皆坐致困眠桑陰春日斜騰騰不識今何世　上方益曰我手何以佛手從來有衫無袖有時開向人前不覺露出雙肘　我脚何似驢脚寒來須要襪著莫教踏著泥水和鞋一時失却　人人有箇生緣何須盡要渠儂若問老僧生處荔枝香滿南閩　南堂興曰我手何似佛手爐鞴鉗鎚銕篭曾烹紫磨金軀光射七星牛斗　我脚何似驢脚白刃紅旗閃爍坐斷百戰場中妙闘六韜三畧　人人有箇生緣視聽俯仰折旋頂戴業中之物

遵從闞外威權　圓悟勤曰我手何似佛手隨問拈花折柳忽然撲著蛇頭未免遭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趙州石橋畧彴忽若築起皮毬崩倒三山五岳　人人有箇生緣蹲身無地鑽研若也眼皮迸綻恁他桶底別穿　龍門遠曰佛手驢脚生緣黃龍元無此語直饒恁麼知之我儂未敢輕許奉報四海禪人第一不得錯舉　佛心才曰佛手驢脚生緣落處便是乾坤重重無限樓閣彈指入者無門　驢脚生緣佛手打透上頭關捩脫却泥水布裩直下心空及第　生緣佛手驢脚為君一體拈却坦然坐致太平猛將謾誇謀畧　道場如曰扣關豈是丈夫兒驢脚生緣問阿誰佛手展開無處用太平基業各豐滋　白楊順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辰北斗　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　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秖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下遠灘　正堂辯曰我手何似佛手黃龍鼻下無口當時所見顢頇至今百拙千醜　我脚何似驢脚文殊親見無着好箇玻璃茶盞不要當面諱却　人人有箇生緣從來罪過彌天不是牽犂拽把便是鼎鑊油煎　張無垢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　我脚何似驢脚又被糊膠粘着反身直上兜率天已自連他老鼠藥吐不得　人人

有箇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劫四禪天者漢猶自在傍邊殺得工夫　石菴玿曰我手何似佛手堪笑紫湖養狗撞着焦尾大蟲性命輸他一口。　我脚何似驢脚擬議知君大錯進前欲飲醍醐已是遭他毒藥　人人盡有生緣且非夷狄中原鎮府出大蘿蔔趙州親見南泉　佛手驢脚生緣生緣驢脚佛手李公醉倒街頭元是張公喫酒黃龍山裏老婆禪恰似河陽新婦醜　伊菴權曰我手何似佛手二八恰恰十九年尾算到年頭家內一錢無有　我脚何似驢脚跳着趙州略彴驚得迦葉皺眉文殊却打無着　人人有箇生緣男子氣宇衝天若是爭田競地我即喚死如眠　佛手驢脚生緣浩浩叢林盛傳直饒一穿穿却來兎十萬八千　雪菴瑾曰我手何似佛手合掌面南看北斗兎推明月上千峯引得寒山開笑口　我脚何似驢脚急走歸家日落自古長安如鏡平無端醉倒黃番綽　人人有箇生緣且非東土與西天擊珊瑚樹枝枝好撒水銀珠顆顆圓　佛手驢脚生緣南海波斯泛鐵船精金美玉團堆責畢竟何曾直一錢　橫川珙曰佛手驢脚容易見最難道處是生緣黃梅不是周家子七歲傳衣便會禪

永明妙旨

頌古聯珠杭州慧日永明延壽知覺禪師（嗣韶師）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示偈曰。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象潭泳曰。門前湖水鏡容開。對面和盤托出來。可是永明多剩語。酒濃初不在多杯。

頓明厥旨

頌古聯珠雲居齋和尚法燈會中為知藏。一日歸。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齋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　大洪恩曰。他家自有兒孫在。父祖田園都不愛。平生活計剎那中。東頭買得西頭賣。　本覺一曰。人問西來祖師意。燈公對道不東西。他家自有兒孫在。多是隨言却自迷。

歸根得旨

頌古聯珠靈雲因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師曰。早是忘却。不憶塵世。　投子青曰。家破人亡何所依。無心無緒話來歸。十年忘却來時路。暫憶此時總不知。　古尊宿語錄僧問趙州。如何是歸根得旨。州云。荅你即乖。

一異齊旨

（永嘉集一異齊旨。解惑同源。人）法俱空。故號菩薩。（詳本集）

覺即迷旨

（五燈會元玄沙備禪師曰。動便失宗。覺即迷旨。詳禪師）

頓悟法旨

（心賦頓悟法空之旨。詳門字）

漸頓經旨

（大悲心呪行法。實此之十法。雖是智者像代宣揚。而並是漸頓諸經之旨。以離此十更無修證之法）

審得本旨

（梁高僧傳支婁迦讖所出諸經。皆審得本旨。了不加飾。可謂善宣法要弘道之士也。詳本傳）

颷馳聖旨

（唐顏誠傳颷馳聖旨雲降紫衣。詳本傳）

悟境觀旨

（佛祖統紀介然法師鄞人受業福泉之延壽。明智居南湖從其學遂悟境觀之旨）

執騣知宗旨

（法苑珠林說聽篇感應緣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於夜夢有人被白服乘於白馬騣尾拂地而導授經旨。延手執馬騣興之請論寤後惟）曰。此必馬鳴菩薩授我義端。執騣知其宗旨。底事可觀耳

六微旨大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王冰註深淵靜瀅而澄澈故視之可測其深淺浮雲飄泊而合散故迎之莫詣其邊涯言蒼天之象如淵可視乎緜介運化之道。猶雲莫測其去留六氣深微。其於運化當如是貌矣　林億新校正云。詳此文與疏五運論重）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運化生成之道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六六之節。經已啓問。天師未敷其旨。故重問之）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上下。謂司天地之氣二也。餘左右四氣在歲之左右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標。末也。聖人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移光。謂日移光。定位。謂面南觀氣。正立立觀歲數。氣之至則氣可待之也）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少陽南方火。故上見火氣治之。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治之。與太陰合。故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太陽北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所至為寒生。中為溫。與此義同）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

陽。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大陽合。故熱氣之下中見大陽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與此義同。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大陰西南方土。故上濕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濕氣之下。中見陽明也。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謂元氣也。氣别爲王。則文言著矣。　新校正云。詳注云。文言注矣疑誤。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大陰從本。少陰大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爲化。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爲平歲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期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來氣有餘也。言初氣之至期如此。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期。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要畧云。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大過。冬至之後得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陰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爲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爲至而不至。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爲至而不去。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時。此爲至而大過。此亦論氣應之一端也。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何如。言大過不及。歲當至晚至早之時應也。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當期爲應。愆時爲否。天地之氣生化不息。無止礙也。不應有而有。應有而不有。是造化之氣失常。失常則氣變。變常則氣血紛撓而爲病也。天地變而失常。則萬物皆病。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脉其應也。物之生榮有常時。脉之至有常期。有餘歲早。不及歲晚。皆依時至也。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日出謂之顯明。則卯地氣分春也。自春分後六十日有奇。斗建卯正至于巳。正君火位也。自斗建巳正未之中。三之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也。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分也。天度至此。暄淑大行。居熱之分。不行炎暑。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爲僭逆。大熱早行。疫癘廼生。陽明居之爲溫涼不時。大陽居之爲寒雨間熱。厥陰居之爲風濕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爲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宣行故也。大陰居之爲時雨。火有二位。故以君火爲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矣。天度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爲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濕化晩布。陽明居之爲涼氣間發。大陽居之爲寒氣間至。熱爭冰雹。厥陰居之爲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爲大暑炎亢。大陰居之爲雲雨雷雹。退謂南面視之在位之右也。一步。凡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餘氣同法。復行一步。土氣治之。雨之分也。即秋分前六十日而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濕蒸乃作。少陽居之爲炎熱沸騰。雲雨雷雹。陽明居之爲清雨霧露。大陽居之爲寒雨害物。厥陰居之爲暴風雨摧拉。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爲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溽蒸。大陰居之爲大雨霪霔。霪音淫。復行一步。金氣治之。燥之分也。即秋分後六十日而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燥。少陽居之爲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爲大涼燥疾。大陽居之爲早寒。厥陰居之爲涼風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爲秋濕熱病時行。大陰居之爲時雨沈陰。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寒之分也。即冬至日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爲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冰。陽明居之爲燥寒勁切。大陽居之爲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爲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爲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大陰居之爲凝陰寒雪。地氣濕也。復行一步。木氣治之。風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日而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號令之始也。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爲溫疫至。陽明居之爲清風霧露朦昧。大陽居之爲寒風切列。霜雪水冰。厥陰居之爲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爲熱風傷人。時氣流行。大陰居之爲風雨凝陰不散。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熱之分也。復春分始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終統一年。六六三百六十日。六八四百八十刻。六七四十二刻。其餘半刻分而爲三。約終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細分率之可也。相火之下。水氣承之。熱盛水承。條蔓柔弱。湊潤衍溢。水象可見。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陽所至爲大生。終爲蒸溽。則水承之義可見。又云。少陽所至爲摽風燔燎霜凝。亦下承之水氣也。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寒甚物堅。水冰流涸。土象斯見。承下明矣。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則土氣

（承之之義也）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疾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濕為風吹化而為雨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陰所至為濕生終為注雨則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而為雨也又云大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則風承之義也）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風動氣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則金承之義可見又云厥陰所至為飄怒大涼亦金承之義）金位之下火氣承之（鍛金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則火來之義也）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君火之位大熱不行蓋為陰精制承其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摽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則陰承之義可知又云少陰所至為大暄寒亦其義也又按六元正紀云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所謂徵其下者即此六承氣也）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亢過極也物惡其極）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非大過非不及是謂平運主歲也平歲之氣物生脉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　新校正云詳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子丙子歲也內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為太一天符）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不與本辰相逢會也）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少陰少陽皆火氣）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柰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天氣與運氣相逢會也　新校正云詳土運之歲上見大陰己丑己未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也水運之歲上見大陽丙辰丙戌也內己酉己未戊午乙酉又為大一天符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大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戊子戊午大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大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大羽上臨大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大陰如是者三臨者大過不及皆曰天符也）故天元冊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是謂三合一者天會

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為治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大一天符之詳具天元紀大論注中）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為執法歲位為行令太一天符為貴人（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執法官人之繩準自為邪僻故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義無凌犯故病則暴而死）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相火居君火是臣位居君位故逆也君火居相火是君位居臣位君臨臣位故順也遠謂里遠近謂里近也）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餘也夫言周天之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氣成積已盈百刻故成一日度一日也）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與位互有差移故氣之初天用事氣之中地主之地主則氣流于地天用則氣騰于天初與中皆分天步而率刻爾初中各三十日餘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則甲子歲也謹候水刻早晏則六歲悉可與期爾）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　新校正云按戊辰壬申丙子庚辰甲申戊子壬辰丙申庚子甲辰戊申壬子丙辰庚申歲同此所謂辰申子歲氣會同陰陽法以是為三合）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夜之半也外十二刻半入二氣之初諸餘刻同入也）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也）終於七十五刻（戌之後四刻也外二十五刻入次三氣之初率）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也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四之氣）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也外五十刻差入後）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晝之半也外六十二刻半差入後）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南）終於二十五刻（辰正之後四刻外七十五刻差入後所謂初六天之數也）（天地之數二十四氣乃大會而同故命此曰初六天數也）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　新校正云按己巳癸

（酉。丁丑。辛巳。乙酉。己丑。癸巳。丁酉。辛丑。乙巳。己酉。癸丑。丁巳。辛酉。歲同。所謂巳酉丑歲氣會同也。）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一刻。（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正東）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一六為初六。二六為六二。名次也。）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庚午。甲戌。戊寅。壬午。丙戌。庚寅。甲午。戊戌。壬寅。丙午。庚戌。甲寅。戊午。壬戌。歲同。此所謂寅午戌歲氣會同）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一刻。（寅初之一刻）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所謂六三。天之數也。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辛未。乙亥。己卯。癸未。丁亥。辛卯。乙未。己亥。癸卯。

丁未。辛亥。乙卯。己未。癸亥歲同。此所謂卯未亥歲氣會同）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始自甲子年。終於癸亥歲。常以四歲為一小周。一十五周為一大周。以辰命歲。則氣可與期）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甲子歲也）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乙丑歲也）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丙寅歲也）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丁卯歲也）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戊辰歲也。餘五十五歲。循環周而復始也）所謂一紀也。（法以四年為一紀。循環不已。餘三歲一會同。故有三合也）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陰陽法以是為三合者。緣其氣會同也。不尒則各在一方。義無由合）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本謂天六氣。寒。暑。燥。濕。風。火。也。三陰三陽由是生化。故云本。所謂六元者也。位謂金。木。火。土。水。君火。也。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人之所處也）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自天之下。地之上。則二氣交合之分也。人居地上。故氣交之中。人之居也。是以化生變易。皆在氣交之中）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天樞。當齊之兩傍也。所謂身半矣。伸臂指天。則天樞正當身之半也。三分析之。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所遇寒暑燥濕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氣從之。萬物生化。悉由而合散也）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奇謂三十日余四十二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也。初中相合。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以各餘四十分刻之三十。故云中氣何法也）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以是知氣高下生人病生之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太虛之內。氣之中地氣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謂上升。降謂下降。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不已。故彰天地之更用也）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

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氣之初地氣升。氣之中天氣降。升已而降以下彰天氣之下流。降已而升以上表地氣之上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合。泰之象也。易曰。天地交泰。是以天地之氣升降。常以三十日半。下上下上不已。故萬物生化。無有休息。而各得其所也）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氣有勝復。故變生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天地盈虛何如。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和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升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帝曰。善。寒濕相遘。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間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夫撫掌成聲。沃火生沸。物之交合。象出其間。萬類交合。亦由是矣。天地交合。則八風鼓拆。六氣交馳。於其間。故氣不能正者。反成邪氣）帝曰。何謂邪乎。（邪者。不正之目也。天地勝復。則寒暑燥濕風火六氣互為邪也）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夫氣之有生化也。不見其形。不知其情。莫測其所起。莫究其所止。而萬物自生自化。近成無極。是謂天和。見其象。彰其動。震烈剛暴

（飄泊驟卒，拉堅摧殘，摺拆鼓慄，是謂邪氣。故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毀也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變化不息，則成敗之由常在，生有涯分者，言有終始尔。　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天地易位，寒暑移方，水火易處，當動用時，氣之遲速往復，故不常在，雖不可究識意，然微甚之用，而為化為變，風所由來也。人氣不勝，因而感之，故病生焉，風匪求勝於人也。）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夫倚伏者，禍福之萌也。有禍者，福之所倚也；有福者，禍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為倚伏，物盛則衰，樂極則哀，是福之極，故為禍所倚；否極之泰，未濟之濟，是禍之極，故為福所伏。然吉凶成敗，目擊道存，不可以終，自然之理，故無尤也。）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動靜之理，氣有常運，其微也為物之化，其甚也為物之變。化流於物，故物得之以生；變行於物，故物得之以死。由是成敗倚伏，生於動之微甚遲速尔，豈唯氣獨有是哉！人在氣中，養生之道，進退之用，當皆然也。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人之期可見者二也。天地之期不可見也。夫二可見者，一曰生之終也，其二曰變易與土同體，然後捨小生化，歸於大化，以死後猶化變未已，故可見者二也。天地終極，人壽有分，長短不相及，故人見之者鮮矣。）帝曰：不生化乎？（言亦有不生不化者乎？）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出入，謂喘息也；升降，謂化氣也。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蚑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為動靜之主，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鎔埏草木，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也。五常政大論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此之謂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與氣立者，生死皆絕。

新校正云：按易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動物植物，即此神機氣立之謂也。蚑，音祁。）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夫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者，假出入息以為化主，因物以全質者，陰陽升降之氣以作生源。若非此道，則無能致是生者也。）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包藏生氣者，皆謂生化之器，觸物然矣。夫竅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竪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何以明之？則壁隙戶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夫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暖，以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為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為氣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夫羣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失無失，有情無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器，謂天地及諸身也。宇，謂屋宇也。以其身形包藏府藏，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皆名器也。諸身者，小生化之器宇；太虛者，廣生化之器宇也。生化之器，自有小大，無不散也。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遠近者也。）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真生假立，形器者無不有此二也。）化有小大，期有近遠。（近者不見遠，謂遠者無涯；遠者無常見，近而嘆有其涯矣。既近遠不同期，合散殊時節，即有無交競，異見常乖。及至分散之時，則近遠同歸於一變。）四者之有，而貴常守。（四者，謂出入升降也。有出入升降，則為常守；有出無入，有入無出，有升無降，有降無升，則非生之氣也。若非胎息道成，居常而生，則未之有屏出入息，泯升降氣，而能存其生化者。故貴常守。）反常則災害至矣。（出入升降，生化之元主，故不可無之。反常之道，則神去其室，生化微絕，非災害而何哉！）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夫喜於遂，悅於色，畏於難，懼於禍，外惡風寒暑濕，內繫飢飽愛欲，皆以形無所隱，故常嬰患累於人間也。若便想慕滋蔓，嗜欲無厭，外附權門，內豐情偽，則動以牢網，坐招燔焫，欲思釋縛，其可得乎？是以身為患階尔。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之謂也。夫身與形與大虛，釋然消散，復未知生化之氣為有而聚耶？為無而滅乎？）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言人有逃陰陽，免生化，而不生不化，無始無終，同大虛自然者乎？）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真人也。（真人之身，隱見莫測，出入天地內外，順道至真以生，其為小也入於無間，其為大也過虛空界，不與道如一，其孰能尔乎？）帝曰：善。

徵旨

抱朴子：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間取舍之細事，沉浮過於金羽，皂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辯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旨，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玄陰幽夜之地，豈螢芒髮之物，不以為難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昭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玄聖，深識獨見，開秘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遐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龜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為則大驗。

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真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棄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戇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為虎狼所食或為魍魎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情不盡以教之因告云為道不在多也夫為道不在多自為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以之大事而不修交之小術乎譬猶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菓蔬乎是以斷穀辟兵厭劾鬼魅禁禦百毒治救眾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過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脩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為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常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遐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皆親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洿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況天地為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精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踈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窮手不傷生口不勸禍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譽不嫉妬勝己不佞諂陰賊如此乃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口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賂縱曲枉直廢公為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謗訕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刳胎破卵春夏燎獵罵詈神靈教人為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尫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

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飴蜜酣於醨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速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殞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獨不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玄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貌資無謀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譏論者其理必也抱痼疾而言精和鵲之伎屢奔北而稱究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効也余答曰夫寸鮹沉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蝎宛轉菓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為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眼有方瞳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為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為我為學之所致哉姑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為無耳世人信其臆斷仗其短見自非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為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窈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不足以論大試又未遇而求要道未可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炁最其急也并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精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為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眾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諭之猶世主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諭之猶工匠之為車焉轅輞軸轄莫或應虧也所為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禍害不干比之琴瑟不可以孑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體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賴也又患好生之徒各仗其所長知玄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

傾斜淩抵暴寡拾遺取施欺紿誑詐好説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祝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偽雜真採取奸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朔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算若惡事而損於人者若算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填之以至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行求遺器物若遇縣延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令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煞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恨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難爲惡事易

作而愚人復以項橐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辯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跡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卻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柏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逼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亦有死地況一房乎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袪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霍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沉不浮絕險緜邈嵯峩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玄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寶皆殊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還年之士挹其清流子能修之松喬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玄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

黄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秘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黄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疋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聞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偽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藏隱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高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及卻禍致福乎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乃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卻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充腸采玉液於金池引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聞黄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黄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黄帝於荆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黄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牲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説亦不可盡信也玄素

喻之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二紙

史　歷代諸史七　南史　北史　後周書　隋書

南史目錄　本紀十卷。武帝（諱裕姓劉氏）少帝（諱義符）宋本紀上第一　文帝（諱義隆）孝武帝（諱駿）前廢帝（諱子業）宋本紀中第二。明帝（諱彧）後廢帝（諱昱）順帝（諱準）宋本紀下第三　高帝（諱道成姓蕭氏）武帝（諱賾）齊本紀上第四。廢帝鬱林王（諱昭業）廢帝海陵王（諱昭文）明帝（諱鸞）廢帝東昏侯（諱寶卷）和帝（諱寶融）齊本紀下第五。武帝上（諱衍姓蕭氏）梁本紀上第六。武帝下梁本紀中第七。簡文帝（諱綱）元帝（諱繹）敬帝（諱方智）梁本紀下第八　武帝（諱霸先姓陳氏）文帝（諱蒨）廢帝（諱伯宗）陳本紀上第九　宣帝（諱頊）後主（諱叔寶）陳本紀下第十　列傳七十卷（后妃上）宋孝穆趙皇后孝懿蕭皇后武敬臧皇后武張夫人。文章胡太后少帝司馬皇后。文元袁皇后（潘淑妃）孝武昭路太后明宣沈太后孝武文穆王皇后（宣貴妃）前廢帝何皇后明恭王皇后後廢帝陳太妃。後廢帝江皇后。順陳太妃順謝皇后齊宣孝陳皇后高昭劉皇后武穆裴皇后文安王皇后鬱林王何妃海陵王王妃明敬劉皇后東昏褚皇后和王皇后第一（后妃下）梁文獻張皇后武德郗皇后武丁貴嬪武阮脩容簡文王皇后元徐妃敬夏太后敬王皇后陳武宣章皇后文沈皇后廢帝王皇后宣柳皇后後主沈皇后（張貴妃）第二（宋宗室及諸王）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鮑照）營浦侯遵考（湘子季連）（武帝諸子）廬陵孝獻王義真彭城王義康江夏文獻王義恭南郡王義宣衡陽文王義季第三（文帝諸子）元凶劭始興王濬南平穆王鑠竟陵王誕建平宣簡王宏廬陵王禕晉熙王昶武昌王渾始安王休仁晉平剌王休祐海陵王休茂鄱陽哀王休業臨慶沖王休倩新野懷王夷父桂陽王休範巴陵哀王休若（孝武諸子）豫章王子尚晉安王子勛松滋侯子房臨海王子頊始平孝敬王子鸞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齊敬王子羽淮南王子孟晉陵孝王子雲南海哀王子師淮陽思王子霄東平王子嗣武陵王贊（明帝諸子）邵陵殤王友隨陽王翽新興王嵩始建王禧第四　劉穆之（曾孫祥從子秀之）徐羨之（從孫湛之湛之孫孝嗣孝嗣孫君倩）傅亮（玄孫隆）檀道濟（兄韶韶孫珪韶弟祇）第五。王鎮惡朱齡石（弟超石）毛脩之（孫惠素）傅弘之朱脩之王玄謨（從子瞻從弟玄象玄載玄邈）第六　劉敬宣劉懷肅（弟懷慎懷慎弟粹族弟

損孫）慶簡思向靖（子柳）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弟龍符）胡藩劉康祖（伯父簡之簡之弟謙之簡之子道產道產子延孫）第七　趙倫之（子伯符）蕭思話（子惠開惠明惠明子視素惠明弟惠基惠基子洽惠基弟惠休惠休弟子介介子允引惠開從子琛）臧燾（燾孫嚴嚴族叔未甄未甄子盾厥燾弟熹熹子質）第八。謝晦（兄瞻瞻弟皭從叔澹）謝裕（子恂玄孫徵裕弟純述孫朓）謝方明（子惠連）謝靈運（孫超宗曾孫幾卿）第九。謝弘微（子莊莊孫朏曾孫譓玄孫哲朏弟顥顥弟瀹瀹子覽覽弟舉舉子嘏兄子僑）第十。王弘（子錫錫孫僧達曾孫融弘弟子微微兄遠遠子僧祐僧祐子籍弘從孫瞻弘玄孫沖子瑒瑜）第十一　王曇首（子僧綽孫儉曾孫騫騫子規騫弟暕暕子承訓僧綽弟僧虔僧虔子慈慈子泰慈弟志志弟子筠志弟彬寂）第十二　王誕（兄子偃偃子藻藻弟子瑩瑩從弟亮）王華（從弟琨）王惠（從弟球）王彧（子絢絢弟績績孫克彧兄子蘊奐奐弟份份弟銓錫僉通勵質固）第十三。王裕之（孫秀之延之阮韜延之子綸之曾孫峻峻子琮）王鎮之（弟弘之弘之孫晏晏從弟思遠）王韶之王悅之王准之（從弟逡之珪之族子素）第十四。王懿劉彥之（孫搆搆子沈沈從兄澈洽洽子仲譽）垣護之（弟子崇祖崇祖從兄榮祖榮祖從父閎閎弟子曇深）張興世（子欣泰）第十五　袁湛（弟豹豹子淑淑兄子顗顗從弟粲粲弟子彖彖從弟昂昂仙瑗瑗子君正君正子憲憲君正弟敬敬）第十六　孔靖（孫琇之琇之曾孫奐）孔琳之（孫覬）殷景仁（從祖弟淳）第十七　褚裕之（弟淡之玄孫球裕之兄子湛之湛之子彥回彥回子賁蓁蓁子向向子翔彥回弟澄從弟炤炫炫子澐澐子蒙蒙子介）第十八　蔡廓（子興宗孫約約弟撙曾孫凝）第十九　何尚之（子偃孫戢偃弟子求求弟點點弟胤胤從弟炯尚之弟子昌寓昌寓子敬容）第二十　張裕（子永岱岱兄子緒緒子充永子瓌瓌子率率弟盾瓌弟稷稷子嵊稷從子種）第二十一　張邵（子敷孫沖兄子暢暢子融賁稚）徐文伯（文伯弟嗣伯）第二十二　范泰（子曄）荀伯子（族子萬秋）徐廣（郗紹廣兄子豁）鄭鮮之裴松之（孫昭明曾孫子野）何承天（曾孫遜）第二十三　顏延之（子竣從子師伯）沈懷文（子沖從兄晏慶）周朗（族孫顒顒子捨捨弟子弘正弘讓弘直子確）第二十四。劉湛庾悅（族弟登之登之子仲文仲文子弘遠仲文族孫仲容）顧琛顧愷之（孫憲之）第二十五。羊欣羊玄保（子戎兄子希）沈演之（子勃兄孫顗演之從子憲憲孫浚）江夷（子湛曾孫斅斅玄孫脩祿五世孫紑六世孫總總弟子智深）江秉之（孫謐）第二十六　沈慶之（孫昭略子文季弟子文秀從子攸之攸之從孫僧昭）宗慤（從子夬

第二十七。柳元景（元景弟子世隆。世隆子惔。惔弟惲。惲子偃。偃子盼。惲弟憕。憕弟忱。世隆從弟慶遠。慶遠子津。津子仲禮。敬禮。）第二十八。殷孝祖。（族子琰。）劉勔（子悛。悛孫孺。覽。遵。從弟子苞。悛弟繪。繪子孝綽。繪弟瑱。）第二十九。魯爽。薛安都。（從子深。）鄧琬。劉胡。宗越。吳喜。黃回。第三十。（齊宗室。）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始安王遙光。曲江公遙欣。（子）恭。安陸昭王緬。新吳侯景先。南豐伯赤斧。（子穎胄。穎達。）衡陽公諶。臨汝侯坦之。第三十一。（齊高帝諸子上。）豫章文獻王嶷。（子子廉。子恪。子操。子範。子範子乾。子範弟子顯。子雲。）第三十二。（齊高帝諸子下。）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武陵昭王曅。安成恭王暠。鄱陽王鏘。桂陽王鑠。始興簡王鑑。江夏王鋒。南平王銳。宜都王鏗。晉熙王銶。河東王鉉。第三十三。（齊武帝諸子。）文惠太子長懋。竟陵文宣王子良。（子昭胄。）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安陸王子敬。晉安王子懋。南郡王子隆。建安王子真。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巴陵王子倫。邵陵王子貞。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文惠諸子。）巴陵王昭秀。桂陽王昭粲。（明帝諸子。）巴陵隱王寶義。江夏王寶玄。廬陵王寶源。鄱陽王寶寅。邵陵王寶脩。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第三十四。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崔慧景。第三十五。李安人。（子元孫。）戴僧靜。桓康。焦度。曹武。（子世宗。）呂安國。周山圖。周盤龍。（子奉叔。）王廣之。（子珍國。）張欣泰。第三十六。荀伯玉。崔祖思。（祖思叔父景真。景真子元祖。宋人文仲。）蘇侃。虞悰。胡諧之。（范柏年。）虞玩之。劉休。江祏。劉暄。第三十七。陸澄。陸慧曉。（子倕。孫種。種兄子閑。閑子絳。絳弟厥。厥弟襄。襄兄子雲公。雲公子瓊。瓊子從典。瓊從弟琰。琰弟瑜。瑜從兄玠。玠從弟琛。）陸杲。（子罩。）第三十八。庾杲之。（叔父華。）王諶。（從叔摛。）何憲。孔逷。孔珪。劉懷珍。（子靈哲。從父弟峻。劉沼。從子懷慰。懷慰子霽。霽弟歊。懷珍從孫訏。懷珍族弟善明。）第三十九。劉瓛。（弟璡。璡族子顯。）明僧紹。（子山賓。）庾易。（子黔婁。於陵。肩吾。）劉虬。（子之遴。之亨。之免。從弟璟。）第四十。（梁宗室上。）吳平侯景。（子勵。勵弟勸。勸弟晉。晉弟昱。）長沙宣武王懿。（子業。業孫孝儼。業弟藻。猷。猷子靜。駿。猷弟朗。明。）永陽昭王敷。衡陽宣王暢。桂陽簡王融。（子象。象子慥。）臨川靜惠王宏。（宏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德子見理。正德弟正則。正則弟正立。正立子賁。正立弟正表。正信。）第四十一。（梁宗室下。）安成康王秀。（秀子機。機弟推。）南平元襄王偉。（偉子恪。恪弟恭。恭子靜。恭弟祗。）鄱陽忠烈王恢。（恢子範。範子嗣。範弟諮。諮弟脩。脩弟泰。）始興忠武王憺。（憺子亮。亮弟暎。暎弟曄。）第四十二。（梁武帝諸子。）昭明太子統。豫章王綜。南康簡王績。廬陵威王續。邵陵攜王綸。武陵王紀。第四十三。（梁簡文帝諸子。）哀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臨川王大款。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安陸王大春。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瀏陽公大雅。新興王大莊。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威。皇子大訓。建平王大球。義安王大昕。綏建王大摯。樂良王大圜。（元帝諸子。）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第四十四。王茂。曹景宗。席闡文。夏侯詳。（子亶。夔。魚弘。）吉士瞻。蔡道恭。楊公則。鄧元起。（羅研。李膺。）張惠紹。（子澄。）馮道根。康絢。昌義之。第四十五。張弘策。（子緬。纘。綰。）庾域。（子子輿。）鄭紹叔。呂僧珍。樂藹。（子法才。）第四十六。沈約。（子旋。孫衆。）范雲。（從兄縝。）第四十七。韋叡。（兄纂。闡。叡子放。放孫粲。放弟正。正子載。𨈆。正弟稜。稜弟黯。）裴邃。（邃子之禮。兄子之高。之高弟之平。之平子忌。之高弟之橫。）第四十八。江淹。任昉。王僧孺。第四十九。范岫。傅昭。（弟映。）孔休源。江革。（子德藻。）徐勉。許懋。（子亨。）殷鈞。（宋人芸。）第五十。陳伯之。陳慶之。（子昕。暄。）蘭欽。第五十一。賀瑒。（子革。革弟子琛。）司馬褧。朱异。顧協。徐摛。（子陵。陵子儉。份。儀。陵弟孝克。）鮑泉。（鮑行卿。行卿弟客卿。）第五十二。王神念。（子僧辯。）羊侃。（子球。鵾。）羊鴉仁。第五十三。江子一。胡僧祐。徐文盛。陰子春。（子鏗。）杜崱。（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王琳。張彪。第五十四。（陳宗室諸王。）永脩侯擬。遂興侯詳。宜黃侯慧紀。衡陽王昌。（子伯信。）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方慶。文帝諸子。）始興王伯茂。鄱陽王伯山。新安王伯固。晉安王伯恭。廬陵王伯仁。江夏王伯義。武陵王伯禮。永陽王伯智。桂陽王伯謀。（宣帝諸子。）始興王叔陵。豫章王叔英。長沙王叔堅。建安王叔卿。宜都王叔明。河東王叔獻。新蔡王叔齊。晉熙王叔文。淮南王叔彪。始興王叔重。尋陽王叔儼。岳陽王叔慎。義陽王叔達。巴山王叔雄。武昌王叔虞。湘東王叔平。臨賀王叔敖。陽山王叔宣。西陽王叔穆。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沅陵王叔興。岳山王叔韶。新興王叔純。巴東王叔謨。臨海王叔顯。新會王叔坦。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太原王叔匡。（後主諸子。）太子深。吳興王胤。南平王嶷。永嘉王彥。南海王虔。信義王祗。邵陵王兢。會稽王莊。東陽王恮。吳郡王藩。錢塘王恬。第五十五。杜僧明。周文育。（子寶安。）侯瑱。侯安都。歐陽頠。（子紇。）黃法氍。淳于量。章昭達。吳明徹。（裴子烈。）第五十六。胡穎。徐度。（子敬成。）杜稜。周鐵武。程靈洗。（子文季。）沈恪。陸子隆。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弟廣達。）蕭摩訶。（子世廉。）任忠。樊毅。（弟猛。）第五十七。趙知禮。蔡景歷。（子徵。）宗元饒。韓子高。華皎。劉師知。謝岐。毛喜。沈君理。陸山才。第五十八。沈炯。虞荔。（弟寄。）傅縡。（章華。）顧野王。（蕭濟。）姚察。第五十九。（循吏。）吉翰。杜驥。申恬。杜慧度。阮長之。甄法崇。（孫彬。）傅琰。（孫岐。）虞愿。王洪軌。（李珪之。沈瑀。

范述曾孫謙（從子展）何遠郭祖深第六十（儒林）伏曼容（子暅 暅子挺）何佟之嚴植之司馬筠卞華崔靈恩孔僉盧廣沈峻（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孔子袪皇侃沈洙戚衮鄭灼（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全緩張譏顧越龔孟舒沈不害王元規（陸慶）第六十一（文學）丘靈鞠（子遲 從孫仲孚）檀超（熊襄 吳邁遠 超叔道賢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挹）丘巨源（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王智深崔慰祖祖沖之（子暅之 孫皓 宋躋）賈希鏡袁峻劉昭（子縚 縚弟緩）鍾嶸（兄岏 弟嶼）周興嗣吳均（江洪）劉勰何思澄（子朗 王子雲）任孝恭顏協（紀少瑜）杜之偉顏晃岑之敬何之元徐伯陽張正見阮卓第六十二（孝義上）龔穎劉瑜（董陽 賈恩）郭世通（子原平）嚴世期吳逵潘綜（陳遺 秦綿）張進之（俞僉 張楚）丘傑師覺授王彭蔣恭徐耕孫法宗范叔孫吳國夫卜天與（弟天生）許昭先余齊人孫棘（妻許 徐元妻許 鼓延慶）何子平崔懷順王虛之（顧昌衍 江泌之 江軻）吳慶之蕭叡明（解于文宗）蕭矯妻羊（羊緝之女佩任 吳康之妻趙 蔣雋之妻黃 吳翼之母丁 會稽陳氏三女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 諸暨屠氏女 吳興東公濟妻姚 吳郡范法恂妻褚）公孫僧遠吳欣之韓係伯丘冠先孫淡華寶（薛天生 劉懷胤 解叔謙 宗元卿 庾震 朱文濟 庾昕 曾康祚 謝昌寓）韓靈敏劉渢（弟溓 柳叔夜）封延伯陳（玄子 翻榮 吳叉 獻叔 徐生之 范安祖 李聖伯 范道根 陳弘寶 何弘 陽黑頭 王續祖 許道休 吳達之 秦瑩 智何伯璵 王文殊）樂頤之（弟預 范升之）江泌庾道愍（荻 孫沙彌 沙彌子持）第六十三（孝義下）滕曇恭（徐普濟 張悌）陶季直沈崇傃荀匠吉翂甄恬趙拔扈韓懷明褚脩張景仁（范陵女子 衛敬瑜妻 王劉 蔡新）陶子鏘成景儁李慶緒謝藺（子貞）殷不害（弟不佞）司馬暠張昭（弟乾 王知玄）第六十四（隱逸上）陶潛宗少文（孫測 從弟彧之）沈道虔孔淳之周續之戴顒翟法賜雷次宗郭希林劉凝之龔祈朱百年關康之（子普明 樓惠明 漁父）褚伯玉顧歡盧度杜京產（孔道徽 京產子栖 剡縣小兒）第六十五（隱逸下）臧榮緒吳苞（姚僧 嚴辯 蕭孔 孫嗣之）徐伯珍（樊幼瑜）沈麟士阮孝緒鄧郁陶弘景（釋寶誌）諸葛璩劉慧斐（兄慧統 慧鏡 子曇珍）范元琰庾詵張孝秀庾承先馬樞第六十六（恩倖）戴法興（戴明寶 徐爰）阮佃夫紀僧真劉係宗茹法亮呂文顯茹法珍（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驎）司馬申施文慶沈客卿孔範第六十七（夷貊上 海南諸國）林邑國扶南國（西南夷）訶羅陁國呵羅單國婆皇國婆達國闍婆達國槃槃國丹丹國干陁利國狼牙脩國婆利國中天竺國天竺迦毗黎國師子國（夷貊下 東夷）高句驪百濟新羅倭文身大漢扶桑（西戎）河南王宕昌鄧至武興（諸蠻 荊雍州蠻）

豫州蠻（西域）高昌猾國呵跋檀白題龜茲于闐渴盤陁末波斯（北狄）蠕蠕第六十九（賊臣）侯景王偉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第七十　蒯東寅序云南史所載宋齊梁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李延壽撰述之筆詳矣傑請槩而言之宋高祖討桓玄除晉孽自爾骨肉相殘七傳爲齊太祖所滅齊興僅二十四年東昏和帝廢弑之禍酷烈梁武受禪輕納侯景結怨東魏疆埸淪亡子孫被其弑逆國祚易而爲陳傳四帝而後主無道納隋叛降竟爲隋俘天下混一歸于隋吁四朝代謝不過一百七十三年彼享國脩短廢興治亂之迹史臣述之垂世鑑戒一開卷間瞭然在目覽之者鮮不惕然于心較之唐堯在位七十載周家傳祚八百六十有七天壤差殊静言思之固雖氣運使然亦豈智力之所可恃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誠哉是言也今江東幸甚際遇繡衣部使者拜都廉使暨憲府諸公勉勵一道儒學分刊十七史桐川儒司南史以學廩不敷勸率諸儒慕匠鋟梓時重其事荷郡侯呂公師皐提綱於先繼蒙郡同知張公雲翼偕僚屬振領於後遂成此書江左後學感廉使幸惠之德不淺也蜀人蒯東寅忝郡文學黽勉與力因喜書成傳之永久與天下覽者共之故僭爲引筆序其顛末云大德丙午立夏拜手謹書北史目録本紀一十二卷。魏本紀第一魏本紀第二魏本紀第三魏本紀第四魏本紀第五齊本紀上第六齊本紀中第七齊本紀下第八周本紀上第九周本紀下第十隋本紀上第十一隋本紀下第十二　列傳八十八卷。后妃上魏神元皇后竇氏文帝皇后封氏桓皇后惟氏平文皇后王氏昭成皇后慕容氏獻明皇后賀氏道武皇后慕容氏道武宣穆皇后劉氏明元昭哀皇后姚氏明元密皇后杜氏太武皇后赫連氏太武敬哀皇后賀氏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文成元皇后李氏獻文思皇后李氏孝文貞皇后林氏孝文廢皇后馮氏孝文幽皇后馮氏孝文昭皇后高氏宣武順皇后于氏宣武皇后高氏宣武靈皇后胡氏孝明皇后胡氏孝武皇后高氏文帝文皇后乙弗氏文帝悼皇后郁久閭氏廢帝皇后宇文氏恭文皇后若于氏孝靜皇后高氏第一后妃下齊武明皇后婁氏蠕蠕公主郁久閭氏彭城太妃尒朱氏（小尒朱氏）上黨太妃韓氏馮翊太妃鄭氏高陽太妃游氏（馮娘 李娘）文襄敬皇后元氏（琅邪公主）文宣皇后李氏（段昭儀 王嬪 薛嬪）孝昭皇后元氏武成皇后胡氏（弘德李夫人）後主皇后斛律氏後主皇后胡氏後主皇后穆氏馮淑妃周文皇后元氏文宣皇后叱奴氏孝閔皇后獨孤氏明皇后獨孤氏武皇氏阿史那氏武皇

后李氏○宣皇后楊氏○宣皇后朱氏○宣皇后陳氏○宣皇后元氏○宣皇后尉遲
氏○靜皇后司馬氏○隋文獻皇后獨孤氏○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煬
愍皇后蕭氏○第二○魏諸宗室上谷公紇羅（建德公嬰文、真定侯陸）武陵侯
因○長樂王壽樂○望都公頹○曲陽侯素延○順陽公郁○宜都王目辰○六修○吉陽
男比干○江夏公呂○高涼王孤○西江公數○司徒石○武衛將軍謂○淮陵侯大頭
河間公齊○扶風公處真○文安公泥○寔君○秦王翰○常山王遵（五世孫）○陳留
王虔（五世孫暉）○毗陵王順○遼西公意烈○窟咄○第三○道武七王○明元六王○太
武五王○第四○景穆十二王上○第五○景穆十二王下○第六○文武五王○獻文六
王○孝文六王○第七○衛操○莫含○劉庫仁（弟子羅辰、羅辰曾孫仁之）○尉古真（從
玄孫瑾）○穆崇○奚斤○叔孫建○安同○庾業延○王建○羅結○婁伏連（曾孫寶）○閭大肥
奚牧○和跋○莫題○賀狄干○李栗○奚眷○第八○燕鳳○許謙○崔宏（子浩）○張袞（弟恂）○鄧
彥海○第九○長孫嵩（五世孫儉、儉子平）○長孫道生（玄孫幼兒、兒子熾、熾弟晟、
從弟紹遠、紹遠子覽）○長孫肥○第十○于栗磾（孫勁、六世孫謹、謹子寔、寔子顗、
仲文、寔弟翼、翼子爾、王翼弟義、義子宣道、宣敏）○第十一○崔逞（子頤、頤孫或、玄孫
固、休五世孫憬、六世孫儦、邃兄遹）○王憲（曾孫昕、昕弟晧）○封懿（族曾孫回、
回子隆之、回弟壽、回族弟述）○第十二○古弼○張黎○劉潔○丘堆○娥清○伊馛○乙瓌
周幾○豆代田○車伊洛○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萬安國○周
觀○尉撥○陸俟○呂洛拔○薛彪子（子敬）○尉元○慕容白曜○和其奴○苟頹○宇文福○第
十三○宋隱（從子愔、愔孫弁、弁孫欽、遵、弁族弟翻、翻弟子世良、世軌、翻弟世景）
許彥（五世孫惇）○刁雍（曾孫沖）○辛紹先○韋閬（孫子粲）○杜銓○第十四○屈
遵○張蒲○谷渾（曾孫楷）○公孫表○張濟○李先○賈彝○竇瑾○李訢○韓延之○袁式○毛脩
之○嚴稜○朱脩之○唐和○寇讚（孫儁）○酈範（子道元）○韓秀○堯暄（孫雄）○柳崇○第十五○
陸俟○源賀（曾孫彪、玄孫師、師從叔雄）○劉尼○薛提○第十六○司馬休之○司馬楚
之（曾孫裔、司馬景之、司馬叔璠、司馬天助）○劉昶○蕭寶夤（兄子贊）○蕭正表○蕭
祇○蕭退○蕭泰○蕭撝○蕭圓肅○蕭大圜○第十七○盧玄（玄孫思道、昌衡、元明、潛）○盧
柔（子愷）○盧觀（弟仲宣、叔彪、彪弟子文偉）○盧同（子斐、兄子景裕、景裕弟辯、光、光
子賁、光從弟勇）○盧誕○第十八○高允（從祖弟祐、祐曾孫德正、祐從子乾、乾弟季
式）○第十九○崔鑒（兄孫伯謙、崔謙孫士謙、士謙子彭、士謙弟說、說子弘度）○崔
挺（子孝芬、孫宣猷、曾孫仲方、仲方從叔昂、挺從子季舒、挺族孫暹）○第二十○
李寶（曾孫元忠、渾弟子璨、璨曾孫德饒、公緒、孝順、玄孫元操、孝伯、兄孫
瑾、瑾弟子士謙）○李喬（子雄）○李義深（弟幼廉）○第二十一○游雅（從祖弟明根）
高閭○趙逸（兄子琰）○胡叟○胡方回○張湛○段承根○宗欽○闞駰○劉延明○趙柔○索敞

宋繇（曾孫遊道）○江式○第二十二○王慧龍（玄孫松年、五世孫劭）○鄭羲（孫述祖、
從曾孫道邕、道邕子譯、叔孫儼、儼族孫偉）○第二十三○薛辯（五世孫譽端、
子寘端從子濟、端從祖弟湖、湖子聰、聰子孝通、孝通子道衡、聰弟子善、善弟
慎）○薛寘○薛憕○第二十四○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田益宗○孟表
奚康生○楊大眼○崔延伯○李叔仁○第二十五○裴駿（從孫敬憲、莊伯、從弟安祖）
裴延儁○裴佗（子讓之、孫矩）○皇甫和○裴果○裴寬○裴俠（子祥、肅）○裴文舉○裴仁基
第二十六○薛安都○劉休賓○房法壽（曾孫豹、玄孫彥謙、族子景伯、景伯弟景先）○畢衆敬（曾
孫義雲）○羊祉（子深、深孫肅、肅弟子敦、烈）○第二十七○韓麒麟○程駿○李彪（孫叔）○高道
悅○甄琛○高聰○第二十八○楊播（子侃、播弟椿、椿子昱、椿弟津、津子遵彥、愔、謐、
弟愔、然子叡）○鄭顯○楊敷（子素、素孫玄感、素弟約、約從叔異、異叔父寬、寬子文
紀）○第二十九○王肅○劉芳（孫逖、芳從子懋）○常景○第三十○郭祚○張彝（孫晏之、
曾孫乾威）○邢巒（弟子昕、族孫臧、邵）○李崇（從弟平、平子獎、諧）○第三十一○崔孝
芬（子勘、弟子游）○崔亮（從弟光韶、叔祖道固）○第三十二○裴叔業○夏侯道遷○李元
護○席法友○王世弼○江悅之○淳于誕○沈文秀○張讜○李苗○劉藻○傅永○傅豎眼○張
烈○李叔彪○路恃慶○房亮○曹世表○潘永基○朱元旭○第三十三○孫紹○張普惠○成
淹○沈紹○劉桃符○鹿悆○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第三十四○袁翻（弟躍、躍子
聿脩）○陽尼（從孫固、固子休之、固從兄藻、藻子斐、元景）○賈思伯○祖瑩（
子珽）○第三十五○尒朱榮[illegible]○斛
斯椿（子徵、孫政）○賈顯度（弟智）○樊子鵠○侯淵○賀拔允（弟勝、勝弟岳）○侯莫陳悅
念賢○梁覽○雷紹○毛遐（弟鴻賓）○乙弗朗○第三十七○辛雄（族祖琛、琛子術、術族
子德源）○楊機○高道穆（兄謙之）○綦儁○山偉○宇文忠之○費穆○孟威○第三十八○齊
宗室諸王上○趙郡王琛（子叡）○清河王岳（子勱）○廣平公盛○陽州公永樂○襄樂
王顯國○上洛王思宗（子元海、弟思好）○平秦王歸彥（兄子武興王普）○長樂王
靈山○神武諸子○第三十九○齊宗室諸王下○文襄諸子○文宣諸子○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後主諸子○第四十○万俟普（子洛）○可朱渾元○劉豐○破六韓常○金祚
劉貴○蔡儁○韓賢○尉長命○王懷○任祥（子胄）○莫多婁貸文（子敬顯）○厙狄迴洛○厙
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堯雄○宋顯○王則○慕容紹宗○叱
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暴顯○皮景和○綦連猛
元景安○獨孤永業○鮮于世榮○傅伏○第四十一○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子消

孝言斛律金子光羨第四十二孫搴陳元康杜弼子臺卿高謨子恭懿張纂張亮趙起徐遠張耀王峻王紘敬顯儁平鑒唐邕白建元文遙趙彥深赫連子悅馮子琮子慈明郎基子茂第四十三魏收魏長賢魏季景子澹魏蘭根族子愷第四十四周宗室邵惠公顥子什肥導護叱羅協馮遷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虞國公仲廣川公測弟深深子孝伯東平公神舉弟慶第四十五周室諸王文帝十王孝閔帝一王明帝三王武帝六王宣帝二王第四十六寇洛趙貴從祖兄善李賢子詢崇孫敏弟遠穆穆子渾榮儉第四十七李弼曾孫密宇文貴子忻愷侯莫陳崇子崇兄順王雄子謙第四十八王盟子勵孫誼獨孤信子羅竇熾子恭定子毅賀蘭祥叱列伏龜閻慶子毗史寧子雄祥權景宣第四十九王羆孫長述王思政尉遲迥弟綱綱子運王軌樂遜第五十周惠達馮景蘇綽子威從兄亮第五十一韋孝寬兄敻敻子世康韋瑱子師柳虯弟檜慶慶子機機子述機弟弘旦肅從子謇之第五十二達奚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梁椿梁臺田弘子仁恭孫德懋第五十三王傑王勇宇文虯耿豪高琳李和子徹伊婁穆達奚寔劉雄侯植李延孫韋祐陳欣魏玄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五十四崔彥穆楊纂段永令狐整子熙唐永子瑾柳敏子昂王士良第五十五豆盧寧子勣孫毓楊紹子雄王雅子世積韓雄子禽賀若敦子弼弼弟誼第五十六申徽陸通弟逞厙狄峙楊薦王慶趙剛子仲卿趙昶王悅趙文表元定楊摽第五十七韓褒趙肅子軌張軌李彥郭彥梁昕皇甫璠子誕辛慶之族子昂王子直杜杲呂思禮徐招檀翥孟信宗懍劉璠子祥兄子行本柳遐子莊第五十八隋宗室諸王蔡景王整滕穆王瓚道宣王嵩衛昭王爽河間王弘義城公處綱離石太守子崇文帝四王煬帝三子第五十九高熲牛弘李德林第六十梁士彥元諧虞慶則元胄達奚長儒賀婁子幹兄詮史萬歲劉方馮昱王㩁楊武通陳永貴房兆杜彥周搖獨孤楷弟盛乞伏慧張威和洪陰壽子世師骨儀楊義臣第六十一劉昉柳裘皇甫績郭衍張衡楊汪裴蘊袁充李雄第六十二趙煚趙芬王韶元巖宇文㢸伊婁謙李圓通陳茂郭榮龐晃李安楊尚希張煚蘇孝慈元壽第六十三段文振來護兒樊子蓋周羅睺周法尚衛玄劉權李景薛世雄第六十四裴政李諤鮑宏高構榮毗陸知命梁毗柳彧趙綽杜整第六十五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權武王仁恭吐萬緒董純魚俱羅王辯陳稜趙才第六十六宇文述雲定興趙行樞述子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王世充段達第六十七外戚賀訥姚

黃眉杜超賀迷閭毗馮熙李惠高肇胡國珍從曾孫長粲楊騰乙弗繪趙猛胡長仁隋文帝外家呂氏第六十八儒林上梁越盧醜張偉梁祚平恒陳奇劉獻之張吾貴劉蘭孫惠蔚族曾孫靈暉馬子結君雅靈暉子萬壽徐遵明董徵李業興子崇祖李鉉馮偉張買奴劉軌思鮑季詳刑峙劉晝馬敬德子元熙張景仁權會張思伯張彫武郭遵第六十九儒林下沈重樊深熊安生樂遜黎景熙冀儁趙文深辛彥之何妥蕭該包愷房暉遠馬光劉焯劉炫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王孝籍第七十文苑溫子昇荀濟祖鴻勳李廣樊遜荀士遜王褒庾信顏之推弟之儀虞世基柳䛒許善心李文博明克讓劉臻諸葛潁王貞虞綽王胄兄昚庾自直潘徽常德志尹式劉善經祖君彥孔德紹劉斌第七十一孝行長孫慮乞伏保孫益德董洛生楊引閻元明吳悉達王續生李顯達倉跋張昇王崇郭文恭荊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王頒弟頍楊慶田翼紐因劉仕儁翟普林徐孝肅華秋第七十二節義于什門段進石文德汲固王玄威婁提劉渴侯朱長生馬八龍文門愛晁清劉侯仁石祖興邵洪哲王榮世胡小虎孫道登李几張安祖王閭郭琰沓龍超乞速孤佛保李棠杜叔毗劉弘游元張須陀楊善會盧楚劉子翊堯君素陳孝意張季珣杜松贇郭世儁郎方貴第七十三循吏張膺路邕閻慶胤明亮杜纂竇瑗蘇淑張華原孟業蘇瓊路去病梁彥光樊叔略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郭絢敬肅劉曠王伽魏德深第七十四酷吏于洛侯胡泥李洪之子神張赦提趙霸崔暹邸珍田式燕榮元弘嗣王文同第七十五隱逸眭夸馮亮鄭脩崔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第七十六藝術上晁崇張深殷紹王早耿玄劉靈助沙門靈遠李順興檀特師由吾道榮顏惡頭王春信都芳宋景業許遵魏相吳遵世趙輔和皇甫玉解法選魏寧綦毋懷文張子信陸法和蔣昇強練庾季才子質盧太翼耿詢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胄玄第七十七藝術下周澹李脩徐謇從孫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萬寶常蔣少游何稠第七十八烈女魏崔覽妻封氏封卓妻劉氏魏溥妻房氏胡長命妻張氏平原女子孫氏房愛親妻崔氏涇州貞女兕氏姚氏婦楊氏張洪祁妻劉氏董景起妻張氏陽尼妻高氏史映周妻耿氏任城國太妃孟氏苟金龍妻劉氏貞孝女宗河東姚氏女刁思遵妻魯氏西魏孫道溫妻趙氏孫神妻陳氏隋蘭陵公主南陽公主襄城王恪妃華陽王楷妃譙國夫人洗氏鄭善果母崔氏孝女王舜韓覬妻于氏陸讓母馮氏劉昶女鍾士雄母蔣氏孝婦覃氏元務光母盧氏裴倫妻柳氏趙元楷妻崔氏第七十九恩幸王叡王仲興

毛𤝞趙脩茹皓趙邕侯剛徐紇宗愛仇洛齊段霸王琚趙黙孫小張宗之劇鵬張祐抱嶷王遇苻承祖王質李堅秦松白整劉騰賈粲楊範成軌王溫孟欒平季封津劉思逸郭秀和士開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鳳齊諸宦者第八十僭偽附庸夏（赫連氏）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北燕（馮氏）西秦（乞伏氏）北涼（沮渠氏）梁（蕭氏）第八十一高麗百濟新羅勿吉奚契丹室韋豆莫婁地豆干烏洛侯流求倭第八十二蠕蠕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第八十三氐吐谷渾宕昌鄧至白蘭党項附國稽胡第八十四西域第八十五蠕蠕匈奴宇文莫槐徒何段就六眷高車第八十六突厥鐵勒第八十七序傳第八十八唐書李延壽序傳曰李氏之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當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曰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歷夏殷之季其後理徵字德靈為翼隸事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于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隱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周時裔孫曰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生子耳字伯陽為柱下史子孫散居諸國或在魏或在趙或在秦在魏者為段干大夫段干木其後也別孫悝為魏文侯興富國之術焉在趙者曰曇以功封柏人武安君牧其後也在秦者名興族為將軍生子伯祐建功北狄封南鄭公伯祐生子德德子信為秦時將信孫元曠仕漢為侍中元曠弟仲翔位太尉討叛羌於素昌（一名狄道）臨陣殞命葬狄道川因家焉史記李將軍傳所云其先自槐里徙居成紀實始此也仲翔曾孫廣廣子當戶椒敢當戶子陵戰沒椒敢子禹位至侍中禹生承公承公生蜀郡太守先先生長宗長宗生博士況況生孝本孝本字上明上明生巴郡太守次公次公生臨淮太守軌軌字逸文生積弩將軍隆隆字業緒生雍雍仕魏歷尚書郎濟北東莞二郡太守雍生柔柔字德遠仕晉為北地太守雍生弇弇字季子歷天水太守衛將軍子昶字仲堅昶生暠字玄盛稱涼王諡曰武昭則皇室七廟之始也暠第二子歆字士業嗣為涼公為沮渠蒙遜所滅世子重耳奔于江左還仕于宋後歸魏為弘農太守延壽曾祖曉字仁略太尉虎子也北齊天保中歷廣武東莞二郡太守曉生超字仲舉生太師字君威唐初以竇建德禮部侍郎謹徙西會州忽忽不樂乃為羈思賦以見其事侍中觀公楊恭仁時鎮涼州見賦異之召至河西深相禮重日與游處太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事悉書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至是無事而恭仁家富於書籍得恣意披覽宋齊梁魏四代有書自餘竟無所得居

二年恭仁入為吏部尚書太師從還會州武德九年會赦歸至京師尚書右僕射封德彝中書令房玄齡並與太師親通勸留不去白時鬱悒頗入思自効方事屏退恐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山之節雖以不才請慕其義於是俶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緝前所修書貞觀二年五月終於鄭州滎陽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沒齒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播遷及遭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慶孫正禮利王延壽安世延壽與敬播俱在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孔穎達下刪削既家有舊本思欲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緝之暇晝夜抄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所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宮典膳丞日右庶子彭陽公令狐德棻又啓延壽修晉書因茲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者十七年尚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修隋書十志復準敕召延壽撰錄因此徧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錄家素貧罄又不辦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宋終隋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一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蒙讀了乖失者亦為改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諮知亦為詳正因遍諮宰相乃上表表曰臣延壽言臣聞史官之立其來已舊執簡記言必資良直是以典謨載述唐虞之風尤著誥誓斯陳殷周之烈彌顯魯書有作鹿門貽鑒於藏孫晉乘無隱桃園取識於趙孟斯蓋哲王經國通賢垂範懲戒之方率由茲義逮秦書既燔周籍俱湮子長創制五三畢紀條流且異綱目咸張自斯新以後皆所取則雖左史筆削無乏於時微婉所傳唯稱班范次有陳壽國志亦曰名家並已見重前修無俟揚搉洎紫氣南浮黃旗東徙時更五代年且三百元熙以前則總歸諸晉著述之士家數雖多而高略未聞盡善太宗文皇帝神資睿聖天縱英靈爰動冲襟用紆玄覽深嗟蕪穢大存刊勤既懸諸日星方傳不朽然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污隆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陳聞見同異甚多而小說短書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一則王道得喪朝市貿遷日失其真明晦安取二則至人高蹈達士弘規因此無聞可為傷歎三則敗俗巨蠹滔天猾惡書法不記孰為勸獎臣輕生多幸運奉千齡從貞觀以來屢叨史局不揆愚固私為修撰起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凡三代二百

四十四年魏自東魏天平元年盡齊隆化二年又四十四年行事總編為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謂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四代一百七十年為本紀十卷列傳七十卷謂之南史凡八代合為二書一百八十卷以擬司馬遷史記就此八代而梁齊周隋五書是貞觀中敕撰以十志未奏本猶未出然其書及志始末是臣所修臣既夙懷慕尚又備得尋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千有餘卷連綴改定止資一手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唯鳩聚遺逸以廣異聞編次別代共為部秩除其冗長捃其菁華若文之所安則因而不改不敢苟以下愚自申管見雖則疎野遠慙先哲於披求所得竊謂詳盡其南史刊勘以定北史勘校粗了既撰自私門不敢寢嘿又未經聞奏亦不敢流傳輕用陳聞伏深戰越謹言新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太師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北史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南史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過本書甚遠時人見年少位下不甚稱其書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史通元氏起於邊朔其君乃一部之酋長耳道武追崇所及凡二十八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而魏書序紀襲其虛號何異沐猴而冠腐鼠稱璞者矣晁公武讀書志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逵周隋分隔南北南為北為索虜北謂南謂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敘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并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甚遠至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于世　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朱子語續錄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吳箕常談李延壽作南北史於北史多溢美而書之亦甚詳書北事則曰某皇帝書南事則曰某帝蓋唐承隋祚其來自北而高祖之前與延壽累葉皆仕北朝其私意如此王滹南先生集北史梁鄱陽王寶寅終于魏南北史一書也既立寶寅于魏朝矣而南史中又略書其事恐止當併于北史又南史作寅而北史作夤二字義殊亦宜從一　後漢陳容謂袁紹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此指當時一日耳而魏書載莊帝之語曰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長道鄉公同日生北史亦然此似不可豈秉筆者潤色之過歟通鑑刪之云寧為高貴鄉公死不為長道鄉公生是矣　隋史高熲平陳晉王廣欲納張麗華熲曰武王滅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遂斬之王甚不悅通鑑所載其語尤詳而陳書南史乃謂晉王命斬之此必當時秉筆者曲飾主闕而姚思廉李延壽猥承其誤耳跡煬帝所為當以隋史為正類說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謠讖特為繁猥如云陳後主名叔寶於反語為小福且俚俗反語豈足載凡人以叔寶為名字者固多君從反語盡為小福乎又齊文宣即位年號天保以字文析之為一大人只十故天保盡十年而帝崩如梁主蕭歸襲位亦號天保而盡二十三年何無據也此類甚多可盡削去　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胡氏致知編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詳於北而略於南以唐承隋隋承周故也溫公曰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也但恨其不作志書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而不見山堂考索通鑑外紀序云李延壽總八朝為南北史而言辭卑弱義例煩雜書無表志沿革不全劉恕李延壽為南北史於北則前以儒林於南則遐以循吏豈非以禮義之邦為無足貴而夷虜之域當示之以激勸乎及劉知幾作史通數十篇譏評古今史氏條髮無遺而獨於儒林次序了無所及又何邪後周書目錄　紀八卷　文帝上第一文帝下第二孝閔帝第三明帝第四武帝上第五武帝下第六宣帝第七靜帝第八　列傳二十四卷　皇后第一邵惠公顥（子什肥導什肥子亮導子廣亮翼椿泉）杞簡公連莒莊公洛生（子菩提）虞國公仲（子興）第二晉蕩公護（叱羅協馮遷）第三齊煬王憲第四文閔明武宣諸子第五賀拔勝（弟岳兄允悅）念賢第六寇洛李弼（弟檦）于謹（子寔）第七趙貴獨孤信侯莫陳崇第八梁禦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第九王羆（子慶遠孫述）王思政第十達奚武（子震）侯莫陳順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第十一王盟賀蘭祥尉遲綱叱列伏龜閻慶第十二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第十三周惠達（馮景）楊寬（兄穆儉）柳慶（子機）第十四蘇綽第十五盧辯第十六李賢（弟遠）第十七長孫儉長孫紹遠（弟澄兄子兕）斛斯徵第十八赫連達韓果蔡祐常善辛威厙狄昌田弘梁椿梁臺宇文測（弟深）第十九史寧陸騰賀若敦權景宣第二十王傑王勇宇文虬宇文盛（弟丘）耿豪高琳李和伊婁穆楊紹王雅達

奚寔劉雄侯植第二十一〇竇熾（兄子毅）于翼李穆附第二十二〇韋孝寬韋夐梁士彥第二十三〇申徽陸通（弟逞）柳敏盧柔唐瑾第二十四〇庫狄峙楊荐趙剛王慶趙昶王悅趙文表第二十五〇趙善元定楊摽裴寬楊敷第二十六〇鄭孝穆崔謙（弟說子弘度）崔猷裴俠薛端薛善（弟慎）第二十七〇鄭偉楊纂段永王士良崔彥穆令狐整司馬裔裴果第二十八〇寇儁韓褒趙肅張軌李彥郭彥裴文舉高賓第二十九〇蘇亮（弟湛）柳虬呂思禮薛寘李昶元偉第三十〇韋瑱梁昕皇甫璠辛慶之（族子昂）王子直杜杲第三十一〇尉遲運王軌宇文神舉宇文孝伯顏之儀（樂運）第三十二〇王褒庾信第三十三〇蕭撝蕭世怡蕭圓肅蕭大圜宗懍劉璠柳霞第三十四〇李延孫韋祐韓雄陳忻魏玄第三十五〇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陽雄席固任果第三十六〇儒林盧誕盧光沈重樊深熊安生樂遜第三十七〇孝義李棠柳檜杜叔毗荊可秦族皇甫遐張元第三十八〇藝術冀儁蔣昇姚僧垣（子最）黎景熙趙文深褚該第三十九〇蕭詧袁敞第四十〇異域上高麗百濟蠻獠宕昌鄧至白蘭氐稽胡庫莫奚第四十一〇異域下突厥吐谷渾高昌鄯善焉耆龜茲于闐嚈噠粟特安息波斯第四十二〇　周書本紀八〇列傳四十二〇合五十篇唐令狐德棻請撰次而詔德棻與陳叔達庾儉成之仁宗時出

太清樓本合史館祕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是正其文字今既鏤板以傳學官而臣等始預其是正又序其目錄一篇曰

周之六帝當四海分裂之時形勢劫束毅然有志合天下於一而材足以有為者特文帝而已文帝召蘇綽於稠人之中始知之未盡也聆予之言既當其意遂起并晝夜語諏酬酢知其果可以斷安危治亂之謀而詘己以聽之考於書唯府兵之設歛千歲已散之民而係之於兵庶幾得三代之遺意能不駭人視聽以就其事而効見於後世文帝嘗患文章浮薄使綽為大誥以勸而卒能變一時士大夫之制作然則勢在人上而欲鼓舞其下者莫患不成雖然非文帝之智內有以得於己而蘇綽之守外不詘於人則未可必其能然也以彼君臣之相遭非以先王之道而猶且懇懇以誘之言況無所待之豪傑可易以當哉夫以德力行仁所以為王霸之異而至於詘己任人則未始不同然而君能畜臣者天下之至難傳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蓋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人有其質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己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今惟能自愛其身則內不欺其心內不欺其心則外不敝於物然後好惡無所作而尚何有己哉能無己始可以得己而足以揆天下之理知人之言而邪正無以度其實尚何患乎論之不一哉於是賢能任使之盡其方而吾所省者以天下之耳目而小人不能託忠以誣君子又從而為之勸禁則小人忿欲之心已熟於冥冥之際君子樂以其類進而摩勵其俗凜然有恥君臣相與謀於上固敝以新法度而令能者馳騖於下有忠信之守而無傳會遷就之患則法度有怫於民而下不以情赴上者乎蓋虛然後能受天下之實約然後能操天下之煩垂纓搢紳俯仰廟堂無為以應萬幾者致其思而已矣夫思之為王者事君臣一也而君之勢則異焉世獨頌堯舜之無為而安知夫人主自宜無為而思則不可一日已也書曰思曰睿揚雄曰於道則勞其不然歟蓋夫法度善矣非以道作其人則不能為之守而民之多寡物之豐殺法度有視時而革者必待人而後謀則是可不致其思乎苟未能此而徒欲法度之革者是豈先王為治之序哉彼區區之周何足以議徒取其能因一時君臣之致好猶足以見其効又況慨然行先王之道而得大有為之勢乎是固不宜無論也臣燾臣安國臣希謹昧死上〇冊府元龜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

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魏至于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至直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為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璡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綿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撰之源自德棻始）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　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隋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魏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齊各為

恕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在光禄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姚思廉受詔。與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究陳事。刪益傅縡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鼂公武讀書志。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虯。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爲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録。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獻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直齋書録解題。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譔。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澹二家書目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山堂考索。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於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而訪彼流落。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今哉

隋書目録　帝紀五卷。高祖上第一。高祖下第二。煬帝上第三。煬帝下第四。恭帝第五。　志三十卷。禮儀一第一。禮儀二第二。禮儀三第三。禮儀四第四。禮儀五第五。禮儀六第六。禮儀七第七。音樂上第八。音樂中第九。音樂下第十。律曆上第十一。律曆中第十二。律曆下第十三。天文上第十四。天文中第十五。天文下第十六。五行上第十七。五行下第十八。食貨第十九。刑法第二十。百官上第二十一。百官中第二十二。百官下第二十三。地理上第二十四。地理中第二十五。地理下第二十六。經籍一（經）第二十七。經籍二（史）第二十八。經籍三（子）第二十九。經籍四（集　道經　佛經）第三十。　列傳五十卷。　后妃傳文獻獨孤皇后。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煬帝蕭皇后第一。李穆（子渾　穆兄子詢　詢弟崇　崇子敏）。梁睿第二。劉昉。鄭譯。柳裘。皇甫績。盧賁第三。于義（子宣道　宣敏）。陰壽（子世師　骨儀附）。竇榮定。元景山。源雄。豆盧勣（子毓　勣兄通）。賀若誼第四。梁士彥（子文忻）。王誼。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第五。高熲。蘇威（子夔）第六。李德林第七。河間王弘（子慶）。楊處綱。楊子崇。觀德王雄（弟達）第八。滕穆王瓚（嗣王綸）。道悼王靜。衛昭王爽（嗣王集）。蔡王智積第九。文四子傳房陵王勇（子儼）。秦孝王俊（子浩）。庶人秀。庶人諒第十。列傳趙煚。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异。蘇孝慈。李雄。張煚第十一。韋世康（弟洸　藝　沖　從父弟壽）。柳機（子述　機弟旦　肅　從兄雄　從子謇之　族兄昂）第十二。楊素（弟約　從父文思　文紀）第十三。牛弘第十四。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弟褒）。郭榮。龐晃。李安第十五。長孫覽（從子熾　熾弟晟）第十六。韓擒虎（弟僧壽　洪）。賀若弼第十七。達奚長儒。賀婁子幹。史萬歲。劉方第十八。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第十九。杜彥。高勱。尒朱敞。周搖。獨孤楷。乞伏慧。張威。和洪。侯莫陳穎第二十。盧愷。令狐熙。薛冑。宇文㢸。張衡。楊汪第二十一。盧師道（從父兄昌衡）。李元操。薛道衡（從弟孺）第二十二。明克讓。魏澹。陸爽（侯白）。杜臺卿。辛德源。柳䛒。許善心。李文博第二十三。煬三子傳元德太子昭。齊王暕。趙王杲第二十四。列傳崔仲方。于仲文（兄顗　從父弟璽）。段文振第二十五。宇文述。郭衍第二十六。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彧。趙綽。裴肅第二十七。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第二十八。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奫。麥鐵杖。沈光。來護兒。魚俱羅。陳稜。王辯（斛斯萬善）第二十九。周羅睺。周法尚。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第三十。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郎茂。高構。張虔威。榮毗。陸知命。房彥謙第三十一。虞世基。裴蘊。裴矩第三十二。宇文愷。閻毗。何稠第三十三。王劭。袁充第三十四。楊玄感（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李密（裴仁基）第三十五。誠節傳劉弘。皇甫誕（陶模　敬釗）。游元。馮慈明。張須陀。楊善會。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劉子翊。堯君素（陳孝意　張季珣　松贇）第三十六。孝義傳陸彥師。田德懋。薛濬。王頒。楊慶。郭儁。田翼。紐回。劉仕儁。郎方貴。翟普林。李德饒。華秋。徐孝肅第三十七。循吏傳梁彥光。樊叔略。趙軌。房恭懿。公孫景茂。辛公義。柳儉（郭絢　敬肅）。劉曠。王伽。魏德深第三十八。酷吏傳庫狄士文。田式。燕榮。趙仲卿。崔弘度（弟弘昇）。元弘嗣。王文同第三十九。儒林傳元善。辛彥之。何妥。蕭該（包愷）。房暉遠。馬光。劉焯。劉炫（褚輝　顧彪　魯世達　張沖　王孝籍）第四十。文學傳劉臻。王頍。崔儦。諸葛潁。孫萬壽。王貞。虞綽。王冑。庾自直。潘徽。杜正玄（弟正藏）第四十一。隱逸傳李士謙。崔廓（子賾）。徐則。張文詡第四十二。藝術傳庾季才（子質）。盧太翼。耿詢。韋鼎。來和。蕭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張冑玄。許智藏。萬寶常第四十三。外戚傳獨孤羅（弟陀）。蕭巋（子琮　琮弟瓛）第四十四。列女傳蘭陵公主。南陽公主。襄城王妃。華陽王妃。譙國夫人。鄭善果母。孝女王舜。韓覬妻。陸讓母。劉昶女。鍾士雄母。孝婦覃氏。元務光母。裴倫妻。趙元楷妻第四十五。東夷傳高麗。百濟。新羅。靺鞨。流求。倭國第四十六。南蠻傳林邑。赤土。真臘。婆利第四十七。西域傳吐谷渾。党項。高昌。康國。安國。石國。女國。焉耆。龜茲。疏勒。于闐

鏺汗吐火羅挹怛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烏那曷穆國波斯漕國附國第四十八北狄傳突厥西突厥鐵勒奚契丹𩽾鞨室韋第四十九列傳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王充段達第五十唐書列傳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右姓德棻博貫文史武德初為起居舍人遷秘書丞是時大亂後經籍亡散秘書湮缺德棻始請帝重購求天下遺書置吏補録不數年圖典略備又建言近代無正史梁陳齊文籍猶可據至周隋事多脫損今耳目尚相及史有所憑一易世事皆汨暗無所掇拾陛下受禪于隋隋丞周二祖功業多在周今不論次各為一王史則先烈世庸不光明後無傳焉帝謂然於是詔中書令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郎殷聞禮主魏中書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主隋侍中陳叔達太史令庾儉及德棻主周整振論譔多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代史當立德棻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玄齡總監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遷禮部侍郎兼修國史累進爵彭城縣子轉太子右庶子舊唐書孫思邈傳思邈話周齊間事歷歷如眼見魏徵等受詔修齊梁陳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之思邈口

以傳授有如目覩唐會要令狐德棻建言近世無正史貞觀二年詔撰定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二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修撰之原自德棻發之會修晉家史房玄齡奏起之預柬凡十有八人德棻為先進故類例多所諏定劉祁歸潛志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為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為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為立傳君實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耶以是為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其師以聖人欲列於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文獻通考晁公武讀書志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修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後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直齋書録解題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夾漈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有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蘇天爵滋溪集鄭夾漈言古者修書出于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氏也至唐修晉隋二書始用眾手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授之如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之以志顏師古孔穎達則修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故也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歐陽公修唐五代史律曆尊資於劉羲叟今之儒者孰為天文律曆地理之學者乎山堂考索當晉宅江淮實曆正朔跋彼群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録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符姚等書別枱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群書還依阮録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揚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眾作咸是偽書自可類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普賈誼上書晁錯對策皆有益於國足貽勸戒而編於漢史讀者猶恨其繁如隋書王劭袁充兩傳唯録其詭辭妄說遂盈一篇或人載言示後者貴於辭理可觀既以無益而書豈若遺而不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二紙

史　歷代諸史八　唐書

唐書目錄。本紀十卷。高祖皇帝第一。太宗皇帝第二。高宗皇帝第三。則天順聖武皇后。中宗皇帝第四。睿宗皇帝。玄宗皇帝第五。肅宗皇帝。代宗皇帝第六。德宗皇帝。順宗皇帝。憲宗皇帝第七。穆宗皇帝。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宣宗皇帝第八。懿宗皇帝。僖宗皇帝第九。昭宗皇帝。哀皇帝第十。志五十卷。禮樂一第一。禮樂二第二。禮樂三第三。禮樂四第四。禮樂五第五。禮樂六第六。禮樂七第七。禮樂八第八。禮樂九第九。禮樂十第十。禮樂十一第十一。禮樂十二第十二。儀衛上第十三上。儀衛下第十三下。車服第十四。曆一第十五。曆二第十六。曆三上第十七上。曆三下第十七下。曆四上第十八上。曆四下第十八下。曆五第十九。曆六上第二十上。曆六下第二十下。天文一第二十一。天文二第二十二。天文三第二十三。五行一第二十四。五行二第二十五。五行三第二十六。地理一第二十七。地理二第二十八。地理三第二十九。地理四第三十。地理五第三十一。地理六第三十二。地理七上第三十三上。地理七下第三十三下。選舉上第三十四。選舉下第三十五。百官一第三十六。百官二第三十七。百官三第三十八。百官四上第三十九上。百官四下第三十九下。兵第四十。食貨一第四十一。食貨二第四十二。食貨三第四十三。食貨四第四十四。食貨五第四十五。刑法第四十六。藝文一第四十七。藝文二第四十八。藝文三第四十九。藝文四第五十。表十五卷。宰相上第一。宰相中第二。宰相下第三。方鎮一第四。方鎮二第五。方鎮三第六。方鎮四第七。方鎮五第八。方鎮六第九。宗室世系上第十上。宗室世系下第十下。宰相世系一上第十一上。宰相世系一下第十一下。宰相世系二上第十二上。宰相世系二中第十二中。宰相世系二下第十二下。宰相世系三上第十三上。宰相世系三下第十三下。宰相世系四上第十四上。宰相世系四下第十四下。宰相世系五上第十五上。宰相世系五下第十五下。列傳一百五十卷。后妃上。太穆竇皇后。文德長孫皇后。徐賢妃。王皇后。則天武皇后。和思趙皇后。韋皇后。上官昭容。肅明劉皇后。昭成竇皇后。王皇后。貞順武皇后。元獻楊皇后。楊貴妃。第一。后妃下。張皇后。章敬吳皇后。貞懿獨孤皇后。睿真沈皇后。昭德王皇后。韋賢妃。莊憲王皇后。懿安郭太后。孝明鄭太后。恭僖王太后。貞獻蕭太后。宣懿韋太后。尚恭宋若昭。郭貴妃。王賢妃。元昭晁太后。惠安王太后。郭淑妃。恭憲王太后。何皇后。第二。宗室。江夏王道宗。廣寧縣公道興。永安王孝基。淮陽王道玄。長平王叔良。郇國公孝協。彭國公思訓。新興郡王晉。長樂王幼良。襄武王琛。河間王孝恭。晦。漢陽王瓌。廬江王瑗。淮安王神通。膠東王道彥。梁郡公孝逸。國貞。暠。說。齊物。復。襄邑王神符。從晦。隴西公博乂。渤海王奉慈。戩。第三。高祖二十二子。隱太子建成。衛王玄霸。巢王元吉。楚王智雲。荊王元景。漢王元昌。酆王元亨。周王元方。徐王元禮。韓王元嘉。黃公譔。彭王元則。鄭王元懿。霍王元軌。虢王鳳。道王元慶。鄧王元裕。舒王元名。魯王靈夔。江王元祥。密王元曉。滕王元嬰。第四。太宗九子。常山王承乾。鬱林王恪。武王千里。吳王琨。信安王禕。趙國公峘。嗣吳王祗。嗣吳王巘。濮王泰。庶人祐。蜀王愔。蔣王惲。之芳。越王貞。琅琊王沖。紀王慎。義陽王琮。曹王明。嗣曹王皋。象古。道古。第五。三宗諸子。燕王忠。澤王上金。許王素節。瑕。信王璆。孝敬皇帝弘。袁居道。章懷太子賢。邠王守禮。廣武王承宏。燉煌王承寀。懿德太子重潤。譙王重福。節愍太子重俊。讓皇帝憲。汝陽王璡。漢中王瑀。景儉。惠莊太子撝。惠文太子範。嗣岐王珍。惠宣太子業。嗣薛王知柔。第六。十一宗諸子。奉天皇帝琮。太子瑛。王琰。鄂王瑤。靖恭太子琬。光王琚。潁王璬。永王璘。壽王瑁。延王玢。盛王琦。豐王珙。汴王璥。越王係。承天皇帝倓。彭王僅。襄王僙。嗣王熉。恭懿太子佋。昭靖太子邈。睦王述。舒王誼。通王諶。虔王諒。肅王詳。文敬太子謜。鄭王經。惠昭太子寧。澧王惲。絳王悟。建王恪。懷懿太子湊。安王溶。悼懷太子普。陳王成美。莊恪太子永。通王滋。吉王保。德王裕。第七。諸帝公主。世祖一女。高祖十九女。太宗二十一女。高宗三女。中宗八女。睿宗十一女。玄宗二十九女。肅宗七女。代宗十八女。德宗十一女。順帝十一女。憲宗十八女。穆宗八女。敬宗三女。文宗四女。武宗七女。宣宗十一女。懿宗八女。僖宗二女。昭宗十一女。第八。李密。單雄信。祖君彥。第九。王世充。竇建德。第十。薛舉。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徐圓朗。第十一。蕭銑。輔公祏。沈法興。李子通。朱粲。林士弘。張善安。梁師都。劉季真。第十二。劉文靜。裴寂。趙文恪。李思行。李高遷。姜寶誼。許世緒。劉師立。劉義節。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龐卿惲。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馬三寶。李孟嘗。元仲文。秦行師。第十三。屈突通。尉遲敬德。張公謹。大安。秦瓊。唐儉。憲。次。扶。持。彥謙。段志玄。文昌。成式。第十四。劉弘基。殷開山。劉政會。奇。崇望。崇龜。崇魯。許紹。圉師。欽寂。欽明。程知節。柴紹。任瓌。丘和。行恭。第十五。溫大雅。彥博。大有。佶。造。璋。廷筠。廷皓。皇甫無逸。李襲志。

集卷美蓄行本陜慶初梅崔善為李嗣真第十六杜伏威闞稜王雄誕張士貴李子和苑君璋羅藝王君廓第十七李靖客師令問彥芳李勣敬業忠文第十八侯君集張亮薛萬均萬徹萬備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第十九高儉履行真行重竇威軌琮抗靜誕璡德玄第二十房玄齡遺愛杜如晦楚客淹元穎當權璨能第二十一魏徵叔玉第二十二王珪素薛收元超元敬稷伯陽馬周載韋挺待價武萬石第二十三李綱安仁安靜李大亮道裕迥秀戴冑至德劉洎衆彥璞崔仁師挺渙第二十四陳叔達楊恭仁思訓師道執柔封倫裴矩宇文士及鄭善果元璹權萬紀懷恩閻立德立本蔣儼韋弘機岳子姜師度梅備張知謇第二十五蕭瑀鈞嗣業嵩華俛倪徽澣遵定第二十六岑文本羲長倩格輔元虞世南李百藥安期褚亮劉孝孫李玄道李守素姚思廉璹班令狐德棻峘鄭世隆顔胤李延壽第二十七蘇世長良嗣弁韋雲起方質孫伏伽張玄素第二十八于志寧休烈璲琮麗履高季輔張行成易之昌宗第二十九長孫無忌敏濟操損順褚遂良璆韓瑗來濟恒李義琰巢義琛上官儀第三十杜正倫求仁戒崔知溫知悌高智周石仲覽郭正一趙弘智來章崔敦禮楊弘禮弘武元禧養盧承慶齊卿劉祥道齊賢從一李敬玄元素劉德威審禮延景昇延嗣孫處約佺邢文偉高子貢第三十一傅奕呂才方毅陳子昂王無競趙元第三十二劉仁軌裴行儉光廷稹倩均婁師德第三十三崔義玄神基神慶琳楊再思季昭竇懷貞兢宗楚客晉卿紀處訥祝欽明郭山惲王璵第三十四諸夷蕃將史大奈馮盎智戴子猷阿史那社尒忠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明黑齒常之李謹行泉男生獻誠李多祚李湛論弓仁惟貞尉遲勝尚可孤裴玢第三十五郭孝恪張儉延師王方翼珣蘇定方薛仁貴訥嵩平從程務挺王孝傑唐休璟張仁愿辰牧忠王晙第三十六王義方員半千名抱忠韓思彥琬蘇安恆薛登王求禮柳澤範興馮元常元淑蔣欽緒沈清第三十七唐臨晙紹張文瓘文琮錫文收徐有功商孝若第三十八崔融從能慎由安潛彥曾徐彥伯蘇味道豆盧欽望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第三十九狄仁傑光嗣兼謨郝處俊象賢朱敬則仁軌第四十王綝循道璵熙韋思謙承慶嗣立恒濟弘景陸元方象先景倩景融希聲餘慶璪王及善李日知杜景佺李懷遠景伯彭年第四十一裴炎伷先劉禕之郭翰魏玄同恬李昭德吉頊第四十二張廷珪韋湊見素諤顗知人維繩處心韓思復朝宗佽宋務光呂元泰辛替否李渤衆濟張阜李中敏李款李甘第四十三武平一李乂賈曾至白居易行簡敏中第四

十四桓彥範盧懷慎薛季昶楊元琰仲昌敬暉崔玄暐渙縱璩張柬之袁恕己高第四十五劉幽求鍾紹京崔日用宗之日知王琚張暐王毛仲李守德陳玄禮第四十六魏元忠韋安石陟斌叔夏縚抗郭震子元振第四十七李嶠蕭至忠盧藏用韋巨源趙彥昭和逢堯第四十八姚崇弈合彝宋璟渾第四十九蘇瓌頲詵震幹張說均垍第五十魏知古盧懷慎奐李元紘杜暹鴻漸張九齡拯仲方韓休洪滉皋洄第五十一張嘉貞延賞弘靖文規次宗元嘉祐源乾曜光裕清裴耀卿佶第五十二蘇珦晉尹思貞畢構栖李傑鄭惟忠王志愔許景先潘好禮倪若水席豫齊澣抗第五十三裴守真子餘行奕崔沔盧從愿李朝隱王丘嚴挺之武綬澈第五十四裴漼寬諝冑陽嶠宋慶禮楊瑒崔隱甫李尚隱解琬第五十五宗室宰相李適之李峴李勉李夷簡李程石李回第五十六劉子玄貺餗秩傳餗貺迥秩迅吳兢韋述播谷條贊倫偕柳芳登冕沈既濟傳師詢第五十七郭虔瓘郭知運英傑英奇王君㚟張守珪獻誠獻恭獻甫王忠嗣牛仙客第五十八宇文融韋堅楊慎矜王鉷盧鉉第五十九哥舒翰曜高仙芝封常清第六十李光弼彙光進蕭華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烏承玼第六十一郭子儀曜晞承嘏曜釗鍈鐈傳昉明昕第六十二李嗣業馬璘李抱玉抱真緘路嗣恭應恕第六十三房琯孺復啟式張鎬李泌繁第六十四崔圓苗晉卿裴冕裴遵慶向植呂諲第六十五崔光遠鄧景山崔瓘魏少游衛伯玉李澄克寧韓全義盧從史高霞寓第六十六李麟楊綰崔祐甫植稜柳渾識韋處厚路隋第六十七高適元結李承韋倫薛珏存慶崔漢衡戴叔倫王翃正雄翊巖徐申郗士美辛祕第六十八來瑱裴茂田神功神玉侯希逸崔寧寬嚴礪第六十九光載卓英璘李少良王縉黎幹楊炎慶准嚴郢竇參申吳通玄第七十李栖筠吉甫德脩李鄘頊第七十一王思禮魯炅王難得月辛雲京京杲吳湊河清姚況李芃李叔明昇曲環王虔休盧羣李元素盧士玫第七十二令狐彰建通張孝忠茂宗茂昭袁恩真陳楚康日知志睦承訓李洧劉澭由弘正布平王承元牛元翼傳良弼李寶史孝章第七十三劉晏潘遵潼元琇包佶盧徵李若初于頎第五琦班宏王紹李巽第七十四李揆常袞趙憬崔造齊映盧邁第七十五關播李元平董晉溪渥長源劉全諒裴滋趙宗儒竇參真第七十六張鎰姜公輔武元衡儒衡李絳璋宋申錫第七十七段秀實伯倫嶷丈焚珂劉海賓顏真卿第七十八李晟愿憲愬聽聰總似第七十九馬燧暢炫渾瑊鎬鍼第八十楊朝晟戴休顏

陽惠元（旻）李元諒李觀韓游瓌杜希全邢君牙第八十一陸贄第八十二韋皐（卞立 賁 劉闢）張建封（愔）嚴震（礪）韓弘（公武 充）第八十三鮑防李自良蕭昕薛播樊澤（宗師）王緯吳湊（士矩）鄭權陸亘盧坦（闢 弟 美）柳晟崔戎（雍）第八十四徐浩呂渭（溫 恭）孟簡劉伯芻（寬夫 元）章楊憑（凝 凌）潘孟陽崔元略（鉉 沆 元式 崔龜從）韋綬第八十五張薦（讀）趙涓（博宣）李紓鄭雲逵徐岱（王仲舒）馮伉庾敬休第八十六姚南仲獨孤及（朗 郁 庠）顧少連韋夏卿（璀）段平仲呂元膺許孟容（季同）薛存誠（廷老）李遜（方玄 建 訥）第八十七孔巢父（戢 緯 戣 戡 溫 業）穆寧（贊 質 賞 員）崔邠（郾 鄯 郢）柳公綽（仲郢 璞 珪 璧 玭）公權（子華）楊於陵馬總第八十八歸崇敬（登 融）奚陟崔衍盧景亮（王源中）薛苹（膺）衛次公（洙）薛戎（放）胡証丁公著崔弘禮崔玄亮王質殷侑（盈孫）王彥威第八十九鄭餘慶（澣 處誨 從讜）鄭珣瑜（覃 裔綽 朗）高郢（定）鄭絪（顥）權德輿（璩）崔羣第九十賈耽杜佑（式方 悰 孺休 愉 牧 顗）令狐楚（緒 綯 滈 定）第九十一白志貞裴延齡崔損韋渠牟李齊運李實皇甫鎛（鏞）王播（起 龜 式）第九十二韋執誼王叔文（王伾 韓曄 陳諫 凌準 韓泰）陸質劉禹錫柳宗元程异第九十三杜黃裳（勝）裴垍李藩韋貫之（澳 殷 溫 蕭祐）第九十四高崇文（承簡）伊慎朱忠亮劉昌裔范希朝王鍔（稷）孟元陽王栖曜（茂元）劉昌（士涇）

趙昌李景略任迪簡張萬福高固（郝玼 史敬奉 野詩良輔）第九十五李光進（光顏 烏重胤 石洪 李珙）王沛（逵）楊元卿（延宗）曹華高瑀劉沔石雄第九十六于頔（季友）王智興（晏 平 宰）杜兼（羔 中立）杜亞范傳正第九十七裴度（識 諗）第九十八李逢吉元稹牛僧孺（蔚 徽 叢）李宗閔楊嗣復（授 損）第九十九竇群（常 牟 鞏）劉栖楚張又新楊虞卿（漢公 汝士）張宿熊望柏耆第一百韓愈（孟郊 張籍 皇甫湜 盧仝 賈島 劉叉）第一百一錢徽（珝）崔咸韋表微高釴（鍇 銖 湘 湜 馮宿 定 審）李虞仲李翺盧簡辭（知猷 弘止 簡求 嗣）高元裕（少逸 璩）封敖鄭薰敬晦韋博李景讓（景溫）第一百二劉蕡第一百三李訓鄭注王涯賈餗舒元輿（王璠 郭行餘 韓約 羅立言 李孝本 顧師邕 李貞素）第一百四李德裕（燁 廷 古 崔嘏 丁柔立）第一百五陳夷行李紳李讓夷曹確劉瞻（劉瑑）李蔚第一百六李固言李珏崔珙（珦 瓊 渙 遠）蕭鄴鄭肅（仁表）盧商盧鈞盧簡方韋琮周墀裴休劉瑑（夏侯孜）趙隱（光逢）裴坦（贄）鄭延昌王溥盧光啓（韋貽範）第一百七畢諴崔彥昭劉鄴（豆盧瑑）陸扆鄭綮（朱朴 孫偓）韓偓（儀）第一百八馬植楊收（發 嚴 涉）路巖（韋保衡）盧攜第一百九鄭畋王鐸（鐐）王徽韋昭度張濬第一百十周寶王處存（鄴）鄧處訥（雷滿）陳儒劉巨容（濤 行 龔）趙德諲（匡凝）楊守亮楊晟顧彥朗（彥暉）第一百十一王重榮（珙）

（珂）諸葛爽李罕之王敬武（師範）孟方立（遷）第一百十二楊行密時溥朱宣孫儒第一百十三高仁厚趙犨（昶 珝）田頵朱延壽第一百十四劉建鋒成汭杜洪鍾傳劉漢宏張雄王潮（審邽）劉知謙（盧光稠）第一百十五忠義上夏侯端劉感常達敬君弘（謝叔方）呂子臧（馬元規）王行敏（盧士叡 李玄通）羅士信張道源（楚金）李育德（李公逸 張善相）高叡（仲舒）安金藏王同皎（潛 周憬）吳保安李憕（源 彭）盧弈（元輔）張介然（崔無詖）第一百十六忠義中顏杲卿（春卿）賈循（隱林）張巡許遠（南霽雲 雷萬春 姚誾）第一百十七忠義下程千里（袁光庭）龐堅（薛愿）張興（蔡廷玉）符令奇（璘）劉迺（孟華）張伾周曾（張名振）石演芬吳溆高沐賈直言辛讜黃碣（孫揆）第一百十八卓行元德秀（李萼）權皐甄濟（陽城 何蕃 司空圖）第一百十九孝友李知本張志寬劉君良（王少玄）任敬臣支叔才程袁師武弘度宋思禮鄭潛曜元讓裴敬彝梁文貞沈季詮許伯會陳集原陸南金張琇侯知道（程俱羅）許法慎林攢陳饒奴王博武萬敬儒章全益第一百二十隱逸王績朱桃椎孫思邈田游巖（史德義）孟詵王友貞王希夷李元愷衛大經武攸緒白履忠盧鴻吳筠（潘師正 劉道合 司馬承禎）賀知章秦系張志和孔述睿（敏行）陸羽崔覲陸龜蒙第一百二十一循吏韋仁壽陳君賓張允濟（李桐客）李素立（至遠 益）

崔薛大鼎（元構 賈敦頤 敦實 楊德幹 田仁會 歸道）裴懷古韋景駿李惠登羅珦（讓）韋丹（宙 岫）盧弘宣薛元賞（何易于）第一百二十二儒學上徐文遠陸德明曹憲顏師古（相時 游秦）孔穎達（王恭 馬嘉運）歐陽詢（通）朱子奢張士衡（賈大隱）張後胤蓋文達（文懿）谷那律（從政）蕭德言許叔牙（子儒）敬播（劉伯莊 秦景通 劉訥言）羅道琮第一百二十三儒學中郎餘令徐齊聃（堅 嶠）沈伯儀路敬淳（須 潛）王元感王紹宗彭景直盧粲（尹知章）張齊賢柳沖（馬懷素 殷踐猷）孔若思（季詡 至）第一百二十四儒學下褚无量（徐安貞 元行沖）陳貞節施敬本盧履冰（王仲丘 康子元 侯行果 趙冬曦 尹愔 陸堅 鄭欽說 盧僎 啖助）韋彤陳京暢當林蘊韋公肅許康佐第一百二十五文藝上袁朗（誼 承序 利貞）賀德仁（庾抱）蔡允恭謝偃崔信明（鄭世翼）劉延祐（藏器 知柔）張昌齡崔行功（銑）杜審言（易簡）王勃（勔 助 楊炯 盧照鄰 駱賓王）元萬頃（呂義方 李方乙 范履冰 周思茂 胡楚賓）第一百二十六文藝中李適（韋元旦 劉允濟 沈佺期 宋之問 閻朝隱）尹元凱（富嘉謨）劉憲李邕呂向王翰（邈 咸 簡）李白（張旭）王維鄭虔蕭穎士（存 陸據 柳并 皇甫冉）蘇源明（梁肅）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下李華（翰 觀）孟浩然（王昌齡 崔顥）劉太真邵說于邵崔元翰于公異李益盧綸歐陽詹（秬）李賀吳武陵李商隱薛逢李頻

吳兢第一百二十八方技李淳風甄權（許胤宗 張文仲）袁天綱（客師 張憬藏 乙弗弘禮 金梁鳳 王遠知）薛頤（葉法）善明崇儼尚獻甫嚴善思杜生張（果 邢和璞 師夜光 羅思遠）姜撫桑道茂第一百二十九列女李德武妻裴淑英楊慶妻王房玄齡妻盧獨孤師仁姆王蘭英楊三安妻李樊會仁母敬衛孝女無忌鄭義宗妻盧劉寂妻夏侯碎金于敏直妻張楚王靈龜妃上官楊紹宗妻王賈孝女李氏妻王阿足樊彥琛妻魏李畬母汴女李崔繪妻盧堅貞節婦李符鳳妻玉英高叡妻秦王琳妻韋盧惟清妻徐饒娥竇伯女仲女盧甫妻李鄒侍徵妻薄金節婦高愍女楊烈婦賈直言妻董李孝女妙法李湍妻董昌齡母楊王孝女和子段居貞妻謝楊含妻蕭韋雍妻蕭衡方厚妻程鄭孝女李廷節妻崔殷保晦妻封絢竇烈婦李拯妻盧山陽女趙周迪妻朱延壽妻王第一百三十外戚獨孤懷恩武士彠（士稜 士逸 承嗣 三思 懿宗 攸暨）韋溫王仁皎（守一）楊國忠李偹鄭光第一百三十一宦者上楊思勗高力士程元振駱奉先魚朝恩竇文場（霍仙鳴）劉貞亮吐突承璀馬存亮嚴遵美仇士良楊復光第一百三十二宦者下李輔國王守澄劉克明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張彥弘）第一百三十三酷吏索元禮來俊臣（來子珣 周興 丘神勣）侯思止王弘義郭弘霸姚紹之周利貞王旭吉溫（羅希奭）崔器毛若虛敬羽第一百三十四藩鎮魏博田承嗣（悅 緒 季安 懷諫 弘正 布）史憲誠何進滔（弘敬 全皞）韓允中（簡 樂彥禎）羅弘信（紹威）第一百三十五藩鎮鎮冀李寶臣（惟岳 惟簡）王武俊（士真 承宗）王廷湊（元逵 紹鼎 紹懿 景崇 鎔）第一百三十六藩鎮盧龍李懷仙朱滔劉怦（濟 總）朱克融李載義（楊志誠 史元忠）張仲武（直方）張允伸（張公素）李茂勳可舉李全忠（匡威 匡籌）劉仁恭第一百三十七藩鎮淄青橫海李正己（納 師古 師道）程日華（懷直 懷信 權）李全略（同捷）第一百三十八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劉玄佐（鄧惟恭）吳少誠（少陽 元濟 李祐）劉悟（從諫 稹 李佐之 李師晦 李丕）第一百三十九突厥上第一百四十上突厥下第一百四十下吐蕃上第一百四十一上吐蕃下第一百四十一下回紇上第一百四十二上回鶻下第一百四十二下沙陀第一百四十三北狄契丹奚室韋黑水靺鞨渤海第一百四十四東夷高麗百濟新羅日本流鬼第一百四十五西域上泥婆羅党項東女高昌吐谷渾焉耆龜茲（跋祿迦）疏勒于闐天竺摩揭它罽賓第一百四十六上西域下康寧遠大勃律吐火羅謝䫻識匿箇失蜜骨咄蘇毗師子波斯拂菻大食第一百四十六下南蠻上南詔上第一百四十七上南蠻中南詔下（蒙嶲 驃 越析詔 浪穹詔 邆賧詔 施浪詔）第一百四十七中南蠻下環王盤盤扶南真臘訶陵投和瞻博室利佛逝名蔑單單驃兩爨蠻南平獠西原蠻第一百四十七下姦臣上許敬宗李義府傅游藝李林甫陳希烈第一百四十八上姦臣下盧杞崔胤崔昭緯柳璨（蔣玄暉 張廷範 氏叔琮 朱友恭）第一百四十八下叛臣上僕固懷恩周智光梁崇義李懷光陳少游李錡第一百四十九上叛臣下李忠臣喬琳高駢朱玫王行瑜陳敬瑄李巨川第一百四十九下逆臣上安祿山（慶緒 高尚 孫孝哲）史思明（朝義）第一百五十上逆臣中李希烈朱泚第一百五十中逆臣下黃巢秦宗權董昌第一百五十下

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云（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蹟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冊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又百有五十年然後得以發揮幽沬補緝闕亡黜正偽繆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世之傳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公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而不幸接乎五代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以動人耳目誠不可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制誥（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臣）宋祁與編脩官禮部郎中知制誥（臣）范鎮刑部郎中知制誥（臣）王疇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秘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秘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刪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錄（臣公亮）典司事領從貴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宋史列傳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累官遷翰林學士奉詔脩唐紀志表嘉祐二年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

宋祁字子京爲龍圖學士史館脩撰脩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出入內外嘗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後知鄭州書成遷左丞進工部尚書

（氏）進筆鄭稗俱晏殊客祁知成都府奉詔脩唐書在郡閱門垂簾然燭媵婢侍兒和墨舒紙邦人遠觀宋尚書脩唐書矣初賈昌朝建議上命祁至

堯臣楊察張方平范鎮邵必宋敏求呂夏卿昌朝提舉丁度兼領劉沆歐陽脩分撰紀志劉義叟撰天文五行律曆志梅堯臣脩方鎮百官表祁范鎮在局脩書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十年書成祁進工部尚書翰林承旨充朝長編紀事本末明道二年十月丙寅崇文院纂唐遺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請命官刊脩唐書故也慶曆五年五月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脩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脩撰余靖並同刊脩唐書閏五月庚子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為編脩唐書官必以為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七年六月庚戌命參知政事丁度提舉編脩唐書皇祐元年六月甲戌改命同刊脩唐書翰林侍讀學士宋祁為刊脩官三年二月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史館脩撰宋祁坐其子與張彥方游出知亳州三月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脩唐書易史館脩撰為集英殿脩撰至和元年七月甲子詔脩唐書宋祁編脩官范鎮等速上所脩唐書八月戊申命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脩刊脩唐書

二年十月庚戌翰林學士刊脩唐書歐陽脩言自漢而下惟唐享國最久其間典章制度本朝多所參用所脩唐書新制最宜詳備然自武宗以下並無實錄以傳記別說考正虛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監司御史臺及鑾和諸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議案簿尚存欲差編脩官呂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嘉祐四年六月戊戌翰林學士歐陽脩等上所脩唐書二百五十一卷刊脩及編脩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宋元憲公集伏見劉昫唐書及范質五代史並是近代脩纂雖粗成卷帙而實多漏畧義例無次首末相違業唐自武宗以還實錄皆闕詳昫等輯綴之日固舊史存體統續後事者不無叢脞至於序篇贊論褒貶大方訂之前世訖無可采其五代帝紀則殆是全寫實錄別傳則更同銘誌比於唐史抑又甚焉自宋興八十餘年上距李氏歷載踰百五姓相代故老淪亡語投耳傳寖以疎闊若不因時脩定則二書者非徒取愧於來葉固將遺恨于當年乃者成武軍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盛度任學士日亦嘗乞搜訪唐事以裨史闕雖文移徧下而州縣俗吏罕或省知遷此數年莫克如詔臣誠不自揆然由布衣之日伏膺簡冊竊觀二史未嘗不廢書結歎但恨家乏篇籍人無師仰區區之志誰與傷之比者幸蒙陛下教育之仁久塵史觀雖撰之職每緣是正文字見祕府所藏唐家紀傳詔令及偏記小說之類名種尚多五代實錄諸國僭偽之篇往往完具若得裒類而通閱攟足以整齊年月補緝散亡勒成新書或矯前病然念臣才識紫淺見聞凡近必依朋類參質否藏竊觀同館脩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員外郎李淑預脩三朝正史博貫前載文雄學奧儀諳洛定實繫宗矩臣弟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史館祁精勤篤翰頗及輩流俾之編刪亦必盡力臣欲望聖慈差李淑及臣弟等三人同將唐書及五代史別加撰著然乞不為官局只許於館閣內止行公文更互輟借應係唐書及五代史照對文字各就本家纂錄並不煩官司供給庶得寖尋史法寬假歲期上賴好文之明恣窮希古之樂此亦千載一時之遇耳臣又案唐張說退罷許在家脩史沈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亦令在州撰述彼本朝記注尚許私藏況前世成書詎勞公禁如臣等或有外補差擇亦乞如傳師故事秘府書林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紀志傳一百六十四萬字表一十一萬二千九百三十字自越充國珍以下至一行等凡六十一人舊史有傳新史無傳自郭貴妃以下至董昌等凡一百三十人舊史無傳新史有傳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隱逸今書於卓行秦系昔人之不傳今書於隱逸韓愈使

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書之今乃不書掩人君之闕也此新史之得舊史以外戚有雜傳以良吏次宦者以忠義次酷吏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志周詳季粗王方翼之功業槩之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槩之文苑以吳叔之忠義槩之外戚以陽城之卓行槩之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槩之方技是弃大行而取小節也此舊史之失新史紀與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祁公主之帝紀編年得於孫氏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得於開元遺史贊房杜本之柳芳贊五王本之呂温傳段秀實則得於子厚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郭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哲宗時吳縝進新史糾繆凡二十條又以為脩書之初有失有入此新舊二史之得失也晁公武讀書志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右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永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采雜說既多往往抵捂有失實之歎焉錦繡萬花谷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脩唐書令在館學士日供唐書外事二件

分附本傳至五年始命王堯臣宋祁張方平爲脩撰曾公亮范鎮爲編脩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祁下筆祁又出督將藁草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至和元年范鎮乞歐陽脩修紀志詔從之又命劉義叟脩天文律曆志楊聖俞王堯臣修方鎮百官志又唐志雖歐公脩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爲之方鎮百官表則梅聖俞王堯臣爲之禮儀兵志則初出於王景彝業未竟而卒焉年張芸叟雜記仁宗深患七史讀之不成文嘉祐中有詔重修唯唐書卒業所費緡錢十萬有畸既進御上日有旨舊唐書不得毀久之喻執政云當時何不令歐陽脩爲之魏公對曰修分作帝紀表志既退相語曰亦應其文病也經史百家制度紀載皆有所據 紀志表則歐陽公主之列傳則宋公祁主之帝紀編年則得於孫氏之南齊錄述姚崇十事則得於開元之遺史其贊房杜則本之柳芳其贊五王則本之呂溫傳段秀寔則得子厚之文集傳張巡許遠則得之於李翰韓愈傳甄逢甄濟則得之元稹李郛相勉以忠義則得之杜牧 二史是非同異 舊史李光弼父開元中封薊國公新史以爲在武后時是時之先後不可合也舊史敬宗第六子成美而新史以爲第五子昭宗十子而新史以爲十七子是數之多寡不可知也舊史陸德明字子元而新史乃作陸元明字

德明徐有功無字而新史乃名洪敏以字行是名字之訛謬不可究也按光弼在天寶至德間其父宜在開元時（舊史是）按二史敬宗止五子稱安得言第六也（新史是）按舊史昭宗諸王自豐王祈至蔡王祐等七王皆失其傳宜其爲十七子也（二史皆是）按十八學士贊亦以元明爲名而德明爲字（與新史同）按孝敬皇帝諱洪故有功避之而行其字（與新書同）辨二史之得失 新史紀傳贊志有條不紊如陽城昔在於隱遯今乃書之於卓行恭柔昔人之不傳今乃書之於隱逸韓愈使王庭湊之節舊史不書今乃書之所以明君子之節義也太宗拒魏徵之諫而有殺田舍翁之語舊史則書今乃不書所以掩人君之闕此新史之得也舊史以外戚首雜傳以良吏次宦者之後以忠義次酷吏之後是先小人而後君子也以高智周薛季昶王方翼之功業而繫之以良吏以陳子昂之諫諍劉蕡之切直而繫之以文苑以吳叔之忠義而繫之以外戚以陽城之卓異而繫之以隱逸以孫思邈之高尚而繫之以方技是弃其大行而取其小節也此則舊史之失也 糾謬凡十八條 哲宗時吳縝進唐史糾謬凡二十條一以無爲有二似實而虛三書事失實四自相違舛五年月日時差互六官爵姓名謬誤七祖系鄉里無法或誤推考八尊敬君親未嚴不足垂教九紀志表傳不相符合十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全十一載事脫誤十二事狀叢複十三宜削而反存十四當書而反缺十五義例不明十六先後失序十七編次未當十八予奪不常十九事有可疑二十字書非是 新書之失有八一曰責任不專二曰課程不立三曰初無義例四曰終無審覆五曰多採小說而不精擇六曰務舊文而不推考七曰不知刊脩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不擧校勘之職而惟務苟容何謂責任不專夫古之脩史多出一家故司馬遷班固姚思廉李延壽之徒皆父子論撰數十年方成蓋通知本末則事實貫穿不抵捂也惟後漢東觀群儒纂述無統而前史譏之況夫唐之爲國幾三百年其紀事亦衆矣而紀志表則歐陽脩主之傳則宋祁主之所主既異則不能通知其事故紀有失而傳不知傳有誤而紀不見豈非責任不專故歟何謂初無義例夫史之義例猶網之有綱匠之有繩墨也故唐脩晉書而令狐德棻之徒先爲之定例則一史之內凡秉筆者皆遵用之今之新書不然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較後傳則不合詳略不一豈取未明書法無準一史之內爲體各殊豈非初無義例乎餘失不載 八失不足爲累 八失之中所謂取彼例以較此例則不同取前傳以比後傳則不合而曰初無義

例則如春秋之書盟向盟來盟涖盟及盟弗盟乞盟之類而盟例不齊其書伐會伐及伐以某師伐之類而伐例不著雖謂之初無義例其誰曰不然所謂其書須行己久而踈繆舛駁於今始見之則知春秋之尹氏君氏衛俘衛寶渝平輸平與夫地名之或差爵位名姓之或異雖謂之終無審覆其誰曰不然至其謂今之新書殊不參較但循舊而書之爲務因舊文而不推考則春秋之作正因舊史或書王或書天王或書天子因舊文而然也所書之事或繫之日或繫之月或繫之時因舊文而然也隱桓之間少有書日定哀之際日例居多因舊文而然也以不推考之失言之其亦可矣即是而推則夫所指八失者又烏足爲新書之失耶夫以春秋之作所紀二百四十二載無慮萬八千餘言正簡嚴立法之書也夫子豈不能削去疑異以塞後世之議論也哉其所以存而不削者乃所謂闕文而其勸戒之法初無預乎此也 二十條不爲累 愚亦嘗思之矣若是之類固非足以爲新書之不幸也抑嘗以其所摘之條而求之春秋亦不能無疑則彼之所謂疑與繆者正史氏之所畧而其勸戒之法所以垂之後世者端不在是也春秋之書陳侯鮑而甲戌己丑兩言其日其書衛侯之卒武父之會而丙戌再書則時日不能無差互矣其書仲孫忌而又言何忌

書晉魏多而又言曼多則姓名不能無繆誤矣其書公孫遂而又言仲遂書公孫嬰齊而又言仲嬰齊書黑肱而不繫於邾之類則祖系鄉里失於參考者矣其書郭公書定來無所考證則謂之宜削而反存可也其於隱威之閒或不具秋冬首時於昭定之際或無冬字至於或書夏五而不言月或書五月而不言夏則謂之當書而反削可也其書君氏卒書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之類則謂之載述脫誤可也即是而推則夫分門二十者烏足為新書之累耶　立法得於春秋　新書立法深有得於春秋者敘帝紀之文得春秋簡嚴之義也列藩將之傳得春秋進吳楚之人也列宗室宰相之傳得春秋書公子之義也其傳忠義與卑行得春秋字名臣之義也其傳藩鎮得春秋書墮郈墮費圍城之義也至於一褒一貶皆有以示勸戒之法異議之士不求諸此而切切指摘其文而謂之辯疑果可以為疑也耶謂之糾繆果可以為繆也耶使此屬稍知論史明於立法則辯疑糾繆之不作也必矣何必譊譊騰口何此屬之不憚煩若何休之發擿二傳目為箴膏肓起廢疾而入室操戈者已至矣啖助之訕摭三家逞私臆決而誣與固之識已起矣然則異議之士妄與貶剝者為辯疑糾繆而欲以釣名於天下其何以逃天下之公議　唐史名字之疑　唐之新書成

於我宋歐陽文忠公脩漢而下卓推遷固之亞惟公也至考其書則公之失亦有類遷固者公之跋古錄也謂溫大雅字彥洪弟彥博字大臨弟大有字彥將兄弟一體而名大者字彥名彥者字大已疑其非而又謂封德彝名倫房元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皆以字行而又復疑其非為自謂余於中書見顏氏裔孫有獻其家世所藏告身其一思曾除儀同制云內史令臣瑀宣者蕭瑀也侍郎臣封德彝奉舍人臣彥將行不應內史令書名而侍郎舍人書字又必不稱臣而書字則德彝彥將當為名其一師古加正議制云左僕射元齡右僕射士廉尚書君集者侯君集也侍郎纂者楊纂也不應二人書名而二人書字則元齡士廉當為名又師古與令狐德棻同制不應德棻書名而師古書字則師古當為名審此則五人之名之字宜悉以制正今新書惟元齡師古是正餘三人乃不之正我宋賢唐不遠而文忠又親見唐舊制明甚且於跋云不知三人者獨何疑使制見於書成之後則二人何所據而正書未成而見制則五人者又不當正二而遺三公嘗有疑於姓纂瑩兆記恐士廉德彝或以是弗正則彥將亦併遺之可乎況不以制證而信夫纂記之私又不可　唐史名字之辯　唐之新書我宋歐陽文忠公實成之端可謂稚視遷固而嗣夫子之絕響者也自夫編年易而紀傳興吾夫子一字之旨殆不可繼遷固蓋粗窺之而不免有所牴牾公之新書例則遷固而法則春秋所謂大法公蓋得之矣或者徒見彥博大有其為體一而名字之或差德彝元齡之徒既以字行而制告之或參以為公之失在於無所訂正吁是何足為公之累哉公之作是書也或採諸碑誌之所述或摭諸制命之所遺名字異同悉能詳究之哉則亦踵其舊而闕其疑可也且老子一人爾史記所傳既以耳名而或曰老萊或曰太史儋莫不備錄公於跋古第疑其非而未嘗主其一公之意史遷意也況公之集古秦之鍾韓城之鼎岐陽之鼓是皆微物也亦有異說猶兩存以俟其後則名字之際豈不其然　或者又見元齡師古之名悉以制正而士廉德彝三子則遺之其惑也滋甚吁此正所以兩存之也蓋正元齡師古之名則知遺制之可信置三人而不之正則知舊史之可憑是亦傳疑之義也且孟獻子之友五人孟子非不能旁搜而備記也今所著者樂正裘牧仲而三人者則忘之蓋著其二者知所可知而忘其三者疑則闕也公之於五人其名其字或正與否公之意蓋子意也況公之集古蓋嘗謂碑碣銘誌其世繫子孫官封名字無情增損每據以正史則凡有可據宜無不正也而薛仁貴名禮載於碑明矣今則仁

貴其名而未始增孔穎達字仲達載於碑明矣今則仲達其字而未始易則夫名字之正與否公曷嘗加意於其間哉　唐史非一人作　作史者非一人則所以足其史者非一事夫惟不可以一事足也則所得不能無先後而作者非一人則所見異同亦或不免唐之新書其采摭搜獵可謂勤且博傳張巡則得之李翰傳段秀實則得之柳宗元至於姚崇十事舊史不傳而新書則詳之彼其所得者不一惟恐夫事之有所遺也求無遺乎其事則真偽是非初不之辨非不辨也不暇辨也而況乎名字之不必辨也而又秉筆之士類非一人蓋當是時宋公祁范公鎮與夫王疇宋敏求之徒並與其事而列傳之作宋公實尸之則刊其舛失正其重複在公有不可專者吾固非以閣筆相視者期公也譏以名字之訛於大法初無加損則不若兩存之也　歐陽公存大義　我宋歐陽文忠公脩在仁廟朝嘗受詔脩唐史矣自慶曆開局迨嘉祐成書凡三百年興衰得失之迹皆聚此書炳而易見也實而無華也遷固而下皆公所僕視然考之溫氏兄弟德彝元齡之徒名字之細容有未正則其為書似不能無失悉切謂公深知作史之體而不見其失也何以言之公忠厚人也方其脩書也紀志表則公領之傳則宋景文公祁領之其書諸臣名字之不同則景文之

為也非公也及書之既成也天子以書出兩手詔公刪脩列傳合為一體公受命而退曰無所易且謂人之所見各有不同何可悉如己意使公而黜加糾竄則矛盾之論紛紛未已前朝盛典未有告成之期況公之於新史也且法命意勤以春秋為的春秋所以因魯史之疑而闕之者為有勸懲者存而區區細故臧否不繫焉者略之可也公為武后紀則與之名以著其罪於禮樂志則明三代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為虛名於五行志則不書事應盡破漢儒菑異傳會之說其論撰莫不有體則深得夫子之用心矣名字之正不正又惡足以溷公耶

新舊史之得失 自三代兩漢而下獨唐為盛時其歷年三百歷世二十其行事之迹著之于書系其紀次無法詳畧失中文辭叢碎氣韻衰落使當世之明君俊臣豐功偉績與夫卓絕之行慷慨之節卒能彰顯發揮以聳動後人之耳目至其褒貶之語則牽於文章而以辭害意贊叙之語殆若俳優之辭讀之令人欲寐則舊史之失灼可知也逮慶曆中大臣建議請加刊正而天子可之乃命儒臣因舊典而裁為新書凡十有七年其書始成討論讎校纖悉備具畧其繁文增其事實補其闕亡黜其謬偽使其君臣行事之終始治亂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真著在簡冊粲然可觀列于班馬之間庶幾乎無媿爾

自新書之出逮今數十年舊史不復對閱而委墻壁屢曾覩者多矣壯齒之士或不知有舊史既隱而新書所畧皆一時細碎陳迹事無繫於得失治亂適足以資談緒耳 紀録詳畧襃貶 若以為事實首尾牴牾不合則失在於舊書紀次無法而新書得以改而責之矣若以為紀録未實詳略失中與奪未公則是又非所疑也夫新書之作據舊書而作也據舊書而作則記録未實非所疑也雖於舊書所著而增益之則去唐未遠可以遊考而信之也司馬遷為史記首尾該五千餘年而言止於六十萬班固叙漢二百年而其言至於八十萬後世不以固為得遷為失則書不以詳為貴可知矣則二典之文纔二千言亦足見矣故新書之作擇可略而略之所略皆書之蔓也擇可增而增之所增皆事之實也則詳畧失中非所患也孔子約魯史為春秋雖意在於寓襃貶而代王者之賞罰至其文則約而不顯善惡自明後之作者識既不逮於聖人則其書亦宜手據實而録以示于後則得失予奪所不待言而觀者自解矣雖作不能無疑於後世其予奪或得或失亦繫乎人之所見何如耳事善而貶者事在焉事惡而褒事亦在焉事之善惡有如皎日則其褒貶可誣於史乎雖班固之褒貶愚亦未之能信也王觀國學林近時有唐史辯疑一帙蹤新唐史之舛誤數百頗為詳悉觀國讀唐史於辨疑之外復有可疑者今列于下方宰相世系曰房玄齡字喬松本傳字喬世系曰高士廉名宗儉本傳名儉世系曰裴世矩字洪大本傳名矩世系曰溫彥將字大有本傳大有字彥將世系曰崔安上字敦禮本傳敦禮字安上世系曰薛振字元超本傳只作元超世系曰楊綝字再思本傳只作再思世系曰薛禮字仁貴本傳只作仁貴世系曰劉晏相肅宗代宗據帝紀只相代宗世系曰崔仁師相太宗高宗據帝紀只相太宗世系曰杜審權相宣宗懿宗據帝紀只相懿宗世系曰薛稷相中宗睿宗據帝紀只相睿宗世系曰李嶠相武后據帝紀又相中宗世系曰郭待舉相高宗據帝紀又相武后世係曰白敏中相宣宗據帝紀又相懿宗世系曰鄭餘慶相德宗憲宗據帝紀又相獻宗

宗室世系曰終唐之世宰相十一人宗室宰相贊曰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觀國案宗室宰相實十有二人世系謂十一人者無李麟贊謂九人者無李麟李宗閔薛王知柔高氏宰相四人少高季輔當作五人也崔氏宰相二十三人少崔沆崔敦禮崔遠當作二十六人也趙氏宰相四人少趙隱當作五人也韋氏宰相十四人少韋承慶韋安石當作十六人也趙郡李氏宰相十七人無李藩世系也張氏宰相十七人無張光輔世系也

陳氏宰相三人無陳希烈世系也 世系三入相者武承嗣崔湜而帝紀乃四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張洪靖杜鴻漸而帝紀乃一入相也世系再入相者褚遂良而帝紀乃三入相也觀國案史再入相者又有高士廉李固言陳夷行夏侯孜四人而世系皆不書也宰相年表有武什方李景諶孫元亨王本立杜景儉任知古王及善于惟謙相武后有李義甫相高宗有侯希逸相德宗有李訓相文宗有鄭肅李讓夷相武宗有豆盧瑑相僖宗有鄭綮朱朴相昭宗而世系皆不書也世系有韓滉相德宗而年表則不書也凡此皆脩史之際討論之失也梁谿漫志唐會要開元二十九年冬十月京城寒甚凝霜封樹學者以為春秋雨木冰即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冑也寧王見而歎曰此所謂樹稼者也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新唐書五行志記永徽年凝凍封樹引劉向語亦謂之樹介而舊唐書作樹稼白樂天樂府新豐折臂翁云君不見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注云開元初突厥數寇邊天武軍子將郝靈荃斬默啜獻首闕下自謂有不世之功時宋璟為相以天子好武恐徼功者生心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遂慟哭嘔血而死按此則名雲岑而舊唐書作靈儉新唐書作靈佺資治通鑑作靈荃考異中亦無之或云歐陽公

取新唐書列傳令子叔獮讀而卧聽之至藩鎮傳叙歎曰若皆如此傳叙筆力亦不可及此恐未必然藩鎮傳叙乃全用杜牧之罪言耳故如項羽傳贊撥取賈生過秦論故奇偉可觀而非遷固之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埼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二紙

子　道家子書五

列子漢志列子八篇名圄寇先莊子莊子稱之隋志列子鄭之隱人列圄寇撰八卷東晉光祿勳張湛注鄭樵通志列子八卷鄭穆公時隱者列禦寇唐加冲虛真經本朝加至德　晉張湛注八卷　孫鵾注八卷　盧仲光注八卷　政和御注八卷　統略一卷　指歸一卷　釋文一卷　音義一卷玉海列子　漢志道家八篇名圄寇先莊子　隋志八卷晉張湛注（天瑞至說符）舊二十篇劉向去重復存者八篇（向校列子書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柳宗元曰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　天寶初號冲虛真經景德四年二月丙寅加至德二字唐殷敬順撰釋文　徽宗御製解　王曉列子旨歸一篇　劉向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

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殘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世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張湛序曰子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自言師壺丘子林而友伯昏無人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其書舊有二十篇漢劉向除去重複存者八篇合而成部名新書為且多寓言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列子蓋先莊子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二子之道一也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唐天寶初奉旨冊為冲虛真人其言改題曰冲虛真經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號曰冲虛至德真經　林希逸序曰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饋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莊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為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卷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廣度以為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讎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為穆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摭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夫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間又有絕到之語決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為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已意且撰倣莊子以附

益之然其真偽之分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馬總意林列子八卷　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鬼者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大虛也　貧者士之常死者民之終　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懼不入其胷中　禽獸之智亦有與人同者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飲則有攜食則鳴侶　宋人養狙號曰狙欲與狙芋先誑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許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群狙矣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陰氣壯則夢涉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火而燔焫飽夢與饑夢取藉帶而寢則夢蛇鳥銜髮則夢飛天將陰則夢火身將疾則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陳大夫云吾國有亢倉子能以耳觀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以上卿禮致之亢倉子曰臣體合於神心合於無　顏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仲尼仲尼不許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鼻將窒者先覺焦朽故物不至則不反　冥靈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荊南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菌芝生於朝死於晦蟪蛄因雨而生見陽則死　越東有輙休國生長子則食之謂

之宜弟。鄭休國其大父死。則負其大母棄之。謂之鬼餘。　孔子東遊。兩小兒辯。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日中時去人遠。一兒云。日初出遠。日中時近。一兒曰。日出初大如車輪。及日中纔如盤盂。豈不為近則大遠則小者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凉凉。至日中有若探湯。豈不為近而熱遠而凉者乎。孔子不能決。小兒曰。誰謂汝多智乎。　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者千中無一焉。疾病衰苦居其半矣。慎耳目之觀聽。規死後之餘榮矣。當年之樂。不肆意於一時。何異乎縲梏也。　勤能使逸。寒能使溫。　晏子曰。吾一死之後。豈關我耶。焚之亦可。沉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棄之溝壑亦可。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耳。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　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　晉文公欲伐衛。公子鋤笑之。問其故。對曰。臣笑臣隣人也。有人送妻歸家。道見桑婦。悅而與之言。顧視其妻。已有人招之。公乃引師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孔子曰。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志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乎。　楊子隣人亡一羊。相率追之。岐路之中。復有岐焉。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人有亡鈇者。意隣子盜之。視隣子行步顔色皆竊也。俄而抇其谷得鈇。見隣子無復竊鈇之容。　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奪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也。黄氏日抄列子　列子才頴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静退似老聃。而實不為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為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不過愛身自利。其學全類楊朱。故其書有楊朱篇。凡楊朱之言論備焉。而張湛序其書乃謂往往與佛經相參。余按列子鄭人。而班馬不以預列傳。其書八篇。雖與劉向校讐之數合。實則典午氏渡江後方雜出於諸家。其皆列子之本真與否。殆未可知。今考辭旨所及。疑於佛氏者凡二章。其一謂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殆於指佛。然是時佛猶未生。而所謂騰而上中天化人之宫者。乃稱神遊。歸於説夢。本非指佛也。其一謂商太宰問聖人於孔子。孔子歷舉三皇五帝非聖。而以聖者歸之西方之人。殆亦指佛。然孔子決不黜三五聖人。而顧泛指西方為聖。且謂西方不化自行。蕩蕩無能名。蓋寓言華胥國之類。絶與寂滅者不侔。亦非指佛也。使此言果出於列子。不過寓言。不宜因後世佛偶生西域而遂以牽合。使此言不出於列子。則晉人好佛。因列子多誕。始寄影其間。冀為佛氏張本爾。何相參之有哉。且西域之名。始於漢武。列子預言西域。其説尤更可疑。佛本言戒行。而後世易之以不必持戒者。其説皆陰主列子。皆斯言實禍之。不有卓識。孰能無惑耶。中山公子牟悅趙人公孫龍詭辯。而樂正子輿非之。至斥以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其論甚正。而列子載焉。此誕説波流中砥柱也。又謂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度在身。稽在人。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又謂嘗觀神農有炎之德。稽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不由此道者未之有也。此皆異乎列子平日之言。為八篇之最粹。楊朱拔一毛利天下不為。而列子宗之。蓋愛身者也。然謂舜禹周孔之聖為自苦。謂桀紂之縱為自得。謂子產屈於公孫朝公孫穆荒淫酒色之辯。而謂朝穆真人。且力排貴生愛身之為作。是又何自背其平日區區之守耶。此為八篇之最駁。凡淵之説出於列子。謂列子之師壺子示神巫季咸以未始出吾宗。而季咸走。滅者也。此所謂以無所考相欺。而近世名儒陸象山以之自名。豈別有

所本耶。高續古子略列子　劉向論列子書穆王湯問之事。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又觀穆王與化人游。若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夏革所言四海之外。天地之表。無極無盡。傳記所書。固有是事也。人見其荒唐幻異。固以為誕。然觀太史公史殊不傳列子。如莊周所載許由務光之事。漢去古未遠也。許由務光往往可稽。遷猶疑之。所謂禦寇之説。獨見於寓言耳。遷於此詎得不致疑耶。周之末篇敘墨翟禽滑釐慎到田駢關尹之徒以及於周。而禦寇獨不在其列。豈禦寇者其亦所謂鴻蒙列缺者歟。然則是書與莊子合者十七章。其間尤有淺近迂僻者。特出於後人會粹而成之耳。至於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有及於佛而世尤疑之。夫天毒之國。紀于山海。竺乾之師。聞于柱史。此楊文公之文也。佛之為教。已見於是。何待於此時乎。然其可疑可信者不在此也。文獻通考張湛注列子八卷　晁氏曰。鄭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云。繆公時人。學本於黄帝老子。清虚無為。務崇不競。其寓言與莊周類。晉張湛注。唐號沖虚真經。景德中加至徳之號。力命篇言壽夭不存於葆養。窮達不繫於智力。皆天之命。楊朱篇言耳目之欲。而不恤生之危。縱酒色之娛。而不顧名之醜。是之謂制命於内。劉向以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言。予以道家

之學。本謂世衰道喪、物偽滋起。或騁智力以圖利、不知張毅之走高門竟以病殞。或背天真以拘名。不知伯夷之在首陽因以餧終。是以兩皆排擯。欲使好利者不巧詐以干命、好名者不矯妄以失性矣。非不同也。雖然。儒者之道則異乎是。雖知壽夭窮達非人力也、必脩身以俟焉。以為立巖牆之下而死者非正命也。知耳目之於聲色有性焉、以為樂也外而不易吾內。嗚呼。以此自為則為愛己。以此教人則為愛人。儒者之道所以萬世而無弊歟。　石林葉氏曰。列子天瑞黃帝兩篇皆其至理之極。盡言之而不隱。故與佛書直相表裏。所謂莊語者也。自周穆王以後始漸縱弛、談譎縱橫、惟其所欲言、蓋慮後人淺狹難與直言正理。則設為詭辭以激之。劉向弗悟。遂以為不似一家之書。張湛微知之、至於逐事為注、則又多迷失。然能知其近佛、是時佛經到中國者尚未多、亦不易得矣。要之讀老氏莊列三書皆不可正以言求、其間自有莊語、有荒唐之辭。如佛氏至唐禪宗自作一種語、自與諸經不類、亦此意也。　列子釋文二卷。　晁氏曰。唐殷敬順撰。敬順嘗為當塗丞。柳宗元集辯列子（列禦寇所作唐號沖虛至德真經）　劉向古稱博極群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繆公時人。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公二十四年（繻音須）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列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釐古文僖字）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為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為放依其辭（放方往切）其稱夏棘、狙公、紀渻子（渻音省）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為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列子篇名）疑其楊子書。其言魏年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李石方舟集列子辯上　劉向以列子湯問穆王二篇非君子之言。湯問則莊子湯之問棘、以大椿鯤鵬變化。列子作夏革、皆張湛注莊子以革作棘。穆王篇論西極有化人來。又仲尼篇稱孔子答商太宰稱西方之聖。意其說佛也。然佛出漢明帝時、湛乃謂列子語與佛相參、蓋指其幻學也。豈西方之佛幻、已肇於列子時、為穆王化人事乎。必有能辯之者。　列子辯下　孟子拒楊墨、以楊近墨遠、為序於儒、以楊為為我之學、一毫不拔於天下可也。如禽滑釐對朱之言、則以墨翟大禹為為人之學、老聃關尹為為己之學。似以朱況於黃帝、關尹此列子之有取也。劉向云楊子之篇、唯貴放逸、與力命篇乖背、豈放逸近道乎。其何以近於儒。不然、力命自力命、放逸自放逸耳。必有能辯之者。中峯廣錄題列子　列禦寇知夢身之在天而不知其本乎一念。知生死之由命而不知其根乎自心。惟欲忘形骸、虛物我、一是非、泯視聽、任天真於智慮之表、超情思於得失之源。乃鼓舞於老氏絕聖棄智、致虛守靜之門、與莊周相為表裏。因觀其著書八篇、故筆以曉之、惟同志者擇焉。黃氏日抄讀柳文　辯列子論劉向稱列子鄭繆公時人非也。實與魯穆公同時。其文類莊子而質厚。好文者可廢耶。謹取之而已矣。容齋四筆列子與佛經相參。張湛序列子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夢化等情、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予讀天瑞篇載林類答子貢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此一節所謂與佛經相參者也。又云、商太宰問孔子三皇五帝三王聖者歟。孔子皆曰弗知。太宰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其後論者以為列子所言乃佛也、寄於孔子云。朱子經濟文衡觀列子偶書文集（此段謂列子所言不過剽掠之端）　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月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眾。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朱子語略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李復潏水集讀列子　唐柳宗元喜為文、韓愈盛稱之。予觀宗元之文、極刻意用力、非自然乃辭勝而理不足也。至於論列子之書則曰其言直而不作為、蔡是亦知文矣。夫直而不作為者、惟論其理而明其事、不務華辭而古訓是式也。昔之論列子者專取其辭、予陽之纂是未可與議列子考古質疑論列子寓言　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其寓言為實也。如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夷吾問送死於平仲。大慶以史記秦紀及穀梁傳參考之、秦繆當僖之十二年已言管仲死（是歲癸酉。史記秦世家以管仲卒於桓公四十一年、如此則是僖公十五年丙子。秦世家誤矣）平仲雖莫究其始。然史記載嬰死於夾谷之歲

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仲當無死之歲，嬰方弱冠之時，嬰有百七十之壽矣。以此知其不然也。又史記管嬰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齋隨筆云：莊子之鵾鵬，列子之六鼇，其語大若此（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列子湯問第五：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中有五山，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帝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莊子之蠻觸，列子之蕉螟，其語小又如此（莊子則陽第二十五云：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屍數萬。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間蟲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大慶謂凡若此類，人固知其寓言。如引古人問答，容有未易覺者，故大慶特舉盜跖之譏孔子，與管晏之問答以明之。

論列子書多後人增益。劉向校列子書，定著八篇，云列子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大慶按：繆公立於魯僖三十二年，薨於魯宣三年，正與魯文公並世。列子書楊朱篇云：孔子伐木於宋，圍於陳蔡。夫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二年，繆公之薨五十五年矣。陳蔡之厄，孔子六十三歲，統而言之，已一百十八年。列子，繆公時人，必不及知陳蔡之事明矣。況其載魏文侯、子夏之問答，則又後於孔子者也。不特此爾，第二篇載宋康王之事，第四篇載公孫龍之言，是皆戰國時事，上距鄭繆三百年矣。晉張湛為之注，亦覺其非，獨於公孫龍事乃云後人增益，無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何傷乎。如此皆存而不除。大慶切有疑焉。因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去，其妻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列子笑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觀此則列子與鄭子陽同時。及攷史記鄭世家，子陽乃繻公時，二十五年殺其相子陽，即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然則列子與子陽乃繻公時人，劉向以為繆公，意者誤以繻為繆歟。雖然，大慶未敢遽以向為誤，姑隱之於心。續見蘇子由古史列子傳亦引辭粟之事，以為禦寇與繻公同時。又觀呂東萊大事記云：安王四年，鄭殺其相駟子陽，遂及列禦寇之事。然後因此以自信。蓋列與莊相去不遠，莊乃稱宜渠息同時，列先於莊，故莊子著書多取其言也。若列子為鄭繻公時人，彼公孫龍乃平原之客，赧王十七年，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則公孫龍之事蓋後於子陽之死一百年矣。而宋康王事又後於公孫龍十餘年。列子烏得而預書之，信乎後人所增，有如張湛之言矣。然則劉向之誤，觀者不可不察，而公孫龍、宋康王之事為後人所增益，尤不可以不知。葉石林老人避暑錄：列子書稱子列子，此是弟子記其師之言，非列子自云也。劉禹錫自作傳稱子劉子，不可解，竟是誤讀列子。呂原明雜說：曹子方言列子偽書也。何以言之？其見於莊子者則甚善，其他則不足取，是以知之。蘇浩然謂劉向不足以知列子，楊朱、力命二篇宜其深者也，而謂非一家之言。容齋續筆：列子書事簡勁宏妙，多出莊子之右。其言惠盎見宋康王，王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客將何以教寡人？盎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觀此一段語，宛轉四反，非數百言而暢之不能了，而潔淨粹白如此。後人筆力渠復可到耶。三不欺之義，正與此合。不入不中者不能欺也，弗敢刺擊者不敢欺也，無其志者不忍欺也。魏文帝論三者優劣，斯言足以蔽之。呂東萊雜說：列子為伯昏無人射，列子無字音莫侯反，莊子不音，讀如本字也。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申屠嘉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無人。然則伯昏無人自一人，伯昏瞀人自一人也。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又言師老商氏，友伯高子，不知老商氏即壺丘子林耶，或別一人也。又不知伯高子與無人、瞀人為一為二也。此雖禦寇寓言，然據文指事，則似不一。要皆獨立絕塵，高出一時之上者也。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張湛解云：盡弦窮鏑。郭象云：盈貫，猶溢鏑也。措杯水其肘上。張湛云：手停審，故杯水不傾。郭象云：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放發而左手不知，故可措之杯水也。如此之類，訓釋明白，文詞高古，皆後人所不到。又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以為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遠近幽深皆明，故審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如此等語，殆類有得者矣。

列子記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造父師泰豆氏，亦三年不告。列子之學三年之後，始得壺丘一眄，五年

之後始一解頗而笑此皆足以見古人教人規摹次第故學者得力非後人所能彷彿也蓋用力深者其收功也遠得之艱則守之也固未有僥倖於或成似若有合而啻然失之也　國朝宋濂文粹列子八卷凡二十篇鄭人列禦寇撰劉向校定八篇謂禦寇與鄭繆公同時柳宗元云鄭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穆公而誤為鄭爾其說要為有據高氏以其書多寓言而并其人疑之所謂禦寇者有如鴻蒙列缺之屬誤矣書本黃老言決非禦寇所自著必後人會粹而成者中載孔穿魏公子牟及西方聖人之事皆出禦寇後天瑞黃帝二篇雖多設辭而其離形去智泊然虛無飄然與大化游實道家之要言至於楊朱力命則為我之意多疑即古楊朱書其末亡者勦附於此禦寇先莊周周著書多取其說若書事簡勁宏妙則似勝於周間嘗熟讀其書又與浮屠言合所謂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弗同也心疑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非大乘圓行說乎鯢旋之潘（合作番）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非修習教觀說乎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以學幻非幻化生滅說乎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非輪回不息說乎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非寂滅為樂說乎精神入其門骨骸返其根我尚何存非圓覺四大說乎中國之與西竺相去一二萬里而其說若合符節何也豈其得於心者亦有同然歟近世大儒謂華梵譯師皆竊莊列之精微以文西域之卑陋者恐未為至論也朱子語類孟子莊子文章皆好列子便有迂僻處左氏亦然皆好高而少事實（人傑）　莊周列禦寇亦似曾點底意思他也不是專學老子吾儒書他都看來不知如何被他瞥見這箇物事便放浪去了今禪學也是恁地（淳）　因言列子語佛氏多用之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柳子厚嘗稱之佛家於心地上煞下工夫（賀孫）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

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推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人傑）元豫章熊朋來集跋亡弟嗣功列子冊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三歎蓋晉適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緒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望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筆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優為輯之智興上人喜異聞故以遺之宋秦觀淮海集讀列子　咄咄兩小兒多言空爾為徒知日無定不覺心有期尺捶探蒼溟俱令傍者嗤誰謂不能決孔丘乃真知王東牟先生集畫列子圖和韻　稍洪戒馬喙鑽眾辭子陽神明久不死宇宙一馬翔若人據槁枯中自含宮商其游車泠風其息形生忘豈山瀛四等念往即褰裳蓋云任去來豈謂符彼張老商顧之笑是事何輕揚雲風駕句餘日月轉兩傍拊掌一戲笑何異侏儒場後人致引蔡竹林焚馨杳飆飆大人賦氣奪千丈強吾聞孔仲尼道盛涵化光雅言書當埋不見一日長放乎列子君其樂彷徉劉敞彭城集詠列子　禦寇卧鄭郡子陽歸之粟固辭得無受妻子怨君東君非自知我人事故反覆使仰未及終類偶首邦族始知至人心避禁乃避辱如何當路子擾擾事千祿劉公是先生集讀列子贈獻太博勝之殷丞君章監丞　五嶽窮雲霓滄海不可渡王臺晛朝日珠華媚飛虬飄飄群仙子來往何其稠咫尺視千里俯仰移九秋潮波有時起勢若空中浮禹獵受帝命巨鼇舉其頭通來百萬祀無復遺播憂龍伯何為者脩干曳長鉤不知意誰憾似與鼇為仇六鱗既習巻二山忽漂流眾真失其常蕩析不自謀孰云飛升樂奔迫良可愁蓋虛誠難必藏壑有亡舟至人縱大觀夷險固悠悠如聞帝憑怒使滅龍伯儔且欲相群仙復還故時丘勉哉凌雲迹永謝北極幽劉後村詩列子　內身無羽翼那有許神通會得泠然意人人可御風江湖續集竹溪十一藁林希逸　列子口義成　莊列源流本一宗微言妙趣不妨同但知絕迹無行地（莊子齊物論）豈羨輕身可御風二義幸逢劉絕識（劉向敘中有二義乖背不似一家書之語）八篇參校湛何功（今書八篇張湛所參校）就中細細為分別真贗須許北翁元吳萊淵穎集列子　真夢本非夢萬事蕉下鹿力命每相持御風身乃足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醉讀列子　獨酔亭中獨酔仙唯知仙適獬逃禪等閑對燭橫陳際却味沖虛力命篇群書足用虛無　或謂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處矣（列子天瑞篇）　通類　列子好遊壺丘子曰遊何所好曰我之遊也觀其所變（列子仲尼篇）　列禦寇之齊道伯昏瞀人曰驚吾嘗食於十漿而

五漿先饋內誠不解形諜成光使人輕乎貴老夫漿人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乎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氏瞀人曰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不言而出（莊子列禦寇篇）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眾庶也（列子天瑞篇）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請蘄其術列子曰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九年之後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而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邪（黃帝篇）　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也（莊子逍遙篇）　群書足用事對（凝寂靜虛　明性忘　俠秉雲執本）

艾子文獻通考艾子一卷　陳氏曰相傳為東坡作未必然也曾慥類說艾子　公孫龍既年生於列禦寇之後其事乃見於列子之書說者謂列子弟子以其義無要統而有所發問故類而附之無嫌也艾子事齊宣王而書之所載亦多後世之事豈為艾子之學者務廣其道凡論不絕於統叙者皆存而不去耶覽之者以意逆志則艾子之學可明姑置其時之後先可也李戴埴鼠璞艾子　世傳艾子為坡仙所作皆一時戲謔亦有所本其說一蟹不如一蟹出聖宋掇遺陶穀奉使吳越因食蝤蛑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蟹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北牕叢錄世傳艾子乃坡戲作予亦以為然比見吳思道云是襄陽魏道輔所作未知孰是

關尹子仙傳拾遺尹名喜周大夫也善內學常服精華隱德修行時人莫之識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有真人當過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道德上下篇授之後與老子俱之流沙服巨勝實莫知其終今陝州靈寶縣大初觀乃古函谷關候見老子處終南宗聖宮乃關尹故宅周穆王修其草樓改號樓觀建老子祠道觀之興實祖于此老君授經後西出大散關復會於城都青羊肆賜號文始先生即莊子所謂博大真人者也其注書九篇一宇（詳宇字）二柱（詳柱字）三極（詳極字）四符（詳符字）五鑑（詳鑑字）六匕（詳匕字）七釜（詳釜字）八籌（詳籌字）九藥（詳藥字）　玉海關尹子　漢志道家九篇名喜為關吏老子過關喜去吏而從之劉向校關尹子（永始二年八月庚子上）　列仙傳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今本九卷一宇至九藥明氏致知編關尹子周關尹喜所撰九篇曰宇曰柱曰極曰符曰鑑曰匕曰釜曰籌曰藥關尹子序漢劉向校正上其書序曰右新書

著定關尹子九篇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讎太常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闕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二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皆首關尹子曰四字篇篇叙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泠泠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竊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進　又製贊曰尹喜抱關含德為務挹漱日華仰玩玄度候氣真人介焉獨悟俱濟流沙同歸妙趣　至元四年正月贈無上太初博大文始真君制曰朕惟無為之教有宗有元眾妙之門惟精惟一雖淵乎道德之旨亦資夫羽翼之功其著書者關尹具於一初其執御者妙飛遊於八極既垂世而立教蓋殊途而同歸所以與造物者為徒于以長上古而不老琳宮璧館亦侑士以嬈玄元絳節金與時馭風而從紫氣神易固無方而無體太上有立德而立言膚錫徽稱以俶玄躅於戲乾坤之用成於六子如道之傳叙而得人國家之統垂於萬年尚相其清靜而成化式降景祚允迪繁禧　丹陽稚川葛洪關尹子後序曰洪體存蒿艾之資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關尹子洪每愛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魂魄也鑑者心也匕者食也釜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地之混冥泛泛乎若履橫杖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飄鸞鶴弩（亦作怒）若鬬虎兕清若浴碧懍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敘　希微子王夷序曰吾聞三教鼎立於天地間如三光在天相須為明不可偏廢也三家經文充府滿藏其間吾有精微極至之書吾儒六經皆法言而非精微者易也釋氏大藏累千萬軸非精微者楞伽也道家大藏累千萬軸非精微者關尹子書也三書之在

三教如三光之在三才三光雖明人無眼目無由見其明三書雖妙世無慧哲無由知其妙故三書雖存旨昧久矣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信哉嗚呼儒更三聖之後易變而為象數卜筮之書釋傳四姓之後楞伽變而為象教之文道歷秦漢而來關尹子書付淮南方術家矣况于道隱小成言隱浮偽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行宜乎關尹子書秘而不傳於世矣雖然天地至靈之氣發而為文載道之言陰有神護終不可泯行之有時爾易自孔子之後數千年至陳希夷始傳心法楞伽自瞿曇涅槃數千年至達磨始傳於中國今關尹子書自老子西征出關亦數千年矣抱一先生始發明此書玄奥然此書句讀且難况通其義也先生證悟道真悲憫後學乃採老關骨髓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忘旨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異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率多關尹子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書也真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泄大易未露之機述楞伽秘密之縕即伏羲之本性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脉窮諸子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肺腑也學者得見此書誠為不世之遇宜可不知其幸耶愚家師親授得悟道真無以報稱師恩敬鋟于梓傳之

無窮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此書言下打發了悟道真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是書在處當遇於佛乘之經陰有神天護持豈可輕慢耶學者當嚴拜莊誦如葛稚川可也故為之敘黃氏日抄關尹子九篇其一曰宇注云道也其二曰柱云建天地也三曰極云尊聖人也四曰符云精神魂魄也五曰鑑云心也六曰匕云形也七曰釜云化也八曰籌云物也九曰藥云雜治也序以為關尹喜之書漢有方士來上則其偽可知矣且其文陋弱其言道皆歸之於無果無則又安有所謂道而為是贅辭哉如曰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此為粗可曉者然與老子論語本旨不合此襲之而不善用者也如曰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是人生惟以速死為幸而不欲天下之有生也何等立言哉文獻通攷關尹子九卷　陳氏曰周關令尹喜蓋與老子同時啟老子著書言道德者按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及國史志皆不著錄意其書亡久矣徐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　國朝宋濂文粹　關尹子一卷周關令尹喜所撰喜與老聃同時著書九篇頗見之漢志自後諸史無及之者意其亡已久矣今所傳者以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為名蓋徐藏子禮得於永嘉孫定未知定又果從何而得也前有劉向序稱蓋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安秘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事得之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也間讀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而藉吾儒言文之如變識為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誦呪土偶之類聃之時無是言也其為假託蓋無疑者或妄謂二家之說實祖於此過矣然其文雖峻潔亦頗流於巧刻而宋象先之徒乃復尊信如經其亦妄人哉江湖續集竹溪十一藁林希逸讀關尹子

青牛車後抱關翁師已西游道却東著論九篇今獨在命名一字古無同（九篇皆一字名）不知身老傳誰氏可愛文奇似考工傳大真人莊所敬寥寥千載想宗風

亢倉子仙傳一名庚桑楚一名亢倉子陳人為老子之徒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後遊吳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後有漢輔元張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因號張公壇福地古建洞靈觀宋改天申萬壽宮著書九篇號亢倉子一曰全道（詳全字）二曰用道（詳用字）三曰政道

（詳政字）四曰君道（詳君字）五曰臣道（詳臣字）六曰賢道（詳賢字）七曰訓道（詳訓字）八曰農道（詳農字）九曰兵道（詳兵字）隋志亢桑子二卷天寶元年詔莊子為南華真經列子為沖虛真經文子為通玄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鄭樵通志亢倉子三卷老聃之徒庚桑楚撰王士元注音略一卷玉海亢倉子　史記莊子傳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唐志王士元亢倉子二卷天寶元年二月丙申號莊子南華庚子號列子沖虛文子通玄亢桑子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獲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為二卷補其亡（今本五卷九篇自全道至兵道何粲注）　柳宗元曰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劉向班固錄書無之今之為術者始為傳注　書目三卷首篇與莊子庚桑楚篇略同亢倉子序晉太學博士何粲序曰道原於無藏其體用人不得由而入究于無有中擴充其神至於天下萬物纖悉之理莫不繫其用吾謂道之適變也古之人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積是四者於內發而為言言而成書以為世用者見於亢倉子之謂乎亢倉子莊列之等夷載於南華雜篇本末具悉謂偏得老聃

之道洒然真理與夫寓言警說大相遼邈可以極夫性命至於天下國家用為治則無有不治者其篇有九一曰全道其要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悶無以窮達自撓使讀是書者常以足以自安也二曰用道使人不露其用雖福滋萬物必曰歸功於無有讀是書者使大美不足以自擅也三曰政道其要主勤民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宣讀是書者忍刑賞不一而吏不奉法歟四曰君道君用天下愛惡者則天下安用獨愛惡則天下危讀是書者人主安可放其私愛惡乎五曰臣道其要朝廷百吏下阜百姓上滋主德讀是書者勸忠賢之臣有所至也六曰賢道其要貴止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讀是書者有勸於天子之明乎七曰訓道謂孝者人道之至德載舜與文王問乎騫之事使讀是書者雖聖賢敢有以慢於父母乎八曰農道其要為人工者雖天子必得躬耕雖后妃必得親蠶讀是書者使人立天下之本而捨天下之末也九曰兵道其說兵者人之威也人有威性受於天讀是書者使喜怒不私諸己公諸天也散而分諸篇第總而名之曰洞靈真經劉公天從者博覽古書家藏之久一旦公然刊而傳諸世丐予為之序前所謂此書可以極性命之理至於天下國家用而為治則無有不治者予無愧焉謹序青箱

雜記亢倉　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襄陽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源為之序序云莊子謂之庚桑子史記作亢桑子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源乃取莊子庚桑楚一篇為本更取諸子文義相類者而成之亦行于世又柳子厚辯亢倉子云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唐藝文志以為王士元高續古子畧亢桑子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有甚焉亢桑子之謂歟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老氏表莊列皇皇乎清虛沖澹之風矣又以亢桑子號洞靈真經上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襄陽處士王褒求獻其書書褒所作也按漢略隋志皆無此書褒之作也亦思所以趨世好迎上意耶今讀此編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諸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往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太史公作莊周列傳固嘗言其語空而無實而柳宗元又以為空言之尤皆足知其人決其書然柳氏所見必是王褒所作者

柳宗元集辯亢倉子（唐號洞靈真經浦云亢音庚莊子作庚桑楚楚名庚桑姓也史記作亢桑子大唐新語云道家有庚桑子者世無其書開元末處士王源撰亢倉子兩卷以補之序云庚桑亢桑亢倉一也唐藝文志以為襄陽王士元）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書云上烏罪切或作嵔下力罪切或作壘莊子音注云畏壘山名也或云在魯又云在梁州）亢桑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亢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實又況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亢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註以教於世不亦惑乎

文獻通考亢倉子二卷　按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崇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宜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攀誥　周氏涉筆曰庚桑楚固寓言然所居以忘言化俗以醇和感天今所著切切用誅罰政術蓋全未識庚桑子者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剪巧綺濫益至正指唐事又補賦廣引俠赦率是獄案文書又一鄉一縣一州被青紫章服皆近制既為唐人短淺者之書不煩于厚掊擊也惟農道一書

可讀自合孤行　陳氏曰首篇所載與莊子庚桑楚同亢倉者庚桑聲之變也崇文總目九九篇黄氏日抄亢倉子　亢倉子名楚說本老子文類莊子亦有近理者如曰所謂國爵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如曰士有天下人愛之者有其主獨愛之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如曰理人者先務瞖人瞖則撲（瞖音農）此其近理者也亦有背理者如曰大亂之本祖乎堯舜如曰蚘地之謂水蚘水之謂氣蚘氣之謂虛蚘虛之謂道如曰安知天下之正汙潔此其背理者也至其妄自標榜以欺世則謂靈王使祭公致誰帛有禳水旱之問謂熊圉拜為亞尹嘗微服而逃則有不能自掩其欺者矣蓋其書稱自鄉而縣縣而州此後世之區畫也稱被以青紫章服此後世之品式也稱吾無誹私分慕忍不知其讀此倣後世之楚詞而字多用古文又欲以自蓋其今文而益彰者也曾謂周靈楚國之世而有此哉其書有云噫氣谷神以谷為似與老子所稱谷神不同　柳文辯亢倉子謂亢桑子取莊周語而益之其為空言尤也錄書無亢倉子胡氏致知編亢倉子居羽山書五卷相傳周庚桑楚所撰何粲為之註名洞靈真經宋呂南公灌園先生集讀亢倉子　治平四年余見此書於今集賢鄧校理家惟其詣致不倫不及文莊列老遠甚其

辯又最鄙陋。令人懶讀。常疑有好事者詭冒為之。然儒之長老不助余疑。每用不懌。後二年。在淮南。始見唐史新書。乃知開元時王士源者述此。又四年。於汴京見李肇國史補。其說與新書同。蓋新書據肇所記而言之耳。因自愜快。以所疑之不妄致也。益知心之可以師。嗟乎。在我者之有以照彼。安在乎占文按迹。然後進哉。世固有喜以淺托高人。其功用短長。雖不能使智者無惑。亦其謬意期惑愚於世耳。聞羌兒與越人鬪者。越人衆。羌兒患其難禦。即刻木為狻猊首而繪之。又做其皮而蒙以前驅。衆猝遭而驚也。為之奔敗。蓋畏狻猊者衆也。非越人。而衆之所為奔敗者。驚於偽而非驚於實者也。彼羌兒何所出威。今夫以淺托高人。何以異此。往時王肅出孔子家語。近世丘濬解論語而題以韓退之。兩人之見。皆濟繆以榮而適為羌兒之罪人。嗚呼。豈以為有益而為之歟。凡士源肅濬異世而同欲者。予又為知學士之又無是比者歟。抑先生嘗論允渠不宜傳解。而不慮為唐人詐造其辯。蓋猶未盡。余方自憐不惑之早。故為之志以佐抑於盡焉。　國朝宋濂文粹亢倉子五卷。凡九篇。相傳周庚桑楚撰。予初苦求之不得。及得之。終夜疾讀。讀畢嘆曰。是偽書也。勦老莊文列。及諸家言而成之也。其言曰危代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繡益至。而正雅典實益藏。夫

文章取士。近代之制。戰國之時無有也。其中又以人易民。以代易世。世民太宗諱也。偽之者其唐士乎。予猶存疑而未決也。後讀他書。果謂天寶初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采諸子文義類者撰而獻之。其說頗與予所見合。復取讀之。益見其言詞不類。因棄去不復省。農道一篇雖可讀。古農家書具有之。或者謂可孤行。吾亦不知其為何說也。元吳萊淵穎集亢倉子　不仁為人害。仁反愁我身。毋為小堯舜。有愧猖狂氏。

文子仙傳。姓辛。名鈃。一名計然。葵丘濮上人。乃晉公子也。師事老子。嘗請問於老君曰。何謂道德仁義禮。老君曰。無為無形。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道也。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德也。於大不矜。於小不偷。兼愛無私。久而不衰。仁也。為上即輔弱。為下即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義也。為上恭嚴。為下卑遜。退讓守柔。為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禮也。故修道則下歸服。修德則下從令。修仁則下不爭。修義則下平正。修禮則下尊敬。五者皆修。則家國安定。此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無道則下廢。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五者不立。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文子復問曰。治國之本何如。老君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夫靜以修身。儉以養生。則下不擾而人不怨。是以天覆以道。地載以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為虐。日月清明。五星合度矣。故為治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勿奪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無為。夫無為者。非謂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之不應。感之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慾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時而立功。任下責成。舉無過事。名各自命。類各自用。事由自然。莫出於己。故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猶水行用舟。山行用轎。因高為田。因下為池。非吾所謂有為也。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之踐位者。非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人。彊掩弱。衆暴寡。智欺愚。勇侵怯。懷才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域殊俗不得被其澤。故立諸侯以鎮撫之。是以天無不任時無不應。官不隱材。國無遺利矣。是以先王之法。不殺胎。不殰卵。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畋。豺未祭獸。罝罘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羅罘不得張於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於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孕育不殺。鷇卵不探。魚不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

物之幾若蒸氣。此先王之所以得時脩備富國利人之道也。夫水濁則魚噞。政苛則人亂。上多欲則下懷詐。上多求則下交爭。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不理其本而求之於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懷保真抱道。而天下從之如影應響。故曰無為也。文子曰。無為之治既聞命矣。敢問不言之教可得聞乎。老君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星辰朗。非有言也。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物自生矣。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恬淡。悅穆胷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諭之。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惡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政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誠形乎內。而外諭於人心。此不言之道也。聖人在上。懷道不言。而澤及萬方。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是以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胷中。知不出於四域。懷其誠行之心。則甘雨以時。五穀蕃殖。養人以公。威厲不試。法省不擾。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故精誠動於天。景星現。黃龍下。翔鳳至。醴泉出。嘉禾生。河不溢流。海不湧波矣。若逆天暴

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文變異國將危亡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夫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彊力致也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天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人皆遷善若生諸己謂之神化者蓋行不言之教也文子復再拜而問曰治國之本敢聞命矣治身之本奈何老君曰來吾語汝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不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閉嗜慾養生之末也人能養其本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在內者已得邪炁無由入矣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血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臟乃官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日人有四肢五臟九竅三百六十骨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人與天地相類而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五星失行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闊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守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臟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慾寡耳目清而聽視聽達五臟能屬於心而無離則意氣勝而行不僻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是以飾其外者傷其內快其情者疾其神見其文者弊其真須臾不忘自質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是以靜漠恬淡所以養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干動即德安其位養生經世抱德以修年可謂體道矣夫道者陶冶萬物修治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折毫剖芒不可爲內始於柔弱終於剛強治於短寡成於眾長故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是以真人體之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朴不與物雜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夫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純粹者道之幹也嗜慾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憎愛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隨時爲宜柔之至也不爲物散純之至也是以聖人輕天下即神不累細萬物即神不惑齊死生則意不懾同變化則明不眩靜與陰同德動與陽同波亦無所跡亦無所親與道爲際與德爲鄰倚不扤之柱行不關之途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故無往而不遂無之而不通也文子再拜受教曰平

王問於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對曰夫道德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朴淳使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用其言而天下治文子復從老君授神丹之方遊正品仙階後南遊吳越范蠡師之越欲伐吳蠡諫曰臣聞之師曰兵凶器戰逆德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不可也越不聽敗於夫椒後位以上大夫弗就隱吳興餘英禺山相傳以爲登雲而升按寰宇記吳興誌俱載餘英東南三十里有計籌山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地形因名焉今山陽白石頂通玄觀乃故隱處也其紫雲關昇元觀即古常清觀宋乾道間改賜今額山之半有曰登雲石者在其著曰文子天寶中封爲通玄真人書曰通玄真經其著書一十二篇一曰道原（詳原字）二曰精誠（詳誠字）三曰九守（詳守字）四曰符言（詳言字）五曰道德（詳德字）六曰上德（詳德字）七曰微明（詳明字）八曰自然（詳然字）九曰下德（詳德字）十曰上仁（詳仁字）十一曰上義（詳義字）十二曰上禮（詳禮字）漢志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隋志文子十二卷周平王時人師老子唐志文子十二卷徐靈府註通志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　李暹訓注十二卷　朱弁註十二卷　徐靈府註音一卷　統畧一卷　家語要言一卷　玉海文子　漢志道家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　隋志十二卷　唐志同梁七錄六卷　柳宗元曰十二篇蓋駁書也凡孟數家皆見剽竊默希子註　道原至上禮　文選註范子曰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文子錄其遺言爲十二篇默希子謂姓辛名研文子其字也師老子今本十二卷元魏李暹註　唐徐靈府註（即默希子）朱玄註事物紀原文子　唐會要曰天寶元年三月十九日李林甫奏文子號通玄真人（詳見號字）廣記文子（默希子註）姓辛名研字文子周平王時癸丘濮上人其先晉公子也嘗南遊范蠡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著通玄真經文子徐靈府作通玄真經序曰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平王問文子曰聞子得道於老子今賢人雖有道（賢人文子也）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匡邪以爲政振亂以爲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怨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治然安危成敗

匪降自天在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怵怵為天下猿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於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序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與其詞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正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悉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劉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柔懷庶邦殊俗一軌故在顯位者咸盡其忠暮幽居者亦安其業靈府以元和四載投蹟衡峰之表考室華蓋之前逭經八稔風教樸素之風竊味希微之旨令未能拱默强為注釋是量天漢之高邈料滄溟之淺深者亦以自為難矣牟巘陵陽集文子序　禹受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寓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顔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荅語徐靈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接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辯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遯世雖嘗領閒壹祢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

之散見他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逬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書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畧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引竟免於鳥喙之毒手而圖謀相傳計然乃神仙得道之人又不但全其身而已蓋計然嘗受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於鞭筭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偷且奇不以不足奉其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趣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力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秪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嘆也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粹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泬寥虛澗胷中條累雲拂霧除豈不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峰望玄墟求鴟夷子所以泛湖之處文子纘義文子於章首多稱老子曰者尊師也此蓋當時記習老子之言故不敢自有其名書十有二篇凡一百八十八章道堅不揆淺陋隨義析之增八十一章别有其首題曰纘義以便觀覽云爾總意林文子十二卷　周平王時人師老君　凡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源函堅於古而函先弊剛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幹立井而飲耕田而

食不布施以求德不高下以相傾此古人之德也　河不滿溢海不湧波景雲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此聖人順天道也　晝冥夜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此國之將亡也　水濁則魚噞政苛則民亂上多欲下多詐　冬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單陶啃而大理天下無虞刑何貴言乎　君子猶射差此毫末於彼尋丈　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則心之府智公則心平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清之終日乃能見眉睫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者貪心不生　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還自蝕人生事還自賊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全封有心於平不如無心之不平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上學以神聽之學在骨髓矣中學以心聽之學在肌肉矣下學以耳聽之學在皮膚矣鐸以聲自毀膏以明自煎一淵無兩蛟有必爭得鳥者羅之一目一目之羅不可得鳥　欲致魚者先通於谷欲來鳥者先樹於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　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水之勢勝火一杓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農夫勞而君子食之愚者言而智士擇之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

欲茂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慾害之　濟溺者以金石不如尺索　花太早者不須霜而自落　入水憎濡懷臭求芳不可得也　乳犬噬虎伏雞搏狸　治不能銷木匠不能斲冰　金石有聲不叩不鳴簫管有音不吹不聲　事者難成而易敗名者難立而易廢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其貪祿慕位欲為天下除害耳　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　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貴不許其大功而求其小善失賢也　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慾貧則觀其所受霸王之道扶義而動尊其秀士顯其賢良百姓開戶而待之積米而儲之不義之兵至於伏尸流血而不伏也　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主塵垢柳宗元集辯文子（或曰姓辛名鈃字文子號曰計然葵丘濮上人范蠡之師）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唐有徐靈府注又有李暹訓註或謂其書錄老子遺言）其辭時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孝即考字）蓋駁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子輩數家皆見剽竊嶢然而出其類（嶢云屯首先山高貌或作嶤）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歟以成其書歟

然觀其往往有可采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惡亂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為去聲） 考古質疑論文子非周平王時人 大慶近觀文子一書凡一十二篇謂之通玄真經猶莊子所謂南華真經列子所謂沖虛真經也其書大率多載老子之言或謂之老子弟子是也而其序乃以為周平王時人按史記貨殖注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此所引乃文子第三卷守虛篇而李善註云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稱曰計然范蠡師事之又北史蕭大圜云留侯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然則所謂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書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云云）注家謂平王為周平王故其序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夫春秋起於魯隱正周平王之時是為春秋之始范蠡事越子句踐以滅吳是乃春秋之末前後相去二百餘年乃謂文子為平王時人可乎況其書第一卷又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是則老子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時甚遠也又其書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王良與趙簡子同時亦春秋末年也然則謂為平王時人豈不誤歟曰孔子與老子答

問其為同時固也如上文之所援引安得平王時有所謂老聃而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似真誤矣但前史所述孔子皆可考其所生之歲月如老聃則莫推其始止云姓李名耳字伯陽周守藏室之史也嘗觀遷史周紀幽王時三川皆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注云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云云）由此而觀則太史伯陽即老子也固已見於幽王之前則平王謂吾聞子學道於老聃又似非誤況孔子竊比於老彭說者謂老聃彭祖夫彭祖堯臣歷唐虞夏商則老聃之年遷史謂其修道以養壽或者生於幽王之前而綿歷春秋之季亦未可知也更俟智者質之 席上腐談 文子有默希子註愚觀文子首章云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與老子道非常道之意若合符節 文獻通考 李暹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右李暹註其傳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云按劉向錄文子九篇而已唐志錄暹注與今篇次同豈暹析之歟頗稱以其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疑依託者然三代之書經秦火幸而存者其錯亂參差類如此爾雅周公作也而有張仲孝友列子鄭繆公時人而有子陽餽粟是也李暹師事僧般若流支蓋元魏人也 周氏涉筆曰文子一書誠如柳子

厚所云駁書也然不獨其文聚歛而成亦黃老名法儒墨諸家各以其說入之氣脉皆不相應其稱平王者往往是楚平王序者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陳氏曰按志有文子九篇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又按史記貨殖傳徐廣註計然范蠡師名研裴駰曰計然葵丘濮上人姓辛字文子默希子引以為據然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況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為計然之字尤不可考信 墨希子注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墨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靈府謂文子周平王時人 朱玄註文子十二卷 晁氏曰唐朱玄注缺府言一篇或取默注補焉 書續古子畧文子 柳子厚以文子徐靈府注十二卷李暹訓注十二卷天寶中以文子為通玄真經文子為老子弟子其辭指皆本之老子其傳曰老子弟子雖其辭指柳子厚以為時有若可取蓋駁書也凡孟子數家皆入剽竊文詞又牙相抵而不合人其損益之歟或聚歛以成其書歟乃為刊去謬亂頗發其意子厚所刊之書世不可見矣今觀其言曰神者智之淵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又曰上學以神聽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又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欲貧則觀其所受又曰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此亦文子之一斷也 黃氏日抄文子 文子者

云周平王時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師計然嘗師老子而作此書其為之注與序者唐人默希子而號其書曰通玄真經然偽書爾孔子後於周平王幾二百年及見老子安有生於平王之時者先能師老子耶范蠡戰國人又安得尚師平王時之文子耶此偽一也老子所談者清虛而計然之所事者財利此偽二也其書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後世轉聲為霸耳平王時未有霸之名此偽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書以為老子之言此偽四也偽為之者殆即所謂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歟其序以稱唐明皇垂衣之化則其崇尚虛無上行下效皆夫其本心為可知明皇之不克終於是乎兆矣豈獨深宮女子能召漁陽鞞鼓之變哉書之每章必託老子為之辭然用老子之說者文衍意重淡於嚼蠟否者又散漫無統自相反覆謂默希子果有得於老子吾亦未之信今畧類分其說如稱為惠者生姦此法家之說政勝其民下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此兵家之說而上德一篇又全引諸子譬喻語凡其散雜類此既曰道滅而德興又曰道之中有德既非仁義矣又曰治之本仁義也既非禮義矣又曰不知禮義法不能正凡其反覆類此而其言之偶合理者有二曰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者與世推移曰自天子至

於庶人。四體不勤於事。衣贍者未之聞。其言之最害理者亦有二。曰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尚賢者癡惑之原也。曰去思慮。合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棄姦偽。則齊於道矣。　國朝宋濂文粹文子十二卷。老子弟子所撰。不知氏名。徐廣曰名鈃。李暹曰姓辛。葵丘濮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裴駰曰計然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孟康曰姓計名然。越臣也。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顏師古曰蔡說謬矣。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計然一名計研。吳越春秋及越絶書並作計倪。倪與研然三音皆相近。故訛爾。由是觀之。諸說固辨矣。然是書非計然之所著也。予嘗考其言。壹祖老聃大槩道德經之義。疏爾所謂體道者不怒不喜。其生無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即載營魄抱一專氣致柔。滌除玄覽也。所謂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嘗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即知白守黑。知雄守雌。知榮守辱之義也。所謂靜則同虛。則通至德無為。萬物皆容。即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也。所謂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即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也。其

他可以類推。蓋老子之言宏而博。故是書雜以黃老名法儒墨之言以明之。毋怪其駁且雜也。計然與范蠡言皆權謀術數。具載於書。絶與此異。予固知非著是書者也。黃氏屢發其偽。以為唐徐靈府作。亦不然也。其殆文姓之人。祖老聃而託之者歟。抑因裴氏姓辛字文子之說。誤指為范子計然十五卷者歟。元吳萊淵穎集文子　大道終自然。王家始多難。益人不在賢。卜鼎年已半。

鄒子漢志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隋志鄒子一卷。其書多論漢人。恐是閏甫玉海漢志陰陽家鄒子四十九篇名衍。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鄒子終始五十六篇（師古曰亦鄒衍所說）。　史記鄒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宏大不經。作主運（劉向別錄鄒子書有主運篇封禪書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馬總意林鄒子一卷。　欲知其人。視其朋友。蒺藜在田。良苗無所措其根。佞邪在朝。忠直無所容其身。　寡門不入宿。臨甑不取塵。避嫌也。唐陳拾遺叢鄒子。　大運淪三代。天人罕有窺。鄒子何遼廓。曼（一作漫）說九瀛垂。興亡已千載。今也則無為。（一作推。）

接子史記慎到傳接子。齊人。學黃老道德之術。

劇子史記荀卿傳劇子之言注索隱曰著書之人姓劇氏而稱子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百八十七　二紙

子　道家子書六

鶡冠子仙傳楚人。當春秋戰國時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氏。著書言道家事。蓋其學出於黄老。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以足窺其萬一。其書篇目曰博選（許選字）。曰著希（許希字）。曰夜行（許行字）。曰天則（許天字）。曰環流（許流字）。曰道端（許道字）。曰近迭（許迭字）。曰度萬（許萬字）。曰王鈇（許鈇字）。曰泰鴻（許鴻字）。曰泰錄（許錄字）。曰世兵（許兵字）。曰備知（許知字）。曰兵政（許政字）。曰學問（許問字）。漢志鶡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師古曰。以鶡鳥羽為冠。隋志鶡冠子三卷。楚之隱人。王海鶡冠子。漢志道家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隋志三卷（書目同）。楚之隱人。韓愈謂其詞雜黄老刑名。柳宗元以為好事者偽為其書。晁氏志。著書十五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三卷。今本博選至學問分為四卷。宋陸佃陶山集鶡冠子序。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黄老。而末流迪於刑名。傳曰。

申韓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黄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奥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文獻通考。鶡冠子八卷。　晁氏曰。班固載鶡冠子楚人。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一篇。因以名之。至唐韓愈稱愛其博選學問篇。而柳宗元以其多取賈誼鵩賦。非斥之。按四庫書目鶡冠子三十六篇。與愈合。已非漢志之舊。今書乃八卷。前三卷十三篇。與今所傳墨子書同。中三卷十九篇。愈所稱兩卷皆在。宗元非之者。篇名世兵。亦在後兩卷。有十九論。多稱引漢以後事。皆後人雜亂附益之。今削去前後五卷。止存十九篇。庶得其真。其詞雜黄老刑名。意皆淺鄙。宗元之評蓋不誣。　周氏涉筆曰。韓文讀鶡冠子。僅表出首篇四稽五至。末章一壺千金。蓋此外文勢闕。自不足錄。柳子厚則斷然以為非矣。按王鈇篇所載。全用楚制。又似非賈誼後所為。先王比閭起教。鄉遂達才。道廣法寬。尊上帥下。君師之義然也。今自五長里有司、

扁長、鄉師、縣嗇夫、郡大夫。遞相傳告。以及柱國令尹。然動輒有誅。柱國滅門。令尹斬首。舉國上下。相持如束濕。而三事六官。亦皆非所取。通與編氓用三尺法。此何典也。處士山林談道可也。乃妄論王政。何哉。　陳氏曰。陸佃解。今書十九篇。韓吏部稱十有六篇。故陸謂其非全。韓公頗道其書。而柳以盡鄙淺言。自今攷之。柳說為長。　崇文總目。今書十五篇。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唐世嘗辯此書後出。非古所謂鶡冠子者。唐韓昌黎集讀鶡冠子。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曰鶡冠子。班固曰。道家者流。）冠子十有九篇。其詞雜黄老刑名。（九。方作六。云今鶡冠子自博選至武靈王問。凡十九篇。此只云十六篇。未詳。今按方本不見。或本已作九也。或無雜字。非是。）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王或作宜。遇下或有其字。功上或有其字。）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或作壺。瓠也。國語云。苦匏不才。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壺或作瓠。音義同。滅。方作減。注下或有者。）柳宗元集辯鶡冠子。（重云。鶡音曷。楚人。居深山。以鶡鳥羽為冠。鶡似雉。）余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鶡冠

子上九篇。論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其世兵篇頭與鵩賦相亂。）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為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偽為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為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真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高續古子畧。鶡冠子。春秋戰國間人才之偉。且多有不可勝者。不得其時。不得其位。不得其志。退而藏之山谷林莽之間。無所泄其謀慮智勇。大抵見之論著。然其經營馳騁天下之志。未始一日忘。而其志亦可窺見其萬一者矣。是以功名之念有以休其心。利害之機有以蕩其慮。而特立獨行之操不足以盡洗見聞之陋也。是其為書不出於黄老。則雜於刑名。是蓋非一鶡冠子而已也。柳子厚讀賈誼鵩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為盡出鶡冠子。得其書讀之。殊為鄙淺。唯誼所引用者為甚美。餘無可言者。列仙傳曰。鶡冠子楚人。隱居。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著書言道家事。則蓋出於黄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而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至曰。鳳鳥陽

之精麒麟陰之精萬民者德之精嗚呼亦神矣黃氏日抄鶡冠子　鶡冠子言之害理者如曰聖人貴夜行其近理者如曰富者觀其所予貴者觀其所舉貧者觀其所取賤者觀其所與及不殺降人之類皆其間見一二耳餘率晦澁詞繁理寡韓文公頗有取焉何哉嘗考其五至之說見於首篇始謂北面事君則伯己者至詘藉讓咄則徒隸者至是痛上之人不禮下也中流失船之說見於末篇謂賤生於無用之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是傷己之不遇時也文公直有感於其言者歟然文公攟取凡一二語之餘十五篇無留良矣（伯己言其才之百倍於己）鶡冠子十六篇韓子悲其人之不遇鶡似鷄以死鬭楚俗以飾冠示武也至今西班稱鶡弁云

柳文辯鶡冠子謂盡鄙淺語也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僞為其書反取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太史公伯夷傳稱賈子曰貪夫徇財云云不稱鶡冠子愚按所辯皆當雲谷雜記鶡冠子漢藝文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既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為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劇辛按年趙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鶡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鵩賦嘗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愽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為言盡鄙淺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為美意好事者所為反取鵩賦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狥財列士狥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博極群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止息必中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從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渾沌錯紛其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死貌惟聖人而後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以上雖多為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鵩賦自不同子厚謂為僞書若他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狥財之語不為太史公所稱按夸士之狥名貪夫之狥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權一語見於鶡冠子賈誼實合二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為賈子云則可謂鶡冠子云則非矣蓋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鶡冠子語遂致於誤爾（士狥名貪夫狥財謂為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列子中無此語善不廣決當是述世本有此誤耳）

國朝宋濂文粹鶡冠子楚人撰不知姓名嘗居深山以鶡羽為冠著書四卷因以名之其書述三才變通古今治亂之道而王鈇篇所載楚制為詳立言雖過乎嚴要亦有激而云也周氏譏其以處士妄論王政固不可哉第其書晦澁而後人又雜以鄙淺言讀者往往厭之不復詳究其義所謂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守中央此亦黃老家之至言使其人遇時其成功必如韓愈所云黃氏又謂韓愈攟取二語之外餘無留良者亦非知言也士之好妄論人也如是哉陸佃解本十九篇與晁氏削去前後五卷者合予家所藏但十五篇云容齋筆記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與賈誼鵩賦同作賦者必蹈襲而柳河東云鶡冠子用鵩賦未知孰是韓退之却取其文沈明遠寓簡韓退之讀鶡冠子為是正訛謬數十字云十有六篇今其書乃十有八篇不可考鶡冠子者楚人居山中其著書本黃老近刑名家好論兵詞旨剽剛而切磯使其得志為政於一國成功當不下公孫鞅為禍亦恐未讓也而愈謂使獲其道施之國家功德豈少云者吾弗信之矣柳韓子好奇之過也龐煖師事鶡冠子而不傳其姓名班固云煖為燕將師古音許遠切豫章續志南唐李建勲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延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臧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臧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胃懷有如刀斧遂就架取小冊以呈建勲乃鶡冠子也（見僧文瑩湘山野錄）

廣成子仙傳在黃帝時居於崆峒之山黃帝即位二十九年憂天下之不治乃往見廣成子於崆峒而問曰聞子達於至道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又欲觀陰陽以遂其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問者物之質也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亦以荒矣而佞人之剪剪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將語汝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清必靜毋勞汝形毋搖汝精少思寡慾乃可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謹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也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

又謂黃帝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民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乃授帝陰符經久之又命西王母授帝元始天尊玉像帝置於高觀以敬奉之常有綵雲覆其上故號為道觀觀之號自此始也又命帝陟王屋山開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神丹飛雪爐火之道帝遂鑄鼎荊山鍊丹成服之有雲龍來迎帝乘龍上昇時群臣侍女同得昇天者七十有二人其餘小臣不及上乎持龍髯髯墮黃帝弓與鼎皆抱之號泣世謂之烏號之弓臣民無所追慕遂取其遺物於巴山造墳以葬之號巴陵又於橋山塟其衣冠號黃帝陵鼎所墮處謂鼎湖焉隋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唐志廣成子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鄭樵通志廣成子十三卷商洛撰張太衡注何璨注三卷玉海廣成子

隋志道家十三卷唐志十二卷商洛公撰張太衡注疑近人作　晁氏志廣成子解一卷蘇軾取莊子黃帝問道一章為解文獻通考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蘇軾撰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略曰某晚珥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

生許我不苟同翰墨具在淮南鴻烈解詮言訓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乎而能內周閉而外（注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為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己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林和靖言行錄廣成子說我守其一以處其和而千二百歲其形未嘗衰今人便望他千二百歲也抱朴子地真篇廣成子　黃帝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朱劉後村詩廣成子　不能戰涿塵聊復隱崆峒揮手謝軒帝毋煩順下風

士成子仙傳周隱君子也自遠來見老君曰吾聞子大聖人也吾故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涯老君漠然不應士成子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言諸而心屈直吾形而立矣吾心正郤何故耶老君曰夫巧智神聖之吾自以為脫矣昔者子呼我為牛而我為之牛呼我為馬而我為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則受其殃吾服常服者吾非以服有服也於是士成子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奈何老子曰爾容崖然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若機察而審智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成子懟而退

田子玉海田子　漢志道家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呂氏春秋作陳駢）漢志田子二十五篇名駢齊人游稷下號天口駢師古曰駢音步田反

老成子漢志老成子十八篇胡氏致知編老成子未知其姓氏著書一十八篇

長盧子漢志長盧子九篇楚人

王狄子漢志王狄子一篇

宮孫子漢志宮孫子二篇師古曰宮孫姓也不知名胡氏致知編宮孫子姓宮孫無名著書二篇

抱朴子仙傳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祖系吳大鴻臚父悌吳平入晉為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墨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仙公別傳云仙公謂從弟吏部郎曩曰吾門子弟通才博學馳叔馴進先吾門祚者固有之弟未有好道學仙者耳但為閑文義亦不失為名子也吾升舉之後當生睿智雅素通玄之子振起仙舞後果生稚川）

為性寡欲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遊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師事南海太守鮑靚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靚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祕為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祕檄洪為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為丞相辟為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砂求為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嶽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撰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

四卷。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於班馬。又精辯玄賾。析理深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期便發。嶽得疏。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云。其所著書二十卷。號抱朴子內篇。篇目曰暢玄（詳玄字）論仙（詳仙字）對俗（詳俗字）金丹（詳丹字）至理（詳理字）微旨（詳旨字）塞難（詳難字）釋滯（詳滯字）道意（詳意字）明本（詳本字）仙藥（詳藥字）辯問（詳問字）極言（詳言字）勤求（詳求字）雜應（詳應字）黃白（詳白字）登涉（詳涉字）地真（詳真字）遐覽（詳覽字）驅惑（詳惑字）。抱朴子外篇目錄曰嘉遁（詳遁字）逸民（詳民字）勗學（詳學字）崇教（詳教字）君道（詳君字）臣節（詳臣字）良規（詳規字）時難（詳時字）官理（詳官字）務正（詳正字）貴賢（詳賢字）任能（詳能字）欽士（詳士字）用刑（詳刑字）審舉（詳舉字）交際（詳交字）備闕（詳闕字）擢才（詳才字）任命（詳命字）名實（詳實字）清鑒（詳鑒字）行品（詳行字）彈訟（詳訟字）酒誡（詳酒字）疾謬（詳謬字）譏惑（詳惑字）刺驕（詳驕字）百里（詳里字）接疏（詳疏字）鈞世（詳世字）省煩（詳煩字）尚博（詳博字）漢過（詳過字）吳失（詳吳字）守塉（詳塉字）安貧（詳貧字）仁明（詳仁字）博喻（詳喻字）廣譬（詳譬字）辭義（詳辭字）循本（詳本字）應嘲（詳嘲字）喻蔽（詳蔽字）百家（詳家字）文行（詳文字）正郭（詳郭字）彈禰（詳禰字）詰鮑（詳鮑字）知止（詳止字）自敘（詳敘字）隋志抱朴子葛洪撰外內篇共五十一卷。鄭樵通志抱朴子葛洪撰內篇二十卷。外篇三十卷。玉海抱朴子　隋志道家抱朴子內篇二十一卷（音一卷）葛洪撰（唐志十卷）雜家外篇三十卷（梁有五十一卷　唐志二十卷）晉葛洪傳內篇玄黃白外篇駁雜通釋內外一百六十一篇。號抱朴子　書目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合內外篇今存共七十卷。抱朴子內篇序　葛洪稚川作　洪體乏超逸之才。偶好無為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群。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至駑之蹇足。以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冲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求媒揚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閡也。以要離之羸。而強赴扛鼎之契（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之域。藜藋有八珍之甘。而蓬華有藻棁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眾。至於時有好事者。欲

有所修為。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諮問。今為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較略。以示一隅。冀悱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為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耳。世儒徒知伏膺周孔。桎梏皆死。莫信神仙之事。謂為妖妄之說。見余此書。不特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不以合於世。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為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雖不足以藏名山石室。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馬總意林抱朴子四十卷（外篇二十卷。內篇二十卷。葛洪字稚川）清醪芳醴。亂性者也。紅葉素知。伐命者也。　班狄不能削石作芒針。歐冶不能鑄鉛錫作干將。漢中起居注云。李少君欲去。武帝夢與同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來。云太一請少君。帝曰。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死。久之。發棺。唯衣冠在焉。　以猴鼻之缺。損無價之淳鈞。分寸之瑕。棄盈尺之夜光。朱公所以鬱邑。薛燭所以永嘆。猶人不學仙也。道術乃令變形易貌。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蛇蟲。聚合魚鱉。入淵不溺。蹴刃不傷。　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遺亂。有女四歲不能行。棄冢中。以數月。狼與之。後三年乃還。欲收葬之。女猶坐冢中。問其故。女曰。狼盡以後。見冢角有一物。申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壽者乃大龜也。女還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湯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隅以正時。唐堯見蓂莢而知月。　道能登虛躡影。飲玉醴。食華芝。彭祖云。天上多尊官。新仙者位卑。奉事非一也。農夫得形弓。驅烏南城。得蔡衣以負薪。猶世人得仙丹而不貴也。　元君。老君師也。　世人覩輕飛蒼走黃。依榮逐利。　上士得道。成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　朱草莖如珊瑚。刻之汁流如血。以玉投汁中。丸之如泥。久即成水。以金投之。曰金漿。以玉投之。曰玉醴。服之長生。　石先生丹法。取烏未生毛者。以真丹和牛肉飴之。長毛羽赤色。煞。陰乾。服之壽五百歲。素顏紅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聽。此真理之德也。　龍淵以靡鋸常斷斧斤。以日用速弊。　寸鮪泛濫跡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芭蝎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天下無八極之大。漏脯救飢。酖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　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荊山。不知淵潭是明珠所出。荊山是和璧所生。　方今士有待次之滯官。無覺曠之職。景風起則表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　肉芝是萬歲蟾蜍。頭上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中時取之。以足畫地。則水流帶之。左手則辟兵。行山中見小兒乘車馬長七八寸

者肉芝也服之得仙也　千歲蝙蝠白如雪住則倒懸腦重故也　千歲燕巢門向北　雲英雲珠雲液雲母雲沙服之用玉水　成帝獵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身生黑毛合圍取之絕坑踰岸有如飛馬及得是婦人自云秦時宮人聞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無當飢死有老翁令食松實遂不復飢乃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二百許歲人將還以穀食之毛稍脫落轉老而死　欲長生服山精山精术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讀書不忘　得聖人是黃老世聖是周孔二人　善圍棊者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棊聖人之名　彭祖自嘗佐堯歷夏至殷殷王遣宮女受房中之術有驗乃欲殺之以絕其法彭祖知之乃逃七十年有人見於流沙　欲得長生腹中清欲得不死腹無屎　里語云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詣屠所每進一步去死轉近　老君姓李名耼字伯陽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眉五寸住金樓玉堂　鷄舌香黃連乳汁治目中百病　諺曰無肥仙人富道士雖能作金銀皆自貧　諺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亦如神符令用少驗白石似玉姦佞似賢鷩不掛網獬不墮穽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卻蕭丘之熱穿舟以息漏猛爨以止沸不可得也若使素士行耕以餬口夜薪火以脩業則游夏不足多矣　大厦既燒取水於滄海洪潦淩空伐舟於長川則不及矣臣猶手足履冰執熱不得辭焉　高巖將隤非細縷所縶龍門沸騰非掬壤所遏紉戟不長於縫緝可以剸割牛馬錐鑽不可剸割牛馬而長於縫緝才有大小不可棄也　六軍如林未必皆勇仁者政之脂粉刑者世之轡策當殺不殺大賊乃發　鑽燧之火口水可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縻及其衝飆燎巨野奮六翮凌朝霞雖智勇不能制也委轡筴而乘奔馬於險途捨柁櫓而泛輕舟於江海豈不險哉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跡或輸自售之寶或貴妄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　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　諺曰古人欲達勤讀經今世圖官免治生余謂朋友之交不宜浮雜面而不心楊雄所譏明鏡舉則傾冠見義和照則曲影覺周勃社稷之臣不能答錢穀之數　識珠者必拾濁水之明珠實氣者必折纖繳之芳慧自非懸鑒誰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撥沈珠智大者盤桓以山峙器小者蓬飛而萍浮直繩枉木之所憎清公姦慝之所讎　文王之孫呂望桑陰未移而知其可師矣玄德之見孔明春景未改而腹心以委矣睨望豐偉者不必賢形氣尪悴者不必愚　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烟

燼之餘平子別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濟濟俊體輕耳熱冠脫帶解遲重者蓬轉而波僵整肅者鹿勇而魚躍口訥者皆搖掌以譜聲不鏡者皆衵膺而高談以九折同蟻封以呂梁同牛跡禁之繩檻不可向也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則無荒沈之咎矣氏者有穴地而藏酒囊懷酒者法輕刑重安能令絕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暴惡者如豺虎之赴明燭學惡者如輕埃之應飈風　有斧無柯無如之何　以傾倚屈申者娟媚以風格端嚴者田舍豈不惑也　窮巷諸生吟誦而向枯簡匍匐而守黃卷低眉屈膝趨事豪貴毛成翼長蟬蛻泉壤自乃軒昂比肩碎之徒也　昔西施以心痛卧於道側蘭麝芳芳人皆美之隣女慕焉人皆憎之猶世人效戴叔鸞阮嗣宗也違世所貴則蹇獪家龍駭之慣狐白不可以當暑龍艘不可以乘陸　夫良將剛則法天可望而不可干柔則象淵可觀而不可入去如收電可見而不可追住如丘山可觀而不可動　春以長矛在前夏以大戟在前秋以弓弩在前冬以刀楯在前此軍四時應天法也　太公云從孤擊虛萬人無餘一女子當百丈夫　風鳴葉者賊在十里鳴條者百里搖枝者四百里金器自鳴及焦器鳴者軍疲也氣如驚鹿敗軍氣也　雨露霑衣裳者謂潤兵不霑衣裳者謂泣軍軍兵太一玉帳之中不可攻也　兵地主壍者宜速移　余嘗聞嵇生曰左太沖張茂先可謂通人乎君道答曰通人者聖人之次也其間無所復容余聞班史云呂氏望雲而知高祖所在天豈獨開呂氏之目而掩衆人之目耶闇官無情不得謂貞倡獨不飲不可謂廉　文王食子羑伴不知非甘也　董仲舒學見深而天才鈍以蜉蝣是龍神者非但不識神龍亦不識蜉蝣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為天下知名　五嶺無冬殞之木南海晉安有九熟之稻　老君玉策云松脂入地千年作伏苓伏苓千年作琥珀琥珀千年作石膽石膽千年作威喜　炙鼓使鳴絞絃令悲實使鼓速穿絃早絕磨刀殺馬立可驗也　蜉蝣巢作蠟水沫作浮石　落星炯謂異時星落　漢家書云黃帝仙去其臣有夫徹者削木作黃帝之像帥諸侯奉之　食鵠胎令人能夜書　河伯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作河伯　鮑鬼昇景帝有疾召巫視帝試之乃殺鵝埋於苑中架小屋施林帳以婦人履著其前巫云但見一白鵝不見婦人也帝乃重之　獼猴見余友人賜以杖嘗鬱一大獼猴以鐵鍱鍱之於林間犬齧殺經百日許見見者云水塵上有獼猴被瘡流血　余從祖得道能分形坐上有一葛公與一談話又一葛公迎

來送去余見二陸之文百卷許似未盡也方之他人若江漢與黄河也嵇生云毎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卷盡也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宜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　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楊雀憎無瓌之人陸君深識文章放蕩不作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玉無非夜光卸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疎矣　孔鄭之門耳聽口受者皆已滅絕唯託竹素者可謂世寶鞴鞍仁義纓鑠禮樂　余友人玄伯先生以儒墨作城池以機神作干戈上世之人堅氷結而不寒資量飽而不飢　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　盈丈之尾必非咫尺之軀尋仞之牙必非膚寸之口　禰衡常云孔融荀強可與語餘人酒甕飯囊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其先葛天氏洪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抄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之性質容易冠纓垢弊或廣覆大帶或促身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時人咸稱抱朴之士因以著書名焉洪貧無僕童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洪性不干犯官長不煩擾親族　嵇君道作廣州刺史表洪參軍乃非所樂利得避身於南地也　洪不圍棊樗蒲見人博奕了不觀之　洪年十五大作

詩賦自謂可行於代至弱冠尋覽殊不稱意一時毀之　抱朴子外篇自叙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荊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瑯瑘君之子浦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文爲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史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疆場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君尤有同賓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惠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眾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

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雒圖緯一視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上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已來群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故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具歎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辨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襤褸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織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身促而脩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腳洪其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弊俗捨本逐末交遊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蓽門而無趨所之從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

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決荊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恕其乏役也不曉謁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愧己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闇至之客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離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爲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己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之於不聞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辨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詳而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爲度不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己之抑者數人不得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東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糧用窮匱急合湯藥則換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己也不爲皎皎之細令不治之適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良守善者用時或賫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昵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廊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罪人之賂或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或挾使民丁妨以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惚恫官府之間以窺掊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吊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机筵積塵焉洪自有識逮以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

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能者洪指說其快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辨臧否使皂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己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邦族不爲輕乎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答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評定之耶漢末俗弊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燭之明而輕人評物是皆賣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撿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魯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居道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居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頻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兢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懶而才至短以篤懶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

不能乎未若偹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不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世之域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遺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嶽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世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為增也直所覺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製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手便快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示作文章每一更字輙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為神仙傳十卷又撰高上不仕者為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目自叙未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閑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鬬鷄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瞑是以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蒱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為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吝不足為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釁鬪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為蓋比俗人所覩為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為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秘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戰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比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巢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真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為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瑯琊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網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為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叙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俱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枚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答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晷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墜雖飛飆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烱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明而殞蘀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沉鑠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沉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騄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顯親垂名名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為自叙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黃氏日抄抱朴子

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夫道即日用常行之理不謂之理而謂之道者道者大路之稱即其所易見形其所難見使知人之未有不由於理亦猶人之未有不由於路故謂理為道而凡槩然天地間人之所常行者皆道矣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以恍惚窈冥為道若以道為別有一物超出天地之外使人謝絕生理離形去智終其身以求之而終無得焉吁可怪也道固無所不在而人

則未必盡能合於道時則有備道之聖人作為君師而人道以立自羲黃堯舜以至於今第第相承以維持人道於不墜不泯皆聖人力矣柰何世衰道微橫議者作創為真人至人之目反以聖人為未嘗聞道不知彼所謂真人至人者所生何時所行何事其姓名聲跡所載何書是特一時故為寓言而人猶或想像歆慕信以為真有其人焉吁可惟也然雖可惟要其所誤者不過世所指為過高之人心之妄想雖喜談虛無之道身之實用終不能自外吾聖人之道其間槁馘山林確守不移者萬不能一二亦不過生養休息於吾道覆露之內彼愚不肖者猶未為其所誤也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非抱朴子之書而誰耶抱朴子之言曰人皆可以不死世無不死之人則以龜鶴為證嗚呼龜鶴亦何嘗不死也天生萬類各得其得人之生也自晝作而夜息龜鶴之生也自陽動而陰蟄人之生也自以百歲為壽龜鶴之生也自以千歲為壽柰何人而欲強同龜鶴耶人之所以貴於天地間者以其能輔相天地宰制萬物耳如必與萬物銖較長短飛風已不若蜉蝣之微游水已不若魚蝦之細豈但壽不龜鶴之若而獨羨之耶人物之有死生即一氣之消息惟其有生而有死所以生生而不窮此亦何足異而必思長生以免之此既決無之理矣而考其所以長生之術乃尤無理始之以導引中之以房中術終之以金丹大藥導引之說欲如胎息矣人生在胎以母之息為息胎亦何息之有及其既生則以天地之氣為息何能使之不息復如在胎時就使堅忍不息亦徒自苦寒暑推移時王亦終於死耳房中之術則謂必待口傳矣男女之欲陰陽之常順其陰陽之常而節其情欲之過所可言者不過如此必待口傳則鄙俚難形紙筆為可知是又使人縱於情慾以速其死耳金丹大藥則謂鍊他物為金金成先以祀神否者必被殃咎祀神之數天二十斤河伯十二斤北斗太一各八斤日月井竈社五斤夫謂祀神則成仙將天神地祇可與之分贓乎不祀則受咎將天神地祇視苞苴之有無為禍福乎河伯之賂多於北斗太乙天神不若地祇乎日月之賂僅與井竈等日月下同井竈乎狂謬無稽一至於此甚至謂黃白石而食之亦足延年吁米金銀玉石而可服也是尤速其死耳凡其長生之術無非速死之具而顧乃力主其說說說說幾十萬言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以其不言長生則力排孔子莊子正其所主虛無之師也以其嘗言齊死生則併排莊子甚至天地萬物之父母也以其為能制死生則又併排天地謂天地非萬物父母而壽夭之事不在天地嗚呼抱朴亦何必如是之費辭哉抱朴自謂此術左元

放傳之吾從祖仙翁仙翁傳之鄭君而鄭君又傳之抱朴使元放不死仙翁不死鄭君又不死抱朴自能與其徒又皆不死則聖賢自然成空言天地自然成長物今元放死仙翁死鄭君死抱朴亦身將老且死舉四海之眾歷百世之久皆未嘗見一長生者而徒一則曰長生二則曰長生吾誰欺欺天乎而徒使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用其導引之術以歆慨道傍流落乞丐用其房中之術以游蕩不檢縱慾傷生用其金丹黃白之術以燒煆假偽終無一成徒豎費其祖父之田廬以至貧屢愚故曰抱朴子其偽書哉不然葛稚川何獨誤天下後世之愚不肖者耶　昔有古強自言已四千歲識堯舜孔子秦皇漢高有揚州稽使君信之嘗贈玉巵古強昏耄易忘一日謂稽使君曰此得之安期先生其謬遂敗尋客死壽春黃整家又五原有蔡誕者求仙不驗無以自解自詭成仙逃入異界源山中賣薪易衣食困劇自還紿其家云為老君牧龍崑崙山龍失得讁而逃歷言所見崑崙仙家富貴人亦多信者又河東蒲坂有項曼都者學仙十年而歸紿其家云謁天帝失儀而見斥河東遂號曼都為斥仙人洛中有道士忽自稱為古之仙人白和壽已七千八百歲人競趨之後忽不見未幾河北又有稱白和者洛之弟子趨往見之乃別一人其一人遂亡走凡皆抱朴子所載謂彼之言仙者皆妄唯我之言仙者為真雖同浴譏裸裎不自思然亦足為世誡矣故併錄之韓淲澗泉日記抱朴子第一暢玄第二論仙第三對俗第四金丹則稚川之意著矣昧者止以為方伎之書是未知稚川者也大抵言近上則聽寡近下則易傳古之著書者多慮此只得放下說聖賢經書亦然　葛稚川抱朴子避世之書也陶洪景真誥亦此意司為子微則全身隱為道士矣所以與賀知章為友千秋道士初入麗正書院者張李膺陶淵明又不必稽此矣尊鱸果足嘗乎五斗折腰是殆類褊心之古奇哉　葛稚川抱朴子泛濫極難看其間言養生煉氣處極不易皆要妙至切可舉而行如言行氣當於生氣之時極有理蓋子時以後為生氣午時以後為死氣如張平叔只道老子陰符為至緊急切當之書陰符之書未見有能以內事注之者如老子只河上公一二段猶能言玄牝是鼻口若其他言道理處不及王輔嗣及御注之屬高續古子畧抱朴子

自陰符一鑿而天地之幾盡洩玄經一吐而陰陽之妙益空所謂道者非他只天地之與陰陽之神而已神而明之可以贊化育經範圍可以治國平天下可以脩身養性而致長年可以清淨輕虛而與之俱化予自少感於方外之說凡丹經卦義祕笈幽篇以至吐納之旨餐鍊之粹況潛啓

莫幾數百家，靡不竭其精而贖其隱，破其鍥而遂乎中，獨未以為得也。於是棄去，日攻易，日讀繫辭，所謂天地之幾，陰陽之妙，相與業爲之甄治之，而吾之道盡在是矣。所謂吾之道者，非他道也，吾自得之道矣。及閒觀稚川、弘景諸人所錄，及內外篇，則往往皆糟粕而筌蹄矣。今輙書此以斷內外篇，則吾之道亦幾於鑿且吐矣。後之悟者，必有會於吾言。　國朝宋濂文粹：抱朴子，晉葛洪撰。洪字稚川。著內篇二十卷，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十卷，駁難通釋。洪深溺方技家言，謂神仙決可學，學之無難，合丹砂黃金為藥而服之，即令人壽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其他雜引黃帝御女及三皇內文，劾召鬼神之事，皆誕褻不可訓。昔漢魏伯陽約周易作參同契上中下篇，其言脩煉之術甚具，洪乃時與之戾，不識何也。洪嘗自言馬跡山中受九鼎金液二經於鄭君，鄭君名隱，又得之葛仙公玄。玄，洪從祖也。其後鄭君知江南將亂，負笈持藥東投霍山，莫知所在，亦不識其仙歟否也。洪傳聞深洽，江左絕倫，為文辭雖不近古，紆徐蔚茂，旁引而曲證，必達己意乃已。要之，洪亦奇士，使舍是而學六藝，夫孰禦之哉！惜也。胡氏致知編：抱朴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好神仙導養術。晉咸和中，王導選為散騎常侍，固辭。乃乞為交趾勾漏令。三年，盡營丹砂，自

羅浮歸番禺之東，煉丹功成，著內經二十卷，外篇十卷，一百十五篇，自號抱朴子。今鄙之銀峯，乃修煉處，丹井在焉。　或觀其玄論篇，有曰：玄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之以高，坤之以卑，雲之以行，雨之以施，增之不益，挹之不匱，與之不榮，奪之不瘁。故玄之所在，其樂無窮；玄之所去，器弊神逝。　復觀其學道篇，有曰：凡學道當階淺而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往不濟。夫根荄不洞地而求柯條干雲，淵源不泓澂而求湯流千里者，未之有也。此蓋舉其言之緊也，即知其人矣。文獻通考：抱朴子外篇十卷　晁氏曰：晉葛稚川撰，自號抱朴子。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書甚富，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外篇。晉書內外通有一百一十六篇，今世所傳者四十篇而已。外篇頗言君臣理國用刑之道，故附於雜家云。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元帝時，累召不起，止羅浮山鍊丹。著書推明飛昇之道，導養之理，黃白之事，三十卷：二十卷名曰內篇，十卷名曰外篇，自號抱朴子，因以命書。　陳氏曰：洪所著書內篇言神仙黃白變化之事，外篇駁難通釋。此二十卷者，內篇也。館閣書目有外篇五十卷，未見。晉史擇慶葛洪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余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其所著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惠州府志：晉葛稚川，丹陽句容人，以儒知名。惟寡欲，無愛玩，好神仙導養之法。後止羅浮山，鍊丹積年，養閑著書，號抱朴子。宋蘇東坡大全集：和陶淵明讀山海經并引　淵明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七首皆仙語。予讀抱朴子有所感，用其韻賦之。　今日天始霜，衆木斂以疎，幽人掩關卧，明景翻空廬。開心無良友，寓眼得奇書。建德有遺民，道遠我無車。無糧食自足，豈謂穀與蔬。愧此稚川翁，千載與我俱。畫我與淵明，可作三士圖。學道雖恨晚，賦詩豈不如。　稚川雖獨善，愛物均孔顏。欲使蟪姑流，知有龜鶴年。辛勤破封執，苦語劇移山。博哉無窮利，千載食此言。淵明雖中壽，雅志仍丹丘。遠矣無懷民，超然邈無儔。奇文出纊息，豈復生死流。我欲作九原，異世為三游。　子政信奇逸，妙筭窮陰陽。淮仙枕中訣，養練歲月長。豈伊具澒中，乎此頃刻光。安知青藜火，丈人非中黃。　亂離棄弱女，破冢割恩憐。孰知效龜息，三歲號窮山。長生定可學，當信仲子言。支牀竟不死，抱一無窮年。　三山在咫尺，靈藥非草木。玄芝生太元，黃精

出長谷。仙都浩如海，豈不供一浴。何當從山火，求緼分寸燭。　蜀士李八百，穴居吳山陰。默坐但形語，從者紛如林。其後有李寬，鶗鴂非同音。口耳固多偽，識真要在心。　黃華有甘谷，靈根固深長。廢井窖丹砂，紅泉湧孱常。二女戲口鼻，松膏以為糧。聞此不能眠，起坐夜未央。　談道鄙俗儒，遠自太史走。仲尼實不死，於聖亦何負。貳文出吳宫，丹崔本無有。邈然廣桑君，獨顯三季後。　金丹不可成，安期渺雲海。誰為黃門妻，至道乃近在。支解竟不傳，化去空餘悔。丹成亦安用，御氣本無待。　鄭君固多方，玄狩所親指。奇文二百字，了未出生死。素書在黃石，豈敢辭跪履。萬法等成壞，金丹差可恃。　古強本妄庸，蔡誕亦夸士。曼都斥仙人，謁帝輕舉止。學道未有得，自欺誰不爾。稚川亦隘人，疏録此庸子。　東坡信畸人，涉世真散才。仇池有歸路，羅浮豈徒來。踐蛇及茹蠱，心空了無猜。攜手葛與陶，歸哉復歸哉。

唐子　隋志：唐子十卷，吳唐滂撰。子抄：唐子十卷，滂字惠潤。玉海：唐子，後漢方術傳：唐檀著書二十八篇，名唐子。　隋志：道家唐子十卷，吳唐滂撰。（唐志同。）馬總意林：唐子一十卷，名滂，字惠潤，生吳大元二年。　舟循川則游速，人順路則不迷。　大木百尋，根積深也；蒼海萬仞，衆流成也。淵智達

原殘缺

古子以道成冠以道成興出門不冠則不敢行。行非典則

之長兄弟之節猶嚮子

世益廣後患彌扶。 桓譚云王者易輔伯者難佐。

子武帝輕人命重

阮子子抄阮子四卷。通志阮子政論五卷。魏清河太守阮武撰馬總意林阮子四卷。 漁人張網於淵。以制吞舟之魚。明主張法於天下。以制強梁之人。立法以隄民。百姓不能干。立防以隄水。江河不能犯。防而可犯則江河成災。法而可干則百姓成害。 不樹者亦無棺。不蠶者身無帛。不績者出無縗。 君子暇豫則思義。小人暇豫則思邪。 高鳥柏木而集。智士擇主而翔。 一盜不誅。害在穿窬。修譽不誅。害在詞主。

幽求子晉書杜夷傳。夷所著幽求子二十篇行於世。通志幽求子二十卷杜英撰。明氏致知編幽求子。 杜夷字行楷。廬江人。晉元帝時。為國子祭酒。著書十卷。號幽求子。玉海幽求子 晉儒林傳杜夷著幽求子一十篇隋志。道家杜氏幽求新書二十卷。賓佑濡須志幽求子 晉杜夷字行齊。潛人。操尚正素。博覽經籍。王敦舉為方正。遁於壽陽。年四十餘。始還鄉里。教授生徒。尋以明冠。又移渡江著幽求子二十篇

黔婁子漢志黔婁子四篇。齊隱士。守道不詘。威王下之。師古曰黔音其炎反。下音胡㺚反。馬明叟實賓錄黔婁先生修身清節。不求進於諸侯。著書四篇。言道家之務。號曰黔婁子。（高士傳。）

天隱子明氏致知編天隱子。唐司馬子微著書八卷。 宋氏辯曰天隱子八篇。不知何人所作。唐司馬承禎為之序。承禎字子微。嘗著坐忘論。此書言長生久視之法。與之相表裏。豈天隱即承禎歟。洪興祖承禎得天隱之學。豈或別有考歟。文獻通考天隱子一卷。 晁氏曰唐司馬子微為之序天隱子不知何許人。著書八篇。脩鍊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陰陽遺照齊於莊叟。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王古以天隱子即子微也。一本有三宮法附于後。 陳氏曰司馬子微序言長生久視無出此書。今觀其言殆與坐忘論相表裏。豈天隱云者。托之別號歟。元吳萊淵穎集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後序。 司馬子微天隱子注一卷八篇。天隱子亡其姓族邑里。或曰子微托之者也。夫黃老之說。始自黃帝老子。太史公老子列傳則稱其以自隱無名為務。至其道乃曰無為自化清淨自正無他異也。當漢初黃老盛行。至武帝又好神仙。文成五利之徒。迂誕怪譎之士。神光巨跡。千變百幻。雖嘗一致緱山之祠。欲追黃帝之遺風者。獨不及老子神仙方技。豈又與道家戾歟。東漢以來。世之傳者。方以天文卦候為內學。而為天子公卿之所賓禮。甚則自陷於鬼道。左慈傳之葛玄紹之玄之後則有鄭君。鄭君之後則有葛洪。葛洪之後則有陶弘景。洪與弘景本儒者。當天下多故欲自縱於方外遠民之間。一傳而王遠知。再傳而潘師正。三傳而吳筠司

焉予微考其學今天隱子之所述已盡之矣予觀天隱子沖澹而閑曠虛靚而寡欲黃老之遺論耳然而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未之及也豈或秘而不言歟夫以老子之脩道養壽雖太史公猶不盡信又況後世之迂誕怪譎者可必得而悉徵之歟自今道家而言彼謂性宗傳者則曰此心也必主於覺彼謂命宗傳者則曰此氣也必保其純一天人達性命因其血肉口鼻之粗而得與造化溟涬同入於無盡盡之妙此古之人所以長生而不死者豈或別有其術歟不然天隱子之學亦止於是而已歟或曰孔子嘗師老子吾聖人蓋尸假者也特以語怪而不言故曰述而不作歟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則老聃彭則彭祖也雖然老子東周一柱下史耳幽王時有伯陽父顯王時有史儋本是二人且不與老子同時老子固壽矣太史公欲合伯陽父史儋為一人且為老子則亦疑弗能定也彭祖本大彭氏國陸終氏第三子當堯時始封又國語曰大彭豕韋則商滅之注謂在武丁時自堯至武丁中興上下且七八百年亦無緣大彭之國自興至滅止當彭祖一世世之言彭祖壽者吾又可得而必信之歟蓋孔子所言老彭自是商之賢大夫不謂老聃彭祖也老子嘗問禮矣彭祖者竟何為耶豈或果有養生之說耶嗚呼吾聖人未嘗言養生然亦未嘗不養

生禮者所以節其動容周旋樂者所以發於詠歌舞蹈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無非養也固未嘗以養生言也天地陰陽闔闢屈伸之變亦何所不有夫又何謂乎尸假矣哉嗚呼天隱子遠矣吾將東往海上廣桑而問焉庶幾果有所遇而必得之者耶天隱子序上清十三代宗師唐天師貞一先生司馬承禎述

神仙之道以長生為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為先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虛謂之心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如此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秘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觀夫修鍊形氣養和心虛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夭促真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而來唯天隱子而已矣謹序

神仙

易簡 漸門 齋戒 安處 存想 坐忘 神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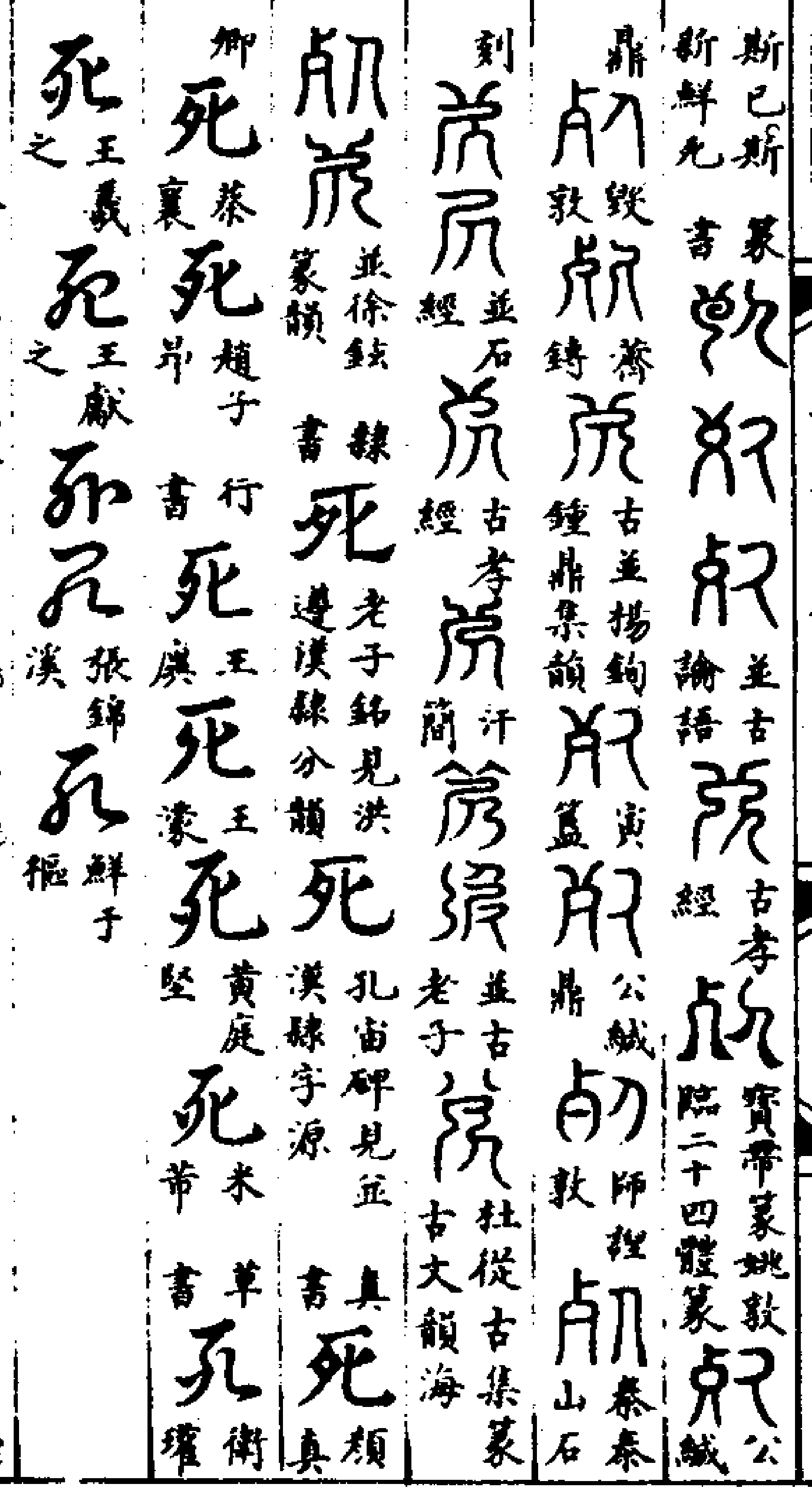
沈揆後序 顏黃門學殊精博此書雖辭質義直然皆本之孝弟推以事君上履朋友鄉黨之間其歸要不悖六經而旁貫百氏至辯析援證咸有根據自當啓悟來世不但可訓思魯愍楚輩而已揆家有閩本嘗苦篇中字譌難讀頗無善本可讎比去年春來守天台郡得故參知政事謝公家藏傳寫本行間朱墨細字多所竄定則其子景思手校也適與郡丞樓大防取兩家本讀

下缺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蔣判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二紙

死（洪武正韻想姊切，殂也，歿也，終也，盡也。禮記死者澌也，言若冰釋澌然而盡也。說文作𣦸，今文作死。周禮疾醫注少曰死，老曰終。）許慎說文𣦸，澌也，人所離也。从歺从人。凡死之屬皆从死。𣦵，古文死如此。臣鍇通釋澌，冰盡也。息似反。𠒁，古文死如此。臣鍇曰：𠒁，古歺字。劉熙釋名人始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消澌也。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顧野王玉篇神盡也。𠒁（古文）。張參五經文字死從人，今經典久相承從也。丁度集韻古作𠒁𣦵，鄭樵六書畧人之殘也。或曰从匕聲，會意兼諧聲。補叶音息利切。太玄裝首，裝無儲禍且至也。季仲播軌送其死也。裝于昏尚可避也。又叶音。小禮切。屈原天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今讀說戴侗六書故息止切。𣦸从歺从匕，而歺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芦𣦸（並古文）。五音類聚芦（音死，古文）。楊桓六書統心姊切。𣦸魂散魄墜而氣絕也。从歺从人。歺，斂也。（統注）𣦸（隸死，爲）𠒁，或从𣦵，上古厚衣以薪也。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當作𣦸，趙謙聲音文字通𣦸，心子切，人澌殆所以離也。从人歺，爲意。俗隸作死，非。𠒁（古文）从人尸，爲意。韻會定正字切



總敘（爾雅崩薨無祿卒徂落殪死也。邢昺疏釋曰：此皆死之別稱也。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注云：異死名者，爲人褻云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頽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又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云：祿謂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此云無祿者，卽彼之不祿也。徂落者，李巡曰：徂落，死之稱。郭云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者，皆虞書舜典文也。謂之徂落者，蓋徂爲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者，若草木葉落也。殪者，案隱九年左傳云：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杜注云：殪，死也。）

禮記曲禮上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鄭玄注曰：山崩壞曰崩，薨，崩之聲也。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也。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死寇曰兵。（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也。）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也。）春秋說題辭：天子曰崩，崩之爲言頹也。諸侯稱薨，薨之爲言奄然而亡。大夫曰卒，精輝終卒，卒之爲言絕，絕於邦也。士曰不祿，失其忠也。不祿之言削名章也。庶人曰死，魂魄去心。死之爲言精爽窮也。五經通義曰：崩薨從何王以來乎？曰從周。何以言之？尚書曰：放勳乃徂落，舜曰陟方乃死。武王既王，是以知武王以前未稱崩薨也。至成王太平，乃制崩薨之著。尚書曰：翌日乙丑，成王崩。釋名曰：漢以來謂死爲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也。論語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

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季路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劉向說苑：子貢問夫子：人死有知，將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人有知也，恐孝子妨生以送死也；吾欲言死人無知也，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人死有知將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又曰：莊子之楚，見髐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鈇鉞之誅而爲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縱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無能子無憂篇：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趣，本死矣。所以搖而趣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趣者，形骸本死，則非合死，非合死，無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無死可惡，則形骸之外，何足汩吾之至和哉。史記曰：范雎說秦昭王曰：夫以烏獲任鄙之力，荆成孟賁（許慎曰：荆成，勇士也。孟賁，衛人。）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程氏遺書：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上蔡語錄：余問死生之說，謝子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謝子曰：余當時

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謝曰此便是答底語。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沉魂滯魄影響底事如何。曰須是自家看得破始得。張亢郡君化去。嘗來附語。亢所知事皆能言之。亢一日方與道士圍碁。又自外來。亢欲接之。道士封一碁子。令持去問之。張不知數。便道不得。乃曰許多時共你做夫婦。今日却信一道士胡說。我今後更不來。又如紫姑神。不識字底把着寫不得。不信底把着寫不得。推此可以見矣。曰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萃與渙言之。如武王伐商。所過名山大川。致禱山川。何知武王禱之者以此。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謝子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為他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知命雖淺近也要信得及。將來做田地。就上面下工夫。余初及第年歲前夢入內庭。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釋褐時神宗晏駕。哲廟嗣位。如此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閒工夫。枉用却閒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朱子語錄劉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祖先。以我之有感他之無。又公曰。神祇之氣常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之人既死而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者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薰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死時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甚麼樣氣魄。或曰莫是元城之忠感動天地之氣否。文公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耳。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于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云溫溫之氣也。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者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晦庵續錄問有人死而氣不散者何也。曰他是不伏死。如自刑自害者皆是未伏死。又更聚得這精神。安於死者便自無。何曾見堯舜做鬼來。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室中皆溫煖。便是氣之散。禮記云。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精光。焄蒿是煖氣。悽愴是慘慄者。如漢書李少君招魂云。其氣肅然。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託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為厲。又別是一理。

自古有死

識遺世俗惑佛老者期不死復生。然孔子曰。自古皆有死。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釋氏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況天裂星隕。郡陷谷遷。沙漢遺滄海之蹤。崑崙著螺蚌之屍。乾坤且有毀時。人欲久不死。理乎。後世方士言黃帝老聃俱不死。余考易大傳言神農黃帝堯舜氏沒。而黃帝葬橋山。莊子述老聃死。秦失弔之。而鄠縣柳縣各有老子墓。故近時劉潛夫詩云。無藥可延黃帝壽。有人曾哭老聃來。則黃帝鼎湖攀龍之事。老子青牛上升之說。何往非幻。又釋迦云。我今背痛。將入涅槃。經云佛於雙樹下右脇側卧而化。老子化胡經云。周匡王五年。佛七十九歲。死於拘尸那城雙林木下。葬於回鹿山。他如彭祖七百偓佺千歲。例以歲紀。亦同歸於盡而已。況其事不經。見皆寓言稗說之錄矣。禮外傳曰。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為失期。為妖怪。然則秦皇漢武殆未知失歸之怪也。唐牛僧孺曰。人以得其死為壽。兵為力死。刑為獄死。不耕織為飢死。寒死。老無依病無託為孤死。舍是皆可言壽。老子亦曰死而不亡者壽。則必可傳。雖死猶生也。

人誰無死

古今事通韓玉溫甫燕人。擢第為鳳翔判官。北兵圍燕。夏人陷邊州。王募兵也。華亭敗。夏人因移檄關中。略云人誰無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于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身後。虛名一聽史臣。只於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玉有異志。收死獄中。士夫憤惜之。

物老則死

老君中經曰。人之年壽。終竟自死矣。何以言之。以其不堅守神故也。譬猶萬物之生。非欲求死。但自然枯槁死耳

安死

呂氏春秋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有寑之丘者。此其地不利。（人不利之。）而名甚惡。（惡謂名丘也。）荊人畏鬼而越人信機。（言荊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禨祥。此地名丘。畏忌之名。終不利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唯獨也。）孫叔敖死。王果

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所利故曰所以異於俗也）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登升也太行山名處荊求聞多知將問所以自衆也）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主不肖凡君）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嚱（欲令之吳也）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涉渡）見一丈人（丈人長老稱也）剩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絕過）問其名族（族姓）則不肯告（丈人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一作獻）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獻上也）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儋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一作尚）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言爵之為侯也萬儋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為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劍子之千金劍）今我何一（作勿）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過猶到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為也而無以為為矣（何不有為言無不為也江上丈人無以為乃大有於五員也故曰而無以為也）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聞知也）身不

可得而見（言江上丈人不能得也）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為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精微妙也觕麤疏也）

知死

樂庵語錄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修於崑山南築屋數間號樂庵時往來其間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往樂庵諸子侍焉時女兄亦求問疾先生曰某將老死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恁地理會得又卻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簡徧別親舊作遺訓六事以示諸子云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道德之學治亂安危之累不獨載諸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永訣豈容緘默戲說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後何求翛然來往等孤鴈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俟往為天氣不爽始少留以俟月上及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欠伸意至二鼓而逝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必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諳監征王琛曰吾可捐乎已有頓放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

知人死

莊子應帝王篇列子與神巫季咸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

夢奠知死

禮記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殁矣

遺書知死

漢書司馬相如既病免居茂陵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悉取其書使者往而相如死妻曰長卿未死時有一卷書曰有使者求書奏之乃遺札言封禪事

誦經期死

酉陽雜俎荊州百姓何軫妻阿劉事何軫鬻販為業妻劉

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大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八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中者之已卒頂熱灼手何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北郭

夢詩知死

宋江少虞類苑陝郊魏處士野蒲中李昭君潰乃中表也俱有高節以吟詠相善野於東郊鑿室方丈蔭以脩竹泉流其前白樂天洞潰結茅中條之陰曰浮雲寓皆有瀟灑之趣每來與相過賦詩飲酒累日乃去一日潰過野曰前夕恍惚如夢中床下有人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即正俟曰盡云坐看雲起時對曰此浮雲安能起耶潰水命此必死期故來訪別還家未幾卒蜀人任玠溫知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園路遠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射猿知死

三國蜀志鄧芝為大將軍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猨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以傷物性自知當死遂卒

診脉知死

宋通鑑長編萬適兗丘人以翰林學士韓丕舉赴京師及命為梁縣主簿始受命太

醫趙自化。惟其色變。爲診脉曰。君將死矣。適猶勉赴朝謝。舉止山野。人皆笑之。後數日果卒。

心痛知父死

南郡新書。裴敬彜父爲陳王典所殺。敬彜時在城。忽自覺流涕不食。謂人曰。我大人凡有痛處。吾即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事在不測。遂歸覲父果已死。

先知死期

事文類聚。後漢博士郭鳳。好圖讖。先自知死期。令弟子市棺之具。至其日而終。

預知死期

夢溪筆談。張忠定少時謁華山陳圖南。遂欲隱居華山。圖南曰。他人即不可知。如公者。吾當分半以相奉。然公方有官職。未可議此。其勢如失火家待君救火。豈可不赴也。乃贈以一詩曰。自吳入蜀是尋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養閑散。亦須多謝鬢邊瘡。始皆不諭其言。後忠定更鎮杭益。晚年有瘡發于項。後治不差。遂自請得金陵。皆如此詩言。忠定在蜀日。與一僧善。及歸謂僧曰。君當送我至鹿頭。有事奉託。僧依其言至鹿頭關。忠定出一書封角付僧曰。謹收此。後至乙卯年七月二十六日當詣於官司。對衆發之。慎不可私發。若不待其日及私發者必有大禍。僧得其書。至大中祥符七年歲乙卯。時淩侍郎策帥蜀。僧乃持其書詣府。具陳忠定之言。其僧亦有道者。淩信其言。集從官共開之。乃忠定真容也。其上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忠定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捐館。淩乃爲之築廟於成都。蜀人自唐以來嚴祀韋南康。自此乃改祠忠定至今。　知道者苟未至脫然。隨其所得淺深。皆有效驗。尹師魯自直龍圖閣謫官。過梁下。與一佛者談。師魯自言以靜退爲樂。其人曰。此猶有所係。不若進退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自爲文以記其說。後移鄧州。是時范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遷謫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見之。爲致意開譬之。無使成疾。炎即詣尹。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馳報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矣。尚未能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進退兩忘猶存胸中歟。　吳人鄭夷甫少年登科。有美才。嘉祐中監高郵軍稅務。嘗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令推其命。不過三十五歲。憂傷感歎。殆不可

堪。人有勸其讀老莊以自廣。久之。潤州金山一僧端坐。與人談笑間遂化去。夷甫聞之。喟然嘆曰。既不得壽。得如此僧。復何憾哉。乃從佛者授首楞嚴經。往還吳中。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蔕。後調封州判官。預知死日。先期旬日作書與交遊親戚敘訣。及次敘家事備盡。至期沐浴更衣。公舍外有小園面溪。一亭潔飾。夷甫至其間。親督人洒掃。及焚香揮手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家人奔出呼之。已立僵矣。亭亭如植木。一手猶作指畫之狀。郡守而下。少時皆至。民觀者如堵。明日乃就斂。高郵崔伯易爲墓誌略敘其事。余與夷甫遠親。知之甚詳。士人中蓋未曾有此事。　事文類聚。宋張乖崖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作憶霖詩云。寄語巢由莫相笑。此生中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騎驢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閽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童心。是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熙寧十年夏。康節感微疾。氣日益耗。神日益明。笑謂司馬溫公曰。雍欲觀化一巡。如何。溫公曰。先生未應至此。康節笑曰。死生亦常事耳。張橫渠先生喜論命。來問疾。因曰。先生論命否。當推之。康節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橫渠曰。先生知天命矣。載尚何言。程伊川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康節曰。平生學道。豈不知此。然亦無可主張。時康節居正寢。諸公議後事於外。有欲葬近洛城者。康節已知。呼伯溫入。曰。諸公欲以近城地葬我。不可。當從伊川先塋耳。七月初四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預營死事

倚覺寮雜記。杜預自表營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取制於邢山鄭祭仲之冢。陶淵明自作挽詞自祭。大杜牧之。白樂天。辛祕。李栖筠。王績。嚴挺之。柳子厚。皆自撰墓誌。盧照鄰。李適。司空圖。自作墓。衛大經自鑿墓自爲誌。顏魯公在蔡州。虞必死。乃作遺表墓志祭文。謂之達亦可。謂之近名亦可。處死若魯公可也。

知死後佳甚

避暑錄。葉衡罷相歸金華。一日忽忽不樂。問客曰。某且死。無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士在下座。作而對曰。佳甚。問何以知。曰。使死而不佳。皆逃歸矣。一死不反。是以知其佳也。皆笑。明年薨。

陟方乃死

書舜典。五十載陟方乃死。甕牖閒評。書曰。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猶言升遐耳。既曰陟方。又曰

乃死何也故傳書者以乃死二字為注誤寫為正文殂落亦死也堯典曰舜乃殂落而揚子法言又云黄帝堯舜殂落而死則是不可曉矣

終化而死（羅泌路史發揮易之名篇終化而死神之易也）

八百而死（類説艾子見老姥衣衰纔之服哭甚哀艾子曰嫗夫誰也曰彭祖艾子曰彭祖壽八百而死固不為短可以無恨嫗曰吾夫壽八百誠無恨然天有壽九百而不死者豈不恨耶）

後天而死（太平廣記周昭王夢羽人與以藥名曰續脉明丸補血精散王請以此藥貯以玉匣緘以金繩以之塗足則飛天地之外從於尋常有得脉之後天而死）

不臘而死（唐柳宗元文集司馬凌君誌凌準吉刺史崔君曰余嘗學黄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瀹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後如其言）

掩面而死（左傳哀公十六年楚白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後與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於葉公）

閉口而死（左傳哀公晉荀瑤帥師圍鄭入郛鄭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

吞舌而死（燕丹子田光謂荊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

接踵而死（史記仲尼原子傳勾踐謂子貢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

倒立而死（唐書隱峯傳峯於五臺金剛窟倒立而死亭亭然如植屹定如山併力不動峯妹為尼咄之曰老兄昔為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乃以手輕擲僨然而仆峯遺一頌曰獨絃琴子為君彈松柏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溫州府志庄玄機溫之瑞安人宿覺女弟唐咸通間築庵大日山參雪峯禪師言下契悟後住淨居寺倒立而化宿覺喝之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巖竇有圓明歌傳于世）

朝聞夕死（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宏齋粹帚葉朝聞夕死說朝聞道夕死可矣何謂也謂道重於死乎非也死乃道也離道而論死者非惟不知死真不知道夫道也者圓神而無方也道浩而無固也運行而無留也周回而無倚也屢遷而無居也變化而無常也混浩流轉於宇宙間而不可窮者也為動靜則動必有靜而靜復為動為往來則來必有往而往復為來為進退則進必有退而退復為進為闔闢則闢必有闔而闔復為闢為盈虛則盈必有虛而虛復為盈為屈伸則伸必有屈而屈復為伸為消長則長必有消而消復為長為出入則出必有入而入復為出此一機也其混浩流轉豈有窮哉然則生必有死而死復有生豈有他哉即此道在宇宙間所以動靜往來進退闔闢盈虛屈伸消長出入者之為也易之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者正此之謂乎夫不曰生死而曰死生以死復有生無停息也不曰要終而曰反終以終還為始非斷絕也故原其始之生則必有終之死而知死之說矣反其終之死則復為始之生而知生之說矣此死生者所以非為人小己之私乃為道大化之公也生非人之生道實生之死非人之死道實死之生者道而死亦道則生死何與我而我何私為之好惡哉生固所可好也若必惡死是惡道也而可乎故生於道而朝有聞焉即亦死於道而夕即可焉生亦猶朝也死亦猶夕也一日之運有朝必有夕百年之運有生必有死道知是故也故死生者晝夜之道知晝夜之道即知朝夕

之道矣彼二氏者豈知此哉夫寂必有感死必有生者道也釋氏乃欲寂滅而無生曾不知樂於寂滅則道絕矣無生猶有夜而無晝也靜必有動生必有死者道也老氏乃欲清靜而長生則道滕矣長生猶有晝而無夜也有是道乎夫死生終始實大道大化之運如環無端者也使生而無死死不復生始而無終終不復始則道為有窮而非道矣所謂生生之易者正以其生生不已也未知生焉知死者生猶死也事死如事生者死猶生也易之反覆上下而變通不窮者此道而已不然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二氏者蓋皆以生死為一身之私而不知此道之公耳生我死我一聽於道何不可之有要必洞然於中而無秋毫之疑庶乎時至而能死也夫）

易簀而死（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

結纓而死（春秋左氏傳哀公十

五年。孔子在魯。子路為衛孔悝家臣。莊公因孔姬以入于孔氏。迫孔悝強盟之。遂刼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子路。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出公以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問焉。曰無入為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下石乞於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來。由也死矣。象山語録。問子路死之非。只合責當時不合事輒。曰此是去冊子上看得來底。亂道之書成屋。今都滯在其間。從云子路死。是甚次第。

不說弁而死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子弑齊莊公。祝紽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舉鼎而死 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鼎。絶臏而死。（徐廣曰臏一作脈。）

聽琴聲而死 燕丹子秦王曰。今日之計。事以于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曉音。秦王從言。掣之絶超屏風。負劍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耳。入銅柱。火出。

物固有死 戰國策蘇代曰。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

心未嘗死 莊子德充符篇。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

祿盡則死 楊龜山語錄。豐尚書稷嘗言少時見雪竇教人惜福云。人無壽夭。祿盡則死。

國不待死 經子法語荀子。國不待死。天下不待亡。（注言不暇有所待而死亡速之甚也。）

民報以死 文子主過之以禮。民報之以死。

義重於死 宋吳泳鶴林集賜黃伯固辭依舊兵侍知隆興撫安使不允詔。情生於本。豈不念天倫之愛。義重於死。而容辭王事之勞。

罪不至死 舊唐書楊纂傳。纂貞觀初長安令。賜爵長安縣男。有婦人袁氏妖逆。為人所告。纂究問之。不得其狀。袁氏後又事發伏誅。太宗以纂為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纂過誤。罪不至死。固諫。乃赦之。

和不如死 南史侯景傳。城中日蹙。簡文乃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

敗不如死 左傳哀公六年。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

皆樂其死 五代史後唐伶官傳。莊宗時。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疾伶人。由此皆樂其死。

尤諱言死 清波雜志。士大夫欲永保富貴。動有禁忌。尤諱言死。獨溺於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者。伺其主翁屬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卹也。又佩玉以尸沁為貴。酬價增數倍。墟墓之物。反為生人寶玩。是不可以理語。

胡不遄死 詩相鼠篇。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有識之死 增廣字訓。浮圖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言人死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

小人曰死 禮記檀弓。子張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殺人者死 西漢書高祖初入關出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盗抵罪。餘悉除去秦苛法。新唐書王彥威傳。彥威其先出太原。擢明經甲科。累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諫議大夫。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自歸死。免父之囚。可勸風俗。議減死。彥威上言。殺人者死。百王共守。原不殺。是教殺人。有詔貸死。彥威請牟相援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

始禍者死 左傳定公十三年。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均矣。請皆逐之。

人傳已死 宋蘇東坡集謝量移汝州表。疾病連年。人皆相傳於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偷心已死 禪林僧寶傳黃龍青禪師曰。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敎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

一死 書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孔頴曰。一死雉。上所執也。不可生。故用一死。王氏曰文有時則有偷守死而不死分。其說可以為士。故士執雉也。）

但少一死 續後漢書宗預傳。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爾。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所欠一

死 冷齋夜話東坡作贈舉子詩曰。平生萬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見梁僧史。曰世祖宴東府。王公畢集。詔跋陀羅至。跋陀羅皤然清癯。世祖望見。謂謝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跋陀雖外陸。世祖曰。摩訶衍不負遠來。惟有一死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陛下三十載。恩德厚矣。無所欠。所欠者唯一死耳。宋吳炯五總志。洪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未易一二舉也。三國宗預云。吾年逾七十。所竊已過。所欠唯一死耳。故東坡曰。年來萬事足。所欠唯一死。乃引梁僧跋陀羅為證。又四更自寶公塔還合妙齋。疲卧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為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繩之。當斷不應而從重。

獨欠一死 宋史李誠之傳。誠之移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金人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時誠之已適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

所拚一死 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軍前交割三鎮地界。為樞密問狀使人。舌對曰。自古戎狄無道。何嘗殺使人。李徽猷云。吾所拚一死。無足計較者。

分甘一死 北盟錄。宋欽宗時。霍安國令仲熊與金人戰敗。被擒。見敵樓上張繖傘一柄。監軍骨捨郎君坐其下。令人傳譯云。何故不曉逆順。抗拒王師。仲熊曰。仲熊是趙皇臣子。奉安撫使指揮。來將兵。才微兵寡。分甘一死。從骨捨郎君乃貸其命。

甘分一死 金史。畢資倫傳。宋龜山統制時青乘隙襲破泗州西城。資倫失計。墮南城。求死。為宋軍所執。以見時青。青說之曰。畢宣差。我知爾好男子。亦宜相時達變。金國勢已衰。爾肯降我。宋亦不負爾。若不從。見劉大帥即死矣。資倫極口罵曰。時青逆賊。聽我言。我出身至貧賤。結柳器為生。自征南始得一官。今職居三品。不幸失國家城池。甘分一死。尚不能報。肯從汝反賊求生耶。

不過一死 金史。楊達夫傳。達夫字晉卿。耀州三原人。泰和三年進士。有才幹。所至可紀。會有詔從民東入關。達夫與衆行及韶。避兵于州北之橫嶺。為遊騎所執。將褫衣害之。達夫挺然直立為首。略無所懼。稍使脅之。即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為汝所執。不過一死。忽樑祖以顯天日邪。遂見殺。

即有一死 斧雲集。張太傅世傑本信安歸宋。擢承宣使。丙子正月。宋秀王與擇奉二

王出宮航海。時獨松告急。世傑力議出師。為陳宜中沮之。世傑曰。吾盡吾職分。延得一日也。是趙家一日之天下。如不可為。亦即有一死。庶幾可見趙皇於地下。世傑忠宋之心。已見於此時矣。

人有三死 數類。哀公問於孔子曰。智者壽乎。仁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行已自取也。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上干其君。嗜欲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以少犯衆。以弱侮強。忿怒不類。動不量力。兵共殺之。此三者。死非其命也。人自取之。若夫智士仁人。持身有節。動靜有儀。喜怒以時。無害其性。雖得壽焉。不亦宜乎。

橫死有三 法句譬喻經。有病不治。為一橫死。治而不慎。為二橫死。憍恣自用。不達逆順。為三橫死。

八穀四死 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

民有五死 劉向說苑。民有五死。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飢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死者。中不充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忠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窮也。故曰。中不正者。外淫作。外淫作者。多怨怪。多怨怪者。疾病生。故清淨無為。血氣乃平。

七死 西漢書鮑宣傳。哀帝時。宣上書諫曰。凡民有七亡。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毆。擊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

九死 離騷。雖九死其尤未悔。

恕以十死 隋書鄭譯傳。宣帝時。譯內史事。初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心相結。至是高祖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南征。譯請元帥。遂請高祖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明日。高祖為丞相。拜譯柱國相府長史。治內史上大夫事。及高祖為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璹為儀同。時尉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高祖逾加親禮。俄而進位上柱國。恕以十死。

龍逢諫死 太平御覽。符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

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曰亡則與俱亡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乎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龍逢歌趨曰造物勞我以生息我以炮烙故涉斯我樂人不知赴火而死

戰死（西漢書李陵傳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其子延年為侯以校尉隨陵單于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應天府志臨海松陽人柳榮從張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其日悌戰死元史忠義傳任志死國王閔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武仙攻潞州存戰死

當戰死 北史安同傳宜城王奚斤自長安追赫連昌至安定同子頡為監軍侍御史斤以馬多疫死士衆乏糧乃築壘自固昌遂驕矜日來侵掠頡曰等死當戰死等可坐受困乎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馬昌來攻壘頡出應之昌馬蹶而墜頡擒昌送京師

尚戰死（新唐書驃騎傳）昆明蠻尚戰死惡病亡勝兵數萬

父子戰死（資治通鑑唐高宗龍朔二年二月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

與賊戰死（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初貴）萬為蠻所襲經畧司數移文責知宣州王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賊萬餘人攻普義砦與官軍戰奇出遂敗尚有親兵數百或勸奇乘騎逃去奇輒罵曰大丈夫當盡節以報國遂死之

兵出戰死（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時溥求救於朱瑾朱全忠遣其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曹州以備之瑾將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徐兗兵於石佛山下大破之（石佛山近彭城薛史曰石佛山在彭門南述征記彭城南有石佛山頂方二丈二尺）瑾遁歸兗州辛卯徐兵復出存戰死（霍存恃勝而不虞徐兵之復出故戰敗而死後伏人翻）

城陷戰死（宋史韓浩傳浩丞相琦孫守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浩率衆死守城陷力戰死之特贈三官官其家三人云）

上岸戰死（隋書麥鐵杖傳鐵杖驍勇有膂力遼東之役請為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治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爾當富貴惟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

下馬戰死（有官龜鑑張須陀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都郡賊翟讓前後二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陀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陀拒之讓懼而退須陀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邀擊須陀軍遂敗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陀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陀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目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

舍馬戰死（宋史）忠義傳牛皓與金將遇所部步不滿二百乃下與戰謂其徒曰吾所以舍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金人欲招之皓力戰死

搞軍死戰（新唐書李希烈傳萬彥昭擊家牛搞軍士死戰斬首三千級）

飲血力戰死（元史石天應傳天應）曰先將人諫我南遷吾違衆而來此事急棄去是不武也汝等勉之少頃敵兵四合天應飲血力戰至日午死之木華黎聞而痛惜焉

男兒當戰死（元史石天應傳吾年垂六十老將至一旦卧病床第聞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

爲君父死（宋史忠義傳李成大知金壇縣北兵至戰不勝為吏民挾降乃謀從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懼之終不屈笑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卒殺之張南軒語錄先生曰某頃侍先公在淮上忽報虜騎將至先公以城中兵少為憂問某曰將何以應之某曰惟當率城中軍民戮力一戰不得已則父為君死子為父死而已

但爲主死（宋史忠義傳張弘範兵至崖山得張世傑甥韓命以官使三至招之世傑歷數古忠臣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為主死不移耳）

爲國家死（宋史趙師旦傳師旦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卻師旦語其妻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爾留死無益也遂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州城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

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為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還據堂而坐智高麾兵鼓譟爭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并貴殺之賊去州人立廟事平贈光祿少卿云。**為國致死**（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宋史劉汲傳時金人復渡河謀知鄧州為行在所命其將銀朱忠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必死汝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乃下令募敢死士四百人及南陽陷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及命靳義與趙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鬬敵却俄而義敗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軍中請汲去汲不肯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事聞贈太中大夫謚忠介。**為社稷死**（北盟錄靖康二年金人出榜關下求立異姓云軍前南官亦當）衆唯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及軍前取其家屬見若虛到南薰門親見番官數人共嘆其忠且言我大遼死難者二十餘人你南朝只李侍郎一人後

自京師奔大元帥府上書者數十人皆言為社稷死者唯李若水一人。**為民而死**（元史揚朵兒只傳子不花文宗）入繼大統除道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郡邑守吏率民逃之不花獨率衆出禦呼西人諭之曰民者祖宗所致國家大事何與於民汝等既昧逆順又欲殘此無辜吾有為民死爾不汝從也陣潰遂見殺。**為忠義死**（名臣言行錄孫昭遠為都總管嘗與諸子）書曰今日扞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婿今不復念要為忠義死耳。**盡忠得死**（史記鄭世家解揚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守正而死**（新唐書列女傳殷保晦妻）封保晦歷校書郎黃巢入長安共匿蘭陵里保晦逃賊悅封色欲脅之固拒賊怒勃然曰從則生不然正膏我劍封罵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終不辱逆賊手遂遇害保晦歸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號而絕。**抱義而死**（馬令南唐書潘丞祐傳王延政鎮建）州辟丞祐為度支判官延政與福州搆隙丞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閱以誇示之辭氣益悖丞祐長跪固諫其言甚切延政大怒謂軍士曰汝可為我食判官肉丞祐曰與其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奚死為幸久之乃解。**竭力効死**（金史馬慶）祥傳大將蒙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分道清野行遇先鋒于澮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大兵邀其歸路慶不能脫令其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臣願効死**（名臣言行錄金人再犯京師議割兩河湏大臣偕行聶昌耿南仲皆以事）辭陳過庭曰主憂臣辱臣願効死。**見難能死**（程氏外書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慾之牽妻孥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握節以死**（宋史崔縱傳縱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累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二帝北行高宗將遣）使通問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乃授朝請大夫右文殿脩撰試工部尚書以行比至首以大義責金人請還二帝又三遣之書金人怒徙之窮荒縱不少屈久之金人許南使自陳而聽其還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以官爵誘之縱恚恨成疾竟握節以死洪浩張邵還遂歸縱之喪詔以光子延年為後。**守城而死**（倦游雜錄儂賊破邕州循江漲遂乘桴沿流入番禺時贊善大夫趙師旦）

知康州到任始一月賊既迫境諭官屬吏民使避賊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然守城而死乃監兵洎吾之職也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中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又有曹覲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猶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變者也今日猶不拜耶曹竟不屈至晚積薪燔死于江壖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乃移師旦事於覲仍詩之于石朝廷贈覲太常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授官賞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史君之事嶺外人率皆知之康州人為之立祠堂至今祭享不絕。**冒陣而死**（續後）漢書諸葛瞻傳魏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入瞻督諸軍拒之至涪而艾已長驅而前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瞻長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為策馬冒陣而死。**叱賊而死**（北史鄭道元字善長除御史中尉時雍州刺史蕭寶夤反狀稍露侍中城陽王徽素忌道元因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遣其行）

（臺郎中郭子帙圍道元于陰盤驛亭道元瞋目叱賊厲聲而死）

罵賊而死（金史李寶信妻王氏張覺以平州叛王氏陷賊中賊欲逼室之王氏罵賊賊怒遂支解之元史忠義傳蕭景茂家貧力農至元四年南勝縣民李智甫作亂掠龍溪景茂與光佑集鄉丁拒之衆敗景茂被執賊脅使從已景茂罵曰狗盜我生為大元民死作閩州鬼豈從汝為逆耶賊怒縛景茂於樹臠其肉景茂益憤罵賊以刀決其舌景茂罵不絕聲而死）

遇賊而死（元史忠義傳合剌普花以右丞咬都督兵征占城交趾劉護餉道北至東莞博羅界中遇劇賊歐鍾等横絕石湾其鋒銳甚合剌普花身先士卒且戰且行矢盡馬創徒步格鬬以衆寡不敵為所執賊欲奉之為主不屈遂遇害）

平賊甘死（新唐書封常清傳常清平賊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高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黑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至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受戮賊手今死乃甘心）

遇兵赴死（元史列女傳趙彬妻朱氏天曆初西兵掠河南朱氏遇兵被執逼與亂朱氏拒不能脫紿以井傍瘞金得近井即赴井中死又王氏女安哥從父避兵印山兵擾得之欲汙之安哥不從投澗死有司言狀表其廬）

殺馬示必死（宋史曹友聞傳北兵入興元至大安友聞分遣諸將夾擊親帥精兵入龍尾頭第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之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大兵益增迺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歿北兵遂長驅入蜀夫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褒忠謚曰節萬特贈武翼大夫）

令死即死（楊內翰談苑太祖善御豪傑得人之死力居常多幸講武池臨流觀習水戰因謂左右曰人皆言忘身為國然死者人之所難言之易爾將禁衛將帥軍廂主皆侍側有天武廂主李進卿前對曰如臣者令死即死耳遂躍入池中太祖急令水工數十人救之得免幾於委頓）

扼吭而死（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遼伐晉杜威等降初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與謀遼帝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何面目復南行至平棘遂扼吭而死◯太宗會同十年十二月遼帝既破晉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帝於封丘帝責之曰兩主失權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榮出衣襟所藏書乃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帝叱鎖之後命押送歸本國宿陳橋夜分扼吭而死）

拜日而死（元史石抹也先傳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以報及旦沐浴拜日而死）

東向而死（晉書劉聰紀趙染與索綝戰於城西魯徽諫止染不聽敗績而歸染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顏面瞬息世間哉袁紹為之於前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為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聰聞之曰歸滯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南鄉拜而死（宋史文天祥傳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

不可無名而死（金史完顏素蘭妻傳參政完顏素蘭妻已其姓氏當崔立之變謂所親曰吾夫有天下重名吾豈肯隨衆陷身以辱吾夫乎今日一死固當但不可無名而死亦不可離吾家而死即自縊于室）

以人從死（通鑑周外紀釐王四年是歲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子白不立封平陽王其弟德公）

良臣從死（史記秦本紀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君子曰秦繆公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有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

室人從死（子思子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從死者二人焉若此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

臣請從死（史記李斯傳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惟上幸哀憐之）

士多從死（西漢書匡衡傳元帝時匡衡上疏云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

（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止從死**（史記秦本紀。獻公元年。止從死。）

東女王死（新唐）書西域東女傳。東女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二立之。次為小王。王死。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貴人死。剝其皮。內骨甕中。糅金屑瘞之。王之葬。殉死者數十人。

人願隨死（嶺外代荅。闍婆國國王及官豪有死者。左右承奉人皆願隨死。焚則躍入）火中。棄骨於水。亦踏水溺死不悔。

毒死（新唐書李希烈傳。貞元二年。李希烈遣杜文朝寇襄州。為樊澤所破。獲文朝會嗣曹王皋）張建封曲環及李澄西界。其地勢日蹙。希烈縮氣不敢捷。啖牛肉而病。親將陳仙奇陰令醫毒之以死。

飲藥而死 東漢書蔡倫傳。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新唐書列女傳。楊慶妻王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曰歸唐。謝曰。鄭以我奉箕帚者。緻公之心。今負恩背義。自為身謀。可若何。至長安。則公家婢耳。願送我還東都。慶不聽。王謂左右曰。唐勝則鄭滅。鄭安則吾夫死。若是。生何

益。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竟以藥死（事文類聚。韓退之為李千墓誌。敘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豈為一世戒耶。而竟以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黃。一病竟不瘥也。

服丹致死（王明清揮）麈餘話。王稱定觀者。元符殿帥恩之子。有才學。好與元祐故家遊。范元實溫潛溪詩眼中亦稱其能詩。政和末為殿中監。年二十八矣。東眷甚渥。少年貴以酒色自娛。一日忽宣召入禁中。上云。朕近得一異人能製丹砂。服之可以長生久視。煉治經歲而成。色如紫金。卿為試之。定觀忻躍拜命。即取服之。才下咽。覺胃間煩燥之甚。俄頃煙從口中出。急扶歸。已不救。既殮之後。但聞棺中剝啄之聲。莫測所以。已而火出其內。頃刻之間。遂成烈焰。室廬盡焚。開封府尹亟來救之。延燒數百家方止。但得枯骨於餘燼中。亦可怪也。

服丹疽死（王明清揮麈餘話。丁）廣任保州教授。會有道人過郡。自言能煉大丹。服之可以無疾。然後飛昇度世。郡之守貳館之。選日視竈。依其法煉之四十九日而成。廣聞之。裁書以獻。乙取刀圭。以養痾。身僅得半粒。廣忻然服之。不數日。郡將通判皆疽發於背。相繼而死。實腰間亦生癤甚巨。亟決之。始痊。後半年之。明年疾作。因発

身水入瘡口中。遂不能起。金石之毒。有如是者。併書于此。以為世誡云。

引椒而死（北史高允傳。高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食馬肝死（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也。）多方畧。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師古曰。顧念也。）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以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注索隱曰。氣勃而毒盛。故食之馬肝殺人。儒林傳曰。食肉無食馬肝是也。）

刮金飲之而死（續後漢書孫堅傳。光荊州刺史）王叡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武陵太守曹寅詐檄移堅收叡。堅即勒兵襲叡。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刮金印服之而死（吳志。諸葛融為奮威將軍。攝兵駐公安。兄恪既誅。乃取融。兵到圍城。飲藥而死。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

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自經而死（高氏）小史。宋文帝元嘉三年。以徐羨之傅亮謝晦殺廢帝及廬陵王。誅之。爾曰召羨之。行至西門外。謝晦弟皭為黃門郎。上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迴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經而死。年六十三。時為司徒南平公。有官龜鈕。趙卯發守池州。城將陷。發遂置酒與妻作別。云我世受國恩。今力竭城陷。惟有死而已。妻曰。君死。妾又如何獨生。乃相與自經而死。金史胡天作傳。天作守平陽凡四年。屢有功。詔錄其子定哥為奉職。元光元年。十月。青龍堡危急。詔遣古里甲石倫會張開郭文振兵救之。次彈平寨東三十里不得進。知府事李虎忽失來總領提控王和。各以兵歸順。臨城索其妻子。氏兵皆潰。執天作。天作已歸順。詔誅忽失來。于之南康者。命天作子定哥承應如故。天作已受大元官爵。佩虎符。招撫懷孟之民。定哥聞之。乃自經死。贈昭武將軍。

夫歿自經死（元史列女傳。趙美妻王氏。至治元年。）美溺死。舅姑念其年少無子。欲使更適。以族姪繼婚。王氏知不免。即自經死。

李冬兒。丁從信妻也。年二十二。從信歿。服闋。父母問之曰。吾為汝再

擇婿冬兒不從還從信家自經死○李氏惠高兒妻也高兒歿父母欲嫁之李氏自縊死

家已自經死 元史列女傳貴哥羅五十三妻也天曆初五十三得罪貶海南籍其家詔以貴哥賜近侍卯罕卯罕親迎之貴哥度不免如廄自經死

董安于縊死 左傳定公十四年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于廟

逼令縊死 舊唐書長孫無忌傳許敬宗誣奏無忌謀反高宗竟不問所由惟聽誣構之說遂去官爵流黔州敬宗尋與吏部尚書李義府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鞫無忌反狀公瑜逼令自縊而死籍沒其家無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

遭妬絞死 訓女蒙求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悅而納之諸婦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必長見欽重從之後諸婦因共絞繫之梁術誠以為不志而死厚加殯斂

馬韁絞死 資治通鑑高宗咸亨二年賀蘭敏之敕流雷州復其本姓至韶州以馬韁絞死

自剄而死 西漢書尹翁歸傳翁歸為右扶風縱於小弱急於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莝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許救反莝斬莝音千卧反鈇斫莝刀也）

自刎而死 東漢書隗囂傳囂奔西城從楊廣月餘楊廣死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而死有官龜鑑李芾德祐乙亥守潭州竭力備禦兵纍明夜半寨決入出城議降公不知之將納款進書狀公曰我不曉如何書遂入東向再拜曰臣力竭矣無以謝陛下即命鄧子沈忠先壞一家老幼次及公然後縱火焚之沈忠欺曰侍郎且併得命吾敢愛死既縱火亦自刎而死

伏劍而死 晉書車濟傳濟果毅有大量張重華以為金城令為石季龍將麻秋所陷濟不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臨

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歎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宣和都尉通鑑周外紀齊田恒與國人盟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人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人不能全義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而死

手劍格死 西漢書鮑宣傳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曹竟以為丞相封侯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

刎脰而死 穀梁傳僖公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其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乎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自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絕脰而死 金史聶孝女傳孝女字舜英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長女也年二十三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天驥留汴崔立劫殺宰相天驥被創甚日夜悲泣恨不即死舜英謁醫救療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天驥竟死時京城圍久食盡舜英頗讀書知義理自以年尚少艾夫既亡父又死非命比為兵所汙何若從吾父于地下乎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一時士女賢之

潰腹死 有官龜鑑李玄通歷定州總管為劉黑闥所破愛其才欲以為將不聽囚之故吏有餉飲餽者玄通曰請

君老衰。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舞劍。可借我。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耶。乃潰腹死。**以杙抉傷而死**　左傳襄公十七年。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注。杙小木橛也。臧堅義不受辱。乃以杙自抉其所傷而死。）**焚死**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登樓焚死**　資治通鑑昭宗景福二年。汴軍攻徐州。累月不克。自去年十一月攻徐州。至是五月矣。通事官張濤以書白朱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為然。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旦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癸未。全忠自將如徐州。戊子。龐師古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案。宋中和元年。時溥據徐州。至是凡亡。張建封之鎮徐也。有愛妓曰盼盼。建封既沒。張氏舊第有小樓名燕子。盼盼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快然。出白樂天集。　考異曰。實錄五月汴州奏拔徐州。舊紀四月汴將王重師牛存節陷徐州。舊傳溥求援于兗州。朱瑾出兵救之。值大雪。糧盡而還。汴將王重師牛存節夜乘梯而入。溥與妻子登樓自焚而卒。景福二年也。新紀四月戊子。朱全忠陷徐州。時溥死之。薛居正五代史梁紀。丁亥。師古下彭門。梟溥首以獻。唐太祖紀年錄。四月澤州李罕之上言。懷孟解人報汴將龐師古。於今月八日攻陷徐州。徐帥時溥舉族皆沒。溫既下徐。方詐請朝廷命帥。昭宗乃以兵部尚書孫儲為徐帥。既而溫以他詞斥之。自以其將鎮之。四月八日蓋河東傳聞之誤。今從編遺錄新紀。）**侮神焚死**　夷堅志。亳州蓋老君鄉里。故立太清宮崇事之。嘗有道人賣藥者。敝衣貧窶。而意氣揚揚甚倨。携藥爐詣殿下燒藥。大言自尊。指聖像曰。此吾之弟子也。吾為老君師。聚觀漸衆。須臾火自爐出。灼其衣。燄發滿身。驚而走。左右以水沃之。不滅。狂走廷中。火所經他物不焚。獨焚厥身。已而北面像前。若首狀者。遂斃。視其軀幹皆灼爛矣。**遇賊焚死**　中齋集。鄧中甫名光薦。廬陵人。宋乙亥冬。攜家避地于閩。次年。景炎閩帥趙總卿以書幣辟幹官。冬。香山盜起。挈家入山。遇土賊。一妻四兒四女三妾。十二口皆焚死。**百口焚死**　悅生隨抄。虜每欲南寇。宇文虛中則屢以策止之。至有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當之語。王倫朱弁相繼得歸。皆能言其狀。上大嘉奬。虛中

亦附奏言虜中虛實。時家在閩中。上命其子師瑗添差本路轉運判官。檜憲虛中沮和議。反遣其家至虜。以牽制之。紹興十五年九月。金主亶祀天于郊。虛中先是嘗與其翰林學士高士譚等謀。以是日劫殺之。前期以蠟書來告。已為外應。檜拒不納。會虜亦覺。虛中與老幼百口同日受焚死。天為之晝晦。**縱火燒死**　資治通鑑隋煬帝大業九年。杜伏威轉掠淮南。自稱將軍。江都留守遣校尉宋顥討之。（隋制鷹揚府郎將副郎將。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掌步兵。守。式又翻。校。戶教翻。）伏威與戰。陽為不勝。引顥眾入葭葦中。因從上風縱火。顥眾皆燒死。**縱火而死**　宋北盟錄。太原陷。金人入城。守臣通判王逵誓不屈賊。登閣抱太宗御容。令人縱火而死。**投火而死**　宋北盟錄。內侍黃經臣投火而死。靖康小雅曰。公諱經臣。為保德軍承宣使。金人既集城下。上命公督視東壁。城陷之夕。金人自陳門入。循城而東。縱火通津門下。時在城上將士奔潰。獨不肯去。望闕號慟。赴火而死。**罵敵炙死**　元史忠義傳。李伯溫弟守忠。知平陽府事。丁亥夏四月。金紇石烈真襲擊權國王按察兒於洪洞。守忠出援之。師潰入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以納金兵。城遂陷。金人執守忠使降。守忠罵之語惡。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水死**　禮記祭法。冥勤其官而水死。（注。冥。契六世孫也。其官。玄冥。水官也。）**溺死**　文苑英華。溺死判。○甲與乙同舟。既而甲懼水自投。因溺死。其家訟乙故殺。縣斷以疑。○孫欽望對　靈長演派。資潤下以流謙。習坎疏源。含內虛而濟物。故桂林望斷。漢臣嗟其水源。航葦無因。衛女歎其河廣。由是刳木為檝。利涉存焉。造舟為梁。有自來矣。惟甲與乙。俱因行邁。篤言出遊。大川為隔。家非漆漠。不可褰裳。地若滄流。愛憑鼓棹。既而甫辭岸浦。喜二子之同舟。方駕波心。嗟一夫之墜魄。尋漆園之奧旨。未昧藏舟。考司寇之微言。旋驚逝水。至若沃焦不易。呂梁難詞。一類士龍之笑。幾漸漁父之勇。家人告稱故殺。縣司斷以疑倫。乙則有詞。未云甘伏。向若平生宿憾。殞命猶或推科。如其邂逅相逢。自死如何結罪。誠可拯（一作悍）竿而求水府。豈得陳牒而訟官曹。不悟生也有涯。將奮死而無弔。欲使江岸上。式旌孝女之碑。箜篌曲中。永作狂夫之曲。窮稽狀迹。不伏為宜。○同前○語稱有朋自遠。易曰朋從爾思。同氣相求。同舟共濟。呂安之懷叔夜。或泛黃河之水。王子之尋戴逵。亦冒山陰之雪。何以仰止欽賢。是慕想彼甲乙。遺契鑿蹄。沉漲海之雲。若見（一作望）蓬萊

之樹。棹倚砂之日。方追河洛之仙。既而智之誅身。憤乖拯物。覆舟之慎。想伯夷而戴戲。驚濤之遊。歎伯宗而遂遠。三命有愧。百齡俄謝。禍兮難倚。寧收轉壑之魂。比之匪人。忽覩盈庭之訟。尋端指狀。於甲誠亦可矜。據理詳刑。在乙寧冝真罪。何者。禮稱不弔。溺者已絕。律通人情。乙惟（一作為）無咎。廢從平典。用叶大倫。〇同前〇鴻爐賦。衆人壽幾何。生榮死哀。物類同致。晝夜不捨。宣尼興其歎息。言凶共同。賈誼發其詞賦。春言甲乙。俱涉大川。懸流波而得朋。理征棹而云邁。乙則同舟而濟。宛若神仙。甲乃懼水而接。還嗟沉溺。波心乍沒。遠疑觀影之人。泉路不歸。更似懷沙之客。然則渡河奏曲。曾不爾思。逝水沉魂。自招其咎。家人有訟。虛陳故殺之端。乙既無辭。難寘推輕之典。薄訴不伏。理合衰矜。縣斷以疑。殊乖部（一作剖）察。以愚管見。釋放為宜。

成汭溺死

太平廣記唐天祐中。淮師劉武昌杜洪。中令乞師於梁王。梁與荆方睦。乃諷成令汭帥兵救之。汭欲親征。乃力造巨艦一艘。三年而成。號曰和州戰艦。舟次破單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汭竟溺死。先是改名曰汭。汭字水內也。水內之死。豈前兆乎。

丁丞相溺死

浩然齋雅談。丁大全丞相謫嶺外。至藤州溺死。三山林桂龍以詩嘲之曰。一拖中流欠把持。偏輕偏重失便宜。孤舟不是無人渡。身作風波問阿誰。〇移漢賣壑拱明君。驚動沿江十萬軍。幸是不沉湘水死。有何面目見靈均。〇推手如何濟急流。一篙才錯便難收。當初把作尋常看。豈料中流解覆舟。

投河而死

續後漢書董卓傳。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等謀誅宦官。乃召卓將兵入朝。既而中常侍張讓等反誅進。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鎖門。與袁紹共誅宦官。讓等劫帝及陳留王走北宮。夜至小平津。尚書盧植等追及。手劍斬數人。讓等投河而死。遂扶少帝及陳留王至雒上。

投溪而死

宋北盟錄。金人攻太原。築長城圍其外。而援兵不至。軍兵多餓死。王稟知太原不可守。乃走入統平殿。取檀香御像。以尺練繫於其背。縋城投溪而死。

蹈河以死

元史忠義傳。劉天孚以毋憂起知河中府。視事兩月。陝西行省丞相阿思罕為亂。舉兵至河中。天孚日夜治戰守具。選丁壯分守要害。阿思罕列柵河西。縛筏河上。縱火欲屠城。阿思罕兵入城。欲脅使附己。方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不得進。遂謂幕僚王從善等曰。吾家本微賤。荷朝命至此。今不幸遭大變。吾何忍從之而負上恩哉。吾寧蹈河以死。遂拂衣出。時天寒河冰方堅。天孚拔刀斫冰開。北望為闕語。若祝謝者。再拜已。脫衣帽岸幘。乃投水中。

投水而死

古今事通。長沙趙淮潰江東。金陵破。走溧水民岩砦。破見執不屈。械過揚州。令呼降而反其詞。怒械還金陵殺之。當出金陵。止一妾從。為一萬戶所得。曰妾願事公終身。第趙運使無人埋骨。可令人與我往瘞殯。畢即歸。如其言。尸在江濱。妾命人舁之入水。尸猶滯淺處。妾取篙自推之入深水中。仰天大哭。亦投水死。又安福北津。歐陽木匠女。十七八。為北軍所掠。臨河橋斷。軍留心欲就擒。女曰。當天無禮。恐瀆神明。可去人家取門扇來渡江。夫房子內戚親也。軍如言往。女投中流。六旬日軍退。尸方浮。衆皆嘆異。私謚之曰貞潔。

躍入水死

杭州府志。宋仁壽妻徐氏。錢唐人。仁壽坐事被謫。以室行。夜泊橫泉。有難。至仁壽迎拏被傷。徐氏不受汙。遂躍入水死。

負御容赴水死

夷堅志。宋靖康元年。王稟為宣撫司統制。守太原。太原守禦。稟功為多。及至城陷。稟引疲乏之兵欲出西門。無何西門弔板索斷。不能出。軍已入城。倉皇之間。士卒勸稟降。稟歎曰。城陷士無鬭志。又且門阻。天亡稟也。稟豈惜死。違天命而負朝廷哉。遂負宗廟太宗御容赴汾水而死。轉運韓總以下死者三十六人。闔城凡二百六十日。城中軍民餓死者十之八九。固守不下。至是始破。後粘罕得其屍。令張孝純驗之。既實。向屍大罵。率諸酋執兵同踐之。而暴於野。

秀夫赴水死

文丞相行狀。厓山敗後。祥興乘黑雲中。與數舟潰去。宰執陸秀夫赴水死。公有烱烱一心。在天水相與永之詩。

赴井而死

古今事通。鄺馳字仲本。濟南人。大定任大學。以論策馳天下。家饒財。所得束脩。皆散諸生之貧者。貞祐。濟南陷。攜二孫赴井死。鄉人葬之宅後壽樂堂。

覆舟而死

壽昌乘。武昌郡西有蘆洲。輿地云。伍子胥叛楚出關。於江上。見漁父求渡。時旁多人。漁父曰。灼灼兮侵已私。與子期兮蘆之漪。子胥既渡。解劍與之。不受。子胥曰。掩子之船。勿令其露。漁父知意。遂覆舟而死。

投崖而死

宋史忠義傳。翟信與北兵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土人葬之。顏色如生。邊史太祖紀。七年。上以夷离菫涅里衮附諸弟為叛。不忍顯戮。命自投崖而死。

投壕而死

金史寶符李氏傳。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忽見一女子呼於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所欺也。言竟投壕

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觸樹而死**史記晉世家晉靈公不道趙盾數諫之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毀壞壓死**文苑英華毀壞壓死判　乙有所毀壞而誤殺人科其備慮不謹詐合所由為罪　韓極對　立物有恒竪樹在始繕而不固壞則難支既動作而必虞將紀律而斯約罰之惟五先明宥一作有過之文死則有三終傷不中之者若故誤而先定乃平刑而是繇乙則何者率爾講言已聞滅阜止災胡乃反胥推過且宇之必葺誠備慮而則安牆或不終將隙壞而誰咎罪有所在焉可逃夫　崔殷對　九川既滌是資築護庶從斯起于以傳工俾惴悍不生而安居作乂彼乙之乙謂為何人率作而毀豈增修而蔵事壞乃致害仍推過於所由言則飭文慮實無備雖壓溺不弔酌戴禮而何傷而殺人者死在蕭章而難忘論以故傷鬪則是滅稱乎誤殺科其不應爾徒有詞吾從丕弊　田李羔對　乙惟賤工執用為事撤彼牆屋賫閒作向之誇誤此殺人載犯蓍虞之律雖因緣毀壞宜申重典而過失殺傷非無矣憲毀垣之下人盡違而去之壞宅之間乙恐非其罪也且凡所懸地尤資審慎衆臺構落非梓匠之宏規

廣廈將崩必鄭僑之見壓備慮欲絕其不謹艱危可恐乎無情既殊故犯之名請抵從輕之議許其收贖竊謂平反　梁秉對　爰有建立洎乎崩毀必慎傷人無至害物何哉王者曾不任能顧彼匠人豈因和巧既無備慮且之周防遂昧立身果貽誤殺事殊隙壞物果積崩將壓有契於國僑不弔遂符於戴禮況造作之與毀壞匠人之與主司並著阜繇之書合以所由為罪且人誰無死痛其不終宜用明刑以慰幽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二紙

死

餓死史記楚世家太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鄭氏譯綺餓死者謂之殍猶孔平仲雜說龔勝一出涉世雖歸老矣而逼於王莽徵召年七十九竟以餓死。**餒而死**劉向說苑齊景公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死對曰餒而死公曰噫寡人之無德也亦甚矣晏子曰君之德著而不彰何為無德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之玩君之厲食以菽粟君之宫内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願臣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日奏餒死**新唐書韓全誨傳昭帝召李茂貞等曰十六宅諸王日奏餒死者十三王公主夫人皆聞日食今又將竭柰何皆不敢對有衛士十餘人叩左銀臺門遮全誨罵曰破一州餓死者十萬徒以軍容數人耳韓全誨請茂貞叩頭訴

茂貞謝曰士伍亦何知復訴于帝帝不許。**民免饑死**名臣言行錄建安大饑盜發浦城崇安天震晦庵先生請于府貸粟散給民免饑死。**不食而死**東漢書陳龜傳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徵還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為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為舉哀弔祭其墓悅生隨抄初李氏隨孟昶至京師太祖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儻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晉陽未平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平劉鈞即如母願因厚加賜賚及昶卒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傷之賻贈加等契丹志聖宗統和四年先是宋克雲朔寰應四州命楊業潘美遷四州之民于許汝以所部護送契丹邀擊之楊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手刃數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業太息曰主上遇我甚厚何面目求活於虜中乃不食三日而死。**饑飽欲死**西漢書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

抱戈凍死（新唐書李愬傳愬討吳元濟之亂遣使見裴度告師期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會大雨雪天晦凛）風偃旗裂膚馬皆縮慄士抱戈凍死（于道十一二衆雪夜至蔡州克其城）

義不避死（資治通鑑外紀趙簡子之中牟）宰佛肸畔置鼎於庭曰與我者受邑不從者烹田基曰義死不避斧鉞之誅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有義而烹褰衣將就鼎佛肸止之簡子屠中牟論有功者以田基爲始基曰一人舉而萬人俛首知者不爲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以爲司馬）

義在効死（續後漢書龐德傳曹操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户音衛開等以宛）叛德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衛開遂南屯樊拒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柔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爾豈能敵我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操（聞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

義與俱死（晉書載記姚泓時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柏谷以衆寡而敗）被瘡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安之皆死於陣

冤死（有官龜鑑程公遷東坡外祖眉山人攝錄事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爲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竟得盜公坐誅因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服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死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爲公擔荷而往暫對）

即生人天乎援壽祿米氣盈門矣公具語家人沐浴就寢而卒

孝婦冤死（有官龜鑑孟嘗任郡爲户曹吏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猜忌遂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姑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稱父屈死（高齋漫錄蔡懋爲馮公京之婿馮薨于位泰陵車駕臨奠懋緣經雜於馮氏子弟間厲聲呼曰陛下且父屈死上驚問之乃）懋自是知持正之冤而惜其死

都護憂死（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七年五月己未安南首領杜英翰叛攻都護府都護高正平憂死）

憂撓致死（宋史楊愿傳愿守宣城表弟王夫調鄰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夫不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息炎即青溪待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爲貶憤死（玉泉子聞見錄李瓚故丞相閔之子自桂州失律貶昭州司户後量移衢州刺史爲給事中抑）翱所蹟後貶馬翱始與瓚相善瓚先待路而奔翱馬瓚既重爲所貶性雅躁憤而且死鄭舍之舒恩門之子也命筆與書曰受恩未報苦極累十紙筆落而卒

寐覺驚死（陶朱新錄通判監酒趙詩者昔在學校嘗因同齋熟寐與衆戲以香燭花果豬豚之類設供於）卧榻之前而潛伺之寐者既覺見之曰我已死耶嘘唏不已少頃復寐又不復起共視之真死矣乃徹供設之物竟不敢言其所以于人豈乍覺此驚散神鬼遂不復還軀也耶事有不可知者賞佛存善云

寧不媿死（宋史忠義傳姜才被執憤憤不已阿术怒冎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耶）

杯酒辱死（李昌齡樂善錄昔邵陵王綸鎮郢所吳規爲之）客適張纘出鎮湘東綸餞于郊規亦與坐時纘方貴意輕規恐舉杯屬規曰吳規奉慶汝今日得與此讌規大怒即起歸其子翁孺聞之爲之氣結而卒規悼兒憤纘俄亦不起其妻不勝悲怨尋亦殞命時人爲之語曰張纘一杯酒殺吳氏三人此則辱而死之也

强死（左傳文公）

十年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注言三君皆將不得以壽終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懸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不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注司敗即楚司寇之官子西長讒言不敢之商縣）。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鬭宜申及仲歸（注宜申即子西）。

罪非殊死 西漢時聞光武紀光武詔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注云殊死謂斬刑殊絕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一切謂權時非久制也。）

貶新州死 唐新纂路巖貶新州。死於揚收死之榻。見通鑑劉摯貶新州。死於蔡確死之室。見王鞏雜記二事甚類可駭也。

終為情死 世說新語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必以賄死 通鑑周外紀景王十七年。晉叔魚之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不視。

且圖賕死 資治通鑑則天聖曆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為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悉破或至逃亡。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枷杖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賕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

苟求賕死 資治通鑑則天長壽元年。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枷研楔轂。指膺籤爪。懸髮薰耳。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賕死。

幽閉而死 資治通鑑高宗上元二年。左千牛將軍長安趙瓌尚高祖女常樂公主。生女為周王顯妃。公主頗為上所厚。天后惡之。辛巳。妃坐廢幽閉於內侍省。食料給生者。防人候其突烟而已。數日烟不出。開視死腐矣。瓌自定州刺史貶括州刺史。令公主隨之官。仍絕其朝謁。

專死不勇 西漢書韓王信傳。漢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求和解。漢疑信數閒使有二心。（閒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當出死之意不得為勇當出生之心不任單于傳曰朝死非勇也出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

祈死 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

宗祈死。（注祝大祝宗宗人皆主祭祀祈禱者使為范文祈死六月戊辰士）燮卒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國語晉范文子謂其宗祝。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及焉。凡吾宗祝為我祈死。先難為免。七年夏。文子卒。謝應芳辨惑編圖語云。范文子祈死。鄉子非之曰。死之長短而在宗祝。則推不擇良宗祝而祈壽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敬齋汎說祈死者二人。曰晉大夫范武子士會之子文子燮。晉大夫叔孫穆子豹之子昭子婼。祝者以為自義。恐不終。令俚俗少不如意。形言願死者多矣。左氏所載二人。蓋此類。但既言之後。適謝世耳。

觸柱求死 北盟錄宋靖康中。虜寇逼近。章楫張邦昌對二太子哀號擗踴。以身投地。絕而復蘇。虜執首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虜晝夜監守。雖欲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於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

挽兵乞死 北史楊昱傳。楊仲宣遇害。仲宣子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

乞一快死 類說元載於萬年縣佛堂中。謂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押公令日受些子汙泥不怪也。乃脫襪穢塞其口而終。

桓子請死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入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鬭。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伏道請死 新唐書李晟傳。晟平朱泚之亂。復長安。戎服見帝三橋。再拜頓首賀已。即跪陳倫以才臣不能破賊。致乘輿再狩。乃臣不任職之咎。敢請死。伏道左。帝為掩涕。命給事中齊映起之。使就位。

投刺請死 續世說石晉高祖時。張彥澤貪殘不法。刑部郎中李濤伏閣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彥澤削一階降爵

一級及契丹入京師彥澤恣行殺戮士民不寒而慄濤特為中書舍人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待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之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抗辭請死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多詆毀之言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不對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更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勑賜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叩頭請死

揚內翰談苑武幹篇董遵誨父宗本嘗為隨州將太祖微時往依宗本令與遵誨游嘗共臂鷹遂兔少不如意為遵誨所辱太祖遂辭去宗本固留厚給遣之即位之初訪求遵誨遵誨欲自殺其妻止之曰等死亦未晚且萬乘之主

豈念舊惡將因禍致福豈可剿戮遵誨感其言愊中見於便殿叩頭請死上笑曰汝昔日豪蕩太過方將任汝事即命左右扶起賜官帶設食乘賜食上前語及舊故歡笑以為通遠軍使

慟哭請死

宋史張邦昌傳邦昌既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御內東門小殿邦昌以大軍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康王撫慰之王即位封邦昌同安郡王

自拘當死

通鑑周外紀襄王十六年晉文公之理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畏死非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印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瘧惠蔽愚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殺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遂伏劍而死

賜死

史記蔡澤傳澤曰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強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強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續後漢書劉封傳昭烈然封不救關羽又陵孟達使叛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昭烈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昭烈為之流涕唐書柏耆傳云王承宗以常山叛耆以書干裴度請奉使鎮州自處士受拾遺說承宗質二子獻兩郡太和初還誅李同捷叛耆入滄州取同捷赴京師諸將害耆邀功爭上表論列文宗不獲已貶循州司戶判官沈亞之貶虔州南康尉內官馬國亮又譖耆受同捷先所得王稷女及奴婢珍寶再流愛州尋賜死　刑法志京師決死涖以御史金吾在外則上佐餘皆判官涖之五品以上罪論死乘車就刑大理正涖之或賜死于家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二年任圜請致仕居磁州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冬十月乙酉帝發洛陽將如汴州丁亥至滎陽（九域志滎陽縣在鄭州西六十里東至大梁一百四十里）民間訛言帝欲自擊吳又云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檢校侍中朱守殷疑懼判官高密孫晟勸守殷反（高密漢古縣隋亂廢唐武德三年置於義城堡六年移就故夷安城即高密古縣也屬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考異曰江南錄作孫忌今從王溥周世宗實錄晟求正綱）守殷遂乘城拒守帝遣宣徽使范延光往

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帝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汴人大驚戊子帝至京水（京水在滎陽之東索水之西）遣御營使石敬瑭將親兵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為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陸游南唐書鍾謨傳初李德明被誅唐鎬預其事至是鎬懼鍾謨修怨不自安會鎬以納賄聞謨面語其狀鎬愈懼信州刺史張巒入為天威軍都虞候謨素與之善每屏人共語或至中夜又嘗請使巒帥帳下兵巡都城鎬廉得之因密言謨往來兩國狀周人以貴制朝廷今與典兵者交結為請令巡徼輦下其包藏殆不可測謨微問之念無以為奇貨會弘冀卒後主以母弟當立而謨嘗以元宗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言後主罷輕忌於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善才不知元宗建儲之意已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等罪貶國子司業又貶著作佐郎安置饒州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乘驛而去謨時方被風疾在途賦詩十章語皆悽惋巒出為宣州副使建隆元年正月元宗問太祖受周禪乃遣使如饒州賜謨死問曰

卿昔與孫忌使周。忌死而卿獨生還。何也。撲頭首伏罪。遂縊殺之。李元剛辱德錄貫文公昌朝為中丞。劉平公元孫陷西夏。或誣以降。議收其族。昌朝言事未可知。乃不果收。及在相位。元孫自西夏歸。議賜死。昌朝獨曰。自古將帥被執歸不死。元孫得不死。判大名府。河決商胡。中書議歸之六塔。昌朝力爭之不已。其後河果不止塞。振救瀕河水災之民。全活甚衆。**公主賜死** 新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子遺直遺愛。遺愛尚高陽公主。高宗時。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罪。帝勑長孫無忌鞫治。乃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急免。貶銅陵尉。**誣奏賜死** 唐鱠劉洎字思道。褚遂良誣奏洎曰。正當輔少主伊霍事。帝感之。賜死。**割恩賜死** 事類合璧。祿山亂。明皇幸蜀。至馬嵬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國忠。軍士以槍揭其首。上出驛門慰勞。令收隊。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賜貴妃死。上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輿尸寘驛庭。召玄禮等入視之。注縊。故也。**賜贓官死** 舊唐書刑法志。會昌元年九月。庫部郎知制誥紇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贓官五品已上。合抵死刑。請準獄官令賜死於家者。伏請永為定式。從之。**坐贓賜死** 資治通鑑後周紀。萊州刺史葉仁魯。帝之故吏也。坐贓絹萬五千疋。錢千緡。賜死。帝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感泣。**賜死懲衆**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藕稅場官擾民。多取耗餘。賜死。有司奏漢卿罪不至死。上曰。朕知之。欲以懲衆耳。**剔喉驗死** 新唐書路巖傳。巖封魏國公。坐罪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鬚髯。至江陵。兩鬢皆白。捕誅。邊咸郭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勇於就死** 續後漢書孔融傳。曹操令路粹枉奏融。下獄棄市。妻子皆被戮。初。女年七歲。男年九歲。以其幼弱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棊。融被收而不動。左右曰。父執而不起。何也。荅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女曰。今日之禍。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號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乃延頸就刑。顏色不變。莫不傷之。**洗沐就死** 唐書文藝傳。宋之問。冉祖雍並坐罪賜死。之問得詔震汗。東西步不引決。祖雍請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聽訣。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祖雍怒曰。與公俱負國家。當死。奈何遲回邪。乃飲食洗沐就死。**再拜就死** 新唐書烈女傳。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為婢。許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賴而生。母兄將被刑。徧拜四方。女問故。荅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義誅。神尚何知而拜之。問父所在。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歎。詔太常謚曰愍。諸儒爭為之誄。彥昭從玄佐救寧陵。復汴州。累功授潁川刺史。朝廷錄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贈陝州都督。**談笑就死** 宋蘇東坡集孔北海贊。世之議公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無鬚濫死** 類對群書事苑。漢靈帝崩。袁紹為中軍校尉。勒兵斬中常侍趙忠。捕諸宦者。無少長悉斬之。以至無鬚而濫死者衆。**多鬚濫死** 類對群書事苑。冉閔為石鑒大將軍。閔因鑒令趙人曰。斬一胡首進位一級。一日之中。斬首萬數。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死者二十餘萬。于時高鼻多鬚有濫死者。**驍勇宥死** 宋史田紹斌傳。紹斌嘗監官馬。貲直盡償博進。事發。獄具。有司引見講武殿。紹斌稱死罪。太祖知其驍勇。欲宥之。執於門下。遣內侍私謂之曰。爾今死有餘責。紹斌曰。若恩貸臣死。當盡節以報。俄復引見。釋之。且齎賜白金。**雅舊貸死** 新唐書蕭瑀傳。蕭鈞兄子嗣業。累推鴻臚卿。兼單于都護府長史。調露中。突厥叛。嗣業與戰。數敗績。高宗責曰。我不殺薛仁貴郭待封。故使爾至此。然爾門與我家有雅舊。故貸死。乃流桂州。**功臣子貸死** 新唐書襄陽公主傳。有李元本者。得私侍主。以功臣子貸死。流象州。**功臣恕死** 唐呂和叔集功臣恕死議 昔衛蒯聵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戲者因為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歟。稽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夫封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恃以佐道德而齊天下者也。功濟乎物。不可以不賞。賞勸乎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悖天下者也。然則恕死之典。棄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屬畝行陣

之間，朱帝王應天順人之務，用力無幾，遂貪天功，翹騰風雲，各得變化。率勞怙寵，屈強自負，借冒無厭，見利忘義，是宜崇威峻法，大爲之防，而反丹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覩不以恭爲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含忍久）一旦失馭，有黥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棄信也。若恣行兇險，縱寘憲網，或奸鋒將發，釁遍宗祏，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者幾得其塵清之數，螢燭之勁，而信弃刑廢，將焉用之？使賢而有功，驚龍躍濤，自居無適之地，何恕死爲？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又告以無死，是增驕而啓奸道，所曰賞之過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求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惟君知臣，可以勿貳，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也。若乃猾如狗盜，膚如鷙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恭生廉恥，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爲明君之處常臣也，要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紫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勳全名，剖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極矣，柰何饒權亂法，以罪寵人，墮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道，恐非哲王經邦執物之制也。

判狀赦死（倦游雜錄：桑道茂祖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三數年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耶？道茂懷中取一紙文書，具官銜姓名，云：所犯罪愆，乃是通逆，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收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晟驚嘻，釋放，以爲上客。）

表請減死（舊唐書喬琳傳：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喬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累經重任，頓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誚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豈非命歟？）

勑許減死（舊唐書刑法志：張買得救父尊康愚致死，勑買得減死罪一等。）

議獄緩死（宋歐陽公修南省試策對：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奧訓。）

懲惡緩死（宋薛季宣浪語集代論流配劄子）牧馬者在鞭其後，毆羊者去其亂群。施之於民，其則不遠。先王制徒流之法，所以懲惡緩死也。

密疏原死（唐書狄仁傑傳：仁傑由寧州刺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僕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怨，詿誤至此。有詔悉讁戍邊，因出寧州，父老寧勞曰：狄使君活汝邪？因相與哭碑下，因齋三日乃去。）

紓死（左傳文公十六年：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注：且以緩吾之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

恤死（西漢會要：漢法，父子俱有死事，得以喪歸。漢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文帝十四年，缾侯孫單，以父卬北地都尉力戰死事，子侯。景帝中二年，封故楚趙傅相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爲列侯。武帝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趙德麟侯鯖錄：明皇至蜀，每思張曲江，則泪下，遣使韶州祭之，兼賚貨幣，以恤其家。其誥詞刻于白山屋壁下。）

梵志避死（法句譬喻經：時有梵志兄弟四人，各得五通，却後七日皆當命盡。自共議言：五通之力，反覆天地，手捫日月，移山駐流，靡所不能，寧當不能避此死？對一人言：吾入大海中，上不出現，下不至底，無常殺鬼，安知我處？一人言：吾入須彌山中，還合其表。一人言：吾當輕舉隱虛空中。一人言：吾當藏入大市之中，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求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今欲逃命。於是別去。七日期滿，各各命終，猶果熟落。市監白王：有一梵志卒死市中。王乃悟曰：四人避對，一人已死，其餘三人豈得獨免？王往佛所，白言：近有梵志兄弟四人，各獲五通，自知命盡，皆共避之，不審今者能得脫否？佛說偈曰：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

求才脫死（元史姚樞傳：歲乙未，南伐，詔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主將將盡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蹙數人逃入篁竹中，脫死，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得程頤朱熹之書。

挺身捄死 新唐書屈突通傳：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吏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延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

示金纏救死（北盟錄：宋欽宗靖康中，粘罕兵急，令下繫橋渡河，橋成，軍

民爭渡有婦女陷於淤沙中舉臂閒金纏示人號呼求救莫敢向邇不移時遂沒。

揣鍼蘇死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越人揣鍼以蘇死。

內藥起死 太平廣記董奉候官人也士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彼乃往與藥三丸內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舉其頭搖而消之須臾手足似動顏色漸還半日乃能起坐後四日乃能語云死時奄忽如夢見有十數烏衣人來收燮上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中獄各一戶以土從外封塞之不復見外光忽聞戶外人言太一遣使來召士燮又聞除其戶土良久乃引出見有車馬赤蓋三人共坐車上一人持節呼燮上車將還至門而覺燮遂活。

蕭后誓死 北盟錄宣和四年蕭后諭曰國難至此我親統大軍盡死一戰為社稷計勝則再與卿等見萬一失利則我誓死於陣前。

積薪誓死 宋史陳從易傳從易為彭州軍事推官時王均盜據成都遣陷綿漢諸軍彭人謀殺兵馬都監以應之從易攝州事斬其首謀者召餘黨曉以禍福貰之衆皆呼悅乃率厲將士修嚴守械戒其家僮積薪舍後曰吾力不足以守當死於此賊聞其有備不敢入境。

家亡誓死 元史列女傳朱虎妻茅氏大德間虎官都水監坐罪籍其家吏錄送茅氏及二子赴京太醫提點師甲乙歸家欲妻之茅氏誓死不從託居尼寺憂憤不食卒。

誓與虜死 張橫浦心傳錄解潛太尉貶南安臨決之前絕一日焚香叙別令人來請若有所言者因往省之曰太尉平日所懷莫有不足者否解公遂屏左右垂淚云某平生唯仗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恥以不肯議和遂為秦公斥遠此心惟天知之因謂之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令人知然人未有不知者事有真偽遲速耳解云聞侍郎此言心下豁然某今即去矣奄然而逝予以謂武夫悍卒其一念正氣猶盤礴不下以待人決況吾儕讀聖賢書尖可於平日不正此心此與朝聞道夕死何異。

愛死 左傳文公十年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諸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注言我豈敢愛惜一身之死以亂楚之官事乎。）

不敢愛死 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

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此將不惜死 舊唐書吐蕃傳吐蕃遂至鳳翔節度孫志直閉門拒之吐蕃圍守數日會鎮西節度兼御史中丞馬璘領精騎千餘自河西救楊志烈迴引兵入城遲明單騎持滿直衝賊衆左右願從者百餘騎璘奮擊大呼賊徒披靡無敢當者戰疲而歸賊衆懾其驍勇望日又逼城請戰璘被甲開懸門賊乃抽退皆曰此將不惜死不可當且避之。

相與致死 容齋隨筆張耳陳餘少時為刎頸交其後爭權相與致死地而不厭蓋勢利之極其究必然韓馥舉冀州以迎袁紹而終以懼死劉璋開門延劉備坐失益州翟讓提兵授李密而舉族不免爾朱兆以六鎮之衆付高歡而卒斃於歡手紹密歡忘其所自不足深責孰謂玄德之長者而忍為此耶。

樂為致死 三國志孫策傳策為人美姿顏好語笑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

自致於死 後魏書張預每羨古人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玉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餘多惠人後乃聞者更求玉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琢為器珮皆鮮明可寶預服延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若能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得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使速殯令後人知飡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唅之口閉常謂之君自云飡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唅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猶有遺玉屑數升囊盛納諸棺中。

勇者致死 宋蘇東坡策畧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

懷心樂死 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越王道見鼃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

艾命投死（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計硯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音刈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

擅殺償死（舊唐書王君操傳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鬭競因被毆殺告捕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出官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詣刺史具自陳告州司以其擅殺戮問云殺人償命律具明文何方自理以求生路對曰亡父被殺二十餘載聞諸典禮父讎不可同天早願圖之久而未遂常懼亡滅不展冤情今大恥既雪甘從刑憲州司據法處死列上其狀太宗特詔原免）

自盜抵死（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四年西川右都押牙孟谷弟為資州税官坐自盜抵死觀察判官馮瑑中門副使王處回為之請孟知祥曰雖吾弟犯法亦不可貸況他人乎文紀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

坑降足死（葉邦邵和李翰蒙求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坑趙降卒四十萬人後秦復攻趙起稱疾不行昭王怒遣人遣起不得留咸陽行至杜郵賜劍令自裁起曰我何罪良久曰我固當死趙降卒四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

殺菟坐死（東漢書梁統傳統玄孫冀以貴戚為大將軍桓帝時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亘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菟刻其毛以為識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嘗有西域賈胡不知禁忌誤殺一菟轉相告言坐死者十餘人）

反送死（江湖續集趙漢宗反送死詩　死生雖異塗昭晰本一理巉巗落圓景一設非永逝達人隨元化生死一剎耳生生常癡寘安知非真死死當安吾歸生當適吾意）

鳥羽送死（三國志魏書弁辰傳其國土地肥美宜種五穀及稻曉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禮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

靈鶴催死（江少虞類苑王參政伯庸侍疾既委頓是夕有靈鶴十餘隻空中參唳八月二十日夜三更月甚明時其弟純臣差知亳州公人來迎候者皆以為怪訝須臾閤宅中慟哭群鶴遂散時人以謂伯庸當作仙官爾）

丹劑緩死（王明清揮麈錄宋道方毅叔以醫名天下居南京然不肯赴請病者扶携以就求脈政和初田登守郡母病危甚呼之不至登怒云使吾母死亦以憂去殺此人不過斥責即遣人舁至廷下荷之云三日之內不痊則吾當誅汝以示衆毅叔曰容為診之既而曰尚可以活處以丹劑遂癒田喜甚云吾一時相困辱然豈不可刷前耻乎用太守之車從以妓樂酬以千縑俾郡卒負于前增以綵幪導引還其家旬日後田母病作呼之則全家適告田母遂殂蓋其疾先已在膏肓宋姑以良藥緩其死耳）

當適輒死（西漢書外戚傳王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適人所當適輒死）

無罪輒死（新唐書安祿山傳李猪兒幼當安祿山謹甚使為閹人愈親信祿山腹大垂膝及老愈肥曲隱常瘡既叛不能無恚懼至是目復盲俄又疽疾尤卞躁左右給侍無罪輒死或棰撻荷眷猪兒尤數雖嚴莊親侍時時遭苦靳故二人深忌祿山）

飲泉輒死（宋史馮仲已傳仲已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輒死仲已日汲自供終更無恙）

射賊輒死（宋曾肇元豐類藁尚書陳公神道碑　宋陳世卿改靜安軍節度推官有盜數萬人圍靜安八十日公奮勵距敵射其裨將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人無不輒死盜以故不敢迫而外兵來救乃解）

一門爭死（續後漢書孔融傳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詔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年十六儉少之而不告融見其有窘色謂曰兄雖在外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掩捕儉得脫走遂并收褒融送獄二人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請甘其罪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决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焉）

爭相代死（新唐書列女傳盧甫妻李秦州城紀人父瀾永泰初為靳令梁求兵興瀾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瀾賣己執瀾及其弟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宣慰使李季卿聞狀詔贈李孝昌縣君瀾渤並贈官）

父子俱死（史記趙世家王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為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為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為天下笑豈不痛乎）

父子爭死（宋史鄭綺傳有鮑宗巖者徽州歙人子壽孫宋末盜起里中宗巖避地山谷間為賊所得縛宗巖樹上將殺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奉先祀豈可殺之吾願自死盜兩釋之）

請代父死（文苑英華張不疑請代父死表玄宗開元初臣

其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文成死使不了特冥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冤苦。街衢驚嘆。長幼感嗟。皇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申。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寬父之殘命。俟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臣不辭萬死。猶荷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宦獨立。蹤跡難植。根殘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援邪作蠱。舞法弄權。虐甚周興。酷殊來俊。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懲類學。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但恨明時。虛編俗晦。竊伏願陛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庶冤魂盡逐。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匭以聞。溫州府志。周樂。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據溫。拘晟置海舟上。樂隨侍。事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金史陳顏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圍城中。顏艱關渡河。徑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隸良。不可。誣光與賊殺人。光繫獄。榜掠不勝。因自誣伏。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某哀之。不敢決。通帥臣王邸。以其狀白帥。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

求代父死（宋史孝義傳。邢神留父超逋官租。里胥督租。與超鬭。超毆里胥死。神留年十六。詣吏求代父死。州以聞。特詔減死。賜里胥家萬錢。為棺斂具。）**代父就死**（宋史孝義傳。端拱初。沈正之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無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悼。述其故。正即號呼褫衣。就毆其人。邏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死。聞者悲之。**女易父死**（孝友同風列女）傳。趙津女娟者。趙河津吏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檝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為。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杯酌。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而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簡子曰。善。遂不殺。）**願贖父死**（東漢書譙玄傳。時公孫述僭號於蜀。徵玄不肯起。述使奉藥。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田野。訓子勤習經書。終述之世。

抱父乞死（南史宋袁粲傳。齊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兒最踰城走。粲還坐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異。大呼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幼兒代父死**（元史孝義傳。郭狗狗。父寧。戍大良平。宋將史太尉攻陷之。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是兒幾歲。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為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之。**願代伯父死**（溫州府志。王奉。永嘉人。居杜嶴。幼鞠于伯父。丁未冬。大兵至。伯父為兵所執。求財不得。將殺之。奉年十五。匿叢薄中。）躍出。紿曰。兒知瘞物所。伯父遂得釋而遁。掘數穴皆無。乃告兵曰。兒實不知。恐伯父被害。故願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斬之。伯父視之。則頸骨已斷。而喉尚在。捧首合頸。取脩船油灰塗其瘡。以水滴口。稍能嚥。七日始甦。**願代母死**（夷堅志。可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宋）建炎間。大盜群起。遇人必殺。清源皆逃於蒙山。未幾盜至。衆多被害。聞有不殺。則執而掠問珍寶所藏之處。從世母亦為所執。從世哀痛。不忍母死於

盜之手。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所藏珍寶。惟我可悉。母實不知。願以身代母。共汝尋之。盜乃釋其母而執從世。引導數處。皆無所得。始知其紿己。因聚箭射之。俱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此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元史孝義傳。樊淵幼失父。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延祐間。汀州寧化賴祿孫。母病。值亂。負母避南山。盜至。衆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我母。寧殺我。盜駭歎不忍害。**母代子死**（能改齋漫錄。陳升之在相位。嘗夙興。未出。其儀）皆集廳前。忽有大豕奔逸而去。衆以升之未出。而外門又未啓。乃相與擒而縛之。以竇緣而藏諸密室。期以送升之至待漏。即歸而共烹也。及歸取豕。乃空竇而已。莫不驚愕。俄語達升之。母曰。吾兒生於辛亥。豕為亥神。今受縶而沒。豈吾兒當被災乎。是夕焚香於臂。告天曰。老妾無益於世。男兒方盡心於國。不宜輒去。願以老身代兒薄命。云云。閱十二日。升之遂丁憂。**願代女死**（內翰談苑。陳國夫人耿氏。太宗）乳母也。生秦王廷美。初。宣祖總兵。以燕國公主嫁軍國小校會隊長。外戍謀叛。營中無長少皆籍名當誅。太后愛其女。憂惱不知為計。耿氏曰。願代

大女死。即武飾蹄驢以黄帕冒首。太祖自御以入。留廢倉內。燕國乘驢而出。太后先以厚賂抱關卒。當其出爲他卒所見。猶呵詰撾捶。疾驅得免。會盡赦營中死。耿氏卒無恙。

兄弟爭死

史記衛世家。衛宣公爲太子伋娶齊女。宣公見太子婦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娶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欲廢伋。宣公自以爲奪太子妻。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伋於齊。而令盗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盗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先馳至界。界盗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盗曰。所當殺者我也。盗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續後漢書姜肱傳。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十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俱以孝行著聞。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盗。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盗遂兩釋之。但掠奪衣資而已。兩漢蒙求。汝南王琳。巨尉者年十餘歲。喪父母。因遭大亂。百姓奔逃。唯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掠。琳自縛請先季死。賊矜而放遣。由是顯名鄉邑。孝友同氣。漢張禮遭饑年。孤養老母在堂。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未得食。少時歸家供訖。却來就死。賊遂放去。弟陽墻聞之。密自往去賊所。謂賊曰。向者歸作美者是兄。兄孝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除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孝慈。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鹽一斛。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三國志孫奂傳。舒燮有罪。時太常潘濬掌荆州事。欲寘之於法。奂子鄰謂濬曰。舒伯英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爲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恩。今君殺其子弟。於事何如。（注仲膺人名邵。細伯膺親友爲人所殺。仲膺爲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南史齊表家傳。時南郡江陵縣人苟蔣之弟胡之婦爲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蔣之殺沙門。爲官司所檢。蔣之列家門穢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己所殺。胡之列又如此。兄弟爭死。宋史鄭綺傳。綺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案。夜則同衾寢。德璋素剛直。與物多迕。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也。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爾去行不免矣。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沮其行。遂給以無往。夜將半。間道逸去。德璋追至廣陵。

德珪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期。每一悲號。烏鳥翔集不食。元史孝義傳。郭道卿。至元初。閩盗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盗將殺佐卿。道卿泣請代弟死。佐卿亦泣請殺道卿。因引頸請刃。盗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兄弟讓死

新唐書陸南金傳。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陸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金當重法。弟趙璧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支叔才傳。至德間。有常人王遇。弟遐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南史孫棘傳。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棘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兄弟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并賜帛二十尺。

請代兄死

新唐書虞世南傳。宇文化及已弑帝。聞殺世基。而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自是哀毀骨立。許敬宗傳。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遇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代死。善心死。許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　陽王琮傳。永昌時。行逺行芳斥傷州六道使至。行逺先就戮。行芳幼當赦。抱持請代。遂與俱死。西南人稱冤悌云。南史宋劉繪傳。隆昌中。繪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溫州府志。周士感。永嘉人。與兄士行俱幼喪父母。唯外祖夏氏撫育。至長。士行業縫衣以養。至正間。方明善據郡。居千佛寺。置柵門自衛。俾市民守之。時劉公寬率義兵斫柵入寺。明善遂逃。三日後入。罪守門者。士行與馬士威年十九。請曰。吾兄弟皆孤。賴夏氏以存。今外祖母年八十六矣。幸兄養之。吾無能爲。兄死則皆無托矣。願以身代兄死。因悲咽不勝。獄吏憐而易之。遂遇害。

乞貸兄死

遼史興宗紀。重熙五年秋七月辛丑。録囚。耶律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己。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

減年代死

事文類聚。晋王徽之爲黄門侍郎。棄官東歸。與弟獻之俱病篤。術人云。人命應終。有生人樂代者。則死者可生。徽之曰。吾才位不如弟。請以餘年代之。術者曰。代死

者以已年有餘。得以足亡者耳。今君與弟供盡。何代也。未幾。獻之卒。

二息爭死

南史吳欣之傳。永明初。廣陵人童趙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夫婦同死

宋史王翊傳。北兵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之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焉。金史烏古孫仲端傳。仲端本名卜吉。字子正。承安二年策論進士。宣宗將遷歸德。召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同簽大睦親府事。留守汴京。及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少飲。談太學同舍事。以為笑樂。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死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畢。速飲數杯。遂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其妻亦從死。

夫妻繼死

孫公談圃。俞次尚與其妻素達理性。次尚病。呼其妻曰。我將死。時次尚二子在外。妻曰。我欲先死。君俟諸子至未晚也。其妻奄然而化。次尚為文誌其墓。

已而諸子至。明日告曰。吾亦行矣。即薰沐趺坐而化。孫莘老嘗表其墓。以尚官至屯田郎中。湖州人。字退翁云。

與夫同死

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己亥。黃巢下令。百官詣趙璋第投名銜者。復其官。左僕射于琮等匿從不及。匿民間。巢搜獲皆殺之。廣德公主曰。我唐家之女。誓與于僕射俱死。執賊刃不置。賊并殺之。新唐書列女傳。韋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也。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曰。我與夫同死。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蕭意象晏然。觀者哀歎。是夕死。大和中。揚志誠具表其烈。詔贈蘭陵縣君。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以死從夫

元史列女傳。李君進妻王氏。大德八年。君進卒。卜葬將發引。王氏謂衆曰。夫婦死同穴。義也。因大慟。嘔血死。衆斂之。與夫連柩出葬。移剌氏。耶律忽都不花妻也。夫歿。割耳自誓。廬墓側。不食死。趙氏。哇兒年二十。夫歿。即自經死。家人同棺斂葬焉。朱克彬妻周氏。費巖妻王氏。賈哥妻耶律氏。耶臘兒妻康氏。陳某妻別娥娥。宋堅童妻班氏。李安童妻胡氏。劉恕妻趙氏。王思忠妻張氏。劉揖妻趙氏。徐順妻彭氏。趙雕兒妻安氏。陳恭妻張氏。武壽妻劉氏。宋敬先妻謝氏。撒里妻蕭氏。魏貴妻周氏。郭灰兒妻趙氏。朱某妻丁氏。王保子妻趙氏。興州某氏妻魏氏。裴某妻董賈哥。張保童妻郝氏。高塔必也妻白氏。楊某妻盧氏。太术妻阿不察。相死孫妻脫脫真。並以早寡不忍獨生。以死從夫者。事聞。命旌表。賜錢。賜諡。

願代舅死

宋晁無咎集。李氏墓誌銘。宋黃叔敖妻李氏。既侍疾憊。舅亦疾病。不以己卧故忘舅之疾。問藥餌。雖時聞其篤。則自力盥額。禱于神。願代舅死。

捨身代死

華嚴經。佛子菩薩摩訶薩。見有獄囚五處被縛。受諸苦毒。防衛驅逼。將之死地。欲斷其命。捨閻浮提一切樂具。親戚朋友。悉將永訣。置高磑上。以刀屠割。或有木搶豎貫其體。衣纏油沃。以火焚燒。如是等苦。種種逼迫。菩薩見已。自捨其身而代受之。如阿逸多菩薩。殊勝行王菩薩。

親厚繼死

老學庵筆記。李公擇。孫莘老。平時至於親厚。皆終於御史中丞。元祐五年二月二日。公擇卒。二日莘老卒。先公擇一日。

僕為主死

元史楊朶兒只傳。子不花。值西軍陣潰。遂見殺。二僕亦見執。曰。吾主既為國死。吾縱為人奴。今焉得生。他日何以見吾主於地下。不若死從吾主。欲抵殺儺儺。要斬之。

亭焚爭死

宋史郝質傳。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為路

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面。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為賊焚。遣小校簡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

願代京兆死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為京兆尹。後得罪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

請代管平死

晉史揮麈。劉敏元字道光。永嘉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西行。及滎陽。為盜所劫。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敏元請以身代。願諸君舍之。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敏元為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復不如敏元。乞諸君哀也。有一賊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憂不得汝乎。敏元按劍曰。吾豈望生也。當殺汝而後死。此公窮老。神祇尚當哀矜之。吾親非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之故。乞以身代。諸大夫慈惠。皆有聽吾之色。汝何有靦面目而發斯言。顧謂諸盜長曰。夫仁義何常。寧可失諸。子上當為高皇光武帝之事。下豈失為陳項乎。當為諸君除此人。以成諸公霸王之業。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而相謂曰。義士也。害之犯義。

乃俱死之。

請代戶曹死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竇建德陷景城，執戶曹河東張玄素，將殺之，縣民千餘人號泣請代其死，曰：戶曹清慎無比，大王殺之，何以勸善。建德乃釋之。

賂民代死

宋史孝義傳：朱壽昌知閬州。大姓雍子良屢殺人，挾財與勢得不死。至是又殺人，而賂其里民出就吏。獄具，壽昌覺其姦，引囚詰之曰：吾聞子良與汝錢十萬，許納汝女為婦，且增汝子，故汝代其命。有之乎？囚色動，則又擿之曰：汝且死，書券抑汝女為婢，指錢為僱直，又不得汝子，將奈何？囚悟，泣涕覆面曰：囚幾誤死。以實對。立取子良正諸法。

代大使死

太平廣記：天寶中，章仇兼瓊入朝，至漢州驛，墜馬身死，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濛陽尉馬某送藥酒至漢州，到兼瓊處所，忽然顛倒而卒。俄兼瓊乃蘇，云地下以馬尉見代。馬氏死，便至其家，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

不許代死

漢制叢錄：安帝世，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應劭後追駮之曰：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則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已為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而范曄亦論之曰：忠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當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智則代死

夷堅支：青唐羌唃氏之孫隴拶，崇寧中歸京師，賜姓名曰趙懷德，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天資桀橫，占大慈寺四講院屋宇僦居之，歷年既多，殊為一邦患苦。寺內保福禪院西堂僧智則，嘗住持合州釣魚山，道行清高，獨與之厚善，無日不往來，人莫知其所以契合也。有將士妙於命術，談人死生禍福若神，謂趙君九月生日後必死。時方仲春，趙恐甚，邀智則語其故，禱之曰：師方外尊宿，視寂滅如夢覺，能代我一死乎？則笑曰：何足為難，但吾却有所請，能相聽則可耳。趙問欲何言，曰：郡王久據四院，殿堂像設日就頹壞，講席由茲泊廢，吾實弗忍。儻能卜從外第，而還以界群僧，吾雖死不恨。趙許諾，即日於城外小東郭建宅，徙其故居。後七日，四院僧輩集，鬮府綱維嚴備香火迎，則公齋於水陸院。食訖，陞座舉揚般若，且道所以代死之意，奄然而化。趙為主喪事，素服奉龕，焚于大智寺塔下。是歲，趙無恙。明年，曹庭堅侍制帥蜀，趙貴倨自若，肩輿騶呵，徑造聽事。曹怒曰：鈐轄於制置使有階級，安得犯軍禮？立命武卒擒赴直司，旋荷繫于獄，揭榜求其宿愆。不數日，士民交訟紛紛，得其白直共前後死亡者四百輩，悉不落名籍，而冒請糧帛。遂併捕其二子，鞫實計贓，不貲。父子皆斃於獄戶，距智則之死纔一年。饒州安國長老了祥者，蓋嘉州人也，談此異。予謂死而可代，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行之久矣。趙君與智則之事，豈其然乎？

孔璋替死

東郡志：孔璋請替李邕死表（宋）山東布衣臣某言：臣聞明主御宇，捨過取能，舉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致（一作投）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惜（一作愛）生乎？北郭碎首，豈愛死乎？向若林父死，陳平棄，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利，漢無皇極之遵，秦不兼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弄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將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謫屈，終姦謀中損。然則邕有大造於我邦家也。前宋璟每厚遇者，豈以才重，抑嘉忠忠於國矣。今聞坐贓，覊敗厥行，且斯人所然者，拯孤恤窮，救乏賙急，積而能散，家無私聚。陛下下吏訊之，聞諸道路，執法者將極加之以刑。噫！天之將喪斯文，死在朝夕，求辭聖代。臣聞生無益於國，不如殺身以明賢。臣願朽材輪轅，無取徒歎。視禽息雖生何為？況賢為國家之寶，社稷之衛，若喪國家之寶，夫社稷之衛，哲人云亡，國將若之何？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以六尺之軀，甘受膏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識，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是臣不逮邕明矣。未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死，死亦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贖邕，鴈門縫腋，有足欽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令邕率德改行，全林父之功；使臣得明目黃泉，附北郭之蹤，臣之大願畢矣。陛下若以陽和之始，難於用斧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土，實鑒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周，亞夫得劇孟，以為敵不足憂矣。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陛下數含垢之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澤，實亦歸天下之望。臣先君孔子曰：鄉人皆惡之，未可也。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捨之從論，人誰無罪？惟明主深思之。臣聞士為知己者死，且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於死者，豈獨為惜邕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臣璋死罪死罪。

出馬

牛贖死　東漢書烏桓傳。烏桓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馬牛羊以贖死。

入馬贖死　資治通鑑。唐肅宗寶應元年。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贍軍之外。積米百萬斛。奏請輸五十萬斛於京師。思禮薨。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信任左右。數月間耗散殆盡。惟陳腐米萬餘斛在。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景山至則鈎校所出入。將士輩多有隱沒。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兄死。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死。乃許。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作亂。

出金贖死　元史布魯海牙傳。是時奴有罪者。主得專殺。海牙知其非法而不能殺。嘗出金贖死者數十人。征討之際。隸軍籍者憚於行役。往往募人代之。

爭友而死　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從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范式託死　馬明叟實賓錄。從漢范式字巨卿。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觀書見瘞。愴然感之。哭為死友。於是護平妻子。身送喪於臨湘。

屬友以死　涑水記聞。尹師魯謫官監均州酒稅。時范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日往視其疾。師魯曰。疾勢後增幾分。可更得幾日。一旦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漸就盡耳。凡生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孫威敏公遺事。范文正公以疾請便郡。自請從穎道徐。託公以死。未幾病革。公入視。且告之曰。希文忠義孝友。生固無憾矣。死又奚憾哉。死生猶夢覺。其去來在我爾。語訖而瞑。其送終䘏孤罔不盡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百一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潘應龍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四濟

李

李彭年

桐汭志李彭年李元老鄉人也紹興八年舉進士第調銅陵尉初戚方入境父母沒于賊兵彭年追慕不已郡守洪興祖嘗表稱之曰伏見主居官李彭年言行有常鄉里稱孝昨者賊兵入境作過彭年二親相繼被害冒犯白刃收斂營葬追慕哀慟人不忍聞除喪累年蔬食水飲誓終此身不食酒肉語及其親悽愴注下自兵戈以來習熟見聞孝養廢闕不能如禮者多矣彭年獨躬行之出於至誠委有顯跡可以激厲風俗朝廷嘉之勑賜旌表門閭官至鎮江府教授今旌表猶在石壠山之舊居號其里曰旌孝

李中

元一統志李中紹興十五年知僊井監其子燾即巽巖先生亦為隆州監稅早有文學為時名流

李燾

宋史列傳李燾字仁甫眉州丹稜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第知僊井監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調華陽簿再調雅州推官改秩知雙流縣仕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墜先訓乎盡歸思之三日復來進傳父無訟又有不白其母而鬻產者燾寘之理豪強斂跡於是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于靖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乃效光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辟幹辦公事知榮州榮舊溪為隍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不職者四人縣多聚斂燾括一路財賦額通有無酌三年中數定為科約上之朝頒之州縣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六察言事請練兵無增兵杜諸將私獻覈軍中虛籍除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倣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樂正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嘉祐因革禮政和新儀令太常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五年遷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于廷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慨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蜀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其友晁公遡以書勉之燾答以當修此學必不從此舉既不克躬試於是命二子垕塾習焉至是吏部尚書汪應辰薦垕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任恢復事史張甚典宰相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欽遠變右為戒入奏禹貢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對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坊庸十而聲雜種殖殺苗未立肝睨已多有橫加科歛者今宜寬侵冒之禁依乾德詔書止輸舊稅廣收募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擿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賑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返衆勸燾尋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以扼夷人奏乞戒茶馬司市叙州羈縻馬毋濫額戒官民毋於夷漢禁山伐木造舟奏移鎖水於閘遷舊池皆報可淳熙改元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大數失實職也何須國史命成都提刑李蘩究火事詔熙志貶二秩罷燾止貶一秩燾及都門乞祠除江西運副且許臨遣武勸以方被譴無及時事燾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為報遂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朔悔乘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座右進秘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燾為左史時嘗乞復行明堂禮謂南郊明堂初無隆殺合祀圜壇侍免出郊浮費至是申言之詔集議獎辛沮止其後周必大為禮部尚書申其說始克行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祖柱壞鴟尾有司旋加修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進讜言賜金紫嘗請正太祖東向之位四年駕幸太學以執經特轉一官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脩司馬光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議不叶止黜王雱而已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宗實錄置院已久趣上奏篇燾薦呂祖謙學識之明召為秘書郎兼檢討官夜直宣引奏進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又留賜

欽賜茶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九月丁酉日當食燾爲社壇祭告官代鼓禮廢特舉行歷既中制科爲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燾感上知遇論事益切每集議衆莫敢發言獨條陳可否無所避迕且復舉其次子塈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塈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爲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塈罷燾亦知常德府初政和末澧辰沅靖四州置營田刀弩手募人開邊范世雄等附會擾民建炎罷之乾道間有建請復置者燾爲轉運使嘗奏不當復已而提刑尹穡迫郡縣行之由不能給燾坐是又申言之請度田立額且約帥臣張栻列奏詔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警累表乞閒提舉興國宮秋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塈繼亡上欲以史事紓燾哀起知遂寧府七年長編全書成上之詔藏秘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九百七十八卷卷第總目五卷依熙寧修三經例損益修換四千四百餘事上謂其書無愧司馬遷燾嘗舉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冠序上許之竟不克就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者異矣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請陸贄奏議燾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遇陛下可謂千載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可舉而行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功業不足之嘆燾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至進敷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袤劉清之十人爲史官十年七月久旱進祖宗避殿減膳求言故事上亟施行丁丑雨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卿可謂忠愛顧朕老矣安得此聲近惟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遂因轉對乞用祖宗故事召宰相執赴經筵太史言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天王位其分爲宋十一月於卦爲復方潛陽時陰氣來之故比他食爲重非小人害政即敵人窺中國明日對延和殿又及晉何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其疾增損給事中宇文价傳上旨燾曰臣子戀闕非老病忍乞骸骨因叩价時事勉以忠藎又聞四川乞減酒課額猶手削贊廟堂行之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夭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他日謂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

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爲序冠篇不謂其止此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暨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産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葉適以爲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各一卷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三十卷四朝史藁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譜江左方鎮年表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將帥年表合爲四十一卷謚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垕塈壁埴垕著作郎塈夔州路提點刑獄壁埴皆執政有別傳　論曰執羔宿德雅度在經筵忠忱啓沃以口舌相高爲戒希呂剛直慷切有古引据風良祐力止汎使懼開釁端忤旨竄斥而甘心焉李浩獨不造秦檜陳橐以呈身爲恥文若識休兵胡沂斥閹宦其清風苦節終始弗渝高孝之世李燾恥讀王氏書掇拾禮文殘缺之餘綮然有則長編之作咸稱史才然所掇拾或出野史春秋傳疑傳信之法然歟輿地紀勝紹興二十九年周麟之言知双流縣李燾嘗讀皇朝公卿百官表詔給札錄付史館燾博學刪正秦檜盛時嘗遣人諭燾欲得一通問即召用燾迄不與生此慍蹇州余二十年矣四川制置王剛中聞其名奏爲幹辦公事（繫年錄）李壁鴈湖集巽巖先生墓刻　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其先唐宗室右武衛大將軍偲武氏之禍竄眉丹稜子孫因家焉距公十有七世矣大王考諱熒王考諱夙贈奉直大夫考諱中左朝奉大夫贈宣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於政和五年四月丙辰登紹興七年進士第調華陽縣主簿擬嘉州軍事推官未赴丁宣奉憂服除調雅州軍事推官改宣教郎知雙流縣辟四川制置司幹辦公事知榮州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丁太碩人憂服除召赴行在入尚書爲兵部郎中以觸宣奉諱改行員外郎國史院編修官轉禮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權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顯謨閣制湖北路轉運副使除秘書少監赴闕供職改直寶文閣主管潼川府路安撫司公事知瀘州召赴行在陞秘閣修撰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召赴行在除秘書監兼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權權尚書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侍講拜禮部侍郎兼工部侍郎以御史論公子垕發策不當罷并出公知常德府逾年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天子初行明堂禮推恩首建議者加敷文閣待制尋除知遂寧府召赴行在拜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修國史三上章請

老除敷文閣學士致仕以淳熙十一年二月五日薨于行在所享年七十累官至通奉大夫爵丹棱縣開國伯遺奏上聞天子哀其忠贈光祿大夫特命臨安府營辦葬事又出內帑金帛賜其家尋勑濱江漕臣護其喪歸葬蜀明年七月二十八日葬于丹棱縣龍鵠山巽巖之陽公娶同邑楊氏封碩人子十三人男曰謙曰垕奉議郎秘書省著作郎曰埜前知成都府郫縣事曰塾承務郎曰儀曰壁承奉郎前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曰埴承務郎女曰均適朝奉郎新知果州曹執同曰坑適朝奉郎前知普州師祖慶曰壇適迪功郎漢州州學教授任阜曰興適河東進士薛純穎曰壇適從政郎榮州州學教授張伸曰堪適迪功郎鳳州兩當縣主簿句龍宗愈謙壁塈典及純穎皆先公殆卒後公一年亦亡孫男七人曰鏜曰錫曰錄曰鈃曰錡曰鑣孫女二人曰真曰從公高亮傑特碩大剛毅人望之凜然而內甚夷曠其學洞究古今會道約理晦明巨細交貫旁達其臨事如衡陳權設主泰不可欺四方學者宗仰敬畏終莫測所至其在朝廷正色侃侃守經據古務以格君心存舊章畏天變愛民力拔恩倖峻風節為言不擇禍福利害以為趨舍避就挺立不撓邪枉憚焉其任外服綱張目舉仁行威振強暴者戢柔懦者立貪沓者化興利除弊率為後法方公少年遭王國多難慨然有志馳驅值權臣力主和議務以術消關天下忠義敢為之氣公竊憤之終其世不與通陰況遠方凡三十年始登天朝屬時宰附會規挑兵端公又力爭之以為自治未至何以謀人至擯居外猶懇懇弗已晚再侍帷幄察時論浸弛慮成說怫晏安之漸則勸上以無怠初志益懇遠圖邇公所學考功素論則公之盛心何如也然嚴毅正性不肯纖芥徇時以故屹屹難合迄大不施獨為天子所尊禮至稱之曰有國之師表也洎將用公而公亡矣嗚呼用捨汙隆之數實關諸天豈人力哉諸孫不令何足以識公大致念葬日薄矣較德緣辭厥艱其人敢悉死泣血先用溫文正公法書世次官薄終始以撫諸幽其論次之詳則見諸家傳云周益公大全集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

韓愈以天刑人禍歸咎史筆柳宗元隨闢其說後人終致疑焉今以李文簡公驗之何疑且左氏紀諸國之事史記上下數千載是是非非利害不專及當世若公續司馬光資治通鑑為本朝長編上關國體下涉諸臣之家非異代比使天刑人禍可信孰能結知明主見推多士生歷清要沒定美謚諸子繼踵世科歷二千石光顯未艾如李氏者乎況公出入中外見謂忠直盡言交游親視強禦雖微作史自當齟齬難合然讒間不行于朝士大夫鮮含怨者何也守道正直職公事上不欺應物無心天人交助其在茲乎既歿十八年蜀多文士其子不遠求銘詩而達屬耄老非以同朝久相知深也歟是宜序而銘之公諱燾字仁甫一字子真系出唐曹恭王李子右武衛大將軍惲武后斥為民徙眉州之丹棱縣遂家焉六世孫琦始復屬籍仕至長江令公長江十一世孫曾祖變祖鳳贈奉直大夫考中朝奉大夫知仙井監累贈宣奉大夫妣碩人史氏公生政和乙未天資穎異博覽經傳獨不樂王安石學甫冠已著兩漢鑑明年進念靖康變故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紹興八年第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未上讀書本縣龍鵠山命曰巽巖自記云予真于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而西北其位為巽為乾蓋處己非乾健無以立應物非巽順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撥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優善惡分焉惟能謙可與共學惟能復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或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横發逆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趣學問如此久之起華陽時宰秦檜知公名公不與通會詔郡國舉賢良公擬五十策謁成都帥張燾不果薦秩滿外銓後置教授闕公亦不就注嘉州軍事推官丁父憂二十年服除再注雅州軍事推官作當直司歲諷郡守用私情背公法者總領財賦符行中為公增簡州糴買公移書力非之舊相張浚謂有臺諫風二十四年改宣教郎知成都府雙流縣日坐聽事訟至立決前執政李文會自盧徙益府下九縣供張加倍公用常儀李由他道去仕族張氏子貌家貲公曰汝方在喪悉瑩先訓盡歸思三日後來果悔過自新大姓李雱市丘成之產業公以成之不白所生母進正之雱澗辭訴府公列經義律文致雱法豪右歛迹邑庭如水日繙史冊蒐次國朝事實謂司馬光脩史光為百官公卿表十五卷後頗散逸乃編求正史實錄傍採家集野史增廣門類起建隆迄靖康合新舊官制成一百四十二卷其重編光者僅七之一長編之書蓋始於此二十九年四川制置使王剛中辟公幹辦公事三十二年知榮州州因山為城川為隍夏秋常患水溢公築坊禦之隆興二年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劾守令四人州縣多橫歛公選官置局括一道財賦列其名色使有無相補酌三年中數而為帳偏示官吏許趨不當吏定名為科約至今不廢母憂去官乾道

三年召赴行在八月入對上太祖故事乞以為法請許六察言事又言軍興三十年蜀賦一錢折變百之願自此勿增取况蜀兵已多宜罷招剌厥簡汰禁大將毋挾虛籍括部曲孝宗嘉納除尚書兵部郎中以父諱下行員外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又兼禮部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禮作樂公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裁兩得詔並從上壽止樂正殿為北使權用十二月正除禮部員外郎公言中興祭典未備岳鎮海瀆先農先蠶風雨雷師九祠以酒脯代牲牢近者雨暘失節郡國水災殆或以此詔復舊占城國入貢依崇寧五年勅書用白背金花綾紙貯以金鍍銀匣公請如近例學士院謂禮部不當預公曰典禮先有司部兼掌之豈侵官耶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已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秘閣公遂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特遷兩官公患時文氣弱乞令考官取學術醇正切於世用之文苟涉虛浮必行黜落明春省試勅榜戒諭上方屬精為治事或中出公輸對言唐虞三代專倚輔弼漢唐武謀卿士今捨三塗近習必進此治亂之機惟聖明深慮遏防蓋有所指也又奏省闈取士本不立額乞參皇祐四百之限稍加裁定舊特奏

名雖賜出身罕授職任近兩榜至八百五十餘人放選注官而賢良方正一科則寂無應詔當責舉者請畢遂言天下有變經營北方未見可付之人上曰朕當自將公曰聖諭及此與真宗澶淵合矣上曰此朕家法太祖平澤潞取維揚太宗平太原皆是也公請先自治以待時上聳聽不倦近侍皆跛倚明日諭三省議省額持患二事有沮之者乃已五年四月遷秘書少監太史言八月日當食公上疏曰災異所以儆戒人主今經筵不訪問言路罕論奏大臣無趙普補綴奏目杜衍封還內降之風臣恐憂不在疆埸惟陛下進衆正消群陰以應天變是冬兼權起居舍人六年雷震上元後一日公錄仁宗景祐三年正月甲辰求言寬賦斂二詔以進直前乞刊定徽宗實錄之跡外者因言臣方脩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時可助正史詔復開實錄院四月首命公為檢討官汪應辰進公予屋賢良詞業上曰卿有子矣范成大除右史升擢起居郎議者訣引元豐八年十月詔欲廢二浙保正止存耆長又宰相以蜀人帥蜀工部並除二侍郎武臣提點刑獄皆違舊制公援證再三上曰卿論事根據極當朕心左相陳俊卿出知福州右相虞允文既任恢復未免更張公言二典若稽古夏有典則商云成憲周云舊章漢云故事子孫莫之敢廢王安石變更法度

駕階可鑒上欲除公兵部侍郎公自撰記注數辯事宰相頗不樂公遂請去六月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陛辭以欲速變古為戒又奏禹貢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八功既脩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獨十八上委公條畫至則言創耕擇科斂且畏爭奪宜寬冒占廣激勸如太祖乾德四年許見佃者止輸舊稅更不通檢詔如所請其妄執契爭奪毋受理守令能勸課者賞之總賦呂游問奏計公攘其職歲鐵發戶部大軍倉振民饑佐爭執公曰吾自任責不以累諸君尋如數償之游問歸劾公專輒上令具析而已七年壓中制科八年以舊官趣召會虞允文由左相宣撫四川自說北伐疑公異議預白上改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首葺石門堡置戍以扼夷人敘州舊市羈縻馬償絹平比歲增其尺寸償直不以時公言國計邊防胥失之乞戒茶馬司互市毋濫額仍勿於夷漢禁山內伐木造舟尋皆報可守邊踰歲淳熙元年被召適城中火公上章自劾既放罪矣從刑何熙志奏公不親至火所併指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此載皇宋事實何害止命成都提刑李蘩体量火事公行及國門乞祠待辨除江西轉運副使且許臨遣公進治平四年至元符三年長編四百十七卷或勸公方被讒勿及時事公曰聖主全度如此竭忠所以報也遂

奏近者日食地震夷狄小人不可不慮又上快藏引太祖退朝悔來快決事以諫上曰朕當揭之坐隅進秘閣脩撰旋坐火後不盡書焚室所挾一筆而熙志以飄議史事削兩官公至江西置一路財賦都簿如潼川科約未幾召還乞令本路毋以臣去廢此書上曰卿不為高論務在便民甚善擢秘書監權同脩國史權實錄院同脩撰蓋專付公以史事故用侍從之禮三年正月也公前數言南郊明堂均大禮自宜迭行適轉對申前說上令集議嬖近謂於德壽宮有嫌沮不行及予為禮部尚書與諸儒議周成王宗祀文王漢武帝陟配高祖所謂嚴父指周公也晉唐及本朝名臣皆有是說非出於燾燾發之耳其議遂定三月除權禮部侍郎賜服金紫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鴟尾有司遽加繕治公奏此非所以祇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屢有讜言公嘗請正太祖東嚮位上熙寧元符紹興議論其後卒行之進四繫錄記女真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上曰朕可一日忘此虜哉九月兼侍講以經筵小閒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並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會改潛邸為佑聖觀創瑞藏殿於太一宮公密疏二千餘言上稱答之四年春駕幸太學命公執經特轉一官堅辭不聽公自郎春官已極論科舉又特奏名去冬乞休

紹興二十七年二月詔舉用經義詩賦論策四場如元祐時仍采蘇軾議量收恩科至是力請變文體取實學以致人才上神公奏付三省下學官議國子司業鄭伯熊等請如公言而老生晚學譁言不便議遂格八月真拜侍郎仍兼工部徽錄置院大公薦呂祖謙為祕書郎兼檢討官審訂增削數百條書遂成特遷一官或請升降兩學從祀衆議不同第去王雱像用公說也元符接續康長編成上稱公無愧司馬光復有表云豫席思言比遂先正指此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厥占不肖者祿股肱耳目宜謹厥與賜坐欲起上再留賜飲賜茶恩意甚寵尋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公為郎時已言乾道新曆不可用因舉差失數十條詰太史局官皆無以對然卒無知曆者公入欲參酌開寶通禮政和五禮新儀為一書雖下禮官亦不能成九月丁酉日當夜食公為社壇祭告官伐鼓禮廢公舉行之先是垕入祕書為正字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遷校書著作父子同典史事搢紳榮之公感上知論事益切每集議衆未發言公條陳可否無所避會近臣侵舉公次子塾應科目黜於閣試垕適考校上舍生發策云云為御史所劾語并及公垕降一官罷公以本官知常德府初政和七年鼎澧辰沅靖州置營田刀弩手司給田募人闢邊范世雄張寮等附會優民

建炎三年亟罷之乾道末守臣劉邦翰請復行於辰沅靖三州公為轉運謂不當復已而提刑尹機迫郡縣行之田不能給公至請度田立額事下諸司公獨約帥臣張栻具奏上即從之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公曰官捕茶賊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迄無犬吠警六年易閣徙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是秋行明堂大禮上以公首建議特除敷文閣待制頃之垕塾繼亡上欲以史事銷憂起知遂寧府用蔡挺涇原衛教法訓勤武堂親閱士卒其雜居市廛者葺營聚之七年史院進四朝正史經脩官在外者例減磨勘二年宰執奏正史頗係李燾長編地里一志又出其手詔減年外別轉一官公自奉議郎年勞賞典積官朝議大夫避父名遷遷秩寄理者三於是轉通議大夫公以酒課加重奏榷酤起王莽而成於德宗本朝郡釀有數監司尚不許令乃設法勸飲以耗民財縱未能盡絕猶當用買撲舊法罷去官監上意鄉之而計司迫贍軍日減三十鐇而已公節用度停庶集官府藏無前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脩三經義法具奏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九百八十卷一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脩撰事目十卷時召命已下公控辭久之上數詢來期十年六月對延和殿邇英方讀陸贄奏議公撫贄言切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且曰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遇今可謂千載一時上曰惟不遇於當日是以言垂後世公又奏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志在富強而兵弱財匱與教民七年可以即戎異矣上有無功業之歎公曰功業見乎變人事既脩天應自至上仰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進敷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同脩國史七月久旱公遂避殿損膳求言故事上墊施行命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館職實封言事趙彥中草詔云意者委任或非其人公奏陛下委任不過三四大臣神宗語富弼云唐太宗與魏徵議政全似爭競宜勑二府以魏徵為法毋若元豐王珪號三旨相三旨者謂上有可否珪曰領聖旨諭軍國事曰誠如聖旨替撰曰取聖旨也又謂戶部不足南庫有餘請如唐建中罷瓊林大盈庫歸左藏上以奏付外讀者失色丁丑遂雨一日宣對公言外議陛下多服藥罕御殿宮嬪無時進見浮費頗多上曰感卿忠愛然朕春秋已高安得此聲近聞葬李婕妤用三萬緡他無費也上憂熒惑嘗入斗公言天道遠惟正厥事可以弭災類次漢元鼎至宣和四十五事以進十一月朔日當食心八分公曰心為宋分為天王位潛陽將復陰氣乘之小人害政夷狄窺中國之象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明日對延□、及晉何曾識武帝無經國遠圖上甚

嘉獎是歲公賦詩云明年七十吾歸矣預買北關門外青里冬疾作三省請給告十日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可半月十一年春表乞致仕優詔不允上數問宰執公疾增損何如萬里召來豈容輕去丞相王淮曰燾知進退宜從所請上曰朕不幸有故於道路柰何可諭其鄉人給事中宇文价留之价傳上旨公曰臣子戀闕非老疾悉乞骸骨因詢价時事勉以忠蓋閣四川制置使留正總領馮憲論減酒額猶子劉贊廟堂行之二月病棘甲子除敷文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口占遺表云臣年七十元不為天所恨報國缺然願陛下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法辭氣安定戊午上聞嗟惻特銀綃三百疋兩贈光祿大夫令臨安治喪事沿江漕司津置歸舟他日語宇文价曰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且用神宗賜司馬光故事為序冠篇不謂止此也公孝友誠實性無嗜好惟潛心經史有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故其出處本於絜靜精微著述則評論今古別白善惡得褒貶之旨所至求異書隱佚傳錄讎校雖陰陽小說亦無遺者家藏積數萬卷為文語道而理備考蜀類試參評南省多得名士薦人輒削稾前兩入朝適虞允文暨趙雄當路士大夫爭談兵二公皆蜀人雅敬公公一無所徇晚在經筵人頗懷安公為上言前日

紛紛今日然然俱非自治其持論不隨時類此公著五經傳授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議二十卷四朝史稾五十卷通論十卷南北攻守錄三十卷七十二候圖陶潛新傳并詩譜各三卷歷代宰相年表二十三卷唐宰相譜一卷江左方鎮年表六卷晉司馬氏本支齊梁本支王謝世表五代三衛將帥年表各一卷本朝事始兩卷建隆遺事辨趙普別傳科場沿革集賢學士并腸帶典故各一卷范韓文富王歐陽司馬三蘇及六君子年譜各三卷明年七月己酉即葬與嚴之陽娶碩人楊氏同邑贈朝散大夫素之孫黃庭堅為記大雅堂者後公八年卒卅馬七子謙早死屋終奉議郎主管成都府玉局觀壆今為朝請郎權發遣忠州塾終承務郎岱亦亡壁垂皆登科壁今為朝散郎權發遣漢州垂承議郎主管華州雲臺觀六女均適朝散郎知果州曹執中坑適朝奉大夫知崇慶府師祖慶壇適文林郎漢州州學教授任卓典適薛純穎增適承議郎充雲安軍使兼知縣事張仲堪適朝散大夫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范子庚孫十一人鍾宣義郎鹢脩職郎彭州九隴縣主簿鍠錄鉉周鑄鑣鋒積簡其三人今亡錄周鑣也女三人長嫺早夭次真適脩職郎孫綱亦不在從適迪功郎新唯州廬山縣簿射劉成季曾孫十一人公爵丹稜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諸子升朝贈少師而贈楊氏福國夫人銘曰尚書記言春秋書事經別以六史居其二漢太史公儀尊相臣我朝大典亦歸宰庭時政有記起居有注東觀石渠諸儒所聚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合力纂脩備惟闕遺公主遐方初筮州縣間於期會屈首鉛槧祖功宗德業鉅事叢政有因革論多異同禮樂制作夷狄叛服原始要終咸舉綱目三入承明逌用奏篇帝擬以先士推如遷問胡云然多聞諒直彝禮丈姦視若仇敵以此事君忠讜不欺出而臨民歆簡無私赫赫榮名番番壽耇慶流子孫殃則何有螭首龜趺刻以銘章申勸刪者公為不亡來子語

類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公益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審因寄得歡條來其看他書靖康間事最詳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种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故全不知二事俱有曲折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樞院辭免劄子內云方將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來便迫虜使退不得攻退無所掠勢弱而遁俟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飛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种師道不知之在微且實無所與）當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

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解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寇師中欲驟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志難散又當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新服而斬於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握重兵豈有見檄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忿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聞覿何如人曰覿初間亦說好話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阿附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銜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覿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當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

李熹

宋李壁雁湖集叔父成都府君墓誌銘　叔父諱熹字明甫姓李氏陵州府君之季子也世家眉之丹稜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贈奉直大夫陵州府君諱某累贈正奉大夫叔父生二十四年以蔭補官監雅州廬山縣酒務歷利州潼川府兩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終宣教郎知成都府成都縣享年五十有三叔父賦資原慤倨倨樂易然與人交無諂笑佞辭勢利之際未嘗輕變所守以徇之雖律令精習而持心近厚所居官必斥去雕琢不求知名號稱長者陵州府君官至二千石蓋將老而田不滿一廛叔父既仕則益礪廉節每退歸僦屋以居或日旰不得食人不勝其憂叔父處之晏如也及啓手足罄所有不足以充斂事嗚呼浮沉不遇既莫究其蘊於時而見于行已僅如此者抑可謂賢矣性嗜酒遇興即滿引倒冠落珮殆遺形骸有詩七十餘篇不為藻繪斬刻而務達其意間閱陰陽歷算方技之書皆深得其要而亦未嘗以語人也娶何氏有男子二人曰韭曰壐女長適承議郎新知昌州楊己千次適進士劉峑季尚幼叔父之卒實淳熙二年戊辰後七年十月辛酉始克葬于丹稜縣樂扶鄉永壽里石子山之原蜀太史公守東瀘韭來乞銘太史公春秋高觸緒多感憚於涉筆則語韭曰昔劉道原之葬實以溫公十國紀年序為銘凡吾與而父平生之言乙未歲祭文蓋盡之其可刊已韭拜且注曰不朽之託固在斯文然名氏未見敢重以請太史公乃以命某某謹論次叔

父歷官終始而繫之銘銘曰渾然天質不見芒鋭胡不顯融思
考已逝御辛蒙銘以妥厥塋後式有考尚如為太史公之弟也

李亮

宋王灼頤堂集李教授墓誌銘　紹興九年灼官夔州鈐轄安撫司幕府臨邛李亮字長孺與其弟防以父命遊學吳中來扣門求交時主帥馮公康國見而奇之留語十日具舟送出關後三年灼被檄至臨安二子相從益詳其為人方國家盟歎大脩廢典士爭詣公車進說求售二子質草廬三間闔戶誦書菽豆自給義貌甚恭勢官願公欲一識面類多拒絕不知者謂非仕家子亦疑其遠來竟何也吳中士大夫以是盛稱蜀二李又明年興太學長孺選充弟子員又明年登進士第授順政主簿順政蜀北邊恐貽親憂歲求檄一歸提點刑獄俾攝幹辦公事諸臺高其能薦書滿匱除綿州學教授丁父憂哀慕骨立二十二年三月某甲子以毀卒年四十九長孺事父母得歡心友愛防至不相捨詩文典重有法作字出入歐虞間赴人急難勇前不顧平居退然若不能言遇事切利害揚袂劇談無少惜系出唐蔡王某載世祖暉入蜀其後居[illegible]之大邑曾祖諱洵任太常寺奉禮郎贈宣奉大夫祖諱道原任朝奉大夫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父諱顯任右朝請郎娶王氏右朝奉大夫某之女男曰削

四女王之獻王拱王勛其婿也季尚幼王氏有賢行前卒紹興二十四年十二月某甲子防得吉卜舉親喪於大邑之白雲里長溪山遂以兄嫂祔葬灼既銘朝請公墓防繼請曰長孺止此家禍極矣願備書用慰死者及其孫銘曰毀死非聖制也而實厚於仁士不幸如長孺使孔子作亦將哀
其志以成其名死孝猶生生
孝寧親幸哉長孺有志則伸

李防

臨邛郡績志李防字幼安大邑人即開國公道原之孫既冠與兄亮游上庠亮登紹興甲子第公獨留京師以天下之本未立上書悵切當軸者以為譏切時政責徽州聽讀會恩還上庠以誤推自得罪遂貶大名某室湖上讀書一時搢紳爭與交遊復以蔭補出官至今調神泉主簿縣事多所資益一意句稽吏不容姦公私感賴比終更三年鈔附無有遺者悉舉以歸縣士論歆服達而用世必有愛人利物者再調溫江簿泊然無宦情在官未幾即致其仕以歸今年踰八十極壽健杜門讀書手不釋卷足以佚老焉

李柔中

紹興正論小傳李柔中紹興九年胡銓奏封事乞斬秦檜檜怒議竄銓昭州搢紳重足一迹柔中獨上書闕下數檜十罪以救銓檜益怒送大理寺獄掠死獄中

李彙

赤城志李彙單懷人字推之紹興九年通判州事因家天台官至朝議大夫撰九天僕射祠記

李靚

宋史忠義傳李靚字彥和吉州龍泉人幼孤母督之學不肯卒業母詰之辭曰國家遭女真之變寓縣雲擾士當捐軀為國戮大憝安能呫嚅章句間効淺丈夫哉岳飛督師平虔寇挺身從之未行奔母喪服除走淮南以累干都督張浚浚奇之使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累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金遣其將翟將軍犯境靚與部曲當其鋒轉戰至西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遂北會金兵大至遂死之年三十一（原附孫暉傳下）宋周益公大全集忠義李君傳　中興初女真犯金陵吉水楊公守節死官天子既追爵四品即其地立廟又易名忠襄書黙太史備錄諸孫加賜腴田忠義大節卓卓在人耳目搢紳甲冑間皆喜傳而樂道之況於同州之士豈無聞伯夷而立志慕相如而更名者耶今於龍泉李君見之矣李君名靚字彥和父俠早世母魏以讀書一日投筆歎曰天下方擾擾男兒要當搴旗斬將立功是邦顯名於無窮安能齷齪事章句哉聞

大將岳飛銜命平虔寇即挺身從之會奔母喪不竟其功釋服走淮南以累干張丞相丞相奇其材遣隸淮西總管孫暉戲下積功授承信郎紹興十年夏番將翟將軍入寇暉分兵禦之君獨與部曲晝夜轉鬬至西京天津橋南大小數十戰被傷不可計卒俘翟將軍乘勝逐北虜益濟師遂死之時五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有一後一月事聞詔贈君兩官有子與父恩澤轉郵加等予侍於郡人者如此常恨未能訪其家乾道八年秋君之子思忠寔來袖書一通陳義崢嶸予竊嘉之明日泣而請曰吾父死國時官甚微不得如忠襄公大顯于世且上許貤恩而思忠適在襁褓不能自列於有司承天子之命丐公一言傳信四方以附九泉且無使國家旌忠郵孤之恩委於草莽也予曰甄濟詐喑不受祿山逼韓退之謂當附書於史予遂能標白其先人俱當得書今爾父死王事名在司勳且有詔俾爾世其祿視甄氏父子蓋易以顯予昔執筆隸太史而不以告今尚何道思忠曰不孝之罪昭昭矣雖然里中多名士懇知無位于朝任斯責者第為我書他日司馬遷言荊軻庶幾傲夏無且乎予曰然退為之書

李琪

元一統志李琪宋紹興十一年虔州免解進士持封養素居士琪贛縣人朴之從子也行義脩潔該通經典故江西諸司上其

行義于朝于謙字和卿居在城　華坊少孤力學卓然不群登進士第調安福縣尉獲盜不顧受賞入為奏院宗簿太常丞出為浙東提舉值歲飢兼賑濟活人甚多召為尚書左郎官遷左司郎中卒于官號雲峯居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四濟

李

李浩

宋史列傳李浩字德遠其先居建昌遷臨川浩早有文稱紹興十二年擢進士第時秦檜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襄陽府觀察推官遭丁內外艱繼調金州教授改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寺丞輪對首陳樂退之戒且言宿衛大將軍楊存中恩寵特異待之過非其福上悟旋命就第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攬權綱激厲忠讜此習尚存朝士多務慎默至是命百官轉對浩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時張浚督師江淮宰相多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得象故事乞戒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浩雅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之以共擠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李文字之於冊宰上或見之王亦素所愛重

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十上諱）来矣未幾宰相召為郎者四人將進用之尤屬意浩浩嘿然無一辭同舍皆遷浩獨如故踰年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缺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令何可不言即奏疏指論近臣併及宰執惟奉行臺諫多迎合百執事顧忌畏縮反覆數十言傾倒罄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為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州有禁卒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衆心不逞者圖謀作亂忽露刃於庭浩謂之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駭曰不敢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除直秘閣並海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即得其魁里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門囊橐為奸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跡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邪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資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董其事者賤糴濕惡隱刻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白發其奸下有司窮竟戶部欲執夫指見數大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患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奏結他

獄上頗輔臣曰林寺官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卿缺又曰無以易浩遂除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條治且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釁上悉嘉納宰相議遣浩浩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誘之浩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朕已得李浩矣又諭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浩至郡舊有靈渠通漕運及灌溉歲久不治命疏而通之民賴其利邕管所隸安平州其酋恃險謀聚兵爲邊患浩遣單使諭以禍福且許其引款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徽水栅聽大府約束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貴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問誕謾謂誰浩具以實（對）丨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非弗納於是相與謀唆諫議大夫姚憲論浩以強狠之資挾奸詐之志寘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明年下夔路闕帥命浩以秘閣修撰罷其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爲勸解人感悟歃血盟盡釋前憾遂侍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沉潛理義立朝慨然以時事爲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忌於衆平居未嘗假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爲傲者小人憚之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之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衷始終全之爲郡猶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敢干以私云臨川志李浩早以文名晚喜性理與復齋先生相善言論互發象山先生每以古人尊之其葬也南軒以古遺直銘其墓于肅字仲欽幼嗜學嘗讀史至晏子御者氣揚揚曰以富貴驕人晏子亦笑之侍郎嘉其識鎖廳省試別頭皆第一登淳熙八年第授潭

州司戶攝理掾獄有疑輒平反再調江西運司帳司扶滿例有送還錢郤不受當路因舉廉吏公笑曰此足爲廉耶監文思院中門兩易衢州教授士多嚮慕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其講明以辨義利爲先卒年六十二孫復登嘉定元年第宋張南軒集吏部侍郎李公墓銘　淳熙三年九月庚戌祕閣修撰知夔州兼夔路安撫使臨川李公以疾沒于州治之正寢五年其孫肇以同郡曾季貍所狀公行義來請銘栻于時蓋欽公之爲人且在廣右與公相望僅再歲接公行事爲詳既不克終辭乃敘而銘之公諱浩字德遠一字直夫家居建昌人其徙臨川方再世曾祖之遇祖既皆不仕考彥以公贈朝奉大夫公自幼入鄉校嶄然異常兒未冠有文名紹興壬戌進士第是歲秦熺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多往見之或拉公行毅然卒不往調饒州司戶參軍以歸連丁內外艱中間爲襄陽府觀察推官僅踰年及免先大夫喪調金州州學教授改監行在雜買場門實二十七年之冬時秦檜蓋死矣明年主管刑工部架閣文字改勑令所刪定官論者爭言秦檜時事無巨細一切更改公白宰相執政蚩尤五兵李斯篆隸苟便於世亦不當以人廢方檜在時公義不爲之屈及其身沒事變所論乃如此則公存心平實蓋已可見矣又明年改秩除太常寺主簿尋兼光祿丞輪對首陳無逸之戒上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嬖兒過飽恐非其福太上皇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死塞言路士風澆衰及太上總攬萬機激厲忠讜而餘習猶未殄朝士多務緘默至是百官轉對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胡憲始相繼有所開陳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爲五賢詩以述其事然公自是亦不安于朝請祠以歸主管台州崇道觀今上即位之歲以太常丞召至闕首論聖學以爲人主務學則其餘嗜好無間而入矣時忠獻張公督師江淮而宰相有異議者從中多所沮抑公引張仲孝友之詩及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詔章德象等故事已戒諭朝廷同寅共濟俄兼權吏部郎官御史尹穡附宰相湯思退以公故嘗爲思退所知欲扳引共擠忠獻於是爲公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思退穡皆不樂踰歲始正除吏部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其後宰相召同爲郎者四人欲有所進用最屬意於公公不發一語明日同舍皆遷公如故其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于冊數上或見之王亦愈重公它日公補外累年以歸王聞之欣然謂僚屬曰李直講來矣蓋公之誠意有以感動也爲郎踰年會浙河水災詔郎官館職以上條時政闕失公疏曰上憂勞求言此豈可失也即日奏疏指論近密且併及宰執奉行壹諫迎合百執事

顧忌畏縮之罪及後數千言近世論事傾倒剴切未有其比聞者皆縮頸上優容曾不以為忤而執事者忌之甚旬外補倅知台州州有棣中集軍五百人朝廷置訓練官統之其人貪殘失衆心不逞者乘間謀作亂露刃立堂下公曰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衆色駭曰不敢乃除推其為首者四人黥徙之迄無事公倉卒應變坐折姦萌聞者益歎儒者誠有用於世也天子以為能除直祕閣並海有宿寇久不得公募其徒自縛以贖罪即得其渠魁未幾召還復為故所居官初公在台有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於權貴人之門為一郡害會姦利事發械繫死於獄盡籍其家徙其妻子至是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公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公它日宰執將進呈文書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劉珙越次奏李某為郡疾惡大過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視其本末甚白上顧曰守臣不畏強禦豈易得耶珙曰士氣不振久矣若更沮李某是終不復可振矣上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而大理觀望權貴人猶欲還其所沒貲併以為台州議刑太重上親批其後曰台州所斷妥得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公乃安明年遷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凡八萬石而董事者有所憑恃賤糴濕惡以欺沒官錢戶部不受吉公視事即奏請下有司治大理附會聽戶部以支為盤公力爭曰是非私惠姦且虧軍食上是其議會大理奏詰它獄上忽顧輔臣曰棘寺官當得剛正如李某者為之已而卿缺又曰無易李某遂除大理卿兼同詳定一司敕令故事寺獄空上表賀公獨不奏先是公在司農時嘗因面對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為接伴使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為廢地心實痛之條畫營田便利甚悉且併謂近日措置邊事甚為張皇一時誕謾之徒言虜勢衰弱踊躍自奮甚者欲為剿攘以挑境外此何益徒有害願戒將吏嚴禁防無速近功無規小利日與大臣脩明治具固結人心持重安靜以待虜釁公之意以謂主上英明有大有為之志執事者所當奉承講究為務實經久之計以卒成聖志廷臣中誕謾者但為欲速之說而其苟且者又欲一切不為適足以害遠謀玩歲月故再三條陳營田便利以為是恢復根本之策在今日所當汲汲而為之也上每改容嘉納宰相方議遣浩使公與辯其不可至以官職辭之公怒以語觸之且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主管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公事命下之日尚書郎有入對論擇帥事者上欣然顧之曰如廣西朕已得人矣李某也又諭大臣曰李某營田議甚可行而大臣莫有應者公至鎮勤於民事郡舊有靈渠通漕運且溉田甚廣近歲頹堙塞公命疏治之民賴其利立石以紀邕管所隸羈縻安平州其酋恃險出橫聚兵據為邊患公遣單使開心見誠諭以禍福引赦使自新即日叩頭謝過焚撤水柵受約束前帥建議於宜州境南丹州置買馬場朝廷用其議下經略司公力爭其不可遂止衆謂南丹買馬之議若行其為廣西生事致釁有不可勝言者非公言之力朝廷亦未悉其利害如此也朝廷又令市象于交趾公復力爭及公去經略司竟往市交趾遂因此驅以入貢所過為擾人始服公之明治廣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陛下所責者執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措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未免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未免有擁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懦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謾者得以自售上嘉納之且詢所謂誕謾之人公以實對望日謂宰相曰李某直諒遂推權尚書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據者又附之同升者從臣中又有為之從者公之還朝已甚側目且巧為語以鉤致公皆屬已辭以拒之於是相與謀使言者論公以謂寘之近列必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是歲冬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明年夏夔州路以缺帥聞上顧念公乃除祕閣脩撰[illegible]其行部有恩州亦羈縻也其守田氏

與其猶子為讎者不協且起兵相攻公親草檄遣官諭之二人感悟歃血家廟盡釋前憾邊以安安蓋與廣西安平州一律公之為謀大抵欲以誠意銷患於未然也在鎮踰年以病請祠改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命未至而公沒矣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朝奉大夫監司奏公盡瘁其職以死特贈集英殿脩撰公之葬在撫州金溪縣歸請鄉靈谷山之原娶饒氏封宜人後公八月而卒子男四人鞏脩職郎潭州司理參軍蕭迪功郎潭州益陽縣主簿蔚將仕郎適未仕女六人長適承議郎知袁州萍鄉縣事王謙次適降授迪功郎前湖南安撫司准備差遣曾搆次適鄉貢進士姚樅餘未嫁孫四人孫女三人有文集奏議王府講議藏于家公少時力學為文章及壯歲更留意義理其仕于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見政有缺失用人有險佞忠憤感激所言多切至生平不事表襮未嘗勉強己詞故不知者多以為傲或以是譖公上曰斯人無它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也小人憚之謀所以害公者無所不至獨賴上終始照見保全之其為郡奉法循理律己甚嚴自嶺右歸裝無南物視其奉養自為布衣至侍從未嘗有異風望整整人不敢干以私然亦為是悅公者少不悅者衆及聞其死則識與不識皆歎惜曰奈何失一正人蓋其天資質實不徇於外而涵養渾

厚不以利害動心，故遇事有力。奮發忠言，無所回撓，所謂古之遺直者，若公非邪。銘曰：士或不競，枉尺直寸，以同為和，以怯為巽，垂紳立朝，喋喋莫肯言。孰有欲言，亦弗究宣，謂予有待，實則患失。曾是說隨，乃曰弗激。此風流行，非國之福。不有君子，孰振孰萬。我觀李公，披腹數陳，反復無隱，心乎愛君。衆駭縮頸，君則容之。媢志實繁，聚而攻之。是係是用，惟天子明。匪天子明，臣言曷伸。嗟哉若人，古之遺直。我作銘詩，以詔罔極。陸復齋集祭李德遠文　余之生後公十有六年，於鄉黨視公為先進，方余弱冠，年少氣銳，聞公之學而疑焉，欲求見而訂之，及其見公，則猶河伯之於海若也。蓋於是始自知不足，退而求之，十有餘年而後知公之所存。人之知公，以學則豐，以才則雄，以識則通，以文則工，其立朝蹇蹇，直道進退，則有古人之風。朝除從官，群小暮擠，年以不容仕，雖不可謂之達，而二司農，長大理，帥廣之桂，典蜀之夔，皆名藩大郡，亦不可謂之窮，此人之所同知者也。而余之知公，則進乎是矣。公嘗謂余子既脩己，達則可行，而我內省，方且有愧，蓋公之沒，而余學始少進，思欲與公論之，而天奪於是，凡余所以自知不足而深思力索，不敢自息者，皆自公發之也。則不忘於公者，豈獨鄉里之情哉。公之沒也，余方以罪纍罹乚乚喪，既不及哭公之柩，又不得望公之

辭，今既除喪，乃克拜公之墓丁扌。哀而叙予情，惟公之靈，尚克知之。

李巨源　嘉定鎮江志：李巨源字元通，金壇人，唐宗室之裔。紹興十三年陳誠之榜，博學有文，與正言袁孚游，終太平州司戶。（縣庠送其赴洮湖陳氏館詩云：嗣騎公子演於虎丘，寫林非李與蘇。又云：肖中歷歷鄭侯書，落筆再斜走坂車，細作五言王郎信，直稱病渴馬相如。）

子大諫

特科。

李守素　紹興正論小傳：李守素，紹興十年知雷州，倚郭海康縣。舊相趙鼎再謫吉陽軍，經過雷陽，太守王趯令應付夫脚事，令降官，該赦閣磨勘，至今未放行。

李康臣　南海志：李康臣，南海人，好學嗜古，名聞州里。紹興十四年領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嘗知昌化軍，官至朝散郎。

李奕　鄱陽志：李奕字世德，安仁人，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終會稽尉。熊彥詩惜之曰：鄉失一賢，位失一士，經失一師。於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有易傳、春秋辨例、雜著三十卷、詩五卷、詩話二卷，號鳳山先生。族子靚以詩禮名家，有擁萬堂。

李衡　宋史列傳：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蘇州志：曾祖誥，祖充約，父預，至衡始居崑山。）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使剝下民，衡不忍以鼓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蘇州志：二十三年除仙居丞。）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揭縣門，鄉無吏跡，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入矣。官沿江者多遣其孥，衡獨字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江淛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詔入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涖其治。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秘閣脩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兼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秘撰致仕。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

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為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辭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翛見沈作賓下）蘇州府志：衡歸崑山圓明墅，墅日與門人講解經義，娓娓無倦，聚書踰萬卷，名其室曰樂菴，自號樂菴叟，學者稱為樂菴先生。淳熙五年卒，年七十九。衡宣和間入太學，同舍生洛人趙孝孫勸衡熟讀論語，且曰：學非記誦詞章，所以學聖賢耳，不可有絲毫偽。孝孫之父頴予實師程叔子。衡心佩其訓，故雖博涉群書，而以論語為主，本講學明道，樂於教人。自中年後，絕欲清脩，唯二蒼頭給事。臨沒，沐浴冠櫛，作手書數十，留別親舊，仍戒其子，使周急卹孤，不得飯僧奉佛。復問天色何時，答以月明，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此身平生跌蕩，到此乃得力，可歎可羨。又曰：彥平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聞道乎。所著書有易說、論語說、易義海撮要、樂菴文集

總若干卷行於世（舒州本傳）楊州府志李衡字彥平勤學有句幹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累遷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顧忌乾道中出知婺州召為司封員外郎兼司勳郎中出知台州以循良著稱帝嘉之入為御史樞密院檢詳謝事除秘閣修撰致仕起為御史同知貢舉榜中得士多英傑時論稱其明允遷起居郎無何復出守後卒于家子應祥起宗登進士第玉峯志李衡字彥平本江都人避地居崑山登紹興進士第為溧陽宰以德化民四年無犯罪者封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餘事除知溫州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中遷檢詳賦引年掛冠築庵園明村自號樂菴年餘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貢舉因上疏論張說不當居樞筦遷起居郎不就知台州又不就復上請老之章時莊治作四賢詩以美之四賢者周必大莫濟王希呂及衡也衡道學精明且樂於教人初自淮來吳萬頃先祖實相從遊同居崑山授以莊子一卷寓樂菴時朝夕講說和寒山拾得詩一冊行書整整皆達理悟性之語蓋衡絕欲斬修自中年後惟一蒼頭給事故年幾八十視聽不衰而理性益明一夕作手書數十紙遍別親友且戒其子毋得隨俗作佛事有樂菴語錄一集行於世和寒山拾得詩萬頃今藏于家子應祥起宗目〻登第孫潛淳祐泰名樂菴先生遺書

先生云吾年未六十已絕欲至才三歲先妻王氏亡諸子家號至不忍聽吾意極亡聊不能解釋私自允曰學道四十年今日憂患反不能排遣何耶因讀楊子雲見善明用心剛之語乃大喜曰苟用心不剛不免為境所轉然不礙我正見吾今胸中固已了然所恨者力未至耳自是日夕窮究性命死生之理晚年亦覺有進憂樂禍福不復動心矣先生年幾八十神彩煥然每對賓客議論超偉僕一見之必曰先生精神如此福祿必未艾先生曰不然吾根本精固精神自然發見如此縱饒明日死今日精神也只如此未逝前一日其姊入詒之喜曰精神若是亦何慮耶先生笑曰平生學道正欲凝神以觀化耳翌日捐館先生每見貧困不能為生者則與之錢栗又嘗持不殺戒曰此非所以為仁也但要熟一念耳先生每見有精於藝術者則慨然曰無乃謬用其心苟移此心而學道何所不至先生所至受徒教人無他術但以論語朝夕討究能參其一言一句者莫不有得或曰李先生教學且三十年只是一部論語先生聞之曰此真知我者太宗欲相趙普或譖之曰普山東學究惟能讀論語耳太宗疑之以告普普曰臣實不知書但能讀論語佐藝祖定天下才用得半部尚有一半可以輔陛下太宗釋然卒相之又有一前輩平生蓄一異書雖子弟不得見

及其終發匱以視乃論語一部此書誠不可不讀既讀之人須行之先生自幼講明道學中年以後絕欲清脩惟二蒼頭侍側奉養極淡薄居南宋未久以言不得用掛其冠而歸於崑山南六里架屋數間種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語孟子讀之朝暮不少懈嘗語人曰吾讀後世書耳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娓娓不休聚書萬卷圖畫滿室每閱以寓意而已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如師友每言吾扶老得官身歷清要竭來此邦且四十年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年垂八十幸無疾疢分已過矣即死無憾淳熙戊戌夏微覺不喜食即推病舟往樂菴一榻翛然絕無人聲時諸弟視旁先生與之言曰脩竹滿前對此待盡有何不可每旦入問安否先生曰吾略無所苦遂舉兩臂示之曰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鴞炙吾亦待觀化一逝時女兄亦來問疾先生曰吾將死老姊無庸憂人之死生如晝夜生處便是死處死處便是生處若達地理會得又那得生死語竟即取紙數十幅為手簡徧別親舊又以錢米分惠貧者無一遺忘已而作遺訓示諸子曰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叢雖困於百罹曉僅全於五福死期既至勢不復留雖一念不生本無去來而四大〻〻終歸腐敗瞑目以後當付囑者今具

畫一詞宗輩各仰遵守（此間闕）水淺因循不曾辨得直截便試圖之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亦無用只截一摺精背可也一汝祖父母安厝皆有棺無槨只以磚砌覆之石版足矣七七或百日內不須選日便埋埋了就家中供養一親識賻贈依例收留第經錢與祈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一僧道禮數雖經疏亦不可受若欲靈前持諷則又大不可但以此示之一應千錢米支收文字在樹櫃中今歲田產可便五分分撥以一分抄上周急薄逐年輪一兄弟掌管給租取吾薄上意旨剗石巷中令項椿管置曆收支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以作營運運之歲月何有不辨如此等孤遺皆當賑卹一吾既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由禮可也若齋一員僧念一聲佛非吾子孫此意是真報佛是供養上士聞之當不復疑中下驚怪非所恤也右六事皆吾治命不得違戾吾平生性命德道之學治亂安危之策不獨載之空言亦粗見之行事今既永訣宜容緘默戲說偈曰竿木隨身得自由應緣已畢復何求脩然來往等孫偶影落寒潭迹不留書訖且語諸子曰吾本欲便往為天氣不爽姑少留以俟月上汝輩候吾死即歛歛已方使家人知不欲死婦人手也切不可用僧巫課陰陽諸子聞其言遂徹泣先生曰吾死汝輩何憾焉用

哭平生與爾說甚麼諸子應之曰死生之理固自曉然但父子天屬屬情不能自遏先生曰若是爲父子後哭繞爾三十拄杖及夜沐浴遂冠櫛起坐精神自若了無大仲意至二鼓翛然而逝時六月二十三日也諸子悲怛化不敢慟哭家人女奴絕未有至者惟諸子及二蒼頭在家是夕風月清美如陽春高秋天宇湛然萬籟沉寂不類人境識者知先生之逝決非與萬物同盡者先是嘗語監征王琛曰吾何滿子已有頓放處矣豈非先知者耶先生平日劇談道學每語諸公看我臘月三十日好好做箇散場聞者憮然至是乃相與歎服右先祖左史秘撰李公語錄昔刊于家塾自後諸父淪亡散失不全近雖登載典刑錄行於世但略而未詳滑再從補緝鋟梓以廣其傳

李彥穎

宋史列傳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父扶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敵已迫其後能超丈徑亂流獲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泳豪放酒家業爲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泳怒戒吏蹤跡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見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以師進討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附執政薦引同己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感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殿中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薦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爲吏部兼皇子恭王府直講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栻講葛覃言先王正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懌彥穎曰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栻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愛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上意遂解曰使臣下皆若此人主應無過矣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官僚以爲詹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須白詹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筦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躋宥府物議沸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解體人心不服未幾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因言士習委靡不然則纖激宜擇篤實鯁亮者用之升詹事見上言皇太子尹臨安已久雖欲更嘗民事然非便宜一意講學他日以言於上者告

太子趣草奏辭尹事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月食淫雨言甲申歲以淫雨求言今十年矣中間非無水旱而不聞求言之詔豈以言多沽激厭之耶比歲敵成風侍從臺諫猶慎嘿況其他乎陰沴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譖蹤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除邪得倖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使還言兩淮兵備城築久裁撤使送浮費甚悉上嘉納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舊禮議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新進冀僥倖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輕脫必誤國他日對便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宰相亟引退遂以邦彥爲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海船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防戍備中外駭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邪彥穎曰令不得已令三百里內令家起一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增給錢米限一月罷　大獲翌日復執奏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論其罪貶新州彥穎　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劄稽名造器械并搞師降旨發左藏封椿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椿陛下方有意恢復苟用之不節後啓他日妄費失封椿初意上矍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自是絕不支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恵政從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羸艱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至享禮繁持免卿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奉祠鐫秩起知婺州禁民屠牛指屬縣稅十三萬三十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淡約食饒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縣了不相聞薨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宋周益公大全集李秀叔參政書　某伏承公劄諭及鄭康孫事謹悉上既覽奏即令改充閩中路鈐此闕弄印頗久今茲覩擢蓋重宗工之薦也下政劉充卿雖將家未知能稱職否向蒙諭及歸免舊次三省專載減萬餘緡自有堂帖所以不敢別具後拚允鈞炤又　某竊以孟春之月風作峭寒共惟某官綠野雍容人神交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尸素無補日切汗顏侍拜愆違更深傾仰仰嶄妙畫冀粹以

對越召。其文遂英。振悚思不忘曲荷謙光。時賜書教。每一展讀。輒樹快猬日不能自已。盖道德之隆。詞翰之盛。有以服小人之心者如此。非勉強而然也。其恭審以大學士之稱。繫使珍館。輔臣異數。近世寔僃。消日而拜綸綸階紳。莫不欣服。尚稽馳慶。首辱華緘。感悚交深。尺紙莫究萬一。尚已約照。某舀贈什馬。無由往奉杖履。遠想功成名遂。燕處晏然。起居惟適之安。丕享無窮之樂。回視其業。猛心為智。憂讒畏譏。惴惴度日者。其賢愚蓋相萬也。因書自致。不覺切怛。　（祭李秀叔參政文）　嗚呼惟公。學富百家。才高一世。躬蘊賢德。仕逢盛際。禁路政途。獻納都俞。岳相而去。掛冠自娛。諸郎最貴。宸眷狎至。十年家居。五福具備。憶在辛卯。公郎銓曹。間嘗吉予。夜參切切。有客至門。云參大政。名光氏李。縣與我競。從主我席。反謂我賓。夬爭而縮。非想非因。予笑謂公。公豈參發。曾幾何時。果與夢合。不寧仕宦。有子而賢。俱登甲科。門楣相光。年踰八十。壽俊一族。公遂彼勞。時不同耳。推舊執政。再來率遜。公選中書。予參差有。西樞闕長。嘗舉公避上非無意公。則有命。令公永歸。老病不文。遣寄其觴。略叙平生。

李蘩

（宋史列傳）李蘩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賑之。而以錢代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儲衣。親視衣食之。活十萬人　年又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紹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嘗四馬行仟佰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飢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官糴。貴賤時不使虧。遷息之償出納。眡量勿務取盈。撤之贏。則軍不乏。與民不加賦。乃責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蘩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范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遂通諭趣軍餉。出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儉。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三十年所無。渠洋間繪蘩像祠之。范成大釋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紓。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蘩守太府少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孝宗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

亦欲奏蠲鹽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澤一人。原官。前此所未有。初蘩守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況劉氏藏磨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蘩總餉事。挺繆奏軍食稱急。孝宗以問蘩。蘩械其謀以進。挺之妄遂窮。踰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知李公先見者乎。蘩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剴正及為相。受制於韓侂胄。雖有志扶植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璧、丘崈皆誅侂胄以興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用師。命葉適草詔不從。而璧獨當筆焉何其所見後先異趨哉。附會之罪。璧固無以逃於公論矣。況思直辭劇主又褰簡權臣。三黜不變其風采。有可尚焉。李蘩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元一統志）　李蘩字清叔。宋淳熙中為四川總領。舊制軍糧六十萬。以等第均科。名曰和糴。空實強取。已五十餘年。民甚苦之。淳熙四年。蘩欲官自為糴。增糴本錢百餘萬緡。通融排辦。不傷經費。而用度足。黃裳作能糴行。以誌其事。　（志云。淳熙四年。李蘩奏罷。己官自買。）場。不驅催。不取贏。民自樂量。臣　卜大歡。（宋魏鶴山大全集）朝奉大夫太府卿四川總領財賦。累贈通奉大夫李公墓誌。　自中興多故。師不解甲者十有四年。權宜一切之征。為經常不易之費。百年間士大夫由之。不知視為當然。知之矣。又從而旁緣規剝。詭取陰奪者。比皆無以議為武知恤之。莫知所以救者。什嘗四五。知救之而不能慮終。知敝。不永厥德什亦二三。式毋問。弗克惟既。厥心寬一分。則有一分之益。此什不一焉。若夫受任之臣。以是心求之。憂民之君。以是心應之。未嘗有精神會聚之素。而問辨逆後。如父詔子。承反疑師誨。誠意實德。爛然簡冊。則信所謂千載一合。此合以天也。淳熙三年七月辛未。廷臣上疏曰。臣切見四川總領財賦所歲支軍糧為石百五十有餘萬。皆田租稅。與貿易利州諸處。夏秋稅斛者九十九萬。其百三十萬。水運七十。和糴六十。量產之薄厚。而制其數焉。名曰和糴。實科糴也。上三等戶。猶於背用自輸。自請雖少損。猶可支。下二等戶。勢必付之攬納之家。本錢既不可請。姑望責可耳。請下總領所蠲四五等所科之數。而官自收糴。或止增水運以補元數。詔范成大同李蘩疾速相度聞奏。時范公制置四川。李公已被命總餉。尚留漢中也。李公奏謂今九州和糴。以二十四萬石。敷上三等戶。三十六萬石。敷下二等戶。若

官司自糴下戶之所糴者而加之水運則增費二百八十八萬緡此何從出僕臣到官詢究乃議施行頗假數月之期永除五十年之病未知君之信否而概然以是自任矣迨領餉事即上疏略曰六十萬石米若從官糴石增一千多至四千歲約百萬緡第總領所財賦已經宣撫使虞允文覈實歲入有常未易增費臣為陛下畢誠竭慮但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不須朝廷降度僧牒不用宣司樁積錢不動總所歲計自可變科糴為官糴貴賤視時不斷毫忽之價出納視量不取圭撮之贏使軍不乏食民不加賦敢擬其大者十一條以獻一謂自古軍粮必隨地產今利閬興洋與關外四州米麥之產多寡不侔今當隨土之宜以充軍食二請州縣分掌糴本官使欺移用者以三尺從事三請措置糴買官得自舉辟曰五負四請依已出命先收頭子勘合錢五請道判知縣以糴買能否議賞罰六許民戶負粮準納賦役七請聽臣不時委官往州縣盤量八請欲於上戶勸糴令民自量自槩自輸之倉以防多取之弊九請官糴斷可久行遇有調發或未免暫科事已而後敢先事而言十請仍舊以元價和買利路諸州稅斛十一請總領所與宣撫司平牒往來其職事諸司不得與顧專責任以塞浮論詔以六條問公則公戈　共詳度至是孝廟猶未以制蜀公也公奏此臣所總財計制司ㄗ　知又畫一以聞詔問未見比民間和糴有無增價公奏天時有豐凶物價有貴賤隨宜損益難以豫計詔問若增本錢約度幾何歲於何處撥公又奏不可豫計且如閬州以高價糴商米而關外小價科民粮於此商而困彼農行之三四十年不知通變臣令於關外隨宜收糴比未視事已減本錢近十萬緡而糴買通快利閬州米價臣亦隨宜高下使之適中減省亦十餘萬而米商源源不絕每事如此則歲幹百餘萬為甚難詔問不通水運州軍無人販般去處合就甚處糴買如何般運公奏謂如關外四州每歲共糴粮十三萬餘石有水運及商販則價直稍下無運無販則增陸費今二十三倉已糴十八萬石矣皆無般運之勞詔問人戶自量自槩自輸之倉寧無欺弊公奏雖未保無弊與其官自量槩而肆其虐取也詔問以米麥隨宜雜支及令民戶以稅役準納粮米有無未便公奏謂已移文范成大見謂可行時范公惑於浮言謂公奏先上則同共詳度之命無可施行公遍露底裏以告于范久之范亦翕然信服遂名僕命卒無以易公也繼又詔四川和糴且照年例施行不得輕易更改止將其間敝事革去別聽朝廷指揮至是則孝廟之疑猶未釋也公又三請朝廷不能奪詔淳熙四年分糴免一年明年再請又詔

免一年蓋廷臣始為下二等請而公併蠲五等至六十萬石且始言費二百餘萬暨領事究實則費半之故上下疑信久而未決時度支郎中閻公嗣武被命與公計度蜀賦公請併付嗣武審覈嗣武尋亦是公獨謂遣官勸糴及民賦準粮道判知縣以能否展減磨勘是三者未便詔又下公公曰大者已行則小者姑可置惟糴買官請五得三必圖以請上又從之蓋自淳熙三年之秋九月迄五年三月僅一年有半而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疊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詔如初議竟底成績嗚呼其難哉習坎有孚維心亨彖釋之曰維心亨以剛中也以孝廟之聖主於上范公之賢議於下猶以浮言異論始疑終信非公剛實在其中其能行尚而往功乎民既樂與官為市牛車擔負千里不絕會歲大稔父老以為三十年米價不若是之賤梁洋間繪象祠公飲食必祝縉紳大夫士采民謠以獻無慮數百篇而資政殿學士黃公裳所賦漢中行罷糴行二章尤為卓絕四年五月丙午宰執進呈范成大奏關外麥熟倍於常年蓋由去歲罷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耕作上曰免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等奏云去歲止免關外今從李蘩之請盡免蜀口和糴為惠尤廣乃自令卩　少卿及范公召還上首問可保其久行否范曰蘩以身任此事　蘩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其後如鹽如酒及和買布公方欲次第奏蠲以盡除民害會以疾告老而卒詔謂措置和糴能寬民力特與　衣恩澤一人洪惟孝宗皇帝在位二十八年動遵憲法裁抑恩賞上自中宮以及妃嬪戚里宗室內侍潛邸雖親暱當得之恩皆從減損至於遺表恩澤之法雖寺監長貳亦復削去今於公乃無所吝若此其生未及月而公卒及長從父兄習聞公行治又與父兄皆獲交于公之子璪瑀嘗以公罷糴本末俾識篇端未幾又以書來曰先大人之葬既五十年而未之銘雖墓之有銘非古也而舍是無以久其傳子為我書之按狀則仁言善政有不可勝紀而大要則誠求故中剛中故事乃儀其要者而誌之曰公字清叔系出趙郡趙郡始於秦司徒曇曇生璣璣生牧牧相趙國家焉牧之孫曰左車左車之曾孫曰東從穎州東之六世孫就徙江夏東之七世孫碩徙南鄭碩生郃郃生固皆漢三公繇是李氏為蜀望曾大父平大父講贈承事郎父馭以公陞朝贈朝奉郎母金氏贈太宜人承事生二子朝奉為次蚤有志節嘗游秦容大梁浮淮泗江浙道荊楚所交皆一時名流晚益貧公未冠以詞賦再舉于鄉尋以春秋首選擢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邛州安仁縣主簿石泉軍

教授用爲者改左宣教郎丁母憂服除知眉山縣簽書隆州軍事判官轉運司檄兼權通判彭州制置司檄兼權綿州及漢州事會通判闕又攝事改權通判邛州權發遣永康軍利州成都府路提點刑獄差充四川類省試院考試官權本路轉運司事權主管四川茶馬知興元府主管利州東路安撫司公事除倉部員外郎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粮陞郎中除太府少卿遷卿未受命致其仕積官至朝奉大夫以長子璟陞朝贈朝請大夫以仲子瑀累贈至通議大夫始仕要仁會朝廷行經界法命郎充使蜀公受檄行視諸邑區劃平允人已覩公器識石泉學校不葺公白郡廣贍養之田請于朝增爲送之目眉山號不易治曰此不可以力操也其爲科條能使百姓知孝悌忠信故自愛重而耻犯法州米虛額而取之斛斛無從出州以常賦逆期告于制置司皆毋敢自白公力陳虛額之弊帥府是之不復詰又嘗奏記制置使汪公應辰其畧曰今劒北諸州千里蕭然久而不恤必爲盜賊往年有納粟度僧與夫田契等錢詔別貯于餉所不下數千萬今捐其什二三凡調夫之地皆除稅一年數州之民庶其少瘳乎四路故輸絹于利沔大安諸郡凡貴六千而關外諸軍得絹僅當半直公白制置使盡令民各輸正色告之　而過五千而給軍亦如之軍民必謂兩使時頭子勸合錢皆增　于諸司大畧謂頭子錢昔者貫取五錢其後累贈至四十三近又創增十三勸合錢昔者一鈔及石貫匹兩取三十錢近又貫取二十今以萬緡爲率分爲千鈔頭子加百三十緡勸合加二百緡西蜀之廣一歲之中錢之出入不知其幾也以萬緡計之每一出入輒取三百三十緡四川錢物共以五千萬緡計則是二者當得百六十五萬矣朝廷勤卹民隱下有司除去虛額以三百萬緡對減除放詔令數下丁寧懇惻二年于茲有司商確僅有成議夫以三百萬緡分爲數年對減虛額是每年所放不滿百萬其艱澀如是議者乃復設術陰取元年添頭子二年添勸合一歲之中比所減虛額之數不知幾倍而人莫之悟爲此說者盜臣之不如也公不惟職思其憂蓋以斯民休戚自任於此數事亦可畧見攝通判彭州攝閱月償宿逋五萬緡有奇彭之民既輸米于州石五千又移輸威茂州石不下十二三千乾道二年總餉者俾又移四千九百餘石以餉綿州之屯石亦十千公言之制置使謂彭民安能勝此三伇繇是期會稍寬暨公總蜀賦乃爲奏請蠲左綿之輸公在綿會歲侵請于諸司檢放振卹諸司不能奪聽免四五等戶而期會滋甚公謂常平免伇令義倉斂專充賑給不得他用遇災傷給散行訖聞奏公乃如令

減價出糶以價錢貸下戶仍代輸秋稅庶勿誤贍軍具奏且行又聽民以茅秸易米備衛溢諸衣親衣食之所活十萬人時總領所猶取糴於綿公力陳不可又爲畫補糴之策餉使行之米價順平議者始以好名譏之逮明年歲在戊子邛蜀彭漢及成都閒盜賊蠭起而綿獨按堵然後知公之見遠矣邛亂未弭宣撫司令詰盜故公謂始於諸縣租稅趣辦大額初以八十萬緡爲額其後至起九十七八萬故民窮盜起不謀同時議者不過發廩勸分然義倉二萬餘石爲軍儲之外僅六千餘戶六縣之口二十萬計其何以給之况民產業薄雖勸分貸種所出無幾此必上司於糴本實額內除十四五萬以免借稅之害於析估實額內除六七萬以免那錢之害則百姓樂生雖驅之不爲盜又論邛之患三一曰州所欠總領所十萬緡屢新以償舊其患無窮二曰豫借民稅多至十萬三曰今歲終尚負十餘萬則八十萬之額且不能趣此非假以數萬而責其後償不可也凡皆利病之至切者邛之蒲江鹽井歲欠百三十餘萬往者都轉運司榷之以制供帥課有定入民不知也自郡守增歲課歸井于州以資少府私用而民始病公併請于宣撫司更法平賈亦省刑息盜之一端也厥後公總蜀賦逮官鬻其事日輸不過六　六十斤價十有四千凡賦鹽十萬八千餘斤爲緡錢七萬五千　興隆閒無異總所自榷州不與焉公之勇於爲善類此永康之民出入蠶崖關者有征公爲之弛禁三百萬錢而小家負課者又蠲萬八千緡有奇兩縣力役之征北寄近郡爲夥公又斥郡帑之餘爲代民輸凡五萬緡會威州蕃部寇邊公遣戍增餉凡半載而民不知役制置晁公上其勞詔遷左承議郎宣撫使叅政王公上其最詔又遷左朝散郎乾道末歲凶民飢公以刑獄使者領常平先事發廩又下令蠲主客戶稅租各十之三所活至百七十萬人况黎青羌吐蕃首領奴兒結等鈔邊數百里創殘公麾九折坂戶諭而人撫之貸米粟千五百石有奇耕牛犂鋤之屬萬四千有奇丞相葉公異嘗欲以榷酤罰之民公謂請毋以他以成都言之日罰酒二千緡歲七十餘萬計三年抵產必二百十萬其誰能辦此囊歲聽民請買一道之廣俾有縣鎮六十餘所悉令而縣此蕩產亡身者十五六此與東南酒坊不可槩論也萬戶酒之說則習俗各異如成都十縣歲爲酒息八十三萬緡若數在民間其爲害甚於官榷也職者韙之公攝茶馬司日詔吳挺提舉買馬且俾歲市七百匹公奏使歲七百而止須乎先後冗有妨茶馬司歲額况旁緣增多不止是耶請爲嘗認挺所買之數發往興州奏三上不報又條奏七害大畧謂乾

道三年以前吳玠以買馬奪御前三衙歲額故提舉茶馬官續觱張德遠皆以罪罷虞允文為之禁止而後軍實僅足今而命提其弊使見況兩司牧買馬直必增外驕兎矣內耗國用又諸軍青草錢乃馬軍資以自贍十年間託買馬以拘收而實奪之雖有旨給還久未施行也三邊各有大屯而興州一軍獨聽買馬使皆援此為詞從之與抑拒之與諸軍必並緣私販宣撫司必禁止此必開二司之隙況璘護送蠻馬蓄峇以防抄掠今提乃抽索吏人須知此必各有行移互相牽制臣反覆思惟無一而可是時吳氏雖兵尋世公亦欲假是分提之權非但為馬致請也漢中大軍公叅夜孜孜凡以請禱矜恤者靡微不盡是時關外九州和糴與元為多又以馬運所縣蕩林不貲公嘗匹馬行阡陌間家訪民病有媼進而言曰民所以飢和糴之病也泣數行下公益加感歎乃奏夏料宣司糧皆糴而秋料宣司糧大軍糧以火傷關總領所式救兒式傳糴糴既不及民大悅公於是已有意於九州罷糴之請矣綿州之屯歲於彭漢綿石泉省計截糴二萬餘石而彭之勞費倍之且綿之來價石五千而遠輸者反不下十餘千公請差官就綿糴買以寬民力范公成大嘗奏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關外四州忠勇軍皆興兵名蓋陝西弓箭手法非調發不得差使今興元府都統司欲以烽利州東路安撫司欲以義士把關非法也乞徹陝西舊制脩成專法詔從其請公奏謂成西和皆要邊而文州諸羌反側未定今既難以為合禁軍差替鄉兵都統司又不肯差屯駐軍令守關看烽義士忠勇軍又縱近肯如此則拘違法之微文成撤備之大禍又關外忠勇軍并弓箭手等給地免稅之人與興洋義士不同始因宣撫使張俊吳玠等措置馬步軍二千餘人已經數十年軍額見存如一家三丁一丁為軍二丁為農武耕武戰各不相妨諸軍自備甲馬各有部曲並如正軍自乾道以後宣撫司始令依義士專法然猶在砦屯駐在州教閱武一月一替武半月一替未至全年放散今制置司僅於農隙教閱五十日矣五十年訓練之卒而一朝縱之經年不教則事藝退墮與義士無異此臣之所甚惜也以臣愚見興洋等州義士并金州保勝軍未嘗差使自當依制置司所引專法施行而四州忠勇軍弓箭手及興利義士大州忠勝軍守關看烽番上教閱請仍依久例惟中嚴私役之禁可耳公之不為苟同又類此而於吳氏之專橫尤切切致意焉先是公宰眉山且較都轉運司進士困策問極言久假兵柄之患忌者武持以示挺挺蓄憤久矣至是濫恣暨公領餉事挺繆奏謂軍食陳腐龍麩米糠黑孝廟內批

凡再賜公公奏此土實不同也乃各緘樣進呈上大悅曰李蘩曉了如此於是挺之妄窮矣未三十年而曦以蜀叛士益服公之先見公講學臨政皆採源尋流取法前古讀書有春秋至當集春秋機關春秋集解又林撫群書自春秋迄戰國時事比年月而紀之曰戰國新書又有通鑑漢唐詳節漢唐事類三國捷徑南北精華其為文則有驪壇武備有忘筌集有薤露碎珠有韓退之書甚式有經語提要其臨政有理財要術荒政錄條示說舜集經總條畫臺備錄西憲雜記推收集山南雜記陟闢備錄總所財賦源流總司雜記奏免和糴錄自經史子集無不覃思研精貫抄夜誦自號桃溪先生大曰桃溪集一百卷今藏于家公歷仕三十年所交皆當世名人傑士而平生受知如葉公某汪公應辰晁公公遡公武王公炎王公之望查公籥宋公似孫范公仲愷薦進人材如宋公若水楊公大全李公舜臣楊公甲韓公炳黄公裳范公蓀馬公覺呂公商隱張公子震王公咨賁公士戣其後各有以自見于時頻省試主文所得進士如賁公士寅安公丙劉公甲陳公咸李公興宗游公仲鴻自餘不可悉數公事母太宜人以孝謹稱毋得風痺之疾扶侍者楸侵膚公以身嘗之而志其苦至於兄弟患難相救有無相通餘見江西刑獄使者之望臨一時講論賡酬弟兄自為知己公娶人以仲子陞朝贈碩人四子重祖文老皆早卒球用薦者改宣教郎以通直郎致仕璐朝奉大夫知潼州女一人適朝散大夫前知成州羅仲甲孫男四人寬民承直郎簽書資州判官澤民將仕郎安民覺民孫女七人外孫男女五人年六十有一卒於淳熙四年閏六月壬辰葬以六年二月甲子墓在晉原縣鵠鳴鄉思恩里甲山之原銘曰天生斯民后王所司小大相維是保是師是心之存則善推其所為民我知覺民誰溺飢斯酒弗存秦越瘠肥合是非之公權利害之私匪盡於浮議則沮於不見知烈烈李公惟義是比之死靡移上孚君心內格衆允外銷群疑嗚呼誠可以動天地貫金石判一衆而同體者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四濟

禮（文三）

歐陽守道異齋集禮論　論曰。道無所倚。有所踐。有所倚。則天下異之精。無所踐。則天下異之居。異之精。道之漬也。異之居。道之棄也。聖人以道而寄於經。以悟於後。乃至於漬與棄。漬則道不神。棄則道不行。道不神且不行。則經也者。無乃虛其所以寄。而枉其所以悟哉。夫作經首於易。而後道不漬。繼易以禮。而後道不棄。聖人之慮微矣。蓋天人之理。性命之源。仁義道德。吉凶悔吝。紛然畫於卦而形於象。卦之中又有卦。而象之外有象焉。此所以為無所倚也。無所倚則無所窮。無所窮者。雖天下之人各入其入。隨至其至也。是以天下仰其神而稽焉。雖然。道則神矣。不漬矣。天下於焉而稽之矣。然天下之人。聖不數也。賢亦不數也。而愚不肖則不殊也。聖人之經。為聖賢而作也。不為愚不肖而作也。則有易已多矣否也。則以不殊之愚不肖。而舉責之以不數之聖賢。是却天下之進於聖賢。而堅天下之心使安於愚不肖也。是故聖人本之以不倚而進之以可踐。禮也者。所以示天下之可踐也。圓不以規。方不以矩。運斤而成風。作匠石可也。欲舉天下之工而皆匠石也。皆不規不矩也。則天下之工。有棄其斤斧而去耳。何則。無所可踐也。易者聖人成風之斤也。禮者聖人規矩之器也。匠石不以匠石而廢規矩。故無匠石而有匠石。聖人不以聖人而廢禮法。故無聖人而有聖人。蓋道所可踐而後天下有所可居。易之言曰。神無方也。易無體也。彼且無方。則不可以方求。彼且無體。則不可以體見。不可以方求。則執其方者出乎方者也。不可以體見。則得其體者遺乎體者也。欲天下之人。皆出乎方執其方。遺乎體得其體。嗚呼。難哉。是故有禮焉。如是而君臣父子。如是而冠昏喪祭。如是而交際辭受。如是而出處進退。嚴乎洒掃之末。以達乎精義入神。動容周旋之頃。而禮皆至焉。其義槩然。然無所不可知。而其地晝然有所必可踐。愚不肖者孰不可以勉而踐。踐而居哉。有可踐。則天下得以不置其足於道之外。有可居。則天下得以置其身於道之內。使天下之人置其身於道之內。而不置其足於道之外。相敬相愛。相安相養。以至于今。禮之教也。而老子曰。夫道德仁義而後禮。又曰。禮者忠信之薄。嗟乎。去禮以求忠信。是去裘而求燠者之智也。且禮亡。則道德仁義其猶有存歟。嘗觀老子之徒有問于晦者。為行避影而後進。而晦未輕舍也。已則一日不可無師弟子之禮。而天下獨可一日無君臣父子之禮邪。人有一朝三飯於富而教其鄉以脩欽之方者。此可信也哉。晦是已。禮論。

鄒宮教集禮論　人生不能無羣。羣不能無爭。人之初。倥侗顓蒙而無知。越焉物使而識生。情動而本違。雪霜風雨雷電萃其外。於是知架巢空穴。搆草木。取皮革。飢渴牝牡之欲攻其內。於是知噬禽獸。咀果實。是故有得失之殊塗。有好惡之異尚。有有餘不足之異致。其有不得所欲。則攀奪隨之。交焉而爭。鬭焉而鬭。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然後有一人焉。出而治之。謂天下之民之爭。求以止之。必有痛之斯畏焉。於是加之鞭朴以笞撻其肌膚。施之刀鋸以殘割其形體。而名之曰刑。然其爭又有大焉者。力大者持勢。強者執。使眾者奮。嘯吁踊躍。草野塗血。則向之痛之者不足恃也。必有甚之斯服焉。於是為之師旅什伍之法。為之旌旗鉦鼓之用。為之干戈介胄弧矢矛戟之械。為之熊羆貔貅貙虎之威。而名之曰兵。息爭之小以刑。息爭之大以兵。然人之爭心無時可已也。人之爭心無時而可已。聖人作曰。吾有兵與刑。營營乎日為救人之事可乎。不可也。故有徽術焉。就其起居動作之間。創為之法。委曲而節文。名之曰禮。人有貴賤。不知貴賤之等。聖人則設為朝聘位序之嚴。車服采色之別。使之有等而不敢相越。人有長幼。不知長幼之序。聖人則立為射鄉飲食之節。揖相紹介之儀。使之有序而不敢以相亂。人有男女。不知男女之別。聖人則嚴之以媒妁之詞。重之以幣帛之贄。使之有別而不敢以相狎。禮之制行於天下。天下之人乃始日循循然來騁於名分之內。常有所礙而不得肆其欲。故其於息爭也。有甚於兵刑之臨之焉。周之衆二百餘年。諸侯迭覇。非不盛且大。然睥睨周鼎。縮手不敢取。方且歃血會盟以尊周室。周非有兵與刑以制之也。禮存焉也。嗚呼。聖人息爭之道。至於禮而極矣。或曰。禮本於太一。謂出於兵刑之後何也。曰。太乙禮之本也。從而表飾之使著於世。聖人也。易之有需。需。飲食之道。爭所由起也。故以訟。訟而不能止。故以師。師之與訟。能比而畜之。不能有所辨。故辨上下定民志。終歸於履而後已。此聖人意也。刑兵與禮之序也。

曾丰撙齋集禮論　曰。道。譬則人也。人之生也。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噓吸。有氣斯有色。有色斯有慘舒。有形而無氣者。偶人也。彼誠偶人。則噓吸已不能矣。而況夫慘舒。今也有人似偶而非偶。兀然坐於深山。不飲不食。無慘無舒。其即之也。與不即之也。皆自若也。則是浮屠氏之定也。噫。夫舒慘之不可絕固也。借曰可。祗亦自私之計。非大通之道也。天地之氣。非浮屠氏無

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萬物何資焉。天地之氣噓萬物資始。吸萬物資終。終始則有所資矣。而其噓吸之盡。而見諸外者。東南則爲青爲赤。西北則爲白爲黑。離乎黑入乎青。則爲舒。離乎赤入乎白。則爲慘。此何爲者也。曰天地之氣非能爲色也。而不能不爲色也。天地不能絶舒慘色。浮屠氏獨能天地之所不能也歟。聖人之道。天地之氣也。易也。書也。詩也。春秋也。則氣之噓吸也。噓吸之氣運諸冥冥。冥冥之中。則固有無色之色存焉。而人莫之見也。夫人之情。信於其所見。疑於其所不見。天下或曰聖人欺惑我也。或曰誰謂聖人然。二者爭而不已。則併舉其不爭者求觀於吾道而質其疑以决其爭。而吾道未無可覩者。以擬。則四經之作。幾何不與兀然坐於深山者類耶。則天下皆曰聖人熒惑我也。吾之作經將以信天下。而天下皆以爲熒惑我。聖人之心則不安於是有禮焉。聖人之作禮也。曰非我也。禮起於夫婦。夫婦起於天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其爲禮之本歟。天地之噓吸爲陰陽。上降下騰。陰陽之感也。吾道之噓吸爲仁義。易書詩春秋禮仁義之感也。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則是仁義之感之謂也。相感之中。既有無體之禮存焉。則亦足矣。而又必也。待經則無乃贅乎。曰天地能以其相感者主萬物。而不能以其相感者覩萬物。於是以其運諸冥冥者盡

而爲青爲赤爲白爲黑者。以信萬物之目。聖人之作經。則亦猶天地之自然而已矣。安待作事其感者。而不事其覩者。然則禮也者其道之覩也歟。天地之所以覩萬物者有慘舒。吾道之所以覩萬物者有損益。損益之變慘舒之爲也。慘舒之變。噓吸之盡也。君子曰禮損益而已矣。益之爲三皇。益之又益爲五帝。則是天地之噓者盡之爲舒者也。損之爲三王。損之又損爲五霸。則是天地之吸者。盡而爲慘者也。舒之初爲未純。慘之未爲已甚。堯揖舜而前曰。咨予爾天下。舜拜而辭曰。朕德弗嗣。爲之於舜也亦然。而商之於夏。周之於商也。不然。嗟夫堯舜禹舉天下後世以揖與拜。而商之於夏也尚然。今也商既自去其所以舉之者而舉之。以其非所以舉之者。則周之於商也。無怍也。孔子不曰夏因於虞禮所損益可知也。而曰商周因於夏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則是舒慘之别也。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則是又一慘一舒之迭相往來而無窮也。吁亦微哉。商因於夏禮。孔子不忍言也。周因於商禮。孔子尤不忍言也。其或繼周者則又有大不忍言者。不忍言而言斯其所以若是微歟。斷曰陰陽之氣噓吸於四時而舒慘之色與之相始終。仁義之氣噓吸於四經。然則禮也者蓋與四經相始終歟。華鎮雲溪居士集論禮

六經雖非完書。僅存者尚或過半。惟禮樂之篇。靡有孑遺。然考求餘經。稽合傳記典制之名數。述作之微意。雖其書不傳。可得而言已。試粗論之。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徵成也。言而無成則疑。疑者聖人之所闕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當是時。杞宋二邦典刑與老成人皆喪矣。故無得而成焉。至周則不然。有司所傳遺至之事舊法未失。鄒魯之士搢紳先生能言其意。故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其不賢者識其小者。禮法之來尚矣。始於伏羲。而成於堯。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夏后氏之王天下也。尚之以忠。忠者誠也。猶未離內也。商人繼之。尚之以質。質樸也。則既有形矣。然而未備也。周公承二代之後。述文武之事。或損或益。兼修其法而尚之以文。故禮經三百。威儀三千。事爲之制。物爲之容。制致其詳。容致其美。故朱干玉戚。黄流圭瓚以爲器。而後世不可以加焉。禮者文也。文則聖人之所取也。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是言之。經之所書。蓋周禮也。周官大宗伯之職。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謂之五禮。五禮修則庶事備矣。故其名數之大者。止於此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唐虞之時。

其制已定矣。非特至於成周而後爲然也。天下事物殆無外於此。夫國事之大惟祀與戎。人倫之重始於冠昏。慎終者德之厚。禮賓者政之備。聖人有吉禮以事天地。而社稷宗廟。山林川澤百物咸秩。有凶禮以哀死亡。而凶札禍烖圍敗寇亂。則加之以荒弔禬恤之意。有賓禮以親邦國。而春夏秋冬。則異之以朝覲會同之文。有軍禮以同邦國。而封均田役。則文之以簡恤任合之節。有嘉禮以成男女。而宗族兄弟故舊朋友四方之賓客。列國之諸侯。則親之以飲食賓射饗燕脤膰賀慶之恩。若然者。閨門之內。鄉黨之間。朝廷之上。邦國之遠。鬼神之幽。民物之微。師田行役出處禮儀。莫不有禮。而天下之事物舉矣。後世雖有述作。何以加於此哉。此聖人之所以爲貴也。嗚呼。道民者不可一日而無禮。然而禮之籍不傳也久矣。爲之柰何。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君子本孝弟以爲仁義。而因事之宜以制節。因物之質而文之。節文備而明聖之事盡矣。危頹王府禮樂本於至誠。兄上先王之爲天下。禮行而天下無遺俗。樂作而萬物無邪心。無遺俗。故恭遜孝弟行於匹夫匹婦之愚。無邪心。故蕃阜和樂至於昆蟲草木之細。至於如此。而後天下大治。純被而無有可間矣。先王之爲是禮樂者。豈與後世異哉。其存于刑名。見大度

數者典之有司者之文字。雖歷千百年可考也。舜之大韶。周之象猶能奏也。三代之車服。宿儒老師猶能說也。後世之君。曷嘗不舉先王之禮樂以施之宗廟朝廷哉。然而先王用之能治。寓意於跡。跡修而意行。亦教於物。物陳而教達。後世之君。能用之而不能化。能舉之而不能治。迹修矣而人不化其意。物陳矣而下不諭其教。是何說也。誠與不誠異也。先王之為禮樂。豈以為備故事修文物而已哉。其心之於禮樂既以誠之矣。操至誠無間之心於內。則其動於外也。心之所存。必能發之於器。器之所示。必能致之於物。故人望其齊肅之容而無慢心。聞其和豫雅正之音而無邪氣。夫豈特容與聲之所能為哉。其誠之所動。物雖欲不感。不可得也。故物之誠誠不能逃也。主誠於此。物遺而不化者。非物之罪也。是其中必有不足者矣。宗廟之間。不恭而肅。墟墓之間。不哭而哀。堯舜之政。不令而從。以夫在此者不欺故也。後世之為禮樂。既以判然為兩矣。舉是物曰此為禮也。奏是音曰此為樂也。心之所存不在器。器之所作非其誠。故禮樂之動也。如偶人焉。有其形而無其神。如象龍焉。有其似而無其感。內無至誠無間之心。而特備禮樂之聲容。何以異操偶人象龍以求人之畏之也。故三代之亡。歷數千百年。而禮樂之效卒不如先王之時者。豈其刑名度數不足之罪哉。所以行之者。其誠與昔之人異矣。而衆世之士。方且區區綴緝先王之遺文。補全經師之故說。掩卷長息而傷禮樂之不明。嗚呼。是亦惑矣。心誠恭歟。酌水而獻之。見者不敢慢矣。先王之禮。其在後世者未少也。心誠正歟。操弦而鼓之。聽者肅然矣。先王之樂。其在後世尚多也。故不取之心而求之物。欲望禮樂如先王之時。何可得哉。（至誠爲上）漢之威儀足以起人之思。（唐子西）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五八九。其文采法度略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即喜。不見即悲。中更王氏之亂。廢棄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民始見司隸僚屬。懽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為。非有周公之學術智識也。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反其故鄉。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之。吾知其民不復注矣。何者。漢之為漢。十世於此矣。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得以養

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為一王之法。而不慕前朝異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係其心。自非不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矣。（唐書論）裴守真狥君意以為禮。（兄丘）先王之禮。不明於世。自以廢壞。遂至滅亡者。其初未始不自於諛夫盜儒苟欲媚世主之私。而不務行先王之意。而偷從今世之便也。先王以至誠仁義之心。誠意禮樂之隆。齊明盛服。如臨師保父母之嚴。一有不中。凶咎從之。而後世之汙君。習於安樂驕傲者。廢而為之。其欲舍而從我也。固已不勝其急。而諛夫盜儒又從而為之解說。牽引曲取。既使之便其私意。而又曰自義理之所安。嗚呼。先王之禮。何從而興乎。秦併六國。典禮盡滅。高祖撥天下之亂。庶幾其有興矣。而叔孫通阿其意。不能尊其所聞而行之。乃為是苟且滅裂之具。而漢禮終以不明。則起於叔孫通之狥其君。余請裴守真傳。守真善容與。為太常博士。當時謂才稱官。至論射牲禮曰。古者天子自射牲。漢遣侍中令天子奠玉酌獻而已可也。古今異宜。不必射牲。破陣慶善一舞入天子為起。守真言古無天子立觀舞者。請從古。夫射牲古也。古也勞而今也佚。則從令。立觀舞。令也。勞而古也。佚則從古。守真非能法古。特從其佚。使人主便之而已。夫先王之禮。惟恐其好使而無制者。而後為是曲折制度之嚴也。使有司之禮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嗚呼。自秦漢以來。天子之車服。金珠翠羽。婦人之服。奇文巧畫。房闥之玩。仙靈鬼怪可駭之物。雕章織蟲戎狄之用。皆有之矣。推其禍本亂原。未有不起於好使安者為之也。（吳子真論）聖人制人倫之禮。（來成）聖人之始制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執事。此足以為君臣矣。聖人懼其相易而至於相陵也。於是為之車服采章以別之。朝覲位著以嚴之。名非不相聞也。而見必以贄。心非不相信也。而出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屨以為安。飲食以為養。此足以為父子矣。聖人懼其相褻而至於相怨也。於是制為朝夕問省之禮。左右佩服之飾。族居之為歡。而異宮以為別。合食之為樂。而異膳以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褻也。生以居於室。死以葬於野。此足以為夫婦矣。聖人懼其相狎而至於相離也。於是先之以幣帛。重之以媒妁。不告於廟。而終身以為妾。晝居於內。而君子問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為黨。急難以相救。此足以為朋友矣。聖人懼其相瀆而至於相侮也。於是戒其羣居嬉游之樂。而嚴其射饗飲食之節。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擯

相之詔禮。曰非不能言也。而待紹介之傳命。此所以久而不相瀆也。天下之禍。莫大於苟可以為而止。則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婦之相離。朋友之相侮。久矣。聖人憂焉。是故多為之飾。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聖人所以長有天下而後世之謂迂闊也。物不可以苟合。論禮者強人而實不可易。（未攷）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併觀之於其末。則以為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為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遜退抑以為禮。用器之為使。而祭器之為貴。褻衣之為使。而衮冕之為貴。衰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為強人而觀之於末者之過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是。則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中庸論中）聖人以禮防民（未攷）昔者

生民之初。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為器用。使民樂其使利。役御其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為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黼黻文章。其食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為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遜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秦皇論）秦棄禮而趨利。（東坡）秦有天下。始皇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為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耻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而以禮者為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不為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

歟。（同上）禮不以貧而廢（未攷）婚免靴帶。可以行禮。掃地而祭。可以事天。禮之不備。非貧之罪也。（耿延士廷試策）禮各以時而變。（賴以方）昔商因夏禮。周因商禮。皆有損益。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可知者亦猶商因於夏。周因於商也。時異事變。不可盡知。雖有聖人繼周。亦必損益。是以先代之樂。後代有不相沿。前王之禮。後王有不相襲。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則十二年。豈可謂唐虞非乎。蓋周不能行也。先帝朝獻景靈宮十一殿。一日而徧。陛下一歲乃徧。以因時制宜欲可行也。（上哲宗元祐七年呂淨德先生集）聖王務行禮論　聖賢之所謂治道者。蓋有本末先後之異而已。本在於此。末在於彼。先者自治。而後者治人故也。擇其在我者而先之。略其在彼者而後焉。則人將以我為君子而從之矣。春秋之世。諸侯事威彊者凌轢。衆者暴寡。不仁以取勝於仁。不義而求先於義。舉天下之廣而紛紛於目前也。責其本末先後之論。而能自治者。蓋亦鮮矣。幸而有賢人君子以我為之先。而以人為之後。啓導其君。而使之為君子者。亦可貴矣。楚之敝晉也久矣。韓起叔向聘之。楚子欲耻二人者。而求為得志焉。故遠啓彊諫之曰。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夫朝聘有享。會有璋。燕有好貨。飧有陪鼎。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皆所以行禮也。楚子於

是語其言之。是為之加禮於二子者。而晉楚之好因以隆睦。嗚呼。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以啓彊之一言而救楚子之失。款二國之好。利亦博矣。不然則晉楚之干戈。日尋於郊內。而莫之休息。此遠彊之賢。能使其君之為君子而可貴也。啟又從而廣之。以續丘明之意焉。夫中國之與夷狄。此貴而彼賤也。世之所謂禮義者。出於此不出於彼也。齊為周之大國。禮義之出也。而曹伯來朝於魯。則惡而討之。故春秋書以示貶。而當時之君子亦譏其無禮。寔夫齊中國也。一失而經貶其非。楚夷狄也。一得而傳述其是。皆遠彊有以導之矣。由是而言。則春秋之法。有褒進夷狄而同於中國之例。說者又以七等進退之文。推廣其義者。皆不為妄也。夫為天下國家而不先自治。求以治人者。未之信矣。以遠彊之事鑒之可槩。（西臺先生集）禮樂論　治一鄉必有治一鄉之具。治一國必有治一國之具。治天下必有治天下之具。具者。非若簠簋俎豆尊彝鼎鼐可陳於前也。由是而治者謂之具。聽斷獄訟。簿書期會。所以治一鄉也。守法令。拊循其民。以承事天子。所以治一國也。明制度。不得相逾越。貧富貴賤各安其分而易足。所以治天下也。以大治小。則小有所不能容。故孔子之武城。聞絃歌之音而笑。以小治大。則大有所不能治。故孟子不學諸侯之禮而言其略。三代而下。不

知治天之有小大。以薄書法令治鄉國之具而治天下。是以天下而終不大治。昔孝文之時。賈誼謂大臣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為可太息。孝宣時。王吉亦言公卿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而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夫不畏死亡。而孝文孝宣卒莫能用。所以然者。治大者其効緩而遠。治小者其効速而近。人君有治天下之心而求近効。以語禮俗制度禁防之事。則指以為迂闊。而見薄書法令聽斷獄訟。則以為治天下如是而足。雖有唐太宗之賢與房魏論周禮語未卒。而有畫虎之疑。又況不及太宗者。則天下之不大治。兄皆以小治大。而無其具故爾。今國家傳序相習。百有餘年。方內無事。幾於致平。殆非漢唐之比。而禮俗制度禁防之不立。民甚於漢唐。田宅奴婢車馬服用。淫侈之所自為。而莫有限禁。漢唐之小康不思三代之大治。蓋非以上下相安。風俗已成。而難於驚動邪。是亦未知講爾。昔楚王患其國之庳車。欲下令使高之。孫叔敖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請教里人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不能數下。則車自高矣。從之半歲。而楚國無庳車。蓋國家立事好為法令。而以深罰重賞隨之。法令既繁。而罰深賞重。無以措其手足。是以民驚動而事不立。今如倣庳車之意。定為田宅奴婢車馬服用之等級。在上者躬化以行之。簡其法令。平其賞罰。有不從者。第禁勿使仕官。庶人則重租賦以困辱之。久以歲月。無求近効。則三代治天下之具。將復立於今日。度越漢唐而誦聲興。然則禁勿使仕官。重租賦以困辱。而終不為深罰重賞者。亦今日治天下之梱耳。何患乎驚動。元方德麟集禮論

古之為禮者使而安。後之為禮者拘以儆此。古今所以相反。而不求其本者之過者也。夫人之情。未有不喜使而厭拘者。強之以所厭。而不知其可喜。不徒聽之者以為迂。而言之者久亦自厭之矣。聖人為禮。固若是耶。禮以誠敬為本者也。弁冕圭璧之制。宮室車旗之度。與夫登降俯仰之容。無非節文其等威。以表其誠敬之實。故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而林放問禮之本。則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非所謂無體之禮歟。無體之禮。則誠敬是也。故可以損益者禮之文。不得而損益者誠敬之實。本之以誠敬之實而損益其文。以適時之宜。使凡為人臣者皆得以盡敬於其君焉。子若弟者皆得以盡敬於其長。其賢者。固將樂之。不肖者。亦習見其分限之嚴。而不敢肆。故雖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飢而不食。與夫寒不敢襲。癢不敢搔。洞洞屬屬焉。其拘也亦使之矣。不然。則俎豆誠陳。擯相誠設。終日揖遜。方秩秩可觀。而其心已不勝厭苦而欲罷矣。是皆不知其本者誤之也。欲復古人之禮者。其亦先主夫誠敬之本乎。胡祇遹紫山集禮論

聖人之制禮。適貴賤之情。而嚴上下之分。故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弊不以苴履。尊卑之分定故也。君臣之視天王。卑高分嚴。如地之於天。然而篡弒之由。古亦有之。何自而來哉。聖人作易於坤之初六。謹為之戒曰。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又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其所由來者漸矣。賈誼經學修明。見漢法不敬大臣。曰天子之尊如堂。大臣如陛。眾庶如地。今也大臣下獄。賤隸得以搏執而訾辱。然則堂不無陛乎。今之大臣有罪。則杖辱於市。小人興訊詆訕。揶揄詬罵。無所不至。漢之大臣。天子得以罪之。賈誼猶為今之大臣。細民得以罪之。此風一長。有識者甚為寒心。近歲以來。奴訐主。妻告夫。子弟訟父兄。編民犯執。詬辱官吏。與臺皁隸誹訐大臣。山險姦邪。百無忌憚。遂其所為。陵轢正人。白晝廄庭之上。譏言察語。肆口而出。聖聽天聽。豈不知其為惡。然而惡聞不禁者。上欲發欺蔽姦邪。通冤滯。抑豪橫也。故特借此人之口。來端直之言耳。殊不察自卽位以來。所聞之言無大利害。適足以為口舌者進身之階。虛大待大臣之體。瀆上下之分。朝廷之上。無禮無威。閭里之間。彝倫攸斁。無知之氓習見官府之不足畏。一旦饑饉。山荒狐鼠嘯聚。郡縣之權。若之何而制之。今之為大臣者。不以為憂。反以私門參養山人。使之通相訐創。何其愚也。必欲通上下之情。主一二直節敢言之臣。如古之納言者。何求而不得。何必以嘵嘵之小人。漬日月之光明哉。宋黃裳演山集雜說

天子祀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祼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奪尊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王官也。令百牲皆具樂矣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蕃。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循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而使非僻之心。邪氣安適以蹈其會。則無所不至矣。而況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施有猿聽有觸。言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焉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顧其體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退揖。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子事物之意在其中焉。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婚田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貴

大馭馬。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顧車之行而聞肆夏之聲。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於門外。王之言動。進退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所御。與有力哉。　其度數嚴而道。不違天下之情。以禮之有樂也。其聲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樂之有禮也。性理羣書註順禮序（此篇論禮者。人倫風教之自始。有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存。無禮則家國天下與之俱亡。其關係豈不重哉。）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巡遜卻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有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有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夫弊也。忠義之薄。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經典。三代禮文大壞。漢興。求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之手。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衢。珠珍器帛。隨其所取。如遊阿房之宮。千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胡銓澹菴集講筵禮序　臣聞君以禮為重。禮以分為重。分以名為重。名以器為重。古之有天下者。不患分不定。不患名不正。不患器不守。而常患不能隆禮而已矣。苟能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得其當。而天下可運於掌。苟不隆禮。則分也。名也。器也。皆失其當。而天下亂矣。何謂禮。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擾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

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姻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耀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乃能協于天地之經緯。是以長久。故趙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晏子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不亦君以禮為重乎。何謂分。君臣上下。君子小人。中國夷狄。是也。南蒯枚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子服惠伯謂上美為元。下美則裳。言上下之不可亂。趙簡子問史墨季氏出君之罪。史墨對以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言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大亂之道也。司馬光說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程頤易傳說坤六五臣居君位之象。此皆嚴君臣上下之分也。在易一陽之長雖甚微。而聖人喜之。故一君子用而天下皆相賀。一陰之生雖甚微。而聖人畏之。故一小人用而天下皆相弔。此皆嚴君子小人之分也。易以自我致戎為戒。而以三年克鬼方為德。言夷狄當外而不內。賈誼以中國為首夷狄為足。而以首反居下。足顧居上。為亂亡之基。此皆嚴中國夷狄之分也。是不亦禮以分為重乎。何謂名。爵號是也。名近虛。於教為重。利近實。於教為輕。則名所以衛教也。名位不愆。為民所信。則名所以出信也。名以衛教。則教非名不立。名以信出。則信非名不行。是不亦分以名為重乎。何謂器。車服是也。器以藏禮。則器者禮之所寓。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則器者君子之所乘。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趙簡子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而莫之或罪也。史墨曰。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是不亦名以器為重乎。謹按禮經篇目。凡四十有九。大抵不出此三者而已。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少牢。天子殺則弊大綏。諸侯殺則弊小綏。天子之田象日月。諸侯法雷。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大夫之田視伯子男之類。此君臣上下之分也。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之類。此君子小人之分也。如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此中國夷狄之分也。如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之類。此名之別也。如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之類。此器之別

也。名也。分也。器也。禮之大體也。臣故曰。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仰惟陛下欽明文思濬哲文明同于堯舜固非諛聞淺學所能窺測。至於修五禮以覲諸侯。典三禮以咨四岳。亦駸駸乎唐虞之盛矣。然猶鋭意稽古禮文之事。特降一札。俾愚臣專講戴禮一經。豈徒欲玩夫三百三千之繁文。呻其佔畢而已哉。於曲禮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之義。於檀弓見事君有犯無隱之義。於王制見天子齋戒受諫之義。於月令見百工咸理。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之義。於文王世子見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之義。於禮運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謹禮之義。於禮器見忠信可以學禮之義。於特牲見天子貴誠之義。於內則見遺合則服從不合則去之義。於玉藻見天子搢挺方正於天下之義。於明堂位見夷狄外而不內之義。於大傳見舉賢使能之義。於少儀見人臣有諫無訕之義。於學記見三王四代唯其師之義。於樂記見為君謹其好惡之義。於經解見發號出令而民說之義。於哀公問見君為正則百姓從政之義。於仲尼燕居見力禮樂而天下太平之義。於孔子閒居見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之義。於坊記見禮以坊德之義。於中庸見至誠配天之義。於表記見大舜中心安仁之義。於緇衣見惡惡好賢之義。於深衣見規矩準繩之義。於投壺見揖遜之義。於儒行見崇儒重道之義。於大學見正心誠意之義。於鄉飲見王道易易之義。於射義見擇士與祭之義。於燕禮見君臣上下之義。於聘義見君臣相與之義。於冠昏喪祭之篇見養生送死追遠之義。然則聖學高妙。誠非管窺蠡測所能髣髴其萬一。矣豈涓埃能有益於崇深乎。而陛下親屈至尊。拳拳聽納。移日不厭。其得堯舜三王之用心。臣昨蒙賜對便殿。臣時論及武夫悍將宜令知禮以革暴慢之習。側聞玉音有及於惟禮可以已之之語。臣退而書之。竊謂晏嬰雖以此言告齊景。而齊景終不能行。陛下不惟聞而能之。又能舉以為訓。一言可以興邦。陛下有焉。臣愚願力行其說。辨其等。謹其名。守其器。勿輕以假人。則社稷之福也。孔子曰。名器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仰瀆宸聰。臣無任僭越之至。

國朝謝肅密菴集送宋伯賢赴京考禮序　自三代禮樂蕩滅於秦。至漢代秦而帝。去先王未遠。宜可以復其禮樂而為治於天下矣。然高帝不學。而佐非真儒。故其為治不能復禮樂於三代。殆亦叔孫通之責哉。方叔孫通說帝之起朝儀也。帝曰。度吾所能行者為之。不過撰定君臣之位而已。固未及乎先王之禮樂。以達于天下者也。而叔孫通遂以興禮樂為名。廣徵魯諸生。是以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至哉其言也。夫德。先王所以化天下之本。而禮樂其具也。有其具。無其本。固不可也。而高帝寬仁長者。其豈無本乎。曰固矣。然漢承秦變古之後。以古變秦。其惟三代之禮樂乎。沿三代之禮而教民以中。襲三代之樂而教民以和。使中和之氣充塞天地。則萬物不疵而王道成矣。王道成。然後損益三代以作漢之禮樂。則漢其三代矣乎。是或兩生之所蘊也。惜乎叔孫通學不足以與此。不能終致兩生。乃率諸生暨帝左右。去三代之難。采先秦之易。以雜就其尊君抑臣之儀。綿蕝而習之。及帝既行。曩之醉呼拔劍者莫不震肅。而帝亦起皇帝為貴之歎。則叔孫通亦可謂達時之務矣。然使四百年之漢。遂以為禮樂止於如是。而治化卒無以及于先王者。叔孫通之責也。此與時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豈獨今日兩生之不肯行耶。是故無兩生。天下萬世無禮樂。無叔孫通。則漢亦無君臣之儀。而漢儀固不足以當先王之禮樂也。後世君相之圖治者。其可不知夫學乎。今皇帝緝熙聖學。治倣先王。混一初元。命中書暨翰林太常率諸儒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禮樂。又明年編徵在野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討之。將以成一代之制也。而吾鄉宋伯賢先生實在徵焉。先生生東南。游西地。遭時多故。歸隱山林。飯疏飲水。益力於學。以學之為王者事也。故其論道德必歸之于三代之選。其論文章必歸之於三代之英。則今也應徵。其能不援三代禮樂以為國朝之治具乎。雖然。兩生不肯為漢行。先生肯為國朝起。是國朝之德之盛。軼於漢。而叔孫通之學。不足以當今之侍從大臣也。先生盍亦據兩生之所蘊。使三代禮樂不得復於漢者。而復於今日焉。則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將不復發憤增歎於異時矣。非先王其孰能與於此哉。吾行之日。書以為贈。

宋綦谷彥達撝文堂集策問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唐虞夏商周之盛。禮之損益。見於載籍。人主美化善俗。流澤子孫。蓋本於此。世衰道微。典章隳缺。嬴秦以降。因陋就寡。君臣勅戒。不過簿書獄訟之間。雖有仁心仁聞。不可為法於後世。故漢宣帝時。詔書每下。民若更生。而王吉以為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神宗皇帝監積習之弊。銳策多士。命官討論。主上丕承先志。申命有司。設局建官。搆求一代之制作。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學者所宜深考。願與聞之。將以獻于上焉。

葛勝仲丹陽集策問　恭惟聖天子肇禋上帝。靈游降格。推仁流澤。覃及方夏。伏讀庚辰赦令。有曰。將蕆事於皇祇。先致享於穹

昊為紳學士聆聽吁舞以謂北郊盛典將赫赫載天下耳目而元始同術之陋且復正於是日矣眞天下之壯觀王者之絕業考觀載爰良邦憲章豐年之作發揚詠歎用於祈穀之時而賦事遣辭莫不各依其類則天地別祭見於詩者如此澤中地上異其位南至北至異其時蒼璧黃琮分宗辟之義圜鍾絲竹辨陰陽之聲則天地別祭見於禮者如此況夫遺禮舊章既講求于元豐而雜宮方壇復藥於紹聖孫文織悉藏在有司其大體固無可議者惟是冕服之制儀衛之節慶賜之度薦獻之儀有不泥古不沿今參酌損益趨時之便而陪輔禮官之末議者乎諸生試墨筆務之唐仲友說齋集質疑　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易象春秋何關於禮而宣子何見而云爾耶　文王作易周公述之而卦爻之辭備其精神心術則易也其刑名度數則禮也其凡例褒貶則春秋也易周公之心術禮周公之治道春秋周公之史法故凡三百六十官之事無一不本於易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一不寓於禮禮有得失而賞罰之所不及則春秋得以褒貶之是固一本也韓宣子見二書而知周禮之盡在魯其見周公之心乎李浩橘園集禮策　春秋之所貶禮義之所否春秋之所褒禮義之所予書天王狩于河陽惡晉侯以臣召君存君臣之

禮義也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惡晉侯殺嫡立庶存父子之禮義也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惡其亂夫婦之禮義也書天王殺其弟佞夫惡其亂兄弟之禮義也若乃荀息廢嫡立庶死於私暱似忠而非忠則書其名以貶之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則與之以惡名此則禮義之深存焉者也故曰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蓋以禮義者所以別嫌疑定猶豫聖人用之以為維持防範之具帝王之所同然而孔子備載之於此書也後之王者將欲抑詭類而暢皇極非春秋何所法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誠以天子之事盡在是矣後世諸儒不知出此而妄意求聖人於名數凡例之末於禮義之宗便不能略究其意故公羊以祭仲之廢君為行權則是臣可得而廢君此不究君臣之禮義也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則是子可得而廢父此不究父子之禮義也公羊以妾母而為夫人則是妾可以配嫡此不知夫婦之禮義也穀梁以隱公為不能以自正則是弟可以犯兄此不知兄弟之禮義也唯左氏得聖人之意明於禮義之旨以為春秋之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以惡

無禮也則又為之說曰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聖人之深意春秋之極功也袁燮絜齋集策問　昔有虞氏命伯夷典三禮時地四岳五禮是修說者曰三禮天地人之禮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及觀成周大宗伯之職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禮而五禮條目無一不具斯有虞之遺法也成周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其虞氏之三禮歟然曰神曰示曰鬼此不過祭祀之禮而已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此一語已挾括無餘虞氏之三禮其責祭祀而已乎此學者所當深考也周監二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周公制作見於周官者既纖悉矣而太宰六典之建復有所謂禮典者何書歟將經秩大而遂泯滅歟抑儀禮之行於今者即禮典歟禮之有儀猶木之有枝葉也而春秋之際判而為二自郊勞至于贈賄無違者可謂難矣而曰是儀也不可謂禮閒揖遜周旋之禮亦曰是儀也非禮也儀不足以為禮則枝葉不足為本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說者曰宣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由今觀之春秋辨名分別嫌疑謂之周禮則可易象何為而亦謂之禮乎揖遜周旋郊廟贈賄不可謂禮而以易象為禮是特不可解也漢興叔孫通立一王之儀魯兩生非之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招之而不能致通所為不合古亦可

知矣施諸當時能使羣臣肅然無譁高祖知皇帝之為貴其明效若是何耶尊務德化之君以為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而罷去有司之欲定禮儀者當時禮教宜若盡廢而乃有興於禮義之俗豈得禮之本者果不在於飾貌之末歟終西京之世學者不能昭見但推士禮以及天子中興以後章帝以羣僚拘攣獨使曹褒盡心集作乃依舊典撰次冠昏吉凶終始制度而議者以破亂經術非之漢禮於是不行一代大典曠廢若此顧何所憑藉以為國歟唐太宗欲興禮樂賢輔佐不能答不知所謂貞觀禮者果善乎否也厥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又有郊祀錄禮閣新儀續曲臺禮諸禮唐之禮書明備似非前代所及果合於先王乎否也夫制禮而不合於先王與無禮同其考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制作合於先王者何書悖於聖經者何說悉著于篇以觀所學荀子賦篇　禮賦　爰有大物（爰於也言於此有大物夫人之大者莫過於禮故謂之大物也）非絲非帛文理成章（絲帛組成黼黻文章禮亦然之）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強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重言見王霸篇又見強國篇）臣愚不識敢請之王（言禮之功用甚大時人莫知故荀卿假為隱語問於先王大臣但見其功亦不識其名唯先王能知故請解之先）

（王問曾濱與裁而書之也。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先王為解續記曰此乃有文飾而不至華采者歟。）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歟。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惟王也訓續古人詩曰。作其有谷矣以似之。）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歟。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極明而簡約言易知也。其順而有不亨易行也。先王作歸於禮。乃合此義也。）唐杜工部集進三大禮賦表（年譜云。撰表宋天寶十載。正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于南郊。公時在京師。進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院召試文章。）臣甫言。臣生長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與麋鹿同群而處。浪跡陛下豐草長林。實自弱冠之年矣。豈九州牧伯不歲貢豪俊於外。豈陛下明詔不廁席思賢於中哉。臣之愚頑。靜無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時。不敢依違。不敢激訐。默以漁樵之樂自遣而已。頃者賣藥都市。寄食朋友。竊慕堯翁擊壤之謳。適遇國家郊廟之禮。不覺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氣。聲韻寖廣。卷軸斯存。抑亦古詩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詞理野質。終不足以拂天聽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馬。遺恨九原。謹稽首投延恩匭。獻納上表。進明主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等三賦以聞。臣甫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朝獻太清宮賦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納處士之議。承漢繼周。革弊用古。勒崇揚休。明年孟陬。將攄大禮以相籍。越彝倫而莫儔。歷良辰而戒告。分祀事而孔修。營室主夫宗廟。乘輿備乎冕裘。甲子王以昧爽。春寒薄而清浮。虛閶闔。逗蚩尤。張猛馬。出騰虯。捎熒惑。遺旄頭。風伯扶道。雷公扶轂。通天台之雙闕。聳渼陂之十洲。浩劫碍何萬仙飆。歘臻于長樂之舍。鬼入乎崑崙之丘。太乙奉引。虎攙左右。先步舞趨為馳。湯驂鬱。閟宮之肆章。折元氣以經構。斷紫雲而琢璹。撫流沙而承重。紛驪珠而陷碧瑤。波錦而浪繡。森青英而欲雨。艷光炯而初晝。於是草駐織的藻籍。紆就視。融揶火以焚香。漢女捧盤而盥漱。羣有司之望幸。辨名物之難究。瓊漿自閒於粱盛。羽客先朱於介胄。蠑聖祖之儲祉。欸雲孫而及此。詔軒轅使合符。勅王喬以視履。積昭感於祠績。匪正辭於視史。若肸蠁而有憑。肅風飈而乍起。揚流蘇於浮柱。金英霏而披靡。擬雜珮於當巔。孔蓋歆以颯纚。中從從以廻復。外肅肅而未已。上穆然注道為身。覺天傾耳。陳僭號於五代。復戰國於千祀。曰嗚呼。昔蒼生纏孟德之禍。為仲達所愚。鑿齒其俗。窫窳其孫。赤烏高飛。不肯止其屋。黃龍哮吼。不肯負其圖。伊神器臬兀。而小人呴喻。歷紀大破。創痍未蘇。尚攫拏於吳蜀。又頗黷於羯胡。縱摩雄之發憤。誰一統於亨衢。在拓跋與宇文。豈風塵之不殊。比聰廆及堅特。渾貔豹而齊驅。愁陰鬼嘯。落日梟呼。各拂兵甲。俱稱國都。且耕且戰。何有何無。惟累聖之徽典。恭淑慎以允緝。兹火土之相生。非符讖之備及。煬帝終暴。叔寶初襲。編簡尚新。義旗爰入。既清國難。方睹家給。竊以為數子自理。敢負于五行。仗執而觀者潛悟。式善至於法。麟介以之鳴廣。晃畋以之振蟄。感而遂通。罔不具集。佗神光而錯闔羅。說與以我普。地軸倒而融。洞宮儼以旋度。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鳳鳥威遲而不去。鯨魚屈蟠以相吸。掃大始之含靈。卷珠形而可挹。則有虹蜺為鉤帶者。入自於東。揭莽蒼。履崆峒。素馭漠漠。至精濛濛。倏施張於巨細。罷披寫於心胸。蓋修竿無際。而仄席已容。裂手中之黑簿。睨堂下之金鐘。倚非擬斯人於壽域。明逝模於玄蹤。忽騰日而驤萬象。卻浮雲而留六龍。咸驚駈而壯啟應。終蒼黃而昧所從。上猶己若不足。疚之猶恭。天師張道陵等。消左玄君者。前千二百官吏。詣而進曰。今王巨唐。帝之苗裔。坤之紀綱。土配君服。宮尊臣商。起數得統。特立中央。且大樂在懸。黃鍾冠八音之首。太昊斯啟青陸。獻千春之祥。噫我勤力耳目。宜乎大常斧裳。故風后孔甲老其佐。山稽岐伯異其傳。至於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信周武之多幸。存

漢祖之自強。且近朝之濫吹。仍改卜于祠堂。初降衷乎。終勤恤其後。有容白馬同漾淪不忘。伊庶人得議。寔邦家之光。臣道陵等試本之於青簡。探之於綠囊。列聖有差。夫子聞斯於老氏。好問自久。寧我同科於季康。秘擬亂返正。乃此其所長。萬神開。八駿迴旗。掩月車。奮雷轂。七曜燭。九垓。能事頹然清光大來。我曰。今太平之人。莫不優游以自得。況是蹴魏。踏晉批周扶隋之後。與夫更始者哉。

朝享太廟賦

初高祖太宗之櫛風沐雨。勞身焦思。用黃鉞白旗者。五年而天下始一。歷三朝而勤力。今庶績之大備。上方采嚴俗之議。精正統之類。蓋王者盛事。臣聞之於里曰。昔武德已前。黔黎蕭條。無復生意。遭鯨鯢之蕩汨。荒歲月而沸渭。衆脈紛紛。朝廷多門者仍亘于晉魏。臣竊以自赤精之衰歇。曠千載而無真人。及黃圖之經綸。息五行而歸厚地。則知至數不可以久缺。凡材不可以長寄。故高下相形。而尊卑各異。惟神斷祭之於是。本先帝取之於義。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輿即以是日致齋於九室。所以昭達孝之誠。所以明繼天之質。其禮有素。六官咸秩。大輅每出。武黎元不知豐年則多。而筐筥甚實。既而太尉參乘。司僕虔驛。望重闈以肅恭。順法駕之徐疾。公卿淳古。士卒精一。然宗廟之愈深振職司之所審。眷羣華於外戶。嘈黃屋於通術。氣凄凄於前旒。光靡靡

於嘉叢附有賓作帳有甲乙升降之際光玉柱生芝擊拊之初覺鈞天金律筍簴佗以碣穡干戚兜以娑娑號鼓嘈荒為之主鐘磬竽瑟以之和雲門咸池以之至空桑孤竹貴之多八音脩通既比乎旭日升而氛埃滅蕩舞陵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鳥不敢飛而玄甲崢嶸以岳峙象不敢去而鳴珮劍綸以呈羅已而上乾立以登歌美休成之既饗璧玉備精以綢疊門𨵽洞豁而森爽黑帝歸寒而激昂蒼靈戒曉而來往應事莽而充塞庫心虞以振蕩禍花未吐孫枝之鶯鳳相鮮雲氣何多宮井之蛟龍亂上若夫生弘佐命之遺兆配貴神之列則殷劉房魏之勲是可以中摩伊呂上冠夔高代天之工爲人之傑丹青滿地松竹高節自唐與以來若此時哲晢剸有數四名垂卒絶何不過反正撥亂之主君臣父子之別實業文武之雄注意生靈之切雖前華之温良寬大袞從來決窨何以措其筋力與韜鈐載其刀筆與俟旨使祭則與食則血若斯之盛而已爾乃直于主索于祊磬幽金之物散純道之精蓋我后常用惟時克負胥以肴合盼以茅明煆以悪香祝以孝成鼓天意張皇不敢矜其瑞神姦安帖不敢祕其精而撫絶軌事鴻名者矣于以奏永安于以奏王夏福穰穰於絳闕芳霏霏於玉斝沛枯骨而破聾盲施狖胎而逮綵蚉蠢動已淮在藻之衆

魚兮翻皆鳴汗鑄金之鳳馬霸露垛吸禎祥可祀曾宮歆歆陰事儼雅灣清粹於蓬湖之山静餘響於蒼梧之野上宵然漠漠惕然兢兢紛盈所慕若不自勝眺才旗而獨立吟羊駮而木梨五老倚桐而精駮千官逃聽而思凝於是丞相進曰陛下應道而作惟天與能洗玭散淳樸登禹猶日慎業業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懼先王之咎徵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報太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肢肱且如周宣之教親不暇孝武之溢祀相仍諸侯耽於遊宴方士翕其威稜二則以微言勸內一則以經舉產遇又非陛下伕廊緒業其瑣細亦曷足稱丞相退上跼天蹐地悛族登堂伊鴻澗擒桑光出為觴脊本枝根抹于萬代靡想経緯于六虚甲午方有事於泰壇紺幄宵夫行所如帆

有事於南郊賦

蓋主上兆於南郊率懷多福者舊矣今茲練時日就陽位之美又所以厚祖考通神明而已職在宗伯肯崇禋祀先是恭官條頒祇之書獻祭天之紀令泰畤而不昧侯萬事之將展乎次閭徵邸之料封人考壇宮之青司門轉致于牲牢之繫小胥專達于懸位之使二之日朝廟之禮既畢天子肅然祗於無形滌于若有所聽又齋心於宥誇將旰食而匪寧程門城陌以前驚紱騎反覆以相綴頃貴賊之軋軋軼萬戶之熒熒馳道瑞而如砥浴日上而如萍犁單

枕於華蓋之角峚貫屋於鈞陳之星神仙戊削以落羽鸞飄幽憂以圓扃戰岐隸華振消梓泣地四回而風澌澌天決決而氣清清甲胄乘陵轉迅雷於判門亞峡玉帛清迎霽夕雨於瀟湘洞庭於是乘輿沛然乃作騎夫鸞鳳將至以沖融寥廓不可乎獨虎拏明通于純粹漠漠為之壠埒駟蒼螭而蜿蜒若無骨以柔順奔馬優而縱蹤繞有繫於杖縛朱輪竟野而杳寘金鑁戍陰以結絡吹塤與以軒輊槍寒者以前却中營森排于太陽衆眷眇臨于長游熊羆彌耳以相紙虎豹書跳以虚攫上方將降帟宮之綝縭屏玉獸以壇喀八門行而以拱乎合沓之場虔弁大裘始進於穹索之慕衡才盤辮以將集月衛黔犗而咸君月底黑而扶桑寒四燭稠而晚星落蕭定位以吉潔謁嚴上而清趨雲莭詣以依美春藏綎而建竹晉鉛斐斐博祖蕭蕭乃回曲折周旋寂寥必本於天王宮與夜明相射動而之地山林與川谷供祿於是乎官有御事有職所以致鬼神所以動穆禱所以報本反始所以度長立極玄酒明水之上越席疏布之側必取先於稻秫麴蘖之勤必取著於紛純文繡之飾雖三牲八簋豐備以相沿而蒼璧貴琮實歸于王已先王之丕業繼起信可以永其昭祀群望之徧祭在斯求有以明其異哉胡是擴其侔青以陳列從于節奏以進退韶夏濩武兼之

於訓謨鍾石陶匏共之於枝幹變方形於動植聽宮徵於砰磕英華發外非因乎筍簴之高和順積中不在乎鼙鼓之大既而胖肯胜胥柴燎虞爆驕春譬赫蓛斜晦清雷鬱風升雲颯至碎拂勿從淺眇漠從津壁麈本霧玄黃增濛蒼生願邦旡祓清藉雷公河伯咸蹈駭以循聳霜女江妃乍紛綸而晻暧執綏東垂禾于玉戚鼓琵吹笙金支翠旌神光倏歘祀事虔明於是瀋澠于溴汗紓餘于經營浸末崖而灑朔漠滴暘谷而濡若英者丈涕而童子儛叢林折而狴牢傾是率土之濱卑歡醵以酒沐非奉郊之特獨寞慰以縱横雲澤決汸于無極龍萬綱繆于亙精稽古之詩虔應符而合契聖人有作不逆塞而叶成爾乃孤卿侯伯韡華濟三老儼而絶皮軒趨帳殿稽首曰臣聞燧人氏已往法度難知大質未變只昊氏繼天而王根啓閉於厥初以木傳于遽終始而可見有虞夏殷周茲煥炳蔥倩恭夫之於狼貪饕食謨綴之以蛇斷龍戰中葬落夫何從聖萅綿曾不喬伏惟道祖視生靈之碟裂魄害馬之啼鶯呵五精之息肩考正氣之無撓協天孫謀以降伏之違命叉琴枈聖昭洗中祚瞞獗戴慘黯于脂夜之妖盭廻濤于龍蛇之窟伏作陛下勃然憤激之際天關不敢旅拒鬼神為之鳴咽高衢騰虞長劒吼血尊畢配宇縣刷掃紫極之將頹拾清芬於已缺鐘以

之仁義。鍛以之質哲。聯祖宗之耿光。卷夷狄之影徽。蓋九五之後。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來。家家自以爲稷禹。王綱近古而不執。天聽具觀以高揭。蠢爾差僭。槩然優劣。宜其課窮於空積。慧撒刊定於興慶。繼絕而後觀數統從。首八音六律而作新。日起算外。一字十金而不賊。上曰吁。昊天有成命。惟五聖以受。我其夙夜匪遑。宴用素樸以守。吁嗟于麟鳳。胡爲乎郊藪。峕上帝之降鑒。及茲玄元之垂裕于後。大聖以百年爲鵝鶩。道以萬物爲芻狗。今何以茫茫臨乎八極。眇眇託乎羣后。瑞業拂施於周漢之餘。緩視閒步於韶音之胄。斯上古成法。蓋其人已朽。不足道也。於是天子默然而徐思。終將圖之。又因之意。不在抑殊方之貢。亦不必廣無用之祠。金馬碧雞。非理人之術。珊瑚翡翠。此一物何耗。奉郊廟以爲寶。增休暢以孜孜。洲大庭氏之時。六龍飛御之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九　四濟

禮（詩文四）

唐孟浩然詩送桓子之郢成禮　聞君馳綵騎。蹀躞指荆衡。爲受潘楊好。言過鄢郢城。摽梅詩已贈。羔鴈禮將行。今夜神仙女。應來感夢情。沈佺期詩送洛州蕭司兵謁兄還赴洛成禮　棠秋日光輝。高襟應序歸。來成鴻鴈聚。去作鳳凰飛。細草承輕傳。驚花慘別衣。灞亭春有酒。岐路惜芳菲。權載之集綠君赴興慶宮朝賀載之奉行册禮因書即事　合卺交歡二十年。今朝比翼共朝天。風傳漏刻香車度。日照旌旗綵仗鮮。顧我華簪鳴玉佩。看君盛服耀金鈿。相期偕老宜家處。鶴髮魚軒更可憐。黃滔御史集翁文光以美疾暫滯令公入王益待興禮觀今日寵待之盛輒成一章　滋賦誠文伏事盛。終求一製錦衣難。如何兩度還州里。無借鄉人更剩觀。（休郎在米陽日將小旅賦無大中外相異。）王貞白靈溪集禮罷先生新安重閭先生能通兩半之好及城闕民皆復全也　李白辭翰苑前山等隱淪。不過採芝翁滿洞。惟白雲。（李白昔日曾於此山尋竹並十年士不遇。）我來禮先吉。得與巖鶴紀。學道須有緣。始達天上人。四皓安漢室。先上存歙民。陰功數已滿。自合成天真。如何未上昇。應待玉皇迎。我顧去浮石。隨師歸三清。宋鄒浩道鄉先生集元禮　來仕憧憧多故人。幾能於此款柴門。紅蓮綠水還初興。青草黃茅得細論。洗覺炎氣開日月。坐令爽氣滿乾坤。匪朝思錫歸田去。只恐煩君費酒樽。徐安國西隱集賛慶春日禮成　追想稱觴御榻前。千官儀衛列星躔。九州四海皆和氣。萬歲三呼不浪傳。樂奏簫韶彰舜德。酒傾醽醁飲堯年。還方莫恨清光遠。好慶恩波洽普天。袁家齋詩送番易程令出鄉行古門百千禮　黃柏周前百歲翁。婆娑終日酒杯中。比行待煩君問荒政。如今惟老農。太山雅詠古遺真。常于李志常代行禮畢賦飛題　歷世干戈百戰餘。來漸徐究已無虞。德音九自新天子。祀禮重申古帝謨。靈嶽載曕祈聖壽。神明思格爲民蘇。默知人事皆天意。祈禱齋誠代國輸。豫章熊朋來集禮記嘆三十韻（乙卯戊午兩科並無禮記進士。江浙江西鄉試。未應此經。）后皇啓文運。賢能獻大比。狀起紫陽翁。四書入程試。人各通一經。術業有專治。語條綱目月。期以五經備。云何丈弗度。去一僅收四。初科或偶缺。次舉遂爲例。洪杭輒效尤。鄉試已擯棄。可憐過冬烘。并不與秋計。至今進士錄。年年缺禮記。禮生請改業。看榜成慨悴。五經道同歸。禮樂實用世。安石廣其經。紫陽嘆缺紋三禮料。只在貢舉例。今學存小戴。不書方抱志。此經本難明。識字亦未易。漢年博士

讀鄭注毋獨嘆。同光盧書懋。（後漢盧植傳植上書言禮記特多回冗）務緯孔疏擘菑來士鈔習。（晝夕以鈔覽汲切即呼吁光於以是言）勸之猶不倦。方當詮釋初。豈堪速棄置。專門自此絕於世。頗聞繫唐賢。有楊瑒深憂禮樂墜。奏言此孤經。舉子罕習。排欲於取士時獎勸示優與。令豈之此。贊禮經已抑地河南吃墻切。上奏乃高第。蔡人習禮鈔戴記。決科例。光生以不淵。是以亦見態。決科那能必。入道可專志。禮儀待人行。身名將除事作詩勸。同抱其禮非話志。兄曹伯啓漢衆集。衆御史議行用吾之禮。宴集公堂。候預有主無紀長補。延之。欽虞奏小失大之識。日號錄呈正臣諸公。傷處傷息兩皆難成始成終耐歲寒有仕有來方是禮。非威非主。壺何如。重家詩訓禮。　王敦斯為禮。纂文。總是依禮依鄭欲辨內外不相離。　禮樂本一體。休將兩處求。不知綠夫序。無節易傷流。　禮記　漢儒同補緝。禮樂并成書。大學中庸傳。分明孔氏餘。　周禮　姬旦規摹遠。周官制度詳。六家同一井。六職統多方。

孔子家語。夫禮之所以興。衆人之所以治也。禮之所以廢。衆人之所以亂也。目巧之室則有隩阼。（言目巧作室必有隩阼之位。室西南隅謂之隩。阼附）也。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並隨。立則有列序。古之義也。室而無隩阼則亂於堂室矣。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次矣。（亂於席上之次第）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上矣。行而無並隨則亂於階塗矣。（行階塗無並隨則階塗亂）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矣。（著所立之位也。門屏之間謂之著）昔者明王聖人辯貴賤長幼。正男女內外。序親疏遠近。而莫敢相踰越者。皆由此塗出也。　子夏問為孔子曰。敬禮者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異。不豐不殺。稱其義以為之宜。故曰。我戰則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三恕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孔子曰。父有爭子。不陷無禮。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　賢君篇。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戾。則民壽矣。　廟制篇。衛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　致思篇。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顏回對曰。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　刑政篇。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　禮運篇。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夫禮。先王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列其鬼神。達於喪祭鄉射冠婚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則天下國家可得以禮正矣。言偃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捨魯何適。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　五刑解篇。冉有問於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不孝者生於不仁。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弒上者。生於不義。朝聘之禮者。所以明義也。義必明。則民不犯。鬭變者生於相陵。相陵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而崇敬讓也。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婚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　入官篇。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伏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為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　六本篇。孔子曰。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　哀公問政篇。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禮者政之本也。　在厄篇。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焉。　郊問篇。定公問於孔子曰。天子之郊。其禮儀可得聞乎。孔子對曰。臣聞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天子大裘以黼之。被袞象天。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以日月。所以法天也。服袞以臨燔柴。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以君子無敢輕議於禮者也。　國語。禮所以正民也。　公子重耳。禮以紀政。國之常也。　奉義順則謂之禮。　禮世不續。有釁則之度。（注。度。朝聘之禮。不得繼世續前人之職）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　禮明恭儉以導之。　武禮於君。武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周室既卑。諸侯大夫禮於天子。左傳。隱公七年。春。同盟稱名。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注。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凡此為禮之常法。丘明意言周公謂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　莊公二十三年。禮所以整民也。　僖公七年。管仲曰。子父不奸謂之禮。（子父不相奸犯。是謂有禮。奸音干）文公七年。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君子乎。宣子說之。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注人事和信。則順時動不失。）信以守物。　昭公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定公十五年。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穀梁傳注。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略。戰國策趙武靈王曰。聖人苟可以利其民。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韓詩外傳。禮者則天地之體。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者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安知禮之是也。禮然而然。是情安於禮也。師云而云。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君子之道。言中倫。行中理。天下順矣。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禮義修明。則君子懷之。故禮及身而行修。禮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扶身。則貴名自揚。天下願。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此之謂矣。　傳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則背死亡生者衆。小雅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禮猶分微。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為符。日月為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德禮之制。澤谷之中有赤烏。白玉。赤蛇。赤龍。赤木。白泉生出

飲酌之。使壽長。春秋說題辭。禮者體也。人情有哀樂。五行有興滅。故立鄉飲之禮。終始之哀。婚姻之宜。朝聘之表。尊卑有序。上下有體。王者行禮。得天中和。（土居天中而有威儀。王者法而備之。是亦得天之中和也。）禮得則天下咸得厥宜。陰陽滋液。萬物調。四時和。動靜常用。不可須臾惰也。　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推弘動作。與外同色。陰陽俯仰。進退以度。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是故三王之禮。味皆尚甘。聲皆尚和。處其身所以常自漸於天地之道。其道同類一。衷之辯也。史記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商君傳。三代不同禮而王。秋傳。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通王道。　儒林傳。董仲舒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西漢書樂。以治內而為同。禮以修外而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　文帝紀。十五年。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　賈誼傳。夫禮者。禁於未然之前。而所以為生難知也。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韓安國傳。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非故相反也。各因時宜也。匡衡傳。五帝不同禮。　武帝詔。五帝不相復禮。　武帝贊。稽古禮文之事。猶有闕焉。　公孫弘傳。弘對策曰。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生殺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

見於上。謂之術。凡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　宣帝紀。詔曰。五帝三王。禮所不施。不及於政。　五鳳二年。詔。夫婚姻之禮。人之大倫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亡所樂。非其所以導民也。　甘露二年。有司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　劉歆傳。孝武顏有詩禮先師。　董仲舒傳。布德立禮以導之。　元帝紀。竟寧五年詔。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鄉慕禮義。藝文志。六藝之文。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也。　湯武受命。以師九亂而濟百姓。行之以禮避。　禮以明體。明體明白者。故無訓也。　禮十三家。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白虎通。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疏。所以明有親也。　禮以防淫。遷節其侈賁也。　所以作禮樂者。樂以象天。禮以法地。　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賓鬼神。序上下之道也。　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凶年不儉。豐年不奢。貧富不相懸也。魏書杜恕傳。禮者萬物之體也。　荀奐疏。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晉書江淳傳。君子立行。應言依禮而動。隱顯殊途。未有不傍禮教者也。　王導表。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德禮洽通。則彝倫攸敘。有恥且格。　南史宋裴昭明議。虎

豹雖文。而徽禮所不言。熊羆雖吉。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　唐書太宗紀。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節之以禮。　魏徵陳書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行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　韋絢傳。禮者天之所生。地之所長。孝子情深。物類無限。貴賤差降。不可相越。　崔祐甫傳。常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淮汜論訓。質者立禮。不肖者拘焉。　傳道精語。禮樂（凡二十條）濂溪論禮先而樂後。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明道論禮樂在進反。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遺書）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同上）伊川論樂所以節禮。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遺書）是物皆具禮樂。　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如置此兩椅。一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賊盜至為不道。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　禮樂為治之法。　禮樂。治之法也。故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　論正理不可失。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同上）禮是序。

樂是和。

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這古勝卷）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與刑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與刑之官合爲一。詳略之意可見。

古人詳於禮樂　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

禮樂勝則離流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流。則不將謂之勝。禮樂已不在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無也。

禮樂鬼神之會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縮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變則存。至確則著。亦說得好。

樂章德禮報情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似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卻做一箇節文抵當他。雖曰人作。然元不曾杜撰。緣他本自有這意思。方做得出耳。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如何是章德。先生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章著其中之德也。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亦好。只是樂其所自成。與其所自成。與樂其所自生。用字不同耳。

禮樂之本則一　問樂記窮本知變。樂之情也。如五音六律俱生無窮之類。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如品藻節文之不可淆亂之類否。先生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箇一體周流底物。禮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偽底物。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尅彼。樂則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禮則如明暗向背。論其本則皆出于一。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先去偽。則誠著。樂則窮本之變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無窮。所以樂記說內外異同。只管翻來覆去相對說。又問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是一句說禮。一句說樂否。先生曰。不消如此分。禮也能降興上下之神。如祭肝祭心之類也。

禮樂性情之正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何也。曰把得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如凡事儉約。如收斂恭敬。便是減。須當著力向前去做。是進。故以進爲文。樂如歌詠和樂。便是盈。須當立箇節制。和而不流。是反。故以反爲文。禮減而卻進前去。樂盈而卻退後來。便是得性情之正。

諸儒注說之詳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有得王肅及鄭氏註。覺得好。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六朝人多是精於禮。必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

刑法官。只除用試大法人做。如本生父母事。卻在隋書劉子翼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事者。得以引用。（並同上）

南軒敬和禮樂之興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此聖人使人知禮樂之原也。不仁之人雖欲爲禮樂。其如禮樂何。蓋是心存而後敬與和生焉。禮樂之所由興也。（論語解）

禮樂相爲體用　禮樂分而言之。則爲體爲用。相須相成。合而言之。本一而已矣。（文集）

東萊禮樂有序有和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凡有序而和。則爲禮樂。求其所以然者。何歟。不仁則禮樂息矣。

禮樂只是存養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同上禮九三十五條）

明道禮就爲大　時爲大。

伊川物畜然後有禮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也。（易傳）

小失入於夷狄　後世人禮全廢。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

再失則爲禽獸　禮一失則爲夷狄。再失則爲禽獸。聖人初恐人入於禽獸也。故於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之。

禮制不可踰僭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飾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爭亂之道也。

橫渠不敬則禮不行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論禮直統和樂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並正蒙）

南軒論天則不可踰　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本于篤敬而發見於三千三百之目者。皆禮也。

論禮有理有文　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理也。然有理而後有文。自非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論教莫先于禮　道莫重于人情。教莫先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而於其中。涵泳服習。鼓舞薰陶。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奏而日趨甚。生於雜以異端之說。淪胥而入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力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

禮者理之所存也。（並文集）

孩提先教以禮　古人於孩提時。已教以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達成體用之道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

云者，謂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晦庵禮該天理人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語注）禮者，天理之節文。節，謂等差；文，謂文采。等差不同，必有文以行之。（語錄）禮是自然之理　禮只是理，只是有合當恁地不恁地。　禮之用和爲貴　禮之用和爲貴。吾心安處便是。　論人不可非禮　古人言非禮則耳目手足無所措，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論四先生之理　四先生禮。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者較穩。（語錄）今以古禮節文　禮時爲大，使聖賢有作，必不一切從古之禮，疑只是以古禮減殺從今之俗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　古禮不可全用　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古禮不爲無補　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名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傳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爲無補。　冠昏喪祭禮簡　今人於冠昏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　今略存古制度　今所集儀禮也，只是略存古之制度，使後之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　尊君卑臣之義　三代之君見大臣多立，在車亦立。漢初立見大臣，如贊者云天子

爲丞相起，後世君太尊，臣太卑。　制禮須本儀禮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自杜撰處。如溫公卻是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高抑崇撰鄉飲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是高抑崇撰。如何不曾看儀禮，貽笑千古者也。　南北朝不廢禮　南北朝是甚麼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猶不廢，有攷禮者，待亦自好。（並同上）諸儒所議禮，劉歆說得是　王肅儀禮必反鄭。（並同上）東萊禮是遜志氣象　曲禮少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會，必有不到處。如學者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于禮。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繆，則外有毫釐之差。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榦，豈一一生之哉。氣到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之病，則是氣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如徐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相師，皆是遜志氣象。（文集）太平御覽表准正書曰：禮者緣人情而爲節文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耳。（冊府元龜）禮者國之幹也，身之文也。於人之若麴蘗，在治之由粉澤。降自中古，下逮列國，承商因之制，增周監之文，故有家語之臣，禮義是爲辯尊卑之序，達升降之節，別盟會之等，併贈勞之規，或辭饗於王朝，徹加於鄰國，避湛露之賦，歸宰旅之司，致三肅以作恭，屬六儀而廢武，宜于寵以文路，賜之州田，享爲卑之拜，加好

貨之數。傳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其斯之謂歟。夫衣冠中而動作慎，有方之士也。是故君子以禮自防，擇地而蹈，著誠而去偽，別嫌而明微，如衡誠懸，量輕重之式奧，猶水在器，故方圓而有準。處閨門則宗族序，在朝廷則君臣正，祇肅之德，於是乎生，殆庸之尤，無自而入，信哉釋回增美，安上治民，捨禮何以哉。　夫定天象，建皇極，誕爲民紀，率由禮經，若乃制度云爲，遵其會節，軌量物采，陳之表儀，然後百度維熙，庶功明審，所以治政，何莫由斯道，不虛行，人存則舉。嗟夫，胙土命氏，體國君民，將以寅亮帝功，光輔王室，然或功彰爲翰，業喪家貲，滅德立違，長傲縱欲，循耳目之常玩，忽經紀之遠圖，謂權衡爲可欺，以舊坊爲無用，非獨何凡，既自取於宾行，無相而耕，終靡成於昏作，國家之敗，於是在焉。期示方來，用從詮次，要凡獻公類要　王者制作太平而大備。（王者必因前王之禮樂，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卽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王，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民用和睦，閨閫寧處，郁郁乎文哉。（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敎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閨閫寧處，四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禮以辨宜，樂者敦和。　節文禮之等數　皆如其國之故

謹脩其法而審行之。酒清肴乾，湛有力者猶倦焉。（大鄉射禮曰：司正受命于主人，北面請坐于賓。注：欲與賓燕盡歡也。至此威禮以成。）禮者尚敬，敬多則不親。（又燕禮曰：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注：燕安坐相親之心。）禮者，非爲華薄之華，薄之興，必由於禮。（郭象注。莊子曰：學者非爲行禮也之。幼値之生，必由於學。）禮不云乎，無輕儀禮。明其埔於天地，並從日月，賢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集事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書洛誥）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詩淇澳）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詩東方未明）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詩湛露）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詩庭燎）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鈞，序賓以賢。（詩行葦）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詩雝）載見辟王，想伊敎。（詩泮水）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檀弓）喪從死者，祭從生者。（禮記檀弓）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禮記禮器）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作大事，必順於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禮記禮運）諸侯不臣寓公。　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　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並禮記郊特牲）不敢以富貴加於

父兄宗族。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並禮記內則）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記玉藻）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禮記坊記。同姓皆兄弟，王公子孫有繼及之道，故以為嫌；異姓則無嫌也。）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禮記坊記。漁者如漁人取魚，無所擇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禮記大傳）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並禮記少儀）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禮記表記）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周禮地官。市乃人所市利而行刑之處，君子無故不觀，若游觀則悉施為賊，國君則赦其刑人，夫人以下則使之出罰。）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並周禮春官）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禮記曲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禮記聘義）食而弗愛，豬畜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並禮記公食大夫義）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語，寢不言。寢不尸，居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迅雷風烈必變。入公門鞠躬如也。（並論語）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諱名不諱姓。（並孟子）夫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鄭莊公伐許，君子曰云云。）禮以順天，天之道也。（齊侯欽代鄭，季文子曰云云。）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孟獻子云）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並左傳）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三麾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穀梁傳）涖盟者盟于彼，來盟者盟于我。（公羊傳）讓，禮之主也。（左傳）聽如則聰，視正則明。（國語）介冑之士不拜。（前漢書。漢文帝勞軍至細柳營，將軍周亞夫持兵揖曰云云，請以軍禮見。）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前漢書禮樂志）還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後漢書王霸傳）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後漢書。升上疏曰：古者云云，德之厚也。）中國失禮，求之於野。（後漢書）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偪下。（後漢書第五倫傳）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後漢書東平王蒼傳）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後漢書）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而望雲物。（後漢書儒

林傳序，言明帝行養老禮云云，初行所作之上，尊養三老五更。）賓充庭，百官象物。（晉書成帝紀）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晉書陶侃傳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云云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昃，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親也。（唐書城陽公主下嫁，卜之，卜者以為不吉，云云則言，馬周諫云。）服可以例除，情不可以例改。必喪成婚，非人情所悲。（唐書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嫁長孫氏，于志寧以為於禮未允，奏云。）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通鑑綱目司馬公論）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質。（荀子）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子道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抱鼓。（劉向說苑辨物篇）書林事類回元。（紆曲也。今之禮記也。少回元。）夫煩。（禮之大煩。經解）導行。（禮以導行。莊）節樂。（其君禮。管子）說體。（者其辨于禮。揚）夫技。（禮之夫技。注：尊下卑。跂，技也。）作大分。（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荀）或因或作。（詩書禮樂，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也。揚子）大戴小戴。（禮之表也。文中）恭儉尊讓。（禮之經也。淮）紀文物體制。（中郭為經二曰禮。紀文物體制。唐經志）言禮自晉高堂生。（前漢林）禮紀綱人倫。（吹長於行。漢馬遵傳）經天緯地。（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大統。）心曰禮。（禮者履也。統之於心曰禮，踐而行之曰履。）戴聖之學。（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並禮記疏）四十九篇。（河間王又得古諸子之說為禮書內釋，得四十九篇，此曲臺集記，今之禮記是也。唐禮儀志）曲臺集記。（上）孔子門徒共撰所聞。（禮記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伋作中庸，公孫尼作經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衆篇皆如此例。至漢宣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蒼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禮記正義）周禮致太平之書。（唐儒無量建議曰：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經禮三百。（注：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禮篇六典之職。（周官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天下序職。注）設官分職。（成王作周官，其志有述天授位之義，故周公設官分職以

上之小宰注網紀周官。文武所以網紀周官。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平。制於成於部官。撮衆大典。書以為撮衆大典。綱羅衆說。是以周禮大行。並用禮疏。主事。周周官書。主事注例三百六十官。可謂主事矣。稽之周公所記。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禮經則周禮也。又太平之跡。周禮遭秦滅學。藏於山巖屋壁。以故不亡。漢武時。有李氏得之以上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之千金不得。乃以考工記補之。遂奏入於祕府。時儒以為非是不行。至劉歆獨識其書。知周公致太平之跡。始奏立學官。徒鄭玄為之注。並三禮正義。儀禮高堂生所傳。儀禮。周衰。當戰國之世。其書並亡。至漢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即大禮存焉。後世作古禮以致天下之禮行之。至為缺。鄭玄。並為之注解。三禮正義。禮以創中。孔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貢問曰。將何以為此中也。子曰。禮所以制中也。不能詩書。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之別。禮者。天地之別也。禮者緣人情而為之節文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來律王言。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春秋說題。有恩有義。有節有權。禮之來

五行。其義則時也。故以四泰。云大戴記。殺溪。禮者所以殺溪也。注以達為文。禮成而後。以達為文。大序尊卑。明禮制以序尊卑。成記恭順。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之制也。三重。嘉過三王之禮。禮備而不偏。其惟大聖。君子表微。謂禮節文。禮之其數。建中。禮出中過於人。由文。自周也。周禮之文也。尊以禮許人。公武叔氏尊以禮許人。叔氏子游。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別嫌明微。為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故。得其人之為貴。求節錯延序殊尊卑。引通至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本節。故有司掌之。夷禮。禮成公周。禮者理之紛澤。上下有禮。其可用也。晉文觀師。緣飾於禮。漢書正身。禮所以正身也。修身為聖。不學不成。故禮之生。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為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注禮本為中人設。聖也不學亦不成也。大基為禮者節之準也。注節謂君臣之等差。禮以定倫。注定君臣父子之倫。並敘仕為。以上並前子。檢跡。禮驗檢貌殊事。等平有制。修述。疏備其功大治辨。會節示嚴其會節。天地君子易女之明節。講謙。踰節。禮不踰節。卑高以陳尊卑之位。衆山澤也。別宜。殊別萬物所宜。正國。十五傳節。常建法度。節用。以禮六等異。分則有等異之。養情。禮養大理十五。隆禮。易傳之心入之矣。秩節。六廢改。不可廢改。注乘危。時維鶴時無正等威。未有等

威。庶繁民。五行義。禮以行義。七庇身。禮以庇身。十五招攜。以禮五體政。禮以體政。二備贊。何倫節文。禮以節文。有體別。禮以體別為理。六十六補備補情之明體。禮以明體。判主。從參酌容法。禮容法則。大典。三十五禮憲紀政。禮以紀政理也。周之常也。周十冠儀。君冠淮儀周時。唐知政。見其禮。知其政。至三等宜。易五大隆。禮之盛也。泰安。泰致靜諫。所以泰安。十五隆殺。強世。禮節欲強世。禮六華實。華實則禮二野文。三趾。天地人之三禮。大運七靜說。願未當禮。以泰儀靜說之。前叔孫外譜。兩內無陰升跡。達之底。與拼和內親近之處。無相怨恨。禮治則詳。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治國之柄。得性竭情盡慎。禮交錯於中。情性之中。仁至義殺。合仕中禮。有分別也。職三十。祖洽於衆。為衆人之倡始而使和合之。承天之道。七工之大經。人之大端。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著儀云偽。章疑別微。然隱不著。當用禮也。十五紀綱萬事。雖殊七情。瑣一創度大為制度在禮。文為在禮。五至三無。裁節民心。謂無不致。職十三言而履之。禮也。十五拱持合安。拱持其情。合安其危。注檢情飾工。職四十七有徵有顯講信修睦。不下庶人。降與上下之中。無聲無體。目不得見。耳不得聞。體之謂聖。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履之謂賢。儀禮為末。賢人履之。舉而錯之

天下無邪矣。行之合道。統之於心。疏三十一。尚辭讓。去爭奪。天地經緯。左二十五。遠俗易制。文進逆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繁禮飾貌。舉文以為繁禮飾貌。昧蓋於治。遷善遠罪。使民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前正情性節萬事。紀綱人倫。三十二。斟酌伴禮。禮紀三。適物觀時。禮二十五。君莊臣恭。天尊地卑。君莊臣恭。禮志尊尊卑卑。諸父兄弟。無所不足。治人之求。制禮義以分之。治人之求。者情文代勝。其以情文代勝。養人之欲。七五動無不當。八本末相順。終始相應。法之大分。禮者。法之大分。致明而約。十易知也。治辨之極。十二明分達治。而保萬物。分均勢齊。五亂生其差。治畫其拼蓬直不陳。五事不分。無以見聖人矣。務夷俟倨肆。莫其據五祇莊乖務。救如其也。還世世通行。禮義則可以世世通行。下肅上尊。二十情之不可與。領惡而全好。張禮以導人。疏六十三。使由之而不知。七十三。興禍祥之本。止禍亂之原。五十三。治民者求道。不明則亂。十一節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之位。禮道隆則從而隆。謂禮也。二治七情修十義。勝則流漫靜折。類揖讓而治天下。選用於宗廟社稷。事十山川鬼神。此與民同也。不可斯須去身。順人情之大寶。去瑕穢養精神。註極則憂。粗則偏。能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左二十五。至太平而大備。

（前）主君臣等上下（十八）閑縉紳藻心性（後二十七）尊卑侈約之禮（尊卑奢儉所以為禮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尊先祖隆君師（荀）文理繁情用省（禮之隆也）上事天下事地（十五）川有防器有範（凡禮始之至也情文加於身而錯於前禮數百年積德而後興）（前十二）禮者品彙之璣衡（唐志）合文理而歸於治（荀十七）君有壇坫而自喻之（禮防非禮不可踰也）（閑十九）禮探其情而見之外（外在加禮文而已）（前五十一）建天地之中謂之禮（五十二）廉恥節禮以治君子　人能枉欲從禮則福歸（順情廢禮則禍殊之）（後）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前）貴有常尊（五十一）賤有等威（有尊而卑尺理之不可易）恥格（新唐書劉蕡策下以禮則恥格矣有不形者）門會見之儀（後漢書獻公會高平第一凡達使事門會見之儀禮時兵旅征伐諸侯與三公交錯中道或時使者交私語）帝見閑馭閑禮儀（妻著之）遠禮　多行無禮（禍必自及）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明堂位）禮自外作　禮以地制（過制則亂）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史記）國將亡必多制（叔向曰）仲尼曰夫晉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利百變法　仍舊貫（新立新意）何必改作（所貫守常）履禮（履不改王禮）因民而作　洋洋乎盛德事（制禮後二十五）禮法興而淳朴散（三十二）志其過制（先王制禮志其過制）山堂考索歷代禮類　自伏羲至黃帝五禮始具其唐虞則舜典云修五禮又命伯夷典三禮論語云商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惟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故據周禮有文而言耳禮記疏　六禮七教八政王制云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六禮者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也七教者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也此六禮七教並是商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八政者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也（禮記疏）總論禮樂　仁者天性也義者天情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復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友于閨門悌於鄉黨有虛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非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遵情性復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鍾鼓管絃者禮樂之文也與撲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論語志始末而上及乎丈之大畢而已細而節目則有司存焉而本原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韶舞形容紹堯之意也咸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朝謂之元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異各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賓王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王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注）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故秦名作秦改為金根見東漢輿服志云）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繅十有二就玉笄朱紘衮衣十有二章歷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顏淵既為當時僭禮者之戒且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裘冕（無旒以祀天）與其諸餘冕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簿屬車八十一乘自秦漢增之而益侈漢儒王朔之輩未必祖夏時唐樂舞倍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夫子亦不係其往後世為侈心所奪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周冕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雖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書　虞周之時夔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來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僭樂而歌雍以徹六經方作燬燼於秦秦之所謂禮樂其六國以為侈志於尊君抑臣而已漢因秦舊叔孫之禮藏於理官法家又不復傳制氏竇氏之樂有司止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樂述秦漢興廢之因革之繫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略序高武祖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注樂記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獻之）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於宋朝正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敘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逆參考究時有因革損益大興持作史者姑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議切諸史志類頗互見其以是歟　班志以庠序為禮樂之原　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陳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原而終也嘉歎光武肯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庠序未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祇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縱捐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鄉享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童而習之至於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

安得不爲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修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益僭差者謂之顯榮于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況庸下漸漬於失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人置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復以利祿之路誘之（注詳見漢史志以今況）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與虞周異矣此班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盛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東都太學諸生逮相標致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于科舉之累宋剏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爲利祿所移禮聞貢舉又爲利名所禁欲以是爲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爲二　禮樂爲國之根本刑政爲國之輔助也歐陽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搢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貞觀開元之所紀者與夫乃和新儀開寶新禮者於以見其具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名纖悉備載猶未免致諸史之尤者豈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爲二兵刑之官合爲一詳畧可見　先王以通上下之情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而無以盡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飲食聚會而制爲燕享之禮以通上下之情而其樂歌又以鹿鳴起興而言其禮義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詩傳）存守內外之節　君子之於禮樂也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著其威儀節奏之文（語或問）其用無小大之殊　禮樂之用通于上下無小大之殊一身有一身之禮樂一家有一家之禮樂一邑有一邑之禮樂以至推之天下則有天下之禮樂亦隨其大小而致其用焉耳不必其功大名顯而後施之也（同上）不當事繁文末節　蓋以禮之繁文末節當世所尚皆時人所易行者至於辭遜之心則禮意之實而人所憚爲故言能以禮遜爲國而先民則其爲國也不難若不能以禮遜爲國而徒相與從事乎繁文末節之間則亦無以爲禮耳（語或問）先王以義起禮　以是爲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

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後世議禮者不明乎此故常以其節文度數之小不可備而不敢爲卒以就乎大不備而後已此劉向所以深歎之也若無孟子之學而強欲爲之如叔孫通曹褒之流是又不免乎私意之作而已矣（孟子或問）禮樂以進反爲文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非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爲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非一向如此必至流蕩故以反爲文禮之進樂之反使得性情之正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悅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反之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要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卻進樂盈而卻反所以爲得性情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矣（文公語錄）禮樂同一理　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個相對著誠與偽也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偽須以誠先去偽則誠著（同上）漢無興禮樂之主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既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況在此時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矣　古今只此一理　自古亘今都只是這一道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聖人創度禮樂顛來倒去都只是這一道理做出來　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禮樂（並同上）窮達損益之宜　聖人窮而在下所用禮樂固是從周之前輩若聖人達而在上所用禮樂須更有損益不止從周之前輩如答顏子爲邦之問則告以四代之禮樂（同上）樂其生反其始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節文卻是人做底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同上）有是理即有是氣　問禮樂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矣（同上）禮

樂鬼神一理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只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　同體而異用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性情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於敬敬則和這便是同體處　不見先王之禮樂　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　有德有位者方可制作　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之世而欲行夏殷之禮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並同上）　禮樂相為表裏　問禮之用和為貴使是樂否曰和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又是樂中之禮（同上）如寒暑生殺禮樂刑政之為教如寒暑生殺之為歲（文公答楊深父）　典禮是天理之當然　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一毫不得添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如此（文公語錄）　天道流行發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大哉皆是天道流行發見為用處　古者典禮分明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理會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欲行禮有疑者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典禮各各分明（[illegible]）　簡易則可行

大凡禮制欲行於今須有一箇易底道理若欲盡拘古禮則繁碎不便於人自是不可行　所因損益之理　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為制度天體是害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夫婦依舊廢不得　至周然後大備　問喪祭之禮至周公然後備夏商而上想甚簡畧曰然親親長長貴貴尊賢夏商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畧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撰制出來直為定制更不可易　南北朝猶有禮學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尤不廢　陸農師之徒說禮　宋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豈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並同上）　非玉帛鐘鼓之謂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夫子之於告朔愛其一羊而不忍去於齊聞韶至於三月不知肉味何也抑其所以如此者其意乃有所屬而非玉帛鐘鼓之謂耶　歷代議禮名臣　秦蕩滅遺文自漢興以來收而存之朝廷有典制可酌而求者漢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聞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後漢有曹充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慎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魏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沉蜀有譙周[illegible]孟光許慈吳有未敘丁孚晉有鄭沖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虞嘆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倫劉逵摯虞束晳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壺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裒何琦虞喜盧貞宋有徐羨之傅亮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天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齊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瓛王逡之梁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陶弘景司馬憲丘季彬陳有謝嶠孔奐後魏有高允高閭王肅北齊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後周有蘇綽盧辯辛文翻隋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唐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倫李義甫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琨范履冰裴守真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

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唐紹王岩張說徐堅李銳施敬本王仲丘孔方義賈曾韓挹秦蒙盧履冰王涇韋公肅王彥威田同秀康子元侯行果史玄璨李行偉馮宗陳正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縚宋有聶崇義尹拙陶穀劉溫叟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竇儼中和峴陳鄂陳寬邢昺陳彭年丁謂王欽若李迪賈昌朝文彥博歐陽修姚闢蘇洵陸佃黃履陳祥道陳襄宋敏求王莘韓肖胄李至李宗諤楊億王珪曾肇余靖王安石司馬光王存李清臣狄棐何洵直楊完江休呂公綽晁迥張昭歐裴煜呂公著許將顧臨范純禮孔武仲彭汝礪曾肇呂大防蘇軾威陶王誼曾布錢勰韓宗師王古井亮采常安民李琮虞策劉定傅楫黃裳豐稷葉祖洽蔡京林希蔡卞吳安持晁端彥崔恩郭知章劉拯黃慶基董敦逸彭汝霖韓忠彥陳暘謝絳劉原父錢公輔程顥吳育王疇張載孫抃許光疑倪思梁顥王賞董棻洪燾朱熹林粟韓祥康然胡直儒傅崧卿近陳公輔黃積厚（遼有耶律儼陳大任金有韓企先張暐張行簡元有劉秉忠周輝劉元中文亟[illegible]閻思義程祐[illegible]徐[illegible]嘉[illegible]曹倫居貞光顧復時光顏從金曹從光于仇儀許從隆趙秉溫忽都于思也先史杠李羅王海）　古者宮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

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忻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畮吉凶哀樂。其不一出於禮。由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三代以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一切用秦。雖有欲治之主。乘於時俗。安於苟簡而已。自漢以來。史官所記。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　禮謂之文者。尊卑異位。親疎異情。長幼異序。內外異宜。往來異等。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序其義則曰禮文。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禮之爲國。與天地並。上天下澤。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其本則人心固有。其文則聖人爲之。禮者敬之經。敬者禮之情。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競奏於晉世。韓宣子見周禮盡在魯。知周所以王。仲孫湫見魯秉周禮。知魯未可動。爲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禮如此。莊公有非禮之舉。其臣諫以必書。周王有非禮之實。其臣以力稱先王之時。凡禮文之事。無不載之簡冊也。士會不知殽烝。歸而講聚三代之典禮。以脩晉法。孟僖子不能相儀荅郊勞。歸乃講學。能禮者必從之。君子耻不知禮如此。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諸儒之訟。國家有盛容。不必蘊野外之儀。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其事朝聘冠昏喪祭射饗。其用郊廟朝廷閨門學校鄉黨田役。其物圭璧冠珮羊雁贄幣俎豆弓矢。其容齊莊恭肅雍和剛毅忻懽慘戚。其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長幼。其効嚴上下。定尊卑。決嫌疑。別同異。事天地。享鬼神。性理會元主意發明

清濁未判。渾淪無朕。時則是禮隱乎渾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時則是禮藏乎人心。聖賢迭起。維持世教。時則是禮著乎日用。是禮之功用大矣。性情和節。禮之本也。升降上下。禮之文也。綱常道德。禮之精也。制度文爲。禮之粗也。用之於一身。則周旋中焉。揖遜有焉。用之於一家。則閨門有章焉。宮庭有度焉。以至朝廷以正。百官以治。則一國之禮也。卑不踰尊。疏不踰戚。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則天下之禮也。人道不可一日之不立。而此禮未嘗一日之不存。是雖失於莊。滅於老。刑名於秦。綿蕝於漢。而禮之在人心終不可泯也矣。　厚公辨論

禮者理也。道之物也。辨上下。定民志。發而中節謂之和者也。和而至於合內外。使萬物各當其分。故謂之禮。禮各有其物。故謂之義。統而言之則曰道。分而言之則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禮者見之謂之禮。故曰道之物。　儒人古文標要

禮在萬世無弊　禮也。亙天地而不見其始。窮今古而不見其終。繇者不得而逃。叛者不得而臧。惟其與人俱生。原於自然。而後能也。故聖人知禮樂之出乎天地性情之所自有。故因其理而導之。探其本而文之。不行則已。行之斯成。不言則已。言之斯立。大可以被天下。久可以傳萬世。桀紂牽天下之人而趾情恣欲以絕禮。禮不絕而桀紂亡。秦焚聖人之書而植意欲以絕禮。禮不絕而秦亡。莊列之虛無。楊墨之僻邪。申商之殘刻。秦儀之詭僞。欲以破禮。禮終不可破。　洪水集

禮該萬殊之用　禮者。生民之大也。樂得之而以清。仁得之而不虐。義得之而不濫。智得之而不惑。信得之而不渝。聖人之所以作。賢者之所以述。天子之所以正天下。諸侯之所以治其國。卿大夫士之所以守其位。庶人之所以保其生。無一物而不禮也。窮天地。亘萬世。不可須臾而去也。　李太伯

禮生乎天地出乎人心　情乎性。發乎情。其所以爲本。人不能無生。有生故有父子。人不能無長幼。有長幼故有兄弟。人不能無匹偶。有匹偶故有夫婦。人不能無相親。有相親故有朋友。人不能無強猜。有強猜故有君臣。故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之禮。其本則天地生之。其節則聖人爲之也。因飲食之欲而饗食之禮作。因男女之情而冠昏之禮作。因死藏生哀而喪祭之禮作。因其羣聚嬉戲而射鄉之禮作。故饗食冠昏喪祭射鄉之禮。其本則人心固有之。其文則聖人爲之也。　洪水集

時文摘奇　古者禮皆實用。　隆古盛時。風俗純一。教化素明。二三聖人出而經理天下。固未嘗外人心以求禮。始於一人之身。行之於宮庭衽席之間。發於宗廟朝廷之上。而達之於四海九州之廣。皆是物也。朝會之儀。所以爲是等級次第者。豈徒曰尊君卑臣而已。郊祀之享。所以爲是備文縟典者。豈徒曰荅天報地而已。禘嘗之祭。所以爲是尊敬崇重者。又非徒曰奉祖事神而已。宮室衣服之制。所以爲是繁殺隆降者。又非徒曰別貴明賤而已。聖人之制禮。蓋欲範防世變。彌綸天地。藏之人心而不泯。傳之萬世而不窮也。

後世禮皆虛文　三代衰。王道廢。縱橫有以駁是禮。刑名有以雜是禮。時君世主於是不求治於此禮之中。而別此禮於治具之外。法制既立。刑政既暇。然後命禮官修禮文以爲藻飾太平之具。故以禮樂爲制度。以儀物爲觀美。郊雩之事天。烝嘗之事祖。曰以致神而已。而隆天下報本之義。崇斯民孝思之心。則未嘗有以導乎民也。牲牷之肥腯。粢盛之豐潔。曰以事神而已。而尊尊以使民知敬。親親以使民知愛。則未嘗有以感乎民也。上以虛文制禮。下以虛文視禮。胡怪其陵篾其而加斯侮哉。

漢君未達禮文　高祖崛起草野。親與販繒屠狗之徒傳取天下而僅得之。君臣上下。未知有格迪人心之道。尺長立國之計。使以

一時擧柱之風未息。叔孫通以俗儒起而定一王之儀。然皆捃摭秦法而已。以野外之綿蕝之堂陛之上。而齊魯兩生積德百年之說。視之爲迂闊而不暇講也。其後文帝好黃老之學。則未遑於禮。景帝尚刑名之治。則人不知有禮。孝武之朵定。似有志於禮也。然亦禮之末度。而非禮之本也。

唐世統詳本節　唐太宗經理治道。動咨儒者。意猶有望焉。然而與一時禮官學士因隋之禮而增益之。以爲貞觀禮。未免牽意爲之。雖其書有一百三十八篇。亦稍詳備而文爲制度之末居多。品節隄防之意安在。當時大臣如房杜輩。求河汾之流。王通所謂接三才之興。達性命之源者。二子講之亦熟矣。而禮樂之問。乃呈汁決而無對。宜太宗之爲君。不足與之言禮耶。抑于時講論。徒有虛文。而無實用耶。遂使中和之政。不足以祈民情。苟簡之儀。僅足以飾治具乎。何補哉。

夫子講明禮教　幸而夫子者出焉。著書垂訓。扶持人極。不爲無所補。雖一時無天子之權。而能存天子之教。雖不能回三代之禮。而能存人心之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蓋以當時之人。知有禮之文而未知有禮之本。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蓋欲當時之君。即禮之本以求禮之用。以主先進之是從。君子之必從。夫子之意。未嘗不欲挽春秋而爲三代。林放問禮之本。則慨然

以大戢衆之頹瀾。陋巷一癯儒。爲邦之問。則欣然舉四代之禮樂以屬之。當時與羣弟子講明議論。無非激人忠扶世教之道。與時欲屬書者闕其狄狄之聲。則凜然服其爲守禮義之國。然後知孔門之教也如此。夫以其環于外。死生顧盼可爲。曾不爲之動。豈非人心之禮猶有足恃乎。

國朝修明典禮　國家列聖相承。以禮爲主國之本。一時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矣。而陳祥道禮書上。參用馬聞賢通禮既上於劉溫叟矣。而盧多遜之義亦兼取焉。邢昺之作分門禮選。王晫之作禮閣新編。與夫賈昌朝之上太常新禮。歐陽氏之參稽歷代因革。然此特其文耳。文未足以盡禮。君子當觀諸人心可也。我朝盛時。醇恩厚澤。滲漉中外。斯民之戴宋。蓋非一日。人心知有禮則不忘君。而相與歡忻鼓舞於春風和氣之中者皆禮之功用也。然後封岱岳。祀汾陰。禱亳社。絕代曠典。靡所不舉。祖宗之心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此其享國日長。三代莫及。良有以也。

文由禮而後見　文莫盛於君臣父子之間。然君臣父子非禮不定。文莫著於仁義道德之訓。然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莅朝治軍。涖官行法。文也。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亦文也。非禮則不誠不莊。日月星辰麗乎天。此天之文也。然天秩有禮。則禮實行乎其中。百穀草木麗乎土。此地之文也。然禮由地制。則禮亦寓於其中。舉天下無一之非文。亦舉天下無一之非禮。

禮以主民之極　夫禮有冠昏喪祭。所以用於家者也。冠婚喪祭之禮一行。而一家之極由此以大明矣。禮有饗射鄉飲。所以用於鄉者也。鄉飲之禮一行。而一鄉之極由此大建矣。禮有吉凶軍賓嘉。所以用於一國者也。自吉凶軍賓嘉之禮一行。而一國之極愈彰彰於斯人日用常行之間矣。推是禮也。達之天下。行于蠻貊。而此極益充滿于覆載之間矣。禮之可以主道。而人之不可無禮也。若此。分聲類說人

齊以笑郤至之跛足而見伐。曹以觀重耳之駢脅而見滅。　叔孫通爲高帝制朝儀。而高帝說。裴憲爲石勒撰朝儀而石勒說。　武王之爲太子也。嗜鮑魚。而太公不以進。屈到之爲大夫也。嗜芰。而子木不以薦。　子產之有功也。位在四人之上。而不居其上。郤至之有功也。位在七人之下。而不掩其上。故公孫揮於子產。知其將得政。單襄公之於郤至。知其將不免。　周王失禮。叔向知其不終。晉侯失禮。子貢知其必死。　楚子無禮于朝。穆叔知其不久。子玉會師無禮。蔿賈知其必敗。爲下者可以無禮乎。　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晉文公之出也。過曹曹不禮焉。韋玄成佯狂讓爵於其兄。而見貴於朝。丁鴻佯狂讓爵於其兄。而見責於友。　商鞅無禮。

趙良言相鼠之詩以戒之。慶封不敬。楚子賦茅鴟之詩以譏之。　晏子不禮。而楚滅之。鄭舒不禮。而晉滅之。　肅宗之於張鎬。允備弟子禮。全說尚書一篇。然後終君臣之義。所謂學焉而後臣者。

事　雖天子必有尊。諸侯必有長。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上以禮令好而領惡。下以禮達善而違罪。　尊卑之室無異制之位。則父子無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記纂淵海

尊禮　經　作賓于王家。（書微子之命）責賓爲其近於君也。（記祭義）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少儀）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必賜之几杖。乘安車。（曲禮上）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曲禮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並禮記）

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孟子公孫丑下）　齊管夷吾任國政。號曰仲父。（列子）枉千乘於陋巷。（韓子）　文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左傳）　魯莊公使來錫管仲以平戎。使齊侯受而退。比至三釁（以香塗者）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國語）　周文王得呂望於磻溪。武王以爲師。謂之太公。號曰尚父。（史記）　項羽尊發范增爲亞父。（同上）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通鑑漢紀）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西漢汲黯傳）曹參為齊相。聞膠東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厚幣請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本傳）攄基而先驅。（揚雄傳）勝之望見雋不疑容貌尊嚴。勝之躧履起迎。（並西漢）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延升上坐。（東漢傳）孔融深敬於鄭玄。倒屣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著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後漢鄭玄傳）興席改容。（後漢吳祐傳）張昭吳中稱之仲父。（吳志傳）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通鑑漢獻紀）萬章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尹言者。（西漢）孫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詣華歆。歆葛巾迎策。謂歆府君德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脩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胡沖吳書）孫策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吳張昭傳）許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蜀志）晉王導任丞相。元帝委之為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晉書本傳）郭奕為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晉書郭奕傳）虞翻在吳。魏文帝嘗為翻設虛坐。（三國吳志本傳）唐郭子儀。德宗時賜號尚父。（唐書本傳）郭子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舊唐書本傳）魏徵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鷂竟死懷中。（通鑑唐太宗紀）太后信重內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通鑑唐武后紀）玄宗尊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為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相莫如也。（唐書本傳）龐德公素有重名。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三國志）王維名盛於開元間。豪貴人虛左以迎。（唐書）帝如曲阜。謁孔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致敬。遂拜之。又拜孔子墓。禁孔林樵采。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通鑑五代周太祖紀）樊宗師見劉蕢獨拜。（唐書本傳）傳紀　范逵既去。陶侃追送不已。且百許里。（世說）集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文選）燕王尊樂毅。分國願同歡。（陳子昂集）朕屬韓愈公為尹。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為故常。（韓愈神道碑。時以御史大夫兼尹事）李白所適。二千石郊迎。（李陽冰作李白集序）宋朝　昧前時得拜龐公。（杜則部廣拜時華書之周事對時德。元朝心。肯節氏仕。元順人心。肯鉤家周

捷。（五恭敬撙節。）事實　伏羲氏作二十五絃之瑟。制婚姻之禮。（通曆）黃帝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始興封禪之禮。（同上）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故其積基植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通干令升晉紀總論）三王因事制禮。各順其宜。（史太史公自序）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前揚子實解明）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管心術）所以禮為冀。所以行於世也。（莊大宗師）禮以道中。（天下篇）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麟之趾詩序）齊侯脩禮於諸侯。（左傳七年）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怠禮失政。是以亂也。（襄二十一年）政須禮而行。（上文注）猶人須車以載。禮是政之車輿。（上文疏）諸儒習禮。（詳見對問扒苑）賦千等議曰。今陛下勸學興禮。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儒林傳序）禮之象五行。（大戴禮禮者）道萬物之情。暢為善之道。（晉束皙傳）玄宗天子。乃覽雲臺之義。草泥金之禮。（舊唐文藝賈曾之）兒皆知禮遜。（同上）冀欲以禮讓升而合人知禮。（唐薛登傳）禮之理誠深矣。誠大矣。誠高矣。　序者禮之猶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文理繁情用者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禮之殺也。（荀子有體類字樣）定序。　分明。　辨等。　分守。　等差。　大柄。　善端。　辟邪。　撙節。賦偶（參政制度辨明等衰。本末具舉。情文遞勝。）（同天澤而上下之儀辨。即乾坤而尊卑之理得。）（百世莫能遺者名分之嚴。一日不可闕者綱常之極。）（為世由之則秩序不紊。一日舍是則綱維者弛。）（觀夫宗廟肅君容止。父子君臣截然等衰。）（辨上下於定民之志。別尊卑於異位之初。）賦隔（蜡以報成。兵戎征南之釋。序而皆列。詳陳戴記之篇。如看以視民。就不見從於弁典。君教而修偶。有非由通於周儀。）典禮　事對　會通。（易繫辭）協和。（用國語考時定日。唐禮樂志。教民斷決。書呂刑注）體題蹲儀。　撰求。　大經。　不易。　決則。（經世）賦偶（與世秩順。觀時會通。）（同天而秩。煥乎其章。緣情而制秩然。）（至聞）賦偶（昔方晨拖。國當茂武之講求。唐尚澄徽。又有貴成之截定。）然禮　事對　國之綱。（唐文職之路。上傳）挽衰帆時。（上傳）相搖豫遠。（上傳）賦偶（軒轄君尊。修明治體。）（欽聞皇化。鋪張國典。）（一以同俗。秩為自天。）（欽倫寬猛。劍明等衰。）（因性所有。防民未然。）（創本諸朝。辨而嚴奏。）（治而人序。分嚴等衰。）（五禁用其之修。三協其嗜之用。）（謂嫌遠者禮不如德。而招攜者德不如禮。）（武沖為其澤也。又以濟衆。或換為其制也。能於苑時。）（首以析之也。沖為方之澤。復以辨之也。析一代之儀。）（德者得也。自得而已。禮者履也。可履而已。）（秋世道民者德之書。上治民者禮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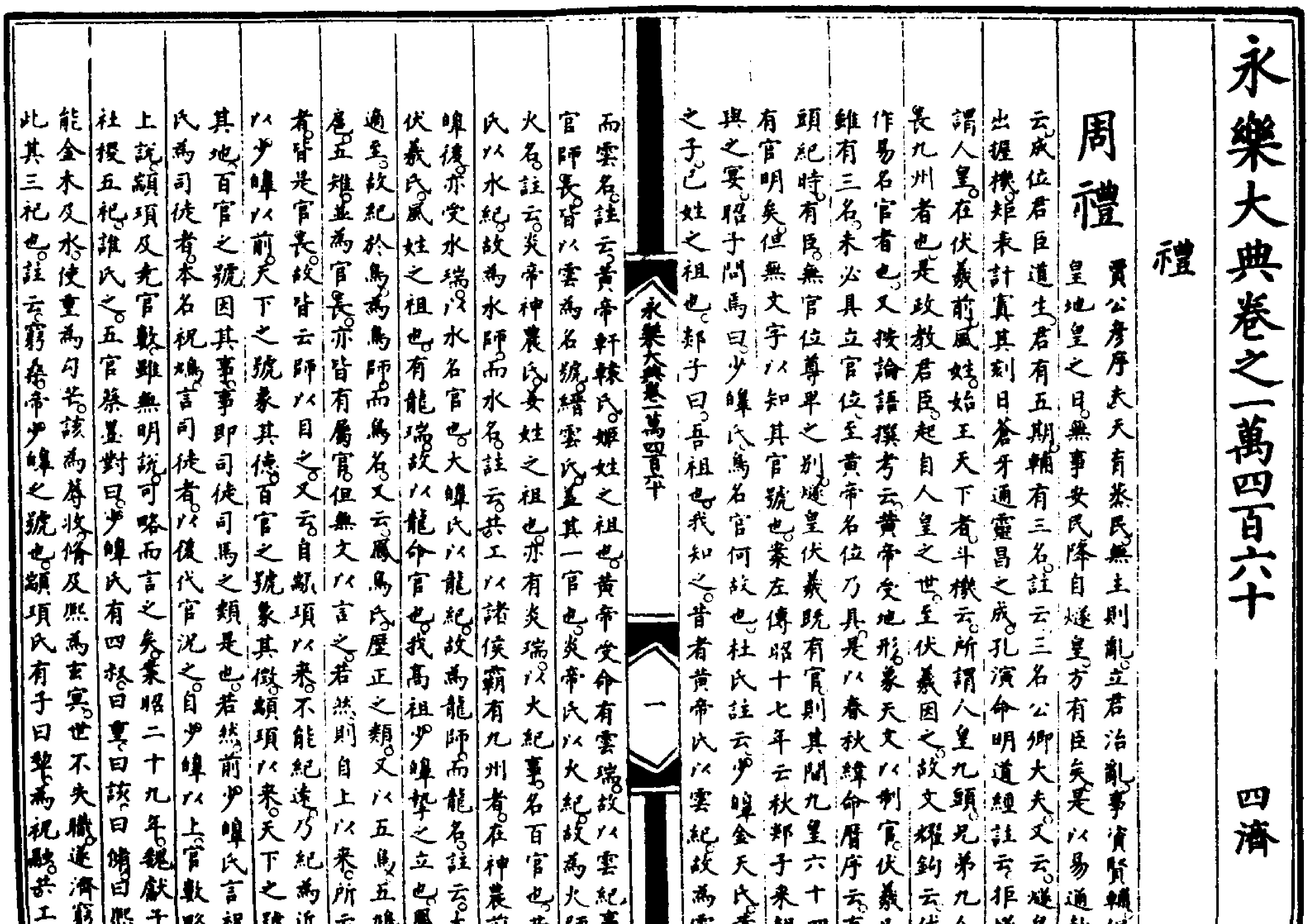
為國在於得民也。德者得民之道。為國先乎正俗也。禮者正俗之規。既形則遠格。賤見幾微。不易則人懷。言聞管仲。湯后先置總師之善。成王由合九共之宜。總文章典禮之象。定五統天澤之辭。君子之治。當虞於德風。聖王之化。宜明於禮制。綏諸侯兮把則甚傳。秩五典兮無之則見。辨乎上下也。道本坦履。行以剛健也。用常雅乾。觀則民紀兮。若不棄之綱。虞以天秩兮。無大泯之彝。賦偶嘉我銀鄭。誘誠信以奋君。與彼宜公。指賞刑以理國。制以總號。乃陽后舉修之日。者而虞選。又陶唐舉命之時。談與長倩。已共對於中宗。秦發揚弘。亦咏詠於武帝。不作制遠人之格焉。成帥調乎。押亦為大綱之本。於綵光照。**詩禮**　**事對**　兵辨。務寡見推言。無遠而教以約以。又中土今與於主於。溶來者　**兼金合璧賦偶**　邦象六典。國張四維。小大殊制。古今異宜。獨以君柄。既然國維。道天地陰陽之妙。是君臣上下之宜。大而朝廷明君臣之分。微而鄉黨正長幼之儀。尊卑上下也。其制已定。進退升降也。非文不行。別貴賤別賤不陵貴。定親疎則疎無間親。上天下澤民志定矣。尊君卑臣古人取諸。以中為體。中固無弊。以和為用。和而不流。宋伯分職。朱奉典儀。貴本可動也。本安見末。本無以固也。用誠不欺。家父求車而自貶威書。

大夫績彼而各私己意。學循祖永服之無斁。況且鶴來軒而有位。世屬洪荒。有長幼執辨乎長幼。風循林野。有上下孰分乎上下。因彼天秩。作之世彝。王國為典。人倫定規。八百創度。三千威儀。經三百兮創度有無。儀三千兮文章所為。武續武商因革不一。有降有殺增損可知。因世為之節文。順時有所損益。非天降也。地出也。由聖作之明述之。于以紀綱於萬事。于以雕琢於六情。自之親是君君臣臣。推之閨門父父子子。降升明一代之規。因革撰百王之典。施之鄉里。則尊卑有倫。行之朝廷。則貴賤有序。武序乎理爭畏暴。成明乎射御朝覲。婚姻有辰。則淫泆之罪多。鄉射不明。則長幼之序失。郁郁成周之際。彬彬貞觀之初。修以遵義。本末兼備。序以治人。情文著明。**賦偶**　惟以位正。在周伯仲祇之掌。使能典朕。載虞宗寅亮之清。無使伊朝坐笑。間知主婚之事。肯令擊柱爭功。可議朝儀之起。肇紹于唐。其改易而尚有。厥用于夏所損益而可知。**攔江網體字當韻**　定序。　明分。　辨等。　分守。　等差。　辨譽。　正儀。　別尊卑。辨上下。　天秩。　日用。　防民。　正國。　坊德。　制心。　節民性。順人心。　動容周旋。本敬博節。賦句體與辭選。用為範防。　君臣父子。本當定之名分。長幼親疎。有自然之等差。　君臣父子。截名分。朝廷鄉黨。繩繩紀綱。　閨門整肅。人知長幼之倫。堂陛尊嚴。世識尊卑之序。　行於閭里。則長幼禮齒。用之邦國。則會同朝聘。　明節文之義。載損載益。定上下之分。一神一乾。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五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一〇四六〇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詵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四濟

禮

周禮

（賈公彥序夫天育烝民。無主則亂。立君治亂。事資賢輔。但天皇地皇之日。無事安民。降自燧皇。方有臣矣。是以易通卦驗）云。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三名公卿大夫。又云。燧皇始出握機。矩表計寘其刻日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注云。非燧皇謂人皇。在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斗機云。所謂人皇九頭。兄弟九人。别長九州者也。是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耀鈎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又按論語撰考云。黄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黄帝名位乃具。是以春秋緯命曆序云。有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位尊卑之別。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民有官明矣。但無文字以知其官號也。案左傳昭十七年云。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杜氏注云。少皥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注云。黄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注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炎瑞。以火紀事。名百官也。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注云。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也。大皥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注云。大皥伏羲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也。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又云。鳳鳥氏。歷正之類。又以五鳥五鳩九扈五雉並為官長。亦皆有屬官。但無文以言之。若然則自上以來。所云官者。皆是官長。故皆云師以目之。又云。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為近。是以少皥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百官之號。象其徵。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地。百官之號。因其事。事即司徒司馬之類是也。若然。前少皥氏言祝鳩氏為司徒者。本名祝鳩。言司徒者。以後代官況之。自少皥以上。官數略如上說。顓頊及堯官數雖無明說。可略而言之矣。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蔡墨對曰。少皥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注云。窮桑帝少皥之號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

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故外傳黎爲高辛氏之火正。此皆顓頊時之官也。案鄭語云重黎爲高辛氏火正。故堯典註高辛氏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以高辛與顓頊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顓頊。又事高辛。若稷契與禹事堯。又事舜。是以昭十七年服註顓頊之下。云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故傳云。遂濟窮桑。窮桑顓頊所居。是度顓頊至高辛也。若然。高辛時之官。唯有重黎。及春之木正之等。不見更有餘官也。至於堯舜官號稍改。楚語云。堯復育重黎之後。重黎之後。即羲和也。是以堯典云。乃命羲和。註云。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是天官稷也。地官司徒也。又云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和仲。申命和叔。使分主四方。註。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是有六官。案下驩兜曰共工。註。共工。水官也。至下舜求百揆。禹讓稷契暨臯繇。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註。稷棄也。初堯天官爲稷。又云帝曰契。百姓不親

汝作司徒。又云帝曰臯繇。汝作士。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下文云。舜命伯夷爲秩宗。舜時官也。以先後參之。唯無夏官之官。以餘官約之。夏傳云。司馬在前。又後代況之。則羲叔爲夏官。是司馬也。故分命仲叔註云。官名蓋春爲秩宗。夏爲司馬。秋爲士。冬爲共工。通稷與司徒。是六官之名見也。鄭玄分陰陽爲四時者。非謂時無四時官。始分陰陽爲四時但分高辛時重黎之天地官。使兼主四時耳。而云仲叔。故云掌天地者。其曰伯乎。若然。堯典云。伯禹作司空。四時官不數之者。鄭玄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命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案堯典又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鄭註云。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下又云。帝曰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鄭云。四岳。四時之官。主四岳之事。始羲和之時主四岳者謂之四伯。至其死。分岳事置八伯。皆王官。其八伯唯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案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則四岳之外。更有百揆之官者。但堯初天官爲稷。至堯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舜即真之後。命禹爲之。即天官也。案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

岳八伯。註云。舜格文祖之年。堯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事。是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置八伯。元祀者除堯喪。舜則真之年。九州言八伯者。據畿外八州。鄭玄畿內不置伯。鄉遂之吏主之。案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註云有虞氏官蓋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不得如此記也。昏義云。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云。蓋夏制。依此差限。故不從記文。但虞官六十。唐則未聞。堯舜道同。或皆六十。并屬官言之。則皆有百故成王周官云。唐虞建官惟百也。若然。自高陽已前。官名略言於上。至於帝嚳官號。略依高陽。不可具悉。其唐虞之官。惟四岳百揆與六卿。又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至於餘官未聞其號。夏官百有二十。公卿大夫元士具列其數。殷官二百四十。雖未具顯。下曲禮云。六大五官六府六工之等。鄭皆云殷法。至於屬官之號。亦蔑云焉。案昏義云。三公九卿者。六卿并三孤而言九。其三公。又下兼六卿。故書傳云。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各兼二卿。案顧命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則周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與古異矣。但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所以象天立官。而官益備。此即官號沿革粗而言也。要義雲卷求

龍鳥師皆官長　顓頊至高辛官名唯見重黎及木正等　堯舜時六官之名見　百揆四岳後又分八伯　三公兼卿周與古異孤并卿爲九

禮至幽王紛亂孔子卒後又亂　漢儒禮學傳授　周官後出唯劉歆識之杜鄭賈傳之　鄭康成謂鄭衆賈逵之失　劉向父子並被命校書而歆奏七略　鄭衛賈馬皆作周禮解詁　尚書周官篇與周禮異六官周

禮文物大全圖天官冢宰冢宰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𩾐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地官司徒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人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春官

宗伯。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夏官司馬。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勳。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圉人。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都司馬。秋官司寇。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掌戮。司隸。罪隸。蠻隸。閩隸。夷隸。貉隸。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脩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環

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冬官考工記。輪人。輿人。輈人。築氏。冶氏。桃氏。鳧氏。㮚氏。段氏。函人。鮑人。韗人。韋氏。裘氏。鍾氏。筐人。㡛氏。玉人。楖人。雕人。磬氏。矢人。陶人。旊人。梓人。廬人。匠人。車人。弓人。

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傳左禮獻之。初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求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成伯璵外傳。天子六卿。　傳曰。周公制禮。設官分職。各有其屬。天子六卿。一卿之下。各統屬官六十。內外三百六十官也。冢一朝之數。其下各有胥徒府史。（此即庶人之在官者）天官處冢宰。法象天也。今之尚書令。統百官。地官司徒。法掌十二教。古者掌五教。主徒衆者也。春官宗伯。法掌天地人神之禮。今之太常卿是也。夏官司馬。法掌率九伐之法。又司爵祿。秋官司寇（主法刑也）冬官司空。法掌土地。以居民也。古者穴居。未有官室。其字從穴。又從冬官也。俞壽翁復古編六官　上古帝王之建官也。法天地四時。以爲名。名舉其官。官治其事。無有廢曠不舉之處。誠以名正而言順。言順而事成也。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皡氏以龍紀。少皡氏鳳鳥適至。因紀於鳥。曰祝鳩氏。司徒也。曰鴡鳩氏。司馬也。曰鳲鳩氏。司空也。曰爽鳩氏。司寇也。祝鳩。鵻也。能孝。故司徒主教民。鵻鳩。王鵻也。摯而有別。故司馬主法制。鶻鳩。鶻鵰也。以其平均。故司空主平水土。爽鳩。鷹也。故司寇主治盜賊。此皆建官之本意。而自顓帝以來。始爲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六官之名立。而六官之事治。以舜命九官。而禹作司空。實平水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伯作秩宗。命典三禮。皐陶作士。惟明五刑。其餘則皆有職。此虞舜稽古建官之目。夏商周之王。於四官者居六官之四。而他五官若虞若工若樂若后稷若納言。皆不專屬。而隸于六官之一者。蓋周制也。周自成王歸于豐。作周官。自三公三孤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若冢宰則主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則掌邦教。數五典。擾兆民。宗伯則掌邦禮。治人神。和上下。司馬則掌邦路。統六師。平邦國。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則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周禮六官。凡即此而考。則其所隸可得而推矣。秦燔詩書。禮經尤被其害。漢興。傳禮者有高堂生。魯徐生善爲頌。不能通經。傳子至孫。皆以頌爲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人孟卿事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梁又有戴德戴聖等學。於是禮有大戴小戴。漢起禮學於亡逸者。堇堇如此。而今周禮所傳授。尚未聞其端。班固曰。孔子傚周之禮。此禮所以必取於周。以爲經者也。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注言王莽時劉歆置博士。

顏師古曰。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至後漢時。河南緱氏杜子春之徒。稍相講授。然今六官大抵皆秦亂。失其統紀。非先秦之舊。若制國用。冢宰之職也。而後世雜之司徒。度地居民。與事任力。司空事也。而後世雜之司徒。蓋明白易見。可以考驗者。背其法而安之。亦以其傳譌之久故也。司徒氏掌教者也。而財賦則兼之。土地之事則隸之。無亦以其爲地官。故凡土地之事悉以屬焉。而財賦出於土地者也。亦從而屬之。名與事違。官與職戾。書得於流傳之久。事習於譌舛之餘。習者不察。而事亦以乖。國用制於冢宰。邦土掌於司空。皆有明證。不譌而後世實淆亂其制甚矣。傳譌之移人也。質之以經。將有所是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其所立表而淵實者耶。　天官之屬。大宰。小宰。宰夫。宮正。宮伯。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𩺊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宮人。掌舍。幕人。掌次。大府。玉府。內府。外府。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司裘。掌皮。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今編獸人。𩺊人。鼈人。獸人。右冬官之屬也。復人囿膳夫庖人之屬。遂置之天官。非也。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獸人。𩺊人。鼈人。則非所掌。至於獸醫附列

於醫師。此九不可者。按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用是以知此四官屬司空無疑也。蓋九職。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乃司空之職。則獸人獸醫。歔人鼈人。不為天官屬亦明矣。月令雖非必聖人之書。或出於秦。亦去古未遠。有古之遺事焉。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若冬官之屬也。司空掌百工。凡此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掌皮典絲典枲則備工之用而典治絲枲飾化八材之類是也。屬之司空曰宜。官凡十一。宜在司空。今存者六十有三。三為羨。去十有一焉。於是闕其八矣。八者雜之春官見于儀地官之屬。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封人。鼓人。舞師。牧人。牛人。充人。載師。縣師。遺人。均人。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肆長。泉府。司門。司關。掌節。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旅師。稍人。委人。土均。草人。稻人。土訓。誦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掌蜃。囿人。場人。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人。饎人。槀人。凡二十八。今編鼓人。舞師。若春官之屬也。論見前篇。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澤虞。卝人。角人。羽人。川衡。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凡邦土事與夫地利之宜。實職之。王制言執度度地量地制邑。民居必參相得。皆其義也。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閭師之任民。縣師之制域。均人之均力政。遂人之經田野治溝洫。遂師之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之修稼政。屬地治。土均之平地政。均地守。均地事。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水利之事。土訓之道地圖。以詔地事。是皆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利者。以類推之。是當屬之司空。而大司徒之教民。於此宜無預焉。以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掌山澤。卝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與夫圃人牧獸。場人之植果蓏。掌葛掌染草之時地利。其稽之於書。考之於禮經。質之於六典六職。證之於十有七官之義。則取而隸之司空。是則有據而非臆說而求為異論者也。夫司徒以地名官。後之人不復考其義。姑以名近而取類焉。故司空水土之官。雜之為多。今區而別之。可以槩見矣。　春官之屬。大宗伯。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筵。天府。典瑞。典命司服。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冢人。墓大夫。職喪。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大卜。卜師。龜人。菙氏。占人。簭人。占夢。眡祲。大祝。小祝

喪祝。甸祝。詛祝。司巫。男巫。女巫。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巾車。典路。車僕。司常。都宗人。家宗人。凡七十。今編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宗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其與諸府宜在天官。況於藏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以詔王察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故天府宜在天府。若世婦婁出。則既論之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蓋婦官也。當與世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屬天官。與宮正宮伯皆類也。不當在宗伯。至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國之志。宜以類從。內史掌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皆與太宰所掌相關。非宗伯所得兼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羨者三。其去者八。若世婦則複出。合之則一矣。今宗伯之不當屬者九。世婦之外則八焉。以之足天官之屬。學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見矣。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典同。巾車。與夫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空為宜。典瑞者。大槩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祼圭有瓚。又曰。璧羨以起度。皆玉人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以十二律為之度數。以十二聲為之齊量。此制樂器之工也。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如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夫曰錫面。曰勒面。曰彫面。曰貝面。曰朱。曰繢。曰鷖。曰組。皆所以飾之者也。即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旗之物各有屬。以待國事。如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是九旗之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為此旗云爾。是豈非土人之事。而隸于司空者耶。成周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必須工為之。而官掌之。即百工之事在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以一工為一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為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類。皆得命官。而凡職者將不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冗食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謬。謂司空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六職之一。周官之存者。工人之事也。故斷斷以謂司空之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中。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而

由漢以來莫之察者矣。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歟。至於家人。墓大夫。則冝以土事屬者也。列之禮官濫矣。

復古編下　夏官之屬。大司馬。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司勲。馬質。量人。小子。羊人。司爟。掌固。司險。掌疆。候人。環人。挈壺氏。射人。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司士。諸子。司右。虎賁氏。旅賁氏。節服氏。方相氏。大僕。小臣。祭僕。御僕。隷僕。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戎右。齊右。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校人。趣馬。巫馬。牧師。廋人。圉師。職方氏。土方氏。懷方氏。合方氏。訓方氏。形方氏。山師。邍師。匡人。撢人。都司馬。家司馬。川師。凡六十九人。今編弁師。司弓矢。槀人。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空。已無可疑者。蓋爲冕弁以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弓人爲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槀人掌獻素獻成。冝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爲兵而隷司馬。傳譌者也。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右司空之屬也。職方冝屬司空。既於司馬篇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冝以類從。山師。川師。邍師。皆是也。山虞。澤虞。林衡。即其儕耳。故不多論。　秋官之屬。大司寇。小司寇。士師。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司民。司刑。司刺。司約。司盟。職金。司厲。犬人。司圜。掌囚。掌戮。司隷。罪隷。蠻隷。閩隷。夷隷。貉隷。布憲。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氏。司烜氏。條狼氏。修閭氏。冥氏。庶氏。穴氏。翨氏。柞氏。薙氏。硩蔟氏。翦氏。赤犮氏。蟈氏。壺涿氏。庭氏。銜枚氏。伊耆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環人。象胥。掌客。掌訝。掌交。掌察。掌貨賄。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凡六十六。今編行人。小行人。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環人。右宗伯之屬也。孔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傳曰。行人失辭。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其爲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屬。斷可識矣。是當歸之宗伯何疑之有。

總論　葉時禮經會元　知有聖人之治法。當知有聖人之道法。離道於法。非深於周禮者也。欲觀周禮。必先觀中庸。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禮儀三百。經禮也。說者謂周禮是也。威儀三千。曲禮也。說者謂儀禮是也。二書皆周公所述也。中庸言聖道發育萬物。復斂而歸之禮儀威儀之中。何哉。蓋聖人之道。洋洋乎極於至大而無外。優優乎入於至小而無間。周公作書。雖曰制度文爲之所在。而聖人所以生物不窮。與天並立者。實出於其心。是誠中而不偏之正道。庸而不易之正禮。不如是。烏足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也哉。雖然。有周公則周禮作。有成王則周禮用。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昔周公相成王。兼三王之事。監二代之文。夜以繼日。坐以待旦。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埀至治之法。而先有亂日之憂。處極盛之時。而深爲衰世之慮。紀綱制度。纖悉必補。於是乎周禮作焉。君臣同德。相與圖回以立政無逸之規。樸而直立鳧鷖既醉之事業。以參蓼蕭行葦之恩意。而講明洛誥周官之典。刑精神心術。亹亹忘倦。於是乎周禮用焉。井牧始於黃帝。而九夫經野之制備。獮服昉於堯。而九畿分國之制詳。典刑昉於舜。而五刑馭民之制具。施諸今而不悖。稽諸古而益彰。此三者。道之所以行也。然此猶其大者。又次如冠昏喪祭之文。又其次如服食器用之度。無不竭吾心思而經畫之。微而至羽毛鱗介之形。又微而至於蟲鼃黽之類。而必爲之區處。各當而後已。是禮也。舉本而遺末。語精而不遺粗。周公以之相七年之治。成王以之致四十年之平。周家以之永八百年之命。即此一書。可以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非徒爲三百禮文而已。此周公之道所以爲周公之法與。然周公豈有它道哉。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禮一書。皆此道也。戰國孤秦而下。道已不得其傳。而周公之法縣矣。漢武號爲有志於道。然[illegible]劉之弊井田壞而阡陌。封建裂而郡縣。肉刑變而笞箠。三者行道之本。漢去古未遠。且不能以漸復。區區官名之定。服色之易。正朔之改。曾無補於治道之萬一。河間所獻之書。且不肯過目。況望其勉強行道乎。劉歆生當陽九之厄。百六之會。乃欲取之以輔新莽。彼何人斯。敢輕議禮乎。周公之法不行周公之道無恙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後世惟一唐太宗。亦知周禮爲真聖人所作。而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是亦徒發望洋之嘆耳。世儒嘗恨太宗不能修復古制。以爲唐。自元魏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二。繼以蘇綽在周。約六典以建官。而府兵之制。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富盛。蘇威高熲之損益。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宗躡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察。纖悉委曲。有以補前代之未備。則唐之治爲周之治。惜太宗之不爲此也。然觀魏齊周隋之時。制度近古。而卒無善治者。道失其傳。而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今觀貞觀之治。世業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七百三十員以建官。十六衛八百府以寘兵。法非不良。政非不善。終不保其後之不變。或者不原其道之不行。而惟欲其法之未盡。不思太宗行仁義方四年。遽濫心於既効。已德色於致平。聖人發育峻極之妙。果如是易訣耶。彼

知周公之法不行。不足以行周公之道。安知周公之道不行。其何以行周公之法與。蓋自周衰道之不行久矣。子思子已逆知後世之不善用周公之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金陵王氏。以儒學相熙寧。而嘗一用周禮。崇何新經行而僻學興。新法立而私意勝。末流之弊。罪有浮於漢儒者。故程明道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行周公之法度。正為斯人發也。烏乎。道其不行已夫。後世身君師之責者。有能思周公之所思。行周公之所行。庶乎其可以為成周之治矣。不然。道之不行。而徒法之是任。未可以語周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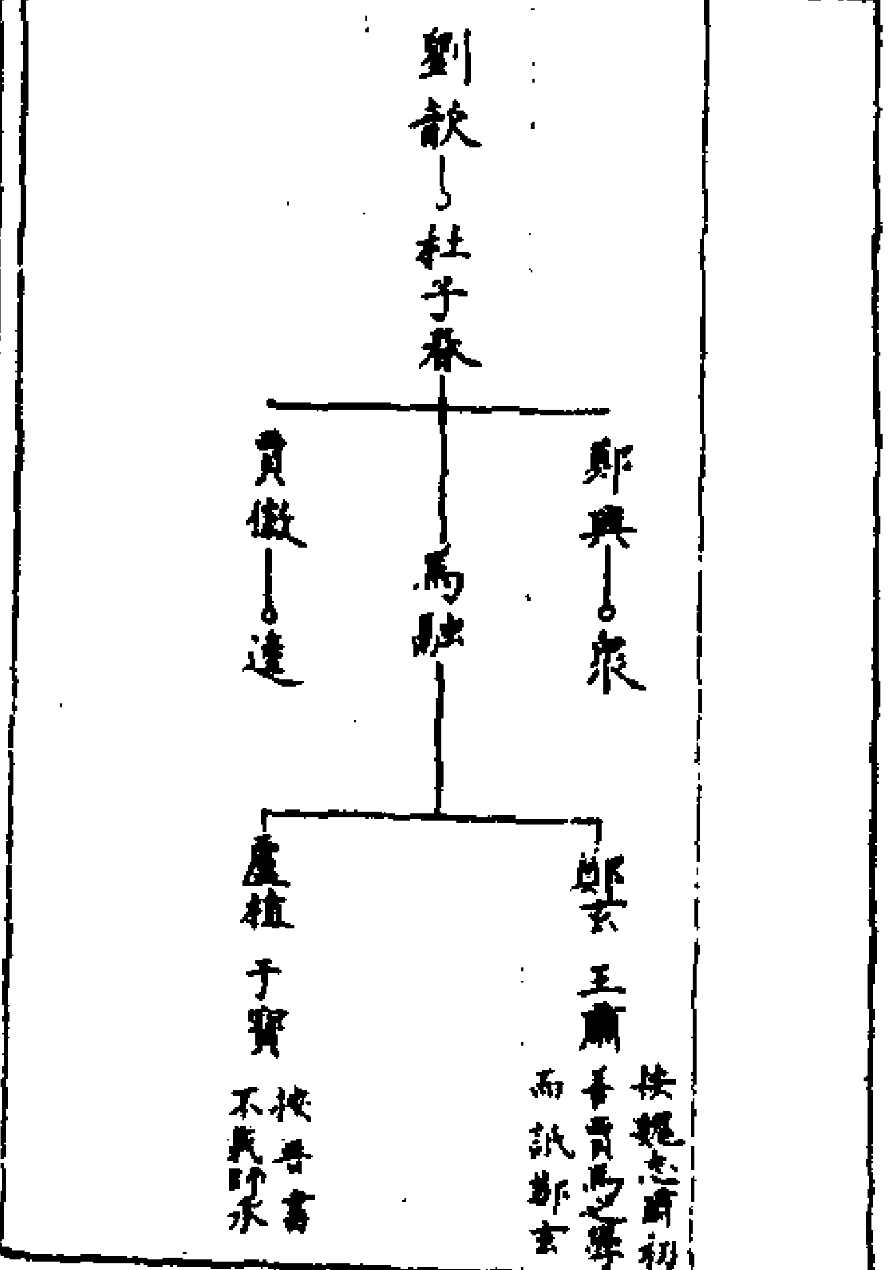
王與之周禮訂義序周禮興廢。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張南軒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也。又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愚按已上論周公作周禮本旨。書。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孔氏曰。周禮每官言其人之員數。及職所掌。立于定法。授與成王。即政之後。即有淮夷叛逆。未暇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成王乃以周公所制周官六職。頒示群臣。以此告之。鄭康成曰。周公居攝而作六職。謂周禮營邑於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洛邑治天下。鄭鍔曰。以洛誥攷之。周公營洛。乃是欲使成王自服于土中。亂為四方新辟。及作六典之書以授之。使往治于洛邑。其言曰。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乃汝其悉自教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是為成王營建官之法。使王往新邑自教率之。各効其職也。成王滅淮夷而歸在豐。董正治官。始以新書從事。然只在豐而不往洛邑。故周禮雖成。終不盡用。故經之校田等事今皆難信。正由成王不宅洛。故有其法制之文。終不見行之實也。若如此論。則經之首篇。惟王建國。辨方正位之語。始有所歸。其他疑非周公全書皆可以意曉。）愚按已上論周公授周禮于成王。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愚按已上見周禮至魯猶存。孟子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孫氏曰。周官在漢最晚出。孔氏既無明言。孟軻之徒或未之見。疑信猶未決也。不幸劉歆用之。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儒士真以為無用於後世矣。夫去古運邈。雖使先王之志燦然在目。固難盡棄今之法而求復其初也。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以禮措刑。尊鬼神。徵卜筮。親賓客。保小民。藹然唐虞三代極盛之時。非春秋戰國以後所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捨此書將焉取之。）愚按已上見周禮至戰國已亡。賈氏曰。武帝開獻書之路。出於山巖屋壁。入于祕府。至成帝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河南緱氏杜子春能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又以經書記傳相證。為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實。按藝文志。成帝時求遺書。詔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錄而奏之。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馬融迺云。成帝命歆考理祕書。鄭玄序云。太中大夫鄭興。及子衆。故議郎衛宏。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皆作解詁。然周禮起於成帝劉歆。成于鄭玄。附離者大半。故林孝存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鄭玄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為訓法。使周禮義通焉。愚按已上見周禮待漢以後諸儒而始明。毛應龍周禮集傳序周禮源流。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南軒張氏曰。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綱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故推本三代四聖之心。而施以四事。達之天下。為無窮之事業也。夏書胤征言政典。曰政典乃六典之一。周之六典。蓋因於夏。書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陳大猷曰。周公定六官。詳見於周禮。首言惟王建國。設官分職。蓋自宅洛時官制已定。繼有淮奄之役。今滅淮夷還歸。乃作書舉建官之大旨。警厲百官。使各盡厥職。故以周官名篇。　禮記禮器篇。經禮三百。註。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三禮正義曰。周禮儀禮並周公所記。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禮經。則周禮也。威儀。則儀禮也。）前漢藝文志云。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　讀周禮綱領。　橫渠張子曰。學得周禮。他日卻做事。又曰。周禮乃的當之書。　龜山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　朱子曰。禮記此書。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家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

書。古人實迹之見于令者。周禮是司存格式。尚書是號令約束。周官制度。閒見錯出於春秋三傳。皆可稽據。亦有與周禮相為發揮處。六典之書。其猶可得而見者。事典令考工記是也。　周禮大綱是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使天下之民無一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一草一木無一不得其所。有裁成輔相參贊天地之功。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文中子。深識周禮者。其說皆合。必透徹周禮之人。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執周禮以往。　張子曰。周禮唯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偎纔得此。便忘彼。況況然天下之事。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　朱子曰。天官之職。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其心廣大。方能區處應副。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著多少精神。　朱子曰。周禮一書。周公從大心法中流出。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家建太平之基。　東萊呂氏曰。周官余所素覺周之禮樂本末悉備。真興王之大典也。　毛詩秦國風序。蒹葭之詩曰。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秦起於西陲。本以強兵富國為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禮儀。終成之。至商君為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呂氏曰。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徒其迹耳。）左傳。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閔元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二年）

諸儒傳授

傳授圖



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鄭興父子等多往師之。興衆並作周禮解詁。賈景伯亦作周禮詁。馬融作周禮傳。授鄭玄。玄作周禮注。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其後人有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

山堂考索。周禮始末。法始伏羲。而成乎堯。備乎周。周公相成王。建六官。分六職。禮樂數事。繁然大備。即其設位言之。則謂之周官。則其制作言之。則謂之周禮。前乎周者。非無禮也。在金天時。司徒曰祝鳩氏。司馬曰鴡鳩氏。司寇曰爽鳩氏。司空曰鳲鳩氏。司事曰鶻鳩氏。在帝舜時曰。治官有百揆。教官有司徒。禮官有秩宗。政官。刑官有士。事官有司空。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則官固有數矣。虞書有二典。夏書有政典。固有名矣。甘誓乃召六師。而曲禮六大五官。先儒以為商制。至周則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仲長統以周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賈公彥云。按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若稽周室。隨時制宜。兵刑之官分為二。禮樂之官合為一。略天地。詳人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為治之道。周不具舉。後之言治者必稽焉。後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典籍。孔子時已不具。自秦孝公用商君。其政與周官相反。始皇疾惡。欲絕滅之。焚燒獨悉。是以隱藏百年。漢興。言禮自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是為五傳弟子。若夫周禮。其出最後。武帝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河閒獻王獻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武帝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後入于秘府。至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冬官亡矣。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作。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惟歆獨識。而五官亦有殘缺。歆之末年。始信其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按藝文志周官經制。禮記所謂禮經是也。經禮三百。注曰。謂周禮也。然六官之屬。三百六十。舉成數也。王莽時。歆奏置博士。更何遭天下兵革並起。疫疾喪荒。弟子死喪。徒有河南緱氏人杜子春在。頗識其說。賈徽及子逵。鄭興及子衆。大夫者。興也。司農者。衆也。又以經書轉相證為解。其時衛次仲。賈景伯。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訓詁。鄭康成作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然則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康成。其後唐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衆所解說。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經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縆千里之地。其繆焉。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說。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初河南杜子春。年且九十。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林孝存以為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亦以為陰陽之書。康成獨知聖法。故能答其論難。且序世祖以來通人達士。皆作訓

詁使周官之不廢鄭氏力也厥後于寶王鄭之徒有為義疏有為論評者與夫禮帖禮鈔之類莫可勝紀而世罕得其傳豈非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歟惟康成之注賈公彥之疏學者用其說久矣惜乎理多錯綜未盡至當之歸欲振斯典宜有所待訓詁傳授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始奏立學官杜子春承平初年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識其義鄭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其子鄭衆傳周官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鄭玄作周官注賈徽及子逵受業於杜子春鄭玄以為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盛行王肅魏志肅初善賈馬而誠鄭元于寶晉書不載師承毛應龍周禮集傳周禮傳授訓詁（按石經周禮經注一十六萬三十一百單三字）

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杜預曰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孔子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逮乃定禮樂明舊章戰國時孟子以周室班爵祿之制井田疆界之法口授北宮錡滕文公畢戰之徒齊威王君臣取古司馬法附以司馬穰苴之說稱司馬法秦滅漢興叔孫通徵魯諸生與其弟子共起朝儀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與孔壁無異文帝時魯徐生善為容傳瑕丘蕭奮蕭授孟卿卿授后倉倉授戴德戴聖世謂之五傳弟子河間獻王得李氏上周官五篇以千金購冬官不得取考工記足之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祕書向條撮篇目指意奏上逮子歆乃奏之始列序于官藏在祕府攷漢書志傳周官五篇而六藝論云傳六篇劉向之子歆校河南緱氏杜子春子春授太中大夫鄭興字少贛及子太司農鄭衆字仲師又有議郎衛次仲侍中賈逵南郡太守馬融並作訓傳或存或亡存者亦復無幾唯大司農北海郡鄭冲之孫名玄字康成括囊大義網羅衆家周禮行鄭氏力也孔氏王肅亦皆作傳晉有于寶不見師承其後蘇綽王通好之仲淹教授河汾讀周禮手不釋卷曰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唐太宗謂魏徵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永徽中朝散大夫賈公彥著周禮疏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與鄭氏注及陸德明音義並行　南史沈峻尤長三禮陸倕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群籍原本

諸家序文　賈公彥周禮疏序　周禮廢興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王禮儀紛亂故孔子云諸侯專行征伐十世希不失鄭注云亦謂幽王之後也故晉侯趙簡子見儀皆謂之禮蓋傳子又不識其儀也至於孔子更修而定之時已不具故儀禮注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

重離亂者也悉能存其亡者乎至孔子卒後復更散亂故藝文志云昔仲尼沒微言絕七十二弟子喪而大義乖諸子之書紛然散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又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高堂生博士傳十七篇孝宣世后倉最明禮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授儒林傳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后倉説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戴德戴聖鄭云五傳弟子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為五也此所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周官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周禮後出者以其始皇特惡之故也是以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于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皇帝達才通人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為非是唯歆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博觀又多銳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奈遭天下倉卒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兼攬二家為備多所遺闕然衆時所解説近得其實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縆千里之地甚謬焉此比多多吾甚閔之久矣六鄉之人實居四同地故云縆千里之地者誤矣又六鄉大夫冢宰以下所非者不著又云爰多者如此解不著者多又云至六十為武都守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案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七略之屬歆之錄在於哀帝之時不審馬融延云至孝成皇帝命劉向子歆考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者成帝之時蓋劉向父子並被帝王命至向卒哀帝命歆卒父所修者故今文帝理則是也故鄭玄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

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君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又云玄竊觀二三君子之文章、顧省竹帛之浮辭、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如合符復析。斯可謂雅達廣覽者也。然猶有參錯同事相違。則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謂二鄭者、同宗之大儒、明理于典籍、觕識皇祖大經周官之義、存古文于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于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其名周禮、爲尚書周官者、周天子之官也。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是言蓋失之矣。案尚書盤庚康誥說命泰誓之屬三篇、序皆云某作若干篇。今多者不過三千言。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誥命之語。作周官之時。周公又作立政。上下之別、正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爲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時。有君兹焉得從。諸又云斯道也。文武所以網紀周國。君臨天下。周公定之。致隆平龍鳳之瑞。然則周禮起於成帝劉歆、而成于鄭玄、附離之者太半。故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玄徧覽群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故鄭氏傳曰。玄以爲括囊大典、網羅衆家。是以周禮大行、後王之法。易曰。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此之謂也。　王安石周禮義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指、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叙。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之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聖上致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亹亹乎鄉六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周禮新講義鄭宗顏序。　先王之設官各有職。而所職各有禮。故小宗伯之職曰。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然則教官土屬也。而主乎牛。教所以順民。而牛者順物也。禮官木屬也。而主乎雞。禮所趨時。而雞者知時也。政官火屬也。而主乎馬羊。政以羣爲主。馬行健也。於羣有所資。於羊能群而善觸也。於羣有所嚴。刑官金屬也。而主乎犬。犬善禦而且能擊也。刑所以禦其有惡。而警其未有過也。至於事則百工制器。以嚴天地陰陽之理。而象者能發隱伏也。是以司空之官。於時則主冬。於職則主事。蓋以萬物至於冬則藏。而其動則可見也。於是屬之以百工。而使之興事造業。發其理之不可見於人者。此先王居百工之意也。且天地能生物而不能使之有所和。與之材而不能使之有所爲。方是時也。先王運其智於心術。而致其功於法度。故因材而爲之器。因器而爲之象。器有其用也。則使服其器者必思所以觀其德。象其有意也。則使攷其器者必思所以體其道。故有芘風雨者爲宮室。利川途者爲舟車。爲衣裳以在躬。爲升爵以在體。有以養目也。爲繅章。有以養耳也。爲絲樂。至於服用不一。而器用不同。皆所以致天下之利也。圓者中規。以其能變也。方者中矩。以其能止也。厚以有載。虛以有容。尊卑所以象天地。奇偶所以法陰陽。器之未嘗無象也。名之未嘗無義也。故名之所在。象之所取。象之所服。則禮之所在。先王之禮。將以養人也。而人情之所欲者。養之備矣。故凡可以利天下者。不遺一物。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於易以教天下之動。於禮以顯天下之賾。故非深於易。則不足以制禮。而非深於制禮。則不可以言易。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蓋其度數足以明妙外之意。其道德足以盡方之形故也。雖然莫非事也。而百工者居其一而已。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事職之所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屬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法守。而工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屬之以官乎。故有三公以經理天下。有士大夫以任事。而後可以責百工以辨器用。有器用。而後商賈有以阜通貨賄。三農有稼穡。而後嬪婦有以治絲枲。此三者。百工以爲利。而百工所以爲養也。故其序如此。　易祓周禮總義許儀序。　經以禮名。不徒文爲制度而已。三墳五典屬之禮官。易象春秋皆謂之禮。蓋禮者理也。天秩天叙。本諸民彝物則之始。見於王道綱常之大。凡古今載籍。所以總攝是理者。無適非禮。而六典獨謂之周禮。豈非成王周公制作明備。事事物物之理。皆萃此書者歟。周道既衰。人亡政息。布在方冊。可舉

而行不幸諸侯惡其害己而盡去之重以秦人焚坑之禍而是書之亡久矣漢儒求斷簡訪識舊聞用志不可謂不勤惜其掇拾於散逸之餘未暢厥旨至本朝河南諸君子欲推原關雎麟趾之化而新學一倡異論滋熾周官訓釋眡諸經獨爲舛雜未有能洗衆陋而渙群疑者蓋嘗病之思欲致明其説而莫知所折衷焉文昌易先生蚤以周官之文冠帝學之彥纘以周官之業肆王國之典及其閑退從容泉石爵禄榮寵不介於心乃取素所講明者而加以研覃述總義三十六卷寧敬請莊誦見其略訓詁而尚大義甚且歎曰天下後世誠不可無此書也既刊之以傳遂復序其所以爲書之意夫天下之事至於理而止天下之理至於經而備周官六典至理具焉總義一書所以集諸儒之大成者本諸理而已觀其論序官之次第已足以發明其端及以一經之綱領求之王政莫大於井田井田莫先於經制夏貢殷助具有成濾百畮而徹至周益詳然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此定制也而於四人以下則莫知所以養民之法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此定制也而於上地萊五十畮則莫知所以授田之法夫三爲屋屋三爲井此司馬法之説也而較之開方則有饒惡多寡之異十里有洫百里有澮此匠人溝洫之説也而較之治野則有遠近疏數之殊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載師任地之法也而較之什一則有內外輕重之差諸儒於此戱焉是非角立迄無定論井田大政猶不明若此況其他乎今先生一皆以經證之既於統宗會元者昭揭至理而本數末度詳法略則凡見於設官分職莫不條分縷析辭約理盡使周家一代之制光明經緯如日月星辰之文貫串流通如江河淮濟之水可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後有述者恐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至若考工一編雖取其宏偉邃嚴而繫以王制玉藻之類於周典有異同者不復牽附而爲之説且俾學者遵迹而探本焉乎禮汨於諸儒理固無恙也理著於總義而禮復彰明矣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可也使有因井田之説而爲王田因國服爲息之説而爲青苗皆致古不明流弊滋甚然則是經之明晦其繫於治亂何如哉此書一出所以嘉惠天下後世信無窮矣志於明經者惟優而柔之饜而飫之庶乎由先生之説得周公之意周公既沒周禮不在茲乎　史浩周官講義序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至于有周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總而計之三百有六十官各有守治各有職録分毫舉若網在綱上集唐虞夏商之大成迄于後世無以復加數千百歲尊爲六籍莫之少貶焉者以

文武周公之用心與天運行雖亘萬世爲之不磨也林孝存述曰續亂不驗之書何休亦曰六國陰謀之書是皆不知周官者惟鄭康成獨明其爲周公致太平之迹且曰囊括大典網羅衆家者在於此書則周官之顯明於後世康成之力居多也雖然續周官者多矣徒知其職之所掌汨汨於物儀事數之間而不知周公之意者亦多矣周公之意不曰以爲民極乎蓋極中也民受中以生苟非人君設官分職以治之使之抑其過而勉其不及則紛紛冠履之相望縻縶之徒縻何爲也哉周之盛時六卿皆賢能體王意使民不失其中而國以大治故周公於六官之首皆致此念學者當以念會無徒從事於物儀事數之末庶足以見成王周公矣　葉時禮經會元陳基序　昔周公致太平之迹具載六官凡天地日月之遠山川封域之近禮樂刑政之著夷狄鳥獸之微皆經綸區別無不各得其宜此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傳諸萬世所當守爲律令而不可忽焉者也秦人欲肆其暴而惡六經爲害己乃盡舉而焚之其罪可勝誅哉漢儒掇拾殘編斷簡於烈燄之中僅千百之十一耳然皆百孔千瘡卒未有以理爲之折衷者河間獻王妄以考工記而補冬官之闕益亦陋矣迨宋葉文康公生乎百世之下而確然有見於百世之上乃取經文之所存者會而通之蒐羅衆精曲暢旁達事覈理當如指諸掌其補亡一篇又皆以經補經盡洗漢儒附會之陋譬之美玉有闕以玉補之不愈於用石乎公裔孫今江浙儒學副提舉廣居奉遺藁獻之江浙行中書右丞榮陽潘公公命刻諸梓且寓書俾余序其篇端余於文康無能爲役而於禮也則願學焉既幸其後有人又嘉潘公之樂善不倦乃不辭而爲之書　俞壽翁周禮復古編序　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不能無謬誤既成篇帙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無復可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班爵禄之籍已有失亡之漸况一燔於煨燼而堇堇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孰分益稷與皋陶謨奚别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體信以傳信未必不至于今日也六經唯詩失其六書逸其半周禮司空之屬盡亡漢以千金求之而弗獲也詩書之逸不復有考獨周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是正焉者而司空之屬實雜出於五官之屬耳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摘其要攘之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蓋不

番賓王大夫之得而鄙譏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遠邈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爾起義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傍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也　陳傅良周禮說序　王道至周備矣周之作誥曰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處心積慮蓋庶幾兼夏商之祚迄于暴秦綦如其言是道也惟孔孟知之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是故合族以五世自夏商用之至周則繫以姓而弗別雖百姓婚姻弗通親諸侯以五服自夏商用之至周則九州之外猶以為夷服鎮服蕃服世一見嗚呼備矣後之傷今思古之士往往謂周文敝學者尚論三代要當折衷於孔孟且夫天命之難諶非貌畏不能有也人心之自然非惻怛不能懷也文武成康積功累行之勤誠有見乎此讀書於刑人殺人剕刖人君臣相敕甚敬甚懼服念誥教至於自時至於再三讀詩於南雅群臣嘉賓兄弟朋友故舊戍役之際徒一觴豆皆深致其好備禮盛樂以后妃之尊猶欲相為酒醴以勞慰行役僕馬卒苦矣苟燕樂人即永歌嘆詠之不足夫苟刑戮即戰戰焉有憂色此非

有利為之畏天命焉耳嘗即人心焉耳嘗緣詩書之義求之文武成康之心攷其行事尚多見於周禮一書而傳者失之見謂非古彼二鄭諸儒崎嶇章句窺測皆薄物細故而建官分職關於盛衰二三大指悉晦不著後學承誤轉失其真漢魏而下號為興王頗采周禮亦無過輿服官名緣飾淺事而王道闕矣恭惟本朝純用周政千載一時矣自藝祖不忍一夫之力而養禁旅不欲使天下一吏得以專殺而罷方鎮制度文為雖非周舊深仁厚澤意已獨至肆于列聖浸以寬大任子及於異姓取士及於持奏養兵及於剩員甚汙吏有叙復重役辟有取裁議之臣每不快此而國家世守重於更定蓋周衰且千載而詩書遺意於是焉在豈不盛哉熙寧用事之臣經術淺駁顧以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之說售富強之術凡開基立國之道斲喪殆盡而天下日益多故迄于夷狄亂華中原化為左衽老生宿儒發憤推咎以是為周禮之禍抵排不遺力逮以進士舉猶列於學官至論王道不可行古不可復輙以熙寧嘗試之效藉口則論著誠不得已也故有格君心正王綱均國勢說各四篇而為之序　王與之周禮訂義趙汝騰奏狀　右臣汝騰準祕省公移索臣所領樂清縣管下士人王與之周禮訂義以俟聖覽臣即命工匠就其家印寫二本繳納訖臣竊

詳諸經訓解皆有先儒折衷彙集成書獨二禮闕周禮又不幸遭王安石不善用以禍天下學者望而疑之雖程顥頤張載三先生尊信此書僅有緒言見於語錄近世大儒朱熹辨明甚至皆有意表章之然亦未嘗作為訓義以行於世與之以山澤臞儒乃能編摹天下前後儒先講解或一說之精或一義之當蒐獵無遺間亦自附己見剖析微眇是非審確故參預真德秀擊節是書為之序德秀歿與之益加意刪繁取要由博得約今其書益精粹無疵矣上可以裨聖明之治下可以釋學者之惑有功於六典甚多縉紳韋布爭欲得之與之列於家臣嘗識其人近來假守益得之於旦評履踐無玷節守不渝皓首著書數種周官特其一也真經明行修之士臣職在師帥每欲薦之于朝適會祕省取其著書臣用敢以姓名聞欲望聖旨下祕省索與之訂義以備乙夜之觀仍少加旌異以風厲天下學者幸甚　真德秀序　周禮之難行於後世也久矣不惟難行而又難言然則終不可行乎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然則終不可言乎曰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則禹湯文武之

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蓋自古禍亂之原非一而大略有四焉君心縱於逸樂而群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逖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耳目之近而遠弗察也六官之屬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之論道師保氏之詔諫又皆以輔導為職而君者立於無過之地矣士之有德行道藝者民自興之而因使長與治焉脩於家者莫不達於朝廷則人才無陸沉天官弗私予矣居民有法養民有政歛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又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周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新室盜也宇文狄也其所經營皆自私也志先王之道者莫如唐太宗然無端身刑家之本而欲規井田議封建宜其卒莫能行也自劉歆用之既悖儒者譁而攻之曰周禮不可行也呼歆之王安石之泉府直竊其一二以自益爾安得累吾聖經耶使何休者指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既襲於非聖無法而近世之闢剔舒者又謂其廢孔子之春秋用劉歆之周禮也獨不思春秋固出於周禮耶使周禮常行於天下則春秋不作矣蓋後世之行周

禮者其悖如彼而言者又甚戾如此故曰不惟難行而又難言也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指終莫之覩惟洛之程氏關中之張氏其所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公之學也有公之學故能得公之心而是書所賴以明也永嘉王君次點其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著爲訂義一編用力甚至然未以爲足也方將蚤夜以思深原作經本指以曉當世其心抑又仁矣以是心而爲是學周禮一書其遂大明矣嗚呼使是書而果大明在上者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空言哉予嘉次點之志故爲序于篇端而勉使益用力焉

趙汝騰後序東巖王君次點彙周禮數十家說卷以己見爲訂義若干卷眞文忠公旣序之矣又拳拳俾予贊卷後辭十數不獲將行東楷執日以俟于文遂勉爲之言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橫渠氏最尊敬之五峰氏最擯抑之二說交馳學者幽冥而罔知所從當平心思之周禮眞周公書漢志所謂周官六篇是也獨不幸有三可憾在成周未能爲成書在後世不得爲全書此予每深致其惋惜嗟嘆之意何以的知周公書是書之首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此言宅洛建官之意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此演而伸其旨也洛天下之中地六官太平之盛典以中地行盛典此周公佐成王宅洛之本心周書召誥曰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中乂洛誥亦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此周公之心也又書周官載六卿自冢宰至司空雖不條陳設屬亦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大旨與六典合所以的知爲周公書然向使周公得輔成王於洛邑惟行其六典事制曲防之間文理密察之際必猶有所改定庶幾爲成書以詔後世惜也洛宅未及還六典有書未嘗行可憾一也仲尼慕周公者也從周之嘆發於閒居使得遂其爲東周之志六典必見於推行討論潤色益至於大成備周公之未備者不在仲尼乎橫渠氏謂仲尼繼周損益可知是也惜明王不興天下莫能宗之不復夢周之嘆方形而天復不憖遺矣可憾二也秦火後經籍多殘失禮書爲甚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始得周官於民間此詩書最晚出故武帝詔有禮壞之嘆顔師古謂亡其冬官補以考工記有所亡有所補非全書也此伊川氏所謂禮經多出於掇拾煨燼之餘安得句句爲之解是也可憾三也有是三可憾則是書之存於天下後世固足以見周公爲萬世開太平之大旨然前之旣未爲成書後之又不得爲全書則不能不使萬世而不抱不得見

周公經制大成之深恨先儒乃盡歸獄於劉歆以爲勦入私說迎合賊莽不亦甚乎次點研精覃思十餘年而訂義成顯幽闡微商是確非其有發先儒所未發者多矣至其釋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歿而成王不果遷規摹不復究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諸儒不能辨而補以考工記則尤有見於是書本末之端的故予特表出之

序目編類姓氏世次

漢

杜氏（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氏（興字少贛河南人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氏（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鄭氏（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康成）

唐

賈氏（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崔氏（靈恩間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氏（敞字原父立說見七經小傳今作劉氏）

臨川王氏（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南康劉氏（恕字道原間有數說今作劉恕）

明道程氏（顥字伯淳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伊川程氏（頤字正叔間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橫渠張氏（載字子厚秦人有數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龜山楊氏（時字中立惟辨王荊公數十處及語錄今作楊氏）

王氏（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荊公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陸氏（佃字農師林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南城李氏（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禮圖說（未詳誰氏所編得自關中大槩用三禮圖禮象圖或立新說攷證最明今作禮圖曰）

禮庫（未詳誰氏今作禮庫曰）

建寧胡氏（安國字康侯間有數說今作胡康侯）

五峰胡氏（宏散之語錄并集中今作胡氏）

陳氏（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劉氏（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今作劉執中）

方氏（慤林之禮記解中今作方氏）

三山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祖荊公昭禹所說今作林氏）

三山鄭氏（鍔字剛中有全解淳熙十年經進今作鄭氏）

四明史氏（浩字直翁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建安朱氏（熹字元晦。見集中。今作朱氏）
東萊呂氏（祖謙字伯恭。士人傳其集解。內有數說。今作呂氏）
永嘉薛氏（季宣字士隆。有釋疑。今作薛氏）
永嘉陳氏（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永嘉鄭氏（伯熊字景望。文集有數說。今作鄭景望）
劉氏（迎。間有數說。今作劉迎）
王氏（未詳誰氏。建陽作王狀元詳說。刊行。今作王氏詳說）
永嘉楊氏（恪字謹仲。間有辨疑。今作楊謹仲）
永嘉陳氏（汲字及之。間有辨疑。今作陳及之）
山陰黃氏（度字文叔。有五官解。刊在浙東倉司。今作黃氏）
永嘉鄭氏（伯謙字節卿。有太平經國書。刊行。今作鄭節卿）
括蒼項氏（安世字平甫。間有數說。今作項氏）
莆陽李氏（叔寶字景齊。有周禮精意。刊行。今作李景齊）
龍泉葉氏（適字正則。有數說見習學記言。今作葉氏）
長沙易氏（祓字彥祥。有周禮總義。皆推廣諸家。今作易氏）
金華薛氏（鄉字平仲。有周禮序官考。今作薛平仲）

天台陳氏（則之。有考工解。今作陳則之）
鄭氏（叔仲。間得數說。今作鄭叔仲）
廬陵周氏（必大字子充。有講義數條。今作周氏）
永嘉曹氏（叔遠字器遠。有地官遂人至槁人講義。今作曹氏）
永嘉林氏（椅字　有周禮綱目。於開禧間曾進）
金華趙氏（溥字　有蘭江考工記解。今作趙氏）
永嘉陳氏（汪字蘊之。集傳中間有數說。今作陳蘊之）
永嘉李氏（嘉會字子華。有小集。今作李嘉會）
山陰孫氏（之宏字偉夫。有小集。今作孫氏）

已上共五十家。以氏言者。或同姓數人。以前說者為氏（若鄭興說在鄭衆鄭玄之前。故言鄭興為氏之類）。或一姓一人。以其姓為氏（若賈姓止有賈公彥。故曰賈氏之類）。以官名者。別前說之出氏。別後說之出名字（若鄭衆以司農言。前以別鄭興之言氏。後以別鄭康成言其字。鄭鍔言其名之類）。以字言者。別前同姓之已稱氏（若鄭玄言康成。以別鄭興。先言鄭氏之類）。以名言者。不詳其字（若陳祥道言其名之類）。或其名最著（若王昭禹不言其字而言其名之類）。以號名者。共聞其號（若程伊川之類）。以書名者。但見其書（若國說之類）。其於散於他書者。得一二說著其姓氏而已（若毛秀清之類編集條例）　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因爵之尊卑。權之輕重。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知所職之事安在　諸家說經先後以經文為序。　諸說先訓詁。次文義。倣朱文公語孟集注例。　或諸家說同注疏。而注疏不甚分明者。只錄諸家之說。　諸家辨析字義。數演音意。可以補前說者。倣呂氏詩記注其下。　諸家解文或牽引枝蔓。止留其主意。餘繁文亦不錄。　諸家說只取其至當者。依正經一字寫其餘說。亦可取。倣東萊讀詩記注其旁。如其所說未明經旨。雖注疏不錄。至辨其不然。及自出己見者。以愚按為別。　諸說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或總論六十屬大意。則各具逐官之末。

宋吳泳王次點周禮訂義跋

余嘗謂讀周禮。當先讀二典之書。堯命羲和分掌天地四時之職。舜日覲四岳。首協皆月歲日之紀。九官之命。十二牧之咨。亦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蓋亮天工者。相天事也。古之人述天授位。真是使之輔相裁成。高厚覆載。不能無偏也。必贊於兩間。而左右之。夫是之謂輔相。氣化渾沌。不能有辨也。必截為四序。而整齊之。夫是之謂裁成。周之六官。猶都此名號。其屬三百六十。尚倣此度數。然其所職掌書。則天事略

而人事詳矣。古禮樂之官二。周已合而為一。古兵刑之官一。周乃析而為二。曆象授時之法。璣衡觀文之器。最古所重。而周僅以馮相保章氏之中士掌之。獨盼冰刷冰尚有凌人。出火內火尚有司爟。刑斬陽木陰木尚有山虞柞氏。乃知以大心胃而已。六官之制度。不如即真造化而玩四官之精微。天道曷嘗不依人而立哉。若夫漢三公。唐六部。名愈大。號愈徼。轉相殽亂。而不復事天職矣。於是亦可以見風氣之移。世道之降也。次點寶訂義如大圭弘璧。若更能訂斯義而發揮於其間。尚稽古建官之意歟

考工記解王庚序

僕初來試邑。得廣齋先生所子口義與考工記解。心欲傳之。梓頎費無從給。於是銖累衆萬之具。恭年乃克就。蓋所子口義。先生適世無悶之書也。考工記解。先生經世有用之學也。自科舉之學盛。士之志於學者。僅取其足以資決科之利而已。外是則謾不講究矣。故童而入學。語孟是其開端也。六經則詩書易猶或誦。至二禮則鮮有讀之終篇者。一取捨於之效。則六經皆芻狗矣。間有業為場屋通經之士。亦不過於孔鄭諸人腳跡下轉。而通天下郡國士之習二禮者。比他經且絕少。所謂考工記之書。蓋有顛皓而目不到者。自非師友淵源所漸者深。嗜克精貫之哉。吾聞自艾軒林氏為乾淳間太師。一傳而為網山林氏。再傳為樂軒陳

氏先生蚤得樂軒單傳刻志問學以覺後為己任及夫擢高科躋顯仕践颺中外而孳孳矻矻手不釋卷其勤過於寒士癯儒者且周官六典周室致太平之具也冬官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考工記幸矣雖曰漢儒所補而三代制度盡在於是先生考訂之精商搉之備凡而縱橫曲直盈縮巨細開卷瞭然在目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蓋其淵源皆自艾軒氏來也昔孔門惟顏氏子一人足以當四代禮樂之事而與其聖師皆舍藏不用艾軒用於乾淳而未盡網山樂軒亦皆不得用今先生方日侍邇英朝夕啓沃且大用矣為邦禮樂當必見於行事不但載之空言也至哉樂軒之言曰考工記真可以補亡而王公論道數語乃唐虞三代精微之訓然則以考論制度之粗求之者是殆見吾先生杜德機爾

毛應龍周禮集傳劉鳳序　六經統天地心垂萬世憲而周禮則名為太平六典之書蓋是書真聖作之憲言所以見五經之實用也夫子嘗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文周公實啓之也禮樂刑政之具周之所以為文也周公推本三代四聖之心立經陳紀以為經畫千萬年太平之計世入春秋周之禮猶未盡泯夫子於定書之際周官一篇六典建官之制昭然具在聖人信其為周公之制作思有所述焉以為興周之

基本其曰從周者從乎此而已天生周公於周初所以成萬世之憲天生孔子於周末所以垂萬世之憲微周公之大聖莫能作之於其先微孔子之大成孰能述之於其後使後世不有尚書周官之足證則周公之制作孰從而信之夫六官分職取法天地四時以為之序此豈聖人私智之妄為易之大傳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六典建官兩儀而四象也三百六十屬曆象之成歲也秦漢而下為治者固非一槩而六者之科曰禮曰吏曰戶曰兵曰刑與工其名若殊而實不外乎周官之六職今之所謂儒通吏事者孰非有講於斯義與竊嘗謂周官之治不復於後世由周官之義不明於後儒故晦菴朱子與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毋亦謂傳註者之為可議爾今是書惟漢儒鄭氏註最行於世近代諸儒往往於鄭賈註疏不能無疑大抵各持一見惟務專門互相矛盾曾未有會至當以歸于一者大德丁未冬予分按漢南澧州路儒學教授毛君應龍出示周禮集傳總諸儒之訓釋斷以己見成一家之言發明前人之所未到誠可謂有功於六經有補於治道有益於後世者也自非茂材實學安能至於此耶予職勉勵喜而為之序

許善勝序　周官一書其五經之見於行事歟天地四時之官易之體也治教政事之典書之用也中和德彝之教樂之功也順乎此則國風雅頌以美之反乎此則春秋筆削以罪之故五經明聖人之實理周官則達是理之實用五經猶布帛菽粟周官則飲食衣服之者也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禮樂法度之間精神心術之寓也刑名度數之內道德性命之著也此真唐虞夏商之大成周家三十六傳之基本而國家千萬世太平規摸也然五經未亡而此書已先亡五經既出而此書獨後出書先亡而周禮存書後出而周禮亡何者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則不待祖龍而靡孑遺矣阡陌開矣人固知井田為良法郡縣置矣世豈忘封建為宗規哉曰書雖亡而周禮在五經博士矣岩壁之藏未顯也千金購矣冬官之缺如故也而設五均者反所以賊五均之法行國服為息者乃所以蠹國服之政故曰書雖出而周禮亡由是為書之毀者不曰陰謀之書則曰壞亂之制為書之譽者不曰真聖之作則曰太平之迹惡竊以為道喪言壞而諸儒之說矛盾如是無怪乎古治之不可復而嘗試之者不得其傳也善勝早歲以二戴禮叨末第嘗思三禮一家欲作一書合其異而求至當以歸于一宦海汩汩老猶未能思得澧蘭博士毛介石一編讀之則集諸儒善成一家言去取折衷條理不紊作而曰平生所欲為者當屬

之此君矣嗟夫文武成康之世遠矣兔罝既醉之遺風寥寥乎其不可復追矣遺風寥寥而周公之書故在也書在則周公之道亦在也道在則周公之事果不可復行乎學者誠能以真講貫成實事功肯如昔人假其文以售其私而不知反所以螟蝥是書乎然則欲明其道者當何如曰請閱毛君集傳

范震序　周禮真聖作也先儒以是書難看比之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方可矣看猶不易況下注脚者乎劉杜之傳得其宗矣康成注之以為囊括大典網羅衆家然後周禮盛行然自于王之徒朋起筆出昔疏義若論評不可枚舉往往華多實少不足以行遠欲振斯典其有所待歟近世易山齊王東岩諸人莫不究心焉一日澧教介石毛應龍出集註一巨編示余曰某四十年精神盡在此書蓋集諸家之註又附以己說如前所謂囊括網羅者可謂不遺餘力矣毛君求余言序其篇首余乃敘序是書云乎哉姑記此說以歸之

集傳格例　經文六官各列所屬官職之目併見於前令分序官目錄於每職之前欲其因職之尊卑與其屬府史胥徒之多寡有無以見所職事權之輕重　諸家說依經文為次序先訓詁而後及意義先用甲說次用乙說而後復用甲說者則再出甲姓氏大槩期使意義貫串如出一家間有己意則以愚曰別之　諸家說或

未純者用呂氏讀詩記例間推其意以改之至於太意雖是而語未到意未全或得此失彼雖於畫改者亦不免用集註例以己意更之而非敢掠己人之美以為己出也至於去處取之當辨者則别識於或問。諸家說意正語全者大字註於上其推明可以足上說及雖非正意而不可遺者小字疏於下或立說不同當並存者亦附疏之。諸家說訓詁文義低正經一字寫或總論一職大意各具逐職之末或貫說數官本末見於末官之後比前寫又低一字

集傳姓氏類别

漢　杜子春（見本經注今作杜氏）　鄭玄（字康成見本經注今作鄭氏）

鄭興（字少贛河南人今見本經注今作鄭大夫）

鄭衆（字仲師見本經注今作鄭司農）

唐　賈公彥（見本經疏今作賈氏）　陸德明（有釋文今作陸氏）

崔氏（靈恩間有數說今作崔氏）

宋　劉敞（字原父）

程顥（字伯淳間有數說見語錄今作程氏）

程頤（字正叔說見語錄今作程伊川）

張載（字子厚說見語錄今作張氏）

楊時（字中立惟辨王荆公數十處及語錄有數說今作楊氏）

胡安國（字康侯今作胡安國）　胡宏（今作胡氏）

歐陽脩（今作歐陽氏）　鄭明仲（有禮圖）

王安石（字介父有全解今作王氏）

王昭禹（字光遠有全解用荆公說而加詳今作王昭禹）

李覯（字泰伯有周禮致太平論今作李氏）

劉彝（字執中有全解號曰中義）　陳祥道（有禮書見於禮圖今作陳氏）

陳傅良（字君舉其說有一集及經進四篇今作陳君舉）

朱熹（字元晦今作朱氏）　呂祖謙（字伯恭今作呂氏）

劉恕（字道原間有數說今作劉恕）

陸氏（佃字農師抹之禮記解中今作陸氏）

林氏（之奇字少穎有全解今作林氏）

史浩（有天地二官講義今作史氏）

薛季宣（有釋疑今作薛氏）　鄭伯熊（今作鄭景望）

楊恪（有辨疑）　陳溶（有辨疑）

黄度（有五官解）　鄭伯謙（有太平經國書）

項安世（有解詁）　李叔寶（有周禮精義）

葉適（見說習學記）　易祓（有周禮總義）

薛衡（有周禮序考官）　陳用之（有考工解）

林椅（有周禮綱目）　趙溥（有考工記解）

周必大（講義）　曹叔遠（地官遂人至稿人講義）

鄭鍔（字剛中全解淳熙十年經進）

歐陽謙之（號矩山其說間見集註中）

徐筠（有周禮微言）

直講李先生集周禮致太平論序。叙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休云六國陰謀然鄭義獲伸故周公遂行某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如天焉有象者在如地焉有形者載非古聰明睿智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鄙儒俗士各滯所見林之學不著何說公羊誠不合禮盜憎主人今夫何足怪今之不識者抑又譊譊將使人君何所取法是用摭其大略而述之天下之理由家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利用厚生為政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

害述國用十六篇備豫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刑以防姦古今通義唯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何以得賢教學為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并序凡五十一篇為十卷命之曰周禮致太平論噫豈徒解經而已哉唯聖人君子知其有為言之也餘見各篇　宋胡銓澹菴先生文集周禮解序臣聞六經之道同歸而二禮相為表裏其來尚矣考王制而知六官之備考月令而知太史保章氏馮相氏之精考曾子問雜記及閒傳四制而知司服之等考文王世子而知大胥之教考禮運禮器而知大宗伯之位考郊特牲而知封人牧人牛人之分考內則而知師氏之制考玉藻而知典瑞之則考明堂位而知朝士司儀之列考大傳而知肆師之職考少儀而知巾車典路車人之别考學記而知大司樂成均之法考樂記而知大胥小胥之律考大記而知勸防之嚴考祭法祭義祭統而知鬱人鬯人典祀之經考經解而知大師六詩六德之本考哀公問昏義而知媒氏之源考仲尼燕居郊社嘗禘而知小宗伯之儀考孔子閒居五至之義而知樂師之意考坊記而知秋官環人之衛考中庸而知大司徒中和之教考表記卜筮之用而知龜人蓍人之職考緇衣緜蠻

之言而知內史外史之書考深衣規矩權衡而知輪人之度考投壺之弦而知樂師貍首之奏考儒行而知司諫德行道藝之等考大學正心而知弓人無邪之喻考冠義而知弁師之等考鄉飲而知酒正之法考射義而知司裘之鵠考燕義而知秋官諸子之職考聘義而知玉府之藏故曰二禮相爲表裏也前賢論學之源謂江出汶山至於溝渠所并大川三百小川三千然後往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味又如禹治水知絡脈關竅而至於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竊謂大川小川之說生於曲禮三百威儀三千之義然二禮條分實亦豈止三百三千而已哉而其指意體合相爲表裏端若絡脈交通四海會同而不殊誠有味其言之也臣既爲易春秋禮記傳又畢思周官凡十有餘年僅成集解嘗以謂韓愈闢邪說欲尊六經而邪說卒不能塞歐陽脩欲刪去九經緯書而異端故在臣之區區欲卒歐韓之業而學術膚淺志苦心勞徒益蕪累終莫能摧頗發潛重念昔之賢士伸於知己臣自癸未夏迄辛卯秋四侍經筵屢蒙獎諭受知實深陛辭之日親承玉音令臣繕寫所解經進呈伏惟　皇帝陛下天縱之資聖學高妙卓冠百王頃因論治道有及於唯禮可以已之之說大哉王言非精於禮孰能與於此顧臣擬執筆補萬分殆如元棠所

云者懷辱皇慈寬狂瞽之誅略加睿覽則臣之志願畢矣

宋楊傑講周禮序　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尊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爲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豫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威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稍廩先後之序也六官統其屬三百六十象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係自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荒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百神祀事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爲莫不有時自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歲功成此所以致太平而敕天命也不幸遭罹秦火絕滅典常出自山岩屋藏祕府冬官亡失既不獲其完書士儒相傳久已弊於俗學聖上憫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育歸列之科選使周太平之迹煥然著明於本朝誠千百乎帝闕之過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蓋學禮者之所蔽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變通以致用上以副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其盛歟

宋黃裳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避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生之於愚眾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吉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邪適丁斯斯人偽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適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則剛柔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辨夏商焉耳二書之教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偽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而興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

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吾經之文始得先王巨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學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陽謀見待於戒者何其不幸也

龍川先生文集周禮發題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爲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棊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蔑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

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弃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則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于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歟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及覆推究而異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攷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以有待焉　宋唐仲友說齋集

嗚呼周秦之際諸侯厭弃先生之典籍非一日已禍極於坑焚而禮樂之亡尤悲高堂生二戴相與收拾綴葺以補其闕孔氏之遺文舊說則有之矣至於先王太平之典其僅存者周官五篇而已河間獻王始得之求冬官不獲以考工記補之考工特事典之一耳然而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創物之智槩見於此惜乎漢之諸儒蔽於師傳百有餘年但存秘府劉歆移書深取憎疾鄭興杜子春賈逵鄭衆馬融以來發明寖多康成合集衆說斷以己意何休臨碩方更毀難不能廢也唐初作五經正義而周官之說賈公彥為之大氏以康成為主本朝熙寧更命儒生為新義而王安石實董周官其說多用字解破碎經義又因國服為息姑下青苗之令諸儒非之於是併與周官見疑雖蘇轍之學猶不免於是後學牽或義理名數稍有不合不加思慮攷證遽以非聖人全書籍口世之治經者便文決科而已先王之澤以不彰吁可歎已周官之書乃周公設官分職之事禮典特其一耳而總謂之周禮蓋先王以仁義治天下禮為之節文唐虞以前尚矣自建官惟百至於官倍極於三百六十而大備故周之禮尤具諸儒閔古禮之亡得周官之書雖不專為禮而大經大法可攷於此其謂之禮固宜康成於經最深而於周禮猶未得其綱領故其大節若封建井牧軍賦之屬其說猶多闕蓋嘗攷之古文質略有互見有省文官有不常設祿有不兩受能加攷究觸類而長無不通者至如考工明堂之說通諸經傳無不合者先儒不通互見之義自枝其說以至于今聚訟是可歎矣昔有從董遇學左氏春秋者但以熟誦告之曰讀書百過其義自見學者苦之卒無傳遇學者周禮之說不幸類此周公之書文法簡嚴讀之百過未必記憶千遍尚恐不合句讀能用萬遍之力或冀一班之見蓋刑名度數不比文義可以誕說相高若言封建井田使之分畫言軍法乘馬使之籌計言祧廟明堂使之營繕自當汗顏束手豈得抵掌高談未審窺豹謂南山之霧無文蔚之隱不亦誣乎然而道器同本精粗一致周公親傳文王之道作三百八十四爻之辭寄因周禮測聖人之用心無一非易學者因周官之制度文為悟易之道德性命是乃誠實之學聖人所望於後世者徒誦其文不曉其制而妄自尊曰吾志其遠大者是周公不可信也周公豈欺我哉至於射妖去鼃若甚煩碎亦吉凶與民同患之意無往而非道者不可以精粗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惟善學周禮者可以語此若其典籍師傳之詳已與二禮併論　宋林希逸鬳齋集

周禮篆六經作於聖人非後世所可輕議也吁聖人百世師也使其果出於聖人之手又孰敢議之哉七雄之後合而為秦六經一厄天地之大變也坑焚熖熄而函關不守沛中刀筆之人但以圖籍為急遂

使三代之藏竟空於楚人之一炬是蓋萬世之遺憾者馬上之治綿蕞僅存故學士多老死而殘篇斷簡雖得於壁藏口授之餘自卜筮一編而外雖他經猶有可恨況周禮乎三豕渡河子夏已疑於古史血流漂杵孟氏已辨於武成自秦以前且然爾況挾書禁令方除之後乎且周禮果始於誰耶劉歆唱之杜子春和之鄭衆賈逵鼓吹之上下二千餘年或以為周公太平之書或以為瀆亂不經之典又或以為六國陰謀之作黨同伐異互相矛盾或疑或信果何從而質之蓋世儒之學周禮者有三解釋章句不論意義一也古制不存獨見不立苟焉藉是以訂古今二也間有疑其一二之戾古又以為周公所作必欲牽而合之三也是以前者主之後者難之前者非之後者是之參訂不審迷其指歸所以徒為是紛紛也周禮果周公之書歟封建成於周公也武成有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而孟子之論亦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周禮自五百而下乃有五等焉是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有附庸之說方且有別創開方之說無所折衷何其繆耶周官一篇成王所作也六卿而上有三公焉有三孤焉名字具存職任尤重而周禮乃始於天官冢宰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略無一語又何其戾經也而世儒方且以為滅奄還豐之作正此書也何其跡

耶。周禮之不出於周公必矣。其間蓋有甚明者。而世儒未之考焉。孟子之生。其去周未遠也。畢戰之問井地。已不得其詳。北宮錡之咨班爵。亦僅聞其略。諸侯惡害己而去其籍。于斯時也。已有斯言。使是書果有耶。則戰國已去之矣。豈特火於秦乎。使是書果不去耶。則孟子當見之矣。何獨出於漢乎。此其是非一語可決。善乎漢初諸儒之明經也。五經繼出並已名家。而周禮獨得於獻王。獨藏於河間。豈非知其非是歟。治禮諸儒若高堂生二戴氏曲臺儀禮。皆入討論。豈有周公之書。僅藏於秘府而不之見。抑亦知其必非是也。建元而後。雖曰表章六經。而博士之立惟五。則其所缺蓋可知矣。使是書果出於周公歟。則漢初書舊必有傳聞。何不以足六經之數。獨待於劉歆而後出耶。吁吾知周禮自歆始也。然井田之制。歆自行之而自敗。六典之法。後周行之而亦弊。唐太宗雖有真聖作之數。而正觀所立。徒為紛紛。封建亦終於不可行。太平之典。獨行於成周。而不可推之後世。豈周公誤之耶。周禮誤之耶。吁。儒者論經。苟未能以心為師。以職為度。以見聞為傳註。而區區求泥於紙上之陳言。終何所折衷哉。故歷觀漢魏以來諸儒傳踈。或是或非。亦有可論者。然其大本既失。則一二章句。何足云哉。然則周禮果誰作歟。古人有言曰。傳其時者。無所為書。為書者皆所為不行於今。行於後者也。周公思兼三王。日以繼夜。握髮吐哺。猶且不給。何能弄筭而為是文哉。意意戰國之時。必有深沉多智之士。隱伏而不見。不得以自試於當世。故泄其蘊以為是焉。何休以為出於六國。是也。雖然此書固非周公作也。若以不經而盡斥之。又非矣。何者。唐虞而下。至于春秋。再變而秦。三變而漢。書籍不存。無所考證。其間更革之際。猶有古制少存而漸異者。於此尚可見焉。今以官正一職觀之。即書之所謂大僕正也。景命一篇。即後世之所謂制詞也。豈其官果至於上士二人。而制命之詞鄭重如許。此其存古而漸變者也。注者不知。乃以書之僕正。為夏官之太馭。太馭中大夫也。其官固稍尊。其辭固宜重。殊不知辭與事乖。彼此不應。實難合也。至夫冢宰之長王宮。官聯之相統屬。興賢之典。考吏之法。纖悉條理。古意且存。故曰周禮一書。正可以觀古今之變也。使劉歆能以是請之。則其所以尊信者。亦何可厚非耶。吁。書之始於劉歆者有二。周禮其一也。左傳又其一也。左氏為不傳之春秋。漢人之言當矣。然二百四十年之間。時變所紀。或合或離。亦多可觀者。而歆乃以左丘明為之。此皆歆之失也。左傳之為丘明。亦猶周禮之為周公也。後之學者。苟能去周公丘明之說。即以周禮左傳而參古今之變。則其書尚可貴也。使劉歆而可作。未知以此語為何如。

賢良進集

先王之治不見於後世。德薄功淺而俗化隳。儒者為之感憤太息。思有以易之。而未能自信於必行。則皆求之於經。於易所以見其載道之用者也。於書所以見帝王之處天下之心者也。於詩所以見天下之處其君之心者也。而春秋所以禁其為此而反之於道。以明其必不可遺天下之大義。而獨任其私者也。夫苟為得道之用。而又知其君臣上下相與施報之心。以折之於是非與奪之際。是亦足以易後世之治而無難矣。然而猶未能自信者。以其說之未具也。蓋周禮六卿之書。言周公之為周。其於建國設官井田兵法。興利防患。器械工巧之術。咸在。凡成康之盛。所以能補上世之未備。而後世之為不可復者。其先後可見。其本末可言也。於是儒者莫不為快然自喜。以為可以必行而無疑矣。雖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後世謏聞寡見之君。因遂以經為不可盡信者。其必自是書始矣。夫其說之未具也。是誠若不可行焉。吾知待其具而行之。何哉。工人之為器也。得規矩以通之。天下之器。其可方可圓可觚可擿者。皆規矩之類也。故法存於心。巧形物器成而天下利。未有盡待其法而盡用其巧者也。有賤工焉。執三代之器。而用今之材。閉戶而摸之。出戶而示諸人。人不能識也。則彊之而莫之售。是其材非不美也。今夫周禮之書寧一用之矣。非惟不足以治。而乃至於亂。孔子之於經也。微見先王之意。而不盡其所以為之之說。其告門人弟子與其當時之人。所以問之政事者詳矣。若曰脩身以應變。酌古以御今。然後其繼周者百世可知也。柰何耶其說之具者。而徒加之後世哉。且又有甚不可者。非特此也。古之治天下。必辨其內外大小之序。而後施其繁簡詳略之宜。三代之時。自漢淮以南。皆棄而不有。方天下為五千里。而王之自治者千里而已。其外大小之國千餘。皆得以自治。其正朔所頒。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朝會貢賦。賢能之士入於王都。此其持大者也。而其生殺廢置。猶不能為小者天子皆不預焉。而天子之自治亦斷然如一國。不能如秦漢之數郡。又有賢聖。而為之臣。皆久於其官而不去。其為地狹。為民寡。而治之者衆。始之以勤。終之以無倦。行之以誠。故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而宮內之隱。可以悉布之書而無愧。蓋其自治者至。則諸侯之效上也捷。輔相之尊。通行於四海。而教率之。而天子又為之巡狩。其國以一道德。同風俗。而正其律度量衡。故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言下觀其化也。今也包夷貊之外。以為域。破天下之諸侯。以為州縣。事雖毫髮。一自上出。法嚴令具。不得措手。而無聖賢為之臣。其臣不能久於其官而遷去。而又有苟簡詐偽之心焉。乃

欲其米鹽靡密無所不盡。以求合於周禮之書。而又易其大者。將以復井田封建之舊。其論所以高而難行。人情不安而至於亂也。夫因今之地。因今之民。以周公為之。其必有以處此矣。然則讀是書者。深思而徐考之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六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鳳
圈點監生臣蔣洲
生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四濟

禮（曲禮篇十六）

曲禮口義宋林光朝艾軒集漢興高堂生以禮名家一傳蕭奮再傳孟卿。三傳后蒼。后蒼精數萬言曰后氏曲臺記其後戴德戴聖傳之今禮記四十九篇戴聖所傳也。號曰小戴記曲禮者即曲臺雜禮也。小戴傳之於其師故以首篇禮器稱禮經三百曲禮三千禮經周官也。漢人以爲經。周官三百六十故舉其全數曲禮。曲臺記也。今之曲禮恐竄定與曲臺記。未必盡同也。中庸子思所作亦嘗稱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曲臺記所傳者。即威儀三千也。後人已見曲臺記故謂之曲禮三千。曲禮者。猶載白虎傳所論之事。謂之白虎通。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禮主於敬而已。惟敬乃能酬酢萬變。有其人則俎豆玉帛皆禮也。非其人。則俎豆玉帛有司之事也。儼若思安定辭持之也。儼若有所思。發而爲言千里應之。此治國平天下之本。故曰安民哉。堯舜三王相傳以此道而天下乎。後世爲天下立法制。切切以安民爲事。而不知其本在於一身。　敖不可長。

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四者居其一則不可以學問。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　狎則無敬。心畏則無愛。心所以不能與賢人久處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愛之當知其所短。憎之當知其所長。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周人之急。未必皆君子。然其用心則君子也。積而能散。君子不以爲難。重遷。小人之常情也。安安而能遷。是不爲物累者也。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故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臨財毋苟得。臨難無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很橫逆也。橫逆之來。自反而忠。自反而禮。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彼以疑事質於我。而猶有所疑。則不當咸言之直。如我且直之之直。直是無所疑也。雖無所疑。亦不敢自居其不疑也。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坐如尸不遂坐也。立如齊不倚立也。禮從宜。大夫無遂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使從俗。入國而問禁也。有一二條難以春秋戰國之時事。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不當言而言之。不當用而用之。謂之妄說人。然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故曰不辭費。苟以情實充之則繁文末節皆禮也。不以爲費。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尊卑貴賤各有其節。食前方丈。不以爲侈。啜菽飲水。不以爲儉。是之謂不踰節。不侵侮。無犯上之心。不好狎。下交不瀆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有其質。然後可以爲禮。無其質而強情於飲食之間安人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取於人爲人所取。取人是足恭以求之也。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取於人也。求善價而沽諸。取人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宦亦學也。靈輒爲宦三年矣。宦以其學爲庶人在官者之事。學則傳道授業也。天下事非禮皆不可行。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渴飲而飢食。哭生而惡死。喜則相安。怒則相踶。齧人之與禽獸何擇焉。山野小人終身不知有邊豆之事。然而不犯非禮者。聖人之教。見諸日用也。使知爲宮室。爲耒耜。爲網罟。爲棺槨。無一事不出於聖人。宜其終身不犯於非禮也。使古而無聖人。則人何以自別於禽獸。　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大上邃古之初也。其人淳一無機械之心。見寒者則衣之。見飢者則食之。如魚之相忘於江湖也。自五帝而下則有報施之

心。是以人各親其親。子其子。往不來。來不往。則謂之失禮。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人而有禮。則施爲注措。如履平地。無禮則如在罟擭陷穽之中。不自知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夫禮自卑而尊人。雖負販之賤。亦必有所尊。禮不責庶人。而庶人日用之間。僅合於禮。何況可以行禮者。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富貴知好禮。則行乎富貴。不爲富貴所移。是以無驕淫之心。貧賤知好禮。則行乎貧賤。不爲貧賤所累。是以其志不懾。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十年曰幼。當使之學。凡子生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則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傅。所以學幼儀也。二十曰弱。當加之以冠。欲以成人責之也。二十而不責以成人。是終身不以成人望之。古者冠禮爲重。近世雖士大夫之子。而未嘗行冠禮。可謂失其所本。三十曰壯。可以有室。四十曰強。可以仕。五十精衰。其齒髮將艾。故曰艾。古者五十年德俱長。則命之爲大夫。未五十而爲大夫。攝行大夫之事。扶卒無駭卒是也。六十曰耆。當指

事而使人。七十曰老。當傳家事於其子孫。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盖隨其所稟有強弱耳。故八十九十通曰耄。七年曰悼。悼者以其量稚。未有所立。未能遠於父母之懷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者。刑所以禁越。悼與耄又何誅焉。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百年曰期。人生大率百年而止。頤養也。當左右養之。以盡其餘年。古語老夫耄矣。謂七十曰老。而諄諄已如八十九十也。又曰耄期倦于勤。是八十九十而至於百年。故知老而耄。耄而期。皆古人常語耳。　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十年而學。四十而仕。中間爲學問者三十年。其所養盖亦厚矣。四十而仕。七十而致仕。在官不過三十年。七十已衰。則當避賢者路也。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請。則是年雖及。而志猶未衰也。適四方乘安車者。四馬之車則立乘。小車一馬。可以坐乘。自稱曰老夫者。五十爲大夫。出境則稱外臣。至於七十則自敬其名。石碏乃老。常告于陳。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者。君前臣名。此不可易。第於列國。自稱曰老夫。故重明此一例耳。越國而問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皆其制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操几杖以從長者。盡其事長者之禮也。長者問則當辭讓而後對。子路率爾而對。不爲無失。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冬溫而夏清。所以順四時之節。昏定而晨省。人欲知一日安否也。在醜夷不爭者。父母之於子。非欲其尊居而有爭心也。一日忘於父母之本心者。非所以爲人子。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　凡仕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車馬所以侈大之。三賜不及車馬。不敢自居也。國人曰幸哉有子如此。故各以所見稱之。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見父之執。而應對進退如此。其謹者。以其與吾父同業術耳。見父之執。如在父之前。是以爲孝子。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　出告反面。不敢專也。所遊有常。謂出入順我。不可變而之他也。所習必有業。不敢飽食終日而無所事事也。恒言不稱老。自稱其老。則父母必傷然於其心。是以老萊子爲嬰兒戲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年長以倍。以其與父當也。故以父事之。十年以長。以其與兄齒也。故以兄事之。五年以長。長於我也。是以差行而不並耳。席以四人爲率。羣居五人。則長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八十三　三

者異席。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　西南隅謂之奧。東北隅謂之陋。居不主奧。至立不中門。嫌其與尊者並也。食饗不爲槩者。賓客之具。當裁之於尊長。不敢專其多寡之限也。祭祀不爲尸者。尸所以象神。不敢儼然受其父之尊敬我也。是以爲尸。當卜筮無父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閨門之內。凡一言一動。不中其度。必諄諄然而誨之。其未變則從而爽之。閨門之外。父母耳目所不接也。吾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常若父母之在其左右前後也。使其登高臨深。苟訾苟笑。服闇登危。數數焉。吾父母或是之聞。不懼則恐也。爲子者當在閨門之外。如在父母之側。則無過舉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賢者之事君。或不免於死者。皆非其本心也。當偶然之變。必度其死生輕重之地。吾生不義也。其死義也。是以舍生而取義。若有意於輕重。是婢妾之事也。是匹夫之好名者也。荊軻聶政許人於湯火之中而不辭。三代俗變。而一時要之以爲義士也。曾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曾子曰易簀。以此傳之於門人弟子。是以知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往往戰國間傳習之語。不可以爲訓。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童子氣習未移。最易於矯揉。今夫稚孫之子。雖有識知。而志慮未萌。其與洪荒太古之人何異。日漸月化。而不自知覺。非其性之罪也。幼子常視毋誑者。古語教子嬰孩。以其志慮未萌。不當開其情僞之端也。童子不衣裘裳。不加成人之服於童子者。教之不躐等也。立必正方。不傾聽者。使之習爲端謹。習慣則如自然。李驥書語楊龜山先生學問。謂其直往直來。未嘗左右視。此未必養之於童稚。盖其學問所至耳。負劒辟咡詔之者。如世子初生。卜士負之。妻食之。負者加之於懷抱也。鄭氏云。置於背。非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古之學皆有所傳授。是以不敢忽其所傳授之人。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謂其步亦步。趨亦趨。不敢有所變也。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者。拱手而聽命。不敢問其所之也。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不敢與先生並行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

永樂大典卷一萬四百八十三　四

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將適舍求毋固者舍者讓席焉讓者則近乎固舍者與之爭席是求毋固也戶外有二屨者此謂敵體者稅屨於戶外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此數句正可以求禮意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大夫士出入君門閑右　臣統於君由門左則涉於抗禮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每門讓於客天子五門大夫三門士二門賓客與己敵則迎於大門之外每門讓於客不敢居其尊也寢門內門也主人自爲席敬客示其不苟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士之於大夫大夫之於卿不敢分庭抗禮　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提携向背進退屈伸各隨其事而爲之節文耳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子夏之門人小子洒掃應對進退不當論其本末自洒掃應對進退達而至於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初無本末精粗之分也古書有弟子職洒掃一事爲童子入道之門也人皆可以爲堯舜但居移氣養移體則易直子諒之心無由而生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相向也函丈相去三席可以指畫議論耳固辭者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而終辭即席而容作其志荒也能持敬者其容不作摳衣去齊尺似欲飛而聽衣無撥足無蹶以氣養志也志定則其氣不迫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　執爾顏者志有所變則顏不定學者用志欲其專一以志養氣長者所不及之事而儳言之則非聽命於長者正爾容聽必恭者雖聽之而意不在焉謂之不恭雷同者謂從他人口耳之說而已實無見也必則古昔稱先王者謂尚論古

人則不涉於妄卷之見也敬毋餘席者恐其聽之不謹也燭至起者自晝達夜恐有厭倦故有辭而作　侍坐於君子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　聽命於長者不謂之退不敢退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歛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凡人對大賓客則未嘗不拱手歛衽至於閒居則好自適往往歛衽之時如有所拘繫因繫以其非素習也素習安於無事嗷應號呼相聞也淫視目逆也歛髮以縰韜之也子事父母雞初鳴則櫛縰免袒近於有喪者呂與叔先生雖夏月亦歛服端坐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容加歛也解屨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結襪解屨則結襪而前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童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宮而處也　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婚禮初納采次問名次納幣次請期次親迎男冠而字女笄而字責之以成人所以敬其名也已納采則問名故曰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受幣束帛十端鹿皮儷已受幣則請期親迎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周禮有媒氏凡判妻入子則媒氏書之此日月以告君也親迎必告廟而後行如楚公子圍稱其告莊共之廟此齊戒以告鬼神也已告之又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益厚其別也男女別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之道正矣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買妾不知其姓疑其遠於自售而其世系未必以情告也　賀娶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婚禮以其繼世是人情不忍言也故賀之者迂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行禮者安於情實非不以貨財爲禮貧則不責也非不以筋力爲禮老則不責也老謂年七十以上者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桓公六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繻論名子之法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申繻所言往往依古書不以國如晉侯周衛侯鄭不以日月如白乙丙臧孫辰不以隱疾如晉公子黑臀楚公子黑肱不以山川如魯獻公具武公敖周人以諱事神名終諱之不可難以常語使後人易避耳　男女異長　男女異長各以其伯季字之也如魯三桓仲孫叔孫季孫又有紀伯姬鄫季姬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

羮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所陳饌具。卿大夫通用之。古人進食之禮。止於殽胾膾炙酒漿脯脩十餘種耳。此亦簡而易致。司馬溫公固論近世士大夫酒非滿按不敢會賓友。今人進食之禮。皆有先後品次。不如古人以饌具布之一席之間。爲最便易也。客若降等執食興辭。謂大夫之於卿也。執食云飯也。進食之禮。所主在此耳。主人延客祭。導之使祭也。非降等之客。則不必主人導之。古人於一食之間。不忘其所本。必祭先代所爲飯食人。三飯謂飯至三則告飽。主人勸之乃食。如傳所載壹飯三飯四飯。則知飯不止於三也。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搏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羮。毋絮羮。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羮。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　共食不飽。先厭飫。則是厚取之也。共飯不澤手。澤手挼莎也。毋搏飯。搏似具多也。毋放飯。放謂剩棄其餘也。毋咤食。謂其將食而嘖嘖似薄之也。毋絮羮。謂當其厚薄之節。毋歠醢。醢醬也。濡肉殽胾。乾肉脯脩。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身之間而一事或失。必非持敬者致仁之地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拜受於尊所。拜受於主人陳尊之處。敬主人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此尊卑少長之節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飲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食之餘曰餕。而祭敬其餘也。其不祭者。惟有二條。父不祭子之餘。夫不祭妻之餘。以其或歸賓客之餘。則不必祭也。古者食必祭。不敢忘飲食來處。今之浮屠氏每食必祭。尚存古人之遺意也。禮失求於野。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坐而同饌具。故曰御同。或以非召已往值之。故曰偶坐。雖當盛饌。不必辭也。禮非由己設也。　羮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有菜。鉶羮也。無菜。大羮湆也。儀禮士虞特牲設大羮湆。是祭祀有大羮也。大羮直可歠之耳。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　副之四解。橫斷。華之中裂橫斷。累之。雖中裂橫斷而不加之布也。疐之。疐蒂也。不當橫斷而去疐也。齕之。但去疐而已。庶人。謂庶人在官者。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父母有疾。雞初鳴。則不暇櫛縰。行則不爲容。言則不敢自安。琴瑟則不敢親。僅可食肉飲酒。有不得已而或笑或怒。父母有疾。動作語默。未嘗頃刻忘之。此人子之常情也。先王制禮。與天下立爲中道。凡此數條。雖委巷不學之人。其常情往往如此。常情有所不及者。則近於禽獸。側席者。謂特席也。專席。謂去重席也。三年之喪。寢苫枕塊。自齊衰以下。則始喪有席。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止操書致。　水潦降不獻魚鼈。君不貴其難得也。相爲饋獻。但述言於簡牘。以見其名器多寡之數。古者必欲操其易致者而前。知古人每事必近情實也。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　射者男子之事。必以進退周旋衝之於其間。以其不主於射。尾弊文事也。而有干楯之飾。射武事也。而有進退周旋之節。此古人制作微意也。以弓遺人。其相授受。異於常時。饋遺之禮。蓋所主不在於射也。後之士者。未嘗開弓矢而付之武夫走卒。是以無復存古意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者。主客授受。皆欲及左手承弣。覆右手執簫也。　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

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劍。有積不容正劍以刃鄉人也。左首者。以明劍環當在左。主人以右手取其劍環爲順耳。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長者之命。其威儀進止。如使於他邦者。古人於每事必不簡。以其物與情實相稱也。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周公謂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凡爲君使。已受命。遂行舍於郊。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強識而不敢自居。敦善行而持之以久。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歡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歡其愛我。忠其敬我。君子未嘗求備於人。以全交也。或問夫子不假蓋於子夏。有諸。曰有之。子路曰。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當時羣居無其人乎。子路何爲出此言也。夫子不假蓋之意。正所以斥子夏之短耳。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王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　禮曰引當時所存之書也。君子抱孫不抱子者。曾子問祭成喪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同姓可也。孫可爲王父尸者。孫於主祭者。則子行也。孫於王父。昭穆峙也。故可以爲王父尸

為君尸者。天子諸侯凡內外祭皆有尸。內祭則卜之同姓。外祭則卜之異
姓。尸所以象神。古人以情實求鬼神也。後世祭祀不復用尸。惟巫覡野祭
尚用之。學者亦不知為近古。三代良法。破壞略盡。田野閭巷時或見古制。
豈非田野閭巷之人。終未可以書生曲說變易之耶。 齊者不樂不弔。
古之人將與鬼神交。必散齋致齋。欲其虛一而靜。所以交神也。不樂不弔。
恐哀樂有所偏勝。不能與鬼神合也。後世祭祀。其散齋致齋。往往特存古
制耳。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
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
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
內。 毀瘠不形。視聽不衰。謂不可過乎哀也。居喪而毀瘠。視不明。聽不聰。
則近滅性。寧不違父母之本心乎。古者三年之喪。不沐浴。不飲酒食肉。寢
苫枕塊。以終其事。宰予欲為短喪。蓋身歷其事。知後之人為難繼也。今三
年之喪。沐浴飲酒食肉如常時。雖三年不見其為久也。五十不致毀者。五
十始衰。不可致毀。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
吾能。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居喪不致毀。食粥之

謂也。宰予之請短喪。孟子之食食。吾因此以見古人也。 生與來日。死與
往日。 生者與來日。謂死之明日。則生者數三日而成服也。死者與往日。
謂死之日數三日而殯也。此士禮也。大夫則數往日成服杖與殯。皆同日
也。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知其生者。則有弔辭。知其死者。則有傷辭。今
之行弔。則既而告。其孤傷禮。則以稅奠。此皆古人之遺意也。弔傷辭畢退
皆哭。今弔傷或有不哭者。委巷之禮也。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
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
其身。君子未嘗失辭於人者。情實所充耳。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臨
喪不笑。揖人必違其位。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鄰有喪。舂不相。里
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臨喪則必
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
於人。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
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將易簀。孟敬子問之。曾
子欲告之以其本。故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是欲孟
敬子終身守其垂死之一言也。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敬子居悼公之
喪。不欲勉而為瘠。是其自處也。必以情。曾子知其可以言而言之也。曾子

曰。君子所貴乎道三。自其本言之。如請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則近於有
司者之事。 前有水則載青旌 卒行四面八向。因之以起井田之法。布
四象於四方。而招搖在上。以其縱橫遲速。主於一將也。傳曰。造化在乎天。
死生在乎人。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子夏問於夫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復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夫子
皆隨其事對之。復讎非古也。戰國間習俗所安。是以篤其事於仲尼之徒。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猶不害其為義也。交遊之讎不同
國。此於義理大不安。豫子切切於復讎。到死不悔。又欲以其一死以激後
之懷二心以事人者。此戰國習俗如此。東漢之尚名節。晉人之尚清談。是
皆習俗之能移人者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
此亦士之辱也。 壘軍壁也。晉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淮徐
戎並興。是以郊坰多壘也。古者命將必在卿大夫之列。 春秋列國皆如
此。故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士邑宰也。子路治蒲三年。夫子入其境。
田疇甚易。草萊甚辟。如其恭敬以信。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立茂。知其忠
信以寬。地廣大荒而不治。則其責在於士。故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
之辱也。 臨祭不惰 韓退之謂祭如不祭之事。聖人未嘗與焉。季氏問

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祭而惰。
是祭如不祭也。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凡祭於公。謂助祭也。已行
事。大夫則歸俎。士則自徹其俎。俎胙肉也。 卒哭乃諱 周人以諱事神
未卒哭。以生事之。檀弓曰。生事畢而鬼事始。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
宮曰。舍故而諱新。故曰卒哭乃諱。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
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踰月而葬。是月而卒哭。
士踰月。亦三月也。以大夫與士名位不同。因之以為等差。其實月數同也。
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則知士之月數與大夫
同也。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親始喪。哭之晝夜無時。及啓殯
而葬。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之一哭也。故其祭為卒哭。卒哭之祭。天子
諸侯大夫士。其月數不同。其所以辨尊卑隆降殺也。今之人皆以百日為
準。已啓殯而卒哭。所以即遠也。殯在堂而卒哭。是忘親也。有浮屠氏之法。
而又雜之以陰陽拘忌書。雖孝子慈孫。不能盡禮於其親。哀哉。 禮不諱
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
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
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不諱嫌名。如康王釗

之孫。實爲昭王。曾子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二名不偏諱。如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周人雖以諱事神。猶未切切然也。不逮事父母。未嘗見其父母諱王父母。則已不諱也。古之人作事近情。於今觀之。似義理不安。未可以古人爲非也。君所無私諱。謂家臣於君前不避大夫諱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謂家臣於大夫之前則當諱君也。臨文不諱者。如周公作詩曰。克昌厥後。又駿發爾私。廟中不諱者。諱其不遷之祖。其餘則否。此亦父前子名。以生事之也。夫人之諱。不出宮。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諱母之諱。妻之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謂期以上則諱。大功小功則不諱也。然有子與父同諱者。以情起義也。如父之世父。叔父。於己爲從祖也。父之姑。於己爲從祖姑也。此正服小功。父之姊妹於己爲姑也。已嫁則爲之大功九月。皆不當諱。謂父諱之。則子與父同諱。以情起義。非禮之正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　古之人婚冠喪祭皆質之於龜筴。所以敬鬼神也。後世有陰陽拘忌之說求日以支幹而逆定其吉凶。是以不復驗之於筮。昏禮不得以仲春。死者不得如期而葬。皆巫瞽曲說害之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禮

樂射御書數。皆學者之事也。夫子曰。吾執射乎。吾執御矣。君子之人所以教由其志氣性情中來也。故曰學無終始。　客車不入大門。　公食大夫禮。賓客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　婦人不立乘。　安車也。安車則坐乘。　犬馬不上於堂。　充庭實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里二十五家也。入里門有父事之者。有兄事之者。示其起敬起孝也。　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乘車。五路也。王乘一路。其餘路從行也。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乘大路越席以養安。側載睪芷以養鼻。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古之人出入起居。莫不有其度也。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齊牛。常牛也。常牛必在滌三月。齒路馬謂數其齒。則知馬之老矣。春秋傳馬齒已長矣。　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藉繅以飾玉也。有藉以垂繅也。則裼衣。無藉以屈繅也。則襲衣執玉。隨其文質爲之變耳。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卿老。上卿也。世婦。兩國合媵

也。世臣。父時老臣也。姪娣。妻之姪娣。從妻而歸我也。家相。士有隸子弟以相家事者。長妾。一妻二妾。謂其妾之長。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大夫士去國。其行禮不欲遽然而變故。即新也。他事尚可從新國之法。惟祭祀之禮。居喪之法。哭泣之哀。此尤不忍變也。太公葬於周。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子殷人也。其死也。猶殯於兩楹之間。故曰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祭祀之禮。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居服。如商人上不降遠。下不降卑。周人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哭泣之位。殷人以貴賤爲序。周人以適庶爲序。去國三世有可變者。有不可變者。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禮之去國三世。則當論其國於我厚薄何如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　父命之不敢輒變也。　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古人闔棺而定謚。所以類

其行也。凡人之有謚。以言善惡之行可録耳。已孤暴貴而爲父作謚。是擒其父之不足録。以貴賤之心。而自爲貴賤輕重者也。喪禮。朝夕二臨。啓殯出祖。祭禮。虞祔祥禫。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是以喪復常讀樂章也。子夏既除喪而見。孔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和之而和。和之而不和。二子皆是也。彈之而成聲。彈之而不成聲。二子皆非也。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席蓋士喪。以葦席爲蓋。重素謂素衣素裳也。苞屨扱衽厭冠皆齊衰以上。書方謂賵死器物書之於牘。書方衰凶器告而後入。謂臣死於公宮者。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　無田祿諸侯之大夫。有田祿天子之大夫。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大夫士去國於其竟上待放者。三年雖示其必去。然亦未敢遽也。一曰存君也。二者不敢輕去墳墓之國也。變服三月者。明其得罪於君爲父祖

之業耳。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見國君。君謂他國也。君若勞之。問其行李之勤也。君若迎拜即辟。禮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敢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士雖有貴賤之等於他國。不以貴賤相臨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大夫見於國君。士見於大夫。謂他國也。同國始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皆送之於大門之外。以拜其辱我也。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曾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吾以是知天地爲大父母。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天子諸侯大夫士服食器用。無非取於民力。凶年飢歲。則當重民力。是以休戚利害。達之天下猶一人也。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環佩之節。鐘磬之縣。琴瑟之御。君子周旋於其間。則鄙詐之心無自而入。五音十二律。古也。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是琴之全體具五音也。琴之有少宮少商。則不復有琴瑟之有少宮少徵。則不復有樂。以繁脆雅殺之調。皆主於二變也。子路冉求公

西華言志。夫子聽之。而曾點鼓琴自若者。以其優柔平易。無言於應答也。韓退之聽師穎琴。狀其低昂抑揚之節。今人皆能之。非所以養性情之具也。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得而勿哭。士大夫私行出疆之禮非古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秦人以命爲制令爲詔。士死制。死於君之命也。制。秦漢以來用之。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此雜以春秋秦漢典故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后所以理陰事。故必以女官佐之。三夫人。二十七世婦。九嬪。八十一御妻。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有天官又有五官。是爲六卿也。此皆殽制。周人從而損益之耳。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司土掌土政也。司木。司水。掌山林川澤也。司草。掌闢草萊。司器。掌以時徵齒角。司貨。掌金石錫玉之地。六府主之。六工從而飭化之。土工掌陶旊之事。金工掌鍛鑄之事。石工。如

玉人。磬人。木工。如梓匠者。獸工。主以革象爲器物者。草工。作越席及萑葦之器者。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五官致貢於其歲終。則太宰會之。五官之長。天官也。天官太宰。故爲官之長。是職方者。如唐虞之四岳。周之二伯也。伯。則伯父伯舅。九州之長。次於伯。則稱叔父叔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覲禮。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受朝則於路門之外兩塾間。春曰朝。秋曰覲。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諸侯非天子之命不越竟。式擅爲會盟之事。或私自尊大而行天子聘問之禮。皆非諸侯職分也。春秋亂世習久以爲常耳。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者。世子三年之喪畢。執皮帛象諸侯以見天子。言謚曰類者。請特葬必請謚象其行而謚之耳。春秋列國有終其身不朝於王所者。五等之爵。其死也皆稱公。且自爲謚。綱紀文章蕩然無復有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謂其動容貌。出辭氣。有尊卑貴賤之節。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諸侯一娶九女。世婦夫人之姪娣也。妻三媵若

姪娣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使者自稱曰某。接王萊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使者於他國。必以主人擯而自名之耳。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此春秋條例也。故從而釋之。曰君子不附惡人。諸侯失地則名之。滅同姓則名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巫醫必以世以其專業也。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儗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不當指或人爲喻也。大夫士庶人之子因賤賴而言之耳。倉唐爲中山使於魏文侯。文侯指左右問曰。子之君長孰與此人等。曰。擬非倫。不可比也。文侯改容。又問子之君孰與寡人等。曰。君賜之貂裘則能勝之。君賜之冠帶則不更造。文侯與之語悅之。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數地以對。如齊之境東至于

海西至于河南至于㳽陵北至于無　山澤之所出如代山黄海有牢食力如季氏有家臣以車數對上士三命得賜車數畜以對雞狗彘　程氏遺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絶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尹和靖言行録　靜嘗言曲禮雖是末節皆不可廢蓋灑掃應對便是窮理盡性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此四句便是曲禮總目用呂與叔詩曰禮儀三百復三千酬酢天機理必然寒即加衣飢即食孰為末節孰為先蓋言本末先後皆不可廢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朱子語類　寢容止無測未至　云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若此心苟渙散無主則心皆逐他去了更無一箇主宰觀此衣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未至之事自家不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奥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　坐如尸立如齊頭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氣容肅皆敬之目也　問艾軒解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訓思安作助語然看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屬難至辭字亦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把心都在邊角上用了　問君言不宿於家曰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邪數句是說數項事　三命不齒猶而今別設卓也　問宿賓曰是戒肅賓也也是隔宿戒之　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　梅巖文集首章言君子脩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効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毋不敬止安民哉者主能遠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為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舊說非是安安而能遷來說得之但辭太煩耳疑事毋質直而勿有兩句連說為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是也直而勿有謂陳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強辯不能如此則是以身質言語矣敖不可長云云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編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是何書語又自為一節皆禁戒之辭也賢者以下六句又當別是一書說見前臨財毋苟得以下六句又是一書亦禁戒之辭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劉原父以為此乃大戴記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其說誤矣此說得之又立如齊注疏所說立容甚詳今皆不取而所取者乃無所發明之剩語此類恐更宜詳擇也禮從宜使從俗當又是一書其說舊注亦得之劉氏七經小傳有儀禮等說不可不看若夫二字與中庸好學近乎智上子曰二字相似皆失於刪去者也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如云仁則榮不仁則辱初無身心本末之辨蓋聖賢之言各有所指隨其淺深而莫非至理之極也今必以內外為精粗而欲去彼取此豈非有所陷溺其心而然耶且學者之勉強力行亦勉其所當為者而已若曰勉焉以冀其有以自慊則是先獲後難而為謀利計功者之所為矣聖學異端之別於此亦略可見試深察之可也　答江德功　有禮則安說立意甚善但詳本文之意只說施報往來之禮人能有此則不怍於物而身安耳未遽及夫心安也況古人之所以必由於禮但為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為欲安吾心而後由之也哉若必為欲安吾心然後由禮以接於人則是皆出於計慮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大抵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殄滅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戰於胷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也盡其心自以為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況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不審賢者以為如何　宋唐仲友說齋文集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左傳鍼之稱書君前之例也父前未知所考　父前子無名父之理寧可以孫而名子於父前乎它人則固當爾偶未見於經傳不必疑禮之為非況尚有可考乎夫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它人父前子名之證也　樂庵語録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架不同巾櫛不親受男女不雜是一句若如此讀則下文皆通坐不同男女之坐不同也椸架不同男女之椸架不同也巾櫛不親授男女之巾櫛不親授也　橘堂先生文集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

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皆君也。君之新立。年或未知。遠域及鄰國聘使之來。必問其年之大小。然臣下不敢輕荅。以天子至尊。不當言長幼。又不當言長短。只荅言但聞其服衣若干尺。蓋以衣長短言之。則其長幼可知。又言聞而不直言。見表其尊也。至於諸侯。則可以長幼言。則言能從宗廟社稷之祀事。幼則直言其未能。下是則大夫以至庶人覿面相與。可知長幼。惟問其子。御猶主也。主家賔謁告請也。謂能擯賛賔客之告請也。負薪以庶人賤者之役。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能耕。幼則能負薪。與此相類。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春秋書法褒善貶惡。惟一字爾。如書出書名皆惡也。天子以以天下為家。凡出則言巡守。若言出則為惡矣。諸侯為國之君。生則稱爵。若稱名則亦惡矣。君子之於書法。惟不親蔽其惡。皆顯書之。故諸侯戰敗而失其典表。或滅同姓之國。皆書名以罪之者其惡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臣子之事君親也。不容有一毫之躁心。事父母幾諫。則事君亦不當顯諫。惟委曲諷告。三諫不聽而後逃者。蓋至是不為苟容。乃合禮也。若事親則雖三諫不聽。又必號泣隨之。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事親無可逃之禮。君親有疾藥皆先嘗。又必擇世醫而後服其藥者。蓋一不審擇。輕付庸醫之手。則為不忠與不孝矣。　儗人必於其倫。儗比也。倫類也。凡於君父之前。所稱其人必比其類。所以為敬。苟以愚比賢。以貴比賤。則為不敬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此官制尊卑遠近內外降殺之稱也。周禮九命作伯。故五官之長所以曰伯。謂以三公為之也。是或為職方氏者。主東西方之伯也。乃得輙見於天子。故擯者傳命則曰吏。示有分也。以姓同異曰伯父伯舅。蓋其親親之辭。其自稱於諸侯則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皆言尊也。下是則有等第焉。故九州之長次之。而曰牧。所稱皆降殺焉。其處九州之外。長於東西南北之四海。雖大

國不過曰子而已。其於內自稱曰不穀。蓋謙辭也。於外自稱曰王老。則又重其稱以威遠也。又次而至於庶方小侯。蓋戎狄子男之君爾。其入於天子之國則無爵可稱。惟於外曰子。自稱曰孤而已。孤者獨行無與之稱。亦謙辭也。博士周公文集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曲禮者。禮之至曲者也。大則簡。曲則詳。然曲能有誠至於變化。豈有二致哉。故其為禮者。曰。毋不敬。所以戒夫人之不可以不敬也。蓋敬者。君子修身之道也。所以閑邪而存其誠者也。敬斯定。定斯正。正者德之基也。慢斯怠。怠斯邪。邪者德之賊也。古之人。相在爾室。不愧屋漏。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何所不用其敬哉。儼若思者。非思也。凡思者其心必有所止。心有所止者。其耳目視聽必有所忘。蓋其心定者。其容寂。此儼者所以若思而非思也。古之人知止而慮善。恭默以思道。此有思者也。南郭子綦之隱几荅焉似喪其耦。顏淵之坐忘。黜聰明。墮肢體。此無思者也。無思者天也。有思者。自人而之天也。古之為道如此。安定辭者。易所謂易其心而後語也。蓋一辭之不中。皆心之過。孟子所以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而順之養正君子所以慎言語。是以存於心者。既見乎辭。考其辭者亦可以知其人也。此三者。禮之大節。君子學道之要也。自天子達於庶人。自脩身至於為天下莫不一於是。敬則無敢慢。無敢慢則民莫不愛矣。儼則人望而畏之。又望而畏之。則民莫不敬矣。安定辭。則其言善。其言善。則民莫不應矣。敬也。儼也。安定也。舉乎其上者如此。所以安民之道也。愛也。敬也。應也。錯乎其下者如此。民所以安之之効也。匹夫而有此。必有安民之術。天子而有此。必有安民之實。故曰安民哉。　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君子所以知天者。知其性也。所以事天者。事其心也。性之不明。心之不存。則在我者與天不相似。故有長傲以悖天德。從欲以喪天性。所見者小。則其志易滿。天道虧矣。所慕者外。則其樂易極。天理滅矣。凡人之所以為人者。天也。失其天。豈可謂天之人乎。此其喪精失靈。皆可哀之民也。原夫凡人之所以有傲者。何也。以其有我而已矣。以我為我。則彼為之對矣。彼我既分。勝心生焉。強此而劣彼。此所謂傲也。彼既自彼。我既自我。傲且不足以輕彼。適所以害我。是心也。且不可有。況可長乎。若我既無我。則彼亦無緣何傲之有。彼有大傲者。焉傲睨乎萬物之上者。是也。是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獨尊而無對故也。凡人之所以有欲者。何也。以其有物而已矣。以物為物。則我為之役矣。物我既交。愛心生焉。忘己而徇物。此所謂欲也。物既自物。我既自我。且不足以益我。適所以喪我。是心也。且不可有。

況可從乎。若物既無。物則我亦無我。何欲之有。彼有大欲者焉。縱心所欲。不踰矩者。是也。是欲也。非世俗之鄙心也。道無心而不留故也。志固不可滿。而凡人之志。所以可滿者。所志者利也。其志在利者。利得其志必滿。志滿者必驕。由志道者觀之。不亦溢乎。故大志者古今不可以爲限。固不可滿也。樂固不可極。而凡人之樂所以有極者。所樂者僞也。故所樂在物。物得其樂必極。樂極者必淫。由樂道者觀之不亦鄙乎。故大樂者天地不能變。　物不能易。固不可極也。然則斯四者。爲之小者必可。謂之小人矣。爲之大者必可。謂之大人矣。君子之學。去其小者。存其大者。知斯而已矣。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臨財無苟得。臨難毋苟免。狠無求勝。分無求多。疑事無質。直而勿有。君子之於學也。能親賢。然後能明善。能明善。然後能至公。能至公。然後能無累。能無累。然後能自立。能自立。然後能與人。能與人。然後能善世。此學者本末之序也。天下之人莫不善也。賢者先得乎其善者也。故其溫良可親也。其威嚴可畏也。親之而不知敬。則其流必易。畏之而不知愛。其漸必疏。易則不知善之可尊。疏則不知善之親。狎而敬之。而不失其尊。畏而愛之。而不失其親。君子之親賢有如此者。天下之敵。莫大乎私。天下之明。莫大乎公。君子之於人也。無私好其所好者必善者也。無私惡其所惡者。必不善者也。故所愛者善也。不以所愛蔽於所不愛。乃天下公好也。所憎者不善也。不以所憎蔽其所不憎。乃天下之公惡也。惟能公於好惡。故能不以一己之愛憎而易天下之善惡。君子之至公有如此者。凡人之所以厚積者。必以爲己私分者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度。則不累乎物。存人者。猶在己也。莫積而能散乎。凡人之所以居安者。必以爲我所安也。惟公者。能以天下爲宅。則不累其居。在彼者猶在此也。莫安而不能遷乎。惟其能散也。故散而不失其所積。惟其能遷也。故遷而不失其所安。君子之無累有如此者。若夫累於物者。則臨財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爲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爲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人之狠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麋鹿而不亂。君子之所以與人有如此者。君子之知。衆人之所以疑也。衆人之曲。君子之所以直也。然而君子有同天下之志。而無蓄一己之心。故致其大知以釋其疑。使天下之疑者不疑。質其所疑。則天下疑矣。推其大直以直其未直。使天下之不直者直。有其直。則天下不直矣。故不質其所疑。所以欲天下之皆致其知也。不有其直。所以欲天下之皆得其直也。君子之善世有如此者。凡此數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深戒者也。故或曰能。或曰毋。或曰勿。語其志則一也。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禮從宜。使從俗。　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其中也。蓋其心肅者。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爲尸者所以象神。不莊不敬。則神弗臨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爲齊者所以接神。不莊不恪。則神弗接之矣。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方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其孚顒若。而無它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存乎此。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學者舍是。亦何所求哉。古之人何獨坐立然後如此。此特舉其大端而已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無須臾之離。終食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以存心養性。大過人遠矣。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以不思也。禮從宜。使從俗。陳馬之說備矣。　夫禮者。所以辨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者中而已矣。萬物之至情。天下之達德也。君子不敢過。小人不敢不及。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猶規矩設而不可欺以方圓。繩墨陳而不可欺以曲直。故天下之親疏者。於此可以定。天下之嫌疑者。於此可以決。天下之是非者。於此可以明。天下之同異者。於此可以別。苟舍是焉而無以辨。則總總林林。亦何以相與立於天地之間哉。此所以有禮則治。無禮則亂也。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者正而已矣。妄說人。非正也。辭費。非正也。何也。今人之所以妄說人者。不有求於人。必欲逭己責也。凡人之所以辭費者。不有矜己能。必欲辭己過也。君子無求而安於命。何爲而妄說於人哉。君子不矜而過必改。何爲而費於辭哉。說以其道者。正說也。君子有之。辭取其達者。正辭也。君子有之。說不以道。亦人之所不說。而辭之多且游者。亦聖人以爲躁而誣善。然則人亦何取於妄說人與辭費哉。此禮所以不爲也。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者。分而已矣。居下而犯上。則踰上之節。不知下之分也。居上而偪下。則踰下之節。不知上之分也。侵侮者失人。不知人之分也。好狎者失己。不知己之分也。君子明禮而知分。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

與人不爭彪己必致此所以作事可法容止可觀而為萬夫之望者也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天下莫不為善豈人人為舜也歟哉非也方其為善其心則舜之心也天下莫不為利豈人人為蹠也歟哉非也方其為利其心則蹠之心也故人不可以不為善也雖小善而必為然後能為大善舜之所以為舜者以其樂取諸人以為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從之莫能禦也然則如之何斯可以為善矣曰脩身也踐言也脩身者必敬踐言者必忠忠與敬者善之大端入德之要也故曰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篤敬則行脩矣言忠信則言道矣故曰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又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行脩言道所以為禮之質也苟無其質雖習於曲禮威儀之多君子不謂之知禮既周之衰天下士大夫既其文而不既其實莊周寓言矯弊遂以為忠信之薄而道之華此豈吾聖人所謂禮云禮云者乎。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君子有財以給天下之求有道以應天下之問其心必欲無一夫之不獲其所而天下之人皆至於道聖人在上則行其道聖人在下則懷其志故堯舜所以猶病於博施濟衆而孔子乃於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豈取人而往教所得周哉蓋取

人則失己往教則枉道聖人中道而立使天下之人皆得取於我而來學以求正焉則己立而給不匱道大而應無方然後天下之人皆得與被其澤而有足者咸可以至於斯此禮所以在彼而不在此也習學記言曲禮中三百餘條人情物理的然不違餘篇如此要切言語可併集為上下篇使初學者由之而入豈惟初入固當終身守而不畔蓋一言行則有一事之益如鑑覩像不得相離也古人治儀因儀以知義曾子所謂籩豆之事今儀禮所遺與周官戴氏雜記者是也然孔子教顏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必欲此身常行於度數折旋之中而曾子告孟敬子乃以為所貴者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三事而已是則度數折旋皆可忽略而不省有司徒具其文而禮因以廢矣故余以為一貫之語雖唯而不悟也今世度數折旋既已無復可考則曾子之告孟敬子者宜若可以遵用然必有致於中有格於外使人情勿理不相踰越而後其道庶幾可存若他無所用力而惟三者之求則厚者以株守為固而薄者以捷出為偽矣顏氏家訓禮記云定猶豫決嫌疑離騷曰心猶豫而狐疑先儒未有釋者案尸子曰五尺犬為猶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

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狐之為獸又多猜疑故聽河水無流水聲然後敢渡今俗云狐疑虎卜則其義也滹南王若虛五經辨惑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夫妻者所以對夫嫡配之總稱也婦人者所以對男子女子之總稱也初無貴賤尊卑之別今乃以妻列于后夫人等下而別為一號專指婦人為士之配然則天子之后公侯夫人輩不謂之妻乎非士之配者不謂之婦人乎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孔氏引之以為彼是判合齊體者此言齊者以進御于王時暫有齊同之義穿鑿可笑如此豫章熊明來先生家集曲禮古記之名當從正義要曲言禮之說又軒林氏謂因曲臺得名此未必然曲臺漢宣帝時會射之所傳士后蒼作記非禮記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陸子方文集吉見小戴記曲禮上篇吉之遺言也陸農師音讀以十年曰幼作句絕以下弱壯等字皆倣此新安

朱氏以為有理今從之幼而學者兼小大學而言十九以前為幼則自八歲至十五而入小大學矣古之生子能言則教之是時知思未有習化未有前言至論日夕薰陶涵泳善心璞琢美質久而安習保固完全私智偏嗜不能入矣二十成人可以勝衣冠冠禮曰弃爾幼志醮而字之貴成人也然體猶未壯故曰弱三十則血氣定矣可以授室合二姓之好以事宗廟有父道焉四十曰強孔子曰強有二義智慮強氣力強呂氏曰強則材成材成者智慮定則謀事審氣力完則任事衆故可以出仕然必至於五十閱理深而熟更事久而精然後可以為大夫五十曰艾艾髮蒼白色服政為大夫也仕者始為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大夫者居上以長人指邦國之大事蓋才可用則命之仕德成則為大夫其間非無早知夙成之人也以為養之熟則成效著而收功博不待其成而用之則有美錦而學製未能操刀而使割也芃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其才能不足以取知於我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言總角之童戴大夫之弁躐等而居於位也大抵士脩於家學優則仕王事鞅掌東西驅馳者不過二十餘年耳求四十也才纔可以有為而不當使之為已六十也才猶可以有為而不欲使之為其用人

也有制其侍人也有禮六十曰耆筋力既衰不任其勞可以使人不可以使於人也七十曰老不服戎不與事外則致王事於君內則傳家事於子仕止矣七十曰耄耄昏忘也七年曰悼悼怜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尊老而慈幼故不加刑焉周官司屬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漢律未及八歲與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皆古之制也百年曰期頤期有兩音鄭氏曰期要也孝子要盡養道而已嚴陵方氏曰人生以百年爲期由是而上則過乎人所期由是而下則不及人之所期矣朱氏曰期音朞取周朞之義頤謂百年已周頤侍養而已其義爲長此章自始至終每十年一變蓋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耦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每至於十則必更代也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孰能逆其數而逆其理哉故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幼與弱之類則名之異矣學與冠之類則事之異矣昔者先王制禮立法以律人心勸學崇化以節民性使人學問審博血氣充盛志意堅定少者待其成壯者服其勞老者享其壽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戒人生其時沐浴聖澤舞蹈仁風耳目聰明四肢安逸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長長幼幼而王政行雖孤鰥之民凍餒之老猶得與昆虫草木各遂其生況九民之秀爲學士大夫者哉當時王道修明風氣長厚根本全在學上學不是空言要措諸事業致知誠意所以治其國明善誠身所以治其民這學不是詞章之學浮靡用不得不是訓詁之學膚淺行不得虞典教胄子周禮賓三物直是後日要得他用如桑麻穀粟鑿鑿皆精實公孫僑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此之謂矣然學政不是在下自扶立得直須上之人輔翼振德方始成就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人自襁褓以至成童便有這个性可充可弃不教則失之聖人能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其必由學乎學所以修性也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學廢則禮廢冠禮廢而成人有童心不弟之源昏禮廢而嫁娶不待年不壽之源考比之禮廢而官制壞不治之源飲射之禮廢而養老缺不孝之源岩乎其來非一日矣春秋時已有欲毀鄉校如鄭然明者青青子衿在城闕刺詩所以刺之也鄭最小國也而王朝之大夫已有不悅學如原伯魯者故閔子馬譏之曰夫必是說而後及其大人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下陵上替能無亂乎謂邪說興於在下而在位者習而德之不可長也又曰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民其亡乎一大夫不說學閔子馬即憂其亡當時未必不笑子馬之迂也然自古不學而殺身者多矣雖然此可為仕而不學者之戒未仕而學則將柰何曰孔子我師也昔者孔子生而知之而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而求之者也攷之世家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兒時陳俎豆設禮容此十五志學前後時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適齊景公問政此三十立時節定公元年壬辰孔子返魯退脩詩書禮樂此四十不惑時節九年庚子爲中都宰一年爲空又爲大司寇十四年乙巳攝行相事與聞國政則年五十六矣正知天命時節其後適衛適陳適宋哀公十一年丁巳復返魯則年六十八矣正耳順時節方且序書易詩正樂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後二年壬戌而猶夢奠七十三終焉則到從心不踰矩時節纔一二年而止耳然自志學之年至從心之境皆聞道之歲月也嬉戲陳俎豆之夫子即負手曳杖逍遥之夫子學無少壯之異也夫子爲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奚不爲政而是亦爲政惜也用行舍藏之不自必綏來動和之不復驗使天假之年且八九十且百歲且得邦家則將於先穿遠矣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然人皆以夫子爲不可及夫子則曰何有於我哉又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學者又當如何蓋嘗論之困而學之止學知當十倍其力時過而後學止幼學當百倍其力列子有云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居其半矣嗚呼人生世間少壯之日蓋無幾也自人事言之至六十指使則止矣復何爲乎自學道言之則自始至終未沒齒之前皆戰兢之日也豈獨學而仕服官政而已乎語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謂無善道之可聞非名位之無聞也人不可不知道使知其道顏子不爲夭使不知道彭聃不爲壽生世間一日則有一日之責百年則有百年之責天地無窮盡則道無窮盡學亦無窮盡昔者睿聖武公九十方作抑戒以自警其詩曰烏乎小子亦聿既耄其盛德至善如綠竹猗猗皆自切瑳琢磨中來趙文子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穆叔知其弗久劉子知其耄及后子知其將死蓋春秋時猶有先明之格言君子之先見以後無此學矣然則會其精神以奪造化之巧外其形骸以與太空者游非達者乎曰律以聖門之繩尺則彼爲虛誕此專務實不可同年而語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上一章是箇不息字下章是箇安字嗚呼漢儒以卷此義不明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四濟

禮（曲禮篇十七）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曲禮第二十學禮四。曲禮曰。（記引正經之詞。）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或問敬。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問一。曰。無適之謂一。○又曰。但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矣。○呂大臨曰。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三者正矣。則無所往而非正。所謂大人正己而物正者也。以我對彼。我安則彼安。此脩己以安人也。推己之所安而天下平。此脩己以安百姓也。天下至大。本諸脩身而無不足。故曰安民哉。此禮之本。故於曲禮首章言之。）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人之常情與人親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己之愛憎或出私心。而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蔽彼也。）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案此上六句文意大同。皆蒙賢者

二字爲文。言皆衆人所不能。惟賢者乃能之耳。呂注非是。今不取。）臨財毋苟得。（疏曰。苟。謂不顧義而狗利也。廉隅也。）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脩身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不妄說人。（禮有常度。不可爲媚佞以求說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狎。謂褻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謂趣就師求道也。）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按此兩節。只實互明一事也。取於人者。童蒙求我。則自遠來也。取人者。好爲人師。我求童蒙也。禮有取於人。所以彼有來學。無取人。所以我無往教也。）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疑事毋質。直而勿有。不疑在躬。（躬。身也。不厭所不知。使身疑也。）不度民械。（度。丈洛反。械。戶戒反。）（械。兵器也。不計度民家之器物。爲不欲校人之強弱。其嫌不審也。）不願於大家。（大。謂富之廣也。嫌有貪欲汰侈之意。）不訾重器。（訾。子思反。）（訾。思也。重。猶寶也。今案訾猶計度也。下無訾。金玉成器字義同此。國語云。訾相其質。漢書云。爲無訾者。又云不貲之身。皆此義。此言不訾重器者。謂不較量物之貴賤。亦避不審也。）不窺密。（窺。苦規反。）（嫌伺人之私也。密。隱曲處也。）不旁狎。（旁。步浪反。）（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雖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不戲色。（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少儀　毋拔來。毋報往。（拔。蒲末反。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卒也。）（宿。音秀。卒。才忽反。）毋瀆神。（瀆。謂數而不敬。）（疏曰。瀆。慢也。神明正直。當敬而遠之。）毋循枉。（循行日之不正。不可復遵行。當求自仲。）毋測未至。（測。意度也。孔子所謂逆詐億不信之類也。）毋訾衣服成器。（與不訾重器之意同。）毋身質言語。（質。成也。聞疑則傳疑。若成之。或有所誤。即上文疑事無質之意也。此三節十七事。皆非辭遜謹厚之道。故戒之。）少儀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呂大臨曰。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之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則不至于倦而難繼也。酬酒不舉。三酌油油而退是也。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力致。則不至于不能勉而絕也。詩云。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是也。右通言。）

傳曰。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別。必列反。）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故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鸚

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呂大臨曰。夫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別。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齊。音咨。又側皆反。遫。音速。謙慤貌也。遫猶蹙蹙也。）（疏曰。舒遲。閑雅也。雖身常舒遲。若見所尊則當齊遫。言自斂持不敢寬奢。）足容重。（舉欲遲也。）手容恭。（高且正也。）目容端。（不邪睇而視也。）（睇。大計反。）口容止。（不妄動也。）聲容靜。（不噦咳也。）（噦。於厥反。咳。苦代反。）頭容直。（不傾顧也。）氣容肅。（似不息也。）立容德。（如有予也。）（疏曰。德。得也。立則磬折。如人授物與己。己受得之之貌也。）色容莊。（勃如戰色。）坐如尸。（尸居神位。敬慎也。）立如齊。（齊。側皆反。）（祭且聽也。齊。謂祭祀之時。）（案此二

（句本篇重出者。上有君夫二字。乃大戴曾子事父母篇文。則起下文之義。錄者誤并取之也。今删去。）燕居告溫溫。（告。謂教使也。）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如覩其人在此。）喪容纍纍。（纍。力追反。纍。羸憊貌。羸。力爲反。憊。皮拜反。）色容顛顛。（顛又作顚。丁田反。憂思貌。不舒暢也。思。息嗣反。）視容瞿瞿梅梅。（瞿。紀具反。不審貌也。疏曰。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微微。謂微昧也。）言容繭繭。（繭。古典反。聲氣微也。疏曰。繭繭。猶綿綿。此上四句。皆爲喪容也。）戎容暨暨。（暨。其記反。果毅貌也。）言容詻詻。（詻。五格反。教令嚴也。）色容厲肅。（儀形貌也。疏曰。厲。嚴。肅。威也。以義斷割。故形於色。）視容清明。（察於事也。此上四句。皆爲戎容也。）立容辨卑毋諂。（辨。讀爲貶。自貶卑。謂磬折也。諂。爲傾身以有下也。貶。彼檢反。諂。音諂。）頭頸必中。（頭容直。）山立。（不動搖也。）時行。（時而後行也。）盛氣顛實揚休。（顛。依注讀爲闐。音田。顛讀爲闐。揚讀爲陽。聲之誤也。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其息。若陽氣之休物也。）玉色。（色不變也。自立容以下至此。又通言之。）

（五集）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曰。以服之精麤爲序。）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詡。况羽反。恭在貌也。而敬又在心。詡。謂言語敏大而有勇。）軍旅思險。隱情以虞。（險。阻也。出奇覆。援之衆也。隱。意也。思也。虞。度也。當思念己情之所能。以度彼之將然否。阻。側呂反。覆。芳富反。謂伏兵也。徐。音赴。援。况煩反。援。評也。或云援諱。虞。音慮。度。大各反。）

少儀

優游喜樂者。鐘鼓之色。愀然清靜者。縗絰之色。勃然充滿者。兵革之色。（愀。七小反。）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稱。與事宜相稱。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失色。謂失其所當。如臨喪不哀。華燕不敬之類。）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美。音儀。齊。子禮反。齊。如字。皇。音往。徐。于況反。匪。芳非反。匪。讀如四牡騑騑之騑。騑。驂齊。皇。讀如歸往之往。美皆當爲儀字之誤也。周禮教國子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疏曰。穆穆皇皇。美大之貌。濟濟翔翔。序皇寬舒之貌。皇。如歸往之往者。孝子祭祀。心有所繫往。匪匪翼翼。嚴正之狀。肅肅。敬也。雍雍。和也。）

少儀

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相見云。子視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疏云。不言。則伺其行起而也。）立視前六尺而大之。（正立於君前視也。近視六尺。自此而廣之。雖遠視而不過三丈六尺。曲禮曰。立視五巂。彼在車上。與此不同也。）

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拜。音拜。稽。音啓。振動。一字。奇。音羈。杜。徒古反。褒。音報。右。音又。疏曰。稽首者。拜頭至地。稽。留也。頓首者。拜頭叩地也。稽首頓首。頭俱至地。但稽首留地稍久。頓首至地即舉。故以叩地爲稱。謂若以首叩物也。空首者。拜頭至手。即書所謂拜手也。振動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康成不從。別云。振動。戰栗變動之拜。書曰。王動色變是也。陸德明從鄭大夫說。云。今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也。吉拜者。拜而後稽顙。謂先作頓首。後作稽顙。稽顙雖類頓首。但觸地無容。故謂之稽顙。齊衰。不杖期以下之拜也。凶拜。而周謂之吉拜者。以其與頓首相類。而又比凶拜爲輕也。凶拜者。稽顙而後拜。謂先即以首觸地無容而後稍伸。即拜三年之喪拜是也。又案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云。自期如殺可。則是不杖期以下周殺之喪拜也。雜記又云。三年之喪以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是也。奇拜。杜子春云。奇。讀如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即今之雅拜。鄭司農云。奇讀曰倚。謂持節持戟身倚之以拜也。康成不取。別云奇拜者。一拜也。臣禮曰。君答壹拜。當亦如前空首是也。褒拜者。再拜也。拜神與尸也。褒。讀爲報。鄭司農以爲今時卽拜也。肅拜者。但俯下手。卽鄉飲酒賓客入門揖也。春秋傳曰。爲事故敢肅使者是也。享。獻也。謂朝踐獻尸時也。祭祀二灌後惟有朝踐饋獻。酳獻。君饋爲侑。謂侑勸尸食時。此九拜非專爲祭祀。而以祭祀結之者。祭祀禮最重也。又曰。九拜之中四種是正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九曰肅拜。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也。頓首者。是空首之時引頭至地。少時即舉也。稽首者。稽是稽留之義。頭至地多時方舉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若頓首。則平敵自相拜之拜也。若空首者。君答臣下之拜也。其有敬事。則亦稽首也。肅拜於拜中最輕。惟軍中有肅拜。婦人亦以肅拜爲正。其餘五拜附此四種。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奇拜附空首。凶拜褒拜亦附稽首。韜。素寶反。奇。音寄。期。音碁。頎。音墾。又音懇。惻隱之貌。桂。於圭反。即今之揖也。今案九拜之說。以注疏通如此。但振動奇拜褒拜之義未詳是否耳。）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漻。有勿反。湫。竹攸反。漻。音聊。清深也。湫。即由反。）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

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慑然若不還容經也（粥之六反。婉於阮反。湢彼側反。怮於求反。又於六反。慑之涉反。）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汓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汓垂綱視經也（汓古流字。）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共音恭。下同。）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跌徒結反。低與低同。）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掉徒弔反。）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倏式六反。跘步般反。）跪以微磬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玄本作元。）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乘繩證反。下同。）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趮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跛波寄反。又作跂，去智反。蹁蒲堅反。足不正也。趮七到反。數音朔。比必寐反。咳音慨。唾吐卧反。　自志有四興至此並賈誼容經。）

右容

即君子之居恒當戶（恒胡登反。　鄉明。鄉許亮反。）寢恒東首（首生氣也。　首手又反。）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敬天之怒。　迅音峻。又音信。衣於既反。）曰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盥音管。靧音悔。櫛側乙反。樿章善反。機其既反。　晞乾也。沐靧必進機，作樂益氣也。更言進羞，明爲羞邊豆之實。　疏曰：沐，沐髮也。靧，洗面也。取稷粱之潘汁用潔髮也。然此大夫禮耳，人君則沐粱。皆粱也。樿，白理木也。櫛，梳也。沐髮爲除垢膩，故用白理澀木以爲櫛。沐已燥，則髮澀，故用象牙滑櫛以通之也。機，謂酒也。少儀注云：沐而飲酒曰機。是沐畢必進機酒。又進羞也。羞，邊豆，爲飲而設。庶羞，爲食而設。今進機則爲飲設，故知非庶羞也。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以其新沐體虛，補益氣也。）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絺丑飢反。綌去逆反。刷去垢也。刷所劣反。）出杅履蒯席連用湯（杅音于。蒯苦怪反。連力旦反。杅，浴器也。蒯席澀，使於洗足也。連猶釋也。　疏曰：蒯，菲草，席澀，踐之刷去垢也。）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進飲亦益氣也。　玉藻）齊必有明衣布（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浴竟，即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直亮反。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齊必變食居必遷坐（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論語）

右居處齊潔之事

步中武象趨中韶濩（中丁仲反。濩音護。　佩玉之聲，緩則中武象，趨則中韶濩也。）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　疏曰：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故云接武。）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　疏曰：中猶閒也。每徙足閒容一足地。）徐趨皆用是（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節也。）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發猶之儀也。移之言靡迤也。手移欲其直且正，不邪低搖動也。欲直如箭，或爲彀。彀已角反。迤羊爾反。）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圈求遠反。去阮反。豚大本反。徐徒困反。齊音咨。本又作齋。　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不舉足也。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然。此徐趨也。　疏曰：圈豚行者，言徐趨法也。轉足循地而行也。齊如流者，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俛，則裳下委地，如水流也。）席上亦然（尊者尚徐，言未坐時也。）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頤音夷。霤力救反。弁皮彥反。急也。剡以漸反。　此疾趨也。端，直也。頤或爲霤也。　疏曰：頤霤者，行既疾，身乃小折而頭直俯臨前，頤如屋霤之垂也。如矢者，直疾前進，不邪如箭也。弁，急也。剡剡，身起貌也。急行欲速而身俛，常起也。）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踵章勇反。蹜色六反。　著徐趨之事。踵，足後跟也。　疏曰：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舉足狀數也。）凡行容惕惕（惕音傷。　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廟中齊齊（齊才兮反。又在咨反。　恭愨嚴正貌也。　疏曰：齊齊，自收持嚴正之貌。）朝廷濟濟翔翔（濟子禮反。有威儀也。翔本又作洋，音詳。莊敬貌也。　疏曰：濟濟，威儀整。翔翔，行而張拱。　玉藻）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執龜筴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凡舉者當心提者當帶（曲禮）

右步趨舉持之容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適有長者曰比（比必二反。比，仕也。曰某願比於將命者。比，猶比方，俱給事。　疏曰：此謂身欲者往家也。　今案

（比。恐當責必察矣。爲比附之義。）童子曰聽事。（曰其習聽事於將命者。童子未成人。不敢當相見之禮。）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喪憂戚無賓主之禮。皆爲執事來也。 疏曰。貴者喪不敢言弔。故云聽役於司徒。司徒主徒役之事。故其職云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又禮方云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鄭注義云公卿亦有司徒官以掌喪事也。）少儀

始入而辭。曰辭矣。即席。曰可矣。（可猶止也。謂擯者爲賓主之節也。始入則告之辭。至就席則止其辭。 疏曰。始入。謂始入門。辭。謂擯者告主人辭讓賓。令賓先入也。至階之時。擯者亦應告主人曰辭讓賓先登。此不言者。始入之文。包入門登階矣。）少儀

其未有燭而有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道。猶言導。 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爲于僞反。）少儀

問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亟。去其反。亟。數也。備常也。不斥人。謙也。道。三德三行也。藝。六藝。 三德三行六藝。道見學制。）少儀

擬人必於其倫。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御。謂御事。）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正。樂政也。謂幼者習樂未成。但聽政令於樂人。周禮大司樂以樂德樂舞教國子。）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士祿薄。子以農事爲業。）少儀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公庭不言婦女。公事不私議。 朝廷曰退。（近君爲進。 疏曰。言於朝廷之也。若欲散還。則稱曰退。下句倣此。）燕遊曰歸。（權燕主於家也。）師役曰罷。（罷音皮。 罷之言。疲勞也。春秋傳曰。師還曰罷。）少儀。（今案易曰或鼓或罷。此史記將軍罷休就舍之罷亦同。注引春秋傳疏曰。爲用何休注傳無此文也。）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今案記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此云然者。蓋不言娶妻。而但稱有客爾。）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適墓不歌。哭日不歌。執紼不笑。臨樂不歎。臨祭不惰。（今案無神。謂神不在也。）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右言語之禮。

傳魏中山舍人倉唐使文侯。君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使。邑吏反。見。賢遍反。）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恙。于見反。）文侯怵然爲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怵。人倅反。爲。于僞反。）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於庭。文侯指顧左右曰子之君長孰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以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勝音升。更音庚。）

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奐本亦作煥。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衆多。 疏曰。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僭侈。）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要。一遙反。 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爲原。）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illegible]）

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燋。側角反。又子約反。或音在遙反。 爲有言也。主人親執燭敬賓。亦不使也。言獻主者。容君使宰夫也。未爇曰燋。 爇。人悅反。 疏曰。凡飲酒主人自獻賓。若尊卑不敵則使宰夫爲主人以獻賓。故云爲獻主也。）執燭不讓。不辭。不歌。（以燭繼晝。禮殺。 殺。色戒反。 疏曰。禮賓主有謙讓及更相辭謝。又奏歌詩相類德。今飲夜其所以殺於三事。）凡羞有湆者不以齊。（湆。丘及反。齊。和也。 疏曰。賓賜云凡湆皆謂大羹。大羹不和也。）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爲。于僞反。薤。戶戒反。 [illegible]）羞首者進喙祭耳。（[illegible]）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illegible] 進口以鄉尊者。 提。猶絕也。刲離之不絕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者。尊者也。酌者。鄉尊者也。左則右尊也。 疏曰。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於南北列之。設尊之人在尊西東面。以右爲上。則尊以南爲上也。酌謂酌酒人也。酌人在尊東西面。以左爲上。亦上南也。二人俱以南爲

上也。庾云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注玉藻云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下云公席阼階上西鄉。下又云執冪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案左玄酒南上之言。是設尊者東鄉。酌者西鄉。設者之右則酌者之左也。　今案設尊之法。鄉飲酒禮云。玄酒在西。鄉射云左玄酒。而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即此所謂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者。蓋言設尊之人。方其設時。即預慮酌酒人之左尊。而實以玄酒也。若據燕禮。則設尊者西面而左。玄酒南上。公乃即位於阼階上。則酌者不得背公。自當東面以酌而上。尊乃在其右矣。故此經所云以爲爲鄉飲鄉射而言。則可以爲爲燕禮而言。則正與之反。今鄭注既不分明。庾孔又皆引燕禮而反謂酌者西面。其失甚矣。惟賈疏以爲據君面以左爲尊者得之。今詳見本篇。尊壺者面其鼻。（鼻在面中。言鄉人也。）凡洗必盥。（先盥乃洗爵。先自潔也。與有不洗也。）未步爵不嘗羞。（步。行也。）少儀。柄尺不跪。（立有柄長尺。則立進之。）　弟子職。取俎進俎不坐。（以其有足。亦柄人之鎬。）少儀。飲酒者禨者醮者有折俎不坐。（禨。其記反。醮。子笑反。折。之設反。　折俎尊獻之。乃坐也。已沐飲曰禨。酌始冠曰醮。　疏曰案鄉飲酒燕禮有折俎者。皆不坐。稍去禨者醮者不坐者。以二者無折俎之時。

則得坐。嫌畏有折俎亦坐。故特明之。）　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燔。音煩。　亦爲有足柄尺之類。折俎。折骨於俎也。燔。炙也。鄉射曰賓奠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帨手。　柄。兵命反。嚌。才細反。帨。本又作捝。始銳反。　疏曰折俎。謂折骨於俎。俎既有足柄尺之類。故就俎取所祭肺立而取之。升席坐祭。祭訖反。此所祭之物加之於俎。皆立而爲之。故云取祭反之不坐。雖祭時坐耳。燔亦如之者。燔謂燔肉。雖非折骨。其肉在俎。其取及祭反時。皆亦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尸尊也。少牢禮曰尸左執爵右兼取肝擩于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　疏曰前所引鄉射云興。則知不坐。此引少牢不云興。故知尸則坐也。）　少儀。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同事合居者一人。則當少者也。賓客則各徹其饌也。）壹食之人一人徹。（壹。猶聚也。爲赴事聚食也。）凡燕食婦人不徹。（婦人質不備禮。）　玉藻。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子悶反。　今案禮君賜腥則孰而薦之以爲榮。若賜孰食則恐是餕餘。故不以祭。妻子雖卑於己。然既沒則以神道接之。故亦不以祭也。）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故。謂祭祀。　疏曰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豚。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而大行人云諸侯待賓皆用牛。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是有故乃得殺也。）　王制。君子不食圂腴。（圂。與豢同。音患。　周禮圂作豢。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　疏曰腴。謂腸胃。故爲與人相似也。）　少儀。右飲食之禮。（凡言賓主之事。附相見禮。侍食於君者附臣禮。事長者附少儀。其雜者附此篇。）

為人祭曰致福。為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祔練曰告。（為。于偽反。　此皆致祭祀之餘於君子也。攝主言致福。申其辭也。自祭言膳。謙也。祔練言告。不敢以為福膳也。）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使已又反。稽。音啓。　展。省具也。）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折九个。少牢則以羊左肩七个。犆豕則以豕左肩五个。（杏音奈。臂。亦作辟。必豉反。臑。奴報反。又人於反。个。古賀反。犆。大得反。　折。斷分之。个。猶枚也。皆用左者。右以祭也。不言臂臑。因牛序之可知。　疏曰禮特牲宰。則為牛。臑。周人貴肩尚右。右進已祭。所以獻左也。明肩既用左肩也。九个者。取肩自上斷折之至臂爲九段以獻之也。臂臑。謂肩

脚也。若禮待少牢者。則用羊左肩折爲七个。不云臂臑。從上可知。然是肩上牲不可備舉。故大牢者唯牛。少牢者唯羊也。若祭。唯特豕亦用豕左肩五个以爲膳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乘。繩證反。　陳。重者執。輕者使也。乘壺。四壺也。酒。謂清也。糟也。不言陳犬。犬無脩者。牽犬以致命也。於卑者曰賜。於尊者曰獻。　使。俾面反。下同。糟。早勞反。　疏曰四馬曰乘。故知乘壺爲四壺。束脩。十脡脯也。酒曰清。不泲曰糟。陳。列也。酒重脯輕。陳列重者於門外。而執輕者入以將命。）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於鼎。）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多也。　疏曰委其餘陳於門外也。）犬則執緤。守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緤。息列反。守。手又反。紖。丈引反。靮。丁歷反。　緤紖靮皆所以繫制之者。犬有三種。一曰守犬。二曰田犬。三曰食犬。守犬田犬問名。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之盧宋之鵲之屬。右之者。執之宜由便也。）臣則左之。（異於衆物。臣。謂囚俘。）車則說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說。又作脫。又作稅。同吐活反。袒。音但。櫜。音羔。奉。芳勇反。胄。直又反。　甲。鎧也。有以前之。謂它摯幣也。櫜。鎧衣也。胄。兜鍪也。袒其衣

（出兜鍪以致命。鍪，音代反。使，吐刀反。冑，于俟反。櫜，羔來反。）器則執蓋。（謂有未實。）弓則以左手屈韣執拊。（韣，音獨。拊，音武反。韣，弓衣也。左手屈衣并於拊執之，而右手執簫。簫，所交反。）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櫝，音獨。襓，音饒。注同。襓，如遙反。櫝，謂劍函也。襲，卻合之。夫襓，劍衣也。加衣於函中，而置劍於衣上。夫，音扶。卻，去略反。疏曰：蓋，劍函之蓋也。開函而以蓋卻合於函下底，於蓋上加劍衣於函中，而後以劍置衣上也。今案：卻，猶仰也。）笏、書、脩、（脩，脯也。）苞苴、弓、茵、席、枕、几、穎、杖、琴、瑟、戈有刃者櫝、（句）策、籥，其執之皆尚左手。（苴，子余反。茵，音因。檠，京領反。又綱迎反。苞苴，謂編束萑葦以裹魚肉，或它物也。茵，著蓐也。[illegible]蓋用茶，謂用茶芬以著茵也。穎，警枕也。策，蓍也。籥如笛，三孔。皆十六物也。左手執上，上陽也；右手執下，下陰也。萹，必綿反。菅，音姦。葦，于鬼反。裹，音果。著，音宁。蓐，音辱。疏曰：皆尚左手，左手在上而執之，右手在下而承之。）刀卻刃授穎，削授拊。（卻，去略反。穎，役頂反。削，音笑。卻，仰也。[illegible]用時顆鏤也。削，曲刀也。拊，謂把也。辟，音避。把，音霸。疏曰：授人以刀，卻仰其刃，授之以穎。以削授人，則以把授之。）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刺，七智反，七亦二反。辟，謂不以正鄉人也。辟，匹亦反。鄉，許亮反。少儀。）

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尊卑垂帨。（今案：此謂賓主雖貳一尊一卑，然皆當磬折垂帨也。）若主人拜，（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與客並，然後受。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鴈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酒肉之賜弗再拜。　右問遺之禮。

升車必正立執綏。（綏，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今此記孔子升車之容也。論語。）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今案：彗，竹帚。卹，掃摩之也。若今時撣來帚帚也。）鸞設於鑣，和設於軾。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行之節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君子式黃髮，（自下齊牛以下，皆敬事也。髮白變黃者也。）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右在車之容。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乘，時證反。還，音旋。還車而立，以俟其去。疏曰：升下，升及下也。式，謂御者式以待君子升也。還車而立，以俟其去。僕人之禮，若君子將升，則僕先升。君子下行，則僕後下。或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故君子將下車，則僕亦下車立於馬前，待君子下行，乃更還車立以俟君去。少儀。）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執君之乘車則坐。（執，執轡。謂守之也。君不在中，坐示不行也。）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拖，徒可反。引也。又他佐反。幦，音覓。面，前也。幦，覆笭也。良，善。善綏，君綏也。負之，由左肩上入右腋下，申之於前，覆笭上也。笭，力丁反。腋，音亦。疏曰：僕，即御者也。右帶劍者，帶之於腰右邊也。帶劍之法在左，以右手抽之便也。今御者劍右帶者，御人在中，君在左，若左帶劍，則妨於君，故右帶也。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而面向前，取君綏由左腋下加左肩上，繞背入右腋下，申綏之末於面前。拖，猶擲也。笭，車前闌也，亦名為式。綏申於面前，而擲末於車前覆上也。今案：下文始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御綏末於覆上，君因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後，君方出而就車。此疏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幦，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為環，而頭相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之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御於幦上。君升則還身向後，便以覆幦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執之而升也。）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初升時執策分轡，行車五步，而立待君至，步行也。疏曰：以散綏升者，謂初升時也。散綏，副綏也。僕未登車，既不得執君綏，故執副綏而升也。少儀。今案：此與上條皆非專為君御者之事。蓋御婦人自當右帶綏，故授人自當角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通法。注疏皆誤。）酌尸之僕，如君之僕。（當其為尸則尊。疏曰：尸之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飲酌酒飲之，如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軌，

（□夫□□范。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乃飲。軌與軹於車同，謂轊頭也。軓與范聲同，謂軾前也。　軹音只。轊音衛。軓音犯。　疏曰：在車，謂僕在車中時也。僕既主尸車，故於車上執爵而受爵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爵，右受祭於酒也。君僕亦然。執謂執爵也。范亦作範。僕受爵祈飲，則祭之於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爲其神助己，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過乃自飲也。）少儀。　右僕御之禮。

禮從宜。（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爲禮，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使從俗。（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介，甲也。蓌，猶言有所枉不利屈伸也。）受立授立不坐。（曲禮。　坐，不跪也。）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有之，有跪者也。謂受授於尊者，而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　少儀。　案此句大義當未通，恐是記失禮耳。性之直，猶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歟。）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跣，悉典反。於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天子諸侯祭有坐尸於堂之禮。祭所尊在室，燕所尊在堂。初燕降說屨乃升堂。　疏曰：凡祭，謂天子至士祭禮也。天子諸侯祭有朝事延尸於戶外，故坐尸於堂。若卿大夫以下祭禮於室，無坐尸於堂之禮。跣，說屨也。祭禮主敬，故凡祭在室中者非唯室中不跣，雖堂上亦不得跣也。燕禮云：賓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則安坐而相親也。）少儀。　右從宜。

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上，時掌反。）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孔子曰：其有方矣。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使，色吏反。）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入戶奉扃，視瞻毋回。（皆不干掩人之私也。視必下，不舉目也。鼎有兩扃，所以關鼎。此關戶之木亦謂之扃。奉扃，謂以兩手當心，徐徐關戶，如奉扃然，不敢放手推關也。回，轉眄有所顧視也。）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遂，謂徐徐作闔勢，示不拒人也。）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離，兩也。參，與之爲三也。非但不往參其坐立，亦不行出其中間，皆爲干人私也。）揖人必違其位。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重慎。）　少儀。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右雜記。

傳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列女傳。）　右曲禮凡十一章。

傳　正考父（疏曰：家語云：宋湣公熙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爲氏也。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皋夷父，夷父生防叔，防叔辟華氏之偪而奔魯，生伯夏，伯夏生梁紇，梁紇即生孔子也。）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共音恭。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僂，力主反。傴，紆甫反。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循牆而走，（走，叶音祖。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侮，亡甫反。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慢之。）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饘，之然反。鬻，之六反。稀夷云澤康也。餬，音胡。口，叶音苦。　於是鼎中爲饘鬻，以餬其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

諸侯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劉康公，王季子。）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市軫反。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成，音成。）劉子曰：吾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illegible]反，下同。膰，音煩。　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既行，成肅公卒于瑕。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會在魯成十七年。）晉厲公視遠步高。（厲公，晉成公之孫，景公之子州蒲也。視遠，望視遠。步高，舉足高。）單襄公曰：晉將有亂。（襄公，王卿士單朝之謚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明年晉弒厲公。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獻公用驪姬之讒，詛不畜群公子，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任也。）視無還，（還，音旋。睛轉復反爲還。）聽無聳，（聳，不傾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患其宗也。）有慶未

嘗不怡。（受福也。怡，悅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襄公之子。）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行，去聲。）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胙，才素反。胙，福也。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爲晉休戚，不背本也。（爲，于僞反。背，音佩。休，喜也。）被文相得，非國何取。（相應成。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翼之，非國何取，言必得也。）及晉弑厲公，迎而立之，是爲悼公。晉以伯霸。（復，扶又反。）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聽視，行步不常。）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鮮，上聲。）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聞，去聲。）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redacted]不可選也。（直計反。選，息兗反。詩邶風[redacted]富而閑習也。選，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言朋友

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樂，音洛。）明年，令尹圍弑楚子而自立，是爲靈王。後十三年，楚人弑之于乾谿。　子韜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毋乃不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乎？故身之倨佝，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疏戚也。（行，之吉反。倨，紀具反。佝，公豆反。稱，去聲。別，彼列反。餘並見禮記曲禮篇注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百八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邦彥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龐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三十九　四濟

啓（謝啓四）

宋徐衎仲西窯集謝王守關陞啓　備數冷官。方慚無補。受知明府。復與薦收。屬奬掖之過情。覺彷徨之罔措。伏自薦舉之法行於世。出處之節難乎今。工於自媒者。徒殆巧宦之譏。務在過求者。未免狂圖之誚。滔滔皆是。兀兀何爲。方思袖手而旁觀。忽睹封章之下逮。推至公將以驕俗。在不肖豈當仁。如某者術業荒疏。性資凡下。銳氣消磨於學舍。壯圖汩沒於科場。幸名教之攸先。入而不忘。視功名之會。倘來而何有。流行坎止。隨所遇而常安。強學力行。將窮年而自勉。幾數吾斯之未信。不妨有時乎爲貧。既見諸生於黌。惟知究心乃職。何如其陋。何如其疏。曾微過計之移。嗟之於古。賞之於今。鮮有不求而得。既何見知之特遇。豈容祇受之過。因是聞饒倖之端。嘗出品題之賜。茲蓋伏遇判府才獻學術。政事文章。舉皆高出於一時。拒止僅爲於十里。先善必錄。成推鑑裁之公。小子何知。叨預陶成之列。如其稱許。非所宜蒙。某敢不激厲前修。克終舊業。正其心誠其意。克爲君子之儒。尊所聞。行所知。用報成人之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字溪陽先生集謝交割啓。　袍綠濫霑。賁愧三鱣之重。箱紅新滌。先依五馬之賢。傾隔萬介。恭濤四六。伏念某拙哉方枘。瑣甚圓鑿。繼晦翁之傳而讀四書。晚濂溪之學而明六書。既遇強仕。始玷末科。使欲隨海鷗以乞清閑。不謂逐離鴻而困趨走。昔年東去。今日南來。好爲人師。此非子之坐也。得其所主。或者天實啓之。茲蓋伏遇某官。貫日之忠。渾身是膽。隱然敵國。威稱細柳之真。實若長城。豈類棘門之戲。把麾點郡。人皆指爲桃源。給餉關中。公但心於柳塞。惟知運籌。安問投壺。羌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信國士無雙。誰可匹者。武功既抗。文事交修。致此鶴渠。居然蝗聚。某敢不竭其畫學。攄所事聞。擴明子路之強。助元氣脉。培植賁湊之勇。爲壯精神。心形于聲。言幾於僭。李恕齋知益初業謝秋壑辟郢教啓　烏枝棲月。三霜驚楚戶之砧。鷄表賤天。千水來魯宮之藻。無適亦煖。有律而春。斐哉四六之龍。廣寫萬合之謝。竊以元帥府。網羅眾俊。雖專辟舉之權。文學掾。領袖諸生。當揀清修之望。東坡之薦無已。足爲徐學之主盟。元獻之取希文。真是南都之師表。別將陳俎豆於軍旅之地。且欲說詩書於戎馬之場。正恐哭于列者數乎。推能捨所學而從我。如某者說鈴不韻。藝圃就荒。二頃躬耕。飽得田家之趣。重覩賁望。魁屬舉子之文。由槐市而蘭宮。賦皆第五。問癸丘之介戍年乃侍三偶。越俎於判僚。逐改絃於泮操。燕飛大厦。久欣門戶之可棲。鴻揀寒枝。忽隨沙洲之獨冷。訪碧瓦朱樓之舊。無復連空。歌陽春白雪之詞。固宜寡和。但欲到諸公不到之地。庶可讀平生未讀之書。掬漢水而濯纓。豈特繼沂濱舞雩之詠。挽泗河而洗甲。又將賡泮宮獻馘之歌。所期無愧於胷中。是則不辱於門下。茲蓋恭遇某官。雄邊龍虎。瑞世鳳麟。鈇鉞傳家。人謂素行乎富貴。詰盤稽古。公本自致於功名。侃侃乎運帷幄給餽餉之規。汲汲乎說禮樂崇詩書之業。謂武備必有文事。故寮屬多用儒生。遂使庸虛。亦歸料理。某敢不力繼其後。思印所知。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勉收斛穀。擊水三千里。扶搖九萬里。尚借吹噓。誠惆依依。謝言吶吶。　除知岳州謝秋壑啓。　烏幕從軍。何補魏籌之數。鴻鈞播物。猥分漢竹之符。雪毫稽以修辭。寒鮮節而控謝。伏念某起身寒素。賦性迂疎。朝齏暮鹽。由諸生而竊第。夜棋秋柝。凡幾度之遊遼。鬢根已白而始脫選坑。汗竹未青而蓋看熟鏡。風月不用錢買。古岳西峴之醉遊。煙波是使人愁。忽報北軍之飛渡。心搖搖。行靡靡。車轔轔。馬蕭蕭。江上秋風。影斷失群之雁。城頭落日。竟飛反哺之烏。傳非真耶。其信然耶。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誓將廬墓。敢希新渥之詔。鴉墨重捲簾。猶念舊時之堂燕。甫更韋韝。遽玷清班。方將點化以俱仙。其奈揶揄之有鬼。人安能每事盡善。空形鑄錯之言。衆欲鼓吾意獨倖。曲示掩瑕之德。寬其增繳。賦以斗升。姑引蓬萊之舟。仍著邯鄲之夢。未議何裨於主畫。冗員徒贅於賓筵。然而一飯不敢忘乎大臣。辨節所皈敬者祖佛。政期解戍。重依衮繡之光。倏驗傳郵。驟被旌麾之寵。孟有守先致門而不與。顧乃雖節度府而獲還。于以昭見遠識微之明。于以表關忱布公之量。千古之白雲黃鶴。徑破天荒。一湖之銀盤青螺。賸觀月色。雖關山無戎馬之隔。而中澤有鴻鴈之飛。方將歌洒燈翻浪之詩。未敢作把酒臨風之想。朝三芋。暮四芋。取數已多。人一天。我二天。銜恩則獨。茲蓋恭遇某官。撐書宇宙。感會風雲。藝祖相韓王之元勳。謨貽萬世。壽皇呼福公以太傅。禮絕百僚。挾夾袋以儲材。俾處囊之脫穎。皆難理治。今又轉鈞。謂逗閭若不切於時需。而趨向亦須知於古誼。觀其行已。未嘗枉尋尺以徇人。使之牧民。庶能寬一分以及物。肯心已定。陰日逞頌。某敢不佩服舊恩。激昂新意。聞平津館。已陪漢相欽翹之英。登岳陽樓。當味范公憂樂之語。情深激烈。辭納數宣。　岳州到任謝秋壑啓。　贄負底慢。猥叨漢竹之符。錫令中朝。俾縮齊瓜之戍。端出轉鈞之造。縮懷柔器之羞。文篆云初。駿雙敢後。

伏念某至愚極陋。多滯少通。萬物皆塵。每覽古今而自照。一料不補。敢辭州縣之徒勞。以區區鉛槧之觚生。而汨汨詩靴之麤。役鴻臚散雜之禍。痛豈忍言。竊驚清切之班。夢所不到。屬者天開昌運。帝用元熙。興言折籛之材。久預夾袋之數。繞枝已匝。應惜無托之鵲烏。紙跡而升。或預有緣之鶴。天。驟膺誤渥。賁致頃言。吾命極知其迍邅。我公借貸於階墄。凄涼去國。寬飛長鳴之曉鯉。趕踔游遨。慈絕郢城之秋柝。兩載何祥於桐畫。一朝遽玷於州麾。幸出於天。且讀舊書而爲次。推爲之地。忽頒新渥而趣行。是雖造化之無私。然亦推排之良巧。維巴陵之古郡。實鄂渚之鄰封。桑梓連陰。自幸過家而上冢。帆檣借便。不勞叱馭而驅車。若此生成。其何稱塞。方強顏而領事。每觸目而懷憂。積倉乏滋露之儲。局供販簗列肆。嫦融風之餘。屢瑞孟穢。上下煎熬。公私凋弊。惟有守廉勤之二字。庶堅保障於一隅。徒抱拳拳。可爲凜凜。茲蓋恭遇某官。片心日月。雙手乾坤。巍巍勳名。與台山萬八千丈而等。績績福壽。選汾陽二十四考之書。琴瑟更而善化興。新弓旌出而正人畢聚。胡爲一障。遂及諸生。謂珠廉雖不像於時才。而趨嚮亦頗知於古誼。使之牧御。庶乎循良。前輩寬一分之言。書聞之矣。烈祖撫百姓之警。尚鑒茲哉。某敢不仰佩陰知。力行素學。以節用爲愛人之本。以謹身爲率下之基。此蓋何極寵辱。偕忘。患賁慶曆守臣之政。惟恐是遵。巧拙雖進。尚觀元和宰相之方。激烈深深。扶栽靡竟。

謝秋塋舉關陞啓。

積李場中。忍不言而自棄。種桃天上。喜定價之頻穹。方危再潰之珠。忽侈入珍之寵。腸殘春蠹。氷泮風心。惟大人與天地同流。故小夫以草木爲喻。蒹葭采采。老其材於霜露之餘。松柏青青。堅其節於歲寒之後。此化功所以成物。而前輩以是觀人。孟晝反青狀次之時。乃不改柯易葉之地。今有底懷之賤。久蒙相國之知。因書伏光範之門。未即拜巨源之啓。坐閱培風之遲。熟是遺材。頗驚青日之遲。信乎有命。因揶揄而共囊之亦禀而自疑。豈知块扎之公。將有成就于後。韓愈敢傲。更截十九日復上之書。鄭莊好賢。吳詣三千請園登之數。飛騰萬里。惶懼褰華。豈徒沃久渴之塵心。亦頗醒旁觀之俗眼。工倖造化。患重丘山。伏念某全抱迂疎。不堪位置。茲式蘇公之教職。爾監伯夷之播刑。仰憑大厦之寬。屢竊空囷之暇。無人扉輩。相看破屋之先生。有喜燈花。忽送打門之軍將。蜀爲騰秋風之鶚。何當獲明月之珠。盥手而誦味言。捫心而增赧色。學慚文子。茴拎甚斂之才。事恨周官。難諕惟勤之職。慨然操梓人之引。憫其生匠石之圍。有此僥踰。何其特達。茲盖恭遇某官。風流羊陸。威春范韓。脈絡三遷。更覺上流之重。羆麾四裔。坐

全中國之壽。凡此時治外之規模。實大府會才之功用。武培傾覆。一聽其自取。又負隱植。各當於攸施。遂令擁腫之餘。亦在侏儒之列。某敢孤稱寒以屬品題。千萬間之庇寒。門闌有托。四十圍之溜雨。汗漫爲期。欲寫銘心。莫彈筆舌。

孫燭湖先生集謝廟堂啓。

累日何功。幸脫選階之冗。自天有命。許班朝績之華。叨異數以君驚。凜微蹤之增懼。鈞陶所播。門戶知榮。竊惟王朝百執之聯。莫非士論一時之選。其在公卿之子弟。或緣家世之熏勞。雖云恩出於上。所以厲其報國之心。亦必衆得其人。有以灼夫衆實之實。如寵光之拔及。則乳臭之交譏。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聞詩聞禮。未逃壓子之名。弗播弗堂。安有專管之舉。偶麾末策。浸竊陰私。允從計簿之卑棲。叨聿壽遠之祕畫。一韓月峽。三佐星臺。人方議其素餐。已亦慚於躐等。彤庭換秩。曜日表以拜恩。墨綬占員。分大坑之債債。豈謂出綸之新渥。畀筲紘之舊臣。業其既老之年。施及不才之子。推之常調。錫以清資。非夢寐之敢期。實吹噓之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經綸四海。師表百僚。躬一德以格天心。官衆賢而爲己任。闡明上意。無忘五龍夾日之初。長育人材。使有萬馬追風之銳。是令老瓊。獲預甄收。某敢不沐浴國光。周旋家訓。壯所行。幼所學。無內負於夙心。孝於親。忠於君。用仰酬於大造。

宋王初寮先生集謝除館職啓。

列籍西崑。每起英遊之慕。屬書東觀。忽塵史職之聯。祗荷寵榮。深增震惕。竊以天下有大戒二。君子之所就三。自非世道之文興。豈易身名之俱泰。於昭景運。丕變醇風。衆賢聚於本朝。多士生於王國。致功就業。遠追商周而比隆。陳址據經。斷自秦漢而不論。睠册府道山之盛。起石渠天祿之傳。職祕事清。真老氏之藏室。地靈人勝。下太一之咸神。平居以德齒而相先。異日乃公卿之從出。挾聲稱而驚坐。指氣類以彈冠。九序直於木天。圖鈞樽於星壁。邦司日托。實載聖謨。惟曠典之具興。復珍符之紹至。嚴配明堂而致享。勤崇喬嶽以告成。對天之休。秉筆以俟。必極俊髦之選。用觀緻緯之工。庶不爲起家之資。可以絕上車之誚。如某者賦才甚陋。用志亦迂。緣先世之業儒。起寒鄉而中第。未聞道要。徒謹師承。有時乎爲貧。乃徒奔走。咎莫大乎欲得。已分棲遲。而忘鵷鷺之飛。一付萬魚之作。雖值難逢之千載。顧前復卻者十年。首人臨於枯池。窮士延之上坐。工行爽適。鉅業相仍。遽無舉臂之固。達托抱關之糵。昨由銓冕。進改朝紳。入官學以扶經。博而寡要。宜王庭之瀰傍。冗不見論。敢期推擇之公。至有遷陞之渥。尚來金匱。摧窺太史之書。未至蘭臺。便草名臣之傳。熟云國任。良自由成。此蓋伏遇某官。論道經邦。代天理物。宰相用兆。社稷元龜。肅

奎陸棟。兩府用此。進而告后。有合於稷契之言。推以覺民。無不被堯舜之澤。已炳違猶於萬世。孟收寒俊於四方。是致瑣才謏叨清選。某敢不更堅特操。弗事空言。翰墨相娛。雖匪指蹤之地。肺腸自詭。豈無報國之期。遇此以還。未知所措。 脈闕謝河間帥張顥換啓。 頃鐘禍罰。奄抱憂哀。見其冠之欒欒。遂茲終制。與之琴而切切。究劇餘恩。當其林壟之初。豈以及凡廷之有奉。曩鶴未真。首煩使者之行。涸鮒見濡。屢拜仁人之賜。士窮德易。淚盡血隨。永言詩眷之非常。重以違顏之積久。觸風結想。引脰增勞。邇惟豪拔之間。歡致蘭臺之養。神明協相。休祉駢臻。恭以某官。學綜九家之流。畧褰萬夫之表。英辭高論。每出廣平之鐵心。勝算沈機。莫測征南之武庫。自閫以外。如山而維。堯廷陟明。豈有稽於三考。漢守為相。要何待於八年。即膺夢卜之求。遂處鈞衡之任。某粗存殘息。拒復壯心。再拜天涯。莫捐少巧。三揖窮鬼。已接丰生。向國非國。見以游譽。今蓋欲傳書以報漢。雖屢人繼衰。庖人雖內。敢忘卯翼之勞。方伯氏火攅。仲氏吹篪。終借門墻之重。正謀耕食。蓋阻登聞。第覩燕順。以符注倚。楊冠鄉客事頻。兼代軍器丞謝除太府寺丞啓。 干戈戢戢。方斷戎監之員丞。府寺襄遺。忽玷簑綸之提寵。得瑜望外。感越情涯。切以財計司於地官。出內錄於太府。凡職領受之數。既總其凡。百貨貿遷之實。亦提其要。凡居承屬。務簡賢能。如某者。廿書之笏僅存。大弧之壽何用。頃祠釣陶之賜。遂辭篡楚之勞。除戎器以戒不虞。幾有消燚之助。雖工匠而稱鮮及。敢云技巧之精。適朝廷需鞭算之臣。期都內收貢朽之故。謂官府都鄙之吏。將罪以邦用。必朝會方貢之物。皆進之內庭。夏陛元祐八品之職。俾佐成周九功之貳。退自揣者。曷副選掄。茲蓋伏遇某官。畫籌一元。默治萬類。矜憐舊物。加惠窮途。念昔先人。嘗是中公之下客。今茲小子。復陪材館之後塵。賜以生成。忘其固陋。某敢不恪勤乃職。恩撰所蒙。事金帛而統南方。豈持本行於故事。閱錢數而貴內史。庶幾協贊於大農。式知財貨之源流。尚冀基業於終始。 謝臨安趙安撫斷削忠等人啓。 伏准使帖。斷遣劉忠等人。為盜開本家于湖新集改易元文。違版入官押出府界者。客常何之館。亦既有年。秉相如之文。僅存遺藁。方與鴆工而鋟木。遽聞僞而假真。顧此書不止則不行。宜公府必懲而必誅。盡去其翦雁瑜於時。竊惟文籍之興。莫甚書魚之辨。錯訛廉壽。歐氏特書革改金根。呂黎無子。眷于湖之遺執。邁漢庭之諸公。平生千萬篇。垂金薤琳琅之體。作詩三百首。挽咸池冥默之音。超趨上帝之玉樓。公雖莫奴之囊錦。微泚手跡。流落人間。燦若丹青。皆可傳之不朽。勒諸金石。庶有補

於將來。惟虞震雷之取將。詎意雕虎之探讀。以水為凝。以品為別。始郭亂雅。如紫亂朱。念搜於達者。由差之毫釐。況汩其真者。茲十焉八九。苟肆行而莫禁。則壞亂而不收。是須絕去其本根。毋使雕圖於滋蔓。紙貴洛陽之市。方傳者以爭先。雷轟薦福之碑。幸應焉而如響。茲蓋伏遇某官。研窮百氏。博極群書。以斯道覺斯民。將自任天下之重。知其主信其客。豈特識河南之寶。去取以公。是正其失。豈慮入于彼。則出於此。又復大其書而廬其居。某得不感知己之難逢。抱遺編而永嘆。作春秋而辭莫措。雖絕筆於獲麟。得夫子而名益彰。尚著鞭而附驥。 謝中隱先生授館舍啓。 扶策遠遊。尚把從軍之嘯。或攜旅進。茲聯入幕之賓。錄孫瑣於江湖寂寞之鄉。拜嘉惠於人士觀覩之表。望非所素。寵至若驚。竊以知人之難。雖聖猶病。凡實主之交際。必聲氣之協同。歷觀載籍之所傳。鮮有傾蓋而相契。故常清窺名於高仙芝客。仙芝止以為庸流。而毛遂自薦於平原君門。平原不以為奇士。況東閣軒裳之盛。革南州冠冕之英。薦手相扶。携手相擢。智足以謀。材足以立。志同氣合。樂我川泳以雲飛。事至物來。燦若燭照而龜卜。苟非有擊楫誓江之志。擅擒文攘翰之名。又備熟其伊能。難以枉其車轍。如某者性愚不類。器窳妄庸。以辨古今。則愧北涯之石生。以咨政事。則匪河陽之溫造。徒能遣外聲利。雁厭手賤貧。審知重輕。不苟於毫末。持此自信。蔑乎已知。未聞匠石遇圖而見收。青放頑金躍冶而自獻。探姓名之賤。敢稍借之齒牙。壽斧鉞之威。又復假以詞色。今者卜日而授僕。以禮而為羅。於東都聞處士之廬。特招而往。如伯樂過冀北之野。無留其良。得非有畫推而納諸陶鎔。是以舉手援而出之淵壑。特達如此。稱塞謂何。茲蓋伏遇某官。名重兩朝。功蓋一世。中書二十四考。方自任於安危。幕府六十餘人。皆可為於將相。猶折節以下於士。務取人而拔其尤。凡有寸長。嘗不遺棄。故雖賤子。亦玷後塵。某敢不退省其私。不負所學。雖而致之幕下。豈徒拜賜於軍門。穎之脫於囊中。尚思報知於國士。 代楚州司戶謝守臣辟差啓。 再轉為丞。未紀藍田之名氏。三踰四椽。遽膺公府之辟書。特動帝書之狀。擇玷戶曹之選。望非所素。得之若驚。竊惟郡國之建侯。凡賴官曹而共治。自晉宋而下。名品雖有異同。由隋唐以來。簡拔務先賢俊。三絕盡河東之秀。空群必冀北之良。幸嵩書判而顏伯文辭。既休稱之混古。或瑺堂廡而宋賓畫粧。宜徽猶之載塗。如某者才品至凡。性資甚下。雖蠹魚生死。不離文字之內。而尺鷃飛鳴。僅止蓬艾之閒。頃輟棲棘之卑。妄意峨松之鶴。嚴君董鋼。道總江淮。茲邑貢余。空遑歲月。擬駕車而就夷路。往陪駟馬

之後先。遇有力而耕清湣恐異常觭之品量。靡俟再三之清。累蒙特達之知。此蓋伏遇某官。家傳吳起之良謀。身佩穀成之祕畧。來賁憂領。肅填遠陲。方爲官而擇人。使坐畫而治事。謂得文武之士於幕下。須石生而爲媒。有問賓客之賢於湖南。庶昌黎之可信。故雖賤子。亦預下僚。某敢不銘鏤于衷。激昂其志。毓霸虛手。知名竊慕於陵之。作歌喜詩。見賞南帝於杜老。

代謝除軍器所受給官啓。　跋銓部以奔趨。正虞自遠。可南方之出納。乃玷恩除。挈孤蹤於州縣。冗散之餘。拜成命於人士。覬覦之表。豈非其書。寵至君驚。竊惟致治之朝。尤重除戎之戒。繕甲而輸武庫。既遵唐室之規。置監而建使名。又做熙寧之制。故雖御府。亦有司存。辨名物之麤良。給工徒之衆夥。苟非才猜。曷副選掄。宜得名流。以膺劇任。如某者髮不及事。愚無他長。幼雖讀於父書。莫知權變。行徒全於世守。蔑有文辭。頃祈一鈞以逮贅。屢貴三年之刻楮。可謂不武。無所取材。茲辭籌楚之嘗。妄意鑢鍊之北。技巧工匠之鮮及。方嚴武備之修。擣櫨侏儒以兼收。達廚化鈞之擕。退惟么麿。深積凌兢。茲蓋伏遇某官。道覺民先。功熙帝載。悲醉鄉之徒而喜良臣之烈。此特恩識其子孫。舉羣舌之侶而代中尉之軍。君子不以爲偏黨。矜恰寒遠。靡問存亡。欲封植栽培。使之有成。故慰撫矜存無孝不至。致令

賤子。亦胃殊榮。某敢不增益未能。磨礱其鈍。修身矯愚。必惟弓矢之求。復古攘夷。庶幾車馬之助。

代王教授謝上舍及第弄差遣啓。　多士生王國。親策千庭。踈候曰賴官。命修其教。斯未能信。矣豈敢承。蓋聞得賢能立於邦家。致遠務先於器識。大人之學爲于道。豈徒發策以決科。一卷之書立之師。要在習非而勝是。自里選賓興之法壞。及經明行修之詔頒。舉秀才而不知書。莫振孟諭之俗。倡諸儒而反以朴。孰同既倒之瀾。冀古匹休。惟今獨盛。尊儒術而取道藝之士。廣學校以明訓誘之方。既栽培封植使之有成。宣文雅行義錄此其選。一洗萬古之凡馬。冀資十萬之疲駑。如某者濩葽弗靈。涉道甚淺。謂科斗之文廢已久。時無能知。而帝王之制可舉行。亟受其義。採聖賢謀論之所不到。與盤誥聱牙之所未聞。春誦夏弦。久矣困蠹蟫於太學。月書季考。僅爲登姓字於儀曹。雖三釜及親。書慰於心。恐一行作吏。便費此事。詎意濫師儒之選。乃獲從庠序之遊。茲蓋伏遇某官。名世書魁。甘泉法從。高文華國。持卷常留於天地之間。善政宜民。邦人自得於湖山之外。欲作新於士類。共振起於治功。凡在提封。不忘甄錄。遂令賤子。亦胃殊榮。逮勤緩騎之臨。且沐兼金之賜。某敢不益勵末學。思稱所蒙。範不範而模不模。雖乏誨人之規矩。趨亦趨而步亦步。尚希受教於門牆。

謝人袖幟見訪啓。　再遷都廳。寵既長膺。以鵷鵠饗九奏之音。寧無眩視。報珠玉乏贈南之寶。徒有愧心。感著于衷。言不盡意。嘗協雲莊集代謝宮祠啓。　結綬上都。仰觀先儀之盛。奉祠私室。坐尸廩稍之優。嘗是妄庸。有此僥倖。竊念某材低職卑。志慕古人。自失足於世科。遂強顏於祿仕。冬裘夏葛。徒知清約以持身。口誦手抄。尚冀衰遲之卒業。逮效希於進取。心常幸於退藏。偶際會於事時。驟激昂於晚節。囊書昏鈍。終爾寶藏。蝕木輪困。謾施利刃。凡茲遇合。盡出哀憐。二千石之榮。名書班郡紱。十五年之隱吏。又盡含餔。初無口舌之勞。猜有面顏之覥。去弊廬之屬耳。辭端闕以歸歟。履達猶新。未覺塵生於圖史。齋糧具在。不令囊竭於薪炊。妻子出迎。共戴欣愉之色。交朋相賀。重尋浸泿之遊。指衣褐卒歲之期。逮海領窮年之援。東阡北陌。常遂一笑之歡。左詩右書。不起萬鍾之慕。豈伊天與。殆遇自謀。此蓋伏遇某官衣被多方。權衡當世。炳若三階之峻。屹然一柱之安。凡四海之有生。畢獲其所。雖匹夫之甚賤。不使之窮。肆令一介之微。更胃曲成之賜。某敢不鏤膺瓌感。引脰知歸。賦厚祿於私門。未知昌稱。詠太平之盛際。徒有私心。

代謝再任宮祠啓。　飽食居家。久負素餐之責。仍年滿秩。特加申命之私。拜賜增慚。捫宮滋赤。竊念某早登仕籍。晚領州麾。得知

遇之甚優。恨締薄之莫稱。自解竹符之職。繼求香火之司。歲計有餘。愧積廩於積廩。年運而往。驚頻閱於星霜。攜印則宜。於嘗何有。執謂稽康之嬾。其如靖節之貧。雖志復在於扶閭。而勢難希於竊祿。固已絕望。敢復自言。度越拘攣。曲蒙陶冶。矜憐窮悴。迴別等夷。獲舊物以遄歸。語故人而自慶。無衣褐以卒歲。感頌頌閒。不稼穡以取禾。覥顏安寄。貴緣有自。僥冒實深。此蓋伏遇某官諭道經邦。奮庸熙載。柔遠能邇。躋一世仁壽之中。聚精會神。叶千載明良之盛。掩雲臺之繪畫。有天下之勳勞。雖伊周無以加。彼姚宋不足進。憫一夫之失所。欲萬物之得宜。有如躍金。亦懼饕志。與山川而等壽。曾無橐人。同雀鼠以營生。將何報德。其爲感德。罔罄名言。

代謝宮祠任滿啓　使者侍祠。豈妄廩之可借。廩人繼粟。愁飽煖之無從。獲此逸居。忽焉滿秩。捫寸心而自激。引微脰以知歸。竊念某滄倒孤生。棲遲末路。自初年而入仕。常脫選書。逮晶運之勃興。遂叨郡寄。雖驅馳而不息。終瘝曠以難勝。鮮紱言歸。省愆自咎。嘗匪淹時之久。遽叨真館之除。坐耗官餼。了無吏責。荒園日涉。衡戶晝關。閒摭收於北隣。便如畫畫。整詩書之廢忘。足慰平生。惟適之安。不耕而獲。閱寒暑之再過。驚歲月之屢遷。得泮淵之金。已盈宿志。受丈離之東。自愧何功。靜念叨踰。悉繫造化。此蓋伏遇某官。

忠誠貫日。熟業格天。覆冒多方。孟悅近而來遠。坐成庶彙咸蹈德以操仁。肆憐一介之微。借貴曲成之力。憫其觀遠於有道。俾使之窮。矜其不給於赴功。俾安厥所。業敢不銘心識感。揣分知優。擊壤而歌。徒切康衢之詠。捐軀以報。終酬大治之恩。　王輿鈞籃縷蒙除監簿謝紹勛啓。　凡侯方之後邁積愧空餐。逮貫監之勾稽。叨蒙異數。撫微躬而有靦。戴大造以無垠。三沐修髯百拜抒謝。維訓導儒學之地。塗轍已清。雖簿書期會之間。範模必丐惟書推於楷士。庶兼茂於秩官。茍非其人。雖冒茲選。伏念業迂踈天拙素落地寒。鄰蹋一鳴。敢趣鵷鸞之運。躋躋四韻。曾無浮蟻之裨。退惟州縣之凡姿。嘗作班聯之妄想。有開奇會。獲書明時。戴致遠城。方類祗於齋戒尹工上國。乃叨廁於周行。不半歲而遷奉郎之司。甫踰年而遂成均之屬。曾討書矣。固無鈞考之難。俊選遠為懼。匪觀經之綱。自肯佻遁之甚。人驚除遇之優。業言熟審而儀。遠闢百聖。天欲平治。篤生碩輔之賢。時底安强。畫出真儒之學。既以斯文而柱礎。皆由公道以權衡。遂令苦窳之質。擬玷甄陶之妙。業敢不欽承德意。益厲愚衷。惶乃操持。惟食蘗飲氷而自矢。期於報塞。雖赴湯蹈火以何辭。　除秘郎謝紹勛啓。　胸中無國子監。嘆解余不負承之嘲。道家有蓬萊山。忝遂初擬為郎之選。叨恩綸之王逢。賴元宰之曲成。然以臺閣蛻其凡骨。稱惟渠觀之華。雖登載簡編之美。誇穹霄木天。先指奎書。中興建閣。暨建隆開寶太平之規。廣內儲書。載晉乘楚檮春秋之寓。秋四百石。搭第一官。上車何如。蕊書東觀。貴游之習。廣成不調寧甘南郡議郎之遷。一見而得左太沖。再舉而有張伯緒。虎車雖陋。以表其雍繹服非侈。以昭其度。風日不到。冥異斯張。網大雅之版閣。陶公台之器識。如某者藝成而下。俗不可醫。決皆雅雅。安得類難群之鶴。焚膏矻矻粗堪樸蠹簡之魚。挈此踦蹤。歸于大造。除鴻鈞之寄傳。傚麟署之超遷。足躡西崑。引星辰而直上。手摩東壁。覺霄漢之低垂。信手傑者之高華。忧吾浮生之飄墮。丹紘細點。賦篆頻供。璣陰英傑之儔。務究切磋之益。窺文章戶牖。未易迪其精微。擇師友淵源。當力持於忠信。懷修名之未植。雖情物以異為孤。寡弱水之帆。允頼濟川之楫。茲蓋某官德符帝賚。運翊天飛。以千載真儒。識文武之大者。繼百世絕學。宣房杜之細耶。肆獻書殿之棟。多種明堂之杞梓。判書啟禧。對越苦紙。當淳熙持盈。書重越國之饗要。自嘉定更化。乃倚紹熙以提衡。允若元台。盡成家慶。方鼎盛於變囊。猶軫存於寒荒。肆達晬難之海流。來共書林之墻仞。業敢不盍堅姬行。仰答範圍。險培高壇。恐慚韓昌黎之褒許。與為隱帙。或逢李北海之討論。　除湘倉

謝紹勛啓。　涉筆周功。空糜太倉之稍。抗章自訴。忽叨司庾之除。親爲有腳之春。盡出無垠之播。得瑜望表。書溢情涯。伏念某幼讀父書。長聞吏治。佩教忠之大訓。先務檢身。推學道之餘工。惟思及物。無奈歲年之荏苒。不堪憂患之熏煎。已分甘燕雀之卑飛。寧復作蜩鳩之決起。遭逢真宰。青沐微生。繞六閱於風霜。已八遷於雨露。豐屋清涵。靡俟先容。德重丘山。報無毫髮。粗切簡書之畏。頗循吏道之規。少便其私。庶逃此譴。委身鴻造。躋地以高。昇節熙湘。從天而下。自淳熙而至寶慶。由著作以得皇華。僅有三人。類多名士。顧如小己。眼玷大鈞。真庶越於尋常。遂國仍於希闊。是謂難遂之會。可名絕異之恩。雖摩頂以知歸。每捫膺而自愧。茲蓋某官熏濡不伐。道大無隣。服二十載之勤勞。祈常日月。培億萬年之基業。帶礪山河。澤周四海以無津。心恐一夫之不被。肆令孱瑣。獲與將明。非求多於責備之間。在默識夫委源之意。業敢不虛心閱俗。盥手奉公。補助以時。要致遐方之給足。激揚有道。當先大吏之澄清。期無負於使令。誓不忘於稱塞。　臺除謝節齋啓。　粉省趨陪。拜天官之冢宰。黃圖拭目。視甸服之男邦。長職操筆之品題。優假銓衡之聲譽。重直懷一飯之報。得不述片辭而行。竊謂有社有民。均爲縣尹。不烏不鵲。堪笑官癡。尖玫先獻。具瑩仕璞。桂花者游戲於桃李。嗜酒者將蕪其田園。讀書如韓昌黎。惟對吟於松竹。弄月如崖秋浦。頗得趣於梧桐。雖有所偏。各行其志。未如與鈞之左扑。浪柱鳴絃之塵聲。囊以球鹿。緋雲盤錯。誰爲城社。有狎鼠狐。本非淵藪。號相漁蹊。亦惟其是而已矣。初何容心之有焉。儀速悔尤。甘投閒散。雙車鼓馬。捷谷枕山。朝綱清明。招徠賢彝。羊援距躍。霧合雲蒸。既有此生。懷煙霞而終痼。是焉自棄。於宇宙以冥允。非天幸之適逢。將塗窮而莫返。茲蓋恭遇某官寒潭炯秋月。蕭斧對春蔥。黃旗紫蓋。運在東南。振神明而專三輔。赤符青芝。異宜左右。種根本以底六飛。奉復金甌。清徹水鏡。揖泰用益。視天以一青。掩大夫高趾足子文。何嫌三仕爲令伊。從而使過。或者圖新。業敢不懲羹吹虀。洗手奉職。懸前車覆後車減之訓。豈昧愚千慮之勞。金大絃急小絃絕之難。願假寬一分之賜。期於寵勉。副此喻嗎。李洪崟卷類蒙除左帑謝廟堂啓。　丞相府之掃門。敢歸孟晉。中都官之庀職。忽冒超除。延壇恩深。饗踰頒厚。竊以爲官擇人者朝廷之治。惟賢是適者宰相之方。英雋無怨於下僚。瑰駿並驟於夷路。制聖主握圖而總攬。宗工獨化於陶鈞。外之則萬國丞流。内之則百司庶府。用人不問於親疏。雖褊衷之陳摸。得賢能立於邦家。致成周之極治。掄材無滯。願役在朝。若時左帑貨布之權。實專有司

出納之吝。法嚴令具。靡資心計之能。爲疾用紓。務廣錢流之故。雖回萁負之咒。實階要路之津。斥瓊林大盈之備。既畢奉天之橫賦。繼建陸內藏之積。將贍無剝之遺民。專君司存。宜知國體。如某幼頗學古。壯偶績文。疲精剞劂之業。無用屠龍之藝。陸機入洛。志紫先人之清芬。楊雄草玄。晚悔童子之少作。從勞俗狀。躓歷窮波。沉舟坐閱於千帆。涸轍方須於斗水。南轸門墻之舊物。僻情羈羇之故家。謫命推之半章。敢意封於難上。效叔敖之抵事。乃獨薦於王前。渝枚陳人。職陪多士。孤忠未泯。慨精爽於衛公。報德何時。做老人於輔氏。重賴曲成之造。柔歸大播之公。某官道運業十。功作擊表。業大成於宣聖。全浩氣於孟軻。戒一德以享天心。光楙阿衡之美。熏三王而施四事。用彰媲里之勳。致此瑣材。亦叨器使。某敢不益脩家訓。期稱己知。符儒雅非俗吏之能。商功利豈小人之事。姑安頹巻。終入脩門。十年筦庫之奉公。斯會計當而已。更世詩禮之素習。豈玉帛云乎哉。擊塢至歷。仰酬大賜。劉行簡苕溪集皇太后慶壽八十。招長吏致禮加賜羊酒束帛謝啓。　落伏下責。布室寬大之書。里巷驚傳。創見先華之錫。夫何殊異。逮此龍鍾。伏念某受才不長。聞道最晚。壯也之武。尚不如人。老矣楚丘。遂多忘事。既乞身而知止。固絕望於饕榮。膺長樂之禮成。皆高年而澤被。至於越匪頒之幸。式優侍從之舊臣。小己自無。驀人得此。豈伏遇某官仁源覆育。道格遐邇。聞畝丘之年。嘉承稱美。憫伏生之老。姑使受書。豈徒加寵於一夫。殆欲垂芳於千載。刓心懷感。扶足知歸。吳則禮北湖居士集謝李拜直辟置啓。　引領下風。念未聞於謦咳。脫身涸轍。嘗周恃於鳴鶩。攜心實慚。戴德良厚。伏念某器惟樸鄙。族本單平。考古則嗜乎先王之言。行己則異乎末俗之好。學知脩性。仕特爲貧。父忘紆朱懷金之榮。祖得曲肱飲水之樂。獨立不屈。殆遺物而離人。遠處無榮。恥以故而滅命。至討論於六藝。已侵尋於二毛。素墮緒於埋淪。蔽斷之中。究微言於散絕殘缺之際。要妻拔行。獲斥訛辭。遺擬寬乎大全。養固猶乎小體。舞悲蠖蟻之智。扇竭誠懼天地之臨難窮。晝志武乘。沒齒銜恨。疲精畫慮。尺同惠子之據梧。飽食全生。頗羨丈雛之鼓篋。術孟進而譽孟浪。年愈老而形愈孤。憫俯仰以徇時。耶翱佯以樸意。收功雖寡。拒羞抱寶而濯嗟。涉世屢奇。憤欲就陰而休影。節苟存於一介。祿豈頗於萬鍾。飄然浮轉之驅。兀若枯槁之木。丈繡猶嗟乎芻狗。青黃寧慕乎犧樽。蔾杖貂裘。跡未群於麋鹿。石田茅屋。夢已落於江湖。其推衷情。紙自憫笑。知語默顯晦之有義。悟潛升開捨之皆天。畢來馬而從旋。甘抱關而擊析。豈期七塞。遂辱採收。此蓋伏遇某官。偉行

軼倫。閎識超世。達略足以安社稷。高文足以追典謨。紛紛研拔。舊入於甄冶。援援動植。書寄於權衡。帶以杞梓自美。而陋乎樗櫟之材。帶以軒冕自夸。而賤乎草茅之跡。吹噓朽腐。以律呂之氣。被飾昧陋。以虹霓之光。凡茲澤灝。亦加策勵。豈以才能否靡斯。則駑馬或先於騏驥。利鈍靡察。則鉛刀或責於鏌鋣。將判黑白於混殽。明是非於繆亂。委德氣爵。佇獲托於璧師之門。擢褒曲權。未見熟於匠石之手。整勤緒業。用答採知。遇此以還。未知所措。王灼頤堂集謝交割啓。　下流自居。擢髮莫數其大罪。縱先曲然。捐軀難報於異恩。初服彝藏。敢輸歌賣。伏念某學不遑遺。才不逮時。從仕直情以徑行。未悟蹤前而更後。半生親友。同處京華。十室共衆。坐貽覆患之起。一言焚春。反羞抵負之名。遠投誇書。置諸要路。既肆其失真之賤。又指有不肖之心。陰中得罪。交擊隨至。危華易落。弱羽當摧。使我子無他恃。鉅贊之在上。念某水浮陸走者萬里。歷入坱出者二千。險阻艱難之備嘗。嶮崎歷落之可笑。偶獲寸祿。實過初心。念故園之未歸。嘆儒冠之多誤。晝之可惜。僅同雞肋之微。續之又悲。其如鳧脛之短。進退莫決。夙夜抱憂。不圖茸茸之孤根。獲寘津津之盛府。德固有自。身豈無知。此蓋伏遇某官。以至公行權。以至明應物。柔不茹而剛不吐。寔仲山甫之遺風。撓不濁而澄下清。真黃叔度之雅量。脫略流俗。追配古人。坐令蕪穢之資。屢在封培之數。某謹書永戴解驂之惠。旋收去黔之魂。勉力驅馳。悉意事法。文章小技。何濟於橫流。忠義大閑。聳堅於素守。僅伸一節。仰報二天。歸一寸誠。更絕常品。許景迂野雪行卷謝婺守丁大卿職狀破白啓。　景迂慶元庚申。初筮婺州戶曹。趙事郡守趙廷瑞（伯瑣）。公泰即俾司牋奏。嘗草代謝罪一表。遂欲發關陞狀。償未滿考而趙去。後守丁卿瑞叔。遂方開藩亟補發此章。特達雖自丁守。而權輿實趙守之。僕平生受舉始於此。今二十七年矣。初學廡用至老不進。宦塗留落。有負知己。爲之愧汗。併錄三表于左。　緘鋒何有。時書積考之初。躍冶無因。濫被薦賢之寵。聽聞君提。鑒裁愈明。惟先達之聲光。實晚生之軒輊。品題一定。允爲倚鳳之輸。尺寸兼收。究頎集敎之廳。公道既彰。私意交馳。月評最易於奪朱。蔽貫尤難於琢白。自非度越拘攣之見。何以蒐羅傀儡之才。如某者識類炙輠。用如瓠落。長風駕萬里。須感書增壯氣於胸中。明月滿千家。孰闢古政前修於筆下。百戰慶圍於餘子。兩上僅收於末科。一寬遷郡之門。七換咸筆之論。卿歎駱某下澤來廿五春之大。畢坎度虞氣伏嗟自笑。資身之無策。稍悟未除之理。敢興躁競之風。專從道路於末曹。亦既空餐而滿歲。茲出納有司之職。僅守

常規。報簿書俗吏之事。詎知大體。祈無援據。敢意登龍。豈期特達之知。肯預推揚之列。處其平冗。而驚以發身之日。缺其勉勵。而教之蒞職之方。賜華衮一字之褒。增敝帚千金之享。若爲稱塞。但切淩兢。茲蓋伏遇某官先生。權能百於職衡。繩賢邁於心鏡。用更萬里。咨詢尤切於人材。晉列九卿萬遣每先於丞史。嘗令符於寶婁。將押壹於廿乘。愈堅吐握之誠。果廣鈞銘之遠。凡在門之桃李。皆欲成蹊。惟近水之樓臺。獨先得月。遂令么麼。苟在提撕。某敢不恪守官箴。克脩士檢。居戒遷儒之習。用防曲學之非。以公滅私。從條觀塵之操。將勤補拙。勉紓纖纖之長。或幸致於要津。冀仰酬於恩地。登公孫三館。濫居漢士之先。荒陸氏一莊。敢冒唐人之愧。

謝使長辟某龍頭瑒啓。　郡華曠官。久愧趙何之誠。使華簡屬。曲同坱圠之鈞。遣情東西漂泊之蹤。獨抑終始生成之速。伏念某累膺甚寵。爲學尤迂。論古人友善士而未足。羞比射者從枉道而弗爲。閒關自達於樊籠。罔殖每綠於遠境。豎年終養。頻息壯懷。以丹血實通於故鄉。而綠水嵐容於徹史。揖可摩太倉於歲月。寧知關平地之風波。眾犬群饒既逐。里婦之來經。三人傳實。至若漂母之下。幾達群桃李之蹊。遠津松菊之徑。俛仰兩載。依舊一帆。日聆瑞節之新。安擬塵纓之濯。公真知我。天果勝人。睨皆并而掄烏獲之功。發沉鬱而達龍泉之氣。特史題品。遂冒群陰。旅戍投以非道。喜遇承之仍舊。華衮之褒。市朝之辱。幾乍依以乍驚。東隅之客桑榆之莫自暮而自喜。庶幾就節巽。慎且擇。茲蓋伏遇某官。度量楚七澤之寬。道德普泰山之望。故家喬木。蔚中外以交輝。南國甘棠。偉祖孫之相映。鑒裁一定。無括不滄浮。嫌胸宿悼屈之心。實寓激濁揚清之志。備康孤以九金之重。回枯若於萬木之春。某敢不知伯玉之非。補叔山之冗。學如束燭。才雖愧於優長。愚類移山。志必存於端介。當厲歲寒之操。以酬國士之知。去家之鶴重來。莫辨是非之門。在廐之馬一領。更希坐秣之恩。慣投勤送財必餘秋敢有去家之句。

林希逸竹溪集謝再任武夷啓。　欽承恩命。惜激懦衷。伏念某自去闕廷。久安農畝。每思啗囊。幸遂偃月之危機。敢意衰殘。獲豫中天之威咫。踰登屢叨於華擢。汗顏一作之自貽。當容頻書。世郵遣之之匪。襄空未毒。推憐子衷之貧。曲賴陶鑄。未忘管履。更辭之鐘有裘。是可敝門。萊蕪之甑。曉塵。又堪洞徹。間符借兵。提筆括之。此蓋平章先生。仁不棄於內瀆。德尤先於雀稿。稍彼耄無能之老。曾備驅馳。使其飯不足於令。有蔚覆幬。胃爲引。喙慨兩垂情。某敢不度祝鄉香。歸依化治。十題遮具。達歸笠澤之散人。九曲棹歌。聊持慢亭之精舍。雖捐塵之無路。實載祈以禱天。周

紫芝太倉稊米集到任謝秦太師啓。　竊食行都。久塵下執。谷錐列郡。復玷明恩。念寵責以無名。搖中座而增惕。已借父老。共慶隆平。伏念某少小授書。叅華爲吏。遠將表著。未親州縣之民。丞佩印章。莫任承宣之責。用雖業於環炎。心實懼於罔功。唯有累聖朝寬大之書。可以睎昔人平易之政。畫循三尺。圖書欽狀以無違。恪守一心。積悲瘦篤而斂事。夫何盍搖偶及寺窮。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任專一相。印鎖六國。隨子房輔漢之功。平舞兩階。大舜格苗之義。遂回叢歲好爭之俗。盡爲平時無事之民。致茲假手於桑榆。亦使例安於符竹。某誓堅末節。上報殊私。栽且壹獲最。自書於下考。士雖寡少。額數勸於諸生。尚可助太平粉飾之華。庶幾勸俗吏清塵之報。

謝秦觀文啓。　觀上國之秀。慶更克膺。竊太倉之寄。遠縮漢章。受奉詔書。已親郡事。雖悲有自。幸豈得斯。竊惟古今號稱極治。國是既定。人散異心。民風大同。下無殊俗。職奉賢而主進。底庶政以爲休。氣叶於朝。叢作太平之象。將和於野。肇爲豐歲之祥。況永興在大江之南。於州郡最爲無事之地。山川樂華。魚稻阜蕃。訟簡民恬。木廟壹擱一之鼓。才疎政拙。事庶邦無息之擾。致是疲癃。坐安歲月。茲蓋伏遇某官。望高巖石。位列台纏。爭康臨朝。會風雲於千載。衮衣調鼎。知十外之一辭。雖雍容侍帷之閑。有客勿遣思之助。人情所繫。主盡擯何。將理肯終。即膺後綬。某久嗜鈞麾。猥庇餘麻。朽櫟不才。托社壇而增重。華顏易用。罪郡壘以非宜。方圖報塞之方。雖有靡捐之也。

謝敕局致官啓。　入奏成書。提舊貫條。例須明令。例易官賁。貴無刀筆之舊。亦拜絲綸之寵。名雖不稱。恩實有歸。竊以法雖嚴而烏可不陳。令一出而弗惟其反。必明損益因革之義。以修律令格式之文。寧皆聖君。皆由是道。周王垂裕。豈無熙豐異之治。理前后承家丞先王之成憲。況廊廟治定之日。適禮樂制作之秋。既稽考於舊章。稍增益於大典。義加恭打。益詳布宣。宜得修飾潤色之才。以著寬大和平之治。遂循凡隨。無取合毫。著庸室之墨章。第慙貴傳。通漢家之世務。豈畜晚寬。何此濫恩。卒需客士。茲蓋伏遇某官。致君堯舜。躋世成康。兵既偃於修文。治乃期於止辟。擢明主躬九重之化。總綱運於聖神。而有司遂王人之文。所宜須於詔令。修條章之既上。就賞典以維均。因知無實而得名。亦幸國人而成事。叨蒙大挺。猥被擬才。俾稍拔於選曹。將漸塵於朝列。某敢不納心自幸。竭力扶衰。季由小枝。既謬蒙於斤斧。寧慙老馬。尋敢後於駑駘。庶逢晚塗仰酬大造。

謝敕局刪定官啓。　一官從祿。久嘗太倉之米。一鱗書復塵妙選。再寘清閑之地。益衛陶冶之恩。佩德難忘。揣報無所。伏念某性質

昏銑門地裏寒。顧隻影以自憐。念平生之寡欲。盍時操管。書鈐蹕於功名。飛戢注塗。既凋零於鬢髮。宜尋故里。歸讀舊書。然而次山猶漫於爲官。致以陶令尚須於乞食。人情鼠伏。無取寸長。自料蠅營。僅能一飽。豈意無名之寵。忽加垂盡之年。不俟終更。復叨器使。援此沉淪之迹。成於頃刻之間。聞命周章。撫心驚懼。茲蓋伏遇某官。格天道大。輔世功高。征車朝迭於四陲。馳御善回於萬里。開元之息於邊事。廣平之計爲多。正觀之致太平。封德彝之心必愧。人皆樂成康措刑之治。孰知本唐虞不戰之兵。方大聖人之有爲。宜衆君子之畢集。豈容疵賤。尚此叨榮。某敢不上體深仁。力圖報効。知漢高約法之意。止在三章。而蕭丞相定律之功。垂於萬世。顧少勤於刀筆。庶永托於鍾鐳。　謝禮兵部架閣官啓。　分曹領事。久淹筦庫之勞。拜命易官。但理簿書之守。便從已積。患豈人爲。竊以書契肇於伏羲之初。字畫變於蒼頡之後。事爲寖廣。文字滋多。吏至疲刀筆之勞。書乃極摧衙之重。文移載路。案牘如山。況六曹分隸於四司。而庶務統臨於諸道。考本朝之故事。蓋各寺於有司。見今日之官儀。書再遷於盛世。不圖除吏。首辱甄選。茲蓋伏遇某官。位極三公。功如百代。屈人以不戰。俾同堯舜之兵。致治於無爲。仰格成康之俗。未書遺鏃而定禍亂。曾不旋踵而告太平。既綏靜於邊方。大妖張於治具。記無文而不秩。綏神祇祖考之休。官有廢而必修。見典章文物之備。詢谷書艾。蒐訪闕遺。乃足百官之員。以成一代之制。初不與人而求備。至容擇地以圖安。逮遣非才。竊承茲乏。某敢不恪守修持。力扶疲軟。飢鷹在臂。猶有待於一呼。老馬識塗。詎可堪於十里。盡安螻蟻易足之分。少酬造化曲成之私。　謝何秀才惠書啓。　郡驛見臨。高文爲貺。寵華詞於製作。知妙學之淵源。嚴十襲之藏。曷敢忘於雅好。修片言之報。姑自志於中心。　謝生日詩啓。　桑榆就景。已數流光。錫觴飛騰。遠貽盛禮。方劬勞之在念。屢頌祝以祈年。佩德雖隆。撫躬何有。平生樸拙。幸遺非意之嗔。此日光華。敢辭過情之寵。徒增永愧。莫喻感悰。　謝權實錄院檢討官啓。　制命由中。攝官非次。自揣見聞之陋。莫評選撰之勤。雖玉舊章。既摘金科之目。鋪張大烈。復窺汗簡之文。且換律於歲華。而備員於寀府。退量忝冒。徒切驚危。茲蓋伏遇某官。上爲聖朝。廣開賢路。乃大明於無隱。爰登用於賢能。一德同心。共底岩廊之治。奇言異行。不遺芻蕘之林。豈曰妄庸之人。可以僥倖而德。而乃憫其窮悴。被以光華。浮歷一割之刀。同難於游刃。樗散百年之木。猶不棄於朽株。假以它官。使有事說。況備史館文字之職。爲儒生幸會之榮。博極群書。無胸中七略之富。鋪張律

績愧史氏三長之稱。聞命爲憂。獲懲是懼。某敢不秉千載方興之運。當平生難遇之時。夙夜維勤。死生一致。雖暫承人乏。實有愧於前賢。而阿畏師言。冀少全於晚節。　華鎮雲溪居士集謝交割湖南帳勾職事啓。　右某啓。鷄未論屬。驟竊所知。綸言允俞。遂膺成命。旣使勞於屬郡。書抄選於使臺。忝越既多。驚榮惟甚。竊以不求其備。雖君子之與人。慎簡乃僚。亦前王之攸則。況漕臺之雄府。領全楚之舊邦。下壘徭。上資調度。轉輸維富。籍記宜擇。取自時人之中。俾聞一路之事。董司期會。參贊經營。宜得琳琅之材。庶裨金穀之政。如某者術知好古。識愧隨時。第聞詩禮之言。惟踏搢紳之訓。淵明致虛。無慮常聞。元凱守經。幾至成癖。甘蜀人之寂寞。取李子之搞摩。曲學羞弘。守儒嗟困。東山遠引。擬效安石之風。鑑水浩歌。心醉季真之味。卿評則厚。世道彌疏。既淡泊而不華。遂寂寥而莫叩。嘗以偏親及養。五釜可欣。薦塵秀異之名。獲綴英雄之彀。周旋十載。俯仰萬端。一顧式違。至獻難遇。犬人奏賦。氣徒負於凌雲。太玄成書。用未逃於覆瓿。涉洞庭之絕險。遭蒼梧之窮陬。輕捐有限之身。深入無人之境。庖刀合舞。薄遊日於越雋。隋珠爲丸。謾射利於黃雀。美髢奚施於斷髮。咸池莫享於鶢鶋。溼翔同泯。不見濯纓之客。業猶共器。會逢遇合之人。念筋力之坐勞。借歲華之徒費。自顧數奇之蹤。分無濫吹之私。是何多士之名都。獲備一臺之下屬。預茲幸會。宜有夙緣。此蓋伏遇運使大卿先生。德宇靜深。道源深遠。藏聚物表。義薄雲間。脫流俗之常規。踏前修之高躅。神澄水鏡。妍醜不遺。用契權衡。錙銖無異。千里之修舒在握。一夫之情偽。必智山甫乎心。物無吐茹。仲舉言作。志在澄清。見無娠之全人。棄西子之不潔。賞浮音於桐爨。提圍折於旋淵。致賁灌木之機。竊此山苗之寵。幽幽谷遷。鳴禽知向於遷喬。漫漫夜長。戢容欲遂於將旦。某敢不策駑蹄驟。礪鈍求鋩。守簞食之用心。圖酌水之素範。遠東犯敵。期有立於當時。泥水報功。庶無辱於所舉。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謝河北運使王大夫啓。　右某啓。叨沐恩綸。獲還漕計。敢乘淺還於舊物。尤嗟實類於知音。佩服居多。辭依第切。運使大夫。韜德敦大。通才敏明。開無不宜。至有成績。天府贊治。時高理劇之長。楚服擇刺。下有不究之奏。起十年常平之隳。續青秦庸公。登三路廣運之外臺。峙成幾實。行膺丹詔。歸奉紫垣。屬使指以方違。叩實聞而未遂。　代謝倚其大夫啓。　右某啓。叨擁使華。退分漕事。據湘中之陸都。遠江左之名都。敢刻削遺向風基遺。睽馳怡之資始。握領治以多餘。如郡大夫。愷悌近民。聰明周物。推腹心而臨下。勤夙夜以在公。俗教惟明。曲盡未盡之務。奸欺不作。纖

頫鈞距之機。茂實丕成。休聲彌遠。居有依仁之庇。望塵從事之叢。載尺素以來呈。辱朶書而先貺。永懷撫抱。周既言陳。韓元吉南澗集謝周倉舉陞陟啓。 湖海真以懷遊。敢北追隨言舊。山林未能獨往。尚紓論薦之公。感激肺肝。書傾意氣。伏念某迂疎自信。濩落難情。玩章句於簡編。學惟甚拙。釣聲名於場屋。技輸不酬。任實爲貧。法書爲幾。遇事幾同掣肘。干時敢覆動心。方簿宦三年之淹。信已歎窮於寸步。雖明公一日之舊。未嘗吐情慿於片言。豈意孫璁。竟蒙品錄。老馬猶知於道路。加以譽衒。斷木或中於犧尊。被之斧藻。此蓋伏遇某官。肅將使指。妙柬人材。識孟嘉於坐中。遠緣小異。得驥茂於塗下。本自一言。東直道以事君。効昔賢之薦士。致無貢似達不遇遺。某敢不搬德靡渝。知言彌謹。文章追古之作。志實未忘。政事惟公則明。力猶可遠。儻第全於名節。是所報於春存。遇此以還。未知攸措。謝人賀七十持詞啓。 仕實爲貧。年逢耋於還祿。學未聞道。老何有於縱心。特動妙拾之貽。第切壯圖之悵。裒嘉過甚。藏去爲榮。東之南附於賢良。久忘此志。尤國浸懷於方異。徒激懦衰。李大陽先生集謝建康張寶文啓。 艱難之際。頼侯伯以爲藩墻。凋瘵之餘。資惠愛以綏綮庶。承下車之未久。聞布政之已孚。某官材應時求。德昭民譽。遇盤根錯節而別利器之用。

因震風凌雨而知廈屋之安。逢辰荐動於干戈。受任屢書於屏翰。惟茲建鄴。實古多都。方移躍之未遑。乃分符而共理。枕戈勵志。豈後祖生之著鞭。秉傳諭民。已聞渤海之賣劍。佇聆褒詔。即踐棊渠。欣頌之深。敷言曷究。崔敦詩舍人集謝改秩啓。 中秘成書。方塵乙覽。司勲詔賞。誤錄微勞。躐短步於祿階。脫早飛於選調。寵榮逾分。感愧盡膺。伏念某仕學素輕。人門俱劣。遭逢聖運。參選某方丈之仙。紬繹秘文。發金匱鉛槧之奧。況無知於奇字。曾莫致於神書。會九重祇適於慈謀。遍三館述修於大典。提綱振領。上稟元臣。染翰操觚。寺觀衆傻。雖損益可知於百世。然筆削莫措於一辭。挂名其端。知丞傳於周柱。捉筆以賣。乃例及於無功。維通籍之華資。實公朝之遴選。參稽平素琰之薦牘之餘同。升較功能。追以歲時之積累。自百至千而遷階。曾十有一而僅成。若乃推異異恩。闢墨前比。茲以待四方之豪篤。豈其加一介之妄庸。茲蓋伏遇某官。吾道主盟。斯文端表。縱騁騶之衢巒。俾馴致於坦平。傳鴻鵠之羽毛。遂安翔於寥廓。雖一班一秩。而每懷其自。將三熏三沐而不辱其門。某敢不益廣多聞。愈堅素履。修門可入。無煩下些之詞。感德難酬。徒有感知之意。貝九華先生集謝差遣啓。 托庇遙年。仰想緇衣之重。棄名異日。荷蒙華袞之褒。納垢瑕藏疾之端。示嚏枯吹

生之力。孫言至止。念德在茲。如某小智自私。大感不群。蓋書孟堅而書孟壯。懼輕招辱而輕招憂。以故隱於拘拘瑣瑣之間。庶幾出乎擾擾膠膠之外。屬依墻仞。獲與銓衡。殆倚粤鐘以成金。冀爲君子之器。獨慶鄭聲而亂雅。忽遺天下之材。顧渭叟以靦顏。視商皓而摯節。弗知北上書矣。況決稷下辯手。擘吾徒不惟古之謀。柰俗儒敢逆翁之事。豈十數輩而易得者。抑千百載而難遇焉。實慙淺聞。誤玷妙選。此蓋伏遇某官。性天溥博。量海深沉。拔英俊以強本朝。有仁義以利吾國。老老而民興孝。等差量辯於人倫。貴貴而上尊賢。中飾特嚴於邦典。未遑咢凋之命。暫煮帥長之權。致令弱備。濫被收錄。某敢不佩章祝禍。食蘖飲氷。務恪守於官箴。用祇酬於恩遇。啓。劉淵海潛齋代謝權總幕啓。 制閫移文。方即儀川而奏食。鍋畫傳檄。必從慎府以代庖。出於特達之知。非以貴緣而得。且官事無攝。固有常禁。然王事獨鞅。書從權宜。彼其在承平富庶之時。每以爲送迎執要之具。或身居私室。而徒切於請俸。或職在他所。而遙掛於虛名。無非私請而來。曾何公論之有。惟茲湖廣之饒鎮。實憂帑藏之空虛。百年之蓄積甚豐。既發泄以殆盡。六路之源流所在。或壅遏而弗來。督督待哺以張頤。斷斷無策而束手。必得丹青畫風之指畫。可立紅綠泛水之熱慮。猜惟駑駘。曷稱鞭

策。伏念某執而泥古。愚弗知今。既無酬酢泛應之才。徒有激昂奮厲之志。淮壖畫計。遠略未聞。瀉郡充員。近功何有。方念空餐之愧。敢希實學之求。顧責任以非輕。恐謫尤之愈重。方深懷懼。何敢專龍。茲蓋伏遇某官。望實應時。忠誠許國。王人序諸侯之上。名位既絕於等倫。總計分戶部之權。職任無分於中外。謂心計難於獨運。而人材貴於廣求。未屑竹頭。既不遐遺。牛溲馬渤。亦使並蓄。致茲孱瑣。獲在選掄。某敢不趨事赴功。興利除害。庸少仲於知己。期無負於終身。舉酒以酌石洪。嘗有西州之人士。行軍而從裴度。采爲東閣之衣冠。 秦棣謝除太傅啓。 虞庠司五第之規。已虧畫望。戴序合六經而講。復玷清流。敢圖積日之微勞。遽拜自天之殊渥。循涯過矣。揣己訝然。洪惟嘉泰盛世之招延。重念元祐故家之零落。散東風於桃李。回暖律於桑榆。秩應八千人。尚憶戲魚之同隊。蓋踰二十載。忧賦化鶴之重來。揣應難名。愧顏深極。 曾丰代但運使到任謝楊撿拜啓。 將西廣之輸。獲私嫓而有績。易東隅之命。來便道而不勞。雖化鈞甄錄之公。亦樞極獎提之賜。儃之適召。恐君爲顏。伏念某奮跡儒科。投石宜膺賓格未離於州縣。由絲得緋。聰明已耗於簿書。覺班成白。獄獄方整於臨遣。句祠豈意於遷除。覽外計之非輕。況儒居之不便。懷疑無措。忽拜新綸。擬足

未前。復聞故郡。其爲便順之甚。所愧僥踰之多。雖降自天。寧無爲地。伏遇某官。豐資巳粹。加功更深。論著六經。洗空百氏傳注之學。某陳千慮。歷倒王篇天人之言。文行之高。公卿所重。兩膺嚴召。俱拜偉除。持節觀風。山岳動搖而風憎。握蘭奏事。星辰晫易而生寒。實囊有客之功。假借當才之譽。故令遺鈍。亦叨先甄。某敢不疾聽圖稱所載。終慙伏龍之姿。全資與祖之高。星軺在前。巳幸平反之無失。讫義主內。仍欣飛就之有依。　熊克謝移浙漕與楊郡王啓。　猥易漕臺。來使輻而伊始。雄開甘府。望公衮以攜驂。數控郡幨。冀塵鈞覽。伏念某性資甚拙。氣韻太拘。專城非共理之才。司庾乏精明之效。時值興衰而撥亂。會當卑微而扶開。乃擢畀於十行。俾移按於三輔。百司庶府。豈惟給吏精之多。萬旅連營。况復鮮軍需之廣。在平時猶選於循敵。况多事可容於迂踈。雖得曲成。恐辜器使。此蓋恭遇某官。才長而慮博。任重而養隆。高奮元勳。冠漢室中興之將。洽陽偉業。爲唐家異姓之王。錫斧鉞以視師。來江淮而聽命。却據胡虜。安靖遠隅。四方時靡有爭。既清戎重。三公官不必備。佇拜師垣。深念離奇。特垂抉扎。使從遠郡。改即近畿。豈有功而見知。已叨殊獎。惟無德而不報。尚竭愚衷。　傳自得謝鄉官及士人獻析書樓詩啓。　鄉校所臨。擇山川之美秀。貴胡何識。借樓觀以峥嵘。漫不推何。公爲陣救。會廣文率生徒而有請。遣使者下招據以如意。奉命惟艱。何力之有。適蒙採擷。特枉篇章。袖出珠璣。光彩巳驚於塵目。榜稱龍虎。業即慙於名臑。　李漢謙潛齋集謝張雅州啓。　横經左璐。恐損非子出之攜。緣日就遠。以抵青毡車之意。進以門户之託。禀之斗升之撲。攜衣裁。馳順風以積。伏念某本延于貴。最嫌其臟。尉根酸寒。兩書下考。丘園閒散。四閱流年。每人熱其迂疎。識者貴其靜退。雖無其實。敢冒此名。蓋嘗積聖賢之書。粗能知義命之分。惟道不然而阨不懈。故狀則止而流則行。審惟蔡山。近緞夷落。書奏可抵。豈問昆區。史責不干。便名鄉土。况爲予小子之地。尚存先大夫之祠。縂見郡人。嗟緣蠻郡書之遺老。敢期士子。嘗夢恨先生之青來。靜求所安。敢忘其自。茲蓋伏遇知能閑達。器局晴深。真一時之吏師。有前輩之風味。扶輕肯擧。任阨飛騫。曾稽兩葉之陰。猶昇一塵之寄。黄堂坐嘯。巳歌召伯之棠。來闕便實。仍采風人之雅。致茲晚筆。甫扎下僚。某風驚崇墨。進條華戟。秋鳴社鶴。恐難久於休棲。斷木頑含。猶願從於鋸削。　持生平地。不知其高。明燭中天。孰正其罪。稿狀之一拂。欣風德之未衰。銜佩何言。備當益愧。伏念某植爲儔作。宜寨梅尤。緣瘦惡之性。本與生俱。致狂善之胡。量出書表。亡而爲有。此物真爲至哉。受之

不特是孰不可忍也。輒干吏執。欲究毀來。程金竟明吠書頻。息南充市朋之譏。其如有客竊視忠恕之心。必不使無指。此蓋伏遇知人于意。聽獄以情。湯澤撫於太清。洗疵瑕於白璧。取琥而拔有北。下吏快哉。伐圃而開仁。今從今晚矣。某敢不愈勤持守。毋蹈怨嫌。被固不貴。欲紈婦而撼大樹。此豈自反。謹沸羨而吹冷虀。　堂東牟先生集謝大資啓。　中臺列屬。無善狀以彌綸。西掖代言。忽拔遷而超躐。復攝玉堂之直。遂通衍衍之班。感德知恩。揣分甚慎。伏念某器資淺狹。術業空疎。志雖篤於有爲。文實昧於知體。殆若冥行。畫塗而未睹趨。獨中流泛梗而冀見津涯。嘖遇真儒。時爲宗伯。獲執摳衣之禮。以希熙樂之風。雖不反於三隅。庶服膺於一善。每嘆王柯之道。疑若登天。深味孔子之言。進雖覆簣。方圖匏瓠。求識指歸。忽冒寵除。忱慚素畫。由左右司而進用。固感異恩。兼內外制以並行。難當重責。愛深罔象。遇莫酬騰。此蓋伏遇侍讀大資。德立中庸。道懷先覺。大鈞品彙。皆造發生以裁成。餘幽刀圭。可脫塵凡而羽化。致茲庸陋。亦預甄陶。某敢不滌慮洗心。恭俟兩端之叩。碎身粉骨。誓當一死之酬。過此以還。未知所措。四方標準。　謝永州郡學諭啓。　一臨履舃。已喜似人之見。載披手翼。更欲博我之文。得非所冀。頗竊有復。恭惟某官。學探聖淵。秀出羣流。寓司衆之經綸曾蟬洽萃廣文之舍。大似海回。佇即擴髭。至其書異某不能教育。有負料丞。慷薄書獄訟之餘。其文交集。以道德性命之理。書稱所聞。　謝張學諭元之啓。　吟墻竹之公事。自含聲丞。聞津林之好音。還成伎癢。並載四大。執謝萬分。恭惟某人氣韻淑均。風猷肅穆。壽西塞桃花之漲。豈其河鯉之遺。思東吳蓴菜之鱸。佇奚淟艇之化。無厭俗情之做贄。即觀鄉賦之拔尤。某鄉爾治中。莫勞賀上。膺何如贄。巳無可取之稽楷。簡也抱能。尚可相從於閭里。　彭止堂集謝張書啓。　微官既遂。今以爲難。小巳達公。人知獨異。抱厚者未易語報。感深者不容以言。試具陳之。則可睹巳。伏念某身履兩事。左意廣而才疎。每讀書必欲求遠士仁人之心。自爲士巳不屬王公大人之下。頗如愚體禍患之異。在情實可謂之偏。而其琢磨涵治之功。於師友未有所得。出而接物。動輒忤人。終難容其無他。始未免於不幾。平生如巳。焉得如公。四海間人。抑安取此。才非敏健而以爲可傳。智多偏窒而引之與謀。言雖妄而不害。事可行則立決。在它人一語之不偶。就官避卑世而無聞。忽遭清明。如脫羈束。凡胸中之所欲。可畢達於雖天下之達官。殆不過之。况復蒙汲引之勞。無不盡推挽之力。必欲亟復於塵土。不知雖進於臺省。巳猶任於榆楊。人情聞其妄幽。舊於拔士。誰復如今。恭惟某官。以

魏國忠孝之傳。賈太尉公輔之望。每閑於郡國之小。未究畫像所至以人物爲先。比亦大略有如猥賀。尤貴生成。竟出選費。豈非僥倖。某敢不丕懋舊學。以酬所知。集者未嘗進謝。于門情雖不稱。大夫真能取人以義。報豈容私。張爲尺只之書。莫釋萬一之意。播芳大全集陳阜卿謝張相撰墓銘啓。　伻過古人。雖矍操修之故。信傳來裔。必資論撰之功。獲托斯文。有光前史。成容文集。沸淚橫流。伏念某寄襲箕裘。粗聞詩禮。頃大門之壽遘。慕昔人之高風。插追一紀之害。睥睨萬物之表。同席而坐。率多名世之賢哉。雁而歌。但樂垂衣之治。膺神考之晶運。適熙寧之丕圖。士無懷寶之羞。人有拔茅之望。東湖水閣。方欣蛙吹之喧。北闕雲開。遽被鶴書之聘。屬貢新之引疾。非假駕以徐行。輒披肺腑之誠。達獲蒭蕘之請。名綴熙朝之士版。身爲清世之逸民。堯帝乃神。始縱巢由之洗耳。漢皇大度。不留黃綺之居商。人即後夜之歸。但切逝川之痛。冢木已拱。幽碣未刊。摯札知音。發揮遺範。旌求師友。考論淵源。叔向深仁。玆齋有托。山公尚存。嵇紹不孤。猥沐矜容。更賜鴻筆。狀述盧冢。崔浞推二美之稱。顏書李文。晉山兼四絕之號。豈豐盛事。匪集私門。此盖伏遇某官。厚德鎮浮。清名激濁。制作侯於造化。論議通乎古今。言無愧辭。功必及物。方辭費闡之柄。遽慕赤松之遊。挹袖拍膺。當荷解頤之論。伸紙行墨。得及華袞之褒。丕揚潛德之光。茂著久幽之操。山林之士相慶。里巷之老驚傳。義冠幽明。恩沾存歿。業煇書勒諸琬琰。傳示子孫。光昭祖風。期不忘於家學。俾家世美。華必報於恩門。元年嚴陵陽集代謝得闕啓。　委身化治。備露悃私。列屬升畫。獲叨鈞播。允矣寒微之士。其誠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修于積。業質良苦。寇令復奇。窮斷鷹孫識。書飛於青漢。常鱗凡介。甘濠泊於泥沙。棲棲州縣之間。浸浸歲年之職。遂行湘水。胥領制嚴。民持其七。每易烹鮮之擾。擾環于外。尤難歇獸之馴。良自笑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失珠批。幸免曠瘝。視背芝篇子之歌。何能爲役。尋五柳歸兮之賦。幸遂此心。雖竊書於壁。會豈不思於須臾。鷄章戢斯蠖。廑仍延。破成九仞之山。纔虧一簣。非得千丈之綆。孰拔重淵。旅食玄蕃。上書先範。妄擬圖於續食。庶幾達於合夫。果得甄陶。俾遂拔府。蓬欣依檢。固已甚矣。乃靡持齋。尤爲過望。載惟冰澹。越在淮壖。中興獻入之淵。昔聞此語。東園登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琅通之智。而後可以佐方輸。明叙之姿。而後可以禪杭畫。自量甚審。曷稱所蒙。某官功被生民。心存王室。斷鼇主極。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如伊尹。勁小物如羣公。遂使妄庸。亦叨器使。某敢不服勤職守。期稱甚知。塞下

貔貅無乏。違替之艷。淮南雞犬。南希舐鼎之仙。　謝福王啓。　明德茂親。風仰宗藩之重。皇華青雅。誤將使指之隆。循墻莫控於恍惚。剸情用伸於禮敬。竊以鼓楫而過江左。昔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稱殊寵。洪惟今日尤重於帝鄉。三輔黃圖。俱號扶馮之近。兩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必將坐致於無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特宿望。爲受嘉師。某本以妄庸。遊叨任使。出司民社。曾微愷豈之稱。入忝銓書。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樗散。每深愧於食浮。方請賦祠。惟期從欲。不能者止。亦會量之所安。爰閭洛振。馳驅而自挽。況戇愚惟知遂一致之性。而聞肖未易析兩端之疑。頓視朗然。寵重厚矣。某官德盛而仁熟。行高而屬尊。賜服膺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實玉於伯叔。益隆聖主之恩。大路綏章之備。殊徽黃髮台背之介多社。肆眷撫而下士。益推廣於好生。某敢不明清畢辭。矜昇庶戮。盡衣冠而治將奚補於盛時。華苓箸以進。衛委指於初志。惟祈玉攢。彌切瞻依。元陸子方集謝徐教啓（徐滇書）。入學招諸生。書過呂黎之仙伯。讀書破萬卷。慙非老社之奇才。拜命雖榮。撫心自愧。坊惟講書之選。以待倚學之人。論史不及子長班孟堅。辭經不如康成孔安國。無抱負者。柔觀聽。何必來畇曲之擁。遹重禮量之辱。如某者。性天粗敏。門地頗寒。少親師友之淵源。讒說古今之傳失。每自負不碌碌者。今何爲是栖栖哉。所謂功名三年之學。不至於穀。某經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雖謀聽荀楊之鈐。素不盡許富之篇。嗟小子狂簡成章。不知所裁。幸有司公明占善者。率以錄。盖伏遇秋雲雙鶚。寒淥一龍。身閱梅閣之仙遊。手簪杏壇之生意。闈疏蕪穢。普容焦收之育。永蘐精神。令棣奬鑒之士。致令躍冶。猶在鑄金。某敢不更參諸老之門。盡足三冬之學。復生職等。莫逃鳴鼓之衆攻。異日抗書。不滿斲輪之一笑。主方精王麟振弁謝保舉啓。　某年逾九三大耋之嗟。時無八十書珍之春。甚吾衰矣。莫我知夫。每進退孔文舉其人。恨不生漢建安之末。樂賢鵬禰衡之表。程德主鄭公之鄉。起當代之文風。傳他年之佳話。顧惟先輩。景號名流。有若無。實若虛。柔不茹。剛不吐。彰善而癉其惡。當仁以讓於師。一加華袞之褒。百倍青萍之價。門闌之色。多喜意亦頗濃。王粲所及。皆欲我何以報。有一尊酒。與來欲盡於君懽。無百年。今會後未知其誰建。倘不退棄。幸賜早臨。　又謝夏書範惠鵝酒啓。　君子觀止。過我願含。尊者賜之。雖其喜矣。幸不拒以抱抱之色。又焉用是觥觥者爲。餅餅香春。悵無新婦之巧。做題集理作守待稚子之能。賦然冥物者。三感德惟一。簞食每絕。渠渠容夏屋之中。鼎肉可嘗。敢僕僕辭大門之外。　謝人惠雞酒書達而

物不至啓。 伏承高明。遥念孤寂。賜之雙勝。先以來書。偶被寒人之切。更併與從事而烏有。亡戍事也。可複許乎。嗶嗶屬遣使之來。咄咄書空。孟而吾聊責捧腹。更約論心。 謝友人惠持墨啓。 老子作戲。未免遠捐。寧兒不量。屠㲄蟻樹。怒水蟹而不釋。傳市虎以皆驚。球出烏玉。式之來。蒙圖爲公孫所目。斬頤從教。萬段。貴欲不借合文。文武挾劍以生疑。或彎弓而反觸。婦能自古。婦善何人。伏惟某人阿閣翔鸞。渥注神駿。鋭翮脱漁飛之羽。神手觀汗顔之工。方且駆使浮圖爲師。對醜道士聯句。手加拂拭。方憎吹噓。色縱幼婦之詞。過於衰寵。子墨客卿之實。忝以緣塵。衆婦衆惡而必能察焉。誰敢推譽而有所我矣。動而得謗。况無辯詮之虚名。意獨倚才。有感杜陵之高誼。契然上謝。聲以珍藏。圖朝米伯賢四雲叢代。謝玄教真人啓。

大德回生。體玄樞而同運。仁功不載。普品彙以均霑。施惠自天。感是無地。共惟某人。宗門元老。京國達尊。道德五千言。貫萬殊而歸一本。蓬瀛三島寄憚八極而隘九州。春滿金陵。紅杏霞上林之樹。風生瑤圃。碧桃開閬苑之花。欣際會於風雲。共瞻依於日月。丹衷通鶴馭。肅千仗而擁玉階。尺觀龍顔。續筆仙而司下土。寬玄教之柱石。植宗社之棟梁。蹕武甫修。綱紀斯遠。竊念某草茅賤士。樗櫟散材。書叨侍於玄士。上卿獲不棄於大人君子。三生有幸。一言拙無能。學達寸積之功。職忝尺階而進。治城趙牀下之拜。已遂夙心。北橋授囊中之編。每慚知己。世塗久昧。犧尊自毁於青黄。與論多歉。碁局孰甄其黑白。爰由退悔。遂稽謝忱。知我春秋。罪我春秋。幸無愁德於左右。待以國士。報以國士。尚期驅策於後先。謹憑汗青少伸烟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四十

四濟

啓

賀啓

唐劉賓客集賀門下李相公啓（自西川入爲大夫拜相）某啓。伏以聖君書功。誠惟難之。日求賢愈切。理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歘達致太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爲途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猶每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塵埃。况同主國柄。如吹煩灰。全生之倫。惟所措置。日月幸午。物無邪陰。聖賢合德。人識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遐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私感竊抃。實倍恒情。宋歐陽公集賀新發運啓。（先歲改新元。）伏審榮抱便權。已踏禮上。穫居屬部。竊庇公庥。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來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膺懋績。至被簡明。發召皆虞。豈足煩於銓地。暮年入覲。行副延於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宋景文公集賀相公啓。 右某伏審光奉制書。改踐藩社。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沈謀隱厚。偉德粹明。感會先朝。協恭順采。萬樞俾乂。寄金石之至誠。三書危言。推射狼之鉞。喙背憎逆。遂身退閑私。會正宁之執。覆判群邪而圖舊。萬救王已。雷書恤之不容。媾旦未歸。固宣家之同望。蒞更巨屏。均暢遠猷。詒者北海表封。東秦均重。再煩坐鎮之德。允宣决大之風。然而人瞻其馨。拜遲鄉直。天將爲鐸。竢通古之至言。政若和羹。佇撫梅之妙味。詎及暮年之報。即迎三節之趣。大庇含生。永孚久業。 賀集賢李相公啓。 右某伏審甫來制遇。對司魁柄。伏惟慶慰。恭以集賢相公。慮經萬事。業映九功。蚤自先朝。已膺茂寄。去邦不校。則覩若淵渟。會聖有期。則致然山立。運有夷險。道無淄磷。屬明辟之數求。眷舊人而圖任。越由藩和。再序公塊。伏以東山見退。數還歸之甚晚。南宫所著。留故事以居多。方抃登賢。遽承崇讓。別佐王之爲重。匪收汗之可期。顧體清羸。遽膺殊典。截拔題擁。但伏春私。 賀史館相公啓。 右某啓。伏覩今月十六日麻制。伏審昭備冊遇。入正台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業總民極。氣陶天倪。自大對清規。安步華據。詞折醜虜。德庇生人。復攷約於撫和。屈任兵於不戰。遂斡樞軸。出均賢勞。謀留帝心。功暴方夏。遂膺帝賚之畫。入允公孫之求。對執萬機。顯正三事。槐朝表位。慶賢聖之同時。鼎足承君。倂安危之注意。至在公倍有識均聯。某早謨知情。欽聞命數。乘北郭之守。謀散彈冠。儀西閣之深情。難飛羽筆。均神筍参

仰坯陶。　賀并州安撫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寵被璽麻。移鎮藩牧。伏惟慶慰。恭以經略安撫相公。神贊忠傑。天惎謀謨。坐清叛戎。大造西鄙。進茂帝綍。昭穆彝倫。道均三事之勞。兼總中軍之令。堯曰四嶽。實統諸侯。周制上公。亦居二伯。中外雖異。倚注弗殊。但虞桑蔭之淹。復冠槐階之貴。士類攸仰。天下同瞻。某甫守違符。莫階賀贄。心傾德寓。恨不翰飛。　賀文相公啓。　右某啓。伏覩去月十一日內降白麻。伏審顯奉制恩。式序元宰。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忠實天挺。器本國資。蓄爲嘉猷。邁作昭德。自禽僞妖盜。綏靜黎元。講帝世之洪儀。決玉匠之大需。協風入律。人有太和。赫日當天。物無斜影。旋長魁柄。外倡方侯。某如簡在之眷。素除是以選相之期難久。誕告剛昌。復還乾台。冊賜焜煌。書贄優重。獨惟帝眷。宜體貌之愈加。公自西來。國室家之相賀。永先坯繪道格上穹。某早以瓢彝。誤蒙獎錄。遠帶屯鄙。側聽褒書。慶坯治之在辰。阻中樞而詣府。欣忭之切。楮紙奚宣。　賀南京劉相公啓。　右某伏審懇辭宰柄。出守留都。確請不回。俞音俄降。伏惟慶慰。恭以大觀文相公。照通三極。業茂九歌。盛會帝期。獨經王體。隱含章而內健。福造辟以進思。七年于今。百度咸乂。功名之地不處。亟露奏封。進退之正有宜。遂申高節。增冬官之茂秩。帖雲殿之祕資。用付南畿。益衍多戶。宗臣舊法。固自著於廟堂。仁人乃心。宣不離於王室。鎮息浮動。均一賢勞。其適利州。符阻通處。謁欽懷風。矩兼激於膺。　賀柴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肅膺明制。改纛近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茂德參和。大猷經遠。世嗣廟彝之伐。入連王館之榮。節制中樞。耳耳華於六纛。綢繆上衮。煌煌視於三階。就枕又新。嶠勞彌渥。春言句服。移建侯邦。推異數於轅門。實衍封於家積。餘言既允。延告咸聞。何確懇以辭隆。尚留恩而引日。特貽鈞翰。遍列孫情。焯卽寵光。方紓勤企。　賀廣信軍武六宅啓。　右某啓。伏審寵正使名。茂先戎轄。守符未改。進瓊增雄。某官英槩自高。沈謀克贊。敵上所懾。蜀勇於餘。積閥有歲月之淹。薦賢文章奏之褒。果從聖衷。進服恩褒。列帥魁以相將中軍衛而增重。攝符無狀。即席是資。竊抃餘音。冏符久諱。劉攸彭城集爲韓相賀史館相公啓。　伏審消選休辰。顯膺典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秉德純固。造道幾深。任重而未嘗去仁。器遠而靡求近效。是猶社稷之鎮股肱之良。資帝眷之簡求。實民性之注意。延告伊始。僉掄翕然。九功之儀由是可覩。千齡之期。抑惟胥協。某位聯公鉉。居仰階符。甫深克藻之誠。逮沐玉書之賜。佩銘嘉作。受集于茲。　賀省主某官啓。　伏審光被策書。主司邦計。恭惟慶慰。竊以攷數經入之賦。厚生民用之權。唯敵智足以有

功。惟幾深足以成務。訂茲慎簡。且曰才難。恭以某官。德爲儒宗。學躋聖奧。倜儻扶義以持主。琮睟入神而不窮。所謂元精之主。王者之佐。而自雍客表列。惇樹風聲。謀國以忠。搢紳推其軌範。作法於厚。遐邇賴其規摹。故適道可以與權。圖任所以共治。復正大農之柄。一專司會之權。地若流錢。劉晏之才始著。民不加賦。桑羊之畫策高。既成阜俗之勳。必繼富民之拜。某辱知最厚。受賜亦深。側聆休命之行。愈積由衷之忭。　賀江寧相公啓。　近審寵分瑞節。出鎮南邦。帝眷優賢。賜履所以均逸。海隅儀志。于蕃猶之具瞻。惟消日而布和。固啟邦而多福。吉祥止止。蔭麗休休。恭以某官。業茂勳天。道隆稽古。民懷師保之德。朝倚股肱之良。惟九功之可歌。定萬世之永賴。申伯于謝。書沈周邦。姬公在東。歌興信處。行復袞衣之歸。用正泰階之符。勉祈節宣。下副言頌。　賀宋相公啓。　伏審寵陞左戶。改鎮壁田。雖霖雨之期。尚缺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凡被頒綸。尤深慶忭。恭以某官。鄉諸帝業。寅亮天工。盛德著乎九歌。仁澤孚乎四海。下興濟濟之損。上有巍巍之名。開者剖麟玉而保鷺。資袞衣而信處。四方維則。寔觀商邑之光。三后協心。允繼姬文之治。惟昆吾之舊宅。有大隗之遺風。復類殷邦。以資章化。佇下王堂之冊。還司金鉉之和。某云云　賀呂開封啓。　伏審光膺命書。尹正天府。恭惟慶慰。竊以某官。清徹肅物。高論端朝。義經術以自將。贊德華而絕出。雍容遍列。表範士林。總外計之營。剸賦輿充入。任中權之寄。而戎索底乎。方聯歷於鈞衡。復拜拭於畿甸。綿衣流輝。孟聞鄭伯之功。扶陽啓封。將繼韋成之拜。　賀晏相公啓。　一違恩閤。屢更歲律。慨焉挈耕之智。寔若瞽匏之姿。進仰階符。祇搖心旆。茲者伏審光膺帝制。居守別都。成周三后之功。京邑四方之則。允屬元老。用熙兆民。恭惟消選穀辰。和布美化。神明攸勞。菲祿用康。伏以某官。天壽高嚴。人文明煥。務致君於道。以康世爲懷。抒謨廟書。章化區宇。孰不被運鈞之賜。有以致知天之壽。及乎權中軍之嚴。分閫外之寄。戎索脩治。遠夷服從。方將還熙載於本朝。故復資保釐於留鑰。佇頒優策。以快具瞻。　賀劉相公啓。　伏審先被制書。寵正鈞庸。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嫡靈山嶽。叶德股膺。敦正始之遠謨。脩大中之宏度。越在和戎。靡求近功。蓋自許以伊皐。期必治君於堯舜。風之所偃。澤之所沾。上有巍巍之名。下臻濟濟之稱。聲實軼於邴魏。規畫壯於蕭曹。聽之僉俞。陟是良弼。宣重熙之會。禮樂咸興。欽治之符。聖賢胥遇。庶乎包六經而擅頌。炳三代而同風。凡在具瞻。用此相慶。某早繫鈞鑄。覩覩邑遠。莫隨班賀之儀。徒積由衷之喜。瞻望符熙。不任踊躍之極。黃庶伐檀

集賀丈相公啓。　某啓。得進奏吏報。伏承相公以八月十五日制書。建抒高節移鎮長安者。竊以入柄鈞陶。出專斧鉞。注意內外。莫顯於拯衆。動樞重鎮。廷所繫。恭惟太尉相公。柱石之器。遠展得名。文武兼技。識說明白。興遺補弊。蕭敵後來。留意清夷。退卻隆寵。一麾俯仰股肱之郡。國有大論。朝野倚重。四方求優。側席起坐。得公之書。天下洗然。令觀震爾。以思秦人之衷衣其蹟旦夕所歡。再究冠極日月以冀。某極陋無似。早玷宇下。賤遣論約。飢渴不展。大旆西指。霜寒所勤。以國自護。禱頌之切。謹奉啓事陳賀。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宣。謹啓。夏文莊公集賀舒州李相公啓。　右某伏審甫膺鴻沖。起啟大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洗正東年。清和懿德。經三聖之變。紬繹惟深。貫萬物之儀。臣隣有翼。業蕭先朝遺裕。臣黨與無寄。肅辟兆陰寵時柄。允璺哲輔。光珍山擇。阞撿未諧。澄綜多瘕。虹氣由是壽止。胥塗爲之寄。清精貫三辰。積深百揆。終以洽聞非語。引去上司。傳致深文。越膺南齋。孤節彌茂。高揖自沖。拒榮辟之交。人言無間。然左右之手。國體彌尊。大號繼明。臣屢咸露。狐鼠失其深穴。豺虎食於措人。協氣雲翔。皇明電照。鑒洗司制。延即舊臣。眷惟襄贊之賢。首被優深之渥。懸簪良厚。毗倚增隆。袞安沛渙金。深於王室。謝傳憂邊。皇結於蒼生。雖暫假於鎮臨。必坐階於密

忽至公來復。有識相歡。屬紳攢耳於聆風。斯文職冊而判美。洪惟高範。絶出當均。某恪守郡條。欽聞朝渙。不獲拜伏車下。奔走道周。且私慶於單危。將永歸於埏鑄。清江三孔集賀李資深啓。　伏審拜寵關庭。正名禁掖。搢紳來歡。朝野忻愉。恭惟某官。體仁爲文。秉義主忠。彌綸天下之重。包括古人之長。圖結主知。度越時俊。雖書王府。衣冠莫望於清塵。偕道辟雍。士子皆承於新學。乃升法從。遂長憲臺。擊排不避乎貴豪。激徂存於忠義。果由蘭省。東直金坡。以言觀察。則普蒞私人。以書貴書。則權爲內相。況如器業之茂。當庭輔拂之隆。想在匪朝。副擠大用。某縻宦江膚。係志門闌。閒成命之已行。攄情衆而竊抃。　賀王和甫啓。　伏審拜命內廷。即真西掖。儒林相慶。搢論均懽。某官學造精微。文足經緯。藉甚天下之望。蔚然王佐之材。出臨方州。政事著於雅俗。入居省計。議論動乎前旒。遂參掌於訓辭。雷來騁於歲月。發明上指。欄乎雲漢之章。布聞方來。沛乎雲雨之制。號乎稱職。旋已正名。自古相門。必生輔弼。況今從事。多袞鉉衛。佇雖此塗。即預大柄。某驅馳江國。瞻望台階。懸抃之私。倍萬常等。　賀章子厚啓。　伏審先膺詔綍。叢總政機。凡在陶鎔。率深慶抃。恭惟某官。氣鍾川嶽。學際天人。冠乎海內之英。蔚爲王者之佐。開拓土宇。威名動乎四夷。阜通貨財。惠澤施

乎一世。未離鄉邑。已陟禁塗。既至關庭。並隆膺眷。文章足以追復古始。論議足以折衷臣言。罔無不宜。遺業相會。果進陪於大柄。尚未究於遠猷。赫赫卿揩書承世業。煌煌周家。即正台階。某抗迹塵寰。託身鈞播。側聆成命。倍切懽呼。　賀舒信道啓。　伏審拜寵內廷。升華左史。其才適用。興議協同。恭惟某官。羽儀天朝。冠冕士類。體仁而務義。寓於美氣和風。秉氣以剛。慷慨於危言袞論。踐英臺之雄職。紬金匱之秘。杳地嚴清。想忠貫白日。人皆服其有器識。上方倚以爲公卿。果由司憲之尊。遂陟記言之重。持橐簪筆。彌近清光。論道經邦。尚多嘉猷。想在旦夕。即居綱揆。某祇局東南。心左右。側聆成命。倍切懽悰。　賀曾孝序啓。　竊審拜嘉十行。持憲一道。緣時之望。視事有初。莫惟歡慶。伏以某官。天資高明。精望烜赫。今欽哉之美意。擢使者之重權。先生所貽。衆望咸聳。擢即趣於召節。豈久駕於軺車。某罪戾之餘。依仰爲幸。　賀王正仲啓。　伏審顯膺寵數。進掌命書。儒林先輝。物論慶愜。恭惟某官。海宇偉望。朝廷正人。特操立乎天地之間。高誼出乎世俗之表。言與行應。初無久渝。淵衷自智。清節彌峻。枝鯁天祿之閣。紬繹太史之編。方朔睦詞。董狐直筆。自螭坳之近密。升鳳閣之高華。洪論足以增重本朝。文章足以宣明上德。綸號出金函。此追三代之風。顧問論思。

不日參四隣之列。某恪居官次。阻望台光。聞成命之已行。撫懽衷而增抃。　賀李邦直啓。　伏審拜嘉言綍。進職禁林。凡在傳聞。莫不欣喜。恭惟某官。天資聰敏。物望清明。篤實發乎輝光。精微先乎廣大。承仙李之華胄。子育莪之盛辰。養成羽儀。自致霄漢。賢科決策。有公孫晁董之文章。信史屬辭。繼左氏遷固之筆削。遂升法從。以掌命書。鳳閣摛華。始豪歲篇。金坡入直。盡峻官聯。極儒者之榮名。厭天下之公議。佇由內相。即踐近司。某身繫江湖。遠違屏著。側聆成命。倍切懽悰。　代賀李南公啓。　先奉從恩。榮參外計。恭惟歡慶。伏以某官天儲秀氣。時企絶游。所臨皆宜。自任以重。太上撫裕民之政。眀公宣出使之華。從容方綜於事功。赫奕就衆於漕輓。驥騄千里。式當遵路之初。鴻鵠高飛。佇展摩霄之勢。顧惟壞拔。幸託部麾。更冀保調。對迎寵渥。　賀青倅監丞啓。　伏審就領命書。出監東郡。共惟慶慰。伏以某官。靜而鎮俗。端以儀朝。貴重金閨之英。平直玉律之操。暫詘補外。當已戒塗。某備員庠中。託迹府下。即依盛德之庇。預抃私心之懽。李昭玘樂靜集賀門下馬司相公啓。　竊膺除詔。進秉納言。多士彈冠。見雲龍之會。都人夾道。覩觀衮繡之歸。惟綱王動欽止之思。爲賢者動鱗然之意。天意有道。時丁太平。明良相值。上下蒙福。共惟某官。生民先覺。當世宗工。

富貴死生。不動心如王子。得止久速。甚治已似仲尼。故特主於議論之閑
不惑於是非之際。聞善言責。益勵風猷。於義也剛。奚恤衆人之怨。不可則
止。匪懷好爵之縻。養疾家園。進心聖國。孤集種竹。自以爲迂。隱几積書。莫
知其老。安身自信。與世尤殊。謝流俗之推移。挹古人而嘯傲。德業與映貴
洛水以至清。望不可攀。塵書高而獨步。躍雅從於燕處。終未聞於巖廊。屬
廟智之紹休。念衆難而在野。允升故老。式杜讒譖。亂治於未暮。將賁綢
於大化。亂有進退之志。今爲行可之時。不負蒼生。安眠東山之高卧。方思
霖雨。果符傳野之求。人心同聲於春。畫國體大安於磐石。四方無窺。萬
世有辭。業保以微璣。鉉衮優養。限拘符毫。阻連鈞庭。　賀交代改官啓。
對敭衮命。進陟新階。名德所推。縉紳相慶。恭惟某官。降才殊敏。體道靜深。
議論見聖人之心。行義爲天下之則。横經泮水之館。士有成材。騁見雲龍
之庭。上嗟既遇。遷達美務。寔慰公評。竚聞天語之咨。庸得戟棨垣之清近。
蘇東坡大全集賀蔣發運啓。　伏審上計入覲。拜恩言選。擇節東南。上寄
一方之休戚。考圖廣內。示將大用之權輿。凡在庇庥。舉增抃躍。恭惟某官。
受材秀傑。秉德純忠。蔚然西漢之吝。深厚爾雅。度矣東京之吏。悃愊無華。
雖已得正法眼藏於大祖庭。猶有一大事因緣於書來世。國將入殘御稽。
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結主知。隨所寓而作佛事。業實技已久。衆病相仍。方
稱慶之未遑。忽移書之見及。欣感之幸。筆舌難宣。　賀高陽王制啓。　伏
審顧來恩綸。崇秉神闕。鎮武垣之衝要。黜內閣之高華。公議交愉。貴名愈
白。恭惟某官。廣大佳。於時有爲。發揮才識。更歷事任。道能濟而不過。事
雖難而不辭。遹在聖心。遷益炳倚。峻登樞近之寄。重易關防之雄。有思有
感予結未人之譽。允文允武。更軒北顧之憂。節觀成功。進陟近輔。靜俟西
墉集代錢文賀劉元忠自福移泰啓。　伏審解印甌閩。秉抗秦隴。星移節
鉞。重統兵戎。翰有長。輿情大作。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羽儀人普。柱石帝
家。中外游更。聲華具在。極御森究。擢植良善。德愛刑威。春和秋凜。凡齊近
侍。必自重藩。天水名都。國朝右輔。才援遠略。是借名臣。雷轉祖笑。揆遺衛
自昕。則氣妖沉伏。西顧無憂。公於新除。人懷是望。達惟挽貿。不日報成。寧
俟席温。待膺入拜。某被知有素。屬望尤深。聞命欽啓。達實不寐。衛風馳慕。
萬里搖心。政命惟新。鳶魚共類。更期精調台重。肯對寵光。　王安石臨川集
賀集賢相公啓　（代人作）　恭以某座泯曩。敷歷遂移。寵秉常伯。寄在冬官。伏
惟慶慰。恭以某官。氣堪賽。業精河岳。風華撼天。嶢孟來南之藩。天類純
淪溫如西北之寶。不階人杏。遂致青雲。世國任於老成。日對揚於休命。服

肱作楫。素同國體之安。恢古命官。遂致文明之路。茲爲異數。允合具瞻。某
允任外藩。希風上國。觀文擗叙。獨高天老之台。通謁爲儀。遂至是之日。
惟愉無狀。震悚兼衷。　賀昭文相公啓（代宋王獻公作）　恭審肅被寵章。爰
司樞要。伏惟慶慰。竊以安危所繫。文武相須。眷注意之殊時。崇仰成之異
禮。至若萬務通于四海。二柄萃于一門。爾在休展。職錄全德。恭以某官。風
華傳照。天賦雄成。扶旦奭之謀謨。襲韋平之業。實遠辰畏盛。序爵彌高。清
議被民。卓冠一時之傑。畫規振俗。遠躋三代之隆。嗟彼先豪。晉吾遠矣。肯
厭天討。爰整王師。上方深撫以倚屯。　傳捷而取重。昇茲全責。欽吾壯猷。與
猶所同。巖瞻惟允。晉總通出谷。嚮沖邑之宗臣。載被周恕。實漢家之真宰。
宜令目美。與古兼徽。某風附末光。雅慣善庇。任藩城而特罷。隱君自安。佔
宿郎之移。齊楚然滋喜。依歸之書。肯過等夷。　參知政事回宋宣賀啓。
此者切被上恩。使陪國論。惟才能之淺陋。荷眷遇之特殊。遜避弗容。首循
知畏。此蓋伏遇某官。道存持愛。志務上同。肯於國之至懷。樂推賢而與共。
圖令孤拙。偶冒寵靈。尤紫慶門之勤。尤積愧顏之厚。　賀韓史館相公啓。
伏覩制命。登用臣宗。大忠耆專。衆正欣頼。伏惟慶慰。恭惟史館相公。世
載賢業。影合時望。道直方而行以不疑。氣剛大而養之無害。遂專國柄。實
佑帝庭。貪夫以廉。惟伯夷之行是勉。狂言更直。則成湯之業可知。某久曠
舊陽。尚竊榮禄。以承流而自勉。知馳義之所歸。　劉龍雲先生集代劉漕賀
文潞公啓。宜大右某。伏審祇膺制命。就起師臣。賢於昌大有爲之時。圖
任於官不必備之始。通迹均佚。宗社增安。伏惟慶慰。竊以關理亂者其惟
軍。未休戚者莫如國。平則和之使協。重乃明而欲寔。厥有重權。莫若元老。
恭惟某官。昂精播粹。莅鎮儲休。公忠一身。先後四世。大成有二。而命義何
擇。達尊惟三。而齒德居多。日者肆敖春良。既熊契南林。泉嘯傲。暫擬赤松
之遊。翻繡紳綬。暮撫渭川之駕。風雲盛合。簡册前修。裴度繫當世之安危。
軟春秋則甚遠。孔子稱本朝之俊人。方譽業則茂加。曾未若擁日東嚴。拱
星北極。絕百僚而授禮。優五日而連朝。力關經國之壯猷。徐下蘇民之青
澤。有欲爲王留者。若微出晝之行。無以我公歸兮。徒切居東之望。某頃操
嚴節。出有寬恩。職閒典之藏韞。攸微生之澀濇。殊蒙賀厦。空慰碧羽之襟
攄。恍覺播材。積附洪均之映北。　賀新提點朝散啓。　伏審先來俞息。就
更便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淹通翰苑。藹茂聲猷。平生以忠義自持。所至
而民物受賜。果從郎寄。爰晉省司。數路撫封。發賢人之蘊未究。一朝聯事。
而拙者之幸因多。行挹標規。剸深栖倚。劉學易先生集賀大路公啓。　伏

審踐榮兩鎮。進位上公。累府載熙。安車歸第。伏以某官。道隆德駿。功盛位崇。忠烈著於廟朝。勳勞格于天地。平章百姓。隣哉股肱之良。鎮撫四夷。巍乎山嶽之重。雖保釐於洛邑。實師長於官僚。方聖上篤忠老之心。而大賢稽知止之義。肆封慶上。精懇彌濃。進極帝師之尊。兼理國老之重。世無此時。寵絕前聞。社稷永年。光盡大臣之惇。出處俱善。高視聖人之清。福祿是宜。興刑似在。某翻微小。已陶泳大鈞。欽盛際之難遭。仰餘風而增抃。坐靡俗狀。阻造台閣。文同丹淵。其質昭文文相公啓。　某此者伏審昭文相公寵被明招。召還寧唐。朝野之士。攢拜相賀。誠以相公器度識量。貴百仟冠流品。洞明前世經權之會。探究當今治忽之體。用之於文。則修舊起廢。而倫理備。施之於武。則肅暴除亂而姦宄息。有惠利以決民之骨髓。有勲烈以載國之旂常。廟屋欽隱。熟不嗟嘆。而一旦在外。積年不歸。雖有美化。止及乎一方。曾使重望。久虗於四海。皇上懷眷舊德。企渴嘉猷。王下宸章。以促其入。進復正治。易如指顧。方今四夷未甚率服。百姓未甚富庶。陰陽未甚調泰。禳穡未甚蕃衍。相公登庸。辟議欣洽。感動和氣。霪霏雲蒸。黍稌豐穰。疵癘皆蠲。太平之遇。期在旦夕。天下幸甚。某早荷存顧。無所報効。側聞休命。跳地而舞。伏限官守所拘。不獲奔詣左右。某無任喜躍之至。謹奉啓

賀不宣謹啓。曾鞏元豐類藁賀夔周輔授館職啓。　右鞏啓。竊審奉被詔除。進登史館。伏惟慶慰。竊以安撫運使學士材資秀特。識度沖富。華國之懿文。抱據經之宿學。一入嘗異。欲相如之同時。多士推先。服䌹榮之稽古。累錄時望。特被朝恩。汎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匱石室。遂寬廣内之書。竊惟寵數之行。蓋實要塗之漸。佇躋法從。用協僉言。鞏獲在下封。側聞成命。分符海徼。幸依德庇之餘。寓直書林。更託舊遊之末。其爲欣慶。曷可縷陳。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閒。候泰筵以敝辰。命言人而飭駕。百靈奔衛。宜無陟降之勞。六氣節宣。當遂神明之適。伏以判府相公。才爲人傑。侍備天常。出光舜之盛時。紹書爭之慶閥。忠純之操。簡注於三朝。愷悌之風。儀刑于四海。比緣廟堂之任。少留藩輔之雄。力抗至言。屢辭於榮祿。善求舊德。孚屬於上心。用均邇聞之勤。就易鄉邦之便。偉華全瓦。已嚴入覲之裝。衮衣繡裳。行允公歸之望。佇膺興輯。首秉鈞衡。鞏疏世多奇。獲知最久。持心素厚。未忘墜履之微。引脰永懷。已動掃門之喜。更冀上爲宗社。善保寢興。　賀東府啓。　右鞏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登庸。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爲書蓍。行應準繩。兼文武之間材。盡天人之奧學。神祇幽贊。遭聖賢相得之時。夷夏

贊翊備君臣咸有之德。累踐樞軸。首秉鈞衡。竊惟不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必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群能。鋤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爲拯救瘡痍之要。以安靜爲休息疲瘵之端。絀聚斂之無名。偃甲兵而不用。累推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舉皆受賜。殊隣絕黨之俗。孰不嚮風。福祿可等於丘山。功名必永於金石。鞏蚤游墻屏。幸遇陶鎔。粗語餘生。始充擯排之患。零丁滯迹。漸期耆耋之來。想望門闌。以欣以躍。　賀趙大資致仕啓。　進秩宮朝。歸榮里閈。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言爲著龜。行膺準繩。有一德以在躬。歷三朝而遇主。謀言大論。著在廟堂。善政流風。被于藩服。引年求謝。抗疏彌堅。屢降德音。方倚老成之重。難回壯節。將有官職之豐。賤陞儲家之華。退遂居家之樂。門開祖帳。衆嘆大夫之賢。庭列駟車。自知稽古之力。惟能踏於素志。實何謝於昔人。某早荷陶鈞。與遊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跡。足勸大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爲欣躍。倍萬等倫。胡文恭公集賀朱祠部啓。　伏審再近使轡。出按祥刑。奉顯爾之帝書。到恤哉之天意。斷獄四百。適遺於治平。奏書三千。別陞於睦漢。佇膺之選。入典官臺。豈捐先據。首點華刺。仰思勤之致意。但銘佩之裝懷。　賀和州朱給事啓。三首伏審方底跋懸。象河進秩。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器懷優裕。識槿精

明。膏陟隆以法官。特使藩於宸眷。久從郡寄。實與朝僉。天綍成章。式頒於雅誥。月書馭貴。采正於名卿。方圖特棟之才。佇踐良肱之任。傾瞻茲切。抽制匪殫。　伏審被奨帝綸。陞榮卿寺。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識研奧賾。道貫中庸。秉安節以惟寅。蓄懿文而載郁。内翊試騑。參居青瑣之聞。匡屏宣風。屢建赤油之戟。休令之聲簡帝。惠和之化在民。屬綿檢之考庸。由月書而正秩。九卿之下。括河海。式峻榮階。三公之坐。攄廟筭。佇泰魁柄。某風承祥眄。光聽寵光。託毫幅以未遑。辱函封之荐及。載仰履謙之德。居多克己之辭。感篆匪忘。惟枕增集。伏自溢榮中招。承乏外臺。幕府樹風。瞻事奉而匪遑。宰金守等乾竿牘之未遑。豈期象海之名鄉。猥降溥書之高義。柱史公之馬走。領郡守之泥封。犀管摛詞。驚華文之湓幅。玉音清發。覺盧美之黨心。業所臨。歐條增枉。屬南北之長書。諒泰宇之燕寧。伏惟某官。文獻擬才。明誠廣業。體忠精而濟仕。秉器綦以致遠。未賦政於兩樞。實結望於四國。勉寬沖雅之量。行室毗輔之勲。佇觀高騫。益激丈績。　賀徐紫微啓。伏審榮被綸函。寵躋綸閣。伏惟慶慰。恭以微樞置院。俾星披之垂文。緣郎領書法天風之中令。允資時哲。光代聖言。伏惟某官。斷兕雄鋒。鳴鳳環質。步玉除而振藻。冠仙籍以陞名。拂露旦朝。早參飛於鴻意。望雲畫棋。帝

侍於龍姿。蘊賢業以宏深。注聖懷而優厚。記言史局。綿王法於纖微。尤職省聯。專圖計於強富。旋紆帝綍。再易使麾。凡賦漕輸。不煩老於恢勺。兩宮簡在。特申召於進鋒。延英既開。宣室斯對。芝封節移。虔隆東觀之書。藥署陰岑。乃踐曲臺之地。典謨攸託。名教是瞻。雲漢成章。希堯言而伊始。華垂觀象。禪山衮以在茲。佇奮壯猷。式參魁柄。庶幾鰲戴。永託鈞樞。李復潏水集賀韓相太原禮上啟。　春寵中宸。撫臨全晉。消辰開府。庶類均懽。伏惟判府經略太尉相公。鉅德邁時。沉幾先物。威聲震於僚俗。術業映於清時。樞極深嚴。肅本兵而畏屬。台階緝穆。權元化之丹青。一德顧予。千齡合契。茂稠陰而垂蔭。秀　等以達揮。偉然家世之異倫。卓爾衣冠之盛事。三朝舊老。四海具瞻。授鉞晉邦。開四封而受社。擁旄參野。護諸將以宣威。側聞載頌之音。已布維新之政。兵民輯睦。羌虜救寧。顧惟當世之賢。隨吾長城之勢。某方拘賤役。阻造慶班。下情不任。強幾聖文集代賀寵昭文啟。　伏審廊廟須才。朝廷倚德。誕頒明制。登踐元台。徽冊傳聞。薦紳抃躍。恭以某官。風鍾間氣。親對休辰。文章致身。忠誼結主。宣邊陲之遠略。早底豐功。借樞帷之偉謀。旋承顧命。陟隆王塗之秘。綢繆台路之嚴。參王論於中階。密裨政關。歸成能於上衮。帝有賢謀。帝意愈傾。物議加重。果膺寵命。升總大鈞。行將壽攜政經。深基王體。三元澄海。百度清明。措國至隆。比元和政觀之治。躋民有壽。若大庭赫胥之年。宗函夏之具瞻。臻宗臣之極致。某適膺守紱。邈遠台符。有地挺鎔。無階慶蹈。　伏審祇膺冊命。升總呂司。體貌益隆。輻員均慶。恭以某官。清廟偉器。上天元精。早會遇於帝宸。恭獨擅於鈞廉。密裨年擣。進隱賢謀。第觀幾務之成。常權經綸之跡。物論加重。主知愈明。果被恩綸。首躋衮路。圖攜治安之策。今之其時。樹立太平之基。尖於匪日。進皋夔之極致。永華夏之具瞻。某職守僻邦。邈違台座。側聞成命。竊抃私悰。　代賀董度支啓。　伏審中宸降命。外計委才。行美膺之高依。增攜表之竊抃。恭以某官。氣陶至粹。識蹈大方。以器業之深。取重時擢。有公忠之實。自結主知。參財府之劇謀。陟墨垣之要秩。董淮州之轉輸。著號才難。議漕節之登延。果膺帝眷。行將擁旄智略。攜求事經。全數羨饒。力瞻大農之用。兵民給足。佇蒙細札之褒。俟拜豈麾。併紆丹檄。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賀吳措置啓。　伏審頃接台光。復歷歲時之久。今茲天意。側聞旌旆之來。會面有期。儒風增抃。恭惟措置知府寺丞。風猷凝遠。學術淹該。才應而有用論。器無施而不可。久聯朝籍。茂著英聲。譽望益隆。縉紳推重。暫領蕃宣之寄。未攄遠大之圖。屬茲經界之行。實爲仁政。宜得敏強之吏。以稱上心。果

肅奉於俞音。出按臨於閫部。副茲選擢。深明推舉之才。行聽褒嘉。進預清華之選。顧惟衰朽。遠借庇庥。延望便旌。俯臨山郡。庶獲承於教約。用少慰於傾馳。李新跨鼇先生集賀趙遹討平晏州啓。　甲冑起戎。有戰固非得已。蠻夷猾夏。不討無以示威。雖舞干能格於有苗。非通道孰來於西旅。方叔之征玁狁。高宗之伐鬼方。四夷之遠弗賓。三代之所不免。蠢茲卜漏。擾我南陲。口血未乾而背盟。封疆甫成而入寇。恩威恃險。敢堅狼子之野心。阿永投誠。如斷匈奴之右臂。醜類欲殄。遂竟何之。密邇不恭。抄掠未已。奮天威之如震。果廟算以無遺。乃命侍臣。更求儒將。輕裘緩帶。運幃幄之良籌。折馘執俘。築鯨鯢之京觀。斧鉞專手閫外。鼓角鳴於地中。授首萬人。拓境千里。雲梯火砲。盡焚梟獍之棲。萬矢木弓。難禦貔貅之士。破諸固若竹之迎刃。平二州如水之建瓴。數路進兵。常山之蛇擊首則尾至。千夫奪隘。臨淮之法救左而右奔。巢穴至於蕩空。孳蓄不可勝計。捷書報上。喜分八彩之光眉。輿地開圖。遠出九州之禹貢。古來之有。後無以加。伏惟某官。深通明權。以文濟武。大盈若缺。成功不居。將歸美於一人。後推勞於諸將。富貴不改其度。明哲以保其身。六詔望風。就公旦中和之作。八蠻落膽。畏孔明擒縱之餘。某夙遊門闌。初被誨語。叔孫求搴旗之任。李勣愚薄命之人。辰不再來。聽凱歌而不獲。月聞三捷。覩汗馬以無因。趨慶不遑。馳誠徒切。　賀宇文叔通啓。　西風落葉。方興志士之悲。塞草黃雲。重卷胡塵之暗。舉革干。才一朝之大。命元戎啓十乘之行。振宣皇威。恭承睿算。弔十六州之生聚。復漢衣冠。掃二百年之妖氛。闢唐境土。遠陰重德。出壯遠猷。前席參帷幄之謀謨。聚米見山川之形勢。智囊無盡。才力有餘。天實先開。時不可失。帳下得韓愈之人。已知其甚賢。軍中立左車之士。咸致而相慶。恭惟某官。斷裁國論。式著三言。子房之智無名而勇無功。山甫之柔不茹而剛不吐。將茂北庭之勒石。已成南國之甘棠。行聽捷書。賚資妙畫。詞風雖勁。共飛太白之觴。易水自寒。更式荆軻之墓。　賀陳戶部移知東川啓。　伏審光膺明命。榮徙巨藩。印換鄉邦。風生井絡。伏增慶抃。恭惟某官。學源深濬。氣宇恢疏。春生筆端。言出塵表。一室安能自掃。四座從其數驚。簡有舊遊。視圖察手托息。皇華遠被。攬轡志於澄清。與時偕行。而未晝中也。以道自重則我且直之。既從事以獨賢。雖不容而何病。外更雄服。簡在上心。竹馬喜於再迎。風俗爲之一變。江山不易。父老猶存。下車修廉。對文翁之善化。登高能賦。揖子昂之清風。某叨寓公朝。幸御德履。馳情每切。趨慶未由。託太史集賀都承旨張客省啓。　伏審祇奉制恩。總承樞筦。伏惟慶懌。恭以某

宦通才成務。穀撤造微。寮勿帝猷。久司於宣納。彌綸撫政。進貳於疑丞。欣抃所深。名言豈欽。陳後山集賀木郡判大夫啓。　先奉宸恩。鎮臨近服。風聲所被。人士同歸。共惟某官。德盛而伊高。學優而文富。名成於實。既久而彌著。政出於仁。所居而稱治。薦更中外。顧有勲猷。係責頊之進趍。思黃臺之偃息。頃雖文學之國。適罹水旱之憂。倉廩既傾。飢寒并歸。赭號就戮。全皺不鳴。方茲安養之秋。樂得循良之吏。斯民相慶。舉興五袴之心。下吏自情。獨有二天之覆。畢西臺先生集賀門下相公啓。　某頓首再拜。某官台座。去遺材鐫。累更時序。自惟官閑任曠。與公府禮絕。是以不敢時奉札通下執事。心係門閭。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祿宮祠。仰繫埏埴之力。以免填溝壑。瞻望屏著。趨伏未由。敢冀順適天祐。沖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畢情且視且頌。不勝惓惓。某皇恐再拜。伏自某官入居廟堂。繼登揆路。凡兩奉啓事修賀。在汝州時書發遣手筆寵答。上體恩眷之厚。感激何言。恭以振發大猷。濟時及物。曾未閱月。已觀制作之盛。今者伏審本府宸眷。進陟上台。冠冕在廷。保人群品。乃皇天降佑。列聖濟臨。道藝盛時。以熙昭代。斯文斯人。永有歸託。區區一介之賤。遭與同宇之物。均託大廈而倚嚴石。豈不幸哉。某以蹤跡在遠。無由進叙在

臺之列。奉慶左右。引領距躍。曷勝下情。佇俟修前啓通賀。熏布悰誠。萬一仰惟鈞慈。俯賜亮察。幸甚。呂淨德先生集賀成都趙大資啓。　伏審誕吉外廷。再頒舊德。進徽名於秘殿。倚重鎮於遐方。凡出綏懷。畢增欽嚮。竊以天下之勢。如腹心手足之交扶。劍南之權。實萬國蕃宣之最盛。盖畫疆者雖官之所仰給。而險固者中夏之所防虞。昔之圖步未襲。則二偽乘時而苟處。閑者王澤或壅。則三盜覬覦而竊發。驗聖朝遠馭之心。盡累世深思之要。有恩以結其情也。有文法之體。大概歸諸簡易。有威以神其用也。故牧伯之任。一切付以權宜。習慣百年。靖康三蜀。物情自適。帝力何知。幸會熙辰。適更洪化。雖朝廷之慎柬。方改絃易柱以圖寧。而風俗之未諳。或傾耳側目而駭政。征保周之遺法也。行之所以息冠盜。而速亮多懼於網羅。租庸庫之定賦也。復之所以抑兼并。而下戶反嗟於朘削。患浮費之不會。而裁以塞度。則父老指純其嬉游。欲大法之有宗。而戒其權斷。則姦暴見窺而猖獗。此四者之異論。乃一方之切憂。宜得钜公。以寧舊俗。恭以某官。至誠自任。大節不欺。體艱難之方。嚴濟卹侯之清靜。言其要務。由臺閣而至廟堂。以猷爲哉。木康而畫經變。顧惟方面。寄若家庭。固宜抱務。則蓋道中和。以俗教寄。則率由仁義。譬如陽春之令。一動而品彙蘇。百樂之音一

御。而淳氣湧。必復頃年之治體。載陽今日之歡聲。閭里以蹤。凡援頌歎禁預里人之胥慶。同群吏之知歸。趙南臣竹隱畸士集賀祝德升先輩啓。

伏審策名藝苑。得萬賢科。昔之所期。今以爲驗。惟邑里之輕重。視人物之盛衰。有如吾鄉。密邇王國。山河控帶。遠接霸王之餘。風氣雅馴。俗有衣冠之舊。昔相傳爲多士。屢見紀於四隣。久乎寂寥。曠其興起。至乃開邦無應書者累年。逮今後生。盡絕望於前輩。父老之所嘆息。閭閻以爲指摘。儻非豪傑之材。孰救數衰之氣。猶頼吾友。再張我軍。載獨擅於私業。當大同於衆喜。顧此達辰之始。是惟遭濟之初。功名非不可爲。富貴皆所自有。顧勤宣於今後。竊救在於下風。此固一鳴。有志者事竟成也。異時千里。將沛然孰能禦之。誰曰不然。吾猶有望。幸加餐而無急。是載罪以自珍。情形於言。書不盡意。賀大名韓觀文啓。　伏審遠驅鈞旆。近石都城。前膺上宰之良。肇總居留之重。典刑惟舊。潤澤咸新。神明所依。福祿自至。恭以某官。吾古夔高。遇時舜禹。命乃繁於黎元。功獨高於社稷。嘗身先老。聊護北門。朝廷頼以啟邦。天下屬其爲相。奸閑黃閣。式慰蒼生。某方幸執鞭。遽嗟墜雨。雖登門之未久。實受恩之已深。竇析閑邦。幸屬城之不遠。代爲依北。豈敢輕之敢忘。惟孟厲於操修。庶少酬於顧遇。竊懷感戀。豈勝敘陳。彭汝礪鄱

陽集賀人禮上啓　叨備賤官。久陳清論。顧任勢相違之遠。雖書問不敢以閑。叢承拜恩。既聆視事。發揮素蘊。振提憲綱。求里巷之諂。自喜有得。豈門閭之嶠。豈能忘懷。南虛見止之私。重盂欲然之素。在冬始序。於氣已寒。願言受調。前逆先寵。賀邵成都啓。　鍚命自中。分符于外。上恩加厚。時論益隆。以精明博達之材。而奇妻于雨之雅。以敦龐深厚之器。而將領事權之重。縉紳所以聞風而有喜。朝廷所以遣處而無憂。蓋安危地理之自然。而治亂亦勢之難一。昔同人之盛。以聖師書有伏戎之憂。今既濟之盛而天下未知濡首之戒。一（云今既濟汝久中外不知濡首之憂惟丈奉已有聖智者有化陛之會）此皆識微之機。可爲明哲者言。春茲一陽。允協多變。物修而難盡。民輕而易搖。大定如淳化。而草野也有竊發之虞。太平如至和。而閭巷自爲驚擾之勢。顧善亂者所謂物之弊。能致安者屬夫人之賢。共惟某官。天畀之材。學達夫道。嘉謀謀議。游息於中。稽驗堅緒言。反復於義理。以平時議論之有素。處今日任用而無疑。竊伏下風。願紀與論。使廟堂未形之患。永釋於將來。庶邦家太平之基。更延於可久。由是席台衙之周。傳以畫舟楫之材。揭鑾輿前。引望無已。賴言珍緘。以慰瞻瞻。　賀新恩先輩啓。　月旦推譽。鼎魁高倬。春期抜藝。窮服重名。速猶阻於慶。書誠

國深於賀廈。晉承緘翰。尤極感銘。某官資才特高。操履自潔。研精航道。圖遠左右之原。發策決科。果入英雄之彀。方馳驥足。載測鵬圖。劉左史集賀集禧蘇相公啓。　右某啓。伏審某官。罷辭宰路。重上章封。拜秘殿之寵名。本珠庭之使事。出處必雖異道。行止不違乎時。高風凛然。清議仰止。顧以期望先專賢尚德之優。重於典刑。副高老乞言之禮。某叨游門館。中辱陶鈞。欽先節之有容。拊懦衷而懸慕。匪匪之意。敢叙其辭。　賀中書蘇相公啓。　敕命治民。登賢宰席。上符枚卜之慎。下慰具瞻之公。某官孟若古令。張皇幽眇。貫乎金石。著弗渝之誠。見于書寓。有復潤之節。容勿國擒周枚。臣鄰以先生長者之風。有多士大夫之譽。設理萬事。惟伯始之拘。能建嘉謨。實房公是賴。遇以禮。道行有時。仰獻告之誕章。慶老成之真弼。廟朝增重。海宇同欣。矧惟忝出於門閭。令也正依於陶冶。其為喜快。滋倍等倫。　賀中書范相公啓。　右某伏審歎號治庭。肆贊宰務。寵章延下。歡頌率同。伏以中書僕射相公。忠義天資。經綸世濟。鈞軸奮踏於夢卜。熟膺已換於彝常。繁特重輕。以遠出處。乃眷圖舊。惟皇思賢。被詔節之一趨。來宸闈之三接。勤勞久於外。喜周公之東歸。羨夏長其名。宜裴令之再相。永綏四海。丕究遠圖。某早接先塵。正依陶冶。欣歡永賴。倍萬常情。　賀曹州梁相公啓。　伏審某官。拜退中書。傳持近輔。允戎十乘。雖幕府以僅虞。泰階六符。乎東藩而委轡。竊階士埤增激歎識。某官道學淵閎。德器剛厚。以至誠熙帝載。以大忠結主知。公府熟膺。獻吟於四海。賢人事業。著見於兩朝。替伕既均。藩垣薦改。今聖賢之始會。方天地之泰交。東土來歸。既拜衮衣之賜。中書有考。永光巖石之上。中外所傾。重輕有繫。某久蒙堂仞。最爾末迹。幸廣清蔭。不敢來北。適以州符之守。阻緣台屏之趨。　賀李范二賢良啓。　伏審聖冊發中。賢科齊号。國家開方正茂異之路。收魁磊英雄之才。雖名級所推。近少餘於舊令。而事業之地。益終世於此途。藏翻得人。多士交頌。某官學聯乎道。文麗而經。指有群書。等大對。董氏策漢。極鼓乎天人。劉子忠屠獨發於治道。亂古有補於當世。政事無傳於有司。御符奏黜之後。俊策呈公之選。竊欲威隆。易測遠圖。患顧之深。枉開扃鑰。屬公私辭閒。致占根之後時。慕客彥達摘文堂集賀館職到任啓。　右某伏審奉緣檢之溫文。道蘭臺之清貴。竊惟慶慰。恭以某官。早席閑望。自結眷知。耿和閒之青藜。雙學是正。珠書階之紅鑰。行被拜延。將杜高軌。再積大轍。屢旗中而通禮。續感慷以文慷。沈氏王先生集鄉還賀正啓。　竊以陽曆瑞朔。王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伏惟某官。躬有威書。建居朝廷。或躡正嚴之

元。業被善祥之澤。屈占理翰。適行吉辭。意而之勤。提懷以重。伏以陽曆端明。元春授時。發生之初。政教之首。方餘陰之退伏。吉士之享嘉。壽致臺成。道形吾頌。載惟盛德。何以易書。蘇魏公集賀留守相公辭太原再領西京啓。　右某伏審某官。允被賢書。進壹命數。推至誠而確讓。止復冊之既行。特惜根退。即移舊府。義激周行之次。澤騰近甸之間。伏以某官。與學際天。允功冠古。熙帝之載。刑書叙九德之歌。如幾其神。則易稱萬夫之望。自兩登於魁柄。肖弗應於嚴名。矣致廟堂。出藩幾甸。非圖吾意業頻山甫之將明。輔相重輕。今黨晉公之出入。昨以廣州省收漢冊圖熟坐移丞相之庭。程殿太原之壤。嬀擇崇秩。所以尊師長之賢。尹正重名。所以增方鎮之權。刻枌榆之故里。佇枕囊之來歸。而相公內鎮安閒。弗榮寵利。亟露章而懇辭。務解兵以獨坐。宸衷為之動懷。顧制園而狀汗。止拜常山之節。還臨洛宅之都。坐令傳聞。群倫擭歎。竊指聖宰相契上。方有舊人共政之求。富乘夫跨下。丞思大鈞播物之意。雖曾擯於冲壽。擢即致於晴盛。三冠為槐柳。有本朝之故事。王開鏞冶。將到率土之傾心。某早得飫於亨庭郡寄。側聽保釐之始。欣依賜縣之餘。綠寺印符。莫獲修於慶禱。瞻馳懸素。揚永扎於生成。　賀新恩先輩啓。　右某啓。伏以右文興治。盛德振辰。廣求天下之英髦。與般十之選。詔書一下。士類四臻。承平百年。用此數路。則薪之致而得乎翹楚。育材之久。而見乎菁莪。必須異能。以備使令。伏惟先輩。學漸聖域。文舒國華。漢游萬違之林。久持子雅之聘。飄然麗賦。書親乙夜之觀。藉爾英名。高視東堂之集。方聆襃舉。俄沐華緘。味挹意之稠疊。增鄙懷之企懷。王之道相山集賀王仲閒無為到任啓。　入奏清公。被綸言而進秩。來宣德意。濡熟誠以專城。允膺閒刺史之天。青澤下文昌之雨。清刪視事。歎歌已決於四隣。載書寓咏。備好歌精於一令。恭惟某官。風神高邁。器局明強。在朝推瑜仲之鄉。信有家法。當世未見兩甫與人者。肆王室之中譽。一象使邦之外報。會句服久淪於塗炭。而月城盡廢於荆榛。民苦瘡痍。是有資於撫養。兵連鋒鏑。其可廢於驅攘。茲先招權會墓專發宿用觚江東之獨步。固宜數淮南之寢謀。某子怙焉。小人恐矣。某立圍斷梗。湖海浮沉。存魯何功。歎干戈之未靖。依劉有意。望桑梓之非遥。驅驅尚阻於披雲。蹐躍極先於賀廈。　賀宋婺陽與為到任啓。　伏審楓宸錫命。銀莵分符。千里與豬善列星之入境。兩淮增氣。慶偃月之得賢。况居是邦。獲頻其福。既景仰之有素。宜舞蹈之不知。恭惟某官。清廟專彝。瑤臺寶幽。威稜飫著。高二相之風烈。茂實英聲。早擅一時之譽。春陰書行。寄重專城。將終於三年

政將報於五月。披雲甚邇。幸依桑梓之陰。賀厦惟勤。載附鵬魚之信。范忠宣公集賀蔡書樞密王密學啓。　伏審顯膺制綍。榮貳鴻樞。簡自上心。協于僉論。某官高才映世。直道事君。維古訓而是繹。輔聖猷而濟美。累絲天府。入幸樞衡。躋侍從之清班。未容温席。參弼諧之近列。寔慰具瞻。某適遠實聞。阻通慶謁。欣企之素。數叙莫周。呂穆公集賀廣州達閣學啓。　伏審光承綸恩。榮分帥閫。消辰協卜。視事云初。伏以某官器量恢閎。風猷凝遠。高文與學。早登進士之科。茂實英聲。適出廷臣之右。起自東南之要壤。就彩廣右之雄藩。虎士連營。咸聽中軍之令。烏夷傾耳。爭傳大將之名。豈容坐席之温。即來賜環之召。別膺柄用。少慰群僉。某違德累年。守官近甸。瞻風雖切。寺聞懷府之閒。傾頌彌深。遠贊邦人之慶。永言欣抃。罔罄敷陳。呈東萊先生集賀萬侯元中啓。　帝求上德。位亞公槐。朝列正人。民歸重望。伏惟曠慶。薦以功名之士。本非期於有為。軒冕之來。類多出於無意。惟天人之共助。雖廉退以難辭。持身始見其躊躇。微物自歸於陶冶。豈徒觀温良恭儉之德。抑亦止貪婪奔競之風。昔聞是辭。今見其事。某官稟中和之德。平好惡之心。從容縉紳之間。特達珪璋之表。默不温而黌不勤。美哉千頃之陂。周則行而舍則藏。卓爾萬夫之望。某親承惟舊。名位至殊。情豈廢

於舉緣。獻自同於門閭。不知蹈舞。豈惟私衷則然。咸在甄鎔。是乃輿情同爾。方伏波之于邁。難施下客之詞。逢季子之來歸。併叙國人之喜。邈瞻棠屏。匪磬欣懷。賀章參啓。　論從執法。晉東臺樞。直允師言。遂參大政。朝廷胥慶。夷夏交歡。竊以前疑後丞。眾星環而拱極。右賢左戚。先王所以達邦儀。非賢哲之求。曷稱聖神之舉。萬牛回首。眾驚廊廟之才。一鶚橫空。果副風雲之會。當五兵之不試。在庶尹之允諧。朝廷既尊。名器增重。光武之得鄧禹。氣異立談。先主之遇武侯。猥煩三顧。某官廣大有容。直方不疑。以詩書禮樂為雅言。故温良恭儉而得政。國勢既定。加九鼎以彌安。天德既敷。在三苗而何有。永惟同德。均輔太平。遂聯環珮之光。獨觀畫策之義。昔階論士。書叔樂廣之言。老與斯人。共樂唐堯之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賀黃新恩啓。　卿大夫之論秀。必取真賢。才進士之成名。固非假譽。爰得藝能之實。允符寺戶之求。解元先輩。學守家傳。文該古訓。敢得卿雲之麗。詩憐島可之寒。挺秀木於千林。出青錢於萬選。某昔窺霧豹。蓋尊君作宰之初。今覩搏鵬。乃志士成名之日。行觀騰躍。尚阻肅展。願祝之情。敷宣莫既。蘇遁錦川集代人賀啓。　伏審拜命宸嚴。分符外閫。擢從朝著。作鎮全齊。恭惟歡慶。竊以歷下名城。古稱十萬戶之富。漢庭多士。允重二千石之良將。使子惠一方之黎元。豈獨提守三尺之條。教山川廣袤。雞犬相聞。民淳而寡求。士美而好學。既欲阜安其俗。必資果藝之材。用分宵旰之憂。乃畀承宣之寄。恭惟某官。智兼經術。識達古今。夙膺輔座之知。屢試盤根之用。得星所次。民癢一消。攬轡登車。已獲二天之譽。蒞年報政。即聞五袴之謠。某久去鄉關。繆持使節。未能躬桑梓之禮。姑欲致蘋藻之誠。　伏審光膺帝制。寵易侯藩。進長轂嚴。荐分符節。綬自北門之寄。楚藉黃閣之業。承平百年。已絕羽書之警。元戎十乘。行為儒者之榮。凡在庇庥。舉增欣慰。某官德並河嶽。學參天人。才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排紐趙魏。虜畏之如敵國長城。出入巖廊。人仰之如太山北斗。君臣合德。終始一心。曠居有容之司。夙見倚毗之重。方佇登庸於元老。遽懷補外之高風。盍已試於奔奏。民集思於借寇。敦詩閱禮。眾膺謀帥之求。臥鼓息鋒。行見安邊之效。某舊掃門屏。久睽星躔。豈圖朽散之餘生。復托監書之末吏。溝中之斷。雖絕意於青黃。轍下之鱗。猶有冀於升斗。丘山之惠。涓滴何忘。燕雀之情。賀廈敢後。　拜恩中禁。易地雄藩。進陛書殿之嚴。寵寄元戎之重。豈獨為儒者遭時之盛。蓋將寬朝廷北顧之憂。表裏山河。地實控於強虜。折衝樽俎。國有待於元臣。制令播傳。士夫交慶。某官生王允舜。德合皋夔。學足以潤色皇猷。道足以躋民壽域。早遊廊廟。聖主有得賢之稱。暫居江湖。天下

起濟川之歎。果遂眷求於一德。莫先圖任於舊人。寵以細書之十行。俾作長城之千里。況此全晉奧壤。代北勁兵。號令實制於中權。事體固嚴於分閫。敦詩閱禮。孰知御教之良。責劍買牛。行矣龔遂之政。某舊託鈞陶之化。備員金穀之司。誤蒙甄錄於寸長。偶被使令於一路。喜同部吏。欣望麾之有期。預想屬城。恐賜環之將至。　伏審遠揚大旆。已屆提封。爰擇剛辰。已蒞禮上。坐受百城之版籍。控臨全晉之山河。號令著嚴。屹長城之千里。拊循將士。爭挾纊於三軍。某官柱石元臣。股肱重望。才兼文武。學達天人。入則論道於三公之閒。出則為連於十國之帥。故膺方面之寄。允踐元戎之尊。豈惟報頌於柴中。蓋欲拭望之於馮翊。初開幕府。宣布上恩。逢吏畏威。諸羌受職。貫匪歸郡。隨印綬之私懷。允稱入軍。歎旌旗之改色。某繆持使節。攝領州符。雖行將拜弩矢之前驅。而不得奉橐鞬於道左。實同僥倖。喜被風聲。　先奉綸恩。寵移使節。叔從漕計。榮領憲司。伏惟歡慰。恭以天子於治道於股肱。外臺寄朝廷之耳目。蓋欲周知四方之利害。又俾無隆一路之賢愚。故攬轡登車。乘有澄清之志。衣繡持斧。豈專追捕之能。上分宵旰之憂。寺助風行之化。凡被選用。莫非俊良。謂宜推廣好生之心。是以

圖任舊人共政。某官圭璋重器。杞梓良材。雅望足以鎮浮。高才何止治劇。健刑平獄。嘗已著張廷尉之風。積穀屯田。今復收趙充國之效。思還舊物事類甘棠。遺愛重臨。平反有傳。某謬膺使指。運忝交承。既忻易地之榮。又獲告新之幸。 顧被明綸。陞華內閣。持囊從班之貴。致身儒者之榮。恭以瑞石初琢。允協唐虞之盛。元圭來錫。允符天地之平。既受無疆之休。丕舉非常之典。燦然異數。遠逮老成。將以慰稽古之勤。又欲旌為臣之美。昔顧川鳳集。猶玫列爵之封。合浦珠還。尚紀承流之惠。矧此圖書之署。寔同河洛之祥。除目一傳。公議僉允。某官學窮閫奧。名重搢紳。素負國士之稱。久預嚴廊之選。襲黃治狀。每先報政之期。王謝風流。今觀傳家之慶。佇拜十行之詔。入參兩禁之嚴。豈獨遺愛於甘棠。將逢受知於宣室。 顧被明綸。陞華延閣。恩還舊秩。寵冠外臺。凡在庇庥。舉增歡慰。伏以任重者責愈大。有功者賞必隨。此搢紳所以勤勞王家而不敢辭。聖人有以鼓舞天下而用此道。某官學窮閫奧。言中謀猷。聲名早達於展旒。才刃屢更於盤錯。司刑一路。民自以為不冤。掌計適年。賦不加而用足。田野既闢而湟中穀滿。山澤盡利而地上錢流。遂寬宵旰之憂。致自契聖神之知遇。宸奎寶翰。下雲漢之除書。東觀石渠。協儒林之公論。某掃門有素。賀廈宜先。屬疆守之有拘。預賁階之冀。及至戀尸祿。行且及瓜。疲駑久玷於使令。罪戾獲全於終始。盡于備養。昔已濫於登龍。羽翼生成。今孟期於附驥。 光膺帝制。易鎮侯藩。綸命播傳。士夫交慶。某官性資純粹。世濟忠嘉。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遠。泂問久哉。草木無不知名。晉國薦臨。搢紳為之改色。蹔屈中臺之念。以寬北顧之憂。豈特均勞。實資卧護。執持閫禮。執居卸轂之先。緩帶輕裘。復繼羊公之後。某濫居使指。託庇輝光。聞按節之將臨。喜瞻風之甚邇。 馮[illegible]雲先生集 賀杜起莘殿院除運幹啓。 大振臺綱。不孤言責。辭掛冠而得請。還熊軾以來歸。揆人情雖若左遷。在名教殊為重事。先生吾素。夙激懦夫。慶川蜀之有人。覺岷峨之增氣。恭惟某官。剛方溫裕。靖重疏通。學術深測於淵源。操擴博通於今古。素懷直道。幸遇清時。初無一介之先容。自結九重之知己。柔不茹而剛不吐。言有物而行有常。果從芸閣之英。徑陟柏臺之峻。言如烈日可畏。凜與秋霜爭嚴。虎豹之在山林。樵蘇莫採。鷹鸇之逐鳥雀。風彩聳聞。持讜言正論以悟君。期明目張膽而報上。豈止貫乎金石。可以質之神明。不特韓愈之移書。曾若劉蕡之摘語。鳳鳴高岡而衆咸喜聽。豺當要路而勢所不容。寄於散局。言無所隱。此古人所以名世而執事與之同風。議退愈見其高。卷舒不失於正。懇求便郡。出殿名

藩。夜航已濟於江湖。晝錦愈榮於鄉邑。想過家而上冢。方布政以臨民。恐坐席之未溫。已賜環而極召。某義深朋友。契忝鄉閭。既氣味之相投。況心期之不淺。以退為進。其功豈淺淺哉。自古及今。此道蓋寥寥而僅聞。盛舉。孟佶歡悰。屬印綬之拘攣。阻門闌之展慶。 賀韓安撫起復果州啓。 以一辭而從公理。無足賀。以大臣而得郡。側非久留。冀聞進用之端。推副登崇之望。此古今之常者。將朝夕而見之。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卓識宏材。深仁厚德。蔚爾帝蹤於前哲。惕然有意於蒼生。爰自拔於英躔。已茂陸於偉望。薦登省署。懷獻替以斯陳。載駕星軺。志澄清而愈厲。屬分閫轄。坐鎮方維。當四海橫流之初。有三山屹峙之勢。輸誠許國。忠哉毒於似人。遭遇知仁。事久伸於清議。顧幽明則可質而無愧。其是非果不辨而自明。況當受百枉而真一直。豈可以一眚而掩大德。雷未溫於坐席。旋以促於行裝。某飄泊疎蹤。陶鎔舊物。人絕攀躋之便。蹇落無成。竚聞感會之期。激昂自奮。望門闌而稍邇。懷履舄以增歎。方夬煥之在辰。冀節宣之無爽。傾祈正切。教叙莫釋。 賀恭州知通啓。 涓擇日辰。已頒條教。千里騰歡洽之謠。一時增華潤之氣。伏維慶慰。恭惟某官。才猷川至。純粹玉溫。譽冠於簪紳。望實隆於朝野。惟仁義所以濟物。孟欲昭宣。雖州郡不足屈楊昌辭卑抑。遠撫臨之伊始。盡疲癃以咸蘇。茂最升聞。遂褒嘉之赫奕。亨衢入從。擢平素以翱翔。某累有丘樊。舊占版籍。悵浮沉於宦海。阻趨伏於賓閣。衛宇可歸。將掛書於牛角。成閣在望。期躡履於龍門。正此塵研。敢祈荷甄。 王魏公集 賀人禮上啓。 伏審涓吉。已陪禮上。恭惟慶慰。某官清才出類。高識邁倫。早膺桂籍之榮。遂被藩司之任。佇聞茂績。别就選掄。擬守窮邊。難觀英範。其於贈頌。莫盡敷陳。 沈繼祖[illegible]林集 賀黃司成啓。 伏審近膺帝制。遂正儒宗。多士聳觀。豈特勝庠之矜式。四方同慶。蔚為廊廟之權輿。凡託恩庥。共深欣屬。恭惟某官。望隆王佐。名重世師。德宜配先民之純。文章法後學之弊。取武成二三策。雅會知言。得商頌十二篇。參推能賦。悠然凝遠之度。邃矣深湛之思。有仕皆成。無施不可。上所注意。九知山甫之小心。民皆具瞻。已必翁翁之大用。果然法從。進直掖垣。亞由鳳閣之近班。未愜鱣堂之故地。四瞻儀表。盡四海之淵源。追數遊從。信一時之豪傑。斯文有幸。吾道益尊。未擇之任既優。金鉉之除伊邇。進北扉而承密音。緯有前規。聞東閣而館賢材。佇觀盛事。某寅緣姻婭。出入門闌。自蹤跡於末塗。阻承顏於隅坐。俯鈴休命。倍激懽悰。 盡樹林集 賀吳太博士啓。 竊膺宸綍。光領儒官。由星省而董賢關。皆妙極一時之選。替王郎而開邦教。將大興百代

之文。蔚爲天下之宗暨。乃爲兩朝之耆老。方欣染命。復快褒稱。平生無憾。

國人所共知。其學有本。惟本能來出。功多著澤。爲非誠術而隨。捐切體度。

是有厲行之責。遂使爲人父者皆願有子。誰知欲治國者先齊其家。大哉

王言。奮然闢雖業早依仁里晚羽年家墓開九深事與賢厚同倫均善持

履集於彩閣。隔生逢著。託龍登於雲衢。其爲慰悅。周犛數室。判忠定公集

賀斯新先輩啓。　右某啓。伏審新恩先輩。光膺綸言。擢冠賢科。副明主之

虛懷。聳四方之聳觀。聳污高盃。仍擯長駕。仰欽春子之移。第切感銘之素。

繹忡淵源啓。列余日華賈浙漕實護陳檢拜啓。　伏審齋榮延閣。將漕內

繫列爲鴻樞。方頻參神之孟。胥華龍節。光高制東之權。除目一欣。歡聲四

滄葉屬知甚厚。賢書爲多。譽孟達於實業。愧其伸於面慶。引高刻羽爲華

翰以相先。逢權濤乇愧蔑詞之希儁。尚惟弘度。特與矜存。　某茂良賀李

都大提點啓。　伏審旼遠使軺。躐司彙府。光華所涖。闡懌可知。矣惟業實。

純明。好修。齎給以歟。淵源遠譽。曾異知其所寡。蓋錯難材獨無佳而不可。

以雅望爲名之知。評。何清塗要撫之及否。裁簡深知。逮新陰指黑銓官廢

置之非一。得人則陰。使國法重輕之相權。實公是頼。正廉生席之未媛。卽

見招玉之將來。量攜住手。藹依仁有素。恥一封之傳。得覲息臨卑。咫尺之

書最先慶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二　六姥

母

帝王事母

孝友同風漢文帝仁孝。袁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帶。湯藥非陛下口嘗。不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陛下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　漢景帝初年。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詭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嗣。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太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遣田叔往按捕。勝詭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太子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亂。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怵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泣數行下。令詭勝自殺。出之。使鄒陽見皇后兄王信曰。長君父得幸於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梁王即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入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及為天子。封之於有庳。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王事不奏。長君乘間言之。帝怒稍解。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廐。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謂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為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食。體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鑕於闕下。請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故。以田叔為賢擢為魯相。　章帝奉承明德太后。盡心孝道。割裂名郡。以崇建周親。晉書后妃傳。孝武李太后。隆安四年。崩于含章殿。朝議疑其服制。左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等議。四太皇太后。名位既正。體同皇極。陽秋之義。母以子貴。　宋高祖武皇帝。永和元年。上事蕭后素謹。及即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焉。　梁中宗宣皇帝。詧字理孫。事母以孝聞。　齊文帝性至孝。太

后不豫。行不正履。色容戚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太后疾小增。即伏寢閤外。食飲藥物。皆身親之。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掌代痛。血流出袖。　後魏文帝。冬至大享群官。帝親舞於太后前。群臣皆舞。再拜上壽。高閭進曰。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陛下厚行孝慈。臣等不勝慶忭踴躍。上千秋萬歲壽。上大悅。　節閔皇帝。少有志度。事祖母嫡母。以孝聞也。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憲宗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皇太后。浹于姻親。濡及九族。　唐文宗母穆宗貞獻皇后蕭氏。生文宗。文宗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太和中（文宗）懿安太后（憲宗郭皇后）居興慶宮。寶曆太后（穆宗王皇后）居義安殿。后居太內。號三宮。每五日問安。嘗內園進櫻桃。所司啓曰。別賜三宮太后。帝曰。上三宮。焉得為賜。遽索筆滅賜為奉。開成中。文宗正月望夜。帝御咸泰殿。大然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禮。如家人。唐武宗喜遊畋。他日問太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遂索諫章閱之。往往道遊獵事。自是畋幸稀。　後唐莊宗。事母曹氏。尤謹。其救趙破燕。取魏博。與梁戰夾河十餘歲。歲常馳歸省其母至三四。人皆稱其孝。其歸省也。因用藏錢。與張承業忿爭。至欲取劍。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噫。莊宗真孝德之君。曹氏真賢母。承業又老臣。其一時相遇。古之所難。宋史后妃。太祖母昭憲杜太后。定州定喜人也。太祖即位。尊為皇太后。太祖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真宗皇帝。乾興元年。明德皇后居萬安宮。真宗奉事極於純至。每時省問。或夕必秉燭徑往。后罕御藥餌。惟上親調乃進。李繼隆嘗以細故忤后旨。其子昭慶尚幼入謁不獲見。上聞之。携昭慶從容叩閤。伺后意解。為請見之。其承顏養志。皆類此也。　宋仁宗皇帝。以母慈聖光獻皇后曹氏。元豐元年正月望夜。以當疾。不御樓觀燈。閏月望夜。上於禁中。再張燈。后嘗幸金明池。上豫為百寶酒船。其日上上壽。嘗得水疾。御醫不能愈。會樞密院掾辟官薛昌期以病水得老兵王舉治之。愈。上訪知之。召舉醫后亦愈。宋史列傳。欽成朱皇

后熙寧初入宮爲婕妤生哲宗及哲宗即位尊爲皇太妃時宣仁欽聖二太后皆居尊故稱號未極元祐三年宣仁詔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尊稱故實務置優隆於是輿蓋仗衛冠服悉倅皇后 宋哲宗皇帝事太皇太后致極誠孝所以娛悅后無不至在宮中從后行必扶掖視膳定省惟時

宋高宗紹興十一年七月丁未皇太后視物微昏召行在醫官并草澤醫治有效者有官人轉五官支賜錢二萬貫白身人賜錢外此類補官繪詔諸路州縣多方搜訪草澤能醫之人優支路費疾速津發至行在拜見者

王公事母

孝友同風

史文忠王淮天資純孝兒時夜數起聽父母寢息以候安否父冀公止之不少替後冀公薨王奉大夫人唯謹夫人貝氏能承之意順事大夫人不少懈王且勉之曰汝富貴與爾俱無使今日有違後日有悔也夫人意愈堅而大夫人益安殆忘其身大夫人八十四膺國封王爲大學正每會食當與國子監丞朱倬隣坐倬見王多食菜羹問其故必答曰偏食素耳久之倬聞王僕僕曰非食素也王遇美味輒歸以奉母故茹菜羹以代之倬感動泣下曰獨無母還自後得甘毳必以遺大夫人由是孝德日彰後與教王師制稱其孝 周邵惠公子宇文什肥事母以孝聞文帝入關不能離母遂留晉陽

唐李皋字子蘭曹王戢子天寶十一載嗣王事太妃以孝聞進少府監殿中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皋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則學若二子者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並錮死授衡州刺史爲觀察使所劾貶潮州會復用爲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皋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常及爲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 魏高京王孫子華字伏榮爲齊州刺史子華母房氏曾就親人飲食夜還大吐人以爲中毒母甚懼子華遂掬吐盡啜之其母乃安 周邵惠公子宇文護字薩保保定元年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護母沒齊護居宰相後遣使尋求母至舉朝慶悅大赦天下護與母睽隔多年一朝聚集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武帝率諸親戚行家人禮稱觴上壽榮貴之極振古所無 齊武帝弟趙郡王琛子叡小名須拔幼穆慧夙成特爲神武所愛養於宮中令遊娘母之恩異諸子年至四歲未嘗識母其母魏華山公主也其從母姊鄭氏戲謂曰汝是我姨兒何倒親游氏叡因訪問遂失精神神武驚命元夫人至就宮見之叡前跪拜因抱頸大哭神武甚悲傷謂平秦王曰此兒至孝吾子無及者遂爲休務一日叡讀孝經至資於事父輒流涕歔欷 齊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少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還縣 宋傅平侯令岏字子同父婁世所生母劉出適令岏既長訪求備至俟其母事之致養宗族稱其孝 宋潁國公世采字徽之仁宗嘗書忠孝二字面賜之所生母李婁去其家及嫡夫人高喪世采情訪久乃得之封邑致養如禮 宋安康侯令騑字彥特右武衛大將軍世英子丁父艱而出母張猶在泣訴有司丐以歸所弗得乃表請迎歸別第及事繼母錢皆以孝聞 宋華陰侯世瑞字天錫遂寧郡王從古子治平末詔預從英宗入慶寧宮者皆推恩時從古已沒以世瑞爲嘉州刺史世瑞乞贈父固辭遷官不聽乃進封從古郡王初世瑞母出思慕涕泗卒侍母歸養 晉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宣帝第四子拜撫軍將軍咸寧初母伏妃有小疾祓於洛水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魏南安王楨景穆皇帝子性忠謹其母疾篤憂毀異常遂有白雉遊於庭前帝聞其感致賜帛千匹以褒美之召赴講武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公孝行著於私庭令聞彰於邦國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慮宜戒三事幹不能遵奉孝文以幹孝養聞召

內外特加原恕 齊高帝第十一子鈞字宣禮帝長兄衡陽元王道度無子以鈞繼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飴餉之不肯食曰須待姨瘥 晉扶風王駿字子臧持節都督雍涼等州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若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 宋燕王元儼太宗皇帝第八子奉其母李謹每有疾躬侍藥劑晨夕盥潔焚香以請命憂念或不食 宋濮安懿王性至孝母楚國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屏處密室鑿牖爲明怨匠氏弗謹以斤斷驚夫人因手撤而置之 周齊煬王憲字毗賀突文帝子也所生達步于氏蠕蠕人也建德三年上冊爲太妃憲有至性事母以孝聞太妃舊患累發動憲衣不解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如所慮 梁鄱陽忠烈王恢字洪達文帝第十子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明人謂精神所致 齊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罌盛水漬其莖欲死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

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猶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所致。 齊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母樂容華。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纘照夜。此纘昔宿枝葉大茂。母病即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瑍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 宋彭城郡公叔愷。字子樂。儀國公克鈞子。知醫藥。母病。子樂與醫互診。嘗藥侍起居飲食甚恪。 宋廣平侯令譽。字子高。母和義郡夫人疾甚。令譽刲股肉以進。母病隨即愈。 唐清河王孝節。曾孫萬。少孤。事母孝。累推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乾除。家人未嘗見言笑。

孝養其母

莊子。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孝友同風 後漢孫期。少習易尚書。事母至孝。里落化其仁。遊黃巾賊過期里門。相戒不犯孫先生舍。東觀漢紀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少有志操。事母至孝。妻常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 樊儵。字長魚。事母至孝。母常病癰。儵晝夜匍匐。不離左右。至為吮癰。晉書 吳隱之。濮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啜菽。不享非其粟。儋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致。與太常韓康伯隣居。康伯母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為之悲泣。

何曾事母至孝。每生母南面而上酒。傅玄曰。昔稱曾閔。今有荀何。 何琦。字萬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甘鮮不贍。及為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濁清朝哉。於是不交人事。公府辟命。皆不就。年八十二卒。 梅紹事母至孝。和色柔聲。常若不足。謹身節儉。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無僮使。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南史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至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居墓側不遠。 劉曇淨。字元光。舉孝行。事母尤淳至。身營飧粥。不以委人。北史 皇甫遐。字永賢。河東汾陰人。性純至。少孤。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側。負土為墳。高數丈。周迴五十餘步。禪窟重臺兩帀。總成十二室。中間行道。可容百人。但食粥枕凷。櫛風沐雨。形容枯瘁。家人不識。當其營墓之初。乃有鵶烏各一。徘徊悲鳴。不離墓側。若助遐者。經月乃去。遠近聞其孝。競以米麵遺之。遐皆受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郡縣表上狀。詔旌異之。 乘還。字承業。南陽人。廣十世孫。事母及寡嫂甚謹。由是以聞。梁鄉官郎王澄美之。次其行事。為孝義傳。 張文詡。河東人。遊太學。歸灌園為業。事母以孝聞。唐書

王師範。青州人。平盧節度使王敬武之子。敬武死。仍為留後。喜儒學。因得罪。母憂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又給事中李日知。事母至孝。時母年老。嘗疾病。日知哭泣數日。而鬚髮變白。尋加朝散大夫。其母未受命婦邑而卒。將葬。發引。吏人賫告身而至。日知於路上即時慟絕。久之乃蘇。左右皆哀慟。而莫能仰視。巡察使衛州司馬路敬潛。聞得其孝悌之跡。使求其狀。日知辭讓不報。服闋。累遷黃門侍郎。 李迥秀。字茂之。京兆涇陽人。為考功員外郎中。性至孝。其母微賤。妻崔氏常叱媵婢。母聞之不樂。迥秀即時出其妻。或問曰。賢室雖不避嫌疑。然過非七出。何遽如是。答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顏色。安敢復留。竟出之。後所居堂產芝草。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其門閭。 劉弘為荊州。秦俶教母疾困篤。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纖隕命。可以訓臣子。長風教。臣請教為歸鄉令。孝友同風 五代王瞻。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瞻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宋史 李玭。性篤孝。力耕以事母。及母疾卒。玭以至孝稱。 蘇廣文。夏縣人。事父母以孝聞。母少寡。廣文懼其妻不能敬事。每戒妻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妻奉教。母得安其室終身。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

母。母卒。義力自辦葬。妻子困匱不給。田主曹氏哀憐之。資以糇糧。云恍生隨抄 李筠。性嚴暴。事母孝。每盛怒。將殺人。母即自屏風後呼。筠疾趨母前聽命。母曰。聞爾將殺人。可赦乎。為吾兒增福耳。筠遽命釋之。筠稍知書。頗好謌謡。初名榮。後將改名。或令名筠。筠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聞者皆笑。老學庵筆記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也。況能捨老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葉夢得避暑錄曰。宋楚州徐積仲車。貧甚。事母至孝。父早棄家。不知所終。乃盡力於母。既死。圖其像。日祭之。飲食皆持匕箸。舉進於像上。若食之者。像率淋漓沾污。孝友同風 徐積。楚州山陽人。少孤。事母盡孝。年四十。不娶不仕。不娶者恐異姓人不盡心於母也。不仕者恐一日去其親也。鄉人勉之就舉。遂偕母至京師。既登第。未調官而母亡。遂不復仕也。 郭琛。台州黃岩人。事母極恭順。如嚴父。及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

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轉運使表其狀，太宗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米帛。　章頻字簡之，建安人。父喪時頻尚幼，自荊負柩閒關數千里歸于大塋。事母至孝，雖淪女齒衣雜襲慕。疾病晝夜不解帶，體藥必嘗而進。居喪柴毀，殆不能勝。仕至刑部郎中。　宋梁鯤為廣東提舉，事母至孝。母病，掛冠歸。有碧林亭，甘露降，芝草生，東坡易名曰甘露亭，松曰節松云。　宋張閏字昌言，襄陽人。少力學，景祐初中進士第。事母孝。嘗按刑河北，每行郡還，母必問獄正義事，聞所平反，其喜形於色。初與种世衡善，及持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不受。　宋張復字元陽，開封人。性至孝，母劉剛急，復常冠帶升堂受訓責。　宋陶弼字商翁，零陵人。事母孝謹，白首盡歡。知欽州，戴以母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既丁艱，徒行奉喪歸葬祁陽。　宋廖及字成叟，戎州人。奉其母孝謹，溫清定省，能用曲禮，其親安焉。及卒，哭之哀曰：諸子孫事我豈不夙夜，亡者之能養不可得已。黃庭堅誌其墓，以孝子稱之。　宋張仲反，新淦州人。父業醫，方乘醫而父死。及成人，遂世其業。事母孝謹，人呼為張孝子。晨興盥櫛，必至寢問安否。少不豫，則憂見於色。藥不先嘗不敢進。冬溫夏清，寒暄不忘。具膳必問所欲而後市。不冠帶不侍。每戒妻馮氏曰：汝事姑猶吾事母，乃可，否則不汝容。馮以是供婦職不少懈。鄉先生宋玘為作傳，劉次莊書碑于嶽魚堂。宋元祐間人也。　孝子傅晏字景初，天性仁孝。當其居官，晨起必問安而後出理公事，晝則親自饋膳而後敢退食，夜則躬親溫清，伺其寢既定而後敢退休于私室。每天陰雨，必拱立母側，恐其聞雷聲而驚。或出遇雷，必馳歸省問，以慰母之心。每遇疾病，躬治藥餌，通夕不解帶。雖老服勤不衰。所得俸祿，盡以奉甘旨，惟母之所欲而致之。觀意承志，不待言而後行也。　金史孟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疋、粟二十石。聖賢言行故事　丁蘭少喪母（少喪並去聲）乃刻木為母，日將飲食獻之（將猶用也）。至冬，其妻不敬，用針刺其身（刺七亦反），忽血出。蘭歸，遂放其妻（放逐去也）。鄰有借物者，木人不悅，蘭卻不與。鄰怒取木人，蘭枉殺之，官免其罪（以其為母報怨，故不加罪）。溫州府志　連世瑚，溫之樂清人。事母孝。母死，刻木奉益恭。　東漢書孔奮字君魚，事母孝謹，雖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　唐書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誑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墓，有甘露、嘉木、靈芝、水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晉書高悝，廣陵人。少孤，事母以孝聞。年十三，值歲饑，悝菜蔬不餐，每致甘肥於母。撫弟以友愛稱。後以為參軍，顯任至丹陽尹、光祿大夫，封建昌伯。　金史劉煥傳：煥字然文，中山人。宋末兵起，城中乏食，煥尚幼，負薪糴而食之，自飲其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　三國志吳志：蔣欽母練帳縹被，妻妾布裙。孫權歎其在位能守儉約，勅御府為母作被及帷帳。孝友同風　唐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怡然不為痛，母乃能下食。　五代張希崇事母孝，朝暮食必侍左右，徹饌乃退。　金史劉政，汝州人。性篤孝。母老畏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遂能視。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封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鳥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孝友同風　宋李穆，開封府陽武人。舉進士，文學擢髓，為太祖所知。太宗朝拜參知政事。穆至孝。母病累年，思着而畏風，穆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至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怠之容。

留食遺母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于鄢，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　宣公二年：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置諸橐以與之。既而晉靈公伏甲以攻宣子，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傭賃養母

南史馮道根傳：道根字巨基，廣平鄱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　孝子傳：施延字君子，少盡色養之道。赤眉之亂，將母到吳郡海鹽，賃為半路亭卒，每取月直以供養。督郵馮敷知其賢，與飲食論道，餉錢並不受。　東漢書：江革，臨淄人。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犯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轉客下邳，窮貧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建武末年，與母歸鄉里。每以母老不欲搖動，自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由是鄉里號曰江巨孝。

辭學養母

南史：韓懷明，上黨人。

（與郭林宗供師南陽劉虬嘗一日廢講獨與涕泣懷明竊問家人答曰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數曰韓生無立吾之派矣家貧肆力以供甘旨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哭不絶有雙白鳩巢其廬及除喪疏食終身累辟不就）

焦飯食母（南史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嘗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嘗帶自隨及敗外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目豁然開明）

齋食遺母（樂善錄有村民錢昭惠齋一道者以二隻饅頭餉一牧童牧童食其一餘一以木葉裹置腰間魚犁中忽天晦雨作雷怒風吼牧童倒仆人莫敢近少頃起行衆怪問之牧童曰初不聞雷但見神人數百騎馳來適中有老者挺我手曰齋食汝何敢置魚犁中我答曰將歸遺母老者含喜麾衆而去此可以為不孝者戒）

宂腦救母（黄氏日抄世多疑刲股事三代未之聞似與不敢毀傷相反不啻開元間陳藏器撰本草拾遺言人肉治羸疾故刲股事始見於唐古謂戰陣不勇非孝而以殺身為成仁方父母危急如其可贖孝子仁人雖宂殞不恤也曾謂刲股救父母而可議其非孝乎盧君之尊翁宂腦以救母其事視刲股為尤難先朝以聞付史館且旌表之宜哉孝友同風宋王羽乾道二年母病亟夜半登樓焚香叩天祈母病愈以利刀取腦調羹進食體有神人以火炬燭之母病隨起壽年至九十官為保申旌表門閭）

魚羹饋母（孝友同風宋王文安化軍諸城縣人母病卧氷得魚作羹饋母又嘗屢為母刲股然香而母病皆愈所卧氷氷而形迹逾旬宛然大觀初詔與將仕郎賜酒帛袍笏云）

殺雞供母（聖賢言行故事後漢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等輩同儕也衆皆夷踞相對夷踞即蹲踞容獨危坐愈恭危坐端坐也郭林宗行見之林宗名太經行其地因目見之而奇其異嘉茅容獨坐異衆遂與共言因請寓宿遂借宿茅容家旦日次早容殺雞為饌饌音撰饗具也林宗謂為己設為去音既而供其母既事已也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客即林宗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稱茅容為卿尊之也言茅容孝於奉母等於待賓賢德之士也因勸令學令平音卒以成德卒終也孝友同風唐李穗事母至孝一日薄暮有客至投宿穗臨溪烹雞客意其待己既而以脫粟具飯客怒不食而出穗貴告曰母病思肉故烹雞不能及君客愧赧是夕即伏屋側乘風放火將及其廬忽天雨反風火即遂滅鄰里聚觀見一人卧火中炬上在手視之乃客也自言俠士以亡命至此不謂主人待我如是自縱火時明元一大神立於空中叱火令反故令反及言訖而死）

賜雞遺母（元史鐵哥傳鐵哥四歲從叔父那摩入見帝問誰氏子對曰兀翰脫赤子也帝方食雞輟以賜之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帝奇之加賜一雞）

得魚奉母（北史陸政吳郡人父戴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戴隨其子義真鎮長安遂沒赫連氏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得後宅側有泉出而有魚遂得以供膳時人以為孝感所致因號其泉曰孝魚泉孝友同風宋劉鬷滄州人母病目躬以臑卧氷得魚方其母食之嬰目遂明孝子傳宋查道字湛然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泣禱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魚尺許一以奉母疾尋愈）

投魚奉母（孝子傳杜孝巴郡人少失父與母居以至孝稱後在成都母喜鮮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尾塞之以草置水呪曰我母必得此魚也孝婦出汲見筒横來就之異而取視乃有二魚笑曰此我夫所寄以奉母也回家熟而進之母大喜人以為孝感所至）

捨肉奉母（貞觀政要貞觀中有突厥史行昌直玄武門食而捨肉人問其故曰歸以奉母太宗聞而歎曰仁孝之性豈隔華夷賜尚乘馬一疋詔令給其母肉料宋史歐陽守道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為設二器肥送乃肯肉食鄉媼無不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為鄉儒宗）

賜醞奉母（元史鄭制宜傳帝察其忠勤屢賜內醞輒持以供母帝聞之特封其母蘇氏為潞國夫人）

懷橘遺母（垣闕故事陸績姓陸名績字公紀表字公紀年六歲年六歲時於九江見袁術去九江之地見袁術九江地名袁姓術名術出橘袁術將橘出來與績懷三枚陸績將三枚橘子藏於懷中去拜辭去拜辭袁術去墮其地陸績所懷之橘落地術曰袁術道有言陸郎作賓客言陸績為客而懷橘乎如何懷藏橘子績曰陸績答言欲歸遺母欲要將歸於母術大奇之袁術大奇異之元鄭起潛題陸績懷橘遺母圖獨薦霜丸意不安雖供甘旨侍團欒粲然懷橘嬉生面萬樹黃金盡喜歡）

懷餅遺母（沈明遠寓簡予行信州豐城未至十里休於道旁民家時有一耕夫來就主人飯主人曰飯未熟適有飲客所餘肉）

餅爾姑餧之農夫忻然懷之而出主人問何往則曰我老母年七十喫蠢飯耳此戚餜我作苦雖餒甚不忍嘗也將以饋吾母故不待飯而往耳予聆其言而嘆曰此農夫耳而知孝其親非由學問而能然也世之有愧於此農夫者多矣其人姓王氏

簞餅饋母

北史樊深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絕食再宿後遇得一簞餅欲食之然念繼母老痺或免虜掠乃弗食夜中匍匐尋覓母因見以簞餅饋母

懷膳遺母

元史劉哈剌八都魯從宗王討昔里吉既擒之命其獻俘行宮帝見其瘠甚輟御膳羊臠以賜之既拜受先割其美者懷之帝問其故對曰臣始與母訣今歸母幸存請以君賜遺之帝嘉其志命自今凡賜之食必先賜其母

葡萄遺母

唐書陳叔達高祖時作納言嘗賜食葡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母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求瓜奉母

南史滕曇恭年五歲母患熱病思食寒瓜土俗不產曇恭歷訪而不得俄遇一桑門曰我有雙瓜分一相遺舉家驚異北史宋瓊魏人以孝稱母常病亟秋月思瓜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異之以為孝感

拾椹奉母

坦明故事

蔡順（蔡姓順名）字君仲（君仲表字）王莽之末（漢時之篡臣姓王名莽）天下大荒（當時天下大荒歉）順嘗拾椹（蔡順拾撿桑之椹）歸奉其親赤黑異器藏之（用赤黑之桑椹擇而以器盛貯）赤眉賊（赤眉王莽之賊也）見而問之（見順拾椹發問）順曰（蔡順遂言）黑者奉母（黑桑椹獻奉其母）赤者自食（赤桑椹欲自要食）賊知其孝（王莽知其孝順）乃遺米三斗（乃以米三斗與之）牛蹄一隻而去（與牛蹄一隻與蔡順而去）及母終（及蔡順母死）停喪在堂（停其喪柩在堂中）東家失火（東邊隣舍失火）將逼其舍（火將逼到屋舍邊）順不能移（蔡順不能移其母喪）伏棺號哭呼天（蔡順身伏其母棺上號聲大哭呼天）火逾越燒西室（火遂越過燒過他人之屋室）蔡順得免國老談花箋譜云沈如琢成都人有孝行母思渴非時思桑椹皆求不遂家東一樹生摘以奉母母渴愈拜見笋字

遇賊求奉母

東漢書劉平彭城人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而至平扶持其母奔走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活仲不可以絕類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平叩頭曰今旦為老母求菜老母待曠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因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

母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眾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張禮遇饑饉之年孫養老母在堂年八十餘禮拾菜歸於路遇賊欲殺禮食之禮叩頭云家中有老母朝來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給却來就死賊遂放去禮弟陽墻聞之密自走賊所謂賊曰向者欲歸作羹者是兄兄愛養父母年老辛苦羸瘦弟肥肉多願代兄命禮陰去賊所謂賊曰禮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慈孝皆不忍殺更與禮米二石鹽一斤侍養老母以全孝敬之道

禱笋奉母

三國志吳志孟宗字子恭少喪父孤養母年老病篤冬月思笋食宗乃往竹林中泣竹而告天須臾之間平地裂透出笋數莖持歸作羹與母食之食畢覺其疾即愈其孝感動天地如此孟宗亦名仁字子恭江夏人遷吳令時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必以寄母常不先食

禱泉奉母

孝子傳宋郭綺字宗文母張病風攣綺扶持若嬰兒但奏圃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張樂飲溪泉天旱泉竭綺禱之弗能得仰天大慟水忽為湧張死欲葬適天雪方凝綺哭禱甚哀冢上雪夜獨先釋人以為孝感

求食養母

南史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事母至孝年饑省飧減食忍飢以養母齊高祖詔表門閭唐書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閔其孝為解縛柳鎮宗元之父河東人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間行求食以養宋史孝義傳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始貧無以給晨夕乃剃髮乞食以養母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負米養母

孝友同風家語子路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為親負米百里親歿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累裀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枯魚御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悲哉宋史戚同文傳有宗冀者蔡州長葛人父為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人皆以孝稱之南史賀琛傳琛字國寶授業於伯父瑒瑒卒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檝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唐書劉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表為書記

積俸供母

南史張緬傳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祿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孝友同風宋張雲卿字伯紀端死

和州。因寫其表。司馬溫公。初居洛。伯紀未得見。邵雍以問光。光曰。雲卿於殯其父。父不肖。未敢與見。雍曰。雲卿可謂孝矣。父死貧不能以喪歸。奉其母居洛。府尹哀之。俾為國子監說書。月得俸七千以養。若為和州一行。則罷俸數月。餓其母矣。其故如此。溫公悵然曰。光聽之誤矣。伯紀自此遂得與溫公游。**給米養母**南史宋衡陽王義季傳。陳王績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不食肉。義季愍其孝。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研解豐啖肉。**與俸養母**宋歐陽公集。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公居蜀。老姬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講學養母**宋史仲放傳。放隱於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為廬。以講習為業。從學者衆。得束脩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織屨養母**晉書劉惔字真長。沛人。少清遠有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雖篳門主賓。晏如也。呂氏春秋。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屨屨以養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僕進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今乞所以養母。是毀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分金粟而遺之。辭金受粟。**織蒲

鞋供母**釋氏稽古畧。尊宿名道明。江南陳氏後也。幼出家本州開元寺。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蘗。蘗延充首坐。衆請住觀音院。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寺。居織蒲鞋以供母。故又有陳蒲鞋之號。乾符四年。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鬻繒養母**宋史孝義傳。有杭州仁和人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至孝。夜寢十餘起省母。母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鬻薪養母**宋史孝義傳。朱泰湖州武康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以奉母。泰服食麤糲。戒妻子審候母色。州里稱其孝。六祖壇經。六祖少孤。及長家益貧。乃鬻薪奉母。一日過市。屢聞客誦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開悟。**賣筥養母**晉書庾袞傳。袞父亡。作筥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袞對曰。無食不甘。袞將何居。母感其言。而安之也。**躬耕養母**東漢書李咸字元皋。孤特自立。家貧母老。常躬耕稼以奉養。　臧熹字德仁。東莞莒人。晉立國學。熹為助教。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奉親者十有餘年。北史甯紹。字道宗。武川鎮人。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至人之行。莫大於孝。乃投卷歎曰。吾遠離侍養。非人子之道。即還鄉里。躬耕奉養。由是知名。新唐書王質傳。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講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後舉進士。五遷侍御史。再轉諫議大夫。徙宣歙觀察使。孝友同風唐令孤仕。猗氏縣人。兄弟四人。早喪父。涖慕十歲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博施不已。唐書趙隱字大隱。性仁悌。始不衣時。家無貲。與兄同耕養母。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郭珣瑜。字元伯。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傭書養母**南史列傳。王僧孺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北史房景伯字長暉。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以養其母甚謹。孝友同風。後梁蕭銑。宣帝曾孫。少傭書事母孝。北史崔光字長仁。清河人。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竭力養父母**南史許昭先。義興人。父母皆老病。家無童僕。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北史申徽字世儀。魏郡人。父早卒。少與母居。盡力孝養。為周僕射。後周書荊可。河東猗氏人也。性質朴。容止有異於人。能苦身勤力。供養其母。隨時甘旨。終無匱乏。張舜民郴行錄。辛亥同年大觀遊楊氏園案極宮。皆山

陽之勝。是日見徐積先輩。積山陽人。為學志古。養母盡力。不置僕妾。年四十。不婚不仕。食飲洗浣。力役之事。皆身為之。不娶恐異姓不能盡心於母也。不求仕。恐一日去其親也。父之鄉人敦迫使之就舉。及應貢入京師。以雙輪載母。躬自行推。暮移草屨。行道之人。不能辨也。治平四年。許安世榜下。及第。未調官。母亡。遂不復仕。窮居山陽。衣食不給。凡市賈楚人不肯受其直。積亦不取。至有情循不合者。淮南學者宗之。至路振通判楚州始為娶妻。生子小名路兒云。孝友同風宋王安國字平甫。性篤孝。養母盡力。三年喪居墓側。出血和墨。寫佛經甚衆。州上其行義云。**色養父母**隋書程普林。楚丘人。事親以孝聞。州郡辟命。皆固辭不就。躬耕色養。鄉鄰謂楚丘先生。後父母疾。親易燥濕。不解衣者七旬。大業初。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負土成墳。盛冬不衣繒絮。唯着單縗而已。家有一烏犬。隨其在墓。若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鵲巢其廬前栢樹。每入其廬。馴狎無所驚懼。大業中。司隸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陽令。孝友同風唐崔沔為侍御史。清白溫恭。能盡色養。父母少不康。輒祈禱。請己身代。母嘗有疾。沔請代病。久已。**自爨養母**孝友同風晉祖有頑疾。從十指入。俄而偏身。母所苦遂愈。

光祿納少孤貧性至孝常自為母炊爨作食王北平又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固辭為中郎有人戲之曰奴價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羖之皮耶元史不忽木傳不忽木為平章政事家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便退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

飲水養母 唆東志滄州有婦人不食唯日飲水數盃年四十五六而面貌悅澤人問不食之因自言幼年母病卧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贏金數十以養母值歲歉穀貴艱食乃仰天禱曰今日所獲不足以活二人願天憫之使我飲水不饑庶所得可盡以供母遂臨井飲一盃果不饑自是亦不思食又數歲而母卒時不食已三十年矣

埋兒養母 東漢書郭巨家貧養母妻產一子三歲母嘗減食與之巨曰貧乏不能供給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嫁妻養母 南史徐孝克傳時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既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為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

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養母孝克又剃髮為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氏更為夫妻

留妻養母 新唐書高儉傳儉字士廉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斛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謫為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鮮于奉養而行

不嫁養母 唐書汴州李氏孝女年八歲父卒柩殯在堂十餘年每日哭泣無限及長母欲嫁之遂截髮自誓請在家終養及喪母號毀殆至滅性家無丈夫自營棺槨州里欽其至孝送葬者千有餘人葬畢廬於墓側蓬頭跣足負土成墳手植松柏數百株季昶列上其狀制特表其閭賜以粟帛溫州府志唐丁氏女永嘉人居象浦性至孝及笄誓不嫁日紡績夜釣魚以給母衣食一夕暴風甚雨溪漲溺死鄉人立祠浦傍以旌其孝自是山多祥雲溪有光脈

乞弟養母 世說新語南郡桓玄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亦在焉（玄別傳曰玄克荊州殺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企生鮑季禮皆仲堪所親任也）桓素待企生厚將有所戮先遣人語云若謝我當釋罪企生答曰為殷荊州吏今荊州奔亡存亡未判我何顏謝桓公（中興書曰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桓亦如言宥之桓先曾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求官養母 晉書袁瓌傳瓌字山甫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曾孫也祖父並早卒瓌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為江淮閒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元帝以為丹陽令中興建拜奉朝請遷治書御史孝友同風唐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唐書許康佐正元中舉進士宏詞連中家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議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為親屈

官遊不養母 唐書太宗諸子列傳嗣曹王皋曹明王曾孫為少府監時殿中侍御史李均與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于朝不肯迎鄉母窮不自給皋行縣見之歎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若二子可謂事君乎舉劾之並錮死

乞郡養母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滎陽人張逸先以試校書郎知襄州鄧城縣有能名知州謝泌薦之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家貧願得近鄉一幕職官歸奉甘旨足矣授澶州觀察推官孝友同風宋沈文通杭州錢塘人治平中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會母病請東南一州視

疾英宗曰學士豈可去朝廷也明日拜翰林學士後丁母憂上惜其才賜黃金百兩宋史張暐桂陽人為監察御史以母老乞就養遂得知朗州孝友同風宋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慶曆中知諫院以親老請鄉郡移書政府曰襄上顧慈親年八十餘強安精神以悅老者昨自開封府以老母得請便郡經歲猶未到官襄有所慮者朝廷因有差除而明公不遺姓名或有移易襄母親年高矣鄉土去京四五千里侍親而行不可委親而行又不可設有一旦之命適足以趨襄之退隱也又念食祿理無自由欲歸休以奉晨夕生平無田仰俸以供甘旨捨官而養遂為窮人儻守便郡安而不移則重賜矣出知福州仁宗賜其母冠帔以寵之

就職養母 孝友同風宋石延年字曼卿宋州人少舉進士不第以三舉推恩當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耶曼卿矍然起就之

折資侍母 宋史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城人以蜀人官于蜀不得任同守希亮母老願折資為縣以侍親遂得知臨津縣黃恭廣杞南吳甫舉茂才累年不逮甫有老母年九十有餘乃上書自乞減品為四百石長庶得其俸以養母詔聽除補南陽新蔡長遂以甫為淮季禱交趾茂才皆為四品也宋史

畢士安傳。士安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

辭召養母

（東漢書周盤汝南安成人少游京師）學古文尚書左氏傳。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遷陽夏重合令。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毀滅。服終。遂廬于冢側。教授門徒常千人。公府三辟。盤語友人曰。吾親已沒矣。從物何為。遂不應。晉書山濤。字巨源。為侍中。遷尚書。以母老辭職。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詔特給日契。謝沉。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察孝廉。會稽內史何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閑居養母。不交人事。耕耘之暇。研精墳典。 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彥由是不應辭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北史王晞。字叔明。小字沙彌。幼而孝謹。微著。廣平王開府功曹。晞願養母。吏不受署。孝友同風。唐劉子翼。貞觀初。召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悌里。唐書林攢。泉州人。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披髮作冢廬。有白烏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集。烏亦回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蠲徭役。時號闕下林家。南史張岱。字景山。為東遷令。太守殷仲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後為司徒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即去官。從母還養。有司糾舉。宋孝武曰。觀過知仁。不須案案也。孝友同風。唐韋溫。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拔萃高等。入為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以省養。不拜。侍親疾。誦湯劑二十年。衣不弛帶。 宋譚黌。熙寧中。雜發遣京東路轉運判官。以母長壽縣大君潘。年百有三歲。乞罷去以便養。詔特賜冠帔。黌家便差遣。 宋常昇。母李。年百有十歲。昇以母老不能之官。遂求致仕。家素貧。歲饑無以養。大名帥臣。奏給米俸。神宗許之。 孫侔。字少述。吳興人。七歲能文。內抒孤峻。母無恙時。屢舉進士不中。及母病革。因嗚咽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楊州。薦侔曰。居則孝悌。任則忠信。足以矯俗扶世。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以為校書郎。辭不受。

退朝侍母

（唐書崔彥昭字思文僖宗朝遷門下侍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酋順色。素髮在左右無違。

委印侍母

（孝友同風宋曾修睦建安人任殿中丞知鬱林聞母疾委）印於其佐。歸未至被喪。哀毀過禮。

給告侍母

（楊內翰談苑魚崇諒為學士周祖革命所下詔令皆其詞也甚得典）

誥之體。以母病。再求解職。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給錢百日。滿。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麵五十石。屢遣使存問。俄拜禮部侍郎。充學士。令伏侍歸闕。

安輿侍母

（唐書趙隱傳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以安輿侍母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為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

負販養母

（宋史李萬超傳萬超并州太原人幼孤貧）負販以養母。

聚物遺母

（孝友同風宋王師錫安石之叔也少孤致孝於母憂悲憫鬱不主於己惟以其母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悅其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

解錢寄母

（彭寶錄衢之西）安永壽鄉有販子。肩木將貨于市。就路傍掬糞田水潤其末。至東蹊將登船。忽片雲起頭上。雷電大作。其人恐怖。乃於腰間解錢一千。附其同行隣人。語之曰。我不合以穢水和水。今天之怒必我也。不可逃。煩將此錢歸與我母。其以此意稟白。不終子養。悔無所及。語訖。天忽開霽。遂獲免。

索錢養母

（魏泰東軒筆錄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秀才戚然動色曰。老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知其索錢以養母。謂孫生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為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公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行復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公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儻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復者。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得函救母

（南史）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病風。積年沈臥。叡明晝夜祈禱。時天寒。叡明下淚為冰筋。額上叩頭出血。亦成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兩字。母服之即愈。

違令奉母

（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啓元年。王緒至漳州。以道險糧少。令軍中毋得以老弱自隨。犯者斬。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嶇從軍。緒召潮等責之曰。軍皆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令而不誅。是無法也。三子曰。王潮兄弟三人拱緒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緒怒。命斬其母。

王子曰。湖等事母如事將軍。既殺其母。安用其子。請先母死。將士皆為之請。乃捨之。

二子爭養母

（清波雜志）蔡京在相位。偶在告未出。有某氏先在兩家。各生一子。後二子入從。爭欲迎母歸養。未知適從。事上朝廷。執政無所處。持以白京。京曰。此亦何難。第問其母。願歸何處。一言遂決之也。

孝事從母

（新唐書惠宣太子業傳。初業母早終。從母賢妃鞠之。八年。迎賢妃外）邸。事之甚謹。

為友養母

（言行龜鑑。陳公希亮。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遊。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遊學。卒與子忱同登第。

天賜鈔與賢母

（山居新話。聶以）道江西人。為縣尹時。有一賣菜人早往市中買菜。半途忽拾鈔一束。時天尚未明。遂藏身僻處。待曉檢視之。計一十五錠。內有五貫者。乃取一張買肉。二貫米。三貫實之擔中。不復買菜而歸。其母見無菜。乃叩之。對曰。早於半途拾得此物。遂買米肉而回。母怒曰。是欺我也。縱有遺失。不過一二張而已。豈有遺一束之理。得非盜乎。爾果拾得。可送還之。訓誨再三。其子不從。母曰。若不然。我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爾於何處拾得。當往元處候之。伺有失主來尋還之可也。又曰。吾家一世未嘗有錢買許多米肉。一時驟獲。必有禍事。其子遂攜往其處。果有尋物者至。其賣菜者本村夫。竟不詰其鈔數。止云。失錢在此。付還與之。傍觀者皆令分賞。失主靳之。乃曰。我失去三十錠。今尚欠其半。如何可賞。既稱鈔數相懸。爭鬧不已。遂聞之官。聶尹覆問拾得者。其詞頗實。因暗喚其母。復審之。亦同。乃令二人各具結罪文狀。失者實失去三十錠。賣菜者實拾得十五錠。聶尹乃曰。如此則所拾之者。非是所失之鈔。此十五錠乃天賜賢母養老。給付母子令去。謂失者曰。爾所失三十錠。當在別處。可自尋之。因叱出。聞者莫不稱善。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六姥

母

擊賊救母

（續後漢書。鮑出傳。出少游俠。尚氣節。興平中。三輔亂。出兄弟五人。養母。而年饑。留母守舍。並出採蓮實。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初等至家。噉人賊數十。已掠其母與比舍嫗。繩貫其掌而去。初等怖恐。不敢追出。聞欲追。兄弟皆云。賊眾不可追。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去煮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衽。獨追之。行數里及賊。斫賊四五人。賊夫復合圍出。出跳圍斫賊。賊附出曰。卿欲何得。出曰。欲得母爾。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還復爾。出指嫗曰。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南史王寬。泰始初。為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為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

突圍救母

（孝友同風。宋曹光實。字顯忠。雅州人。仕偽蜀為永平軍管內捕盜遊奕使。王全斌平蜀。蜀盜蠭起。有夷人）張鶴忠者。憾光實殺其徒黨。率數千人奄至。環光實所居。鼓譟飛矢四面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而出。賊眾辟易不敢近。舉族三百餘口。賊殺之。又發其父墓。壞其棺。光實詣全斌。壯而許之。光實率兵前導。克城果得鶴忠而甘心焉。

質弟救母

（孝友同風。晉桓）沖。字幼子。溫諸弟中最淹識。初彝亡後。沖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為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也。及沖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曰。我買德也。遂厚報之。

殺虎救母

（江南餘載。保大中。太）平府霜氏女。年十三。母為虎攫去。女徒持刀。跳登虎背。以手緊拖定。連割其頸。虎奮躑不脫。遂死。女乃還家。告人共收屍。

逐虎救母

（圖經。章頊妻程氏。與二女入山採桑。程為暴虎嚙害去。二女究叫。與虎爭力。虎乃捨之。程由是獲全。時刺史劉贊嘉之。給湯藥）蠲戶稅。改鄉名孝文。

求藥救母

（南史。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瘥。即訪醫無識者。訪至宜都。遂見山中有一老伐木。問何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即伏地流涕。具言來意。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

湎法叔謙受之脯視不見依法為湎母病即愈。

投江救母

（唐書沈季詮洪州人少孤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哭投江中少頃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孝友同風唐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中及砂滴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假史沈若護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赴水救母

（宋史蘇頌知婺州日其母魏國夫人方來舟而來任所公往迎過溺浙湘洪水暴迅）舟橫欲覆公哀號不懼水漲赴水救之未及舟忽自正及夫人首出抵岸舟乃覆信知孝誠所感神物護持遂能如此。

舟沉救母

（太平廣記江陵有郭七郎者資產甚殷乃輸數百萬於鬻爵者門以白丁易得橫州刺史遂還鄉時王仙芝寇盜里閭人物與昔日殊異）生歸訪其骨肉獨母與一二奴婢處于茅屋之下以紉針為業乃備舟與母同赴秩入湘江次永州江壖有佛寺名兜率是夜維纜於大榕樹下忽大風雨波翻岸崩樹卧桃舟舟遂沉生與一船工扶母登岸獲免母驚悸得疾數日而殞生往告零陵州牧牧為安葬復賵遺之。

剔臂肉救母

（宋史張伯威傳伯威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得血痢疾伯威剔左臂肉膋之）遂愈母楊因姑疾篤驚而成疾伯威復剔臂肉作粥以進其疾亦愈知大安軍雍植即伯威所居立純孝坊事聞詔伯威與升擢

割股救母

（夷堅志郝酥兒者亳州人性聰慧孝愛異常年十五母病息劇酥憂急不知所為潛持一錢詣佛堂祝曰吾母病甚吾將割股）以療敢擲此錢以卜得吉遂欣然持刀以割左股不職遽傅自熁之於火肩而圓顆真藥粒之狀與母言醫別換藥戒曰盡服此可愈母接服之經宿有瘳酥猶匿所顧益喜家人見其坐稍偏怪問其故猶不肯說迫之再三乃具以實告皆大驚亟求善藥護其瘡瘡已先中風浸淫傳致四體萬方調治竟不差危困之際語家人云吾取吾肉以救母固已不憂吾身母幸緣此以安死亦何恨但念父母俱老不能終養以此遺恨耳泣數行下遂絕南城王補之為作傳曰酥兒之心尤可悲也方其奮然舉刃之時豈不知肌肉之裂有不忍之至痛為至難也以謂吾不如是不能盡其孝故以始笄之年最弱之身怡然甘之而忘其所以難其可悲至矣清明集廟官申江廣忠孝莊娘二五十四歲病患日久有親男江應於四月十八日割股救母療病今已痊癒余應擬呈江應割股以療其母可謂小人之有孝者也理宜旌異欲照格將絹疋折錢會五貫米五斗酒一瓶帖廟喚上當廳請領奉判割股雖非孝道之正然捐軀以救母一念之孝誠足以勵薄俗獨賞外本州凡軍人死亡當廳陳乞隨即相視填刺此外斷難增額收補有江應之孝於其親有司當思所以續其食而終其養如願入軍籍即具狀前來當破例特與收刺近閱訟牒母訴其子子傷其母者每切大息今拔其一以表其餘閱者當知所勸宋史仙井監民樊謙母趙病割股以療母五月思橙泣立橙木下得實以館詔補榮州教授金史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母患風疾割股肉雜飲食中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月生醫服除目不療而愈皆以為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授尚書省擬注職任。　溫迪罕斡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肉廬于墓側母疾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衛溫州府志楊成妞永嘉人母王氏疾篤成妞焚香割股肉作糜飼之其疾遂瘳。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松陽鄭伕耕事母劉氏最謹劉一日疾革伕耕割股糜而進既啖尋已。人皆稱其孝。

燒指救母

（馬明叟實賓錄宋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旌）門曰孝行張氏之閭。

篤孝奉母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過孝子宋飛海鹽招明里人蚤喪父獨與母居元至正十六）年春吳陵張士誠捕衆自白茅渡江遂陷姑蘇略地至海上宗一負母逃卒與寇遇欲殺之即以身蔽母中數鎗乃舍而退既返孟用以備給母食母卒六年不克葬寢苦服衰蔬食不變居憂與人語輒泣下有燕巢其室東西相向及葬母燕去不復至人皆以為異云。

葅汁救母

（元史郝經傳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葅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

誦經救母

（夷堅志江滄齊三妻歐氏產乳多艱於死乃得免一子宜歌年六歲警悟解）事不忍母困苦詣於老人問何術可脫此厄老人云唯道家九天生神章釋教佛頂心陀羅尼為上即求二經從一史道者學持誦三日悉能暗憶於是每以清旦各誦十過焚香仰天瀝竭誠懇凡越兩歲紹興元年歐有孕更無疾惱至十月將就蓐宜歌焚誦之次見神人十輩立侍于旁具見照室焉生。

學醫救母

（北史李希邑名子少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洞閑針藥母疾得除）

由是以醫術知名。仕齊為襄州刺史。隋書許智藏。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

私逃省母

（孝友同風）宋韓絳傳。禁卒有私逃數日。而負其母以至者。軍中執之以見。公按法當死。卒曰。母老且病。近在數舍間。常恐不復見。試知雅去當誅。得一見。死無恨。公憫然釋之。

避兵負母

（宋史王翊傳。有胡天啓者。重慶進士也。北兵至。天啓負母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兵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大將奇天啓貌。欲活之。謂曰。汝從我。當共富貴。天啓愈奮罵。於是夫婦同死。

竊駕省母

（春秋傳。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母病。人聞往夜告。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矣。）

告歸省母

（南唐書儒者傳。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沈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草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彬着鄧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犢幣陳列于庭。

私歸省母

（孝友同風楊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大中祥符間居翰苑。以母）

在陽翟。別墅有疾。遂留請假。傍子與史遽然中夕奔去。先一日上聞億母病。以湯藥銀幣賜之。使者及門。而已去矣。朝論譁然。以為不可。上憐其才。終優容之。止除秘書少監分司。仍許只在陽翟。

表求省母

（續資治通鑑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秋七月甲寅。涇原路）駐泊都鈐轄知渭州曹瑋表求暫詣京師省母。詔可。

賜假省母

（金史夾谷清臣傳。清臣為丞相。上表丐歸。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聞卿母老。欲令歸省。故特假五十日。馳驛以往。復至可為一月留也。還謁上。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別十年。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

負擔尋母

（南史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馬氷之玄孫也。有孝行。少壯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為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嶮。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雖終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且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拜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行哭尋母

（孝友同風梁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性孝。居父憂過禮。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塹。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屍。憑屍而哭。每舉聲氣絕。行路皆為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卒年八十五。

冒難尋母

（燕書周存字道名。上谷俱陽人。王彭祖叛。母遇寇離失所。）時所在分崩。州郡隔異。存冒難尋求。自河以北無不周遍。存亡無聞。從傳在昌黎。而存已屬段氏。昌黎土地。燕之所統。存徑投高祖。容之。為置酒於坐。問存君失母來幾年。相見當識否。高祖言音未止。存涕泗覆面。哽聲而對。辭甚悲酸。擧坐莫不忼慨。高祖亦為之動容。由是意遇倍加。存停恭不得母問。將辭歸。高祖意欲留之。而未顯也。存覺微旨。陳謝曰。羈政刑輒刺客之流。意氣之願。甘死奉辭。今明公無求於微用。而見接以國士。應終身奉報。以答厚恩。然老母未審存亡。弟小無所依倚。寢食未敢廢心。昔徐庶指方寸以失辭。今存披肝以表情。願明公恕之。高祖矜而聽去。

祈天尋母

（宋史孝義傳。彭瑜。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大和倪氏之婢。瑜入）

市首飾。造其門。至母出。瑜操鄉音與語。拜曰。聞母在焉。假是以來迎。倪氏卒。迎母歸養。

棄官尋母

（王性之默記）劉瑫。河中人。樞密學士鍊之孫也。其庶母王氏。既生瑫而出外。瑫事嫡母任氏。三十年不懈。母死。尋訪王氏。不能得。遂棄官。布衣蔬食。跣足走天下訪之。莫知其生死。數年而瑫志益堅。誓不見母。不復為人。會歲除日。行次汝落間地名彭坡者。逆旅羈棲。盡未遂所志。泣於村市酒肆中。忽見日者瑫憂鬱中謾呼令作卦。日者端蓍云。此坤卦乘乾卦。父母爻動。必求訪父母。今坤卦為主。則必母也。因自喜曰。平生之未見而喜神臨。如此之速。但不須發去。只留此以俟。正惟在今日。且在今一時之內。所謂大慶可賀矣。瑫心雖喜。能知本意。而復殷悠漫。乃日者常態。唯唯不應。日者辭行。猶曰。即應無相忘也。瑫愈惑。旋聞簫鼓喧闐。乃村人嫁女於除夕也。舉酒肆人奔往觀之。瑫獨坐無聊。已而觀者稍復還坐。而各說所見。一老卒在坐曰。此本縣富人之女。嫁此村富家。其送女者所生也。其壻家去此纔十步。此婦人先在一大官家。聞生子。今作官矣。又入一家。再為此富家側室。生兒女三人。今嫁其季也。故今自送嫁。其正室已亡。家甚富。而專家事。於資送女甚厚也。瑫引身稍相近。問翁知婦之姓氏。與前主之姓乎。曰此婦姓王

閣前主姓劉其子小名則瑨也。瑨始驚問翁何以知其詳如此。兵曰。我故儔兵也。同事役於其家。旦每祝我此事。故我常在心也。蓋紙書其姓名狀貌以千計矣。出腰間幣衣中小紙示瑨。略道所以。方語話酬酢間。村市小兒之慧黠者。潛往報此婦人矣。已而老兵聞瑨驛紬曰。當為驗之。然瑨久求母不獲。而為人紿之疑似多矣。意字與名字或有相同者。未敢必信也。已而小兒輩與老兵攜往。婦人聞之。亟遣騎乘迎瑨。瑨猶未信。護程。既各細驗之。真瑨母也。將心溺久。再見於不料。母子相持號慟。殆絕於村市。久之事定。回訪日者。莫見也。問於村中。亦曰未嘗有此色人。意以瑨純孝所感。天假神靈以告之爾。瑨復迎母同歸。久之以壽終。瑨仕遇神宗。累歷藩劇。為世名臣。二子倚勃皆登科。其家光顯貴盛。亦天之報也。宋史孝義傳。朱壽昌母劉氏。巽妾也。巽守京兆。劉氏方娠而出。壽昌生數歲。始歸父家。母子不相聞五十年。行四方。求之不置。飲食罕御酒肉。言輒流涕。用浮屠法灼背燒頂。刺血書佛經。力所可置。無不為者。熙寧初。與家人辭訣。棄官入秦曰。不見母。吾不返矣。遂得之於同州。劉時年七十餘矣。嫁党氏。有數子。悉迎以歸京兆。夢溪筆談。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版印施於人。惟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事母至孝。復出從仕。今為司農少卿。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　言行龜鑑。朱壽昌生數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壽昌由為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篤。為買田宅居之。宋王安石臨川集送河中通判朱郎中迎母東歸詩云。綵衣東笑上歸船。萊氏歡娛在晚年。嗟我白頭生意盡。看君今日更悽然。因見朱壽昌得母。而自歎有屺岵之悲。蘇東坡集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得之蜀中。以詩賀之。　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羨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次公史記。儒林傳序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又前漢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生青天。次公史記。始皇本紀注引茅盈內紀。盈曾祖父蒙。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而神仙

傳亦多矣。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卻得償當年。媁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小兒啼以悅親。　序杜詩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烹龍為炙玉為酒。鶴髮初生千萬壽。金花詔書錦作囊。白藤肩輿簾蹙繡。感君離合我傷心。此事今無古亦聞。長陵朅來見大姊。序漢武帝母王太后。微時為金王孫婦。生女。在長陵小市。武帝立。自駕迎之。直至其門。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泣曰。大姊何藏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仲孺豈意逢將軍。按霍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既不相聞。久之。去病既壯大。為將軍。擊匈奴。至平陽見仲孺。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開皇苦桃空記面。續隋文帝外家呂氏。其家甚微。帝顯後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吉。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建中天子終不見。序代宗皇后沈氏生德宗。史思明再陷河洛。失后所在。德宗即位。建中元年。遙尊為皇太后。以睦王述為奉迎太后使。分命使臣。周行天下。終貞元之世無聞焉。西河郡守誰復譏。按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潁谷封人羞自薦。次公鄭莊公寘母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鄭伯用其說。而母子如初。嘯堂集壽昌望母白雲邊。刺血書經五十年。一旦朱幡迎象服。孝心純至徹蒼天。文同丹淵集朱康叔郎中棄官求母於金州。同會華清宮。作此送之。　蟠桃實在枝。蟠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還相依。康叔視金龜。解去如糞土。徒步入秦關。金州取其母。古人亦有此。比之康叔難。幾時有古人。能如公棄官。玉蓮仙宇中。相會談此事。使我發驚嘆。達曉不得寐。譎聞待安輿。華下何時過我。欲率諸君扶服指門賀。

徒步尋母

宋史趙伯深。字逢源。父子同為州兵官。虜金人渡河。伯深與母子相失。父卒。伯深聞母在瀘南。伯深徒步入蜀。間關數年。訪尋其母。紹興二十一年。乃得其母。相持號泣。哀感行路。嘗倅在夔州。賦詩以美其孝。江數數影響錄宋沈參政建炎間避虜難于徐之山谷中。一夕在草莽間。歎曰。吾母在順昌。相去三百餘里。未知存否。吾母平生誦金剛經。今三十年矣。金剛神豈不能救此難耶。因涕泣良久。以手摩足。忽有大木葉兩片。飛墮其前。遂取包兩足跟。有頃聞雞聲。遂起行。步若有神助。及曉至順昌城下。視足跟木葉。乃其母所誦金剛經前兩板。遂得與母相見。元史孝義傳。章卿孫本劉氏。初為章拱刑養子。與母雷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

迎歸養之。俞全幼被掠賣。與劉家為奴僕。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得之。事母以孝聞。古今事通。陳斗龍。南仲。杭之昌化人。宋梅書院山長。父澤民。納妾王氏。生斗龍。一歲去。斗龍知母家錢塘。訪之。媼曰。往江東。弗聞何州也。即入江東諸郡。往來六年。一夕舍永豐禮賢鎮。店人怪斗龍數過。問之。其人曰。吾主人少婦。豈是耶。走施氏。告母出見。龍哭拜施氏。以母還斗龍。奉以歸。而徽益作。買母夫百丈山廬。遂迎置母。告曰。壯士。斗龍求母六年始歸。未百日。若某死。母誰養。盜亦洛嗟舍去。（胡良儒傳）

學醫尋母

（元史李鵬飛。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妾。鵬飛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求三歲。得焉。迎還奉養。

高力士認母

（唐書本傳高力）士與母麥氏相失。後嶺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在焉。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帝乃封為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

萬鍾認母

（武林紀事。中書舍人萬鍾元亨。父本臨安人。市廛貨巾幘者。有娉雲）川人。生一子。乃亨也。此娉以約滿告去。不知所向。元亨漸長。讀書取科第。授某尉。嘗欲尋訪。而無蹤跡。一日經由雲川。至一度口茅屋中。有一嫗貨餅餌。元亨因憩其側。詢嫗曰。何為獨此營生。還有夫與子否。嫗曰。前嘗適一家。既死。不復再適。有子亦長成。見於某處負販。又云。少時嘗傭在臨安一頭巾肆中。曾生一子。某既去。則不復相聞。亦聞吾子讀書得官。元亨曰。何不往見之。嫗曰。自顧貧窶如此。雖往亦不相認矣。元亨微其年月日。皆暗合。大驚。即拜之曰。吾母也。嫗亦倉皇未敢當。元亨即具衣裝迎歸其家。後元亨即館郡符持使節。登朝列。駸駸華要。此嫗皆及享其奉。慶元初方卒。

奉使得母

（晁說之客語。沈德和之求母也。始其父為司理。嫁其所生母於考城縣。德和屢因使虜者求之。已而德和）親銜命出疆。見驛中有老而髯者。在彼掃地。沈分柑子與之。髯甚感。因問往年有沈司理者。爾識之否。髯云。某嘗事之。又問沈曾嫁一婦人於此縣。在否。曰在也。沈不敢久與語。沈有提轄知人意。沈乃令復以一柑遺髯。因與語。詰其子細。乃嫁與張押錄。亦別有子矣。沈使事畢。還至考城。則髯已不復當役。乃買蒸餅於路。提轄因之。責其一。中有母書。其後沈為四川制置。乃託王宣使往求之。得可使者四人。與銀二百五十兩。至彼議之。後夫以為不可。比再往。則張已死。先得其子以來。沈與書云。醜傳獲媽媽莫家媽媽已死。莫者沈嫡母也。信益遍比三至。則與母皆來。（岳甫部云）

誓

天求母

（元史孝義傳。黃覺經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經。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得其母以歸。）

感物思母

（南史張敷。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焉。孝友同風情。燕王倓字仁安。煬帝孫。元德太子之子也。性好讀書。尤重儒業。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母劉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奇之焉。南史張纘。字直言。武城人。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物。及有所識。其家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咽不自勝。

社日念母

（坦明故事。王脩字叔治。年七歲。以社日母亡。及至來歲）里聚行社日。典故脩感念母。哀甚。里為之罷社。後魏太祖辟為司空。

心動思母

（事文類聚。司馬池審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庭。一日心動不能蘇。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閒有疾。池遂號慟而歸。

過宮思母

（新唐書高祖竇皇后傳。太宗即位。過慶善宮。覽觀哽欷。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于正寢。

遇虎念母

（見聞錄。章仲惠。成都人。與妹夫丘生。紹興中類試中選。同）赴廷試。未出峽。舟覆于江。丘生死。章僅免。既賜第。調井研縣主簿。還至峽州。家書報其弟病。章茹哀跨羸馬以行。一川兵挈襆以隨。過萬州。日晚猶行未已。遂墜崖下。去岸十餘丈。徧體皆傷。不可起。俄有虎至。銜其髻欲食章。章驚呼而言曰。汝虎有靈。幸聽我語。吾母年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夫死於水。今年弟死於家。獨吾一身存。將以微祿終養。今汝食我。無足惜。柰吾母何。虎聞而釋之。盤旋其傍。若有所扞禦。夜過半。章痛稍定。睡石上。覺而天明。攀危木而上。及登岸。馬猶立不動。遂乘以行。諸物皆在焉。但所有為兵攜去。章赴官滿秩。而母亡未幾。章亦卒。乃知一念之孝。脫於死地。專為母故也。與類知義如此。亦可取焉。

聞亂救母

（宋史穆衍。先為華池令。後知淳化縣。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過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忍驚其母。

拜官念母

金史石抹榮傳。榮除開遠軍節度使。入謝。不覺泣下。海陵問其故。對曰。老母在谷神家。拜官念母。是以感泣。乃詔其母。與之俱行。仍賜錢萬貫。

鄭褒念母

古今事通鄭褒愚安人好古文名於時會罷進士贄文王元之一見云淵深秘邃詞精理切雖千百言不能輒去一字是歲閏在孟秋前一月暑甚留俟秋行曰褒有母老今詔下將及闕鄉人必告吾母計程以待後一日必貽母憂公為之泣為作詩買馬送之咸平元年中第未命而卒年三十七

傾財贖母

三國志魏志涿郡孫禮喪亂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之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指刺姦主簿溫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　南史劉靈哲字文明位前軍將軍嫡母崔氏為魏所獲靈哲傾貲贖母　裴叔業傳叔業兄子植為瀛州刺史時其母年踰七十以身為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於沙門寺掃洒植弟瑜粲衍並亦奴婢之服涕泣而從有感道路諸子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於是出家為比丘入嵩高積歲乃還家　北史王慧龍傳慧龍子寶興少孤事母至孝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沒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

備儀迎母

晉書陶侃傳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

間道取母

宋史李昊傳昊自言唐相紳之後父羔容管從事生昊於關中幼遇唐末亂隨父避地至奉天值昭宗遷洛岐軍破奉天父及弟妹皆被殺昊年十三獨得免會劉知俊領岐軍為所得與語奇之寘于門下以其女妻之隨知俊歸蜀王衍襲偽位授彭州導江令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岐軍之難昊母獨無恙至是十九年仕蜀顯達乃遣心贄張金王彥間道迎其母昊請告境上奉迎衍賜以金勒名馬至青泥嶺見母母撫昊荷號慟哀感行路

亡兒迎父母

法苑珠林搜神記云宋時有諸生遠學其父母然火夜作兒至前歎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復生人父母問之兒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時亡今在瑯琊任子成家明日當殮來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那得及汝兒曰外有車乘去自得至父母從之上車忽若睡頃比雞鳴已至其所視其駕乘但魂車木馬遂見主人臨兒悲哀問其疾消息如兒所言

陳情迎母

孝友同風宋樊若水江南人舉進士不第詣闕言有策可取江南授舒州團練推官以母在南唐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太祖詔國主護送之

登第迎母

宋史劉湜徐州彭城人少孤母史嫁營卒既登第具袍笏趨卒舍迎母里人觀歎湜後以戶部郎中知廣州以母老求內徙遂徙徐州喜曰昔布衣隨計今以侍從官三品服典鄉郡過始望矣

蘇仙辭母

太平廣記蘇仙公按神仙傳仙公漢文帝時得道後數歲仙公乃灑掃門庭謂友人曰仙侶當降俄有數十白鶴降於其門皆化為少年仙公乃跪白其母曰某受性當仙被召有期儀衛已至當違色養即使拜辭母子歔欷母曰汝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仙公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兼封一櫃留之有所缺乏可以扣櫃言之所須當至言畢即出門聳身入雲而去

絕裾辭母

晉書溫嶠為劉琨左長史奉表江左勸進既至帝留之不遣還除為散騎侍郎初嶠欲行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辭讓不拜

遣人辭母

隋書列傳尉迥作亂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以父在山東時高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遂自請行深合上旨遂遣熲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全歔欷就路至軍果破迥因平之

發憤辭母

孝友同風宋魏仁浦字道濟衛郡汲縣人幼孤貧母嘗為假縑製暑衣仁浦歎曰使母求貸於人以營衣為子得安乎因發憤辭母之洛陽得隸名樞密院太祖受禪為右僕射

孟孫哭母

莊子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

蘇仙哭母

太平廣記蘇仙公昇仙後母年百歲一旦無疾而終鄉人共葬如世人之禮葬後忽見州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咸知蘇君之神也

五子哀母

續後漢書郭淮傳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之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其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乃命左右追妻還淮以書白司馬懿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是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懿宥之

銜哀哭母

應天府志晉吳隱之與韓康伯鄰居隱之事母孝謹及執喪哀毀過禮康伯母殷氏聞隱之哭聲輟食投箸為之悲泣既而謂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　晉書郗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苦病卑及亡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

三年。侍馬八尺。輿棺至塚。負土成墳。　范隆傳。范隆鴈門人。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慟行路。南史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孝友同風齊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致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　梁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論語。性仁孝。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輙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此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胷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強加飦粥。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菓之味。体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

莫不下泣。　梁義安王大昕。字仁則。簡文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為之傷。馬明叟賓實錄。唐裴敬彝曾祖子通。居母喪。哭母喪明。孝子傳。程曾子孝孫。桂陽人。年七歲。母喪。哀號哭泣。不異常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哭母不衰　淮南鴻烈解。說山訓。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注江淮謂母為社。社讀雖家謂公為何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捧癰哭母　南史康祚扶風人。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哭悲泣。母即寬小愈。因此漸瘥。時人以其有冥感。位至屯騎校尉。

哭母腸斷　顏氏家訓。張建女三歲喪母。靈牀上屛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沮。不能飲食。將以問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數日而亡。中外憐之。

捫痕哭母　宋江少虞類苑。崔鶠少時不循小節。頗愛飛鷹走狗。太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杯鋌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輙哭。

歸魯葬母　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問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韓信葬母　史記淮陰侯傳。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塚良然。

負土葬母　東漢書。祭彤潁川人。兄遵。喪母。負土起墳。彤早孤。以至孝稱。遇天下亂。野無煙火。而獨在塚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皆奇而哀之。及遵卒。無子。帝傷之。以彤為偃師長。令近遵墳塋。四時奉祀之。晉書。山濤。河內人。早孤。居貧。有器量。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後除議郎。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柏。後拜司徒。貞慎儉約。侍無嬪妾。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太康四年卒。隋書。劉士儁。彭城人。性至孝。丁母喪。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狐狸馴擾。為之取食。高祖受禪。表其門閭。唐書。李乾祐母卒。廬於墓側。負土成墳。帝遣使

就市。表異其閭。仁軌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祐曰。法令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以輕罪致極刑。非畫一之制。意解。由是免死。遷侍御史。焦懷肅母病。母嘗其糞。若味異。輙悲號幾絕。母終。水漿不入口五日。負土成墳。廬守。日一食。杖。然後起。繼母沒亦如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母終。因負土築墳。號瘠。人不復識。嘗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群烏鳴翔。孝友同風。宋徐發珪。萊州掖縣棠善鄉續俗里人。嘗為賛皇令。歸葬父母。率兄弟負土成墳。園中瓜合蒂。木連理。州白其狀。建隆四年。詔改崇善鄉為義感。里為和順。

乞歸葬母　續後漢書雷休傳。休丁母喪。哀毀過數。丕使侍中奪喪服。賜以酒肉。休受詔而形體羸憔悴。乞歸葬母。丕遣越騎校尉薛喬節其憂哀。使歸家治喪。丕自寬慰之。後以征伐屢有功。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發墓葬母　南史陳宗室傳。始興王叔陵。發謝安墓葬其母。

賣身葬母　南史朱文濟。字敬達。吳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為儒林。不就。

營墳葬母　唐書安金藏。京兆人。母喪。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

事。詔表關于閣。

奪地葬父母

資治通鑑唐高宗弘道元年。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琰。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上聞之。怒曰。義琰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政事。義琰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琰為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積俸葬母

萍洲可談　綿州楊鼎臣。年十餘歲。所生母死。殯菜園中。後十年登第。調官。欲積俸營葬。凡兩任不能辦。後改官知彭州。九隴縣。升朝為安倅。追贈所生。邑號方獲襄事。楊每懼微時草率。棺衾不如法。既徹而衣若生。衣裳儼然。蓋已三十年。楊抱持慟絕。舉尸易衣而葬。觀者感歎。誠孝之報如此。

干謁葬母

楊內翰談苑　神敏字明遠。河南洛陽人。七歲能屬文。母喪無以窆。遣僮奴持書千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其母。欲以私覬異採。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

張揆葬母

孝友同風　宋張揆字文裕。歷城人。與兄揆同舉進士。有時名。丁母憂。時天大寒。徒跣舉柩。叩頭流血。足皆皸裂。及葬。嘔指酒父骨。兄弟廬墓。

傭錢葬母

宋史孝義傳。劉孝忠。母病。割股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劉然火掌中。代母受痛。後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焉。胡安定先生言行錄　朱還通州靜海人。世編苫為業。年十五。值歲疫。父母俱喪。家無餘財可以埋瘞。還日號泣。因詣鄉人之豪者。質身為隸以葬父母。為契以示人。

質子葬母

金史　劉瑜傳。瑜　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葬其母。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

聚石葬母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　元末。山東鄆縣。馬伯傑父嘗為南臺御史。不以家行。傑獨與母張氏居。盜起汝潁。轉略齊魯境。傑負母匿草間。母卒。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脅以白刃。傑大慟曰。母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還以衣粮而去。

為友葬母

西漢書　游俠原涉傳。涉專以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涉即往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以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潔埽除沐浴。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乃側席而坐。削牘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分付諸客。諸客奔走市買。至日昳皆會。涉親閱視已。謂主人願受賜矣。既共飲食。涉獨不飽。乃裝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為棺斂。勞徠畢葬之。

崔損不葬母

唐書李齊運傳。德宗時。崔損為門下侍郎。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三省華要。至事嫡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

不葬父母

類說　三司副使陳泊卒。後婢子附語云。坐不葬父母。謫為魏兒。是胎皆生長毛。

宜都王夢母

南史　齊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之子也。年三歲時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

鄱陽王夢母

南史　蕭恢字孔達。梁文帝第十子。封鄱陽王。有孝性。初鎮蜀。所生母費太妃。猶在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

劉師貞夢母

唐書　劉師貞。字又通。彭城人也。蚤失其母。及長不記容狀。哀慕之心不拘月制。至忌辰。終日涕泣。未嘗寢食。忽夢見其狀。謂之曰。我乃母也。若孝通神明。故我得達。乃寤。師貞夢中大哭而覺。哀號逾甚。乃作偶人像以事之。朝夕起居。反告如常。每薦新然後自食。時人為之語曰。孝於何適。幽明。漢有丁蘭。唐有師貞。

林億夢母

沈括清夜錄　劉元忠言。同舍生林億居親喪。常往來之。舍於廬之南廊。時月明。中夜有一人。如月中影。冉冉自庭中過。登于聽事。元忠起逐之。復冉冉自門中而去。明日以語億。億又哀泣。久之曰。夜夢吾母來告我云。適來就汝。登聽矣。為人見逐。遂去伺南廊人睡。吾乃得至此。君所見殆吾母也。

俱還見母

續後漢書　甘寧傳。寧廚下兒嘗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殺之。畢。敕船人更增舸纜。解衣臥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臥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以有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

聞聲見亡母

晉書　王彪之。年少未冠。獨坐齋前有竹。忽聞嘆聲。彪之惟似其母。因往視之。見母衣服如昔。云。彪之方有奇厄。能東行千里。三年可免。忽復不見。彪之如其言。三年乃歸。復聞歎聲。見母如先。謂曰。能用吾言。故來

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後皆如母言。

目連訪母

盂蘭經。目連比丘。見亡母生餓鬼中。以鉢盛飯餉母。未食。化成灰炭。目連大叫白佛。佛言。汝母罪重。當須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為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後目連母。得脫餓鬼之苦。類說。張祜穗柘枝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詩。祜曰。明公亦有目連變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連訪母耶。

設幕見亡母

張師正括異志。潘郎中雖宗。清河人。以明經登第。本云登第有吏材。天聖中。自國子博士通判乾寧軍。其母亡已十餘歲。一日於堂前呼家人令召其子。容狀衣服。宛如平昔。潘再拜號哭。母急止之。曰。可於堂西偏隔以帟幕。前下一簾。中安二榻。吾將與伴我者二婦人息焉。既而語云。吾死亦無大過。陰官但致我一室中。不令他適。汝既升朝。封我為縣太君。陰官乃職我出入。汝前歲知導江縣。我嘗至彼相視。以水晶柱斧。倒植扉後。吾亦未有生期。恐久溷汝。聊以為識也。今我往生冀州北門內街西廣房。某人媳婦處為女。因得來此。家人日夕具飯食。惟聞匕箸聲。視之如故。留月餘告去。舉家送之郊外。空中有哭泣聲。久而不聞。潘既受代。適出信都。詢之。皆如所說。潘後嘗以繒帛遺其家。潘之子士龍。今為正郎。胡訥嘗著孝行錄。亦記潘夫人之事。天章閣待制。平晉王公質之。攝守海陵也。郡之監軍治宇之西偏有射堂。堂之前藝蔬為圃。一日晨興治圃。卒起灌畦。見一老嫗立射堂中。氣貌甚暇。卒驚訊之。嫗曰。我乃監軍之母也。汝亟白我在此。卒曰。監軍不聞有母。嫗何妄也。嫗曰。第告無多語。卒入白。監軍遽出視之。姿狀音息。真母也。而語言哀惻。監軍號慟。家人以下皆往拜侍。母急曰。以幕羃射堂之軒。使不外矚。既而詢其所從來。母曰。冥中有一事。應未受生與見伏牢者。皆給假五日。我獨汝念。是以來耳。監軍遽揭告。且白平晉公。平晉公朝服往拜。而以常所疑鬼神事質之。皆不對。曰。幽冥事泄。其罰甚重。無以應公命。平晉又問。世傳有閻羅王者。果有否。復推尸之。曰。固有。然為之者亦近世之大臣也。請其名氏。則曰不敢宣于口。公乃通索家藏。自建隆以來宰輔畫像以示之。其間獨指冦萊公曰。斯人是也。復問冥間所尚與所惡事。答曰。人有不殘害物性者。冥間崇之。而陰謀殺人。其責最重。如是留五日遂去。或云平晉由此不復肉食。平晉嘗為之記。其子復以示親眷云。

蔣保見亡母

夷堅志。鄉人馬叔靜之僕蔣保。嘗夜歸。逢一白衣人偕行。至水濱。邀同浴。保已解衣將入水。忽聞有呼其姓名者。聲甚遠。稍近聽之。乃亡母也。大聲疾言曰。同行者。非好人。切不可與浴。已而母至。即負保急涉水至岸。值一民居。乃擲於竹閒。居人聞外有聲。出視之。獨見保在。其母及白衣皆去矣。叔靜弟登說

禱神見亡母

樂善錄。起居舍人王龜從在祿員時。已失其母。每以為念。因監修上清太平宮。朝夕侍奉翊聖真君香火。一日。薰沐拜禱曰。龜從不幸。少失所恃。未審已託生否。願得一見。作福拔之。真君沉吟良久曰。汝母積業。見繫陰司。未有超脫之期。拔之難濟。若見必當有禍。龜從哭告不已。真君乃命召之。良久陰風寒峭。重霧晦冥。忽煙焰中。有十數鬼卒。擒一婦人。五木械繫。鐵索縲頭。傴有紫衣人。執大金鞭。從後押之。叱龜從令拜。龜從熟視。果其母也。方相向大慟。未交數語。不覺已失母所在矣。嗚呼。以龜從奉事之久。懇禱之勤。欲作福拔母。而真君尚以為難。但得一見而已。是知陰司嚴密。大非人間州獄。可以計日得出之比。

孔塤見亡母

樂善錄。孔塤任宜黃令。丁母憂。既葬。歸廄。歷官至祕書丞。母范氏。叙封金華縣君。始歸焚黃。既歸。親識相覷無虛日。一日天雨晦冥。群兒戲後圃。見一老兒。以巾掛于胸前。曰。我塤母也。塤今何在。群兒奔告。塤與婦劉氏。恐違母不許近。且大詈曰。汝不孝。棄我墳塋去二年。盜發塚取物。且折吾臂。今十八年始歸。為子固如何耶。初以盜不安其所。遂附長女。歲時受享。纔一年。以劉氏訟事。赴泰山獄取證。陰府具如人間。遂官所加金翠飾麗。而獄吏峻嚴。羸悉不類人間。所重者陰德。業報遠塗無間之獄。此皆世人平日指為無罪而安為之者。在陰司其獲罪之重乃如此。況有甚於此者乎。夫人生百年。凡三萬六千日。四十三萬二千時。三百六十萬刻。夫一時之內。一刻之間。心之所存。口之所言。身之所踐。有無量無邊。若一切謂為無罪。則一切無非罪矣。如此刻累。時積日增。月加所坐之罪。所結之悲。所負之債。何止九百二十億六百萬數之多乎。第其終日汨沒。不能以少分工夫。細自點檢。所以罪積。不覺如塵如沙。故身後受報之酷。亦非一日得脫也。今之建齋設醮。而謾為世俗之所謂御復爾者。是果可以拔其親乎。愚知其亦當獲譴也。

夜行見老母

崔鴻後燕錄。稽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生。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忽忘玄度也。

哀號

感亡母

（胡安定先生言行錄。繼宗。少事母至孝。母忽染疾卒。哀號不捨晝夜。想見母面。長日恍惚。居閑與妻子聚食。忽聞）母聲。從空而下。繼宗驚懼。設屏帳揖母。母悵悵別家經歲。今於地府。得假而歸。喜與汝曹相會。飲膳如故。時聞謦欬之聲。或聞語笑。目家人小字。一一無失。旬餘告繼宗曰。我於他處受生矣。言訖聞聲。騰空而去。

純孝感父母

（孝子傳。後漢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打。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生不識父母

（三國志。公）孫度傳。李敏。遼東人。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衰麻。如三年之喪。

獲罪不告母

（俞文豹吹劍錄。宋淳祐元）年。浙漕王埜被擢。以母夫人年尊。託言易除。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忤時相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為喜。汝復何憂。埜乃忠簡公王介之子。號潛齋。

娼女不認母

（夷堅支袁州娼女馮妍。年十四歲。姿貌出於輩流。且善歌舞。本謝氏女也。其母詣郡陳狀）云。賣此女時才五歲。立券以七年為限。今踰約二年矣。乞取歸養老。先使以良家子。終身風塵中。郡守張定叟呼問。妍曰。汝離家時尚小。能認母乎。曰能認。於是引謝氏至前示之。掉首曰非也。張判所訴云。既非其母。難以強取。免勘虛妄。謝銜恨泣涕而出。妍還娼居。才入門。忽迷不識路。娼詢其所以。曰眼前冥冥漠漠。如人把手逐我。更不能曉解。暨至房。使覺內瘴。告于郡。以疾求假。張不知信之。因會客。命如常日呈伎。蒙然如癡。與之酒。亦不知盞所在。猶以為詐。曰汝且歸。只從當中去。妍迂枉信足。遂墜砌下。始驗其被疾。聽除籍。遂免失明。孫康臣為判官日。常見之。時予宛然。而其盲自若。

夙喪其母

（羅泌路史。有虞氏紀。舜祊家冥。夙喪其母。蒙汲鰥鰥。衰毀五至。猶未歇者。）

臂痛念母

（家譜。曾參出薪于野。客至其家。母即以左手搤其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母曰。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至。搤吾臂以呼汝。又家語。曾參不忍離其親於外三日。深得禮法。）

寤生驚母

（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名寤生。西漢叢語。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乘車輦母

（左傳。莊公十二年。南宮長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注。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南宮萬奔陳之時。以乘車輦母同奔。宋去陳。一日）而至。

心亂失母

（續後漢書。徐庶。字元直。潁川人也。初平中。州郡起兵。與石韜南客荊州。及曹操入荊州。昭烈南行。庶）與亮並從。操兵追及。獲庶母。庶辭昭烈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從其母與韜俱降操。

生不識母

（風俗通。九江太守武陵陳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

三歲失母

（遼史。鐸盧斡。幼穎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

子名其母

（戰國策。魏安釐王時。秦敗魏。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子反而）名我何也。子曰。吾所言者無過堯舜。堯舜名。所大者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將盡行之乎。願有以易名母也。子之學有所不行也。願以名母為後。也。今王之事秦。尚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以入朝為後。

避難將母

孝友同風。漢鮑山。字求本。京兆人。至漢末。遇年荒。將母往南秦。避難涉山險。以荊籠盛之。背負往秦。逢賊問其故。山以實對。曰真孝子也。遺絹數匹與山。母得免難而活。

責子拜母

（東漢書。仇覽為蒲亭長。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以不義乎。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貽孝經一卷。使讀之。元深自悔責。拜母牀下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諺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合自改。遂脩孝道。

土室拜母

（孝友同風。後漢袁閎。字夏甫。少勵操行。苦身脩節。延熹末。黨事作。閎散髮絕世。欲投）

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適。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户。自幼納飲食而已。但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母沒。不為制服設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升堂拜母

（續後漢書張昭傳。孫策定江東。）以昭為長史參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吳書周瑜傳。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相友。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晉書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睦。青州刺史符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資治通鑑。後梁太祖。開平二年。晉王存勗德張承業。以兄事之。每至其第。升堂拜母。賜遺甚厚。南史王鎮惡傳。鎮惡破虎牢。及柏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方家。鎮惡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

覲拜其母

（三國志顧雍傳。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累遷太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焉。五代史劉鄩傳。鄩密州安丘人。素好兵書。有機略。為行軍司馬。襲破兗州。從節度使葛從周家屬外第。親拜其母。撫之甚有恩禮。太祖已出

昭宗于鳳翔。引兵東還。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從周攻鄆。鄆以城與。置從周母城上。母呼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厚。無異於汝。人臣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為之緩攻。

胡人拜母

（太平廣記。玄宗愛寵安祿山。呼為子。祿山每拜楊妃。而不拜玄宗。帝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何意也。祿山云。臣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

僧道拜父母

（唐會要。開元二年。閏三月三日。）勑。自今已後。道士女冠僧尼等。並令拜父母。至於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庶能正此頹弊。用明典則。大明律。僧道拜父母。凡僧尼道士女冠。並令拜父母。祭祀祖先。喪服等第。皆與常人同。違者杖一百。還俗。僧道發邊遠充軍。

拜義父母

（洛陽搢紳舊聞）記。五代唐莊宗。嘗令劉后拜齊王。張全義與其夫人儲氏為義父母。覲進其第。齊王避不敢見。劉后歸奏之。且言少失父母。願拜齊王并儲氏為義父母。莊宗許之。齊王累表辭讓。不得已而受之。莊宗令翰林學士禮院。定相見及往來牋書儀。

因夢拜母

（三境圖論）黃山谷來車進乩夢至一家。供食侘紙。山谷生身醒。歎怪吒。前進半里。乃聞哭聲。出車見姥。正所夢家。姥曰。吾女生前嘗誦法華。今辰亡忌。腳表情

愛論女亡日。正與山谷生年時同。即拜為母。及發女壙見亡女子木根貫腦。因而去之。山谷平日所患頭疼。自此而愈。

留櫃付母

（撫遺新說。蘇耽將飛昇。母曰。吾恃爾也。爾去吾何依。仙曰。兒今雖去。母之動息。皆可知也。乃留櫃付母。封鑰甚固。曰。願母不拆。若有所需告之。如所言也。後母凡有乏。禱其櫃。皆如所求。一日母思仙。為在其中。乃發櫃。了不見物。惟二鶴凌空而去。）

折肉還母

頌古聯珠。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佛眼遠云。肉既還母。骨既還父。用甚麼為身。學人到這裏。若見得去。那清五蘊。吞盡十方。乃頌曰。骨還父。肉還母。何者是身。分明聽取。山河國土現全軀。十方世界在裏許。萬劫千生絕去來。山僧此說非言語。　徑山果。骨肉都還父母了。未知那箇是那吒。一毛頭上翻身轉。一一毛頭渾不差。　自得渾。那吒太子本來身。卓卓無依不受塵。雲散水流天地靜。籬間黃菊正爭春。　少室睦。析骨還父肉還母。不知那箇是那吒。夜深失腳千峯外。萬古長空片月斜。　北磵簡。骨還父。肉還母。日西沉。水東注。良久云。露。　無準範。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王維雖斂手。難落筆頭蹤。

交事二母

（白氏六帖。吳國朱基娶陳

氏。生子東伯。入晉。晉賜妻。生子。綏伯。基亡。以歸吳。兄弟交事二母。篤先後之序。及死。交相為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六姥

母

尊崇帝母（東漢書順烈皇帝紀。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議郎卑整上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沖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二母見在。不蒙崇顯之次。無以述尊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渤海孝王妃。使中常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以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沖帝陵。靜陵質帝陵。）

迎盜安母（漢書趙咨東郡人。少孤。有孝行。舉高第。遷敦煌太守。以病免還。躬率子孫。耕農為業。盜嘗夜劫。恐母驚。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由此知名。）

貪官埋母（東漢書李燮傳。燮擢遷河南尹。潁川甄邵諂附梁冀。冀以為鄴令。當遷為郡守。會母亡。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行途遇之。使卒投其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

殺雞祭母（五典純蒙格言。後漢董黯事親至孝。比舍王寄。母曰。夫人家貧。有何供養而肥悅。黯母曰。我子孝順。不為非法。身心安樂。故肥耳。黯母復問。夫人大富。美味充饒。何瘦如此。寄母曰。我子不孝。每為非法。使我懷憂。故如是。寄聞之。遂入室曳黯母於牀下。毆辱之而去。黯既知。然不言。母亡葬畢。乃斬寄頭祭母墳。自縛詣官。帝聞其異行。赦之。）

種植給母（東漢書楊震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藍。以給供養。諸生有助種者。震輒拔去。以拒其後。鄉里稱孝。舉茂才。仕至司徒。）

竊食祭母（東漢書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欲加罪。問其故。免之。）

誣婦殺母（漢書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捕孝婦。自誣伏罪。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遂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

不當死。前太守強斷之。當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天立大雨。）

誣婦鴆母（東漢書孟嘗傳。嘗少脩操行。仕郡為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恚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吾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為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可申。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寡婦於墓。應天澍雨。穀稼以登。）

奉檄為母（孝友同風。後漢毛義廬江人。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慕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尚志。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也。）

遇賊指母（續後漢書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為書生。避難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軍。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古今事通洪擬傳。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扶母出避。遇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

出婦啓母面（東觀漢記李充兄弟六人。出入更衣。家貧親老。充妻勸異居。充使釀酒會親戚。充啓其母曰。此婦勸異居。不可奉祭祀。請去之。遂叱出其婦。）

不顧母（續後漢書駱統傳。統字公緒。父俊拜陳相。袁術怒。密使客詐殺俊。統母適華歆為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不顧其母。涕泣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爾。）

携持老母（三國志廖化字元儉。為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自携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為宜都太守。）

鼓琴娛母（晉史世光襄陽人。咸和八年。死於武昌。有婢字張信。見世光在靈座。語信云。和尚為我轉經。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後與群天人鼓琴行歌。經上母堂。信問何由歸來。曰。我來使汝輩知罪福也。亦兼娛樂阿母。琴音清妙。不類凡聲。家人悉聞之。然其聲如隔壁障。不得親察也。唯信聞之獨分明焉。）

抱恨逼母（晉書列女傳。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垂立子寶為太子。元

妃曰。太子柔而不斷。承平則為仁明之主。處難則非濟世之雄。托以大業。未見克昌之美。遂西高陽二王。兒之賢者。宜擇以樹之。趙王麟。奸詐負氣。陛下一旦不諱。必有難作。宜深圖之。垂不納。寶及麟聞以為恨。垂死。寶嗣位。遣麟逼元妃。宜自裁之。妃曰。汝兄弟逼殺母。安能保社稷。遂自殺。寶以元妃無母后道。不成喪。中書令眭邃言。同子無廢母之義。漢之安思閻后。廢順帝。猶配饗安皇。先后言虛實未可知。宜依閻后故事。寶遂從之。

灌佛薦母　南史。劉敬宣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贊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家人灌佛。乃下頸上金鏡為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惟家之孝子。必為國之忠臣。

泣杖對母　劉向說苑。韓伯瑜有過。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何泣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

指痛亡母　事文類聚。梁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宅信報凶問。

諭居喪母　事文類聚。柳宗元。謫永州司馬。侍奉太夫人河東縣君。溫凊未嘗見憂。終于州之佛寺。其孫有罪。銜哀待刑。不得歸奉喪事。姪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禮承事焉。嗚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以及是也。又今無適主以葬。天地有窮。此冤無窮。

母疾心驚　應天府志。阮孝緒至孝。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隣里嗟異之。北史。裴諏之字士言。弱冠為平原公書記。從至蔚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疾。諏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而還。當時以為孝感。唐書。張志寬。河東人。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寇賊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尹。在縣忽稱母疾。取給。縣令問其故。志寬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初怒曰。妖妄之詞。繫於獄。外遣馳驗之。果如斯言。令異之。以聞高祖。旌表門閭。就拜員外散騎侍郎。

禱神乞代母　唐書。鄭濳曜。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光祿卿。

從賊乞代母　孝友同風。郭杵。新淦人。其母為盜所執。脅以火而問所藏焉。杵泣告。願以身代母。盜義而釋之。母子俱免。郡以聞于朝。雖不報。然每遇大禮肆赦。郡縣舉典常封護其墓。尚書顏作郭杵傳。

宋何從世居溫之北鄉清源。建炎間盜起。母為所執。從哀痛不忍母死。乃往盜所長揖曰。鄉人藏寶。惟我可尋。母不知。願以身代母。共尋之。乃釋其母。而執從。引導數處皆無得。知其紿己。因聚箭射之。皆不中體。賊問其故。且言恐母死於非命。故設是計。以代母死。賊憐其孝。遂釋之。元史。賴祿存。汀州寧化縣人。蔡五九之亂。祿存負其母。挈其妻子。隨衆入山避之。盜至衆散走。祿存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存以身翼蔽其母。曰。寧殺我。毋傷吾母。時母病渴。覓水不得。祿存含濡煦之。盜相顧駭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特賜旌表。

驢鳴悅母　孝友同風。唐戴良。字叔鸞。母好驢鳴。良常學之。以悅母焉。

問父報母　唐書。任敬臣。　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其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舉孝廉。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留丹與父母　太平廣記。張定遇道士。得長生術。一日留丹二粒與父母曰。服一丸。百餘年無疾。辭父母去曰。若有憶念。兒自歸來。父母服丹神氣倍於少壯。乾符中。父母猶在。

懼憂及母　新唐書。曹王皐嗣。上元初早歲。皐祿不足養。請補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攝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石賑餓者。召還。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觀察使誣劾。貶潮州。會楊炎起道州為宰相。知皐直。復用為衡州刺史。初御史覆訊。皐懼憂其母。出則囚服。入乃衣冠。貌言如平常。及為潮。以遷入告。至是復位。乃言其實。孝友同風。宋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為樞密使。公事親孝。遭父喪。雖在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聞。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其純孝如此。

杜羔得母　唐史補。杜羔有至行。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氏非嫡。經亂不知所之。羔嘗抱終身之戚。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謂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詰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來河北。求父厝所。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詢。館於佛廟。日夜悲泣。忽覩屋柱煙煤之下。見字數行。拂而視之。乃其父遺跡。言後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某家詢之。羔號泣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歲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陳庚得母　宋史。陳庚父公緒。金人入寇山東。公緒舉義歸南。隔失其妻劉氏。劉在北二十五年。庚既長。言之輒涕泣。遂走淮甸。備歷艱險者十餘年。得其母。迎

以歸。**濕衣救母** 趙絶異紀丁興。年十三。家近荒草。野火來逼。興母老病不能免。興乃濕衣覆母。身以障母。火得無他。與逆殞命。縣令段百玉列上。文帝而嘉之。改為孝義。旌表其墓也。

親導母輿 事文類聚崔邠字甯仁。為太常卿。初上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私第去帽。親迎母輿。都人榮之。

與婢輿母 五代歐史後唐張策傳。策河西燉煌人。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除官告母 孝友同風宋劉安世。字器之。大名人。孝悌忠信。元祐中。除諫官。與母謀曰。諫官有所觸。禍出不測。母曰。假得罪。吾即隨汝去。及謫嶺表。安世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且無兼侍。恐一旦溘然。為慈親憂。因憶司馬公語。北人在瘴地。惟絶嗜欲。可以不死。自是遂絶。行山中。有大蛇相向。久乃去。鄉人以為神蛇來迎後。遺母食狀。挺行。日數十里。

不忍去父母 言行龜鑑范公純仁。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官。每調皆不赴。文正公遣之曰。純仁豈可重

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

束帶應母 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職方員外郎陸參。為崇文院檢討。參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參不應。蹴之墜牀下。良久。束帶執燭而至。曰。大人嚮者呼參。參未束帶。故不敢應。

公裳揖母 宋名臣言行錄節孝徐先生。事母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幘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猶恪。自是至老不廢。居家必冠帶。當暑絺綌必重。漁隱叢話。呂氏童蒙訓云。徐積山陽人。小時陸登科。初從安定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積一日聞其公裳見貴官。自思曰。見貴官。尚具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陽人化之。聞見善善錄。又言積少時。逐日以紗帽揖母。一日見貴官。乃同襴襆。得自念言。天下之尊。無過父母。今乃不若見貴官時。以襴幞揖母。家人見之。無不笑。既久。亦不笑也。且久亦已之行故。自此始也。

乞恩封父母 燕翼貽謀錄皇朝以孝治天下。篤厚人倫。子之出繼他位者。得封贈其本生父母。此前所未聞也。李昉為宰相上言。臣叔父超。故任工部郎中。集賢殿學士。叔母謝氏。故陳留郡君。是臣本生父母。臣不報罔極之恩。為名教罪人。今郊祀覃恩。望與追榮。太宗皇帝嘉之。淳化四年。二月乙丑。詔贈超為太子太師。謝氏鄭國太夫人。然此猶因昉有請而從之也。至真宗天禧元年。八月辛未。詔文武陞朝官。父不在。無嫡母繼母者。許敘封本生父母。則四海之內。均霑寵恩。雖於古禮違悖。亦忠厚之至也。宋史張根字知常。饒州德興人。第進士。為遂昌令。當改京秩。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太父母。而馳妻封及母。遂致仕。得通直致仕。如其志。時年三十一。趙槩字叔平。南京人。為知制誥。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孝友同風宋齊萬。內黃縣人。守大名府。以郊赦當進秩。母年八十。願回所遷官。敘封為共城縣大君。

乞封贈父母 南唐序略景德三年。五溪都防禦使向通漢表求追贈父母從之。孝友同風宋熊文雅。父任彭州永昌縣尉。歿於王事。文雅乞以見任官回贈。又言母老。願以三任告身。授母邑號。詔兩從之。孝子傳李倫紹熙四年。調成都府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上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予初品官封。趙嗣德咸淳七年登第。乞援李倫等。回本身官致仕恩例。贈父母。上從之。

乞官封母 邵氏聞見錄宋呂汲公。當遷祕書丞。乞用其官。易封母邑。朝廷從之。中外以為美事。獨劉仲原父曰。禮。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不敢以己貴而加諸親也。今君之舉孝矣。於禮若戾奈何。又法未嘗封。亦非所以尊之也。公聞之數服。自以為不及。終身重原父之學。

春秋祭父母 北史本傳胡叟字倫訓。安定人。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泣下。春秋當祭之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一節。送一壺與叟。且曰。我當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寇祖訓為順陽太守。及弟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父母雖久亡。猶於平生所處堂宇。備設幃帳几杖。以時節開堂列拜。垂涕陳薦。若宗廟焉。

放生薦父母 善誘文蘇東坡竄逐海上。願學壽禪師放生。以亡母蜀郡大君程氏遺留簪珥。盡買放生。以薦父母。

為母復讎 北史孫益德樂安人。其母為人所害。益德童幼。為母復讎。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以聞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又不逃罪。竟免之。孝友同風宋甄婆兒。京兆鄠人。母劉與同里人董知致忿爭。以拔箏毆之。婆兒時十歲。有妹

古襁褓。乃與鄰人張氏乳食之。後年稍長大。念母為知玫所殺。又念其妹寄張氏。乃與兄顆兒。同詣張求見妹。張拒之。不使見。婆兒愈悲憤。泣謂兄曰。我母為人所殺。妹流繼他姓。母讎未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因具酒食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納懷中至舊里。尋見知玫。方與小兒戲。婆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祖詔止決杖。

五子異母（儒學警悟五柳與子儼等疏云。汝等雖不同生。）又云。況共父之人。則知五子非一母。或云。以五柳之清高。恐無庶出。但前後嫡母耳。僕以責子詩考之。正自不然。詩云。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固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盃中物。且雍端二子。皆年十三。則其庶出可知也已。噫。先生清德如此。而乃有如夫人。亦可一笑。

五子同母（隋書）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朕傍無侍姬。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者也。

知有老母（孝友）同風齋。管仲字夷吾。潁上人。少時嘗與鮑叔牙游。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

親重馮母（東漢書馮勤傳。勤光武時。為司徒。母年八十。每會見。詔勑勿拜。令御者扶上殿。顧謂諸王主曰。使勤貴寵者此母也。其親重如此。）

存問大臣母（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上之幸陝也。李光弼竟遷延不至。上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遣中使存）問之。事文類聚。張齊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太宗數其母福壽。多賜手詔存問。搢紳榮之。

敕子慰母（唐書李漵列傳。漵為給事中。五坊卒夜闘傷縣人。鄠令崔發怒勑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因皆釋。而發不得原。宰相李逢吉等。見帝曰。發暴中人。誠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年八十。憂發成疾。陛下方孝治。宜少緩之。帝惻然曰。比諫官但言發枉。未嘗道此。即遣使送發於家。且撫其母。革拜詔注對使者杖發四十。猶奪其官。至文宗乃用發為懷州長史。

詣第慶母（唐繪趙隱字大隱。懿宗時。既輔政。他日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庭。即回班候大人起居。搢紳以為榮。

孝感子母（唐書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耳。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嗚咽流涕。付受孝經。使習大義。於是子母相感寤。更請自新。為孝子。

殺女捨母（列女傳潁川公孫何者。滌氏之女。年十三。怨家報其父。父走得免。何亦與母俱亡。母先得見仇。人甚悅。爭欲取。心何）便馳出。叩頭涕泣曰。老母常有篤疾。垂沒之人。安足殘殺。以塞怨哉。我是其兒。父母所憐。不如殺我。遂殺之。而捨其母。

母知子貴（新唐書王珪傳。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闚大驚）勑具酒食。懽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白金壽母（禪林僧寶傳慈明圓禪師首母以白金為壽。母詬曰。汝定）累我入泥犁中。投諸地。公色不怍。

得道度母（釋迦譜佛告目連。汝往迦毗羅城問訊我父我叔。及我姨母。慈愉羅）睺羅母。令割恩愛放羅睺羅。使作沙彌。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各不相知。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死。如我今也。

本來父母（頌古聯珠護國澄因傳問如何是本來父母。師曰。頭不白者。曰將何奉獻。師曰。殷勤無米飯。堂前不問親。母霞浮曰。出門逢界）

無知己。入戶盡眸不見親。虛堂夜寒何所有。碧天明月順為隣。

死女告母（李昌齡樂善錄邵康節母夫人李氏。甫及）產期。以病餌藥。康節遂生。繼又誕一死女子。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中。忽見女子。哭于中庭曰。母不擇醫。妄投湯劑。使女為藥所毒。暴死胎中。痛恨切至。柰何。良久大哭而退。

女識前生母（萍洲可談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與史雷）澤男。耳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視小師。一見便呼為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

為母立祠（羅泌路史餘論萬高記曰。陽翟婦姚十三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為母立）祠。曰閑母祠。

母死為僧（江湖紀聞瑞州余教迪。任潭州時。嘗到慈恩寺。閑寺主戒衆曰。夜有異夢。今日有異人來。命）洒掃方丈。及暮有行腳僧至寺。主曰。是矣。肅升法堂。不揖不語。良久。入方丈。事之甚勤。衆莫曉。七年餘。余教再至。聞行僧尚留。詣問寺主。再四方云是予母也。予六歲出俗。而母死。母死之旦。僧生之辰。余教方駭。寺主忽持母像。與行僧皆升座。取筆作偈云。慈母來尋未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今

云。媽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孝緒坐免官。宋晉熙王昶傳。廢帝時。昶敗奔魏。棄母妻。唯携妾一人自隨。在道慷慨。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痛。遂拜其母。

食羹忘母

南史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以併噉盡。天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便心中介然。即利血。明日死。蕭穎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汚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卒。詔贈中書郎。

劉詡毆母

新唐書柳公綽傳。仲郢拜京兆尹。中書舍人紇干泉。訴甥劉詡毆其母。詡爲葉軍校。仲郢不待奏。即捕取之。死杖下。宦官以爲言。改右散騎常侍。知吏部銓。

發矢斃母

五代薛史晉李彥珣傳。彥珣素無檢節。不孝於父母。在鄉黨。絕其供饋。同列惡之。出爲外任。清泰中。遣河陽行軍司馬。遇張從賓爲亂。因明助之。從賓敗。奔于魏。范延光既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見用。欲撓延光。而誘彥珣。乃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命於城下以招之。彥珣識其母。發矢以斃之。見者傷之。

索飯悖母

夷堅支。金溪民許成。爲農。自田所歸舍。從母索飯。母告之曰。飯在釜中。可自去取喫。及至竈下。視釜則空無所有。怒而罵曰。你不害臊。妄語如此。即出外析薪一枝。忽躍而上。徑入眼。貫一睛而出。登時暈絕。累日乃能起。今爲孫鼎臣擔僕。自狀其過。而悔無及矣。

操刀向母

隨齋說異。建昌荷橋生姓廖者。中年娶婦。婦姙身而廖出。封婦免身。當在某月。乃約其妻曰。至時我必歸。汝抱子以迎我。婦孕一男。廖再以書約歸。至期乃抱子往迎。偶趨跌顛仆。子死焉。乃歸告其姑曰。柰何。姑曰。世無母殺子之理。此出於不意耳。廖歸問婦。子安在。婦具白之。廖怒曰。汝殺吾子耶。吾必爲子殺汝。又謂其母曰。爾在家所與何事。乃令婦敘孫。吾併殺矣。母曰。在城中殺父母。達某州府。汝當被大苦而後死。不如於城外。聽汝所爲。廖於是携婦及母。往水東深閴竹林中。是日天氣晴明。廖方館神畢。操刀向母。忽霹靂自天而下。怪霧晦晴。面不相睹。鄉人怪之。共觀焉。則竹林皆無孑遺。廖已震死。初無人在其側。問諸門者。方見廖携母及妻以出。乃就訪其家。姑婦俱無恙。問之。備言所以然。二人初何不知由。而其身得還家也。

厚妻薄母

張詠語錄。乖崖守蜀。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亡逃者。張忠定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

朝。桂嶺緇衣客。昔日萱堂白髮親。天遣精神來入夢。人言孝行果通神。欲知梵像同慈像。請看當來寫出真。展開母像俱化。衆視母像與行像。儼然無異。余數爲立石焉。

母死爲馬

太平廣記。唐并州文水縣李信。爲隆政府衛士。顯慶冬。往朔州赴番。乘赤草馬并將草駒。時歲晚凝陰。行十數里。馬遂不進。信以期逼撾之。馬遂作人語信曰。我是汝母。爲避汝父。將石餘米乞女。故獲此報。此駒即汝妹也。信聞之流涕。躬馳鞍。謂曰。若是信孃。當自行歸家。別爲廄櫪養飼。有同事母。

鄭莊誓母

史記鄭世家。鄭莊公立。封弟段於京。號大叔。祭仲諫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不聽。段至京。果繕治甲兵。與其母武姜謀襲鄭。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叛段。段出奔鄢。鄢潰。段出奔共。於是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誓言曰。不至黃泉。毋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有獻於公。公賜食。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柰何。考叔曰。穿地出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

不歸見父母

韓非子十過篇。管仲老不能用事。桓公從而問之曰。仲父家居有病。即不幸而不起此病。政安遷之。管仲曰。君其試以心決之。公曰。然則衛公子開方何如。管

仲曰。不可。齊衛之間。不過十日之行。開方爲事君。欲適君之故。十五年不歸見其父母。此非人情也。其父母之不親也。又能親君乎。

后臧棄母

左傳定公五年。吳入郢。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拜楚

齧臂辭母

史記吳起傳。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東出衛郭。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頃之。其母死。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也。

論子殺母

續後漢書阮籍傳。籍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言。司馬昭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爲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衆乃悅服。

郢人鬻母

淮南子郢人鬻其母者爲請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無多苦也。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也。禮記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

携妾棄母

南史宋劉孝綽傳。孝綽爲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到洽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

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遂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反不顧母　通鑑紀事本末。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田頵襲昇州。得李神福妻子。善遇之。神福自鄂州東下。頵遣使謂之曰。公見機與公分地而王。不然。妻子無遺。神福曰。吾以卒伍事吳王。今為上將。義不以妻子易其志。頵有老母。不顧而反。三綱且不知。烏足與乎。斬使者而進。士卒皆感勵。

田雲童弑母　元史本紀成宗。大德十年。十二月。磁州民田雲童弑母。磔裂于市。

仕宦棄母　韻語陽秋。王雅川調官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聞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山谷和韻諷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至為親滌廁牏。中裙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洎貶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郎詩云。留我左右手。奉承白髮親。至頼上食蓮有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甘念母慈。亦可見其孝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

詈逐從母　宋史列傳。舒亶調臨海尉。民使酒。詈逐從母。至亶前。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異之。

章烝妻母　王明清揮麈餘話。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歲不自拘撿。妻之母楊氏。年少而寡。俞與之通。已而有娠生子。初產之時。楊氏欲不舉。楊氏母勉令留之。以一合貯水。緘置其內。遣人持以還俞。俞得之。云。此兒五行甚佳。將大吾門。顧乳者謹視之。既長登第。始與東坡先生締交。後送其出守湖州詩首云。方丈仙人出渺茫。高情猶愛水雲鄉。以為譏己。由是怨之。其子入政府。俞尚無恙。嘗犯法。以年八十勿論。事見神宗實錄。紹聖相天下。坡渡海。蓋脩報也。所謂燕國夫人墓。獨處而無祔者。即楊氏也。

萬物父母　書泰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注。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宋儒太極圖說。天下之人。皆知天地之果為萬物父母。而斯人果為萬物之靈。

作民父母　書泰誓。元后作民父母。（注。聖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者得其生。鰥寡孤獨者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父母也。）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注。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

見陛下如父母　墨客揮犀。楊大年方十一歲。為正字。太宗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父母。上歎賞久之。

戴君如父母　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南意譬喻論。衆天下戴君尊之如天。敬之如帝。仰之如日月。愛之如父母。宋蘇東坡集康靖趙公槩神道碑。公知滁州。山東大賊李小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

民之父母　南山有臺。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大雅泂酌。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豈弟之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延壽錄。商湯放桀而天下平。選於衆以伊尹仲虺為相。反桀之政。不通聲色。不殖貨利。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用伊尹也。）帝罔不配天其澤。（注。配天布其德澤。以此擇天下。久為民主。）謹於擇士。務於求賢。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百官能治。賢者樂職。以仁義綏民。

救民於水火之中。而湯拯焚救溺。以安天下。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以寬治民。而除其害。天下歸仁。湯武者。民之父母也。為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管子。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云云。）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秉。臣不如也。（注。秉。柄也。秉所操以作事。國柄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椎。）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可棄其父母。蘇子由古史。鄭子產傳。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而不能教也。　白起傳。秦之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北史。後周薛慎為湖州刺史。州雜蠻夷。恒務劫掠。慎集豪帥。殷勤戒之。一年間。翕然從化。諸蠻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宋史列傳。李庭芝在揚。有詔命為武鋭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與士行習射禮。郡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賑之。揚民德之如父母。　鮮于侁傳。侁字子駿。閬州人。哲宗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掊斂虐害。罷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韶州府曲江志。宋王式字用之。曲江人。唐宰相珪裔也。耿介自立。以孝行稱。舉

進士。授校書郎。轉寧吉之永新。吉俗固好訟。而當官者復侵漁之。公一皆痛括其弊。民戴之如父母焉。有官道殘孝變為京兆尹。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君教道舉。恩如春。威如虎。訓如父。愛如母。　魏德深遷貴鄉長。為政清靜。不嚴而治。尋轉館陶長。將赴任。貴鄉傾城送之。號泣之聲。道路不絕。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元史烏古孫澤傳。改興化軍為路。授澤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

歸寧父母 詩國風葛覃。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注。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

憂我父母 詩小雅杕杜。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注。盡託以望其君子。而念其以王事。詒父母之憂也。）

不遑將母 詩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將母。經子法語。將父將母。（注。將養也。）

誰無父母 詩小雅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注。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

靡依匪母 詩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注。況父母至篤至親。宜莫不瞻依也。）

文母 詩周頌雝。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注。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也。）文母。大姒也。大雅文王之什。大明章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注。大邦莘國也。有莘國君之女。太姒也。國語云。郃陽東五十里。莘里有文母祠。南有阿街伊尹廟。）通鑑外紀。西伯正妃太姒。莘國之女。號曰文母。坦齋通編。詩稱文母。即文王之母。亦猶詹操。則啓之母也。毛詩於雝詩。乃以文母為太姒誤矣。論語亂人十人。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馬氏云。一人謂文母。韋而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謂邑姜是矣。但文母者。實武王之祖母。亦非太姒也。思齋太任文王齊之母。當以是為證。予既辨文母為太任於前矣。載考杜鄭方正衆云。禮有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註。文母。文王之妃太姒也。劉仲馮駁之曰。文母。文王之母也。所謂繫於子也。何豫太姒。乃知先儒已有此論。予之說偶與之合爾。東漢書鄧訓傳。大司農朱寵追訟鄧隲疏曰。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之母太任也。言太后有聖智之善。比於文母也。）漢揚雄元后誄。無物不理。無人不寧。尊號文母。與新有成。西漢書元后傳。張永獻符命銅壁。文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楊雄元后誄。降茲圭壁。命服有章。為新室母。鴻德不忘。

壽母 詩魯頌閟宮。令妻壽母。（注。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

貴為天下母 王充論衡骨相篇。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資治通鑑後周紀。初苻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相者言其貴。當為天下母。守貞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及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及苻氏。苻氏匿幃下。崇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既入。苻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父與郭公為昆弟。汝曹勿無禮。太祖遣使歸之於彥卿。及帝鎮澶州。太祖為帝娶之。立為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帝甚重之。

天父地母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鶡冠子。故聖人立天為父。立地為母。

真父母 無上祕要人品形飛我聞所以得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因緣寄胎受化而生。我受胎父母。亦非我始生父母也。真父母不在此。父母貴重尊高無上。今所生父母。是我寄備因緣。稟受育養之恩。故以禮報終身。而稱為父母焉。立行合道。則身神一也。身丶一。則為真身。歸於始生父母而成道也。

天地之母 上陽子真一之水。即真一之精氣。此氣為天地之母。陰陽之根本也。

知子守母 老子歸元章。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造化也。子。萬物也。知有造化。而後知有萬物。知有萬物。又當知有造化。道德經。既知其子。復歸其母。

造化之母 淮南鴻烈解要畧。徹真者窮逐終始之化。贏埒有無之精。說符玄妙之中。通迵造化之母也。

陰陽父母 莊子大宗師。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五行父母 周易參同契。五行相克。更為父母。（丹法。以火煉金。以金代木。火盛則水沃之。水盛則土遏之。是謂五行相克。金生水。水乃金之子。而水中生金。木生火。火乃木之子。而火中生木。是謂更為父母。）

金為水母 周易參同契。金為水母。謂金生水而返隱形於水。乃母隱子胎也。

流珠水母 周易參同契。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水以土為鬼。土填水不起。

繼體因母 周易參同契。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乾父下交於坤母之初）

（之而成震。震為長男。故曰長子繼父體。震自坤體而生。猶嬰兒生於母腹中。故曰因母立兆基。）**玄牝物母**（上陽子。老子有無玄牝物母之道。即玄關一竅大道金丹也。）**形化道之母**（長生經。前識者道之子。形化者道之母。雲笈七籤元氣論。自然者道之父母。氣之根本也。）**望君如父母**（蘇子由古史葉公列傳。白公作亂。欲以子閭為王。子閭不可。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宂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亢倉子。故義兵至則隣之人歸之若流水。諸侯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慈如父母**（吉安府志。歐陽守道。宋時為著作郎。兼崇政殿說書入謝。兼權都官郎官。後以疾卒。門人文天祥祭之曰。先生之德。慈如父母。）**疾痛呼父母**（宋蘇潁濱集。為兄軾上書。臣聞困急而呼天地。疾痛而呼父母。）**主父主母**（戰國策。蘇秦說燕王曰。臣隣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歸。私之者憂之。妻曰。勿憂。吾為藥酒待之。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召父杜母**（東漢書杜詩傳。詩少有才能。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分門攻事。排。蒲拜切。冶鑄者。為排以吹炭。令激水以鼓之也。與韛字同。韋囊吹火也。韛古鞴字。比室。猶比屋。）江湖長翁記。杜母遺芳宜遠求。田功雖比此邦優。麥曠桑隴疑淮左。近水遂山似秀州。樓識景蹤知俗美。亭因思孟各風流。我來春暮淳龐處。比屋嬉嬉路載謳。）**邵父陳母**（宋江少虞類苑。邵曄知廣州。鑿內濠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年。民始有完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家無常母**（孝友同風。晉汜毓。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雖毓七世。時人號其家無常母。）**去虎口歸慈母**（東漢書。樊崇與劉盆子既降光武。光武謂崇等曰。得無悔降乎。

徐宣等叩頭。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悔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合境呼慈母**（北史。隋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土俗畏病。一人有病。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婦不相看。孝義道絕。病者多死。公義患之。欲變其俗。凡有疾病。舉致聽事。暑月疫時。或至數百。所得秩俸。盡用市藥。醫療之。於是悉差。子孫慚謝。始相慈愛。此風遂革。合境之內。呼為慈母。）**恩踰慈母**（唐韓昌黎集。論天旱人飢狀。恩踰慈母。仁過春陽。）**常侍是我母**（兩漢蒙求。張讓趙忠。靈帝時。並遷中常侍。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為私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姊母**（南史何承天傳。承天為著作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常呼為姊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姊母何言耶。北史。齊崔季舒。性明敏。涉獵經史。長於尺牘。有當世才。為中書侍郎。文襄每進書魏帝。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脩飾通之。得中勤戒而已。靜帝報答。罷朝常與季舒論之。云。崔中書是我姊母。）**事嫂如母**（南史韓靈敏傳。靈敏會稽人。早孤。與靈珎並有孝弟。兄亡無子。嫂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事姨如母**（南史。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珎新。躬自臨視。若朔望必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封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呼為阿母**（北史。北海王詳傳。詳貪冒無厭。詳母高太妃。頗助威虐。帝每潛幸其所。肆飲終日。與高太妃相見。呼為阿母。伏而上酒。禮若家人。臨出。高每拜送。舉觴祝言。願官家千萬年壽。歲一入妾母子舍也。）**親家母**（唐書。中書令蕭嵩子尚親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為親家母。禮儀甚盛。）**國母**（宋史。西蜀孟昶世家。太祖三年。昶降。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至江陵。上遣皇城使竇思儼迎勞之。四月。初。昶與母至襄漢。復遣使賫詔賜茶藥。所賜詔不名。仍呼昶母為國母。）**楊晟事義母**（唐書楊晟傳。晟初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棲使亡去。及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晟事之如母。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太平廣記。晟建節彭州。昌符之敗

（因令求周氏。既至。以義母事之。）**終身事如母**（宋朱晦庵大全集。丁氏墓誌。姑為比丘尼。與宜人年相近。病迎歸。與共卧起。經歲忘勞。姑每感涕謂曰。病愈。當終身事之如母。）**父怒歸母**（資治通鑑。唐昭宗乾寧二年。楊行密軍士掠得徐州人李氏之子。養以為子。行密長子渥憎之。行密謂其將徐溫曰。吾度渥必不能容。今賜汝為子。溫名之曰知誥。知誥事溫勤孝過於諸子。嘗得罪於溫。溫笞而逐之。及歸。知誥迎拜於門。溫問何故猶在此。知誥泣對曰。人子捨父母將何之。父怒而歸母。人情之常也。溫是以益愛之。使掌家事。家人無違言。）**兒啼呼母**（蔡琰別傳。琰在胡中十三年。有二男捨之而歸。作詩云。家既迎兮當歸寧。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賢知其母**（漢雋。嚴延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有曰。稱其賢智也。）**母右**（晏元獻公類要。內御者。浴鬠。外無笄。喪禮既夕。禮曰。其母之喪。則母右。注。內。御女御也。無笄猶丈夫之不冠也。）違養（稱貞母）（玄堂誌曰。以某年月日違養。）**旦泣神母**（宋蘇頌賓集。漢祖廟賦。細石銘。夜斬長蛇。旦泣神母。）

錢用子母（西漢書食貨志。單穆公曰。民不堪錢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青蚨子母**（事類纂求。漢時。南方有蟲。其形如蟬。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八十一文。又殺其子塗八十一文。凡市物。或先用子。皆復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放麑與母**（事文類聚。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為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衆魚生母**（酉陽雜俎。凡諸魚。會產緇魚。轍紙其腹。謂衆魚之生母。）**豚食死母**（莊子德充符篇。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四十二字母**（華嚴經。善世衆藝童子。告善財言。我恒唱持此之字母。入般若波羅蜜門。清淨流日。字母為衆藝之勝。書說之本。言四十二字者。頌曰。阿羅波遮那邏陀

婆荼沙和多夜吒。迦娑磨伽他闍歎。馱奢呿叉哆若拕婆車摩火嗟伽他。拏頗歌醝遮吒荼。（詳見字字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六姥

虜（洪武正韻郎古切獲也掠也服也囚虜也亦作鹵中从毋音貫今作虜許慎說文虜从毋从力虍聲徐鍇通釋按春秋左傳原軫曰武夫力而拘諸原故从力毋穿之也獲者以索拘之故齊國書曰人尋約吳髮短謂將以繩系之也勒古反揚雄方言虜強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戰獲俘虜也唐玄度九經字様虜虜上說文下隸省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擄張有復古編俗作虜从男別作擄拉非鄭樵六書略諧聲戴侗六書故虜獲人民也獲者毋而系衆之也又作擄撈撓也郭守正紫雲韻吳虜釋行均龍龕手鑑推也亦作虜楊桓六書統耒毋虜俘獲男子也象人首有物聯之者其意足矣恐其未明復取虎爲聲以指之也又謂戰伐所獲者兆仆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俗从男作虜漢書晋灼曰生得曰虜斬首曰獲又北狄曰虜以其習尚虜掠也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通作鹵前高紀毋得鹵掠應劭曰與虜同韻會定正字切東古來零建虜）

篆書 虜（古文四聲韻）虜（張揖集）虜（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纂古文韻海）虜（徐鉉纂韻）虜（高勉齋學

書韻總）隸書 虜（魏大饗碑見洪邁漢隸分韻）虜（逢橋碑見漢隸字源）草書 虜 虜 虜（並張錦漢）虜 虜（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叙（老學庵筆記南朝謂北人曰傖父或謂之虜父南齊王洪軌上谷人事高帝爲青冀二州刺史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今蜀人謂中原人爲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饌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爲虜官晁子止爲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爲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民情聞者皆笑）

白虜（海錄碎事秦人呼鮮卑爲白虜）

貭虜（續後漢書西戎傳武都陰平街左右有萬餘落曰貲虜本匈奴也匈奴謂奴爲貲）

餐虜（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性好利置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聚財貨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紀算恒若不足而儉嗇不自奉養人目爲餐虜云）

奴虜（西漢書項籍傳時諸侯吏卒繇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

貲虜（太平御覽魏略曰貲虜本匈奴之奴也匈奴名奴婢爲貲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東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非一有大胡丁零羌雜處並本亡奴婢也）

索虜（馬明叟實賓錄宋齊梁陳齊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唐李延壽傳）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瀛公司馬騰於晉陽爲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爲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爲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爲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鞬勇壯衆服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衆數十萬其後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鞬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大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

羌虜（北史後梁至蕭琮

國廢隋文以爲柱國琮嫁從妹於鉗耳氏楊素曰公帝王之族何乃適妹鉗耳氏琮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此復何疑素曰鉗耳氏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琮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

淘虜（資治通鑑昭宗景福元年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謂之淘虜都將先擇其善者餘則士卒分之以是爲常（將即亮翻））

黠虜（宋名臣言行錄曹輔言金使王灼以和爲名朝夕到闕恐謀國之臣便以柔言軟語爲敵真情或至緩備墮黠虜計中則前日之禍至矣）

二虜（馬明叟實賓錄後魏靈獻之間烏桓鮮卑二虜迭盛石槐驍猛盡有單于之地蹋頓凶桀公據遼西之土又贊曰二虜首施我鞭北垂道暢則馴時薄先離（本傳）晉書劉琨在幽州元帝轉爲太尉侍中并贈名刀琨荅曰謹當躬自執佩馘此二虜（二虜劉聰石勒））

三虜（東漢書祭肜傳後漢建武中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強盛數入塞殺略吏人拜祭肜遼東太守攻破走之肜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乃降諭鮮卑使擊匈奴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守錢虜（東漢書馬援傳援字文淵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

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殖貨財産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江州志宋周士真字道粹瑞昌人晉尚書僕射嵩之後也輕財急義書族人議析居士真曰男兒當自立衆遺産一不受遂自營殖逾十年家致千金又曰積貴能散否則守錢虜爾悉班昆弟故舊之貧者東谷所見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叟哉黃光大積善録人之養生唯不可不足若粗有餘足以奉甘旨供祭祀養妻子備伏臘出荒之外夫復何用良田萬頃日食二升大廈千間夜眠八尺何必區區之勞心役己求厭窮年汨於殖貨利哉夫如是者乃一守錢虜爲兒孫作馬牛也經鉏堂雜誌羅漢頌　不結良因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貨借汝閑看七十年凡財積雖多而用不到即是看也馬援謂之守錢虜貪而遣業用又不到閒看七十年而爲守錢虜真愚也哉

効首虜（漢書韓信傳諸校効首虜休皆賀師古曰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

盜馬虜（續後漢書董卓傳帝以謁者僕射皇）甫酈涼州舊姓且才辯令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受詔命詣傕傕不奉詔曰我有討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輔清淨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爾何敢欲（與晉等耶）

販塩虜（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二年諫議大夫張濬諭王敬武曰人生當先曉逆順次知利害黃巢前日販塩虜耳注事見乾符二年公等捨累葉天子而臣之果何利哉）

背國虜（北史陽平王傳陽平王孫法僧位益州刺史將欲爲逆時領主書兼舍人張文伯奉使徐州法僧謂曰我欲與卿去危就安能從我否文伯曰安能弃孝義而從叛逆也法僧將殺之文伯罵曰僕寧死見文陵松栢不能生作背國之虜法僧殺之）

翮翮佳虜（晉書載記史臣曰慕容盛翮翮濁世之佳虜也）

疑兵破虜（經遠堂分門故事康范字叔度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蹦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偶和破虜（北史韓禽母弟洪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等拒之遇虜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創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偶與虜和圍少懈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太半殺虜亦倍）

乘

勝破虜（新唐書契苾何力傳貞觀九年討吐谷渾薛萬均爲賊所包契苾何力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簡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獲橐它馬牛羊二十餘萬俘其妻子伏允挺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恥名出其下乃排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挺刀起將殺之諸將勸止）

馳傳破虜（新唐書杜佑列傳佑京兆萬年人父希望爲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爲吐蕃攻勿律勿律已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擢鴻臚卿）

分兵破虜（新唐書韋皐傳皐爲劍南西川節度使遣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十三年後嶲州吐蕃怨定壘遣舟謀據邊皐輒破郤之自是叢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此二蠻又內附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馬帝詔皐深入以撓虜皐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趣石門靡來山仇晃董振走維州邢玭出黃崖略棲鷄老翁城高倜王英俊趨峨和清溪道將啟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臧守王道黎高韋良金趣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逌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道邢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諸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

間道破虜（新唐書史敬奉傳敬奉靈州人事朔方軍爲牙將元和中吐蕃數犯塞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行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歿敬奉乃由間道繞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於鮑蘆河獲馬牛雜畜逾萬數賜實封五十戶）

乘冰破虜（新唐書王君㚟傳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吐蕃酋悉結邏寇大斗拔谷君㚟聞其急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渡清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爲少府監不聽事君㚟凱旋玄宗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

風雪破虜（王明清揮）

壟緑唐牛奇章玄怪録載蕭主忠欲出獵群獸求哀於山神云當令滕六致雨巽二起風翌日風雪蕭不復出鄧建炎中金寇駐楚泗間時張韓擁兵于高郵虜誓于衆整師大入二將自料非其敵深以爲怯將欲交鋒之際風雪大作虜衆辟易散走損折甚多因逆奔凱范師厚直方滑稽之雄也爲參贊軍事交云爲知張七韓五乃得巽二滕六刀邪間者爲之閧堂。

易旗破虜

坦明故事宋寶元中（仁宗年號）党項犯塞（党項虜人名侵犯邊塞）時萬勝軍新募（萬勝軍軍名也其時新招募得）出戰多敗（出去戰鬭多敗衂）狄青爲將（狄青爲將帥）一日盡取萬勝旗（一日萬勝軍之旗）付虎翼軍出戰（將旗付與虎翼軍出與之戰）鬭虜望其旗易之（虜人望其軍旗號以輕易忽之）全軍徑趨（全軍徑趨狄青軍中）爲虎翼所破殲之（虜爲虎翼軍所破敗）殆無遺類（殆幾無遺下其種類）

乘間破虜

元史李守賢傳癸巳正月望名金帥完顔延壽擊毬爲嬉守賢潜遣輕捷者數十人踰塵城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禁無抄掠悉收餘衆以歸。

請滅北虜

續後漢書北狄傳和帝即位南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虜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虜大破之斬首虜二十餘萬人。

通好北虜

趙善璙自警編宋景德中朝廷始與北虜通好詔遣使將與北朝呼之王沂公以爲太重請止稱契丹本號可也。真宗激賞再三朝論韙之。

伏兵擊虜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裴行儉破突厥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持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爲之援且伏精兵於險要以待之虜果至羸兵弃車散走虜驅車就水草解鞍牧馬欲取糧壯士自車中躍出擊之虜驚走復爲伏兵所邀殺獲殆盡。

合兵擊虜

新唐書石雄傳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牙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方刺史佐振武劉沔屯雲州沔召雄謀曰虜離散當掃除久矣國家以公主故不欲亟攻我若徑趨其牙彼不及備必棄公主走我當迎主歸有如不捷吾則死之雄曰諾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旦登振武城望之見廟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潜使諭之曰天子取公主兵合第無動雄穴城夜出縱千馬鼓譟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驚單騎走追至殺胡山斬首萬級獲馬牛羊不貲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

力戰沮虜

隋書達奚長儒傳長儒爲上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舉烽紿虜

隋書長孫晟傳晟授開府儀同三司左勲衛車騎將軍開皇十九年染干因晟奏雍閭作攻具欲打大同城詔發六總管並取漢王節度分道出塞討之雍閭大懼復共達頭同盟合力掩襲染干大戰于長城下染干敗績殺其兄弟子姪而部落亡散染干與晟獨以五騎逼夜南走至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乃相與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來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其懷貳乃密遣從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染干見四烽俱發問晟曰城上然烽何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遙見賊來我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使見賊多而又近耳染干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以領其衆自將染干馳驛入朝帝大喜進授左勲衛驃騎將軍。

據險邀虜

唐語林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庶政驛召李衛公問策時發諸州府軍未至長安居人勝兵者不過數萬胡人精騎勝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遣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據險邀虜虜弃老弱而遁獲馬數百足金帛一無遺焉。

丙夜擒虜

新唐書東夷高麗傳太宗討高麗敗高延壽惟莫離支未下太宗聞城中雞彘聲曰圍久突無煙令雞彘鳴必殺以饗士虜且夜出詔嚴兵丙夜（三更也）虜數百人縋（直類切）而下悉禽之。

縛殺叛虜

新唐書王方翼傳方翼徙庭州刺史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方翼引軍戰敗之俄而三姓咽麪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内應方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即遣騎分道襲咽麪等皆驚潰引兵還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

彊弩射虜

新唐書吐蕃傳開元中大將悉末朗攻瓜州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彊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敗動而走山

嚴令威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回紇登

里可汗歸國其部衆所過抄掠廪給小不如意輒殺人無所忌憚陳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爲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

請兵襲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爲代州別駕居運信安王禕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讎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閱武欝標川其下欲逐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

單馬敗虜 新唐書王忠嗣傳忠嗣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營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虜莫擋之虜大敗

塹石禦虜 新唐書烏承玭傳承玭爲大僕卿奚渤海大武藝與弟門藝戰國中門藝來詔與大僕卿金思蘭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客刺門藝於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玭窒要路塹以大石亘四百里虜不得入於是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鎧而耕歲省度支運錢

以權勝虜 新唐書張守珪傳守珪爲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堞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須權以勝之迺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

功靖醜虜 唐柳宗元集南府君廟碑　雎陽之事人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

登城罵虜 五代史後唐沈斌傳斌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乏可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劃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儲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効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没于虜

志取讎虜 宋王性之默記神宗初即位慨然有取山後之志滕章敏首被擢用所以東坡詩云先帝知公早虛懷第一人蓋欲委滕公以天下之事也一日語及北虜事曰太宗自燕京城下軍潰北虜追之僅得脫凡行在服御寶器盡爲所奪從人宮嬪盡陷没股上中兩箭歲歲必發其棄天下竟以箭瘡發云蓋北虜乃不共戴天之讎反捐金繒數十萬以事之爲叔父爲人子孫當如是乎已而泣下久之蓋已有取北虜大志其後永樂靈州之敗故欝欝不樂者尤甚愴聖志之不就也章敏公爲先子言

梁上避虜 悅生隨抄　建炎當三祀虜馬將欽江於是天子幸明越而隆祐太后龍輿駐豫章行臺從馬時警報益亟有郎官侯懋李戣凡三人者每游戲城東南隅得故園林頗僻寂私相謂曰使虜一不可避得相與匿于是宜死生以之未幾行宮南遷倉卒三人果不克奔而虜騎已逼入矣三人者得如約共竄于林園伏堂之巨梁上夜則潛下取食而還伏馬累十數日矣幸略無人足音一旦忽多人皆至三人但黙伏梁之上計此豈皆避虜者也胡爲而至哉語未已即有黑衣數十百人繼來共坐于堂命左右遍捕男女無少長悉以挺敲殺之積尸旁午向暮盡死始去當是時三人者伏據于梁慄慄然尚使一仰其首見必死矣黑衣既散皆謂得免況已昏夜俄復望紅紗籠燭數十對引導有主者數人又至亦坐于堂即多群吏據案呼閱人姓名者三人益懼於此殆不得脫矣及細下視之則但見人可半身頭面俱弗辨迺知非人也凡點閱死籍至多輒悉呼其姓名中間偶呼至一名群吏爭報曰不是類如是凡有四三人者皆能記憶也夜過半矣事竟皆去遲晚則四顧鳥雀不聞人聲知虜已洗城而遁矣即於亂尸中偶有呻吟聲三人共詢其名迺夜來郡吏所謂不是四人令悉復活矣異哉吾得於宋高州宋高州得於侯懋懋等皆顯官宜不妄云

決淮灌虜 雲麓漫抄紹興甲寅乙卯間劉麟導虜南侵時車駕駐平江有趙九齡者策士也請決淮西水以灌虜營朝廷不能用已而韓世忠得虜酋約戰書曰聞江南欲決淮西水以浸吾軍書到之明日虜實退師當時但以爲却敵之功殊不知九齡之力爲多

迎敵斬虜 宋名臣言行錄岳飛從劉浩解東京圍迎敵兵斬虜滑州南虜兵至飛迎斬其將虜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疋

據床罵虜 宋史忠義傳金虜犯采石以二十艘渡兵陳淬請伏兵俟其旋濟旋獲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枝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焉

移家避虜 朱子語類逆虜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送其家屬他走北虜騎退家在都城者惟左相陳魯公康伯黃端明尚書（名中邵武人時爲左右）爾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般家者皆不問

繕城備虜 宋名臣言

行錄宋馬知節監博州兵馬時劉延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知寇至吏民初不悅具生事已而契丹果至虜不可攻乃去 **募人劫虜** 宋名臣言行錄劉錡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虜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 **掃清醜虜** 宋曹彥約昌谷集上宣撫吳待制劄子所幸大賢鼎來旦夕素聞知遇必能掃清醜虜庇庥後進 **詬叱金虜** 宋史忠義傳郭贇汝陽縣丞也金虜陷城贇獨朝服詬叱不肯降遂見殺 **一掃金虜** 張氏可書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每曰虜人猖獗當一掃之有坐客曰不知用條帚唯後用掃帚浚默然 **漢唐御虜** 北邊備對漢文後二年遺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令受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夫高帝此約非不明備而文帝出此文告非不深至然而文景已前匈奴時時犯約無畏也頡利既禽太宗使突厥族人李思摩歸統頡利故部思摩畏薛延陀強不敢出塞太宗賜延陀書曰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守境而無相鈔犯有負約者我自以兵誅之太宗之約與高帝之約大抵相似而高帝使自保境匈奴猶不遵服太宗則越境犄虜兩虜兩虜皆不敢違以是思之德柔中國刑威四夷其施各有宜矣 **素服弔虜** 唐書郭元振傳元振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強欵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 **免胄示虜** 新唐書薛仁貴傳仁貴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功乃召見拜瓜州長史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 **單騎見虜** 新唐書郭子儀傳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三

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琮各當一面身自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謂誰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即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公今存天可汗存乎報曰天子萬壽回紇悔曰彼欺我乎子儀使諭虜曰昔回紇涉萬里戰大憝助復二京我與若等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一何愚彼背主棄親於回紇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云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因曰吐蕃本吾舅甥國無負而來棄親也馬牛被數百里公等若倒戈乘之若俛取一芥是謂天賜不可失且逐戎得利與我繼好不兩善乎會懷恩暴死群虜無所統一遂許諾吐蕃疑之夜引去子儀　將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破吐蕃十萬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得所掠士女牛羊馬橐駝不可勝計遂自涇陽來朝加實封二百戶還河中

宋文鑑郭子儀單騎見虜賦（汾陽征虜壓以至誠　奉觀　回紇入寇汾）陽出征何單騎以見虜蓋臨戎而示情匹馬推誠方傳呼而免胄諸羌駭矚俄下拜以投兵方其唐祚中微胡塵內侮承范陽猖獗之亂值永泰困循之主金繒不足以塞其貪嗜鐵仗不足以止其據取雲屯三輔但分諸將之兵烏合萬群難破重圍之虜子儀乃外絕嚴備中輸至誠氣干霄而直上身按轡以徐行於是露刃者膽喪控弦者骨驚謂令公尚臨於金革想可汗未厭於寰瀛頓釋前憾來尋舊盟彼何人斯忽去憧憧之威畢吾父也歟論戈甲之精豈非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悍勁屬我師之困乏校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所以徹衛四環去兵兩夫雖鋒無鏌邪之銳而勢有太山之壓據鞍以出若乘擒虎之驍失伏而驚如素華元之甲金石至堅也以誠可動天地至大也以誠可閒剖爾熊羆之屬困乎蛇豕之羣於是時也將乘驕而必敗兵不戰則將焚惟有明信乃成茂勳吐蕃由是而引歸師纖靈夏僨國於馬而暴卒禍息并汾非不知猛虎無助也受侮於狐狸神龍失水也見侵於螻蟻蔚爲鋒鏑之交下逮遠紀綱而不以蓋念至威無恃於張皇大智不資於詼詭遠同光武輕行銅馬之營近類曹咸獨造圍艮之壘向若恐結不

解禍連禾夬養威嚴於將軍之幕角技巧於勇士之場攻且攻兮天變色戰復戰兮星動芒如此則雖驍雄而必弊頓創病以何長符秦夸南伐之師坐捉淝水祈室恃北來之衆立潰昆陽固知精擊刺者非爲將之良敢殺伐者非用兵之至況德善之身積宜福祥之天畀致中書二十四考馬由此而致

輕騎慰虜

（新唐書張說傳朔方軍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黄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

開門待虜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還至鳳翔節度使孫志直閉城拒）守吐蕃圍之數日鎮西節度使馬璘聞車駕幸陝將精騎千餘自河西入赴難轉鬬至鳳翔值吐蕃圍城璘帥衆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背城出戰單騎先士卒奮擊俘斬千計而歸明日虜復逼城請戰璘開棘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居於原會成渭之地

推誠待虜

（資治通鑑唐貞元二年閏月清水會盟使渾瑊之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

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盟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猜貳以沮虜情

貸粟賑虜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再拜司空回鶻自開成時爲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大飢以務）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鶻於國常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爲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敗請詔田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三萬斛會嗢没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

不戰降虜

（新唐書李勣傳太宗貞觀三年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出雲中與突厥戰走之引兵與李）靖合因曰頡利若度磧保於九姓果不可得我若約齎薄之不戰縛虜矣靖大喜以與己合於是意決靖率衆夜發勣勒兵從之頡利欲走磧勣前屯磧口不得度由是酋長率部落五萬降于勣詔拜光祿大夫行幷州大都督府長史

沮功斬降虜

（妻伯

高好遂集）唐裴炎拜侍中受詔輔中宗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乳媪子爲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朕以國與元貞豈不可何惜侍中炎懼因與武后謀廢中宗立豫王及武后持政自肆謀秉后出執后還政天子會徐敬業興兵炎曰今若復辟不討而解遂斬于都亭驛初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薄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議者恨其娼刻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爲陰禍有知云

叛晉降虜

（五代）史晉杜仲威傳重威有異志而糧道隔絕乃陰遣人詣契丹請降契丹大悅許以中國與重威爲帝重威信以爲然乃伏甲士召諸將告以降虜諸將愕然以上將先降乃皆聽命重威出降表使諸將書名乃令軍士陣于柵外軍士猶喜躍以爲決戰重威告以糧盡出降軍士解甲大哭聲振原野

死不降虜

（宋楊誠齋集宋忠襄公楊公行狀先是公刺血書牒曰吾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虜人初不知也明日復引公出南門呰問公意如何荅曰直不能降虜爾）

志不忘虜

（韓元吉登對錄元吉曰臣願陛下志不忘虜常）如當宁受書之時責勵群臣俾不忘虜常如虜使在廷之際上聳然嘆曰好議論

釋遣俘虜

（廣州府南海志元呂）

恕字仁卿至元十八年任廣東道宣慰副使下車之初寇盜爲梗徧山睚海時調兵四出俘虜者多公於其間力爲分揀遣而歸其得釋者莫不感戴

名重夷虜

（雲谷雜紀韓魏公名德爲夷虜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虜主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象靖康間女真犯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象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見公墓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爲夷虜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圖忠彥象見樂城挽魏公詩注。并畫象。及謂某見韓子蒼魏公畫贊及周子芝長短歌。）

老病使虜

（張芸叟雜紀元祐末宇文昌齡報聘契丹皇城使張璪价焉張）頽齡老病樞府難其行璪求請故事死於虜朝廷恩數甚厚北虜棺銀裝校三百兩既行璪飲冷食生無所忌昌齡戒之不納既至虜境並甚昌齡頗患之禁從者毋供璪怒罵不久果病禁不納粥藥至十許日一行病之既而三病三愈竟安還復命登對進前上面哂之退語近臣張璪生還柰何諸都堂諸公大笑昌齡曰直被他害殺每夜使人防視若有箇好惡只是自家不了至其家婦孫眦睨阿翁眠眼地又却來也

奉使留虜

（王明清揮麈錄朱弁字少張徽

州人學文願工畢歲深泊游京洛間晁以道爲學官于朝一見喜之歸以從女并以詩謝之云事其大夫賢者以其兄子妻之又以李虛中之術較量休咎游公卿間六飛在維揚有薦之者授宣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正道倫出疆被拘在朔廷因正道之歸賫表于上云節上之花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數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上覽之感愴厚卹其家留匈奴凡十九年紹興壬戌始與洪光弼張才彥俱南歸易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聖觀以終

嚴家無格虜

（史記李斯傳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索隱曰格強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母爲虜

（漢書呂后囚戚夫人永巷髡鉗令舂戚夫人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汝呂后聞之大怒乃召趙王鴆死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目熏耳飲瘖藥使居窟室中名曰人彘注常與死爲伍與死罪者爲伍）

威光震虜

（唐李衛公集紀聖功碑　故能神機獨照伐木北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虜）

卑之爲虜

（尚意璧前論采視上爲貴賤章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

吞日中虜

（宋王黃洲小畜集賀大使啓　吞日中虜覆泰山如眇狄壹笑耕上鷹翻東海以注焚墻）

生男爲虜

（北史北齊徐之才戲盧元明曰卿生男則爲虜配馬則成驢詳驢）

生男夢虜

（晉書索充夢虜脫上衣索紞曰虜字去上男也當生男）

詩文

北邊備對北狄者大王之獯鬻宣王之玁狁幽王之犬戎齊威公之山戎也爲其居四夷之北故總名北狄也至戰國遂有林胡居于晉北又有東胡居于燕北皆狄也服虔曰東胡烏丸之先也後爲鮮卑至漢初東胡遂爲冒頓所并而冒頓國于東胡之西即漢世之匈奴也漢史之叙狄事自秦已前皆命爲犬戎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則狄人立匈奴以爲國號其已久矣若以時世求之則蒙恬所卻之胡其酋長即頭曼是已故漢史曰頭曼不勝秦而北徙十有餘年也頭曼者冒頓之父也頭曼之時已稱單于後又增稱撐犁孤塗單于史著其義曰撐犁者天也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自秦至漢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他虜雖盛莫之與京也後魏之世蠕蠕社崘始改稱單于爲可汗可汗者其擬則皇帝也故唐高宗曰今之可汗古單于也突厥也者本匈奴之北部居金山之陽以鐵工役屬蠕蠕已而益大遂改稱突厥突厥者兜牟也以兜牟名國明其肇迹於兵也唐初頡利大盛所據之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地正與華夏對立而力亦相抗故揚雄之論匈奴曰三垂比之遠矣信哉其強常過諸夷也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其勢既盛乃能竊用中國禮樂盜居中國郡縣不容列爲偏北之虜唐自突厥以外其種大能與中國抗力者薛延陀回紇沙陀吐谷渾四種最大若吐蕃雖嘗侵入北境其實西戎也張魏公奏議奏虜情及備禦利害狀　臣聞山東警報曉夕深思未見虜人大舉之意　臣竊惟世忠遣兵淮上號稱十萬劉豫父子勢已窘蹙必多遣偽使求援於虜向使虜之大兵外示衰弱養銳不動秋高馬肥一舉而至淮甸是爲可憂然其勢亦須再調土兵簽發百姓方敢深入何則去歲失意而去人心離怨茍非增益重兵安實賴至也今我師自屯淮楚偽地騷然修城郭起丁役設馬耕運糧餉蓋劉豫欲以安其民人使無背叛之心凡此皆臣之所樂聞而深喜者比又報虜之大兵已至沂州臣所未喻借使有之豈不爲我之利乎夫盛夏興師中國所難況狄爲之其失多矣虜之所恃者馬方此大暑不復休養則秋冬安可復用此一利也虜以騎射爲能當夏之時筋膠解緩豈能害物此二利也北人性不能熱堅甲重兵皆非所用之時此三利也爲我之計正當休兵持重日爲過淮聲勢困弊其人仰惟陛下聖算神機必有所處臣愚無識知豈能測度姑叙所見恐或有補聖慮萬一區區僭冒伏幸審照

又回奏虜情并遣使利害狀　臣今月十八日伏准御筆處分臣不勝感懼之至臣契勘朝廷始差盧仲賢出境人情上下已自疑惑臣職在疆場所當振作將士日夜奮厲以守以備近仲賢等回泄漏非一歸正等人往往口語相向各有攜心而三軍之氣亦復怠弛臣遂從宜出牓彈壓姑爲虛聲以疑敵人以鼓士氣即不曾移文北界況當今日之事在我實計正當清野堅壁坐俟其弊不戰以困之亦安用敢爲決戰之舉也茲獨兵家虛聲耳前日恭奉聖訓察見肺腑不勝幸甚茲蒙訓諭臣再三審思虜之不來非愛我也蓋其勢未能便舉今一切示之以弱恐反生彼虜窺伺之心别致侵侮借欲通書尤難商量又不知聖意以爲如何臣近累論奏虜事數日來伏聞朝廷遣使甚急思慮及後實不遑寧伏乞聖慈更賜訓諭不勝幸甚伏念臣頃居謫籍幾二十年流離困苦加以憂患狼狽萬狀所以愛養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義負不戴天之深讎終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無憾幸遇皇帝陛下龍飛之始英武之奮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心臣是以敢受任而不辭惟臣知人不明宿州之役雖未成功而虜之

傷殘適當心實憚我今將士上下人情日以振作而虜寇作於內師老於外少稽時月形勢畢見載惟此虜若勢力有餘內無掣肘則秋冬之交必引兵長驅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書約期勢實內弱其狀甚露縱令敢以偏師深入自淮西來為我則利在彼非福蓋三百里之內野無芻粟施以不戰又何能為此急急也伏惟聖慈必賜洞照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見所為迂闊寡合自度賦分單薄無以勝任國事方欲俟歲晚力求休退惟臣所愛者陛下之聖德聞於天下有可為之時臣所憂者夷狄之姦計得以肆行而遠官貴人畏懦苟且循致誤國不然臣年餘幾何豈不欲姑就安逸以畢此身而國為異同於今日也惟陛下鑒察不勝幸甚（貼黃）臣契勘今歲虜以宿州之事勢當衆兵大入以示威強用快其志賴陛下威靈將士各肯出力臣早夜訓教守備粗嚴深秋暨冬初無一事向若虜不貽我以書則守備固自若也不幸因虜以一介持書慢我而朝廷怨遽遣使自招紛紛緣此人情內外各不懷安其於國體所係甚大以至上貽聖慮事蓋有自惟此虜若必欲來犯我雖懇請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來何由可動況幸寇歸之不我侵徒為懲免苟安之計臣之所未論也伏幸睿照（臣）竊惟今日之事所係國家公議乞以臣章集侍從臺諫廷論之

辛歸於當無愧天理不勝幸甚　又論虜情及備禦事宜狀　臣伏奉親筆處分臣已恭悉聖訓臣契勘自來虜人調發大軍必用秋季之月蓋亦須俟秋成既畢方可調發車牛應副差使今醜虜於此時不能進攻海泗脅我以和乃遣介持書坐邀實利其奸計畢露事理甚明況自八月以來新益僉軍數萬人坐食累月糧草安得相繼前年以十餘萬人攻圍海州在三四月間正欲乘春草滋生為久屯計頓兵城下四十餘日竟以糧運艱難兼海之為州四壁皆沮洳之地騎兵非便將議班師張子蓋一擊破之人馬之陷沒以數千計傷敗亦萬餘人今焚草已久春雨荐作為虜之計似難施設而魏勝任旺諸軍帶甲七千餘人魏勝忠義軍可及五千人其家屬多在鎮江此皆必死必守之兵縱使冒昧而來亦未易以旬月攻取也城中有半歲之糧足可支吾臣愚意以為虜若犯海州臣當駐楚州措置若犯泗州臣當駐盱眙措置劉寶只當隨臣在盱眙去泗止隔淮河有浮橋可以渡兵虎視其外與城中相表裏晝驚夜劫不出旬日破賊無疑臣竊料此賊未敢輕為此舉也環海泗三百里之地樵草皆無糧尚可致草何所出況春雨不時三日之雨便可困弊其衆如果為之夫算多矣至於淮西衝突之弊非一二萬騎安肯輕來非惟糧草之艱又將何所取

利且在彼國所虞不一前出後空寇盜隨起蓄潰作亂前日逆亮之事鑑固不遠也劉寶臣已恭依昨日聖旨令客帶騎兵前去盱眙駐劄聞德陳敏聞已漸各安愈今泗州守兵近二萬人守固有餘而我之援兵近在三百里內足可照應措置臣早來約與湯思退侍班嘗畧說大槩其餘候臣來日面奏　又同奏虜情及遣使事宜狀　臣今月五日辰時伏奉御筆處分謹已祗稟聖訓臣累具奏謂虜人力強則來力弱則止初不在夫和與不和之間而以今日事勢論之斷然不能舉國大衆其理明甚儻元帥以書來必其國中掣肘之事甚多而又簽軍憚於遠行率多逃叛虜為此策不為無謀一以款我使無侵軼之虞二以彈壓其民使無變亂之患當為好辭款之來須指定與決第令使人隨機酬荅請更歸稟於朝而益治在我徐觀其形勢於後日耳況是不出來春事機盡見臣私憂過慮切恐儒生之論不知大計恃為真和曾不知二數年後戎馬日蓄千萬為群分臨邊境彼之人心益定我之將士解體乃是時何以支吾臣近已因張說之還令其面奏惟望陛下默識此理御之以權俟至來春當見情實別為裁處臣之愚見今日大害正在內治不立人多懷私只務謀身不思為國軍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此而區區於末恐無益也所遣盧仲賢薄有口

辯但恐於忠信或虧今雖無及不敢不以奏知俟其回歸及邊事稍定臣欲一至行闕見叙悃愊退歸山林瞑目無憾伏取進止（貼黃臣）近據淮西探報已節次聞奏去訖目今虜人雖未有端的動息而秋氣已深備禦不可不謹臣除已節次調撥屯駐外伏乞睿照　又奏虜情及戰守事宜狀　臣近者竊聞朝廷以莫將等南歸遣劉光遠曹勳持書至大金軍前仰惟聖智高妙洞察虜情更遣信使詳觀其變初非臣愚慮所能及也竊惟宣和靖康之際虜使不絕于道知王雲李若水輩皆信其說遂至圍城中使者踵至猶議前議今日之事則有異此我方整齊六師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姑命使人嘗試其意審緣考究必見事實天下幸甚臣妄慮虜人始知淮楚有覆力破此軍以張聲勢陛下首伐其謀故淹留泗上更審事機臣恐春草滋茂必有所向而荊襄岳鄂上流最為重地致冀聖慮先及委任將帥有決戰決守之計即制命在我中原可圖異時虜兵一動便當止絕使命恐傷士氣臣識見淺短曷足以仰裨聖慮萬一區區憂國過計敢展所見仰惟特寬斧鉞之誅不勝幸甚　又奏虜中事宜狀　臣得共璘九月初十日德順軍發來書謹繳連進呈璘書中畧無怵迫之意必是見得虜兵的確次第伏惟聖慈少寬憂顧近日據所遣探事人歸言自然

山以來緣蝗蟲爲害物價極貴雖簽軍及轉那人馬向西南來別未見大舉動息臣仰奉聖訓晝夜悉心措置不敢少息伏乞睿照　又奏虜中事宜狀　臣近據曲端申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國書赴朝廷爲夏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漢兒走遶過涇源供析到上件事理及陝西諸路遣去河東探事使臣報到事宜其間多說金人軍馬那回嶺北河東紅巾占據州縣等事得於傳報未敢爲實臣除已分遣信實人深入虜界體探的確別具奏聞河東義兵首領李宋臣等率衆拒捍金賊累年忠義可尚臣書填告命間道遣人給付不惟可以激厲兩河忠義人心亦欲觀其事力結約舉事今來已是防秋虜情難測尤宜過爲隄備除已經晝戰守應援之策專遣屬官便道前去與陝西諸路帥計議外臣取今月十四日起離襄陽計程中冬可至熙秦路謹具　知三年九月上時公在襄陽申萬以十月六日至平江府　又奏乞令使人諭及虜中事宜狀　臣竊慮使人洪遵等非晚回程入界欲於鎮江府少駐旬日彈壓邊境以俟其至兼臣誤蒙任使所有使指理合備知伏乞聖慈特降睿旨令洪遵張掄盡以虜中商量曲折開見事宜密以諭臣庶得以展盡萬一更乞聖裁　又奏虜犯金州攻禦事宜狀　臣契勘金賊僞皇弟郎君撒離喝及叛賊劉豫弟

僞大王劉益於十二月初復聚河東燕山陝西僉軍及金賊正甲軍等侵犯金州臣已指揮同都統制王彥先次盡行清野外堅壁不戰使之困弊俟賊頭回首尾襲擊以取全勝兼節次調發本司正甲軍三萬餘人差都統制吳玠於金洋州界首屯駐以備大戰伏乞睿照　貼黃臣契勘金賊自長安聚兵深入至金州約一千里糧道甚艱緣諸將堅壁不與接戰已見困弊伏乞睿照臣契勘金賊分數頭項侵犯川蜀其熙秦一帶係是輕兵先緣關師古於熙河擊散甲軍二千餘人僉軍一萬餘人節次秦鳳路統領鄭師正於伏羌城又擊散叛賊李彥琦軍三千餘人金賊甲軍一千餘人見今岷秦一帶別無賊馬所有鳳翔和尚原及隴州一帶見委節制郭浩總管吳璘統制雷仲等駐兵捍禦可保無虞伏乞睿照臣契勘虜人近緣命都反叛誅殺契丹漢兒首領八十餘人慮人心離異遂糾合大兵以求決戰今所犯金州賊馬正甲軍約一萬餘人僉軍二萬餘人馬一萬五千餘騎臣見措置斷絕糧道堅壁自守待其困弊以取全勝其長交諸路更無賊馬重兵臣止俟捍退前項賊馬或憑伏天威遂致破滅賊勢可以畢見即條具合行措置事務奏陳伏乞睿照　又奏淮南備虜事宜狀　臣契勘自到闕陝以來前後累獲近上首領及僞皇親華序加待遇詢

問虜情頗得事實皆稱金賊用兵深入重地利在速進揀選正女真見精銳甲軍先遣三四千人多帶弓矢倍養副馬探知本朝大軍所聚去處急戰衝擊臨以弓矢必致潰敗因此千里之內鄉村居民悉皆驚移本朝雖有精銳甲軍在後既聞居民驚移往往軍心搖動望風奔走金人每遇驚移人民止遣令四散更不殺戮前後所說並同臣伏覩朝廷見出兵措置淮南等路臣出使在外即未知廟算規畫次第尚慮所遣兵將弓矢器甲未至堅備或有新收烏合之衆不堪破敵萬一金賊知朝廷兵馬在近分遣精銳先至驚亂即江南軍民不無動搖臣愚欲乞朝廷特賜講究令淮南一帶小作頭項各據險地爲堅壁清野之計以保軍民家屬賊衆之來勿與接戰使之自困若團聚大軍止作一處竊慮以戰則未能當虜人之鋒以守則必有糧食闕絕之患知使至期那退必致搖動人情緣今來利害所繫甚大臣除未知朝廷措置事理的實外苟有所見不敢緘默臣無任激切之至取進止　貼黃臣契勘今來朝廷所遣軍馬應有旋行招收烏合之衆萬一遇敵恐致奔潰因而搖動江南軍民之情以臣所見恐可止於淮南東西選擇地利安置山寨或水寨據險保聚分駐人馬爲清野自保之計或移那近裏守固險要淮南量留軍馬以爲斥候更乞聖慈深

賜熟議施行臣契勘今賊凡用兵多選正女真精銳甲軍以爲先鋒唯務弓矢最多每人帶箭不下三百隻深恐朝廷軍馬弓矢未備緩急遇敵副致誤事欲望睿慈更賜詳酌施行臣契勘今來賊虜之情緣鳳翔大敗之後勢必增兵西來未能窺伺江南竊慮今來淮南去賊差近恐致探知分遣精銳人馬因循引惹深入欲望朝廷令淮南速爲清野堅壁之計蓄藏鋒銳以待機會臣出使在遠無緣備知措置始末臣區區憂國之心實爲過計僭越狂妄之罪臣不敢逃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及招納歸附事狀　臣今月十七日未時伏准御筆處分臣已一一遵稟外臣竊惟女真之於契丹事不兩立勝則疑其人敗則疑其人女真之心固可度也異時其勢必至於交相攻滅而後已昨緣八月末女真獲一戰之勝契丹雖斂退而士馬土地無困一旦剪除今其揭示於邊以詔不以赦容有歎僞於其間候臣更得實報續具奏稟海州投來人聞僞招討人才頗亦桀黠候到建康恭依聖訓津發近上頭領等及參酌官資請給之宜取自聖裁蕭宇累有歸意書亦密遣人至臣所緣千戶以它事謀津遣途宇歸燕北今南聞託疾于兩京臣三次遣人皆未有回者蔡瑞慶具聞奏伏蒙聖慈俯賜鑒察不勝幸甚據某強壯在今日最爲急務諸軍軍額于細核實虛數不至

甚多而息兵歲久帶甲之士比之向來才三之二須招塡後舊底數它日國勢以强惟是支費稍大遺之是憂然而有兵斯可以保民有民斯可以有財又不得不權緩急輕重于其間事之輕重較然可見伏望聖慈更賜睿照取進止　又奏虜情及遣王展間諜事狀　臣伏准尚書省樞密院劄子坐奉聖旨臣已恭依處分施行外臣竊惟虜人於我有不戴天之讎挾詐肆欺不遺餘力自宣和靖康以來專以和議撓亂國家反覆詭祕萬無一實今復敗盟如此而朝廷尚躡覆轍號爲信義恐生兵釁臣所未諭惟疆埸之事信詐相半而事有不可不爲者蓋欲使之內懷掣肘中有疑心不敢專向淮甸耳朝廷比來遣李坤等數輩深入虜庭密行結約何獨於王展卻爲生事昔宋襄公不重傷不禽二毛取譏君子今日獻議者之意大或類之伏望聖慈留臣所奏更不降出只乞出自聖裁特賜處分付臣遵守如睿意別有所主乞伏宣諭使之盡思以求其正伏取聖旨　又奏虜情及遣發舟師事狀　臣今月初四日早伏奉御筆處分臣已恭稟詔旨臣獎勸虜人聚兵轉糧已兩月餘初揣勝必復舊地而泗上之寇爲重今遂回不進豈謂無因臣惟精選間探勉勞將士日夜嚴備不敢輕忽然虜之人情亦可槩見人心厭兵各欲休息獨用事虜酋以力脅逼陷之死地見解之勢固自不遠仰惟陛下權輕重緩急之宜力革宿弊斷然有爲誠動于中德施於外顧何事而不濟哉臣衰老力疲每恐不足以副陛下委任拳拳之意空勤朝夕臣欲於此月中旬至鎮江遣發舟師至東海縣屯泊更看機會是時邊警無他欲望特降處分許臣趨行闕奏事臣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又次鄂州奏虜情并乞善撫將士狀　臣恭聞除命不敢辭難次日携二子臣栻臣杓即就道於十一月十七日抵池州是日得雪江風少息暮顧舟東下於二十二日抵鄂州先是上流及潭湘一帶傳聞不實致有驚疑見臣父子同行人情稍定襄漢諸軍見與虜人相拒虜人正兵約近二萬人簽軍數萬所簽軍各生離心日有策馬來歸者經此時雪馬草難致必懷怨望臣竊坐想淮南事體與襄漢略同顧陛下內撫百姓外撫將士官爵犒賞固不可濫要滿其心式教諸將以守爲主事有機會進退遲速勿制于中少寬聖心終成大業臣平老久病豈堪閫寄適丁多事義當効節星夜疾馳恨無羽翼可以即至來春事勢稍定即乞致祿歸守墳墓以畢餘生惟是不識去就輒談軍國大事謗譏之起恐不可測伏望陛下察臣之心終賜保全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貼黃）臣將來到建康新任所有本路屯駐軍馬合與不合許臣同共商量措置本路

控扼利害至大臣與諸帥均任其責理合取自聖裁伏乞特降睿旨施行

又奏虜情狀　臣自邊陸行備聞江上動息竊料目今事勢稍定惟不當速圖近功蓋軍事尚謀以戰爲後伏惟聖慮高明必有所處臣言僭越不勝恐懼臣過慮虜人不得逞志於長江或恐狂憤未息致有侵犯它處見聞所及不敢不以上瀆聖聰伏乞聖慈恕其冒昧之罪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狀　臣今月初四日午時准御筆處分臣已條列利與數奏臣近在鎮江詢問歸伏恐虜人決無歸我河南之意蓋彼方恃强彈壓諸國豈肯輕棄土地自爲退蹙今日之事惟陛下勤修德政寢食之間無忘此讎上慰天心下從民欲密圖大計以和欵之使既不違和亦虛名伏惟聖慈更賜睿裁事有可否伏乞特降訓諭容臣精思遵守取進止　又奏虜情狀　臣今月十四日准御前金字牌遞降付臣宰執劄子一件臣竊惟虜自逆亮背盟旋致隕命繼而葛王新立之後通問朝廷每以舊禮舊疆與夫歲幣爲辭朝廷蓋嘗兩遣使人矣一至其國議其不合而還一至境上拒而不納其說惟堅執此三事去冬移辭三省頗屬後又報書宣司雖若於舊禮稍緩而意猶前也今彼一旦先貽我書不復更及舊禮止言舊疆歲幣而已臣以此知其厭兵有欲就議之意矣雖然虜情狡而難測誠如朝廷所慮臣料使人之回不出二端或即以兵臨境肆爲彊辭脅我使從其欲或其國中多事士馬未集則姑示懇欵徃復之論反以欵我朝廷於此正當勿恕其師勿墮其計長慮卻顧爲國家福想必預有定論處此矣臣受任江淮惟當過爲之備堅壁清野糾率諸將圖所以困之弊之之計不敢少怠若謂能如逆亮時糾合諸國直臨大江其在今日恐亦事力未能至此也伏乞睿照　又回奏虜情狀　臣於七月十二日伏奉四月初七日詔書聖旨丁寧反覆開諭雖父祖之訓子孫不過如此臣伏讀再四感泣交并自念罪大無所逃於天地間陛下方且洗其過愆責以後効在臣區區何以論報惟當展盡少答恩私除見今虜人動息及臣措置次第臣已親書始末節次具奏去訖獎勸金賊自四月末前軍馬曾都統等回師鳳翔縣吳玠於五月初七初八初九三日之間連獲四捷遂留山谷凡一月餘人馬死亡十之五六更不敢經由吳玠所駐軍前後自閒道趨秦隴一帶歇泊其大軍因此只留陝西諸路近又因慶陽獲捷虜鋒甚挫恐未有東向之意臣已恭依聖訓駐兵保險講武積粟相時而動於階成鳳州及鳳翔府各據險聚兵外興元駐大軍以爲聲援臣又提領重兵以厭其後四川之險決可保全所有陝西被掠州軍見節次撫定謹具奏知

貼黄虜人大軍見今往來關陝之間恐未能東向伏乞睿照 又論虜情狀 臣竊惟虜人虛張聲勢脅我以和其來已久若彼事力有餘見利則進何必更以空書徒為邀索迹其用意蓋欲脅我成和以彈壓諸蕃徐為後圖事理甚明所患不知虜情墮其計中始因先遣盧仲賢用非其人既歸輒肆妄誕恐動上下招此紛紛其實本自無事重為煩擾臣謹節畧虜人前後書詞簽貼進呈伏望特賜睿覽情自可見今茲偽元帥回牒事理其始雖有躁憤之意其終約使人過界之日恐是邀致我使別有深謀如日前張掄洪邁之為幸陛下聖明先遣小使事之濟否足可商量惟陛下靜以鎮之更俟後報 又奏欲寓居湖南及論虜使狀 臣伏聞特降制命除臣檢校少傅節鉞宫觀任便居住臣聞命之初罔知所措継以感涕伏念臣誤被眷知度越倫等恩踰山嶽報靡涓埃夙夜震惕大懼得罪於天地比緣竊荷日久義有未達過失滋繁恐勳覆餗輒輸心腹願獲便安豈謂皇帝陛下特軫仁慈併敎光寵意隆恩大數異禮優顧臣何人敢冒盛典撫心感激無以見誠臣只俟被受朝廷照劄迎侍臣母至撫州邊遠過湖南為寓居之計所有一行請受之屬已干告朝廷乞行下本路轉運司應副仰冀聖慈始終留念臣竊聞虜人信使已還恭惟聖慮高明洞照

事理隨宜遣處以稽情偽不待臣區區之說冬序正寒仰冀聖慈善保聖躬臣無任祝頌瞻依之至 又奏虜書名詔諭事狀 臣近者累輸瞽說仰瀆聖明誠以憂君過慮不能自息竊惟天下之事有置必有廢有與必有奪虜以詔諭為名將持廢置與奪之大柄且其蓄謀起慮欲以沮人心奪士氣而坐傾吾國臣之所憂不但目前而已也劉先主曰成大事以人心為本此存亡之大計願陛下考臣前後所奏留神毋忽焉 又奏乞遣辯士通書虜酋狀 臣聞兵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古者出師必先之以文告之辭蓋所以承天意重人命明曲直通獻情也今兩淮諸軍雲屯于邊臣欲乞自宣司遣募才辯之士與見在汴京主事者通書及遣虜酋書意大率敘天理明正是非辭貴簡約或有以感動其情仰伏威靈庶幾有濟乞賜聖裁如或可行乞密付臣照會 又奏知作書荅虜元帥狀 臣昨來嘗擬遣虜元帥所與宣撫司書伏想已經睿覽見議再作書及遣通辯有膽氣官一員前去欲望聖慈特賜宣示聖意所欲令臣酬荅及商量事宜臣恪意審思具檢奏禀更取聖裁 又奏荅虜偽元帥書檢事狀 臣今月初六日中時伏領御筆處分臣再拜伏讀仰識聖意為社稷天下計甚厚不勝慶幸臣謹當一一遵依聖訓見具通偽元帥書檢于細詳議續具進呈臣竊惟天下之事惟誠與信乃能動人女真雖夷狄進畜有貪獸心而彼亦人耳安可不曉以道理哉臣愚欲選才辯膽氣之士從都督府遣至偽元帥所鋪陳始末分別曲直大要如謂兵廣地爭城攻戰在女真有害無利而況諸國中原之人苦於征役必生變心如此之類俾使人得一一專對惟恐天理廢桂見識臣區區淺見如此更取聖裁 又進呈荅虜元帥書檢狀 臣聞信義天下大本也匹夫而無信義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而況有國有家者哉惟正隆背天渝盟積非一日兵釁之端自此而起南北塗炭以至今日肝腦塗地和好中絕近因諸城之來歸從而撫之謂於理無愧大國必欲恃強兵以爭疆埸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事之由來理之曲直上天昭昭其必鑒之矣虜念此皆祖宗之故地今書乃必欲指正隆以前為界我所未曉是不容我立國大金欲休息生民罷執事者成其志正隆信義一夫我南北之人無不怨恐若大國有以加惠于我使信義之實孚于我國亦生靈之幸其詳使人面議 又奏報淮陽等處備虜事狀 臣伏領宸翰再三思之春水方生時氣向熱非虜行兵之利泗州傳近盱眙取之固難得莫能守淮陽之兵恐是疑我深入先張聲勢所有沂州賊馬一項東壁未明又皆得之傳聞已行下諸

帥令過為隄備外更數日間可見事實其餘曲折容臣留身奏禀 又回奏盱眙與虜人書等事狀 臣今月二十六日卯時伏准御筆處分臣謹已遵稟聖旨伏蒙訓敎以盱眙所與虜人書不可太示怯弱恐愈見輕我之心今臣別改定仍未須發與臣本欲以此書款之更觀其用意何如仰惟聖慮深遠曲中事機容臣熟議續具聞奏又蒙聖諭忠勇四軍便可分撥在鎮江建康軍中臣契勘衆論皆以為與經戰大軍相參雜而可用但當時差發有更不分撥指揮今或驟然為此又恐人情未安臣欲俟李橫到日更切體問人情條具進呈伏乞睿照 又奏慮虜人詐和狀 臣竊惟今歲防守之策陛下固已博採衆謀處置畧定然臣尚有私憂過計者其事苟或有之顧陛下長慮素謀以善其後臣竊以虜人貪暴殘虐非有決爭天下之計其所圖特在於聖躬臣固備陳其詳矣尚慮自今以往復詐為講和之謀以疑我心然後不測遣兵直指行在計儻出此願陛下並示謙和推甘辭厚禮以待之於外而遷避之策治兵之道強國之計尤當速圖至於腐儒偏見執一之論此陛下所素察不待臣區區之說也臣言狂瞽惟陛下裁赦 又奏進金虜遺錄狀 臣契勘去冬有在淮上得虜遺虜衣物者內有文字一編臣近傳寫到其間所調兵數與器甲之屬一

一詳備竊恐或可備睿覽謹繕寫上進題曰金虜遺録其字畫不無訛差伏乞聖慈特賜睿照　又奏虜人有窺伺淮甸之意狀　臣已恭依詔旨畫一條具劄子繕寫使李宗回自揚州還日附奏外臣今月初十日得探報七月末聞虜人稍得志於契丹即有遣兵南來之意雖兵之輕重未見的數而所據問探則欲使陵淮甸謀為堅守之計臣見委李顯忠張子蓋親至邊上量度事宜措置戰守伏望聖慈特賜睿照（貼黄）臣累遣間探前去偵得回信續具聞奏伏乞睿照臣初議欲以兵臨淮甸覘其強弱之形今虜人先為此舉以示其強正當嚴為之備靜以待之不一月間其強弱之形畢見矣伏乞睿照　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狀　臣契勘虜人南向之兵在靈壁虹縣近發回宿州南京者無慮數千騎雖姦詐百出情未可量要之動兵多在陝西而宿亳南京一帶不過近四萬餘人頴昌襄城亦不過二萬餘人比聞復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來窺淮南以臣度之虜若無西北牽制之患則今歲秋成糾合大兵圖我淮甸理無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計私以為虜之事力素強儻非出奇搗虛乘其不意使各有懷顧巢穴之心則捍禦之功未易可為也臣自去冬即具奏乞為東西相應之舉與故鎮江都統張子蓋反復計度當時所任將佐所差舟楫所募忠義之人議已素定會子蓋卧病連月而福建海舟踰期不來致使川陝之師獨當一面夫此機會誠可歎息也今虜兵疲弱非往昔比而民心懷忿日甚一日山東虛實可坐而料三月以後南風順便海舟之發適當其時因東人思舊之心而用之事或可圖矣伏奉二十三日處分令臣以逸待勞觀釁而動敢不遵稟臣愚見以為淮上大兵當務持重獨海道之舉不可不亟為不然彼將無所顧忌秋高馬肥得以驅脅蕃漢一肆所為矣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又論虜情及製短強弩事狀　臣聞虜人極畏新製短強弩諸將願得其力伏乞嚴督有司倍料計置如蒙采擇乞自聖意指揮施行臣近見虜中赦書跡其規摹亦自不淺而淮甸之寇已拜虜命恐未易使肯壓服惟是彼之弑逆已更三四人情事勢安能長久相保莫若治其在我臨之以謙仰順天時終當有濟臣竊譬諸奕棊之局勢各各不同臨機應變當在一時不可執一惟求取勝而已仰惟聖謨洪大豈俟臣言臣不勝狂妄恐懼之至契勘賊亮盡用其人今莫不思家欲歸巢穴若急於進討又恐新酋留兵中原其勢未艾臣故願少緩其事彼衆既歸人情莫不樂於休息兼新酋立國之初夷狄爭利未必協輯詳察其變事乃可圖伏乞睿照李莊簡公集乞進討虜賊狀

昨自建康失守右僕射杜充退守儀真陳邦光李梲率吏民降敵金人大隊由境上入浙游騎晝夜侵犯及防江潰兵四散剽掠幸賴朝廷威德將士協力防守至今臣探得建康所留番騎不過數千人偽蕭張二大師與陳邦光李梲同治府事時復遣兵及黄旗招誘州縣如溧水等處縣官皆已投拜本州實與接境人情反側不住分遣將士前後捉獲首級招安到潰兵僉軍班直契丹渤海等處人兵多方存養幾察外臣近據於潛知縣通直郎陳近仁昌化縣尉保義郎平協申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偽涇縣使稱四太子郎君偽知臨安府李儔差脩武郎樂宏齋文字黄旗前來臨安於潛昌化等縣招伏官吏本縣官吏各會忠義遂將樂宏等四人斬首其臨安餘杭知縣將帶父老入城投拜邀請賊徒就縣斂買金銀疋帛又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再遣凌秀才王秀才二人偽補承信郎令齎文字前來本縣亦將此二人處斬梟首號令及兩縣弓手土豪章開王仙畢康等糾率諸鄉保甲義不從賊委是防托有功緣本州管下寧國縣與兩邑接境其知臨安府康允之未知去處吏民無所申訴臣已逐急依已得聖旨便冝措置將立功四人先次借補承信郎及專遣使臣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蠟彈手詔曉諭官吏兵民各仰用命守禦去訖臣竊觀金人敢深入江浙天時地利皆非所冝臣已率勵將士及將已團結到六縣保甲并招安到杜充防江統制官馬吉李進并班直京軍等邀其歸、、臣已移文劉光世〻〻帶領大兵前來同衛王室及申本路轉運使李尚行末異前來權建康府安撫司職事應援列郡有所稟承並未蒙回報今賊馬既已駐臨安府行在信息隔絕難通小人逆無忌憚臣累具奏聞欲乞遠降睿旨差委重臣前來建康或令宣撫使周望傳檄四方約日進討水陸分布可使隻輪不返伏候勅旨宋汪玉山集論虜情當為備海道未可進劄子　臣猥以庸陋待罪近侍無所補報朝夕愧恐今者偶有見聞思欲罄竭不敢頻數請對輙具畫一奏聞如後臣比者面對伏蒙聖慈諭以近日探報皆不能信但只沿邊嚴兵為備臣竊歎仰以為聖慈高遠非常所及今者復聞虜中遣人至盱眙諭吾使者以國有萌古達靼之亂則非特如探報者之道聽塗說而已蓋自古楚靈王吳夫差齊湣王皆勞民於遠而變生於內所謂虜酋者荒淫侈汰暴戾苛虐兼此三君之罪而又有甚焉以天人之理往古之事觀之其不免必矣然而有識之士猶有私憂過計者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此人情之常也漢高帝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獨奉春君婁敬以為兩國相擊

此宜矜今見所長令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慝以爲匈奴不可擊也其後卒如奉春言夫差方與晉侯爭長于黃池越人乘虛而入其國夫差患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以絕口令虜有內變所宜蔽匿避忌惟恐人知而遽自振暴其短於我此殆非人之情意者復如奉春之言乎或以爲事已藉藉彼自度其不可掩也故不若以情告我此固或有之竊推其於所諱言之事何其前後諱得已而不已也此其可憂者一也使誠如虜人之言國有內變彼能討伐以平之則其爲強盛固未可輕也有如不勝則萌古達靼之於女真亦猶昔日女真之於契丹矣則中國之所當思患而預防者無乃或甚於今日乎此其可憂者二也臣願陛下懋昭聖德如近日罷教坊出宮人之類增修國政如近日選任大將斥逐憸人之類兢兢業業長慮却顧務爲自治之策不可勝之備不使有毫釐之差窺隙之間雖夷狄荒忽未易測度事變之來靡有終極而吾常有以待之則終於不足慮也仰惟聖策先定皆有成算而臣猶復有言者蓋不勝惓惓之誠惟陛下幸赦其罪竊聞溫州有王憲者自謂習於海道又謂已相誘團結二十餘人更乞朝廷應副人船器械欲以直搗登青以臣愚慮未見其可誠如其說於彼國未有甚損而在我初無益也奈何

以不貲之費而爲無益之舉哉熙寧初命宰臣韓絳宣諭陝西所費纔十八萬緡時論沸騰以爲大歛比年以來只以諸州措置海道事論之其所謂十八萬緡者不知其幾倍也今憲之行又當厚有所費亦無惟乎公私之困乏也且非徒無益而已使虜勢尚強則勝負未可知也有如一夫被執必且提捉搜索窮問其所從來是趣其生不肖之心而自我致寇也使虜無能爲耶山東之地必有起而割據者亦豈肯束手受斃哉又使如前所慮者而萬一無之可以恣其所如往而無所沸核然小民之心惟利是視必且肆情極力鹵掠蹂躪以克其欲亦豈中原赤子所望於父母者哉臣以事之利害理之是非反復思之無一而可昔孫權時江邊諸將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顧雍雍曰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而爲其身非爲國也宜加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吳之與魏國已顯爲仇敵然猶不肯爲掩襲之計況今日之於虜人猶且羈縻不絕哉臣以爲諸如此類皆不當爲所謂王憲者或尚未行猶可及止如以臣言爲然伏乞速賜裁處

虜使名犯真　舊諱劄

臣伏見金國所遣賀正旦副使其名兩字係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竊謂合說諭令其回互或兩字中止稱一字仍移文對境照會今若置而不問萬一後來或犯宗廟正諱愈見難處不若防微杜漸於今日也取進止

貼黃契勘虜中所遣正使其姓係犯欽宗皇帝嫌名非正名之比伏乞睿照

王之望漢濱集

論虜人有使犯之漸劄子

契勘信陽軍係兩縣信陽去淮近處纔四十里羅山去淮近處纔二十里北邊淮河東抵蔣州期思縣西抵隨州棗陽縣界通計二百一十九里南係本軍界北係蔡州界其二百一十九里間蔡州建十二寨每寨十人馬十匹臨淮河無三二十步緣蔡州係上流去唐州桐栢山不遠稍無兩半月十日則淺處止於三五寸深處亦不過一二尺並可褰裳往來略無阻隔若以邊淮州郡計之如隨蔣安豐濠泗等州不下千有餘里所建寨柵所屯人馬想見不少而我曾無毫髮之備萬一寇盜長驅而來蕩蕩然更無亭障深可慮者彼蓋我之脾也豈斯須忘於我哉今其酋離巢穴而踐踏洛汴其意決有在又豈可恃朝夕之安而不爲長久之圖乎蓋又非言之所能盡伏惟樞密相公特賜鈞念以爲宗社生靈之福

李壁雁湖集

開禧乙丑十月十二日使虜回上殿劄子（論虜中事宜且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成若輕出而易且）

臣等嘗謂今日議論之難樂因循者狃於私意言進取者病於寡謀二者不合則規恢之大計無時而舉矣竊惟丙午百六之禍振古未聞列聖興復之圖迄今未究七八十

年之間士大夫以宴安處屈辱以常事忽遠謀祖宗世讎不加省大義埋黯人懷苟且天錫陛下勇智神武輔以柱石大臣同心一德誓刷讎恥倫紀復振氣節漸伸爲宋臣子稍知理道誰不思奮此誠千載之一時也臣等幸因使旨親踐虜庭粗有見聞不敢隱默臣始至其境則兵衛加衆守護益密經過郡縣增陴浚池教閱鉦鼓聲聞遠近所歷館舍周垣設棘防隸充斥纖隙靡通雖其爲謀甚至然驗之民心則渙散已久怨毒日甚至疾視其上有皆亡之諺深望於我有徯予之嘆觀彼事勢豈能久存所恨去歲朝廷經理之秋自可出其不意乘機進取譬之疾雷從天而下雖掃穴犁庭有不難者而邊頭小人初無遠慮輕出抄掠以警覺之我謀既泄彼遂生心此則虜有可圖之隙而我未得制虜之術也臣等沿途與接伴等議每每開示大信使之不疑彼亦時吐情實惟懼我或先發至於抽回行省那近戍兵道路所傳頗亦相應到真定中山又諜知來裕已正典刑疑問稍釋消達無都館伴之言復以盟誓爲當守用兵爲深戒臣等於是揣知虜情之微蓋其盜有區夏志滿意足但得無事其利已多彼自爲謀則善矣而吾可以終已乎況夷狄本堅忍今則習驕惰夷狄本強悍今則事文雅此皆臣等所親睹也考之自昔國未有腥羶異類久據中原之

八十年而亡變者掃除混一其必有待於聖哲英豪之起此則陛下之所宜勉內外臣子所當任責而究心者也夫業百年之深忿積怒而守一時之虗言空約執權宜不獲已之尊稱而認以爲一定不可易之常於我之事彼者何畀彼之臨我者何倨也如是而講信修睦姑各保其所有而已此非臣之所敢知也西晉懸懐之禍劉聰石勒其戎首也未幾劉斃於石石殲於冉音無與爲仇者矣江左諸臣猶知報復之不可一日緩矧吾讎敵乃女真一姓之醜類耳故臣區區以爲今日進取之機所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出而苟沮高皇帝蜕絕棧道人以爲真無復東意矣一旦席卷三秦天下震動遂開帝業越懐會稽之耻三欲出師范蠡以爲未可句踐怒曰志其欺不敢耶洎時既至蠡以爲請卒禽勁吳後不再舉何則應之精而發之果也故臣願陛下秉不息之誠堅必報之志焦勞憤悱以感天人之心策勵振作以鼓忠義之氣內之圖回富國靡毫髮之或遺外之彌縫周密泯形迹而莫見無急近功輕挑成算大數既得機會可乘然後猋舉電迅掃清河洛正趙泓之顯戮攄高文之宿憤夫豈艱哉臣等荷國厚恩大計所係不敢不盡愚惟陛下裁幸取進止范石湖大全集延和殿又論二事劉子　臣今有愚見二事開具如後　一臣竊聞虜中自立環爲

太孫諸子不平形於謠言臣頃過保州是時其嗣允恭尚在已見承應人密說國中惟畏服大王將來恐有李唐秦王之事謂其長子允升也今又立環則其伯叔之心皆可想見他日若環得國伯叔不服必有內亂此其機可乘萬一環能制伯叔之命則必有腹心之臣爲之謀主事成勢定又必有窺伺之圖國家當不輟儲備以待事勢　貼黃　臣竊見方今國計未足民力未裕求所以足國裕民則無其說止緣規模未堅定所經費不可減欲儲蓄贏羨以足國而所入不支所出欲緩催科除耗剩以裕民而上煎下迫實惠難行若只如此趣了目前無復餘力萬一敵人真有機會亦恐無以應之天下事莫有大於此者伏想久留聖心不待愚臣妄論真西山集奏劄（是時本朝賀金國生辰使余嶸至涿州良鄉縣以燕城方被圍約回始知金人有韃靼之擾）臣竊惟今日北虜有必亡之勢三可爲中國憂者二蓋自有天地以來夷狄盛衰不常然未有昌熾百年而無變者也女真盜據中原九十載矣自其立國惟以刑威殺戮劫制上下非有歡然心服之素也特此而欲久存雖秦隋不能況區區無道之女真乎此其必亡者一方阿骨打粘罕之徒崛興窮海之濱茹毛飲血雲合鳥散用兵狄所長憑陵諸夏故所嚮莫能當今數十年豢養之餘亡復前日堅悍之

氣而韃靼小夷蠢起而乘之干戈相尋情見力詘蓋今之女真即昔之亡遼而今之韃靼即鄉之女真也以垂亡困沮之勢既不足以當新勝之鋒而衆叛親離安知無他變乘之者此其必亡者二方其隆時用民力如犬馬戕民命如草菅人情携離亡一敢畔者積威約之素也今其潰散四出猶川決防不可遏止至用赦以安之瓦解土傾其形已露豈待智者而後知哉此其必亡者三嗟夫堂堂中華蛇豕穴之翼翼故都禾黍生之有志之士思欲壹洗久矣而慕者病於機會之難逢聞者敗於權姦之輕舉顧今何幸彼自阽危而臣復以爲憂何也蓋傳有之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孟子亦曰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方陛下更化之初和議未堅邊警未撤君臣上下惕然有不敢康之心迨夫聘覿交馳遽已狃目前之安而忘前日之患萬一此虜遂亡莫或余毒上恬下嬉自謂無虞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此臣所謂可憂者一也事會之來應之實難毫釐少差禍敗立至設或外夷得志邀我以夾攻豪傑四起奉我以爲主從之則有宣和結約之當戒張覺內附之可懲如將保固江淮閉境自守彼方雲擾我欲堵安以此爲謀尤非易事此臣所謂可憂者二也今之議者大抵以爲夷狄之衰適中國之利抑不思匈奴五單于之爭漢嘗獲其利矣拓拔氏河南之

釁顧反爲蕭梁之害何耶蓋有國者不當問敵人之盛衰惟當計吾政之修否當漢宣時內有股肱之良外有爪牙之勇朝廷紀綱本末備具邊陲備禦斥候精明使匈奴威強尚當賓服況於浸微弱之後乎若梁武則不然舍正道而溺異端棄人事而談空寂內則三蠹弄權輕作威福外則諸王忿鬩骨肉相圖保境靖民猶懼不足況欲乘人之敝以儌幸萬一之功哉跡是觀之使今日能爲漢宣之所爲則虜之存亡俱不足患抑猶未也多事之端方自此始臣愚竊獨憂之伏惟陛下日與二三大臣深求自治之策勿以懲羹之故而謂噬臍可忘勿爲視蔭之謀而謂幸安可恃修實德以格天命敷仁政以結民心獎忠實以作興天下之材省科歛以培養天下之力至於其人可將其兵可用其械當繕其器當脩無日不討論于朝而申訓之庶幾國勢日尊敵人自慹則乘機取勝可以制蚌鷸之危養威俟時足以保金湯之固矣惟陛下毋以臣愚賤而忽其言眞九華先生集察虜情輪對劄子　臣聞聖人有外懼故有微權有密機權以忍而後濟機以忍而後發忍不忍之間安危繫焉使其伸縮在我平日悔之一日伸之大事不足定矣外懼何爲也哉昔句踐爲國蕞爾國也奉夫差以玉帛又奉之以子女常人所不忍者句踐一切忍之此豈其眞情也哉彼其

夲夫事人之日皆陰謀生聚教訓之日也故吳不有越而越卒有吳者句踐得此微權也曹公之於袁紹也地不如紹兵不如紹紹未除大將爲操不拜也則避紹而與之曹公豈避人者哉彼其曲意奉紹者所以息紹之心而緩河北之兵也故袁不併曹而曹卒併之者曹公有此密機也彼兩人與而機權用機權用而曹之王易王越之伯易伯臣固知其思而後動者也恭惟陛下稟希世之明天錫之勇常有拂清中都囊案宇宙之意矣然而即位四年遵養時晦敵有小大勢有堅脆陛下權敵以御時僃已爲和柔之盟陛下意豈在是哉機權之在是也陛下忍之亦至矣越王曹公之事規摹雖小尤而用之必在陛下度內也然臣近者聞諸道路敵有無故之形和有不堅之意衆說紛紛不可執取議者猶以祖宗待契丹之禮以待之是不知彼己者也自紹興至今敵凡幾和和亦幾變信書在道暴骨在野前日已不可保後日庸可保乎豈可見其形不察其實信其僞不昭其姦百事揚揚猶類平日上下復欲長此安躬也爲今日之慮當堅籌謀當預措置江淮諸處也兵幾所執要執害兵甲增減爲數幾何執訓執懽諸將可倚者已幾何人軍食可理凡幾何事故應敵誰長守扞至職至悉不暫解弛臣猶恐其未也若將相循循尚猶偷玩今日得報則四面倉皇

明日無報則豈容閑暇謀國如此抱虎而寢虎未及起因謂之安未有不爲傷矣夫四夷軌道兵甲不興誰不願之不幸或有外禦難宣王不免也臣竊恐近臣大吏轉以薄書期會爲故捨此弗圖一忽有警持循將何及也詩云維彼雨雪先集維霰而知雨雪者見其兆也陛下啓敵之兆而預計之機權在中應變在外陛下果能辦此顧戒小大之臣勿爲偷息而已杜牧曰國家大事小臣不當言臣與牧同一罪也惟陛下幸赦廣平李椿集再論降虜劄子

椿竊見朝廷區處降虜未盡其宜私心深憂自北而來者皆曰歸明歸正然我中原之人偶因國家南渡陷絕數十年身雖陷于異類其心豈忘祖宗二百餘年仁厚之恩又豈樂與夷狄同處今既來歸固有可用之理其間猶有不逞好亂之人自疑南北之異時於沿邊作梗者其人皆有人心可以利害誘之恩信結之也如降虜我之仇讎狼子野心天資殘忍弱則服強則叛不可以恩信結不可以道理曉其來久矣故晉武帝時諸胡雜居中國不用郭欽江統之言不二十年濁亂中華秦符堅委信慕容垂不用王猛之言鮮卑猖獗唐太宗受突厥之降不用魏證之言幾至狼狽宣和間契丹郭藥師歸朝朝廷待之至厚不逾年乃爲金虜前驅首來犯順此古今之明驗也今降虜或布州郡或掌事軍中或往來闕下或宿衛禁庭此椿所以深憂者也椿年齒衰暮疾病相仍死亡無日矣固未必見其爲害近見耶律適哩所爲觸類而思之恐爲害於他日伏望朝廷於閑暇之際酌古驗今思患而預防不動聲色有以處之措宗社於泰山之安天下幸甚若直待臨事而慮則無及矣如椿愚言可採乞賜數奏密切施行

張魏公奏議奏虜情議

臣身遠闕庭無緣恭奉聖訓區區私憂過計之念日夕縈情輙有鄙見上瀆聖聰臣竊惟金虜自用兵以來借講和之名以威契丹繼而侵陵中國亦用此術如靖康之初遣使愈頻用兵愈急先登城不下以寬衆心繼邀請二帝以危社稷陛下所親見而熟聞者也去歲宇文虛中嘗至其寨矣泗上之兵不測而至向非南渡宗廟奈何臣竊謂金虜非有爭天下之志其包藏深禍專在聖躬今日之計將力拒而棄絕之則爲非策但當卑詞厚禮庶驕其心爲一虛中復來顧陛下深加獎諭且厚待其使而遷延之計防守之策尤宜速圖蓋彼以講和圖事此復以講和而欵其謀此策之上者也惟陛下留意天下幸甚

貼黃臣契勘淵聖皇帝嘗兩幸虜營至誠不疑以解禍紛而虜人曾無毫髮肯回之意卒至二帝遠狩宗社幾亡蓋緣何㮚李若水之徒以書生一偏之見深誤國事兼淵聖皇帝在虜營之日凡所以待之之禮不

爲不盡彼其見利則爲何有於我願陛下鑒前日之禍深思遠計以福蒼生無使事至而悔爲後世笑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并乞早圖大計議

臣得右僕射秦檜書竊聞虜人已過淮北此虜初欲因春草將生盡有淮西與我共爭大江之險以搖江浙候秋氣既深徐圖南渡賴陛下天授威算力遣大將摧折兇焰天下蒙福然而巨酋包藏逆毒意蓋未息恐須堅壁要地示弱用間以誘我師此計儻或不行即大發國中之兵秋冬謀爲再舉臣嘗歷考其所爲殊與粘罕婁宿輩不同謂可破滅自己未春以來屢以所見冒昧具奏誠恐事機差失所繫非細而今日之事安危以決利害尤重疊瀆宸聰所惜者時及嘗於秦檜書中略具大槩願陛下速會諸帥謀以胃腹將相同心早圖大計凡有施爲必究始末區區庸謬惟陛下素知其立志用意不避誅責敢布微誠仰冀聖慈特寬鈇鉞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攻守事宜議

臣近聞醜虜再犯濠梁是必益兵合衆堅壁淮北意欲勞數我師以快其情大兵並進糧道難繼其害一也諸帥之兵不相統一執與決戰戰而捷之不過爲一郡之利設有差跌事將若何其害二也淮東漢上前出後空萬一綴留我師別以騎兵它道攻擾人心必搖其害三也臣聞解紛排難必擣其虛願陛下先於滁口濡須量留大兵

深溝高壘以防侵軼自餘各旋其師亟會諸帥求所以牽制攻討之策濠梁但令空城領衆自淮而下用伐其謀夫虜欲決成敗於近歲立意非淺譬之奕碁不曉其策筭姑隨手而應之事可慮矣臣嘗經勝負思慮過當未敢自以爲是每憂時事繼之以泣顧陛下察其用意特寬誅責不勝幸甚　又奏已令大臣共議回荅虜書　臣伏奉處分以北界僞元帥書從來係都督府回荅臣具檢繳奏臣奉命跼蹐敢不欽承伏念臣涉道甚微賦識又淺自夏以來精神衰耗心志凋落益甚於前深恐無以副陛下委任之重今謹守江淮蓋臣之職而事幸妄爲多致紛戾上下弗信謗讟百端惟虜之通書事干大計豈臣愚昧所能裁決伏望聖慈宣諭大臣各盡所見均任其責毋使它日紛紛瀆聖聽至於兩淮疆場之事臣誓當竭力盡誠夙夜經營庶或有濟更望聖慈俯賜詳酌特降睿旨施行　條奏捍禦虜寇之策　臣竊聞虜人似有窺伺之意事雖未信實重心憂仰惟睿志先定成筭已行而臣受陛下更生之賜傾懷顧望只爲身謀天地鬼神得以誅之臣謹條列于右　一虜酋狂暴譎詐天下共知今茲求釁敗盟大逆天道惟虜之心腹精兵恐不啻十餘萬人平日養之素厚莫不盡死力必能以威力脅制番漢與苻堅事體不同方其去國遠來非有萬全

之利未可輕與爭鋒拖之數月其衆必離天下之事從此可定伏惟聖慈更賜詳酌　一臣之愚見欲於揚州之東擇地駐兵保通泰高郵之險以待機會厚募勇士晝驚夜切以罷其師如揚州城壁久已修治專委守帥董敵率民兵共力守禦事或迫切即焚蕩室廬退保大軍營壘去處其本州百姓先令從便於江浙及通泰高郵居住優與存恤　一乞遍揭小榜令百姓避賊馬之日各以火焚草嚴立法禁務在必行虜用騎以草爲急其真滁濠廬壽春五州依揚州施行如逐州城壁未修便當措置山水寨時暫保守　一臣今所陳若朝廷於盱眙要地已有大兵屯駐守險亦已只令堅壁清野以老其師俟見機會合兵掩擊　一淮西欲於東關及焦湖一帶擇險駐兵如淮東措置　一虜情百出不以戰敗爲恥萬一佯爲遁北以誘我師伏乞預戒諸將勿許窮追深入其地大抵困弊其人使前不得進必爲數月之留則諸國之變自生於內況中原人心各戴我宋大業之後指日可圖也臣嘗負陛下使令失地喪師積有大罪被謫以來晝省夜思冀或一得蓋以衰退久病之身獨有區區愚忠庶幾可以上報聖恩第惟遠外時事不及盡知深慮聞見乖謬觸犯天聽伏惟陛下鑒察其心少寬斧鉞之威臣恐不勝幸甚　又奏虜情及捍禦之策　臣切冒陛

下厚祿義當有所建陳臣竊惟虜人逆天用兵取敗固宜尚慮秋高馬健大爲點集臣愚見以爲乘此勝銳正須蓄養外示進討內實安靜更觀其變若併犯陝蜀則襄陽荊楚之兵攻其後若大窺淮浙則岳飛吳璘楊政之兵擊其中儻或虜勢稍衄未能辦此在我徐議征伐圖未爲晚夫虜巨敵也顧陛下詳究其勢審察其情俾諸帥協力合意共成大業今日勝負全在人心畧有離異利害非細陛下每切留神天下幸甚　又奏虜情及控禦之策　臣往負敗事之罪屏息靜處晝夜思惟求所以少報聖恩獨恨智識淺短終恐無補自視不逮然中有所懷不敢欺心不以言之於陛下也虜人以二十萬之騎憑陵淮甸方其衝突之初大兵引退保守江干衆以爲憂臣則有望謂其少留數月內變必生糧草匱乏恐不能支我之得算固已多矣今臣過慮萬一虜識機會引兵言旋別犯它路要處或安處東師徐有他圖在彼則逸在我則勞蓋虜之精兵所損未幾苟非糧草急闕恐或未退萬一掩擊上流吳拱一軍未易遽當也臣愚欲望戒敕吳拱詳從宜措置先保民人使在安地堅壁清野勿與輕戰量分大兵內守鄂州家計庶幾有以待之臣竊以虜之在汴與昔日事體不同往時退師定歸沙漠今自精兵竊據神都縱使今歲別無他謀來春野草既生水運

通快人糧馬食無不順便彼又將必有所向臣願陛下常謀其強不謀其弱得城得邑未補大計破彼精銳闔地畢歸陛下何患焉更乞密與大臣共圖全策先爲備具次明間諜以恢遠業天下幸甚王之望漢濱先生集

馮奉世陳湯伐虜予奪不同策　愚嘗讀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爲至寬錄功爲至悉衆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貶人之惡惟恐其或過始誠善矣或不善於終則委曲而爲之諱終誠善矣或不善於始則闊畧而許其變然後知聖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嘗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筆削之際不以假人然於齊威晉文之事則予而進之夫召陵之役專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首止之會不臣之誅也而春秋予之曰會王世子于首止城濮之勝善戰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河陽之朝致君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陽夫齊威晉文若責之以王者之法罪不容於誅孔子非特錄其功又爲之諱其惡滅項不書齊爲威公諱滅國也重耳不書入爲文公諱本惡也嗚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後世學春秋者乃僥刻苛細集小過以加人予善惟恐其深貶惡惟恐其淺孰謂春秋之學流而爲申商之刑名乎公孫弘以春秋起海濱爲漢相不大明

孔子之意以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惟閒假其義以繩臣下而已天下之士翕然向之終軍引王者無外以詰徐偃為不疑引蒯聵之事以執方遂斷斷焉如老獄吏善陷害人無一毫愛利之心漢法之所以慘虐者諸儒與有力焉豈不哀哉其後馮奉世誅莎車陳湯斬郅支漢欲封此兩人而蕭望之康衡乃以春秋之義大夫無遂事欲以矯詔罪之二子卒不得侯雖劉向谷永諄諄辯訟累數百言終屈於鄙生之議蓋其刻薄之風有自來矣且春秋書遂有二義焉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公羊曰公不得為政也此無遂事之說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此許其遂事之說也望之康衡專引襄仲之事至於公子結之會則沒而不言是猶姦吏之弄法輕重其心豈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則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善善及子孫之義爭乎元帝之用恭顯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義爭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會尊宰周公而望之乃輕丞相於朝則是望之罔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奉世乎春秋諸侯不得專地故譏鄭伯以璧假許田而衡乃擅益樂安侯田四百餘頃則是衡罔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陳湯乎愚每讀漢史未嘗不為二子憤疾而扼腕也方莎車畔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漢幾失西域矣郅支在五重城破呼揭堅昆丁令兼三國而都之結康居以自固漢幾若此虜矣二子忠義奮發出萬有一生之路不調郡國一兵不費大農一錢不失天子一矢而使歷載逋誅之虜頭竿蒿街漢之威德暢于萬里之外可謂不世之奇功矣使得章而列於春秋則其安國家利社稷豈特一公子結而已哉雖齊侯之伐山戎叔孫之敗長狄亦不足道也固當享萬户之封受土茅之錫卒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為子孫計豈不痛哉後世風俗委靡無磊落傑特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國家涵養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可謂極矣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節可稱必旌表而錄用之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難而來無一人能自奮以附於漢之二子者承學之士深有恥焉雖然春秋之法不責人以所難故書威公薨於齊歸而書葬不以不討賊之例責其臣子蓋齊強而魯弱人有所必不能也今之醜虜視莎車郅支蓋相萬萬豈可以漢之二子責當世之士哉孟子所謂論其世者蓋謂是乎執事其思之李綸圖制馭虜策

自古天下之事有相反者三春秋之時諸侯職貢不共于王府天子不責而至於求車求金此一反也李唐之世方鎮之將校殺逐主帥自立為留後天子不討

而因賜以旄鉞此二反也西漢之時匈奴侮嫚歲侵邊鄙天子不治而畢辭厚幣以緩其兵此三反也是三者皆天子不當為而屑為之故命之曰反謂其反天下之理云爾嗚呼治天下有道限華夷有法後世所仰望而不可及也豈非唐虞三代之際聞有肅慎氏獻楛矢矣聞有越裳氏獻雉矣聞有西旅氏獻獒矣聞桃弧棘矢以共王事矣聞有致密須氏之鼓闕鞏國之甲矣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其法載於禹貢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其言詠於商頌周家盛時一人端拱於明堂之上而夷蠻戎狄之君畢賀故其子孫傳以自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若是者愚則盡聞之矣時未聞有中國以財幣輸之夷狄者獨至於漢文乃有和親之詔遺單于以金繒之事嗚呼中國共貢夷狄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上下倒置此賈生所以為發憤流涕也然考之匈奴傳孝文之遺蓋不甚多歲之所遺錦袍繡帶赤綈薄繒數十物而已賈誼已憤之如此誠以中國夷狄有自然之小大不疑之明閒中國不可行夷狄事夷狄亦不可行中國事故爾使其坐於後世見為國者有竭民財以實穹廬饋帳而未知其限量豈直流涕而已耶夫以沙漠有久留之輿路京城有未祀之宗廟洛陽有不掃之陵寢中原有未誅之寇讎此莫大之恥而今之議者猶竭有盡之財以塡無窮之壑愚不知其故何也以為畏之耶則是以堂堂國家之大畏人至於納貨恥也以為謀之耶則是以貨為間而行變詐之事以取其國亦恥也昔者晉之賂虞為取虢計越之賂吳為報仇計唐高祖之賂突厥為求助計石晉之賂契丹為取天下計是數者雖有所屈而各有所就而君子以其名不正其事甚辱且猶恥之不審今日以東南破傷之餘赤子之命所存無幾而北虜貪惏乃欲厭塞其意奉之稱藩使之稱急其所就者果何事哉縱有所就賈誼所謂上下倒置者亦不可不戒況未有旦夕之安而有丘山之耗吾又可以不恥乎哉甚矣言賂虜者之不之思也其說曰熊虎搏人得牛而止北虜固貪矣賂之以厚貨則其欲必盈其師必緩區區之貨又何足惜嗟乎谿壑可盈貪欲不可厭得牛暫止牛常繼耶牛盡則及人有志之士切為寒心也愚聞熊虎將搏人不制之以利戟纏弓則拒之以峻牆高垣如是而已未聞以牛飼虎而欲保其長無患也昔者六國之事秦以寶貨為未足而至於割地以與之其為患也大矣然虎狼之秦終不為足今日割地而明日出師今日出師而明日割

地地日益割師日益出而六國忽焉而盡矣杜牧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此方今之藥石也然議論者謂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武夫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功臣此則未善要之上決不可事下中國決不可事夷狄其天尊地卑之分自不可易爾非必計利而後弗賂也苟計利而勿賂則屈虔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師還又以滅虞若此等事豈當國家之大又可爲之耶彼虜以詐吾必以正乃能勝之豈可以詐勝詐耶賈誼能論上下倒置爲可流涕而其五餌三表之說以謂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以壞其耳賜之高堂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召幸之與相娛樂以壞其心是吾中國陷於詐也此史臣所以謂疎也愚不佞輒敢效賈生之憤去賈生之踈專以華夷大分陳諸下執事伏惟覽觀焉以復于上則天下幸甚　持國之難易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殫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事之煩則侵之愈甚必將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衆庶齊於下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强暴之國莫不趨之是使烏獲與樵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王東牟先生集遇虜之策　臣聞中國之於夷狄未易以力勝也能使夷狄之人自相攻討則虜冦可遏矣西漢之屬國都護東京之南單于與唐回鶻之師皆此道也金人用兵以來七年于茲而四夷之兵未聞效順虜兵以是日熾中國以是日陵禦遏之術未見其善必能合群夷之情捍强梁之埶然後虜冦可殄中國可安或曰中國之使夷狄夷狄之事中國各有常埶胡可强議今中國之埶既陵夷狄之埶方盛安能間激使相戰爭臣曰不然今者中國之財貨子女奇技珍巧金人侵取而盡有之固諸國之所欲也使諸夷取之之謀利則中國啗之之術行況今四夷諸國一介未通在此者既不示以撫安之情在彼者安知其無向化之意臣謂宜常遣單使屢持尺書使知中國之埶尚可振起若諸國有能助順則金人行可破之何必輶軒旌旗然後增光遠之華藉寵靡恩乃可明遣使之禮申包胥之救楚但哭秦庭燭之武之使秦不聞厚幣此所謂不可不爲者不可以不爲而廢功也事有不可爲者固難以必爲而冒進亦有不可爲者安得以不爲而廢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六姥

虜　詩文二

宋蔡端明集論虜騎強頸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虜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北虜之強舉國而來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况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來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揺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爲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僞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李忠定公集論制虜

夷狄之爲中國患也惟北虜爲最甚蓋其天性忿鷙恃氣負力逐水草便騎射習攻戰獷引難屈真中國之堅敵非三陸之比也自昔制御之術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利害未有得全策者請借西漢以明之秦滅六國使蒙恬將數十萬衆以北擊胡起臨洮盡遼東阻山塹谷築長城者萬里匈奴北徙不敢南下而牧馬然天下困之騷動陳勝起於謫戍而秦亡其後楚漢戰爭中國紛擾匈奴復居故塞其兵寖強高祖初定天下有輕匈奴之心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於是劉敬脫輓輅以建和親之議妻單于以漢女歲奉金繒以遺之甚厚然匈奴爲邊患不爲衰止至孝惠高后時益驕倨肆爲嫚書以陵侮中國孝文即位與通關市約和親而匈奴數背約東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發憤躬戎服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親屈帝尊以伸亞夫之軍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結和親非策之全者也武帝繼文景節儉富庶之後財力有餘水衡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一時將帥人材衆多概然欲事匈奴以攄高祖之宿憤遍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浮西河絕大漢追奔逐北窮極其地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斬首虜以萬計然漢之士馬物故太半亦略相當天下蕭然賴武帝末年悔悟下哀痛之詔棄輪臺之地海內少安此則事征伐非策之全者也迨孝宣世值匈奴黯既之運五單于爭國飢饉荐臻畜産殆盡於是權時之宜覆以威德單于款塞稱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由此觀之終西漢之世其與匈奴

有修文而和親者有用武而克伐者皆非全策至於威服而臣畜之則非天時人事若合符節有未能也得制御夷狄之全策惟我本朝爲然方五季之亂石晉割地以賂契丹北鄉而臣事之其後耶律德光至舉兵滅晉拘出帝以歸其國則一時強盛可勝言哉周世宗奮威武躬率六師以征之僅能復關南之地太祖受天命至太宗時海內僭亂以次剗平得良將帥以守邊境契丹不敢犯澶淵之役京師震動輔臣有建議幸蜀幸金陵以避其鋒者賴寇準力爭遂定親征之謀天助神相臣弩潛發殲其渠帥於是契丹震怖遣使請和當是之時以驍將勁卒邀其歸路則匹馬隻輪無返者章聖皇帝天覆海涵不邀一時之功而建萬世之策乃許之盟詔諸將勿追而契丹得以還師出塞戴德讋威誓不復叛當時盟誓之信皎如日月約束之嚴曲爲之防通使有常時贈賄有常數燕犒有常禮儐從有常制其慰薦撫循交際威儀俯仰拜起纖悉備具故能結歡修好百有餘年竝邊之民不識兵革振古以來所未嘗有謹守盟約雖傳之萬世可也故曰得御夷狄之全策惟本朝爲然昔漢賈誼欲施三表五餌之術以係單于當時以爲疎而董仲舒有言與之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史臣亦謂未合於當時而有閒於後世然以今觀之則誼仲舒之策得矣或者曰契丹桀黠與中國抗衡有志之士未嘗不爲之扼腕今幸其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北有女真以爲彼撓東有高麗以爲我援因時制變一舉破之復中國之舊境成祖宗之宿志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則將應之曰不然昔高祖遣使使匈奴匈奴匿其精壯示以疲乏使者還報以爲可擊高祖聽之故有平城之困今契丹自澶淵之役以來涵養亦百餘年不有謀者其能國乎種族之離叛畜牧之凋耗人卒之羸弱間諜之言未可信也往年女真常爲之梗尋即底定借使與之結約其亡契丹能保女真之不爲患乎自古與夷狄共事者未有無患者也至於高麗地接虜境畏其威而服屬之我雖待之者厚安可必其背彼而助我哉夫百年養之爲不足一日壞之爲有餘動而擾之則易靜而安之則難從子之策吾懼契丹之釁結而北陲之不復安寧未必勝雖勝而不能無後患也或者又曰昔武帝以衛霍而焚龍庭顯宗以竇憲而勒燕然太宗以李靖而擒頡利今我委屬得人風掃電擊何遽不若古也且勝負兵家常勢縱一舉之未得志何後患之有則將應之曰龍庭之焚燕然之勒頡利之擒適會其時之可爲而將帥之有人也子視今日將帥爲何如哉杜牧有言曰上策莫如自治自

治者必有智勇之將帥必有精鷙之士卒必有山積無窮之金繒穀粟必有必信素明之號令賞刑無是數者而欲謀人之國蓋亦難矣夫西夏與北虜孰強雖三尺童子知北虜強而西夏弱自數十年來西鄙用師卒不能得靈武而我之覆師覆將者皆是也今不能敵弱者而欲與強者鬬可乎吾恐二虜合而為中國患非淺淺也且天地之所以限制中外者必有險阻之地故北虜之與中國接者若飛狐古北之口所謂險阻也幽燕割而險阻之地悉歸於虜中今之所恃者不過塘濼耳自雄霸以達乾寧平原易野健馬疾馳不半月可至一有不然可不為之寒心哉故曰堅守盟約可以傳萬世勿見小利而敗大事可也作制虜論（袁起巖東塘集）論降虜當分其勢　臣聞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有愛天下之誠而又有制天下之法夫如是以上下相安彼已相信而無疑忌傷裂之意然而昔之為君以能容之量能愛之誠盡心竭力以和其民雖有天下之大惡大奸莫不綏而懷之無纖毫之負以招怨於天下而人乃至於桀暴貪悍以淺其慢侮之無使君之量有所不能容而誠有所不能愛此豈終不可治哉蓋其制天下之法者有所未善而量之與誠有不能以獨立也夫法者將使天下有畏心畏心存則量之與誠在聖人為可全今若法不足以輔之則大惡大奸將縱橫蹇驁而不已當是時量之所容而誠之所愛者有不及用而吾所未嘗疑者遂至於亂天下矣昔者聖人之待夷狄蓋不過此凡亂華猾夏之俗莫不攘斥擯逐而賓之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隸於朝著者皆得出入以觀禮惟夫夷蠻戎狄之君立於四門之外使不與備物盛禮之觀夫周公嘗朝覲之時而夷狄之人亦得出處於上國者蓋所以示聖人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而其立之四門不得列於百執事者又所以見聖人有制天下之法此成周之世四夷左衽罔不咸賴而來王者未必不由於此而後世之君其初皆有意於容而愛之惟其制天下之法者有不足是以必至於變亂而後已不知夫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吽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而漢之孝宣廼因呼韓邪之降使之依阻塞下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復建南庭以安納之至于魏武亦徙武都之氐以實關輔皆使之周旋於中國而出入於內地迨于晉室之興則中原半為夷居矣一旦五胡之亂東割西據幾二百年此其為患實兆於孝宣漸於世祖而盛於魏武是豈容而愛之者為不然哉特以制之者法有未至故一變而不可救藥然而古之夷狄又非今日之所可況蓋世愈久而詐愈深使孝宣以待呼韓邪者而施之今固有不待

更三姓而後發當有朝順而夕叛者則亦甚可畏也國家自辛巳之冬與師以誅虜迄今則已四載其間狄人之來降者時時有之雖其誠偽之未必然遲速之不可信要以愛我之道來者固不宜絕而使之去夫既有以受之必有以制之庶足為悠久之計而今之將帥類悅於一時之懾服而不思所以警備者臣恐養虎遺患而非朝廷異日之福也蓋嘗觀之北虜本無嚮我之心徒以力屈勢窮迫於生死之故故不得已而請命況其素主歸我者未必不出於逆伺中國又豈馬援之告光武者哉近者道路之人皆謂降虜為今日大患者有二當多費之時而有無窮之用於多故之日而為養敵之舉今江之南北淮之東西皆此輩安養之地多者百餘而少者數十一家之食月糧數斛則家以千數者則月有千斛矣夫外餽三軍之糧而內給降虜之粟雖以九年之儲恐必有傾囷倒廩之患而況未必若此也不知執事者其何以充之兩淮之與虜鄰不啻左右手之應間諜之往來足以得故主之號令而耳目之所熟又足以潛伺中國之所為遲之歲月必將反其鋒以向彼有未可以卒制者陛下有容天下之量愛天下之誠不以華戎為彼己之間然其制之之法要不可以不講臣愚以為宜析黨以破虜姦分戎以寬吾用命有司籍為定數於閩廣之路視郡邑之大小而離居之使必不肯於數千里之外以自取夷滅之禍則庶乎虜姦之可破有某人之家則某郡邑時以給之官與之直使得自謀其利閱時既久郡邑可以勿給則庶乎吾用之少寬是二者皆所以為制之之法陛下苟忽而不圖將以為利適以為害後雖勢壓而力服之亦已憊矣今庸人之論必曰是無益也不若以其賤者而使之耕以其上者而畀之祿而臣竊謂耕而不堪其勞是趣其變既變而又殺之則將為武安君之坑趙祿之而浸不已是與之權權則可以有為則將為慕容垂之歸秦矣惟夫當長江大河鬱結盤屈之時有以殺其流而導其勢者是臣之所以策也（李壁雁湖集）尚書省劄子為已降伐虜詔差官奏告天慶觀報恩光孝觀青詞　伏以蠢茲逆虜是謂世讎爰遣師徒往申弔伐之義敬憑悃欵仰蘄孚佑之仁庶底成功實憑靈貺（唐李頻聞北虜入靈州）　河冰一夜合虜騎入（一作滿）靈州歲歲徵兵去難防塞草秋　見說靈州戰沙中血未乾將軍日告急走馬向長安（許郢州詩）破北虜太和公主歸宮闕　氊幕承秋極斷蓬飄飄一劍黑山空匈奴北走荒秦壘貴主西還盛漢宮定是廟謨傾種落必知邊寇畏驍雄恩沾殘類從歸去莫使華人雜犬戎　韓偓詩代小王家為蕃騎所虜後寄故集賢裴相國　動天金鼓逼（一作

登神州惜别無心學墜樓不得廻眸辭傳粉（一作謝傅）使須含淚對殘秋折釵伴妾埋青塚半鏡隨郎葬杜郵唯有此（一作也）宵魂夢裏想態相見鳳池頭宋劉學易先生集虜中作十八首自昔和戎便于今出使光胡星宵不見漢節歲相望州邑三淪没溝封一葦航太平無險固道德是金湯文物燕人士衣冠漢典儀舉知繒絮好深厭血毛非形勢今猶古規模夏變夷誰言無上策會是有天時 虎北西南迤居然帶礪全百尋天上樹千里掌中川沙幕宜迯漢山戎莫病燕即今甌脱地渾占兩河田 禮爲王人重關亭道路除荒城初部落名鎮古巫閭習俗便乘馬生男薄賁鋤傳聞斷朧地叢歲作摟居 但逐銀牌使何堪記驛程路迷如欲盡山特忽適行列仗新羅騎先驅渤海兵鑿空誰計此曾未及長纓 甘作河南犬休爲燕地人舉能羞石晉誰復怨嬴秦地扼遼東海星占析木津悲傷此邦舊會遣一朝新 寒日川原暗顛風草木昏捉襟悲肘見語客畏聲吞曠蕩疑人少蒼皇覺馬奔勿驚銷髀肉長遣節旄存 神水堅冰合沙場寸草無長疑淚是血誤意唾成珠畫出驚貂鼠宵鳴厭訓狐悲歌人不應自覺寸心孤 北嶺能捫斗南嵐欲摘星舊聞空耳滿異域得身經好蕃栗姚冢仍列車騎銘莫言天作限關路有松亭 鼓角霜初曉簫笳

日欲醺莫爲天外意只作夢中闕問道無人迹斷風有馬群山高飛鳥急決背入層雲 一作重山去頻看破境飛長悲青塚恣莫忘白登圍禮覺闕旋異心知笑語非南飛何處鳥安得與俱歸 人物分多種遷流不見經已無燕代色但有犬羊腥海馬生難馭山苗麥始青奔韶方九奏異類合來庭 喜闕人皆勇誅求俗故貪爲謀不能耆嗜味獨便鹽已作今生到寧能一夕淹長安遠如日北斗望爲南 今日朝元仗千官兩掖門從容魚藻宴供奉栢梁尊獸服貂來敝悲看桂酒溫誰知廣文淚水面涌爲濤 置酒穹廬晚借山合管絃應緣地褊小難遣舞回旋風急皮毛重霜晴湩酪羶君看東獨坐貴重盡童顛 王春今日是虜曆自相忘獸食乾羊嗅如聞生菜香隴梅渾破臘燕雁正隨陽時節催歸興憑凌天際翔（虜立春差一日） 日覺筋骸耗中宵悸未寧獸看山㵎㵎快見栢青青記里無官堠更衣有短亭心驚此何地生死一流萍 聞有官軍士生存仍官胡益言隴西李恩對杜陵蘇椎髻心何似環刀意豈無陳湯那復得衛律不勝誅黃裳演山集降虜來朝次第尚書韻 碩虜勞戎索神機屈睿謨鷹鷄臨遠帳狐兎落清都勇逐龍韜長驚隨虎士趨瞻天象覆育塗地脱須史即看宣登阪何煩爲泣辜但聞多屬國五鳳似元符彭汝礪鄱陽集使

虜有懷 長平日戲老萊衣不忍此身終日違今日馬頭燕北去不堪頻望白雲飛白雲汝飛去何許悠悠共到江南路朔風吹淚灑大河直與波瀾競東注蘇魏公集虜中紀事（虜中飲食風物皆異中華行人頗以爲苦紀事書王同事間使）夷狄華風事事違矯情隨物動非宜腥膻肴膳嘗皆遍繁促聲音聽自悲沙眯目看朱似碧火薰衣染素成緇退之南食猶成詠若到窮荒更費辭胡銓澹菴集送王嘉叟侍郎使虜仍用其韻 蘇張往宇炳如丹徧歷遐荒覺世寬龍勒殊勳標絶域麟宫奇節障狂瀾二千里外河源遠十九年間海上寒二子精忠君勉繼歸來錦領萬人看王十朋梅溪集聞小使胡昉抗虜不屈上甚嘉之有旨命右揆撫師仍有和不可成之語皆出睿斷宗社之福也昌齡有詩次韻 用儒端可役侵疆活國何勞別取方文帝要須親御馬子卿寧患遠看羊撫師暫屈黃扉老論將寧咨白首郎行見車書混天下豈容南北分三光陸游渭南集聞虜政衰亂掃蕩有期喜成口號二首 正朔今年被百蠻遥知喜色動天顏風雷傳號臨春水（春水虜郡名）貔虎移軍過玉關博士已成封禪草單于將就會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恨壯觀空存夢想閒 遺虜游魂豈足憂漢家方運幄中籌天開地闢逢千載雷動風行遍九州刁斗令嚴青海夜旌旗

色照鐵關秋功名自是英豪事不用君王萬户侯 聞虜亂次前筆韻 中原昔喪亂豺虎厭人肉輦金輸虜庭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搏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後生志操薄誰辨新亭哭藝祖有聖謨嗚呼寧忍讀（藝祖嘗書大宋一統四字賜大臣今藏秘閣） 前年從軍南山南夜出馳獵常半酣玄熊蒼兕積如阜赤手曳虎毛毿毿有時登高望鄠杜悲歌仰天淚如雨頭顱自揣已可知一死猶思報明主近聞索虜自相殘秋風撫劒淚汍瀾洛陽八陵那忍說玉座塵昏松栢寒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裝何由穿袴褶羞爲老驥伏櫪悲寧作枯魚過河泣（古樂府枯魚詩云枯魚過河泣何時復還入作書與魴鱮相教謹出入） 運數群胡盡煙塵北道除百年身易老萬里志空存楊柳揺馳道櫻桃奉寢園南公忠義蓬此恨與誰論范石湖大全集送洪内翰使虜二首 郊廟熙成帝車濟罪如猾夏亦惟新邊烽已郤來南虜使節猶煩第一人遥想穹廬占漢月便呼重譯布唐春單于若問公家世説與麒麟畫老臣 戎冠方侍玉輿香（公比侍祀郊禮執綏備顧問）雙節飄然照大荒正倚先生令趙重寧容驕子妣胡強天教忠信行區脱人許功名上大常試卜和羹和未晚歸來烟雨正梅黃 送洪景廬内翰使虜二首 全章玉色照離亭戰伐和親決

此行國有威靈雙節重家傳忠義一身輕平生海內文場伯今日胷中武庫兵萬里往来公有相淮清陰德貫神明（近日兩淮戰地擁賴公之靖也）撒到中原殺氣銷穹廬那敢說天驕今年蕃始来和漢即日燕當遠徙遼北土未乾遺老淚西陵應望孝孫朝着鞭往矣功名會麟閣丹青上九霄

送汪仲嘉侍郎使虜分韻得待字　聖人坐明堂洪覆等穹蓋歲盼兩玉節前後歌出塞公才有廊廟安用試專對要煩第一人鎮撫大荒外嫩寒欺別酒微月見征旆還知燕山雪飄灑漢冠佩玉色照穹廬驕子亦心醉要領一笑得歸来安鼎鼐是時春正佳湖上花如海清遊不可遲日日艤船待

楊誠齋集送朝士使虜　又見皇華賦北征謫仙俊氣似秋鷹詩成紫塞三更月馬渡黃河十丈氷趙北燕南有人否禽胡歸漢竟誰曾天家社稷英靈在佳氣時時起五陵

出北關門送李舍人使虜　同寮綏轡出承華又送雙星水北涯霜外汀洲蘆葉晚雪餘園圃竹梢斜只驚驕起猶殘月不覺歸時已落霞白首鴛行後来故山今日政梅花

送韋茂少卿使虜　雪後聞君策馬蹄長纓自請繫撑犂光華劍佩伊吾北彈壓風濤瀚海西漢苑泰關愁外眼邊花塞月醉中題歸来聽履星辰上誰道淮陰假鎮齊（借尚書）

送王成之中書舍人使虜　帝遣唐朝第一人玉門關外賜金銀使星芒動梅花早漢月光垂塞草春故國山河迎詔旨中原父老識詞臣十分宣慰華戎了歸寫君王轉大鈞

洪适盤洲集詠胡虜　胡虜猖狂甚妖星近日讖俄聞佛狸死不得帝犯歸虎旅空增竈狼孤為解圍人人說恢復進退在投機

江湖集鄭仁叔送中書王舍人使北虜　細馬縷金鞍文星使可汗匣中天詔重帳外節毛寒烽火燕城遠塵沙朔野寬安邊存大體何必斬樓蘭

陳必復詩聞虜退後作　小臣憂國志所願見時平刁斗春防塞囊書夜入京邊風吹冷骨淮月浸重城失喜天驕死傳聞已息兵

詠狂虜　狂虜何時靜干戈卒未休乾坤猶半拆汴泗自東流腥日雞豼野悲風鴻鴈秋諸賢江左計長為吾人羞

許綸涉齋集虜宮閣　不翦茅茨聖不憂虜巢宮殿切雲愁小雛似道朝廷小復作阿房意未休

虜行移以盱眙為盱眙　華風難染不知義將底論思獻納來杕杜昔曾聞杕杜盱眙今卻見盱眙

喜德久從人使虜來歸　詩翁萬里恰歸來滌面那無一點埃生馬關騎便武事故京熟覽動詩才別來我已成炊夢此去君應悟劫灰見說胡危猶假息可無尊酒沃崔嵬

龐謙孺白蘋集聞虜人敗于柘皐作口號十首　正陽門下草還生宮殿無人也自春上皇昔日登臨地愁殺當時老大臣　鐵鷂乘時轉海津兜

半門門白如銀只今邊郡若扶拜淮北淮南正發人　文武宣和威兩班當時都道取燕山三京隨手殘燒盡今日誰迎二聖還　黏罕中間陷兩京當時兀术尚無名如今索蘭無時了不使山川見太平　胡馬縱橫壓上流朝廷歲歲講防秋相公必欲安淮甸早發官兵援壽州　京口人來說禁江似聞胡騎再跳梁夜來急遞傳新報見說官軍戰順昌　聞道諸軍遣背嵬柘皐合戰打頭回不煩宣撫親提劍鐵塔前鋒一本摧　戰伐無多生女真人傳強半是簽軍可憐盡死天兵手但恐官家不得聞　一自官軍報捷頻當人無數領歸明渠魁未必能方畧所恃多多以力爭　今年太歲火逢辛火德炎炎照紫宸根着點虜逢天破未必朝廷用一人

聞虜酋被戕淮南漸平喜而作詩　聖主久臨御戢戈息土靈狂胡犯天紀躍馬捨虜庭四海漲烽煙白晝亦晦冥不惟師無名豈有閒可乘大將夫經畧淮壖氣如蒸虜騎犯和州采石勢不勝登壇刑白馬意氣甚憑陵朝廷頗憂虞衆心若摇旌誰知肘腋禍自彼蕭墻興皇天相我多一夫逆有能黥黎賁釼劉果見酒債騰坐收不戰功宵旰今已寧宸東繫星斗蜂日見丹青行行若死然此亦不足稱誰云暴無傷以滋虞可懲韓流潤

泉集初八日傳聞光州虜退又云東海之捷　疆場未云靜宋國疑搖搖深乎帷帳籌公卿日以朝虜勢固不壯虜騎固為驍強弱士氣少戰守民力凋荒山凋壁冷歲暮風蕭蕭百草皆爛死撲面黃埃飄梟鸇互鳴嘯狐豺紛蹴跳禿鬢秖枯藜竚立天益寥恭惟我壽皇恢復志有餘咄哉閒檜臣妄動允虛器女真亦分裂幽燕亂無聊賢愚世運厄隆替華夏焦蕘我漢威靈河隍唐傳腥民老曾何知但願歸富饒中外持論平致君舜與堯

陳簡齋集聞王道濟陷虜　海內堂堂友如今在賊圍虛傳袁盎脫（漢孝景時吳楚反使盎使吳吳王使將不肯詠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會士卒醉夜出遂梁歸因得脫）不見華元歸（左傳襄二年鄭伐宋宋華元禦之敗績囚華元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浮世身難料（太參衙郡守還詩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危途計易非（危途見十八本遠夷庚詩）孤馬息嶺老淚不勝揮（蘇武別從弟詩淚下不可揮）

元名賢詩建康方侯氏慧柔遺虜題壽沙館壁虜主見詩召其夫而放還于家　夫宦湖右妾江東三載鴦幃獨守空蔡等有心終向日柳花無力且隨風雨行粉淚孤燈下萬里家山一夢中鴻到衡陽身即返有書難倩子卿鴻

國朝劉習之詞（賀新郎近聞北虜衰亂諸公未有勸上修飭內治以待外攘者書生感憤不能已用辛稼軒金縷詞韻

述懷此詞蓋鷺鷥林寄陳同父者韻險甚稼軒自和凡三篇語意俱到捧心效顰輙不自揆同志毋以其迂而廢其言　往事何堪說念人生消磨寒暑謾營裘葛少日功名頻看鏡綠鬢鬅鬙未雪漸老矣愁生華髮國耻家讎何年報痛傷神遙望關河月悲憤積付湘瑟　人心未可隨時別守忠誠不替天意自能符合誤國諸人今何在回首愁深刺骨數南北久成離絕中夜聞鷄狂起舞袖青蛇戛擊光磨鐵三太息皆空裂宋朱希真詞木蘭花慢（神師學和司馬文季虜中作）指榮河駿嶽鎖胡塵幾經秋歎故苑花空春游夢冷萬斛堆愁暮樂散關塞阻恨難尋杏館覓瓜時慘慘年來歲往斷鴻去燕悠悠　杓幽化碧海西頭翩蹉問誰收但易水歌傳子山賦在青史名聞吾曹鏡中看取且狂歌載酒古揚州休把霜髯老眼等閑清淚空流宋沈存中西溪集熙寧使虜圖抄（臣某）臣評准三月癸丑詔書充大遼國信使副使是時契丹以永安山爲庭自塞至其庭三十有三日日有舍舍中有亭亭有饔林以閏四月己酉出塞五月癸未至單于庭凡三十有六日以六月乙未還己未復至于塞下凡二十有五日山川之夷嶮遠近卑高積從之殊道途之陟降紆屈南北之變風俗車服名秩政刑兵民貨食都邑音譯覘察變故之詳集上之外別爲圖抄二卷轉相補發以備行人以五物反命以周知天下之故謹條如右臣某昧死上

永安山契丹之北部東南距京師驛道三千二百十有五里自慶州上京皆有使道由驛道之西自鐵漿館徑度馬馳不三日至幽州永安地宜畜牧畜宜馬牛羊草宜荔梃枲耳穀宜梁蕎而人不善藝四月始稼七月畢欽地寒多雨盛夏重裘七月隕霜三月釋凍其人剪髮妥其兩髦行則乘馬食牛羊之肉酪而衣其皮間啖麨粥單于庭依猜兒山之麓廣薦之中氊廬數十無垣墻溝表至暮則使人坐草桼廬擊柝大率其俗簡易樂深山茂草與馬牛雜居居無常處自澄州大山之西爲室韋今謂之庱室其俗類契丹恩州以東爲渤海中京以南爲奚其王衙西京數十里其西南山間奚西奚有故霫之區其西治牛山谷奚渤海之俗類燕而渤海爲夷語其民皆屋居無瓦者墁土或苫以樺木之皮奚人業伐山陸種斲車契丹之車皆資於奚車工所聚曰打造館輜車之制如中國後廣前殺而無般材儉易敗不能任重而利於行山長轂廣輪之乘其厚不能四寸而軨之材不能五寸其乘車駕之以駝上施荒帷富者加氊幰文繡之飾中京始有果蓏而所植不蕃契丹之粟果瓠皆資於燕粟車轉粟瓠以馬送之虜庭山之南乃燕薊八州衣冠語言皆其故俗惟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帶女子連裳異於中國

北白溝館南距雄州三十八里南拒馬河負北塘廣三四里陂澤縈屬略如三關近歲狄人稍爲緣堤蓄水以傚塞南

新城涿州之屬邑南距白溝六十里中道有頓皆北行道西循廢溝北屬涿州隋煬帝伐高麗治軍涿郡穿渠水運以餉軍疑此故渠也　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州據涿水州北二里餘渡涿又二里復渡涿涿之廣纔三百步其溢爲城下之隊廣纔百步而已又北數里渡洛水通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三十里至良鄉皆東行少北　良鄉幽州之屬邑西南距涿州六十里自邑東北三十里至中頓濟粟乾水水廣數百步燕人謂之盧駒河絕水而東小北三十里至幽州　幽州西南距良鄉六十里館曰永平州西距山數十里自順以南皆平陸廣饒桑穀沃茂而幽爲大府襟帶八州捉控中會家將所保也自州東北行三十里至望京館望京館西南距幽州三十里自館東行少北千里餘出古長城又二十里至中頓過頓踰孫侯河又二十里至順州古長城望之出東北山間至順州乃折而南至順州負城西走出望京之北西南至廣信之北二十里屬於西山　順州西距望京館六十里少南館曰懷柔城依古長城其地平斥土厚宜稼城北倚潮水爲險水之某數百步地廣多粟可以積辛以扼北山之衝北當澗道而幽州壓其後背勢面奇此謀將之地也自州東北數里出古長城十里濟白水又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東行三十餘里至檀州皆車騎之道平無險阻　檀州西南距順州七十里古密雲之區館曰密雲城據北山之東南北距皆數里惟衢道北背北之險而順州策其後管鑰所寄驁將之地也自州東北行隘中二十里餘至中頓又二十里餘至金溝館

金溝館西南距檀州五十里自館少東北行乍原乍隰三十餘里至中頓過頓屈折北行峽中濟欒水通三十餘里鈎折投山隙以度所謂古北口也古北之險雖可守而南有潮里平磧百餘可以方車連騎然金鈎之南至于古北皆行峽中而潮里之水出其間踰古北而南距中頓皆奇地可以匿姦藉勢而南有密雲極其會衝此古北之所以爲固也　古北館南距金溝七十里小東自館北行數里度峻山之麓乃循潮里東北行山間數涉潮里通三十五里至中頓過頓入大山間委回東北又二十里登思鄉嶺踰嶺而降少東折至新館自古北至新館山川之氣險麗雄峭路由峽間詭屈降陵而潮里之水貫瀉清冽虜境之勝殆鍾于此　新館西南距古北七十里自館北行少西北屈行復東北二十餘里至中頓其東踰小嶺有峽路小近而隘不能容車過頓東北十餘里乃復鈎折而南數

里至卧如館　卧如館西南距新館四十里館宅川間中有大水曰雷水乃故雷之墟也絕雷有佛寺緣崖石以爲經佛此其所以名館也自館而行八九里踰雷水入山間東北踰小嶺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濟欒水東出度撲斗嶺三十五里至柳河館　柳河館西距卧如館七十里自館循山行十里下俯大川曰柳河乃北二十餘里至中頓過頓踰度雲嶺三十五里至打造嶺有徑路行於巑岏嶻嶭之間校之驛道近差十里餘　打造館西距柳河七十里小北自館西南行十里餘至中頓頓之西南有大山上有建石望之如人曰會仙石山下大川泒水川間有石屹然對山乃架館其上傍有茂木下湍水對峙大山大山之西有斷崖上聳數百尺捷摧如屏而鳴泉漱其下使人過此必置酒其上遂以爲常過頓二十五里南行至牛山館　牛山館東北距打造館五十里館之西南數有大山曰牛山自館踰牛山之麓西南屈折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復西南數里濟車河又二十餘里度松子嶺嶺東有夷路回屈數里車之所由也踰嶺三所至鹿峡館　鹿峡館東北距牛山館六十里自館東南行數里度痺嶺又四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東南數里踰小山復三十里至路口村有岐路西南出幽州自幽州南岐路出松亭關走中京五百里循路稍有聚落乃狄人常由之道今驛回屈幾千里不欲使人出夷路又以示疆域之險遠過路口村東北行十里至鐵漿館　鐵漿館西北距鹿峡三十里自館東北行二十餘里踰痺嶺乃東數中頓過頓東行山間之川二十五里折而小北五里至富谷館　富谷館西南距鐵漿館六十里自館東北行四十里至中頓過頓稍東出又三十里至長興館皆行山間　長興館西距富谷館七十里依北山之迤循虎河遶迤正東至中京　中京西距長興館二十里少南城周十餘里有廛閈宮室其民皆燕奚渤海之人由其東南曰中和門循城以北至城之隅乃稍東北行其東一路岐出踰隴走鞾淀又三十里餘至中頓又十里餘路曲走西北踰十里濟三膺河至臨都館皆平川經小坂自路曲東出七八里望之可見曰恩州　臨都館南距中京七十里小西自館稍西北行路小平二十里至中頓氊廬過頓乃登馬疲嶺嶺不堪峻度嶺行坂間二十里崇信館　崇信館南距臨都館四十里小東自館稍西北行踰原坂數疊北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又歷行坂間十餘里乃平陸又十餘里過陰涼河至松山館河自西來廣度百步河之泒繞二十許步至館東迎小石山乃折而北與駱馬河會　松山館東南距崇信館六十里自館稍西北行十許里乃東折濟駱馬河河廣數丈東南與

陰涼河會踰河東北二十里至中頓頓西有岐路西北走饒州度雲嶺踰濟同子河河之廣度五步詰屈蛇行西南與駱馬會又三十餘里至麃驝帳皆平川帳以氊爲之前設青布拂廬（其他氊帳類此）　麃驝氊帳西南距陰涼河七十里自館東北踰山數里得平川又二十餘里至中頓頓傍蒼耳河河廣三丈東流過頓陟坂衍十餘疊三十餘里至新店又行坂間三十里至廣寧館　廣寧館南距麃驝帳九十里少西自館東北行五里澄州路由西門之外州有土垣崇六七尺廣度一里其中半空有民家一二百屋多泥墁間有瓦覆者舊曰豐州州將李其部落和扣河西內附詔置豐州以處之自公改今名又十五里至中頓過頓行原坂間二十里至會星館　會星館南距廣寧館五十里自館北行山間登降曲折二十里至大山之顛爲中頓行原藪間三十里至咸熙帳　咸熙氊帳東距會星館七十里小南自館西行稍西北過大磧二十餘里至黃河迎河行數里乃乘橋濟河至中頓河廣數百步今其流廣度數丈而已循中頓有潭潭南沙澗潭北泒廣四丈岸皆崖石峻立如壁長數十步雖回屈數折而廣狹如一疑若人力爲之河出硤中有聲如雷析溝以橋狄人言此大河之別泒以臣度之大不然大河距此已數千里千里之水不應如是之微凡雨暴至輙漲溢不終日而復涸此其源不遠勢可見也以臣考之乃古所謂潢水也虜人不知謬爲大河耳過中頓循河東南行又二十餘里乃北行稍稍西北十許里復正北又三十里至保和館皆行磧其曲折如此者起河橋與避大山之阻也　保和館西南距咸熙館九十里自館北行數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數里濟黑水水廣百餘步絕水有百餘家墁瓦屋相半築垣周之曰黑河州過州西北行十餘里復東北行出大山之東又三十餘里至中頓頓西數里大山之顛有廢壘曰燕王城踰頓西北三十里餘至牛山帳皆平川　牛山氊帳南距保和館九十里自帳西行稍稍西北甫三十里乃復北至中頓過頓北二十餘里稍西北又十里餘踰山復東北行十里餘回走東甫一里至鍋窯帳　鍋窯氊帳南距牛山帳八十里少東自帳稍西北行平川間二十餘里陟沙陁乃行磧間十餘里至中頓過西北二十里復踰沙陁十餘疊乃轉趨東北道西一里許慶州塔廟屋廬略似燕中過慶州東北十里經黑水鎮濟黑河至大河帳帳之東南有大山曰黑山黑水之所出也水走西南百餘里復東出保和帳之北大山之間大和氊帳東南距鍋窯帳七十里自帳復度黑水乃東北出兩山之間平川四十里至中頓又東北五六里乃折西北踰賓都嶺嶺間

行十餘里復北行原阜間又十餘里牛心山帳　牛心山住帳西南距里河帳八十里自帳東北踰山乃東行二十餘里又北十里至中頓過頓北行稍東三十里至新添帳帳之東南有土山庳迤盤折木植甚茂所謂永安山也　新添氈帳西南距牛心山帳六十里自帳東北行三十里至中頓過頓北十里餘度隴復西北數里至頓程帳　頓程帳東南距新添帳六十里帳西北又二十里至單于庭有屋單于之朝寢后蕭之刺几三其餘皆氈廬不過數十悉東向庭以松幹表其前一人持牌立松幹之間曰閤門其東相向六七帳曰中書樞密院客省又東氈廬一旁駐氈車六前植纛曰太廟皆草莽之中東數里有緣澗澗東原隰十餘里其西與北皆山也其北山庭之所依者曰積兒過積兒北十餘里曰市場小民之為市者以車從之於山間

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漢高帝紀毋得鹵掠汲黯傳鹵獲因與之鹵虜通用又艖波亦作滷又與櫓同漢書血流漂鹵又鹵莽輕脫苟且也許慎說文鹵西方鹹地也从西省象鹽形安定有鹵河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凡鹵之屬皆从鹵徐鍇通釋按史記曰大抵東方食鹽西方食鹽鹵春秋左傳晉有大鹵之地安定在晉也爾雅注齊有海濱廣斥也又河東解縣鹽池有印鹽方如印窊之也勒古反爾雅杜土鹵（郭璞注杜衍也以萩而香人又地不生物曰鹵鹵塉也如墉火反也）楊雄方言鹵夸也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鹹也車駕出有鹵簿張參五經文字力土反丁度集韻或从水从土亦作滷張有復古編别作滷滷竝非婁機廣干禄字掠鹵與虜同戴侗六書故鹹澤也按潤下作鹹東南多鹹地不當从西內象鹽外象鹹鹵器與冋同古用為盾櫓之鹵楊桓六書統東母鹵（統形）鹵郎古切鹹地產鹽者也取鹽之法有二其一治逭水鹹地為田區畦畛以待水漫淡其上水退而日乾其土面即有鹽生如米粟堆布之狀即掃而淋煎之其鹽自成其二鹽沱之鹽水湊則無鹽久旱則沱水自結成鹽塊此二文上象其鹽地下象其鹽沱水出之狀竝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天生曰鹵人生曰鹽倪鏜六書類釋象形舊說从西省非周伯琦說文字原龍五切李鑒存古正字加水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鹵

篆書　鹵　鹵（並晉姜鼎）　鹵　鹵（並魯公鼎見楊鉤鍾鼎集韻）　鹵　鹵（並汗簡）　鹵（文王鼎）　鹵（周公鼎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鹵（徐鉉篆韻）　鹵　鹵（並六書統）　隸書　鹵（六書統）

草書　鹵（張錦溪）　鹵（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剛鹵

易說卦為剛鹵（注鹹土也）

潟鹵

史記貨殖傳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注鹹地也）人民寡漢溝洫志終古潟鹵兮生稻粱師古曰潟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唐柳宗元集晉問填淤饑飫腥膏潟鹵間臍炙之美則掩鼻蹙頞賤甚糞土

澤鹵

河渠書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西漢書主父偃秦皇帝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注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鹽鹵

抱朴子內篇　鹽鹵沾於飢髓則脯腊為之不爛　雜說鹽鹵以蓮子重者試之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則味差薄若蓮沉於底則煎鹽不成

斥鹵

有官龜鑑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稼穡能改齋漫錄杜子美鹽井詩云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杜田補遺曰許慎說文云鹵鹽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

沙鹵

韻府群玉沙鹵謂磽确之地

淳鹵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注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財鹵

西漢書鼂錯傳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

流血漂鹵

漢為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史記秦始皇紀太史公曰諸侯爭割地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蘇子由古史白起傳白起攻韓魏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

大鹵

（地名晏元獻公類要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之地杜預釋例大鹵晉地闕

土鹵

（木名離騷草木疏杜）一名土鹵（詳見鹵字）

鹵縣

（縣名）西漢書地理志鹵縣屬安定郡注灌水出西（師古曰灌音其于反）

滷

洪武正韻郎古切又音斥爾雅滷矜鹹苦也（郭璞注滷苦地也可矜憐者亦辛苦即大鹹）顧野王玉篇音魯鹹也重沙也陸法言廣韻鹹滷司馬光

類篇寵五切說文西方鹹地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或从水从土亦作澛又昌石切苦地又亭歷切鹵西方鹹地也鹵或从土鄭樵六書畧今以爲聲形兼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鹹水也字潾博義礵重同上

真書 滷（蔡襄）草書 滷（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櫓

洪武正韻郎古切大盾亦作鹵又城上望樓曰櫓許慎說文櫓从木魯聲樐或从鹵徐鍇通釋按許慎所言櫓即盾也古說尚書武成篇亦曰血流漂櫓也又城上白露屋亦名爲櫓一曰戰敞高巢亦爲櫓也勒古反劉熙釋名櫓露也露上無屋覆也又在旁曰櫓櫓膂也用膂力然後舟行也顧野王玉篇力覩切城樓也樐力古切彭排也又同上陸法言廣韻城上守禦望樓郭忠恕佩觿集樐櫓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司馬光類篇樐櫓籠五切或从鹵从旁張有復古編一曰所以進船也或作樐別作艣非戴侗六書故古單作鹵別作艣樐櫓按今人又以爲進船之櫓郭守正紫雲韻記禮義以爲干櫓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名楊桓六書統來母櫓从魯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後公孫瓚傳樓櫓千里亦作樐通作鹵史記始皇紀血流漂鹵又漢鹵簿謂以大盾領一部衆也（注見鹵簿字）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似櫓而長今文書誤用杵武成血流漂杵合正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櫓

篆書 樐（集韻並杜从古）櫓（集篆古文韻海）櫓（徐鉉篆韻）

草書 櫓（張錫溪）櫓（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能改齋漫錄櫓或作樐于櫓字復古編以櫓字或作樐貫誼過秦論伏屍百萬流血漂鹵乃知古樐字無木後人增之耳故文選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引伏屍千萬流血漂樐止作從木與史記前漢過秦論鹵字不同通典用鹵簿則戟楯在外刀楯在內以此知鹵乃干櫓之櫓無可疑者其曰簿者籍記之稱也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御大將軍叅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蓋鹵簿始於武帝其稱曰官有其注則其爲籍記干櫓之稱又可知也應劭亦有漢官鹵簿圖常㫖曰楯大楯蘇鶚演義以鹵者鼓也簿者部也臆說無取

土櫓

漢書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

譙櫓

唐書馬燧傳設一門爲譙櫓注櫓城上守禦樓

樓櫓

事物紀原莊子曰魏武侯欲偃兵徐無鬼曰偃兵造兵之始也樊國外戰必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郭象注麗譙戰樓之名即敵樓也疑周衰戰國時始有之云孫子謀攻篇子曰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西漢博聞公孫瓚傳造戰車可駕數丈上作樓櫓置于塞上以拒匈奴注云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樓櫓千里注云樐即櫓字續後漢書列傳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子後爲臨川郡太守呂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曹丕自住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郃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不動方厲吏士伺間攻破兩屯續資治通鑑長編元符二年六月壬午詔河北修城池樓櫓仍令安撫轉運司體量兵官不得力者具名奏差人皆北盟錄靖康中姚友仲先於樓櫓上受敵處厚糊蘆柵上作羅字網并下攏㨂布袋濕馬糞又於城頭馬面上懸穿濕榆柳木笓籬格達雖慢然亦可以遮砲石也金史哀宗紀天興元年春正月甲午修京城樓櫓及守禦備宋文彥博集論修樓櫓　河北平壞其城池樓櫓之設尤嚴於他道凡遣使行邊所以督責於守臣按察之吏者必先焉夫豈以有事整完無事則廢弛哉比者命安撫使以脩完屬郡之城壁周相其摧壞補狹將易而新之使士民有以容兵械有以施誠善矣苟應事計材趣期會於歲月之頃無不完者此固足以代守國之險而嚴禦戎之備也命方行而反令依做制度造作熟材堆積蓋藏於官舍之中以俟樓櫓之大壞而易之未見其利也北京樓櫓之當修者九百餘所凡八千餘間若欲槩修於數月之間雖盡鳩天下之良工亦不可卒爲就必在次第而脩作之舊材之中尚有可用者亦兼取焉然猶要之一二年僅可完矣今乃以成熟之材委積於虛閑之處敵來而後立患至而後興無乃不及於事乎今若擬樓櫓見在歷數內有庳下不及制度并欹側朽弊者計其數且修其半仍間隔一座拆一座所貴城上不至斗然空缺年歲之間便得周遍完備

禮義爲干櫓

禮記儒行　禮義以爲干櫓注干櫓小楯大楯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猶干櫓可以捍患也（木齋彥約呂）

谷集開禧德安守城錄序　儒者以忠信爲甲冑禮義爲干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

仁義爲干櫓 北史王慧龍傳宋文遣刺客購慧龍首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義爲干櫓又何憂乎刺客

泰山爲櫓 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江河爲陵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

牛車爲櫓 宋書陳唐御傳巫蠱事戾太子誅江充武帝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陳子曰不然牛車以當衝突爲櫓猶言安櫓也置楯車上禦矢也

發石擊櫓 東漢書袁紹傳紹與曹操戰紹軍敗操還屯官度紹進保陽武紹連營稍前漸逼官度遂合戰操軍不利魏志曰連營稍進前依沙堆東西數十里爲屯操亦分營與相當後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釋名曰樓櫓者露上無覆屋也今官度壘北土山猶在壘之東紹舊營遺基並存焉皆蒙楯而行楯今之旁排也操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即今之拋車也

白衣搖櫓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鄴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疾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之遂到南郡

嘲嫗搖櫓 太平廣記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一老嫗搖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搖櫓女荅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具數百櫓 南史梁呂僧珍見帝多伐林竹私具櫓數百張及起兵爲船艦軍須櫓甚多僧珍每船付二張

連檣挾櫓 唐書韋堅爲水陸運使望春樓下鑿廣運潭以通漕玄宗臨觀望豫取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侈袖爲吳楚服具上陳廣陵銅器會稽羅吳綾絳紗南海珠琲豫章瓷飲器船尾相銜數十里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次樓下堅跪上糧貨帝大悅

截篙挨櫓 江少虞類苑胡大監旦知明州道經維揚時同年董儼知州事過之甚厚截篙挨櫓以留之

嘔啞櫓 蘇東坡詩頤復此微吟聊和嘔啞櫓

倭櫓 華名元一統志市舶物貨寧波府庄

詩 唐崔塗詩櫓聲　煙外曉聲遠天涯幽夢迴爭知江上客不是故鄉来唐王周詩櫓　用之大曰艣冠乎小者楫通津既能濟巨浸即横涉身之使者頗驚之進者莫虎之挐者爪魚之撥者鬚此實爲相須航一葉宋梅聖俞宛陵集聞櫓詩　靜夜有舟下中流聞櫓聲隔窗燈已暗卷幔月微明漸向寒灣遠遙應宿枕驚客心何苦急曾是不緣名清江三孔集詠櫓詩　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沿流最有助深豎屢曾經迅速功無比嘔啞韻可聽江空揮羽翼水府散雷霆驚浪來湘浦搖風過洞庭侵凌秋島霧破碎暮灣星鳧鷺驚群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絕滄溟李流謙澹齋集枕上聞櫓聲　勸君不須下瞿唐順流從此道路長勸君早上瞿唐去遡流雖艱近家鄉我今出蜀幾寒暑倦歸苦念家人語更煩舟子莫全功疾趁鳴雞起搖櫓任希夷斯庵集聞櫓聲　屢替高師趁月明怱怱燈火過臨平兼程不敢稽王事坐聽鄰舟伊軋聲李彭日涉園集夜坐聞櫓　日斜喧急雨兩夜候虫秋寞坐遊三昧因人吟四趨蹤林月色好別渚櫓聲幽却憶秦淮上寒更渡小舟元宋本至治集櫓詩　長身日霑濡咿啞詎解語風波徒自致竟遭然膦苦　寒江健櫓圖行盡江南數十程煙波咿啞幾回聽五湖別有風帆好彈指孤舟入杳冥吳禮部集詠櫓　刻木誰爲汝船旁兩翼斜畫波成乙乙出語轉咿啞動勢難因手圖機爲有才莫嫌終夜聒相送到天涯王惲秋澗集櫓　江船一鉅魚櫓拖乃尾儀當其潮水深棹弱不救之故令施船後前與棹力合濟川具有五此物乃其甲一聲天際來款乃中流發我浮大河東並岸行若伊終朝盱舷間蘭槳但空揮細慷刻木皇智創萬古法　國朝高季迪缶鳴集曉出京東門聞櫓聲　城門朝開路臨水人語煙中共魚市誰搖飛櫓入蒼茫帶夢驚鳥柳邊起過處寒波動泊沙遠聞軋軋復咿啞征夫車轉山頭阪工女機鳴竹外家我身本是江湖客偶墮黃塵曉行役此聲空憶昔曾聽舟中酒醒東方白

艣 洪武正韻郎古切所以進舟似槳而長亦通作櫓丁度集韻通作㯭釋行均龍龕手鑑櫓俗艣正楊桓六書統本母从舟虜聲熊忠韻會舉要丰徽

商音韻會定正字切來古來零連⿰舟虜　篆書⿰舟虜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舟虜六書統　草書⿰舟虜張錦溪⿰舟虜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柔⿰舟虜（道潛數聲柔⿰舟虜滄浪外）

⿰言鹵

洪武正韻郎古切譇⿰言鹵言不定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言鹵（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通作鹵又鹵苟且也韻會定正來古切字切來古來零連⿰言鹵　篆書⿰言鹵六書統　草書⿰言鹵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广虜

郎古切許慎說文⿸广虜廡也从广虜聲讀若鹵顧野王玉篇力古切府也庵也陸法言廣韻庵舍徐鍇通釋勒古反丁度集韻或作⿸广魯司馬光類篇龍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康俗虜正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广虜（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書⿸广虜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广虜徐鉉篆韻

⿰魚虜

郎古切許慎說文⿰魚虜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虜聲徐鍇通釋勒古切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魚虜（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書⿰魚虜徐鉉篆韻

鐪

郎古切許慎說文鐪煎膠器也从金虜聲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釜鬲徐鍇通釋勒古反丁度集韻一曰刀柄或作鑥司馬光類篇龍五切張有復古編別作鑥非楊桓六書統來母鐪（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作鑥非　篆書鐪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鐪徐鉉篆韻鐪六書統

蓾

郎古切許慎說文蓾艸也可以束从艸魯聲郎古切蓾蓾或从鹵爾雅蓾蘆（郭璞注作履苴草邢昺疏釋曰蓾萬說文云蓾草也可以束一名蘆即荊類也中作履底字苑云疏苴履底此云作履苴草也）顧野王玉篇來五切杜蓾似葵香陸法言廣韻杜衡別名徐鍇通釋勒古反楊桓六書統來母蓾（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來古切　篆書蓾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蓾蓾徐鉉篆韻

隸書⿱艹魯蓾並六書統

嚕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覩切語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嚕（从口魯聲）　篆書嚕集韻嚕晉姜鼎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嚕六書統

杜嚕（翻譯名義杜嚕此云薰陸西域記云南印度阿吒釐國出薰陸香）

⿹勹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力古切⿹勹魯同又匐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匍匐伏地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勹鹵（原聲）⿹勹鹵郎古切从入鹵聲　篆書⿹勹鹵六書統

⿱竹鹵

郎古切顧野王玉篇竹也丁度集韻竹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作蓾楊桓六書統來母⿱竹魯（原聲）　篆書⿱竹魯六書統

⿰扌鹵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搖動郭忠恕佩觿集⿰扌鹵⿰扌鹵並來古翻上彭排下搖動丁度集韻博雅強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搖⿰扌鹵韓道昭五音類聚力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扌鹵郎古切以手鹵聲　篆書⿰扌鹵六書統

⿰木寽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木名可染繒郭忠恕佩觿集⿰木寽⿰木寽⿰木寽上來吳來古二翻黃⿰木寽木可染中才羊翻帆⿰木寽亦來捂翻木名下來拔翻⿰木寽取也楊桓六書統來母⿰木寽⿰木寽从木乎聲字瀁博義他胡切　篆書⿰木寽⿰木寽六書統

擄

郎古切陸法言廣韻擄掠或从手司馬光類篇龍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獲也服也

⿰忄鹵

⿰忄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㥄⿰忄鹵心惑或从虜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忄鹵从心鹵聲⿰忄虜或从虜聲　篆書⿰忄鹵⿰忄虜六書統

⿱髟虜

郎古切丁度集韻鬣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髟虜从髟虜聲字瀁博義音魯髮也

嗙（篆書）嗙（六書統）（郎古切丁度集韻嗙嗙吳俗呼豬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嘈楊桓六書統來母嗙郎古切从口嗙聲）（篆書）嗙（六書統）

磠（郎古切丁度集韻砂也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磠从石鹵聲）（篆書）磠（六書統）

豊（郎古切丁度集韻豆名司馬光類篇龍五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豊郎古切豉屬以豆釀而爲汁者从豆从鹵）（篆書）豊（六書統）

國（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鹵）

叓（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虜）

𣀷（郎古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魯）

箇（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渚切盛飯器也）

鸕（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虜）

稜（郎古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戶切）

賛（郎古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賛从具从二㚘爭取具也）

賛（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七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懸富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古　六姥

叙古

（元錢天祐叙古頌表　臣天祐言。臣聞發於吟詠謂之聲。諧聲叶音謂之韻。錯綜成文謂之詩。形容稱述謂之頌。聲韻之辭其）來遠矣。若虞庭之賡歌。大禹之遺訓。成湯之盤銘。或四言三言或五言皆叶為聲韻。燦然成章。以括其義。莫不原情性。載道義。以為風化之美。詩大序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然則聲韻之辭。豈非王化之首務哉。視後世浮華藻繪末技之習。則不可同日而語矣。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資。撫重華之運。崇文尚道。遵堯舜之遺風。生孝純仁。履湯文之聖武。臨御以來。勵精求治。下詢讜議。旁求輿言。拔舉士之科。網羅俊乂。闢納言之路。獎拔忠貞。將以固植隆平之本。為泰山磐石之基。此蓋陛下獨智之明。非臣下所能窺測者也。臣天祐生陛下盛明之世。食土之毛四十有三年矣。自始知學。銖以窮理盡性為首務。忠君悌長為己任。雖則身在

草茅畎畝之中。心則未嘗不欲有纖塵涓滴之裨助也。乃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經傳直解進獻皇太子。明年復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承令命翰林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陛下。皇太后殿下。已徹睿覽。欽奉聖旨。特臣所獻孝經。命翰林官書寫鏤板印行。仍被德音。命臣陪侍皇太子殿下。備負說書。給賜廩餼。臣自被命以來。汗顏㥘慄。日夜畏懼。罪坐無狀。無以自解。臣所解孝經皆俗言淺語。無所發明。欽蒙陛下不責鄙陋。命賜板行。臣之榮幸。已感罔極。況臣寒胄微賤。安可廁於陪侍之列哉。蓋不遺竹頭木屑。則陛下天地覆載之純德。敢獻育歌贊頌。乃小臣螻蟻報效之微誠。臣今來摭經史成言。效荀卿成相之體。叶為聲韻之辭。著為一編。首載帝王之道。守成之說。至於王霸義利之分。耕織征戍之勤。存心養性之要。防微杜漸之幾。貞臣直士之情。邪佞姦回之狀。此皆萬務之根本。故不敢不述。若威福予奪。賞善罰惡。聽言納諫。聖學傳授。民情離合。此亦君道紀綱。故持載之。繼以世次相承之統。撮取前代治亂興衰之跡。起自唐虞。訖于亡宋。總八十六章。章二十四字。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目曰叙古頌。既可以抵吟歌詠。又撮前史於片紙之間。若其踈略猜簡。脫漏無序之罪。臣不敢詞。但無瑣碎繁冗之患。可以備諸巾箱。不煩捡閱。而數十載行事大略可觀。此則臣之鄙謙也。況陛下萬機至眾。豈可勞聖心於浩浩無涯之史冊哉。孟軻有言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臣之愚陋。竊取此義。今將臣所撰叙古頌。謹繕寫裝成二本。隨表詣中書省投進以聞。如蒙采擇。乞將一本頒下詹事院。精選老成謹厚明達儒臣持入。以備皇太子經筵參講。仍乞將臣所獻大學孝經。降賜紙墨。廣加印布。令近侍之臣。誦而習之。雖皇太子殿下生知之資。超然拔萃。而左右近習薰陶漸染。不為無助。臣學問淺拙。智見踈庸。冒瀆邦刑。仰干天聽。頌包千古。願垂乙夜之觀。言下春宮。允叶輿情之望。臣雖犯宸嚴。無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臣天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延祐五年三月日。布衣臣錢天祐上表。

中書省進叙古頌狀。伏惟皇元開化。文教風行。遐邇羣黎。咸霑德澤。天祐以不肖之資。廁教養之列。不自量己。竊號書生。叨被作成。殊無報效。乃於延祐元年作大學直解進獻皇太子。次年復作孝經直解進獻。欽奉令旨。命翰林官以畏吾兒字語譯訖。奏上皇帝皇太后。已徹聖覽。延祐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欽奉聖旨。命天祐充皇太子位下備員說書。給賜粮食。仍將所獻孝經。命趙子昂書寫。鏤板印行。天祐自被命以來。日夜畏懼。罪坐無狀。莫能自解。亦自知踈拙淺晦。罔有裨益。恭惟皇太子殿下。春宮養性。懿德日新。

此蓋緝熙躋聖之時。日就月將之際。前言往行。國欲傳聞。治亂興衰。抑將兼覽。天祐既以微陋踈庸。不獲日近清光。然螻蟻之誠。發於天性。不能自已。今纂輯前代得失之迹。效荀卿成相之體。著為一書。目曰叙古頌。仍隨文引事實于其下。以備稽考。八十章韻語。雖不足以囊括古今。而數十載行事。亦可以槩觀始末。倘遊息之際。燕私之頃。或命近侍歌之。亦足以感激懲創。為萬一之微助焉。今謹繕寫裝成二帙。具表一通。隨狀持詣中書省投進。乞賜以聞。伏候鈞旨。

禮部呈錢天祐叙古頌。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蓋古者天子采民俗之歌謠。以考其政治之得失。於是諷詠于宮庭。以警在位。又推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使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有取焉。後世風雅既廢。紀錄繁多。人主勞神耗思。披讀前史。至於經歲累月。而莫能窺其津涯。或厭煩而忽其要機。或泛濫而靡適歸宿。是以循覆轍而不知回轅。履危地而不知旋足。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也。故自秦劉以來。中間雖或僅治。方之三代。則夐不侔矣。臣嘗謂帝王之學。貴於簡而得其要。不以博覽多聞為尚也。於是蒐經輯史。提綱挈要。著為此書。以備聖覽。謳歌諷誦。既不謬於民謠。脩齊治平。頗有關於國是。書成擬欲獻之春宮。仰裨萬一之明。不期

路使覺莫能通。茲遇陛下與民更始之時，闢闢四門之際，臣適遭此會，敢替初心。是以區區汗竹之勤，用伸臣子之義。凡臣所獻大學直解及孝經直解，并此書中間亦粲然錯陳不紊之。至若先聖之格言，良史之書意，則有符於聖志者。宗廟欽敬，不忘親也。此孝經之旨，而陛下行之，豈特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實萬世不磨之盛典也。天子以主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大學之義，而聖躬履之，豈特儀刑百辟，綱紀四方，實國治而天下平之要道也。若乃謹憲度，攬威權，杜請謁，明賞罰，修文德，崇禮樂，此陛下已行之矣。而臣之是書所述，蓋亦聖慮所及者也。但其補餘吏願陛下推廣之耳。復有同列臣范可仁，衍以增義，臣蕭貞琢以青纙，備全一家之書，謹繕寫進呈。如蒙可采之，降睿旨以賜頒付，使自朝廷而鄉人，而邦國，咸資用焉。于以激勵忠貞勇烈之氣，于以折沮姦讒諂佞之心，尊君抑臣，閑邪衛正之義，具于其間。此則臣冒犯僭竊之罪，依附於春秋之餘意云。伏取進止。（說書臣錢天祐上）

帝舜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虞庭君臣一唱一和而相告戒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此箕子陳洪範以告武王也。蓋言以載道，歌以永言，而吟哦諷詠之間，感激懲創之際，傳敘尤速。故古者君之戒臣，臣之告君，貴於聲韻之辭也。臣按臣天祐所獻敘古頌，著明二帝三王之道，該括萬年百世之蹟。裒其言以叶其音，提其綱而繫其目，其立文也約而當，其敘事也簡而要，其寓意也忠，其該義也備，誠繪世之丹青，資治之龜鑑也。臣濫忝書生，叨列陪侍，欽遇陛下勵精求治之始，博采興言之時，自慚膚淺之才，未有獻言之益。以是書始末備舉，治亂兼該，其於國家實惟有補，於是講求討論，而於逐章之下申明其說，以爲增義，斷鑿愚衷，仰荅明詔。儻不以臣等爲疎昧，近閒一賜披覽，即事而觀，觸類而長，引而主之，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將復見於今矣。豈帝舜皋陶武王箕子得專美於前乎哉。（說書臣范可仁謹書）

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備見於詩書。秦漢以來治亂興衰之跡，具存乎史冊。欲徧覽而考其得失，則汪洋浩浩，雖儒者亦矻矻窮年，將有不能周者。况陛下庶務之繁，萬機之衆，安可勞聖意於無窮極之簡編哉。臣天祐撰是頌，撮詩書史冊之要，於八十六章辭義之間，而數千載帝王行事之驗，一皷之頃可以洞見，其拳拳中厚之心，耿耿憂勤之意，不無補矣。臣嘗玩讀其書，每觀人主失御，臣下竊權，莫不掩卷傷悼。及見其傾覆敗，則太息流涕不能自已。於是復續卷首所著挈綱攬權之說，王覇義利之云，與夫忠貞邪佞之情，民心離合之勢，則天下事機昭昭乎見矣。此誠凡上良規，掌中之明鏡也。然臣天祐曩者進獻之初，其疑難字義，已蒙青釋。至若引用經史本文，則未及音註。臣謹按說文出處，并臣可仁增義中字意，並加音訓，以使考尋，儻蒙聖覽之餘，或命近侍誦讀，則不煩檢閱而義在斯焉。（說書臣蕭貞謹書）

頌曰：請頌皇，挈弘綱，幽明兼照齊三光，作憲訓後子孫，遵之彌以昌。（頌，稱述也。稱述君道，如下文所云也。皇，君也。上古稱皇。挈，提而舉之也。弘，大也。綱，大繩也。綱舉則衆目張。君道舉，則萬化理，亦猶綱舉而衆目張也。三光，日月星也。爲君之道，明顯照臨，猶日月星之當天，無不照臨也。人當制作法度以訓子孫，使之有所遵守，則益以昌盛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頌云者，臣下告君之辭。蓋王綱舉則萬化理，王制定則四海一，王仁生則庶民歸，此國之本也。至若典章文物，禮樂教化，國之用也。凡是數者，皆帝王之根業，理國之要端，故首述之，以見王業本乎此也。王者與天同體，所以明並三光，化及四表，仁服天下者，以天自處也。此章至第三章，皆著明君道，一章不足以盡其義，故反復重舉而備之爾。）

（重書臣貞曰：挈，結切。濤，吉法乎通用。）

請頌帝，稽古制，德澤霑洽四海被，沃世不忘，黎庶謳歌永弗替。（帝，亦君也。堯舜氏稱帝。爲帝之道，稽考古人之制，放而爲之，必使德化恩澤，如雨露之霑濡浹洽，被及四海，有以淪入人之肌膚骨髓，如此則雖沒世之後，而人猶思念之不忘，謳吟歌誦，傳播永久不廢替也。）

（增義臣可仁曰：大學傳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不忘者，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故也。）

（重書臣貞曰：稽，堅奚切。洽，轄夾切。濡，汝朱切。浹，即協切。浹洽，潤澤周徧之意。樂，音洛。）

請頌君，司牧民，示之以信俾可親，庶愚而神，顒顒瞻仰歸至仁。（皇也，帝也，君也，一也。重舉者，謂以廣其義耳。司，主。示，教示。庶，謂庶民。顒顒，仰戴貌。瞻，望也。君道主於教民，而示之以誠信，使之親戴其上。然非可罔也。民雖至愚，其心甚神，苟敬信無實，安能使之悅而誠服。故人君有至仁之德，則皆仰顒瞻望而歸之矣。）

（增義臣可仁曰：太公、伯夷，隱居海濱，聞文王作興，皆來歸之。孟子以爲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豈非文王之至仁有以致之乎。）

（重書臣貞曰：顒，魚容切。）

請言位，不虛莅，八荒拱向四海賝，名曰大寶。俊傑英雄儕階陛。（位，謂天子所據之位。莅，臨也。八荒，八表也。易繫辭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智過千人曰俊，萬人曰傑，才勝萬人曰英。雄，壯武也。天子之位，實天子據而有之，非可虛此而臨天下也。八荒之人，拱手歸向，四海之衆，仰面觀視，雖有才智出衆之人，皆俯伏於階陛之下者。）

以天子之位爲大寶故也。 增義臣可仁曰。請言云者。臣下奏請之辭也。陛者。殿階之階陛也。漢高祖五年。諸侯上疏始稱陛下。蓋不敢斥言天子。而呼在陛下之人以告之。以卑達尊之義也。此章言帝位之尊。 重音臣貞曰。准。力主切。聰與聽同。上時掌切。予。呂石切。請論守。作父母。愛養生民保九有。舉賢任能。遠佞黜姦。恒以久。遠去聲。守。讀保而勿失也。九有。九州也。君人者。能作民父母。愛養生民。如愛妻子。此乃保守九州之道也。然所以養民者。非錢食賜帛之謂也。賢者舉之。能者任之。使之各當其職。佞者遠之。姦者黜之。使之不爲患害。如此則禍亂無由而生。國家可以長治久安矣。 增義臣可仁曰。請論云者。即上章請言之意。蓋變文耳。此章之要在乎守之一字。不可不謹。昔唐太宗問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守成爲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朕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魏徵與朕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蹈危亡之地。草創之難。既以往矣。守成之難。當思與公等慎之。太宗可謂知言矣。此章論守成之道。 重音臣貞曰。論去聲。下論王論伯論宰同。饑。求位切。各當之當去聲。論王道。無偏巧。蕩蕩平平人焉曉。寡人負我。無我負人。安以好乎。嘵。迄切。蕩蕩。廣大貌。平平。易也。好。善也。帝王之道。無所偏倚。不用智巧。廣大平易。如天地之覆載含容也。括。寡人負己。無己負人。所以長治久安。王善之道也。 增義臣可仁曰。辨。評論也。王道者。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是也。夫道之明。其下化之。如影響。道之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後世人主。休阿曲從之中。唯恐人之負己也。安得爲蕩蕩平平哉。此章論王道也。 重音臣貞曰。易。去聲。下易以之易同。覆。敷救切。置。竹利切。郵。于求切。馬遞曰置。步遞曰郵。論霸。爲智以攝。名似信而實乃欺。勢力可服。民不懷德。易以離。霸者之爲。無誠心而任智術以攝建其國。如狙翁養猴。朝三暮四。以籠絡其民。名雖似信而實則欺詐也。故其勢力雖可以制服天下。而民不懷其恩德。易以離心也。 增義臣可仁曰。霸爲者齊桓晉文之爲是也。故勢力強則不得已而服從。勢力衰則莫之制而瓦解。此章論霸道也。 重音臣貞曰。狂。乞餘切。解。戶懈切。人心解散。如瓦散解而不合也。論宰輔。觀所處。貴視不敢。富視與。居視所親。窮視不爲。達視舉。魏文侯問於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魏成。則翟璜。二子何如。對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遂以魏成爲相。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擇相之道。亦猶是也。李克之言。

真得觀人之體。舍此而他求。則不足以爲觀人之術矣。然則文侯一決而不疑。可不謂之賢君乎。此以下六章。論察臣下之賢否。以明王道之廢興。本乎用人之得失如何耳。 重音臣貞曰。處。上聲。相。去聲。下同。就舍之舍去聲。此之舍上聲。察正臣。嚴以神。謇謇不屈。辭愈諄。不避權勢。骨鯁之言批逆鱗。謇。難於言也。諄。之純切。鯁。骨刺喉也。批逆鱗。謂批龍之逆鱗也。正大之臣。志在正君。然人君威嚴神怒之際。或阿意遷就者。其執心不堅之證也。於此時辭所出口之言。增切謀事。辭氣不屈。言論詳悉。事理明白。雖則當時權勢之臣。無所畏避。其言如骨之鯁喉。使人難嚥。故批逆鱗。不畏神怒。此凡見其骨中正大端確之士。此爲正臣也必矣。 增義臣可仁曰。察云者。詳審熟慮之謂。蓋正直。阿黨。讒佞。姦邪。其情狀或有陽似而陰非者。故必詳審熟慮而後見之。漢武帝嘗曰。吾欲云云。汲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黯之敢批逆鱗也。 重音臣貞曰。謇。九件切。鯁。古杏切。批。攀悲切。爲。達二切。乎去聲。確。克角切。堅也。察忠直。辭訐飾。森森壯若松柏植。屈之不撓。巍然山立。尤孫特。鮮少。飾。文飾。森森。端直貌。植。堅。撓。曲也。巍。山貌。忠直之臣。言辭質直。少有文飾。易曰。吉人之辭寡。其狀端直。如松柏之堅強。雖欲屈之而不曲。巍然安重。如林山之獨立。不類朋黨之相助也。此李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鮮。上聲。撓。女教切。巍。郭刀切。察黨阿。類必多。攀援依附如藤蘿。互庇交蔭。不能自立。緣蔓柯。阿黨之人。必有朋類。聲勢相應。鮮小能達。更相汲引。如藤蘿之緣繞纏結。互相掩蔽其過惡。又須依附權臣。因緣而起。如藤蘿之憑託樹枝。以滿其凌主之勢也。此亦德裕之言。 重音臣貞曰。支。枝同。更。平聲。察讒佞。審辭令。曲意承顏順耳聽。甘言如飴。浸潤衆間中機病。中。去聲。讒佞之臣。審其辭氣言令。則見之矣。或探索人君之意向。開導誘引。或與人君論事之際。承順顏色。阿意遷就。唯恐違忤其意。其言甘滑美軟。不逆耳聽。使人悅之如食飴蜜。浸漬漸潤。從閒抵隙。切中人之病機。此爲讒佞之臣也必矣。人君苟不遠之。豈不殆哉。 重音臣貞曰。飴。盈之切。漸。平聲。遠。去聲。察姦回。必作威。樹植朋黨聲同氣。恐權下移。人主不悟勢必危。回。邪也。樹。植。謂栽培安措使牢固也。姦邪之臣。必竊主柄。以作威福。樹立朋黨。根蟠膠結。使之牢固。更相倡和。吾當之聲。物無不應者。既而賞罰之柄。移入其手。而人主尚且不悟。如此而國勢不危者。未之有也。 重音臣貞曰。更。平聲。倡。尺亮切。和。去聲。謂收權。出入先。威福予奪。周所偏。慎守憲度。國祚昌盛。世以延。人君當收攬權柄。必使賞罰皆由己出。凡所施爲。又當出入先意。勿爲

不得已而從人之計。感福呼叅。一皆出於公正而無偏私。人當謹守法度。不使廢弛。則國家之福祚昌盛。世數延長矣。　增義臣可仁曰。謂者指其事而評論也。權者人主之大柄。不可以假人也。若以太阿之柄使人。而賞罰不由己出。則國事危矣。漢之曹操。魏之司馬氏。唐之朱溫。皆始於作威福而竊人主之權。終於攘人之國而後已。洪範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此之謂也。此以下七章。皆明防微杜漸之意。　書言臣負曰。于瀆女切。謂果斷出神算。法貴適宜忌瀆玩。禁綱漏。疎縱姦釋邪。必長亂。剛而決之爲善哉。然不疑爲斷。要皆出於人君之善。夫賞善罰惡。皆天理當然。人君奉天理以行天罰者也。故法貴於適宜。而忌於瀆玩也。瀆。褻慢易。玩。謂戲弄。若縱釋姦邪。使如猛獸之脫綱而去。則事小得志。善良失所。將化君子而爲小人矣。豈不長其禍亂哉。　增義臣可仁曰。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蓋帝王居天之位。其所職無非天之事。賞善罰惡。皆天理也。故曰天討。苟或釋非不誅。縱姦不討。則將化善良爲姦邪。故曰長亂。若梁武帝之仁而不斷是也。　書言臣負曰。斷。都灌切。瀆。徒谷切。長。上聲。夫音扶。易長乎。皆去聲。謂納忠。言可膺藥。雖苦口利心。賢君聽。易見光華炳炳綠無竅。膚肉也。忠言逆耳而可畏。譬若苦口之藥。雖苦難聞。而利於病也。堯帝大聖。而聽採蒭蕘之人言語。況於不及者乎。且堯之盛德光華。炳然雅明。綠遠無窮。豈以下問爲智不足。而損其光明哉。　增義臣可仁曰。順耳之言易進。逆耳之言難入。古今之通患也。人君於此審之。若服瞑眩之藥。忘其苦口。則所利多矣。堯舜之德。光輝千古。不過擴此而已矣。　書言臣負曰。易。蕘。上窻俞切。下如眠切。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華。戶瓜切。炳。補永切。易。去聲。瞑眩。上莫見切。下熒絹切。憒亂也。謂慎機。必防微。涓滴不遏。將成江河。突直薪燥。不從先計。牛酒施攘者等乎。以諭事勢發動所由。微。謂事理之未盛者。凡事勢於機微之際。必致謹以防之。譬如水之始漏。涓滴甚微。以爲無害。不即止遏。則將成江河矣。古人有見之突直而薪近者。謂之曰。當使其薪曲其突。不然將焚。主人不聽。既而果然。來人救之。幸而得熄。於是殺牛釃酒以謝救者。　增義臣可仁曰。幾微之際。人所忽也。然燎原之火。發於熒熒。決河之水。漏於涓涓。可不慎乎。若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則亦不智矣。易曰。履霜堅冰至。非有先見之明者。孰能損於此哉。　書言臣負曰。燎。力到切。熒。眉扃切。涓頴通用。謂言利。主仁義。聚歛稽先古所忌。人主不憎怨。結民心誠可畏。王者以仁義利天下。則百姓皆利。而國無不利矣。若以貨財爲利。則民蒞其上。而國不利矣。故以仁義爲主。乃國之大利也。大學傳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故曰。聚斂稽先古所忌也。小人剝削民財以奉其君。君以爲實己。而能任人之怨。殊不知民之怨心。皆歸之於君。豈不可畏也哉。　增義臣可仁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仁義者。無所施而不可者也。人君以仁義爲先。而不言其利。則利在其中矣。苟以利爲先。而後仁義。則亦無所往而利矣。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正謂此也。　書言臣負曰。斂。去聲。稽。清佚切。聚斂也。謂養心。戒荒淫。耽樂飲酒。易湎沉。馳騁畋獵。病根深固。難矣藏。養心之要。當以荒淫爲戒。耽樂飲酒。易以沉湎。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心也。引而去之。不知其反。譬猶病在膏肓之間。則難以失歲矣。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戒荒淫者。即寡欲之謂也。蓋人心易縱而難收。故大禹之訓。有禽荒色荒之戒。以爲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可不畏哉。　書言臣負曰。樂。音洛。易。去聲。湎。彌兗切。灸。舉有切。灼體療病也。箴。諸深切。亦作針。令。平聲。膏。音高。上居勞切。下呼光切。心上鬲下也。謂頤神保性真。平心易氣。居有鄰。優游古道。動作循禮。戒怒嗔。頤神謂愛養心神也。性真謂性中本然之理也。但當平定其心。和易其氣。勿使外誘之私得以汩之。又須親有德。近正人。與之

薰陶漸染。優游潛泳於古聖之道。動循禮法。而以嗔怒爲戒。肺爲氣主。嗔怒則傷氣而損神。苟能如是。則心平氣和。道德日進。神明澄徹而[illegible]命全矣。　增義臣可仁曰。程顥有言曰。人君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氣成就。書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正謂此也。鄰。左右輔弼之義。　書言臣負曰。易。去聲。汩。古忽切。亂也。近。去聲。漸。平聲。謂稽古。問三五。方冊具存匪難舉。彼何人哉。攬轡齊驅。適我所。三五。謂三王五帝也。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禹湯文武爲三王。彼指三五也。欲考古帝王之道。必求之於五帝三王。其道具在簡冊。非難舉也。彼五帝三王。亦人而已。苟能力行以企及。則亦與之並轡齊驅。而適得我之所矣。　增義臣可仁曰。人主以五帝三王之道爲己任。先類而主之。若行路而適家。則亦可以六五帝四三王矣。豈有彼此之異哉。此章言五帝三王之道載在方冊。在人君舉而行之爾。　書言臣負曰。企。遣命切。訪唐虞。披其書。坦然如砥。任所適。道不遠人。彼與吾心豈異夫。夫音扶。訪。諮問也。唐虞。堯舜氏有天下之號。砥。礪石。彼。指堯舜也。欲諮問堯舜之道。但當披閱其書。二典三謨是也。夫堯舜之道。非有幽昧險阻而不可行者。坦然明白。如礪石之平。任所往而無有室礙。況所謂道者具於吾心。豈遠於人哉。彼

堯舜之心。與吾心亦非有異也。　增義臣可仁曰。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又曰。堯舜與人同耳。蓋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吾之心。亦天地之心也。苟不放於人欲之私。則亦堯舜而已矣。豈有彼此之異乎。此章明堯舜與人無異。　重音臣貞曰。窒礙窒。謂窒塞。礙。阻礙不通也。致湯武求賢輔。伊尹莘田望渭濱。忘其賤貧。假其匠器作規矩。望謂太公呂望也。假借用。匠謂其謀謨智術。若工匠然也。規矩匠之方員器也。欲致湯武之為者。但當求訪賢材。置諸相位而已。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知其賢。三往聘之。立以為相。太公釣於渭水之濱。文王載之而歸。遂相武王以伐紂。彼二人者。皆非富貴人也。而湯武忘其賤貧。用其智謀。作為法度以遺萬世。欲致之者致其所為而已矣。　增義臣可仁曰。有天下者富貴之極也。居巖壑者貧賤之至也。上能忘其勢。下能忘人之勢。惟以道義合。而不以貴賤介于意。則上下之情孚而天下之務成矣。是知忘其勢者湯武也。忘人之勢者伊尹太公也。其道行功就也宜哉。此章論湯武任賢無方。　重音臣貞曰。相。去聲。聖可師。究在茲。欲得其心審其辭。彼不並世千載之後。聞而知。師。謂致法之也。究。主見貌。聖人可以致法。求之不在於遠。究然如在目前也。欲求聖人之心者。詳審其言辭則得之矣。彼二帝三王周孔顏孟。豈並世而生哉。哉生數千載之後。其道一揆。若合符節。皆聞而知之者也。　增義臣可仁曰。審其辭者。謂察其言而得其心也。其謨訓誥皆其辭也。人君體而察之。服而行之。則有餘師矣。此章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孟之道。異世而同歸。人主當致法之也。　重音臣貞曰。揆。巨癸切。時可惜。不再得。聖人存心愛晷刻。萬古悠悠。青史無情何所則。時。謂歲時。晷。日景也。悠悠。長遠之意。人君於歲時當汲汲然脩德行義。惟恐無聞於後世也。若蹉跎姑息。則年與歲去。時不再來。深可惜也。大禹聖人。猶惜寸陰。是聖人愛晷刻也。當其時而不自力焉。萬古之後悠悠長遠。青編史冊書其實。舉備而情者也。若無德跡可紀。使後世之人何所法哉。　增義臣可仁曰。人君脩德行義。務在於時。大舜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以此。此章言聖人惜時也。　重音臣貞曰。晷。姬鮪切。景彩通用。本作景。後葛洪加彡作影。蹉跎上倉何切。下唐何切。失時也。民可邇。不可恃。愛而字之同父子。猶水載舟載亦爾。兮覆亦爾。邇。近。爾。謂水也。民可親近而不可倚恃。愛而養之。則情同父子。荀子曰。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增義臣可仁曰。書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民情可畏如此。此章言國之安危。在於民心之向背也。耕夫悲。形瘦羸。冷風擊骨夾

鍊肌。女烹妻饁。雜兒披棘逐牛來。來。叶音離。耕夫。謂耕種之農夫也。烹。煮食。饁。田餉也。農夫辛苦之狀。良可傷悲。耕懸耘鉏。形容憔悴瘦之羸瘦。不避寒暑。曉耕則冷風擊其體骨。晝鉏則炎氣鑠其肌膚。女烹煮。妻饁餉。幼小之子。披負荊棘。牧牛羊。農家勞苦如此。食其粟者。所當閔念也。　增義臣可仁曰。周世宗嘗刻農夫蠶婦辛苦之狀。寘於殿庭。可謂能念民之勞苦者矣。此章并下章。論耕夫蠶婦之辛苦。　重音臣貞曰。瘦。滿康切。羸。倫為切。鑠。式灼切。銷也。烹。求玩切。饁。筠輒切。餉。式亮切。墾。口很切。寒。夫義切。寘之也。蠶婦勤夜繼晨。蓬髮垢面披風塵。肌枯目爛頭髻尫僂不伸。要千贊。蠶繅之婦。其勤苦尤甚。夜而晨。晝而夕。不遑休息。蓬髮垢面。不暇修整。披冒風塵。操染採桑。形成枯槁。目成瘡爛。頭髻要背屈曲不伸。深可憐也。衣其帛者。尤宜念之。　重音臣貞曰。蓬。蒲蒙切。鬆。亂也。尫。烏光切。僂。隴主切。繅。蘇曹切。繅繭為絲也。槁。苦浩切。衣。去聲。征夫苦。冒寒暑。違離父母別妻女。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勇武。出征之人。其勞苦益甚。披冒霜露。櫛風沐雨。離則獲罪臨著。不敢辭避。父母衰老而不能奉養。妻子寡孤而不敢懷顧。但知操弓挾矢。臨敵爭先奮然踴躍。施其勇武而已焉。　增義臣可仁曰。遣兵之際。成敗之勢也。王者當懷其心而閔其苦。則人皆為我用矣。是故。先王於采薇之詩。皆據言其勞苦而慰之也。此與楚辭九歌國殤意同。　重音臣貞曰。操。七刀切。挾。檄頰切。衝。側裴切。奉。起度切。樂音洛。殤。尸羊切。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云。無主之鬼謂之殤。楚辭曰。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又曰。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欲用兵。示以誠。揀罰其藝。鍊以精。率堪其任威信不廢邦其寧。王者之兵。以誠信為主。推吾誠心置人腹中。使人人知有尊君戴上之義。則無內變之虞矣。又當揀別其材藝。如能弓者使弓。能戟者使戟。使之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訓導鍊習。使其銳氣精明。器械堅利。慎擇堪任將率以領之。夫將者國之司命。存亡所係。不可不慎擇也。有罪雖在大必誅。有功雖存小必賞。所謂威信不廢也。如此。則敵人畏服而邦國安寧矣。　增義臣可仁曰。按臣天禧將敍前古帝王之事。主此東端。故以用兵之說結之。蓋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殷周而下。以武戡亂。以文治平。治平之時。亦不可忘其武也。孔子曰。有武備者。必有文備。有文備者。必有武備。亦此意歟。此章與上章論王者用兵之道。在於擇將帥而得人心也。　重音臣貞曰。別。必列切。率。帥同。將。去聲。夫。音扶。率。音帥。堯舜無瑕璺。元首股肱相保信。篤御萬邦振裘挈領衆毛順。璺。音問。玉坼

日瞰。呂破曰。臺。元首。謂君。股肱。謂臣也。堯舜之德。至全至備。無有非積。又其臣皐陶稷契之徒。亦皆賢聖。若臣上下心相保信。有同一體。其治為邦也。猶王良之御車。總其六轡。緩而駕之。無所維執。其理萬夫也。譬若整衣。提其領而振之。衆毛自順。　增義　臣可仁曰。帝王之道。備於堯舜。故叙古自堯舜始焉。此章至終章。皆叙古昔帝王之事。以實前文也。　書音　臣貞曰。瞰。何加切。絰音卦。裘。羹達二音。禹無偏任衆賢。卑宮惡服。儉以先。聲教廣被。孔子論之無閒然。閒去聲。大禹之德。公乎正大。無所偏頗。舉賢任能。無有不當。卑其宮室。薄其衣服。躬行節儉。以身先之。其風聲德教。被及四海。孔子論之。不可得而非閒也。　增義　臣可仁曰。大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其克儉于家。克勤于邦如此。而聲教訖于四海者。豈有他哉。亦推其儉德而化之耳。　書音　臣貞曰。被。平義切。譯去聲。頗。平聲。當去聲。黻。方弗切。斧謂之黼。謂寀繡斧形。以絳帛為質。白黑為文。冕。美辨切。冠有旒冕之言俛也。後仰前俯。主於恭也。啓纂式遵繩墨。有扈強梁心不服。六師移之。獄訟謳歌歸有德。纂。繼。式。法。繩。墨以繩彈墨。取直者也。有德。謂啓也。禹之子啓。有賢德。能繼禹之法式。其遵先王之道。猶匠之遵守繩墨。不敢違背也。時諸侯有扈氏。恃其強暴不肯服。後啓命六御征之。滅其國而遂其社。初禹崩之後。啓以天下讓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陰。獄訟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天下歸之。　增義　臣可仁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公而已矣。禹以天下讓益。益不能君而啓又賢。然後家天下。亦曰公而已矣。孟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書音　臣貞曰。纂。祖管切。扈。後五切。夏后氏同姓。服。叶蒲北切。帝太康亂紀綱。十旬弗反。逸禽荒。羿浞相仍。不有少康。夏祀亡。浞。食角切。啓之子太康。不恤國政。壞亂其法度之紀綱。畋獵於洛水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國之君羿。因民之怨。拒之於河。不使歸國。乃立其弟仲康為天子。羿自為相。羿之嬖臣寒浞。殺羿而奪其位。復立仲康之子相為天子。寒浞之子澆。遂滅相而纂其位。初相之后。有仍氏之女。方懷妊而奔歸其國。遂生少康。既長能布其德而收夏氏。乃興兵滅澆而復歸故都也。　增義　臣可仁曰。以大禹之德。一再傳而天下亂。所以然者。太康荒淫。不能遵守先王之道也。若非少康之能興復。則夏氏之宗社顛覆矣。後世立子不擇賢。而繼嗣不肯者。可不監哉。　書音　臣貞曰。少。去聲。澆。五弔切。妊。汝鴆切。叶上聲。桀失守。後體口。林其肉而池其酒。厥德不悛。身竄南巢之九有。桀名履癸。夏氏第十七王也。悛。改。竄。放。南巢。地名。桀為天子。失其所

守之道。心為口體所役使。寵其妻妹喜。乃為傾宮瑤臺。斂百姓之財為肉山。肉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成湯伐之。放於南巢。而桀遂亡失其九州也。　增義　臣可仁曰。甚矣酒色能亡人之國。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嗚呼。皇祖之訓如此。而太康有一焉失其國。至桀則兼之。安得不亡。商紂亦然。　書音　臣貞曰。悛。逡緣切。竄。取玩切。心為之為。去聲。樂。音洛。幾。居希切。湯執中。道日隆。伊尹相之成厥功。躬服德義。託孤元聖。輔幼沖。湯名天乙。契十三代孫也。執中。謂執守中庸之道。隆。盛。服。行。元聖。伊尹。幼沖。幼小而沖稚。謂太甲也。湯能執守中庸之道。其道日以隆盛。又得伊尹相之。乃能成其伐夏救民之功。湯又身行德義。寄託孤幼之子於伊尹。使之輔相其德。立以為君。而臨天下也。　增義　臣可仁曰。湯之德盛矣。而太丁未立。外丙仲壬又皆不延。太甲之立。又在幼稚。若非寄託得人。則亦岌岌乎殆哉。　書音　臣貞曰。相。息亮切。帝太甲。昧前濫。聿小豫心日親。押徒訓桐宮。三祀復辟德乃洽。太。音泰。太甲。湯之孫。桐宮。湯墓。復。還。辟。君。洽。合也。太甲即位。違棄湯之法度。日與群小相親。狎湯其所習現謀押伊尹懼其終身迷惑。乃遷居湯墓。使其改過。太甲果能脩德。自治三年之後。伊尹迎入宮中。還居君位。而太甲之德。乃復合於天性也。　增義　臣可仁曰。人之失德。莫不自悔。罔誠能惕然改過。則亦不愧不為聖賢。太甲改過自新。若日月之食焉。及其更也。人皆仰之。無所加損。其視文過遂非者。為如何哉。　書音　臣貞曰。辟。必益切。媟。先結切。更。平聲。商之災。紂可哀。斮夫涉脛剖婦胎。盟津畢會武王一怒。散鹿臺。盟音孟。紂名受。商之第三十王也。盟津渡處。在今河陽縣。畢。盡也。紂寵其妃妲己。所言者從。所好者貴。所憎者誅。虐賊民。輕以貴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見冬涉水者。斮折其脛而觀之。剖孕婦之胎。與妲己為笑樂。武王伐之。師渡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盡會者八百餘國。武王至紂郊。一怒而與紂交兵。紂兵不戰而退。遂誅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濟百姓。諸侯共尊武王為天子。殷商遂亡。　增義　臣可仁曰。紂厚歛於民。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自以為得計矣。殊不知人心既去。天命改移。一身尚且不保。何計之有。武王伐之。散財發粟而天下大悅。傳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豈虛語哉。　書音　臣貞曰。斮。職略切。斫也。脛。下頂切。剖。普后切。析也。破也。好。去聲。樂。音洛。縱。去聲。周道昌。始太王。后稷公劉繼流芳。卜年八百古今歷數無與方。太。音泰。周道之盛。自太王時三分天下已有其二。然其積行累功。則其來遠矣。始而后稷。中而公劉。德澤

芳馨相繼流傳非一日也。其後成王定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卜年七百。後至赧王歸秦。計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蓋其仁義禮樂德化醇厚。故過其世數。自古及今無與比方者也。　增義臣可仁曰。仁義禮樂德化之本。先公先王。脩而行之。後王子孫遵而守之。此其所以卜年延永者。今其及也。　重音臣貞曰。積行之行去聲。郟鄏上訖洽切。下如欲切。左傳成王定鼎于郟鄏。春秋謂之王城。魏晉為河南縣。赧乃版切。周失天下於赧。入秦為家。無謚而稱謂其赧。故謂之赧。慚而面赤曰赧。成后沖戲翦桐三叔流言毀周公。金縢啓匕公歸復國。叔虞封。成后。武王子成王。名誦。野仕之特。年尚幼小。與其弟叔虞削桐葉為戲曰。吾以此封汝。史佚請擇日。王曰。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遂封叔虞於唐之故墟。曰唐侯。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霍叔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王遂疑周公。及周公東征。忽有天變。王啓金縢之匱。取卜書以占書占。乃見有武王疾時周公欲以身代武王死之說。王感泣親迎周公歸國。　增義臣可仁曰。武王有疾。周公欲代之死。後成王以流言疑之。遇風雷之變。禾偃木拔。王得金縢之書。感泣迎公。天乃雨反風。禾木盡起。歲大熟。噫。天人之際感應之理。不可誣者。　重音臣貞曰。縢徒登切。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

之物。以金緘之也。佚亦質切。幽王迷惑豔妻。師尹匪瞻。諸侯携。驪山戲火。徵兵不至身首隳。隳許規切。幽王名宮涅。豔妻謂褒姒。師尹。大師尹氏。携離叛也。隳敗。謂為犬戎所殺也。幽王寵其妃褒姒。其心昏迷惑亂。其臣尹氏本小人。幽王任以太師之位。暴政及民。失天下瞻望之意。故百姓離心。諸侯背叛。褒姒性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於驪山舉烽火。諸侯以為王室有難。各引兵入援。及至無事。褒姒大笑。諸侯皆怒而退。又欲廢其太子宜臼。立褒姒子為太子。宜臼之舅申侯引犬戎伐王。王舉火徵兵皆不至。犬戎殺幽王。取寶貨而去。申侯立宜臼為王。是為平王。　增義臣可仁曰。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又曰。豔妻煽方處。又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幽王之敗。以女子小人。內外交煽而蠱惑其心。不之悟也。女子小人能敗人之國如此。可畏哉。　重音臣貞曰。豔以贍切。好而美也。涅乃結切。為好皆去聲。烽敷容切。說文。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漢書文穎注。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則燃之。望其煙曰燧。難援皆去聲。滅許劣切。滅也。煽式戰切。熾盛也。平王昏迷其門。忘父之仇。德舅恩。東徙洛都國削侯邦僅以存。平王。即宜臼也。其德昏昧。迷失其復讎討賊之門戶。忘申侯

召寇殺父之讎。而德其立己之恩。主遣京畿之民戍守其國。東遷洛都之後。威令不行。王綱廢弛。諸侯不朝。其地不過數百里。間廁於諸侯之間。扶以文武周公之禮樂教化在於人心。故其王獨僅存而不廢爾。　增義臣可仁曰。甚矣平王之昏庸也。君父與舅氏孰親。王法與私恩孰重。三綱者政之本。王法天子之權。平王復讎討賊之刑。不加於申侯。懷私釋怨之恩。推厚於母國。三綱五常若敗。王法於是乎掃蕩矣。孔子作春秋託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者爾。　重音臣貞曰。戍春遇切。朝馳遙切。間廁之間去聲。秦政殘。并土疆。周赧繫頸同犬羊。登封刻頌自言功德踰帝皇。政。始皇名。赧王名延。周之末主也。始皇本姓呂氏。初莊襄王為質子於趙。大賈呂不韋有美姬。已有娠。莊襄見而悅之。不韋獻之。歸秦而生政。是為始皇。恃其強暴。并吞六國。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地於秦。始皇遂為天子。巡行天下。登泰山立石。刻頌功德。自言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始皇帝。次曰二世。三世。至於萬世。欲傳之無窮也。　增義臣可仁曰。始皇意欲一世而傳之萬世。不知脩德服人。而復爭地以戰。殺人盈野。僅能混一二世而亡。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始皇不知能一之之道。其欲傳及萬世。不亦惑乎。　重音臣貞曰。并去聲。賈工土切。坐販曰賈。娠升人切。行下孟切。巡

視也。干戈猶阿房起。金碧熒煌照渭水。坐席未溫博浪謀。人已切齒。干戈皆兵器。猶息也。阿房始皇所營宮名。始皇既并天下。干戈方息。侈心遂生。以咸陽先王宮庭小。乃於渭南上林苑作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窮奢極麗。光照渭水。韓人張良。父祖以上五世相韓。韓為秦所并。良恨秦。欲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求之不獲。於是良佐沛公伐秦滅之。及項羽入關。遂縱火焚阿房宮。火三月不滅。　增義臣可仁曰。帝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後世頌其德。始皇以先王宮庭小。乃斂民財以建阿房宮。是棄先聖之道德仁義。而襲桀紂之淫佚驕奢。又安知克儉之德戒。故獨夫之心。侈天下之心。都矣。　重音臣貞曰。猶[illegible]切。阿於何切。房符方蒲光二切。浪郎宕切。漢書張良傳。秦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椎去聲。令操皆平聲。中去聲。秦二世。閹且賊。馬鹿異形審非易。高謀傾斯至人不悟竟殞軀。始皇子胡亥號二世皇帝。始皇崩於沙丘宮。趙高及丞相李斯。聽胡亥。乃詐為始皇詔。賜扶蘇死。立胡亥為太子。至咸陽即位。趙高先傾陷李斯。殺之。二世遂以高為丞相。高欲專權。恐群臣不服。乃先設驗。獻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

耶。謂鹿爲馬。二世問左右。或黙不敢言。或有言鹿者。高以法陷殺之。衆遂不復敢言高之過失。高於是竊弄國權。及賊東亂。高恐得罪。乃與其壻閻樂領十餘人入望夷宮殺二世。立子嬰爲主。降其號爲秦王。　增義臣可仁曰。秦室之傾。雖由無道。然致以任宦官趙高而速之也。以李斯而尚不能逃其毀。況庸人乎。然則宦官能敗人之國如此。可畏哉。　書音臣貞曰。閻。腊涓用。殞。羽敏切。扶也。惡。烏路切。養上聲。秦室傾。楚漢爭。沛公軹道降子嬰。籍狠自用賢智不附屍首攜。漢王姓劉。名邦。沛人。立爲沛公。是爲漢高帝。楚王姓項。名籍。號西楚霸王。秦室傾頹。楚漢二王爭先入關。沛公先入關。秦王子嬰降于軹道。項籍爲人狠戾自用。不從賢智之謀。故賢智不附。爲漢軍所敗。自刎烏江。　增義臣可仁曰。劉項二人。皆起於寒微。以勇武言。則劉不如項。以仁智言。則項不如劉。項以勇武自用矣。劉以仁智任人得之。然則項羽之敗。歸命於天。則亦謬矣。　書音臣貞曰。軹。諸氏謂車輪所穿爲道。狠。下墾切。首。式救切。漢基遂由董老。三傑之功居不少。長者寬洪。輓輅之謀何遠曉。輓。音晚。輅。下革切。長者。謂高帝。時人稱高帝爲寬大長者。輓輅。謂挽木轄車也。漢之所以遂帝基者。見於在此三事。楚漢既已構解。各王一方。則漢無伐楚之名也。及三老董公遮說曰。天下諸侯共立義帝。今項王放殺之。請先爲義帝發喪。然後告諸侯擊楚之殺義帝者。此得春秋討亂臣賊子之法。一也。張良。韓信。蕭何。三人皆人傑。而漢能用之。二也。天下初定。帝都洛陽。齊人婁敬戍隴。道過洛陽。脫輓輅。衣羊裘。因虞將軍見高帝。說曰。洛陽天地之中。有德者易以王。無德者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帝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此三也。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人人得而討之。至戰國之衰。春秋之義微矣。三老董公一言倡起。而高帝用之。於是討賊之義明。而三綱五常正矣。春秋萬世之法。而董氏推明以爲天子之事。豈不信哉。　書音臣貞曰。長。展兩切。輓輅。蘇林曰。一木横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說。音稅。下同。先爲之爲。去聲。衣。去聲。卒。倉沃切。患遺婦之禍。高之過。如意既隕人彘剉。呂氏芟劉。不有平勃國勢破。婦謂呂后。高謂高帝。芟。刈之。高帝既立太子。又寵戚夫人。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用呂叔孫通等切諫不聽。賴張良之計。招致四皓得免。高帝崩。呂后截戚夫人手足。去其目。置厠中。目曰人彘。又殺如意。及惠帝崩。呂氏遂臨朝稱制。芟刈劉氏。備封諸呂爲王。揉基漢室。若非陳平周勃二人盡力匡救。則其國家不破裂者。幾希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帝開基

之英主也。其欲易太子者。特以寵戚姬而惑亂其心也。呂氏之不謹。亦曰高帝有以啟之也。致使宗室不保。七廟幾墮。皆本於一念之不正。人主於一念之傾。妃妾之際。可不謹哉。　書音臣貞曰。彘。直吏切。豕也。剉。寸卧切。勢。居帝切。刈。魚肺切。漢之懿文爲最。躬服儉素節以制。賈誼歔欷東宮未學可歔欷。歔音陳事。兩漢之君。惟文帝最賢。高帝庶出第三子也。名恆。封代王。陳平周勃平呂氏之難。迎立爲帝。帝身服儉素。所幸慎夫人。衣無文繡。不受千里馬。欲作一露臺。材木已就。恐傷民力而止。集上書囊爲殿帷。在位二十三年。天下太平。幾致刑措。賈誼上書有曰。古之王者。於太子有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端士與太子居處出入。使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又曰。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今太子未學。可太息也。　增義臣可仁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正而天下定矣。近端人。親有道。所以薰陶德性。涵養氣質。以正天下之本也。唐虞三代之君。聖賢明道。全德備者。用此道也。賈誼之策。真可謂萬世無弊之名言矣。　書音臣貞曰。歔。休居切。欷。許既切。弊。去聲。上。時掌切。措。倉故切。少。去聲。以道之道。音導。去上聲。惡行之行。去聲。處。上聲。武有爲。方士欺。荼耗民罷恨已遲。禍基先母恩于晝成閒者悲。荼。他胡切。罷。音皮。武帝名徹。景帝子也。帝初即位。將大有爲於天下。詔選四方文學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天下翕然望風向慕。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文章煥然可述。有三代之風焉。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帝拜爲文成將軍。文成勸帝作甘泉宮。祭太一諸鬼神。以致天神。居歲餘無驗。帝誅文成而隱之。又作承露盤。以銅爲之。高二十丈。承露和玉屑飲之。以求長生。帝方悔誅文成。而侯且丁義復薦欒大。云與文成同師。帝拜欒大爲五利將軍。後五利自以其方無驗。恐帝覺其妄。乃書帛飯牛。佯云此牛腹中有異。帝剖牛視之。識其手筆。斬之。後又遣人入海求仙藥。登嵩岳。祀泰山。冀遇神仙。晚年覺其言神者無驗。乃對羣臣嘆曰。嚮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然而府庫已空竭。民力已罷弊矣。帝初立皇子據爲太子。後夫人趙倢伃孕十四月而生子弗陵。帝曰。吾聞堯十四月而生。乃命夫人之門曰堯母門。於是姦臣逆探帝意。知其奇愛少子。心竊歸之。後姦臣江充與太子有隙。時帝在甘泉宮有疾。充言於帝曰。祟在巫蠱。治之疾乃愈。帝使充治巫蠱獄。充遂誣太子宮中所得木人甚多。又有帛書所言皆不道。當奏充恃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乃從其少傅石德計。收捕充斬之。因出

武庫兵發長樂宮卒以自衛。長安擾亂。言太子反。帝詔捕反者。太子不能自明。又不得見帝。遂與帝兵戰。太子兵敗。犇散。壺關三老茂上書明太子不反。帝亦悟。然未明言赦之也。太子自度不免。亦自經。後帝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築望思之臺於太子死處。天下聞而悲之。　增義臣可仁曰。人君舉措。不可不慎。武帝既立太子。復名其母之門。故使姦臣逆揣其意。遂成巫蠱之禍。江充一小人爾。能陷太子者。以太子之權柔輕。如其不足畏也。及壺關三老上書明太子無罪。帝既悟。又不速赦。遂使太子衛進而死。豈獨當世之人悲之。抑萬年千載。使人流涕也。　畫音臣貞曰。苎去聲。鈇。扶晚切。要與腰同。倢伃。上疾葉切。下羊諸切。婦官。亦作婕妤。揲于贊陳乏逆切。怨陳也。祟。雖遂切。神禍也。師古曰。禍咎之徵。鬼神所以示人也。蠱。古慕切。樂音洛。度。達各切。料也。

后黨熾。自王氏枝斜根蟠。代相繼。新莽因之竊璽擁把撫神器。

漢家治業之盛。自成帝委政於王鳳。至王音為御史大夫。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其蟠根深固。枝葉繁盛。代相繼續。至於王莽。始則伴為輔國。中則居攝。終則眞篡。遂竊國璽。服衮冕。據天子之位。改國號曰新室。　增義臣可仁曰。王莽篡漢。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自王音因事。郡國守相皆出其門。是天下惟知有王氏。

不知有劉氏矣。及莽竊位。使求傳國璽於太后。太后怒而擲之地。嗚呼。王氏亦將如之何哉。婦人之仁。不亦悲夫。　畫音臣貞曰。熾。昌至切。樛。言熙切。相枝結也。璽。想里切。印也。古者尊卑共之。秦漢以來。唯天子以為璽。守相。皆去聲。代相之相。如字。

南陽賢裔神鞭飛。龍躍起衆雲煙。誅鉏姦偽嗣續光祀。復青氈。

光武皇帝名秀。南陽人。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南頓令欽之子也。王莽將天下大亂。遂起兵討莽。奮其神武。提鞭策馬。如飛龍之躍起。衆寫雲煙。掃削僞莽。以繼續先代之宗廟祭祀。而復其舊物也。青氈。舊物。晉王獻之夜有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盜驚走去。故後人謂舊物為青氈。　增義臣可仁曰。詩云宗子維城。宗子者。同姓之子也。王者廣樹宗子。以固國家。猶高築城郭。以防寇盜也。漢之宗室。存者無幾。不有光武。則已為異姓所有矣。維城之義。可不鑒哉。　畫音臣貞曰。幾。上聲。

漢之尊閹寵謁。前有恭顯。後有節覽。蠹帝室。鑠爾頹同湯上雪。

蠹謂妖禍也。兩漢之禍。皆由閹其權寵謁託之門於宦官也。弘恭、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要。威權隆赫。勢傾人主。至元帝時。蕭望之欲引用正人。抑其氣燄。反為所陷。是後宦官愈盛。廢置人主。皆出其手。後至靈帝時。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謟事太后。亂國政。陳蕃、竇武以其操弄國權。濁亂天下。白太后除之。太后猶豫不決。事遂洩。曹節、王甫之黨大呼曰。陳蕃、竇武白太后廢帝。遂劫帝使作詔殺陳、竇等。幽太后於南宮。漢室竟以此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宦官之禍。世代有之。未若漢唐之尤酷烈也。閹寺所以能制人主者。以其在宮闈之中。日相親狎。人主之動靜云為。皆為其所窺伺。於是揣意承顏。以奉其意。及其勢成。則外結強臣。內交嬪媛。以固其權。忠臣直士。欲斥其罪。鮮有不為所陷者。蕭望之天子之賢傅。陳蕃、竇武廊廟之正臣。而且不免。況李斯之於趙高。訓、注之於守澄等。安能免哉。　畫音臣貞曰。尊。魚列切。賸。以贈切。猶豫。上以周切。又余救切。下羊茹切。遲疑不決也。

桓靈瀆。迷不復。山陽奔播死臣僕。卑操相仍。天下三分成鼎足。

桓帝名志。靈帝名宏。瀆。溷。山陽。獻帝也。桓靈之世。宦官之亂。不可復制。桓靈且賣官收利。瀆亂溷濁。迷而不反。於是寇盜蠭起。董卓起兵以討宦官為名。靈帝崩。皇子辯立。太后臨朝。卓入朝。以太后令廢辯。立陳留王協。是為獻帝。獻帝為羣賊所攜。奔播無常。及曹氏篡漢。降封獻帝為山陽公。遂為所弒。是後劉備帝蜀。孫權帝吳。魏氏據中原。天下三分以成鼎足之勢。　增義臣可仁曰。東漢傾頹之勢。非一日矣。加以桓靈之昏庸。卑操之姦雄。而婦人當國。閹寺竊權。雖欲少延。其可得乎。　畫音臣貞曰。濁。戶國切。蠭。敷容切。漢中山靖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衆多也。與蜂同。朝。馳遙切。

魏氏雄作家翁。西虜蜀漢吳江東。馬昭勢逼曹髦一怒戈洞胷。

魏氏雖據中原。自以正統在己。謂蜀為虜。吳為夷。而自作家翁也。傳四主而至高貴鄉公髦。以司馬昭之勢日逼。威權不由己出。不勝其忿。遂自拔劍率殿中宿衛蒼頭出誅昭。賈充與帝戰於闕下。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將如之何。充曰。司馬公養汝輩。正在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抽戈刺帝。洞其胷。刃出於背。崩于車下。昭立曹操之孫奐為帝。遂禪位于昭之子炎。炎即位。是為晉武帝。　增義臣可仁曰。易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於初爻一陰之生。聖人已有履霜堅冰之戒。蓋陰長則陽消。陽生則陰息。自然之勢也。夫司馬氏謀篡之心。非一日矣。自懿、師、昭。三世秉國。天下只知有司馬氏。而不知有曹氏。至是大事已成。雖殿中蒼頭宿衛。亦司馬氏之人也。而高貴鄉公不勝其忿。欲一決勝負。誠亦愚矣。觀賈充無問之言。成濟抽戈之事。則履霜之戒不謹於始。其血玄黃之義見矣。　畫音臣貞曰。髦。莫袍切。奐。呼玩切。禪。時戰切。與擅同。前于免弃擅遜。禪義亦同。謂除地為墠。告天而傳位也。後因謂之禪位。長。上聲。不勝之勝。平聲。

晉武皇兼二方。劉禪孫皓繼牽羊。嗣于不肖神

州赤縣成戰場昔武帝姓司馬氏名炎昭之子也魏既平蜀吳亦降晉蜀主劉禪吳主孫皓肉袒牽羊相繼而降武帝初年節儉政化大行及江南既平侈心漸生晚年益奢縱其次子衷不辨菽麥其母楊后賂遺近幸使譽之於帝遂立為太子武帝崩太子即位是為惠帝其后賈氏行汙穢專主內權殺太后廢太子晉室大亂趙王倫起兵殺賈后篡位於是骨肉相殘殺滅幾盡四海鼎沸五胡並興神州赤縣皆為戰場也 增義曰可仁曰昔武帝初年雅好直言以儉化俗天下望風向化及平江南納孫皓宮人侈心遂生晚年至於從羊車以幸宮人加以嗣子愚措輔導非人賈后汙穢溷亂宮壼致使兄弟相殘干戈不息神州陸沈四海板蕩亦由武帝不能謹守初心而失之也 畫音臣員曰肖先妙切齊去聲禪徒單切遠去聲幾居希切好去聲從與縱同壼苦本切宮中巷路操平聲識郭因徒偽切青衣執洗恩死羞金陵王氣曆于潛胎馬化牛王音旺嘴撑帝名鄴愍帝名鄴時劉聰稱帝於平陽懷帝被執於聰使懷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愍帝亦降于聰聰出獵使帝著戎服執戟為導聰又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在位多流涕初秦時有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至元帝度江乃五百二十六年也元帝名睿初

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文恭王妃夏侯氏通於小吏牛氏而生睿是為元帝都金陵號東晉 增義曰可仁曰牛睿之滅晉呂政之滅秦一也雖號東晉實非司馬氏之後矣故先儒論之曰於始皇當稱後秦於元帝亦當稱後晉如此則名正言順矣 畫音臣員曰鄴音業愍美隕切著陟略切亦作着服衣也珉彌鄰切號平聲降戶江切更平聲度與渡同濟也闕晉基勢傾頹宋公意欲路人知恭帝不吝亦欣然親書已恨遲東晉傾頹之勢甚可閔憐王敦桓玄相繼謀篡又劉裕封桓玄平之功德既盛威權漸移人主之命在其掌中裕弒安帝時進爵宋公其欲代晉之心行路之人所共知也主是諷朝廷禪位傳亮承其意具詔草呈恭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自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氏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禪位于裕裕即帝位是為宋武帝 增義曰可仁曰宋齊梁陳之世皆為人主以權柄授人而失之也然則人主以權柄假人而能久享其國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之謂也 畫音臣員曰吝良刃切惜也操平聲肯為之為去聲泰宋明泰道成蒼梧巷游琮可更汝陰揮涕誓願王宮勿復生明帝名彧鬱稱畜養也

劉宋之世弒逆相踵禍亂非一明帝遣蕭道成將兵鎮淮陰道成遂收養豪俊賓客始盛是後國柄悉入其手明帝崩道成立明帝子蒼梧王昱蒼梧出游無度營署巷陌莫不貫穿麾下小有忤意即加屠割道成密結近侍楊萬年等弒蒼梧道成更立安成王準是為順帝封道成為齊公又進封齊王順帝禪位于道成是為齊高祖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出宮帝收淚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氏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齊降封順帝為汝陰王 增義曰可仁曰國家者豪俊之依歸也豪俊者國家之利器也豪俊出則國家治豪俊隱則天下亂是故明主設名爵以致之加禮貌以待之施恩信以保之故多士濟濟列於周室羣賢班班立於虞朝至於宋明既以兵柄假於道成又以豪俊資羽翼欲其不成篡奪之計得乎故曰豪俊國家之利器王者當招致之以利其國不可委之以資寇盜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此之謂也 畫音臣員曰祭子價切更平聲復扶又切或乙六切將去聲昱余六切穿樞絹切官蕭梁之世臣下謂帝為官後人或稱大家或稱官家濟上聲傷蕭齊淺根基東昏弒而宋社稷相傳七主二十四年衍代之蕭齊之業非有德澤及於民根基甚淺高祖殂子賾立是為武帝武帝殂高帝見

蕭鸞輔政鸞廢二主遂以太后令入繼大統是為明帝明帝殂其子寶卷立是為東昏侯東昏失德王珍國張稷及張齊等弒之蕭衍舉兵立南康王寶融是為和帝和帝禪位于蕭衍是為梁武帝 增義曰可仁曰帝王之有天下也其始必有大功於民而後以德澤繼之又以教化成之然後可以延世也道成忍明帝豢養之恩逼主禪讓而奪人之國一再傳而鸞所竊鸞傳於子豈不欲繼繼相傳哉未幾見弒而又為蕭衍所有凡此數主既無功德及民又無德澤以繼是猶螳螂之後有黃雀黃雀之後又有挾彈者待之矣其能久乎 畫音臣員曰睥睨上匹詣切下研計切傳視也幾居希切彈徒案切梁武賢夫帝權終日疏食坐空禪臺城遺辱待不再世歸霸先梁武帝姓蕭名衍蘭陵人武帝雖好儒術親睦九族優待朝士躬耕籍田身服儉素可謂賢君矣然而失帝王之權綱紀不舉是恣不討日進一蔬食不敢酒肉三舍身奉佛終日坐禪廢棄國政於是刑政日衰紀綱日紊及侯景作亂遂奪臺城囚以餓殂侯景立武帝之子綱是為簡文帝復為侯景所弒陳霸先立晉安王方智是為敬帝敬帝禪位于霸先是為陳高祖 增義曰可仁曰梁武帝雖好儒術不知其以儒術為何物也使其真知儒術之可好則必以周孔之道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之失矣。何至三捨身於銅泰寺，而使宰相賚金帛奉贖皇帝哉。身待天下而身失之，正坐不知儒術故也。　重音臣貞曰：好，去聲。嗽，使盜切。空禪，坐禪之禪，平聲。餒，奴罪切，飢餓也。陳驅駕，拓拔謝，覺也，堅平手爭奪，叔寶荒淫，玉樹歌殘羅長夜。驅駕，謂驅馳駕御。拓拔，元魏姓也。東晉孝武之世，拓拔珪始稱帝，國號魏。東晉滅，宋、齊、梁、陳相承居南，元魏居北。至陳高祖受禪之年，魏恭帝禪位于宇文覺，是拓拔氏於是乎謝也。覺即位，國號周。至陳宣帝之世，周禪位于楊堅，是為隋文帝。覺、堅二人貪位相奪，如就手中爭奪膾炙也。叔寶，陳後主名，荒淫耽樂，與其狎客撰為新聲，有玉樹後庭花等曲，與群小為長夜之飲，酣歌為樂，遂為隋文帝所滅。　增義臣可仁曰：此書所述，皆正統相承，不敘偏國。此章因隋文帝自受宇文周之禪，混一南北，故并及元魏、宇文氏而互見之耳。　重音臣貞曰：拓跋，上闥各切，下蒲撥切。國人謂土為拓，謂后為拔。言黃帝之後，以土德王，故謂自拓天而生，拔地而出，遂以氏焉。後魏孝文改為元氏。隋文興，驅神兵，并一天下，海內清廣也。不仁淫蒸弑逆極肆情。下淫上曰蒸。隋文帝姓楊，名堅。文帝既受宇文氏之禪，奮然驅兵，其勢如神，并一天下，四海之內肅然清平。文帝性好儉，立子勇為太子。勇頗好奢，帝以為不類己，惡之。少子廣辱賂近

臣，僞飾恭儉，近臣數譽之於帝，帝遂廢勇，立廣為太子。帝納陳高宗女，號宣華夫人，有寵。後帝寢疾，夫人視疾，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得免。帝怪夫人色異，問其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帝恚，抵其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巖將呼太子，帝曰：勇也。述、巖出閣為勑書。太子執述、巖下獄，盡遣宮人出，令張衡入殿侍疾，俄而帝崩。陳夫人懼失色。太子先使人以同心結賜之，是夜烝焉。遣人殺故太子勇。廣即位，是為煬帝。　增義臣可仁曰：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文帝寢疾，垂死之際，太子無禮，帝得其狀，使述、巖召勇，此事宜密也。當是時，宜召廣對述、巖等，以夫人之言，面數其罪而廢之，然後召勇亦未晚也。而述、巖作事不密，遂使君父見弒，宗社滅亡，可勝嘆哉。　重音臣貞曰：并、好、惡、為，皆去聲。更，平聲。泫，乎犬切，流涕貌。恚，於避切，恨怒也。令，平聲。煬，餘亮切。幾，居希切。勝，平聲。駕龍舟，縱逸遊，飾非拒諫恣所由，易服逃竄欲得盖醜何可求。煬帝即位，窮奢極侈，飾非拒諫，恣其所為，廣營宮室，以備行幸。開汴渠，造龍舟及雜船數萬，用挽士八萬餘人，行幸江都。所至以供奉禮薄為過，譴郡丞縣令，競侵削民財以悅其意。於是天下大亂，宇文化及等引兵入玄武門。帝知不免，乃易服逃於西閣。化及等問帝安在，有美人指之。賊眾挾刃直前，扶

帝下閣，數其罪惡，欲加刃器。帝曰：帝王死自有法，何得加刃器。顧左右索酖酒，不得，遂縊殺之。　增義臣可仁曰：煬帝之飾非拒諫，特自任其才智，以為人皆不如己也。故其所為，每不如人。是知明王不自任其才智，故能出於人上。傳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然則煬帝以才智自任而失天下，亦可為百世之監矣。　重音臣貞曰：易音亦。酖，直禁切。數萬之數，去聲。下閣之下，亥稼切。數其之數，上聲。索，色窄切，求也。縊，於易切，絞也。樂音洛。李氏昌起晉陽，趙公英武人莫當，肅清寰宇奄有天下號大唐。唐高祖姓李氏，名淵，為隋晉陽留守，後封唐公。其次子世民，初封趙公，英俊神武，戰勝攻克，人莫有能當之者。煬帝時天下大亂，世民說高祖起兵於晉陽，遂能臣服豪雄，肅清海內，盡有天下，國號大唐。　增義臣可仁曰：煬帝時天下大亂，太宗時年十八，有安天下之志，而豪俊皆為響應，一舉兵而掃蕩妖氛，群雄鼠伏，真可謂英俊神武矣。　重音臣貞曰：奄，衣檢切，大有餘也。說，輸芮切。武德寬天下安，臨淵之變骨肉殘，創業垂統謀為如此良可嘆。嘆，平聲。武德，高祖年號。高祖性寬大，政令清簡，天下安寧。初高祖立長子建成為皇太子，封世民為秦王。太子建成忌世民功高，高祖又有欲立世民為皇太子之意。建成乃與其弟元吉謀殺世民。世民遂與

長孫無忌、尉遲敬德等謀，先伏兵於玄武門。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有變，將起。世民遂射殺建成，敬德逐元吉射殺之。高祖乃立世民為皇太子。創業之君，當垂法後世，以訓子孫，而其謀為如此，良可嘆也。　增義臣可仁曰：唐史書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遂立世民為太子，則臨湖之事不能隱矣。高祖既立建成為皇太子，又有欲立世民之意，則成太宗之過者，高祖也。創業垂統，當儀範子孫，今其事為如此，是深可嘆息也。然而太宗為有唐之令君，亦以其天資英毅，自強為善，而克之爾。太宗睿誠可喜，收錄賢材罔遺棄，治教可尊，方之湯武則有愧。喜，去聲。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也。明哲英毅，誠可喜愛，收錄賢材，無所遺棄。魏徵有讎而不殺，封德彝等隋之佞臣，能用其材，化為忠臣。在位二十三年，其政教皆可尊尚。然其殺兄脅父，比之湯武，則所愧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高祖為隋晉陽留守，太宗以天下亂，謀起兵，高祖不從。太宗陰使人以晉陽宮人侍高祖，因脅之使起兵。其始謀如此，安得與湯武比肩哉。　重音臣貞曰：喜，許既切。嗣子晦，乖禮制，牝雞司晨亂再世，武韋接踵七廟廢，遺業幾墜。幾，平聲。嗣子太宗子高宗，名治。司，去聲。晨謂晨鳴。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宗昏柔暗昧，乖違禮制，納太宗才人武氏立為皇后，任以君政，使之當國，猶牝雞不當

晨鳴而主晨鳴也。高宗崩，武氏遂臨朝稱制，廢中宗，殺唐宗室，立武氏七廟，改國號為周。及中宗復位，命膚儒弱，不能自強，又不殺武三思，縱使三思與韋后亂，后於餅餤中進毒弒中宗。武氏、韋氏足跡相躡，七廟廢遷，唐室幾墜，皆由高宗納武氏之所致也。

增義臣可仁曰：武氏之禍，高宗之過也。中宗身被廢辱，備嘗艱苦，宜于改轍；及其復位，而不能殺武三思，又從使之與韋后亂，禍及於身，其誰咎哉。

重書臣貞曰：牝婦惡毋書也。三去聲。從與縱同。鼎不移，賴臨淄。野麋入國，殘李枝，狼顧奔蜀，雖復舊物，已損虧。野鹿入國，殘李枝，縱安祿山入朝，殘滅唐室之譬。玄宗名隆基，高宗孫。睿宗子也。封臨淄王。韋后弒中宗，玄宗夜與劉幽求等入宮中誅韋后，迎睿宗即位。復睿宗傳位於玄宗。玄宗即位之初，任宋璟為相，二十餘年天下太平。後任李林甫為相，天下遂亂。及安祿山入朝，楊貴妃與祿山亂，祿山遂反，攻陷長安。玄宗奔蜀，祿山盡殺唐宗室。肅宗即位，與郭子儀等克復長安。然自此之後，天下多亂，唐室遂以衰微，其所虧損者固多矣。

增義臣可仁曰：宋璟為相，二十餘年天下太平；李林甫為相，天下即亂。明皇一人也，前則治，後則亂，豈於身遺弃播，禍及子孫，任相豈不在於擇人耶。

重書臣貞曰：相，去聲。朝，馳遙切。貞元積孕禍胎，篤信姦回，棄賢材，讒毒滔天，不有嚴贄，身其災。貞元，德宗年號。德宗名适，代宗子也。性猜忌，盧杞姦邪，德宗信之，以濁亂天下，擯棄賢材，不肯信用。賊臣朱泚陷長安，德宗出奔奉天，泚為賊軍攻陷。若非李晟、陸贄內外盡力匡救王室，則德宗之身不免於災害矣。

增義臣可仁曰：盧杞之姦，天下之人皆知其為姦，而德宗獨不覺，何也？蓋為姦之人，逢揣人主之意而奉迎之，人主以其能奉迎己意，遂悅之而不疑，則其姦濟矣。使人主覺其姦，則不能為姦矣。

重書臣貞曰：泚，雌氏切。唐之季，閹寺熾，藩鎮強，梁制主勢，閹司袞職，榦弱枝強，本根蹶。唐之季世，宦官之勢，如烈火乘風，不可復制。自玄宗寵任高力士，其後宦官之勢漸盛。至憲宗時，王守澄、仇士良、陳弘志等專事內權。憲宗服金丹藥，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陳弘志遂弒憲宗，其黨諱之，但云藥發而崩。守澄等與立穆宗。穆宗崩，敬宗之立，又出其手。敬宗游戲無度，夜與眾宦官飲酒，敬宗起更衣，殿上燭滅，遂為宦官蘇佐明所弒。守澄等共立文宗。文宗惡宦官之強，密與李訓、鄭注謀伏兵禁中除之。宦官覺之，遂殺訓、注并公卿將吏士民二千六百餘人。是後宦官愈盛，外則藩鎮強梁，不遵詔令，將吏往往以私怨殺主帥，先推所愛立之，然後請命，朝廷不能違，於是政柄在於強藩，主命懸於閹寺。譬猶樹木，榦弱枝強，則蹶拔其本根矣。故唐室以是而亡。

增義臣可仁曰：按仇士良歷憲、穆、敬、文、武五朝，專握國權，廢置天子如反掌，亦其用術之巧也。嘗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讀書，親近儒臣，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此士良輩固權寵之術也。是知天子必讀書，必親儒臣，則德進道明，姦邪不能欺矣。

重書臣貞曰：袞，古本切。蹶，居衛切。起神堯，訖僖昭，巍巍宮闕帝黃巢，竟用逐之。朱溫嗜炙士民。號，平聲。神堯，唐高祖尊號。唐有天下起於高祖，終於僖、昭。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稱帝，國號大齊。至中和三年，李克用破黃巢，復長安。而朱溫即有嗜炙之心。至昭宗天復三年，封溫梁王。末年，溫逼帝遷都洛陽，士民皆號哭曰：賊臣崔胤招朱溫來傾覆社稷。溫弒昭宗，立哀帝，遂篡唐，即帝位，是為梁太祖。

增義臣貞曰：朱溫逼帝遷都，脅使禪位，而士民號哭，猶可以見人心未離也。然而主弱臣強，溫賊群起，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

重書臣貞曰：炙，之夜切。尊號、國號之號，湖到切。胤，羊進切。溫狂躓，行汙穢，身服麁麀見子弒。懷璽七年，殘骸僅獲，敗氈瘞。行下直切。瘞，於罽切。梁太祖姓朱，名溫，狂妄顛躓，其行汙穢，亂瀆男女，如麋麀之相聚也。溫假子博王友文婦王氏美，溫寵之，欲立友文為太子。郢王友珪心不平。友珪有過，溫笞撻之，友珪益恐，遂引兵夜斬關入弒溫。友珪自以敗氈裹之，瘞於寢殿。友珪篡立。均王友貞引兵討亂，友珪自知不免，令人先殺妻而後殺己。均王即位，梁凡二主，共十七年。

增義臣可仁曰：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朱溫行同禽獸，而子行弒逆，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

重書臣貞曰：躓，陟利切。麀，於尤切，牝鹿。行同之行，去聲。子行之行，如字。莊狎俳優，不厭新磨，遽前批其頰，矢石勤勞，一朝灰燼，墮前業。行，去聲。磨，去聲。後唐莊宗，李克用之子也，名存勖，本突厥種，姓朱邪氏。唐懿宗時，有朱邪赤心討龐勛有功，賜姓李氏。存勖破黃巢有功，累封晉王。及即位，自以李氏，改國號曰唐。莊宗好狎近伶人，媟慢不斂其行，常自傅粉墨與俳優戲，以悅劉夫人。優名李天下，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眾優亦皆駭懼。新磨徐曰：李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帝悅，賞賜甚厚。後遇賊弒於廡下，皇后不親看視，鷹坊人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曰：生好此，今亦以此相送。眾推其養子李嗣源為帝，是為明宗。通四主共十二年。

增義臣可仁曰：莊宗初嗣父位，治國訓兵，事各有理，擐胄汗血，櫛風沐雨，十五年而後得之，及其既登大位，無一善可取，惰肘各賞

好田獵龍女色近伶人不三年而滅亡其歷年之促亦其自取之耳若明宗則五代之賢君也進士蕭希甫中有詩曰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帝以爲曲盡田家之情狀命左右常諷誦之又縱鷹隼均田獲契直言行六經又曰朕嘗從武皇獵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朕不爲也惜乎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既乏嫡嗣傳及假子不久而亡豈天意耶　畫音臣貞曰批篇迷切手擊之也頰古協切面旁也燼徐刃切勗吁玉切種主勇切類也好迨皆去聲駭下楷切驚也省息井切隼聳尹切獎子兩切

閔敬瑭賂強方穹廬丈人許石郎再傳一主歷年十一遂以亡晉高祖姓石名敬瑭太西夷種唐明宗婿以永寧公主出鎮太原以天下不受其命求援於契丹欲爲中原天子仍以父禮事契丹約事成之後割盧龍一道及鴈門以西諸州與之契丹主受其約稱穹廬前大石曰已許石郎矣遂發兵入援與唐軍戰勝之契丹立敬瑭爲天子即位于柳林遂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與之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契丹主送至上黨遣兵衛送渡河唐主舉家自焚敬瑭入洛陽在位七年殂兄子重貴爲主遂亡二主十一年　增義臣可仁曰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上封

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帝復降御禮趣之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帝納其言仍賜詔褒之唯此二事可喜餘未暇論也　畫音臣貞曰妻去聲媯俱爲切樂音洛讜多曩切上特掌切躍趙玉切與促同催也

嗟漢劉用婦謀帝犯遼塞主中州嗟哉二主四年之後即歸周漢高祖姓劉名知遠本沙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祖授以河東節度使後封北平王時契丹大舉入寇使國中國知遠舉義兵即位于晉陽欲斂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創起大業未有惠澤及民而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救民之意今宮中所有請盡出之以勞軍士知遠從之於是中外悅而歸心契丹主得疾至欒城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啖之尋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歸晉人謂之帝羓於是知遠入洛陽在位二年殂子承祐立是爲隱帝在位二年二主共四年　增義臣可仁曰民者國之本也財者民之心也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則民心離矣創業之際民心一離則大事去矣夫人請出宮中所有以勞軍則民心既安將士懷德矣高祖從之中外聞之大悅夫王者得賢后妃爲內助豈曰小補之哉　畫音臣貞曰羓邦加切夫王之令音扶將勞皆去聲

周之威賢明資奉法利民無所私天將厭亂家賑三載傳養兒周太祖姓郭名威邢州堯山人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屢有戰功漢高祖拜中書門下平章事隱帝時又多戰功授以鄴都留守隱帝爲其下所殺威至京師軍士推戴以太后令命威監國遂受漢禪即帝位帝天資明敏雖亂世板布九經親如曲阜謁孔子廟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天子不宜拜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拜之又拜孔子墓卻四方貢獻罷營田以利民或言肥鏈者貴之可得錢以充國用帝曰利在民猶在國也朕安用此錢悉取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曰凡爲帝王者安用此物又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得入宮中帝無子以皇后兄柴氏子爲養子封晉王帝屢戒之曰吾見唐天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特以多藏金玉寶物故也我死當以紙衣瓦棺葬之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前云周天子生好儉約遺令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之吾不福汝及殂晉王即位　增義臣可仁曰周太祖起於卒伍而知孔子爲百世帝王之師其天資過人遠矣左右以爲天子不宜拜異代陪臣此不特掩善導諛又無是非之心也夫孔子以道言則配天地以功言則賢於堯舜前代之君拜老之言未聞以爲不宜曾謂

所拜之人有聖於孔子者乎故君子有言曰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人臣不知學人臣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進而功德無由成矣然則學豈非君臣之急務乎　畫音臣貞曰暴莫故切搖求也監平聲好去聲

嗟世宗處季終謀爲舉措有帝風亂極思治昇之孫寡勝英雄周世宗姓柴名榮太祖養子也太祖殂即帝位世宗賢明之君雖處於五季之終而其謀爲舉措實有帝王之風焉嘗謂群臣曰朕每思致治之要未得其方寢食不安乃命著爲君難爲臣不易之辯嘗食珍膳歎曰深愧無功坐享天祿既不能躬耕當與民除害若可安耳於是施仁政除宿弊慨然有平治天下之志人勤於爲治聽察如神嘗召儒臣讀史商榷大義凡不好絲竹琴棋及玩好之物及殂遺令立梁王宗訓爲帝年七歲是爲恭帝太后臨朝時河東劉鈞結契丹入寇恭帝命趙點檢北征晚至陳橋驛軍中苗訓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磨盪者久之訓曰天命也點檢當爲天子是夜軍將議曰我輩與國家宣力上無長君功成推賞不如先策點檢爲天子然後出征還明軍士遂以黃袍加點檢身擁呼萬歲擁點檢上馬入城恭帝禪位于趙點檢點檢即帝位是爲宋太祖

增義臣可仁曰治亂相尋氣數之常也五代之季亂之極矣或以威權

適費。或舉義兵而起。以智力上下。僅能得之。徐圖末壞。寒官末擴。掀翁異姓。主周太祖而天下粗安。世宗繼之。而兵革稍息。然而嗣子幼冲。婦人當國。苟非受命之君起而拯之。則主幼人將塗炭矣。唐明宗對天祝生聖人。而趙氏興焉。蓋天不欲使生民糜爛也。而宋太祖寬仁不殺。天下遂定。蓋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豈不信哉。　書音臣貞曰。度上聲。界必主切。付與也。黃論。好皆去聲。朝馳遥切。將去聲。長上聲。遂直利切。侍也。上時掌切。代乾五。豺徧野。歸德蕩除一體宇。跨唐越漢。德化醇醲比湯武。野叶示與切。五代之末。天下大亂。人道紀綱。幾於泯滅。強暴侵陵。互相吞噬。有如豺狼之徧於原野。宋太祖自歸德軍節度使受周禪。故國號宋。太祖即位。收附南北。混而爲一。德澤教化。醇醲溥博。雖漢唐之君。皆不能及。可以比於湯武也。　增義臣可仁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舉。則國不國矣。五代之世。如豺狼之逐鹿。力強則得。當利則噬。不復有禮義廉恥矣。宋氏既興。總攬權綱。恢弘王道。禮義廉恥。典章文物。燦然具舉。漢唐之治。皆所不及也。　書音臣貞曰。埶居希切。噬時制切。恢枯回切。大之也。息暴使天地歆。藝太眞仁渥澤深。文明昌盛大儒輩出森如林。宋氏既興。反殘唐之弊政。削藩鎮之威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於是使暴止息。四海安寧。天地歆享。太祖。太宗。眞宗。仁宗。皆以明德相繼。其德化恩澤被及深廣。初金木五星聚于奎壁。故文教大明。鉅儒輩出。森然衆多如林木也。　增義臣可仁曰。宋太祖起自軍健。晚年益好讀書。太宗手不釋卷。至眞宗。仁宗。則德化洽矣。大賢之出。豈非自上化下而致之耶。　書音臣貞曰。歆虛音切。伊洛川。產二賢。千載訛謬一鼓闢。聖人復起規矩不能加方員。闢平聲。復扶又切。伊洛二水名。程氏居于伊洛之川。一母而生二大儒。光明道先生名顥。弟伊川先生名頤。堯舜禹湯周孔之道。自孟子沒而不傳。故自秦漢以來王道不明於天下。漢唐之治。雜用霸術。故王道不明。政化淺薄而功業不及於古也。及二程並出。乃續孔孟不傳之緒。自戰國至於五代。數千載訛謬之習。一鼓振而闢去之。使不得亂人之心術。後世雖有聖人復生。譬之主方主員。雖加規矩。亦不可得而改其方員也。　增義臣可仁曰。先儒有言曰。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蓋堯舜之道不明久矣。未君德非堯舜之道不備。天下非堯舜之道不治。二程既出。則堯舜之道復明於世矣。由孟子而來。未有如二程者也。繼以朱氏集大成於諸儒之後。於是帝王之道益明。實由二程夫子以倡之也。杜鵑啼。兆禍基。安石坐招金馬來。斡離虎視。二帝青衣良可悲。來叶音離。初邵堯夫登天津橋聞杜

鵑啼。堯夫曰。人事將生。必有先兆。杜鵑南方鳥也。而至於北方。此南方氣至之兆也。後當有南人秉國。將亂天下。至神宗用王安石爲相。盡變祖宗之法。遂致天下撓亂。傳襲至於徽宗之世。用蔡京爲相。京宗安石之術。天下益不安。女眞自北方起。徽宗興之約滅契丹。契丹既滅。女眞桀驁長驅。攻陷汴梁。金人斡離勃請天子親詣軍前約和。徽欽二帝皆爲所執。斡離勃據牀虎視。遂以青衣易帝御服。擄至北方。二帝俱沒于女眞。安石之學不正。其害至於如此。　增義臣可仁曰。王安石變宋氏祖宗之法。始於撓青苗也。其術既行。則天下動搖。怨心起矣。繼以徽宗姬侈。起運花石。蔡京輩以諂諛導君爲容身竊祿之計。而天下益不安。及金馬陷城。擄執二帝若寒嬰兒。無他。此任相非人。不能遵守先法之所致也。然則學術之邪正。變法之良否。可不慎乎。可不慎乎。　書音臣貞曰。相去聲。吏平聲。驁起度切。獨閼康。駕海航。區區抱璽居偏方。介淮兩帝。羅天巨網絕其綱。高祖初封康王。京城不守。二帝北度。高宗奔江南。御海船以避女眞。女眞退。高祖即位。都於杭州。是爲南宋。女眞據中原。號大金。以淮河爲界。而南北兩帝。譬猶羅天之大網。而中絕其綱維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宋及金氏分爲兩國。而臣天祐不叙金氏者何也。蓋金氏發於宋後。亡於宋前。實未嘗得正統也。此春秋尊王法大一統之義歟。高孝賢君中天。光寧理度猶綿綿。孫兒寡婦反乎爾者其誰懟。高宗。孝宗。皆賢明之君。而帝於江南。是君中天也。光寧理度相傳綿綿長久。凡一百四十餘年。至少主幼沖。婦人當國。權臣擅權。內相殘害。自取滅亡之道。孫兒寡婦歸于聖朝。亦猶周恭帝之子母歸于太祖也。又何咎人之有。　增義臣可仁曰。恭帝幼沖。太后臨朝。此周亡之兆也。宋氏之末亦然。孟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其此之謂歟。　書音臣貞曰。少去聲。朝馳遥切。天王怒不知懼。尚且昧遑鼻息鼾哉。誒天休。師厥妄。城海之涸。涸音互。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天王既怒。思欲安民。而尚且不知畏懼。不歸正朔。猶稱帝於江南。初宋太祖欲收南唐。南唐遣使乞緩師。太祖問曰。何故抗我。使者曰。小國事大國如事父母。未嘗有過。何罪見伐。太祖曰。汝固無罪。我牀下復容他漢子打鼾睡否。使者不能對。書曰。俟天休命。謂武王之誅師壓其妄破之必從容不迫。而天之美命果至。海水涸謂不潮也。　增義臣可仁曰。我朝之收江南也。懸信既孚。人心懷德。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市肆不變。海水不潮。豈非誠感於天而天無應耶。　書音臣貞曰。恟呼句切。俟古侯字。立而待之也。使去聲。陳直刃切。行列也。從七恭切。孚芳無切。憶中原。勢變遷。代興代廢何可

言。六合無外。航海梯山歸大元。思憶中原之地。自古及今。歷幾何變更。迭興迭廢。何可勝言。今六合之內無有外邦。海阻來舟。山阻來梯。咸歸于聖朝也。　增義臣可仁曰。按臣天祐所撰紀古頌。起自唐虞。而終於宋氏。囊括往世帝王行事之得失。著明歷代享年之脩短。其意善矣。其心忠矣。自載籍以來。堯舜禹三聖人之治。莫可得而上矣。由禹而降。則歷四十有七年。太康以禽荒失國。政出后羿。冬四十一年而為羿所篡。又四十年而後少康復國。又一百九十九年。主孔甲淫亂。多信鬼神。諸侯離叛。又一百有五年而失於桀。湯興以來。歷二十年而太甲顛覆典刑。伊尹乃放之而復其位。又一百三十餘年主雍己而商道衰。自太戊主武丁。凡三百餘年。而殷道再興。又一百六十九年而失於紂。周有天下。以先公歷世積行累功。繼以文武周公之道德仁義。禮樂浹洽民樂。故其子孫緜緜。享年八百。厥三百五十餘年而幽王失。政西戎之禍。及平王東遷。不能自強於政。於是王綱廢弛。威令不行。諸侯放恣。分崩離析。凡五百一十四年而歸於秦。秦得天下。暴虐其民。纔十有二年而天下亂。又二十八年而歸於漢。漢為天子。纔十有九年而呂后臨朝。劉氏子孫殄滅幾盡。又八年而文帝始得國。是後王氏以后族擅權。釀成禍亂。又一百八十四年而為王莽所篡。莽僭

位十有七年。復為漢有。更始不能君。二年而光武得之。其後子孫不監前失。縱使婦人當國。宦官執柄。繼以桓靈不君。董卓擅朝。而禍亂成矣。凡一百九十五年而為曹氏所篡。於是天下三分。以成鼎足。凡四十五年而歸於晉。晉武為君。先明後暗。繼以惠帝昏愚。賈后汙濁。宗室逞難。骨肉相殘。於是天下散為六七。合為二三。干戈不息。生靈塗炭。凡五十二年而為東晉。其間王敦跋扈。桓玄篡奪。禍亂非一。凡一百三年而為劉裕所篡。劉宋得之。明帝失御。加以蒼梧淫縱。凡五十九年而為蕭道成所篡。蕭齊得之根基既淺。而東昏失德。凡二十四年而歸於蕭衍。梁武為君。仁而不斷。權綱縱弛。身遭囚逼。餓辱臺城。凡五十五年而為陳霸先所有。陳氏得之。纘有三十六年。後主荒政而為隋所滅。隋文帝僅能混一南北。年以立嗣失宜。身遭子禍。煬帝政崩九州播裂。又十有四年而歸政高宗。違禮愛婦人。授以國政武后稱制。中宗嫡嗣親遭政而後復國。不改前轍。又五政主於明皇恃其承平。荒於政。竊發四海橫流。政代而政制陵夷。政衰甚。主於僖昭政而為朱溫逼奪。是後則始於朱溫。訖於柴氏。五姓易世。合五十有三年而歸於宋氏。宋得天下一百六十七年。至於徽宗荒縱。佞臣導侈。遂馴致靖康之禍。於是金兵內攻。邦分南北。又一百四十九年而歸於我朝。

蓋自堯舜而來。至于今。凡三千五百有餘年矣。其間一離一合。一治一亂。或廢或興。或脩或短。不可勝紀。其能統一者。十有餘世而已。然究其離合之機。求其治亂之源。則知其所以廢興之由。脩短之故。而臣天祐所敘之說。煥然炳然。無所匿其情矣。誠資治之要規。有國之龜鑑。儻萬機之暇。特垂睿覽。

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

（道經太上赤文帝君洞古經。操）真章。有動之動出於不動。有為之為出於無為。無為則神歸。神歸則萬物云寂。不動則氣泯。氣泯則萬物無生。神神相守。物物相資。厥本歸根。默而悟之。我自識之。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入聖章。　忘於目則光溢無極。泯於耳則心識常淵。兩機俱忘。絕衆妙之門。純純全全。合乎大方。溟溟涬涬。合乎無倫。天地之大。我之所維。萬物之衆。我之所持。曷有終窮。以語其秘哉。　住世章。　養其無象。象故常存。守其無體。體故全真。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天得其真故長。地得其真故久。人得其真故壽。世人所以不能長久者。為喪其無象。散其無體。不能使百骸九竅與真體並存。故死矣。咒曰。天地人。三才明。北極降。蹈英靈。除災障。度超昇。組兇惡剪。鬼形息。急急如律令。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六姥

古

古氏

（古月音新平元和姓纂風俗通。古公亶甫後因氏焉。晉平公時有人古乘。蜀志廣漢功曹古牧。河内北齊中散大夫古起。起子）道。隋兵部侍郎。河南官氏志。吐奚氏改爲古氏。姓氏急就篇。說苑晉冉人古乘。亦作固。神僊傳古元之。宋古耕道見東坡文。又複姓古冶。字姓氏源流新安古令姓氏辯證出自姬姓。周太王亶父避狄人之難。去國于岐山之下。自號古公。後氏焉。漢有京兆古生。爲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慢二千石。隨以諧謔遊廣漢獄之京師。以古掾曹爲俳戲。後漢東平憲王從王古霸長沙孝子古初。唐高宗時部將古神感。宋朝嶺外入古成之。及進士第。爲綿竹令。嘗遇異人授道。古今姓纂羽音與蔺詰姓通。姓氏遙華晏子春秋古冶子齊勇士。北姓古口引氏。

古強

抱朴子祛惑篇晉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玄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

歲翁者。楊州稽使君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咽嗚掣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會競守歡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樂里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嘗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數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作。云已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髭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賴用舜耳。舜是孤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火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頑。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爲事。吾審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常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頭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孫儆。然爲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丘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與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于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慚怒也。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達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此事類多。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爲實。又強轉惛耆廢忘事機。稽使君曾以一玉巵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真也。

古弼

魏書列傳。弼代人也。少忠謹。好讀書。又善騎射。初爲獵郎。使長安稱旨。轉門下奏事。以敏正著稱。太宗嘉之。賜名曰筆。取其直而有用。後改名弼。言其輔佐材也。令弼典西部。與劉潔等分綰機要。敷奏百揆。世祖即位。以功拜立節將軍。賜爵靈壽侯。征并州叛胡。還進爲侍中

吏部尚書。典南部奏事。與安原降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與劉潔屯五原河北。以備叛民。拜安西將軍。從征赫連定。駕至平涼。次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安定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世祖使高車勅勤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又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其禾而還。後又征文通。文通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泥曰。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泥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文通之奔也。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世祖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尋復爲侍中。與尚書李順使于涼州。拜安西將軍。賜爵建興公。鎮長安。甚著威名。及議征涼州。弼與順咸言涼州乏水草。不宜行師。世祖不從。既克姑臧。微嫌之。以其有將略。故弗之責也。劉義隆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諸軍。義隆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達永安侯賀

純攻義陵。塞狹道。守將晏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山道險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逗留不進。衢獨進軍。使元帥賀純等擊狹亭。道祖南走。仇池平未戢。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衢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衢使謂豹子曰。比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恥其負敗。或來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世祖聞之曰。衢之言長策也。制南秦衢謀多矣。恭宗總攝萬幾。徵爲東宮四輔。與宜都王穆壽等並參政事。詔以衢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賜帛千匹。綿千斤。遷尚書令。衢雖事務殷湊。而讀書不輟。端謹慎密。口不言禁中之事。功名等於張黎而廉不及也。上谷民上書言苑囿過度。民無田業。乞減太半。以賜貧人。衢覽見之。入欲陳奏。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聽事。衢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世祖前。捽樹頭。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世祖失容放棊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衢具狀以聞。世祖奇衢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衢曰。爲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世祖遣使者召之。及至。世祖曰。卿其冠履。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雖復顛沛造次。卿則爲之。無所顧也。世祖大閱。將校獵於河西。衢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衢命給弱者。世祖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朕還臺。先斬此奴。衢頭尖。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是以時人呼爲筆公。衢屬官惶怖懼誅。衢告之曰。吾以爲事君使畋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使戎寇恣逸。其罪大也。今北狄孔熾。南虜未滅。狡焉之志。闚伺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軍。實爲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何避死乎。明主可以理干。此自吾罪。非卿等之咎。世祖聞而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馬二匹。鹿十頭。後車駕畋於山北。大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百乘以運之。世祖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衢表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猪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世祖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所卜。可謂社稷之臣。初楊難當之來也。詔衢悉送其子弟於京師。楊玄小子文德。以黃金四十斤賂衢。衢受金。留文德而遇之無禮。文德亡入劉義隆。世祖以其正直有戰功。弗加罪責也。世祖崩。吳王立。以衢爲司徒。高宗即位。與張黎並坐。議不合旨。俱免。有怨謗之言。其家人告巫

蠱。俱伏法。時人冤之。北史論曰。古衢軍謀經國。有柱石之量。張黎誠謹廉方。以勲舊見重。並纖介之間。一朝隕覆。宥及十世。乃徒言耳。劉潔咨之徒也。丘堆敗以亡身。娥清伊馛俱以材力見用。而馛以謀猷不爽。其殆優乎。乙瓌之驍猛。周幾之智勇。代田之騎射。其位遇豈徒然也。車伊洛宅心自遠。豈常戎乎。王洛兒車路頭盧魯元陳建來大千宿石。或誠發於衷。竭節危難。或志存衛主。義足感人。苟非志烈。亦何能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王如安國以主覆亡。害盈之義也。周觀尉撥陸真呂洛拔等咸以勇毅自進。而觀竟致貶黜。異夫數子者矣。薛彪子世載強正。婁珍克盛家聲。美矣乎。魏之諸將。罕方面之績。尉元以寬雅之風。膺將帥之任。威名遠被。位極公老。自致乞言之地。無乃近代之一人歟。白曜出專薄伐。席卷三齊。考績圖勞。固不細矣。而功名難處。追猜嬰戮。宥賢議勳。未聞於斯日也。和其奴之貞正。苟頹之剛直。宇文福之氣幹。咸亦有用之士乎。通鑑綱目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殺其外都大官古衢張黎。（注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衢爲司徒。黎爲大尉。及是黜爲外都大官。坐有怨言。皆被誅。）

古道子

北史列傳。道子。河內人。父起。魏太中大夫。道子有幹局。當官以強濟知名。歷檢校御史司空田曹參軍。自秉奭等俱涉學有文詞。荀仲舉蕭慤工於詩詠。慤曾秋夜賦詩。其兩句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疏。爲知音所賞。（見北齊祖鴻勲傳後）

古之奇

辛文房唐才子傳。之奇。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洪源考不及第。與耿湋同時。嘗爲安西幕府書記。與李司馬端有金蘭之好。工古調。足幽閑淡泊之思。婉而成章。得名藝圃。不泛然矣。詩集傳於世。

古成之

惠州府惠陽志。成之。字亞奭。河源人也。簡靖力學。宋初嶺嶠文風未振。雍熙三年。成之以奇產在增城。充廣州鄉薦。督府勸駕詩云。軍中有道還千歲。嶺外觀光抵一人。赴省道由津州。旅邸遇異人韓泳與飲於市。韓謂之曰。公骨氣軒然。深負道氣。非塵埃中人。可罷此行。願獻所聞。成之答曰。家貧親老。期得祿以養親。韓笑曰。子志誠可尚。第恐轉溺塵土耳。游數日。韓遂仙去。是歲成之省試報罷。越三年宋端拱改元。成之再舉至京師。於閶闔門外見一人長揖而來。乃韓泳也。握成之手云。公此行成名矣。因贈以詩云。德行文章已出羣。的將仙道付於君。浮名若也爭休得。占取閒閒一片雲。成之果以第十九名過省。時第進士者二十八人。狀頭程宿。陳文惠公堯佐預焉。聞喜宴罷。韓泳不期而至。文

惠謂成之曰。周榜二十八人。皇上以象二十八宿。于南人也。得預茲選。可謂榮矣。韓曰。天地生材。何間南北。公異時未必不由成之之鄉。既登第。初調真定府元氏尉。權授青州益都縣事。宋淳化三年。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從蜀亂。上命張忠定公詠。出知成都。忠定辟成之知綿州魏城縣。既至。還米以濟饑民。拔藥以療疾疫。立鄉校。課農桑。遂亂之俗一變。宋咸平五年。蜀漢又有警。上復命忠定公復知成都。忠定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漢州綿竹縣。其政如掌魏城時。嘗嘆曰。吾竊祿欲榮親。今親已殁。吾何以仕為哉。慨然有歸歟之興。有思歸浮詩。（見集中）是年漢州有術士自青州來韓泳致書於成之。覽之乃酬飲。累日不臨政。遂索諸大書題于後曰。物外乾坤誰得到。壺中日月我曾遊。留令留吉爭留得。一醉浮生萬事休。書已擲筆而逝。是夕遂不起。縣方申于州。而公先至漢州謁太守。人皆謂其尸解而去。家人發棺視之。則尸已解。但遺靴一雙。後陳文惠公自潮倅移守是邦。過河源。聞成之仙去。乃追感舊事。留題於雲泉寺壁云。欲見故人面。仙鳧去未還。寄人應笑我。兩日住遊山。蓋韓之言至此始驗。今子孫或居梅州。或居惠州河源立漢鄉。居于梅州有名黃者。擢宋紹聖元年第。官至五品。乃其四世孫也。舊志云。按古公始到省時。韓泳以仙道邀之。公辭以苟祿養親。其後凡兩應張忠定公辟。撫定蜀亂。贊畫多矣。親沒後方歎曰。吾何以仕為哉。遂翻然為物外之遊。由此觀之。公忠孝人也。其以三才並立之身。卓然自立如此。豈與遺世

絕物之仙同日而語哉。其論當矣。

古大素

（中呂鄭[illegible]先生集）醫傳古府君墓誌銘。予謫官倮安。得古太素與之游。太素知道者。寓於醫以自晦。始即之。如不能言。謂其賢人也。徐而叩之。或及於治病。謂其良醫也。久而親之。知其有物理能自得也。蓋少時嘗遇河南李君傳以丹訣。戒以素書。晚又得隱者趙君付以金丹二。故練藏養氣。皆有深術。所謂丹訣者。蓋順天地陰陽造化自然之理。受之以神。持之以心。所謂素書者。蓋言保生之要。本於內真。知之必脩。脩之必不怠。所謂金丹者。燦然有晶輝圓而粒也。太素既語予以丹訣。其二物皆得而見之。若李趙二君則不得而見。不知其何如人也。太素又嘗謂予曰。趙君既以金丹見遺。且言脩道有三限之別。上者享年百有二十。九十次之。七十又次之。予至七十有疾。將解去。即服金丹以固一性。涉歷三世。乃超離形器之外。予聞是說。至元豐七年。太素年七十七。忽感疾。如趙君之言。餌其金丹。後二日而卒。實某月某日也。嗟夫。道家之說。天地

與人以生。不與之死。戕伐其生而死者。舉世皆是也。知有神仙之道。從而學之者。欲保其生也。如趙君之言。必涉三世而後得。其難如此乎。豈塵埃烟昏之內。罪垢汙濁。纏結塗漬。必洗蕩剖磨。經數百載。然後完潔。乃可以保天地之所與者乎。抑定於中者不亂。累於外者可忘。水火刀鋸之未嘗妾而去。況疾病乎。天下之事。有不可致詰者。今趙君之論。太素之亡。亦其一端乎。太素諱世淳。曾祖諱某。祖諱某。皆占籍金水。大素好恤孤賙急。人多賴其力。亦內真之助也。家藏道書五千卷。著釋頌千餘首。述五運六氣圖。六十年養候訣。皆有理趣。子三人。公輔。公述。光。卒。成之舉進士。女四人。悉嫁良族。八年九月某日。乃葬于柏願鄉羅曲里西山之陽。銘曰。君常攝生。宜壽且祺。乃以疾終。莫得而知。仙說有夫。生兮可遺。或萬而正。或妾而馳。為君作銘。縱言及斯。

君如不昧。尚亦笑之。

古摯

（宋王灼頤堂集）古摯墓銘。君諱摯。字通老。古公豐父後。世為濟州鉅野人。朝奉郎知峽州夷陵縣堯卿之子。朝請大夫致仕晃之孫。贈朝請郎仲信之曾孫。君少孤。政和初以算學登第。授承信郎。調龍州清水縣令。麻倉金窟發。主者私獻。祈勿舉。君叱退以實聞。關中亂。大盜史彬由河池窺蜀。部判史徽君築山寨作保聚計。時王𤫉駐兵興元。君度彬必棲於𤫉。徙擾邑民無益也。力陳不可。坐慢令對移監本州市易務。已父老詐請還任從之。官滿。又借留三年。利州路安撫司辟幹辦公事。罷去為邛州火井縣尉。予兵統制劉錡集諸尉習射。君挾一矢發中的。遷成都府兵馬都監。建言創樂局惠民。至今不廢。歷石泉軍白沙知寨。監嘉州洪雅縣酒稅。成都九縣巡檢。邛蜀黎雅州都巡檢。邛之思安鎮兵馬都監。皆有稱。四川宣撫使鄭公剛中辟幹辦官。鄭去蜀。奏為成都府等路第三正將。西川制置使李公璆奏知威州。未赴也。初有旨鬻行僧道度牒。宣撫節籍中餘在數百。鄭靳之。璆作橐案牘付君。變易。充邊費。御史劾鄭。諸過詔江州起獄。君牽連就逮。獄具。奪修武從義秉義郎三官。勒停。特除名。紹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卒官。敘秉義郎。娶張氏。職方員外郎器之女。男曰邦材。承信郎。合州廣安軍同巡檢。曰邦寧。習進士舉。女適承信郎監普州商稅務趙師聖。孫男各一人。十二月丙午葬于遂寧府小溪縣政成鄉慈觀山東崗。君健敏解事。和易多可。以故勢人每薦用。而所至賓客充溪。書董修成都旗門。掘出片石。款刻云。五五二十五。五五復畫數與君相見時。史侍二十五。君曰。吾既半百。豈壽當爾耶。至是乃信。銘曰。予氣之初。數隨與

保壽遇老傳。光示厥符。執崇執桔。執遜執超。君其置恨。歸此泉區。

古洵直

元一統志　洵直字夢符。成都金水人。元符求直言。大臣復進紹述之說。書上忤意。真之罷。登崇寧黨。暨唱名。復跡列曾上書切直。黃定等十八人。洵直居其一也。詔獄徙淮陽。二歲而歸。又六年始得賜出身入仕。紹興二年。詔搜訪十八人者。存不一二。洵直亦不自表。與地紀勝。紹興二年。洵直知華陽縣。遷一官。以元符上書被黜故也。

尼龐古鈔兀

金史列傳　鈔兀。蜀速館人。（國語解尼龐古漢姓曰魚。）初爲大臭扎也。補元帥府通事。宋將韓世忠率軍數萬圍邳州。鈔兀將輕騎數百與偵人數輩間道往報之。敗敵兵六千。翌日宋兵復圍下邳。鈔兀復敗之。宋人攻濟州。奪戰艦略盡。是時鈔兀往宿州分蒲魯虎軍還。至大河與敵遇。力戰敗之。盡復戰艦。王師復河南。宋別將由胡陵夜襲孛董布輝營。士卒盡沒。鈔兀從東平總管併力戰却之。元帥府賞以銀幣。鈔兀勇敢。善伺敵虛實。以此屢捷。帥府承制加忠顯校尉爲蕃部禿里。賜錢萬貫。幣帛三百匹。衣一襲。馬二疋。將之官。河間

尹大臭白于元帥。請留鈔兀。以給邊事。許之。復賜錢萬貫。銀二百五十兩。重綵三百端。馬三匹。錄功授慶陽少尹。海陵將代宋。而契丹反。召入諭之曰。汝久在邊陲。屢立戰功。昨遣樞密使僕散忽土。留守石抹僕忠等討契丹。師久無功。已責諸將。今命汝與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進討。因賜其裝廐馬四匹。鈔兀與彥敬等至北京。未能進。會世宗即位遼陽。鈔兀迎謁。遷輔國上將軍。與都統吾扎忽。副統渾討窩斡。鈔兀行至家歷與窩斡遇。左軍小卻。鈔兀挺槍馳入其陣。手殺二十餘人。賊乃退。元帥僕散忠義自花道追之。鈔兀以前鋒追及于陷泉。遂大敗之。事平。遷西北路招討使。改東北路。鈔兀與完顏思敬有隙。思敬爲東京留守。奉詔主招討司。鈔兀不出餞。世宗聞之。遣使切責之曰。卿本大臭扎也。起身細微。受國厚恩累歷重任。乃以私憾不餞詔使。當內省自訟。後勿復爾。朕不能再三曲恕汝也。既而思敬爲平章政事。北路招討使鈔兀以私取諸部進馬事覺被逮。將赴京師。鈔兀爲人尚氣。次海濱縣。慨然曰。吾豈能爲思敬辱哉。遂縊而死。十九年。詔以鈔兀舊功授其子和尚世襲布輝猛安使胡眼謀克。

尼龐古鑑

金史列傳　鑑本名外留。隆州人也。識女直小字及漢字。登大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隆安教授。改即墨主簿。召授國子助教。擢近侍局直長。世宗器其材。謂宰臣曰。新進士中。如徒單鎰。夾谷衡。尼龐古鑑。皆可用也。改太子侍丞。踰年遷應奉翰林文字。兼三部司正。世宗復謂宰臣曰。鑑嘗近侍。朕知其正直幹治。及爲東宮侍丞。保護太孫。禮節言動。循有國俗純厚舊風。朕甚嘉之。章宗立。累遷尚書戶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俄轉同知大興府。用大臣薦。改知大興府事。明昌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諡曰文肅。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乎於君。王論經純傳駁。以孝行爲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己。質言無華。聞壕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聞於章說而不式。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持判之駁直。劉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蔚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尼龐古蒲魯虎

金史忠義傳　尼龐古蒲魯虎。中都路猛安人。明昌五年進士。累官補尚書省令史。從平章政事僕散揆伐宋。兵罷。除同知崇義軍節度使事。察廉。改東平府治中。歷環州。裕州刺史。翰林待制。開封府治中。大理卿。尋擢知河南府事。兼

河南路副統軍。貞祐四年。急備京西。爲陝州宣撫副使。兼西安軍節度使。是歲元兵取潼關。戊辰皆潰。蒲魯虎禦戰。兵敗死焉。

蒙古綱

金史列傳　蒙古綱。本名胡里綱。咸平府猛安人。承安五年進士。累調補尚書省令史。除國子助教。貞祐初。自請招集西山兵民。進官一階。賜錢二百萬。遷都水監丞。尋加遙授永定軍節度副使。招捕有功。遷太子左諭德。除順州刺史。遷同知大興府事。三年知河間府事。權河北東路宣撫使。也。冀州軍食不足。從河南綱欲徙河南行。主徐州。未渡河。南尚書省奏東平宣撫使完顏弼行事多不盡。乃以綱權山東宣撫副使。改山東路統軍使。兼知益都府事。權元帥右都監宣撫如故。四年十月。行元帥府事。綱奏山東兵後。楊安兒黨內有故淵王習顯。故留守术羅寺家奴。不在赦原。據險作亂。至今未息。民多歸之。乞皆賜恩宥。宣宗即命赦之。仍贖爲良。興定元年。徙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右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先是東平治中汶烈生事削降。踰年。詔仍從軍。有功復用。綱遣汶烈封花帽賊于曹濟間。捷報。乃汶烈復前職。興定二年。詔曰。卿以忠貞。爲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階。賜金幣一重。幣十端。興定三年奏曰。濟南介以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

雖與東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口。水濼清河縣澗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綱以山東恃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況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乃上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吉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令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是歲。益都鵝林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綱奏林勢甚張。乞遣河南馬軍千人。單州經略司以東接應。左司郎中李蹊請令綱約燕寧同力殄滅。單州經略使完顏仲元分兵三千人同往。宰相以粮運不給。益都以東嘯聚不止一張林。宜令綱設備禦。俟來春議之。四年。張林侵掠東平。綱遣元帥右監軍行樞密院事王庭玉討之。至舊縣。遇張林眾萬餘人。據嶺為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眾少卻。且欲東走。庭玉躡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降虎窟諸寨。悉令歸業。詔賜空名宣敕。聽綱第功遷賞。遣樞密院令史劉顯准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貸死自効。請曰。臣兄潰在宋為統制。有眾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先致諸賊之款塞者相為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田琢者也。事見琢傳。綱以林策請于朝。樞密院請羈縻使之。制可。以為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能守。林乃降於宋云。初。東平提控鄭倜生擒宋將李資。綱奏賞倜。宰臣謂李資自稱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綱奏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為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偽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跡。適為遡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綱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從之。興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宣宗曲赦境內。凡東平府試諸科中選人。嘗被任使。已過省試期日。特免省試。惟經童律科即為及第。似涉太優。別日試之。皆從綱所請也。詔以綱王庭玉東莒公燕寧保全東平。各遷一階。是歲燕寧戰死。綱奏寧所以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七胡八。用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世居泰安。眾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摑兀也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燕寧

死。而綱勢孤矣。綱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以下皆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蒙古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其樓櫓。解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眾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阿虎德議。詳綱內徙。率所部女真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崗。行元帥府事。於是綱改兼靜難軍節度使。行省邳州。自此山東事勢去矣。是歲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之軍食。詔綱率所部就食睢州。綱奏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歛。百姓離散。鎮防軍遂徵逋稞。需追陵辱。有甚于官。眾不勝其醜。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積怨。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于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詔議行之。元光二年三月。以邳州經略司隸綱。令募勇敢收復山東。初。碭山首領數人以減罷懷怨。誘脅餘眾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為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諸道兵討之。綱云。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婦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渠。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辯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樞密院奏已委監軍王庭玉駐歸德單陵備之矣。仍令牙剌哥水陸並進。先行招諭。不從。乃合擊之。其空名告身宜從所請。以責成功。無何。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副總領高琬萬戶麻吉擊走之。殺傷及溺死者甚眾。奪其所俘掠而還。詔綱併力討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縛松將斬之。已而但黥其面遣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厭賞張林亦可招之。此謂益都張林也。詔擬賞一品官職。封國公。仍世襲。全階正三品。職正二品。林山東西路宣撫使。兼知益都府事。與全皆賜田百頃。受命往招者先授正七品官職。賜銀二十五兩。事成遷五品。會綱遇害而止。綱御下嚴。信賞必罰。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辛未朔。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都統金山顏俊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晨入行省。殺綱及僚屬于省署。遂據州反。樞密院奏請出空名宣敕。設重賞招誘。丞相高汝礪曰。懸重賞募死士。必有能取之者。宣宗不

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升經略司為元帥府。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副使。烏古論老漢加邳州刺史。權右監軍。頃之。邳州辛述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已結李全為助。遣總領孛术魯留住等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留兵戍守。六哥惶懼。乃言待李全兵入邳州。誘而殺之。以圖報效。宣宗曰。李全豈無心者。六哥能誘而殺之。詐耳。十月壬辰。牙吾塔為邳州急攻之。紅襖賊高顯等殺六哥函首以獻。詔加顯三品官職。受世襲謀克。侯進四品。陳榮邢進遷全。魏興孫仲皆五品。賞銀有差。

雍古按竺尒

元元明善清河集元故行大元帥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雍古公神道碑銘。（有序）皇慶二年。制詔丞相西臺侍御史世延。可江淛行省參政御史大夫奏曰。侍御史闕請用世延。上曰。江浙重諸省無以易之。大夫固請乃允。既拜之明年。制詔丞相若曰。侍御史世延。乃祖乃父著勞烈于我家。世延致官三十年。朕嘉其清。積其議加恩。事下翰林太常。翰林太常第功考制。請贈其祖推忠佐運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武宣。其父贈推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梁

國公。謚忠定。祖母秦國夫人。母梁國夫人。妻隴西郡夫人。制曰可。亡何。命世延參知政事。謹按秦國公諱按竺尒。雍古族人。娶孫金羣牧使。姓术要甲。名達工者為公外大父。養公其家。术要甲譌為趙家。因為趙家。而公子孫亦或氏趙。歲辛未。牧馬盡入于我太祖皇帝。達工死。其官。公時年十四。入隸皇子察合帶部。少長。從大獵射殪數麋。衆辟易。猛虎公笑其孱。盤馬三發。皆中虎要害。於是公之騎射服一軍。甲戌。從征西域。下尋思千阿里麻等城。策勳官之千戶。丁亥。從上取積石。德順河臨洮。公斬首百五十級。攻鞏昌不下。去主秦州班師。太宗皇帝登極。稱皇子曰皇兄。專征伐。承制封拜。以公為元帥。夏國平。戊子。皇兄命公鎮刪丹。懷徠新附。置驛張掖酒泉。主玉關通道。西域從。定關隴。辛卯。大軍復圍金鳳翔。公攻西南隅。城陷追斬守將劉興哥。從擊西和。宋將強俊壁數萬人。清野以老我師。公將死士詬城下挑戰。誘俊怒擊我。公佯北。賊逐利去城。捎遠。奇兵入奪其城。要其歸師。賊亦殊死戰。斬首數千級。生獲俊。餘衆退保仇池。擊之乃潰。從拔平涼。慶陽。邠原寧。公獲將三。斬首虜三千。既而涇州亂。殺守將。公往定之。或請門誅叛人。不爾不靖。公但坐首惡。原州人見師還。健者夜忽亡去。棄其孥老。衆曰。此必反。非撫之不懼餘賊。公曰。救降有禁。此非叛。健者慮吾并驅之還爾。乃遣人好語之曰。而輩亡。將以軍法治叛者罪。及父母妻子。吾悉爾心。其歸安保無他。明年草青。具牛酒迎師於爾州。衆果歸。凡金二三萬人。又一豪曰。陳苟崖男女可數千。新岩諸洞。衆欲熏殺。公曰。拒之不出。爾熏不後。即從三五騎。抵若下馬。解弓矢。召陳苟遂與之語。折矢誓。苟覘知公官人。即相呼羅拜。謝更生恩。時金人守潼關。師東攻關。戰崩車回不克。睿宗分兵迂道並山南間。入金境。公前驅趨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乃由兩當出魚關。軍沔州。而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議使如淵假道。公在行。語如淵曰。宋雖金若何。胡不肆我兵鋒。一洒國恥。我欲假南鄭道。道洋。金。牧馬唐鄧。與王師會。剿金尋王。宋因之利其利。師壓君境。勢不徒還。謂君不得不吾假也。如淵即輸芻糧。使百人導之東。適漢水可涉。達鄧西。破小關于。金人大駭。神我。其平章完顏合答樞密使移剌蒲元帥十七都尉兵數十萬。衆師于鄧。不與戰。直趨鈞州。金師陳三峯山下。會大雪。交戰。公先所部摧其前拒。衆乘之。奮。金師敗績。由是金不能國。睿宗以玉林盤生口二十賞公假道功。癸巳。金主棄汴奔蔡。十二月。從師圍蔡。明年正月。滅金。凱還。金大將郭蝦蟆猶保金蘭定會。命公往取。圍蝦蟆于會州。日夜攻鬭。城中食盡。蝦蟆突走。公敗之門。門不及閉。我軍逐入。殺几捐

梗師衝堵而巷戰。死傷無筭。蝦蟆手劒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乃自投火中。有女奴從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若此。忍使絕嗣。此將軍兒。幸哀收之。言畢復赴火死。公惻然命保其孫。遂定四州。勑金總帥完顏仲德。聞其主奔蔡。勒兵入死國難。大校汪良臣攝帥事。保石門山。主是皇子闊端師取鞏昌。公約諸將奏記皇子曰。亡國孤臣糧。焉足支。請使一介可不費一矢下。乃遣公等招之。果籍吏民降。皇兄錄公能。稱曰拔都。夏言冠軍也。凡三賜錦衣。白金為兩五千。擇帳下材官十人佐公。畫一上公功。皇帝勞公曰。平關隴功無右汝者。長軍民何官為尊。汝自擇。公對曰。臣勞不爲恩。敢辱尊官。制下。拜征行大元帥。衣之錦裘。丙申。大舉伐蜀。皇子出大散道。宗王穆直出陰平道。期會于成都。公將徽軍從宗王破宕州。降階州。攻文州。守將劉祿不下。數月。諜知城中不可井。作鵞車洞薄壘。奪其汲道以渴之。公先登。殺守陴數十人。衆操進如雲。城中氣奪。祿自剄死。城陷。因招徠吐蕃酋長勘佗簞數十族。遂與大散軍合。克成都。師還而成都叛。明年。公言宗王曰。隴州縣甫平。人志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宋及吐蕃利於入寇。此為重鎮。宜得良將。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策是也。然無以易汝。遂分國人千戶五人。使帥其衆隸麾下。公命侯和尚別戍沔之石

門。术魯戌隋之兩水。連偵候。慎徼邏撫馭。創殘樊。屬驍畧環數十里。一皆悚畏。戊戌。從都元帥塔海伐蜀。克隆慶。明年攻重慶。又明年圍萬州。州將將舟師千艘。遡江逆戰。我以勁兵乘巨艦。巨艦渴江流。衍馭將革舟其閒。弓弩雨射。宋人不戰。敗。諸夔門。公受上賞。辛丑。師伐西川。破城二十。成都將田顯。開北門內我。制置使陳隆之走。公追獲西山。縛至漢州。使呼守將王夔。夔不降。兵進。夔棄城走。壬寅。克遂寧。瀘敘。癸卯。破資州。庚戌。命公置涇邛二州。招集流離。勸農通商。稍見生聚。誠宋制置使余玠。寇興元。文州降將王德新。襲執虎牛兩鎮將。叛走江淌。憲宗皇帝詔公還舊鎮。公猶遣將復取虎牛。丁巳。朝廷責置成都。公老。戎馬間將奏軍事於于莫。得擾將年歲。世祖皇帝立。渾都海阿藍答兒反。騷動西北。詔合丹。合必赤。阿合馬三王討之。公誓衆曰。國恩厚吾。吾恨不得報。死。今內難方殷。淩亂隴斯豈臣子養安之秋。雖老。尚足破賊。七月。引兵出刪丹之耀碑谷。從王阿合馬。軍。軍迭出戰。會大風晝晦。鼓譟擊闕天地。王驍賊敗。斬級無算。公與總帥汪良臣。禽渾都海阿藍答兒。捷聞。璽書褒美。賜弓矢錦衣白金中統。癸亥春三月二十有三日。以疾薨于西漢陽私第。某年某月某甲。葬鷲傳山。春秋六十有九。夫人白氏。即秦國賢明貞淑。內則完美。子男十八。曰闊里嗣元帥。曰南家台。早世。曰黑。仵。即梁國公。佩金虎符。嗣元帥。曰阿巳直。曰鐵木兒。佩金虎符。昭毅大將軍。管軍萬戶。曰質兒丸台。曰主渾真。佩金符。承信校尉。管軍千戶。曰伯延察。曰野速台兒。曰孛浪台。孫男若干人。曰訥懷。佩金虎符。吐蕃宣慰使都元帥。曰世延。即參政。曰步魯答。佩金虎符安遠大將軍。管軍萬戶。曰達察兒。佩金符忠顯校尉。寨兵千戶。曰魯木力績。佩金符忠顯校尉。文州上千戶。曰土滿答。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真不花。佩金符忠顯校尉。管軍千戶。曰阿思蘭不華。承事郎邠州達魯花赤。曰塔不帶。進義副尉。草塘副長官。曾孫男若干人。曰霍立台。佩金虎符宣武將軍。嗣元帥。曰蒙哥不華。佩金符明威將軍。雲南管軍萬戶。參政。昔行御史臺。關中。以明善雅知其世。而承之史臣也。使于典端丞某持監察御史李源道所為狀。請銘。公夫豐功碩德。誠宜得銘。顧淺陋。文刻金石不稱。參政。重有命。屬得以淺陋辭。遂按狀撰序。稽序製銘。俾勒公神道之碑。其詞曰。天命在元。帝自聖祖。謀士如雨。來獻才武。鞭撻天下。孰予敢禦。維秦險固。金恃維藩。斧其關鍵。東殄弃君。維蜀上游。宋以之國。拳績三川。竟爽廟祏。皇矣武功。謀士伊何。秦公於時。躬厥戰。多戰必前。行攻必先。登奚有嚴陳。奚有堅城。矯若虎龍。偕之雲風。英贊颯颯。震關西東。戰五十年。歸完華屋。栖神幽宮。鷲山之麓。千子瑞棣。蟬聯以奕。肖孫則百。榮衍斯貴。將也必穀。胡致仁後。天則可知。所昌在德。閫遠擢疆。佳兵不暴。有忝鑑厥存段豐報。亦有文孫。天子賓臣。文孫有道。克忠克孝。伊止前烈。鞠躬元蹟。馬摩休益。詔爾後來。惟太史有書。惟貞石有詩。尚鑑考之。世其壽而。

直魯古

遼史方伎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得者問其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為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於太祖。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專事鍼灸。太宗時。以太醫給侍。嘗撰脈訣。鍼灸書。行于世。年九十卒。

別出古

元史列傳。別出古。札剌兒氏。太祖皇帝時。隸欽察衛軍籍。歲壬辰。太宗皇帝命充蒙古軍千戶。領軍從征金伐宋有功。癸丑卒。時子札剌兒台留北邊。弟孛羅台襲職。孛羅台卒。札剌兒台北還。仍命札剌兒台襲。尋賜金符。為稍副萬戶。兼本千戶。至元六年。從圍襄樊。授千軍。子帖木兒。及哈八兒都。俱幼。妻孛魯罕以其所受虎符納之官。及帖木兒長。仍賜虎符。襲父職。十一年。從丞相伯顏平宋有功。十四年。進階明威將軍。是年夏征廣東。以疾卒于軍。無子。哈八兒都襲職。移戍廣州境內。盜起。率兵擒賊首趙侍郎。汪大老等。悉正其罪。皇慶元年。卒于那海襲。那海卒。無子。以弟闊里帖木兒襲。授武德將軍。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戶府副萬戶。尋加宣武將軍。致和元年秋八月。奉西安王命。總兵守河中要害地。九月二日。至河中。與陝西軍迎戰。生獲九十八人。下有司按治之。天曆元年十一月。又敗陝西軍于南陽。以功賜三珠虎符。

別魯古

經世大典。別魯古。欽察氏。至元二十三年。立欽察衛。命充本衛僉事。佩金符。武宗皇帝潛邸時。從征杭海。牀兀兒王傳旨。命總屬駕軍為萬戶。從戰有功。尋復為欽察衛僉事。卒。子脫歡不花襲。脫歡不花卒。姪兀魯思襲。天曆元年秋九月。討倒剌沙。兀魯思與有戰功。賜名拔都兒。二年。從丞相燕帖木兒護送國璽。迎明宗皇帝于北。授虎符明威將軍。大都督府副使。

別里古

經世大典。別里古。欽察氏。至元三十一年。為欽察衛僉事。武宗皇帝潛邸時。成宗皇帝命從哈剌赤禿滿萬戶北征死事。武宗皇帝念之。命其子脫合安為百戶。尋陞千戶。其僉事之職。以次子脫歡不花代之。泰定四年。以長孫禿滿襲其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百八十九

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寫書官主簿臣吳自成

圈點監生臣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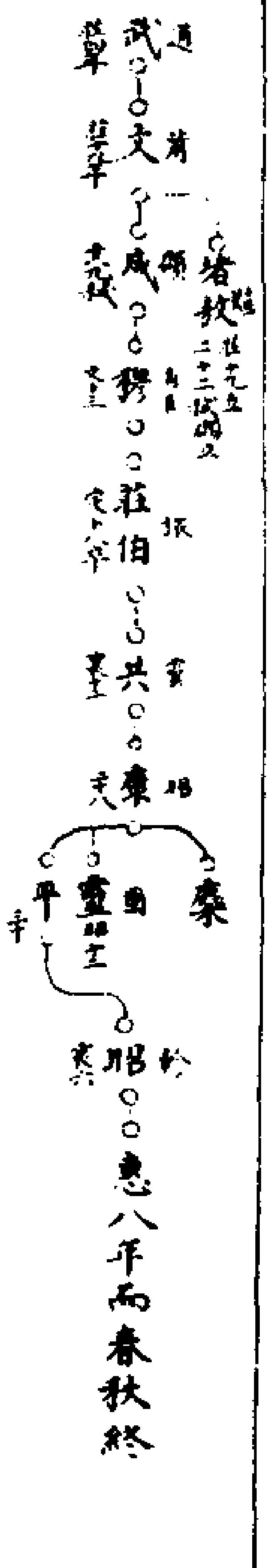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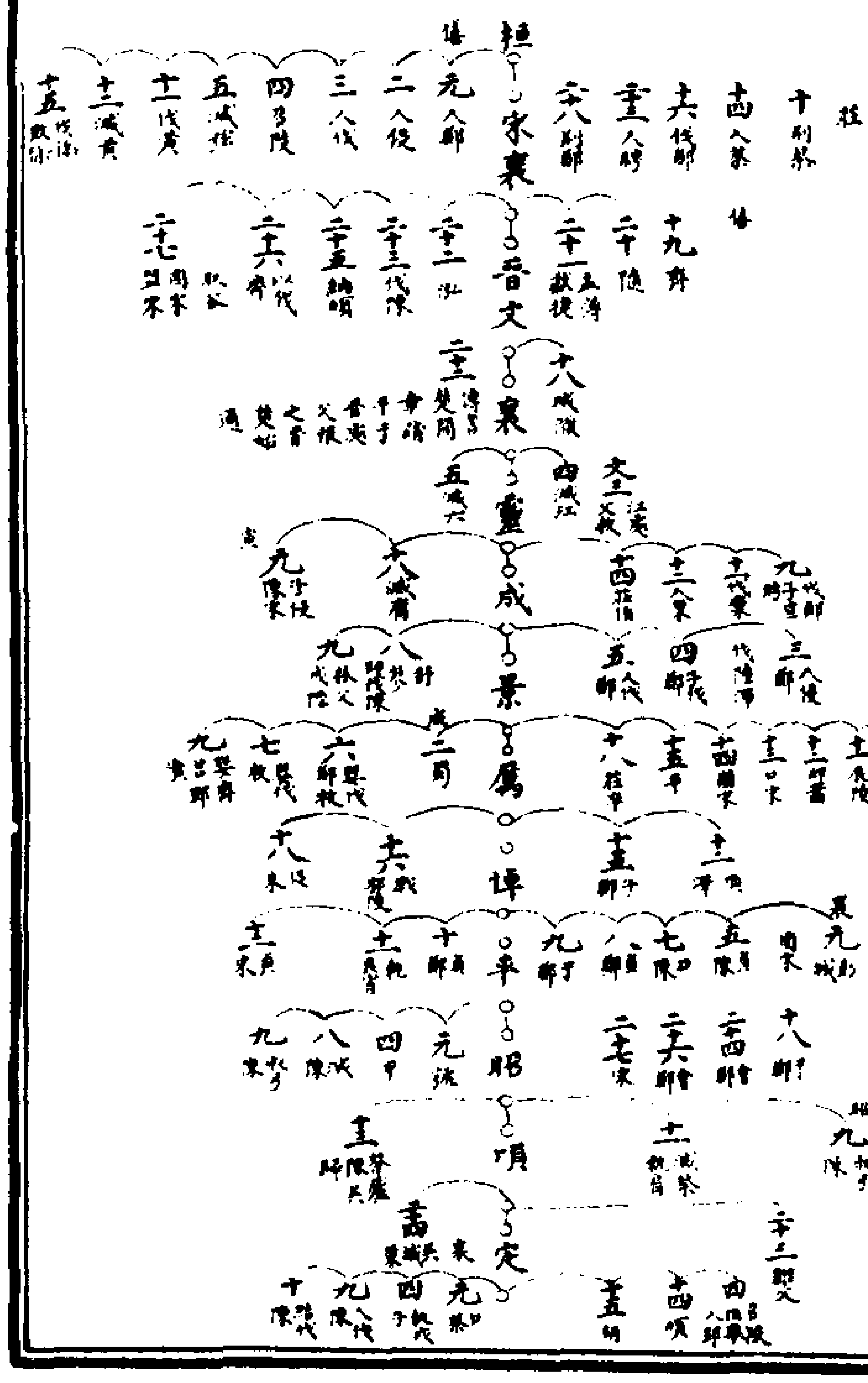
六姥

楚

春秋金鎖匙楚世次自武王至惠王十二世惠王八年當哀公十四年也惠王之後又十世爲秦所滅共三十五世丹陽漢爲荆州刺史所領武陵郡唐爲淮南道夔州宋爲荆湖北路歸州今湖北道辰州路歸州有故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在今江陵路枝江縣文王徙郢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襄王遷都在今襄城路宜城縣春秋圖說熊繹始封於荆閱十三世至武十九年爲隱元年歷十三君迄惠之八年爲獲麟之歲



楚爭伯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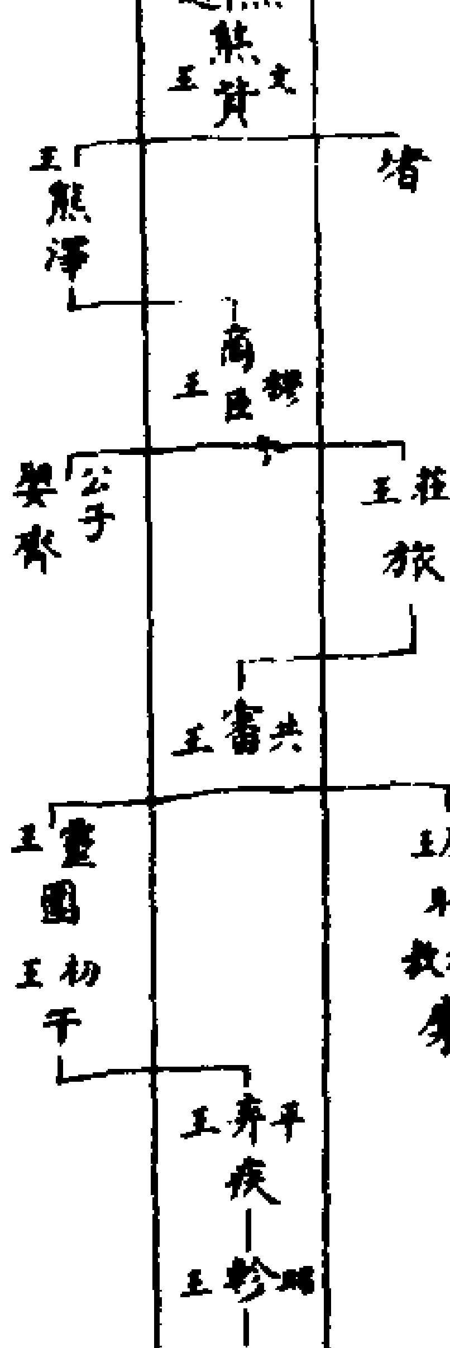
夫楚之爲患前乎春秋已患之矣周公有懲荆舒之詩及周東遷王靈不振於是僭稱大號以至強於方城漢水之濱入春秋莊十年敗蔡師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二十八年伐鄭皆以州舉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州舉僖元年始書楚人伐鄭以著其強號而二年而後三年而伐桓公於是有侵蔡次陘之師屈完來盟而大夫之名氏首見於經五年而滅弦十二年而滅黃伐徐敗徐不過肆鄭二十四年二十六年之兩伐鄭而楚終莫能得鄭也夫何于宋之盟晉人謀之不臧使楚得主諸侯之歃及號之會請讀舊書至昭四年申之會大合諸侯實用齊桓召陵之禮七年而公及諸侯見於楚八年而滅陳十一年而滅蔡使非乾谿之變天事其嗟則中國之禍吾未知其攸底也雖然晉伯雖微吳憂方大自襄三年始書嬰齊伐吳楚始病吳也十四年而貞伐吳二十四年而楚子伐吳矣當楚靈方盛之時昭四年而會伐吳矣五年而復伐吳矣六年而遠罷復伐矣而吳之患楚益深十七年長岸之戰吳楚始敵二十三年雞父之戰楚敗師熸迄乎定四年之入郢使堂堂之楚困敗不競者吳爲之也大抵其莊以前楚雖僻陋而其國實起於強康靈以來楚雖抗衡而其國實起於弱

楚自微而浸盛楚方盛而已衰蓋蠻夷之強未有久而不替者此天理之常也重於近楚之小國然終桓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宋襄繼伯謀之不臧齊之盟楚始得與又明年鹿上之事宋實要之然齊之盟猶書人而列於陳蔡之下鹿上之會猶不先齊宋也至盂之會儼然位楚子於陳蔡諸侯之上執宋公以伐宋獻宋捷以威魯執宋公敗宋師圍陳納頓僭然執義以正諸夏二十七年會陳蔡以圍宋欲持書人以貶之幸而晉文城濮戰敗氣燄始消三十二年而關章如晉爲父報之晉楚始通文公爲之也襄公之世雖滅江滅六而終不得與中國之事夫何靈公幼弱自是北方之國浸淫有事於中國九年而始師狼淵以伐鄭而越椒之聘薦至於魯聖人於是爵其君而名其使蓋憂其浸強也十年次厥貉列楚子於蔡侯之上矣十一年而伐麇十六年而滅庸盟群蠻百濮無有卻顧逆慮之憂自令尹戶之擧敗林而北中國益多故矣宣元年而侵陳宋三年而觀兵于周疆四年五年九三伐鄭八年而滅舒蓼冬而伐陳九年十年而再師伐鄭至十一年辰陵之盟主伯中國入陳之師徹討之役執討賊之大義聖人予之豈得已哉明年于邲之敗爲中國羞楚於是乎大張滅蕭圍宋會晉平宋此楚莊之成伯也成二年陽橋之役以臣臣嬰齊而合十二

國之君大夫以盟于蜀。是爽夏之大變也。六年而要齊伐鄭。七年而復伐鄭。九年而入鄆。而楚之憑夏益横。十三年瑣澤之會。而楚公子罷已得會晉士燮于西門之盟矣。十五年而楚復伐鄭。視前日克合之成。果可信耶。雖以鄢陵戰敗。而滅舒庸。納魚石。楚之強固無損也。尚賴悼公繼伯。襄元年而首為彭城之圍。服陳爭鄭。中國猶有所恃。雖以五年之伐陳。七年之圍陳。八年九年十年之伐鄭。十二年之侵宋。然終悼之世。不得與中國之盟會。平公嗣伯。徒以十八年子午之伐。

春秋圖註

楚世次



熊通（史記。楚世家武王名。）楚武王（莊四年傳注。）楚自僭號之世。始僭稱王。屈瑕（桓十一）莫敖（同十一年。）莫敖。楚官也。（莊四年屈重亦襲此官。）屈禦寇（僖二十五息公子邊。）息公子邊（同上年）屈建（襄二十二）子木（襄二十五年為令尹。）公子元（莊三十）令尹子元（莊二十八年子元同）鬭廉（桓九若敖子也。）鬭射（莊三十。）鬭穀於菟（鬭伯比之子。莊三十。僖二十。）令尹子文（同上年下）子文（同）鬭克（僖二十五。）子儀（文十四。）申公子儀（同上年。）得臣（僖二十宣十二。）成得臣（僖二十三。）令尹（同上年。）子玉（僖二十七。）鬭椒（宣二。文十六。司馬子良之子。）子越椒（下云。椒也。越椒同。）子越（同）司馬令尹　伯棼（同上年亦作賁。襄三十六。若敖謂伯賁也。）鬭勃（僖二十八年楚大夫。）子上（同上年。）令尹子上（僖二十三年為令尹。）楚子上子上（同上年。）成大心（文五令尹得臣之子也。）太心（僖二十八。）孫伯（同上年。）大孫伯（僖三十三。）成嘉（若敖曾孫。）子孔（同上年。）鬭宜申（僖二十六。文十。）子西（同上年。）鬭般（宣四。子文之子。）子揚（亦作班。）子揚（同上年。）申公鬭班（莊三十。）司馬子西（僖二十六。文十。）箴尹克黃（宣四。子揚之子。子文之孫。）箴尹（楚官。）箴尹鬭生（楚王改其名曰生。）成然（昭十三年。韋龜之子。鬭辛之父。）郊尹蔓成然（同上年。）鬭成然（昭十四令尹子旗。）子旗（同上年定五。）鬭辛（昭十四。成然之子。）鄖公辛（定四年。楚滅鄖為邑。辛為邑大夫。）鬭懷（定二年。鬭辛之弟。）懷（上年同。下云懷也。）仲歸（文五。文十。）子家（同上年。）息嬀（莊十四。嬀姓之女。息侯之妻。）文夫

人（莊二十八。文王滅息。以息嬀為夫人。）申公叔侯（僖二十六。）申叔（二十八。）蔿賈（僖二十七。伯嬴。孫叔敖之父。）伯嬴（同上。字也。宣四年。）孫叔敖（宣十一。注。蔿賈之子。）令尹孫叔敖（宣十二。）孫叔（同上年。）蔿敖（同上。名。）蔿艾獵（宣十二。）楚子頵（文元年。經弒其君頵。）楚成王（同上年。）榮黃（僖二十八年。）榮季（同上年。）太子商臣（僖三十二。）世子商臣（文元。）穆王（文元。文十。）息公子朱（文九。子朱。息公也。）子朱。息公（同上年。）文之無畏（文十。左司馬也。下云無畏。）子舟（子也。同七年。）申舟（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齊。）公子燮（文十四。）王子燮（同上年。楚僭稱王。故公子亦呼王子。）公子嬰齊（宣十一。嬰齊莊王之弟。楚子正卿。成二。）大夫嬰齊（昭十）左尹子重（宣十二。子重字也。）令尹子重（成二。）子重（同上年。）公子側（宣十二。注正卿。成十六。經。）子反（宣十二。注。字也。宣十五。成二。成七。成十五。成十六。司馬成十六。）大司側馬　側（成四。子反名。成九。成十六。）潘尫（宣十二大夫）師叔（同上年。）潘黨（宣十二。潘尫之子。）叔黨（同上年。）潘尫之黨（成十六。）楚子旅（宣十。）楚莊王（同上年。）公子貞（襄七。經。莊王之子。）子囊（同上年。成十五。襄八。十三。）公子壬夫（襄五）令尹子辛（同上年。）右尹子辛（成十六。）公子辰（成九年。）子商（楚太宰也。見成十年。）公子穀臣（成三）王子（郟敖下引。）興（成二年。背云王子卯。穀臣也。）司馬子庚（襄十二。莊王子午也。）公子午（襄十五。）令尹公子午（皆同。）楚子審（襄十三年。共王也。）共王（成二年。文七年。襄五年。楚共王皆同。）養由基（成十六。）養叔（襄十四。）公子追舒（襄十五。莊王子。子南為箴尹。）箴尹（同上年。）子南（襄二十一。）令尹子南（同）令尹子南（襄二十二。）叔伯（僖二十三。）遠呂臣（同上年。）鍼尹固（定四年。鍼或作箴。襄十六。）工尹固（襄十八。或云工尹亦同。）遠固（遠氏固名。）箴尹（楚四改職為工尹。並同十八年。）遠子馮（襄二十一年為尹令。）遠子（同上年。）遠罷（襄三十。下云遠氏。）子蕩（襄二十七。三十。令尹子蕩。同。）申叔豫（襄三十一。申叔時之孫。申叔跪之子。）申叔（下並云申叔。或云大子。大夫之吳輔。）伍舉（襄二十六年。）椒舉（同上年。）伍奢（昭二十。子胥之父。）連尹奢（昭二十七。）棠君尚（昭二十年。）伍尚（昭二十。奢子員之兄。）伍員（昭二十。下云員同。伍舉之孫伍奢之子。）子胥（同上年。昭三十一。）申無宇（昭十一。）芋尹（昭七。十三。）芋尹無宇（昭十三。）楚子昭（襄二十八。）楚康王（同上年。）郟敖（襄二十九。康王子。）熊麇（襄二十九。）楚子麇（昭元。經。）公子圍（昭元。康王弟。）楚令尹（襄二十三。）令尹圍（昭元。）大夫圍（昭元。）王子圍（襄二十九。）楚公子圍（昭元。）熊虔（昭元。）楚子（昭十一。）其君虔（昭十三。）楚靈王（昭元。）麇子圍（昭元。）王子（襄三十。）公子黑肱（昭元。）宮廄尹子晳（同上年。）子晳（昭十三。）觀從（昭十三。觀起之子。）其子從（子玉同上年。）王子

比（昭元公子比昭十三）子干（昭元）右尹子干（昭元）楚公子（昭元年與公子圍皆曰楚公子。三月晉楚會盟重言楚公子者皆云公子圍也。冬秦后子與子干俱奔在晉。后子謂楚公子者即子干也。）楚君子干（昭十三）督敖（昭十三不成君者有楚人皆謂之敖葬於郟田郟敖元於訾曰訾敖。）公子棄疾（昭十三）蔡公（昭十三）君司馬（昭十三）熊居（同上年立後改名同居）楚子居（昭二十六）平公（昭十三年後二十六年楚平王同）右尹子革（昭十二）鄭丹（昭十二）然丹（昭十三）陽匄（昭十七穆王曾孫令尹子瑕）令尹子瑕（同上年）陽令終（昭二十七陽匄子）中廄令（同上年）公子魴（下云魴也自稱司馬子魚同昭十七年下云子魚者皆同）太子建（昭十九郤陽封人之女生）楚太子建（哀十六）王子建（昭二十六）子木（哀十六）子木之子勝（哀十六）白公（同上年下云王孫亦謂白公也）囊瓦（定二年子囊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令尹子常（昭二十六下子常同）楚瓦（定四）子常（同上年）郤宛（昭二十六）子惡左尹（並同上年）沈尹氏（葉公子高之父昭三十一下云戍也自稱）左司馬戍（昭三十一注定四下云司馬皆同）葉公（定五年食采於葉楚僭稱王故宰邑皆僭稱公）諸梁（定五諸梁即名也下葉公諸梁同）沈諸梁（哀十九父爲沈尹戍子高以父之邑爲氏改封葉故互言之）子高（哀十六）伯州犁（晉大

夫伯宗之子下云大宰州犁同昭元）太宰（同上年）吁共有王孫由于（定四下由于同）薳尹（哀十八）吳由于（同上年）季芊（芊楚姓也平王之女昭王之妹定五）季芊畀我（服虔云畀我即季芊字也定四）太子壬（昭二十六平王太子）楚子軫（之後改名章哀六年）楚昭王（同上年）越女之子章（哀六年昭王妾章惠王）楚惠王（同上年哀十六）公子結（定四年昭王兄）子期（哀四哀十六）公孫寬（哀十九子期之子）司馬（哀十六）公子申（昭王兄定四哀六年十三年與成六年公子申同名相去八十年非一人也）子西（哀十六與穆王之世鬭宜申同字子西）公孫寧（哀十八子西之子下云寧同）令尹（哀十六十七）子國（十七下十八年右司馬子國同）公孫朝（哀十七）武成尹（同上年）令尹之子（同上年）公子啓（哀六昭王兄也王救陳在外將卒欲立子西子期子閭皆辭之）子閭（同上年與公子申公子結皆平王之子也）

楚滅二十一國

息　弦　黃　夔　鄧　權　江　六　蓼　鄀　鄖　庸　頓　陳　舒鳩

蔡　唐　頊　胡　申　隨

程公說春秋分紀　公子

一世　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蚡冒　武王（熊通蚡冒弟）

薳章　文王（熊貲）

杜敖（熊囏）　成王頵

穆王（商臣）

莊王（旅）

共王（審）　公子側（子反成十六年六月殺之）　公子壬夫（子辛爲右尹襄五年殺之）　公子嬰齊（子重爲令尹襄三年心疾卒）　公子辰（子商大宰）　王子陽

康王（昭）　靈王（公子圍）　公子比（子干昭十三年弒之）　公子黑肱（子皙）　平王（棄疾）（改名居）　公子敖臣　公子貞（後爲囊氏）　公子追舒（後爲南氏）　公子午（子庚襄二十一年夏卒）　（後爲陽氏）

郟敖（熊麇）　太子祿　公子罷敵　昭王（軫）　太子建（子木昭二十年奔宋）　公子申（昭王兄子西）　公子結（昭王兄子期）　公子啓（昭王兄子閭）　沈尹戍（莊王曾孫）

幕　平夏　惠王（章）　子良　勝（白公哀十六年縊）　燕（哀十六年奔吳貴氏）　公孫朝（武城尹）　公孫寧（子國令尹）　公孫平　公孫寬　（沈氏也公叔諸）

太子職
公子元（文王弟爲令尹莊三十年鬬班殺之）

王孫游　王孫喜　息公子朱　子家　公子突
公子丙　公子馮　王子罷　公子平　公子罷戎
公子茷　公子賁　令尹子庚　公子何忌　公子宜穀
公子橐師　公子成　公子格　公子齮　王子牟
公子申（襄二年殺之）　公子魴（子魚令尹）　王子勝　公子棄　公孫由于
王孫圍　太師子穀　右領差車　左史老　公孫朝
公孫慶　子繒　子駢　子捷　子揚
子眞　子孟
公族　蔿氏（蔿字同）
章（王子元豹賈子公子揚二世蔿氏別祖）　子呂臣（叔伯）
子賈（伯嬴爲工正鬬椒殺之）　子艾獵（孫叔敖）
子馮（艾獵從子）　子掩（大司馬）

罷（字子蕩令尹）　蔿射　蔿洩　蔿居　蔿啓彊　蔿固　蔿越　蔿固（箴尹）
陽氏
王子陽（穆王子公子揚五世陽氏別祖）　子尹　子匄　子令終（字子旗。昭二十七年子常殺令終與其弟完及佗）
子完
子佗
囊氏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子。襄十四年卒。公子譜六代囊氏別祖）　孫瓦（子常令尹）
子南氏
公子追舒（字子南。莊王子。襄二十二年殺之。公子譜六世子南氏別祖）　子去疾
沈氏
沈尹戌（莊王曾孫司馬）　子諸梁
子后臧（諸梁之弟）
沈尹朱　沈尹壽　沈尹赤（亦作尹射）
諸氏　鬬氏（得臣之後曰成氏）
若敖　子廉（鬬廉）　子申（公綏）　子宣（申子）
子縣

子祁（令尹）
子伯比　子叔於菟（子文鬬氏自一世爲令尹）　子般（子揚）　子克黃（箴尹。成敗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子棄（井嵗宮廐尹）　子韋龜　子成然（子旗。昭十一年十四年殺之）　子辛（使爲鄖公）　子懷
子巢（以無忌爲鄖公）
子子良（於菟弟爲司馬）　子越椒（伯棼。宣四年滅之）　子苗賁皇（宣四年奔晉食邑於苗）
成氏　子得臣（子玉。僖二十八年殺之）　子大心（孫伯）　子虎（成然昭十二年殺之）
子嘉（孔子）
鬬丹　鬬章　鬬御彊　鬬梧　鬬克（子儀）　鬬勃（子上。僖三十三年殺之）
屈氏（世爲莫敖。莊四年二月。莫敖屈重。）
瑕（桓十三年縊。）　子遊　子朱　子蕩　子到　子建（子木。襄二十八年）
子申　子生
屈重（莊四年莫敖）　屈完
屈氏別族申氏
申公巫臣（字子靈。一云屈巫。出奔晉之後。）　子子閻（子重殺之。併族滅之。）

子子蕩
子弗忌（清尹）
子晉狐庸（質於晉）
子晉邢侯
屈罷
申氏
申舟（子舟文之無畏。宣十四年宋殺之）　子犀　犨（成八年。不詳所承）　無宇（芋尹）　子亥（見昭不詳世次）
申叔氏
申叔時　子叔跪　子叔豫　叔展　壽餘　公子牟（自叔展以下不詳其次）
伍氏
參　子舉（椒舉）　子奢（封東君。昭二十年殺之）　子尚（昭二十年殺之）
子鄖（子胥奔吳。昭二十年）
子椒鳴（舉之弟）
潘氏
崇（師叔）　子叔黨　子潘子　子臣（子臣見定十年詳其）
觀氏　丁父　起（襄二十二年殺於四竟）　子從（伯玉）　子瞻

連尹氏　襄老　子黑要

工尹氏　工尹齊　工尹路　工尹壽　工尹襄　工尹赤　工尹麇

熊氏　負羈　市南相宜僚　相禖　率且比

季氏　季然　芋尹然（季氏之後）

鍾氏　儀（合晉楚成）　建

雜臣名譜附

道朔　關敖　逢伯　宜申　師晉

宛春　鬻拳　彭仲爽　耿之不比　榮黃

范山　期思公　復遂　盧戢黎　叔麇

少宰　許伯　樂伯　攝叔　許偃

養由基　彭名　唐狡　蔡鳩居　司馬卯

叔展　叔山冉　穀陽豎　鄧廖　雍子

揚豚　尹宜　師祁犁　息桓　牛臣

穿封戌　析公　蕩侯　司馬督　囂尹午

陵尹喜　僕析父　史猈　須務牟　正僕人

枝如子躬　左尹郤宛　費無極　鄢將師　晉陳

右司馬稽　武城黑（大夫）　吳句卑　彭生

尹大心　左司馬眅　鍼金　闘興罷　藍尹亹

宋木　單浮餘　蔡洧　石乞　圉公陽

奮揚　大宰犯　小惟子（[illegible]）

史　左史倚相　史猈　史皇　周大史

巫　范巫矞似（范邑之巫）

異國來奔　鄭然丹（見鄭公族）　蔡聲子（子朝之子歸生）　齊公子鉏（向郯見子）

公子鱄　衛公孫牟　晉伯州犁　箴尹宜咎（本陳人）

齊申鮮虞（為右尹）　齊管脩（管仲之後）

楚公子　蚡冒武王為一世　蚡冒生遠章（後為遠氏）武王生二子曰文王。曰公子元（無後）為二世。文王生二子。曰杜敖（無後）曰成王。為三世。成王生二子曰穆王。曰王子職（無後）為四世　穆王生六子曰莊王。曰嬰齊（無後）曰側（無後）曰壬夫（無後）曰辰（無後）曰陽（後為陽氏）為五世　莊王生五子曰共王。曰穀臣（無後）曰貞（後為囊氏）曰追舒（後為子南氏）曰午（無後）為六世。共王生五子。曰康王。曰靈王。曰比（無後）曰黑肱（無後）曰平王。為七世　康王生郟敖。　靈王生二子曰祿（無後）曰罷敵（無後）平王生六子曰昭王。曰大子建。曰申。曰結。曰啓（無後）曰尹戌（後為沈氏）為八世　郟敖生二子曰幕。曰平夏。　昭王生二子。曰惠王。曰子良。　建生二子。曰勝。曰燕。　申生二子。曰朝。曰寧。　結生二子。曰平。曰寬。為九世。又公子王子公孫不系者三十餘人

楚公族　遠氏別祖章公子譜之二世也。生二子曰呂臣（無後）曰賈。賈生艾獵。艾獵有從子曰子馮。不詳其稱。馮生掩。又八人。

陽氏別祖陽公子譜之五世也。生尹。尹生匄。匄生三子。曰令終。曰完。曰佗

考異曰。按昭二十七年傳。令尹子常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則完佗與令終俱為匄之子。非令終之子也。世族譜世系誤以陽完及佗為令終之子。今刊之

伍氏參生舉。舉生二子曰奢。曰椒鳴。奢生二子。曰尚。曰員。

潘氏崇不詳其世。尫生叔黨。叔黨生潘子。　子臣不詳其世。

考異曰。潘氏惟崇及子臣二人不詳所系。崇見於文元年。尫見於宣十二年。故用書崇於首而闕其系。

觀氏丁父與起不詳其世。起生從。從生瞻。

連尹氏襄老生黑要。

工尹氏共五人　熊氏共四人

季氏　鍾氏各二人。不詳其世。

囊氏別祖貞公子譜之六世也。貞之孫曰瓦

子南氏別祖追舒公子譜之六世也。生去疾。

沈氏莊王曾孫尹戌生二子。曰諸梁。曰后臧　又三人

鬬氏若敖生四子。曰廉。曰繙（無後）曰祁。曰伯比。　廉生申公班。班生宣申。

考異曰。按杜預注以申公班為若敖孫。然若敖有四子。不知班為孰之子。今考世族譜以宜申為鬬廉孫。因宜申而證申班。意宜申或以父所封名之。則宜申其申公班之子乎。當考

伯比生三子曰於菟。曰子良。曰得臣。　於菟生般。般生克黃。克黃生蔓。蔓生韋龜。韋龜生成然。成然生三子。曰辛。曰懷。曰巢。　子良生越椒。越椒生苗賁皇。　得臣之後為成氏。生二子。曰大心。曰嘉。大心生虎　又六人

屈氏世為莫敖。瑕生遵。遵生朱。朱生蕩。蕩生二子。曰到。曰申。　到生建。建生生。　又重完二人

考異曰。按世本。蕩建祖父。宣十二年邲之戰為右廣者是也。襄二十五年。楚有屈蕩。同姓名。蓋誤爾。不然或同一人也。今止書其一　又世族

譜以申爲蕩之孫諸世系申乃蕩之子今從之

屈氏別族申氏屈申之後曰申公巫臣不詳所系巫臣生五子曰子閻曰子蕩曰弗忌曰晉狐庸曰晉邢侯又一人

申氏丹生犀　宇生亥　驪邑胥不詳其世

申叔氏時生跪跪生叔豫又叔展壽餘公子牟

考異曰按楚之申氏有三申公巫臣之後屈氏別族也申丹之後及申宇即申氏也申叔時而下申叔氏也世族譜乃以申叔時申叔跪合于申氏之後世系從之以叔時系之申亥誤矣今別而書之

鄧曼武王夫人生文王息嬀文王妻生堵敖及成王莊夫人生共王秦嬴共王夫人巴姬共王妾巖氏平王妾鄖陽封人女平王妾越女（昭王妾生惠王）江芊文王女季芊平王女嫁鍾建畀我平王女公女止書其名故次夫人譜後公子則序其世故列于公族大夫譜上

楚職官　令尹爲政卿　尹訓正也楚之官多以尹名而令尹爲尊僖二十七年傳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兵於蔿蔿賈謂子文曰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杜預注子文時不爲令尹子玉爲令尹曰傳政則楚以令尹爲政卿矣宣十二年傳戰于邲令尹南轅反旆行軍進退令尹亦專之是知爲政于內統兵于外皆令尹之任也

令尹司馬莫敖皆卿　哀六年傳可移於令尹司馬楚以令尹爲尊而司馬次之又十六年傳云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注二卿士謂子西子期時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是令尹司馬皆卿官也又桓十一年傳鬬廉呼莫敖爲君孔穎達曰楚呼卿爲君則莫敖亦卿官矣

令尹有左尹有右尹　宣十一年傳左尹子重侵宋令尹蔿艾獵城沂至成十六年傳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楚令尹外又有左右二尹矣

令尹遷授之次　楚卿令尹而司馬次焉莫敖又次焉襄二十二年傳遂子馮爲令尹則自大司馬而遷也二十五年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則自莫敖而遷也哀十六年傳勝爲白公子西曰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白楚邑縣尹稱公則白公蓋縣尹也杜預注楚國第謂用士之次第是楚制亦有自縣尹而遷司馬令尹者矣

大司馬　僖二十六年傳司馬子西止一司馬至襄十五年傳遂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楚有三司馬而大司馬爲尊意其職總左右二司馬之職也三十年傳申無宇曰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司馬以二令尹亦爲政卿

左司馬　右司馬　襄十五年傳公子橐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則以右司馬而加左司馬之上也　昭三十一年傳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則以左司馬而加右司馬之上也今官之序若無一定云

左司馬二人　文十年傳宋逆楚子道以田孟諸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預注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而右司馬一人當中央楚制有大司馬左司馬右司馬今此左司馬後有二人蓋因獵而置非常法也

令尹司馬沈尹將中軍　僖二十八年傳城濮之戰子玉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玉時爲令尹子西時爲司馬中軍爲尊故使令尹將之至成十六年傳鄢陵之戰司馬子反將中軍令尹子重將左右尹子辛將右則以司馬將中軍與僖二十八年之制異楚制不常豈以主謀者爲中軍帥不徒備令尹司馬之職乎然宣十二年邲之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時子重爲左尹叔敖爲右尹沈尹蓋是沈邑之尹而以將中軍又不出於令尹司馬矣

兼令尹司馬二事　哀十六年傳白公勝殺子西子期沈諸梁兼二事國寧謂時殺令尹司馬沈諸梁兼之兼猶攝耳旋命寧爲令尹寬爲司馬則兼二事明非常法

莫敖　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預注莫敖楚官名孔穎達於襄十五年疏曰楚官名臨時所作莫敖之徒並不可解嘗考楚初有莫敖後來權盛卻有令尹故令尹之權重於莫敖

尹亦稱宰　宣十二年傳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時敖爲右尹是右尹亦稱宰矣

大宰　成十年傳晉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子商即公子辰又襄二十七年傳大宰退告人大宰伯州犂也昭元年傳公子圍即位遂罷爲令尹遷啓彊爲大宰下於令尹矣

少宰　宣十二年傳楚少宰如晉師曰豈敢求罪於晉二三子無淹久杜預注少宰官名嘗考少宰之義無聞焉詳按是年傳文隨武子曰蔿敖爲宰時敖爲右尹右尹爲宰義詳見上及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五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乃南轅反旆未幾則楚少宰如晉師少宰之辭曰無淹久是亦不欲戰矣楚子使求成于晉推繹首尾當時楚君志不在戰其臣贊此議惟右尹叔敖一人又觀少宰之辭若與敖合而少宰獨失其名豈少宰或爲之右尹乎傳注略之當考

大師　文元年傳使潘崇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又哀十七年傳楚子問師於大師子穀

師少師　昭十九年傳楚子生大子建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皆太子之師東宮官也

司敗　文十年傳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又宣四年箴尹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司敗猶司寇之職

司徒　宣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預注司徒掌役

封人　同上傳杜預注封人其時主城築者

工正　宣四年傳蔿賈爲工正

右領　昭二十七年傳鄢將師爲右領右領官名若今之將領

左史　昭十二年傳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杜預注倚相楚史名又哀十七年傳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帥賤民慢杜預注右領左史皆楚賤官按右領將領之職曰賤官猶可左史仕一國之史而槩謂之賤官楚衰也與中國異其傳而詳

正僕人　昭十三年傳因正僕人殺大子祿杜預注正僕大子之近官孔穎達曰正僕人大僕也周禮下大夫一人

御士　襄二十二年傳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杜預注御王車者周禮有馭夫御士楚蓋倣此以名官

王馬之屬　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預注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周禮校人掌養馬知王馬之屬是王養馬之官屬也校人職九頒良馬而養乘之馬一師四圉三乘爲皁皁一趣馬三皁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諸侯六閑養馬之人多矣此唯養馬不給餘役今亦事急而徵使之

都君子　同上傳杜預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都邑之士以君子爲號故知有復除者謂優復其身除其繇役賈逵云今之律令猶名放課役者爲役除是漢世以來有此言此人或別有功勞或由蒙恩澤平常免其繇役事急乃使之耳

大閽　莊十九年傳楚人以鬻拳爲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杜預注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孔穎達曰周禮天官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玄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秋官掌

戮墨者使守門刖者使守囿則閽不使刖而鬻拳傳爲閽者又地官之屬司門下大夫二人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鄭玄云若今城門校尉主王城十二門此注亦云若今城門校尉官然則鬻拳大臣楚人以其賢使典此職非爲刑而役之其爲大閽者當如地官之司門非天官之閽人亦主晨昏開閉適以閽爲名焉曰大伯猶長也爲門官之長周禮蓋王制楚僭王號倣以名官

泠人　成九年傳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泠人也與之琴操南音杜預注泠人樂官

嬖人　宣十二年傳嬖人伍參欲戰嬖人蓋寵嬖者

巫　文十年傳楚范巫矞似杜預注范邑之巫

諸尹　楚官多以尹名尹訓正也令尹爲尊見于上別列諸尹之名

箴尹　襄十五年傳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以箴尹次莫敖則箴尹位亦重矣又昭四年傳箴尹宜咎城鍾離

工尹亦曰箴尹　楚有工尹氏曰宜齊曰路曰壽曰赤曰麇工尹官名因以爲氏定四年傳王使箴尹固執燧象以奔吳師哀十八年傳云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工尹執燧象則工尹亦曰箴尹矣又文十年傳王使子西爲工尹

連尹　襄十五年傳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服虔云連尹射官言射相連屬也若是主射當使養由基爲之何以使由基爲宮廄尹棄能不用豈得爲能官人之

宮廄尹亦曰中廄尹　同上傳掌宮閑之禁又昭元年宮廄尹子皙出奔鄭六年復宮廄尹棄疾二十七年殺中廄尹陽令終

環列之尹　文元年傳使潘崇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杜預注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寢尹　定四年傳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哀十八年傳惠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杜預注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寢尹蓋司王之寢處

門尹　哀十六年傳石乞尹門杜預注爲門尹

郊尹　昭十三年傳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杜預注治郊竟大夫

監馬尹　昭三十年傳使監馬尹逆吳公子

卜尹　昭十三年傳召觀從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杜預注佐卜人開龜兆按十八年傳鄭子產使公孫登徙大龜杜預注登開卜大夫則

卜尹蓋開卜大夫之爲楚亦有開卜大夫矣

樂尹　定五年傳以鍾建爲樂尹杜預注司樂大夫

縣尹　楚縣尹稱公如白公之類凡以邑名皆縣尹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北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沈尹　宣十二年傳沈尹將中軍杜預注沈或作寢寢縣也孔穎達曰楚官多名爲尹沈者或是邑名而其字或作寢哀十八年有寢尹吳由于固辭寢爲縣名按定四年傳王寢盜攻以戈由于以背受之寢尹蓋司寢非邑名也沈或作寢自是邑名

關緡尹　莊十八年傳孔穎達曰楚官多以尹爲名緘擢爲邑使緡爲長則尹之義亦與長同

莠尹　昭三十年傳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

芋尹　昭七年傳楚子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孔穎達曰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皆以草名官莫得而詳

通志楚公族列傳　鬬伯比楚大夫芉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爲氏武王三十五年楚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人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武王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良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

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而使廷理囚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忠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體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司馬子良子文之弟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戚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卒其子鬬般爲令尹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莊王之九年越椒與蔿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以蔿賈代己既而又惡蔿賈後殺之遂處于烝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越椒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越椒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爲鄖公

公子側字子反事莊王爲司馬鄢之戰與子重俱將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王遂許宋平語具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侵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救許伐鄭取汜祭子反救鄭鄭伯

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五年宋共公薨楚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徇于軍焉侵戰之備而遁楚因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蔿賈字伯嬴芊姓蚡冒之後薳章食邑於蔿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莊王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棐林以伐鄭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蔿賈為工正賈譖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賈於轑陽而殺之

蔿艾獵蔿賈之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蔿賈見殺孫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蔽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任持政矣王曰是夫子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莊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為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麤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

豈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牝馬羖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為主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亹傅太子審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有元德也而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變乎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

昭明德而發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以權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之仁明昭利以導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導之罰明正德以導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恭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赧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弒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予將有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

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也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

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死之

伯州犁晉伯宗之子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為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焉穿封戌囚之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為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

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而子木死郟敖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行人請墠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產猶有辭圍知其有備垂橐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犨櫟及郟圍遂弒郟敖自立是為靈王使殺伯州犁于郟云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之也棄是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
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
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
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
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
不亦難乎平王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
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
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
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
此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師譖郤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
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寃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
左尹與中廐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
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
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
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

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鄢
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
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
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
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蔡侯吳子唐侯來伐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
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
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
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
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左司馬戌及息間
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
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
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公孫歸生號聲子字子家大師子朝之子也初五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
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牟公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

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
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
族姻乎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
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
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
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時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
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
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
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
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
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鄗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
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
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
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
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
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
克二穆吾乃四萃於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
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請諸王益其爵祿而歸之伍舉
者伍參之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嬖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
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既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

陳今茲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生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郟敖四年令尹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公子圍既立是爲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乎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陽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遠啓彊與楚同姓遠與蔿同靈王即位殺伯州犁使啓彊爲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爲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二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彊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遠啓彊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聞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愼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申無宇仕楚爲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

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羹。使公子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知其言焉。申無宇之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也。王沿夏將入于鄢。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之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革奔楚。楚以爲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閔曼氏之亂。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五年又圍陳。諸侯會于鄬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士雃來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遷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楚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㚟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

禍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殁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懲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薳子馮孫叔敖之子也康王二年令尹子囊卒公子午爲令尹子馮爲大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爲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爲令尹觀起有寵於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也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子馮爲令尹子馮既相楚有寵於子馮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骨肉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之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爲莫敖十二年代薳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薳掩爲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薳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興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薳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薳子之功也以與薳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殲兵也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兼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書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也明年子木卒趙孟表之如同盟焉於是王子圍爲令尹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爲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匄爲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己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具子西傳中昭王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也國無備伏甲而謁王僚使勇士鱄諸刺殺之而自立是爲王闔廬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亦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

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謗令尹子常病之沈尹戌言子常子常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謗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蔡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有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

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初伍奢之子員為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郤宛伯氏之族皆出伯州犂之子嚭奔吳吳以為太宰復為楚讎以敵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其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令尹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遮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從擊之蔑不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楚師半濟吳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左司馬戌死之昭王出奔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公以王奔隨吳師及隨求王於隨隨人不與僅而免焉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為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狷而不絜若其狷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絜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不絜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釁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舊怨而欲大寵動而得人怨

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戚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眚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何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於具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也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勝居曰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

之與之言説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勝曰不爲利謟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愁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僥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以絶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爲令尹使子期之子寬爲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弒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

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其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謝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爲令尹子期爲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孥不與余舟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其孤寡而供其困乏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卹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子西）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子期）亦不可則命公子啓（子閭）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冥王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是爲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

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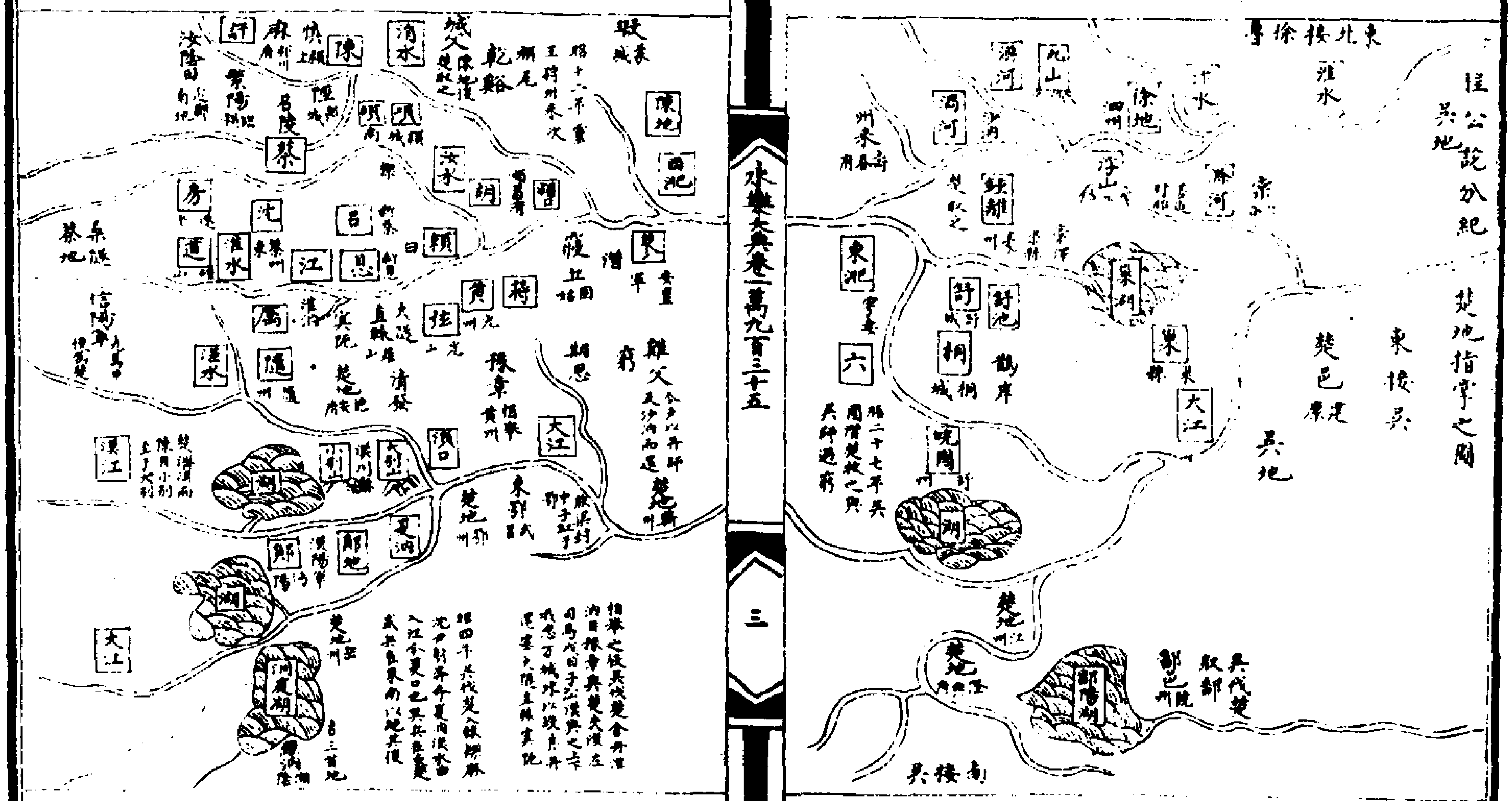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六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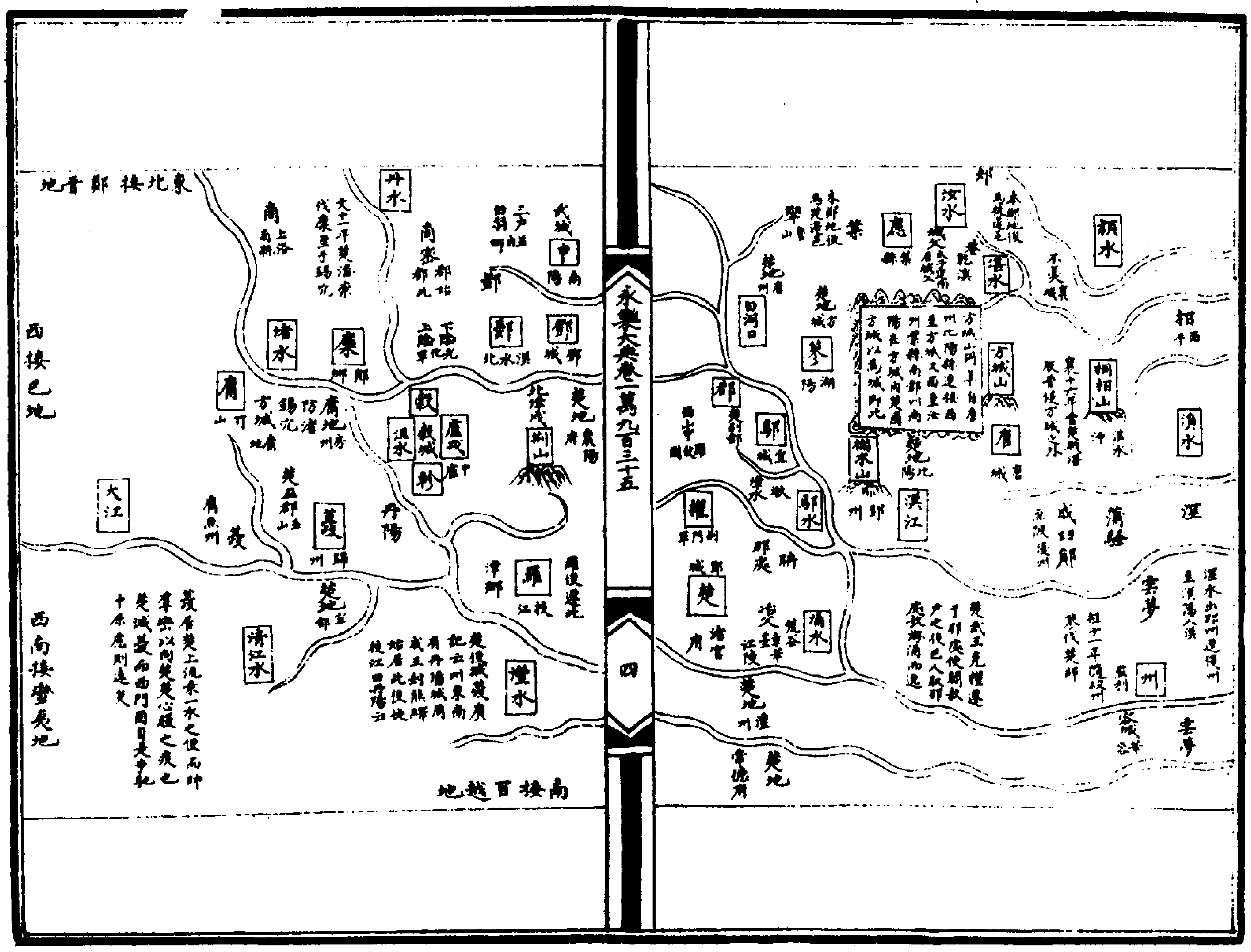
楚（楚國）

楚地總說。程公說分紀。周成王封鬻熊曾孫熊繹於荆蠻。胙以子男之田。居丹陽。今歸州有丹陽故城在焉。後徙枝江。亦曰丹陽。文王熊貲立。始都郢。初曰荆。後改號楚。蓋古荆州地也。禹貢。荆及衡陽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周禮職方正南曰荆州。在天文鶉尾之次。翼軫之分。辰居巳宫。曰雙女。其境北自汝潁。南接衡湘。西連巴東。並其方城。帶其內。長江阻其後。而漢水淮水或逼其上。或接其下。漢東江南之境。小國鱗次介于其間。楚皆吞滅之。其勢雄峙於南方。出而北則與晉抗焉。荆之爲言彊也。陽盛物堅。其俗急悍。史記天官辰星仲夏夏至夕出郊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爲楚。西漢書地理志。地翼軫之分埜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荆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師古曰。寖。漸也。）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大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師古曰。山伐。謂伐山取竹木。）果蓏蠃蛤。食物常足。（師古曰。蠃音來戈反。蛤音閤。似蚌而圓。）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應劭曰。呰。弱也。言風俗朝夕取給偷生而已。無久長之慮也。如淳曰。呰。或作紫。音紫。窳。音庾。晉灼曰。呰。病也。窳。惰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非也。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勤勉作。故夕取給而無儲待也。如音是也。）飲食還給。不憂凍餓。（師古曰。還。反也。言常相及而給足也。）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師古曰。失讀曰泆。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距。不順從也。）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埶。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淮南鴻烈解兵畧訓。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淮。（郯淮地名。）潁汝以爲洫。（洫。溝。）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也。）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深之深不見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合

如雷電靡如風雨然而兵始於壽沙（壽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貪於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張華博物志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朱子語類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僅是強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強大所以齊威晉文責之皆是淺緊要底事威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威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威之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數類楚地九等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以授子木禮也周禮曰此九等是楚之地善惡有九等度山林度量山林之材以共國用鳩藪澤鳩聚也聚成藪澤以備田獵辨京陵辨別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表淳鹵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稅賦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豬偃豬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原防堤也防堤間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牧隰皋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如周禮制以為井田也又見井地九等


東北接徐
吳地
杞
東接吳
楚邑
吳地
淮水
汴水
徐地
泗河
九山
鍾離
東肥
六
舒
舒地
桐
巢湖
巢
大江
皖
湖
楚地
鄱陽湖
南接吳
陳
蔡
許
汝水
潁
郢
漢
大江
洞庭湖

楚地指掌之圖



楚地釋名

楚文上自丹陽都此、今江陵府江陵縣、北紀南城、城東有小城名郢、

郢楚別都

荒谷盛弘之荊州記云、江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名曰荒谷、

冶父荊州記云、荒谷西北有荒。瓶曰王闕、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城、傳謂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即此

樠木之下郡國志云武陵山亦曰樠木山、傳謂楚武王卒於樠木之下即此、今郢州。

那處釋例、今荊門軍長林縣。

津釋例、或曰南郡江陵縣有津鄉、江陵即荊南所治。而廣記則云荊南枝江縣西有津鄉、春秋楚敗巴於津之地。考之晉志。南郡統縣十一、江陵枝江其二也、枝江在江陵之西南、而津鄉又在枝江之西、則津不當在江陵縣也、晉泰始初。江表八郡猶為吳地。杜預亦云。江表所記特未其暴、謂為或曰亦疑之之辭。以是言之。廣記為是而杜釋為非。按傳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巴居楚上流而禦于津。則在枝江之西明矣。

湫釋例、今省入襄陽府宜城縣、

陞釋例、召陵故城。在今襄陽府郢城縣東

召陵郢城縣東有漢召陵縣故城。

武城釋例、南陽宛縣北武城、今鄧州南陽縣。

析本楚白羽邑、昭十八年許遷于白羽。復改為析。漢因為析縣。今鄧州內鄉縣是也、秦人過析隈即此。隈謂隱蔽之處。

渚宮江陵縣之南水淮注。今江陵城楚船官地。春秋之渚宮也。元和郡國志、渚宮、楚別宮。

期思釋例、今省入光州固始縣。

沈杜注、沈或作寢。廣記曰。本寢丘縣。叔敖子所封之邑。及秦滅楚。蒙恬攻寢即此、漢為寢縣。今光州固始縣。

州來故州來國、楚所滅。後靈王狩于州來。次于潁尾。地蓋在淮潁之會、後吳取之以封季札、至夫差時。蔡成公畏楚侵北。請之下蔡。今壽春府下蔡縣是也、釋例以州來為楚邑、而又以是州來為吳邑誤矣、其詳見吳地理壽春壽州

中本中國、鄧州南陽縣、在方城之內、中息北門。所以協中國。

呂古呂國、今蔡州新蔡縣。國語當成周之時、南有荊蠻申呂。其在穆王則有

（呂侯訓夏贖刑。傳謂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且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禦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蓋楚以方城爲國。而申在方城之上。呂在方城之下。形勢犄角。實捍北方要衝。）

鍾離（故鍾離子國。後爲楚邑。今濠州鍾離縣。在淮之南。）

葉（汝州葉縣）

瑕（水經注。北肥水逕山桑縣。又東積爲陂。曰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傳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山桑。今亳州蒙城縣）

繁陽（廣記。穎昌府臨穎縣繁城鎮有繁陽亭。）

宗（真州六合縣）

雩婁（九江壽春記云。金明城西南一百二十里有雩婁城。光之朱子城也。又淮南子云。楚相作期思之陂。灌雩婁之野。期思陂今安豐軍芍陂是。釋例。安豐雩婁縣。今入安豐軍。）

棘（釋例。今亳州酇縣）

雲夢（楚之藪。夢跨江南北。）

雲夢辨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周禮正南曰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昭三年傳。楚子與

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傳。楚子入于雲中。雲夢之名澤。其來尚矣。按地里志。江夏之西陵。南郡之編縣。有雲夢宮。華容有雲夢澤。郡國志云。意陵城西大澤是也。鄭康成曰。雲夢在華容。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也。又曰。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樂史寰宇記曰。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丘半出。酈元水經。謂自江陵東界爲雲夢。北爲雲夢之藪。穎達爲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穎達又引左傳所稱雲中。謂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是雲夢一澤也。特其疆界闊遠。不可明指一處限而言之。然諸儒疑禹貢有雲土夢作乂。及傳有雲中。江南之夢之句。遂分雲夢爲二澤。故沈括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其筆談所載曰。舊尚書曰。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孔安國注。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杜預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豈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玉沙監利景陵等縣。乃水之所委。其地最下。江南上漸水出。稍高。方土而夢已作乂矣。此古本爲允也。以上皆筆談所記。王炎又從而爲之辭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非特土見。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之。人有加工乂之者矣。草木生之謂作也。加工乂之謂乂也。嘗以上所引諸書載雲夢地理而證二者之說。則沈辯失之徇。王說失之鑿。且如傳書鄖夫人棄鬬伯比於夢中。鄖國今江北復州安六之居。則所棄之夢中近鄖國。必無過江南而棄之之理。是江北亦有夢。非止國於江南也。孔安國謂雲夢之澤在江南。此說亦失之。然謂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酈釋猶有古風。穎達曰。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者。蓋史文兼上下也。蘇軾云。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蓋纖字居玄縞二色之間。古文如此下語也。意以謂土既見。則可作乂矣。此又足以破王氏之說也。必參考而精言。則楚之雲夢跨江南北。非止一隅。如杜預釋左傳地理。郡國寰宇水經諸書。孔穎達司馬相如之說。皆爲得之。要不必指北爲雲。南爲夢也。今江夏漢沔所會之地。淵

藪瀦塈。水天一色。自江北而言。則監利玉沙竟陵之水極多。自江南而言。則華容石首公安之水亦匯其分。華容置監利縣。監利在北。而華容在南。在南者帶洞庭青草。在北者連大瀛白湖。杜謂雲夢跨江南北。指此。信矣。所謂九百里雲夢。安知不指洞庭青草之屬而言之歟。今監利華容有大藪澤。皆七澤之雲夢也。

櫟（釋例。今蔡州新蔡縣）

麻（釋例。今穎昌縣）

夏汭（沈尹射奔命於夏汭。今漢水曲入江處）

乾谿（亳州城父縣乾谿。水在縣南五里）

章華（水經注。江陵縣東三湖。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韋昭以爲章華亦地名。）

不羹（釋例。今汝州爲邑也。定陵今穎昌之舞陽也。二邑相近。襄城東南即定陵西北之境。楚子所城。當以楚城爲正。章昔寺近於城。故定陵之寺以是爲名焉。）

賴尾（壽春府西穎水口。水經注。蓋水之會淮也。）

魚陂（水經注。竟陵大城。城南有甘魚陂。左傳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

者也。竟陵縣今爲復州）

豫章（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杜預注曰：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又敗楚之後。四年，吳人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杜又云：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則春秋豫章蓋在江北，而今豫章郡非春秋之豫章也。漢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第年代闊遠，文字殘闕，無從考見所從年月耳。桉宋武帝封劉敬，建昌鎮思光義里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信知春秋豫章去江陵甚近，今隆興互不相干）

鄖（從關中居鄖，以無志書無。廣記云：今復州治景陵縣）

陰（遷陰于下陰。陰亦曰上陰。釋例：南鄉陰縣。今光化軍乾德縣）

下陰（水經注云：光化軍故下陰也。則下陰去陰不遠矣）

城父（太子建居于城父。釋例：襄城城父縣。今汝州亳縣）

雞父（釋例：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安豐軍）

卷（釋例：南陽葉縣南有卷亭。今汝州葉縣）

潛（釋例：今安豐軍）

窮（安豐窮谷。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即此。詳見水門）

容城（安州華容縣）

大隧　直轅　冥阨（定公四年，吳師伐楚，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方城自唐州比陽縣界至方城縣，又至汝州葉縣。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杜云漢東隘道，在信陽軍羅山縣界。其縣界石城山甚險峻。史記謂之冥阨。魏攻之。又呂氏春秋九塞，冥阨其一焉。其地與淮蔡接境，在信陽軍東北一百二十里，又東北至蔡州二百二十里。吳人自淮而來，過蔡而舍舟，楚司馬戌欲於此塞之也）

柏舉（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又南，東歷赤亭下，又分爲二水，南流注於江，謂之舉洲。春秋左傳：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也。夏有涅水，或作舉。齊安今黄州）

堂谿（潁昌府郾城縣）

豐（鄧州內鄉縣南有豐鄉）

三戶（內鄉縣丹水鎮有三戶亭）

橐皋（釋例：淮南逡遒縣東南橐澤亭。合肥志：逡遒城在廬州梁縣南三十里，東南去橐皋六十里）

白（釋例：汝陰褒信縣西南有白亭。今蔡州褒信縣西南）

慎（漢爲慎縣，故城在順昌府潁上縣西北）

汝陰田（潁昌府）

淮北之田（淮水北田，有楚蔡鄰之地）

夾濮（西田本陳地。水經注：沙水逕新陽縣北，又東分爲二水，即春秋所謂夾濮之水也。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夾水也。一水東注，即濮水也。夾濮西田，在二水之西矣）

地名疑一

柤（杜釋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柤水溝。譙國酇縣西南有柤亭。譙國酇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伯餘里，非諸侯六日再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西平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旬會九日之所能減，圖皆非之）

闕地五十有三

沈鹿（桓八年）　郊郢（十一年）　夕室（莊十九年下同）　經皇

睽（僖二十七年同下）　蔿　連穀（二十八年）　范（文十年）

大林（十六年下同）　陽丘　訾枝　選

阪高　臨品　石谿　仞

滁陽（宣四年下同）　烝野　漳澨　皐滸

郔（十一年下同）　沂（楚邑）　新石（成十五年）　巢（十七年下同）

駕　釐　虺　庸浦（襄十三年）

瑣（昭五年下同）　南懷　汝清　中犫（十二年下同）

息舟　訾梁　棘閑　訾

宗丘（十四年）　長岸（十七年）　遠澨（二十三年）　圉陽（二十四年）

州屈（二十五年下同）　茄　丘皇　養（昭三十年）

南岡（三十一年）　城口（定四年）　稷（五年下同）　軍祥

麇　公壻之谿　脾洩　負函（哀四年下同）

繒關

方城（前年自唐州比陽縣相北連接，西至方城縣，又至西汝州葉縣南，故號方城。楚國方城以爲城，蓋北門之險）　衡山（湖州南巫山，東平府東北）　荆山（襄陽南漳縣東北有北山）　塗山（壽春府）　羽山（海州懷仁縣）

小別　大別（禹貢曰：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又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禹治山通水，南嚮

荆山。首起嶓冢至于荆山。又為内方大别。二山。内方今復州之竟陵。大别今漢陽之漢川也。南條其尾至此而極。亦杜佑失。孔安國釋南入于江。謂觸山廻南入江。蓋漢水至大别山為大别所擊。故回流以南入于江。非本性欲南也。左傳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别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顔師古曰。大别在廬江安豐。杜預釋地曰。二别在江夏界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别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之說同。蓋小别在今安德府。大别今在漢川縣。楚自郢濟漢。又自小别至大别。地形順便。今大别山之北漢口即漢水入江處。蓋安豐至江夏一千五百里。相距甚遠。又淮水之南非江漢合流之地。京相璠。顔師古。安豐大别之說。斷不足證。

山釋異

萊山有三　昭五年。楚子次萊山。楚地　七年與之萊柞晉地　萊國有萊山。今登州黄縣

衡山有二　昭四年。南救衡山在淮州　哀三年。衡山在湖州烏程

城山有二　昭五年。城山吳之楚地　昭十二年。城山晉地

塗山有二　昭四年。三塗在西京　禹會諸侯于塗山。在壽春

江　廣雅曰。江貢也。地理志云。出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岷山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山海經曰。岷山東北崍山。又東至嶓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郭璞曰。中江出崍。謂今簡州江也。北江出嶓。此皆岷山旁之小江。今按江出松州嘉誠縣甘松嶺。亦曰松桑嶺。其地北連析支。其水一名汶水。流出岷山。始大。自北逶東南流而忠州。沱水東來與江會。故曰東别為沱。東南經成都。南經嘉定府。沫水入焉。至瀘州。涪水從西北來東南至重慶府。别有嘉陵江。巴江入。又東經涪州。黔江入。忠萬夔州有巫水入。歸峽有清江。又東至枝江。有沮水入。石首漕水入。又東過岳州有澧水從西入。洞庭水亦自南入。又有沅水湘水從西南來入江。共而東至鄂州。漢水入焉。始經九江。至鎮江府。有丹陽水從南來入。又東經揚州。有邗溝水出焉。又東經江陰。許浦始入于海。

淮　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禹貢導淮自桐柏。地理志。出南陽平氏縣之南桐柏大復山。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四十里。水經出胎簪山。孔穎達曰。桐柏旁小山也。荆州記曰。出桐柏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在唐州桐柏縣南。至楚州山陽縣。會泗沂之水。東至漣水縣界入海。

漢　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又東北至廣魏白水縣。注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大抵梁州左山皆曰岷。右山皆曰嶓。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有内水中水外水之異。漢有西漢水東漢水之殊。滄浪水蓋今漢之夏水。至漢陽軍觸大别山南入于江。

夏汭　漢水觸大别山南折與江水會謂之夏汭。亦曰夏口。在漢陽軍北鄂州西。界盛洪之山川記曰。二水之間謂之夏洲。首尾七百里。華容監利二縣在其中矣。此水冬塞夏通。謂之夏水。蓋夏則會於荆郢之間通曰夏汭。冬則會于漢陽。乃為夏口。今漢陽軍漢陽縣有沔口是也。

窮水　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左傳楚救潛。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谷。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北灌安豐之左。世謂之豐水。亦曰窮水。音戌並聲相近字隨讀轉。北流注于淮。

沙水　水經自新溝。東北經牛首。東北渠即沙水也。楚東有沙水。謂此水東南逕扶溝東。又南與蔡陂合。又東南逕淮寧府城東曰百尺溝。又東南流注穎謂之交口。自溝東南逕城父西南入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

也。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

溠　出隨州隨縣西北黄山南。東南逕隨縣西。又南流注于鄖

漳　出襄陽府南漳縣東荆州東南。又南至枝江縣。北至荆門軍當陽縣。東南入沮

雎　出新城經襄陽府。至江陵府枝江縣入江

清發　吳敗楚柏舉。從之及于清發。水經。漢水過江夏安陸縣西。注云。晉太安二年。劉弘遣皮初與張昌戰于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浹。即春秋清發。在今德安府界

雍澨　禹貢。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孔氏云。在江夏竟陵縣入漢。三澨之别。未可億知。今澨水出郢州長壽縣磨石山名澨水。東南流。至復州景陵縣名汊川。至漢陽軍漢川縣入漢。傳言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吳敗楚于雍澨。五戰及郢。在今景陵漢川間也

涌　水經。江水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又東涌水注之。注云。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華容今監利石首縣地

桐　出廣德軍西南桐源山。西北入丹陽湖

成（臼水經注。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也）

濡（出順安軍高陽縣東北。至莫州任丘縣入易水。任丘漢鄚縣也。莫州出順安軍七十一里）

淮（出桐柏東入海。而房陵有淮水東入漢。故丹陽陵陽縣有淮水北入江）

漢（出嶓冢山。而蜀漢州有漢水入廷）

楚地

楚（莊十年書曰荆。僖元年書楚。左氏始終作楚。傳又曰郢）

那處（十八年。左氏又曰畤）陘（僖四年。左氏作陘隰）析（二十五年。左氏又作白羽）沈（宣十二年。或作䢾）州來（成七年。穀梁亦作州來）

雞父（昭二十三年。穀梁作雞甫）召陵（定四年。下同。陸德明云公羊作郲陵）柏舉（公羊作伯莒。穀梁作柏舉）

武城有三（非今恩州武城縣。僖六年。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楚地也。今鄧州南陽縣。文八年。秦人伐晉取武城。晉地也。今同州。襄十九年。城武城。魯地也。今沂州）

方城有二（僖四年。方城爲城。定四年。敵患方城外累。楚方城山也。自九陽縣至方城縣。文十六年。從庸及方城。庸地也。今房州竹山縣）

城父有二（昭九年。遷許于夷。實城父。哀六年。救陳師于城父。今亳州城父縣。十九年。大子建居城父。楚地也。今汝州葉縣）

沂有二（宣十一年。爲父猶城沂。是楚地邑名。昭二十五年。季平子請待于沂上。是魯城南水名）

房有二（昭十三年。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是國名。定五年。季芈子辛子處。是魯地）

柤有二（襄十年。會吳于柤。是楚地。昭六年。鄭伯勞楚公子弃疾子柤。是鄭地）

呂有二（成七年。子重請娶於申呂。呂國也。後爲楚地。今蔡州新蔡縣。襄元年。楚侵宋呂留。宋地也。今徐州）

郔有二（宣十一年。楚左尹侵宋。王待諸郔。楚地也。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郔。鄭地也）

楚檮杌。楚之先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而無所器。吳之先斷髮文身羸以爲飾。豈禮也哉。僭號稱王叛狄之。靈王爲申之會。問禮於左師與子產。

左師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舉待設以規過。卒事不規。曰。禮吾未見者六焉。又何以規。吳羞爲黃池之會。欲圖晉之霸。因晉之霸。而請用魏而襲其盟于成周。以尊天王。欲挾傳。夫差嫉楚。孔子曰。大矣哉。夫差不能言禮而欲霸也。有論春楚吳之事。蓋不可以言禮矣。

楚征伐

楚自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伐隨。授師子焉。以立隊法。（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按宣十二年。隨武子論楚之兵曰。荆尸而舉。杜預曰。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孑。戟屬。楚陳所利。大抵陳中有利於長兵者。有利於短兵者。于天利速。即長兵。孑是短兵。蓋楚參用孑爲陳。）

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役。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大抵皆非正軍。制亦非古。（子玉以若敖之六卒。付中軍。蓋兵屬子玉者。子西將左。子上將右。當是西廣東宮之兵。傳曰。楚右師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杜曰。三軍惟中軍完。則不敗者止若敖之六卒。楚軍有兩廣。即其親軍。今曰西廣。止於其一而已。杜注。東宮曰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按文元年。商臣以宮甲圍成王。是東宮兵也。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若敖者子玉之祖也。杜預曰。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周禮司馬。凡制軍百人爲卒。知六卒六百人也。子時子玉既爲令尹而乃請戰。蓋欲增兵耳。若敖之六卒。乃子玉家兵。觀宣公四年。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敗於敵者。戰則兵強可知。）

穆王接晉文襄霸之後。楚益強大。時則嚴環衛之屬。（文元年傳。潘崇掌環列之尹。杜注。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又宣十二年傳。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所以親衛於王。出入同之。）

厥貉之會。陳鄭及宋受役於司馬。以田孟諸。時則有右孟左孟兩甄之制。（文十年。會于厥貉。宋道楚子以田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期思公復遂爲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杜注。孟。田獵陳名。將張兩甄。故置二司馬。孟。則思公復遂一人爲右司馬。當中。大則左司馬二人張兩甄矣。兩甄。猶言兩翼。）

莊王霸強。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邲之戰。軍制備矣。蓋兆於武王。備於莊王。傳與詳焉。三軍以爲正軍。（傳曰。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此三軍蓋正軍也。時孫叔敖爲令尹。更不在三軍之數

如南轅反拚。軍進退皆由之。故知令尹爲纛旗三軍矣。

廣以爲親軍。傳載樂武子言楚軍制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鄭氏曰。廣車橫陳之車。杜預注。二廣君之親兵。楚傳楚子分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王卒左廣以逐趙旃。杜預注。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傳又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蓋左右二廣爲王親軍。右廣初駕以及日中。左廣受之以及日入。審在王側。內官序當其夜。若今之當更。備環親附。故安得捨棄親軍之制耶。又僖二十八年。西廣從子玉。時子玉專軍政。故分西廣以爲之。今鄭之戰則二廣皆以從王迭載。其曰。楚之乘廣先左。杜預雖云以乘左得勝。然實則楚人尚左。故親軍分爲二廣而王則乘左

游闕以爲游兵。傳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游闕蓋游兵往來游補闕者。觀兵陳何處爲薄。則從而補之。所謂奇軍以防敗失。由正軍中選拔分出。不繫步伍之數。

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曰。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今一廣十五乘。即古大偏之法。而曰卒偏之兩者。孔穎達謂兩廣之制。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既言一卒。又云卒偏之兩。言卒之者。成辭焉句耳。蓋防正軍有敗。則以偏車易之。正卒有闕。則以偏卒補之。

於陳則分左右二拒。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亦猶鄭二拒。蓋楚子在中軍與晉中軍相對。既戰分比二拒。右拒當晉下軍。左拒當晉上軍。故杜預謂爲陳名。

調卒之法。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卒乘輯睦不奸於事。行軍之典。則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軍行右轅左追蓐。凡兵車有甲士有步卒。甲士在車不供碎役。分步卒爲前左右三處。其車一轅服馬夾之。而下扶轅者。步卒被分左右者。軍行時又分之在兩相。挾轅以爲戰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以轅表車之是。挾車嚴兵以備不虞。其處在左者。使之追步草蓐。令離道求草。不近兵車。蓐謂卧止之草。以爲宿備。豫先左右之制。在道分使之。故云軍行至於對陳。則在車左右。　前茅慮無。爾雅曰。茅。明也。在前者明爲思慮所無之事。恐卒有非常。則預告軍衆。使知而爲備。如今軍行令人遠在軍前斥度候望。慮有伏兵伏險。行人持以絳。又曰爲幟。與軍人爲私號。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與此見賊舉旛相似。茅明釋言文。舍人曰。茅。昧之明也。杜預注。或曰時楚以茅爲楚。以茅爲旌。義未詳。中權者中軍大將軍進退之權。三軍之心在此。權者謂謀之高下輕重。皆當用精兵。後世勁兵多在前。或被擊敗。則後無應。勁兵在後。此最良法。　百官象物而動。物猶類也。謂旌旗畫物類也。百官尊卑不同。象其所建之物而行動。軍之政教不待號令而自濟。周禮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旃。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旃。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旗有軍衆者畫其物。無者帛而已。尊卑所建。各有物類。集春官司常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而所建不同者。大司馬則中秋教治兵之法。司常則中冬教大閱之法。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建。則如冬大閱。偕軍禮旌旗。不如出

軍時空辟實也。是謂時不同。故所建異。此云象物而動。謂軍行時當指治兵之法。

行軍之翼日。則輜重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及晉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丙辰。楚重至於邲。杜注。輜重也。楚輜重車當後正軍一日。蓋楚軍有法。輜重若與正軍過遠。則有邀擊之患。過近則重兵嘵亂。王軍亦潰。後世用兵先擊輜重取勝者多。蓋以非太近則太遠。以是知楚輜重遠大兵一日爲得宜也。

凡此皆軍政之善者也。若共王之世。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襄三年傳。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簡謂選擇也。杜預注。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文。被練練袍。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孔穎達曰。賈牢固。練若不固。宜皆用組。何當遠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欲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又組是條繩。不可爲衣服。安得以爲甲裹。杜言組甲漆甲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爲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名。被是被覆衣著之名。故以爲練袍被於身上。雖並無明證。而杜說近之。呂祖謙曰。組甲被練。擇兵之精者。被練。若今軟纏之類。

康王以蔿掩爲司馬。始井沃衍。牧隰皋。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襄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掩書土田。牧隰皋。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靈王作地道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平王簡上國東國之兵。都外軍師精練有法。（昭十四年。楚平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杜預注。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據下云簡東國之兵。亦如之。知此是簡西國之兵也。西國東國皆是楚人在國之東西者。孔穎達曰。西爲上。則東爲下。下言東。則此是西。互見也。）至若成王則若申息之子弟。（僖二十八年。楚子入居于申。子玉城濮之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杜曰。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士兵則若都君子。校人則若王馬之屬。（昭二十七年傳。左司馬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杜注。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賈逵云。平常免其徭役。事急乃使之。是君子既爲士則不調發。唯吳楚多有此事。急則役。如越有君子六千人是也。王馬之屬。王養馬官屬校人之類。凡此皆以急調役非常法。）其爲舟師以待吳寇。而卒莫能以得志。故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楚用舟師。自康王始。考之經傳。吳自成七年始入州來。暨共王卒。繼侵楚。明年敗楚于皐舟之隘。是吳利在舟師。楚惟無以敵吳。後十年康王始爲舟師以略吳疆。而吳乃滅巢。昭王時。救潛之役。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是無戎功。其後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遂敗楚師。入郢之役。吳大子終纍大敗楚舟師。其帥潘子臣小惟子皆爲吳獲。蓋楚雖以備吳置舟師。而實莫能勝。亦地形用便有不同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三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夢槙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仲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六姥

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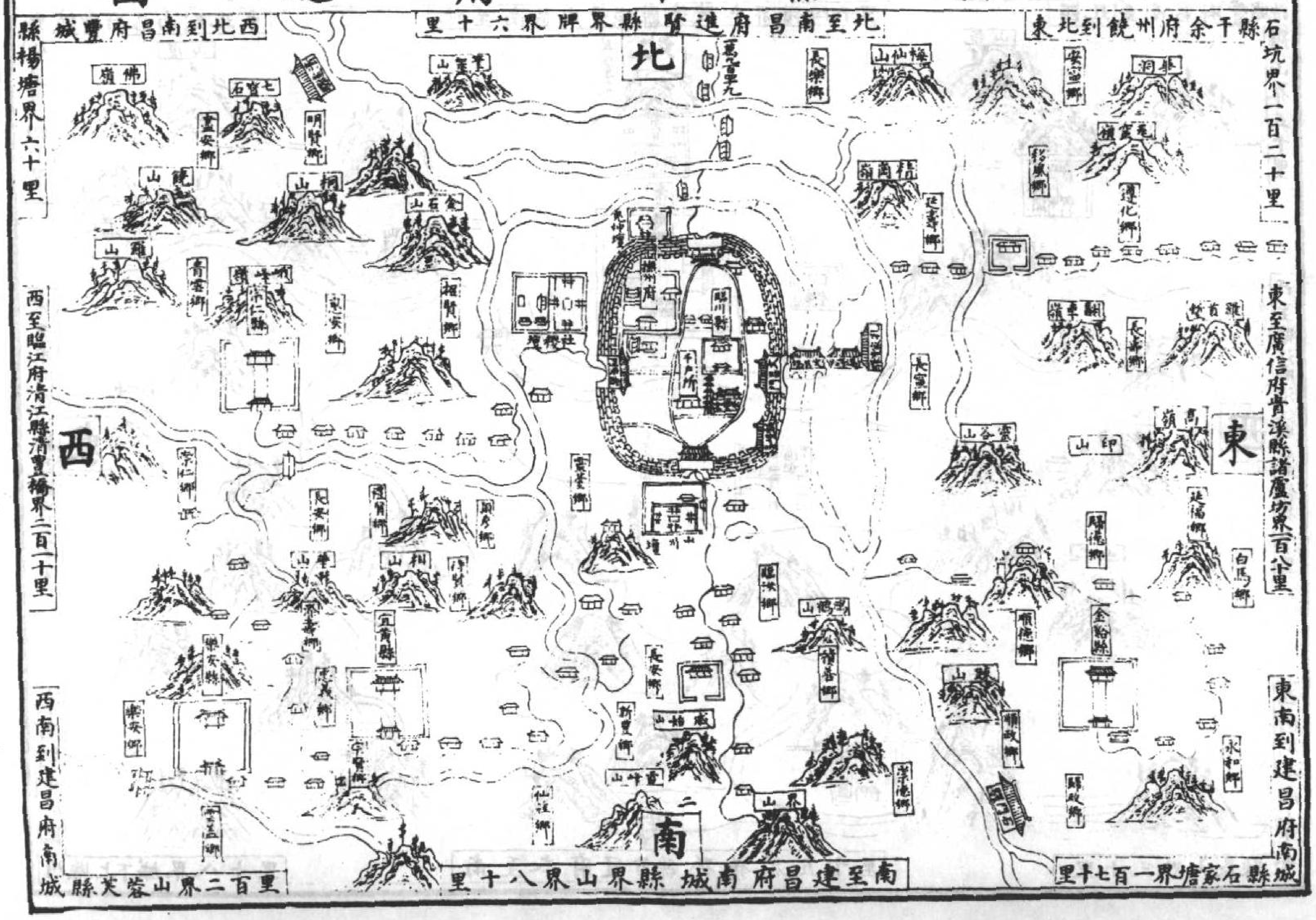
撫州府　舊路（親領縣五　臨川　崇仁　宜黃　樂安　金谿）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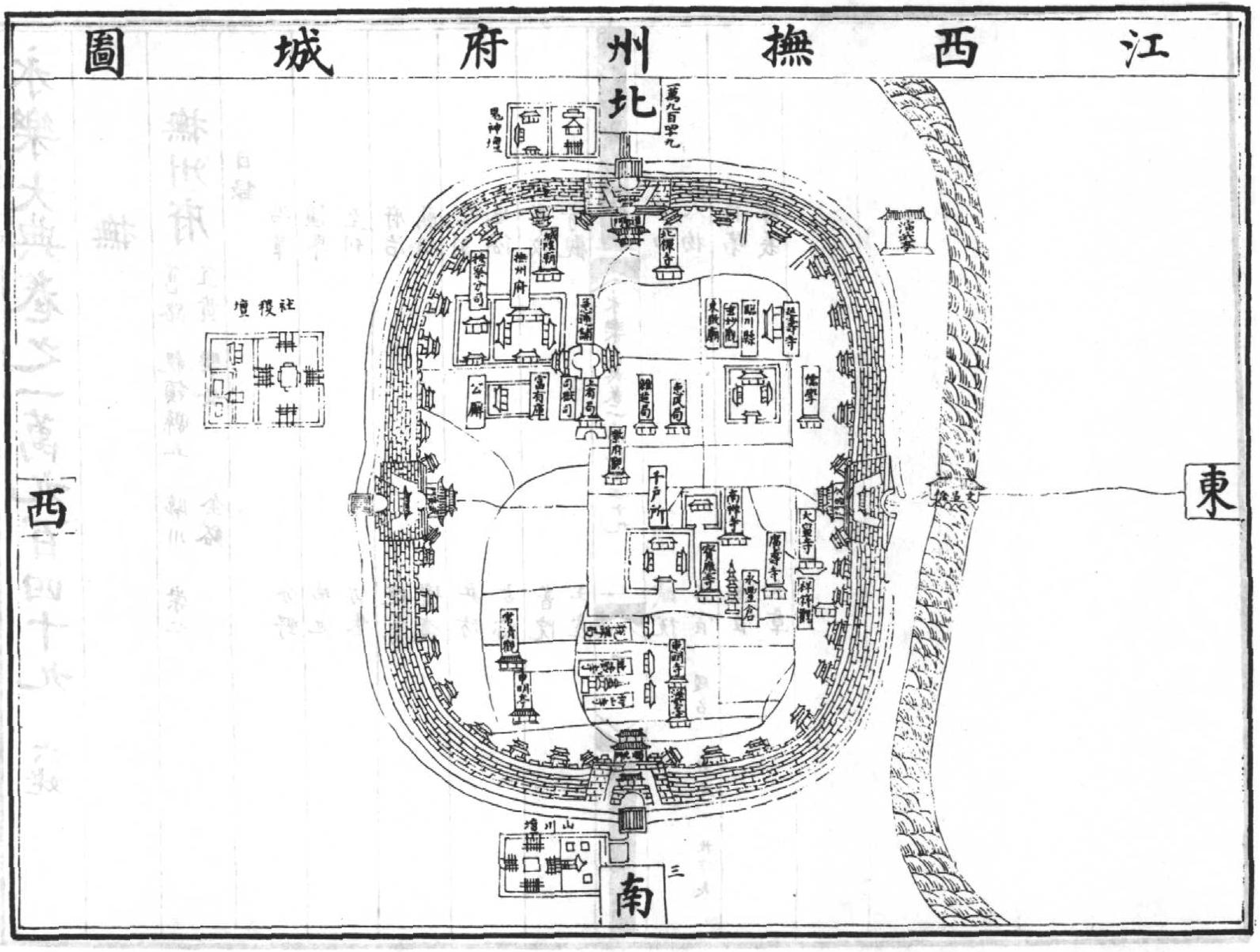
沿革　分野
疆界　城池
至到　坊巷
府治　統屬
廟祠　壇壝
官制　兵防
風俗　古跡
學校　書院
寺觀　土產

戶口　賦稅
人物　名宦（題名　封建　牧守表）
科第　忠臣
孝義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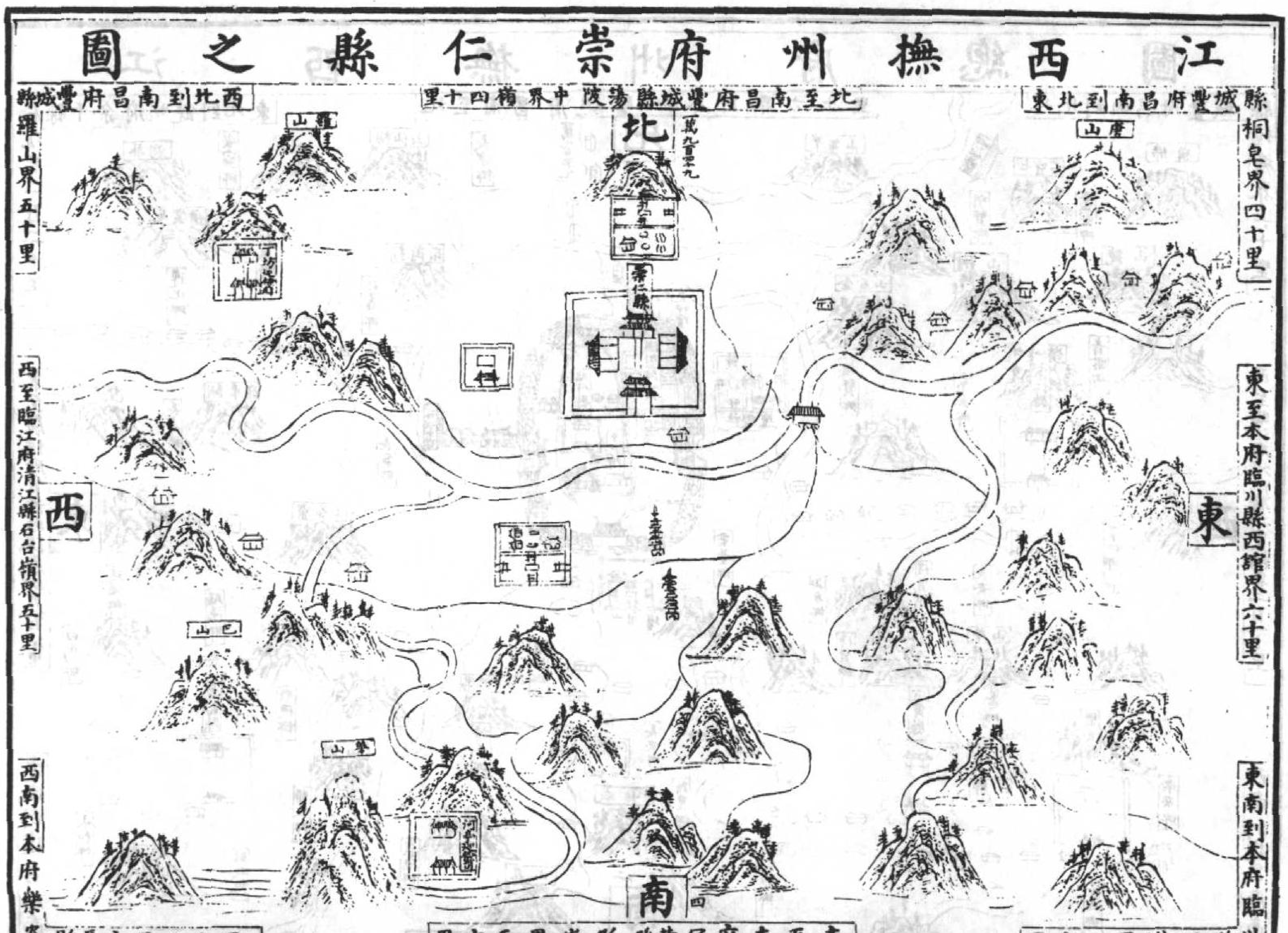
江西撫州府總圖


西北到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
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
東北到饒州府余干縣石坑界一百二十里
東至廣信府貴溪縣諸蘆坊界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一百七十里
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
西南到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
西至臨江府清江縣清豐橋界二百十里
北
東
南
西
佛嶺
七寶石
明賢鄉
長樂鄉
梅仙山
白馬鄉
永和鄉
崇德鄉
歸政鄉
仙桂鄉
山界

江西撫州府城圖


北
萬九百四十九
鬼神壇
社稷壇
城隍廟
按察分司
撫州府
北禪寺
臨川縣
玄妙觀
東嶽廟
延壽寺
儒學
公廨
富有庫
司獄司
織造局
惠民局
千戶所
南禪寺
大寶雲寺
廣壽寺
寶應寺
永豐倉
祥符觀
東明寺
山川壇
西
東
南

江西撫州府崇仁縣之圖


西北到南昌府豐城縣羅山界五十里

北至南昌府豐城縣湯陂中界嶺四十里

東北到南昌府豐城縣桐皂界四十里

西至臨江府清江縣石台嶺界五十里

東至本府臨川縣西館界六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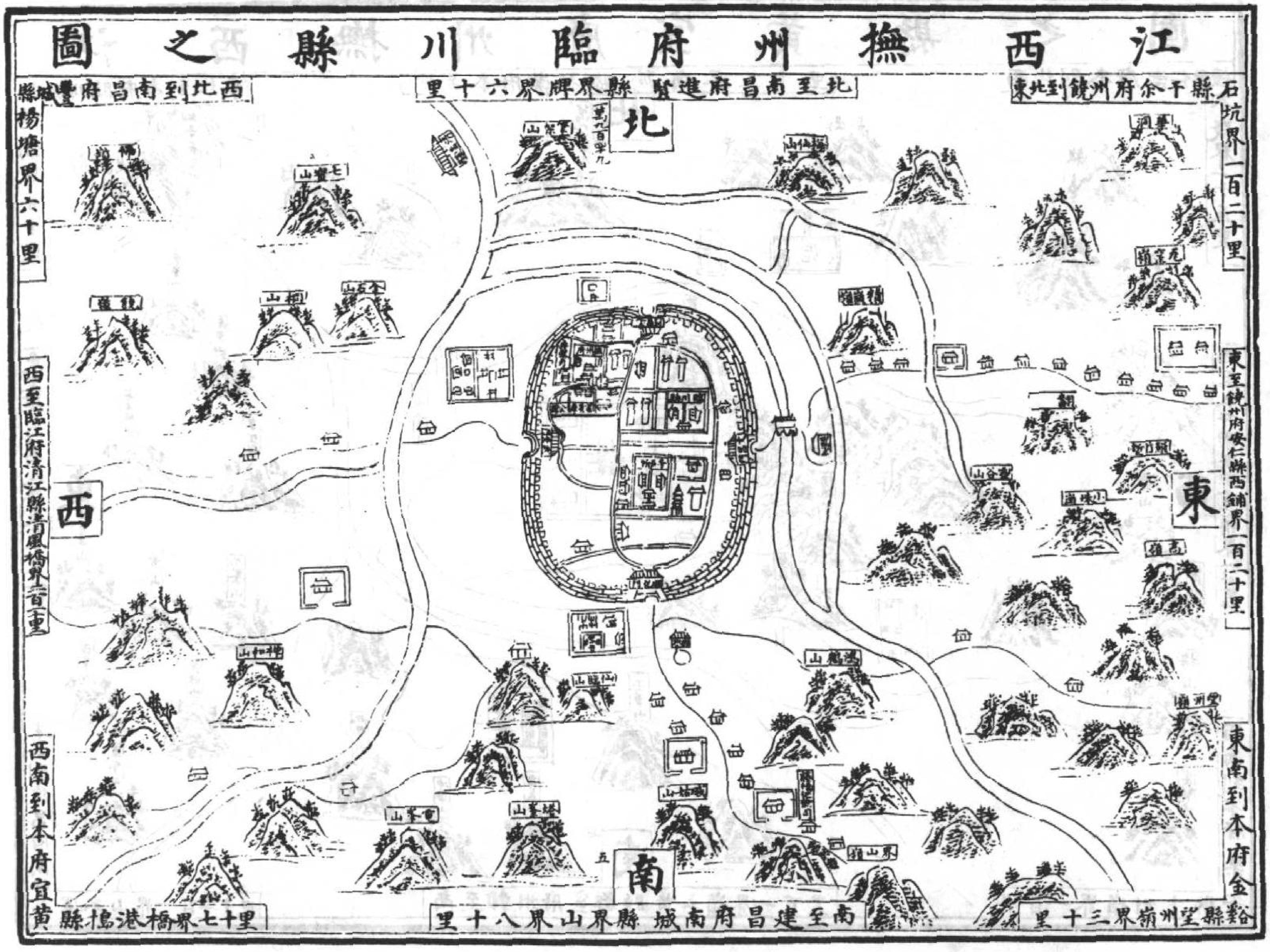
西南到本府樂安縣長山界三十里

南至本府宜黃縣孫嶺界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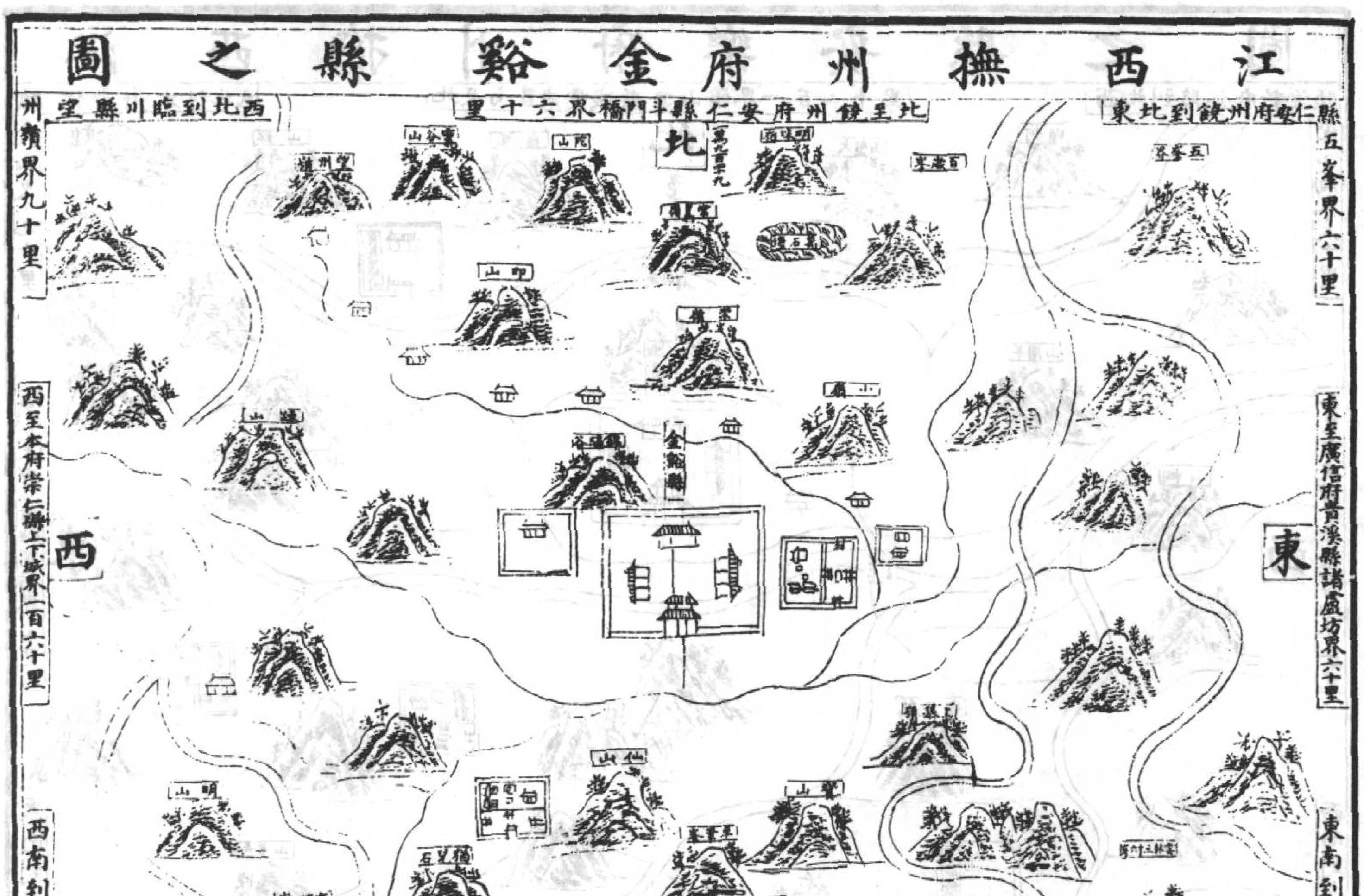
東南到本府臨川縣上下城界八十里

北
萬九百四十九
羅山
慶山
崇仁縣
巴山
西
東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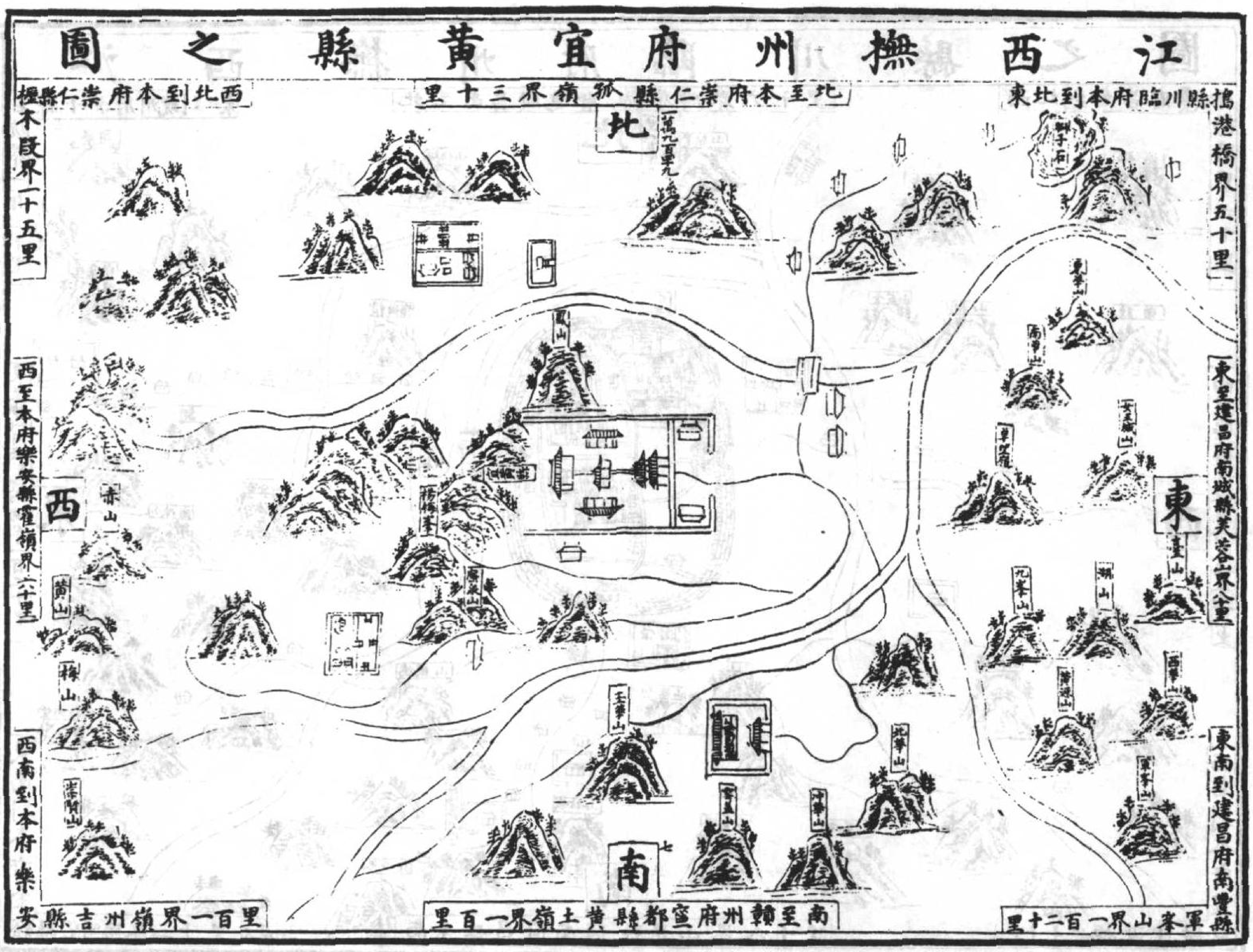
江西撫州府臨川縣之圖


北至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
東北到饒州府余干縣石坑界一百二十里
東至饒州府安仁縣西舖界一百二十里
東南到本府金谿縣望州嶺界三十里
南至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
西南到本府宜黃縣塢港橋界七十里
西至臨江府清江縣清風橋界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
北
東
南
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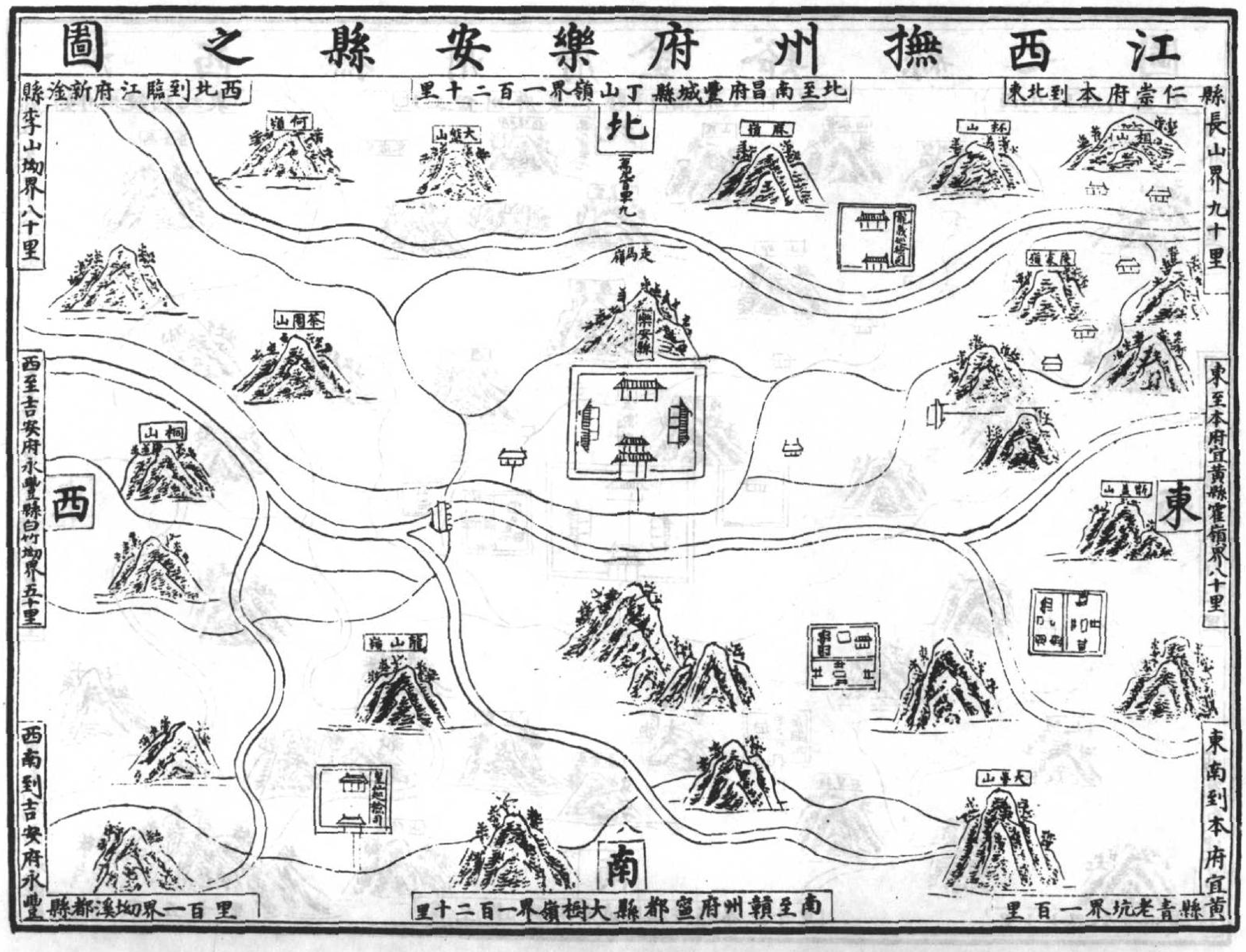
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之圖


北至饒州府安仁縣斗門橋界六十里
東北到饒州府安仁縣五峯界六十里
東至廣信府貴溪縣諸盧坊界六十里
東南到南城縣石家塘界五十里
南至建昌府南城縣頭陀嶺界三十里
西南到建昌府新城縣東金界七十里
西至本府崇仁縣上下城界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臨川縣望州嶺界九十里
金谿縣
北
東
南
西

江西撫州府宜黃縣之圖


東北到本府臨川縣搗港橋界五十里
北至本府崇仁縣孤嶺界三十里
西北到本府崇仁縣櫃木嶺界一十五里
北
西至本府樂安縣霍嶺界六十里
西
赤山
黃山
梅山
西南到本府樂安縣吉州嶺界一百里
南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黃土嶺界一百里
東南到建昌府南豐縣軍峯山界一百二十里
東
東至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八十里

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之圖


東北到本府崇仁縣長山界九十里
北至南昌府豐城縣丁山嶺界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臨江府新淦縣李山坳界八十里
北
何嶺
大盤山
西至吉安府永豐縣白竹坳界五十里
西
西南到吉安府永豐縣都溪坳界一百里
南
南至贛州府寧都縣大樹嶺界一百二十里
大華山
東南到本府宜黃縣青老坑界一百里
東
東至本府宜黃縣霍嶺界八十里

建置沿革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　禹貢揚州之域、星紀斗牛分屬。春秋時吳地。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所統縣十八。南城居其一。東漢和帝永元八年分南城之東境爲臨汝縣。屬豫章郡。三國吳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置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又增置宜黃、永城等八縣。隸揚州。晉惠帝元康元年。割豫章、臨川等郡隸江州。改西平爲西豐。西城爲西寧。宋省西寧。齊因之。以臨川郡徙治南城。梁復治臨汝縣。領臨汝、南城、宜黃、安浦、西豐、南豐、永城。又析臨汝爲定川縣。凡領縣八。隋廢臨川郡爲撫州、隸洪州都督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併新建、西寧等六縣。置崇仁縣。屬撫州。又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爲臨川縣。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年。復改撫州爲臨川郡。唐武德五年。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等八縣。七年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八年省宜黃。貞觀元年。以撫州隸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爲臨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撫州。領臨川等四縣。五代梁龍德元年。吳楊溥陞爲昭武軍節度。宋開寶四年。降爲軍州事。隸江南西道。領縣四。建炎四年。隸江南東路。紹興四年。復隸江南西路。元至元十四年。陞爲撫州路。

國朝爲撫州府。屬江西布政司。撫州府志　按舊志。周秦以前。撫之地爲荊揚二州分野。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爲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西至豫章東部爲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臨汝本二水名。臨水由西南而來。自崇仁縣巴山發源。巴山謂之臨川山。合宜黃水至西津。汝水自盱江盱母山發源。自南城由石門而下。至郡之東南。抱城而西北流。合臨川之水。或謂汝字從水從女。以盱爲母。汝爲女。故曰汝水。舊置郡會合二水之名。故曰臨汝。吳及晉宋爲臨川郡。亦治臨汝。齊徙治南城。至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臨川。因改臨川爲撫州。治在西津之赤岡。唐寶應中。太守王圓遷于西僊。即西津也。五代時危全諷遷于香楠山。即今治也。自唐至宋末。相沿爲撫州。元改爲撫州路總管府。戊戌五月。監郡完者帖木兒以城降于陳氏。辛丑十一月

聖朝總兵官鄧愈統率大軍至。守臣張子高降。改臨川府。後又立爲撫州府。

輿地紀勝　臨川郡軍事。元和郡縣志。禹貢揚州之境。元和郡縣志。於天文爲星紀之分野。臨川志引漢地理志云。豫章吳地。斗分野。次爲星紀。辰在丑。晉天文志云。豫章入斗十度。臨川舊隷豫章。則爲斗分野明矣。春秋時爲吳境。寰宇記、晏公類要及宋朝郡縣志。並以爲屬吳。而輿地廣記則以爲春秋爲百越之地。大抵秦言虔撫四州之地。諸書皆以爲屬吳。惟輿地廣記則端以爲百越之地。地亦無所考據。郡於虔州下引吳起相楚悼王。南平百越。於吳屬楚。然考之地里。虔言二州包地綿遠。與廣爲鄰。介南來以立郡。猶以爲越尚或可據。至居東撫二州。皆內地也。不應例指以爲百越之地。故東州新編圖經於百越之地。及越星分。皆削而不取。云越滅吳。左傳哀公二十三年。其地屬越。越既滅吳。地當屬楚。戰國時楚敗越。其地屬楚。輿地廣記以爲戰國屬楚。他書皆無所指定。然通鑑周顯王三十五年。楚敗越。盡取吳故地。則其地亦當屬楚。秦併天下。屬九江郡。在漢爲豫章郡之南城縣地。漢高帝六年。分九江置豫章郡。今按漢志。豫章郡所統十八縣。南城預焉。後漢和帝分南城北境爲臨汝縣。寰宇記、續漢書郡國志云。臨汝屬豫章。寰宇記。三國時吳主孫亮分豫章之東部南城。今屬建昌軍。臨汝。今屬撫州。二縣置臨川郡。沈約宋志載在太平二年。自晉以來。諸縣廢置不一。東晉又於境內立巴山郡。陳封文帝爲臨川王。隋平陳。罷郡爲州。時總管楊武通奉使安撫。即以撫州爲名。因廢巴山郡爲崇仁縣。屬撫州。又改臨汝爲臨川縣。並在開皇九年。煬帝改撫州爲臨川郡。大業三年。唐平林士洪。復置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寰

宇記在武德五年。尋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又割邵武屬建州。寰宇記在武德七年。又省宜黃縣。武德八年。隸江南西路。開元二十二年。改臨川郡。天寶元年。復爲撫州。乾元元年。五代僞吳升爲昭武軍節度。明義九年。南唐李氏因之。又割南城縣置建武軍。盱江志載在開寶二年。九域志云。開寶三年。以宜黃場爲縣。宋朝平江南。降爲軍州事。宋朝會要云。僞吳爲昭武軍節度。開寶八年降爲軍州事。中興以來隸江南西路。紀年錄云。紹興四年七月。詔撫州建昌軍依舊隸江南西路。今領縣五。治臨川。寰宇記。元領縣四。今五。臨川、崇仁、南豐、宜黃、金谿。臨川志　昔者公劉度夕陽而覓豳都也。逝彼百泉。陟彼溥原。遂陟南岡。乃觀于京。蓋度夕陽之西。去源泉之卑。而就溥原之高岡。出乎原之上。兩京又出乎岡之上。所以居高明也。矣攷吾州若昔興創始。亦類是矣。時成周卜宅。而依澗瀍。晉人議遷。而斷汾澮。今吾州介乎臨汝之中。又其遺意。皆所以據二水之會。納風氣之全。奠民生之安也。淳熙嘉定志　寶應中。太守王圓以地勢卑。非道路之會。因徙于西隴。然虛右擁左。形亦未叶。中和五年。危全諷始遷今治。塵寰擇異朝辛階癸。納漢山複疊之勢。無舊治卑偏之陋也。舊志州治所紀。唐刺史舊宅。乾符中爲巨寇黃巢將柳彥璋所焚。中和五年。危全諷徙今治。披榛草

剗越十四年。漸就摧圮。乾寧五年。全諷再拓基址。建廳堂門廡廚庫畢備。舊志城池紀述唐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新制羅城。週廻一十五里三十六步。高一丈二尺。下闊二丈五尺。子城週廻一里二百二十二步。元一統志梁復臨汝分新建西寧置巴山郡。又置巴山。大豐。新安三縣。及取廬陵之興平。豫章之豐城以益之。凡領縣七。開皇九年。廢大豐新安二縣入豐城。割豐城還洪州。廢南豐。永城。入南城。大業三年復改撫州爲臨川郡。領臨川。南城。崇仁。邵武四縣。十四年。陷入林士弘賊。唐武德五年。平士弘。而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縣是也。景雲二年。復置南豐。開元二十一年。分十五道採訪使。以撫州隸江南西道。天寶元年。復改爲臨川郡。乾元元年復爲撫州。置治於臨川舊城西津之西赤岡。宋乾德六年。僞唐李煜復置宜黃縣。淳化二年。以南豐屬建昌軍。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依舊領縣四。十九年。割崇仁縣天授忠義樂安三鄉。并吉州永豐縣雲蓋鄉增置樂安縣。領縣五。元朝至元十二年收附之。初仍爲撫州。十四年。陞爲撫州路總管府。領一司五縣。隸江西等處行省。　錄事司舊爲本州在城地。宋設三廂領之。元朝至元十四年。創設錄事司。領在城民事。

分野

臨川志質之史冊。區別其分野。則吳揚爲斗牛女爲星紀。考之舊經。吾州又文昌之所臨照。夫上通於辰次。各著其分野者。天下之所同。上通於天垣。正應於文昌者。吾州之所獨。星土之占。其證則有休咎。所不可得而常乃若斯文在天地間。則歷終古而光景若一。不窮惟是。人文化成。天象叶應。庶證有不若者乎。然則文星昭明。則不占有年。分野當蒙其福矣。　天文志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吳楚之疆。候熒惑。丙楚戊吳。　地理志。吳地斗分野。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盡吳分。　斗牛女星紀丑東北也。天文志以戌爲吳。西北也。西漢以前。其說亦未定。信如西漢地里志所述。則今之江淮浙皆吳分。豫章特其一耳。況豫章所隸諸郡臨汝又特其一者。此不可執一而強爲之說。且吳楚候熒惑。則可以南方言。世人謂南斗爲東南吳揚之分。故曰南。非也。何以不曰東耶。南北二斗。皆曰斗者。其星各有四成斗之象。北斗位乎北。居太微垣之北。近天中杓轉而魁不改其處。故曰北斗。南斗。爲北方七宿。東行左旋。與二十八宿周流於天。何以曰南。蓋二星俱名爲斗。北斗不離乎太微之北。既以北名。南斗。爲北方七宿之首。自北而南。故以南名。春秋元命包。牽牛流爲揚州。首言其宿之行。應於揚州之野。山谷江西道院賦。曰句吳之區。維斗所直。何耶。十二地支位于地。其精氣行乎天。地支東北丑之精氣爲斗牛女周行於天。名曰星紀之次。其所應之分野。則在東南吳揚。未嘗相直也。蓋直之爲言。亦主也。非但謂其相直。南斗之所主者。吳也。然豫章介於荆揚。故王勃滕王閣記。亦指爲翼軫。乃星紀鶉尾之交。荆揚之分野。（詳見塲屋門。）後漢律曆志。蔡邕月令章句云。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　郡國志。帝王世紀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其辰在丑。斗建在子。吳越分野。　晉天文志。魏太史令陳卓言郡國所入宿度。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費直云。起斗十度。諸郡躔次。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京房。張衡。並云豫章入斗十度。　隋地理志。揚州爲禹貢淮海之地。在天官自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　天圓地方。圓者氣動而行。方者形靜而止。形則可以方所而推。氣則難以界限而別。是以二十八舍分十二次。或盈或縮。其說不齊。以星紀言之。范史自爲異同。有斗六度至女二度之說。有斗十一度至女七度之說。晉書隋書復有斗十度至女七度之說。唐書復有起斗九度中二十四度。終女四度之說。氣之動而圓者難明故也。然斗牛女星紀之分野。乃揚州吳越之所共。臨汝豫章地

也。諸家言豫章入斗十度。此爲切近。　唐書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丑初起斗九度中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東海。又逾南河。得漢丹陽會稽豫章郡。西濱彭蠡。南涉越州。盡蒼梧南海古吳越及東南百越之國。皆星紀分也。南斗在雲漢下。淮海之間爲吳分。牽牛在南河浸遠。故其分野。自豫章東達會稽。南逾嶺徼爲越分。皆係乎揚國。　十二辰次。縱橫交錯。以主十二州之野。十二國之分。此氣化之變。不可以一定之理而求。亦由三垣中外官周天之星。象其名義之所自起。豈得而盡推哉。上哲與天爲一。默通其秘。後人因之。莫窮其旨。近世有因唐書南河之云而爲之說。以地之江河象天之雲漢。謂地氣升天氣降必在子。子月雲漢漸降。星紀丑位得其下流。吳越居江之下流。循丑之當天漢下流。此說愚甚惑焉。地支之位。著乎地者爲丑。丑之精氣行乎天者爲星紀之次。爲斗牛女之舍。占天者。以其氣之行乎天。推其所主之分野。非以其位之著乎地者而推之也。辟之人焉。其室廬雖各有所止。而其人則周流乎四方。凡天文圖說。以分野附之於地支者。明此位之精氣爲某次某舍。其應在某分野也。蓋以天之氣化而主地之分野。非以地之支位而主地之分野也。今以雲漢降于子。而丑居其下流。當應于江

之下流其然乎。且天氣以子月降者乃地氣上升而天氣下交也。況十二辰次同一氣化。此說但可施之星紀。豈曰粹論耶。 文昌星。 淳熙志臨川有文昌堆。舊經云。上直文昌星。史記天官書。斗魁戴（太祖廟諱）六星。曰文昌宮。（索隱曰。文耀鉤云。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前漢天文志。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筐。故曰戴筐。）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 晉隋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主集計天道。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曰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佐理寶。所謂一者起北斗魁前近內階者也。明潤大小齊。天瑞臻。 唐天文志。唐開元九年。一行受詔改治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率府兵曹參軍梁令瓚以木為游儀。一行是之。乃奏黃道游儀云云。其所測與古異者。舊經文昌二星在輿鬼。四星在東井。北斗樞在星一度。璇在張二度。機在翼二度。權在翼八度。衡在軫八度。開陽在角七度。杓在亢四度。今測文昌四星在柳。一星在輿鬼。一星在東井。北斗樞在張十三度。璇在張十二度半。機在翼十三度。權在翼十七度。太衡在軫十度半。開陽在角四度少。杓在角十二度少。文昌天之六司。 旁攷尚書令。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晉百官表注）尚書萬機實為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劉洎疏）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桃三台。（張衡天象賦）詳觀諸史志。文昌所主者不但斯文而已。將相貴臣之象。其星凡六。號六府。又六卿之象。北斗在太微垣之上。文昌又在斗魁之前。斗魁從而戴之。此又高明光大之象。史以戴筐言者。其星如筐。筥與斗魁皆以象取。斗與筐其器不能相離。自然之象。星居天庭。與十二辰次殊。所占在上將上相及六司貴臣。故諸史未嘗言其所臨照之分野。舊經云是邦上直其宮者。莫識其為何義。世之星圖或跡或竊。雜於畫括。唐志所述文昌諸星在井鬼柳星之度。乃西南也。與吾州若無與焉。然嘗觀諸史志。惟西漢史近古。於天文度數。惟言其大率。不若後世之迫切求詳。而流於支離也。漢天文志所述孝成建始元年九月有流星出文昌詘折委曲。貫紫宮在斗西北子亥間。如環。志凡言流星之行。必曰起某所至某所。或入某所。犯某所。經某所。掃某所。皆動也。惟此占。但言出貫。又言環。又言在子亥間。文昌與斗魁在太微北。皆逼近紫宮垣。流星環之者不動故也。星出文昌在子亥間而不動。則文昌亦在子亥間矣。子亥與巳午相直。巳午東南也。上直文昌宮之說。庶幾在此。又按晉志。北斗魁四星。杓三星。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燕。六主趙。七主齊。七政星明。其國昌。四文曲也。臨汝吳分也。舊經所云上直文昌。此亦一義。併記之。

疆界

臨川志。臨汝在上世為荊揚外荒服。至太伯始有吳。遂為禮遜之國。太伯三以天下遜。豈有意於君長遐裔耶。仁人所之。從者如歸市。蓋與太王居岐。後先一轍。荊人義而立之者。則國家興仁興遜之天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固其所宜。居是邦。欲成德善俗。闢土聚民。當以太伯之心為心。自體察其仁遜厚薄可也。疆域廣狹。不與存焉。然天下郡縣星分棊布。名字沿革不一。封境分合各殊。又不可以無述。疏而別之。使人知所以異。敘而通之。使人知所以同。雖然封疆關乎地勢。則有古今之殊。仁遜存乎人心。則無古今之間。可不念諸。 周為荊揚州。楚吳越國。史記吳世家。太伯奔荊蠻。號句吳。荊蠻義之。立為吳太伯。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君吳。因封之。越世家。越王勾踐滅吳。時越兵橫行江淮。（考六國表。時為周元王四年。）及楚威王興兵伐越。大敗之。盡取吳地。 商世地為荊。太伯來奔。始分為吳。按禹貢淮海彭蠡三江為揚。荊衡江漢九江為荊。今豫章本秦九江郡。彭蠡則鄱陽湖也。郡當商周世。介居荊揚間。太伯始奔。猶為荊。及建國。遂為吳。王勃滕王閣記云。星分翼軫。蓋豫章亦屬荊。不但屬揚。禹貢江漢為荊。江淮為揚。太伯之興。荊分為吳。句踐之興。揚州吳地。皆為越。及楚敗越。荊揚江漢江淮皆為楚矣。 秦為郡。漢為兩縣。隸揚州九江豫章郡。九江淮南國。秦滅楚。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以揚州置鄣會稽九江三郡。（輿地廣記云。秦屬九江郡。）漢高祖元年正月。項羽立黥布為九江王。四年改九江曰淮南。以布為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屬揚州。領縣十八。有南城。（前漢地理志。元和郡國志。漢分豫章郡立南城縣。）十一年封子長為淮南王。王布故地。十二年封劉濞為吳王。分豫章屬吳國。（諸侯王表。）後漢豫章郡屬揚州。和帝永元八年置臨汝縣。（唐元和郡國志云。析南城為臨汝。）周秦以前地為荊揚二州。吳越楚三國至秦分天下為郡。地屬九江。漢初改九江曰淮南。後分淮南置豫章。始立南城縣。至後漢又分南城立臨汝縣。大率太伯以前。地尚為荊。太伯有國以後。地為吳。周秦以前但為州。秦併天下始為郡。漢有天下始立縣。此其大畧。自秦訖漢。郡縣有沿革。其為揚州則不改。太平御覽云。高帝六年。命灌嬰立洪州。分洪州立南城。以其地在郡城之南。故曰南城。洪州之名。漢

書所不詳南城在洪州之南則有之矣　吳爲揚州立臨川郡領十縣吳志吳主孫亮太平二年以豫章東部爲臨川郡領臨汝南城二縣治臨汝晉地理志吳揚州郡十四臨川其一宋志云臨川領縣西豐（西豐吳曰西平）新建永城宜黃南豐東興安浦皆吳所立寰宇記云吳增置凡八縣又有西城　唐元和郡國志云吳太平二年分臨汝爲新建分南城爲南豐以宋志及寰宇志證之則所分者不特新建南豐而已也蓋皆臨汝南城地其名則有所增其地則無所闕也詳見于後　晉爲江州臨川郡領縣十晉地理志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荆揚疆土廣遠統理尤難割揚州七郡荆州三郡置江州臨川郡隸焉領縣臨汝西豐南城東興南豐永城宜黃安浦西寧（改吳西城）新建凡十　宋志云晉武帝太康元年更西豐曰西平又更南城曰新南城江左復舊寰宇記云晉改西城爲西寧名則有改實無所增也　宋齊爲江州領縣九宋志臨川郡屬江州領縣九臨汝西豐新建永城宜黃南城南豐東興安浦（省西寧）齊志臨川郡屬江州（徙治南城）領縣九南城臨汝新建永城宜黃南豐東興安浦西豐　宋齊二代所領縣率循吳晉之舊志所列獨無西寧豈宋齊廢之耶　梁陳分臨川郡立巴山郡各領縣八元和郡縣志梁普通三年改新建爲巴縣寰宇記梁分新建西寧兩縣立巴山縣又分臨汝置定川縣隸臨川郡隋志梁置巴山郡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七縣（又云陳初廢西寧新安巴山郡猶管五縣）非臨川所領臨汝南城宜黃安浦西豐南豐永城析臨汝爲定川凡八縣（晉以前又有東興縣梁封鄱紹叡陳封沈恪恭忘不知何年廢唐復置）陳割新淦縣屬巴山郡（巴山郡城在今崇仁西南三十一里）梁末周敷周迪據臨川黃法氍熊曇朗據巴山迪爲臨川內史割江西四郡爲高州以法氍爲刺史領巴山曇朗爲巴山太守　西寧之名不著於宋齊至梁乃復見於史傳吳晉宋齊四代臨川郡所領縣雖多而地實無所增至梁分臨川郡地創巴山郡於是割豫章之豐城廬陵之興平（永豐縣地）來隸夫豐新安皆豐城地也至陳又割豫章之新淦矣蓋自梁陳以前地無所增梁陳而後分爲二郡於是始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附益之　隋初省巴山郡爲撫州併兩郡所分創縣惟存其四後復爲郡隸洪州舊唐書地理志元和郡國志寰宇記隋平陳時總管楊武通奏使安撫因以撫爲名改臨川郡爲撫州屬洪州總管府開皇九年廢巴山郡及所領大豐新安巴山新建興平豐城西寧縣置崇仁縣（考舊志臨川郡之宜黃安濟二縣地併入崇仁）後以新淦歸吉州併西豐定川入臨汝改臨川縣省南豐永城入南城十二年復以豐城廢縣歸豫章郡開皇十二年置邵武縣大業三年復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邵武　隋平陳以撫名州屬洪州督府昔與豫章同爲郡今同爲州而受督焉遂省南豐入南城省巴山郡置崇仁併西豐定川入臨汝今建昌軍則南城地也今豐城永豐（舊興平）皆崇仁地也是時新淦尚存古今州境莫廣於此其後雖以新淦還廬陵豐城還豫章尋復以建之邵武來隸矣名曰四縣其數視六朝雖若簡寡語其地則增大矣吳晉間所領十縣臨汝南城存新建西寧南豐西豐廢惟東興永城宜黃安浦不著以唐書證之蓋皆廢矣州本漢豫章郡之南城臨汝縣地也至隋與洪並爲州而隸於洪尚兩漢之舊

唐初爲撫州領縣八後爲臨川郡領縣四後復爲撫州新舊唐書列傳地理志會要隋大業十二年林士弘據豫章臨川豪傑殺隋守令以附唐武德五年討平士弘置撫州析南城置永城東興析崇仁置宜黃是昔撫州領臨川南城邵武宜黃崇仁永城東興將樂八縣七年以興平之地還吉州（今永豐）省東興永城將樂三縣以邵武隸建州八年省宜黃領縣三臨川南城崇仁景雲二年析南城置南豐先天二年省開元八年復置天寶元年改臨川郡領縣四臨川南城崇仁南豐乾元元年復爲撫州元和六年陞上州　方鎮表地理志太宗元年分天下爲十道撫隸江南開元二十一年分江南爲東西置十五採訪使撫隸西道乾元元年置洪吉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領洪吉虔撫袁五州廣德二年改江南西道咸通六年陞鎮南軍乾符元年復爲江西觀察龍紀元年復爲鎮南軍撫皆隸焉　六朝所置永城東興宜黃安浦西豐縣至隋蓋皆已廢至唐復永城東興宜黃惟安浦則未嘗復又置將樂凡領縣八尋廢永城東興宜黃將樂又以興平歸于吉邵武歸于建所領縣惟臨川崇仁南城後析南城爲南豐凡四縣蓋自六朝以來所領縣雖分合沿革紛然不齊然二漢南城臨汝舊地所析置者則名殊而實不改其自旁郡割隸者如豐城興平（今永豐）邵武將樂新淦則旋各還本矣此係地勢非但隨時之宜也　地在秦隸九江在漢爲縣吳爲郡皆隸揚州晉宋而下隸江州隋改郡爲州隸洪州唐爲州亦嘗爲郡初隸江南道後隸江南西道置洪吉防團等使則隸洪吉置江西觀察則隸江西陞鎮南軍則隸鎮南名雖殊實則一也　五代僭竊割據置邵武軍又析爲建武軍唐乾符中鍾傳據撫州中和二年鍾傳據洪危全諷據撫州梁開平三年全諷攻洪州淮南楊隆演遣周本將兵敗之于象牙潭執全諷地入于吳全諷據撫自中和至開平凡二十八年

僞吳順義九年陞爲昭武軍節度（寰宇記）晉天福二年李昇取吳地僞南唐（五代史南唐年譜）周顯德五年南唐置金谿場（寰宇記）宋朝乾德六年李煜割崇仁三鄉立宜黃場（寰宇記以爲縣非）開寶元年煜以場爲縣（宋朝會要）二年南唐以南城縣置建武軍（寰宇記）地不加多也當二漢時爲縣至六朝而下遂爲郡至南唐遂析爲兩軍鎮名雖侈地則狹金谿宜黃初名爲場後皆爲縣蓋始於南唐　宋朝復爲撫州初領縣四後爲五隸江南東西路開寶八年王師下江南得郡十九改爲軍州時領縣凡四臨川崇仁南豐宜黃（晏元獻公類要記撫州曰龍川軍事改之前後紀載皆無此名褚氏當陞爲昭武軍所謂龍川軍者莫詳其所自立臨川說傳爲龍川郡晏公撫州人其言必不妄矣）太平興國四年改建武爲建昌軍（宋朝會要）淳化二年割南豐縣隸建昌五年以金谿場置金谿縣領縣亦四紹興十九年分崇仁縣吉州吉水縣地置樂安縣（舊志云乃古之永豐雲蓋一鄉蓋永豐縣本吉水縣地又云分臨川穎秀忠安兩鄉隸崇仁）領縣凡五太平興國元年分江南東西路復併爲一天禧四年復分二路州隸西路紹興元年以州隸東路四年復隸西路　梁分臨川郡爲巴山郡隸其地狹自是遂割豫章廬陵之地以開廣之及隋初廢巴山自是所割兩

郡地各還其舊州境所存者二漢兩縣之舊地及邵武而已及唐初歸邵武于建訖唐之季疆理遂定南唐既以撫爲軍復分南城爲軍蓋梁析巴山郡之故智疆土則無所增孫吳初立南豐本析南城地隋合之唐復分之南唐以南城爲軍至宋朝併以南豐割隸自是撫州之境大率多漢臨汝縣地建昌軍之境大率皆漢南城縣地南度分崇仁縣及吉州地置樂安今州境大率漢臨汝縣之舊界裨以廬陵之餘地爾宋朝江南東西路或分或合州之隸于東西蓋亦倣於唐　諸縣撮要自吳訖宋朝諸縣或分或合如前所列嘗隸于郡者其名凡二十有二厥後崇仁則併巴山（梁爲郡故城已見于前）西寧（故城在崇仁縣南六十二里）新建（故城在崇仁縣西南九十五里）安浦（其地後復分爲樂安故城在天授鄉三十二都去縣六十里里名安浦）凡四縣臨川則併定川（故城在臨川縣北五十二里耆老相傳今新陂母城是）西豐（故城在臨川縣西南五十里）凡兩縣宜黃則廢爲崇仁而復置樂安則又從崇仁而分與金谿合成五今爲州境興平則併于吉後以永豐之雲蓋一鄉隸樂安即興平地也南城則併永城東興兩縣與南豐俱爲建昌軍境豐城則併大豐新安兩縣爲隆興府境新淦今爲臨江軍境邵武則爲邵武軍將樂則歸于南劍州矣

城池

撫州府志郡城舊宋有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壇步門下市門上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前元寨壇步門止存八門本朝只開四門東曰文昌南曰順化西曰武安北曰進賢皆重樓疊栱高廣雄壯各門外又爲外城迴護其城門上亦有樓南西北有吊橋夜則懸起朝則放下唯東門有文昌橋遂不置吊橋城下有路可馳馬臨壕環繞皆種樹稠密城周圍一千七百九十八丈四尺垛頭二千九百七十四箇樓鋪亭臺一百四十五座城高約二丈五尺（臨川志郡國居內地者無敵國外患城池多廢闕昔者聖人作城郭以衛民豈惟設險守國而已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備豫之道無內外遠近之間歷觀碑志吉州自昔大率必因捨根乃敍議城築甘君清平之日見事豫防歟乃盡取五邑之境古今諸城興廢之跡廣記備錄使主民社者吞宇覽之常爲謹固封守之計以通防四郊之多壘閒暇之日可以觀政修櫚之際以保民也）臨川志古城在西津外亦罔（詳見州治沿革門）今城唐寶應間刺史王圓遷（詳見州治沿革門）至中和末刺史危全諷興築址廣三尋高兩尋長十五里二十六步（有全諷修城記）南唐昇元間太守周弘祚修之闢之建十三門

門各有樓加長五里濠深及丈者三廣則六倍有奇（有弘祚修城記）建炎初太守王公仲山補葺之紹興中張公滉重修僅存九門紹定庚寅汀邵寇相挺犯境（詳見郡境事跡）太守黃公炳再加浚築城之高廣始全諷弘祚濠之深闊則視昔不啻數倍蓋自中和以來所未有甫三十載城日就頹圮景定癸亥太守家戶部坤翁補葺城與門之壞者（有修城記）州城九門　東朝京（舊名通遠直文昌橋）東南清風（俗謂壇步門乃水門即壇之也王荊公舊居在焉詩有壇步庭閒眼欲寒之句出吳虎臣漫錄）東南奉明（濠有橋）東南金谿（濠有橋）南順化（濠有橋越橋者老相傳爲胡盧城舊址蓋此乃郡山來脈而濠不容深故築此以護城）西南豐安（濠有橋）西迎恩（濠有橋）北進賢（濠有橋）東北安仁（直東津渡已上門各有樓）子城刺史危全諷自郡城之西偏徙於此周一里二百五十步（有全諷及徐保和所爲記詳見州治沿革門）太守張公滉修之仍建門三亦各有樓太守家戶部坤翁重修　子城三門（子城臨川城西故無西門）東承春（與漁樓相直）南通教（以其通諸營也）北望雲（以其地最高也）放生池　山川之鳥獸魚鼈臺沼之麀鹿白鳥夏后文王豈區區然求以全育之天地以其心者萬物而無心也況臨汝介吞山澤間距王畿千里而近有生之類

在郡圃如在郊甸處江湖如在池沼所居之地則殊所蒙之潤則一雖然池沼之微豈足以盡聖人之仁是乃聖人仁民愛物之端也懿哉　唐放生池因汝水為之古今詩話載唐末邕州蔡大夫遷撫州刺史（年月無攷故題名不載）禁汝水放生池禁採捕忽有人乘小舟垂釣其中捕之釣者為口號云　彼郡長竿捲郤綸手携蓑笠賦新詩臨川太守清如鏡不是漁人下釣時以年月無考故郡太守題名不載天聖二年郡侯太常博士朱正辭始即吳陂左之南塘為之今南湖是也其後復浚之置斗門以均蓄洩之量宋朝放生池天禧初詔諸路興舊放生池無者近城上下各五里禁採捕天聖二年又詔未置者許濬池於附郭五里郡守朱公正辭即豐安門外南湖為之中廢於兵紹興中郡守兆公謙之作芙蓉堂於湖上乾道中郡守藍公師稷重修郡人陳公搗記　今放生池在擬峴臺之前溪復汝水之舊也　井　巽井水而上水為井汝水自巽來趨放坎會衆流於下而州城位乎其上是以城雖盤踞丘垤地勢崇高而井泉則有餘者本上有水之理氣然也故不待斗升以汲西江而波臣之撤常潤　朱井（在郡學大子殿西廡有泉清冷）丹井（在大慶觀聖祖殿前）臨汝驛前井（舊涸）臨汝驛巷口井　東津門內井　舒家井（已上並具慶坊）祥符觀前

井（與山行祠相對）法眼泉三井（在報恩光孝寺一方丈一廊下一廚東廚井有樓天禧三年進士危言記泉深）汝泉井（舊在孫氏圃內有泉脉後廢今圃外渠上井覆以亭而舊涸者非是）水陸寺前井　臣巷內井　東通判衙前井　紫府觀門井　沙井巷井（舊涸）木黃井（井以黃木為底今存）寶應寺前井　白鹿泉井（寶應寺經藏院今在倉臺花園詳見古迹條）提舉司臺下井（已上並興魯坊）大小兩義井（舊步廊下大者不周小者當周）陶家井　蕭家嶺橋北井　下井巷井　興聖寺前井　桐林嶺上井（已上並文公坊）新巷尾義井（歲化坊）上門塔下義井　八角井（深七丈闊一丈石甃）土地巷口井（已上並招賢東）縣城隍廟前井　李齊王井（舊營墻大卿門前深五丈）危王井（菜營巷孟氏圃內深七丈）護福廢寺前井（已上並招賢西坊）石井一名危王井（西街管大卿門外有金錢上浮之異）寶慶衆井（西街呂李通使門外）陳正字巷井（董提管門外泉清）武雄忠節營前井　大營巷內井　大營巷口井（已上並仁孝坊）野塘巷口井（舊周瑞童坊井）西通判衙前井（已上並慶延坊已上並見郡城內）丹井（在觀壇觀經藏側已上見郡城外）

至到

撫州府志東至江西廣信府貴溪縣諸盧坊界一百八十里　西至江西臨江府清江縣清風橋界三百一十里　南至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山界八十里　北至江西南昌府進賢縣界牌界六十里　東到江西廣信府治四百五十里　西到江西臨江府治二百八十里　南到江西建昌府治一百二十里　北到江西南昌府治二百四十里　東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石家塘界二百七十里　西南到江西建昌府南城縣芙蓉山界二百里　東北到江西饒州府餘干縣石坑界二百二十里　西北到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楊塘界六十里

九域志東京二千七百二十里　東至本州界二百六十里自界首至饒州三百一十里　西至本州界二百一十八里自界首至吉州三百六里　南至本州界八十九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　北至本州界五十四里自界首至洪州九十三里　東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建昌軍五十五里　西南至本州界二百四十四里自界首至吉州二百一十二里　東北至本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自界首至龍州二百六十二里　西北至本州界八十三里自界首至洪州一百五十七里　寰宇記　東西四百七十八里　南北六百三十七里　西北至東京二十一百里　西北至西京二千五百

里　西北至長安三千三百五里　取隨州路二千九百二十五里　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　南至虔州一千一十里　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　北至洪州二百四十里　東南至建州八百三十七里　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　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　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　郡縣志南北六百三十六里　臨汝志云二百三十里　東京一千七百五十里　東至饒州五百七十里　西至吉州五百二十五里　南至建昌軍一百四十四里　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六里　北至隆興府一百四十七里　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四里　東南至建昌軍二百二里　西北至隆興府二百四十里　臨川志周禮職方氏王畿外方五百里曰侯服而以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者繼之豈限於一郡一邑自私其智歟五州四達之康莊也舊志所列乃盡四境而止今則自京師而郡自郡而路自路而天下會同咸京貫通疏通藩籬飲撤八荒洞然吾儕對之可以不出戶庭周知天下　趨京之路淳熙志歷饒之安仁信之弋陽入信州歷衢之常山入衢州取嚴之桐廬至富陽入臨安府為一千八十里　嘉定志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已上並舊志所紀與今有異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為一百六十里自安仁縣至信州

弋陽縣爲一百一十里，自信州至玉山縣爲九十里，自玉山縣至衢州常山縣爲七十里，自常山縣至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嚴州壽昌縣爲一百一十里，自壽昌縣至嚴州桐廬縣爲一百八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新城縣爲四十五里，自新城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四十五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本州陸路至行在所共爲一千八十里。自衢州常山縣舟行自衢州爲七十里，自衢州至龍游縣爲七十里，自龍游縣至婺州蘭溪縣爲九十里，自蘭溪縣至嚴州爲九十里，自嚴州至桐廬縣爲九十里，自桐廬縣至臨安府富陽縣爲九十里，自富陽縣至行在所爲九十里。已上係自衢州常山縣舟行水路至行在所共爲五百九十里。　樂侍郎太平寰宇記東至饒州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處州一千一十里，西至吉州四百二十五里，北至洪州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洪州八百三十七里，西南至吉州四百五十里，西北至洪州四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四百二十里。　晏元獻公類要東饒二百六十里，西吉二百二十八里，南建昌軍八十九里，北洪一百四十七里，東南吉二百四十四里，東北饒一百六十三里，西北洪六十三里。　淳熙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里二百六十；西至吉州界，里二百一十八；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北至洪州界，里一百四十七；東南至建昌軍界，里八十九；西南至吉州界，里二百四十四；東北至饒州界，里一百六十三；西北至洪州豐城界，里六十三。　嘉定志東至饒州餘干縣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洪州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界八十九里，西南至吉州界二百四十四里，東北至饒州界一百六十三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已上諸書所記，蓋皆昔年之舊，今之道里列于後。　東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至臨江軍新淦縣界二百一十八里，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七十五里，北至隆興府進賢縣界五十五里，東南至建昌軍南城縣界九十里，西南至吉州永豐縣界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饒州安仁縣界一百二十里，西北至隆興府豐城縣界六十里。　江西諸郡舊志無所紀，今詳列于後。　自本州至隆興府進賢縣一百二十里，至隆興府一百二十里，至南康軍建昌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德安縣二百二十里，至江州六十里，至興國軍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隆興府豐城縣一百六十里，至樟樹鎮八十里，至臨江軍四十里，至臨江軍新淦縣六十里，至吉州吉水縣一百八十里，至吉州四十里，至吉州太和縣八十里，至吉州萬安縣一百里，至贛州二百二十里，至南安軍南康縣八十里，至南安軍一百九十里。自豐城縣至瑞州一百二十里，自臨江軍至新淦縣一百二十里，至袁州分宜縣八十里，至袁州七十里，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　它路郵部舊志無所紀，今詳于後。　自本州至信州并衢州見趁京路，自本州至饒州安仁縣一百六十里，至饒州餘干縣一百五十里，至饒州一百一十里。　自本州至建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光澤縣二百二十里，至邵武軍六十里。　自本州至江州五百六十里，至南康軍一百八十里。　諸路舊志無所紀，今詳於後。　自本州至衢州六百　十里，至衢州龍游縣七十里，至婺州一百一十里，至婺州義烏縣九十里，至紹興府諸暨縣九十里，至紹興府一百二十里。　自本州至行在所一千八十里，至嘉興府一百八十里，至平江府一百八十里。　自本州至饒州四百二十里，至池州建德縣二百八十里，至池州二百里，至池州青陽縣七十五里，至寧國府南陵縣一百三十五里，至太平州蕪湖縣六十里，至太平州六十里，至建康府一百三十五里，至鎮江府一百八十里，至瓜州四十五里，至揚州五十五里。　自太平州至米石二十五里，至和州六十里，至廬州一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袁州五百五十里，至袁州萍鄉縣一百四十里，至潭州醴陵縣九十里，至瀦洲市九十里，

至潭州九十里。　自瀦州市至衡州一百八十里，至永州二百七十里，至全州二百七十里，至靜江府興安縣九十里，至靜江府靈川縣九十里，至靜江府九十里。　自本州至興國軍七百八十里，至壽昌軍一百二十里，至鄂州一百二十里，至岳州三百六十里，至藕池一百二十里，至江陵府公安縣一百二十里，至沙市七十五里，至江陵府一十五里，至襄陽府三百六十里。　自本州至南安軍一千二百里，至大庾嶺梅關二十里，至南雄州七十里，至韶州二百四十里，至英德府二百四十里，至廣州三百里。　自本州至邵武軍四百里，至建寧府嘉禾縣一百二十里，至建寧府二百八十里，至南劍州一百八十里，至福州水口鎮一百二十里，至福州懷安縣一百二十里，至福州四十里。　本州至諸縣。　臨川縣在郡治南二里。　崇仁縣一百二十里，宜黃縣一百二十里，金谿縣一百二十里，樂安縣二百四十四里。　元一統志北至上都五千一百四十五里，北至大都四千三百八十五里，東至饒州路安仁縣一百二十里，西至瑞州界牌六十里，南至南城縣界山七十五里，北至進賢縣界牌五十五里。　東到信州路三百八十里，西到臨江路二百八十里，南到建昌路一百二十里，北到龍興路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邵武路六百七十

（里。西南到吉州路四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饒州路四百二十四里、西北到瑞州路二百八十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六姥

撫

坊巷

撫州府志在城四隅坊巷街名、東隅、文昌門、迎恩坊、阜民坊。興讓坊、崇教坊。七勝街、福民街。白塔坊。廣德街、大臣巷、興曾巷、黃華巷。水陸巷。雙井巷。興賢巷。木黃井巷。老龍巷。龍子巷。南禪巷。南陽里。南隅。順化門。太平街。山貨街。孝義巷。九曲巷。中磨巷。清路巷、陶家井巷。中和巷。魚巷。构欄巷。上飯巷。續家巷。廟院前街。西隅。武安門。感化坊。十字街。桐林嶺街。景雲街。大寧福地街。廣德街。新路巷。因果巷。棋子巷。董家巷。桐林巷。捍巷。夏井巷。黃霞巷。台上巷。雲路巷。景雲巷。三原巷。卜針巷。仁孝巷。大營巷。提舉司巷。牛皮巷。常清巷。福神巷。蕭家嶺。豐安街。古城嶺。北隅。進賢門。通教坊。宣德坊。至善坊。進賢坊。仁化坊。四保坊。武安坊。雙桂坊。義節坊。武安街。新路巷。游巷。蓮花巷。謝家巷。鐵爐巷。野塘巷。五福巷。陸水橋。外東廂。港東廂。外南廂。外北廂。

臨川志誦曾南豐管絃三市、煙雨五峯之句、郡城風物之繁、井邑之凡、煥然在目矣、可不疏列而詳記之。　招賢坊、分東西占城西南隅、以蔡賢良居此而名。紹定間、太守樓公治爲王氏立雍睦坊、於西坊之中。　仁孝坊、接招賢之北、或謂因舉八行吳剛中而得名。　慶延坊、接仁孝坊之北、由西陸而達於北陸、以省元裴堭在具慶下而得名。淳熙間、太守趙公煒爲王神童克勤立瑞童坊、嘉定初、太守陳公蕃孫又以黃氏兄弟同年登第立雙桂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又爲危氏立野塘坊、皆在慶延坊之中也。　具慶坊、在城東北隅、以省元汪革在具慶下而名。淳祐初、太守吳公叔告爲吳榜服文薦立亞魁坊。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爲聶氏立忠義坊、又爲吳氏立清潤坊、皆在具慶坊之中也。　感化坊、自城上東隅而接招賢之東、或謂因王祥卧冰而名。　文公坊、在招賢仁孝興曾之間、以王荊國居此而名。景定中、提舉史公繩祖於其間爲晏氏立書學坊。　興曾坊在慶延具慶文公三坊之間、舊名臨汝、以曾丞相兄弟寓此讀書、紹聖元

年改今名寶祐初提舉楊公修之於其間臺治東西立思濟坊

府治

撫州府志府治在郡城西北隅東建譙樓叄間上署撫州府牌額置銅壺以占時刻譙鼓五面以警晨昏明更點其下中通往來兩傍甃以磚石第二重爲正門第三重爲儀門甬道直入舊有戒石亭府治叄間傍兩間兩廡設六房府治後直舍入後堂叄間耳房兩間　推官廳在府之東　經歷司在儀門之東臨川志州治地位崇高郡山川之奇勝雄壓四野是以自中和以來幾五百載泰山四維根基鞏固雖規模建置皆不改其舊當昔之梁棟猶有存者其西爲西園前則郊原曠衍西南之景萃焉其東爲東園前則城市鬱葱東北之景在焉東園自紹定以後廢西園則至今無恙頹相與扶植而新美之以著不動而垂無窮　設廳唐中和初年乙巳是年四月改光啓危全諷自令城之西徙子城草創郡廨至大順元年庚戌三扃三廳大寢小寢始備三扃者即今臺門東向　中門儀門南向三廳者設廳西廳即今治事廳東廳今曾公堂三寢者今平心堂仁壽堂見張保和移州城記自唐末迄今雖屢更修其址不移又嘗重建設廳舊脊梁刻字是全諷自爲記梓本見存乃唐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甲子

朔十三日丙子重建至宋嘉祐三年郡守裴公材撤舊更新治平二年郡守錢公暄又增葺之南城王公無咎記紹定六年郡守黄公炳重建規模壯石視昔益宏壯郡守李公枕記　治事廳寶慶二年郡守薛公師旦重建規置不苟宜黄半楊寅翁記餘見前　僉廳在治事廳之南　臺門嘉定十五年郡守王公槐重建規置頗壯餘見前　儀門中門嘉定六年郡守江公亮重建中門則舊規也　譙樓在臺門之左其地則中和之舊其屋則歲月不可考詳見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羊角山記　頒春亭在臺門前之左　宣詔亭在臺門前之右　平心堂在設廳後嘉定十一年郡守趙公師夏重建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霖改曰思政寶祐二年郡守程公士龍復其舊　後堂在平心堂後乃舊規也近歲嘗扁曰敬齋扁今不復存　仁壽堂在治事廳後嘉定十六年郡守王公槐撤舊屋鼎建寧宗皇帝賜以金畫曰仁壽堂危公稹記　守節軒乃平心堂後堂之北舫齋也紹興間郡守王公秬書立有序近歲嘗扁曰虛舟所扁皆不存　留客亭在舫齋後近歲嘗改名燕類扁今不存　拙齋舊名秋聲在治事廳後今仁壽堂之西偏叢竹間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重修易其名曰拙齋晦庵朱公爲之記今廢不存　曾公堂在設廳左玉茗舊在堂前

政和二年郡守彭公休築臺爲堂面之檻柱刻字云玉茗花舊爲懸木十餘株旁近奪其地力故歲月雖久而根本不大又以其獨也花時勤剪以送遺故枝葉亦不茂因盡去群木之害築臺以面之每常與客讌之而不剪蘂由此盛而不衰也其近本三枝亦余至而生也堂於壬辰政和二年八月晦日修川彭休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改爲忠孝繪唐顔魯公晉王太傅像而龕諸左右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改名曾公堂嘉定七年郡守陳公廣壽改名五峯歲久復圮景定三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修復名曾公堂有記　曾公祠宣和二年郡守蔣公章載始立祠于郡之東園南豐曾公爲之記紹興十二年郡守張公滉以地僻室陋即園之地增其高卑徙置祠宇章公道宗爲之記祠後徙古木亦壞老根僅存在今曾公堂左與忠孝名堂實同其時淳熙二年郡守趙公燁因其基而新之南軒張公爲之記後圮嘉定十二年郡守王公松别建祠宇于公使庫之側紹定三年郡守林公李閎遷曾公像于五峯堂越二年郡守黄公炳以祠堂改爲公使醋庫端平二年郡守樓公治請曾公像在堂中追近郡正寢議遷無其處時黄公炳以修城浚濠之功立祠朝京門乃徙之莫澤廟左廡以祠堂奉曾公像皆有記　明澗閣在曾公堂後即民爲心齋楚望臺

故址廢爲廈間以貯戎器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别置廈屋加補葺扁曰明澗蓋摭諸晉志因文昌星之義有記　民先八齋在曾公堂之後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本惠今廢明澗閣即其故址　楚望臺在民爲心齋之後于湖張公孝祥所創今廢明澗閣即其故址　懷謝亭在郡之東圃紹興間郡守張公滉改名晞顔後改爲康樂至嘉定間郡守林公岊改名王謝今廢糯米倉即其故址　觀風臺在懷謝亭之東政和中郡守留公祐立今廢　熙春亭在觀風亭之南今廢　妙不發齋在治事廳之右嘉定間郡守陳公廣壽改名帥廉至寶慶間郡守薛公師旦復舊名　五峯堂在治事廳前之西偏舊名遠山後名見山黄公次山爲之記淳熙三年郡守趙公燁重建後廢爲造酒庫至景定四年郡守家户部坤翁重加修創改今名有記　玉茗亭淳熙三年郡守趙公燁自東偏移玉茗於見山堂之西東高結亭扁曰玉茗亭後廢爲麴庫郡守家户部坤翁既修見山堂改曰五峯遂重修此亭有記　擷秋閣在玉茗亭之北舊名清虚大順元年危全諷立宋朝康定二年郡守呂公務簡重修至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一新之其後爲榭至寶祐四年郡守謝公奕𣑥因舊榭之址創喜雨軒　金髲園乃郡西園名南唐徐鉉李建勲宋朝黄夢錫晏元獻王

荊公皆見於詩詠。肯其名其為何哉。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撫易過封之初六發，其首見金玉臺記。 瀛洲在金杞園之西，其景為一郡之冠。舊有亭。嘉定三年郡守林公岊再創堤華表，且為記。紹定元年郡守林公畢之始拓為臺，改創亭，規舊宏壯幾倍。范公鎮記。景定四年郡守家戶部坤翁嘗發其義記之。 金玉臺在瀛洲亭之北。金石玉石兩臺在其前。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所建，舊名繁歸。至景定四年亭北，郡守家戶部坤翁重建，改名金玉臺，有記。 愛梅亭。在池上。舊名碧漪。淳祐九年郡守趙公時煥改名愛梅。 春華亭。在擁秋閣下。嘉定十四年郡守留公丙建。 芙蓉池亭。在金杞園之南臨池。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 交花亭。舊在芙蓉池前。嘉熙三年郡守趙公師郡建。景定元年郡守朱公文炳移置園之北，兩池之間。 見山堂。在金杞園北。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建，名餞光。景定三年郡守家戶部坤翁既改見山為五峯，乃移見山舊扁揭之堂上。 公廨知府公廨一所。在府治後。同知一所在左。通判一所在右。經歷及吏在府治西。推官知事照磨在府治東。按圖可見。 提刑按察分司。在府治之右。 司獄司。在熊樓之南。 公館。在府治之南。 守禦千戶所。正廳、後堂、兩廊、門屋。 臨川志。自長吏及僚佐，各有廨舍。網羅記載，非

懼其放佚也。將以一日必葺之義而望來者。 通判廳。廳在州治之東。皇祐元年建。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修。 見山閣。嘉祐五年通判趙公邁之。王荊公作記。通判趙公宜遷于廳之北。 思軒。至和元年通判林公慥建。曾南豐作序。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 十以齋。慶元三年通判周公綸立。劉益公所作十以箴于石。 風月堂。淳祐四年通判趙公宜重建。 近民堂。通判趙公宜建在見山閣下。 古香亭。寶慶二年通判范公蕊建。 浣錦亭。嘉定九年通判趙公時通建。 添差通判廳。廳在子城內州治之東，乃舊晝錦驛也。嘉熙間通判薛公光始就此治事。淳祐十二年通判趙公渠重修。 綵侍堂。通判趙公渠建。 志隱軒。通判趙公渠建。 教授廳。廳在州學之東，今廢，就民居。 增差教授廳。廳未建，就民居。 軍事判官廳。廳在州治之東。 軍事推官廳。廳在判官廳之右。紹定壬辰蕭公泰來重建。 錄事參軍廳。廳在子城內，州治之南。州院在廳之西。 司理參軍廳。廳在州院之右。司理院在廳之南。 司戶參軍廳。廳在知錄廳之東。 司法參軍廳。廳在正通判廳之東。 添差江西兵馬副都監廳。廳未建，寓報恩寺。 犴獄南斗所臨，文昌所直，蓋禮樂所自興，刑政抑末也。然獄戶者，民命所繫，獄而志之，使吉吏及聞觀之者，明其政刑。 州院州院

在州治之南，錄事廳之右。廳乃慶元己未重建，獄無記可考。今獄廳三間，牢戶七。獄囚合給食者，官給之日兩飯，每日米二升，鹽菜錢會十四文。中半。冬則自十月十五日至正月十五日給薪炭。凡六決，其錢米並逐料申州請給。 司理院。司理院在州院之南，司理廳之右。院初於南唐淳熙丁未，郡守錢公象祖修之。嘉定戊辰司理陳宗文重建，郡人鄒公非熊記。獄廳三間，牢戶八。其用權薪炭，視州院。

統倉

撫州府志**永豐倉**。在千戶所之左。 臨川志。洪範八政，食貨賓師皆預焉。凡倉廩府庫者，食貨賓師之資儲也，安可不記。 郡倉在州北慶延坊面東，內分南北倉。 常平倉在南倉之西。 廣儲倉附郡倉。 東倉在文昌橋東，近北家渡。嘉熙三年郡守江公湛易民田翻建，凡八廒。淳祐十一年郡守葉公夢得增三廒，治鎮撫使。 糯米倉在州衙內東園兩潤樓側。 西倉在迎恩門外之西津。今廢。 豐倉舊在州學南，後廢。紹定間置大通倉於戚元坊，端平廢，為贍學旁廊。 常平義倉平糴，歲豐則增價以糴，歲歉則減價以糶，此常平也。秋熟則隨租而入，夏饑則發廩以濟，此義倉也。今郡縣義倉之入，自有定額，若常平則未領增減，每歲不同，舊無定額，今有

定，則君平糴，則又常平之輔。條例于後。 常平米糴本錢。其斂散出納，並員倉臺。 義倉米。嘉定志載逐年收數，已各不同。今歲額計七千五百五石有奇。淳祐二年聖旨，提舉並以義倉常平繫銜，其幹官亦以義倉繫銜，則常平義倉專之庾臺，不屬之郡矣。 平糴倉。淳祐十二年郡守徐公霖夫，藉丈實議立。社倉中朝省未報。會庾使葉公夢鼎又以所藉丈實議，與郡共建平糴倉，合五萬緡為糴本，收米一萬四千石，名曰提舉撫州平糴倉。每歲自春迄夏，旬兩發糶，所以平市直也。事聞于朝。寶祐甲寅庾使楊修之增糴三千石，其事悉隸倉司，有記。 富有庫。在府治南。 行用庫。在西衙東。 臨川志。軍資庫在州衙內。紹興十一年張侯洸重立。 甲仗庫在州衙內。元符二年狄侯明遠建。 常平庫在州衙。 公使錢酒庫舊在州衙正東。淳熙四年郡守趙公析酒庫於州衙西。 勁士庫在見山閣南。 架閣庫在州衙門樓上西北。 雜務庫在州衙樓上正南。 戶部贍軍酒庫舊在州南。今併入都酒務。 都醋庫在臨汝驛前。 內醋庫在奉明門內。 經總制庫在東通判廳。 椿寄錢物庫在東通判。 茶鹽錢物庫在通判西廳。 本州抵當庫舊附都稅務，久廢。紹定四年郡守黃公炳因慶所剩千舍臺石，名以修城抵當。後權郡李公元鑄捐撥庫息，市民爭移就稅務

西、提督醫民曹。 提舉司抵當庫、在倉基右、即本州抵當庫舊基、馮史部始以錢本實之。 臨汝書院抵當庫、在感化坊之東、淳祐十二年創。 提舉司濟民庫、寶祐初楊公修之、以本錢附臨汝書院庫、寶祐二年趙公時煥別設屋於推官廳之南、又增撥本錢、稅課司。在西街東。雜造局、在七勝街。 臨川志。鰥寡孤獨廢癃殘疾、皆得所、民病雖矣。雖然惠及困窮、易、澤及枯骨難。今撫之五邑、藥有局、米有廩、居有室、而生得以養、葬有冢、傳有慶、慶有園、而死得以藏。仁之至、義之盡矣。故書。惠民藥局、在西街東。 臨川志。庾臺置以幹官主之、膳舍局在本司發賣局、凡四、並在城內。每遇春秋之交、天氣鬱蒸、小民易以生疾、則或命官吏散施之。郡雖無局、亦有時而然。 延安館、嘉泰中庾使張公叢置在寶應寺、以養老羸癃疾者、舊管租米早晚一千七百七十六斛、斗租錢二貫二百六十足、今錢米并附入慈幼司。 慈幼院、慶元間庾使梁公季泌建、在城南甕北門外、買田立莊。歲可活童指千數、紹定間庾使魏公大有遷于豐安門外、南湖之濱。 居養院、在朝京門外、庾臺置以養鰥寡無告者、歲月未詳。 安壽堂、嘉泰中、庾使張公叢建于港東廟、以待過客之疾病者、舊委正覺寺僧主之、今廢。 滋澤園、在順化門外。郡準令置、以瘞死無主者。 廣澤庵、城西城南各一。郡守張公孝祥建、傍有隙地、收瘞遺骸。庵以僧居守、月給常平錢米。寶慶元年、郡守薛公師旦以修文昌橋餘貲葺治增廣之。 義冢、淳熙中庾使傅公汶於廣澤庵側為之、庾使王公顧問增闢、周以修廊。中為叢冢、每三歲、或間歲、則官給錢令僧取棺之無主名者、如釋氏法。寶祐甲寅庾使楊公修之、又於其側及西路寺之西、各創一所。 昔之亭驛、于今多廢、幸其名之存、則其實如在。夫子存餼羊之意、殆此意也。 臨汝驛、在正通判衙之東、舊名行衙、太守賈公埂建、後因廢子城之畫錦驛、添為倅衙、遂移舊名爲於此。 畫錦驛、在子城東、舊名臨汝驛、今為添倅衙、詳見公廨門。 朝京驛、在朝京門外、文昌橋東、太守趙公時煥建。 禮賓亭、在迎恩門外連璧橋東。 青運驛、在河東。 楊梅嶺驛、在東路六十里。 東塘岡驛、在東路一百二十里。 文珠驛、在西路六十里。 合同場、通判官廳。 抽分竹木場、在城東、隸知錄廳。 都酒稅務、在州東南。 樓店務、屬司戶廳。 提舉寓治倉臺、寄治初、置于洪、建炎中、移于袁、紹興四年、始移撫州、權以寶壽寺為治所、二十一年、劉公伯英於寶壽寶應兩寺間、創臺治在州治東南、地勢亢爽、是為一郡之中。 正廳在紹興二十一年建。 僉廳、在中門外之左。 忠勤堂、寶慶二年、倉使公鎭僉重建。 皇華堂、舊名光

華堂、倉使范公應鈴易名班衣、倉使楊公修之、易名思濟、倉使趙公時煥復名光華、倉使史公繩祖易名皇華。 尊五美堂、倉使楊公修之、易名平齋、今復舊名。 日三省齋、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扶春亭、嘉定五年倉使袁公燮建。 明遠樓、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 壽安亭、淳祐五年倉使鄭公逢辰建。 清放亭、寶祐二年、倉使楊公修之建。 濯清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生香亭、寶祐三年倉使趙公時煥建。 常平幹辦廳、廳在寶應寺之西。 茶鹽幹辦廳、廳在寶應寺後、元六祖院基。 主管帳司廳、廳未建、見僦民居。

廟祠

撫州府志三皇廟在七勝街、臨川縣之西、約計百餘步、臨街作三欞星門內門五、中為開天之殿、祠三皇四神、東西兩廡、祠醫家之從祀、後為講堂欞星之東有門、署曰醫學、內設教授廳。 城隍廟在廟治之北、進賢門之右。外門三間、內門五間、城隍殿伍間、以舊神像為泥塗、正中壁以粉飾之、畫以雲山、前置紅漆木椅、及黑漆書榜書撫州府城隍之神、東西列兩廡、殿後直舍三間、後殿三間、廟之東西設左右二司、內設三廳、中一廳設三椅、並如制。 臨川志。神係顯忠輔德王、按隆興府城隍神、南唐封為輔德王、宋政和四年、號顯忠廟、撫蓋因龍之封、併廟額以為稱、相傳為漢潁陰侯灌嬰也、按豫章職方乘云、隆興城隍神乃灌嬰、高帝六年使嬰略定江南、故祀為神。臨川本豫章之境、同祀潁陰宜也。南唐保大十三年、太守于彥能立、石、嘉定九五修、趙希僖記、後屢修之。 旗纛廟、在千戶所後、庭神厨宰牲房、洗牲池、如制。 臨川志、傳曰、諸侯祭土、今郡縣視古諸侯、郡則為侯伯、縣則為子男、城隍主神也。為祀首、外此則山川之神、水旱癘疫之菑則禜之、日月星辰之神、雪霜風雨不時則禜焉、豐有大功烈於民者、皆在祀典、乃若用物精多而為神、民從而祀之、雖典所不載、苟無大害於社稷、可無禁也。故序次如左。 臨川志、東嶽行廟、在子城之東、崇寧四年建、堂殿門廡、總三百楹、神像七十四位、皆以岱嶽規制為稽、其可記、郡守狄公明遠立記、見集文。 仰山孚惠行廟、其初附于興聖院內、曰仰山堂、紹熙甲寅、臺郡禱雨獲有應、遂翔專祠、慶元乙卯增闢之、丙辰歲提舉王公容為之碑、樞密羅公嘗獲應夢、亦記其事、淳祐丁巳厄于火、今復鼎新。 關將軍廟、舊來在興聖院之東偏、紹興初有寇犯城、神威顯著、是時通守張光、自外邑率保伍戰城下、賊望嶺頂有戎服而髯者、執旗如指麾狀、遂潰而遁、郡人祠之益虔、寺僧若懸嘗於荊門玉泉得漢壽亭侯印圖形、遂摹刻諸祠下。

郡人南雄守黄兗記淳祐丁巳厄于火今院復一新祠亦不廢（今忠節武雄兩營間及港東廂正覺院皆有祠）祠山烈行廟在報恩禪寺之左廡郡以雨暘禱其荅如響　五顯靈順行廟在鹽步門之內祠徽州婺原五顯王亦邦人徼福之所　英澤廟在朝京門之內初廟在樂安縣之天授鄉靈異有記（記詳邑志）嘉定庚辰郡守李公大東致神禱雨響應遂祠焉神有三今所祠乃介胄持劍而立者姓章諱彥累封嘉顯孚濟廣利侯寶祐戊午加封順應二字廟有紹興丙寅郡守洪公撰禱雨感應記又白玉蟾作廟記載神嘗售馬於岳王飛露旗幟於南江之上淳祐乙巳通守趙公宜祝文所紀神異有石刻　蜀三王行廟在朝京門之內英澤廟側神之姓曰張曰李曰陸顯跡于蜀之梓潼（封神文聖武孝德忠仁王）灌口（封聖烈文昭宣靈忠仁王）射洪（封忠聖文德靈應仁濟王）梓潼射洪二神皆職貢籍司文衡淳祐戊申憲使姚公希得剏建功未就寶祐癸丑庾使楊公脩之竟其事春秋祀典郡主之柳州守李公景初記（楊庾使給田入廟為香火費庾使史公繩祖復撥田及庫本付祠收掌）自鳴山孚惠行廟在今祥符觀真君院之側神祖禪師結庵處也節度夫請上源義泉院額徒此崇寧元年勒石記其事岩之下祠馬祖獼師三平和尚三像神運倉滿油巖遺跡今亡有捨身石石之頂有舍利塔庵曰真牧亭曰濤浚紹定庚寅燬于寇淳祐戊申重建　后土皇地祇廟在郡治南寶應寺側南唐保大中郡守刁彥能重修有記至道二年邑人吳文徽感異夢而重建黄夢錫記之後毀靡新　交枝廟在郡城迎恩門之內世傳謂此邦土地神也郡侯謂廟亦與其一　唐土地廟在郡城中之古城嶺扁曰唐土地廟　器械廟在郡城常清觀之西　軍山廟曾文昭公軍山廟碑云舊傳吳芮嘗攻南粤駐軍此山其將梅鋗祭焉禮成若有士騎麾甲之狀爾上因號軍山邦人祀之蓋自此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廼大建祠宇承事益虔後其廟婁徙今其盱水之陽者南唐昇元三年之遺址也祈禳輙應元符三年詔下封神爲嘉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方輿勝覽顔魯公祠在郡圃曾子固記云初公以忤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搆連輙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輙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輙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臨川志至和二年太守聶公孚載建祠于郡圃紹興初趙侯墿復新之張南軒續記端平初郡守樓公治遷祠于朝京門英澤廟之左詳見郡治亭館門二記並見集文）（寶應寺亦有祠）臨川志王文公祠在文公坊之鹽步嶺崇寧五年郡守田公登因公舊宅剏祠淳熙中丞相錢公象祖守郡重修陸象山記（見集文）（元一統志王安石本臨川人撫紀勝云在城內文公坊本文公舊宅也陸九淵作記）元一統志類稟樂祠按勝覽云撫州郡治舊有此祠　忠孝祠郡守張公晃立繪晉太傅王祥及唐刺史顔魯公之像于中而祠之

壇壝

臨川志臨汝不見兵革踰三百年涵濡天休與歲俱深社稷人民與國家同其久長崇高之壇壝崢嶸之城邑與宗社同其鞏固后土后稷其歆明德者乃所以福生民也吾民所以致敬於社稷者即所以尊君親上也乃若雨暘燠寒風之時又吾君肅乂哲謀聖之時神之賜實吾君之德吾民飲食必祝斯無窮焉撫州府志社稷舊壇在外南廂

本朝於城西郊建壇南立石主別立神牌貳以木為之臨祭時迎於壇上並北向春秋祈報祭祀東西南北置四門皆如櫺星門之制並以朱油飾之圍以周墻神厨神庫宰牲房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浴堂並如制仍以重墻圍繞命僧守之（臨川志州社在州西南社稷壇二風雨雷師壇三壝以周墻為門六望祀之位焉壘三級淳祐間太守萬公達寶祐初太守程公士龍重修）風雲雷雨山川壇一所在南關外立風雲雷雨之神木主一山川之神木主一春秋二祭之時迎木主共壇祀之外圍以周墻東西南北開四門其門亦如社稷之制神厨神庫洗牲池庫房文武官致齋之室並如制　無祀鬼神壇在北門外周圍以墻其南為門以北為壇別立僧道誦經之堂及厨房宰牲之所

官制

國朝本府　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

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永豐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税課司大使（從九品）臨川遞運所大使（未入流）富有庫

守禦千戶所　千戶三員。百戶三十員。鎮撫四員。吏目一員。

臨川志　州中文武五邑令佐率循舊制。未之有改。惟添差通判教授主學制都監則創自近歲。郡官知軍州事一員。兼管内勸農營田事。淳祐八年三月準樞密院劄子。以節制軍馬繫銜。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諸州置通判。自建隆四年始。添差通判軍州事一員。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自乾道六年肇湘始創。後省。寳慶元年嘗除范計院應鈴不赴。至端平三年復置。州學教授一員。增差教授一員。初政和間嘗置。後省。景定三年復置。經賦各一。軍事判官一員。單事推官一員。録事參軍一員。司理參軍一員。司戶參軍一員。司法參軍一員。添差江南西路兵馬副都監一員。撫州駐劄。淳祐七年憲倉兩司申請于朝。乞省罷鈐轄綱馬驛程官一員。監在城酒税一員。稍置令省。兵馬都監一員。兵馬監押一員。添差兵馬監押一員。監在城酒税二員。淳祐七年省監一員。散祗候使臣二員。巡轄斥候馬遞鋪一員。係撫州建昌軍通置臨川縣。

兵防

臨川志　易戒不虞。書稱有備。兵不可去也尚矣。撫在東南為樂土。非險要之地。故無重屯。舊籍忠節武雄兩指揮。曰禁軍。効勇壯城牢城三指揮。曰廂軍。其創招馬步旗軍。則自紹定庚寅始。此外則尉司弓手寨兵耳。列營以居之。拍試以訓之。衣糧以廩給之。總統各有官。而又置路將為守臣節制。體統正。事權一。氣色精明。保障千里。壯矣哉。節制事始。初置旗軍。郡實總之。以郡境接廣昌寧都。時有寇警。不可無以彈壓。淳祐八年。太守趙公特換工其事于朝。被旨劄下。並聽守臣節制。是年四月。始以節制軍馬繫銜。兵官（詳見職守）僚州兵。忠節第二十六指揮營在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武雄第十四指揮營在州西南。額五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効勇第九指揮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粮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五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牢城第四指揮（又名保節）營在州西南。額四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一石八斗。料錢春冬衣不等）兵級（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二百四十五文。春冬衣各絹二疋。錢一貫二百八文）壯城指揮續置無營寨。兵級額一百人（月粮米一石二斗。料錢無。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寧節指揮以廋揀汰養老將校。無營寨。亦無額。本州舊有駐泊營三。其二在州南。其一在州西。屯駐營四。並在州西南。保節營二。並在州南。水軍營二。並在州東北。牢城營四。並在州南。其後皆廢。獨牢城併而為一。馬旗軍寨在州東北。舊水軍營前。見管一百四人。將校（月粮米九斗。料錢添支錢米並不等）兵級（月粮米九斗。料錢六貫省。馬伍十六疋。月請穀一石五斗）步旗軍寨在州北教場後。見管二百一十人。將校（月粮米一石五斗。料錢不等。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兵級（月粮米一石五斗。料錢二百五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二丈。紬二丈。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馬一疋。月請穀一石五斗）右馬步旗軍兩寨。紹定庚寅郡守黃公炳創置。作院軍匠額三十人（月粮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皷角匠額三十人（月粮米一石二斗。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十文省。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二兩。錢八百五十文省）歸正北軍。淳熙改元。郡守趙公汝功置驛三。東驛在州學前。西驛在曹家巷。北驛在州衙北。分隸歸明北軍。嘉定圖志紀載元額九十二人。存者僅十六。今又亡矣。諸縣弓手額（每月廩錢不等。係就各縣支）臨川縣一百十六人。崇仁縣九十五人。宜黃縣七十五人。金谿縣七十五人。樂安縣八十人。諸縣寨兵額。城南寨在順化門外五里許。兵額一百人（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樂安縣寨在縣門之左。紹興十九年刱縣時置。兵額一百人（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曾田寨舊在崇仁縣蘇村。紹興十九年置樂安縣。始徙於縣之西南曾田市。兵額一百三十人（月粮米一石五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七百文。冬衣絹二疋半。紬半疋。綿十五兩。錢八百五十文）湖坪寨在宜黃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守黃公炳刱置。兵額一百五十三人（月粮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招携寨在樂安縣境。紹定三年寇平之後。郡

守黃公炳䂓置兵額一百十七人（月糧米一石二斗錢三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紬半疋綿十兩錢八百五十文）杯山寨在樂安界上。紹興二十五年置。以新塗樂安豐城廵檢為名。兵額一百人（月糧料錢春冬衣係本州與隆興臨江三郡輪支）盧溪寨在建昌軍境本州金谿有公事則牒追捕兵額（原缺）人（月糧料錢不等並屬建昌軍）矣。　鄉傳二社屬金谿縣。南渡初密院張公慤請募民為什伍以抗吳公顧浩為江淮制使仍請立社。得旨。令密院下路諸帥臣。俾州邑部伍民兵防拓。命下。金谿有鄉傳二社應命。鄉社首名雩傳社首名安濳皆勇而婞義散家財以給鄉丁。王世雄犯郡城。二社率所部赴援敗之于南湖兩家子孫世襲其職。紹定庚寅有驅魁功。開慶己未（原缺）邊渡哨至豫章之覺。破臨瑞二郡。吾州瀕洞徹二社來衛城民心乃安。　州教場。　郡教場在進賢門內都倉南內有閱武亭　衛教場在州治門內之西　小教場。在兵馬司後今廢。　屯駐大兵教場元在道遙嶺之南今廢為民居。俗猶呼為南營。　縣教場。　臨川縣（附州）崇仁縣教場在尉廳之東。　宜黃縣教場。在縣之東顧陽寺後其地久為民居所侵淳祐庚戌陳尉寀鳌正復舊立亭曰振旅。　金谿縣教場在尉廳之右亭名飲歸南豐曾公為之記。象山陸文安公文為李尉雯卿書扁。　樂安縣諸寨兵教場在縣之東尉司弓手教場在尉廳之北。　遞鋪內地無烽燧而有斥堠置郵傳命。取其速也。抱鼓不鳴赤白囊不馳。西境晏然無事惟傳布寬大詔書。不其幸歟。本州為四達之衝鋪凡二十有九兵級凡三百三十有八條列于后。

東路十二鋪。　精橋（六人）湧橋（十三人）延橋（六人）坪塘（十三人）楊梅塘（六人）越塘（十三人）基岡（六人）長林（十三人）鐵坑（六人）小檠（十三人）七節橋（六人）白竿（十三人）南路四鋪。　二十五里（十四人）磚碱（十四人）基橋（十四人）界山（十四人）西路八鋪。　城下（三十一人）西津（六人）石井（十七人）戰坪（六人）樟源（十三人）嶺下（六人）坎頭（十三人）楊塘（六人）北路五鋪。　赤壇（十四人）塘門（十四人）青遠（十四人）吳家市（十四人）濠塘（十四人）斥堠（月糧米一石六斗料錢三百八十文食錢一貫五百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急遞（月糧米一石五斗料錢三百八十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三百二十文冬衣絹二疋綿十兩錢一貫三百二十文）步遞（月糧米一石二斗料錢二百八十七文春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冬衣絹二疋錢一貫一百七十文）供申（月糧米九斗料食錢一貫九百五十文春冬衣絹各一疋錢各三百二十文）

風俗

撫州府志。撫州之境山川清曠其俗風流儒雅道教隆洽地之肥瘠不等其民勤於耕桑以自足。其士樂讀書好文詞尚氣節畏清議淳厖信厚其天性則然名儒鉅公彬彬輩出牛羊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滿於郊野者不垣。晏然不知抱鼓之警也。郡縣志臨川俗同豫章曾鞏擬峴臺記云撫非通道故貴人蓄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蝗之菑少謝無逸臨川集云。臨川在江西雖小邦。然瀕汝水為城而靈谷銅陵諸峯環列如屏幢四顧可挹。昔有王右軍謝康樂顏魯公之為太守故其俗風流儒雅喜事而尚氣。有晏元獻王文公之為鄉人皆知尊禮搢紳輿地紀勝麗寰擇巽朝辛附癸（前臨川志云中和五年刺史危全諷始遷今治璧寰擇巽朝辛附癸。杜溪山穫豐之聲而無舊治卑偏之陋）地大人廣冠冕一路而人物盛多亦異他邦。（周益公進士題辭曰此邦非特地大人廣冠冕一路而人若晏元獻之進賢婞善。王文公之文學行誼曾南豐之主盟斯文。汪公革以奇材魁南省。陳公孺以扳擭遜大魁皆後來所當思齊者）五峯三市。（臨川志云。臨川城中有五峯三市。五峯或謂即青雲嶺道遙嶺。疊步嶺。扁家嶺與大慶嶺而五）分竹南州。（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慮分竹南州。剖符千里）地參閩粵人本輕清（博載之集臨川志）鄉賢謝無逸之說曰臨川之俗風流儒雅其民樂讀書而好文詞或繫以揚州疑之曰江南之氣燥勁厥性輕揚二說並馳吾請以是邦之先賢而訂之樂晏王曾陸五氏謂之曰儒雅曰樂讀書好文詞則有之矣謂之曰輕揚燥勁其然豈其然乎吳中之俗君子尚禮庸庶淳厖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豫章之俗頗類吳中。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稼穡謝溪堂在日與鄉里諸君子每月一集各舉古人寬厚一事退而錄于冊號寬厚錄且序之曰口談寬厚而心實刻薄。在外寬厚而居家刻薄非所敢望於諸君子也。予為令臨川愛其山川風俗之懿又曰臨川之民秀而能文剛而不屈。（黃勉齋誌黃仲修墓及諭俗文）金谿青田陸氏來自吳郡其四世曰賀字道卿篤於義方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家道之整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家務次九叙治藥寮次九皐授徒家塾以束脩之餽補不足季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學彬彬乎儒門也淳祐二年州縣以其事聞給降勅牒有曰金谿青田陸氏代有名儒德在諡典聚族踰三千指合爨將二百年異時流別籍之私存學者齊家之道奉勅宜賜旌表門閭。孟氏自瀆淵徙居臨川世雍睦為義居置義田同

堂公食郡守秋考樓公治以雜榜名其坊元一統志翠幰管絃三市晚晝堂煙雨五峯秋出曾開詩集云

古跡

撫州府志五峯即五老峯在郡城之南舊城因峯築基今城毀而峯嶺猶存東南一峯最高名青雲第一峯又按州城地脉自青雲峯逶迤蕭家嶺蟠步嶺天慶嶺逶迤而北為府治此亦謂五峯是五老峯為府治之案山也後所稱五峯則府治之地脉　五峯堂在郡治西南前對城上五老峯下俯城市間之五峯寺觀塔廟重樓疊閣井屋闤闠林木森錯繫然在目為郡城遊覽之地昔曾南豐有詩曰翠幕管絃三市晚晝堂煙雨五峯秋堂久已毀今為公館近於堂構小亭　横秋閣在郡治之西一名清虛大順元年危全諷建其後累甎石甃砌若臺其上為兩軒西挹銅陵翠幕巴山華蓋諸峯歲久閣壞今尚存其遺基　羊角石山在郡治譙樓前嘉定圖志云昔人有自蜀青城來者扣石致書石暫為開邪人遂指為仙家巖穴因名羊角洞天秘丞林史君嗜奇惟嘗命工摇之未數尺而大風起遂止今創亭四楹以覆其上臨川志昔人固有周游歷覽收拾古今之絕蹤偉觀以為文章者矣臨汝之上壤地雖偏豈無古今所存勝絕之奥可

以洞心駭目而發揮斯文者况名賢之興遊仙釋之興香俛仰之間已為塵迹又安可不搜覽而備録之　石所以名其義不傳舊詩有云羊角山高吹盡角虎頭洲畔釣臺鰲蓋譙樓實臨其上紹興中太守王公秬立小亭以覆之復從而為之詩曰羊角洞開風浩蕩蓋紀其實歲月久亦泯九牒坎壇充塞其上景定癸亥郡守家鉉翁撤其舊充而大之繞以闌欄以石創亭三楹以嚴翼其所氣象煥然一新重修記見集文　元一統志石高三尺陰周迴丈餘羊地突出形如羊角山郡人和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有受書而入者石復合持書人亦亡所在羊脚石一名羊尾在郡城東北隅蓮花寺門闥下寺廢其石横出猶可觀舊志云形如羊脚唐末刺史危全諷嘗遣人劚觀石熱如火人不可近遂止又云舊有壁記宋守家坤翁云羊角石與羊脚石同一地脉郡治高為陽故羊角出焉寺之地為陰故羊脚見焉元一統志地上長三尺王右軍故宅在郡治東三里按荀伯子臨川記王羲之嘗為臨川内史置宅於郡城東角名曰新城乃古龍興觀地也天復初刺史危全諷立文宣王廟于上今為郡學郡縣志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曰羲之墨池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猶存其地英壇山川如畫每重陽

日郡守多遊於此因立亭曰采菓亭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曾鞏有墨池記　臨川志後燬于兵亂　元一統志旁臨廻溪特據層阜唐末以其地為夫子廟宋以為學内有墨池朱井存焉今府學是也洗墨池在郡學大成殿前嘉定圖志云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今郡學乃右軍故宅以其嘗於此學書故有墨池曾南豐先生為之記與地紀勝荆公送劉和甫奉使江南詩為我聊尋逸少池公郡墨故云為我　方與勝覽叙按王君書右軍墨池以揭之此為其故迹當信然郡咸平間御史黃公符詩往往吐為雲依依如思蔓　臨川志謝幼槃詩云張芝學書池水黑章草如芝古無敵右軍碑悅難抗衡此不臨池作書辭許見集詠　葉徹韓公駒雜抄云池中忽時水黑瞅有物如蝎蜥之状隱然自水底而出謂之墨龍士之試于有司者每謂此物見則得人多往往皆驗淳熙甲午墨池現明年羅文恭公丞大廷見重修貢院記又見集文擬峴臺在郡城東南面對靈谷諸峯正接巽江之水即所謂汝水也嘉祐間郡守裴公材因其高阜而築此臺曾南豐為之記曰以山溪之形勝擬乎峴山也故曰擬峴

國朝葉指揮守禦是邦修築城池以擬峴臺正當郡城之東南從新創造棟宇雄偉為一城之壯觀方與勝覽曾子固記尚書司門員外郎晉陽裴君

治撫州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數與其賓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溪其隅因客土以出溪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宏闊奇可喜之觀環城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委棄於榛叢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其上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奥繚以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溪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色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暖游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散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蝝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粟然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

（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人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也。王介甫詩云。君作新臺擬峴山。羊公千載得追攀。歌鍾照地登臨處。花木移春指顧間。城似天隄來宛宛。溪如清漢落潺潺。時平不比征吳日。幾帶丸泥向此閒。臨川志。政和初。郡守狄公明遠葺而新之。謝溪堂記。名公多留題。見集詠。景定癸亥。郡守家戶部坤翁重修。有記。記見集文。）青雲亭在郡城南縣學之東。舊在青雲第一峯上。山川城郭一覽而盡。宋張即之書五大字曰青雲第一峯。其西北爲縣學。（元一統志。乃郡城五峯結頂處。蘇然獨立。上有此亭。宋時已令趙必巽以爲名。咸淳六年。郡守繆凡德環以欄檻。）玉茗亭以花得名。在郡治東。舊傳有山茶一本。衆云白華。前代名人多賦詠之。其花繁潔白如積雪。五瓣黃心綠萼。每歲正月末開。花清香馥郁。其葉青翠經冬不落。或云宛若瓊花。差大爾。又后土祠亦有此花。傳者以爲揚州瓊花。撫州玉茗。近因兵燹遂枯。　法眼泉亭在天寧寺殿堂下。本法眼禪師道場。　龍會山在郡西四十里。雙峯聳立。山上有曾眞君仙壇。中有四穴如馬跡。其泉清冽。人呼爲馬跡泉。故老相傳雙峯。其一高者爲陽逕邏而南五里有溫湯。其一低者爲陰逕邏而北五里有冷水。四時不竭。　卧冰池。王祥卧冰池在郡城東孝義寺。俗傳寺本

祥故宅。有塑像在焉。宋淳化中。邢人蔡爲善作記云。祥撫州臨川人。考晉書。祥乃瑯琊臨沂人。今臨沂亦有卧冰池。陳后山叢談云。世談祥卧冰求魚以養母。至今沂水歲寒冰厚。獨祥卧處闕而不合。二說疑信相傳。或謂祥避地廬江時曾經此。因成遺跡。故張右丞詩有雖贗猶堪貴。前賢況可師之句。（元一統志。祥繼母朱氏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初不言池及卧與扣也。臨川舊亦有水津之異。賢者所甚有益於風教如此。）輿地紀勝。莪峯書堂。李石林謫臨川嘗營莪峯書堂。李注荆公閑居遣興詩。慘慘秋陰綠樹昏。荒城高處閉柴門之句。有云。此必未去臨川時作。公年尚少也。公故居在一城之最高處。與余莪峯書堂相近。　忠孝堂在郡治。繪王太傅祥顏魯公像于中。郡有王祥扣冰池故也。　曾公堂。顏眞卿爲撫州刺史。故祠之。　見山閣在通判廳。王荆公見山閣記。通判撫州太常博士施侯爲閣於其舍之（東北）偏。既成。與客升以飲。而爲之名曰見山閣。　清風閣在州宅。介甫詩。屹巖孤起下州牆。勝勢崢嶸壓四方。遠引江山來控帶。平看鷹隼去飛翔。高蟬感耳何妨靜。赤日焦心不廢涼。況是使君無一事。日陪賓從此傾觴。　思軒。臨汝志云。軒在撫州倅治。倅林憶所立。荆公寄題思軒詩。名郎此地昔徘徊。天誘良孫接踵來。萬屋尚歌餘澤在。一軒還向舊堂開。所謂名郎。指憶之祖水部也。水部當太宗時嘗通判此州。下云良孫。則指憶。　恭軒。陳軾字君式。居於撫州黃土橋。荆公有陳君式大夫恭軒詩。曾子固亦爲賦詩。東城名其圃曰中隱。堂曰老圃。公詩云。恭軒靜對此堂深。新斸檀欒一畝陰。膝下往來前日事。眼前封殖去年心。陳手植綠竹一叢於所居側。四時蔥蒨。後其子開一軒對之。命曰恭。舒王曾公兄弟來歸里閈。必游息賞歎而去。　篺龍軒在正覺寺下。荆公題正覺相上人篺龍軒詩云。風玉蕭蕭數畝秋。篺龍名爲道人留。不須乞米供高士。但與開軒作勝遊。此地七賢誰笑傲。何時六逸自賡酬。侵尋衰境心無着。尚有家風似子猷。又詩云。北軒名字經平子。愛此吾能爲賦詩。山雨江風一披拂。篺龍還自有吟時。方輿勝覽。拙齋。郡守趙景明建。朱元晦記云。使生之北。循廡而西。入叢竹間。得前人所爲伏聲齋者。老屋數椽。人跡罕至。嘆曰。是室之陋。非予之拙則孰宜居之。乃更其榜曰拙齋。抑嘗聞之。天下之事不可勝窮。其理則一而已矣。君子之學。所以窮是理而守之也。其窮之也。欲其通於一。其守之也。欲其安以固。以其一而固也。是以近於拙。蓋無所用其巧智之私。而惟理之從。極其言。則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亦拙而已矣。　金柅

園。郡舊有金柅園。晏同叔詩。臨川樓上柅園中。十五年前此會同。一曲清歌滿樽酒。人生何處不相逢。　王荆公故宅在鹽步門。即公所居。今有荆公祠堂。荆公過山即事詩。驤步庭闈眼欲穿之句。墨龍。韓子蒼雜記云。墨龍在大成殿前池中。忽時水黑。有物出鳴嘶。謂之墨龍。此物每見。士之試于有司者得人必多。卒以此爲驗。咸平間。御史黃公符詩云。往往吐烏雲。依依如皁蓋。　臨川志。謝康樂繙經臺在郡城北四里寶應寺。宋書云。謝靈運爲臨川內史時。於此繙譯涅槃經。因以爲號。大曆己酉。顏魯公爲之記。咸平壬寅重刻。見集文。（元一統志。王荆公詩有云。內史文章只廢臺。謂此是也。）寶應白鹿泉在郡城寶應寺之經藏院。世傳靈運翻經時。有白鹿跑地泉湧。遂成一井。中間湮沒。陸公游持節之日。復浚治之。其泉澄澈甘寒。比他水味尤勝。　唐戒壇在郡城寶應寺之戒壇院。宋踵唐制。歲以聖節開場爲沙彌度二百五十戒。祠部給牒。凡天下壇七十有二。惟此壇尚啓。舊址顏魯公記猶存。（見集文。）神恠凡山川幽與則多詭異。所謂山林神奸也。臨汝地平夷。氣明秀。故其事不多見。傳奇志怪。無補於世。存而勿論可也。

赤能神。尹用。不知何許人。出語輊狂。人呼尹風子。唐天祐中至撫州。有村民斃一牛犢。尹夫婦得肉十餘斤。頓食之。而卒吏以管席瘞於路左

一旦於北市見尹之夫婦。唱江南詞。与於道相見。懽甚。登酒樓共飲。吏醉卧。尹夫婦高唱出城。題道觀殿後壁云。主南方赤龍神尹用。詩曰。日月祥開瑞氣纒。儂家應作大神僊。毫端森灑風雷力。劒鋏裁成造化權。肆闢中華新禮樂。靜驅胡虜罷烽煙。列僊功業只如此。便上三清第一天。及吏醉醒。懷中得紫金十兩。後人開其墓。惟旹席二襉。牛肉十餘斤。翰府名談作尹昌。　石神徐三誨為撫州録參。左右有黃曾者。月一告歸。旬日即復至。後踰月不返。三誨遣隷督之。其家云久不歸矣。尋訪踰月。乃在深山中挾彈遊走。欲執之不能。募人伏草莽間伺之。數日乃獲。問其故。曰山有石氏家。如主公納我為壻。留數日。復逸去。又得之山中。如是者三。後遂不復見。此山乃臨川採石之所。石氏豈山之鬼神耶。（淳熙志）巨人跡撫州村落間一夕雷雨。民間空中數百人同時大笑。明日大木一本連根皆拔。出旁泥中。印巨人跡。長三尺。闊稱之。疑有神拔木。遇滑而蹶。致衆笑之。　掘瓷告身。繆夫人羅刑書春伯之母。紹熙五年。夢春伯乘輜還鄉。而衣衰服。方大駭。而從者持一合來。啓之。得掘瓷告身一軸。春伯易公裳出見。客母大喜問人。曰。尚書今轉何官。曰樞密相公也。覺來以告家人。喜懼居半。至六月壽皇遺詔至。始驗衰之兆。越兩月。入樞密府。未幾。薨。悉符所夢。　杏財閣

槩陰隲劉涉撫郡人。數領薦。夢至官舍。一吏云。此陰府也。閲籍。汝本有微禄。而陰德虧。不可復望矣。涉詰之。吏云。汝弟官邁其償。汝有餘不少。助致懼罪死。吾曰。涉與弟異財。彼不自保。吾何罪。吏曰。路人猶相恤。何況同氣。獨不聞鄉人朱軾事耶。涉覺而詢之。其鄰朱軾家貧。教小學。歲暮纔得束脩三緡。歸道一刑餘悲哀甚。叩之。則曰。負常平錢兩貫。伍伯無以償。惟有自盡耳。軾輟其數遺之。人無知者。其後遂大事。此雖甚微。關繫陰隲　夢五言七言詩　慶元乙卯。長沙鍾公震赴南宮。道經臨川。謁王荊國祠。默然有禱焉。夜夢公教以詩五言起七言結。覺來惟追誦一聯云。君今如鴻鵠。萬里去勇決。明年登第歸。刻石以傳。（文公祠有石刻）李洞邪魔　支極晚好方士。客有李洞上謁。嗜酒。一日來醉。來此挼珊瑚枕碎之。公不恱。翌日復至。索破枕。粘以膠。復完如故。又索酒。公令獨酌。洞曰。有客無主。何以酒為。強公飲。不覺竟日夜。傳木書盃而酌之不竭。夜分乃去。明日酒甕不動而自竭者三。已惟之。洞復來邀同遊曹黃二山。公不欲往。洞於照壁畫像。闔吒之。戶閞。洞躍入不見。畫亦不存。後二年。公卒。洞至公影堂揖公像。曰。向時招公同遊。今乃爾耶。咄咄不已。公之子不能堪。聞于官。杖之。夫洞所在。惟見公庭古桐流血。若受杖者。　祥瑞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蓋考祥於天。不若視履於身。旋者反復修省之意也。郡縣長吏能反復修省。施諸有政。使人尊仰之。如景星慶雲。其為瑞也。不亦多乎。　歷代祥瑞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臨川東興令惠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木芳靈木李木並連理。（宋書符瑞志）宋孝武帝孝建三年。臨川宜黃縣民田中得銅鍾七口。內史傅徽以獻。是年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以聞。又是年白鹿見臨川西豐縣。南齊永明三年。白雀見臨汝縣。（南齊史祥瑞志）唐天寶初臨川郡人李嘉嗣所居柱上生芝草。肖天尊像。太守張景佚截柱獻之。（太平廣記）宋朝淳化中。撫州進金谿縣生金山子一塊。重三百七十五兩。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召群臣觀瑞物十三種。內有金山重二十餘斤。見宋朝會要。本郡有奬諭詔書石刻云。郡守王公周得之臨川盡安鄉。　祥符六年。撫州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文成雲物峰巒狀。又有人像衣冠悉具。（嘉定志）天禧五年。撫州言臨川縣有古溫泉一穴。積歲堙涸。今忽流湧。民沐浴者有疾皆愈。（嘉定志）紹興二年。知郡髙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且為圖上之。（係年錄）十五年。郡守晁謙之言臨川禾登九穗。足為瑞應。乞宣付史館。（同前）樂安未創邑。前雲蓋鄉有楊氏得惟石於田間。濯於溪。有一道士呼曰。瑞石不當用草履磨滌。宜用葛布。言訖不見。遂如其言。其石瑩徹。中有觀音像。寶藏之。家白以裕。不敢祕。獻于朝。（鰲溪志拾遺）

古器

臨川志岐陽之鼓。牛觸其角至寶。湮淪於山崖墟莽間。由好古者少也。吾州紙營古鬲以牛觸岸得之。或者為三代器。噴世無歐陽公一其所好集古録。將無傳歟。　紙營大鬲撫州南鄙石師嶺下。地名紙營。建炎末村民為陳氏牧牛。觸岸壞怖而走。民視之。似一銅器。往白陳氏。陳命僕發而得之。張石丞激時寓跡山訪之。謂此蓋古鬲也。耳高六寸。足七寸有半。身一尺三寸五分。從耳至趾通高二尺六寸。腹縱徑尺有八寸。橫羸二寸。歷年久。為土氣薄蝕。礦灰盡去。唯存精華。張公謂自劉原父先秦古器記。李伯時呂與叔考古圖。趙德夫纂古金石刻。吳儀圖所藏三代器。未有如此之大者。（張澹巖文集）臨川磬石臨川寶應寺上弘和尚碑。其趺石甚奇異。扣之瑱然清韻可愛。識者謂以之作磬。當大佳。西山蔡元定道過台州見之甚恱。貽書悔翁。託寓士曾景建轉致之。　開元觀銅鍾開元觀銅鍾一所。鑄於永泰元年之十月。而成於二年之七月。用銅一千三百斤。勸之者道士張法椿。而施之者則刺史李礪而下凡八人。臨川寺觀之鍾固多。而銅鍾之巨者。此為最。近世記此鍾者。以為其金青其狀古。誠百世不朽之物

云、今爲天慶觀鍾。郡學編鍾。臨川郡學頃賜編鍾散亡無幾。張右丞澂嘗感而作詩。（詳見題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阮瑫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六姥

府

知府八

宋歐陽公集辭免知開封府剳子（嘉祐三年六月）臣伏聞內降詔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効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顏今者曲蒙聖慈特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布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遽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強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別差人轉成稽滯只要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別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鄭獬鄖溪集知開封府剳子

臣比者進對伏蒙陛下稱臣攝尹京府爲治甚好百姓使之臣內惟承乏纔四十餘日實無善狀可副陛下褒諭之意故不敢祗拜以謝又以隆暑日旰不敢久對是以私懷踧蹙悚而不安臣才能朽下安能治劇夙夜勉強粗免罪戾若曰百姓使之萬無此理且所謂使之者蓋知其閭里之疾苦除弊興利使元元之衆去愁歎而就安佚庶乎可也今臣於此未有毫髮則百姓何便之有然不識陛下從何而得之陛下聰明好問踈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新行便民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對且實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爲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妄譽必亦容妄毀此臣不敢喜而有懼也昔者列子居鄭客有言之於鄭子陽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亦必以人言則吾所以不受也臣雖至愚安知陛下不以妄毀而黜臣哉故帝王聽納之際不可不察不察其實則天聽可得而欺姦臣乘之以逞其欲於是以白爲黑以是爲非附己者進背己者斥分布朋類摘擿其失使朝廷之上惟聞黨人之論而不知有天下公議善乎孟子之言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然後去之如此則當進者無苟得之幸當退者無私歎之恨進退各當其分又孰有致疑於其間者哉伏願陛下高視遠照毋事私言使天下曉然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伏候進止李跨鼇先生集乞遂寧府通闕守臣以監司兼攝剳子　臣竊惟遂寧乃陛下龍潛始封遠民厚蒙被春澤敎錫府號遴擇鄉士責以職名優寵長民之寄俾其地侔諸藩之重可謂美矣然時闕守臣即以通判司錄曹官權攝王人使命之至頒朔布政之始事體蓋輕臣欲乞今後遇守臣闕許依梓州瀘州例差監司時暫兼攝庶幾國體稍重以副陛下賜府號之意沈文通西溪集乞罷府事剳子第一　臣本府今月七日准勑斷左軍巡院官吏爲勘傳永昌公事已施行訖臣竊被聖選攝行尹事而明不能以辨訟威不足以制吏使中都之獄有無辜之訴御史以聞參質明備聖君仁厚悉從寬貸然此豈特小吏薄責而已其大咎乃在臣也方朝廷總覈名實以革事弊羣臣之政顧臣敢獨苟免以虧大治臣前此已具面奏伏乞即賜尸免以全至公以紓人言臣無任傳俟殞越之至臣見待罪在府未敢入赴朝參未敢使行文

剳本職公事聽候指揮次　乞罷府事剳子第二　臣蒙恩待罪京府今已踰歲臣本無狀自知甚明其初被命實貪聖主特達之遇乃不自量冀竭其愚幸有所立以謝萬分故自居職以來夙夜惴惴不敢自暇而駑朽之質累不可强凡臣之所能既以止矣而臣之所治未有聞也雖聖主寬大之恩務欲盡臣下之技不急譴誅即優假臣以日月之効而臣之設施亦不可優假朝廷士大夫之議亦不肯容臣而且爲聖朝之累矣伏望陛下深計京邑之重不可以曠不治審察臣之不肖終不可責以有成推擇材吏使以代臣臣或尚得竊食苟容則丐一閑州猶敢爲陛下奉行法令撫養百姓少荅天地之施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第三　臣近嘗具奏以臣到府踰年職事無狀乞從罷免一閑州而待命二旬未蒙賜可竊得憂畏不知所措臣聞君試臣以職而攷其實弗効者黜臣事君以身而盡其力不能者退此朝廷治吝常必由之而不可因循苟簡者也伏念臣材質淺薄曾不敢望中人而致身侍從而已非所據又誤當排選使治京邑視事以來既一歲矣都城之內姦薄之俗未嘗革也穿窬之盜未嘗絕也囹圄之繫未嘗虛也此三者乃京邑之先務而臣在職不爲不憂獨無一可紀者其試用弗効亦已明甚然則雖欲不合引劾以退寧不畏人之言哉

方陛下奮乾剛。厲威斷。躬親庶務。總覈名實。以臨群臣。而京邑四方之則洽。遠者必自近始。可使非其人而付之以輕天下之望乎。臣願陛下深察而留意。即賜罷免。臣不勝幸甚。況今在廷之臣。皆一時材能之選。莫不過絕於臣。舉以代臣。無不可者。臣如蒙天之幸。未就誅棄。尚獲備群臣之後者。猶冀得一小州畢其餘力以謝陛下。臣不勝惆惕祈俟之至。取進止。

蘇魏公集辭免知河陽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准閤門告報奉勑差臣知河陽軍府事。臣稟賦拙艱。自取罪戾。聖恩寬宥。復委要藩。殫竭愚駑。無以報塞。伏念臣先臣翰林侍讀學士某。慶曆中嘗知河陽。在任亡歿。臣今被命。復忝臨州。得繼世官。雖為榮幸。近念往昔。寔不遑安。欲望聖慈。特許别換近南一州。所冀少安愚分。臣惟以軀命上荅生成。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汪玉山集乞差文臣知興元府劄子　臣契勘興元府比年以來多以大將知府。往往文法闊畧。官吏自恣。一府四縣田產十分之六歸於大將之家。又有倚託其名以役漁細民避免賦役者。每年總領所與本府和糴軍糧一色不下三十餘萬石。止取辦於編戶。科歛偏重。民益困敝。伏望聖慈特差有名望材畧文臣知興元府。其都統制仍於本府駐劄。庶幾兵民各得其所。於邦本邊防長久之計。實為利便。取進止。

張守毗陵集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臣比緣衰病。匄易外祠。令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平江府。仰惟睿恩隆寬。未忍捐棄。非臣糜隕所能報塞。固宜聞命引途。不復辭避。然臣迫於私義。不忍便冒寵榮。竊念臣久領郡符。初無善狀。况緣衰病。志力俱疲。而吳門要藩。密邇行闕。素號煩劇。固非養病卧治之地。不惟上誤寄委。亦恐必致顛隮。伏望聖裁。檢會前奏。改授在外宮觀一次。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迫切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今月八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者。聞命震恐。不知所為。伏念臣早以庸虛。備更煩使。非緣被病。得請就閑。仰戴聖明。終始保全之賜。惟奉香火。少荅恩私。茲者又蒙淵衷曲垂爾記。付以方面兵民之重。蓋思晉力自竭萬分。於中興之日。而臣齒髮益衰。筋力雖強。雖恃覆育。尚此偷生。而服藥命璧。咯無虛月。螻蟻餘命。固不足多惜。大懼上誤寄委。則累國不細。伏望睿慈追寢成命。改授能臣。以安愚分。取進止。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蒙聖恩除知建康府。尋具辭免以聞。今月二十六日准詔書。所請宜不允者。竊惟建康距臣鄉里不遠數舍。地使且優。況出宸慈記憐簪履之舊。固宜竭力上副使令。伏念臣宿疾累年。久蒙睿察。侵尋老境。發作無時。仰惟留鑰之嚴。宿兵之重。非養疾卧治之所。若貪寵利而忘在得之戒。不量力而犯不韙之譏。豈不上負聖明。下貽物議。是以不避煩瀆。再瀝悃誠。敢望天地覆育之私。察其老矣無用。非出矯飾。俯從所請。依舊宮祠。使得逍遥從道。以盡餘年。或他日痼疾稍去。尚期糜隕圖報。取進止。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伏覩進奏院報狀。今月四日奉聖旨除知紹興府者。仰沐記憐。寵移近輔。感恩戴德。九頂莫酬。伏念臣衰疾纏綿。春夏增劇。昨於五月內嘗具奏乞一外祠。紙以唐祀中原。警報遝至。義當効死。不復敢言。遂力疾治事。措置戶帳。遣發閘探。方頃小定。即申前請。不謂跡遠。誤簡淵衷。然而形骸支離。神志凋瘁。股肱之郡。蓋非所堪。今豫章上流。已有新帥。逞量衰謝。引去無嫌。伏望睿慈。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宮觀差遣。少休衰觭。臣纔候被受省劄。即交割職事。依限起發前去。聽候指揮外。取進止。

再辭免劄子　臣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知紹興府。不候授告。限三日起發前去之任。除已遵依祗行外。伏念臣近緣衰病。嘗匄投閑。未奉俞音。遽聞警報。力疾從事。黽勉至今。忽蒙誤恩。移寘近輔。寔為優便。使臣自擇。何以加之。固欲痛自激昂。少圖報稱。而病體益勞。神志久衰。重惟股肱之郡。大非養病卧治之所。若乃貪冒榮寵。緘默不言。必致上誤使令。取譏清議。也獲譬解上流之寄。固無

避事之譏。已嘗於今月十三日具奏乞一在外宮觀。伏望睿慈矜憐膂癃之舊。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已於二十日起發。進遵至浙東以來聽候指揮。取進止。　貼黃　臣有田僅三百畝在會稽縣。竊慮於近制亦有妨嫌。併乞睿照。

劉元城盡言集論蔡確不合陳乞穎昌府　右臣伏聞知鄧州蔡確。上章陳乞穎昌府以便私計。雖未知可否之報。而搢紳之議。率皆不平。敢具僉言。上達天聽。按確姦邪陰險。盜據宰府。不能正身率下。宣明教化。而縱其弟碩。招權納賄。贓污狼藉。有司論罪。當以大辟。陛下特加寬貸。止送韶州編管。確本同居。衆謂預聞其事。朝廷既不窮治。惟以大數責之。削其職名。出臨偏郡。僅能周歲。易守南陽。當時議者已謂牽復太速。碩至貶所。亦止踰年。確遂上言。乞令內徙。陛下屈天下之法。移置黃州。曾不旋踵自請近鎮。臣竊謂確所以敢萌意外之望。益肆無厭之求者。蓋見近日政事多尚姑息。是以先用其弟量移之請。嘗試朝廷。既不能沮止姦謀。遂可其奏。確知執政委不畏已。遂敢陵蔑公議。輕侮朝綱。雖屢蒙非常之恩。猶不能滿確之意。復託親老。願移大藩。蓋有以啓之也。臣恐小人僥倖之心勢猶未已。往往再乞放碩逐便。或自求京師宮觀差遣。託醫為名。然則陛下又將許之乎。確之明黨太半在朝。夙夕引領以俟復用。若使漸得親近。

廣爲路岐。異日盜權亂政。無不由此而始。況輔弼大臣。既以罪黜。雖領帥節。未復職名。考之典故。猶是謫籍。豈有不因詔除輙求自使。此風浸長。則陛下賞慶刑威之柄。遂爲虛名。國家綱紀必至墮紊。不可不慎也。伏望聖慈明敕三省報罷。確奏。以正國體。

洪文安公小隱集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六月七日　臣今月六日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洪某可差知建康府。候交割職事了日赴行在奏事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退然一介。無所取材。去年秋蒙恩入覲。恭奉玉音。以當塗水災之故。而賜臨遣。臣忝職兼年。荒政粗舉。惟是駑鈍。慣不足以當上流之寄。故冬雷旬外祠。天聽高遠。螻蟻之微。不能上達。春初祇拜璽書。累數十言。華衮之褒。溢于翰墨。臣感戴異恩。常顧廉循圖報萬一。聞者治圩。躬親督辦。以至邊浪竹木罔不周備。今幸入夏以來。屢經大雨。並無損壞去處。方俟夏末。即申前請。歎圖天慈簡記。擢帥陪都。竊惟建業重地。內司管鑰。外護曾屯。非有文武威風者。不在茲選。而臣綿力薄材。豈能勝此劇任。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安愚分。以待僉言。臣止候奉使監察御史陳舉善覈實圩岸了畢。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即便起發前路聽候指揮外。所有恩命。不敢祗受。臣冒犯天威。無任惶懼激切俟命之至。取進止。

辭免知平江府劄子　今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知平江府者。臣聞命震惶。罔知所措。伏念臣受材謭薄。臨事迂踈。集路三年。偶逃於清議。叢祠數月。實愧於素餐。方從丘壑之安。敢意雲霄之澤。惟吳門之輔鎮。邇嶽狩之行都。地望最雄。僉言所屬。必得老成之彥。膺資師帥之功。豈伊妄人。可稱高選。伏望聖慈俯賜愍憫。改畀能臣。俾少休於故棲。庶不累於親擢。臣無任震懼激切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李壁雁湖集知遂寧府奏劄　朝議大夫知遂寧軍府事李某劄子。照會某所領遂寧府在東川。控扼水陸。號爲要衝。惟是武備單弱。全無城郭之限。近者修寇竊發。鼓行而前。如入無人之境。直造官府。焚毀潰廨。劫掠倉庫。州縣儲積爲之一空。甲仗一庫盡爲賊有。取不盡者焚之而去。至於居民悉皆蕩盡。十無二三。四隅一望。皆爲丘墟瓦礫之場。某居閑歲久。誤蒙公朝起廢。畀以牧守之任。薄命所招。臨當之官。遭此變故。今所當先者。勞來還定之政。緣焚室頗衆。皆營生小民。一家之產無三四金。非官司借與之錢。無由自能起蓋。而本府庫帑既被劫掠。無復贏餘。目前所入隨收隨支。止應一時。不容寬展。如此等妥實無力可辦。某雖逐急措置。量與郡貸。終是氣力微薄。何緣可使復舊。日夜念此。不遑安處。欲望特與敷奏。行下四川諸大司。併本路帥臣監司。於官錢內通融。又降約及十餘萬緡。付本府專一收管。以給被火失業之家。及修城浚濠打造器甲之用。庶幾即日守備嚴飭。稍成州郡。不勝一方之幸。（前已劄下四川宣撫司。將所申呈勘斷約束措施行外。今劄付遂寧府照會施行。准此。）此外又有當申控者。本府兵籍若無他違法占破。及蒐練教閱以時。豈不可恃。切嘗考究平日支米支糧至者幾二十人。而吧者臨變乃無一人能發隻矢禦賊者。豈惟失於申徵。蓋每患爲監司及屬官諸廳占破之多。揆之條制。監司各破人兵自有成數。又止廂軍某禁軍不在差使之列。又往往一司而有占破廂禁軍四百餘人者。學院子一色至占三十餘人。其他虛占冗坐人兵更減省外。餘盡發下逐日教習。務令武藝精熟。緩急可以倚仗。又當稍填闕額禁軍並令數足。衰同教閱。庶幾武備稍飭。一方有恃。惟是欲乞自朝廷更切申嚴條制。行下逐路監司。於當破人數外不得擅有截留。違者許所屬追究。所冀盡革前弊。州府之備稍得嚴固。于以潛消姦宄。所補不細。伏乞指揮。（右劄下成都潼川府。夔利州路。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司。四川茶馬司。總領所。各從所乞事理施行外。今劄付遂寧府照會施行。准此。嘉定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朱晦庵大全集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劄子　熹輙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顧以罪戾之餘。疾病沉痼。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踈悖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知人之明。輙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尊。不勝皇恐戰慄之至。

與宰執劄子　熹輙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府恩命。今準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詳賜省覽。曲爲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再與宰執辭免知靜江府（小貼子）愚慮終恐疎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爲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袁起岩東塘集辭免知隆興府劄子　祗膺綸詔。尚閟允命。更踈易地之恩。敢後籲天之懇。臣恭承睿訓。不得再有辭免。實以揣分僥踰。懷不自已。須至重瀆淵聽。臣本凡庸。蒙陛下拔之禁塗。寘之枋府。聖恩與天同大。而臣力弗勝於心。百謫既盈。萬死莫贖。一投閑地。僅閱半春。尚夏還侯。遠叨簡擢。非所當據。深切戰兢。游于天誅。期賜反令。敢謂皇慈大造既來。使之仍竊閑祿。且與之易填近藩。拜命驚惶。感深至泣。不惟臣心力衰謝

如尫隤之馬。鞭箠無由。必不足負荷千里之寄。而陛下眷憐督促。所以自遠而近之意。尤非草監之餘所可稱塞。政恐襟帶江湖之地。為今樂國。豈容綿薄材力之人。得以冒居。顧伏捫心。如墜淵谷。臣愚欲望皇帝陛下軫其三請之備。矜其一誠之愚。且令少安叢祠。以靖晚節。特寢令來改知隆興府恩命。庶幾投受進退。不悖興言。不勝萬幸。范石湖大全集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范成大差知建康府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聞覆載二儀之至公。不獨私於一物。爵祿衆賢之所共。難併萃於非才。臣去春蒙恩。閫制海郡。治行已狀。考幽當黜。迺二月庚子詔書。忽被誤渥職臣祕殿。臣皇懼不敢當。即已陳情控免。俞音未下。又付留鑰。中外觀聽。雖然甚驚。凡所謂量才不肖。揣分宜休。在臣循省所當辭避之說。皆未敢縷如以瀆天威。但方陛下總核名實。登崇俊良之時。而何物么麼。浹辰之間。洊浮除書。未及滿歲。再煩臨遣。歷天地之私恩。據衆賢之所共。真才實能。於此猶懼。况如臣者。政使貪榮冒寵。豈不外憚煩讟。內虞疾顛。積此凌競。何敢下拜。伏望聖慈。委照孤危。收還成渙。改畀碩望。俾護北門。則公朝不玷於選掄。小己亦寬於憂畏。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取進止。　再辭免知建康府劄子　臣比奉辭免差知建康府。伏奉詔書。賜臣不允者。臣跽讀訓詞。感深涕淚。載念臣遭遇聖明。早蒙識擢。蓋嘗不量已似。許國馳驅。陛下過聽。假臣麾節。填撫方外。四方萬里。臣未嘗敢辭難。令又以執政寵名。居守留鑰。遂建得覲。適蒙上察。閫外榮遇。殆冠平生。而臣方且彷徨憂畏。稽留詔書。不敢下拜者。蓋其怵惕危悃。不止於浹旬疊組。非所堪任而已。緣臣尫羸蚤衰。疾痛日深。實恐有誤委寄。兼僥踰已甚。常慮挺災。亦不可更尸廩祿。又臣妻族魏氏。見居溧水宣城之間。皆係所部。豈無瓜李之嫌。猜此凌競。不遑寧處。須不免再干方命之誅。陳情控免。伏望聖慈矜照危悃。收還成命。如未許即就外祠。別乞改差一小郡。使為陛下撫摩鰥寡。圖報萬一。臣仰恃君父隆寬之恩。用敢盡布腹心。干冒天威。無任昧死。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取進止。史浩鄮峯真隱漫錄辭免除知成都府劄子　臣一介草茅。本無他技。頃者效官學省。誤蒙太上皇帝推侍潛邸。執經在列。誦說無補。誠不自意乃辱陛下非常之知。每陳管見。必賜褒嘉。學者傳聞。以為歆豔。洎陛下龍飛在御。邦命惟新。而臣復緣舊恩。驟升近列。日陟月遷。以至輔相。度越諸老。超躐衆材。名迹湮微。群心不服。謗議沸騰。幾不自保。仰賴陛下委照孤忠。始終庇護。逮及乞身來歸。得請之後。物論不置。荷陛下一意保全。畀以隆職。

寵以真祠。伏既耄之親。不乏供養。母子相視。感戴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於實涕。所懼未死之間。無以仰報萬一。雖蹈湯赴火。碎首裂肝。亦臣之分。間命輒違。已非本志。既煩申諭。何敢復言。然犬馬之心。有不能自已者。尚望少寬雷霆。容臣畢其區區之說。臣材識淺陋。衰疾交攻。見於設施。已試無狀。雖欲自竭。實難勉強。此國人所共知。不待喋喋。所以尤難承命者。臣母非自歸鄉。疾恙沉綿。氣體衰弱。去歲五月。一病幾殆。調養至今。尚未平復。若迎侍以行。則西蜀萬里。在途累月。垂老餘年。恐致委頓。若臣迫於成命。單車即路。母子相望於吳蜀之遠。安問遐邇。奉養阻隔。一有後悔。不如無生。此臣所以佪徨迫切。雖知冒瀆有慢命之罪而不敢已也。不然。臣豈不知全蜀之地。民物繁庶。自昔冠於諸路。陛下發自淵衷。起臣於散地。付臣以外閫。可謂超異之榮。殊絕之恩矣。臣為何人。敢忤隆指。臣又非不知人臣委質立朝。不當以家事辭王事。有如聖訓。緣臣蚤失先臣。母子相依以為命。今臣年踰六十。日躬藥餌。夜聽喘息。惴惴此心。唯恐不及。若一旦捨去。何以為懷。陛下所以委臣者。正欲奉宣德意。以慰遠民。臣方寸既亂。舉事失錯。必誤陛下任使。不忠孰甚。臣惟天下大戒。唯忠與孝。臣今若以貪冒寵榮之故。進不得為忠。退不得為孝。二者既失。曷逭人言。與其他日祈哀於陛下以救臣罪。不若控露於今日。以冀陛下之矜從也。臣朝慮夕思。凜兢踧踖。進退無所。不免再具封章。披誠君父。伏望聖慈察臣此言出於誠實。特降睿旨。收還寵命。俾仍祠祿。以養老親。臣不勝生死幸甚。　又劄子　臣伏自去國。瞻戀日深。薦奉絲綸。如侍帷幄。感激下拜。涕泗交流。臣惟臣子之分。以身徇國。雖蹈鼎鑊。有不敢避。又况臣之遭遇。千載一時。義則君臣。情同父子。是以雖處畎畝。夢寐不忘北闕之思。恨不得踐丹墀之餘地。而一望清光於咫尺也。矧蒙陛下俯記孤忠。扶拭宿昔。付之大鎮。俾預臨遣。臣心非木石。豈不知願見陛下之私。一朝獲遂。在臣可謂至幸。雖材識淺陋。衰疾纏綿。陛下既不以此棄臣。臣亦當感勵奮迅。即日引道。至於顛踣長途。及異時以不勝任受譴責。臣皆不敢自謀。惟是臣母曾國大夫人洪氏。年齒益老。筋力益耗。視聽益衰。臣之執懼益倍平日。而萬里遠去。音問動經半年。臣朝夕之間。何以自處。雖臣母勉臣以許國。責臣以報主。謂臣頃以愚闇非據。衆論不容。若非聖度保全。母子豈有今日。既蒙任使。安得輒辭。臣聞此言。悚懼感泣。無地措身。然臣有一於此。哀衷情私敢瀝冒萬死。再干天聽。重念臣昨待罪參知政事日。嘗蒙御筆以首春賜臣母酒果。及臣蒙恩除右僕射正謝之日。御筆徑賜臣母酒果。俾為家庭之慶。

退惟恩隆樸異。迥無前比。皆由陛下孝通神明。愛廣四海。錫類之恩。下被臣母。今以殘年歸命。鴻造必賜憫惻。所以未蒙譏察者。臣精誠未至。未有以感動聖心故也。敢披瀝肝膽。再具奏陳。伏乞聖慈檢會累奏。早賜處分。許臣依舊外祠。以終大馬養親之志。臣母子一心。誓當殫勤香火。仰報生成之萬一。

辭免改除知紹興府劄子　臣畜身孤遠。本之材能。徒緣際會於聖明。遂致叨塵於宰輔。已試之效。曾蔑絲毫。退歸田廬。方切念咎。敢謂陛下天地有容。日月垂照。擢從散地。分閫西南。臣以有母篤老。難陟脩途。瀝懇再三。控詞千百。非敢違命。實覬矜從。旁觀者爲臣寒心。謂必獲譴。雖臣亦自知罪當萬死。不敢逃刑。而陛下曲矜洪私。特垂哀憫。既免臣萬里之役。更貫臣稽慢之愆。改畀輔藩。俾榮親老。正使臣自爲計。不過如此。臣之遭遇。可謂極矣。是以母子相視。感激流涕。而至於無言可諭也。然臣辭難而得易。辭遠而得近。在臣之私固爲榮幸。如物議何。而况會稽都會爲三輔。豈可使孱瑣之臣以私計而得。伏望聖慈收還成命。改授耆碩。容臣且奉外祠。以安分守。

魏鶴山大全集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臣比者輒控悉衷。仰干淵聽。誤蒙詔答。未賜允俞。重惟臣所苦脾疾。蓋自六月以來所更非一醫。所知非一人。暫總金陵。又移蕪湖。皆舁車往來之衝。困憊之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衣冠僅屬。若無他苦。而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凡所謂調中養胃之劑。要當殆徧。咯無寸效。自入秋冬以治脾無效。始悟爲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溫成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磨。肌膚臞瘁。逮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未發蕪湖。而餘疾未除。方從近地問醫。又聞光黄間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陛下特頒御筆。思以輔藩俾之卧護東郊。閫勞以煩劇之事。知臣莫若君。臣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臣竊自惟念。進退去就。實行己之大方。使臣貪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衆類之迹。習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授之於衣冠之衝。剸撥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哂之。况東浙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痾之人所宜勝任。欲望皇帝陛下俯矜愚悃。終惠微軀。且令還山。庇陰休影。以俟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聖世。臣詞危情迫。從欲是期。

曹彥約昌谷集辭免寶章閣學士知常德府公劄子　某昨爲新除寶章閣學士。事體太重。及筋力不逮。不可以任常德一郡之寄。且奏且申。已兩具免牘。未拜俞允之命。豈不知荐扣天閽。屢違播告。干犯稠疊。實爲有罪。若使常德尚是待次。亦且冒昧拜命。俟到田里。然後有請。

緣此郡久闕正官。已辦迓吏。相距三千里。未能體悉此意。除命一傳。必須遣發。既遣闕報不及。豈不浪費。至此而後辭之。亦云晚矣。若謂已除之職。不可復鐫。已與之郡。不可復改。則又有近事之可明也。某昨於嘉定十二年蒙先帝擢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府。又改知福州。後因節次辭免。即蒙改除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所以如此。則以新擢户部侍郎。未曾祗拜。事適其宜。無嫌反汗。今某新除兵部尚書。亦是未曾祗拜。只以某寶謨閣直學士舊職養痾山林。何所不可。若未欲使之絶禄。賦以外祠。奉外之俸。尤爲過分。較之負乘致寇。爲有間矣。昔真宗皇帝朝。從臣有年老請郡者。大臣以爲若與一郡。必無幹濟。稍有論奏。又須移替。恐其所至。席不暇煖。逐奏委以留臺。上乃然之。載之寶訓。此某之所已讀者也。祖宗愛惜州郡。事力如此。可以爲法。敢奏而施行之。不勝幸甚。須至申稟者。

黄勉齋集辭依舊知安慶府且丐祠劄子　幹一介庸賤。無足比數。家公相之傾遇。拔擢超躐。家故窮空。孥累猥衆。筮仕十有五年。皆得食祖衣税。不至流離飢殍。毫髮皆公相之恩也。雖身膏草野。亦不足以言報。今至於使其舊職。乃牢詞而不就者。畏清議。避譏弃也。畀以列郡而不受。予之藩府而受之。此豈能免當世之譏議。况其所至。動與物忤。非公相雲天之庇。已不復有今日矣。况敢自蹈於不知廉恥之地哉。棄職所以保民也。自初建議。已譁然而見攻矣。及其遂成。則曰是必勞民也。及其費省。則曰是必擾民也。充僚之辟。制府之請也。五關之守禦。淳光之暫戰。制府之命也。未及行而嫉之者紛然矣。眇然庸儒。何足知天下大計。乃創爲之說曰。是道學之徒善言大義。誤恢復也。守土之臣。舍制府五六百里。遠陸之事。未嘗與聞。一有失宜。則曰是嘗與謀也。軍旅之際。征役繁興。民不堪命。少陳利病。則曰是素喜爭也。東羅西網。一舉足且蹈其中。憂畏憤懣。殆無容身之所。縱使無歷陽之除。亦當哀鳴造化。以求避。况今嫌隙既開。豈敢冒犯清議。試身於不測之禍哉。俾安豐。則得罪於太守。守漢陽。則得罪於監司。今怨咎滋起。復有其兆矣。是皆衆資狷狹。賦分奇窮。有以取之也。幹開禧年間。從事荆南幕府。往來八關。備歷險阻。因得痼疾。目今復發。加以痰喘不可支吾。儻蒙鈞慈特賜憐憫。授畀山林。自同安遠。使之悠然涵泳聖化於寂寞之濱。生死骨肉之恩。没齒不敢忘也。不然。正恐他日異論横生。雖公相愛念之深。亦恐不能以庇之也。俯伏俟命。下情不勝戰懼之至。

與辭依舊知安慶府劄子　朝廷於幹。真有造化卵翼之恩。幹以樸樕凡材。加以剛狠。若絶以當世之論。自不應齒士大夫之列。入仕且十五年。無非動與物忤

怒目疾視擠而陷之者衆矣朝廷優容有陟無黜家本窮空挈累很衆二百餘指不至餓死婚嫁粗畢無累後人此恩此德寧可不知所自來制參之辟朝廷令以包砌城壁畢日供職則亦知一郡之命實繫於此舒和兩易則一二友實誤制帥非朝廷之本意今此朝廷又令還安慶之任且徇舉留者之請則朝廷之恩厚不惟及幹而舒民感朝廷之賜又如何也如幹小官自當竭蹙趨赴舊任以報朝廷恩遇之厚以成安慶城壁之功夫復何言然其所以遲回遁逡決為歸山之計者蓋亦有說古之人直道而行初無嫌疑亦無顧忌可仕則仕可止則止雖舉世非之不恤也今則不然利祿之習膠惜退之風衰幹之素守又本不予於人今乃捨和而就舒殆若與人爭較州郡之大小比量俸入之厚薄物論紛紛安能家置一喙以自解哉生平頗惜名義甘處窮約今年幾七十乃使人得以貪榮慕祿而議之是誠可畏也昔有以財賦羨餘而中聞朝廷以秤提官會而奉行條約其忠誠體國之念不足以暴白而後生小子至今猶得以議之然則清議所在亦宜得直道而不顧耶世之苟賤無恥行若狗彘者人皆置而不論至若名在僞學之籍則一舉足必議其短此古之學道者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至死而後知免也幹之負朝廷之恩有莫大之罪負安慶之民亦誠所不忍然使幹得以退歸田里保全晚節是乃所以欽承朝廷崇尚廉恥涵養風俗之意安慶大郡不過擇一公廉慈惠之人以爲之守則必能爲朝廷牧養百姓城壁一役土功已畢包砌之磚亦已燒造四百餘萬同官既皆協力又有寄居士友十二人人分百二十丈自行管幹朝至夕歸如己私事不過今冬自可了畢今若復如林如幹等輩車載斗量何可勝數亦何足以勞朝廷之區處賦以祠祿放歸山林物論定矣幹自丙寅丁卯爲湖北帥屬往來兵間遂得嘔血之疾後宰臨川詞訟繁冗日夜勤勞加以痰喘至老愈甚每見朋友楊子直楊通老康子晦皆以既老且病仕不知止至其身後無不狼狽今又豈宜復蹈其覆轍哉此幹所以決於退閑非敢爲是矯飾之言也以君命之嚴不敢即安私室孑然一身宿留道旅尚望早爲白之廟堂毋使一介小吏有再三之瀆以重取罪則爲幸大矣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幹今月十九日准江淮制置使司牒備准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黃幹依舊知安慶府昨於二月內准省劄令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就赴和州新任幹除已將安慶府職事交與通判董朝奉訖所有和州職事實以年老多病若又更易一郡事緒吏端倍費區處兩上丐祠之請意謂必

蒙俞允今准上項指揮仰見朝廷恩遇之意一介么麽尚復何言竊念辭受進退立身大節苟或失宜不惟於心不安亦且必招謗議古之仕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進必以禮退必以義幹昨蒙改知和州已嘗辭免今復再知安慶乃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自離安慶已踰兩月迎新送故事體已定官吏百姓各已解體今乃驅去復還進退之間全無禮義懷利以事上枉己而直人大節既虧清議可畏此幹雖感朝廷恩遇至於銘鏤肌骨然亦不忍以垂絕之年自壞名節將無以見師友於地下欲望朝廷檢會幹兩次丐祠狀特賜敷奏改畀祠祿庶幾保全晚節以畢餘生實被大造生成之賜幹既被朝命不敢自安兼痛疾發動不可支吾除已一面起發前往江池間就醫聽候指揮五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再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幹昨准省劄改知和州今將安慶府職事交與以次官赴制司稟議至金陵已及兩月制參以非其所長且尤是外郡邊鎮不敢輒行供職和州又以老病若復易一郡事緒吏端倍費區處不敢祗赴安慶府則已係解罷之人既辭和州若再適安慶則是辭卑居尊辭貧居富尤不可復往三者皆非置身之地只得控告朝廷力上奉祠之請謂必蒙俞允今准省劄令依舊知安慶府竊念幹素負介僻處孤危平居無事易遣謗議若非朝廷曲加保全何以自免今既辭和州便之安慶人言必曰安慶藩府故不肯舍又曰包砌城壁可希功賞成命未頒人已藉藉生平自守廉隅不敢妄圖榮貴今年幾七十乃自陷於寡廉鮮恥之地朝廷愛護人物當亦不忍使之至此竊意朝論必以包砌城壁爲念幹自未離安慶之前已爲區處造甎四百餘萬城門已砌城垜已開防城器具已一面置造同官既各分頭管幹又選請寄居士人忠實可託者十有二人人分百二十丈監視朝至暮歸如己私事不過今秋便可畢工朝廷所給錢米足可支遣不須别作經營若但付之推官亦可不勞而辦况潛皖之勝兩淮甲郡又皆遊宦名流之所欲得政不必衰病無能之人已嘗去官又復再往蠅營狗苟驅去復還無補事功徒取譏訕兼幹一生艱苦既老尤衰開禧丙寅往來兵間因得奇疾今若思慮稍過痼疾又復發動形體支離不堪從官故敢不避斧鉞之誅投誠造化欲乞特爲敷奏改畀祠祿俾得歸老山林實荷生成之賜

辭依舊兼知安慶府申省劄子　照對幹昨准省劄再知安慶府幹不避誅譴乞改畀祠祿仍以君命之嚴未敢退安田里屬以痼疾發動前至江州就醫今月十八日據安慶府差人賫到省劄一道乃知螻蟻小臣言詞拙訥尚未足以感動天聽竊

惟朝廷之意。蓋以安慶乃是舊治。可以無嫌。又城壁之役。已砌未畢。故欲令其復舊任。仰見朝廷恩遇小官。憫念元元之意。然安慶藩府。歷陽列郡。人所共知。榦以老且病。既不能任歷陽重難之寄。今再除安慶。乃從而受之。是辭小而受大。豈復有廉恥之風哉。生平狷介。與世寡合。動遭忌嫉。今乃自蹈於無廉恥之地。豈能免當世之清議。砌城一事。見計置燒甎約可得四百萬片。安慶之人懲往年張冠之變。喜於得城以自固。爲公士友之忠實。可託如太學生陳寨者十有餘人。各願自分料數提督監視。朝至暮歸。如治私事。權郡通判董永之公廉畏謹。少見其比。懷寧知縣趙善部亦能勤敏。專任其責。自教授以下。無不竭力以董其事。胥史無所容其姦。工役無所逃其役。不過今冬可見次第。故不必勤朝廷顧慮。上鼓禮義廉恥以遇其民。則下亦以禮義廉恥而事其上。賈誼以爲聖人有金城者此也。今乃使榦有辭小受大寡廉鮮恥之過。則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又豈能責人死守。如金城之固哉。不惟自敗其立身之節。又以壞國家涵養風俗之化。榦所以尊受方命之誅。不避再三之瀆也。兼榦開禧兵興。往來五關。備嘗險阻。因得痼疾。目今發動。嘗治未愈。加以痰喘。不可支吾。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畀以祠廩。放歸田里。實荷隆天厚地之賜。所有省劄。見寄留江州軍資庫。

新除知安慶府申省辭免劄子

照對。榦準省劄十二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黃榦差知安慶府填見闕。今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限五日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仍具已離起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付榦照會者。伏念榦螻蟻小官。使合聞命疾趨。仰酬眷遇。不應敢違近制。尚有控辭。實以榦極愚至戇。無足比數。遭逢聖世。誤被使令。作縣一年而除倅。爲倅一年而守郡。越去故常。極爲超躐。而榦稟資狷狹。賦分奇窮。拙於奉承。動多齟齬。但知悔尤。甘就沉淪。苟罪戾之或逃。已爲大幸。而恩寵之旨至。委實難勝衆議。交非孤蹤綿力。若不控投君父。必至自速譴訶。況安慶爲郡。實今重地。付之庸繆衰疾之人。責以保障蕃宣之效。恐辜委寄。倍費生成。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成命。容榦仍舊祠祿。庶安愚分。所有省劄。未敢祗受。除已寄留福州軍資庫外。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正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蔡定齋集

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照對。臣今月二十七日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紹興府填見闕。疾速前來行在奏事訖之任。有命在天。措躬無地。伏念臣久嬰痼疾。再入瘴鄉。自揣衰悴之軀。無復生全之望。力控由中之請。仰蒙從欲之仁。畀以名城。處之善地。幸戍期之未及。歸里社以少休。甫及中塗。忽叨改命。惟會稽之巨屏。乃今日之輔藩。顧委任之益隆。豈庸虛之克稱。臣一違天日。九閱星霜。固願入覲於闕庭。然後亟趨於官次。而臣年齡遲暮。疾病縈纏。齒髮已迫於衰殘。筋力實難於勉強。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澁。杖策而後行。此衆目之共睹。非微臣之飾說。若令冒昧而進。必致顛躋於前。虧失朝儀。干犯典憲。傳播中外。貽笑縉紳。不唯易至於人言。亦非自全於晚節。欲望睿慈收還成渙。别選帥臣。俾退食叢祠。庶少延於殘喘。

再辭免知紹興府劄子

臣近準尚書省劄子。改差知紹興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再準省劄令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臣螻蟻之誠。不能自已。冒干誅責。再有奏陳。伏念臣素苦足疾。向爲庸醫所誤。砭刺太過。氣血頓衰。四支瘦憊。百節痛楚。腰背沉重。足膝緩弱。行立坐卧。皆不能久。拜跪登降。俱有所妨。舉動須人。呻吟度日。百藥備試。效驗茫然。兩任奉祠。方幸休養。桂林之命。從天而下。恐涉避事。不敢牢辭。力疾之官。扶持衰悴。撫柔款驁。二年之間。適有天幸。歲事洊登。民夷安業。海外雖有溥擾。隨即撫定。皆賴皇威遠臨。微臣獲逃罪戾。臣實以衰病久留瘴嶺。惴惴然唯恐一旦溘先朝露。狼狽異鄉。輒布腹心。投誠君父。伏蒙睿慈。俯從人欲。易畀近郡。遂獲生還。隆天厚地之恩。粉骨糜軀不足以報萬一。臣以尚待闕次。未敢力控祠請。甫及瓜逹。忽聞改命。震懼惶惑。不知所圖。竊惟會稽輔郡。密拱行都。委寄之隆。又非桂林之比。桂林憂責雖重。職務甚簡。可以藏拙養痾。今會稽地大事夥。賦重民頑。獄訟之繁。應酬之冗。不啻十倍。決非殘廢待盡之人所克勝任。兼臣所苦之疾。日甚一日。自去冬再作之後。全然不能拜起。必須扶掖。十日所睹。怵惕靡皇。若令勉强而前。决有顛隮之患。旁招物議。自速罪愆。故臣披瀝血誠。不敢有隱。如一語矯僞。甘坐欺罔之誅。伏望聖慈。察臣誠實。憐臣衰病。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尋訪醫藥。少延餘齡。異時賤疾稍損。可以支持。誓竭犬馬之力以圖報効。冒瀆天威。罪在不赦。東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激切之至。

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伏準尚書省劄子。六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華文閣待制。知鎮江府。臣聞命震懼。無地措躬。臣世受國恩。身叨法從。當君相有爲之日。正臣子致命之秋。況蒙朝廷不以爲不才。簡拔任使。固願捐軀盡瘁。圖報萬分。伏念臣素有腰足之疾。已十餘年。數年以來。每歲必發。發即瀕死。平時無事。四肢沉重。百節酸痛。倦之無力。舉動須人。拜跪艱難。扶掖而後起。步履蹇澁。杖策而後行。閒居二年。謝絕賓客。風雨寒暑。未嘗出門戶。一意休養。少延殘齡。今京口西地。當長江一面之

寄所係甚重。折衝禦侮。正賴精神。方以衰病一旦臨之。豈不貽悞於軍民。傳笑於夷狄。況臣頃自桂林易地輔郡。猶且引疾丐祠。不敢輒當繁劇。今又二年有餘。年齡日迫。疾病日深。氣血日耗。筋力日衰。加以精神昏耄。言語錯誤。非從曩時。兼臣年垂七十。百病縈纏。痛楚呻吟。絶無生意。死不足惜。或誤國事。萬死莫酬。臣愚欲望聖慈念京口重鎮。不可輕畀。參徹臣久病實難支持。非是臨期飾詞避事。特降睿旨改畀時髦。俾臣仍舊職宮觀。臣不勝大願。所有省劄。未敢祗受。伏候勑旨。

辭免知慶元府劄子

某近以衰病侵陵。哭患頻併。冒干造化。乞賜敷陳。畀以祠祿。忽準省劄。差知慶元府。聞命驚惕。無地措躬。某憂傷之餘。舊疾增劇。唯恐溘先朝露。狼狽瘴鄉。所願扶開。少遂休養。茲者四明輔藩。二浙佳郡。由遠而近。求退而遷。在某實為過望。重念某所苦之疾。日甚一日。步履蹇澀。拜起艱難。舉動須人。漸成殘廢。深懼不能復當郡寄。雖尚待次。未應控辭。竊恐至期。必難祗赴。不免預此申稟。伏望鈞慈檢會前奏。特賜開陳。改畀祠祿。俾歸田里。少續殘齡。伏候指揮。

再辭免知鎮江府劄子

先準尚書省劄子。除華文閣待制。差知鎮江府。尋具辭免。續準省劄指揮。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疾苦之狀。迫切之情。已具前奏。不敢喋喋塵瀆天聽。伏念臣實緣久病。已成沉痾。不能支持。非是飾詞避事。臣聞命以來。憂懼怔忪。寢食俱廢。故疾再作。兩足腫痛。筋脉抽掣。不能步履。見今呼醫調理。深欲勉强力疾前邁。竊慮入境之初。未能拜起。有妨朝謁。難以視事。又稽王命。上干嚴誅。臣愚欲望聖慈憐臣久病。察臣真情。令臣仍舊職宮觀。休養衰疾。少延餘齡。出天地父母再生之賜。冒犯天威。罪當萬死。來望闕庭。無任祈哀俟命激切之至。伏候勑旨。

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準省劄。兼知臨安府。某一介小儒。誤蒙朝廷任使。出入中外。踰三十年。少壯之時。粗某駑鈍。僅免曠瘝。初之治行可紀。今也駸駸晚景。憂患之餘。精力衰疲。心志凋耗。既無才術可以撥治。人無威望可以彈壓。不自量力。冒昧以當。必致顛踣。況某素苦足疾。時復發動。右指拘攣。不能制筆。書判甚艱。嘗具劄子乞祠祿差遣。未蒙施行。不敢再有陳請。今來天府浩繁。委實難以勝任。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才能。仍乞陶鎔在外。合入差遣。以便私計。所有省劄未敢祗受。伏候指揮。

再辭免兼知臨安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兼知臨安府。尋具辭免。恭奉聖旨不允。某稟資閒弱。壯不如人。翔憂患摧殘之餘。意氣衰索。精力疲憊。老形雖具。百病交攻。只合投閑。豈復可以當此繁劇。兼某賦性方拙。不能曲徇人情。稍失周防。必生怨謗。大懼不免騰

任。上干嚴誅。非敢飾詞辭難避事。況某寄居常州。有薄產在晉陵武進兩縣。曾祖墳壠在本府餘杭縣。內外親族。散居所隸州軍。委有妨嫌。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許令廻避。陶鑄在外。合入差遣。或且仍舊任。庶免曠敗。仰稽使令。伏候指揮。

乎漢陽先生集　與王爲錫知府劄子　知紹慶

某去秋蒙聞叟事。嘗得晉謁師範。以怠忽回賤職。不能再違墻仞。良爲簡慢。何所逃責。比天溫渥。宅收南郊。光承飛馳。與誦洋溢。方今士大夫率謂江北諸郡爲煩難。而以江南為樂易。實則不然。江北田壤沃饒。財力易辦。上之人嘗以寬恤一念待之。故不難撫。江南壤地磽而物產薄。當進例日挑源歛令。無復假借。以責民當厚賦。上下追促。日在青天。一辭之外。他無可樂。惟先生踐聖賢。行仁義。真實寸心。始終不渝。大閒推歡深信。屢爲此來。利興害除。上信下安。熙民知息肩之所矣。某學廣材疏。欲隱無地。祿學黔南。闔爲苟活。緣蝗康衆。百倍怵惕。不謂逢進何之秋。遂與人爲善之長。行逐親炙。學所未到。靈根晚芳。樂其涯哉。敢憑便風。傾寫賀臆。不敢少慢。上瀆清瑩。伏乞台慈。曲垂恕察。

何澹小山雜著　辭免知建康府奏劄

臣今月十九日承處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奉聖旨。立宣君赴行在。何其差知建康府。又准省劄。限三日起發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衰病。加以偏親年踰八十。十日九病。貪戀鄉土。不能遠適。所以力祈君父。願守叢祠。以供菽水之奉。中間伏蒙天恩賜以收召。真情力控。亦荷矜從。方此母子侍盡山林。不謂留都調守。又蒙記錄。使得備數。臣自惟臣子之義。要當以身徇國。東西南北。惟所驅使。使合仰承成命。即日就道。然臣實無兼侍。若委高年之親。而適二千里之遠。情實不安。兼長江天塹。控扼所在。兵民重寄。必惟其人。豈臣材腐力弱。年衰氣索。所克勝任。其辜任使。無可疑者。伏望聖慈憫憐孤蹤。特寢成送。容臣且奉祠祿以便親養。庶於前來祠請不相背戾。臣亦不敢卧家俟命。一面治叠起發。聽候俞允指揮。所有省劄寄處州軍資庫。未敢祗受。

第二辭免奏劄

臣聞以家事辭王事者。昔人之所戒。而嘗考之禮經。則八十者一子不從政。蓋以家事辭王事。則涉于私。以親年而不從政。則聖人所以教天下之孝也。臣寒遠一介。受知初潛。濫吹疑丞之列。行且六年。殊無毫髮可以上報恩遇。正當激厲晚節以蓋前勞。凡有驅使。不憚康猖。實以偏親年踰八十。而兄弟凋零。遂無兼侍。不可以從政。所以歸自三山。奉祠自守。不萌仕進之念。嘗蒙簡記。親灑宸翰。賜之收召。不能勉强造朝。請此故也。每念方當朝廷多事之際。臣乃飽食安坐。屏藏田畝。懷不自安。今日扣議向成。猥蒙推擇。畀以留鑰。使之

安集流移。勞來還定。以助成周宣鴻鴈之政。此政微臣學道愛人之素志。而又可少寬陛下宵旰之憂。豈非所願。臣固當治裝如期。就道扶病疾趍。仰奉一再趍行之詔。特以親年益高。而臣祿仕不止。則未免使之遠涉道路。輕棄鄉井。重違其意。上背禮經之訓。下貽有識之譏。若夫材識之短淺。筋力之衰憊。又在所不論者。伏望皇帝陛下照其平日未嘗矯飾。不敢欺罔聖聽。不嫌反汗。別選材能。使當一面。以成就愚臣終養之志。臣不勝祈天俟命。席藁待誅之至。　第三辭免奏劄　臣仰惟陛下俯念孱愚之舊。不忍遐棄。特加任使。連賜溫詔。以督其行。顧臣何者。得此恩寵。感極涕零。不知所報。然臣實有未盡之悃。不敢有隱於君父。臣愚戇自守。仇怨衆多。向者權臣用事。臣待罪政府。數以議論違忤其意。遂遭排斥。歸自三山。每慮傷害。杜門來親。不交人事。恐辜陛下保全之意。適者皇威震赫。天日再清。萬物吐氣。臣於斯時。固願少效尺寸。惟是偏親之年日益高邁。而臣亦蒲柳凋寒。志氣消鑠。無所可用於世。以此勉強不前。又況留都重寄。今日尤爲遴選。將使雖馳而備禦難弛。流移未使而康給不克。強壯散處而盜賊當慮。使臣不度材力。冒昧一行。必至顛踣。他日倍費陛下保全。故不若及今控告。臣恐干慢令之誅。不免單騎擇日首塗。於中路聽候處分。僅賜

憫憐。許臣仍奉祠祿。臣即退歸田里。闔門百口。仰戴天地父母生成之造。不勝大願。數冒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財幸。　辭免劄子　臣聞爲人臣者無以有己。求西南北。惟上所命。臣哀患餘生。技能無取。自終禮制。即拜起家之詔。雄藩制閫。地據上游。委寄隆重。在臣何人。已試無狀。何以當此。此皆陛下俯念春邸之舊。當陪國論之末。不忍遐棄。故垂殊榮。臣義當疾驅以稟上命。或有萬分之一可寬陛下之憂。顧捐軀畢命。何敢辭避。實緣早衰多病。形容憔悴。痼疾纏綿。自居苦塊。幽憂度日。復爲寒濕之所中。初則上攻心腹。已乃下注腰膝。飲食起居。皆有妨礙。朝夕藥餌。不離于口。竊料來日。亦自無多。若迫於威嚴。勉強就塗。必且斃於道路。重煩帷蓋之閔。哉兼臣百念久已灰冷。慨念先世。率不得壽。臣去掛冠之年。久已無幾。若必待年而後有請。恐已無及。是用刳心歷誠。控告君父。使臣得因納祿可延旦暮之景。是陛下與臣以更生。非止寵以一時之榮祿而已。誓當啣環結草以報恩遇。輒敢再冒天威。復申謝事之請。伏望陛下亟收誤寵。俯從臣乞。萬一陛下以臣未先朝露。不欲使令與草木俱腐。則與臣以一祠祿。使安田里。以便醫藥。少延殘喘。亦臣望外之幸。惟陛下矜哀而幸聽。臣患迫情切。戰栗以俟。　辭免奏劄　臣荐承明詔。固難干方命之誅。然實有

危衰。敢終致顧天之請。臣至愚極陋。粗識事君之義。頃蒙任使。多以母老欲便侍養。控告君父。得賜矜從。今者不幸天奪所恃。既畢送終之禮。當爲報國之圖。況陛下斡記遺簪。甫及服除。即下起家之詔。臣感激恩遇。宜如何報。深顧收還神觀。朝聞命而夕引道。所以冒犯天威。至再至三。必有大不得已而不容勉強故也。西門之寄。控引巴蜀。防固江湖。必得才略威望精明勇銳之人。庶可折衝而禦侮。臣才略既短。威望又輕。見於已試。略無善狀。二者既乏。儻粗有精力可以酬應。猶有可諉。而憂患之餘。疾病不救。舊苦血疾。今復爲寒濕所困。治療不痊。行履艱阻。終日塊坐。有同廢人。猶覺疲勞。即欲僵仆。如此而責以制閫之風采。旗幟之精明。可乎。使臣貪榮冒寵。不自知止。輿疾而往。以犯譏笑。上則有損國威。下則招致物議。不斃于路。亦以罪歸。在微臣固不足道。於朝廷何益焉。必非慈父所以保全終始之意。伏望陛下念臣老之已至。譬如駑馬不任驅策。竟從臣請。使之謝事。不然。則且使祝釐祠館。以便醫藥。假之歲月。或爲全人。責其報國。亦未晚也。謹席藁私室。以待蕭斧。惟陛下即賜財幸。　辭免知江陵府劄子　臣今月初六日承處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何某依舊觀文殿學士。知江陵府。兼京湖制置大使者。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一介

庸陋。偶際昌時。叨塵過分。乞身去國十有一年。蒲柳之姿。未秋先落。頃蒙簡記。俾守三山。是時尚可支持。所以又叨因任。已而退歸蓬蓽。始獲侍親醫藥。旋蒙收召。不能違朝。當上聖更化之秋。乃朝廷清明之日。金陵閫帥。猥蒙推擇。臣恐涉避事。進退佪徨。是時偏親尚存。曲加勉勵。遂策駑鈍。以副馳驅。豈期歲未及周。偏親抱病。臣即乞納祿以侍疾。未蒙賜可之間。已罹風木之慘。匍匐號慟。歸抵鄉閭。自此長齋結廬墓左。無復有意於人世。偶假熙臨。未先朝露。光陰迅速。忽終禮制。禍患之餘。百病交攻。精神昏憒。皮骨僅存。痼疾纏綿。藥石靡效。寒濕上攻。已而下注。腳膝浮腫。腰脊沉重。行步艱辛。有妨拜跪。自念已爲廢人。不復可望天日。方欲投誠君父。以祈謝事。不謂陛下尚軫蓋帷之念。起以名藩。併兼京湖制閫之寄。臣雖感極涕零。而九隕無日。豈能上當任使。伏望聖慈曲照衷誠。特賜哀矜。檢會臣前任金陵日所奏。特許休致。使臣得辭榮寵。以延暮景。乃陛下生死肉骨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辭免改知隆興府奏劄　臣近具奏劄陳乞宮觀差遣。伏準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改差知隆興府。臣聞命震惕。罔知所措。伏念臣謬承人乏。假守南閫。時雖多課。效無有。欲以蒲柳之質。衰病交攻。偏親之年。喜懼深甚。故願將母還里。以奉菽水之歡。杜

門序居。以佚桑榆之景。豈敢有所俛覬以招物議。雖眷懷之舊未忍捐棄。在臣私計實有不便。伏望聖慈。鑒察由衷之懇。特與檢會前奏次第祠祿。以安愚分。所有差劄未敢祗受。

再辭先隆興府奏劄

承之罔功。久慚因任。丐閑易地。上玷謨恩。並騰請避之章。乃拜先行之詔。義難但已。情欵畢陳。伏念臣初乏吏能。可當閫寄。纔歸田之未久。俄樸被以此來。事雖必親。勤不補拙。屢祈置散。天聽甚高。繼許借留。龍光由被。時玩將周於四稔。課聞何有於一毫。往愆不皇。應酬難強。精神疲耗。形體支離。加之痼疾之不瘳。自分餘生之無幾。況復親年逾邁。病日尤多。止願生還於里閭。豈敢自安於朝夕。爰披肝膽。覬動冕旒。雖明時不欲棄捐。就膚煩使。而儕塗人優跂。屢貢前言。既干食祿之譏。且有欺君之罪。已猶自愧。人則謂何。與其冒昧以一行。孰若浚號而再瀆。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鑒此由衷。推上聖之好生。及其母子。以祠庭之賦。眾活之山林。庶幾末路之保全。或可他時之摩頂。衛後樂先生集

辭先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奏劄

臣昨兩具奏乞罷就祠館。歸休田廬。叠拜皇書。未賜俞允。欲投誠君父再伸前請。忽準省劄除臣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者。更移重鎮。加畀隆名。厚恩如天。跼蹐無地。伏念臣蒙陛下記憐。付以分閫之寄。殫夙夜庶幾稱塞。所幸年穀屢稔。抱鼓不驚。悉藉威靈。粗免曠敗。臣年齡已暮。識慮就昏。疾病交侵。災患頻有。自揣凉薄。終難報效。未敢遽乞骸骨。且欲上還印綬。姑竊祠祿以佚病軀。此臣由衷之情。非有一毫欺偽。湘中事簡訟稀。猶懼弗克負荷。江右襟帶之州。地望雄重。民物繁夥。相去何啻倍蓰。豈臣衰病所堪。況大學士之稱。前朝本以優禮勲舊。尤非無功所宜冒處。疏遠移近。雖陛下欲少慰其歸心。求退得遷。使微臣何以自逃於物議。不避煩瀆。再有來陳。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特降睿旨與臣宮觀差遣。儻暮齒得全於休息。則此身終誓於糜捐。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干冒天威。臣無任。

不允詔

敕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惟畀方鎮之權。所以衛王室。優大臣之禮。所以重朝廷。卿夙負軼材。蔚為偉器。參國枋於萬化更新之日。有彌縫參贊之功。建帥旄於一方甫定之餘。有鎮靜綏懷之略。顧方深嘉賴。遽屢丐於歸休。為爾相攸。莫如自近。大江西南。綿數千里。昔稱會府之雄。中興牧伯。餘四十人。半用政塗之舊。中加隆委。就陟寵名。使周邦善良翰之臨。知朕志於斯民之厚。尚體茲意。毋為固辭。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辭免再知隆興府奏劄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衰朽餘生。便尋桑景。竊珠庭之康牀。毋愧空餐。掛神武之衣冠。未諳夙願。方須歲月。力控悃忱。豈期誤逢之頒。便畀潛藩之寄。雖牧人御衆。粗釋愚慮。而課功計效。曾蔑前聞。第慚秕政之居多。敢謂棠陰之未改。刖氣血寖銷於宿疚。而精神弗逮於曩時。欲之先朝。熙寧元祐間。再守是邦者僅二人。想其才望之優。治行之著。如臣迂拙。焉稱使令。冒昧而前。顛躋必矣。欲望皇帝陛下至仁念舊。盛德包荒。憐臣之署易蠱。察臣之心知止。收還成渙。仍領祠官。庶免累於公言。亦獲全於末路。

不允詔

敕衛某省所奏劄子辭免差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填見闕恩命事具悉。朕惟更化以來。執政之舊。內綱萬幾而底績。外分三鎮以嘒廣碩望。如卿風懷凝粹。譽養恬於羚館。浸閱歲華。宜纘事於价藩。近畀江右。昭予注倚之意。彼去思之民。昔章武陽有功可紀於洪吉八州之間。而王仲舒使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眷妻銜之飛舟。必高休烈於唐賢。行復皇書之懷。勿勞隸牘之屢。所辭宜不允。王與鈞監繢蕃賀饒州林知府劄子

黃鍾應律。繽綵添長。恭惟某官。練日闇藩。敷宣德意。神相氏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具啓劄。仰干典籤。仍高譬悃。敢乞財幸。某不審通辰台候何若。仰惟望寧當代。惠欽一圻。鎮撫未幾。中和已布。百神為楛。無埃有祈。壽生常誒。陳則為贊。用是不敢。某恭審顯膺明命。策鎮名邦。教條一頒。懽聲四洽。恭惟慶懼。欽以某官。門地崇華。揚望赫奕。將之以問學。繼之以政事。亦既昭揭麾節之最矣。尚屈承流之任。豈不以番易重地。民阜物繁。非它州比。必資錦歷之彥。式副蕃宣之任。非望上方課治理之著者入為公卿。少須奏功。即有予環之寵。某尚得拭目以觀盛事。某欽服光明後偉之譽。歲月如髮。宦轍東西。無由一瞻芝宇。山明斗煥。日劇寸丹。豈圖天予幸會。乃令得託實隣。密依誨范。事不知喜。魁首萬慮。心神飛馳。某一介跡膚。冒昧試郡。能踈識跡。惴惴度日。滛陽有控禦之責。風寒逃護。正懼不力。適遭歲旱。不後不先。一城五邑。民食孔艱。求牧與芻。凡可以寘力者。粗思竭目前。未至乏絕。殊未知善後之計。敢望垂情隣婦之貧。分餘光以振之。庶幾或免于戾耳。適欲之次。遽爾陳情。不勝悚栗。某敢纖微指度聲聞藩之贊。惟是藥音俚曲。膚突韶濩之見。伏楮惚然。儻沐覽擲。佩荷千萬。某晉趙再拜中間呈珠璧月之眷。伏想自堂而序。均燕蕃釐。溢口孰目。拱聽垂戒。

通寶慶趙知府劄子

欽以某官流澄之清芬。與錯之利器。茲惠之良牧。表表熙朝。自咲蔗入佳境。以來兩郡。掉儒微于天聽。應轄邦晉。盡逼某歸。日侍舳艫。以壯番屏。能藩調字。再印難之。炙的與言。又頊圭

折賦政當幾何時。綱理紀抓。魚魚雅雅。可以占游刃矣。明當賜璽。丞露催鋒。洪适盤洲集辭免知紹興府第一劄子　今月二日伏准遞到尚書省劄子七月十八日奉聖旨除臣知紹興府。臣竊聞寵命。不勝戰兢。伏念臣材力綿薄。智術乖踈。比自入朝。獨叨眷遇。超居宰揆。燮理無功。百謫既盈。罪當竄殛。聖恩寬大。委曲保全。奉祠還鄉。繞踰兩月。敢謂軫記不忘。即加選用。捫襟感泣。何以論報。念稽山衆拱行闕。實惟雄藩。豈伊罪戾之餘。可堪師帥之任。伏望聖慈收授真材。用協群議。免使孤蹤重罹顛沛。干冒宸嚴。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辭免第二劄子　臣近具奏劄辭免知紹興府恩命。今月二十二日。准都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降詔不允者。臣伏讀聖訓。感涕交流。伏念臣踈庸之質。嘗試無狀。狼狽去國。方此省愆。宸眷不遺。屢垂簡記。亟加拔擢。付以大藩。仰惟天地之隆恩。即當聞命而引道。載念陪京之重。夙稱謀帥之難。而臣聞望素輕。譴何未久。深慮曠敗。僨累生成。輒瀝愚衷。再干洪造。伏望睿慈憐其無用。許令依舊奉祠。庶休田里之居。獲享治安之樂。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干犯天威。臣無任感戴戰懼之至。韓元吉南澗集辭免知建寧府劄子　某伏准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某直敷文閣知建寧府。填見闕疾速赴行在奏事訖前去之任者。伏念某腐儒有素。昨者備數都司。蒙恩俾漕江左。罄竭駑駘。已及替期。方欲自露誠悃。祈就閑散。敢期榮陛內閣。易典潛藩。在於愚分。實深僥倖。惟是寶儲祕列。職名過優。靖言周功。非所當冒。兼某與福建安撫使王大資係有嫌隱。衆所共知。某昨任度支郎官。蒙其論罷。建寧正在統部。職事相干。法當迴避。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追寢進職之命。止乞陶鑄別路一州軍差遣。某誓竭犬馬之力。以明非苟免避事之意。不勝萬幸。所有省劄。已寄建康府軍資庫。未敢祗受。外恭俟指揮。干冒威嚴。某下情無任惶懼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六姥

府

知府九

宋楊誠齋集別趙知府書　某以隆暑故。小踈奏記。奔問寸心。尊德。一飯以之。即辰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提舉大中。戎裝解維。川后靜濤天棐台候動止萬福。台閫玉眷。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某卧病山墅。殊不聞人間事。一日二日。似聞尊公致政。太中小輿卸宦之宜。萬金之書既至。台抱惻惻不遑寧處。謁告稟印。戴星駿奔。言歸親庭。某癃老幽屏。不振之蹟一見荷傾蓋。遂得仰依蔭蘋於獨有之天者三年于茲。父子摩飫。始終知遇。不以衆人遇之。老耄義當攝衣疾走。追送才擔。偶以病腸伏枕。短氣如纏。不能支梧。歉違大兒某進拜道左惡詩一篇。聊寫戀戀銷黯之情。惟一覽而擲之地。然日俞隸。遠塗良勤。顧言爲聲親自愛。即看詔追。遂從上瀛。　又答曾知府書　某伏以秋氣已來。西奏攝高。即日恭惟判府判院契丈。政成玉觀。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病日侵。前塗就窘。去歲七月舟上乞骸之章。諸公持之至今事未下。出籠之鶴。尚絆一趾。殊可憐耳。契丈中和平易之政。彈壓影舞之矣。此行入奏小卻。猶當誕寘之含香握蘭之班。但見其上。不見其下也。遣我金玉之音。得得語離情謹。眷眷若不忘舊遠者。使人懷抱作惡者久如也。推謝不莊。顧言珍重。即看日邊除書。細作行矣。　又答晉州李知府書　某伏以季夏之月。南風之薰。恭惟判府大著尊契丈。報政有績。祗召還京。神天燕喜。台候動止萬福。某卧病山間。秉化歸畫。仰故人於青雲之上。何從望見其末光。顧言晝珍重理。遂膺紫薇玉署之拜。以昌斯文。某屬被邸報。恭審紫泥夜下。號召正人。青蓑朝馳入覲玉座。善類吐氣。吾道用光。恭惟驩慶。某學在草木臭味之間。尤深松栢茂悅之盛。未由而賀。而以尺紙伏惟財幸。華紊之除。方且拭目以俟。某昔歲拜學天落雲錦之書。逮今緹衣十襲。每拂除蛛塵手之而不釋也。八千里外。再蒙遠一介行李。墜五紙妙帖。訪聞生死。不以實泥異洗而兩其懸。不以老病汨擲而白其眼。厚祿故人書斷絕。少陵之語可憐。此事今無古或聞。東坡之句可獻也。感謝至骨。萬此寧有是耶。某目眩觀書。手戰執筆。平生止隅破研一卷。亦久寄絕文書矣。長者尚以故我。未徹義槩之記升撇病心。倒懸枯腸。僅得數語以塞命。我謂應覆公家醬瓿矣。來教乃蒙稱賞不置。誠不以榮。亦祇以愧也。二傳絕妙好辭。左拍子長之肩。右摩孟

堅之墨陳范而下不論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老先生碣併荷寄以某惟感再拜敬問契家玉堂恭惟季尊幼幼函祉山則老妻兒女列拜起居領睨越羅絲座下拜珎盛蓮米香十兩聊伴空函匪報也有廬陵妻顧索聞之 又荅成州李知府 某伏以即辰春夏之交寒暄之雜恭惟判府太中鄉丈身作長城隱若敵國遣圍大饒天人具依台候動止萬福某壽莊春記以謝先學未見顧言貴珍大業即還禁近某辭奉玉立十五其寵蜀月楚星萬里同春一封雲錦西風吹來披讀三周驩慰亡量恭承命叔委以先太中掩幽之刻老病學落其焉敢當司馬大夫之薦介弟得得遠臨以兄之命命下走辭之可乎抑文債如山撥之不開顧小紓期會儻擬作章就當得欵准惟原省焉 又荅建昌陳知府書 某伏以即辰玄危有鳴赤煒於赫恭惟判府太中外膺告成爲裝入覲天人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某老身幽屏何從得一望見玉山瓊樹之餘映顧者厭網馮對越旟豪欽賦卿月蒼金掌之詩以跂慶成之賀某涛摩道騎墜腸譯函折展走趨盥手披讀情趣獨至感喜不勝惟茲良牧刻印貽代大業之書發金鐀石室之祕以備陳農之旁搜而荅有年之大問顧下取於哇俚之蕪詞以運諸篇末不曰以裝薦錦以章先壁乎頌以墨本不覺汗浹背也推謝不莊仰惟財幸 又與徽州任知府 某伏以即辰秋光曉曉顥氣高爽恭惟判官寺丞契丈露冕惟新建牙伊燠耄倪呼舞神天咸護台候動止萬福契家玉堂受祉山則某老病餘生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今春乃得卷懷衣冠雖髮黍鹿惟茲影響昧昧自頃一別每於山間仰故人於雲漢之表揭日之名日起排霄之步日邁未嘗不爲之喜而不寐也茲審蹔違鵷鷺之行自詭股肱之郡一麾出守千騎東來恭惟慶愜某不量野人之昧賤妄有白事同郡名士糾曹戴從政主熙妙齡收科一再試吏其文詞清駛斧遠源流出於東坡而得其髓長書大篇下千言益出而益無窮愈讀而愈有味今親逢岷江之文伯而爲之東道主故應生上一見而寐其小異不待外人拈出而後知其爲道側之遺寶也敢望未及下車而即取一人焉拔其尤特拔一上半年京秩之章以列于公車則黃金之臺隗始之舉古人復生何以代此且薦士本意古者惟其賢而已今則不然不惟其賢而惟其勢一洗今之俗而返之古不在吾契丈而誰在也進越之辜不敢自宥敢自歸於司敗也默欽山水之邦異時名公作牧者累累焉某在江東日嘗一過之以使事有指不敢入郛至今遺恨歙陽諸峯皆與知之今以告訴于丈君之天其肯與我酌尊中之渌問諸峯之神而一笑乎

久不揮麈縱談下筆云云如旋盤之落屑不自覺其煩且瀆也雲泥相懸眇然無合并之期不勝大願願言通玉是身以柱吾國家即還從上應 又荅新封州譚知府 某頃辱屈使君之千騎臨玉川之數間呼酒嘯歌秉燭軟語老病之軀頓有生意別去未幾復增永懷凡書龍諸珠懸耿輅即辰叅春積雨恭惟明仲判府太中鄉丈爲裝入覲神天送喜台候動止萬福恭審日邊除書即家而拜下轉中和之政上結聖明之知不出以南坐致通顯聞高貴之同載多廿茂之一官才鮮二千石之章即佩兒大夫之組恭惟驩慶某伏自壬子棄官丙辰乞骸四年三請二來不允之詔一不報今請乃蒙恩增秩一階進職四等非平時揄揚何以拜此方具辭免職名未敢推謝餘惟珍重即立春風玉笋之班 又荅慶知府 某伏以良月有俶風露高寒即日恭惟恩館判府直閣身作長城臥護國西威畜用章天人咸贊台候動止萬福某犬馬之齒今七十有五矣已迫夕曛未光朝露徵我故人燭之末光何以逮此蜀月楚星相望各天一方安得對床聽雨握手論文以洗此心之鬱陶顧言金玉大業棣幹皇家即來綠縢遂寓鼠集 某伏自辛亥之春來未紫氣照臨鍾山石城之間初得瞻北下之碧梧鸞鵠望東山之玉樹芝蘭蓋雍國老先生之典刑文獻實在魯矣盛德有後老身定交自賀兩得之也諳雖一星晝思夜夢曷嘗不在錦鹿下某棄官歸老山間乃以壬子之秋也三請還笏始克得之寒灰枯草遇者拂臂伯仲間尚記憶老門生耶雲錦之書珠玉之章詩問生死慰存酸寒詞旨勤倦意氣傾豁老病餘生抵掌頓足覺生意頓回霜毛再玄也惟經世之學濟美之才小淹外膺日竚光顯如范氏之堯夫呂氏之晦叔此所望於伯仲者老先生碑文已付使了矣短書以謝長牋之辱茲示童出云 某皇恐再拜敬問恩閣玉堂即日冬寒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有委不外蒙寄眂紅素羅十有四匹七史太平治迹老先生制集下拜珍感之至建本詩集一部木錦多端聊伴空函匪報也 又荅廖制機慶知府 某恭承伯仲不遠數千里遣一介行李賜以手札申以長牋示以先師相言行委以銘詩某也師相先生老門生也且嘗職太史其何敢辭第所示言行數千萬言古人所謂終身不能究其說者某今年七十有五衰病垂死安能歷覽且如國史張魏公本傳及莆田葉陳二丞相墓銘其家子弟皆撰成行狀一編不過四五十版二三萬字某所書止存五六千字嘗三年而後來取秋望伯仲視此三家凡例纂成一編版數字數皆以此爲準却再示及當爲落筆蒙眂厚禮既未作文字豈敢虛受已對來介拜封

熙數。伏前緘封貢來令交領回納宅庫。伏幸察實。　又荅澧州趙知府　某屬者寄牋。不量老朽退休之人。進越以親戚爲推爲薦。仰千中二千石親民任使之。京則挾令之請。行於令之俗。是犯二不韙焉。觀勢涼燠者今俗。其不然矣乎。大兒長孺嘗得京丞相面作親札薦於胡總。胡總不畀勢之燠者。莫相君若也。而尚不功以其非言路。非執法之書也。然則燠中差議。而不能炮烙我者。亦不能動搖也。况某退休水氏之人乎。此其犯不韙一也。昔祁大夫舉其子。君子不以爲私。近世呂文靖公舉其猶子文靖。至謂有宰相才。當時聞者不以爲欺。至於壽隱。則有司以其爲宰相姪之弟而不敢取焉。某何人。薦其戚黨於執事。其不曰私且欺乎。此其犯不韙二也。敢謂執事度越一世之拘攣。追還千古之奇偉。得其書躍如也。舉其人沛如也。又且報之曰。來書之品題人物。一言一字。無非真實語矣。進之云翁大人不疑人欺已。侯高何足道哉。微執事孰可以當進之之所云者乎。多言何足以謝大恩之萬分。獨以居令之俗。行古之道爲執事賀也。　又與衢州陸知府　某伏以良月行冬。初寒以雨。卽辰恭惟判府。太中慎撫大維。爵君天柱。民謳豈弟。天迪忠嘉。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拜飾不腆之書目。微於涓人謁者之伍。仰惟財幸。某竊嘗洞視今古大夫之家。有能狸熱名之場。泝儒學之源。登文章之籙。世濟其美。蟬嫣相繼。有陸氏若者乎。無也。若遜抗在吳。若機雲在晉。若德明敬輿在唐。皆人中龍也。孰謂古有其人。而今未有乎。執事英妙之年。掇青紫科。玉昳瀛臺。德明之儒學。機雲之文章。蓋魯國之寶玉大弓。黃梅之夜半衣鉢。皆家傳之自得。而不問外人者也。遜抗敬輿之勲名。天下方有望焉。衡山之雲。綠淨之波。豈真能幷留者。一州之福。將均布之於天下。公卿闕而選所表。寵渥徽黃。誕眞榮近。其不遐矣。某也山林野人。已抽手板付丞相矣。安得一覩當世之麟流。以一洗其胷中之情跂乎。敢賦華黍之三章。以寄此心。　某皇恐再拜。借越敬問台閣玉嫂。卽日恭惟尊尊幼幼。受祉山則。廬陵有可致老卿之從者。唯命是聽。某皇恐白事。中男次公。筮仕有儆。百事墻面。今官衢之安仁監稅。正隸大府之下邑。遂得仰事高才大業之光塵。充太史之牛馬走。豈無消埃。收之郵之。宜無罪戾。燾之光之。不勝鉞積之情。不敢自蔽而瀆聞于大君子之聽。不勝主臣。　又與丘知府書　某輒不自揣量。敢以父子之情納諸乾坤之度。惟檢詳試聽之。家君領邑辰溪。年齡雖邁。精幹不衰。一生故紙。晚景沾恩。矍鑠之態益健。飛聚之興未銷。往者雍公東國。一再爲家君控遡。稍稍滿意。今魯公又有意埏埴之。惟是王官之期尚遠。張大監君

王。張左司欽夫。共僉謀推轂。合夫既有緒矣。俄君王歸錦城。欽夫上玉樓。未如之何。塵沙不敢以輕徹。戴文姚文二雄。豪檢詳儻有意與之爲春。伏願興慈運悲曲成之。若造化有涯。當裁半牘授誠。兩使星也。不然。一刀出自洪鈞。史不用某呼號。其徑尤捷矣。天下相看。其上如太空赤立。一物不倚。其餘道義。其次意氣。其沉下乃勢利。某上不能超出三界。下不至淪墜九幽。其所以感動英賢。將惟意氣耶。釋契嵩鐔津集謝王察諫知府惠詩　某啓。今月十四日。杭州送到所賜佳什一封。開發披讀。且驚且喜。仰戴恩輝。無任感愧。伏惟知府察諫。位尊望重。聖宋名臣。才識高遠。臺閣師範。乃特俯念物外幽陋之人。以其荒蕪鄙俚之言。和而發之。格律雅重。風韻高邁。是謂假日月餘輝於爝火。借韶頀大音於土鼓。責其微善。勸尒小學。忝此大賜。實爲甚幸。方屬居山訓領少衆。不追躬趨下執事者。謹先附啓上謝。伏乞台慈。俯賜念察。王黃州小畜集集賢錢侍郎知大名府序　夫序君臣。明善惡。莫大乎國書。故曰史館重。備顧問。預宴私。莫親乎書。故曰集賢清。至於天官品藻士流。京尹棊遏豪右。皆古今之通貴。仕宦之美塗。此外則河朔一方。封疆千里。倚作巨屏。時惟大名。必期門佽飛之師。擇任金浴鐵之冠。委諸儒士。出自聖謨。徧歷諸難。纔登強仕。考乎前代。未見其人。公天與才名。時推秀傑。策名委質。遇知己之帝王。言行計從。事遇身之富貴。心雖易退。望峻具瞻。委是藩宣。卽歸廊廟。至如竭家財而饗士。行權道以救民。枉尺直尋。知幾識變。諒歸雅度。不假詳聞。佇見刁斗不鳴。沙場戢柝。卧麾尚寶中之鉞。狂虜不侵。對謝安淮上之棊。捷書自至。王師載戢。儒將獨高。無功不酬。降爰立之命。當仁不讓。居代天之司。某空遇昌辰。坐成弃物。黃金臺上。此時莫厠於嘉賓。綠野堂中。他日或容於過客。謹序。文同丹淵集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靜。得人而重。固異它所。須智略沈雄。威惠兩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迨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泣于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還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闕。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辭。既對便坐。

猶未天語。雍容咨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家。出都門。并驛臨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見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安之厚。無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婦於道。女擁於塗。皆曰。我之已蘇。安於食。而枕簟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見於我公矣。公既至。簡條目。去苛暴。剔滌積垢。磨畫昏翳。群疑革而水清。大獲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渠帳之下。晏然已爲樂國矣。周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惡乎有心。有心則接於物也泥而不得。臨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泒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措齟齬而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嵩廟。出殿巨屏。嘗不衒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於君。而獲愛於民者。其特錄此者歟。同寮欲有所聯課以紀公之休。錄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周爲之序。周乃述上之所以倚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趙孟頫松雪齋集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爲。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度河去。民至稱之爲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

未立。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苟不得一郡一邑而爲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仕于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爲朝廷明儀表。其所長。亦足以稗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擢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群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爲之序。侯名衍。師孟其字云。羅端良鄂州集　祭鄭知府文　嗚呼。顧年三十二。第未收。心非敢忘。既是憂。龍飛之年。五十俊遊。我獨進公。乃決去留。侍示舍人。品題則優。遂聞帝聰。世料以酬。亦既見知。便得我州。過我益親。曠絕筆儔。文筆我持。燕戟我諏。賓俎我陪。樂而不流。我當作縣。言春松楸。欲贌不可。如鷹在鞴。會公解紱。將入告猷。言之諸公。祠職是脩。出處皆遂。繫公之由。每憶始春。山寺遠遊。或傳公沃。泗治衰。後審吉音。如病得瘳。追惟我公。遠繼前修。歷官四十。無宅與疇。九男

森然不暇爲謀。諸甥妾子。嫁送則周。指掌之訣。足起懦偷。一佩虎符。民瘳以永。蕭綠之奉。淵感凝旒。屬車星陳。鵷閣雲浮。生卒不歷。已爲長休。我聞公喪。方假紱油。緘書秦嶺。遠予長洲。績其不時。公母我鄙。感今懷曩。事隔明幽。公愛我文。我心正愁。浩蕩失次。以爲公羞。一觴千里。能領此不。閽益公大全集　祭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知臨安軍府趙師羿文　惟公學爲儒宗。道覺民先。大足經世。德可格天。重擢異科。徑躋英躔。聲華籍甚。脩凜然。既見先幾。一道相傳。於穆孝皇。圖任惟賢。通立螭陛。歷記動言。邇司鳳綍。參重掖垣。之從橐。延之細旃。上心既沃。帝膝屢前。遂直玉堂。內命是專。制誥溫淳。德意具宣。龍光夜款。密分炬蓮。偃切星辰。平持三銓。嘯詹碩輔。遂陟通聯。台衡左轄。推樞右旋。夢卜已叶。登槐贊元。明良一堂。遇偶半千。萬寓以寧。三光以全。鄉成揖遜。阜變比肩。功立身退。鴻鵠孤騫。彝芳綠野。寄興清源。賜履三湘。出殿十連。居無幾何。歸思翩翩。明哲在躬。安車竟騰。浮雲富貴。閱時變遷。樓峙華隱。日涉平園。賓友相從。杖屨蹁躚。天實者之。壺中老仙。仰高六一。手訂銘編。主盟斯文。肆筆如椽。豈非前身。相望百年。五福兼備。好德希該。四朝達尊。善類拳拳。生同潞國。壽祈永延。代謝有時。日月斯邁。梁木其壞。大廈忽顛。嗚呼。忠存社稷。名塞天淵。熙著鼎彝。

像揭爰煌。始終全節。進退周慇。百世一人。公何憾焉。念昔光薦。嘗辱知憐。至于不肖。倍費化甄。隧碑未立。驟首告虔。雄文大書。蒲墨猶鮮。恩深兩世。肺腑銘鐫。驛訃遠聞。有淚迸泉。煌煌隕星。悠悠逝川。公今亡矣。欲報無緣。千里奠槃。神馳涕漣。呂東萊集　李知府翔祭文　惟公天資穎悟。總角不凡。日誦千言。在頃刻間。歷載循長。萬卷胃蟠。克林汗牛。靡所不觀。咀華吐英。或筆或削。遂以文鳴。擬取兩科。如拾地芥。自致青雲。四方學者。爭師其文。一經品題。自號門人。皆稱公曰。東萊先生。宣室召前。異嘆不及。惟忠與孝。以誨環璧。著庭述作。長編巨冊。一夜裁覽。寵以秘閣。鳳掖鸞坡。方擬手筆。胡爲一疾。天不慭遺。後生焉放。斯文誰繼。公歸于天。爲星爲辰。衆之其及。泣涕紓情。儀具志要。機西宮祭錢政叔知府文　惟我叔父。昔守是邦。政本利民。厥聲洋洋。載在己未。我未侍傍。建政立事。得之頗詳。江流際天。其險莫當。新河滔滔。萬艘穩航。時維寇兵。國威欲張。營寨翼翼。遠戍以強。利所必興。謀深計良。害所必除。既勇且剛。一時顯設。僨壞堤埂。中更兵革。變遷靡常。後二十年。時方外攘。機也無似。嗣綰郎章。訪公故迹。靈空草叢。唯此殿宇。薛如靈光。公姓公名。猶存屋梁。義也竹林。情也戀棠。立祠像公。邦人不忘。爲我感愴。侑以豆觴。張魏公奏議　奏乞差官知興元府奏議

臣竊見漢中控制巴蜀。襟帶荊湖。俯瞰三秦。專臨洮雍。山川阻固。實天下形勢之地。臣頃侍帷幄。親聞玉音。謂號令中原。必基於此。臣謬蒙知獎。據既自期將命入關。庶幾有濟。已留軍馬屯駐興元府。固護四川。儲積蜀糧。斡旋財賦以足經費外。但興元舊無城壁。既作都會。理須繕治子城埋地。州郡治所無限隔。以至省官司諸軍營棧皆合預行區處。見任守臣井度官卑體輕。難以籌辦。臣已具奏湯東野梁揚祖二人內。乞出自聖意選差一員前來知興元府。仍乞將利州路帥司移隸興元府。所貴事權增重。帥得人。於歲月之間庶事畢集。以備車駕臨幸。取進止。三年十一月五日。上時已發興元。出行關陝。錄類續集卷下

知江寧府告詞　敕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均見吏民情偽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力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役。百里而近。既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荅恩寵。可。章忠恪公集

知平江府告詞　敕吳門自前代號名藩。主畫之繁。賦入之夥。風物之美。甲於東南。頃罹兵火。比歲稍就安輯。駐蹕之地。視爲股肱郡。選任二千石。尤軫予懷。我得其人。肆於成命。龍圖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溫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丹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章誼。才推濟劇。仕歷要塗。頃辭八座之近班。出守遠邦而均佚。曾未期月。治聲達於予聽。其敷永嘉之政。來撫姑蘇之俗。亟藉膚敏。謂宜風駕。庶從民望。毋憚暑行。而深體於眷知。峙觀報政。可特授依前左太中大夫充龍圖閣學士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填見開封如故。崔官敕集

平江府錢丘知府敕語　分符出守。褰帷行茂苑之春。跂拜言旋。瀉綠泝澄江之月。屢蘭舟而少駐。張綺席以傾歡。恭惟知府戴德照人。英標絕俗。風清御道。來擁旗玉輅之輝。日近帝城。擁車騎朱轓之貴。坐堂精敏。森戟俊閒。西千里之湖山。專萬家之風月。領齋燕寢。方收坐嘯之功。珍館勝遊。遽動歸來之興。華壺遮路。簫鼓沸天。行車宣卧轍之民。華宴畫簪之旅。折平沙之煙柳。幽畫挽留。直肯里之垂髫。何辭徑醉。[illegible]蕭風捲旆。趣歸程十萬兒啼滿路。響別恨江楓煙雨暝。愁心沙草晚波平。跂轍莫遂留行意。閒宴卿伸戀德情。從此吳人頌遺愛。棠陰千里日敷榮。

唐白居易詩送陝府王大夫　金馬門前回劍佩。鐵牛城下擁旌旗。他時萬一爲交代。留取甘棠三兩枝。

宋景文公集寄獻淮陽陳相公　魁材閣下甚蒼時。偶得魚符擁使轄。本自鐘鏈依大冶。敢言繪腳是濟州。頻年發忘拋黃卷。此地便開蒼白頭。謾引吏往非敢政。餘波須仰富民侯。

陳襄古靈集登雄州南門偶書呈知府張皇城　城如銀甕萬兵環。悵望孤城野蓼間。池面綠陰通易水。樓頭青靄見狼山。漁舟掩映江南浦。（雄州人謂塞北江南。）使騎差馳古北關。雅愛六韜名將後。塞垣無事虎貔閑。（何六宅有琴花亭在城西南。）

歐陽公集小飲坐中贈別祖擇之赴陝府（無擇諸本無二字。）　明日君當千里行。今朝始共一樽酒。豈惟明日難重持。試思此會何嘗有。京師九衢十二門。車馬煌煌事奔走。花間誰得屢相遇。盞到莫辭頻舉手。懽情寂寞酒量減。置我不須論老朽。柰何公等氣方豪。雲夢正當吞八九。擇之名聲重當世。少也多奇晚方偶。西州政事藹風謠。右掖文章煥星斗。待君歸日我何爲。手把鋤犁汝陰叟。

張舜民畫墁集送孫積中同年赴任陝府　勸農使者嶺南回。上佐題輿陝道開。河水已隨浮世去。條山應喜故人來。而攜苦筍催羹膾。風颭櫻桃落酒杯。我欲函關更西去。不知令尹肯相陪。（孫書狀清閒。）

梅聖俞宛陵集送祖擇之赴陝府　古來分陝重。猶有召公棠。此樹且能久。後人宜不忘。君從金馬去。郡在鐵牛旁。山色臨關險。河聲出地長。罇無空美酒。魚必薦嘉魴。天子憂民切。行當務勸桑。

送王侍制知陝府　宋周尊夾輔。西漢重行春。風化本從召。河山來自秦。選良存舊揭。出守必名臣。導從馳千騎。朱丹照兩輪。宴盃深畏絕。湖水淨連中。重見甘棠詠。爭傳樂府新。

送李端明知河中府　才業人終服。聰明帝所聞。來布政千秋去職大漢君。金絡鳴津口。朱旗颭鷹群。山河虞舊國。簫鼓漢橫汾。古堞臨秋月。高樓等白雲。應同羊叔子。緩帶陽叢氛。

送周珠儀知襄陽府　藹藹荊州幾萬家。竟持壺酒望高牙。里兒尚唱銅鞮曲。耆舊爭隨畫鹿車。雄鴨綠頭看漢水。肥鯿縮項出漁查。鄉人應笑張平子。只有歸田賦可誇。

劉攽彭城集荅吳侍郎寄陝府　天王相有三。分陝授殽函。列國依明德。西人盛美談。小棠元聽訟。緣服自調甘。餘力斬文書。琢詞萬象含。氣清融渤澥。材絕俟梗柟。請誦詩三百。先知學召南。

送直史館孫兵部知陝府　侍臣數厭承明廬。太守何妨太史書。十里九坂三殽道。駟馬高蓋朱輪車。分陝已信召南賁。補郡詎比平原踈。誅坦風彩來觀筆。不待上計看回輿。

陳舜俞詩寄揚州知府錢舍人　歲月倏已逝。流光浩無邊。新陽遶厚地。草木漸萌芽。禽鳥知時節。鳴哢日夕嘉。人生獨何爲。不與物同華。蕭髮但搖落。唯有老大加。紓懷西垣客。事業給天葩。三年辭帝右。士大嘆賢才。道大益不容。眇小固何嗟。聞有難老集。流澄和丹砂。但願壽百歲。未能定龍蛇。

鄭獬鄖溪集周丞學沈知真定府　白髮漢中郎。擁旗下建章。雪通沙路潤。春入塞雲黃。地勢井陘口。天文大昴旁。平時卷金甲。壯幕

寄壺觴。清光三孔集送劉明復知鳳翔府二首　萬國安黃霸。新邦識細侯。皇慈借卿使。輿誦欲公留。曉雪驪駒宴。春風畫鷁舟。皇都朝謁早。天路看鳴騶。光帝閣三省。今皇重老成。山林招隱逸。閭巷起公卿。自古時難遇。吾侯道正行。岷山莫望風。今閣運飛鳴。送林子中知成都府　鞍馬覆山黑。旌旗舍野紅。閒誰當遠行。太守臨蜀中。太守時之豪。學博文章工。人事未稱遂。崎嶇出巴東。公年登六十。皎皎顏如童。不服何首烏。自有夜氣充。丹田芙蕖開。餘光發形容。推此見治民。亦與治身同。以靜鎮浮躁。以仁蘇疲癃。一夫無向隅。四野常年豐。閒出作遨頭。伐擊鼓與鐘。遠民生愛敬。有古循吏風。皇止招學徒。區區繼文翁。蘇頴濱集送陳侗同年知陝府　上書乞江淮。得請臨關河。所得非所願。親友或相訶。丈夫志四方。所遇常逶迤。兒當國西屏。形勝古來多。崑渠瀆北郭。華嶽東來何。巍層昔未毛。驛騎如飛梭。關渠時出沒。關渠苦誰何。爾來一清淨。西望多參木。巍峰方和戎。光寨正投戈。秦人釋重負。道路聞行歌。使當卧齋閣。次第除網羅。時時一嘯咏。不用勤催科。諸孫寄長越。食口如鴈鵝。時分橐中金。何必手自摩。王安石臨川集送郢州知府宋諫議（名庠。字公序。景文之兄。謚元憲。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出知揚州。徙鄆州。為相後再判鄆州。此言諫議。判是作參政時也。書伊錄載元憲初執政。遇事撫分判是非可否。用是身退。及再登用。遂持此論也云。）

盛世千齡會。宗工四海瞻。天心初顧復。雪鬢首離讒。（仁宗初即位。詔禮部貢舉。公序兄弟同試禮部。祁初為第一。章獻太后曰。弟可先兄乎。乃以庠為第一。而祁為第十。初除大理評事。同判襄州。　顧從出尚書。易。乾九二見龍在田。王弼注云。出潛離隱。故曰見龍。）德望完圭角。儀刑壯陛康。（韓子石鼎聯句。應聲去圭角。陛康見積鎮南郎張注。）徐鳴蒼玉佩。（蔡邕釋誨曰。富其無事也。則釬紳綏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玉藻。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注。玉有水蒼者。示其文色所似。）盡校碧牙籤。（公序嘗為直史館。修起居注。唐六典。四庫書共十二萬五千九百六十卷。其經庫書綠鈿白牙軸。黃帶。紅牙籤。史庫書鈿青牙軸。縹帶。綠牙籤。子庫書雕紫檀軸。紫帶。碧牙籤。集庫書綠牙軸。朱帶。白牙籤。以別之。）綸掖清光注。鑾坡茂渥霑。（景祐元年。公序擢知制誥。五年召入翰林為學士。綸掖。謂西掖綸之地。猶言綸閣綸閣之類。唐制。舊在大內。則明福門內置學士院。寫在興慶宮。則金明門內置學士院。德宗時移院於金鑾坡之北上。故世號鑾坡。）文明誠得主。政廉尚頃砭。右府參機務。（右府。謂樞府。參機務者。謂參機密之務也。）東塗贊景炎。（天章賦。乃東公作也。公自來除。五日作塗。塗。闈也。典引。揚洪輝。奮景炎。注曰。景。明。炎。盛也。）石畫。兵略倚珠鈴。（前漢匈奴傳。奇譎之士。石畫之臣。晏象珠鈴。猶玉鈴。謂兵書也。此聯言在中書及樞密府時。）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化洽（一作積）蒼黔。進律朝章舊。（禮記。王制。有功德于民者。加地進律。注。律。法也。寶元初。或誣公與鄭戩等為朋黨。遂罷政歸外。）疏恩物議僉。道班三殿還。徙部十城兼。（半先作夷簡以本官知揚州。旋加資政殿學士。改知鄆州。兼京西安撫使。）申甫周之翰。龜蒙魯所詹。（詩。小雅。崧高。維申及甫。維周之翰。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魯頌。閟宮。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注。詹。望也。龜。山也。蒙。山也。地志云。鄆地連鄒魯。境分青齊。實學道儒。無絕古今。）地靈奎宿躔。野沃汶河漸。（寰宇記。兗鄆皆禹貢兗州之域。星分奎婁。汶河出於兗州乾封縣。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曰汶。今凡五汶。有北汶。瀛汶。牟汶。柴汶。浯汶。源別而流同。其流亦經鄆州。）首路

龍旗盛。提封虎節嚴。（韓信北首燕路。注。首。謂趣向也。音式救切。商頌。玄鳥。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魯頌。閟宮。龍旂承祀。六轡耳耳。箋云。交龍為旂也。十乘者。二王之後。八州之大國。晉書輿服志。公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畫降龍。前漢刑法志。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周禮。地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注云。山多虎。以金為節。鑄象焉。漢銅虎符亦其遺制也。）賜衣纏錦（一作棨）艾。（後漢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又獲嘉侯渴石。安帝寵之。賜紫艾綬。注云。艾即盭綠色也。其色似艾。）衛甲綴朱綬。（魯頌。閟宮。貝冑朱綅。徒貝冑。貝飾也。朱綅。以朱綫綴之。說文云。綫也。息廉反。）海谷移文省。谿堂燕豆添。（鄆本齊地。實表東海。故云海谷。鄆州有溪堂。退之為馬總作谿堂詩。）班春閒紺幰。問俗卷彤襜。（前漢宣帝五鳳中。令遣使者巡問風俗。紺幰彤襜皆諸侯之制。後漢輿服志注云。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惟郭賀為冀州。敕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又賈琮為冀州刺史。傳車垂赤帷裳。琮升車褰帷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自掩塞乎。儀制令曰。諸車一品青油纁通幰。朱裏朱絲絡網。三品以上青通幰。朱裏。五品以上青幰。碧裏。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通俗文曰。張帛曰幰。）舟檝商嵒命。熊羆渭水占。（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檝。渭水太公事。）治裝行入覲。金鼎重調鹽。（曹參傳。聞蕭何薨。促舍人治裝。曰吾且入相矣。詩。韓奕。以其介圭。入覲于王。書說命。若作和羹。爾為鹽梅。元憲慶曆八年為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三年御史論公在政府無

（所建明。罷為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徙許州。嘉祐三年復入拜樞密使。封吉國公。數求去位。乃以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入徙相州。公先去政。後入相。真所謂重調鼎也。）送吳龍圖知江寧府　才高明主睠方深。屬郡聞風自革心。閭里不須多按治。山川從此數登臨。茅簷坐隔雲千里。栢壟初抽翠一尋。求望渺然知有寄。但疑公宦久分襟。

呂南公灌園集（某頓首。伏蒙知府內翰以某微詩舊藁或似可觀。特賜篇章。過形褒借。國廬有幸。緗衷增榮。大夫孫所入。蓋非俚耳之能。而無言不訓。是亦先民之訓。謹循嚴韻。庚致奬咏。僭瀆有罹。戰越以俟。某再拜。）　山人何事忽伸眉。新得陳王七步詩。題是船齋高詠後。聞當寒谷帶經時。仁風坐使群心動。健筆潛將暖律移。硯席久荒青紫之。報詶非稱吏慚遲。　憂來無處寄深思也。擬春秋也作詩。空從肺腸添飲紙。有何勳烈補明時。身唯蓬累行將老。志似嵩丘永不移。誰使翰林來道主。肯教餘論惻衰遲。

強祠部集　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奉使便宜教。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姦宄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漸抗敵。有未曉者時相攻。鞭笞小罪亦檢察。不許咯出常科中。下民知之頗不慣。州縣往往藏群宄。測身斂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蜀人喜。憲愛舊熟民情通。衆心歡然恥犯法。梓樂淳薄歸醇醲。盡將約束付僚吏。興起學校選文翁。二年美化極沾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問誰代。當使聞作如笙鏞。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宗工。往年鎮撫有異績。大旆再來遺於東。公今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夔龍。大資舊德國無應。剖判自出其心胷。所憂厥後嗣之者。忠定良法還如空。養頑活狡作淵藪。不免剪珍煩興戎。同之情懸久填膺。言賤不得通九重。願公上殿起居罷。第一用此聞宸聰。

送知府余少卿　朝野清風五十年。吏留政績與民傳。全家只飲東陽水。自古無如太守賢。手把耕犁農業勸。足拔庠校士風遷。帶容惠愛終三載。倩使罷窮戀二天。來暮井閭存昔誦。去思亭觀有新篇。跋蹤幼艾方遮道。盡日旌麾不得前。塵土想趨層闕下。夢魂猶憶雨溪邊。吾君正欲登耆哲。未放收身作地仙。

謝知府少卿（某忝邑寂。餘材樹短跡。知府少卿。特形清獎。多出望外。謹成五言十二韻詩一章。上謝萬一。）　賤條尸屬邑。踰歲事雄藩。自視無尤異。何階冀薦論。公為千騎長。官復九卿尊。陛紱懸諸手。榮枯繫片言。俄收一介拔。俾出大賢門。銳意推士類。判章飛帝閣。光容掄散木。從澤沃孤根。立發韓氏欬。坐生鄒谷暄。泥塗漸脊潰。瓦礫變璵璠。倍喜非初望。雖酬是厚恩。敢忘知己賜。况有寸心存。傳謝增崖限。形留意欲犇。

上知府少卿　近代東南守。何人與古同。唯公臨婺女。變俗似文翁。流化陶編戶。延儒萃泮宮。棲粮農畝溢。鞠草訟囹空。風月歌詩健。江山氣象雄。雙溪今改觀。八詠昔非工。文酒高懷外。園林勝賞中。妙年登白首。素節有清風。嘉會千齡合。皇天五福融。晚遷卿位棘。行觀帝宸楓。阜馬趨嚴詔。元龜簡上聰。謀猷一朝啓。利澤萬區通。諸邑誰無狀。孤生性最蒙。簡書循吏檢。牒訴盡愚衷。銳意鋤姦蠹。推心活困窮。不能防衆口。止解潔微躬。方託雲垂蔭。俄觀歲改蓂。氣寒期念黍。警在或知桐。昔時民借寇。始聞書薦雄。生成畢賤跡。今日顧因公。

獻知府少卿　當年直氣吐虹霓。因使平津位晚躋。大筆駈馳爭化匠。纖機擺落得天倪。名隨婺女雙溪遠。詩壓休文八詠低。官是諸卿郡山水。志完寧獨在公圭。

上知府張少卿　邦君今刺史。光祿古名卿。况是三台後。仍兼二事榮。才猷希世出。論議一時傾。文燄長千丈。詩鋒銳五兵。量形滄海狹。氣與素秋橫。官路鎦銖競。公心紱冕輕。金華推美郡。銅虎惟專城。半歲聞尋府。休風變細甿。堂陰空畫訟。桑野勸春耕。爭布詔條戢。間攜賓從行。江山尋勝地。茄鼓擁游旌。好景歸前把。新篇席次成。雙溪盈壯觀。八詠昔齊聲。治狀稱尤異。宸衷眷直清。暫應非久次。代直侯終吏。阜馬朝將逮。元龜德素明。璽功增閥閱。舊物取鈞衡。屬吏誰堪郵。孤蹤此最平。下科踰十稔。薄宦甚諸生。尚壯羞乾沒。雖驚顧使令。斯辰如貴飾。吾道定蒙享。輒引望車吭。聊逢伯樂鳴。

李跨鼇先生集　送知府王大夫　一咲行抛漢水湄。野梅殘雪照旌旗。啼鴛未與春先去。歸騎猶呼雨自隨。（仕歲久旱。公入境。禱於雞翁神。約十日而雨。下車數日而雨。歲以有年。）干祿且優垂老婦。（宋度有達為益州。攜妹之鎮。西土稱焉。今公亦侍郡君遠來。）窮經自有起家兒。後人覓得松巖石。光刻寒生送別詩。　平生和氣滿襟春。仕事飛凫自在身。風伯已驅天上霧。鳳書仍起漢濱人。一鞭草色吟青峰。幾刻花陰夢紫宸。從此唐衢哀世泪。為公無復更霑巾。

司馬溫公詩　御筵送李宣徽（昭亮）知真定府　秋風蕭瑟引華旌。祖宴高張出斗城。玉饌芳菲羅百鐵。繡衣驄耀擁千兵。驪歌未闋長楊苑。騎吹先臨細柳營。雨露釀恩何以報。沙場不惜樹功名。

送宋郎中知鳳翔府　昔解陳倉印。於今二十秋。雙凫久未上。五馬重西遊。驍騎行關外。壺漿擁道周。民心已化服。條教不更修。

送王待制知陝府　疇昔識相契。閻闠分不渝。（先君知鳳翔府。待制通判府事。以道誼相知。非直僚友而已。）絕絃悲宿草。撫育念諸孤。位忝專榮闕。年忘德齒殊。清陰容息足。重語辱嗟枯。（待制主管京西。光仕武成幕府。佐切）

獎引鵬閣褰雲表。虹旌拂海隅。明光新出綍。陝陌重分符。豐潤還秦桂。謹詔復路衢。事須史條教。耆舊已華壺。（時制再為陝牧。丸是陝人。）送充夫知河中府　耆老承風舊。絲綸錫命新。辰翁安屢黜。原憲樂常貧。執志窮通塞。論交表裏真。但祈深自重。青澤望斯民。　河抱城根曲。山使地勢斜。周餘古樸觀。丹俗舊人家。回首遊從闊。裝懷牒訴譁。何時重載酒。同醉落楊花。　送蕭學士（廓字公明。）知荊南府　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旗旆遠迎踏夢澤。樓船鼎鼎壓江濤。雄名誰復知宣武。遺愛猶應祀叔敖。何必二年求奏計。詔書朝夕賜金褒。　和辦叔知鳳翔府見寄　岐陽府舍始相逢。四十餘春屈指中。昔日布衣今露冕。當時小史亦衰翁。醉吟久作藏身計。條教應多及物功。惟是絲衣難再著。長林極目起悲風。　建康路志司馬溫公送吳仲庶知江寧府　江南佳麗地。人物自風流。青青靈祠在。貴旗王氣收。衣冠餘舊俗。歌誦樂賢侯。正恐還朝速。江山未徧遊。　李舍章詩出典宣城府　曼雲秋翼健。磨天九萬。修程孰可肩。五馬幸歸鄉國路。百城初認釣魚舡。餘霞綺閣方池上。宿霧人家疊嶂前。多感聖君垂異寵。力思報効向衰年。　蘆花未白蓼初紅。綠水澄藍是處通。景色不須今日別。煙光仍與昔時同。馬嘶曉月思閑廐。帆掛秋光足便風。寄語路

人休借問。錦衣歸去一衰翁。　分符慙寡術。榮忭出京畿。況值新秋節。重經舊釣磯。江村初雨歇。水國淡煙微。一路風光好。還同衣錦歸。　葉清臣詩得請宣城府　理劇慙心計。承顏念遠遊。時情自輕外。天幸復臨州。霜館殘梨曉。風淮水桂秋。官勤詩意減。光愧謝公樓。　黃庭堅詩送舅氏李野夫知宣城府　籍甚宣城郡。風流數貢毛。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共理須良守。今年輟省曹。平生割雞手。聊試發硎刀。　試說宣城郡。停杯且細聽。晚樓明宛水。春騎簇昭亭。罷柱豐圩戶。桁楊卧訟廷。謝公歌舞處。時對換鵝經。　畢仲游詩離蒲中蘭游景叔知府少卿　經歲思歸偶得歸。清歌未徹醉如泥。籃輿徑遂西城過。鸛鶴樓高不及題。　彭汝礪詩送劉器之待制知真定府　時平謀帥重。侍從輟名卿。龍種三千騎。虬髯十萬兵。紅蓮王儉幕。細柳亞夫營。側道諸侯謁。還鄉故老迎。試詢三將宅。應過五梁城。莫樂潭園勝。難忘魏闕情。守株嗟我老。杖鉞壯公行。秪恐非朝久。君王召賈生。（相如。頗。牧。三將皆家趙。眞字北。云。今宅皆在。）鄒道鄉詩聞朱世英再知江寧府　歸領真祠未幾時。又兵重展舊旌旗。向來孰不歌來暮。今去歡然釋去思。竹馬渡江騰駿足。甘棠拂戶動高枝。鍾山只恐違初興。徑入鵷行侍玉墀。　知府呂大卿餞別樽罍（以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分韻賦詩得）

（雨字。）使君出吾鄉。門墻掃塵務。諸生擁經來。翕若影響赴。維時夫子賢。獨入青眼顧。河南拔貢士。千載一高步。爾來十五年。終然阻鵷鷺。如星不嚴天。而乃西南雨。曉逢使君車。亦復此邪駐。從容平生歡。萬事散朝霧。江山飛雪霜。冉冉歲云暮。我來踵規模。夫子故長路。使君有高情。肅以豆觴寓。賓僚集清夜。健筆落佳句。行矣勿稽遲。青雲咨知遇。　許景衡詩和唐知府宗博（二首）學省當年假佩紳。誰知家世有功臣。朝班長憶傾鵷鷺。海角俱欣識鳳麟。坐撫斯民雖有道。細看此境本無塵。自憐老馬猶迷路。避近何妨一問津。　了無聲價繼三豪。敢嘆崎嶇世路勞。綸閣文書漸潤色。琳宮香火想群髦。鯤鵬變化誰能料。燕雀飛翻自不高。松竹雖無三徑在。長歌歸去也如陶。　再用前韻　得賢一語可書紳。妙選由來屬世臣。千里方能辨驚驥。四靈安可後龜麟。共看再造妖王業。肯使中原雜虜塵。聞有皇都近消息。屑聞喜氣已津津。　異禮多應得雋豪。病夫深愧館人勞。初欣秩秩陪賓席。却憶呦呦賦野蒿。春草池塘還得句。霜天雕鶚定飛高。也知野客多閒散。再寵松風獨訪陶。　王十朋詩聞胡邦衡改知泉州府　上念溫陵為擇人。知公名節世無鄰。犯顏合在論思地。起廢聊為岳牧臣。繆政居前誚攘枕。剛腸別又轉車輪。天教我輩簪重盍。只恐留中拱帝宸。　送

傅興化府（自得。字安道。）五馬躬迎八十親。甘棠如舊治惟新。歎傳此日來廉范。記得當時借寇恂。江海聊淹把麾手。廟堂元是薦賢人。送君為守泉南守。政拙才踈籍寶鄰。　張廣詩送喻迪孺郎中知遂寧府　平時場屋漫聲名。晚下瞿唐信此生。萬里不應頻去國。一麾聊復為專城。送春杯酒侵行色。上峽家山慰客情。坐遣官曹頻牢落。說詩誰復似康衡。　吳明可詩酬楊直閣知府　識破人間偽與真。自憐擾擾百年身。誰教來作剖符客。仍更去為分間人。故里溪山空入夢。舊家亭館想生塵。顧言天意終從欲。歸去林間度幾春。　曹勛詩和蔡瞻明知府　公才秪合在瀛洲。一笑何能欲枕流。日者簡書成六鑿。天其盤錯到三休。闌干靜倚江濤闊。舟楫冷搖煙雨秋。大手家風傳相業。高情莫易攬清愁。　李璧詩知府文袖賜新篇愈歎精奇勉綴俚辭干覽采　書邊慣度短檠宵。心和南山扣角謠。霖霑翦隨風入夜。熒煌行見日升朝。自憐鏡裏吳霜滿。難敵毫端海蜃搖。好是灘陽桃李樹。春風新照玉麟騰。　知府李大諫（大異）持枉新詩存問甚厚以謝　蓋代今推胄鯁臣。朝來有使到潭濱。稍諳逆境寧非夢。不隔寒灰始是春。萊甲旋鋤聊誑口。茅堂新葺且怡神。故應猶喜斯文在。風雨鳴雞夜向晨。（上二聯一作。書日鋤蔬頻放臣。也隨遷客到江濱。功名多誤今猶昔。）

紫悴相國秋宵來。又泉縣一作此懷難與時人道。辰轉崖公夜向晨。

起岩詩李提刑自夔憲知常德府　十年蹤跡兩參商。解后天涯一詠觴。老景不堪朋舊別。客懷惟覺歲時長。猛辭蜀道浮江白。穩上吳船遡詔黃。我欲着鞭歸路日。更期相過水雲鄉。

送資深知潼川府　昔日班行憶舊游。天涯今已說離愁。珠璣咳唾頻傾倒。風月江山幾倡酬。三接自應還北闕。一麾猶欲惠東州。與君父賦尊爐約。更約同登竹箭舟。

史浩詩次任祕監龍圖知洪府（古洁撫）　天子胷中萬頃寬。照人英采玉峯寒。難蟠凜凜虹蜺氣。易捨莪莪獬豸冠。秋在石渠同過雁。春回江渚郤鳴鸞。由來內外俱行道。達者何曾異觥看。

沈繼祖詩送直閣劉郎中知平江府　星郎星使兩俱優。三輔黃圖帝選侯。萬里登瀛超積水。一輪有月照蘇州。刀飛雪縷誇鱸膾。雲作奇峯簇虎丘。太守能書傳實帖。洞庭應寄橘千頭。

送洪內翰知太平府　文章有正派。此派公獨傳。中絕僅如綫。鸞膠真續弦。自有科舉累。吾道幾棄捐。相挺入茫昧。一律爭鼓玄。誰洗新學腸。少愈自聖顛。斯文日琢喪。未喪聞諸天。上帝實惠顧。爲時生此賢。高文破崖岸。天地發大全。論事似陸贄。實錄如史遷。緒餘寄吟詠。直追風雅篇。根本於丘軻。道德其淵源。如奏清廟瑟。三歎遺音存。如聞陽春曲。和者真寡焉。公昔在西掖。絲綸代王言。晉史俱腕脫。惡湧鸞飛泉。玉堂久揮翰。夜席屢爲前。禁中得頗牧。可但詞采李。草書招賢養。傳檄定幽燕。欲清塞北塵。自許素志堅。經綸天下手。繪像期凌煙。異論忽矛盾。去國何翩然。中伯宣輔相。有時于蕃宣。帆錦落天東。寒色與江連。雪意脹忽散。鷹字整復偏。行行采石江。斗酒酹謫僊。古來文士貴。寵數極異恩。金井沃醉面。落筆動至尊。顧言投諸者。以雪千載冤。偉哉抹靴氣。寧復事拘攣。異世儻同調。一繫五湖船。

馮山詩和新成都知府鄧潤甫溫伯內翰道中見寄（與鄧本鄉文冰）　畫舸秋離峽。長江水蜀堤。郡樓高送別。客袂慘分睽。前後聲難繼。升沉分不齊。私心嘗有待。得意幸相携。千里聞鳴鳳。三年倦割雞。一衣纏性命。萬事錯端倪。英俊聯翩起。清華直上躋。平生依筆硯。俛首失鋤犁。同嗜飡秋菊。忘言病夏畦。精篇分玉石。去住即雲泥。近列多鸞鷺。誰人享駃騠。迴翔趣鳳閣。隱約駕鵝栖。訓誥資溫潤。衣冠出品題。風流清憲府。感望藹朝閨。戲彩江湖樂。觀濤歲月稽。還朝垂拱北。易帥華陽西。舊德傾中外。歡謠洽庶黎。忽聞旌旆近。頓解簿書迷。一笑何勝喜。高談爲少低。長篇追杜老。餘論及曾谿。把酒聽新闋。尋山傍小蹊。歌斜行疊嶂。空曠上危梯。拾級留樽俎。蘭跡愧鞿絮。故人難會遇。壯士合悲啼。物理紛無定。年華去可懷。王師行

解甲。盟府佇盤圭。觚外聲文鐸。闕中息戰鼙。時清數相見。寧望勝金犀。

送張子立龍圖知鳳翔府　公家濟水源。愛蜀如蜀人。公凡五入蜀。東峽西峨帳。門生變交遊。故舊成姻親。蜀味皆吾飧。蜀音即吾民。潼川最後至。既至情愈均。慈不待公刑。善不須公仁。雍容如一家。笑語聞四鄰。山時參公府。登鼻看斧斤。舉動出至誠。懸久疑爲神。詔書西出關。馬首北向秦。進行客辭家。擁別兒戀親。公歸且大用。顧蜀還無因。風收攝勒花。雨壓長平塵。清臺爲公壽。公飲不過唇。樂我奉公歡。榮慶適茲辰。物色莽宰落。人情浩酸辛。已辭尚可聽。少駐雙車輪。

魏了翁詩送杜兵侍（李屏以華文侍制）知遂寧府　敝貂衝寒馬聲瀌。餘杭門外送歸客。去年曾送六朱幡。（楊濟州任漢州張居州）今年又送四千石。（成水康及杜）史有三令相後先。（是時有周時待縣者楊伯洪楊仲侍杜陽受）米茶鹽筐去如織。濛濛風雪人氣薄。漢漢烟塵翻花蝕。獨立長空倚天壁。幾度乞歸歸未得。貳卿華華天與姿。不肯隨俗相脂韋。聲名早落虞舜聰。霓旌雲佩明秦暉。虞舜已死不復返。雲埋蒼梧天地悲。萬物與歌各有期。人生出處寧無時。攬梧結佩下霄漢。蓟得吾志官無卑。史臣昨侍玉皇案。愛民一語何牧牧。（公陛辭日。上云卿到蜀中。切宜龜力愛民。）顧公領此深長思。民力竭矣誰其知。史須同志共此事。則公且去吾亦歸。

張嵲詩奉送知府郎中　文章足並漢西都。老大時時有著書。共歎微言進正始。不徒能賦似相如。代言方佇如綸語。攬轡今乘刺史車。他日來歸司帝制。未應猵隱効王舒。

何澹詩和趙知府延緣韻　柴門三月參秋寒。日與魚樵自往還。千騎肯來延綠閣。一杯相屬對青山。句工烟雨空濛際。筆妙龍蛇夭矯間。從此小園增倍價。不妨長作老農閒。

蕭客彥達詩上知府張朝請　我公政事誰與儔。宛似當年陳太丘。德星光芒臨寶婺。和氣薰蒸凌素秋。天理人爲默相應。果見豐盈入謳詠。浙濱諸郡正憂勞。稅上三農獨歡慶。雨調風若無乖愆。六穟三禾大有年。不須更看斗魁履。腸自我公休論天。朝廷勤念方面。天以公從人主願。返火還珠昔護聞。多徐遺秉今纔見。德度恢恢真絕倫。北斗以南能幾人。繡衣風憲榮光近。熊軾威儀急命新。荊溪之于少也賤。爲米折腰來佐縣。五禩于今預蜀歌。三語何時同晉掾。公不見黃金百鎰來爲優。季布一諾百不愁。又不見李白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韓荊州。賤子聞公名已久。今幸將身托趍走。短歌不惜賦漁陽。此聲未使羞雞口。

周行已詩次邢元輔知府韻　飄零南北道。祇爲草堂留。佳句堪排悶。端居正後愁。何年尋舊壑。無路借前籌。擬訪乘槎客。真仙不可求。高齋連大廈。安隱客心舒。

每發難逢笑時饑未見書艱難思意重寥落舊游踈欲買西河地終焉此荷鋤陳瓘詩呈知府司封二十韻　錦帳含香士高名歷搢紳南昌移皂蓋米穎想朱輪孝悌賓延壽耕桑頼信臣優游千里治談笑六朝均竟日庭無訟春年俗已淳休誇兩岐秀未若四時春近遠皆霑澤旋爲圃有神歡謳連別壤美績播嚴宸風義氷壺潔終期驥足伸燕閒成吏隱蕭灑得湖濱煙柳籠亭檻雲波盪釣綸微風牽藻荇小棹送鱸蓴終作堂中客懸陪席上珍開罇寧草草延語每諄諄謭才非異吹噓意獨親摘瑕方避逅攬轡又逡巡最巧裁新詠緘題及鄙人曾劉風自古李杜格殊倫升賜欣愉甚臨分感歎頻悠悠京國路重染滿衣塵韓元吉詩送杜少卿起莘知遂寧府以高名千古重如山爲韻七首　男兒生世間身名要俱高苟不得其所富貴輕鴻毛古來獻言士忠嘉極夔皋尚友千載餘斯心豈徒勞　十年天壤間久矣聞公名詞華少陵係臭味脩水甥一着獬廌冠讜論驚縱横九卿固美秩不如倔專城　國朝御史府一代名多傳暫退或久膚始愚亦終賢得失安足論俯仰歲已遷但存愛君心豈憂時命遷厚味得無毒良藥信多苦毒留患滋生苦過疾自愈吾君堯舜資事業方復古公行幸遲遲去國猶去魯　靈旗出江淮犀甲不秦隴天聲驚狂酋

百戰有餘勇手斂權貴避膽落將士懾誰歎任司直用捨繫輕重　西京蜀都望淵雲暨相如鄭誼知不足文章馬取餘粲然見風采吾非斯人徒峨峨眉山陽不但聞三蘇　征帆轉吳楚涉江指岷山富貴歸故鄉昔人以爲難大府固可樂高風亦難攀豈必待政成甘泉行賜環郭功父詩將至壽州先寄知府龍圖三首　感君招我欲論詩故歲新年頗後期氷臺大江舟渡晚雪迷官道馬行遲深深畫戟雙開處淺淺梅花半綻時北闕除書應已到顧陪祖帳捧瓊卮　短帽輕衫信馬啼只愁吟社與襟期晚回谷口禽聲軟寒來梅梢春思遲幸把清標憐野逸肯將狐憤累明時聽公高論何時盡應此醍醐灌漏卮　米石江邊寂寞歸壽陽重到信前期聞韶忘味寧非美傾蓋論交已恨遲白鳳文章元出衆青雲岐路合逢時杏花正怯清明雨強欲留連更一卮　晏栻詩寄智翁宣州知府鄉兄（何大夫）　仗君真是十年兄狡老相看眼更明入省早推何水部作州今見謝宣城應憐遠岫雲俱晚定夢澄江月共晴安得陪公觴詠後春風桃李滿交情　梅堯臣詩送王少卿知宣州府（宣本無王字今從沈本）汴水清明下宣州大守行鴨頭吳蕩漾燕尾楚船輕族本三楊重詩從小謝清州民還敘舊門下舊通名　晁冲之詩次韻冉答少蘊知府甥和四兄以道長

句并見寄　錦袍昔是詩成得別墅今非棋賭來山蔚藍光交抱含水桃花色合圍臺通人竹塢深深入謝客松扉遠遠開定與西湖爭勝負只應唯欠使君杯　塵埃自與青雲斷歲月誰令白髮來數口無歸閑外客一春力盡望鄉臺常閑水上鷗從遠只老籠中鶴任閑日日避慈無處賤直須到手不停杯胡宿詩寄蘇臺知府蔣密學　清德臨藩第二回來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閒歲移星座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遠思吳王風月蜀高才空傳宴寢凝香句（公吳中有後題詠之好事者多擿作句傳誦郡下）文酒無因得仰陪　酬杭州知府蔣密學以移漕見贈之什　雕章傳贈至蘇臺盥手焚香日幾回玉札已叨三錫命瑤華兼枉二南才清明花卉迎前旆紫翠湖山滿望來曾是絳紗爲弟子故時經帙許重陪尚歎詩秋日長安上河中知府　葉葉紅踈落漸殘一川秋色望長安山河百二依然在宮闕三千急吏觀花簪草荒遺堵壞蓬萊雲歛暮陰寒送君此地斜陽裏執手臨風欲別難廣西蒼梧志葉夷中奉贈德新知府并呈明德通守時中判府良心長司善卿知事（華兒本字夫中）　朝發端溪縣夕想蒼梧城蒼梧有賢牧寮采悉時英宴我南薰樓宿我嘉魚亭珍肴既重列美醞仍細傾晝夜繼秉燭優巫陳楚聲酒闌吐肝膽驪馬若平生黽勉服

王事行邁有期程贈言無誇辭因之寄深情周端臣詩上知府寇相公　文武稟全才何人更可陪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聖主詩方和親王狀始廻鎮臨東二陝調燮輟三台鳳閣須重去龍旌暫擁來下車三度雨上事數聲雷未暇聽珪璧先蒙訪草萊幾思趨相府恐懼復徘徊陳子尚詩送高彥平之高郵府　高侯去守高郵府江上秋清正趣裝五馬風流何俊偉群公飲餞極輝光移舟漸覺吳雲遠到任先看野菊黃盛世人民須教化近淮風俗易剛強文翁舊著興儒績黃霸從來治郡長留取姓名循吏傳史將清白遺諸郎劉龍洲詩慶周益公新府　渾渾新府列名卿玉帶金魚喜氣横能廣萬間庇寒士定容駟馬向高閎午橋莊上江山秀獨樂園中花草榮才作美哉輪奐頌清臺又奏相星明元王惲詩潛齋歌贈中山知府史子華　潛齋有志操不爲浮榮汚桑東劇豪習挑之詩與書吳鉤佩錦帶寶校千金駒濫目不回顧棄如屣中道嘗出試所學三年事徹輸衛人樂安使歲計公有餘淵潛不自珍脫然露芳馨不觀五載往去冬會燕都與語覺道勝行身老諸儒神王氣骨清兩目秋鷹瞿扣門來劘我未惰擁高車去作定州尹志意何安舒余思潛之功於馬見容與中山物繁稱與區燕南劇郡此要途大兄持節官衛湖四郎按部參旗纛一門鼎

足列清要正有報國忠而劬挺香燕寢供坐嘯紅旗鐵馬無邊虜心清事簡自多暇輕裘錦襴光鄉閭光君才高足爲治聲聞日向天朝趋書來不必諮荛議丈八盆邊有二蘇　蕭𣃁詩送趙仁卿知歸德府　樞庭諭光烈之子振家聲方并睢陽命遽傳河決驚寧當師大禹不爾法盤庚赤子元無罪行推父子情　趙子昂詩送吴汀洲　七閩南去路崎嶇五馬承恩出

帝都地氣喜聞今有雪民生寧侣昔無繻山城美酒傾鸚鵡旅館春深聽鷓鴣他日相思應悵悵離筵不忍賦驪駒　傅與礪詩送安伯寧知沔陽府　久說二車賢新聞領郡專被書辭北極建節指南天水國春爲市沙村夜種田雞栖桑雨外魚網荻風前山獻荆人璞江通郢客船使轄當竹過賓榮陽花傳訟獄平如水閭閻望若仙政成聽衆最勲業進貂蟬勝仲禮詩留别楊知府　汪洋碧海不生瀾搖落長松衆歲寒五百里分唐甸服二千石重漢衣冠囊分玉粒情親厚花簇金鞍禮數寬臨别殷勤復相贐欲酬知己道應難　藍靜之詩擬河泊贊知府　朝回領旨擢魚油白髮微官日夜憂自顧澗溪惟數畧非如江海有吞舟邊城寸矢真長計黎庶徽旨不可求識敬事君宜奉先馭民隱在邦侯　楊仲弘詩寄松江汪知府　君爲郡守屢豐年能使歡聲塞市廛泮水蒔游聲甚美鈞金並入聽無偏漁河夜集千家網蜃海朝凝萬竈烟宥客況聞才子盛詠歌宜屬後人傳　馬需菴詩贈貢祐之知府　曾指長安是日邊將軍今入玉門關豈知介子十年别只恐終軍兩鬢斑好景盡歸詩句裏封侯都在笑談閒漢庭莫道歸來晚不斬樓蘭未肯還　國朝謝肅詩送朱止善知福州府

聖主御天圖盛治侍臣薦剡及遺材殿庭曉奉丹符出閩海春迎五馬來到郡應修使君聞過家還上越王臺共傳富貴知翁子半百聲名動上台　送唐知府還朝　淮甸古來多俊傑府公令代吏賢能三年作郡民父母一日還朝帝股肱天近儲宮露海潤風隨官舸長雲層錢清光上共相送光賈劉公百倍增　龍興採花上知府　寶界仙葩較兩傕輕塵拂面採車回春衣香重飄金谷曉檻粧寒傍玉臺齋閣獨存徐孺榻宥筵今盛孔融杯韶華貴偏芳遊在綠水紅蓮次第開　荅祿與權詩送徐知府赴京　洛陽漢祖昔龍躍豐沛多股肱唐宗起晉陽河汾盛豪雄赫赫

大明朝創業濠泗中來時淮楚士奮若雲從龍使君靳黄秀擇事知所從一麾守東洛庶然皆向風下車予黎庶豺狼咸絶蹤至今洛下氓頌聲歸茂功則閒赴京闕賫車灑水東

聖心眷人牧煌煌達四聰願言求民瘼一一報

宸衷坐令堯舜澤熙熙四海同垂拱建

皇極鴻烈傳無窮　顧祿詩留别閩封知府唐公希孟十六韻　山水鍾靈出異人昂然玉立一長身方聞領薦登華省即見承

恩拜紫宸自昔明良興盛治當今際遇盡名臣引班每候金門曉典禮常依

玉殿春詩思新奇

明主愛名高清白古人隣曾因捧詔經三楚亦爲觀風到七閩隨處江山供眺覽殊方民俗賴咨詢十年侍從恩榮異一旦超遷寵數頻豸角從冠方執法麟符剖玉又臨民親與達奉昆岡地官舫依來汴水津白叟黄童歌五袴朱旛皂蓋擁雙輪才如賈董應無忝政與龔黄可比倫吏喜謙恭能下士每蒙推獎過高賓春風行郡騑華騎雪夜持盃斷錦鱗我愧形骸多放曠公於交義最殷勤他年相憶都門道應對梅花一愴神　余闕詩送觀至能赴歸德知府　善理崇富教長碎等烹鮮況茲久凋瘵望治切宸淵綏組承明裏結駟雙闕前燕郊芳草歇商墟大火懸高懷淩霄漢攬轡殊慨然撫予昧時用載豪從甘泉庶閒兩岐詠爲予書汗簡　張孟兼詩寄宣城楊用賓知府　使君曾隱柘亭山山下扁舟屢進還半壁倚空簪戴石一夫秉陰虎當關舉書避世星辰表王帛搜賢霧露閒竹浦維稍倍惆悵漁樵放曠幾人閒　劉景文詩送江寧知府林公修撰十韻律　昭代尊儒業惟公蔚拔頭文章分造化事業在經綸天馬來夷路人龍撫要津幾年刊大典四海屬名臣汲引親珠共光華出入均玄輝賦江練文暢詠汀蘋公（建守宣城吴興二郡）道契巖廊久恩隆建鄴新七朝皆故事十郡得仁人豈晚還西掖終朝對北辰一言調鼎味膏澤被斯民　陶衡詩送右史知武昌府　罷持長節擁雙旌漢水荆山俯郡廳關吏已先知紫氣蜀人依舊望流星百壺新酒辭臨桂一筋寒魚宿洞庭此别又爲猿鶴笑十年衣袖尚青青　僧無詰蘭雪軒詩送徐知府歸紹興　休官使擬濯滄浪富貴何如歸故鄉禹穴舊藏書籍古越江新夢釣絲長醉時歌罵溪藤白去後人思崖石蒼我亦明年登玉几期君九里萬松行　釋非空上人詩贈徐知府歸紹興　五馬承

恩出

帝鄉南來紫綬綰金章草深白鷺迷沙渚樹擁青螺起石岡

聖主求賢須賈董使君爲政擬龔黄隴頭麥秀春多穗浦口珠還夜有光楊柳秋清還帶雨蒹葭露白不勝霜挂冠使擬歸南畝戲綵先應上北堂潮入

斗門和月落。山連台嶽帶雲長。巾車時訪雲門寺。吟入蘭亭典夕陽。御
建送李宣徽（招兒知真定府口號）　匈奴舊畏李將軍。今日重來典代孫。
旗尾飄揚山燒裂。馬蹄勝踏塞塵昏。胡兒稽顙朝南
闕
天子垂衣向北門。兼府事開刀斗靜。碧潭佳景日開樽。李壁詞（小重山）
數椽甫葺知府載酒龍臨。輒次日近環湖所賦韻為一杯壽。　燕雀風輕
二月天。一枝何處是。家園有花不惜是誰憐。生嫌怕。不為老人妍。肩輿擁
連娟高情時載酒。鷗湖邊。略無雕飾自天然。新詩好。品第入來絃（滿江
紅）知府丈龍数和蔣洋州樂府。蔣亦有書遺畢聞所贈石君無恙。輒次韻
上呈。并以寄洋州也　簾捲東風。林外鳥啼姑惡。政遙還花梢紅綻。柳梢
黃蕭。散策丘園客懶折。衝樽俎須雄略。但有書盈屋酒盈缸。還堪樂。嗟
毋被浮雲縛。黃粱夢新來覺。悄秖愁湖海故交遙。邈一紙素書來問我。歎
峯蒼玉何如昨。更幾時夜語落簷花同春酌。（南歌子）偶與子達小酌。知
府秘書息然臨顧。此一段奇也。輒成小闋呈二使君。　紫綬新符竹。葉頻
老弟兄。西風吹棹過湖亭。楊柳夫渠相伴也多情。　況是瀛洲侶。來同酒
盞傾。白漚渾不驚雙旌。一種風流人似玉壺清。丘宗卿典雅詞（浪淘沙　來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百九十九　二十二

鄱大知荊州作次韻謝之）　瀟灑五湖仙。踏偏塵寰。吟哦長憶兩松間。邂
逅相逢還一笑。璧合珠連。　風采照衰殘。妙語冷然。妓圍香暖簇金蟬。端
為故人情未減。醉玉頹山。耿元鼎詞（喜遷鶯送阜卿顯謨知建康府）　暮
春清晝。政鶯轉夏林。叢陰初秀。鼓角譙雄。旌旗明滅。寶馬又還西驟。山水
六朝堪畫。宮闕千門如繡。印懸斗。試元戎小隊。花間迎候。　芳酎為公壽。
帶雨梨花。未用啼紅袖。玉帳風前。胡床月下。談笑要清群醜。桃葉波船應
在。太白酒樓依舊。暫回首。
看槐班爰立。沙堤成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許澄
圈點監生臣陳子廷
臣姚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六姥

府

明府

（賓退錄唐人稱縣令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吏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昱皆然。西漢傳聞張湛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寺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注云。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雲麓漫抄韓延壽傳明府注。郡騎吏稱太守爲明府。齊梁人亦如之。唐人則以明府稱縣令。杜子美詩從二明府續處覓錦竹詩云。華軒藹藹它年到。錦竹亭亭出縣高。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題終明府水樓云。看君宜著王喬履。是也。既稱令爲明府。尉遂曰少府。曾慥類說。凡飲。以一人爲明府。主斟酌之宜。酒慍爲觥官。謂冷也。酒狂爲苛政。謂熱也。宋朱起巖集林歸仲墓誌　知公者爭招致幕府。而郡尤處以曹掾。按牘叢委。公從容涉筆。具得領要。而邑人肤望曰。何爲奪我明府。文苑英華駱賓王上暇丘韋明府啓　側聞觸龍戟翮。負垂天而矯形。伏

擬鵬路。望絕塵而騁足。故以遊蓬絨網。（集作遊絨）惜宋玉疑於嬰羅。在藻述波。顧崔莊於無鱗。是以臨淄遣婦。寄束組於齊牒。邯鄲下客。效處囊於趙。補伏惟明府公。歸跡（集作址）瓊峯靈丘。（集作岳）蔽丹霄之景。圖基珠浦。（集作溜）神泒（集作派）沃清漢之波。玉札飛文。綠弘詞於楚傳。（集作傳）金籯繹藝。味玄（集作非）道於扶陽。孚蘭曉而主姿。潼灞蹕高門之慶。產銅谿而寫鍔。判藍資象緯（集作施）之禎。畢（集作劭）辨羝羊。演飛龍之祕。寀風挾孔雀。對家禽之服。詞赤野浮炫償之光。珠胎瑩色。丹穴階來儀之迅。鳳姿含彩。靈碟粹璧。鏑遶照於蘭池。神府鶯瘡。韻清音於桂浦。談叢散藹。掞餘芳（集作組餘氣）於九闕。筆海飛濤。駭洪波於八水。於是綰銅麟甸。製錦鳧鄉。化洪下車。恩孚攬轡。德聲洽詠。仁風飆千地之雄。道化偏謠。惠靈灑三天之渥。狎中牟之馴雉。豈惟馳媒。驚童采之瑞鸞。非關照舞。雖則塵飛范甑。無銀有結綬之華。而乃調理家絃。熏雖屈函牛之量。加以招朋白屋。翻謗青衿。延張泌於驚輪。引王終於倒屣。遂使激流遠客。望驥足以雲蒸。捿泌遺材（集作才）款龍門而霧會。賓王緯蕭末品。捨艾幽人。寓跡寧壇。挹飛直之祕說。托根磐渚。載戰勝之良談。（集作國章）以奉訓趍庭。（集作承）情田於理窟。從師負笈。尝性識於書圃。（集作林）至於九流百氏。頗綜緝於（三字集作包其）異端。萬卷五車。亦研精（集無精字）其奧。青將欲優游三樂。負杖以終年。栖遲一丘。鳴絃而卒歲。以揀蔬（集作精蔬）不騖甘旨之養。屢空簞笥。無餘某（集作資）朝夕之歡。寔展是以祈南陽之抹擻。擬毛義之清塵。思魯國之執鞭。蹈孔丘之餘志。屬以商（集作兹）秋應節。素（集作庶）序戒時。飈金將露。玉供清。柳黛與荷翻漸歇。寔含毫振藻之日。（集作際）摛（集作雕）經析理之期。不揆凋朽之材。竊冀遷喬之路。輒祈泛愛。輕用自媒。儻荆璞無欸於見棄。（集作無見欸棄）夜光不違於（集無於字）按劍。則沉骸九死。終望衔珠。殞首三泉。猶希結草。戴塵清覽。（一作瑩）觸影外驚。（集作戴塵清燭彰外魁）冒黷威嚴。惰心內駭。謹啓。　上梁明府啓　竊聞薛邑開琴。稱爲說於彈鋏。夷門佇駕。禎侯氣於抱關。何則志合風雲。載笠均乎乘馬。情諧道術。忘筌貴乎得魚。是用挹蘭言於斷金。效蓮心於匪石。庶清音動聽。賞流水於牙絃。妙思通神。叶薰風於郢匠。（以上與上張司馬啓同）伏惟某公。儀天峙構。層基控射牛之峯。浸地開源。驚濤蹴釣鼇之浦。至夫封侯廟食。拖金張以寫蕭。三主七公。畢袁楊而岳立。故得重窺遠鏡。湛月露以流清。茂趾霞鋪。駕雲門而擢秀。若乃傳聞強記。辨晋國之黃熊。將聖多能。識吳門之白馬。言泉激廻。驚瀑布以飛瀾。文江浩虛。濯錦而翻浪。（自畢袁楊至

翻浪七十字與上張司馬啓同）於是功超食馹。位典烹鮮。水鏡澄瀾。照冰鸞之舞影。鳴琴動操。叶馴翬之雅音。既而盛德有隣。佐皇華而省俗。居卑不踣。馳輔軒而觀風。某疾抱支離。材均擁腫。自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祈聞達。始則執鞭爲仕。希里肴千祿之榮。次則捧檄入官。私庭庶代耕之樂。然而忠不聞於十室。學無專於一經。進異善交。道殊巧宦。轉羊角而遐翥。渚矣無津。附驥尾以上馳。遐爲難託。實欲垂竿投餌。晦名迹於渭濱。抱甕灌園。絕機心於漢渚。幸屬乾坤貞觀。烏兔光華。萬山動萬歲之聲。德水應千年之色。雖無爲光宅。忻預比屋之封。而有道賤貧。耻作歸田之賦。（從自弱齡至之賦一百五十五字與前岑上太常伯啓同）明公顧眄成飾。咳唾爲恩。濡徽澗於江波。流末光於隣燭。幽禽遷木。倡丹山於帝梧。鳴石浮川。感黃鍾於候管。敢布心也。詎能望焉。謹啓。　唐柳宗元集送寧國范明府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吏部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爲曹。謂之甲。名書爲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闕於會驗。而視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爲姦。以立威賊。知而弄權。謗竊冥者。而其亦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辨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寧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

去其職有范氏傳其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其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邦畿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美利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執着安於化導故求於吾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李爭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於其僚咸忱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梁何遜詩敬酬王明府　星緯初可見月出表成光澄江照遠火夕霞際連檣賤軀臨不測玉體畏無豈念別已零淚況乃思故鄉唐駱賓王集和李明府　傳聞葉縣復飛向洛陽城馳道臨層掖津門對小平霞殘疑製錦雲度似飄纓蕭悵滿江激塵虛范甑清謡怜衛斗氣猶向匣中鳴陳子昂詩送梁李二明府　負書猶在漢懷策未聞秦復此窮秋日芳樽別故人黃金裝屢盡白首契逾新空美雙鳧舄俱飛向玉輪李太白詩春日獨坐寄鄭明府　鷰麥青青遊子悲河堤弱柳鬱金枝長條一拂春風去盡日飄揚無定時我在河南別離久那堪坐此對牕牖情人道來竟不來何人共醉新豐酒遊水西簡鄭明府　天宮水

西寺雲錦照東郭清湍鳴迴溪綠水繞飛閣涼風日瀟灑幽客時憩泊五月思貂裘謂言秋霜落石蘿引古蔓岸筍開新籜吟玩空復情相思爾佳作鄭公詩人秀逸韻宏寥郭何當一來遊愜我雪山諾魏郡別蘇明府因北遊　魏都接燕趙美女誇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車日奔衝青樓夾兩岸萬室喧歌鍾天下稱豪貴遊此每相逢洛陽蘇季子劒戟森詞鋒六印雖未佩軒車若飛龍黃金數百鎰白璧有幾雙散盡空掉臂高歌賦還卭落魄乃如此何人不相從遠別隔兩河雲山杳千里何時更杯酒再得論心胷自漢陽病酒歸寄王明府　去歲左遷夜郎道琉璃硯水長枯槁今歲勑放巫山陽蛟龍筆翰生輝光聖主還聽子虛賦相如却與論文章願掃鸚鵡洲與君醉百場嘯起白雲飛七澤歌吟淥水動三湘莫惜連船沽美酒千金一擲買春芳張九齡曲江集贈澧陽韋明府　君有百鍊刃堪斷七重犀誰開太阿匣持割武城雞竟與尚書佩還應天子提何時遇操宰當使玉如泥李嘉祐詩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萬室邊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闌題詩招茂宰思爾欲辭官送房明府罷長寧令湖州客舍　君為萬里宰惠及五湖人未滿先求退歸閑不厭貧遠峯晴更近殘柳雨還新要自趨丹陛明年難樹

親劉文房詩出豐縣界寄韓明府　迴首古原上未能辭舊鄉西風收暮雨隱隱分芒碭賢友此為邑令名滿徐方音容想在眼暫若升琴堂疲馬顧春草行人看夕陽自非傅尺素誰為論中腸送袁明府之任　既有親人術還逢試吏年萬千里閑村樹異家全雪覆淮南道春生穎谷煙何時當報政相府待聞天錢起詩和蜀縣段明府秋城望歸期　製錦蜀江靜飛鳧漢闕遙一谿風靡草再視露盈條旅望多愁思秋天更況寒河陽傳縣藻清韻入歌謡長安客舍贈李行父明府　歲晏偶時少知人自古難遂令升亢鳳晚食金琅玕詎謂兵戈際鳴琴方一揮理煩善用簡濟猛能兼寬風夜危黎庶寢興非宴安洪波未靜壑何樹不驚鸞鳧鳥傍京華此心懸灌壇高視猜普兩長勑生秋寒旅食還時客飢年未盡歡親勞攜斗水往往秋泥蟠但恐酬明義蹉跎芳歲闌送馬明府赴江陵　陶令南行心自永江天極目澄秋景萬室遙方犬不鳴雙鳧下處人皆聽清風高興倚湖山門柳蕭條雙桂開黃花滿把應相憶落日登樓北望遲送武進韋明府　理邑想無事鳴琴不下堂井田通楚越津市半漁商盧橘垂殘雨紅蓮折早霜送君催白首臨水獨思鄉獨孤及毗陵集送義烏韋明府妙年能致身陳力復安親不擇關山遠寧辭簿領勤遙江雲滿路到縣

海鳥隋無巽違心賞異門正平春杜子美詩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客意無窮驥病思偏秣鷹愁怕苦籠看君用高義耻與萬人同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鴈響恐致稻粱難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百狄四十狄）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復天啟汝門請從曾公說（曾公即曾祖）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冊決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裂土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巀嵲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汙人衣眼易眯秋日荆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寄薛尚書頌德敘懷斐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為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舄秋來把鴈書荆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餘連枝不日並八座欽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踈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

折笥藤翡翠盧鋪陳推敗道豫樂失儲胥文物借逆狩貌贊病指揮公時阿戣輸首唱却鯨魚勢懾宗蕭稍材非一范雎虎塡太行道血流沒儀渠滏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攄紫微臨大角皇極正東輿賞從頻峨見殊私尋直廬宣惟高衛霍曾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遂攀絕衆徂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鑒激勞懸鏡荒蕪已荷鋤爾來狀述作重此慣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應許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平年畏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海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飛熠燿不記改蟾蜍烟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湯池雖險固遼海尚塡淤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 九日楊來九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未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王維詩送方城韋明府 遥思葭菼際寥落楚人行高鳥長淮水平蕪故郢城使車聽雉乳縣鼓應雞鳴若見州從事無嫌手板迎 權德輿詩甲子歲九日呈鄭侍御明府 萬里烟塵合秦吳遂渺然無人來上國灑淚向新年世故看風葉生涯寄海田屠蘇聊一醉猶賴主人賢 白樂天詩潯陽秋懷贈許明府 霜紅二林葉風白九江波暝色投烟鳥秋聲帶雨荷閑無處出門吟少人過鹵莽還鄉夢依稀望闕歌其思除醉外無計奈愁

何試鬥陶家酒新篘得幾多 歐陽詹詩贈魯山李明府 外戶通宵不閉閑抱孫弄子萬家閑米將邑號稱賢宰又是皇唐李魯山 皮日休詩送李明府之任南海 五羊城在蜃樓邊墨綬垂腰正少年山靜不應聞屈鳥草深從使翳貪泉蟹奴晴上臨潮檻燕姆秋隨過海船一事與君消遠宦乳蕉花發訟庭前 陸龜蒙詩 秦畫之官直到秋嶺雲深處凭瀧樓居人愛近沉珠浦候吏多來拾翠洲貢枕畫應輸紫貝蠻童多學佩金鈎知君不戀南枝久抛却今冬白罽裘 羅隱詩送丁明府赴紫溪任 金徽玉軫肯蹉跎偶滯長途半月餘樓上酒闌梅折後馬前山好雪晴初蕭公社在惟鄉樹潘令花繁賀奴與縣譜莫辭留舊本異時時度史何如 黃滔御史集贈宿松楊明府 溪上家家禮樂新始知爲政異常倫若非似水清無底爭得如冰凜拂人月就琴和舉調唱煙村景接柳條春宦遊兼得逍遥趣休憶三吳舊釣津 寄宋明府 北闕秋期南國身里閭煙月五溪雲風蟬已有數聲急賴在陶家柳下聞 贈鄭明府 庭羅衙吏眠看山真恐風流是謫仙垂柳五株春婭姹鳴琴一弄水潺湲後毫斷獄登樓考駐樂題詩得出聽其起陶潛折腰嘆才高位下始稱賢 寄湘中鄭明府 縣與白雲遠滄洲向縣前獄僧同夜坐江月看秋圓舉拂步庭石茶

捨乳洞泉莫貌雲水興疲俗待君痊 贈狂德呂明府 涯注步數大阿姿孚逢王侯不奉知花作城池入官處錦隨刀尺少年時兩衙斷獄纂留客三考論功合樹碑須信陽藤看判史錦章朱紱已蔵魁 韋應物詩送唐明府赴溧水（三任縣事）三爲百里宰已過十餘年祇嘆官如舊旋聞邑屢遷魚鹽濱海利薑蔗傍湖田到此安民俗琴堂又晏然 送榆次林明府 無嗟千里遠亦是宰王畿策馬雨中去逢人關外稀邑傳榆石在路繞晉山微別思方蕭索新秋一葉飛 張籍詩答劉明府 身病多時又客居滿城親舊盡相疎可憐絳縣劉明府猶解頻頻寄遠書 寄陸渾趙明府 與君學省同官處常日相隨說道情新作陸渾山縣長早知三禮甲科名郡中特有仙人住城上應多藥草生公事稀疎來客少無妨著屐獨閑行 送扶江劉明府 老著青衫爲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從去愁行遠縣吏迎來怪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茶時向南漸漸雲山好一路惟聞唱竹枝 李頻詩寄韋明府 何處無奇政東南有子男細將朝客說須是邑人譜別業空經稔歸田獨未甘目凝烟積樹心貯月明潭曉鼓愁方亂春山睡正酣不任啼鳥懸鄉社欲參簪 贈同官蘇明府 山中鐵內邑別覺大夫清簿領分王事官資寄野情閑齋無獄

訟隱几向泉聲從此青霄路門人是去程 酬彭伉明府 孫弘閣裏見君初衣錦南歸二十餘莫嘆屈聲尤未展同年今日在中書 送狄明府赴九江 宇人傳祖德清白定聞傳匹馬從秦去孤帆入楚懸闕山寒食雨湖上著衣天四考兼重請相知住幾年 送台州唐興陳明府 見說海西隅山川與俗殊宦遊如不到仙分即應無瀑布當公署天台是縣圖遥知爲吏去有術字惸孤 送昌壽曹明府 惠人須宰邑爲政貴通經却用清琴理猶嫌薄俗聽漲江晴漸綠春嶠燒還青若宿嚴陵瀨誰當是客星 送德清喻明府 棹返霅溪雲仍參舊使君州傳多古跡縣記是新文水柵橫舟閑湖田立木分但如詩思苦爲政即超羣 韋莊詩新正日商南道中作寄李明府 相看又見歲華新依舊楊朱拭淚巾踏雪偶因尋戴客論文還比聚星人嵩山不改千年色洛邑長生一路塵今日與君同避世却憐無事是家貧 贈雲陽縣裴明府 南北三年一解攜海爲深谷岸爲陵已聞陳勝心降漢誰爲田橫國號齊暴客至今猶戰鬭人何處尚驅雞歸來能作煙波伴我有漁舟在五溪 酬張明府 安君詩思動禪心使我休吟待鶴鳴更說郡中黃霸在朝朝無事許招尋 宋之問詩送合宮蘇明府 鉉府誕英規公才天下知謂乘羔雁族繼入鳳

風池赤縣求人隱。青門起路岐。翟廻車少別。兒化馬遂馳。神哭周南境。童歌豫北岳。賢哉蜀奉倩。衰職佇來儀。　送武進鄭明府　紋歌試宰日。城闕賞心違。北謝蒼龍去。南隨黃鵠飛。夏雲海中出。吳山江上微。斷謡豈云遠。從此慶緇衣。　軍中人日登高贈房明府　函郊日夜陰風斷。頻覺朝來陽候殘。涇水橋南柳欲黃。杜陵橋北花應滿。長安昨晚寄春衣。短翮登茲一望歸。聞道凱旋乘驛騎。看君走馬見芳菲。　盧綸詩送朝邑張明府　千室暮山西。浮雲與樹齊。割雞雲落紙。擁吏雪成泥。野火蘆千頃。河田水萬畦。不知琴月夜。誰得聽烏啼。　晚次新豐北野老家書事呈贈韓質明府　機鳴春響日暾暾。雞犬相和漢古村。數派清泉黃菊盛。一林寒露紫梨繁。衰翁正席矜新社。稚子齋襟讀古論。共說年來但無事。不知何者是君恩。　送菊澤王明府　組綬掩衰顏。輝光里第間。曉涼經灞水。清晝入商山。行境逢花發。彈琴見鶴還。唯應理農後。鄉老賀君閑。　送樂平苗明府　累職比柴桑。清秋入楚鄉。一船燈照浪。兩岸樹凝霜。亭吏趨寒霧。山城欲曙光。無辭折腰久。仲德在鴛行。　司空曙詩送樂平苗明府　天際山多處。求安害已深。綠田通竹里。白浪隔楓林。詩有江僧和。門唯越客尋。應將敎魚處。一境表吾心。　送永陽崔明府　古圃厚紆地。前當桐柏關。煙綿江上雨。雲疊楚南山。沙館行帆情。楓洲候吏還。乘籃若有暇。精舍在林間。　送莉潭王明府　業成洙泗客。皓髮著儒衣。一與遊人別。仍聞帶印歸。林多宛地古。雲盡漢山稀。吳變潯陽隱。嫌官計亦非。　韓翃詩送陳明府之淮南　年華近過清明。落日微風送行。黃鳥綿蠻芳樹。紫騮蹀躞東城。花間一杯促膝。煙外千里含情。應度淮南信宿。諸侯擁節相迎。　贈別成明府赴剡南　朝為三室印。晚為三蜀人。遂知下車日。正及巴山春。縣道橋花裹。驛樓江水濱。公門輒無事。賞地能相親。解衣初醉綠芳夕。應採蹲鴟薦佳客。審光遠映西川時。閑望碧雞飛古祠。愛君樂事感興廢。天外銅梁多夢思。　送金華王明府　縣舍江雲裏。心閑境又偏。家貧陶令菊。月俸沈郎錢。黃葉香山路。青楓暮雨天。時聞引車騎。竹外向銅泉。　送別鄭明府　長頭大鼻鬢如雪。早歲連兵劒鋒折。千金盡去無斗儲。雙袖破來空百結。獨戀郎府已十春。高陽酒徒連此身。路傍誰識鄭公子。谷口團知漢逸人。兒女相悲探升日。前功豈在他人後。勸君不得學淵明。且策驢車辭五柳。　送齊明府赴東陽　綵綵帆緯桂爲橋。過盡淮山楚水長。萬里移家背春穀。一官行府向東陽。風流好愛杯中物。豪蕩仍欺陌上郎。別後心期如在眼。猿聲煙色樹蒼蒼。　寄雍丘賈明府　少年結綬騎

金雞。許下如看瓊樹枝。入里觀過劭陵伯。出門高視頴川兒。西遊大府來乘傳。泗上諸侯誰不羨。時華寧將白筆期。高派紆向丹霄見。何事翩飛不及鳧。虎斑突騎來紛紛。吳江垂釣楚山醉。身寄滄波心白雲。中歲胡塵靜如捧。一官又罷行將老。薛公薦士得君初。即領黃金千室餘。機盡獨親沙上鳥。家貧惟愛釜中魚。憶君與我爲知己。步出東門烟樹裏。感物吟詩對暮天。懷人倚仗臨秋水。別離幾日聞前期。鴻鴈亭邊人去時。獨坐不堪朝與夕。高風蕭索亂蟬悲。　別李明府　龍光五世腰青組。出入珠宮引簫鼓。醉舞雄王戟珥床。嬌嘶駿馬珊瑚枝。朗兒夾轂越嬋隨。行捧玉盤嘗爲枝罪。山道士請人送林邑使臣調象騎。愛君一身遊上國。闕下名公如舊識。萬里初懷印綬歸。湘江過盡嶺花飛。五侯焦石烹江笋。千户沉香染客衣。別後相思難可見。蒼梧雲裏空山縣。漢苑芳菲入夏蘭。侍君彰日漸黎扇。　兗州送李明府使蘇州便赴告期　吳言水國去遲遲。白馬吳門見不遠。楓樹林中經楚雨。木蘭舟上蹋江湖。空山古寺千年石。草色寒堤百尺橋。早晚盧家蘭室外。珊瑚玉珮徹青霄。　送李明府達州　萬里廻南湘。孤舟入桂陽。諸侯迎上客。小史拜官郎。春服裁花細。初筵木酌香。看承雨露遠。不得爲扶胥。　送田明府歸終南別業　故園此日多心賞。宦外流泉竹外雲。近鄰因逢沈道士。比隣自識卞田君。離宮樹影登山見。上苑鐘聲過雪聞。相勸早移丹鳳闕。不須長戀白鷗羣。　送李明府赴滑州　渭城寒食罷。有客歸東道。鳥悄背斜暉。青驄踏春草。酒醒孤燭夜。衣冷千山早。去事沈尚書。應憐詞賦好。　方玄英詩登新城縣贈蔡明府　楊震東來是宦遊。政成登此自消憂。草中白道穿村去。樹裏清溪照郭流。艇日四山宜永日。閑襟五月似高秋。不知縣籍添新户。但見川原桑柘稠。　贈隣居袁明府　陽竹每呼皆得應。二心親熟更如何。文章斂鍊猶相似。年齒參差不校多。雨後卷簾看越嶺。更深欹枕聽湖波。朋來幸得同醒醉。遮莫光陰自下坡。　湖上言事寄長城喻明府　吟霜與卧雲。此興亦非貧。吹箭落翠羽。無絲牽錦鱗。（一作無竿採荻木無絲釣錦鱗）滿湖風撼月。半日雨藏春。却笑紫簪組。勞心字遠人。　送汶上王明府之任　何時到故鄉。歸去佩銅章。親友移家盡。閭閻百戰傷。背關餘草木。出塞足風霜。遣老應相賀。知君不下堂。　貽錢塘縣路明府　志業（一作志學）不得力。至今猶苦吟。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世路屈聲遠。寒溪怨氣深。前賢多晚達。莫怕鬢霜侵。　與清溪趙明府　清規暫起府。獨立與誰親。送性無非酒（一作醉）。求閑却愛貧。林泉應入夢。印綬莫留人。王事閑多暇。吟來幾首

（作句）新。　送趙明府還北　故園（一作林）終不住。劒鶴在扁舟。畫空無餘俸。還家待白頭。鍾催吳岫曉（一作晚）。月遠（一作照）渭河流。曾是棲安邑。恩期異日酬。　與桐廬鄭明府　守人心苦達神明。何止重門夜不扃。莫道耕田全種秫。蕉聞退食亦逢星。峽林顏光倚琴望。隔水寒授駐筆聽。却恐南山盡無石。南山有石合爲銘。　贈山陰崔明府　用心何況兩衙閒。退食牧牀亦不閑。壓酒驟書猶檢點。修琴取藥似交關。笙歌入夜舟中月。花木知春縣裏山。平叔正堪湯餅試。風流不合問年顏。　送嘉興許明府　攜里轉閑風教好。重門夜不上重關。腰懸墨綬三年外。身去青雲一步間。勸苦守人酬帝力。從容對客問家山。并沉路別情猶在。不忘鄉中舊往還。

李中詩春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一作還城客閑門兩度春。鶯花深院雨。書緲滿床塵。紫閣期終負。青雲道未伸。猶憐陶靖節。詩酒每相親。　海城秋日書懷寄朐山孫明府　攏柳蟬聲起渡頭。海城孤客思悠悠。青雲展志知何日。皓月牽吟又入秋。鑑裏漸生潘岳鬢。風前猶著卜商裘。鳴琴良宰揮毫士。應笑蹉跎身未酬。　贈朐山孫明府　縣庭無事似山齋。滿砌青青旋長苔。閑撫素琴曹史散。自烹新茗海僧來。買將病鶴勞心養。移得閑花用意栽。幾度訪君留我醉。覺香皆值酒新開。

耿湋詩送崔明府赴青城　清冬賓御出。蜀道翠微閑。遠霧開羣壑。初陽照近關。霜潭浮紫菊。雪棧遶青山。當似遺民去。柴桑政自閑。　留別解縣韓明府　開人州縣厭。賤士友朋識。朔雪逢初下。秦關獨暮歸。寒茅下原淺。殘雨過風微。一路何相慰。唯君能政稀。　晚秋東遊寄猗氏第五明府解縣韓明府　步出青門去。蹤鍾陽上林。四郊多難日。千里獨歸心。暮鳥聲偏苦。秋雲色易陰。亂墳松柏少。野徑草茅深。蒯溪素安復。汾南宓賤琴。何由聽白雪。祇益淚霑襟。　岐陽客舍呈張明府　逆妻稚子應溝壑。歸路茫茫東去遙。涼葉下時心悄悄。空齋夢裏雨瀟瀟。星霜漸見侵華髮。生長虛聞在聖朝。知己只今何處在。故山無事別漁樵。　贈興平鄭明府　海內兵猶在。關西賦未均。仍勞持斧使。尚宰茂陵人。遠夜重城掩。清宵片月新。綠琴聽古調。白屋被深恩。跡與儒生合。心唯靜者親。深情光結契。薄宦早趨塵。衰病休何日。艱難過此身。悠悠行遠道。冉冉過良辰。明主知封事。長沮笑問津。栖遑忽相見。欲語淚霑襟。　皇甫冉詩送陸明府　逆夜此何其。霜空殘杳靄。方嗟異鄉別。雙是同公食。海林秋更蛛。野水寒猶大。離入轉吳岫。旅鴈從燕塞。日夕望前期。勞心白雲外。　適荊州途次南陽贈何明府　千里獨遊日。有懷誰與同。言過細陽令。一遇朗陵公。清節邁多士。斯文傳古風。閭閻知俗變。原野識年豐。吾道方在此。前程殊未窮。江天經峴北。客思滿巴東。夢渚多悲遠。山丘晴望通。應嗟出處異。流蕩楚雲中。

賈島詩送鄒明府遊靈武　曾宰西畿縣。三年馬不肥。債多憑劒與。官滿載書歸。遙雪嚴行徑。林風透卧衣。靈州聽曉角。客館未開扉。　送南康姚明府　銅章天年少。小邑在高天。版籍多遷客。封疆接洞田。靜江鳴野鼓。發纜帶村烟。却笑陶元亮。何須憶醉眠。　別徐明府　抱琴非本意。生事偶相縈。口尚衣安節。身無子賤名。地寒春雪盛。山淺夕風輕。百戰餘荒野。千夫漸耦耕。一盃宜獨夜。孤客戀交情。明日疲驂去。蕭條過古城。

許渾詩送上元王明府赴任　莫言名重嬾驅雞。六代江山碧海西。日照蒹葭明楚塞。煙分楊柳見隋堤。荒城樹暗沈書浦。舊宅花連卷畫溪。官滿定知歸未得。九重霄漢有丹梯。　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　酒闌橫劒歌。日暮望關河。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莫盡遠遊興。故園荒薜蘿。　廣陵送剡縣薛明府赴任　車馬楚城壕。清歌送濁醪。露花羞別淚。煙草讓歸袍。鳥浴春塘暖。猿吟暮嶺高。尋仙在仙骨。不用廢牛刀。　贈桐廬房明府先輩　帝城春榜謫靈仙。四海聲華二十年。闕下書功無後輩。卷中文字掩前賢。官閑每喜江山靜。道在寧憂雨露偏。自笑小儒非一鶚。

亦趁門屏其相憐。　晨起南亭呈裴明府　南齋夢釣竿。晨起月猶殘。露重螢依草。風高蝶委蘭。池光秋鏡澈。山色晴屏寒。更憶陶彭澤。無心議去官。　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　無處登臨（一作樓）不繫情。一憑（瓶）春酒醉高城。暫移羅綺見山色。纔駐管絃聞水聲。花落西亭添別夢。（一作恨）柳陰南浦促歸程。前期迢遞今宵短。更倚朱闌待月明。　移攝太平寄前李明府　病移（一作多）邑色。攝閑身何處。風光貫酒頻。溪柳繞門彭澤令。野花連洞武陵人。嬌歌自駐壺中景。艶舞長留海上春。早晚高臺更同醉。綠蘿如帳草如茵。　南海府罷歸京口經大庾嶺贈張明府　擻船拄桿極天涯。一劒從軍兩鬢華。回日眼明河畔草。去時腸斷嶺頭花。陶詩盡寫行過縣。張賦初成卧到家。官滿知君有歸處。姑蘇臺上（一作天工古馭）舊煙霞。

杜荀鶴詩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爲政爲人漸見心。長才聊屈宰長林。莫嫌月入無多俸。須喜秋來不廢吟。寒雨旋踈叢菊艶。晚風時動小松陰。訟庭閑寂公書少。留客看山索酒斟。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也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皆自干戈達。咸思雨露和。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祇共寒燈坐到明。寒鴻御雪一聲聲。亂時爲客無人識。廢寺吟詩有鬼驚。且

把酒杯添志氣，已將身事托公卿。男兒伏紉酬恩在，未肯徒然過一生。

贈秋浦金明府　荷郡雖爲宰，非君即有私。唯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昔甚求名日，貧於未選時。溪山竟如此，利得且吟詩。　送青陽李明府　善政無斷色，吟歸似等閑。唯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求理空頭白，離京債未還。仍聞猿與鶴，都在一船間。　贈歐陽明府　賢宰宰斯邑，政聞閭里聞。都緣民訟少，長覺吏徒閑。帆落樽前浦，鍾鳴枕上山。迎舟亦惆悵，歎宿釣漁灣。　贈宣城麋明府　天下爲官者，無君一軸詩。數聯同我得，當代遇誰知。年齒吟將老，生涯說可悲。何當拋手板，隱遁過危時。　寄益陽武灌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寂寥。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月滿彈琴夜，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煙水路迢迢。　李端詩　送樂平苗明府（衍家）手本自求彭澤，誰云道里賒。山從石壁斷，江向弋陽斜。草色隨颯樹，雲陰暗（一作落）荻花。諸侯舊調鼎，應重宰臣家。　贈岐山姜明府　昨夜聞山雨，歸心便似遲。幾回驚葉落，即到白頭時。鴈影將兒去，蟲聲與決期。馬卿兼病老，宋玉對秋悲。謝客纔爲別，陶公已見思。非關口腹累，自是雪霜姿。釀酒栽黃菊，炊粳折綠葵。山河方入望，風日正宜詩。政堅寒騎馬，遙烽曉立旗。蘭凋猶有氣，柳脆不成絲。別後如相問，高僧知所之。　贈秋浦張明府　君爲秋浦三年宰，萬慮關心兩鬢知。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家詩。　曹松詩　贈餘干袁明府　一雨酒城邑，陶家心自清。山銜中郭分，雲卷下湖程。公署聞流水，人煙入廢城。雖忘楚畫慶，新有越吟生。　贈衡山麋明府　爲縣瀟湘水，門前樹配舊。晚吟公籍少，春醉積林閒。滌硯松香起，擎茶岳影來。任官當此境，吏莫夢天台。　贈雷鄉張明府　任官征戰後，度日寄閑身。封卷還高客，飛書問野人。廢田教種穀，生路寄尋新。若起柴桑興，無光漉酒巾。　贈華陰李明府　佩墨縣無清，紛闕西近城。三本起不重，厚地戴猶輕。雪篠欹難直，風泉噴步摶。須知高枕外，長是勸民耕。

王貞白靈溪集　送建昌馮明府　嘗聞陶彭澤，解印歸匡廬。今見馮海翁，辭官還隱居。賢人五百年，間生信非虛。清風激貪冒，白雲同卷舒。家山列畫屏，綠水環庭除。秋清對吟尊，羲皇人不如。祇今建昌民，方話大馮君。何必遺愛碑，政聲人盡聞。　送馮明府　辭秩入匡廬，重修靖節居。遂遣墨綬未，不與白雲踈。送吏共獻澗，群兒自讀書。到時有瀑布，爲我謝清虛。　贈海陽馮明府　政約人知懼，訟庭荒草生。日高諸吏散，風到七絃清。詩味匡山色，耳諳湓浦聲。柴桑已不遠，何苦念前程。　宛陵早秋，卧病代書

寄周明府　爲謝臨邛宰，時多閱門書。慵非稽叔夜，疾比馬相如。溪雨涼生後，山亭月上初。慊君自有句，何必遺雙魚。　吾道豈使喪，時人自不容。白頭傷久別，青眼憶相逢。澤遠風波急，荷衣霧露濃。空編太平頌，天子未登封。　張祜詩　酬餘姚鄭模明府見贈長句四韻　仙令東來值勝遊，人間稀遇一扁舟。萬重山色連江徹，十里溪聲到縣樓。吏隱不妨彭澤遠，公才多謝武城優。生踈莫笑滄浪叟，白首直竿是直鉤。　晚次荊溪館呈崔明府　孤舟陽羨館，飛步線踈搖。山映水雲碧，月涼煙樹清。長橋深漾影，遠路下遙聲。況是無三害，絃歌初政成。　秦系詩　山中贈諸暨丹丘明府　荷衣半破帶莓苔，笑向淵潛酒甕開。縱醉還須上山去，白雲那肯下山來。　贈烏程楊革明府　策杖政成時，清溪弄釣絲。當年潘子貌，避病沈侯詩。漉酒迎賓急，看花署字遲。揚梅今熟未，與我兩三枝。　張蠙詩　贈江都鄭明府　他人豈是稱才術，才術須觀力有餘。兵亂幾年還劇邑，公清終日似閒居。床頭惟石神仙畫，篋裏華箋將析書。吏散栖聚近彭澤，看爐峯下結茆廬。　途次績溪先寄陳明府　入境風煙好，幽人不易儔。新居多是客，舊隱半成仙。山斷雲衝驛，溪長柳拂船。何當許過縣，聞有篋中篇。　孟郊詩　擬廬山中贈李明府　靜境無濁氣，清雨零碧雲。千山不隱響，一葉動亦聞。即此佳志士，精微誰相摩。欲識楚（一作此）章句，袖中蘭亞篇。

郎士元詩　送長沙韋明府　秋入長沙縣，蕭條旅宦心。煙波連桂水，官舍映楓林。雲日楚天暮，沙汀白露深。遙知訟堂裏，佳政在鳴琴。　戎昱詩　秋館雨後，得弟兄書，即事呈李明府　弟兄書忽到，一夜喜兼愁。空館復聞雨，貧家怯到秋。坐中孤燭暗，窻外數螢流。試以他鄉事，明朝問子游。　呈公安賈明府　華縣門前江水深，淺於鷗客報恩心。把君詩卷西歸去，一度相思一度吟。　岑嘉州詩　崔附馬山池重送宇文明府　竹裏過紅橋，花間藉綠苗。池涼醒別酒，山翠拂行鑣。鳳去妝樓閉，鳧飛葉縣遙。不逢秦女在，何處聽吹簫。　崔塗詩　途中感懷寄青城李明府　鱗鬣摧殘志未休，壯心方是此身讎。併聞寒雨多因夜，不得鄉書又到秋。耕釣舊交吟好憶，雪霜危棧去堪愁。如何只是三年別，君著朱衣我白頭。　張喬詩　寄績溪陳明府　古邑猿聲裏，空城只半存。岸移無舊路，沙漲別成村。鼓角喧京口，江山盡汝濆。六朝興廢地，行了一銷魂。　伍喬詩　僻居謝何明府見訪　公退琴堂動逸懷，閑披煙霧訪微才。馬嘶窮巷蛙聲息，轍到衡門草色開。風引柳花當坐起，日將林影入庭來。滿齋塵土一床蘚，多謝從容水飯迴。　周賀詩　寄臨海李明府　山縣風光異，公門水石清。一官居外府

我載別來京。故疾梅天發。新詩雪夜明。家貧思臧選。特靜憶歸耕。抱跡窮書義。澄心得獄情。夢靈遊家解。觔古棣人呈。守月通宵坐。尊花近路行。從來變知道。何慮白髭生。　朱慶餘詩送淮陰丁明府之官　未入境已有變人心。遺史田中路。待舟對遠林。島聲淮浪靜。雨色稻苗深。暇日公門掩。唯應伴客吟。　于武陵詩送鄭縣董明府之任　南北已行久。情君知苦辛。萬家同草木。三載得陽春。來道聽遊子。夫門歌主人。空將語相送。應怯不霑巾。　高常侍詩過盧明府有贈　良史不易得。古人今可傳。靜然本諸已。以此知其賢。我行把高風。美爾兼少年。胥懷狢清夜。史漢如流泉。明日復行春。遠遊出郊壖。登高見百里。桑野鬱芊芊。時平俯鵲巢。歲熟多人煙。奸猾唯閉戶。逃亡歸種田。迴軒自郭南。老幼滿馬前。皆賀蠶農至。而無徵伏韋。吾觀黎庶心。撫之可萬全。何幸逢大道。願言烹小鮮。誰能奏明主。一試武城絃。　韋碣詩夏日湖中卽事寄晉陵蕭明府　亭午曦和駐火輪。開門嘉樹庇湖濱。行來賓客奇茶味。睡起兒童帶簟紋。屋小有時從樹影。舟輕不覺入鷗羣。閑家豈是無詩酒。公退堪驚日已曛。　弘秀詩集　酬陳明府舟中見贈　長溪通夜靜。素舸與人閑。月影沉秋水。風聲落暮山。稻花千頃外。蓮葉兩河間。陶令多真意。相思一解顏。　僧皎然詩送烏程李明府得陝狀赴京　驛吏滿江城。澤仁見此情。士林推玉振。公府薦冰清。爲政移風久。求恩就日行。仲容綸綍貴。南巷有光榮。　僧無可詩送沅江宋明府（卽岳府屬之縣）　初聞從事日。鄂渚動芳菲。一遂鈞衡薦。令爲長史歸。人吟沅水望。鴈映楚山飛。唯有偉聲政。家風重發揮。　元微之送黃明府詩并序　少年曾於解縣連月飲酒。予嘗爲觥錄事。嘗於竇少府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二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聞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東數里。遙望驛亭前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則固曩時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憫然而寤。因饋酒一罇。艤舟請予同載。予不見其意。異之。盡懽遍問座隅山川。則日又暮。次其右感今懷古作黃明府詩云　少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俙迷姓氏。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連榻坐。兼共摘船行。酒思臨風亂。霜棱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怯古今情。邐迤七盤路。坡陁數丈城。花疑褒女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聞千載名。　戴叔倫詩對月答元明府　山下孤城月上遲。相留一醉本無期。明年此夕遊何處。縱有清光知見誰。　送前上饒嚴明府攝玉山

客家故林吳楚間。冰爲溪水玉爲山。更將舊政化鄰邑。遙見逋人相逐還。　戲留顧明府　江明雨初歇。山暗雲猶濕。未可動歸橈。前程風浪急。　趙嘏詩贈王明府　五柳逢秋影漸微。陶潛戀酒不知歸。但存物外醉鄉在。誰向人間問是非。　崔峒詩贈李明府　訟堂寂寂對煙霞。五柳門前聚曉鴉。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裏見人家。觀風競美新爲政。計日還應使觸邪。可惜陶潛無限酒。不逢籬菊正開花。　盧彥謙詩別商明府　許教門館久踟躕。仲叔懷恩對玉壺。惟有離心欲萌寄。望無雙淚不成珠。　宋百衲詩上烏程李明府　兩鬢憂民半欲絲。此中能政動神祇。河陽花發春風滿。單父琴調盡日遲。直操已爲松柏許。貞心不逐歲時移。風雞驊子生有種。已是庭前玉樹枝。　宋徐鉉騎省集送歷陽方明府（方秩君當秩京官解之付觀因除歷陽令歷陽余外氏舊邑）　古縣橫江北。繞歌似武城。善辭金馬召。旅著綵衣行。舊感吳山色。離愁浚水聲。外門廬井在。相送幾重情。　送望江張明府之官　別是榮。詔許侍親行。溫清自爲樂。煙波不算程。山留丹竈室。俗有故鄉情。無使千年後。空傳勉令名。　送長社胡明府　黃綬縈來穩。桂枝香尚新。舉堂寧久次。諫署正求人。皎皎涼秋月。飄飄清露塵。元常有遺翰。求作篋中珍。　送黃梅江明府（江前爲江夏令有善政余史年小邑賦詩留別作此和之）　封疆多難正經綸。臺閣如何不用君。江上又勞爲小邑。廬中徒自有雄文。書生勝氣人誰信。遠俗歌謠主不聞。一首新詩無限意。再三吟味向秋雲。　趙叔靈南陽集　贈蘭江鞠盤明府　聲裏聲飄柳色寒。縣齋深在白雲間。孤吟夜倚琴邊月。半醉秋登宅後山。煙徑樹清苔蘚長。雨痕人散鷺鷥還。蘭舟有客題詩望。溪上衣家晚唱聞。　贈何明府　陶家宜寂寞。多醉復多才。鎖印秋山入。移琴夜雨來。試茶還拂葉。買樹亦和苔。妙句隣僧乞。仍開得集回。　寄東陽王明府　經炎雖得信。旦夕夢兼思。多暇知無事。新秋合有詩。樹涼看雨過。吏散見蟬移。誰共清宵坐。西軒月滿池。　聞蟬因寄東陽王揚明府　孤蟬鳴水溜。獨立少人知。急恐移他樹。清還似舊時。曾聞秋館聽。併起雨堂思。南望臨風久。經年不得詩。　別王揚明府　又作殘秋役。陶公爲斷猥。此行知入夢。欲去更登門。落葉堆霜徑。微陽隔雨村。積愁山館宿。想憶獨聞猿。　寄楊坦明府　不語仍孤立。何人知此情。春鶬鳴別樹。夜雨入空城。望遠魂堪斷。思閑夢亦清。留陪遊嶽寺。遠竹共題名。　贈潛溪李明府　縣幽多水石。栽竹亦成畦。聽雨公田近。開窻月嶽齊。宿禽無別語。病馬立閑蹄。夜坐聞清唱。何人到月溪。　詩海繪章　劉景文將至王屋先寄張明

府　詩仙假色管天壇（天壇山屬王屋縣乃岳清神仙朝會之所）早晚真除碧落寬（唐詩云碧落新除沈侍郎）境內雨頻春蔽澗門前山聚曉雲寒十年不見應題塔萬事休論擬挂冠同是清源騷雅客欲言流涕已汍瀾（僕與狀元同受故者副清原王君狀非常之遇）　將至濟源府先寄姜明府　識君風槩有三堂別後頻驚鬢有霜經耳萬端人事近動心千里客途長讀書學劒全相誤臨水登山獨未忘路入濟源章賦詠此行真棪鄰夫狂　送令狐明府　行當臘候曉共惜歲陰殘聞道巴山遠何如蜀路難荒林蔵積雪亂石起驚湍君有親人術應令勞者安　陳齊俞都官集　次韻六安魏明府三首　故人昔信落江東闕解慈顏與病悰自笑彼土湖海上略無豪氣似元龍（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而名重天下）少年心志欲摩空漸老畢飛悔滿悰早悟割雞堪飽腹不須辛苦學屠龍　幾載功名逆轉蓬既無成就若為悰不如歸聽華亭鶴者甚于今憶二龍　徐積集　送呂明府　故人呂明府而愛南郭吟不嫌我衰朽知予有良心良心何愛吟笑翁為我平生懷抱空一心常在浮雲外萬事付之流水中　送陳明府　人而有常德古之良所貴乃有陳明府其如斯所謂予嘗察之久得之辭與氣何以為不忘此諸大美哉　再送呂明府　昨泛

江都艤曾作寒冷篇今浮清洛水仍是清風裏野岸有幽花孤村有酒家此酒與此花尤宜日西斜大抵人生要自樂何必持花與杯酌有無酒花供笑吟為我迴頭望南郭　強幾聖集　上高明府孫世則寄書及詩依韻和酬　客顏憔悴過三閭猶喜良朋記拙疎忽隔重江論舊契更言終日困新書（來書有新法推行應答不暇之說）宦情共減中年後樂事難同二月初（正月晦日獲詩與書來答之日乃二月旦）好在江山一樽酒他時懷抱為君舒　京師逢徐溫叟明府　良朋冠相逢今四十當年壯氣虬龍勢交情獨在酒殘深入事細論衣袖濕詩書誤身浪自憐公相滿眼誰可揖蒼毛已變長安風後會更應　戢戢　陸放翁渭南集　送猷講主赴李明府姜山之招　貫花藏怏壓車輮推子窮探到本源聽法鬼神環座尾贊疑英俊集龍門孫舟此日輕為別凡素何時遠見舟坐想文殊對摩詰高談無礙九河翻　董穎霜傑集　呈澤仲明府　能延倉卒客不以在己辭錯倒蔡邕從初無匡爲詩病多殊怕酒筭少敢談泰頗見識識玉輕紅學荔枝江藻浮山集　書江孫之見訪并簡婺源江明府　怯底青燈燄玉蕊忽倚車馬到溪東鳥聲應爲故人好梨雪欲將春事空老去淵明三徑在病來獨勒一龕同總持相見問生死爲報百憂如夢中　范成大大全集　寄

溧陽陳朋元明府約秋未過之　海內交情兩斷金一官分袂阻登臨書來恰值看雲眼夢往誰知共月心道義只今無徒徑溪山依舊有清音兩風滿棹蒲帆飽秉燭相尋語夜深　陳造江湖長翁集　別趙文卿明府人品推君第一流論文向我肯綢繆日從紅粉追談笑家置青編絕唱酬轉首各來鬼背去幾時同作鳳城遊臨風莫道書難寄旅雁飛還是使郵　劉克莊後村集　送孫明府（允弟雖爲邑宰）　三年於赤子摩拊極慇勤令尹留方寸吾民受一分究如小滕國突過大馮君四境風謠美諸公必來聞　送薛明府　長官三載內屢被督郵嗔鎮靜笞刑少公清縣庠貧減租寬野老拜獨侍詩人祇恐鳧飛後民間事事新　丁酉重九日宿順昌步雲閣絕句七首呈味道明府　傍邑曾爲劫火塵獨茲猶是太平民兒時所歷今三紀便與溪山作故人　老子疏頑耐遠遊平生腹不貯閑愁今年天賜登高地身在雲峯最上頭　小休綠樹濯清泉坼盡身輕意欲仙豈必魯儒知此樂舞雩風止在溪邊　九月南州菊未黃芙蓉取次獻新粧不妨折取繁紅插四海皆知兩鬢霜　只了年年作逐臣衣冠檻縷面埃塵偶逢令尹留連我不長狂生點涴人　光借清風掃水軒更呼涼月倒金樽定知明府歸侵夜縣郭留燈未閉門　長君論事天爲動

李子居官水似清雙眊不能鈔諫草偏聾尚可聽琴聲（涂中得戊寅封事所用每日臥手小不能傳錄）　吳順金谿集　別後再用前韻寄承明府　所用每忠夫其親白首甘為未遇人飢日屢常昏皂白晨炊何敢問新陳孫顏愧我猶初仕策足如君即要津惜別夜闌重款語交情終始賤於春　敖孟浩然體寄呈邢獻明府　絳致捿鶯嘆頻煩薦鶚書未能拋斗米豈不愛吾廬與世多乖迕論才信闊疎故人應笑我早晚逐歸歟　孫介燭湖集送趙清臣（善湘）明府民謠六韻　社圃山上古姚州山色江光蘇畫屏更鼓分明庭少事衍揚閒冷獄無囚民言總信清如水天賜常教大有秋人物襟懷何灑落詞章翰墨更風流朝廷久合登劉向父老知難挽鄧侯擘賞新泉標靜樂公名長與此泉流　劉華老忠肅公集　次韻耒陽鄒明府庚二首　夢北光陰一鳥過四年西渚負長哦逢君舊眼青猶在驚我寒鬚白已多言偃政聲方浹洽茂陵歸思獨蹉跎何時又見揮吟筆快若輕丸下峻坡（老詩思敏捷）　初作南飛至隨聞墨紋未猶憐百里遠時見兩見面江日拔梅雪春陽動指辰論文須太白還憶一樽開　蔡九峯集寄贈江寧劉明府　南陸晝日永北窻風氣清端居睨時物園林綠陰成新竹梢已紫修楊葉初榮翩翩有幽禽晚枕發清聲豈無樽酒歡撫景雖自

傾親朋天一端。別我歲餘吏。衰丹寄秋毫。看烽染霜藤。耿耿哭離群。攀懷友生。珍重萬金祇。契闊千根平。欲題尺書報。惻愴若爲情。　喻良能香山集留別趙明府　綠捧漫分部。千刀新發硎。花城方藹蔭。瓜戍已餘黃。生計雙蓬鬢。歸心幾驛亭。他時重會面。應是眼俱青。　江湖續集胡希聖寄朱靜佳明府　十載江湖哭不遺。識君歲月謾蹉跎。丈書南去靜邊省。山水西來佳處多。琴調本高絃撫字。詩篇未了久催科。縣人探致清如許。製錦機中製芰荷。　送傅明府南安撫字及催科。三年贅已皤。公心如日月。浮議任風波。父老攀眉說。兒童拍掌歌。歸裝無一物。空有採旗多。　沙門紹嵩亞愚述次走筆送張明府之都城　原下相逢便別離。故人持地爲嗟咨。高灘落日光零亂。春水涵波綠渺瀰。四壁一身長客夢。三年兩作送君詩。紫垣多士推揚切。會向天庭振羽儀。　見張明府　解米當年陸士龍。爲官古錐少人同。拄天勳業須君了。更用文爲續幽風。　善政忻聞老父評。甘棠不翦向來榮。佇看狐潔成三考。千古無人繼盛名。　宏博自居韓柳前。素王妙道況親傳。壁朝未有徐州捐。莫讀當時歸去篇。　誰渙天姿固可知。能除疾瘼似良醫。道逢誇客無他語。且道徵黃有近期。　江表人材獨數公。南朝臺閣是家風。景星但欲爭先覩。還許從容廣座中。

芳庭斯拉寄靜佳朱明府　翰苑留名久。城邊半掩扉。琴隨淮水遠。吟入楚天微。史靜看山坐。鄉遥撫字歸。清虚無別事。嘉政在璇璣。　林表民送天台李明府貫一歸越　赤城譚舊令。爲政切鳴琴。澗漱知清操。山雲識苦吟。自甘微賤拙。誰信勒碑深。歸路春風近。煙花繞棐林。　次韻酬陳之道明府見贈　爲政鄙君日。劬然似苦吟。光前還照後。行古却居今。危世道難直。故山春正深。露生觀庶物。清坐更觀心。　送薛子範明府歸永嘉天台邑債今還了。未上清班意若何。行李比如初到少。鬢絲贏得近來多。民蹤界首攀車送。君向城隅枉騎過。恨滿東風不能別。柳邊鶯語即驪歌。　陳必復寄石泉雲間明府叔　客易成離索。臨分重忍言。夜船楊柳岸。曉枕荻花村。山雨斷雲腳。秋風生浪痕。懸知自公退。懷抱欠同論。　吳政人能說。新吟客未傳。一官清似水。萬事信於天。養鶴分廚料。收書出俸錢。畫庭少公事。閑閑抱琴眠。　卧念相從樂。柴門本寂中。曙窗報情色。寒葉語秋風。別去詩難穩。愁來酒易空。相看才數驛。好爲寄書筒。　奉酬陳介庵明府桐江見寄　寒侵征袖客先知。曉角吹霜下楪衣。歸興只緣松菊晚。宦情肯爲稻粱肥。山村日落人收市。海浦風生浪打圍。惆悵詩成無使寄。夜深贈遣夢魂歸。　韋子駿集　懷永康顏明府　寒山晴望青重重

我居山西君在東。縣裡有守不能住。遲想休誼如飢空。反思六月君假道。夜對樽酒來清風。高談落落破唾唫。不許俗語咻其中。撇然傾蓋信若舊。誠通氣洽知所同。別來慰釋尚可賴。時獲佳句開愁蒙。所嗟宦遊人甚遠。安得邂逅還相逢。　歲時雜詠劉商合淝至日愁中寄鄭明府　大計爲卑吏。三年滯楚鄉。不能隨世俗。應是昧行藏。白壁空無玷。黃沙只自傷。暮天鄉思亂。曉鏡鬢毛蒼。灰管移新律。窮陰更一陽。歲時人共換。幽慣日光長。拙宦慙知己。無媒悔自強。遠還羞薄命。恩愛負餘光。衆口誠難辯。長川却易防。漁竿今尚在。從此掉滄浪。　殷堯藩寒食城南即事因訪藍田韋明府　鬬出城南禁火天。路傍騎馬獨搖鞭。青松古墓傷碑碣。紅杏春元美管絃。徒說鵝青磨玉劍。謾誇蛺血點銅錢。世間盡是悠悠事。且飲年家冷酒眠。　林和靖詩贈胡明府　一琴牢落倚松窗。孤淡無君得趣長。詔廟有時封縣版。坐衙終日著公堂。爲收牌印教村僕。偶撿圖書見古方。微足就很人吏靜。却措吟策立秋廊。　洪清非詩戲作公子歌送宣明府　人間天上張公子。宰邑彈琴款桃李。門前五柳卧衕揚。方無全十有如此。三年墨綬何必遷。萬里青雲從此始。壁陰多暇清畫同。主塵羅襪醉春風。東飛伯勞西飛燕。南飛鳥鵲北飛鴻。紅粧倚檻君青驄。值顧主人黑頭公。

醉中作桐鄉歌別王明府　故城疊巘臨高臺。古木到天猿鳥哀。桐鄉官寺山水裏。泉聲常疑驟雨來。吾祖政成未邑後。丈彩風流今未朽。王郎遊刃無全牛。籍甚能名傳衆口。弦歌之聲得故人。車息馬煩聞芳譽。明朝更指南斗去。相思日斷江湖春。　蔣重珍詩送趙明叔明府　隨行惟一琴。前路足幽尋。今夜維舟處。何村遠樹林。鴻聲秋浦冷。雨氣海山深。若問三年政。知君畫此心。　滴壽成心泉學詩稟和漳浦余明府　劉難薦鶚凡飛兒蹋仙跡。惠與清漳流。名高魯山石。廉謙今所難。吾道儼可亦。作縣既有箴。救世豈無策。澗水疑鳴琴。中宵起人憶。　寄豫章李明府　太白搖芒芒。只在西山陽。常言欲千里。一夜千里長。酒盡還磊塊。出匣鳴干將。蘭菊猶有秋。白日安可量。　地角吾詩酬張明府　滿今新詩忽寄來。分明繡段對花開。此時欲醉紅樓裏。正被歌人勸一杯。　林坡遺風集寄王明府　枕中書不祕。漂泊竟誰憐。客路又芳草。春風非少年。渚鴻離嶽雨。山木帶吳煙。古調無人聽。因君未絕絃。　蘆川集春酬陳端中明府長韻往在識公日。我與兒曹俱。八齡初聞字。雙鈎略摹未。知爲太學生。威仰君子儒。契闊三千載。邂逅天一隅。進數半兆錄。軍上空吳搜。所存復陸沉。除中驚過駒。長者類太丘。祖風如魏慕。兵火已無屋。蓬蒿仍不鋤。善藏武城

忍息罵王驕兇功名有要路天石思捐軀常揮鐵如意欲碎玉唾壺書生無浪語天驕今既誅下如鴟夷子扁舟歸五湖安用金谷園墜樓煩綠珠相國起刀筆將平拔屠沽但封寢丘地莫料秦王頭隱居九畹蘭活計千木奴客至徑謀醉詩來或探觚游戲百家衣劉洪五雜俎涉世雖歷落安命良支梧

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　結束征車換黑貂灞西風雨正瀟瀟茂陵久病書千卷彭澤初歸酒一瓢帆背夕陽溢水闊棹經滄海亂山遙怨詞爲謝南溪客白首螢窗未見招（一作草門誰見招）

戴復古石屏集叢戲呈大庾趙明府　堂堂附郭縣深遠半如村能共斯民樂渾忘太守尊櫻花高可折橫浦枕無渾尺與詩狂者清譚共一樽

浣川集叢浣川定海奉餞樂成郡明府年兄赴改官班趙振文司令首賦古體因輒有述　明越昔藩鎮地隔情自緩君兒從天來余馬適候繫人言官一方閩士既其細義扣賢者心利謂鄙夫計里居亦有云官史吾熟睨漏屋誰自知知漏在所慙嗟余廿春拙捲室敢徑詣而君政疑神萬戶誦美惠奮鬚史膽水落筆民病蘇邑負曾常平什九緣稅契君為融以衆公無私不藝唯彼萋菲徒唯妻欲旁瞠能俄頁鳳凰尾一翻衡薦滿趣天京恩深留海裔忘形無語贈折柳蟬大嘒趙侯獨先鳴奇勇不自制蕩蕩九門閥貴望期並軾勿作貴人誅輕此寒士藝

毗陵志送江陰霍明府之任　邃遙去舸新浣鄂革兼蘋樹列巢灘鶴鄉多釣浦人虹分陽羨雨浪隔廣陵春知竟三年秩琴書外是貧

金元裕之遺山集將上書草國幕府感懷呈貫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幕府不防幽夢落蓬窓驚鳥繞月枝難穩病驥嘶風氣未降愛惜平生請纓手一篙休憶弄秋江

元程端禮畏齋集用韓退之岸山水縣之句為韻賦五首呈東巖王明府　巍巍東魯山巖峨何崒嵂豈徒興雲雨生賢為時出粤自尼聖秀氣久蟠鬱後有石與孫正學相紹述雖云位未充奸邪困揮叱聖經剝蕪穢真睟揭日月茲氣今在公已久著名實真操百鍊剛況復輔經術民親澤易及悉行身豈屈顧公崇德業屹與茲山匹　誘云六十年茲邑得賢宰前宰于施于為政實樂豈事有利田里嗜若牧膾醢于時值歲荒老稚恃無餒境內盜莫侵悖罰當刑罪遺愛在人心歷歲久適在公來適庚子魃此小民待渠渠護民養有若植蘭蕙除惡絕本根豈復顧怨懟茲心實昭明皎皎水雪臚前施後有公名并兩嵩庇所恨事掣肘每使公心瘁公度施于時未必功不倍彈琴不下堂戴星不得息惟勢有難易才豈云市遠所同在邑治如水畢赴海他時繼者誰謗語當不改

凱之宰山陰山陰萬山環邑事號繁劇治者稱獨艱凱之御以約簾無清晝閒邑事既云理復得玩羣山建平事豈簡公能息囂煩南山挺雄秀大巖聳雲鬟驅馬諸幽賾杖屨窮躋攀擬此山上恭來斲酌潺湲能賦復能畫日落猶忘還風煙遺窩摛披豁呈天慳豈讓顧虎頭三絕專人間

郎水出桐汭西流百餘里臨流構新亭公日觀此水公呼父老言茲可喻政理風恬水鏡淨清澈湛無滓明可燭鬚眉一一見涯涘汲者可濯湘濟者舟可艤積雨洸濁流横益若奔駛千馬噴莫睹蛟鰐森列齒豈徒濟者危陂障將圮毀父老再拜言公念幸及此此水濁日多清日苦無幾流清難自全濁者日瀰瀰公來水既清公去復前似公有一寸膠慎勿資諸己當往治河源餘波俾霑被公謝父老言吾敢忘以止悟彼滄浪歌仲尼識孺子　賤子家淅東承晤此山縣無術裨道化空忝文學掾人生恨無位有志不得薦剡茲萬家邑公實司溺援素把臣濟才少試詎云倦駁史若東新嘗不得蝦轄鯨鯢牙角利赤手欲拔剔于公任獄吏于孫尚昌衍所積公已多百福報所先世儒謾讀書謬云敏萬卷臨事輒袖手媿若正牆面逆使真儒致媿世不常見作詩激腐儒匪闓事誇衒

宛陵羣英集永侍先上樓明府　清白名家兒耳孫太常家子宰官半載星聞俗十山曙晴雨閑心百里春花底濃陰遶宛句琴中古意常岐幽山城只恐難淹久回首飛鳧覲紫宸

任仕林松鄉集寄裹貴丁明府（丁夫吾已有痩馬鞭之賀於劒諸生講後必一來對余長嘶如此者兩月其物徐天厭耳來奇於云）小桂堂前手自栽未沉沙埇已生苔青山自笑不歸去白馬相看特獨來涼月清宵誰與共好花晴日不須開明年麂度廬溝水早寄春風郭隗臺

和徐明府遇鯖埼見寄二首　海風吹破石雲寒篆路縈回地自寬赤岸雨餘生碧蟹金波天外洗銀盤漁燈夜入蠻僧塔蜃氣朝浮北客鞍馬上長官低唱道老人撫手語艱難　兵後人家易感傷狐村流水共淒涼腥風已散漁鹽市劫火猶存丸碟場沙岸嵐光挐樹黑海門日暈射人黃相逢猶自成酸鼻況入憂民父母腸

馬虛中霞外詩集簡王仲通明府　曾聞宰邑江陵府況愛民間說到今馴雉自諳絃誦樂飯牛不入利名心青春白日庭階靜綠幕黃簾雨露深未必伯才山水意只逢鍾子是知音

范德機集留贈黃明府　黃甫古傲吏而多清白心屈身試下位載道發清音洗刷邑弊陋宣暢民滯淫荒村無吠犬秀隴有鳴禽淵明不醉酒子賤自彈琴未必畫師古何曾妃瀹今栽詩俯碧澗煮藥玩虛岑清眠消白晝高視抵黃金我本江海人常聯桑

拚陰攜持粵山酒。寤寐朔城砧。鴻鵠歲月晚。鯤鯨煙波深。還爲異鄉別。舉手一沾襟。 陳秋巖詩懷李明府在閩 別來經兩載。出處各平安。舉世多權吏。惟君獨冷官。林霜黃橘熟。山雨綠榕寒。遣使歸來日。音書定得看。 秋夕一首寄李明府 獨坐真無賴。清吟誰與同。壯心惟浩渺。往事已成空。明月秋砧起。西風畫角雄。如何今夕夢。多在故鄉中。 閩崔中丞舉薦李明府 總螢乾孔冊。塵埃滿甑。功名寄酒杯。富貴逼人從分定。等閒來興出山來。馬鳴曉入皇都府。鶚薦秋飛御史臺。君與石溫同去就。爲公元自識奇材。 黃叔英詩頌金谿周明府 官居萬山底。聲滿大江西。政與神明誓。詩從列女題。上階榮紫綬。百里局霜蹄。珍重蝸頭筆。書名卓曾齊。 借問金谿政。依然似義烏。不知民俗化。但見訟人無。縣僻春山好。門清夜月孤。無多元結筆。慈嘆豈全蘇。 董嗣杲英溪集送陸明府歸嘉禾 塵雜吳淞游宦非。憂憂何暇寫琴徽。孝先便腹尚嘲懶。元亮折腰須問歸。所慣秦官鄉曲笑。不思獻策廟堂稀。義扣市尾漁舟聚。獨樂披裘坐釣磯。 寄彭澤陳明府 回頭過白叟。爭說長官清。決訟如轉燭。往往得其情。高風古靈泳。惠澤流花城。蔚歸過阡陌。咸樂及時耕。桑埂草陰老。稻坂黃雲平。積愛發謠訟。違屋歌壤聲。春山映酒艷。秋籬把金英。我滯亦已冬。欲往搖心旌。有時通信音。展轉思益并。重當貫孤航。展拜陶淵明。 張思廉集柬顧明府 水國差從重江城。廬舍稀曉星懸。印出春雨勸農歸。官馬喚新月。公庭散夕暉。欲知通守瘦。但視野人肥。 張仲舉集寄答張五丈變明府（時在首山） 舊令龍溪有去思。移家喜與土風宜。人傳張揩妙樂府。我識王維真畫師。火米夏收倉稻早。海椒春放庫花遲。客查不到天無鴈。賴有鶴軒可寄詩。 程以文禮部集將赴旌德尹寄劉明府粹中三首 亂山咫尺限西東。十度傳書九不通。纔卧月窗光作夢。欲尋雪棹恐妨公。西門政美人都說。北海憂多酒不空。明日蹇驢衝熱去。借君石磴聽松風。 花落花開春已秋。感時傷事自多愁。蘆灌海市浮人馬。鵲架河橋度女流。湘水使還雲作伴。石渠入老雪盈頭。稍聞許邵持時論。却喜虞卿老故丘。 才脫弓刀便解襟。未辭橫楚且彈琴。雲埋筮竹千山影。日轉棠梨滿縣陰。富貴危機探虎穴。文章定價走雞林。也知後圃秋將熟。壽酒親前百過斟。 王結文忠公集送段明府雄飛 美人爽爽朔建安。卷懷小邑聊紆組。惠風善政撫疲瘵。奮解鮮齒推強禦。操刀治劇有餘裕。四境熙熙皆樂土。士元固非百里才。爲治不妨希卓魯。公餘不透歌舞場。深居玩意詩書府。紛紜能吏治簿領。遡遍帳中見此父。顧我自爲樗散材。感君忠

平訟收數。百年定交心莫移。一言告別遠如許。居民擇涉懷惠愛。我亦快然誰晤語。君材昂昂汗血駒。朔號幽燕與吳楚。當今臺閣政推賢。看子軒然黃鶴舉。

國朝顧祿過襄陽贈黃明府 路人休墮淚千行。羊祜遺碑已渺茫。今日皇恩子列郡。歌謠隨處頌龔黃。 張宏江湖吟嘯別王緒明府 種就河陽花滿城。天風吹送上瑤京。棲臺神爽冠懸久。葉縣仙鳧馬去輕。惠水彈琴當日政。離亭酌酒此時情。明朝又作匆匆別。回首官橋萬柳青。 送定明府 定侯高昌裔。家世榮簪纓。十九襲父蔭。佐治多政聲。只今行年六十一。過眼功名如一日。風雲變化不可期。又幸相隨保家室。我朝遴選准寧丞。後升今尹來泰寧。泰寧僻在萬山裏。掃除孤兕開榛荊。爲政三年勞且苦。縣宇重新遺前古。雉馴已見如曾恭。虎伏還聞似周處。不才幸忝列同班。往往相看多好顏。義重不須酬白璧。氣酬且欲移青山。今因公務三山去。君亦來過喜相遇。月下當歌笑口開。風前把酒心肝露。歡娛未久復分離。腸斷吳蓉花滿枝。蒲帆高掛棹輕舉。長風颯颯吹人衣。我歌送君行更領早回首。休說雲林好掛冠。九載杉陽顧同守。願同守耐歲寒。松林未許長栖鸞。回首雲程天萬里。明當接武登金鑾。 贈熊明府還河間 桂花吹香墮紅霞。多士如雲會薇甸。越王祠下雙雌青。求中偶識熊君面。熊君本是大江人。妥隨鷹判朝楓宸。一官峻擢出天意。百里遠牧河間民。我昔曾讀宋元傳。河間民情尚浮艷。但歎德政化荒滿。畫使浮風世丕變。三年報政古有程。九天叁陛昭文明。向來課最書上考。承恩更還河間城。河間黃童騎竹馬。遠道歡迎滿車下。好將事業繼龔黃。早聽英聲播華夏。 來鵬宜城抱集宛溪送李明府罷任歸江州 菊花村晚鴈來天。共把離杯向水邊。官滿使尋妥釣侶。家貧已用貴琴錢。浪上鷹浦千層雪。雲起爐峯一炷煙。僕是吾鄉舊知己。爲言憔悴過年年。 黃寔詩寄神山令張仲安九禮明府 一識神山令。高風過所聞。政優令卓魯。辭斂舊淵雲。德愛去無限。才推驥不羣。相知何必早。傾蓋許論文。 眉庵集顧明府見過 使君綱節來相訪。正及南風百草長。新語驚人渾爛熳。奇材化俗更循良。西山雲呆金銀氣。東閣梅花水雪香。使欲衆瑤遠相從。晃驚春水綠茫茫。 張孟循詩集寄馮明府二首 丘園起道途。鋼墨迂才賢。寄此百里令。屬當耆艾年。四明佳山水。文儒蔚淵藪。小駐尚方舄。來揮武城絃。張皇已斟酌。科里民平懸。未扶中材實。方希人療疾。六經載治道。如彼淵中泉。素稟仁惠性。深衷良可宣。 明府視篆

月。已閒寬厚名。忝沐詩書澤。得爲田野氓。公堂木葉下一展參對試按過過謙抑丈華歸老成。違離忽易久。叢林啼夏鶯。坐闕再見理。徒曾賭金情適有贄揖便。薄言江漢行。還當汗漫興。歸獻頌謠聲。　借抄聲東阜録酬曾明府士章　茂宰題詩寄草亭。遠煩白鶴下青冥。彩毫落紙留鴻爪。貝錦當窻織鳳翎。百里仁風隨化雨。兩章秋月映華星。袜僧漢友爭傳寫。擬向青山共勒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六姥

府

贊府（容齋隨筆唐人呼縣丞爲贊府。詳公）

唐駱賓王文集上郭贊府啓　側聞承摳㒲。奮韻清瀨於鶩蘋。褒德弁乾。馳玄枝而布核雖澗鱗濡沫。尚躭望於鯨波。而決羽搶榆。顧思還於鶯樹。伏惟公。瓊基疊秀。積珠構於三龍。玉幹騰芳。葉神搖林於八桂。仙飛有道。榮河泛高尚之德。驗通神靈。萊動幽明之境。産邪溪而涯貿霜鐔。廓豐匣之姿。孕鍾嶺而飛華。虹玉絢荊巖之氣。松秋表勁。翊頳霞而捭榹。菊晚池菁。涵清露而流湄。鑒懸龍鏡。明還照於咸陽。韻入兕鍾。驚洪音於長樂。心源泛藻。控鸞髦以朝宗。情猷被遠。擒兕峰而作鎮。思牛曜彩驚前鶴於跌。叢揚鳳搆文。詠郞龍於筆海。故佐銅章於揮渚。側府文鑑之風。式墨綬於銅邠。讚揚祥鸞之化。鉞揮單父。獨清韻於稱琴。化偕中牟。翊馴翬於淄雉。加以延賓置驛接士。賦虞采拔劣微。遂欽賢於司隸。拔奬幽滯。馭俊於淳于。喜覽騎輕生。庠門賤品。幸以參名比屋。跪康衢以自娛。預逝鵝耕。欣日出而知作。又以家傳素業。爻書林而騁志。少奉庭聞。殘文圃以漁覩。至於縹卷青緗。顧側採其奧旨。竹書石記。亦幽求其遠源。雖未能叶徽市閭。聲馳軍府。而顧亦見推里閈。奉決鄉間。方今銀箭纏秋。金壺應節。吮墨翹足。期遷迹於一枝。味道彈冠。望擯經於重席。不量庸昧。輒冀揚庭。伏乞恩波。暫垂迴盼。懷使陳留遺調。下採柯亭之篠。會稽陰德。傍眷餘溪之絲。則迴盼之恩。不獨眷於前龜。清亮之音。誰專獨於往笛。雖滄溟遠量。永不愧於牛涔。而嵩岱洪恩。終冒酬於蟣蝨。輕瀆視聽。愛暫惟深。猥瀆階庭。競惶交集。謹啓。　李白詩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歲星入漢年。方朔見明主。調笑當時人。中天謝雲雨。一去麒麟閣。遂將朝市乖。故交不過門。秋草日上階。當時何特達獨與我心諧。齊賢曰。南陵縣在宣州西。東方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知朔者惟大伍公耳。朔亡後。武帝得此語。召大伍公問之。答以不知。曰公何所能。曰頗善星曆。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嘆曰。東方朔生在朕旁十八年。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詩。調笑輒酬答。三輔黃圖。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祕書賢才。史記。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置酒凌歊臺。歡娛未曾歇。歌動白紵山。舞迴天門月。問我心中事。爲君前致辭。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

尼大聖猶不遇，小儒安足悲。（齊賢曰：淩歊臺，縣唐宣州，本朝隸太平州之姑孰。白紵亭，宋武帝與群臣會於此，為白紵之歌。太白有天門山銘。士贇曰：曹植詩：置酒高堂上。謝朓詩：朱落悲反。朋歡娛宴兄弟。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揚子曰：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解嘲曰：或七十說而不遇。向曰：孔子歷說天下七十君，竟不得一遇。）雲南五月中，頻喪渡瀘師。妾羊驂漢馬，張兵奪雲旗。至今西二河，流血擁僵屍。將無七擒略，魯女惜園葵。（齊賢曰：雲南喪師。楊國忠舉鮮于仲通征閣羅鳳，事詳見三卷。孔明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亮至南中，擒生致孟獲，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士贇曰：戰國策：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揚子法言：川谷流人之血。七命曰：指鄴則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按此詩魯女惜園葵，是用事，非泛引事也。此是列女傳漆室女事。傳曰：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漆室女曰：嗟乎，吾豈為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逸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猶且不免。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奸偽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眾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鬬，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咸陽天下樞，累歲人不足。雖有數斗玉，不如一盤粟。賴得契宰衡，持鈞慰風俗。自顧無所用，辭家方來歸。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齊賢曰：咸陽，漢書：秦也，天下樞。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韓魏，天下之樞也。史記：孔子適衛，見南子，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士贇曰：孟子於是始興懷諸不足。莊子曰：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陸機詩：辭家遠行遊。蘇武詩：去當復來歸。陶潛詩：未夕復來歸。傅毅七激曰：聞君逐臣，願父投子。陸機詩：逐臣尚何有，棄友焉足嘆。晉景帝紀：宣帝怪詠，曾與帝寢如常，文帝不能安席。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世說：周處曰：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衿

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為草當作蘭，為木當作松。蘭幽香風遠，松寒不改容。松蘭相因依，蕭艾徒丰茸。雞與雞並食，鸞與鸞同枝。揀珠去沙礫，但有珠相隨。（齊賢曰：本草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云：都梁是也。水經：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渟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荊湘嶺南人家多種之，與蘭草大抵相類。顏師古以蘭為澤蘭，非也。禮記曰：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辯命論曰：飛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楚辭：將與雞鶩爭食乎？郭璞曰：丰容也。蒼頡篇：茸，草貌。應德璉詩曰：簡珠墮沙石。士贇曰：謝靈運詩：蒲稗相因依。陶潛詩：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東漢黃瓊上疏曰：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寂寂還寂寂，出門迷所適。長鋏歸來乎，秋風思歸客。（齊賢曰：史記：范雎事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聞雎辯口，賜之金。須賈怒，以雎持魏陰事告齊，故得饋。歸以告魏相魏齊，使舍人笞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雎從簣中得出，更姓名曰張祿。隨王稽入秦，上書昭王，言太后、穰侯。昭王大懼，廢太后，逐穰侯，拜雎為相。魏使須賈使秦，雎坐賓堂下，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我且屠大梁。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家。昭王聞，為書遺平原君，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入秦，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代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王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卿乃解其印，與齊亡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畏秦，猶豫未決。齊怒自剄。趙王卒取其頭予秦。虞卿因於梁，不得意，乃著書，世傳之曰虞氏春秋。漢滅項籍，田橫懼，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於島中。高祖赦橫罪而召之。橫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奏之。高祖為流涕，拜客為都尉。橫既葬，二客穿冢旁，皆自剄從之。帝以橫之客皆賢者，聞其餘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聞橫死，皆自殺。易繫辭：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王融曰：為爾寂寂，鄒為笑人。馮驩見孟嘗君，君置于舍。彈其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晉張翰因秋風起，思歸。士贇曰：楚辭：去鄉離家兮來遠客。陶潛詩：孰若當世士，冰炭滿懷抱。謝靈運詩：歡娛寫懷抱。莊子：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梁武帝曰：一旦千古。班固賓戲曰：虞卿顧時而捐相印也。子貢知孔子聖。）

池州府志

李白答常贊府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

衷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黄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爲秋風摧紫蘭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人兩君解來亦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千峰夾水向秋浦五松名山當夏寒銅井炎爐歊九天赫赫如爲荆山前陶公鑊鑠呵赤電回禄睢盱揚紫烟此中豈是久留處便欲燒丹從列仙愛聽松風且高卧颼颼吹盡炎氛過登岸獨立望九州陽春欲奏誰相和聞君往年遊錦城章仇尚書倒屣迎飛牋絡繹奏明主天書降問回恩榮骯髒不能就珪組至今空揚高蹈名夫子工文絶世奇五松新作天下推吾非謝尚邀彦伯異代風流各一時一時相見樂在今袖拂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水音從兹一别武陵去去後桃花春水深　劉文房詩自江西歸至舊任官舍贈袁贊府時經劉展平後　却見同官喜復悲此生何幸有歸期空庭客至逢摇落舊邑人稀經亂離湘路來過回鴈處江城卧聽擣衣時南方風土勞君問賈誼長沙豈不知　韓翃詩送郭贊府歸南　駿馬淮南客歸時引望新江聲六合暮楚色萬家春白紵歌西曲黄苞寄北人不知心賞後從此晚行屢　盧綸詩送元贊府重任龍門縣　二職亞陶公歸裎與夢同柳垂平澤内魚躍大河風混跡威長在孤清志自雄應嗟向隅者

空齋路塵中　宋之問詩　送永昌蕭贊府　柳發曲江頭送君函谷遊弄琴寬別意酌酒醉春愁戀本亦何極贈言微所求莫令金谷水不入故園流　宋吳仲孚集上曾贊府三首　自有名爲懶何曾與衆同閑情長向道妙語半談空平日身多病今年藥有功門前栽五柳春亦在其中只向鄽中隱幽居地更偏竹風吹夜月梅雪墮寒煙心定欺雲石神清照野泉一峰擎塚塔終日在吟邊　四歲傳家子心明語未真也知初受命似覺使成人來動消時候端身學拜趨若教攙上去定道摘星辰　江湖續集張方叔有懷尤贊府李嵩（嵩）　西風約暮雨虛亭倚新爽忽焉見峨嵋彷彿呈萬象誰其伴孤吟寒蛩亂幽響碧雲渺佳人抱膝注遐想　謝翶集　雪中方四隱君訪甫有詩懷鹿田風雨舊遊寒和併呈吳六贊府　金華入北山空響出静谷鹿田在其巔肺石欽風雨有客六七人昔遊至其處唯我愁不眠起坐聽君語謂此定何緣百感生離緒既非琴與瑟復異砧將杵醉者呼不應愁者自爲苦空儒寄孤衾展轉如巢樹濕歌散餘悲以及別柱礎爾來又七年欲主用巘孤傳聞老泉門已復蟬蛻去入山惡少年巾袜空其聚乃知人世間何者与客主而我同懷人忽復異處所夢中逆相望各抱不售貫有客不同遊亦是同懷者地主況有期與馬

不待徵倘親省山中晰人不應舍　宋曾林逢書寄懷仙居贊府尤貴端　縣安山水佳遊殷獨未至復有縣佐賢欲見形夢寐憶昨交際初筭燈飲文字數卷出寶儲三人若爲峙猖忘略形骸同道許氣義開之鄰半春仰止惟一志咸言居官清盛説主趣異對松梧詩玄飲水樂書味於此可怡悦視彼持遊戲甚隱未偕酴玉川屏簡記（贊府和張方叔詩末句有寺參仍山偕玉川以沈玉峰）不斂既重慚有疑亦每嘴隨月揖耿光瓶梅想幽致思昔夜無眠吟成托郵騎　沈惟肖送周堂長歸慈溪寄何贊府　慈溪隔楚雲聞不接鴻鱗肉送還鄉客重懷佐邑人海明看日出山晚倦行春料得雙松下吟成瘦鶴身　孫介爛湖集送別惟肖贊府　如孫老筆健文章狂對幌聞鴈驚行只共低頭了官事忽驚舉手勸離觴百年可落塵埃一辦曾薰如見青珍重平生安樂法窮通何地不徜徉　元山莉詩次天日居無仕韻呈黄贊府　宦遊千里來瀟與位不酬才樂有餘洗滌羅紈愛車布拂除絲竹聽鍾魚古今宇宙山興廢湖海襟懷酒惨舒驚鳳只令棲枳棘東門人但識爰居　道傳大劫無窮外詩寫多士舊留餘意適不知吾是蝶樂全應知子非魚牧羊川畔尋圍澤下馬陵前憶仲舒憂喜相尋何日了從來名下昔難居　送黄贊府歸新安　我公本詩

人簪組偶見康三年滑溪上畫諾民不知門閉草如積馬瘦漢苦飢山川屏狀拂風月隨指揮浮沉與道合偃蹇看兒嬉小人真寡與高義獨見推微軀敢自愛恐負國士期飄飄蕭雲足矯矯千霄枝無勞與世即世自不我遺孤身繫别恨千里極煙霏江空歲云暮誰獨憐吾私　又代作　青山卑軍溪如帶猶有承平典刑在學從賢木避笙竽然遣江籬雜蕭艾作縣無劇官無罪前召伐杜皆吾師撫摩凋瘵要有術髮擲苗稀民不知我公自是文章伯姓名久著金閨籍三年畫諾畫簾深底事溪山苦留客莫嫌鐵屋屑高人狂笏自送西山雲人生宦遊在適意五斗可與千鍾鈞公來何遲去何疾歸棹楚江秋瑟瑟功名年少似川增好占蓬山舊芳席　代送黄贊府　未恨尋常知我希却嫌四十識公遲自從一語留鏊齒不慨平生元紫芝白壁至今怜皦皦未銘無處聽景景王堂伴直知何日秪恐騷人鬢易絲

國朝張孟循詩集寄鄭彦誠贊府二首　雲林三十六峯高峯下吳兵着白袍義士起爲揮鶴陣名家舊有豹熊韜上腴田土皆土玉深澗人家總映桃功賞一門稱二美銅章文綬呂虔刀　憶昨款門傾蓋新倚山樓閣正留賓一池秋水觀魚興滿座涼風避寇人紅玉酒漿回斗柄采雲歌曲

勤渠屢別來日日思境樹再到應須梅柳春。

判府

宋容齋三筆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爲判其後改僕射爲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罷相守越州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穎叔以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賀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實乎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閤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守借稱今世蕞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之作守吏民稱爲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朝野類要宰相三公三少真王出鎮方謂之判其餘乃過呼王安石臨川集韓琦京兆尹再任判大名府制　門下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合魏就封畢萬侍國名之大况吾元老爲世宗臣久倚師垣之嚴宜還尹節之寵肆宣典策敷告縉紳具官韓琦道醇而深器遠而傳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姿感通人朝亮衆來於台極冀戴英考撫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嚴初謀落變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官之成登昭公槐奄泣國社鎮定大事安如九鼎之安承靈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閱師律既和重念邠圻之雄孝撥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主北門之鑰載敦爰賦并實幹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用裴度輕重繫于厥身維迺純誠無愧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　宋王禹偁小畜集擬陳王判開封府制（雍熙三年在長洲）　門下我國家以天下爲公居域中之大京邑翼翼求尹正以惟艱子孫振振擇親賢而是用其有祥標甲觀望峻維城素推宗室之賢宜殿王畿之重示無私於名器俾作翰於家邦元龜之兆叶從丹鳳之書乃降皇子具官陳王慶鍾七廟秀稟五行温良本自於天資禮讓詎因於時習前星有爛拱辰極以彌光玉葉騰芳挺本枝而可輔爰自臨軒降制出閤就藩樂高蹤一字之封慎重出五王之右西園清夜曾無飛蓋之遊北闕詰朝常展問安之禮動靜叶國家之慶周旋盡臣子之規將永輔於皇基宜更親於民政乃睠浩穰之地是爲輦轂之階爾其按千里之提封觀萬夫之政事肅清畿甸考覈吏官撫育我黎民宣布我德化卹惸獨以惠戢豪右以威式觀器能以副眺倚又念隋朝而下唐氏以還京內史別任他官親王牧不知釐務今茲兼領允謂試難勉樹厥功無曠重位於戲居億兆之上豈獨子而獨親土率王之家在惟忠而惟孝勵爾事君之節体余知子之心欽哉勗哉勿替休命可依前特進檢校

太傅兼侍中行開封府尹陳王周必大大全集辭免判隆興府奏狀　右臣伏覩進奏院報十一月二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意有加緣遠而近非臣朽邁所克欽承敢控忱辭仰干聰聽伏念臣幸逢明聖誤被簡知典領藩維更歷三膴才駑力弱政拙心勞不勝狗馬之疾願投閑散屬蒙詔諭未賜曲從方且叩閽再有祈請乞以易鎮滋不皇寧蓋地以潛藩爲重任以鄉郡爲寵陛下之眷臣可謂厚矣準之劃理當告老病侵則衆於陳力臣之自處謂宜如何若復不自揣量猶將冒昧既愆于義實畏人言伏望聖慈深閔衰殘洞照悃愊收還符竹改畀宮祠使之養痾里閭粗適分願少需旬月遂乞歸休天施地生孰大於此緣臣已聞移命難留舊治候省劄到即歸本貫吉州恭聽俞旨伏乞早賜處分冒犯宸嚴臣無任　不允詔（祝忠扱）　勑某省所奏辭免判隆興府疾速之任恩命事具悉卿國之元老外領帥藩重湖以南蒙福多矣乃頒綸言易鎮洪都地望益雄道里爲近第室所寓維周鄉郡有畫繡之輝爲坐嘯卧護忱所優爲懇辭忽來何沖挹之過亟其勉哉膺體朕意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宋景文公集徐州判府相公啟　右某啓竊屬寄病周勤四體仰須移告遂曠十旬中昔結轄之煩久愆奏記之問注情東夏延首貴台承福祿以畢臻撫翰垣而俾義恭以相公材經而圓功裕于天祗六德以益嚴滿九言而無過薦茲出處均我賢勞婶公來歸顧鬱東山之思留侯爲壽時想赤松之游益其燭和上符固體永言舊物茲俟洪鈞。　洪遵文安公集賀皇子魏王判寧國府　恭審出綍廣廷建牙會府由河以南盡爲晉土上方屬於規摸自陝而東主之周公時亟膺於圖任膻傳初播驩語交馳恭惟某官日軫流芳天頫庥慶積顒顒昂昂之望探元元本本之文河間得書故多深惟古誼東平爲善最樂灼見沖懷參寡朱邸之華優被紫宸之眷采膺渙渥卽付藩宣綉鉞在衆仍視三台之極品鮮旌導節更隆雙鎮之威儀豈特疆盤石之宗將以壯維城之勢某夙聆英矩欣踊除書居幽相依寖竊賓郡之庇腹心敢布少伸敝邑之恭頌詠滋多占言回既。　周必大大全集賀孟少師忠厚判平江府啟　楊庭讀命析爵分符左九棘之崇班既資寅亮右扶風之近郡復頻舊宣溫詔郵傳嘉師猶悅恭惟某官望隆朝野道際天淵貴窮百執而秉德甚謙祿極萬鍾而律身彌儉自解黄樞之柄久從綠野之遊四牡孔脩方趣韓侯之入覲周邦咸喜旋觀中伯之還南進寵秩於亞師舉多儀於三輔神旗豹尾掩畫戟之前聞希冕蒼犀視朱轓

而有煥猗奏裕民之最即歸東國之均其方伏衛門鈇闕感事賜郡氏三公之服已見班春為滕文一壓之祇敢忘賀履青陽駘蕩王節遙遞顧猜茵為之調儛慰旋倪之望

姚戌一會人集　通陳判府啟

伏審受冊臨軒驅車淮郡氷江理棹旹登千仞之龍門錦水扶塵文托萬間之燕厦喜我二天之獨有為公持地而一來將歛衽於道傍先鞭函於節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長者君子古之吏師玉壺疑萬壑之冰清融表裏霜水洗九霄之月明入台躔頌開廣信之藩茂著康平之化百堵皆興而人不知役一介不取而官有餘財緒吏老姦遁民大樂帝曰嘉止來歸立鵠之班公則翩然渺動賓鴻之志無望外服來欲中朝聽古昔之竹州乃先公之業會詔蹕西江之道院其撫朕師氏雕東閣之郎君又為吾父凡此日迓軾熊之者老皆前時騎竹馬之兒童獨是陋邦已非曩俗民窮似蟻賦妄於蛇歲無萬億秭之登維立什六七之取倉有紅粟而錢貫朽釧多化於歸舟野無青草而室罄無孰興悴於彼屋冒候迎止齋國庶于追孝于前一復其舊君陳弘周公之訓茲率厥常戶牖為漢相之時亦如此幸某恩寒甚慣矣熱不能竊第七年重有鳳池之想反闕四載願安鷗海之盟回憶歸時深蒙異顧借尚方之劍者衆已缺其安作用司農之印者人尤服其難能不圖再造相視一笑幸以吾黨小子之簡傅事是邦大夫之賢致私謁於翁歸斷無此請抽新吟於殿武或有所長

縉紳淵源　余崇龜　賀韓書除大尉判隆興府啟

伏審出持家廷分符帥閫金印紫綬爛然兩地之華遣節棝戈增重元戎之寄備建旄之典禮盛作屏之威容異數便蕃於情悅懌某久叨芘護尤切欣愉家衣視我公之歸終仰依於洪造竿牘修賤子之敬即躬造於崇闕

史浩鄮峯漫錄　辭免判建康府劄子

臣竊惟建鄴重地今之留都內舊王室外折遐衝必得其人乃可委寄方今德望素著已試見效者及材猷出衆緝績未施者天下不為無人而陛下猥以此任付之衰朽其所以光寵之者至矣然陳俊卿方以年載七十而去臣繼以年過七十而來三去一來其廉貪之分賢不肖之辨較然可見縱陛下忘其無堪足欲用臣彼一道兵民豈不竊議天下搢紳豈不譏笑臣負媿而往必貽陛下知人之明矣將何以奉宣德意風厲列城乎此臣所以再三控免必期君父之矜從也伏望陛下等施天淵軫念智愚鑒危誠之懇惻全大造於始終亟反渙恩俾歸故里則臣衛戴之私捐糜何足為報

周必大大全集　辭免判隆興府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准尚書省劄子十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周某判隆興府先奏事疾速之任臣聞命震恐無地措躬伏念臣庸愚不肖本非可用之才而冒恩最久受任至重不能悉心竭力徒知竊位素餐日往月來章疏山積倘非陛下念其驚復之舊力賜全存則臣螻蟻微生當膏鈇質豈容尚尸厚祿安處故里日夜怨懼無以仰副天地父母之陰施今者特蒙拔拭畀以藩方恩旨一臨如蹈淵谷深惟上流重地選用匪輕如臣負罪嬰譴加之素有心氣之疾年齡遲暮復以昏忘驟臨民社必速顛隮重勿自言非敢備禮伏望睿慈俯矜誠悃亟收前詔上以全聖主始終之賜下以免微臣負昧之誅未敢餘生別圖報效臣無任虔祈激切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貼黃　臣重念豫章帥府雖久闕守緣臣聞命辭免已越累旬決無冒受之理欲乞便賜俞允免致再瀆威尊有妨謀帥臣不勝幸願十二月十一日御批降詔不允

不允詔　倪思撰

敕某云云具悉遠稽周室之用賢有若召公之為保明南國之教所以宣德澤而旁流分西陝之權所以壓形勢而內輔乃今謀帥視昔同符求諸九牧之班付以十連之寄謂宜即日以之鎮尚且抗章而力辭惟時倚藩雖久闕守其稟已行之命亟慰來蘇之思所辭宜不允

再辭免判隆興府第二劄子

臣今具奏辭免判隆興府恩命至月二日恭奉十二月十二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臣稽首祇拜以還感極至

于流涕自當欽承威命即日啟塗庶因藩宣圖報萬一實緣臣衰年抱疾力不能勝是敢罄竭腹心瀆干淵聽伏念臣奮身鉛槧本無才略受爵不避遂至超踰粵自扶闕以來追思平昔叨竊過分毫髮無補常疑天刑人禍難于幸免追聞起鎮將恐將懼心氣宿疾因此轉甚而又寒入腰膂步履艱窘飲食減少日就羸瘠稽留詔旨無地措躬假令扶憊赴官以貽憂之心攖疲懦之質凡所施設決至差繆上流重鎮豈容養病俯倚旬月定干大戾在臣既乖不能者止之誼又使一邦使貴將迎其罪通不勝誅矣臣亦仰揆聖意或以臣嘗侍左右誤被簡知不欲使之久閑持界鄉部以示光寵是陛下施恩於臣者至深至厚苟非心勦形瘵如前所陳則臣何敢固為辭避抵冒嚴譴伏望聖慈深賜矜察即降震分許臣仍舊奉祠脫之進退惶迫之中寘之保全安佚之地此為恩德胡可勝陳碎首捐軀尚期異日贖犯天威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取進止

允詔　倪思撰

敕某云云具悉入居輔弼出任藩宣大臣之職也鄉上相印而奉祠館再更歲籥朕念其久閑起鎮鄉部惠遇之渥謂即欽承抗章控陳卻而復至辭情懇切弗從得乎勉徇雅懷不忘眷注所辭宜允

姚戌一會人文集　通陳判府劄子

某伏以薰時入夏矣潤如秋恭惟判府刪修判部侍郎植德公清秉心

性悰闓藩有俶。寫廛栄扶。台候動止萬福。某謹東卿九頓首奏記旌麾之下。伏戢財幸某竊惟來禱照臨境之山君川妃駿奔奠衛。孰非獻祥來祉者矣。事文簡王禹之幼燮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某三賦此章以頌。某仰惟聖皇矜恤遠民。詳擇良牧。韻牾周行。孰為廉平。謂公前在江東。治有異等之效。爰自省闥往綏高安。高安。九正舊治也。民舉手爭慶曰。先正吾父母也。今象賢又為吾父母矣。是慶也。某實同之。某嘗謂高安最爾之郡。然地小而賦重。尤為賦淵藪。近年來公之裕而私之捋狀者薄而斂者厚。重雖良。皆民食孔艱。老弱溝而壯者四方矣。為邦者往往外掠瞷阨之虚名。內為肥橐之實計。欲政平訟理而無嗟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欽惟某官廉足以律百祿之貪。清足以滌厚吏之濁。安而不擾。肅而不嚴。蘄山錦水之民。慕玉山氷水之化久矣。自今以始。庶其有瘳。獨恐增秩璽書與選表。入為三公之命俱至。又當溥而天下用耳。某不佞。某自丙辰之冬。躋撫封之舊。獲拜履舄。伏蒙隆遇。超於異常。餞郡章以達其驛奏之素。封給官帑以濟其道還之孥累。而又重之以宴。以示慈惠。厚之以餽。以贐遠行。禮意勤渠。眇眇晚來。其何以登此。拜別以來。倏四其載。柱門藏拙。縮咮故書。天患仁侯。未為邦君。乃前是嘗得挹其餘光者。某何幸得以民事。某林棲淵潛。人事罕接。不能探使騎恭贊函茲傳千騎壓境。念不可下道左之拜。乃始技蓬萬之塞。從蘄簑笠而出山。引睇車塵。一遂瞻仰。僭倣拙語。少鳴賀私。布鼓雷門。泮流境趾。某塵泯也。仰止隨軒月璧星珠之眷。巍在崇霄。豈藝泥壤者之所敢躐。聞庶人召之役則往。役義也。願奉光甲。　通陳判府劉子　伏以來明正序。清澇厲涼。共惟判府監簿秘閣郎中。鎮撫命新。經理任重。帝東廉舉。民乎仁聲。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三薰九頓稽奉書贊名於旌節之下。仰惟財幸某竊惟判史天也。謂之天則陰陽造化。手挈其柄矣。刺福星所至。祥露庇之。何外郡之敢望。第瑞人望公。如慈父母。恨不朝夕至。脩途方着。敢乞寬涼次舍。珍華水蟹厚加燮調。廣副翹候。某比審告成白服。跋鎮侯邦。上念創殘之民。疇能安集。公有賢能之政。式稱選廣。綸綍一頒。縉紳交頌。爭為瑞得人賀。其受廛之氓。其家其鄉自是均拜吏士之遠。嘉尤眾殊。獨以官守所縻。未遑躬拜麻下。心口相語。以自慶無日不然。某欽以其官。秋霜氷鏡之皎。寒露玉壺之清。世味不足以嬰其心。人爵不足以易其操。為圖集事。所至可書者如桐川素號凋弊。未及半載。即以蘇醒。而精神之名在御屏。歧以惠浙之右者。移惠於江之右。天子之所以念瑞民者至矣。瑞民之所以望公者切矣。

心痛者不及綏聲。某敢為瑞陽之遺黎致老請。搖瀕者不暇徐行。公其念昔早望霓之民乎。某敢不稽首。其祿不遠親。庶心仕進。丙辰誤召。耻與姦朋。中道驛疏。願天歸家。席藁聖恩。天赦釋不誅。去年姦檢竟成。啓戎。公朝念其曾有辯姦之論。再以技癬易召。弗敢瓛分。乞從舊官。所請俱俞。只得強出。去家纔二十日。鄉國為墟。城裏破屋數間。雖幸不為虜所焚。而使叉兒弟避難走鄉者。盡為鄉之豪惡所劫。家殘室毀。抱此辛酸。官況何有。倚罪于茲。茹痛包羞。伏乃矜憫。某揆之爰禮。以民而事邦君。合有騈展之贄。惟是以其家痛方新。心緒凋落。更不能屬思於文。用弗獲以先壺鳴于鐘呂之側。尺書拙訥。仰洋興義。撰斛柒嚴。不寒而栗。某揣分有開。弗敢借致隨軒大嫌興居之問。抑某於瑞則民也。敢辭為候。陴里人而恭教令惟宜。願奉光甲。　陳炎集　通郡判府　四月維夏。二氣光扶。某官幡蓋化流。移襦歌洽。九重簡注。三極贊扶。台候動止萬福。某熏沐頓首端肅。載緘通名于典謁記者。首祈監在。某聞詩有云。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況閥閱名門。慶源沐衍。啓佑後人。金紫貂蟬。充盈幃内。重也。動靜語默。福蕃祿駢。世俗膠脈之綺。何敢借申以瀆二卿。某載惟某官。精金美玉之粹純。霽月光風之灑落。文章本乎家學。政事可為吏師。衮衮台者。孰云不可。然嚴陵去天尺尺。匪賢能太守京師將誰倚。邦屈公惠來推行所學。治理有效。膾炙人口。多矣。弱翁治行。久為朝廷知。宣室見思。玉堂有詔。道將行也。毋曰歸哉非其變言。　蔡九峯集　讀王莽傳寄廖判府詩　嗚呼噫嘻一曲難為聽。乘麻權柄今判綰。于規夜許倉庚鳴。時至氣化能無聲。高皇神武百世業。安漢小子為恐陵。九十六萬日可掩。蔡何從史皆孝臣。臣于臣乎胡乃爾。富汝貴汝廣何土。尖猜白晝欲晦蝕。日角眉目尤精神。古來權柄不早去。止為魚肉塗土靈。土靈塗炭自茲始。古往今來祗如此。東華一去何時還。志士幽人淚如雨。　寄廖水調歌頭呈判府宣撫先生乞賜笑覽　晚日浴鯨海。壁月掛龍峯。不知今夕何夕。燈火萬家同。樓外芙蕖開遍。人在琉璃影裏。語笑隔簾重。對景且行樂。一醉任東風。　黄堂宴。春酒綠。艷妝紅。文章太守和氣都在笑談中。正此觥籌交錯。只恐皇歌來散。溫詔促追鋒。未藏傳柑處。倚宴自從容。

樞府

源流至論　樞府自唐始。名肇於開元。官設於永泰。權重於五代。而制詳於宋。張少瑜集　賀樞府啓　誕膺茂冊。進執鴻樞。文武維憲。萬邦實繫股肱之助。君臣相資。千載有加體貌之尊。矧是聳聽朝廷增重。共以某官靖共正直。老大高明。斯道足以覺天民。至貴足以并國胄

光得我心所同然，爾且所奏爲可知，直若吾身親見之哉。謂捨是其爲往決矣。見知於明主，惕然思澤於民矣。出除于嘉淩，陪華貫，擢自南宮之長。延登西府之嚴，飾崇殿之陰。名要大儒之成功，方今兼受南北，救寧邦家。于埠惠襄於禁中，驅騎交馳於境上。營田積穀，兵寓於農，擊壤行歌，民狎于野。惟有政以佑乃辟，則厥奉永孚于休。雖石岩岩，徒想前籌之密；能星雨雨，鹽閣右揆之虛。莫仰止大鈞，淒然寒谷，泥塵無路，望宵漢而益高。犬馬戀軒，知蓋帷之不棄；埜不忘於靴策，覬有事於埏陶。韓元吉南澗集　上樞府劄子　某竊見朝廷自夏秋以來，以敵人意欲敗盟，戒嚴邊備，選任將帥，簡練軍實，為計甚悉。惟是自日傳聞，聲勢頗熾，道路洶洶，皆以未知所向為憂。雖廟謨深祕，非中外所可傳聞，然人心不安，緩急何以應敵？貧之興論，謂宜即有詔書，明示遠近，俾軍民士大夫曉然預知國是，然使同心協慮，共濟事機，所繫甚大。而或者以為朝廷不欲先露，夫知之者若使降詔，遂有形迹，但當隱忍持重，厲兵秣馬，以俟其至，此固善也。柰人心不安何？然前日既遣泛使，國欲和矣，彼乃不受吾使，再定期日，指索大臣，繼而上要泛使，吾皆拒而不遣，是形迹既已成矣。況又受其流亡之民，納其降附之地，不可以為無迹，而獨於詔書惜之，何哉？若必待使犯吾圉，然後降詔，是時事屬倉猝，淮甸之人必至奔擾，江浙之衆當亦動搖，而四方萬里之遠，安能一日而諭？及今為之，始可以安人心而作士氣也。語有之：明其為賊，敵乃可服。今日詔書，但當極言屈已和戎，所以息安海內，而彼既敗盟，則有不得已而後應之意。萬一不至用兵，又復何害？異時六飛果返順動，始則為誓師一詔，以決大計，作兩節施行，似不相妨。若或遷延，致其傳檄境上，事出倒置，浮言胥動，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矣。某人微位下，仰恃門下一日之眷，用敢布於左右。如蒙采取，願止以鈞意自而行之，天下幸甚。孫覿鴻慶集　賀拜樞府詩（吳公少京踰月進拜樞府之命）治聲一月滿長安，直上星樞轉具瞻。空策危言驚主易，能施行事似公難。詔解清蕩留邦國，廟略縱橫出肺肝。拜慶親聞雙白首，更傳盛事入衣冠。元胡祇集　寄王樞府詩　一歲凡三書，臺評爭薦衆。通才切時用，宜與噲等任。疾邪發奇章，誅兵示英武。正言滿烏臺，號畫鳴樞府。長嗣傳雄風，摩雲日高翥。紛紛廟俗子，逐勉因規矩。老眼見奇特，衆憐成鼓舞。今春餞君行，有言未能吐。魯鈍留王命，負罪邪可補。鄙俚聊謝賀，短代寒溫語。

大府

周禮天官冢宰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矣。）其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九功謂九職也。受藏之府若內府也。受用之府若職內也。凡貨賄皆藏以給用耳。良者以給王之用，其餘以給國之用。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都言貨賄，皆互文。）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待，猶給也。此九賦之財給九式者。膳服，即羞服也。稍秣，即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即喪荒也。賜予，即好用也。鄭司農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玄謂幣餘，占賣國之斥幣。）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此九職之財所給也。給弔用，給凶禮之五事。）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九職之財。充，猶足也。）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謂九給九式及弔用之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言式言貢，互文。）凡邦之賦用取具焉。（用用賦。）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書洪範云：一曰食，二曰貨。已上皆言飲食訖，次言貨賄，故大府在此。）兩漢博聞　大府丞，相府也。　文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通志　周官有大府下大夫，掌貢賦之二，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

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大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統左右藏令、上庫丞，掌太倉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和中，改少府為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太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甄官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掌尚方織染等，而太府但掌京都市及平準、左右藏等。職官分紀（隋百官志：後齊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右中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隋為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署。煬帝即位，分太府寺為少府監。）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為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二人，少卿二人，領兩京諸市、平準、左右藏、常平等九署。署各有令丞。宋因唐制，置太府寺，掌庫藏出納、商稅、市易、平準、店宅之事。按太府之異，自梁以後或為太府卿，或為大府寺，至今則為太府監。其制度沿革見太府寺及大府監下。

玉府

周禮天官冢宰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工能攻玉者）其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良善也此物十式貢之餘財所作其不良又有受而藏之者）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佩玉王之所帶者玉藻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詩傳曰佩玉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鄭司農云服玉冠飾十二玉）王齊則共食玉（玉是陽精之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招魂也衣裳生時服招魂復魄于大廟至四郊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玄謂復於四郊以綏）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笫凡褻器（燕衣服者巾絮寢衣袍襗之屬皆良貨賄所成笫簀也鄭司農云衽卧席也褻器清器虎子之屬）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槃類珠玉以為飾古者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之故書珠為夫鄭司農云夫或為珠玉敦歃血玉器）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謂百工為王所作可以獻遺諸侯古者致物於人尊之則曰獻通行曰饋春秋曰齊侯來獻戎捷尊魯也文織畫及繡錦）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獸人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注給作器物）

獻人凡獻者掌其政令凡獻征入于玉府（注鄭司農云漁征漁者之租稅漁人主收之入于玉府）

地官廛人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注以當稅給作器物也疏云屠謂屠牛羊之類其人亦有犯稅因其屠取其皮角筋骨堪飾器物者入于玉府）

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注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

內府

周禮天官冢宰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其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用朝覲之班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王所以遺諸侯者）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冢宰待四方賓客之小治或有其善亦賜予之）典婦功凡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唐書宦者傳有五局五曰內府主中藏給納官有令丞。

魏徵傳徵作類禮十二篇帝美其書

錄置內府

外府

周禮天官冢宰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外府主泉藏在外者）其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布讀為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遍入出謂受之復出之共百物者或作之或買之待猶給也有法百官之公用也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五十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齎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齎鄭司農云齎或為資今禮家定齎作資玄謂齎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為聲從貝變易古字亦多或）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左傳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鄭氏譚紂外府謂外庫也）

資治通鑑梁宗室藻為益州時鄧元起自恃宿將輕藻藻收之元起素於聚斂金玉珍帛為一室名為內藏綺縠錦罽為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內藏歸王府不有私焉

後唐莊宗紀同光二年春二月郭崇韜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助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

天府

周禮春官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其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玉大弓者）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玉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喪陳之以華國也故書鎮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書顧命曰翌日乙丑王崩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陳寶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其行事見於經。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羣吏當黜陟者。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上春。釁寶鎮及寶器。上春。孟月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為徽。或曰釁鼓之釁。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吉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喪朝于祖廟之奠。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媺惡。問事之正曰貞。問歲之美惡。謂問於龜。大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凡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以陳者。既事藏之。不必禮之也。鄭司農云。貞。問也。易曰。師貞。丈人吉。問於丈人。國語曰。貞於陽卜。若遷寶則奉之。奉猶送也。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祿之言穀也。年穀登。乃後制祿。祭此二星者。以孟冬既祭之。而上民穀之數於天府。地官。鄉大夫之職。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注。厥。其也。其賓之明日也。獻。猶進也。王拜受之。重得賢者。王上其書于天府。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注。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小司寇。凡大比。登民

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注。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注。上其所斷獄訟之數。羅泌路史陶唐紀。帝堯居舜而乃命以位。正月上日。受終于天府。而遂老焉。天府即五府。書序命驗云。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注云。天府。五帝之集居大微。降精以生聖人。故帝者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為天府。有虞紀。仲尼曰。堯知舜賢。非難也。不以所聞啟所察。其難也。正月上日。受終于天府。天府。文祖所在。受終。則堯不復有所政矣。然猶稱也。長安志。史記蘇秦說秦孝公曰。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河。外有洪河之險。西有漢中巴蜀。北有代馬之利。此天府也。又東方朔曰。三輔之地。南有江淮。北有河渭。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此所謂天府陸海之地也。戰國策。蘇秦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　蘇秦始將連衡。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馬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漢書張良傳。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

也。漢書婁敬傳。漢五年。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敬。說曰。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　馬融頌。發天府之官實。潁川語小駐驛之地。目曰天府。蓋尊君也。嘗考周禮春官有天府之職。云天者。尊所藏若天物然。莊子齊物論。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疏。謂如言不言之言。道不道之道。以此積辯用彌通物者。可謂合於自然之府藏也。　淮南鴻烈解本經訓。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太平御覽。西岷嶓稱天府。成都志。晉文揮麈。陶侃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晉陸機集。故吳丞相孫方嗣廟清烈大雋武參爵明書冊勳天府。南史。宋長沙景王道憐傳。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並勒功天府。配祭廟庭。世說新語。頭責秦子羽云。子羽未詳。子曾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溫顒已見。荀氏譜曰。寓字景伯。祖彧。太尉。父俁。御史中丞。世語曰。寓少與裴楷王戎杜默俱有名。仕晉至尚書。范陽張華。士卿劉許。晉百

官名曰。劉許字文生。涿郡人。父放。魏驃騎將軍。許。惠帝時為宗正卿。按許與張華同范陽人。故曰士卿。正其辭也。宗正卿。故曰士卿。義陽鄒湛。河南鄭詡。晉諸公贊曰。湛字潤甫。新野人。以文義達。仕至侍中。詡字思淵。滎陽開封人。為衛尉卿。祖泰。楊州刺史。父袤。司空。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文士傳曰。華為人少威儀。多姿態。推意此語。則此六句。還以目上六人。而曰如含膠飴。則指鄒湛。湛辯麗英博而有此稱。未詳所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張載集。載頭責子羽文曰。今及有秦土者。雖有婦夫之號。少而狎焉。同時婿雁。有太原溫長仁顒。潁川荀景伯寓。[illegible]

側竹立峭崛如此者。皆我形之足偉也。予冠冕不戴。金紱不佩。以當簪紛以代帨。青咏帶雷。衾裳以莎。限菜稗田間。真壤行紫。藏蔽年過。嘗不自悔。予厭我於形容。我賤予乎竈。能若此者。予亦予行已之累也。予過我如鄰。我視予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何其鄙哉。予欲為人賢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光封疆。予欲為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避祿。千歲流聲。予欲為游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為福。令辭從容。予欲為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碣鋒穎。以餘王事。予欲為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適。廓然鄭欽。忠淡宴日。予欲為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滄浪。與遐神丘。委師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也。今予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愧然窮賤。守以愚惑。察予之情。觀予之志。退不為於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使說日勞形。習為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於是予將悵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教。但聞令天以受性。樹得不聞禮義。既以天章為予所守。今欲使吾為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為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為介節。則當赴水火以全身。此四者人之所忌。故吾不敢違。意願曰。予所謂天則地綱。剛德之光。不登山抱木。則塞責赴流。吾欲吾獨以養性。梅屬以優游。而以蟣蝨㕛情。不聽我謀。悲哉。俱為人體。而偶為予頸。且擬人其倫。喻于儕偶。予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爽。范陽張華。士卿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寒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攤詳少智謀。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中霤。行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舉龍門風。且登天府。或紙舟傳車。泛溯傳殊。豈若夫子使今齊古扇。惻予足沾濡。我居有事之世。尸恥為權。圖譽猶鑿池抱甕。雖以永嘗笑。予予羽。何其拙中之照。深穿之虎。石問鐵鑿。實中之寘。事力雖動。見功甚普。豈其本局背變。至老無所布也。夫雖其形猶能不困。非令也。夫豈與夫子同度也。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瓊林園賦。重全燕之形勝。壯帝居之帙雄。名山會軋而環北。靈朔巽而浸東。蒼龍卧護以懷抱。横陳疊翠於遼空。鍾神秀于天府。挹天險于居庸。貢興宗九華文集天府美蜀也。昔者大史青澤不下於蜀。蜀人怨之。天子乃命詞臣草之以寬儉也。　淵淵西土。惟天之府。昔際大史。以猛以虎。不寬如之。何民亦俱止。不儉如之。何人亦悖止。有美其輸有豐其業。左公右卿。則覩我得厥佐聯聯。乃莫乃前。嗟我君子。則噤不言。前蜀此之肴。虐者皆其佐吏之為也。夫極而傾。疾用不寧。既罷既鉏。伊我皇明。皇曰西土惟我有痛。其予自今。惟寬儉是屬。椽其難穎。慰其頻呻。皇吉哉。思候心。戴仁執是。遠斯而不率。馴騁彼江梁。我民我年。惟皇之德。惟侯之守。敢恥于詞。以詔不朽。右天府八章。二章章十六句。六章章四句。江湖續集。東魯林逢吉錢台仲王司令。我叔參鑾天府　翩坐頑泥捻黃圖。篤將星自應聽學業。端不辭門庭。東日朔梅白。春風院柳青。從今亨路去。台

衡記

曾經。

泉府

周禮地官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八人。徒八十人。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其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故書滯為癉。杜子春云。癉當為滯。鄭司農云。物揭而書之。物物為揭書。書其賈。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賈也。主者。別治大夫也。然後予之。為封符信。然後予之。玄謂抵實柢字。柢本也。本謂所屬吏主有司是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鄭司農云。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國服為之息。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為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玄謂以國服為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會。計也。納。入也。入餘於職幣。鄭氏譚鑄輯司農寺曰泉府。農府帑藏。魏書高崇傳。子謙之表曰。昔者帝王。乘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

酒府

周禮天官冢宰酒人。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注。入于酒正之府者。是王燕飲之酒。酒正當奉之。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注。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膳府

周禮地官。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注。珍異。四時食物也。不售而在廛久。則將瓦腐敗。為買之入于膳夫之府。所以紓民事。而官不失實也。

閭府

禮記內則。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　又曰。子生三月。父命之名。告宰。名宰辨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命

藏諸州府（江州府吳州兵之府歟）

國府

劉向說苑王公篇貨財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國府患不過於百姓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

盟府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灋（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寺人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與楚客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疏盟府者取兩本盟書一埋盟處一藏盟府惟言會同之盟不言功勳之事而備有事功之判者）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其盟詛所以省獄訟）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司盟共祈酒脯（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司書嘗券篇大史乃藏之于盟府以為藏典左傳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周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注王室書勳之功藏於司盟之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一義凡諸侯功受封爵必有盟誓之言漢封爵之誓亦盟之類）僖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王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注載於盟書而藏於司盟之府）大師職之（注職主也大公為大師兼主司盟之官）襄公十一年晉侯曰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注藏在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正義掌藏功勳典策故有賞功之制）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叔孫昭子如闞公居于長府（注長府官府名也）論語先進篇魯人為長府（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曲鬮翻許洪慶善解論語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以謂魯因子騫一言遂不作長府以春秋不書知之也春秋雖不書然左氏傳昭公二十五年魯欲逐季氏而昭公居於長府則是魯已嘗作長府非因子騫一言而不作慶善失之矣慶善又云長如字今人多作上聲讀然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作如字無疑

故府

左傳定公元年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晉視諸故府（注視諸晉之府庫求其故事）子華子程氏名本居于晉而訓之曰昔晉之宗君為周日正周公作成周定鼎於郟鄏脩和周郊於是晉之宗君為其所以為祥者其朕有王曰井里之朕大山之路平唐叔異畝之禾是以晉之宗君始有滿璧以朝作經典今其顯廣書在故府

私府

兩漢傳聞路溫舒傳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長者其官之長也戰國策陳珍謂秦王曰王求金於三川而不可得求千金於韓一旦而具今王攻韓是絕上交而固私府也

中府

漢書田叔傳魯王發中府錢以償民（師古曰中府王之財物藏也）館陶公主傳公主令中府漢書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

委府

鹽鐵論大夫曰往者郡國來以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郡置輸官以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利曰平準

秘府

史記百官表秦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府風俗通曰秦周嘗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王應麟玉海藝文志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書正義職方在周禮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秘府犯君為武博士於秘府而見焉劉歆書曰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隋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唐書王綝傳綝博學練朝章著書二百餘篇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為雜禮答問家聚書多不藏秘府孫公談圃宋宣獻家藏書過秘府章獻明肅太后稱制未有故實於其家討論盡得之

策府

事林廣記穆天子傳曰天子西登崑崙見西王母癸巳至于羣玉之山阿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注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古往古帝王以為藏書策之府所謂藏書之山名也故秘書省謂之策府）曾慥類說天子北征還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長臂人也臂長三尺長脚人國亦在赤黑水至羣玉之山西王母所居先王之所謂策府古藏策之所在天子取玉版三乘玉器服物於是載玉萬隻

書府

書序孔安國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太平御覽江淹表府之延閣（注府）書褚亮傳圖贊十八學士藏之書府肆略徐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國史凡七入書府大唐遺事應瑗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蘇頲詩叔禁三入地遷天再來時宋之問詩三入文史林再拜神仙署杜甫詩承明三入事再洗七入書府于馬融以通傳三入東觀亦非可及也宋曾文定公神道碑栖遲掾曹翱翔書府書林事類張衡西京賦次有天禄石渠校文

之度。（注省閣名。以校書焉。）藝文志。劉歆大畧。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後漢儒林傳。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漢氏圖籍所在。有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一閣藏之於內禁。漢之蘭臺及後漢之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典籍論之天經。秘府校讎之地。新唐經籍志。開元時。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為一庫。新唐書。武德四年。太宗作文學館。以杜如晦等討論墳典。使閻立本圖象。褚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為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

圖書府

（晉書天文志。東壁二星。主文籍。天下圖書之府也。錦繡萬花谷。唐大樂天判。圖書之府。命汝為郎。唐張說曲江集。）恩制賜食於麗正門院宴於東壁圖書府。宋袁起巖集謝石相啓。竊以館閣萃天下之英。昔人謂之高選。奎壁聚圖書之府。儒者號為至榮。

記府

（史記蒙恬傳。周公旦書而藏之記府。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書。）鹽鐵論結和第四十三。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尤常厚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勲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

典籍府

（東漢書西都賦。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諄誨故考儒師傳議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

三錢府

（羅泌路史後紀。千金之家。三錢之府。不可一日虛也。詳本紀。）史記越世家。楚王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人皆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注。賈逵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赦而封三錢之府者。帝王重。慮人或逆之。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告此其類也。又云。范蠡至陶。致貲巨萬。自謂陶朱公。中子殺人。囚於楚。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長子。為書遺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聽所為。慎勿爭。長子又私齎千金遺楚貴人。至楚。莊生家發書進金。莊生乃見楚王曰。某星某宿此害楚害於楚。獨以德可以除之。王使封三錢之府。即前三錢之府也。

家府

（漢制叢錄。家府。皇后財物之府。稱家府。亦稱私府。孝成許后上疏曰。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取也。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切惑焉。又曰。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安所仰乎。皆自謂其財物之府也。按家府私府之稱。亦若今史私官之類耳。

三清府

（杜佑通典。陳時謂散騎常侍為三清府。）

軍府

（左傳成公七年。）晉人以鍾儀囚諸軍府。（注云。軍府。藏府也。）九年。晉侯觀於軍府。（注。十未公為觀）於十年藏之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食貨志。煬帝時。將事遼碣。增置軍府。掃地為兵。自是租賦之入益減矣。

車府

（西漢書百官公卿表。太僕）屬官有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東漢書百官志。車府屬太僕。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諸車。漢官曰。員吏二十四人。）丞一人。至唐改為車府署。

戎府

（鄭氏譚續。戎府謂軍門也。）

馬府

（韓非子亡徵篇。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也。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軍馬之府。立功者也。）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貴私行而賤公功者。可亡也。

高府

（左傳哀公十八年。白公作亂。劫）惠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注。高府。楚別府。付公以惠王往高府。詳前字。）

靈金內府

（三輔皇圖。）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也。上皇遊豐沛山中。寓居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鑄何器。工者笑曰。為天子鑄劒。慎勿言。曰。得公佩劒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為輔佐。木衰火盛。此為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劒成。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即持劒授上皇。上皇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是也。及定天下。藏於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若龍蛇。呂后改庫曰靈金藏。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

宰府

（翰墨全書。蔡邕上書曰。初建宰府。備數典城。）

霸府

（北史列傳。東魏崔季舒自中書侍郎轉給事黃門侍郎。領）主衣都統。季舒雖迹在魏朝。而心霸府。叅謀大計。皆得預聞。於賓客輻輳。傾身接禮。甚得名譽。勢傾崔暹。暹嘗於朝堂屏人拜之。曰。暹若得僕射。皆叔父之恩。其推重如此。

奧府

（海錄碎事。焦貢易林曰。江河淮海。天之奧府。衆利所聚。可以饒有。）

潭府

（事林廣記。）稱仕宦之家曰潭府。韓公詩。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

恩府

（金華子雜編。以恩地為恩府。始於唐馬戴。戴大中初為掌書記於太）原李司空幕。以正言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恩府而動天下之浮議。南軒語錄。府學去一職事來謝。以恩府稱。先生語教授曰。豈不壞了學校。因言某嘗榜本位不欲人稱恩府門生及回納名銜。若受為舉人。自稱門生。如何曰門人。門生乃學者所稱。

義府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詩書義之府也。臨川志應廖宣黃今通經史尤精天文著天象書有圖有說有賦名之曰義府星翁卜史能言譏祥休咎不能究其義崖獨於象數之外博精義。

學府（南史傅昭傳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厲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衆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北史盧同傳同孫誕傳學有詞彩魏帝詔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教晉王以下皆拜之周文帝又以誕儒宗學府為當世所推拜國子祭酒）

衙府（李翀日聞錄凡官寺吏卒以晨餔兩時致禮俗呼衙府說文云史以餔時聽事申旦致也則凡官府日再聽事史卒因之亦兩致其敬當用衙餔字府餔餐之訛也。）

驢府（王融新對南史曰謝超宗齊史稱為黃門郎上高帝召見以大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為司驢為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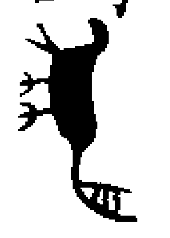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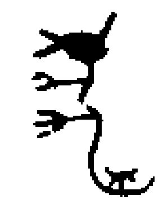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毛國光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六　八賄

蜼

（洪武正韻魯猥切猴屬尾長雨則挂於木以尾窒鼻爾雅卬鼻長尾又隊韻內爾雅郭璞注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邢昺疏釋曰蜼亦猴類之獸卬鼻而尾長大山海經曰鬲山多猨蜼是也陸法言廣韻蜼似猴仰鼻而尾長尾端有岐說文云惟季切又音袖又惟上同蜼義丁度集韻推獸名似狖或从虫作蜼又愈水切婁機廣干祿字蜼音累又以醉切禺屬又余救切獸如猴戴侗六書故蜼許偉切又余季切陸氏音誄又以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推音壘楊桓六書統朿母雉枝聲蜼隸貁與蜼通用尔聲推隸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周禮司尊彝有蜼彝趙謙聲音文字通蜼从虫隹聲俗混推非方音見去聲）

篆書 （蜼尊見楊鉤鐘鼎集韻）猚（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蜼（徐鉉篆韻）猚 

（並六書統）隸書 雅 蜼（並六書統）草書 惟（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猨蜼

（山海經鬲山蒲鸛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猨蜼注蜼似獼猴鼻露上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爾雅蜼卬鼻而長尾嶺外代荅）深廣山中有獸似豹常仰視天雨則以尾窒鼻南人呼為倒鱉鼻捕得則寢處其皮士夫珍之以藉胡床今冕服所畫蜼是也夫獸能以尾窒鼻禦雨斯亦智矣其登於三代之章章厥有由哉山海經圖讚寓屬之才莫過於蜼雨則自懸塞鼻以尾厥形雖隨列象宗彝

虎蜼

（書林事類三禮圖）宗彝古宗廟彝尊名以虎蜼畫為宗彝因號虎蜼為宗彝故并蜼為一章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取其智也繡之於裳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紩以為繡一之於裳也毳冕五章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並盡援跡宗彝者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武蜼者山林所生也並唐輿服志蜼禺屬卬鼻而長尾司尊注捷健（蜼注為物捷健）

盩蜼

（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少室之山休水出焉注于洛其中多鯑魚狀如）盩蜼未詳（盩音術）

⿰犭畾

（洪武正韻魯猥切飛走且乳之鳥許慎說文鸓鼠形从鳥畾聲力軌切𪇰籀文鸓徐鍇通釋鍇曰飛生鼠也柳水反陸法言廣韻⿰犭畾飛⿰犭畾又鸓飛生鳥名飛且乳一曰鼯鼠毛紫赤色似蝙蝠而長丁度集韻鸓一曰以其聲飛或作蠝⿰犭畾⿰犭累䴎籀作𪇰亦作鸓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或作鸓䴎並倫追切又並盧回切郭守正紫雲韻⿰犭畾狀似兔而鼠首釋行均龍龕手鑑⿰犭畾力水反飛⿰犭畾獸也鸓俗鸓或作鸓正又音雷韓道昭五音類聚鸓音壘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犭畾本作鸓名飛生或作蠝漢書注蠝飛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鸓作⿰犭畾蠝⿰犭累䴎非鸓籀文从古畾字為聲）

篆書 鸓 蠝 ⿰犭累 𪇰（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鸓 鸓（並徐鉉篆韻）蠝

𪇰（並六書統）隸書 𪇰（六書統）草書 ⿰犭畾（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飛⿰犭畾

（異物志⿰犭畾之屬捷勇於猨狖面皮鼻徼倒向上尾端分為兩條天雨便以揷鼻孔中水不入性持簑人見人則顧倒投擲或墮地奔走無所廻避躡樹銜石或至破頭折脛俗人為持刀人云癡如⿰犭畾又張揖注上林賦曰飛⿰犭畾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鼯鼠也毛紫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史記司馬相如傳上林賦玄猿素雌蜼蠷飛鸓徐廣曰鸓按漢書音義曰飛鸓飛鼠也）

厽

（魯猥切許慎說文厽絫坺土為牆壁象形凡厽之屬皆从厽力軌切徐鍇通釋鍇曰垒字亦从此力委反顧野王玉篇厽力捶切古為參字七貪切又音累司馬光類篇又力偽切鄭樵六書略厽象累土石為牆壁貌戴侗六書故畾畾畾厽象垒皆从厽靁从雨从畾象回轉形𩇔古文靁籀文靁閒有回回靁聲也垒从土畾聲纍从糸畾聲櫐从木畾聲𤳳籀文櫐从木畾聲𤳳籀文鸓从鳥畾聲𤳳籀文儡畾皆畾聲徐鉉曰說文無畾字靁从垒象回轉之形畾不成字凡从畾者皆當从靁省按說文實闕畾字而見於他字之偏旁从畾者甚多皆言从畾而不言从靁省明畾自為一字徐氏攷㪉益許氏之闕遂以畾為不成字誤矣按畾本象物之重累畾之省文為畾又省而為田今隸皆書為累是也厽即畾之省也田如累之之田而非土田之田也土田之形方果之形圓李肩吾字通又大究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厽土為牆又力追才苟二反楊桓六書統朿母品說見厽隸韓道昭五音類聚垒壘為牆壁也周伯琦六書正譌魯水切增土為墻也通作畾別作絫累垒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厽來鬼切僅象𠫯土凷形垒亦）

（从土意畾亦从三田田即土也積厽三田白土之意也）篆書厽徐鉉篆韻厽六書統隸書厽六書統

⿱山累

魯猥切許慎說文（⿱山累崒也从山絫聲落猥切徐鍇通釋嵬也落浪反）顧野王玉篇⿱山累力罪切山形又力水切⿱山累同上又蘽山也⿱山畾同上陸法言廣韻⿱山累崒山狀又⿱山累⿱山累崒山貌丁度集韻⿱山累或作⿱山累嶊嵬⿱山畾亦書作⿱山畾司馬光類篇魯水切碨礧山貌⿱山累個六書故⿱山累崒山多石貌釋行均龍龕手鑑⿱山累（或作⿱山累正）嚜力每反又力追反嵬⿱山累也二同又峞⿱山累上五每反下力每反嵔⿱山累山高峻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山累郎猥切⿱山累崒山狀也礨品律物鬱礨不平貌又礧落大石又嵔⿱山累又力軌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山累从絫聲）⿱山累（隸⿱山累或从累聲⿱山累與嵔同⿱山累並俗）⿱山畾（同上⿱山累⿱山累崒也从山絫聲與⿱山累同）周伯琦六書正譌⿱山累別作礨礧壘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山累來偎切作⿱山累非篆書⿱山累⿱山累⿱山累⿱山畾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山累徐鉉篆韻⿱山累⿱山畾⿱山累並六書統隸書⿱山累六書統

灅

魯猥切許慎說文灅水出右北平浚靡東南入庚从水壘聲力軌切徐鍇通釋按漢書水出浚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出無終縣西至雍奴入海過郡二行六百五十里庚亦作浭落猥反顧野王玉篇力水切水出浚靡縣陸法言廣韻作漯水出鴈門又灅水名丁度集韻濃灅水波涌起貌司馬光類篇魯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累落猥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灅从水畾聲灅或从壘聲灅隸灅省文漯隸趙撝謙聲音文字通灅來偎切（方音見本音）篆書灅灅灅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灅徐鉉篆韻灅漯並六書統隸書灅灅漯並六書統

鑸

魯猥切許慎說文鑸鍡鑸也从金壘聲洛猥切徐鍇通釋不平也顧野王玉篇鑸力罪切或作鐳同釋行均龍龕手鑑落每切又音雷劍首飾也楊桓六書統來母鐳从金畾聲鐳隸又盧回切劍首金飾刻畾文者从金从畾省鑸同上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來偎切篆書鑸徐鉉篆韻鐳六書統隸書鐳六書統

儽

魯猥切許慎說文儽垂貌从人纍聲一曰嬾解落猥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力追切病也傫同上張參五經文字儽力妥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儽一曰儽儽疲也或作傫傫姓也春秋傳飲之無傫氏韓道昭五音類聚家語云傫若喪家之狗羸病貌楊桓六書統來母儽㒍高來立貌也从人从纍儽隸儽儽余並見矢韻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來偎切又傀儽木偶戲作櫑擂儡儡非唐趺綸使楊思齊造傀儡大宗怒削綸皆俗字入小違作瘰瘰瘰非雙音見隊韻篆書儽儽儽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儽徐鉉篆韻儽儽並六書統隸書儽六書統

⿰阝絫

魯猥切許慎說文⿰阝絫磊也从𠂤絫聲落猥切徐鍇通釋落浪反顧野王玉篇力罪切陸法言廣韻⿰阝絫鉅實累垂又力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阝絫俗⿰阝絫正韓道昭五音類聚作⿰阝絫楊桓六書統來母⿰阝絫磊而其鈕乘也⿰阝絫統聲⿰阝絫隸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來偎切篆書⿰阝絫徐鉉篆韻⿰阝絫六書統隸書⿰阝絫六書統

蕾

魯猥切顧野王玉篇落猥切蓓蕾花綻貌丁度集韻蓓蕾華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韻會定正來軌切華始含也字切來軌來零連蕾草書蕾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月畾

魯猥切顧野王玉篇力賄切⿰月畾腲腫貌楊桓六書統來母⿰月畾从肉畾聲⿰月畾隸字濮傳義落猥切又音儽瓃同上篆書⿰月畾六書統隸書⿰月畾六書統

癗

魯猥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癗癗皮起病陸法言廣韻痱癗皮外小起釋行均龍龕手鑑勒罪反楊桓六書統來母癗从疒畾聲癗隸癗省字濮傳義落猥切癗痱也⿰月畾同上篆書癗六書統隸書癗六書統

⿺辶畾

魯猥切顧野王玉篇力罪切行急也

⿱竹累

魯猥切顧野王玉篇力妥切法也丁度集韻⿱竹累一曰法可以⿱竹累閑人心亭舟說或从棠作⿱竹累司馬光類篇魯水切楊桓六書統來母⿱竹累从竹从纍（从糸）聲⿱竹累或从厽聲⿱竹累隸⿱竹累或从糸篆書⿱竹累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竹累⿱竹累⿱竹累並六書統

隸書纍六書統

轠　魯猥切　陸法言廣韻轠轤車屬　楊桓六書統纍母轠（亦聲）轠隸　篆書轠六書統　隸書轠六書統

⿰耒阝　魯猥切　陸法言廣韻⿰耒阝陽鄉名　丁度集韻⿰耒阝縣名在桂陽或作漯　司馬光類篇又盧對切相瀆漯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篆書⿰耒阝集韻見杜从古　書⿰耒阝集篆古文韻海

郲　魯猥切　陸法言廣韻郲郲不平　字漆傳義落猥切音磊。

頛　魯猥切　陸法言廣韻頛不正貌　釋行均龍龕手鑑盧猥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頛（从頁耒聲）頛（隸）　字漆傳義落猥切音累頛　篆書頛六書統　隸書頛六書統

⿱山畾　魯猥切　丁度集韻山海經⿱山畾山其上有玉　司馬光類篇魯水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山畾（山名从山畾聲）⿱山畾（隸）　篆書⿱山畾六書統　隸書⿱山畾六書統

⿰月畾　魯猥切　丁度集韻⿰月畾起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作腂力水切　與腂同　楊桓六書統耒母⿰月畾余見灰韻　字漆傳義力軌切　篆書⿰月畾六書統

雷　魯猥切　丁度集韻推石下也　楊桓六書統耒母靁余見灰韻此假借字　漆傳義力軌切　趙謙聲音文字通靁見儡韻此轉注器也　鄭康成說禮臘金（用金石者作櫑）　雷推擠之屬　篆書靁六書統

畾　魯猥切　丁度集韻畾閒謂之畾　司馬光類篇魯水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畾（統志畾隸）　篆書畾六書統　隸書畾六書統

⿰扌壘　魯猥切　丁度集韻⿰扌壘長家之樂　司馬光類篇魯水切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軌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扌壘（从手壘聲⿰扌壘隸）

篆書⿰扌壘六書統　隸書⿰扌壘六書統

癗　魯猥切　丁度集韻癗瘰病或从累作瘰　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猥反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瘰（从疒聲）瘰（隸）癗（俗）瘰（从疒累聲）　篆書瘰集韻見杜从古　書瘰集篆古文韻海　瘰瘰並六書統　隸書瘰六書統

⿱大畾　魯猥切　丁度集韻大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大畾（从大畾聲）⿱大畾（隸）　字漆傳義音壘　篆書⿱大畾六書統　隸書⿱大畾六書統

⿰耒卩　魯猥切　丁度集韻⿰耒卩⿰耒卩境　韓道昭五音類聚落猥切　楊桓六書統耒母⿰耒卩（耒聲）⿰耒卩（隸）⿰耒卩（或从水）漆傳　篆書⿰耒卩洡並六書統　隸書⿰耒卩洡並六書統

⿰耒瓜　魯猥切　丁度集韻⿰耒瓜⿰耒瓜瓜中　楊桓六書統耒母⿰耒瓜（耒聲）⿰耒瓜（隸）　字漆傳義落猥切　篆書⿰耒瓜六書統　隸書⿰耒瓜六書統

⿰扌危　魯猥切　丁度集韻懸也

嵬　魯猥切　丁度集韻嵬山高貌或作巋

⿰石委　魯猥切　丁度集韻石貌

蘽　魯猥切　司馬光類篇蕞也　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山也

夊　魯猥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累

⿸广纍　魯猥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反　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磊　楊桓六書統耒母⿸广纍力罪切　⿸广纍不平也（从广纍聲⿸广纍同上）　篆書⿸广纍⿸广纍並六書統

腂　魯猥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今玉篇音累反起也　郭氏又俗力果胡瓦二反

店 魯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郎罪切。

⿺走累 魯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彼切。

⿰礻累 魯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篆藏作累直執切。⿰礻累繫也。

⿰立亭 魯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罪切。多垠也。

○**魁** 洪武正韻苦猥切。莊子魁壘。又灰韻。丁度集韻魁瘣。木枝節盤結也。楊桓六書統谿母魁。余見灰韻。字滌傳義口猥切。又音傀。趙謙聲音文字通谿猥切。亦得从斗爲意。變音見平聲。篆書魁六書統

磈 洪武正韻苦猥切。同上。顧野王玉篇口罪切。礧磈石也。丁度集韻礧磈山貌。或作磈峗嵔。司馬光類篇磈又五賄切。衆石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磈磊石也。楊桓六書統谿母磈。从石鬼聲。碨或从畏聲。礧五十先生韻寶又於鬼切。山陰貌。字滌傳義烏賄切。通作碨。磈碨峞。韻會定正字切溪磈溪輕牽磈。篆書磈⿰山果並六書統　隸書⿰山果六書統

傀 洪武正韻苦猥切。傀儡。韓道昭五音類聚傀儡聲類傀字。楊桓六書統谿母傀。又古委切。怪異也。从鬼从人。鬼見人也。字滌傳義口猥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傀。溪猥切。傀儡壯貌。莊子傀壘。又傀儡木偶戲也。見傀字注。借業傀。山貌。作磈碨磈嵔磥非。變音見平聲。韻會定正溪磈切。傀儡子木偶人戲。從莽俱類本作魁字。韻會定正字切溪磈溪輕牽傀。篆書傀六書統　草書傀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豗傀氏 羅泌路史因提紀豗傀氏。後有豗氏傀氏。豗傀氏之遺。學者以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爲豗傀氏。失之。

巋 洪武正韻苦猥切。山小而衆。又見灰韻。爾雅小而衆巋。郭璞注小山叢羅。邢昺疏釋曰。言小山而衆叢羅列者名巋。陸法言廣韻巋然高峻。孫愐廣韻丘軌切。丁度集韻苦軌切。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巋。見平聲。此方言因借山小而衆作巋。非。爾雅小而衆巋。俗字。韻會定正字切窺軌窺輕牽巋。篆書巋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草書巋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蘬 洪武正韻苦猥切。馬蓼。似蓼而大。又見下。及灰韻。爾雅紅蘢古。其大者蘬。郭璞注俗呼爲蘢鼓。語轉耳。邢昺疏釋曰。舍人曰紅名蘢古。其大者名蘬。詩鄭風云。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草也。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顧野王玉篇丘非丘誄二切。大蘢古草。蘬古文。丁度集韻草名。楊桓六書統谿母蘬。余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韻會定正窺軌切。紅蘢之大者。字切窺軌窺輕牽蘬。篆書蘬六書統　草書蘬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魏 苦猥切。楊雄方言。魏。羌委反。細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細而有容謂之魏。魏魏。小貌。楊桓六書統谿母魏。余見灰韻。篆書魏六書統

⿰木委 苦猥切。顧野王玉篇爲丘委切。允立貌。

⿰多貴 苦猥切。顧野王玉篇口罪切。多也。陸法言廣韻⿰多貴⿰多貴多貌。司馬光類篇又丘畏切。多得也。楊桓六書統谿母⿰多貴。从多貴聲。⿰多貴隸。篆書⿰多貴六書統　隸書⿰多貴六書統

⿰鬼頁 苦猥切。陸法言廣韻大頭貌。又頭不正也。徐鍇五音韻譜⿰鬼頁从頁鬼聲。口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鬼頁又五罪反。又音欺。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各猥切。楊桓六書統谿母⿰鬼頁。从贅⿰鬼頁隸。趙謙聲音文字通谿猥切。作頯倔非。又多貌。作⿰多貴。非。因謂竹高節作魔龐。非。變音見諭音。韻會定正字切溪磈溪輕牽⿰鬼頁。篆書⿰鬼頁六書統　隸書⿰鬼頁六書統

顝 苦猥切。陸法言廣韻首大骨。又口兀切。丁度集韻大頭也。楊桓六書統谿母顝。从頁骨聲。顝隸。字滌傳義口猥切。篆書顝六書統　隸書顝六書統

⿰立屈 苦猥切。丁度集韻⿰立屈然獨立貌。司馬光類篇又虎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楊桓六書統谿母⿰立屈。从立屈聲。⿰立屈隸。

（篆書）堀（六書統）（隸書）堀（六書統）

塊

苦猥切丁度集韻大塊天地間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又枯回切塌也一曰獨處貌又苦怪切土也又苦會切說文墣也楊桓六書統鎔母塊原聲塊隸

（篆書）塊（六書統）（隸書）塊（六書統）

輠

苦猥切丁度集韻車轉也楊桓六書統鎔母輠車果聲輠隸字滌博義口猥切又音偎

（篆書）輠（六書統）（隸書）輠（六書統）

⿱竹廆

苦猥切丁度集韻⿱竹廆竹高節或省作⿱竹鬼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楊桓六書統鎔母⿱竹廆原聲⿱竹廆隸⿱竹廆或从⿱竹鬼⿱竹鬼隸

（篆書）⿱竹鬼⿱竹廆（並六書統）（隸書）⿱竹鬼⿱竹廆（並六書統）

⿰亻⿷匚隹

苦猥切丁度集韻⿰亻⿷匚隹僓長大貌司馬光類篇又戶賄切貿物僓楊桓六書統鎔母⿰亻⿷匚隹原聲⿰亻⿷匚隹隸省字滌博義又口猥切

（篆書）⿰亻⿷匚隹（六書統）（隸書）⿰亻⿷匚隹（六書統）

⿰骨貝

苦猥切丁度集韻頸骨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骨貴音⿰骨貝今丘猥反膝柱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膝脛骨間也

⿺尢危

苦猥切丁度集韻⿺尢危博雅儽也一曰跛也或从妟作⿺尢妟亦作⿺尢危垝司馬光類篇⿺尢危又居義切又居僞切又丘僞切⿺尢危又吐內切⿺尢危⿺尢妟風疾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委反刖足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楊桓六書統鎔母⿺尢危苦倚切从尢危聲⿺尢危隸⿺尢危或从妟聲⿺尢妟隸字滌博義丘軌切

（篆書）⿺尢危⿺尢危⿺尢危（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尢危⿺尢妟（並六書統）（隸書）⿺尢危⿺尢妟（並六書統）

垝

苦猥切丁度集韻垝毀垣也或从𨸏作陒司馬光類篇苦委切又古委切引詩乘彼垝垣又居僞切坫也可以庋物楊桓六書統鎔母垝過委切从土危聲陒或从𨸏从危危高也高則見毀矣與垝同並說見見母

（篆書）垝陒（並六書統）

樻

苦猥切丁度集韻椐樻木名司馬光類篇苦軌切又丘媿切木名靈壽又求位切木可為杖楊桓六書統鎔母樻从木貴聲

（篆書）樻（六書統）

蛫

苦猥切蟹屬司馬光類篇又古委切說文蟹也一曰蟹六足者一曰鼠貝也一曰猿類一曰獸名似龜書契大楊桓六書統鎔母蛫說見見母

（篆書）蛫（六書統）

恢

苦猥切丁度集韻苦傀切大也一曰恢恑譎恢楊桓六書統鎔母恢余見灰韻

（篆書）恢（六書統）

⿰危阝

苦猥切丁度集韻陸郡山名楊桓六書統鎔母⿰危阝說見見母

（篆書）⿰危阝（六書統）

頯

苦猥切丁度集韻面頯也一曰厚也爾雅貝蚆博而頯楊桓六書統鎔母頯余說見灰韻字滌博義頯音軌小頭也

（篆書）頯（六書統）

峞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峞苦軌切峞巍山貌又藝碓切又五賄切又五忽切說文石山戴土也

⿰山果

苦猥切司馬光類篇⿰山果磈山貌韓道昭五音類聚口猥切磈⿱山垔石也

⿰亻豈

苦猥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苦罪反又音瓌

⿱山車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匡罪切又音唱也字滌博義⿱山車丘傀切地名在洛陽

⿸厂危

苦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委切側一足

餧

洪武正韻弩罪切飢也餧腇同又魚敗亦作餒餧又隊韻許慎說文餧从食委聲一曰魚敗曰餧奴罪切顧野王玉篇餧餓餓也腇乃罪切魚腇又他罪切腲腇張參五經文字餧經典相承別作餒為餧餧字以此字為餧飼之餧字書無文徐鍇通釋那淮反丁度集韻餧或作餒鮾餧又腇萎腇耎弱也婁機廣干祿字餧餧通用並弩罪切下又於僞切戴侗六書故餧食不足中歉也魚敗則肉不充故謂之餒釋行均龍龕手鑑鮾

奴每反。又餧（俗。）又腇與腇同。楊桓六書統泥母餧（籀。）餧（隸。）餧（或。）从綏省聲。餒（隸。）餧（亦聲。）餧（或。）从綏省聲。餧（隸。）餒（忠。）韻會舉要徵次濁音。漢魏相傳接之。餧或作餒。論語餒在其中矣。亦作餧。或作腇。後馬援傳呈有萎腇咋古。又手從族手頫聲。音大字通。餧泥偎切。作餒。非。孟子凍餒其妻子。合正。又魚敗曰餒。論語魚餒而肉敗。不食。合正韻。又魚謂之餒。注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俗字作餧。餒腇非。又萎餒作腇非。韻會定正字切泥碨

泥筭

年餒

餒

洪武正韻弩壘切。同上。又爾雅魚謂之餒。注肉爛也。論語魚餒而肉敗不食。魚腐自內出。肉爛自外入。字濂傳義弩罪切。餒餧腇（同上。）

篆書餒餒並古論語餒餒餒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餒徐鉉篆韻餒餒餒並六書統隸書餒（張納碑見洪适漢隸分韻）餒（石門頌）餒（功德敘）餒王純碑並漢隸字源餒六書統草書餒餒餒餒（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不餧不易（羅泌路史陶唐氏紀帝堯不貴時巧。不視文繡。湛飯煖羹。不餧不易。）

虎不可餧（吳越春秋句踐陰謀傳夫虎不可餧以食。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指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豸鹿游於姑胥之臺。荊榛蔓於宮闕。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并本傳）

民無凍餒（孟子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妻子凍餒（孟子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金正叔集和人憫道傍凍餒者　天意正欲物。民心猶恐寒風霜。草木死田野。稻粱乾何謂。耕桑者而無衣裸。完因思餌胡費。把筆漫悲酸。）

殺牛救餒（東漢書劉翊字子相。獻帝遷都西京時。詔翊遷陳留太守。翊散所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餒。）

輸糴無餒（宋史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斗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償糴之。歲為永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

絕糧之餒（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

餒而弗食（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註趙衰雖餒而不敢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故使處原。）

餒其先靈（子華子晉三大夫之嗣荒墜厥訓。用以覆宗滅嗣。餒其先靈而不得以血食于晉國。）

父子餒死（書林事類晉中興書曰。王尼字孝孫。洛陽覆沒。避亂江夏。王澄時為荊州刺史。見之欣喜。厚供給之。尼早喪婦。止有一息。不用居宅。唯畜露車牛一乘。每行輒使兒御。暮則宿車上。無有定處。澄卒。荊州饑荒。尼殺牛壞車煮之。遂父子餒死。）

餒死空谷（類說元德秀退居安陸。去家數十里。值大雨水漲。七日不通。餒死空室。盧載為誄曰。誰為府君。必啗肉。誰為府僚。馬必食粟。使我元公。餒死空谷。）

耕餒（論語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

羸餒（國語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矣。）

乏餒（西漢書魏相傳發倉廩以賑乏餒。）

窮餒（晉史揮塵郗鑒傳初鑒值永嘉喪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小。常攜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賢。欲共相濟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還吐與二兒。後並得存。）

顏餒（揚子或曰。倚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

氣餒（孟子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氣剛不餒（王惲玉堂嘉話東坡論浩然之氣。在身為氣。見於行事為節。合而言之謂道。故剛而不餒。）

腇

洪武正韻弩壘切。同上。漢馬援傳萎腇咋舌。萎腇耎弱貌。亦作脮。楊桓六書統泥母腇（隸。）腇（或。）从肉妥聲。腇韻會定正字切泥碨泥筭年腇

篆書腇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腇腇並六書統隸書腇六書統

⿰妥風 弩壘切。顧野王玉篇奴罪切，風動也。丁度集韻風動謂之⿰妥風。司馬光類篇弩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母。⿰妥風（从風，綏省聲）。⿰妥風（隸）。篆書⿰妥風六書統　隸書⿰妥風六書統

⿰妥仌 弩壘切。顧野王玉篇乃罪切，傷熱仌也。丁度集韻⿰妥仌⿰妥仌，仌中。司馬光類篇弩罪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妥仌（俗）⿰妥仌（正），奴罪切。又奴每反。楊桓六書統泥母。⿰妥仌（从仌妥聲）。篆書⿰妥仌六書統

浽 弩壘切。陸法言廣韻浽溾。丁度集韻浽，博雅溲也。或作浽。司馬光類篇弩罪切，又儒佳切，小雨；又宣佳切，浽溦小雨。楊桓六書統泥母。⿰氵綏（从水綏聲）。浽（隸）。⿰氵綏（或从委）。篆書⿰氵綏⿰氵綏並六書統　隸書浽浽並六書統

婑 弩壘切。陸法言廣韻婑㛂。丁度集韻婑，姸也。或从委作㛂。韓道昭五音類聚乃罪切，又思惟切。南書為古文婑。楊桓六書統泥母。⿰女綏（弩罪切。从女妥聲）。婑（隸）。⿰女綏（或从委聲）。㛂婑（隸）。字濮傅義奴罪切。篆書⿰女綏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女綏⿰女綏並六書統

隸書婑㛂並六書統

⿰歹妥 弩壘切。丁度集韻㞂⿰歹妥，弱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土罪切，不平也。楊桓六書統泥母。⿰歹妥（說見遂母）。篆書⿰歹妥六書統

⿰髟委 弩壘切。丁度集韻重垂也。司馬光類篇弩罪切。楊桓六書統泥母。⿰髟委（原聲）。⿰髟委（隸）。⿰髟委（梳）字濮傅義奴罪切。篆書⿰髟委六書統　⿰髟委六書統

⿺辶妥 弩壘切。丁度集韻⿰彳委⿺辶妥，行病。楊桓六書統泥母。說見遂母。字濮傅義奴罪切。⿰彳妥⿺辶妥（同上）。篆書⿺辶妥六書統

⿰羊委 弩壘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羊委⿰羊妥二音，羊相⿰羊委精也。

○**捶** 洪武正韻主蘂切，擊也。又習韻。許慎說文捶，以杖擊也。从手，垂聲。之壘切。徐鍇通釋或曰擿也。職累反。張參五經文字章壘反。丁度集韻捶，或从木作棰。司馬光類篇又是捶切，又都果切，玷捶，物輕重也。戴侗六書故野主𨑔切，飄擊也。擇推擊亦謂之捶。記曰：乾肉則捶而食之。莊周曰：背在鍾捶之間。（今本作挅）又曰：大馬之捶鉤，不失毫芒。（郭氏曰：丁果切。玷捶鉤之輕重而不失毫芒也。）或曰：江東三魏之間，謂鍛為捶。（捶或說垂近）又作簍。郭守正紫雲韻之蘂反。又去聲，崔虛謂之箠，捶當作搥，言在小處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之委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諸蘂切，捶。又丁果切，木篆生說。楊桓六書統照母。捶（說見垂聲）。捶（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捶，俗混用捶。漢景帝定箠令作捶，非。路溫舒傳捶楚之下。（何承天曰杖也）而不得。俗字韻會定正。篆書捶集韻見杜从古　捶徐鉉　字切知執知真理捶。書捶集篆古文韻海　捶裴韻

隸書捶六書統　草書捶捶捶並張旭　捶鮮于樞並見　錦溪捶草書集韻

大馬之捶 敬齋古今黈：又智北遊云：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毫芒。大馬曰：子巧歟？有道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郭注云：玷捶鉤之輕重而無毫芒之差。故捶字數音，郭則音丁果反，徐則音箠，李則音隊。其玷捶之玷，陸德明音丁恬反。然詳上下文意，正當從徐音為勝。捶即鍛也，猶今世俗所謂打也。今人凡有備治者，恐謂之打。此其理甚易曉，而郭注以為玷捶鉤之輕重，謬矣。

一尺之捶 莊子雜篇：天下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說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捶，今折半，遠者後之，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竟盡，此事顯著，竟不竭之義。答曰：未名以悪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竭時？若於五寸折之，使名理乃曰半尺，豈是一尺之長耶？）容齋隨筆：莊子載惠子之語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猶存，雖至於無窮可也。特所謂卵有毛，雞三足，犬可以為羊，馬有卵，火不熱，龜長於蛇，飛鳥之景未嘗動，如是之類，非詞說所能了也。呂喬年叢澤論說：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畫至一髮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為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尺捶 晉書：范寧為學，多所通覽。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郎張湛求方。湛嘲之曰：古方宋陽

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晉東門以授左丘明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大沖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此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操捶管子形勢第二　主揀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危慈母操捶（於人主過由已作非大而於饕過於他人雖小而末也）

折捶東漢書鄧禹傳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者皆食棗菜帝乃徵禹還勑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捶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挑馬捶唐書封常清為伊西節度入朝而安祿山反玄宗召見問策常清大言曰臣請至東京啓府庫募驍勇挑馬捶渡河計日取逆胡首以獻天子壯之以為范陽節度兵敗誅

立加杖捶晉史揮麈劉毅傳毅嘗散騎而疾其妻省之數使奏加妻罪而請解職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

埋足受捶唐書薛仁杲為人性慘刻其妻亦凶暴喜鞭棰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

遣奴自捶唐書韋嗣立與兄承慶異母母遇承慶嚴每笞之輒解衣求代母不聽即遣奴自捶母感悟為均愛世比王覽

用杖自捶東漢書淳于恭字孟孫北海人兄崇卒恭養幼孤教誨學問有不如法輒用杖自捶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烏衣人捶宋書王悅之為侍中掌按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時承奢悅後姦竊甚衆悅之按覆無所避衆者共呪詛之悅之病見兩烏衣人捶之及卒明帝收典掌者十許人桎梏拷之江中

不聞被捶宋書王敬弘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駐日未嘗教以學問人問之曰丹朱不應乏教寧越不聞被捶子恢之為新安太守嘗請假定省敬弘駐日見之至日輒不果恢之假盡求辭敬弘呼至閤前復不見恢之閤外相辭流涕去

不堪鞭捶韻府秦王符生幼無賴祖洪正惡之生無一日洪戲曰吾聞瞎兒一淚生愁引刀自判出血曰此亦一淚洪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

輙加鞭捶梁書沈瑀為餘姚令始至富吏皆鮮衣美服自別瑀怒悉令着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捶瑀微時嘗至餘姚獨見羅為富人所屏故報之

琴以筆捶梁書柳渾父世隆善琴渾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復變體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過以筯和之渾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此始

鑪捶甕牖閑評鑪捶二字舊作如此寫黃太史作蘇李畫枯木道人賦云取諸造物之爐捶作此鑪捶字者蓋本於劉孝標所謂彫刻百工鑪捶萬物者也

箠

洪武正韻主蘂切馬策又杖也漢景帝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亦作捶許慎說文箠擊馬也从竹垂聲之壘切顏野王玉篇之蘂市委二切張參五經文字音捶見周禮徐鍇通釋職累切丁度集韻箠或从艸作菙戴侗六書故策鞭類也通作捶郭守正紫雲韻史箠捶鞭箠皆杖也捶六書統照母箠余見反韻箠藂从艸菙隸箠或从木棰隸懲忌韻會舉要次商清音箠通作捶路溫舒捶楚之下趙謙聲音文字通變音見釋音韻令定正字切知執知真體箠

篆書　箠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箠　徐鉉篆韻　箠　棰　並六書統

隸書　箠　棰　並六書統

草書　箠　漢張錦　箠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脩箠桓寬鹽鐵論秦捕利銜以御宇內執脩箠以笞八極

丙箠東漢書元和元年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

馬箠西漢書張耳傳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檛也　婁敬傳太王去邠杖馬箠去居岐。太平御覽莊子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髐然（司馬彪曰髐白骨貌）撽以馬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理而為此乎將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乎語卒援髑髏枕而寐　漢書曰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　李尤馬箠銘曰御者篤策示有威怒東野之敗賞責過度吳會分地記六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鍊則埋之上生馬箠句踐遣使者移於南社種之飾治以為馬箠獻於吳陰時夫韻府羣玉孫策揮馬箠以下江南

夢得鞭箠夢書鞭箠為所使有勑趣也夢得鞭箠欲有使也持以鞭馬使朋友也鞭使馬疾服諾善也

不畏鞭箠桓寬鹽鐵論令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身創於箠吻傷於銜求其無失何可得也乾谿之役土崩梁氏內潰不能禁峻

（法不止故縣為不畏鞭箠罷民不畏刑法雖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不事鞭箠（元史徐世隆後為東昌路總管東郡寡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郡人頌之）

小箠大箠（劉向說苑孔子曰參來昔舜事瞽瞍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义不孝孰大乎）

以人試箠（北史酷吏傳燕榮為幽州總管嘗按部道次見叢荊堪為笞箠命取之輙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後有罪當免及後犯細過將撾之人曰前日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榜箠如舊）

讀書被箠（幼學新書王象字羲伯河內人少孤特為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本郡楊俊嘉其才質即贖象著家娉婚立屋然後與別象既為俊所知投魏有天下拜為散騎侍郎後俊有罪象叩頭泣血竟面乞減死罪一等帝不荅欲入禁中象引帝衣帝曰我知俊與卿本末今聽卿是無我也帝遂入決俊然後乃出象自恨不能濟俊遂發病死出魏志）

加箠（東漢書禰衡字正平依江夏太守黃祖後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衡言不遜順祖慙呵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即時殺焉祖長子射徒跣來救不及時年二十六）

親執轡箠（新唐書張行成傳行成子易之昌宗兄弟皆幸武后貴震天下諸父兄弟及宗楚客等爭造門伺望顏色親執轡箠號易之為五郎昌宗六郎）

總轡操箠（溫公潛虛總轡操箠左右在已解曰總轡在上與背也）

李密折箠（唐書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越王侗遣李密平化及密與隔水降通謂化及曰公家本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夫德不能諫又虐弒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為鄙語辱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為帝吾當折箠驅之乃以輕騎五伯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

恨無尺箠（李翰萊求乾文送張道士詩張道士嵩山之隱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九年閒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為詩以贈而愈為之序詩曰張侯嵩山來面有飢勒色開口論利害翻鋒白差差恨無一尺箠為國笞羌夷云云）

符堅投箠（唐孫元晏詩投箠填江語未終謝安乘此立殊功三）

（台星燭乾坤正且與張華死不同）

身扞笞箠（柳宗元集先府君神道表先君為晉州錄事參軍晉之守故將也少文而悍酣嗜殺吏莫敢與爭先君獨抗以理無辜將死常以身扞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援几折簧而無以奪焉）

枕戈折箠（沈與求龜谿集車駕巡幸平江府起居表蓄威以俟應勝而行枕戈而復晉雖尺棰此志折箠而興漢祚天與其時）

迫銜痛箠（曾鞏教論蹙其形恚其轡迫其銜痛其箠驕耳必且橫駛况駕駘乎）

父慈於箠（宋朱文公筆記父慈於箠家有敗子）

錘（洪武正韻主蘂切鍛器莊子在鑪錘之間又見灰韻丁度集韻錘鍛也又眾蘂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持髓切楊桓六書統照母錘余見灰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漆侍義錘爐烹物成物之具也又之瑞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錘亦用椎方音見去聲燮音見平聲韻會定正字切知軌知真）楷錘　篆書 錘（六書統）

棰（洪武正韻主蘂切路溫舒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是也司馬光類篇說文以杖擊也又都果切木棗生貌韓道昭五音類聚棰音棰義同）

騹（主蘂切許慎說文騹馬小貌从馬垂聲讀若箠之壘切騹籀文从𠂹陸法言廣韻又于垂切徐鍇通釋職累反丁度集韻騹或書作䮔楊桓六書統照母騹說見灰韻騹从馬𠂹籀文）篆書 騹（見楊鉤鐘鼎集韻）騹（並籀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騹（並徐鉉篆韻）騹（六書統）

沝（主蘂切許慎說文沝二水也闕凡沝之屬皆从沝之壘切徐鍇通釋職累反音衍讀釋衍曰从二水通論詳矣闕字後人誤加也後森字亦多闕字差誤同此顧野王玉篇之水切孫愐唐韻又音贅丁度集韻之誄切閩人謂水曰沝鄭樵六書略从二水贅兼意釋行均龍龕手鑑二水流合也楊桓六書統照母贅兼意沝贅）篆書 沝（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沝（徐鉉篆韻）隸書 沝（六書統）

笂（主蘂切顧野王玉篇如要切竹生貌也）

⿸危耑（主藥切陸法言廣韻小危也。丁度集韻⿸危耑戴从專作⿸危專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楊桓六書統照母⿸危耑主藥切从危揣省聲⿸危專或作⿸危專與⿸危耑同从危專聲⿸危專⿸危專。字潫博義又音捶⿸危專又符遇切。）篆書⿸危專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危耑⿸危專並六書統

隸書⿸危耑⿸危專並六書統

⿱髟耑（主藥切陸法言廣韻陟隋切假髮髻也。鄭樵六書畧會意。楊桓六書統照母⿱髟耑从耑聲⿱髟耑。）篆書⿱髟耑六書統

隸書⿱髟耑六書統

揣（主藥切丁度集韻治也。楊桓六書統照母揣。本楚委切假借揣摩之揣。五十先生韻寶揣摩。張于敬經史字源韻畧說文量也。試也。度也。又丁果切）篆書揣古老子揣揣並古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揣徐鉉篆韻揣六書統

隸書揣六書統

⿺辶氺（主藥切丁度集韻⿺辶氺⿺辶氺小貌又短貌司馬光類篇又數軌切韓道昭五音集韻之累切短貌。楊桓六書統照母⿺辶氺原聲⿺辶氺从氿林聲字潫博義式軌切又音水）篆書⿺辶氺⿺辶氺並六書統　隸書⿺辶氺六書統

諈（主藥切丁度集韻諈諉煩重貌司馬光類篇又之瑞切又竹恚切說文諈諉累也。郭璞曰以事相屬又姓又女恚切楊桓六書統照母諈从聲諈。）

篆書諈六書統　隸書諈六書統

睡（主藥切丁度集韻恃睢春也。楊桓六書統照母睡原聲睡。字潫博義之累切）篆書睡六書統　隸書睡六書統

隹（主藥切丁度集韻諸鬼切山貌莊子山林之畏隹。字執讀又或作雉嗺楊桓六書統照母隹余見灰韻照母假借雉同上余見本韻。）

篆書隹雉並六書統

⿰飠垂（主藥切司馬光類篇竹恚切飢也。）

⿸广而（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之累切。）

⿱癶足（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哲軌切拜也。字潫博義執軌切）

⿱日𡈼（主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支水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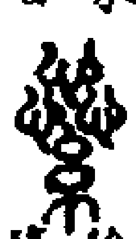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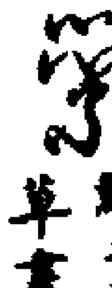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八賄

繠

洪武正韻如累切垂也蒷也又佩垂貌左傳佩玉蘂然服飾備也（女水切音義並同重出誤於去其一）許慎說文繠从惢糸聲顧野王玉篇聚也張參五經文字人蘂反見春秋傳徐鍇通釋如蘂反丁度集韻繠乳捶切或从木作蘂司馬光類篇又汝垂切張有復古編一曰草木華蘂別作蘂俗並爲作𦯀同郭守正紫雲韻左襄十三佩玉繠兮服飾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而水切縣貌又䌐音蘂熊忠韻會舉要半商徵音或作蘂文選盧子諒詩繠蘂芬華落李鑒存古正字繠垂貌又華弓也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繠

篆書  徐鉉篆韻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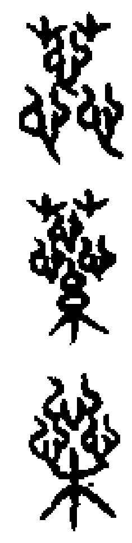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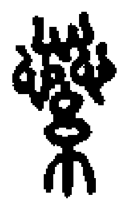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如累切花心鬚亦作橤蕊顧野王玉篇蕊艸木實節節生遵法書廣韻花外曰萼花心曰蘂丁度集韻蘂艸木花叢或作橤通作蘂一曰香草根似茅蜀人所謂葅香又汝垂切垂貌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乳捶切又于兖切華聚貌又祖悅切鄭樵六書畧總別義轉注釋行均龍龕手鑑蘂如水反蕊草初生也並蘂橤三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蘂青橤楊桓六書統日母繠華心也象其心攢簇在木末以木指之也繠隸𦯀或从糸蒂也以糸橤必有糸蒂也又以糸指之也又象衆心叢簇之形嫌其與疑惢之類同故以糸指之糸者非叢之糸也華蒂之蒂也橤隸𦯀乳氏切又祖悅切艸木叢生貌从艸从惢惢多心也艸叢生則心自多（原注惢 隸蘂蘂）並俗熊忠韻會舉要半商徵音廣韻聚字滌博義通作橤蘂並徒䊊韻會定正字切日軌日人然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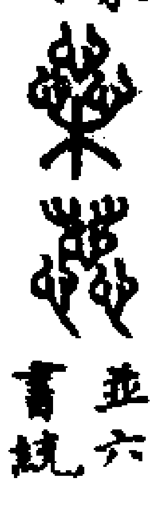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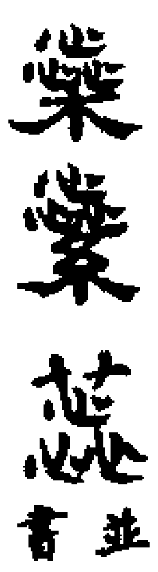
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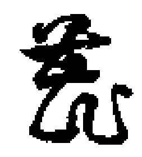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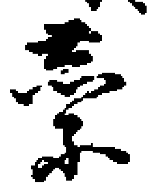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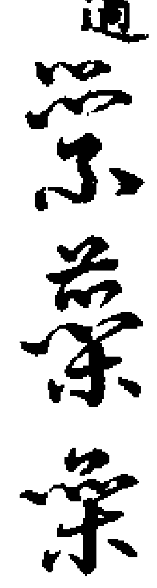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

蕊

洪武正韻如累切同上又草木叢

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

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草書  王羲之  孫過庭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東陵玉蘂

（王明清揮麈餘話）政和二年三月宋帝於太清樓錫燕有南海瓊林東陵玉蘂拜燕子

連房玉蘂

趙希鵠會心錄李德裕作平泉莊臺榭百餘所奇花異草珍松怪石不可殫紀後爲洛陽有力者取去有所謂鵬翅檜珠子栢連房玉蘂（賈氏譚錄注每蒂之上花分五朵而實同其一房者也）

佩玉蘂

左傳吳叔儀乞糧於晉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麄則有之

玉蘂花

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告女要言我嘗聞先王曰夫欲長生者宜先取諸身但堅守三一保爾旅族金英夾草廣山黃木昌城玉蘂夜山火玉遂及鳳林鳴酢醋子西瑤瓊酒中華紫蜜北陵綠阜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有得食之後天而老

周益公大全集玉蘂辨證　唐昌玉蘂花（唐昌公主明皇女也）劇談錄（太平廣記及類說集所載皆本於此）長安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翫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回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煇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蘂院真人降詩

錢文季（文子）狀元去春用楊吉州于直韻賦玉蘂詩老詩久糟奉爾今承扶滿還朝就以爲餞（丙辰）盡攬羣芳傅物華夕披衣銳聚螢車花來杜圃無新唱詩到西崑有故家鄉里孝廉流澤遠弟兄科甲播紳夸盍歸史觀聞羣玉徐步詞垣判五花（歐公詩話丙言揚大年與錢文僖劉子儀數公唱和號西崑集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之崑體唐賢諸詩集幾廢不行文季系出文僖丙上世本姓劉云）趙正則（方法司戶）沿檄而歸玉蘂已過進賦車子韻詩奉答（丙辰）春深遊客競繁華寶馬香輪帶翅車不爲來看格隱樹有誰肯顧野人家飛飛粉蝶頻相狀皎皎銀蟾色共夸今侍審言詩勝畫傳神何必趙昌花（審言杜審言爲吉州司戶正則嘗刻其詩於廨舍）林順卿迪教授兩爲玉蘂花賦長韻富贍清新老病無以奉

再賦用楊丈君韻為謝（丙辰）　廣行行實稱才華。如節鶯和馭寶車。曾燕瓊林天一幄。却吟玉蘂市三家。大篇追補唐詩闕。（唐賢賦此花止二韻及四韻）盛事常流貫類誇。別有冰姿延客住。白池勝種白蓮花。　次韻廷秀侍制玉蘂（丙辰三月）　姑射山前雪照人。長安水畔態尤真。步搖翹玉中心蹙。瓔珞塗金四面勻。常共茶蘼藏淺蕊。獨陪芍藥殿餘春。自從唐代來天女。直到平園見後塵。　女夏孫從之示玉蘂佳篇。時過未敢賡和。今年此花盛開。輒次嚴韻。并以新刻辯證為獻（丁巳）　食菜曾饕三百囷。種花重看一番新。洞仙舊實輪無迹。工部高吟筆有神。疊雪雅宜歌白雪。送春仍欲買青春。向來偽帖今冰釋。從此嘉名偏廣輪。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曾造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今瑒花即玉蘂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王多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蘂。斷無疑矣。侍于容

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史礬總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猗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間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葛立方韻語陽秋。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余請名曰山礬。野人采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魯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余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瓊花唯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葩天下多。瓊花天上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僊冠羣芳。一株攢萬枝。　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亦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

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誤引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容齋隨筆。物以希見為貴。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為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南史劉杳傳梔花出處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梔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葛洪字苑作木傍右。　廣韻玉篇不收梔花榐字　集韻陣榐梔（木名汁可為酒或作梔）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觀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玉為賁韻樹子注云木蜮名為貳敗木帷條令荼蘼又別根株合花玉蘂亦然）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

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眾蘂上。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為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為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為讚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為中的。何必拘李善亦玉為瓊之注耶。梔音阼　南史。劉杳傳所謂梔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香傳。為據俗訛。梔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為瑒（枝梗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後疑未安。於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偽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續添揚巨源唐昌觀玉蘂花　積空素艷照霞新。香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蘂珠宮上玉花春。瓊花玉蘂混而為一說（出風俗雜誌。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卷）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為瓊花。不知實何自也。世以為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冕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爲人貴。孫揚之以詩曰。可憐逃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或云乃李文饒所謂玉蘂花也。晁補之和李季

良長短句名下水船（見雞肋集）百紫千紅翠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尚紀得月眾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本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題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曹端伯予與陜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揚汝士帖小說雖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至於孫句鼂詞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全芳備祖雜著）

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李吳人不識自文饒品題始得名然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陜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有此花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而晏元獻珠集則亦有翰林盛諫議度借示揚州后土廟玉蘂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至蘇文忠公軾長短句云后土祠中玉蘂蓋指舊名也又按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瓊花之說曰瓊赤玉與此花不類而東坡亦云瓊赤玉也其意蓋欲辨證其說而許氏說文亦以瓊爲赤玉云（蔡寬夫詩話）

沈傳師奉爾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戲書即事見懷之作丹使令書其後云招隱玉蘂花以二公詩著名累經兵燹花偶存而刻久失好事者訪尋每不滿意住持

置茀問者幾人矣昔覺來立法席求府治刻本瓏石重鐫遊客觀花讀詩頌還三百年舊觀良是嘉美自晉宋招隱名甲京口古松脩竹清泉幽澗描在談詠誇詡勝絕適者採代董舊賁不副名覺師培植掃剔立志不倦加以年序蒼翠環合景物增邃師與此寺此詞同永其傳尚勉之哉湖子（漁隱叢話）

戴顒字仲若捨宅爲招隱寺寺在京口放鶴門外與鶴林古竹院相望數里孫處於萬山荒涼之顛所由山徑石砌叢叢不絕如綫是名招隱寺有米芾隸碑以紀仲若之出處方丈有閣號增華梁昭明選文于中閣之左有亭名虎跑鹿跑其泉清泚閣之右有亭名玉蘂巍扁其上亭之下有玉蘂二株對峙一架其株條髣髴乎葡萄之所可比輪囷磊瑰如古君子氣象焉其葉類柘葉之圓尖梅葉之厚薄其花類梅而苐辮縮小厥心微黃類小淨瓶莫春初夏盛開葉獨後凋其花白玉色其香殊異而其高丈餘也是名玉蘂土人僉書此花自唐迄今自天下與此寺只二株亦猶瓊花之於維揚千餘年間凡幾遺兵燹幸存今唐長安白玉蘂觀及御史所居閣前往往不可稽考而僅餘此寺雖然李德裕沈傳師再賸之詩石如新自可以究其終始欲天下皆知此花非山礬非瓊花其異出鮮儷而自成一家也故詳紀其本末云江淮肥遯愚一子親歷其寺審書鎮江志在招隱山今按蔡寬夫謂招隱無復此花然近年乾元萬壽宮住持余孟實自招隱山移此花植于宮前花圃時紫泉馬充復有詩里人龔理于中次其韻曰山水窟宅江之南搜奇扶勝味飽諳米方招隱最超絕樹作玉蘂珠瀧潭髙花密葉互掩映柔柯老榦相撐撐叢林何事著此種香嚴鼻觀禪獨參繞之百匝足未止讚以千偈言猶甘空山變滅異今昔桔松折竹徒侵攙彝器遷移鼎鐘去誰復別識走與鐔溫澤縝栗風比德來使不見情難堪東皇移根謹訶護玉立欲陛青光涵蘂宮仙人妾長珮青髻一尺瑤華簪長齋三時晝方靜涷雨一洗春正酣眼中突兀現妙品樣以閬道樓神菴瞿曇老聃共空寂出彼入此容何慚人間多事刻詩酒甚欲忍口牢三緘荒城邂逅此緣者換欽卻肯摒春衫時當晴埃吹野馬採擷沃若眠吳蠶清尊如空雜花亞落日欲墮西山銜流年過眼急於電留此一賞容非貪即今芳事已塵土我輩政爾多空談然則招隱未嘗無此花也

宋景文公筆記維陽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本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顧其義非白花名也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鑾駕香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岳東几詩

路入千山萬木清松蘿蒼蔚接烟甍鹿跑泉眼涵秋影鷹帶雲容

度曉晴花徑有時傳相國蘚碑無字紀昭明六朝輪璧今何處贏得千年蕙帳名揚東山詩

境入平園便有聲唐昌觀裏舊知名已堆玉琖分金粟更伸銀花小翠翹蔓春風勝蘚長山礬香氣晉齋盟世間百卉應無恨不遇王公枉一生劉後村集

竹院過僧話山門掃地迎英雄猶有迹般若太無情玉蘂春陰密琅玕晚暑清半生來往屢也合送人行鄭松窻集七言古詩

維揚后土廟瓊花安業唐昌宮玉蘂判然二物本不同嗅作一般良未是瓊花雪白輕壓枝大率形模八仙爾山礬野路多見之熊斧催殘如獨雛比之玉蘂似實非金粟冰絲那有此花攢中有碧腦瓶別出瓏璁高半指清馨靜夜衝九天招引瑤臺女仙子乘風躍馬汗漫遊偷折繁香分月姊紫莖柘葉茶藤條少到尋常人眼底翰林內苑集賢閣雨露承天近尺咫後人不識天上花又把山礬輕比擬葉酸而澁共滲黃不著霜縑偏入染江鄉老少知此名鄭陣場音無正字方言土諺隨古訛爲瑒成馬園應爾清波雜志

瓊花海內無二本唐人謂玉蘂花乃比其色許慎說文瓊乃赤玉與花色不類唐武元衡詩唐昌觀玉蘂花

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綵霞春日暮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楊凝詩題同前）

瑤華玉蘂種何年蕭史秦嬴向紫煙時控綵鸞過舊邸摘花持獻玉皇前

鄭谷詩亂前唐昌觀玉蘂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曉入微風起春時雪滿牆。白居易詩惜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讐校無閑日。落盡瑤花君不知。嚴給事聞玉蘂花下有遊仙絶句　嬴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潜歇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鎖仙郎可得知。元稹詩（題同前）　弄玉潜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嚴休復詩首唱二首玉蘂花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羽車潜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蕣顔。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緑雲鬟。裴揩詩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過作二首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跡。惟有斑斑滿地花。劉賓客詩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二絶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平簾下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　題集賢院玉蘂花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閑。長聽餘風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顔。

衛公集憶翰林院玉蘂花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郎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此樹吴人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𣙙拔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蜜葉下低帷。（内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當遶予同翫。）舊賞煙霄遠。前惟歲月移。今來想顔色。還似憶瓊枝。　奉寄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郎事見懷之作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沈傳師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揺深。素萼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宋徐鉉詩和貢員外戲見贈玉蘂花栽　瓊瑤一簇帶花來。便斲蒼苔手自栽。畫見唐昌舊顔色。爲君判病酌金罍。王直方詩玉蘂花　閬苑瑤林春晚芳。仙妃舞困卸霓裳。嬪珠安地縷雲佩。尚帶天邊風露香。李應春詩次趙制幹韻　傷心春暮胙庭柯。驚見枝間萬玉瑳。柳巷休稀縈絮蕑。藥堦髣髴撲燈蛾。[illegible]平仙馭朝攀弄。月色花光夜遣摩。欲醉香邊重著句。主人儂許客頻過。華鎮雲溪居士集玉蘂花（并序）玉蘂花瓊花也。唐世尚多有之。今則甚鮮。惟揚州后土廟一本最盛。花如八仙而五出。有香特清。雖乾不歇。揚人往往盛以絳囊而佩之。唐長安唐昌觀所植名聞天下

每歲花時傾都來賞。一日有美婦攜侍者八九人。皆鮮衣䩭粧。徘徊花下。忽顧侍人曰。當折一枝。赴玉峯閑草。遂折花出門。跨駁來煙而去。見者駭愕。方知其爲神仙。異香滿庭。彌月不散。當時詩人多賦頌者。當年玉蘂冠京華。不獨人間壓萬花。曾使瑤池冰雪手。親來折向玉峯誇。忧逸金淵集程公明家玉蘂花　招隱山中有此花。仙人曾住七香車。可憐一架閑如雪。冷落西門處士家。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玉蘂花二首　鳳吹流聲繞綵霞。勝遊還過琬陵花。又邀相伴西王母。請宴昌城玉蘂花。　七色斑龍（一作鸞）紫雲輦。九光華蓋赤霜袍。更陪金女花時宴。玉蘂花前是碧桃。京口詩集郡守林賢校理王公供君王玉蘂花　玉蘂生禁林。地崇姿亦貴。散漫谿谷中。逢茨復何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麗。蒼煙蔽山月。瓊瑤爲之墜。歲久自扶踈。嚴深愈凝邃。誰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史輕邦梅溪詞普薩蠻玉蘂花　唐昌觀裏東風軟。齊王宮外芳名遠。桂子典刑間。梅花伯仲間。龐首鈇腰雪。瓊細雕晴月。誰駕七香車。綠雲飛玉沙。

餌石藥（晉書庾袞字叔襃陽翟人。少履勤儉。世號庾異行。張泓掠陽翟。袞率宗族及庶姓保禹山。賊至。袞勒部曲。整行伍。持滿而勿發。賊服其慎而畏其整。皆退。袞以寇難方興。乃攜妻子適林慮山。林慮人歸

之。咸曰庾賢。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絶險。上有古人遺跡。可共保之。袞乃相與登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及將穫。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

餌松藥（太平廣記方紀曰。南嶽百里有福地。松高一千尺。圍即數尋。而藥甘仙人可餌。相傳服食煉行之人。採此松膏而服。不苦澁。與諸處松別。志僚錄松藥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熟。勿太熟。極香脆。）

屑瑤藥（楚辭思玄賦。屑瑤藥以爲錸。芳斛泉以爲漿）

採瓊藥（李白詩。崑山採瓊蘂。可以煉精魂。）

霜藥（蘇東坡詩。約于重來喫霜藥。）

檀藥（王導輯詞。梨花鍊雪成花。檀作藥。）

浪藥（蘇東坡詩。浮花浪藥都盡）

落藥（騷經。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藥。蘇東坡詩。牛酥煎落藥）

嚼藥（王融新對文選郭璞遊仙詩曰。放精凌霄外。嚼藥挹飛泉。）

人參藥（溫庭筠詩。香風軟透人參藥）

柘漿露藥（曾鞏元豐類藁游玉山石巖記。崖乳欲滴。髓如凝酥若柘漿露蘂。擇十美味。說者云可以安躬）

流珠金藥（神丹隱書。流珠金蘂。鸞電朱精）

（拼丹字）**荼蘂花**（宋景文公集嬌叢無柰蜜柔蔓不勝長非鄰粉自白似狭胥中貫不分櫻桃艶名先擅樂章。近世民間雜曲始有荼蘂花者）**花蘂夫人**（韻府群玉蜀妃花蘂夫人能詩詞）

甤 洪武正韻如累切說文草木實甤甤顧野王玉篇今作蘂又儒佳切孫愐唐韻人人佳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甤音蕤系生也。揚桓六書統日母甤艸秀不實說見灰韻。篆書甤六書統

華 洪武正韻如累切荊也。周禮有華氏陸法言廣韻燋炬用荊華之類孫愐廣韻時髓切丁度集韻華木名有華氏掌共荊華以灼龜或作埀司馬光類篇主蘂切擊馬也。一曰聚也。又是棰切揚桓六書統禪母埀余見照母埀同上。余見灰韻燋也。韻會巢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華禪母見切荊屬作華非周禮華氏合正古轉埀熨音見照韻舊失狀此字諜偏傍增入韻會定正守切禪軌禪神禪華 篆書埀（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埀埀（並六書統）草書華（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華氏 周禮春官華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注燋炊用荊華之類（疏按其職云掌共燋契以士喪禮云楚焞是也楚即荊故云用荊云華之類者華所以捶箠人馬用荊竹為之此亦用荊故云華之類）

惢 如累切許慎說文惢疑也。从三心凡惢之屬皆从惢讀若易旅瑣瑣又才規才累二切顧野王玉篇又桑果切陸法言廣韻才捶切丁度集韻聚惢切戴侗六書故艸木專本肖惢之象又作蘂傳曰佩玉蘂兮予無所繫之謂佩玉下垂如惢也。又作蕊蘂蘂亦也。从惢木聲孫氏如壘切按木非聲乃會意然亦後人所加也。楊桓六書統禪母蘂說意惢鄱周伯琦六書正譌蘂乳捶切華惢也。从三心象形別作蕊蘂通說文字原心華心也。从三心象形儒佳切亦通用甤趙謙聲音文字通日鬼切艸木華外曰鄂內曰惢象含惢之形雖从三心而又如此說以見六義之不可泥也。或用甤亦借蘂作惢蘂蘂蘂非雙音見去聲 篆書惢六書統 隸書惢六書統

橤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木名司馬光類篇乳捶切鄭樵六書略蘂轉注韓道昭五音類聚蘂同上。楊桓六書統日母橤乳氏切从木蘂省聲

篆書橤六書統

⿱⺮惢 如累切顧野王玉篇女委切筍初生也。丁度集韻竹葉再生曰⿱⺮惢。司馬光類篇乳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如委切楊桓六書統日母⿱⺮惢乳氏切从竹从惢惢多心也。竹葉再生用心自多原聲⿱⺮惢隸。篆書⿱⺮惢六書統 隸書⿱⺮惢六書統

⿰女恚 如累切陸法言廣韻不悅。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伊捶切恚也。揚桓六書統禪母⿰女恚原聲⿰女恚隸。字濮傳義時髓切又音蕤又於避切 篆書⿰女恚六書統 隸書⿰女恚六書統

⿺兀日 如累切丁度集韻汝水切迯迫。短貌。楊桓六書統日母⿺兀日从兀日聲。⿺兀日隸。字濮傳義音蕤。篆書⿺兀日六書統 隸書⿺兀日六書統

⿰需刂 如累切丁度集韻裹弱也。揚桓六書統日母⿰需刂原聲。⿰需刂隸。字濮傳義⿰需刂音蕤。篆書⿰需刂六書統 隸書⿰需刂六書統

壝 如累切丁度集韻土埒。司馬光類篇是捶切又愈水切埒也。又欲鬼切起土為埒也。又杜果切又以醉切又于累切夷佳切楊桓六書統禪母壝余見灰韻。篆書壝六書統

捶 如累切丁度集韻以杖擊也。楊桓六書統禪母捶說見照母挼于歘經史字源韻累又主蘂切。篆書捶六書統

箠 如累切丁度集韻馬箠。楊桓六書統禪母箠說見照母余見灰韻。張于歘經史字源韻累又主蘂切說文擊馬箠也。字濮傳義說文杖也。篆書箠六書統

⿰禾垂 如累切丁度集韻博雅積也。又禾積也。楊桓六書統禪母⿰禾垂余見灰韻禪母。字濮傳義時髓切又將偽切。篆書⿰禾垂六書統

⿰犭惢 如累切丁度集韻獸名。犬移也。司馬光類篇聚藥切又秦醉切又下介切又才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才癸切楊桓六書統日母⿰犭惢又此芮切从犬惢聲（⿰犭惢。隸）篆書⿰犭惢六書統 隸書⿰犭惢六書統

⿱止⿰止止 如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如水切

⿱生⿰山山 如累切釋道昭五音類聚如水反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骨中脂亦作髄𩪆古作𩪆。許慎說文𩪆从骨隓聲。劉熙釋名髓遺也遺潰也顧野王玉篇先委切又髓相𩪆切骨髓本从骨隓法言廣韻骨中膏也徐鍇通釋相累反丁度集韻髓選委切或作髓髓隋髓司馬光類篇思累切戴侗六書故𩪆素問曰髓骨之充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髓髓髓三俗髓者髓正髄髄髓俗音髓釋道昭五音類聚須累切楊桓六書統心毋𩪆骨中液也从𩪆隸書髓著文隋隸隋篆古文。髓髓髓並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𩪆今文作髓漢郊祀志鶴髓毒冒趙謙聲音文字通𩪆心思切作髓髓髓隋非借方言齊人謂滑曰𩪆作遺禮記滑遺以清之。合正。韻會定正子切心執心新鮮髓。

⿰骨斉 洪武正韻息委切揚雄賦髓伊音注髓入伊音水言其大破死亡也。

髓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鄒陽傳入於骨髓

𩪆 洪武正韻息委切漢郊祀志光鬻鶴𩪆

篆書 𩪆 𩪆 𩪆 𩪆（並集韻） 𩪆（茅君傳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𩪆（徐鉉篆韻） 𩪆 隋（並六書統）

隸書 𩪆 隋（並六書統）

真書 髓（蔡襄）

行書 髓（黃庭堅）

草書 髓（王羲之） 髓（懷素） 髓（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邵子觀物外篇胃生髓坎為髓五藏生成篇諸髓者皆屬於腦（以為髓海故諸髓屬之）解精微論篇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滲為涕奇病論篇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為主腦逆故令頭痛齒亦痛也靈書海論腦為髓之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　熱病髓熱者死難經髓會絕骨藏經黃帝云諸髓皆屬於腦又云腎生髓髓生肝九墟云人有四海腦為髓之海是太陽經入絡於腦故五穀之精津和合而為膏者內滲入於骨孔補益於腦髓令覩藏象其脊骨中髓上至於腦下至於尾骶其兩傍附肋骨每節兩向皆有細絡一道內連腹中與心肺繫及五藏相通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髓虛者腦痛不安髓實者勇悍凡髓虛實之應主於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聖濟總錄論曰骨髓之病應肝膽若其腑臟有病從髓生熱則應臟寒則應腑故虛者腦痛不安身常清慄髓實者身體煩躁勇悍驚熱當隨證以治之

龍髓 太平廣記隋煬帝以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有漢武帝遊洛水神上明珠及龍髓之勢皆刻木為之運動如生出於黃袞之巧思也（詳巧下）

蛟龍髓 太平廣記漢武帝宴于未央見梁上一老翁長八九寸緣柱而下稽首嘿而不言仰頭視屋俯指帝腳忽然不見帝召方朔以告朔曰其名為藻水木之精夏巢幽林冬潛深河陛下頻興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爾仰頭看屋復俯指陛下腳腳者足以顧陛下宮室足於此帝感之既而息役後幸瓠子河見前梁上老翁獻一紫螺殼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方朔朔曰是蛟龍髓傅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孕產之必易會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效

斑螭髓 太平廣記會稽謝玄卿採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斑螭之髓（詳仙字出廣異記）

白獺髓 王子年拾遺記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夫人頰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鬬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為粉欲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術覺寮雜記坡曰玉骨何勞獺髓醫

丹豹髓 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既耽於靈怪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為屑以塼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霜蛾如蜂赴壇侍者舉麟拂驅之

鶴髓 漢書五梁木清鶴髓（詳見僊字）

鳳髓 唐杜牧樊川集天外鳳凰難得髓無人解合續弦膠（十洲記云鳳喙作續弦膠與此說異詳膏）

石髓 台州府赤城志寒石山有石髓證類本草石髓味甘溫無毒主寒熱中羸瘦無顏色積聚心腹脹滿食飲不消皮膚枯槁小便數疾癖塊腹內腸鳴下痢腰腳疼冷男子絕陽女子絕產血氣不調令人肥健能食治金瘡性溫宜寒瘦人生海臨海華蓋山石窟土人

林以澄陶如泥作丸如彈子有白有黄彌佳矣劉義慶世說嵩山北有大穴嘗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二人圍棊下有一杯白飲與墮者氣力十倍棊者曰汝欲停此否墮者曰不願停棊者曰從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自當出若餓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中因入洛問張華曰此仙舘也所飲者玉漿耳所食者龍肉石髓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侯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汝樂有八光太和斑龍黑胎文虎白沫出于酒丘七玄飛節九孔連珠雲漿玉酒玄圃瓊腴鍾山白膠王屋青數閬風石髓黑河珊瑚蒙山白鳳之肺靈丘蒼鸞之血東英米蒸九節夾結太微嘉禾瓊華腦實流淵鯨眼赤河赫璧北汲太玄之酪中極二儀之脉雲潰蕤父昆丘神雀廣夜芝艸流淵青狀真陵富精玄都平蓋左食神丸石飲玄瀨上屬蘭圃之金精下摘玄丘之紫柰白水靈蛤八陵赤蕤萬歲一生流光九隊有得食之後天而逝此天帝之所服下僊之所逮

餐石髓

（太平廣記王烈與稽叔夜共入山遊戲采藥後烈獨）之大行山中忽聞山東北殷殷狀如雷聲烈不知何等往視之乃見山破石烈數百尺兩畔皆是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

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秔米飯嚼之亦然烈食數丸如桃大因携少許歸欲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琤琤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事類蒙求王烈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捫蝨新話晉人盧無類多歎誕于稽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以餉稽叔夜夜視之則已為石矣然抱朴子云石中黃子所在有之近水之山猶多在大石中其石常濕潤不燥打石見之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殼者便飲之不爾俟堅凝成石也據此與王烈所謂石髓何異恐所得者只是此耳按仙經神山五百年一開石髓出食之者壽與天地齊叔夜披圖謂康當將升碑或指摩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也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急又甚於退之也晉人圖將奇無實而披復以仙經為信無乃一種庭耶（出沈存中筆談）元鄭起蜀山清雋集王烈餐石髓圖　五百年方開此山寒光浮暖濕而乾明明正是洪濛髓只恐凡人不肯餐玉融新封文選沈約游沈道士舘詩曰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

煑石髓

（仙傳印琢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煑石髓而食之謂之石鍾乳）

飲石髓

（仙傳拾遺嚴因乘龍馬謁帝令公於西蜀道經劍閣馬驚墮於岩壑萬丈之底俟至太乙元君之室因問道而留之命坐玉）女酌石髓而飲之後栖嵓徧遊仙境而再拜辭歸元君曰爾飲石髓已得人間千歲無漏泄荒淫能如此猶再得見吾也燈下開談青社李老一日誤墜枯井中向五尺餘入一洞曰大唐玄都洞曉視閣內見一道士書符丹臉先凡精明傳有倖舉執濤李君乃揖首拜揖而坐因顧侍者度琴而彈之李君乃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之製李曰晉稽叔夜感鬼神所傳道士曰感鬼神非也此自撰神思也爾以業障不淨遠致事叔夜即爾前身道士命侍者酌石髓曰此乃大行山中者爾乃飲之數也李乃飲之一盃訖覺襟靈和暢吐納馨香乃悉能記從王烈入山圍棊服石髓復憶亡石架之書如信宿爾（許遺子）太平廣記周穆王遣崑崙時飲蜂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許州山傳）

金髓

（真誥御漱金髓咏歌玉玄）

白玉髓

（本草味甘平無毒主婦人無子不老延年生藍田玉石間）

地髓

（本草地黃一名地髓久服輕身）

澤芝地髓

（仙傳呂尚為周文武之佐服澤芝地髓）

乾坤精髓

（龍虎經乾坤精髓聚於鶏足山中玄冥之內為金丹之根蒂也）

疾在骨髓

（史記扁鵲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望見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詳本傳）

深於骨髓

（吳越春秋）越王曰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詳本傳）

怨入骨髓

（西漢書吳王濞傳）吳王欲發謀舉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詳本傳）王明清揮麈後錄曾王隆云溫益字禹擲徽宗以瑞邸嗣位未久擢尹開封欽聖因出曾文肅為山陵使益為頓遞使祥官次板橋以人衆柱折墜陷時外祖空青公侍文肅為山陵所主管文字偶問左右曰頓遞使何在不虞益之在衆忽應曰

（益在斯由是恐外祖入骨髓將蔡元長已有中禁之援使遂力為引重王於人文蕭于上前元長大感之遂以為中書侍郎與大獄欲擠文蕭父于於死地賴上保全之得免未幾益卒於位後元長復用其子萬石為閣學士以報之）**德入骨髓**（西漢書鄒陽傳陽王長安見王長君留數日請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盎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懼然曰將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常鼓胜錄西漢鄒陽事梁孝王王以為上客及梁事敗孝王恐誅令陽求方畧解罪陽素知齊人王先生多奇計往見語以其事先生曰欲見恩計必往見王長君長君王美人兄也陽乃請間願有謁也長君誠能為上精言之得無竟梁事長君必固見於太后太后必德長君入於骨髓金城之固也長君入而言之事果不治）**痛入骨髓**（史記仲尼弟子傳越王句踐曰孤不料力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燕丹子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援逃歸求欲復之為書與其傅鞠武有曰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冣丹每念之痛入骨髓漢書韓信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東漢書竇融傳光武時授融為涼州牧隗囂反叛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詔報曰每追念外屬孝景皇帝出自竇氏定王景帝之子朕之所祖昔魏其一言繼統以正長君少君尊奉師傅修成淑德施及子孫此皇太后神靈上天祐漢也從天水來者寫將軍所讓隗囂書痛入骨髓畔臣見之當股慄慙愧忠臣則酸鼻流涕義士則曠若發矇非忠孝誠懇孰能如此）

樂藏骨髓（西漢書董仲舒策曰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民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精決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愛入骨髓**（唐杜工部詩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說透骨髓**（上陽子體實說透骨髓血滴滴吐出肺肝）**哀徹心髓**（楚辭胡笳十有一拍兮因茲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補填骨髓**（楚辭蘇東坡服胡麻賦補填骨髓流髮膚兮）**伐毛洗髓**（漢武故事東方朔生三日而父母俱亡或得之而不知其姓以見時東方始明因以為姓既長常望中獨語後遊鴻濛之澤有老母採桑自言朔母一黃眉翁至指朔曰此吾兒也吾却食伏氣三千年一反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見仙傳）**易髓**（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備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俟王母王母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因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脈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為仙人）**鎖腦取髓**（王子年拾遺記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二人進鎖腦骨取髓代為膏燭）**破腦取髓**（契丹志太宗會同十一年遼帝至大梁聞張彥澤劫掠遂鎖之及臨刑斷腕取鎖監刑閣門使高勳命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天鑿腦髓（江州志宋葉夔德化鄉民村懇誠真年十四母疾篤中夜禱之天鑿腦出髓雜藥進之母疾已乾道九年也）**剝膚椎髓**（杜陽雜編唐憲宗寬仁大度未嘗不以聲樂為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日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椎髓娛耳目焉）**食粟益髓**（太平廣記東明國有搖枝粟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取髓救母**（孝友同風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有母患風疾累年不能步履妙心用紙糊一龕實以金紙一少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風患聞世人有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如三界神明能賜佑助妙心用貯炭火於紙龕內若使紙錢成炭而外龕不損害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顱門上右手執木槌擊之應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能自知忽有神人叱之令起始覺少時捫其頭則髓已出如鴨卵狀不痛楚復以刀磨藥母云兒將何藥來吾已聞馨香矣對曰昨晚過道人施與我此藥令母貴擲和服擲成滿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下床若無疾者母子俱喜長老以事達于州王與道師心尚書作狀與之錢五十千絹）

二十足以為孝養之勸時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也**骨脛髓枯**夷堅志張二大夫者京師醫家後從臨安官至翰林醫痊晚退居吉州敘樂肆技能不甚高而一意牟利果貲數萬婚屋後小圃廣袤不能十丈日往縱步忽垣牆頹仆正壓右足跌折骨破痛不堪忍市民范接骨以外科著名亟招之范視其骨脛中但黑膜存嘆曰凡人工自頸下至足皆以髓為主致能待以久長方壯之時或有毀折苟精體充盈則可施板夾接傷處乃用外藥塗傅隨其輕重淺深刻日復舊今大夫髓枯矣無復可接是病非吾所能及也即捨去張宛轉輾上呻吟幾半年而死非工且訛**髓竭人亡**上陽子古之教曰油枯燈盡髓竭人亡是知精實一身之根本未有木無根而能久乎

剌骨無傷髓內經素問刺要論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胻酸體解㑊然不去矣**論肌決髓**漢書論肌決髓紫陽宗旨反覆玩味令義理決洽於中論肌決髓然後乃可言學**學詩得髓**韻語陽秋杜牧之詩字意多用老杜如觀東兵長句云黑稍將軍一鳥輕蓋用子美身輕一鳥過也遊樊川詩云野竹疏還密岩泉咽復流蓋用子美微雨止

還作斷雲疏復行也蓋其心景後之切則下語自然相符非有意於蹈襲故其論杜詩云天外鳳凰誰得髓何人解合續絃膠豈非自以為得髓者耶東坡贈孔毅父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學杜甫而得其皮骨者鮮矣又況其髓哉

不言得髓傳燈錄第二十八祖菩提達磨者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二祖般若多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因改號菩提達磨師欲西返天竺乃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門人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後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斬脛觀髓**帝王世紀紂斬朝涉之脛而觀其髓朱以善長水經注曰淇水歷汲郡西南出朝歌城西北東南逕朝歌臺下俗謂之陽河水也紂在臺見老人將渡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紂乃於此斲脛而視髓**漬髓**山居備用大飲酒者腐腸爛胃漬髓蒸筋傷神損壽**書篆髓**

宋陸游渭南集成都西樓下石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為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嘉泰三年歲在癸亥九月三日務觀老學庵北窗手記蘇東坡集滎陽鄭厚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陽貫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大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米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既見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日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爱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落昆髓**遼史國語解落昆髓地名**治髓**孫思

邈千金要方羌活補髓圓治髓虛腦痛不安膽腑中寒方羌活　芎藭　當歸（各三兩）　桂心（二兩）　人參（四兩）　棗肉（研如脂）　羊髓　酥（各一升）　大麻人（熬研如脂）　牛髓（各二升）　右十味先擣五種乾藥為末下棗膏麻人又擣相濡為一家下二髓并酥內銅鉢中重湯煎取搏為丸如梧桐子酒服三十丸日二服稍加至四十丸　柴胡發泄湯　治髓實勇悍驚熱主熱方　柴胡　升麻　黃芩　細辛　枳實　梔子人　芒消（三兩）　淡竹葉　生地黃（一升）　澤瀉（四兩）　右十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三升去滓下消分三服聖濟總錄治髓虛寒地黃煎方　生地黃（五斤洗切）　犢骨髓　人參（各五兩）　右三味擣羅為末每用酒二升藥末二兩羊髓一具去筋膜一處細研慢火熬稠瓷器盛之每服一小匙溫酒化下空心日午臥時各一　治髓虛骨寒溫髓湯方　附子（炮裂去皮臍）　人參　黃耆　細辛（去苗葉）　桂（去麁皮各一兩）　右五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空心食前溫服　治髓實勇悍驚熱生煩柴胡湯方　柴胡（去苗）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細辛（去苗葉）　枳實（去穰麩炒）　梔子人（各三分）　澤瀉　淡竹葉（細剉）　生地黃（切焙各一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下芒消半錢再煎一沸去滓分二服早食後日中服　治髓實氣勇悍煩熱

枳實湯方　枳實（去瓤麩炒）北柴胡（去苗）當歸（切焙）芎藭　甘草（微炙剉各一兩）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食後夜臥。治髓實使人㤼悍驚熱，地骨皮湯方。　地骨皮（洗二兩）胡黃連　柴胡（去苗）當歸（切焙）澤瀉　黃芩（去黑心）甘草（炙剉）枳實（去瓤麩炒各一兩）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瀡

洪武正韻　息委切，方言：齊人謂滑曰瀡。禮記：滫瀡以滑之。顧野王玉篇：息觜切，不重，修廣韻：瀡，滑也。戴侗六書故：選委切，說具滫下。韓道昭五音類聚：相恚切，遺思累切。楊桓六書統：心母。瀡（原本）瀡（非）省。瀡（从）水隋聲。瀡義从隨省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鮮遺。

篆書　瀡（集韻見杜从古）　瀡　瀡　瀡（集篆古文韻海）　瀡（並六書統）

隸書　瀡（六書統）

草書　瀡（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蓶

洪武正韻　息委切，草木華敷貌。又樂韻。司馬光類篇：選委切。郭守正紫雲韻又將此切。又草名。爾雅蘭康蓶。釋行均龍龕手鑑：蓶，靡也。與䨲同。又音霍。楊桓六書統：心母。蘿本虛郭切，假借。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滲倚義。又草木弱貌。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心毁切，从艸霍聲，亦借霍。楚詞蘋ナ蓶靡。雙音見樂韻。韻會定正字切：心軌心新鮮蓶。

篆書　蓶（集韻見杜从古）　蓶（集篆古文韻海）　蓶（徐鉉篆韻）

草書　蓶（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䨲

洪武正韻　息委切。玉篇：露也。廣韻：䨲靡，草木弱貌。韓愈城南聯句：春遊轢䨲靡。又樂韻。顧野王玉篇：䨲也。又呼郭切。陸法言廣韻：草木貌也。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忽郭切。說文：飛聲也。雨而飛者聲䨲。釋行均龍龕手鑑：草木柔弱貌。又音霍，地名也。楊桓六書統：心母。䨲本虛郭切，假借䨲（綠）。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䨲靡，細弱貌。鳥值雨則重弱不能飛，故亦得从二隹在雨中為意。雙音見樂韻。韻會定正心軌切。又䨲䨲細貌。字切：心軌心新鮮䨲。

篆書　䨲（六書統）

隸書　䨲（六書統）

嶲

洪武正韻　息委切。越嶲，古邛都國。武帝元鼎六年開，始置郡。名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郭忠恕佩觿集：嶲嶲，上湖圭翻，似馬一角。又均睽翻，子嶲鳥；下息委翻，越嶲郡。丁度集韻：嶲或作嶲。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徂兖切。戴侗六書故：嶲，又粗沇切。越嶲，漢郡名。應劭曰：故邛都國，有嶲水。漢武帝開。屬益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漢書志注：光榮反，嶲非，乃携字。郭守正紫雲韻：又將此切。蜀中郡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嶲（俗）嶲（通）嶲（正）。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戶圭切。楊桓六書統：心母。嶲（原）从嶲（隸）嶲（誤）。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字滲倚義音髓。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嶲見矢韻。此轉注。譌作嶲非。史名為嶲。昆明俗字。韻會定正：嶲。心軌切，水名。字切：心軌心新鮮嶲。

篆書　嶲（集韻見杜从古）　嶲（集篆古文韻海）

隸書　嶲（六書統）

草書　嶲（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越嶲縣

舊唐書地理志：越嶲縣，漢郡名。武帝置。今縣，漢邛都縣地。屬越嶲郡。有越嶲水。後周於越城置嚴州。隋改為西寧州。尋改嶲州。仍分邛都置越嶲縣。州所治也。元一統志：嶲州，先廢。大曆四年正月，割邛州蒲江、臨溪兩縣復置之。大和六年五月，西川奏移於臺登城。　行嶲州　臨溪鎮在唐為縣。天寶末，嶲州陷於雲南，鮮于仲通以嶲州之餘民置行州於此。事見雲南志。太平御覽：漢書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嶲、昆明，編髮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　永昌郡傳曰：越嶲郡在建寧西北千七百里，治江都縣，自建寧高山相連，至川中平地，東西南北擲千餘里。郡特好桑蠶，宜黍稷麻麥稻粱。　十道志曰：嶲州越嶲郡本益州西外夷，漢初為邛都國。史記曰：西南夷，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　九州要記曰：嶲之西夷人，身青而有文如龍鱗。　博物志曰：越嶲國有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如故。又玄中記曰：割而復生，名曰及乇。　十道記曰：越嶲有瀘水，四時多瘴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時中人，多悶絕，唯五月上伏即無害。故諸葛亮征越嶲，上疏曰：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又地記曰：今昆明道渡所見有武侯道存。　又十道記曰：水波而峴石上，人以牛皮為船，方涉津渡。　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鵡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是此。　漢志曰：旄牛屬蜀郡。鮮水出徼外，南入若水。若水亦出徼外，南至大作從牛邛今坐登縣。楊巨源百家詩：別嶲州一時慟哭，雲日為之變色。越嶲城南無雜地，傷心從此便為蠻。冤聲一慟悲風起，雲暗青天日下山。

鑴

息委切。揚雄方言：鋭頭之鑴，以豆肩雜錫也。青髓陛法言廣韻：鑴，鑪銚也。又韻：錫為之鑴云餅也。丁度集韻：鑴或作鑴。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

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鐆鏈二。俗。鏈或作鏈。正。韓道昭五音集韻。鐆。音髓。楊桓六書統。心母。鐆。从食隋聲。鏈。隸。鐆。有鑡。或从豕。鏈。隸。篆書鐆鐆（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鐆鐆（並六書統）隸書鐆鐆（並六書統）

䕦 息委切。顧野王玉篇。息觜切。草名也。韓道昭五音集韻。䕦草也。字滲傳義。音里切。

𤢺 息委切。陸法言廣韻。狩豚。或作𤢺。孫愐唐韻。隨婢切。丁度集韻。𤢺𤢺。或不省。或从豕。作𤢺。司馬光類篇。選委切。又尹捶切。𤢺也。又直婢切。楊桓六書統。心母。𤢺。从豕隋聲。𤢺。隸。𤢺。或从隆省。𤢺。隸。篆書𤢺（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𤢺𤢺𤢺（並六書統）隸書𤢺（六書統）

崔 息委切。丁度集韻。息罪切。動貌。連貌。楊桓六書統。心母。崔。余見清母。及灰韻。篆書崔（六書統）

嶲閵雋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並須背切。

叉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息累切。叉。並頸。

𥋿 息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昔累切。

○**岯** 洪武正韻。部癸切。山一成。書作伾。又灰韻。丁度集韻。岯山名。或从人作伾。或作阫。伾。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部鄙切。楊桓六書統。並母。岯。阫坯並說見灰韻。伾同上。[illegible]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注見攀悲切。篆書岯阫坯伾（並六書統）草書岯（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伾 洪武正韻。部癸切。書至于大伾。又灰韻。韓道昭五音集韻。伾山名。或作岯。楊桓六書統。並母。岯余見滂母。伾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灰韻。此方音作岯非。篆書岯伾（並六書統）

秠 洪武正韻。部癸切。黑黍一稃二米。又秠。隸亦作秠。又灰尤二韻。

○**觜** 洪武正韻。即委切。鳥喙。又支韻。許慎說文。觜觿也。从此束聲。一曰藏也。遵誅切。顧野王玉篇。觜。子累切。觜口鳥喙也。又作咮。同觜。陸法言廣韻。觜。喙也。觜上同。丁度集韻。觜。祖委切。鴟舊頭上角觜。一曰觜觿星名。或作咮嘴。嘴觜一曰石鍼謂之觜。張有復古編。觜。从此束。遵誅切。別作嘴。音遵爲切。又將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觜。俗。觜。通。觜。正。又嘴。俗。觜。角二音。雋。俗。觜。音二音。嘴嘴嘴嘴嘴。六。俗。韓道昭五音類聚。觜觿。音觜。于。楊桓六書統。精母。觜。余見支韻。觜。余見支韻。嘴。从口束聲。咮。隸。嘴。或从觜聲。嘴。隸。觜。俗。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周伯琦六書正譌。觜。鳥喙。从束象形。此聲。趙謙聲音文字通。觜。即鬼切。鳥喙如束者。俗但知用觜。作嘴。嘴。咮非。借山曲如喙者作𡶒非。韻會定正字切。精軌。精精羨觜。篆書觜觜觜（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觜觜（並徐鉉篆韻）觜觜（並六書統）隸書咮嘴（並六書統）草書觜（並黃庭堅）觜（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書林事類。觜觿三星。爲三軍之侯。行軍之藏府。葆旅收斂萬物。明則軍儲盈。將得勢也。觜觿爲虎首。主葆旅事。注。葆守也。旅軍

衆也。亦佐參伐斬艾除凶也。漢天文。於辰在申。自畢主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屬益州。晉志。實沈之次。觜觿參伐。實沈之次。唐天文。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觿。注。秦陽也。淮南。仲秋之月。日在角。且觜觿中。月令。長列。平旦。牛地水叶洽歲。歲陰在未。星居中。以七月與觜觿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史天官書。魏地。觜觿參之分野。漢地理志。上應天關也。天之志。觜參實沈也。蓋漢西河之地。上應天關也。出唐書。

料角觜 揚州府志。係淮東藥底處。南控大江。東北大海。自來防托之地。沙脉洄漲不常。潮小則委蛇曲折。水路可見。大則一槩漫淺。非熟於往來舟師。未易輕舉。料角觜直東。鹹淺二水不雜。今本州分兵戍守。係在海門縣東。

新華觜 水利文集。據續圖經云。有新華觜分注觜嚴家觜。蓋觜即匯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見水旱二者之患。

金剛觜 淮安府志。在安東縣。去縣西南三里。突出淮岸。以禦淮水衝擊之勢。今圮毀。

鏵觜 宋范石湖大全集。在興安縣五里所。秦史祿所作也。迎海陽水。鑿石爲堤。前銳如鏵。衝水分南北下。爲湘灕二江。功用奇偉。千載代享德。遠寄儕之。導江自海陽主縣。迎澗迤狂瀾。既奔傾中流。遇鏵觜分爲兩道。闡南灕北湘水主

今舟檝利楚粤徑萬里人謀欲天造史禄所鑿始無謂秦無人虎鼠用否耳紫藤纏老蒼白石溜青洪是開可作社牲酒百世祀脩廢者誰歟配以臨川李江湖集觜陽劉氏史禄渠至此分水　世傳靈渠自秦始南引灕江會湘水楚山憂觜石長鞭鑿崖通塹三百里萬師安知有史禄割牲況帶祀潰兎我舟閒淺慷若人安是天下奇男子只令渠廢無人脩嗟乎秦史未易訾

呂口觜（登州府志黃縣呂口觜在縣西北二十五里。）

堅守三觜（宋史李彥仙傳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敵漸遺隘難以眾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怒其沮眾罷遣之師至千秋府果敗官吏皆遁時彥仙爲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墓於是令尉爲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尸汝於市眾皆聳金人攻三觜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

十五觜（無錫縣志閭江上有觜凡十五曰閭江觜錢家觜陳家觜蔣家觜蒼家觜盤塢觜章山觜號亭觜大𩣡觜蔡基觜韓家觜後峴觜邵基觜許峴觜蒼橫觜皆近江之島）

南湖觜（江州志州境大川通江皖南湖觜豫章諸水入之並漢合爲三江其總名則彭蠡澤也。）

鳳凰觜（長安志杜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今所鑿崖塹尚存俗呼爲鳳凰觜。）

老鸛觜（宋史瀛國公紀元兵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宋子趙孟錦率兵大戰于老鸛觜。）

鰣魚觜（寶祐濡須志在無爲縣天河中有沙觜名曰鰣魚每歲四月江水入巢湖至十月湖水出大江皆泝鰣觜過城下留連顛挹久之乃委注焉方輿勝覽鰣魚觜在岳州華容縣風土記皆傳有異人讖曰江西沙洲過岳陽樓即出狀元岳州志鰣魚觜在岳州岳陽樓前沙洲也水涸則洲露水泛則一朵成湖俗云鰣魚觜過狀元生蓋以洲過岳陽門則岳州必出進士也。）

駱駝觜（長沙府志在長沙府長沙縣城北江口去縣一十里諺云駱駝圓出狀元與地紀勝在瀏口諺云駱駝觜圓出狀元。）

象鼻觜（江陵縣志在縣治東南沙市邊臨大江奔流所激前人壘石爲堤以備衝決之患。）

賈鐵觜（續世說漢賈緯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觜受詔脩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日有白金八千鋌又以所撰日曆示監脩王峻皆媒孳竇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惡之謂同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並遭非毀教士子何以進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爲平盧行軍司馬馬明叟實賓錄五代賈緯累任史職長於記注才筆未能過人而議論本強頗極荊湘近事九國志云馬氏將湖南有謠言曰馬去也不用鞭鼓牙過令年及逢鎬得馬氏歸江南鎬居長沙爲劉言所逐是歲言亦爲潘不平之目爲賈鐵觜五代諱史賈緯傳。緯脩唐史在籍中月餘丁內艱歸真定服闋復起居郎脩撰如故尋以本官知制誥緯長於記注應用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之目之爲賈鐵觜）

賈鐵觜（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前蜀邛州土豪賈師怒狀貌寢陋好大言狀上陵下閭里惡而憚之呼爲鐵觜後從王建建命以官十國紀年類說故老能蜀時事云天兵伐蜀蜀主大懼合廷臣募所以拒天兵者賈鐵觜越班而對眾謂鐵觜不獨有口才兼有膽勇帝聽之乃云是臣則斷定不敢於是眾笑而退）

英鐵觜（大和志進英禪師臨濟九代孫也出家龍安縣悟法於廬山歸宗真靜禪師佛印名之曰英鐵觜）

目爲猪觜（朱子語類宣政間鄆州有數子弟好議論士大夫長短常聚州前郎店中每士大夫過但以觜舒縮便是短長他時人目爲猪觜以其狀似觜搖土數子弟因戲以其肆自標爲甚猪觜大夫猪觜郎之屬少間爲人告以私置官屬有謀反之意興大獄鍛鍊舊見一弟子載今記不得近看長編有一段徽宗一日問執政東州逆黨何不爲處分了龍無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來只是此事想李也不曾見此事只大碁聞得一項語言德明）

觜尖（王明清揮麈餘話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徽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瑞初爲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瑞初怒操俚談詬曰子觜尖如此誠姦人也固困辱之已而牓出奏名所犯既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廿餘年瑞初爲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於堅老自郎官出爲代瑞初固忌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欵眯主平而已既再見瑞初頗有其面目猶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卒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觜不尖否瑞初愧怍而罷瑞初有子即粹伯處全也粹伯適外祖之遺体不但曾氏之指蹤可驗而高明豪放醅肖之粹伯亦不自隱禮待二家均一世亦多知之傳正郎鄲公淑孫也）

紅銅觜（宋景文公集紅銅觜出永康山谷中米体若觜惟羽翮差黑入亦畜之然

（不能久也故贊云絳觜剛喙彝黑于衿因網執獲亦馴厥心）

蠟觜（鎮江志以喙黄得名又名銅觜鄉物與之能仰口承取）

鳳觜（觜舊續聞南恩州北甘山鳳凰巢其上每大風其雛墜地人或取其觜謂之鳳凰杯唐杜工部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十州記仙家煑鳳喙麟角作膠名續弦膠能連屬弓弩斷弦）

紺趾丹觜（續後漢書禰衡傳衡作鸚鵡賦云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又見衿字韻）

裂膝破觜（文選射雉賦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騁絕伎如轉如軒不高不埒當味值胃裂膝破觜）

剖㲉戒觜（唐張說之集龍興寺碑觀夫廣大無相者虛空也四輪倚之而住精微無体者佛性也萬法因之以生聖人有以見三界之壞皆有爲㲉故剖之以戒觜聖人有以見六趣輪迴是無明網故決之以定力）

黄鶻觜（宋蘇東坡詩莫對黄鶻矜爪觜韓詩賞遠翮兒熙有似鶻觜子由也已老蒼一汝矜爪觜）

鴨寒下觜（老學庵筆記鶻寒上距鴨寒下觜）

黄鶻觜（宋蘇子由詩呀呀黄鶻觜薑草也詳薑）

摘鷹觜（猗覺寮雜記唐建茶與今不同今採茶者得茶芽即蒸熟焙乾唐則旋摘旋炒劉夢得試茶歌自傍芳叢摘鷹觜斯須炒成滿室香）

摶則利觜（百川學海師曠禽經鳥善摶鬬者利觜）

嶊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子罪切山林崇積貌丁度集韻山貌或省作㑴司馬光類篇祖誄切又母水切又取猥切又祖猥切字潨博義嶵同上

篆書 嶊 嶊（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嵬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嵬名字潨博義又音觜

嶉

即委切顧野王玉篇子誄切嶊嶉也丁度集韻山曲也又子尾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即水反又即隹切高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山狀五音類聚又子罪切楊桓六書統精母嶉原聲嶉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又前楊雄賦雜嶉而成觀孟注才木崇積貌韻會定正字切精軌精精箋嶉

篆書 嗺（六書統）　隸書 嗺（六書統）

濢

即委切陸法言廣韻濢漬孫愐唐韻遵誄切宋重修廣韻汁漬也丁度集韻祖誄切說文小溼也司馬光類篇又七醉切下溼一曰物之小溼楊桓六書統精母濢从水翠聲濢隸趙謙聲音文字通从翠聲

篆書 濢（徐鉉篆韻）　隸書 濢（六書統）

洅

即委切孫愐唐韻說文雷震洅洅本作代切丁度集韻雷震謂之洅司馬光類篇祖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雷聲震楊桓六書統精母洅原聲洅隸

篆書 洅（六書統）　隸書 洅（六書統）

臎

即委切丁度集韻博雅髁骨也一曰肥實謂之臎司馬光類篇祖誄切又七醉切肥也楊桓六書統精母臎統聲臎隸字潨博義又音觜

篆書 臎（六書統）　隸書 臎（六書統）

嘬

即委切丁度集韻鳥喙一曰鳥聲又子尾切司馬光類篇祖誄切楊桓六書統精母嘬从口翠聲說見支韻嘬隸

篆書 嘬（六書統）　隸書 嘬（六書統）

璻

即委切丁度集韻玉色司馬光類篇祖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遵誄切楊桓六書統精母璻从玉翠聲璻隸

篆書 璻（六書統）　隸書 璻（六書統）

䘒 朘

即委切丁度集韻赤子陰也或从肉作朘楊桓六書統精母䘒朘說見支灰歌三韻

篆書 䘒 朘（並六書統）

槯

即委切丁度集韻祖猥切本蘊積楊桓六書統精母槯原聲槯隸

篆書 槯（六書統）　隸書 槯（六書統）

葰

即委切丁度集韻詐也挫也司馬光類篇祖猥切又祖對切詐拜也又祖卧切楊桓六書統精母葰本側駕助駕二切協韻葰隸字潨博義子罪切又音雈又音詐

篆書 葰（六書統）　隸書 葰（六書統）

嗺

即委切丁度集韻口醜也楊桓六書統精母嗺子尾切又祖猥切从口崔聲嗺隸字潨博義子罪切口嗺頼頼也又灰韻藏回切

篆書 嗺（六書統）　隸書 嗺（六書統）

肥　即委切。丁度集韻：面顴。揚桓六書統精藴。余見真韻。　篆書　肥　六書統

捘　即委切。丁度集韻：推也。揚桓六書統精藴。余見灰韻。又真韻。　篆書　捘　六書統

㢈　即委切。丁度集韻■　司馬光類篇祖猥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罪切。揚桓六書統精藴。㢈原篆。㢈隸。　篆書　㢈　六書統　隸書　㢈　六書統

嶵　即委切。司馬光類篇祖委切。山貌。鄭樵六書略巍轉注。揚桓六書統精藴。嶵从山罪聲。嶵隸。又巖業嶵山貌。原篆。嶵隸。　篆書　嶵　嶵　並六書統　隸書　嶵　嶵　並六書統

售　即委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作嗺。韓道昭五音類聚嘴嗺並作觜嘴二字。鳥喙也。字滌傳義作嘴。子委切。又音唯。相欲伏也。

𦐝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側委切。

茥　即委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累切。䒷茥也。

○

趡　洪武正韻千水切。走也。又地名。春秋會于趡。許慎說文：趡，動也。从走隹聲。春秋傳曰：盟于趡。顧野王玉篇且水切。陸法言廣韻又魯地名。徐鍇通釋取誄反。丁度集韻取水切。司馬光類篇又愈水切。又在呂切。邪進也。戴侗六書故：春秋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揚雄賦曰：神騰鬼趡。博雅曰：奔也。類篇曰：走貌。按類篇之說近是。揚桓六書統清母。雖此水切。統聲錐。趡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字滌傳義又雖氏切。趡豨聲。音文字通趡。青鬼切。走動也。隹聲。作雖非。方音見諭。音韻會定正字切清軌清清千趡。　篆書　錐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錐　徐鉉篆韻　隸書　趡　六書統　草書　趡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盟于趡　春秋桓公十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神騰鬼趡　揚雄河東賦：天子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與奮電鞭。驂雷輜。鳴洪鍾。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飈拂。神騰鬼趡。

雓　千水切。陸法言廣韻細計。韓道昭五音類聚細鵜也。揚桓六書統清母。雓此水切。从隹亐聲。雓隸。　篆書　雓　六書統　隸書　雓　六書統

猝　千水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此胄切。獸也。揚桓六書統清母。猝从豸卒聲。　篆書　猝　六書統

髦　千水切。字滌傳義初委切。髮好也。

○

跬　洪武正韻犬蘂切。半步一舉足也。亦作頃蹞。許慎說文：趌，半步也。从走圭聲。讀若跬同。丘弭切。揚雄方言：半步為跬。顧野王玉篇：跬，羌捶切。舉一足行也。蹞，跬同。上與跬字同。郭忠恕佩觿集：佳跬。上古膎翻。美也。下丘弭翻。半步。徐鍇通釋傾背反。丁度集韻：趌，司馬法：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或作趌頃蹞窺鬩。司馬光類篇：跬，又郝委切。敲跬，用力貌。李軌說。又空媧切。又光結切。疲也。一曰分外用力貌。戴侗六書故：跬，缺垪切。又作蹞鬩趌。釋行均龍龕手鑑：蹞或作跬。古。又窺癸反。揚桓六書統谿母。跬，統。聲跬，隸。跬或从奎。跬，隸。循國者而借頃。頃，隸。蹞，同上。今見谿母。假借。蹞或从頃聲。頃，隸。蹞或从跬聲。蹞，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本作趌。今文作跬。又作窺。前伍被傳：未有窺左足而先應者。師古曰：窺，音跬。半步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趌或轉頃。記：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作跬蹞鬩非。荀子：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俗字借山險貌。作蹞非。字切窺規。窺輕韋跬。　篆書　跬　蹞　蹞　窺　頃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跬　徐鉉篆韻

跬　頃　窺　蹞　蹞　並六書統　隸書　跬　跬　頃　蹞　蹞　並六書統

草書　跬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頍跬　宋祈筆錄違父忘嚮。馬頍于跬許馬字。

頃　洪武正韻犬蘂切。禮記：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又庚梗二韻。　隸書　頃　六書統

蹞　洪武正韻犬蘂切。荀子：不積蹞步無以至千里。　隸書　蹞　六書統

頍

洪武正韻犬蘂切。弁貌。又舉頭貌。許慎說文：頍，舉頭也。从頁支聲。丘弭切。徐鍇通釋傾棊反。司馬光類篇又五委切。又居倭切。又窺絹切。一曰弁小而銳。戴侗六書故：詩云有頍者弁。按禮，緇布冠缺項。康成讀缺為頍，冠無笄者，用頍以組圍頭以繫冠，缺其當項處以俠繫束也。弁有笄不用頍。故毛氏直隸詩辭以為弁貌。釋行均龍龕手鑑：頍，俗；頍，今。楊桓六書統：谿母頍。統聲。頍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俗混頯，或轉缺。韻會定正：溪己切，首弁舉貌。字切溪己，溪輕牽頍。

篆書　頍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頍　徐鉉篆韻

隸書　頍　六書統　草書　頍　張錦溪　頍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頯

洪武正韻犬蘂切。莊子其顙頯。注：大朴之貌。陸法言廣韻：小頭。又巨追切。丁度集韻又矩鮪切。顴屬，中央廣而兩耑銳者。釋行均龍龕手鑑：頯，現逵二音。韓道昭五音類聚：頯，又音軌。楊桓六書統：溪母頯。余見松韻。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面顴也。字潫博義：丘軌切。又音跪。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己，溪輕牽頯。

篆書　頯　六書統

⿰足奎

犬蘂切。顧野王玉篇：去弭切。步足閑貌。陸法言廣韻：⿰足奎，瑞閑足之貌。丁度集韻：⿰足奎，或省作奎。韓隸記。釋行均龍龕手鑑：丘弭反。楊桓六書統：谿母⿰足奎。泉聲。奎同上。茲余見灰韻。字潫博義：丘癸切。通作跬。

篆書　⿰足奎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足奎　奎　並六書統

⿰火奎

犬蘂切。顧野王玉篇：去弭切。火貌。楊桓六書統：谿母⿰火奎。从火奎聲。⿰火奎隸。字潫博義：丘癸切。又音跬。

篆書　⿰火奎　六書統　隸書　⿰火奎　六書統

缺

犬蘂切。丁度集韻：卷幘也。結項中隅為四綴，所以固冠者。儀禮：緇布冠缺項。通作頍。楊桓六書統：谿母缺。苦穴切。（假借統聲。缺隸。）

篆書　缺　六書統　隸書　缺　六書統

烓

犬蘂切。丁度集韻：行竈。楊桓六書統：谿母烓。說見齊韻。

篆書　烓　六書統

抧

犬蘂切。丁度集韻：開也。又仄豎切。擊也。楊桓六書統：谿母抧。从手只聲。字潫博義：丘軌切。又音啓。

篆書　抧　六書統

圭

犬蘂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大跬切。

蹞

犬蘂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癸切。乘周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七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一一一二七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王希烈
寫書官主簿臣吳自成
圈點監生臣孫世良
臣敀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八賄

水　水經一

水經　桑欽撰。　酈道元註。　序曰。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玄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及其氣流屆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寓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不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賾者。極聆州域之說。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縱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三反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闚天。歷筩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經有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綿古芒昧。華戎代襲。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書圖自負。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交奇。洄湍決澓。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三經。附其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私。求其尋省之易。

河水崑崙墟在西北。三成爲崑崙丘。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閬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禹本紀與此同。高誘稱河出崑山。伏流地中萬三千里。禹導而通之。出積石山。按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自積石出隴西郡。至洛。準地志。可五千餘里。又按穆天子傳。天子自崑山入于宗周。乃里西土之數。自宗周瀍水以西北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自陽紆西至河首四千里。合七千四百里。外國圖又云。從大晉國正西七萬里。得崑崙之墟。諸仙居之。數說不同。道阻且長。經記緜邈。水陸路殊。徑復不同。淺見不聞。非所詳究。不能不聊述聞見。以志差違也。**其高萬一千里。**山海經稱方八百里。高萬仞。郭景純以爲自上二千五百餘里。淮南子稱高萬一千一百里一十四

步二尺六寸。**河水**春秋說題辭曰。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釋名曰。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考異郵曰。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也。所以流化。元命包曰。五行始焉。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腠液也。管子曰。水者。地之血氣脉之通流者。故曰水。其具財也。而水最爲大。水有大小。有遠近。水出山而流入海者。命曰經水。引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又命曰川水也。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經流之大。孝經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曰。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徐幹齊都賦曰。川瀆則洪河洋洋。發源崑崙。九流分逝。北朝滄淵。驚波沛厲。浮沫揚奔。風俗通曰。江淮河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釋名四瀆。獨也。出其所而入海。**出其東北陬。**山海經曰。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爾雅曰。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物理論曰。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矣。漢大司馬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澄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競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則河決。以其噎不洩也。禁民勿復引河。是黃河兼濁河之名矣。述征記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爲狹。比淮濟爲闊。寒則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余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山海經曰。南即從極之淵也。一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惟馮夷都焉。括地圖曰。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河水又出於陽紆陵門之山。而注於馮逸之山。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地也。是惟河宗氏。天子乃沉珪璧禮焉。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以觀天子之寶器。玉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視圖方乃導以西邁矣。粤在伏羲受龍馬圖於河。八卦是也。故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後堯壇於河受龍圖。作握河記。逮虞舜夏商。咸亦受焉。李尤盟津銘。洋洋河水。朝宗於海。徑自中州。龍圖所在。淮南子曰。昔禹治洪水。具禱陽紆。蓋於此也。高誘以爲陽紆秦藪。非也。釋氏西域志曰。阿耨達太山。其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甚大焉。山。即崑崙山也。穆天子傳曰。天子升崑崙封隆之葬。封隆。雷公也。雷電龍。即阿耨達宮也。其山出六大水。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郭義恭廣志曰。甘水也。在西域之東。名曰新陶水。山在天竺國西。水甘。故曰甘水。有石鹽白如水精。大段則破而用之。康泰曰。安息月支天竺至伽那調御。皆仰此鹽。釋法顯曰。度葱嶺已入北天竺境。於此順嶺西南行十五日。其道艱阻。崖岸險絕。其山唯石。壁立千仞。臨之

目眩。欲進則投足無所。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梯。已躡懸絙過河。河兩岸相去減八十步。九譯所絕。漢之張騫甘英皆不至也。余診諸史傳。即所謂罽賓之境。有盤石之隥。道狹尺餘。行者騎步相持。絙橋相引。二十許里。方到懸度。阻險危害。不可勝言。郭義恭曰。烏秅之西。有懸度之國。山溪不通。引繩而度。故國得其名也。其人山居。佃於石壁間。累石爲室。民接手而飲。所謂猨飲也。有白羊。小步馬。有驢無牛。是其懸渡乎。釋法顯又言。度河便到烏長國。烏長國。即是北天竺。佛所到國也。佛遺跡於此。其跡長短在人心念。至今猶存。及曬衣石。尚在新頭河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兩岸平地。有國名毗荼。佛法興盛。有遙捕那般河邊。左右有二十僧伽藍。此水逕流。逕摩頭羅國而下。合新頭河。自河已西。天竺諸國。自是以南。皆爲中國。人民殷富。中國者。服食與中國同。故名之爲中國也。泥洹已來。聖衆所行。威儀法則。相承不絕。自新頭河至南天竺國。迄於南海。四萬里也。釋氏西域記曰。新頭河經罽賓犍越摩阿利諸國而入南海是也。阿耨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山西南小東。有水名薩罕。小東有水名恒伽。此三水同出一山。俱入恒水。康泰扶南傳曰。恒水之源。乃極西北。出崑崙山中。有五大源。諸水分流。皆由此五大源。枝扈黎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枝扈黎。即恒水也。故釋氏西域志。有恒曲之目。恒北有四國。最西頭恒曲中者是也。有拘夷那竭國。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拘夷那竭國南城北雙林間。有希連禪河。河邊。世尊於此北首般泥洹。分舍利處。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泥洹後。天人以新白緤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出王宮。度一小水。水名醢蘭那。去王宮可三里許。在宮北。以旃檀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薪了不燃。大迦葉從流沙還不勝悲號。感動天地。從是之後。他薪不燒而自燃也。王斂舍利。用金作斗量。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天龍神王各得少許。齎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浮圖於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此樹名娑羅樹。其樹華名娑羅佉也。此華色白如霜雪。香無比也。竺芝扶南記曰。林楊國去金陳國步道二千里。車馬行無水道。舉國事佛。有一道人命過。燒葬。燒之數千束樵故坐火中。乃更著石室中。從來六十餘年。尸如故不朽。竺枝目見之。夫金剛常住。是明永存。舍利刹見。畢天不朽。所謂智空罔窮。大覺難測者矣。其水亂流於恒水。入東逕毗舍利城北。釋氏西域志曰。毗舍利。維耶離國也。支僧載外國事曰。維耶離國去王舍城五十由旬。城周圓三由旬。維詰家在大城裏宮之南。去宮七里許。屋宇壞盡。惟見處所爾。釋法顯云。城北有大林重閣。佛在於此。本叁

婆羅女家。施佛起塔也。城之西北三里。塔名放弓仗。恒水下流。有一國王。國王小夫人生肉胎。大夫人妬之。言汝之生不祥之徵。即盛以木函擲恒水中。下流有國王遊觀。見水上木函開看。見千小兒端正殊好。王取養之。遂長大甚勇健。所往征伐。無不摧服。次欲伐父王本國。王大憂愁。小夫人問何故憂愁。王曰。彼國王有千子。勇健無比。欲來伐吾國。是以愁爾。小夫人言勿愁。但於城西作高樓。賊來時上我置樓上。則我能却之。王如是言。賊到。小夫人於樓上語賊云。汝是我子。何故反作逆事。賊曰。汝是何人云是我母。小夫人曰。汝等若不信者。盡張口仰向。小夫人即兩手捋乳。乳作五百道。俱墮千子口中。賊知是母。即放弓仗。父母作是思惟。皆得辟支佛。今一一塔猶在。後世尊成道。告諸弟子是吾昔時放弓仗處。後人得知。於此處立塔。故以名焉。千小兒者。即賢劫千佛也。釋氏西域志曰。恒曲中次東有申迦扇柰揭城也。佛下三寶階國也。法顯傳曰。恒水東南流逕僧迦施國南。佛自忉利天東下三道寶階為母說法處。寶階既沒。阿育王於寶階處作塔。後作石柱。柱上作師子像。外道少信。師子為吼。怖效心誠。恒水又東逕罽賓饒夷城南。南接恒水城之西北六七里。恒水北岸。佛為諸子說法處。恒水又東南逕祇國北。出沙祇城。南門道東。佛嚼楊枝刺土中。生長七

尺。不增不減。今猶尚在。恒水又東南逕迦維羅衛城北。故曰淨王宮也。城東五十里。有王園。園有池水。夫人入池洗浴。出北岸二十步。東向舉手攀樹生太子。隨地行七步。二龍吐水浴太子。遂成井池。衆僧所汲養也。太子與難陀等撲象角力射箭入地。今有泉水。行旅所資飲也。釋氏西域志曰。城北三里。恒水上父王迎佛處。作浮圖。作父抱佛像。外國事曰。迦維羅越國。今無復王也。城池荒穢。惟有空處。有優婆塞姓釋。可二十餘家。是昔淨王之苗裔。故為四姓。住在故城中為優婆塞。故尚精進。猶有古風。彼日浮圖壞盡。條王備修治一浮圖。私訶條王送物助成。今有十二道人住其中。太子始生時。妙后所扳樹。樹名須訶。育王以青石作后像。扳生太子像。昔樹無復有。後諸沙門取昔樹栽種之。展轉相承到今。樹枝如昔。尚蔭石像。又太子見行七步足跡。今日文理見存。阿育王以青石挾足跡兩邊。復以一長青石覆上。國人今日恒以香花供養。尚見足七形。文理分明。今雖有石覆無異。或人復以數重吉貝重覆。抑著石上。逾更明也。太子生時。以龍王夾太子左右吐水浴太子。一龍吐水暖。一龍吐水冷。遂成二池。今尚一冷一暖矣。太子本出家前十日。出往王田閻浮樹下坐。樹神以七寶奉太子。太子不受。於是思惟欲出家也。王田去宮一據據左。一據據者。晉言十里也。太子以三月十五日夜出家。四天王來迎。舉擁馬足。爾時諸神天人側塞空中散天香華。此時以至河南摩強水。即於此水邊作沙門。河南摩強水。在迦維羅越北相去十由旬。此水在羅閱祇瓶沙國。相去三十由旬。菩薩於是暫過瓶沙。王出見菩薩。菩薩於瓶沙隨樓那果園中住一宿。一日暮便去。半達鉢愁宿平達晉言白也。鉢愁晉言山也。白山北去瓶沙國十里。明旦便去。暮宿曇蘭山。去白山六十由旬。於是進詣貝多樹。貝多樹在閱祇北去曇蘭山二十里。太子年二十九出家。三十五得道。此言與經異。故記所不同。竺法維曰。迦衛國。佛所生天竺國也。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康泰扶南傳曰。昔范旃時有嘾楊國人家翔梨嘗從其本國到天竺。展轉流賈至扶南。為旃說天竺土俗。道法流通。金寶委積。山川饒沃。恣所欲。左右大國世尊重之。旃問之。今去何時可到。幾年可迴。梨言天竺去此可三萬餘里。往還可三年踰。及行四年方返。以為天竺之中也。恒水又東逕藍莫塔。塔邊有池。池中龍守護之。阿育王欲破塔作八萬四千塔。悟龍王所供知非世有。遂空荒無人。群象以鼻取水灑地。若蒼梧會稽象耕鳥耘矣。恒水又東西五河口。蓋五水所會。非所詳矣。阿難從摩竭國向毗舍離欲般泥洹。天帝阿闍世王。王追至河上。毗舍利諸梨車聞阿難來。亦復來迎。俱到河上。阿難思

惟前則阿闍世王致恨。卻則梨車復怨。即於中河入火光三昧。燒具兩般泥洹身二分。分各在一岸。二王各持半舍利還。起二塔。渡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國巴連弗邑。即是阿育王所治之城。城中宮殿皆起墻闕雕文刻鏤。累大石作山。山下作石室。長三丈。廣二丈。高丈餘。有大乘婆羅門子。名羅汰私婆。亦名文殊師利。住在城裏。爽悟多智。事無不達。以自居國。王宗敬師事之。賴此一人弘宣佛法。外不能陵。凡諸中國。惟此城為大。民人富盛。競行仁義。阿育王壞七塔作八萬四千塔。最初作大塔在城南二里餘。此塔前有佛跡。起精舍北戶向塔。南有石柱。大四五圍。高三丈餘。上有銘題云。阿育王以閻浮提布施四方僧。還以錢贖塔。北三百步。阿王於此作泥犁城。犁城中有石柱。亦高三丈餘。上有師子柱。有銘記曰。作泥犁城因緣及年數日月。恒水東入南逕小孤石山。山頭有石室。石室南向。佛昔坐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以指畫跡。跡故在。恒水又西逕王舍新城。是阿闍世王造。出城南四里入谷。至五山裏。五山周圍狀若城郭。即是蓱沙王舊城也。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阿闍世王始欲害佛處。其城空荒又無人。徑入谷傳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天魔波旬化作鵰

鷲恐阿難。佛以神力隔石摩阿難肩。怖心鳥跡及孔悉存。故曰。鵰鷲窟也。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之最高也。釋氏西域記云。耆闍崛山。在阿耨達王舍城東北。四里其山有兩峰雙立。相去二三里。中道鷲鳥常居其嶺。土人號曰。耆闍崛山。山名闍耆鷲也。又竺法維云。胡語羅閱祇國。有靈鷲山。胡語云。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阿育王使人鑿石。假安兩翼兩脚鑿治其身。今見存。遠望似鷲鳥形。故曰。靈鷲山也。數說不同。遠邇亦異。今以法顯親宿其山。首楞嚴。香花供養。聞見之宗也。又西逕迦耶城南三十里到佛。苦行六年。其樹處有林。西三里到佛入水洗浴。天王按樹枝得扳出池處。又北行二里。得彌家女奉佛乳糜處。從此北行二里。佛於一大樹下石上東向坐食糜處。樹石悉在。廣長六尺。高減二尺。國中寒暑均調。樹木或數千歲。乃至萬歲。從此東北行二十里。到一石窟。菩薩入中。西向結跏坐心念若我成道。當有神驗。石壁上即有佛影現。長三尺。今猶明亮。時天地大動。諸天在空。言此非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去此西南行減半由旬貝多樹下。是過去當來諸佛成道處。諸天導引菩薩起行。離樹三十步。天授吉祥草。菩薩受之。復行十五步。五百青雀飛來。繞菩薩三匝西去。菩薩前到貝多樹下。敷吉祥草。東向而坐。時魔遣三玉女。從北來。試菩薩。魔手自從南來。菩薩以足指按地。魔兵卻散。三女變為老姥。不自服。佛於拘律樹下。方石上東向坐。梵天來。諸佛處四天王奉鉢處。皆立塔。外國事曰。毗婆梨佛在此一樹下六年。長者女以金鉢盛乳糜上佛。佛得乳糜。住尼連河浴。浴竟於邊噉糜竟。擲鉢水中。逆流百步。鉢沒河中。迦梨郊龍王接取在宮供養。先三佛鉢。亦見佛於河傍坐。摩訶菩提樹。摩訶菩提樹。去貝多樹二里於此樹下七日思惟道成。魔兵試佛。釋氏西域記曰。尼連水南注恒水。水西有佛樹。佛於此苦行日食糜六年。西去城五里許。樹東河上。即佛入水浴處。東上岸尼拘律樹下坐。脩舍女上糜於此。於是西度水於六年樹南貝多樹下坐。降魔得佛也。佛圖調曰。佛樹中枯。其來時更生枝葉。竺法維曰。六年樹去佛樹五里。書其異也。法顯從此東南行還巴連弗邑。順恒水西下。得一精舍。名曠野。佛所住處。復順恒水西下。到尸迦國波羅奈城。竺法維曰。波羅奈國。在迦維羅衛國南。千二百里。中間有恒水。東南流。佛轉法輪處在國北二十里。樹名春浮。維摩所處也。法顯曰。城之東北十里許。即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以名焉。法顯從此還巴連邑。又順恒水東。東行其南岸。有瞻婆大國。釋氏西域記曰。恒曲次東。有瞻婆國城。南居卜佉下蘭池。池水恒在。此佛不浣衣處也。恒水又逕波麗國。即是佛外祖國也。法顯曰。恒水

又東到多摩梨帝國。即是海口也。釋氏西域記曰。大秦一名梨靬。康泰扶南傳曰。從加那調洲西南入大灣。可七八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逕西行極大秦也。又云。發拘利口入大灣中。正西北入。可一年餘。得天竺江口名恒水。江口有國。號擔袟。屬天竺。遣黃門字興為擔袟王。釋氏西域記曰。恒水東流入東海。蓋二水所注。兩海所納。自為東西也。釋氏論佛圖調。列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又曰。鍾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雖以佛圖調傳也。又近推得康泰扶南傳。傳崑崙山正與調合。如傳。自交州至天竺最近。泰傳亦知阿耨達山是崑崙山。釋云。賴得調傳。豁然為解。乃宣為西域圖。以語法汰。法汰以常見怪。謂漢來諸名人不應。何在敦煌。南數千里而不知崑崙所在也。釋云。後書曰。按穆天子傳。穆王於崑崙側。瑤池上。觴西王母云。去宗周瀍澗萬有一千一百里。何得不如調言子。今見泰傳。非為前人不知也。而今以後。乃知崑崙山為無熱丘。何云。乃胡國外乎。余考釋氏之言。未為佳證。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至欲訪地脉川。不與經符。驗程准途。殆自無會。釋氏不復根其眾歸之鴻致。陳其細趣。以辨非非所安也。今按山海經。內崑崙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面有九井。以玉為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又按淮南之書。崑崙之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在其北。傍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丈五尺。傍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隅。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是其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源。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其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洋水出其西北陬。此四水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玄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禹乃以息土填鴻水。以為名山。掘崑崙以為下地。高誘曰。地或作池。山海經曰。不周之山。不周之北門。以納不周之風。則以勢難近。序圖。調之說。阿耨達六水。葱嶺于闐二水之限。與經史諸書。全相乖異。又按十三州說。崑崙山也。在海之北。海之玄地。去岸十三萬里。有弱水周匝繞山。東南接積石圃。西北之室。東北臨大闕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圃南頭。昔西王母告周穆王云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有三角。面方長萬里。形如覆

崑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居所治處也考東方朔之言及經五萬里之文雖言浮圖調康泰之傳是矣六合之內水澤之藏大非爲巨小非爲細存非爲有隱非爲無其所苞者廣矣於中國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東方朔十洲記曰方丈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面各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往來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干北辰星之輝名曰閬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一淵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燭日暉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上通旋機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奇特皆出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援華紀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員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員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

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公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遁甲開山圖曰五龍見教天皇被跡望在無外柱州崑崙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跡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崑崙山上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一萬二千里五龍天皇皆出此中爲十二時神也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其神陸吾是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然六合之內其苞遠矣幽致沖妙難本以情萬像遐淵渾思絕根尋自不登兩龍於雲轍騁八駿於龜途等軒轅之訪百靈方大禹之集會計儒墨之說孰使辨哉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山海經曰河水出渤海又入海水西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余考羣書咸言河出崑崙重源潛發淪于蒲昌出于海水故洛書曰河自崑崙出於重野謂此矣逕積石而爲中國河故成公子安大河賦曰覽百川之弘壯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出積石之嵯峨釋氏西域傳曰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而經文在此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河水又南入蔥嶺山河水重源有三非爲二也一源西出捐毒之國蔥嶺之山西去休循二百餘里皆故塞種也南屬蔥嶺高千里西河舊

爭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上生蔥故曰蔥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爲二水一水西逕休循國南在蔥嶺西郭義恭廣志曰休循國居蔥嶺其山多大蔥又逕難兜國北北接休循西南去罽賓國三百四十里河水又西逕罽賓國北月氏之破塞王南君罽賓治循鮮城土地平和無所不有金銀珍寶異畜奇物踰於中夏大國也山參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人畜同然河水又西逕月氏國南治監氏城其俗與安息同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殺其王以頭爲飲器國遂分遠過大宛西居大夏爲大月氏其餘小衆不能去者共保南山羌中號小月氏故有大月氏小月氏之名也又西逕安息南城臨媯水地方千里大國者有商賈車船行旁國爲書記也河水與蜺羅跂禘水同注雷翥海釋氏西域傳曰蜺羅跂禘出阿耨達山西之北逕于闐國漢書西域傳曰于闐以西水皆西流注於西海又西逕四大塔北釋法顯所謂糺尸羅國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以頭施人故因名國國東有投身餧餓虎處皆起塔又西逕陀衛國北是阿育王子法益所治邑佛爲菩薩時亦於此國以眼施人其處亦起大塔又有佛樓沙國天帝釋變爲牧牛小兒聚土爲佛塔法王因而成大塔所謂四大塔也法顯傳曰國有佛鉢氏王大興兵衆來伐此國欲持鉢

去置鉢象上象不能進更作四輪車載鉢八象共牽復不進王知緣於是起塔留鉢供養鉢容二斗雜色而黑多四際分明厚可二分甚光澤貧人以少華投中便滿富人以多華供養正復百千萬斛終亦不滿佛圖曰佛鉢青玉也受三斗許彼國寶之供養時願終日香花不滿則如言願一把滿則亦便如言又按道人竺法維所說佛鉢在大月支國起浮圖高三十丈七層鉢處第二層金絡絡鎖懸鉢鉢是青石或云懸鉢虛空須菩提置鉢在金机上佛一足跡與鉢共在一處國王臣民悉持香花七寶璧玉供養塔跡佛牙袈裟頂相舍利悉在佛樓沙國釋氏西域記曰犍陀越王城西北有鉢吐羅越城佛袈裟王城也東有寺重復尋川水西北十里有河步羅龍淵佛到上浣衣處浣石尚存其水至安息注雷翥海又曰犍陀越西西海中有安息國竺枝扶南記曰安息國去私訶條國二萬里國土臨海上即漢書天竺安息國也戶近百萬最大國也漢書西域傳又云犂靬條枝臨西海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也或河水所通西海矣故涼土異物志曰蔥嶺之水分流東西西入大海東爲河源禹記所云崑崙者焉張騫使大宛而窮河源謂極於此而不達於崑崙者也河水自蔥嶺分源東逕迦舍

羅國。釋氏西域記曰。有國名伽舍羅。逝此國狹小。而總萬國之要道無不由。城南有水東北流出羅。逝西出山。即蔥嶺也。逕其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治盧城。俗與其西夜子合同。又東流逕依耐國。北去無雷五百四十里。俗同子合。河。又東逕蒲犂國北。治蒲犂。谷北去疏勒五百五十里。俗與子合同。河水。又東逕皮山國北。治皮山之城。西北去莎車三百八十里。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河水。又東與于闐河合。南源導于闐南山。俗謂之仇摩置。自置北流逕于闐國西治。西城上多玉石。西去皮山三百八十里。東去陽關五千餘里。釋法顯自烏帝西南行路中無人民。沙行艱難。所逕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得達于闐。其國殷庶民篤信。多大乘學。威儀齊整。器鉢無聲。城南一十五里。有利刹寺。中有石靴。石上有足跡。彼俗言是辟支佛跡。法顯所不傳。疑非佛跡也。又西北流注于河。即經所謂北注蔥嶺河也。南河。又東逕于闐北。釋氏西域記曰。河水東流三千里至于闐屈。東北流者也。漢書西域傳曰。于闐已東。水皆東流。南河。又東北逕扜彌國北。治扜彌城。西去于闐三百九十里。南河又東逕精絶國北。西去扜彌四百六十里。南河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耨達大水。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者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治且末城。西通精絶二千里。東去鄯七百二十里。種五穀。其俗略與漢同。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鄯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樓蘭王不恭。於漢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傅介子刺殺之。更立後王。漢。又立其前王質子尉屠耆爲鄯鄯。百官祖道橫門。其自請天子身在漢久。恐爲前王子所害。國有伊循城土地肥美。願也田積粟令得依重。遂置田以鎮之。敦煌索勱字彥義。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堤。勱厲聲曰。王尊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古今一也。勱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杖。鼓譟讙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大田三年。積粟百萬。威服外國。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行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去陽關千三百里。西北烏壘千七百五十里。至墨山國一千三百六十里。西北去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土地沙鹵少田。仰穀傍國。出玉。多檉柳胡桐。白草。國在東垂。當白龍堆之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迎送漢使。故彼俗謂是海以爲牢蘭海也。

釋氏西域記曰。南海自于闐東於北三千里至鄯鄯。入牢蘭海者也。北河自岐沙東分南河。即釋氏西域記所謂揖支北流逕屈茨烏夷禪善入牢蘭海者也。北河又東北流分爲二水。枝流出焉。北河自疏勒逕流南河之北。漢書釋氏西域傳曰。蔥嶺以東。南北有山。相距千餘里。東西六千里。河出其中。墊于溫宿之南。左合枝水。上承北河。于疏勒之東。西北流逕疏勒國南。又東北與疏勒北山水合。水出北溪。東南流逕疏勒城下。東去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釋氏西域記曰。國有佛浴牀赤真檀木作之。方四尺。王於宮中供養。漢永平十八年。耿恭以戊己校尉爲匈奴左鹿蠡王所逼。恭以此城側澗傍水。自金蒲遷居此城。匈奴又來攻之。壅絶澗水。恭於城中穿井。深一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窄馬糞汁飲之。恭乃仰天嘆曰。昔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之。有頃水泉奔出。衆稱萬歲。乃揚水以示之。虜以爲神。遂即引去。後車師叛與匈奴。攻恭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同死生。咸無二心。圍恭不能下。關寵上書求救。建初元年。明帝納司徒鮑昱之言。遣兵救之。至柳中以校尉關寵分兵入高昌壁。攻交河城。車師降。遣恭軍吏范羌將兵二千人迎恭。遇大雪丈餘。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大恐。羌遥呼曰。我范羌也。城中皆稱萬歲。開門相持涕泣。尚有二十六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相依而還。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治莎車城西南治。去蒲犂一百四十里。漢武帝開西域。屯田於此。有鐵山。出青玉。北河之東南逕溫宿國。治溫宿城。土地物類與鄯鄯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於此枝河右入北河。北河又東逕姑墨國南入姑墨川水。注之導姑墨西北赤沙山。東南流逕姑墨國西治。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土出銅鐵雌黃。其水又東南流。右注北。北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水。有二源。西源出北大山南。釋氏西域記曰。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煙。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故郭義恭廣志。龜茲能鑄冶。其水南流逕赤沙山。釋氏西域記曰。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出山東南流。枝水左派焉。又東南水流三分。右二水俱東南流。注北河。又東川水龜茲。東北赤沙積梨南流枝水。右出西南。入龜茲城。音屈茨也。故延城矣。西去姑墨六百七十里。川水又東南流逕于輪臺之東也。昔漢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於此。搜粟都尉桑弘羊奏言。故輪臺以東。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其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收穫與中國同。時匈奴弱不敢近西。於是徙

莎車相去千餘里。即是臺也。其水又東南流右。會西川枝水。水有二源。俱受西川。東流逕龜茲城。南合為一水。水間有故城。蓋屯校所守也。其水東南注東川。東川水又東南逕烏壘國。南治烏壘城。西去龜茲三百五十里。東去玉門陽關二千七百四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城為中。故都護治焉。漢使持節鄭吉并護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也。其水又東南注大河。大河又東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山海經曰。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出於昆崙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者也。二源俱道西源。東流分為二水。西南流出於焉耆之西。經流焉耆之野。屈而東南流注于敦薨之渚。右水。東南流又分為二。左右焉耆之國。城居四水之中。在河水之洲。治員渠城。西去烏壘三百里。南會兩水。同注敦薨之浦。東源東南流。分為二水。澗瀾雙引。洪湍濬發。俱東南流。逕出焉耆之東。導于危須國西。國治危須城。西去焉耆百里。又東南流注于敦薨之藪。川流所積。潭水斯漲。溢而為海。史記曰。焉耆近海多魚鳥。東北隔大山與車師接。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犂國。國治尉犂城。西去都護所治。三百里。北去焉耆百里。其水又西出沙山鐵關谷。又西南流連城。別注裂以為田。桑弘羊曰。臣愚以為連城以西。可遣屯田。以威西國。即此處也。其水又屈而南。逕渠黎國西。故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東南流逕渠黎國治。渠黎城西。北去烏壘三百四十里。漢武帝通西域。屯渠黎。即此處也。南與精絕接。東北與尉犂接。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河水又東逕墨山國南。治墨山城。西至尉犂二百四十里。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蓋發田土所屯。故城。禪國名耳。河水又東注于泑澤。即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之東北。龍城之西南。龍神故姜賴之虛。胡之大國也。蒲海溢盪。覆其國城。基尚存。而至大晨發西門。暮達東門。澮其崖。岸餘溜風吹。稍成龍形。皆西面向海。因名龍城。地廣千里。皆為鹽而剛堅也。行人所逕。畜產皆布氈臥之。掘發其下有大鹽。方如巨枕。以次相累。霧起雲浮。寡見星日。少禽多鬼怪。西接鄯善。東連三沙。為海之北隘矣。故蒲昌亦有鹽澤之稱也。山海經曰。不周之山。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岳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之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者也。東去玉門陽關一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其水澄渟。冬夏不減。其中洄湍電轉。為隱淪之脈。當其澴流之上。飛禽奮翮於霄中者。無不墜於淵波矣。即河水之所潛。而出於積石也。又東入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河自蒲昌有隱淪之證。並間關入塞之

始。自此經當求實致也。河水重源又發于西塞之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注。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也。山在西羌之中。燒當所居也。延熹二年。西羌燒當犯塞。護羌校尉段熲討之。追出塞至積石山。斬首而還。司馬彪曰。西羌者自析支以西。濱河首左右居也。河水屈而東北流。逕於析支之地。是為河曲矣。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東北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敦煌酒泉。其水甘若酒味故也。張掖言張國臂掖。以威羌狄。說文曰。郡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為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縣。下大夫郡。至秦始置三十六郡以監縣矣。邑居。釋名郡羣也。人所羣聚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郡守專權。君臣之禮彌崇。今郡字君在其左。邑在其右。君為元首。邑以載民。故取名於君。謂之郡。漢官曰。秦用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國名。會稽是也。河逕其南而纏絡遠矣。河水又自東河曲逕西海郡南。漢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耀威德以服遠方。諷羌獻西海之地。置西海郡。而築五縣焉。周海亭燧相望。莽篡政紛亂。郡亦棄廢。河水又東逕允川。而歷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鍾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貫友代聶尚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收其熟麥數萬斛。於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且作大船。於河狹作橋渡兵。迷唐遂遠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復與鍾存東寇而還。十年。謁者王信耿譚西擊迷唐降之。詔聽大小榆迷唐種人。許漢造河橋。兵來無時。知地不可居。復叛居河曲。與羌為讎。種人與官兵擊之。允川去迷唐數十里。營止遣輕兵挑戰。因引還。迷唐追之至營。因戰。迷唐敗走。於是西海及大小榆無復聚落。隃麋相曹鳳上言。建武以來。西戎數犯法。常從燒當發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與諸種相傳。南得鍾存。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濱出沿河以廣田畜。故能雖大常諸羌。今黨援沮壞。親屬離叛。其餘勝兵不過數百。宜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殖穀富邊。省輸轉之役。上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遂開二十七部。夾河與建武相首尾。後羌反。遂罷。按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長一百五十步。兩岸累石作基陛。節節相次。大木從橫。更鎮壓兩邊。俱來相去三

又五大村以拔横次之。施勾欄甚嚴飾。橋在清水川東也。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洮水從東南來流注之。河水右逕沙州北。段國曰。澆河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黄沙。沙南北一百二十里。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黄沙猶若人委于糒於地。都不生草木。蕩然黄沙。周回數百里。沙州於是取號焉。地理志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也。風俗通曰。百里山同。總名為縣。縣玄也。首也。從系倒首。與縣易偏矣。言當玄靜徭役也。釋名人曰縣也懸於郡矣。黄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隋民之位。不枉其執。平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今縣字在中也。漢帝九年。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令各自築其城也。河水又東北流入西平郡界。左合二川。南流入河。又東北濟川水注之。水西南出濫瀆。東北流入大谷。謂之大谷水。北逕澆河城西南。北流注于河。河水東又逕澆河故城北。有二城東西角倚。東北去西平二百二十里。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渾河豺為安西將軍澆河公。即此城也。河水又東北逕黄川城。河水又東逕石城南。左合北谷水。昔段頻擊羌於石城。投河墮坑而死者八百餘人。即於此也。河水又東北逕黄河城南。西北去西平二百一十七里。河水又東北逕廣違城北。又合烏頭川水。水發遠川。引納支津。北逕城東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邯川城南。城之左右歷谷有三水。導自北山南逕邯亭注于河。河水又東臨津溪水注之。水自南山北逕臨津城西。而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而為緣河濟渡之北。魏涼州刺史郭淮破羌遮塞於白土。即此處矣。河水又東左會白土川水。水出白土城西北下。東南流逕白土城北。又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北會兩川。右合二水。參差夾岸連壤。負險相望。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峯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達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矣。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人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因名之為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述窟。其懷道宗玄之士。皮冠淨髮之徒。亦往棲託焉。故秦州記曰。河峽崖傍有二窟。一曰唐述窟。高四十丈。西二里有時亮窟。高百丈。廣二十丈。深三十丈。藏古書五笥。亮南安人也。下封有水。導自是山。溪水南注河。謂之唐述水。河水又東得野亭南。又東北流歷研川。謂之研川水。又東北注于河。謂之野城。河水又東歷鳳林北。鳳林山名也。五巒俱峙。耆彥云。昔有鳳鳥飛遊

五峯故山有斯目矣。秦州記曰。枹罕縣北名鳳林川。川中則黄河東流也。河水又東與灕水合。水導源塞外羌中。故地理志曰。其水出西塞外。東北流歷野虜中。逕消銅城西。又東逕列城東。考地說無目。蓋出自戎方矣。灕水左右列水。水出西北溪。東北流逕列城北。右入灕水。城居二水之會也。灕水又北逕可石孤城西。西戎之名也。又東北右合黑城溪水。水出西北溪下。東南流逕黑城南。又東南枝水左出焉。又東南入灕水。灕水又東北逕榆城東。榆城溪水注之。水出素和細越西北山下。東南流逕于細越川。夷俗鄉名也。又東南出狄周峽。東南右合黑城溪之枝津。津水上承溪水。東北逕黑城東。東北注之榆溪。又東南逕榆城南。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險絕。對岸若門。故峽得厥名矣。疑即皋蘭山門也。漢武帝元狩三年。驃騎霍去病出隴西至皋蘭。謂是山之關塞也。漢書音義曰。皋蘭塞在隴西白石縣塞外河名也。孟康曰。山關名也。今是山去河不遠。故論者疑目河山之間矣。灕水又東北皋蘭山水。自山左右翼注灕水。灕水又東白石川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山下。東南流枝津東注焉。白石川水又東南逕白石城西。而注灕水。灕水又東逕白石縣故城南。王莽更曰順礫。闞駰曰。白石縣在狄道西北二百八十五里。灕水逕其北。今灕人逕東南注之。而不出其北也。灕水又東逕白水山北。應劭曰。白石山在東。羅溪注之。水出西南山下。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左合罕开南溪水。水出罕开西。東南流逕罕开南。十三州志曰。廣大坂在枹罕西北。罕开在焉。昔慕谷吐谷渾自燕歷陰山西駐。而創居於此。灕水又東逕枹罕縣故城南。應劭曰。故罕羌侯邑也。十三州志曰。枹罕縣在郡西二百一十里。灕水在城南門前東過也。灕水又東北故城。川水注之。水有二源。南源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金紐北嶺北。又東北逕一故城南。又東北與北水會。北源自西南逕故城北。右入南水。亂流東北注灕水。灕水又東北左合白石川之枝津。水上承白石川。東逕白石城北。又東逕罕开溪。又東逕枹罕城南。又東入灕水。灕水又東北出峽。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灕水出白石縣西塞外。東至枹罕入河。河水又逕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即河夾岸也。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義熙中乞佛於此河上作飛橋。橋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東。洮水注之。地理志曰。水出塞外羌中。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

知嵹臺西頃之異名也。洮水東北流吐谷渾中。吐谷渾者始是東燕慕容之枝庶。因氏其字以爲首類之種號也。故謂之野虜。自洮嵹南北三百里中。地草便是龍鬚而無樵柴。洮水又東北流逕洮陽曹魏城北。沙州記曰。嵹城東北三百里有曹魏城。城臨洮水者也。建初二年。羌攻南部都尉於臨洮。上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與長水校尉耿恭救之。諸羌退聚洮陽。即此城也。洮水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洮水又東逕迷和城北。羌名也。又東逕甘枳亭。歷望曲。在臨洮西南。去龍桑城二百里。洮水又東逕臨洮縣故城北。禹治洪水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書於斯水上。洮水又東北流。屈而逕索西城西。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從五谿祥和谷出索西。與羌戰破之。築索城。徙隴西南部都尉居之。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也。沙州記曰。從東洮至西洮。一百二十里者也。洮水又屈而北逕龍桑城西。而西北流。馬防以建初二年從安故五谿出龍桑。開通舊路者也。俗名龍城。洮水又西北逕步和亭東。步。和川水注之。水出西山下。東北流出山逕和亭北。東北逕洮水。洮水又北出門峽。歷求厥川。蕈川水注之。水出桑嵐西溪。東流歷桑嵐川。又東逕蕈川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歷峽逕偏橋。出夷始梁。右合蕈嵯川水。東南石底嶺下北歷蕈嵯川西。北注洮水。洮水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會藍川水。水源出求歷川西北溪。南溪歷川東。北流逕藍川歷水城城北。東入洮水。洮水又北逕外羌城西。又北逕和博城東。城在山內。左合和博川。川水出城西南山下。東北逕和博城南。東北注于洮水。洮水北逕安故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隴西之屬縣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郡南四十七里。羌迭鐘擊狄道安故。五谿反。羌大破之。即此也。洮水又北逕降狄道故城西。闞駰曰。今曰武始也。洮水在城西東北下。又北隴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西北高城嶺。西逕廉其山。岸崩落者。聲聞數百里。故揚雄稱響若坻隤是也。又西北歷白山下。地理志曰。降狄道東有白石山。濫水又西北逕武街城南。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百官表曰。縣有蠻夷謂之道。有公主謂之邑。應劭曰。反舌左衽。不與華同。須有譯言乃通也。漢隴西郡治。秦昭王二十八年置。應劭曰。有隴坻在其東。故曰隴西也。列仙傳曰。封君達。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歲。視之如年三十許。騎青牛。故號青牛道士。王莽更郡縣之名。郡曰厭戎。縣曰操虜也。昔馬援爲隴西太守六年。爲狄道開渠引水種秔稻。而郡中樂業。即此水也。濫水又西北流逕注于洮水。洮水右合二水。左會大夏川水。水出西山。二源合。合而亂流逕金柳城南。十三州志曰。大夏縣西有故金柳城。去縣四十里。本尉治

又東北逕大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順夏。晉書地道記曰。縣有禹廟。禹所出也。又東北出山注于洮水。洮水又北翼帶三水。亂流北入河。地理志曰。洮水北至枹罕東入河是也。**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金城郡治也。漢昭帝始元六年置。王莽之西海也。莽又更允吾爲脩遠縣。河水逕其南。不在其北。南有湟水。出塞外。東逕西王母石室石釜。西海鹽池北。故闞駰曰。其西即湟水之源也。地理志曰。湟水所出也。湟水又東南流逕龍夷城。故西零之地也。十三州志曰。城在臨羌新縣西三百一十里。王莽納西零之獻。以爲西海郡治此城。湟河又東南逕卑禾羌海北。有鹽池。闞駰曰。縣西有卑禾羌海者也。世謂之青海。東去西平二百五十里。湟水東流逕湟中城北。故小月氏之地也。十三州志曰。西平張掖之間。大月氏之別小月氏之國。范曄後漢書曰。湟中月氏胡者。其王爲匈奴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從羌居止。故受小月氏之名也。後漢西羌傳曰。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以奴隸亡入三河。羌爲神推爲豪。河湟之間多禽獸。以射獵爲事。遂見敬信。依者甚衆。其曾孫忍因留湟中。爲湟中羌也。湟水又東。右控四水。導源四溪。東北流注于湟。湟水又東逕赤城北。而東入繹戎峽。山右合羌水。水出西南山下。逕護羌城東。故護羌校尉治。又東北逕臨羌城西。東北流于湟。湟水又東逕臨羌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元年以封孫都爲侯國。王莽之鹽羌也。謂之綏戎城。非也。湟水又東盧溪水注之。水出西南盧川。東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逕臨羌新縣故城南。闞駰曰。臨羌新縣在郡西百八十里。湟水逕城南也。城有東西門。西北隅有子城。湟水又東。右合溜溪伏溜石杜蠡四川。東北流注之。左會臨羌溪水。水發新縣西北。東南流歷縣北。東南入湟水。湟水又東龍駒川水注之。水出西南山下。東北流逕龍駒城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長寧川水注之。水出松山。東南流逕晉昌川。晉昌川水注之。長寧水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水發養女北山。有二源。皆長湍遠發。南總一川。逕養女山。謂之養女川。闞駰曰。長寧亭北有養女嶺。即浩亹之西平之北山也。亂流出峽。南逕長寧亭東。城有東西門。東北隅有金城。西平滿北。四十里。十三州志曰。六十里。遠矣。長寧水又東南與一水合。水出西山。東南流。水出南山。上有風伯祠。春秋祭之。其水東南逕長寧亭南。東入長寧水。長寧水又東南流注于湟水。湟水又東。牛心川水注之。水出西南遠山。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湟水又逕西平城北。東城。即故亭也。漢景帝六年。封隴西太守北地公孫渾邪爲侯國。魏黃初

中。立西平郡。憑倚故亭。增築南西北三城以爲郡治。湟水又東逕土樓南。樓。北倚山原。峯高三百尺。又若削成。樓下有神祠。雕牆故壁存焉。闞駰曰。西平亭北有土樓神祠者也。今在亭東北五里。右則五泉注之。泉發西平亭北。爲次相綴。東北流至土樓南北入湟水。湟水又東。右合葦谷水。水有四泉。各出一溪。亂流注于湟水。又東逕東亭北。東出漆峽山峽也。東流右則漆谷常溪注之。左則甘夷川水入焉。湟水又東。安夷川水注之。水發遠山。西北逕牧泉川北。東逕安夷城北。西東入湟水。湟水又東逕安夷縣故城。有東西門。西平亭東七十里。闞駰曰。四十里。湟水。又東左合宜春水。水出東北宜春溪西南。流至于安夷南入湟水。湟水又東勒且溪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勒且溪。北流逕安夷城東。而北入湟水。湟水爲勒且之名。疑即此號也。闞駰曰。金城河初與浩亹河合。又與勒且河合者也。湟水又東左合承流谷水。南入右會達扶。東西二溪水參差北注亂流東出六山名也。東流。期頓雞谷二水。北流注之。吐那孤長門兩川。南流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樂都城南。東流。又合來谷乞斤流二水。左會陽非流溪細谷三水。東逕破羌縣故城南。應劭曰。漢宣帝神爵二年置。城有南門。十三州志曰。湟水河在南門前。東逕六谷水。自南破羌川自北左右翼注湟水。又東南逕小晉興城北。故都尉治。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也。湟水又東與閤門河。即浩亹河也。出西北塞外。東入塞逕敦煌酒泉張掖南。東南逕西平之鮮谷塞尉故城南。又東南與湟水合。水有二源。西水出白嶺下。東源發于白岸谷。合爲一川。東南流至歷山。注閤門河。閤門河又東逕養女北山東南。左合南流川水。出北山。南流入于閤門河。河又東逕浩亹縣故城南。王莽改曰興武矣。闞駰曰。浩讀閤也。故亦曰閤門水。兩兼其稱矣。又東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又東逕允吾縣北爲鄭伯津。與澗水合。水出縣北令居縣西北塞外。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漢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虜也。又南逕永登亭。西歷黑石谷。南流注鄭伯津。湟水又東逕允街縣故城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脩遠亭也。縣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避而走。謂之龍泉。下入湟水。湟水又東逕枝陽縣。逆水注之。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故廣武都尉治。郭淮破叛羌治無戴於此處也。城之西南二十許里。水西有馬蹄谷。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有角爲奇。故漢賦天馬之歌曰。天馬來兮歷無草。逕千里兮巡東道。胡馬感

北風之思。遂頓羈絕絆。驤首而馳。晨發京城。食至敦煌。北塞外鳴而去。因名其處曰候馬亭。今晉昌郡南。及廣武馬蹄谷。盤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徑。夷人在邊效刻。是有大小之跡。體狀不同。視之便別。逆水又東逕枝陽縣故城南。東南入于湟水。地理志曰。逆水允吾。東至枝陽入湟。河又東流注于金城河。即積石之黃河也。闞駰曰。河至金城縣。謂之金城河。隨地爲名也。釋氏西域記曰。牢蘭海東伏流龍沙堆。在屯皇東南四百里。河步于鮮卑山。東流至金城爲大河。出崑崙。崑崙即阿耨達山也。河水又東逕石城南。謂之石城津。闞駰曰。在金城西北矣。河水又東南逕金城縣故北。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也。漢書集注薛瓚云。金者。取其堅固也。故墨子有金城湯池之言矣。王莽之金屏也。世本曰。鯀作城。風俗通曰。城。盛也。從土成聲。管子曰。內爲之城。外爲之郭。郭外之土閬池。高則滿之。命之曰金城。十三州志曰。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南山。按耆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羌。後其祖父爲羌所推爲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氏亂。暉將移居枹罕。出頓此。山爲群羌圍迫。無水。暉以所執榆鞭豎地。以青羊祈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其水自縣北流注于河也。又東過榆中縣北。昔蒙恬爲秦北逐戎人。開榆中之地。按地理志曰。金城郡之屬縣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榆中在金城。即阮嗣宗勸進之所。謂榆中以南者也。又東過天水北界。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北流歷此城川。世謂之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羌豪迷吾等萬餘人到襄武首陽平襄勇士。抄此苑馬。焚燒亭驛。即此處也。又曰苑川水地。爲龍馬之沃土。故馬援請與田戶中分以自給也。有東西二苑城。相去七十里。西城即乞佛所都也。又北入于河也。又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河水逕其界東北流。縣西南有泉源東逕其縣南。又東北入河也。又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地理志曰。滿福也。舊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水出縣山。世謂之二十八渡水。東北流溪澗縈曲。途出其中。逕二十八渡。行者勤於溯涉。故因名焉。北逕其縣而下注河。又有赤蜂川水。南出赤蒿谷。北流逕赤蜂川。又北逕牛官川。又北逕義城西北。北流歷三城川。而北流注于河也。又東北過安定北界麥田山。河水東北流逕安定祖厲縣故城西北。漢武帝元鼎五年幸雍。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即於此也。王莽更名之曰鄉禮也。李斐曰。音賴。又東北。祖厲川水注之。水出祖厲南山。北流逕祖厲縣。而西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北逕麥田城西。又北與麥田泉水合。水出城西北。西南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北逕參田山西。在安定西北六百四十里。河水又東北逕于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建武八年世祖征隗囂。漢從高平第一苦水谷入。即是谷也。東北流逕高平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三年。安定郡治也。王莽更名其縣曰鋪睦。西十里有獨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為風堆。其水又北龍泉水注之。水出縣東北七里。龍泉東北流注高平川。川水又北出秦城。長城在縣北一十五里。又西北流逕東西二大婁故城門。北合一水。水有五源。咸出隴山西。東水發源縣西南二十六里湫淵。淵在四山中。湫水北流。西北出長城。北與次水會。水出縣西南四十里。長城西山中。北流逕魏行宮故殿東。又北次水注之。出縣西南四十里山中。北流逕行宮故殿西。又北合次水。水出縣西南四十八里。東北流又與次水合。水出縣西南六十里咸陽山東。北流左會右水。總為一川。東逕西婁北。東注苦水。段頻為護羌校尉於安定高平苦水討先零。斬首八千級於是水之上。苦水又北與石門水合。水有五源。東水導源高平縣西八十里。西北流次水注之。水出縣西百二十里如州泉。東北流。右入東水亂流。左會三川參差相得。東北同為一川。混濤歷峽。峽即隴山之北垂也。謂之石門口。水曰石門水。在縣西北八十餘里。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會延水注之。西出自延溪東流歷峽。謂之自延口。縣之西北一百里。又東北逕延城南。東入高平川。川水又北逕廉城東。按地理志曰。北地有廉城縣。闞駰言在富平北。自昔匈奴侵漢。新秦之土。率為狄場。故城舊壁盡從胡。目地理淪移。不可復識。當是世人誤證也。川水又北。苦水注之。水發縣東北百里山。流注高平。高平又北逕三水縣西。肥水注之。水出高平縣西北二百里牽條山西。東北流與若勃溪水合。有二源總歸一瀆。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流逕泉水注焉。泉流所發導於若勃溪東。東北流入肥。肥水又東北出峽。注于高平川。水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王莽之廣延亭也。西南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侍郎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治此。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縣東有溫泉。溫泉東有鹽池。故地理志曰。縣有鹽官。今於城之東北有故城。城北有三泉。疑即縣之鹽官也。高平川水。又北入于河。河水又東北逕眴卷縣故城西。地理志曰。河水別出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於此有上河之名也。河水又北逕北地富平縣西。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其間。即上河峽。世謂之為青山河。水歷峽北。

注枝分東出。河又北逕富平縣故城西。秦置北地郡治。縣城王莽名郡為威戎。縣曰持武。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黄龍應於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梢至十餘丈。天子嘉之。賜帛百匹。加秩中二千石。河水又北薄骨律鎮城。城在河渚上。赫連果城也。桑果餘林。仍列洲上。但語出戎方。不究城名。訪諸耆舊。咸言故老宿彥言赫連之世。有駿馬死此。取馬色為邑號。故目城為白口騮。韻之謬。遂仍今稱。所未詳也。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故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武。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馮秦為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河水又北逕典農城東。俗名為之呂城。皆參所屯。以事農。河水又東北逕廉縣故城東。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河。河水又與北枝津。水受大河東北。逕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無水。爾雅曰。灉反入言河決復入者也。河之有灉。猶漢之有潛也。河水又東北逕渾懷鄣西。地理志曰。渾懷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齊平徙歷下民居此。遂有歷城之名矣。南去北城三百里。河水又東北歷石崖山西。去北城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盡若戰馬之狀。粲然成著。類以圖焉。故亦謂之畫石山也。又北過朔方臨戎縣西。河水東北逕三封故城東。漢武帝元狩三年置。十三州志曰。在臨戎縣西一百四十里。河水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逕沃野故城南。漢武帝元狩三年立。王莽之綏武也。枝渠東注以溉田。所謂智通在我矣。河水又北屈而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逕西溢於窳渾縣故城東。漢武帝元朔二年。開朔方郡治。人有西部都尉治。有道自縣西北出雞鹿塞。王莽更郡曰溝搜。縣曰極武。其水積而為屠。申澤。澤東西一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澤在縣東。即是澤也。闞駰謂之渾澤矣。屈從縣北流。河水又屈而東流為北河。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王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雙闕。善能雲舉。望若闕焉。即狀表目故有高闕之名也。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山。古迹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漢元朔四年。衛青將十萬人敗右賢王於高闕。即此處也。河水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賢為侯國。王莽之監河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嶺梁北河是也。至河目縣西。河水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漢書注曰。陽山在河北。指此山也。東流逕石跡阜西是阜破石之文。悉有鹿馬之蹟。故斯阜納稱焉。而屈逕河目縣。在北假地名也。自高闕以東夾。山帶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史記曰。秦使蒙恬將十萬人北擊

胡度河取高闕據陽山北假中是也北河又南合南河上承西河東逕臨戎縣故城北又東逕臨河縣南又東逕廣牧縣故城北又東部都尉治王莽之鹽官也逕流二百許里東會于河**河水又南過馬陰山西**漢書音義曰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謂是山也而即實不在河南史記音義曰五原安陽縣北有馬陰山今山在縣北言陰山在河南又傳疑之非也余按南河北河及安陽縣以南悉沙阜耳無他異山故廣志曰朔方郡北移沙七所而無山以擬之是議誌之僻也陰山在河東南則可矣**河水又東南過朔方縣故城東北**詩所謂城彼朔方也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取河南地為朔方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即此城也王莽以為武符者也按地理志云今達青澤鹽澤並在縣南矣又按魏土地記曰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名戎鹽入藥分漢置典官鹽池去平地宮千二百里在新秦之中服虔曰新秦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曰長安以北朔方以南也薛瓚曰秦逐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在南逕五原西安陽縣南**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朔方有渠搜縣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溝搜亭也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阯此舉北對南為貢之所云析支渠搜矣河水又逕西安陽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鄣安矣河水東逕田辟城南地理志曰故西部都尉治也後東逕九原縣南**河水又東逕成宜縣故城南**王莽更曰艾虜也**河水又東逕原亭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中部都尉治**河水又東逕宜梁縣之故城南**闞駰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謂之石崖城**河水又東逕稒陽城南**東部都尉治河陰縣故城北又東逕九原縣故城南秦始皇置九原郡治此漢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也王莽之獲降郡成平縣矣西北接對一城蓋五原縣之故城也王莽鎮河亭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七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吏皆貂服矣其城南面長河北背連山秦始皇逐匈奴並河以屬之陰山築亭鄣為河上塞徐廣史記音義曰陰山在五原北即此山也始皇二十四年起自臨洮東暨遼海西並陰山築長城及南越地晝警夜作民勞怨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餔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支拄其冤痛如此矣蒙恬臨死曰夫起臨洮屬遼東城塹萬餘里不能不絕地脈此固當死也**又東過臨沃縣南**王莽之振武也**河水又東枝津出焉河水又東流石門水南注之**水出石門山地理志曰北出石門鄣即此山也西北趣光祿城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還詔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

尉韓昌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徐自為所築城也故城得其名矣城東北即懷朔鎮城也其水自障東南流逕臨沃城東東南注于河**河水又東逕稒陽縣故城南**王莽之固陰也地理志曰自縣北出石門鄣河水決其西南隅又東南枝津注焉水上承大河於臨沃縣東流七十里北溉田南北二十里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塞泉城南而東注又東過雲中楨陵縣南又東過沙南縣北從縣東屈南過沙陵縣西**大河東逕咸陽縣故城南王莽之賁武也**河水屈而流白渠水注之**水出塞外西逕定襄武進縣故城北西部都尉治王莽更曰伐蠻世祖建武中封隨麃為侯國也白渠水西北逕成樂城北郡國志曰成樂故定襄也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也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白渠又西南逕雲中故城南故趙地虞氏記云趙侯自五源河曲築長城東陰山又於河西造大城一箱崩不就乃改卜陰山河曲而禱焉晝見羣鵠遊于雲中徘徊經日見大光在其下武侯曰此為我乎乃即于其處築城今雲中城是也秦始皇十三年立雲中郡縣白達脈矣白渠水又西北於沙陵縣故城南王莽之希恩縣也其水西注沙陵湖又有芒湖水塞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故郎中侯應言於漢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單于之苑囿也自孝武出師攘之於漢北匈奴失陰山過之未嘗不哭謂此山也其水西南逕武皋縣王莽之永武也又南逕原陽縣故城西又西南與武泉水合其水東出武泉縣之故城西南縣即王莽之所謂順泉者也水南流入西屈逕北輿縣故城南按地理志曰五原有南輿縣王莽之南利也故此加北舊中部都尉治三州志曰廣陵有輿故加北狄太強遠也其水又西南入芒于水西南逕白道南谷口有城在右縈帶長城背山面澤謂之白道南谷口有城自城北出有高阪謂之白道嶺沿路唯土穴出泉挹之不窮余每讀琴操見琴慎相和雅歌錄云飲馬長城窟及其扳陟斯途遠懷古事始知信矣非虛言也顧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頹基焉沿谿亙嶺東西無極疑趙武靈王之所築也芒于水又南西逕雲中城北白道中溪水注之水發源五川北塞中其水南流逕武川鎮城以景明中築以禦北狄矣其水西南流歷谷逕魏帝行宮東世謂之阿計頭殿宮城在白道嶺北阜上其城員角而不方四門列觀城內唯臺殿而已其水又西南歷中谿出山西南流於雲中城北又南注芒于水芒于又西塞水出懷朔鎮東北芒中南流逕廣德殿西山下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於陰山之講武

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即廣德殿所在也。其殿四注兩夏。堂宇綺井。圖畫奇禽異獸之象。殿之西北。便得焜煌堂。雕楹鏤桷。取狀古之溫室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以廣德為名。魏太平真君三年。刻石樹碑。勒宣時事。碑頌云。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氐羌。無思不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斂斂推忠。峨峨廣德。奕奕焜煌。侍中司徒東郡公崔浩之辭也。碑陰題宣城公李孝伯。尚書盧遐等從臣姓名。若新鐫焉。其水歷谷南出陰山西南。入芒于水。芒于水又西南注沙陵湖。湖水西南入于河。河水南入楨陵縣西北。緣胡山。歷沙南縣東北。兩山二縣之間南出。余以太和中為尚書郎。從高祖北巡。親所逕涉。縣在山南。王莽之楨陸也。北去雲中城一百二十里。縣南六十許里。有東西大山。山西枕河。河水南流。脈水尋經。殊乖川去之次。似非關究也。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定襄郡。漢高六年置。王莽之得降也。桐過縣。王莽更名椅桐者也。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齎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

發冢舉尸。資囊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濟。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河水又東南。左合一水。水出契吳東山西。逕故里南而北。俗謂之契吳亭。其水又西流注于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八賄

水 （水經二）

河水又南。樹頹水注之。水出東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縣西南山下。北俗謂之大浴真山。水亦取名焉。東北流逕中陵縣故城東。北俗謂之北右突城。王莽之遮害也。十三州志曰。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世祖建武二十五年置。其水又西北。右合一水。水出東山。北俗謂之貸敢山。水又受名焉。其山自西北流注于中陵水。又西北流逕善無縣故城西。王莽之陰館也。十三州志曰。舊定襄郡治。地理志。鴈門郡治。其水又西北流。又會一水。水出東山下。北俗謂之吐文水。山又取名焉。北流逕鋤亭南。西流逕士壁亭南。西出峽。左入中陵水。中陵水又北分為二水。一水東北流。謂之沃水。又東逕沃陽縣故城南。北俗謂之可不埿城。王莽之敬陽也。又東北逕沃陽城東。又東合可不埿水。水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又會東逕參合縣南。魏因參合陘以即名也。北俗謂之倉鶴陘。道出其中。亦謂之參合口。陘在縣之西北。即燕書所謂太子寶自河還師參合。三軍奔潰。

即是處也。魏立縣以隸涼城郡也。西去沃陽縣故城二十里。縣北十里有都尉城。地理志曰。沃陽縣西部都尉治者也。北俗謂之阿養城。其水又東合一水。水出縣東南六十里山下。北俗謂之芙蓋澤水。西北流注于沃水。又東北流注鹽池。地理志曰。鹽澤在東北者也。今鹽池西南去沃縣故城六十五里。池水澄渟。淵而不流。東西三十里。南北二十里。池北七里。即涼城郡治。池西有舊城。俗謂之涼城也。郡取名焉。地理志曰。澤有長丞。此城即長丞所治也。城西三里有小阜。阜下有泉。東南流注池。北俗謂之大谷此佳水。亦受目焉。中陵川水自枝津西北流。右合一水。於逢嶺北出沃陽縣東北山下。北俗名之烏伏真山。水曰諾升泉。河西南流逕沃陽縣。左合中陵川。亂流西南與一水合。北俗謂之樹頹水。水出東山下。西南流。又合諾升泉水。亂流西南注。分為二水。左水枝分南出。北俗謂之太河羅。右水西逕故城南。北俗名之昆新城。其水自城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太羅水注之。水流上承樹頹河。南流西轉。逕武縣故城南。十三州志曰。武縣在善無西百五十里。北俗謂之太羅城。水亦藉稱焉。其水西南流。右水注之。水導故城西北五十里。南流逕城西北。名之曰故梁鬼城。又南流注太羅河。太羅河又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左得湳水口。水出西河郡美稷縣

東南流東觀記曰郭伋爲并州牧前在州素有恩德老小相攜道路行郭到西河美稷數百小兒各騎竹馬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曰聞使君到喜故迎伋謝而發去諸兒復送郭外問使君何日還伋計日告之伋還先期一日念小兒即止野亭須期至乃往其水又東南流羌入圁水以氏之漢沖帝時羌湳狐奴歸化蓋其渠帥也其水俗亦謂之爲逸波水東南流入長城東鹹水出長城西鹹谷東入湳水又東南渾波水出西北窮谷東南流注于湳水湳水又東逕西河富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富成也湳水又東流入于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其巖層岫衍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雷渀洩震天動地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今於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峨直是乃爲河之巨嶮即古梁矣在離石北而以東可二百有餘里也又

南過西河圁陽縣東

西河郡漢武帝元朔四年置王莽改曰歸新圁水出上郡白土縣圁谷東逕其縣南地理志曰圁水出西東入河王莽更曰黃土也東至長城與神銜水合水出縣南銜山峽山東出至長城入于圁圁水又東逕鴻門縣縣故鴻門亭地理風俗記曰圁陰縣西五十里有鴻門亭天封苑火井廟火從地中出圁水又東異水注之水出西北梁谷東南流注圁水又東逕圁陰縣北漢惠帝五年立王莽改曰方陰矣又東桑谷水注之水出西北桑溪東北桑溪東北流入于圁圁水又東逕圁陰南東流注于河

河水又東端水入焉

水西出號山山海經曰其山木多漆椶其草多芎藭是多泠石端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

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

水出上郡諸次山山海經曰諸次之山諸次水出焉是山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其水東逕榆林塞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溪舊塞者也自溪西去悉榆柳之藪矣緣歷沙陵屆龜茲縣西北故謂廣長榆也王恢云樹榆爲塞謂此矣蘇林以爲榆中在上郡非也按始皇本紀西北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山然榆中在金城東五十許里陰山在朔方東以北推之不得在上郡漢書音義蘇林爲是失也其水東入長城小榆林水合焉歷澗西北窮谷其源也又東合首積水水西出首積溪溪東注諸次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諸次之水東流注于河即此水也

河水又南陽水注之

山海經曰水出上申之山上無草木而多硌石下多榛楛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也

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

水西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

流山海經曰所謂生水出孟山者也郭景純曰孟或作明漢破羌將軍段頻破羌於奢延澤虜走洛川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之朔水矣東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之奢節也赫連龍昇七年於是水之北黑水之南遣將作大匠梁公叱干阿利改築大城名曰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并造五兵器銳精利乃咸百鍊爲龍雀大鐶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又鑄銅爲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則今夏州治也奢延水又東北與溫泉合源西北出沙溪而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黑水入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合交蘭水水出龜茲交蘭谷東南流注奢延水奢延水又東北流與鏡波水合水源出南郡山南谷東北流注于奢延水奢延水又東逕膚施縣帝原水西北出龜茲縣東南流縣因西降胡著稱又東南注奢延水

又逕膚施縣南

秦昭王三年置上郡治漢高祖并三秦復以爲郡王莽以漢馬員爲增山連率歸世祖以爲上郡太守司馬彪曰增山者上郡之別名也東入五龍山地理志曰縣有五龍山帝原水自下亦爲通稱也歷長城東出于赤翟白翟之中又有平水出西北平溪東南入奢延水又東走馬水注之水出西南長城北陽周縣故城南橋山昔二世賜蒙恬死於此王莽更名上陵山上有黃帝冢故也帝崩惟弓劍存焉故世稱黃帝仙矣其水東流昔段頻追羌出橋門至走馬水聞羌在奢延澤即此處也門即橋山之長城門也始皇令太子扶蘇與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即是城也其水東北流入長城又東北注奢延水又東與白羊水合其水出於西南白羊溪循溪東北注于奢延水又東入于河山海經曰生水東流注于河

河水又南陵水注之

水出陵川北溪南逕其川西轉入河

河水又南得離石水口

離石北山南流逕離石縣故城西史記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者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共王子劉隅爲侯國後漢西河郡治也其水又南出西轉逕隰城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代恭王子劉忠爲侯國王莽之慈平亭也胡俗語訛尚有十城之稱其水西流注于河也

又南過中陽縣西

中陽縣故城在東東翼汾水隔越重山不有于河也

又南過土軍縣西

吐京郡治故城即土軍縣之故城也胡漢譯言皆訛僞變矣其城負長而不方漢高帝十一年以封武侯宣義爲侯國縣有龍泉出

城東南逕石山下牧馬川。上多産名駒駿。同滇池天河。其水西北流至其城東。南土軍水出道左高山。西南注之。龍泉水又北屈逕其城東西北入于河。**河水又南合契水**。出其東入窮谷。其源也。又南至梅谷水口。水源東窮此溪也。**河水又南得大蛇水**。發源溪首西流入河。**河水又右納辱水**。山海經曰。辱水出于鳥其山。上多桑。其下多楮。陰多鐵。陽多玉。其水東流注于河。俗謂之易延水。東流得浣水口。傳溈。西轉窮溪。便即浣水之源也。延水又東會于根水。西南溪下根水所發。而東北注延水。東南露跳水。西出露溪東流。又東北入延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南左合信支水。水發源東露西流入于河。河水又南左會石羊水。兕溪東入通源窮谷。西流注入河。**又南過上郡高奴縣東**。城谷水。東發萬源。西歷長溪。西南入于河水。又南合溱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在蒲城西南三十餘里。河水又右會區水。山海經曰。次四經之首。曰陰山。西北百七十里。曰申山。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多金玉。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世謂之清水上郡。東流入于長城。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傳水北出独溪。使得水源。清水又東得龍尾水口。水出北地神泉。鄣北山龍尾溪。東北流注

清水又東會三湔水。水出南山三湔谷。東北流入清水。清水又東逕高奴縣。合豐林水。地理志謂之洧水也。故言高奴縣有洧水。肥可爇。水上有肥可接取用之。博物志稱酒泉延壽縣南山出泉水。大如筥。注地為溝。水有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與膏無異。膏車及水碓缸甚佳。方人謂之石漆。水肥亦所在有之。非止高奴縣洧水也。項羽以封董翳為翟王。居之。三秦此其一也。漢高祖破以縣之。王莽之利平矣。民俗語訛謂之高樓城也。豐林川長津瀉注北流會洧。洧水又有溪谷水注之。水西出溪川。東南流入洧水。又東注于河。**河水又南蒲川石樓山南逕蒲城東**。即重耳所奔之處也。又南歷蒲子縣故城西。今大寧之汾州治。徐廣晉紀稱劉淵自離石南移蒲子者也。縣曰蒲城在西北。漢武置。其水南出。得黃盧水口。東出。歷蒲子城南。東北入谷独溪。便水之源也。又南合紫川水。水出東北出紫川谷。西南合江水。江水出江谷西北入紫水。紫水又西北入蒲水。蒲水又西南入于河。河水又南黑水。水出定陽縣西山二源。奇發同寫一壑。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流右合定水。俗謂之白水也。水西出其縣南山定水谷。東逕定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定水之陽也。定水又東注于黑水。亂流東南入于河

河水又南過河東北屈縣西。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草木無生焉。蓋不定眾風之門故也。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山海經曰。孟門之山。其山多金玉。其下多黃堊涅石。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九河之隥。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為河之巨阸。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沾人。窺深悸魄。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又有燕完水注之。其源合舍西流注河。**河水又南得鯉魚**。歷澗東入窮溪首。便其源也。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稱乎。**河水又南羊求水入焉**。水出羊求川。西逕北屈縣故城南。城即夷吾所奔邑也。王莽之狀北也。汲郡古文曰。翟章救鄭。次于南屈。應劭曰。有南故稱北。國語曰。二五言於獻公曰。蒲與二屈君之疆也。其水西流注于河。**河又南為採桑津**。春秋僖公八年。晉里克敗

狄于採桑是也。**又南過皮氏縣西**。赤水出西北罷谷川。東謂之赤石川。東入于河。**河水又南合蒲**。西則兩源並發。俱道一山。出西河陰山縣。王莽之山寧也。陰山東麓南水東北與長松水合。水出西三陽山東。東北流左入蒲水。蒲水又東北與北溪會。同為一川。東北注河。**河水又南丹水**西南。丹陽山東北。逕冶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其水東北會白水口。水出丹山東。而西北注之。丹水又東。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黑水**。西出丹山東。而東北入于河。**河水又南至崿谷傍**東北窮澗水源所導也。西南流注于河。**河水又南洛水自猳山枝分東派**。東南注于河。昔魏文侯築館洛陰指謂是水也。皮氏縣王莽之延平也。故城在龍門東南。不得是過皮氏。方屆龍門也。**又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岸上並有廟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泰滅。不可復識。一碑是大和中立。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下民恨。**河水又南右合陽谷水**。水自溪東南流逕見

陽縣西北。東南注于河。**河水又南逕梁山原東。**原自山東南出至河。晉之望也。在馮翊夏陽縣之西北。臨于河上。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問伯宗。即吳處也。春秋穀梁傳曰。成五年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尊。遇輦者不避。使車右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問之。輦者曰。君親縞素。率群臣哭之。斯流矣。如其言而河流。**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縣西北梁山。東南流。橫溪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層密三城。故俗以三累名山。案爾雅。山三成爲崑丘。斯山豈亦崑丘乎。山下水際有二石室。蓋隱者之故居矣。細水東流。注于崌谷側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跡。庭中亦有臼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昔子夏教西河。疑即此也。而無辨之。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北。少梁也。秦惠文王十一年。更從今名矣。王莽之冀亭也。其水東南流于河。昔韓信之襲魏王豹也。以木罌自此渡。**河水又南。右合陶渠水。**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陽太守殷濟精廬南。俗謂之子夏廟。陶水又南逕高門南。蓋層阜墮缺。故流高門之稱矣。又東南逕華池南。池方三百六十步。在夏陽城西北四里許。故司馬遷碑文云。高門華池。在茲夏陽西城北。漢陽太守殷濟精舍四里所。今高門東去華池三里。溪水又東南逕夏陽縣故城南。服虔曰。夏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又歷高陽宮北。又東南逕司馬子長墓北。墓前有廟。廟前有碑。永嘉四年。漢陽太守殷濟瞻仰遺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樹柏。太史公自叙曰。遷生於龍門。是其墳墟所在矣。溪水東南流入河。昔魏文侯與吳起浮河而下。美此河山之固。即於此也。**河水又西。徐水注之。**水出西北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東南流。絕彊梁。右逕劉仲城北。是漢祖兄劉仲之封邑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郃陽。國名也。高祖八年。侯劉仲元年。其水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即子夏廟室也。**又南過汾陰縣西。**河水東際汾陰脽。縣故城在脽側。漢高帝六年。封周昌爲侯國。魏土地記曰。河東郡北八十里有汾陰城。北去汾水三里。城西北隅曰脽丘。上有后土祠。封禪書曰。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丘是也。又有萬歲宮。漢宣帝神爵元年。幸萬歲宮。東濟大河。而神魚舞水矣。昔趙簡子沈欒激於此。曰。吾好聲色。而是子致之。吾好士。六年不進一人。是過而黜吾善。君子以爲能譏矣。**河水又逕郃陽城**

東。周威烈王之十七年。魏文侯伐秦。至鄭還。築汾陰郃城。即此城也。故有莘邑矣。爲太姒之國。詩云。在郃之陽。在渭之涘。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謂此也。城北有北瀵水。南去二水各數里。其水東逕其城內。東入于河。又於城內側中有瀵水。東南出城。注于河。城南又有瀵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去城一十五里。水即郃水也。縣取名焉。故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河水又南。瀵水入焉。水出汾陰縣南四十里。西去河三里。平地開源。濆泉上湧。大幾如輪。深則不測。俗呼之爲瀵魁。古人壅其流以爲陂水。東西二百步。南北一百餘步。與郃陽瀵水夾河。中渚上又有一瀵水。皆相潛通。故呂忱曰。爾雅。異出同流爲瀵水。其水西南流。歷蒲坂西。西流注于河。**河水又南逕陶城西。**舜陶河濱。皇甫士安以爲定陶。不在此也。然陶城在蒲坂城北。城即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耕或陶。所在則可。何必定陶方得爲陶也。舜之陶也。斯或一焉。孟津有陶河之稱。蓋從此始之。南對蒲津關。汲冢竹書紀年。魏襄王七年。秦王來見於蒲坂關。四月。越王使公師隅來獻乘舟始罔及舟三百。箭五百萬。犀角象齒焉。**又南過蒲坂縣西。**地理志曰。縣故蒲也。王莽更名蒲城。應劭曰。秦始皇東巡。見有長坂。故加坂也。孟康曰。晉文公以賂秦。秦人還蒲於魏。魏人喜曰。蒲反矣。故曰蒲反也。薛瓚注漢書曰。秦世家以垣爲蒲反。然則本非蒲也。皇甫謐曰。舜所都也。或言蒲坂。或言平陽。又潘者也。今城中有舜廟。魏秦州刺史治太平。遷都罷州。置河東郡。郡多流雜。謂之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佗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遠。方土之貢選。最佳酌矣。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爲桑落也。更爲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西逕歷山下。上有舜廟。周處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又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於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余按周處此志爲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強引大舜。即此寧壤。更爲失誌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歷山嬀汭。言是則安於彼乎矣。尚書所謂釐降二女于嬀汭也。孔安國曰。居嬀水之內。王肅曰。嬀汭。虞地名。皇甫謐曰。納二女於嬀水之汭。馬季長曰。水所出曰汭。然則汭似水非水名。而今見有二水。異源同歸。渾流西注。入于河。**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俗亦謂之堯山。

山上有故城。世又曰，堯城。闞駰曰，蒲坂，堯都。按地理志曰，縣有堯山有祠。雷首山在南。事有似而非，非而是。千載眇邈，非所詳耳。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闞駰十二州志曰。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穆天子傳曰：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觴天子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天子使孔牙受之于雷水之干，是也。昔趙盾田首山，食祁彌明翳桑之下，即於此也。涑水又西南流注于河。春秋左傳謂之涑川者也。俗之爲陽安澗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汲郡竹書紀年曰：晉惠公十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涉自河曲。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於此。子推笑曰：天開公子，子犯以爲功，吾不忍與同位。遂逃焉。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漢書地理志曰：舊京兆郡之屬縣也。左丘明國語云：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蹋，開而爲兩。今掌足之跡仍存。華巖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神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所謂巨靈贔負首冠靈山者也。常有好事之士故升華岳而觀厥跡焉。自下廟，歷列柏南行十一里，東廻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謂之北君祠。諸欲升山者，至此皆祈請焉。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屆一祠，謂之石養父母。石龕木主存焉。又南出一里，至天井。井裁容人，穴空迂廻，頓曲而上，可高六丈餘。山上又有微涓細水，流入井中，亦不甚沾人。上者皆所由涉，更無别路。欲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窗也。出井東南行二里峻坂，斗上斗下，降此坂二里許，又復東上百丈崖。升降皆須扳繩挽葛而行矣。南上四里，路到石壁，緣傍稍進，逕一百餘步。自此西南出六里，又至一神名曰朝趙孝。神像有童子之容。從祠南歷夾嶺，嶺裁廣三尺餘，兩箱懸崖數萬仞，窺不見底。祀祠有感，則雲與之平。然後敢度，攜須騎嶺抽身，漸以就進，故世謂斯嶺爲搦嶺矣。度此二里，便屆山頂。上方七里，靈泉二所，一名蒲池，西流注於澗；一名太上泉，東注澗下。上宮神廟近東北隅。其中奉貴雜物，事難詳載。自上宮東北出四百五十步，有丘嶺東鳥望巨靈手跡，惟見洪崖赤壁而已，都無山下上觀之分均矣。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濝水注之。水出松果之山，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于河。述征記所謂潼谷水者也。或說因水以名地也。河水自潼關東北流，水側有長坂，謂之黃巷坂。傍絶澗，涉此坂以升潼關，所謂泝黃巷以濟潼關矣。歷

北出東崤，通謂之函谷關也。邃岸天高，空谷幽深，澗道之峽，車不方軌，號曰天險。故西京賦曰：殽函固，襟帶易守。所謂秦得百二，并吞諸侯也。是以王元說隗囂曰：請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圖王不成，其弊足霸矣。郭緣生記曰：漢末之亂，魏武征韓遂、馬超，連兵此地。今際河之西，有曹公壘，道東原上，云李典營。義熙十三年，王師曾據此壘。西征記曰：沿路逶迤入函道六里，舊城，城周百餘步，北臨大河，南對高山，姚氏置關以守峽，宋武王入長安，檀道濟、王鎮惡或據山爲營，或平城結壘，爲大小七營，濱帶河險。姚氏亦保據山原阜上，尚傳故跡矣。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塠者也。南則河濱，姚氏之營，與晉對岸。河水又東，臨玉澗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逕皇天原西。周固記開山東首上平博，方可里餘，三面壁立，高千許仞。漢世祭天於其上，名之爲皇天原。上有漢武帝思子臺。又北逕閿鄉城西。郡國志曰：弘農湖縣有閿鄉水，世謂之閿鄉水也。魏尚書僕射閿鄉侯河東衛伯儒之故邑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閿鄉城北，東與全鳩澗水合。水出南山，北逕皇天原東。述征記曰：全節，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矣。西征賦曰：咸徵名於桃園者也。晉太康地記曰：桃林在閿鄉南谷中。其水入北河，注于河。又東過河北縣南。縣與湖縣分河。蔘水出秦山東谷。西南流于河。河水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卜偃曰：魏，大名也。萬，復其昌乎。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也。今城南西二面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一十許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城內有龍泉，南流出城，又南斷而不流。永樂溪水又南入于河。余按中經，即渠豬之水也。大史公封禪書稱華山以西名山七，薄山其一焉。薄山即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山海經曰：蒲山之首曰甘棗之山，其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東則渠豬之山，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如漢封禪書，二水無西南流河之理。今診蔘水川流，所趣與共水相扶，永樂溪水導源注于河，又與渠豬合倫。山經目驗，稱亦與襄山不殊。故揚雄河東賦曰：河靈矍踼，掌華蹈襄。注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以是推之，知襄山在蒲坂。蔘水，即渠豬之水也。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故干木之冢。干木，晉之賢人也。魏文侯過其門，軾其廬，所謂德尊萬古者越東於矣。汲冢竹書紀年曰：晉武公元年，尚一軍芮人乘京，荀人董伯皆叛。虞大爲故芮也。此亦有芮焉。紀年又云：晉武公七年，芮伯萬之母芮姜逐萬，萬出奔魏。八年，周師虢

師圍魏取芮伯萬而東之。九年戎人逆芮伯萬于郟。斯城亦或伯萬之故居也。河水又會槃澗。水出湖縣夸父山。北逕漢武帝思子宮。歸來望子臺東。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逕湖縣故城北。昔范叔入關遇穰侯於此矣。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圓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既定。王巡岳瀆。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即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湖水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魏土地記曰。弘農湖縣有軒轅黃帝登仙處。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於荊山之下。有龍垂胡於鼎。黃帝登龍。從龍者七十人。遂升於天。故名其地爲鼎湖。荊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晉書地道記。太康記並言湖縣也。漢武帝改作湖。俗云黃帝自此乘龍上天也。地理志曰。京兆湖縣有周天子祠二所。故曰湖。不言黃帝升龍也。山海經曰。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其木多稷柟多竹箭。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其中多馬。湖水出焉。北流注于河。故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決河漫延。人馬不得過矣。河水又東合柏谷水。水出弘農縣南石堤山。山下有石隄祠。銘云魏甘露四年。散騎常侍征南將軍豫州刺史領弘農太守南平公之所經建也。其水

北流逕其亭下。晉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不如之翟。漢武帝嘗微行此亭。見饋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傲客於柏谷。妻覩貌而獻餐。謂此亭也。谷水又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門水也。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即華陽山。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世亦謂之劉項裂城處。非也。余案上洛有鴻臚固池。是水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鴻臚澗。鴻關之名。乃起是矣。門水又東北歷邑川。燭水注之。左水出於陽華之陽陰。東北流逕臧墻亭西。東北流與右水合。水俱出陽華之陰。東北流逕臧墻亭。東北與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緒姑之水。出于陽華之陰。東北流注于門水者也。又東北燭水注之。水有二源。左水南出於衙嶺。世謂之石城山。其水東北流逕石城西。東北合右水。出石城山。東北逕石城東。東北入左水。地理志曰。燭水出衙嶺下谷。闞駰曰。衙山在山谷山西南。是水亂流東注于緒姑之水。二水悉得通稱矣。歷澗東北出謂之桐方口。水側有阜。名之方伯堆。宋奮武將軍魯方平。建威將軍薛安都等與建威將軍柳元景。北入。軍次方伯堆者也。堆上有城。即方伯所築

也。又東北逕邑川城南。即漢封賁門之故邑川受其名。亦曰賁門城。在函谷關南七里。又東北田渠川水注之。出隝山之白石谷。東北流逕。紱丘亭東是。薛安都軍所從城也。其水又逕鹿蹄山西。山石之上。有鹿蹄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刊。歷田渠川。謂之田渠。水西北流注于燭水。燭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門水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城。即故函谷關校尉舊治處也。終軍棄繻於此。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可謂深心有感志誠難奪矣。昔老子西入關。尹喜望氣於此也。故趙至與嵇茂齊書曰。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亦言嵇與叔夜書。及關尹望氣之所異說紛綸。並求知所定矣。漢武帝元鼎四年。徙關於新安縣。故以爲弘農縣。弘農郡治。王莽更名右隊。劉昆公爲郡。虎相隨渡河。光武聞而善之。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逕津之名。說者咸云。漢武微行柏谷。遇辱竇門。又感其妻深識之饋。既返玉階。厚賞賚焉。賜以河津令。其鴛渡今竇津者是也。故潘岳西征賦曰。酬匹婦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未釣之徒。並以爲然。余案河之南畔夾側。水濟有澤謂之逕澤。河北縣有逕水。澤水其水南入于河。河水故有逕津之名。不從門始。蓋爭類名同。故作者是之。竹書穆天子傳曰。天子自寘軨。乃次于逕水之陽。丁亥入于南

鄩。考其沿歷所踵。路直斯津。以是推之。知非因門矣。俗或謂之偃鄉澗水也。河水又在左右一水。其水三源。疏引俱導溝山南流。會成一川。其三水之內。世謂之門庭。言虞芮所爭之田所未詳矣。又南注于河。河水右會水注之。水出南山北逕曹陽亭西。陳涉遣周章入秦。少府章邯斬之於此。魏氏以爲好陽。晉書地道記曰。亭在弘農縣東十三里。其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曹水注之。水出常丞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諸注述者咸言曲沃在北。此非也。魏司徒崔浩以爲曲沃地名也。余按春秋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曲沃之名。遂爲積古之傳矣。河水又東得七里澗。澗在陝西七里。故因名焉。谷水自南山通河。亦謂之曹陽坑。是以潘岳西征賦曰。行於漫瀆之口。憩於曹陽之墟。徂約罪陸亦不非其地矣。余按漢書獻帝東遷。逸以苑輝。李傕郭汜追戰於弘農澗。天子遂露次曹陽。楊奉董承外與傕和。內引白波李樂等破傕。求興。於是得進。復來戰。奉等大敗。兵相連延。四十餘里。方得達陝。以推之。似非曹陽。然以山海經曰。求之舊書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也。河水東合橐水。橐水導源常烝之山。俗謂之爲干山。蓋先儒之異名也。山在陝城南八十里。其川流也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西

北流注于河。**又東過陝縣北。**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又有二水出南山北合。逕崖峽北流與千山之水會。出于山東谷。兩川合注于崖水。又東北注橐水。北流山谷。謂之漫澗矣。與安陽溪水合。水出石崤南。西逕安陽城南。漢武帝封上官桀為侯國也。潘岳所謂我徂安陽也。東合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也。又西逕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清谷水。南出近溪。北流注橐。其水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公羊曰。晉敗之大陽者也。津亦取名焉。春秋文公三年。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是也。東則咸陽澗水注之。水出北虞山南。至陝津注河。河南即陝城也。昔周召分伯。以此城為東西之別。東城即虢邑之上陽也。虢仲之所都為南虢。三虢此其一焉。其大城中有小城。故焦國也。武王以封神農之後於此。王莽更名黃眉矣。戴延之云。城南倚山原。北臨黃河。懸水百餘仞。臨之者咸悚惕焉。西北帶河。水湧起方數十丈。有物居水中。父老云。銅翁仲所投處。又云。石虎載經終此沉沒。二物並存。水所以湧。所未詳也。或云。翁仲頭髻常出水之漲。減恒與水齊。晉軍當至。髻不復出。今惟見水異耳。嗟嗟有聲。聲聞數里。按秦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善祥。鑄金人十二以象之。各重二十四萬斤。坐之宮門之前。謂之金狄。皆銘其胷云。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三尺。李斯書也。故衛恒敘篆曰。秦之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自阿房徙之未央前。俗謂之翁仲矣。地皇二年。王莽夢銅人泣。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文。使尚方工鐫滅所夢銅人膺文。復董卓毀其九為錢。其在者三。魏明帝欲徙之洛陽。重不可勝。至霸水西停之。漢晉春秋曰。或言金狄泣。故留之。石虎取置鄴宮。苻堅又徙之長安。毀二為錢。其一未至而苻堅亂。百姓推置陝北河中。如是金狄滅。余以為鴻河巨瀆。故應不為細梗躓湍。長津碩浪。無宜以纖物屯流。斯水之所以濤波者。蓋史記所云。魏文侯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所致耳。獻帝東遷。自少潛渡。墜阬爭舟。舟指可掬。亦是處矣。**又東過大陽縣南。**交澗水出吳山東南流入河。河水又東。路澗水亦出吳山東逕大陽城西。西南流注水入于河。**河水又東逕大陽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獻公十有九年。獻公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呂甥邑于虢都。地理志曰。北虢也。有天子廟。王莽更名勤田。應劭地理風俗記。城在大河之陽也。**河水又東沙澗水注之。**北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為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于虞虢之間。即

此處也。傅巖東北十餘里。即顛軨坂也。春秋左傳所謂入自顛軨者也。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為軨橋也。傅說傭隱止息於此。高宗求夢得之是矣。橋之東北有虞原。上道東有虞城。堯妻舜以嬪于虞者也。周武王以封太伯後虞仲於此。是為虞公。太康地記所謂北虞也。城東有山。世謂之五家冢。冢上有虞公廟。春秋穀梁傳曰。晉獻公將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國之寶也。曰。是取中廟置外府也。公從之。及取虢滅虞。乃牽馬操璧。璧則猶故。馬齒長矣。即宮之奇所以謂虞虢其猶輔車相依。唇亡則齒寒。虢亡虞亦亡矣。其城北對長坂二十許里。謂之虞坂。戴延之曰。自上及下。七出相重。戰國策曰。昔騏驥駕鹽車上於虞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此蓋其困處也。橋水東北山溪中。有水小西南流。沙澗亂流逕大陽城東。河北郡治也。澗水南流逕注于河。河水又東。左合積石土柱二溪。並北發太陽之山。南流入于河。是山也。亦通謂之為薄山矣。故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臨己丑南登于薄寘軨之隥。乃宿于虞是也。**又東過砥柱間。**砥柱。山名也。昔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砥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山在虢城東北。太陽城東也。搜神記。稱齊景公渡于江沅之河。黿銜左驂沒之。眾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于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也。亦或作江沅字者也。若因地而為名。則宜在蜀及長沙。按春秋。此二土。齊景公之所不至也。古冶子亦無因而騁其勇矣。劉向敘晏子春秋。稱古冶子曰。吾嘗濟於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從而殺之。乃黿也。不言江沅矣。又考史記云。景公十二年。公見晉平公。十八年。復見晉昭公。旌軒所指。路直斯津。從黿砥柱。事或在茲。又云。觀者以為河伯。賢於江沅之證。河伯本非江神。又可知也。河之右則崤水注之。出河南盤崤山西北。流水上有梁。俗謂之鴨橋也。歷澗水東北流。與石崤水合。水出石崤山。山有二陵。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北陵文王所避風雨矣。言山徑委深。峯阜交蔭。故可以避風雨也。秦將襲鄭。蹇叔致諫而公辭焉。蹇叔哭子曰。吾見其出。不見其入。晉人禦師。必於崤矣。余收爾骨焉。孟明果覆秦師於此。崤水又北。左右合西水。亂流注于河。**河水又東千崤之水注焉。**水南導于千崤之山。其水北流。纏絡二道。漢建安中。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故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今山側附路有

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柳脩復舊道太嗜以來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西有二石又南五十步臨溪有恬漢光主冀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于河河水翼岸夾山巍峯峻舉群山疊秀重嶺干霄鄭玄按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案鄭玄所說非自西河當無山以擬之自砥柱已下五戶已上其間一百二十里河水竦石桀出勢連襄陸蓋亦禹鑿以通河疑此閼流也其山雖闢尚梗湍流激石雲洄澴波怒溢合有一十九灘水流迅急勢同三峽破害舟船自古所患漢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鐫廣之上乃令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魏景初二年二月帝遣都督沙丘部監運諫議大夫寇慈帥工五千人歲常修治平河阻晉泰始三年正月武帝遣監運大中大夫趙國都匠中郎將河東樂世帥衆五千餘人修治河灘事見五戶祠銘雖世代加功水流漰渀濤波尚屯及其商舊更次鮮不踟躕難濟故有衆峽諸難之言五戶灘名也有神祠通謂之五戶將軍亦不知所以況**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清營山其水東南流出峽峽左有城蓋古關塞也清水歷其南東流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

翟之鄉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傳因失實也春秋左傳所謂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者也與倚亳川水合水出北山礦谷東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逕清廉城南又東南流又會南溪溪水出南山西北注清水又東合衆澗水水出左八嶺下南流俗謂之狭蘇水又南歷軒苗北馬頭山亦曰白水原西南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魏武侯二年城安邑王垣即是縣也其水西南流注清水清水已白澗初會清流乃有玄素之異也清水又東南逕湯盤城東即垣縣之壺城東即垣縣之壺丘亭晉遷宋五大夫所居也清水又東南流注于河**河又東與教水合**水出垣縣北教山南逕輔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不測其深頂山周員五六里少草木山海經曰孟門東南有平山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其水南流歷鼓鐘上峽懸洪五丈飛流注壑夾岸深高壁立直上輕崖秀舉百有餘丈峯次青松充巖頳石於中歷落有翠柏生焉丹青綺分望若圖繡矣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鐘川分為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山岫迴岨纔通馬步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故溝存焉今無復有水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鐘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錢也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山海經曰

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即是山也其水重源又發南至西馬頭山東截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又謂之伏流水南入于河山海經曰教山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是水冬乾夏流實惟乾河也今世人猶謂之為乾澗矣**河水又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疆山山海經曰河長澗水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青要之山畛水出焉即是水也河水又東正迴之水入焉水出騩山疆山東阜也東流俗謂之疆川水與石昔水川合出西北石澗中東南流注于疆水疆水又東逕疆冶鐵官東東北注注于河**河水又東合庸庸之水**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山海經曰水多黃貝伊洛澗也其水北流分為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于河**河水又東逕平陰縣北**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縣故晉陰地陰戎之所居又曰在平城之南故曰平陰也三老董公說高祖處陸機所謂皤皤董叟謨我平陰者也魏文帝改曰河陰矣**河水又會湨水**水出垣縣王屋西山濝溪夾山東南流逕故城東即濝關也漢光武建武二年遣司空王梁北守濝關天井關擊赤眉別校皆降之獻帝自陜北渡安邑東出濝關即是關也湨水西歷逕關城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故周之苗邑也又東流注于河經書清水非也是乃濝水耳**河水又東過平陰縣**

北湛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逕河陽縣故城南春秋經書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侯執衛侯而歸于京師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冬會于溫執衛侯是會也晉侯召襄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狩地服虔曰河陽溫也班固漢書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晉太康地道記十三州志河陽別縣非溫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涓為侯國王莽之河亭也十三州志曰治河上河孟津河也郭緣生述征記曰践土今治坂城是名異春秋焉非今河北見者河陽城故縣也在治坂西北蓋晉之溫地故群儒有溫之論矣魏土地記曰治坂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河洛陽西北四十二里故鄧鄉矣**河水又逕臨平亭北**帝王世紀曰光武葬臨平亭南西望平陰者也**河水又東逕洛陽縣北**河之南岸有一碑北面題云洛陽北界水二渚分為之也上舊有河平侯祠祠前有碑今不知所在郭頒世語曰晉文王之世大魚見孟津長數百步高五丈頭在南岸尾在中渚河平侯祠即斯祠也**河水又東逕平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濟北貞王子劉遂為侯國王莽之所謂治平矣俗謂之小平也有高祖講武場河北側岸有二城相對置北中郎府徙諸從隸府戶并羽林虎賁領隊防之河

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之歌所以曰登彼西山矣。上有夷齊之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廣陵陳導。洛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事見其碑。又有周公廟。魏氏起玄武館於芒阜。張景陽玄武觀賦。所謂高樓特起。竦峙岩嶤。直亭亭以孤立。延千里之清飆也。新道南置。水室於斯阜。室內有冰井。春秋左傳曰。日在北陸而藏冰。常以十二月採冰於河津之隘。峽石之阿。北陰之中。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而內於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河南有鉤陳壘。世傳武王伐紂。八百諸侯所會處。尚書所謂不期同時也。紫微有鉤陳之宿。主鬭訟兵陣。故遁甲攻取之法。以所攻神與鉤陳并氣下制所臨之辰。則決禽敵。是以壘資其名矣。河水於斯有盟津之目。論衡曰。武王伐紂。升舟。陽侯波起。疾風逆流。武王操黃鉞而麾之。風波畢除。中流白魚入於舟。燔以告天。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也。又曰富平津。晉陽秋曰。杜預造橋於富平津。所謂造舟為梁也。又謂之曰為陶河。魏尚書僕射杜畿以帝將幸許。試樓船覆於陶河。謂此也。昔禹治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及子朝篡位。與敬王戰。乃取周之寶玉沈河以祈福。後二日津人得之於河上。時有之則變而為石。及敬王位定。得玉者獻之。復為玉也。**河水又東。湨水入焉。**山海經曰。和山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吉神泰逢司之。是於萯山之陽。出入有光。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遇大風雨。迷惑入于民室。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為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於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懸。或川改狀矣。昔帝堯修壇河洛。擇良議沈。率舜等升于首山。而遵河渚。有五老遊焉。相謂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也。五老乃翻為流星而升於昴。即於此也。**又東。沛水注焉。又東過鞏縣北。**河水於此有五社渡。為五社津。建武元年。朱鮪遣持節使者賈彊討難將軍蘇茂將三萬人從五社津渡。攻溫。馮異遣校尉與寇恂合擊之。大敗。追至河上。生擒萬餘人。投河而死者數千人。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北達於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鯉王鮪。暮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故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呂氏春秋稱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即是處也。**洛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洛水於鞏縣而東洛汭北。對琅邪渚入于河。謂之洛口矣。自縣西來而北流注洛。清濁異流。皦焉殊別。應瑒靈河賦曰。資靈

川之遐源。出崑崙之神丘。涉津洛之峻泉。播九道於中州者也。**又東過成皐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水自洛口又東。左逕平皐縣南。又東逕懷縣南。濟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皐分河水。**河水又逕黃馬坂北。**謂之黃馬關。孫登之去楊駿。作書與洛中故人處也。**河水又東逕旋門坂北。**今成皐西大坂者也。升陟此坂而東趣成皐也。曹大家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看成皐之旋門者也。**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許慎呂忱等並以為丘一成也。孔安國以為再成曰伾。亦或以為地名。非也。尚書禹貢曰。過洛汭至大伾者也。鄭康成曰。地喉也。沇出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澤出入自此。然則大伾即是山矣。伾北即經所謂濟水從北來注之者也。今濟水自溫縣入河。不於此也。所入者奉溝水耳。即濟沇之故瀆矣。成皐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城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即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為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然則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為關。漢乃縣之。城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苕苕孤上。景明中言之壽春。路值茲邑。昇眺清遠。勢盡川陸。羈途遊至。有傷深情。**河水南對玉門。**昔漢祖與滕公潛出。濟於是處也。門東對臨河側岸有土穴。魏攻司州刺史毛德祖於虎牢。戰經二百日不尅。城唯一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峭。不容防捍。潛作地道取井。余頃因公至彼。故往尋之。其穴處猶存。**河水又東合汜水。**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曰方山也。北流。東關水出于嵩渚之山也。泉發于層阜之上。一源兩枝。分流瀉注。世謂之石泉水也。東流為索水。西注為東關。西北流。楊蘭水注之。水出非山。西北流注為東關水。又西北。清水入焉。水自東浦西流與東關水合。而亂流注于汜。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水出石城山。其山復澗重嶺。欽崟若城。山頂泓泉。濛布懸瀉。下有滥泉。東流洩注。邊有數十石畦。畦有數野蔬。巖側石窟數口。隱跡存焉。而不知誰所經始也。又東北流注入于汜水。汜水下北合鄤水。水西出婁山。至冬則煖。故世謂之溫泉。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水。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漢破司馬欣曹咎於是水之上。汜水又北流注于河。征艱賦所謂步汜口之芳草。弔周襄之鄙館者也。余按儒者之論。周襄所居在潁川襄城縣。是乃城名。非為水目。原夫致謬之由。俱以汜鄭為名故也。是為爽矣。又案郭緣生述

征記劉澄之永初記並言高祖即帝位於是水陽今不復知舊壇所在盧諶崔雲亦言是矣余按高皇帝受天命於定陶氾水又不在此也於是求壇故無髣髴矣**河水又東逕板城北**有津謂之板城渚口**河水又東逕五龍塢北**臨長河塢有五龍祠應劭云昆崙山廟在河南滎陽縣疑即此祠所未詳**又東過滎陽縣蒗蕩渠出焉**大禹塞滎澤開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蒗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故處皆在水中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捷帝甚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堤發卒數十萬詔景與將作謁者王吳共防築堤修堨起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澗防遏衝要踈決壅積十里一門水更相迴注無復潰漏之患明年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堤員吏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中又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古口咸曰金堤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河水又東北逕卷之扈亭北**春秋左傳曰文公七年晉趙盾與諸侯盟于扈竹書紀年晉出公二十二年河絕于扈即於是也**河水又東逕八激堤北**漢安帝永

初七年令謁者太山于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堤**河水又東逕卷縣北**晉楚之戰晉軍爭濟舟中之指可掬楚莊祀河告成而還即是處也**河水又東北逕赤岸固北而東北注之又東北過武德縣東沁水從之**河水自武德縣漢獻帝延康元年封曹叡為侯國即魏明帝也**東至酸棗縣西濮水東出焉**漢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堤大發卒塞之故班固云文堙棗野武作瓠歌謂斷此口也今無水**河水又東北通謂之延津**石勒之襲劉曜途出於此以河水泮為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昔澹臺子羽齎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示無恡意趙建武中造浮橋於津上採石為中濟石無大小下輒流去用功百萬經年不就石虎親閣作公沈璧于河明日璧流渚上波蕩上岸遂斬匠而還**河水又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濟津故南津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晉將伐曹曹在縣東假道于衛衛人不許還自南河即此濟也河水於是亦有林津之名晉伐陸渾亦於此渡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入宣威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即此處也**河水**

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南漢書溝洫志曰在淇水口東十八里有金堤堤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又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也**河水又右逕滑臺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滑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城即故鄭廩延邑也下有延津春秋傳曰孔悝為蒯聵所逐載伯姬於平陽行於延津是也廩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也今時人謂此津為延壽津宋元嘉中右將軍到彥之留建威將軍朱脩之守此城魏軍南伐脩之執節不下其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母乃號踴告家人曰我年老非有乳時今忽如此吾兒必沒矣脩之絕援果以其日陷沒城故東郡治續漢書曰延熹九年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襄楷上疏曰春秋注記未有河清而今有之易乾鑿度曰天之將降嘉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天垂異地吐妖民厲疾三者並作而有河清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以為異河者諸侯之象清者陽明之徵豈獨諸侯有窺京師也明年宮車晏駕徵解瀆侯為漢嗣是為靈帝建寧四年二月河水又清也**又東北過黎陽縣南**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陰以為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黎山之東北有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

城西城憑山為基東阻于河故劉楨黎陽山賦曰南蔭黃河左覆金城青壇承祀高碑頌靈昔慕容玄明自鄴率戶南徙滑臺既無舟檝將保黎陽昏而流澌冰合於夜中濟訖旦而冰泮燕民謂是處為天橋津東岸有故城險帶長河戴延之謂之逯明壘周二十里言逯明石勒十八騎中城因名焉郭緣生曰城袁紹時築皆非也余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鄭釐侯使許息來致地平丘戶牖首垣諸邑及鄭馳地我取枳道與鄭鹿即是城也今城內有故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王玄謨自滑臺走鹿鳴者也濟取名焉故亦曰鹿鳴津又曰白馬濟津之東南有白馬城衛文公東徙渡河都之故濟取名焉袁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關羽為曹公斬良以報效即此處是也白馬有韋鄉韋城故津亦有韋津之稱史記所謂下脩武渡韋津者也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泆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堤既建故渠水斷尚謂之白馬瀆故瀆東逕鹿鳴城南又東北逕白馬縣之涼城北耆舊傳云東郡白馬縣之神馬亭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狀丘斬城也自外耕耘墾斫削落平盡正南有躔陛上方軌是由西南側城有神馬寺樹木修整西去白馬

津河二十許里。東南距白馬縣故城可五十里。疑即開山圖之所謂白馬山也。山上常有白馬群行。悲鳴則河決。馳走則山崩。注云。山在鄭故此鄭也。所未詳。劉澄之云。有白馬塞。孟達登之長歎。可謂於川土疏妄矣。李上舊日置涼城縣治此。白馬濟又東南逕濮陽縣。散入濮水。所在決會。更相通注。以成往復也。**河水自津東北逕涼城縣。**河北有般祠。孟氏記云。祠河中積石爲基。河水漲盛。恒與水齊。戴氏西征記曰。今見祠在東岸。臨河累石爲壘。基屋宇容身而已。殊似無靈。不如孟氏所記。將恐言之過也。**河水又東北逕伍子胥廟南。**祠在北岸頓丘郡界。臨側長河。廟前有碑。魏青龍三年立。**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述征記曰。涼城到長壽津六十里。河之故瀆出焉。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故瀆東北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今頓丘衛國縣西戚亭是也。爲衛之河上邑。漢高帝十二年。封將軍李必爲侯國矣。**故瀆又逕繁陽縣故城東。**史記。趙將廉頗伐魏繁陽者也。**北逕陰安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五年。封魏不疑爲侯國。**故瀆又東北逕昌樂縣故城東。**地理志。東郡之屬縣也。

漢宣帝封王稚君爲侯國。**故瀆又東北逕平邑郭西。**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趙城平邑。五年。田公子居思伐趙鄙。圍平邑。十年。齊田汾及邯鄲韓舉戰于平邑。邯鄲之師敗。逮獲韓舉。取平邑新城。**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丘堰。**史記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故縣氏焉。郭東有五鹿墟。墟之左右多陷城。公羊曰。襲邑也。說曰。襲陷矣。郡國志曰。五鹿。故沙鹿。有沙亭。周穆王喪盛姬。東征。舍於五鹿。其女叶姓屆此思哭。是曰女皇之丘。爲沙鹿之異名也。春秋左傳。僖公十四年。沙鹿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後王翁孺自齊徙元城。正直其地。日月當之。王氏爲舜後。土也。漢。火也。王禁生政君。其母夢見月入懷。年十八。詔入太子宮。生成帝。爲元后。漢祚道汙。四世稱制。故曰火土相乘而爲雄也。及崩。大夫楊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者也。獻帝建安中。袁紹與曹操相禦於官渡。紹遣大司農鄭玄載病隨軍。屆此而卒。郡守已下受業者衰絰赴者千餘人。玄注五經讖緯候歷天文。經通於世。故范曄贊曰。孔書遂明。漢章中輟矣。縣北有沙丘堰。障不遂其道。曰降。亦曰溝。堰障水也。**至于大陸北播于九河。**風俗通曰。河播也。播爲九河。自此始也。禹貢兗州。九河既道矣。謂徒駭

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同爲逆河。鄭玄曰。下尾合曰逆。言相承受矣。其所淵下之勢。以通河海也。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漢世河決金隄。南北離其害。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如其所是。以班固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枝者也。河之故瀆。自沙丘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河水故瀆東北逕發干縣北城西。又屈逕其北。**王莽之所謂戢楯矣。漢武帝以入將軍衛青破右賢王功。封其子登爲侯國。**大河故瀆又東逕貝丘縣故城南。**應劭曰。左氏齊襄公田于貝丘是也。余按京相璠杜預並言在博昌。即司馬彪郡國志所謂貝中聚者也。應注於此事近違矣。**大河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地理志之所謂厝也。王莽改曰廝治者也。漢安帝父孝德皇以太子被廢爲王。薨於此。乃葬其地。尊陵曰甘陵。縣亦取名焉。是周之甘泉市地也。陵在瀆北。丘墳高巨。雖中經發壞。猶若層陵矣。世謂之唐侯冢。城曰邑城。皆非也。昔南陽文叔良以建安中爲甘陵丞。夜宿水側。趙人蘭襄夢求改葬。叔良明循水求棺。果於水側得棺半許落水。叔良顧親舊曰。若聞人傳此。吾必以爲不然。遂爲移殯。醊而去之。大河故瀆又東逕艾亭城南。又東北逕平晉城南。今城中有浮圖五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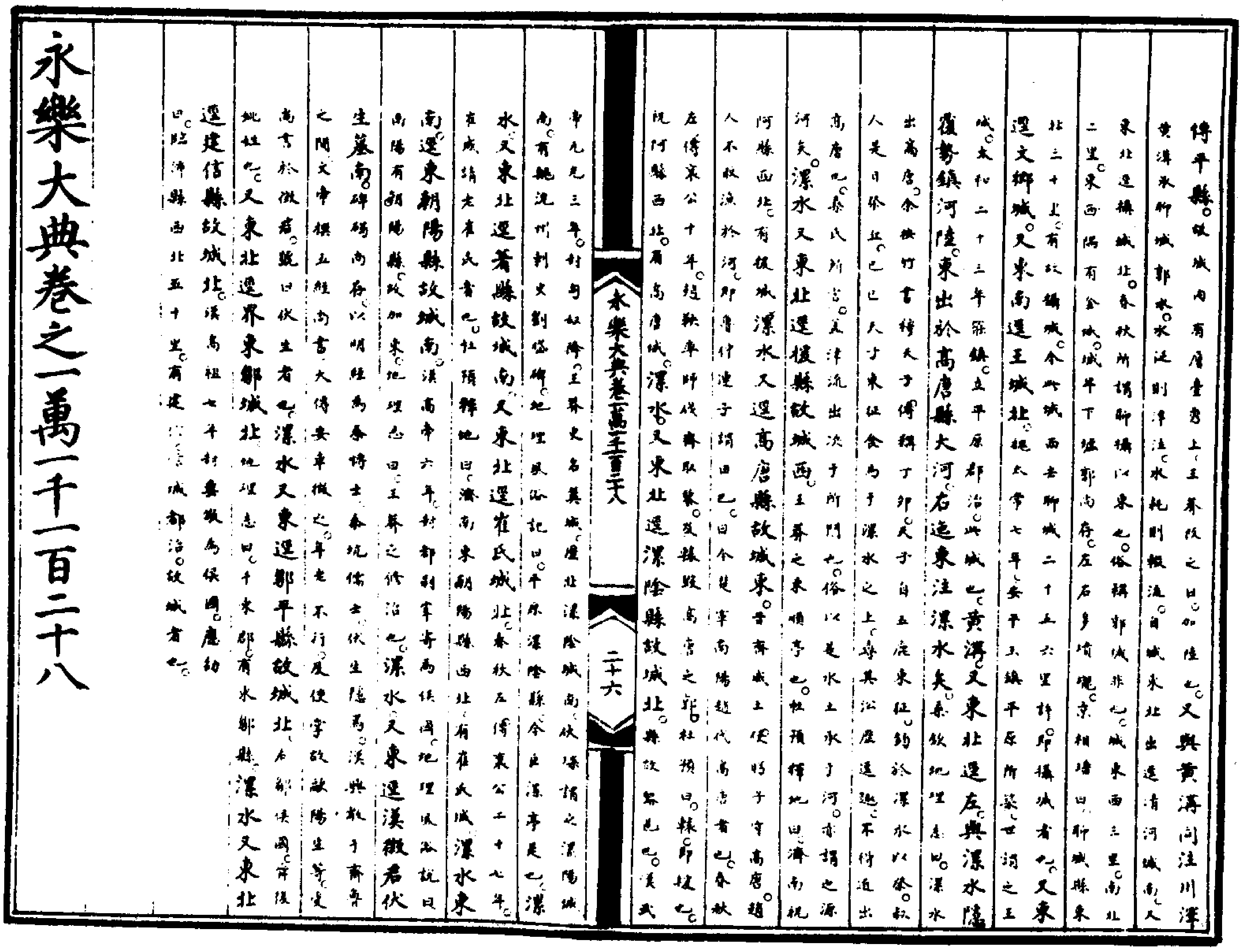
有金露盤。題云。趙建武八年。比釋道龍和上竺浮圖。澄樹德勸化。興立神廟。浮圖以壞。露盤尚存。煒煒有光明。大河故瀆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王莽之播亭也。河瀆於縣別出爲鳴犢河。河水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東。呂后四年。以父嬰功封子佗龍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善陸。**大河故瀆又東逕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義將軍朱祐爲侯國。**大河故瀆又北逕脩縣故城東。又北逕安陵縣西。**本脩之安陵鄉也。地理志承俗記曰。脩縣東四十里有安陵縣故城。縣也。又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一水分**大河故瀆北出。爲屯氏河。逕館陶縣東。東北出。**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廣深與大河等。成帝之世。河決館陶及東郡金堤。上使河堤謁者王延世塞之。二十日堤成。詔以建始五年爲河平元年。以延世爲光祿大夫。是水亦斷。屯氏故瀆水之。又東北。屯氏別河出焉。屯氏別河故瀆。又東北逕信城縣。張甲出焉。地理志曰。張甲河及清首受屯氏別河於信城縣者也。張甲河及清北絕清河於廣宗縣。分爲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田融云

（趙武帝二十二年。立建興郡。廣宗置建始興德五縣隸焉。）左瀆又北逕經城東綠城西。又經南宮縣西北。注絳瀆右。瀆又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郡武彊縣故城東。（長樂故信都也。今太康五年改從今名。）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水故道合。又東北逕廣川縣故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徐廣曰。棘津在廣川。司馬彪曰。縣北有棘津城。呂尚賣食之困。疑在此也。劉澄之云。譙郡酇縣東北。有棘津亭。故邑也。呂尚所困處也。余按春秋左傳。伐巢見棘入州來。無津字。杜預春秋釋地又言棘亭在鄲州縣東北。亦不云有津字矣。而先不知澄之於何而得是說。然天下以棘為名者多。未可咸謂之棘津也。又春秋昭公十四年。晉侯使荀吳帥師涉自棘津。用牲于洛。遂滅陸渾。杜預釋地闕而不書。服虔曰。棘津猶孟津也。徐廣晉紀又言石勒自葛陂寇河北。襲汲人向冰於方頭。濟自棘津。棘津在東郡河內之間。田融以為即石濟南津也。雖千古芒昧。理世玄遠。遺文逸句。容或可尋。沿途隱顯。方土可驗。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有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為帝師。皇甫士安云。欲隱東海之濱。聞文王善養老。故入釣於周。今汲水城。亦言有呂望隱居處。起自東海。迄于酆雍。緣其逕趣。贍艷為象胥之類。未多為據矣。）張甲故瀆又東北至脩縣東會清河。（十三州志曰。張甲河。東北至脩縣。入清漳者也。）屯氏別河東枝津出焉。東逕至信城。城南又東逕青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魏自清陽徙置也。）又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更之曰胥陵矣。俗人謂之高黎郡。非也。應劭曰。東武城東北三十里。有陽鄉故縣也。又東數絕無復津逕。）屯氏別瀆。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西。（漢高六年。封王吸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甘陵郡東南十七里。有清河故城者。世謂之鵠城也。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為二瀆。）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應劭曰。重合縣西南八十里。有重平鄉故縣也。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越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饒安縣東南三十里。有定鄉城。故縣也。）屯氏別河北瀆。又東入陽信縣。今無水。又東為咸河。東北流逕陽信縣故城之北。（地理志。勃海之屬縣也。東注于海。）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東北枝津。又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屯氏別河南瀆。又東北於平原界。又有枝

津右出。至安德縣遂絕。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即地理志所謂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行五百六十里者也。）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始東齊未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又屈逕其城東。故瀆廣四十步。又東北逕重丘縣故城西。（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于重丘。伐齊故也。應劭曰。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北海有平昌縣。故加西。漢宣帝元康元年。封王長君為侯國。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為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漢書稱公孫瓚破黃巾于般河。即此瀆也。又東為白鹿淵水。南北三百步。東西千餘步。深三丈餘。其水冬清而夏濁。漭而不流。若夏水洪泛。水深五丈。方乃通注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王莽更之曰分明也。）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都尉治。伏琛晏謨言。千乘邑。今分為郡。）又東北逕信陽縣故城南。東北入海。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甘陵之信鄉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安帝更名安平。應劭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屯氏故瀆。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上承大河故瀆於靈縣南。（地理志曰。河水自靈縣別出為鳴犢河者也。）東北逕靈縣東。東入鄃縣而北合屯氏瀆。屯氏瀆兼鳴犢之稱也。又東逕鄃縣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十三州志曰。鳴犢河東北至脩入屯氏。考瀆則不至也。又東北有過衛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河水東逕鐵丘南。（春秋左氏傳哀公二年。鄭罕達帥師。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丘。望見鄭師。衛太子自投車下。即此處也。京相璠曰。鐵丘名也。杜預曰。在戚南河之北岸。有古城。戚邑也。東城有子路冢。河之有羊城。郡國志曰。衛縣有羊城者也。河南有龍淵宮。武帝元光中。河決濮陽。氾郡十六。發卒十萬人。救決河。起龍淵宮。蓋武帝起宮於決河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河水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為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衛縣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隄。隄高唐埵尊在。漢世河決金隄。涿郡王遵自益州刺史。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決壞。遵躬率民吏。投沉白馬。祈水神河伯。親執圭璧。請身填隄。廬居其上。民吏皆走。遵立不動。而水決齊足而止。公私壯其勇節。）河水口津。河水又東逕城縣北。（故城在河南一十八里。王莽之郡良也。沇州舊治。魏武創業。始自於此。河上之邑。最為峻固。晉八王故事曰。東海王越治鄄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越惡之。移治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太尉方城侯鄧艾廟。廟南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沇州刺史關內侯安定彭超立。河之南岸。有新城。宋寧朔將軍王玄謨。前鋒入河所築也。北岸有新臺。鴻基層

（肅高毅人。衛宣公所築新臺矣。詩齊所賦也。為盧關津。臺東有小城，崎嶇頹側，臺枕河。俗謂之鹿關城。疑故關津都尉治也。所未詳矣。）河水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春秋經書築臺于秦者也。）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縣也。）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於頓丘縣而北出，東逕繁陽故城南。應劭曰：縣在繁水之陽。張晏曰：縣有繁淵。春秋襄公二十年，經書公與晉侯齊侯盟于澶淵。杜預曰：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澶淵即繁淵也。亦謂之浮水焉。昔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志曰：趙南至浮水繁陽，即是瀆也。）故瀆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晉文公受塊於野人，即此處矣。京相璠曰：今衛國縣西北三十里，有五鹿城。今屬頓丘縣。）浮水故瀆又東南逕國邑。（城北故衛公國也。漢光武以封周後也。）又東逕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率師伐趙，圍觀，觀降。）浮水故瀆又東逕河牧城，而東北出。（郡國志曰：衛國姚墟，有河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戴延之謂之武陽也。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內人立一石甚大。城西門名冰井門，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匝臺隅，亦有雉遺跡。）河水又東逕武陽縣東、范縣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東阿縣北。河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津。（述征記曰：倉亭津在范縣界，去東阿六十里。魏土地記曰：津在陽縣東北七十里。津河濟名也。）河水右歷柯澤。（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衛孫文子敗公徒于柯澤者也。）又東逕東阿縣故城西，而東北出流注。（河水故瀆東出，謂之鄧里渠也。）又東北過茌平縣西。河自鄧里渠東北逕昌鄉亭北，逕碻磝城西。（述征記曰：碻磝，津名也。自黃河泛舟而渡者，皆為津也。其城臨水，西南崩於河。宋元嘉二十七年，以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都督劉義恭以沙城不守，召玄謨令毀城而還。後登城之魏，立濟州治此也。河水衝其西南隅，又崩于河，即故茌平縣也。應劭曰：茌山名也，縣在山之平陸，故曰茌平也。王莽之功崇矣。經曰：大河在其西鄉里，滲歷其東，即斯邑也。昔石勒之隸師懽也，耕於茌平，聞鼓角鞞鐸之聲於是縣也，而與柳城分河。）河水又與鄧里渠水上承大河於東阿縣西，東逕東阿縣故城北。（故衛邑也。應仲瑗曰：有西，故稱東。魏封曹植為侯國。大城北門內西側臯上有大井，其巨若輪，深六七丈，歲常煮膠以貢天府。本草所謂阿膠也。故世俗有阿井之名。縣出佳繒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太阿之

劍，阿縞之衣也。）又東北逕縣邑，與將渠合。又北逕茌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流於故河。河水又東北流四瀆津。（津西側岸臨河有四瀆祠，東對四瀆口。河水東分濟，亦曰泲水受河也。然榮口水石斷門不通，始自是出東北流，逕九里，與清水合，故泲瀆也。自河入濟，自泲入淮，自淮達江，水徑周通，故有四瀆之名也。昔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嘆，自是而返，曰：丘之不命也夫。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余按臨濟故狄也。是濟所逕，得其通稱也。河水又逕楊墟縣之故城東，俗謂是城曰陽城矣。河水又逕茌平城東，城內有故臺，世謂之時平城，非也。蓋在時有相近耳，疑縣徙也。）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河水於縣漯水注之。地理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今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西北逕武陽新城東，曹操為東郡所治也。引水自東門石竇北注于堂池。池南故基尚存。中城內人有一石甚大。城西門名冰井，門內曲中冰井猶存。門外有故臺，號武陽臺，匝臺，亦有隅雉遺迹。水自城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王莽之武昌也。然則漯水亦武水也。臧洪為東郡太守，治此。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以情義請袁紹救之，不許，洪與紹絕。紹圍洪，城中無食。洪呼吏士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諸君無事空受此禍。衆泣曰：何忍捨明府也。男女八千餘人相枕而死。洪不屈，紹殺洪。邑中陳容為丞，謂曰：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紹又殺之。士為嗟嘆。今城四周緣圍郭尚存。水匝隍塹，於城東北合為一瀆，東北出郭，逕陽平縣之岡城西。郡國志曰：陽平縣有岡成亭。逕陽平縣故城東。漢昭帝元平元年，封丞相蔡義為侯國。漯水又北絕莘道城之西北。有莘亭，春秋桓公十年，公使伋使諸齊，令盜待於莘，伋壽繼殞於此亭。京相璠曰：今平陽陽平縣北一十里，有故莘亭，道阸限蹊，要自衛適齊之道也。望新臺於河上，感二子於宿齡，詩人乘舟，誠可悲矣。今縣東有二子廟，猶謂之為孝祠矣。漯水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縣故清也。漢高帝八年，封宮中同於清。宣帝封許廣漢少弟翁孫為樂平侯國。王莽之清治矣。漢章帝建初中，更從今名也。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城內有金城，周匝有水，南門有馳道絕水，南出自外，泛舟而行矣。東門側有層臺秀出，魯仲連所謂還高唐之兵，卻聊城之衆者也。）漯水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甘陵，故清河，清河在南一十七里。今於甘陵縣故城東南無城以擬之，直東二十里，有艾亭城，東南四十里，有此城，疑即清河城也。後鐢居之，故世稱鐢城也。）漯水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



博平縣。故城內有層臺秀上。王莽改之曰。加睦也。又與黃溝同注川澤。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俗稱郭城非也。城東西三里。南北二里。東西隅有金城。城卑下。墟郭尚存。左右多墳壠。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今此城西去聊城二十五六里許。即攝城者也。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南逕王城北。魏太常七年。安平王鎮平原所築。世謂之王城。太和二十三年。罷鎮立平原郡。治此城也。黃溝又東北逕左。與漯水隱覆。勢鎮河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迤東注漯水矣。桑欽地理志曰。漯水出高唐。余按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於漯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於漯水之上。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出次於所聞也。俗以是水上承於河。亦謂之源河矣。漯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王莽之東順亭也。杜預釋地曰。濟南祝阿縣西北。有援城。漯水又逕高唐縣故城東。昔齊威王使盼子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即魯仲連子謂田巴曰。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者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趙鞅率師伐齊。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杜預曰。轅。即祝也。祝阿縣西北。有高唐城。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縣故黎邑也。漢武帝元光三年。封匈奴降。王莽更名翼城。歷北漯陰城南。伏琛謂之漯陽城南。有魏沉州刺史劉岱碑。地理風俗記曰。平原漯陰縣。今巨漯亭是也。漯水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崔成請老于崔者也。杜預釋地曰。濟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漯水東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都尉華寄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南陽有朝陽縣。故加東。地理志曰。王莽之脩治也。漯水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碑碣尚存。以明經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隱焉。漢興。教於齊魯之間。文帝撰五經尚書、大傳。安車徵之。年老不行。乃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徵君。號曰伏生者也。漯水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古鄒侯國。舜後姚姓也。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地理志曰。千乘郡有東鄒縣。漯水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漢高祖七年。封婁敬為侯國。應劭曰。臨濟縣西北五十里。有建信城。都治故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八賄

水（水經三）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漢高帝六年以爲千乘郡。王莽之建信也。章帝建初四年爲王國。和帝永元七年改爲樂安郡。故齊也。伏琛曰。千乘城。齊城西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卽漯水別名也。）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河海之饒。茲焉爲最。地理風俗記曰。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消絕流。書浮于濟漯。亦是水者也。）又東北過楊虛縣東。商河出焉。（地理志曰。楊虛。平原之隸縣也。漢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將廬爲侯國也。城在高唐城之西南。經次於此。是不比也。商河受河。亦漯水及澤水所潭也。淵而不流。世謂之清水。自北雖沙張塡塞。厥迹尚存。歷澤而北。俗謂之落里坑。逕張公城西。又北重源潛發。世謂之落里坑。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商河又北逕平原縣東。又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漢宣帝地節四年封侍中史子長爲侯國。）商河又東逕初鄉縣故城南。（高后八年。封齊悼惠王子劉辟光爲侯國也。王莽更之曰張鄉也。應劭曰。般縣東南六十里有初鄉城故縣也。）沙溝水注之。（水南出大河之陽。泉源之不合河者二百步。其水北流注商河。）商河又東北流逕馬領城西北而流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城在河曲之中。東海王越斬汲桑於是城。）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安樂亭。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縣。本富平矣。車騎將軍張安世之封邑。非也。按漢書昭帝元鳳六年。封右將軍張安世爲富平侯。薨。子延壽嗣國。在陳留。別邑魏郡。陳留風俗傳曰。陳留尉氏縣。安陵鄉。故富平縣也。是乃安世所食矣。嚴入租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堪久居先人大國。上書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幷食一邑。戶口如故。而稅減半。十三州志曰。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按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帝六年。封元項爲侯國。徐廣音義曰。漢書作侯爰類字是知。厭次舊名。非始明帝。蓋復故耳。縣西有東方朔冢。側有祠。祠神驗。水側有雲城。漢武帝元封四年。封齊孝王子劉信爲侯國也。）商河又分爲二水。南水謂之長聚溝。（東流傾注爲海溝。南海側有蒲臺。臺高八丈。方二百步。三齊畧記曰。南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馬。至今嵗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爲箭。今東去海三十里。北水世）又謂之白薄瀆。（東北流注于海水矣。）大河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九年。齊靈公廢太子光而立公子牙。以夙沙衛爲少傅。齊侯卒。崔杼逆光。光立。殺公子牙於句瀆之丘。衛奔高唐以叛。京相璠曰。本平原縣也。齊之西鄙也。大河逕其西而不出其東。經言出東。誤耳。）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魏青州刺史張治此。故世謂之張公城。水有津焉。名之曰張公渡。）河水又北逕平原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原博平也。故曰平原矣。縣故平原郡治矣。漢高帝六年置。王莽改曰河平也。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河水北過高唐縣。卽平原也。故經言河水逕高唐縣東。非也。按地理志曰。高唐。平原也。高唐漯水所出。平原則篤馬河導焉。明平原非高唐。大河不得出其東審矣。）大河又溢。世謂之甘棗溝。（水側多棗。故俗取名焉。河盛則委泛。水耗則輟流。）故瀆又東北歷長堤。逕濕陰縣北。（東逕著城北。東爲陂淀淵潭。相接。世謂之穢野薄。）河水又東北逕陽阿縣故城西。（漢高帝六年。封郎中萬訢爲侯國。應劭曰。漯陰縣東南五十里。有陽阿鄉。故縣也。）又東北過漯陽縣北。河水自平原左逕安德城東。而北爲鹿角津。東北逕般縣樂陵初鄉厭次縣故南厭次河。（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吏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雄爲賊擒。求代雄。雄於此津。所輔可爲孝盡愛敬。義極君臣矣。）河水右逕漯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臣武縣也。）河水又東北爲漯沃津。（漯沃縣故城南。王莽之近亭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千乘縣西北五十里有大河。河北有漯沃城。故縣也。魏改爲後部亭。今俗遂名之曰右輔城。）河水又東逕千乘城北。（伏琛之所謂千乘北城者也。）又東北過黎城縣北。又東北過甲下邑。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入于海。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常沈注濟。（經言濟水注河。非也。河水自枝津東北流逕甲下邑北。世謂之倉子城。非也。又東北流入于海。淮南子曰。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尚書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二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璜言曰。往昔天嘗連北風。海水溢西南。出侵數百里。故張揖云。碣石在海中。蓋淪於海水也。昔燕齊遼曠。分置營州。今城屆海濱。海水北侵。城垂淪半。王璜之言信而有徵。碣石入海非無證。）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曰。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東首枕汾。其

名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下多玉汾水出焉而流于河十三州志曰在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其山重阜脩巖有草無水泉原導於南麓之下蓋稚水濛流耳又西南夾岸連山聯峯接勢劉淵族子曜嘗隱避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名曰神劒服御除眾毒曜遂服之劒隨時變為五色也後曜遂為胡王矣汾水又南與東西溫溪合水出右近溪聲流翼注水上雜樹交陰雲垂煙接自是水流潭漱波襄轉泛又南逕一城東憑墉積石側枕汾水俗謂之代城城又南出二城間其城角倚翼枕汾流世謂之侯莫干城蓋語出戎方傳呼失實也汾水又南逕汾陽縣故城東川土寬平崿山夾水地理志汾水出汾陽縣北山西南流者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靳彊為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斯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坂在晉陽西北石磴縈委若羊腸焉故倉坂取名矣漢永平中治呼沱石臼河案司馬彪後漢郡國志常山南行唐縣有石臼谷蓋欲乘呼沱之水轉山東之粟自都慮至羊腸倉將憑汾水以漕太原用實秦晉苦役連年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死者無算拜鄧訓為謁者監護水功訓隱括知其難立具言肅宗肅宗從之全活數千人和熹鄧后之立叔父以為訓積善所致也羊腸即此倉也魏土地記曰秀容胡人徙居之立秀容護軍治東去汾水六十里南與酸水合水源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出山東南流洛陰水注之水出新興郡西流逕洛陰城北又西逕盂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祁祁七縣為大夫之邑以孟丙為盂大夫水又西逕狼孟縣故城南王莽之狼調也左右夾澗幽深南面大壑俗謂之狼馬澗舊斷澗為城又南北門門闕故壁尚在洛陰水又西南逕陽曲城北魏土地記曰陽曲胡寄居太原界置陽曲護軍治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陽曲城西南注也**東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南東流注之**太原郡治晉陽城秦莊襄王三年立尚書所謂既脩太原者也春秋說題辭曰高平曰太原原端也平而有度廣延曰大鹵太原也釋名曰地不生物曰鹵盧穀梁傳曰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尚書大傳曰東原底平大而高平者謂之太原郡取稱焉魏土地記曰城東有汾水南流水東有晉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太原成王之碑水上舊有梁青荓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祠前有碑廟宇傾頹惟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剝落無可尋也**又南洞過水從東來注之**汾水又南

逕梗陽縣故城東故榆次之梗陽鄉也魏獻子以邑大夫魏戊也京相璠曰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四十里榆次界有梗陽城汾水又南即洞過水會者也**又南過大陵縣東**昔趙武靈王遊大陵夢處女鼓琴而歌想見其人吳廣進孟姚焉即於此縣也王莽改曰大寧矣汾水於縣左迆為鄔澤廣雅曰水自汾出為汾陂其陂東西四里南北十餘里陂南接鄔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藪也呂氏春秋謂之大理又名之曰漚洟之澤俗謂之鄔城泊許慎說文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之北南入河即此水也漚水又會嬰侯之水山海經稱謁戾之山嬰侯之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氾水水出北山其水殊源共合注于嬰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水發源縣胡甲山有長坂謂之胡甲嶺即劉歆遂初賦所謂越侯甲而長驅者也蔡邕曰侯甲亦邑名也在祁縣侯甲水又西北歷宜歲郊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自縣連延西接鄔澤是為祁藪也即爾雅所謂昭餘祁矣賈辛邑也辛貌醜妻不言與之如皋射雉雙中之則笑也王莽之鬭縣也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致城矣於春秋為九原之地也故國語曰趙文子與叔向遊於九原曰若死者有知吾誰與歸叔向曰陽子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免其身智不足稱吾其隨會乎納諫不忘其君矣其故京尚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城臨際水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為代王都此武帝元封四年上幸中都宮殿上見光赦中都死罪以下甲水又西合為嬰侯之水逕鄔縣故城南晉大夫司馬彌牟之邑也謂之鄔水也俗亦曰慮水慮漚聲相近故因變焉又西北入鄔陂而歸于汾流也**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汾水又南與石桐水合即綿水也水出界休縣之綿山北流逕石桐寺西即介子推之祠也昔子推逃晉文公之賞而隱於綿山之上也晉文公求之不得乃封綿為介子推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因名斯山為介山故袁崧郡國志曰界休縣有介山綿上聚子推廟王肅喪服要記曰昔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寧設桂樹乎哀公曰不也桂樹者起於介子推子推晉之人也文公有內難出國之狄子推隨其行割肉以續軍糧後文公復國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當受爵祿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燒死國人葬之恐其神魂賓於地故作桂樹焉吾父生於宮殿死於枕席何用桂樹為余按夫子尚非璵璠送葬安能問桂樹為禮乎王肅此證近於誣矣石桐水又西流注于汾水汾水又西南逕介休縣故城西王

莽更名之曰分美美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大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朞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大教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惟郭有道無愧於色矣汾水之右有左部城側臨汾水蓋劉淵為晉都尉所築也又南**過冠爵津**汾津名也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險隘水左右悲緒偏狹闕道累石就路縈帶巖側或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矣亦在今之地險也又南**入河東界又南過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周厲王流于彘即此城也王莽更名黃城漢順帝陽嘉三年改曰永安縣霍伯之都也厤曆城東塔注漢書云免所都也來去彘十里汾水又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也即霍太山矣山上有飛廉墓飛廉以善走事紂惡來多力見知周王伐紂兼殺惡來飛廉先為紂使北方還無所報乃壇於霍太山而致命焉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汝石棺以葬死遂以葬於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棲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湘東陰山縣有侯臺山有上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亦其比也彘水又西流逕觀阜北故有邑也原過之從襄子也受竹書於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吏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女亦立我於百邑也襄子拜受三命之命遂滅智氏祠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為觀阜也彘水又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故霍國也昔晉獻公滅霍趙夙為御霍求公奔齊晉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霍君奉祀晉復穰也蓋霍求公之故居也汾水又逕趙城西南穆王以封造父趙氏自此始也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又南過陽縣東**間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楊縣霍山南又西逕故城北晉大夫僚公去安之邑也應劭曰故楊侯國王莽更名有年亭也其水西流入于汾水汾水逕楊城西不於東矣魏土地記曰平陽郡治楊縣郡西有汾水南流者是也**西南過高梁邑西**黑水出黑

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山海經曰牛首之山勞水出焉西流注于潏水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勞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汾水又南逕高梁故城西故高梁之墟也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秦穆公納公子重耳於晉吉懷公於此竹書記年晉出公三十年智伯瑤城高梁漢高帝十二年以為侯國封恭侯酈介於斯邑也**又南過平陽縣東**汾水又南逕白馬城西魏刑白馬而築之故世謂之白馬城今平陽郡治汾水又南逕平陽縣故城東晉大夫趙鼂之故邑也應劭曰縣在平河之陽堯舜並都之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漢昭帝封度遼將軍范明友為侯國王莽之香平也晉立平陽郡治此矣水側有堯廟廟前有碑魏土地記曰平陽城東十里汾水東原上有小臺臺上有堯神屋石碑永嘉三年劉淵徙平陽於汾水得白玉印方四寸高二寸二分龍紐其文曰有新寶之印王莽所造也淵以為天授改永鳳二年為河瑞元年汾水南與平陽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春秋時狄侵晉取狐廚者也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為晉水非也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郤犨之邑也故其地有犨氏鄉亭矣縣蓋即陵以名氏也王莽更名曰幹昌矣**又南過臨汾縣東**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南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即鈃隥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鈃隥西南至盟是其水三泉奇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又屈從縣南西流**汾水又逕絳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五年絳中地坼西絕于汾汾水西逕虒祁宮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裁與水平蓋晉平公之故梁也物在水故能持久而不敗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故東雍州治太和中皇都徙洛罷州立郡矣又西逕王橋澮水入焉又西南流故橫溝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與石水合出臨汾縣故城西黃阜下其大若輪西南流故溝橫出焉東注於汾今無水又西南逕魏正平郡北又西逕荀城東古荀國也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也古水又西南入于汾汾水又西逕清原城北故清陽亭也城北有清原晉侯蒐清原作三軍處也汾水又西逕冀亭南昔臼季使過冀野見郤缺耨其妻饁之相敬如賓言之文公文公命之為卿復與之冀京相璠曰今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杜預釋地曰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即此亭也汾水又西與華水合水出北山華谷西

南流逕一故城西俗謂之梗楊城非也梗楊在榆次不在此案故漢上谷長史侯相碑云侯氏出自倉頡之後踰殷歷周各以氏分或著楚魏或顯齊秦晉卿士高斯其胄也食采華陽今滿坂北亭也即是城也其水西南流注于汾汾水又逕稷山北在水南四十許里山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高十三里西去介山一十五里山上有稷祠山下稷亭春秋宣公十五年秦桓公治兵于稷以略狄土是也**又西過皮氏縣南**汾水西逕郇丘北故漢氏之方澤也賈逵云漢法三年祭地汾陰方澤澤中有方丘故謂之方澤丘即郇丘也許慎說文稱從邑癸聲河東臨汾地名矣在介山北山即汾山也其山特立周七十里高三十里文穎言在皮氏縣東南則可三十里非也今准此山可高十餘里山上有神廟廟側有靈泉祈祭之日周而不耗世亦謂之子推祠楊雄河東賦曰靈輿安步周流容與以覽乎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晉太康記及地道記與永初記並言子推所逃隱於是山即實非也余案介推所隱者綿山也文公環而封之爲介推田號其山爲介山杜預曰在西河介休縣者是也汾水又西逕耿鄉城北故殷都也帝祖乙自相徙此爲河所毀故書叙曰祖乙圯于耿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耿鄉是也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乃自耿遷亳後晉獻公滅之以封趙夙後襄子與韓魏分晉魏康子居平陽魏桓子都安邑號爲三晉此其一也漢武帝行幸河東濟汾河作秋風辭於斯水之上汾水又西逕皮氏縣南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二年秦公孫爰率師伐我圍皮氏翟章率師救皮氏圍疾西風十三年城皮氏者也漢河東大守番係穿渠引汾水以溉皮氏縣故渠尚存今無水也**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水南有長阜背汾帶河阜長四五里廣二里餘高十丈汾水歷其陰西入河漢書謂之汾陰脽應劭曰脽丘類也汾陰男子公孫祥望氣寶物之精上見祥言於武帝武帝於水獲寶鼎焉遷於甘泉宮改其年曰元鼎即此處**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澮水東出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案詩譜言晉穆侯遷都于絳暨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城絳都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蔿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積水導源東北里下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作爲文公也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

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遍甲關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熒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即教水之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溪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于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于家谷有范壁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慕之因即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爲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濤揚波北注懸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水西北注流于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故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板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都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曾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平陽或亦有之絳水浇安邑未識所由也**西過其縣南**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韓獻子曰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即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古文瑣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于澮上見乘白駼八駟以來有大貍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大貍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徼之蓋於是水之上也**又西南過虒祁宮南**宮在新田絳縣故地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時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爲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也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會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于梁即是水也**又西至王橋注于汾水**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從至遇三人於北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涑水所出俗謂之華谷至周陽與洮水合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也其水東大嶺下西流出謂之唅口又西合涑水鄭使子產問晉平公疾平公曰卜云臺駘爲崇史官莫知敢問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不能相容帝遷閼伯于商丘遷實沈於大夏臺台實沈之後能業其官帝用嘉之國汾川由是觀之臺台汾洮之神也賈逵曰汾洮二水名司馬彪曰洮水出聞喜縣

故王莽以縣爲洮亭。然則涑水殆亦爲洮水之兼稱乎。又西過周陽邑南。其城南臨涑水。北倚山原。竹書紀年。晉獻公二十五年、正月翟人伐晉。周有白兔舞于市。即是邑也。漢景帝以封田勝爲侯國也。涑水西逕董澤陂。南即古池。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春秋文公六年。蒐于董澤。即斯澤也。涑水又與景水合。水出景山北谷。山海經曰。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北望少澤。其草多諸藇秦椒。其陰多赭。其陽多玉。郭景純曰。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案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又西南過其縣南。涑水又西逕仲郵郫北。又西逕桐鄉城北。竹書紀年曰。翼侯伐曲沃。大捷。武公請城于翼。至桐庭乃返者也。漢書曰。漢武帝元鼎六年。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者也。涑水又西與沙渠水合。水出東南近川。西北流注于涑水。涑水又西南逕左邑縣故南城。故曲沃也。晉武公自晉陽徙。自秦改爲左邑縣。詩所謂從子于鵠者也。春秋傳曰。下國有宗廟。謂之國。在絳曰下國矣。即新城也。王莽之洮亭也。涑水自城西注。水流急濬。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言不能流移束薪耳。水側即狐突遇申生處也。春秋傳曰。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曰。夷吾無禮。吾請帝以畀秦。對曰。神不歆非類。君其闕之。君曰諾。請七日見我於新城西偏。及期而往。見於此處。故傳曰。鬼神所憑。有時而信矣。涑水又西逕王官城北。在南原上。春秋左傳成公十三年四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故有河曲之戰是矣。今世人猶謂其城曰王城也。又西南過安邑縣西。安邑。禹都也。禹娶塗山氏女。思戀本國。築臺以望之。今城南門臺基猶存。余按禮。天子諸侯。臺門隅阿相降而已。未必一如書傳也。故晉邑矣。春秋時。魏絳自魏徙此。昔文侯縣師經之琴於其門。以爲言戒也。武侯二年。又城安邑。蓋增廣之。秦始皇使左更白起取安邑。置河東郡。王莽更名兆陽縣。曰河東也。有項寧都學道昇仙。忽復還此。河東號曰斥仙。漢世又有閔仲叔。隱遁市邑。罕有知者。後以識曨而去。涑水又西南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地理志曰。山在安邑縣東南。水西經曰。巫咸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從上下也。大荒西經云。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郭景純曰。言郡巫上下靈山。採藥往來也。蓋神巫所遊。故山得其名矣。谷口嶺上有巫咸祠。其水又逕安邑故城南。又西流注于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鹽監。長五十一里。廣六里。周一百一

十四里。從鹽古聲。呂宿忱沙煑海謂之鹽。河東鹽池謂之鹽。今池水東西七十里。南北十七里。紫色澄渟。渟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唯山暴雨澍甘。潦奔逸。則鹽池用耗。故公私共堨水徑。防其淫濫。故謂之鹽水。亦爲之堨水也。故山海經謂之鹽販之澤也。澤南面層山。天巖雲秀。地谷泉深。左右壁立。間不容軌。謂之石門。路出其中。名之曰徑。南通上陽。北暨鹽澤。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故城南。春秋成公六年。晉謀去故絳。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土平有溉曰沃。鹽監也。土人鄉俗引水裂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土自成鹽。即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監之名。始資是矣。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以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故杜預曰。猗氏有鹽池。後罷尉司。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又南過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涑水又西逕猗氏縣故城北。春秋文公七年。晉敗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闞駰曰令狐。即猗氏也。刳首在西三十里。縣南對澤。即猗頓之故居也。孔叢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畜於猗頓也。涑水又西逕郇城。詩云。郇伯勞之。蓋其故國也。杜元凱春秋釋地云。今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曰。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云。晉惠公十有五年。秦穆公率師送公子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皆降爲秦師。狐毛與先軫禦秦。至于廬柳。乃謂秦穆公使公子縶來與師言。退舍次于郇。盟于軍。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不言解。明不至解可知。春秋之文與竹書不殊。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鄉俗名之爲郇城。考服虔之說。又與俗符。賢於杜氏單文孤證矣。涑水又西南逕解縣故城南。春秋晉惠公因秦返國。許秦以河外五城。內及解梁。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逕瑕城。晉大夫詹嘉之故邑也。春秋僖公三十年。秦晉圍鄭。鄭伯使燭之武謂秦公曰。晉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者也。京相璠曰。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有故瑕城。涑川又西南逕張陽城東。竹書紀年。齊師逐鄭太子齒。奔城張陽南鄭者也。漢書之所謂東張矣。高祖二年。曹參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林遫軍東張。大破之。蘇林曰。屬東。即斯城也。涑水又西南屬于陂。陂分爲二。城南面兩陂。左右澤渚。東陂世謂之晉興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八里。南對鹽道山。其西則石壁千尋。東則磻溪萬仞。方嶺雲迴。奇峰霞舉。孤標秀出。罩絡群

山之長翠柏蔭峯。清泉灌頂。郭景純云。世所謂鸞梁也。發於上而潛於下矣。厥頂方平。有良藥。神農本草曰。地有固活女疏銅芸紫菀之族也。是以緇服思玄之士。鹿裘念一之夫。代往遊焉。路出北巘。勢多懸絕。來去者咸援蘿騰崟。尋葛降深。於東則連木乃陟。百梯方降。巖側縻鎖之跡。仍今存焉。故亦曰百梯山也。水泉山北流五里而伏。云潛通澤者。所未詳也。西陵鄔張澤也。西北去蒲坂一十五里。東西二十里。南北四五里。冬夏積水。亦時有盈耗也。文水出大陵縣西山文谷。東到其縣屈南到平陶縣東北。東入于汾。文水逕大陵縣故城西。而南流。有泌水注之。縣西南山下。武氏穿井給養。井至幽深。後一朝水溢。平流東南注文水。又南逕平陶縣之故城。東西逕其城內。南流出郭。王莽更曰多穰也。文水又南逕縣右。會隱泉口。水謁泉山之上頂。俗云。陽雨愆時。是謁是禱。故山得其名。非所詳也。其山石岸地崄壁立天固。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爰有層松飾巖。列栢綺望。唯西側一處。得歷級升陟。頂上平地一十許頃。沙門釋僧光表建二刹。泉發於兩寺之間。東流瀉石。沿注山下。又東津渠隱沒而不恒流。故有隱泉之名矣。兩澤豐澍。則通入文水。又南逕茲氏縣故城東為文湖。東西一十五里。南北三十里。世謂之西河。在縣直東一十里。湖之西側臨。又有

一城。謂之猪城。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猪。蓋即水以名城也。文湖。又東逕中陽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太康地記。西河中有陽縣。舊縣也。文水又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太和中罷鎮。仍置西河郡焉。勝水又東合陽泉水。出西山陽溪。東逕六壁城北。又東南流注于勝水。勝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于汾水也。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東過其縣北。縣故秦置也。漢高帝更封沂陽侯嬰為侯國。王莽之茲同也。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為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爵土。其年十二月。袞國臣大農閻崇雕石。令宗郡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石立碑。以述勳德。碑北廟基尚存也。又東入于汾。水注文湖。不至汾也。洞過水出沾縣北山。其水西流。與南溪水合。水出南山。西北流注洞過水。又西北黑水西去山三源合舍同歸一川。東流南屈受陽縣故城東。晉太原地記。樂平郡有受陽縣。盧諶征艱賦。所謂歷受陽而總轡者也。其水西南入洞過水。又西。蒲水南出蒲谷。北流注之于洞過。又西與原過水合。近北使水源也。水西阜上有原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憂

結宗緒。傳芳後日。標牢碑廟。遺跡猶存。故倉其水取名焉。其水南流注洞過水也。西過榆次縣南。又西到晉陽縣南。榆次縣故塗水鄉。晉大夫智徐吾之邑也。春秋昭公八年。晉侯築虒祁之宮。有石言晉之魏榆。服虔曰。魏晉邑。榆州里名也。漢書曰。榆次。十三州志以為涂陽縣矣。王莽之太原亭也。縣南側水有鑿臺。韓魏殺智伯瑤於其下。刎腹絕肱。折頸摺頤處也。其水又西南流逕武觀城西北。盧諶征艱賦曰。逕武館之故郛。問厥塗之遠近。洞過水又西南為淳湖。謂之洞過澤。澤而涂水注之。水出縣東北大嵰山涂谷。西南逕蘿磨亭南。與蔣谷水合。水出縣東南蔣溪。魏土地記曰。晉陽城東南一百一十里至山。有蔣谷大道。度軒車嶺。通于武鄉。水自蔣溪西北流。西逕箕城北。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杜預釋地曰。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以郫戰榆次陽邑者也。王莽之繁穰矣。蔣溪又西合涂水。亂流西北入洞過澤也。西入于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劉琨之為并州也。劉淵引兵邀擊之。合戰於洞過。即是水也。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縣故唐國也。春秋左傳稱唐叔未生。其母邑姜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名之曰虞。呂氏春秋曰。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為珪以授之。曰。吾以此封

汝。虞以告周公。周公請曰。天子封虞邪。王曰。余戲耳。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於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為晉。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而謂之唐。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也。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並言晉水出龍山一名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懸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昔智伯之遏晉水以灌晉陽。其川上源。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羇遊宦子。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於晉川之中。最為勝處。又東過其縣南。又東入于汾水。湖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昔在戰國。襄子保晉陽。智氏防山以水之。城不没者三版。與韓魏望歎於此。故智氏用亡。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以周園溉。漢末赤眉之難。郡掾劉茂負太守孫福之於城門西下空穴中。其夜奔于盂。即是處也。東南出城。流注于汾水也。其南瀆於石塘下伏流。逕舊溪東南出。逕晉陽城南。城在晉水之陽。曰晉陽矣。經書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杜預曰。大鹵晉陽縣也。為晉之舊都。春秋定公十三年。趙鞅以晉陽叛。後乃為趙矣。其水又東南流入于汾。湛水出河內軹縣西北山。湛水出軹縣南源湛溪。俗謂之椹水也。是蓋聲盡鄰故字讀俱變。同于三豕之誤耳。其水自溪之南

流東過其縣北又東過波縣之北（湛水南逕向城東而南注）又東過毋辟
邑南（原經所注斯乃涓川之所由非湛水之所聞也是乃經之誤證耳湛
水自向城東南逕湛城東時人謂之椹城亦或謂之隰城矣漢曰隰澗隰
城在東北非矣後漢郡國志曰河陽縣有湛城是也）又東過當平陰縣
之東北南入于河（湛水又東南逕鄧南流注于河濟有鄧津之名矣）濟水
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為沇水（山海經曰聯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泰澤郭
景純云聯沇聲相近即沇水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于東丘今原城
東北有東丘城孔安國曰泉源為沇流去為濟春秋說題辭曰濟齊也齊
度也貞也風俗通曰濟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濟尊其
靈重也余按二濟同名也所出不同鄉源亦別斯乃應氏之非矣今濟水
重源出溫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昔晉文公伐原以信
而原降即此城也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源城其水南逕其城
東故縣之原鄉杜預曰沇水縣西北有原城者也其南流與西源合西源
出原城西東流水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
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為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為衍水即沇水也衍
沇聲相近傳呼失實也濟水又東南逕郕城北而出於溫矣其一水枝津

南流注于湨水出原城西北原山勳掌谷俗謂之為白澗水南逕原城西
春秋會于湨梁謂是水之墳梁也爾雅曰梁莫大於湨梁梁水堤也湨水
又東南逕陽城東與南源合水出陽城南溪陽亦樊也一曰陽矣國語曰
王以陽樊賜晉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曰陽夏適之嗣典樊仲之官守
焉君而殘之無乃不可乎公乃出陽人春秋樊氏叛惠王使虢公伐樊執
仲皮歸于京師即此城也其水東北流與漫流水合水出軹關南東北流
又北注于漫謂之漫流口湨水又東合北水亂流東南左會濟水枝渠湨
水又東逕鍾繇塢北世謂之鍾公壘又東南塗溝水注之水出軹縣西南
山下北流東轉入軹縣故城中又屈而北流出軹郭漢武帝元年封薄昭
為侯國也又東北流注于湨湨水又東北逕波縣故城北漢高帝封公上
不害為侯國湨水又東南流天漿水澗水注之水出軹南畢向城北在畢
上俗謂之韓王城非也京相璠曰或云今河內軹西有地名向今無杜元
凱春秋釋地亦言是矣蓋相襲之向故不得以得名而無城也闞駰十三
州志曰軹縣南山西南有故向城即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于莒而歸
者矣汲郡竹書紀年曰鄭侯使韓辰歸晉陽向二月城陽向更名陽為河
雍向為高平郡是城也其水有二源俱導各出一溪東北流合為一川名

曰天漿溪又東北逕一故城俗謂之冶城亦曰冶水又東流注于湨湨水
又東南流右會同水水出南源下東北流逕白騎塢南塢在原上為二溪
之會北帶深隍三面阻峻唯西板築而已東北流逕安國城西又東北注
湨水湨水東南逕安國城東又南逕無辟邑西世謂之無比城亦曰馬髀
城皆非也朝廷以居廢太子謂之河陽庶人也湨水又南注於河也）又東
至溫縣西北為濟水又東過其縣北（濟水於溫城西北與故瀆分南逕溫
縣故城西周畿內國司寇蘇忿生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
衛周襄王以賜晉文公濟水南歷虢公臺西皇覽曰溫城南有虢公臺基
址尚存濟水南流注于河郭緣生述征記曰濟河內溫縣注于河蓋沿歷
之實證非為謬說也濟水故瀆於溫城西北東南出逕溫城北又東逕虢
公冢北皇覽曰虢公冢在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濟水當王莽之世
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屈從縣東南流
過墳城西又南當鞏縣北南入于河（濟水故瀆東南合奉溝水水上承朱
溝於野王城西東南逕陽鄉城北又東南逕李城
西秦攻趙邯鄲且降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勝分家財饗士得敢死者
三千人李同與赴秦軍秦軍退李同死封其父為李侯故徐廣曰河內平

皋縣有李城即此城也於城西南為陂水淹地百許頃蒹葭萑葦生焉號曰
李陂又逕墳城西屈而東北流逕其城北又東逕平皋城南應劭曰邢侯
自襄國徙此當齊桓公時衛人伐邢邢遷于夷儀其地屬晉號曰邢丘以
其在河之皋處勢平夷故曰平皋瓚注漢書云春秋狄人伐邢邢遷夷儀
不至此今襄國西有夷儀城去襄國一百餘里平皋是邢丘非國也余按
春秋宣公六年赤狄伐晉圍邢丘者晉侯送女於楚送之邢丘即是此處
也非無城之言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三年鄭城邢丘司馬彪後漢郡國
志云縣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矣漢高帝六年封碭郡長項他為侯
國賜姓劉氏武帝以為縣其水又南注于河也）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
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北礫磎南東出滎陽北（釋名曰濟濟也源出
過河北濟河而南也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為滎澤
尚書曰滎波既豬孔安國曰滎澤波水以成瀦闞駰曰滎波澤名也故呂
忱云播水在滎陽也謂是水也昔大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東南
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之世司徒伏恭薦樂浪人王景字仲
通好學多藝善能治水顯宗詔與謁者王吳始作浚儀渠吳用景法水乃
不害此即景作所脩故瀆也渠流東注浚儀故復謂之浚儀渠也明帝永

平十五年東巡至無鹽帝嘉景功拜河堤謁者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謂之石門故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云建寧四年十一月黃場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水北有石門亭戴延之所云新築城周城三百步滎陽太守所鎮者也水南帶三山即皇室山亦謂之為三室山也濟水又東逕西廣武城北郡國志滎陽縣有廣武城城在山上漢所城也高祖與項羽臨絕澗對語責羽十罪羽射漢祖中胷處也山下有水北流入濟世謂之柳泉也濟水又東逕東廣武城北楚項城之漢破曹咎羽還廣武為高壇置太公其上曰漢不下吾烹之高祖不聽將害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但益怨耳羽從之今名其壇曰項羽堆亦城之間有絕澗斷山謂之廣武澗項羽叱婁煩於其上婁煩精魄喪歸矣濟水又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于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濟水又東合滎瀆瀆首受河水有石門謂之為滎口石門也而地形殊卑蓋故滎播所導自此始也門南際河有故碑云惟陽嘉三年二月丁丑使河堤謁者王海疏達河川述荒庶土

云大河衝塞侵齧金堤以竹籠石葺土而為遏壞隤無已功消億萬請以濱河郡徒疏山采石壘以為部功業既就傜役用息未詳詔書許海立功府卿規基經始詔策加命遷在沇州乃簡朱軒授使司馬登令纘茂前緒稱遂休功登以伊洛合注大河南則緣山東過大伾回流北岸其勢鬱蒙濤怒湍急激疾一有決溢彌原淹野蟻孔之變害起不測蓋自姬氏之所常慼昔崇鯀所不能治我二宗之所劬勞於是乃跋涉躬親經之營之比率百姓議之于臣伐石三谷水匠致治立激岸側以捍鴻波隨時慶賜說以勸之川無滯越水土通演役未踰年而功程有畢斯乃元勳之嘉課上德之弘表也昔禹修九道書錄其功后稷躬稼詩列于雅夫不憚勞謙之勤夙興厥職充國惠民亦得湮沒而不章焉故遂刊石記功垂示于後其辭云云使河堤謁者山陽東緡司馬登字伯志代東萊曲城王海字孟堅河內太守宗城向豹字伯尹丞汝南鄧方字德山懷令劉丞字季意河堤掾匠等遠陳留浚儀邊韶字孝先頌石銘歲遠字多淪缺其所滅蓋闕如也滎瀆又東南流注于濟今無水次東得宿須水口水受大河渠側有扈城水自亭東南流注于濟水今無水宿須在河之北不在此也蓋名同耳自西緣帶山隰秦漢以來亦有通否濟水與河渾濤東注晉太和中桓

溫北伐將通之不果而還義熙十三年劉公西征又命寧朔將軍劉遵考仍此渠而漕之始有激湍東注而終山崩壅塞劉公於北十里更鑿故渠通之今則南瀆通津川澗是導耳濟水於此又兼邲目春秋宣公十三年晉楚之戰楚軍于邲即是水也音卞京相璠曰在敖北濟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曹太祖與徐榮戰不利曹洪授馬於此處也濟水又東南礫石溪水注之水出滎陽城西南李澤澤中有水即古馮池也地理志曰滎陽縣馮池在西南是也東北流歷敖山南春秋晉楚之戰設伏于敖前謂是也逕號亭此池水又東北逕滎陽縣北斷山東北注于濟世謂之礫石澗即經所謂礫溪矣經云濟出其南非也濟水又東索水注之水出京縣西南嵩渚山與東關分水即古旃水也其水東北流器難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小陘之山器難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役即此水也其水北流逕金亭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于旃然之水城故鄭邑也莊公以居弟段號京城大叔祭仲曰京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城北有壇山罡趙世家成侯二十年魏獻滎陽因以為壇臺罡也其水亂流北逕小索亭西京相璠曰京有小索亭世語以為本索氏兄弟居此故號小索者也又為索水索水又北逕大栅城東晉滎陽民張卓董邁等遭亂鳩聚流雜堡固名為大栅塢至太平真

君年穎州刺史崔白自虎牢移州治此又東關廣寶城刺制改華馬太和十七年遷都洛邑省州置郡索水又屈而西流與梧桐澗水合水西南梧桐谷東北流注于索斯水亦時有通塞而不常流也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春秋傳曰鄭子皮勞升向於索水即此城也晉地道志所謂京有大索小索亭漢書京索之間也索水又東逕號亭南應劭曰滎陽故號之國也今號公是故馬澗郡國志曰縣有號亭俗謂之平咷城城內有大冢名管升冢或亦謂之為號咷城非也蓋號號字相類字轉失實也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案廣志楚鳩一名嘷啁號咷之名蓋因鳩以起目焉所未詳也索水又東北流須水右入焉水近出京城東北二里榆子溝亦曰柔榆溝也又亦或謂之為小索水東北流木蓼溝水注之水上承京城南淵世謂之車輪淵淵水東北流謂之木蓼溝又東北入于須水須水又東北流於滎陽城西南北注索索水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漢王之困滎陽也紀信曰臣詐降楚王宜間出信乃乘王車出東門稱漢降楚楚軍稱萬歲震動天地王與數十騎出西門免得楚圍羽見信大怒遂烹之信冢在城西北三里故蔡伯喈述征賦曰

過漢祖之所隘。書紀信於滎陽其城，跨倚岡原，居山之陽，王莽之爲祈隊。備引六脩之制，魏正始三年歲在甲子，被癸丑詔書，割河南郡鞏縣自闕以東創建滎陽郡，并戶二萬五千，以南鄉築陽城鄉亭侯李勝字公照爲郡守。故原武典農校尉，政有遺惠，民爲立祠於城北五里，號曰李君祠。廟前有石蹠，蹠上有石的，石的銘具存，其略云：百族欣戴，咸推厥誠。今猗祀猗焉。索水又東逕周苛冢北。漢祖之出滎陽也，令御史大夫周苛守之。項羽拔滎陽，獲苛，曰：吾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侯，能盡節乎？苛瞋目罵羽，羽怒烹之。索水又東流，北屈西轉，北逕滎陽城東，而北流注濟水。杜預曰：旃然水出滎陽成皋縣東，入汴。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右師涉潁，次于旃然，即是水也。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故云吸受旃然矣。亦謂之鴻溝水，蓋因漢楚分王，指水爲斷故也。郡國志曰：滎陽有鴻溝水是也。蓋因城地而變名，爲川流之異目。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故滎水所都也。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與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地，而名之水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即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脉徑斷，故瀆難尋。又南會于滎澤，然水既斷，民謂其處爲滎澤。春秋衛侯及翟人戰於滎澤，而屠懿公，弘演報命納肝處也。有垂隴城，濟瀆出其北。春秋文公三年，晉士穀盟于垂隴者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蓋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澤際又有沙城，城左佩濟瀆。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九年，王會鄭釐侯于巫沙者也。濟際有故城，世謂水城，非也。史記秦昭王四十二年，魏冉攻魏，走芒卯，入北宅，即故宅陽城也。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者也。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濟鄭伐衛，荀瑤城宅陽，俗言水城，非矣。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矣。王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焉，故有濟堤矣。爲北濟也。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京相璠曰：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濟水又合黃水，黃水發源京縣黃堆山，東南流，名祝龍泉。泉勢沸涌，狀若鼎湯，湯西南流，謂之龍項口，世謂之京水也。又屈而北注魚子溝水，入焉。水出石暗澗，東北流，又北與澁澁水合。水出兩溪，東流，水上有連理樹，其柞櫟也，南北對生，凌空交合，溪水歷二樹之間，東注注于魚水。

魚水又屈而西北注黃水。黃水又北逕高陽亭東，又北至故市縣，重泉水流之。水出京城西南小陘山，東北流，又北流逕高陽亭西，東北流注于黃水。又東北逕周市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閻掌母赤爲侯國縣也。黃水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東北流，即黃雀溝矣。穆天子傳曰：壬寅，天子東至于雀梁者也。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爲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又東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濟水又東北流，南濟也，逕陽武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揚恆矣。又東爲白馬淵，淵東二里，南北一百五十步，淵流名爲白溝。又東逕房城北。穆天子傳曰：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于房，疑即此城也。郭注云：以爲趙郡房子也。余謂穆天子里鄭甫，而郭以趙之房邑爲疆，更爲非矣。**濟水又東逕封丘縣南。**又東逕大梁城北，東又逕倉垣城，又東逕小黃縣之故城北。縣有黃亭，近濟，又謂之曰黃溝。縣故陽武之東黃鄉也，故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梓宮招魂幽野，於是丹地自水濯洗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焉，故謚曰昭靈夫人，因作寢以寧神也。**濟水又東逕東昏縣故城北。**武陽縣之戶牖鄉矣。漢丞相陳平家焉。平少爲社宰，以善均肉稱。今民祠其社。平有功於高祖，封戶牖侯，是後置東昏縣也。王莽改曰東明矣。**濟水又東逕濟陽縣故城南。**故武父城也。城在濟水之陽，故以爲名。王莽改之曰濟前者也。光武生濟陽宮，光明照室，即其處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以建平元年生於濟陽縣，是歲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大於凡禾，縣界大熟，因名曰秀。**又東過封丘縣北，北濟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五年，鄭子然盟于脩澤者也。鄭地矣。杜預曰：卷東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春秋之原圃也。穆天子傳曰：祭父自圃鄭來謁天子。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是也。王莽之原桓矣。濟瀆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北，又東絕長城築也。案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龍賈率師築長城於西邊，自亥谷以南，鄭所城矣。竹書紀年云：是梁惠王十五年築也。郡國志曰：長城自卷逕陽武到密者是矣。**濟瀆又東逕酸棗縣之烏巢澤北。**澤有故亭，晉大康地記曰：澤在酸棗之東南。昔曹太祖納許攸之策，破袁紹運處也。濟瀆又東逕封丘縣南，燕縣之延鄉也。其在春秋爲長丘焉。應劭曰：左傳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是也。漢高帝封翟盱，濮水出焉。濟瀆又東逕大梁城之赤亭北而東注。**又東過平**

丘縣南北濟也。縣故衛地也。春秋魯昭公十三年諸侯盟于平丘是也。縣有臨濟亭。田儋死處也。又有曲濟亭。皆臨側濟水者也。又東過濟陽縣北。濟也。自武父城北。闞駰稱曰。在縣西北。鄭邑也。東逕濟陽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城濟陽。漢景帝中元六年。封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應劭曰。濟川今陳留濟陽縣是也。又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南濟也。濟瀆自濟陽縣故城南。東逕戎城北。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杜預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是也。濟水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濟水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南。呂后元年。封楚元王子劉執為侯國。王莽之濟平亭也。濟水又東逕秦相魏冉冢南。冉。秦宣太后弟也。代客卿壽燭為相。封於穰。益封于陶。號曰穰侯。富於王室。范雎說秦。秦王悟其擅權。免相就封。出關輜車千乘。卒于陶。而因葬焉。世謂之安平陵。墓南崩碑尚存。濟水又東北逕定陶恭王陵南。漢哀帝父也。帝即位。母丁太后建平二年崩。上曰。宜起陵于恭皇之園。遂葬定陶。貴震山東。王莽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槨戶。火出炎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乃得入。燒燔槨中器物。公卿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傅太后墳。及丁姬冢。二旬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群

鳶數千。銜土投于丁姬竁中。今其墳冢巍然尚秀。隅阿相承。列郭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世尚謂之丁昭儀墓。又謂之長隧陵。蓋所毀者。傅太后陵耳。丁姬墳墓。事與書違。不甚過毀。未必一如史說也。詩南魏郡治也。世謂之左城。亦名之曰葬城。蓋恭王之陵寢也。濟水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南。側城東注也。縣故三鬷國也。湯追桀。伐三鬷。即此。周武王封弟叔振鐸之邑也。故曹國。漢宣帝甘露二年。更濟陰為定陶國。王莽之濟平也。戰國之世。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變姓名。寓之於陶。為朱公。以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之所交易也。治產致千金。富好行德。子孫脩業。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曰陶朱公也。又屈從縣東北流。南濟也。又東北右合河水。水瀆上承濟水於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又東逕陶丘北。地理志曰。禹貢定陶西南有陶丘亭。在南。墨子以為釜丘也。竹書紀年。魏襄王十九年。薛侯來會王于釜丘者也。尚書所謂導河水自陶丘北。謂此也。河水東北出於定陶縣北。屈左合氾水。氾水西分濟瀆。東北逕濟陰郡南。爾雅曰。濟別為濋。呂忱曰。水別復入為氾。廣異名也。氾水又東合于河瀆。昔漢祖既定天下。即帝位於定陶氾水之陽。張晏曰。氾水在濟陰界。取其氾愛弘大而潤下也。氾水名於是乎在矣。河水又東北逕定陶縣南。

又東北右合黃水枝渠。渠上承黃溝。東北合河。而北注濟瀆也。濟水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地。東傳於濟。濟水自是北。東流出巨澤。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南為菏水。北為濟瀆。逕乘氏縣與濮渠濮溝合。北濟自濟陽縣北。東北逕賁棗城南。郡國志曰。冤朐縣有賁棗城。即此也。漢高祖十二年。封革朱為侯國。北濟又東北逕冤朐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呂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祁都也。又東北逕定陶縣故城北。漢景帝以濟水出其北。東注。中元六年分梁於定陶。置濟陰郡。指為濟而定名也。又東北與濮水。上承濟水於封丘縣。即地理志所謂濮渠水首受濟者也。闞駰曰。首受別濟。即北濮也。其故瀆自濮東北流。左逕為高梁陂。方三里。濮水又東逕匡城北。孔子去衛適陳。過匡。於匡者也。又東北左會別濮水。受河於酸棗縣。故杜預云。濮水出酸棗縣。首受河。竹書紀年曰。魏襄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酸棗郛。漢世塞之。故班固云。大堙酸棗也。今無水。其故瀆東北逕南北二■城間。左傳襄公五年。楚子囊伐陳。公會于城■以救之者也。濮渠又東北逕酸棗縣故城南。韓國矣。圖稱曰。昔天子建國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樹氏郡。酸棗以棘名邦。故曰酸棗也。漢官儀曰。舊河堤謁者居之城。西有

韓王望氣臺。孫子荊故臺賦敘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鄒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曰。豐丘陵之邐迤。亞五嶽之嵯峨。言觀壯也。城北韓之市地也。聶政為濮陽嚴仲子報韓相俠累。遂披面而死。其姊哭之於此城內。後有漢酸棗令劉孟陽碑。濮水北積成陂。陂方五里。號曰同池陂。又東逕胙亭東注。故胙國也。富辰所謂邢茅胙祭。周公胤也。濮渠又東北逕燕城內。故南燕姞姓之國也。有北燕。故以南氏縣。東為陽清湖陂。南北五里。東西三十里。亦曰燕城湖。逕桃城南。即戰國策所謂酸棗虛桃者。漢高帝十二年。封劉襄為侯國。而東注于濮。俗謂之朝平溝。渠又東北。又與酸水故瀆會。酸瀆首受河於酸棗縣。東逕酸棗城北。延津南。謂之酸水。竹書紀年曰。秦蘇胡率師伐鄭。韓襄敗秦蘇胡于酸水者也。酸瀆水又東北逕燕城北。又東逕滑臺城南。又東南逕瓦亭南。春秋定公八年。公會晉師於瓦。魯尚羔。自是會始也。又東南會于濮。世謂之百尺溝。濮渠之側有涂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邯鄲伐衛。取漆富丘。城之者也。或亦謂宛濮亭。春秋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杜預曰。長垣西南近濮水也。京相璠曰。衛地也。似非關究西

（不知其所。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五年。公子景賈率師伐鄭。韓明戰于陽。我師敗逋。澤北壇陵亭。亦或謂之大陵城。非所究也。又有桂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齊田期伐我東鄙。戰于桂陽。我師敗逋。亦曰桂陵。索史記齊威王使田忌擊魏。敗之桂陵。齊於是彊。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濮渠又東逕蒲城北。故衛之蒲邑。孔子將之衛。子路出於蒲者也。韓子曰。魯以仲夏起長溝。子路爲蒲宰。以私粟饋衆。孔子使子貢毀其器焉。余按家語言仲由爲蒲宰。修溝瀆。與之簞食瓢飲。夫子令賜止之。無魯字。又入其境。三稱其善。身爲大夫。終死衛難。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即白馬縣之韋鄉也。史遷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城西出而不方。城中有六大井。皆隧道下。俗謂之江井也。有馳道自城屬於長垣。濮渠東絕。馳道逕長垣縣故城北。衛地也。故首垣矣。秦更從今名。王莽改爲長固縣。陳留風俗傳曰。縣有防垣。故縣氏之。孝安帝以建光元年。封元舅宋俊爲侯國。縣有祭城。濮渠逕其北。鄭大夫祭仲之邑也。杜預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城者也。圈稱又言長垣縣有羅亭。故長羅縣也。漢封後將軍常惠爲侯國。地理志曰。王莽更長羅爲惠澤。後漢省幷長垣。有長羅澤。即吳季英牧豬處也。又有長羅岡。蘧伯玉岡。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曹大家東征賦曰。到長垣之境界兮。察農野之居民。覩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蓁蓁。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唯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昔吳季札聘上國。至衛。觀典府賓亭父。時以衛多君子也。濮渠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濮渠又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漕也。毛云。須衛邑矣。鄭云。自衛而東逕邑。故思。濮渠又北逕襄丘亭南。竹書紀年曰。襄王七年。韓明率師伐襄丘。十年楚庶章率師來會我。次于襄丘者也。濮水東逕濮陽縣故城南。昔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矣。後衛靈公將之晉。而設舍於濮水之上。夜聞新聲。召師涓受之於是水也。濮水又東逕泲陰離狐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狐瑞也。郡國志曰。故屬東郡。濮水又東逕葭密縣故城北。竹書紀年。幽公十三年。魯季孫會晉文公於楚丘。取葭密。遂城之。濮水又東北逕鹿城南。郡國志曰。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春秋僖公二十一年。盟于鹿上。京杜並謂此亭也。濮水又東與句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丘也。左傳以爲句瀆之丘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又東入乘氏縣左。會濮水與濟同入鉅野。故地理志曰。濮水自濮陽南入鉅野。亦經所謂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於鉅野也。）濟水故瀆又北右合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歷澤西北渚。又北逕闞鄉城西。春秋桓公十有一年。經書公會宋公于闞。郡國志曰。東平陸有闞亭。皇覽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冢高七尺。常十月祠之。有赤氣出如絳。民名爲蚩尤旗。十三州志曰。壽張有蚩尤祠。又北濟瀆合。自諸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至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已上。又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春秋莊公十八年。經書夏公追戎於濟西。京相璠曰。濟水自鉅野至濟北是也。）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則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清水與汶會也。李欽曰。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是也。濟水又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背梁山。截汶波。即此處也。劉澄之引是山以證梁父。爲不近情矣。山之西南有呂仲悌墓。河東岸有石橋。橋本當河。河移。故側岸也。古老言此橋東海呂母起兵所造也。山北三里有呂母宅。宅東三里即濟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八賄

水（水經四）

水經濟水又北逕須朐城西城臨側濟水故須朐國風姓也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子魚曰任宿須朐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預曰須朐在須昌縣西北非也地理志曰壽張縣西北有朐城者是也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即無鹽縣界也山西有冀州刺史王紛碑漢中平四年立濟水又逕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築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在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濟水又北分爲二水其枝津西北出謂之馬頰水者也又北過須昌縣西京相璠曰須朐一國二城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秦以爲縣漢高帝十一年封趙衍爲侯國濟水於縣趙溝水注之濟水又北逕漁山東左合馬頰水水首受濟西北流歷安民山北又西流趙溝出焉東北注于濟馬頰水又逕桃城東春秋桓公十年經書公會衛侯于桃丘衛地也杜預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即桃丘矣馬頰水又東北流逕山南山即吾山也漢武帝瓠子歌所謂吾山平者也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每登之有終焉之志及其終也葬山西西去東阿城四十里其水又東注于清濟謂之馬頰口也濟水自魚山北逕清亭東春秋隱公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者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矣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爲固即此水也又北過穀城縣西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漁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齊桓公以魯莊公二十三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內有夷吾井魏土地記曰縣有穀城山山出文石陽穀之地春秋齊侯宋公會于陽穀者也縣有黃山臺黃石公與張子房期處也又有狼水出東南大檻山狼溪西北逕穀城西又北有西流泉出城東近山西北逕穀城北西注狼水以其源西歉即名焉又西北入清水城西北三里有項王羽之冢半許毀壞石碣由存題云項王之墓皇覽云冢去縣十五里謬也今彭城穀陽城西南又有項羽冢非也余案史遷記魯爲楚守漢王示羽首魯乃降遂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寧得言彼也濟水又北逕周首亭西春秋文公十有一年左丘明云襄公二年王子成父獲長狄僑如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即是邑也今世謂之盧子城濟北郡治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又北過臨邑縣東地理志曰縣有濟水祠也王莽之穀城亭也水有石門以石爲之故濟水之門也春秋隱公三年齊鄭會于石門鄭車僨濟即於此也京相璠曰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蓋水瀆流移故側岸也濟水又北逕平陰城西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侯沉玉濟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盟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者也杜預曰城在盧縣故城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陰齊地也在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十里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即春秋所謂守之廣里者也又云巫山在平陰東北昔齊侯登望晉軍畏衆而歸師曠邢伯聞烏烏之聲知齊師潛遁人物咸淪地理昭著賢於杜氏東北之證矣今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濟水有遍遍爲湄湖方四十餘里濟水又東北逕垣苗城西故洛當城也伏韜北征記曰濟水又與清河合流至洛當者也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遵鎮此故俗人有垣苗之稱河水自泗瀆口東北流而爲濟魏土地記曰盟津河別流十里與清水合亂流而東逕洛當城北黑白異流涇渭殊別而東南流注也又東北過盧縣北濟水東北與湄溝合水上承湄湖北流注濟爾雅曰水草交曰湄通谷者微犍爲舍人曰水草木交合也郭景純曰微水邊通谷也釋名曰湄臨目也濟水又逕盧縣故城北濟北郡治也漢和帝永元二年分泰山置蓋以濟水在北故也濟水又逕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濟水又東北與中川水合水東南出山茌縣之分水嶺溪一源兩分泉流半解亦謂之分流交半水南出太山入汶半水出山茌縣西北流逕東太原郡南郡治山茌縣北與漢賓谷水合水出南格馬山漢賓溪北逕盧縣故城北際故戍南西北流與中川合謂之格馬口其水又北逕盧縣故城東而北流入濟俗謂之爲沙溝水濟水又東北右會玉水導源太山朗公谷谷舊名琨瑞溪有沙門竺僧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隱于此谷因謂之朗公谷故車頻秦書云符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即此谷也水亦謂之琨瑞水也其水西北流逕玉符山又曰玉水又西北逕獵山東又西北枕祝阿縣故城東野井亭西春秋昭公二十五年經書齊侯唁公于野井是也春秋襄公十九年諸侯盟于祝阿左傳所謂督陽者也漢興

致之曰阿矣。漢高帝十一年。封高邑為侯國。王莽之安城者也。故俗謂是水為祝阿澗水。北流注于濟。建武五年。耿弇東擊張步。從朝陽橋濟渡兵。即是處也。濟水又東北濼水出焉。濼水出歷縣故城西南。泉源上奮。水湧若輪。春秋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是也。俗謂之為娥姜水。以泉源有舜妃娥英廟故也。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抑亦茅山禹井之比矣。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所未詳也。其水北為大明湖。西即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濠梁之性。物我無違矣。湖水引瀆東入西郭。東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東城。歷祀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為流杯池。州僚賓燕。公私多萃其上。分為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北為陂。謂之歷水。與濼水會。自水枝津合。水首受歷水於歷城東。東北逕東城西而北出郭。又北注濼水。又北聽水出焉。濼水又北流注于濟。謂之濼口也。濟水又東北。華不注山。單椒秀澤。不連陵以自高。虎牙桀立。孤峯特拔以刺天。青崖翠發。望同點黛。山下有華泉。故京相璠曰。春秋土地名也。華泉。華不注山下泉水也。春秋左傳。成公二年。齊頃公與晉郤克戰于鞌。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乃免之。即華水也。北絕聽瀆二十里注于濟。又東北過臺縣北。巨合水南出雞山西北。北逕巨合故城西。耿弇之討張步也。守巨里。即此城也。三面有城。西有深坑。坑西即弇所營也。與費邑戰。斬邑於此。巨合水又北合關盧水。關盧水導源馬耳山。北逕博亭城西。西北流至平陵城。與武原水合。水出譚城南平中。世謂之武原泉。北逕譚城東。俗謂之布城也。又北逕東平陵縣故城西。故陵城也。後乃加平。譚國也。齊桓之出過譚。譚不禮焉。魯莊公九年。即位。又不朝。十年滅之。城東門外有樂安任照先碑。濟南治也。漢文帝十六年。置為王國。景帝二年為郡。王莽更名樂安郡。其水又北逕巨合城東。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發為侯國。其水合關盧水而出。注巨合水。而北逕臺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東郡尉戴野為侯國。王莽之臺治也。其水西北流。白野泉水注之。水出臺城西南白野泉。北逕留山西北流。而右注巨合水。又北聽水注之。水上承濼水。東流北屈。又東北流注于巨合水。亂流又北入于濟。濟水又東北合芹溝水。水出臺縣故城東南。西北流逕臺

城東。又西北入于濟水。又東北過菅縣南。濟水東逕縣故城南。漢景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為侯國。右納百脈水。百脈水出土鼓縣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謂之百脈水。其水西北流。逕陽丘縣故城中。漢孝景帝四年。以封齊悼惠王子劉安為楊丘侯。世謂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為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逕黃巾固。蓋賊所屯。故固得名焉。百脈水又東北流注于濟。濟水東又有楊渚溝水於逕役故城西南。西北逕土鼓城東。又西北逕章丘城東。又北逕寧西。而北流注于濟水也。又東過梁鄒縣北。隴水南出長城中。北流至般陽縣故城西南。與般水會。水出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為左阜水。西北逕其城南。王莽之濟南亭也。應劭曰。縣在般水之陽。縣資名焉。其水又西屈。西入隴水。隴逕其縣西。北流至萌水口。萌水出西南甲山。東北逕萌山。而東北入于隴。隴水又西北至梁鄒東南。與魚子溝水合。水南出長白山東柳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隱也。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避兄離母家于於陵。即此處也。其水又逕於陵縣故城西。王莽之於陵也。世祖建武十五年。更封則鄉侯。侯霸為侯國。其水北流注于隴。隴水即古袁水也。故京相璠曰。濟南梁鄒縣有袁水者也。隴水又西北逕梁

鄒縣故城南。又北屈逕其城西。漢高祖六年。封武儒為侯國。其水北注濟。其城之東北。又有時水西北注焉。又東北過臨濟縣南。縣故狄邑也。王莽更名利居。漢記。安帝永初二年。改從今名。以臨濟。故地理風俗記云。右樂安太守治。晏謨齊記曰。有南北二城。隔齊南水城。即被陽縣之故城也。北枕濟水。地理志曰。侯國也。如淳曰。音鹹。罷軍之罷也。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敢侯劉燗之國也。今渤海僑郡治。濟水又東北逕馬淵渚。謂之平州。況況側有平安縣故城。俗謂之會城。非也。案地理志。千乘郡有平安縣。侯國也。王莽曰鴻睦也。應劭曰。博昌縣西南三十里有安平亭。故縣也。世尚存平州之名矣。濟水又東北逕高昌縣故城西。案地理志曰。千乘郡有高昌縣。漢宣帝地節四年。封董忠為侯國。世謂之馬昌城。非也。濟水又東北逕樂安縣故城南。伏琛齊記曰。博昌城西北五十里。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里。隔時濟二水。指此為博昌北城。非也。樂安與博昌。薄姑分水。俱同西北。薄姑去齊城六十里。樂安越水差遠。驗非尤明。班固曰。千乘郡有樂安縣。應劭曰。取休令之名矣。漢武帝元朔五年。封李蔡為侯國。城西三里有任光等冢。光是縣人。不得為博昌明矣。濟水又逕薄姑城北。後漢郡國志曰。博昌縣有薄姑城。地理書曰。呂

尚封於齊郡薄姑。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遷曰。胡公徙薄姑城內有高臺。上曰。若古不死。何樂如之。晏平仲對曰。昔爽鳩氏始居之。季萴因之。逢伯陵又因之。薄姑氏又因之。而後以爲古不死。爽鳩氏之樂。非君之樂。即於是臺也。濟水又東北逕狼牙固西。而東北流也。**又東北過利縣西。**地理志曰。千乘郡有利縣。王莽之利治也。晏謨曰。縣在濟城北五十里也。**又東北過甲下邑入于河。**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山海經曰。濟水絶鉅野。注渤海入濟。琅槐東北者也。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斯乃河分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竭濟水仍流不絶。經言入河。二説並失。然河水於濟漯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璞以爲濟注之。事實非也。尋經脉水。不如山經之爲密矣。**其一水東流者。過乘氏縣南。**河水分濟於定陶東北。東南右合黃溝枝流。俗謂之界溝也。北逕已氏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毛公曰。景山。大山也。又北逕楚丘城西。郡國志曰。成武縣有楚丘亭。杜預云。楚丘在成武縣西南。衛懿公爲狄所滅。衛文公東徙渡河。野處曹邑。齊桓公城楚丘以遷之。故春秋稱邢遷如歸。衛國志云。即詩所謂升彼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故鄭玄言。觀其傍邑及山川也。又東北逕成武城西。又東北逕郜城東。疑郜徙也。所未詳矣。又東北逕梁山城西。地理志曰。昌邑縣有梁丘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宋人齊人會于梁丘者也。杜預曰。高平昌邑縣西南有梁丘鄉。又東北於乘氏縣西。而北注河水。河水又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即春秋之乘丘也。故地理風俗記曰。濟陰乘氏縣。故宋乘丘邑也。漢孝景中元年。封梁孝王子買爲侯國也。地理志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河濟也。尚書有導河濟之說。自陶丘北。東至於濟水。無泗水之文。又曰。道河澤陂孟猪。孟猪在睢陽縣之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澤水淼漫。俱鍾睢泗。故誌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然諸水注泗者。多不止此。可以終歸泗水。便得擅通稱也。或更有泗水。亦可是水之異。其目所未詳也。**又東過昌邑縣北。**濟水又東逕昌邑縣故城北。地理志曰。縣故梁也。漢景帝中元六年。分梁爲山陽國。漢武帝天漢四年。更爲昌邑國。以封昌邑王賀。賀廢。國除以爲山陽郡。王莽之鉅野郡也。後漢爲高平郡。後漢沇州縣令王密。懷金謁東萊太守楊震。震不受。是其慎四知處也。大城東北有金城。城

內有沇州刺史河東薛季像碑。以郎中拜郡令。甘露降園。熹平四年。沇州明年甘露復降殿前樹。從事馮巡。主簿華操等。相與褒樹。表勤棠政。次西有沇州刺史茂陵楊叔恭碑。從事孫光等以建寧四年立。西北有東太山成人班孟堅碑。建和十年尚書右丞拜沇州刺史。從事秦閏等刊石頌德政。碑咸列焉。**又東過金鄉縣南。**郡國志曰。山陽有金鄉縣。河水逕其故城南。世謂之故縣城。北有金鄉山也。**又東過東緡縣北。濟水又東逕漢平狄將軍扶溝侯淮陽朱鮪冢。**墓北有石廟。濟水又東逕東緡縣故城北。故宋地。春秋僖公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緡。十三州記曰。山陽有東緡縣。鄒衍曰。余登緡城。以望宋都者也。後漢世祖建武十一年。封馮異長子璋爲侯國也。**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濟水東逕重鄉城南。**左傳所謂臧文仲宿於重館者也。濟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濟上邑也。城有高臺二丈許。其下臨水。昔魯侯觀魚於棠。謂此也。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菏水也。水又東逕泥母亭北。春秋左傳僖公七年秋。盟于甯母。謀伐鄭也。河水又東與鉅野黃水合。濟瀆別名也。黃水上承鉅澤諸陂。澤有濛澱育陂。黃湖水東流。謂之黃水。又有薛訓渚水。自渚歷薛村前。分爲二流。一水東注黃水。一水西北入澤。即洪水也。黃水東南流。水南有漢荊州刺史李剛墓。剛字叔毅。山陽高平人。熹平元年卒。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椽架高丈餘。鏤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側荷梁柱。四壁隱起。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作制工麗。不甚傷毀。黃水又東逕鉅野縣北。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故欽直戍於此城。城之所在。則鉅野澤也。衍東北出爲大野矣。昔西狩獲麟於是處也。皇覽曰。山陽鉅野縣有肩髀冢。重聚大小與闞冢等。傳言蚩尤與皇帝戰。克之於涿鹿之野。身體異處。故別葬焉。黃水又東逕咸亭北。春秋桓公七年經書焚咸丘者也。水南有金鄉縣之東界也。金鄉數山皆空中穴口。謂之遂也。戴延之西征記曰。焦氏山北數山有漢司隸校尉魯恭穿山得白蛇白兔。不葬。更葬山南。鑿而得金。故曰金鄉山。山形峻峭。冢前有石祠石廟。四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像邊皆刻石記之。文字分明。又有石床長八尺。磨瑩鮮明。叩之。聲聞遠近。時大尉從事中郎傳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敗石床。各取頭。爲氏之後。所以二人並免官。焦氏山東即金鄉山也。有冢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塹深十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門。門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埏門內二丈得外堂

外堂之後，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云是漢昌邑哀王冢，所未詳也。東南有范巨卿冢，名巨卿，名式，山陽之金鄉人，漢荆州刺史，與汝南張邵、長沙陳平子石交，號為死友矣。黄水又東南逕任城郡之亢父縣故城西，夏后氏之任國也。漢章帝元和元年，别為任城，在北。王莽之延就亭也。縣有詩亭，春秋之詩國也。王莽更之曰順父矣。地理志：東平翕縣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劉隆為侯國，中其謂之祖公溝。南，東方與縣入十，荷水，荷水又東逕秦梁，夾岸積石一里，高二丈，古秦始皇東巡所造，因以名焉。**荷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於泗水。**泗水所鍾也。尚書曰：浮于淮泗，達于河是也。東觀漢記曰：蘇茂殺淮陽太守，得其郡，營廣樂。大司馬吳漢圍茂，茂將其精兵突至湖陵，與劉永相會，濟陰山陽濟兵於此處也。**又東南過濟陽東北。**濟與泗亂，故沛納于湖矣。東觀漢記：安平侯蓋延傳曰：延為虎牙大將軍，與戰承等反，走溺水者半，復與戰，連破之，遂平沛，楚臨淮悉降。延令沛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因齋戒祠高廟也。**又東南過留縣北。**留縣故城，翼佩泗濆，宋邑也。春秋左傳所謂侵宋呂留也。故繁休伯避地賦曰：朝余發于泗州，夕余宿于留鄉者也。張良委身漢祖，始自此矣。終亦取封焉。城內有張良廟也。**又東過彭城縣北。**濉

水從西來注之。濉水又南逕彭城縣之故城東北隅，不東過也。濉水自西注之。城北枕水，有**濟水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不逕其縣北也，蓋經誤證。**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漢武帝元狩五年置，治徐縣。王莽更之曰淮平縣。曰徐調國也。春秋昭公三十年，吳子執鍾離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遂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城夷以處之。張華博物志，錄著作令史茅溫所為，遂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之異，言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為不祥，棄之於水濱。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獵於水側，得棄卵，銜以來歸，獨母以為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倉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中，今見有狗壟焉。偃王治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得天瑞，遂因名為號，自稱徐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周王聞之，遣使至楚，令伐之。偃王愛民不鬭，遂為楚敗，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者萬數，因名其山為徐山，山上立石室，廟有神靈，民人請禱焉。依文即事，以有符驗，但世代綿遠，難以詳矣。今徐城外有徐君墓，昔延陵季子解劍於此，所謂不違心許也。**又東至下邳睢陵縣南，入于淮。**濉水與泗水渾濤，東南流，至角城，同入淮。經書睢陵，誤耳也。清水出

河內脩武縣之北黑山，黑山在縣北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屈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石壁層深，獸跡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峯北嶺，多結禪栖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刹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達；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其水歷澗，飛清洞觀，謂之清水矣。漢曰瑤溪，又曰瑤澗水。又南與小瑤水合，水近出西溪，北窮溪，東南流注之清水。清水又東南流，吳澤陂水注之。水上承吳陂於脩武縣故城西北。脩武故甯也，亦曰南陽矣。馬季長曰：晉地自朝歌以北，至中山為東陽；朝歌以南，至軹為南陽。故應劭地理風俗記云：河內殷國也，周名之為南陽。又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始皇改曰脩武。徐廣、王隱並言始皇改，瓚注漢書云：案韓非書，秦昭王越長平，西伐脩武，時秦未兼天下，脩武之名久矣。余按韓詩外傳言：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更名甯曰脩武矣。魏獻子田大陸，還，卒於甯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都尉魏遬為侯國，亦曰大脩武，有小故城，謂大小脩武在東。漢祖與滕公濟自玉門津，而宿小脩武者也。大陸即吳澤矣。魏土地記曰：脩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一十許里，東西三十里，西則蔡瀆入焉。水有二源，北水上承河內野王縣東北界溝，為長明溝，分

枝津東逕雍城南，寒泉水注之。水出雍城西北，泉流南注，逕雍城西。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代鄭，富辰諫曰：雍，文之昭也。京相璠曰：今河內山陽西有故雍城。又東南注長明溝。溝水又東，逕射犬城北。漢大司馬張楊為將楊醜所害，眭固殺醜，屯此，欲北合袁紹。典畧曰：眭固字白兔，或戒固曰：將軍字兔，而此邑名犬，兔見犬，其勢必驚，宜急去。兔不從。漢興平四年，魏太祖斬之於此，以魏种為河內太守守之。兖州叛，太祖曰：唯种不棄孤。及走，太祖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射犬平，禽之，公曰：唯其才也，釋而用之。故長明溝水東入石澗，東流，蔡溝水入焉。水上承州縣北白馬溝，東分為之蔡溝，東會長明溝水，又東逕脩武縣之吳亭北，東入吳陂。又次北有苟泉水入焉。水出山陽縣故脩武城西南，同源分派，裂為二水，南為苟泉，北則吳瀆，二瀆雙導，俱東入陂。山陽縣東北二十五里有陸真阜，南有皇母、馬鳴二泉，東南合注于吳陂也。次陸真阜之東北，得覆釜堆，堆南有三泉，相去四五里，參差合次，南注于陂。泉在濁鹿城西，建安二十五年，魏封漢獻帝為山陽公，濁鹿城即是公所居也。陂水之北際，澤側有隤城也。春秋隱公十一年，王以攢茅隤十二邑與司寇蘇忿生者也。京相璠曰：河內脩武縣北有故隤城，實中，今世俗謂之皮壘，方四百步，實中高八

大陸陂北。隔水一十五里。俗所謂蘭丘也。方二百步。西一十里又有一丘際山。世謂之勑丘。方五百步。形狀相類。疑即古攢茅也。杜預曰。一邑在脩武縣北。所未詳也。又東。長泉水注之。原出白鹿山。東南伏流。逕一十三里。重源濬發於鄧城西北。東南伏流。世亦謂之重泉水也。又逕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琅耶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遊。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也。向子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後人立廟於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一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其水又南逕鄧城東。名之為鄧瀆。又謂之為白屋水也。昔司馬懿征公孫淵。還達白屋。即於此也。其水又東南流。逕隤城北。又東南歷澤。注于陂。泉水東流。謂之八光溝。而東流注于清水。謂之長清河。而東周永豐塢。有丁公泉。發于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發于天門之左。天井固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更無所出。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行東南。入徑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升。至上平。東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險絕。無由升陟矣。上有比丘釋僧訓精舍。寺有十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疎頒。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溪。世謂焦泉也。次東得魚鮑泉。次東得張波泉。次東得三淵泉。梗河參連。女宿相屬。是四川在重門城西。並單川南注也。重門城。昔齊王芳為司馬師廢之。宮於此。即魏志所謂送齊王于河內重門者也。城在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城南有安陽陂。次東又得卓水陂。次東有百門陂。陂方五百步。在共縣故城西。漢高帝八年。封盧罷師為共侯國。即共和之故國也。共伯既歸。帝政遺遷于共山之上。山在國北。所謂共北山也。仙者孫登之所處。袁彥伯竹林七賢傳。嵇叔夜嘗採藥山澤。遇之於山。冬以被髮自覆。夏則編草為裳。彈一絃琴。而五聲和。其水三川南合。謂之清川。又南逕凡城東。司馬彪袁松郡國志曰。共縣有汎亭。詩凡伯國。春秋隱公七年。經書王使凡伯來聘是也。杜預曰。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今在西南。其水又西南與前四水總為一瀆。又謂之陶水。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東周新豐塢。又東注也。**東北過獲嘉縣北。**漢書稱越相呂嘉反。武帝元鼎六年。巡行於汲郡中鄉。得呂嘉首。因以為獲嘉縣。後漢封侍中馮石為侯國。縣故城

西有漢桂陽太守趙越墓。冢北有碑。越字彥善。縣人也。累遷桂陽郡五官將。尚書僕射。遭憂服闋。守河南尹。建寧中卒。碑東又有一碑。碑北有石櫃石牛羊虎。俱碎。淪毀莫記。清水又東周新樂城。城在獲嘉縣故城東北。即汲水新鄉也。**又東過汲縣北。**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今臨此國。宜正其位。以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邠勤等。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為汲令。立碑於其上。太公避紂之亂。屠隱市朝。遁釣魚水。何必渭濱然後磻溪。苟愜神心。曲渚則可。磻溪之名。斯無嫌矣。清水又東逕故石梁下。梁跨水上。橋石崩褫。餘基尚存。清水又東與倉水合。水出西北方山。西倉谷。谷有倉玉珉石。故名焉。其水東南流。潛行地下。又東南復出。俗謂之雹水。東南歷坶野。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矣。郡國志曰。朝歌縣南有牧野。竹書紀年曰。周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詩所謂坶野洋洋。檀車煌煌者也。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唯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太和中。高祖孝文皇帝南巡。親幸其墳。而加弔焉。刊石樹碑。列于墓隧矣。雹水又東南入于清水。又東南逕合城南。故三會亭也。以淇清合河。故受名焉。清水又屈而南逕鳳凰臺東北南注之也。**又東入于河。**謂之清口。即淇河口也。蓋互受其名耳。地理志曰。清河水出內黃縣南。無清水可來。所有者唯鍾是水耳。蓋河徙南注清水。瀆移唯流逕絕。餘目故東川有清河之稱。相嗣不斷。曰向行矣。東川曹公開白溝。遏水北注。方復故瀆矣。**沁水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也。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隍。又南會三水歷落出。左右近溪。參差翼注之也。**南過穀遠縣東。又南過猗氏縣東。**穀遠縣。王莽之穀近也。沁水又南逕猗氏縣故城東。劉聰以詹事魯繇為冀州治此也。沁水又南歷猗氏關。又南與驫驫水合。水出東北巨峻山。乘高瀉浪。觸石流響。世人因聲以納稱。西南流注於沁。沁水又南與秦川水合。水出巨峻山東。帶引眾溪。積以成川。又西南逕端氏縣故城東。昔韓趙魏分晉。遷晉君於端氏縣。即此是也。其水南流入于沁水。**又南過陽河縣東。**沁水南逕陽河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河縣。郡西四十里有

沁水南承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澤城西白澗嶺下東逕濩澤墨子曰舜漁濩澤應劭曰澤在縣西北又東逕濩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濩澤者也其水際城東注又東合清渠水水出其縣北東南經澤城東又南入于澤水澤水又東得陽泉水口出鹿臺山山上有水淵而不流其水東逕陽陵城南即陽阿縣之故城也漢高帝七年封卞訢為侯國水歷鹿臺山東下與黑嶺水合水出西北黑嶺下即關嶝也其水東南流逕北鄉亭下又東南逕陽陵城東南注陽泉水陽泉水又南注濩澤水又東南又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逕銅于崖南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禹貢所謂砥柱析城至于王屋也山甚高峻上平坦山有二泉東濁西清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沁水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南流逕建興郡西而其水又東南流逕午壁亭東而南入山沿波漱石漰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于沁水沁水又南五十餘里沿上下步逕裁通小竹細筍被于山渚蒙蘢拔密奇為翳薈也**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沁水南逕石門謂之沁口魏土地記曰河內郡野王縣西七十里有沁水逕沁水城西附城東南流也石門是晉安平獻王司

馬孚之為魏野王典農中郎將之所造也案其表云臣孚言臣被明詔興河內水利臣既到檢行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廻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巖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石漂迸木門朽敗稻田汎濫歲功不成臣輒按行去堰五里以外方石可得數萬餘枚臣以為方石為門若天暵旱增堰進水若天霖雨陂澤充溢則閉方斷水空渠衍瀉足以成河雲雨山人經國之謀暫勞永逸聖王所許願陛下時出臣表勑大司農府給人工勿使稽延以贊時要臣孚言詔書聽許於是夾岸累石結以為門用代木門枋故石門舊有枋口之稱矣溉田頃畝之數間二歲月之功事見門側石銘矣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舊傳云自然成著非人功所就也其水南分為二水一水南出為朱溝水沁水又逕沁縣故城北蓋籍水以名縣矣春秋之少水也京相璠曰晉地矣又云少水今沁水也沁水又東逕沁水亭北世謂之小沁城沁水東右合小沁水水出北山臺渟淵南流為臺渟水南東入沁水沁又東倍澗水注之水北出五行之山南流注于沁水**又東過野王縣北**沁水又東邘水注之出太行之阜山即五行之異名也淮南子曰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險固德能覆也內貢迴矣使吾暴亂則伐我難矣書

子以為能持滿高誘云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西北上黨關也詩所謂徒殆野王道傾蓋上黨關即此山矣其水南流逕邘城西故邘國也城南有邘臺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將伐鄭富辰諫曰邘武之穆也京相璠曰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臺是也今故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漢武帝封李壽為侯國邘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以舊字毀落上求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內太守元真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於廟治中劉明駕呂次文主簿向班虎荀靈龜以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焉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犢遂旋車而反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迴轍處也余按諸子書及史籍之文並言仲尼臨河而歎曰丘之不濟命也夫是非太行迴轍之言也碑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蒸嘗斯言至矣蓋孔因遷山下追思聖祖故立廟存饗耳其由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矣非謂迴轍於此也邘水東南逕邘亭西京相璠曰又有亭在臺西南三十里今是亭在邘城東南七八里蓋京氏之所謬耳或更有之余所不詳其水又南流注于沁沁水東逕野王縣故城北秦昭王四十四年白起攻太行道絕而韓之野王降始皇拔魏東地置東郡衛元君自濮陽徙

野王即此縣也漢高帝元年為殷國二年為河內王莽之後隊縣曰平野矣魏懷州刺史治皇都遷洛省州復郡水北有華嶽廟廟側有攢柏數百根對郭臨川負岡陰渚青青彌望奇可翫也懷州刺史頓丘李洪之之所經構也廟有碑焉是河內郡功曹山陽荀靈龜以和平四年造天安元年立沁水又東朱溝枝津入焉又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漳水山海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即斯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會絕水地理志曰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絕水出泫氏縣西北楊谷故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泫氏之長平亭也史記曰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使廉頗為將後遣馬服之子趙括代之秦密使武安君白起攻之括四十萬衆降起起坑之於此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隔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舊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以封將軍衛青為侯國其東南流注絕水絕水又東南流逕泫氏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晉列

公元年趙獻子城泫氏絕水東南與泫水會水導源縣西北玄谷東流逕一城故南俗謂之都鄉城又東南逕泫氏故城南世祖建武六年封萬脩為侯國而東會絕水亂流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為丹水斯為不經矣丹水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即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者也晉書地道記曰縣有太行關丹溪為關之東谷途自此去不復由關矣丹水又逕二石人北而各在一山角倚相望南為河內北曰上黨二郡以之分境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涌發洪源巨輪淵深不測蘋藻冬芹竟川含綠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丹水又南白水注之水出高都縣故城西所謂長平白水也東南流歷天井關地理志曰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故劉歆遂初賦曰馳太行之險峻入天井之高關太元十五年晉征虜將軍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遣軍至白水去長平一百六十里白水又東天井溪水會焉水出天井關北流注白水世謂之北流泉白水又東南流入丹水謂之白水交丹水又東南出山逕鄈城西城在山際俗謂之期城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山陽有鄈城京相璠曰河內山陽西北六十里有鄈城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趙成侯偃韓懿侯伐我葵即此城也丹水又南屈而西轉光溝水出焉丹水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幽公九年丹水出相反擊即此水也沁水又東光溝水注之水首受丹水東南流界溝水出焉又南入沁水又東南流逕成鄉城北又東逕中都亭南左合界溝水水上承光溝東南流長明溝水出焉又南逕中都亭西而南流注于沁水也又東過周縣北縣故周也春秋左傳隱公十有一年周以賜鄭公孫段六國時韓宣子徙居之有白馬溝水注之水首受白馬湖湖一名朱管陂陂上承長明溝湖水東南流逕金亭西分為二水一水東出為蔡溝一水南流注于沁也又東過懷縣之北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到邢丘更名邢丘曰懷春秋時赤狄伐晉圍懷是也王莽以為河內故河內郡治也舊三河之地矣韋昭曰河南河東河內為三河也縣北有沁陽城沁水逕其南而東注也又東過武德縣南又東南至滎陽縣北東入于河沁水於縣南水積為陂通結數湖有朱溝水注之其水上承沁水於沁水縣西北自方口東南流奉溝水右出焉又東南流右泄為沙溝水也其水又東南於野王城西枝渠左水焉以周城溉東逕野王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而北注沁水朱溝自枝渠東南逕州城南又東逕懷城南又東逕殷城北郭緣生述征記曰河之北岸河內懷縣有殷城或謂楚漢之際殷王卬治之非也余按竹書紀年云秦師伐鄭次于懷城殷殷即是城也然殷之為名久矣知非從卬始晉劉聰以郭默為殷州刺史督緣河諸軍事治此朱溝又東南注于湖湖水又右納沙溝水水分朱溝南派東南逕安昌城西漢成帝河平四年封丞相張禹為侯國今城之東南有古冢時人謂之張禹墓余按漢書禹河內軹人徙家蓮勺鴻嘉元年禹以老乞骸自治冢塋起祠堂於平陵平之肥牛亭近延陵奏請之詔為徙亭哀帝建平二年薨遂葬於彼此則非也沙溝又東逕隰城北春秋僖公二十五年取大叔於溫殺之於隰城是也京相璠曰在懷縣西南又逕殷城西東南流入於陂陂水又值東南流入于河先儒亦咸謂是溝為泲渠故班固及闞駰並言泲水至武德入河蓋泲水枝瀆條分所在布稱亦兼丹水之目矣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水出山側頹波漰注衝激橫山山上合下開可減六七十步巨石磥砢交積隍澗傾瀾漭盪勢同雷轉激水散氛暧若霧合又東北沾水注之水出壺關縣東沾臺下石壁崇高昂藏隱天泉流發于西北隅與金谷水合金谷即沾臺之西溪也東北會沾水又東流注淇水又逕南羅川又歷之羅城北東北與女臺水合水發西北三女臺下東北流注于淇淇水又東北逕淇陽川逕石城西北城在原上帶澗枕淇水又東北西流水注之水出東大嶺下西流逕石樓南在北陵石上綠崖築立亭亭極峻其水西流水也又東逕鳴都阜南世謂之淇陽城在西北三十里淇水又東出山分為二水會立石堰遏水以沃白溝左為菀水右則淇水自元甫城東南逕朝歌縣北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八年淇絕于舊衛即此也淇水又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故闞駰云頓丘在淇水南又屈逕頓丘西爾雅曰山一成謂之頓丘釋名謂一頓而成丘無高下小大之殺也詩所謂送子涉淇至于頓丘者也魏徙九原西河出軍諸胡置五軍於丘側故其名亦曰五軍也又和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斮脛而視髓也其水南流東屈逕朝歌城南晉書地道記曰本沬邑也詩云爰采唐矣沬之鄉矣殷王武丁始遷居之為殷都也為肖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有糟丘酒池之事焉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晉灼曰史記樂書作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時也故墨子聞之惡而迴車不逕其邑論撰考讖曰邑名朝歌顏淵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予獨顧

由蹷墮車。宋均曰。子路患宰予顧視凶地。以足蹷之。使墮車也。今城內有殷鹿臺。紂昔自投於火處也。竹書紀年曰。武王親禽帝受于南單之臺。遂分天之明。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武王以殷之遺民。封紂子武庚於茲邑。分其地為三。曰邶。鄘。衛。使管叔。蔡叔。霍叔。輔之。為三監。叛。周討平。以封康叔為衛。其子佯狂自悲。故琴操有其子操。遷其墟。父母之邦也。不勝悲。作麥秀歌。地居河淇之間。戰國時皆屬於趙。男女淫縱。有紂之餘風。後乃屬晉。土地多寇。漢以虞詡為令。朋友以難治致弔。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逕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更出逕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歷十二崿。崿流相承。泉響不斷。反水釋注。傒覆深隍。隍積石千通。水完萬變。觀者若思。不周賞情之圖狀矣。其水更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故衛詩曰。我思肥泉。茲之永嘆。毛注云。同出異歸為肥泉。爾雅曰。歸異出同曰肥。釋名曰。本同出。時所浸潤水。所歸枝散而多。似肥者也。犍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澩水。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毛云。綠。王芻也。竹。編竹也。漢武帝塞決河。斬淇園之竹木以為用。寇恂為河內。伐竹淇川。治矢百餘萬。以輸軍資。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編草不異。毛興又言。澳。隈也。鄭亦不以為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為水流入於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故衛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衛女思歸。指以為喻。淇水左右。蓋舉水所入為左右也。淇水又南歷枋堰。舊淇水南。東流逕黎陽縣界南入河。地理志曰。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溝洫志曰。在遮害亭西一十八里。至淇水口。是漢建安九年。魏武王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是以盧諶征艱賦曰。後背洪枋巨堰。深渠高堤者也。自後遂廢。魏熙平中復通之。故渠歷枋城北東出。今瀆破故堨。其堰悉鐵柱。木石參用。其故瀆南逕枋城西。又南分為二水。一水南注清水。水流上下。更相通注。河清水盛。北入故渠。自此始矣。一水東流逕枋城南。東與宛口合。宛水上承淇水於元甫城西北。自石堰東注宛城西。屈逕其城南。又東南流歷五軍。東北徑舊石沮。故五水分流。世號五穴口。今惟通并為二水。一水西注淇水。謂之天井溝。一水逕五軍東。分為蓼溝。東入白祀陂。又南分東入同山陂。溉田七十餘頃。二陂所結。即臺陰野矣。宛水東南入淇水。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於頓丘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

令更東北注。魏武開白溝。因宿胥故瀆而加其功也。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即指是瀆也。淇水又東北流。謂之白溝。逕雍榆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三年。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城者也。淇水逕其城東。東北逕同山東。又北逕其城東。東北逕冢西。世謂之頓丘臺。非也。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者也。又北逕白祠山東。歷廣陽里。逕顓頊冢西。俗謂之殷王陵。非也。帝王世紀曰。顓頊葬東郡頓丘城南廣陽里大冢者是也。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竹書紀年。晉定公三十一年。城頓丘。皇覽曰。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世謂之殷。皆非也。蓋因丘而為名。故曰頓丘矣。淇水東北逕枉人山東。牽城西。春秋左傳。定公十三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者也。杜預曰。黎陽東北有牽城。即此城矣。淇水又東北逕石柱岡。東北注矣。又**東過內黃縣南為白溝**。淇水又東北逕并陽城西。世謂之辟陽城。非也。即郡國志所謂內黃縣有并陽聚者也。白溝又北左合蕩水。又東北流逕內黃縣故城南。縣右對黃澤。郡國志曰。縣有黃澤者也。地理風俗記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史記曰。趙廉頗伐魏取黃。即此縣。**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白溝自縣北逕戲陽城東。世謂之羲陽聚。春秋昭公十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逕卒戲陽是也。白溝又北逕高城亭東。又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問亭東。即魏界也。應劭曰。縣故城。魏武侯之別都也。城西有武侯臺。王莽之魏城亭也。左與新河合。洹水枝流也。白溝又東北逕銅馬城西。蓋光武征銅馬所築也。故城得其名矣。白溝又東北逕羅勒城東。又東北漳水注之。謂之利漕口。自下清漳白溝淇河。咸得通稱也。**又東北過館陶縣北。又東北過清淵縣西。**白溝水又東北逕趙城西。又北阿難河出焉。蓋魏將阿難所導。以利衛瀆。首有阿難之稱矣。白溝又東北逕空陵城西。又北逕高亭城西。東去館陶縣故城十五里。縣即春秋所謂冠氏也。魏陽平郡治也。其水又屈逕其縣北。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館陶之別鄉也。漢宣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地理志。王莽之延平縣矣。淇水又東逕清淵縣故城西。又歷縣之西北。為清淵。故縣有清淵之名矣。世謂之魚池城。非也。其水又東北逕榆陽城北。漢昭帝封大常江德為侯國。文穎曰。邑在魏郡清淵。世謂之清淵城。非也。**又東北過廣宗縣東為清河。**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順帝永元五年。封皇太子萬年為王國。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城內。置臨清縣於水東。自趙石始也。清河之右有李雲墓。雲字行祖。甘陵人。好學善陰陽。舉孝廉。遷白馬令。中常侍單超

尋立掖庭民女亳氏爲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靈上書移列三府曰。孔子云。帝者諦也。今人一拜用不還邮者。是帝欲不諦乎。帝怒。下獄殺之。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靈墓。刻石表之。今石柱尚存。俗猶爲之李氏石柱。清河又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英雄記曰。公孫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袁本初自往征瓚。合戰于界橋南二十里。紹將麴義破瓚於界城橋。斬瓚冀州刺史嚴綱。又破瓚殿兵於橋上。即此梁也。世謂之高城橋。蓋傳呼失實矣。清河又東北逕信鄉西。地理風俗記曰。甘陵西北十七里有信鄉故縣也。清河又北逕信城縣故城西。應劭曰。甘陵西北五十里有信城亭故縣也。趙置水東縣於此城。故亦曰水東城。清河又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漢高帝置清河郡治此。中元二年。景帝封皇子乘爲王國。王莽之河平也。漢光武建武二年。西河鮮于冀爲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後守趙高計功用二百萬。五官黃秉、功曹劉適言四百萬錢。於是冀乃鬼見白日。道從入府。與高及秉等對共計校。定爲適、秉所割匿。冀乃書表自理。其略言高貴不尚節。畝壟之夫。而蓋踞遺類。研密失機。婢妾其性。媚世求顯。偷竊銀艾。鄙辱天官。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謹因千里驛聞。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不復見。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狀聞。詔下還冀西河田宅。妻子焉。蒙爲差代。以旌幽中之訟。漢桓帝建和元年。改清河爲甘陵王國。以王妖言徙。其年立甘陵郡治北焉。又東北過東武城縣西。清河又東北逕陵鄉西。應劭曰。東武城西南七十里有陵鄉故縣也。後漢封太僕梁松爲侯國。故世謂之梁侯城。逕立侯城縣治也。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史記趙公子勝號平原君。以解邯鄲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清河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漢高帝七年。封右司馬陳胥爲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樂歲。地理風俗記曰。東武城西北三十里有復陽亭故縣也。世名之曰檻城。非也。清河水又東北流逕棗強縣故城西。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云。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惠王子晏爲侯國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東武西北五十里有棗強城故縣也。又北過廣川縣東。清水北逕廣川縣故城南。闞駰曰。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也。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今廣川縣治。清河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地理志。信都之屬縣也。王莽更名曰歷寧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如北水濟。尚謂之爲歷口渡也。又東過脩縣南。又東北過東光縣西。清河又東北。左與張甲屯絳故瀆合。阻深堤高。鄣無復有水矣。又逕脩縣故城南。

屈逕其城東。脩。音條。王莽更名之曰治脩。郡國志曰。故屬信都。清河又東北。左與黃津枝津故瀆合。又水北逕脩國故城東。漢文帝封周亞夫爲侯國。故世謂之北脩城也。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脩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碑。清河又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者。是世謂之羗城非也。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後漢封耿純爲侯國。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人入渤海。公孫瓚破之於東光界。追奔是水。斬首三萬。流血丹水。即是水也。又東北過南皮縣西。清河又東北無■溝出焉。東逕南皮縣故城南。又東逕樂亭北。地理志之臨縣故城也。王莽更名樂亭。晉書地道志、太康地記。樂陵國有新樂縣。即此城矣。又東逕新鄉城北。即地理志高樂故城也。王莽更之曰爲鄉矣。無■瀆又東分爲二瀆。無■瀆又東逕於樂陵郡北。又東屈而北出。又東轉逕苑鄉故城南。又東南逕高成縣故城南。與枝瀆合。瀆上承無■瀆。南逕樂陵郡西。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漢武帝元朔四年。封河間靖王子劉陰爲侯國。應劭曰。漢靈帝改曰饒安也。滄州治枝瀆又南東屈。東北注無■瀆。無■瀆又東北逕　故城北。世謂之功城也。又東北逕鹽山東北入海。春秋僖公四年。齊楚之盟於邵陵也。管仲曰。昔召康公賜命先君太公履北至於無■。蓋四履之所也。京相璠曰。舊說無■在遼西孤竹縣。二說參差。未知所定。然管仲以責楚。無■在北方之爲近。既世傳以久。且以聞見書之。清河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十三州志曰。章武有北皮亭。故此曰南皮也。王莽之迎河亭。史記惠景侯者年表云。漢文帝後元年中。封孝文后兄子彭祖爲侯國。漢建安中。魏武擒袁譚於此城也。清河又北逕皮城東。左會滹池別瀆。謂之合口。故謂之合城也。地理風俗記曰。南皮城北五十里有北皮城也。又東北過浮陽縣西。河東北浮水故瀆出焉。按史記趙之南界有浮水焉。浮水在南。而此有浮陽之稱者。蓋浮水出入津流。同逆混并。清漳二瀆。河之舊道。浮水故迹。又自斷刑。是縣有浮水之名也。昔清河於縣界東北。逕高城縣之苑鄉城北。又東逕章武縣之故城。漢文帝後元中。封孝文后弟竇廣國爲侯國。王莽更名桓章。晉太始中立章武郡。治此。浮水故瀆又東逕籠山北。魏氏土地記曰。高城縣北五十里有籠山。長七里。浮瀆又東北逕柳縣故城南。漢帝元朔四年。封齊孝王子劉陽爲侯國。地理風俗記曰。高城縣東北五十里有柳亭故縣也。世謂之辟亭非也。浮瀆又東北逕漢武帝望海臺。又注于海。應劭曰。浮縣浮水所出入海。朝夕往來曰湛。今溝無復有水也。清河又北分爲二瀆

枝分東出。又謂之浮清。清河又北逕浮陽故城西。王莽之沐成也。建武十五年。更封騎將軍平鄉侯劉歆為侯國。浮陽郡治。又東北汚池別瀆注焉。謂之合河也。又東北過濊邑北。濊水出焉。又東北過鄉邑南。清河又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逕漢武帝故臺北。魏氏土地記曰。章武縣東一百里有武帝臺。南北有二臺。相去六十里。基高六十丈。俗云。漢武帝東巡海上所築。又東注于海。清河又東北逕紵姑邑南。俗謂之新城。非也。又東北逕窮河邑南。清河又東北逕彰河邑南。俗謂之王女城。非也。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滹沲。水經曰。滹瀆泉州縣東南與清河合者。自下為清河下已也。又東泉州縣出焉。又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清河又東逕漂榆邑故城南。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於角飛。即城異名矣。魏土地記曰。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海水藉鹽為業。即此城也。清河自是入于海。蕩水出河內蕩陰縣西山東。蕩水出縣西石尚山。泉流逕其縣故城。縣因水以取名也。晉伐成都王穎。戰敗。帝于是水之南。盧綝四王起事曰。惠帝征成都王穎戰敗。舉輦司馬八人。輦猶在肩上。軍人競就殺。舉輦者。乘輿頓地。帝傷三矢。百僚奔散。唯侍中嵇紹扶帝。士將兵之。帝曰。吾吏也。勿害之。衆曰。受太弟命。唯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斬之。血汙帝袂。將浣之。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此則嵇延祖殞命之所。又東北至內黃縣入于黃澤。羑水出蕩西北韓大牛泉。地理志曰。縣之西山。羑水所出也。羑水又東逕韓附壁北。又東流逕羑城北。故羑里也。史記音義曰。牖里在蕩陰縣。廣雅稱獄。犴也。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皆負土。昔殷紂納崇侯虎之言。囚西伯於此。散宜生。南宮括。閎夭。文王乃演易。用明否泰始終之義焉。羑城北積石淵。方一十餘步。深一丈餘。東至內黃與防水會。水出西山馬頭澗。東逕防城北。盧諶征艱賦所謂越防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羑水。又東歷王澤入蕩水。地理志曰。羑水至內黃入蕩者也。蕩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黑山北谷。東流逕晉鄙故壘北。謂之晉鄙城。名之為魏將城。昔魏公子無忌。矯奪晉鄙軍於是處。故班叔皮遊居賦曰。過蕩陰而弔晉鄙。責公子之不臣者也。淇水又東謂之宜師溝。又東逕蕩縣南。又東逕往人山。東北至內黃澤。右入蕩水。亦謂之黃雀溝。是水秋夏則泛。春冬則耗。水又逕內黃城南。東有外黃。故稱內也。東注白溝。洹水出上黨泫氏縣。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東過隆慮縣北。縣北有隆慮山。昔帝仲理之所遊神也。縣因山以取名。漢高帝六年。封周竈為侯國。應劭曰。殤帝曰隆。故改從林也。縣有黃水出於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級也。去地七里。懸水東南注壑。直瀉岩下。狀若雞翹。故謂之雞翹洪。蓋亦天台赤城之流也。其水東流至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黃水重源再發也。東流葦泉水注之。出林慮川北澤中。東南流與雙泉合。水出鮁門東。下流入葦泉水。葦泉水又東南流注黃水。謂之陵陽水。又東入於洹水也。又東北出山。逕鄴縣南。洹水出山。東逕殷墟北。竹書紀年曰。盤庚即位。自奄遷于此。遂曰殷。昔者項羽與章邯盟於此地矣。洹水又東。枝津出焉。東北流逕鄴城南。謂之新河。又東分為二水。一水北逕東明觀下。昔慕容雋夢石虎齧其臂。寤而惡之。購求其尸而莫知之。後宮嬖妾言。虎葬東明觀下。於是掘焉。下度三泉。得其棺。剖棺出尸。尸僵不腐。雋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也。使御史中尉陽約數其罪而鞭之。此蓋虎始葬處也。又北逕建春門。石梁不高大。治石工密。舊橋首夾建兩石柱。螭矩趺勒甚佳。乘輿南幸。以其作制華妙致之平城。東側西屬。北對射堂。淥水平潭。碧林滴側。可遊憩矣。其水際其西逕魏武玄武故苑。苑舊有玄武池。以肄舟楫。有魚梁釣臺。竹木灌叢。今池林絕滅。略無遺跡矣。其水西流注于漳南水。又東北逕女亭城北。又東北逕高陵城南。東合坰溝。又東逕鸕鷀陂北。與台陂水合。陂東西三十里南北注白溝河。溝上承洹水。北絕新河。北逕高陵城東。又北逕斥丘縣故城西。縣南有赤丘。蓋因丘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經書。昭公二十八年始之晉。次于乾侯也。漢高帝六年。封唐廣為侯國。王莽之利丘矣。又屈逕其城北。東北流注于白溝。洹水自鄴東逕安陽縣故城北。徐廣晉紀曰。石遵自李城北入。斬張豹於安陽是也。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城北有洹水東流者也。洹水又東至長樂縣左側。則溝出焉。洹水又東逕長樂縣故城南。按晉書地理志曰。魏郡有長樂縣也。又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洹水逕內黃縣北。東流注于白溝。世謂之洹水也。許慎說文。呂忱字林。並云洹水出晉魯之間。昔聲伯夢涉洹水。或與其瓊瑰而食之。泣而又與瓊瑰。盈其懷矣。從而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後言之。暮而卒。是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八賄

水

（水經五）

水經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之漳水焉。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故異名互見也。左則陽泉水注之，右則散蓋水入焉。三源同出一山，但以南北為別耳。**東過其縣南**。又東，堯水自西山東北流，逕堯廟北，又東逕長子縣故城南，周史辛甲所封邑也。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是縣也。秦置上黨郡治此也。其水東北流，入漳水。漳水東會于梁水。梁水出南梁山，北流逕長子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十二年，鄭取屯留、尚子、涅。尚子，即長子之異名也。梁水又北入漳水。漳水歷從縣東北流注。陶水南出南陶，北流至長子城，東西轉逕其城北，東注于漳水。**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北過屯留縣**。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絳水西出穀遠縣東發鳩之谷，謂之絳水。西出穀遠縣為濫水也。東逕屯留縣故城南，故留吁國也，潞氏之屬。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人執孫蒯於屯留是也。其水東北流入于漳，故桑欽云：

絳水屯留西南東入漳。漳水又東，陳水注之。水出西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南。漢光武建武六年，封景丹為侯國。陳水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元年，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于屯留。史記：趙肅侯奪晉君端氏而徙居之此矣。其水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鳩山，入關，從水，章聲也。漳水逕壺關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故黎國也。有黎亭。縣有壺口關，故曰壺關矣。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武為侯國。漢有壺關三老公乘興上書訟衛太子，即邑人也。縣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漳水歷鹿臺山，與銅鞮水合。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流與專池水合，出八特山，東北流入銅鞮水。銅鞮水又東南逕女諫水，西北好松山東南流，北則葦池水與公主水合而右注之，南則榆交水與皇后水合而左入焉。亂流東南注于銅鞮。銅鞮水東逕李憙冢前，有碑，碑石破碎，故李氏以太和元年立之。其水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之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面岨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即故縣之上虒亭也。銅鞮水又東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舌赤銅鞮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於此縣也。銅鞮水又東南流，逕頃城西，即縣之下虒聚也。地理志曰：縣有上虒亭、下虒聚者也。銅鞮又南逕胡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又東逕襄

垣縣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流逕襄垣縣故城南，王莽之上黨亭。**潞縣北**。縣故赤翟潞子國也。其相豐舒有儁才而不以茂德，晉伯宗數其五罪，使荀林父滅之。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今燕書王猛與慕容評相遇於潞川也。評固山泉鬻水，與軍人絹匹水二石，作大川可以爲浸，所背巨浪長流，唯漳水耳。故世人亦謂濁漳爲潞水矣。縣北對故壁，壺漳水逕其南，本潞子所立也。世名之爲壺壁。慕容垂伐慕容永於長子，軍次潞川。永率精兵拒戰，阻河自固，與陣壁壺一戰破之，即是處也。漳水於是左右黃須水口，水出碩臺西，張譚巖下。世傳巖赤則土雜兵害，故惡其變化無常，恒以石粉汙之令白，是以俗目之爲張譚巖。其水南流逕臺壁西，又南入于漳。漳水又東北歷望夫山，山之南有石人，佇於山上，狀有懷於雲表，因以名焉。有涅水西出覆甑山而東流，與西湯溪水合。出涅縣西山湯谷，五泉俱會，謂之五會之泉。又東南流，謂之西湯水。又東南流注涅水。又東逕涅縣故城南，縣氏涅水也。東與白鶴水，出縣之西山，東逕其縣北，東南流入涅水。涅水又東南與武鄉水會，水源出武山西南，逕武鄉縣故城西，而南出得清谷口，水源出東北長山清谷，西南與釋谿白碩二水合，南入武鄉水。又南得黃水口，黃水三源同注一壑，東南流注，隱室水合，水源西北出隱室山，東南注黃水。又東入武鄉水。武鄉水又東南注于涅水。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磻陽城北，倉石水入焉。水出林慮縣之倉石溪，東北逕魯班門西，兩闕昂藏，石壁霞舉，左右結石脩防，崇基仍崳。北逕偏橋東，即林慮之崳嶺抱犢固也。石磴西陛，陟踵脩上五里餘，崿路中斷，四五丈中以木爲偏橋，劣得通行，亦言故有偏橋之名矣。自上猶須攀蘿捫葛，方乃自津山頂，即庾眺隱處也。倉石溪水又北合白水溪。溪水出壺關縣東白木川，東逕百畝城北，蓋同仇池百頃之稱矣。又東逕林慮縣之石門谷，又注于蒼溪水。又北逕磻陽城東，而北流注于漳水。漳水又東逕葛公亭北，而東去矣。**又東過武安縣**，漳水於縣東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謂決入之所爲交漳口也。**又東出山，過鄴縣西**。漳水又東逕三戶峽，爲三戶津。張晏曰：三戶，地名也，在梁期西南。孟康曰：津峽名也，在鄴西四十里。又東，汙水注之。水出武安縣山，東南流逕于城北，昔項羽與蒲將軍英布濟自三戶，破章邯於是水。汙水東注于漳。漳水又東逕武城南，世謂之梁期城。梁期在鄴北，俗亦謂之兩期城，皆爲非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縣有武城，武城即期城矣。漳水又東北逕西門豹祠前，祠東側有碑，隱起爲字，祠堂東頭石柱勒銘曰：趙建武中所修也。魏大帝造

征賦曰：羨西門之嘉迹，忽遙睇其靈宇。漳水右與枝水合。其水上承漳水於邯會西而東，別於邯水合。水發源邯山，水北逕邯會縣故城西，北注漳水。故曰邯會也。張晏曰：漳水之別，自城西南與邯山之水會。今城中猶有溝渠存焉。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趙敬肅王子劉仁爲侯國。其水又東北入于漳。昔魏文侯以西門豹爲鄴令也，引漳以溉鄴，民賴其用。其後至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又堰漳水以灌鄴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魏武王又堨漳水，廻流東注，號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爲十二流，皆懸水門。陸氏鄴中記云：水所溉之處名曰晏陂澤。故左思之賦魏都也，謂墱流十二，同源異口者也。魏武之攻鄴也，引漳水以圍之。獻帝春秋曰：司空鄴城圍周四十里，初淺而狹，如或可越，審配不出爭利，望而笑之。司空一夜增修廣深二丈，引漳水以注之，遂拔鄴。本齊桓公所置也，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後屬晉，魏文侯七年始封此地，故曰魏也。漢高帝十二年置魏郡，治鄴縣，王莽更名魏城。後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故曰三魏。魏武又以郡國之舊，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逕銅雀臺下，伏流入城東注，謂之長明溝也。渠水又南逕止車門下，魏武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溝水南北夾道，枝流引灌，所在通溉，東出石竇下，注之湟水。故魏武登臺賦曰：引長明灌街里，謂此渠也。石氏於文昌故殿處造東西太武二殿，於濟北穀城之山採文石爲基，一基下五百武直宿衛，屈柱趺瓦，悉鑄銅爲之，金漆圖飾焉。又徙長安洛陽銅人，置諸宮前，以華國也。城之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基，巍然崇舉，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平坦略盡。春秋古地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謂臺已平，或更有見，意所未詳。其中曰銅雀臺，高十丈，有屋百餘間。臺成，命諸子登之，並使爲賦。陳思王下筆成章，美捷當時。亦魏武望奉常王叔治之處也。昔嚴才與其屬攻掖門，脩聞變，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卿何來也？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時人以爲美談矣。石虎更增二丈，立一屋，連棟接榱，彌覆其上，盤迴隔之，名曰命子窟。又於屋上起五層樓，高十五丈，去地二十七丈。又作銅雀於樓巔，舒翼若飛。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一百九間。北曰冰井臺，亦高八丈，有屋一百四十間，上有冰室，室有數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書，又然之難盡，亦謂之石炭。又有粟窖及鹽，以備不虞。今窖上猶有石銘存焉。左思魏都賦曰：三臺列峙而崢嶸者也。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

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金明門。一曰白門。鳳陽門三臺洞開。高三十五丈。石氏作層觀架其上。置銅鳳頭高一丈六尺。東城上石氏立東明觀。觀上加金博山。謂之鏘天。北城上有齊斗樓。超出群榭。孤高特立。其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飾表以塼。百步一樓。凡諸宮殿門臺隅雉皆加觀榭。層甍反宇。飛檐拂雲。圖以丹青。色以輕素。當其全盛之時。去鄴六七十里。遠望苕亭。巍若仙居。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之遺迹。鄴為王業之本基。故號五都也。今相州刺史及魏郡治漳水自豹祠北。逕趙閣。南臺西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每講武於其下。升觀以望之。虎自於臺上放鳴鏑之矢。以為軍騎出入之節矣。漳水又北逕祭陌西。戰國之世。俗巫為河伯取婦祭於此陌。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約諸三老曰。河伯取婦幸來告知。吾欲送女。皆曰。諾。至時三老廷掾賦斂百姓取錢百萬。巫覡行里中有好女者。祝當為河伯婦。以錢三萬娉女。沐浴脂粉如嫁狀。豹往會之。三老巫掾與民咸集赴觀。巫嫗年七十。從十女弟子。豹呼婦視之。以為非妙。令巫嫗入報河伯。投巫於河中。有頃曰。何久也。又令三弟子及三老入白。並投於河。豹磬折曰。三老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乞不為河伯取婦。淫祀雖斷。地留祭陌之稱焉。又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田融以為紫陌也。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於水上。為佛圖澄先造生墓於紫陌。建武十五年卒。卒年十二月葬焉。即此處也。漳水右對趙氏臨漳宮。宮在桑梓苑。多桑木。故苑有其名。三月三日及始蠶之月。虎帥皇后及夫人採桑於此。今地有遺桑。墉無尺雉矣。漳水又北。滏水入。又東逕梁期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鄴北五十里有梁期城。故縣也。漢武帝元鼎五年。封任破胡為侯國。晉惠帝永興元年。驃騎王浚遣烏丸渴末逕至梁期。候騎到鄴。成都王穎遣將軍石超討末。為末所敗於此也。逕平陽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元年。鄴師邯鄲師於平陽者也。司馬彪郡國志曰。鄴有平陽城。即此地也。又東過列人縣南。漳水又東右逕斥丘縣北。即裴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即是也。地理風俗記曰。列人縣西南六十里。即裴城故縣也。漳水又東北逕列人縣故城南。王莽更名之為列治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八年。惠成王伐邯鄲。取列人者也。於縣右合白渠故瀆。白渠水出魏郡武安縣欽口山。東南流逕邯鄲縣南。又東與拘澗水合。水導源武始東山白渠北。俗猶為是水為拘河也。白渠水又東。又有牛首水入焉。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東流分為二水。洪湍雙逝。澄映兩川。漢景帝時。六國悖逆。命曲周侯酈寄

攻趙。圍邯鄲。相守七月。引牛首拘水灌城。城壞。王自殺。其水東入邯鄲城。逕溫明殿南。漢世祖擒王郎。幸邯鄲。晝臥處也。其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郡國志曰。邯鄲有叢臺。故劉劭趙都賦曰。結雲閣於南宇。立叢臺於少陽者也。今遺基舊墉尚存。其水又東歷邯鄲阜。張晏所謂邯山在東城下者也。單。盡也。城郭從邑。故加邑。斯邯鄲之名。蓋指此以立稱矣。趙郡治也。長沙舊傳稱拉楷為趙郡太守。寬有遺愛。東於路者。行人歌貴東於樹。莫敢取之。即於是處也。其水又東流出城。又合成一川也。又東澄而為渚。渚水東南流。注拘澗水。又東入白渠。又東。故瀆出焉。一水東為澤。渚曲梁縣之雞澤也。國語所謂雞丘矣。東北通澄湖。白渠故瀆。南出所在枝分。右出即邯溝也。歷邯溝縣故城東。蓋因溝以氏縣也。地理風俗記曰。即裴城西北二十里有邯溝城。故縣也。又東逕肥鄉縣故城北。竹書紀年曰。梁惠王八年。伐邯鄲取肥者也。晉書地道記曰。太康中立以隸廣平也。渠道交逕。互相纏縻。與白渠同歸。逕列人右會漳津。今無水。地理志曰。白渠東至列人入漳是也。又東北過斥漳縣南。應劭曰。其國斥鹵。故曰斥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太祖鑿渠引漳水東入清洹。以通河漕。名曰利漕渠。漳津故瀆水舊斷溪東北出。涓流濮注而已。尚書所謂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孔安國曰。衡。橫也。言東漳水橫流也。又東北逕平恩縣故城西。應劭曰。縣故館陶之別鄉。漢元帝元康三年置。以封后父許伯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延平也。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鹿縣東。衡漳故瀆東北逕南曲縣故城西。地理志。廣平有曲周縣。應劭曰。平恩縣北四十里有南曲亭。故縣也。又逕曲周縣故城東。地理志曰。漢武帝建元四年置。王莽更名直周。余案史記。大將軍酈商以高祖六年封曲周縣為侯國。又考史記同是知曲周舊縣。非始孝武。蓋商冀州人。在縣市補履數年。人奇其不老。求其術而不能得也。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舊有大梁橫水。故有巨橋之稱。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服虔曰。巨橋倉名。鉅鹿水之大橋也。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一二里。中狀若丘墟。蓋遺囷故窖處也。衡水又北逕鉅鹿縣故城東。應劭曰。鹿者林之大也。尚書曰。堯將禪舜。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而縣取目焉。路溫舒縣之東里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澤中。取蒲牒用寫書。即此澤也。鉅鹿郡。治秦始皇二十五年滅趙。以為鉅鹿郡。漢景帝中元年為廣平郡。武帝征和三年。以封趙敬肅王子為廣平侯國。世祖中興。更為鉅鹿也。鄭玄注尚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

康。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鄡康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何所復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余業鄭玄傳尚書有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惟次言之。故以淇水爲降水。共城爲降城。所未詳也。稽之群書。共縣故本共和之故國。是有共名。不惡降而更稱焉。著山顯漢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害并故絳革爲今號。但是水導源共出北。嶽國成降瀆。故以淇水爲降水耳。即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遠。直信都於大陸者也。唯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云。絳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于海。尋其川。況無佗殊瀆。而衡漳舊道與屯相亂。乃書有過絳之地說。與千里之誤。即之遠數與書相符。河之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宿迄于鄡康。出于東北。皆爲大陸。語之纏絡。厥勢眇矣。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蹟故稱。往往時存。故爲殺判於東北。扶駭濁漳絳同逕之狀。粗於陂障之會。稱在業經。考瀆自安。故目矣。漳水又歷經縣故城西。

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昔袁本初還自易京。上已屆此。率其賓從。禊飲於斯津矣。衡津又逕沙丘臺東。紂所成也。在鉅鹿故城東北七十里。趙武靈王與秦始皇並死於此矣。又逕銅馬祠東。漢光武廟。更始三年。秋。光武追銅馬於館陶。大破之。遂降之。賊不自安。世祖令其歸營。乃輕騎行其壘。賊乃相謂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遂將降人分配諸將。衆數十萬人。故關西號世祖曰銅馬帝也。祠取名焉。廟側有碑。述河內脩武縣張導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爲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披按地圖。與丞彭參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壇碑。而俗老者儒。猶謁新廟爲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復識矣。又逕南宮縣故城西。漢惠帝元年。以封張越人子買爲侯國。王莽之序中也。其水與隅醴通爲衡津。又有長蘆淇水之名。絳水之稱矣。今漳水既斷。絳水非復纏絡矣。又北絳瀆出焉。今無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南逕南宮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經縣東五十里有繚城。故縣也。左逕安城南。故信都之安城鄉也。更始二年。和城太守邳彤與上會信都南安城鄉。上大悅。即此處也。故瀆又東北逕辟陽亭。漢高帝六年。封審食其爲侯國。王莽之樂信也。地理

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絳瀆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同歸于海。故地理志曰。禹貢絳水在信都東入于海也。又北過堂陽縣西。衡水自堆分爲二水。其一水北出逕縣故城西。世祖自信都以四千人先攻堂陽。降之者也。水上有梁。謂之旅津。渡爲旅所濟。故也。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門石崩褫。餘基殆存。謂之長蘆水。蓋變引葭之名也。長蘆水又逕堂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堂水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爲陽也。今於故縣城南更無別水。唯此水東出可以當之。斯水蓋包堂水之兼稱矣。長蘆水又東逕九門城。故縣也。又東逕扶都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寇恂子損爲侯國。又東歷北逕信都縣故城西。信都郡治也。漢高帝六年置。帝二年爲廣川惠王越國。王莽更爲新博。縣曰新博亭。光武自薊至信都是也。明帝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城內有漢冀州從事安平趙徵碑。又有魏冀州刺史陳留丁紹碑。青龍三年立。城南有獻帝南巡碑。其水側城北注。又北逕安陽城東。又北逕武陽城東。十三州志曰。扶都縣東北有武陽城。故縣也。又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于衡水也。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過信都縣西。

扶柳縣故城在信都城西。衡水逕其西。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也。衡水又北逕昌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爲侯國。闞駰曰。昌城本名阜城矣。應劭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城故縣也。世祖之下堂陽。昌城人劉植率宗親子弟據邑以奉世祖是也。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地理風俗記曰。扶柳縣西北五十里。有梁城故縣也。世以爲五梁城。蓋字狀致謬耳。衡漳又東北逕辯縣故城北。漢高祖十二年。封劉襄爲侯國。王莽改之曰桓分也。合斯交故瀆。斯洨水首受太白渠。大白渠首受綿蔓水。綿蔓水上承桃水。水出樂平郡之上艾縣東流。世謂之曰桃水。東逕靖陽亭南故關城也。又北流逕井陘關下。注澤發水。亂流東北逕常山蒲吾縣西而桃水出焉。南逕蒲吾縣故城西。又東南流逕泉中縣故城北。世謂之石勒城。蓋趙氏增成之。故擅其目。俗又謂之爲功城也。地理志曰。侯國也。桃水又東南流逕綿蔓縣故城北。王莽之綿延也。世祖建武二年。封郭況爲侯國。自下通謂之綿蔓水。又東流逕樂陽縣故城西。右合井陘山水。水出井陘山。世謂之鹿泉水也。東北流逕陳餘壘西。俗謂之故壁城。昔在楚漢。韓信東入。餘拒之於此。不納左車之計。悉衆西戰。信遣奇兵自間道出。立幟於其壘。師奔失據。遂死泜上。其

水又屈逕其縣南又南逕城西東注綿蔓水綿蔓水又屈從城南俗名曰臨清城非也地理志曰侯國矣王莽更之曰中留者也東觀漢書曰光武使鄧禹發房子兵二千人以銚期為偏將軍別攻真定宋子餘賊拔樂陽稾肥壘者也綿蔓水又東逕烏子堆枝津出焉又東為之太白渠地理志所謂首受綿蔓者也白渠水又東南逕關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常山之屬縣也又東為成郎河水上有大梁謂之成郎橋又東逕耿鄉南世祖封前將軍耿純為侯國世謂之宜安城又東逕宋子縣故城北又謂之宋子河漢高帝八年封許瘛為侯國王莽更名宜子昔漸離擊筑傳工自此入秦又東逕敬武縣故城北地理志曰鉅鹿之屬縣也漢元帝封女敬武公主為湯沐邑闞駰十三州記曰楊氏縣北四十里有武亭故縣也今其城寶中小邑耳故俗名之曰敬武壘即古邑也白渠又東謂之斯洨水地理志曰太白渠東至曲陽入泜河者也東分為二水枝津右出焉東南流謂之百尺溝又東南逕和城北世謂之初丘城非也漢高帝十一年封郎中公孫耳為侯國又東南逕貰城西漢高帝六年封呂博為侯國百尺溝東南散流逕歷鄉東而南入泜湖東注衡水也斯洨水自枝津東逕貰城北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糜淵淵水左納白渠枝水俗謂之祇水水承白渠於藁縣之烏子堆又東逕肥纍縣之故城南又東逕陳臺南臺甚寬廣今上陽臺屯居之又東逕新豐城北案地理志云鉅鹿有新市縣侯國也王莽更之曰樂市而無新豐之目所未詳矣其水又東逕昔陽城南世謂之曰直陽非也本鼓聚矣春秋左傳昭公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三月鼓請降穆子曰猶有食色不許軍吏曰獲城而弗取何以事君穆子曰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也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也有死義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返之鼓子又叛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負甲息於門襲而滅之以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者也十三州志曰今其城昔陽亭是矣京相璠曰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白渠水又東逕曲陽城北又逕安鄉縣故城地理志曰侯國也又東逕貰城入斯洨水又東逕西梁城南又東北逕樂信縣城南地理志曰鉅鹿縣侯國也又東入衡水又北為袁譚渡蓋譚自鄴往還所由故濟得厥名又東北過下博縣之西衡水又北逕鄡縣故城東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于鄡改名曰商即此是也故王莽改曰秦聚也地理風俗記曰縣北有鄡阜蓋縣氏之又右逕

博縣故城西王莽改曰潤博應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漢光武自呼沱南出來北失道不知所之遇白衣老父曰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世祖赴之任光開門納焉漢氏中興始基之矣尋求父老不得議曰以為神衡漳又東北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樂丘也又東列葭水注之**又東北過阜城縣北又東北至昌亭與雩池河會**經敘阜城於下博之下昌亭之上考地非比於事為同勃海阜城又在東昌之東故知非也衡水又東北逕武邑郡南魏所置也又東逕武強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案史記秦破趙將扈輒於武遂斬首十萬即於此處也王莽更名桓隧矣白馬河注之水上承雩池東逕貰鄉縣北饒陽縣南又東南逕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謂之交津口衡漳又東逕武邑縣故城北王莽之順桓也晉武帝封子於縣以為王國後分武邑武隧觀津為武邑郡治此衡漳又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淵之西南之側水有武強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封王梁為大司空以為侯國晉宿六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今縣治東北半許落水淵水入東南結而為湖又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淵水北通謂之石虎口又東北為張平澤澤水所泛北決堤口謂之張平溝北注衡河謂之張平口亦曰張平則南注水耗則微流衡漳又逕東昌縣故城北經所謂昌亭也王莽之田昌也俗名之曰東相蓋相昌聲韻合故致茲謬矣西有昌城故目是城為東昌矣衡漳又東北左會雩池故瀆謂之合口衡漳又東北分為二川當其水決處名之曰李聰淀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別出北**衡漳於縣無別出之瀆縣北有乃雩池別水分雩池故瀆之所纏絡也衡漳又東分為二水左出為向氏口溝水自始決入之衡漳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漢景帝封韓信子韓隤當為侯國王莽之樂成亭也衡漳又東北右合柏梁溝水上承李聰淀東北為柏梁溝東逕扶柳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廣川王子劉嘉為侯國地理風俗記云脩縣西北八十里有蒲領鄉故縣也又東北會桑杜枝津又東北逕弓高城北又東注衡漳謂之柏梁口衡漳又東北右會桑杜溝溝上承從陂世廢遂從溝亦謂之河序河東南通清河西北逕衡水春秋雨泥澤津清水觀津城北方二十里盡為澤藪蓋水所鍾也其瀆逕觀津縣故城北樂毅自燕降趙封之於此邑號望諸君王莽之朔定亭也又南屈東逕貰

氏青山南側堤東出青山即漢文帝竇后父少清家也清是縣人遭秦之亂魚釣隱身墜淵死而景帝立后遣使者填以葬父起大墳於觀津城東南故民號曰青山也又東逕董仲舒廟南仲舒廣川人也世猶謂之董府君祠春秋禱祭不輟舊溝又東逕脩市縣故城北漢宣帝本始四年封清河剛王子劉寅為侯國王莽更之曰居寧也俗謂之温城非也地理風俗記曰脩縣西北二十里有脩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陂水南北十里東西六十步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杜淵從陂南出夾堤東派逕脩縣故城北東合清漳津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通從陂陂北出東北分為二川北逕弓高城西而北注柏梁湛一川東逕弓高城南又東北陽津溝水出焉左瀆北入衡漳謂之陽決口衡水東逕阜成縣故城北樂城縣故城南河間郡治地理志曰故趙也漢文帝二年別為國應劭曰在兩河之間也景帝九年封子德為河間王是為獻王王莽改名郡曰朔定縣曰陸信褚先生曰漢宣帝地節三年封大將軍霍光兄子山為侯國也漢章帝封子開於此漢桓帝追尊祖父孝王開為孝穆王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也今城中有故池方八十步舊引衡水北入城注池池北對層臺基隍荒蕪示存古意也又東北過成平縣南衡漳又東逕建成縣故城南常地理志故屬勃海郡褚先生曰漢昭帝元鳳三年封丞相黃霸為侯國也成平縣故城在北漢武帝元朔三年封河間獻王子劉禮為侯國王莽之澤亭也城南北相直衡漳又東右會陽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地理志勃海有阜成縣王莽更名吾成者非經所謂阜成也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大司馬王梁為侯國陽津溝水又東北逕建成縣左入衡水謂之陽津口衡漳又東左會虖池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又逕南皮縣之北皮亭而東北逕浮陽縣西東北注之又東北過章武縣西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自章武縣故城西故濊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濊水東北逕參戶亭分為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枝水又東注謂之蔡伏溝又東積而為淀一水逕亭北逕東平舒縣故城南代郡有平舒城故加東地理志曰勃海之屬縣也魏土地記曰章武郡治故世以為章武故城非也又東北分為二水一右出為淀一水北注呼池謂之濊口清漳亂流而東注于海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黽谷南過縣西又從縣南屈淮南子曰清漳出揭戾山高誘云山在沾縣今清漳出沾縣故城東北俗謂之漳山漢分沾縣為樂平郡治沾縣水出樂平郡沾縣界故晉太原地記曰樂平縣舊名清漳縣漢之故縣矣其山亦曰

鹿谷山水出大要谷南流逕沾縣故城東不廣其西也又南逕昔陽縣左傳昭公十二年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鮮虞遂入昔陽杜預曰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者是也其水又南得梁榆水口水出梁榆城西大嶕山水有二源北水東南流逕其城東南注南水南水亦出西山東逕大當城北又東北逕梁榆城南即閼與故城也秦伐韓閼與惠文王使趙奢救之奢納許歷之說破秦於閼與謂此也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並言涅縣有閼與聚盧諶征艱賦曰訪梁榆之虛郭弔閼與之舊平杜亦云閼與今梁榆城是也漢高帝八年封馮解散為侯國其水右會北水又東南入于清漳清漳又東南與轑水相得轑水出轑河縣西北轑山南流逕轑河縣故城南西東流至半城注於清漳也東過涉縣西屈從縣南按地理志云魏郡之屬縣也漳水於此有涉之稱名因地變也東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于濁漳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易水出西山寬中谷東逕五大夫城南昔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為五大夫城即北岳謂云五王在中麓葛連結者也易水東左與子莊溪水合水北出子莊關南流逕五公城西屈逕其城南五公猶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郭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俗又以五公名居矣二郭之城澗曲泉清山高林茂風煙披薄觸可栖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林木其水東南入于易易水又右會女思谷水水出西南女思澗東北流注于易謂之三會口易水又東屆關門城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與樊石山水合水源西出廣昌縣之樊石山東流逕覆釜山下東流注于易水易水又東歷燕之長城又東逕漸離城南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易水又東逕武陽南蓋易自寬中歷武夫關東出是兼武水之稱故燕之下都擅武陽之名左得濡水枝津故瀆武陽大城東南小城即故安縣之故城也漢文帝封丞相申屠嘉為侯國城東西二里南北一里半高誘云易水逕固安城南外東流即斷水也誘是涿人事明經證今水被城東南隅世又謂易水為固安河武陽蓋燕昭王之所城也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七里故傳逸艱遊賦曰出北薊歷良鄉登金臺觀武陽兩城遼廓舊迹冥芒存謂是處也易水東流而出於范陽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容城縣南易水逕出范陽縣故城秦末張耳陳餘為陳勝略地燕趙蒯通說之范陽先下是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代為侯國王莽之鎮順也易水又東與濡水合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東流與源泉水合水發北溪東

西流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樊於期館西。是其授首於荊軻處也。濡水又東南流逕荊軻館北。昔燕丹納田光之言。尊荊上卿。館之於此。二城並廣一里許。俱在罡阜之上。斜上而下方。濡水又東逕陽城西北。舊堨濡水枝流南入城。逕柏冢西。冢垣城側。即水塘也。四周塹域。深廣有若城焉。其水側有數陵墳高壯。望若青丘。詢之古老。訪之史籍。並無文證。以私情求之。當是燕都之前故墳也。或言燕之墳塋。斯不然矣。其水之故瀆南出。屈而東轉。又分為二瀆。一水東注金臺陂。一水逕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一釣臺參差交跱。迢遰相望。更為佳觀矣。其一水東出金臺陂。東西六十步。南有金北五十步。側陂西北有釣臺高丈。方可四十步。陂北十餘步有金臺。臺上東西八十許步。南北加減。高十餘丈。昔慕容垂之為范陽也。戍之。即斯臺北有蘭馬臺。並悉高數丈。秀峙相對。其臺左右。水流經通。長廡廣宇。周旋被浦。棟堵咸淪。柱礎尚存。是其基構可得而尋。意欲闕還上京。阻行旅。遂次不獲。邊中訪諸耆舊。咸言昭王禮賓。廣延方士。至如郭隗樂毅之徒。鄒衍劇辛之儔。宦遊歷說之民。自遠而屆者多矣。不欲令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館之南垂。言燕昭創之於前。子丹踵之於後。故彫牆敗館。尚傳鐫刻之名。雖無紀可憑。察其

古跡。似符傳矣。濡水自堨。又東逕紫池堡。西屈而北流。又有洋塘濤水注之。水出遒縣西白馬山南。溪中東南流入濡水。濡水又東至塞口。古壘石堰水處也。濡水舊枝分南入城東大陂。陂方四里。今無水。陂內有泉。淵而不流。際池北側。俗謂聖女泉。濡水又東得白楊水口。出遒之西山白楊嶺下。東南流入濡水。時人謂之虎眼泉也。濡水東合檀山水。水道縣西北檀山西南。南流與石泉水會。水出石泉固東南隅。水廣二十許步。深三丈。固在眾山之內。平川之中。四周絕澗。阻水八丈有餘。石高五丈。石上赤。上又高一匹。壁立直上。廣四十五步。水之不周者。路不容軌。僅通人馬。謂之石泉固。固上宿有白楊寺。是白楊山神也。寺側林木交蔭。叢柯隱景。沙門釋法澄建刹於其上。更為思玄之勝處也。其水南流注於檀水。故俗有并溝之稱焉。其水又東南流。歷固安縣北。而南注濡水。濡水又東南流。於容城縣西北大剎亭東南合易水。而注巨馬水也。故地理志曰。固安縣閻鄉。易水所出。至范陽入濡水。闞駰亦言是矣。又曰。濡水合渠。許慎曰。濡水入淶。淶二號。即巨馬之異名。然二易俱出一鄉。同入濡水。南濡北易。至涿郡范陽縣會北濡。又并亂流入淶。是則易水與諸水互攝通稱。東逕容城縣故城北。洋濤東注。至勃海平舒縣與易水合。闞駰曰。涿郡西界代之易水。而是

水出代郡廣昌縣東南郎山東北燕王仙臺東。臺有三峯。甚為崇峻。騰雲冠峯。高霞翼嶺。岫壑沖深。含煙罩霧。耆舊言燕昭王求仙處。其東謂之石虎岡。范曄漢書云。中山簡王焉之定也。後其葬。發涿郡山石。以樹墳塋陵隧。碑獸並出此山。謂之石虎山。山有所遺二石虎。後人因以名。岡之東麓即泉源所導也。經所謂閻鄉西。其水東流。有淡水南曹澤北同注。俗謂之為雹河。司馬彪郡國志曰。雹水出固安縣。世祖令耿況擊故安西山賊吳耐蠡符雹上十餘營。皆破之。即是水者也。易水又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繼火尋沙入穴。里許渡一水。潛流通注。其深可涉。於中眾穴奇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於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矣。上又有大孔。豁達洞開。故以孔山為名也。其水又東逕西固安城南。即閻鄉城也。歷逕荊陘北。耆舊云。燕丹餞荊軻於此。因而名焉。世代已遠。非所詳也。遺名舊傳。不容不詮。庶廣後人傳聞之聽。易水又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流南逕武遂縣南。新城縣北。史記曰。趙將李牧伐燕。取武遂方城是也。俗又謂水為武遂津。津北對長城門。謂之汾門。史記趙世家云。孝成十九年。趙與燕易以龍兌汾門與燕。燕以葛城武陽與趙。即此也。亦曰汾門。又謂之梁門矣。易水東分為梁門陂。易水又東。梁門陂水注

之。水上承易水於梁門。東入長城。東北入陂。陂水北接范陽陂。陂在范陽城西十里。方一十五里。俗亦謂之為護臺陂。陂水南通梁門淀。方三里。淀水東南流出長注易。謂之范水。易水自下有范水通目。又東逕范陽縣故城南。即應劭所謂范水之陽也。易水又逕樊輿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條為侯國。王莽更名握符矣。地理風俗記曰。北新城縣東二十里有樊輿亭。故縣也。易水東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於深澤。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於容城。皆為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埿水注之。其水上承二陂於容城縣東南。謂之大埿淀。小埿淀。水南流注易水。謂之埿同口。水側有埿渥城。易水逕其南。東合滱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易水又東逕易京南。漢末公孫瓚害劉虞於薊下。時童謠云。燕南垂。趙北際。唯有此中可避世。瓚以易地當之。故自薊徙臨易水。謂之易京城。在易城西四五里。趙建武四年。石虎自遼西南達易京。以京障至固。令二萬人廢壞之。令者地壁夷平。其樓基尚存。猶高一匹餘。基上有井。世名易京樓。即瓚所堡也。故瓚所與子書云。袁氏之攻。狀若鬼神。衝梯舞于樓上。鼓角鳴于地中。即此樓也。易水又東逕易縣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

也闞駰稱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與賓客知謀者祖道於易水上燕太子稱荊入秦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之於易水之上荊軻起為壽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漸離擊筑宋如意和之為壯聲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疑於此也余按遺傳舊跡多在武陽似不餞此也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僕黥為侯國也**又東過安次縣南**易水逕縣南鄚縣故城北東至文安縣與滹沱合記史蘇秦曰燕長城以北易水以南正謂此水也是以班固闞駰之徒咸以斯水為之南界**又東過泉州縣南東入于海**經書水之所歷沿次注海也**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即溫泉之水也出縣西北高氏山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者也其水東南流山上有石銘題言冀州北界故世謂之石銘陘也其水又南逕曰候候塘川名也又東合溫泉水水出西北暄谷其水溫熱若湯能愈百疾故世謂之溫泉焉東南流逕興豆亭北亭在南原上敧傾而不正故也以敧城目之東流注于滱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導源莎泉南流水側有莎泉亭東南入于滱水又東逕靈丘縣故城南水中自跡南注滱水應劭曰趙武靈王葬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縣古屬代漢靈帝光和元年中山相臧旻上請別屬也地理志曰靈丘之號在武靈王之前矣又按司馬遷趙敬侯二年敗齊於靈丘則名不因靈王事如漢注滱水自縣南流入峽謂之隘門設隘於峽以譏禁行旅歷南山高峯隱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澗西轉逕御射臺南臺在北阜上臺南有御射石碑南則秀鄣八寶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車駕沿革每出所遊藝焉滱水西流又南轉東屈逕北海王詳之石碣南御所屆石柱北而南流者也**又東南過廣昌縣南**滱水東逕嘉牙川川有一水南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麓雖川三合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水之北山行即廣昌縣界滱水又東逕倒馬關關山險隘是為深峭勢均詩人高岡之病良馬傳險之行軒故關以其名焉關水出西南長溪下東北歷關注滱滱水南山上起御坐於松園建祇洹圖東北二面岫鄣高深霞峯隱日水望澄明淵無潛甲行李所逕鮮不徘徊忘返矣**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洹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于滱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北嶺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遠峯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為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者也齊宋通和路出其間其水東北流

注于滱水又東左合懸水水出山原岫盤谷輕湍濬下分石飛懸水一匹有餘直灌山際白波奮流自成潭渚其水東南流揚湍注于滱滱水又東流歷山世謂是處為鴻頭疑即晉書地道記所謂鴻上關者也關尉治北平而畫塞於望都東北去北平不遠兼縣上所極也滱水於是左納鴻上水水出西北近溪東南流注於滱水也**又東過唐縣南**滱水又東逕左人城南應劭曰中人城西北四十里亦或謂之為唐水也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內有小山在城西側而鋭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記所云望都縣有委粟關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以城中有山之木因復謂之為廣唐城也故中山記以為中人城又以為鼓聚殊為乖謬矣言城中有山故曰中人山也中山郡治京相璠曰今中山望都東二十里有故中人城望都城東有一城名堯姑城本無中人之傳璠或以為中人所未詳也中山記所言中人者城東去望都故城一十餘里二十里則減但苦其不東觀矣異說咸為爽矣今此城於盧奴城北如西六十里城之西北泉源所導西逕根山北郎唐音讀近實兼唐水之傳西流歷左人亭注滱水又東左會一水水出中山城北郎中阜下亦謂之唐水也然於城非西在又名之謂寔水又兼二名焉西南流入滱並所未詳蓋傳疑耳滱水又東**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焉即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滱水又東右苞馬溺水水出上曲陽城東北馬溺水東北流逕伏亭晉書地道記曰望都縣有馬溺關中山記曰八渡馬溺是山曲要害之地一一關勢接疑斯城即是關尉宿治異目之來非所詳矣馬溺水又東流注于滱滱水又東流逕中人亭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三年晉荀吳率師侵鮮虞及中人大獲而歸者也滱水又東逕京丘北世謂之京南對漢頃王陵滱水北對君子岸岸上有哀王子憲王陵坎下有泉源積水亦曰泉上岸滱水又東逕白土北南即靖王子康王陵三墳並列者是滱水又東樂羊城北史記稱魏文侯使樂羊滅中山蓋其故城中山所造也故城得其名滱水又東逕唐縣故城南北二城俱在滱水之陽故曰滱水逕其東城西又有一水導源盧奴縣之西北是城西平城之地泉湧而世俗亦謂之為唐水也東流至唐城西北隅堨而為湖俗謂之唐池蓮荷被水勝遊多萃其上信為嬉處也其水南入小溝下注滱水自上歷下通謂唐川之兼稱焉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唐水在西北入滱與應符合又言堯山者在南則無山以擬之為非也闞駰十三州志曰山治盧奴唐縣故城在國北七十五里駰所說此則

非也。史記曰。帝嚳氏沒。帝堯氏作。始封於唐。望都縣在南。今北城南對鑪奴故城。自外無城以應之。考古今知事義。全違。俗名望都故城。則八十許里。距中山城則七十里。驗途推邑。宜為唐城。城北去山五里。與七十五里之說相符。然則俗謂之都山。即是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皇甫謐曰。堯山一名豆山。今山於城北而如東嶄絕孤峙。虎牙桀立。山南有堯廟。是即堯所登之山者也。地理志曰。堯山在南。今考此城之南。又無山以應之。是故先後論者。咸以地理之說為失。又即俗說以唐城為望都城者。自北無城以擬之。假復有之。途程紆山河之狀。全乖古證。傳為疏罔。是城西北豆山西足有一泉源。東北流逕豆山下。合蘇水亂流。轉注東入滱。是堂唐水乎。所未詳也。人於是城之南。如東一十餘里。有一城。俗謂之高昌縣城。或望都之故城也。故縣曰望都。縣在唐南。皇甫謐曰。相去五十里。稽諸城地。猶十五里。蓋書誤耳。此城之東有山孤峙。世以山不連陵。名之曰孤山。孤都聲相近。疑即所謂都山也。帝王世紀曰。堯母慶都所居。張晏曰。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唐亦中山城也。為武公之國。周同姓。其後桓公不恤國政。周王問太史餘曰。今之諸侯孰先亡乎。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所以異禽獸也。今中山淫昏康樂。逞慾無度。其先亡矣。後二年果滅。魏文侯以封太子擊也。漢高祖立中山郡。景帝三年為國侯。王莽之常山也。魏皇始二年破中山。立安州。天興三年改曰定州。治水南奴縣之故城。周之衰也。國有赤狄之難。齊桓霸諸侯。疆理邑土。遣管仲攘戎狄。築城以固之。地理志曰。盧水出北平。疑為疎闊。闞駰應劭之說。咸亦言是。以余按盧奴城内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俗名曰黑水池。或云黑水曰盧。不流曰奴。故北城藉水以取名矣。池水東北際水有漢王故宮處。臺殿觀榭皆上國之制。簡王尊貴。壯麗有加。始築兩宮。開四門。穿北城累石竇通涿唐水。流于城中造魚池。釣臺戲馬之觀。歲久頽毁。遺基尚存。今悉加土為刹。刹靈圖池之四周。民居駢比。填溢穢陋。而泉源不絕。暨趙石虎武七年。遷北中郎將始築小城。興起北榭。立宮造殿。後燕因其故宮。建都中山。小城之南。更築隔城。興復宮觀。今府榭猶傳故制。昔耿昭伯歸世祖於此處也。滱水之右。盧水注之。上承城内盧水池。自漢及燕。涿滱水逕石竇。石竇既毁。池道亦絕。水潛流出城。潭積微漲。消水東北注于滱。滱水又東逕漢哀王陵北。冢有二墳。故世謂之兩女陵。非也。哀王是靖王之孫。康王之子也。滱水又東。右會長星溝。溝上曲陽縣西北長星渚。渚水東流。又合洛光水。水出洛光。消東

入長星水。亂流東逕恒山下廟北。漢末喪亂。山道不通。北舊有下階神殿。中世以來。歲書法族焉。晉魏改有東西二廟。廟前有碑闕。壇場列柏焉。其水東逕上曲陽縣故城北。本岳牧朝宗之邑也。古者天子巡狩。常以歲十一月至于北岳。侯伯皆有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在山曲之陽。是曰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王莽之常山亭也。又東南流。胡泉水注之。水出胡泉。逕上曲陽縣南。又東逕平樂亭北。左會長星川。東南逕盧奴城南。又東北。川渠之左。有張氏墓。冢有漢上谷太守議郎張平仲碑。光和中立。川渠又東北。合滱水。水有窮通不常。津注。又東逕安喜縣南。縣故安險也。其地臨險有井。舍之難。漢章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應為侯國。王莽更名寧險。漢章帝改曰安喜。中山記曰。縣唐水之曲。山高岸險。故曰安險。邑豐民安。改曰安喜。秦氏建元中。唐水汎長。高岸崩頹。城角之下有大積木。交橫如梁柱焉。後燕七初。此木尚在。未知所從。余考記。稽疑。蓋城池當初山水渀濤淪。巨栰阜積於斯。沙息壤加以成地。拔築阞興物。因能久耳。滱水又東逕鄉城北。有舊盧奴之鄉也。中山記曰。盧奴有三鄉。斯其一焉。後隸安喜。城郭南有漢朝時孝子王立碑。又東過安國縣北。滱水歷縣東。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南流逕解瀆亭南。漢順帝陽嘉元年。封河間孝王子淑於解瀆亭為侯國。孫宏即靈帝也。又東南逕任丘城南。又東南逕安郭亭南。漢武帝元封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博為侯國。其水又東南流。入于呼池。滹水又東北流逕解瀆亭北。而東北注之矣。又東過博陵縣南。滱水東北逕蠡吾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縣故饒陽之下鄉者也。自河間分屬博陵。漢安帝永初七年。封河間王開子翼為都鄉侯。順帝永建五年。更為侯國也。又逕博陵縣故城南。即古陸城。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貞為侯國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陵縣。史記蠡吾故縣矣。漢質帝本初元年。繼孝質為帝。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為縣。又治郡焉。漢末罷。還安平。晉太始年復為郡。今謂是城為野城。滱水又東北逕侯世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陵陽亭東。又北左會博水。水出望都縣。東南流逕其縣故城南。王莽更名曰順調矣。又東南潛入地下。博水又東南於清豐淳勇發。東南逕三梁亭南。疑即古之梁也。竹書紀年曰。燕人代趙圍濁鹿。趙靈王及代人救濁鹿。敗燕師于勺梁者也。今廣昌東嶺之東有山。俗名之曰濁鹿邏。地不遠。土勢相讓。以比推之。或近是矣。所未詳也。博水又東南逕穀梁亭南。又東逕陽城縣。散為澤渚。渚水潴漲方數里。匝直漪蔚。是豐寶。亦偏饒菱藕。至若孌童丱及

弱年崽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于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為陽城淀也陽城縣故城近在西北故城得其名矣郡國志曰蒲陰縣有陽城者也今城在縣東南三十里其水又伏流循瀆屆清梁亭西北重源又發博水又東逕白堤亭南又東逕廣望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二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忠為侯國又東合堀溝溝上承清梁陂又北逕清涼城東即將梁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朝平為侯國其水東北入博水博水又東北左則濡水注之水出蒲陰縣西昌安郭南中山記曰郭東有舜氏甘泉有舜及二妃祠稽諸子傳記無聞此處世代云遠異說之來於是乎在矣其水自源東逕其縣故城南枉渚迴湍率多曲復亦謂之為曲逆水也張晏曰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是受此名故縣亦因水名而氏曲逆矣春秋左傳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曲逆是也漢高帝擊韓王信自代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宇甚多曰壯哉吾行天下唯雒陽與是耳詔以封陳平為曲逆侯王莽更名順平濡水又東與蘇水合水出縣西南近山東北流逕夫婦亭南又東逕其縣入濡濡水又東得蒲水口水出西北蒲陽山西南流積水成淵東西一百步南北百餘步深而不測水又東南流水側有古神祠世謂之

為百祠亦曰蒲上祠所未詳也又南逕安陽亭東晉書地道記曰蒲陰縣有安陽關蓋安陽關都尉治世俗名斯川為安陽壙蒲水又東南歷壙逕安陽關下名關臯為唐頭坂出關北流又東流逕夏屋故城實中嶮絕竹書紀年曰魏殷臣趙公孫泉伐燕還取夏屋城曲逆者也其城東側因河仍墉築一城世謂之寡婦城賈復從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所作也世俗音轉故有是名以其水有東南流逕蒲陰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陰漢章帝章和二年行巡北嶽以曲逆名不善因山水之名改曰蒲陰焉水右合漁水水出北平縣西南魚山山石善巨焉水發其下故世俗以物色名川東東流注于蒲水又東入濡故地理志曰蒲水蘇水並從縣東入濡水又東北逕樂城南又東入博水自下博水亦兼濡水通稱矣春秋昭公七年齊與燕會于濡水杜預曰濡水出高縣而東北至河間鄚縣入易水是濡水與雹泒易并舉通稱矣地理志曰博水東至高陽入河博水又東北徐水注之水西出廣昌縣東南大嶺下世謂之廣昌嶺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迴方得達其上嶺故嶺有五迴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蛭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崍也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逕南巖下水陰又有一碑

徐水又隨山南轉逕東崖下水際又有一碑凡此三銘皆翼對層巖巖鑿遂深高壁立霞峙石文云皇帝以太延元年十二月車駕東巡逕五迴之嶮邃覽崇岸之竦峙乃停駕路側援弓而射之飛矢踰于巖山刊石用讚元功夾碑並有層臺二所即御射處也碑陰皆列樹碑官名徐水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嶮之崇峭漢武之世戾太子以巫蠱出奔其子遠遁斯山故世有郎山之名山內有郎山碑事具文徐水又逕郎山君子中觚鋒將軍廣南廟前有碑晉惠帝永康元年八月十四日壬寅發詔錫君父子法祠其碑劉耀光初七年前頓丘太守郎宗北平太守陽平邑振等共修舊碑刻石樹頌焉徐水又逕北平縣縣界有漢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詔書遣冀州從事王球幽州從事張昭郡縣分境立石標界具揭石文矣徐水又東南流歷石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澗泄注七丈有餘渀盪之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浪濤襄四陸聞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東南出山逕其城中有故碑是大白君碑郎山君之元子也其水又東流漢光武追銅馬五幡於北平破之順水北乘勝追北為其所敗短兵相接光武自投崖下遇突騎王豐

於是受馬進徐沈陽循水並徐水之別名也徐水又東逕蒲城北又東逕清苑城又東南與沈水出蒲西俗謂之泉頭水也地理志曰北平縣有盧水東入河即是水也東逕其城又東南左入徐水地理志曰東至高陽入河今不能也徐水又東左會曹水水出西北水也穿縣曹河澤東南流左合岐山之水水出岐山東逕邢安城北又東入南曹河曹水又東南逕北新城縣故城南河南又逕新城故城如北北王莽之朔寧縣也曹水又東入于徐水徐水又東南逕故城北俗謂之祭遂城所未詳也徐水又東流博水地理志曰徐水出北平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入滱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東至高陽入于河又東北入于易滱水又東北逕依城北世謂之依城河論語無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國志曰高陽有葛城燕以與趙者也滱水又東北逕阿陵縣故城東王莽之阿陵也建武二年更封左將軍任光為侯國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者也

聖水出上谷故燕地秦始皇二十三年置上谷郡王隱晉書地道志曰郡在谷之頭故因以上谷名焉王莽更名朔調也水出郡之西南聖水谷東南流逕大防嶺之東首山下有石穴東北洞開高廣四五丈入穴轉更崇深穴中有水耆舊傳言昔有沙門釋惠彌者好精物隱嘗篝火尋之傍水

入穴三里有餘穴分為二穴如小西北出不知趣詣一穴西南出入水遥五六日方還又不測窮深其水夏冷冬溫春秋有白魚出穴數日而還人有捕樸食者美珍常味蓋亦丙穴嘉魚之流類也是水東北流入聖水聖水又東逕玉石山謂之玉石口山多珉玉燕石故以玉石名之其水伏流里餘潛源東出又東頹波瀉澗一丈有餘屈而流也東過良鄉縣南聖水南流歷縣西轉又南逕良鄉縣故城西王莽之廣陽也有防水注之水出縣西北大防山南而東南流逕羊頭阜下俗謂之羊頭溪其水又東南流至縣東入聖水聖水又南與樂水合水出縣西北大防南山東南流歷縣西而東南流注聖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南又東逕聖聚南蓋藉水而懷稱也又東與俠河合水出良鄉縣西甘泉原東谷東逕西鄉縣故城北王莽之移風也世謂之都鄉城按地理志涿郡有西鄉縣而無都鄉城蓋世傳之非也又東逕良鄉城南又東北注聖水世謂之扶沽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溝也又東過長鄉縣北聖水自涿縣東與桃水合首受淶水於徐城東南良鄉西分桓水世謂之南沙溝即桃水也東逕遒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世以為涿水又亦謂之桃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數泉同發東逕桃仁墟北或曰固水以名墟則是桃水也或曰終仁之故居非桃水也余按地理志桃水上承淶水此水所發不與志同謂終為是又東北與樂堆泉合水出堆東東南流注于涿水涿水又東北逕涿縣故城西注于桃應劭曰涿郡故燕漢高帝六年置其南有涿水蓋氏焉闞駰亦言是矣今於涿城南無水以應之所有唯西南有是水矣應劭又云涿水出上谷涿鹿縣余按涿水自涿鹿東注漯水漯水東南逕廣陽郡與涿郡分於漢高祖六年分燕置涿郡涿之為名當受涿水通稱矣故郡縣氏之但物理潛通所在分發故在上谷為涿郡水山川阻閡蓋無沿注之理所在受名者皆是經隱斷相關遂情受用以此推之事或近矣而非所安也桃水又東逕涿縣故城北王莽更名垣翰晉太始元年改曰范陽郡今郡理涿縣故城城內東北角有晉康王碑城東有范陽王司馬虓廟碑桃水又東北與垣水會水上承淶水於良鄉縣之桃水世謂之北沙溝故應劭曰垣水出良鄉東逕垣縣故城北史記音義曰河間有武垣縣涿有垣縣漢景帝中元三年封匈奴降王賜為侯國王莽之垣翰亭矣世謂之頃城泉也又東逕頃亭地名也故有頃上言昔名之頃蔚河入水洛水注之水上承鳴澤渚渚方一十五里漢武帝元封四年行幸鳴澤者也服虔曰澤名在逎縣北界即此澤矣西則獨樹水水注之出逎縣北

山東入渚北有甘泉水注之出良鄉西山東南逕西鄉城西而南注澤渚水又東逕西鄉城南又東逕垣縣而南入垣水垣水又東逕涿縣北東流注于桃故應劭曰垣水東入桃闞駰曰至陽鄉注之今按經脉而不能屆也桃水東入陽鄉東注聖水聖水又東廣陽水注之水出小廣陽西山東逕廣陽縣故城北又東福祿水注焉水出西山東南逕廣陽縣故城南東入廣陽水亂流東南至陽鄉縣右注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陽鄉城西不逕其北矣縣故涿之陽亭也地理風俗志曰涿縣東五十里有陽鄉亭後分為縣王莽時更名章武即長鄉縣也按太康地記涿有長鄉而無陽鄉矣聖水又東逕長興城南又東逕方城縣故城李牧伐燕取方城是也魏封劉放為侯國聖水右東左會白祀溝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流左合婁城水水出平地導泉東南流右注白祀水亂流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鄉亭也西去長鄉城四十里魏少帝璜甘露三年所封也又東南入聖水聖水又東南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玄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聖水又東南流右會清淀水水發西淀東流注聖水謂之劉公口也又東過安次縣南東入于海聖水又東逕勃海安次縣故城南中平二年桓帝封荊州刺史王敏為侯國又東南流注于巨馬河而不達于海也巨馬河出代郡廣昌縣淶山即淶水也有二源俱發淶山東逕廣昌縣故城南王莽之廣屏魏封樂進為國矣淶水又東北逕西射魚城東南而東北流又逕東射魚城南又屈逕其城東竹書紀年曰荀瑤伐中山取窮魚之丘窮射字相類疑即此城也所未詳矣淶水又逕三女亭西又逕樓亭北左屬白澗溪水有二源合注一川川石皓然望同積雪故以物色受名其水又東北流謂之石曹水伏流地下潛則通津委注謂之白澗口淶水又東北桑谷水注之水南發溪北注淶水淶水又北逕小黌東又東逕大黌南蓋霍原隱教授處也徐廣云原隱居廣陽山教授數千人為王浚所害雖千古世懸猶表二黌之稱既無碑頌竟不知定誰居也淶水又東北歷紫石溪口與紫水合水北出聖人城北大亘下東南流左會要何溪水蓋山崩委澗積石淪隍故溪澗受其名矣水出東北西南流注紫石溪水紫石溪水又逕聖人城東又東南右會檀車水水出檀車硎東南流逕聖人東南城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淶水淶水又東南逕榆城南又屈逕其城東謂之榆城河淶水又南逕藏刀山下層巖壁立直上干霄遠望崖側有若積刀環鍔相比咸

悉西背淶水東逕徐城北出焉。世謂之沙溝水。又東督亢溝出焉。一水東南流。即督亢溝也。一水西南出。即淶之故瀆矣。水盛則長津弘注。水耗則通波潛伏。重源顯於逎縣。舊別川與。東逕逎縣北。淶水上承故瀆於縣北垂。重源再發。結為長潭。潭廣百許步。長數百步。左右翼帶。涓流控引。水自成淵。渚長川漫。下十一許里。東南流逕縣故城東。漢景帝中元三年。以封匈奴降王陸彊為侯國。王莽更名逎屏也。謂之巨馬河。亦曰渠水也。又東南流。袁本初遣別將崔巨業攻固安不下。退還。公孫瓚追擊之於巨馬水。死者六七千人。即此水也。又東南逕范陽縣故城北。易水注之。又東南逕容城縣北。巨馬水又東。酈亭溝水注之。水上承督亢溝水於逎縣東。東南流歷紫淵東。余六世祖樂浪府君自涿之先賢鄉爰宅其陰。西帶巨川。東翼茲水。枝流津通。纏絡墟圃。匪直田漁之贍可懷。信為游神之勝處也。其水東南流。又名之為酈亭溝。其水又西南轉歷大利亭。南入巨馬水。又東逕容城縣故城北。又東督亢溝水注之。水上承淶水於淶谷。引之則長津委注。遏之則微川輟流。水德含和。變通在我。東南流逕逎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即劉備之舊里也。又東逕督亢澤。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絕滅也。魏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平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其水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逕漢侍中盧植墓南。又東散為澤渚。督亢澤也。北屆涿于桃水。督亢水又南。謂之白溝水。南逕廣陽亭西。而南枝溝。溝水西受巨馬河東出為枝溝。又東注白溝。白溝又南入于巨馬河。巨馬河又東南逕益昌縣。濩淀水右注之。水上承護陂於臨鄉縣故城西。東南逕臨鄉南。漢封廣陽王子須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方城南十里有臨鄉城。故縣也。城南十里沈水。又東南逕益昌縣故城西。南入巨馬水。巨馬水東逕益昌縣故城南。漢封廣陽頃王子嬰為侯國。王莽之有秩也。地理風俗記曰。方城縣東八十里有益昌城。故縣也。又東八大溝水注之。水出安次縣東北平地泉。東南逕安次城東。東南逕泉州縣故城西。又南右合雩池河枯溝。溝自安次西北東逕常道城東。安次縣故城西。晉司空劉琨所守。以拒石勒也。又東南至泉州縣西南。東入八丈溝。又南入巨馬河。亂流東注也。又東過勃海東平舒縣北。東入于海。地理志曰。淶水東南至容城入于海。河即濡水也。蓋舛以明矣。巨馬水於平舒北南入于雩池而同歸於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八賄

水

水經六

水經㶟水出鴈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㶟水出于累頭山一曰治水泉發于山側沿坡歷澗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元三年置王莽更名富臧矣魏天安三年齊平徙其民於縣立平齊郡㶟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縣西北上下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即溹涫水者也耆老云其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渟鏡淨而不流若安定朝那之湫淵也清水流潭皎焉沖照池中常無片草及其風澤有淪輒有小鳥翠色投淵銜出若會稽之耘鳥也其水陽旱不耗陰霖不溢無能測其淵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於池側忽遇大風飄之於水有人獲其輪於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池東隔阜又有一石池方可五六十步清深鏡潔不異大池桑乾水自源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水出馬邑西川俗謂之磨川矣蓋狄語音訛馬磨聲相近故爾其水東逕馬邑縣故城南干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諸記紛競未識所是漢以斯邑封韓王信後為匈奴所圍信遂降之王莽更名之曰章昭也其東流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流水南有故城東北臨河又東南右合㶟水亂流枝之南分桑乾水又東左合武周塞水水出故城東南流出山逕日沒城南蓋夕陽西頹戎車所薄之城故也東有日中城城東又有早起城亦曰食時城在黃瓜阜北曲中其水又東流右注桑乾水桑乾水又東南逕黃瓜阜曲西又屈逕其堆南徐廣曰猗盧廢嫡子曰利孫于黃瓜堆者也又東右合枝津枝津上承桑乾河東南流逕桑鄰北大魏因水以立都受厥稱焉又東北左合夏屋山水水南出夏屋山之東溪西北流逕故城北所未詳也又西北入桑乾枝水桑乾枝水又東流津委浪通結兩湖東湖西浦淵潭相接水至清深晨鳧夕鴈泛濫其上黛甲素鱗潛躍其下俯仰池潭意深魚鳥所寡唯良木耳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故曰池南也南池水又東北注桑乾水為㶟水並受通稱矣㶟水又東北逕魏亭西蓋皇魏天賜三年之所經建也㶟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魏烈祖道武皇帝於是遇白狼之瑞故斯阜納稱焉阜上有

故宮廟樓榭基雉尚崇每至鷹隼之秋羽獵之日肆閱清野為昇眺之逸地矣㶟水又東流四十九里東逕巨魏亭北又東崞川注之水南出崞山縣故城南王莽之崞張也縣南面玄岳右背崞山處三山之中故以崞氏為名矣其水西出山謂之崞口北流逕繁畤故城東王莽之當要也又北逕巨魏亭又北逕劇陽縣故城西王莽之善陽也按十三州志曰在陰館縣東北一百三里其水又東注于㶟水㶟水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流逕故城南北俗謂之獨谷孤城水亦即名焉東合旋鴻池水水出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北引魚水水出魚溪南流注池池水吐納川流以成巨沼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北對涼州地之南池池方五十里俗名乞伏袁池雖隔越山阜鳥道不遠蓋霑飲之間常有西南流逕旋鴻縣南右合如渾水是總二水之名矣如渾水又東南流逕永固縣縣以太和中因山堂之目以氏縣也右會羊水水出平城縣之西苑外武周塞北出東轉逕燕昌城南按燕書建興十年慕容寶自河而還軍敗於參合死者六萬人十一年垂眾北至參合見積骸如山設祭弔之死者父兄皆號泣六軍哀慟垂慚憤嘔血因而發疾焉舉過平城北四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即此城也故北俗謂之老公城也羊水又東注于如渾水亂流逕方嶺上有文明太皇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周隅雉列榭階欄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四柱採洛陽之八風谷黑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矩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趺張青石屏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闇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圓鏡矣羊水又東注如渾水又南至靈泉池枝津東南注池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池渚舊名白楊泉泉上出白楊樹因以名焉其猶長楊五柞之流稱矣南面舊京北背方嶺左右山源亭觀繡峙方湖反景若三山之倒水下如渾水又南逕北宮下舊宮人作薄所在如渾水又南分為二水一水西出南屈入北苑中歷諸池沼又南逕虎圈東魏太平真君五年成之以牢虎也季秋之月聖上親御圈上敕虎士効力於其下事同奔戎生制猛獸即詩所謂袒裼暴虎獻于公所也故魏有捍虎圖也又逕平城西郭內魏太常七年所成也城周西郭外有郊天壇壇之東側有郊天碑建興四年立其水南又屈逕平城縣故城南史記曰高帝先至平城史記音義曰在鴈門即此縣矣王莽之平順也魏

天興二年遷都於此。太和十六年破大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夾建象魏、乾元、中陽、端門、東西二掖門、雲龍、神虎、中華諸門，皆飾以觀閣。東堂東接太和殿，殿之東階下有一碑，太和中立，石是洛陽八風谷之緇石也。殿之東北接紫宮寺，南對承賢門，門南即皇信堂，堂之四周圖古聖忠臣烈士之容，刊題其側，是辯章郎彭城張僧達、樂安蔣少遊筆。堂南對白臺，臺甚高廣，臺基四周列壁，閣道自內而升，國之圖籙祕籍悉積其下。臺西即朱明閣，有傳之官出入所由也。其水夾御路南流逕蓬臺西。魏神瑞三年又建白樓，樓甚高竦，加觀榭於其上，表裏飾以石粉，皜曜建素，赭白綺分，故世謂之白樓也。後置大鼓於其上，晨昏伐以千椎，為城里諸門啟閉之候，謂之戒晨鼓也。又南逕皇舅寺西，是太師黎昌憑晉國所造，有五層浮圖，其神圖像皆合青石為之，加以金銀火齊，眾彩之上，煒煒有精光。又南逕永寧七級浮圖西，制甚妙，工在寡雙。又南遠出郊郭，弱柳蔭街，絲楊被浦，公私引裂，用周園溉，長塘曲池，所在布濩，故不可得而論也。一水南逕白登山西，服虔曰：白登，臺名也，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城，若丘陵矣。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即白登臺也。臺南對岡阜，即白登山也。故漢書稱上遂至平城，上白登者也。為匈奴所圍處，據暢之述畫時漢高祖被圍七日，陳平使畫作美女，遺冒頓閼氏，恐冒頓勝漢，其寵必衰。說冒頓解圍於此矣。其水又逕寧先宮東，獻文帝之為太上皇也，所居故宮矣。宮之東次下有兩石柱，是石虎鄴城東門石橋柱也。按柱勒趙建武中造，以其石作工妙，徙之於此，余為尚書祠部，與宜都王穆羆同登北郊，親所逕見，柱側悉鏤雲矩，上作蟠螭，甚有形勢，信為工巧，去子喬碑側遠矣。其水又南逕平城縣故城東，司州代尹治，皇都洛陽，以為恒州。水左有大道壇廟，始光二年少室道士寇謙之所議建也，兼諸岳廟碑，亦多所署立。其廟階三成，四周欄檻，上階之上，以木為員基，令互相枝梧，以板砌其上，欄陛承阿，上員制如明堂，而專室四戶，室內有神坐，坐右列玉磬，皇輿親降，受籙靈壇，號曰天師，宣揚道式，暫重當時。壇之東北，舊有靜輪宮，魏神䴥四年造，抑亦柏梁之流也。臺高廣，超出雲間，欲令上延霄客，下絕囂浮，太平真君十一年又毀之，物不停固，白登亦繼褫矣。水右有三層浮圖，真容鷲架，悉結石也。裝制麗質，亦盡美善也。東郭外，太和中，閹人宕昌公鉗耳慶時立祇洹舍於東皋，椽瓦梁棟，臺壁欞陛，尊容聖像，及床坐軒帳，悉青石也。圖制可觀，所恨唯列壁合石，疏而不密。庭中有祇洹碑，碑題大篆，非佳耳。然京邑帝里，佛法豐盛，神圖妙塔，桀峙相望，法輪東

轉，茲為上矣。其水自北苑南出，歷京城內，河干兩湄，太和十年，累石結岸，夾塘之上，雜樹交蔭，郭南結兩石橋，橫水為梁。又南逕藉田及藥圃西、明堂東。明堂上圓下方，四周十二戶九堂，而不為重隅也。室外柱內，綺井之下，施機輪，飾縹，仰象天狀，畫北道之宿焉，蓋天也。每月隨斗所建之辰，轉應天道，此之異古也。加靈臺於其上，下則引水為辟雍，水側結石為塘，事準古制，是太和中之所經建也。如渾水又南與武周川水會，水出縣西南山下，二源翼導，俱發一山，東北流，合成一川，北流逕武周縣故城西，王莽之桓周也。又東北，右合黃山水，西出黃阜下，東北流，聖山之水注焉。水出西山，東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注武周川。又東歷故亭北，右合火山西溪水，水導源火山，西北流，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東方朔神異傳云：南方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得雨猛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時時出火，以水逐而沃之則死，取其毛績以為布，謂之火浣布。是山亦其類也，但卉物則不能然，其山以火從地中出，故亦名熒臺矣。火井東五六尺，又東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熱勢又同，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為目。井東有火井祠，以時祀祭焉。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而其山出鵽鳥，形類雌烏，純黑而姣好，音與之同，繪彩絹藻，首若丹砂，性馴良而易附，兒童幼子捕而執之，亦有鳥亦曰阿鵽焉。按爾雅，純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頸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頸者謂之倉烏。爾雅曰：鸒斯，卑居也。孫炎曰：卑居，楚烏，犍為舍人以為壁居。說文謂之雅，雅，楚烏也。莊子曰：雅賈。馬融亦曰：賈烏者也。又按瑞應圖，有三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於此烏，故書其異耳。自恒山已北，並有此矣。其水又東北流注武周川水。武周川水又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并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逕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所希見，山堂水殿，煙寺相望，林淵錦鏡，綴日新眺。川水又東南流出山。魏土地記曰：平城宮西三十里，武周塞口者也。自山口枝渠東出入苑，溉諸園池。苑有洛陽殿，殿北有宮館。一水自枝渠南流，東南出火山水，注之，水發火山東溪，東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熱同樵炭也。又東注周武川，逕平城縣南，東流注如渾水。又南流逕班氏縣故城東，王莽之班氏也。闞駰十三州志曰：班氏縣在郡西南百里，北

俗謂之去留城也。如渾水又東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東逕北平邑縣故城南。趙獻侯十三年城平邑。地理志曰。屬代。王莽所謂平湖也。十三州志曰。城在高柳南八十里北。俗謂之醜貴城。㶟水又東逕沙陵南。魏金田之地也。事同曹武鄴中定矣。㶟水東逕狋氏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曰狋聚也。十三州志曰。縣在高柳南百三十里。俗謂之苦力干城矣。㶟水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道仁也。地理風俗記曰。初築此城。有仙人遊其地。故因以爲城名矣。今城北有淵渟而不注。故俗謂之爲平湖也。十三州志曰。道人城在高柳東北八十里。所未詳也。㶟水又東逕陽原縣故城南。地理志代郡之屬縣也。北俗謂之比鄣州城。㶟水又東水又東陽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潭中。北俗謂之大拔廻水。水自源東南流注于㶟水。又東逕東安陽縣故城北。趙惠文王三年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此即章封邑。王莽之競安也。地理風俗記曰。五原有西安陽。故此加東也。㶟水東逕昌平縣。溫水注之。水出南唷下。三源俱導。合而南流。東北逕㶟水。㶟水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王莽之長昌也。昔牽招爲魏鮮卑校尉也。此㶟水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又屈逕其城北。王莽更名之曰安德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經言出南非也。蓋誤證矣。魏任城王彰以建安二十三年伐烏丸入涿郡逐北至桑乾。止於此也。水又東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縣東。逕平舒縣之故城南澤中。史記趙孝成王十九年以汾門予燕易平舒。徐廣曰。平舒在代。王莽更名之曰平葆。後漢世祖建武七年封陽武將軍馬成爲侯國。公水控引衆泉以成一川。魏土地記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城。平舒西南五里。代水所出。東北流。言代水非也。祁夷水又東北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又東北流。水側有故池。按魏土地記曰。代城西南三十里。有代王魚池。池西北有代王臺。東去代城四十里。祁夷水又東北得飛狐谷。即廣野君所謂杜飛狐之口也。蘇林據鄺公之說。言在上黨。即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晉建興中劉琨自代出飛狐口。奔於安次。即於此道也。魏土地記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飛狐關。關水西北流逕南舍亭西。又逕句璅亭西。西北注祁夷水。祁夷水又東北流逕代城西。虞植言初築此城。板幹一夜自移。此故代西南五十里大澤中營城自護。結草爲九門。於是就以爲治。城圍匝而不方。周四十七里。開九門。更名其故城曰東城。趙滅代。漢封孝文爲代王。梅楠上言曰。代谷者。恒山在其南。北塞在其北。谷中之地。上谷在東。代郡在西。是其地也。王莽更之曰厭狄亭。

魏土地記曰。城內有二泉。一源流出城西門。一源流出城北門。二源背北注代水。祁夷水又東北。熱水注之。水出續畢澤。澤際有熱水亭。其水東北流注祁夷水。又東北谷水注之。出昌平縣故城南。又東北入祁夷。祁夷右會逆水。水導源將城東。西北流逕將城北。在代城東北一十五里。疑即東代矣。而尚傳將城之名。虞植曰。北城方就。而板幹自移。應劭曰。城徙西南。去故代五十里。故名代曰東城。武傳書倒錯。情用疑焉。而無以辯之。逆水又西注于祁夷之水。逆之爲名。以西流故也。祁夷水東北逕青牛淵。水自淵東注之。耆彥云。有潛龍出于茲浦。形類青牛焉。故淵潭受名矣。潭深不測。而水周多蓮藕生焉。祁夷水又北逕一故城西。西去代城五十里。又疑是代之東城。而非所詳也。又逕昌平郡東。魏太和中置。西南去故城六十里。又北連水入焉。水出雊瞀縣東。西北流逕雊瞀縣故城南。又西逕廣昌城南。魏土地記曰。代南二百里有廣昌城。城南通大嶺。即北非也。十三州記曰。平舒城東九十里有廣平城。疑是城也。尋其名狀。村理爲非。又西逕王莽城南。又西到剌山。水注之。水出到剌山西。山甚層峻。未有升其巔者。魏土地記曰。代城東五十里有到剌山。山上有佳大黃也。其水北流逕一故亭東。城北有石人。故世謂之石人城。西北注蓮水。又北逕當縣故城西。高祖十二年。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即此處也。應劭曰。當桓山作城。故曰當城也。又逕故代東。而西北流注祁夷水。祁夷水西有隨山。山上有神廟。謂之女郎祠。方俗所祠也。祁夷水又北逕桑乾故城東。而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祁夷水出平舒縣北。至桑乾入㶟是也。㶟水又東北逕石山水口。水出南山。北流逕空侯城東。魏土地記曰。代城東北九十里有空侯城者。其水又東北流注㶟水。㶟水又東逕潘城縣北。東合協陽關水。水出協溪。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協陽關。關道西通代郡。其水東北流歷笄頭山。闞駰曰。笄頭山在潘城南。即是山也。又北逕潘縣故城。左會潘泉故瀆。瀆舊上承潘泉於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虞舜廟。十三州記曰。廣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潘縣。地理志曰。王莽更名樹武。其泉從廣十數步。東出城注協陽關水。雨盛則通注。陽旱則不流。唯洴泉而已。關水又東北流注于㶟水。㶟水又東逕雍洛城南。魏土地記曰。下洛城西南二十里有雍洛城。桑乾水在城南東流者也。㶟水又東逕下洛縣故城南。王莽之下忠也。魏燕州廣寧縣廣寧郡治。魏土地記曰。去平城五十里。城南二百步有先廟。㶟水又東逕高邑亭北。又東逕三臺北。㶟水又東逕無鄉城北。地理

風俗記曰燕語呼亡為無今改宜鄉也。㶟水又東逕溫泉水注之。水上承溫泉於橋山下。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雕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是使赴者若流。池水北流入于㶟水。㶟水又東。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鎮西長川城南小山。山海經曰。梁渠之山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應劭曰。當城西北四十里有且如城。故縣也。代攝不恒。名號變改。按其經郭。相去遠矣。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於延水出縣北塞外。即脩水也。脩水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十三州志曰。馬城在高柳東二百四十里。俗謂是水為河頭河。頭出戎方。土俗變名耳。又東逕零丁城南。右合延鄉水。水出縣西山東。逕延陵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當城西北有延陵鄉。故縣也。俗稍謂之琦城川。又東逕羅亭。又東逕馬城南。又東注脩水。又東南於大甯郡北右注雁門水。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于雁門之山。雁出其間。在高柳北。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其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秦始皇二十三年。虜趙王遷。國以為郡。王莽之所謂厭狄也。建武十九年。世祖封代相堪為侯國。昔韋招斬韓忠於此處。

城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於代為西北也。雁門水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背山面澤。北俗謂之叱險城。雁門水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為潭。其陂斜長而不方。東北可二十餘里。廣一十五里。蒹葭藂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導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東流逕參合縣故城南。地理風俗記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參合鄉。故縣也。敦水東又濛水注之。水出東阜下。西北流逕故城北。俗謂之和堆城。又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雁門水。故山海經曰。少咸之山。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雁門之水。郭景純曰。水出雁門山。謂斯水也。雁門水又東北入陽門山。謂之羊門水。與神泉水出葦壁北。水有靈焉。及其密雲不雨。陽旱愆期。多禱請焉。水有二源。世謂之北蓮泉。一水東北逕一故城東。世謂之石虎城。而東北流注陽門水。又東逕三會亭北。又東逕西伺道城北。又東北記台谷水注之。水上承神泉於葦壁北。東逕羊門山南。記台谷。謂之記台谷。派引泉瀆。澤渠濤東注。行者間一十餘渡。東逕三會城南。又東逕記台亭北。又東北逕馬頭亭北。東北注雁門水。雁門水又東逕大甯郡北。魏太和中置。有脩水注之。即山海經所謂脩水東流注于雁門水也。地理志曰。有于延水。而無雁門脩水之名。山海經有雁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水側有桑林。故時人亦謂是水為藂

桑河也。斯乃北土寡桑。至此見之。因以名焉。于延水又東逕罡城南。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罡成君。疑即澤所邑也。世名武罡城。延水又東左與甯川水合。水出西北。東南流逕小甯縣故城西。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甯縣故城南。地理志甯縣也。西部都尉治。王莽之博康也。魏土地記曰。大甯城西二十里有小甯城。昔邑人班丘仲居水側。賣藥於甯百餘年。人以為壽。後地動宅壞。仲與里中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弃于延水中。收其藥賣之。仲被裘從而詰之。此人大怖。叩頭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後為夫餘王驛使來甯。北方人謂之謫仙也。于延水又東。黑城川水注之。水有三源。出黑土城西北。奇源合注。總為一川。東南逕黑土城西。又東南流逕大甯縣西。而南入延河。延河又東逕大甯縣故城南。地理志云。廣甯也。王莽曰廣康矣。魏土地記曰。下洛西北百三十里大甯城。于延水又東南逕茹縣故城北。王莽之穀武也。世謂之如口城。魏土地記曰。城在鳴雞山西十里。南通大道。西達甯川。于延水又東南逕鳴雞山西。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河北有鳴雞山。史記曰。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泥其姊於代。其姊代之夫人也。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何歸乎。遂磨笄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

因名其山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群鳴於祠屋上。故亦謂之為鳴雞山。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趙襄子既害代王。迎姊。姊代夫人。夫人曰。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磨笄自刺而死。使者自殺。民憐之。為立神屋於山側。因名之為磨笄山。未詳孰是。于延水又南逕且居縣故城南。王莽之所謂文居也。其水東南流注于㶟水。地理志曰。于延水東至其寧入治。非矣。又東過涿鹿縣北。涿水出涿鹿山。世謂之張公泉。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王莽所謂褫陸也。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留其民於涿鹿之河。即於是也。其水又東北與阪泉合。其水導源縣之東泉。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城東一里有阪泉。泉上有皇帝祠。晉太康地理記曰。阪泉亦地名也。泉水東北流。與蚩尤泉會。水出蚩尤城。城無東面。魏土地記稱涿鹿城東南六里有蚩尤城。泉水淵而不流。霖雨併則流注阪泉。亂流東北入涿水。涿水又東逕平原郡南。魏徙平原之民置此。故立僑郡以統流雜。涿水又東北逕祚亭北。而東北入㶟水。亦云涿水枝分入邑。故耆謂之涿耶。地理潛斷。難以究照。非所知也。㶟水又東南。左會清夷水。亦謂之滄河也。水出長亭南。西逕北城村故城北。又西北平鄉川水注之。出平鄉亭西。西北流注清夷水。清夷水

又西北逕陰莫亭。在居庸縣南十里。清夷水又西會牧牛山水。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滄河之上源也。山在縣東北三十里。山上有道武皇帝廟。耆舊云。山下亦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欽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今山下導九十九泉。積以成川。西南流谷水與浮圖溝水注之。出夷輿縣故城西南。王莽以為朔調亭也。其水俱西南流注于滄水。又西南右合地裂溝。古老云。晉世地裂。分此界開成溝壑。有小水。俗謂之分界水。南流入滄河。又西逕居庸縣故城南。魏上谷郡治。昔劉虞攻公孫瓚不尅。北保此城。為瓚所擒。有粟水入焉。水出縣下城西。枕水又屈逕其縣南。南注滄河。又西與右陽溝水合。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居庸縣城北。西逕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群峯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年及弱冠。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於道。化為大鳥。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峯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魏土地記曰。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翮小翮山。山上神名大翮神。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舉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不得言大翮山中。其水東南流左會陽溝水。亂流南注滄河。滄河又左得清夷水口。魏土地記曰。牧牛東西流與清夷水合者也。自下二水互受通矣。清夷水又西靈亭城水注之。水出馬蘭西澤中。眾泉瀉溜歸于澤。澤水所鍾以成溝瀆。瀆水又左與馬蘭溪水會。水導馬蘭城。城北負山勢。因河仍溪。民居所給。唯仗此谷水。南流出城東。南入澤水。澤水又南逕靈亭北。又屈逕靈亭東。落次仲鳥翮於此。故是亭有靈亭之稱矣。其水又南流注于清水。清水又西得泉溝水。會水導源川南平地。北注清夷水。清夷水又西南得桓公泉。蓋齊桓公霸世北伐山戎。剪孤竹。西征。束馬縣車上卑耳之西。極故水受斯名也。水源出沮陽縣東。西而北流入清夷水。清夷水又西逕沮陽縣故城北。秦始皇上谷郡治。此王莽改郡曰朔調。縣曰沮陽。闞駰曰。涿鹿東北至谷城六十里。魏土地記曰。城北有清夷水西流也。其水又屈逕其城西。南流注于㶟水。㶟水南至馬陸山。謂之為落馬河。又東南出山。㶟水又南入山。瀑布飛梁。縣河注壑。崩湍十許丈。謂之為落馬洪。抑亦孟門之流也。㶟水自南出山。謂之清泉河。俗亦謂之曰千水非也。㶟水又東南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逕廣陽薊縣北。㶟水又東逕廣陽縣故城北。謝承漢書曰。世祖與銚期出薊至廣陽。欲南行。即此城也。謂之小廣陽。㶟水又東北逕薊縣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逕其北。蓋經誤證矣。昔周武王封堯後於薊。今城內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也。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國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滅燕以為廣陽郡。漢高帝以封盧綰為燕王。更燕國城。有萬載宮。光明殿。王莽改曰廣公縣。曰代成。東掖門下。舊慕容儁立銅馬象處。昔慕容廆有駿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壽元年。四十九矣。而駿逸不虧。儁奇之。比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讚鐫頌其傍。像成而馬死矣。大城東門內道左有魏征南將軍建城鄉景侯劉靖碑。晉司隸校尉王密表功加於民。宜在興祀。以元嘉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揚于後葉矣。㶟水又東與洗馬溝水合。水上承薊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縣西北平地。導泉流結西湖。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蓋燕之舊池也。綠水澄澹。川亭望遠。亦為遊矚之勝所也。湖水東流為洗馬溝。側城南門東注。昔銚期奮戟處也。其水又東入㶟水。㶟水又東逕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薊城中。景明中造浮屠。建刹窮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尋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基

巍然。猶自高壯。競不知何王陵。㶟水又東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薊城西北平地。泉東注逕燕王陵北。又東逕薊城北。又東南流。魏氏土地記曰。薊東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其水又東南入㶟水也。又東至漁陽雍奴縣西入笥溝。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潁川太守寇恂為雍奴侯。魏遷張郃樂進國雍奴。即此城矣。笥溝水之別名也。魏氏土記曰。清泉河上承桑乾河。東流與潞河合。㶟水東入漁陽。所在枝分。故俗諺云。高梁無上源。清泉無下尾。蓋以高梁微涓淺薄。裁足津通。憑藉清流。方成川畎。清泉至潞。所在以流。更為微津。散漫難尋故也。㶟餘水出上谷居庸關東。關在沮陽城東南六十里居庸界。故關名矣。使者入上谷。耿況迎之於居庸關。即是關也。其水導源關山。南流歷故關下。溪之東岸有石室三層。其戶牖扉扇悉石也。蓋古關之候臺矣。南則絕谷。累石為關垣。崇墉峻壁。非輕功可舉。山岫層深。側道褊狹。林鄣邃險。路才容軌。曉禽暮獸。寒鳴相和。羈官遊子。聆之者莫不傷思矣。其水歷山南逕軍都縣界。又謂之軍都關。續漢書曰。尚書盧植隱上谷軍都山也。其水南流出關。謂之下口水。流潛伏十許里是也。又東流逕軍都縣南。又東流逕薊縣北。㶟餘水故清東逕軍都縣故城南。又東重源潛發。積而為潭。謂之濕餘潭。又東流易荊水注之。其水導源

西北逕千莫泉亦曰丁莫水東南流逕郁山西謂之易荊水公孫瓚之敗於鮑丘也走保易荊疑阻此水也易荊水又東左合虎眼泉水出平川東南流入易荊水又東南與孤山之水合水發川左導源孤山東南流入易荊水謂之塔界水又東逕薊城又東逕平昌縣故城南人謂之昌平水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一百四十里有昌平城城西有昌平河又東流注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左合芹城水水出北山南逕芹城水東南流注濕餘水濕餘水又東南流逕安樂故城西更始使謁者韓鴻北徇承制拜吳漢為安樂令此城也又北屈東南至狐奴縣西入于沽河昔彭寵使狐奴令王梁南助光武起自是縣矣濕餘水於縣西南東入沽河故地理志曰濕餘水自軍都縣東至潞南入沽是也**沽河從塞外來**沽水出禦夷鎮西北九十里丹花嶺下東南流大谷水注之水發鎮北大谷溪西南流逕獨石北界石孤生不因河而自峙又南九泉水注之水導北引左右翼注入川共成一水故有九源之稱其水南流至獨石注大谷水大谷水又南逕獨石西又南逕禦夷鎮城西魏太和中置以捍北狄也又東南尖谷水注之水源出鎮東北尖溪西南流逕鎮城東西南流注大谷水亂流南注沽水又南出峽岸有二城世謂之獨固門以其藉險憑固易為依居蕪壁

異聳孫邁若門故得是名也沽水又南左合乾溪水引北川西南逕一故亭東又西南注沽水沽水又西南逕赤城東趙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為燕所敗退保此城城在山阜之上下枕深隍溪水之名藉以變稱故河有赤地之號矣沽水又東南與鵰谷水合有二源南即陽樂水也出且居縣地理志曰水出縣東北流大翮山小翮山北歷女祁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祁縣也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河又東南逕一故亭又東左與舊鹵水合水之出西北山東南流逕舊鹵城北城在居庸縣西北二百里故名云俟鹵太和中更名禦夷鎮又東南流注陽樂水陽樂水又東南逕傍狼山南山石色特上亭亭孤立超出群山之表又東南逕溫泉東泉在山曲之中又逕赤城西屈逕其城南東南入赤城河河水又東南右合高峯水水出高峯戍東南城在山上其水西南流又屈而東南入沽水沽水又西南流出山逕漁陽縣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黃頒谷故亦謂之黃頒水東南流注于沽水沽水又南漁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平地泉流西逕漁陽縣故城南考諸地說則無聞所識釋考地存川則有應氏自令城在斯水之陽有符文說漁陽之名當屬此秦發閭左戍漁陽即是城也漁水又西南入沽水又南與螺山之水合水出漁陽城南

小山魏氏土地記曰城南五里有螺山其水西南入沽水沽水又南逕安樂縣故城東晉書地道記曰晉封劉琨為公國俗謂之西路水也**南過漁陽狐奴縣北西南與濕水合為沽河**沽水西南流逕狐奴山西又南逕狐奴縣故城西漁陽太守張堪於縣開稻田教民種植百姓得以殷富童謠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沽水又南陽重溝水注之出狐奴山南轉逕狐奴城西王莽之所謂舉符也側城南注右會沽水沽水又南濕餘水注之沽水又南左會鮑丘水世所謂東路也沽水又南逕潞縣為有潞石潞河也魏氏土地記曰城西三十里有潞河也**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笥溝**濕水入焉俗謂之合口也又東鮑丘水於縣西北而東出焉**又東至南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沽水又東南逕泉州縣故城東王莽之泉調也沽水又東南合清河也今無水清淇漳洹滱易淶濡沽滹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河尾也**鮑丘水從塞外來南過漁陽縣東**鮑丘水出御夷北塞中南流逕九莊嶺東俗謂之大榆河又南逕鎮東南九十里西密雲戍西又南左夫道人溪水水北川南流逕孔山西又歷密雲戍東左合孟廣嶋水水出嶋下嶋甚增峻巇峨冠衆山之表其水西逕孔山南上有洞穴開明故土俗以孔山

流稱嶋水又西南至密雲戍東西注道人水亂流西南逕密雲戍城南合大榆河有東密雲故是城言西矣大榆河又東南流白楊泉水注之北發白楊溪望離石注大榆河又東南龍芻溪水自次注之大榆河又東南峽逕安州舊漁陽郡之滑鹽縣南左合縣之北溪水水出縣北廣長塹南太和中掘此以防北狄其水南流逕滑鹽縣故城東王莽更名匡德也漢明帝改曰鹽田右承治世謂之斛鹽城西北去禦夷鎮二百里南注鮑丘水又南逕虎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曰敦德也鮑丘水又西南逕獷平縣故城東王莽之所謂平獷也又南合三城水水出曰里山西逕三城號謂之三城水又逕香陘山上悉生棠本者世故名焉又西逕石窟南窟內寬廣行者休焉窟內有水淵而不流栖薄者取給焉又西北逕伏凌山南與石門水合水出伏凌山山高峻巖鄣寒深陰崖積雪凝冰夏結事同離騷峨峨之詠故世人因以名山也水西南流注之是水有桑谷之名蓋沿出桑溪故也又西南獷平城東南而右注鮑丘水鮑丘水東南逕漁陽郡治也秦始皇二十一年置王莽更名通路縣曰得鮑丘水又西南流公孫瓚既害劉虞烏丸思劉氏之德迎其子和合衆十萬破瓚於是水之上斬首一萬鮑丘水又西南歷狐奴城東又西南流注之于沽河亂流而南**又南過**

路縣西。鮑丘水入潞。通得鮑丘之稱矣。高梁水注之。首受㶟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山有燕刺王旦之陵。故以戾陵名堰。水自堰枝分東逕梁山南。又東北逕劉靖碑北。其云。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㶟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將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不贍。遣遏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滮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勳。親臨山川。指授規略。命司馬關內侯逄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襁負而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勳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式焉。事見其碑辭。又東南流逕薊縣北。又東至潞縣。注于鮑丘水。又南逕潞縣故城西。王莽之通潞亭也。漢光武遣吳漢耿弇等破銅馬五幡於潞東。謂是縣也。屈而東南流逕潞城南。世祖拜彭寵為漁陽太守。治此。寵叛。光武遣游擊將軍鄧隆伐之。軍於是水之南。光武策其必敗。果為寵所破。遺壁故壘存焉。鮑丘水又東南入夏澤。澤南紆曲渚一十餘里。北佩謙澤。眇望無垠也。又南至雍奴縣北。屈東入于海。鮑丘水自雍奴縣故城西北。舊分笥溝水東出。今笥溝斷。衆川東注。混同一瀆。東逕其縣北。又東與泃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水出北抱犢固。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後漢建武元年。光武遣十二將追大槍五幡及平谷。大破之於是縣也。其水南流入于泃。泃水又左合盤山水。水

出山上。其山峻險。人跡罕交。去山三十許里。望山上水。可高二十餘里。素湍皓然。頹波歷溪。沿流而下。自西北轉注于泃水。泃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洳河會。水出北山。山在虎溪縣故城東南。東南流逕博陸故城北。又屈逕其城東。世謂之平陸城。非也。漢武帝封璽書封大司馬霍光為博陸侯。文穎曰。博大陸平。取其嘉名而無其縣。食邑北海河東。薛瓚曰。漁陽有博陸城。謂北也。今其居山之陽。處平陸之上。匝帶川流。面據四水。大氏所謂無縣目。嘉美名也。洳水又東南流逕平谷縣故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渠泃河。泃河又南逕紩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水出七山北。東逕平谷縣之紩城南。東入于泃河。河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出。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齊師及燕戰于泃水。齊師遁。即是水也。泃水又南入鮑丘水。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寧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為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虖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鮑丘水又東。庚水注之。水出右北平徐無縣北塞中。而南流歷徐無山。得黑牛谷水。又得沙谷水。並西出山東流注庚水。昔田子泰避難居之。衆至五千家。聞山圖曰。山出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案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石赤色如丹。以二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無木可以終身。今則無之。其水又逕徐無縣故城東。王莽之北順亭。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東北一百一十里。有徐無城。其水又西南與周盧溪水合。水出徐無山。東南流注庚水。庚又西南流。灅水注之。水出右北平俊靡縣。王莽之俊靡也。東南流。世謂之車軬水。東南流與溫泉水合。水出北山溪。即溫源也。養疾者不能遠其炎漂。以其過灼。故魏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即此也。其水南流百步。便伏流入于地下。水盛則通注。灅水又東南逕石門峽。山之高嶄絕壁立洞開。俗謂之石門口。漢中平四年。漁陽張純反。殺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楊絨。中平五年。與中郎將孟益率公孫純討賊于石門。大破之。灅水又東南流。謂之北黃水。又屈而為南黃水。又西南逕無終山。即帛仲理所合神丹處也。又於是山作金五千斤以救百姓。山有陽翁伯玉田。在縣西北。有陽公壇社。即陽公之故居也。搜神記曰。雍伯雒陽人。至性篤孝。父母終。沒葬之於無終山。山高八十里。而上無水。雍伯置飲焉。有人就飲。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媒者致命。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遂即媒焉。陽氏譜敘言

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爰仁博施，天祚玉田，其碑文云：居于縣北六十里，翁同之山，後路徙於西山之下，陽公又遷焉，而受玉田之賜，情不好寶，玉田自去，今猶謂之爲玉田，陽子實曰：於種石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之地，名曰玉田，至今猶傳云田玉之揚起于此矣，而今不知所在，同之譜叙，自去丈矣。藍水注之，水出北山，東屈而南流，逕無終縣故城東，故城，無終子國也，春秋襄公十四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絳納虎豹之皮，請和諸戎是也，故燕地矣，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右北平郡治，此王莽之所謂北順也，漢世李廣爲郡，出遇伏石爲虎也，射之飲羽，此處矣。魏氏土地記曰：右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其水又南入灅，灅水入西南入于庚水，地理志曰：灅水出俊靡縣南，至無終東入庚水，庚水世亦謂之爲柘水也，南逕燕山下，懸巖之側有石鼓，去地百餘丈，望若數百石囷，有石梁貫之，鼓之東南有石援桴，狀同擊鼓者，舊言燕山石鼓鳴則土有兵。庚水又南逕北平城西，而南入鮑丘水，謂之柘口。鮑丘水又東逕右北平郡故城南，魏氏土地記曰：薊城東北三百里有右北平城。鮑丘水又東，巨梁水注之，水出土垠縣北陳宮山，西南流逕觀鷄山，謂之觀鷄水，水東有觀鷄寺，寺內有大堂，甚高廣，可容千僧，下悉結石爲之，上加塗塈，基內疎通，枝經脉散，基側室外四出，爨火炎勢內流，一堂盡溫，蓋以此土寒嚴，霜氣肅猛，出家沙門，率皆貧薄，施主慮闕道業，故崇斯構，是以志道者多栖託焉。其水又西南流，右合巨落水，水出縣北山，東南流入巨梁水，巨梁水又南逕土垠縣故城西，左會寒渡水，水出縣東北，西南流逕縣，右注梁河，河又南，潤于水注之，水出東北山，西南流逕土垠縣故城東，西南流入巨梁水，又東南，右合五里水，水發北平城東北五里山，故世以五里名溝，一名田鑿泉，西流南屈逕北平城東，東南流注巨梁河，亂流入于鮑丘水，巨梁自是水之南極，寧池，西至東州那奴，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澱，枝流條分，往往逕通，非唯河鮑丘歸海者也。**濡水從塞外來，東南過遼西令支縣北，**濡水出禦夷鎮東南，其水二源，雙引夫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又西北逕禦夷故城東，鎮北百四十里，北流左道則連泉水注之，出故城東西北流逕故城南，又西北逕涤水池南，其水潤而不流，其水又西屈而北流，又東逕故城北，連結兩池，治謂之連泉浦，又東北注難河，難河右則汙水入焉，水出東塢南，西北流逕沙野南，北人名之曰沙鎮，東北二百三十里，西北入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水又北逕沙野西，又北逕箕安山東，屈而東北流逕沙野北，東北流逕林山北，水北有池澤而不流，濡水又東北流逕孤山南，東北流，呂泉水注之，水出呂泉塢西，東南流，屈而東逕塢南，東北流，三泉水注之，其源三泉雁次，合爲一水，鎮[illegible]里，東南注呂泉水，呂泉水又東逕孤山北，又東北逕流水注之，水[illegible]赤導泉西流，右屈而東北注，木林山水會之，水出山南，東注逆水，亂流東北注濡河，濡河又東，盤泉入焉，水自西北東南流注濡河，濡河又東南，水流廻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又東出峽，入安州界，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地理志曰：濡水縣北蠻中，漢景帝詔李廣曰：將軍其帥師東轅，彌節白檀者也。又東南流，右與要水合，水出塞外三川，並導，謂之大要水也，東南流逕要陽縣故城東，本都尉治，王莽更之曰要術矣。要水又東南流逕白檀縣，而東南流入于濡。濡水又東南，索頭水注之，水北流，南逕廣陽僑郡西，魏分右北平置，今安州治。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爲溪水，亦曰西藏水，東南流出溪，與蟠泉水合，泉發州東十五里，東流九十里，東注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一曰東藏水，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故自其川曰三藏川，水曰三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亂流，右會龍泉水，水出東山下，淵深不測，其水西南流注于三藏水，三藏水入西南流，與龍芻水合，西出于龍芻之溪，東流入藏水，又東南流逕列溪，謂之武列水，東南歷石挺下，左屬巒之上，有孤石雲舉，臨崖危峻，可高百餘丹，牧守所逕，命選練之士，彎弧矢無能届其崇標者，其水東合流入濡，濡水又東南，五渡水注之，水北出安樂縣丁原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本三會城也，其水南入五渡塘，於其川也，流紆曲，溯涉者頻濟，故川塘取名矣。又南流注于濡，濡水又與高石水合，水東出安樂縣東山，西流歷川三會城南，西入五渡川，下注濡水，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東縣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峥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其道，焚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尚存，而庾杲之注揚都賦，言盧龍山在平罡城北，殊爲孟浪，遠失事實，余按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罡，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陳壽魏志曰：疇引軍出盧龍塞，塹山堙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罡，登白狼，望柳城，平罡在盧龍東北遠矣，而仲初言在南，非也。濡水又東南逕盧龍故城東，漢建安十二年，魏武征蹋頓所築也。濡水又南，黃洛水注之，水北出盧龍山，南流入于濡，濡水

又東南水右合爲水出盧龍塞西南流注濡水又合屈石注得去潤水又會敖水二水並自盧龍西注濡水又東南流逕令支縣故城東王莽之氏亭也秦始皇二十二年分燕置遼西郡令支隷焉魏氏土地記曰肥如城西十里有濡水南流注逕孤竹城西右合玄內也謂之小濡水非也水出肥如東北玄溪西南流逕其縣東東屈南轉西迴逕肥如縣故城南俗又謂肥如水非也故城肥子國應劭曰晉滅肥肥子奔燕燕封於此故曰肥如也漢高帝六年封蔡寅爲侯國西南流右會盧水水出縣東北沮溪南流謂之大沮水又南左合陽樂水水出東北陽樂縣地理風俗記曰陽樂故燕也遼西郡治秦始皇二十二年置魏氏土地記曰海陽城西南有陽樂城其水又西南入于沮水謂之陽口沮水又西南小沮水注之發冷溪世謂之冷池又南得溫泉水口注之出東北溫溪自溪西南流入于小沮水小沮水又南流與大沮水合而爲盧水也桑欽說盧子之書言晉既滅肥遷其族于盧水盧水有二渠號小沮大沮合而入于玄盧水又南與溫水合水出肥如城北西流注于玄水地理志曰盧水又南入玄水玄水又西南逕孤竹城北西入濡水故地理志曰玄水東入濡蓋自東而注也地理志曰令支有孤竹城孤竹國也史記曰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於此而餓死於首陽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遼海漂吾棺槨聞君仁善願見藏覆明日視之水上有浮棺吏嗤笑者皆無疾而死於是改葬之晉書地道志曰遼西人見遼水有浮棺欲破之語曰我孤竹君也汝破我何爲因爲立祠焉祠在山上城在山側肥如縣南十二里水之會也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濡水自孤竹城東南逕主鄉北瓠清水注之出城東南東流注濡水濡水又逕牧城南分爲二水北水枝出世謂之小濡水也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自雍奴縣承鮑丘水東出謂之鹽關口魏太祖征蹋頓與泃口俱導也世謂新河矣陳壽魏志以通河海也新河又東北絕庚水又東北出逕右北平絕泃渠之水又東北逕昌城縣故城北王莽之淑武也新河又東分爲二水枝瀆東南入海新河自枝渠東出合封大水謂之交流口水出新平縣西南流逕新平縣故城西地理志遼西之屬縣也又東南流龍鮮水注之水出縣西北世謂之馬頭山二源俱導南合一川東流注封大水地理志曰龍鮮水東入封大水者也亂流南會新河南流于海地理志曰封大水於海陽縣南入海新河又東出海陽縣與緩虛水會水出新平縣東北世謂之大籠山東南流逕令支城西

西南流與新河合南流注于海地理志曰緩虛水與封大水皆南入海新河又東與素河會謂之白水口出令支縣之藍山南合新河又東南入海新河又東至九過口枝分南注海新河又東逕海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六年封搖毋餘爲侯國魏土地記曰令支城南六十里有海陽城者也新河又東與清水會水出海陽縣東南流逕海陽城東又南合新河又南流一十許里西入九過注海新河東絕清水又東木究水出焉南入海新河又東左迤爲北陽孤淀右絕新河南注海新河又東會于濡濡水又東南至絫縣碣石山文穎曰碣石在遼西絫縣王莽之選武也絫縣并屬臨渝王莽更臨渝爲憑德地理志曰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王莽改曰碣石也漢武帝亦嘗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埔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三齊略記曰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海神爲之竪柱始皇求爲相見神云我形醜莫圖我形當與帝相見乃入海四十里見海神左右莫動手工人潛以腳畫其狀神怒曰帝負約速去始皇轉馬還前腳猶立後腳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於海衆山之石皆傾注今猶岌岌東趣既即是也濡水於此南入海而不逕海陽縣西也蓋經誤證耳又案管子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弓將射引而未發謂左右曰見前乎左右對曰不見公曰寡人見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實有人若此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偷兒長尺人物具霸王之君興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走導也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桓公拜曰仲父之聖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大遼水出塞外衛白平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王莽之長說也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滅燕置遼東郡治此漢高帝八年封紀通爲侯國王莽之昌平也故平州治遼隊縣故城西王莽更名之曰順陸也公孫淵遣將軍畢衍拒司馬懿於遼隧即是處也又東南過房縣西地理志曰房故遼東之屬縣遼水又右會白狼水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廣成縣北流西北屈逕廣成縣故城南王莽之平虜也俗謂之廣都城又西北

石城川水注之。水出西南石城山，東流逕石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北平有石城縣。北屈逕白鹿山西，即白狼山也。魏書國志曰：遼西單于蹋頓尤強，為袁氏所厚，故袁尚歸之，數入為害。公出盧龍，塹山堙谷五百餘里，未至柳城二百里，尚與蹋頓將數萬騎逆戰。公登白狼山，望柳城，與虜遇，乘其不整，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胡漢降者二十萬口。英雄記曰：曹操於是擊馬鞍，於馬上作十片，即於此也。博物志曰：魏武於馬上逢師子，使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健兒數百人擊之，師子哮吼奮越，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貍，超上王車軛上。師子將至，此獸便跳上師子頭上，師子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而還。未至洛陽四十里，洛中雞狗皆無鳴吠者也。其水又東北入廣成縣東，注白狼水。白狼水北逕白狼縣故城東，王莽更名伏狄。白狼水又東，方城川水注之。水發川西南山下，流北屈逕一故城西，世謂之雀目城。東屈逕方城北，東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交黎也，東部都尉治。王莽之禽虜也。應劭曰：今昌黎也。高平川水注之，水出西北平川，東流逕倭城北，蓋倭地。人從之。又東南逕乳樓城北，蓋逕戎鄉邑，兼夾稱之。又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自魯水注之。水導西北遠山，東南注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逕龍山西。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為龍城縣。十二年，黑龍白龍見於龍山，皝親觀龍去二百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悅，大赦，號新宮曰和龍宮，立龍翔祠于山上。白狼水又北逕黃龍城東。十三州志曰：遼東屬國都尉治昌黎道，有黃龍亭者也。魏營州刺史治。魏氏土地記曰：黃龍城西南有白狼河，東北流，附城東北下，即是也。又東北濫真水出西北塞外，東南歷重山，東南入白狼水。白狼水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疑即渝水也。地理志曰：渝水首受白狼水，西南循山，逕一故城西，以為河連城，疑是臨渝縣之故城。王莽曰馮德者矣。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檽倫水，蓋戎方之變名耳。疑即地理所謂侯水北入渝者也。十三州志曰：侯水南入俞。地理志言，蓋自北而南也。又西南流注于渝。渝水又東南逕一故城東，俗曰女羅城。又南逕營丘城西。營丘在齊，而名之於遼燕之間者，蓋燕、齊遼迥，僑分所在，其水東南入海。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外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魏氏土地記曰：狼水下入遼也。**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于海。**十三州志：大遼水自塞外西南至安市入于海。**又玄菟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縣，故高句驪胡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平右

渠，置玄菟郡於此。王莽之下句驪。水出遼山，西南流逕遼陽縣，與大梁水會。水出北塞外，西南流逕至遼水。故地理志曰：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郡國志曰：縣故屬遼東，後入玄菟。其水西南流，故謂之為梁水也。小遼水又西南逕襄平縣為淡淵，晉永嘉三年涸。小遼水又逕襄平縣，入大梁水。司馬宣王之平遼東也，斬公孫淵於斯水之上者也。**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也。****浿水出樂浪鏤方縣，東南過于臨浿縣，東入于海。**許慎云：浿水出鏤方，東入海。一曰出浿水縣。十三州志曰：浿水縣在樂浪東北，鏤方縣在郡東。蓋出其縣南逕鏤方也。昔燕人衛滿自浿水西至朝鮮。朝鮮，故箕子國也。箕子教民以義，田織信厚，約以八法，而下知禁，遂成禮俗。戰國時，滿乃王之，都王險城，地方數千里。至其孫右渠，漢武帝元封二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討右渠，破渠于浿水，遂滅之。若浿水東流，無渡浿之理。其地今高句驪之國治。余訪蕃使，言城在浿水之陽。其水西流逕故樂浪朝鮮縣，即樂浪郡治，漢武帝置，而西北流。故地理志曰：浿水西至增地縣入海。又漢興，以朝鮮為遠，循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考之今古，於事差謬，蓋經誤證也。**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理志曰：洛出冢領山。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尸水注之。**水北出尸山，南流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水北出良餘山南，南注于洛。**洛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水出蔿尾之山，東流入洛水。又東至陽虛山，合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家歸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過與讙舉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經曰：此二山者，洛間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導于陽虛之下，山海經曰：又陽虛之山，臨于玄扈之水，是為洛汭也。河圖玉版曰：倉頡為帝，南狩，登陽虛之山，臨于玄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即於此水也。又東歷清池山，附東合武里水。水南出武里山，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為波也。**洛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俗謂之倩水也。東北逕獲輿川，世名之為却川。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熊耳山北。禹貢所謂導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蓋開其源者也。**東北過盧氏縣南。**洛水逕陽渠關北，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即荀渠山也。其水一源而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於洛。山海經曰：熊耳之山，浮豪之水出焉，西北流注于洛。既即是水也。荀渠蓋熊耳之殊稱，若大行之歸山也。故地說曰：熊耳之山，地

門也。洛水出其間。是亦總名矣。其一水東北逕陽渠城西。故闕城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盧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晉出公十九年。晉韓龍氏城。王莽之昌富也。有盧氏川水注之。水北出盧氏山。東南流逕盧氏城東。而流注于洛水。又東龍驤合三川並出縣之南山。東北注洛。闕山圖曰。盧氏山宜五穀。可避水災。亦通謂之石城山。山在宜陽山西南。千名之山。咸處其內。陵阜原隰易以度身者也。又有葛蔓谷水。自南山流注洛水。洛水又東逕高門城南。即宋書所謂後軍外兵龐季明入盧氏。進達高門木城者也。洛水東與高門水合。水出北山。東南流合洛於。汎沛水上承洛水。東北流逕石勒城北。又東逕高門城北。東入高門水。亂流南注洛。洛水又東。松楊溪水注之。水出松楊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逕黃亭南。人東合黃城溪水。水出鵜鶘山。山有二峯。峻極于天。高崖雲舉。亢石無階。猿徒喪其捷巧。鼯族謝其輕工。及其長霄冒嶺。層霞冠峯。方乃就辯優劣耳。故有大小鵜鶘之名矣。溪水東南流歷亭下。謂之黃亭溪水。而東南入于洛水。洛水又東得荀公溪口。水出南山荀澗。即龐季明所入荀公谷者也。其水歷谷東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檀山南。其山四絕孤峙。山上有塢聚。俗謂之檀山塢。義熙中。劉公西入長安。舟師所屆。次于洛陽。命參軍戴延之與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窮覽洛川。欲知水軍可至之處。延之屆此而返。竟不達其源也。洛水又東。庫谷水注之。水自宜陽山南三川並發。合為一溪。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得鵜鶘水口。水發北鵜鶘澗。東南流入于洛。洛水又逕僕谷亭北。左谷北水。水出北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侯谷水出南山。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逕龍驤城北。龍驤將軍王鎮惡從劉公西入長安。陸徑所由。故城得其名。洛水又東。左合宜陽北山水。水自北溪南流注洛。洛水又東。廣由澗水注之。水出南山由溪。北流逕龍驤城東。而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右得直谷水。水出南山。北逕屯城西。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蠡城邑之南。城西塢水出北四里山。上原高二十五丈。故澠池縣治。南對金門塢。水南五里。舊宜陽縣治也。洛水右會金門溪水。水南出金門山。北逕金門塢。西北流入于洛。洛水又東合款水。有二源並發。而川逕引。謂之大款水也。合而東南入于洛。洛水東黍民谷水入焉。南出金門山。閶山圖曰。山出多重岡。在韓。建武二年。強弩將軍陳俊轉擊金門白馬。皆破之。即此也。而東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左合北溪南流入于洛水也。又東過陽市邑南。又東北過于父邑之南。太陰谷水南出太陰溪。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白馬溪水出宜陽山。澗有大石。厥狀似

馬。故溪澗以物色受名也。溪水東入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有昌澗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陽山。而東南流逕宜陽故郡南舊陽市邑也。故洛陽都典農治。此後改為郡。其水又南注于洛。洛水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南。即為全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曜之將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故于父邑也。洛水又東合杜楊澗水。水出西北杜楊溪。東南逕一合塢東。與渠谷水合。亂流東南入洛。洛水又東。渠谷水出宜陽縣南女几山。東北流逕雲中塢。左上迢遞層峻。流煙半垂。纓帶山阜。故塢受其名。水又東北入洛水。臧榮緒晉書稱孫登嘗經宜陽山作炭。人見之與語。登不應。作炭者覺其精神非常。咸共傳說。太祖聞之。使阮籍往觀。與語。亦不應。籍因大嘯。登笑曰。復作向聲。又為嘯。求與俱出。登不肯。籍因別去。登上峯行且嘯。如簫韶笙簧之音。聲振山谷。籍怪而問作炭人。曰。故是向人聲。籍更求之。不知所止。推問久之。乃知姓名。余按孫綽之敘高士傳言在蘇門山。又別作登傳。孫盛魏春秋亦言在蘇門山。又不列姓名。阮嗣宗感之著大人先生論。言吾不知其人。既神遊自得。不與物交。阮氏尚不能動其英操。復不識何人。而能得其姓名。又東北過宜陽縣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與衆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山也。山際有池。池水東南流。水側有一池。世謂之澠池矣。又東南逕宜陽縣故城西。謂之西度水。入東南流入于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八賄

水

水經七

水經洛水又東逕宜陽縣故城南。秦武王以甘茂為左丞相，曰：寡人欲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朽矣。茂請約魏以攻韓，斬首六萬，遂拔宜陽城，故韓地也，後乃縣之。漢哀帝封息夫躬為侯國。城之西門，赤眉樊崇與盆子及大將軍奉璽綬詣壁處。世祖不即見，明日陳兵於洛水見盆子，帝謂盆子丞相徐宣曰：不悔乎？宣曰：不悔。上謂曰：卿庸中皦皦，鐵中錚錚也。洛水又東與厭梁之水合。水出縣北傅山大陂，山無草木，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南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南，黃中澗水出，北阜二源奇發，總成一川，東流注於洛。洛水又東，祿泉注之。其水迺出北溪，洛水又東，共水入焉。水北出女石之山，山無草木，其西有谷焉，厥名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溪口，水出西北尹谷，東南注之。其水又東與西南左澗水會，水東出近川，西流注于共谷，共水又南與李谷水，水出西藺北李溪東，南注養水，養水發源養谷，西南流與李谷水合，而西南流入共水。共水世謂石頭泉，南流注于洛。洛水又東，黑澗水南出陸渾西山，歷于黑澗西北入洛。洛水又東，臨亭川水注之。水出西北近溪，東南與湖大澗水會。水出北山，南入臨亭水。又東南歷九曲西，而南入洛水也。**又東北出散關南。**洛水東逕九曲南，其地十里有坂之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此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洛水之側有石墨山，山石盡黑，可以書疏，故以石墨名山矣。洛水又東，枝瀆左出焉，東出關，繞惠水右，又逕清女冢南，冢右北山上有書舊傳云：斯女清真秀古，跡表來今矣。故鄉人東逕周山，上有周靈王冢。皇覽曰：周靈王葬於河南城西南周山上，蓋以王生而神，故謚曰靈。其冢人祠之不絕。又東北逕栢亭南。皇覽曰：周山在栢亭西，栢謂斯亭也。又東北逕三王陵東北出焉。三王或言周景王、悼王、定王也。魏司徒公崔浩注西征賦云：定書為敬，子朝作難，西闕收行人荒，悼敬二王與景王俱葬於此，故世以三王名陵。帝王世紀曰：景王葬於翟泉，今洛陽大倉中大冢是也。而傳言在此，所未詳矣。人傳敬二王播諸史傳，復無葬處，今陵東有石碑錄赧王以上世上名號，考之碑記，周墓明矣。枝瀆東北歷制鄉，逕河南縣王城西，歷郟鄏陌，杜預釋地曰：縣西有郟鄏陌，謂此也。枝瀆又北入穀

永樂大典卷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一

蓋經始闕誤，瀆久廢不修矣。洛水自枝瀆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征記謂之八關澤，即經所謂散關鄣，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即楊僕家僮所築矣。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瞻水合。水東出婁家之山，而南流入惠水。惠水又東南，謝水北出瞻諸之山，南流，又有交觸之水，北出廆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北城二十里者也。其城西咀靈壇，東枕惠水。靈帝中平元年，以河南尹何進為大將軍，五營士屯都亭，置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平津、孟津等八關都尉官。治此，函谷為之首，在八關之限。故世人總其統目，有八關之名矣。其水又南流入于洛水。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而南流注于洛。謂是水也。洛水又與號水會，水出休諸之山，北流注于洛水之南，則鹿蹄之山也。世謂之非山也。其山陰則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平。甘水發于東麓，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北過河南縣南。周書稱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中土，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孝經援神契曰：八方之廣，周洛為中，謂之洛邑。竹書紀年：晉定公二十年，洛絕于周。魏襄王九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南有甘洛城，郡國志曰：所謂甘城也。地記曰：洛水東北過五零陪尾北，與澗瀍合，是二水東入千金渠，故瀆存焉。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洛陽，周公所營洛邑也。故洛誥曰：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城方七百二十丈，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湊。方六百里，因西為千里。春秋昭公二十三年，晉合諸侯大夫戍周之城。故亦曰成周也。還自學云：太史公留滯周南。摯仲治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漢高祖始欲都之，感婁敬之言，不日而駕行矣。及光武中興，寔居洛邑。逕於魏晉，咸兩宅焉。故魏略曰：漢火行忌水，故去其水而加隹。魏為土德。土，水之母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而柔，除隹加水。長沙耆舊傳曰：祝良字石卿，為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曝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水起，甘雨登降。人為歌曰：天久不雨，蒸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則縣司更河南尹治司隸屬官也。漢武帝使彌徙隸董督京輦，因名司州焉。地記曰：洛水東入于中提山間東流，會于伊是也。昔黃帝之時，天大霧三日，帝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始得圖書，今河圖視萌篇是也。昔王子晉好吹鳳笙，招延道士，浮丘同遊伊洛之浦，含始又受玉雞之瑞於此水。洛神蒙記之所在也。洛水又東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逕合水塢，而東北流注于公路澗。但世俗音訛，號之曰光祿澗，非也。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遁

逕百仞，廣四五里，有一水淵而不流，故溪澗即其名也。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于劉聚三面臨澗，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故謂之劉澗。其水西北流注于合水，合水又北流注于洛水也。又東過偃師縣南。洛水東逕計素渚，中朝時百國貢計所頓，故渚得其名。又東逕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與少室山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左會南溪水，發大穴南山，北流入休水。休水又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也，謂之大穴口。北屋覆釜堆東，蓋以物象受名矣。又東石零星塢，水源潛乃凄，源又發，側緱氏原。關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家得遺履，俗亦謂之為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或言在九山，非此。世代已遠矣，莫能辯之。劉向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休水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故滑費，秦伐滑國郡都也。王莽更名中亭，即緱氏城也。城有仙人祠，謂之仙人觀。休水又西轉北，逕其城西，水之西南有司空密陵元侯鄭廟碑，文缺不可復識。人有言城門校尉昌原恭侯鄭仲林碑，晉皇始六年立。休水又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劉武王西入長安，晉師所築也。洛水又北，陽渠水注之。竹書紀年：晉襄公六年，洛絕于洄。即此處也。洛水又北逕偃師城東，東北歷鄩中，水南謂之南鄩，亦曰上鄩也。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也。而鄩水注之。水出北山鄩溪，其水南流，世謂之溫泉水。水側有僵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魄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矣。鄩水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水。故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水，鄩谷東入洛，謂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於是有南鄩、北鄩之稱矣。又有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洛水又東逕訾城北，又東，羅水注之。出方山羅川，西北流，蒲池水注之。出南蒲陂，西北流，合羅水，謂之大川，亦曰羅中也。蓋將子尋羅之舊居，故川得其名矣。羅水又西北，白馬溪水注之。水出崧山北麓，逕白馬塢東而北入羅水。西北流，白桐澗水注之。水出嵩麓桐溪，北流逕九山東，又北，九山東溪水入焉。水出百楳山東谷，其山孤峯秀出，嶕峴介立。仲長子曰：昔密有卜成者，身遊九山之上，放心不拘之鄉，謂是山也。山際有九山廟，廟前有碑，云：九顯靈府君者，大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之靈，南據嵩岳，北帶洛濱。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

壬戌。皇帝遣散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緱氏令王興主簿傅演丞宣詔令。興立廟殿焉。又有百蟲將軍顯靈碑。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敳。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平元年二月三十日。刻石立頌贊示後賢矣。其水東北流入百相澗。又北逕袁公塢東。蓋公路始固有此也。故有袁公之名矣。北流注于羅水。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北。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岳父芘。琅邪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岳碑題云。給事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門生感覆醢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尼之辭也。羅水又於訾城東北入于洛水也。**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洛水又東明樂泉注之。水出南原下。三泉並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即古明溪泉也。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晉師次于明溪者也。洛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東周所居也。本周之鞏伯國也。春秋左傳所謂尹文公涉于鞏。即於此矣。洛水又東。濁水注之。即古湟水也。水出南原。京相璠曰。鞏城北三里有黃亭。即此亭也。春秋所謂次于黃者也。洛水又東北。濁水發南溪石泉。世亦名之爲石泉也。京相璠曰。鞏東地名坎欿。在洞水東。疑即此水也。又逕盤谷塢東。世又名之曰盤谷水。司馬彪郡國志。鞏有坎欿聚。春秋僖公二十四年。王出及坎欿。服虔亦以爲鞏東邑名也。今考厥文。昔狄焉而不能精辯耳。晉太康地記。晉書地道志書。在鞏西非也。其水又北入洛。洛水又東北流入于河。山海經曰。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也。故張儀說秦曰。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謂此川也。史記音義曰。鞏縣有郃谷水者也。黃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於洛。赤文篆字。堯帝又修壇河洛。擇良即沉。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迴風逝。赤文綠色。廣袤九尺。負理平。上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記興亡之數。以授之。又東沉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書。背甲赤文成字。遂禪於舜。舜又習堯禮。沉書於日稷。赤光起。玄龜負位。至于稷下。榮光休至。黃龍卷甲。舒圖壇畔。赤文綠錯。以授舜。舜以禪禹。殷湯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降璧三沉。榮光不起。黃魚雙躍。出濟於壇。黑鳥以浴。隨魚亦上。化爲黑玉。赤勒之書。黑龜赤文之題也。湯以伐桀。故春秋說題辭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川吐地符。王者沉禮焉。竹書紀年曰。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鬭。蓋洛水之神也。昔夏太康失政。爲羿所逐。其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於是地矣。**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山海經曰。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即麓大同陵巒互別耳。水自熊耳東北逕鸞川亭。北森水

出森山。北流際其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爲鸞水。故森水爲交水。故名斯川爲鸞川也。又東爲淵潭。潭若布。亦不測其淺深也。伊水又東北逕東亭城南。又歷逕其亭東。東北流者也。**東北過郭落山。**陽水出陽山陽溪。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伊水又與蠻水合。水出盧氏縣之蠻谷。東流入于伊。**又東北過陸渾縣南。**山海經曰。滽滽之水出於蔓山。南流注于伊水。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焉。東流注于伊水。即滽滽之水也。伊水歷崖口山峽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城。伊水逕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杜預釋地曰。山在縣南。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是山在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春秋昭公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中南。九州之險也。服虔曰。三塗大行轘轅崤澠非南望也。京相璠之春秋地名亦云山名也。以服氏之言云塗道也。准司馬南望之文。僕言宜爲轘轅大道。伊闕皆爲非也。春秋晉伐陸渾。請有事於三塗。知是崩矣。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幾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于伊水。又北。蠻谷水注之。水出女幾山之東谷。東逕故亭南。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崖蕃祠。民播祈焉。劉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北與溫泉水合。水出新城縣之狼峰山之西南阜下。西南流會于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睹嶺。左納焦澗水。水西出鹿蹄山。東流孤山南。其山介立豐上。單秀孤峙。故世謂之方山。即劉中書詮之所謂縣有孤山者也。東歷伏睹嶺南。東流注于伊。伊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陸渾西山。即陸渾山者也。尋郭文之故居。訪胡昭之遺像。世去不停。莫識所在。其水有二源。俱導而東注號略。在陸渾縣西九十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縣西號略地。春秋所謂東盡于號略者也。北水東流合候澗水。澗出西北候溪。東南流注于涓水。涓水又東逕陸渾縣故城北。平王東遷。辛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於野。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魯僖公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故縣氏之也。涓水又南流。左合南水。水出西山七谷。亦謂之七谷水。祖澗東逝。歷其縣南。又東南左會北水。亂流左合渾渚。渚水上承陸渾縣東渾渚。渚在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即山海經所謂南望渾緖禹父之所化。郭景純注云。一渾音暾。鯀化羽淵而復在此。然一已變化。亦無往而不化矣。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陽水。涓陽水又東南注于伊水。昔有莘氏女採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

水之濱、夢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毋顧。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鄰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矣。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莊。而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也。又東北過新城縣南。与懷播長水出新城西山。東逕晉使持節征南將軍宋均碑南。均字太平。縣人也。其碑太始三年十二月立。其水又東流入于伊。又有明水出梁縣西狼皋山。俗謂之石澗水也。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亦狼皋山東北流逕范塢北。與明水合。北次西南流入于伊。山海經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是也。伊水又與大戟水會。出梁縣西。水有二源。北水出廣城西南。西南逕陽志塢北。與南水合。水源南出廣城澤。西流陸渾河南。十二縣簿曰。廣城澤在新城縣界。黃年西北流。屈而東逕楊塢南。又北屈逕其塢東。又逕塢北。同注老倒澗。俗謂之老倒澗。水西流入于伊。伊水又北逕新城東。與吳澗水會。水出縣之西山。東流南屈逕其縣故城西。又東轉逕其縣南。北覽于國也。縣有郭驛。今名驛中是也。漢惠帝四年置縣。其水又東北流注于伊水。伊水又逕西北當陰西。大狂水入焉。水東出陽城縣之大苦山。山海經曰。大苦之山多㻬琈之玉。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其中多三足龜。人食之者無大疾。可以已腫。狂水又西逕綸氏縣故城南。竹書紀年

曰。楚吾得師師及秦伐鄭圍綸氏者也。左與倚薄山水合。水北出倚薄之山南。逕城黃西。又南經綸氏故城東。而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八風溪水注之。水北出八風山。南流逕綸氏城西。西南流入于狂水。狂水又西。得三交水口。水有二源。各導一溪。並出山南。流合舍。故世有三交之名也。其水西南流注于狂水。狂水又西逕並高山北。西南與澧水合。水出東北澧谷。西南流逕武林亭東北。又屈逕其亭南。其水又西南逕澧陽亭東。盖籍水以名亭也。又東南流入于狂。狂水又西逕澧陽城南。又西逕當陰城南。而西流注于伊。伊水又土濟水出玄望西山。東逕玄望山南。又東逕新城縣故城北。東流注于伊水。伊水又北。枝瀆水入焉。水出西山。東流入于伊水。伊水又北會厭澗水。水出西山。東流逕邥郵亭南。春秋左傳。文公十七年秋。周甘歜敗戎於邥郵者也。服虔曰。邥郵在高都南。杜預釋地曰。河南新城縣北有邥郵亭。司馬彪郡國志曰。新城有高都城。今亭在城南七里。遺案在。京相璠曰。舊說言邥郵在高都南。今上黨有高都縣。余謂京論殊遠。未足以證。無知群說之當審矣。其水又東注于伊水。伊水又北逕高都城東。徐廣史記音義曰。今河南新城縣有高都城。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東周與鄭高都利者也。又來需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綸

氏城北。西屈史辟水。以其西流。又謂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南逕大石嶺南。闕山圖所謂大石山也。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文字淺鄙。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山。虎超乘輿。孫禮拔劍投虎於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王隱晉書曰。惠帝使校尉陳總仲元詣洛南山請雨。總盡除小祀。唯存大石而祈之。七日大雨。即是山也。來儒之水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又東北過伊闕中。伊水逕前亭西。左傳昭公三十二年。晉冀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者也。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爲泉。周地也。伊水又北入伊闕。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矣。春秋之闕塞焉。昭公二十六年。趙鞅使女寬守闕塞是也。陸機云。洛有四闕。斯其一焉。東巖西嶺。並鐫石開軒。高甍架峰。西側靈巖下泉流東注入于伊水。傳毅反都賦曰。因龍門以暢化。開伊闕以達聰也。闕左壁有石銘云。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蓋記水之漲減也。右壁又有石銘云。元康五年。河南府君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王琨。部監作掾董猗。李襃斬岸開石。平通

伊闕。石文尚存也。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伊水自闕東北流之津石出焉。東北引溉。東會合水。同注公路澗。入于洛。今無水。戰國策曰。東周欲爲田。西周不下水。蘇子見西周君曰。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民皆種他種。欲貪之。不如下水以病之。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是東周受於君矣。西周遂下水。即是水之故渠也。伊水又東北枝渠左出焉。水積成湖。北流注于洛。今伊水。伊水又東北至洛陽縣南。逕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建之。漢書郊祀志曰。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城南七里。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向。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以像宮。案禮天子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於北。今袞冕也。壇壝無復髣髴矣。伊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廣志曰。鯢魚聲如小兒。有四足。形如鱧。可以治牛。出伊水也。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史記曰。始皇帝之葬也。以人魚膏爲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鯢魚也。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縣北有潛亭。瀍水出其北梓澤中。梓澤。地名也。澤北對原阜。即裴氏墓塋所在。碑闕存焉。其水歷澤東南流。水西有一原。其上平敞。古舊亭之處也。即潘安仁西征賦所謂越街郵者也。東與千金渠合。周書曰。我卜瀍水西。謂是水也。東南流。水西南有卑什理墓。墓前有碑。題云。真人

年君之表。仲理石碣。兗州乙部人。含水寧二年十一月立。瀍水又東南流注于穀。穀水自千金堨東注。謂之千金渠也。**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于其陽。東南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是山曰廣陽山。水曰赤岸水。亦曰石子澗。地理志曰。澗水出新安縣東。南入洛。是為密矣。東北流。歷函谷東坂。東謂之八特坂。山海經曰。北流注于穀。摯仲治三輔決錄注云。尚氏兄弟五人。共居澗穀二水之交。作五門宅。因命以為名。今在河南西四十里。以山海經推校里數不殊。仲治所記。水會尚有此名處斷。則澗水也。即周書所謂我卜澗水東。書水者是也。東南入于洛。孔安國曰。澗水出澠池山。今新安縣西北有一水。北出澠池界。東南流逕新安縣而東南流入于穀水。安國所言當斯水也。然穀水出澠池下。合澗水。導甚遠。播戲亦指之為澗水也。並未詳之耳。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按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蓋習俗之誤耳。又按河南有離山。水謂之為澗水。水西北出離山。東南流注于離山澗水也。又東南流歷郟山於穀城東。而南流注于穀。舊與穀水亂流。流周南入于洛。今穀水東入千金渠。澗水與之俱東入洛矣。戲以是水與為周公之所卜也。呂忱曰。今河南使水。疑其是此水也。然意所未詳。故並書存之耳。**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山海經曰。傅山之西有林焉。曰墦冢。穀水出焉。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珚玉。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本中鄉地也。漢景帝三年初徙萬戶為因崤澠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澠或作彭。穀水處也。穀水又東逕秦趙二城南。司馬彪續漢書曰。赤眉從澠池自利陽南欲赴宜陽者也。世謂之俱利城。耆彥曰。昔秦趙之會。各據一城。秦王使趙王鼓瑟。藺相如令秦王擊缶處也。馮異又破赤眉於是川矣。故光武璽書曰。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穀水又東逕土崤北。所謂三崤也。穀水又東左會北溪。溪水北出澠池山。東南流注于穀。疑即孔安國所謂澗水也。穀水又東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澠。昔項羽西入秦坑降卒二十萬於此。關戚身亡宜矣。穀水又東逕千秋亭南。其亭纍石為垣。世謂之城也。潘岳西征賦曰。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謂是亭也。又東逕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矣。晉太康側左與北川水合。水有二源。並導北山。東南流合成一水。自乾注巽。入于穀。穀水又東逕缺門山。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矣。三碑爭高。千峰相亂。

西崤異峯。石望如低。穀水自門而東。廣陽川注之。水出廣陽北山。東南流注于穀。南望微山。雲峯相亂。穀水又逕白超壘南。戴延之西征記云。次至白超壘。去函谷十五里。築壘當大道。左右有山峽。至相去百餘步。從中出北乃故關城。非所謂白超壘也。是壘在缺門東一十五里。壘側舊有塢。故冶官所在。魏晉之日。引穀水為水冶。以經國用。遺跡尚有。穀水又東。石默溪水出微山東麓。石默溪東北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宋水北流注于穀。穀水又東逕魏將作大匠母丘興盛墓南。二碑存焉。儉父也。青幹列傳曰。昭當隨軍西征。過其墓而歎。謂士友曰。玄武藏頭。青龍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備。法應滅族。果如其言。穀水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流。皂澗水注之。水出新安縣東南流。經毋丘興盛墓東。又南逕函谷關西。關高險陝。路出廛郭。漢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築塞。徙關於新安。即此處也。昔郭丹西入關。感慨於其下。曰不乘駟馬高車。終不出此關也。去家十二年。果如志焉。皂澗水又東流入于穀。穀水又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爽之水。山海經曰。白石山西五十里曰穀山。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之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碧。穀水又東。間水注之。山海經曰。婁涿山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謂之澗水。為穀水之兼稱焉。故尚書曰。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矣。劉澄之云。新安有澗水。源出北林。又有瀰水。未知其源。余考諸地記。並無瀰水。但澗瀰字相似。時有字錯為澗也。故闞駰地理志曰。禹貢之澗水。是以知傳寫書誤字謬舛。真僞之不思所致耳。既無斯水。何源之可求乎。穀水又東。波水注之。山海經曰。瞻諸山西三十里婁涿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波水出于其陰。謂之百答水。北流注于穀。山海經曰。其中多茈石文石。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山海經曰。廆山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少水出于其陰。控引眾溪。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穀水又東會隨之水注之。山海經曰。平逢山西十里廆山。其陽多㻬琈之玉。會隨水。歟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曰。澡孝水以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故呂忱曰。孝水在河南。而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澄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理。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緣生從戎行旅。征途訊訪。既非舊土。故無所究。今川瀆北注。澄映泥淨。傳言持潤也。當為踐蹶矣。**東北過穀城縣北。**城西臨穀水。故縣取名焉。穀水又東逕穀城南。不歷其北。又東逕

洛水枝流入焉。今無水也。又東逕河南縣北。東南入于洛。河南城西北穀水之右。有石磧。磧南出為死穀。北出為湖溝。魏太和七年。暴水流高三丈。此地下停流以成湖渚。造溝以通水。東西十里。決湖以注瀍水。穀水又逕河南王城北。所謂成周矣。公羊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地理志曰。河南。河南縣故郟鄏地也。京相璠曰。郟。山名。鄏。地邑也。十年定鼎。為王之東都。謂之新邑。是為王城。其城東南名曰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故謂是地為鼎中。楚子伐陸渾之戎。問鼎於此。述征記曰。穀洛二水。本於王城東北合流。所謂穀洛鬬也。今城之東南缺千步。世又謂之穀洛鬬處。俱為非也。余案史傳。周靈王之時。穀洛二水鬬。毀王宮。王將堨之。太子晉諫。王不聽。遺堰三堤尚存。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賀。韋昭曰。洛水在王城南。穀水在王城北。東入于瀍。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兩水相格。有似於鬬。而毀王城西南也。頴容之著春秋條例。言西城梁門枯水處。世謂之死穀。是也。始知緣生行中造次。入關經究故事。與實違矣。考王封周桓公於是。為西周。及其孫惠公。封少子於鞏。為東周。故有東西之名矣。秦滅周。以為三川郡。項羽封申陽為河南王。漢以為河南郡。王莽更名之曰保忠信鄉。光武都洛陽。以為尹。尹。正也。所以董正京畿。率先百郡也。穀水又東派乾祭門北。子朝之亂。晉所開也。東至千金堨。河南十二縣境簿曰。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積石為堨而開溝渠五所。謂之五龍渠。渠上立堨。堨之東首。立一石人。石人腹上刻勒云。太和五年二月八日庚戌。造築此堨。更開溝渠。此水衡渠上。其水助其堅也。必經年歷世。是故部立石人以記之云爾。蓋魏文帝修王張故績也。堨是都水使者陳協所造也。語林曰。陳協數進阮步兵酒。後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舉協。文王用之。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堰遂成。水歷堨東注。謂之千金渠。逮于晉世。大水暴注。溝瀆泄壞。又廣功焉。石人東脇下文云。太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迸瀑出。常流上三丈。蕩壞二堨。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勞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無令遂更於西開泄。名曰代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踰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堨。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代龍渠即九龍渠也。後張方入洛。破千金堨。公私頓乏。水

積年渠堨頹毀。石砌殆盡。遺基見存。朝廷太和中修復故堨。按千金堨石人西脇下文云。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北出使首狐丘。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時。事業已訖。然後見之。加邊方多事。人力苦少。又渠堨新成。未患於水。是以不敢預修通之。若於後當復興功者。宜就西磧。故書之於石。以遺後賢矣。雖石磧淪敗。故跡可憑。准之於文。北引渠東合舊瀆。舊瀆又東。晉惠帝造石梁於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頰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十日改治石巷水門。除豎枋。更為函枋。立作覆枋屋。前後辟級續石障。使南北入岸。築治漱處。破石以為杖矣。到三年三月十五日畢。記并紀列門廣長深淺于左右。巷東西長七尺。南北龍尾廣十二丈。巷瀆口高三丈。謂之睪門橋。潘岳西征賦曰。秣馬睪門。即此處也。穀水又東入結石梁跨水。制城西梁也。穀水又東左會金谷水。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水。東南流逕晉衛尉卿石崇之故居也。石季倫金谷詩集敘曰。余以元康七年從太僕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眾果竹栢藥草蘙。清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清。清水又東南出橋西亭西。又南得豬水口。水出西山百澗繁流。惣成一川。東逕雷亭川。即雷亭縣治也。左則雷亭水注之。右則會亭水。又東與大青川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青川。東南流注于豬水。豬水又東南流與竹顏水合。水出南山竹顏。二源同瀉。東北入豬水。豬水又次東北入上部縣。左佩五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灰谷水。咸自北山注離注豬水。豬水右帶五水。有豬東得龍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雷亭源南山北流入豬水。豬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草谷水。南出草溪。歷澗北流東溪妻樓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番谷。咸歸于豬。豬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部城南。得嚴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豬。豬水即洋水也。北西北角築之。謂之金墉城。魏文帝起層樓於東北隅。晉宮閣名曰金墉有崇天堂。即此地。上架水為榭。故曰積夹。皇居創徙。宮極未就。止蹕於此。構宮榭於故臺。所謂以傳停也。南曰乾光門。夾建兩觀。觀下列朱栅於塹。以為御路。東曰含春門。北有逭門。城上西面列觀。五十步一睥睨。屋臺一鐘。以和漏鼓。西北連廡蔭墉。北廣榭。炎夏之日。高祖常以避暑。為涼水池一所。在金墉者也。穀水逕洛陽小城北。因阿舊城。憑結金墉。故向此也。永嘉亂。結以為壘。號曰洛陽壘。故洛陽記云。陵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

對洛陽壘當也。又東逕大夏門下。故夏門也。陸機與弟書云。門有三層。高百尺。魏明帝造。門內東側際城。有魏文帝所起景陽山。餘基尚存。孫盛魏春秋曰。黃初元年。文帝愈崇宮殿。雕飾觀閣。取白石英。又紫石英。又五色大石於太行穀城之山。起景陽山於芳林園。樹松竹草木。捕禽獸以充其中。于時百役繁興。帝躬自掘土。率群臣三公以下。莫不展力。山之東舊有九江。陸機洛陽記曰。九江直作員水。水中作員壇。三破之。夾水得相逕通。東京賦曰。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今也山則塊阜獨立。江無復仿佛矣。渠水又東。枝分南入華林園。歷疏圃南。圃中有古玉井。井悉以珉玉為之。以緇石為口。工作精密。猶不變古。璨焉如新。又逕瑤華宮南。歷景陽山北。山有都亭。堂上結方湖。湖中起御坐石也。御坐前建蓬萊山。曲池接筵。飛沼拂席。南面射侯。夾席武峙。背山。堂上則石路崎嶇。巖嶂峻險。雲臺風觀。纓巒帶阜。遊觀者升降阿閣。出入虹陛。望之狀鳧沒鸞舉矣。其中引水飛皋。傾瀾瀑布。或枉渚聲溜。潺潺不斷。竹柏蔭於層石。繡薄叢於泉側。微飆暫拂。則芳溢於六空。入為神居矣。其水東注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華臺。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釣臺於其上。池南直魏文帝茅茨堂。前有茅茨碑。是黃初中所立也。其水自天淵池東出華林園。逕聽訟

觀南。故平望觀也。魏明帝常言。獄天下之命也。每斷大獄。恆幸觀聽之。以太和三年。更從今名。觀西北接華林隸簿。昔劉楨磨石處也。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出拜。坐者咸伏。惟劉楨平視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閱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拒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也。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懸巖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瑩。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池水又東流于洛陽縣之南池。池即故狄泉也。南北百一十步。東西七十步。皇甫謐曰。悼王葬景王於翟泉。今洛陽太倉中大冢是也。春秋定公元年。晉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始蓋城成周。班固服虔皇甫謐咸言。翟泉在洛陽東北。周之墓地。今案周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兩冢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即東宮街也。於洛陽為東北。後秦封呂不韋為洛陽十萬戶侯。大其城。并得景王冢矣。是其墓地也。又晉永嘉元年。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二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色者止焉。陳留孝廉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之地也。今色蒼胡象矣。其可盡言乎。後五年。劉曜王彌入洛。帝居平陽。陸機洛記曰。步廣里在洛陽城內宮東。是狄泉所在。不

傳於太倉西南也。京相璠與裴司空秀季修晉輿地圖。作春秋地名。言入太倉西南池水名狄泉。又曰。舊說言狄泉本自在洛陽北。長和成周。乃繞之。杜預因其一證。言是狄泉。而即實非也。後遂為東宮池。晉中州記曰。惠帝為太子。出聞蝦蟆聲。問人為是官蝦蟆。私蝦蟆。侍賈胤對曰。在官地為官蝦蟆。在私地為私蝦蟆。令曰。若官蝦蟆。可給廩。先是有讖云。蝦蟆當貴。昔晉[illegible]收愍懷太子於後池。即是池也。其一水自大夏門東逕宣武觀。憑城結構。不更增墉。左右夾列。步廊參差。翼跂[illegible]天淵池。北睹宣武場。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幼而清秀。魏明帝於宣武場上為欄。苞虎阱。使力士袒裼。迭與之搏。縱百姓觀之。戎年七歲。亦往觀焉。虎乘間薄欄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亭然不動。帝於門上見之。使問姓名而異之。場西故賈充宅地。穀水又東逕廣莫門北。漢之穀門也。北對芒阜。連嶺脩亙。苞總眾山。始自洛口。西踰平陰。悉芒壟也。魏志曰。明帝欲平北芒。令登臺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丘陵皆夷。何以禦之。帝乃止。穀水又東屈而南逕建春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阮嗣宗詠懷詩曰。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陽門。百官志曰。洛陽十二門。候一人。六百石。東觀漢記曰。郅惲為上東門候。光武嘗出夜還。詔開門欲入。

惲不應。上令從門間識面。惲曰。火明遼遠。遂拒不開。由是上益重之。亦叔手杓桂節處也。橋首建兩石柱。橋之右柱銘云。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柱。敦敕工匠。盡要妙之巧。攢立重石。累高周距。橋工路博。流通萬里云云。河南尹邳崇讓。丞渤海重合雙福。水曹掾中牟任防。史王陰。史趙興。將作吏睢陽申翔。道橋掾成皋卑國。洛陽令江雙。丞平陽降。監掾王騰之。主石作。左北平山仲。三月起作。八月畢成。其水依柱。又自樂里道屈而東出陽渠。昔陸機為成都王穎入洛。敗北而返。水南即馬市也。舊洛陽有三市。斯其一也。嵇叔夜為司馬昭所害處也。北則白社故里也。昔孫子荊會董威輦於白社。謂此矣。以同載為榮。故有威輦圖之。東逕馬市石橋。橋南有二石柱。並無文刻也。漢司空漁陽王梁之為河南也。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不流。故以坐免。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洛中公私穰贍。是渠今引穀水。蓋純之創也。案陸機洛記。劉澄之永初記。言城之西南有陽渠。周公制之也。昔周遷殷民於洛邑。城隍偪狹。卑陋之所耳。晉故城成周。以居敬王。秦人廣之。以封不韋。以是推之。非專周公可知矣。亦謂之九曲瀆。故河南十二縣簿云。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西至洛陽。又案

傳暢晉書云都水使者陳狼鑿運渠從洛口入注九曲至東陽門是以阮嗣宗詠懷詩所謂朝出上東門遥望首陽基又言遥遥九曲間徘徊欲何之者也陽渠南水南暨閶闔門漢之上西門者也漢宮記曰上西門所以不純白者漢家厄於戌故以丹鏤之太和遷都徙門南側其水北來高渠枝分上下歷故石橋東入城逕望先寺中有碑碑側法子弁碑作龍桿勢於今作所樣方古猶存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古宮門也又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魏太和中皇都遷洛陽經構宮極修理街渠務窮隱發石視之曾無毀壞石工細密非今知所擬亦奇為精至也逕因用之其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二水對撒之上皆列銅雲虎之狀以火齊薄之又其晨光初起夕景斜暉霄文華照陸離眩目又南逕通門掖門西又南流東轉逕閶闔門南案禮王有五門謂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路門一曰畢門亦曰虎門也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於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為閶闔門昔在漢世洛陽宮殿門題多是大篆言是蔡邕諸子自董卓焚宮殿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書安定梁孟皇善師宜官八分體求以贖死太祖善其法常仰繫帳中愛翫之以為勝宜官北宮寺題咸是鵠筆南宮既建明帝令侍中京兆韋誕以古篆書之皇都遷洛始令中書舍人沈含馨以隸書書之景明正始之年又勑符節令江式以大篆易之今諸桁榜題皆是大書周官大宰以正月懸治法於象魏廣雅曰闕謂之象魏風俗通曰魯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從門厥聲爾雅曰觀謂之闕說文曰闕門觀也漢官典職曰偃師去洛四十五里望朱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洛陽故宮名有朱雀闕白虎闕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漢記曰更始發洛陽李松奉引車馬奔觸北闕鐵柱門三馬皆死即斯闕也白虎通曰門必有闕者何闕者所以飾門別尊卑也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雖不如禮猶象而魏之上加複思以易觀矣廣雅曰復思謂之屏釋名曰屏自障屏也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於此復重思之也漢末兵起壞園陵罘罳曰無使民復思漢也此蓋鑿論曰壇闕罘罳言樹屏觸角所祭也顏容人曰闕者上有所失下得書之於闕所以求論譽於人故謂之闕矣今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也昔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有立諫之鼓湯有總街之誹武王有靈臺之復皆所以廣設過懷之備也渠水又枝分夾路南逕出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舊魏明帝置銅駝諸獸於閶闔南街陸機云駝高九尺積

出太尉坊者也水西有永寧寺熙平中始創也作九層浮圖浮圖下基方一十四丈自金露柈下至地四十九丈取法代都七級而又高廣之雖二京之盛五都之富利刹靈圖未有若斯之構也按釋法顯行傳西國有爵離浮圖其高與此相状東都西域俱為莊妙矣其地是曹爽故宅經始之日於寺院西南隅得爽窟室下入土可丈許地壁悉累方石砌之石作細密都無所毀其石悉入法用自下曹爽庫匡亦難復制此桓氏有言曹子丹生此豚犢信矣渠左是魏晉故廟地今悉民居無復遺墻也渠水又西歷廟社之間南注南渠廟社各以物色辨方周禮廟在路寢皆如明堂而有燕寢焉唯祧廟則無後代通為一廟列正室於下無復燕寢之制禮天子建國左廟右社以石為主祭則帝親今多王公攝事王者不親拜為咸寧元年洛陽大風帝社樹折青氣屬天元王東渡魏代昌矣渠水自銅駝街東逕司馬門南魏明帝始築闕崩壓殺數百人遂不復築故無闕門南屯舊有置銅翁仲處金狄既淪故處亦褫唯壞石存焉自此南直宣陽門經緯通達皆列馳道往來之禁一同兩漢曹子建嘗行御街犯門禁以此見薄渠水又東逕杜元凱所謂伏泉北今無水坎方九丈六尺深二丈餘似是人功而不類於泉陂是驗非之一證也又皇甫謐帝王世紀云王室定遷徙居此周小不受王都故壞翟泉而廣之泉源既塞明無故處是驗非之二證也杜預言翟泉在太倉西南既言西南於雒陽不得為東北是驗非之三證也稽之地說事幾明矣不得為伏泉也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東出陽門石橋下注陽渠穀水自閶闔而南逕土山東水西三里有坂坂上有土山漢大將軍梁冀所成築土為山植林成苑張璠漢記曰山多峭坂以象二崤積金玉采捕禽獸以充其中有人殺苑兎者迭相尋逐死者十三人南出逕西陽門舊漢氏之西明門也亦曰雍門矣舊門在南太和中以故門邪出故徙是門東對東陽門穀水又東逕白馬寺東是漢明帝夢見大人金色項佩白光以問群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經像始以榆欓盛經白馬負圖表之中夏故以白馬為寺名此榆欓後移在城內愍懷太子浮圖中近世復遷此寺然金光流照法輪東轉創自此矣穀水又南逕平樂觀東李尤平樂觀賦曰乃設平樂之顯觀章祕偉之奇珍華嶠漢書曰靈帝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奇兵騎士數萬人天子住大蓋下禮畢天子躬擐甲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設祕戲以示遠人故東京賦曰其西則有平樂都場

亦逵之觀，能貫喻晚天鳥乎。漢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古人以良金鑄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外，平樂觀。今於上西門外無他基觀，惟西明門外獨有此臺，巍然廣秀，疑即平樂觀也。又言皇女稚殤，瘞於臺側，故復名之曰皇女臺。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董卓銷為金，用銅為錢。於建始殿東階下，胡軍奕亂，此象遂淪。穀水又南逕西門，門，故廣陽門也。門左枝渠，東派入城，逕太社前，又東逕太廟南，又東於清陽門右下注陽渠。穀水又南，東屈逕津陽門南，故津陽門也。昔洛水泛溢，漂害者衆，津陽城門校尉將築以遏水，諫議大夫陳宣止之曰：王尊正也。水絕其足，朝廷中興，必不入矣。水乃造門而退。穀水又東逕宣陽門南，故苑門也。皇都遷洛，移置於此，對閶闔門，南直洛水浮桁，故東京賦曰：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者也。東洛陽考之中土，卜惟洛食，寔為神也。門左即洛陽池處也。池東舊平城門所在矣。今塞，北對南陽南宮。故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屬，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謻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謻門曲榭，邪阻城洫。注云：謻門，冰室門也。阻，依也。洫，城下池也。言南面曲邪行，依城池為道。故說文曰：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謻門即宣陽門也。門內有宣陽冰室。周禮有冰人，日在北陸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冰室舊有宣陽門內，故得是名。門既擁塞，冰室又罷。穀水又逕靈臺北，望雲物也。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鼮鼠於臺上，亦諫議大夫第五子陵之所居。倫少子也。以清正，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尚書廬江朱孟興等，故孝廉功曹，各致禮餉，並辭不受。永建中卒。穀水又東逕平昌門南，故平門也。又逕明堂北，漢光武中元元年立，尋其基構，上圓下方，九室重隅，十二堂。蔡邕月令章句同之。故引水於其下為辟雍也。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晉宮閣名曰：故建陽門也。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在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城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是，遂堅縛之，刻記年月日，以名焉。陽仲方嘗為門候，上微行夜還，陽閉門不內，朝廷嘉之。又東經國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矣。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文字有六義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母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無會劇務，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即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桐棺，前和外隱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刻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谿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作工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元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鐫字，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析，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憮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二學，尚髣髴前基矣。穀水於城東南隅枝分，北注逕清陽門東，故清明門也，亦曰稅門，亦曰芒門。又北逕東陽門東，故中東門也。又北逕故太倉西。洛陽地記曰：大城東有太倉，倉下運船常有千計，即是處也。又北入洛陽溝。穀水又東，左邊為池，又東右出為方湖，東西一百九十步，南北七十步。故水衡署之所在也。穀水又東南轉屈而東注，謂之阮曲，云阮嗣宗之故居也。穀水又東注鴻池陂。百官志曰：鴻池，池名也，在洛陽東二十里。丞一人，二百石。池東西千步，南北千一百步，四周有塘，池中又有東舊瀆。瀆水溜逕通。故孝元鴻池陂賦曰：鴻澤之陂，聖王所規，開大東注，出自城之也。其水又東，左合七里澗。晉後略曰：成都王使其人陸機為前鋒都督，伐京師，軍進為治軍所處，大敗於鹿苑，人相登躡，死於壑中，及七里澗澗為之滿。即是澗也。澗有石梁，即旅人橋也。昔孫登不欲久居洛陽，朝陽

氏舉本傳，終，思欲追蹤林鄉，隱淪長兮，播竣埋之於此，播之卒，嫂傳舟七矣。漢神紀曰：太康末，京洛始爲析楊之歌，有兵革苦之辭，駿後被誅，太后幽死，折楊之應也。楊元是歎，愕皆累石爲之，高壯矣。制作甚佳，雖以時往損功，而不廢行旅。禾起石興兆，書云，播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過也。奇制作題，其上云，太康三年十一月初就功，日用七萬五千人，至四月末止。此橋遂頹落，復更修補，今無復文字。陽渠水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尚存，廟宇東面，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高丈餘，闕西即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剝缺，不復可識，于安仰登於萬古，讚清徽於廟像，大字原集矣。陽渠又東逕亳殷南，昔盤庚所遷，改商曰殷，此始也。班固曰：尸鄉，故殷湯所都者也。故書曰：湯亭，薛瓚漢書注、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爲非，以爲帝嚳都矣。晉太康地理記並言田橫死於是亭，故改曰尸鄉，非也。余案司馬彪郡國志，以爲春秋之尸氏也。其澤野有原夫郭，多墳壠焉，即陸士衡會王輔嗣處也。袁氏王陵詩敘，機始入洛，次河南之偃師，時忽結陰，望道左右民居者，因往逗宿，見一少年，姿神端遠，與機言玄，機服其能，而無以酬折，前至一綱文，機題緯古今，綜檢名實，此少年不甚欣解，將曉去，稅駕逆旅，嫗以告何宿而來，自東數十里無村落，止有山陽王冢墓，機乃怪悵，還睇昨路，空野沓靄，雲樹蔽日，知所遇者審王弼也。此上即祝雞翁之故居也。後神記曰：祝雞翁者，洛陽人也，居尸鄉北山下，養雞百年餘，雞至千餘頭，皆有名字，欲取呼之名，則種別而至，後之吳山，莫知所去矣。穀水又東逕偃師城南，皇甫謐曰：帝嚳作都於亳，偃師是也。王莽之所謂師氏者也。穀水又東流注于洛水矣。

甘水出引農宜陽縣鹿蹄山，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縱山，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故世人目其所爲甘掌焉。**東北至河南縣南北入洛**。甘水發源東北流，北屈逕一故城東，在非山上，世謂之石城也。京相璠曰：或云甘水西山上，夢汁而平，有故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指謂是城也。余案甘水東一十許里，洛城南有故甘城焉，北對河南故城，世謂之鑒洛城，鑒甘聲相近，即故甘城也。爲王子帶之故邑矣，是以服虔有甘公之稱焉。甘水又與非山水會，水非出山東谷，東流入于甘水，甘水又於河南城西北入洛。經書縣南，非也。故京相璠曰：今河南河南縣西有甘水，北入洛，斯得之矣。

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山海經曰：翰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蓋自北而南矣。尚書禹貢太史

公禹本紀云：導渭水東北至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也，出馮翊北。周太王去邠，度漆，踰梁山，止岐下，故詩云：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又曰：率西水滸，至于岐下。是符禹貢本紀之說。許慎說文稱漆水出右扶風杜陵縣岐山，東入渭，從水桼聲。又云：一曰漆城池也。潘岳關中記曰：關中有涇、渭、灞、滻、酆、鄗、漆、沮之水，酆、鄗、漆、沮四水在長安西南，鄠縣皆注。鄠鄗水北注渭。關山圖以鬻山西北有溫池，溫池西南入十里岐川，在杜陵，即長安西有渠，謂之漆渠。班固地理志云：漆水出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又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今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南流注岐水，但川土奇異，今說互出，考之經史，各有所據，識淺見浮，無以辨之矣。

瀘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地理志曰：瀘水出南陵縣之藍田谷，西北流，與一水合，水出西南莽谷，東北流注瀘水，又北歷藍田川，北流注于灞水。地理志曰：瀘水北至灞陵入灞水。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北，東入于洛。地理志曰：沮出直路縣西，東入洛。今水自直路縣東南逕燋石山，東南流，歷檀臺川，俗謂之檀臺水。屈而東山西流，又西南逕宜君川，世又謂之宜君水。又得黃嶔水口，水西北出雲陽縣石門山黃嶔谷，東南流注宜君水，又東南流逕祋祤縣故城西。縣以漢景帝二年置，其水南合銅官水，水出東北而西南，逕銅官川，謂之銅官水，又西南流，逕祋祤縣東，西南流，逕其城南原下，而西南注宜君水。宜君水又南出土門山西，又謂之沮水，又東南歷土門南原下，東逕懷德城南，城在北原上，又東逕漢太上皇陵北，陵在南原上，沮水東注鄭渠。昔韓欲令秦無東伐，使水工鄭國間秦，鑿涇引水，謂之鄭渠，渠首上承涇水於中山西瓠口，所謂瓠中也。爾雅以爲周焦穫矣，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覺，欲殺鄭國，國曰：始臣爲間，然渠亦秦之利，卒使就，渠成而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四萬餘頃，皆畝一鍾，關中沃野，無復凶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命曰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河渠書曰：鑿涇水自中山西。封禪書：漢武帝獲寶鼎於汾陰，將薦之甘泉，至中山，氤氳有黃雲蓋焉。徐廣史記音義曰：關中有中山，非冀州者也。指證此山，俗謂之仲山，非也。鄭渠又東逕舍車宮南，絕冶谷水，鄭渠故瀆又東逕巀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自濁水以上無濁水，上承雲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謂之濁谷水，又東南出原注鄭渠，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又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屈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

瓆之為穀渦水絕白渠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為櫟陽渠城即櫟陽宮也漢高帝葬皇考於是縣起墳陵署邑號改曰萬年也地理志曰馮翊萬年縣高帝置王莽曰異赤也故徐廣史記音義曰櫟陽今萬年矣闞駰曰縣西有涇渭北有小河謂此水也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逕郭獄城西與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其一水東出即濁水也東與澤泉合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隔原相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為漆水也東流逕薄昭墓南冢在此原上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漆沮之名也沮循鄭渠東逕當道城南城在頻陽縣故城南頻陽宮也公置城北有頻山山有漢武帝殿以石架之縣在山南故曰頻陽也應劭曰縣在頻水之陽今縣之左右無水以應之所未詳者非鄭渠與沮水又東逕蓮芍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縣以草受名也沮水又東逕漢光武故城北又東逕粟邑縣故城北莽更名粟城也後漢封騎都尉耿夔為侯國其水又東北流注于洛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水　水經八

水經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渭水出首陽縣首陽山渭水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此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號渭源城渭水出焉三源合注東北流逕首陽縣西與別源合水南出鳥鼠山渭水谷尚書禹貢所謂渭出鳥鼠者也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閒既言其過明非一水也又東北流而會于殊源也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溪水次南得廣相溪水次東得共谷水左則天馬溪水次南則伯陽谷水并參差翼注亂流東南出矣**又北過襄武縣北**廣陽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成一川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逕襄武縣東北荊頭川水入焉水出襄武西南鳥鼠山荊谷東北逕襄武縣故城北王莽更名相桓續鐘羌沒射滅序行部為隗囂別苟宇所拘衛贊台制襲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渭水事若東南不東北也又東襄水注之水出西南崔當谷東北逕襄武縣南東北流入于渭魏志稱咸熙二年襄武上言大人也身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一寸白髮著黃單衣中柱杖呼漢王始語云今當太平十二月天標永終智救在晉遂遷觀而事晉**又東過獂道縣南**右則本溪水次則同水俱左則過水右注之渭水東南逕獂道故城西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也漢靈帝五年別為南安郡赤亭水出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渭水又逕城南得粟水水出西南安郡谷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新興川水出西南鳥鼠山二源合舍東北流與彰川合水出西南漢下東北至彰縣南本屬道故城封治從漢縣之永元元年帝封耿秉為侯國也萬平川水出南山東北流注之又東北注新興川又東北逕新興縣北晉書地道記南安之屬縣也其水又東北與南川水合出西南山下東北合北水又東北注于渭水渭水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渾源所道出鹿部西山兩源合注東北流逕鹿部南亦謂之鹿部水又東北富丘水出西南丘下東北注武城水亂流東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入武陽川又有關城川水出南安城谷水出北丘川參差注渭水渭水又東與落門西山東流三附谷水注之三川統一東北流注于渭水有落門聚昔馮異攻落門未拔而薨建武十年來歙又攻之擒隗囂子純隴右平渭水自落門東至黑水峽左右六水夾注左則武陽溪

水東門俠土門谷水俱出北山南流入渭右則有溫谷水次東有故城溪水次東有澗里溪水亦名習溪水次東有黑水並出南山北流入渭水又東出黑水峽歷冀川**又東過冀縣北**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一十水注之北則溫谷水注之其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逕平襄縣城南故襄戎邑也王莽之所謂平襄縣矣其水東南流歷三堆南東流南屈黃槐川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聲隱隱如雷有頃止聞于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脅去地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則有兵是歲廣漢鉗子攻死囚盜庫兵劫吏民衣繡衣自號仙君黨與浸廣明年冬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信而有徵其水北逕冀縣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故天水郡治王莽更名鎮戎縣曰冀治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改曰漢陽郡城即隗囂稱西伯所居也後馬超之圍冀也涼州別駕閻伯儉潛出水中將告急夏侯淵爲超所擒令告城無救伯儉曰大軍方至咸稱萬歲超之數之伯儉曰卿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遂殺之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

冀谷次東有濁谷水次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逕新陽下城南溪谷赤萬二水並出南山東北入渭水渭水又東與新陽崖水合即隴水也東北出隴山其水西流隴右逕瓦亭南隗囂聞略陽陷使牛邯守瓦亭即此亭也此水亦出隴山東南流歷瓦亭又西南合爲一水謂之瓦亭川西南流逕清賓溪北又西南與黑水合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西南流其吾南川水注之水東北出隴垂西南流歷黑城南注黑水黑水西南出懸鏡峽入西南入瓦亭川又有涼水自西東會世謂之鹿角口又南逕阿陽縣故城東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侵隴右漢陽長史蓋勳屯阿陽以拒賊即此城也其水又南與燕無水合水源延發東山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左會方城川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南逕成紀縣東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右與成紀水合源導西北當亭川東流出破石峽津流遂斷故瀆東逕成紀縣故帝太皞庖犧所生之處也漢氏以爲天水縣王莽之阿陽郡治也又東潛源隱發通之成紀水東南入瓦亭川川水又東南與受渠水相會水東出大隴山西逕受渠亭北又西南入瓦亭川川水又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嚮穴故岫

壑取名焉釋淡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崖枕骸尚全唯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其水又西南與略陽川水合水出隴山香谷西西流右則單溪西注左則閣水入焉其水又西歷蒲池即石魯水出東南石魯溪西北注之其水又西入略陽川西得破杜谷水次西得千和谷水又西得金里谷水又西得南室水又西得碑谷水並出南山北流於略陽城東陽波北注川水又西逕略陽道故城北溫渠水出南山北逕望峽北入城建武八年中郎將來歙與祭遵所部護軍王忠右輔將軍朱寵將二千人皆持鹵力斧自安民縣之楊城永始二年成帝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起官寺市里從番須回中伐樹木開山道略陽夜襲擊囂斬守將軍金梁城等皆殺之因保其城隗囂聞略陽陷悉衆以攻歙激水灌城光武親將囂走西城世祖與來歙會于此其水自城北注川一水二川並囂所堨以灌略陽也川水西得白湯泉又西得清谷水西得蒲谷西川又西得龍尾溪水與渭谷水合俱出南山飛清北入川水水又西南得水洛口水源東導隴山西逕水洛高西南流又得櫓欵水口水出隴山西逕櫓欵川又西逕水洛亭南西北注之亂流西南逕石門峽謂之石門水西南注

略陽川略陽川水又西北流入瓦亭水又西南出顯親峽石宕水注之水出北山山上有女媧祠庖羲之後有帝女媧焉與神農爲三皇矣其水南流注瓦亭水瓦亭水又西南逕顯親縣故城東南漢封大鴻臚竇固爲侯國自石宕次得蝦蟆溪水得金黑水又得宜都溪水咸出左右參差相入瓦亭水又東南合安夷川口水源東出更胡谷西北流歷夷水川與東黑川水會謂之取陽交又西得河宕川水又西得羅溪水並自東北西南注夷水夷水又西逕顯親縣南西注瓦亭水瓦亭水又東南得大華谷水又東南得折里溪水又東得六合水皆出近溪湯峽注瓦亭水又東南出新陽峽崖岫壁立水出其間謂之新陽崖水又東南流于渭是也**又東過上邽縣**渭水東歷縣北封山流之陰逕圃扁北東東南流蘭渠川水出自北山帶佩衆溪南流注于渭渭水東南與神澗水合澗山圖所謂靈泉池俗名之爲萬石灣淵深不測實爲靈異先後漫遊者多離其斃渭水又東南得歷泉水北歷泉溪東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東逕當亭川即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注之右則魯庫水又東與大奔川水出西山二源合注東歷大奔川東南流注于藉水藉水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二源同

渭。東北入藉水。藉水又次東北入上邽縣。左佩丘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溪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天谷水。咸自北山注藉水。藉水又禪五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赤門谷水。次東得覃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曾導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逕黃瓜縣北。又東清溪白水左右夾注。又東北大羊谷水南出羊溪。歷澗北流泉溪長溪同注黃瓜水。黃瓜水又東北歷青谷。咸歸于縣。藉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逕上邽城南。得嚴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于藉。藉水。卽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眾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洋。謂是水也。藉水又東得其陽谷水。又得宕水谷水。並自南山北入于藉。藉水又東合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藉水。藉水又東入于渭。渭水又歷僑亭南而入綿諸縣。東與東亭水合。亦謂之為橋水也。清水又或為通稱矣。水源東發小隴山。衆川瀉浪。統成一水。西入東亭川為東亭水。與小祇

大祇二水合。又西北得南神谷水。三川並出東南。並流屬注。又有理瀆水。槃蹄二川。與延水並西南注東亭水。東亭水又西。右則歡濟水。次西得鐘谷水。水側出東南二溪。西北流注東亭川。東亭川水。右則濕谷水出小隴山。又西渉谷水出南北渉溪。西南注東亭川水。東亭川水又西得清水口。清水導源。北隴山一源。俱發西南出龍口。合成一水。西南流歷細野峽逕清池谷。又逕清水縣故城東。王莽之識睦縣矣。其水西南合東亭川。謂之清水。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原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秦故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矣。秦水西逕降隴縣故城南。又西南自亥松多二水出隴山合而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秦水又西南歷隴川。逕六槃口。過清水城。西南注清水。上下咸謂之秦川。又西兔水注焉。水北出兔谷。引納衆流。合以成溪。溢水呈會。謂之小兔水。西南流。左長谷水西南注之。右則東卯水。東南入焉。兔又南入清水。清水又西南得綿諸水口。其道源西北諸溪。東南與長思水北出思溪。南入綿諸水。又東南歷綿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渭水又東南注谷水。水出西南注谷之山。東北流與橫水合。水出東南橫谷。西北逕橫水塢入西北注谷水。亂流西北出注谷峽。又西北軒

轅谷水注之。水出南山軒轅溪。南安姚瞻以為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皇甫謐云。生壽丘。丘在魯東門北。未知孰是也。其水北流注渭。渭谷水又西北白城谷溪東北流。白城泉水出其西。東注白城水。白城水又東北入注谷水。谷水又東北歷董亭下。陽難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卽是亭也。其水東北流注于渭。山海經曰。注谷之山。注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也。渭水又東伯陽谷水入焉。水出刑馬之山伯陽谷。北流。白水出東南白水溪。西北注伯陽水。伯陽水又西北歷谷。引控羣流。北注渭水。又東登大利。又東南流苗谷水注之。水出南刑馬山。北歷平作西北逕苗谷屈而東逕伯陽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平西入任邑所由。欲山虜歟谷。任任猶其名焉。渭水東南流。衆川瀉浪。逕次鳴注。左則伯陽東溪水注之。次東得望松水。次東得毛六溪水。次東得皮周谷水。次東得黃杜東溪水。出北山。南入渭水。其右則胡谷水。次東丘谷水。次東得丘谷東溪水。次東有鉗巖谷水。並出南山。東北注渭。渭水又東南出石門。度小隴山。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刑縣之數歷山也。南流逕長蛇戎。東觀和平三年。蔡使持涼民以還隴西。楚水又南流注于渭。潤騎以大水為汧水。言又東汧汧二水入焉。今按諸地志。汧水出汧縣西北。關騎十

三州志曰。與此同。渭以汧水為龍魚水。蓋以其津流逕通而更譯其稱號矣。水東入散關。雀什子神仙傳曰。老子西出關。關令尹喜候氣知真人將有西遊者。遇老子。強令之著書耳。不得已為著道德二經。謂之老子書也。有李老廟于寶。搜神記云。老子將西入關。關令尹喜好道之士。觀真人當西。乃要之遇也。皇甫士安高士傳云。老子為周柱下史。見周衰。乃以官隱為周守藏室史。積八十餘年。姓無名稱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適周見老聃。然幽王失道。平王東遷。聞以釋修。人以職使尹喜候氣。非此明矣。往逕所由。舍為或可。渭水又東逕西武功北。俗以散關城非也。褚先生曰。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蜀口棧道近山無他豪易高者是也。渭水又與杜水合。水出道谷。北逕武都道縣故城西。王莽更名曰善治也。縣有怒特祠。列異傳曰。武都故道縣有怒特祠。云神本南山大梓也。秦文公二十七年伐之。樹瘡合。文公乃遣四十人持斧斫之。猶不斷。疲士一人傷足。不能去。臥樹下。聞鬼相與言曰。勞攻戰乎。其一曰。足為勞矣。又曰。秦公必持不休。答曰。其如我何。又曰。赤灰跋於子何如。乃默無言。臥者以告。令士皆赤衣。隨所斫以灰跋。樹斷化為牛水。故秦為立祠。其水又東北歷大散關而入渭水也。渭水又東。而右合南山五溪水。更瀾流注。

之也。又東過陳倉縣西。縣有陳倉山，山上有寶雞鳴祠。昔秦文公感伯之言，遊獵於陳倉，遇之於北坂，得若石焉，其色如肝，歸而寶祠之，故曰陳寶。其來也，自東南，暉暉聲若雷，野雞皆鳴，故曰雞鳴神也。地理志曰：上有公明、黃帝孫、舜妻冢，有羽陽宮，秦武王起。晉地記曰：縣氏陳山。姚睦曰：黃帝都陳，言在此。榮氏開山圖注曰：伏羲生成起，起徙治陳倉也，非陳國所都也。魏明帝遣將軍太原郝昭築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亮使昭鄉人靳詳說之，不下。亮以數萬攻昭千餘人，以雲梯衝車地道逆射，昭以大射連石拒之，亮不利而還。今渭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陳倉水出于陳倉山下，東南流注于渭水。渭水又東與陽溪合，其水上承斜水，水自斜谷分注綏陽溪，北屆陳倉入渭。故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有綏陽小谷，雖山崖絕險，溪水縱橫，難用行軍者，邏候往來，要道通入。今使前軍所治此道，以向陳倉，足以扳屯賊勢，使不得分兵東行者也。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有汧水祠。王莽更之曰郿平也。東觀漢書曰：隗囂圍來歙於略陽，世祖詔曰：桃花水出，船槃皆至郁夷陳倉，分部而進者也。汧水入焉，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為汧，汧之為名，寔兼斯舉。水有二源，一水出縣西山，世謂之小隴山，巖嶂高險，不通軌轍。故

張衡四愁詩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其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漲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因謂是水為龍魚水，自下亦通謂之龍魚川。川水東逕汧縣故城北。史記秦文公東獵汧田，因遂都其地是也。又東歷澤亂為一，右白龍泉，泉徑五丈，源流奮通，淪漪四洩，東北流注于汧。汧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為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滻漭盪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汧，自水會上下，咸謂之為魚龍川。汧水又東南逕隃麋縣故城南，王莽之扶亭也。昔郭歙耻王莽之徵，而遁跡於斯。建武四年，光武封耿況為侯國矣。汧水東南歷慈山，東南逕郁夷縣，逕平陽故城南。史記秦寧公二年徙平陽，徐廣曰：故郿之平陽亭也。城北有漢鄧州刺史趙融碑，靈帝建安元年立。汧水又東流注于渭水。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水出南山茲谷，乘高激流，注于溪中。溪中有泉，謂之茲泉。泉水潭積，自成淵渚，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也。今人謂之凡谷。石壁深高，幽隍邃密，林障秀阻，人跡罕交。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次平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存，是有磻溪之

稱也。其水清泠神異，北流[illegible]里注于渭。北有郿塢城，七十里。渭水又東逕石塢，即北原也。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與司馬懿屯渭南，雍州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亮至渭水，又逕五丈原北。魏春秋曰：諸葛亮據渭水南原。司馬懿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東轉者，是其勇也；若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亮果屯此原，與懿相禦。渭水又東逕郿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右輔都尉治。魏春秋：諸葛亮皂帳，司馬懿據郿拒亮，即此縣也。渭**水又東過武功縣北。**渭水於縣，斜水自南注之，水出縣西南衙嶺山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諸葛亮與步騭書曰：僕前軍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餘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水也。是以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長攻琰營，臣作竹橋，越水射之，橋成馳去。其水北流注于渭。地理志曰：斜水出衙領北，至郿注渭。水又東逕馬冢北。諸葛亮與步騭書曰：馬冢在武功東十餘里，有高勢，攻之不便，是以留耳。渭水又逕武功縣故城北，王莽之新光也。地理志曰：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杜預以為中南也。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不得鼓角，鼓角則疾風雨至。杜彥達曰：太白山南連武功山，於諸山最為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

山上有谷春祠。春，櫟陽人，成帝時病死而尸不寒，後忽出縣南門及光門上，而入太白山，民為立祠於山嶺，春秋來祠中山宿焉。山下有太白祠，民所祀也。劉曜之世，是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亡，嗚呼嗚呼，斯其盡乎。時群官畢賀，中書監劉均進曰：此國滅之象，其可賀乎？終如言矣。渭水又東，溫泉水注之。溫泉水出太一山，其水沸涌如湯，杜彥達曰：可治百病，世清則疾愈，世濁則無驗。其水下合漢流，北注十三里入渭。渭水又東逕斄縣故城南，舊邰城也，后稷之封邑矣，即詩所謂有邰家室也。城東北有姜原祠，城西南百步有稷祠，郿之斄亭也。王少休之為郿縣也，路逕此亭，亭長曰：亭凶殺人。少林曰：人勝凶邪，何鬼敢忤？遂宿，夜中聞女子稱冤之聲。少林曰：可前求理。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少林投衣與之。女子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宿此亭，為亭長所殺。少林曰：當為汝報之，勿復害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告亭長，遂服其事，亭遂清安。渭水又東逕郿縣雍山，東南流歷中亭川，謂之之中亭水，亦曰水井水，南流逕胡城東，俗名也。蓋秦惠公之故居，所謂祁年宮也。孝公又謂之為橐泉宮。故地理志曰：有雍橐宮，祁年觀下。劉向曰：穆公葬無丘隴處也。史記

曰。穆公之卒。從死者百七十七人。良臣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秦人哀之。爲賦黃鳥。余謂崔駰及皇覽繆志也。惠公。孝公。並是穆公之後繼世之君矣。子孫無由起宮於祖宗之墳陵矣。以是推之。知二證之非實也。而左會左陽水。世名之西水。北出左陽溪。南流逕岐州城西。魏置岐州刺史治。左陽水。又南流注于雍水。雍水又與東水合。俗名也。北出河桃谷。南流。右會南源。世謂之返眼泉。亂流南逕岐州城東。而南合雍水。州居二水之中。南則兩川之交會也。世亦名之爲沖空水。東流。鄧公泉注之。水出鄧艾祠北。故名曰鄧公泉。數源俱發於雍縣城南。縣故秦德公所居也。晉書地道記以爲西虢地也。漢書地理志以爲西虢縣。太康記曰。虢叔之國矣。有橫宮。平王東遷。叔自此之上陽爲南虢矣。雍有五畤祠。以上祠祀五帝。昔秦文公田于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爲上帝之神。於是作鄜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於陳倉北坂。祠青帝。秦靈公又於吳陽作上畤。祠炎帝焉。高帝問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博士莫知其故。帝曰。我知之矣。待我而五。遂立北畤。祀黑帝焉。應劭曰。四面積高曰雍。闞駰曰。宜爲神明之隩。故立群祠焉。又有鳳女祠。秦穆公時有簫史者。善吹簫。能致白鵠孔雀。穆公女弄玉好之。公爲作鳳臺以居之。積數十年。一旦隨鳳去。

故雍宮世有簫管之聲焉。今臺傾祠毀。不復然矣。鄠泉東流注于雍。自下雖會也。津。備傳通稱。故南貫有雍汪會同之文矣。雍水又東逕鄰亭南。世謂之樹亭川。蓋郿樹聲相近。誤耳。亭故郿公之菜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後漢郡國志曰。郿縣有邵亭。謂此也。雍水又東南流。與杜水合。水出杜陽山。其水南流。謂之杜陽川。東南流。左會漆水。水出杜陽之縣漆溪。謂之漆渠。故徐廣曰。漆水出杜陽之岐山者是也。漆水渠水南流。大巒水注之。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即故岐水也。淮南子曰。岐山出石橋山。東南流。細如封禪書曰。收龜於岐。漢書音義曰。岐水名也。謂斯水矣。二川洋逝。俱爲一水。南與杜水合。俗謂之小黃水。亦或名之米流川。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所謂居岐之陽也。非直因山致名。亦指水取稱矣。又歷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故曰有周也。水北即岐山矣。昔秦蓋舍穆公爲處也。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紀曰。炎帝神農氏。姜母曰以遊華陽。感神而生。炎帝於姜水。水合而東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水也。水發杜陽縣大巖嶺。世謂之赤泥峴。沿波歷澗。俗名大橫水也。疑即杜水矣。其水東南流。東逕杜陽故城東西三百步。南北二百步。世謂之故縣川。又故谷縣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冢。有道穴北入。亦不知所極。華天杜山南。故縣取名焉。亦指是水而攝目矣。王莽之通杜者也。地理志曰。縣有杜水。東二坑水注之。水有二原。一水出西北積龍水。二合而東歷五將山。又合鄉谷水。水出鄉溪。東南流入杜。謂之鄉谷川。又南。黃水注之。水出好畤縣梁山大嶺東。南逕梁山宮西。故地理志曰。好畤有梁山宮。秦始皇起。水東有好畤縣故城。王莽之好邑也。世祖建武二年。封建威大將軍耿弇爲侯國。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注雍水。謂之中亭水。又南於美陽縣西。永元二年。更封郭雍侯耿秉爲侯國。其水又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郿塢南。漢獻帝傳曰。董卓發卒築郿塢。高與長安城等。積穀三十年。成天下。不成守此畢老。其愚如此。渭水之東。洛谷之水出其南山洛谷。北流逕長城西。魏甘露三年。蜀遣姜維出洛谷圍長城。即斯地也。又東。芒水從南來流注之。芒水出南芒谷。北流逕玉女房。水側山際有石室。世謂之玉女房。芒水又北逕盩厔縣之竹圃中。分爲二水。漢中常侍鄧曰望義作亂於東宮。鴻勇侍盩厔芒竹。即此也。其水分爲二流。一水之東北爲枝。一水北流注于渭也。渭水下。**渭水又東過槐里縣南。又東澇水從南來注。**渭水逕縣之故城南。漢書集注。李奇謂之小槐里之西城也。又東與芒水枝流合。水受芒水於竹圃。東北流。又屈而北入渭。**渭水又東北逕黃山宮南。**地理志所云。縣有黃山宮。惠帝三年起者也。東方朔傳曰。武帝微行。西至黃山宮。故世謂之遊城。非也。就水注之。水出南山就谷。北逕大陵西。世謂之老子陵。昔李老爲周柱史。以世衰入戎。於此有冢。事非經證。然莊周著書云。老子死。秦佚三號。是非不死之言。人稟五行之精氣。陰陽有終變。亦無不化之理。以是推之。或復如傳。古人許以傳疑。故兩存耳。就水豎側北與黑水合。上承三泉於就水之右。三泉奇發。言歸一瀆。北流左逕就水。就水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合田溪水。**水出南山田谷。北流長楊宮西。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又東北與一水會。水上承盩厔南南泉。北逕其縣東。又北逕思鄉城西。又北注田溪。田溪水又北流注于渭水也。縣苑有象龍源。上承渭水於鄠縣東。逕武功縣爲成林渠。東逕縣苑。亦曰靈軹渠。河渠以引堵水。徐廣曰。一作諸水是也。**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地南。**縣古犬丘邑也。周懿王都之。秦以爲廢丘。亦曰槐丘。和平元年。靈帝封戶左中郎將皇甫嵩爲侯國。縣南對渭水。北背通秦。史記秦本紀云。秦武王三年。渭水赤三日。秦昭王十四年。渭水又大赤三日。鴻範五行傳曰。赤者火色也。水盡赤以火沴水也。渭水。秦大川也。陰陽亂。秦用嚴刑。敗亂之象。後項羽入秦。封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

王。都高奴。章邯爲雍丘王。居槐里。爲三秦。漢祖北定三秦。引水灌城。遂滅章邯。三年。改曰槐里。王莽更名槐治也。世謂之爲大槐里。晉太康中。始平郡治也。其城遞帶防陵。舊基尚存。即漢書所謂槐里環隄者也。東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流逕長楊宮東。宮有長楊樹。因以爲名。漏水又北屈茸圃西。亦謂之仙澤。又北逕望仙宮。又東北耿谷水注之。水發南山耿谷。北流與柳泉合。東北逕五柞宮。相去八里。並舉樹名。宮亦曰闕氏以五柳立稱。故張晏曰。宮有五作樹。在盤屋縣矣。其水北逕仙澤東北。又逕望仙宮東。又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渭水又東合甘水。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秦文王貟陽宮西。又北逕五作宮東。又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昔夏啓伐有扈。作誓於是亭。故馬融曰。有扈甘南郊地名也。甘水又東得涝水口。水出南山涝谷。北逕漢宜春觀。又東北逕鄠縣故城西。涝水際城北出。合美陂水。水出宜春觀北。東北流注涝水。涝水北流入于渭。即上林故地也。東方朔稱武帝建元中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遊宜春。夜十刻乃出。與侍中常侍武騎待詔及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上大驩樂之。上仍使太中大夫虞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舉籍阿城以南。盩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屬之南山。以爲上林苑。東方朔諫。秦起阿房而天下亂。因陳秦陷六府之事。上乃拜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卒起上林苑。故相如諸爲天子遊獵之賦。稱烏有先生亡是公而奏上林也。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武帝建武三年造。張晏曰。橋在長安西北茂陵東。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渭水又逕太公廟北。廟有太公碑。文字褫缺。全無可尋。渭水又東北與鄗水合。水上承鎬池於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故詩云。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自漢帝穿昆明池。於是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伯谷關。至平舒置。見華山有素車白馬。問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車上人曰。吾華山君使。願託書致鄗池君。子之咸陽。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列。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勿妄發。致之得所欲。鄭客行至鄗池。見一梓下果有文石。取以報。梓應曰。諾。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又見頃間。聞語聲言祖龍死。神道茫昧。理難辨測。故無以精其幽致矣。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彪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毛詩云。彪流浸也。而世傳以爲水名矣。鄭玄曰。豐鎬之間水

北流也。鎬水北逕漢靈臺西。又逕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刃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却胡門也。鎬水又北逕于渭。渭水北有杜郵亭。去咸陽十七里。今名孝里亭。中有白起祠。嗟乎有制勝之功。懸卢商之仁。是地即其伏劍處也。渭水又東北逕渭城南。文穎以爲故咸陽矣。秦孝公之所居離宮也。獻公都櫟陽。天爾金。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出。至孝公作咸陽。築冀闕。而徙都之。故西京賦曰。秦里其朝。實爲咸陽。太史公曰。長安。故咸陽也。漢高帝更名新城。武帝元鼎三年。別爲渭城。在長安西北渭水之陽。王莽之京城也。始隷扶風。後并長安。而沈水注之。其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其地即杜之樊鄉也。漢祖至櫟陽。以將軍樊噲灌廢丘最。賜邑於此鄉也。其水西北流逕杜縣之杜京西。西北流逕杜伯塚南。杜伯與其友左儒仕宣王。儒無罪見害。杜伯死之。終能報恨於宣王。故成公子安五言詩曰。誰謂鬼無知。杜伯射宣王。沈水又西北逕下杜城。即杜伯國也。沈水又西北左合故渠。渠有二流。上承交水。合於高陽原。而北逕河池陂東。而北注沈水。沈水又北與昆明故池會。又北逕秦通六臺東。又北逕堨水陂東。又北得陂水。其瀆東北流入于沈水。沈水又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水上承池於昆明臺。故王仲都所居也。桓譚新論稱元帝被病。廣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詔問所能。對曰。能忍寒暑。乃以昆明池上。環水而馳。御者厚衣狐裘寒戰。而仲都獨無變色。臥於池臺上。曜然自若。夏大暑日。使曝坐。環以十爐火。不言熱。又身不汗。池水北逕鎬京東。秦阿房宮西。史記曰。秦始皇三十五年。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小。乃作朝宮於渭南。亦曰阿城也。始皇先作前殿阿房。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爲閣道。自殿直抵南山。表山巔爲闕。爲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象天極閣道絶漢抵營室也。關中記曰。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萬人。其水又屈而逕其北。東北流注堨水陂。陂水北出逕漢武帝建章宮東。於鳳闕南東注沈水。又北逕鳳闕東。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餘里。千門萬戶。其東鳳闕。高七丈五尺。俗言貞女樓。非也。漢武帝故事云。闕高二十丈。關中記曰。建章宮圓闕臨北道。鳳在上。故號鳳闕。故繁欽建章鳳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泯。唯建章鳳闕。巋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也。沈水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一水北逕神明臺東。傳子宮室曰。上於建章中作神明臺井幹樓。咸高五十餘丈。皆作懸閣。輦道相屬焉。三輔黃圖曰。神明臺在建

阜宮中。上有九室，今人謂之九子臺，而即實非也。沈水又逕漸臺東。漢武故事曰：建章宮北有太液池，池中有漸臺三十丈。南有璧門三層，高三十丈。有南璧門十餘丈。中殿十二間，階陛咸以玉為之。鑄銅鳳五丈，飾以黃金，棲屋上，椽首薄以玉璧，因曰璧玉門也。沈水入北流注渭，亦謂是水為潏水也。故呂忱曰：潏水出杜陵縣。漢書音義曰：潏水聲，而非水也。亦曰高都水。前漢之末，王氏五侯，大治池宅，都水入長安城，故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竟連五杜，土山漸臺，像西白虎。即是水也。又東過長安縣北。渭水東分為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為𣵀，其由河之有雍也。此，渭水北流逕觀雍州刺史郭淮碑南，又東南合一水，逕兩石人北。秦始皇造橋，鐵墩重不勝，故作力士孟賁等像以祭之，鐵乃可移動也。又東逕陽侯祠北。漲氣祠之，此神能為大波，故配食河伯也。使人以為鄧艾祠，悲哉。孫勝通消，事忘受害矣。渭水又東注此水，水上有梁，謂之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一十二梁。橋之南北有隄，激立石柱，柱南京北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

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後董卓入關，遂焚此橋，魏武帝更修之，橋三丈六尺。忖留之像，曹公乘馬見之驚，又命下之。燕丹子曰：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乃求歸。秦王為機發之橋，欲以陷丹，丹過之，橋不為發。又一說交龍扶轝，而機不發。但言今不知其故處矣。渭水又東與沈水枝津合，水上承沈水，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注藕池，池中有臺觀，蓮荷被浦，秀實可翫。其一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逕長安城北。漢惠帝元年築，六年成，即咸陽也。秦離宮無城，故城之。王莽更名常安。十二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本名宣平門，王莽更名春王門正月亭，亦曰東城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即逢萌挂冠處也。第二門本名清明門，一曰凱門，王莽更名宣德門布恩亭，內有藉田倉，亦曰藉田門。第三門本名霸門，王莽更名仁壽門無疆亭，民見門色青，又名青城門，或曰青綺門，亦曰青門。門外舊出好瓜，昔廣陵人邵平為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種瓜此門，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是以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指謂此門也。

南出東頭第一門本名覆盎門，王莽更名永清門長茂亭。其南有下杜城，應劭曰：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又曰端門。北對長樂宮。第二門本名安門，亦曰鼎路門，王莽更曰光禮門顯樂亭，即西安亭。北對未央宮。本名平門，王莽更名信平門誠正亭。西出南頭第一門本名章門，王莽更名萬秋門億年亭，亦曰故光華門也，又曰便門。第二門本名直門，王莽更名直道門端路亭，故龍樓門也。張晏曰：門樓有銅龍。三輔黃圖曰：長安西出第二門，即此門也。第三門本名西城門，亦曰雍門，王莽更名章義門著義亭。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又曰光門，亦曰突門。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於此，備匈奴。又有通門亥門也。其北二門本名洛門，又曰朝門，王莽更名建子門廣世亭，一曰高門。蘇林曰：高門，長安城北門也。又逕觀歷之山，北流入于渭。渭水又東西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麗山距其西，源泉上通，懸流數十，與華岳同體。其水北逕鄣城西，水上有橋，橋雖崩毀，舊跡猶存，東去鄣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也。而北流注于渭，闞駰謂之新鄣水。渭水又東逕鄣縣故城北。

史記：秦武公十年，縣之。桓公友之故邑也。漢書薛瓚注言：周自穆王已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幽王既敗，虢儈又滅，遷居其地，國于鄭父之丘，是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余按史遷記，考春秋國語世本，言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庶弟友於鄭。又春秋國語並言桓公為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而寄帑與賄於虢儈之間。幽王宮於戲，鄭桓公死之。平王東遷，鄭武公輔王室，滅虢儈而兼其土。故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及遷封于彼，左傳隱公十一年，鄭莊公稱，便吾先君新邑於此。其能與許爭乎？是其指新鄭為言矣。然班固、應劭、鄭玄、皇甫謐、裴頠、王隱、闞駰及諸述作者，咸以西鄭為友之始封也，賢於薛瓚之單說也。無宜違正經而從逸錄矣。京屬樂桑於鄭北渠壇祀景王，而尊右旋千丈，劉侯卿牧牛祀童子為虎，年十五，被髮徒跣，為其師畢衣，升頭本情真善，纔見眾人稱惡噫，號乎建世。後月餘，來白直小吏，與崇又尚書一人相隨向鄭北渡渭水，即此處也。城南山北有五部神廟，東南向華嶽，廟前有碑。後漢光和四年，鄭縣令河東裴畢字君先立。蘇林曰：戲，邑名，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孟康曰：水名也。今戲亭是也。昔周幽王悅褒姒，姒不笑，王乃擊鼓舉烽以徵諸侯，侯至無寇，褒姒乃笑，王甚悅之。及犬戎至，王又舉烽以徵諸侯，諸侯不至，

逐敗幽王於戲之上。身死于驪山之北。故國語曰。幽滅者也。漢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爲初陵。以爲非霸曲亭南更營之。鴻嘉元年。於新豐戲鄉爲昌陵縣。以奉初陵。永始元年。詔以昌陵卑下。客土疏惡。不可爲萬歲居。其罷陵作。令吏民反故。後將作大匠解延年徙煌。關中記曰。昌陵在霸城東二十里。取土東山。與粟同價。所費巨萬。積年無成。即此處也。戲水又北分爲二水。並注渭水。水又東。令水入焉。水南出肺浮山。蓋驪山連麓而異名也。北會三川。統歸三壑。歷陰槃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有水南側虎山。南總五水。單流注遶秦步宮高東。世名立市城。歷新豐原東而北逕步壽宮西。又北入渭。渭水又東得西陽水。又東得東陽水。並南出廣鄉原北垂。俱北入渭。渭水又東。石橋水會。故沈水也。水南出馬嶺山。北流逕武平城東。按地理志。左馮翊有武城縣。王莽之桓城也。石橋水又逕鄣城東。水有故石梁。述仙記曰。鄣城東十四里。各有石梁者也。又北逕沈城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有沈陽縣。王莽更之曰制昌也。蓋藉水以取稱矣。渭水又東。數水注之。水南出石山之數谷。北逕吾平城東。舊所傳言武王伐紂告太平於此。故城得斯名。非所詳也。數水又北逕集靈宮西。地理志曰。華陰縣有集靈宮。武帝起。故張昶華嶽碑稱漢武慕其靈。築宮在其陰。而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餘水注之。水南出良餘山之陰。北流入于渭。俗謂之宣水也。渭水又東。合黃酸之水。世名之爲千渠水。水南出升山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逕平舒城北。城側枕渭濱。半破淪水。南面通衢。昔秦始皇之將亡也。江神素車白馬道華山下。返璧於華陰平舒道。曰爲遺鎬池君。使者致之。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沈璧也。即江神返璧處也。渭水之陽。即懷德縣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即懷德縣故城也。世謂之高陽城。非矣。地理志曰。禹貢北條荊山在南山下。有荊渠。即夏后鑄九鼎處也。王莽更縣曰懋德。渭水又東逕長城北。長澗水注之。水南出大華之山側長城東。而北流注于渭水。史記。秦孝公元年。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又東逕華陰縣北。洛水入焉。闞駰以爲漆沮之水。曹瞞傳曰。操與馬超隔渭水。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地多沙。不可築城。婁子伯說今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一宿而成。操乃多作縑囊以運水。夜渡作城立於是水之次也。渭水逕縣故城北。春秋之陰晉也。秦惠文王五年。改曰寧秦。漢高帝八年。更名華陰。王莽之華壇也。縣有華山。山海經曰。其高五千仞。削成而四方。遠而望之。又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韓子曰。秦昭王令工施鉤梯上華山。以節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棋長八寸。而勒之曰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是。神仙傳曰。山中衛叔卿嘗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登華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勅世令還山。山層雲秀。故能懷靈抱異耳。山上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掛溜騰虛。直瀉山下。有漢魏大帝三廟。廟有石闕數碑。一碑是建安中立。漢鎮遠將軍段煨更修祠堂。碑文。漢給事黃門侍郎張昶造。昶自書之。晉帝又刊其二十餘字。二書有重名於海內。又刊傳中司隸校尉鍾繇。弘農太守母丘儉姓名。廣六行。對然循平。是太康八年。弘農太守河東衛叔始爲華陰令。河東裴仲恂從其遊。力循立壇廟。引道樹栢。遂于山陰。事見永興元年華百石所造碑。渭水又東。沙渠水注之。水出南山。北流而北入長安城。城自華山北逕于渭。華嶽銘曰。秦晉爭其祠。立城建其左者也。郭著述仙記指證魏之立長城。長城在後。不得言在斯。爲非矣。渠水又北注入渭。渭水又東逕定城北。西征記曰。城因原立。述仙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又東。沤泉水注之。水出南山靈谷。而泉北流注于渭水也。渭水又東合沙溝水。水即符禺之水也。南出符石。逕新豐縣故城北。東與魚池水會。水出驪山東北水本導源北流。後秦始皇葬於山北。水過而曲行。東注北轉。始皇造陵取土。其地汙深。水積成池。謂之魚池也。在秦王陵東北五里。周回四里。池水西北流。逕始皇冢北。秦始大興厚葬。營建冢壙於麗戎之山。一名藍田其陰多金。其陽多玉。始皇貪其美名。因而葬焉。斬山鑿石。下錮三泉。以銅爲槨。旁行周迴三十餘里。上畫天文星宿之象。下以水銀爲四瀆百川五嶽九州。具地理之勢。宮觀百官。奇器珍寶。充滿其中。令匠作機弩。有所穿近。輒射之。以人魚膏爲燈燭。取其不滅者久之。後宮無子者。皆使殉葬甚衆。墳高五丈。周迴五里餘。作者七十萬人。積年方成。而周章百萬之師已至其下。乃使章邯領作者以禦難。弗能禁。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三十日運物不能窮。關東盜賊銷椁取銅。牧人尋羊燒之。火延九十日不能滅。北對鴻門十里。池水又西北。濮水之西南有溫泉。世以療疾。三秦記曰驪山西北有溫水。祭則得入。不祭則爛人肉。俗云。始皇與神女遊。唾之生瘡。始皇謝之。神女爲出溫水。後人因以澆洗瘡。張衡溫泉賦序曰。余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嘉洪澤之普施。乃爲之賦云。此湯也。不使灼人形體矣。池水又逕鴻門西。又逕新豐縣故城東。故麗戎地也。高祖王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故象舊里制茲新邑。立城社。樹枌榆。令街庭若一。分置豐民以實茲邑。故名之爲新豐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改爲都鄉。封段頻爲侯國。後立陰

棗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爲陰溝水又北絶滑溝漢注于渭渭水又東逕鴻門北舊大道北下坂下口名也古有鴻亭漢書髙祖將見項羽楚漢春秋曰項王在鴻門亞父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衝天五色采相繆或以龍或似雲非人臣之氣可誅之髙祖會項羽范增目羽羽不應樊噲杖盾撞人入食豕肩於此羽壯之郡國志曰新豐縣東有鴻門亭者也郭緣生咸云霸城南門曰鴻門也項羽將因會髙祖危髙祖羽仁而弗斷范增謀而不納項伯終護髙祖以獲免既抵霸上遂封漢王按漢書注鴻門在新豐東十七里則霸上應百里按史記項伯夜馳告張良良與俱見髙祖仍使夜返考其道里不容得爾今父老傳在霸城南門數十里於理爲得按緣生此記雖歷覽史漢述行塗經見可謂學而不思矣今新豐縣故城東三里有坂長二里餘塹原通道南北洞開有同門狀謂之鴻門孟康言在新豐東十七里無之蓋指縣治而言非謂城也自新豐故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西二十里則長安城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二十里即霸城是也髙祖舊停軍處東去新豐既遠何惡項伯夜與張良共見髙祖乎推此言之知緣生此記乖矣渭水又東石川水南注焉渭水又東戲水注之水出麗山馮公谷東北流又北逕麗戎城東春秋晉獻公五年伐之獲麗姬於是邑麗戎男國也姬姓秦之驪邑矣又北右總三川逕鴻門東又北歷戲亭東應劭曰戲弘農湖縣西界也地隔諸縣不得爲湖湖西如此一里即李夫人冢冢形三成世謂之英陵夫人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嘗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絶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曰延年女弟上召見之妖麗善歌善歌舞得幸早卒上憫念之以后禮葬悲思不已賦詩悼傷故渠又東逕茂陵縣故城南武帝建元二年置地理志曰宣帝縣焉王莽之宣城也故渠又東逕龍泉北今人謂之溫泉非也渠北故坂此即龍淵廟如淳曰三輔黄圖有龍淵宮今長安城西有其處廣蓋宮之遺也故渠又東逕姜泉北渠北有漢昭帝陵東南去長安七十里又東逕平陵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昭帝置王莽之廣利也故渠之南有竇氏泉北有徘徊廟又東逕漢大將軍魏其侯竇嬰冢南又東逕成帝延陵南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康陵坂也故渠又東逕渭陵南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爲初陵詔不立縣邑又東逕哀帝義陵南又逕文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縣故城也地理志曰惠帝置王莽之嘉平也渠側有杜郵亭又東逕渭城北地理志曰縣

有蘭池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池今不知所在也又東逕長陵南亦曰長山也三秦記曰長安城北有平原廣數百里民井汲巢居井深五十丈秦名天子冢曰山漢曰陵故通曰山陵矣風俗通曰陵者天生自然者也今王公墳壟稱陵春秋左傳曰南陵夏后皐之墓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冢者種也種墓也羅倚於山分尊卑之名者也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秦伐邽置邽戎於此有上邽故加下也渭水又東與竹水合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太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出於鄭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即水所始也東逕宜春城南又東南逕池陽城北枝瀆出焉東南歷藏原下逕郭縣故城北東南入渭今無水白渠又東枝渠出焉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左輔都尉治王莽之千春也太康地記謂之曰高陸也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四年高陵縣民穿井得龜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太卜佐高魯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魯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淪矣又東逕櫟陽城北史記秦獻公二年城櫟陽自雍徙居之十八年雨金於是處也項羽以封司馬欣爲塞王按漢書高帝關中始都之王莽之師亭也後漢建武二年封驃騎大將軍景丹爲侯國丹讓世祖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白渠又東逕秦孝公陵北又東南逕居陵城北逕萬城南又東注金氏陂又東南注于渭故漢書溝洫志曰白渠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是也今無水故渠又東逕漢丞相周勃冢南冢北有亞夫冢故渠東南謂之周氏曲又東南逕漢景帝陵南又東南注于渭今無水渭水又東逕霸縣北與高陵分水水南有定陶恭王廟傅太后陵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恭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徵爲太子太子即帝位立恭王廟北京師比宣帝父悼皇故事元壽元年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塋則爲合葬不共陵也諸侯皆如之恭王廟在霸城西北廟西北即傅太后陵不與元帝同塋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也陵與元帝齊者謂周十二丈也王莽奏毀傅太后冢冢崩壓殺數百人開棺臭聞數月公卿在位皆阿莽旨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傅后冢二旬皆平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今其處積土猶高世謂之增墀人亦謂之增阜俗亦謂之

成帝初陵處所李詳也渭水又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塚次有碑左則澧水注之渭水又東逕邽縣南置隴西郡之邽戎也渭水又東得白渠枝口又東與五丈渠合水出雲陽縣石門山謂之清水東南流逕黃嶔山西又南入祋祤縣歷原南出謂之清水口東南流絕鄭渠又東南入高陵縣逕黃白城西本曲梁宮也南絕白渠屈而東流謂之曲梁水又東南逕高陵縣故城北東南絕白渠瀆又東南入萬年縣謂之五丈渠又逕藕原東東南流注于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渭水又東逕峚都城北故番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番闞駰曰番鄭西然則今峚城是矣俗名之赤城水曰赤水非也符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經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於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水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霸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更名滋水為霸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所謂多玉者也西北有銅谷水次東有輞谷二水合而西注之又西流入滻水滻水又西逕嶢關北歷柳城東西有二城魏置清泥軍於城內世亦謂之清泥城也秦二世三年漢祖入自武關攻秦趙高遣將距於嶢關者也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

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滻水又西北流入霸霸水又北歷藍田川逕藍田縣也竹書紀年梁惠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蓋子向之故邑也川有漢臨江王榮冢景帝以罪徵之將行祖於江陵北門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不返矣榮至中尉郅都急切責王王年少恐而自殺葬於是川有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霸水又左合滻水歷白鹿原東即霸川之西故芷陽矣史記秦襄王葬芷陽者也是謂之霸上漢文帝葬其上謂之霸陵上有四出道以瀉水在長安東南三十里故王仲宣賦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漢文帝嘗欲從霸西馳下峻坂袁盎攬轡於此處上曰將軍怯也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立不倚衡聖王不乘危今馳不測如馬驚車敗奈高廟何上乃止霸水又北長水注之水出杜縣白鹿原其水西北流謂之荊溪溪水又西北左合狗枷川水水有二源西川上承磈山之斫槃谷次東有苦谷二水合而東北流逕風涼原西關上圖曰麗山之西川中有阜名曰風涼原在磈山之陰雍州之福地即是原其水傍溪北注原上有漢武帝祠其水右合東川水出南山之石門谷盂谷次東有大谷次東有雀谷東有土門谷五水北谷西北歷風涼原東又北與西川會原為二水之會亂流北逕宣帝許后陵東

而北去杜陵十里斯川於是有狗枷之名川東亦曰白鹿原也上有狗枷堡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原上有狗枷秦襄公時有天狗來下有賊則狗吠之故一堡無患故川得厥目焉川水又北逕杜陵東元帝初元元年築宣帝杜陵北去長安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年縣之漢宣帝元康以杜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為杜陵也王莽之饒安也其水又北注荊溪荊溪又北入霸縣又有溫泉入焉水發自原下入荊水亂流注于霸俗謂之滻水非也史記音義文帝出安門注云在霸陵縣有故亭即郡國志所謂長門亭也史記云霸滻長水也雖不在祠典以近咸陽秦漢都涇渭長水盡得比大川之禮昔文帝居霸陵北臨廁指新豐路示慎夫人曰此走邯鄲道也因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淒愴悲懷顧謂群臣曰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無可欲無石郭又何戚焉文帝曰善拜廷尉韋昭曰高岸夾水為廁今斷原夾二水也廚門其內有長安廚官在東故城曰廚門也如淳曰今名廣門也第三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王莽更名進和門臨水亭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凡此諸門皆通逵九達三塗洞開隱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出右入為往之逕行者昇

降有上下之別漢成帝之為太子元帝嘗急召之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方乃得度上怪遲問其故以狀對上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馳道也渭水東合昆明故渠渠上承昆明池東口東逕河池北亦曰女觀陂又東合沉水亦曰漕渠又東逕長安縣南東逕明堂南舊引水為辟雍處在雞鼎路門東南七里其制上圜下方九宮十二室四嚮五色堂北三百步有靈臺是漢平帝元始四年立東南有漢故圜丘成帝建始二年罷雍五時始祀皇天上帝於長安南郊應劭曰天郊在長安南即此也故渠之北有白亭博望苑漢武帝為太子立使通賓客從所好也太子巫蠱事從所杜門東出史良娣死葬於苑北宣帝以為戾園以倡優千人樂思后園廟故亦曰千鄉故渠又東而北屈逕青門外與沉水枝渠會渠上承沉水於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為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中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又東逕未央宮北高祖在關東令蕭何成未央宮何斬龍首山而營之山長六十餘里頭臨渭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土色赤而堅云昔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山即基闕不假築高出長安城北有玄武闕即北闕也東有倉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未央殿東有宣室玉堂麒麟含章白虎鳳皇朱雀鵷鸞

昭陽。鋪殿。天祿。石渠。麒麟三閣。未央宮。此即桂宮也。周十餘里。內有明光殿。走狗臺。柏梁臺。舊乘複道。用相連通。故張衡西京賦曰。鉤陳之外。閣道穹隆。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于桂宮。故渠出二宮之間。謂之明渠也。又東歷武庫北。舊樗里子葬於此。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冢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也。我百歲後。是有天子之宮夾我墓。秦以昭王七年卒。葬于渭南章臺東。至漢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子也。明渠又東逕漢高祖長樂宮北。本秦之長樂宮也。周二十里。殿前列銅人。殿西有長信。長秋。永壽。永昌諸殿。殿之東北有池。池北有層臺。俗是池為酒池。非也。故渠北有樓。漢京兆尹司馬文預碑。故渠又東出城。分為二渠。即漢書所謂王渠者也。蘇林曰。王宮家渠也。猶今御溝矣。晉均曰。渠名也。在城東霸門小。一水逕楊橋下。即青門橋也。側城北逕鄧艾祠西。而北注渭。今無水。其一渠東逕奉明縣廣成鄉之廣明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葬於郭北。宣帝遷苑南。史皇孫及王夫人卜以為悼園。益園民千六百家。立奉明縣以奉二園。園在東都門。昌邑王賀自霸御法駕。郎中令龔遂驂乘至廣明東都門是也。故渠東北逕漢太尉夏侯嬰冢西。葬日。柩馬悲鳴。輕車周還。下得石槨。銘云。于嗟滕公居此室。霸水又北會兩川。又北故渠左出焉。霸水又北逕王莽九廟南。王莽地皇元年。博徵天下工匠。壞徹西苑建章諸宮館十餘所。取材瓦以起九廟。笇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成九廟。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飾以金銀雕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功費數百巨萬。卒死者萬數。霸水又北逕枳道。在長安縣東十三里。王莽九廟在其南。漢世有白鵠羣飛自東都門過于枳道。呂后祓除於霸上。還。見倉狗戟脅於斯道也。水上有橋。謂之霸橋。地皇三年。霸橋水災。自東起卒數千。以水沃救不滅。晨燌夕盡。王莽惡之。下書曰。甲午大橋。乙未立春之日也。予以神明三年。終冬絕滅霸駮之橋。欲以興成新室。統一長存之道。其名霸為長存橋。霸水又北。左納漕渠。絕霸右出焉。東逕霸城北。又東逕子楚陵北。皇甫謐曰。秦莊王葬于芷陽之麗山。京兆東南霸陵山。劉向曰。莊王大其名立墳者也。戰國策曰。莊王字異人。更名子楚。故世人猶以子楚名陵。又東逕新豐縣右。會故渠上承霸水。東北逕霸縣故城南。漢文帝之霸陵縣也。王莽更之曰水章。魏文帝黄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人有見薊子訓與父老共摩銅人。曰。正見鑄此時。計爾。日以近五百年矣。故渠又

東北逕劉更始冢西。更始二年。為赤眉所殺。故謂侍中劉恭夜往取而埋之。光武使司徒鄧禹收葬於霸陵縣。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鮑永。持節安集河東。聞更始死。歸世祖。累遷司隸校尉。行縣經更始墓。遂下拜。哭盡哀而去。帝問公卿。太中大夫張湛曰。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帝乃釋。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漢大司農鄭當時所開也。以渭水難漕命齊水工徐伯發卒穿渠引渭。今源自昆明池。南傍山原。東至于河。且田且漕。大以為便。今霸水又北逕秦虎圈東。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裂血出濺虎。虎不敢動。即是處也。霸水又北入于渭水。渭水又東會成國故渠。渠魏尚書右僕射衛臻征蜀所開也。號成國渠。引以溉田。其渠上承汧水於陳倉東。東逕郿及武功槐里縣北。渠左有安定梁嚴冢。碑碣尚存。逕漢武帝茂陵南。故槐里之茂鄉也。應劭曰。武帝自為陵。在長安西北八十里。漢武帝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為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之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乃止。故阮公詠懷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陵之寔。故逕葬焉。冢在城東八里。飲馬橋南四里。故時人謂之為冢。故渠又北分為二渠。東逕虎圈南而東入霸。一水北合渭。今無水。東入于河。春秋之渭汭也。左傳閔公二年。虢公敗犬戎于渭隊。服虔曰。隊謂汭也。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云。汭入也。呂忱云。汭者水相入也。水會即船司空所在矣。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三輔黄圖有船庫官。後改為縣。王莽之船利者也。

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

常璩華陽國記曰。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道漾東流為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案沔水出東狼谷。逕沮縣入漢。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邕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故諸言漢者。多言西漢水至葭萌入漢。又曰。始源曰沔。是以經云漾水出氐道縣。東至沮縣為漢水。東南至廣魏白水。診其沿注。似與三說相符。而未極西漢之源矣。然東西兩川俱受沔漢之名者。義或當矣。但國地理志。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並

言漢有二源。東出氐道。西出西縣之嶓冢山。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昆崙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漢水。又言隴西縣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魏白水。又云漾水出豲道東至武都入漢。許慎呂忱並言漾水出隴西豲道。東至武都爲漢水。不言氐道。然豲道在冀之西北。又隔諸川。無水南入。疑出豲道之爲謬矣。又云漢漾也。東爲滄浪水。山海經曰。嶓冢之山。漢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然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也。孔安國曰。泉始出爲漾。其猶蒙耳。而常璩專爲漾山漾水。當是作者附而爲山水之殊目矣。余按山海經。漾水出昆崙西北隅。而南流注于醜塗之水。穆天子傳曰。天子自舂山西征。至于赤烏氏。巳卯北征。庚辰濟于洋水。辛巳入于曹。奴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乃獻食馬九百。牛羊七千。天子使逢固受之。天子乃賜之黃金之鹿。戲乃膜拜而受。余以太和中從高祖北巡。狄人猶有此獻。雖古今世殊。而所貴不異。然川流隱伏。卒難詳照。地理潛閟。變通無方。淺不可全言闞氏之非也。雖津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納方土之稱。是其有漢川漢陽廣漢漢壽之號。或因其始。或據其終。縱異名互見。猶有漢漾矣。川共目殊。或亦在斯。今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導也。然微涓細注。若通幂歷。津注而已。

西流與馬池水合。水出上邽西南六十餘里。謂之龍淵水。言神馬出水。事同余吾來淵之異。故因名焉。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即是水也。其水西流。謂之馬池川。又西流入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流。左得蘭渠溪水。次西有山黎谷水。次西有鐵谷水。次西有石耽谷水。次西有南谷水。並出南山。揚湍北注。右得高望谷水。次西得西溪水。次西得黃花谷水。咸出北山。飛波南入。西漢水又西南。資水注之。水北出資川。導源四壑。南至資峽。總爲一水。出峽西南流。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得峽石水口。水出苑亭白草黑谷。三溪西南至峽石口。合爲一瀆。東南流。屈而南注西漢水。西漢水又西也合陽廉川水。水出西谷。衆川瀉流。合成一川。東南流逕西縣故城北。秦莊公伐西戎破之。周宣王與其大駱犬丘之地。爲西垂大夫。亦西垂宮也。王莽之西治矣。建武八年。世祖至陽河。竇融等悉會。天水震動。隗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廣死。囂愁窮城守。時潁川賊起。車駕東歸。留吳漢岑彭圍囂。岑等壅西谷水。以縑幔盛土爲堤。灌城。城未沒丈餘。水穿壅不行。地中數丈湧出。故城不壞。諸葛亮表言。漢李進上邽。從廣業等相狀。後人因以入名石之城。皆僞爲楊廉也。置楊廉縣爲。又東南流。右會茅川水。水西南戎溪東北流。逕戎丘城南。吳漢之圍西城。王捷登城向漢軍曰。爲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將亟罷。請自殺以明之。遂刎頸而死。又東北流。注西谷水。亂流東南入于西漢水。西漢水又西南。逕始昌峽。始昌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曰。天水始昌縣故城西也。亦曰清崖峽。西漢水又西南。逕宕備戍南。左則宕備水自東南西北注之。右則鹽官水南入焉。水有鹽官。在嶓冢西五十許里。相承營煑不輟。味與海鹽同。故地理志云。西縣有鹽官是也。其水東南逕宕備戍西。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合左谷水。水出南山窮溪。北注漢水。又西南。蘭皋水出西北五交谷。東南歷祁山軍。東南入漢水。漢水又西南逕祁山軍南。雞水南出雞谷。北逕水南縣西。北流注于漢。漢水又西。建安川水入焉。其水導源建威西北山白石戍東南。二源水合注。東逕建威城南。又東與蘭坑水會。水出西南。近漢東北逕蘭坑城西。東北注建安水。建安水又東逕蘭坑城北。建安城南。其地故西縣之歷城也。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即此處也。去仇池一百二十里。後改爲建安城。其水又東合錯水。水出錯水戍東南。而東北入建安水。建安水又東北有雉尾谷水。又東北有太谷水。又北有小祁山水。並出東溪。揚波西注。又北左會胡谷水。水西出胡谷。東逕金盤歷城二軍北。軍在水南層山上。其水又東注建安水。又東北逕塞峽。元嘉

十九年。宋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伐楊難當。將妻子北奔。安西參軍魯尚期追出塞峽。即是峽矣。左山側有石穴洞入。言潛通下辨。所未詳也。其水出峽。西北流注漢水。漢水北連山秀舉。羅峯競峙。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許里。山上有城。極爲嚴固。昔諸葛亮攻祁山。即斯城也。漢水逕其南。城南三里有亮故壘。壘之左右猶豐茂宿草。蓋亮所植也。在上邽西南二百四十里。開山圖曰。漢陽西南有祁山。蹊逕逶迤。山高巖險。九州之名阻。天下之奇峻。今此山於衆阜之中。亦非爲傑矣。漢水又西南。與甲谷水合。水出西南甲谷。東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逕南岈北岈之中。上下有二城相對。左右墳壟低昂。亙山被阜。古諺云。南岈北岈。萬有餘家。諸葛亮表言。祁山縣去沮五百。有民萬戶。矚其丘墟。信爲殷矣。漢水西南逕武植戍南。武植戍。水發北山。二源奇發。合于安民戍南。又南逕武植戍西。而西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平夷戍南。又西南。夷水注之。水出北山。南逕其戍西。西南入漢水。漢水又西逕蘭倉城南。又南右會。兩溪俱出西山。東流注于漢水。張華博物志云。溫水出鳥鼠山。下注漢水。疑是此水。而非所詳也。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然世俗名之爲階陵水。非也。漢水又東南。右得北谷水。東南得武階水。又東南得金谷水。右三水並出西溪。東流注漢水。

其水又東南逕瞿堆西又屈逕瞿堆南絕壁峭峙孤險雲高望之形若覆唾壺高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迴開山圖謂之仇夷所謂積石嵯峨嶔岑隱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頃煮土成鹽因以百頃為號山上豐水泉所謂清泉湧沸潤氣上流者也漢武帝元鼎六年開以為武都郡天池大澤在西故都為目矣王莽更名樂平郡縣曰循虜常璩范曄云郡居河池一名仇池池方百頃即指此也左右悉白馬氐矣漢獻帝建安中有天水氐楊騰者世居隴右為氐大帥子駒勇健多計徙居仇池魏拜為百頃氐王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合同注一壑於神蛇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洛谷水又南逕虎嘯戍東又南逕仇池郡西瞿堆東西南入漢水漢水又東合洛溪水水北發洛谷南逕威武戍南又西南與龍門水合水出西北龍門谷東流與橫水會東北發溪即水源也又南逕龍門戍西又東南入漢漢水又東南逕上祿縣故城西修源濬導逕引北溪南總兩川單流納漢漢水又東南逕濁水城南又東南會平樂水水出武階東北四十五里更馳南溪導源東北流山側有甘泉湧波飛清下注平洛水又逕甘泉戍南又東逕平洛戍南又東入漢謂之會口漢水東南逕脩城道南與脩水合水總二源東北合漢漢水又東南於槃頭郡南

與濁水合水出濁城北東流與丁令溪水會其水北出丁令谷南逕武街城西東南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街城南故下辨縣治也李含李雄以為王楊難敵妻死葬陰平襲武街為氐所殺於此矣今廣業郡治濁水又東虎休休注之水北出漢南逕武街城東而南流注于濁水濁水又東逕白石縣南續漢書曰虞詡為武都太守下辨東三十餘里有峽峽中白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春夏輒濆溢敗壞城郭詡使燒石以水灌之石皆碎裂因鐫去焉遂無泛溢之害濁水即白水之異名也濁水又東南瀘陽水北出瀘谷南逕白石縣東而南入濁水濁水又東南與仇鳩水合水發鳩溪南逕河池縣故城西王莽之樂平亭也其水西南流注濁水濁水又東南與河池水合水出河池北谷南逕河池戍東西南入濁水濁水東南兩當水注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謂之故道水西南逕故道城東魏征仇池築以置戍與馬鞍山水合水東出馬鞍山雁谷西流至故道城東西入故道水西南流北川水注之水出北洛觀山南南流逕唐倉城下南至困冢川入故道水故道水又西南歷廣香交合廣香川水水出南田縣利橋山南流至廣香川謂廣香水又南注故道水謂之廣香交故道水又西南入秦岡山尚婆水注之山高入雲遠望增狀若嶺紆曦軒峰

駐月駕矣懸崖之側列壁之上有神象若圖指狀婦人之容其形上赤下白世名之曰聖女神至於福應愆違方俗是祈水源北出利橋山南逕南婁川謂之南婁水逕兩當縣之南婁戍南魏故道郡治也西南至山入故道水故道水又合黃盧山水水出西北天水郡黃盧山盧谷南流注故道水故道水又南入東益州之廣業郡界與沮水枝津合謂之兩當溪水上承武都沮縣之沮水瀆西南流注于兩當溪虞詡為郡漕穀布在沮從沮縣至下辯山道艱險水中多石舟車不通驢馬負運僦五致一詡於是受僦直約自致之即將吏民案行皆燒石鐫木開漕船道水運通利歲省萬計以漢慨豪濟吏士年四千餘萬也又西南注于濁水濁水南逕槃頭郡東而南合鄧溪水水上承濁水於廣業郡南逕鄧溪中有二石闕高其形若闕舊世有鄧獸止故謂之鄧獸臺北去郡三里水出臺下東南流左注濁水濁水又東南歷漢漢曲逕狹崖與狹里水合水西出僮潭東流入濁水濁水又東逕武興城南又東南與北谷水合水出武興東北而西南逕武興城北謂之北谷水南轉逕其城東而南與一水合水出東溪西北流北谷水又南流注漢水漢水又西南逕關城北除水出西北陰溪東南流入于漢漢水又西南逕盧谷水出東北逕漢上承

漢水西南流為西漢水漢水又西南寒水注之水東出寒川西流入漢漢水又西逕石亭戍廣平水西出百頃川東南流注漢又有平河水東山西流注漢水漢水又逕晉壽城西而南合漢壽水水源出東山西逕晉壽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漢水也**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西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白水西北出於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白水白水又東逕洛和城南洛和水西南出和溪東北流逕黑水城西而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與大夷祝水合水出夷祝城西南而窮溪北注白水又東北合羊洪水水出東南羊溪西北逕夷祝城東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于夷水夷水又東北入白水白水又東與安昌水會水源發衛大西溪東南逕鄧至安昌郡南又東南合無累水無累水出東北近溪西南入安昌水安昌水又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入陰平得東維水水出西北雄谷東南逕談城西東南入白水白水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王莽更名摧虜矣即廣漢之北部也廣漢屬國都尉治漢安帝永初三年分廣漢蠻夷置又有白馬水出長松縣西南白馬溪東北逕長松縣北而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逕陰平大城北蓋其渠帥自故城徙居也白水又東偃麻水出西

南側漾。東北流逕偃城西。而東北流入白水。白水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昔姜維之將還蜀也。雍州刺史諸葛緒邀之於此。後期不及。故維得保劍閣。而鍾會不能入也。白水又與羌水合。自下羌水。人得其通稱矣。白水又東逕郭公城南。昔郭淮之攻廖化於陰平也。築之。故因名焉。白水又東雍川水出西南雍溪。東北注白水。白水又東合空冷水。傳漢西南窮谷。即川源也。白水又東南與南五部水會。水有二源。西源出五部溪。東南流。東源出即谷西南。合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逕建陽郡東而北。與一水合。二源同注。共成三溪。西南流入于白水。白水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即白水郡治也。經云。漾水出其西。非也。白水又東南與西谷水相得。水出西溪。東流逕白水城南。東南入白水。白水又南。左會東流水。東入榆溪。溪即水源也。白水又南逕興城東。又東南左得刺稽水口。漢東北出埋水源矣。白水又東南。清水左注之。庾仲雍曰。清水自邦山東合白水。斯爲孟涉也。水源出平武郡東北嶓冢頂下。南逕平武城東。又逕其城南。又西屈平洛郡東南。屈而南逕南陽僑郡東北。又東南逕新巴縣東北。又東南逕始平僑郡南。又東南逕小劍戍北。西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也。張載銘曰。一人守嶮。萬夫趑趄。信然。故李特至劍閣而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小劍水西南出劍谷。東北流逕其戍。下入清水。清水又東南注白水。白水又東南於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晉蜀王弟葭萌所封爲苴侯邑。故遂城爲葭萌矣。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段元章善風角。弟子歸元章。封藥授之。曰。路有急難。開之。生到葭萌。從者與津吏諍。打傷其破頭者。生以此藥裹之。生乃歎服。還卒業焉。亦藥故處抱父嫗自洗處也。又東過巴郡閬中縣。巴西郡治也。劉璋之分三巴。此其一焉。闞駰云。彊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敗於彊口。即是也。其水東北逕武都陰平梓潼南安入漢水。漢水又東南逕津渠戍東。又南逕閬中縣東。閬水出閬陽縣。而東逕其縣南。又東注漢水。昔劉璋之攻霍峻於葭萌也。自此水上。張達范彊害張飛於此縣。漢水又東南得東水口。水出巴嶺南獠中。謂之東遊水。李壽之時。獠自牂柯北入。所在諸郡。布在山谷。其水西南逕宋熙郡東。又東南逕平城東。又東南逕巴西郡東。又東入漢水。漢水又東濩溪水合。水出獠中。世亦謂之爲清水也。東南流注漢亦。漢水又東南逕宕渠縣東。又東南合宕渠水。水西北出鄭縣南巴嶺。與槃余水同源派注。南流謂之北水。東南流與難水合。水出

東北巴山。西南注之。又東南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又東南入漢。又東南入漢州江津縣東南入于江。涪水注之。故仲雍謂涪內水者也。丹水出京兆上洛縣西北冢嶺上。名高豬山也。丹水東南流與清池水合。水源東北出清池山。西南流入于丹水。又東南過其縣南。縣故屬京兆。晉分爲郡。地道記曰。郡在洛上。故以爲名。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楚水注之。楚水出上洛縣西南楚山。昔四皓隱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兩源合舍於四皓廟東。又東逕高車嶺南。翼帶衆流。北轉入丹。嶺上有四皓廟。丹水自倉野。又東歷兔和山。即春秋所謂左師軍於兔和。右師軍于倉野者也。又東南過商縣南。又東南至于丹水縣入于均。契始封商。魯連子曰。在太華之陽。皇甫謐。闞駰。並以爲上洛商縣也。殷湯之名起於此矣。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應劭曰。秦之南關也。通南陽郡。春秋左傳哀公四年。楚左司馬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之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者也。京相璠曰。楚通上洛阨道也。漢祖下淅酈。攻武關。文穎曰。武關在淅縣西一百七十里。弘農界也。丹水又東南流入臼口。歷其戍下。又東南淅水出淅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派逕脩陽縣故城北。縣即淅之北鄉也。又東入淅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淸深神異。耆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事既非恒。難以詳矣。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北。春秋之白羽也。左傳昭公十八年。楚使王子勝遷許於淅是也。郭仲產云。相承言此城漢高所築。非也。余按楚襄王元年。秦出武關。斬衆五萬。取淅一十五城。漢祖入關。亦言下淅酈。非無城之言。通之則可矣。淅水又歷其縣東。王莽更名縣爲古亭也。而南流入丹水縣。注于丹水。故丹水會均。有淅口之稱。丹水又東南逕一故城南。名曰三戶城。昔漢祖入關。王陵起兵丹水以歸漢祖。此城疑陵所築也。丹水又逕丹水縣故城西南。縣有密陽鄉。古商密之地。昔楚申息之師所戍也。春秋之三戶矣。杜預曰。縣北有三戶亭。竹書紀年曰。壬寅。孫何侵楚入三戶郛者是也。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浮水側。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丹水東南流至其縣南。黃水出北芋山黃谷。南逕丹水縣。南注丹水。黃水北有墨山。山石悉黑。繢彩奮發。黝然若墨。故謂之墨山。今河南新安縣有石墨山。斯其類也。丹水南有丹崖山。山悉赬壁霞舉。若紅雲秀天。二岫更爲殊觀矣。丹水又南逕南鄉縣故城東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爲南鄉郡。逮晉封宣帝孫暢爲順陽王。因爲立順陽郡。而南鄉爲縣。舊治酇城。永嘉中。丹川浸沒。至

永和中。徙治南鄉故城。城南門外。舊有郡社柏樹。大三十圍。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大數圍。長三丈。羣小蛇數十隨入南山。聲如風雨。伐樹之前。見夢於欣。欣不以屬意。及伐之。更少日果死。丹水又東逕南鄉縣北。興寧末。太守王靡之改築今城。城北半據在水中。左右夾澗深長。及春夏水漲。望若孤洲矣。城前有晉順陽太守丁穆碑。郡民范甯立之。丹水逕流兩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即此水也。又南合均水。謂之淅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瑶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八賄

水

（水經九）

水經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並異名也余以永平中蒙除魯陽太守會上臺下列山川圖以方誌參差遂令尋其源流此等既非學徒難以取悉既在遷貶不容不也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黃柏谷巖鄣深高山岫邃密石徑崎嶇人跡裁交西即盧氏界也其水東北流逕太和城西又東流逕其城北左右深松列植筠柏交陰尹公度之所栖神處也又東屈山西嶺下水流兩分一水東逕堯山南為滍水也即經所言滍水出堯山矣一水東北出為汝水歷蒙柏谷左右岫壑爭深山阜競高夾水層松茂柏傾山蔭渚故世人以名也津流不已北歷長白沙口狐白溪水注之夾岸沙漲若雪因以取名其水南出狐白川北流注汝水又東北趣狼皐山者也**東南過其縣北**汝水自狼皐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東歷麻解城北故鄤鄉城也謂之蠻中左

傳所謂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者也杜預曰城在河南新城縣之東南伊洛之戎陸渾蠻氏城也俗以為麻解城非也蓋蠻麻讀聲近故也汝水又逕周平城南京相璠曰霍陽山在周平城東南者也汝水又東與三屯谷水合水出南山北流逕石碣東杜間刊云河南界又有一碣題言洛陽南界碣柱相對既無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其水又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東與廣成澤水合水出狼皐山北澤中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遊獵地假與貧民元初二年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于時馬融以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作廣成頌云大漢之初基也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右矕三塗左枕嵩嶽面據衡陰背王屋浸以波溠漁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桓帝延熹元年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其水自澤東南流逕溫泉南與溫泉水合溫水數源揚波於川左泉上華宇連除茨甍交通石渠錯落其間順道者多歸之其水東南流注廣成澤水澤水又東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得魯公水水上承陽人城東魯公陂城古梁之陽人聚也秦滅東周徙其君於此汝水東南流合于澗水水出北山南流注之又亂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右得霍陽聚汝

水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水出南山杜預曰河南梁縣有霍山者也其水東北流逕霍陽聚東世謂之華浮城非也春秋左傳襄公四年楚侵梁及霍服虔曰梁霍周南鄙也建武二年世祖遣征虜將軍祭遵攻蠻中山賊張滿特嚴析相華俗城合攻得霍陽聚即此水又逕梁城西故春秋周小邑也於戰國為南梁矣故繇云汝水逕其縣北俗謂之治城也非以北有注城故也今置治城縣治霍陽山水又東北流注于汝水汝水又左合三里水水北出梁縣西北而東南流逕其縣故城西故萆搏縣也地理志云秦滅西周徙其君於此因乃縣之杜預曰河南縣西南有梁城即是縣也水又東南逕注城南司馬彪曰河南梁縣有注城史記魏文侯三十二年敗秦于注者也又與一水合水發注城東坊下東南流注三里水又亂流入于汝汝水又東逕城安縣故城北按地理志潁川郡有成安縣侯國也史記建元以來功臣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五年校尉韓千秋擊南越死封其子韓延年為成安侯即此邑矣世謂之白泉城非也俗語耳汝水又東為周公渡蓋承休之徽號而有周公之嘉稱也汝水又東黃水注之水出梁山東南逕周承休縣故城東為承休水縣故子南國也漢武帝元鼎四年幸雒陽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封

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按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勁紀年勁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後滅疑嘉是衛後故氏子南而稱君也初元五年為周承休邑也地理志曰侯國也元帝置元始二年更曰鄭公王莽之嘉美也故汝渡有周公之名蓋藉邑以納稱也謂之黃城水曰黃水皆非也其水又東南逕白茅城東又南逕梁鄉西世謂之期城非也按漢書世祖自潁川在犨鄉馮魴光諸行所即是邑也水積為陂世謂之黃陂東轉逕其城南東流右合汝水又**東南潁川郟縣南**汝水又東與張磨泉合水發北阜春夏水盛則南注汝水汝水又東分為西長湖湖水南北五十餘步東西三百步汝水又東危澗水北出大劉山南生不琴堆東郟城西南流入于汝汝水又右逕為湖湖水南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俗謂之東長湖湖水下入汝古養水也水出魯陽縣北將抵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歷永仁三堆南又東逕沙川世謂之沙水歷山符壘北又東逕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璠曰在襄城郟縣西南養水名也俗以是水為沙水故亦名之為沙城非也又城處水之陽而以陰為稱更用惑焉但流雜間居裂溉互移故今川渠異容津途狀改故物望疑焉又右會重漬水

水出沛公壘西六十許步蓋漢祖入關往征是由故世擅斯目矣其水東北注養養水又東北入東長迴湖亂注汝水也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令尹子瑕之所城也激水注之水出魯陽縣之將孤山東南流許慎云水出南魯陽入父城從水敫聲呂忱字林亦言在魯陽激水東入父城縣與桓水會桓水出魯陽北山水有二源奇導於賈復城合為一瀆逕賈復城北復南擊郾所築也俗語訛謬謂之寡婦城水曰寡婦水北潰水有窮通故有枯渠之稱焉其水東北流至父城縣北右注激水亂流又東北至郟入汝汝水東南左合藍水水出陽翟縣重嶺山東南流逕紀氏城西有增臺記紀氏臺續漢書曰世祖車駕西征嵩賊舉起郟令馮魴為賊延褒所攻力屈上請紀氏舉賊自歸即是處在郟城東北十餘里其水又東南流逕黃阜東而南入汝水汝水又東南流人與白溝水合水出亭城西西南逕夏亭城西又南逕龍城西城西北即摩陂也縱廣可一十五里魏青龍元年有龍見于郟之摩陂明帝幸陂觀龍於是改摩陂曰龍陂其城曰龍城其水又南入于汝汝水又東南與龍山水會水出龍山龍溪北流際父城縣故城東昔楚平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故杜預曰即襄城之城父縣也馮異據之以降世祖用報巾車之恩也其水又東北流與二水合俱出龍山北流注之又東北入于汝水汝水又東南逕襄城縣故城南王隱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劉向說苑曰襄城君始封之日服翠衣帶玉佩徙倚於流水之上即是水也楚大夫莊辛所說處後乃縣之呂后元年立孝惠後宮子弘為侯國王莽更名相成也黃帝嘗遇牧童於其野故嵇康贊曰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憩茲邦也其城南對汜城周襄王出鄭居汜即是城也春秋襄公二十六年楚伐鄭涉汜而歸杜預曰涉汝水於汜城下也昔襄城郡治京相璠曰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置關於其下汝水又東南流逕西不羹城南春秋左傳昭公十一年楚靈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諸侯其畏我乎東觀漢記曰車騎馬防以前參藥勤勞省闈增封侯國襄城羹亭千二百五十戶即此亭也汝水又東南逕繁丘城南而東南出也又東南過定陵縣北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方五十餘步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報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反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水北秀林翼山在於父城東南湛水之北山有長阪蓋即湛水以名阪故有湛阪之名也湛水又東南逕蒲城北京相璠曰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者是也漢水又東

於汝水九由北東入汝杜預亦以是水為湛水矣周禮荊州其浸潁湛鄭玄云未聞蓋偶有不照也今考此則不爾其上言水則有符經文矣汝水又東南逕定陵縣故城北漢成帝元延三年封侍中衛尉淳于長為侯國王莽更之定城矣東觀漢記曰光武與王莽二公遂到汝水上於涯以手飲水澡盥塵垢謂傅俊曰今日疲勸諸君寧憊也即是水也水右則濆水左入焉左則百尺溝水夾岸層崇亦謂之為百尺堤也自定陵城北通潁水於襄城縣潁盛則南播汝汝狹則北注稱之東有澄潭號曰龍淵在汝北四里許南北百步東西二百步水至清深常不耗竭佳饒魚筍湖溢則東注澗水矣汝水又東南昆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唐山東南流逕昆陽縣故城西更始元年王莽徵天下能為兵法者選練武衛招募猛士旌旗輜重千里不絕又驅諸獷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出師之盛未嘗有也世祖以數千兵徼之陽關諸將見尋邑兵盛反走入昆陽世祖乃使成國上公王鳳廷尉大將軍王常留守夜與十三騎出城南門收兵於郾尋邑圍城數十重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人負戶而汲王鳳請降不許世祖帥營部俱進頻破之乘勝以敢死三千人徑衝尋邑兵耿其中堅於是水之上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莽兵大潰昆水又屈逕其城南世祖建武中封侍中傅俊為侯國故後漢郡國志有昆陽縣蓋藉水以氏縣也昆水又東逕定陵城南又東注汝水汝水又東南逕奇雒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濆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濦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濆然則濆者汝別也故其下夾水之邑猶流汶陽之名是或濆濦之聲相近矣亦或下合濦繇兼統厥稱耳又東南過郾縣北汝水逕奇雒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水側背雙流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東南流其城衿帶兩縣故城北故魏下邑也史記楚昭陽伐魏取郾是也汝水又東得醴口水水出南陽雉山亦云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為南岳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陰指謂是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依山海經不言有水焉然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即高鳳所隱之山也醴水又東南與皐水合水發皐山郭景純或作章山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東南逕葉城北南入城而南流出城蓋因山以即稱矣醴水又屈而東南流逕葉縣故城北春秋昭公十五年許遷于葉者也楚盛周衰控霸南土欲爭強中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逼華夏故號此城為萬城或作方字唐勒奏土論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萬里故號曰萬城也余按春秋屈

羌之在鄴陵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杜預曰。方城。山名也。在葉南。未詳孰是。楚惠王以封諸梁子高。號曰葉公城。即子高之故邑也。葉公好龍。神龍下之。河南王喬之為葉令也。每月望常自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顯宗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民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欲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民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即古仙人王喬也。是以干氏書之於神化。醴水又逕其城東。與燕水合。水西出苦菜山。東流側葉城南而下注醴水。醴水又東逕葉公廟北。廟前有公子高諸梁碑。蓋秦漢之世。廟道有雙闕。几遭黃巾之亂。殘毀頹闕。魏大和景初中。令長脩飾舊宇。後長汝南陳韡以正始元年立碑。碑字破落。遺文殆存。事見其碑。醴水又東與葉西陂水會。縣南有方城山。屈完所謂楚以方城以為城者也。山有湧泉北流。畜之以為陂。陂塘方二里。陂水散流。又東逕葉城南。而東北注醴水。醴水又東注葉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七里。二陂並諸梁之所堨也。陂水又東逕潕陽縣故城北。又東定陵城南。東與芹溝合。其水導源葉縣。東逕潕陽城北。又東逕定陵縣南。入東南流注醴。其水逕流昆醴之間。醴絡四縣之中。疑即呂忱所謂涀水也。今於定陵更無別水。唯是水可當之。澧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山海經曰。澧水東流注于涀水也。汝水又東南流逕郾城西。春秋左傳。僖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者也。汝水又東南流。潕水注之。又東南過汝南上蔡縣西。汝南郡。楚之別也。漢高帝四年置。王莽改郡曰汝濆。縣。故蔡國。周武王克殷。封其弟叔度於蔡。世本曰。上蔡也。九江有下蔡。故稱上。竹書紀年曰。魏章率師及鄭師伐楚。取上蔡者也。建安元年。安帝封鄧隲為侯國。汝水又東逕吉鄉城北。王智深云。汝南太守周矜起義於吉鄉者是矣。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垂瓠。耆彥云。城北名馬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栗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清。即栗州也。樹木高茂。望若屯雲積氣矣。林中有栗堂射埻甚閑敞。牧宰及英彥多所遊薄。其城上西北隅。高祖以太和中幸懸瓠。平南王肅起高臺於小城。建層樓於隅阿。下際水湄。降眺清左右列榭。四周參差競

跱。奇為嘉觀也。又東南過平輿縣南。溱水出浮石嶺北青衣山。亦謂之衣衣水也。東南逕朗陵縣故城西。應劭曰。西南有朗陵山。縣以氏焉。世祖建武中。封城門校尉臧宮為侯國也。溱水又南屈逕其縣南。又東北逕北宜春縣故城北。王莽更名之為宜孱也。豫章有宜春。故加北矣。永元三年。安帝封后父侍中閻暢為侯國。溱水又東北逕馬香城北。又東北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輿縣南安成縣故城北。王莽更名至成也。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矣。汝水又東南汶水注之。水首受慎水於慎陽縣故城南陂。陂水兩分。一水自陂北逕慎陽城。四周城塹。潁川荀淑遇縣人黃叔度於逆旅。與語移日。曰。子師表也。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得而稱乎。慎水有自瀆東北流注七陂。一水自陂東北流。積為同陂。陂水又東北又結而為陂。世謂之窖陂。陂水上承慎陽縣北陂。東北流。積而為上陂。陂水又東為窖陂。陂水又東南流注壁陂。陂水又東北為太陂。陂水又東入汝。汝水又東南逕平輿亭北。又東南逕陽遂鄉北。汝水又東逕櫟亭北。春秋之棘櫟也。杜預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今城在新蔡故城西北。城北半淪水。汝水又東南逕新蔡縣故城南。昔管蔡間王室。放蔡叔而遷之。其子胡能率德易行。周公舉之為魯卿士。以見于王。三命之以蔡仲。呂胡也。以奉叔度祀。是為蔡仲矣。宋忠曰。故名其地為新蔡。王莽所謂新遷者也。世祖建武元年。封吳國為侯國。汝南先賢傳曰。新蔡鄭敬。字次都。為郡功曹都尉。高懿聽事前有槐樹。白露類甘露者。懿問掾屬。皆言是甘露。敬獨曰。明府政未能致甘露。但樹汁耳。辭不顧。拂衣而去。汝水又東南。左會滇水。水上承汝水。別流於奇額城東。東南流為練溝。逕邵陵縣西。東南流注至上蔡西岡北。為黃陵陂。陂東流於上蔡岡東。為蔡塘。又東逕平輿縣故城南。為滇水。縣。舊沈國也。有沈亭。春秋定公四年。蔡滅沈。以沈子嘉歸。後以為縣。史記曰。秦將李信攻平輿。敗之者也。建武三十年。世祖封銚統為侯國。本汝南郡治。昔費長房為市吏。見王壺公懸壺郡市。長房從之。因而自遠同入此壺。隱淪仙路。骨謝懷靈。無會而返。雖能役使鬼神。而終同物化。城南里餘有神廟。世謂之張明府祠。水旱之不節。則禱之。廟前有古碑。文字紊碎。不可復尋。碑側有小石函。按桂陽先賢畫讚。臨武張熹。字季智為平輿令。時天下大旱。熹躬禱雩。未獲嘉應。乃積薪自焚。主簿素小史張化從熹焚焉矣。火既燎。天靈感應。即澍雨。此熹自焚處也。滇水又東南左迤為葛陂。陂方數十里。水物含靈。多所苞育。昔費長房投杖於陂。而龍變所

在也。又劾東海君於是陂矣。陂水東出爲䱉水。俗謂之三丈陂。亦曰三嚴水。水逕䱉陽縣故城南。應劭曰。縣在䱉水之陽。漢明帝永平中。封衛尉陰興子慶爲侯國也。縣有葛陂城。建武十五年更名。封銚丹爲侯國。城之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琴。城北枕社。里下土中得銅鼎。銘曰。楚武王。是知武王隧也。䱉陂東注爲富水。水積之處謂之陂塘。津渠交絡。枝布川隰矣。澺水自葛陂東南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水。又東南逕下桑里。左迆爲橫塘陂。又東爲北清陂者也。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地也。春秋左傳。文公九年。楚侵陳。剋壺丘。以其使於晉是也。汝水又東與清陂合。水上承慎水於慎陽縣之上慎陂。右溝北注馬城陂。陂西有黃丘亭。陂水於東逕新息亭北。又東爲綢陂。陂水又東逕新息縣。結爲牆陂。陂水又東逕遂鄉南。東而爲壁陂。又東爲青陵陂。陂東對大呂亭。春秋外傳曰。當成周者。南有荊蠻。中呂姜姓矣。蔡平侯始封也。西南有小呂亭。故亦稱大也。側陂南有青陂廟。廟前有漢靈帝建寧三年。新蔡長河南緱氏李言上請脩復青陂。司徒臣訓。尚書臣襲奏可。洛陽宮於青陂東塘南樹碑。碑稱青陂在縣坤地。源起桐柏淮川。別流入于瀙瀆。逕新息瀰瀰衍入褒信界。灌溉五百餘頃。陂水又東分爲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

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也。又東北屈逕壺丘東。而北流注于汝水。世謂之瀙瀆水。汝水又東逕褒信縣故城北。而東注矣。**又東至原鹿縣。**汝水又東南逕縣故城西。杜預釋地曰。汝陰有原鹿縣也。**南入于淮。**所謂汝口。側水有汝口戍。淮汝之交會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秦始皇十七年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蓋因水以著稱者也。漢高帝二年。以爲韓國。王莽之左隊也。山海經曰。潁水出少室山。地理志曰。出陽城縣陽乾山。今潁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春秋潁考叔爲其封人。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春秋定公六年。鄭伐馮滑負黍者也。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存。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在潁川陽城縣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亦或謂是水爲潁水。東與右水合。左水出少室南溪。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呂氏春秋曰。卞隨恥受湯讓。自投此水而死。張顯逸民傳。嵇叔夜高士傳。並言投潁水而死。未知其孰是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崇高縣東北。太室東溪。縣。漢武帝置。以奉太室山。俗謂之嵩陽城。及春夏雨泛。水自山頂而迭相灌澍。崿流相承。爲二十八浦也。陽旱輟津。而石潭不耗。道俗遊憩者。唯得飡飲而已。無敢澡盥其中。苟不如法。必數日不豫。是以行者憚之。山下大潭。周數里。而清深肅潔。水中有立石。高十餘丈。廣二十許步。上甚平整。緇素之士。多泛舟昇陟。取暢幽情。其水東流。南陽城西。石溜縈委。溯者五涉。故亦謂之五渡水。東南流入潁水。潁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均。伯益避啓。並於此也。亦周公以土圭測日景處。漢成帝永始元年。封趙臨爲侯國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故太史公曰。余登箕山之上。有許由墓焉。山下有牽牛墟。側潁水有犢泉。是巢父還牛處也。石上犢跡存焉。又有許由廟。碑闕尚存。是漢潁川太守朱寵所立。潁水逕其北。東與龍淵水合。其水導源龍淵。東南流逕陽城北。又東南入于潁。潁水又東。平洛溪水注之。水發玉女臺下平洛澗。世謂之平洛水。呂忱所謂洧水出陽城山。蓋斯水也。又東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出陽城關。歷康城南。魏明帝封尚書右僕射衛臻爲康鄉侯。此即臻封邑也。**又東南過陽翟縣北。**潁水東南流逕陽關聚。聚夾水相對。俗謂之東西二土城也。潁水又逕上棘城西。又屈逕其城南。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城上棘以涉潁者也。縣西有故堰。堰石崩褫。頹基尚存。舊遏潁水枝流所出也。其故瀆東南逕三封山北。今無水。渠中又有泉流出

焉。時人謂之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享神於大陵之上。即鈞臺也。春秋左傳曰。夏啓有鈞臺之饗是也。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其水又東南流。水積爲陂。陂方十里。俗謂之臺陂。蓋陂指鈞臺以名也。又西南流逕夏亭城西。又屈而東南爲郟之靡陂。潁水自堨東逕陽翟縣故城北。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武王至周。曰。吾其有夏之居乎。遂營洛邑。徐廣曰。河南陽城陽翟則夏地也。春秋經書秋鄭伯突入于櫟。左傳曰。桓公十五年突殺檀伯而居之。服虔曰。守櫟大夫櫟鄭之大都。宋忠曰。今陽翟也。周末韓景侯自新鄭徙都之。王隱曰。翟本櫟也。故潁川郡治也。城西有郭奉孝碑。側水有九山祠碑。叢柏猶茂。北枕川流也。**又東南過潁陰縣西南。**應劭曰。縣在潁水之陰。故邑氏之。按東觀漢記。漢封車騎將軍馬防爲侯國。防城門校尉位在九卿上。絕席。潁水又南逕潁鄉城西。潁陰縣故城在東北。舊許昌典農都尉治也。後改爲縣。魏明帝封侍中辛毗爲侯國也。潁水又東南逕柏祠曲。東歷冈丘城南。故汾丘城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八年。楚子庚治兵於汾。司馬彪曰。襄城縣有汾丘。杜預曰。在襄城縣之東北也。逕繁昌故縣北。曲蠡之繁陽亭也。魏書國志曰。文帝以漢獻帝延康元年行至曲蠡登禪于是地。改元

（貴物。其年以潁陰之繁陽亭為繁昌縣。城內有三臺。時人謂之繁昌臺。壇前有二碑。昔魏文帝受禪於此。自壇而降。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故其石銘曰。遂於繁昌築靈壇也。於後其碑六字生金。論者以為司馬金行。故曹氏六世遷魏而事晉也。潁水又東南流逕青陵亭城北。北對青陵陂。陂縱廣二十里。潁水逕其北。枝入為陂。陂西則漷水注之。水出襄城縣之邑城下。東流注于陂。陂水又東入臨潁縣之狼陂。潁水又東南流而歷臨潁縣也。）又東南過臨潁縣南。又東南汝南濦彊縣北。洧水從河南密縣東流注之。（臨潁。舊縣也。潁水自縣西注。小濦水出焉。爾雅曰。潁別為沙。郭景純曰。皆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也。亦由注別為沱也。潁水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皐亭矣。春秋經書云。及諸侯盟于皐鼬者也。皐澤字相似。名與字乖耳。潁水又東逕濦陽城南。竹書紀年曰。孫何取濦陽。濦彊城在東北。潁水不得逕其北也。潁水又東南。濦水入焉。非洧水也。）又東過西華縣北。（王莽更名之曰華望縣也。有東故言西矣。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中。封鄧晨為侯國。漢濟北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遇天旱。慨治功無感。乃積柴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永元十三年。徵太常焉。縣北有習陽城。潁水逕其南也。經所謂洧水流注之也。）又南過汝陽縣北。（縣故城南有汝水枝流。故縣得厥稱矣。闞駰曰。本汝水別流。其後枯竭。號曰死汝水。故其字無水。余按汝女乃方俗之音。故字隨讀改。未必一如闞氏之說。以窮通損字也。潁水又東。大濦水注之。又東南逕博陽縣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邴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又東南過南頓縣北。濦水從西來流注之。（濦水於樂嘉縣入潁。不至於頓。頓。故頓子國也。周之同姓。春秋僖公二十五年。楚伐陳。納頓子于頓是也。俗謂之潁陰城。非也。潁水又東南逕陳縣南。又東南左會交口者也。）又東南至新陽縣北。蒗蕩渠水從西北來注之。（經云蒗蕩渠者。百尺溝之別名也。南合交口。新溝自是東出潁上。有堰謂之新陽堰。俗謂之山陽堨。非也。新溝自潁北東出。縣在水北。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縣故城在東。明潁水不出其北。蓋經誤耳。潁水自堰東南流。逕項縣故城北。春秋僖公十七年。魯滅項是矣。潁水又東。右合谷水。水上承平鄉諸陂。東北逕南頓縣故城南。側城東注。春秋左傳所謂頓迫于陳而奔楚。自頓南徙。故曰南頓也。今其城在頓南三十餘里。又東逕項城中。楚襄王所郭以為別都。都內西南小城。項縣故城也。舊潁州治。谷水逕小城北。又東逕刺史賈逵祠北。王隱言祠在城北。非也。廟在小城東。昔王凌為豫州。司馬懿所執。屆廟而歎曰。賈良道。王凌魏之忠臣。惟汝有靈知之。遂仰藥而死。廟前有碑。碑石金生。干寶曰。黃金可採。為晉中興之瑞。谷水又東流出城。東注潁。潁水東側有公路城。袁術所築也。故世因以術字名城矣。潁水又東逕臨潁城北。城臨水闕南面。又東逕雲陽二城間。南北翼水。並非所具。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宣王軍次丘頭。王凌面縛水次。故號武丘矣。潁水又東南流於故城北。細水注之。水上承陽都陂。陂水枝分東南出。為細水。東逕新陽縣故城北。又東南逕宋公縣故城北。縣。郪丘者也。秦伐魏取郪丘。謂是邑矣。漢成帝綏和元年。詔封殷後於沛。以存三統。平帝元始四年。改曰宋公。章帝建初四年。徙邑於此。故號新郪為宋公國也。王莽之新延矣。細水又南逕細陽縣。新溝注之。新溝首受交口。東北逕新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呂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新明也。故應劭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故渠舊道而已。東入澤渚。而散流入細。細水又東南逕細陽故城南。王莽更名之曰樂慶也。世祖建武中。岑彭子遵為侯國。細水又東南積而為陂。謂之次塘。公私引裂以溉田。又東南流屈而西南入潁。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縣。東南入潁。潁水又東南流逕胡城東。故胡子國也。春秋定公十五年。楚滅胡。以胡子豹歸是也。杜預釋地曰。汝陰縣西北有胡城也。潁水又東南。汝水枝津之水。上承汝水別瀆於奇額城東三十里。世謂之大濦水也。東南逕召陵縣故城南。春秋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師于召陵。責楚貢不入。即此處也。城內有大井。徑數丈。水至清深。闞駰曰。召者。高也。其地丘墟。井深數丈。故以名焉。又東南逕征羌縣故郾陵縣之安陵鄉安陵亭也。世祖建武十一年。以封中郎將來歙。歙以征羌有功。故更名征羌也。闞駰引戰國策以為秦昭王欲易地。謂此也。汝水別瀆又東逕公路臺北。臺臨水方百步。袁術所築也。汝水別瀆又東逕西門城。即南利也。漢宣帝封廣陵王胥子劉賢為侯也。縣北三十里有執城。號曰北利。故瀆出於二利之間。關女陽之縣。世名之死汝縣。故水名故汝陽也。又東逕南頓縣故城。又東南逕鮦陽城北。又東逕郥鄉城北。又東逕固始縣故城北。地理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王莽更名之曰治。孫叔敖以土瘠。取而為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更名固始。別汝又東逕蔡岡北。岡上有平陽侯相蔡昭冢。昭字叔明。周后稷之胄。冢有石闕。闕前有二碑。碑字淪碎。不可復識。羊虎傾低。殆存而已。枝汝又東北流逕胡城南。而東歷汝陰縣故城西北。東入潁水。潁水又東逕汝陰縣故城北。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高祖六年。封夏侯嬰為

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汝濆也。縣在汝水之陰、故以汝水納稱。城西有一城。故陶丘鄉也。汝陰郡治城外東北隅有高臺。基城若丘、俗謂之女郎臺。雖經頹毀。猶自廣崇。上有一井。疑故陶丘鄉所在。**又東南至慎縣東南入于淮。**潁水東南流。左合上吳百尺二水。俱承次塘細陂南流注于潁。潁水又東南、江陂水注之。水受大漴陂。陂水南流積為江陂。南逕慎城西側城南流入于潁。潁水又逕慎縣故城南。縣故楚邑。白公所居以拒吳。春秋左傳哀公十六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王莽之慎治也。世祖建武中。封劉賜為侯國。潁水又東南逕蝴蟍郭東。俗謂之鄭城矣。又東南入于淮。春秋昭公十二年。楚子狩州來。次于潁尾。蓋潁水之會淮也。**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領山。**水出山下。亦言出潁川陽城山。山在陽城縣之東北。蓋馬領之統目焉。洧水東南流逕一故臺南。俗謂之陽子臺。又東逕馬領塢北。塢在山上。塢下泉流北注。亦謂洧別源也。而入于洧水。洧水東流、綏水會焉。水出方山綏溪。即山海經所謂浮戲之山也。東南流逕漢弘農太守張伯雅墓。塋四周壘石為垣。隅阿相降。列於綏水之陰。庚門表二石闕。夾對石獸於闕下。冢前有石廟。列植三碑。碑云。德字伯雅。河內密人也。碑側樹兩石人。有數石柱。及諸石獸矣。舊引綏水南入塋域而為池沼。沼在丑地。皆蟾蠩吐水。石隍承溜。池之南又建石樓。石廟前又翼列諸獸。但物謝時淪。凋毀殆盡。夫富而非義。比之浮雲。況復此乎。王孫士安斯為達矣。綏水又東南流逕上郭亭南。東南注洧。洧水又東、襄荷水注之。水出北山子節溪。亦謂之子節水。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會瀝滴泉。水出深溪之側。泉流丈餘。懸水散注。故世士以瀝滴稱。南流入洧水也。**又東南過其縣南。**洧水又東南流、與承雲二水合。俱出承雲山。二源雙導。東南流注于洧。世謂之東西承雲水。洧水又東、微水注之。水出微山。東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逕密縣故城南。春秋謂之新城。左傳僖公六年。會諸侯伐鄭。圍新密。以鄭不時城也。今縣城東門南側有漢密令卓茂祠。茂字子康。南陽宛人。溫仁寬雅。恭而有禮。人有認其馬者。茂與之。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遂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謝而還之。任漢黃門郎。遷密令。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教化大行。道不拾遺。蝗不入境。百姓為之立祠。享祀不輟矣。洧水又左會璅泉水。水出玉亭西。北流注于洧水。水又東南與馬關水合。水出玉亭下。東北流歷馬關。謂之馬關水。又東北注于洧。洧水又東合武定水。水出北武定岡。西南流。又屈而東南流逕零鳥塢西。側塢東南流。塢側有水。懸流赴壑。一匹有餘。直注澗下。淪積成淵。嬉遊者矚望奇為佳觀。俗人覩此水掛于塢

側。是曰之為參鳥水。東南流入于洧。洧水又東與虎牘山水合。水發南山虎牘溪。東北流入洧。洧水又東南、赤澗水注之。水出武定岡。東南流逕皇臺岡下。又歷岡東。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潧水注之。洧水又東南逕鄶城南。世本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是生六子。孕三年啟其左脅。三人出焉。破其右脅。三人出焉。其四曰求言。是為之鄶。鄶人者。鄶是也。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難。予安逃死乎。史伯曰。虢鄶公之民。遷之可也。鄭氏東遷。虢鄶獻十邑焉。劉楨云。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都滎之南。左濟右洛。居兩水之間。食溱洧焉。徐廣曰。鄶在密縣。妘姓矣。不得在外方之北也。洧水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左傳襄公九年。晉伐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而還是也。杜預曰。陰坂。洧津也。服虔曰。水南曰陰。口者。水口也。參陰聲相近。蓋傳呼之謬耳。入晉居商參之分。實沈之土。鄭處辰次之野。閼伯之地。軍師所次。故濟得其名也。**又東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來注之。**洧水又東逕新鄭故城中。左傳襄公元年。晉韓厥帥諸侯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是也。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鄶。克之。乃居鄭父之丘。名之曰鄭。是曰桓公。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或言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城內有遺祠。名曰章乘是也。洧水又東為洧淵水。春秋傳曰。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即此潭也。今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城之南門內。舊外蛇與內蛇鬬。內蛇死。六年。大夫傅瑕殺鄭子。入厲公。自是徵也。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於城潁。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期而悔。成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忻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嘉。融融之孝得常矣。洧水又東與黃水合。經所謂潧水。非也。黃水出太山南黃泉。東南流逕華城西。史伯謂鄭桓公曰。華君之土也。韋昭曰。華國名矣。史記。秦昭王二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司馬彪曰。華陽在密縣。嵇叔夜常採藥於山澤。學琴於古人。即此亭也。黃水東南流。又與上水合。水出兩塘中。一源兩分。泉流派別。東為七虎澗水。西流即是水也。其水西南流。注於黃水。黃即春秋之所謂黃崖也。故杜預云。苑陵縣西有黃水者也。又東南流。水側有二臺。謂之積粟臺。臺東即二水之會也。捕章山水注之。水出東捕章山。西流注于黃水。黃水又南至鄭城北。東轉於城之東北。與黃溝合。水出捕章山東南流。至鄭城東北入黃水。黃水又東南逕龍淵泉。東南七里。溝水注之。水出隗候亭東南平地。東注。又屈而南流逕升城東。

又其南歷燭城西。即鄭大夫燭之武邑也。又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過長社縣北。**洧水東南流。南濮北濮二水入焉。濮音僕。洧水又東南與龍淵水合。水出長社縣西北有故溝。上承洧水。水盛則通注龍淵。水減則津渠輟流。其瀆中逕衆南注。東轉為淵淥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矣。所謂淵無潛鱗也。又東逕長社縣故城北。鄭之長葛邑也。春秋隱公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是也。後社樹暴長。故曰長社。魏潁川郡治也。余以景明中出宰茲郡。於南城西側修立客館。板築既興。於上下得一樹。根甚壯大。疑是故社怪長暴茂者也。稽之故說。縣無龍淵水名。蓋出近世矣。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長社北界有棐水。但是水導於隍壍之中。非北界之所謂。又按京社地名。蓋云長社縣北有長葛鄉。斯乃縣徙于南矣。然則是水。即棐水也。其水又東南逕棘城北。左傳所謂楚子伐鄭救齊次于棘澤者也。棐水又東左注洧水。洧水又東南分為二水也。其枝水東北流注沙。一水東逕許昌縣故許男國也。姜姓。四岳之後矣。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見許男于洧上者也。漢章帝建初四年。更封馬光為侯國。春秋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及魏承漢歷。遂改名許昌也。城內有景福殿基。魏明帝太和中造。准價八百餘萬。洧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為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洧水之邸閣耳。洧水又東逕隱陵縣故城南。李奇曰。六國為安陵也。昔秦求易地。唐且受使於此。漢高帝十二年。封都尉朱濞為侯國。王莽更名左亭。洧水又東。隱陵陂水注之。水出隱陵南陂東。西南流注于洧水也。**又東南過新汲縣東北。**洧水自隱陵東逕桐丘南。俗謂之天井陵。又曰岡。非也。洧水又屈而南流。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藉桐丘以取稱。亦言取桐門亭而目焉。然不知事之所在。未之詳也。洧水又東南逕桐丘城。春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楚伐鄭。鄭人將奔桐丘。即此城也。杜預春秋釋地曰。潁川許昌城東北。京相璠曰。鄭地也。今岡無而城見存。西南去許昌故城可三十五里。俗名之曰堤。其城南即長堤。固洧水之北防也。西面桐丘。其城邪長而不方。蓋憑丘之稱。即城之名矣。洧水又東逕新汲縣故城北。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於許之汲鄉曲洧城。以河內有汲縣。故加新也。漢宣帝建初四年。封執金吾馬光為侯國。城在洧水南堤上。又東洧水右迤為漫陂。洧水又逕匡城南。扶溝之匡亭也。又東洧水左迤為鴨子陂也。謂之大穴口也。**又東南過茅城邑之東北。**洧水自穴口東南逕洧陽城。西南逕茅城東北。又南左合庚溝。溝水上承洧水於大穴口東北。枝分。東逕洧陽故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漢建安中。封司空

祭酒郭奉孝為侯國。其水又東南為鴨子陂。陂廣一十五里。餘波南入甲庚溝。西注洧。東北瀉沙。洧水又南逕一故城西。世謂之思鄉城。西去洧水十五里。洧水又右合濩陂水。上承洧水新汲縣。南逕新汲故城東。又南積而為陂。陂之西北即長舍城。陂水東翼洧堤。西面茅邑。自城北門列築堤遵。逕於此岡。世尚謂之茅岡。即經所謂茅邑地也。陂水北出東入洧津。西納北異瀆。**又東逕習陽城西折入于潁。**洧水又東南逕辰亭東。俗謂之田城。非也。蓋田辰聲相近。城亭音韻聯故也。經書魯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也。京相璠曰。潁川長平有故辰亭。杜預曰。長平縣東南有辰亭。今此城在長平城西北。長平城在東南。或杜氏之謬。傳書之誤耳。長平東南淋陂北畔有一阜。東西減里。南北五十許步。俗謂之新亭臺。又號是杜氏所謂辰亭。而未之詳也。洧水又南逕長平縣故城南。王莽之長正也。洧水又南分為二水。枝分東出。謂之五梁溝。逕習陽城北。又東逕赭丘南。丘上有故城。郡國志曰。長平故屬汝南。縣有赭丘城。即此城也。又東逕長平城南。東注滂隱。洧水南出。謂之雞籠水。故水會有龍口之名矣。洧水又東逕習陽城西。西南折入潁。地理志曰。洧水東南至長平縣入潁者也。**潩水出河南密縣大騩山。**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堤上。受神芝圖於黃蓋童子。即是山也。潩水出其阿。而流為陂。俗謂之玉女池。東逕陘山北。史記。魏襄王六年。敗楚於陘山者也。山上有鄭祭仲冢。冢西有子產墓。累石為方墳。墳東有廟。並東北向鄭城。杜元凱言不忘本。際廟舊有一枯柏樹。其塵根故株之上。多生稚柏。枝秀青青。望之奇可嘉矣。潩水又東南逕長社城西北。南濮北濮二水出焉。劉澄之著永初記云。水經濮水源出大騩山。東北流注洧。衛靈聞音於水上。殊為乖矣。余按水經為潩水。不為濮也。是水首受潩水。川渠雙引。俱東注洧。與濮之名亂。枝流脈亂。互得通稱。是以春秋昭公九年。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京相璠云。以夷田在濮水西者也。杜預亦言以夷田在濮西。西田益人。服虔曰。濮水名也。此字類音同。津瀾遊別。不得為比。濮上承於其上矣。潩水又南逕鍾亭西。又南逕皇亭。又東南逕關亭西。又東南逕宛亭西。鄭大夫宛射犬之故邑也。潩水又南分二水。一水南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其水南結為陂。謂之胡城陂。潩水自枝渠東逕曲強城東。皇陂水注之。水出西北皇臺七女岡北。皇陂即古長社縣之濁澤也。史記。魏惠王元年。韓懿侯與趙成侯合軍伐魏。戰於濁澤是也。其陂水北對雞鳴城。即長社縣之濁城也。陂水東南流逕胡東城北。故潁陰縣之狐

宗鄉也。又東合狐城陂水。水上承陂水。南東南流注于黃水。謂之合作口而東逕曲強城北。東流入潩水。時人謂之勑水。非也。勑潩音相類。故字從聲變耳。洧水又東逕武亭間。兩城相對。疑是古之岑門。史遷所謂走犀首于岑門者也。徐廣曰。潁陰有岑亭。未知是否。潩水又南逕射犬城東。即鄭公孫射犬城也。蓋俗謬耳。潩水又南逕潁陰縣故城西。魏明帝封司空陳羣爲侯國。俱水城西。又東逕許昌城南。又東南與宣帝陂水合。陂上承狼陂於潁陰城西南。陂南北二十里。東西十里。春秋左傳曰。楚子伐鄭。師于狼是也。其水東南入許昌縣。逕巨陵城北。鄢內也。春秋左氏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獲傅瑕於大陵。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巨陵亭。古大陵也。其水又東積而爲陂。謂之宣梁陂也。陂水又東南入潩水。潩水又西南流逕陶城西。又東南逕陶陂東。東南入于潁。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鄶水出鄶城西北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東南流。左合溱水。水出賈復城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水出西北承雲山東。南歷澤子岡東注。世謂岡峽爲五鴻口。東南流注于洧。洧水又東南流歷下田川。逕鄶城西。謂之爲鄶水也。鼓史伯答桓公曰。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若剋虢鄶。君之土也。如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

修典刑以守之。可以少固。即謂此矣。洧水又南。懸流奔壑。崩注丈餘。其下積水成潭。廣四十許步。淵深難測。又南注于洧。詩所謂溱與洧者也。世亦謂之爲鄶水也。東過其縣北。又東南過其縣東。又南入于洧水。自鄶潧東南更無別瀆。不得逕新鄭而會洧也。鄭城東入洧者。黃崖水也。蓋經誤證耳。渠出滎陽北河。東南過中牟縣之北。風俗通曰。渠者。水所居也。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逕滎澤北。東南分沛。歷中牟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今雖不能然。諒亦非謬。詩所謂東有圃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有大漸。小漸。大灰。小灰。義魯。練秋。大白楊。小白楊。散嚇。禺中。牟圃。大鵠。龍澤。密羅。大哀。小哀。大長。小長。大縮。小縮。伯丘。大蓋。牛眠等浦。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于甫田。又爲大溝而引甫水者也。又有一瀆。自酸棗受河。導自濮瀆。歷酸棗。逕陽武縣南出。世謂之十字溝。而屬於渠。或謂是瀆爲梁惠之年所開。而不能詳也。斯瀆乃水澤之所鍾。爲鄭隰之淵藪矣。渠又右合五池溝。上承澤水。下流注渠。謂之五池口。魏嘉平二

年。司馬懿師中軍討太尉王淩於壽春。自彼而還。帝使侍中韋誕勞軍于五池者也。今其地爲五池鄉矣。渠又東。不家溝水注之。水出京縣東南梅山北溪。春秋襄公十八年。楚子爲公子格率銳師侵費。右迴梅山。杜預曰。在密東北。即是山也。其水自溪東北流逕管城西。故管國也。周武以封管叔矣。成王幼弱。周公攝政。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賦鴟鴞以伐之。即東山之詩是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次管以待之。杜預曰。京縣東北有管城者是也。俗又謂之爲管水。東北分爲二水。一水東北流注黃雀溝。謂之黃淵。淵周一百步。其一水東越長城。東北流。水積爲淵。南北二里。東西百步。謂之百尺水。北入圃田澤。分爲二水。一水東北逕東武強城北。漢書曹參傳。斬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強。因至滎陽。薛瓚云。按武強城在陽武縣。即斯城也。漢高帝六年。封騎將莊不識爲侯國。又東北流。左注于渠。爲不家水口也。一水東流。又屈而南轉東南注白溝也。渠又東。清池水注之。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所謂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也。故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七虎澗水注之。水出華城南岡。一源兩派。津川趣別。西入黃雀溝。東爲七虎溪。亦謂之爲華

水也。又東北流。紫光溝水注之。水出華陽城東北而東流。俗名曰紫光澗又東北注華水。華水又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子家賦鴻鴈者也。春秋宣公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於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今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東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考京服二說。並爲疎矣。杜預云。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今是亭南去新鄭故城四十許里。蓋以南有林鄉亭。故杜預據是爲北林。最爲密矣。又以林鄉爲棐。亦或疑焉。諸侯會棐。楚遇于此。寧得知不在是。而更指他處也。稽古之傳事。或不謬矣。又東北逕鹿臺南岡。北出爲七虎澗。東流期水注之。水出期城西南平地。世號龍淵水東北流。又北逕期城西。又北與七虎澗合。謂之虎溪水。亂流東注。逕期城北。東會清口水。司馬彪郡國志曰。中牟有清口水。即是水也。清水又東北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流逕靖城南。與南水合。水南出合太山。西北流至靖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山海經曰。承水出太山之陰。東北流注于役水者也。世亦謂之靖澗水也。又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山海經曰。太水出于太山之陽。而東南流注于役

水。世謂之檉水也。東北逕武陵城西。東北流注于來水。又東北入黃雀溝。北逕中陽城西。城內有舊臺甚秀。臺側有陂池。池水清深。潩水又東屈逕其城北。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鄭釐侯來朝中陽者也。其水東北流爲白溝。又北東逕伯禽城北。蓋伯禽之魯。往逕所由也。屈而南流。東注于清水。即潘岳都鄉所謂自中牟故縣以西。西至于清溝。指是水也。亂流東逕中牟宰魯恭祠南。漢和帝時。右扶風魯恭字仲康。以太尉掾遷中牟令。政專德化。不任刑罰。吏民敬信。蝗不入境。河南尹袁安疑不實。使部掾肥親按行之。恭隨親行阡陌。坐桑樹下。雉止其傍。有小兒。親曰。兒何不擊雉。曰將雛。親起曰。蟲不入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豎子懷仁。三異。久留非優賢。請還。是年嘉禾生縣庭。安美其治。以狀上之。徵博士侍中。車駕每出。恭常陪乘。上顧問民政。無所隱諱。故能遺愛自古。祠享來今矣。清溝水又東北逕沈清亭。即博浪亭也。服虔曰。博浪陽武。二水沙名也。今有亭所未詳也。歷博浪澤。昔張良爲韓報仇於秦。以金椎擊秦始皇。不中。中其副車於此。又北分爲二水。枝津東注役水。清水自枝津北注渠。謂之清溝口。渠又左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又逕曹太祖壘北。有高臺。謂之官渡臺。渡在中牟。故世又謂中牟臺。建安五年。太祖營官渡。袁紹保陽武。紹連營稍前。依沙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合戰不利。紹進臨官渡。起土山地道以逼壘。公亦起高臺以捍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臺並存。水又東逕田豐祠北。袁本初慙不納其言。害之。時人嘉其誠謀。無辜見戮。故立祠於是。用表袁氏覆滅之宜矣。又東役水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隟侯亭東。世謂此亭爲郤城。非也。蓋隟郤聲相近耳。中平陂。世名之埿泉也。即古役水矣。山海經曰。役山役水所出。北流注于河。疑是水也。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東北流逕焦城東。陽丘亭西。世謂之焦溝水。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不尅。即此城也。俗謂之驛城。非也。役水自陽丘亭東流逕山氏城北。爲高榆淵。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六年。秦公孫壯率師城上枳安陵山氏者也。又東北爲酢溝。又東北魯溝水出焉。役水又東北埿溝水出焉。又東北爲八丈溝。又東。清水枝津注之。水自沈城東派注于役水。又東逕曹公壘南。東與沫水合。山海經云。沫水所出。北流注于役。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疑即沫水也。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昔趙獻侯自耿都此。班固云。趙自耿徙焉。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不與己者烹之。田英將褰裳赴鼎處也。薛瓚注漢書云。中牟在春秋之時之爲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

趙自漳北。不及此也。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當在漯水之上矣。按春秋。齊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遇之必敗。乃敗齊師。服虔不列中牟所在。杜預曰。今滎陽有中牟。迴遠。疑爲非也。然地理參差。土無常域。隨其強弱。自相吞并。疆理流移。寧可一也。兵車所指。逕紆難知。自魏徙大梁。趙以中牟易魏。故趙之南界極于浮水。匪直專漳也。趙自西取後止中牟。齊師伐其東鄙。於宜無嫌。而瓚逕指漯水。空言中牟所在。非論證也。漢高帝十一年。封單父聖爲侯國。沫水又東北注于役水。昔魏太祖之背董卓也。間行出中牟。爲亭長所錄。郭長公世語爲縣所拘。功曹請釋焉。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也。其水東流北屈注渠。續述征記所謂自醬魁城到酢溝十里者。渠水又東流而左會淵流。其水上承聖女陂。陂周二百餘步。水無耗竭。湛然清滿。而南流注于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又東至浚儀縣。水東南逕西古城北。戴延之所謂西北有大梁亭。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八年。穰疵率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鄭師敗逋。即此城也。左則故瀆出焉。秦始皇二十年。王賁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謂之梁溝。又東逕大梁城南。本春秋之陽武高陽鄉也。於戰國爲大梁周梁伯之居矣。梁伯好土功。大其城。號曰新里。民疲而潰。秦遂取焉。後魏惠王自安邑徙都之。故曰梁耳。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是也。秦滅魏以爲縣。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睢陽。又改曰梁。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廣。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嬴抱關處也。續述征記曰。以此城爲師曠城。言郭緣生曾遊此邑。踐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跡。緬焉盡在。余謂此乃梁氏之臺門。魏惠之都居。非吹臺也。當是誤證耳。西征記論儀封人即此縣。又非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三月。爲大溝於此郛。以行圃田之水。陳留風俗傳曰。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余謂故汴沙陰溝矣。浚之。故曰浚。其猶春秋之浚洙。漢氏之浚儀浚渠耳。無他也。皆變名矣。其國多池沼。時池中出神劍。到今其民像而作之。號大梁氏之劍也。渠又北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汴沙到浚儀而分也。汴東注。沙南流。其水更南流逕梁王吹臺東。陳留風俗傳曰。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上多鳥鳧。今帶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澤。即謂此矣。梁王增築以爲吹臺。城隍夷滅。略存故跡。今層臺孤立於牧澤

之石矣其臺方一百許步即阮嗣宗詠懷詩所謂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晉世喪亂，乞活憑居，削墮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又謂之繁臺城。梁水於此有陰溝、洪溝之稱焉。項羽與漢高分王，指是水以為東西之別。故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是也。故尉氏縣有波鄉、波亭、鴻溝鄉、鴻溝亭，皆藉水以立稱也。今蕭縣西亦有鴻溝亭，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為楚漢之分王，非也。蓋春秋之所謂紅澤者矣。渠右與汜水合，其上承役水於苑陵縣，縣故鄭都也。王莽之左亭縣矣。役水枝津東派為汜水者也，而世俗謂之汜溝水也。春秋左傳僖公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所謂東汜者也。其水又東北逕中牟縣南，又東北逕中牟澤，與淵水合，水出中牟縣故城北，城有層臺，按郭公世語及干寶晉紀，並言中牟縣故魏任城王臺下池中有漢時鐵錐，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可動，正月朔自正，以為晉氏中興之瑞，而今不知所在。或言在中陽城池臺，未知焉是。淵水自池西出，屈逕其城西，而東南流注于汜。汜水又東逕大梁亭南，又東逕梁臺南，東注渠。渠水又東南流逕開封縣，睢、渙二水出焉。右則新溝注之，其水出逕池，池上承役水于苑陵縣，別

為魯溝水，東南流逕開封縣故城北。漢高帝十一年，封留舍為侯國也。陳留志稱：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簡方圍棊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其耽樂如是。故語林曰：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或亦謂之為手談，又謂之為棊聖。魯溝南際富城，東南入百尺陂，即古之逢澤也。徐廣史記音義云：秦孝公會諸侯于逢澤陂，陂汲郡墓竹書紀年作逢澤，斯其處也。故應德璉西征賦曰：鸞衡東指，弭節逢澤。其水東北流為新溝。新溝又東北流逕牛首鄉北，謂之牛建城。又東北注渠，即沙水也。音蔡。許慎正作沙，音言水散石也。從水少，水少沙見矣。楚東有沙水，謂此水也。屈南至扶溝縣北。沙水又東南逕牛首鄉東南，魯渠水出焉。亦謂之宋溝也。又逕陳留縣故城南，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并，故曰陳留矣。魯溝又東南逕圉縣故城北，縣昔楚難，脩其干戈以圉其患，故曰圉也。或曰：邊陲之號矣。歷萬人散，王莽之篡也，東郡太守翟義興兵討莽，莽遣奮威將軍孫建擊之於圉，北義師大敗，尸積萬數，血流溢道，號其處為萬人散。百姓哀而祠之。又歷魯溝亭，又東南至陽夏縣故城西，漢高祖六年，封陳豨為侯國。魯溝又南入渦。今無水也。沙水又東南逕斗城西，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殯伯有，尸其臣葬之於是也。沙水又東南逕牛首亭東。

左傳桓公十四年，宋人與諸侯伐鄭，東郊取牛首者也。俗謂之車牛城矣。沙水又東南八里溝出焉。又東南逕陳留縣裘氏鄉裘氏亭西，又逕澹臺子羽冢東，與八里溝合。按陳留風俗傳曰：陳留縣裘氏鄉有澹臺子羽冢，又有子羽祠，祈禱焉。京相璠曰：今泰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冢，縣人也。未知孰是，因其方誌所叙，就記纏絡焉。溝水上承沙河，而西南流逕牛首亭，南與百尺陂水合。其水自陂南逕開封城東三里岡，左屈而西流，南轉注八里溝，又南得野兔水口。水上承西南兔氏亭北野兔陂，鄭也。春秋傳云：鄭伯勞屈生于兔氏也。陂水東北入八里溝。八里溝水又南逕石倉城西，又南逕兔氏亭東，又南逕邵亭西，東入沙水。沙水南逕扶溝縣故城東，縣即潁川之穀平鄉也。有扶亭，又有消水溝，故縣有扶溝之名焉。建武元年，漢光武封平狄將軍朱鮪為侯國。沙水又東與康溝水合，水首受洧水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即鄭之向鄉也。後人遏其上口，今水盛則北注，水耗則輟流。又有長明溝水注之，水出苑陵縣故城西北，縣有二城，此則西北也。二城以東悉多陂澤，即古制澤也。京相璠曰：鄭地。杜預曰：澤即滎陽苑陵縣東，即春秋之制田也。故城西北平地出泉，謂之龍淵泉。淵水流逕陵丘亭西，又西重泉水注之，水出西城北平地，泉湧，南流逕陵丘亭

西，西南注龍淵水。龍淵水又東南逕凡陽亭西而南入白鴈陂，陂在長社東北，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在林鄉之西南。司馬彪郡國志曰：苑陵有林鄉亭。白鴈陂又引瀆南流，謂之長明溝，東轉北屈，又東逕向城北，城側向岡。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師于向者也。又東右迆為祭澤陂，而東注于祭澤陂。長明溝又東逕尉氏縣故城南，圈稱云：尉氏，鄭國之東鄙，弊獄官名也。鄭大夫尉氏之邑，故欒盈曰：盈將歸死于尉氏也。溝瀆自是三分，北分為康溝，東逕平陸縣故城北。高后元年，封楚元王子禮為侯國。建武元年，以戶不滿三千，罷為尉氏縣之陵樹鄉。又有陵樹亭，漢建安中，封尚書荀攸為陵樹鄉侯。故陳留風俗傳曰：陵樹鄉，故平陸縣也。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廐。康溝又東逕城溝縣之白亭北。陳留風俗傳曰：扶溝縣有帛鄉帛亭，名在七鄉十二亭中。康溝又東逕少曲亭。陳留風俗傳曰：尉氏縣有少曲亭，俗謂之為小城也。又東南逕扶溝縣故城東，而東南注沙水。沙水又南會南水。其水南流，又分為二水，一水南合關亭，東又東南流與左水會。其水自枝瀆南逕召陵亭西，疑即扶溝之亭也。而東南合右水，世以是水與隱陵陂水雙導，亦謂之雙溝。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南與蔡澤陂水合，水出鄢陵城西北。春秋成公十六年，晉楚相遇于鄢陵，呂錡射中共王目，養

由基人則役之亦于反洧门覺廢也陂東西五里南北十里陂水東逕匡城北城在新汲縣之東北即扶溝縣之匡亭也亭在匡城鄉春秋文公元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及匡即此邑也今陳留長垣縣南有匡城即平丘之匡亭也襄邑人有承匡城然匡居陳衛之間亦往往有異邑矣陂水又東南至扶溝城北又東南入沙水沙水又東逕小扶城西而涌也城即扶溝縣之平周亭東漢順帝永元中封陳敬王羕子恭為侯國沙水又東南逕大扶城西城即扶鄉故縣也城北二里有數梁碑云是陳扶樂人後漢世祖建武十七年更封劉隆為扶樂侯即此城也渦水於是分焉不得在扶溝北便分為二水也其一水者東南過陳縣也沙水又東南逕東華城西又東南沙水枝瀆西南達洧謂之甲庚溝今無水沙水又南與廣漕渠合上承庞官陂云鄧艾所開也雖水流廢興溝瀆尚夥昔賈逵為魏豫州刺史通運渠二百里餘亦所謂賈侯渠也而川渠逕復交錯畛陌無以辨之沙水又東逕長平縣故城北又東南逕陳城北故陳國也伏羲神農並都之陳東北三十許里猶有羲神實中舜後媯滿為周陶正成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太姬好祭祀故詩所謂坎其擊鼓宛丘之下也宛丘在陳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楚討陳殺夏徵舒於栗門以為夏州後城之東門內有池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草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城內有漢相王君造四縣邸碑文字紛紛不可悉識其略曰惟茲陳國故曰淮陽郡云云王清惠著聞為百姓畏愛求賢養士千有餘人賜與田宅吏舍自損俸錢助之成邸五官掾西華陳騏等二百五人以延熹二年云云其頌曰脩德立功四縣回門今碑之左右遺墉尚存基礎猶在時人不復尋其碑證云孔子廟學非也後楚襄王為秦所滅徙都於此文穎曰西楚矣三楚斯其一焉城南郡裏又有一城名曰淮陽城子產所置也漢高帝十一年以為淮陽國王莽更名新平縣曰陳陵故豫州治王隱晉書地道記云城北有故沙名之為死沙而今水流津通漕運所由矣沙水又東而南屈逕陳城東謂之百尺溝又南分為二水沙水出焉溝水東南流谷水注之水源上承澇陂陂在陳城西北南暨華城皆為陂矣陂水東流謂之谷水東逕澇城北王隱曰帶北有谷水是也帶即檉矣經書公會齊宋于檉者也杜預曰檉即帶也在陳縣西北為非檉小城也在陳郡西南谷水又東流逕陳城南又東流入于沙沙水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也魏書國志曰司馬宣王

討太尉王凌大軍至百尺堨即此堨也今俗呼之為山陽堰非也蓋新水首受潁於百尺溝王莽名郡為新平故堰兼有新陽之名也以是推之悟故俗謂之非也又東南至汝南新陽縣北沙水自百尺溝東逕寧平縣之故城南晉陽秋稱晉太傅東海王越之東奔也石勒追之焚尸於此數十萬衆斂手受害勒縱騎圍射尸積如山王夷甫死焉余謂俊者所以智勝羣情辨者所以文身祛惑夷甫雖體荷儁令口擅雌黃汙辱君親獲罪羯勒史官方之華王諒為哀矣沙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陽都陂水注之水上承沙水枝津東出逕汝南郡之宜祿縣故城北王莽之賞都亭也明水又東北流注于陂陂水東南流謂之細水又東逕新陽縣北又東高陂水東出焉沙水又東分為二水即春秋所謂夷濮之水也枝津北逕譙縣故城西側城入渦沙水東南逕城父縣西南枝津出焉俗謂之章水也一水東注即注水也俗謂之艾水也東逕城父縣之故城南東流注之又東南過山桑縣北山桑故城在渦水北沙水不得逕其北明矣經言過北誤也又東南過龍亢縣南沙水故城北又東南逕白鹿城北而東注也又東南過義城縣西南入于淮義城縣故屬沛後隸九江沙水東流注于淮謂水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也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七年楚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預曰沙水名也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蕩渠陰溝首受於大河卷縣故瀆東南逕卷縣故城南又東逕蔡城北史記秦莊襄王元年蒙驁擊取成皋滎陽初置三川郡疑即驁所築也於事未詳故瀆東分為二世謂之陰溝京相璠曰為出河之濟又非所究俱東絕濟隧右瀆東南逕陽武城北東南絕長城逕安亭北又東北會左瀆左瀆又東絕長城逕垣雍城南昔晉文公戰勝于楚周襄王勞之於此故春秋書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氏春秋曰尊天子於衡雍者也郡國志曰卷縣有垣雍城即史記所記韓獻秦垣雍是也又東逕開光亭南又東逕清陽亭南又東合右瀆又東南逕封丘縣絕濟瀆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既開蒗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云出武陽逕大梁城北左屆溝與梁合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其川流之會左瀆東導者即汳水也蓋津源之變名矣故經云陰溝出蒗蕩者也東南至沛為過水陰溝始亂蒗蕩終別於沙而過水出焉過水受沙於扶溝縣爾雅曰過為洵郭景純曰大水決出別為小水也呂忱曰洵過水也過水逕大扶城西城之東北悉諸袁舊墓碑字傾低羊虎碑析惟司徒滂蜀郡太守騰博平令光碑字所存唯此自餘殆不可尋渦又東南逕陽夏縣西又東逕邈城北城實中而西有築

郭。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公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獲華元。左傳曰。華元食士不及其御。將戰。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遂御入鄭。故見獲焉。後其地為楚莊所并。故圈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之墳。及伍員釣臺。池沼具存。過水又東逕安平縣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士人歎慕焉以號御過水又東逕鹿邑城北。世謂之虎鄉城。非也。春秋之鳴鹿矣。杜預曰。陳國武平西南有鹿邑亭是也。城南十里有晉中散大夫胡均碑。元康八年立。過水之北有漢溫令許續碑。續字嗣公。陳國人也。舉賢良。拜議郎。遷溫令。延熹中立。過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城之西南七里許有漢尚書令虞詡碑。碑題云。虞君之碑。諱詡。字定安。虞仲後。為朝歌令。武都太守。文字多缺。不復可尋。按范曄漢書。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祖為縣獄吏。治存寬恕。嘗曰。于公為里門。子為丞相。吾雖不及于公。子孫不必不為九卿。故字詡曰升卿。定安。蓋其幼字也。魏武王初封於此。終以武平華夏矣。過水又東逕廣鄉城北。圈稱曰。襄邑有蛇丘亭。故鄉矣。改曰廣世。後漢順帝陽嘉四年。封侍中擊順為侯國。即廣鄉也。過水又東逕苦縣西南。分為二水。枝流注于東北。韜城入谷。謂死過也。過水又南東屈逕苦縣故城南。郡國志曰。春秋之相也。王莽更名之曰賴陵矣。城之四門列築馳道。東起賴鄉。南自南門越水。直指故臺西面。南門列道。徑趣廣鄉道。西門馳道。西屆武平。北門馳道。暨于北臺。過水又東而北屈。逕賴鄉。谷水注之。谷水首受渙水於襄邑縣東。東逕承匡城東。春秋經書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左傳曰。謀諸侯之從楚也。京相璠曰。今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匡城。谷水又東南逕已吾縣故城西。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也。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鄉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陽隸之。命以嘉名。曰已吾。猶有陳楚之俗焉。谷水又東逕柘縣故城東。地理志。淮陽之屬縣也。城內有柘令許君清德頌。石碑字紊。唯此又見碑。城西南里許有漢陽種令許叔臺碑。光和中立。又有漢故樂成陵令太尉掾許璧碑。璧字廣卿。司隸校尉之子。以建寧年立。餘碑文字碎缺。不復可觀。當似司隸諸碑也。谷水又東逕苦縣故城中。水泛則四周隍塹。耗則孤津獨逝。谷水又東逕賴城鄉南。其城實中。東北隅有臺偏高。俗以是臺在谷水。其城又謂之谷陽臺。非也。谷水自此東入過水。過水又北逕老子廟東。廟前有二碑在南門外。漢桓帝尼宮管霸祠老子。命陳相邊韶碑。北有雙石闕甚整頓。石闕南

樹。魏文帝黃初三年。經譙所勒。闕北東側有孔子廟。廟前有一碑。西面是陳相魯國孔疇。建和三年立。北則老君廟。廟東院中有九井焉。又北過水之側。又有李老母廟。廟在老子廟北。廟前有李母冢。冢東有碑。是永興元年。譙令長沙王阜所立。碑云。老子生於曲過間。許慎又云。過水首受淮陽扶溝縣蒗蕩渠。不得至沛。方為過水也。過水又屈東逕相縣故城南。其城卑小實中。邊韶老子碑又云。老子。楚相縣人也。相縣虛荒。今屬苦。故城猶存。在賴鄉之東。過水處其陽。然即此城也。自是無郭以應之。過水又東逕譙縣故城北。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二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成頓而還是也。王莽之延成亭也。魏立譙郡。沛州治。沙水自南枝分。北逕譙城西。而北注過。過水四周城側。城南有曹嵩冢。冢北有碑。碑北有廟堂。餘基尚存。柱礎仍在。廟北有二石闕雙峙。高一丈六尺。榱櫨及柱。皆雕鏤雲矩。上復思已碑。闕北有圭碑。題云。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延熹三年立。碑陰又刊石米二碑文同夫碑。東西列對兩石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馬也。騰兄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延熹九年卒。而不刊樹碑歲月。墳北有其元子熾冢。冢東有碑。題云。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歷太中大夫司馬長史侍中遷長水。年三十九卒。熹平六年造。熾弟胤冢。冢東有碑。題云。漢謁者曹君之碑。熹平六年立。城東有曹太祖舊宅所在。負郭對廛。側隍臨水。魏書曰。太祖作議郎。告疾歸鄉里。築室城外。習讀書傳。秋冬射獵。以自娛樂。文帝以漢中平四年生於此。上有青雲如車蓋。終日乃解。即是處也。後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樹碑。碑題云。大饗之碑。碑之東北過水南。有譙定王司馬士會冢。冢前有碑。晉永嘉三年立。碑南二百許步。有兩石柱。高丈餘。半下為束竹交文。作制乃工。石榜云。晉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州江州諸軍事安東大將軍譙定王河內溫司馬公墓之神道。過水又東逕朱龜墓北。東南流冢南流冢南枕道有碑。碑題云。漢故幽州刺史朱君之碑。龜字伯靈。光和六年卒官。故吏別駕從事史右北平無終年化。中平二年造。碑陰刊故吏姓名。悉薊涿及上谷北平等人。過水東南逕層丘北。丘阜獨秀。巍然介立。故壁壘所在也。過水又東南逕城父縣故城。沙水枝分注之。水上承沙水於思善縣。世謂之津水。故有津頭之名也。東北流逕城父故城西。側城東北流入于過。過水又東逕下父城北。郡國志曰。山桑縣有下父聚者也。過水又屈逕其聚東。郎山西。又東南屈逕郎山南。山東有垂惠聚。世謂之禮城。袁崧郡國志曰。山桑縣有

無忌叛。即此城也。渦水又東南逕渦陽城北。臨側渦水。魏太和為州治。以蓋表為刺史。後罷州立郡。衿帶遐戍。渦水又東南逕龍亢縣故城南。漢建武十二年。世祖封傅昌為侯國。故諺曰。沛國龍亢至山桑者也。渦水又屈而南流出石梁。梁石崩褫。夾岸積石高二丈。水歷其間。又東南流逕荆山北。而東流注也。又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于淮。渦水又東左合北肥水。肥水出山桑縣西北澤藪。東南流。左右翼佩數源。異出同歸。蓋微脉涓注耳。東南流逕山桑邑南。俗謂之北平城。昔文欽之封山桑侯。鋕食邑於此城。東南有一碑。碑文悉缺。無驗。惟碑背故吏姓名尚存。熹平元年。義北門生沛國爾劉定興立。北肥水又東逕山桑縣故城南。俗謂之都亭。非也。今城內東側猶有山亭桑立。陵阜高。俗非洪臺所擬。十三州志所謂山生於邑。其亭有桑。因以氏縣者也。郭城東有文穆碑。叢二世二千石。穆郡戶曹史。徵試博士太常丞。以明氣候。擢拜侍中右中郎將。遷九江彭城陳留四郡。允和中年。故吏涿郡太守彭城呂虔等立。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故京相璠曰。瑕。楚地。北肥水又東南逕向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向國也。世本曰。許州向申姜姓也。炎帝後。京相璠曰。向沛國縣。今并屬龍亢也。杜預曰。龍亢縣東有向城。漢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富波侯王霸為侯國。即此城也。俗謂之圓城。非也。又東南逕義城南。世謂之褚城。非。又東入于渦。渦水又東注淮。經言下邳淮陵入淮。誤矣。汳水出陰溝于浚儀縣北。陰溝即蒗蕩渠也。亦言汳受旃然水。又云丹泌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汳。故汳兼丹水之稱。河泲水斷。汳承旃然而東。自王賁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逕其北。夏水洪泛。則是瀆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圖稱。蓋陳留風俗傳曰。浚水逕其北者也。又東汳水出焉。故經云。汳出陰溝於浚儀縣北也。汳水東逕倉垣城南。即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汳水。陳留相畢邈治此。征東將軍苟晞之西也。邈走歸京。晞使司馬東萊王讚代據倉垣。斷留運漕。汳水又東逕陳留縣之鉼鄉亭北。陳留風俗傳所謂縣有鉼鄉亭。即斯亭也。汳水又逕小黃縣故城南。神仙傳稱靈壽光扶風人。死於江陵胡岡家。岡殯埋之。後百餘日。人有見光於此縣。寄書與岡。岡發棺視之。唯有履存。汳水又東逕鳴鴈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衛侯伐鄭。至于鳴鴈者也。杜預釋地云。在雍丘縣西北。今俗人尚謂之為白鴈亭。汳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汳北一里。周五里。雍丘縣界。汳水又東。有故渠出焉。南通睢水。謂之董生決。或言董氏

作亂。引水南睢水。故斯水受名焉。今無水。汳水又東。枝津出焉。俗名之為洛架口。西征記曰。洛架。水名也。續述征記曰。在董生決下二里。汳水又逕外黃縣南。又東逕莠倉城北。續述征記曰。莠倉城去大游墓二十里。又東逕大齊城南。陳留風俗傳曰。外黃縣有大齊亭。又東逕科城北。陳留風俗傳曰。縣有科禀亭也。汳水又東逕小齊城南。汳水又東逕利望亭南。風俗傳曰。故曰成安也。地理志曰。陳留屬庚漢武帝以封韓延年為侯國。汳水又東龍門。故瀆出焉。瀆舊通睢水。故西征記曰。龍門。水名也。門北有土臺。高三丈餘。上方數十步。汳水又東逕濟陽考城縣故城南。為留獲渠。考成縣。周之采邑也。於春秋為戴國矣。左傳莊公十年。秋。宋衛蔡伐戴是也。漢高帝十一年秋。封彭祖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秦之穀縣也。後遭漢兵起。邑多災年。故改曰留縣。王莽更名嘉。漢章帝東巡過縣。詔曰。陳留縣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聞喜而顯獲嘉。應亨吉元符。嘉皇靈之顧賜。越有光列考武王。其改留縣曰考城。是漢蓋因縣以獲名矣。汳水又東逕寧陵縣之沙陽亭北。故沙陵國矣。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杜預釋地曰。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世以為堂城。非也。汳水又東逕黃蒿塢北。續述征記曰。堂城至黃蒿二十里。汳水又東逕斜城下。續述征記曰。黃蒿到斜城五里。陳留風俗傳曰。考城縣有斜亭。汳水東逕周塢側。續述征記曰。斜城東三里。晉義熙中。劉公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汳故溝。斬樹穿道七百餘里。以開水路。停薄於此。故茲塢流稱矣。汳水又東逕葛城北。故葛伯之國也。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問曰。何為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降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遺之。又不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又率民奪之。不授者則殺之。湯乃伐葛。葛於六國屬魏。魏襄王以封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地葛鄉。即是城也。在寧陵縣西十里。汳水又東逕神吼塢。又東逕夏侯長塢。續述征記曰。夏侯塢至周塢各相距五里。汳水又東逕梁國睢陽縣故城北。而東歷襄鄉塢南。續述征記曰。西去夏侯塢二十里。東一里即襄鄉浮圖也。汳水逕其南。漢熹平君所立。死因葬之。弟刻石樹碑。蠟旌厥德。隧前有獅子天鹿。累塼作百達柱八所。荒蕪頹毀。彫落略盡矣。又東至梁郡蒙縣為睢水。餘波南入淮陽城中。汳水又東逕貫城南。俗謂之薄城。非也。闞駰十三州志以為貫城也。在蒙縣西北。春秋僖公二年。齊侯宋公江黃盟于貫。杜預以為貰也。云貫貰字相似。貰在齊。謂貰澤也。是矣。非此也。今於此地更無他城。在蒙西北。惟是邑耳。考文准地。貫邑明矣。非

亳可知汳水又東逕蒙縣故城北俗謂之小蒙城也西征記城在汳水南十五六里即莊周之本邑也為蒙之漆園吏郭景純所謂漆園有傲吏者也悼惠施之没杜門於此邑矣汳水自縣南出今無復有水惟睢陽城南側有小水南流入于睢城南二里有漢太傅掾橋載墓碑載字元賓梁國睢陽人也睢陽公子熹平五年立城東百步有石室刊云漢鴻臚橋仁祠城北五里有石虎石柱而無碑誌不知建也汳水又東逕大蒙城北自古不聞有二蒙疑即蒙亳也所謂景薄為北亳矣椒舉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者也闞駰曰湯都也亳本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皇甫謐以為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之言湯居亳與葛為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爵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餽餉而為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古文仲虺之誥曰葛伯仇餉征自葛始即孟子之言是也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也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史郤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在漢屬扶風今徵之迴渠亭有湯池徵陌是也然不經見難得而詳按秦甯公本紀云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

戎湯然則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為秦所滅乃西戎之國葬於徵者也非殷湯矣劉向言殷湯無葬處為疑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今城內有故冢方墳疑即杜元凱之所謂湯冢者也而世謂之王子喬冢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興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潁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時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者王伯怪之明則祭而察焉時天鴻雪下無人徑有大鳥跡在祭祀處左右咸以為神其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杖竹立冢前呼採薪孺子伊永昌曰我王子喬也勿得取吾墳上樹也忽然不見時令太山萬熹稽故老之言感精瑞之應乃造靈廟以休厥神於是好道之疇自遠方集或絃琴以歌太一或譚思以歷丹丘知至德之兆實真人之祖先延熹八年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犧牲致禮祠濯之敬肅如也國相東萊王璋字伯義以為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邊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漢書地理志曰獲水也十三州志曰首受甾獲渠亦兼丹水之稱也竹書紀年曰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又曰宋大

水丹水壅不流蓋汳水之變名也獲水自蒙東出水南有漢故繹幕令匡碑匡字公輔曾庸君之少子也碑字碑落不可尋識竟不知所立歲月也獲水又東逕長樂固北已氏縣南東南流逕于蒙澤十三州志曰蒙澤在縣東春秋莊公十二年宋萬與公爭博弒閔公於斯澤矣汳水又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昔夏少康逃奔有虞為之庖正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者也王莽之陳定亭也城東有漢司徒公盛允字伯世梁國虞人也其先奭氏至漢中葉避孝元皇帝諱改姓曰盛世濟其美以迄于公察孝廉除郎累遷司空司徒延熹中立墓中有石廟廟宇傾頹基構有尋獲水又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春秋哀公二十六年冬公遊于空澤卒于連中大尹左師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者矣獲人逕龍淵固人東合黃水口上承黃陂下注獲水獲水又東入櫟林世謂之九里柞獲水又東南逕下邑縣故城北楚考烈王城魯頃公已遷下邑又楚漢彭城之戰呂后弟周軍於下邑高祖敗還從周軍子房舉捐地之策收垓下之師戰陸機所謂即下邑者也王莽更名下治矣獲水又東逕碭山縣故城北應劭曰縣有碭山山在東出文石秦立碭郡蓋取山之名也王莽之節碭縣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斬山作郭穿石為藏行一里到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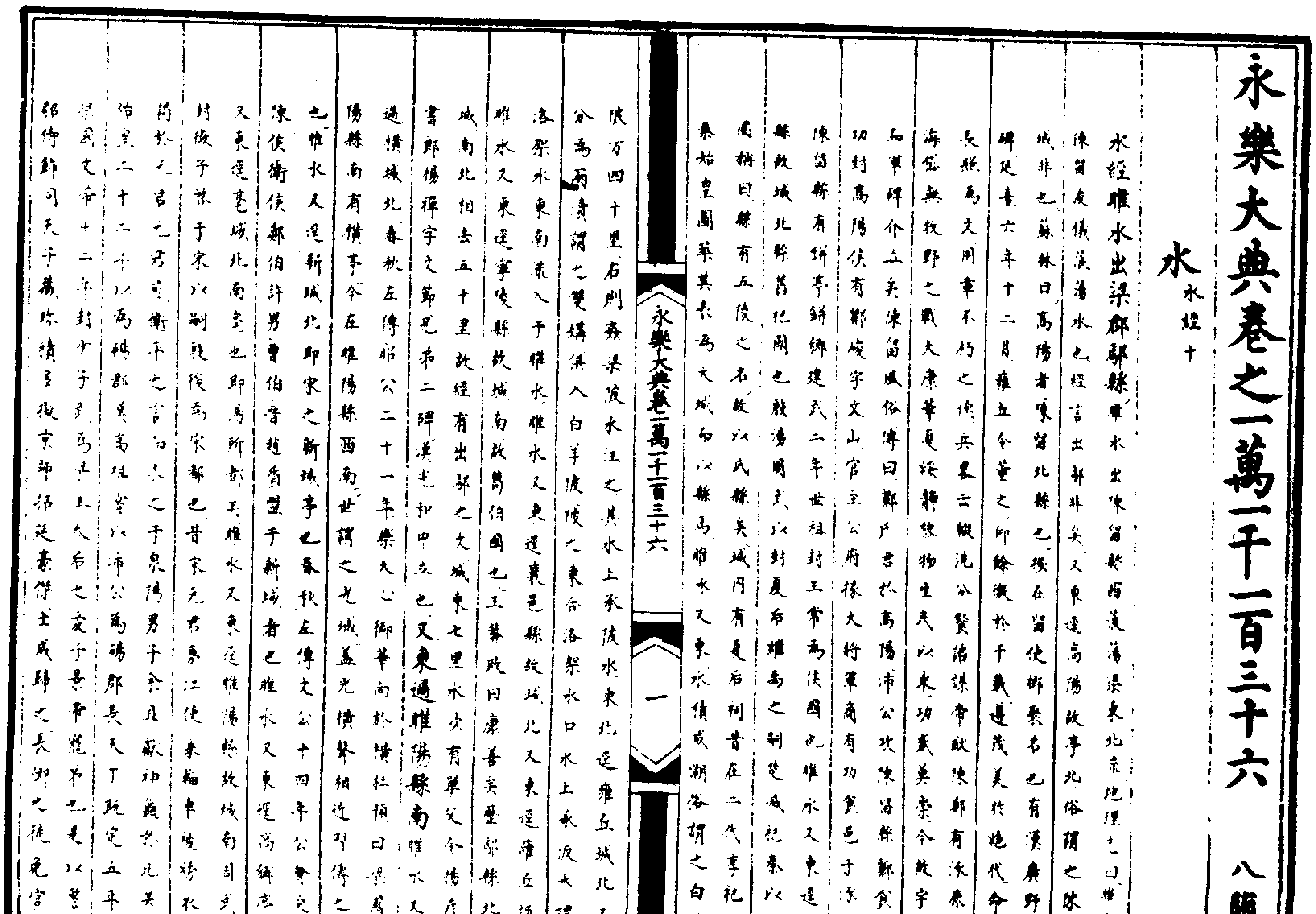
有數尺水水有大鯉魚黎民謂藏有神不敢犯之凡到藏皆潔齋而進不齋者至藏輒有獸噬其足獸雖得見見者云似狗所未詳也山上有梁孝王祠獲水又東穀水注之上承陽陂陂中有香城城在四水之中承諸陂散流謂零水濛水清水也積而成潭謂之碭水趙人有琴高者以善鼓琴為康王舍人行彭涓之術遊浮碭郡間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曰皆潔齋待於水傍設屋祠果乘赤鯉魚出入坐祠中碭中有可萬人觀之留月餘復入水也陂水東注謂之穀水東逕安山北即碭北山也山有陳勝冢秦亂首兵伐秦弗終厥謀死葬於碭謚曰隱王也穀水又東北注于獲水獲水又東歷藍田鄉郭又東逕梁國杼秋縣故城南王莽之予秋也獲水又東歷洪溝東注之水南北各一溝溝首對獲世謂之洪溝非也春秋昭公八年秋蒐于紅杜預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即地理志之虹縣也高后三年封楚王元子富為侯國王莽之所謂貢矣蓋溝名甚同非楚漢所分也**又東過蕭縣南**獲水北流注之蕭縣南對山世謂之蕭城南山也戴延之謂之同孝山云取漢陽城侯劉德所居里名目山也劉澄之云縣南有目山未詳孰是也山有箕谷谷水北流注獲世謂之西流水書水上承梧桐陂陂水南流因以為名也余嘗逕蕭邑城右唯是水北

注獲水更無別瀆即經所謂睢水也城東西及南三面臨側獲水故沛郡治縣亦同居矣城南舊有石橋壘航積石為梁高二丈今荒毀殆盡亦不具誰所造也縣本蕭叔國宋附庸楚滅之春秋宣公十一年楚伐蕭蕭潰中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撫之士同挾纊蓋恩使之然矣蕭女娉齊為頃公之母郤克所謂蕭同叔子也獲水又東歷龍城不知誰所創築也獲水又東逕同孝山北山陰有楚元王冢上圓下方累石為之高十餘丈廣百許步經十餘墳悉結石也獲水又東淨淨溝水注之水上承梧桐陂西北流即劉中書澄之所謂白溝水也又北入于獲俗名之曰淨淨溝也又東至彭城縣北東入于泗獲水自淨淨溝東逕阿育王寺北或言楚王英所造非所詳矣蓋遵育王之遺法因以名焉與安陂水合水上承安陂餘波北逕育王寺側水上有梁謂之玄注橋水傍有石墓甚精經閭發石作工奇殊為莊溝而不知誰冢疑即澄之所謂凌家也水北流注于獲獲水又東逕梢黎城北劉澄之永初記所謂城之西南有梢黎城者也獲水於彭城西南迴而北流逕彭城城西北舊有楚大夫龔勝宅即楚老哭勝處也獲水又東轉逕城北而東注泗水北三里有石冢被開傳言楚元王之孫劉向冢未詳是否城即殷大夫老彭之國也於春秋為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子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於邳圯勒魚石於彭城即是縣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項羽都謂之西楚漢祖定天下以為楚郡封弟交為楚王都之宣帝地節元年更為彭城郡王莽更之曰和樂郡也徐州治城內有漢司徒袁安魏中郎徐庶等數碑並列植於街右咸曾為楚相也大城之內有金城東北小城劉公更開廣之皆壘石高四丈列塹環之小城西又一城是大司馬琅邪王所修因項羽故臺經始即構宮觀門閣惟新厥制義熙十二年霖雨驟澍汴水暴長城遂崩壞冠軍將軍彭城劉公之子也登更築之悉以塼壘宋壯堅峻樓櫓赫奕南北所無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河東薛安都舉城歸魏魏遣博陵公尉苟仁城陽公孔伯恭援之路閣如初觀不異昔自後毀撤一時俱盡間遺工雕鏤尚存龍雲之勢奇為精妙矣城之東北角起層樓於其上號曰彭祖樓地理志曰彭城縣古彭祖國也世本曰陸終之子其三曰籛是為彭祖彭祖城是也下曰彭祖冢彭祖長年八百綿壽永世於此有冢蓋亦元極之化矣其樓之側汴帶泗東北為二水之會也聳望川原極目清野斯為佳處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　卷一一一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高拱
學士　臣　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　臣　孫鋌
書寫儒士　臣　章宏
圈點監生　臣　林民表
臣　翁嘉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八賄

水（水經十）

水經睢水出梁郡鄢縣（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北流地理志曰睢水首受陳留浚儀蒗蕩水也經言出鄢非矣又東逕高陽故亭北俗謂之陳留北城非也蘇林曰高陽者陳留北縣也按在留故鄉聚名也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丘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美於絶代命縣人長照爲文用章不朽之傳兵書云酈洗公贊諸謀常獻陳郡有涿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來功載莫崇今故宇無聞而單碑介立矣陳留風俗傳曰酈氏居於高陽沛公攻陳留縣酈食其有功封高陽侯有酈峻字文山官至公府掾大將軍商有功賞邑于涿故自陳留縣有鉼亭鉼鄉建武二年世祖封王常爲侯國也睢水又東逕雍丘縣故城北縣舊杞國也殷湯用武以封夏后繼禹之嗣楚滅杞秦以爲縣圈稱曰縣有五陵之名故以氏縣矣城内有夏后祠昔在二代享祀不輟秦始皇圖築其表爲大城而以縣爲睢水又東水積成湖俗謂之白羊陂陂方四十里右則淼渙水注之其水上承陂水東北逕雍丘城北又東分爲兩瀆謂之雙溝俱入白羊陂陂之東合洛架水口水上承汳大謂之洛架水東南流入于睢水睢水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北又東逕雍丘城北睢水又東逕寧陵縣故城南故葛伯國也王莽改曰康善矣壁梁縣北二城南北相去五十里故經有出鄢之文城東七里水次有單父令楊彥尚書郎楊禪字文節兄弟二碑漢光和中立也）又東過睢陽縣南（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春秋左傳昭公二十一年樂大心御華向於橫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蓋光橫聲相近習傳之非也睢水又逕新城北即宋之新城亭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盟于新城者也睢水又東逕高鄉亭北又東逕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逕睢陽縣故城南周武王封微子於宋以嗣殷後爲宋都也昔宋元君夢江使乘輜車被繡衣而謁於元君元君感衛平之言而拘之于泉陽男子余且獻神龜於此矣秦始皇二十二年以爲碭郡漢高祖嘗以沛公爲碭郡長天下既定五年爲梁國文帝十二年封少子武爲梁王太后之愛子景帝寵弟也是以警衛貂侍飾同天子藏珍積寶擬京師招延豪傑士咸歸之長卿之徒免官來

遊廣睢陽城七十里大合宮觀臺苑屏榭勢並皇居其所經構也役夫流唱必曰睢陽劉傳曰此始也城而門即寇先故景處也先好釣居睢水傍宋景公問道不告殺之後十年止此門鼓琴而去宋人家家奉事之南門曰盧門也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司馬彪郡國志曰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焉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非也余按闕子稱宋景公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對曰臣不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于西霜之山集于彭城之東餘勢逸勁猶飲羽于石梁然則蠡臺即是虎圈臺也蓋宋世牢虎所在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溫入河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門鮮卑堅戍此臺真頓甲堅城之下不果而還蠡臺南如西又有一臺俗謂之女郎臺臺之西北城中有涼馬臺臺東有曲池池北列兩釣臺水周六七百步蠡臺直東又有一臺世謂之雀臺也城內東西道北有晉梁王妃王氏陵表並列二碑碑云妃諱粲字女儀東萊曲城人也齊北海府君之孫司空東武景侯之季女咸熙元年嫁于司馬氏泰始二年妃于國太康五年薨營陵于新蒙之太康九年

立碑東即梁王之吹臺也基陛階礎尚在今建追明寺故宮東即安梁之舊地也齊周五六百步水列釣臺池東又有一臺世謂之清泠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極高俗謂之平臺余按漢書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複道自宮東出楊州之門左陽門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側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是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司馬相如之徒極遊於其上故齊隨郡王山居序所謂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謝氏賦雪亦曰梁王不悅遊於兔園今也歌堂淪宇律管埋音孤基塊立無復曩日之望矣城北五六里便得漢太尉橋玄墓冢東有廟即曹氏孟德親酹處操本微素嘗候於玄玄曰天下將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感知己後經玄墓祭云操以頑質見納君子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約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言非至親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愴致祭以申宿懷冢列數碑一是漢朝羣儒英才哲士愍橋氏德行

之美乃共刊石立碑以示後世一碑是故吏司徒博陵崔烈廷尉河南吳整等以為至德在己揚之由人苟不論述夫何考焉乃共勒嘉石昭明芳烈一碑是隴西枹罕北次陌碭守長騭為左尉漢陽豲道趙馮孝高以橋公嘗牧涼州感三綱之義慕將順之節以為公之勳美宜宣舊邦乃樹碑頌以昭令德光和元年主記掾李友字仲達作碑文碑陰有右鼎文建寧三年拜司空又有中鼎文建寧四年拜司徒又有左鼎文光和元年拜太尉鼎銘文曰故臣門人相與述公之行咨度體則文德銘于三鼎武功勒于征鉞書于碑陰以昭光懿又有鉞文稱是用鏤石假象作茲征鉞軍鼓陳之于東階亦以昭公之文武之勳焉廟南列二石柱柱東有二石羊羊北有二石虎廟前東北有石駝駝西北有二石馬皆高大亦不甚彫毀惟廟頌體猶傳遺碣石獸仍存然今不知所在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洪陂之西南有陂又東合明水水上承城南大池池周千步南流會睢謂之明水絕睢注渙睢水又東南流歷于竹圃水次綠竹蔭渚菁菁實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睢水又東逕穀熟縣故城北睢水又東蘄水出焉睢水又東逕粟縣故城北地理志曰侯國也王莽曰成富睢水又東逕大丘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故敬丘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節侯劉政

侯國漢明帝更從今名列仙傳曰傒人文賓邑人賣靽履為業矣睢水又東逕芒縣故城北漢高帝六年封耏跖為侯國王莽之傳治世睦改曰臨睢城西二里水南有豫州從事皇毓碑殞身州牧陰君之罪時年二十五臨睢長平輿李君二千石丞輪氏夏文則高其行而悼其殞州國咨嗟旌閭表墓昭叙令德式示後人城內有臨睢長左馮翊王君碑善有治功累遷廣漢屬國都尉吏民思德縣人公府掾陳盛孫郎中兒定興劉伯鄘等共立石表政以刊遠績縣北與碭縣分水有碭山芒碭縣之間山澤深固多懷神智有仙者涓子主柱並隱碭山得道漢高祖隱之呂后望氣知之即於是處也京房易候曰何以知賢人隱師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其下不雨其下賢人隱矣**又東過相縣南屈從城北東流當蕭縣南入于睢**相縣故宋地也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為泗水郡漢高帝四年改曰沛郡治此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南越桂林監居翁為侯國王莽更名之吾符縣曰吾符高亭睢水東逕石馬亭亭西有漢故伏波將軍馬援墓睢水又東逕相縣故城南宋恭公之所都也國府園中猶有伯姬黃堂基堂夜被火左右曰夫人少避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逮火而死斯堂即伯姬焚死處也城西有伯姬冢昔鄉澤為沛郡太守於蕭相二縣興陵

堰氏頌其利刊石頌之號曰鄭陂睢水又左合白溝水水上承梧桐陂陂則有梧桐山陂水西南流逕桐城東而南流注于睢睢盛則北流入于陂陂溢則西北注于睢出水隨環更相通注故經有入睢之文睢水又東逕彭城郡之靈壁東東南流漢書項羽敗漢王于靈壁東即此處也又云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相界未詳睢水逕穀熟兩分而睢水為蘄水故二水所在枝分通為兼稱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即睢水也又云漢軍之敗也睢水為之不流睢水又東南逕竹縣故城南地理志曰王莽之篤亭也李奇曰今竹邑也睢水又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滭陂南北百餘里東西四十里東至朝解亭西屆彭城甾丘縣之故城東王莽更名之曰善丘矣其水自陂南系于睢水又東睢水南八丈故瀆注之水上承蘄水而北會睢水又東逕符離縣故城北漢武帝元狩四年封路博德為侯國王莽之符合也睢水東逕臨淮郡之取慮故城北昔汝南步遊張少失其母及縣令遇母於此乃使良馬踟躕輕軒罔進顧訪病嫗乃其母也誠願宿憑而冥應昭徵矣睢水又東右烏慈水水出縣西南烏慈渚潭漲東北流與長直故瀆合瀆舊上承蘄水北流八十五里注烏慈水烏慈水又東取慮縣南又東屈逕其城東而北流注于睢睢水又東逕睢陵縣故城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楚為侯國王莽之睢陸也睢水又東與潼水故瀆會舊上承潼縣西南潼陂東北流逕潼縣故城北又東北逕睢陵縣下會睢水睢水又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漢高祖十三年封莊侯冷耳為侯國應劭曰下相水出沛國相縣故此加下也然則下相又是睢水之別名也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經止蕭縣非也所謂得其一而亡其二矣**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縣北十里即瓠河口也尚書禹貢雷夏既澤雍沮會同爾雅曰水自河出為灉許慎曰灉者河灉水也暨漢元光三年河水南決漂害民居武帝元封二年上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於是上自萬里沙還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群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填決河上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殫為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兮巨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苦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迴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口築宮於其上名曰宣房宮故亦謂瓠子堰為宣房堰而水亦以瓠子受名焉平帝已後未

及脩理河水東浸日月彌廣永平十二年顯宗詔樂浪人王景治渠築堤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河水舊東決逕濮陽城東北故衛也帝顓頊之墟昔顓頊自窮桑徙此號曰商丘或謂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之相土又都之故春秋傳曰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衛成公自楚丘遷此秦始皇徙衛君角於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沛公守濮陽環之以水張晏曰依河水自固春秋僖公十三年夏會于鹹杜預曰東郡濮陽縣東有鹹城者也是瓠子故瀆又東逕洮城南春秋傳曰分曹地自洮盡曹地也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洮城或謂之兆也瓠瀆又東南逕清丘北春秋宣公十二年經書楚滅蕭晉人宋衛曹同盟于清丘京相璠曰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都尉治**東至濟陰句陽縣為新溝**瓠河故瀆又東逕句陽之小城陽城北城北側有帝王世紀曰堯葬濟陰成陽西北四十里是為穀墨子以為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山海經曰堯葬狄山之陽一名崇山二妃各殊以為成陽近是堯冢也余按小成陽在成陽西北半里許實堯俗喻以為囚堯城士安蓋以是為堯冢也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為羊里水蓋資城地而變名由經有新溝之異稱矣昔初中賈逵為豫州刺史與諸將征吳於洞浦有功魏封逵為羊里亭侯邑四百戶即斯亭也俗名之羊子城非也蓋韻近字轉耳又東南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鉏丘城南京相璠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沮丘城六國時沮楚同以為楚丘非也又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三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所謂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京相璠曰濮水故道在濮陽南者也又東逕句陽縣西句瀆出焉濮水枝渠又東北逕句陽縣之小城陽縣故東垂亭西而北入瓠河地理志曰濮水首受泲於封丘縣東北至都關入羊里水者也又按地理志山陽郡有都關縣今其城在廩丘城西考地志山陽廩丘俱屬濟陰則都關無隸山陽理以推地理志都關亦是山陽之屬縣矣而京杜考地驗城又並言在廩丘城南推此而論似地志之誤矣或亦縣理參差所未詳瓠瀆又東　亭北春秋隱公八年宋公衛侯遇于犬丘經書垂也京相璠曰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五里有故垂亭者也**又東北過廩丘縣為濮水**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城陽縣故城西北一十餘里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一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澤之東南即成陽縣故史記曰

（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應劭曰其後乃遷于成之陽故曰成陽也地理志曰成陽有堯冢靈臺今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於城為西南稱曰靈臺鄉曰崇仁邑號脩義皆立廟四周列水潭而不流水澤通泉泉不耗竭至豐魚筍不敢採捕前並列數碑栝柏數株檀馬成林二陵南北列馳道逕通皆以磚砌之尚脩整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中山夫人祠堯妃也石壁階墀仍舊南西北三面長櫟聯蔭扶疏里餘中山夫人祠南有仲山甫冢冢西有石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於城為西南在靈臺之東北按郭緣生述征記自漢迄晉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叙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載記于堯妃見漢建寧四年五月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云堯陵北仲山甫墓南二冢間依員祠晉大安中立一碑是永興中建今碑祠並無處所又言堯陵在城南九里中山夫人祠在城南二里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冢堯陵北二里有仲山甫墓考地驗狀咸為疏僻蓋聞疑書疑耳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停停峙峙謂之歷山山北有小阜南屬池澤澤之東北有陶墟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也鄭玄曰歷山在河東今有舜井皇甫謐或言今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謂鄭玄之言為然故揚雄河東賦曰登歷觀而遂

望兮聊浮游於河之瀕今雷首山西枕大河校之圖緯於事為允士安又云定陶西南陶丘舜也不言在此緣生為失瓠河之北即廩丘縣也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丘者春秋之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竹書紀年晉列公十一年田悼子卒田布殺其大夫公孫公孫以廩丘叛于趙田布圍廩丘翟角趙孔屑韓師救廩丘及田布戰于龍澤田師敗逋是也瓠河與濮水俱東經所謂過廩丘為濮水者也縣南瓠北有羊角城春秋傳曰取晉羊角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竇入介其庫登其城尅而取之者也京相璠曰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今當邑也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俗謂之交魚城謂羊角為角逐城皆非也瓠河又逕陽晉城南史記蘇秦說齊曰過衛陽晉之道經于亢父之嶮者也今陽晉城在廩丘城東南一十餘里與鄄城為左右也張儀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之匈徐廣史記音義云關一作開東之亢父則其道矣瓠河之北又有郕都城春秋隱公三年郕侵衛京相璠曰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地理志曰山陽鄉也褚先生曰漢封金安上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城穀者也瓠河又東逕黎縣故城南王莽改曰黎治矣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所謂胡為乎

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上地汙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瓠河又東逕鉏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濟陽之鉏縣也褚先生曰漢武帝封金日磾為侯國王莽之萬歲矣世猶謂之為萬歲亭也瓠河又東鄆城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公自沙隨還待于鄆京相璠曰公羊作運字今東郡廩丘縣東八十里有故運城即此城也）又北過東郡范縣東北為濟渠與將渠合（瓠河自運城東北逕范縣與濟濮枝渠合故渠上承濟瀆於乘氏縣北逕范縣左納瓠瀆故瀆有濟渠之稱又北與將渠受河於范縣西北東南逕秦亭南杜預釋地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也又東南逕范縣故城南王莽更名建陸也漢興平中靳允為范令曹太祖東征陶謙於徐州張邈迎呂布郡縣響應程昱說允曰君必固范我守東阿田單之功可立即斯邑也將渠又東會濟渠自下通謂之將渠北逕范城東俗又謂之趙溝非也）又東北過東阿縣東（瓠河故瀆又東北左合將渠枝瀆上承將渠於范縣東北逕范縣北又東北逕東阿城南而東入瓠河故瀆又北逕東阿縣故城東春秋經書冬及齊侯盟于柯左傳曰冬盟于柯始及齊平杜預曰東阿邑也按國語曹沫挾匕首劫齊桓公返遂邑於此矣）又東北過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為鄧里渠（自宣防已下將渠已上無

復有水將渠下水首受河自北為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為濟渠（河水自泗口出為濟水濟水二瀆合而東注于祝阿也）又東北至梁鄒縣西分為二（脉水尋梁鄒濟無二流蓋經之誤）其東北者為濟河其東者為時水又東北至濟西濟河東北入于海時水東至臨淄縣西屈南過泰山華縣東又南至費縣東入于沂（時水即耏水也音而春秋襄公三年齊晉盟于耏者也京相璠曰今臨淄唯有澠水西北入泲即地理志曰如水矣耏如聲相似然則澠水即耏水也蓋以澠與時合得通稱矣時水自西安城西南分為二水枝津別出西流德會水注之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是縣封之為昌國君德會水又西北五里泉水注之水出縣南黃阜北流逕城西北入德會又西北世謂之滄浪溝又北流注時水地理志曰德會水出昌國西北至西安入如是也時水又西逕東高苑城中而西注也俗人遏令側城南注又屈其城南史記漢文帝十五年分齊為膠西上國都高苑徐廣音義曰樂安有高苑城故俗謂之東苑也其水又北注故瀆又西蓋野溝水注之源導延鄉城東北平地出泉西北逕延鄉城北地理志曰千乘有延鄉縣世人謂故城為從城延從字相似讀隨字改所未詳也西北流世謂之蓋野溝又西北流逕

高苑縣北注時水時水又西逕與高苑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泊情為侯國王莽之常鄉也其水側城西注京相璠曰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杜預亦云時水於樂安枝流旱則竭涸為春秋之乾時也左傳莊公九年齊魯戰地魯師敗處也時水西北至梁鄒城入于泲非泲入時蓋時來注泲若泲分東流明不得以時為名尋時泲更無別流南從華實之所斯為謬矣**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嬴縣南**萊蕪縣在齊城西南原山又在縣西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西南入泲故不得過其縣南也從征記曰汶水出縣西南流又言自入萊蕪谷夾路連山百數里水隍多行石澗中出萊蕪縣松柏林藿綿濛崖壁相望或傾岑阻徑或迴巖絶谷清風鳴條山壑俱響凌高降深兼惴慄之懼危蹊徑通懸東之驗未出谷十餘里有別谷在孤山谷有清泉泉上數丈有石穴二口容人行入穴丈餘高九尺許廣四五丈言是昔人居山之處薪爨烟墨猶存谷中林木緻密行人鮮有能至矣又有少許山田引灌之蹤尚存出谷有平丘面山傍水土人悉以種麥云此丘不宜殖稷黍而宜麥齊人相承以殖之意謂麥丘所栖愚公谷也何其深沈幽翳可以託業怡生如此也余時逕為之躊躇為

之慶幸矣余按麥丘愚公在齊川谷猶傳其名不在萊蕪誌者之謬耳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成婚于齊也**又東南過奉高縣北**奉高縣漢武帝元封元年立以奉泰山郡治也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之聘上國也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也從征記曰嬴縣西六十里有季札兒冢冢圓其高可隱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自昔恒踊民戶西傳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唯趺存焉**屈從縣西南流**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俗謂之胡盧堆淮南子曰汶出弗其高誘曰山名也或斯阜也牟縣故城在東北古牟國也春秋時牟人朝魯故應劭曰魯附庸也俗謂是水為牟汶也又西南逕奉高縣故城而西南流注于大汶水又南右合北汶水水出分水溪源與中川分水東南流逕泰山東右天門下溪水水出泰山天門下谷東流古者帝王升封咸憩此水水上往往有石竅存焉蓋古設食所憩處也馬第伯書云光武封泰山第伯從登山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睹其為高或以為小白石或以為冰雪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在雲中俯視溪谷碌碌不可丈尺直上七十里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矣應劭漢官儀云泰山東南山頂名曰日觀者雞一鳴時見

日始欲出長三丈許故以名焉其水自溪而東濬波注壑東南流逕龜陰之龜田山在博縣北一十五里昔夫子傷政道之陵遲故望山而懷操故琴操有龜山操焉山北即龜陰之田也春秋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溪南流歷中階兩廟間從征記曰泰山有下中上三廟牆闕嚴整廟中柏樹夾兩階大二十餘圍蓋漢武所植也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創猶存門閣三重樓榭四所三層壇一所高丈餘廣八丈樹前有大井極香冷異於凡水不知何代所掘不常浚漂而水旱不減庫中有漢時故樂器及神車木偶皆靡密巧製又有石虯建武十三年永貴侯張余上金馬一匹高二尺餘形制甚精中廟去下廟五里屋宇又崇麗於下廟廟東西夾澗上廟在山頂即封禪處也其水又屈而東流入于汶水又東南流逕明堂下漢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降坐明堂於山之東北阯武帝以古處險狹而不顯也欲治明堂於奉高傍而未曉其制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於汶上如帶圖也古引水為辟雍處基瀆存焉世謂此水為石汶山海經曰環水出泰山東流注于汶即此水也環水

又屈入于汶汶水又西南流逕徂徠山西山多松柏詩所謂徂徠之松也廣雅曰道梓松也抱朴子稱玉策記曰千歲之松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又稱天陵有偃蓋之松也所謂樓松也魯連子曰松樅高十仞而無枝非憂正室之無柱也爾雅曰松葉柏身曰樅鄒山記曰徂徠山在梁甫奉高博三縣界猶有美松亦曰尤峽之山也赤眉渠帥樊崇所堡也故崇自號尤來三老矣山東巢父廟山高十里山上有被水方百許步三道流注一水東北沿溪而下屈逕縣南西北流入于一水北流歷澗西流入于汶一水南流逕陽關亭南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又西流入于汶水也**又過博縣西北**汶水南逕博縣故城東春秋哀公十一年會吳伐齊者也灌嬰破田橫於城下亟從其城南西流不在西北也汶水又西南逕龍鄉故城南春秋成公二年齊侯圍龍龍囚頃公嬖人盧蒲就魁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取龍者也漢高帝八年封謁者陳署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黃帝所禪也山有神廟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也汶水又西南逕陽關故城西本有平縣之陽關亭矣春秋襄公十七年逆臧紇自陽關者也陽虎居之以叛伐之虎焚萊門而奔齊者也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光長城北

（春秋隱公十一年營之公謂羽父曰吾將歸老焉故郡國志曰梁父有菟裘聚淄水又逕梁父縣故城南縣北有梁父山開山圖曰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梁父主死王者封泰山禪梁甫故縣取名焉淄水又西南逕郕縣故城北地理志曰泰山之蔚縣也世謂之柴汶矣淄水又逕郕北漢高帝六年封董渫為侯國春秋齊師圍郕郕人伐齊飲馬於淄水之者孔子行於郕之野遇榮啟期於是衣鹿裘被髮琴歌三樂之懽夫子善其能寬矣淄水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于汶水水又南逕巨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者也今汶上夫人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淮南子曰貉渡汶則死天地之性循伏難尋固不可以情理窮也汶水又西南逕魯國汶陽縣北王莽之汶亭也縣北有曲水亭春秋桓公十二年經書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左傳曰平杞莒也故杜預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泰山立行宮於汶陽執金吾耿恭屯城門於汶上基壟存焉世謂之闕陵城也汶水又西逕汶陽縣故城北而注）又西南過蛇丘縣南（汶水又西洸水出焉又西逕蛇丘縣南縣治鑄鄉故城春秋左傳宣叔娶于鑄是也杜預曰濟北蛇丘縣所治鑄鄉城者也）又西南過剛縣北（地理志剛故闡也王莽更之曰柔也應劭曰春秋經書齊人取讙及闡亭是也杜預春秋釋地曰闡在剛縣北剛城東有一小亭今剛縣治俗人又謂之闡亭京相璠曰剛縣西四十里有闡亭未知孰是汶水又西蛇水注之水出縣東北泰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僖公以賜季友蛇水又西南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故京相璠曰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魯國俗謂之蜀瀆水非矣蛇水又西南逕夏暉城南經書公會齊侯于下讙是也今俗謂夏暉城蓋春秋左傳桓公三年公子翬如齊齊侯送姜氏于下讙非禮也世有夏暉之名矣蛇水又西南入汶汶水又西溝水注之水出東北馬山西南流逕剛縣南春秋成公三年經書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左傳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圍之南去汶水八十又西南逕遂城東地理志曰蛇丘遂鄉故遂國也春秋莊公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京相璠曰遂在蛇丘東北十里杜預亦以為然然縣東北無城以擬之今城在蛇丘西北蓋杜預傳疑之非也又西逕下讙城西而入汶水汶水又西逕春亭北考古無春名唯平陸縣有崇陽亭然是東去剛城四十里遠播所注則符並所未詳也）又西南過平章縣南（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和六年別為濟東國武帝元鼎元年為大河郡宣帝

甘露二年為東平國王莽有鹽城章城按世本任姓之國也齊人降章者也故在無鹽城東北五十里汶水又西南有泌水注之水出肥縣東北自原西南流逕肥城縣故城南樂正子春謂其弟子曰子適齊過肥肥有君子焉左逕句窳亭北章帝元和三年鳳凰集肥城句窳亭復其租而從祭山即是亭也泌水又西南逕富城縣故城西王莽之城富也其水又西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南逕桃縣故城西王莽之鄣亭也世以此為鄣城非蓋因戶新之故目耳）又西南過無鹽縣南又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于濟（汶水自桃鄉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西南至無鹽縣之郈鄉城南魯叔孫昭伯之故邑也隋其關鍵矣春秋左傳定公十二年叔孫氏墮郈今其城無南面汶水又西南逕其平陸縣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今有厥亭汶水又西逕危山南世謂之龍山也漢書五行志曰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瓠山山脅石一丈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高四尺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東倍草并祠之建平三年息夫躬告之王自殺后謁棄市國除漢書石立宣帝起之表也汶水又西合為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陂水之異名也澱水西南謂之巨野澤又西南逕致密城南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矣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男女之禮路不拾遺器不彫偽矣巨野澤又西南入桓公河北水西出澱謂之巨良水西南逕致密城北西南流注洪瀆次一汶西逕郈亭北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遂為澤渚初平三年曹公擊黃巾於壽張東鮑信戰死于此其右一汶西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舊宿國也齊宣后之故邑所謂無鹽醜女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恭王子劉慶為東平侯即此也王莽更名之曰有鹽亭汶水又西逕洽鄉城南地理志曰所謂無鹽有洽鄉者也汶水西南流逕壽張縣故城北春秋之良縣也縣有壽聚漢曰壽良應劭曰世祖叔母名良故光武改曰壽張也建武十五年世祖封樊宏為侯國汶水又西南長直溝水注之水出須昌城東北穀城山南逕須昌城東又南漆溝水注焉水出無鹽城東北五里阜山下西逕無鹽縣故城北水側有東平憲王倉冢碑闕存焉元和三年章帝幸東平祀以太牢親拜祠坐賜御劍於陵前其水又西流注長直溝溝水奇分為二一水西逕須昌城南入濟一水南流注于汶汶水又西流入濟故淮南子曰汶出弗其西流合濟高誘云弗其山名在朱虛縣東余按誘說是乃東汶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誤證耳）泗水出魯卞縣

北山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者爲非矣山海經曰泗水出魯東北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春秋昭公七年謝息以孝孫之言以孟氏成邑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也井曰舜井皆爲非也墟有漏澤方一十五里淥水澂渟三丈如減澤西際阜俗謂之媯亭山蓋有陶墟舜井之言因復有媯亭之名矣阜側有三石穴廣圓三四尺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數夕之中則傾陂竭澤矣左右民居識其將漏預以木爲曲洑約鄣穴口魚鼈暴鱗不可勝載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水源南側有一廟柧柏成林時人謂之原泉祠非所究也泗水西逕其縣故城南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卞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取之是也南有姑蔑城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者也水出二邑之間西逕郚城北春秋文公七年經書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杜預曰魯邑也卞縣南有郚城備邾難也泗水自卞而會於洙水也西南逕魯縣北泗水又西南流逕魯縣分爲二流水側有一城爲二水之分會也北爲洙瀆春秋莊公九年

經書冬浚洙京相璠曰杜預並言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也南則泗水夫子教於洙泗之間今於城北二水之中即夫子領徒之所也從征記曰洙泗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闕里背洙面泗南北一百二十步東西六十步四門各有石閫北門去洙水百步餘後漢初闕里荊棘自闢從講堂至九里鮑永爲相因修饗祠以誅魯賊彭豐等郭緣生言泗水在城南非也余按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罟棄之韋昭云泗在魯城北史記冢記王隱地道記咸言葬孔子於魯城北泗水上今泗水南有夫子冢春秋孔演圖曰烏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爵銜書上化爲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應法爲赤制說題辭曰孔子卒以所受黃玉葬魯城北即子貢廬墓處也譙周云孔子死後魯人就冢次而居者百有餘家命曰孔里孔叢曰夫子墓塋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諸孔氏封五十餘所人名昭穆不可復識有銘碑三所獸碣具存皇覽曰弟子各以四方奇木來植故多諸異樹不生棘木刺草今則無復遺條矣泗水自城北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母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母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國語曰海鳥曰爰

居止於魯城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譏焉故莊子曰海鳥止郊魯侯觴之奏以廣樂具以太牢三日而死此養非所養矣門郭之外亦戎夷死地呂氏春秋曰昔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宿於郭門外寒愈甚謂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子不肖人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人惡能與國士并衣哉戎歎曰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半夜而死沂水北對稷門昔圉人犖有力能投蓋于此門服虔曰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杜預謂走接屋之桷反覆門上也春秋傳公二十年經書春新作南門左傳曰書不時也杜預曰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其遺基猶在地八丈餘矣亦曰雩門春秋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請擊宋師竊從雩門蒙皐比而出者也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梟不入郭縣即曲阜之地少昊之墟有大庭氏之庫春秋豎牛之所攻也故劉公幹魯都賦曰戢武器於有炎之庫放戎馬於巨野之坰周成王封姬旦於曲阜曰魯秦始皇二十三年以爲薛郡漢高后元年爲魯國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今雖崩夷猶高數丈臺西百步有大井廣三丈深十餘丈以石壘之石似磬制春秋宣公

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攻魯公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也臺之西北二里有周公臺高五丈周五十步臺南四里許則孔廟即夫子之故宅也宅大一頃所居之堂後世以爲廟漢高祖十三年過魯以太牢祀孔子自秦燒詩書經典淪缺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之希有見者于時聞堂上有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廟屋三間夫子在西間東向顏母在中間南面夫人隔東一間東向夫子牀前有石硯一枚作甚朴云平生時物也魯人藏孔子所乘車於廟中是顏路所請者也獻帝時廟遇火燒之永平中鍾離意爲魯相到官出私錢萬三千文付戶曹孔訢治夫子車身入廟拭几席劍履男子張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懷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主簿安置几前孔子寢堂牀首有懸甕意召孔訢問何等甕也對曰夫子甕也背有丹書人勿敢發也意曰夫子聖人所以遺甕欲以懸示後賢耳發之中得素書文曰後世修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藏其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魏黃初二年文帝令郡國修起孔子舊廟置百戶吏卒廟有夫子像列二弟子執卷立侍穆穆有詢仰之容漢魏以來廟列七碑二碑無字栝柏猶茂廟之西北二里有顏母

廟。廟像偶設，有修飾。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靈光之南闕，北百餘步，即靈光殿基，東西二十四丈，南北十二丈，高丈餘，東西廊廡別舍，中間方七百餘步，闕之東北有浴池，方四十許步，池中有釣臺，方十步，池臺悉石也，遺基尚整，故王延壽賦曰：周行數里，仰不見日者也。是漢景帝程姬子魯恭王之所造也。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為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沂水又西逕圜丘北，丘高四丈餘，沂水又西流，昔韓雉射龍於斯水之上，尹子曰：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沂水又西南注泗水者也。**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縣東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瑕丘，魯邑，春秋之負瑕矣。魯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囚諸負瑕是也。應劭曰：瑕丘縣西南，昔衛大夫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刺其欲害民良田也。瑕丘之名，蓋因斯以表稱矣。曾子弔諸負夏，鄭玄、皇甫謐並言衛地，晉衛雖殊，土則一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漢和帝永寧九年，封馬光子賦為侯國。其水西南流入邾，春秋襄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是也。邾水又逕魯國鄒山東南而西流，春秋左傳所謂嶧山也。邾文公之所遷，今城鄒山之陽，依巖阻以墉固，故邾婁之國，曹姓也。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於此，後乃縣之，因鄒山之名以氏縣也。王莽之鄒亭矣。京相璠曰：地理志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為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永嘉中，太尉郗鑒，將鄉曲逃此山，胡賊攻守，不能得，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郗公嶧，山北絕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於嶧山之上，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晝門，詩所謂保有鳧嶧者也。邾水又西南逕蕃縣故城南，又西逕薛縣故城北，地理志曰：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邳遷于薛，改名徐州，城南山上有奚仲冢，晉太康地記曰：奚仲冢在城南二十五里山上，百姓謂之神靈也。齊封田文於此，號孟嘗君，有惠喻。今郭側猶有文冢，結石為郭，作制嚴固，瑩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逕觀，以為異見矣。邾水又西逕仲虺城北，晉太康地記曰：奚仲遷於邳，仲虺居之，以為湯左相，其後當周，爵稱侯，後見侵削，霸者所絀，為伯任姓也。應劭曰：邳在薛，徐廣史記音義曰：楚元王子郢，以呂后三年封上邳侯也。有下故北為上矣。

晉書地道記曰：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漷水又西逕至湖陸縣入于泗，故京相璠曰：薛縣漷水首受蕃縣，西注山陽湖陸是也。經言郳丘東，誤耳。**又南過平陽縣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縣也。竹書紀年曰：梁惠成王二十九年，齊田肸及宋人伐我東鄙，圍平陽者也。王莽改之曰黽平矣。泗水又南逕故城西，世謂之漆鄉，闞駰十三州記曰：漆鄉，邾邑也。杜預曰：平陽東北有漆鄉，邾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又南過高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泗水南逕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與衆山相連，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泗水又南逕高平縣故城西，漢宣帝地節三年，封丞相魏相為侯國，嵩帝八年封將軍陳錯為橐侯，地理志曰：縣故山陽之橐也。王莽改曰高平，應劭曰：章帝改。後秦志曰：王莽更名，章帝因之矣。所謂洸水者，洙水也。蓋洸洙相入，受通稱也。**又南過方與縣東。**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養之。**菏水從西來注之。**菏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于菏，故因以名焉。**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涓水從東北來流注之。**地理志曰：故湖陸縣也，菏水在南，王莽更曰湖陸，應劭曰：尚書一名湖陵，章帝封東平王蒼子為湖陵侯，更名湖陸也。泗水又東逕郗鑒所築城北，又東逕湖陵東城南，昔桓溫北入也，范暉衛義家忠於此，城東有度尚碑。泗水又左會南梁水。地理志曰：水出蕃縣，今縣之東北平澤出泉若輪焉，發源成川，西南流，分為二水，北水枝西出，逕蕃縣北，西逕滕城北，春秋左傳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薛侯曰：君與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者也。漢高帝封夏侯嬰為侯國，號曰滕公。鄭玄曰：今沛郡公丘也，其水又逕於丘為縣故城，在滕西北，按地理志，即滕也。周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也，齊滅之，秦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恭王子劉順為侯國，世以為北水流，我民因之，遂及冒稱，故有兩濟之名焉。南梁水自枝渠西南逕魯國蕃縣故城東，俗以南降於鄒，亦謂之西鄒水，又屈逕城南。應劭曰：縣當小邾邑也。地理志曰：其水西流注于沛，沛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沛合濃，故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互受通稱，故有入沛之文。闞駰十三州

志曰西至湖陸入泗是也經無南梁之名而有涓涓之稱疑即是水也戴延之西征記亦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水亦無記於南梁謂是吳王所遣之瀆也余按湖陸西南止自是水延之蓋以國語云吳王夫差起師將北會黃池掘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于沛以是言故是水爲吳王所掘非也余以水路求之止自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於商魯而接於沛矣吳所浚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沛也故之有通非吳所起乎戴識於人情剛近以今忖古知一足之之不違情理矣泗水又南漷水注之又逕薛之上邳城西而南注者也又南過沛縣東昔許由隱于沛澤即是縣也縣蓋取澤爲名宋滅屬楚在泗水之濱於秦爲泗水郡治黃水注之黃水出小黃縣黃鄉黃溝國語曰吳子會諸侯於黃池者也黃水東流逕外黃縣故城南張晏曰魏郡有内黃縣故加外也薛瓚曰縣有黃溝故縣氏焉圈稱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渠水於春秋爲宋之曲棘里故宋之別鄙矣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宋元公卒于曲棘是也宋華元居于稷里宣公十五年楚鄭圍宋晉解楊違楚致命于此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粹易子而食析骨以爨城下之盟所不能也子退一舍宋楚乃平今城東關上猶有華元祠之不毀

城北有華元冢黃溝自城南東逕葵丘下春秋僖公九年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即此地也黃溝又東注大澤蒹葭萑葦生焉即世所謂大薺陂也陂水東北流逕定陶縣南又東逕山陽郡成武縣之楚丘亭北黃溝又東逕郜城北成武縣故城南王莽更之曰成安也黃溝又東北逕郜城北春秋桓公二年經書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傳曰宋督攻孔父而取其妻殺殤公而立公子馮以郜大鼎賂公臧僖伯諫爲非禮十三州志曰今成武縣東南有郜城俗謂之北郜者也黃溝又逕東平縣縣故城南又東右迆水即豐水之上源也水上承大薺陂東逕貫城北又東逕己氏縣故城北王莽之己善也縣有伊尹冢崔駰曰殷帝沃丁之時伊尹卒葬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伊尹年百餘歲而卒大霧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禮親自臨喪以報大德焉又東逕孟諸澤杜預曰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逕邛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山陽縣也王莽更名之曰郜城矣故世有南郜北郜之論也又東逕單父故城南昔宓子賤之治也孔子使巫馬期觀政入其境見夜漁者問曰子得魚輒放何也曰小者我大欲

長育之故也子聞之曰誠彼形此子賤得之善矣惜哉不齊所治者小也王莽更名斯縣爲利善矣世祖建武十三年封劉茂爲侯國又東逕平樂縣右合泡水泡水上承睢水於下邑縣界東北注一水上承睢水於杼秋縣界北流世又謂瓠盧溝水積爲渚渚水東北流二渠雙引左合澧水俗謂之二泡也自下澧泡並得通稱矣故地理志曰平樂侯國也泡水所出又逕豐西澤謂之豐水漢書稱高祖送徒驪山徒多亡到豐西澤有大蛇當徑拔劍斬之此即高祖斬蛇處也又東逕大堰水分爲二又東逕豐縣故城南王莽之吾豐也水側城東北流右合枝水上承豐西大堰派流東北逕豐城北東注澧水澧水又東合黃水時人謂之狂水蓋狂黃聲相近俗傳失實也自下黃水又兼通稱矣水上舊有梁謂之泡橋王智深宋史云宋元嘉劉義恭於彭城遣軍王玄謨北至城覘候魏軍魏軍於清西望見士衆魏南康侯杜道儁引趣泡橋沛縣民逆燒泡橋又於林中打鼓傳謂宋軍大至爭渡泡水水深酷寒凍溺死者殆半清水即泗水之別名也沈約宋書稱魏軍欲渡清西非也泡水又東逕沛縣故縣城南泰末兵起蕭何曹參迎漢祖於此城高帝十一年封合陽侯劉仲子爲侯國城内有漢祖廟廟前有三碑漢立廟基以青石爲之階陛尚存劉備之爲

徐州也治此袁術遣紀靈攻備備求救呂布布救之屯小沛招靈請備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乃植戟於門布彎弓曰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一發中之遂解此即布射戟之處也述征記曰城極大四周塹通豐水於城南東注泗即泡水也地理志曰泡水自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者也泗水南逕小沛縣東縣治故城南垞上東岸有泗水亭漢祖爲泗水亭長即此亭也故亭今有高廟廟前有碑延熹十年立廟闕崩褫略無全者水中有故石梁處遺石尚存高祖之破黥布也過之置酒沛宮酒酣歌舞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也泗水又東南逕沛廣戚縣故城南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劉澤爲侯國王莽更之曰力聚也泗水又逕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城西南有崇侯虎廟道論遷變不知何時而遂有此廟泗水又南逕宋大夫桓魋冢西山枕泗水上而盡石鑿而爲冢今人謂之石郭者也郭有二重石作工巧夫子以爲不如死之速朽也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泗水西有華龍寺是沙門釋法顯遠出西域浮海東還持龍華圖首創此制法流中夏自法顯始也其所持天蓋二石仍在南陸東基堪中其石尚光潔可愛泗水又南淮水入焉而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皇時而

鼎見於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得所謂鼎伏也亦云系而行之未出龍齒齧斷其系故語曰稱樂大早絕鼎系當是猛浪之傳耳泗水又逕龔勝墓碣尚存又逕亞父冢東皇覽曰亞父冢在廬江縣郭東居巢亭中有亞父井吏民親事皆祭亞父於居巢廳上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按漢書項羽傳歷陽人范增未至彭城而發疽死不言之居巢今彭城南有項羽掠馬臺臺之西南山麓上即其冢也增不慕范蠡之舉而自絕於斯可謂論矣推考書基事近於此也**又東南過呂縣南**呂宋邑也春秋襄公元年晉師伐鄭及陳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漢景帝三年有白頸烏與黑烏群鬭於縣白頸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烏鬭時有吳楚之反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也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即斯梁也懸濤漰渀實為泗險孔子所謂魚鱉不能遊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也蓋惟歲之衡未便極天明矣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泗水又東南流丁溪水注之溪水上承泗水於呂縣東南流北帶廣隰山高而注于泗川泗水冬春淺澀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從此溪即陸機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積沙者也晉太元九年左將軍謝玄於呂梁遣督護聞人奭用功九萬擁水立七埭以利運漕者**又東南過下邳縣西**泗水歷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邳嶧者也泗水又東西逕下邳縣故城西東南流沂水流納注焉故東海屬縣也應劭曰奚仲自薛徙居之故曰下邳也漢徙齊王韓信為楚王都之後乃縣焉王莽之潤儉矣東陽郡治文穎曰東嘉東陽郡今下邳是也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分屬廣陵故張晏曰東陽郡今廣陵郡也漢明帝置下邳郡其城有三重其大城中有司馬石苞鎮東將軍胡質司徒王渾監軍石崇四碑南門謂之白門魏武擒陳宮於此處矣中城呂布所守也小城晉中興北中郎將荀羨郗曇所治也昔魯陽山吳伯武少孤與弟文章相失二十餘年遇於縣市文章被毆伯武心神悲慟因問尋訪乃兄弟也縣為沂泗之會也又有武原水注之水出彭城武原縣西北會注陂南逕其城西王莽之樂亭也縣東有泠嶧山山因徐偃以即名之也山上有石室徐廟也武原又南合武水謂之泇水南逕刺亭城又南至下邳入泗謂之武原水口也又有桐水出西北東海容丘縣東南至下邳入泗泗水東南逕下相縣故城東王莽之從德也城之西北有漢太尉陳球墓墓前有三碑是弟子管寧華歆等所造物

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睢陵夏丘等縣以其父避難被害於此屠其男女十萬泗水為之不流自是數縣人無行跡亦為暴矣泗水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王莽更名之曰康義矣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也魏太和中南徐州治後省為戍梁將張惠紹北入水軍所次憑固斯城更增修郭塹其四面引水環之今城在泗水之中也**又東南入于淮**泗水又東逕陵柵南西征記曰舊陵縣之治也泗水又東南逕淮陽城城北臨泗水昔蕭丘所鎮焉斬蛇妙月於北廟也泗水又東南逕魏陽城北城枕泗川陸機行思賦曰行魏陽之枉渚故無魏陽疑即泗陽縣故城也王莽之所謂淮平亭矣蓋魏文帝幸廣陵所由或因變之未詳也泗水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考諸地說或言泗水於睢陵入淮亦云於下相入淮皆非實錄也**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樂山水有二源南源所導世謂之柞泉北水所發俗謂之魚窮山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水出洛預山東北流注之沂水東南左合蒙陰水水北出蒙預山東注于沂水水又東南螳蜋水入焉出魯山東南流而注沂水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東會連綿之水水發連綿山南流逕蓋城東而南入沂沂水又東逕浮來之山春秋經書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者也即公來山也在邳鄉西故號曰邳來之間也浮來之水注之其水左控三川右會甘水而注于沂沂水又南逕爆山西山有二峯相去一里雙巒齊秀峙若一沂水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與沂水合蓋東因縣故鄆邑今鄆亭是也漢武元朔二年封陽城共王子吉為東莞侯魏文帝黃初中立為東莞郡東故錄謂之團城劉武帝北伐廣固登之以望五龍口南青州治在此[illegible]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曰琅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鄆屬之東莞有鄆亭今在團城東北四十里猶謂之故東莞城矣小沂水出黃孤山西南流逕其城北西南注于沂沂水又南與閭山水合出閭山山東南流右佩二水總歸於沂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莒人歸共仲于齊及密而死是也密水東流逕東安城南漢封魯孝王子強為東安鄉密水又東南流入沂沂水又南桑泉北出五女山東南流巨圍水注之水出巨圍之山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堂阜水入焉其水導源堂阜春秋莊公九年及是而脫之杜預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者是也堂阜水又東南注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王莽之蒙恩也又東南

與東蒿水合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也東逕蒙陰縣注桑泉水又南東蓋川水注之水出桑犢山東南流左則二川揉湊右則諸葛東汶新泰亂流逕城陽之盧縣故蓋縣之盧上里也漢武元朔二年封陽城共王子劉豨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著善矣又東南注于桑泉水桑泉水又東南而合蒙陰二水水出蒙陰山東北流晉琅邪承智避亂此山立性好仁不與物競人有認其黍者借之而去其水東北流入于沂沂水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也齊同盟齊利其地而遷之者也漢高帝六年封將軍丁復為侯國沂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水出蒙山之陰東流逕鄆縣南東注沂沂水又左合溫水水上承溫泉陂而西南入于沂水者也**南過琅邪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沂水南逕中丘城西春秋隱公七年夏城中丘左傳曰書不時也沂水又南逕臨沂縣故城東郡國志曰琅邪有臨沂縣故屬東海郡有洛水注之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冠石山洛水所出應劭地理風俗志曰武水出焉蓋水異名也東流逕蒙山下有蒙祠洛水又東南逕顓臾城北郡國志曰縣有顓臾城李氏將伐之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社稷之臣何以伐之為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費者也洛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費縣也為魯季孫之邑子路將墮之公山弗擾帥費弗克後季氏為陽虎所執弗復以費叛即是邑也漢高帝六年封陳賀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順從也許慎說文云沂水出東海費縣東南入泗從水斤聲呂忱字林亦言是矣斯水東南所注者沂水在西不得言東南趣也皆為謬矣故世俗謂水為小沂水洛水又東南逕祊城南春秋隱公八年鄭伯請釋太山之祀而祀周公使宛歸祊泰山之祊而易許田杜預釋地曰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洛又東南流注于沂沂水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縣故鄅國也春秋左傳昭公十八年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于邾是也後更名開陽矣春秋哀公三年經書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者是矣縣故琅邪郡治也**又東過襄賁縣東屈從縣南西流又屈南過郯縣西**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衆臣甲舍于襄賁者也王莽更名章信也郯故國也少昊之後春秋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婼問曰少昊鳥名官何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矣五帝以雲火紀官少皥摯鳳鳥紀鳥官之司職改斯在孔子從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竹書紀年晉烈公四年越子朱句滅郯以郯子鵠歸縣故舊魯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為郯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即王莽之沂平者也**又南過良城縣西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于泗**春秋左傳曰昭公十三年秋晉侯會吳子于良吳子辭水道不可以往晉乃還是也地理志曰良城王莽更名承翰矣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為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為圯昔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即此處也建安二年曹操圍呂布於此引沂泗灌城而擒之**洙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地理志曰臨樂山洙水所出西北至蓋入泗水或作池字蓋字誤也洙水自山西北逕蓋縣漢景帝中元五年封后兄信為侯國又西逕泰山東平陽縣春秋宣公八年冬城平陽杜預曰今泰山平陽縣是也河東有平陽故此加東矣晉武帝元康九年改為新泰縣也**西南至卞縣入于泗**洙水西南流盜泉水注之泉出卞城東北卞山之陰尸子曰孔子至於暮矣而不宿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故論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即斯泉矣西北流注于洙泗洙水又西南流于卞城西西南泗水亂流西南至魯縣東北又分為二水水側有故城兩水之分會也洙水西北流逕孔里北是謂洙泗之間矣春秋之浚洙非謂始導矣蓋洚瀆之耳洙水又西南枝津出焉又南逕瑕丘城東而南入石門門古結石為水門跨於水上也西南流世謂之狂武瀆洙水又西南逕平陽縣之顓閭亭西邾邑也春秋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者杜預曰平陽北有顯閭亭十三州記曰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從征記曰杜謂顯閭閭丘也今按漆鄉東北十里見有閭丘鄉顯閭非也然則顯閭自是別亭未知孰是又南洸水注之呂忱曰洸水出東平上承汶水於剛縣西闡亭東南邪曰洸別為闡其猶洛之有波矣洸水西南流逕武鄉城西京相璠曰剛縣西南有武鄉城者也又南逕泰山寧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魯共王子劉恬為侯國王莽改之曰寧順也又南洙水枝津注之水首受洙西南流逕瑕丘城北又西逕寧陽城南又西南入于洸水洸水又西南逕泰山郡乘丘縣故城東趙肅侯二十年韓將舉與齊魏戰于乘丘即此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封中山靖王子劉將夜為侯國也洸水又東南流注于洙水又南至高平南入于泗水西有茅鄉城東去高平三十里京相璠曰今高平縣西三十里有故茅鄉城者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八賄

水（水經十一）

水經沭水出琅耶東莞縣西北山大弁山與小泰山連麓而異名也。引控衆流。積以成川。東南流逕邳鄉南。南去縣八十許里。城有三面而不周於南。故俗謂之半城。沭水又東南流。左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東南流逕邳鄉東。東南流注于沭水也。**東南過其縣東。**沭水左與箕山之水合。水出東莞縣西箕山。劉澄之以為許由之所隱也。更為巨謬矣。其山西南流注于沭水之。**又東南過莒縣東。**地理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列女傳曰。齊人杞梁殖襲莒。戰死。其妻將赴之。道逢齊公。公將弔之。杞梁妻曰。如殖有罪。君何辱命焉。如殖無罪。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敢與郊弔。公旋車弔諸室。妻乃哭於城下。七日而城崩。故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哀感皇天。城為之墮。即是城也。其城三重。並悉崇峻。惟南開一門。內城方十二里。郭周四十許里。尸子曰。莒君好鬼巫而亡。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秦始皇縣之。漢興。以為城陽國。

封朱虛侯章。治莒。王莽之莒陵也。光武合城陽國為琅耶國。以封皇子京。雅好宮室。窮極伎巧。壁帶飾以金銀。明帝時京不安莒。移治開陽矣。沭水又南。袁公水東出清山。遵仲輝而注沭。沭水又南。涓水注之。水出于巨公之山。西南流。舊堨以溉田。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涓水又西南流入沭。沭水又南與葛陂水會。水發三注山。西南流逕辟城。城南世謂之辟陽城。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漢武帝元朔二年。封城陽共王弟節侯劉壯為侯國也。其水於邑積以為陂。謂之辟陽湖。西南流注於沭水也。又南**過陽都縣東入于沂**沭水自陽都縣。又南會武陽溝水。水東出倉山。山上有故城。世謂之監官城。非也。即古有利城矣。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劉釘為侯國也。其城因山為基。水導山下。西北流。謂之武陽溝。又西至即丘縣注于沭。沭水又南逕東海郡即丘縣。故春秋之祝丘也。桓公五年。經書齊侯鄭伯如紀城祝丘。左傳曰。齊鄭朝紀。欲襲之。漢立為縣。王莽更之就信也。郡國志曰。自東海分屬琅耶。闞駰曰。即祝魯之音。蓋字承讀變矣。沭水又南逕東海厚丘縣。王莽更之曰祝其亭也。分為二瀆。西南出。今無水。世謂之枯沭。一瀆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漢景帝六年。封石綰為侯國。王莽更之曰付亭也。沭水又南逕建陵山西。魏正光中。齊王之鎮徐州也。立大堰。遏水西流。兩瀆之會。置城防之。曰曲沭戍。自堰流三十里。西注沭水舊瀆。謂之新渠。自厚丘西南出。左會新渠。南入淮陽宿預縣。注泗水。地理志所謂至下邳注泗者也。經書於陽都入沂。非矣。沭水左瀆自大堰水斷。故瀆東南出。桑堰水注之。水出襄賁縣。聚流東注沭瀆。又南。左合橫溝水。承發瀆右。東入沭之故瀆。又南暨于遂。其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為司吾縣。王莽更之息吾也。又西南至宿預注泗水也。沭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祖口城中。祖水出于楚之祖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祖。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祖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祖。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請歸。智伯怒曰。七日

不克。圍予取之。以謝罪也。偪士攻之。親受矢逆滅之。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漢以為縣。漢武帝元朔三年。封齊孝王子劉就為侯國。王莽更之輔陽也。郡國志曰。偪陽有祖水。祖水而南。亂于沂而注于沭。謂之祖口。城得其名矣。東南至朐縣入游注海之。**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北過其縣西。**泰山即東小泰山也。巨洋水即國語所謂具水矣。袁宏謂之巨昧。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朐瀰。皆一水也。而廣其目焉。其水北流逕朱虛縣故城西。漢惠帝二年。封齊悼惠王子劉章為侯國。地理風俗記曰。丹山在西南。丹水所出。東入海。丹水由朱虛丘阜矣。故言朱虛城西有長坂遠峻。名為破車峴。城東北二十里有丹山。世謂之凡山。縣在西南非山也。丹凡字相類。音從字變也。山導丹水。有二源。各導一山。世謂之東丹西丹水也。西丹自穴山北。流逕劇縣故城東。東丹水注之。出方山。山有三水。一水即東丹水也。北逕縣合西丹水而亂流。又東北出逕濟壽澗。濁水亦出方流入平壽縣。積而為渚水。盛則北南東南流。屈而東北流逕平壽縣故城西。而北入丹。謂之魚合口。丹水又東北逕望臺東。東北注海。蓋亦縣所氏者也。**又北過臨朐縣東。**巨洋水自朱虛北入臨朐縣。熏冶泉水注之。水出西溪。飛泉側瀨於窮坎之下。泉溪之上。源麓之側。有一祠。目

之爲泊東記按廣雅金神謂之清明斯地蓋古治官所在故水取稱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異淵無潛石淺鏤沙文中有古壇參差相對後人微加功飾以爲嬉遊之處南北邃岸凌空殊木交合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小東有一湖佳饒鮮筍匪直芳齊芍藥實亦潔並飛鱗其水東北流入巨洋謂之熏冶泉又逕臨朐縣故城東城古伯氏駢邑也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奴爲侯國應劭曰臨朐山名也故縣氏之朐亦水名其城側川臨朐是以王莽用表厥稱焉其城上下沿水悉是劉武皇北伐廣固營壘所在矣巨洋又東北逕委粟山東狐阜秀立形若委粟又東北洋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澗口東南逕逢山下祠西洋水又南東歷逢山下即石膏山也萊三歲豐立直上山上有石鼓鳴則年凶郭緣生續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齊地將亂石人輒打石鼓聞數十里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東北流出於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瀾無輟亦或謂之爲龍泉水地理志石膏山洋水是也今於此縣惟是清膏之似將斜隆矣巨洋又東北得邪泉口泉源西出平地東流注于巨洋巨洋又北會建德水水西發逕山阜而東流入巨洋水也**又北過劇縣西**巨洋水又東北合康浪水水發縣西南峴山無事樹木而圓峭孤峙峴公立左思齊都賦曰峴嶺其左是也康浪水北流注于巨洋巨洋又東北逕劇縣故齊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夫去其國違齊難也伐殷曰劇故曹子建曰劇之人辨者也漢文帝十八年別爲菑川國後并北海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錯爲侯國王莽更之愈縣也城之北側有故臺臺西有方池晏謨曰西去齊城七十七里耿弇破張步於臨淄進至巨昧水上僵屍相屬即是水也巨洋又東北逕晉龍驤將軍幽州刺史辟閭渾墓東而東北流渾墓有一墳甚高大時人咸謂之爲馬陵而不知誰之丘壟也巨洋水又東北逕益縣故城東王莽更之滲湯也晏謨曰南去齊城五十里司馬宣王伐公孫淵北徙豐人住於北城遂改名爲南豐城也又東北積而爲潭枝津出焉謂之百尺溝西北流逕北益都城也漢武帝元朔三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胡爲侯國又西北流而注于巨淀矣**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巨洋水自湖東北流逕縣故城西王莽之翼平亭也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東始子鯉爲侯國城之西南水東有孔子石室

故廟堂之中有孔子像弟子問經既無碑誌未詳所立巨洋又東北流堯水注之水出劇縣南有崩山即故義山也俗人以其山角因名爲角崩山亦名爲角林山皆世俗音訛也水即堯水矣地理志曰劇縣有義山堯水所出也北逕峴山東俗亦名之爲青水矣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城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又言斟亭在平壽縣東南平壽故城在白狼水西今北海郡治水上承營陵縣之下流東北逕城東西入別畫湖亦曰繚湖湖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東北入海斟亭在溉水東水出桑犢亭東覆甑山亭故高密郡治世謂之故郡城山謂之塔山水曰康孟水亦曰庚孟水皆非也地理志曰桑犢故亭北海之屬縣矣有覆甑山溉水所出北逕斟亭西北合白狼水按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七十里觀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有斟城東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衛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弟五人須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有尋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啓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衛也又云夏相徙南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窮石既伏善射篡相韓浞亦因逢蒙弑羿即其居以生澆因其室而有殪故春秋襄公四年魏絳曰浞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殪于戈是以伍員言於吳子曰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是也有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之死也逃于鬲氏今鬲縣也收斟灌斟尋二國之餘燼殺韓浞而立少康滅之有窮遂亡也是蓋寓其居而生其稱宅其業而表其邑耳遺文沿褫亭郭有傳未可以徑有灌目謂此尋此爲推此尋名而尋彼爲是以土推傳應氏之據亦可按矣堯水又東北注巨洋伏琛晏謨並言堯嘗頓駕於此故地名焉非也地理志曰堯水自劇東北至壽光入海今其遊地即是水也**又東北入于海**巨洋水東北逕望海臺西東北流伏琛晏謨並以爲平望亭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古縣又或言秦始皇升以望海因曰望海臺未詳也按史漢漢武帝元朔元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爲侯國又東北注于海也**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淄水出縣西南山下世謂之原泉地理志曰原山淄水所出故經原山之論矣淮南子曰水出自飴山蓋山別名也東北流逕萊蕪谷屈而西北流逕其縣故城南伏征記曰城在萊蕪谷當路阻絕兩山間道由南北門漢末有范史

云為萊蕪令言萊蕪本齊之舊所邑引舊說云齊靈公滅萊萊民播流此谷邑落荒蕪故曰萊蕪禹貢所謂萊夷也夾谷之會齊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宣尼稱夷不亂華是也余按入無萊作並山名也郡縣取目焉漢高祖置左傳曰與之無山及萊柞是也應劭十三州記曰祭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淄水又西北轉逕城西又東北流與一水合水出縣東南俗謂之狼泉谷水從征記名曰聖水列仙傳曰鹿皮公者淄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才巧舉手成器岑山上有神泉人不能到小吏白府君請木工斤斧三十人作轉輪造縣閣意思橫生數十日梯道成上其巔作祠屋留止其傍其二間以自固食芝草飲神泉七十餘年淄水來下呼宗族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出盡漂一郡沒者萬計小吏辭遣宗家令下山著鹿皮衣升閣而去後百餘年下賣藥齊市也其水西北流注淄水淄水又北出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者也**又東北過臨淄縣東**淄水自山東北流逕牛山西又東逕臨淄縣故城南東得天齊水口水出南郊山下謂之天齊淵五泉並出南北三百步廣十步山即牛山也左思齊都賦曰牛嶺鎮其南者也水在齊八祠中齊之為名起於此矣地理風俗記曰齊所以為齊者即天齊淵名也其水北流注于淄水又東逕四豪冢北水南山下有四冢方基員墳咸高七尺東西直列是田氏四王冢也淄水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基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陽里即此也淄水又北逕其城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王莽之齊陵縣也爾雅曰水出其前左為營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賜之以四履都營丘為齊或以為都營陵史記周成王封師尚父于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萊侯與之爭營丘逆旅之人曰吾聞時得難而易失客寢安殆非就封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至營丘陵亦丘也獻公自營丘徙臨淄余按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白狼水西出丹山俗謂凡山也東北流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為營丘矣營丘者山名也詩所謂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作者多以丘陵號同又去萊危逼故言太公所封考之春秋經書諸侯城緣陵左傳曰遷杞也毛詩鄭注並無營字瓚以為非近之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回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與爾雅相符城對天齊淵故城有齊城之稱是以晏子言始爽鳩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築營之丘季札觀風聞齊音曰江江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四巴入齊逕淄自鏡郭景純言齊之營丘淄水逕其南及東也非

營陵明矣獻公之徙其猶晉氏深冀居絳非謂自營陵而之也其外郭即獻公所徙臨淄城也世謂之虜城言齊湣王伐燕燕王噲死虜其民實廓內郭以名之秦始皇三十四年滅齊為郡治臨淄漢高六年封子肥於齊為王國王莽更名濟南也戰國策曰田單為齊相過淄水有老人涉淄而寒不能行坐沙中單乃解裘於斯水之上也**又東過利縣東**淄水自縣東北流逕東安平城北又東逕巨淀縣故城南征和四年漢武帝幸東萊臨大海三月耕巨淀即此也縣東南則巨淀湖蓋以水受名也淄水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南漢武帝元鼎中封菑川靖王子劉國為侯國淄水又東北馬車瀆水注之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呂忱曰濁水一名溷水出廣縣為山世謂之治嶺山東北流逕廣固城西城在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晉永嘉中東萊人曹嶷所造也水側山際有五龍口義熙五年劉武王伐慕容超於廣固也以藉險難攻兵力勞弊河間人玄文說裕云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當必陷石虎從之嶷請降降後五日大雨雷電震開後慕容恪之攻段龕十旬不拔塞城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存宜試修築裕塞之超及城內男女皆悉腳弱病者太半超遂出奔為晉所擒也然城之所跨實憑地險其不可固城者在此濁水東北流逕堯山東從征記曰廣固城北三里有堯山祠堯因巡狩登此山後人遂以名山廟在山之左麓廟像東面華宇修整帝圖嚴飾軒冕之容穆然山之上頂舊有上祠今也毀廢無復遺式盤石上尚有人馬之跡徒黃石而已惟刀劍之蹤逼真矣至於燕錄代錫魏狄齊鉅與此而莫殊以茲撰為知人功所制矣西望胡公陵孫暢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銅棺隸書處濁水又東北流逕東陽城北東北流合長沙水水出逢山北阜世謂之陽水也東北流逕廣縣故城西舊青州刺史治亦曰青州城陽水又東北流石井水注之水出南山頂洞開望若門焉俗謂是山為劈頭山其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餘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濞之音驚川聒谷漰渀之響徹聞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遊其下於中闊絕乃積緒載後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爾曰嬉娛允慰羈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陽水東逕故七級寺禪房南水北則長廡偏駕迥閣承阿林之際則繩坐疏班錫鉢閒設所謂修修釋子眇眇禪棲者也陽水又東東逕陽城東南義熙中晉青州刺史羊穆之築此以在陽水之陽即謂之東陽城世以濁水為西陽水故也水流亦有時竭通信為靈矣昔在宋世

是水絶而復流劉兆載通津爲繩文和中此水復竭輟流積年先公除州即任未乘是水復通澄映盈川所謂幽谷枯而更溢窮泉輟而復流矣海岱之士又頌通津焉平昌龍氏孫道相頌曰業使繩泉竭踰三齡祈當雖禱斯斟主通從降替降由聖明董氏河間趙泉頌云數化未泰玄澤潛施枯津揚瀾涸川滌波光海郡敘曰先政輟津或爲通洋但頌廣文頊彝以具載陽水又北歷逕漢城陽景王劉章廟東東注于巨洋後人堨斷令北注濁水時人通謂濁水爲陽水故爲南陽北陽水之論二水渾流世謂之爲長沙水也亦或通名之爲繩水故晏謨伏琛爲齊記並云東陽城既居繩水之陽宜爲繩陽城非也世又謂陽水爲洋水余按群書盛言洋水出臨朐縣而陽水導源廣縣兩縣雖鄰川土不同於事疑焉濁水又北逕臧氏臺西又北逕益城西又北流注巨淀地理志曰廣縣爲山濁水所出東北至廣饒入巨淀巨淀之右又有女水注之水出東安平縣之蛇頭山戴征記曰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墓方七十餘丈高四丈圓墳圍二十餘丈高七丈餘一墓方七丈二墳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東山下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王所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壟在南山之阿請爲立祀爲塊然之

立郭緣生述征記曰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因山爲墳大冢東有女水或云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也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燕建平六年水忽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燕太上四年女水又竭慕容超惡之燕祚遂淪女水東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南續述征記曰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然後更流注北陽水城故酅亭也春秋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伏罪請酅以奉五祀因成子卑之義也後以爲縣時陽有平故北加東也世祖建武七年封菑川王子劉茂爲侯國又逕安平城東東北逕臺丘東東北入澠地理志曰蘢頭山女水所出東北至臨淄入巨淀又北爲馬車瀆北合淄水又北時澠之水注之時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西北逕黄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溪降有犯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即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故謂之愚公谷山水有石梁亦謂爲石梁水又有澅水注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西北入于時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水南山西有王歜墓昔樂毅

伐齊質而封之歜不受自縊而死水側有因引水溉畦南彥時水又西北逕西安縣故城南本渠丘也齊大夫雍廩之邑矣王莽更之曰東寧時水又西至石羊堰分爲二水謂之石羊口枝津西北至梁鄒入濟時水又北逕西安城西又北申水注之水出齊城西南世謂之寒泉也東北流直申門西京相璠杜預並言申門即齊城南面西第一門矣爲申池昔齊懿公遊申池邴歜閻職二人害公於竹中今池無復髣髴然水側尚有小小竹木以時遺生也左思齊都賦注申池在海濱齊藪也余按春秋襄公十八年晉伐齊戊戌伐雍門之萩己亥焚南門丙寅焚東北二郭甲辰東侵及沂而不言北掠于海且晉獻子尚不辭死以逞志何暇對仇敵而不敬暴草木于海隅乎又炙是大流非遨遊之處懿公見弒蓋是白龍魚遊見困近郊矣左氏捨近遠遠考書非譏杜預決言有非據耳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逸聞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踵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齊城內地名左傳定公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者也蓋亦儒者之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玄釋而辨之雖異名于先大歸一也城內有故臺有營丘有故景王祠即朱虛侯章廟也晉起居注云齊有大蛇長三百步負小蛇長百餘步逕於市中市人悉觀自北門所入處也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誡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清節里系水又北逕臨淄城西門北而西流逕梧宮南昔楚使聘齊齊王饗之梧宮即是宮矣其地猶梧臺里臺甚層秀東西一百餘步南北如減即古梧宮之臺臺東即闕子所謂宋愚人得燕石處臺西有石社碑碑猶存漢靈帝熹平五年立其題云梧臺里系水又西逕葵丘北春秋莊公八年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京相璠曰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據公九年齊桓會諸侯于葵丘宰孔曰齊侯不務修德而勤遠略葵丘不在齊也引河東汾陰葵丘山陽西北葵城宜在此非也余原左傳連稱管至父之戍葵丘以瓜時而往還之期請代弗許

時為齊亂。故令無寵之妹，候公於宮，因無知之絀，遂害襄公。若出遠無代，寧得謀及婦人，而為害室之亂乎？是以杜預稽春秋之言，即傳安之注于臨淄西，不得捨近託遠，苟成已異。於異可殊，即義為負，然則葵丘之戍，即此地也。時水西左迆為澤，又西逕高陽僑郡南，魏所立也。又西北流注于時。時水又東北流，澠水注之。水出營城東，世謂之漢溱水也。西北流逕營城北。漢景帝四年，封齊悼惠王子劉信都為侯國。澠水又西逕樂安博昌縣故城南。應劭曰：昌水出東萊昌陽縣，道遠不至，取其嘉名。闞駰曰：縣慈業平，故曰博昌。澠水西歷貝丘。京相璠曰：博昌縣南近澠水，有地名貝丘，在齊西北四十里。春秋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公子彭生豕立而啼，齊侯墜車傷足，於是處也。澠水又西北入時水。從征記又曰：水出臨菑縣北，逕樂安博昌南界，西入時水者也。自下通謂之為澠也。昔晉侯與齊侯宴，齊侯曰：有酒如澠，指喻此水也。時水又屈而東北逕博昌城北，時水又東北逕齊利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巨淀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廣饒縣故城北，東北入淄水。地理風俗記曰：淄入濡。淮南子曰：白公問微言曰：若以水投水如何？孔子曰：淄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謂斯水矣。**又東北入于海。**淄水入馬車瀆，亂流東北逕琅槐故城南，又東北逕馬井城北，與時澠之水互受通稱，故邑流其號。又東北至皮丘坑入于海，故晏謨、伏琛並言淄澠之水合于皮丘坑西。地理志曰：馬車瀆至琅槐入于海，蓋舉縣言也。

汶水出朱虛縣泰山，山上有長城，西接岱山，東連琅邪巨海，千有餘里。蓋田氏之所造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竹書又云：晉烈公十二年，王命韓景子、趙烈子、翟員伐齊，入長城。史記所謂齊威王曰：趙侵我長城者也。伏琛、晏謨並言：水出縣東南峿山，山在小泰山東者也。**北過其縣東，**汶水自縣東北逕峿城北。地理風俗記曰：朱虛縣東四十里，有峿城亭，故縣也。又東北逕管寧冢東，晏謨言：柴阜西南有魏獨行君子管寧墓，墓前有碑。又東北逕柴阜山北，山之東有徵士邴原冢，碑誌存焉。汶水又東北逕漢青州刺史孫嵩墓西，有碑碣。汶水又東逕安丘縣故城北。漢高帝八年，封將軍張說為侯國。地理志曰：王莽之誅郅也。孟康曰：今渠丘亭，舊渠丘城是也。伏琛、晏謨、齊記並言：亭在丘城東北十里，非城也。城對牟山，山之西南有孫賓碩兄弟墓，碑誌並存也。**又北過淳于縣西，又東北入于濰。**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曰淳于國。春秋桓公六年冬，州公如曹。傳曰：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也。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濰水出琅邪箕縣，**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

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之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于眾山，上下周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至靈焉，人污之則竭，齊潔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漢高帝呂后七年，以為王國。文帝三年，更名為郡。王莽改曰填夷矣。濰水導源濰山。許慎、呂忱云：濰水出箕屋山。淮南子曰：濰水出覆舟山。蓋廣異名也。東北逕箕縣故城西，又西，析泉水注之。水出析泉縣北松山，東南流逕析泉縣東，又東南逕仲固山，東北流入于濰也。地理志曰：至箕縣北入濰者也。濰水又東北逕諸縣故城西。春秋文公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傳曰：城其下邑也。王莽更之曰諸并矣。濰水又東北，涓水注之。水出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並舉望齊馬耳，故世取名焉。東去常山三十里。涓水發于其陰，北逕婁鄉城東。春秋昭公五年，經書夏，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者也。又分諸縣之東，為海曲縣，故俗人謂此城為東諸城。涓水又北注于濰。**東北過東武縣西，**縣因岡為城，城周三十里。漢高帝六年，封郭蒙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祥善矣。又北，左合扶淇之水，水出西南常山，東北流注濰。晏謨、伏琛並以濰水為扶淇之水，以扶淇之水為濰水，非也。按經脈誌，濰自箕縣北逕東武縣西，北流合扶淇之水。晏謨、伏琛云：東武城西北二里濰水者，即扶淇之水也。濰水又北，右合盧水，即久台水也。地理志曰：水出琅邪橫縣故山，王莽之令丘也。山在東武縣故城東南，世謂之盧山也。西北逕昌縣故城西，東北流。齊地記曰：東武城東南有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檀子。其木經野火燒死，炭不滅，故東方朔不灰之木者也。其水又東北流逕東武縣故城東，而西北入濰也。地理志曰：久台水出東南，逕東武入濰者也。尚書所謂濰淄其道矣。**又北過平昌縣東，**濰水又北逕石泉縣故城西，王莽之養信也。地理風俗記曰：平昌縣東南四十里有石泉亭，故縣也。濰水又北逕平昌縣故城東，荊水注之。水出縣南荊山阜，東北流逕平昌縣故城東。漢文帝封齊悼惠王肥子永為侯國。城之東南角有臺，臺下有井，與荊水通，物墮於井，則取之荊水。昔嘗有龍出入于其中，故世亦謂之龍臺城也。荊水又東北流，注于濰。濰水又北，浯水注之。水出浯山，世謂之巨平山也。地理志曰：靈門縣有高原山、浯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今是山西接浯山。許慎說文言：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矣。其水東北逕

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是以地理志曰：或言薄姑也。王莽曰季睦矣。應劭曰：左傳曰：薄姑氏國，太公封焉。薛瓚漢書注云：博昌有薄姑城，未知孰是。潍水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古堨此水以溉田，南注荆水。潍水又東北流，而注于潍水也。**又北過高密縣西，**應劭曰：縣有密水，故有高密之名也。然今世所謂百尺水者，蓋密水也。水有二原，西源出弈山，亦曰鄣日山。晏謨曰：山狀鄣日，是有此名。伏琛曰：山上鄣日，故名鄣日山也。其水東北流，東源出五弩山，西北流，同瀉一壑，俗謂之百尺水。古人堨以溉田數十頃，北流逕高密縣西，下注潍水，自下亦兼通稱焉。亂流歷縣西碑產山西，又東北，水有故堰，舊壘石竪柱斷潍水，廣六十許步，掘東岸，激通長渠，東北逕高密故城南，明帝中元中，封鄧震為侯國。縣南十里，舊以為塘，方二十餘里，古所謂高密之南都也，溉田一頃許，陂水散流，下注夷安澤。潍水自堰北逕高密縣故城西，漢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為高密國，王莽之章牟也。潍水又北，昔韓信與楚將龍且夾潍水而陣於此，信夜令為萬餘囊，盛沙以遏潍水，引軍擊且，偽退，且追北，信決水，水大至，且軍半不得度，遂斬龍且於是水，水西有厲阜，阜上有漢司農卿鄭康成冢，石碑猶存。又北逕昌安縣故城東，漢明帝中元中，封鄧襲為侯國也。郡國志曰：漢安帝延光元年復也。**又北過淳于縣東，**潍水又北，左會汶水，水北逕平城亭西，又東北逕密鄉亭西。郡國志：淳于縣有密鄉。地理志：背北海之屬縣也。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潍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西，城東有密阜。地理志曰：有三石山祠。余按應劭，密者水名，是有下密之稱，俗以之阜非也。**又東北過都昌縣東，**潍水東北逕逢萌，縣人也，少有大節，恥給事縣亭，遂浮海至遼東，復還，在不其山隱學，明帝安車徵萌，以佯狂免。又北逕都昌縣故城東，漢高祖六年，封朱軫為侯國，北海相孔融為黃巾賊管亥所圍于都昌也。太史慈為融求救劉備，持的突圍其處也。**又東北入于海。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過其縣西，**齊記曰：膠水出弩山，蓋膠山之殊名也。北逕祝茲縣故城東，漢武帝元鼎中，封膠東康王子延為侯國。又逕扶縣故城西，地理志：琅邪之屬縣也，漢文帝元年，封呂平為侯國。膠水又北逕黔陬故城西，袁崧郡國志曰：縣有介亭。地理志曰：故介國也。春秋僖公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問之果然。晏謨、伏琛並云：縣有東西二城，相去四十里，有膠水，非也。斯乃拒艾水也。水出縣

西南拒艾山，即齊記所謂黔艾山也。東北流逕拒縣故城西，王莽之祓國也。世謂之王城，又謂是水為洋水矣。又東北逕晏伏所謂黔陬城西四十里有膠水者也。又東入海。地理志曰：琅邪有祓縣，拒艾水出焉，東入海，即斯水也。今膠水北逕晏伏所謂西黔陬城東，高密郡側有黔陬縣，地理志曰：膠水出邦縣，王莽更之純德矣。疑即是縣，所未詳。**又北過夷安縣東，**縣，王莽更名之曰原亭也。應劭曰：故萊夷邑也。太史公曰：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漢明帝中元中，封鄧珍為侯國。西去潍水四十里。膠水又北逕膠陽東，晏伏並謂之東亭，自亭結路，南通夷安。地理風俗記曰：淳于縣東南五十里有膠陽亭，故縣也。又東北逕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縣東南阜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水之左，東北為澤，水渚百許里，謂之夷安潭，潭之北則四十里，亦潍水枝津之所注也。膠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東，又東北逕膠東縣故城西，漢高帝元年，別為國，景帝封子寄為王國，王莽更之郁秩也。今長廣郡治。伏琛、晏謨言膠水東北迴逕于膠東城北，百里流注于海。**又北過當利縣西北，入于海。**縣故王莽更之東萊亭也。又北逕平度縣，漢武帝元朔二年，封菑川懿王子劉行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利盧也。縣有土山，膠水北歷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北眺巨海，杳冥無極，天際兩分，白黑方別，所謂之溟海者也。故地理志曰：膠水北至平度入海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也。縣亦受名焉。導源南流，泉街水注之，出河池縣，東南流入沮縣，會于沔。**沔水又東南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者也。尚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山海經所謂漢出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云：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為漢水之源也。故如淳曰：北方人謂漢水為沔水。故孔安國曰：漢水東流為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為漢水，於是互相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魯，沛國張陵孫，冒學道於蜀鶴鳴山，傳業衡，衡傳於魯，魯至行寬惠，百姓親附，供道之費，米限五斗，故世號五斗米道。初平中，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道，用遠城治，因即崤嶺，周迴五里，東臨濬谷，杳然百尋，西北二面，連峰接崖，莫究其極，從南為盤道，登陟二里有餘。濜水又南逕張魯治東，水西山上有張天師堂，于今民事之。庾仲雍謂山為白馬塞，堂為張魯治，東對白馬城，一名陽平關。濜水南流入沔，謂之濜口，其城西帶濜水，南面沔川，城側二水之交，故亦曰濜口城矣。**沔水又東逕武侯壘南。**

諸葛武侯所居也。南枕沔水。水南有亮壘。背山向水。中有小城。迴隅蝉解。沔水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城舊漢祖在漢中。言蕭何所築也。漢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并劉璋。北定漢中。始立壇。即漢王位于此城。其城南臨漢水。北帶通逵。南面崩水。三分之一。觀其遺略。厥狀時傳。南對定軍山。曹公南征漢中。張魯降。乃令夏侯淵等守之。劉備自陽平關南渡沔水。遂斬淵首。保有漢中。諸葛亮之死也。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起墳壟。惟深松茂柏攢蔚川阜。莫知墓營所在。山東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亮薨。百姓野祭。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共表云。臣聞周人思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人懷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亮德軌遐邇。勳蓋來世。王室之不壞。實賴斯人。而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黷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謂宜近其墓。立之沔陽。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始聽立祀。斯廟蓋所啓置也。鍾氏季征蜀。枉駕致祠。宮東即八陣圖也。遺基略在。崩褫難識。沔水又東逕西樂城北。城在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城側有谷。謂之容裘谷。道通益州。山多群獠。諸葛亮築以防遏。梁州刺史楊亮以即險之固。保而居之。為苻堅所敗。後刺史姜守。潘猛亦相仍此城。城東容裘溪注之。俗謂之洛水也。水南遏巴嶺山東北流。水左有故城。憑山即險。四面阻絕。言先主遣黄忠據之。以拒曹公。溪水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漢水又左得度口水。出陽平北山。水有二源。一曰清檢。出佳鱗。二曰濁檢。出好鮒。常以二月八月取之。美珍常味。度水南逕陽平縣故城東。又南逕沔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于漢水。又東右會温泉水口。水發山北平地。方數十步。泉源沸湧。東夏湯湯。望之則白氣浩然。言能瘥百病云。洗浴者皆有硫黄氣。赴集者常有百數。池水通注漢水。漢水又東黄沙水左注之。水北出遠山。山谷邃險。人跡罕交。溪曰五丈溪。水側有黄沙屯。諸葛亮所開也。其水南注漢水。南有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冢。遠望山墳。嵬嵬狀高。及其所裁。有墳形。山上直路下出。不生草木。世人謂之女郎道。下有女郎廟及擣衣石。言張魯女也。有小水北流入漢。謂之女郎水。漢水又東合褒水。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云。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以北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其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窮極不可強也。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諸葛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

之。謂是道也。自後案舊脩路者。悉無復水中柱。逕涉者浮梁振動。無不遙心眩目也。褒水又東南逕三交城。城在三水之會故也。一水北出長安。一水西北出仇池。一水東北出太白山。是城之所以取名矣。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東壁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於褒谷矣。褒水又東南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明帝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逮靈帝建和二年。漢太中大夫同郡王升嘉厥開鑿之功。琢石頌德。以為石牛道。來敏本蜀論云。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負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張儀司馬錯尋路滅蜀。因曰石牛道。厥蓋因而廣之矣。蜀都賦曰。阻以石門。其斯之謂也。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褒水又東南歷褒口。即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矣。漢昭帝元鳳元年置。褒水又南流入于漢。漢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城在高原上。原高十餘丈。四面臨平。形若覆甕。水南遏水為城。西北並帶漢水。其城容足。流雜聚居。故世亦謂之流雜城。漢水又東逕漢廟堆下。昔漢所遊。剗水為釣臺。後人立廟於臺上。世人覩其頹基崇廣。因謂之漢廟堆。傳呼乖實。又名之為漢武堆。非也。又東過南鄭縣南。縣故褒之附庸也。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兼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周赧王二年。秦惠王置漢中郡。因水名也。耆舊傳云。南鄭之號。始於鄭桓公。桓公死於犬戎。其民南奔。故以南為稱。即漢中郡治也。漢高祖入秦。項羽封為漢王。蕭何曰。天漢美名也。遂都南鄭。大城周四十二里。城內有小城。南憑北結。環雉金墉。漆井皆漢所脩築。地沃川險。魏武方之雞肋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求。遂留杜子緒鎮南鄭而還。晉咸康中。梁州刺史司馬勳斷小城東面三分之一。以為梁州漢中郡南鄭縣治也。自晉宋魏咸相仍焉。水南即漢陰城也。相承言呂后所居也。有廉水出巴嶺山。北流逕廉川。故水得其名。廉水又北注漢。漢水右會池水。水出旱山。山下有祠。列石十二。不辨其由。蓋杜主之流。百姓四時所禱焉。俗謂之豫子水。夾流結田。散流左注漢水。漢水又東得長柳渡。長柳村名也。漢太尉李固墓碑銘南存。文字剝落。不可復識。漢水又東逕胡城南。義熙十五年。城上有容雲細雨。五色昭章。人相與謂之慶雲。休符當出。鎮乃寬齊。乃豐城崩。宰許淪水出銅鐘十二枚。刺史宋邈奉送洛陽。歸之宋府。南對扁鵲城。當是越人舊所逕涉。故邑流其名耳。漢水出二城

之間右會盤余水水出南山巴嶺上泉流兩分飛清派注南入蜀北注漢津謂之盤余口庾仲雍曰盤余去胡城二十里**漢水又左會文水**水即門水也出胡城北山石穴中長老云杜陽有仙人宮石穴宮之前門故號其川為門川水為門水東南流逕胡城北三城奇對偏谷羅布深溝固壘高臺相距門水右注漢水謂之高橋溪口**漢水又東黑水注之**水出北山南流入漢庾仲雍曰黑水去高橋三十里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指謂是水也道則百里也**東又過城固縣南又東過魏興安陽縣南涔水出自旱山北注之**常璩華陽國記曰蜀以城固為樂城縣也安陽縣故隸漢中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安陽縣為涔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西南而東北入漢左谷水出漢北即聟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聟鄉水曰聟水川有唐公祠唐公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惟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聟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為因號為聟鄉故水亦即名焉百姓為之立廟於其處也刊石立碑表述靈異也聟水南歷聟鄉溪出山東南流逕通關勢南山高

百餘丈上有匈奴城方五里塹壘三重高祖北定三秦蕭何守漢中被隋北道通關中故名為通關勢聟水又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廻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塼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墳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聟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東南逕大城固北城乘高勢北臨聟水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相傳高祖齋七日置壇設九賓禮以禮拜信也聟水東廻南轉又逕其城東而南入漢水謂之三水口也漢水又東會益口水出北山益谷東西流注于漢水**漢水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右則灙水注之水發西溪東南流合為一水亂流南出際其城西南注漢水**漢水又東逕小城固南**州治大城固移縣北故曰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興勢坂諸葛亮出洛谷戍興勢置烽火樓處通照漢水東歷上濤而逕於龍下盖伏石驚湍流兮激怒故有上下二濤之名龍下地名也有丘郁墳壟舊謂此館為龍下亭自白馬迮此則平川夾勢水豊壤沃利方三蜀矣度此溯洄從漢為山行之始**漢水又東逕石門灘**山峽也東會酉水水北出秦嶺酉谷南歷重山與寒泉合

水東出寒泉涉山頂望之交横似若瀑布頹波激石散若雨灑勢同厭原風雨之池其水西流入于酉水酉水又南注漢謂之酉口**漢水又東逕媯墟灘**世本曰舜居媯汭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舜所居也後或姓姚或姓媯姚媯地之異事要未知所從余按應劭之言是地於西城為西北也**漢水又東逕猴徑灘**山多猴猿好乘危綴飲故灘受斯名焉**漢水又東逕小大黃金南**山有黃金峭水北對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氐掠漢中阻此為戍與鐵城相對一城在山上容百餘人一城在山下可置百許人言其險峻故以金鐵制名矣昔楊難當令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姜寶據鐵城宋遣秦州刺史蕭思話命陰平太守蕭坦攻拔之誠是西水矣**漢水又東合蓬藤溪口**水北出鐵谷本長安西南其水南流逕巴溪戍西又南逕陽都坂東坂自上及下盤折一十九曲西連寒泉嶺漢中記曰自西城涉黃金峭寒泉嶺陽都坂峻崿百重絕且萬尋既造其峯謂已踰崧岱復瞻前嶺又倍過之言涉羊腸超煙雲之際顧看向塗杳然有不測之險山豊野牛野羊騰巖越嶺馳走若飛觸突樹木十圍皆倒山殫艮阻地窮坎勢矣其水南歷蓬藤溪謂之蓬藤水而南流注于漢謂之藤口**漢水又東右會旱水**川流漫澗廣裁

里許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平陽城漢中記曰本西鄉縣治也自城固南城南入三百八十里距南鄭四百八十里洋川者漢戚夫人之所生處也高祖得而寵之夫人思慕本鄉追求洋川米帝為驛致長安蠲復其鄉更名曰縣又故目其地為洋川用表夫人誕載之休祥也城即定遠矣漢順帝永光之年封班超以漢中郡南鄭縣之西鄉為定遠侯即此也洋水又東北流入漢謂之城陽水口也**漢水又東歷敖頭**舊立倉儲之所傍山通道水陸險湊魏興安康縣治有戍統領流雜**漢水又東合直水**水北出子午谷岩嶺下又南枝分東注旬水又南逕關下山上有戍置於崇阜之上下臨深淵張子房燒絕棧閣示無還也又東南歷直谷逕直城西而南流注漢**漢水又東逕直城南**又東逕千渡而至蝦蟇頭歷漢陽潭口而屆于彭溪龍竈矣並溪澗灘磧之名也**漢水又東逕晉昌郡之寧都縣南**縣治松溪口又東逕魏興郡廣城縣治王谷谷道南出巴獠有鹽井食之令人癭疾**漢水又東逕鹿嗣溪口**舊西城廣城二縣指此谷而分界也**又東逕西城縣南**漢水又東逕黃池而餘灘灘大也蜀都賦曰演漢陽湯驚浪雷奔望之天廻即之雲昏者也漢水又東逕嵐谷北口嶂遠溪深澗峽以近氣蕭蕭以瑟瑟風颼颼而飀飀故川谷擅其目矣**漢水又東右得大勢**

夢姓也漢故亦曰悉漢也依山為城城周二里在峻山上梁州督護吉挹所治苻堅遣偏軍韋鍾伐挹挹固守二年不能下無援遂陷**漢水右對月谷口**山有坂月川於中黃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饒水田故孟達與諸葛亮書善其川土沃美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地理志曰西城故漢中郡之屬縣也漢末為西城郡建安二十四年劉備以申儀為西城太守儀據郡降魏魏文帝改為魏興郡治故西城縣之故城也咸峪漢川梁州私治於此城內有舜祠漢高帝劍置尺九戶廚待奉祠焉**漢水又東為鱣湍**洪浪奔盪瀨決雲頹古耆舊言有鱣魚奮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爆鰓失濟故因名湍矣**漢水又東合旬水**水北出旬山東南流逕平陽戍下與直水枝分東注逕平陽戍入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與拼水合水西出拼溪南流逕重崖堡西屈而東流逕其堡南東南注于旬水旬水又東南逕旬陽縣南縣北山有懸書崖高五十丈刻石作字今人不能上不知所道山下石壇上有馬跡五所名曰馬跡山旬水東南注漢之旬口**漢水又東逕木蘭塞南**石岸有城名陵城周圍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是處為木蘭塞云吳朝遣軍救孟達於此矣**漢水又東左得育溪**與晉旬陽二縣分界於是谷漢水又東合甲水水出秦嶺山東南流逕金井城南又東逕上庸郡北興關堵水合水出上洛陽亭縣北青泥西山南逕陽亭聚西俗謂之平陽水南合豐鄉川水水出弘農豐鄉東山西南流逕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南鄉淅縣有故鄷鄉春秋所謂鄷淅也於地理屬弘農今屬南鄉又西南合關谿水關谿水又南入上津注甲水甲水又東南逕魏興郡之興晉縣南晉武帝太康中立甲水又東右入漢水漢水又東為龍淵上有胡鼻山石類胡人鼻故也下臨龍井洛淵深數丈**漢水又東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為白石灘縣故春秋之錫穴地也故屬漢水中王莽之錫治也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形如城四面有門上有石壇長十餘丈世傳列仙所居今有道士被髮餌木恒數十人山高谷深多生藪蘭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漢水又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漢水又東歷姚方**蓋舜後枝居是處故地留姚稱也**沔水又東過襄陽縣北**沔水又東逕方山北山上有鄖鄉碑魯宗之所立也山下津中有杜元凱碑元凱好尚後名作兩碑並述已功一碑沉之峴山水中一碑下之於此碑曰百年之後何知不深谷為陵也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遊處也故張衡南都賦曰遊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漢皋即方山之異名也**沔水又東合檀溪水**水出縣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

東北武陵王愛其峯秀故曰望楚山溪水自湖兩分北渠即溪水所導也北逕漢陰臺西臨流望遠按眺農圃遊灌蔬意寄漢陰故因以名臺矣又北逕檀溪謂之檀溪溪側有沙門釋道安寺即溪之名以表寺目也溪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悉人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家舅縱目檀溪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溪水傍城北注昔劉備為景升所謀乘的盧馬西走墜於斯溪西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一水東南出應劭曰城在襄水之陽故曰襄陽也是水當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陽縣之故城也王莽之襄陽矣楚之北津戍也今大城西壘是也其土當鄢鄀盧羅之地秦滅楚置南郡號北為北部為建安十三年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立為襄陽郡荊州刺史治邑居隱賑冠蓋相望一都之會也城南門道東有三碑一碑是晉太傅羊祜碑一碑是鎮南將軍杜預碑一碑是安南將軍劉儼碑並是學生所立城東門外二百步劉表墓太康中為人所發見表夫妻其尸儼然顏色不異猶如平生墓中香氣遠聞三四里中經月不歇今墳冢及祠堂猶高顯整頓城北枕沔水水中常苦蛟害襄陽太守鄧遐負其氣果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斬蛟流血丹水自後患除無復蛟難矣昔殷公遣客亦亡劍於是水後富氏為建安從事還殘瀨所留之劍遂於其側躍出落水而獨是劍後變為龍故吳均劍騎詩云劍是兩蛟龍張華之言不孤為驗矣**沔水又逕平魯城南**代曹宗之所築也故城得厥名矣東對樊仲山甫所封也漢晉春秋稱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有一老父獨耕不輟議郎張溫使問焉父嘯而不答溫因與之言問其姓名不告而去城周四里南半淪水建安中關羽圍于禁於此城會沔水泛溢三丈有餘城陷禁降龐德奮劍乘舟投命於東岡魏武曰吾知于禁三十餘載至臨危授命更不如龐德矣城西南有曹仁記水碑杜元凱重刊其後書伐吳之事也**又從縣東屈西南清水從北來注之**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東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懽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豈待還桂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思哉水南有層臺號曰景升臺蓋劉表治襄陽之所築也言表盛遊於此常所止憩表性好鷹嘗登此臺歌野鷹來曲其聲韻似孟達上堵吟矣**沔水又逕貌林亭東**又逕峴山東山上有桓宣所築城孫堅死於此又有桓宣碑羊祜之鎮襄陽也與鄒潤甫嘗登之及祜薨後人立碑於故處望者悲感杜元凱謂之墮淚碑山上又有征南將軍胡羆碑又

有征西將軍周訪碑山下水中杜元凱沉碑處沔水又東南逕蔡洲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故名蔡洲洲大岸西有洄湖停水數十畝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洄楊顒居下洄與蔡洲相對在峴山南廣昌里又與襄陽湖水合水上承鴨湖東南流逕峴山西又東南流注白馬陂水又東入侍中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於池側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十二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堤楸竹夾植蓮芡覆水是遊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其水下入沔水西又有孝子墓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為泣涕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孝子墓也其南有蔡瑁冢冢前刻石為大鹿狀甚大頭高九尺制作甚工沔水又東南逕邑城北習郁襄陽侯之封邑也故曰邑城矣沔水又東合洞口水出安昌縣故城東北大父山西南流謂之白水又南逕安昌故城東屈逕其縣南縣故蔡陽之白水鄉也漢元

帝以長沙卑濕分白水上唐二鄉為舂陵縣光武即帝位改為章陵縣置園廟焉魏黃初二年更從今名故義陽郡治也白水又西南流而左會昆水水導源城東南小山西流逕今山北又西南流逕縣南西流注於白水水北有白水陂其陽有漢光武故宅基址存焉所謂白水鄉也蘇伯阿望氣處也光武之征秦豐幸舊邑置酒極懽張平子以為真人南巡覩舊里焉東觀漢記曰明帝幸南陽祀舊宅召校官子弟作雅樂奏鹿鳴上自御塤箎和之以娛賓客又於此宅矣白水又西合濜水水出于襄鄉縣東北陽中山西逕襄鄉縣之故城北按郡國志是南陽之屬縣也濜水又西逕蔡陽縣故城東西南流注於白水又西逕其城南建武十六年世祖封城陽王祉世子平為侯國應劭曰蔡水出蔡陽東入淮今于此城南更無别水唯是水可以當之川流西注苦其不東且淮汝乖縱山河無相入之理蓋應氏之誤耳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又東過中廬縣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縣即春秋廬戎之國也縣故城南有水出西山山有石穴出馬謂之馬穴山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於此穴又得馬數十疋送建業蜀使至有家在滇池者識其馬毛色云其父所乘馬對之流涕其水東流一百四十里逕城南名曰浴

馬港言初得此馬洗之於此因以名之亦云衆出沔次浴之又曰洗馬溝渡沔有處名之曰騎亭然伏水緣豐北逕是水南豎淮川以周田疇下流入沔沔水又東南流逕黎丘故城西其城下對繕州秦豐居之故更名秦洲王莽之敗也秦豐阻兵於黎丘黎丘城在觀城西二里建武三年光武遣征南岑彭擊豐二年朱祐自觀城擒豐於黎丘是也沔水又南與疎水合水出中廬縣西南東流至郢縣北界東入沔水謂之疎口也水中有物如三四歲小兒鱗甲如陵鯉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磧上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中出膝頭小兒不知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皐厭可以小使名為水虎者也又南過郢縣東北沔水之左有騎城周廻二里餘高一丈六尺即騎亭也縣故鄀邑也秦以為縣漢高帝十一年封黃極忠為侯國縣南有黃家墓墓前有雙石闕彫刻甚工俗謂之黃公石闕為漢司徒沔水又東逕猪蘭橋橋本名木蘭橋橋之左右豐蒿荻於橋東劉季和大養猪襄陽太守曰此中作猪屎臭可易名猪蘭橋百姓遂以為名矣橋北有習郁宅宅側有魚池池不假功自然通洫長六七十步廣十丈常出名魚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會楚時於宜城東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漢南郡太守王寵又鑿之引蠻水灌田謂之木里溝逕宜城東而

東北入于沔謂之木里水口也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出自房陵縣東流注之夷水蠻水也桓溫父名夷改曰蠻水夷水導源中廬縣界康狼山山與荆山相鄰其水東南流歷宜城西山謂之夷溪又東南逕羅川城故羅國也又謂之鄢水春秋所謂楚人伐羅渡鄢者也夷水又東南流與零水合零水即沶水也上通梁州沒陽縣之默城山司馬彪出沮之所由其水東逕新城縣之瀾鄉縣縣分房陵立謂之瀾水又東歷軨鄉謂之軨水合武帝平吳割臨沮之北鄉中廬之南鄉立上黃縣治軨鄉瀾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瀾溪東流合於夷水謂之瀾口也與瀾水亂流東出謂之漢水逕蠻城城南在宜城南三十里春秋莫敖自羅敗退及鄢亂次以濟其水是也夷水又東注于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谷水即是水者也舊堨去城一百許里水從城西灌城東入注為淵今熨斗陂是也水潰城東北角百姓隨水流死於城東者數十萬城東皆臭因名其陂為臭池後人因其渠流以結陂田城西陂謂之新陂覆地數十頃西北又為土門陂從平路渠以北木蘭橋以南西極土門山東跨大道水流周通其水自新陂東入城城故鄢郢之舊都秦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其水歷大城中逕漢南陽太守秦頡墓北墓前有二碑頡鄀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為南陽太

嘗還冢城中見一家東向頗佳率視之曰此居處可依冢後卒於南陽喪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吏為市此宅葬之孤墳尚整冢前有二碑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其水又逕金城前縣南門有古碑猶存其水又東出城東注臭池臭池溉田陂水散流又入朱湖陂朱湖陂亦下灌諸田餘水又下入木里溝木里溝是漢南郡太守王寵所鑿故渠引鄢水也灌田七百頃白起渠溉三千頃膏粱肥美更為沃壤也縣有太山山下有廟漢末多士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為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為人所毀其餘文尚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嶽烈烈離明實敷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為龍光聲化鶴鳴此山以建安三年崩聲聞五六十里雉皆屋雊縣人惡之以問侍中龐季云山崩川竭國土將亡之占也十三年魏武平荊州沔南彫散沔水又逕鄀縣故城南古鄀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縣南臨沔津津南有石山上有古烽火臺縣北有大城即楚昭王為吳所迫紀郢徙都之所謂鄢郢之地也秦以為縣沔水又東敖水注之水出新市縣東北又西南太陽山西南流逕新市縣北又西南而右合枝水

水出大洪山而西南流逕襄陽郡縣界西南逕秋城東南左注敖水敖水又西南流注于沔寔曰敖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太傅羊祜鎮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于沔魯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臼謂是水者也又東逕荊城東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山上有秋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也禹貢所謂內方山至于大別者也既濟帶沔流寔會南晉之立矣沔水又東右會權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春秋魯莊公十八年楚武王剋權權叛圍而殺之遷權是也權水又東入于沔沔水又東南與陽口合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江陵西北有紀南城楚文王自丹陽徙此平王城之班固言楚之郢都也城西南有赤坂岡岡下有瀆水東北流入城名曰子胥瀆蓋吳師入郢所開也謂之西京湖又東北出城西南注于龍陂陂古天井水也廣圓二百餘步在靈溪東江堤內水至淵深有龍見於其中故曰龍陂陂北有楚莊王釣臺高三丈四尺南北六丈東西九丈陂水又逕郢城南東北流謂之楊水又東北路白湖水注之湖在大港北港南曰中湖南堤下曰昏官湖三湖合為一水東通荒谷荒谷東岸有冶父城

春秋傳曰莫敖縊於荒谷群帥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秋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迤江堤北逕方城西方城即南蠻府也又北與三湖會故盛弘之曰南蠻府東有三湖源同一水蓋徙治西府也宋元嘉中通路白湖下注揚水以廣運漕揚水又東歷天井北井在方城北里餘廣圓二里其深不測井有潛室見輒兵西岸有天井臺因基舊堤臨際水湄遊憩之佳處也揚水又東北流得東赤湖水口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東北有大暑臺高六丈餘縱廣八丈一名清暑臺秀宇層明通望周博遊者登之以暢遠情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已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會來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在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左丘明曰楚築臺於章華之上韋昭以為章華亦地名也王與五舉登之舉曰臺高不過望國之氛祥大不過容宴之俎豆蓋譏其奢而諫其失也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其水北流注于揚水揚水又東北與柞溪水合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當驛路水上有大橋隆安三年桓玄襲殷仲堪於江陵仲堪北奔縊於此橋柞溪又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

女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揚水又北逕竟陵縣西又北納巾吐柘柘水即下揚水也巾水出縣東一百九十里西逕巾城下城下置巾水戍晉元熙二年竟陵郡上巾水戍得銅鐘七口言之上府巾水又西逕竟陵縣北西注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昔白起拔郢東至竟陵即此也秦以為縣王莽之守平矣世祖建武十三年更封劉隆為侯國城傍有甘魚陂左傳昭公十三年公子黑肱為令尹次于魚陂者也揚水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中夏口也曹太祖之追劉備於當陽也張飛按矛於長坂備得與數騎斜趨漢津遂濟夏口是也沔水又東得淮口其水承大淮馬骨諸湖水周三四百里及其夏水來同渺若滄海洪潭巨浪縈連江沔故郭景純江賦云其旁則有朱浐丹漅是也又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即堵口也為中夏水縣故鄖亭左傳所謂若敖娶於䢵是也禹貢所謂雲土夢作乂故縣取名焉縣有雲夢城城在東北沔水又東逕左桑昔周昭王南征船人膠舟以進之昭王渡沔中流而沒死於是水齊楚之會齊侯曰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屈完曰君其問諸水濱庾仲雍言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成禮而行故曰佐喪左桑字失體耳沔水又東合巨亮水口水北承巨亮湖南達于

注**沔水又東得合驛口**庾仲雍言須導村耆舊云朝廷驛使合王喪於是因以名焉今須導村正有大斂口言王於此殯斂矣**沔水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沔水又東謂之鄖潭**言鄖武公與王同溺水於是余謂世數既懸為不近情矣斯乃楚之鄖鄉守邑大夫僭公言故世以為鄖公潭耳**沔水又東得死沔**言昭王濟自是死沔故有死沔之稱王尸豈逆流乎但千古芒昧難以昭知推其事類似是而非矣**沔水又東與力口合**有溳水出竟陵郡新陽縣西南池河山東流逕新陽縣南縣治雲杜故城分雲杜立溳水又東南流注宵城縣南大湖又南入于沔水是曰力口**沔水又東南溳水入焉**沔水又東逕沌水口水南通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又謂之沌口**沔水又東逕沌陽縣北**處沌水之陽也沔水又東逕林鄣故城北晉建興二年太尉陶侃為荊州鎮此也**又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庾仲雍曰夏口一曰沔口矣尚書禹貢云漢水南至大別入江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也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尚書杜預相符但今不知所是矣**沔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尚書禹貢匯澤也鄭玄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湯伐桀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尚書周有巢伯來朝春秋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圍巢巢群舒國也舒叛故圍之永平元年漢明帝更封菑丘侯劉般為侯國也江水自濡須口又東左會柵口水導巢湖東逕烏上城北又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絕塘逕附農山北又東左會清溪水水出東北馬子峴之清溪也東逕清溪城南屈而西南流歷山西南流注柵水謂之清溪口柵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注柵水柵水又東南積而為資湖中有洲湖東有韓綜山山上有城山北湖水東出為後塘北湖湖南即塘也塘上有穎川僑郡故城也湖資湖水東出謂之湖資口湖水東出逕刺史山北歷韓綜山南逕流二山之間出王武子北城城在刺史山上湖水又東逕右塘穴北為中塘塘右四水中水出格虎山北山上有虎山有鄣僧坎城水北有趙祖悅城並故東關城也昔諸葛恪帥師作興堤以遏巢湖傍山築城使將軍全端留略等各以千人守之魏遣司馬昭督鎮東諸葛誕率眾攻東關三城將毀堤遏諸軍作浮梁陳於堤上分兵攻城恪遣冠軍丁奉等登塘鼓譟奮擊朱異等以水軍攻浮梁魏征東胡遵軍士爭渡梁壞投水而死者數千塘即東興堤

城亦關城也柵水又東南逕高江產城南胡景城北又東南逕褒祖塢城南東南流屈而北逕鄭衛尉城西魏尹已難民取悉作舊諺新哷覓如此又北賽新灣清出焉柵水又東南流注于大江謂之柵口水**又東過牛渚縣南又東至石城縣**經所謂石城縣者即宣城郡之石城縣也牛渚在姑熟烏江兩縣界中也於石城東北減五百許里安得逕牛渚而方屆石城也蓋經之謬誤也**分為二其一東北流其一又過毗陵縣北為北江**地理志曰毗陵縣舊會稽之屬縣丹徒縣也北二百步有故城本毗陵郡治也舊去江三里岸稍毀遂至城下城北有揚州刺史劉繇墓淪于江江即北江也經書在北江則可又言東至餘姚則非考其逕流知經之誤矣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晉太康元年隸宣城郡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北流為貴長池池水又北注于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南江又東與桐水合**又東逕安吳縣號曰安吳溪又東旋溪水注之水出陵陽山下逕陵陽縣西為旋溪水昔縣人陽子明釣得白龍處後三年龍迎子明上陵陽山山去地千餘丈後百餘年呼山下人上山半與語縣中子安問子明釣車所在後二十年子安死山下有鸛栖其冢樹鳴常呼子安故縣取名焉晉咸康四年改曰廣陽縣漢水又北合東溪水水出南里山北逕其縣東桑欽曰淮水出縣之東南北入大江其水又北歷蜀由山又北左合旋溪北逕安吳縣東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立縣南有落星山山有懸水五十餘丈下為深潭潭水東北流左入旋溪而同注南江南江之北即宛陵縣界也**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宛陵置南江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光和之末天下大亂此保險守節漢朝嘉之中平二年分故鄣之南鄉以為安吉縣縣南有釣頭泉懸涌一仞乃流于川川水下合南江**南江有東北為長瀆歷河口**江南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五湖謂長塘湖太湖射貴湖滆湖也郭景純江賦曰注五湖以浸澤蓋言江水經緯五湖而苞注太湖也是以左丘明述國語曰越伐吳戰於五湖是也又云范蠡滅吳返至五湖而辭越斯乃太湖之獨通稱也虞翻曰是湖有五道故曰五湖韋昭曰五湖今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爾雅以為具區方圓五百里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有洞室入地潛行北通琅邪東武縣俗謂之洞庭旁有青山一名夏架山山有洞穴潛通庭山上有石鼓長丈餘鳴則有兵故吳記曰太湖有苞山在國西百餘里居者數百家

出于督村，旁有小山，山有石穴，南通洞庭，深遠莫知所極。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今宜亭湖也。以太湖之洞庭對彭蠡，則左右可知也。余按二湖俱以洞庭爲目者，亦分爲左右也。但以趣嚮爲方耳。既據三苗，宜以湘江爲正。是故郭景純之江賦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達傍通，幽岫窈窕。山海經曰：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若水出於其陰，北流注于具區。謝康樂云：山海云：浮玉之山在句餘東五里，便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具區今在餘姚鳥道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爲郭於地理甚昧矣。言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浮山東石樓下有兩石鼓，扣之清越，所謂神鉦者也。事備羅浮山記。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三陰溪水入焉。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廣一丈九尺，冬暖夏冷；西溪廣三丈五尺，冬冷夏暖。三溪北出行三里，至徐村合成一溪，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苕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于太湖，故言出其陰入于具區也。湖中有大雷、小雷三山，亦謂之三山湖，又謂之洞庭湖。楊脩五湖賦曰：頭首无錫，足蹄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胷，岞㟧崔嵬，穹隆紆曲。大雷、小雷，湍波相逐。周書湖之苞極也。太湖之東，吳國西十八里有岞㟧山，俗說此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東。又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筆，山云禹所用筆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筆頭山，趾自此以東甚深，言是筆山之海。此山去太湖三十餘里。東則松江出焉，上承太湖，更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也。國語曰：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南，吳軍江北者也。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廟南五十里，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餘、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於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遊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松江自湖東北流逕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者也。此亦别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庾仲初揚都賦注曰：今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溪，自湖東南出，謂之爲谷水。吳記曰：谷水出吳小湖，逕由拳縣故城下。神異傳曰：拳縣，秦時長水縣也。始皇時，縣有童謠曰：城門當有血，城陷沒爲湖。有老嫗聞之，憂懼，旦往窺城門，門侍欲縛之，嫗言其故，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血便走，不敢顧，忽有大水長欲沒縣，主簿令幹入白令，令見幹曰：何忽作魚？幹又曰：明府亦作魚，遂乃淪陷爲谷矣。因目長水

城，水曰谷水也。吳記曰：谷中有城，故由拳縣治也，即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檇李之地。秦始皇惡其勢王，令因徙十餘萬人汙其土，表以汙惡名，改曰囚拳，亦曰由拳也。吳黃龍四年，有嘉禾生拳縣，改曰禾興，後太子諱和，改爲嘉興。春秋之檇李城也。谷水又東南逕嘉興縣城西，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故城南，舊吳海昌都尉治，晉太康中分嘉興立。太康地道記：吳有鹽官縣，樂資九州志曰：縣有秦延山，秦始皇逕此，美人死，葬于山上，山下有美人廟。谷水之右有馬皋城，故司鹽都尉城，吳王濞煑海爲鹽於此縣也。是以漢書地理志曰：縣有鹽官，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地理志曰：縣故武原鄉也，後縣淪爲柘湖，又徙治武原鄉，改曰武原縣，王莽名之展武。漢安帝時，武原之地又淪爲湖，今之當湖也。後乃移此縣，南有秦望山，秦始皇所登以望東海，故山得其名焉。谷水於縣出爲澉浦，以通巨海。光熙元年，有毛民三人集於縣，蓋汎於風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謝靈運云：具區在餘暨，然則餘暨是餘姚之别名也。今餘暨之南，餘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南蠻中，不與岷江同，作者述誌，多言江水至山陰爲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逕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闞駰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於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餘姚縣，又爲江也。東與車箱水合，水出車箱山，乘高瀑布四十餘丈，雖育水旱而澍無增減。江水又東逕黃橋下，臨江有漢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創建也。昌爲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於蜀，復脩舊好。江水又東逕赭山南，虞翻嘗登此山四望，誡子孫可居江北，世有禄位，居江南則不昌也。然住江北者相繼代興，時有江南者輒多淪替，仲翔之言爲有徵矣。縣即日南太守虞國舊宅，號曰西虞，以其兄光居縣東故也。是地即其雙鴈送故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一一一三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脩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輝
圈點監生臣翁嘉言
臣林民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八賄

水

水經十二

水經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城是吳將朱然所築也。南臨江津。北背巨海。夫子所謂滄海浩浩萬里之淵也。縣西去會稽一百四十里。因其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逕穴湖塘湖水沃其一縣以爲良疇矣。江水又東注于海。是所謂三江者也。故子胥曰。吳越之國。三江環之。民無所移矣。但東南地卑。萬流所湊。濤湖泛決。觸地成川。枝津交渠。世家分夥。故川舊瀆。難以取悉。雖麤依縣地。緝綜所纏。亦未必一得其實也。又東過堵陽縣。堵水出焉。自上粉縣北流注之。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東歷新城郡。郡故漢中之房陵縣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鄧晨爲侯國也。漢末以爲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爲新城郡。以孟達爲太守治房陵故縣。有粉水縣居其上。故曰上粉縣也。堵水之傍有別溪。岸側土色鮮黃。乃云可噉。有言飲此水者。令人無病而壽。豈可信乎。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真。側水謂之白馬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東北逕上庸郡。故庸國也。春秋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小國。附楚。楚有災不救。舉群蠻以叛。故滅之以爲縣。屬漢中郡。漢末又分爲上庸郡。城三面際水。堵水又東逕方城亭。南東北歷塞山下。而北逕堵陽縣南。北流注于漢。謂之堵口。漢水又東謂之潛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澇夏淨斷官使命。言二灘阻礙。又東過鄖鄉縣南。漢水又東逕鄖鄉縣南之西山。山有石蝦蟇。倉卒看之。與真不別。漢水又東逕鄖鄉縣故城南。謂之鄖鄉灘。縣故黎也。即長利之鄖鄉矣。地理志曰。鄖有關。李奇以爲鄖子國。晉太康五年立以爲縣。漢水又東逕琵琶谷口。梁益二州分境於此。故謂之琵琶界也。又東北流。又屈東南過武當縣東北。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案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鄀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

考稜洲傳宜以尚書為正耳漢水又東為很子潭潭中有石磧洲長六十丈廣十八丈世亦以此洲為很子葬父於斯故潭得厥目焉所未詳也漢水東南過武當縣故城北世祖封鄧晨子棠為侯國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言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漢水又東平陽川水注之水出縣北伏親山南歷平陽川逕平陽故城下又南流注于沔沔水又東南逕縣故城東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荊州圖副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爐亭亭遠出藥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東北流注于沔謂之曾口沔水又東逕龍巢山下山在沔水中高十五丈廣圓一里二百三十步山形峻峭其上秀林茂木隆冬不凋又東南逕涉都城東北故鄉名也案郡國志筑陽縣有涉都鄉者也漢武帝元光元年封南海守絳侯子嘉為侯國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也又東南過鄼縣之西南縣治故城南臨沔水謂之鄼頭漢高帝五年封蕭何為侯國也薛瓚曰今南鄉鄼頭是也茂陵書曰在南陽王莽更名南庚者也又南過穀城東又南過陰縣之西沔水東逕穀城南而不逕其東矣城在穀城山上春秋穀伯綏之邑也瑞闕頹毀基塹亦存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春秋昭公十九年楚使工尹赤遷于下陰是也縣東有縣令濟南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地號曰生墳沔水又東南得洛溪口水出縣西北集池陂東南流逕洛陽城北枕洛溪溪水東南注沔水也又南過筑陽東筑水出自房陵縣東逕其縣南流注之沔水又南沮水注之水出梁州閬陽縣魏遂夏侯淵與張郃下巴西進軍宕渠劉備軍沮口即是水所出也張飛自別道襲張郃於此水郃敗棄馬升山走還漢中沮水又東巴西歷巴渠北新城上庸東逕沮陽縣故城南晉分筑陽立自縣以上山深水急枉渚崩瀨水陸徑絕又東逕學城南梁州大路所由也舊說昔者有人立學都于此值世荒亂生徒闕依遂共立城以御難故城得厥名矣沮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沮口也沔水又南逕關林山東本郡陸道之所由山東有二碑其一即記關林山文曰君國者不蹟高墉下先時或斷山岡遶平道民多病守長冠軍張仲瑜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郡先主碑先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為立碑于此並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沔水又南逕築陽縣東又南筑水注之杜預以為彭水也水出梁州新城郡魏昌縣界縣以

黃初中分房陵立筑水東南流逕筑陽縣水中有孤石挺出其下澄潭時有見此石根如竹根而黃色見者多凶相與號為承石所未詳也筑水又東逕筑陽縣故城南縣故楚附庸也秦平鄢郢立以為縣王莽更名之曰宜禾也建武元年世祖封吳財為侯國筑水又東流注于沔謂之筑口沔水又南逕高亭山東山有靈焉士民奉之所請有驗沔水又東為漆灘新野郡山都縣與順陽筑陽分界於斯灘矣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沔南有固城城側沔川即新野山都縣治也舊南陽之赤鄉矣秦以為縣漢高后四年封衛將軍王恬為侯國沔北有和城即郡國志所謂武當縣之和聚山都縣舊嘗治此故亦謂是處為故縣灘沔水北岸數里有大石激名曰五女激或言女父為人所害居固城五女悲傷父怨故立激以攻城城北今淪于水亦云有人葬沔北墓宅將為水毀其人五女無男皆悉巨富共傳北激以全墳宅然數作者工人云女嫁為陰縣佷子家資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故倒言葬我著渚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令從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今石皆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佷子是前漢人襄陽太守胡烈有惠化補塞堤決民賴其利景元四年九月百姓刊石銘之樹碑於沔水又東偏淺冬月可涉渡謂之交湖兵戎之交多自此濟晉太康中得鳴石於此水撞之聲聞數里沔水又東逕樂山北昔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每所登遊故俗以樂山為名沔水又東逕隆中歷孔明舊宅北亮語劉禪云先帝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即此宅也車騎沛國劉季和之鎮襄陽也與犍為人李安共觀此宅命安作宅銘云天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鞞而永思庶先哲之遺光後六十餘年永平之五年習鑿齒又為其宅銘焉潛水出巴郡宕渠縣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復水或以為古之潛水鄭玄曰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劉澄之稱白水入潛然白水與羌水合入漢是猶漢水也縣以延熙中分巴立宕渠郡蓋古賨國也今有賨城縣有渝水夾水上下皆賨民所居漢祖入關從定三秦其人勇健好歌舞高祖愛習之今巴渝舞是也縣北有不曹水南通其縣下注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水暴漲郡縣吏民莫不于水上祭之今所謂馮李也又南入于江庾仲雍云墊江有別江出晉壽縣即潛水也其南源取巴西是西漢水也潛水出鄰縣北界

山南流過其縣東又南過冠軍縣東湍水出弘農界翼望山水甚清徹東南流逕南鄉縣故城東史記所謂下鄉也漢武帝元朔元年封左將軍司為侯國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傍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並汲飲此水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東南流入于湍湍水又逕其縣東南歷冠軍縣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澤潤不窮湍水又逕冠軍縣故城東縣本穰縣之盧陽鄉宛之臨駣聚漢武帝以霍去病功冠諸軍故立冠軍縣以封之水西有漢太尉長史邑人張敏碑碑之西有魏征南軍司張詹墓墓有碑碑背刊云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銅鐵不入丹器不藏嗟矣後人幸勿我傷自後古墳舊冢莫不夷毀而是墓至元嘉初尚不見發六年大水蠻饑始被發掘說者言初開金銀銅錫之器朱漆雕刻之飾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簾隱以金釘墓不甚高而內極寬大虛設白楸之言空負黃金之實雖意同南山寧同壽乎湍水又逕穰縣為六門陂漢孝成之世南陽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斷湍水立穰西石堨至元始五年更開三門為六石門故號六門堨也溉穰新野昆陽三縣五千餘頃漢末毀廢遂不脩理晉太康三年鎮南將軍杜預復更開廣利加于民今廢不脩矣六門側又有六門碑是部曲主安陽亭侯鄧達等以太康五年立湍水又逕穰縣故城北又東南歷魏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攻張繡之所築也又東過白牛邑南湍水自白牛邑南建武中世祖封劉嵩為侯國湍水又東南逕安衆縣故城南縣本宛之西鄉漢長沙定王子康侯丹之邑也湍水東南流涅水注之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故城西漢武帝元朔四年封路最為侯國王莽之所謂前亭也應劭曰在涅水之陽矣縣南有二碑碑字紊滅不可復識云是左伯豪碑涅水又東南逕安衆縣堨而為陂謂之安衆港魏太祖破張繡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繡遏吾歸師迫我死地蓋於二水之間以為沿涉之艱阻也涅水又東南流注于湍水又東南至新野縣湍水西縣西北東分為鄧氏陂漢太傅鄧禹故宅其奉朝請西亭侯鄧晨故宅陽陂鄧颺為晨宅略存焉東入于淯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均水發源弘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脩陽葛陽二縣界也雙峯齊秀望若熊耳因以為名齊桓公邵陵之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太史公司馬遷嘗登之縣即淅縣之北鄉故言出淅縣北也均水又東南流逕其縣下南越南鄉縣又南流與丹水合

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均水南逕順陽縣西漢哀帝更為博山縣漢明帝復曰順陽應劭曰縣在順水之陽今於是縣則無聞於順水也章帝建初四年封衛尉馬廖為侯國晉太康中立為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汋水汋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汋口者也地理志謂之清水言熊耳之山清水出焉又東南至順陽入于沔粉水出房陵縣東流過郢邑南粉水導源東流逕上粉縣取此水以漬粉則皓耀鮮潔有異衆流故縣水皆取名焉又東過穀邑南東入于沔粉水東流陽縣西而下注于沔水謂之粉口粉水有文將軍冢墓隧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闕並美之為南陽葬婦孝側將平其域夕忽步又球止矣之不從後美之為楊儀期所害論者以為文將軍之崇也白水出朝陽縣西東流過其縣南王莽更之曰朝陽也為屬信縣應劭曰縣在朝水之陽今朝水逕其北而不出其南也蓋邑郭淪移川渠狀改故名舊傳遺稱在今也又東至新野縣南東入于淯沘水出沘陽東北太胡山東南流過其縣南泄水從南來注之太胡山在沘陽北如東三十餘里廣圓五六十里張衡賦南都所謂天封太胡者也應劭曰沘水出沘陽縣東入蔡經云瀙水從南來注之然沘陽無瀙水蓋誤引之書秦沘瀙耳余以延昌四年蒙除東荊州刺史州治沘陽縣故城城南有蔡水出南望石山故亦曰望石川西北流注于沘非瀙水也呂氏春秋曰齊令章子與韓魏攻荊荊使唐蔑應之夾沘而軍欲視水之淺深荊人射之而莫知也有芻者曰兵盛則水淺矣章子夜襲之斬蔑于是水之上也沘水又西瀙水注之水北出茈丘山東流屈而南轉又南入于沘水橫山海經云瀙水又北入視不注沘水余按呂忱字林及難字爾雅並言瀙水在沘陽脉其川流所會診其水土津注宜是瀙水音藥也沘水又西南歷長岡月城北舊沘水右會馬仁陂水水出濕陰北山泉流競湊水積成湖蓋地百頃謂之馬仁陂陂水歷其縣下西南堨之以溉田疇公私引利水流遂斷故瀆尚存沘水又南逕會口與緒水枝津合沘水又南與澧水會澧水源出于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故亦謂水為派水澧水西北流逕平氏縣故城東北王莽更名其縣曰平善城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禪勒碑澧水又西北合溲水水出湖陽北山西流北屈逕平氏城西為北入澧水澧水又西注沘水沘水自下亦通謂之為派水昔漢光武破甄阜梁丘賜於沘水西斬之于斯水也沘水又南趙澧二渠出焉沘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水出謝城北二源微小至城漸大城周迴則水歸所謂申伯番番既入于謝者也世祖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丹為謝陽侯即

其國也然則是水即謝水也岸下深沒流徐平時人目之為淳潛水城戍又以淳潛為目非也其西城之舊棘陽縣治故亦謂之棘陽縣也謝水又東南逕新都縣左注淯水又西南流逕新都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新林郡國志曰以為新野之東鄉故新都者也又西至新野縣南入于淯淯水於岡南西南流戍在岡上淯水又西南與南長坂門二水合其水東北出湖陽東隆山之西側有漢日南太守胡著碑子珍騎都尉尚湖陽長公主即光武之伯姊也廟堂皆以青石為階陛廟北有石堂珍之玄孫桂陽太守瑒以延熹四年遭母憂於墓次立石祠勒銘于梁石宇傾頹而梁字無毀盛弘之以為樊重之母畏雷室蓋傳疑之謬也隆山南有一小山山阪有兩石虎相對夾隧道雖處蠻荒全無破毀作制甚工信為妙矣世人因謂之石虎山其水西南流逕湖陽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蓼國也竹書紀年曰楚王會宋平于湖陽者矣東城中有二碑似是樊重碑悉載故吏人名司馬彪曰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能治田殖至三百頃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嬴梨果檀棘桑麻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功造作為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受業齎送甚至世祖即位追爵敬侯詔湖陽為重立廟置吏奉祠巡祠章陵常幸重墓其水四周城溉城之東南有若令樊萌中常侍樊安碑城南有數碑無字又有石廟數間依于墓側棟宇崩毀惟石壁而已不知誰之冑族矣其水南入太湖湖陽之名縣藉茲而納稱也湖水西南流又與湖陽諸陂散水合謂之板橋水又西南與醴渠合又有趙渠注之二水上承派水南逕新都縣故城東兩瀆雙引南合板橋水板橋水又西南與南長水會水上承唐子襄鄉諸陂散流也唐子陂在唐子山西南有唐子亭漢光武自新野屠唐子鄉殺湖陽尉於是地陂水清深光武後以為神淵西南流于新野縣與板橋水合西南注于淯水又西南流注于清水也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山海經曰淮水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陽平氏縣王莽之平善也風俗通曰南陽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也淮均也春秋說題辭曰淮者均其勢也釋名曰淮韋也韋繞陽州北界東至于海也爾雅曰淮為滸然淮水與醴水同源俱導西流為醴東流為淮自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闞駰言復陽縣胡陽之樂鄉也元帝元延二年置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故曰復陽也東觀漢記曰朱祐少孤歸外家復陽劉氏山

南有淮源廟廟前有碑是南陽郭苞立又二碑並是漢延熹中守令所造文辭鄙拙殆不可觀故經云東北過桐柏也淮水又東逕義陽縣縣南對固成山山有水注流數丈洪濤灌山遂成巨井謂之石泉水東流注于淮淮水又逕義陽縣故城南義陽郡治也世謂白茅城其城圓而不方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于安昌城又太康記晉書地道記並有義陽郡以南陽屬縣為名漢武帝元光四年封北地都尉衛山為侯國也有九渡水注之水出雞翅山磯澗潛委沿溯九渡矣其猶零陽之九渡水故亦謂之為九渡焉於溪之東山有一水發自山椒下數丈素湍直注頹波委壑可數百丈望之若霏幅練矣下注九渡水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江夏平春縣北淮水又東油水注之水出縣西南油溪東北流逕平春縣故城南漢和帝建初四年封子全為王國淮水又東曲岸北有一土穴徑尺泉流下注沿流波三丈入于油水亂流南屈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北逕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意為侯國王莽之利新也魏城陽郡治淮水又東北與大木水合水西出大木山山即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將家避難所居也其水東逕城陽縣北而東入于淮又東北流左會湖水傍川西南出窮溪得其源也　又東過安陽縣故城南江國也嬴姓矣今其地有江亭春秋文公三年楚滅江秦伯降服出次曰同盟滅雖不可救敢不矜乎地理志曰漢乃縣之呂后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勃為侯國王莽之均夏也淮水又東得溮口水源南出大潰山東北流翼帶三川亂流北注溮水又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仁順城南故義陽郡治分南陽置也晉太始初以封安平獻王孚長子望本治在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此城齊明州刺史馬歸平不守魏置郢州也昔常珍奇自懸瓠遣三千騎援義陽行事晁定光屯于溮水者也溮水東南流歷金山北山無樹木峻峭層峙溮水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城在山上因倚陵嶺周迴三里是郡昔所舊治城城南一十五步對門有天井周一百餘步深一丈東逕鍾武故城南本江夏之屬縣也王莽之當利縣矣又東逕石城山北山甚高峻史記曰魏攻冥阨音義曰冥阨或言在鄳縣葙山也案呂氏春秋九塞其一也溮水逕鄳縣故城南建武中世祖封鄧郃為鄳縣侯蘇林曰音盲溮水又東逕七井岡南又東北注于淮淮水又東至谷口谷水南出鄳金山北流至鬟水注之水出西南具山東北逕光湛城東而北逕青山東單山西東北流注于谷水谷水東北入于淮又東逕新息縣南淮水東逕故息城南春秋左

傳隱公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敗之者也淮水又東逕浮光山北亦曰扶光山即弋山也逕新息縣故城南應劭曰息後徙東故加新也王莽之新德也光武十九年封馬援為侯國外城北門內有新息長賈彪廟廟前有碑碑南又有魏汝南太守程先碑魏太和中蠻田益宗効誠立東豫州以益宗為刺史淮水又東合慎縣水水出慎陽縣西而東逕慎陽縣故城南縣取名焉漢帝十一年封樂說為侯國潁陰劉陶為縣長政化大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謠歌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見思如此應劭曰慎水所出東北入淮慎水又東流積為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為上慎陂又東為中慎陂又東南為下慎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漢成帝時翟方進奏毀之建武中汝南太守鄧晨欲修復之知許偉君曉知水脈召與議之偉君言成帝用方進言之季而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敢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時有童謠曰敗我陂翟子威及子覆陂當復明府興復廢業童謠之言將有徵矣遂署都水掾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利陂水散流下合慎水而東南逕息城北又東逕南入淮謂之慎口淮水又東與申陂水合水上承申陂於新息縣北東南流分為二水一水逕深丘西又屈逕其南南派為蓮湖水南流

注于淮淮水又左迤流結兩湖謂之東西蓮湖矣淮水又東右壑水水出白沙山東北逕柴亭西俗謂之柴水又東北流與澤溪水合水發澤谷東北流右會柴水柴水又東逕黃城西故弋陽縣也城內有二城西即黃城也柴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柴口也淮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水首受陂水于深丘北東逕釣臺南臺在水曲之中臺北有琴臺又東逕陽亭南東南合淮淮水又東逕淮陰亭北又東逕白城南楚白公勝之邑也又東北去白亭一十里淮水又東逕長陵戍南又東青陂水注之分青陂東瀆東南逕白亭西又南于長陵戍東東南入于淮淮水又東北合黃水水出黃武山東北流木陵關注之水導木陵山西北流注于黃水黃水又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光城郡治又東北逕息城南故弦高國也又東北逕弋陽郡東有虞丘郭南有子相廟黃水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淮水又東北逕褒信縣故城南而東注流之者也又東過期思縣北縣故蔣國周公之後也春秋文公十年楚王田于孟諸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楚滅之以為縣漢高帝十二年以封賁赫為侯國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淮水又東北淠水注之水出弋陽縣南垂山西北流歷陰山關逕二城間舊有戍難軍所頓防西北出山又東北流逕新城戍東又東

北得詣虞水口西北去弋陽虞丘郭二十五里水出南山東北流逕詣虞亭東而北入淠水又東北注淮俗曰白鷺水東過原鹿縣南汝水從西北來注之縣即春秋之鹿上也在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宋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建武十五年世祖更封侍中執金吾陰識為侯國者也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來注之廬江故淮南也漢文帝十六年別以為國應劭曰故廬子國也決水自舒蓼北注不於北來也安豐東北注淮者窮水矣又非決水皆誤耳淮水又東谷水入焉水上承富水東南流世謂之谷水也東逕原鹿縣故城北城側水南谷水入東逕富陂縣故城北俗謂之成閭亭非也地理志曰汝南郡有富陂縣建武二年世祖改封平鄉侯王霸為富陂侯十三州志曰漢和帝永元九年分汝陰置多陂塘以溉稻故曰富陂縣也谷水又東於汝陰城東南注淮淮水又東北左會潤水水首受富陂東南流為高塘陂又東積而為陂水東注焦陵陂陂水北出為鯛陂陂水潭漲引瀆北注汝陰四周隍塹下注潁水焦湖東注謂之間水逕汝陰縣東逕荆亭北而東入淮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水出六安國安豐縣窮谷春秋左傳楚救潛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谷者也川流泄注于決水之右北灌安豐之左世謂之豐豐水亦曰窮水音戎並聲

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京相璠曰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淮水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淮中有洲俗號關洲蓋津關所在故斯洲納稱焉魏書國志有曰司馬景王征毋丘儉使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諸葛誕從安豐津先至壽春儉敗與小弟秀藏水草中安豐津都尉部民張屬斬之傳首京都即斯津也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沘水泄水合北注之又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水又東左合沘口又東逕中陽亭北為中陽渡水流淺碕可以厲也淮水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北又東北流逕壽春縣故城西縣即楚考烈王自陳徙此秦始皇立九江郡治此兼得廬江豫章之地故以九江名郡漢高帝四年為淮南國孝武元狩六年復為九江焉文穎曰史記貨殖傳曰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為三楚者也淮水又北左合椒水水上承淮水東北流逕蛇地南又屈其城東亦謂之清水東北流注于淮水謂之為清水口者是此水焉又東過壽春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淮水於壽陽縣西北肥水從城而北入于淮謂之肥口淮水又北夏肥水注之水上承妙水於城父縣右出東南

流逕城父縣故城南王莽之思善也縣故焦夷之地春秋左傳昭九年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矣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五舉授許男田杜預曰此時改城父為夷故傳實之者也言夷田在濮水西者也然則濮水即沙水之兼稱得夏肥之通目矣漢桓帝永壽元年封大將軍梁冀孫桃為侯國也夏肥水自縣又東逕思善縣之故城南漢章帝章和三年分城父立夏肥水又東為高陂又東為大漴陂水出分為二流南為肥水北為雞陂夏肥東流左合雞水水出雞陂東為黃陂又東南流積為茅陂又東為雞水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投之雞水是也雞水又會肥水而亂流東注俱入于淮**淮水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西岸山上有馬跡世傳淮南王乘馬昇仙所在也今山之東南石上有大小馬跡一十餘所仍今存焉淮水又北逕下蔡縣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封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矣春秋哀公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也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淮水東逕八山北山上有老子廟淮水歷潘城南置潘溪戍戍東側潘溪吐川納淮更相引注又東逕梁城臨側淮川川左有湄城淮水左迆為湄湖淮水又右納洛川於西曲陽縣北水分閼

溪北絕横塘北逕蕭亭東又北鵲甫溪水入焉水出東鵲甫谷西北流逕鵲甫亭南西北流注于洛水洛水北逕西曲陽縣故城東王莽之延平亭也應劭曰縣在淮曲之陽下邳有曲陽故是加西也洛澗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經所謂淮水逕壽春縣北肥水縣東北注者也蓋經之謬矣考川定土即實為非是曰洛澗非肥水也**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又陰陵縣故城漢高祖五年項羽自垓下從數百騎夜馳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左陷大澤漢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及之於斯縣者也案地理志王莽之陰陸也後漢九江郡治時多虎災百姓苦之南陽宋均為守退貪殘進忠良虎悉東渡江**又東過當塗縣北過水從西北來注之**淮水自莫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魏馬頭郡治也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也禹墟在西南縣即其地也地理志曰當塗侯國也魏不害以圉守尉捕淮陽反者公孫勇等漢以封之王莽更名山聚也**淮水又東北濠水注之**水出莫邪山東北之溪溪水西北引瀆逕禹墟北又西流注于淮**淮水又北沙水注之**經所謂蒗蕩渠也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王莽之平寧也建武十三年世祖更封耿阜為侯國郡國志曰平阿縣有當塗山

淮出于荊山之左當塗之右奔流二山之間而揚濤北注也春秋左傳哀公十年大夫對孟孫曰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杜預曰塗山在壽春東北非也余按國語曰吳伐楚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且問之客執骨而問之敢問骨何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之其骨專車此為大也蓋丘明承聖旨錄為實證矣又按劉向說苑辨物王肅之敘孔子世孫孔猛所出先人書家語並出此事故塗山有會稽之名考校羣書及方土之目疑非此矣蓋周穆之所會矣淮水于荊山北過水自南注之又東北逕沛郡義城縣東司馬彪曰後隸九江也**又東過鍾離縣北**世本曰鍾離嬴姓也應劭曰縣故鍾離子國也楚滅之以為縣春秋左傳所謂吳公子光伐楚拔鍾離者也王莽之蠶富也豪水出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所未詳也豪水東北流逕其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逕夏丘縣南**又東渙水西入九里注之渙水又東南流逕雍丘縣故城南又東逕承匡城又東逕襄邑縣故城南故宋之承匡襄牛之地宋襄公之所築故號襄陵矣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七年宋景敾衛公孫倉會齊師圍我襄陵十八年惠成王以韓師

諸侯師于襄陵齊侯使楚景舍求成公會齊宋之圍即于此也西有承匡城春秋會于承匡者也秦始皇以承匡卑濕徙縣於襄陵更為襄邑也王莽以為襄平也漢桓帝建和元年封梁冀子胡狗為侯國陳留風俗傳曰縣南有渙水故傳曰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尚書所謂厥篚織文者也渙水又東南逕己吾縣故城南又東逕鄫城北春秋襄公元年經書晉韓厥帥師伐鄭魯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鄫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鄫城渙水又東南逕鄫城北新城南又東南左合明溝溝水自蓬洪陂東南流謂之明溝下入渙水渙水又東逕亳城北帝王世紀曰穀熟為南亳即湯都也十三州志曰漢武帝分穀熟置春秋莊公十二年宋公御說奔亳者也渙水東逕穀熟城南漢光武建武二年封更始子歆為侯國又東逕楊亭北春秋左氏傳襄公十二年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報晉之取鄭也京相璠曰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曰楊亭也俗名之曰緣城非矣西北去梁國八十里渙水又東逕沛郡之建平縣故城南漢武元平封杜延年為侯國王莽之田平也又東逕酇縣故城南春秋襄公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今其地鄫聚是也王莽之酇治矣渙水又東南逕費亭南漢建和元年封中常侍沛國曹

勝為侯國勝于李與縣人也本初中定桓帝策封亭侯北城即其所食之邑也渙水又東逕銍縣故城南昔吳廣之起兵也使葛嬰下之渙水又東苞水注之出蘄城北自丁陂陂水東流逕酇縣南又東逕酇縣故城南漢景帝中元年封周應為侯國王莽更之曰留城也昔多又東逕嵇山北嵇氏故居嵇本姓奚會稽人也先人自會稽遷於譙之銍縣故為嵇氏取稽字之上以為姓蓋志本也嵇氏譜曰譙有嵇山家於其側遂以為氏縣魏黃初中文帝以酇城父山桑銍置譙郡故隸譙焉苞水東流入渙渙水又東南逕酇縣故城南地理志曰故鄯鄉也漢高帝破黥布于此縣舊都尉治王莽之蘄城也水上有古石梁處遺基尚存渙水又東逕穀陽縣右會八丈故瀆瀆上承洨水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逕穀陽戍南又東南逕穀陽故城東北右與解水會水上承縣西南解塘東北流逕穀陽城南即穀水也應劭曰城在穀水之陽又東北流注于渙渙水又東南逕白石戍南逕虹城南洨水注之水首受蘄水於蘄縣東南流逕穀陽縣八丈故瀆出焉又東合長直故瀆瀆上斷水南會于洨洨水又東南流入洨縣故城北縣有垓下聚漢高祖破項羽所在也王莽更名其縣曰育城應劭曰洨水所出音絞經之絞也洨水又東南入于淮故應劭曰洨水南入淮淮水又東至巉石山潼水注之水首受潼縣西南潼陂縣故臨淮郡之屬縣王莽改曰成信矣南逕沛國夏丘縣絕蘄渠夏丘縣故城西王莽改曰歸思也又東南流逕臨潼戍西又東南至巉石西南入淮淮水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巉石山梁氏天監中立堰於二山之間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潰淮矣淮水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導徐城西北徐陂陂水南流絕蘄水逕歷澗戍西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池水注之水出東城縣東北流逕東城縣故城南漢以數千騎追羽師二十八騎引東城因四潰山斬將而去即此處也史記孝惠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劉賜為國地理志王莽更名之曰武城也池水又東北流歷二山間東北入于淮謂之池口也淮水又東蘄水注之水受睢水於穀熟城東北東逕建城縣故城北漢光武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王莽之多聚蘄水又東南逕蘄縣縣有大澤鄉陳涉起兵于此篝火為狐鳴處也南則洨水出焉蘄水又東南北入大八故瀆出焉又東流南北長直故瀆出焉又東入夏丘縣東絕潼水逕夏丘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潼縣南又東南流入徐縣東絕歷澗又東逕大徐縣故城南又東流注于淮淮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地理志曰都尉治漢武帝元朔元年封江都易王子劉蒙之為侯國王莽更名

之曰匡武淮水又東逕廣陵廣淮陽城北臨泗水岨于二水之間逕任[illegible]淮陽太守治自後置戍縣亦有將發興也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淮泗之會即角城也左右兩川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又東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淮水右岸即淮陰也城西二里有公路浦昔袁術向九江將東奔袁譚路出斯浦因以為名焉又東逕淮陰縣故城北北臨淮水漢高帝六年封韓信為侯國王莽之嘉信也昔韓信去下鄉而釣于此處也城東有兩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迴數百步高十餘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矣東一陵即信母冢也縣有中瀆水首受江于廣陵郡之江都縣縣城臨江應劭地理風俗記曰縣為一都之會故曰江都也縣有江水祠俗謂之伍相廟也子胥但配食耳歲三祭與五嶽同舊水道也昔吳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楚漢之間為東陽郡高祖六年為荊國十一年為吳城即吳王濞所築也景帝四年更名江都武帝元狩三年更曰廣陵王莽郡曰江平縣曰定安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二湖東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間下注樊梁湖舊道東北出至博芝射陽二湖西北出夾耶乃至山陽矣至永和中患湖道多風陳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逕渡渡十二里方達北口直至夾耶興寧中復以津湖多風又自湖之南北口沿東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後行者不復由湖故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水陸異路山陽不通陳穿溝更鑿馬瀨百里渡湖者也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即射陽縣之故城也應劭曰在射水之陽漢高祖六年封楚左令尹項纏為侯國也王莽更名之曰監淮亭世祖建武十五年封子荊為山陽公治此十七年為王國城本北中郎將庾希所鎮中瀆又東謂之為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者也又東兩小水流注之淮水左逕泗水國南故東海郡也徐廣史記音義曰泗水國名漢武帝元鼎三年初置都四年常山憲王子思王商為國地理志曰王莽更泗水郡為順水淩縣為主表淩水注之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淮實曰口也應劭曰淩水出縣西南入淮即經所謂之小水者也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應劭曰浦崖也蓋側淮濱故受此名王莽更名之曰淮敬淮水於縣枝分北為游水歷朐縣與沭合又逕朐山西山側有

朐縣故城秦始皇三十五年於朐縣立石海上以爲秦之東門崔琰述初賦曰倚高艫以周盻兮觀秦門之將將者也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猶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故崔季珪之叙述初賦言郁洲者故蒼梧之山也心悅而怪之聞其上有仙士石室也乃往觀焉見一道人獨處休休然不談不對顧非己及也即其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游水又北逕東海利城縣故城東之故利鄉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城陽共王子嬰爲侯國王莽更之曰流泉游水又北歷羽山西地理志曰羽山在祝其縣東南尚書曰堯吁咨四岳澤舟進十六族殛鯀於羽山是爲檮杌與驩兜三苗共工同其罪故世謂之四凶鯀既死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是爲夏郊三代祀之故連山易曰有崇伯鯀伏于羽山之野者是也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春秋經書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左傳定公十年公及齊平會于祝其實夾谷也服虔曰地二名王莽更之曰猶亭縣之東有夾口浦游水左逕瑯琊即丘縣故城之西地理志曰莒子始起于此後徙莒有續言故世謂之南莒也游水又東北逕贛榆縣北東側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則三尺所見東北傾石長一丈八尺廣五尺厚三尺八寸一行一十二字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春秋昭公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莒之婦人怨莒之害其夫老而託紡焉取其纑而度紲縋絕斂繰城上人亦繰共公懼啓西門而出齊遂入紀故紀子帛之國穀梁傳曰吾伯姬歸于紀者也杜預曰紀鄣紀二名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即此水也游水東北入海舊吳之燕岱常汎巨海憚其濤險更沿溯是瀆是由出地理志曰游水自淮浦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滸游水亦枝稱者也滍水出南陽魯陽縣西之堯山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之不得累懼而遷于魯縣立堯祠於西山謂之堯山故張衡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立唐祠于堯山堯山在太和川太和城東北滍水出焉張衡南都賦曰其川瀆則滍澧潕瀷發源巖穴布濩漫汗漭沆洋溢總戢急趣箭馳風疾者也滍水又歷太和川東逕小和川又東溫泉水注之水出北山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闞駰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矣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月膚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流注滍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病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然如沸湯可以熟米飲之

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飲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蟲死學道遺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即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然堯縣有紫山山東有一水東西十五里南北二十步湛然沖滿無所通會冬夏常溫世亦謂之湯谷也非魯陽及南陽之縣故也恨乎子虛言土地所蔑明非此矣滍水又東房陽川水注之水出南陽雉縣西房陽川北流注于滍滍水之北有積石焉世謂女靈山其山平地介立不連岡以成高峻石孤峙下竟勢以自遠四面壁絕極能靈舉遠望亭狀單楹特賓矣北面有如輯落者得通步好事者時有收陟耳滍水又與波水合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別邑也俗謂之麻城非也波水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俱南入滍水滍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是故闞駰有東北至定陵入汝之文滍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城即劉累之故邑也有魯縣居其陽故因名焉王莽之魯山也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遂戰有逐榮之誠內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滍水右合魯陽關水水出魯陽關外分頭山橫嶺下夾谷東北出入滍滍水又東北合牛蘭水水發縣北牛蘭山東南逕魯陽城東水側有漢陽侯熊立碑牛蘭水又東南與柏樹溪水合水出魯山北峽谷中東南流逕魯山西而南合牛蘭水又東南逕魯山南闞駰曰魯陽縣今其地魯山是也南流注于滍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彭水注之俗謂之小滍水水出魯陽縣南彭山蛾塢東麓之流逕彭山西下有彭山廟廟前有彭山碑漢桓帝元嘉三年杜仲長立彭水逕其西北漢安邑長尹儉墓東冢西有石廟廟前有兩石闕闕東有碑闕南有二獅子相對南有石碣二枚石柱西南有兩石羊中平四年立彭水又東北流逕應城南而入滍滍水又左合檣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東南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文城縣之應鄉也周武王封弟爲侯國應劭曰韓詩外傳稱周成王與弟戲以桐葉爲圭曰吾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王乃應時而對故曰應侯鄉亦曰應鄉按呂氏春秋云成王以桐葉爲圭以封叔虞非應侯也汲郡古文殷時已有應國非成王矣戰國范雎所封邑也謂之應水滍水又東逕犨縣故城北左傳昭公元年冬楚公子圍使伯州犁城犨是也出于魚齒山下春秋襄公十八年楚伐鄭次于魚陵涉於魚齒之下甚雨楚師多凍徒役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矣所涉即滍水

也。水南有漢中常侍長樂太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基西枕南城，闕四門。門有兩石獸，墳傾墓毀，碑獸淪移。人有掘出一獸，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刻作辟邪字。門表壍上起石橋，歷時不毀。其碑云：六帝四后，是諮是諏。盖仕自安帝，沒于桓后，于時閹閽擅權，五侯暴世，割剝公私，以事生死。夫封者表有德，碑者頌有功，自非此徒，何用許為。石至千春，不若速朽。苞墓萬古，祗彰誚辱，嗚呼，愚亦甚矣。淯水又東，檡水注之，俗謂之秩水，非也。水有二源，東源出其縣西南踐積山東麓下，水方五十許步，不測其深，東北流，其逕犨縣南，又東北屈逕其縣東，而北合西流水。西源出縣西南願山北阜下，東北逕犨城西，又屈逕其縣北，東合二水，亂流北注于淯。漢高祖入關，破南陽太守呂齮於犨東，即於是地。淯水之陰也。淯水又東南逕昆陽縣故城北，昔漢光武與王尋、王邑戰於昆陽，敗之，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會大雨如注，滍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皆乘死而渡矣。東北過潁川定陵縣西北，又東過郾縣南，東入于汝。滍水東逕西不羹亭南，亭北皆汝水，於定陵城北東入汝。郾縣在南，不得過。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過南陽西鄂縣西北，又東過宛縣南。淯水導源東流，逕酈縣故城北。郭仲産曰：酈縣故城，南在攻離山東，酈舊縣也。三倉曰：樊、鄧、酈、鄧有二城，北酈也。漢祖入關，下淅酈，即此縣也。淯水又東南流，雉縣之雉衡山東，逕百章郭北，又東，魯陽關水注之。水出魯陽縣南分水嶺，南水自嶺南流，北水從嶺北注，故世俗謂此嶺為分頭也。其水南流逕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干雲，是以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亦司馬之與郗遐戰處也。關水歷雉衡山西南，逕皇后城西。建武元年，世祖遣侍中傅俊持節迎光烈皇后於淯陽，俊發兵三百餘人，宿衛皇后道路歸京師，盖稅舍所在，故城得其名矣。山有石室，甚飾潔，相傳名皇后浴室，又所幸也。關水又西南逕雉縣故城南，昔秦文公之世，有陽伯者，逢二童曰鵲，日：彼兩童，二雉也，得雌者霸，雄者王。二童繇飛，化為雙雉。光武獲雉於此山，以為中興之祥，故置縣以名焉。關水又屈而東南流，注于淯。淯水又東南流，逕博望縣西北故城東。郭仲産曰：郡東北一百二十里，漢武帝置校尉張騫隨大將軍衛青西征，為軍前導伯望，水草得以不乏，元光六年封騫為侯國。地理志曰：南陽有堵縣，王莽改之曰宜樂也。淯水又東南逕西鄂故城東，應劭曰：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昔劉表之攻杜子緒於西鄂也，功曹伯孝長聞戰鼓之音，懼而閉戶，蒙被自覆，漸登城而觀，言勇可習也。淯

水又南，涓水注之。水出弘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東南逕酈縣北，東南逕方陽城北，漢哀帝四年，封南陽太守孫寵為侯國，俗謂之房陽川。又逕西鄂縣南，水北有張平子墓，墓之東側，墳有平子碑，文字悉是古人篆額，是崔瑗之辭。盛弘之、郭仲産並云：夏侯孝若為郡，薄其文，復刊碑陰為銘。然碑陰二銘，乃是崔子玉及陳翁耳，而非孝若，悉是隸字，二首並存，嘗無毀壞。又言墓次有二碑，今唯見一碑，或是余夏景驛途疲而莫究矣。水南道側有二石樓，相去六七丈，雙跱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上鑒櫨承拱，雕簷四柱，窮巧綺刻，妙絕人工。題言蜀郡太守姓王，字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玄宅，翳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銘云：墓樓東千林不近，墳墓而不能測其處所矣。涓水又東南流注于淯水，世謂之肄涓，聲相近，非也。地理志曰：熊耳之山，出三水，涓水其一焉，東南至魯陽入沔是也。淯水又南逕預山東，山上有神廟，俗名之為獨山也。山南有魏車騎將軍黃權夫妻二冢，地道潛通，其冢前有四碑，其二魏明帝立，二是其子及臣吏所樹者也。淯水又西南逕史定伯碑南，又西為瓜里津，水上有三梁，謂之瓜里渡。自宛道途，東出赭陽，西道方城。建武三年，世祖自赭陽西入，破虜將軍鄧奉怨漢掠新野，拒瓜里，上觀傳戰，降之夕陽下，遂斬奉。郡國志所謂宛有瓜里、夕陽聚者也。阻橋即桓溫故壘處，溫以升平五年與范汪衆軍北討所營。淯水又西南逕晉蜀郡太守鄧義山墓南，又南逕宛城東，其城故申伯之國，楚文王滅申以為縣也。秦昭襄王使白起為將，伐楚取郢，即以此地為南陽郡，改縣曰宛。王莽更名郡曰前隊，縣曰南陽。劉昌曰：在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為名。大城西南隅，即古宛城也，荊州刺史治，故亦謂之荊州城。今南陽郡治大城，其東城，城內有舊殿基，周二百步，高八尺，陛階皆砌以青石。大城西北隅有基，周一百步，高五丈，蓋更始所起也。地西三里有古臺，高三丈餘，文帝黃初中南巡行所築也。淯水又屈而逕其縣南，故南都賦所言淯水蕩其胸者也。王莽地皇二年，朱鮪等共於城南會諸將，設壇燔燎，立聖公為天子於斯水上。世語曰：張繡反，公與戰敗，子昂不騎，進馬於公，而昂遇害。魏書曰：公征至宛，臨淯水祠士，時亡歔欷流涕，衆皆哀慟。淯水又南，梅溪水注之。水出縣北紫山，南逕百里奚故宅，奚，宛人也，於秦為賢大夫，所謂迷虞智秦者也。梅溪又逕宛而呂城東，史記曰：呂尚先祖為四嶽，佐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際受封於呂。

故周氏馬呂南也。徐廣史記音義曰。呂在宛縣。高后四年。封昆弟子呂忿為呂城侯。疑即此也。又按新蔡縣有大呂小呂亭。而未知所是也。梅溪又南逕杜衍縣東故城在西。漢高帝七年。封郎中王翳為侯國。王莽更之曰閏衍矣。土地墊下。湍溪是注。古人於安衆堨之。令遊水是瀦。謂之安衆港。世祖建武三年。上自宛遣潁陽侯祭遵西擊鄧奉弟衆破之於杜衍。進兵涅陽者也。梅溪又南謂之石橋水。又謂之汝溪之流。而東注淯水。淯水之南。又有南就聚。郡國志所謂南陽宛縣有南就聚者也。郭仲產言宛城南三十里有一城。甚卑小。相承名三公城。漢時鄧禹等歸鄉餞離處也。盛弘之著荊州記。以為三公置。余按淯水左右舊有二澤。所謂南澤北澤者。恭側之瀆。聚在淯陽之東北。考古推地則近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范曾字子閔。為大將軍司馬。討黃巾賊。至此祠為蠡立碑文勒可尋。夏侯湛之為南陽。又為立廟焉。城東有大將軍何進故宅。城西有孔嵩舊居。嵩字仲山。宛人。與山陽范式有斷金契。貧無養親。賃為阿街卒。遣迎式。式下車把臂曰。子懷道卒伍。不亦痛乎。嵩曰。侯嬴賤役。晨門卑下之位。古人所不耻。何痛之有。故其讚曰。仲山通達。卷舒無方。屈身厮役。挺秀含芳。**又屈南過淯陽縣東。**淯水又南入縣。逕小長安。司馬彪郡國志曰。縣有小長安聚。謝沈漢書稱光武攻淯陽不下。引兵欲攻宛。至小長安與甄阜戰敗於此。淯水又西南逕其縣故城南。桓帝延熹七年。封鄧康為侯國。縣故南陽典農治。後以為淯陽郡。省郡復縣。避晉簡文諱。更名云陽焉。淯水又逕安樂郡北。漢桓帝建和六年。封司徒胡廣為淯陽縣安樂鄉侯。今於其國立樂宅戍。郭仲產襄陽記曰。南陽城南九十里。有晉尚書令樂廣故宅。廣字彥輔。善清言。見重當時。成都王穎。廣女婿。長沙王猜之。廣曰。寧以一女而易五男。猶疑之。終以憂殞。其故居今置戍。因以為名。**又南過新野縣西。**淯水又南入新野縣。枝津分派。東南出苞隰衍注左積為陂。東西九里。南北一十五里。陂水所溉。咸為良沃。淯水又南與湍水會。又南逕新野縣故城西。世祖之敗小長安也。姊元遇害。上即位。感悼姊沒。追謚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即此邑也。晉咸寧二年。封大司馬扶風武王少子歆為新野郡公。割南陽伍屬。陽祭陽穰鄧山都封焉。王文舒更立中隔。西即郡治。東則民居。城西傍淯水。又東與朝水合。水出西北赤石山。而東南逕冠軍縣界。地名沙渠。又東南逕穰縣故城南。楚別邑也。秦拔鄢郢。即以為縣。秦昭王封相魏冉為侯邑。王莽更名曰農穰也。魏荊州刺史治。朝水又東南分為二水。一水枝分東北。為樊氏陂。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俗謂

之凡亭陂。陂東有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曰。陂汪汪下田良。樊子失業。庾公昌。昔在晉世。杜預繼信臣之業。復六門之遏。六門之水。下結二十九陂。諸陂散流。咸入朝水。事見六門碑。六門既陂。諸陂遂斷。朝水又東逕朝陽縣故城北。而東南注于淯水。又東南與棘水合。水上承赭水。赭水出棘陽縣北。數源並發。南流逕小赭鄉。謂之小赭水。世祖建武二年。成安侯臧宮從擊上赭也。東源方七八步。騰湧若沸。故世名之騰沸水。南流逕于赭鄉。謂之赭水。建武二年。祭遵引兵南擊董訢於赭鄉。以水氏縣。故有赭陽之名也。地理志曰。縣有赭水。王莽曰陽城也。漢哀帝改為順陽。建武二年。更封安陽侯朱祐為赭陽侯。赭水縣界以為陂。陂東西夾岡。水相去五六里。古今斷岡兩舌。都水潭漲。南北一十餘里。水決南瀆。下注為灣。灣分為二。西為赭水。東為榮源。赭水參差。流結兩湖。故有東陂西陂之名。二陂所導。俱水枝分。東南至會口入沘。是以地理志云。沘水赭水皆言入蔡。互受通稱故也。二湖流注。合為黃水。謂所變為逕棘陽縣之黃淳聚。又謂之為黃淳水者也。故謝沈漢書稱甄阜等敗光武于小長安。東乘勝南渡黃淳水。前營背阻兩川。謂臨沘水。絕後橋。示無還心。漢兵擊之。二軍潰。溺死黃淳水者二萬人。又南逕棘陽縣故城西。應劭曰。縣在棘水之陽。是知斯水為棘水也。漢高帝七年。封莊得臣為侯國。後漢兵起。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鄧晨將賓客會光武于此縣也。棘水又南逕新野縣。歷黃郵聚。世祖建武三年。傅俊岑彭進擊秦豐。先拔黃郵者也。謂之黃郵水。大司馬吳漢破秦豐於斯水之上。其聚落悉為蠻居。猶名之為黃郵蠻。棘水自新野縣東而南流入于淯水。謂之為力口也。棘力聲相近。當為棘口也。又是方俗之音。故字從讀變。若世以棘子木為力子也。淯水又東南逕士林東。戍名也。戍有邸閣。水左有豫章大陂。下灌良疇三千許頃也。**西過鄧縣東。**縣故鄧侯吾離之國也。楚文王滅之。秦以為縣。淯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於朝陽縣。東南流逕鄧縣故城南。習鑿齒襄陽記曰。楚王至鄧之濁水。去襄陽二十里。即此水也。濁水又東逕鄧塞者。即鄧城東南小山也。方俗名之為鄧塞。昔孫文臺破黃祖於其下。濁水東流注于淯水。又南逕鄧塞東。又逕鄾城東。古鄾子國也。蓋鄧之南鄙也。昔巴子請楚與鄧為好。鄾人奪其幣。即是邑也。司馬彪以為鄧之鄾聚也。南入于淯

濦水出濦強縣南澤中。東入潁。濦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流注于潁水而亂流。東南逕臨潁縣西北。小濦水出焉。東逕臨潁縣故城北。濦水又東逕濦陽城北。又東逕濦強縣故城南。建武元年。世祖封銚化時單堅鐔

為侯國。濦水東為陶陂。余案濦陽城在濦水南，然則此城正應為濦陰城。而有濦陽之名者，明在南猶有濦水，故此城以陽為名矣。穎水之南有二濆。其南濆東南流，歷臨潁亭西，東南入汝。今無水也。疑即濦水之故瀆矣。汝水於奇頟城汝別東派，時人謂之大濦水。東北涌，枝瀆右出，世謂之死汝也。別汝入東北，逕召陵城北，練溝出焉。別汝又東，汾溝出焉。別女又東逕征羌城北，水南有分陂，俗音糞，汾水自別汝東注，而為此陂，水積征羌城北四五里，方三十里許，漬左合小濦水。水上承狼陂，南流名曰䈄水，清陵陂水自陂東注之，東廻又謂之小濦水，而南流注于大濦水。大濦水取稱，蓋藉濦沿注而總受其目矣。又東逕西華縣故城南，又東逕汝陽縣故城北，東注于潁。**灈水出汝南吳房縣西北奧山，東過其縣北，入于汝。**縣西北有棠溪城，故房子國。春秋定公五年，吳王闔閭弟夫概奔楚，封之於棠溪，故曰吳房也。漢高帝八年，封莊侯楊武為侯國。建武中，世祖封泗水王歙子華為棠溪侯。山溪有白羊淵，淵水舊出山羊，漢武元封二年，白羊出北淵，寓牧者禱祀之，俗禁柏手，嘗有羊出水，野姆驚仆，自此絕焉。淵水下合灈水。灈水東逕灈陽縣故城西，東流入瀙水，亂流逕其縣南。世祖建武元年封吳漢孫旦為侯國。其水又東入于汝水。**瀙水出潕陰縣東上**

界山，山海經謂之瀙水也。郭景純言，或曰視宜為瀙。出蔵山。許慎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而東與此水合。水出潕陰縣旱山，東北流注瀙。瀙水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熱之山，東北流入于瀙。瀙水又東，渝水注之。水出宣山，南東流注瀙水。瀙水又東得奧水口。水西出奧山，東入于瀙水也。**東過吳房縣南，又東過灈陽縣南，**應劭曰：灈水出吳房縣，東入瀙。縣之西北，即兩川之交會也。**又東過上蔡縣南，東入汝。**

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東過其縣南。山海經曰：朝歌之山，潕水出焉，東流于滎。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滎水上承緒水，東流，左與西遼水合。又東東遼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於潕陰縣北，左會無水之道，積而不出其縣南，其故城在山之陽。漢光武建武中，封岑彭為侯國，漢以為陽山縣。魏武與張繡戰于宛，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公傷右臂，引還潕陰，即是地也。城之東有馬仁陂，郭仲產曰：陂在沘陽縣五十里，蓋地百頃，其所周溉田萬頃，隨年變種，境無儉歲。陂水三周其隍，故瀆自隍西南而會於沘潕水。不得復逕其南也。且邑號潕陰，故無出南之理，出南則為陽也，非直不究，又不思矣。潕水又東北，可水注之。水出雉衡東山，南逕建城東，建當為卷，字讀誤耳。郡國志云：葉縣有卷城。其水又東流入于潕。潕水東北逕于

東山西，西流入潕。潕水之左，即黃城山也。水出黃城山，東北逕方城。郡國志曰：葉縣有方城。郭仲產曰：苦菜、于東之間有小城，名方城，東臨溪水，尋此城致號之由，當因山以表名也。苦菜即黃城也。及于東，通為方城矣。世謂之方城山。水東流注潕水。故地理志曰：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於此也。盛弘之云：葉東界有故城，始犨縣，東至瀙水，達沘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云鄭縣有故城一面，未詳里數，號為長城，即此城之西隅，其間相去六百里，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答齊桓公云：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郡國志曰：葉縣有長城曰方城，指此城也。潕水又東北歷舞陽縣故城南，漢高祖元年封樊噲為侯國也。**又東過西平縣北。**縣故柏國也。春秋左傳所謂江黃道柏方睦於齊也。漢曰西平，其西呂墟，即西陵亭也。西陵平夷，故曰西平。漢宣帝甘露二年，封丞相于定國為侯國。王莽更之曰新亭。晉太康地理志曰：縣有龍泉水，可以砥礪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矣。是以龍泉之劍為楚寶也。縣出名金，古有鐵官。**又東過郾縣南，**郾縣故城在北，遠矣。不得過。**又東過定顯縣北，東入于汝。**漢安帝永初二年，分汝南郡之上蔡縣

置定穎縣。延光中，以陽翟郭鎮之為尚書令，封定穎侯，即此邑也。**溳水出蔡陽縣。**溳水出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峯曰懸鉤，處平懸眾阜之中，為諸嶺之秀。山下有石門，夾鄣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又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冰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幽穴潛遠，行者不極窮深。而穴內常有風勢，火無能以經久故也。溳水出于其陰，初流淺狹，遠乃寬廣，可以浮舟栰，巨川矣。時人以溳水所導，故亦謂之為溳山矣。溳水東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溳，謂之小溳水，而亂流東北逕上唐縣故城南，本蔡陽之上唐鄉，舊唐侯國。春秋定公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霜馬，子常欲之，不與，止之三年。唐人竊馬而壁之，子常歸唐侯，是也。溳水又東，均水注之。水出洪山，東北流逕土山北，山上土山，又東北流入于溳水。溳水又屈而東南流，**東南過隨縣西。**縣故隨國矣。春秋左傳所謂漢東之國隨為大者也。楚滅之，以為縣。晉武太康中立為郡。有溠水出縣西北黃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㵐水出桐柏山之陽，呂忱曰：水在義陽。㵐水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流，注于溠。溠水又東南逕隨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

溠。軍臨于隨。謂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溠水又南與義井水合。水出隨城東南井泉。嘗涌溢而津注。冬夏不異。相承謂之義井。下流合溠。溠水又南流注于溳。溳水又會于支水。水源亦出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溳。溳水又逕隨縣南隨城山北而東南注。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逕水出隨郡永陽縣東石龍山西北。流南廻逕永陽縣西。歷横尾山。即禹貢之陪尾山也。逕水又西南至安陸縣故城西。故溳城也。因岡為墉。峻不假築。溳水又南逕石巖山北。昔張昌作亂於其下。籠彩鳳以惑衆。晉大安二年。鎮南將軍劉弘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清水。昌敗。追斬於江涘。即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溳水又東南流而右會富水出竟郡新市縣東北大陽山。水有二源也。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東。前漢末。王匡王鳳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古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洑水也。又西南流逕杜城西。新市縣治也。郡國志以為南新市也。中山有新市。故此加南。分安陸立縣。又王匡中興初舉兵於縣。號曰新市兵者也。富水又東南流于安陸界。左合上山水。世謂之章水。水出上山南。逕隨郡平林縣故城西。俗謂之將陂城。與新市接界。故中興之始。兵有新市平林之號。又南流右入富水。富水又東入于溳。溳水又逕新城南。永和五年。晉大司馬桓溫築溳水右會温水。温水出竟陵之新陽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湍淨可愛。晴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燖鷄。洪流百餘步。冷若寒泉。東南流注于溳水。又右得漳水。水出江夏郡之曲陵縣西北。漳山東南流逕其縣南。縣治石潼故城。城圓而不方。東入安陸注于溳水。又東南入于夏。溳水又南分為二水。東通灄水。西入于沔。謂之溳口也。漻水出江夏平春縣西。漻水北出大義山。南至厲鄉西。賜水入焉。水源東出大紫山。分為二水。一水西逕厲鄉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傳云。是神農所生處也。故禮謂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書所謂神農既誕。九井自穿。謂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則衆水動。井今堙塞。遺穿髣髴存焉。亦云賴鄉。故賴國也。有神農社。賜水西南流入于漻。即厲水也。賜厲聲相近。宜為厲水矣。一水出義鄉西。南入隨。又注漻。漻水又南逕隨縣注安陸也。南過安陸入于溳。　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山即蘄山也。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蠻為五水蠻。

五水也。謂巴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為居。阻藉山川。世為抄暴。宋世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伐蠻夷。即五水蠻也。南過其縣西。晉改為蘄陽縣。縣徙江州。置大陽戍。後齊安郡移治於此也。又南至蘄口。南入于江。蘄水南對蘄陽洲。入于大江。謂蘄口。洲上有蘄陽縣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八賄

水（水經十三）

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俗謂之爲檀山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其水歷山委注而絡其縣矣。北過其縣東。縣故吳也。春秋左傳襄公二十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是也。晉書地道記云。在安豐縣之西南。即其界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出雩。又北過安豐縣東。決水自雩婁縣北逕雞備亭。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吳敗諸侯之師于雞父者也。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王莽之美風也。世祖建武八年封大將軍涼州牧竇融爲侯國。晉立安豐郡。決水自縣西北流逕蓼縣故城東。又逕其北。漢高帝六年封爲孔。侯國也。世謂之決水也。水又西北灌水注之。其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鄉大蘇山。即注水也。許慎曰。出雩婁縣。俗謂之澮水也。褚先生所謂神龜出于江灌之間。嘉林之中。蓋謂此水也。灌水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也。故地理志曰。決水北至蓼入灌。灌水於蓼亦入決。春秋宣公八年。冬。楚公子滅蓼。六。臧文仲聞之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

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決水又北。右會陽泉水。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故陽泉鄉也。漢靈帝中。封太尉黃琬爲侯國。又西北流。左入決水。謂之陽泉口也。又北入于淮。俗謂之決口。非也。斯決灌之口矣。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脉水尋經。方知決口。蓋灌澮聲相倫。習俗害真耳。泚水出廬江灊縣西南霍山東北。灊者山水名也。開山圖。灊山圍繞大山爲霍山。郭景純曰。灊水出焉。縣即其稱矣。春秋昭公二十七年。吳因楚喪圍灊是也。地理志曰。泚水出泚山。不言霍山。泚字或作淠。淠水又東北逕博安縣。泄水出。東北過六縣東。淠水東北。右會蹹鼓川水。水出東南蹹川。西北流。左注淠水。淠水又西北逕馬亭城西。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咎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即皐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漢高帝元年。別爲衡山國。五年屬淮南。文帝十六年。復爲衡山國。武帝元狩二年別爲六安國。王莽之安風也。漢書所謂以舒屠六。晉太康三年。廬江郡治。淠水又西北分爲二水出焉。又北逕五門亭西。西北流逕安豐縣故城西。晉書地道記。安豐郡之屬縣也。俗名之曰安城矣。又北會濡水。亂流西北注之。北入于淮。水之決會。謂之泚口也。泄水出博安縣。博安縣。地理志之博鄉縣也。王莽以爲揚陸矣。泄水自縣上承北水於麻步川。西北歷山濡溪。謂之濡水也。北過芍陂西與泚水合。泄水自濡溪北。安風縣北流注于淠。一謂之其濡口。西北入于淮。亂流同歸也。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廣陽鄉西。呂忱字林曰。肥水出良餘山。俗謂之連枷山。亦或以爲獨山也。北流分爲二水。施水出焉。肥水又北逕荻城東。又北逕荻丘東。右會施水。枝津首受施水於合肥縣城東。西流逕成德縣。注于肥水也。肥水別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肥水自荻丘北逕成德縣故城西。王莽更之曰平阿也。又北逕芍陂東。又北逕死虎塘東。芍陂瀆上承井門。與芍陂更相通注。故經言入芍陂矣。肥水北右合閼澗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流逕浚遒縣西。水積爲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虎亭南。夾橫塘西注。宋太始初。豫州司馬劉順帥衆八千據其城地。以拒劉勔。杜叔寶以精兵五千送粮死虎。劉勔破之。此塘水分爲澗。二洛澗出焉。閼澗水注之。水受芍陂。陂水上承澗水於五門亭南。別爲斷神水。又東北流逕五門亭東。亭爲二水之會也。斷神水又東北逕神迹亭東。又北謂之豪水。雖廣異名。事實一水。又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爲湖。謂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魏太尉王陵與吳將張休戰於芍陂。即此處也。陂有

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爲香門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又北分爲二水。一水東注黎漿。黎漿水東逕黎漿亭南。文欽之叛。吳軍北入。諸葛緒拒之於黎漿。即此水也。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又北過壽春縣東。肥水自黎漿北逕壽春縣故城東。爲瀨津。津側又有謝堂北亭。迎送所薄。水陸舟車是焉。萃止。又西北左合東溪。溪水引瀆。北山西南流逕導公寺西。寺側因溪建刹五層。屋宇閑敞。崇虛攜覺也。又西南流注于肥。肥水又西逕東臺下。臺即壽春外郭東北隅。阿之榭也。東側有一湖。三春九夏。紅荷覆水。引瀆城隍。水積成淖。謂之東臺湖。亦肥南播也。肥水西逕壽春縣城北。右合北溪。水導北山泉源下注。漱石頹隍。水上長林插天。高柯負日。出於山林精舍。右山淵寺左。道俗嬉遊。多萃其下。內外引汲。泉同七淨。溪水沿注西南。逕陸道士解南精廬。臨側川溪。大不爲廣。小足閑居。亦勝境也。溪水沿注于肥水。北入于淮。肥水又西分爲二水。右即肥之故瀆。遏爲船官湖。以置舟艦也。肥水左瀆。又西逕石橋門北。亦曰草市門。外有石梁。渡北洲。洲上有西昌寺。寺三面阻水。佛堂設三像。真容妙相。相服精煒。是蕭武帝所立也。寺西即船官坊。倉北郭水。是昔是作。湖北對八公山。山無樹木。唯童阜耳。山上有淮南王劉安廟。劉安是漢高帝之孫。厲王長子也。折節下士。篤好儒學。養方術之徒數十人。皆爲俊異焉。多神仙祕法鴻寶之道。忽

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希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住衰之術未敢相聞八公咸變成童王甚敬之八士並能鍊金化丹出入無間乃與安登山埋金於地白日昇天餘藥在器雞犬舐之者俱得上昇其所昇之處踐石皆陷人馬跡存焉故山即以八公為目余登其上人馬之跡無聞矣惟廟像存焉廟中圖安及八士像皆坐床帳如平生被服纖麗咸羽扇裙帔巾壺枕物一如常居廟前有碑齊永明十年所建也山有隱室石井即崔琰所謂余下壽春登北嶺淮南之道室八公石井在焉亦云左吳與王春傅生等尋安同詣玄洲還為著記號曰八公記都不列其雞犬昇空之事矣案漢書安反伏誅葛洪明其得道事備抱朴子及神仙傳肥又左瀆芍陂瀆瀆水自黎漿分水引瀆壽春北逕芍陂門右北入城昔鉅鹿時苗為縣長是其留犢處也瀆東有都亭亭之左道北有宋司空劉勔廟宋元徽二年建于東鄉孝義里廟前有碑時年碑功方剗齊永明元年方立沈約文書言太始元年豫州刺史殷琰反明帝假勔輔國將軍討之琰降不犯秋毫百姓來蘇生為立碑史遺其賢建元四年故吏顏幼明為其廟銘故左雁堤為廟謂夏侯敦友為廟頌並附刊于碑側瀆水又北逕相國城東劉武帝伐長安所築也堂宇廳館仍故以相國為名又北出城注肥水又西逕金城北又西左合羊頭溪水水受芍陂西北歷羊頭溪謂之羊頭澗水北逕熨湖左會烽水瀆瀆受淮於烽村南下注羊頭溪側逕壽春城西又北歷象門自沙門北出金城西門逍遙樓下北注肥瀆肥水北注舊瀆之橫塘為玄康南路肥道左通船官坊也肥水逕玄康城西北流水北出際有曲水堂亦嬉遊所集也又西北流昔在晉世謝玄北禦苻堅祈八公山及置陣於肥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咸為人狀此即故戰敗處非八公之靈有助蓋苻氏將亡之惑也肥水又西北注于淮是曰肥口也**施水亦從廣陽鄉東南入于湖**施水受肥於廣陽鄉東南流逕合肥縣應劭曰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合故曰合肥闞駰亦言出沛國城父東至此合為肥余案川殊派別無沿注之理方知應闞二說非實證也蓋夏水暴長施合於肥故曰合肥也非謂夏水自城父東注合肥縣城南居四水中東又有逍遙津水上舊有梁孫權之攻合肥也張遼敗之於津北橋不撤者兩版權與甘寧蹴馬趍津谷利自後著鞭助勢遂得渡梁凌統被鎧落水後到追亡流涕津渚施水又東分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陽淵施水又東逕湖口戍東注巢湖謂之施口也**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淮山東南過臨沮縣界**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高峯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云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高誘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沮水東南流逕沮陽縣東南縣有潼水水東逕其縣南下入沮水沮水又東南逕汶陽郡北即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居郡下城故新城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西表悉重山也沮於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泉甚靈潔至於炎陽有亢陰雨時以穢物投之輒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為名尋源浮溪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樓傾崖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游者常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林徒栖托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廬焉青溪又東流入于沮水沮水又屈逕其縣南晉咸和中為沮陽郡治也沮水又東南逕當陽縣北縣城因岡為阻北枕沮川其故城在東一百四十里謂之東城在綠林長阪南長阪即張益德橫矛處也沮水又東南逕驢城西磨城東又南逕麥城西昔關雲長詐降處自此遁歿傳云子胥造驢磨二城以攻麥邑沮水又南逕楚昭王墓東對麥城故王仲宣之賦登樓云西接昭丘是也沮水又南與漳水合焉**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沮水又東南逕長城東又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沮口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東南過蓼亭又東過章鄉南**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沶鄉縣界雖群峯競舉而荊山獨秀漳水東南流又屈西南逕編縣南縣舊東北一百四十里高陽城西南移治許茂故城城南臨漳水又南歷臨沮縣之漳鄉南昔關羽保麥城詐降而遁潘璋斬之於此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逕于麥城東王仲宣登其東南隅臨漳水而賦之曰夾清漳之通浦倚曲沮之長洲是也漳水又南洈水注之山海經曰洈水出東北宜諸之山而流注于漳水**又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沮**地理志曰禹貢東條荊山在臨沮縣之東北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注于沔非也今漳水於當陽縣之東南一百里餘而右會沮水也**夏水出江流于江陵縣東南**江津豫章口東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謂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也龍門即郢城之東門也**又東過華容縣南**縣故容城矣春秋魯定公四年許遷于容城是也北臨中夏水自縣東北逕成都郡故城南晉永嘉中西蜀阻亂割華容諸城為穎王都夏水又逕交趾太守胡寵墓北漢太傅廣身陪陵而此墓側有廣碑故世謂廣冢非也其文言是蔡伯喈之辭歷范西戎墓南王隱晉書

（地道記曰陶朱冢在華容縣樹碑云是越之范蠡晉太康地記盛弘之荊州記劉澄之記並言在縣之西南郭仲產言在縣東十里檢其碑題云故西戎令范君之墓碑文缺落不詳其人稱蠡是其先也碑是永嘉二年立觀其所述最為究悉以親逕其地故違衆說從而正之水又東逕監利縣南晉武帝太康五年立縣土卑下澤多陂池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矣韋昭曰雲夢在華容縣按春秋魯昭公三年鄭伯如楚子產備田具以田江南之夢郭景純言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苞勢廣矣夏水又東夏楊水注之水上承楊水於竟陵縣之柘口東南流與中夏水合謂之夏楊水又東北逕江夏惠懷縣北而東北注）又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應劭十三州記曰江別入沔為夏水源夫夏之為名始於分江冬竭夏流故納厥稱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當其決入之所謂之堵口焉鄭玄注尚書滄浪之水言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劉澄之著永初山川記云夏水古文以為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按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余亦以為非也自睹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于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即夏口矣）羌水出羌中參狼（彼俗謂之天池白水矣地理志曰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天池五百餘里水又東南逕宕昌婁川城東南北注羌水昔姜維之還隴右也聞鍾會入漢中引還知雍州刺史諸葛緒屯橋頭從此谷將出北道緒邀之此路維更從此道還橋頭入劍閣緒追之不及羌水又東南陽部水注之水發東北陽部溪西南逕安民戍又西南注羌水又東南逕武階城西南又東南段盧城西羊湯水入焉水出西北陰平北界湯溪東南逕北部城北又東南逕三部城南東南右妾水合傍西南出即水源所發也羌水又逕段盧城南逕餘城南又東南左會五部水水有二源出南北五部溪西南流合為一水屈而東南注羌水又東南流至橋頭合白水東南去白水縣故城九十里）又東南至廣魏白水縣與漢水合又東南過巴郡閬中縣又南至墊江縣東南入于江涪水出廣魏涪縣西北（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水西王莽之統陸臧宮進破涪城斬公孫恢於涪自此水上縣有潺水出潺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潺水歷潺亭而下注涪水涪水又東南逕緜竹縣北臧宮溯涪至平陽公孫述將王元降遂拔緜竹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洛郡西溪西南流）

（屈而東西流入于涪涪水又東南逕江由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由廣漢者也涪水又東南逕南安郡南又南與金堂水會水出廣漢新都縣東南流入涪涪水又南枝出焉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南至小廣魏與梓潼合（小廣魏即廣漢縣也王莽更名曰廣信也）梓潼水出其縣北界西南入于涪（故廣漢郡也公孫述改為梓潼郡劉備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為梓潼郡以峻為守縣有五女蜀王遣五丁迎之至此見大蛇入山穴五丁引之山崩壓五丁及五女因是山為五婦山又曰五婦候馳水所出一曰五婦水亦曰潼水也其水導源南逕梓潼縣王莽改曰子同矣自縣西逕涪城東又南入于涪水謂之五婦水口也）又西南至小廣魏縣南入于墊江（亦言涪水至此入漢水昔岑彭與臧宮自江州從涪水上亦謂之為內水也逕墊江公孫述令延岑盛兵於沈水宮左步右騎夾船而進呼動山谷大破岑軍斬首溺水者萬餘人水為濁流沈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也）涔水出漢中南鄭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于沔（涔水即黃水也東北流逕城固南城北城在山上或言韓信始立或言張良創築未知定所制矣義熙九年索遐為梁州刺史自城圍治此故謂之南城城周七里令淵帶谷絕壁百尋北谷口逕城東門傍山尋澗五里有餘棧道登陟方得城治城北水舊有桁北渡涔水水北有趙軍城城北又有桁渡沔取北城城即大成固縣治也黃水右岸有悅歸館涔水歷其北北至沔陽左沔為三水口也）

江水

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東南過其縣北（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矣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江泉源即今所闡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為天谷也秦昭王以李冰為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曰天彭闕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發源濫觴者也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揚雄反離騷云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也）江水自天彭闕東逕汶關而歷氐道縣北（漢武帝元封四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以統之縣本秦始皇置後為昇遷縣也益州記曰自白馬嶺回行二千餘里至龍涸又八十里至西陵縣又南下六十里至石鏡又六十餘里而至北部始百許步又西百二十里至汶山故郡乃廣二百餘步又西南百八十里至濕坂江稍大矣故其精則井絡纏維江漢炳靈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書曰岷山導江泉流深遠盛為四瀆之首廣雅

曰江貢也風俗通曰出珍物可貢獻釋名曰江共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東北百四十里曰味山中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味山卭崍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則凝冰冬則毒寒王子陽按轡處也平但言是中江所出矣郭景純江賦曰流二江於崌崍又東百五十里曰崌山北江所出東注于大江山海經曰崌山江水出焉東注大江其中多怪蛇江水又逕汶江道汶出徼外峨山西玉輪坂下而南行又東逕其縣而東注于大江故蘇代告楚曰蜀地之甲浮船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謂是水也**又有湔水入焉**水出綿道亦曰綿虒縣之玉壘山呂忱云一曰半浣水也下注江**江水又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也郭景純所謂玉壘作東別之標者也縣即汶山郡治劉備之所置也渡江有笮橋江**水又歷都安縣**縣有桃關漢武帝祠李冰作大堰於此堰於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撿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撿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羊摩江灌江西於玉女房下作三石人於白沙郵郵在堰官上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要是以蜀人旱則藉以為溉雨則不遏其流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飢饉沃野千里世號陸海謂之天府也俗謂之都安大堰

亦曰湔堰又謂金堤左思蜀都賦云西踰金堤者也諸葛亮北征以此堰農本國之所資以征丁千二百人主護之有堰官益州刺史皇甫晏至都安屯觀坂從事何旅曰今所安營地名觀上夫在下其徵不祥不從果為牙門張和所殺江水又逕臨邛縣王莽之監邛也縣有火井鹽水昏夜之時光興上照江水又逕江源縣王莽更名邛源也郫江水出焉江水又東北逕郫縣下縣民有姚精者為叛夷所殺掠其二女二女見夢其兄當以明日自沉江中喪後日當至可伺候之果如所夢得二女之尸於水郡縣表異焉江水又東逕成都縣縣以漢武帝元鼎二年立縣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楊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者也風俗通曰秦昭王使李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酒杯但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鬬於江岸傍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鬬大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犯壯健者因名冰兒也秦惠王二十七年遣張儀與司馬錯等滅蜀遂置蜀郡焉王莽改之曰導江也儀築成都以象咸陽晉太康中蜀郡為王國更為成都內史益州刺史治地理風俗記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漢武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啓犍為牂柯越嶲州之墜壞益廣故稱益云初治廣漢之雒縣後

乃徙此故李固與弟圄書曰固今年五十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常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遊其八欲類此子矣初張儀築城取土處去城十里因以養魚今萬頃池是也城北又有龍堤池城東有千秋池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徑通冬夏不竭西南兩江有七橋直西門郫江沖里橋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吳漢入蜀自廣都令輕騎先往焚之橋下謂之石犀淵李冰昔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渠於南江命之曰犀牛里後轉犀牛二頭在府中一頭在市橋一頭沈之於淵也大城南門曰江橋橋南曰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南岸道東有文學始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永平後學堂遇火後守更增二石室後州奪郡學移夷里道西故錦官也言錦工織錦則濯之江流而錦至鮮明濯以佗江則錦色弱矣遂命之為錦里也蜀有迴復水江神嘗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江水東逕廣都縣漢武帝元朔二年置王莽之就都亭也李冰識察水脉穿縣鹽井江西有望穿鑿山渡水結諸陂池故盛養生之饒即南江也又從沖里橋北折曰長升橋城北十里曰升僊橋有送客觀司馬相如將入長安題其門曰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後入邛蜀果如志焉李

冰沿水造橋上應七宿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在七橋連星間漢自廣都乘勝進逼成都與其副劉尚南北相望夾江為營浮橋相對公孫述使謝豐楊軍市橋出漢後襲破漢堅馬落水緣馬尾得出入壁命將夜潛渡江就尚擊豐斬之於是水之陰江北則左對繁田文翁又穿湔洩以溉灌繁田一千七百頃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水又東至南安為壁玉津故左思云東越玉津也**又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縣故大夜郎國漢武帝開道置以為縣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建元六年置王莽更名西順縣曰戢成光武謂之士大夫郡有都江入焉出江源縣首受大江東南流至武陽縣注于江縣下注上舊有大橋廣一里半謂之安漢橋水盛歲壞民苦治功後太守李嚴鑿天社山尋江通道此橋遂廢縣有赤水下注江建安二十九年有黃龍見此水九日方去此縣藉江為大堰開六水門用灌郡下北山昔者王喬所升之山也江水又與文井江會李冰所導也自作道與濛溪分水至蜀郡臨邛縣與布濮水合水出徼外成都西沈黎郡漢武元封四年以蜀郡西部邛作邛理枕斗通天漢四年置都尉主外羌在邛來山表自蜀西渡邛笮其道嶮有弄棟八渡之難揚母

（間路之咀水從縣西南僕來分為二流一水逕其道又東逕臨邛縣入文井水。又井水又東逕江都縣縣濱文井江江上有常氏堤跨四十里有朱亭。亭南有青城山。山上有嘉穀。山下有蹲鴟即芋也。所謂下有蹲鴟至老不飢。卓氏之所以樂遠徙也。文井江又東至武陽縣天社山下入江。其一水南逕越巂邛都縣西東南至雲南郡之青蛉縣。郡本雲山地也。蜀建興三年置。僕水又南逕永昌郡邪龍縣而與貪水合水出青蛉縣上承青蛉水逕業榆縣。又東南至邪龍入于僕。僕水又逕寧州建寧郡州故庲降都督屯。故南人謂之屯下。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歷雙柏縣即水入焉。水出秦臧縣牛蘭山南流至雙柏縣東注僕水。又東至來唯縣入勞水。水出徼外。東逕其縣與僕水合。僕水東至交州交趾郡麋泠縣。南流入于海。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昔岑彭與吳漢泝江水入蜀軍次是地知而惡之。會日暮不移遂為刺客所害。亦謂之平模水曰外水。此地有彭冢。言彭祖冢焉。江水又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懸溉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溉。李冰所平也。縣治青衣江會衿帶二水矣。即蜀王開明故治也。來敏本蜀論曰。荊人鼈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鼈令至汶山下忽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鼈令鑿巫峽通水。蜀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濛溪東南流與涐水合。水出徼外。逕汶江道。呂忱曰。涐水出蜀許慎以為涐水也。從水我聲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故山海經曰。濛水出漢陽西入江灄陽四。）又東南過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注水北流注。（縣本僰人居之。地理風俗記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施。而秦紀所謂僰童之富也者。其邑高后六年城之。漢武帝感相如之言使縣令南通僰道。費功無成。唐蒙南入斬之。乃鑿石開閣以通南中。迄于建寧二千餘里。山道廣丈餘。深三四丈。其鏨之跡猶存。王莽更曰僰治也。山多猶猢似猴而短足。好游巖樹。一騰百步。或三百丈。順往到。來宜若飛。縣有蜀王兵蘭其神作大難江中。崖峻岨險。不可穿鑿。李冰乃積薪燒之。故其處懸巖猶有赤白玄黃五色焉。赤白照水玄黃從僰來至此而止。言畏崖嶼不更上也。益部耆舊傳曰。張真妻黃氏女也。名帛。真乘船覆沒。求尸不得。帛至沒處灘頭仰天而歎。遂自沉淵。積十四日帛持真手於灘下出。時人為說曰。符有光洛僰道有張帛者也。）江水又與符里水合。（水出寧州南

廣郡南廣縣。縣故犍為之屬縣也。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劉禪延熙中分以為郡。導源汾關山北水流。有大涉水注之。出南廣縣北。流注符里水。又北逕僰道入江。謂之南廣口。渚水則未聞也。）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海經曰。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道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常璩云。李水道洛通山水流發瀑口。逕什邡縣。漢高帝六年封雍齒為侯國。王莽更名曰美信縣也。洛水又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漢高帝之為漢王也。發巴渝之士北定三秦。六年乃分巴蜀置廣漢郡於乘鄉。王莽之就信縣曰吾雒也。漢安帝永初二年移治涪城。後洛縣先是洛陽城南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數十年沛國陳寵為守。以亂世多死亡暴骸不葬故也。乃悉收葬之。哭聲遂絕。劉備自涪攻之。龐士元中流矢死於此。益州舊以蜀郡廣漢犍為三蜀。土地沃美人士雋又為一州稱望。縣有沈鄉。去江七里。姜士遊之所居。詩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膾。常以雞鳴遡流汲江。子坐取水溺死。婦恐姑知。稱詩遊學冬夏衣服。實投江流。於是至孝上通。涌泉出其舍側而有江之甘焉。詩有田濱江澤。鹵泉流所溉。盡為沃野。又湧泉之中。旦旦常出鯉魚一雙。以膳為可謂孝悌發於衿寸徽美者於無窮者也。洛水又南逕新都縣。蜀有三都。謂成都廣都此其一焉。與綿水合。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也。又言是洛水。呂忱曰。湔然此二水俱與洛會矣。又逕犍為牛鞞水。昔羅尚乘牛鞞水東征李雄。謂此水也。縣以漢武帝元狩二年置。人東逕資中縣。又逕安漢縣。謂之綿水也。自上諸縣。咸以溉灌。故語曰綿洛為浸沃也。綿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綿水口。亦曰中水。江陽縣枕帶雙流。據江洛會也。漢景帝六年封趙相蘇嘉為侯國。江中有大闕小闕焉。季秋之月。則黃暨魚死濫也。昔世祖微時過江陽縣。有一子。望氣者言江陽有貴兒象。王亦求之而捺殺之。後世祖怨為子立祠於縣。謫其民罰布數世。揚雄琴清英曰。尸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唯[illegible]親。揚聲悲歌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故作子安之操。）江水逕漢安縣北。（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蜀魚鹽家有焉。江陽郡治也。故犍為枝江都尉。建安十八年劉璋立。）江水東逕與石灘。又逕大附灘。（頗歷二險也。）又東過符縣北邪東南鰼部水從符關東北注之。（縣故巴夷之地也。漢武帝建初六年以唐蒙為中郎將。從萬人出巴符關者也。漢武元鼎二年立。王莽之符信矣。縣治安樂水會

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鼈縣北。逕安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縣長趙祉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没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絡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絡乃乘小船至父没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上言。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其鰼部之水。所未聞矣。或是水之殊目。非所究也。**又東北至巴郡江州縣東。强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南流注之。**强水。即羌水也。宕渠水。即潛水渝水矣。巴水出晉昌郡宣漢縣巴嶺山。郡隸梁州。晉太康中立。治漢中。縣南去郡八百餘里。故蜀巴西南流。歷巴中。逕巴郡故城南。李嚴所築大城北。西南入江。庾仲雍所謂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即是水也。江州縣故巴子之都也。春秋桓公九年。巴子使韓服告楚。請與鄧好是也。及七國稱王。巴亦王焉。秦惠王遣張儀等救苴侯於巴。儀貪巴苴之富。因執其王以歸。而置巴郡焉。巴治江州。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為三郡。於江州則永寧郡治也。至建安六年。劉璋納蹇濟之訟。復為巴郡。以嚴顏為守。顏見先主入蜀。歎曰。獨坐窮山。放虎自衛。此即樹心處。巴漢世郡治江州巴水北。北府城是也。後乃徙南城。劉備初以江夏費觀為太守。領江州都督。後都護李嚴更城周一十六里。造蒼龍白虎門。求以五郡為巴州治。丞相諸葛亮不許。竟不果。地勢側險。皆重屋累居。數有火害。又不相容。結舫水居者五百餘家。承三江之會。夏水增盛。壞散顛没。死者無數。縣有官橘官荔枝園。夏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廚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也。縣下又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為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之為江州墮林粉。粉水亦謂之為立水矣。江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常璩仲雍並言禹娶於此。余按群書。咸言禹娶在壽春當塗。不於此也。**又江水東至枳縣西。延江從牂牁郡北流西屈注之。**東逕陽關巴子梁。江之兩岸。猶有梁處。巴之三關。斯為一也。延熙中。蜀車騎將軍鄧芝為江州都督。治此。江水又東右逕黄葛峽。山高險。全無人居。江水又左逕明月峽。東至梨鄉。歷鷄鳴峽。江之兩岸有枳縣治。華陽記曰。枳縣在江州巴郡東四百里。治涪陵水會。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後津。分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云涪陵水也。其水南導武陵郡。昔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延熙中。鄧芝伐徐巨。射玄猨於是縣。猨自拔矢。卷木葉塞射瘡。芝歎曰。傷物之生。吾其死矣。江水又東逕涪陵故郡北。後乃并巴郡。遂罷。省江又東逕文陽灘。灘險難上。江

水又東逕漢平二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屆于積石。東為桐柱灘。**又逕東望峽。東歷平都。**峽對豐民洲。舊巴子別都也。華陽記曰。巴子雖都江州。又治平都。即此處也。有平都縣。為巴郡之隸邑矣。縣有天師治。兼建佛寺。甚清靈。縣有市肆。四日一會。**江水右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江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華陽記曰。縣在枳東四百里。東接朐忍縣。有鹽官。自縣北入鹽井溪。有鹽井營戶溪注溪井水。**江水又東得黃華水口。**江浦也。**左逕石城南。**庾仲雍曰。臨江至石城黃華口一百里。**又東至平洲。**洲上多居民。**又東逕壤塗而歷和灘。又東逕界壇。**是地巴東之西界。益州之東境。故得是名也。又東逕魚復縣南。夷水出焉。**江水又東右得將龜溪口。**華陽記曰。朐忍縣出靈龜。咸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出自此溪也。**江水又東南會北集渠。**二溪水源涪陵縣界。謂之于陽溪。北流逕巴東郡之南浦僑縣西。溪夾側鹽井三口。相去各數十步。以木為桶。徑五尺。修煑不絕。溪水北流注於江。謂之南集渠口。亦曰于陽溪口。北水出新浦縣北高梁山分溪。南流逕其縣西。又南一百里入朐忍縣。南入于江。謂之北集渠口。別名班口。又曰分水口。朐忍尉治此。**江水又右逕汜溪口。**蓋江汜決入也。**江水又東逕石龍。**而至于博陽二村之間。有盤石廣四百丈。長六里。而復蹈于峽塞江川。夏没冬出。基亘通渚。**又東逕羊腸虎臂灘。**楊亮為益州至此而覆。懲其波瀾。蜀人至今猶名之為使君灘。**江水又東彭水注之。**水出巴渠郡獠中。東南流逕漢豐縣東。清水注之。水導源西北巴渠縣東北巴嶺南獠中。即巴渠水也。西南流至其縣。又西入峽。檀井溪水出焉。又西逕山至漢豐縣東。而西注彭溪。謂之清水口。彭溪又入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至于江。謂之彭溪口。**江水又東右逕朐忍縣故城南。**常璩曰。縣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縣治故城。跨其山阪。南臨大江之南岸。有方山。山形方峭。枕側江濆。**江水又東逕瞿巫灘。**即下瞿灘也。又謂之博望灘。左則湯溪水注之。水源出縣北六百餘里上庸界。南流歷之縣。翼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矣。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石。煑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煑之水竭鹽成。蓋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湯溪下與檀溪水合。上承巴渠水。巴渠南歷檀井溪之檀井水。下入湯水。湯水又南入于江。名曰湯口。**江水又逕東陽灘。**江上有破石。故亦通謂之破石灘。苟延光没處也。常璩曰。水道有東陽下瞿數灘。山有大小石城。雲壽木及橘圃也。故地理志曰。縣有橘官有民市。

江水又逕魚復縣之故陵（舊郡治故陵溪西二里故陵村溪即永谷也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甒白黃實甚芬香爾雅之所謂楙也）江水又東爲落牛灘逕故陵北（江側有六大墳庾仲雍曰楚都丹陽所葬亦猶枳之陵矣故以故陵爲名也有魚復尉戍此江之巴左岸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郡出名酒村側有溪溪中多靈壽木中有魚其頭似羊豐肉少骨美於餘魚溪水伏流逕平頭山内通南浦故縣陂湖其地平曠有湖澤中有菱芡鯽鴈不異外江凡此等物皆入峽所無地密惡蠻不可輕至）江水又右逕夜清而東歷朝陽道口（有縣治治下有市十日一會）江水又東左逕新市里南（常璩曰巴舊立市於江上今新市里是也）江水又東右合陽元水口（水口出陽縣西南高陽山東東北流逕其縣南東北流内水注之水發縣東南柏枝山山下有内穴穴方數丈中有嘉魚常以春末遊渚冬初入穴抑亦褒漢丙穴之類也其水北流入高陽溪溪水又東北流注於江謂之陽元水口）江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備終於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其間平地可二十許里江山迴闊入峽所無城周十餘里背山面江頹墉四毀荆棘成林左右民多墾其中）江又東逕諸葛亮圖壘南（石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江水又東逕赤岬城西（是公孫述所造因山據勢周迴七里一百四十步東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南連基白帝山甚高大不生樹木其石悉赤土人云如人袒胛故謂之赤岬山淮南子曰傍徨於山岬之旁注曰岬山旁也郭仲産曰斯名將因此而興矣）江水又東逕魚復縣故城南（故魚國也春秋左傳文公十六年庸與群蠻叛楚莊王伐之七遇皆北唯魚人逐之是也地理志江關都尉治公孫述名之爲白帝取其王巴蜀章武二年劉備爲吳所破改白帝爲永安巴東郡治也漢獻帝初平元年分巴爲三郡以魚復爲故陵郡趙亂拆劉璋改爲巴東郡治白帝山城周回二百八十步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其間平處南北相去八十五丈東西七十丈又東傍東瀼溪即以爲隍西南臨大江闚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爲路羊腸數四然後得上益州刺史鮑陋鎮此爲譙道福所圍城裏無泉乃南開水門鑿石爲函道上施木天公直下至江中有似嶔臂相牽引汲然後得水水門之西江中有孤石爲淫預石冬出水二十餘丈夏則沒亦有裁出矣縣有夷溪即佷山清江也經所謂夷水出焉）江水又

東逕廣溪峽（斯乃三峽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天旱燃火崖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即降雨常璩曰縣有山澤水神旱時鳴鼓請雨則必應嘉澤蜀都賦所謂應鳴鼓而興雨也峽中有瞿塘黃龍二灘夏水迴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饗薦不輟此峽多猨猨不生北岸非惟一處或有取之放著北山中所不聞聲將同狢獸渡汶而不生矣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者又東出江關入南郡界）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捍關廩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昔巴楚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秦兼天下置立南郡自巫上皆其城也又東逕巫縣南鹽水從縣東南注流之）江水又東烏飛水注之（水出天門郡漊中縣界北流逕建平郡沙渠縣南又北流逕巫縣南西北歷山道三百七十里注于江謂之烏飛口）江水又東逕縣故城南（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吳孫休分爲建平郡治巫城城緣山爲墉周十二里一百一十步東西北三面皆帶傍深谷南臨大江故謂之夔國也）江水又東巫溪水注之（溪水導源梁州晉興郡之宕渠縣東入南逕建平郡泰昌縣南又北井縣西東轉歷其縣北井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鹽水下通巫溪溪水是兼鹽水之稱矣溪水又南屈逕巫縣東縣之東北三百步有聖泉謂之孔子泉其水飛清石穴潔並高泉下注溪水溪水又南入于大江）江水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産云按地理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郡縣居治無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箄或方似屋若此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湍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頹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爲竦桀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峰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群山並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海經曰夏后啓之臣曰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是請生居山上郭景純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屬巴丹山西即巫山者也又帝女居焉宋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寔爲靈芝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旦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早視之果如其言故爲立廟號朝雲焉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

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泝阻絶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迴清倒影絶巘多生檉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岫傳響哀轉久絶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東逕石門灘**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劉備為陸遜所破是遵此門追者甚急備乃燒斷鎧道孫桓為遜前驅奮不顧命斬上夔道截其要徑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於此遂發憤而薨矣**又東過秭歸縣之南**縣故歸鄉地理志曰歸子國也樂緯曰昔歸典叶聲律宋忠曰歸即夔歸鄉蓋夔鄉矣古楚之嫡嗣有熊摯者以廢疾不立而居于夔為楚附庸後王命為夔子春秋僖公二十六年楚以其不祀滅之者也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秭歸即秭歸所謂女須嬋媛以詈余也縣城東北依山即坂周迴二里高一丈五尺南臨大江古老相傳謂之劉備城蓋備征吳所築也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縻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里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須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秭歸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指謂此也**江水又東逕城北**其城憑嶺作固二百一十步夾溪臨谷據山枕江北對丹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絶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楚子熊繹始封丹陽之所都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論者云尋吳楚悠隔纜縷荊山無容遠在吳境是為非也又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間蓋為徵矣**江水又東南逕夔城南**跨據川阜周回一里百一十八步西北背枕深谷東帶鄉溪南側大江城內西北角有金城東北角有負土壍西南角有石井口徑五尺熊摯始治巫城後疾移此蓋夔徙也春秋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者也服虔曰在巫之陽秭歸歸鄉矣**江水又東逕歸鄉縣故城北**袁崧曰父老傳言原既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曰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儁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信歟余謂袁崧此言可謂因事而立證恐非名縣之本旨矣縣城南面重嶺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溪源出縣東南數百里西北入縣逕狗峽西峽崖龕中石隱起有狗形形狀具足故以狗

名峽鄉口溪又西北逕縣下入江謂之鄉口也**江水又東逕信陵縣南**臨大江東傍深溪溪源北發梁州上庸縣界南流逕縣下而注于大江也**江水又東過夷陵縣南**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冷峽峽甚高峻即宜都建平二郡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俗傳兩郡督郵爭界於此宜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為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插竈下**江之左岸絶岸壁立數百丈飛鳥所不能棲有一火燼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燼插之巖側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竈也**江水又東流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倐忽淪沒別無期袁崧曰自蜀至此五千餘里下水五日上水百日也**江水又東逕宜昌縣北**分夷道佷山所立也縣治江之南岸北枕大江與夷陵對界宜都記曰渡流頭灘十里便得宜昌縣也**江水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人灘水至峻峭南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嵚崟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絶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紆深迴望如一矣**江水又東逕西陵峽**宜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絶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絶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耳聞之不如親見矣其疊崿秀峯奇構異形固難以辭敘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映彌習彌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己於古矣**江水歷禹斷江**南峽北有此谷村兩山間有水清深潭而不流人言昔是大江及禹治水此江小不足瀉水禹更開今峽口水勢并衝此江遂絶于今謂之斷江也**江水出峽東南流逕故城洲**州附北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吳西陵督步騭所築也孫皓鳳凰元年騭息闡復為西陵督據此城降晉遣太傅羊祜接援未至為陸抗所陷也**江水又東逕陸抗故城北**城既此為墉四面大險江南岸有山孤秀從江中仰望壁立峻

紀。袁崧為郡，嘗登之矚望焉。故其記云。今自山南上至其嶺。嶺容十許人。四面望諸山。略盡其勢。俯臨大江。如縈帶焉。視舟如鳧鴈矣。北對夷陵縣之故城。城南臨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戰而燒夷陵者也。應劭曰。夷山在西北。蓋因山以名縣也。王莽改曰居利。吳黃武元年更名西陵也。後復夷陵縣。北三十里有石穴。名曰馬穿。嘗有白馬出穴食人。逐之入穴。潛行出漢中。漢中人失馬。亦嘗出此穴。相去數千里。袁崧言。江北多連山。登之望江南諸山。數十百重。莫識其名。高者千仞。多奇形異勢。自非煙褰雨霽不辨見此遠山矣。余嘗往返十許過。正可再見遠峯耳。江水又東逕白鹿巖。崧江有峽壁百餘丈。猨所不能遊。有一白鹿陵峭登崖。乘巖而上。故世名此巖有白鹿上。江水又東歷荊門虎牙之門。荊門在南。上合下開。開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並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勢急峻。故郭景純江賦曰。虎牙桀豎以屹崒。荊門闕竦而盤礡。圓淵九迴以懸騰。湓流雷呴而電激者也。漢建武十一年。公孫述遣其大司徒任滿、翼江王田戎。將兵數萬。據險為浮橋。橫江以絕水路。營壘跨山以塞陸道。光武遣吳漢、岑彭將六萬人擊荊門。漢等率舟師攻之。直衝浮橋。因風縱火。遂斬滿等矣。又東南過夷道縣北。夷水從佷山縣南東北

注之。夷道縣。漢武帝伐西夷。路由此出。故曰夷道矣。王莽更名江南。桓溫父名彝。改曰西道。魏武臨江。分南郡置臨江郡。劉備改曰宜都郡。郡治在縣東四百步。故城。吳丞相陸遜所築也。為二江之會也。北有湖里淵。淵上橘柚蔽野。桑麻闇日。西望佷山諸嶺。重峯疊秀。青翠相臨。時有丹霞白雲遊曳其上。城東北有望堂。地特峻。下臨清江。遊矚之名處也。縣北有女觀山。厥處高顯。回眺極目。古老傳言。昔有思婦。夫官於蜀。屢愆秋期。登此山絕望。憂感而死。山木枯悴。鞠為童枯。鄉人哀之。因名此山為女觀焉。葬之山頂。今孤墳尚存矣。又東過枝江縣南。沮水從北來注之。江水又東逕上明城北。北晉大元中。苻堅之寇荊州也。刺史桓沖徙渡江南。使劉波築之。移州治也。城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州上。故以枝江為稱。地理志曰。江沱出西南。東入江是也。其民古羅徙。羅故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於長沙。今羅縣是矣。縣西三里有津鄉。津鄉里名也。春秋莊公十九年。巴人伐楚。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鄉。應劭曰。南郡江陵有津鄉。今則無聞矣。郭仲產云。尋楚禦巴人。枝江是其塗。便此津鄉殆即其地也。盛弘之曰。縣舊治沮中。後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縣左右有數十洲。槃布川中。其百里洲最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自縣西至上

明。東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不百。故不出王者。桓玄有問鼎之志。乃增一洲以充百數。僭號數旬。宗滅身屠。及其傾敗。洲亦消毀。今上在西。忽有一洲自生。沙流迴薄。成不淹時。其後未幾。龍飛江漢矣。縣東二里有縣人劉凝之故宅。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詮女。亦能安貧。宋元嘉中。夫妻隱于衡山。終焉而不返矣。縣東北十里土臺北岸。有迤洲。長十餘里。義熙初。武烈王斬桓謙處。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有道士范僧猜廬。自言巴東人。少遊荊土。而多盤桓縣界。惡衣麤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欲見。欻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遷蹤諸洲。而有人來嘗見其濟涉也。後東遊廣陵。卒於彼土。傳本洲無定止處。宿憩一小巷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頌。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為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逾境。百姓追美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世令猶謂之為白虎王。江水又東會沮口。楚昭所謂江、漢、沮、漳。楚之望也。又南過江陵縣南。縣江有洲。號曰枝迴洲。江水自此兩分而為南北江也。北江有故鄉洲。元興之末。桓玄西奔。

祐之與參軍費恬射玄於此洲。玄子昇年六歲。輒拔去之。王韶之云。玄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麤粥。咽不下。昇抱玄胸撫之。玄悲不自勝。至此。益州都護馮遷斬玄於此洲。斬昇於江陵矣。下有龍洲。洲東有寵洲。二洲之間。世擅多魚矣。漁者投罟歷網。往往絓絕。有潛客泳而視之。見水下有兩石牛。嘗為罾害矣。故漁者莫不擊浪浮舟。鼓枻而去矣。其下謂之郝里洲。洲有高沙湖。湖東北有小水通江。名曰曾口。江水又東逕鷰尾洲北。合靈溪水。水無泉源。上承散水。合成大溪。南流注江。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故戍得其名矣。江水東得馬牧口。江水斷洲通會。江水又東逕江陵縣故城南。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蓋即荊山之稱。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處荊山。以供王事。遂遷紀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矣。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郢。以漢南地而置南郡焉。周書曰。南。國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爭權。君弗能制。南氏用分為二南國也。韓嬰敘詩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所謂禹自塗山南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後漢景帝以為臨江王榮國。王坐侵廟壖地為宮。被徵。升車出北門而軸折。父老竊流涕曰。吾王不還矣。自後北門不開。蓋由榮非理終也。漢景帝二年改為江陵縣。王莽更名南順。

縣曰江陵。舊城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杜元凱之攻江陵也。城上人以瓠繫狗頸示之。元凱病癭故也。乃城陷。殺城中老小。血流霑足。論者以此薄之。江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堤。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於防攻。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創築。略無差矣。城西有栖霞樓。俯臨通隍。吐納江流。城南有馬牧城。西側馬徑。此洲始自枚迴。下迄於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故江津長所治。舊主度州郡貢於洛陽。因謂之奉城。亦曰江津戍也。戍南對馬頭岸。昔陸抗屯此。與羊祜相對。大弘信義。談者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矣。北對大岸。謂之江津口。故洲亦取名焉。江大自此始也。家語曰。江水至江津。非方舟避風。不可涉也。故郭景純云。濟江津以起漲。言其深廣也。江水又東逕郢城南。子囊遺言所城。地理志曰。楚別邑故郢矣。王莽以為郢亭。城中有趙臺卿冢。岐平生自所營也。冢圖賓主之容。用存情好。敘其宿尚矣。江水又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矣。或言因楚王豫章臺名。所未詳也。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江水左逕為中夏水。右則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極水曲之地。勢世謂之江曲者也。又東南當華容縣南。涌水出焉。

江水又東。涌水注之。

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所謂閻敖游涌而逸。於二水之間者也。江水又逕南平郡孱陵縣之樂鄉城北。吳陸抗所築。後王濬攻之。獲吳水軍督陸景於此渚也。又東南油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右合油口。又東逕公安縣北。劉備之奔江陵。使築而鎮之。曹公聞孫權以荊州借備。臨書落筆。杜預剋定江南。罷華容置之。謂之江安縣。南郡治。吳以華容之南鄉為南郡。晉太康元年改曰南平也。縣有油水。水東有景口。口即武陵郡界。景口東有淪口。淪水南與景水合。又東通澧水。及諸陂湖北是淵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也。故側江有大城。相承云。倉儲城。即邸閣也。江水左會高口。江浦也。對黃洲。江水又東得故市口。水與高水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韓國榮
圈點監生臣林大春
臣翁壽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八賄

水　（水經十四）

水經江水又右逕揚岐山北。（山枕大江。山東有城。故華容縣尉舊治也。）大江又東左合子夏口。（江水左迆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也。）大江又東左得侯臺水口。（江浦也。）大江又得龍穴水口。（江浦右迆也。北對虎洲。又洲北有龍巢地名也。昔禹南濟江。黃龍夾舟。舟人五色無主。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民。生死命也。何憂龍哉。於是二龍弭鱗掉尾而去焉。故水地取名矣。）江水自龍巢而東得俞口。（夏水泛盛則有。冬無之。江水北岸上有小城。故監縣尉治也。）又東得清陽土塢二口。（江浦也。）大江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要。（赭要洲名。在大江中。次北湖洲下。）江水左得飯筐上口。（秋夏水通。下口間相距三十餘里。赭要下即楊子洲。在大江中。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荊佽飛濟此。遇兩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江之右岸則清水口。口上即錢官也。水自牛皮山東北通江。北對清水洲。洲下接生江洲。南即生江口。水南通醴浦。江水右會飯筐下口。江浦所入也。）江水又右得上檀浦。（江浦也。）

江水又東逕竹町南。（江中有觀詳溠。溠東有大洲。洲東分為爵洲。洲南對湘江口也。）又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凡此諸水皆注于洞庭之陂。是乃湘水。非江川。）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右會湘水。所謂江水會者也。）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山東即隱口浦矣。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東從微落山。亦曰暉落磯。江之南畔名黃金瀨。瀨東有黃金浦良父口。夏浦也。）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故水受其名。即玉澗水。出巴丘縣東玉山玉溪。北流注于江。）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北對隱磯。二磯之間。大江之中。有獨石孤立大江中。山東江口。世謂之白馬口。）江水又左逕白螺山南。（右歷鴨闌磯北。江中也。東得鴨闌治浦二口。夏浦也。）江水左逕止烏林南。（村居地名也。又東逕烏黎口。江浦也。即中烏林矣。又東逕烏林南。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是處也。）江水又東左得子練口。（北通練浦。又東合練口江浦也。南直練洲。練名所以生也。江之右岸得蒲磯口。即陸口也。水出下雋縣西三山溪。其水東逕陸城北。又東逕下雋縣南。故長沙舊縣。王莽之閏雋也。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陸水又屈而西北流。又逕其縣北。北對金城。吳將陸渙所屯也。陸水又入蒲圻縣北。逕呂蒙城西。昔孫權征長沙零桂所鎮也。陸水又逕蒲磯山北入大江。謂之刀環口。又東逕蒲磯山北。對蒲圻洲。亦曰擎洲。又曰南洲。洲頭即蒲圻縣治也。晉太康元年置。洲上有白面洲。洲南又有澋口。水出豫章艾縣。東入蒲圻縣。至沙陽西北魚嶽山入江。山在大江中。楊子洲南。孤峙中洲。）江水左得中陽水口。又東得白沙口。（一名沙屯。即麻屯口也。本名蒲騎口。江浦矣。南直蒲圻洲。水北入百餘里。吳所屯也。又逕魚嶽山北。下得金梁洲。洲東北對淵洲。一名淵步洲。江濆從洲頭以上。悉壁立無岸。壁身峙至白沙。方有浦。止甚難。江中有沙陽洲。沙陽縣治也。縣本江夏之沙羨矣。晉太康中改曰沙陽縣。宋元嘉十六年。割隸巴陵郡。江之左岸有雍口。亦謂之港口。東北流為長洋港。東北流逕石子岡。岡上有故城。即州陵縣之故城也。莊辛所言左州侯國矣。又東逕州陵新治南。左莽之江夏也。港水東南流注于江。謂之洋口。南對龍穴洲。沙陽洲之下尾也。洲裏有駕部口。宋景平二年。迎文帝於江陵。法駕頓此。因以為名。文帝車駕發江陵。至此黑龍躍出。負帝所乘舟。左右失色。上謂長史王曇首曰。乃夏禹所以受天命矣。我何德以堪之。故有龍穴之名焉。）江水東右得聶口。（江浦也。左對聶州。）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北。昔周瑜與黃蓋詐魏武大軍所起也。）江水東逕大軍山南。（山東有山屯夏浦。江

水左迆也。江中有石浮出。謂之節度石。右則塗水注之。出江州武昌郡武昌縣泰山西北。流逕汝南僑郡故城南。咸和中。寇難南逼。戶口南渡。因置斯郡。治于塗口。塗水歷縣西。又西北流注于江。）江水又東逕小軍山南。（臨側江津。東有小軍浦。）江水又東逕雞翅山北。（山東即土城浦也。）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沔水上承沔陽縣之白湖。東南流為沌水。逕沔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有陽郡尉治。晉永嘉六年。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鎮此。明年徙林鄣。）江水又東逕歎父山南。對歎州。（亦曰炭步。夫江之右岸。當鸚鵡洲南。有江水右迆。謂之驛渚。三月以末。水下通樊口水。）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漢高帝六年置。吳乃徙此城中。有晉征南將軍荊州刺史胡奮碑。又有平南將軍王世將刻石記征杜曾事。有劉琦墓及廟也。山左即沔水口矣。沔左有郤月城。亦曰偃月壘。戴監軍築。故曲陵縣也。後乃沙羨縣治也。昔魏將黃祖所守。遣董襲陵統攻而擒之。禰衡亦遇害於此。衡恃才倜儻。肆狂狷於無妄之世。保身不足。遇非其死。可謂咎悔之深矣。江之右岸有船官浦。歷黃鵠磯西而南矣。直鸚鵡洲之下尾。江水溠曰洑

浦，是曰黃軍浦。昔吳將黃蓋軍師所屯，故浦得其名，亦商舟之所會矣。船官浦東即黃鵠山，林澗甚美，譙郡戴仲若野服居之。山下謂之黃鵠岸，岸下有灣，目之為鵠灣，虵山東北對夏口城，魏黃初二年孫權所築也。依山傍江，開勢明遠，憑墉藉阻，高觀枕流，上則遊目流川，下則激浪崎嶇，寔舟人之所艱也。對岸則入沔津，故城以夏口為名，亦沙羨縣治矣。**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太湖，又東合灄口，水上承溳水於安陸縣，而東逕灄陽縣北，東南注于江。江水又東，湖水自北南注，謂之加吳江。右岸頻得二夏浦，北對東城洲，西浦側有雍伏戍。江之左岸，東會龍驤水口，出北山蠻中。江之有武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宋元嘉二年，衛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阻兵上流，為征北檀道濟所敗，走奔於此，為戍主光順之所執處也。南至武城，俱入大江，南直武洲，洲南對楊桂水口，江水南出也。通金女大文桃班三冶，吳舊屯所在，荊州界盡此。**江水東逕若城南，**庾仲雍江記曰：若城至武城口三十里者也。南對郭口夏浦，而不常泛矣。東得苦菜夏浦，浦東有苦菜夏江，逕其北，故浦有苦菜之名焉。山上有菜，苦可食。江水左得廣武口，江浦也。江之右岸有李姥浦，浦中偏無蚊蚋之患矣。北對峥嵘洲，冠軍將軍劉毅破桓玄於此洲，玄乃挾天子西走江陵矣。**又東過邾縣南，**江水東逕白

虎磯。北山臨側，江濆入東會，亦漢夏浦二口。江水右逕也。又東逕貝磯北，庾仲雍謂之沛岸矣。江左岸有狄口，江浦也。又東得烏石水，出烏石南流注于江。**江水右黎磯，磯**北亦曰黎岸也。山東有夏浦。又東逕上磧北，山名也。仲雍謂之大小竹磧也。北岸峰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仲雍作莒害，得其音而忘其事，非也。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龍城南。梁定州治。蠻田超秀為刺史。舉水又西流，左合垂山之水，水北出垂山之陽，與弋陽浮水同發一山，故是水合之。水之東有南口戍，又南逕方山戍西，西流注于舉水。又西南逕梁司豫二州東蠻田。晉土為刺史治湖陂城，亦謂之水城也。舉水又西南逕頹城南，又西南逕齊安郡西。側水注之，出黃武山，南流逕回沙戍西，又東南逕梁遷城戍西，東南合舉水。舉水又南，東歷赤亭下，又謂之赤亭水。又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洲，南對舉洲。春秋左傳定公四年，吳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夏有洰水，或作舉，疑即此也。左水東南流入于江，虎曰文方口。江之右岸有層鳴口，江浦也。浦側有層鳴戍。**江水又東逕邾縣故城南，**楚宣王滅邾，徙居于此，故曰邾也。漢高帝三年，項羽封吳芮為衡山王，都此。晉咸和中，庾翼為西陽太守，分江夏立。四年，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俊共鎮之，為石虎將張格度所陷，自爾

丘墟焉。城南對蘆洲，舊吳時客舍於洲上，方便惟所止也，亦謂之羅州矣。**鄂縣北，江水右得樊口，**庾仲雍江水記云：谷里袁口江津南入，歷樊山上下三百里，通新興、馬頭二冶。樊口之北有灣，昔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載坐直之士三千人，與群臣泛舟江津，屬值風起，權欲西取蘆州。谷利不從，乃拔刀急上，令取樊口薄船，船至岸而敗，故名其處為敗舶灣。因鑿樊山為路以上，人即名其處為吳王峴，在樊口上一里，今厥處尚存。**江水又左逕赤鼻山南，**山臨側江川。**又東逕西陽郡南，郡治即西陽縣也。**晉書地道記以為弦國于也。**江之右岸有鄂縣故城，**舊樊楚也。世本稱熊渠封其中子之名為紅，是鄂王。晉太康地記以為東鄂矣。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孫權以魏黃初元年中自公安徙此，改曰武昌縣，鄂縣徙治於袁山東。又以其年立為江夏郡，分建業之民千家以益之。至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鎮武昌。孫皓亦都之。皓還東，令滕牧守之。晉惠帝永平中，始置江州，傳綜為刺史，治此城。後太尉庾亮之所鎮也。今武昌郡治城南有袁山，即樊山也。武昌記曰：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常獵於山下，依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序曰：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屯解圍。天子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

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也。又孫皓亦嘗登之，使將害常侍王蕃，而其首虎爭之。北背大江，江上有釣臺，權常極飲其上，曰：墮臺乃已。張昭盡言處。城西有郊壇，權告天位於此，顧謂公卿曰：魯子敬常言此，可謂明於事勢矣。城東故城，言漢將灌嬰所築也。江中有節度石三段，廣百步，高五六丈，是西陽、武昌界，分江於斯石也。又得東五丈入，得次浦，江浦也。東逕五磯，北有五山，次次江陰，故得是名矣。仲雍謂之五圻。**江水左則巴水注之，**水出雩婁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與決水同出一山，故世謂之分水山，亦或曰巴山。南歷蠻中，吳時舊立屯於水側，引巴水以溉野。又南逕巴水戍，南流注於江，謂之巴口。**又東逕軑縣故城南，**故弦國也。春秋僖公五年秋，楚滅弦，弦子奔黃者也。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為侯國。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為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蔭之，即是洲也。**東會希水口，出灊縣霍山西麓，山北有灊縣故城。**地理志曰：縣南有天柱山，即霍山也。有祠，南嶽廟。晉潛齊立霍州治此。西南流分為二水，枝津出焉。希水又南，積而為湖，謂之希湖。湖水又南流，逕軑縣東，而南流注于江，是曰希口水者也。然水流急濬，霖雨暴漲，漂溢無常，行者難之。**大江右岸有厭里口、安樂**

浦。從此至武昌尚方作部諸屯相伏枕帶長江。又東得乘步。下有章浦。本西陽郡治。今悉荒蕪。**江水左得赤水浦**。夏浦也。**江水又東逕南陽山南**。又曰方儀。亦曰南陽儀。仲雍謂之南陽圻。一名洛至圻。一名石姥。水勢迅急。**江水又東逕西陵縣故城南**。史記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漢章帝建初二年。封陰堂爲侯國。**江水東歷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黃石山。水逕其北**。即黃石磯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縣也。此縣則三洲也。山連延江。則東山偏高。謂之西塞。東對黃公九磯。所謂九圻者也。於行小難兩山之間爲闕塞也。從此濟於上復。上復者。此岸地名也。**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東注之**。江水右得章口。江浦也。浦東有章山。江水東逕山北。北岸有東湖口。江泝左迆派結成湖。故謂之湖口矣。江水又東得空石口。江浦矣右臨活有空石山。南對石穴洲。洲上有蘄陽縣治也。又東蘄水注之。江水又東逕蘄春縣故城南。世祖建武三十年。封陳俊爲侯國也。江水又東得綱零口。江浦也。大江右峨嵘山北。而東會海口水。南通大湖。北達于江。水左右翼山。江水逕其北。東合蔵口。江浦矣。江水又左逕長風山南。得長風口。江浦也。江水又東逕積布山南。俗謂之積布磯。又曰積布圻。庾仲雍所謂高山也。此即西陽尋陽二郡界也。右岸有土復。曰江浦也。夾浦有江山。山

東口有護江浦也。庾仲雍謂之朔二浦也。**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江水東逕琵琶山南。山下有琵琶灣也。又東逕望夫山南。又東得苦菜水口夏浦也。江之右岸富水注之。水出陽新縣之青湓山。西北流逕陽新縣。故豫章之屬縣矣。地多女鳥。玄中記曰。陽新男子於水次得之。遂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聞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則令兒病。故亦謂夜飛遊女矣。又西北逕下雉縣。王莽更名之潤光矣。後併新陽水之左右。公私裂溉成沃壤舊吳屯所在也。江水口右東得蘭溪水口。並江浦也。**又東左得青林口**。即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爲湖。湖西有青林山。宋太始元年。明帝遣沈攸之西伐于郢。伐樹青山觀一童子甚麗。問伐者曰。取此何爲。答欲討賊。童子曰。下旬當平。何勞伐此。在衆人之中。忽不復見。故謂之青林湖。湖有鯽魚。食之肥美。辟寒暑。湖水西流。謂之青林水。又西南歷尋陽。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一水西南流注于江。經所謂利水也。石對爲頓岸。自雷口逕此五十餘里。岸阻江山。**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沫水合也**。縣故有青衣羌國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瑕陽人自秦道嶓山青衣水來歸。漢武帝天漢四年。分沈黎郡西部都尉

青衣之王。漢公孫述之有蜀也。青衣不服。世祖嘉之。建武十九年。以爲郡安帝延光元年。置蜀郡屬國都尉。青衣王子心慕漢制。上求內附。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得此良臣也。縣有蒙山。青衣所發。東逕其縣。與沫水會於蜀郡之靈關道。青衣水又東。邛水注之。水出漢嘉嚴道邛來山。東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至犍爲南安縣。入于江**。青衣水逕平鄉。謂之平鄉江。益州記曰。平鄉江東逕峨眉山。在南安縣界。去成都南千里。然秋日清澄望見兩山相對如峨眉焉。青衣水又東流注于大江。**桓水出蜀郡岷山西南行羌中。入于南海**。尚書禹貢。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鄭玄曰。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洹。地志曰。洹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尚書又曰。西傾因桓是來。馬融王肅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余按經據書。岷山西傾。俱有桓水。桓水出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自水耳。浮於潛漢而達江沔。故晉地道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底黑水。東限扞關。今漢中。巴郡。汶山。蜀郡。漢嘉。江陽。朱提。涪陵。陰平。廣漢。新都。梓潼。犍爲。武都。上庸。魏興。新城。皆古梁州之地。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然所可當者。惟斯水與江耳。桓水蓋二水之別名。爲兩川之通稱矣。鄭玄注尚書言。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

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坂曲爲盤也。斯乃玄之別致。恐乖尚書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渭之文。余考校諸書。以具聞見。今略緝綜川流注沿之緒。雖今古異容。本其流俗。粗陳所由。然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即鄭玄之所謂潛水者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遡褒暨于衙嶺之南。溪川使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水。此乃水陸之相關。川流之所經復。不乖禹貢入渭之宗。實符尚書亂河之義也。**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水名曰若水。若水出焉。又云。灰野之山有樹焉。青葉赤華。厥名若木。生昆侖山西。附西極也。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華。其光照下地。故屈原離騷天問曰。羲和未揚。若華何光是也。然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若水沿流。間關蜀土。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爲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顓頊於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若水東南流。鮮水注之。一名州江。大度水。出徼外。至旄牛道。南流入于若水。

又逕越嶲大莋縣入繩。繩水出徼外。山海經曰。巴遂之山。繩水出焉。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東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莋通。王大莋與若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為繩水矣。莋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蜀曰邛。漢嘉越嶲曰莋。皆夷種也。**南過越嶲邛都縣西。直南至會無縣。淹水東南流注之。**邛都縣。漢武帝開。邛作置之縣。陷為池。今因名為邛池。南人謂之河。河中有蛙。嶲山。有嶲水。言越此水以章休盛也。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為越嶲郡。治邛都縣。王莽遣任貴為領戎大尹守之。更名為集嶲也。縣故邛都國也。越嶲水。即繩若矣。似隨水地而更名矣。又有溫水。冬夏常熱。其源可燖雞豚。下湯沐洗。能治宿疾。昔李驤敗李流於溫水是也。若水又逕會無縣。縣有駿馬河。水出縣東高山。山有天馬徑厥迹存焉。馬日行千里。民家馬牧之山下。或產駿駒。言是天馬子。河中有貝子胎銅。以羊祠之。則可取也。又有孫水焉。水出臺高縣。即臺登縣也。孫水一名白沙江。南流逕邛都縣。司馬相如定西夷。橋孫水。即是水也。又南至會無入若水。若水又南逕雲南郡之遂久縣。靑蛉水入焉。水出靑蛉縣西。東逕其縣下。縣以氏焉。有石豬圻。長谷中有石豬。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夷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夷人不敢往牧。貪水出焉。靑蛉水又

東注于繩水。繩水又逕三絳縣西。又逕姑復縣北。對三絳縣。淹水注之。三絳一曰小會無。故經曰淹至會無。注若水。水又與母血水合。水出益州郡弄棟縣東農山母血谷。北流逕三絳縣南。北入繩。繩水又東涂水注之。水出建寧郡之牧靡縣南山。縣山並即草以立名。山在縣東北烏句山南五百里。山生牧靡。可以解毒。百世方盛。鳥多誤食。烏喙口中毒。必急飛往牧靡山。啄牧靡以解毒也。涂水導源牏谷。西北流至越嶲入繩。繩水又逕越嶲郡之馬湖縣。謂之馬湖江。又左合平水。縣而東派注馬湖江也。**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以氏焉。犍為屬國也。在郡南千八百許里。建安二十年立朱提郡。郡治縣故城。郡西南二百里。得所綽堂琅縣。西北行上高山。羊腸繩屈八十餘里。或攀木而升。或繩索相牽而上。緣陟者若將階天。故袁休明巴蜀志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廻。下臨峭壑。行者扳緣牽援繩索。三蜀之人。及南中諸郡。以為至險。有瀘津。東去縣八十里。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晉明帝太寧二年。李驤等侵越嶲。攻臺登縣。寧州刺史王遜遣將軍姚岳拒之。戰于堂琅縣。軍大敗。岳追之至瀘水。赴水死者千餘人。遜以岳等不窮追。怒甚。髮上衝冠。幘裂而卒。案永昌郡有蘭倉水。出西南博南縣。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博南山名也。縣以氏之。其水東北流。出博南山。漢武帝時通博南山道。渡蘭倉津。土地絕遠。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蒼津。渡蘭倉。為作人。山高四十里。蘭蒼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為黃金。又有光珠穴。穴出光珠。又有琥珀珊瑚。黃白青珠也。蘭倉水又東北逕不韋縣與類水合。水出嶲唐縣。漢武帝置。類水西南流曲折。又北流東至不韋縣。注蘭倉水。又東與禁水合。水亦永昌縣而北逕其郡西。水左右甚饒。摩舞山有鉤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特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禁水又北注瀘津水。又東逕不韋縣北而東北流。兩岸皆高山數百丈。瀘峯最為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於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徑裁通。而時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悶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嶲下三百。始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焉。瀘水又下合諸水而總其目焉。故有瀘江之名矣。自朱提至僰道

有水步道。有黑水羊官水。至險難。三津之岨。行者苦之。故俗謂之語曰。楢溪赤木。盤蛇七曲。盤羊烏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尹。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又有牛叩頭。馬搏頰。坂其艱嶮如此也。**又東北至僰道縣入于江。**若水至僰道又謂之馬湖江。繩水瀘水孫水淹水大渡水隨決入而納通稱。是以諸書錄記群水。或言入若。又言注繩。亦咸言至僰道入江。正是異水沿注通為一津。更無別川。可以當之。水有孝子石。昔縣人有隗叔通者。仕至孝廉。爲母給江膂水。天爲出平石。至江膂中。今猶謂之孝子石。可謂至誠發中。而休應自天矣。**沫水出廣柔徼外。**縣有石紐鄉。禹所生也。今夷人共營之。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罪逃野。捕之者不逼。能藏三年。不為人得。則共原之。言大禹之神所祐之也。**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縣有銅山。山人有劉憙者。大始元年。黃龍二見于憙池。縣令董玄之。率吏民觀之。以白刺史王濬。濬表上之。晉朝以獲龍縣也。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東北與青衣水合。**華陽國記曰。二水於漢嘉青衣縣東合為一川。自下亦謂之為青衣水。水又東逕開邦縣故平鄉也。晉初置沫水。又東逕臨邛南而東出于江原縣也。**東入于江。**昔沫水

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爲患。蜀郡大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鬬、遂平溷崖、通正水路、開處即冰所穿也。**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又東至牂柯鄨縣東屬北源。**鄨縣、故犍爲郡治也。縣有犍山、晉建興元年、置平夷郡。縣有鄨水、出鄨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煖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鄨水。鄨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闞駰謂之闞水、俱南入鄨水。鄨水於其縣而東注于延水。延水又與漢水合、出犍爲漢陽道、王莽之新通也。山闟谷東至鄨邑、入延江水也。**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更始水、即延江枝分之始也。延水北入涪陵水。涪陵水出縣東、故巴郡之南鄙、王莽更名巴亭。魏武分邑立爲涪陵郡。張堪爲縣、會公孫述斷、堪同心義士選習水者、役渡堪於小別江、即此水也。其水北至枳縣入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其水注引瀆水、石門空岫、陰溪邃洞、開谷傾崖、上合恒有落勢、行旅避瘴、特有遇之處、無不危心於其下。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遷陵、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也。**又東南至武陵酉陽縣入于酉水。**武陵先賢傳曰、潘京世長爲郡主簿、太守趙偉甚器之、問京貴郡何以名武陵。京答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破。光武

將移治東山之上、遂爲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云、高平曰陵。於是名焉。酉水北岸、有黚陽縣。許慎曰、溫水南入黚。蓋黚水以下、津流沿注之通稱也。故縣受名焉。西鄉溪口、在遷陵縣故城上五十里、左合酉水。酉水又東逕其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而東出也。兩縣相去水道可四百許里。於酉陽合也。**酉水東南至沅陵縣入于沅。**

存水出犍爲郁鄢縣。王莽之鄢郵也。益州大姓雍闓反、結壘於山、繫馬柳枝、柱生成林、今夷人名曰雍無梁林。梁夷言馬也。周水自縣東南流、逕牧靡縣北、又東逕且蘭縣北、而東南出也。**東南至鬱林定周縣爲周水。**周水又東逕牂柯郡之無斂縣北、而東南與無斂水合矣。水首受牂柯水、東逕無斂縣爲無斂水、又東注于存水。存水又東逕鬱林定周縣爲周水。蓋水變名也。**又東北至潭中縣注于潭。**

溫水出牂柯夜郎縣。縣故夜郎侯國也。唐蒙開以爲縣、王莽名曰同亭矣。溫水自縣西北流、逕談槀與迷水合。水西出益州郡之銅瀨縣談虜山、東逕談槀縣右注溫水。溫水又西逕昆澤縣南、又逕味縣。縣故滇國都也。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元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於此。水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夷居。語言不同、嗜欲亦異。雖曰山居、土差平裕、而無瘴毒。溫水又西南逕滇池城、池在縣西北、池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池、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晉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滇池縣兩神馬、一白一黑、盤戲河水之上。有滇州元封三年立益郡、治滇城。劉禪晉寧郡治也。溫水又西會水澤、與葉榆僕水合。溫水又東南逕牂柯之毋單縣、建興中、劉禪割爲建寧郡。榆水注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縣治龍池州、周四十七里、一名河水。與邪龍分浦、俊之河陽郡治河陽縣、縣在河源州与。又有雲平縣、並在州中。橋水東流無單縣、注于溫。溫水又東南與古郡宗無假縣東、王莽更名有假也。與南橋水出縣之橋山、東流梁水注之。梁水上承河水於俞元縣、而東南逕興古之勝休縣、王莽更名勝獎縣。梁水又東逕無假縣、左注橋水、橋水又東注于溫。溫水又東南逕律高縣南、劉禪建興三年、分牂柯置興古郡、治宛溫縣。晉書地道記曰、治此。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是以劉禪分興古之盤南置郡於梁水縣也。溫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而僕水右出焉。**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秦桂林郡也、漢武帝元鼎六年、更名鬱林郡、王莽以爲鬱平郡矣。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周禮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鬱芳草也、百草之華、煑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也。

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曰鬱人所貢、因氏郡矣。溫水又東逕增食縣、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導源牂柯句町縣、應劭曰、故句町國也。王莽以爲從化。文象水、蒙水與盧唯水、來細水、伐水並自縣東歷貢鬱、至增食縣注于鬱水也。**又東至領方縣東與斤南水合。**縣有朱涯水、出臨塵縣、東北流、驩水注之。水源上承牂柯水、東逕增食縣、而下注朱涯水。朱涯水又東北逕臨塵縣、王莽之監塵也。縣有斤南水、侵離水、並逕臨塵、東入領方縣、流注鬱水。**東北入于鬱。**鬱水即夜郎豚水也。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捐破竹於野、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以劒擊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後唐蒙開牂柯、斬竹王首、夷獠咸怨、以竹王非血氣所生、求爲立祠。帝封三子爲侯。及死、配父廟、今竹三郎祠、其神也。豚水東北流、逕談槀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也。楚將莊蹻泝沅伐夜郎、椓牂柯繫船、因名且蘭爲牂柯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有柱浦關、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牂柯者也。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

番禺是也。牂柯水又東南逕毋斂縣西。毋斂水出焉。又東驩水出焉。又逕鬱林廣鬱縣為鬱水。又東北逕領方縣北。又東逕布山縣北。鬱林郡治也。吳陸績謂子績曰。從今以後六十年。車同軌。書同文。至太康元年。晉果平吳。又逕中留縣南。與溫水會。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潭城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潭水又逕中留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地理志曰。橋水東至中留入潭。又云領方縣而有橋水。余診其川流。更無殊津。正是橋溫亂流。故兼通稱。作者咸言至中留入潭。潭水又得鬱之兼稱。而字當為南。南橋水也。蓋書字誤矣。鬱水右則泿水注之。水南出布山縣下。逕中留入潭。潭水東逕阿林縣。又東逕猛陵縣。泿水注之。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灕水注之。鬱林又東。封水注之。出臨賀郡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山。謂之臨賀。東南流萌渚嶠西。又東南左合嶠水。庾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又逕臨賀縣東。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有羅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縣水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賀水又西南流至臨賀郡東。右注臨水。郡對二水之交會。故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陽縣東。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在封水。又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謂之封溪水口者也。鬱水又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王莽更名曰桓合。縣曰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寶。前政煩苛。珠徙交阯。會稽孟伯周為守。有惠化。去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右納西隨三水。又南逕四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西。古朗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朗湖。湖水承金山朗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泠二水。盧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西。盧容水湊隱山。繞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右與壽泠水合。水出壽泠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進侵至壽泠縣。以為界壘。即此縣也。區粟城南長嶺東壽泠縣以水湊。故水得其名。隱山繞壽逕區粟故城南。考古志。並無區粟之名。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日南故秦象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日南郡。治西捲縣。林邑記曰。城去林邑步道四百餘里。交州外域記曰。從日南郡南去到林邑國。四百餘里。準逕相符。然則城故西捲縣也。地理志曰。水入深有竹可為杖。王莽更之曰。日南亭。林邑記曰。其城治二水之間。三方際山。南北瞰水。東西澗浦流湊城下。城西折十角。周圍六里一百七十步。東西度六百五十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隟孔。塼上倚板。板上五重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架樓。樓高者七八丈。下者五六丈。城開十三門。凡殿南向。屋宇二千一百餘間。市民周居。繞岨峭地險。林邑故兵器戰具。悉在區粟。多城壘。自林王胡達始。秦餘徙民染同夷化。日南舊風。變易俱盡。巢棲樹宿。負郭接山。榛棘蒲薄。騰林拂雲。幽煙冥緬。非生人所安。區粟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望北辰星落在天際。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其大較也。范泰古今善言曰。日南張重舉計入洛。正旦大會。明帝問日南郡北向視日。重曰。今郡有實中金城者。必不皆有其實。日亦俱出於東耳。至於風氣暄暖。日影仰當。官民居止。隨情面向。東西南北。迴背無定。人性凶悍。果於戰鬬。便山習水。不閑平地。古人云。五嶺者。天地以隔內外。況綿途於海表。顧九嶺而彌邈。非復行路之逕阻。信幽荒之冥域者矣。壽泠水自城南。東與盧容水合。東注郎究。究水所積。下潭為湖。謂之狼湖。浦口有秦時象郡墟城猶存。自湖南望外通壽泠。從郎湖入四會浦。元嘉二十年。以林邑頑凶。歷代難化。恃遠負衆。慢威背德。北寶臻南金闕。貢方命偏將與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陳兵日南。修文服遠。二十三年。揚旌從四會浦口入郎湖。軍次區粟。進逼圍城。以飛梯雲橋。懸樓登壘。鉦鼓天作。虎士電怒。風烈火揚。城摧衆陷。斬區粟王范扶龍首。十五以上。坑截無赦。樓閣兩血。填尸成觀。自四會南入得盧容浦口。晉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屬國都尉。以其所統盧容縣。置日南郡。及象林縣之故治。晉書地道記曰。郡去盧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林郡象林縣治也。永和五年。征西桓溫遣督護滕畯率交廣兵伐范文於舊日南之盧容縣。為文所敗。即是處也。退次九真。更治兵文被創死。子佛代立。七年。畯與交州刺史楊平復進軍壽泠浦。入頓郎湖。討佛于日南故治。佛蟻聚連壘五十餘里。畯平破之。佛逃竄川藪。遣大帥面縛。請罪軍門。遣武陳延勞佛。與盟而還。康泰扶南記曰。從林邑至日南盧容浦口。可二百餘里。從口南發往扶南諸國。常從此口出也。故林邑記曰。盡紘滄之徼。遠極流服之無外地。濱滄海。衆國津逕。鬱水南金通壽泠。即一浦也。浦上承交阯郡南都官塞浦。林邑記曰。浦通銅鼓。外越安定黃岡心口。蓋藉度銅鼓。即越駱也。有銅鼓。因得其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至鑿口。馬援所鑿。內通九真浦陽。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浦陽縣。交州記曰。鑿南塘者。九真路之所經也。去州五百里。建武十九年。馬援所

閉。林邑記曰。外越紀粟望都紀粟出浦陽渡便州至典由度故縣至咸驩。咸驩屬九真。咸驩已南。麞麂滿岡。鳴咆也。命疇警嘯聒野。孔雀飛翔。蔽日籠山。渡治口至九德。按晉書地道記。有九德縣。交州外域記曰。九德縣屬九真郡。在郡之南。與日南接。蠻盧舉居其地。死。子寶綱代。孫黨服從吳化。定為九德郡。又為隸之。林邑記曰。九德。九夷所極。故以名郡。郡名所置。周越裳氏之夷國。周禮九夷。遠極越裳。白雉象牙。重九譯而來。自九德通類口。水源從西北遠荒。逕寧州界來也。九德浦內。逕越裳究。九德究。南陵究。按晉書地道記。九德郡有南陵縣。晉置也。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地理志曰。郡有小水五十二。并行大川。皆究之謂也。林邑記曰。義熙九年。交阯太守杜慧度。造九真水口。與林邑王范胡達戰。擒斬胡達二子。虜獲百餘人。胡達遁。五月。慧度自九真。水歷都粟浦。復襲九真。長圍跨山。重柵斷浦。驅象前鋒。接刃城下。連日交戰。傷殺乃退。地理志曰。九真郡。漢武帝元鼎六年開。治胥浦縣。王莽更之曰驩成也。晉書地道記曰。九真郡有松原縣。林邑記曰。松原以西。鳥獸馴良。不知畏弓。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南移之嶺。崪不逾仞。倉庚懷春於其北。翡翠熙景乎其南。雖嚶讙接響。城隔殊非。獨步難遊。俗姓塗分故也。自南陵究出于南界。蠻進得橫山。太和三年。范文侵交州。於橫山分界。度比景廟。由門浦至古戰灣。吳赤烏十一年。魏正始元年。交州與林邑於灣大戰。初失區粟也。度盧容縣日南郡之屬縣也。自盧容縣至無變。越烽火至比景縣。日中頭上。影當身下。與景為比。如淳曰。故以比景名縣。闞駰曰。比讀蔭庇之庇。影在已下。言為身所庇也。林邑記曰。度比景至朱吾。朱吾縣浦。今之封界。朱吾以南。有文狼人。野居無室宅。依樹止宿。魚食生肉。採香為業。與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縣南有文狼究。下派逕通。晉書地道記曰。朱吾縣屬日南郡。去郡二百里。此縣民漢時不堪二千石長吏調求。引屈都乾為國。林邑記曰。屈都。夷也。朱吾浦內。通無勞湖。無勞究水。通壽冷浦。元嘉元年。交州刺史阮彌之征林邑。楊邁出婚不在。奮威將軍阮謙之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已過四會。未入壽冷。三日三夜無頓止處。凝海直岸。遇風大敗。楊邁仍婚。都部五三百許船來相救。謙之遭風。餘數船艦。夜於壽冷浦裏相遇。闇中大戰。謙手射楊邁柂工。船敗縱橫。崑崙單舸接得楊邁。謙之以風溺之餘。制勝理難。自此還渡壽冷至溫公浦。升平三年。溫放之征范佛於灣分界。陰陽圻入新羅灣。至焉下一名阿賁浦。入彭龍灣隱避風波。即林邑之海渚。元嘉二十三年。交州刺史檀和之破區粟已。飛旍蓋海。將指典沖。於彭龍灣上鬼塔與林邑大戰

還渡。典沖林邑入浦。令軍水進。持重故也。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沖。去海岸四十里。處荒流之徼表。國越裳之疆南。秦漢象郡之象林縣也。東濱滄海。西際徐狼。南接扶南。北連九德。後去象有林邑之號。建國起自漢末。初平之亂。人懷異心。象林功曹姓區。有子名連。攻其縣。殺令。自號為王。值世亂離。林邑遂立。後乃襲代。傳位子孫。三國鼎爭。未有所附。吳有交土。與之鄰接。進侵壽冷。以為疆界。自區連以後。國無文史。失其纂代。世數難詳。宗胤滅絕。無復種裔。外孫范熊代立。人情樂推。後熊死。子逸立。有范文。日南西捲縣夷帥稚奴也。文為奴時。山邊牧羊。於澗水中得兩鯉魚。隱藏挾歸。規欲私食。郎知檢求。文大慚懼。起託云。將礪石還。非為魚也。郎至魚所。見是兩石。信之而去。文始異之。石有鐵。文入山中。就石冶鐵。鍛作兩刀。舉刀向鄣。因祝曰。鯉魚變化。冶石成刀。斫石鄣破者。是有靈神。文當得此。為國君王。斫不入者。是刀無神靈。進斫石鄣。如龍淵干將之斷蘆藁。由是人情漸附。今斫石尚在。魚刀猶存。傳國子孫。如斬蛇之劍也。稚賈使文遠行。商賈北到上國。多所聞見。以晉愍帝建興中。南至林邑。教王范逸制造城池。繕治戎鉀。經始廟宇。王愛信之。使為將帥。能得衆心。文譖王諸子。或奔。王乃獨立。成帝咸和六年死。無胤嗣。文遷王子於外國。海行之水。置毒椰子中飲勸殺之。遂脅國人自立為王。取前王妻妾置高樓上。有從己者取而納之。不從己者絕其飲食而死。江東舊事云。范文本揚州人。少被掠為奴。賣墮交州。年十五六。遇罪當得杖。畏怖因逃。隨林邑賈人渡海遠去。沒入於王。大被幸愛。經十餘年。王死。文害王二子。詐殺侯將。自立為王。威加諸國。或是推灣許口。食异欽。或雕面鏤身。臏樸褌。漢魏派親戚為其用。建元二年。攻日南。九德。九真。百姓奔迸。千里無煙。乃還林邑。林邑西去廣州二千五百里。城西南角高山長嶺。接連天鄣嶺北。接澗。大源淮水出鄣形遠界。三重長洲。隱山繞西。衛北迴東。其嶺南開澗。小源淮水出松根界上。山壑流隱山繞南曲街。迴東合淮派。以注典沖。其城西南際山。東北瞰水。重塹流浦。周繞城下。東南塹外。因傍薄城。東西橫長。南北縱狹。北邊西端。迴折曲入。城周圍八里二百步。塼城二丈。上起塼牆一丈。開方隙孔。上倚板。板上層閣。閣上架屋。屋上構樓。高者六七丈。下者四五丈。飛觀鴟尾。迎風拂雲。緣山瞰水。騫翥嵬峨。但制造壯拙。稽古夷俗。城開四門。東為前門。當兩淮渚濱。於曲路有古碑。夷書銘讚前王胡達之德。西門當兩重塹。北迴上山。山西即淮派也。南門渡兩重塹。對溫公壘。升平二年。交州刺史溫放之。殺交阯太守寶別駕阮朗。遂征林邑。水陸累戰。佛保城自守。重求請服。聽之。今

林邑東城南五里。有溫公二壘是也。北門濱淮。路斷不通。城內小城。周圍三百二十步。合堂瓦殿。南壁不開。兩頭長屋。脊出南北。南擬背日。西區墟內石山順淮。面陽開東向殿。飛簷鴟尾。青璅丹墀。榱桷椽。多諸古法。閣殿上柱。高城丈餘。五牛屎為埿。墻壁青光。廻度曲掖。綺牖紫牕。椒房嬪媵。無別宮觀。路寢永巷。共在殿上。臨踞東軒。逕與下語。子弟臣侍。皆不得上。屋有五十餘區。連甍接棟。簷宇相承。神祠鬼塔。小大八廟。層臺重榭。狀似佛刹。郭無市里。邑寡人居。海岸蕭條。非生民所處。而首渠以永安養國。十世豈久存哉。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揚邁舉國夜奔竄山藪。據其城邑。收寶巨億。軍還之後。揚邁歸國。家國荒殄。時人靡存。躊躇崩擗。憤絕復蘇。即以元嘉二十三年死。初揚邁母懷身。夢人鋪揚邁金席。與其兒落席上。金光色起。相晰艷推。華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揚邁金。父胡達死。纂王位。能得人情。自以靈夢。為國祥慶。其太子初名咄。後揚邁死。咄年十九代立。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揚邁。二世。父子共名。知林邑之將亡矣。其城隍塹之外。林棘荒蔓。榛梗冥蔚。藤繁等秀。參錯蔭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登烟。桂父縣人也。棲居此林。服桂得道。時禽異羽。翔集閒關。兼比翼鳥。不比不飛。鳥鳴歸飛。鳴聲自呼。此思鄉之思。孔悲桑梓之歎。成俗也。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常對飛鳥。戀土增思。寄意謂此鳥其背青。其腹赤。丹心外露。鳴情未達。終日歸飛。飛不十千路。餘萬里。何由歸哉。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犂。俗化交土。風收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火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於草更萌芽。穀月代種。穜稑早晚。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穫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豐國。桑蠶年八熟繭。三都賦所謂八蠶之綿者矣。其小水崖羣巖。常吐飛溜。或雩霏沙漲。清寒無底。分溪別壑。津濟相通。其水自城東北角流水。上懸起高橋。渡淮北岸。即彭龍區粟之通逵也。檀和之東橋大戰。揚邁被創落象。即是處也。其水又東南流。逕紅官白。船官川源。徐狼外夷。皆裸身。男以竹筒掩體。女以樹葉蔽形。外名狼䑋。所謂裸國者也。雖習俗裸袒。恥無蔽。惟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擲金。便知好惡。明朝曉看。皆知其言。自此外行。得至扶南。案竺芝扶南記曰。扶南去林邑四千水步道通。檀和之令單入邑浦官船口城六里者也。自船官下。注大浦之東湖。大水連行。湖上西流。潮水日夜長七八尺。從此以西。朔望并潮一

上七日。水長丈六七。七日之後。日夜分為再潮。水長一二尺。春夏秋冬。厲然一限。高下定度。水無盈縮。是為海運。亦曰象水也。又兼象浦之名。晉功臣表。所謂金潾清逕。象渚澄源者也。其川浦渚有水蟲。彌微攢木食船。數十日壞。源潭湛瀨。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便來為害。山海經曰。離耳國。雕題國。皆在鬱水南。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預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暑褻薄日。使人黑積。習成常以黑為美。離騷所謂玄國矣。然則儋耳即離耳也。王氏交廣春秋曰。朱崖儋耳二郡。與交州俱開。皆漢武帝所置。大海中。南極之外。對合浦徐聞縣。清朗無風之日。逕望朱崖州如囷廩大。從徐聞對渡。北風舉帆。一日一夜而至。周迴二千餘里。徑度八百里。人民可十萬餘家。皆殊種異類。被髮雕身。而女多姣好。白晳長髮。美鬢。犬羊相聚。不服德教。儋耳先廢。朱崖數叛。元帝以賈捐之議罷郡。楊氏南裔異物志曰。儋耳俱在朱崖。分為東蕃。故山海經曰。在鬱水南也。鬱水又南自壽泠縣注于海。昔馬文淵積石為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泠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婚姻。今有二百戶。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言語飲食。尚與華同。山川移易。銅柱今復在海中。正賴此民以識故處也。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土人以之流寓。號曰馬流。世稱漢子孫也。山海經曰。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者也。應劭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矣。**淹水出越嶲遂久縣徼外。**呂忱曰。淹水一曰復水也。**東南至青蛉縣。**縣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儵忽。民多見之。漢宣帝遣諫大夫王褒祭之。欲致其雞馬。褒道病而卒。是不果焉。王褒碧雞頌曰。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故左太沖蜀都賦曰。金馬騁光而絕影。碧雞儵忽而曜儀。**又東過姑復縣南。東入于若。**若水逕縣之臨池澤而東北逕雲南縣而東北注若水也。**益州葉榆河出其縣北界。屈從縣東北流。**縣故滇池葉榆之國也。漢武帝元封二年。使唐蒙開之。以為益州郡。郡有葉榆縣。縣西北十里有吊鳥山。衆鳥千百為羣。其會鳴呼啁噍。每歲七八月至十六七日則止。一歲六至。雉雀來弔。夜燃火伺取之。其無嗉不食似特悲者。以為義則不取也。俗言鳳凰死於此山。故衆鳥來弔。因名曰弔鳥。縣之東有葉榆澤。葉榆水所鍾而為此川藪也。**過不韋縣。**縣故九隆哀牢之國也。有牢山。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孕。產十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九子驚走。小子不能去。背

（龍而生。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爲九隆。及長諸兄遂相共推九隆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生十女。九隆皆以爲妻。遂因孳育。皆畫身像龍文。衣皆着尾。九隆死。世世不與中國通。漢建武二十三年。王遣兵乘箄船南下攻漢鹿茤。鹿茤民弱小。將爲所擒。於是天大雷疾雨南風飄起。水爲逆流。波湧二百餘里。箄船沉沒。溺死數千人。後數年復遣六王將萬許人攻鹿茤。鹿茤王與戰殺六王。哀牢耆老共埋之。其夜虎掘而食之。明旦但見骸骨驚怖引去。乃懼。謂其耆老小王曰。哀牢犯徼。自古有之。今此攻鹿茤。輒被天誅。中國有受命之王乎。何天祐之明也。卽遣使詣越巂奉獻。求乞內附。長保塞徼。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置爲永昌郡。郡治不韋縣。蓋秦始皇徙呂不韋子孫於此。故以不韋名縣。北去葉榆六百餘里。榆水不逕其縣。自不韋北注者。盧倉禁水耳。榆水自縣南逕遂久縣東。又逕姑復縣西。與淹水合。又東南逕永昌邪龍縣。縣以建興三年劉禪分隸雲南。於不韋縣爲東北。）東南出益州界。（葉榆水自邪龍縣東南逕秦臧縣也。南與濮水同注滇澤。於連然雙柏縣也。榆水自澤又東南逕滇池縣南。又東逕同并縣南。又東逕漏江縣伏流山下。復出蝮口。謂之漏江。左思蜀都賦曰。漏江伏流潰其阿。汨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濛汜之湧波。諸葛亮之平南中也。戰於是水之南。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北。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建武十九年。伏波將軍馬援上言。從麊泠出賁古。擊益州。臣所將越駱萬餘人。便習戰鬭者三千兵以上。弦毒矢利以數發。矢注如雨。所中輒死。愚以行兵此道最便。蓋承藉水利用爲神捷也。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溪之中多生邛竹桄榔樹。樹出麪而夷人資以自給。故蜀都賦曰。邛竹緣嶺。又曰。麪有桄榔。盤水北入榆水。諸葛亮入南中。戰於盤東是也。）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進桑縣牂柯之南部。都尉治也。水上有關。故曰進桑關也。故馬援言。從麊泠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轉輸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榆水又東南絕溫水而東南注于交阯。）過交阯麊泠縣北。分爲五水。絡交阯郡中。至東界復合爲三水。東入海。（尚書大傳曰。堯南撫交阯。於禹貢荆州之南垂。幽荒之外。故越也。周禮南八蠻。雕題交阯。有不粒食者焉。春秋不見於傳。不通於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蒼梧。南海。交阯。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啓七郡。於是乃置交阯刺史以督領之。物治廣信。所以獨不稱州。特

又建朔方。明已始開北垂。遂交阯於南。爲子孫基阯也。麊泠縣。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都尉治。交阯外域記曰。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阯九眞二郡民。後漢遣伏波將軍路博德討越王。路將軍到合浦。令越王二使者齎牛百頭。酒千鍾。及二郡民戶口簿詣路將軍。乃拜二使者爲交阯九眞太守。主諸雒將主民如故。交阯郡及州本治於此也。州名爲交州。後朱䳒雒將子名詩。索麊泠雒將女名徵側爲妻。側爲人有膽勇。將詩起賊。攻破州郡。服諸雒將。皆屬徵側爲王。治麊泠縣。得交阯九眞二郡民二歲調賦。後漢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討側。詩走入金溪究。三歲乃得。尒時西蜀並遣兵共討側等。悉定郡縣爲令長也。山多大蛇。名曰髯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濡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鑽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髯惟大蛇。旣洪且長。采色駁犖。其文錦章。食豕吞鹿。腴成養創。賓享嘉宴。是豋是觴。言其養創之時。肪腴甚肥。搏之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便可得也。北二水。左水東北逕望海縣南。建武十九年。馬援征徵側置。又東逕龍淵縣北。又東合南水。水自麊泠縣東逕封溪縣北。交州外域記曰。交阯昔未有郡縣之時。土地有雒田。其田從潮水上下。民墾食其田。因名爲雒民。設雒王雒侯。主諸郡縣。縣多爲雒將。雒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三萬來討雒王雒侯。服諸雒將。蜀王子因稱爲安陽王。後南越王尉佗舉衆攻安陽王。安陽王有神人名臯通。下輔佐。爲安陽王治神弩一張。一發殺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戰。却軍住武寧縣。按晉太康記。縣屬交阯。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陽王。稱臣事之。安陽王不知通神人。遇之無道。通便去。語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陽王有女名曰眉珠。見始端正。珠與始交通。始問珠。令取父弩視之。始見弩。便盜以鋸截弩訖。便逃歸報越王。越進兵攻之。安陽王發弩。弩折遂敗。安陽王下船逕出於海。今平道縣後王宮城見有故處。晉太康地記。縣屬交阯。越遂服諸雒將。馬援以西于治遠。路逕千里。分置斯縣治城郭。穿渠通道溉灌。以利其民。縣有猩猩獸。形若黃狗。又狀貆猻。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麗妙。如婦人好女。對語交言。聞之無酸楚。其肉甘美。可以斷穀。窮年不厭。又東逕浪泊。馬援以其地高。自西里進屯此。又東逕龍淵縣故城南。又東左合北水。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蟠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以龍編爲名也。盧循之寇交州也。交州刺史杜慧度率水步軍出南津。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循亦中矢赴水

而死。於是斬之，傳首京師。思度以斬循勲，封編侯。劉欣期交州記曰：龍編縣功曹左飛，曾化爲虎，數月還作吏。既言其化，亦化無不在。牛哀易虎，不識厥兄，當其革狀，安知其譌變哉。其水又東逕曲易縣，東流注于浪鬱，經言於郡東界，復合爲三水，此其一也。其次一水東逕封谿縣南，又東南逕西于縣南，又東逕羸𨻻縣北，又東逕北帶縣南，又東逕稽徐縣，涇水注之。水出龍編縣高山，東南流入稽徐縣，注于中水。中水又東逕羸𨻻縣南。交州外城記曰：縣本交阯郡治也。林邑記曰：縣本自交阯南行，都官塞浦出焉。其水自縣東逕安定縣，北帶長江。江中有越王所鑄銅船，潮水退時，人有見之者。其水又東流，隔水有泥黎城，言阿育王所築也。又東南合南水。南水又東南逕九德郡北。交州外城記曰：交州郡界有扶嚴究，在郡之北。隔渡一江，即是水也。江北對交阯朱䳒縣。又東逕浦陽縣北，又東逕無功縣北。建武十九年九月，馬援上言：臣謹與交阯精兵萬二千人，與大兵合二萬人，船車大小二千艘，自入交阯，於今爲盛。十月，援南入九真，至無功縣，賊渠降。進入餘發，渠帥朱伯棄郡亡入深林巨藪，犀象所聚，群牛數千頭，時見象數十百爲群。援又分兵入無編縣，王莽之九真亭，至居風縣，帥不降，並斬級數十百。九真乃清。其水又東逕句漏縣，縣帶江水。江水對安定縣。林邑記所謂外越安定縣紀粟者也。縣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上岸鬭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又東與北水合。又東注鬱，亂流而逝矣。此其三也。平攄通稱，同歸鬱海，故經有入海之文矣。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夷水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昔廩君浮土舟於夷水，據捍關而王巴。是以法孝直有言：魚復捍關，臨江據水，實益州禍福之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南岸水，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出焉，東南過佷山縣南。夷水自沙渠入縣，水流淺狹，裁得通船。東逕難留城南，城即山也，獨立峻絕。西面上里餘，得石穴，把火行百許步，得二大石磧，並立穴中，相去一丈，俗名陰陽石。陰石常濕，陽石恒燥，每水旱不調，居民作威儀服飾，往入穴中，旱則鞭陰石，應時雨；多雨則鞭陽石，俄而天晴。相承所說，往往有効，但捉鞭者不壽，人頗惡之，故不爲也。東南面又有石室，可容數百人，每亂，民入室避賊，無可攻理，因名難留城也。昔巴蠻有五姓，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中之。人各令乘土舟，約浮者當以爲君。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舟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旦化爲蟲，群飛蔽日，天

地晦暝，積十餘日。廩君因伺便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乘土舟下及夷城。夷城石岸險曲，其水亦曲。廩君望之而歎，山崖爲崩，廩君登之。上有平石方二丈五尺，因立城其傍而居之。四姓臣之。死，精魂化而爲白虎，故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鹽水，即夷水也。又有陽石，即鹽陽石也。盛弘之以是推之，疑即廩君所射鹽神處也。將知陰石是對陽石立名矣。事既鴻古，難爲明徵。夷水又東逕石室，在層巖之上。石室南向，水其下，懸崖千仞。自水上遡望見，每見沙山巔者，扳一側足而行，莫知其誰。村人駱都小時到此室邊，採蜜見一仙人坐石床上，見都，凝矚不轉。都還招村人重往，則不復見。鄉人今名爲仙人室。袁崧云：都孫息尚存。夷水又東與溫泉三水合。大溪南北夾岸有溫泉對注，夏暖冬熱，上常有霧氣，療疾百病，浴者多愈。父老傳此泉先出鹽，于今水有鹽氣。夷水有鹽水之名，此亦其一也。夷水又東逕佷縣故城南，縣即山名也。孟康曰：音恒。出藥草恒山，今世以銀爲音也。舊武陵之屬縣，南一里即清江，東注矣。南對長楊溪，溪水西南潛穴，穴在射堂村東六七里，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鉤，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得輒取。水源東北之風井山，迴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甕，袁崧云：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余往觀之，其時四月中，去穴數丈，須臾寒慄，言至六月中，尤不可當。往人有冬過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月還步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其水重源顯發，北流注于夷水。此水清泠，甚於大溪，縱暑伏之辰，尚無能澡其津流也。縣北十餘里有神穴，平居無水，時有渴者，誠啓請乞，輒得水。或戲求者，水終不出。縣東十許里至平樂村，又有石穴，出清泉，中有潛龍，每至大旱，平樂左近村居輦草穢著穴中，龍怒，須臾水出，蕩其草穢，傍側之田，皆得澆灌。從平樂順流五六里，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嶔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床，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韭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偷，輒凶。往觀者去時特平整處，自然恭肅矣。夷水又東過夷道縣北，夷水又東逕虎灘，岸石有虎像，故因以名灘也。夷水又東逕釜瀨，其石大者如釜，小者如刀斗，形色亂真，唯實中耳。夷水又東北有水注之，其源百里，與丹水出西南望州山，山形竦峻，峯秀甚高，東北白巖壁立，西南小演通行，登其頂，平可有三畝許，上有故城，城中有水，登城望見一州之境，故名望州山。俗語訛，今名武鍾山。山根東有湯泉成溪，即丹水所發也。下注丹水，天

陰飲雨。甌有赤氣。故名曰丹水矣。丹水又逕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烏，多倒懸。玄中記曰：蝙蝠百歲者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穴口有泉，冬溫夏冷，秋則入藏，春則出游。民至秋，闕斷水口，得魚大者長四五尺，骨軟肉美，異於餘魚。丹水又逕下徧而爲淵，淵有神龍，每旱，村人以芮草淵上流，魚則多死。龍怒，當時大雨。丹水又東北流，兩岸石上有虎跡甚多，或深或淺，皆悉成就。自然成，非人工。丹水又北注于夷水。夷水又東北逕夷道縣北而東注。東入于江。夷水水色清澈。與大溪同，逕宜都北，東入大江，有涇渭之比，亦謂之佷山北溪。水所經皆石山，略無土岸。其水虛映，俯視游魚，如乘空也。淺處多五色石。冬夏激素飛清，傍多茂木空岫，靜夜聽之，恒有清響。百鳥翔禽，哀鳴相和，趣頹浪者不覺疲而忘歸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水

水經十五

水經油水出武陵孱陵縣西界。（縣有白石山。油水所出，東逕其縣西，與洈水合。水出高城縣洈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縣入油水也。）東過其縣北。（縣治故城。王莽更名孱陸也。劉備孫夫人，權妹也，又更修之。其城背油向澤。）又東北入于江。（油水自孱陵縣之東北，逕公安縣西，又北流注于大江。）澧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東過其縣南。（澧水自縣東逕臨澧、零陽二縣故界。水之南岸白石雙立，厥狀類人，高各三十丈，周四十丈。古老傳言：昔充縣尉與零陽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爲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廢省臨澧，即其地。縣臨封。縣之故治。臨側澧水，即爲縣名。晉太康四年置。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澈，漏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茹水東流注澧水。）又東過零陽縣之北。（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常若湯焉。溫水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合零溪水。水源南出陵陽之山，歷溪北注澧水。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水南出九度山。山下有溪，又以九渡爲名。山獸咸飲此水，而迴越他津，皆不飲之。九度水北逕仙人樓下，傍有石形極方，峭，世名之爲仙樓。水自下潺溪曲折，逶迤傾注，行者閑闢，每所褰涉，山水之號，蓋亦因事生焉。九渡水又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婁水入焉。水源出巴東界，東逕天門郡婁中縣北。又東逕零陽縣，注于澧水。澧水又東逕零陽縣南，蘊郡零溪以著稱矣。澧水又逕澧縣右，會溇水。水出建平郡，東逕溇陽縣南，晉太康中置。溇水又左合黃水。黃水出零陽縣西北連巫山，溪出雄黃，頗有神異，採常以冬月祭祀，鑿石深數丈，方得佳黃。故溪水取名焉。黃水北流注于溇水。溇水又東注澧水，謂之溇口。澧水又東逕澧陽縣南，南臨澧水，晉太康四年立。天門郡治也。吳永安六年，武陵郡嵩梁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甚亭。有似香爐。其山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爲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郡。澧水又東歷層步，出高秀特山下，有峭澗，泉流所發，南流注于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北。（作唐縣，後漢分孱陵置。澧水入縣左，合涔水。水出西北天門郡界，南流逕涔坪屯。屯堨涔水，溉田數千頃。又東南流注于澧水。澧水又東，澹水出焉。澧水又南逕故郡城東，東轉逕作唐縣南，澧水又東逕安南縣南，晉太康元年分孱陵立。澹水注之。水上承澧水於作

縣東逕其縣北又東注于澧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澧澨者也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湖水北通江而南注澧謂之決口澧水又東南注于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于江澧水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曰澧江口也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城縣爲沅水東逕無陽縣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對無水因以氏縣無水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沅水東逕無陽縣南臨運水水源出東南岸許山西北逕其縣南注于熊溪熊南帶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晝而山移水南故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鬱州依山之類也熊溪下注沅水沅水又東逕辰陽縣縣有龍溪水南出于龍畚之山北流入于沅水又一淦水注之水南出扶陽之山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義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王莽之建平縣也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馬良出五溪綏撫蠻夷良率諸蠻所築也所治序溪最爲沃衍田數百頃特宜稻修作無廢又西北入于沅沅水又東合壯水水導源壯溪北流注沅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歷獨母溪北入辰水辰水又逕其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即名焉楚辭所謂夕

宿辰陽者也王莽更名會亭矣辰水又右會沅水名之辰溪口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無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夾溪悉是蠻左右所居故謂此蠻五溪蠻也水又逕沅陵縣西有武溪源出武山與酉陽分山水源石上有盤瓠迹猶存矣盤瓠者高辛氏之畜狗也其毛五采高辛氏患犬戎之暴乃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吳將軍頭者妻以少女下令之後盤瓠遂銜吳將軍之首於闕下帝大喜未知所報女聞之以爲信不可違請行乃以配之盤瓠負女入南山上石室中所處險絕人跡不至帝悲思之遣使不得進經二年生六男六女盤瓠死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裁制皆有尾其母白帝賜以名山其後滋蔓號曰蠻夷今武陵郡夷即盤瓠之種落也其狗皮毛嫡孫世寶錄之武水南流注于沅沅水又東施水注之水南出施山溪源有陽敗巖巖色純素望同積雪下有二石室先有人居處其間細泉輕瀉望川競注故不可得以言也施水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逕沅陵縣北漢故頃侯吳陽之邑也王莽改曰沅陸縣北枕沅水沅水又東逕縣故治北移治縣之舊城置都尉府因岡傍阿勢盡川陸臨沅對酉二川之交會也酉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酉源山東南流逕遷陵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

即巴江之枝津也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酉水又東逕遷陵縣故城北王莽更名曰遷陸也酉水東逕酉陽故縣南縣故酉陵也酉水又東逕沅陵縣北又東南逕潘承明壘西承明討五溪蠻營軍所築其城跨山枕谷酉水又南注沅水關關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名曰酉口沅水又逕實慮明城側應明以元嘉初伐蠻所築也沅水又東溪溪水南出若山山深邑嶮人獸阻絕溪水北瀉沅川水沅水又東與諸魚溪水合水北出諸魚山山與天門郡之澧陽縣分嶺溪水南流會于沅沅水又東歷夷水入焉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胡頭山山高一百里廣圓三百里山下水際有新息侯馬援征武溪蠻停軍處壺頭徑而多嶮中紆　于難援就胡頭希効早成道遇瘴毒終沒於此忠公獲謗信可悲矣劉澄之曰沅水自胡頭枝分夸三十三渡逕交阯龍編縣東北入于海縣水尋求乃非關究但古人許以傳疑聊書所聞耳又東北過臨沅縣南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得關下山東帶關溪瀉注沅瀆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爲明月池白璧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籟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檝嬉游徘徊愛境沅水又

東歷三石澗鼎足均峙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頗巖臨水懸羅鉤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右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蔭渚下注栖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逕臨沅縣南縣沅水因以爲名王莽更之監沅縣也縣南有晉徵士漢壽人龔玄之墓銘太元中車武子立縣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以隴蜀軍攻楚割漢北與秦至三十年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爲黔中郡漢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爲武陵郡王莽更之建平郡也南對沅南縣後漢建武中所置也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人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披溪蔭渚長川逕引遠注於沅沅水又東入龍陽縣有澹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東逕其縣南縣治索城即索縣之故城也漢順帝陽嘉中改從今名闞駰以爲與水所出東入沅西是水又東歷諸湖方南注沅亦曰漸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鼎口沅水又東歷龍陽縣之汎洲洲長二十里吳丹陽太守李衡植柑於其上臨死勅其子曰吾州里有木奴千頭不責衣食歲絹千匹太史公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此之謂矣吳末衡柑成歲絹千匹今洲上猶有陳根餘枿蓋其

（遣也。沅水又東逕龍陽縣。北城側沅水。沅水又東合壽溪。內通大溪口。舊水逕理根各一屏。西陵里文會其上。承諸湖下注沅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於江。）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山海經。禱過之山。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是也。）南至鬱林潭中縣與鄭水合。（水出無陽縣。縣故鐔城也。晉義熙中改從今名。俗謂之移溪。溪水南歷鐔中。注于泿水。）又東至蒼梧陵縣為鬱溪。又東至高要縣為大水。（鬱水。鬱林之阿林縣。東逕猛陵縣。猛陵縣在廣信之西南。王莽之猛陸也。泿水於縣左合鬱溪。亂流逕廣信縣。地理志曰。蒼梧郡治。武帝元鼎六年開。王莽之新廣郡。縣曰廣信亭。王氏交廣春秋曰。元封五年。交州自羸𨻻縣移治於此。建安十六年。吳遣臨淮步騭為交州刺史。將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蒼梧太守長沙吳巨。擁眾五千。騭有疑於巨。先使喻巨。巨迎之於零陵。遂得進州。巨既納騭而後有悔。騭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區景。勇略與巨同。士為用。騭惡之。陰使人請巨。巨往告景。勿詣騭。騭請不已。景又往。乃於廳事前中庭俱斬。以首徇眾。郡即此也。鬱水又逕高要縣。晉書地理志曰。縣東去郡五百里。刺史夏避毒。徙縣水居也。縣有鵠奔亭。廣信蘇施妻始珠。鬼訴於交州刺史何敞。處事與覆亭女鬼同。王氏交廣春秋曰。步騭殺吳巨。區景使嚴舟船合兵二萬下取南海。蒼梧人衡毅。錢博宿巨部伍。與軍逆騭於蒼梧高要峽口。兩軍相逢。於是遂交戰。毅與眾投水死者千有餘人。）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為二。其一南入于海。（鬱水分泿南注。）其一又東過縣東南入于海。（泿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為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坈陵。城倚其上。聞此郡人名之為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牁下離津同會番禺。蓋秦斯水西入越也。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東南一尉。西北一候。開南海以謫徙民。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曰。聞陳勝作亂。秦為無道。吾欲起兵阻絕新道。番禺負險。可以為國。會病篤。無人與言。故召公來。告以大謀。囂卒。佗行南海尉事。則非關門植寨。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為守。自立為王。高帝定天下。使陸賈就立佗為越王。剖符通使。王武帝元鼎五年。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攻南越王。五世九十三歲而亡。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也。建安中。吳遣步騭為交州。騭到南海。見土地形勢。觀尉佗舊治處。負山帶海。博敞渺目。高則桑土。下則沃衍。林麓鳥獸。于何不有。海怪魚鱉。黿鼉鮮鰐。珍怪異物。千種萬類。不

可勝記。佗因岡作臺。北面朝漢。圓基千步。直峭百丈。頂上三畝。複道迴環。逶迤曲折。朔望升拜。名曰朝臺。前後刺史郡守。遷除新至。未嘗不乘車升履於焉逍遙。騭登高遠望。覩巨海之浩汎。觀原藪之殷阜。乃曰。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建安二十二年。遷州番禺。築立城郭。綏和百越。遂用寧泰。交州治中文式問答云。朝臺在州城東北三十里。裴淵廣州記曰。城北有尉佗墓。墓後有大岡。謂之馬鞍岡。秦時占氣者言南方有天子氣。始皇發民鑿破此岡。地中出血。今鑿處猶存。以狀取目。故岡受厥稱焉。王氏交廣春秋曰。越王趙佗。生有奉制稱藩之節。死有秘奧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為墳。其壟塋可謂奢大。葬積珍玩。吳時遣使發掘其墓。求索棺槨。鑿山破石。費日損力。卒無所獲。佗雖奢僭。慎終其身。乃令後人不知其處。有似松喬遷景。牧豎固無所殘矣。鄧德明南康記曰。昔有盧耽仕州為治中。少棲仙術。善解飛霧。每夕輒凌虛歸家。曉則還州。嘗於元會至朝。不及朝列。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石擲之。得一隻履。耽驚還就列。內外左右。莫不駭異。步騭為廣州。意甚惡之。便以狀列聞。遂至誅滅。廣州記稱其千晉。滕脩為刺史。脩鄉人語脩。蝦鬚長一丈。脩以為虛。責其人。乃至東海。取蝦鬚長四尺。遣送示脩。脩始服謝厚為遣。其一水南入者。鬱水分泒逕四會入海也。其一即川東別逕番禺城下。漢書所謂浮牂牁下離津同會番禺。蓋秦斯水而入于越者也。泿水又東逕懷化縣入于海。水有鯖魚。裴淵廣州記曰。鯖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鑢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驚則還入母腹。吳錄地理志曰。鯖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南越志曰。暮從臍下入。旦由口出。腹裏兩洞腸。貯水以養子。腸容二子。兩則四焉。其餘又東至龍川縣為涅水。屈北入員水。泿水枝津衍。注自番禺東歷增城縣。南越志曰。縣多鵕鸃。鵕鸃山鷄也。光色鮮明。五色眩耀。利距善鬭。世以家鷄鬭之。則可擒也。又逕博羅縣西界龍川。左思所謂自龍川而帶坰者也。趙佗乘此縣。而今據南越矣。）負水又東南一千五百里入南海。（東歷揭揚縣。王莽之南海亭。而注于海也。）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資水出武陵郡無陽縣界唐糺山。蓋路山之別名也。謂之大溪水。東北逕邵陵郡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重阻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代五溪蠻。蠻保此岡。故曰武岡縣。即其稱焉。大溪逕建興縣南。又逕都梁。漢武帝元朔五年。為長沙定王子狄侯定之邑也。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蘭為都梁。山因以號縣受名焉。）東北過夫夷縣。（水出縣西南零陵縣界少延山。東北

沅一扶陽縣南本零陵之夫夷縣也漢武帝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敬侯義之邑也夫水又東注邵陵水謂之邵陵浦水口也又東北過邵陵縣之北縣治郡下南臨大溪水不逕其北謂之邵陵水魏咸熙二年吳寶鼎元年孫皓分零陵北部立邵陵郡於邵陵縣縣故邵陵也漢又東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流高平縣南又東入邵陵縣界南入于邵水邵水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山西北流逕邵陵南縣故昭陽也雲泉水又北注邵陵水謂之邵陽水口自下東北出益陽縣其間逕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又東北過益陽縣北縣有關羽瀨所謂關侯灘也南對甘寧故壘昔關羽屯軍水北孫權令魯肅甘寧拒之於是水寧謂肅曰羽聞吾咳唾之聲不敢渡也渡則成擒矣羽夜聞寧處分曰興霸聲也遂不渡茱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又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處處有深潭漁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謂其聲綿邈者也水南十里有井數百口淺者四五尺或三五尺深者亦不測其深古老相傳昔人以杖撞地輒便成井或云古人掘金沙處莫詳其實也又東與沅水合於湖中東北入于江也湖即洞庭湖也所入之處謂之益陽江口漣水出連道縣西資水之別水出邵陵縣界南逕連道縣縣故城在湘鄉縣西一百六十里控引衆流合成一溪東入衡陽湘鄉縣歷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鰭首尾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漣水又逕湘鄉縣南臨漣水本屬零陵長沙定王子昌邑漣水又屈逕其縣東而入湘南縣也東北過湘南縣南又東北至臨湘縣西南東入于湘漣水自湘南縣東流至衡陽湘西縣界入于湘水也於臨湘縣為西南者矣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山在始安縣北縣故零陵之南部也魏咸熙二年孫皓之甘露元年立始安郡湘灕同源分為二水南為灕水北則湘川東北流羅君章湘中記曰湘水之出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於其中也東北過零陵縣東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焉北至零陵縣下注湘水湘水又逕零陵縣南又東北逕觀陽縣與觀水合水出臨賀郡之謝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縣蓋即水為名也又西北流注于湘川謂之觀口也又東北過洮陽縣東洮水出縣西南大山東北逕其縣南即洮水以立稱焉漢武元朔五年封長沙定王子節侯狗為侯國王莽更名之曰洮

治也其水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過泉陵縣西營水出營陽泠道縣南流山西流逕九疑山下蟠基蒼梧之野峯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大舜廟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未有登其峯者山之東北泠道縣界又有舜廟縣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營水又西逕營道縣馮水注之水出臨賀郡馮乘縣東北馮岡其水導源西北流縣為溪以託名焉馮水帶約衆流渾成一川謂之北渚歷縣北西至關關下下地名也是商州故業之始馮水又左合萌渚之水水南出于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其山多錫亦謂之錫方矣渚水北逕馮乘縣西而北注馮水馮水又逕營道縣而右會營水營水又西北屈而逕營道縣西王莽之九疑亭也營水又東北逕營浦縣南營陽郡治也魏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置在營水之陽故以名郡以營水又北都溪水注之水出舂陵縣北二十里仰山南逕其縣西縣本泠道縣之舂陵鄉蓋因舂溪為名矣漢長沙定王分以為縣武帝元朔五年封王中子買為舂陵節侯縣故城東又有一城東西相對各方百步古老相傳言漢家舊城漢稱猶存知是節侯故邑也城東角有一碑文字缺落不可復識東南三十里尚有節侯廟都溪水又南逕新縣東縣東傍都溪溪水又西逕縣南左與五溪俱會縣有五山山有一溪五水會於縣門故曰都溪也都溪水自縣又西北流逕泠道縣北與泠水合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其縣西南縣指泠溪以即名王莽之泠陵縣也泠水又北流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漢水又北流注于營陽峽又北至觀陽縣而出于峽矣大小二峽之間為泓澓之極崄矣營水又西北逕泉陵縣西漢武元朔五年以封長沙定王子節侯賢之邑也王莽名之曰溥潤零陵郡治故楚矣漢武帝元鼎六年分桂陽置太史公曰舜葬九疑實惟零陵武作零郡郡取名焉王莽之九疑郡也下郡陳球為零陵太守桂陽賊胡蘭攻零陵欲溉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不能下縣有白土鄉零陵先賢傳曰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為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勑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言其郡縣為表上言錢得除更名白土為更生鄉也晉書地道志曰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流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與應水合水出邵陵縣歷山山崖嶔崟峻峭萬尋登稍湛于上應水瀉於下東南流逕應陽縣南晉分觀陽縣立蓋即應水為名也應水又東南流逕

有鼻墟南。王隱曰。應陽縣本泉陽之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言象所封也。山下有象廟。言甚有靈。能興雲雨。余所聞也。聖人之神曰靈。賢人之精氣爲鬼。象生不惠。死靈何寄乎。應水又東南流而注于湘水。湘水又東北得洮口。水出永昌縣北羅山。東南流逕石鷰山東。其山有石。紺而狀鷰。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鷰群飛。頡頏如真鷰矣。羅君章云。今鷰不必復飛也。其水又東南逕永昌縣南。又東流注于湘水。又東北逕祁陽縣南。又有餘溪水注之。水出西北邵陵郡邵陵縣。東南流注于湘。其水澗揚清沅濁。水色兩分。湘水又北與宜溪水合。水出湘東郡之新寧縣西南新平故縣東。新平。故新平也。東川瀉浪。共成一津。西北流東岸山。下有龍穴。穴水逕其下。天旱則擁水注之。便有雨降。宜水又西北注于湘。湘水又西北得舂水口。水上承營陽舂陵縣西北潭山。又北逕新寧縣東。又西北流注于湘水也。**又東北過重安縣東。又東北過酃縣西。承水從東南來注之。**承水出衡陽重安縣西。邵陵縣界邪薑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廟在承水之陰。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於水。水輒變淥作銅腥。魚爲之死。承水又東北逕重安縣南。漢長沙頃王子度邑也。故零陵之鍾武縣。王莽更名曰鍾桓也。武水入焉。水出鍾武縣西南表山。東流至鍾武縣故城南。而東北流至重安縣注于承水。至湘東臨承縣北。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縣即湘東郡治也。郡舊治在湘水東。故以名郡。魏正元二年。吳主孫亮分長沙東部立縣。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逕。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數十里。此鼓今復無聲。觀陽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舩。扣之清響遠徹。其類也。湘水北又歷印石。石在衡水縣南。江水又有盤石。或大或小。臨水而石悉有跡。其方如印。累然行列。無文字。如此可二里許。因名爲印石也。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峯。岌爲峻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故羅含云。望若陣雲。非清霽素朝。不見其峯。丹水湧其左。澧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爲南嶽也。山下有舜廟。南有祝融冢。楚靈王之世。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治洪水血馬祭山。得金簡玉字之書。容峯之東。有仙人石室。學者經過。往往聞諷誦之音矣。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湘七百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有飛泉下注。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分湘南置也。衡陽郡治。魏正元二年。吳孫亮分長沙西部立。治湘南。太守可永。天徙郡湘西矣。十三州

志曰。日華水出桂陽郴縣華山。西至湘南縣入湘。地理志曰。郴縣有耒水出耒山。西至湘南西入湘。湘水又北逕簸山東。其山東臨湘川。西傍原隰。息心之士。多所萃焉。**又東北過陰山縣西。洣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灃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續漢書五行志曰。建安八年。長沙醴陵縣有大山常鳴。如牛呴聲。積數年。後豫章賊攻沒縣亭。殺掠吏民。因以爲候。湘水又北逕建寧縣。而傍湘水。縣北有空泠峽。驚浪雷奔。濬同三峽。湘水又北逕建寧縣故城下。晉太始中立。**又北過臨湘縣西。瀏水從縣西北流注。**縣南有石潭山。湘水逕其西。山有石室石床。臨對清流。水又北逕昭山西。山下有旋泉。深不測。故言昭潭無底也。亦謂之曰湘州潭。湘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橘州。或作吉字。爲南津洲尾。水西有橘洲子戍。故郭尚存。湘水又北左會瓦官水口。湘浦也。右逕船官西。湘州商舟之所次也。北對長沙郡。郡在水東州城南。舊治在城中。後乃移此。湘水左逕麓山東。上有故城。山北有白露水口。湘浦也。又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王莽改號撫睦。故南境之地也。秦滅楚。以長沙郡即青陽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荊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也。蘇林曰。青陽。長沙縣也。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爲長沙王。是城即芮築也。漢景帝二年。封唐姬子發爲王。都此。王莽之鎮蠻郡也。於禹貢則荊州之域。晉懷帝以永嘉元年。分荊州湘中諸郡。立湘州。治此。城之內郡廨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腳石床。纔容一人坐。形流制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城之西北有故市。北對臨湘縣之新治。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廛郭之佳憩也。郭頒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芮冢。取木於縣。立孫堅廟。見芮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先祖也。自芮卒至冢發四百年。至見綱又四十餘年矣。湘水左合誓口。又北得石槨口。並湘浦也。右合麻溪水口。湘浦也。湘水又北逕三石山東。山枕側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水北有三石戍。戍城爲二水之會也。湘水又逕瀏口戍西。北對瀏水。**又北溈水從西南來注之。**溈水出益陽縣馬頭山。東逕新陽縣南。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康矣。溈水又東入臨湘縣。歷溈口戍。東南注湘水。湘水又北合斷口。又北則下誓口。湘浦也。湘水之左岸有高口。水出益陽縣。西北逕高口戍南。又西北上鼻。水自鼻洲上口。受湘西入焉。謂之上鼻浦。高水西北

與下鼻浦合。水自鼻洲下口。首受湘川。西通高水。謂之下鼻口。高水又西北。右屈爲陵子潭。東北流注湘。爲陵子口。湘水自高口戍東。又北右會鼻洲。左合上鼻口。又北右對下鼻口。又北得陵子口。湘水右岸銅官浦出焉。湘水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土紫色。內含雲母。故亦謂之雲母山也。

又北過羅縣西潰水從東來流注之。湘水又北逕錫口戍東。又北左派謂之錫水。西北流逕錫口戍北。又西北流屈而東北注玉水焉。水出西北玉池。東南流注于錫浦。謂之玉池口。錫水入東北東湖水注之。水上承玉池之東湖也。南派于錫。謂之三陽逕水。南有三戍。又東北注于湘。湘水自錫口北出。又得望屯浦湘浦也。湘水又北枝津北出謂之門逕也。湘水紆派西北。東北合門水。謂之門逕口。又北得三溪水口。水東承大湖。西通湘浦。三水之會。故得三溪之目耳。又北東會大對水口。西接三津逕。湘水又北逕黃陵亭西。右合黃陵水口。其水上承大湖。湖水西流逕二妃廟南。世謂之黃陵廟也。言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樗蒲矣。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是納瀟湘之名矣。故民爲立祠於水側焉。荆州牧劉表刊石立碑。樹之於廟。以旌不朽之傳矣。黃水又西流入于湘。謂之黃陵口。昔王子山有異才。年二十而得惡夢。作夢賦。二十一溺死於湘浦。即斯川矣。湘水又北逕白沙戍西。又北右會東町口瀆水也。湘水又左合決湖口。水出西陵。東通湘渚。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豫章艾縣桓山。西南逕吳昌縣。北與純水合。水源出其縣東南純山。西北流。又東逕其縣南。又北逕其縣故城下。縣是吳主孫權立。純水又右會汨水。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陽宜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長沙立郡。因以爲郡。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笥山。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腳山。汨水又西爲屈潭。即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於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檝江波投弔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有漢南太守程堅碑。寄在原廟。汨水又西逕汨羅戍南。西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世爲汨羅口。湘水又北枝分。北出逕汨羅戍西。又北逕壘石山東。又北逕壘石戍西。謂之苟導逕矣。而北合湘水自汨口。西北逕壘石山西。而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爲青草山也。西對楚城口。湘水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湘水又東北爲青草湖口。右合苟逕北口與勞口合。又北得同拌口。皆湘浦右迆者也。

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湘水左會水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之

流。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石浦。咸湘浦也。側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口也。右屬微水。即經所謂微水。經下雋者也。西流注于江。謂之麋湖口也。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溠也。湖水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遭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於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麗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湖之右岸有山。世謂之笛鳥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戍也。晉太康元年。立巴丘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巴陵西對長洲。其洲南分湘浦。北屆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三江口矣。夫山列闕。謂之射獐。又北對養口。戍湘浦也。水色清異。東北入于大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灕水亦

出陽海山。灕水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灕之間。陵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灕。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之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者也。灕水又南與嶠水合。出西北邵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賴恭。引廣信合兵小零陵越城。逕步陽。即其地也。潙水又東南流注于灕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灕水者也。灕水又南合洊九溪。水出于洊九山。山有勞泉。并流衛敬。山甚及溪中有石若丸。自然珠圓。狀彈丸矣。故山水即名焉。溪水東派注于灕水。灕水又南逕始興縣東。魏文帝咸熙二年。吳孫皓分零陵南部。立始興縣。灕水又南右會洛溪。溪水出永豐縣西北洛溪山。東流逕其縣北。縣本蒼梧之北鄉。孫皓割以爲縣。洛溪水又東南逕始安縣。而東注灕水。灕水又東南派入熙平縣。逕羊瀨山。山臨水石。阿有色類羊。又東南逕雞瀨山。山帶灕水。山石色狀雞。故二山以物象受名矣。灕水入熙平水口。水源出縣東龍山。西南流逕其縣南。又西與北鄉溪水合。水出縣東北。北鄉山西派逕其縣北。又西派南轉逕其縣西。縣本始安之北鄉也。孫皓割以爲縣。溪水又南注熙平。熙平水又西注于灕水。縣南又刻ノ溏

水出東出西。有噴水從山下注。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因名北潮爲朝夕潭矣。灕水又西逕平樂縣界。左合平樂溪口。水出臨賀郡之謝沐縣南屈山。西北流逕謝沐縣西南。西南流至平樂。東南左會謝溱水矣。源流委合。西逕平樂南。孫皓割蒼梧之境。立以爲縣。北肆始婆溪水。又西南流注于灕水。謂之平水。南過蒼梧荔浦縣。灕水出縣西北鬵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流入于荔浦縣。注于瀨溪。又注于灕水之上。有灕水關。灕水又南。左合靈溪水口。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門。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灕水也。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水。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溱水導源縣西。南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溪合。山海經曰。肆水出臨武西南。注于海。入番禺西。肆水蓋溱水之別名也。武溪水出臨武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右合溱水。亂流東南逕臨武縣西。謂之武溪。縣側溪東。因曰臨武。上承東石大武也。溪又東南流。左合黃岑溪水。溪水出郴縣黃冷山。西南流右合武溪。武水又南入重山。山名藍豪。廣圓五百里。悉曲江縣界。崖峻險阻巖嶺干天。交柯雲蔚。霾天晦景。謂之瀧中。懸湍迴注。崩浪震山。名之瀧水。東至曲江縣安聚邑東屈西南流。瀧水又南出峽。謂之瀧口。西岸有任將軍

城。南海都尉任囂所築也。囂以尉佗自龍川始居之。東岸有任將軍廟。瀧水又南會令水。令水東出令君山。山群峯之孤秀也。晉太元十八年。崩下餘丈。於是懸磵暴瀕。源注寔頻。所入廣于瀧長。瀧水又右合林水。林水出縣東北湞山。王歆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室。室前磐石上。行罇十筆中。悉是餅銀。採伐過之。不得將。取必速鬥。晉太元初。民封驅之家。傭客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驗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備。覘則奴死銀矣。林水自源西流于瀧水。又與實水合。水出縣北湯泉。泉源沸涌。浩氣雲浮。以腥物投之。俄頃即熟。其中時有細赤魚游之。不爲灼也。而不合瀧水。人有擿水上冰滄海之有島與馬其水吐納東源。西北注于瀧水。瀧水又南。歷靈鷲山。山本名虎都山。亦曰虎市山。以虎多暴故也。晉義熙中。沙門釋僧律葺宇巖阿。攘虎遠跡。蓋律仁感所致。因改曰靈鷲山。瀧水又南逕曲江縣東。又言縣昔號曲紅曲山名也。東連周是矣。瀧中有碑文曰。後地理志。曲江舊縣也。王莽以爲除虜。始興郡治。魏文帝咸熙二年。孫皓分桂陽南部立縣。東傍瀧溪。號曰北瀧水。水左即東溪口也。水出始興東江州南康縣界石關山。西流而與連水合。水出南康縣東熱山。逕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

斯則攻衆之汰。其下舡路名連溪。連水源注于東溪。謂之連。吏作物謂之大庾嶠水也。東溪亦名東江。又曰始興水。又西即階水注之。水出縣東南即階山。水有別源曰梁頭重嶺。嶮瀧湍奔相屬。祗原更注。合爲一川。水側有昇天子城。昇天子所未聞也。即階水又西北注于東江。江水又西逕始興縣南。又西入曲江縣。即水注之。水出浮岳山。山嶺一處。則百餘步動。長在水也。因名浮岳山。南流注于東江。東江又西與利水合。水出縣之船石北山。南流逕船石下。石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均似是闕。名曰船石。古老言昔有二仙。分而憩之。自爾年異。稱歷一紀。利水又南逕靈石下。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闊五百丈。耆舊傳古石本桂陽汶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北。後人來見狀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遷號。又曰靈石。其勝處臨江壁立。廣數有若馳馬。水石響瀨。傳響不絕。南舟淹留聆。既不吉。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西注于北江。謂之東江口。溱水自北有始興大江之名。而南入湞陽縣也。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溱水南逕湞陽縣脩。盜縣也。王莽之基武矣。縣東有浛石山。廣圍三十里。犍峙大江之北。壁立長川之陰。其陽有石室。燕吏所憩。昔欲於山北開連郡之路。輒有大蛇斷道不果。是以今者猶有石室尚沉存而溱

也。溱水又西南歷皐口大尉二山之間。是曰湞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青嶂。[illegible]湞水出南海龍川縣。西逕湞陽縣南。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湞水出南海龍川。西入溱是也。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會一里水。其處隘。名之爲觀岐。連山交枕。絕崖壁竦。下有神廟。背阿面流。壇宇虛肅。廟渚攢石巉巖。亂峙中川。時水洊漲。鼓怒沸騰。流木淪沒。必無出者。世人以爲河伯下材。晉中朝時。縣人有使者至洛。事訖將還。忽有一人寄其書云。吾家在觀岐前。石間懸藤。即其處也。但扣藤。自當有人取之。使者謹依其言。果有二人出外取書。并延入水府。衣不沾濡。常言此似不近情。然造化之中。無所不有。將滿西將與河伯俞賓。以此推之。亦爲類矣。溱水又西南逕中宿縣南。[illegible]分四會之北鄉立焉。南入于海。[illegible]匯水出桂陽縣盧聚。水出桂陽縣西北上驛山盧溪。爲盧溪水。東南流逕桂陽縣故城。謂之匯水。地理志。匯水出桂陽南。至四會是也。匯水又東南流。[illegible]之溪。溪水下流歷峽。南出是峽。謂之貞女峽。峽西岸高巖。名貞女山。山下際有石如人形。高七尺。狀如女子。故名貞女峽。古來相傳。有數女取螺於

（此邐。風雨晝晦。忽化為石。斯識巨異。譬以聞作。但恪生石中。擊冰空木。斯抑類矣。物之變化。豈以理求乎。其水又合洭水。洭水又東南入陽山縣。右合遲口。水源出縣西北一百一十里石嶂村。村之源水側有豫章木。本運可二丈。其株根猶存。代之猶載。而外樹若新。羽族飛翔。不息其條。衆枝飛散。連其鄉亦不別所如。唯見一枝獨在含洭水矣。遷水在南。派注于洭。洭水又東南流而入與斟水合。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而注洭水。洭水又南逕縣故城。城內有舊傳曰。往昔縣長臨縣。郴遷催超級。大史遷觀言勢使然。摧斷邃岡。派血成川。城因傾陷。遂即頃敗。閣下大鼓。飛上臨武。乃之桂陽。遂懸聖鼓。自陽山達于桂陽之武步驛。所至南聖鼓道也。其道如塹。達于鼓城矣。洭水又逕陽山縣南。縣故含洭縣之桃鄉。孫皓分立為縣也。洭水又南東流也。）東南過含洭縣。（應劭曰。洭水東北入沅。瓚注漢書。沅在武陵。去洭遠。入湘。湘水不得入沅。洭水東南左合翁水。水出東北利山湖。湖水廣圓五里。潔踰凡水。西南流注于洭。謂之翁水口。口已下東岸有聖鼓枝。即陽山之鼓枝也。橫在川側。雖衝波所激。未嘗移動。百鳥翔鳴。莫有萃者。船人上下。以篙撞者。輒有虎禍。洭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東出堯山。山盤紆數百里。有精舍。連起。延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耆舊云。堯行宮所。陶水西逕縣北。右注洭水。洭水又逕含洭縣西。王歆始興記曰。縣有白鹿城。城南有白鹿岡。咸康中。郡民張魴為縣。有善政。白鹿來遊。故城及岡並即名焉。）南出洭浦關為桂水。（關在中宿縣。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滙水也。漢武帝元鼎九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征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名也。）

深水出桂陽盧聚。（呂忱曰。深水一名邃水。導源盧溪。西入營水。亂流營波。同注湘津。許慎云。深水出桂陽南平縣也。經書桂陽者。縣本隸桂陽郡。後到屬始興。縣有盧溪盧聚。山在南平縣之南。九疑山東也。）西北過零陵營道縣南。又西北過營浦縣南。又西北過泉陵縣西北七里。至燕室邪入于湘。（水上有燕室丘。亦因為聚名也。其下水深不測。號曰龍淵。）

鍾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又東北過宋渚亭。又北過鍾亭。與耒水合。（都山即都龐之嶠也。五嶺之第三嶺也。鍾水即檜水也。庾仲初曰。檜水南入始興。溱水注于海。北入桂陽。湘水注于江是也。華水即桂水也。雖桂聲相近。故字隨讀變。經仍其非矣。桂水出桂陽縣北界山。山壁高聳。三面特峻。石泉懸注。瀑布而下。北逕南平縣。而東北流。屆鍾亭。左會鍾水。通為桂水也。故應劭曰。桂水出桂陽東北入湘。）又北過魏寧縣之東。（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一百二十里。縣南西二面。岨帶清溪。桂水無出縣東理。蓋縣邑流移。今古不同故也。）又北入于湘。

耒水出桂陽郴縣南山。（耒水發源出汝城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逕其縣北。西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瀨各數百步。瀑流奔急。竹節相次。亦為行旅之艱難也。又西北逕晉寧縣北。又西左合清溪水口。水出縣東黃岑山。西南流歷縣南。又西北注于耒水。汝縣在郡東三百餘里。山又在縣東。耒水無出南山理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謂之程鄉溪。郡置酒官醞於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酃也。耒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案盛弘之云。衆山水出注于大溪。號曰横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謂之為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流矣。廉介為二千石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枉而不亂。豈謂能渝其真乎。蓋亦恐其名也。劉澄之謂為一涯溪。通四會。殊為孟浪而不思也。庾仲初云。溱水南入始興。溱水注海。即黃岑水入武溪者也。北水入桂陽湘水。注于大江。即是水也。又側千秋水注之。水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靈壽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合黃水。黃水又東北逕其縣東。右合除泉水。水出縣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圓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無底。暖處水白且濁。玄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水盛則瀉黃溪水。耗則津徑輟流。郴舊縣也。桂陽郡治也。漢高帝二年分長沙置。地理志曰。桂水所出。因以名也。王莽更名南平。縣曰宣風。項羽遷義帝所築也。縣南有義帝冢。內有石虎。因呼為白虎郡。東觀漢記曰。茨充字子何。為桂陽太守。民惰嬾。少麁履。足多剖裂。充教作履。今江南知織履。皆充之教也。黃溪東有馬嶺山。高六百餘丈。廣圓四十許里。漢末有郡民蘇耽。栖遊此山。桂陽列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常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為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逐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遇不走。耽曰。非女曹所知。即與母辭。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涕泗。又說年將大疫。死者略半。穿一井飲水。可得無恙。如是有災癘甚衆。見耽乘白鳥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民因名為馬嶺山。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郴口。耒水又西逕華山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溪。耒則黃溪耒水之交會也。耒水東派沿注。不得北過其縣西也。西岸連山。石

來讒潛。行言欲誹佃留念。情不極已也。又北過便縣之西。縣故惠王封長沙王子吳淺為侯國。王莽之便屏也。縣界有溫泉水。在郴縣之西北。左右有田數千畝。資之以溉。常以十二月下種。明年三月穀熟。度此水冷。不能生苗。溫水所溉。年可三登。其餘波散流。入于耒水也。又西北過耒陽縣之東。耒陽舊縣也。蓋因水以制名。王莽更名南平亭。東傍耒水。水東肥。南有郡故城。縣有溪水。東出侯計山。其水清激。冬溫夏冷。西流謂之肥川。川之北有盧塘。塘地八頃。其深不測。有大魚。常至五月。輒一奮躍。水湧數丈。波襲四陸。細魚奔迸。隨水登岸。不可勝計。又云。大魚將欲鼓作。諸魚皆浮聚。水則往西北逕蔡州。州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倫漢黃門。順帝之世。擣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自其始也。又北過酃縣東。縣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酃酒。歲常貢之。湖邊尚有酃縣故治。此西北去臨承縣一十五里。從省縣。十三州志曰。大別水南出耒陽縣太山。北至酃縣入湖也。北入于湘。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水。謂之耒口也。洣水出茶陵縣上鄉。西北過其縣西。水出江州安成郡廣興縣太評山。西北流逕茶陵縣之南。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訢侯訢之邑也。王莽更名聲鄉矣。洣水又屈而過其縣西北流注也。地理志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十六

謂之泥水者也。又西北過攸縣南。攸水出東南安成郡安復縣封侯山。西北流逕其縣北。縣北帶攸溪。蓋即溪以名縣也。漢武帝元朔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為攸輿侯。即地理志所謂攸縣者也。攸水又西南流入茶陵縣。入于洣水也。又西北過陰山縣南。縣本陽山縣也。縣東北猶有陽山故城。即長沙孝王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故壍山埋谷。改曰陰山縣。縣上有容水。自侯雲山下注洣水。謂之容口。洣水又西北逕其縣東。又西逕歷口。縣有歷水。水有大穴。容一百石。出於此水。因以名曰容水。下注洣水。謂之歷口。洣水又西北與洋湖水會。水出縣西北樂藪。周不洋湖。湖去周七里。湖水下注洣。謂之洋湖口。洣水東北逕峨山縣。東北又有武陽龍尾山。並仙者羽化之處。上有仙人及龍馬跡。於其處得遺咏。緋栖白雲。為思昔濃。攀念來鄉。遺咏在茲。覽其餘滴。依然息。息匪直遊想霞蹤。實其文水。可念故端積細札。以證其味。其略曰。登武陽觀樂藪。峨嶺千陡洋湖口。令彩嫣。篤白駒。臨天水。心踟躕。千載後。不知如。蓋勝賞仲卿。芳情超長矣。又西北入于湘。漉水出醴陵縣東漉山。西過其縣南。醴陵縣。高后四年。封長沙相侯越為國。縣南臨漉水。水東出安城鄉翁陵山。余謂漉醴聲相近。後人藉便以漉為稱。雖翁陵名異。而即麓是同。歷從縣西。西北流至漉浦。注入于湘。

瀏水出臨湘縣東南瀏陽縣西北。過其縣東北與撈水會。瀏水出縣東江州豫章縣首裨山。導源西北流逕其縣南。縣憑溪以即名也。又西北注于臨湘縣也。西入于湘。瀏水出豫章艾縣。春秋左氏傳曰。吳公子慶忌諫夫差不納。居于艾是也。王莽更名治翰。西過長沙羅縣西。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為羅侯。瀏水又西流積而為陂。謂之町湖也。又西累石山入于湘水。累石山。在北亦謂之五木山。山方尖如五木狀。故俗人藉以名之。山在羅口北。瀏水又在羅水南流注于湘。謂之東町口者也。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山海經曰。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西也。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于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于江。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為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北源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澄之曰。縣東南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劉氏專以字說。而不知遠失其本矣。豫章水導源東北流逕南野縣北。贛川石阻。水急行難。傾波委注。六十餘里。逕贛縣東。縣即南康郡治。晉太康五年。分廬江立豫章水右會湖漢水。水出雩都縣。導源西北流逕金雞石。其石孤峙臨川。耆老云。昔見金雞出於石上。故石取名焉。湖漢水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也。又西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十七

北過廬陵縣西。廬陵縣。即王莽之桓亭也。十三州志曰。稱廬水西出長沙安復縣。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蒼為侯國。即王莽之用也。吳寶鼎中立以為安成郡。東至廬陵入湖漢水也。又東北過石陽縣西。漢和帝永元八年。分廬陵立。漢獻帝初平二年。吳長沙桓王立廬陵郡。治此。豫章水又逕其郡南。城中有井。其水色半清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飲粥。悉皆金色。而甚芬香。又東北過漢平縣南。又東北過新淦縣西。牽水西出宜春縣。漢武帝元光六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王莽之脩曉也。牽水又東逕吳平縣。舊漢平也。晉太康元年改為吳平矣。牽水又東逕新淦縣。即王莽之偶亭。而注于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水出其縣下注于贛水。又北過南昌縣西。旴水出南昌縣。西北流逕南昌縣南。西注贛水。又有蜀水注之。水出康樂縣。縣故陽樂也。蜀水又東逕望蔡縣。縣以汝南上蔡民萍居此土。晉太康九年改為望蔡縣。蜀水又東逕建城縣。漢武帝元光四年。封長沙定王子劉拾為侯國。王莽更之名曰多聚也。縣出然石。異物志曰。石色黃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熱。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則冷。灌之則熱。如此無窮。元康中。雷孔章入洛。賫石以示張公。張公曰。此謂然石。於是乃知其名。蜀水又東至南昌縣。東流入于贛水。贛水又歷白社。西有徐孺子墓。吳嘉禾中。太守長沙徐熙於墓隧種松。太守南陽謝景於墓側立碑。水貴中。大丁洲

郡夏侯嵩於府門立思賢亭，松大合抱，世世修治，至今謂之聘君亭也。贛水又北歷南塘，塘之東有孺子宅，際湖南小洲上。孺子名稺，南昌人，高尚不仕，太守黃瓊辟不就。桓帝問尚書令陳蕃：徐稺、袁閎誰為先？蕃答稱：袁生公族，不鏤自雕；至於徐稺，傑出薄城，故宜為先。桓帝備禮徵之，不至。太原郭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於盧前而去。衆不知其故，林宗曰：必孺子也。詩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年七十二卒。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艑處。贛水又北逕南昌縣城西，於春秋屬楚，即令尹子蕩師于豫章者也。秦以為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治此，即灌嬰所築也。王莽更名縣曰宜善，郡曰九江焉。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陳蕃為太守，置徐稺為功曹，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此即懸榻處也。建安中，更名西安，晉又名為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疏，垂蔭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中宗之祥也。禮斗威儀曰：君政訟平，豫章常為生。大興中，元皇果興大業於南，故郭景純南郊賦云：弊樟擢秀於祖邑是也。以對東祖為豫章故也。贛水北出際西北，歷度支步，是晉度支校尉立府處。步即水渚也。贛水又逕郡北，為津步。步有故守賈萌與安侯張普爭地，為普所害，即日靈見津渚，故民為立廟焉。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津步之處也。西行二十里曰散原山，疊障四周，杳邃有趣。晉隆安末，沙門竺曇顯建精舍於山南，僧徒自遠而至者相繼焉。西北五六里有洪井，飛流懸注，其深無底，舊說洪崖先生之井也。北五六里有風雨池，言山高瀨激，激著樹木，樹木霏散，遠灑若雨。西有鸞岡，洪崖先生乘鸞所憩泊也。岡西有鵠嶺，云王子喬控鶴所逕過也。有二崖，號曰小蕭，言蕭史所遊萃處也。雷次宗云：此乃繫風捕影之論，據實本所未辨，聊記奇聞以廣井魚之聽矣。又按謝莊詩，莊常遊豫章，觀井賦詩，言鸞岡四周有水，謂之鸞陂，似非虛論矣。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大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冬夏不增減，水至清深，魚甚肥美。每於夏月，江水溢塘而過，居民多被水害。至宋景平元年，太守蔡君西起隄，開塘為水門，水盛則閉之，內多則洩之，自是民居少患矣。贛水又東北逕王步，步側有城，云是孫奮為齊王鎮此城之，今謂之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郡東南二十餘里，又有一城，號曰齊王城，築道相通，蓋其離宮也。贛水又北逕南昌左尉廨西，漢時九

江梅福為南昌尉居此，後福一旦捨妻子去九江，傳云得仙。贛水又北逕龍沙西，沙甚潔白，高峻而陁，有龍形，連亘五里中，舊俗九月九日升高處也。特有人於此沙得故冢，刻塼題云：西去江七里半，筮言其吉，卜言其凶，而今此冢垂沒于水。所謂筮短龜長也。贛水又逕椒丘城下，建安四年孫策所築也。贛水又歷釣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也。舊夏月邸閣前洲沒，去浦遠，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運出之力，於渚次聚石為洲，長六十餘丈，洲裏可容數十舫。贛水又北逕鄡陽縣，王莽之豫章縣也。餘水注之。水東出餘汗縣，王莽更名之曰治干也。餘水北至鄡陽縣注贛水。贛水又與鄱水合，水出鄱陽縣東，西逕其縣南，武陽鄉也。地有黃金，可採。王莽改曰鄉亭。孫權以建安十五年分為鄱陽郡。水又西注于贛。又有餘水入焉。其水導源建昌縣，漢元帝永光二年分海昏立。餘水東逕新吳縣，漢中平中立。餘水又逕海昏縣，王莽更名宜生，謂之上繚水，又謂之海昏江，分為二水。縣東津上有亭，為濟渡之要。其水東北逕昌邑城而東出豫章大江，謂之慨口。昔漢昌邑王之封海昏也，每乘流東望，輒憤慨而還，世因名焉。其一水枝分別注入于脩水也。**又北過彭澤縣西。**脩水出艾縣，而東北逕豫寧縣，故西安也。晉太康元年更從今名。脩水又逕來，北逕永循縣，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海昏立。脩水又東北注贛水，其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于彭蠡也。**北入于江。**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于江。**山海經：三天子都一曰天子鄣。王彪之廬山賦叙曰：廬山，彭澤之山也，雖非五嶽之數，穹隆嵯峨，實峻極之名山也。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南有廬山，九江之鎮也，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山開曰：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鄣之巖萬仞，懷靈抱異，苞諸仙迹。豫章舊志曰：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寓精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南巡，覩山以為神靈，封俗大明公。遠法師廬山記曰：殷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矣。又按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於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尚存，弟子覩室悲哀，哭之，旦暮同憂號，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乃傳之謬，非實證也。故豫章記以廬為姓，因廬以氏，周氏、遠師，或託廬墓為辭，或憑廬以託稱，二證既違，二情互爽。按山海經創志大禹，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山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之

名。山水網條。五粲脉獨。明不問匡俗始立。光婷事君子。獨引此額。用成章句耳。又按張華博物志。曾著傳其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後其姓經過。山神邀猛。猛語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猛。又贈詩云。仰矚列仙館。俯察王神宅。曠載暢遐情。朗嘯邀三益。此乃神遺之事。亦有換轉。理難詳矣。吳猛隱山得道者也。尋陽記曰。廬山上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盈尺。杳然無底。吳猛將弟子登山過此梁。見一翁坐桂樹下。以玉盃承甘露與猛。又至一處。見數人為猛設玉膏。猛弟子竊一寶。欲以來示世人。梁即化如指。猛使送寶還。手牽弟子。令閉眼相引而過。其山川明淨。風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遯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秦始皇。漢武帝。及太史公日為遊。咸升其巖。望九江而眺鍾彭焉。廬山之北有石門。水出嶺。嶺端有雙石高聳。其狀若門。因有石門之目焉。水導雙石之中。懸流飛瀑。近三百許步。下散漫十數步。上望之連天。若曳飛練於霄中矣。下有盤石。可坐數十人。冠軍將軍劉敬宣。每登陟焉。其水歷澗。逕龍泉精舍南。太元中沙門釋慧遠所建也。其水下入江南嶺。即彭蠡澤西天子鄣也。峯崿險峻。人跡罕及。嶺南有大道。順山而下。有若畫焉。傳云。匡先生所遊至江巔。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

者極於山峯。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按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為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山廟甚神。能分風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為貳。擘流為兩。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廟。其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舡不行。合舡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舡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於當世也。復下己女於水中。將度。遙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故于寶書之於感應焉。山東有石鏡。照水之所出。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見人形。晨光初散。則延照入石。毫細必察。故名石鏡焉。又有二泉。常懸注。若白雲帶山。廬山記曰。白水在黃龍南。即瀑布也。水出山腹。挂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望若懸素。注處悉成巨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廬山之南有上霄石。高壁緬然。與霄漢連接。秦始皇三十六年。歎斯岳遠。遂記為上霄焉。上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湖中有一落星石。周迴百餘步。高五丈。上生竹木。傳云。有星墜此。因以名焉。又有孤石介立大湖中。周迴一里。竦立百丈。矗然高峻。特為瓌異。上生林木。而飛禽罕集。言其上有玉書可讀。所未詳也。耆舊云。昔禹治洪水至此。刻石紀功。或言秦始皇所勒。然歲月已久。莫能分辨之也。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山海經。謂之浙江也。地理志云。水出丹陽黟縣南蠻中。北逕其縣南。有博山。山上有石。特起十丈。上峯若劒杪。時有靈鼓潛發。正長臨縣。以山鼓為候。一鳴。官長一年。若長官發聲。則官長不吉。浙江又北。歷黟山。縣居山之陽。故縣氏之。漢成帝鴻嘉二年。以為廣德國。封孫客王於此。晉太康中以為廣德縣。分縣置城郡。會稽陳業。潔身清行。遁跡此山。浙江又北逕歙縣東與一小溪合。水出縣東北翁山。西逕故城南。又西南入浙江。又東逕遂安縣南。溪廣二百步。上立杭以相通。水甚清深。潭又極鱗。故名新安。分歙縣立之。晉太康中。又改從今名。浙江又左合絕溪。溪水出始新縣西。東逕縣故城南。為東西長溪。溪有四十七瀨。濬流驚急。奔激聒天。孫權使賀齊討黟歙山賊。賊固黟之林歷山。山甚峻絕。又工築五丘。齊以鐵戈琢山升出不意。人以白搭擊之。氣禁不得。遂用奇功平賊。於是立始新都。皆於歙之華鄉。今齊守之。後移出新亭。晉太康元年。改曰新安郡。溪水東注浙江。浙江又東北逕建德縣南。縣北有烏山。山下有廟。廟在縣東七里。廟有大石。高十丈五十圍。水瀨潛激。而能致雲雨。浙江又東逕壽昌縣南。自建德

至此八十里。中有十二瀨。瀨皆峻險。行旅所難。縣南有李子長先墓。先少喪二親。負土成墳。數年不勝哀卒。浙江又北逕新城縣。桐溪注之。水出吳興郡於潛縣北天目山。山極高峻。崖嶺竦疊。西臨峻澗。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樹。謂之翔鳳林。東面有瀑布。下注數畝深沼。名曰蛟龍池。池水南流逕縣西。為縣之西溪。溪水又東南與紫溪合。水出縣西百丈山。即紫山也。山水東南流。名為紫溪。中道夾水有紫色盤石。石長百餘丈。望之如朝霞。又名此水為赤瀨。蓋以倒影在水故也。紫溪又東南流。逕白山之陰。山甚峻極。北臨紫溪。又東南連山夾水。兩峯峙交。反項對石。往往相捍。十餘里中。積石磊砢。相扶而上。澗下白沙細石。狀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爭輝。一曰樓林。紫溪東南流逕桐廬縣東。為桐溪。孫權藉溪之名。以為縣目。富春之地。立桐廬縣。自縣至于潛。凡有十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一石室。漢光武帝時。嚴子陵之所居也。故山及瀨。皆即人姓名之。山下有盤石。周迴十數丈。交枕潭際。是陵所游也。桐溪又東北逕新城縣。入浙江。縣故富春也。孫權升為郡。咸和元年。復立為縣。浙江又東北入富陽縣。故富春也。晉后名春。改曰富陽也。東分為湖浦。浙江又東北逕富春縣南。縣故王莽之誅歲也。江南有山。孫武皇之先所葬也。溪有暴上有光

如雲來爲天黃武四年孫權以富春爲東安郡分置諸縣以封士燮浙江又東北逕壽山西山上有孫權父冢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浙江逕縣左合餘干大溪江北即臨安縣界水北對郭文宅宅傍山面溪宅東有郭文墓晉建武元年縣時王導迎文置之西園文逃此而終臨安今改吳之建安十六年縣民郎稚亂賀齊討之孫權分餘杭立臨水縣晉改曰臨安縣因岡爲城南門外高對安溪郡邊縣邊北門以爲埠爲亭表浙江又東逕餘杭故縣南新縣北秦始皇南遊會稽途出是地因立爲縣王莽之進睦也漢末陳渾移築南城縣後溪南大塘即渾立以防水也縣南有三碑是顧颺范寧等碑縣南有大壁山郭文自陸渾遷居也浙江又東逕烏傷縣北王莽改曰烏孝郡國志謂之烏傷異苑曰東陽顏烏以淳孝著聞後有群烏銜鼓集顏烏所居之村烏口皆傷一境以爲顏烏至孝故致慈烏欲令孝聲遠聞又名其縣曰烏傷矣浙江又東北流至錢塘縣穀水入焉水源西出太末縣縣是越之西鄙姑蔑之地也秦以爲縣王莽之末理也吳寶鼎中分會稽株東陽郡穀水東逕獨松故冢下冢爲水毀其壙文言吉龜言凶百年墮水中今則同矣穀水又東逕長山縣南與永康水合縣本東陽郡治也縣漢獻帝分烏傷立郡吳寶鼎中分會稽置城居山之陽故稱之長仙縣也言赤松採藥此山因而居之故以爲名後傳呼乖謬字亦因改溪水南出永康縣赤烏十分烏傷上浦立劉敬叔異苑曰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堪者擔載出欲上吳王夜宿越里纜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元緒奚事爾也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治龜曰子明無多辭既至建業權將煮之燒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然以老桑乃熟獻人仍說龜言權使伐桑取煮之即爛故野人呼龜曰元緒其水飛流北注至縣南門入穀水穀水又東定陽溪水注之上承信安縣之蘇姥布縣本新安縣晉武帝太康三年改曰信安水懸百餘丈瀨勢飛注狀如瀑布瀨邊有如石牀牀上有石牒長三尺許有似雜緣結也東陽記云信安縣有懸室坂晉中朝時有民王質伐木至石室中見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倚柯聽之童子以一物如棗核與質質含之便不復饑俄頃童子曰其歸承聲而去斧柯漼然爛盡既歸質去家已數十年親情凋落無復向時比矣其水分納衆流混波東逝逕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大竹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燈白沙細石狀若凝雪石溜湍波浮響無輟山水之趣尤深人情

縣漢獻帝分信安立溪亦取名焉溪水又東逕長山縣北北對高山山下水際是赤松羽化之處也其妻少女追之亦俱仙矣後人立廟於山下溪水又東入于穀水又東逕烏傷縣之雲黃山山下臨溪水水際石壁杰立高一百許丈又與吳寧溪水合水出吳寧縣下逕烏傷縣入穀謂之烏傷溪水閩中有徐登者女子化爲丈夫與東陽趙炳並善越方時遭兵亂相遇於溪各示所能登先禁溪水爲不流炳次禁枯柳爲生荑二人相視而笑登年長炳師事之後登身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知炳乃升茅屋據鼎而爨主人驚怪炳笑而不應屋亦不損又嘗臨水求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而殺之民立祠於永寧而蚊蚋不能入炳東道懷術而不能全身避害章同長弘矛元之龜元遜之來故雖敗矣穀水入末入穀縣而左入浙江穀水北理志曰穀水自太末東北至錢塘入浙江是也浙江又東逕靈隱山山在四山之中有高崖洞穴右左有石室三所又有孤石壁立大三十圍其上開散狀如蓮花昔有道士獨往不歸或因以稽留爲山號山下有錢塘故縣浙江逕其南王莽更名之曰泉亭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許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焉縣南江側有明聖湖父老傳言湖有金牛古見之神化不測湖取名焉縣有武林山武林水所出也闞駰云山出錢水東入海吳地記言縣惟浙江今無此水縣東有定包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常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日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也昔子胥亡於吳吳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誠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遊夫江海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無記焉然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秦始皇三十七年將遊會稽至錢塘臨浙江所不能渡故道餘杭之西津也浙江北合詔息湖湖本名作湖因秦始皇巡狩所憩故有詔息之名也浙水又東合臨平湖異苑曰晉武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云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劉道民詩曰事有遠而合蜀桐鳴吳石傳言此湖草穢壅塞天下亂是湖開天下平孫皓

天璽元年。吳郡上言臨平湖。自漢末穢塞。今更開通。人於湖邊得石函。出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作皇帝字。於是改天冊為天璽元年。孫皓以為元皇中興之符徵。又湖之石瑞也。錢塘記曰。桂宮之墅。湖水色赤。熒熒如丹。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又逕會稽山陰縣有曹竹里。里有舊城。言句踐封范蠡子之邑也。浙江又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往造焉。吳郡太守謝勗封蘭亭侯。蓋取此亭以為封號也。太守王廙之移亭在水中。晉司空何無忌之臨郡也。起亭於山椒。極高盡眺矣。亭宇雖壞。基陛尚存。浙江又逕越王允常冢北。冢本木客村。耆云。句踐使工人伐榮楯。欲以獻吳。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後人因以名地。句踐都琅邪。欲移允常冢。冢中生分風。飛沙射人。人不得近。句踐謂不欲遷。止。浙江又東北得長湖口。湖廣五里。東西百三十里。沿湖開水門六十九所。下溉田萬頃。北瀉長江。湖南有覆斗山。周五百里。北連鼓吹山。山西枕長溪。溪水下注長湖。山之西嶺有賀臺。越入吳還而成之。故號曰賀臺。矣又有秦望山。在州城正南。為眾峰之傑。陟境便見。史記云。秦始皇登之以望南海。自平地以取山頂七里。懸隥孤危。徑路險絕。記云。扳

蘿捫葛。然後能升。山上無甚高木。當由地迥多風所致。山南有嶕峴。峴裏有大城。越王無餘之舊都也。故吳越春秋云。句踐語范蠡曰。先君無餘國在南山之陽。社稷宗廟在湖之南。又有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為茅山。又曰棟山。越絕云。棟猶鎮也。蓋周禮所謂揚州之鎮矣。山形四方。上多金玉。下多玦石。山海經曰。夕水出焉。南流注于湖。吳越春秋稱山覆釜之中。有金簡玉字之書。黃帝之遺讖也。山下有禹廟。廟有聖姑像。禮樂緯云。禹治水畢。天賜神女聖姑。即其像也。山上有禹冢。昔大禹即位十年。東巡狩崩于會稽。因而葬之。言鳥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穢。是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山東有湮井。去廟七里。深不見底。謂之禹井。云東游者多探其穴也。秦始皇登稽山。刻石紀功。尚存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又有石山。石形似上有金簡玉書之言。言夏禹發之。得百川理也。又有射的山。遠望山的狀若射侯。故謂射的。射的之西有石室。名之為射堂。年登否常占射的。以為貴賤之準。的明則米賤。的闇則米貴。故彥云。射的白。解米百。射的玄。解米千。北則石帆山。山東北有孤石。高二十餘丈。廣八丈。望之如帆。因以為名。北臨大湖。水深不測。傳與海通。何次道作郡。嘗於此水中得烏賊魚。雨對精廬。上蔭脩木。下瞰寒泉。西連措

山。皆一山也。東帶若耶溪。吳越春秋所謂歐冶涸以成王劍處。水上承嶕峴麻潭。溪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欅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游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眾山倒影。窺之若畫。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大錢。然山栖遁逸之士。谷隱不羈之民。有道則見。物以感遠為貴。荷衆欽德。故父老以一錢為榮。豈藉費也。義重於耳。溪水下注大湖。耶溪之東。又有寒溪。溪之北有鄭公泉。泉方數丈。冬溫夏涼。漢太尉鄭弘宿居潭側。因以名焉。弘少以苦節自居。恒躬採伐。用貿糴養。每出入溪津。常感神風送之。雖忠行自追。無杖檝之勞。村人貪藉風勢。常依隨往還。有淹留者。徒輩相謂。汝不欲及鄭風邪。其感致如此。湖水自東亦注江通海。水側有白鹿山。山北湖塘上有亭。吳黃門侍郎東明君丁弘測墓。太守張景敷往還焉。使門肯伊埭。埭之西作亭。亭宋以楊為名。孫恩作賊從海來。揚亭被燒。後修立。故名猶在。東有銅牛山。山有銅穴三十許丈。穴中有大樹神廟。山上有冶官。山北湖下有練塘里。吳越春秋云。句踐練冶銅錫之處。採炭於南山。故其間有炭瀆。句踐臣吳王。封句踐於越百里之地。東至炭瀆是也。縣南九里有侯

山。山孤立長湖中。昔車騎將軍孔敬康。少時遊世栖跡此山。湖北有三小山。謂之秦野山。在縣南六里。按吳越春秋越之秦苑也。山有石室。言越王所將息處矣。縣湖北有陳音山。楚之善射者曰陳音。越王問以射道。又善其說。乃使簡士習射北郊之外。按吳越春秋言死葬於湖西山上。今陳音山。乃在國南五里。湖北有射堂。及諸郡舍。近村相屬。又於湖中築塘。直體南山。北抑大越之國。秦改為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太史公曰。禹會諸侯計於此。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始以山名。門為地號。夏后少康封少子行以奉禹祠。為越世。歷殷周。至於允常。列于春秋。允常子句踐稱王。都於會稽。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山陰康樂里。有地名邑中者。是越事吳。故北其門以東為右。西為左。故雙闕在北門外。闕北百步有雷門。越樓兩層。句踐所造。時有越之舊木矣。州郡作半屋之大也。亦多是越時故物。句踐霸世。徙都琅邪。後為楚伐。始還浙東。城東郭外有靈汜。下水甚深。舊傳下有地道。通於震澤。又有句踐所立宗廟。在城東。明里中甘蔣南。又有王莒竹林。靈門大社。精舍表珠山。劍峯。祭林栽芋。剩渊涎派。畫泉石之好。水派逕通浙江。又北逕山陰縣西。西門外百餘步有練山。本郵那郡之東武縣山也。飛來從此。壘積數百家。吳越春秋稱怪山者。東武海中山也。一

名自來山○百姓怪之○號曰怪山○亦云越王無彊為吳所伐○去琅琊止東武○人隨居山下○遂望此山○其形似龜○故亦有龜山之稱也○越起靈臺於山上○又作三層樓以望雲物○川土明秀○亦為勝地○故王逸少云○以山陰上道猶如鏡中行也○浙江之上○又有大吳王小吳王村○並是闔閭夫差伐越所舍處也○今悉民居○然猶存故目○昔越王為吳所敗○以三千餘眾守於稽山○者待女○施必及下○呂氏春秋曰○越王之栖於會稽也○有酒投江○民飲其流而戰氣自倍○所使即浙江也○許慎晉灼並言江水至山陰為浙江○江之兩岸有朱室塢○句踐百里之封○西至朱室為此也○浙江又東北逕重山西○大夫文種之所葬也○山上有白樓亭○本山下縣令殷朗移置今處○亭側桓儼避地會稽○聞陳業履行高潔○往候不見○儼後浮海南入交州○臨去遺書與業○不因行李○繫白樓亭柱而去○升陟遠望○山湖滿目也○永建中○陽羨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漢高帝十二年亦吳也○後分為三○世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鼎折金乃生○是因詔為語兒鄉非也○禦兒之名遠也○蓋無智之徒○因藉地名生情穿鑿耳○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是也

安傳引黃文證地為○韋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浙江又東逕柴辟南○吳越之戰地矣○備候於此○故謂之辟塞○是以越絕稱吳○故從由拳辟塞度會夷奏山陰是也○浙江又逕固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浙江之濱○言可以固守○謂之固陵○今之西陵也○浙江又東逕柤塘○謂之柤瀆○昔太守王朗拒孫策戰不利○孫靜說策曰○朗負阻守城○難可卒拔○柤瀆去此數十里○是道要也○若從此出○攻其無備○破之必也○策從之○破朗於固陵○有西陵湖○亦為之西城湖○湖西有湖城山○東有夏架山○湖水上承妖皋溪而下注浙江○又逕永興縣南○縣在會稽東北一百二十里○闔閭弟夫槩之故邑也○王莽之餘衍也○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故孫權改曰永興○縣有浙江○又東合浦陽江○江水之導源烏傷縣○又東逕諸暨縣與洩溪合○溪廣數丈○中道有兩高山○夾溪造雲壁立○凡有三洩○洩懸三十餘丈○廣十丈○中二洩不可得至○登山遠望○乃得見之○下洩懸百餘丈○水勢高急○聲震水外○上洩懸三百餘丈○望若雲垂○此是瀑布○土人號為洩也○江水又東逕諸暨縣南○縣臨對江流○江南有射堂○縣北帶烏山○故越地也○先名上諸暨○亦曰句無矣○故國語曰○句踐之地○南至句無○王莽之疏虜也○其水多瀨○瀨中有大湖○春秋多水○伏夏涸淺○江水又東南逕剡縣與白石山水

會○山上有瀑布○懸水三十丈○下注浦陽江○浦陽江水又東派南屈○又東迴北轉逕剡縣東○王莽之盡忠也○縣開東門向江○江廣二百餘步○自昔耆舊傳縣不修開南門○開南門則有賊盜○江水冀縣轉注○故有東渡西渡焉○東南二渡通臨海○並汎單船為浮航○西渡通東陽○併二十五船為橋航○江邊有查浦○浦東行二百餘里○與句章接界○浦裏有六里○有五百家○並夾浦居列門向水○甚有良田○有青溪○餘洪溪○大發溪○小發溪○江上有溪○六溪列溉致入○又大溪上下○崩崖若傾○東有簟山○南有黃山○與白石三山為縣之秀峯○山下東流○前峯湍石激波○浮嶮四注○浦陽江又東逕石橋○廣八丈○高四丈○下有石井○口徑十丈○橋上有方石○長七丈○廣一丈二尺○橋頭有盤石可容二十人坐○溪水兩傍悉高山○山有石壁二十許丈○溪中相攻○響外發未至橋數里○便聞其聲○江水北逕嵊山○山下有亭○亭帶山臨江○松嶺森茂沙瀨平淨○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嵊山之成功嶠○嶠壁立臨江○逕復更狹不得併行○行者牽木稍進○不敢俯視○嶠西有山○孤峯特上○飛禽罕至○常有採藥者○沿山見通蹊○尋上於山頂○下有十二方石○地悉如掌○遂復更尋○遂迷前路○言諸仙之所舍燕○故以實謝名山○嶠北有琴岫○浦口有廟○廟甚靈驗○行人及樵伐者皆先敬焉○若相尋禱○不為蛇虎所傷○北則嶀山與

嵊山接○二山雖曰異縣○而峯嶺相連○其間傾澗懷煙○泉溪引霧○吹嘯鹹響觸岫延賞○是以王元琳謂之神明境○事備謝康樂山居記○浦陽江自嶀山東北逕太康湖○車騎將軍謝玄田居所在○右濱長江○左傍連山○平陵修通澄湖遠鏡○於江曲起樓○樓側悉是桐梓○森聳可愛○居民號為桐亭樓○樓兩面臨江○盡升眺之趣○蘆人漁子○汎濫滿焉○湖中築路○東出趣山○路甚平直山中有三精舍○高甍凌虛○垂簷帶空○俯眺千煙○杳在下○水陸寧晏○足為避地之鄉矣○江有琵琶圻○圻有古冢○隨水○甓有隱起字○云筮言龜山○八百年落江中○謝靈運取甓諸示○咸傳觀焉○乃如龜誄○故知冢已八百年矣○浦陽江又東北逕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漢順帝永建四年○陽[illegible]書始分之為治○水西帶有陂湖之患○晉中興之初○治今處[illegible]出姚山○謂之姚浦○逕縣下西流注于浦陽○承山下注此浦○浦西通小而逕于江○江廣一百○狹處二百步○高山帶江○重嶺被水○[illegible]隱○故桂棹蘭棹○望景爭遠○江南有故城○太尉劉牢之討孫恩所築也○江東逕上虞縣南○王莽之會稽也○本司鹽都尉治○地名虞賓○晉太康地記曰○舜避丹朱於此○故以名縣○百官從之○故縣北有百官橋○亦云禹與諸侯會事訖○因相虞樂○故曰上虞○二說不同○未詳孰是○縣南有蘭風山○山少

（木多磨碑路帶山傍江。路達皆作欄干。山有三嶺。挾帶長江。碧若冰瓦。望之若傾。緣山之路。下臨大川。皆作飛閣欄干。乘之而渡。謂此三嶺為三石磯。丹陽葛洪遺世居之。基井存焉。瑯邪王方平性好山水。又爰宅蘭風垂釣於此。以詠終朝。行者遇之。不識問曰。貴漁父得魚賣不。方平答曰。釣亦不得。得復不賣。亦謂是水。為上虞江縣之東郡外有漁浦。湖中有大獨。小獨。二山。又有覆舟山。覆舟山下有漁浦王廟。廟今移入裏山。此三山孤立水中。湖外有青山。黃山。澤蘭山。重山疊嶺。參差入雲。澤蘭山頭有深潭。山影臨水。水色青綠。山中有諸鳩。有石徒所。石臨白馬潭。潭之深無底。傳云創湖之始。遣增羹。屬百姓以白馬祭之。因以名。水湖之南即江津也。江南有上塘陽。中三里隱。達湖南常有水患。太守孔靈符遏蜂山前湖以為埭。埭下開瀆。直指南津。又作水楗二所。以舍此江。得無淹潰之害。縣東有龍頭山。山崖之間有石井。冬夏常湧清泉。南帶長江。東連上陂。江之道南有曹娥碑。娥父盱迎濤溺死。娥時年十四。哀父尸不測。乃號踴江介。因解衣投水。咒曰。若值父尸。衣當沉。若不值衣當浮。衣落便沉。娥遂於沉處赴水而死。縣令度尚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江濱有馬目山。洪濤一上。波隱是山。勢淪味其半。因屋數椽。行者難之。縣東北上亦有李子扮戚母姜。戚尹夫父。事母至孝。嘗與入山採樵。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鳥獸哉。又有吳寧溪。山導源注于剡江。上虞江東遶周市而注永興。地理志曰。縣有仇亭。柯水東入海。仇亭在縣之東北一十里。江北柯水聯即江也。又東北逕永興。東與浙江合。謂之浦陽江。地理志又云。縣有蕭山。潘水所出。東入海。又疑是浦陽江之別名也。自外無水以應之。浙江又東注于海。山海經曰。浙江在其東。在閩西北入海。韋昭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為三江。亓）南水出交阯龍編縣。東北至鬱林領方縣。東注二鬱。（地理志云。進臨塵縣。王領方縣注于鬱。）容容夜澗湛東牛。須無無濡營進皇無地零使黎。（使無水出賁州貴興郡。郡以大康中分鬱林置。博主臨塵入鬱。）無會重瀨夫省無變由蒲王都融男外。此皆出日南郡西東。東入于海。容。容水在南嶽名之以次轉北也。右三十水從江已南至日南郡也。（嵩高為中嶽。在穎川陽城縣西北。春秋說題辭曰。陰含陽。故石挺為山。山圖緯曰。嵩封九山。山去之聚也。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為崧高。分而名之為二室。西南有少室。東北有大室。嵩高山記曰。山下巖中有一石室云。有自然經書。自然飲食。又云山有王女臺。漢武帝見因以名臺。）泰山為東嶽在泰山博縣西

北。（公宗也。王者封禪於其山。示增高也。有金策玉檢之事焉。）霍山為南嶽在廬江灊縣西南。（天柱山也。爾雅云。大山宮小山為霍。開山圖曰。其山上使仲氣。下固窮泉。）華山為西嶽。在弘農華陰縣西南。（古文之敦物山也。）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王屋山在河東垣曲縣東北也。（昔黃帝受丹訣於是山也。）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西北。（王烈得石髓處也。）恒山為北嶽。在中山上曲陽縣西北。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也。（大禹鑿其石。右夾而納河。秦始皇漢武帝皆嘗登之。海水西侵。歲月逾甚。而苑其山。故言水中矣。）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太嶽山在河東永安縣。壺中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河上。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開山在扶風汧縣之西也。隴山。終南山。敦物山在扶風武功縣南西也。須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禹貢中條山也。）嶓冢山在隴西氐道縣之南。（南條山也。）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為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為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為相杜。杜彼因以名。）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山海經云。山在鄰林東河所入也。）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縣在姑臧城北三百里東。地即休屠澤也。古文以為豬野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姑臧縣故城西。東北流水側有靈淵池。王隱晉書曰。漢末博士敦煌侯瑾善內學。語弟子曰。涼州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其上。至魏嘉平中。武威太守條茂起學舍。築闕於此泉。太守填水。造起門樓。兩學闕相望。泉源從發。重導於斯。故有靈淵之名也。澤水又東北流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武威郡涼州治。地理風俗記曰。漢武帝元朔三年。改雍曰涼州。以其金行土地寒涼故也。遷于莫。晉徙治此。王隱晉書曰。涼州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及張氏之世居也。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圃。皆有宮殿。中城內作四時宮。隨節游幸。並舊城為五。街衢相通。二十二門。大繕宮殿觀閣。採綺飾觀中最也。其水側城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清澗水入焉。俗亦謂之為五澗水也。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河水又東北逕長泉水合。水出姑臧東。揟次縣。王莽之播德也。西北歷黃沙竹。而西北流注馬城河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漢武帝太初四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置武威縣。武威郡。王莽更名張掖。地理志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為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世謂之東海。通謂之都野矣。）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合黎山也。）流沙西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形如月生五日也。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稍盡則大出。山石皆然。夫起數丈。遝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今之乃滅。其石如物。言動火之事。終疾經年。故不歎輕遠。是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崑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西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逕夏后開之東。開上賓于天。得九辯與九歌焉。又歷員丘不死之西。入于南海。）三危山在燉煌縣南。（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即尚書所謂竄三苗于三危也。春秋傳曰。允姓之姦居于瓜州。瓜州地名也。杜林曰。燉煌古瓜州也。州之貢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瓜州之戎。并於月氏者也。漢武帝後元分酒泉。置

南七里有鳴沙山。故亦曰沙州也。）朱圉山在天水北冀縣南。（即冀縣山有石鼓。開山圖謂之天鼓山。九州害起則鳴。有常應。人云石鼓山有石鼓於星為河。鼓星動則石鼓鳴。石鼓鳴則秦土有殃。鳴淺殃爲物。鳴深則殃在主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漢書以為崏山者也。）嶓冢山在弘農盧氏縣南。（是山也。洛水出其北林也。）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東條山也。卞和得玉璞於是山。楚王不理。懷璧哭於其下。後玉人理之。所謂和氏之玉焉。）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禹貢立章山也。）大別山在廬江安豐縣西南。外方山。崧高是也。　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　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南。（禹治洪水。血馬祭衡山。於是得金簡玉字之書。按省玉字。得通水理也。）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雲夢澤在南郡華容縣之東。東陵地在廬江金蘭縣西北。敷淺原地在豫章歷陵縣西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北。（尚書所謂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也。）中江在丹陽蕪湖縣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嶧陽山在下邳縣之西。　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也。（鯀所王殛之獄乎也。尚書殛鯀於羽山。謂是山。山西有淵。禹父之所化。其仲為黃熊以入淵矣。故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埋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於羽郊。是也。）陶丘在濟陰定陶縣之西南。（陶丘丘再成也。）荷澤在定陶縣東。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水在山陽湖陸縣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東北。大伾地在河南城皐縣北。（爾雅曰。山一成謂之伾。然則是山名。非地之名也。）明都澤在梁郡睢陽縣東北。益州沱水在蜀郡汶江縣西南。其一在郫縣西南。皆還入江。荊州沱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地之南在邛縣之北。（尚書曰。導漾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陂。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為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郡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邛縣北澨。然澨流多矣。而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在所。）右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玉海。漢水經自河水至斤江水。河漯汾澮涑文原洞晉湛濟清沁淇蕩洹漳易滱聖巨馬濕沽鮑丘濡遼浿洛穀甘漆滻沮渭漾丹汝潁洧潩

漕陰汳睢鮑于汶泗沂沭洋淄汶濰膠沔潛湍均粉白沘淮溠清濦灈潕溳漻蘄決沘泄肥施沮漳夏羌涪潼涔江青衣亘若沫延江流酉存溫淹葉榆夷油澧沅泿資漣湘灕溱匯深鍾耒洣漉瀏溳贛廬漸江斤江。非經水常流不在記注之限。未卷載禹貢山水澤地所在凡六十。　酈道元序曰。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略。　唐六典注。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酈善長注引枝水一千二百五十二。）　漢地理志引桑欽之說於上黨曰。絳水出西南於平原曰。漯水所出泰山。丹陽之汶水。淮水。燉煌郡之魚澤。數。張掖曰。弱水自此至酒泉合黎中山曰。易水出而北東入滱。　通典云。水經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經云。壽張光武更名。臨濟安帝更名。湖陸章帝更名。永安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按後漢志。濟水王莽時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所撰。都不詳悉。景純注解。殊多迂怪。經云。河出崑崙山者。出於禹本記。山海經曰。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　酈道元所注。亦引禹記山經。釋法明遊天竺記。釋氏西域記。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范曄敘康居盤瓠之類。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又云。其和帝以後所撰。）經云武

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云。諸葛武侯所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改新都從長樂。則晋太康五年事也。然則非後漢人所撰。　隋志不言桑欽。凡志云漢桑欽撰。成帝時人。（前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漢地理志注。文選注。史義正義引水經。後漢注引水經注。　後漢蠻夷傳論漢氏征伐戎狄。（云云）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畧及焉。　唐志有僧道安西海百川水源記一卷。　後西南夷論漢開四夷之境。欵殊俗之附。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焉。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侖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一百四十一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崔光衡
圈點監生臣馬承學
臣危道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十罕

館

館待

（記慕淵）海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禮記）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左傳二十四年）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可也（左傳四年）辰吾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左傳二十六年）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傳三十年）鄭商人曰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傳三十三年）鄭皇武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同上）賓至如歸無寧菑患（左襄三十一年）更舍上舍（史記秦紀）飾廚傳稱過客（兩漢宣紀）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司馬相如傳）夫妻治具（灌夫傳）厚具樂飲（陸賈傳）以恐單具進（陳平傳並兩漢）館穀底寧（口怡）修薄具以自設兮君曾不肯乎顧臨（司馬相如長門賦）重客至矣校館致疏（柳文）荊南舊有五花館待賓之上地也故將駐上成汭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南郡新書）貧家何以娛客但知抹月批風（東坡）

館伴

倪思承明集重明節館伴語錄序　左丘明傳春秋載列國應對賓客之辭甚詳蓋事之委曲非文辭不足以宣其意義理所在後者屈而弱者伸則威力有所不行宜不甚可貴哉中興講和好務大體厭生事於是館伴接伴與夫使虜皆有語錄而虜亦仰體聖朝無受南北之意擇其臣以口語輕啓釁端故正使皆用同姓推重之人相與應對不過唯喏輔行多中原士族或黠而稍知文義朝廷則以閤門賓贊習於儀範謹於言辭者為之對故亦無自而妄發當紹熙初虜之事朝廷方謹選使充以重厚為先而朝廷亦重於伴客之選故思以掖垣備數與虜使周旋半月不過寒暄勞問而已畢事以語錄上其書本不足存然公見之儀私覿之禮皆斟酌舊典無過弗及之患後之求諸故府者或有致焉嘉定己卯二月景迂老人倪思序　紹熙二年七月金國遣使鎮國上將軍同簽大宗正事上護軍金源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壹百戶完顏兖副使中議大夫太常少卿上騎都尉陳留縣開國子食邑伍百戶路伯達來賀重明聖節十八日得旨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倪思充館伴使武德郎閤門舍人趙昂充館伴副使辱准勑思假朝請大夫試吏部尚書信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賜紫金魚袋昂假廣州觀察使右武衛上將軍永嘉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九月初一日思等往赤岸班荊館迎接人使宿于館下初二日曉思等遣通事押人馬從物往前路迎接北使副完顏兖路伯達以下至一更以來一行舟船到赤岸宿泊初三日早思等令通事依例當面互傳思等名銜北引接分付傳國信台旨互見傳語只將名銜互各轉呈次互各轉呈思等名銜訖次令通事請兖等以下受賜御筵并傳語兖等云今日本朝忌辰依例受賜訖兖赴坐兖等云即客使赴少頃同入班荊館天使任邦俊賜御筵與推恩賜酒菓兖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次與思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三節人謝恩次思等謝恩次兖等謝恩及拜表訖兖等備例送天使土物訖思等同兖等陞廳對立定各稍前思顧兖等云國信同簽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兖等應喏昂顧兖云國信同簽持禮遠來跋涉良勞此者被旨館伴幸得參識兖應喏顧伯達云國信少卿持禮遠來跋涉良勞被旨館伴再得參見伯達云再獲瞻見次相揖分位出館歸船接送御筵酒菓食味上船訖擬通事云兖等少間到仁和館見丸會食思等備例從之次行船到仁和館攏泊將酒菓食味送上船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四日早思等與完顏兖等自仁和館行船去北郭稅亭兖等編排禮物進馬入城訖思等令通事請兖等以下赴坐茶酒次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稅亭赴坐酒行五盞畢思顧兖云船中莫穩便否兖云緊穩便思又云得雨甚涼兖云兩日前熱出笏對立各稍前思等云適承受傳旨恐有司排辦鞍馬不甚整齊特令宣借御前鞍馬令使副以下騎坐兖等云感皇帝恩相揖畢扶笏上馬同行入餘杭門次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傳語兖等欲過位動問館舍穩便否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位中諸事足備不煩過位思等備例從之又傳語思等云來時得朝省處分並依去歲例沿路在館筵宴並免舉樂殺筵宴樂不敢辭初七日上壽回歸驛御筵十一日內宴並告免簪花思等具錄奏聞并申朝廷候指揮次監門黃遵就賜被褥鈔鑼等兖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兖等過位會食兖等告免思等亦備例從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五日早思等與完顏兖等互相傳語萬福臨安府書送兖等酒食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令通事引閤門說議舍人李安禮入位與兖等相見說朝見儀畢出位兖等轉出朝見榜子指閤門投進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六日早思等與完顏兖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見出都亭驛至嘉會門思顧兖云連日陰雨今早喜得稍霽兖云雲漸開思又顧兖云同

癸庚甲多少究云年四十二歲次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閤門裏究等下馬相揖訖次入客省幕次報班赴朝見訖出殿各歸幕次思等令通事請究等同赴客省茶酒究等告各就幕次供食思等循例從之供酒食畢次報班赴垂拱殿茶酒訖歸幕次對立思顔究等云朝見禮成伏惟歡慶究應喏路伯達云極感台念鼎顔究等云朝見禮成伏惟歡慶侍宴良勞究等應喏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近都亭驛思顔究云館中有所闕望見諭究云極感次至都亭驛中門裏對立馬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見所賜衣帶例物入位承受劉信之等傳旨賜茶器究銀絲竹絲茶匣各一副伯達竹絲茶匣一副茘枝圓茘枝各二十斤思等令通事傳語轉送入位究等起身祗受訖云感皇帝恩次天使王師雄賜內中酒菓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〻下過位排當究等告免思等循例從之次思等循例送究等第一次私覿各紫羅纈羅木綿虔布各一十疋龍團鳳團茶各一斤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究等回答思等第一次土物各透背五段毛子二段徐呂皮一張鹿項合兒一箇面油二楪蓯蓉一斤紅乾肉二腳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七日早思等與完顔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上壽出驛至便門思顔究云館中諸事穩便麼究云穩便又云尚書謂思貴壽思云四十五歲究云精神煞好思應喏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閤門裏究等下馬相揖同行入客省幕次分位次報班赴上壽酒畢歸幕次思等令通事請究等赴客省茶酒究等告免思等循例從之次對立思顔究等云趨班上壽伏喜禮成究應喏路伯達云極感台念鼎顔究等云侍宴良勞台用究應喏伯達云煞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至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次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泛送思等各閤道紵絲一段大紵絲二段紫紵絲一段大透背一段紫茸一段白細毛子一段毛綾一段紫皂花羅一段鹿項合兒六箇篦兒三十箇徐呂皮三張斜皮二張紫紗大樂袋一枚小樂袋二枚便袋一箇貂鼠尾帽一項氈帽一項皮手衣二副氈手衣二副奪玉石鍬鐕一副面油六楪蓯蓉二斤五味子二斤紅乾肉四腳松子一十斤棗一斛林檎旋二裹活羊一口左都管泛送思大紵絲二疋大透背一疋紫茸一疋紫羅二疋黃細毛子一疋貂鼠帽一項活羊一口紫羅樂袋二箇手衣二副面油五楪鹿項合兒三箇便袋二箇徐呂皮二張篦兒三十條松子四斤右都管泛送鼎大紵絲一疋皂花綾二疋大透背二疋貂鼠帽

一項紵絲顫帽二項紵絲便袋八箇棗二盤紫羅樂袋四箇徐呂皮六張篦兒八十箇鹿項合兒三箇面油一十合松子二斤紅乾肉五腳羊羓半箇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書表引接押遞五人共送思等毛子一十段細毛子一十段毛羅二十段紫皂花羅四段青絲綾四段徐呂皮一十張氈帽四項青絲綾帽兒四箇皮袋兒一十箇皮手衣四副鹿項合兒一十箇便袋一十箇紅乾肉四腳面油三十合思等循例受之次押伴胡樞密到驛與究等互傳名銜天使宋膜賜御筵李鼎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究等以下受賜御筵少頃究等以下過位受賜訖究等與天使互展起居狀樞密同思等謝坐次究等謝坐畢樞密與究等互展起居狀同陞廳就坐喫茶訖離位三節人謝坐畢復就坐酒行至第一盞樞密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相陪館中可煞儉踾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聯際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樞密同思等并究等各少立樞密與究等各稍前樞密傳旨宣勸究等以下酒各一盞究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位至第七盞樞密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望體聖意多喫酒食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煞多喫酒食至第九盞樞密遣通事傳語究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疊承傳誨酒已飲盡御筵畢究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喫湯畢離位立三節人謝恩訖各降堦樞密同思等謝恩次究等謝恩及拜表訖究等循例送天使土物畢相揖分位樞密送究等私覿入位次究等回答樞密土物出位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八日早思等互相傳語萬福訖次思等循例送究等第一次私覿各沉香一斤箋香一斤建茶盞一十隻黑漆四星茶合一副茶托子一十隻走馬椀鉢一副香壘子一副椰子香壘子一副犀皮四星茶合一副減粧一副茶筅子一十箇分茶五十夸建茶一百夸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究等回答思等第二次土物各透背一段絨紗一段蓯蓉二斤斜皮二張徐呂皮一張鹿項合兒一箇面油二楪羊羓半箇究等又泛送思等各大紵絲一段大透背一段毛綾一段紫皂花羅一段鹿項合兒五箇篦兒三十箇徐呂皮三張斜皮二張紫紗大樂袋一箇小樂袋二箇便袋二箇貂鼠帽子一項皮手衣二副面油一十合蓯蓉二斤五味子二斤紅乾肉四腳松子一十斤棗一斛林檎旋二裹白粳米一石西瓜二十箇左都管泛送思等各徐呂皮二張松子二斤五味子一裹便袋三箇篦兒三十箇皮手衣二副面油五合鹿項合兒

二箇紫紗藥袋一箇氈帽一項紅乾肉三脚白毛子一段大透背一段紫羅一段皂花綾一段右都管泛送思大紫羅四段大紫皂花羅一段泛送昂大紵絲一段大透背二段大花綿紬一段紫背三段毛子三段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達通事傳語致謝書表押遞五人共送思等毛子一十六段毛羅四段條呂皮二張皮袋兒四箇便袋二箇鹿頂合兒二箇面油四合思等亦循例受之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初九日早思等與完顔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客省簽賜究等酒食思令通事押送入位究等起身祇受訖令北引接回傳語思等云蒙賜到酒果感皇帝恩送到謝表一封訖爲投進次天使馮溥賜重陽節綾羅并酒菓棗糕究以下受賜訖少頃思等與究等以下同行馬赴天竺寺燒香出驛思顔究云昨日不得瞻見館中可煞倦跼究應喏昂顔路伯達云館中莫穩便否伯達云煞穩便昂又云恐有所闕見諭伯達云種種煞穩便無所闕行馬至三省前伯達顔昂云天使安康麼昂應喏又云天使尚書安康麼昂人應喏（人使尚書以其謝[illegible]甬）次出錢塘門至望湖樓下馬各換窄衫上馬思顔究云秋氣甚清正宜遊山得情時好究云時暫着雨不妨到天竺寺下馬同行入寺次分位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沉香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究等起身祇受云感皇帝

恩次同赴觀音殿燒香跪拜畢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循例施絹四疋與寺中仍告從便登白雲亭思等循例從之思等却歸幕次究等行遶觀音殿登白雲亭看山茶訖思等接見同行思顔究云同簽贍禮甚至誠究喏次出寺上馬同行至天竺下馬同赴佛殿燒香跪拜畢究等亦循例施絹四匹與寺中訖同行至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乳糖等思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賜使人齋筵菓子仍免謝恩祇受究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究等告各位喫齋食就位分茶從便上山觀看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齋食及分茶訖究等上山觀有至絕頂思等令通事轉送酒菓上山傳語究等并三節人各從便飲酒久之下山思等接見同行思顔究云登陟良勞莫觀覽過否究云煞觀覽思又云莫煞飲酒究應喏昂顔伯達云遊山良勞伯達應喏甚感昂又云煞觀覽否伯達應喏煞好出寺上馬同行至冷泉亭下馬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茶煎等思等與究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賜使人遊山頗勞賜到酒菓令勸使人多飲從便觀看已令留門晚回不妨究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究等告各位喫食從便看放閘水思等循例從之分位供酒食畢究等赴呼猿洞看放閘水訖各上馬同行至望湖樓下馬換公裳復上馬同行入錢塘門狩至太廟前思

等例傘飲客而過至都亭驛對立馬互相傳語安止相揖分位下馬初十日早思等與完顔究等互相傳語萬福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香藥酒菓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究等起身祇受訖云感皇帝恩天使任嘉謀賜內中酒菓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赴玉津園射弓少頃上馬相揖同行出驛思顔究云昨日遊山不覺倦否館中得歇麼究云不覺困倦得歇次至玉津園相揖分位下馬伴射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利州觀察使鄭彥與究等互相名銜天使藍師古賜御筵于忠正賜酒菓具惟忠賜弓箭例物究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彥同思等謝次究等謝坐訖彥與究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陞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被旨伴射幸得相陪館中可煞倦跼究等令北引接回傳語謝差人傳示幸得參承至第三盞食畢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彥與思等同究等各起身彥與究等各稍前彥傳旨賜究等御前酒菓下酒免謝恩祇受究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以暫分位換窄衣訖再坐至第四盞畢彥令通事傳語究等請繫包指訖設交椅於尼涼棚坐彥射弓究并昂及路伯達並射弩昂第一對後箭先射中次彥射中思等與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欲移棚子

一十步添箭作四隻添作九花椀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承傳台語領台旨次移棵子添箭添椀訖昂中的再輪射閒究方射中次伯達射中已上並隨射中受賜例物及互勸酒一盞賞箭一對又再輪射閒昂復中的次究令北引接傳語思等并彥云日色已晚告免射思等與彥復令通事回傳語究等云日色尚早且欲觀德更射數對究等再令北引接傳語云射禮已成告免射思等與彥復令通事回傳語云領台旨不敢再三次思循例受賜銀椀訖各分位換公裳再坐至第七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飲酒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已煞飲酒至第九盞彥令通事傳語究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究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酒已飲盡御筵畢究等循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訖次各降堦彥同思等謝恩次究等謝恩又拜表畢究等循例送天使土物訖相揖分位次思等與究等各上馬同行出玉津園將至都亭驛思顔究云射射不易歸館且熟歇究應喏入驛相揖分位下馬及互相傳語安止十一日早思等與完顔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大宴山驛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究等下馬同行至客省幕次報班赴宴中歇各歸幕次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

果子思等令通事轉送過位究等起身祇受云感皇帝恩次客省供白肉胡餅等究等告各就位喫食思循例從之供食訖報班再坐宴畢歸幕次對立思顧究等云侍宴良勞究云極感路伯達云彼北昂顧究等云適聞侍宴甚勞莫煞飲酒究等云煞感次相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麗正門至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天使任邦俊賜究等以下生餼依例折博究等受賜訖思等令通事請究等以下過位排當究等告免思等循例從之次思回答究等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尺生白木錦二尺白紡綠一尺生白大公服羅二尺生白大穀紗二尺生桃皮絹二尺上等建茶二百夸花夸茶四夸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阮絃二副打馬盤一副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二兩黑萬搏二兩紅字香五兩木栖油一十合華撥一十兩華澄茄一十兩南鵬砂五兩南粉三十兩紅帶鞋二副異樣茶一十夸昂回答伯達泛送第一次土物生白暗花羅二尺生白木錦二尺白紡綠一尺生白大公服羅二尺生白大穀紗二尺生桃皮絹二尺上等建茶二百夸花夸茶四夸密雲龍茶一十餅清馥香二貼琴絃二副阮絃二副打馬盤一副黃串香二兩心字香二兩黑萬搏二兩木栖面油一十合紅帶鞋二副異樣茶三十夸思等回答左右都管泛送土物各生白暗花羅一尺生白素羅一尺生白春羅一尺生白穀紗二尺龍團勝雪四夸花夸茶二夸建茶三十夸黃串香二兩紅軟香二兩黑軟香二兩龍涎香六十餅心字香二兩拂手佩帶二蘭木栖面油一十合紅鞋二副阮絃二副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二日早思等與究顧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天使陳洵禮賜內中酒菓究等受賜訖思與究等各上馬同行赴浙江亭觀潮出驛思顧究等云昨日宴回歸館得歇麼究應喏究又云館伴尚書不勞困麼思云不覺困倦思又云連日陰晴不常適來又有數點雨且喜得晴究應喏次至浙江亭下馬分位究等告各位茶酒從便看潮思等循例從之次換窄衫出位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思等與究等對立各稍前思等傳旨為使人觀潮賜到御前酒菓令使副多飲仍免謝恩祇受究等躬身祇受云感皇帝恩分位供酒食訖究等循例支散弄潮人例物畢換公裳出位上馬開昂顧路伯達云江潮可觀麼伯達云煞可觀昂又云連日蒙惠土物已遣人致謝伯達云甚感彼此行至候潮門外思顧究云適來看潮得子細否甚壯觀究云煞好看又得晴明看得子細思答云晴色甚佳至都亭驛中門裏對立馬相揖分位下馬思等循例送究等第三次私覿各纈羅纈絹木綿虔布各

一十尺龍團鳳團茶各一斤建茶五十夸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次究等回答思等第三次土物各紵綠一段透背二段絨紗二段斜皮二張徐呂皮一張從蓉二斤鹿項合兒一蘭面油二楪松子一裹紅乾肉二腳思等先辭而後循例受之遣通事傳語致謝次思等回答究等第二次泛送土物各生白暗花羅二尺生白紅邊羅二尺生白中春羅二尺生白貢穀紗四尺建茶一百夸龍團勝雪六夸紅鞋二副紅軟香二兩黑萬搏二兩黃串香二兩上品龍涎香三十餅建茶盞一十隻黑漆茶托子一十隻茶筅子四適錦團荔枝五百顆荔枝五百顆琴絃五副阮絃五副細扇一十柄聚扇一十柄思回答左都管泛送第二次生白縳蒲綾三尺生白春羅一尺生白貢穀紗一尺建茶一十夸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昂回答左都管泛送生白暗花羅三尺生白春羅一尺生白貢穀紗一尺建茶一十夸小龍茶三餅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尺心字香一兩思回答右都管泛送生白縳蒲綾一尺生白暗花羅一尺生白穀紗一尺生白蓮花紗一尺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夸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昂回答右都管第二次泛送生白縳蒲綾一尺生白暗花羅一尺生白春羅二尺生白素羅二尺生白貢穀紗二尺蓮花紗二尺小龍茶三餅建茶一十夸薰衣香一貼黃串香一兩心字香一兩究等令北引接傳語思等致謝受訖繼而思等回答北書表押遞共生白縳蒲綾五尺中紅邊羅一十尺生白暗花羅五尺貢春羅一十尺貢穀紗一十尺蓮花紗一十尺小龍團茶一十餅上等建茶一百夸聚扇一十柄心字香五兩紅鞋五副遞人到謝受訖至晚互相傳語安止十三日早思等與究顧究等互相傳語萬福同行馬赴朝辭出驛至南宮門外思等下馬至南宮門內隔門裏究等下馬同行入客省幕次報班朝辭訖各歸幕次思等令通事傳語請究等赴客省茶酒究等告免思等循例從之次引就幕次對立相揖思顧究等云使事已畢伏惟懽慶究云甚感路伯達云相別有期昂顧究等云朝辭已畢成禮而歸可以為慶究應喏伯達云皆自台庇相別有期次相揖訖各於元下馬處上馬同行出南宮門至都亭驛相揖分位下馬思等令通事轉送朝辭衣帶等入位臨安府書送究等畫儀思等令通事轉送入位究等却回臨安府土物出位監廚王德謙客賜究等大銀器究等受賜訖次押伴葛知院到驛與究等互傳名銜天使王德謙賜御筵特澄賜酒菓思等令通事請究等受賜御筵少頃究等以下過位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相揖畢知院同思等謝生次究等

謝坐訖知院與兖等互展起居狀相揖畢同陞廳對立思與兖等各稍前思等傳旨宣賜使副以下金銀仍先謝恩祇受兖等躬身祇受訖云感皇帝恩次各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第一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兖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相識館中可煞倦跼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參見至第三盞承受劉信之等押賜到酒菓食味知院與思等各起身知院與兖等各稍前知院傳旨宣勸兖等以下酒各一盞兖等云感皇帝恩躬身飲酒訖其賜到酒菓食味轉送入位至第七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兖等云聖恩賜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食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釁承傳誨酒食煞喫至第九盞知院令通事傳語兖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酒已飲盡御筵畢兖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畢各降階知院同思等謝恩次兖等謝及拜表訖兖等備例送天使土物畢知院與兖等互展舉違狀相揖分位知院送兖等私覿入位兖等却回答知院土物出位思等泛送兖等各端硯一隻沉香一塊薔薇露一瓶素磬油一合異樣茶二夸出格茶一十夸上品龍涎香一十五餅龍鳳茶一斤兖等令北引接出位傳語思等致謝受訖至晚思令通事請兖等以下赴坐解換夜筵兖等告減作三盞思等備例從之少頃兖等以下過位相揖就坐酒行至第二盞食畢各起身對立思備例親斟勸兖等酒各一盞思顧兖云將命遠來同日幸得相陪飲此一盃還朝早膺封拜兖應喏種種煞荷周備鼎顧伯達云再得款陪館中凡有不周切望以舊審曉識伏幸開略自此還朝即聽一日九遷之寵伯達應喏云館中諸事周備甚感台念思等備例送兖等解換物各白藤織鞋桄榔木靶四事刀子一副紫教子袋兒一箇沉香壓口子金銀花裹玳瑁合兒一箇龍涎心字香五十餅紫春羅繡裹肚一條紫春羅繡勒帛一條兖等復親斟勸思等酒各一盞兖等備例送思等解換物各淺背一段紫羅勒帛一條刀子一副藥袋兒一箇壓口子金鹿項合兒一箇並各收受訖次相揖就坐思等勸都管以下酒各一盞及送左右都管茶各二十夸上節各一十夸中節各八夸下節各四夸兖等却勸掌儀通事酒各一盞及與銀鋗鹿項合兒等至第三盞食畢兖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各起身對立思等授兖等賜同送至位次門思等再覿斟兖等酒各一盞思顧兖云再飲此盃途中善保台重兖應喏畢顧伯達云遽爾言別豈勝瞻戀途中善保台重伯達云在館凡百周全乍別善保台重次互相傳語安止十四日早思等與兖顧兖等

互相傳語萬福兖等裝發行李擔杖絕承受劉信之等賜龍鳳茶金鍍銀合兖等受賜訖信之傳宣使人好坐鞍馬思等與兖等各上馬相揖同行出驛次出餘杭門至北郭稅亭兖等告免赴茶酒思等備例從之相揖分位下馬歸船獲送酒食上船至仁和館供晚食訖行船至赤岸互相傳語安止就船宿泊十五日早押伴戶部尚書葉翥送伴使顯謨閣學士袁說友副使右衛上將軍王廉與完顏兖等互傳名銜思等令通事請兖等以下赴御筵少頃上輪互相傳語萬福同入班荊館天使王德謙賜御筵仍嘉謀賜酒菓兖等受賜訖與天使互展起居狀翥等同思等謝坐次兖等謝坐畢翥等與兖等互展起居狀相揖同陞廳就坐喫茶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坐訖復就坐酒行至第三盞翥令通事傳語兖等云被旨伴筵幸得瞻見且望多飲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謝差人傳示幸得瞻際酒已煞喫至第七盞翥令通事傳語兖等云聖恩特賜餞宴禮意隆厚切望多喫酒食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感皇帝恩煞喫酒食至第九盞翥令通事傳語兖等云止有此盞且望飲盡兖等復令北引接回傳語云釁承傳誨酒已飲盡御筵畢兖等備例支散三司人例物訖喫湯畢離位少立三節人謝恩訖各降階翥等同思等謝恩次兖等謝恩及拜表畢兖等備例送天使土物訖同陞廳對立翥謂兖等云遽爾言別不勝依戀途中善保台重兖等云違別善保台重思顧兖等云邂逅參陪遽爾言別豈勝依戀歸途脩阻切乞保重兖等云在館邂逅乍別善保台重鼎顧伯達云向者將命出疆往回之間甚荷照拂兒子疾病又蒙扶持館中款留數日幸得相陪自此執別善加保重伯達云乍遠幸保台重鼎顧兖等云乍遠善保台重翥并思等與兖等互展舉違狀相揖退說友送伴前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三　十罕

館

詩文

宋謝絳上仁宗乞閣內館復景德之制狀　臣聞唐室麗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造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飛白題額作贊刻石于閣下景德中圖書寖廣大延天下英俊之士乃並以內帑西序二聖因數臨幸加勞問迸宿廣內有不時之召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繇此其選也往者延燔之後編略書詩求典籍是正疑文而肇工奎集有司引兩省故事別館外館以從繕寫考校之便然直舍卑喧民獨荒接太官衛尉供擬滋削非先朝所以隆儒育才之本意陛下秉睿述舉美降玉趾寂寞廓不聞興焉之音續有日矣議者以謂聚道不篤於古侍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不自激發文雅漸弊竊為聖時惜也願閣內館以復景德之制

吳郡志陳沈炯林屋館銘　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于不可㳟道符之致斯羌寂寥窅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

崑山平圓銀牓相輝蓬閣仙宮金墉崛起南瞰脊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

寶瑞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峨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島室靜塵埃泛玉能

石澗集重修館銘并序　嶠南風土常煥推桂林最善唐人嘗詠歌之杜子美以謂宜人白樂天以謂無瘴然皆聞而知之者或昰實從事莫府始有重著貂裘之句乾道九年余忝帥事臘後大雪盈尺苦寒如中州一坐屢索衣至盡用頃使朔庭時所服乃掇昰語名西偏擁鑪之室且銘之此獨以御冬非所常居故謂之館云　炎交維古義所宅帝墉瀨漬昇南伯清溆回溥對以積彼敵暉屬聚周跡宜令大冬枯厭職雪霽霍空風刮石浮礎複宇謨塞息抱陽塞向塗四隙驛景下墮牖生白戴葺衆褒耍煙廡從來笑言我友即時哉燠寒絕荒壯賓以號名尉北客

茅山志茅山曲林館碑　層嶺外峙邃宮內映厥穴旁通縈泉遠鏡尚德依仁祈生朔命且天且地若凡若聖連甍比棟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孰如曲林獨為勁好掩迹韜功守茲偕老

梁元帝造陶先生朱陽館碑　昔太和中有許遠游者乃雲霄之勝友太虛之選客先生規同矩合實踐高蹤纂基先構即聚吞宇千尋危脊懸牖以望奔星百拱高懸倚闌而觀朝日飛流界道似天漢之橫波觸石起雲若奇峯之出岫銘曰攀彼寔默翻成協贊身托外臣心同有亂重道尊德爰積叡衷顧懷汾射望門遐通朱陽鬱起華構方崇靜臺冠月輕榭迎風㟧峣高棟杳靄脩櫳極望山川周觀京陸碧嶂千嶺清流萬谷景落崖重烟生岫複

華陽隱居撰茅山長沙館碑　夫萬象森羅不離兩儀所育百法紛湊無越三教之境搢紳之士飾禮容於闕閣耿介之夫斂衽塵於山窗銘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皇王受命三才乃理惟聖感神惟神降祉德被歌鍾名昭圖史爰于兄弟敬惟西宣言追茂實用表遺光敢循舊制有華雜章刊石弗朽奕代流芳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蠅館落成賦并序　靜寄老人晏坐有室狹隘褊小僅容吾膝名曰蠅館客問其所以名曰昔楚襄王命宋玉作小言賦其語有之館於蠅頭燕於毫端烹虱腦膾蟣肝會九族而同嚐猶委餘而不殫令吾室類是故命曰蠅館也冀階室穴掃壁塗冊治館於八月之士于而落成於是月之甲寅落成之日喜而作賦其詞曰　予闕予生於蝸牛之國居於坎井之間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飲歸涔上窺醯天憑蚊睫以顧盼附蟣蟻而周旋雖偃僂以盡日聊嬉戲而蹣跚是曰蠅館宅於蠅頭念此有生坎壈多艱先人弊廬載築載焚一歲之間十徙九遷分窟共戶或哀王孫遺

嗔家斥亦愁其頹蓬廬逆旅莫適為安今也身為酒母以給上官萬蟻旋磨電轉雷喧量升較勺飛塵滿前曾不旋踵長廊寂然勞少逸多歲有餘閑男豐女妃月有餘錢以燕以遊以樂吾觀曾不知足而猶欲渠渠廣廈以大吾居焉是可哭也已矣況乃自昔佞幸專嬖權臣擅美富家鉅賈高門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禍忽作室贓百兆朝存華屋莫掩藂裡嗟乎人生電忽如此視吾舍館豈不巨偉於是館成而落之主人書甚而為之歌曰　心有天將室生白兮天宇雖大何退窄兮爰葬吾館為安宅兮覽觀六合於撓席兮避陰休影匿吾迹兮絕交屏游晦吾德兮蟻穴蜂房以自適兮

陰鏗詩集遊始興道館　紫臺高不極清溪千仞餘壇邃逢藥銚洞裏閱仙書庭舞經乘鶴池遊被控魚稍昏蕙葉斂欲瞑槿花疏徒教斧柯爛會自不凌虛

會稽掇英集沈約游沈道士館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歡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銳意三山上託慕九霄中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寧為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曰余知止足是願不須豐山幛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襟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所累非外物為念在玄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都令人徑絕唯使雲路通一舉凌倒景無事適華嵩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

謝宣城集送江水曹還遠館　高館臨

荒途清川帶長陌上有流思人懷舊望歸客塘邊草雜紅樹際花猶白日暮有重城何由盡離席　庾開府集　入道士館　金華聞八景玉洞上三危雲袍白鶴度風管鳳凰吹野衣縫蕙葉山巾篸笋皮何必淮南館淹留桂樹枝　夜光流未曙金波影尚賒聽人非七子含風異七花螢新半壁上桂滿獨輪斜衆舟聊可望無暇逢仙槎　樓德之集　曉發武陽館即事書懷　清晨策羸車朝嘶聞村鷄行將騎吏親自與情愛睽求鳳變林樾南畝事耕犁青桑冒白水方塘援廣畦雖芙被長坂野草蔓幽蹊弱齒成沃壤枯株發柔荑芳樹鶯命鮮深林麕引麑杳杳途未極團團日已西哲士務纓弁鄙夫戀蓬藜終當稅塵駕靈濯依春溪　岑嘉州詩集　梁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　彎彎月出掛城頭城頭月出照梁州梁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琵琶一曲腸堪斷風蕭蕭兮夜漫漫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別來三五春花樓門前見秋草豈能貧賤相看老一生（一作一年）大笑能幾回斗酒相逢須醉倒　句容志　李嘉祐　句容縣東青陽館作　句曲千峯暮歸人向遠煙風搖近水葉雲護欲霜天夕照留山館秋花落野田征途傍斜日一騎獨翩翩　武元衡集　單于南過善陽館　單于南過善陽關身逐歸雲到處閑曾是五年蓮府客每聞胡虜哭陰山　賈島集　泥陽館作　客

愁何併起暮送故人迴發館秋螢出空城寒雨來夕陽飄白露樹影掃青苔獨生鄉客悽孤燈照不開　宿孤館詩　落日投村戍愁生為客途寒山晴後綠秋月夜來孤橘樹千株在漁家一半無自知風水畫舟繫岸邊蘆　錢起集　宿新豐館　愁人待曉鷄秋雨暗淒淒度燭螢時滅傳書鴈漸低客來知計誤夢裏泣津迷無以逃悲思寒螢處處啼（一本有五韻。從達字下云每食皆彈鋏歸山耐秋縶杖手先得路何日秋沉泥）　宿洞口館　（歲作秋雁詩）　野竹通溪冷秋泉入戶鳴亂來人不到芳草上階生　晚次宿預館　鄉心不可問秋氣又相逢飄泊方千里離悲復幾重迴雲隨去鴈寒露滴鳴蛩延頸遙天末如聞故國鐘　白居易長慶集　題新館　曾為白社羈遊子今作朱門醉飽身十萬戶州尤覺貴二千石祿敢言貧妻孥每念單衣士賓客常思旅食人新館寒來多少客欲迴歌酒煖風塵　宿桐廬館同崔存度醉後作　江海漂漂共旅遊一樽相勸散羈愁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　一桐樹館同題　堦前下馬時梁上題詩處慘澹病使君蕭疎老桐樹自嗟還自哂又向杭州去　杜牧樊川集　題青雲館　虯蟠千仞劇羊腸天府由來百二強四皓有芝輕漢祖張儀無地與懷王雲連帳影蘿陰合枕遶泉聲客夢涼深處會容高尚者水苗三頃百株桑　唐孟浩然集　夕次蔡陽館　日暮馬行疾城荒人住稀聽歌知近楚投館忽如歸魯堰田疇廣章陵氣色微明朝拜嘉慶須著老萊衣　溫州府志　樂成館中臥病懷歸　異縣天隅僻孤帆海畔過往來鄉信斷留滯客情多臘日聞雷震東風感歲和蟄蟲驚戶穴巢鵲眄庭柯徒對芳尊酒其如伏枕何歸歟理舟楫江海正無波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詩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衆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廨宇鄰蛟室人煙接島夷鄉關萬餘里失路一相悲　李紳集　宿揚州館　舟依淺岸參差合橋映晴虹上下連輕檝過時搖水月遠燈繁處隔秋煙卻思海嶠還懷歎近涉江濤更凛然閑倚欄干指星漢尚疑軒蓋在樓船　張燈集　秋夜館中醉後作　一葉驚風風已凉華燈照夜夜何長閑山戴雲不遇鴈瀟海決日誰為梁北向多虞翻憂憂南中獨望天茫茫客亭遑遑還復醉醉裏狂歌歌更狂　王昌齡集　鄭縣陶太公館中贈馮六元二　儒有輕王侯脫略當世事本家藍溪下非為漁弋故無何困躬耕且欲馳水路幽居與君近出谷同所務昨日辭石門五年變秋露雲龍未相感干謁亦已屢子為黃綬羈余忝蓬山顧京門望西岳百里見郊樹飛雨祠上來霧然關中暮驅車鄭城宿秉燭論往素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達展心

晤馮公尚戢翼元子仍跼步拂衣易為高淪迹難有趣張范善終始吾等宜不義罷酒當涼風屈伸備冥數　獨孤及毗陵集　早發龍沮館舟中寄東海徐司倉鄭司戶　沙禽相呼曙色分漁浦鳴榔十里聞正當秋風度楚水況值遠道傷離群津頭卻望後湖岸別處已隔東山雲停艫目送北歸翼惜無擢華持寄君　李涉集　經湞川館寄使府群公　湞川水竹十家餘漁艇蓬門對岸居大勝塵中走鞍馬與他軍府判文書　唐人絕句　呂溫　吐蕃別館卧病寄朝中親故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羸卧窮荒外日滿深山猶閉門　清時令節千官會絕域窮山一病夫遙想滿堂歡笑處幾人緣我向西隅　歲時雜詠　戴叔倫　除夜宿石橋館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鬢明日去逢春　唐詩拾遺　趙嘏　泊島磯館　風雪晴來歲欲除孤舟晚下意何如月當軒色湖平後鴈斷雲聲客起初傍曉管絃何處盡把寒楊柳遶津疎三間茅屋東溪上歸去生涯竹有書　別牛郎中門館　整襟收淚別朱門自料難酬顧念恩招得片魂騎匹馬西風斜上入秋原　百衲許僧屬寬　招真館　暮入招真館清風竹外亭壇邊遶躡來上有丹經掃石雲離帝添泉葉入瓶還因重風景無吏擾門鈴　徐鉉

騎省集將過江題白沙館　少長在維揚依然認故鄉金陵佳麗地不道少風光稍望共臺迤行登楚宴長殷勤語江嶺歸夢莫相妨王珪華陽集新館　偏箱積思莫摧輪徒子思親淚滿巾萬里有塵迷白日一行無樹識新春幽禽嬽囀已催客狂石欲犇如避人虜酒相邀終峯飲却困高處望天涯　航日館　高原春齋蕩妖氛使駟重來路始分難遠長安初見日漸親冀北已贈雲東風未破胡天凍芳草應連紫陌薰早晚歸魂還舊幹晨鐘一到玉關聞　望京館　一從絕漢迄朱輪便有東風逐去塵和氣旋成燕谷暖使華重照蘇門新山川如避中原就天地應酣上國春二月塞亭行欲盡初花猶未識歸人　柳河館　柳河山外日曄曄柳色猶枯草正腓陰壑水聲多凡注晴峯雲影畫南飛黃牛擁犢爭春耦白馬營狐落暮圍路入隴塵誰與問奚閭胡女避人歸　長興館絕句　風霜守家不知年大類蘇卿思母安偏卻謝漢恩頒五餌載令孫洗向山前　一題白馬館　白馬荒原非路岐征夫未起雪侵肌鴈思水闊猶南嚮人在冰天更北馳狂吹欲號沙四作凍雲無賴日沉垂平生可是嗟行役一對胡腸亦自嗤　南海館中　嶺外經年逐斷蓬孤吟驛館暮宵中燈回秋壁耿鄉夢雨送夜潮飄海風靖節久拋三徑樂子雲尘漢十金空何時征棹

一歸去江有鱸蓴岸有風韓琦安陽集次韻錫監再來館中　歸老江湖久自盟睡餘且復對空枰重來内閣人誰從慣躡天街馬不驚已喜劉歆分七略尚傳韓愈誨諸生太平潤色須公等應許吾兼史隱名劉公是先生集廻風館　峩峩翔空直樓陰蔽日寬風聲摵玉宇仙街發冰丸老檜頻成籟相馬不定竿世人驚未到六月尚清寒　臨都館　攬轡臧空盡蕭條萬里間向來貂已敝此去鬢且斑雪没前王帳（中京契丹前王廷）沙連右地山（上云四有石地也）星向陽氣復吾亦至燕還　張三館有前歲旦寒時題字處作　羈旅關東米獻書還曾題柱宿匡廬自知不及相如健重到曾無駕駟車（漢大夫來官卑駕駟予說淮西來私來求故云）暫懷印綬過家庭車馬驂驛去路輕自爲綵衣生意氣敢將書錦比光榮　自悲平還題嵩臺宋隆館　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飲盡頭譆道江山解留客老夫歸思甚東流　松菊臺山手自栽二年羇宦客嵩臺無端却被東風誤又作思平一夢回　麋子嶺帳館寄隱直（時歸越中）離腸易感歲華催更度龍沙望紫臺持節不眠宵自永聽笳無事淚空摧扁舟何處山陰雪驛使他年嶺上梅欲寄一書愁已亂天邊應候客星來劉攽彭城集大安病酒留半日王守復來招不往送酒斛醒因小飲江月

館　江驛春醒半日留更煩送酒爲扶頭柳花漠漠嘉陵岸別是天涯一段愁　還館詩　步向端門足力遲仰瞻雙闕隔楠桃三年江海都如夢老態今朝始自知　下馬呼人問直廬歸增因讀舊時書黃花綠葉庭桃影噪雀鳴蟬冤自初　次韻和王四館宿　雪殘梧竹夜猶寒春入林花露已團絕境自宜仁者靜窮歌非爲碩人寬不眠紅燭傳低項刻意新書計若干等是前賢遊集地似君尤更覺才難　蓬萊宮闕雁雲寬月出丹淵日墮西和暖時花元有信黃昏歸翼自無迷讀書難字存雌蜺落筆雄辭在碧雞五十衰年融過二強禎何計可思齊　天星出屈勢闌干五夜傳呼禁漏殘虎豹深沉九關遠鵷鷄栖息一枝安病親黃卷憐燈閣老厭青綾怯歲寒長有江湖未歸夢更將衰白鏡中看　月白天虛星斗橫夜深高閣勢崢嶸作來耳冷人聲絕會是齋居近太清　初秋館中呈諸公披垣星宿上清居金馬文章次石渠雨定楓槐含秀爽秋還樓閣長空虛上知景伯無人事思許黃香未見書不奈客嘲聊自解下流仍復愧應璩劉公是先生集和張景純初置館中　張也湖海士心與迹並真語默或不常時以爲狂人蹉跎太倉吏奔走京華塵頗如喪家狗眾景敵精神雖游公卿間望絕要路津感激自上書生當致青雲天光回日月聖澤照

陽春禁林給筆札中府紬典墳群玉連帝居東壁臨北辰飛騰依清切寓直懷珍群慷慨氣益遒咏歌思邇新昔賢稽古力利祿不足云登瀛以爲榮樸被寧狀頻君乃驚鳳姿方當極遭辰宣若揚執戟白頭專校文韓維南陽集和邵興宗再還館　莫嗟華髮尚蓬瀛自古儒生半滯榮學似揚雄老添祿才如嚴助厭承明一罇聊喜安吾道鈇騎當知達此生聞說東郊可携手能來從我並鞍行　奉和喬年館宿　蓬萊仙構斗魁旁邃直初登濱署郎雲向城頭收暝色月從樓角放寒光行看砌菊嗟殘艷坐對書芸襲暗香景物過清渾不寐素經雕罷得新章（時喬年校讐書沈氏三）先生集和邵興宗還館　三年重到集仙庭却理陳編不自停閣下舊題蹤已暗壁中遺稿尚餘青故人援援誰相好世事悠悠我特醒坐看重雲開白日獨揺曾翮入高冥蘇魏公集過新館罕見居人　引弓風俗可傷嗟滿目清溪與白沙封域雖長編戶少隔山才見兩三家　又早行新館道中　經旬霜雪倦晨征重過胡疆百感生日上東扶千嶂影風來空谷萬號聲人心自覺悲殊土物色偏能動旅情況是天恩懷憬俗不妨游覽趁嚴程　和就日館　戎疆迢遞戴星行胡騎奔馳束火迎人向萬山峯外過月從雙石嶺間生（館之東南有雙峯山行李將至見月初上馬蹄看）

即二千里客舍踰今四十程（十月五日出都迨今四十一日矣）每念皇華承命重愧無才譽副群情　次韻楊立之十一官府館　國無政術効前賢又乏詩名繼樂天建嵗出藩居善地何時賈郭有良田司風已隔三山路講德難階四子篇滿目勝遊都未到且將圖畫與人傳（予到郡值災歉五月尚未暇遊山）　楚客登臨悲素秋感時風物自颼颼漆收遠水清堪鑑雨過群山翠欲浮月露住來霧稼恨倉箱千萬里民謳贊毛褒颯歎遊少珍重嘉篇寫我憂　和冬至紫薇館書事　泰時巡長日殊方展慶杯關山厭沙磧星斗望鄉回月共寒更永風隨協氣來欲知王曆正候律應葭灰　使回蹉榆林傳夜至宿館　使還燕道趣南轅朝出沙陀暮水村晃落蕭疎人自少胡天慘慘日長昏鷄聞宿客驚如聞馬識歸途去似奔屈指開年到京闕夢魂先向九重關彭汝礪鄱陽集接伴太傅離新館其見遺予詩　使者東朝至將軍走馬迎休離何所語躑躅不勝情寫目鴻雁澤傷心秋杜行天于非有問我老獨無兄清江三孔集館中呈曾直優（說翁曾且白頭）　日過紫山三丈紅陳編相對鬢如蓬未門請謁無時了且訪東隣慢詭翁　郵車館　野闊天長入望青脈中虛谿到鴻冥偶從楚俗來同樂下視湘江笑獨醒風緊水光時變棟日斜山影半廻屏扁舟

過此方年少老矣重來鬢漸星李忠定公集　題棲真館三十六韻　武夷古洞天奇峯三十六一溪貫群山清淺縈九曲溪邊列巖岫倒影浸寒綠翩如鸞鳳翔矯若虬龍蹙攙觀聳層𡶶屏幛互重複蜕仙骨遺金挺女肌削玉雞棲層巖巔船抑斷崖腹覺館存几案仙檝餘杼軸藍光瑩淵潭虹影掛飛瀑翠竹蔭天池蒼苔封石屋繪禽頂長丹遺跡指如掬峨峨天柱峯慢亭連翠麓傳聞武夷君嘗此會仙俗飛橋跨千丈絕頂亘山足障以翠雲帳藉以紫霞褥瑶樽傾沆瀣玉豆膳麟鹿仙妃奏賓雲金鼓間絲竹酒酣歌少嬋歎息光景促曾孫詎復在往事空遺躅至今風月夜笙簫響虛谷地靈饒泉石山澗秀草木生使七閩人蔭此仙靈福嗟予真散才性愛山水酷仙經與地志名字久已熟薄宦方區區仙賞宜碌碌神遊先夢寐幽觀苦圖錄穿知固謫宦乃得厭所欲沿泝窮幽深應接勞耳目開襟豁懷抱壯觀慰幽獨卻懷白雲歸伴此巖下宿夜寒夢魂清曉寒輕裝速仙遊須再來何當謝羈束　午暑憩夜明館道傍清流數漏可容所之者茂林脩竹耳　火雲千丈映溪山正是人間行路難頻向道傍飛瀑在噴雨翻雪作清寒　寶系何年夜發明至今郵舍得佳名我來不暇尋光景但愛將金漱玉聲　范石湖大全集　題新館（露稻粘明瑞風萬家高浪荒）

烟暗白道行行亂蛩響日腳千禾吐雲頭曉猶漲欣此半日涼籃輿走清曠病客不堪暑茲行天有相蚤歸無跡秋意滿千峰稍尋象石盟咏袂薄書障錫原定相念因風報無恙秦觀淮海集次韻宋履中近謁大慶退食館中　翠華初到殿中間三館諸儒共一班迎謁曉廷清蹕近退寶春仗綵旛隨病來伯飲東西玉老去漸除大小山知續春明退朝錄借觀當奉一觴還汪藻浮溪集宿招賢館　兒時客衢州嘗過招賢館主人數愛客置驛極安便堂前花作屏堂後竹成援人來銅步嶺路異玉山縣回頭四十載興廢眼中見重尋舊館盟井湮無復辨況吟茂林缺悵望佳石轉道逢里監門歎我曾識面白頭相勞苦語已涕雙泫破屋為少留夜寒雨如綫王安石臨川集信州回車館中作　太白山根秋夜靜（太白山在剡縣公之舊遊也）亂泉深水遶床鳴（鄭谷詩何易還泰并未成寒蛩一夜遶床鳴）病來空館聞風雨恰似當年枕上聲（嘗年猶太白山）　李義山詩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山木漂程卧弋陽（弋州西一百里驛名也）　張祐有題弋陽館詩不知即是此館否（詩云一葉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吳溪漫淬千將劍卻是猿聲斷客腸）　因思太白夜淋浪芭蕉一枕西窗雨（一作西窗一榻芭蕉）

雨復似當時水遶床蘇潁濱集會仙館　北嶂南屏恰四周西山微缺放溪流胡人置酒留連客頗識峯巒是勝遊　嶺上西行雙石人臨溪照水久逡巡低頭似愧南來使居處雖高已失身　建德館　龍眠淨淥中微吟作雲雨幽人建德居知是清風主蘇子美集獨遊曹天園館因寄伯玉　去年把酒共裴回今日尋幽獨此來竹密似嫌閑客入梅含應待主人開贊謀盛唐方投刃捍患長隄正展才早晚得歸如舊約伴君池上劇尊罍李跨鼇先生集漢源館　消熱層冰遠投涼嘉樹棲雨晴蕭灑去夢與沈寥歸禽靜谷無語雲生山有衣路行知水好終不療長飢　一曉發射洪循江而行書二詩州堆館　少健有力入雲耕耕雲不怕山重重歲晴伏臘追社集照水自愛雙頰紅　三十餘年廢田舍芋魁豆飯忘廻翁誓歸復講舊生計無謂吾不如老農　翠麥鋪茸不縛土白白紅紅花日許我行來盡天之涯馬足與肩已弊苦時名入手無一搦昔年虎章今化鼠衰歸濯畦疏挨肉無謂吾不如老圃趙清獻公集賦幽館　日華烘玉楚烟縷豆雕黨棗熟房攏擷花妍院落明醉輕春有味夢短晝無情欲識惜情意回文織已成　又題祠館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一片噴臺石留在行人下馬看真西山集題來青館（軒窗幽雅主人方好）

事不俗遣余二詩頗可喜故書此以遣之　客夢成時夜向闌幽泉挾雨響潺潺清魂使覺超塵世何況貞栖巖石間趙蕃淳熙稾公擇客於玉山淳尉之館思有挽為宜黃之行者公擇遇余請之作詩呈公擇兼簡淳尉我稀未洗關山土君駕柴車過茅宇相從僅作一夕留冒雨衝風何自苦如君人才豈終滯瑚璉要為清廟器宜黃玉山俱作客遊還何殊遠居憂我貧不得為君謀恐君遠適關我憂作詩寄示三侄將併簡平生顧曲周陳古靈集使還咸熙館道中作　土曠人稀使驛賒山中殊不類中華白沙有露鴛鴦泊芳草無情妯娌花徑館夜喧眠瀆齧石渠秋吹動胡笳歸來攬照看顏色斗覺霜毛兩鬢加張舜民畫墁集題豆館　關頭日落薄衣襟又對龍鬢擁鼻吟塵土十年經馬足只憑雙鬢照歸心陳了齋集寄題貫及之谷神館　昔日傳聞太上所名館新標名今已幾經春心安即是長生路世樂無過自在身盛室久扃閑歲月白頭不減舊精神蓬萊未要香山客且作潜溪百歲人王十朋梅溪集同襟館　安道家何處溪山深更深扁舟不憚遠得得訪同襟司馬溫公傳家集和王道粹春寒趨館馬上口占　殘臘尚要春清寒更着人雪華猶惜別物意借添新雲壓宮城重風調玉漏引行遲宜結轡九陌未多塵曾丰撙齋集張行甫許會

五羊館倖之厚備而就涛來晉康相親為學主師遣介迎候賦詩速行出入交戰以義肥卜商先覺後弗違上下交征以利危惠王後悔終何追義利之差一毫爾其繆遂至於千里不差不繆今詳氏嶺外眼中有之子彼門如市攬不留吾心如水從之遊自能下學學冀裘相期上對對見旒挑兮達兮小勝犬臣之直之古嗜典籍鐵肓稍舟九轉化龍軍各呈一點来騎巷集宿石岊館　春江日東注我行溯其波揚帆指西溪兩岸青山多青山自逶迤飛石空崔嵬綠樹生其間幽鳥鳴相和拏蓬轉逝眺擊楫成幽歌獨語無與晤鼓懷竟如何　傳驂石岊館解纜清江濆中流櫂歌發天風水生鱗名都固多才我來友其仁益為同舟濟詎止胡越親舞雩詠非遠春服亦已成相期豈今夕歲晚無緇磷　次秀野滄波館　傳聞泛宅賀新成破月衝烟取次撐鷁首斜飛浪急蓬窗側轉好山橫知公興有江湖迥顧我詩無玉雪清欲跨船舷還未敢幾時得伴鏡中行文溪公集送劉推官歸治源樓真館　高情樂幽趣遂與塵事違巖谷久潜服魚鳥知忘機方邀衆理會却指治源歸借問歸何遠山中芝木肥　汶陽館　去歲營船隈今朝館汶陽海空沙漠漠河廣草茫茫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老槐秋雨暗孤影照琳琅楊誠齋集宿潮州海陽館夜不寐　醉

來還睡睡還醒長是三更夢便驚細數更籌有何益不然作麼到天明臘前蚊子已能歌揮去還來奈爾何一隻攪人終夕睡此聲元自不須多續朝天集晚泊丹陽館　夕凍朝還積寒曦晚未多霜輕猶著草冰薄亦浮河山盡酣餘勢潮歸殿去波六朝遺跡在故老尚傳訛江湖集蜀士甘彥和寓張魏公門館用予見張欽夫詩韻作二詩見贈和以謝之　說着岷江士未逢眉已申愁懟來相府邂逅得詩人不是胷中別何緣句子新談今還悼者喜罷反悲辛　夜把新詩讀燈前闕且開一行私獨喜雨腳不虛來天似嫌梅晚冬初遣雪催與君聞花信能繞百千回黃裳演山集雲門館　冥冥出世既云往恩恩度人還復來會當為物落城市詎探比扉關未關下視東泰在諸掌一念已到非蓬萊與予邂逅固有分況是胄聽無纖埃白上蟠武夷集題棲仙館　好松好竹好溪山車馬駢闐自往還行客閒尋新酒白入門踏破嫩苔斑我言物外清幽地却似塵中闤闠間救栗杂麻空澗屋主人陪接不曾閒張元幹歸來集瑤真館　廣陵祠裏府常見又向山陽樸外閒須信月明風露下飛仙玉節有時來馮太師集題辰陽館　辰陽號難理五溪地相跨遷臣重綏撫蠻獠愈驕詐封疆昔侵暴文書困譏罵誰為大守樂一笑不得暇張公杭辰帥烽障戢欲罷

偃息有餘地登臨無一舍廼興辰陽館城東兩山勝泉林落溪谷湖光照亭榭花木親種植朋僚日追逐杖壺征虜谷園恭太尉射高風邈難繼維公並驅駕有客嘗一至席參部枚曳覽物言思閒醒魂耳目乍欲記傳之久恨無文章借顧公貢泉石遊宴日來藉新詩上碑刻佳景君圖畫旦暮趣召還歸為中州詫陳李陵太倉稊米集蝸館晨起効柳子厚詩　拂席坐清晨幸脫塵事窘聊焚石鼎薰細誦華嚴品從迷索初心悟意嗟歲晚庭蕪日延蔓零落費鋤墾何當略邊幅乃成窮與闊餘年償無美願就一屋隱悠悠藉至言廓廓窮妙本會須師瞿曇未足慕嵇阮安熙默庵集寓館秋日即事　多病筋體久痹頑紫荊終晝掩重關詩書詎可資耕釣杖履元非絕往還莫遣浮雲敝白日儘教秋色對南山平生願學程夫子想像春風滿座間　修真道館　龍山古靈境遠峰對蒼蒼林谷四環合脩真據其陽值石流通泉洞府餘清涼傑閣聳奇觀煙霏恣微茫春予平生心丘壑真膏肓今朝定何朝遂愜棲雲房晴嵐染衣襟頓覺塵慮忘胡爾羸疾拘快君脫繁韁月高風露清空明渺銀潢蓬萊信非遠何處求仙鄉晁無咎鷄肋集次韻文潜館中作　蓬山前臨九軌路三日街晴塵吹土直廬鑿牖面宮垣青壁新新有古兩殿閣風斜碧瓦寒烟泪蒼苔不能乳

却思豹巷亦可喜一掃蚊虻通昔昔鬱蒸書課未須休聽天語傳（宜暑以千夜羅扶輿）平生豪氣對樽酒山鷄見鏡猶能舞城南寺近晚堪通宵歌涼月間千戶但憂伏日細君須割肉無緣侍歸組蜀元承詩集煙雨館 輕暑暑人疑酒困貴花聲轉貴櫻桃湖光靜漾半簾影燕子日長風絮高 紅白桃花經年稍綠陰清淺未全交穉桂遙岸日相射扇落閑階風自皷 湖接青林一帶回光浮玉鏡半奩開攢峯對起乘雲泊時有斷煙殘雨來 酒杯光動柳梢月卷袖涼生蘆葉風露坐夜深醒似困釣船人語過湖東 湖波漾日亂層花人影天光帶落霞秋岫淺寒楊柳陌醉歸閑數飲栖鴉 臘月二日煙雨館 天上飛花銀藏寒西風相扶引欄干平湖不認花多少只作尋常煙雨看 三日雪後飲煙雨館 傍湖千樹玉參差湖面輕風落釣絲曉色晴陰正商略斷雲來去半猶癡 旋駐殘雪點園茶碧淨紅鮮朵上花客散亭閑半湖水月橫斜掠曉晴霞煙雨館晚對 一片斜陽天北角半痕初月水東鬱浮煙更擁雲峯起全似西湖遠近山 余直卿詩集借懋御過煙雨館 社鼓聚朝餐春茶醒宿酲一枕一卷書愛涼尋幽行北郭橋門客行行雞弟兒庭草芳未歇湖水寬欲平西風清入懷拂我衣裾輕飛鳥渺天末白雲繁英英軒東正新覺

曲檻話深情荒叢鳳兒花鷄冠立亭亭軒東正新覺有似擊壤聲爲言今年秋父老歌可聽嘉禾接吳會黍稔登繩繩飫此畝忠且以慰飄零君歸語伯氏燈火新涼生王君實腴軒集除夜共稱力父有秋宿南浦館客裏逢年酒半醺篝燈課了送窮文對床共聽巴山雨入夢休思巫峽雲好整衣冠朝北闕新裁桃李屬東君平明各把菱花看黃上眉間已十分寄林少忠國爲家叔再留之館 擇師難似擇良醫爭得奇功指俗迷每羨君才如扁鵲能爲後學發醯鷄作文須有奪胎法下感先須刮膜箆子姪明年看貴換所求不止在刀圭 年來師道孰知尊溫飽何緣得冕君鴻鴈曾爲梁稻計牛羊誰爲牧芻勤琴書到處聊娛目羽翼生時要薄雲我偶書田牧一點向來正亦病人苦 送林日升景高之毗陵傳氏館情好相投歲月深邪堪天外話離襟京華濁暑鄰三伏荆水清風直萬金鴻鴈稻梁聊老計蛟龍雲雨有初心三年名遂榮歸去攀桂堂前候好音 周衛之北山集爲西山王君敦授吾里寓館秋隨形於詠歌次韻冤之淵澄不生瀾鑑明不受塵人心有天游何者非吾鄰之子老編刻寸數不廢動竭來寓環堵狀隘纔乃真胡爲自叮嚀咸咸愁朝曛目擊道所存朽腐生奇芬久伸屢打頭日與學者論豈獨鄭老氊妙斷運匠斤既精獨

就更出處貴有國吾儕亦何必能嫂從廟信士窮則守道既達則致君蘇隅稷惠越范雖偶歸來黍康老遙東嗟我彼何人操冠卿客事頻蓋麻姑之東涉千堆龍生射亭宿黃氏新館 宴宇新成苦未嘉忽曆朝姿易峯牙張侯暫喜留歡客閑擷漫誰種好花兒浪不難平釣岸（釣岸未成西峯）猶欠入總妙咏樓木上後賢政欲多餘暇高會何妨月影斜李端叔姑溪集夜投臨穎陸周仲館侍甚恭 異縣眼忽明乃是到臨穎偶傍風斷束僕望門道初非款此鶩勢遙宜容頃是身難無難從者圖當着主人韻料理燈燭分炯炯熾炭解噤顫重帷護寒須把泉龜獸剪紙藏息非尚敷論照一突鬧鄰復嗟斷梗我主且落莫隨遇輒自歡轉耗已歸空匪匪徒業餅李公明詩集過僧試館（久乾脩試館壁間有詩云行路難如此吾生割太非鹹塵髮鬢改世事寸心違自落水東注天寒鴈北飛我無家可住不是故鄉歸此絕無中家所作夫其名矣余少時誦而悅之每過必一觀訖館乃先祖秦名公渴神廟冰之地歲月悠遠四壁塵落將就頹毀慨然增懷因用其韻） 數館冷如許修誠志已非風光不曾改人事故相違寸君靈山出筆喧風葉飛腸心倦時月長是送人歸華鎮雲溪居士集晚宿張三館（卯未畫韻） 藍輿薄暮息煙村回望蔥蔥認九門自喜青樓無別恨

不妨孤館欲黃昏王炎雙溪類藁次韻楊秘監館中留題 把杯方喜把流霞鼎賦驪珠重拜嘉庭下滿生書帶草胸中宜吐筆頭花敢言策足攀賢躅獨幸游心泳聖涯誰謂蓬萊雲氣遠此中清閟即仙家 紅塵飛不到壺天賦月幽幽像屬老仙自笑枯腸無好語且呼黃妳曲肱眠 郝經陵川集二月二十三日猶在儀真館三首 向晚日華榮殷然轟夜雷龍蛇開蟄窟桃李動春臺淚逐傳花雨心同潑火灰何由復龍動百感生中來一年淹使節二月駭春雷犖入江心黑雲銜雨脚灰壯心還激烈沸氣豈寄闕明日誰聊賴驚花故惱來 二月還如夏炎蒸鬱寒驚迅霆傍背論飛電遶心明海氣蜜参瀰江聲拍枕平從今休禁火一雨萬家生（是月初二日火二十日丑刻火千刻復火一月九三火稱違合律及清臺川治據有是月）張鎡湖南集茂洪秦親携妾還新館戲贈 巷居南北喜相依不意違秋侍句稀米斛正當黃菊早登臨寧歎白雲飛奉觴壽主歡宜洽直髮邀賓志莫違從此維摩方丈室散花香滿老萊衣 天聲館（在松陂）驚鶴紛來下天風驚月明語言難道斷不墮世間聲 頻風館 山頭幾叶採林雨山下鷗移美花着閑亭騁望豈周難心迹雙閑罕済侶人生才智非謀已太息塵勞誰縛汝圖回田畝役宵夢近對烟霏可無語揭耕植

杖十古賢我欲從之胡不然坐到月來休迓舍旁寺有林書弁借　謁簌霄館　奉真祠宇並升房露下層壇夜未央玉繡徒明依砌樹翠鬘雲轉捲爐香何心輕舉氣塵外徂顧閑居歲月長卻上竹輿歸去路約齋燈認隔林光　又豳御續來下儲休谷意度雖無名宦達林墅保長年　花仙館海棠　烟火心腸詠不真風流嬌貴卻無塵何須更問花僊姓便是扁舟共載人　朝中措　重尋南湖堂館小詞落成　先生心地等空虛行處幻仙都點綴玲瓏花柳翻騰窈窕規模　三杯兩盞五言十字遷老工夫受用南湖風月何須更到西湖王仁輔詩集戊寅二月八日重贈外史于玄文館　我愛玄真子脩脩山澤癯清苕立翡翠長釣拂珊瑚天際真人想山陰古畫圖往來多勝士選憶病潛夫　次韻貞居真人玄洲新館十絕句　飛霞架海紅為梁遡源似是乘槎張蓬萊一笑又清淺卻駕飆輪歸福鄉　洴口精雲堆柳花兩頭春筍拔鯨牙青童進指紫烟處便是良常玉斧家　絕知玄洲去人遠洲上種橘復疎疎明年橘熟大如斗與子深山同著書　已占菌山為畏壘更規桃嶺作菟裘南華別有不貲國說與至人當縣頭　縹渺神霄三素雲歸來白鵠嶺頭分金墉玉佩難兄弟誰似芳家大小君　山中只聞楊與許世上寧知梁復陳雲蘿敵斷秋夜靜應咲人呼祁孔賓　天關北鑰九虎守雲錦飛稜雙鳳衛夫君輪墨有靈氣宜鎮此山藏玉函　良常新宮年劫多玄鄉文采被岩阿從渠山死着薜荔如此道士氷絜何　童初群仙列官府總校華陽第八天有人散髮玄洲上松下拋書清晝眠　華陽外史遇南岳筆妙詩精窺化工較似瑞林清獻許鶴臺高處聽松風張文潛宛丘集至後早赴館　紅臘粧梅冷未粘柳條偷暖作纖纖高樓殘白誰家雪盡日天寒不捲簾　城園殘雪寒催曉宮近晴雲暖欲春誰覺風光添一線玉壺漏水報雞人　許同塵示張八侍郎避着覽館中舊題絕句併之同作次韻　聚散人生集渚鴻飛鳴避近一宵同是非榮辱何勞問共在邯鄲一枕中李洪芸菴類藁題華亭尉廨梅館　古梅瘦竹助蕭疎剪雉萬蓬亦甚都報政未容須五月卻尋蹤影向西湖　神悝閑聽事事新主人解組似行人浮雲弄影無因得試促花神作似小春張渥湄詩集是日歸館中作　一聲湖外咲撤天誰挽楊枝灑酒船倚柱宛然聞鶴語買花卻不要庫錢山陰擬去重為客路滑歸來亦悟禪還許春風無句事綠林吹血化紅鵑江湖續集毛翊題青陽館　渡江第一南來驛試度華堂延賓客百年運逐曉雲空愁敘襆官老無職南徐今日古陽關不斷歌聲祖離席鬬雕已復事尤多折

損年年春柳碧　李和父　夜發崑山聞潮館　雲歇寒星路不明聞潮人起約三更江風吹上一輪月照動客船多少情　趙汝鐩　午炊荊陽一館甚雅　誰料三家市能令兩眼明花喧荒蝶戀曆午亂鷄鳴忙裏青春去愁邊白髮生揮鞭問歸路更乞一句晴　僧永順　題秋館　林暑漸消歇爽氣浮高松風蟬有遺響露花結秋紅微月出東嶺碧雲散遐穹暮館正虛寂衆埜雜鳴蟲詩海繪章劉景文　早發承肩館寄登州侍制水亭瀟洒離塵間一醉扁舟載月迴馬首西歸懷底事只隨曉日望蓬萊　楊行敏奉使到建州郡將輕忽憮恨中題東青館　篤駘嘶吽知無足騏驥低垂自有心山上高松溪畔竹清風纔動是知音　杜鵑花裏杜鵑啼淺紫深紅更傍溪遲日霽光搜客思曉來山路恨如迷江湖前賢小集拾遺宋郎子文　過渭城館　又將鞍馬送殘春吹盡征衣染畫塵還是前年舊時候渭城花柳一番新東堂先生詩集次韻蔡成允題餘英館　故第園林改遺亭壁戶新垂虹一橋月夾繡兩隄春花落倘流水鳥啼懷昔人憑欄看華存無意數游鱗江湖後集李時黃岡寓館作　閑居迎送少日對小山橫雨過秋陽減天虛夜氣清候虫依壁韻野火隔谿明過邊誰家笛西風一雨聲鄧紳伯詩集留通商館數日　商館非關地關人偶在旁無端聲利役有許去來忙受兩芭蕉響懷風擺桂香江郊秋易盛早獻十分涼洞天留題集徐沖淵被命通明館洒掃　聖恩寬大放還鄉便着草鞋挑缽囊中路忽逢天柱詔一行令侍玉皇香浮舟載月篙溪上倚杖瞻雲魏闕旁身到通明上頭館好山驚見暮蒼蒼　適客還山一笑咍故人憐我不嫌猜曉猿夜鶴總歡喜蕙帳草堂相與開可為兩芽煙蘇住直緣流水古松來枝巢君許鷦鷯借投老此生真快哉任松卿集己丑兵後陳茂陽歸自史館因寄城南諸公　已甘貧病老江隈何況兵餘更劫灰無可興言空日暮不堪回首又秋來短風驛樹潛吁鬼小雨官渠車擁堞心事瀰漫今握手相看莫惜撚銀腮　大兒索飯小兒啼旋折花鈿泣瘦妻憂難如山排日過身名似水逐時低野塘萍影無十里江路松陰鬱一堤亦有城南舊兄弟久無一字草堂西陳杰自堂存藁秋熱抵信上一歇館壁張盧厲寒林　老火張成傘柔金伏在鑪正遇西日手忽生北風圍霜幕條收厲冰枝有喋鳥摩掌懷美獻短策濟時無（是歲閏八月）戰伐仇遠金淵集送李介肩赴官塘湯氏館　東廬山下義門中弘開講席招蜀翁主人擇客又擇主重蒙求我我求童俊傑識時審出處道義結交全始終惟應上墓似龐老便合移家隨葛公鄭元祐詩集題玄文館　扶

水蒼龍出匣攀鶴翎都化白雲歸樹圍芸閣千章立泉落風巖百派飛服日仍餐松屑飯朝真時着藕絲衣人間湯湯黄塵海爲借盧敖手一揮傅夢得西巖吟藁宿鎮江丹陽館　暫泊喜天晴丹陽住晚程半窻留月色隔岸送鐘聲江繞金山寺雲生鐵甕城片帆催早發莫待暗潮平陳昭詩集奉題貞居先生嗣真館　外史高懷誰與同巢居新占鶴臺東雲蒸老樹皮毛外人住深山肺腑中霞聚海空馴猛虎飈輪峯近接冥鴻懸知好古心無已宴坐神交展上公吳順金谿集明道宣義披仙館　弟兄相踵上青冥遺跡空餘壓郡城似惜高風久零落故開華館面崢嶸樓臺突轉明朝日圍史紛披照短檠鍵有雙鳧求紫府簷間時送步虛聲　仙境清閒識者稀幾人來此學幽棲紅泉瑩草春長在流水桃花路弗迷丹氣猶涵階下井遺蹤難認壁間題秪憐星石今無恙夜夜寒光北斗齊番陽志胡如墳　題舒嘯館　堤邊草色綠茸茸堤上桃花落盡紅細雨斜風三月暮一年春事客愁中　樓前春水碧彎環柳外愁心千疊山立盡殘陽人不見東風無賴莫凭闌周邦彥清真集晚憩杜橋館　寒芳悄悄鶴啄場兒啼索衣天隕霜客林斷放山色入楓枯振橋聲琅琅清漿白羽秉已久黄菊紫萸看欲香感行及此去愈疾若決積水難隄防嗟予齒髮非故物念此內熱如涫湯願見唐朝呂巖客郊行問道求神方齋心千日百事畢消我領雪還韶光宜饒萬目憂世事黄金縮腰埋土囊王元粹詩集再到泰館　秋風吹蓬鬢北渚且躑躅誰言久棄置復上君子堂群書猶在几褰座已移床覔我舊行跡閒砌亂苔蒼丈夫有離合義分明如霜方同鷄避鶴豈是鳳求凰宣弟圃善謹衆口每難防結愷愧初心感激終未忘濟濟門中彥冠佩日輝光但使居者安勿爲去者傷蒲陽劉氏集秋日會遠華館呈胡仲威　嶺表豈必熱庚伏頻滂沱溥莫辱招要盍李參祝荷君侯如長松折節交藤蘿奇字識夏鼎古音彈雲和今日棄商至高屋涼意多夜清群籟息已有蛩鳴莎人生不飲酒賢愚同消磨拍手問湘纍獨醒欲如何謬承青眼顧詎惜蒼顏酡客散我亦歸耿耿看斜河趙孟堅彝齋文編題高氏煙雨館　溟溟復霏霏極望欲無涯村遠如相合天低若四垂檣聲因濕小塔影被雲欺不但長烟雨陰晴有閙時　人多精畫工此趣未應知我獨身常寓烟霏雨暗時晴添波面闊綠壓柳絲垂勿有片帆過驚飛雙鷺鷥王萊龜湖集陶隱居上館　最上華陽館淒涼宣舊基山中爲相日樓上侍仙時精力凋文字群居厭术芝却輪元處士薪爨得天知米松韋齋集宣和乙巳題野人陳氏之館　長安調鼎黑頭公一旦

覆餗騰鎖紅綃粉美蔬三萬日爭如且作多田翁張南軒集和欽舊招館　牢落詩盟寒欲灰非君懷抱若爲開未聞鑄酒論文意掃榻應須有待來郭功父集寓館　一徑松陰合重門院落深客來聽鶴喜春過惜鶯吟風月時經檻塵埃不到襟黄庭看在手白雪任盈簪中州集雷琯　信陵館酒間作　聞道信陵飲有懷信陵君君去日已遠誰怜把閒人徑携一壺酒往酹公子墳墳料久已平墓木然爲薪衆扉鎖長夜千載不復晨昔與賢俊游今爲狐兔隣豪貴竟安在念之心紛紜有生會歸盡但恐後無聞此意不可必且醉梁園春　維昔有迂叟樹桐彼高岡殷勤爲封植遂欲棲鳳凰桐生日已長鳳來殊未央維鳳覽德輝非時詎來翔枝幹枯已死志願終莫償德在西周初飛下岐之陽裴回不能去和鳴聲鏘鏘文王既已没千載徽音亡咄爾叟何爲而欲發其光空令枯株上日晏啼鴛鴒趙內翰可　雲興館曉起　雙旌曉泊雲興館對面高峯絕可人一夜山雲飛作雪要誇千樹玉嶙峋　張輪　奉使高麗過平州館　昨日龍泉已自奇一峯寒翠壓層低升無未似平州館屋上層巒屋下溪貢泰父集題周鍊師雲臺真館　二十八衲已仙去真館有臺名偶同白鶴千年來故國青山萬疊起神宮有時採藥幽澗底無事種花深谷中昨夜曾携龍虎出一壇明月滿旗風黄建可集宿黄州館　悲長夜兮風蕭蕭帳公子兮路迢迢烟雲不散敝白日宇宙頓覺回清朝但令心事忠義孫未可壯士甘漁樵鳴呼四歌兮歌再發人影在地見明月吳仲舉集送祝五戒赴陸寧館　屈指交游十載餘見君歸墨又歸儒盧能解道元無物賴子誰知也不愚既問風情明表裏何須雪几費工夫他年名上登科記一半清芬在祖圖元劉文貞公集宿秋館　客舍蕭條動客情飛螢箇箇傍窻明樓頭鼓角風吹斷漏下銅壺第一聲劉静修集水北道館　會從蒸朗青春朝始信閒亭水石遂物外壺公能避世山中巢父不知堯波間明月隨吾取松上白雲如見招晚巢重來有成約無妨談易對漁樵舒岳祥閬風集和正仲賦重修篆畦亭館韻　亭館成來三十年主人頭白興扶顛已誅蘼莽開瓜圃更剪荎蘆浚藕田竹下鳴琴長憶鶴花邊釀酒擬留仙今知煩惱都無用倚短隨緣一任天洞天清錄張經　題漱玉館　奉石漱芳玉夢回堪洗耳客至館於斯妙處從此始　王宗賢同前寓館欣傳漱玉名泉流古實響琮琤幽聽偃息驚回夢誤聽虛簷雨滴聲　陳洵直游大滌餞宿鳴玉館偶成　風動歸雲清日落衆山楚重來興獨深託宿此何所浪浪鳴玉泉恍恍對床雨夢斷身高低塵勞深夜語元王惲秋澗

集續館詩　德澤涵濡得二難百年祠館見遺安蒼蒼一片墳臺石留在行人下馬看藍靜之藍山集送林彥明赴浦城館　君來別我意何如絳帳談經席久虛南浦春風波浩蕩兩山晩色樹扶踈諸生鶴立詢奇字道士鵝群換草書他日相思川路遠秪憑尺素寄雙魚　多材未許山中隱此日降邦逢帶迎題扇每傳王逸少賣文今送斛斯明晴空野鶴將雛遠遲日林鶯喚友鳴節屋石田土計在春風暫與閑紫荊藍性之詩集宿靈峰館　歇夜愁無寐四更風露寒節亭下殘月松子落空山世亂英雄隱途窮跋涉難欲尋黃綺輩長嘯白雲間曹伯啓漢泉集題乙酉館　束帶趨朝見督郵簿書形役又經秋緬思彭澤歸來客何事無人管去留　或有慶聞言寂寞冗官往往厭紛如誰能遂我還鄉意便把微官乞與渠　袁易靜春堂藁送陳天民之琴川館　邂逅相逢十日歡東陂南浦正遨遊無端又話雙橋別喚起文通一段愁　于游已往微言絕末學紛紛過眼多公筆定應興禮樂邑人猶解誦絃歌呂濟集辛巳抵京泊福安館　山河左右護神畿五色雲開瑞日遲三百餘年鬼夢外四千里路客遊時車書萬國來金闕紉佩千官拜玉墀試上燕臺思往事清風吹動鬢邊絲　虞集道園學古錄赤城館　雷起龍門山雨濕赤城館蕭騷山木高浩蕩塵

路斷魚龍音新波燕雀集塵慢開戶微風興倚杖衆雲散　伍良臣中流一壺集寓館　寓館無定端誅茅傍江路架屋八九間邀月始完固聊回敵風雨況復傍村墅川光浮潋灧巖麓鬱盤互清陰動脩竹綠影蔭佳樹玄鶴期不來平蕪但烟霧尊酒酌餘春落花滿庭戶　王餘干麻田馬季言郎中寓所屛為假館甚佳奉柬以酬餽慰之意（以前餘干知州）　下榻屋裏外青軒俯碧池松醪隨玉粒海錯疊銀絲旭日當闌好閑雲出岫遲幽棲興無盡來見困驅馳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贈山老借館　三生雲水僧夫脚困下吏每逢道人語莫逆猶風嗜況茲法龍象共飲良有味賓坊寄箕氣一室淡如水褰驢劣馳驚入門輒心醉向來蓺楚塵火急須滌洗淨名方丈室逼塞諸天侍可據一毫端借我容膝地從來支許交清真遺世累團蒲與茗椀共談第一義　行至羅江以代者與期得史者書復還浩濱徑走富樂山中借館　瞻雲日懷歸及瓜法當代喜聞輜塵擊轅作風鷁退瞽言不可寒幽賞風所愛但恐彼上人雖辨費酬對　淋浪一日兩浩蕩千巖秋光彼石澗水斜霞撼林丘須臾忽斂縮幽咽鏘琳璆混混須有本萬古江河流　山中有何樂命留不復嘆涓尺澗泉岩洗耳松風寒清襟度林杪枯禪兀蒲團拙不會參請幸勿催抽單　宋本至治集至治

二年中秋與達兼善觴于謝月海寓館坐客林彥廣者吹洞簫酌玻瓈盃以銀葉爇素馨香因賦五絕句館在北澄清下閘橋下　露洗孅阿海氣開謝家池館業墻隈當庭燕骰築歛却是河梁席下來　漢家宮闕夜連雲九陌無燈露裹塵玉宇瓊樓端正月短轅烏帽太平人　紫烟如紙剪嵯峨象裊素馨噴寶猊文武火銷銀焙冷聖朝酒盡玉繩低　何處人間尺五天宮墻東北市河邊緊陽更漏隨風落醉微金吾未肯眠　李謩風調數前朝偷得新聲指偏橋一穗宮墻太平夜才情何似鳳凰簫劉將孫養吾集臨川學館　空庭積雨霽月色如新沐團團桂影間綵綵一方玉栖烏各要枝微風不驚木徘徊真可浴倒浸意亦足欲語四無人鳴蛩伴孤宿傅與礪詩集宿揭公館　旅舍塵都滿齋居意自幽花將情獨往樹底暮相留詩許家僮學書從坐客求何因謝掬東來住客東頭揭曼碩集題江道士清虛館　遺紛栖玄覽寅坐白玉京日月朗朝夕河漢流無聲冉冉兩玉童雙吹紫鸞笙下視九子州浮以四大瀛萬劫猶一瞬逍遙樂泰清吳禮部集漢山仙館圖　平川漾輕舟蒼石擁高樹煙中連嶂斷林際飛甍露啟宇誰所營列仙實來聚我生戀溪谷忽去踏塵路坐恐孤風期臨風悅延佇　寄題留山道館　鐵庭燒丹訖蔦翁留山今復見新

宮神仙自愛無人識樓館誰令有路通碧水帶花來洞口玉笙隨鶴度雲中更尋履石依歸迹轉咨幽深興未窮（多亦坑山水幽處有石上履跡）句曲外史張伯雨冬十一月過山僧嗣真館戲製十絕句以自見　崇真館主在齋果廻有元之吳郡張相望八百四十載我歸鶴蓋如故鄉　望見飛屋松杪花下盤陰洞石聳牙老樵迷路驚相問若个仙人道士家　風水所言唯理氣眼明此術未全殊景純解道遊仙句信是青囊有異書縹緲洞庭連白雲綠橘黃柑能見分昨日扁舟尋好事明年處士比封君　肯借山下步偉錦興作天下庇寒裘三尺窓臨萬株木不怕寒霜到上頭　谷口瑩瑩一庵住壇上累累白石陳杖隨流水過鄰舍席與長松分主賓　俱倚茅君為座主從稱外史作官銜道家六經發願寫深向石頭藏一函　屋壁覓書碑板多雄虹光怪鳳凰阿看到深山十日靈寵突無烟奈爾何　祇有大公堪可倚我作巢居名倚天未必高虛無事業員日讀書兼打眠　龍虎山中薛元子瓊樓瑤臺詩亦工憩後閣山腳國耳非關千里事同風　題漢山仙館　掃地松花帶石泉丹崖第宅與何年唯應玉女聰前月夢到方諸一握天　雨宿玄文館懷惠山　十日閒春院草積青苔厚稍止侵窓兩爭鳴决渠溜想見螭口泉玉色動閒凭便尋雙

乘鳥翻飛入烟岫 題紫芝館 芝生玄嶺隅巢之讀書堂雖然照來啄幽谷有耿光我聞隆漢日冊碧生下房小草不異者于以表時康勝仲禮詩叙 張文吉霍守道授館宗道以二子從之學禮意甚勝紫山秋澗皆有詩以稱之旨道復有文以贊之故題其後 山澗新詩正始音妙峰歎語亦良哉得人傳道資師意願子為賢父母心寸艱要知輕尺璧二經端可勝籯金仲舒學貫天人際發藻行看桂滿林 陸子方集贈曹德玉子達卿父子同赴錫山館 敎籯無黃金子弟欣欣佳芬香聞數里譬若蘭當階念昔登高門始見玉在懷頎余白髮盡嘆子頭角争妙齡探學海浩傳無津涯翦李逸相望燈雪分一齋騎驢山陽木春風幾時回婣婣北堂萱日暮意悠哉游方非遠道心動幾歸來 張翥蛻菴集雲臺真館為上清周用章作 突兀中天積翠蓬曾臺宛似鬱羅蕭清池曉浴丹如火白石春明玉有苗此地來龍如可築它年歸鶴底須招只應月夜游仙侶時復吹笙下紫霄 七月一日之集慶望日次錫山宿玄文館 海月光芒濕川雲意緒閑剛風浮地外元氣滴人間野榜歌相答漁燈去不還電明知有雨只在九龍山 戴石屏詩集題道旁館 道旁誰是館借我駐高軒翦婦出迎客兒童為掃門好花羅石澗遠水没雲根懷遠卜隣約為農此老村贈

沏金集 題青山仙館圖 碧嶂蔡珠宮緣崖細路通貫循依木客白厭引金童海上無方丈人間有閬風畫圖真妙術縮地似壺公 國朝張孟兼集湖山新館寄方允叔 漢上新居次弟成湖山深處最關情半堤楊柳猶春色六月菰蒲自雨聲陶令田園歸復計杜陵詩酒古來名羨君得遂幽棲趣莫為新詩大瘦生 宜春志將歸宜春留題新安館 東里如今號鄭鄉西家昔日近丘墻若臺四部添新學秘殿三年學老郎天外驚鸞愁不見山中雲鶴書相忘猶張早蓋歸蓬華直謂時無許于將 餘干志章綸展子冬夜宿郡館懷白從古 高館天寒霜露濃思君深隱翠微重月華繞樹無飛鶴雲氣蟠泥有蟄龍石鼎賦詩猶脫略銀燈看劍每從容孤懷展轉不成寐為發城頭半夜鐘 吳舜舉集過郎館 碧天涼透鴈啼霜侍葉郎橋想夕陽田舍鸞看集童冠溪翁折見具壺觴侵軒華祿悄悄淨隔坐黃花冉冉香別後不堪回首處平原烟樹接蒼茫 劉須溪集青山和前韻憶舊時學館因復感慨同賦 綺寮怨 漫道十年前事問懷天又陰何須恨興了西湖更笑君賓罷壤林間時歎聲啼鳥凄然似上陽宮女心記斷橋急管危絃歌聲遠玉樹金縷沉 看萬年枝上銜佃偟落月斷腸理絕絃琴魂夢追尋揮淚賦白頭吟當年未知行樂無日夜望鄉音何

期至今綠楊外芳草庭院深 潘庭堅題南劍州妓館 南鄉子詞 生怕倚闌干闌下溪聲闌外山惟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應是躡飛鸞月下時時整佩環月又漸低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 張輯東澤綺語別盱之胡正臣已數秋復會于盱館圍菊正芳因留小醉 好溪山寫阮郎歸詞 孤鴻進下夕陽寒秋清懷抱寬籬根香滿菊金團客中邀客看 呼濁酒共清歡五絃隨意彈西窗仍見好溪山幾年誰倚欄 鸞卷馬先生集調張李良文會館 西江月詞 未要花枝照眼且教尊酒扶頭人生佳處好邀留放我論文會友 贏得清時無事算來白甚閑愁百年日月水東流少杜幾時迴首 又同樂館調清平樂詞 紅爐畫閣有酒須同樂千古獨醒終是錯休笑劉伶畢卓 小槽酒滴珍珠請君任意寒沽試飲三盃春露出門定要人扶 大全文集許魯齋東館路中沁園春詞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擾踐跡飄零曾遭塵埃齊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斜陽裏對西風灑淚魂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載羈棲古魏城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兩鬢星星五畝桑田一區茅舍伏與溪山理舊盟橋邊柳要排青眼待我歸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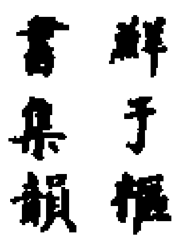
瘝

洪武正韻古頑切病也又去聲爾雅瘝瘝病也（郭璞注賢人失志懷憂病也 邢昺疏釋曰小雅杕杜云四牡瘝瘝毛傳云瘝瘝罷貌又大雅板篇云靡聖管管毛傳云管管無所依也） 顧野王玉篇作瘝公玩切 張參五經文字瘝疲敝貌見詩小雅 司馬光類篇又古玩切與綰 韻補瘝叶音古轉切毛詩檀車幝幝四牡瘝瘝征夫不遠 婁機廣干祿字 音管又音貫皆病也 楊桓六書統見母爛瀰扌官聲 瘝（隸）⿸疒雚或从雚聲 熊忠韻會舉要 滿清音 張于敬經史字源韻畧古滿切 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瘝

六書統

隸書 瘝⿸疒雚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草書集韻

篆書

集韻杜从古集 篆古文韻海

斡

洪武正韻古緩切運也轉也賈誼賦斡流而遷又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又曷韻烏括切字斡音管 戴侗六書故 斡古欵切旋斗也引之則凡旋運者皆曰斡又烏括切攢斡也（晁又曰蠡柄也楊雄杜林皆以為轄車輪）斡乃从斗輪斡非本義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頫曰轉也音管在此漢貨志斡鹽鐵又斡運山海之貨皆音管在此入聲者非 郭守正紫雲韻漢斡官鐵市兩長丞如曰主均輸之官 趙謙聲音文字通斡見究切見曷韻

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斡　篆書斡（集韻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斡（六書故）

草書斡（鮮于樞草書集韻）

悺

洪武正韻古緩切憂也亦作悹又去聲許慎說文悹从心官聲又古玩切陸法言廣韻悹悹憂無告詩傳云悹悹無所依又音灌主駕官又音官丁度集韻悹悹無依也一曰憂也或書作悺鄭樵六書畧悹別聲轉注（囊揪）廣干祿字悹悺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見毋悹聲悹書或如此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悹見莞切見去聲此方音作悺痯非今詩四牡痯痯合正爾雅痯病俗字韻會定正字切見管見經堅悺

篆書悹（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悹悺（六書統）　隸書悹（六書統）

草書悺（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脘

古緩切許慎說文脘胃府也从肉完聲讀若患舊云脯古卵切顧野王玉篇脘胃脘也脘同上又人陰異呼也丁度集韻一曰即胃脯漢殖貨傳

濁氏以胃脯連騎又戶版切肉也張有復古編聲（相類）䐨管脘並古滿切上脘胃府也中管如筦六孔从竹官下筦筭也从竹完戴侗六書故胃之上屬於喉受水穀者曰脘本作管伯曰膈上有上中下三脘別作䐨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板反正作脘腕音管肥脘楊桓六書統見毋脘（統）聲脘（隸）䐨或（从）官聲脘（隸）

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筦切

篆書脘（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脘（徐鉉篆韻）䐨（六書統）

隸書脘䐨（並六書統）

輨

古緩切許慎說文輨車轂具也从車官聲古滿切徐鍇通釋猶今鐗頭已也古挽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轗（今）輨（正）音管楊桓六書統見毋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筦切

篆書輨（徐鉉篆韻）

逭

古緩切揚雄方言轉也音換又管丁度集韻爾雅逃也楊桓六書統見毋逭胡玩切（統）聲逭（隸）

篆書逭（六書統）　隸書逭（六書統）

⿰衤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公緩切袴襱也丁度集韻博雅絝其襱謂之襱楊桓六書統見毋⿰衤官从衣官聲⿰衤官（隸）

篆書⿰衤官（六書統）　隸書⿰衤官（六書統）

⿰虫官

古緩切顧野王玉篇兩下蟲名司馬光類篇古滿切楊桓六書統見毋⿰虫官从虫官聲⿰虫官（隸）

篆書⿰虫官（六書統）　隸書⿰虫官（六書統）

浣

古緩切丁度集韻滌也史記身自浣滌劉伯莊讀楊桓六書統見毋浣（原）聲浣（隸）

篆書浣（六書統）　隸書浣（六書統）

⿵門完

古緩切丁度集韻所以出鍵也通作管韓道昭五音類聚古滿切楊桓六書統見毋⿵門完（原）聲⿵門完（隸）

篆書⿵門完（六書統）　隸書⿵門完（六書統）

⿰骨官

古緩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管

⿰官阝

古緩切字濃博義音管縣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十三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十一產

簡　書簡十六

米孔平仲集書簡　與李純仁　平仲啓。介還不知遂作書託倅遣遞。不審領否。適又承問丁寧。豈勝感愧。感愧。歸鄉固佳。適值秋暑。人事紛紛。無少頃之暇。乃思嶺外閒居清味。真薄相爾。知去代非遠。慎勿爲指射之行。投身遠方休戚歸之官。緣吏猾多諸不公。欲與之校。業已遠來。生受淩屬。有所不堪。士氣摧折近年爲甚。公切且還部注一官也。爲適此誠。撰汗作此。汝南浮淺。姑置勿道。旦夕參暗。尚冀保育。不宜。平仲再拜純仁親家。

又　平仲啓。數數馳問兵至虔州。不知公尚在大庾也。不審今猶須事否。伏惟動止安佳。春集同寧。平仲家患寵歸。六月下旬發河中。至鄭暴下。數不可救。一向肖着揺蹙不得將息。至京得飲。逆之疾危殆。今幸安矣。緣此世味獨薄。百不計校。法合在外指射差遣。登舟已久。旦夕東下。欲徑還清江治茅舍。又畏江險。并百禮得陳留酒稅。冬間闕。此行遇可住即住也。慕安以下無恙。道中忽承來教。匆匆裁復。亦只發虔遞諸令嗣必在鄉應舉也。秋涼。萬萬保重。不宜。平仲再拜純仁親家教授。

與李先之　平仲啓。久欲趍承舟御抵岸。以有親客來即違諸。純仁在此。公行何遽。未早且同一飫。切望少駐也。忽忽馳誠。不宜。平仲再拜先之教授。

上安撫　呈恐頓首啓某。無似之迹。備數部中。日思超伏門着。適奉約束。而職事之拘縶無由得即。辰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以輔相之材。而鎮之一隅。即當大用。以慰與論。冬序寒苦。仰祈上爲邦社精調寢興。下情西鄉惓惓之至。不宜褐

文公集手簡　上二相　某輒有血誠。上干台聽。某頃於許州陽翟縣買得少薄田。并有一小宅子。自來舍弟倚一房在彼居止。前月中老親往彼省覲。忽於今日得家信。知老母風疾發動不安至甚。已具狀奏聞。暫乞假往彼看省醫療。纔候痊損。扶迎歸闕就養。忝居近列。合候報音。緣某方寸已亂。頃刻難安。已一面徑馬達夜往彼。伏望特垂台念。曲賜敦揚。察以危誠。寬其譴責。情意隕迫。不避煩黷。伏望深垂憫惻。謹

伊川集手簡　答富公　昨日妄有布聞。方懷煩瀆之懼。乃辱教誨。加賜酒食。仰荷台意之厚。不勝愧悚。尊者之賜。禮不敢辭。然其方有言於左右。公若見取。雖執鞭門下。蓋所欣慕。況受賜乎。苟不見從。是忘忠義。公之賜也。適爲某羞。未敢拜貺。謹復上納。瀆冒台嚴。第深戰慄。

答呂進伯　相別累年。區區企渴之深。書不盡意。按部往來。想亦勞止。秦人瘡瘵未復。而偶此旱暵。賴賢使者措置。受賜何涯。儒者遭時。生靈之幸。勉成休功。乃所願望。某備員於此。夙夜自竭。未見其補。時望賜書。開諭不逮。與材每過從。至慰至幸。引儒門牆生。馳神矣。所欲道者。非面不盡。惟千萬自愛。　別紙見諭。持法爲要。其來已久矣。既爲今日官。當於今日事中。圖所施設。舊法之拘。不得有爲者。舉世皆是也。以某觀之。苟遷就於法中。所可爲者尚多。先兄明道之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鄙見如此。進伯以爲如何。　荷公知遇之厚。輒有少見。上補聰明。亦久懷憤鬱。無所控告。過公而伸爾。王者父天母地。昭事之道。當極嚴恭。漢武遠祀地祇於汾雎。既爲非禮。後世復建祠宇。其失已甚。因唐妖人作韋安道傳。遂爲塑像。以配食。誣瀆天地。天下之妄。天下之惡。有大於此者乎。公爲使者。此而不正。將正何事。願以其投之河流。慎勿先露。則傳駭觀聽矣。勿請。勿議。必見沮矣。毋虞後患。典憲不能相及。亦可料也。願公勿疑。

上文路公求龍門庵地　某竊見聖善上方舊址。從來荒廢。爲無用之地。野人率易。輒有干聞

欲得葺幽居於其上。爲避暑著書之所。唐王龜朔書堂於西谷松齋之名傳之至今。某雖不才。亦能爲龍門山添勝跡於後代。爲門下之美事。可否俟命。

蘇東坡集書簡　與毛澤民推官　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篇。及公素寄示雙石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諭。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意。會合無期。臨書悃悃。秋暑萬萬以時自厚。寓居粗遣。本帶一幼子來。今者長子又授韶州仁化令。冬中當挈家至此。某已買得數畝地。在白鶴峯上。古白鶴觀基也。已令斫木陶瓦。作屋三十許間。今冬成。去七十無幾。矧未必能至耶。更欲何之。以此神氣粗定。他更無足爲故人念者。聖主方設科求宏詞。公儻有意乎。

又　新居在大江上。風雲百變。足娛老人也。有一書齋名思無邪閣知之。寄示奇茗。極精而豐。南來未始得也。亦時復有山僧逸民可與同賞。此外但緘而藏之耳。佩荷厚意。永以爲好。秋興之作。追配騷人矣。不肖何足以窺其粗。遇不遇自有定數。然非厄窮無聊。何以發此奇思。以自表於世耶。敬佩來貺。傳之知音。感愧之極。數日適苦壅嗽。殆不可堪。强作報滅裂死罪。

與陳輔之　其啓。昨日承訪。及病重。不及起見。愧仰深矣。熱甚起居何如。萬里海表。不死歸宿田里。得疾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耶。若得

少駐。復與故人一笑。此又望外也。力疾書此數字。　與温公　春來景仁丈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超然雄篇。喜作累日。尋以出京無暇。此到官隨分。紛紛久稽裁謝。悚怍無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忝竊中。所愧於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寵。遂使東方陋州為不朽之盛事。然所以獎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輙不自揆。作一詩聊發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魚蟹。爭訟寂然。盜賊衰少。聊可藏拙。但朋遊闊遠。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矣。謫居窮僻。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消耗。不審近日寢食何如。某以愚暗獲罪。咎自己招。無足言者。但波及左右。為恨殊深。雖高風偉度。非此細故所能塵垢。然某思之。不審芒背爾。寓居去江無十步。風濤煙雨。曉夕百變。江南諸山在几席。此幸未始有也。雖有窘乏之憂。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無期。臨書悵然。伏乞以時善加調護。　與魯直　見君寄騷細者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為奇怪。蓋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為然否。　又　某啓。方惠州遣人致所惠書。承中塗相見。尊候甚安。即日想已達黔中。不審起居何似。云大率似長沙。審爾亦不甚惡也。惠州久已安之矣。度黔亦無不可處之道。如聞行囊中無一錢。塗中頗有好事者能相濟給否。某雖未至此。然亦凜凜然。水到渠成。不煩預憂。但數日苦痔病。百藥不瘳。遂斷肉菜五味。日食淡麵兩碗。胡麻茯苓抄數盃。其戒又嚴於魯直。但未能作文自誓。且日戒一日。庶幾能終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書。甚能有益於枯槁也。文潛在南極安。少游謫居甚自得。淳甫亦然。皆可喜。獨元老奄忽。為之流涕。痛劇久矣。想非由遠適也。幽絕書問難繼。惟倍萬保重不宣。　有姪婿王郎名庠。榮州人。文行皆超然。筆力有餘。出語不凡。可收為吾黨也。自蜀遣人來惠。云魯直在黔。決當往見。求書為先容。嘉其有奇操。故為作書。然舊聞太夫人多病。未易遠去。謾為一言。眉山有程遵誨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蓋師之。此兩人者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為親。又欲往求魯直。其窮殆未易瘳也。　與陳傳道　某啓。久不接奉。思仰不可言。辱專人以書為貺。禮意兼重。捧當惕然。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某以衰病難於供職。故堅乞一閑郡。不謂更得劇郡。已得請不敢更有所擇。但有廢曠不治之憂耳。而來書乃有過不遇之說。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來使力告回。區區百不盡一。乍遠千萬自愛。　又　衰朽何取。而傳道昆

弟過聽。相厚如此。數日前履常諸吉自徐來宋相別。王八子安偕來。方同舟下。信宿而歸。又承傳道亦欲至靈壁。以部役汴上不果。佩荷此意。何時敢忘。又承以近詩一冊為貺。筆老而思深。蘄配古人。非求合於世俗者也。幸甚幸甚。錢塘詩皆率然信筆。一一煩收錄。祇以暴其短耳。　又　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毀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當俟稍暇。盡取舊文。存其不甚惡者為一集。以公過取其言。當令錄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惟有脫誤。其間亦有他人文也。如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也。聖俞昔嘗如此。某近絕不作詩。蓋有以。非面莫究。獨神道碑墓誌數篇爾。碑蓋被旨作。而誌文以景仁丈世契。不得辭。欲寫呈。文多無暇。聞都下已刊板。想即見之也。某頃伴虜使。頗能誦某文。以此知虜中皆有中原文字。故為此碑（頌言以和也）。欲使虜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昔年在南京。有聞僕此事。故終之。李公文集引。得閑當作。向所示集古文。留子由處。有書令撿送也。久不上問。愧負深矣。忽枉手訊。勞來勤甚。夙昔之好。不替有加。兼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新舊諸詩。幸得敬覽。不意餘生復見斯作。古人日遠。俗學衰陋。作者風氣。尤存君家伯仲間。近見報。履常作正字。伯仲介特之操。處險益厲。時流歎知之者。用是占之。知公議少伸耶。傳道豈久蹇厚者。未由面談。惟冀厚自愛重而已。　又　來詩欲和數首。以違欲廢此。偷故未暇。閑居有少述作。何日見公昆仲。當出以示。宮觀之命。已過忝矣。此外只有歸田為急。未見教。想識此懷。履常想未及拜書。因家信道區區。　與王敏仲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決。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留題之。與諸子。死即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嬴博之義。父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宴坐寂照而已。所云途中邂逅。意謂不如其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覼縷此紙。以代面別。又　某啓。得郡既謝。即不敢久留故人。事有不周。方欲奉啓告別。遽辱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借。旦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訥。然道行過人。廣惠間敬愛之。好為勤身濟物之事。嘗與某言。廣州一城人好飲鹹苦水。春夏疾疫時所損多矣。惟官員及有力者得飲劉王山井水。貧丁何由得。惟蒲澗山有滴水岩。水所從來高。可引入城。蓋二十里以下耳。若於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續處以麻纏漆之。隨地高下。直入城中。又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過用大竹萬餘竿及

二十里間用葵茅苫蓋。大約不過費數百千可成。然須於循州置少良田。令歲可得租課五七千者令歲買大筋竹萬竿。作筏下廣州。以備不住抽換。又須於廣州城中置得少房錢。可以日掠二百。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觀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故以此獻。更苦直望仙耳。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帥漕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事。故詳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又　某再啓。示諭津遣孤孀。救藥病癘。政無急於此者矣。非敏仲莫能行之。幸甚。廣州商旅所聚。疾疫作。客先僵仆。因薰染居者。事與杭相類。莫可擘劃一病院。要須有歲入課利供之。乃長久之利。試留意。來諭以此等各仕宦快意目前。美哉此言。誰肯然者。循州周守治狀過人。議論可聽。想蒙顧眄也。

又　某又有少懇。兒人說舍弟赴容州。路自英韶間。舟行由端康等州而往。公能與監司諸公處輟一舟與之否。今有一家書欲告差人賫往嶺上與之。罪大罰輕。數年行遣不下。屢當患禍。老矣何以堪此。恃公舊眷。必能興哀。悚恐悚恐。

又　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菉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道遠日遠。無不塞之理。若無以驗之。則一竿之塞。輒累百竿矣。仍願公擘畫少錢。令歲入五十餘竿。竹不住換。永不廢。僭言必不訝也。

又　富公碑詞甚愧不工。公更加粉飾。豈至是哉。舟中病暑疲倦不謹。恕之。

又　某再啓。林醫遂蒙補授。於旅泊衰病非小補也。又工小兒產科。幼累將至。且留調理。渠欲往謝未令去也。乞不罪。治瘴止用薑葱豉三物。濃煮熱呷。無不効者。而土人不知作豉。又此州無黑豆。聞五羊頗有之。便乞爲致三石。得爲作豉散飲病者。不罪不罪。

與鄭靖老　某啓。到雷州見張吉諭。首獲公手書累幅。欣慰之極。不可云諭。到廉廉守乃云公已離邑矣。方悵然欲求問從者所在。少適區區。忽得來教。釋然。又得新詩。皆秀傑語。幸甚幸甚。別來百罹。不可勝言。置之不足道也。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帶行。封作一籠寄邁處。令訪尋歸納。如未有便。且寄廣州何道士處。已深囑之。必不敢墮。某留此過中秋。或至月末乃行。至北流作竹筏下水。歷容藤至梧。與邁約。令般家至梧相會。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泝賀江而上。水陸數節方至永。老業可柰可柰。未會間以時自重。不宜。

又　某見張吉諭乃始知公中間亦爲小人所排擯。令

史以下固不知退之譚辨也。而御史等亦罔那進退有命。豈此輩所制。知公奇偉。必不經懷也。某鬚髮盡白。然體力元不減舊。或不即死。聖恩汪洋。更一赦。或許不歸。即以杭州爲住。朱邑有言子孫奉祠我。不如桐鄉之民。不肖亦云。然物不可必。當更臨事隨宜。但不死歸田可必也。公欲相從於溪山間。想是真誠之願。水到渠成。亦不須預慮也。此生真同露電。豈通把玩耶。某頓首。

上韓昭文　某啓。違遠旌棨。忽已數月。改歲緬想　台候勝常。遠徼往還。從者殊勞。日望馬首。但迂拙動成罪戾。恐不能及見公之還而去耳。餘寒伏冀爲國自重。因李秘校行謹奉啓參候不宜。

與李廷評　某啓。經由特辱枉訪。適以卧病數日。及連日會集。殊無少暇。治行怱遽。不及詣謝。明日解維。邈爾違闊。豈勝愧負。

與黃敷言　某啓。疊辱寵訪。感慰兼集。晚來起居佳勝。承來晨啓行。以衰疾畏寒。不果往別。悚作深矣。衝涉雨霰。萬萬保練。謹令兒子候違。不宜。

又　少事干煩。一書與惠州李念四秀才。告爲到廣州日專遣一人達之。不罪。交代民師且爲再三致意。某再拜。

與陸固朝奉　某啓。久留屬疾。不敢遠請。負愧已深。茲者啓行。又不往別。悚作之至。啓奉手啓代違。

與謝民師推官　某啓。衰病枯槁。百念已忘。緇衣之心。尚餘此耳。蒙不鄙棄。贈以瑰瑋。藏之巾笥。永以爲好。今日遂行。不果走別。愧負千萬。謹奉手啓代違。

又　某蒙錄示近報。若果的。免湖外之行。衰羸之幸。可勝言哉。此去不住許下。則歸陽羨。民師還朝。受任或相近。得再見幸矣。兒子輩並沐寵問。及覽所賜過詩。何以克當。然句法有以法小子矣。感荷感荷。旅次不盡。

與黃洞秀才　某啓。經過幸一再見。人來辱書。甚荷存記。兼審比來起居佳勝。爲慰。未由款奉。千萬保嗇。

又　寄示石刻。感愧雅意。求書字固不惜。但尋常因事點筆。隨即爲人取去。今却於此中相識處覓不得。三紙付蓬仙。因降致區區之意。某再啓。

又　某啓。別後不意遽聞國故。哀號追慕。迨今未已。惟公忠孝躰國。受恩尤異。悲苦之懷。必萬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過江。徑往毗陵。相去益近。時得上問也。爲時自重。不宜。

又　某再啓。求差人送到定國書。所報未必是實也。都下喜妄傳事。而此君又不審。乃四月十七日發來邸報。至今不說。是可疑也。丈夫進退何足道。所喜保馬戶導洛堆垛皆罷。茶鹽之類亦有的耗矣。二聖之德日新。可賀可賀。令子各安勝。未及報狀也。

又　某啓。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守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欲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之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

戚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穉僕戚得連茹即惠貺三十壺携歸餉婦矣於耘老能道不宜其賢有　人　聞張郎已授得發司春中赴上安道必與之俱來某若得肯當與之同舟于南窮困之中亦一段樂事古人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虛言公有意拆却道遙堂主廊不謂宜見留之想未必爾聊且言之宜乎見公公當館於此公雅度宏偉欲其軒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四聲可能之萬一浮況反爲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又　某再啓前者惠建茗甚醉中裁謝不及悚愧之極本州見闕不敢久住遠接人到使行會合邂逅未有期不免悵惘舍弟召命蓋虛傳爾君實恩禮既異責望又重不易不易其舊有獨樂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將安歸適物不我捨今日類詩讖矣見報中憲言王汝右挨當世見在告必知之京東有幹幸示諭　又　許所置朱紅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務不罪　又　千求累子已蒙佳惠又爲別造朱紅尤爲奇少物意兩重何以當克捧領訖感愧無量舊者非寄在常州令子由帶入京候到不日便持上也　又　駿魚三百枚黑金碁子一副天麻煎一部聊爲土物不罪浼觸令子思渴見中不及別啓　又　某晚生蒙不鄙與名又令與立字似涉僭易顧公自

命却示及作字說乃寵幸也近得安道公及張郎書甚安健子由想已過矣青州資深相見甚極歡今日赴其盛會閑恐要知　又　屢枉專使感作無量兼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絶佳健見教如尤素默能薄有所悟遂絶此事仍不復念方知中有無量樂固願未絶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不罪不罪　又　公解印入覲當過此亭故縣預以書見約輕騎走見極不難慎勿枉道見過想深識此意下冷萬乞自重　又　承差人借示李成十幅圖遂得縱觀幸甚幸甚且暫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試摹看只恐多累筆耳此本真奇絶月十日後當於徐守處借人賚內令專愛護也　又　某閑廢無所用心專治經書一二年間欲了却論語書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詩雖拙學然自謂頗正古今之惑粗有益於世瞑目無憾往往又笑不會取快活是措大餘業聞令子手筆甚高見其寫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　又　某啓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實終當別白但目前紛紛衆所共悉也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非意之來正須理遣耳若緣此得暫休遂乃公之雅意也黃州江路過往不絶語言之間人情難測不若稱病不見爲良計二年不知出此今

始行之耳兩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爲國家慮也此信的可示其略否書不能盡區區　又　示諭宜甫夢遇於傳置事某聞見不廣何足以質然冷暖自知始未可以前人之有無爲證也自聞此事而士大夫多異論意謂中途必一見得相參扣竟不果此意衆生流浪火宅纏繞愛賊故爲飢火所燒然其間自有燒不着處一念清淨便不服食猶其方食不可稱使之不食也此間何必生異論乎願公以食不食爲旦暮以仕不仕爲寒暑此默而識之若以不食爲勝解則與異論者相去無幾矣偶蒙下問輒以奉廣而已不罪　又　少懇干聞不罪甚好努具對飲欲間公求紅朱累子兩卓二十四隔者極爲左右費然遂成藉草之樂爲不淺也有便望頒示悚息悚息其感時氣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尚卧更紛紛也措道人名世昌綿竹人多藝然可閑玖驗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幾一年與之稍熟恐要知　又　某欲面見一言者蓋爲君倚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繆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疎矣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譊譊不已則憂患愈深公行此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輒恃

深眷信筆直突千萬恕之死罪安道公殆是一代異人示諭極慰喜慰喜　又　某再啓近在揚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議若未有報至南都當再三削也承郡事頗煩齋整想亦期月之勞尒微疾雖無甚患然願公無忽之常作猛獸毒藥血盆膿囊觀乃可勿孝吾黨之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盡恕其拙幸甚所有二賦稍晴寫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詩錄呈可以發笑也衲衣尋得不用更尋累卓感留意悚怍之甚甘子已拜賜矣北方有幹幸示諭　又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問此外不煩遠念久不覲覿緣此得望見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無足云者貴眷令子各計安勝甚謝甚謝比月中前急足遠寄必已收得略示諭　又　某啓一別十四年流離契闊不謂復得見公執手恍然不覺潸下風俗日惡忠義寂寥見公使人差增氣也別來情懷不佳忽得來教甚解鬱鬱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某以少事更數日方北去宜興田已問去若得稍佳者當扁舟徑往視之遂一至湖見公固所願然事有不可應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請居常則固當至治下擾擾公數月也未間惟萬萬爲時自重　又　某再啓別諭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興親情若果尒當來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我到吳興則恐難爲不欲盡談

作渫察之。到南都欲一狀中權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毀版如所教也。又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略炤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朱康叔　某啓尊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厚。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擢。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為少閑暇。俟宛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勝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麵酒果一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已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為珍奇。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一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齋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盤桓侍下。中前示諭相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違次違次。　又　鄆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友於樂無緣展。但積思念。乍冷萬萬以時自重。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祈善保。數文他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庄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文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違令故闕耶。聞及物食天澌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苦食。既承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候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勸。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撫攝。稍健當別上問次。　又　闊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閱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來書一日不談公美也。舊好詞閑潛歸去來。嘗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傳攷之。當知字字皆非創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為書抛塼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劇不及別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顛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撿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虗的也。屏贊硯銘無用之物。公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撲事被禁（是潘丞名貫候）某與其兄潘丙解元至熟。識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全庇。暑月早得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侍嘗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藍之作。本以為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藍蔚。然尋常不換。以亂道塵黷。想公亦隨手捋與人耳。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今已復常矣。子由尚未出。真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它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書略示諭。　又　主細酒四器。正齋所造。珍感。主酒署中不易調停。極清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為厚薄也。酒法是用菉豆為麴者耶。亦曾說來。不曾錄得方。如米佳。錄示亦幸。　又　疊蒙寄與酒醋麪等。一一收撿。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適少冗。不敢稽留來使。少閒別奉狀次。　又　見天覺書中言當世云。馮君有一學脉。朱砂法甚奇。惟康叔可以得之。不知曾得本若果得。不知能見傳否。想於不肖不惜也。　又　今日偶讀國史。見杜羔一事。頗與公相類。嗟嘆不足。故書以奉寄。然幸勿示人。恐有嫌者。江令乃尒深可罪。然猶望公憐其才短。不遠而已。屢有干瀆。蒙不怪。幸甚幸甚。　又　章憲今日恐到此知之。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路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而夫。詢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訪先人之墓。邑中故

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熊哭而往。果有老年八十餘。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熊官至二部尚書致仕。此出康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凝。尤宜慎護。　又　章賢夫求琵琶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鼎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爲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疊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米綠聽奉。伏望以時保練。　又　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淫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身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爲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推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大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爲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押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丹霞之政光絕前後。君復爲徐可喜。舡斬新。輟借知之。不一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督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關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悵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爲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貫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賚錢竄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已知之。適少冗。馳問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堂中爲吉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賫付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借撥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未至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日渠本所毆者亦去決不死耳）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貫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

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勝罪。務遂作事皆此類。慚怍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隨白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額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遂云須鬢已皓然。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閑奇。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二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闊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者遽舍去。深以爲恨。叔除筆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看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作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見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孫叔靜云。端叔一生坎軻。晚節益牢落。正賴謙德能安。曲相順適。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主豈須有佳味乎。叔靜相交。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亦契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邇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仕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遂知朋友爲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即往淮浙間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使與。餘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答。非持衆病簡慵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溫之問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已赴潁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笋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安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二　某慰疏言。伏承艱疾。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窮荒人事斷絕。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粗持。廓然逾遠。追慟何及。伏冀俯禮適變。寬中強食。謹奉慰疏。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且啓答謝。感作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爾。水道間關。日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許之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又　昨日辱遠迓。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晨來又聞已去

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慰。節辰豢羔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廚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閑行否。

與黃師是　行計屢改。近者約累舟中皆伏暑。自愍一年在道路矣。不堪復入汴出陸。又聞子由亦窘用。不忍更以三百指諉之。已決意旦夕渡江過毗陵矣。倚辱愛至深。故及之。子由一書。政為報此事。已參與達之。塵埃風葉滿室。隨掃隨有。然不可廢掃。以為賢於不掃也。若知本無一物。又何加焉。有詩錄呈。簾捲窗穿戶不扃。隙塵風葉任縱橫。幽人睡起誰呼覺。欹枕床前又月明。一笑一笑。某再拜。

與廣西憲曹司勳　某啓。奉別忽二載。奔走南北。不暇附書。中間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慚愧。已故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來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為勢冗。承惠牙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偏嘗。感愧不已。匆匆奉謝。又　某啓。數日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搆架之勞。殊少休暇。想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

野行。附啓不宣。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迎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閑還邑以來。老稚紛紛。衆口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爵未解。萬萬以時自重。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閑還邑。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盡。萬萬加愛。不宣。又　某啓。專人至。賜教累幅。慰撫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無至。某得罪幾三年矣。恐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恩。灰心槁形。即目殊健也。公別後聞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它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古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絕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剳。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顛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敢領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而近歲綏馭少方。殆不可用。願為朝廷熟講之。此外惟萬萬自重。又　公勸某不作詩。又却索近作。閑中習氣。不免有一二。然未嘗傳出也。今錄三首奉呈。看畢便毀之。切祝千萬。惠州風土差厚。山水秀邃。食物粗有。但少藥耳。近報有永不敘復旨揮。正坐穩處。亦且任運也。子由頻得書。甚安。某惟少子隨侍。餘皆在宜興。見今全是一行腳僧。但喫些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　某啓。辱答教。感佩。風月之約。敢不敬諾。虔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心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順自重。因李方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又　某啓。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諭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脫屬圖。感意眷之厚。埶甚不謹。又　某啓。辱教。承台候康勝。為慰。得請知幸。以來謝。尚稽謁見。球息球息子功。復嶲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怱卒。不宣。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忘。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以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効。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球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為慰。和篇高絕。未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強勉繼作。怱怱不宣。又　某啓。違遠

二年。瞻仰為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量。覬罷當往造門。併導區區。又　某啓。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備增感慰。乍冷。台候勝常。未由詣見。但有欽仰。怱怱上啓。

與無晦　某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為親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弃。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且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閒。且就鄉里。未示諭進取之意。甚惓惓。盛時美才。何遽如此。且勉之也。決取為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

與李公擇　某啓。兩日連見。怱怱竟何言。瞻仰起居何如。夾仲送王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人以相識為諱。欲一見面道此為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適所白是宗人棫。雅州幕。不一。

與程懷立　昨日辱訪。感作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筆勢精妙。髻鬚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心駭目也。嶺海闊絕。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郎伏謁以盡區區。又　昨日辱臨。領諭旨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審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又　辱手教。伏審脫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麵酒醋為惠。禮意兼厚。敢以拜賜。感佩之極。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早體尚未清快。坐阻款論。爲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贈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話耳。無緣重詣。臨紙悵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爲愧深矣。珎惠菜膳。增感怍也。河源籐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有巢谷者。字元脩。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爲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脩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願公愍其不幸。因巡撿至其所。特爲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闊。惜舟未知能達韶否。流行坎止。輙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爲國自重。 答劉貢父 久闊暫聚。復此違異。悵望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怍無量。字畫研緊。及聞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皙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爲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柰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刻。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返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答曾子宣 某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焰如一日也。孤忠寡與。日覩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蕃翰之寄。達關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順時爲國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家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起路。慎獲在屬城。如幸如幸。謹奉手啓。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啓。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爲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爲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咲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爲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南海者。子由近作栖賢僧堂記。讀之慘慄。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 某啓。特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牋詞義無美。窮陋增光。卧病不能裁答。聊奉手啓。 又 某啓。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荈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適睡不即答。悚息悚息。某頓首。 又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適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撿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麵等承佳惠。感愧感愧。來旦飯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啓。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毒暑。旦喜起居佳勝。堂上佳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適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惘惘。兒載車器道下。恐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爲帶去。轉托何崇道附達爲幸。 兒子治裝冗甚。未及奉啓。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冊。會要兩冊。並馳納。 與羅巖秘校 某啓。專人至。蒙不鄙罪廢。長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爲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答草草不詳。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禡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覼縷。曾城務子一籃附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啓。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惟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爲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廉藥治病爲數少許。此間如蒼朮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麤賤。爲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 某啓。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答。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佳勝。火後凡百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且審起居佳勝。爲慰。春物益妍。時復尋賞否。想亦以兩軒悚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小兒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笋蕨。益用愧刻。聞相度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老業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

留意惠貺。感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兩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爲愧耳。人還匆匆。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問。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違。愧負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爲民。誰如君者。顧益此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蓑蓑也。此外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閩山荔花欲出綠。夢得詩去。庶致此饞也。呵呵。豐樂橋數木匠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肯虔勾押送來爲幸。草草奉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減狄馬。曲盡其用。非撫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下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畏愛。謹頌布聞。甚慰所望。狄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諭愧悚之至。增磨以咸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爲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官事疲勳。攝衛爲難。惟加意調以時休息爲佳也。匆匆不宣。 又 某啓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合會。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又以冗率有闕馳問

愧企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怍之至。未由晤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逝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勝計。奈何奈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爲之憮然也。某再拜。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啓不宣。 又 某啓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節後漸涼。起居佳否。疊煩賵首。感怍交深。未緣面謝。惟視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又 某啓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啓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爲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誠流寓中一喜然老稚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啓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款奉。愧仰何勝。辱書承

起居清勝。聞還已以來老稚鼓舞。數日調治。想復清暇矣。歲暮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款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 某啓。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銘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逾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畧相似。至於食物人煙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早曉令渠獲一定居。遺物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暇上狀。不罪。某上啓。 又 某再啓。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春海上嘯詠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啓久不上問。想察其衰疾多畏。非敢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無極。某到此數卧病。今幸少間。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重。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夙昔香味醇冽。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絕。此雖島外人不

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與李方叔 久不奉書問。爲愧。遞中辱手書。勞勉益厚。無狀何以致足下拳拳之不忘如此。比日起居何如。今歲暑十倍尋常年。雨晝夜不止。然病夫氣息而已。想足下閉門著述。自有樂事。間從諸英唱和談論。此可羨也。何時得會合。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秋試時不審從吉未。若可下文字。須望鼎甲之捷也。暑中既不飲酒。無緣作字。時有一二輒爲人取去。無以塞好事之意。亦不願足下如此僻好也。近獲一銅鏡。如漆色。光明冷徹。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楊。取爲鏡。清如明。左龍右虎俌之。字體雜篆隸。真漢時字也。白楊不知所在。豈南陽白水楊乎。如字應作而字使耳。左月右日。皆未甚曉。更聞爲考之。 又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謂天不愛寶。其獲蓋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閒關四方。更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豈不免。尊甫少游。又安所獲罪。斷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又 承示諭。於長安君偶患臂痛。不能舉。某於錢塘武朝議處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師甜水巷。見乞兒患兩足拳。捺履于行。渥嘗以飲食錢物遺之。兒期年不見。渥赴仕數年而還。復

觥羹居州乞兒已不見矣一日見於相國寺前行走如飛徑就問之則曰過人傳兩藥方服一料已能走耳服之立効其後已傳數人皆神妙但于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婦人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濟方中方但人不知耳博濟誤以虎脛爲虎腦便請長安君合服必驗朝雲者死於惠州久矣別後學書頗有楷法亦學佛法臨去誦六如偈以絶葬之惠州栖禪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穀荷夫人垂顧故詳及之　與程公密　途中喜見令子得聞動止之詳繼領專使手書且審即日尊體清勝感慰無量差借白直幾乘擔索一一仰煩神用孫旅獲荷德之心未易云喻來日晩方達家里即如所教出陸至南華南華留半日即達宇下一吐區區預深欣躍　又　行役難羈託庇以濟分貺丹劑拯其衆疾此意豈可忘哉其餘言謝莫盡令子昆仲比辱書示未暇脩書悚息悚息曹三班廉幹非常遠送愧感二絶句發一笑　又　窮途栖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爲樂未央公既王事靡盬其亦歸心所薄恩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垂辱惠書詞旨增重且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某已度嶺已脫間關之憂行有見蝎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來情新春保練以需驛召　與徐仲車　昨日既蒙言贈今日又荷心送盛然有得載之而南矣辱手教極甚厚愛孔子所謂忠焉能勿誨乎當書諸紳寢食不忘也　與友人　某啓相聞久矣獨未得披寫相盡常若有所負罪廢淪落屏迹郊野初不意舟從便道有失脩敬不謂過予冒大熱間關捺莽曲賜臨顧一見洒然遂若平生之歡典刑所鍾既深歎仰而大篇璀璨健論抑揚蓋自去州未始得此勝侶也欽佩俯求衰晩何以爲對送別堤下恍然如夢覺陳迹具存豈有所遇而然耶留示珠玉正快如九鼎之珎徒咀嚼一臠宛轉而不忍下咽也未知舟從定作幾日計早晩過金陵當得款奉文同丹淵集蘇軾小簡　軾啓近承書誨甚聞尊候益康勝兄乞浙郡不如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宜興明若得與兄聯轡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朵榆之詞極爲工妙蒙曹有書道此卻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令少衰推者第或可以髣髴墨竹即未數云尓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反蒙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爲綵欄兩卷精緻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吟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珎重　又　軾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來任官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耳今日泝汴赴任與舍弟同行間與可與之議姻極爲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咲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箒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於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塔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勝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故意輒成疾不可不加意謹護也水後珎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甚精奇稍聞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珎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躍惟十一郎偶失甚爲悵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髴長句偶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絶可與林道相上下而道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去爲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家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爲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有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墮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既久雖與時闊踈而公議卓然當遂躋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與司馬光　某再啓持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韵游處之狀高遠瀟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某再拜　答趙抃　某別啓向以蕪音浼聞承來郵誚過有稱育副之佳頌爲之讀復數四益用感愧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第嘆服而已何自珎集下懷膽詠不宣某祇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十一產

簡（書簡十七）

宋李端叔姑溪集書簡　上時宰　初蒙伏惟釣履萬福此者無前之賓鼎然傑出顯卓之才。因事尤振至吾列辟。輝映相感。雖參以他務而并舉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爲稱。辱在題品。遂因諦味以復咸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賓客之後。倍深依向不寫

又　某自徽聲遠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班於管窺文豹。然親承謦欬如前人雖萬户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終有蓝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扶聞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擊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掄之及拱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持表。自撥則非其草類。如得一竊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吝。

又　某衰悴且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似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違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末軌。其目寓手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來之。真見貴於幸得之際。而有憾於無窮之瞑矣。尚貸半隕之賜。時郵興起願親之勤尤覺既高益遠也。

與祝提舉　無重昨日庶幾展播。不圖鈕鐘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祓聞。所以慰藉甚欲感愧無諭。行李稍遠。不獲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悟。尤慰披寫。日高尚寒。共惟起居佳勝。於是大節經行。首勝臨聞。累日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撫欲盡郵傳何以為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縺綣。適到津亭。已失浮驂。度其勢不得中歇。行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派落屏霞不復通好游焉雖欲詠不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雙屋使指。但竊為一方致慶而不敢輙援縺綣。於是拜節尚意。猶在省録。踟蹰顧致之勤。溢根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還光輪璽教諭款悉。如接盛遇。狀冷感激而已。他佇續貢不次

又　拜別忽忽逾時。系詠推賸。但深約縺。累日方治行。主於一見門下而北。猶傳按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叩。還光輪璽。安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省乍冷。起居佳勝。百臆須款席可究。不勝參參。謹且奉問

又　日者大旆經由。亟走行府。切承會食州中。已而聞改轅北出。竟不獲一奉教謦欬。馬郵懷跂詠不少。閒廣伏邇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瞻望棨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復款曼論不

謂行李甚邇。但劇引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就安然汗而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假假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系於此。亦必有以見亮。久聞府事嬰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略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違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系近。倍深聳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但夏。芳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女子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瘡癬被體。已而寒疾為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雖所不有。自恭冒叙。復使欲迤邇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輙不自外。門下之舊。濱二十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素。何翅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千。使臺暫借一寬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尤望賜付照牒。仍得一寬潔差新者二家。并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愧皇愧。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尤因唐欽叟處一舟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輜重幷小子除服。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詳筆下不能見。但日即舉家如在鑪炭上。累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仁俯契真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寓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修浼淹緩。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李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違之勢然也。到京見交游尚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如吾元章公有進而真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清。適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適當已塵況。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顧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嗟咨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

又　某啓。未路間關。獨得於公為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諸草莽邪。抑將有待於我而然也。近見于曾魯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疊疊。挽之不斷。企仰何為建將古郡。拒吾松楸繞一水。風化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筆父老中歌塵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謹享傷感。殆不容遣。尤以故尤承降問。無辱尤眄。下顧教叙綢重。尤劇佩得見命。晚集敦當祇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欲更求十數幅。乎如此

紙可用否必欲得何已日乃入用光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元暉納紙爲請別是一段因緣恐兩引一賽輒煩過庭爲了之仍早得之幸甚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過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然敢冀委時自衛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爲幸矜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迎見邂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沆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令日殿對邇即覲虔閒勞之際想慰淵衷佇望之久方出局偶錢一舊像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在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墨可致者某欲見之心朝夕束引伏辱手教曲記邇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邐邇席未區區謹候侍坐 又 涂苦侍晝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北詠邐至思侍于筆隔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有愧爲門之獨後比日復不審嚴峴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尚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奮古者治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沈毅之材多後於躐等良務寬大以珍類求

又 令早講罷即詣直舍承驕衛已出曉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無以會此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瞻戀何似可言揖文非假不敢輒詣墻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遣問承督出翹仰爲懷逮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惠蘭尋失爲恭係反倏反秋暑欣審侍奉萬福馬以病足見借馬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與姚濬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米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休庇睞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門墻未獲通名將命尚冀表遷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處江上忽二十年疇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談洽表儀多中故省戶使臺體膺寵數而勢地既阻無從修記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矣於承候令已在衆人後矣亦鄙分所應爾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言庶幾侍坐披卷 又 退縮閒巷寔依德庇春言疇昔蒙被有加拳拳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寄國重而隨地振米下受其賜上收其效日聳褒顯遷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墻可量傾遡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尊欲脩叙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叠之辱寄類無地衰晚凡凡侍晝而已比聞暫總部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兒未顯瑣屑率身顧之用是躋躓向風何已欲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達順御而起見絕韻固以付之翰墨是爲一方無形之美觀也茶馬哀舊寔與榮焉臨筆借措致頌 又 漆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尚賢天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稟然而宥不獨有其家規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無歲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特達備踐所請不勝企禱方此闊隔不當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亦所以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濬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然竊借光明常如星日之下臨也不勝之後久益加冗以故稍不獲修記起居系詠拳拳當不待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尔日尊顧何如早期數月間獲衣門伺往莫不知所計始無以自名其况而冀未遷召間猶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蠲陋以涉夏大病肖秋即入墳山前早後兩以物理持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暫歸以俟春暖聞承按部經由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臨顧蓬蓽所以加惠衆原然書求此於古人

而茶馬何堪未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曉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傃深依向 又 邇至節方自墳山歸恭聞大旆經過纔信宿矣比參近重以爲慊已而捧所墜教存拊翰厚繹措愧遲撰累無可來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兹幸伺風惆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留睨朋儔欽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寵如奉欬唐可勝欽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爲謝深恃異眷 與和州太守曹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身人通問上謝當浼鈐下乍情邊有春思隨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眷光劇纏縷通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演一月愛民恤物之眷日有欽向以華門主賓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於文字語言間獨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續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獨周肇節 又 某到家即欲作書因冗瑣逐已淹晚前日方克展叙不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父行欲中敬聞適有少故輒不暇及其家人回具言佳客憑凌連日醉笑竟伕積陰廓徹萬端紛散以成同樂之勝獨不得展轉末軟但深引歎占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尊組間能復指領俯及豪舊而根不得與之周旋否尚風耿耿 與元祖慶法曹（名進）近閒行李

之便請得從容明與展盡系荅徒見不遇辱預相夫晚節僅能一棲游而遷騖拂袂殆若有以主之乎令不自已也既而遠圖仪記道凡不滿僅再不契於是疾病乘之幾成蹭蹬高義可懷要須冰雪可鑒夫閒與時御宜以謝總請盖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只尺低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所即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嫌可指圖顧奉從容御借恭來數月所住還以間舟車假道之際久未我與可勝牢落無時候足治下如幸可以見僕求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脈食差異稍謝通謁迄去僕一識面追認每自思已比拾菓又復草草拂袂然所待度越所聞亦多矣晚即何堪定將已足終不滿抑遂充足洞戴以歸邪收之桑揄敢昧欣跂　又　某再啓相距纔百里地欽向既畫自當接武申叙雖未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目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衰病嬰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踈置遠而惠顧曲數鼎翰疊累幅僕轉如奉勤懇撰非所據不知愧汗篤秀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庭不肖之跡可保其尚在也更一月可以遂請乃所願言糟粕不足以形容不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府盛意并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遺軌紬繹反復愧不能已畢時才鄉崇班以雅素之款亦嘗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

辭矣於是君子過予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意思未完更望少寬庶能奉謀高文謏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寔行借聽於已續似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光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即在左右或前騶庶幾猶及迎展尚幸遷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墻挾懷之懽寔託萬物固當參聞就展與接武文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渠得無所負邪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覩雅眷有以亮之主於才相悖記謂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擊焉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討也扶日慵衰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清勝其日不異平時姑兀兀取給目前以待盡耳尚冀推類或可支某遂有周旋拔薦之幸未聞借加保嗇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借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諭乃知今夏方到定特何處濡滯然邪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為感況可量纏纏依田為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暇之說二年況泛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慮待晴收數不知所以為業德門隨遇爲生計亦知我之窘常日僅足少而長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持於我輩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鋤尚安知以後輒易改須吟哦妙悟叩牛角而為之節低回

稍休則寓之筆下豈不綷綷然有餘裕哉茶為盖門下舊物也臨筆不覺縷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鄙懷曾未披寫姑爲目前所牽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系念哉葛大川來聞爲況稍詳紬繹賜書則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早期於歲晚者於是彌厚重歎慕為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彌亘東南依山占高猶有幸免獨吾邦猶爲一大湖始則微芒本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從家墳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爲陰濕羕憑淩倣倣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歌詠自適邈從不之顧復及此搶攘吾儕族可期日念歸盤盖周旋勝踐寔出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況大川想相顧山中粗得相溫回期甚迫而方病悴加之髀晦不我爲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叙失次庶幾於照亦恃大川必能詳盡也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爲慰可知自歲雲距禾石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灑不能已但系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阜晚成行平日恨不得周覽其勝與時賢主人表發入別是一段佳實將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諸郎同之否歷陽不與鄉閭之人款慕頡承日有樂趣較之隨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却掃渠得已哉一出境

便是吾樂國如獨力家務遠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通書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爲患寔大不思不勉定誰之過庶幾收之桑榆非爲向我者乃爲好爵左右還亮之否邪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廑駛足遽去急於具問無憲業書恐遽又目前無可專委避近假託已而甚恐或沉浮得耗雖幸遂達而反愧倉猝不謹爲有負也彥賢況味果爾固不易遣得一贏更自能向安矣然衆君不可不延攬其術似都不與千年者奇哉邀致任之宇敵士記其的乃名賢之到即想見遠近赴之不暇且云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効否盡賊克乍豈不妨邪抑集荷挂念可以轉借及章甚章甚　又　只亦不謂督門咫隔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邇來起居佳勝邇近三四處督書而來今云不可少待倉猝為報殊愧減理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尚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況未敢遽臨伏冀製續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起然絕詣不作則已也便逮酬和未及少須異日不愧續貂次來聞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富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大川近病艱不可扶今已無恙也中萬推但貧不醒奈何來貺已示之矣並自有

書去也。又　蜀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盧至無爲一帶盜賊蠭起單獨攜家徒納命爾且歸容有所處于厚集略借并世說抗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撿討即遣還次。又　前日歸自光攏得望剃乃承歸舟甚遠初不計許遠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况復何似一水早時來望圓勞得見非念所及而正爾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縷縷其懷距可名耶尊叔母陞候如何胡醫團晝心門下然不聞以一言而主侍巢君可喜令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勿勿修叙嗣當中致次。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寧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下不疎不圖頓爾阻絕自灘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恠者其諸眷愛主理如何所發位必同居于弟各以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累少無甚餘矣。所諭昏姻事必侍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都邑或田畝間才有間即就見次。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爾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瀆之愧過煩知諳尤不違念目撰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譽某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容馳自是吾別館也不如仲冰是遠近脉紀既作大字使可設淘米澗千容鏤一老不是道也呵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如此交駁貴彼此猜簡易而便至祝至祝。又　彌月雨如注營救不暇殆若魚在鈎禽被弋求脱於萬一者尚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思彼遣間求舟人使道抑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如其據兩復作體履何似道絕安得一面謹光此間遊他行歎嗟。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履踐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扶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譁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歎夯本諸郎穎秀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璜想不撤檢校不爲水所及否夯贊覓夫伉儷料不易處夯淵已有異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作久計暫夫過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差近使由來石僧坊展轉似可朝還暮到頗投欣仰若酬倡覔成一編亦非偶爾也。又　一見灑然徐鄉自愧業已來裝而盛意裁成塵委不惟忽忽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株秩則非所安胥次搶攘殆不知所爲控。脇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寔未有此暇爾以一力周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比欲精意作書亦爾掣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懸從膝乃克詳諦。又　捉分最款所當旦暮而報組絡不契脣問不乏特人能爲我傳道者魏夫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讖詳商推遠斷向上爲接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爾縷縷此念不謂得之而遠夫之追訟奉制何以自贖別後

又復數日乃就渡比到侯次遂病李先作侍命道所到家特爲將享與展掃墳墓避近兩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趣侯次。次弟聞此月方光暫叔中致已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竟否。又與子昔一事備易甚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夯贊閑中也欲得左右一遍和州診視主醫團問邊亦未太平就治不効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辭幸甚幸甚。與龔夯贊　比聞捨舟非特有尉瞻識周旋誨倍寔有得於桑榆不謂會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拜玉趾又復出見不能欵爲比悚何以自控前日以光覬諱日前期命舟即墳瓏鉢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意到家則聞已歸縷縷弗類殆不知所謂何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體况復何似日前粗理徑圃面叙惓惓之深兹長其略。又　聞中叁勝否頃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令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爾平時黄兄明邂致取此逢甚便爲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賓有子昔嘗見之。今官守何處。與龔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嘗不果通問忽忽易久別來之思不楚已也。鮮后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遇深根已晚也。委曉少休遂歸前圃展近次。又　晚來體况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蹤蘭（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頃得氣味同者乃能傾瀉况的懸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善又辱畫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耶。方圖具謝專介敢問一一欽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草。又　霜晴伏惟起居佳勝。又不獲欵近企仰爲勞。頗爲張兄攖拂致蹤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并枉佳句讀之聳然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傳約是真相知更得老兄主來發歎勉爲其伙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諭。不腆朝夕再當覺出十月末歸庶幾展畫。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兩凉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處佩無已。違綿事豬殆不容撥遣甚欲稍從容竟爾相妨良自愧歎。碑刻御珍示俟見思道問于細然衆逆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慚負命。又　多日不相聞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未沾足不審氣體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嘗食甚跌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輝非懷朝夕馳詣次。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柔顧後數日方知即到壽寧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歉歉也比來屢聞頃踈常以爲懷。一二日覺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叙乃行也欽企欽企。與

劉廷仲　雨甚爲悶何似與地得相群后圃爲希有之事而適此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尊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委千萬不外　與榮天和前日忽遽聞遂不得一號別暑中奔馳老倦殊不知其況然頗有山水登覽之勝隨地携酒之適極奉思也昨晚還家骨肉輩首及動靜伏承日來體力佳健病倦未能接人事未果上謁庶幾見亮比得劉孝嗣書委曲又不見其人得書如與之款嶔崎磊落尤使人歎想不已有閒便當致報幸相及也吳思道到京必多日得書否不一不一　又　初寒伏惟起居萬勝日者到家才二十日竟未得一相見捨擾叢委殆不容應接雖啻通問然不敏之愧無以自控村落間別是一種意味思忽然不欲捨之而去豈鹿豕之游天所賦耶無由屈致倍語但深情結　又　素不習田畝間事既來頗覺有味似是本來境界亦不自知其然也霜降風冷感物崢嶸又將一年矣老人貪生尤以爲懼飲食貧不易支梧有求必應固不可思高介不與流俗拘豈亦知人非所及啜菽飲水當取以爲樂而不厭前世孟東野賈閬仙輩蓋亦如之推而上之信所樂非窮通也　又　思道向借去兩畫像已取其一東坡者欲煩天和爲取之千萬留意恐其偶不記見還介本欲作渠書爲此事又恐已來竊意天和居第不相遠可以必得雖

其不在亦可取如取得且留天和處俟不肖歸見及專奉託幸挂念　又　早寒伏惟起居佳勝前日登門輒留刺擾擾不自給未能從容相款極不滿意也辱手示欽佩眷厚作字素非所工又多事之際恐累佳紙姑俟旦夕稍隙尚幸應命淹晚至愧介還方起就草率滋畏不一　又　霜寒伏惟佳勝累辱垂顧牽迫未果修謝愧詠不展蒙示具領厚意跋文極工必有副本姑留爲矜式苟不屑行當展轉諭之早晚上謁　又　累承垂顧至感日復一日竟未得卜一勝處爲終日之會未始忘懷也蒙問并跋軸夫契勘作字輒大更爾奉煩皇恐皇恐謹復上納甚愧有玷高文也得暇祗謁　又　多日不接語每見吳思道即問動靜寒色伏惟爲况佳適示諭愧感初亦未知也少年膺此重任能盡瘁體國則親黨與榮焉壽昔圃可觀也幾日有太平之行前此暑相頤幸甚　與劉廷仲　某啓大雨蒸濕伏惟起居佳勝累欲煩公作包釣魚贊江南美爲一日語笑病齒大瀉已而道絕不可出信佳事爲不易得也昨日領手帖存問周至感激無已頗冒已有報得勅辭罷便行聞公短使未竟果了可來作同官否乳泉賦等諸文并望付來介聞半即馳還正本或不在即所傳者尤佳不敢留多日也路通上謁次企渴企渴　又　大暑伏惟侍奉起居萬福久不

奉周旋傾思固不能遣東歸屢款禪林已而稍接巨載見弟且獲六誠又一往還獨遠君子念之常不自得然西來相知道雍容湖山間真風塵外人矣想像佳趣傃深耿耿比得疾淹久衰晚殆支持不行惟僅脫兎耳外事廢阻殊不聞舟御已到光枉手筆佩荷慰懌可量鄙陋衰劣久寫字奉得累年願見之懷且非尺牘可具也敬俟上謁　又　比登門不獲見累日方欲繼之持未暇也示問甚寵感刻乍晴侍奉佳勝亂道上還一二日再奉見次　又　比者經由不得奉款晤少別豈勝系仰霜晴爲况如何佳期定何日無由進與席末但深傾向庶幾回轅獲遂相晝　又　風埃伏惟起居佳勝到此日欲展近率追治不容出頭初不謂至是之瞻企拳拳可勝道哉蒙手示且領勤厚三二日當前詣才歸草率至愧　又　暑來欲詣見偶爲賓客留連比到一二處不覺侵晚容阻鄙懷豈勝拳拳暑歸辱手筆恭審侍奉起居佳勝約食圃佩勤厚屬一十七決成行尚有不得已人事勢須略過輙身不得遂失臨寵之意愧恨可知旦夕當幸承接燈下草率至悚　又　早來客在門起又差晚索書擁至對來使極戚製慚負可勝言邪少間不審起居何似佳褚固已過厚二疋緘製極精但未知包氈如何耳一笑一笑亂道或未寫得略告揆去介少閒便歸納次第

公不敢率易上啓望侍次申敬　又　風埃永爲况甚佳極慰瞻企蒙問愧荷使欲祗遣而客來不已殆未能輟身良眷眷也焉復自早出矣少須斃遣所乘代步到左右如何參寥聪師並煩申叙甚欲相見能少留見待否　與劉君東　拜別易得歲月雖東西相望然超世之韵常在屬睫間兩附逓上記一次捧教華自到京一向蒇縮遂不復與四方親舊講好然薄從東位諸君與承動靜晚又得文忠于舍尤爲詳盡正初逆今日李遽講不謂遲回如此比得寒疾四十餘日都不聞外事恩披翰墨恍若夢寐相接具爲慰况可勝眷眷大暑恭審捨舟即安尊履佳豫區區固爲兩易來方作字成勉強具報纔出首當上謁次　又　連日出城入夜方到翰兩海蒸熱徑就卧欲見既未能自慰而執事之間亦復不果雖致問展轉由旅不遠蒙手筆致審尊體動止萬福昨夜拜賜已二鼓後不時具謝悚悚一二日圖奉款借欽跂欽跂　與趙仲強兄弟　某啓蒸溽意况從而不佳聰思之勤滋不能已不審體况復何似君求人有書附問令以小轎奉呈如聞朝夕遇巨載家庶幾獲遂款借餘遲相見具道　又　累日不聞動靜馳仰無喩晴色漸融恭惟尊履萬福辱問勤懇欽佩寵眷而辭藻爛然尤畏不可及也拨間修敬門下入夜布叙草草皇恐　又　又不審

馳。方劇傾仰。夢寐褰挹。可見於公厚薄也。方作書欲浼左右。忽叨翰墨教。諭綢重。可勝欣感。兼知已赴朝謁。飲食起居如常。日喜慰。尤不能已。然更宜遍當特攝。無忘前日之灼艾用臂也。不罪僭言。區區本圖此月一到京。而不止。道路如江河。勢須少待。骨肉輩未來。獨處不無勞落。頗亦見念否。一笑一笑。　又　日欲望門。遽有行色。遂成鉏鋙。然二十七日猶幸一見。而中途雨大作乃已。累日尊履復何似。區區眷倚無悔。既不得且異親近為不足。於是又不得面別。黯然其何能已。九月十月之交。沿檄到京。首圖展奉次。餘惟千萬加愛。依戀依戀。　又　聞邑山和尚背于政一枚借易上獻。仲孫絕韻貴任。而又文采足以相輝。聊託雅好。尚有緒餘。偶索之未到。才至即附便次。　又　比以東坡即世諸況不佳。十許日來方有生意。書問稀阻。端為此也。然別來三月。三夢追逐。豈非高義相予之厚有以致之。不然。別自有人見念故如此。又恐只是自家妄想也。一笑一笑。仲南住京少味。瞻公誰與周旋者。幸時溫之。不妨投催赴醉之際。涯酒見向北窘迎新送舊。外方小官。況味甚惡。未暇周悉。續當別上問次。瞻公瞻公。　又　仲孫太尉必相見。稍蹤閑北有間。政應如是。本欲作書。見甚未及。極思渴。亦作得數詩。錄寄不暇矣。容後信也。江外酒如釀灰汁。趣強濡唇。必暴

下如注。老來恐一飲便脫。可無念乎。尚才得一觴。似減正任風味。一笑。　又　比以親舊往來南北。多至郊外留連。稍阻參問。亦苦之人。適記瞻公風義。鄙心不間毫髮。方圖早晚修敬。澤之見過。特荷存恤。既非區區所素。但皇恐不自勝。而高明或未亮者。是將據我於爐炭之上也。我候蒸濕。奉審清晨尊履佳裕。一二日徑造門第。所懷當俟躬致。　與趙仲強兄弟　小詩特為戲。且牽聯為用。自是無可作做。搜索往還。豈有他也。元確兄弟曲相符同。此正是借大家常茶飯。遍蒙留念。愧悚不勝。所以得罪左右。旦日欲登門而未及。併俟旦夕負荆次。　又　月餘不奉款席。思仰未始置懷抱。我候不定。尊履當復何似。比苦脾疾。極無聊。加之親舊間病者相繼。勢須且徧省視。故輟身不得。深幸有以見亮也。親庭必已歸。後圃陰合。池面荷已離水。圖書環遶。筆墨吟歌。參次而會。又復絕世獨立。相與抑揚勝歎。方是時天下豈能彷彿瀟灑。高明亦豈知有天下事耶。欽歎欽歎。尚阻周旋。不勝向往之深。謹具上問。　又　季秋霜冷。恭惟台候萬福。雍容朝路。孰不膏金佩玉。煌煌交映。然文章足以表見。議論足以稽考。蔚為本支典刑。而士大夫想望顧覩。近而不可得。則於高明數公。復何人哉。流落何堪。幾三十年。為河間賓客矣。詠懷疇昔。恨無術可以縮地。尚覬閒望。愈隆

建旄分杜。永為帝室賢輔。　又　相別不覺許久。書問曠三二年。才一講初意門下之迹已掃。不謂記錄不替毫髮。而書來疊疊有加。風義久不傳於世。枯朽可復再榮。惟風義不衰。則乃有向榮之望。固知盛德所鍾。亦自愧不振一至是爾。高文願句。嘖獲成誦。別後不得一歷眼。是不足訓邪抑固僻所玩也。衰苶或未見棄。時乃筆吏傳為異鄉瞽叟。寔假寵於我為重。狂猖或時有之。私居之筆力。未果求教。係圖上浼。圍亭之勝。幸一一疏示所因。或得附名詠歌之後。豈非至願。　又　荒悴流擴。終乃几案間一物。不謂一別便介懸阻。窮荒衰陋。無聞見。無商榷。無圖籍可考。兀尔枯株。但未死耳。每懷從仲康仲強談笑緒餘之末。劇飲狂笑。閒形容吟賦。初不計尚得生。今日緬懷一夢。可勝感歎。越寄缺鸞。聞但以目前為遣。見異時縱得再拳餘塵。亦無須昔人矣。向風幾至酸鼻。　又　薛夫人尊候萬福。徒來更有幾明珠。平日賞獲。瞻望者計獨蒙不棄。青氈異時樂院。想多列屋而閒居。但見思道子椿諸君云。縣竹未嘗少輟。德美才秀。而稱與之俱。其可只尺軼有所彷彿哉。于舍必多在官守。令弟想各進擢矣。愛堵學士恨未參識。書局料不能久。仲博位猪娃當已出仕。　又　喪莫淪落如在井中。奄奄未絕。時於缺鸞間望見青天白日。心知其然。而無一援之而出者。

故一得賜書。未嘗不感。緊挽憂期尺索於可援。而杳無與應。終歸之於造物。亦未能果爾以決也。歲云莫矣。其懷抱可知。比辱思道、處卿力所傳寸箋。悍諭疊疊。固已不勝負荷。而思道子椿書中具道周旋紀錄。誠義有加而不已。反復翰墨。紬繹二君之傳。但愕眙宛轉。無地自控。惟改易昔人詩語以寫其憂云。安得兩黃鵠。攜之置其旁。著候已深。日來復不審台候起居何似。不腆之於門下。殆非苟然者。十年漂泊。親戚朋友號疇昔之厚者。或僅在只尺。或便道吾廬尺紙之不通。與未若叙寒溫。既見而不情之語如湯。至掉臂而不顧者。往往而然。獨吳仲孫瑩如冰玉。無一瑕可指。而凜凜見國。如一片天成地貢以表表搢之物理。未易形容。似是佛語所謂首千萬億劫相因以至是也。感激之深。筆次不覺縷縷。何時一奉從容之款。向往滋劇。　清晨伏惟起居佳勝。到此主於一拜見。既不得從容。遂計餘日獲盡鄙意。昨日已具馬將北去。遽報東坡喪舟來。亟往郊外致奠。倉猝不即為問。似於豫約鉏鋙。極不敢所願也。只今且歸無緣再款門第。欲焉系戀。若不容自控。到穎昌時得申致次。欽詠欽詠。　經宿恭惟尊候萬福。少別思詠不覺忘於是得奉頃刻。固已甚慰。而未獲傾盡。尤不能已。方圖修記。遽枉手筆。敦叙綢重。感服無已。朝夕再當祗造。百冗具報草畧。惶悚

欽跂欽跂。　去冬了葬事。今年三月遂從家太平。早時欲隨援而出。今復再陞。豈造物者終使跚跚於此。無復可出之期邪。抑困之至極而託有以副其必援也。所冀無他。姑欲一至國門。與平日所厚如吾仲孫一二人傾倒數十日。遂別此生。念猶然未得之間。可量縷縷。方時炎酷揮雲之穆。皆有超世之趣。歌舞辭笑之餘。自放於垂世立教。興亡治亂。吟風詠月。抑揚頓剉之際。爲河間來千所以爲樂則盡矣。至於平臺賦就而鄱陽枚乘蕭颯偃僂。欲進而不可得。則不審尚能歎息以期之已否。三月末纔捨舟使馬纂下所乘淹延四五十日。至均艾方小康。今猶目昏耳重。不知所以爲況。故作書意不聯屬。時有脩改處。高明姑領其勤可也。欽跂欽跂。　與館子椽　雨不止。山居岑寂。尤渴奉謦欬。既難暫違。又不敢生致車馬。可勝欽承。悉辱手示。伏審乍冷。侍奉起居佳勝。今日本欲入城。以分付少幹。未有人可託。勢須一二日間可遂瞻奉。山陽遣仗日過。又凡百革在一身。念之如在風浪中。不知果能到岸已否。良可懼也。　又　節前承專人賜教。累紙綢重。所以見求之義有加。疇昔方時與金陵諸老作緣。欲作報不暇。及展轉十許日。纔了此一段勝事。以故留連鄙誠。似已緩矣。當在深照。踰月不審。義候如初春。多作上壅。咳嗽落隘。赤目諸恙。老境極不自得。不審履

況當復何似。傾馳欽慕甚於疇時。如欲插羽翰。凌汗漫。超出形骸之外而不可得。其所以亹亹於高明者可勝況哉。歲晚牢落。江山滿前。從勝握手。歷敘前人經行之舊。可慕可樂。遂將延挹相尋。得亟逢此味。邈風信增疑蔚。　又　新陽固當一舉酒爲君子之慶。咫尺不遑我勞如何。里閈正以茲時爲勝遊。盡醉過從。徽文戲無虛日。不審能有此樂事否。客寓無一如所念者。姑杜門與佛來作佳好。要是羇違究竟如是。念每想像物外亟欲即之。常若有以縶之。非意投懷深畫。或有得處。於我不間一毫髮也。未聞時幸寄聲俯慰展轉之懷。　又　睽奉忽忽踰月。日有馳懷。霜秋比想履中佳勝。損書累幅。良愧見厚之意。封吟非遠。時聽聲問爲慰也。餘唯事外自將。復謝跌墨。　又　少別瞻思不展。到此首幸秋奉。然兩路聿率玉趾極不遠。昨日又頻迂顧。雖投分置此形迹。其如仰懷未易堪也。方得紙筆作謝。小童又出。閒誨寓意太重。遂欲據我於爐炭之上邪。皇悚皇悚。晚來氷動。願清勝入城。方得就見。拳拳之深。當俟面奉。　又　高文讀之聳然。豈出於誠意。故令條暢。似是抑鬱。既中詞源自然澎湃也。欽歎而已。某已令勝寓錯了。又改故差遲。念更有一端。須相見熟議。副本模已十幾。　又　自當塗歸。初不得一食頃休息。長情之所日繫也。所幸形迹相忘。故得

以仰休誠照。其如跌墨一向不無可罪。亦庶幾有以自遣。加之風波益可畏。舉動未於不測。本圖歸保故棲。困而卜一作費處。今又鉏鋙。不免聽其去來。姑了一日爲一日計。念稟賦不厚。投老境界乃如此。可歎可歎。長情美才。既脫非擯。當益刻礪進修。準履古人不到之地。是交游之所懇惻。不妨屏他事。粗通餠粥。以激志操。仕宦固可指日爲期。要當自我而得爲佳。至於初報如已。是亦爲報。莫其爲爲報哉。千萬深亮。無以語直見罪。　又　二月使欲再過當塗。逐日事如縻。作夢愈纏愈縛。更須入湯乃脫。其何以堪邪。故念濡滯。悶損悶損。家居況味如何。七日不舉箸。十年不製衣。亦恐未爲貪念。一笑一笑。他須款致。　又　近連奉書。綢累紙。感佩無以爲況。伏審曲肱樂道。與時御宜。慰忭何已。老倦疲於應接。數次撥拾欲還莊居。因得展敘。尚爲事趣。驛跂驛跂。於是持杜哥誨。亹亹見屬。深畏不忘之寵。自非誠義相求。終見寓於可託之地。何以如此。榮焉不類。但副貢荷此候一二事竟。即國遠請纔拭鞅。使還人治候矣。　又　相別遽將七八年。初謂即在華要。戚閑尚念。得非因爲靜退取重於一時邪。欽跂欽跂。桂玉淹回。自亦難處。定復何時可以補外。都城住久。無適不宜。外官豈易彷彿。特俸雖厚。亦不知其爲厚。是乃不易酬對者。吏布裕處期之必達而已。春

佇且暮人。念昔未有會晤之涯。臨筆倍增依黯。焉一得再相見。是所翹跂。　又　伏蒙別紙談貫摘。謁水玉。但客邁玉色。常聞天上語。曉日豈不擇冠。特如老病不調何。宣城田例不復究。良可惜。但無唱之者。守令方時皆闕奐通乘。類似自棄之。念重祿固難常。有產則能常。頗思之熟否。思水含歸甚促。殊不遑意。續別上記次。　又　昨日獲奉厚貺。既至抵莫。從容繼言。一一皆可人意。而置食精潔。備盡慇歎。超然遠思。頓還舊觀。置到此來始有此況也。其爲感慰可勝道哉。晚歸南寺。已失玉趾。似是無投足地。故不及相待。甚不遑我。極快悵。方圖上記。遽彼翰墨并佳闕清詩。詞度前人顓至。押倒老鈍。遂當絕筆。珍佩何已。適爲南借約素飯。飯後或蒙过步。何幸如之。然未敢必也。　又　前日承見顧。猶此阻闊。遂獲周旋。感激不能無所慰也。偶腹疾作。不果款留。至今念之。示問尤佩慇懃。洞庭春色詩畫在監酒趙供奉處。可託少孫就取。此已無淨本。而游郡諸篇亦不曾留狀爭。趙君卷中皆有。或得少屈佳思。共成勝事。不爲小補。旦夕上謁。　又　時序推感。加之雨又滯。不解老肎相仍。殊不知所遣。思欲握手。字并脫和篤。隱然振起。尤愧前日之妄作也。愧佩無已。伏審日來起居佳勝。倍慰瞻企。來賜輒私有之。特時出吟諷。以代良藥。不免牽強筆墨。別錄以致元發

逢寄爲欽也。路道有當上謁，火坐客草略。皇恐皇恐。又　昨日承教甚新。警慰多矣。早來起居何似。濕熱意味尤不佳。玉趾所抉，應盡意論北觀能不擇遠否。不介當尋故步。嬾作字不果。及見載見發明叔望就約之。又　昨日欲候門下。竟夜起不得。遂阻展近。乃知老境如是。尤可歎也。既審侍奉增慶。辱手示并和篇。咄咄見逼太甚。東坡嘗謂如我輩不替逼而歐陽文忠公之和詩，本是饒人後而聖俞每度越十步外。何邪。於是何止十步。蓋千萬里之遠矣。因竊得玉。又獲珍藏之。感感刾感刾。少須或得就見。審悉。未珍修報。極草略。皇恐皇恐。又　日者具聞至暮。亦謂事稍閒。可以巨細申叙。中春後幼稚輩例作寒瘧。無一日不用醫加之。舟居不便。無復佳況。遂成蹭蹬。每以爲念也。故人來備聞履踐之勝。慰仰可知。浮沈閭巷。人不我貴久矣。然段觀生歌，使尋以至於建旗壇上，而一軍皆驚，則擁篲負弩可指日而見。欽向無已。家事漸宜區處。有歸歟處使是送境。不可不豫制也。只尺尚阻面致。糟伯之傳，徒有愧於刀怛介。又　伏蒙就示長牋爲禮甚重。滋長綿薄之難堪也。紬繹營繹當於天聖已前景德而後求與先後者盛矣。蓋八十餘年不復見此作矣。頗欲備使追逐此特無異燔火之於正午之日，但復熟咸謂永爲矜式。欽嘆不足道也。就聞還正

學職雖於表錢敦勵爲可喜。然薄有簡書之長，得無拘撿應對稍勞否。不腆弊從，更十許日即去此。續食西引，不在淮上，即於國門迎見。千萬以時加愛前得光大頃跋頃跋。又　涉春擾擾，日前畢竟不知何事。欲作書不果。欲一見館下，復不果。蹭蹬端可愧也。而豈弟敦篤樂義而無求，蓋本旹一日不在念也。漸暄，日來體力何似。雨不止，終日頑坐。求一投足地猶掾之久，卒致逆邅。似是老年境界如此。且亦牽率使然，以故相與搜寫傾盡。尤不能已。方且圖之，未聞倍布珍嗇，撥冗修附。殊不盡意。又　忝患叙復。方俟少閒作書爲附，不謂專妄在門，連幅璀璨。非止佩服重意，其警拔於我亦多矣。至於延譽過情，滋長非據。未使不欲輒留。正紛擾中附報不及。想蒙加亮。日漸長而不作聚興。門庭當使家老失聲於驟到。亦一段佳事也。如何。又　流落中，君子周旋。常謂隔遠，不能旦暮追逐，以投講貫之樂。習閑易墮。心雖不忘，而力輒不契。奈得已且已，何至是惟可付之形迹之外。介春暖或乘興一到，館下亦未定。屢尋此味，祇恐纔到不免紛紛。遂中輟。更俟紬繹，豫求一可逃避處，然後問道。注意吾友，更希爲我熟計之。又　新正已附見賀意。不覺又添一歲。畢竟成得何事。逗下入邪下出良可歎息。惟少年節物爭新，別有一種勝爭，難以語此。介一笑一笑

撰述比來必多。不蒙閒警何邪。半年來都不曾道得一句好言語。源淺固易涸。似是終不復津矣。可勝悵然。又　塊坐已如木石。雖往來太平不之。每到未嘗不歎息君子之不我供也。京師久住意況可樂。處多聞見所傳。固不在言。而脚頭所到使可卒歲。其如一時勝流如仲強之好客。聞道之多聞。思道之勇於爲善。津正雖未相識，而其人不待見獲而知。引詠高躅，可勝欽仰。又　太夫人貴恙既諸屬雖常聞動靜甚安，必時有書至左右。于全到必相見。主事日進其術業，則不待形容也。思道今次大禮必命官。且得了當不曉。定作閣職。曾爲之得一佳夢，似兆茲事。作詩尤工。令吏駭擘。知一向寧處故鄉，未必可樂也。仲強書來，每歎難高躅不已。斯人不易得也。頻相見否。其學必富其家必愈。非前比。折使書便作附上。次第已作太平之行。而此便甚迫。適相妨介。非懈怠也。子蒼未相識，聞風甚久。太初況味如何。聞復在甚處居，皆欲作書。偶未暇。向蒙寄示數詩，輒和得在思道書中，可取發一笑。年來無復好意，所向多敗。人美況者不知再居太平後將如何。介所得英地在藏雲寺邊，已用今冬舉事。恨于椿不一見也。終爲太平人，豈人力所能致哉。其如文物極盛之際，獨留滯以老，豈非命邪。惟公等次第而進，與自得無異。尚冀事功表發，時容一擊節稱頌介。

又　曉來起居佳勝。久別遠介，瞻拂無異自天而下。老倦衰病之餘，所以警慰亦多矣。過行未暇從容請叩，不能無悒悒。伏辱手示感況無已。信物並領。單騎陸行，乃能周旋如此。但有慚愧雅抗之惠，尤出厚意。俟歸尋遠別圖上謝。次藏雲地須至奉浼玉趾，非細事也。得一言乃定。介千萬以存歿爲念，不可以已成爲閒。果可用就求一圖，于分明將寄女兄。蓋方時利害所同。獨此兄介林塲其次也。纔到家即具聞，比甚不及展盡。又　別來兩附書。一米石一范尉，想已呈徹。久別幸見，而胃未得少慰展叙。可量眷眷。方暑不審日來侍奉起居何似。下歸冗甚，加之病倦不貸，艱於應接，以勞思佚，翻愧驟遠爲不易堪也。一動又是一事。身雖寄此，而念常纏繼左右。未能隨遇即安。執筆汗下。又　三有書方謂並不見答。誰必山水有可疑者。恩披手示。慰感無已。漸熱，伏審日來起居佳勝。下歸應接必甚冗。已將閏月當就緒矣。既不用入學，自省一半事。只是京師一頭項却須經意。恐放不下，則家食不能安也。治生進取，明是兩途。且耕且戰，特虛語介。想久在思慮。老倦比來益窘。灼之歎百壯，猶未見功。次第發過武有驗。漸謀遷居，舟則已備多日矣。思奉周旋，以日爲歲。未間，猶幸寄聲。又　霜寒，伏惟侍奉起居佳勝。一別五十日，道路雖勞，每想家友，實以慰逆

旅到此已信宿，而奔走所事，力不逮意，故交遊間未果申致，遽叨翰墨摛
諭周悉。欽諭主眷可量。繾綣只今遣靈柩上岸，明日入山，勢須事畢乃果
瞻叩。方時非遠適所宜，尤當自愛千萬，不須見臨也。固願從容展接，於是
似未可如所拟吝也。傾企傾企。　太夫人尊體萬福，荆釵輒附起居。上都
風物，似非人間世，不知板輿肯遠適否。　稍還秋暑，為况何似。前日遠遣
講皷所逐，定於宇說，無緣良可媿也。兩日偵候出沭，皆云且寓學中，又云
在宋家方養源時不敢干見。盖吾曹每聚首必歎呼傾倒，不無汨亂美意，
要稍踈遠為佳。方圖中叙，蒙手示感脉不已。定將何地可以奉周旋，恐須
過試之。二揚已上莊收刈，蝸生極牢落。　又　流落江湖，遂與魚鳥相浮
沉，以老而不知歲月之遷轉。平日交游，恍如夢寐，間得之，亦不復相期於
顯晦存亡之際。况驚鴻高舉，秀特超邁，如吾兄等輩者邪。引詠疇昔，雖不
暫忘，然聲問無從可致，不圖記錄，將先翰墨之寵，中味雅養，略無一毫髮
低昂。歲莫何堪，益信金石之不渝也。感佩紬繹，未易為據。冬候苦寒，不審
遇日台用起居何似。杳未有瞻望之日，執筆可量悄邑。　與友人　正居
還判北田節下，稍不獲瞻近，村居隨所從，不能無事，候問不講，遂爾蹭蹬，
而高明之地，亦或有嫌於僭易也。參而不止，氣候如臘中，恭惟行臺豐豫，

慶侍萬福。系望未晉，日覲再欵，促膝臨筆，可量眷眷。　又　通判朝奉座
下。屬心盛義，我方西而君子還東，若故相回避者，以鄙念不捨，則今日從
谷參奉，喜慰可知。驟爾異地，系吝尤不能已。寒日益加，不審履况復何似。
舟車之衝，圓方小大，理難賠命，而乃稱頌贊仰，如出一口，末路何堪，但擊
節之不暇，信乎高才將器有以得之也。欽遲顧懼，俯契瞻邇。　又　別後
累欲作書，所寓隨分牽迫，不能自裕，到此已數日，愈覺窘蹙，其如相得雖
晚，而相期之意甚厚，不應在衆人之末也。比已出關，風稍順即渡江，荒僻
無異逃空虗者，跫然之喜，定將何日見投。但闊步可期，門庭日益峻矣，兼
為厮友，遂終不得一見邪，亦或有解后之幸已否。興言至此，倍深依悒，更
冀調護順適，以符念向。　又　一面歡若平生，加蓮致勤，以失於不豫計，
方在宿醒，辛不獲少饗珍潔，而厚意之隆，則欽刻深矣。方時坐間多可喜
事，媿無一語以叙勝遇，庶幾他日周旋，猶能披寫追錄，相為掀髯一笑也。
又　鄙延之別三十年矣，一時人物顯晦存亡，炳然如昨日事。眷言英
特，自當超出時輩，為朝廷立不世之功，紹續元昆，俯循舉第之徼，實借風
彩。里舍推頽，姑日復一日，苟豁時景，勢地相懸絕，定應未死之日，猶及瞻
望已否。　又　前日人回，上記比所遣還，審已呈浼，猶重快晴而不甚寒，

田家所共樂之。伏惟起居佳勝，再煩委貺，勤厚累幅，如接欵，倍感佩之深，
固不在言也。老境賦分單荷，得年苦處便矣，健一到家居，溫燠處百事叢
集，疾病隨之矣。瞻望只尺，未有參奉之涯，可勝耿耿。　又　累月不聞動
靜，意必在易泰陶斯，往來應接，累年枯槁，下此暢茂，良深慰喜。日來為况
復何似。田間易得日過，一佳路西歸兩月，殊非老年所堪，其如眼耳俱靜
所攜處極多。要知有事無事，事多事少，全在人尔。倉廩既充，莫不出為金
陵山水之遊否，便道庶幾瞻迎。　與趙德麟　伏審藝學昭顯，恩命特
賁，動宗潢，超軼士類，素叨厚眷，聞報不勝欣躍。聖上垂睦族姓，敦尚風教，
以粹美明博之儲，適契甚盛之際，定應建旌樹纛，蹤思大國，使河間東平
不獨見稱於前世也。尚冀老境未衰，得從執筆者之後，歌詠休明，鋪寫偉
觀，臨紙借深馳仰。　又　漂泊江上，望中朝人物，如在星斗間，可見而不
可親，每自嘆其淪落，而未能遽忘疇昔之念也。吳思道歸，思奉手教誨論
勤懇，如接款晤。恭審朝謁之暇，上體異眷，讀書為文，日有勝趣，台候起居
萬福，感佩不忘，滋劇慰浣。於是老矣，特與公結一報身之緣耳，安知異時
不復再有相值之幸，更斷深計，不倦忠義自許，周旋寵數，百歲高顯，佛會
中庶幾一笑相屬。　與彭丞　先人為門下客，衰晚獲拜恩地，荷先公妥

曲延把，別後屢欲再尋末軌，而僶俛一力，殆不知日月之行，而鄙意不能
自達也。於是遽聞巨創，適以營奉阡隴，走山陽，改舊即新，用去年三分之
二在道路，與暫侵山間，欲覓輟以赴所哭之位，竟不暇及，亦不謂遽畢大
事。矯首愧赧，幾不知所控訴，方圖收之桑榆，不謂晷其所可責，而繫其所
不遠，敢諭稠重，伏讀汗下。稍聞庶幾不失素期，執筆倍深摧哽。　又　自
去年正月得卜，一向往來金陵當塗，以理其務，凡目前可應者之外，略不
及毫髮，比持綿弱無助所致，而不當於門下，今日之事粗緩，咄咄不敢知
借面之無從。念西家見索挽詞，乃知并容尚可搜求胷中以見也。然牽課
終不能工，姑不敢不如來命，念愧悉愧悉。　與孫知縣（中書）　到此如歸鄉
里，一番應接，殆不容少休，兩辱寵臨，尚未果再詣門下，鄙心固不自安，然
亦幸有以見亮也。向晚恭惟起居佳勝，偶昨日飲酒過多，醒思支持不行，
特荷遣誨，尋夫具謝，愧悚滋甚，少須上謁，不勝拳拳。　又　往來亦屢矣，
尚未得一詣館下，於是方欲事間稍慰鄙念，首辱遣問，繼聞枉顧，感佩繾
綣，尤如盛意為難堪也。日來履况復何似。比以所事未就緒，未欲入城，更
數日乃克申致，蹭蹬固非已得，想蒙深亮。　又　微脉到此，初不計許久，然
不敢輒通問。日來伏惟起居佳勝，不圖惠頌，特先翰墨，欵諭不忘，感脉何

已無衣冠以見門下但深傾遡　又　兩淛伏惟起居佳勝比以函類來間憤恚未伸容阻騰承不忘傾遡邇聞暫攝九江戎行有日慶還轅猶在一月後而北歸之期近在旦莫恐不獲少待仰奉緒餘可量依邑下遠千萬加愛保息眘別圖上問　又　爲別易久蹭蹬不果具書日來伏惟動履佳勝悤披手示仰佩不忘因循修報後時汩沒目前事不覺荏苒想未訝也只咫未即占承倍希加愛　又　與君略同里閈於過從濱四十年異鄉流落得遂相見爲喜亦既從容官守固無以累故人然常情所吝者可勝道哉非意來之幾成秦人視越人肥瘠而彼善於此有之矣方時亦足爲高義也老日尚可激昂庶幾倦途猶能來冒以見臨筆姑奉一笑

又　久不通問伏惟動履清勝莊居只咫門仞既不入州中遂不得一瞻見傾向罔無已也初計野外可以苟閑少日比益紛擾殊不知其况爲時所棄固無憾而私營亦倍費力崑艱生不容少貸而然邪可歎可笑尚冀撫間或奉一函　又　霜冷伏惟動履清勝往來治下怱怱累月但日與田夫樵老相與低回盎然不知身世之爲累則仁者不擾之政何以上之數欲一見面贊其然竟介未暇可量傾屬來間猥及欽佩至意寧固不得而已者無間巨細亦知恤隱有加乃介借冒無他冀姑借威明

來蓋私力已竭矣可愧可笑他竹興時請叩　與成德餘　薄才窘阻奉起居伏惟侍奉曼福尊閫誨恚繪其物備仰精製感歎不已其如窮日力以盡巧思良未易當也佇物且留績令持納次餘俟旦夕占謝

又　相違易久早時不得一具書固非懈怠持忽忽不少暇介眷言俯求之義都懷其可忘邪於是再奉手筆所以相與之意甚款佩服至情可勝縷縷秋晚日來體況復何如相望咫尺欲見者未有期庶幾青驛之便時叩深容兩日風雨作寒千萬以時增衛膠跂膠跂　又　相別幾一年來望館第才百餘里於是方叙交馳既竊自幸墜緒復振亦甚愧不逮也來睨愸愸尤佩深厚伏審秋晚漸寒日來起居佳勝故都搖落之餘高低遠近種種皆飽足人意但恐獻跌習熟不復知難得爲有員者何時追逐笑詠以極登覽之勝邈風可量眷眷　又　累欲作書蹭蹬不果勝義難忘常在傾屬所示書累幅詳厚如奉周旋伏審涉冬以來體力佳健感佩愧仰可勝郁悒一報緣中種種皆是虛假一毫髮低昂六鑿使不得休息且如德餘美才好義乃俯首人後縱縱恐有所不逮則彼所以窘我者定將何以寓之興言至此但有歎息而惟知爲虛假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時參承倍深耿耿　又　至節不敢備敬勤祝邇頃敦諭慈頁何以前

履新正盛義感格對時交慶亦別富展叙次裊晚於一報緣無幾雖得君子於末路要是白首所期者不能旦莫周晝可勝喟詠邇有少冗作記不究所懷行圖後便次　又　此奉累書方知前日蹭蹬爲可憾至於美詞妙翰貲藉相予之意則恨相得之晚古人所以深歎而不已者益信其有味也日用有餘更當展轉紬繹以極超詣他時將研額望不及豈敢報限於世習而已自此當不乏交馳介還遂索不能盡千萬加愛　又　日者遠欲具謝作書極草略方圖繼之以訟不敏隨分日前益撥益窘遂爾淹晚尊妄淒及愧佩眷勤滋貢蹭蹬爲可責也冬深苦寒體況當復何似屏居意味無異一日風霜騎路只得畫灰養火以寄餘息前所謂窘者亦漸於強勉介早晚一笑周旋未間時寓音驛似不乏於糟粕之得也如何如何只咫窮臘倍希保衛　又　元章跋尾過承錄示至荷至荷必多得其字蓋數百年無此作矣真可寶也鄙陋出於一時盛意所臨故輒狂妄尚何足紀錄愫息愫息　又　比蒙手示乃在區區所責之前欽認眷勤可勝傾翔方時故都盛暑想時有登覽追隨之適但以獸飫朝夕不以難得爲有憾也所褊陋暑無與意等者但塊處邑邑而已傾見愫否　又　頃蒙詔恩首被翰墨爲禮勤縛欲作報非精意不能少展已而岢以

鄙庶幾促膝可以布叙荏苒不契遂茲淹晚愧負常若有所失之邇頃委貺有加不已讀之不覺汗下於是不腆之罪不知所文矣不害久要尚或見存已否而不止日來侍奉起居何似瞻望舍館倍深約結　與無爲楊彥濟貢元　早遊門下荷侍講暨諸季相厚流落異時不能少自激昂以扶平昔眷言追訟邑邑不知所控而墻仍具存近在只咫尺復龍駒鳳雛寔相表發不謂至今纔能申叙契照俯求尤愧先意之厚低回展轉殆將何言春抄尚寒閒居進修動履增勝人物如是豈勃窣可久者揉武隆盛指日可期一介何堪亦覬餘光之旁振也連日衰病支持不前作記極草率別圖上問次　又　累年家私多故令春以來疾病相尋中間至有殤女之戚老日憑陵殆不知其可遣免然時見子預得聞美況輒賞以爲慰於是遽枉翰墨惇諭稠重如接講席仕太平十三四年墳墓在焉非不欲首丘以死而勢輒搶攘比已就宣城得數椽地距此無由宿不賤將遷徙以之安但門庭浸遠定未能修奉尚風耿耿　又　比來寄邇久不獲修記且因循自怱而然莫之所遡但深約結雨不止秋物漸登圖史爲娛其得於名理益不貲矣履茲勝侍伏惟動止萬福德門俊望不應淹恤如是之久時未我與得無懷寶迷邦之滯乎允協盛時日賢超軼寔惓

倦於傾耳以待也　又　粗述屏寄蓋常扶分笑然而喜況德門俊望豈容忝承之緩邪躋躐不已具愧何以為耶如聞貢籍占先領薦勝驟得起續食田畝間但日聳高名少慰疇昔繾綣今自是其將不輟修馳庶幾泰揄或在可錄　又　一住太平十年雖久睽違故門庭常在企頌異時先公官守纔隔一水適還金陵居未及相聞已絕明晦興言至是何以為贖豈虞仲氏過與特迂玉趾使得紬繹遺懿以信不朽拙陋偶伉方愧不逮而來諭稠疊讀之栗然汗下何時一奉周款臨筆耿耿　又　日者玉趾少留獲承款晤遂別不忘睟踐改歲尚寒不審日來起居何似春試必在高名相遠聞之不時尚阻慶門其如久屈軒舉似於德門俊望為未滿茲其時矣得報即圖中叙　又　比承見諭俾得詮次先君子遺懿欽奉推厚不敢以不敏辭然拙陋不足以形容深有愧於俯及也輒已錄出謹遣人上呈如見子顧及圓甫座云欲趁清明納約茲更不復自緩幸加亮　又　技分世眷差池不能旦莫相款系懷疇昔每以之為有負也子顧適在比舍而姻婭所萬故時得咨叩為慰既踐前列想已具續食計咫尺未有再奉謀悉之期臨筆耿耿　又　愚跡無遠識晚節又失周防自貽君戚尚復何言常情之所共棄分當掃軌門下乃蒙惇篤委問詳悉　生

義愈不知其所控也一水圖叩舊館固不難勢輒未能借深引謝之　涼思仰冀善衛　又　技分德門蓋濱五十年之舊師承友接寔均上夢而曉又獲見錄於賢伯仲間方且鏤刻漾灌以會器與不謂有此汙辱殆將見絕於契好矣而乃愛有所忘始卒不替承言深厚滋劇愧荷何日拔卷臨筆可量依邑　與韋深道居士　累欲作書率為事奪馳情不少忘也辱問勤款如獲奉周旋欲焉鄙懷尤長相畫冬暖氣候令人不爽不審信後起居何似老倦觸緒支持只咫又接新陽則一歲固無幾矣占晤未期執筆罔然不自勝尚冀不之父馳時有一促膝之慰也　又　尊夫人壽考康寧貴眷萬福令嗣力學進益且令一意讀書先正經子書史書未可便打套姑置科舉而無心於進取自然本分學術見矣凡謂之流俗者為外物所制今學者果流俗所制哉只要人道好所向無不合即流俗也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善者其今日所謂善乎學者審其是而已孔子亦獵較隨俗而不制於俗亦何能輟我本分為學邪更須擇所與遊師哉則正童子之命不待講而後知察今嗣有美質深道養不在外而低回閭里宜有軼拖其身不在則子孫其承之矣　又　終日擾生旋尋事遷免每有所屬又輒懶惰不能葺豈付予之薄不使豫計有待而常切切於倉卒臨

時之迫邪可嘆亦可笑也五書已如所命偶夫子言之使皇悚皇悚十紙偶忘之得來諭極負愧悚即當收索鄙素塞白為歉也時人簡帖亦未暇尋坐右纔有德素數番先上納他旋有旋持呈此他時得歸當踐前約雖未必汗君牛馬亦可添助匱笥稅況然其中未必無所得也親情施朝請結收此等物甚博亦有可喜者其子益求君得好事必常往還曾就閩否半月前朝請君過此出近得李西臺三四紙甚佳去古遠晉魏諸人筆墨已不復可得唐人班班可錄世既不以此為事故湮沒不傳不妨隨意所寓聊費舒卷作遮眼度日計何必一一精擇邪未即披承不覺切切仰投一促膝之款　又　貴聚萬福令兄安勝不及別書墨四餅皆自用者歉以為獻曹直近得永州丁注云四月末方離永六七月間可到南宜行亦甚緩無荒遠所到處如見古人必少留連相與作緣為況極不失所也蒙問及尤見風義有立敦篤誠意之盡也欽企欽企亦不須多語人中間蒙相約來興幾時可以踐言學制自縣升州不知須用入州學否審然遂有數月過從之幸於老人非細事也兒子到官已一月骨肉華衍存問下著綿衣上盛服營作字絕艱恕不周悉　又　不通書已閱月吉祥師見過意其歸可以附記而遽行遂相失鄙誠未遑可勝欽遡專介枚調々　爾

甚作寒侍奉起居佳勝老倦搜索意味欲自激卬差得復失信才　公善佘峴峿可歎亦可為相知一笑也何時賸奉千萬保愛介還暮見毫髮他佇復記　又　相距甚邇既阻賸承亦不異數千萬里之遠也惟是雅賸有加嘗得警慰為甚幸今示諭侍醫稍迫脈食必已康復初不與知夫於咨聞皇恐皇恐家學自是一種意味以美才過人益無入而不自得者想日有佳趣州學尚用貢入否猶冀貲藉時得從容也燈下作字殊草畧應鑒見亮　又　蒙示諸帖除古人不可得而見其諸皆故舊也生死流落撫卷增感少留披繹遂當題記歲月續奉納次閒中懶出頗資是等物以消遣獨荷見契而又疊疊不已不止仰欽雅致實亦荷戴良重華為渦所滯牽率不行殊愧甚累　與孫肖之　相別時不謂許久計生理有緒則茲地乃舟從往來之便而衰茶之家寔幸得之不圖一水便成棄物其新幸得者還委諸草莽眷言欣慕無時少忘秋冷日來起居復何似乘興扁舟固不在昔人之後而剡溪雪夜其能興盡而返乎不相交馳又將累月以賓客輻湊之地且皆好義而來諒不復一老系念特衛門棲遲懷詠渠能已邪屬便併修諸書愧不逮意　又　附畫贊八行有書累月矣猶未得報元白來雖不承書凡所以頼得於左右者種種皆滿足人意而又借

酬佳篇璀璨震駭蒙鄙不謂尺寸之別斫額於雲霄之外欽歎警策感戀可知日來復不審不出里閈動止何似謝庭蘭玉自有一種風氣光峭峻磊砢卓然自表見乎拔分膂簇之舊念每及之不覺几然拘株而神馳乃在步武杖屨之末書所不能載者元白必能具道加之自是當聲聞精審者適得此可人故足倚仗也如何 又 袁示屏棄初不謂如墜井中終無可與晤語者杜門固足自遣然久別或有幽憂之病蓋元白來相聚累日實不易得之事寒擁軟閒於方款密之時似是有以見畜蓋歎奇蹇之不款也儀真固佳處而諸可人適在焉累辰招延歡輒見繫但斷吾自恨令則嗟臃何及矣春夏來興扁舟門庭之迹固在也未聞時仰書誨 又 著候雨作輒如初秋日來體況復何似久不奉來問初不知行李稍遠但翹系爲勞亦不能無疑於兒簡也忽被手示誨諭有加慰釋無之寔長見厚一墮井中日前境界一切如寒灰枯木間不能排遣則追詠早日與前輩從容時賞以自洸光真得前輩之風軌邪扁舟取疾才一宿一日事雅之繫之其情奈何便介如織不過煩一揮毫之項亦寔我萬金良藥也四月十八日 又 別後日計宣城緒餘從者未忘便道鴻飛冥冥 不知所歧屬中間元白周旋亦相親只恐聞事雖慰穢皮膚則我也

此者哉老日不貸近又爲在事者私有所挾故來相過咄咄良卜忄決爲宣城居姑俟日前有聞即上道不審吾友韶田果相終始否嘗人則地偏足以不偏何幸如之張君所附書已領前書忘記修謝甚愧比來著述必多幸來聞多錄數首爲揆範至於小冊竟未踐言何也欽仰欽仰 又 日者資福過委辭不獲免矣於先請纏墨而揆斷有站推春負愧無量資福人物甚勝會中皆氣類想見別是一區處尚阻拭目邈風增吝 又 去言必在揚州且安居將復入浙新語想益工深幸傳寄宣城天下佳處只是鹽法太嚴異時玉趾有妨否一笑奉俾世舊尚在官幸爲申意 又別未敢輒作書其昆仲各安否 又 元白政兄皆作書專人留書隱一去月餘方回晨夜叩門黎明戒途所以不及歐恨未相見白則顧見之勤其如前紙但恨力所不逮迫於便速企 又 昨日得不悉書方知閫中令似令女皆服藥料憂懷應接不易遣免也失於上問悚仄悚仄令次學中可住幾日甚有促膝事非筆下可見深道向來書可以密封示否日近連有書去也連脫二廟極爲之邑邑都不曉其所自前蒙示及讀淵明詩有味乃是才業稍進企慕長者正宜深讀陶詩也此境界難入如東坡篤好之然所知只是其詩加閒放企了無一點氣格既知其味方敢及之。

有近詩雜文否求數首會明可中意 又 貴眷萬福少尹公今在家將已入都下推用未見也慶長聞已就吏部選頭腦尖次第不作外官矣向所家藏古墨久未見寄及試爲督之去言聞亦在儀真多日欲作書則閑入浙矣許者冊子遂不寄來何也後信願不食言宣田尚可料理都不見說着何故李十一近過此往南陵尚未回亦相從得兩月比舊差肥英爽愈過人可惜閒處放着尋常每欲作書則巨細布之臨筆又省記不來老態然也柰何 又 老境無一種如意處肖之口占六七闋皆云游戲中語雖一時形容要是天尊地卑等語不是過也瞥然擊節如見絕韻而肖之每出一則如壇上之盟端不妄付與其得者亦如是也日來觸境形容想不之苟加意無聊振起頹墮得筆吏一大軸何啻萬金之賜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一一四一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林溢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十一薺

眼

眼目證治十八

目黑

論

巢元方病源目黑者肝虛故也目是藏之精華肝之外候而肝藏血府藏虛損血氣不足故肝虛不能榮於目致精彩不分明故目黑太平聖惠方夫眼見黑花皆起於臟腑爲陽氣不實陰氣競生故也凡人陰陽安和精氣上注於目故能令目明也若肝膽勞傷氣血不足而更注目強視看讀細書勞動所傷承虛致患或有因患起早榮衛氣虛恣食五辛而傷正氣攝養既已失度眼因於此患生覩物或如飛蠅或如亂髮因茲歲久漸變多般黑白象龍虵之形遠近如煙霧看物針藥宜補於五臟保養須在於十全不值良醫疾狀彌篤直成内障也聖濟總錄論曰腎水也肝木也木得水而盛其理明矣腎水既虛肝無以滋養故見於目者始則䀮䀮不能矚遠。久則昏暗時見黑花飛蠅其證如此腎虛可知也治宜以益腎水去肝風之劑則標本兩得矣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必效朱砂散主人眼中有黑花逐眼上下

光明砂（六分研）　地骨白皮（五分）　車前子（三分）　龍腦香（六分）
決明子（五分）

右五味擣篩細研如粉少少傅之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見黑花或眼暗後變爲青盲

羚羊角屑（三分）　羌活（半兩）　黃芩（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決明子（半兩）　車前子（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玄參（半兩）　細辛（三分）　甘菊花（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熟乾地黃丸治眼中見黑花者從腎虛而起診右手尺脉當沉而數者是其候也

熟乾地黃　石斛（去根剉）　兔絲子（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爲末）
防風（去蘆頭）　黃耆（剉）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地膚子（已上各一兩）
兔肝（一兩半炙乾）
右件藥擣羅為末錬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以鹽酒下三十丸晚食前再服之

決明子散治肝腎風虛攻上眼見黑花不散
決明子　甘菊花（各一兩）　生乾地黄（三分）　車前子
防風（去蘆頭）　蔓荆子　芎藭　梔子仁
細辛　白茯苓　玄參　薯蕷（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錬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每於食後煎桑枝湯下二十丸

肉蓯蓉丸治眼昏翳赤澀遠視似有黑花及內障不見物
肉蓯蓉（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乾）　磁石（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神麴（炒微黄）　青鹽（已上各一兩）
雀兒（十箇去毛觜爪翅足存腹胃去骨爛研）　兔絲子（二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為末）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好酒二升入少錬熟蜜入雀肉及鹽研令極爛成膏和諸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二十丸

磁石丸治眼見黑花衝風淚出遠視不明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細研水飛過）
黄耆（一兩剉）　防風（三兩去蘆頭）　乾薑（半兩炮裂剉）
白茯苓（一兩）　遠志（三分去心）　桂心（三分）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地骨皮（半兩）　巴戟（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熟乾地黄（一兩）　覆盆子（一兩）　鹿茸（二兩去毛塗酥炙微黄）
肉蓯蓉（一兩酒浸一宿刮去皺皮炙令乾）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磁石研令勻錬蜜和擣三五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治肝腎風虛眼生黑花宜服此方
磁石（二兩燒醋淬七遍擣碎細研水飛過）　神麴（四兩微炒）
朱砂（一兩細研飛過）
右件藥擣羅為末研令勻錬蜜和擣一二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於食後溫酒下二十丸粥飲下亦得

聖濟總録撥雲散治一切風毒眼見黑花努睛翳暈瘀肉侵睛
蔓荆實（三升蒸一徧炒一徧）　棘實（炒）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青葙子　惡實（炒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各二兩）　穀精草
石決明　地骨皮　蟬殼　木通（剉）
牡蠣（燒各四兩）　淡竹葉　烏賊魚骨（去甲）　白花蛇（酒浸去骨炙）
木賊　龍膽草　細辛（去苗）　蜜蒙花（各三兩）
蒼术（去皮米泔浸一宿切焙半兩）
右二十四味擣羅為散丈夫生椒湯調下二錢匕婦人茶調下小兒疳眼雀目生米泔調下一錢匕腎藏風毒服即加胡桃仁四兩

羌活散治目視茫茫或見黑花蠅翅
羌活（去蘆頭）　甘草（炙）　石決明（生研）　石膏（泥裹煅通赤冷研）
蜜蒙花　蒼术（去皮）　防風（去叉）
蒺藜子（炒去角）　木賊（各半兩）　蔓菁子　威靈仙（去土）
乾桑葉　荆芥穗　原蠶沙（炒各一分）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早晚食後溫熟水調下眼赤澀

沙糖水調下臨臥再服

昨葉荷草丸治眼見黑花視物不明
昨葉荷草（去土焙）　蒺藜子（炒去角各一兩半）
薄荷葉　羌活（去蘆頭）　荆芥穗　附子（黑豆一升同煮附子令軟透去皮臍切焙各一兩）
右六味除黑豆外擣羅為末將黑豆爛研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空心溫熟水下一方加羌活半兩服此藥後更合雞人散間服之

雞人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雞人（去皮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天麻
槐子　山梔子（各一兩）　黄芩（去黑心）　黄連（去須）
菊花（各半兩）
右八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溫熟水調下食後日二服有人患眼見黑花或如大白蝶當目前漸如小蟲樣後又變如粉點只見三二分物服此方藥二十餘日頓愈更不復發一方加細辛甘草各一兩

宿鳩丸治肝腎氣虛眼生瞖暈及見黑花
宿鳩（一隻去毛羽觜足腸胃炙黄）　羊肝（一具漬油漯）

（定血去筋膜批作片子焙）蔓菁子（半升淘淨生絹袋盛甑上炊三徧焙）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楮實

仙靈脾　木賊　羌活（去蘆頭）　蟬殼（去土各一兩）

甘菊花（去萼）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去皮）

蒺藜子（炒去角各二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或鹽湯下不拘時候

治肝腎虛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能通神延年服椒方

川椒（一斤）

右一味揀淨去目及閉口者於銚內炒令透於地上鋪淨紙二重用新盆合定週迴用黃土培之半日去毒出汗然後取之暴乾為度只取椒於瓷合子內收每日空心新汲水下十粒

羚羊角湯治眼見黑花或頭旋目暗欲變青盲眼瞳微闊

羚羊角（鎊）　決明子　人參　升麻

玄參　車前子（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半兩）

右九味細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芎藭丸治肝腎虛風上攻眼生黑花頭目不利及內外障翳睛疼隱澀

芎藭　細辛（去苗葉）　蟬殼（去土）　甘菊花

荊芥穗　蒼朮（米泔浸透去皮切焙）　蕤仁（去皮各一兩）

犀角（鎊）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九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小彈丸大每服一丸茶酒或鹽湯嚼下不拘時候

防風湯治眼見黑花或眼睛漸變青盲

防風（去叉）　羚羊角（鎊）　車前子　細辛（去苗葉各三分）

羌活（去蘆頭）　黃芩（去黑心）　人參　決明子

玄參　甘草（炙）　甘菊花（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

五倍丸治眼見黑花去翳明目

巴戟天（去心一兩）　枸杞子（揀淨二兩）

甘菊花（揀淨三兩）　旋覆花（揀淨四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揀淨五兩）

右五味將椒入銀石器中入青鹽四兩醋三升慢火煑乾如器物小旋添醋煑候醋盡只將椒與前四味焙乾杵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四十丸空心日午夜臥空時溫酒或鹽湯下

茯苓散治腎藏虛風上攻頭旋腦痛眼生翳或有黃黑花起如飛蠅及腰胯酸疼腳膝冷痺

肉蓯蓉（湯浸去皴皮焙一兩）　巴戟天（去心）　檳榔（煨剉）

萆薢　麥門冬（去心焙）　犀角（鎊）　羚羊角（鎊）

陟釐（炒各半兩）　黃芩（去黑心）　茺蔚子　枸杞子

人參　玄參　木香　兔絲子（酒浸一宿蒸）

梔子　決明子（微炒）　丹參（各三分）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臨臥又用梔子湯調下二錢匕

蜀椒丸治眼見黑花

蜀椒（揀去目及閉口者一斤用鹽一斤拌淹三宿三次換鹽焙去鹽）

玄參（剉半斤）

右二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鹽湯下三十丸食後臨臥服

甘露湯治眼見黑花赤痛昏暗

萎蕤（焙四兩）

右一味為麤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入薄荷二葉生薑二片蜜少許同煎至七分去滓食後臨臥服

煑肝散治眼生黑花漸成內障及鬭睛偏視風毒攻眼腫痛澀痒短視倒睫雀目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青葙子　款冬花（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羊子肝一葉剉細淡竹葉數片同裹如粽子別用雌黑豆四十九粒米泔一盞銀石器內同煑黑豆爛泔乾為度取肝細嚼溫酒下又將豆食盡空心日午夜臥服

枸杞丸治肝腎風氣上攻眼生黑花

枸杞子（九蒸九暴二兩）　巴戟天（穿心紫色者去心）

旋覆花（揀淨）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各一兩）

右四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臘茶清下不

拘時候

神效散治一切眼時見黑花經年不愈羞明

石決明　黃連（去須）　蜜蒙花（各一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熟水調下

還睛散治眼見黑花昏暗

獨活（去蘆頭）　麻黃（去根節）　白茯苓（去黑皮）　厚朴（去麄皮上薑汁炙）　五味子　蒺藜子（炒去角）　槐子

枸杞子　菥蓂子　麥門冬（去心焙）　人參

細辛（去苗葉）　白芷　決明子　車前子

茺蔚子　覆盆子　地膚子　丹參

芎藭　防風（去叉）　黃芩（去黑心）　升麻

黃連（去須各一兩一分）　遠志（去心）　木通（剉）

栢子仁（各二兩）

右二十七味擣羅為散以米飲調服方寸匕食後服日再或因飲熱酒食五辛致黑風入眼或因重病後昏暗或因赤眼不見物或因虛損視物不明但瞳子不破者皆可愈

磁石湯治脾腎風虛下元久冷眼生黑花或時昏暗補諸不足

磁石（五兩杵擣土細袋盛用水五升煎取二升半後去石方下諸藥煎之）　黃耆　人參　沉香

芎藭　桂（去麄皮）　菖蒲　當歸（焙）

補骨脂（炒）　熟乾地黃（焙）　肉蓯蓉（酒浸去皺皮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　羌活（去蘆頭）　五味子

乾薑（炮）　覆盆子（各一兩）

右十六味除磁石外剉如麻豆大拌令勻每劑一兩半用大羊腎一對去脂膜細切用磁石水三盞煑羊腎令熟次下藥煎取一盞半去滓分作二服

兔肝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昏暗視物不見

兔肝（去筋膜薄切焙）　羌活（去蘆頭）　黃連（去須）

菊花（各三分）　地骨皮　龍齒　車前子

青葙子　防風（去叉）　柴胡（去苗）　萎蕤

白附子（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竹葉熟水下

羌菊丸治腎毒風攻衝眼生黑花風淚不止

羌活（去蘆頭）　菊花（焙各一兩）　白茯苓（去黑皮）　蒺藜子（炒擣去角）

枳殼（去瓤麩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蓯蓉（酒浸切焙）

黃耆（剉各三分）　沉香（剉）　兔肝（炙）　萆薢（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薄荷鹽湯下

通明丸治肝腎氣虛眼目昏暗時見黑花如飛蠅

石決明（刷洗）　芍藥　桔梗（剉炒）　車前子（各一兩）

茺蔚子　熟乾地黃（焙各二兩）　細辛（去苗葉一兩半）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鹽湯下臨卧加至三十丸

黃連丸治一切眼疾青盲黑花赤脉熱淚

黃連（去須）　甘菊花　車前草　羚羊角（鎊）

芒消（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食後溫漿水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黃連膏治風毒攻眼黑花不見物

白蜜（半合）　黃連（去須一兩）　大棗（五枚）　淡竹葉（一握洗）

右四味用水二升先煎竹葉取一升去滓下棗及黃連白蜜煎取三合去滓重湯煎如稀餳逐夜取少許點眼中三兩滴蓋覆勿令塵灰入

杏子膏治眼中赤脉痒痛時見黑花

右取初生杏子仁一升古五銖錢七文入瓶盛密封埋門限下經一百日化為水每夕點兩眥頭

許叔微經驗普濟本事方治久年眼生黑花不可者

椒目（一兩炒）　蒼朮（二兩炒）

右件為末醋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醋茶送下不過十日取效

點眼水膏

鵝梨（一箇）　鷹爪黃連（半兩洗淨去毛）

右用砂瓶一隻先入梨次入黃連末候初冬第一次下雪時取雪滿鋪入砂瓶內用油單封口入地五寸深候立春日交春時候過了取

出點眼或溫過洗妙

目暈

論

巢元方病源。五藏六府之精華皆上注於目。目為肝之外候。肝藏血。血虛不足。則肝虛。致受風邪。風邪搏於精氣。故精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際。精彩昏濁。黑白不明審。謂之目暈。聖濟總錄論曰。靈樞經曰。瞳子黑睛法於陰。白睛赤脉法於陽。陰陽俱轉。則精明矣。若陰陽不和。肝虛血弱。風邪毒氣乘虛而搏於精氣。故令熱氣聚生於白睛之上。繞於黑睛之際。水輪昏濁。黑白不明。是為目暈之候。黃帝七十二證眼論二十六問曰。頭暈目昏。見赤白星亂者。何也。答曰。此乃血之衰也。血者經之周流百脉。百脉不住。六陽不聚。聚即頭暈而昏。六陽之首不行。故使昏暈生星亂也。宜服芎藭散。當歸活血散。石膏散。（方見後）

方

王氏外臺祕要方延年主眼熱暈翳覆瞳子方

柴胡（三兩）　茯苓　枳實（炙）　決明子
瞿麥（各三兩）　黃連（別漬）　甘草（炙）　蕤仁（各二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煑取二升七合。去滓。分再服。忌海藻。菘菜。猪肉。酢等物

又方

黃連　決明子　車前子（各九分）　黃芩
沙參　人參　地骨皮　蕤仁
瞿麥　茯神（各七分）　秦皮　甘草
澤瀉（各五分）

右十三味。擣篩。蜜和為丸。如梧桐子。飲服二十丸。日再服為度

又療眼目赤星後翳暈方

決明子（六兩炒）　黃連　蕤仁（各六兩）　黃檗（四分）
鹽綠（三分）

右五味擣。各更研極細。取少許內目中。日三四度。忌猪肉

又方

秦皮（一兩切）

右一味。以水一升五合。煑取七合。澄清。決明用漬散內目中。一如前法。忌海藻。菘菜等物

聖濟總錄犀角湯治風熱乘虛搏於精氣。令目乾澀疼痛。兼暈翳

犀角（鎊一兩半）　梔子仁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大黃（剉炒）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芎藭（各一兩）
車前子（二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入朴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芎藭丸治肝血不足。風邪乘虛搏於精氣。兩目暈翳疼痛不可忍

芎藭　枸杞子　荊芥穗　甘草（炙剉）
蒼术（米泔浸一宿切焙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蟬蛻（洗焙）
石膏（研水飛）　旋覆花　菊花　羌活（去蘆頭各半兩）

右一十一味。擣研為細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食後臨卧細嚼。茶清下。日三

七味犀角湯治風邪攻眼。疼痛暈翳

犀角（鎊三分）　車前　梔子仁（各一兩）　木通（剉）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各半兩）　大黃（剉炒）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七分。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犀角湯治肝血不足。虛熱上浮。翳暈上黑睛。疼痛澀澀

烏犀角（鎊二兩）　黃連（去須）　甘草（炙剉）　秦皮（去麤皮剉）
青竹茹　梔子仁（各一兩）　大黃（剉炒半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臨卧溫服之

芎术丸治眼暈翳及頭目昏疼

芎藭　蒼术（米泔浸三日竹刀刮去黑皮切焙）
細辛（去苗葉）　蟬蛻（去土）　荊芥穗　菊花（各一兩）
蕤仁（研三分）

右七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嚼細。鹽湯下。不拘時

點眼雄黃膏治眼睛暈生翳膜。累年不愈。兼乾澀痛

雄黃（研）　乾薑（炮擣末）　黃連（去須擣末）　礬石（燒令汁盡研）
丹砂（研各一分）　麝香（研一錢）

右六味。用雪水二盞。調和入瓷瓶子內。重湯煑一日。藥成。候冷。用綿絞濾過。點少許於目眥頭

洗肝散治風邪乘虛。令目睛生暈

蒺藜子（炒去角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半兩）
甘草（炙剉一分）　馬牙消（研一兩）
右五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食後臨卧温熟水調下

還明散治眼生翳暈昏暗隱澀瘀肉疼痛
蚛棗子（一百九十六枚并皮用）　甘草（炙剉）　水蛭（揀細者炒各二兩）　蝱蟲（一百二十枚炒去翅足）　白芷
烏梅（去核各五兩）
右六味擣羅爲細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熱酒調下續更飲酒半盞壓之日三度神効

蔓菁散治肝虛風邪攻目目暈瞻視不明
蔓菁子（四兩洗）　蛇蛻（二兩）
右二味先用瓷罐盛蔓菁子火燒黑焦無聲後鈴出入蛇蛻在内又輕燒蛇蛻成灰候冷細研每服半錢匕食後温酒調下日三

光明散治眼睛上生暈不問久新
鯉魚（一頭長一尺二寸者取膽用）
右一味刺破滴汁在銅照上陰乾用竹刀子刮下爲細末每用少許時時

點眼

黄芩湯治白目暈赤侵黑睛遂生翳横衝瞳人成丁翳痛
黄芩（去黑心）　黄連（去須）　木通（剉）　柴胡（去苗）
赤芍藥（各二兩）　地骨皮　山梔子仁（各一兩半）
萎蕤　大黄（蒸過切炒）　甘草（炙剉各二兩半）　石膏（六兩半）
右一十一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取七分去滓入朴消半錢匕食後良久温服日再

芎藭散治目暈昏澀視物不明
芎藭　地骨皮　何首烏（去黑皮）　荆芥穗
菊花　旋覆花　甘草（炙）　石決明（刷淨）
草決明（各一兩）　蟬蛻（去土）　青葙子　木賊（各半兩）
白芷（一分）
右一十三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米泔水調下食後服

山芋散治肝虛血弱風邪毒氣乘虛客搏睛輪昏濁黑白不明發爲目暈
山芋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芍藥
山茱萸　蔓荆實（去白皮各三分）

升麻（各半兩）
右七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温酒調下

蒼木散治風毒客搏目生翳暈黑白睛昏濁不明
蒼木（米泔浸一宿切焙四兩）　木賊（童子小便浸一宿淨洗剉焙二兩）　甘草（炙一兩半）　旋覆花　蟬蛻（去土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食後麥門冬熟水調下

黄帝七十二證眼論芎藭散
石膏（二斤）　川芎　甘草　白芷
仙靈脾　白附子（上味各一斤）　腦子（三錢）
川烏（一斤）
右爲細末二錢薄荷湯下

當歸活血散　當歸　黄芪　没藥
川芎　羌活　蒼木（米泔水浸七日）
麻黄　熟地黄（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茶清調下

石膏散治一切風毒氣眼及爛弦風頭風疼冷淚睛疼

石膏（一兩生）　川烏（半兩炮去皮臍）　山茵蔯（半兩）
僵蠶（半兩）　甘草（半兩）　防風（半兩）　川芎（半兩）
白芷（半兩）
右爲末茶調食後服二錢重

十便良方羊肝丸子治眼退暈并翳膜遮障小兒疳眼雀目並治之
蟬殼　黄連（各半兩）　甘草　菊花（各一兩）
蛇蛻皮（一條燒灰）
右擣羅爲細末每用羊肝一具竹刀子批摻藥拌勻用白麪裹作丸子每日食後吞一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聖金丹能通眼中翳膜昏暈黑花發赤腫痛
蔓菁子（四兩）　蛇退皮　蟬殼　羌活
川芎　木賊　甘草（炙）　石決明
密蒙花　青葙子　石膏　青皮
枸杞子　白蒺藜　防風（已上各一兩）
蒼木（泔浸切焙二兩）
右一十六味爲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茶酒下一日

三服忌房事熱物
萬聖丹貼取兩目內久翳不差暈膜昏暗瘀肉
刺猬皮（去七浮半兩） 烏魚骨（三錢） 猜猪指甲（去肉二錢）
三味盛合子內鹽泥固濟燒取研細後入
輕粉 硇砂 蜜陀僧（研各一錢） 蕤仁（去皮研二錢）
右通七味為細末熔黃蠟半兩消和攪勻作塊每丸菉豆大入絨線少許於指甲上按作餅子䨱翳膜大小加減臨卧夜貼於眼睛上有翳膜處至明日早辰洗了不過十次粘貼下暗膜多年病眼不過半月取下
麥門冬丸治一切病眼翳暈昏澀痒痛
熟地黃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各二兩）
右為細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酒下一日三服不計時候
碧霞丹治諸般病眼無問久新昏暈瞳毒隱澀翳膜發赤情痛羞明怕日點洗必効
南鵬沙 硇砂 乳香 銅綠（各研）
螺兒粉（各五錢）
四味入猪膽汁和膏攤碗內艾烟薰就入
輕粉 沙糖 麝香（各一錢） 龍腦（半錢）
猪膽（二箇）
右五味為細末入前碗內相和丸彈子大每用一丸沸湯化一盞點洗多効
甘露膏點一切眼病昏暈翳膜赤腫痒痛
黃連（二兩碎） 黃丹 銅青（各七錢） 當歸（四錢切）
白丁香（二錢） 白礬（三錢） 沒藥（一錢）
七味用水五升同熬一升去滓後入
輕粉（一錢） 鵬砂（二錢研） 水銀（半錢） 龍腦
麝香（各少許研）
右五味研細末入前膏攪勻每點三筯至五筯覺澀便睡十日
東當時大方三聖丸治眼久昏細小浮暈
蔓菁子（四兩） 甘菊花 小椒（各一兩半去目）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水下一日二服
劉渊然濟陰方眼暈不明四物湯加

薄荷 荊芥 連翹 生麻油
右以水煎食後服
眼瞼垂腫
論
太平聖惠方夫肝膽之中久積風熱邪毒之氣上蒸於瞼遂令上瞼自然垂下蓋合不開此皆風熱相搏故令結聚垂下若久不治其眼不歸上也
聖濟總錄論曰眼垂緩者以血氣不足膚腠開踈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故俗呼為睢目又曰侵風久之則垂覆愈下眼閉難開
方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眼瞼垂腫口乾心躁頭疼
羚羊角屑 黃連（去須） 木通（剉） 赤芍藥
防風（去蘆頭）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各三分）
葳蕤（一兩） 梔子仁（半兩） 麥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石膏（半兩）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油膩熱酒麪毒魚肉
大黃散治眼瞼垂腫疼痛
川大黃（剉碎微炒） 梔子仁 井泉石
秋桑葉 甘草（炙微赤剉） 決明子（已上各三分）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秦皮散治熱毒攻眼瞼垂腫痛
秦皮（一兩） 黃連（一兩去須） 梔子仁（三分）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細辛（半兩） 蛇銜草（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竹葉二七片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茺蔚散治眼瞼風毒所攻下垂覆蓋腫人
茺蔚子 防風（去蘆頭） 羌活 蔓荊子
甘菊花 玄參 細辛 車前子
黃芩 川大黃（剉碎微炒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洗眼湯治眼熱毒瞼腫垂遮睛（總錄作竹葉湯）

苦竹葉　黃連（去須）　黃蘗　梔子仁（各一兩）

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右件藥細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五七度洗之

又方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苦竹葉（一握）　甘草（一兩生）

鬱金（一兩）　膩粉（二錢）

右件藥先擣三味為散入膩粉竹葉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半去滓澄清溫溫洗眼日三五度洗之

熨眼藥餅子治眼腫生瞖瞼垂疼痛難開

川大黃　鬱金　黃連（去須各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醋粟米飯和搜藥五錢捏如餅子用手帕子裹不住手熨之妙

聖濟總錄黃耆丸治血氣不足膚瞼下覆睛輪垂緩難開（睢目）

黃耆（剉）　蒺藜子（炒去角）　獨活（去蘆頭）　柴胡（去苗）

生乾地黃（焙）　甘草（炙）　梔子仁　苦參

白朮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各一兩）　防風（去叉）

菊花　茯神（去木）　山芋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天門冬（去心焙）　枳殼（去瓤麩炒）　白檳榔（剉各一兩半）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鍊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

升麻散治風邪客於瞼膚其皮垂緩下覆睛輪眼閉難開

升麻　山茱萸（各三分）　甘菊花　細辛（去苗葉各半兩）

蔓荊實（去白皮）　山芋　防風（去叉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溫酒調下

枸杞湯治風邪客于瞼膚令眼瞼垂緩甚則眼閉難開

枸杞子（炒半兩）　赤芍藥　山芋　升麻（各一兩半）

蒺藜子（炒）　茯神（去木各二兩）　防風（去叉一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取七分入地黃汁一合去滓溫服臨卧再服

熊膽丸發歇不定瞼赤淚出瘀肉腫脹

熊膽（一簡）　石決明　茺蔚子（各二兩）　黃牛膽（錢）

澤瀉　車前子　細辛（各一兩）　乾地黃（二兩）

右八味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清茶下十五丸或二十丸亦得

瞼腫硬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瞼腫硬者由藏腑壅滯肝肺中久有積熱熱氣上衝於眼兼為外風所傷風熱留結於瞼故令腫硬久不差多成瞼瘡膿水出不止淹損眼目宜早鎌洗去其毒血然後服藥攻治必可差也　聖濟總錄論曰目瞼腫鞕者內因肝肺積熱上衝於目外為風邪所搏風熱留結在於瞼皆血氣不得宣流故令腫鞕久不差者多成風粟細瘡眵汁淹漬浸壞眼目先宜鎌洗出毒然後以藥攻治則病可差

方

太平聖惠方黃耆散治眼瞼硬赤腫痛

黃耆（剉）　茺蔚子　麥門冬（去心各一兩半）

地骨皮　玄參　黃芩　知母（各一兩）

犀角屑（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半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熱麵

羚羊角散治眼風熱毒氣上攻兩瞼腫硬如桃李目閉不得

羚羊角屑　防風（去蘆頭）　羌活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川升麻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　黃芩　車前子（已上各一兩）

細辛（半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瀉膈散治眼瞼腫硬隱睛疼痛視物不得

麥門冬（去心）　川大黃（剉碎微炒）　川芒消（各一兩）

茺蔚子　車前子　黃芩（各一兩半）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細辛散治眼瞼腫硬刺痛不開

細辛（半兩）　人參（去蘆頭）　赤茯苓　車前子

藁本　　赤芍藥　　川大黃（剉碎微炒）
玄參（各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於食後用竹葉湯調下二錢

聖濟總錄細辛散治目瞼鞕刺痛腫赤
細辛（去苗葉半兩）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各一兩）芎藭　藁本（去苗土各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和滓溫服早
晚食前

石決明散治目瞼腫鞕
石決明（剉洗）　車前子　白茯苓（去黑皮）五味子
人參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　知母（焙二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三錢匕食後臨卧米飲調下日三

大黃桔梗散治目瞼腫鞕刺痛
大黃（剉炒一兩半）　桔梗（剉炒）　黃芩（去黑心）
玄參　羚羊角（鎊）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半匕至二錢匕食後臨卧米飲調下日三

洗眼防風湯治風熱客搏目瞼腫鞕
防風（去叉）　秦艽（去苗土）　甘菊花（各二兩）蕤仁（湯浸去皮）
梔子仁　萎蕤（各半兩）　竹葉（一握）
右七味細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每
暖洗訖避風

洗眼秦皮湯治眼瞼腫鞕痒痛
秦皮　黃連（去鬚）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黃蘗（半兩）　青鹽
右五味剉令勻每用一兩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綿濾去滓乘熱通
手洗眼了避風日三再煖洗之

羚羊角散治久患眼疾瞼緊難開視物不真
羚羊角（鎊）　青木香　檳榔（煨剉）　茯神（去木）
山芋（生用）　前胡（去蘆頭）　牛膝（去苗切焙）桂（去麤皮）
芎藭　犀角（鎊）　大黃（剉炒）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一十二味擣羅為細散每服三錢匕空心食前溫酒調服日三

李東垣試効方貫大重明湯治兩目瞼赤腫楞生瘡目多眵淚隱澀難開
及熱腫痛并稍赤及眼瞼痒極抓之至破爛赤腫痛不可忍
草龍膽　防風　生甘草　細辛（各一錢）
右件㕮咀如麻豆大內甘草不剉只作一定先以水一椀半煎草龍
膽一味至一半再入餘三味煎至少半椀濾去滓用清帶熱洗以重
湯坐令熱日用五七次但洗畢少合須臾許開努肉泛長及癢亦驗

目封塞

論

巢元方病源　目肝之外候也肝氣通於目風邪毒氣客於瞼膚之間結聚成腫腫而瞼合不開故謂之封塞然外為風毒結腫內則蘊積生熱若腫不即消熱勢留滯則變生膚瞖內白障也

睢目

論

巢元方病源　目是府藏血氣之精華肝之外候然則五藏六府之血氣皆上榮目也若血氣虛則膚腠開而受風風客於瞼膚之間所以其皮緩縱垂覆於目則不能開世呼為睢目亦名侵風

目生膚瞖

論

巢元方病源　陰陽之氣皆上注於目若風邪痰氣乘於府藏府藏之氣虛實不調故氣衝於目久不能散變生膚瞖膚瞖者眼睛上有物如蠅翅者是聖濟總錄論曰目生膚瞖者以府藏氣血虛實不調加以風邪痰飲鬱於膈上熏蒸既久衝發於目乃生膚瞖其睛上及瞳人有物如蠅翅狀是為膚瞖也黃帝七十二證眼論十四問曰白膜遮睛何也答曰此乃肺尅肝肺屬金肝屬木金尅木金色白風邪在肺其經不旺白輪青白輪在青輪之後即漸淮交是子母相尅之化白膜遮睛者金尅木也宜服密蒙花散（方見後）　二十一問曰浮瞖白膜遮睛者何也答曰此乃肺經大熱也肺屬西方金其色白肺之氣盛則熱血盛則寒肺之熱氣灌注瞳人瞳人者目之根也白膜肺之根也白膜遮睛者肺之大熱也宜服順肝散（見肝虛雀目門）三黃丸（見高風雀目門）　治驗李東垣試効方戊申六月徐總管患眼疾於上眼皮下出黑白瞖二箇隱澀難開兩目緊縮無疼痛兩手寸脈細緊按之洪大無力足太陽膀胱為命門相火煎熬逆行作寒水瞖及寒膜遮睛證呵欠善悲健忘嚏噴眵淚時自淚下面赤而白能食不大便小便數而欠氣上而喘以撥雲湯治之（方見後）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治毒病後生翳

用鼓二七枚燒為灰點翳上

治赤暗翳膜等

用訶梨勒鷹嘴者一枚好石子上白蜜一兩點磨之令稠避風點也

點小兒黑花眼翳澀痛

用貝齒一兩燒作灰研如麪入少龍腦點之妙

食忌主眼有翳

取芒消一大兩置銅器中急火上煉之放冷後以生絹細羅點眼角中每夜欲卧時一度點妙

主療目翳及努肉

用礬石最白者內一黍米大於翳上及努肉上即冷淚出綿拭之令惡汁盡其疾日日減翳自消薄使差礬石須真白好者方可使用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熱生膚赤白膜方

取雄雀屎細直者人乳和細熟研以傳之當漸消爛

又方

以蛔蟲燒為末傳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去翳方

貝子（十枚燒灰）

右一味擣羅取如胡豆著翳上日再上仰卧令人傳之如炊一石米久乃拭之息肉者加真珠如貝子等分研如粉

治眼漢漢決明洗眼方

決明子（二十五枚）　蕤仁　秦皮

黃連（宣州者佳各半兩）　螢火蟲（七枚）

右五味切以水八合微火煎取三合令綿注洗目日二度

王燾外臺祕要方崔氏療翳五十年不差方

貝齒（一枚炒）　豆豉（三粒）　三年苦酒（三升）

右三味先漬貝齒三宿稍盡乃內豉微火煎如膠取三合藥置筒中夜卧時著如小麥大於眥頭明日以湯洗之十日愈

貝齒煎治目生膚翳

貝齒（五枚燒灰）　豆豉（五十粒微炒為末）　三年醋（二合）

右件藥先以前二味同研為粉以醋相和令勻微火煎稀稠得所以瓷瓶盛每用時以銅筯取如小麥許點於眥頭明即以鹽湯洗之十日當愈

又療眼中翳少輕者

取枸杞及車前子葉分等手熟挼使汁欲出又別取桑葉兩三重裹之懸於陰地經宿乃擣破桑葉取汁細細點目中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又翳如重者

取豬白皮暴乾合作小繩子如麄釵脚許火燒作灰待冷隨便以灰點翳上不過三五度翳自當爛

謝道人療眼翳欲盡微微猶有者傳此散

珊瑚　虎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伏雞子殼（去白皮）

右七味各等分重篩為散仰卧以米許置翳上四五度忌血物

又主眼翳

書中白魚末注少許於翳上

太平聖惠方真珠散治眼生膚翳宜服祛風毒消翳障

真珠末（一兩）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分剉）

石決明（一兩細研水飛過）　車前子（一兩）　細辛（三分）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羚羊角屑（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甘豆湯調下二錢忌炙煿油膩熱麪等物

石決明散治眼生膚翳昏暗頭額疼痛

石決明子（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葳蕤（一兩）

黃連（三分去須）　菥蓂子（一兩）　決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

川升麻（三分）　犀角屑（一兩）　梔子仁（三分）　甘菊花（一兩）

細辛（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曾青散治眼生膚翳及消赤脉

曾青（一兩）　貝齒（半兩燒）　烏賊魚骨（一兩）　銅綠（一分）

輕粉（一分）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龍腦（一分）

馬牙消（半兩）

右件藥並細研如粉每取少許點翳上可二度點之

青鹽膏治眼生膚翳及赤脉努肉

青鹽（一分）　輕粉（半兩）　蕤仁（三分湯浸去赤皮）

銅砂（一分以漿水化淨拭青銅照子塗銅砂水在上卻穿地作坑

（者可用照子懸西向下以物蓋如此七日滿取出之當有青綠刮取細研）雄雞糞（一分）　烏賊魚骨（半分）　貝齒（一分燒灰）

龍腦（一分）

右件藥相和研令極細以牛酥調如硬膏每用丸如黍米大點安瞖上。合目便卧。候藥化盡。以鹽湯洗之

龍腦膏治眼生膚瞖明目

龍腦（半兩）　硇砂（一大豆大）　蕤仁（三顆湯浸去赤皮）

出子鷄子（一枚以乾沙上磨鷄子殼上面斑點令消為度去鷄子殼用文火炙令乾熟研如粉）

右件同研令細用牛酥和銅筯攪勻以瓷瓶盛每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石膽散治眼生膚瞖目赤痛痒澀

石膽（半兩）　石鹽（一兩）　朱砂（一兩）　鹽綠（半兩）

龍腦（一分）　膩粉（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筯頭取如小豆大點目中日三四度

朱砂散治眼生膚瞖目赤時痛風淚

朱砂（半兩）　貝齒（五枚燒灰）　衣中白魚（二七枚）

乾薑（半分）　膩粉（半分）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筯頭取如小豆許點目中

珊瑚散治眼赤痛後生膚瞖遠視不明痒澀

珊瑚（三分）　龍腦（半錢）　朱砂（一分）

右件藥先研珊瑚朱砂如粉次入龍腦更研令勻每以銅筯取一米許日三四度點之

又方

馬珂（三分）　白龍腦（半錢）　白礬（灰一錢）

右件藥同研如粉每以銅筯取如米許點之

又方

龍腦（二錢）　烏賊魚骨（一錢）

右件藥入銅器中研如粉每日三四度以銅筯取少許點之

點眼方治眼熱生淫膚赤白瞖

右取生蝸牛二枚去其厴子內少許朱砂末於中微火上炙令沸以綿捩取以傅眥上數傅其瞖自消

治眼生膚瞖及積年瞖不退方

右取着甌烏驢大肚内蟲三七枚暴乾入石膽半錢同研令細於瓷合內盛之。勿令見風。每日於瞖上點三五上。其瞖自消

聖濟總錄萎蕤湯治眼生膚瞖

萎蕤（去皮）　地骨皮（去土）　赤芍藥（各一兩半）

犀角屑　黃芩（去黑心）　茯神（去木）　甘草（炙剉）

升麻（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放溫食後服臨卧再服

蘆會丸治眼熱赤痛及生膚瞖

蘆會（半兩研）　鯉魚膽（七枚取汁）　鯇膽（乾者半兩溼者汁一合）　石決明（刮削淨一兩）　麝香（研半分）

車前子（一兩）　牛膽（乾者半兩溼者汁一合）

右七味除膽外擣研為細末後入膽汁同和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後米飲下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

點眼貝齒散治目風熱赤生膚瞖

貝齒（七枚燒為末細研）　真珠（一分擣羅為末細研）

龍腦（研半錢）

右三味合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瞖膜上日三度

點眼丹砂散治虛熱目赤生膚瞖皆療風瘡兼治白翳

丹砂（研如粉）　貝齒（燒灰各二兩）　乾薑（炮半兩）

衣內白魚（四十枚焙令乾）

右四味於淨乳鉢中研令極細以熟帛三度羅過點時仰卧令人以小指甲點少許

蕤仁散治眼生障瞖

蕤仁（三分）　決明子（三分）　黃連（一兩去須）　柴胡（一兩去苗）

萎蕤（一兩）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黃耆（一兩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八味擣為麤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後溫服

蕤仁煎治眼生障瞖昏暗點大人小兒眼澀腫赤隱痛

蕤仁（去皮尖研在銀盂底）　黃連（去須淨洗鋪在蕤仁上各二兩）

右二味用古老錢四十九文鋪在黃連上以井華水二盞浸不得過錢用七年熟艾四兩緊打成一炷在古老錢上燒密盖盂口不令出風候燒過艾炷去灰并古老錢黃連蕤仁等取下艾煙在水內入白

蜜二兩。同煎一盞。去滓。次用
麝香　龍腦（各二分）　蓬砂（一字）
右三味細研和膏再熬熟。密封入井水內浸七日。出火毒。凡遇障翳。
先用白湯洗眼。燈心點藥入眼內日三次勿令見風

蘆根湯。治脾肺熱。熏目赤癢生翳
蘆根　木通（各一兩半）　梔子仁　桔梗（炒）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各一兩）
右六味。剉如麻豆大。分爲二劑。每劑以水六盞煎至三盞。入生地黃
汁半盞。再煎至二盞。去滓。空腹分溫三服。食後

玄參散。治目赤生翳
玄參　柴胡（去苗）　決明子（炒）　石膏
羌活（去蘆頭）　細辛（去苗。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
地骨皮（各三分）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竹葉七片。煎至八分去滓投
芒消末半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黃帝七十二證眼論蜜蒙花散。治風氣攻注。兩眼昏暗眵淚羞明。并暴赤

腫眼
蜜蒙花（揀淨）　石決明（用鹽同東流水煮一伏時取出研末）
杜蒺藜（炒去尖）　木賊　羌活　菊花（去梗。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臘茶清食後調下

嗃鼻藥。治眼中翳膜
雄黃（半錢）　麝香（少許）　片腦（少許）　細辛（半兩）
白芷（半錢）　薄荷（一錢）　焰硝（半錢）
右爲細末。口噙水用藥少許。蘆筒鼻內嗃之二次。出淚。去風。退翳。大
眼亦可吹之三五次。神妙

眼科訣髓。治眼生翳障詩曰
焦炒蒺藜炙甘草。羌活防風一處擣。更添蟬退一味時。眼中
翳障都除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熱水調下

水照丹
朱砂　海螵蛸（二片。研。水飛）　白丁香（七粒）
腦子（一皂角子大）

右研末蠟和成旋丸如豆大捻作餅子。入眼內睡一時以冷水照下
洗之。洗了。收之。可用三五次

退翳聖餅子
川芎　羌活　防風　白蒺藜
石膏　菊花　蛇退（炙黃）　楮實子
青木香　木賊　蒼朮（泔浸）　青葙子
旋覆花　石決明（各等分）
右爲末。蜜丸如小錢大。食後。冷水嚼下

退翳海螵蛸膏。治肺受病。雙障黃赤膜遮睛不分晝夜
以海螵蛸。不拘多少。去麤皮爲末將烏雞子一箇煮熟去殼黃用白
和螵蛸成膏。爐內煅通紅爲度。取出。研入腦子麝少許爲末燈心點
五七次。候赤白。却用冷水洗。良久再點之

退翳散。治小兒浮翳
蛇退（五條）　海螵蛸（二兩）　粉草（半兩）
右爲末。米飲爲丸。綠豆大。每服十五丸。米飲下

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眼生浮翳及風毒赤眼疼痛

川黃連（淨揀篩末）　蕤核仁（去皮。研細如膏）
右二味等分。和勻令極細。取不蚛大棗五枚。割頭少許留之。取去核。
以前藥塡滿棗中。却取所割下棗頭依前合定。以薄綿裹之用水一
盞銀器內慢火煎取小半。入研了冰片腦子一錢攪勻候冷以銅筋
點之。功効甚應

青玉散。退翳除昏。消瘀肉。止眵淚癢隱澀
龍骨（一錢）　白土（一錢）　銅青（半錢）　輕粉（一字）
腦子（一字）
右件並研令細。每用一字。白湯泡洗

熊膽膏。退翳膜遮障除昏澀隱痛。及風毒上攻。努肉侵睛或暴赤腫痛
羯羊膽（一枚大者）　白沙蜜（半兩）　杏仁（七枚。去皮尖。研）
黃連（去須。三寸。捶碎）　南鵬砂（半錢。別研）
乳香（少許。別研）　輕粉（少許）　馬牙硝（半錢。別研）
右先將膽汁并蜜傾在瓷盞內次入黃連杏仁浸一宿綿濾過次下
餘藥用紙兩三重緊封口。掘地坑五寸。入藥盞坐定蓋之三七日
取出點之

王璆百一選方治翳膜用獨生皷槌頭草以綿裹塞鼻

楊仁齋直指方前麓點麝膏

朱砂（二錢）　南鵬砂（一錢半）　蕤仁（二十一粒用軟紙去油乾爲度）

眞珠　燗石膏（各半錢）　熊膽（一字）

麝（少許）

右細末用冬蜜研和桃內柔得粘入角罐收用時煎秦皮汁調銅筋點於眼眥頭淚出爲效

立消膏治浮翳粟翳霧膜遮睛

雪白鹽（銀石中炒研少許）

右以大燈草蘸鹽輕手指於浮翳乾點凡三次不疼痛勿驚恐屢效

衛生家寶黃芩散治大人小兒肝熱眼生翳暈不能視物

黃芩（一兩）　淡豆豉（三兩研）

右爲末每服二錢用熟猪肝裹藥同喫溫湯送下不拘時候日二三服忌酒麵毒物

蝎附散嗃鼻退翳膜

薑粉　附子尖（各一分）　全蝎（一分）　薄荷（一兩）

青黛（一兩）　鵝不食草（半兩）

右爲細末含水嗃少許於鼻

清凉枕法

羌活　川芎　淡竹葉　防風

防己　菊花　黑豆　當歸

芍藥　枸杞子　密蒙花　山梔子

荊芥　薄荷　甘松　香白芷

旋覆花　地骨皮（各等分）

右十八味爲麄末用袋子盛之枕頭

退明散治氣眼翳退障止冷淚

夏枯草　香附子

右等分爲細末茶調下每服二錢

珍珠散

晚蠶沙（二兩）　穀精草（一兩）　夜明沙（一兩）　石決明（三兩煅）

右爲細末每一大錢米泔水調如赤腫上翳用猪肝夾藥札定泔一盞煎至七分先薰後食

茺蔚子丸治氣眼退翳

茺蔚子（一兩）　蓽澄茄（一兩）　石決明（一兩煅）　青葙子（一兩）

人參（半兩）　白术（半兩）　茯苓（一兩）　甘草（半兩炙）

枸杞子（一兩）　羌活（一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細嚼用茶清送下

點翳眼

石蟹（二錢如無煅爐甘石代之）　蜜陀僧（一錢）　白丁香（一字）

硇砂（一字四味研細如粉）　蕤仁（取白肉半錢研去油盡）

銅青（半錢）　乳香（半錢研細）

右七味一處入乳鉢研細入於密器收如用時旋取一二錢入片腦少許研勻別入小器中盛之一日兩三次點之神妙

神妙散點翳膜障眼

朴硝（二兩安豆腐淋過將建盞煅）　辰砂（半錢）

乳香（半錢）　玄明粉（一分）　腦子（三字）　麝香（三字）

膽礬（半錢）　硇砂（半錢）　南鵬砂（半錢）

右爲細末以銅筋點之研須極細

照水丹神妙眼藥

輕粉（一字）　腦子（半字）　麝香（半字）　辰砂（半錢）

鵬砂（半錢）　水銀（三字）　硇砂（半字）　銅青（半兩）

杏仁（三粒湯去皮尖）

右子細如法研了用蠟一塊如彈子大鎔和勻小合盛旋取作餅貼時安眼頭天明以水一盞照下看膜依前收夜再用

洗眼方

當歸　黃連　赤芍藥　萎蕤

右四味等分並爲㕮咀每次用四錢以水一大碗於銀銚內煎及六七分貯於金或銀銅石器內以紙羃之於紙上開一竅以眼就竅薰之候藥稍溫淋洗冷即止如再欲洗即煎熱之一服可使三五次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鼻嗃散取眼目內浮翳膜瘀肉昏瘴立效

烏魚骨　雄黃　細辛　蓽撥

木香　良薑　胡椒　石決明

草決明（各二錢）　龍腦　麝香　乳香（各少許）

川芎（二錢）

右一十三味爲細末。先含水一口鼻嗃藥末一字。吐了水揉兩目三
二十次用角觥角眼二。一時間取下病根瘀肉脂膜見効五七次取盡
浮暈

銅綠散。乾眼藥。治瞖膜昏澀
朱砂（二分研水飛）　銅綠（四錢水飛）　輕粉
粉霜（各一錢）　龍腦　麝香（各半錢）
右爲細末。每日乾點三兩筯。効

爐甘石乾眼藥。貼諸病眼瞖膜昏痛
爐甘石（燒二次紅取一兩爲末）　青鹽（三錢）　黃丹（二錢）
硇砂（一錢）　銅綠（一錢半）　膽礬（一錢）　輕粉（半錢）
蕤仁（去皮取仁研一錢半）　白礬（三錢）
右九味爲末。每點三兩筯妙

七寶透睛膏。點治眼內瞖膜昏暈。發赤腫疼
真珠末　熊膽（研）　龍腦（研各一錢半）
石決明　琥珀（各七錢）　水晶　龍齒（各半兩）
右七味爲細末。水五升石器內熬至一升。去滓再熬至一盞入蜜二

兩。再熬作膏。瓷合內收。每點三五筯

金絲膏。點治瞖膜昏澁。睛痛發赤生瘡。浮暈遮障。多見黑花。冷淚羞明
黃連（四兩水二升熬膏）　硇砂（二錢）　鵬砂（三錢）
牙消（二錢）　輕粉（一錢半）　白丁香（直者二錢）
蕤仁霜（三錢）　朱砂（二錢水飛）　龍腦（二字）　麝香（半錢）
右九味爲細末。入黃連膏內攪勻。每日點之。多効

透睛膏。點眼內瞖膜昏赤。去睛痛隱澁。消瘀肉。解腫痒。收冷淚
南鵬砂　川朴消（各三錢）　輕粉（一錢半）　青鹽（一錢）
硇砂（半錢）　龍腦（一字）　麝香（一字）
右爲細末。入生薑汁和膏。或白沙蜜。每點少許。不過三點自明矣

李東垣試効方撥雲湯
黃耆（一分）　細辛葉（半錢）　柴胡（七分）　生薑（五分）
荊芥穗（一錢）　羌活（一錢半）　防風（一錢半）　藁本（一錢）
生甘草（一錢）　升麻（一錢）　葛根（五分）　川芎（半錢）
知母（一錢）　黃蘗（一錢半）　當歸身（一錢）
右㕮咀。都作一服。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

補陽湯治陽不勝其陰。乃陰盛陽虛。則九竅不通。今青白瞖見於大眥。乃足太陽少陰經中鬱遏。足厥陰肝經氣不得上通於目。故青白瞖內阻也。當於太陽少陰經中九原之下。以益肝中陽氣。衝天上行。此乃先補其陽。後於足太陽太陰標中（標者頭也）瀉足厥陰肝經火。下伏於陽中。乃次治也。內經云。陰盛陽虛。則當先補其陽。後瀉其陰。此治法是也。每日清晨以腹中無宿食。服補陽湯。臨卧服益陰丸。若天色變大寒大風并勞役預日飲食不調。精神不足。或氣血俱弱。俱不得服。候時氣和平。天氣如常服之。乃先補其陽。使陽氣上升。通於肝經之末。利空竅於目矣
羌活　獨活　甘草　人參
熟地黃　黃芪　白朮（各一兩）　澤瀉（研爲末）
陳皮（各半兩）　生地黃（炒）　白茯苓（去皮）　知母（炒各三錢）
柴胡（去苗三兩）　防風　白芍藥（半兩）　肉桂（去皮一錢）
當歸身（去蘆酒製三錢）
右同爲麄末。每服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空心宿食消盡服之

連蘗益陰丸
羌活　獨活　甘草　當歸尾（依前製）

防風（去蘆）　五味子（各五錢）　石決明（燒存性三錢）
草決明　細黃芩　黃蘗　知母
黃連（酒內先製或酒拌潤炒一兩）
右件爲細末。煉蜜爲丸。如綠豆大。每服五十丸。漸加至百丸。止。茶清送下。常多服補陽湯。少服此藥。爲不可勝補陽湯。恐妨飲食

升陽柴胡湯
羌活　獨活　甘草梢　當歸身
熟地黃（各一兩）　人參　黃芪　白朮（各半兩）
澤瀉（三錢）　白芍藥（一兩）　陳皮　白茯苓
防風（各三錢）　生地黃（五錢酒炒）　肉桂（半錢）
柴胡（去苗一錢半）　楮實（半兩酒拌）　知母（三錢酒製。夏月加五錢）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後。另合一料。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食遠。茶清送下五十丸。每日與前藥各一服。如天氣熱甚。加五味子三錢。或半兩。天門冬去心半兩。更加芍藥半兩。楮實半兩

張潔古家珍點眼藥除昏退翳截赤定疼
當歸（二錢）　黃連（一兩）　防風（一兩半）　細辛（半錢）
生甘草（一錢）
右剉如豆大水一大椀文武火熬滴水中不散爲度入去沫熟蜜少
許點用

羅謙甫衛生寶鑑五秀重明丸治翳膜遮睛隱澀昏花常服清頭目
甘菊花（開頭五百箇）　荆芥（五百穗）　木賊（去節五百節）
楮實（五百枚）　川椒（去目炒五百粒）
右末蜜丸彈子大每一丸細嚼時時嚥下食後噙化亦得臨卧亦可
忌酒麵辛熱物

撥雲散治因眼發濕熱不退而作翳膜遮眼昏暗羞明隱澀難開
川芎　草龍膽　荆芥穗　楮實
薄荷　羌活　石決明　草決明
蒼术　大黃　甘草　蜜蒙花
地骨皮　木賊　連翹　川椒
甘菊花　桔梗　石膏　白芷

白蒺藜（各等分）　檳榔（一雙）　石燕（一隻）
右件揀淨各爲細末每服三錢溫茶清一盞食後調下日三忌辛熱
酒麵魚肉

御藥院方白龍散去翳膜昏澀每用少許鼻內嗃如點少用大有神効
川芒消（五兩）
右除黑黃脚不用用真白如雪者用銷金銀鍋子內或用新瓦盖口
又用熟炭火約及半秤用一小磚火內存放先燒磚熱然後下藥在鍋
磚上四面有火慢慢微微近前至鍋攛盖良久鍋內有聲定光去頂
上火并瓦鍋中覷不沸顯清明汁外用鐵器或金銀器亦得用鐵鈴
鈴出鍋傾藥汁在器中凝潔如玉色者成也若用時少少研細臘入
片白龍腦各等分任用通頂點眼楊用道附廣肘後方云馬牙消光
淨者用厚紙裹令按實安在懷內着肉處養一百二十日取出研如
粉入少龍腦同研細不計年歲深遠眼內生翳膜漸漸昏暗遠視不
明但瞳人不破散並醫得每點用藥末兩米許點目中

韓義和煙霞聖効方還睛丸久服退翳膜除昏暗服百日見効
蒼术（去麤皮生用）　木賊（去節）　小椒（去子）

甘菊花（揀淨）　竹葉（揀淨）　黍粘子（已上各二兩）
右件爲細末熟棗肉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食後用
綠豆湯送下日進二服忌醋濕麵酸鹹發眼之物

決明散
荆芥穗　甘菊花（各等分）　地骨皮（不以多少去土）
右同爲細末每服三錢鹽湯食後送下百日効

釋李洪濟察方五退散治眼中翳障
蟬退　蛇退　蠶退紙　猪退蹄
鯪鯉退甲　菊花　防風　草決明
石決明　甘草（等分）
右末二錢薄荷數葉水小盞煎服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治眼翳生膜有効
天竺黃（一兩）　井泉石　石決明　蟬退（洗去足背各
一兩）　蠶退（一兩）　蛇退（全者一條去頭足燒存性）
鬱金（一兩去皮切炒）　木賊（一兩去節）
右爲細末尾瓶煮雄猪肝以苦竹作刀切片食後用三四片蘸藥末

二錢細嚼以肝水漱口嚥下更加羌活當歸各一兩

潘思敬加減藥證集治一切雲翳遮睛視物不明於四物湯中加大黃黃
連等分爲末蜜丸任意服

衛生至寶點翳眼
青鹽　硇砂（各二錢）　腦子（一字）　麝香（半字）
右研極細如常法點日三次

袁當時大方照水丹磨翳退障
伏退雞子（殼燒灰）　木賊草（去節燒灰等分）
右爲細末溶蠟二兩藥灰四兩攪勻捏成錠子臨用時火邊旋丸如
芥子大臨卧時各眼中安一粒至日升花水洗出

目膚翳覆瞳子

論

巢元方病源此言肝藏不足爲風熱之氣干之故令目睛翳翳久不散漸
漸侵覆瞳子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人馬白膜漫睛方

以雞翎截之近黑睛及當白睛明之膜自聚鉤鍼鉤挽之割去即見物以綿當眼上著血斷三日瘥

治熱翳漫睛方

以羊筋漱口熟嚼夜卧開目内之即閉目睡去膜明日即瘥（千金翼）

方以治眯目不明

治風翳方　取死豬鼻燒灰治下篩日一向日水服方寸匕

孫思邈千金翼方眞珠散主目翳覆瞳睛不見物

上光明珠砂（半兩）　貝子（五枚炭火燒末之）

白魚（七枚炙）　乾薑（末半分）

右四味研之如粉以熟帛三篩爲散仰卧遣人以小指爪挑少許傅眼中差亦主白膚翳

七寶散主目翳經年不愈

琥珀（一分）　白珎珠（一分）　珊瑚（一分）　紫貝（一分）

馬珂（一分）　朱砂（二分）　甤仁（半兩）　決明子（一分）

石膽（一分）

右九味下篩極細傅目中如小豆日三大良

王燾外臺祕要方小品療眼膚肉生覆瞳子者方

取針燒令赤爍著膚上不過三爍縮也有令人割之三復生不如爍之良

又療眼黑翳覆瞳子膚起方

貝子（四枚燒）　空青（一兩）　礬石（一兩熬汁盡）

右三味末取如黍米注翳上日二

又凡是黑睛及瞳人瑩薄有瘡翳皆不可用辛韓及温藥洗之並是害眼之兆宜用秦皮湯洗之

秦皮（一兩）　梔子仁（二七枚）　淡竹葉（一握）

右三味切綿裹以水一大升半着銅器中煎三五沸以綿濾取洗眼切須淨器物盛之

秦皮湯療毒病衝眼忽生赤翳或白或腫膚起或赤痛不得視光痛入心肝或眼外浮腫如吹汁出生膜覆珠子

秦皮（二兩）　前胡（二兩）　常山（二兩）　黄芩（二兩）

升麻（二兩）　芍藥（二兩）　白薇（二兩）　枳實（二兩炙）

大黄（三兩）　甘草（二兩炙）

右十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分三服相去二食頃更服若盛熱者可加芒消二兩忌海藻菘菜生葱生菜一方加甤仁一兩梔子仁半兩

延年療眼熱暈白翳覆瞳子方

車前子（九分）　決明子　黄連（各九分）　黄芩

秦皮　玄參　沙參　瞿參

地骨皮　甤核仁（各七分）　藍實（九合）

右十一味擣篩蜜和丸如梧子食後飲服二十丸漸加至三十丸差止爲度忌猪肉

太平聖惠方朴消散治眼久積頑翳蓋覆瞳人

川朴消（二兩）　硇砂（半分通明者）　白礬（半兩通明者）

右件藥相和研爲末将小甆瓶子以慢火炙令熱然後抄藥末徐徐入在瓶内旋以柳枝子攪撥不令着瓶子四邊又入藥末續續添火候藥盡良久斷煙以乾瓦子蓋口更以大火燒經一炊久去火候瓶冷其藥如雪輕輕便成即埋在濕土内七日出火毒訖取出細研每以銅筯日四五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眞珠（一兩）　地榆（二兩剉）

右件藥以水二大盞同煑至水盡出取眞珠以醋浸五日後用熱水淘令無醋氣即研令極細每以銅筯取少許點翳上以差爲度

聖濟總録決明子丸治久患膚翳遮覆瞳子

決明子（炒）　甤仁（去皮）　地膚子　白茯苓（去黑皮）

防風（去叉）　澤瀉　麥門冬（去心焙）　茺蔚子

枸杞子　五味子　青葙子（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車前子　兎絲子（酒浸別擣末各三分）　生乾地黄（焙乾二分）

桂（去麄皮半兩）　黄芩（去黑心）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

右一十八味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以米飲下臨卧再服九月服此藥加兎肝一兩一分至二月停甚妙

黄連丸治眼熱生暈翳覆瞳人

黄連（去須一兩）　車前子　地骨皮（去土）　黄芩（去黑心）

沙參　人參（各一兩半）　甤仁（去皮二兩）　茯神（去木一兩半）

秦皮（去麄皮一兩）　決明子（微炒一兩半）　澤瀉

瞿參（各一兩）　甘草（微炙一兩半）

右一十三味並㕮咀焙過擣羅爲末錬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

丸食後以溫熟水下臨卧再服

决明湯治眼生膚翳遮覆瞳人

决明子（微炒）　地骨皮　玄參　黄連（去須）

桔梗（炒）　柴胡（去苗）　茯神（去木各三分）

山梔子仁（半兩）　羚羊角（屑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入淨洗淡竹葉十片煎至七分去滓放溫食後服臨卧再服

白鮮皮湯治目膚翳睛及瞳人上有物如蠅翅狀令人視物不明

白鮮皮　款冬花　柴胡（去苗）　車前子

枳殼（去瓤麩炒）　黄芩（去黑心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百合（二兩）　菊花　蔓荆實（炒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食後溫服臨卧再服

菊花散治眼目膚翳侵及瞳人如蠅翅狀

菊花　防風（去叉）　木通（剉）　木賊（剉）

仙靈脾（剉）　荆芥（去梗）　甘草（炙各一兩）

右七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食後用茶半錢匕同點溫服

防風丸治眼生翳目系急其翳生瞳人上及臉腫合痛如鍼刺

防風（去叉）　山芋（各一兩半）　萎蕤（二兩）　赤芍藥（一兩半）

車前子（三兩）　秦皮（去麤皮）　澤瀉（各一兩）　芎藭（二兩）

山梔子仁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獨活（去蘆頭）

白檳榔（煨剉）　甘菊花（揀）　羚羊角（鎊各一兩）

右一十四味擣羅爲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臨卧煎苦竹葉湯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十一產

眼

眼目證治十九

眼卒生翳膜

論

太平聖惠方曰眼卒生翳膜者辨其所由皆因臟腑壅塞不能宣通風邪熱毒傳於肝肺攻注眼目結成翳膜漸侵睛也聖濟總錄論曰眼生翳膜或新或久皆緣腑臟之間風邪毒熱衝發於上蘊結不散其狀非一是故障有內外翳有浮沉或淺或深可治不治龍木論載之詳矣世之俗工往往以鉤割鍼鎌熨烙之法取快一時曾不知此法不慎反致盲瞽蓋翳膜之病有可以鉤割鍼鎌熨烙者有專於服藥者有先服藥及洗點而後用鉤割鍼鎌熨烙者誠能研究經旨洞考六腑以知腑臟虛實然後心諦目察曰是可以服藥曰是可以點洗曰是可以鍼鎌鉤割則豈有妄致損傷者乎今姑撫其服餌之藥次以點洗之劑云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因熱生膚赤白膜方

擣枸杞汁洗目五六度

太平聖惠方决明子散治眼卒生翳膜視物昏暗及翳覆裹瞳人

决明子（一兩）　黄連（一兩去須）　川升麻（一兩）　玄參（一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黄去瓤）　黄芩（三分）　車前子（半兩）

梔子仁（半兩）　地膚子（半兩）　人參（半兩去蘆頭）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羖羊角散治眼卒生白翳膜

羖羊角屑（半兩）　澤瀉（半兩）　甘菊花（一兩）　葳蕤（半兩）

兔絲子（半兩酒浸三日暴乾別擣篩爲末）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知母散治眼卒生赤翳膜侵睛下垂

知母（三分）　川升麻（三分）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大青（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

旋覆花散。治眼下生赤瞖膜。上黑睛

旋覆花（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黃連（半兩去須）

羚羊角屑（一兩）　赤芍藥（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升麻（三分）　黃芩（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忌炙煿猪肉

蛇脫皮散。治眼卒生瞖膜。侵睛不退

蛇脫皮（一條燒灰）　仙靈脾（一兩蒸過）

蟬殼（半兩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半兩碎剉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溫服之

羚羊角散。治眼卒生浮瞖膜。昏暗

羚羊角屑（一兩）　芎藭（半兩）　車前子（半兩）　黃連（半兩去須）

葳蕤（一兩）　茺蔚子（半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竹葉湯調下一錢。忌炙煿熱麵猪肉等物

車前子散。治眼卒生瞖障疼痛

車前子（一兩）　決明子（三分）　秦皮（三分剉）　黃連（三分去須）

赤芍藥（三分）　芎藭（一兩半）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梔子仁（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於食後。以竹葉湯調下二錢

真珠散。治眼忽生瞖膜。赤澀疼痛

真珠末（半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黃芩（二兩）

甘菊花（一兩）　青葙子（二兩）　芎藭（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食後。以溫漿水調下一錢

龍腦煎。治眼卒生瞖膜

白龍腦（半兩）　乳香（一分）　朱砂（一分）　細辛（一分）

黃連（一分去須）

右件藥先將細辛黃連擣羅爲散。以水一大盞。浸一復時。用蜜五兩并藥水同煎至四分。去滓。研龍腦乳香朱砂入水藥內。用瓷瓶子盛。日四五度點之

真珠膏。治眼虛熱。目赤痛。卒生瞖膜。昏暗

真珠末（一兩）　貝齒（五枚燒灰）　麝香（一分）　朱砂（一分）

胡粉（一分）　鯉魚膽（二枚）　白蜜（四兩煎濾過）

右件藥除魚膽蜜外。都研如粉。以魚膽汁蜜於銅器中調令勻。用慢火煎成稀膏。每以銅筯取少許點之。日三四上

龍腦膏。治眼赤痛。卒生浮白膜

龍腦（一分）　雄雀糞（一分）

右件藥研如粉。以人乳汁一合相和調勻成膏。每以銅筯取少許點

雞子殼散。治眼卒生瞖膜

雞子殼（抱子者去膜取白殼皮研一分）　貝齒（三枚燒灰）

右件藥同研令細。入甆合中盛。每取少許。日三五度點之

又方

烏賊魚骨（一分）　黃丹（一分）　白礬（一分燒灰）

右件藥同研如粉。入鍊過白蜜二兩。用竹筒盛之。於飯甑上蒸。候飯熟爲度。以瓷瓶中盛。日三四度。取少許點之

又方

鹽綠（半兩）　鹽花（一錢）　龍腦（一豆大）

右件藥研如粉。以瓷合盛。每以半粳米大。日三度點之

治眼卒生瞖膜。遮黑睛。宜服此方

蛇脫皮（一條細剪）

右以白麵和作餅子。炙令焦黑色。擣細羅爲散。每於食後及夜臨卧時。以溫水調下一錢

治眼卒生瞖膜方

貝齒（一兩燒灰）　龍腦（半錢）

右件藥同細研。旋取點着瞖上。日再用

王衮博濟方仙朮散。治眼目瞖膜。遮障昏睛。退瞖

蒼朮（一兩米泔浸潤一兩宿）　木賊（一兩）　蟬殼（一分淨去土泥汁）

穀精草（一分）　甘草（一兩炙）　黃芩（半兩）　蛇退皮（一錢湯洗焙）

（乾淘油杵）

右七味同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臨卧冷水調下

通神膏治眼生瞖膜赤脉努肉澀痒痛有淚

白砂蜜（四兩）　青鹽（一字）　麝香（一字）　乳香

硇砂（半字）　當歸（半錢）　黃連（一錢）　白礬（半字飛過）

右八味於乳鉢內輕研破於青竹筒內煑半日用綿濾去滓瓷瓶內收貯每點眼了瞑目少時以溫湯洗瞖膜等並退之百一選方作金水膏右云上件藥除蜜外先研令極細却同蜜一處拌勻入新竹筒內用油紙數重以線緊扎勿令水入於淨鍋內用水煑自早至午水乾則添取出傾藥以綿絹濾去滓入淨器中埋地上一宿出點之點畢以溫水洗眼瞖薄者點三五次即隨藥下點藥筯若用金爲之最妙多點則取効尤速

聖濟總錄萎蕤丸治眼生瞖膜疼痛昏澀視物不明

萎蕤　車前子　熟乾地黃（焙各四兩）

升麻　黃芩（去黑心）　秦艽（去苗土）　枳殼（去瓤麩炒）

白茯苓（去黑皮）　黃連（去須）　獨活（去蘆頭）　地骨皮

決明子（微炒）　山梔子仁　白檳榔（生剉各一兩半）

赤芍藥　芎藭（各二兩）　秦皮（一兩）

右一十七味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熟水下食後日二

神效膏治瞖膜遮障眼目風淚出點藥

鉛丹（二兩）　蜜（半斤以絹濾過）　硇砂（一豆大明淨者）

青鹽（一錢）　馬牙消（三錢）　白龍腦（一錢）　白礬（一豆大燒過）

大豬膽（二枚新好者）

右八味並入瓷瓶內和勻用重湯於鍋內煑候紫色爲度無不住手攪之藥成只於瓶內盛貯封着每遇使時旋取些小以井華水調用銅筯子點有淚下以帛拭之候淚住即再點每晝夜可三五度

治眼生瞖膜方

右採春菜和根莖葉不拘多少洗淨焙乾曝爲末細研每夜卧時先淨洗眼了挑半米許安兩大眥頭澀痛莫疑瞖膜不日自落

點眼香連膏治眼目生瞖膜

白沙蜜（五兩絹濾去滓）　硇砂（五錢通明者研）

乳香（研一錢）　青鹽（一錢研）　鉛丹（一錢）　黃連（去須三兩爲末以上六味除蜜外並用新汲水三大盞於銀石器內同煎至一大盞後入蜜更用慢火熬成膏不住手攪候引之如絲線以重綿絞去滓入瓷瓶內盛）　水銀（半錢）　輕粉（一錢）

龍腦（一錢）　麝香（研一錢）

右一十味除前膏外將後四味一處細研勻入在藥膏內用油單封三五重緊定如春夏秋合時即以麻繩子墜在井底一七日取出若冬月合時即於背陰處封閉二七日出之除打損眼外並可治之

杏仁膏治眼疾瞖膜遮障但瞳子不破者

杏仁（三升湯浸去皮尖雙仁）

右一味每一升以麪裹於煻灰火中炮熟去麪研杏仁壓取油又取銅綠一錢與杏油同研以銅筯點眼差

洗眼通光散治攀睛瞖膜昏澀風毒腫痛

右用栝蔞一枚割下頂蓋取瓤并子同豬胆子搗勻却入在栝蔞內用丸蓋蓋之坐淨土上取桑條子十兩約長四五寸簇栝蔞上用炭火燒扇之煙盡將成灰即住扇令如灰通研極細每用二錢七沸湯

淋澄清去腳洗之

楊倓家藏方增明膏治眼生瞖膜隱澀難開或暴發赤眼腫痛

盆硝（半兩）　鵬砂（三錢）　馬牙硝（一錢）　青鹽（半錢）

輕粉（半錢）　腦子（半錢）　麝香（一字）　硇砂（一字）

右件同研令極細每用粟米大點眼內

王璆百一選方治赤眼後生瞖膜

用蘭香子洗淨晒乾每用一粒以筯點大眥頭閉目即覺藥在目內團團旋轉藥力過即不轉須臾自隨眵淚出惹瞖膜在上如魚眼然再易一粒以病退爲度廬州彭知錄名大辯番陽人渠乃尊提舉頃在臨安暴得此疾一醫僧以此藥治之坐間瞭然酬僧百千因遂傳得屢以治人

如神餅子治目生瞖膜

朱砂（一錢水飛）　烏魚骨（去皮一錢細研）　木賊（去節一錢爲末）

南鵬砂（四皂子大細研）

右四味同研三千遍湯溶蠟少許以柳枝子攪四十九遍入腦子少許更多尤妙於五月五日合丸作餅子如菊子大每用一餅子臨卧

安於目眥內來早以淨水於盞內洗自見取下者病也臨卧再用一
餅子可使三次

眼藥（昔日京師太尉相對鐵湯瓶家方）
蕤仁四十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蕪荑仁（新者四十
九粒細研竹紙裹壓去油）　透明鵬砂（如指大細研如磨翳多
用之赤目少用）　生龍腦（如鵬砂大細研少着不妨）
右四味同研勻將沙糖如指大先篩極細須夾絹篩過與前藥再研
極細銀瓷合子收之以銅筯點凡眼中百疾皆治之

治赤目後暴瞖方
用鵝不食草塞鼻中立瘥

楊仁齋直指方夏枯草散治眼痛癢瞖膜
夏枯草　大香附（杵淨童尿浸一宿晒）　木賊（去節童尿浸
晒）　蠶退紙（炒焦存性）　細辛
連翹　川芎　當歸須　赤芍藥
蟬殼（各半兩）　甘草（炙）　腦荷（各二錢半）
右末每二錢茶清米泔任下蠶紙以夜明沙代用

仙术飲治眼中瞖膜
蒼术（童尿供浸二宿洗淨晒一兩一分）　木賊（去節童尿浸
一宿晒）　蟬殼（去土）　白蛇皮（皂角洗焙）
白蒺藜（炒去刺）　穀精草　防風　羌活
川芎　杏仁（去皮）　甘草（生炒各一兩）
右末每一錢食後蜜湯調下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菩薩膏眼藥點治久患及新患病眼瞖膜昏澀痛
痒
菩薩石　金精石　銀精石　爐甘石（燒三次）
寒水石　紫英石　井泉石　雲母石
滑石　大赭石（十味各三錢研水飛細）
乳香　青鹽　硇砂（各二錢）　龍腦
輕粉（各半錢）　黄丹（一兩研細）　蜜（十二兩）
右六味為細末用黄連一兩碎末水一大碗熬至一半去滓入黄丹
熬又蜜再熬次入諸藥再熬至稠每日點三五次神効

換睛散治目昏病後痛赤腫漸生瞖膜眵淚
荆芥穗（二兩）　蟬殼　草龍膽　川芎
甘草（各一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茶酒調下食後一月見効小可病眼三服効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治眼生瞖膜及斑瘡入眼慽赤已過者瀉青丸
主之當半減大黄如大便秘慽氣未定依方服之

治氷瞖久不去者羚羊角散主之
羚羊角　升麻　細辛（等分）　甘草（半之）
右為細末一半為散一半蜜丸梧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以羚羊角
散下之食後臨卧米泔水煎服

危亦林得効方洗眼方
韶粉　防風　馬牙消　餅子銅青（各等分）
右為末每用一字溫湯調不拘時洗立效

李寔德生堂經驗方涼肝散治初發眼疼才生瞖膜臟腑實者
大黄（一兩）　蟬退（半兩）　甘草（半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一兩）　黄連（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三錢米泔水調服肝熱加淡竹葉肺熱加大黄脾熱

加甘草食後服

遠年障瞖

論
太平聖惠方夫眼生瞖障者是風熱毒氣在於臟腑不能宣通蘊積日久
漸上衝於目也初即目赤次加澀痛熱毒之氣積而不散結成瞖障因循
若不早治其瞖漸漸粘睛久而難差也聖濟總錄論曰障瞖之疾本於風
熱毒氣蘊積府藏衝發眼目結搏而成蓋目為五藏精華肝之外候令風
邪毒熱在於藏府不得宣泄上衝於目故為障瞖初則隱澀赤痛漸成瞖
膜遮障久而不退或至粘睛瘢之難差是為遠年障瞖

方
太平聖惠方蕤仁散治眼障瞖多年不退
蕤仁（一兩湯浸去赤皮）　赤茯苓（一兩半）　秦艽（一兩去苗）
柴胡（一兩去苗）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枳殼（一兩半麩炒
微黄去瓤）　車前子（三分）　青葙子（三分）　赤芍藥（三分）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後
溫服忌炙煿熱麪毒滑魚肉

石決明丸治眼障瞖經年不消遠視不明

石決明（半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決明子　酸棗仁（微炒）
葳蕤　蕤仁（湯浸去赤皮）　胡黃連
藍葉　龍膽（去蘆頭）　青葙子（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羊膽汁和擣百餘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後以清粥飲下二十丸

又方治眼中一切障瞖不消風熱毒氣上攻眼常漠漠不見物者不計年遠瞖膜厚者此藥頻點極效

石膽（一兩細研）　波斯鹽綠（一兩）　石鹽（半兩）　硇砂（半兩）
烏賊魚骨（三分）　蕤仁（三兩湯浸去赤皮）　秦皮（三兩）
細辛（一兩）　決明子（二兩）　石決明（一兩擣碎細研水飛過）
防風（三兩去蘆頭）　鉛丹（一兩）　黃連（三兩去須）
貝齒（一兩燒灰）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擣五七百杵收於甆合中每臧少許更用蜜調如稀餳黍米大於大眥頭日三四度點之

琥珀散治積年瘀肉瞖障

琥珀（半兩）　真珠末（一兩）　珊瑚（半兩）　朱砂（半兩）
硇砂（半兩白者）　馬牙消（半兩）　烏賊魚骨（半兩先於麤石摩去其澁用好者一錢）

右件藥都入乳鉢內研三日令極細每日三五上點之

貝齒散治眼久瞖障不差

貝齒（一分）　琥珀（一分）　朱砂（半兩）　龍腦（半分）
馬牙消（三分）

右件藥細研如粉每用少許點之磨盡瞖障為度

石膽散治眼生瞖膜經年不愈

石膽（半分）　朱砂（半兩）　蕤仁（半兩湯浸去赤皮）
琥珀（一分）　真珠末（一分）　馬珂（一分）　珊瑚（一分）
紫貝（一分）　決明子（一分）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乳鉢內研令勻細每用藥小豆大點大眥頭日二三度妙

決明煎治眼遠年瞖障

馬蹄決明（一兩）　蕤仁（湯浸去赤皮一兩半）　蘆會

秦皮（擣碎）　黃檗（去麤皮）　馬珂（研）　烏賊魚骨（研）
紫貝（燒熟研各一兩）　波斯鹽綠（三分細研）
鯉魚膽（四枚）

右件藥先將前決明等五味以水三大盞煎至一盞淨濾去滓次下鹽綠等五味更煎至一小盞於生銅器中盛勿令泄氣每取一大豆許以人乳調點之閉目良久令淚出日二三度

石膽丸治眼生瞖障遠年不差風淚出癢爛及生瘜肉

石膽（一分細研）　硇砂（一分細研）　石決明（半兩細研水飛過）
鹽綠（一分）　烏賊魚骨（半兩）　黃連（一兩去須）　秦皮（半兩去麤皮）
細辛（半兩）　乾薑（一分炮裂剉）　決明子（三分）
龍腦（一分細研）　雞舌香（半兩）　波斯鹽（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更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夜臨卧於大眥頭各一丸

七寶散治眼瞖障年月深久不能消散

珊瑚　琥珀　玉屑　曾青
紫貝　朱砂　雞子殼（去白膜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研令極細每用時仰卧以銅筯取如綠豆大點於瞖上一食久乃起日三五上點之

琥珀散治眼生瞖障黏睛牢固經年不愈

琥珀（半兩）　真珠（一兩）　珊瑚（一分）　貝齒（一分燒灰）
馬珂（一分）　朱砂（一分）　蕤仁（一分湯浸去赤皮）
決明子（一分）　龍腦（一分）　爐甘石（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乳鉢內研如麪每以銅筯取少許點之

和劑局方

洗眼紫金膏治遠年日近瞖膜遮障攀睛胬肉昏暗淚多瞻視不明或風氣攻注瞼生風粟或連瞼赤爛怕日羞明隱澀難開並能治之

朱砂（別研）　乳香（別研）　硼砂（別研）　赤芍藥
當歸（洗焙各一分）　雄黃（研飛半錢）　麝香（別研半兩）
黃連（去須半兩）

右擣羅為細末入研藥拌勻再擣煉蜜搜和為丸如皂夾子大每次用一丸安淨盞內以沸湯泡開於無風處洗藥冷閉目少時候三兩時再煨令熱依前洗一貼可洗三五次不得犯銅鐵器內洗如暴赤眼腫者不可洗之

聖濟總錄決明散治眼目一切遠年障翳皆生努肉赤腫疼痛
石決明　草決明　青葙子　甘草（炙剉）
黃蘗（去麤皮）　黃連（去須）　穀精草　龍骨
白芷　枳實（麸炒）　牡蠣（煅）　枸杞子
蛇蛻（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蟬蛻
白附子（炮）　黃耆（剉各半兩）　魚子（活水中生下者半兩其子用）
（紙貯水溫溫洗過）　虎睛（一隻切作七片文武火炙乾）
（每一次杵羅入一片爲末）
右二十味擣羅爲散每服三錢匕五更時陳茶清調下日午臨卧再服皆生努肉赤腫疼痛不可忍者三五日見效赤白翳膜久不見者一七日減二七日其眼好安然眼根枯死者不療活者通翳如煩惱傷酒色過風雨眼中疼痛者即是活眼若或有此無淚不疼痛者爲死眼更不用治

復明膏治目障翳努肉昏瞎
馬牙消（研一兩半）　酸漿草（乾者五兩）
右二味六月六日入童子小便浸於日中暴之夜或陰雨覆之晴即

露之小便耗即旋添至七月初去酸漿草只空暴小便令乾收之別以新盆蓋藥埋淨地深可五寸已來至來年夏至前二日收之其霜飛上盆子蓋以烏雞毛掃取患者以一米粒安大眥頭避風

秘金散治自幼久患瘡風攻眼生翳久藥不差凡翳膜遮障但睛不損者皆可治
黃連（去須）　沙參　太陰玄精石（研）　決明子（各一兩）
右四味擣研爲散每服半錢匕用羊子肝一具竹刀切作縫子摻藥末在內以線繫入瓶中用米泔煑熟分作三服淡喫

羌活丸治久患風毒氣攻眼目昏暗赤澀瘀肉生瘡翳膜遮障不明久患偏正頭疼眼目漸覺細小及夾腦風痛多視黑花
羌活（去蘆頭）　天南星（炮）　天麻　附子（炮裂去皮臍）
旋覆花　芎藭　半夏（湯洗十度）　桑螵蛸（炒）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牽牛子（六兩微炒擣取末二兩）
藁本（去苗土一兩）
右一十一味擣羅爲細末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溫水下漸加至三十丸

黃連煎治積年風眼胎赤眼障膜侵黑睛不見物
黃連（去須）　曾青（研如粉）　地骨白皮（各一兩）
顆鹽（一分）　古錢（十文）　蜜（一升）
右六味擣碎以蜜漬安新瓷瓶中以重湯煑一復時後取出以綿濾去滓內於瓶子中著地上露兩宿後每以銅筯取少許點目中日三五度

照水丸治眼生翳障
龍腦　滑石　丹砂（通明者）　烏賊魚骨（去甲）
右四味各秤一錢研細再同研勻先用黃蠟皂子大兩三塊於新白瓷盞內慢火上鎔用紗帛子濾過在淨盞內再鎔了將前藥末同共拌和捏作餅子如半破豌豆大用薄絹或紗袋子盛了以硇砂半兩放在淨椀內上交橫安竹片放藥在上面鋪着借硇砂氣熏用大楪一片合椀口勿令透氣掘一地坑放藥椀在坑內用竹箄子一片蓋了然後以黃土蓋之七日出淨瓷瓶中收其硇砂不用如患浮翳膜侵瞳人及一切目疾但臨卧將一餅子剳在眼眥頭即睡至曉用水一椀向東覷水椀其藥自落在水中淨浴却用絹帛子裹起安潔淨

處臨卧依前再使每餅可用半月候藥力慢時方易一餅如兩目有疾即用兩餅

點眼還睛膏治一切翳障
黃連（去須）　鉛丹（水飛過各一兩）　黃蘗（去麤皮半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　杏仁（去皮尖雙仁各七枚）
龍腦（研半錢）　白沙蜜（四兩）
右七味除龍腦鉛丹蜜外合擣碎用井水二盞及蜜鉛丹攪勻浸三日後入銀石器內文武火熬及一半綿濾去滓入龍腦成膏瓷合子內盛封掘地埋一宿出火毒不拘時候點之

黃金膏治一切眼退翳
黃蘗（去麤皮爲末）　蛇蛻（爲末）
右二味等分以酸漿水一升熳火熬令稀稠似乳放冷點兩眥

治目翳方
右以芥子一粒輕手按入眼中候日出以井華水雞子清洗之

龍木論神仙照水膏治障翳
黃蠟（一兩）　黃丹（一兩）　蛇蛻（一分焙燒）　水銀（一錢）

初生烏鷄殻一箇

右用柳木槌研細滴爛爲餅臨卧用之候天明將水點眼藥瑩水中

翳膜盡去

眼科訣髓聖僧丸（京東門李貞外子患眼三年不見遇一僧入授此方服至一月退翳障大光明）

羌活　川芎　防風　木賊

甘草　蒼朮　青皮　菊花

石膏　蒺藜（各一兩）　枸杞子　蛇退

石決明（各半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食後冷水下半丸忌毒物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神驗點翳藥照水丹

朱砂（半錢）　海螵蛸（一錢）

右二味乳鉢内細研水飛過澄取又用黄蠟少許溶旋入藥待要用時就火旋丸如蘿蔔子大臨睡時用一丸點入眼角緊合眼睡着次日用温湯洗下未全退者更用一服極妙用此藥後或更以所製藥與之尤妙明醫者自能斟酌但眼患與他疾不同

段奇野夫多效方春雪膏點年深日近眼内翳膜遮障瘀肉攀睛澀痛

好淨蜜（一斤）

右先用沙鍋或銀石器内入甜水三椀川黄連四兩搥碎入鍋内慢火熬至一半絹濾滓入蜜在内猪膽三箇取汁在内去膽皮不用又用生薑四兩切細爛研取汁在内共蜜慢火再熬一頓飯久看稀稠得所取下火未候冷入下次研者藥輕粉一錢南鵬砂一錢梅花腦子半錢麝香半錢甤仁十箇去皮淨鉢研如泥用次入四味再研勻後别鉢内研斑猫先青紅娘子三味各用肥大者五箇去頭足翅焙乳鉢内研三味極勻細入在龍麝内再研勻膩如粉便入冷膏子内又同研千百遍甆合内收每用竹枝子或骨柱子點粟米大夜卧用

如病大加上藥點一月見效

劉孟容（瑣碎録）眼翳膜久年不散每日三次以舌舐其膜漸下緣入眞氣

使然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視星膏治遠年日近不覩光明七十二種病眼等

黄連　苦參（各一錢）　烏魚骨　甤仁（去皮）

草龍膽　白丁香　石決明（各半兩）

七味水三升熬至半升去滓入白沙蜜四兩再熬稠入

輕粉　銅緑　龍腦（各半錢）　馬牙消

硇砂　鵬砂　乳香（各二錢）

右七味再研爲細末一處勻入前膏内攪合内收之每點三五筯

眞雄兒眼藥善治遠年日近翳膜瘀肉昏暈隱澀不明

爐甘石（二兩）　朴消（一兩半）

二味堝内固濟燒一日水飛末出火毒

黄丹　蜜陀僧（各一兩水飛）　朱砂

銅緑（各半兩）　青鹽　玄精石　硇砂

鵬砂（各三錢）　白丁香（雄者三錢）　輕粉（二錢）

右爲細末用黄連一兩碎水一椀熬黄至一盞滴水不散去滓下白沙蜜一斤同慢火熬入前十味勻文武火熬至稀稠得所每夜點兩三筯覺眼内及澀是驗便睡至早辰覺眼微效頻點磨消翳膜點有澀難開莫怪是效點十日驗

照水丹治遠年日近翳膜瘀肉昏暗癢痛

蛇退皮一（條全者淨燒灰細研）水銀一錢與黄丹一錢同研砂子

烏雞子一箇（去膜細研如粉）　硇砂一錢（細研）　烏賊魚骨（二錢研如粉）

右取黄蠟半兩溶汁入前藥末同熬成膏柳枝子攪之勻丸如麻子大或指甲上捼作餅子每用二餅放貼於眼大眥或眼翳膜上臨卧以明旦未洗面時用水一大椀取藥放入水中照其藥自落於水中看却下翳膜多少未下再貼必驗積翳膜厚者不過半月小可者三五日效

劉守眞病機氣宜保命集重明膏治眼内雲翳無問遠年不退者及諸般眼疾昏花篳眞八提點眼内生白瞖十二三年治不效得此方點退瞖即日安痊愎故只内障不治

訶子（二兩）　黄丹（四兩）　蜜（八兩）　柳枝（四十寸）

右將蜜煉淨用絹濾過盛於甆器内將訶子黄丹入蜜内於風爐上熬用手一順攪之文武火不許太過熬成金絲膏用手撚不粘手爲度又用東南上桃條手折寸長一白桃用水三大椀熬至一椀將前膏子用桃條水解稀稠得所用淨甆器收貯密蓋封於地上頓放三日令去火毒再用絹濾過方用熬藥時雞犬婦人皆避之

李東垣蘭室秘藏百點膏（張濟氏病瞖六年以至遮障瞳人因此藥見效）
黃連（揀淨洗二錢剉如麻豆大水一大椀熬至一半再入下項藥）
當歸身（六分）　甘草（六分）　防風（八分）　蕤仁（去皮殼三分）
右各剉如麻豆大，蕤仁別研如泥，同熬至滴在水中不散，去沫入蜜
少許，再熬少時為度，臨卧點尤效

黃芩黃連湯
黃芩（酒洗炒一兩）　黃連（酒洗炒一兩）
草龍膽（酒洗四遍炒四遍）　酒生地黃（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煎服

韓義和煙霞聖效方復明膏，點遠年近日雲瞖瘀肉攀睛，一切病眼治之
黃連（去須土）　防風（去蘆頭）　黃丹（水飛各一兩）
訶子（一對去核用皮）　白丁香（二兩水飛）
柳桃枝（四兩剉碎）　蜜（一斤用芃葱同煎去滓）
右件先將黃連等五味，用水四升，砂鍋內熬至水欲藥平，綿濾過，同
蜜再熬，數沸後下黃丹，滴水不散，土內埋一二日，去其火毒，曾經衆施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黃蘗竹瀝膏

苦竹一截（入黃蘗皮塞竹內令緊滿）
右用磚對立，置竹於上，兩頭安淨器，以火於下燒，候滴瀝盡，收之，以
釵股點入眼中

又方
海鰾鮹末一錢　腦子少許
右研細，銅筯點入眼中

危亦林得效方開明丸，治年深日近，瞖障昏蒙，寂無所見，一切目疾
熟地黃（兩半酒浸）　兔絲子（酒洗）　車前子
麥門冬（去心）　蕤仁（去皮）　決明子　地膚子
茺蔚子　枸杞子　黃芩　五味子
防風（去蘆）　澤瀉　細辛（去葉不見火）
杏仁（炒去皮尖）　北亭藶（炒）　青葙子（各一兩）　桂皮（半兩）
羊肝（須用白羊者只用肝薄切瓦上焙乾了作末或只以肝煑研）
（爛為丸庶可久留少則以蜜湊之）
右為末，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熱水下，日三服，仍戒忌生薑糟
酒炙煿等熱物

龍膽膏治遠年近日瞖膜遮障，攀睛瘀肉，連眶赤爛，視物昏暗，不覩光明
隱澀多淚，迎風難開，治之神效
爐甘石（不以多少揀粉紅梅花色者為妙用甘鍋子盛大煅七次）
（入黃連淬七次用）　黃連（不以多少捶碎水浸一宿去）
（滓將燒紅爐甘石淬足七次了同黃連水細研飛過候澄在下去）
（上面水暴乾再用乳鉢研極細羅過方可用三錢）
桑柴灰（羅過二錢）　龍膽草（不以多少洗淨日乾不見）
（火細研為末一錢）　好黃丹（羅過半錢）
右件同白蜜四兩，一處入在一紫黑甆器內，文武火慢熬，以竹篦子
攪，如漆色不粘手為度，切勿犯生水，仍不用鐵器熬藥，藥成，依舊以
甆器盛頓，每服用如皂角子大，新冷水半盞化開，洗三日，不用每日
洗數次，無妨，藥蓋須用紙蓋，不可犯灰塵，截赤目極有功效

孫允賢醫方大成捲廉散，治久新病眼，昏澀難開，瞖膜遮睛，或成努肉，或
暴發赤眼，腫痛，並皆治之
爐甘石（四兩碎）　黃連（七錢槌碎以水一椀煑數沸除去滓）
朴消（半兩細研）
以上先將爐甘石末入甘鍋內，開口煅令外有霞色為度，次將入黃

連朴消水中浸飛過，候乾，又入黃連半錢，水飛過，再候乾，次入
白礬（生用一半飛過二錢一半）　膩粉（別研）　黃連末（半兩）
青鹽　白丁香（別研）　乳香（別研）
鉛白霜（各研一字）　膽礬　銅青（兩半）　硇砂（別研）
右為末，同前件藥合和令勻，每用少許點眼

衆當時大方川芎丸，治遠年近日風毒氣，眼昏暗，赤澀，內生瘡，瞖膜遮障
不明，久新偏正頭疼，眼目束小，夾腦風下注，多見黑花
川芎　羌活　天麻　旋覆花
秦皮　南星　藁本（各一兩末）　黑牽牛（六兩取末）
（二兩餘者不用）
右七味，一處為末，後入藁本、牽牛末，和勻，生薑自然汁煑麪糊丸，如
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鹽酒下

消瞖散，治目內瞖，不以年代，皆可通透，并去障瞖，去薹采晛乾，為細末，每
點少許於目中，合目少時，其瞖去，大眥肉消如神

目息肉淫膚
論

巢元方病源息肉淫膚者此由邪熱在藏氣衝於目熱氣加於血脉蘊積不散結而生息肉在於白睛膚瞼之間即謂之息肉淫膚也又云夫目生淫膚息肉其根皆從目眥染漸而起五藏六府之精華上注於目目宗脉之所聚肝之外候也肝藏血十二經脉有起內眥兊眥者風熱乘於藏府藏府生熱熱氣熏肝衝發於目熱搏血結故生淫膚息肉割之而傷經脉者則令痛不止血出不住即須方藥除療之聖濟總録論曰肝肺有熱蘊積不散傳播肝經流注血脉上衝於目發於瞼眥息肉脹起攀系白睛隱澀妨悶故謂之息肉淫膚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目中息肉

驢脂　石鹽（末）

右二味和合令調注目兩眥頭日三夜一瘥聖濟總録云治眼中息肉名點眼食鹽膏右二味先熬驢脂後下食鹽調成膏以銅筯點如黍米許於目眥頭日三夜一

又方

右以五加皮不聞水聲者根去土取皮擣末一升和上酒二升浸七

日外。一日兩時服之。禁醋二七日徧身生瘡若不出未得藥力以生熟湯浴之。取毒瘡出瘥

瀉肝湯治眼赤漠漠不見物息肉生

柴胡　芍藥　大黃（各四兩）　決明子

澤瀉　黃芩　杏仁（各三兩）　升麻

枳實　梔子仁　竹葉（各二兩）

右十一味㕮咀。以水九升煑取二升七合分三服。熱多體壯。加大黃一兩羸老去大黃加梔子仁五兩

治目中生息肉膚瞖稍長。欲滿目閉瞳子及生珠管方

貝齒（七枚燒爲末）　真珠（等分）

右二味合治如粉以注瞖肉止日三度甚良亦治目中眯不出

王燾外臺秘要方崔氏療人眼熱冷膚肉閤方

光明朱砂（一兩研）　硇砂（半錢研）　漿水（一大升）

右三味以五月五日合置銅器中日暴伏乾用刀子刮取以新帛裹之每夜眠時以草挺着一米許。安眼四眥各一米。盡一月間內外瞖者皆愈忌生血物

必效療眼熱努肉及赤癢方

黃連（一兩碎）　竹葉（一兩切）

右二味。以水一升半。煎取半升。置銅器中湯上煎似稀餳止卧時點眼中。熱淚出。即差

謝道人療眼風熱生赤肉方

大黃（二兩）　黃芩（一兩）　甘草（炙）　人參

地骨白皮　決明子（各三兩）　防風　石膽

地膚子　黃連　兎肝（各一兩）　車前子（一升）

螢火蟲（一百枚）

右十三味。擣篩爲散。以鯉魚膽一合和丸。飲下十五丸。至三十丸。忌猪肉。海藻。菘菜

聖濟總録前胡湯治眼赤膜不見物。或生息肉

前胡（去蘆頭）　決明子（炒）　黃連（去須）　芍藥

大黃（剉炒）　升麻（各二兩）　山梔子仁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

下芒消末一錢匕。食後卧溫服

柴胡湯治眼赤。息肉生瞖。膜漠漠不見物

柴胡（去苗）　大黃（剉炒各一兩半）　決明子（炒）

澤瀉　升麻　芍藥　白茯苓（去黑皮）

枳殼（去瓤麩炒）　梔子仁　黃芩（去黑心）　黃連（去須）

細辛（去苗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各一兩）　甘草（炙剉二兩）

右一十四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苦竹葉十片。煎至一盞。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萎蕤湯治眼生息肉淫膚

萎蕤　升麻　黃連（去須各一兩半）

秦皮（去麤皮三分）　地骨皮　山梔子仁　甘草（炙剉各一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投芒消末一錢匕。食後臨卧溫服

點眼蝸牛藥方治息肉淫膚赤白膜

生蝸牛（一枚）

右一味去其靨。內丹砂末於口中。火上炙沸。以綿注取汁傳眥中

又方

丹砂（不以多少）

右一味五月五日研令如粉置銅器中以漿水臘水各一盞浸一日暴乾用銅刀子刮取再研以瓷合收每點如黍米大於目眥頭如此一月愈

治息肉淫膚赤白膜點眼雀黄膏方（方見目生膚瞖門）

又方

薤白（新者）

右一味以刀截安膚瞖上令徧膜皆着痛止復為

又方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者用七枚）

右一味細嚼吐於手掌內以綿纏筯頭點於努肉上不過三五度差

點眼白礬粉治目熱息肉淫膚赤白膜

白礬（光明淨者半兩）

右一味研如粉每點如黍米大於瞖上即淚出以新綿拭之其病遂淚出

通神膏治眼瞖膜赤脉息肉澀磣癢痛有淚

白沙蜜（四兩）　青鹽（研）　麝香（研各一字）　乳香（研）

硇砂（飛過）　白礬（飛過各半兩）　當歸（為末半錢）

黄連（去須為末一錢）

右八味同研令勻。入青竹筒內。慢火養半日。候冷綿濾去滓瓷瓶收貯。每點眼了瞑目少時。以溫湯洗瞖與息肉等俱下

洗輪散治風熱攻注眼生息肉退瞖膜止疼痛

秦皮（去麁皮）　黄連（去須）　仙靈脾　槐花（各半兩）

犀角（鎊一分）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用半錢匕以新水調澄清洗之

金波膏治目生息肉

黄連（宣州者。去須四兩）　黄蘗（金州者三兩以上二味椎碎以水二升浸一宿於銀器內熬取半升濾過）　蕤仁（去皮半兩）

杏仁（四十九粒去皮尖雙仁）

右四味研蕤仁杏仁如粉入前藥汁內同熬及一盞更濾過入好蜜少許麝香一錢。白礬硇砂各一字飛過空青三錢如無只以生青代之略椎碎龍腦二錢以絹袋子盛在藥內又熬及一半於冷水內滴候藥在水中不散即膏成用淨瓶密封於飯上蒸三度每度入井內沉過極冷以銀瓷器收貯點如常法神妙

菊花湯治息肉淫膚初發瞼眥漸漸脹起攀系白睛

菊花　茯神（去木）　防風（去叉）　玄參

升麻（剉）　石膏（碎）　芎藭（剉）　葛根（剉各一兩）

大黄（剉炒一兩半）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放溫服臨卧再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四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十四巧

草（市糴粮草三）

宋會要乾道元年正月十一日詔知吉州曾立象措置和糴米三十萬碩職事脩舉特轉一官立象言吉州守臣和糴米三十萬碩除已起發外用過水脚縻費一十七萬三千二百七十餘貫兵稍食米八百九十餘碩並係本州節省用度專一樁充上件起綱支遣職事脩舉故有是命二十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竊見輦轂之下供饋至廣歲用糧一百五十餘萬碩雖全仰兩浙苗米然所得不過八十餘萬碩其餘七十餘萬碩盡係坐倉收糴及和糴客人米斛近蒙朝廷專委措置收糴至今方糴得坐倉并倉米共一十八萬碩比之去歲猶少一十萬碩自今米價愈高縱本錢比常年足備猶慮折中將來米數少收糴不足乞下戶部以大農一歲經常之費將諸倉見在米及已撥定諸路合發綱運會約尚欠之數却取今歲諸路泛抛和糴應副江上諸軍之餘分撥發三四十萬碩赴行在其諸倉收到糴本錢止糴坐倉米斛湊足一歲之用若有餘則令項樁積以增儲蓄庶免收糴客米重費糴本詔江西轉運司於已科合赴淮西總領所交納隆興二年上供米內改撥三十萬碩前來行在送納所有省倉并戶部糴場合糴米斛司農寺更切多方措置廣數收糴相兼應副支遣二月二十五日司農少卿張宗元言今歲米價比之常年增加兩倍以上兼浙西自此以後米數日少必艱糴及近年之數欲於淮西總領所寄糴客米一十萬碩以補歲用詔淮西總領所委官置場和糴米一十萬碩所有本錢欲從朝廷支降仍仰每旬開具糴到米數用過本錢申朝廷照會七月十日兩浙運判姜詵言本司每年戶部科撥殿前馬步三司并御馬良馬騏驥院并餘杭南蕩兩監馬草合用本錢承紹興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取撥殿前司獻納酒坊息錢充本所有乾道元年合用馬草錢乞依已降指揮取撥酒坊息錢或科撥實有窠名錢應副支遣詔今年馬草合用本錢從戶部取見的實錢數於三衙酒坊息錢內殿前司四分馬步軍司各三分徑自取撥充本收買却將本司今年合收樁務用錢三十萬貫除朝廷科撥支使外餘數盡行起發赴左藏南庫送納樁管十二日戶部言內外大軍等合用糧米萬數浩瀚今歲浙西州軍早禾豐熟秋成有望欲下兩浙轉運司於浙西州軍別糴米五十萬碩起赴行在省倉令項樁管

所有本錢乞於浙西逐州軍見賣度牒錢內就便截撥九十二萬二千貫其餘闕錢乞令禮部給降度牒下兩浙轉運司拘撥出賣湊數充本從之八月十七日臣僚言訪聞去歲江西湖外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無異二稅此一弊也州縣各以水脚耗折爲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斗脚百方乞覓粮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也官以闕會償價許之選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於輸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苟四弊不去欲民之不病其可得耶乞詔有司申嚴法禁力革前之四弊仍令州縣各隨其時價之貴賤鄉土之有無依昂而損益之明與支降水脚之費俾之勿得收耗通行使用闕會之類俾之無所阻節且命逐路漕臣時督察之則人皆樂輸官亦易辦上下皆得其利矣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常平官往來巡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妄坐不恤奉行簡慢必罰無赦以俟遣使按實十月十一日執政進呈司馬伋奏乞增價和糴及禁止加量不收縻費事上曰此事只在得人若增添價直却恐又有情弊十三日執政進呈江東常平司見在錢米數上曰可行下諸路催促趁時收糴仍不得搔擾準備不測差官前去點檢上又曰聞江西米價甚平洪适奏曰官司所以不肯承當收糴者只緣水脚甚有所費上曰用軍中車船如何适奏曰恐亦可用容吏商議奏陳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宰執進呈陳敏乞收糴客人興販米斛并樁留帥司和糴米應副本軍支遣上曰客人販米豈可彊糴帥司和糴米可樁留不得擅自支動二月十三日淮南轉運判官韓元龍奏淮東路逐年收買鎮江諸軍一半本色馬草二十五萬束赴鎮江府北草場交納所用本錢每束一百文省計錢二萬五千貫文係兩浙轉運司分下兩浙州軍支撥應副本司照應本路所買馬草係是茭草八九月內收刈十月始乾裝發之間潮水不應隔江阻閘艱於津發若不別行措置竊慮遲滯有悞支遣欲於瓜洲鎮置場交受令鎮江府諸軍用船過江前來就支上是一水委是快便其監官令本洲監鎮或監閘巡檢兼管及本司依先降指揮別差官一員同共收納就用鎮江府北草場合干人兼行管幹更不別置官吏從之四月四日執政進呈王炎等乞住罷和糴米上曰已糴到若干汪澈等奏曰糴四十一萬斛上曰聞近日民間已闕食米價必增可依住罷無至亦增其價五月十八日詔戶部別降本錢一百萬貫以錢銀會子品搭支給選委清彊官一員就和糴場照應市價措置招誘客人廣行中糴當官支給價錢不得減尅作弊其糴到米令項如法樁管仍逐旬具申尚書省六月二十六日中

書舍人王瓛起居舍人陳良又言准御封附下看詳文字爲臣僚言和糴之弊臣不避鈇鉞之誅爲陛下悉言之夫和糴之法古亦有之而今日之害獨及於民者守令之罪也何則上之所以和糴於民者不過備國之戎闕爾今朝廷拋降和糴雖有定數而州縣額外所科倍之矣朝廷降糴本於州縣而州縣虧減十不支一二矣名爲和糴而朝夕誅求叫呼撻楚之間郡守縣令爲陛下牧民此豈不傷天之和氣而致陰陽之乖戾哉若以爲國不可無三年之蓄而和糴必不可罷則不若令州縣各置一場州委司戶縣委主簿兼掌之秋成之際開場收糴少增時價以誘致之俾轉運司嚴立約束必使無斛面之增無乞取之弊米到酬直略無艱阻且散榜鄉村市鎮重行禁止豪戶之收糴則貧民下戶願出米而待錢者皆欣然而來矣若朝廷所降糴本止於官告度牒之屬當先期降付使之變轉至開場日便得本錢如是則和糴雖未嘗罷而有罷之之實其爲公私之利豈不博哉乞申嚴見行條法令諸路監司覺察從之七月一日戶部侍郎方滋言今年川廣置發到馬數倍多已分撥發前馬步軍司收管養餵除舊管馬草自有歲計今新馬約度闕少草數浩瀚理合別項計置乞令淮南轉運司先那本錢分委官屬就揚州揚子橋瓜洲共買五十萬束和州及裕溪口共買五十萬束照應市價收買不得科敷從之二十五日詔戶部給降茶鹽鈔引五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招誘客人請買置場糴米其糴到米專委守臣認數樁管具約束事件令戶部檢坐前後指揮行下以監行在省倉下界兼監戶部和糴場鄭人傑言年來豐熟米價低平荊門襄陽郢州之米每碩不過一千所出亦多荊門沙市郢州管下舟車輻輳米價亦不過兩千諸州皆有倉廒可以歲時欲望朝廷措置拋降鹽鈔下荊門軍郢州荊南襄陽等處曉諭客人承買彼得以徑去支請此得以變易錢本專委逐州通判置場收糴故有是命三年六月三日金房開達州都統制司言本司所部軍馬每月合支糧料並係四川總領所逐年立爲定額措數料本錢付金州和糴樁月支遣昨來本州屢經殘破艱於糴買軍糧不接不免先那金州歲計軍糧及取撥帯等諸司斛㪷差夫顧船水陸般運又官破口食倍有所費實非久計望下四川總領所依興元府洋州體例差官前來金州置場委官措置糴買如上件樁積斛斗日後未有支使即乞依例於金州夏秋兩稅糴軍糧內對換以新易陳先次兌樁詔禮部給降度牒三百道赴四川總領所專委官前去本州措置收糴米斛七月二十三日詔見創蓋二百萬碩倉敖所有合儲

積米斛候將來秋成收糴八十七萬碩並係約度歲計支遣外充新倉樁辦之數戶部侍郎曾懷開具下項一欲候秋成委行在和糴場就新倉收糴米三十萬碩一乾道三年委逐路轉運司糴米一百萬碩欲於內指留六十萬碩充內外大軍歲計外餘四十萬碩起赴行在新倉送納一令歲豐稔米價低小欲令漕臣收糴米一十五萬碩前來行在新倉交納一乾道元年降本委江東轉運沈樞收糴米斛除已糴到外尚有見在本錢可以糴米二萬餘碩乞收糴赴行在新倉送納以上共計八十七萬碩並係新倉樁積之數從之閏七月二十八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散郎劉珙言和糴之弊湖南江西爲尤甚朝廷知其害故寬下郡免之令矣遠方之民舉手相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之緡錢將何置場收糴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每歲諸路綱運欠折少以千計多以萬計取之於此損之於彼儻有以革綱運之弊自可減和糴之數欲望降詔儻和糴之數絕白着之害以裕民力從之寧鈌進呈劉珙劄子及進呈江西湖南常平米數上曰可於江西取十萬湖南五萬以充和糴之數令兩路繳回元給降關子庶幾不致科擾百姓爲一方害也八月十三日戶部侍郎曾懷等言兩淮今歲豐熟可以就便和糴欲乞於揚州高郵軍和州并六合巢縣令逐處守臣縣令措置置場趁此秋成依市價各和糴米三萬碩共十五萬碩就逐處樁管即不得科抑減尅搔擾所有本錢於建康鎮江府糴常平米見在本錢支撥三十萬貫如有不足錢數即於淮東茶鹽司合發令年寬剩鹽本錢內湊數支撥令逐州守臣縣令盡本收糴從之九月二十四日臣僚言伏見前月以來天作淫雨江淮浙閩皆被其害陛下憂軫百姓夜不遑寐祈天禱神磬竭精懇故能銷去積陰轉禍爲福然稻穗之在田未刈者經此旦浸已同腐草高田雖無甚損亦多芽蘖菽粟胡麻或恐絕望然則今歲通諸路計之不得以爲豐年明矣乞詔戶部將已拋下和糴米斛之數更議撙節如果不可減則乞行下逐路轉運司令約束州郡只得以官錢措置坐倉收糴無得纏配於民從之十一月二日南郊赦昨準指揮兩浙江東路州軍人戶有田一萬畝出糴和糴米二千五百碩未納米數已降指揮並與除放所有八千畝以上合出糴和糴米一千五百碩未有該載可令漕臣將未拘收合出糴米數並依除放同日南郊赦令歲拋下諸路州縣和糴斛米已降指揮令轉運司措置收糴毋得抑配其間災傷去處隨輕重減除數目更不均下他處收糴十二月二日詔戶部支降三合同關子一十萬貫應副湖廣總領所量州軍事力均撥收糴其

已給降茶引二十五萬貫仰本所樁度如委實變轉不行即盡數繳納赴行在從本路總領鍾世明請也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高郵軍駐劄御前武鋒軍都統制兼知高郵陳敏言沿江兩淮諸軍所有戰馬合收買草料欲乞依三司則例行下所屬給錢令諸軍自行收買詔令本路轉運司依年例應副五月三日戶部言朝廷每給降見錢關子茶引度牒乳香品搭錢銀下江浙州軍和糴米斛訪聞多不遵元降指揮置場和糴却於民間科數收糴實爲擾擾理合別行措置今更不給降度牒關引欲改降新印會子品搭錢銀支降本錢一百二十五萬貫每碩大約價錢二貫五伯文省收糴五十萬碩鎮江府一十萬碩計本錢二十五萬貫會子一十四萬貫銀五萬五千貫見錢五萬五千貫建康府二十萬碩計準錢五十萬貫會子二十八萬貫銀十萬貫見錢一十一萬貫池州五萬碩計本錢一十二萬五千貫會子七萬貫銀二萬七千五百貫見錢二萬七千五百貫隆興府一十五萬碩計本錢三十七萬五千貫且每碩作二貫五百文科降緣本府米價比之其餘去處低賤仍將糴本使不盡錢認數樁管准備充起米水脚支用會子二十一萬貫銀八萬五千五百貫見錢八萬二千五百貫令逐處各委官一員置場收糴仍每旬具糴到米數并用過本錢申三省國用司下戶部稽考施行從之八月十八日詔兩浙轉運司於浙西州軍豐熟去處共糴米四十萬碩從本司言委逐州官置場依市價收糴並限十一月終數足每糴及五萬碩所委官與減二年磨勘即不得囙科擾九月二日隆興府言本府蒙撥降和糴米一十五萬碩緣晚田收成租了稅賦年例糴買米斛雖仰客舟今來上江贛吉袁撫州建昌軍亦自荒歉少得客人般運本府難以收糴乞賜蠲免詔江西轉運司依隆興府所申據前項所糴米一十五萬碩拘收本錢均撥於本路豐熟州軍專委守臣措置收糴五年七月二日大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葉衡言今夏自二麥收成之後米價日就減損乞支降官會數百萬道付三總領司趁時兊易錢銀收糴米糧以爲儲蓄之備詔令左藏南庫支降會子一百二十萬貫均付三總領所候秋成收糴米斛令項樁管不得擅行支用六年正月十四日戶部尚書曾懷等言訪聞從來委官置場和糴米斛多是被牙儈公吏與中貴之人通同作弊亢之市直高擡價例贏落官錢所委官估不省察或糴濕惡米斛不耐久貯用而腐爛失陷官物今來已降本錢令浙西江東湖北和糴竊慮循習前弊欲下三總領所及兩浙江東湖北轉運司嚴行約束所委官究心措置趁時收糴乾好米斛如數依前

作弊仰具名奏劾取重寘典憲從之十七日詔左藏南庫支降會子十二萬貫均付兩淮總領所差官置場收糴馬料十萬碩四月十五日戶部侍郎江浙荆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史正志言戶部去歲降本錢三百九十五萬餘貫每斗約三百文省爲率約糴米一百三十萬碩今乞依例支降上件銀會充本即係戶部今秋合降之數從本司分撥豐熟州軍隨市收糴詔於戶部窠名錢內支撥一百四十萬貫充糴本使用五日八日淮南路轉運判官胡昉言本路二麥萬頃豐茂倍如常年向去收成必廣唯是水鄉低下去處無麥可收兼民[illegible][illegible]以救急艱爲收糴欲令逐州軍支降銀會三二十萬貫依市價收糴樁積聽候朝廷科撥或水鄉有闕食人戶於內賑借候秋成日却令拘收米斛送納詔令發運司依所乞措置八月四日中書門下言已降指揮令兩浙轉運司收糴及取撥馬料共七十二萬三千餘碩應副三衙等處乾道六年十月一日至乾道七年九月終一歲支遣并收買馬草三百四十餘萬束應副乾道七年一全年大軍支遣今來正是收刈之時自合廣行儲蓄詔令呂正己胡昉分下豐熟州軍專委官別行收糴馬料五十萬碩馬草三百萬束料以稻子大麥草以稻草乾芟人草相兼收買就逐處沿流樁管合用本錢令左藏南庫支降十月八日宗正少卿兼權戶部侍郎王佐言竊見行在自來街市米價增長盖緣官司和糴價數日增竊慮日後愈見翔貴有妨細民食用今將納到綱運并見在米約度可以支充乾道七年歲計使用欲乞將省倉坐倉并和糴場所糴客米蓋權行住糴其糴本錢却行樁管候米價稍平日依舊收糴詔戶部出榜曉諭十二月十六日中書門下言昨來江西湖南路每歲各有和糴米數近年兩浙州軍豐熟權行住糴今歲淮浙間有水旱去處恐誤來年歲計理合措置依舊收糴欲令江西湖南轉運司各行下所部州軍和糴米二十萬碩降本錢三十萬貫江西米起赴建康府總領所湖南米起赴鄂州總領所樁管仍逐旋具糴到米數及價錢水脚錢申尚書省詔江西委龔茂良湖南委司馬倬專一措置於豐熟州軍收糴不得擾擾闕誤二十一日戶部言兩浙州軍乾道六年分有未起樁額降本錢一十七萬一千七百餘貫內紹興府二萬七千七百七十餘貫衢州五萬四百三十貫六百三十文台州四萬六千二百八十貫處州七千五百貫明州三萬一千五百貫秀州八千二百一十六貫七百四十八文欲將逐州前項未起錢委兩浙漕司於豐熟去處置場委官收糴米斛前來豐儲倉送納從之七年二月九日戶部言昨承指揮令兩浙轉運司分撥

待熙州軍收糴馬料五十萬碩。於內起發四十萬碩。赴建康府總領所。承今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推行住糴。從據本司申。已糴到二十三萬餘碩。外有未糴數多。若行住糴。竊慮有誤軍支用。秀州元額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三萬二百五十七碩七㪷。未糴七萬四千七百四十二碩三斗。平江府元糴一十萬五千碩。已糴二萬九百七十碩三㪷。未糴計八萬四千二十九碩七㪷。常平元糴三十五萬碩。已糴七萬六千五百九十碩五㪷一升。未糴七萬三千四百九十碩四㪷九升。江陰軍元糴四萬碩。已糴三萬碩。未糴一萬碩。鎮江府元糴一十萬碩。已糴七萬五千碩。未糴二萬五千碩。已上共五十萬碩。除一十萬碩就秀州樁管外。有四十萬碩。並赴建康府總領所納。詔除秀州住糴外。餘依。五月十二日。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王之奇言。四川總領所和糴。軍糧道水運。州軍本所自行和糴。水運所不通者。和糴於民。又以不足之數。兌糴利路沿邊諸州稅米。將有名無實之錢。比折價直。虧損常賦。以至邊州空虛。官吏請俸。軍兵衣糧。皆無以支給。不免誅求於民。常賦之外。又有此橫斂。甚非實邊之策。乞行下總領所。應兌買諸州稅米。並行蠲免。令本所自行措畫置場收糴。從之。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江淮兩浙湖南北京西州軍。今歲二麥豐熟。倍於常年。理合措置收糴大麥。樁充馬料支遣。欲依下項。淮東委徐子寅。浙西委胡堅常。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各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各七萬碩。浙東委沈夏。提領南庫所支降會子一十萬九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淮西委趙善俊。建康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一十萬五千貫。收糴大麥七萬碩。江東委張松。元降付淮西總領所。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萬五千貫。收糴七萬碩。湖北京西委呂游問。於元降赴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五萬貫。收糴大麥十萬碩。湖南委司馬倬。於元降付鄂州兌換不盡第三界新會子內。截留一十二萬貫。收糴大麥八萬碩。詔並依擬定。仍令依市價收糴。八月十七日。宰執進呈。兩浙漕臣羅樁積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爲先。而世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須辦得乎。梁克家奏曰。儒者宜知體國。若以國事比家事。何所不辦。同日。淮東總領蔡洸言。本所樁管米。除取撥外。尚有米一萬六千餘碩。雖近蒙指揮。令江西和糴米內取撥一十萬碩。赴本所樁管。若無他久。除綱運破耗外。通不滿十萬碩。乞科降官會本錢。付所委官諸處置場。依時價收糴。同本所見樁米一處樁管。詔令鎮江府於樁管朝廷會子內。支撥四十萬貫。付蔡洸收糴二十萬碩。與見樁米一處樁管。十一月十七日。大理正兼權吏部郎官馬大同言。被旨差措置拘催江東轉運司和糴米斛。今條具下項。一。江東運司糴米本錢內度牒五百道。恐期限既迫。難以變轉。乞許將自今未賣度牒。與換作官會子行用。一。緣江東轉運係在建康置司。其運使張維自合日下起發。往本路州軍措置收糴外。未審大同合與不合亦去前路州軍。欲令大同從便相度施行。一。所拘催和糴到米斛。候見成數。乞徑令本路轉運司隨所在和糴去處。令項樁管。如有移易借用去處。依擅支封樁錢物法。徒二年。不以覺舉去官赦降原減。斷罪。並從之。八年六月二十一日。詔知江陰軍滿甸。於本軍置場和糴到米三萬碩。並係本軍自行收糴。不曾下縣。可特轉一官。與陞擢差遣。九月二十六日。詔胡元質依已降指揮收糴米一十萬碩。隨市價支還價錢。每三日一次具實直市價申三省樞密院。十月二十八日。權吏部尚書兼提領左藏南庫張津言。省倉下界係在閘外。水道聯通。客船順便。自來收糴客米。多是本處置場豐儲倉收糴米斛。已是多日。糴到米數目不多。竊恐過時。今欲乞於下界更置一場。委官收糴樁管。從之。十一月十一日。詔浙西諸州軍今年和糴米斛共六十二萬碩。除秀州已糴米一十萬碩赴豐儲倉送納外。平江府取撥一十萬碩。常州一十二萬碩。並起發赴淮東總領所大軍倉交納。令本府守臣與總領司共認數樁管。不得擅行支使。餘並盡數起發赴行在豐儲倉送納。十二月十三日。中書門下言。湖廣總領所樁管米見在數目不多。訪聞江西湖南及黃州漢陽軍等處今歲豐稔。米價每碩不過一貫四百文。合措置收糴樁管。詔令李安國取撥本所見樁管直使會子五十萬貫。委官於豐熟州軍置場。趁時收糴。並發赴鄂州。命守臣認數樁管。閏正月七日。李安國言。本所見今就鄂州置場收糴下等大禾米每碩二貫七百省。係淮南併復州等處米。中等占米每碩二貫六百省。係鼎澧州米。下等占米每碩二貫三百省。係淮南米。朝廷行下會子不無折閱。若用會子一貫四百文省。得米一碩。以見錢細筭。每升只計錢八文四分。足自舊即每上件價例。竊恐傳聞差誤。未敢擅便施行。詔令李安國將昨取撥本所見樁管直使會子五十萬貫。照應在市實直疾速盡本收糴。二十六日。詔兩浙江東西淮東湖北京西路轉運司。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將來年合收買諸軍經常馬草。並據逐年實認本色數目。各於管屬路分州軍。見樁朝廷草內。先次收撥。津發應副支用。卻將本年內買到新草。對數撥還。依舊樁管。不得違誤。月具已取撥并已未撥還草數申尚書省。仍各劄下樁草州軍。常切如法覆護。以新易陳。毋致腐爛。及先次開具

見椿草數申尚書省若將差來官點撿得有損壞去處即勒本州軍陪塡及將當職官吏取旨行遣九年正月十一日臣僚言省倉豐儲倉等處收糴米斛有二曰坐倉和糴曰收糴客米其收糴客米係戶部專置場招接收糴客人販到米斛每糴及十萬碩監官二員各減磨勘一年猶謂賞太優厚而所謂坐倉和糴者乃收糴軍人食不盡米每遇支散軍糧之日戶部輪委所轄糧務官諸倉受籌收糴其米不曾出倉而乃收糴客米之例至有一任之內減磨勘一二十年者豈不僥監欲乞坐倉收糴軍人情願糶米者更不推賞從之九月九日詔秀州平江府合委官置場趁時和糴米五萬碩知通認數椿管聽候朝廷指揮限至年終收糴數足所有合用價錢每碩約以二貫五百文省令提領左藏南庫所以會子支降十九日知鎮江府黄鈞言准指揮踏逐本府及總領所近水次順便空閑倉敖及無用官舍安官置場收糴米一十萬碩就本處椿管竊緣本府所產米數不多全仰淮南上江客旅米斛接濟食用若依市價招糴恐傍近州縣必有客旅前來中糶糴米一十萬碩約用敖屋五十餘間尋差官踏逐既無空稟亦無官舍寺觀可以指準乞別措置施行從之二十一日中書門下言詔令淮東西總領所各委官置場趁時依市價收糴五萬碩就本所認數椿管聽候朝廷指揮所有合用本錢內淮東總領所於鎮江府淮西總領所於建府府見椿管朝廷會子內作料次取撥每料不得過三萬貫如逐處椿管會子數少即疾速約度所少數目申乞支降十一月十二日知建康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兼行營留守洪遵言本府近被旨支撥椿管會子置場糴米一十萬碩限至十二月終數足今來止糴到米二千八百餘碩緣本府管下水旱相仍災傷僅及五分所收米數尚恐民間不足食用雖有客販米斛盡是秈禾小米久遠不可貯儲雖分頭差官往淮南收糴其淮南州軍例皆禁止民間粳米不得下江委是艱於收糴詔建康府止糴五萬碩餘五萬碩令淮西漕臣措置收糴於和州無為軍并巢縣椿管以上乾道會要江少虞類苑河北入中糧草舊用見錢慶曆八年後以茶鹽香藥見錢為四說緣邊用之茶鹽香藥為三說近裏州軍用之商旅不時得錢賤市交鈔而責糴糧斛由是物價翔貴米斗七百甚者至千錢緣邊所入至少而京師償價倍多其利盡歸於富商矣皇祐二年茶文引舊貴百千者得錢六十五千至是止二十千香一斤貴三千八百者止得六百鹽貴百千者止得六十千至三年復更用見錢而令商旅自便買鹽茶香藥議者謂四說三說與見錢之法皆不可常守必視邊計之薄厚與物價之高下以時而變通之可也東齋記事經世大典市糴糧草夫食者民之所急故八政以食為先況邊府所需軍儲尤不可一日闕者自中統二年省臣奉旨命戶部發鈔或鹽引令有司增其市直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募客旅和糴糧以供軍需以待歉年歲以為常又在京飼馬之芻惟用河間鹽令有司以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以輸之名曰鹽折草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計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此國家市糴之大略也世祖皇帝中統二年正月以中統鈔一千二百五十定於民間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左丞相耶律鑄并北京路達魯花赤撒里管民官西京達魯花赤管民官據軍前合用米糧就於本路和糴白米三萬石限明年正月已裏並要數足合用價銀令差宣撫桊禎右三部郎中粘合安仁宣撫別古思等管領元寶鈔一千二百五十定一同勾當仰驗市直價例約量添加於本管民戶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處和糴仍將上項米如法變造細米一千碩須要堪中食用合用夾布袋亦就於發去鈔內和買成造若有係官布袋盡數就用此係軍用急速米糧須要縫造牢固無致沿路破綻損壞官物此事委付卿等去矣如何早令成就卿宜從長區處隨後使當起運如至日違限不足雖是於內點視得卻有帶稅米數或浥變不堪食用者依失悮軍儲論罪四年正月以解鹽引一萬五十道和中陝西軍儲聖旨宣諭陝西行中書省據欽察都元帥奏告所吉蒙古漢軍食用軍糧比者已發鹽引五十道和中米糧以不敷食用今又和中二千九百五十四碩為無鹽引客旅處尚未給散若今年可得引一萬五千道來歲止用一萬二千道俟耕種漸成再行定奪事准奏如聖旨到日據已和中米二千九百餘碩先支給鹽引二千道外今歲糧儲別支解鹽一萬五千道選委人員賫去欽察都元帥楊大淵張大悅汪元璋取管不失悮文字呈省聞奏是年三月以扎馬剌丁中糴米糧仍諭軍民官毋沮壞聖旨宣諭蒙古軍萬戶千戶百戶人等并隨處達魯花赤管民官衆百姓今遣扎馬剌丁將車斗和買米糧及把馬剌丁遣去商收之人不選是誰諭旨之後敢有搔亂沮壞者寧不畏懼那其扎馬剌丁亦毋倚恃不干己事之人勿令夾帶前去無理之事勿行如違之汝等自不知懼那五年正月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聖旨宣諭北京西京隆興宣慰司轉運司總管府管鷹房子打捕官諸投下官員人等據中書省奏告即目西北諸王率領民人前來歸降其間多有合贍濟人口及本路合支諸色人口糧除係官稅糧內應付外宜預為計置和糴事准奏今教中書省撥降交鈔差人於本路并不以是何投下諸色人戶內依彼中市直收糴糧斛

仍仰本路宣慰司選差廉幹官與中書省差去人將價錢同各管頭目給散無致中間尅減虧損百姓其各管頭目亦不得推故違慢至元三年十一月以南京等處和糴糧四十萬碩中書省奏南京等處和糴米糧元擬二十八萬碩今擬糴四十萬碩奏可南京五萬碩符離一十二萬碩徐州一十二萬碩三叉口一十一萬碩四年十一月奏中納官糧接續運其直平章耶律等奏京兆客旅趙信紀震等告自己未年節次中納訖興元沔州和州大安等處軍糧為官不支價錢告奉聖旨於中統三年差發內支還到今不曾支撥事臣等議所支價鈔數多切恐其間別有詐冒合無差官再行分揀見實合支數目在後接續支還奏可八年十月增添各路市直和糴糧斛御史臺承尚書省劄付為隨路常平倉合收糧斛令戶部照勘擬到可收糧七十八萬七千五百碩內擬於各路令赴河倉糧內改撥四十八萬五千碩赴各路常平倉收貯以備支用除外驗彼中價直約量和糴三十四萬二千五百碩擬合用價鈔擬令本路於見在包銀鈔內放支若止依彼中市直收糴又恐百姓畏懼官司不肯中納宜照依當處時估餘上添分毫錢數明出榜文許諸人和中驗所納糧數畫時支價等事為不見糴糧合添價直再送本部擬以謂隨路粟價俱各不等宜令照依

各月時估粟價以十分為率增一分省府准擬仍令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是年十二月講究各路和糴米粟中書省奏今年田禾好收即目正是和糴常平倉糧之時宜增價和糴臣等宜與尚書省臣集議上是其言奉旨公議得今歲隨路多有豐收去處若不官為和糴亦是百姓費耗之數如止依戶部所擬和糴糧斛實為數少及陝西五路并中興等路亦係可以和糴路分再行講究可以添糴糧數及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提刑按察司體究施行總和糴糧粟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碩米五萬五千碩折粟九萬一千六百六十六碩粟三十萬三千碩真定路四萬五千碩順天路七萬碩懷孟路三萬碩彰德路三萬碩衛輝路三萬碩歸德府一萬碩南陽府二萬碩南京一十萬石折粟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米五萬碩折粟八萬三千三百三十碩粟五萬碩河南府一萬碩折粟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碩米五千碩折粟八千三百三十三碩粟五千碩洺磁路八千碩前件劄付戶部據所擬各處和糴糧斛合該價錢就於本處行用庫內逐旋放支和糴行下隨路依准中書省咨該與本省官一同議定西京路費用糧斛浩大依上都一體和糴亦不須別設和糴官專委本路正官一員不妨本職提調均當其餘路分見擬和糴糧斛除已糴到倉外未糴糧數驗各處每

月時估實直米粟價錢以十分為率添給二分常川和糴卻不得因而抑配仍委各處正官一員不妨本職專一提點撿諸色人中過糧價須要畫時畫實給付不得分毫尅減亦勿令百姓畏懼官司不敢糶賣本部更為明出榜文常切覺勒倉官斗腳人等毋得刁蹬結攬停滯須要用官降斛攬斗升兩平收受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治罪如提點官不為用心以致和糴糧數不到或卻令百姓生受無得給付解由仍每季開坐和糴到糧斛數目各各價直申呈施行十六年七月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納米糧中書戶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淮西淮東鹽轉運使滿僕言切見都省差官前去江南運米水陸腳價每碩不下四兩周歲不能運到雖令山東河間運司鹽課內帶收糧斛終是不見折收照得客旅往往將本江南買貨如蒙准擬許發兩淮運司鹽引五萬道分付本司官一員收管驗彼處鹽袋價鈔一十一兩六錢會計每引可中米三碩於大都并長蘆等倉收受憑客納獲朱鈔給引令運司抄連呈省移咨行省撥鹽發早折白米一十五萬石到官更比江南般運省減腳價一萬定又是不勞民力如後節續中納蓄積糧斛數多深於官民兩便乞定奪事都省議得擬於大都萬斯倉通州倉中納據前項鹽引上於本部掌管憑客旅納獲朱鈔銷照

無差就便關發行移兩淮運司支查鹽袋從便貨賣除已劄付兩淮鹽轉運使滿僕提調裝查鹽袋候客旅賫引到彼畫時支撥毋得刁蹬停滯外仍多出文榜召募客旅照依所定碩斗中納仍覺勒倉官斗腳人等如遇客旅中納糧斛即便兩平收受毋得取要加耗分例如有違犯嚴行究治省部今將榜文一道隨此發去常川張掛毋致風雨損壞仍更行下合屬多出文榜召募客旅依所定碩斗赴大都萬億庫通州倉中送納憑客旅納獲朱鈔銷照無差赴官關撥鹽引施行十九年九月以鈔三萬定隆興等處市糴米糧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麥木丁等奏上都兀良哈䚟月赤察兒帖木兒遣人來言今年田禾好收今冬就彼處糴糧甚易臣等議上都兀良哈處宜降鈔二萬定隆興府宣德州德興府已差人視其禾稼甚收成宜再降鈔一萬定令准備市糴米糧上曰此三萬定鈔得米幾何對曰約得八九萬碩上是之可其奏二十年正月以鈔五千定北京糴糧丞相火魯火孫平章札撒等奏北京米糧今歲甚賤上都糴運并以後多有所用令給鈔五千定踏彼處市糴奏可是年二月發鈔萬定上都市糴糧丞相火魯火孫耶律鑄等奏上都米糧亦賤再給鈔一萬定令其市糴奏可是年三月以上都市糴糧積發鈔五萬定賀留守等奏以上都和糴米糧

中書省先給鈔三萬定令米來者多元良哈䚟與丞相火魯火孫等集議宜措降鈔五萬定令臣等聞奏從之是年八月以鈔三千定應昌路和糴糧叅議明里不花等奏去年以鈔三千定應昌府和糴糧令歲使處又賤宜再給鈔三千定上曰此係汝等之事然與曉會之人再議如果有益聽其市糴二十一年三月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諸人中糧中書戶部呈今歲田禾已有收成正是興販糧斛之時令擬河間山東運司量發鹽引於大都召募客旅中納白米新粟用元降印烙圓斛兩平收受照依時估以十分為率添搭二分依驗結課鈔數扣筭合該引目聽從民便支給仍令轉運司憑准納獲糧引米鈔盡將下場先行支查鹽袋中到糧數逐旋交付省倉收貯以備支持事都省准呈別行差委運使木八剌沙後衛經歷馮庶等赴部關撥山東濱樂清滄揚州鹽引於大都萬斯倉召募諸人中納如數運米粟到倉盡時令當該倉官用元降圓斛兩平收受出給朱鈔令所委官驗客旅納獲糧數支訖合該引目開坐花名居住籍貫逐旋申部除山東河間兩運司鹽引本部用勘合符下本司先行支查鹽袋外據兩淮兩浙鹽引呈省移咨行省別付各運司支給仍驗關支出場鹽數結課每月一次開具元關鹽引中到米粟數目申部呈省仍多出文

榜召募諸人依上施行兩淮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三升粟每引中一石八斗六升兩浙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七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四升河間鹽引清滄鹽引白米每引中八斗八升粟每引中一石七斗六升越支蘆臺鹽引白米每引中九斗一升粟每引中一石八斗二升山東鹽引白米每引中七斗九升粟每引中一石五斗八升是年四月以鈔四千定應昌府糴粮明里不花等奏應昌府倉廒每歲和糴米粮收貯令宜給鈔四千定聽其市糴奏可是年九月發鹽引七萬道鈔三萬定和糴上都粮丞相火魯火孫等奏臣與月赤徹兒怯來等集議上都闕少糧儲非宜去年河西之地春木丁用鹽引中粮倉粮得成就如今上都宜以鹽引七萬道依前者奏准三萬定鈔數與之命明安答兒木八剌沙二人專一管領和中收受上是之又曰令斟酌收受如多恐有泛濫二十二年正月以鈔五萬定令不八剌沙和糴上都糧不曾違失海牙等奏去歲上都奏准以鹽引七萬道令市糴粮斛未曾成就令宜給鈔五萬定令木八剌沙等市糴從之是年二月江南民田秋成官為定例收糴次年減價出糶右丞盧世榮叅政不曾迷失海牙等奏江淮行省言今歲浙西米價湧貴富戶積粮貪圖高價貴糶饑民不聊其生自今歲秋成為始乘其米價賤時將有粮

最多之家官用錢本兩平收糴請如粗一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一分三萬石之上者糴一半五萬石之上者三分中官糴二分官倉收貯次年比及新陳相接之際價貴官為開倉減價糶賣年年依時收糴糶賣永為定例臣等議江南富戶地土廣盛每歲所收粮斛數多依准江淮行省所擬依時糴買於官倉內收貯次年比及新陳相接貧民闕食減價賑糶上是之可其奏二十三年正月發鈔五千定市糴沙靜隆興軍糧平章忽都魯叅政充普花等奏沙靜攉場倉官馬合麻言今秋軍人經過倉粮支給盡絕宜給鈔二千定聽其市糴人奏八躭遣人來言隆興府糧儲闕少宜給鈔三千定並從之二十四年五月官發鹽引聽民中糧平章桑哥等奏大都鹽引聽從百姓和中米糧如沿路短少交納時依數償之比官為般運亦多得濟奏可是年十二月以揚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丞相桑哥等奏今年田禾未曾收成之處首姓闕食已行賑濟來年無糧恐百姓生受揚州杭州兩處宜與鹽引五一萬道令准備兌換米粮如歲不收官為出糶其價鈔亦常在又奏浙西魚泊係官採取歲課計鈔三千定宜開其禁聽民採取並從之二十七年十月增價和糴西京糧丞相桑哥等奏西京周回為食粮者多官給鈔常令市糴若依市價百姓未肯貴

糴臣等議宜如市直例每一十兩之上增一兩市糴奏可二十八年二月奏還忽里牙忽思米價平章不忽木等奏忽里牙忽思係也里可溫人去年朶兒朶海闕散人民迴去之後那木罕太子下不倫八都兒及哈蠻等十一千戶處忽里牙忽思以馬三百一十五疋糜子四千一百四十五石賣分給之近以答大蠻剌真納兒都闕奏奉旨迴其價鈔桑哥等省官上與馬價鈔九百三十定米價以疑惑未曾與之令答失蠻八八剌真等又奏臣等遣人計筭該鈔八千餘定總十一千戶處止有哈蠻一千戶收米文帖餘皆無之上曰哈蠻一千戶有文憑迴與價鈔餘者照勘是實與之二十八年五月凡接濟軍糧今後驗文憑給價平章叅朮丁等奏北安王遣使來言斡脫馬合謀阿里二人自二十四年往迤北之地以細米六百石市彼地貧乏軍人令價鈔宜奏聞與之臣等議每石為鈔一百四十二兩總計一千七百四定奏可麥朮丁又奏今後斡脫軍士米粮頭疋不以是何物宜先於臣等處說知數多頭疋粮斛見在何處俟聞奏訖臣等遣人及物主一同取其數目詰何處千戶百戶某官處相關防分付畢就責彼地明白文憑迴然後給價上曰麥朮丁之言是也不須疑惑如卿所奏又謂木八剌沙曰汝亦省誤此事者二十九年五月奏還不伯米牛價鈔平

章剌真平章不忽木等奏回回人不伯以粮二百五十石牛一百八十隻於和林阿剌台處與之比者塔兒渾木八剌沙奏奉旨還其直往歲阿剌台自許每米一石價鈔一十二定具價甚大恣意許之無此理臣等遣人詢問之彼云當年上都米價每一石價鈔五十五兩今加倍與之每石爲一百一十兩牛每隻鈔兩定計九百餘定上曰只與許多足矣成宗皇帝大德五年二月議運和林軍糧方略丞相答剌罕平章賽典赤等奏起運和林軍粮臣等偕樞密院御史臺一同集議世祖皇帝時每歲運二十萬石之上自皇帝登寶位之後增運至三十萬石今每歲額運一十五萬石已三年矣然運送之人欠少數多以謂當時諸王都兒之來又經值次年牛病口瘡倒死爲此失陷然此言未可盡信見行追徵去年忽剌出來題說若只令斡脫之人運送多見短少其數不能盡實到官各取去脚價至軍上又將官糧作己粮重取價鈔於此深有窒礙宜以鈔或鹽引比斡脫所運添其價鈔就和林等倉和糴幾歷監察御史亦言其便已奉旨令試行之然比及和糴成就若住起運亦不可如何運送或別區處臣等昨日與臺院蒙古臣僚一同集議衆人以謂苦寒之地更別有甚學畫惟令各部下准備掃里作站赤遞運脂伯知院又言世祖皇帝時此法已行之亦不能成就今歲又經值風雪宜召募有産業信實之家堪委任者官給脚價運送一十五萬石如其短少亦易取償奏可仁宗皇帝延祐三年二月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中書省奏和林倉糧見有二十餘萬石若不接續收糴恐誤支持今曉諭多人移文各處令嶺北行省官提調和中糧二十三萬石奏可五年十一月趲運和林軍糧二十萬石和中二十萬石中書省奏今年和林多用糧數今趲運二十萬石再令和林省和中二十萬石又奏明年支持從今若不預行文字恐其遲悞臣等議再趲運十萬石和林中糴十萬石奏可六年和中和林軍糧二十萬石丞相伯答沙河散等奏今年爲嶺北行省支持軍粮已趲運和中二十餘萬石矣明年軍餉宜預備二十萬石臣等議宜令遼陽省所轄州縣及山後召募客旅和中一十五萬石西京宣慰司趲運五萬石奏可七年二月趲運和林軍粮十萬石大師右丞相帖木迭兒左丞相阿散啓奉皇太子令旨嶺北行省除見在糧外恐支持不敷再令預備一十萬石内和中五萬石趲運五萬石又啓宣德府雲州察罕腦兒三處令趲運糙米一十萬石其周廻合請粮人戶就令支持並從之鹽折草成宗皇帝大德八年定鹽折草數則例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鹽運使司申照得年例合起草折

食鹽即目相近年終若不預爲申覆誠恐臨時失悞本部議得喂養馬駝年例鹽折稈草八百萬束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須重一十斤合該折變食鹽四萬引即目將近春首合令大都河間運司委官提調須要從新召募壯人船戶如無於南人船戶内推派選揀有抵業信實無拖欠者六綱遞互相保承攬裝載於内若有短少各綱均陪每綱差委并有職人員一名親行管押設法關防比及蚊蝝生發照依上年例四月終俱要運到下卸處所其運司長押官依交割完備方許廻還令大都路委官須要五月十五日以裏盡數俵散人戶食用准備稈草依期赴場送納合該脚價十分爲率先給一半候交割所載鹽貨別無短少至日全行支付於内若有短少於六綱合關脚錢通行措除所擬押運委差人等量事輕重得從斷罪如是濫雇船戶罪及運司判署官吏如蒙准呈本部依上施行都省准擬先具本部并運司提調正官各各職名同管不致違悞依准呈省各處納草限次九月終三分十月終一半十一月終八分十二月終齊足各場額收鹽折草數總計八百萬束白蓮西場麗正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八十八萬九百五十三束萬斯南場平則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六十八萬五千九百七十八束萬斯北場平則門外一十里地額收草七十六萬八千八百一十五束半玉泉場肅清門外一十五里地額收草三十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一束桐園西場建德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束桐園東場安貞門外半里地額收草七十二萬五千二百三十七束湖渠東場安貞門東一十里地額收草三十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五束湖渠西場光熙門外北三里地額收草七十四萬七千三百三十三束千斯場光熙門外二里地額收草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七束半亭子場齊化門外一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郜店場齊化門外二十五里地額收草四十三萬四百一十三束半白蓮東場文明門外西一十里地額收草四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六束半大德元年九月定收草官藏資例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戶部呈大都路申寶坻縣尹李榮等狀告元貞元年八月内大都路摘差收受元貞元年應辦鹽折草每場不下五七十萬束必於甸野積垛每遇支草怯薛丹關綿赤人等少者不下數百一布向前爭攙支要多有瞞殘收草官員不能遍歷照管中有被擾多端不能悉舉其年收草官連年失陷短少有償債賠納有將人口事產折判有終身不能求仕有因此致命負死者中間利害殆非一端任滿止與外路州縣官一體遷轉實是偏重至元貞二年五月内照筭了畢除

其餘管草人員別行外為榮等收支草數別無短少蒙使府官赴省覆說每年收受驗折草實係錢穀重事切見沿河在都倉官粮數不限多寡俱各先行陞等遷用又有設立司倉人等倘有失陷短少一體均陪如是一年任滿別無短少又陞一等切謂賞罰乃國之大柄其倉官既有陞等之例唯收草官獨有責而無賞似為偏負設若榮等倘在少草項下肯以輕想由此論之若依倉官例陞等似合公論不唯賞罰至明庶有激勵于後本部議得無短少人員若依收粮倉官例優陞品級相應送吏部呈議得收草官即比倉官劇易不同若依戶部所擬陞等似涉太優卻緣每歲州縣官內摘差若不明立賞罰無以激勵合無自大德元年為始收草一界別無短少任滿從本路保勘明白咨都省准擬依上施行排年草數至元二十八年三百二十三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束二十九年三百八十一萬三千四百三十束三十年四百二十一萬三百六十一束三十一年五百六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九束元貞元年五百五十八萬六千九百三十九束二年五百四十三萬八千七百四十五束大德元年五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六十二束二年五百六十七萬四千二百四十四束九斤三年六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四十九束四年六百七十萬六千四十七束六斤五年五百二十一萬二千八百九十束六年六百四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十三束五斤七年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一束八年八百四十四萬九千二百七十六束九年二千一萬五千五百二十八束十年一千二十八萬九千二百束十一年二千二百八十六萬八千四十一束五斤至大元年九百九萬二千八百五束二年七百八十八萬五千七百一十七束三年一千三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九束四斤四年七百六十四萬一千九百八十三束一斤皇慶元年八百六十萬六百四十二束五斤二年九百二萬五百九十九束九斤延祐元年七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二十七束二年八百一十六萬七千四百三十束六斤三年九百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九十束三斤四年九百一十九萬六千四百二十七束四斤五年九百六十一萬五千九百八十七束六年九百六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四束七年七百三十八萬二千八百七十六束六斤至治元年八百三十七萬六千五百九十四束八斤半二年七百二十一萬四百一十九束五斤三年一千九十八萬二百八十八束泰定元年一千一百三十六萬三百一十束二年九百六十四萬九千三十六束五斤三年八百八十八萬四百三十三束五斤四年八百七十萬九千四百五十五束八斤天曆元年八百三十二萬一千二百九十八束七斤二年九百二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八束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行在諸軍馬草 行在諸軍馬草每年計三百六十萬束每束戶部降本錢百文下浙西漕司於諸州收買其十六萬給以權貨務見錢關子二十萬緡以本部窠名錢科降紹興三十一年殿前司既獻酒坊六十五戶部因請以其淨息錢三十六萬緡專充馬草本錢而以近年合降本錢收糴馬料從之（四月辛未）大抵馬草料錢約計七十餘萬

宋王之道相山集預置大軍馬草劄子 契勘大軍見戍淮上將來合用馬草理宜預行計置之道竊覩紹興六年秋劉少保宣撫淮西日其他措置牟謀固不可毛舉纔數而最為擾民者馬草一事宣撫司行下安撫司安撫司行下諸州州行下縣縣行下保正長文移騰函繼踵催督起發而不言其受納去處州縣既已責辦保正長更不肯為申明保正長迫於程限且畏軍法正當穫稻菽麥之際盡起保內丁壯人員草四束自朝至暮徬徨道塗東西南北莫知所向如是者幾一月後來冠退既就廬州置場受納而其受納官吏務在請賕競為阻節斯民既苦一月無處交納幸有其交納處不復計較所費由是每草一束會計水運亦不下四百金其員擔者往往至正七倍深可憐憫欲乞朝廷明降旨揮自今民間所科馬草除情願般赴軍前交納人戶外餘聽東納錢二百文省當夏秋閒暇時官為召募老弱不堪出戰之兵於沿淮及安豐塘并廬壽春有塘㴾去處採斫堆垛集備緩急應副大軍支遣庶得不奪民間不煩民力而軍餉預辦緩急不致誤事豈曰小補哉

李忠定公集乞令張慤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慤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往劉韐軍前外張慤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糴買本司闕漕臣應副竊恐誤事兼糴買自來只合委官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草其中山府糴買令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御筆依奏御一面作奏聖旨行下

許景衡橫塘集乞備兩京糧草劄子 臣訪聞東京近日所管糧草不多守禦之計所宜預備伏望睿旨下宗澤契勘合用人馬之數每月約支若干今來倉場見在可支幾箇月其未足之數伏乞下戶部速與那撥綱運應副其應天府人馬全然數少理合增置其糧草亦乞依此施行庶使向後不致闕事凡此皆今日之急務伏乞聖慈特賜留神臣不勝懇切之至取進止

乞備兩京糧草第二劄子 臣今月初五日曾具劄子為東京所管軍糧不多乞令宗澤契勘合用之數下戶部疾速那撥綱運應副及應天府所管人馬數少若蒙分兵防守亦

合措置約支兩種二事最爲急切至今多日未蒙指揮契勘去年東京和糴實助經費今來汴水向淺竊恐綱運漸艱欲乞詳酌令兩京措置和糴或只坐倉支錢則公私兩便及戶部鄰撥綱運應副並望睿旨下所屬疾速施行或稍後時則不及事矣取進止劉元城盡言集論畿內買草事

右臣伏見熙寧以前左右騏驥院及天駟牧養等十坊監馬數蕃息每至冬月並還廠下兩縣之費極爲浩瀚常賦所入既不能給致於畿內十七縣市草五百萬束謂之體量和買蓋立法之意本令相度逐歲之豐凶而制拋降之多寡未嘗諸縣爲一定額也其後坊監併廢國馬浸少拘文之吏因循不言前日畿邑之草依舊收買雖係災傷無敢放免而又不支見錢以布准折官定布直既已甚高及其估草則反太賤比之市價不能及半或遇水旱之災民間無草即每束止令輸錢文比折布往往倍費是於二稅及諸色差科之外加此一重無名之賦也臣聞諸縣部庫甚有民間納到草錢推此言之足見坊監馬食有餘可以裁損欲望聖慈明敕主者令來每歲契勘國馬的確合用之草約常賦所入向或不足方許量加寬剩拋降委提點司體量逐縣之豐凶隨其分數依時和買若大段荒歉全無收獲即並與免放不使納錢庶幾民力稍寬均被聖澤元王惲秋澗集

元徵問取牧馬地草束事狀　今察到涿州站堡占牧馬地內有熟地二百七十七項二十二畝每年召人租種每畝收粟三升稈草一束爲此取訖管站官提領馬仲祥等並與所察相同今扣筭得上項地畝每年計取粟八百三十一石六斗六升稈草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二束且自至元三年爲頭至今四年計粟三千三百二十六石六斗四升稈草一十一萬八百八十八束擬此合行料撥　又爲收刈秋青草事　照得每年和買應辦稈草不下六七百萬稱才方數周切見燕京順天等處蝗虫水澇若全依年例和買切恐臨時耽誤合無籍此秋間令從長計置秋青等草如法積垛向前寨載支持周度官民似爲兩便擬此合行具呈爲清泉寓庵集

繼劉僉事韻罷鹽折草　擾擾民情散不收片言寧肯慰窮愁不知易粟誰遺種直要蒼生死即休數口未償前日價一書今洗百年憂俺來簫鼓連天響昨夜春風入畫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十四巧

草

本草

（韓保昇云按藥有玉石草木蟲獸而直云本草者謂諸藥中草類最多）事物紀原帝王世紀曰炎帝嘗味草木宣藥療疾著本草四卷至梁陶弘景唐李世勣等注叙爲二十卷皇朝開寶中重校定仁宗嘉祐中命掌禹錫等集類諸家叙藥之說爲補注本草唐書于志寧傳志寧云班固惟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嘗藥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梁陶弘景本序云此書應與素問同類其餘多與志寧之說同也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辨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有五著其本草過數乃亂（注見三墳書本草今本草中白字者是神農本經也用者大驗世紀云神農著本草四卷按漢紀雖及本草而志無錄梁七錄始有之上三卷世攸或稱古無其書非也昔樓護少誦醫經本草則漢世嘗有之特本廣爾）舊唐書呂才傳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

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呂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卷新唐書于志寧傳初志寧與司空李勣修定本草并圖合五十四篇高宗曰本草尚矣今復修之何所異邪對曰昔陶弘景以神農經合雜家別錄註詔之江南偏方不周曉藥石往往紕繆四百餘物今考正之又增後世所用百餘物此以爲異帝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黃帝內外經不載本草至齊七錄乃稱之世謂神農氏嘗藥以拯含氣而黃帝以前文字不傳以識相付至桐雷乃載篇冊然所載郡縣多在漢時疑張仲景華佗竄記其語別錄者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其言華葉形色佐使相須附經爲說故弘景合而錄之帝曰善其書遂大行雲谷雜記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唯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於漢但當時秘府偶無故七畧不載班固作藝文志唯據七畧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於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

餘皆後人所增　王應麟玉海唐本草圖志神農本草三卷雷公集撰四卷（隋志四卷雷公集注）吳普本草因六卷（華佗弟子）李氏三卷原平仲靈秀本草圖六卷殷子嚴音義二卷病源合藥節度五卷要術三卷要妙五卷名醫別錄三卷陶弘景集注七卷（隋志同又有本草十卷）太清草木方集要三卷顯慶四年司空英公李勣大尉長孫無忌兼侍中辛茂將弘文館學士許敬宗禮部郎中孔志約尚藥奉御許孝崇胡子家蔣季璋藺復珪許弘直巢孝儉蔣季瑜吳嗣宗蔣義方蔣季琬許弘蔣茂昌（以上五醫官）太常丞呂才賈文通太史令李淳風潞王府參軍吳師哲禮部主事顏仁楚右監門長史蘇敬等合二十三人撰本草二十卷目錄一卷藥圖二十卷圖經七卷　六典注凡藥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新修本草新附一百九十四有名無用唐志孔志約音義二十卷（隋志有姚最音義三卷）蘇敬新修二十一卷又新修圖二十六卷音三卷圖經七卷甄立言（一作權）音義七卷藥性三卷（會要甄立言撰音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孟詵食療三卷王方慶新本草四十一卷又藥性要訣五卷李含光音義二卷陳藏器拾遺十卷開元中鄭虔胡本草七卷　藝術類貞觀尚方令王定畫本草訓誡圖　隋志神農本草八卷（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梁有五卷王蜀物二卷神農明堂圖一卷蔡邕本草七卷陶隱居十卷秦承祖六卷王季璞本草經三卷李讜之本草經經鈔各一卷趙贊經一卷甄氏三卷李讜之藥錄六卷神農採藥經二卷名醫別錄三卷陶氏撰中興書目本草圖經二十卷漢書藝文志不著錄平帝紀元始五年正月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蓋見於此梁七錄載神農三卷陶隱居序云疑仲景元化等所記今以本經三品藥三百六十五種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凡七百三十種合為七卷唐顯慶中李勣等刋定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舊經三卷藥三百六十五種弘景進名醫別錄為之注釋分為七卷李勣等參考增一百十四種凡八百卌廣為二十卷世謂唐本草復有圖經載形色釋同異而明皇御製又有天寶單方藥圖今存一卷蜀孟昶命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世謂蜀本草）開寶中詔盧多遜等重注嘉祐二年掌禹錫等再加校正後蜀張文懿撰本草括要詩三卷熙寧中崔源辨誤一卷鄭樵外類五卷成書二十五卷　文選養生論注引天老養生經曰神農本草名醫別錄經方小品養生之要又引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

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謝靈運山居賦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間出　唐孔志約本草序岐和彭緩騰絕軌於前李華張吳振英聲於後桐雷眾記（唐志桐君藥錄三卷雷公藥對二卷漢司馬相如傳注郭璞曰藥對曰云云周禮疏見上）岐黃彭扁振揚輔導至于桐雷乃著編簡　開寶重定本草　嘉祐紹興校定本草圖　開寶中命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詳定附益一百三十三種學士多遜考刋定之六年四月癸丑知制誥王祐等上之計二十卷（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墨字別之崇文總目二十一卷）御製序（合九百八十三種并目二十一卷頒天下）嘉祐二年八月辛酉詔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等再校正既而補注成書奏御又詔天下郡縣圖上所產藥以頌刻意是書俾專撰述總二十卷圖經二十卷目錄各一卷頌為之序曰主上至仁厚德涵養生類憂軫近臣讎校岐黃內經重定鍼艾俞穴或范金揭石或鏤板聯編作慶曆善救方以賜南方作簡要濟衆方以示下民今復廣藥譜之未備圖地產之所宜納斯民於壽康召和氣於穹壤六年九月集賢校理蘇頌上之總新舊一千八十二條（新補八十有二種新定十有七種合一千七十六種）紹興二十七年八月十五日王繼先校定大觀證類本草三十二卷釋音一卷詔祕省修潤付胄監鏤板行之（大觀經史證類本草唐慎微撰）宋史方技傳龐安時蘄州蘄水人精於醫藥凡古今醫書靡不通貫嘗以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能辨審試有功不可遺也作本草補遺　又周密至以千牛衛大將軍致仕晚年好讀神農本草留意方術李昌齡樂善錄極聞事陶隱居於茅山一日忽有二青童一白鶴自空而下隱居謂已當之童曰太上命拯先生也拯既去後三日密降謂陶曰先生陰德固著然修本草以虻蟲水蛭之類為藥功雖及人反害物命坐此更一紀當解形去（太平廣記陶君復以草木之藥可代物命者著別行本草三卷以贖其過）高氏緯略滕元發云一善醫者唯取本草白字藥用之多驗蘇子容云累者是後漢人益之求收本草書豈可不熟如權德輿詩中邪均禹貢上藥驗桐君李群玉詩注藥陶貞白尋山許遠游王績詩行披葛公注坐驗農皇帙杜甫詩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李益詩草木分千品方書問六陳背留意於此者梁谿漫志本草誤張文潛好食蟹晚苦風痺然嗜蟹如故至剔其肉滿貯巨栝而食之書作詩云世言蟹毒甚過食風乃來風淫爲末疾能敗股

興脉我讀本草書見恐未有憑筋絕不可理髮續牢如絙骨萎用髮補可使無騫崩凡風待火出熱甚風乃騰中炎若過髮其快如霜冰俗傳未必妄但恐殊愛憎本草起東漢妄之出賢能難夫琮不遠堯舜終殊稱書生自信書但說徒營營文潛為此詩貽者髮之僻而為之辯耶抑真信本草也如河豚之目并其子凡血皆有毒食者每剔去之其肉則洗滌數十遍待色如雪方敢烹故梅聖俞詩云烹炰苟失所入喉為鏌鋣而大觀本草乃云河豚性溫無毒所謂注本草誤而能殺人者殆此類耶程氏遺書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則知自至此潁川語錄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乃用本草語本草中如黃精曰黃獨山藥曰玉延蓮曰藕實荷曰水芝芋曰土芝蟹曰擁劍之類入詩文用之皆雅馬蹄香似細辛其名亦佚山海經云蛇谷上多少辛少辛即細辛也本草不載溫革瑣碎錄陶隱居本草多未曉北地藥名政和本草

嘉祐補注總叙　舊說本草經神農所作而不經見漢書藝文志亦無錄焉平帝紀云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在所為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

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而英公李世勣等注引班固叙黃帝內外經云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此乃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載神農本草三卷推以為始斯為失矣或疑其間所載生出郡縣有後漢地名者以為似張仲景華佗輩所為是又不然也淮南子云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毒由是醫方興焉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佗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草繇是見於經錄舊經纔三卷藥止三百六十五種至梁陶隱居又進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五種因而注釋分為七卷唐顯慶中監門衛長史蘇恭又摭其差謬表請刊定乃命司空英國公李世勣等與恭考得失又增一百一十四種分門部類廣為二十卷世謂之唐本草國朝開寶中兩詔醫工劉翰道士馬志等相與撰集又取醫家嘗用有効者一百三十三種而附益之乃命翰林學士盧多遜李昉王祐扈蒙等重為刊定乃有詳定重定之目並鏤板摹行由此醫者用藥遂知適從而偽蜀孟昶亦嘗命其學士韓保昇等以唐本圖經參比為書稍或增廣世謂之蜀本草今亦傳行是書自漢迄今甫千歲其間三經撰著所增藥六百餘種收採彌廣可謂大備而知醫者猶以為傳行既久後來講求浸多參校近之所用頗亦漏略宜有纂錄以備頤生敺疾之用嘉祐二年八月有詔臣禹錫臣億臣頌臣洞等再加校正臣等亦既被命遂更研覈竊謂前世醫工原診用藥隨効輒記遂至增多槩見諸書浩博難究雖屢刪定而去取非一或本經已載而所述粗略或俚俗嘗用而大醫未聞嚮非因事詳著則遺散多矣乃請因其疏捂更為補注應諸家醫書藥譜所載物品功用並從採掇惟名近迂僻類乎怪誕則所不取自餘經史百家雖非方餌之急其間或有參說藥驗較然可據者亦兼收載務從該洽以副詔意凡名本草者非一家今以開寶重定本為正其分布卷類經注雜糅間以朱墨並從舊例不復釐改凡補注並據諸書所說其意義與舊文相參者則從刪削以避重複其舊已著見而意有未完後書復言亦具存之欲詳而易曉仍每條並以朱書其端云臣等謹按某書云某事其別立條者則解於其末云見某書凡所引書以唐蜀二本草為先書則以所著先後為次第凡書舊名本草者今所引用但著其所作人名曰某人惟唐蜀本則曰唐本云蜀本云凡字朱墨之別所謂神農本經者以朱字名醫因神農舊條而有增補者以墨字間於朱字餘所增者皆別立條並以墨字凡陶隱居所進者謂之名醫別錄並以其注附於末凡顯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唐本先附凡開

寶所增者亦注其末曰今附凡今所增補舊經未有者於逐條後開列云新補凡藥舊分上中下三品今之新補難於詳辨但以類附見如綠礬次於礬石山薑花次於豆蔻扶移次於水楊之類是也凡藥有功用本經未見而舊注已曾引據今之所增但涉相類更不立條並附本注之末曰續注如地衣附於垣衣燕覆附於通草馬藻附於海藻之類是也凡舊注出於陶氏者曰陶隱居云出於顯慶者曰唐本注出於開寶者曰今注其開寶考據傳記者別曰今按今詳又按皆以朱字別於其端凡藥名本經已見而功用未備今有所益者亦附於本注之末凡藥有今世已嘗用而諸書未見無所辨正者如胡蘆巴海帶之類則請從太醫衆論參議別立為條曰新定舊藥九百八十三種新補八十二種附於注者不預焉新定一十七種總新舊一千八十二種皆隨類粗釋推以十五凡則補注之意可見矣舊著開寶英公陶氏三序皆有義例所不可去仍載於首篇云

新舊藥合一千八十二種　三百六十種神農本經一百八十二種名醫別錄一百一十四種唐本先附一百三十三種今附一百九十四種有名未用八十二種新補一十七種新定二十種今增

梁陶隱居序　隱居先生在乎茅山岩嶺之上以吐納餘暇頗遊意方技覽本草藥性以為盡聖

人之心故撰而論之舊說皆稱神農本經。余以爲信然。昔神農氏之王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造耕種以省殺生之弊宣藥療疾以拯天傷之命此三道者歷衆聖而滋彰。文王孔子彖象繇辭幽贊人天。后稷伊尹播厥百穀惠被群生。岐黃彭扁振揚輔導恩流含氣並歲踰三千民到于今賴之但軒轅以前文字未傳如六爻指垂畫象稼穡即事成迹至於藥性所主當以識識相因不爾何由得聞至于桐雷乃著在於編簡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爾秦皇所焚醫方卜術不預故猶得全錄而遺漢獻遷徙晉懷奔迸文籍焚靡（米嘉祐本按蜀本作糜音糜）千不遺一今之所存有此四卷（嘉祐本按唐本亦作四卷韓保昇又云神農本草上中下并序錄合四卷今按四字當作三傳寫之誤也何則按梁七錄云神農本草三卷又據今本經別序後朱書云本草經卷上卷中卷下卷上注云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卷中云玉石草木三品卷下云蟲獸果菜米食三品即不云三卷外別有序錄明知韓保昇所云又據誤本妄生曲說今當從三卷爲正）是其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制疑仲景元化等所記又云有桐君採藥錄說其花葉形色藥對四卷論其佐使相須魏晉以來吳普（嘉祐本按蜀本注云普廣陵人也華佗弟子撰本草一卷）

李當之（嘉祐本按蜀本注云華佗弟子修神農舊經而世少行）等更復損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且所主治互有得失醫家不能備見則識智有淺深今輒苞綜諸經研括煩省以神農本經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爲主又進名醫副品亦三百六十五合七百三十種精麁皆取無復遺落分別科條區畛（音軫）物類兼注詺（音娛）時用土地所出及仙經道術所須并此序錄合爲七卷雖未足追踵前良蓋亦一家撰製吾去世之後可貽諸知音爾

本草經卷上（序藥性之源本論病名之形診題記品錄詳覽施用）本草經卷中（玉石草木三品）本草經卷下（蟲獸果菜米食三品有名未用三品）

右三卷其中下二卷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錄並朱墨雜書并子注今大書爲七卷（唐本注漢書藝文志有黃帝內外經班固論云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乃班固論經方之語而無本草之名惟梁七錄有神農本草三卷陶據此以別錄加之爲七卷序云三品混糅冷熱舛錯草石不分蟲獸無辨豈使草木同品蟲獸共條披覽既難圖繪非易今以序爲一卷玉石三品爲三卷草三品爲六卷木三品爲三卷禽獸爲一卷蟲魚爲一卷果爲一卷菜爲一卷米穀爲一卷有名未用爲一卷合二十卷其十八卷中藥合八百五十種三百六十一種本經一百八十一種別錄一百一十五種新附一百九十三種有名未用）

上藥一百二十種爲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欲輕身益氣不老延年者本上經中藥一百二十種爲臣主養性以應人無毒有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補虛羸者本中經下藥一百二十五種爲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　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應一日以成一歲。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也（嘉祐本按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墨書神農本經藥三百六十五種今此言倍其數合七百三十名是并名醫別錄副品而言也則此一節別錄之文也當作墨書矣蓋傳寫浸久朱墨錯亂之所致爾遂令後世覽之者捃摭此類以謂非神農之書乃後人附託之文者率以此故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上品藥性亦皆能遣疾但其勢力和厚不爲倉卒之效然而歲月常服必獲大益病既愈矣命亦兼申天道仁育故云應天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寅卯辰巳之月法萬物生榮時也中品藥性療病之辭漸深輕身之說稍薄於服之者祛患當速而延齡爲緩人懷性情故云應人一百二十種者當謂午未申酉之月法萬物成熟時也下品藥性專主攻擊毒烈之氣傾損中和不可常服疾愈即止地體收殺故云應地一百二十五種者當謂戌亥子丑之月法萬物枯藏時也兼以閏之盈數加之凡合和之體不必偏用之自隨人患參而共行但君臣配隸依後所說若單服之者所不論爾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三臣九佐使也

右本說如此今按用藥猶如立人之制若多君少臣多臣少佐則氣力不周也而檢仙經世俗諸方亦不必皆爾大抵養命之藥則多君養性之藥則多臣療病之藥則多佐猶依本性所主而兼復斟酌詳用此者益當爲善又恐上品君中復各有貴賤譬如列國諸侯雖並得稱制而猶歸宗周臣佐之中亦當如此所以門冬遠志別有君臣甘草國老大黃將軍明其優劣皆不同秩自非農岐之徒孰敢詮正正應領略輕重爲其分劑也（蘇沈良方論君臣說有藥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謂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給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爲君其次爲臣佐有毒者多爲使此謬論也設若欲攻堅積則巴豆輩豈得不爲君也）

藥有陰陽配合（嘉祐本按蜀本注云凡天地萬物皆有陰陽大小各有色

類尋究其理並有法象故毛羽之類皆生於陽而屬於陰鱗介之類皆生（於陰而屬於陽所以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黃法土故色黃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腎。餘皆以此之例可知矣）子母兄弟（嘉祐本按蜀本注云若榆皮為母厚朴為子之類是也）根莖花實草石骨肉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凡此七情合和視之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制。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合用也。（嘉祐本按蜀本注云凡三百六十五種有單行者七十一種。相須者十二種。相使者九十種。相畏者七十八種相惡者六十種。相反者十八種相殺者三十六種。凡此七情。合和視之）

右本說如此。今按其主療雖同。而性理不和。更以成患。今檢書方用藥亦有相惡相反者服之乃不為害或能有制持之者猶如寇賈輔漢程周佐吳大體既正不得以私情為害雖爾恐不如不用今仙方甘草丸有防己細辛俗方玉石散用栝樓乾薑略舉大體如此其餘復有數十條別注在後半夏有毒用之必須生薑此是取其所畏以相制爾其相須相使者不必同類猶如和羹調食魚肉蔥豉各有所宜共相宣發也　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陰乾暴乾採造時月生熟土地所出真偽陳新並各有法　右本說如此又有分劑秤兩輕重多少皆須甄別若用得其宜與病相會入口必愈。身安壽延若冷熱乖衰真假非類分兩違舛湯丸失度當差反劇以致傷命醫者意也古之所謂良醫者蓋善以意量得其節也（陳衍析集名醫錄云徐書記有室女病似勞醫僧法靖診曰二十脈微伏是憂思鬱氣而勞請示病實治之無謬徐曰女子因夢吞蛇漸成此病靖謂有蛇在腹用藥轉下小蛇其病遂愈靖密言非蛇病也因夢蛇憂過成疾當治意而不治病其蛇亦非自腹中出蓋執與轉藥也周守忠家求亦舉此）諺云俗無良醫枉死者半拙醫療病不如不療喻如宰夫以鱓鼈為蓴羹食之更足成病豈充飢之可望乎故仲景云如此死者愚醫殺之也。　藥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漬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宜者亦有不可入湯酒者並隨藥性不得違越　右本說如此。又按病有宜服丸者服散者服湯者服酒者服膏煎者亦兼參用察病之源以為其制也。（蘇沈良方論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

者須用丸。又欲速用湯稍緩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概也世用湯者全少應湯者全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多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效力豈敵湯勢然既力大不宜有失消息用之要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脈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右本說如此按今自非明醫聽聲察色至乎診脈孰能知未病之病乎且未病之人亦無肯自療故桓侯怠於皮膚之微以致骨髓之痼今非但識悟之為難亦乃信受之弗易倉公有言曰病不肯服藥一死也信巫不信醫二死也輕身薄命不能將慎三死也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人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傳入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變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靈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至愈昔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陳衍按續搜神記云許永弟患心腹痛十餘年求候子豫視曰鬼神也乃出八毒赤丸與服之大利數行而差　詳一作錄張果醫說亦舉此）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譬景公膏肓之例是也（陳衍按左氏傳云晉景公病求醫緩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在肓之上膏之下不可為也肓膈也膏心下也為治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真誥中有言曰常不能慎事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乃怨咎於神靈乎當風臥濕反責他人於失覆皆癡人也。夫慎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皆慎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為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術療理爾若用毒藥療病先起如黍粟病去即止不去倍之不去十之取去為度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中單行一兩種有毒物只如巴豆甘遂之輩不可便令盡劑如經所言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二物一毒服二丸如大麻三物一毒服三丸如胡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小豆五物一毒服五丸如大豆六物一毒服六丸如梧子從此至十皆如梧子以數為丸而毒中又有輕重且如狼毒鉤吻豈同附子芫花輩邪凡此之類皆須量宜（嘉祐本按唐本注云三物一毒服三丸如小豆四物一毒服四丸如大豆五物

（一毒服五丸如巴大戟云堇椿毛夫大於梧子等若不頻令以糾丑皆小豆小豆皆大生大豆皆先矢以為折衷）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鬼疰蠱毒以毒藥癰腫瘡瘤以瘡藥風濕以風濕藥各隨其所宜　右本說如此又按藥性一物兼主十餘病者取其偏長為本復應觀人之虛實補瀉男女老少苦樂榮悴鄉壤風俗並各不同褚澄療寡婦尼僧異乎妻妾此是達其性懷之所致也（陳衍新集許狀假云家褚澄療師尼寡婦別制方蓋此二種寡婦獨陰無陽慾心萌而不遂是以陰陽交爭乍寒乍熱全類溫瘧久則為勞論曰許君中褚氏之說書是哉艱之言如來以皆然也若其人之紙所偏行偏乎疾病從此而非書要書備常以為治不可固此二說之）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後服藥病在心腹以下者先服藥而後食病在四肢血脈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飽滿而在夜　右本說如此按其非但藥性之多少其節適早晚復須調理今方家所云先食後食蓋此義也又有須酒服者飲服者冷服者煖服者服湯則有疏有數煮湯則有生有熟各有法用並宜審詳　夫大病之主有中風傷寒寒熱溫瘧中惡霍亂大腹水腫腸澼下痢大小便不通賁㹠上氣欬逆嘔吐黃疸消渴留飲癖食堅積癥瘕驚邪癲癇鬼疰喉痺齒痛

耳聾目盲金瘡踒折癰腫惡瘡痔瘻癭瘤男子五勞七傷虛乏羸瘦女子帶下崩中血閉陰蝕蟲蛇蠱毒所傷此大略宗兆其間變動枝葉各宜依端緒以取之　右本說如此按今藥之所主止說病之一名假令中風乃有數十種傷寒證候亦有二十餘條更復就中求其類例大體歸其始終以本性為根宗然後配合證以合藥爾病之變狀不可一槩言之所以醫方千卷猶未盡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緩之書蔑聞而道經略載扁鵲數法其用藥猶是本草家意至漢淳于意及華佗等方今時有者亦皆條理藥性惟張仲景一部最為眾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爾至於刳腸剖臆刮骨續筋之法乃別術所得非神農家事自晉代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輩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商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療病亦十愈其八九凡此諸人各有所撰用方觀其指趣莫非本草者乎或時用別藥亦循其性度非相踰越范汪方百餘卷及葛洪肘後其中又細碎單行經用者或田舍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餅店蒜虀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為金瘡所秘此蓋天地間物莫不為天地間用觸遇則會非其主對矣顏光祿亦云全三品藥性以本草為主道經仙方服食斷穀延年卻老乃至飛丹鍊石之奇雲騰羽化之妙莫不以藥道為先用藥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異世法猶如粱肉主於濟命華夷禽獸皆共仰資其為主理即同其為性靈則異爾大略所用不多遠至二十餘物或單行數種便致大益是其服食歲月深積即本草所云久服之效不如俗人微覺便止故能臻其所極以致遐齡豈但充體愈疾而已哉今庸醫處療皆恥看本草或倚約舊方或聞人傳說或遇其所憶便攬筆疏之俄然戴面以此表奇其畏惡相反故自寡昧而藥類違僻分兩參差亦不以為疑脫或偶爾值差則信方驗若旬月未瘳則言病源深結了不反求諸己詳思得失虛搆聲稱多納金帛非惟在顯宜責固將居幽貽譴矣其五經四部軍國禮服若詳用乖越者猶可矣止於事跡非宜爾至於湯藥一物有謬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長何不深思戒慎邪昔許太子侍藥不嘗招弒君之惡季孫饋藥仲尼有未達之辭知其藥性之不可輕信也晉時有一才人欲刊正周易及諸藥方先與祖訥共論祖云辨釋經典縱有異同不足以傷風教至於湯藥小小不達便致壽夭所由則後人受弊不少何可輕以裁斷

祖之此言可謂仁識足為龜鏡矣按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明此二法不可以權飾妄造所以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九折臂者乃成良醫（陳衍注云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兮注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蓋謂學功須深故也復患今之承藉者多恃衒名價亦不能精心研習實為可惜虛傳聲美聞風競往自有新學該明而名稱未播貴勝以為始習多不信用委命虛名諒可惜也（陳衍注云新集方悉禮記解云醫為異能非父祖子孫傳業亦無自而精矣此言道其常而已若或自得於心手之間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或傳非其人雖三世亦所不取也故丙如知語錄參古云學書費紙學醫費人費紙何如費人為多矣須是覽方書廣閱老宿指拍是令最有陰德）京邑諸人皆尚聲譽不取實事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傍及親族其有虛心告請者不限貴賤皆摩踵救之凡所救活數百千人自余投纓宅嶺猶不忘此日夜翫味常覺欣欣今亦撰方三卷并效驗方五卷又補葛氏肘後方三卷蓋欲承嗣善業令諸子姪不敢失墜可以輔身濟物者也

又序例令按諸藥採造之法既並用見成非能自採不復具論其事惟合藥須解節度例之左　按諸藥所生皆的有境界秦漢以前當言列國今

郡縣之名後人所改爾江東以來小小雜藥多出近道氣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則全用歷陽當歸錢塘三建豈得相似所以療病不及往人亦當緣此故也蜀藥及北藥雖有去來亦非復精者且市人不解藥性惟尚形飾上黨人參世不復售華陰細辛棄之如芥且各隨俗相競不能多備諸族故往往遺漏今之所存二百許種爾衆醫都不識藥惟聽市人市人又不辨究皆委採送之家採送之家傳習造作真僞好惡並皆莫測所以鍾乳醋煑令白細辛水漬使直黄耆蜜蒸爲甜當歸酒灑取潤螵蛸膠著桑枝蜈蚣朱足令赤諸有此等皆非事實俗用既久轉以成法非復可改末如之何又依方分藥不量剝除只如遠志牡丹纔不收半地黄門冬三分耗一凡去皮除心之屬分兩皆不復相應病家惟依此用不知更秤取足又王公貴勝合藥之日悉付群下其中好藥貴石無不竊換乃有紫石英丹砂吞出洗取一片動經十數過賣諸有此例巧僞百端雖復監檢終不能覺以此療病固難即效如斯並是藥家之盈虛不得咎醫人之淺拙也　凡採藥時月皆是建寅歲首則從漢太初後所記也其根物多以二月八月採者謂春初津潤始萌未衝枝葉勢力淳濃故也至秋枝葉乾枯津潤歸流於下今即事驗之春寧宜早秋寧宜晚華實莖葉乃各隨其成熟爾歲月亦有早晏不必都依本文也（陳衍江新安沈存中良方論采藥云舊論草木二藥古者採草藥多用二八月此殊未當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采則津澤皆歸其根且無宿根者未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定而又未衰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採用芽者取葉未舒時採用花者取花初敷時採用實者取實成采如丁香惟有一種本草以二月八月採其實後之釋者一謂歲冬生花結實至次年春採故云二月採也一謂二三月開花至七月方始成實故云八月採也然丁香皆生於東南溫煖之地收時猶且不同如此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中須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寺今江州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禮記月令仲春桃始華注謂建卯之月此山寒故開遲時也草有花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卑名切汾扶云切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也同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物拘以定月哉論曰夫一種藥而採月不一者蓋前後述本草之人各方不同故居陽和之方者見庶物先發而採早其居陰寒之方者見庶物晚成而採遲各因所居之方以紀

所採之月要知隨地適時則物性正而功力全矣）經說陰乾者謂就六甲陰中乾之又作遁甲法甲子旬陰中在癸酉以藥著酉地也實謂不必然正是不露日暴於陰影處乾之爾所以亦有云暴乾故也若幸可兩用益當爲善（宋開寶本按本草采藥陰乾者皆多惡至如鹿茸經稱陰乾皆悉爛令壞今火乾易得且良草木根苗陰之皆惡九月以前采者悉宜日乾十月以後采者陰乾乃好）古秤惟有銖兩而無名分今則十黍爲一銖六銖爲一分四分成一兩十六兩爲一斤雖有子穀秬黍之制從來均之已久正爾依此用之（開寶本按唐本又云但古秤皆復今南秤是也晉秤始後漢末以來分一斤爲二斤一兩爲二兩耳金銀絲綿並與藥同無輕重矣古方惟有仲景而已涉今秤若用古秤作湯則水爲殊少故知非復秤悉用今者耳）今方家所云等分者非分兩之分謂諸藥斤兩多少皆同爾先視病之大小輕重所須乃以意裁之凡此之類皆是丸散丸散竟依節度用之湯酒之中無等分也　凡散藥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錢五匕者今五銖錢邊五字者以抄之亦令不落爲度一撮者四刀圭也十撮爲一勺十勺爲一合以藥分升之者謂藥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兩則以升平之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內散藥不按抑之正爾微動令平調爾今人分藥不復用此　凡丸藥有云如細麻者即胡麻也不必扁扁但令較略大小相稱爾如黍粟亦然以十六黍爲一大豆也如大麻子者准三細麻也如胡豆者即今青斑豆是也以二大麻子准之如小豆者今赤小豆也粒有大小以三大麻子准之如大豆者以二小豆准之如梧子者以二大豆准之一方寸匕散和得如梧子准十丸爲度如彈丸及雞子黄者以十梧子准之（唐本注云方寸匕散爲丸如梧子得十六丸如彈丸一枚若雞子黄者准四十丸今彈丸同雞子黄此其不等）凡湯酒膏藥舊方皆云㕮（方汝切）咀（子與切）者謂秤畢擣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於事殊不允當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平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㕮咀者乃得原末而又粒片調和也（唐本注云㕮咀正謂商量斟酌之今解皆理外生情爾宋開寶本按今詳㕮咀即上文細切之義非商量斟酌也）　凡丸散藥亦先細切暴燥乃擣之有各擣者有合擣者並隨方所言其潤濕如天門冬乾地黄輩皆先切暴獨擣令遍碎更出細擘暴乾若逢陰雨亦以微火烘之（烘火工切）既燥小停冷乃擣之　凡濕藥燥皆大耗當先增分兩須得屑乃秤之爲正其湯酒中下如此也　凡篩丸

藥用重密絹令細於蜜丸易熟若篩散草藥用輕踈絹於酒中服即不泥其石藥亦用細絹篩令如丸者凡篩丸散藥畢皆更合於臼中以杵擣之數百過視其色理和同爲佳也（陳衍云新集上衆傳濟方云擣篩藥竟恐有鐵屑以好磁石攪收取之即須再羅　凡合和丸藥或圓也須再杵千百下視其色理和同乃易爲丸然其㕮咀兩字唐本注謂爲商量斟酌非也嘉祐本注特陶隱居亦說爲細切非也醫家謂有含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嚙五於切雖破而不塵但使含味耳仲景方多云㕮咀者長如此仲景云切如麻豆大謂之㕮咀後清汁依皇陵諸而無滓中人易識方亦如之詳狀往旬古醫皆古方藥味多以銖兩及用水皆言升數年代綿歷浸遠傳寫轉見乖訛今則加減合度分兩得中其方中凡言分者即二錢半爲一分也凡言兩者即四分爲一兩也凡言斤者即十六兩爲一斤也凡言等分者即諸藥斤兩多少皆同也　凡煮湯云用水大盞者約一升也一中盞者約五合也一小盞者約三合也　凡草有根莖枝葉皮骨花實諸蟲有毛翅皮甲頭足尾骨之屬須炮炙生熟一如其法或須肉去皮或須皮去肉或須根莖或須花實依方揀鍊極令淨潔然後秤定分兩則得參差藥有相主相使氣力有須有絹若不嚴適諸則不如有好土替有惡爲除切或自以意加減不依方分兩使諸藥石強弱相欺入腹不能治病更相攻擊草石相反使人迷亂力甚刀劍若調和得宜雖未能去病猶得安和五臟於病無所增劇也　凡煮湯當以井花水極令淨潔其水數不得多少參差常令文武小沸初煮亦須烈火次一沸減火令微緩煮小沸令藥味出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人之強弱病之輕重以爲進退增減）

凡湯酒膏中諸石皆細擣之如粟米亦可以葛布篩令調並以新綿別裹內中其雄黃朱砂輩細末如粉　凡煮湯欲微火令小沸其水數依方多少大略二十兩藥用水一斗煮取四升以此爲准然則利湯欲生少水而多取補湯欲熟多水而少取好詳視之不得令水多少用新布兩人以尺木絞之澄去泹（丁初切）濁紙覆令密溫湯勿令鎗器中存水氣於熱湯上煮令煖亦可服湯寧令小沸熱湯下冷則嘔涌凡云分再服三服者要令勢力相及并視之人強羸病之輕重以爲進退增減之不必悉依方說也　凡清藥酒皆須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隨寒暑日數視其濃烈便可漉出不必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擣更漬飲之亦可散服　凡建中腎瀝諸補湯滓合兩劑加水煮竭飲之亦敵一劑新藥貧人可當依此用皆應先暴令燥　凡合膏初以苦酒漬令淹浹不用多汁密覆勿泄云以泄其熱勢令藥味得出上之使帀帀沸乃下之使沸靜良久乃止寧欲小小生其中有薤白者以兩頭微焦黃爲候有白芷附子者亦令小黃色爲度豬肪皆勿令經水臘月者彌佳絞膏亦以新布絞之若是可服之膏膏滓亦可酒煮飲之可摩之膏膏滓則宜以傅病上此蓋欲兼盡其藥力故也　凡膏中有雄黃朱砂輩皆別擣碎研如麪須絞膏畢乃投其中以物疾攪至於凝強勿使沉聚在下不調也有水銀者於膏中研令消散胡粉亦爾　凡湯酒中用大黃不須細剉作湯者先以水浸令淹浹密覆一宿明旦煮湯臨熟乃內湯中又煮兩三沸便絞出則勢力猛易得快利丸散中用大黃舊皆蒸之今不須爾　凡湯中用麻黃皆須別煮兩三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煩麻黃皆折去節令理通寸剉之小草瞿麥五分剉之細辛白前三分剉之丸散膏中則細剉也　凡湯中用完物皆擘破乾棗梔子栝樓之類是也用細核物亦打破山茱萸五味子蕤核決明子之類是也細花子物正爾完用之旋復花菊花地膚子葵子之類是也米麥豆輩亦完用之諸蟲先微炙之唯螵蛸當中破之生薑射干皆薄切之芒消飴糖阿膠皆須絞湯畢內汁中更上火兩三沸烊盡乃服之　凡用麥門冬皆微潤抽去心杏仁桃仁湯柔

撻去皮巴豆打破剝其皮刮去心不爾令人悶石韋刮去毛辛夷去毛及心鬼箭削去羽皮藜蘆剔去根微炙枳實去其瓤亦炙之椒去實於鎗中微熬令汗出則有勢力礬石於瓦上若鐵物中熬令沸汁盡即止礬石皆以黃土泥包使燥燒之半日令熟而解散犀角羚羊角皆鎊刮作屑諸齒骨並炙擣碎之皂莢去皮子炙之　凡湯并丸散用天雄附子烏頭烏喙側子皆煻灰中炮令微坼削去黑皮乃秤之唯薑附湯及膏酒中生用亦削皮乃秤之直理破作七八片隨其大小但削除外黑尖處令盡　凡湯酒丸散膏中用半夏皆須完用熱湯洗去上滑以手挼之皮釋隨剝去更復易湯洗令滑盡不爾戟人咽喉舊方云二十許過今六七過便足亦可煮之一兩沸一易水如此三四過仍挼洗畢便暴乾隨其大小破爲細片乃秤之以入藥若膏酒丸散皆須暴燥乃秤之　凡丸散阿膠皆先炙使通體沸起燥乃可擣有不沸處更炙之　凡丸中用蠟皆烊投少蜜中攪調以和藥若用熟艾先細擘合諸藥擣令散不可篩者別擣內散中和之　凡用蜜皆先火煎掠去其沫令色微黃則丸經久不壞掠之多少隨蜜精麤　凡丸散用巴豆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膏脂藥皆先熬黃黑別擣令如膏指攠（其咠切）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

散仍復却以輕疎絹篩度之須盡又內臼中依法擣數百杵也湯膏中用亦有煞之者雖生並擣破之　凡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木蘭之輩皆削去上虛軟甲錯處取裹有味者秤之茯苓猪苓削除黑皮牡丹巴戟天遠志野葛等皆槌破去心紫菀洗去土皆畢乃秤之薤白葱白除青令盡莽草石南茵芋澤蘭皆剔取葉及嫩莖去大枝鬼臼黃連皆除根毛蜀椒去閉口者及目熬之　凡狼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欲得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　凡方云巴豆若干枚者粒有大小當先去心皮乃秤之以一分准十六枚附子烏頭若干枚者去皮畢以半兩准一枚枳實若干者去瓤畢以一分准二枚橘皮一分准三枚棗有大小三枚准一兩云乾薑一累者以重一兩爲正　凡方云半夏一升者洗畢秤五兩爲正蜀椒一升者三兩爲正吳茱萸一升者五兩爲正兔絲子一升九兩爲正菴䕡子一升四兩爲正蛇床子一升三兩半爲正地膚子一升四兩爲正此其不同也云某子一升者各有虛實輕重不可通以秤准皆取平升爲正

凡方云用桂一尺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爲正甘草一尺者重二兩爲正云某草一束者以重三兩爲正云一把者重二兩爲正云蜜一觔者有七合猪脂一觔者有一升二合也　右合藥分劑料理法則嘉祐本校徐之

才藥對孫思邈千金方陳藏器本草拾遺序例如後　夫衆病積聚皆起於虛也虛生百病積者五藏之所積聚者六府之所聚如斯等疾多從舊方不假增損虛而勞者其弊萬端宜應隨病增減古之善爲醫者皆自採藥審其體性所主取其時節早晚早則藥勢未成晚則盛勢已歇今之爲醫不自採藥且不委節氣早晚又不知冷熱消息分兩多少徒有療病之名永無必愈之效此實浮惑聊復審其冷熱記增損之主爾虛勞而頭痛復熱加枸杞萎蕤虛而欲吐加人參虛而不安亦加人參虛而多夢紛紜加龍骨虛而多熱加地黃牡蠣地膚子甘草虛而冷加當歸芎藭乾薑虛而損加鍾乳棘刺蓯蓉巴戟天虛而大熱加黃芩天門冬虛而多忘加茯神遠志虛而驚悸不安加龍齒沙參紫石英小草若冷則用紫石英小草若客熱即用沙參龍齒不冷不熱皆用之虛而口乾加麥門冬知母虛而吸吸加胡麻覆盆子柏子人虛而多氣兼微欬加五味子大棗虛而身強腰中不利加磁石杜仲虛而多冷加桂心吳茱萸附子烏頭虛而勞小便赤加黃芩虛而客熱加地骨皮白水黃耆（白水地名）虛而冷用隴西黃耆虛而痰復有氣用生薑半夏枳實虛而小腸利加桑螵蛸龍骨雞膍胵虛而小腸不利加茯苓澤瀉虛而損溺白加厚朴諸藥無有一一歷而用之但

據體性冷熱的相主對聊序增損之一隅夫處方者宜准此　凡諸藥子仁皆去皮尖及雙仁者仍切之凡烏梅皆去核入丸散熬之大棗擘去核　凡用麥糵麴大豆黃卷澤蘭蕪荑僵蠶乾漆蜂房皆微炒　凡湯中用麝香犀角鹿角羚羊角牛黃丹砂須熟末如粉臨服內湯中攪令調和服之　凡茯苓芍藥須白者瀉藥惟赤者　凡石蟹皆以槌極打令碎乃入臼不爾擣不可熟牛膝石斛等入湯酒拍碎用之　凡兔絲子煖湯淘汰去沙土乾漉暖酒漬經一宿漉出暴微白皆擣之不盡者更以酒漬經三五日乃出更晒微乾擣之須臾悉盡極易碎　凡斑猫等諸蟲皆去足翅微熬用牡蠣熬令黃　凡諸湯用酒者皆臨熟下之　凡用銀屑以水銀和成泥　凡用鍾乳等諸石以玉槌水研三日三夜漂鍊務令極細　諸藥有宣通補洩輕重澁滑燥濕此十種者是藥之大體而本經都不言之後人亦所未述遂令調合湯丸有昧於此者至如宣可去壅即薑橘之屬是也通可去滯即通草防已之屬是也補可去弱即人參羊肉之屬是也洩可去閉即葶藶大黃之屬是也輕可去實即麻黃葛根之屬是也重可去怯即磁石鐵粉之屬是也澁可去脫即牡蠣龍骨之屬是也滑可去著即冬葵榆皮之屬是也燥可去濕即桑白皮赤小豆之屬是也濕可

去枯即紫石英白石英之屬是也只如此體皆有所屬凡用藥者審而詳之則靡所遺失矣凡五方之氣俱能損人生其中即隨氣受疾雖習成其性亦各有所資乃天生萬物以與人亦人窮急以致物今嶺南多毒足解毒藥之物即金蛇白藥之屬是也江湖多氣足破氣之物即薑橘吳茱萸之屬是也寒溫不節足療溫之藥即柴胡麻黃之屬是也濕氣多痺足痺之物即魚鱉螺蜆之屬是也陰氣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錦石血之屬是也嶺氣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鹽醋涪魅之屬是也石氣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屬是也水氣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黃連黃櫱之屬是也野氣多蠱足主蠱之物即蘘荷茜根之屬是也沙氣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鵝鴨鸂鶒之屬是也大略如此各隨所生中央氣交兼有諸病故醫人之療亦隨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故古方或多補養或多導洩或衆味或單行補養即去風導洩即去氣衆味則貴要單行乃貴下豈前賢之偏有所好或復用不遂其宜爾　補注所引書傳　補注本草內所引醫書十六家捷據最多今所撰人名氏及略述義例附于本卷厥使覽之者知所從來餘非醫家所切不復存此具列如左　開寶新詳定本草（開寶六年詔尚藥奉御劉翰道士馬志翰林醫官翟煦張素王從蘊

（吳復圭王光祐陳昭遇安自良等九人。詳校諸本。仍取陳藏器拾遺諸書相參。頗有刊正別名及增益品目。馬志爲之注解。仍命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翰林學士盧多遜等刊定。凡二十卷。御製序。鏤板于國子監。）**開寶重定本草**（開寶七年。詔以新定本草所釋藥類。或有未允。又命劉翰馬志等重詳定。頗有增損。仍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王祐扈蒙等重看詳。凡神農所說。以白字別之。名醫所傳。即以墨字。并目錄共二十一卷。）**唐新修本草**（唐司空英國公李勣等奉勑修。初陶隱居因神農本經三卷。增修爲七卷。顯慶中監門府長史蘇恭表請修定。因命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尚藥奉御許孝宗與恭等二十二人重廣定爲二十卷。今謂之唐本草。）**蜀重廣英公本草**（僞蜀翰林學士韓保昇等與諸醫工取唐本草并圖經相參校。更加刪定。稍增注釋。孟昶自爲序。凡二十卷。今謂之蜀本草。）**吳氏本草**（魏廣陵人吳普撰。普華佗弟子。修神農本草成四百四十一種。唐經籍志尚存六卷。今廣內不復存。惟諸子書多見引據。其說藥性寒溫五味最爲詳悉。）**藥總訣**（梁陶隱居撰。論藥品五味寒熱之性。主療疾病及採蓄時月之法。凡二卷。）**藥性論**（不著撰人名氏。集衆藥品類。分其性味君臣主病之効。凡四卷。一本題曰陶隱居撰。然所記藥性功狀。與本草有相戾者。疑非隱居所爲。）**藥對**（北齊尚書令西陽王徐之才撰。以衆藥名品君臣佐使性毒相反及所主疾病。分類而記之。凡二卷。舊本草多引以爲據。其言治病用藥最詳。）**食療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詵撰。張鼎又補其不足者八十九種。并舊爲二百二十七條。凡三卷。）**本草拾遺**（唐開元中。京兆府三原縣尉陳藏器撰。以神農本經雖有陶蘇補集之說。然遺逸尚多。故別爲序例一卷。拾遺六卷。解紛三卷。總曰本草拾遺。共十卷。）**四聲本草**（唐蘭陵處士蕭炳撰。取本草藥名每上一字。以四聲相從。以便討閱。凡五卷。前進士王收撰序。）**刪繁本草**（唐潤州醫博士兼節度隨軍楊損之撰。以本草諸書所載藥類頗繁。難於看檢。刪去其不急并有名未用之類。爲五卷。不著年代。疑開元後人。）**本草性事類**（京兆醫工杜善方撰。不詳何代人。以本草藥名隨類解釋。刪去重複。又附以諸藥制使畏惡相反相宜者爲一類。共一卷。）**南海藥譜**（不著撰人名氏。雜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療疾之驗。頗無倫次。似唐末人所作。凡二卷。）**食性本草**（僞唐陪戎副尉劍州醫學助教陳士良撰。以古有食醫之官。因食養以治百病。故取神農本經洎陶隱居蘇恭孟詵陳藏器諸藥關於飲食者類之。附以己說。又載食醫諸方及五時調養藏府之術。集賢殿學士徐鍇爲之序。）**日華子諸家本草**（國初開寶中四明人

撰。不著姓氏。但云日華子大明序。集諸家本草。近世所用藥。各以寒溫性味華實蟲獸爲類。其言近用頗詳悉。凡二十卷。）

林樞密重廣本草圖經序

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不能以無兵勝敵也。兵之形易見。善用者能以其所以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不善用者反以其所生者殺人。吁。可畏哉。（陳衍注。新集褚氏遺書云。即褚澄也。用藥如用兵。善用兵者。徒有車之功。善用藥者。蓋有柱之效也。）寒熱溫涼。辛甘緩急。品類萬殊。非一日而七十毒者。孰能辨之。彼玉函金匱肘後囊中千金之所傳。外臺之所秘。其爲方不知其幾何。由是言之。則非獨察脈用方之爲難。而辨藥最其難者。金石之珍。草木之族。飛潛動植之廣且衆也。風氣不同。南北不通。或非中國之所有。或人力之所不可到。乃欲真僞無逃於指掌之間。則本草圖經二者。何可須臾離也。世所傳曰神農氏本草三卷。梁陶隱居離以爲七。唐蘇恭李勣之徒。又附益爲二十卷。別圖藥形以爲經。其書略備矣。開寶中太祖皇帝命盧多遜等考驗得失。增藥尤多。號爲開寶本草。仁宗皇帝嘉祐初。又使掌禹錫林億蘇頌張洞爲之補注。因唐圖經爲繪畫。後增藥至千有餘種。於是收拾遺逸。訂正訛繆。刊在有司。布之天下。其爲壽養生人之術。無一不具。然世之醫者習故守陋。妄意穿鑿。操數湯劑。幸而數中。自謂足以應無窮之病。詰其論說。則漠然不知。顧本草與圖經殆虛文耳。況偏州下邑。雖有願見者。何所售之。閩中陳氏子承。少好學。尤善於醫。該通諸家之說。嘗患二書傳者不博。而學者不兼有也。乃合爲一。又合以古今論說。與己所見聞。列爲二十三卷。名曰重廣補註神農本草并圖經。書著其說。圖見其形。一啓帙而兩得之。不待至乎殊方絶域山巓水涯。而品類萬殊者森在目前。譬夫謀與地者觀於職方。閱戰具者之入武庫也。承之先世爲將相。歐陽子所謂四世六公者。承其曾孫。少孤。奉其母江淮間。閉門蔬食以爲養。君子稱其孝。間有奇疾。衆醫愕眙不知所出。承徐察其脈。曰當投某劑。某劑良愈。無不然者。然則承之學雖出於圖書。尚精識超悟。茲二者又安能域之哉。鬼臾區岐伯遠矣。吾不得而知也。其視秦越人淳于倉公華佗爲何如。識者當能知之。元祐七年四月朔。左朝請大夫充天章閣待制知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充兩浙西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長樂林希序。

雷公炮炙論序

若夫世人使藥。豈知自有君臣。既辨君臣。寧分相制。祇如栨毛（今鹽草也）沾溺。立銷斑腫之毒。象膽揮粘。乃知藥有異情。鮭魚插樹。立便乾枯。用狗塗之（以犬膽灌之。插魚處。立如故也）。却當榮盛。無名

（無名異形似玉柳石又如石灰味別）止楚截指而似去甲毛聖石開盲明目而如雲離日當歸止血破血頭尾効各不同（頭止血尾破血）蕤子熟生足睡不眠立據弊箄淡鹵（常使者甑中箄能淡鹽味如酒霑交今蜜枳繳枝又云交加枝）鐵遇神砂如泥似粉石經鶴糞化作塵飛䓛見橘花似髓斷絃折劍遇鸞血而如初（以鸞血煉作膠粘折處鐵物永不斷）海竭江枯投游波（燕子是也）而立泛令鉛拒火須仗修天（今呼為補天石）如要形堅豈忘紫背（有紫背天葵如常食葵菜只是背紫面青能堅鉛形）留砒住鼎全賴宗心（別有宗心草今呼石竹不是食者椶其草出欻州生處多蟲獸）雌得芹花（其草名為立起其形如芍藥花色青可長三尺已來葉上黃斑色味苦澀堪用煮雌黃立住火）立便成庚硇遇赤鬚（其草名赤鬚今呼為虎鬚草是用煮硇砂即生火驗）永留金鼎水中生火非猾髓而莫能（海中有獸名曰猾以髓入在油中其油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之用酒噴之即止勿於屋下收）長齒生牙賴雄鼠之骨末（其齒若折年多不生者取雄鼠脊骨作末揩折處齒立生如故）髮眉墮落塗半夏而立生（眉髮墮落者以生半夏莖杵之取涎塗髮落處立生）目辟眼䁾有五花而自正（五加皮是也其葉有雄雌三葉為雌五葉為雄須使五葉者作末酒浸飲之其目䁾者正）腳生肉枕裩繫菪根（腳有肉枕者取莨菪根於裩帶上繫之感應永不痛）囊皺漩多夜煎竹木（多小便者夜煎萆薢一件服之永不夜起也）體寒腹大全賴鷄鷯（若患腹大如鼓米飲調鷄鷯末服立枯如故也）血泛經過飲調瓜子（甜瓜子內仁搗作末去油飲調服之立絕）咳逆數數酒服熟雄（天雄炮過以酒調一錢匕服立定也）遍體癢風冷調生側（附子傍生者曰側子作末冷酒服立差也）腸虛瀉痢須假草零（搗五倍子作末以熟水下之立止也）久渴心煩宜投竹瀝除癥去塊全仗硝硇（硝硇即硇砂硝石二味於乳鉢中研作粉同鍛了酒服神效也）益食加觴須煎蘆朴（不食者并飲酒少者煎逆水蘆根并厚朴二味湯服）強筋健骨須是蓯鱓（蓯蓉并鱓魚二味作末以黃精汁丸服之可力倍常十也出乾寧記）駐色延年精蒸神錦（黃精自然汁拌細研神錦於柳木甑中蒸七日了以木蜜丸服顏貌可如幼女之顏色也）知瘡所在口點陰膠（陰膠即是甑中氣垢少許於口中即知臟腑所起直徹至患處知痛足可醫也）產後肌浮甘皮酒服（產後肌浮酒服甘皮立愈）口瘡舌坼立愈黃蘇（口瘡舌坼以根黃塗蘇炙作末含之立差）腦痛欲亡鼻投硝末（頭痛者以硝石作末內鼻中立止）心痛欲死速覓延胡（以延胡索作散服之立愈也）如斯百種是藥之功某忝遇明時謬看醫理雖尋聖法難可窮微略陳藥餌之功能豈溟仙人之要術其制藥炮熬煮炙不能記年月哉欲審元由須看海集某不量短見直錄炮熬煮炙列藥制方分為上中下三卷有三百件名具陳于後

凡方云丸如細麻子許者取重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麻子許者取重六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小豆許者取重八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大豆許者取重十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兔糞（公云兔糞）許者取重十二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梧桐子許者取重十四兩鯉魚目比之　云如彈子許大者取重十六兩鯉魚目比之　一十五箇白珠為准是一彈丸也

凡云水一溢二溢至十溢者每溢秤之重十二兩為度凡云一兩一分一銖者正用今絲綿秤也勿得將四銖為一分有誤必致所損兼傷藥力

凡云散只作散丸只作丸或酒煮或醋或乳煎一如法則　凡方煉蜜每一斤祇煉得十二兩半或一分是數若火過並用不得也　凡膏煎中用脂先須煉去革膜了方可用也　凡修事諸藥物等一一並須專心勿令交雜或先熬後煮或先煮後熬不得改移一依法則也　凡修合丸藥用蜜祇用蜜用餳祇用餳用糖祇用糖勿交雜用必宣瀉人也

尚從善本草元命苞修事究嚴煉炮炙

玉石部

凡丸散膏煎中用朱砂雄黃黃丹赤白石脂石鍾乳禹餘糧紫白石英石膏寒水石滑石（皆研細如麪水飛過灰篩中鋪紙滲乾方始入藥）陽起石（大火煅酒淬七次細研水飛入藥）礬石代赭石及石燕自然銅（皆令大煅醋淬七次細研水飛入藥）黑鉛（以鐵銚鎔大瀉間取出瀉於新瓦上濾去滓腳如此二三番取淨鉛秤用）爐甘石（火煅於童子小便內淬七次）

草部

天門冬麥門冬（水浸剝去去心）甘草（微炙火煨）蒼朮（米泔浸冬寒暑去剉去皮切作片微炒焙中蔥白同炒）兔絲子（先以水淘去土用好酒浸軟曬出控乾使研取末乾秤可令勻乎）遠志（以甘草湯浸去心）巴戟（酒浸去心）黃耆（蜜炙）蒺藜（以湯洗去土麁杵皮酒浸焙乾秤用）蒲黃（即蒲上黃花須仔細擇恐勿誤用松黃須用三重紙焙令黃色蒸半日令乾凡破血消腫則生用補血止血則炒用）乾薑三稜蓬朮天南星白附子（慢火炮）當歸（先去土去蘆）麻黃（去節煮去上沫不爾令人生煩）仙靈脾（用羊脂拌炒過候羊脂盡為度每修事一斤用羊脂四兩）萆薢（如丸散中用洗淨蒸乾另取末入藥）石韋（以盆布拭去黃毛微炙）艾葉（去枝梗杵成茸）阿魏（先於淨鉢中研如粉然酒器上裹過入藥）茴香（或船上者或入藥者取淨鹽炒）天雄附子烏頭烏喙（於灰火中炮令裂去皮臍）肉豆蔻（麪裹煨以麪熟黃為度）半夏（以沸

（湯浸洗去滑如此七次用薑汁浸如作麯以生薑等分擣碎和為麯捏作餅子焙乾入藥）骨碎補金毛狗脊（用刀刮去上黃皮毛令盡）巴豆杏仁桃仁葶藶胡麻（諸有脂膏藥皆先熬黃別擣令如膏指撚視泯泯爾乃以向成散稍稍下臼中合研擣令消散仍復都以輕絹篩度之須盡爲度也）木部桂心厚朴杜仲秦皮（皆削去上麁皮取裏有味者如厚朴薑汁浸炒杜仲炒去絲淨秤入藥）茯苓豬苓黃蘗（削去黑皮）乾漆（炒烟盡）吳茱萸（沸湯浸洗）枳實枳殼（去瓤麩炒）山茱萸（去核取肉）蜀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過隔紙鋪地上以盞蓋令汗出方可用）皂莢（去皮弦酥炙）楝實（去皮核）訶子（用皮）獸部阿膠及諸膠（先剉細於蛤粉內炒成珠子方可入藥）鹿茸虎骨（並用酥炙及煮令黃）牡蠣（火煅通赤）桑螵蛸（蒸過）鱉甲（醋炙）烏蛇白花蛇（酒浸去頭及尾炙令黃赤去皮骨取肉）蟲魚部斑蝥芫青地膽蝱上亭長（去足翅用糯米同炒米黃）果米部草豆蔻（去殼取仁）陳皮青皮（湯浸去白）黑豆赤小豆大豆黃卷麥蘗神麯白扁豆（並須炒過去皮方可入藥）凡修合丸散依法炮製令十分乾燥方可入藥庶得分兩無虧藥力不致偏勝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十四巧

藻

洪武正韻子果切水草通作藻又與繅同又文辭曰藻謂藻有文而辭如之又華飾曰黼藻謂如衣裳之黼藻火黼黻也杜詩傳士卒晃藻注和睦敬悅如晃之戲於水藻也禮記玉藻注以藻糾貫玉為冕飾雜采曰藻天子五采亦作璪許慎說文藻水艸也从艸从水巢聲詩曰于以采藻子皓切藻藻或从澡爾雅若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邢昺疏釋曰若一名牛藻江東呼為馬藻藻之葉大者也詩召南于以采藻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訓聚也毛傳云藻聚藻也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為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薚海藻（疏釋曰藻又名浮藻郭云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者案本草一名薚一名落首一名藫陶注云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顧野王玉篇藻水中菜也藻（同上）顏元孫干祿字藻藻（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藻藻（二同音早）徐鍇通釋子草反丁度集韻藻或从澡作藻从繅作繰司馬光類篇側絞切婁機廣干祿字藻（俗字）戴侗六書故古者畫藻以為飾故因之為華藻文藻又冕有繅就車亦有繅就玉有繅藉以采絲為之亦作繅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魚藻玉藻篇天子玉藻十二旒注藻本又作璪音早鄭特牲王戴冕璪十二旒二字通用不可叠押此璪字新刪添入雖無明文云與藻字同然即上兩項出處參之其義同班固賓戲云摛藻如春華此藻字韻中不收宜知釋行均龍龕手鑑莕（俗）藻（正音早又彩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藻子道切楊桓六書統精母藻（从艸澡聲）藻（隸）藻或从澡聲藻（隸）藻或从繅聲蘇（隸）蘻（从艸从水巢聲）與藻同韓从艸从水巢聲（隸）洒也从水巢省聲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左傳薀藻之菜是也今俗名爪菜陸佃曰藻水草有文者出乎水下不能出水以澡自絜書藻火取其清明藻并非特取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風俗通宮室象東井刻荷菱水草所以厭火周伯琦六書正譌从艸水會意巢聲俗作藻非趙謙聲音文字通藻水艸也从艸於水上定意繅於九章取其潔也韻會定正精母切今屋藻井名藻井者藻取其清絜有文且以厭火燭故畫之井則皆其形似也字切精米精精父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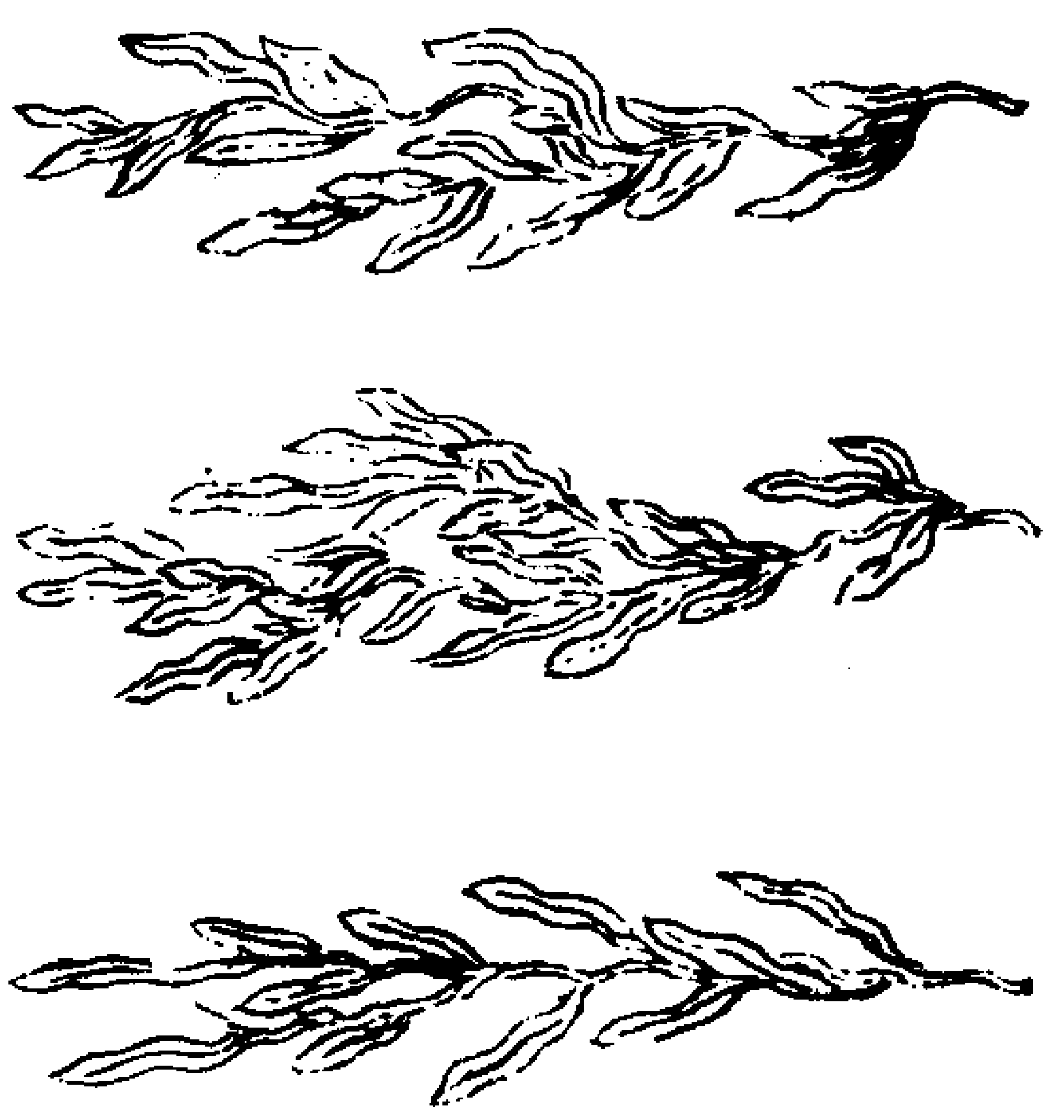
藻

（洪武正韻子禾切班固賓戲摛藻如春華）篆（書）藻（古論語）藻藻（並集韻）藻藻（史籀文）藻（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藻藻（並徐鉉篆韻）藻藻藻藻（並六書統）隸（書）藻（劉衡碑）藻（范鎮碑）藻（度尚碑）藻（張平子碑並洪适漢隸分韻）藻（並六書統）真（書）藻（虞世南）藻（顏真卿）草（書）藻藻（並張錦溪）藻（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事物紀原淮南子曰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浮草生不根茇者皆生于浮草許慎注云海閭浮草之先也酉陽雜俎作海閭生屈龍屈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藻藻生浮草禮記昏義教婦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陸佃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出乎水下而不能出水之上其字从澡言自潔如澡也書曰藻火粉米藻取其清火取其明也周官希冕四章自藻而下其章不足道也故謂之希冕希冕言其數也玄冕二章自黼而下其數不足道也故謂之玄冕玄冕言其色也先儒以為希冕三章玄冕一章非是也孔子曰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不能食也服使然也蓋玄冕繪黼於衣繡黻於裳大祭則王服以齊故曰不茹葷也中祭而下則服玄端然則禮曰齊之玄也以幽陰思也玄冕亦爾本特玄端而已禮曰玄冕齊戒詩曰又何予之玄袞及黼黻玄冕也。以袞舉上。以黼舉下盡言之法也由此觀之玄冕兩章則希冕四章明矣蓋子男之服毳冕五章則人君所服盡於此矣人君所服盡於毳冕則希冕而下臣服也故禮自毳冕而上章數皆以奇自希冕而下章數皆以偶奇陽也偶陰也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惡頂風俗通曰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蔆荷蔆水草也所以厭火與此同義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蓋魚性食藻王者德至淵泉則藻茂而魚肥故以頒首莘尾為得其性莊子曰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故三章皆曰魚在在藻王在在鎬也且周之興也憂動在豐其豈樂在鎬豈樂在鎬其嘉樂在洛故是詩正言樂豈蓋憂釋而為樂怒釋而為豈尚書大傳曰周書自泰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傳曰士平色藻言其和睦歡悅如色之數於水藻也或言魚藻亦以其如此顏氏家訓或問東宮舊事六色罽緄是何等物當作何音答曰按說文云若牛藻也讀若威音隈瑰切即陸機所謂蘊藻葉如蓬者也又郭璞注三蒼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然生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為著又寸斷五色絲橫著線股間繩之以象著草用以飾物名為著於時當紺六色罽此著以飾緄帶張敞因造絲傍畏耳作隈齊民要術詩曰于以采藻注云聚藻也詩義疏曰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似箸可長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天蜀子無隅篇天蜀子適宰王之苑俯方池指萍藻而歎御者曰異哉夫萍之泛於水也藻之根於水也同出于水萍之所適自然也藻之根于水不得猶萍之自然也雖然萍也未離乎水其於藻也異聞謂之自然亦未也吾是以歎理之散殊也

海藻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海藻味苦鹹寒無毒主癭瘤氣頸下破散結氣癰腫癥瘕堅氣腹中上下鳴下十二水腫療皮間積聚暴㿉留氣熱結利小便。一名落首。一名薻生東海池澤七月七日採曝乾（反甘草）陶隱居云生海島石上。黑色。如亂髮而大少許葉大都似藻葉又有石帆狀如

栢療石淋又有水松狀如松療溪毒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此物有馬尾者大而有葉者本經及注海藻功狀不分馬尾藻生淺水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大葉藻生深海中及新羅葉如水藻而大本經云主結氣癭瘤是也爾雅云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正爲二藻也海人取大葉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旋繫繩上五月已後當有大魚傷人不可取也　嘉祐本草爾雅云蕁海藻注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藥性論云海藻臣味鹹有小毒主辟百邪鬼魅治氣疾急滿疝氣下墜疼痛核腫去腹中雷鳴幽幽作聲孟詵云海藻主起男子陰氣常食之消男子𤸇疾南方人多食之傳於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諸病更不宜矣陳藏器云馬藻大寒搗傅小兒赤白游疹火焱熱瘡搗絞汁服去暴熱熱痢止渴生水上如馬齒相連又云石帆高尺餘根如漆上漸軟作交羅文生海底煮汁服主婦人血結月閉石淋又云水松葉如松針葉食之主水腫亦生海底吳都賦云石帆水松是也　日華子云石帆平無毒紫色梗大者如筯見風漸硬色如漆多人飾作珊瑚裝　圖經曰海藻生東海池澤今出登萊諸州海中凡水中皆有藻周南詩云于以採藻于沼于沚是也陸璣云藻水草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如筯長四五尺一種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二藻皆可食熟挼其腥氣米麪糝蒸爲茹甚佳美荊揚人飢荒以當穀食今謂海藻者乃是海中所生根著水底石上黑色如亂髮而麁大少許葉類水藻而大謂之大葉藻本經云主癭瘤是也海人以繩繫腰沒水下刈得之旋繫繩上又有一種馬尾藻生淺水中狀如短馬尾細黑色此主水癃下水用之陶隱居云爾雅所謂綸（音關）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今青苔紫菜皆似綸昆布亦似組恐即是此也而陳藏器乃謂綸組正謂此二藻也謹按本經海藻一名藫而爾雅謂藫爲石衣又謂蕁名海藻自有此二名而注釋皆以爲藥草謂綸組乃別草若然隱居所云似近之藏器之說亦未可的據又注釋以石衣爲水苔一名石髮石髮即陟釐也色類似苔而麁澀爲異又云藫葉似䪥（音薤）而大生海底且陟釐下自有條味性功用與海藻全別又生江南池澤乃是水中青苔古人用以爲紙亦青黃色今注以爲石髮是也然則藫與蕁皆是海藻之名石髮別是一類無疑也昆布今亦出登萊諸州功用乃與海藻相近也陶又云凡海中菜皆療癭瘤結氣青苔紫菜輩亦然又有石帆如栢主石淋水松如松主溪毒吳都賦所謂草則石帆水松劉淵林注云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樓

相貫連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稀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是也紫菜附石生海上正青取乾之則紫色南海有之東海又有一種海帶似海藻而麁且長登州人取乾之柔韌可以繫束物醫家用下水速於海藻昆布之類石髮今人亦乾之作菜以虀臛啖之尤美青苔可以作臛食之皆利人苔之類又有井中苔生廢井中井藍皆主熱毒又上有垣衣條云生古垣牆陰蘇恭云即古牆北陰青苔衣也生石上者名昔邪屋上生者名屋游大抵主療略同陸龜蒙苔賦云高有瓦松卑有澤葵散嚴實者曰石髮補空田者曰垣衣在屋曰昔邪在藥曰陟釐是也瓦松生古瓦屋上若松子作層澤葵鳧葵也雖曰異類而皆感瓦石而生故陸推類而云爾今人罕復用之故但附見於此瓦松即下條昨葉何草也廣志謂之蘭香既成若云或言楮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生瓦松然亦不以爲今醫家或用作女子行經絡藥陟釐古方治虛冷下痢最要范汪治腹中留飲有海藻丸又有癭酒方用海藻一斤絹袋盛以清酒二升浸春夏二日秋冬三日一服兩合日三酒盡更合飲之如前滓暴乾末服方寸七日三不過兩劑皆差廣濟療氣膀胱急方宜下氣昆布臛法高麗昆布一斤白米泔浸一宿洗去鹹味以水一斗煑令向熟擘長三寸闊四五分仍取葱白一握二寸切斷擘之更煑令昆布極爛仍下鹽酢豉糝調和一依臛法不得令鹹酸以生薑橘皮椒末等調和宜食粱米粳米飯海藻亦依此法極下氣大效無所忌　政和本海藥云主宿食不消五鬲痰壅水氣浮腫脚氣賁豚氣並良雷公云凡使先須用生烏豆并紫背天葵和海藻三件同蒸一伏時候日乾用之肘後方治頷下瘰癧如梅李宜速消之海藻一斤酒二斤漬數日稍稍飲之又方治頸下卒結囊欲成癭海藻一斤洗去鹹酒浸飲之紹興本　云海藻生於海中亦海菜之屬也性味主治具載經注今醫方用此治癭瘤及下水頗驗當從本經味苦鹹寒無毒是也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續說云藻之生於海者故以海藻名即本條所載性用者是也藻之生於河者則以水藻名即詩所詠采于行潦者是也　緋垣達十全方拔毒膏治熱腫丹毒細切水藻熟杵厚傅乾則易之且謂天下之冷無過於此然海鹹河淡其二藻各隨所出而爲味也海藻鹹當以米泔浸其味而水藻淡但以清泉滌去其土若圖經紀海中諸菜俱能療癭瘤結氣之疾非所要用不暇縷舉　金李東垣心法海藻鹹寒洗去鹹泄水氣　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云海藻爲臣屬陰味苦鹹寒性沉利水道開閉結之便泄水氣消遍身之腫破結氣癰腫癭瘤消疝氣等丸下墜去

腹中上下雷鳴療皮間積聚暴癀癖鬼魅百邪利小便熱結主登萊諸州海內以七月七日採之（紹興本草）斟括海藻鹹寒主癭瘤一般海帶更長柔專除癭氣偏潰病水腫逢之亦可消（爾雅）薚海藻也（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薚音單）（廣雅）海羅海藻（陸佃埤雅）爾雅曰薚海藻如水藻而大似髮黑色生深海中陳藏器本草以為爾雅所謂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正為二藻也善療癭瘤癭大頸處除而瘦今汝洛間多為而浙右閩廣山嶺重隱之人鮮病之者按本草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癭瘤癭結氣彼海之邦食此故能療之也○台州府赤城志海藻生海中又一種甚大俗名大蓬又一種細而紫色名鹿角蓬

唐張籍詩贈海東僧　與醫收海藻

水藻

（山居備用）水藻可如常菜治之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見藥菜之佳乎文苑英華鄭元起水藻賦游子行邁登高山之孤巖翠谿巋以淪漣紅嵽嶭兮巔嶮爾其雲崖夾溜風豎鳥卷皆彬彪以冒石藻漫葺兮山疑川兮以采藻于彼行潦活泩之毛汙澤之藻（一作草）靃靃靡靡汎汎悠悠乍實緣於春水或幕歷於春洲觀其往往叢散離離無畔嫩婉為嬉肆擇江漢碎流月於澄波隱孤雲於斷岸生不擇所長亦無叢不資潤於微露不懼威於勁風纖莖璀璀密葉茸茸宿銀塘之白鷺矯清（一作碧）水之文虹則知來流則游遇坎則鎮柔而能全弱而能直其為隱也不居高而處卑其為讓也常韜光而晦色嗟茂歟之無託隨貞芳之見移生君之銅沼況君之瑤池雜青蓮與翠荇偶（一作倆）杜若與江蘺生（一作全）於水人不知歲歲年年幾潤普

牛藻

爾雅釋草著牛藻郭璞注似藻葉大江東呼為馬藻

馬藻

（注詳上）

藥藻

本草貫衆一名藥藻（詳衆字）

倒枝藻

郭子橫洞冥記漢武昆明池中有倒枝藻枝橫水上長八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及鷗鶩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魯網也亦名水網藻

水網藻

（注詳上）

黑河文藻

齊異記會稽謝玄卿采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為設珍肴而有黑河文藻（詳仙字）

長河文藻

漢武帝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修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候王母王母至上殿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將吾女要言我曾聞先王曰太上之藥風實雲子玉津金漿月精萬壽碧海鄉菜蓬萊文髓滴河七榮動山高柳北采玄都之綺華仰歎靈山之朱露夜河天骨昆吾漆沫空洞靈

承四劫一會宜陵驥騰夾山夜日東擬扶桑之丹椹俯採長河之文藻素虬童子九色鳳腦太真虹芝天漢巨草南宮火實西鄉扶老三梁龍華生子大道有行食之後天而老此太上之所服非仲仙之所保

品藻

冊府元龜傳曰從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蓋嘗不豐藏內照精鑒外朗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察言而知行或因詩以見志或窮居而未其操或目擊而辨其道乃至哲人晚往遺風可挹撰舉推引形容摹擬幽其志行之所趣用仲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衆賦尤著尼丘聖師其論傳矣子輿著書亦頗商推欲後孟堅列九等之序汝南有月旦之評皆是物也歷代而下詁言靡絕蓋乎貢方人夫子稱其不暇者誠以賜之多言也在於品題銓度取資為監夫豈有過哉曹植成王論周公以天下初定武王既終而成王尚幼未能定南面之事是以推己忠誠稱制假號二弟流言召公疑之發金縢之匱然以用寤亦未決也至於昭帝所以不疑於霍光亦緣武帝有遺詔於光使光若周公踐天子之位行周公之事吾恐叛者非徒二弟疑者非徒召公也且賢者固不能知聖賢日其宜耳昭帝固可不疑霍光成王自可疑周公也若以昭帝勝成王霍光當踰周公耶若以光踰為成王湯為作管蔡召公周公之不見疑必也

冊府元龜管仲為齊相既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叔之為人何如管仲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與千乘之國不以其道彼當不受）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已大元言憎惡惡人太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好上識謂好知遠大之事）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勝今人有生得己之心故不服之）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君皆知之則事歸於己將不勝任而敝朋能有所不旨故可以移政）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之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雖精也或有舉齊國之幣行與路旁之家五十室言其事多而且素顯此皆明有主司朋能不予謂而猶知此所謂於國有所不知政合於天地之大不容載故曰太仁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參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覺之謂有所為擇而問未此）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

寧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任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言四子皆有趣也其無人能通其上令吾儕得至之國而不寧何也）對曰鮑叔牙之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不能為國以屈其身）賓胥無之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寧戚之為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實載善於處官會於情矣不能知足而止焉）孫在之為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其所陳言既見信用而不能默然凡此四子皆於能太過不能與時屈伸故曰不）也臣聞之消息滿虛與百姓詘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善然而歎曰天生之朋以為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生哉（言朋未將隨己早死不得久理齊政故先歎言此見知未然夷吾所以得賢也）呂氏春秋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常之巫衛公子啟方也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快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又曰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

為也公又曰衛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無不愛其父父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公令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十下衛公慨焉歎涕曰管子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宮左傳文公七年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印段公孫段也）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新序晉獻公用荀息之謀而禽虞公虞不用宮之奇謀而亡故荀息非霸王之佐乃戰國并兼之臣也若宮之奇則可謂忠臣之諫也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論語八佾第三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公冶長第五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孟武伯（魯大夫也）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

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又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又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雍也第六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冉雍字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魯大夫也）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述而第七子貢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　先進第十一子曰從我

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顔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季子然（季氏之家臣）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憲問第十四　或問子産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又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季氏第十六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微子第十八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子張第十九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家語曰子貢曰陳靈公君臣宣淫於朝泄冶諫而殺之是與比干同也可謂仁乎子曰比干於紂親則叔父官則少師忠款之心在於宗廟而已固必死事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寤其本志情在乎仁者也泄冶位下大夫無骨肉之親懷寵不去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淫昏死而無益可謂狷矣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辟其泄冶之謂也　又曰孔子北遊農山顔回侍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城郭不修溝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鬭戰之患子曰美德也不傷財不害人不繁辭則顔氏之子有矣　又曰顔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顔回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好言兵討而挫銳於邾是勇不足名也夫文仲其身雖沒

而言不朽惡有未賢孔曰身沒言立所以爲文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關名置之以稅行者）妾織蒲三不仁也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也武仲在齊齊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難之也　又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　又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矣子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君子賜也惑之敢問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遣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均之君子不亦可哉　又曰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冉雍之行也不畏強禦不侮鰥寡才任治戎仲由之行也文勝其質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求之行也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華之行也滿而不盈實而不虛其德敢言於人無所不信是曾參之行也送迎必敬上交下接是卜商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非妄是言偃之行也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容之行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不忿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臨其難不愛其死謀其身不遺其友君若用則進蓋隨武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生蓋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仁直己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遺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從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孟子公孫丑章句上公孫丑問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離婁章句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則去寇退乃反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萬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　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盡心章句下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為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荀子大略篇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智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淮南子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相桓公以霸少成舊衣文錦之服大害在咽堂故曰雖醜登廟）也子產繪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以乘車濟溱洧涉者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繪染青以子產喻守人月令明命婦官染精治求其民如人之守也）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必以然季子通妙達道之機徵其討免恐增禍亂受免之譏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為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國爭治霸術以尊與列國爭強則不肯斂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疾免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免憂遠內灼而異國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萬人是以季子相時應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未聞疾肯蔡子

答曰猜光以贊諫則與之異能揚文武之道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爭半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主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豈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越絕書或問曰子胥范蠡何人也曰子胥勇而智范蠡智而明皆賢人也問曰子胥死范蠡去二人行違皆稱賢何也答曰論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事君以道言耳范蠡單身入越致主於霸有所不合故去也問曰不合何不死曰止去事之義也義無死子胥死者受恩深也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曾子去妻藜蒸不熟微子去比干死孔子並稱仁行雖違其義同死與生敵與成其同業何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子胥重其信范蠡貴其義信從中出義從外入微子去者痛殷道也比干死者忠於紂也箕子亡者絕也忠信之至相為表裏耳問二子孰邇乎曰以為同耳蔣子萬機論太史遷云顏回雖篤行不遇仲尼不能彰其名也故五尺之童德微大聲使在他門未或及此也夫甘羅少回六歲獲河東五城為秦郡邑而佩印雖所私非道義然當秦之時染詐變之風也使雖在孔門治丘之訓亦可聞一知十乎曰未必也昔齊欲伐魯回求說陳常而孔子不許遣使子貢子貢一出破齊強魯亡吳霸越存魯也夫顏子與賜措智比才相較於八至

於此事而丘不使也孔叢子子高謁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二計臣張叔謀有餘范蠡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蠡也不逮何得同乎答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遑謀真偽相錯則智士結舌雖有餘猶不逮也　又曰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子順弗下曰夫東里閭外質頑拙有似踈直內懷虛妙非丈夫之節若其虞譏稱膚而自贊肩賓美於人也聖人論士不以此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　又曰宮他見子順曰他困於貧賤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免濟乎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君子明識通達則不可所欲託者誰也宮他曰將寄趙公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奉而已終不能稱也宮他曰將之燕相子順曰彼從兄弟甥舅各濟其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宮他曰將之齊田氏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多黨之心不能容子也他曰然則何向而可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　子可也　又曰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文拒恒亮直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其為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相人千百不失一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言得罪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成訓教變習俗使君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質為臣其主安重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曰援桴一鼓敵人在前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在吾上命矣夫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當此之時屬之我乎屬之子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閒曰與子矣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也藝文類聚魏夏侯玄樂毅論夫求古賢之意宜以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觀樂生報燕惠王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重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樂生之志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令於天下也邁至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

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也任窮則從微子過周
之道也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之志我澤如春
下應如草道光宇宙智者宅心然則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
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所以致速於天下也不幸
之變勢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
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也由是觀之樂生之
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西漢書高祖紀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
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羽
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天下同利也項羽
疾能妬賢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
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
千里之外吾不如張子房鎮國家撫百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
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能以取天下也項羽
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此其所以為我擒也群臣皆悅服　蕭何傳漢五
年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群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
上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

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張釋之傳
文帝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
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
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
爰盎傳盎為郎中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帝禮之恭
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
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沒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
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汲黯傳黯病嚴助為請告上曰
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
謂賁育弗能奪也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　通鑑漢武紀漢
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
落耳　張敞傳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
漢　揚雄傳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
條稱述品藻譔淵騫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　公孫弘傳贊云
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

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
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
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
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招選茂異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
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
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太平御覽姚信士緯曰周勃之勲不如霍
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人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
大臣居太尉之任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
寄遊說以譎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
任輔翊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
宣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參蹤伊周為漢賢輔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又曰揚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
智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
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揚子之著清貴甚遠然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

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
然其志行多見非唯敷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
遺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周或曰帝納異言而子雲無正論卒有投閣
之異孟軻弔罪其責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峙高世之英也　曹
植漢二祖論曰高祖因暴秦而起官由亭長自亡徒招集英雄遂誅強楚
光有天下功齊湯武業流後嗣誠帝王之元勳人君之盛事也直寡善人
之美稱鮮君子之風采惑秦宮而不出窘項坐而不起計失乎酈生之過
于韓信太公是詰於孝違矣斁古今之大教傷王道之實義然其驍將蓋
臣皆古今之鮮有而能任其才而用之聽其言而察之故兼天下而有帝
位也不然斯不免當世之妄夫世祖體乾靈之休德稟生聖之才聰達而
多識樂施而愛人仲尼前驅威風先逝軍未出於南京莽已斃于西都當
此時也九州鼎沸四海淵涌言帝者二三稱王者四五咸鴟視狼顧虎超
龍驤光武秉朱光之巨鉞震赫斯之隆怒遂滌凶穢勒陰魂顯若動風而
縱烈火曬白日而掃朝雲也計功則業殊比隆則事異論德則卑譬言行
則無穢卒龍立不刊之遐跡建不朽之元功故曰光武其近優也　魏文帝典
論曰或有方周成王於漢昭帝者余以為周氏體聖考之作衆業質姚

之胎教周召為保傅呂尚為太師故咳笑必含仁義之聲觀聽必覩禮義之容弘踐作之義隆太平之化禮樂興於上頌聲作於下時成王年二十二享國三十年世承治長德與年豐夫孝昭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德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深宮中長婦人手矣德與體并智與性成孝昭之崩年二十有一承衰弊之世牧彫落之民位無微聖之智身有短折之期欲高隆周成豈不謬哉　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才之優劣多以固為勝余以為失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敘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鑒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無取焉固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也此其所以為良史也　謝承後漢書曰桓帝徵徐稺等不至因問陳蕃曰徐稺袁閎韋著誰為先後蕃對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長於三輔仁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於稺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為先　范滂傳滂汝南人或問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滂後辟太尉黃瓊掾　郭泰傳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眾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黃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擾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劉儒口訥心辯有珪璋之質終必為令德之士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並不應　袁崧後漢書曰王允字子師太原人世仕州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友善允至司徒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蕃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其多所裁量若此或曰荀靖與荀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助劭鄙其為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之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孔融傳融與韋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且欲為等曰韋端二子康字元將誕字仲將）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李膺傳膺潁川襄城人時鍾皓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歸慕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膺仕至司隸校尉　袁

子正書曰孔子稱蘧伯玉國無道可卷而懷也今李膺居濁世之中皦然與世殊塗此西山餓夫之壽耳卒死於非罪惡得為雅人　又曰李膺言出于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　資治通鑑漢獻帝紀鄧泰謂董卓曰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又曰龐德公嘗謂諸葛孔明為臥龍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文中子　天地篇或問楊雄張衡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曰其道何如曰靖矣太平御覽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　三輔決錄曰徐生字仲升其父賤故張伯英與李幼才書曰徐仲升高德美名命世之才非徐氏小族所有新豐齊士所當出也　陳群汝潁士論群以為孔氏光汝潁本土勝負之評矣孔答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帝共揖於道中潁川士雖抗節未有能頡頏天子者也汝南許子伯與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起舉聲號哭潁川士雖頗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許掾教太守劉晨圖開稻陂灌萬頃累世獲其功潁川尤長雖好地理未成功見效如許掾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於范巨卿潁川雖有奇異未有鬼神能靈者也汝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並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為太尉掾弟殺人當死洪自縛詣門乞代弟命便飲鴆而死弟用得全潁川士雖欲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者也汝南翟文仲為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誅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為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為甲科郎中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抗忠讜未有能沒命直言者也　姚信士緯曰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平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禹子治未可盡以為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遷于林宗皆可盡為則也其漢皆伯宗及末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美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雖臧否人其寵進者或飾虛其急沮者皆銜敗識識可謂妙矣然非洙泗之風三千之弘化　又曰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平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議而未決陳留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為難接下為易仲舉為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為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皁隸戒於犯上之微也舜治百揆接下之效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為優是王陵當高於良平朱雲賢于吳鄧矣陸公仲

荅曰陳寔二君德齊於行才等於身無長短之差時人歎其先後世說仲舉遂在三君之下元禮居八俊之上三國魏志鍾繇傳繇為太尉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雖荀彧為然或問鍾曰君推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友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耶　文帝問羣臣昔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不欺於君德孰優鍾繇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趣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彊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彊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也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嚴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楊阜傳阜字義山天水冀人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彊大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也　何晏傳晏與夏侯玄等名盛於時司馬景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晏仕至尚書何晏冀州論畧言春秋以來可與海內比而校也恭謹有禮莫賢乎趙衰仁德忠義莫賢乎趙盾納諫服義莫賢乎韓起決危定國莫賢乎孫僑勇謀經國莫賢乎魏絳進禪為主莫賢乎祁奚遲譽先立莫賢乎張老明智識物莫賢乎趙武清貞篤義莫賢乎叔向聰明彊恭莫賢乎羊舌職守信不移莫賢乎荀息見利思義莫賢乎中行穆子憂國忘家莫賢乎先軫書法不諱莫賢乎董狐分謗和衆莫賢乎郤克流啟能讓莫賢乎冀缺拔幽進滯莫賢乎臼季守義死節莫賢乎欒恭子抗言不屈莫賢乎荀罃劫暴不動莫賢乎解揚審聽知微莫賢乎師曠放而益顯莫賢乎狼瞫儒雅博

通莫賢乎董仲舒體恭篤敬莫賢乎石奮才兼文武千金不入私門莫賢乎竇嬰明君顯賢莫賢乎田叔證主知貧莫賢乎貢禹忠義正直莫賢乎鮑子都謇諤忠諫莫賢乎王嘉　陳羣傳羣字長文明帝時為司空時太尉華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不殖產業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羣與孔融論汝潁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臣欽若等曰荀彧字文若荀攸字公達荀衍字休若荀諶字友若荀悅字仲豫）崔林傳林為司空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崔琰為首羣以智不存身貶之林曰大丈夫為有邂逅耳即如卿諸人良足貴乎　杜恕傳恕字務伯時張閣字子臺以簡質聞恕著家戒稱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敎然以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後官至幽州刺史征北將軍　蔣濟傳濟字子通時汝南許靖字文休成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濟以為大較廓廟器也（濟萬機論稱許子將曰許文休者大較廓廟器也而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是善人也）濟位至太尉　陳登傳登為廣陵太守請陳矯為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還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彊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畧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登雅意如此而深敬友矯　管輅傳輅字公明冀州刺史裴徽辟為文學從事徽問輅曰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實何如輅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所不見者濁神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之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流絕得中才則游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徽曰誠如來論吾數與平叔共說老莊及易常覺其辭妙於理不能折之又時人吸習皆歸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灼灼耳官至少府丞　韋誕傳誕字仲將為大鴻臚卿魚豢曰尋省往者魯連鄒陽之徒援譬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辯之儁也今覽王粲繁欽阮瑀陳琳路粹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以不論者時世異也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仲將仲將云仲宣（王粲字）傷於肥戇休伯（繁欽字）都無格檢元瑜此

（瑀字）也病於體弱孔璋（陳琳字）也實自麤疏文蔚（路粹字）也性頗忿鷙如是彼為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鍾會傳會字士季為黃門侍郎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袁準傳準字孝尼渙子也官至給事中或問準諸葛何人也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群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而諸葛亮有焉又曰或云故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怒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也豈非所謂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者歟答曰然可謂直士忠則吾不知也夫仁者愛人施於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忠孝者其本一也故仁愛之至者君親有過諫而不入求之反覆不得已而言不忍宣也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直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群則不然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而外人不知君子謂群於是乎長者矣　崔琰傳孫禮盧毓始入軍府崔琰曰孫疏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咸至鼎輔　賈詡傳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　又文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但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群臣無備權之對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　徐邈傳盧欽著書稱徐邈曰徐公志高行潔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都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放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陳泰傳司馬文王與陳泰親友武陔亦與泰善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陔曰通雅博暢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統簡至立事過之　典畧　禰衡自荊州北遊許都書一卷

以之湯誠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仲達乎衡曰卿欲我從屠酤兒輩耶又問曰當今復誰可者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問荀令君趙蕩寇皆蓋世乎衡曰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監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但啖肉也　又曰趙戩曹三輔亂客於荊州劉表以為賓禮是時禰衡來遊京師詆訕朝士及南見戩歎之曰劍則干將莫耶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也建安中丞相南取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　魏氏春秋高貴鄉公即位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景王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又曰高貴鄉公為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崔贊袁亮鍾毓虞松等講述同帝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殄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宇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顗等對曰造之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少康中宗中興之美論德覆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復禹之績非至德豈能濟斯漢祖因土崩之勢專任智力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衛其子身沒之後社稷傾覆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能復大禹之績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帝又曰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康武烈之盛豈必降於漢祖哉但夏書淪亡舊文殘缺故勳美闕而罔載向令墳典俱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於是群臣咸悅服也　通鑑魏邵陵厲公紀散騎常侍明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見魏武皇帝處有中土莫不謂勝劉玄德也余以玄德為勝。夫撥亂之主當先以能收相獲將為本一身之善戰不足恃也世人以玄德為呂布所襲為武帝所走舉軍東下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徐榮所敗馬被創之危也玄德在荊州劉景升父子不能用其計舉州降魏手下步騎不滿數千為武帝大眾所走未若武帝為呂布奔北騎所擒勃突火之急也玄德為陸遜所覆未若武帝為張繡所困挺身逃遁以喪二子也若令高祖死於彭城世人方之不及項羽遠矣武帝於宛下將復謂不及張繡矣而其安忍無親若楊德祖之徒多見賊害孔文舉桓文林等以宿恨見殺良將不能任行兵三十餘年無不親征功臣謀士曾無列土之封豈若玄德威而有恩勇而有義諸葛孔明張飛關羽曰人傑也服

而使之〻夫明闇不相為用臧否不相為使武帝雖處彊不為用矣況在危急之間勢弱之地乎若今玄德據有中州將與周室比隆豈徒三傑而已傅子夏侯玄求交於傅嘏嘏不納荀粲謂傅嘏曰夏侯太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也嘏答之曰太初能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鄧玄茂外徇名利內無關鑰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郭子魏明帝世使后弟毛曾與夏侯太初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時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明月入懷文中子或問荀彧

荀攸子曰皆賢者也生死何如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

三國蜀志許靖傳靖字文休汝南人少〻從弟俱知名有人倫臧否之稱至蜀見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人謂張商幹理敏捷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官至司徒

龐統傳統字士元襄陽人郡命為功曹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日行三百里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賈豎年至耳順退難守靜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幼完潔然觀其牙樹頰胲吐脣吻自非文休敵也）雖智力不多時之佳也績郡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為先主軍師中郎將

秦宓傳宓廣漢人丞相諸葛亮聞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官至大司農

張儼傳儼為大鴻臚作默記論諸葛亮與司馬宣王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闡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即統各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九分之一也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雒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無擒敵之意自保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解鞍勝負之勢亦決矣方之司馬

不亦優乎零陵先賢傳劉備曰子初（即劉巴字也）才智絕人如孤可用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桴鼓會於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議之可太平御覽習鑿齒則周魯通諸葛論曰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於總角定大好於一面推魏武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帝之畧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真所以為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真忠佐扶帝室尊主寧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遯跡當年何由盡臣禮於孫氏於漢室未亡之日耶客曰諸葛武侯翼戴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為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宗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於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藝文類聚

晉張輔名士優劣論曰樂毅諸葛孔明之優劣乎或以毅相弱燕合五國之兵以破強齊雪君王之恥圍城而不急攻將令道窮而義服此則仁者之師莫不謂毅為優余以五國之兵共伐一齊不足為強大戰濟西伏尸流血不足為仁夫孔明包文武之德劉玄德以知人之明屢造其廬咨

以濟世奇策泉涌智謀從橫遂東說孫權北抗大魏以乘勝之師翼佐取蜀及玄德臨終禪登大位在擾攘之際立童蒙之主設官分職班敘眾才文以寧內武以折衝然後布其恩澤於中國之民其行軍也路不拾遺毫毛不犯勳業垂濟而隕觀其遺文謀謨弘遠雖魏侯廓己有功則讓於下下有闕則躬自咎見善則遷納諫則改故聲烈震於遐邇也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貪夫廉余以觀孔明之忠姦臣立節矣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哉吳志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呂蒙曰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子敬東來孤與宴語便及大略帝王之業一快也後孟德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請諸將問其所宜于布文表俱言而遣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呼公瑾付兵衆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勸吾借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二長也孤忘其短而不遺其長子明少果敢有膽而長大學問籌略可以次公瑾但言議不及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

又曰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總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者也當世君子

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絕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重不同至於趣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諝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美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論者因各敘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儀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懃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歟又魯橫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橫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

拙之表每升朝堂循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鄭躁賤誤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趨唯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君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　又薛瑩字道言為散騎常侍瑩稱王蕃器量絕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文理條暢賀邵厲行貞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詩賦之才有過於曜典誥不及也　又虞翻稱闞澤曰闞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又曰闞儒衛德行亦今之仲舒也翻嘗至騎都尉又胡綜為侍中太子登使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知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羊衜乃私絞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佷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衜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衜之言有徵又李肅字偉恭善議論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又諸葛恪傳恪字元遜蜀樊建以校尉來使值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推性過之世說新語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並有盛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陳武別傳武時人無察者顧丘關遊薦之於軍府或問武當今可與誰為輩遊曰方謝遏堅不足比徐世瑋有餘道堅世瑋皆同時知名士也武聞之笑曰乃處我季孟之閒乎唐語林謝碣絕重其姊張玄常稱其妹欲以敵之有濟尼者並遊張謝二家人問其二姬優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十四巧

藻　事韻二

晉書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郗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猶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郗公曰王勝於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答曰舜誅鯀禹爲不辭興有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爲當耶則同於禹以不當耶則同於嵇。　又曰世皆以嵇見危授命答曰紀信代漢高之死可謂見危授命如嵇偏善其一可也以備體論之則未得也。　又曰顧榮謂中宗曰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相玉質甘季思恩欵誠盡加以膽幹殊快殷慶無質略有明規文武可用榮族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民望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力雖少實事極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中宗納之　又曰衛玠妻父樂廣有海内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又曰裴憲字景思陳郡謝鯤潁川庾敳皆舅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鯁亮宏達通儁識命不知其何如父然王

於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　又曰嵇康傳裴楷有知人之鑒嘗目夏侯玄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水幽然深遠世說新語（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禮記曰墟墓間哀來公曰宗廟社稷之中未施敬而民自敬一曰如入宗廟琅琅但見禮樂器）　又曰杜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又曰杜預傳云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　又曰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群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　又曰見裴叔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　又曰裴楷傳云吏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世說曰王濬仲裴叔則一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又曰阮裕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冥何以過此時人云裕骨氣不如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　又曰謝安義在輔導雖會稽王道子亦賴弼諧之益時強敵冦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定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御以長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綱威懷外著人皆比之王導而文雅過之　又曰韋忠傳云裴頠爲僕射數言忠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病不赴人問其故忠曰吾茨蓬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頠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　又曰王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外物謂裴頠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纖纖如束長竿　又曰褚陶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門之德不孤川岳之寶不匱矣　又曰樂廣尚書令衛瓘朝之耆舊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絶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而覩青天也　又曰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　又曰王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　又曰張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

人號爲江東步兵　又曰劉毅將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比之諸葛豐蓋寬饒　又曰樂廣少與弘農楊准相善准之二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准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准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樂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准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　又曰劉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　又曰和嶠遷潁川太守爲政清簡甚得百姓懽心太傅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　又曰郗鑒傳云王敦嘗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豈勝武秋耶鑒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沖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疏及愍懷太子之廢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何可同日而言敦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之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丈夫既潔身北面而同佐主豈可偷生屈節覥顏天壤耶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　又曰孫登傳云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歎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

識大者。天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欲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於識奧。所以全其平。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

又曰。王湛傳云。武帝以湛爲癡。每見王濟。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　又曰。陸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　又曰。陸雲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顏子也。　又曰。王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　又曰。杜乂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　又曰。郭文傳。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柳下惠。梁鴻之亞乎。　又曰。羅含謝尚與含爲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又曰。羅含桓溫嘗與寮屬讌會。含後至。溫問衆座曰。此何如人。或曰。可謂荆楚之杞梓。桓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又曰。薛兼少與同郡紀瞻、廣陵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又曰。郗超傳云。沙門支遁以清談著於時。風流勝貴。莫不崇敬。以爲造微之功。足參諸正始。而遁常重超。以爲一時之儁。　又曰。郗超爲桓溫參軍。謝安與王坦之常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周顗傳。庾亮嘗謂顗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　又曰。周顗等並列貴位。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嵩曰。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　又曰。應詹弱冠知名。性質素弘雅。雖犯而弗之校。以學藝文章稱。司徒何劭見之曰。君子哉若人。　又曰。桓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又曰。劉惔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惔復喜。母又不聽。及惔年德轉昇。論者比之荀粲。　又曰。荀崧弱冠。太原王濟甚相器重。以方其外祖陳郡袁侃。謂侃弟奧

曰。近見荀監子。清虛名理。當不及父。德性純粹。是賢兄輩人也。　又曰。咸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世二千石。性清虛。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　又曰。謝安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有重名。　又曰。謝萬善屬文。敘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爲八賢論。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以示孫綽。綽與往反。以體公識遠者則出處同歸。　又曰。韓康伯傳云。庾龢名重一時。少所推服。常稱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徽之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　又曰。褚裒與杜乂俱有盛名。冠于中興。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　又曰。王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云。濯濯如春月柳。嘗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又曰。王恭字孝伯。少有美譽。清辯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慕劉惔之爲人。謝安常曰。王恭人地可以爲將相。　又曰。傅玄爲司隸校尉。著書名爲傅子。或問今之君子。曰。裴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諸。（臣欽若等曰。裴煥爲郎中令。華歆爲太尉。）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臣欽若等曰。令君荀彧也。軍師荀攸也。）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又曰。晉彥初仕吳爲建平太守。吳亡歸晉。武帝問彥陸喜陸抗二人誰多也。彥對曰。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又曰。王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弟澄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以經平子矣。（通鑑晉惠紀。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爲儀準。）又曰。王澄、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衛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又曰。王衍口中雌黃。朝野翕然。　又曰。武陵威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嘗問陳泰孰若其父群

陔各稱其所長以為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字玄伯群之子文王問陔曰玄伯何如其父司空也陔曰通雅博暢能以天下聲教為己任者不如也明練簡至立功立事過之。）　又曰王濟太原人與同郡孫楚友善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群　又曰庾敳為金紫光祿大夫王導常讚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又曰劉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　又曰梅陶為尚書陶與親人書曰陶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常得法外意　又曰顧含為光祿勳或問江左群士優劣答曰周伯仁（周顗字）之正鄧伯道（鄧攸字）之清卞望之（卞壼字）之節餘則吾不知也。　又曰顧愷之為散騎常侍初任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乃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又曰孫綽字興公簡文帝為會稽王已嘗與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綽與高陽

許詢俱有高尚之志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綽有高節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綽後為廷尉卿領著作卒。（世說新語）（撫軍問孫興公劉真長何如曰清蔚簡令王仲祖何如曰溫潤恬和徐廣晉紀曰凡稱風流者皆舉王劉為宗焉桓溫何如曰高爽邁出謝仁祖何如曰清易令達阮思曠何如曰弘潤通長袁羊何如曰洮洮清便殷洪遠何如曰遠有致思卿自謂何如曰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至於斟酌時宜籠罩當世亦多不及然以不才時復托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　又曰王忱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邈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顗忱曰伯通易　又曰王廙字世將丞相導從弟也荀闓荀邃俱通識明帝嘗從容問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闓才明遠邃帝以語庾亮曰邃真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　又曰李銓為光祿大夫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范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衛玠別

傳永和中丹陽君劉真長鎮西將軍謝仁祖商略中朝士人逆及於玠與門杜弘治得方衛洗馬不謝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抱朴子凡海之徒雖便辟流俗而陳空抱虛有似蜀人敬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識不過酒炙所謂冐于貨賄會于飲食左生所譏不才之子　世說新語正始中人士比論以五荀方五陳荀淑方陳寔荀靖方陳諶荀爽方陳紀荀彧方陳群荀顗方陳泰又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綏裴綽方王澄裴瓚方王敦裴遐方王導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　王夷甫云閭丘沖（字賓卿）優於滿奮郝隆此三人並是高才沖最先達　王夷甫以王東海比樂令故王中郎作碑云當時標榜為樂廣之儷　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按故事王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障面不得住。後度江左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我進伯仁退。（按本嘗不自知是謂在洛時敬高顗過江後數漸得志不復揮是故歎曰不知是我進乎伯仁退乎。）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郗鑒周曰鑒方臣如有功夫復問郗郗曰周顗比臣有國士門風（批兩語各可施）王大將軍下庾公問卿有四友何者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彥國阿平故當最劣庾曰似未肯劣（王隱言其宗人不）庾又問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問

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論左右躡公公乃止（庾公此問甚煩宜王敦如無人批此語庾日中無王王日中無庾）人問丞相（王）周侯何如和嶠答曰長輿嵯櫱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批詩謂嵯華元今言才揆）　王丞相二弟不過江曰穎曰敞時論以穎比鄧伯道敞比溫仲武議郎祭酒者也（批此不過江諸本隱約穎字伯英位議郎年二十而卒敞字茂平位祭酒不就官年二十二而卒故曰不過江乎於度江前也）　明帝問周侯論者以卿比郗鑒云何周曰陛下不須牽顗比　王丞相云頃下論以我比安期（王承）千里（此語）亦推此二人唯共推太尉此君特秀　宋褘曾為王大將軍妾後屬謝鎮西（尚）鎮西問褘我何如王答曰王比使君田舍貴人耳鎮西妖冶故也（言王近粗俗不如謝之體）　明帝問周伯仁卿自謂何如庾元規對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王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似王曰真獨簡貴不減父祖然曠淡處故當不如爾（言述性褊心）　卞望之云郗公體中有三反方於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貞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批人人同）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恐不及己批常）

（有如此人，無人如此。）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唯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有尊謝卑何之意。批：得上未足以敘。）何次道爲宰相，人有譏其信任不得其人，阮思曠慨然曰：次道自不至此，但布衣超居宰相之倍，可恨唯此一條而已。（批：此一條不少。）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劉綏邪。批：謂先勝耳。）郗司空家有傖奴，（儿）人知及文章，事事有意。王右軍向劉尹稱之。劉問：何如方回？（方回，愔字，司空監子。）王曰：此正小人有意向耳，何得便比方回？劉曰：若不如方回，故是常奴耳。（批：語甚有氣。）時人共論晉武帝出齊王攸之與立惠帝，其失孰多？（多謂立惠帝爲重。言其失重。）桓溫曰：不然，使子繼父業，弟承家祀，有何不可。（批：未足爲據。）人問殷淵源：當世王公以卿比裴叔道，云何？殷曰：故當以識通暗處。（批：似謂裴暗。）撫軍問殷浩：卿定何如裴逸民？良久答曰：故當勝耳。（批：俗淺。）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此亦不肯避，又不敢超之辭。言我事爲我而已，不與桓比擬也。）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邪？劉曰：極進，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殷侯既廢，桓公語諸人曰：少時與淵源共騎竹馬，我棄去

已，卿輒取之，故當出我下。（批：此語能長人猜。）人問撫軍：殷浩談竟何如？答曰：不能勝人，差可獻酬群心。簡文云：謝安南清令不如其弟，（聘）學義不及孔巖，（字彭祖）居然自勝。未廢海西公時，王元琳問桓元子：（溫）箕子、比干，迹異心同，不審明公孰是孰非？曰：仁稱不異，寧爲管仲。劉丹陽、王長史在瓦官寺集，桓護軍（伊）亦在坐，共商略西朝及江左人物。或問：杜弘治（乂）何如衛虎？（玠小字）桓答曰：弘治膚清，衛虎奕奕神令。王、劉善其言。劉尹撫王長史背曰：阿奴比丞相，但有都長。（阿奴，王濛小字。劉與丞相不相得，故爲優濛之言，謂皆勝之也。）劉尹、王長史同坐，長史酒酣起舞。劉尹曰：阿奴今日不復減向子期。（似爲之任率也。）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仲文？孔思未對，反問公曰：何如？答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其處故勝也。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遏、胡兒並在坐。公問李弘度曰：卿家平陽（李重，字茂曾）何如樂令？於是李潸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授璽綬；亡伯雅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恐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非私親之言。謝公與胡兒曰：有識者果不異人意。（批：非謝公問，仁度答，那知許事。）王脩齡（胡之）問王長史：（濛）我家臨川，（羲之爲臨川守）何如卿家宛陵？（述爲宛陵令）長史未答，脩齡曰：臨川譽貴。長史曰：宛陵未爲不貴。劉尹至王長史許清言，時苟

子年十三，侍座，遣德既去，問父曰：劉尹語何如尊？長史曰：韶音令辭不如我，往輒破的勝我。（批：韶令者居於將。）謝萬壽春敗後，簡文問郗超：萬自可敗，那得乃爾失士卒情？超曰：伊以率任之性，欲區別智勇。（批：人人有區別意，正是失卒情處，可以爲戒。）劉尹謂謝仁祖曰：自吾有四友，門人加親。謂許玄度曰：自吾有由，惡言不及於耳。二人皆受而不恨。（此皆語門人弟子之辭，而同輩受之不恨。）世目殷中軍思緯淹通，比羊叔子。有人問謝安石、王坦之優劣於桓公，桓公停欲言，中悔曰：卿喜傳人語，不能復語卿。（批：自佳。）王中郎嘗問劉長沙：（奭，字文時）我何如荀子？劉答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王右軍問許玄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因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邪？劉尹云：人言江虨田舍，江乃自田宅屯。（謂能多出有也。批：不甚可曉，然可用，似謂田宅所聚也。）謝公云：金谷中蘇紹最勝。（紹字世嗣）紹是石崇姊夫，蘇則孫，愉子也。（紹乃劉之孫，衛之子。）劉尹目庾中郎：雖言不愔愔似道，突兀差可以擬道。孫承公云：謝公清於無奕，（謝奕字無奕）潤於林道。（陳逵字林道。批：難知。二賢只見謝公清潤。）或問林公：司州（王胡之）何如二謝？林公曰：故當攀安提萬。（批：語佳，然有思。）郗嘉賓道謝公：造膝雖不深徹，而纏綿綸至。又曰

右軍詣嘉賓，嘉賓聞之，云：不得稱詣，政得謂之朋耳。謝公以嘉賓言爲得。（批：造漆是文誤，可疑。此云詣者，其他造之之謂，乃爲其於理深詣，即謝之深徹，皆羲主之名。謝不徹，王胥不詣，其於理但相關耳，無大高下也。）庾道季欽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王僧恩（禕之小字）輕林公，藍田曰：勿學汝兄，汝兄自不如伊。（述，其父也。批：似欲其子加重林公。）簡文問孫興公：袁羊何似？答曰：不知者不負其才，知之者無取其體。（言有才無德。）蔡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批：外貌。）郗嘉賓問謝太傅曰：林公談何如嵇公？謝云：嵇公勤著腳，裁可得去耳。（批：又問）殷何如支？謝曰：正爾有超拔，支乃過殷。然亹亹論辯，恐口欲制支。（批：便是爭多。）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有生氣。曹蜍、（茂之小字。彭城人，爲尚書郎）李志（字溫祖）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言人皆如曹、李，淳朴無爲，可如上古。但才智無聞，以速偷汎者盡於狐狸而已。）衛君長是蕭祖周婦兄，謝公問孫僧奴：（小字）君家道衛君長云何？孫曰：云是世業人。謝曰：殊不爾，衛自是理義人。于時以比殷洪遠。王子敬問謝公：林公何如庾公？謝殊不受，答曰：先輩初無論，庾公自足沒林公。（批：謂不聞說庾勝林耳。又）

（云六是一句）謝遏諸人共道竹林優劣謝公云先輩初不臧貶七賢（批使與上司同）有人以王中郎比車騎車騎聞之曰伊窟窟成就　謝太傅謂王孝伯劉尹亦寄自知然不言勝長史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王孝伯問謝太傅林公何如長史太傅曰長史韶興問何如劉尹謝曰噫劉尹秀王曰若如公言並不如此二人邪謝云身意正爾也　人有問太傅子敬可是先輩誰比謝曰阿敬近撮王劉之標　謝公語孝伯君祖比劉尹故為得逮孝伯云劉尹非不能逮直不逮（言深簡而狹文也）袁彥伯為吏部郎子敬與郗嘉賓書曰彥伯已入殊足頓興往之氣故知撩捷自難為人冀小卻當復差耳　上于獻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及贊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有人問袁侍中（恪之字元祖）曰殷仲堪何如韓康伯荅曰理義所得優劣乃復未辨然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殷不及韓殷故作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荅曰道季誠復鈔撮清悟嘉賓故自上（批鈔撮稍援於）王珣疾臨困問王武岡（謐導之孫）曰世論以我家領軍（洽即珣父）比誰武岡曰世以比王北中郎東亭（即珣）轉臥向壁歎曰人固不可以無年（珣謂其父不勝坦之以年二十六而卒故德業不彰僅得比於坦之也故嘆之）王孝伯道謝公濃至又曰長史虛劉尹秀謝公融（徐暢也）王孝伯問謝公林公何如右軍謝曰右軍勝林公林公在司州前亦貴徹（不言右軍而言勝朗之）桓玄為太傅大會朝臣畢集坐裁竟問王楨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楨之字公幹徽之子第七叔乃獻之也）于時賓客為之咽氣王徐徐荅曰亡叔是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英一坐懽然（批善對）桓玄問劉太常（瑾字仲彥）曰我何如謝太傅劉荅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賢舅子敬荅曰樝梨橘柚各有其美　舊以桓謙（字敬祖沖子）比殷仲文桓玄時仲文入桓於庭中望見之謂同坐曰我家中軍那得及此也　王中郎令伏玄度習鑿齒（王中郎傳曰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東海太守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侍中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中興書曰伏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少有才學舉秀才大司馬桓溫參軍領大著作掌國游擊將軍卒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以文稱善尺牘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歷治中別駕遷滎陽太守）論青楚人物（滔集載其論略曰滔以春秋時鮑叔管仲隰朋召忽輪扁甯戚麥丘人逢丑父晏嬰涓子戰國時公羊高孟軻鄒衍田單荀卿鄒奭莒大夫田子方

檀子魯連淳于髡盼子田光顏歜黔子於陵仲子王叔即墨大夫前漢時伏徵君終軍東郭先生叔孫通萬石君東方朔安期先生後漢時大司徒伏三老江革逢萌禽慶承幼子徐防薛方鄭康成周孟玉劉祖榮臨孝存侍其元矩孫賓碩劉仲謀劉公山王儀伯郎宗禰正平劉成國魏時管幼安邴根矩華子魚徐偉長任昭先伏高陽此皆青士有才德者也鑿齒以神農生於黔中邵南詠其美化春秋稱其多才漢廣之風不同雞鳴之篇子文叔敖羞與管晏比德接輿之歌鳳兮漁父之詠滄浪漢陰丈人之折子貢市南宜僚屠羊說之不為利回魯仲連不及老萊夫妻田光之屈原鄧禹卓茂無敵於天下管幼安不勝龐公龐士元不推華子魚何鄧二尚書獨步於魏朝樂令無對於晉世昔伏羲葬南郡少昊葬長沙舜葬零陵比其人則準的如此論其土則群聖之所葬考其風則詩人之所歌擬其事則未有赤眉黃巾之賊此何如青州邪滔與相往反鑿齒無以對也）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為駁注論語日甫最所在）嚴仲弼九皐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　嵇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恨量小狹趙荅曰尺表能審璣衡之度寸管能測往復之氣何必在大但問識何如耳　諸名士共洛水上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共有樂不王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混有雅具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然着　劉萬安即道真之子庾公所謂灼然玉舉又云千人亦見百人亦見王右軍少時丞相云逸少何緣復減萬安　王敦為大將軍鎮豫章衛玠避亂從洛來敦相見欣然談話彌日于時謝鯤為長史敦謂鯤曰不意永嘉之中復聞正始之音阿平若在當復絕倒時人以玠為王人文中子禮樂篇　或問溫嶠子曰毅人也或問謝安子曰簡矣問王導子曰敬矣又王道篇阮嗣宗與人談則及元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子曰謹矣郗子曰世中稱庾文康為豐年玉庾稚恭為荒年穀　又曰人有問王長史（王仲祖也）江彪群從兄弟者王荅云諸江皆能自生活　又曰人問謝太傅王子敬可與先輩誰比謝荅曰阿敬近撮王劉之閒（王濛與真長）又曰王子敬問謝公嘉賓何如道季（嘉賓郗超小名庾龢小名道季）荅云道季誠抄撮清悟嘉賓故自勝桓公稱云（桓溫也）鏘鏘有文武　又曰王右軍道劉真長標雲柯而不扶疏　又曰桓公問孔西陽安石何如文度孔思未荅反問公謂如何荅曰安石居然不可陵踐　又曰王丞相云雖下論以

我比安期千里（王承字安期阮瞻字千里）我亦不推此二人唯共推王太尉夷甫也　又曰周伯仁道桓茂倫欽崎歷落可笑之人也或云是謝幼輿言　又曰王丞相言刁玄亮之察察（刁協字玄亮）戴若思之巖巖（戴淵字若思）卞望之峰岠並一見我而服也　又曰祖士少道右軍王家阿菟（羲之小名阿菟）何緣復減處仲右軍道祖士少風領毛骨恐沒世不復見如此人　王子猷說世目士少爲朗邁我家亦以爲徹朗　袁宏七賢序阮公瓌傑之量不移於俗然獲免者豈不以虛中紆節動無迕對乎中散遺外之情最爲高絕不免世禍將舉體秀異直致自高故傷之者也山公中懷體默易可因任乎施不抗在衆樂同遊刃一世不亦可乎　孫子曰譙周勸王降魏何乎曰自謂天子而乞降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爲社稷死則死亡則亡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過於其父俛首而事讎可謂前存宜大君之正道哉　崔鴻前涼錄曰張茂謂馬岌曰劉曜自古可誰等輩也岌謂曰曹孟德之流茂默然岌曰孟德公族也劉曜戎狄難易不同曜殆過之茂曰曜可方呂布關羽而云孟德不及豈不過哉岌曰孟德挾天子令諸侯仗大義討不庭曜一牛胡人用烏合之衆而能建威成大逆天下莫之當其不優然茂曰天生胡以亂中國殆不可以人事論也　秦記姚萇大破苻登置酒高會謂將佐曰若值魏武王尋破此賊陛下將牢大過上歎曰吾不如亡兄者四也長八尺五寸垂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直突前無橫陣二也究覽古今講論道藝駕御群賢收羅雋異三也撫總大衆經覆愉難大小悅附人盡死力四不如也　又曰魏武王姚萇禮待楊亮亮奔桓溫溫問亮曰萇何如人答曰天下傑也神明器度故是孫策之疇而雄邁之　南史謝弘微叔父混特所敬貴號爲微子常云阿遠到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又曰龔祈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歎曰此荊楚仙人也　又曰范泰爲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常從容問泰混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大一流人也　又曰蔡進之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謝弘微貌類中郎（中郎弘曾祖萬也）性似文靖（文靖謝安謚也）　又曰謝靈運問宴集問謝晦潘岳陸機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閭默名位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閭本自遼絕靈運官至臨川內史　又曰雷次宗九明

三禮毛詩　南齊衡陽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又曰劉湛爲領軍湛外甥王延之阮韜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帝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御不審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耶　資治通鑑魏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北禽慕容超南梟盧循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　南齊書何點常稱陸慧曉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常如懷冰暑月亦有霜寒（一作氣）　又王僧祐父遠爲光祿勲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能蔽風露　梁書沈約字休文吳興人時謝弘微與琅邪王志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約曰王志何如約曰令明簡淡次問王球約曰清而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又王筠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惟額頰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約位至侍中少傅尋加特進卒　又丘遲爲中書侍郎待詔文德殿天監初到洽兄溉俱蒙擢用溉兄見知賞從弟沆亦齊名高祖問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子舍人　又褚向淹雅有器量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晉杜乂字）推華子嵩慙量潤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　續世說劉孝標云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朱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陳書周弘正叔父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悟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　又曰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然而皆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下而驕尊矜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　又孔奐曰江總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英　北史後魏游雅與中書令高允及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常論允曰前史載卓公（卓茂也）寬中文饒（劉寬字也）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慍喜之色不亦信哉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吶吶不能出口余常呼爲文子崔公（崔浩也）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不乏者矯矯風節耳

余奮然之司徒之譏起於纖微及於語言崔公贊斷股戰不能言宗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數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及案支保並元言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常召百司於都堂王公已下望庭畢拜高子獨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齊祁子廣為長廣太守時盧詢祖與盧思道俱有才名子廣曰二盧云詢祖有規檢禰衡思道無水稜文舉（文舉孔融字續世說北齊李緯梁使來聘問緯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彫龍絕矣崔暹聞之愁緯詣門謝之還上馬不顧笑中子天地篇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資治通鑑隋高祖紀國子祭酒元善言於上曰楊素麄疏蘇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鴨耳（注楚辭曰寧汎汎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以全吾軀乎元善之意謂此）可以付社稷者惟獨高熲　又太子問於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鬭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太子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也隋書蘇威治書侍御史梁毗以威領五職安繁戀劇無舉賢自代之心抗表劾上曰蘇威朝夕孜孜志存遠大舉賢有闕何遽迫之顧謂威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因謂朝臣曰蘇威不值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助我宣化非威之匹也蘇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又楊素有子玄感蘇威有子夔夔少聰敏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又楊達為人弘厚有局度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達耳　又盧思道初魏為尚書郎時濟南王彧少有才學時甚美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崔林曰二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皃白太負未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謂之語曰三王楚琳琅未若濟南備員方　唐書長孫無忌傳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帝曰朕冀聞過公等乃相諛悅朕當評公等可否以相規諷高士廉（續世說有）涉獵古今心術警悟臨難不易節（續世說有為官亦無朋

黨）所乏者骨鯁（續世說有規）諫耳唐儉有辭（續世說作言詞俊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可意（續世說作答）當事朕二十（續世說作三十）年未嘗一言國家事（續世說作並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謹審自能無過而儒不更事緩急非可倚（續世說作性純善自無愆過而實怯懦未善使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敦厚文章論議其所長也謀常經遠（續世說作於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堅正其言有益不輕然諾於人能自補闕（續世說有亦何以尚）馬周敏銳而正評裁人物直道而行所任皆稱朕意（續世說作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續世說作學問稍長性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若飛鳥依人自加憐愛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疑求於古人未有其比總兵攻戰非所善也　王珪傳時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冑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玄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冑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以為盡己所懷謂之確論　馬周傳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時譽歸之太宗嘗曰我暫不見馬周即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君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耳　韋述傳趙冬曦孫逖王翰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和璧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逌迥迪吉起迴亦六人並詞學登科張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馮定傳定字介夫宿之弟也儀貌壯偉與宿俱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之漢朝二馮君　李勣傳賈言忠高宗時為侍御史言忠受詔往遼東支度軍糧使迴上問曰卿觀遼東諸將孰賢對曰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龐同善雖非鬭將而持軍嚴整薛仁貴勇冠三軍威名遠振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持重有統御之才雖頗有忌前之癖而臨事能斷然諸將夙夜小心忘身憂國者莫及於李勣上深然其言遂遣使齎璽書以慰勣等　徐有功傳潘好禮深慕徐有功為人乃著論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累同耳然而釋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張公遭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

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遭革命之秋屬惟新之運唐朝遺老或有包藏禍心至如周興來俊臣者便是堯舜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忠臣側目恐死亡無日矣徐公守死善道深持明白數陷囹圄數羅網羅此豈不難矣　蘇頲傳宋璟與頲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應物則頲為之助相得甚悅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皆同時為宰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罄盡臣節斷割吏事至公無私即蘇頲過其父也　王勃傳勃與楊盈川盧照鄰駱賓王皆以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號四傑盈川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議者謂然　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盈川照鄰何以企及之說曰不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於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　柳宗元傳韓愈評宗元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賈耽傳耽不喜臧否人物為相十三年雖安危大事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長　元德秀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德秀欲齊愚智迅感

一物不得其正穎士呼吸折節而獲重祿不易一刻之安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歟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諫台亂綴衆學孚元精乃見其妙穎士居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生一死聞而後見其節　唐[illegible]韓洄王定常評權皐可為宰輔師保李華亦以爲天下善歷一人而已　李白文宗詔以白歌詩裴旻舞劍張旭草書為三絶　蕭穎士字茂挺數稱班彪皇甫謐張華劉琨潘尼能尚古而混流俗不自振曹植陸機所不逮也　閻士和字伯均因雜歷世文章而盛推穎士所長以為聞蕭氏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李觀字元賓正觀中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後愈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　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然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　霍王元軌數引見處士劉元平為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短所以見長若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溫大雅與弟彥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歎曰三人者皆卿相才也　蕭瑀字時文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辤意或偏駮不通而向法[illegible]帝太宗曰公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　唐璿字休璟后謂楊

再思李嶠姚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　馮元常從弟元淑約略過於元常而剛直不及也　虞世南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也俱名重當時故議者方晉二陸　文中子天地篇　義也清而壯靖也忠而斷嚴也和而博收也贍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元齡志而密徵也直而遂大雅深而洪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　唐李翰林集與韓荊州書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　韓昌黎集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嘗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也　續世說處士丁重能閱人觀于琮謂路若曰于侍郎風儀秀整雅親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寬其季安使不盈其祿位哉　遼史列女傳　耶律氏太師適魯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風及長操行修潔自誓不嫁能詩文不苟作讀通曆見前人得失歷能品藻　朱子語續錄品藻人物須是先看他个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　漁隱叢話　冷齋夜話云

徐師川言予於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也其視死生如旦暮不爾安能為哉而遂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起官始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去俯就之七日猶生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所吏可逐士之進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升史為累哉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時時對日者談命此皆顛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張橫浦心傳錄　恕問舅氏平日師友弟子間如凌李文簡子才樊茂實汪聖錫其人物如何舅曰李文醇厚謹畏遇事有不可犯者子才學問有理趣和易而知裁茂實沈靜聖錫敏悟樸覆有守宋王與鈞監綠葉　賀程左司劉于四選分司仍贊天官之品藻萬機佐理爰裨台輔之經綸　山堂考索　品藻文章　曾子文章眾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耳是詩者當為之斂襟肅容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詩議漢儒曰是詩者當為之服膺書紳蓋操戈入室負名教中罪人而惡惡揚善不失為士君子忠厚之意故必想音容於函丈之席味節奏於浴沂之琴附高翼於李杜之鳳凰借餘光於昌黎之北斗摘文選而不敢卞文選之義愛唐史而不敢糾唐史之繆善史通為談傳不敢著析微以議子玄亦顏注為標準不得為指瑕以議師古否則無樂取諸人之

意背精事斯語之訓瓊杯玉斝類多玷缺豐肌膩體猶之風骨罕守而有發焉廢疾而有起焉離騷正大不免露才揚己之譏三都宏暢莫逭待覆醬瓿之誚吹毛求疵溺長縱短讀孫吳之書而陷孫吳處和扁之門而議和扁又奚取於若人哉昔者夫子刪定詩書扶植名教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叔孫何人敢肆吝吻毀夫子哉是猶曰叔孫非吾徒也不知夫子者也陳亢知夫子者伯魚一問猶以私心議夫子則陳亢實天地間一蠹管耳孟軻獻排異端主盟正道折戰國七雄之氣襲姬孔數聖之傳臧倉何人敢容私意沮孟子哉是猶曰臧倉嬖人也不知吾孟子也荀況知孟子者非十二子例以亞聖濟之則荀況實苗稼中一螟螣耳今日士夫其弊又有甚於此者平居聚談畢陋秦七黃九坐於雪窗螢案則曰吾文當得屈宋為衙官吾筆當使王羲之北面今於品彙倚伍則曰吾賦可以劘賈馬之高壘吾詩可以攻李杜之長城觀落霞孤鶩之句則曰襲孤松擇益而作也讀孤月浪中翻之句則曰蹈孤月浪中生而作也文之雄健者以艱澀譏富贍者以浮靡議簡古深沉者以疎陋迂緩譏其品藻不為不工其議論不為不至不知讀亢亢為元元以箕子為萁菽獸貌魁梧可監雄長之廚腸胃空虛類衣周公之服獻遼東豕未必不舉手邪揄於河東鄭鄉人璞未必不掩口盧胡於周市呼子貢方人孔門所黜宋朝先正其用心亦累如是堂使其耳宋朝先正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之詩則莫措游夏之辭不下張李之筆又奚敢於姍笑目宋朝先正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言詆議漢儒之詩則鐵雕黃之鄙識抵訾之嗟又安敢相抵巘郢雖然不患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昔有詩用彩覽者考官以沈約賦雕覽讀為入聲點之後世公議終不以彩覽為非必以考官為學識不廣之過今日之工於譏人者焉知不拙於譏己也思方欽雅前修逮津詞路正恐匿王如陳肥彖如蒼稽伯如常又安敢過王尊之門以貽布鼓之誚

解書足用　品藻　事對　實錄　確論　王嘉善論　許劭更題

體題　優劣　善否　真偽　才否　然偽　炯若風鑒　昭然月評

或有俊人之養　氣為佳士之稱　人物臧否由此而定　文章高下識其所為　賦隔　畫己所長雌爾王廷之論　數人輒改有夫許劭之評

鑒若林宗乃咸稱於叔士　質如子貢寧不敢於方人（擷江湘）

品藻　體字　稱述　優劣　許論　題標　才否　真偽

天藻漢武帝內傳王母曰太靈群文並三天太上所撰傳非其人是為泄天道可授而不傳是為閉天寶不計限而妄授者是為輕天老受而不敬是為

慢天藻（蘇東坡詩楚些發天藻）

鳳藻（鄭氏諱綺鳳藻猶他人文章好也）

鳧藻（西漢傳閒杜詩傳士卒鳧藻注云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

鱗藻（抱朴子內篇論仙卷又況絃管之和音山龍之綺粲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暐曄之鱗藻哉詳仙）

摛藻（漢雋賓戲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摛布也藻文辭也文選潘正叔贈河陽岳為河陽令是正叔從父故不言名詩曰流聲馥秋蘭摛藻艷春華呂向注云摛發其文藻美如春華抱朴子安貧篇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笑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越翁徐狀元書故扶道術摛華藻而未應書者皆務出衆人之上）

發藻（漢雋賓戲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宋王與鈞藍縷藁謝英侍郎啓紫宸麗材汗清發藻纖嚴地禁天斐神扶）

斧藻（楊子學行篇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楨者也韓昌黎集芳菲含斧藻宋王與鈞藍縷藁謝給事中表批敕於仙掖鸞渚之間蔚然斧藻縟經於路門魏闕之上宛若布帛謝陳侍郎啓皇猷忝資於斧藻妙語每樂於甄陶）

洪筆麗藻（爾雅序洪筆麗藻）

識深甄藻（東漢書郭泰傳贊曰林宗懷寶識深甄藻）

士之精藻（三國魏志邴原傳原謂太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荀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

文藻（蜀志或謂秦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宓答曰僕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者也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雅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色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誤況賢於己者乎）

含章舒藻（晉書虞溥傳溥誥學曰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詳本傳）

枯瘁攄藻（抱朴子用刑篇馳風扇則枯瘁攄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

殫毫騁藻（抱朴子嘉遯篇雖復下帷覃思殫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

逸容鮮藻（抱朴子酒誡篇目之所欲不可從也詳惑目者必逸容鮮藻也）

韜鱗掩藻（抱朴子內篇至理卷是以遐栖幽遁韜鱗掩藻詳理）

翳景

搶藻（抱朴子內篇論仙卷曰業搶藻飾偶去欲非仙）先士盛藻（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序每自屬文尤見其情常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瓊敷玉藻（晉二俊集陸士衡文賦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名理奇藻（世說新語支道林初從東出住東安寺中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語不大當對王叙致作數百語自謂是名理奇藻支徐徐謂曰身與君別多年君義言了不長進王大慚而退）揚葩振藻（北史文苑序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好學愛文藻（北史陽休之字子烈儁爽有風概好學愛文藻時人為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富有辭藻（唐智威傳天有多能富有辭藻）翫其詞藻（宋鄭獬鄖溪集謝學士表翰苑參華儒林劇選非獨翫其詞藻蓋欲觀其器能）雕龍麗藻（宋曾鞏元豐類藁回謝館職啓較雕龍之麗藻列架鼇之秘扃）和槧灑藻（宋曾鞏元豐類藁謝弟教儀使和寸槧以洒藻裂幅而摛華）炳焉華藻（宋何澹小山雜著賀處州趙守啓獻三雍於禮文未備之時炳焉華藻別七畧於道術旣徹之後早閱淵源學從治中之質昇以承流之重）冰霜之藻（宋沈與求龜溪集賀正啓功名自效早覩日月之光節義獨高更勵冰霜之藻對越三陽之序導迎六氣之和）教洽芹藻（宋李曾伯可齋集通陵楊侍啓威望北部判屹南山畫桿儉幕之芙蓉教洽曾宮之芹藻）釣魚擷藻（宋馮縉雲先生集蘇氏溪堂記可以聆竹筏擇小艇釣魚擷藻陵風弄月）誤詔劉藻（周益公龍飛錄祠部員外郎劉藻字昭信福州人進士官陳誠之在西府舉爲藻藻初被詔而在選調吏誤召嶺南人京官劉藻久之始悟朝廷除廣州通判遣之至是藻卒而劉藻適自梅州守乞致仕異哉）無以易藻（言行錄江鄰幾藻字彥章公言自元符以來并無日曆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出知湖州詔領日曆如故辟官屬二員且賜史館修撰餐錢）薄采其藻（詩魯頌泮水思樂泮水薄采其藻）超化藻禪師（五燈會元聞膺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牽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焰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被蒙頭坐冷暖了無知嗣善權智禪師詳禪僧）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十四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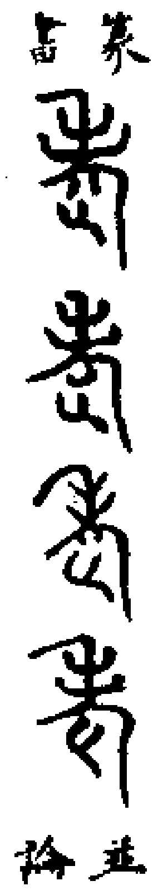
老　洪武正韻魯果切。年高。說文七十曰老。許慎說文。老考也。從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凡老之屬皆從老。盧皓切。爾雅。老壽也。又鍚鵰老。郭璞注。鵰鵰也。俗為瘢馬。小爾雅。叟艾老也。揚雄方言。眉黎耋鮐老也。東齊曰眉。言眉秀也。燕代之北鄙曰梨。言面色似凍梨。宋衛兗豫之內曰耋。八十為耋。音絰。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耇鮐。言背皮如鮐魚。耇音垢。鮐音怡。鯢鯢部者始单老也。皆毛皮。皮色枯瘁形。皆南楚江湘代語也。凡以異語相易謂之代。傁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傁。或謂之艾。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老。顧野王玉篇。盧擣切。古文老。陸法言廣韻。魯皓切。耆老。顏元孫干祿字書。老。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從人毛匕。毛象反毛。匕音化。徐鍇通釋。勒把反。宋重修廣韻。亦姓。左傳宋有老佐。鄭樵六書畧。老去其下體而成字。耆考耇耄孝者耋主義轉注。吳棫韻補。叶音朗口切。釋名。老者朽也。史記。西者萬物之老也。荀卿賦。屢化而不壽者歟。善壯而拙老者歟。有父母而無把壯者歟。壽上聲。又叶音滿濟切。者老姓當以此傳聲。班固西都賦。若臣者徒觀跡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

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通舉也。戴侗六書故。人老而毛髮變也。或曰毛發。釋行均龍龕手鑑。耉音老。韓道昭五音類聚。力道切。又耄音老。楊桓六書統。未毋亂以為老人之狀。而下以匕指之。匕者老人髮變白背壯之意。則老字之意始明。𦒳（並古文省）𦒳（鍾鼎文或從止）𦒳（小篆省統指）事。隸老（隸偏旁同）。熊忠韻會舉要。見商書。周伯琦六書正譌。從毛匕。匕即化字。老人髮化白也。會意。隸作老字（考仿此）。義通作耆。趙謙聲音文字通。來果切。人七十曰老。從人從毛從匕。人年高則毛髮匕而為白。老之意也。借草老。心亂也。作佬非。又倚雅鬱餌黃也。俗字當借老。又柳罷作佬。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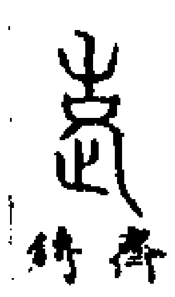
韻會定正字切

來果　來零連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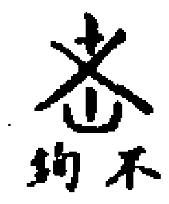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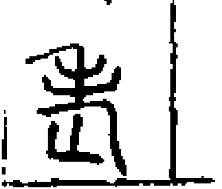
並古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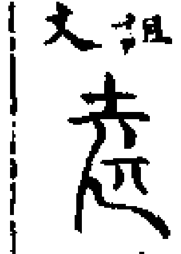
齊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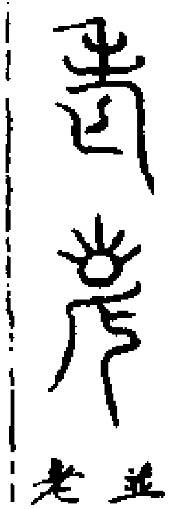
不老盤　並見楊鈞鐘鼎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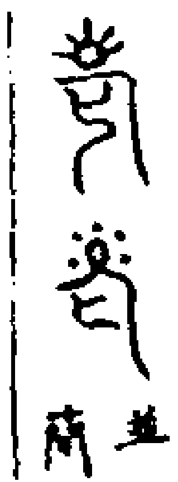
秦詛楚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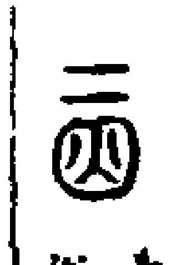
孝經



並古老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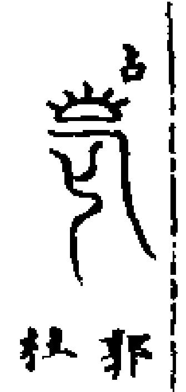


並汗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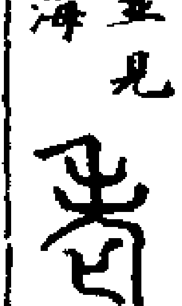


希裕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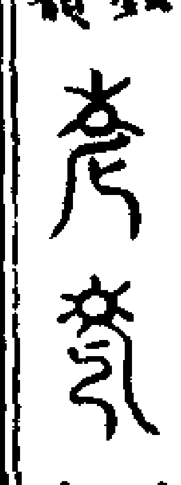
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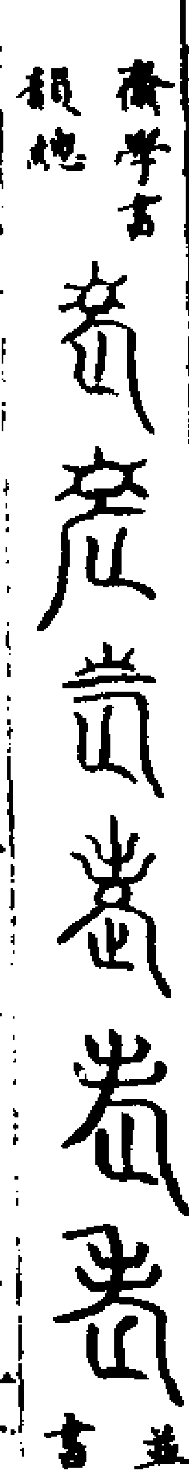
郭忠恕永安院殿記　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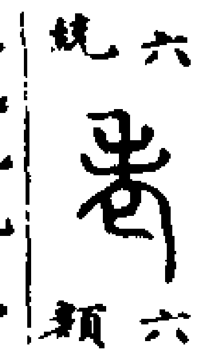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



並見高勉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六書類釋

隸書　老（孔宙碑）老（羊竇道碑）老（祝睦碑）老（于莉碑）老（魏修老祠）老（孔耽碑）老（五老楷样）

並洪适隸韻　老（淮源廟碑）老（老子銘）老（石路碑）老（來良碑）老（郭仲奇碑）老（費鳳碑）老（老子廟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老（王羲之）老（智永）老（顏真卿）老（蘇軾）老（黃庭堅）老（蔡襄）

行書　老（李建中）老（何氏）老（米芾）

草書　老　老（並章草）老（王羲之）老（智永）老（黃庭堅）老老老（並張紳漢）老老老（並鮮于樞）老（趙子昂）

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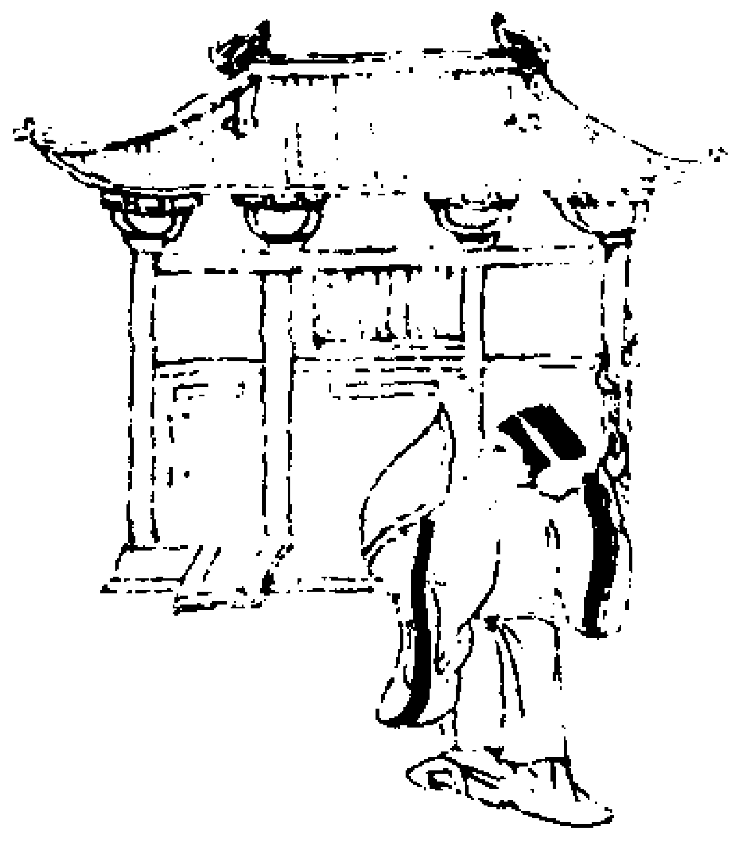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老。釋名曰。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七十曰耄。頭髮耄耄然也。八十曰耋。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也。或曰黃耇。鬢髮變黃也。耇垢也。皮色驪悴。恒如有垢也。或曰胡耇。皮如鷄胡也。或曰凍梨。皮有斑黑。如凍梨色也。或曰

兒齒。大齒落盡。更生細齒。如小兒齒也。百年曰期頤。頤養也。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於盡養道也。老朽也。老不死曰僊。僊遷也。遷入山也。書敘指南。老耄衰耗。老人曰黃耇（師古）。又曰。齒危髮秃之老（任昉）。老人自稱曰朽人（柳宗元）。老而謙曰無耆耇之德（隗囂）。老而無道義人曰陳人（莊子注）。陳人之人也。衰老曰未暮（選十二）。齒落曰年朱解然而齒墮矣（小傳其歲數）。老而任子曰歸爾以事（鄭玄）。漸老曰年力頹侵（宋書范曄）。又曰。年邁齒衰（選二十）。又曰。往籍無老（劉孝綽）。老曰某日衰矣（戰國策衛）。又曰。晏年逝已老（曲禮）。老於人曰年光矣（莊子）。人年過七十曰踰七望八（韓愈）。又曰眉壽。又凍梨（祝文）。百年曰期頤（禮記）。後白髮曰朝生暮拔（左思白髮賦）。又曰拔白就黑（上）。鬢白曰鬢變（選十四）。頭白曰顛白成翁（李賀）。則盡老年曰盡齒（前）。又曰。華髮墮顛（禰衡）。老貴官狀曰綬紫鬚白（劉禹錫）。老人狀曰龐眉皓髮（劉寵）。又曰。鷄皮鶴髮（庾信）。歎年老曰年歲有訖（後漢書）。又曰。桑榆什盡（上）。請百歲人曰先生一馬（列子七）。老不過自言曰賤與老相守（選十五）。老扶杖乃行曰扶杖而行（恭義）。老病辭扶見曰位末及扶（詣休）。自言老曰吾唯唯既暮（徐陵）。年老曰日薄西山（李密。下氣息奄奄）。年老有壯容曰面有光澤。似未某者（上）。真某歲數。又曰。年且某狀容（上）。老不衰曰矍鑠弊

駘（通臺）自言老曰犬馬氣衰（復音公）。又曰犬馬齒盡（一作臷又作索）。年已長曰年亦及矣（李翱）。年過若干曰年殊若干（梁殊）。老輩曰丈人行（音杭）。老年曰垂沒之年（楊瑒）。老將死曰旦夕入地（班超）。極老病人曰朝暮人也（楊歎）。婦人老曰容觀改前（杜欽）。罵老人曰死老魅（陳蕃）。老不足䘏曰何有於二毛（左傳）。老而駭曰猶有童心（左昊）。歎髮二色曰余髮如此種種（左昭）。又曰髮有二色（孫綽）。又曰二毛（潘岳）。壽過其人曰比其為得年矣（李翱）。前輩曰宿齒（唐韓愈）。老小人曰垂髮戴白（鄭玄）。論語子曰老者安之（注老者養之以安）。又曰安之安我也。又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大學上老老而民興孝。（注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莊子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澗泉日記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雖是俗語）也自有警。數類晉史平吳之後制户調之式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為老小不事遂義唐制凡民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廣德中以二十五為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

養老

周禮地官黨正注民三時務農時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禮記射義酒所以養老。冊府元龜禮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故有虞氏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必以八月諸物老成順其時氣以助養育天子袒而割牲侯王設饌公卿饌珍。所以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明長幼之序興揖讓之風習鄉土齒之義備矣。降及後世巡省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都乃宴衎故老或賜飲於端闈或延與於私室而又因靈休之集畢嘉祀之禮則錫以鳩杖貫之束帛登板授之秩開石窌之封此皆介于景福終之以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流于博史豈不美歟　養老之道三王以前尚矣。自皇綱解紐餘分閏位雖乞言孝弟之義不行於庠序而訓恭加惠之典尚及於鄉黨。其間以兵戎相尋禮用違闕至於國事存問以時優給假之爵秩異其服玩亦有國之令猷也。（陳祥道禮書）禮記王制天子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遂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學記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詩泮水魯侯戾止言觀其旂魯侯戾止在泮飲酒又曰在泮獻囚在泮獻功在泮獻馘賈誼傳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儒林傳明帝即位祖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禮曰天子視學四養老也簡不帥教也出征受成也以訊馘告也養老必以仲春季春仲秋為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皆無常時雖有常時其入學也亦必養老焉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適東序釋奠於鄉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祭義曰天子當入學而太子齒蓋天子將視學以鼓徵衆序立以齒及天子至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於西學有司卒事反命乃適東序養老焉此視學之大略也。漢明帝袒割辟雍之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士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豈亦先王之髣髴乎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蓋古者祫畢則禘未卜禘而視學非所以示孝道而不足以游學者之志也春秋傳稱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未禘祀猶不可務外事況視學乎。諸侯視學之蓋有同於天子。詩曰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養老也在泮獻囚此以訊馘告也。視學養老之禮（鄭氏曰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



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孤子者死王事之子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正義曰。邦饗耆老謂死事者之父祖兼有國老庶老者。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庶人之致仕者。經直言耆老對孤子則耆老者死事之父祖可知。但此不見饗國老庶老之文。故鄭并耆老。謂國老庶老。）酒正。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書謂所秩者謂老臣。王制曰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大司徒。以保息六保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養老。七十養於鄉。五十異粻之屬。正義曰。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彼謂大夫士也。王制又云。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已而引戶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故食貨志。六十已上。上所養也。此云七十養於鄉。亦謂有賢行者也。五十異粻之屬者。是王制文。禮記常法。庶人食粻。士無食粢。大夫又加以粱。令雖庶人年五十。或與士大夫同食食黍粱。）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門關以養老孤。人所出入多以取饒廩也。正義曰。門謂十二門。關謂十二關。門關出入皆有稅。所稅得者亦送振多少。是國用之外。留之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財所謂門關之委積也。死政之老。死國事者之父母也。）槁人。若饗耆老孤子士

庶子共其食。（正義曰。耆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則亦槁人共其食。）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伊耆氏。共王之齒杖。（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正義曰。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老者皆舍。（老者若今八十九十復羡卒也。）司隸。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不爲奴。曲禮曰。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事五十始杖。十仕。）君命一坐再至。君子式黃髮。王制。司徒養耆老以致孝。耆老皆朝于庠。（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射春秋射國蜡而飲向養老。正義曰。經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正義曰。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

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事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按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文王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以虞氏帝道宏大。故養老以燕禮。崔氏云。夏文禪於虞。是二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敬養也。殷人尚質。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秋冬養老之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按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嘗與食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恐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爲春秋合爲養老。故爲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爲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爲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爲主。亦有饗。先行食。次

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也。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知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爲殷制。無正據可憑。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

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從國老之法，士從庶人之法。致水饔云：非饔者老享其割烹。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殷尚白而縞衣裳，周人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斑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助老氣也。）文王世子：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釋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明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

象類也。）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衆，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視學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已所有事也。）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發詠，謂以樂納之。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反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有司將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於國，大夫勤於朝，州里驩於邑是也。）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祭義：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尚謂有事尊之於其黨也。）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言其先老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同爵尚齒，老者在上也。君問則席，爲之布席於堂上而與之言。凡朝位於庭。就之，就其家也。老而致仕，君或不許，異其禮而已。）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割牲，制俎實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問事國君以百年所在而往見也。）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

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此謂鄉射飲酒時也。齒者，謂以年次立若坐也。三命，列國之卿也。不復齒，席之于賓東。不敢先族之七十者，謂既一人舉觶乃入也。雖非族亦然。齒于族，族言族爾。）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謂致仕在家者，其入朝，君先與之爲禮，而后揖卿也。）中庸：燕毛，所以序齒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大學曰：上老老而民興孝。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出弟；民入孝出弟，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詩：七月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介，助也。）正月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凡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又有相續代而侍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泮水：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閟宮：黃髮兒齒。（兒齒亦壽徵。）書曰：猶棄黎老弗迪。又曰：尚猶詢茲黃髮

又曰耇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孟子曰西伯善養老漢文帝具爲養老令年八十以上賜粟帛酒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下之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爲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輲輪御爲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下筮巫醫御于前祝餲祝鯁以食乘車輲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

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役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槁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事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戶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鄉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故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中初拜伏恭爲三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晉亦以王祥爲三老先王父事三

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云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饔掌割亨酒正共酒槁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惇行之養着而孝弟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享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脩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幾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者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也冕而總干施於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頌言

顧予烝嘗而有鞉鼓淵淵嘒嘒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鐘鼓送尸則嘗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蓋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日衆與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二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詩思齊雝雝在宮箋云宮謂辟雍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則尚和孟子梁惠王章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離婁章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注。二老謂夷太公也。大老言非常人之老者。天下之父。言齒德皆尊如眾父。既得其心。則天下之心不能外矣。蕭何所謂養民致賢以圖天下。其意暗與此合。）　盡心章。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五畝之宅。樹墻下以桑。匹夫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注。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管子。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供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史記周本紀。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西漢書高祖二年冬十月。漢王如陝。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文帝紀元年三月。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存。省視也。）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鬻。淖糜也。給米使為糜鬻也。陳。久舊也。小雅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為令。（師古曰。使其備為條制。）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此制也。有蠻夷曰道。）年八十已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縣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詞。致者。送至也。或丞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如淳曰。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為文無害都吏。）不稱者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者。二千石察視責罰之。）刑者及罪有耐以上。不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其罪也。師古曰。刑。為先被刑也。有罪在吏未決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會加賜。其中有被刑罪者。不在此賜物令條中也。）（玉海。賈山至言。陛下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武帝建元元年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夏四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

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已上。以有受鬻法。（師古曰。給米粟以為糜粥。）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即復子。無子即復孫也。遂。申也。）元狩元年。詔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元封元年夏四月。登封太山。還。詔行所巡至。加年七十已上帛人二匹。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旅耆老。復孝敕。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注。旅。衆也。於耆老之人皆賞旅也。）宣帝地節三年三月。詔曰。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元康元年三月。以鳳皇集泰山。賜三老帛。二年三月。以鳳皇甘露降集。賜天下高年帛。三年春。以神爵集泰山。賜天下高年帛。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三月。詔以迺者神爵嘉祥。賜三老帛人二匹。神爵元年三月。祠后土。賜天下高年帛。四年二月。詔以迺者鳳皇甘露降。又神爵集。賜天下高年帛。五鳳二年三月。鸞鳳集。賜高年帛。甘露二年正月。赦天下。賜高年帛。三年。詔以迺者鳳皇集新蔡。賜新蔡三老帛。　元帝本紀。初元元年四月。賜三老帛。四年。祠后土。赦汾陰。賜高年帛。五年四月。賜三老帛人五匹。　永光元年正月。郊泰畤。賜雲陽高年帛。三月。赦天下。賜高年帛。二年春二月。赦天下。賜天下高年三老帛。　建昭五年三月。賜三老帛。　成帝本紀。建始元年二月。賜三老錢帛各有差。　鴻嘉元年二月。賜天下高年帛。　哀帝本紀。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赦天下。賜三老帛。　平帝本紀。元始元年。詔天下吏比二千石已上年高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三年。賜三老帛。四年一月。大赦。賜天下高年帛。東漢書光武紀。建武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復南頓田租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　曹褒傳。褒受詔議立三雍大射養老禮儀。　儒林傳序。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朝羣后。登靈臺。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射享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　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

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軟輪。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援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軟輪。蒲裹輪。供綏。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注又一云。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軟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於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己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案。桓榮五更。復除兄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非長子矣。鄧展曰。冀且以一公為三老五更無常。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書曰。天子皮弁素積親射大侯。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五各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衆而大射不同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衆以閱其意。猶使效日有樂。故不復合衆。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

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籩俎皆如士制。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冠進賢。扶王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詩云。三壽作朋。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又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漢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臣視猶子也。虞喜曰。案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興從鈞議。復

卑之。深得其意。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因仍光武。躬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辟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本紀。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之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三朝。謂中元元年初起明堂辟雍靈臺也。眇眇小子。屬當聖業。眇眇。猶微微也。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東觀記曰。十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饐在後。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於前後祝之。令其不哽噎也。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己。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三年二月甲子。立貴人馬氏為皇后。皇子炟為皇太子。賜三老爵三級。八年冬十月丙子。臨辟雍。養三老五更。十年閏月甲午。幸南陽。日北至。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十二年五月丙辰。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十七年五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章帝紀。有司奏孝明備三雍之教。躬養老之禮。建初二年冬。行饗禮。以故司空伏恭為三老。侍中騎都尉周澤為五更。　三年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馮魴。建初三年。以老病乞身。許之。其冬為五更。詔朝賀就列侯上。出本傳。　四年四月。立皇太子。賜三老爵人三級。　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五月。詔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秋令。是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月令。仲秋之令。其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為醴酪。　和帝本紀。永元三年十月。幸長安。詔賜行所過三老錢帛。　八年春二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三老爵人三級。　十五年九月南巡。賜所過三老官屬及民百年者錢布。　元興元年十二月。賜天下三老爵人三級。　安帝本紀。永平三年正月。皇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三級。　元初四年秋七月辛丑。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秕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

賑護寡獨，稱朕意焉。（杜氏通典。按此詔，漢代猶依月令施政事。） 延光元年三月改元，大赦天下，賜三老爵三級。 李充傳：充爲左中郎將，年八十八，以爲國三老，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 順帝本紀：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 四年，帝加元服，賜三老爵人二級。 陽嘉元年正月，立皇后，賜三老爵三級。 三年五月大赦，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大赦，賜三老爵三級。 二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大赦，賜年八十以上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綿三斤。 永興二年十一月校獵，賜所過道傍年九十以上錢各有差。 蔡邕靈帝熹平六年七月，上封事云：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本傳） 光和元年冬，行辟雍禮，以光祿大夫楊賜爲三老。（本傳） 東漢會要：靈帝以袁逢爲三老，賜以玉杖。 案比。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之不噎。（玉海。一云取春物始化，以助生氣。玉海、東京賦）日月會于龍狵，恤人事之勞疾，因休力以息勤，致懽忻於春酒，執鸞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於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

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辟雍詩嚼嚼國老，乃父乃兄。（冊府元龜）魏文帝黃初中，蘇林爲博士給事中，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 魏志：文帝黃初二年，授楊彪光祿大夫。又云：公卿朝朔望，並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寵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乃祖以來，世著名節，年過七十，行不踰矩，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彰舊德。其賜公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又可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八月，詔曰：夫養老興敎，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敬敎。乞言納誨，著在傳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羣司，躬行古禮焉。（漢晉春秋曰：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夫大人者，言行動乎天地，天且弗違，况於人乎。 冊府元龜：臣欽若等曰：按晉書志，二年行養老禮。宋志云：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 杜佑通典：甘露二年，天子親帥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命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

更，（祥三老下。）晉書段灼傳：武帝時，段灼疏言：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兄事五更，所以明敬。陛下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 冊府元龜：晉惠帝永平元年五月，賜高年帛人三匹。 永興九年三月，大赦，賜高年帛三匹。 明帝太寧三年閏三月，即位，賜孫老帛人二匹。 成帝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賜孤老米人二斛。 孝武帝大元五年六月，賜孤老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 宋書孝武帝紀：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詔歷陽郡高年加以羊酒。十月車駕歷陽郡，賜高年帛。 文帝元嘉初，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仁愛好老易，郡州府十二命皆不就。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米。 南齊書武帝紀：永明七年正月，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老，可增俸，詳給見役。 冊府元龜：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今搢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先是，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故有是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六

十四巧

老

養老二

魏書太武時居地侯羅結年百七歲為長秋卿後年一百一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馳馬詢訪焉（餘書羅結代人也祖仞為散騎常侍遷侍中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爽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以為居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至今猶在）文成帝紀和平二年三月幸中山至于鄴遂幸信都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問民疾苦詔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四年三月賜京師民年七十以上大官廚食以終其年。孝文帝紀延興三年十一月賜高年布帛太和元年十月詔七十以上一子不從役又宴京邑耆老於太華殿賜以衣服三年五月詔曰昔四代養老問道乞言朕雖沖昧每尚其美今賜國老各衣一襲綿五斤絹布各五匹四年七月改作東明觀詔會京師耆老賜錦綵衣服几杖稻米蜜麵復家人不徭役六年三月幸武州山石窟寺賜貧老者衣服十五年八月議養老

十六年二月賜京邑老人鳩杖八月司徒尉元以老遜位以元為三老以前鴻臚卿游明根為五更詔曰夫大道凝虛至德沖挹故后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隆美是以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訓孝悌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以五帝憲德三王乞言若求備一人周之古哲殊世之老孰能克堪師上聖則雖為其舉傳中庸則易為其選朕既庸寡德謝曩哲老更之選差可有之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泰伯游明根並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台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用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地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志朽弊識見昧然在心之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至範敷展德音當克己復禮以遵所授禮畢乃賜步輓一乘詔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識昧叡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猶昔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焉斯彰兄焉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並以元德懸車懿量歸老故尊公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耄耋罔祿然況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之祿五更可食元卿之俸供食之味亦同其例其後車駕幸鄴明根朝於行宮詔曰游五更養素蓬簷歸終衡里可謂朝之舊德國之老成可賜帛五百匹穀五百斛勅太官備送珍羞後車駕幸鄴又朝行宮賜穀帛如前為造甲第國有大事常璽書訪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詩異禮為外都大官詔以護年遜既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通鑑綱目武帝永明十年。魏主養老于明堂。注。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引見。賜元玄冠素衣。明根委貌青紗單衣而遣之。至是親養老於明堂。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國老庶老於階下。禮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集覽玄冠。記玉藻篇注玄。玄冠委貌也。青紗單衣。單與禪通。晉丹前江充紗縠禪衣。師古曰。禪衣若今之朝服中單。復公孫述為馬援製都布單衣。又白絹單衣。注見去年。肅拜詳諸書。且考肅容而微下手。且乞言猶

記內則篇曰有乞言。注有讀曰又。又從之求善言也。國老庶老。記王制篇疏云。國老卿大夫士之老者。庶老庶人在官之老者。唐禮樂志。所司養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十七年八月帝南伐至肆州民年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九月濟河詔洛懷并肆所過四州之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八年正月帝南巡詔相兗豫三州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粟五石帛二匹八月丙寅詔六鎮及禦夷城人年八十以上而無子孫兄弟終身給其廩粟七十以上家貧者各賜粟十斛十一月幸朱詔冀定二州民百年以上假以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十二月丁卯詔郢豫二州之民百齡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賜以穀帛十九年四月幸彭城賜百歲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老疾不能自存者賜穀帛六月帝自代爵畿車駕所經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十月曲赦相州民百年以上假郡守九

十以上假縣令。八十以上賜爵三級。七十以上賜爵二級。孤老不能自存者。賜以穀帛。二十年二月。詔畿內七十以上暮春赴京師。將行養老之禮。三月燕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曰。國老黃耇以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以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名。賜鳩杖衣裳。二十一年二月。詔幷州士人年六十以上假以郡守。三月詔汾州民百年以上假縣令。九十以上賜爵三級。八十以上賜爵二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五月之渭入河。詔雍州士人百年以上假華郡太守。九十以上假荒郡。八十以上假華縣。七十以上假荒縣。庶老以年各減一等。七十以上賜爵三級。時裴安祖爲河東州主簿。優閑居養志。不出城邑。帝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安祖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北史魏文帝紀太和二十一年九月。詔司州洛陽人年七十以上無子孫。六十以上無養親。貧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不滿六十而有廢痼之疾。無大功親。窮困無以自療者。皆於別坊遣醫救護。給大醫師四人。豫請藥物療之。　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以前大夫平陽公丕爲三老。孝明帝紀。熙平二年四月。詔京尹所統百年以上賜大郡版。九十以上賜小郡版。神龜元年正月。詔京畿百年以上給大郡板。九十以上給小郡板。

八十以上給大縣板。七十以上給小縣板。諸州百姓百歲以上給小郡板。九十以上給上縣板。八十以上給中縣板。正光四年七月。詔曰。車遁斯在。齒預一焉。崇敬黃耇。先代通訓。故方叔以元老處位。充國緣自強見留。維七十致仕。明乎典謨。然以德尚壯。許其縈維。令庶寮之中。或年迫懸車。循望宜退。但少收其力。老棄其身。言念勤舊。眷然未忘。或戴白在朝。未嘗外仕。或停私歷紀。甫授考級。如此之徒。雖滿七十。聽其蒞民。以終常限。或新解縣史。或外佐始停。已滿七十。方求更敍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其有高名峻德。老成髦士。灼然顯達。爲時所知者。不拘斯例。若才非秀異。見在朝官。休令合解者。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使辭朝之叟。不恨歸於閭巷矣。孝莊帝紀。建義元年五月。詔上黨百年以下。九十以上。板三品郡。八十以上四品郡。七十以上五品郡。郡邢部僚養黃髮。以詢哲言。魏書孝靜帝紀。天平三年十二月。遣使者板假老人官。百歲以下各有差。北齊書文宣帝紀。天保九年七月。給京畿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孝昭帝皇建元年八月即位。大赦改元。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後周書明帝武成二年六月乙巳。版授高年刺史守令各有差。武帝紀保定元年正月甲戌。詔先經有戎官年六十以上。及民年七十以上。

節級版授官。杜佑通典。後周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以大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向。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舄。皇帝升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醬豆。親袒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受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冊府元龜。治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綱紀不可不正。正之道在於賞罰而已。）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慮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通鑑綱目陳文帝天嘉四年夏四月。）周主養老于太學。（注。胡氏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既已致治之要道也。然三

代而後。累數十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資一時觀聽而已。未有真得乞言之益者也。蓋考古之善政。若井田封建之類。其迹不可行於世都。　集覽。中楹。兩楹之間也。記檀弓篇。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注。兩楹之間。南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屬也。人所見也。所以安身。故加諸老者。少者不及焉。舄履也。崔豹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故曰舄。斧扆。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酳。音胤。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憲老乞言。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養老禮。）冊府元龜。保定三年七月丁丑。幸津門。問百年。賜以錢帛。又賜高年版授有差。建德二年。詔曰。尊年尚齒。列代弘規。序舊酬勞。哲王明範。朕嗣承洪業。君臨萬邦。驅彼兆庶。寘諸仁壽。軍民之間。年多耆耋。眷言衰暮。宜有優崇。可頒授老職。使榮霑邑里。　宣帝時。柱國閻慶於武帝朝。抗表致仕。慶既衰老。恒嬰沉痾。帝以其先朝耆舊。特異常倫。乃詔靜帝至第問疾。賜布帛十段。醫藥所須。令有司供給。大象二年。拜上柱國。隋書禮儀志。仲春令辰。陳養老禮。先一日三老五更齋於國學。皇帝進賢冠。玄紗袍。至辟雍。入總章堂。列宮懸。王公已下及國老庶老各定位。司徒以羽儀武賁安車。迎三老五更于國學。並進賢冠。玄服。黑舄。素帶。國子生黑介幘。青衿。單衣。乘馬從以至。皇帝釋劍

執珽迎於門內。三老至門，五更去門十步，則降車以入。皇帝拜，三老五更攝齊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升自右階，就筵。三老坐，五更立。皇帝升堂北面。公卿升自左階北面。三公授几杖，九卿正履，國老庶老各就位。皇帝拜三老，羣臣皆拜，不拜五更。乃坐，皇帝西向肅拜五更，進珍羞酒食，親袒割，執醬以饋，執爵以酳。以次進五更。又設酒醴於國老庶老。皇帝升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受，禮畢而還。又都下外州，八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勑即給不為常也）。　文帝紀，文帝踐極，令皇太子就周故事社國閻慶第問疾，仍供醫藥之費。　煬帝紀，大業五年二月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十月癸亥，詔曰：優德尚齒，載之典訓，尊事乞言，義彰膠序。鬻熊為乘（一本作師），取非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尨眉黃髮，更令收序，務簡枝優，無虧藥膳，庶其卧治，佇其弘益。今歲耆老赴集者，可於近郡處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沈滯不堪居職，即給賜帛，送還本郡。其官至七品以上者，量給祿廩，以終厥身。六年四月，帝在江都宮，宴江淮已南父老，頒賜各有差。七年二月，詔曰：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興之以教義。高麗高元虧失藩禮，將欲問罪遼左，恢宣勝略。雖懷伐國，仍事省方。今往涿郡

巡撫民俗。其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板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唐書禮樂志，孟月及季冬，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尚食具牢饌。前三日，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南門外之西，羣老又於其後，皆東向。文官於門外之東，武官在羣老之西，重行東西向，皆北上。前一日，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藻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國老三人座於三老西，階不屬焉，皆莞筵藻席。眾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東，西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杜氏通典至事統若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席於國老之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大樂令展宮縣於庭，設登歌於堂上。如元會典儀，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皆重行西向北上。蕃客位於其南。諸州使人位於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設門外位如設次。又設尊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右坫以爵。其日，鑾駕將至，先置之官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回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降入大次。文武五品

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工人二舞入，羣官客使以次入。初，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其國老庶老則有司預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傳史執筆以從。三老五更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隨入，立於其後。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荅拜。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立。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荅拜。皇帝又西向肅拜五更，五更荅肅拜。俱座。三公授几，九卿正履。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乃詣酒尊所取爵，侍中贊酌酒，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前，皆食。皇帝即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

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敎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逡巡立於階前。三老五更出，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侍中前奏禮畢，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高祖武德三年，幸稷州，皆父老置酒高會，賜帛。五年三月，宴京城父老，賜布。　太宗貞觀三年四月，詔高年八十以上粟二石，九十以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十月，幸隴州，詔岐、隴二州八十以上賜物，百歲以上就加優卹。五年十二月，幸溫湯新豐，賜高年帛。六年三月，幸九成宮，八十以上賜粟帛。五月，宴岐州父老，賜帛。九月，幸慶善宮，賜故老帛。十一年正月，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錢帛。三月，幸洛陽宮，宴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是年車駕在洛陽，幸觀權宅，禮高年也。穎川人精銳藥術，為天下之最，時年一百三歲，拜朝散大夫，賜以粟帛氈褥几杖。因詔百歲以上者給侍五人。十二年二月，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十三年正月，朝于獻陵，三原縣人年八十以上賜物有差。十四年正月，幸魏王宅，賜同里老人物有差。十五年正月，如洛陽，所過州賜高年穀帛。五月，并州父老請臨幸，帝賜宴於武成殿，仍賜物遣之。十一月蒐于伊闕，詔所經之縣遣使存問高年，賜綿帛各有差。（上詞。貞觀十五年）

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宋汴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部城五鄉三什里人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宮側數百人。賜宴。父老爭上壽。賜帛有差。十七年六月。并州父老詣闕賀皇太子踐對晉藩。賜宴及物以遣之。十一月。以貞石表瑞。制男子年七十以上。量給酒米。十八年十月癸卯。以將征高麗。宴雍州父老。百歲以上。氈被袍各一。帛十疋。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一石。上據貞觀十八年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休元。備有風俗。則先問高年。時臨舊鄉。乃宴衎故老。或賜飲於瑞闕。或迴輿於私宜。而又因靈休之集。事孝化之理。則錫人賜杖。賚之束帛。登服御之餘。開石鄉之封。斯教化之大本。盛王之令典也。十一月壬申。至洛州。遣使賚璽書諸鄭汝懷澤四州問高年。宴賜各有差。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庭。賜有差。十九年二月。發洛陽。征遼所經州縣高年。賜粟帛。行幸次河陽。女子呂年百七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氈被袍各一。絹帛十段。次汲縣。女子翟張並年百歲。太宗幸其宅存問之。賜物如河陽。三月。次平棘。狄道鴻之廬。賜以衣服。道鴻任鄙野。無他事行。少時常遊名山。得服食之訣。居人間每餌金青。時年百四十六歲。十月。次營州。召父老

年七十以上賜繒綵綾錦等。二十年。幸并州。引太原父老宴之。賜物有差。二月。發并州。賜所過高年粟帛有差。七月。幸靈州。賜高年粟帛有差。八月丁卯。見京城父老於北闕。賜食及粟帛。二十二年三月。至玉華宮。賜所過高年粟帛。二十三年五月。以甘雨降。賜天下八十以上粟帛。　太宗賜李靖靈壽杖。　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立武氏為皇后。赦天下。八十以上老人各賜粟二石。帛三段。百歲以上各賜粟五石。帛十段。顯慶元年正月辛未。立皇太子。赦諸年八十以上各賜粟帛。己卯。宴京城老人八十以上賜物各有差。二年二月。幸洛陽。父老百歲以上氈被一具。袍一領。緋綃十段。粟二十石。仍遣使就家存問。九十以上各賜綵絹五段。十月。幸鄭州。賜八十以上老人粟帛有差。閏十二月。以駕幸東都。詔所經處八十以上老人賜氈袍緋綃及粟有差。五年三月。幸并州。老人年八十以上板授刺史縣令。并賜氈被粟帛各有差。龍朔元年九月。駕幸河南縣婦人張氏第。年一百三歲。遣賜綃三十疋。氈被一具。皇后太子亦親問。賜以衣物及繒綵。乾封元年正月。改元。詔諸老人八十以上者假授刺史司馬。量賜粟帛。總章二年九月。幸岐州。賜高年衣服粟帛。咸亨元年十一月。將幸東都。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仍節級賜物及黃袍而遣之。正元三年

三月。自以州溫湯還。賜八十以上老人帛。弘道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老人百歲以上者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者板授上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者板授縣令。婦人量賜粟帛。顯慶四年閏十月辛巳。賜民八十以上糧食粟帛。五年三月丙午。皇后賜婦人八十以上糧食粟帛。　睿宗太極元年正月。籍田大赦。賜老人年九十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各緋衫牙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綠衫木笏。　玄宗開元二年九月。引京師侍老宴于含元殿庭。詔曰。古之為政。先於尚老。居則致養。禮傳三代。行則就見。制聞百年。蓋皇王之勸人。敦黎庶之為子。朕寅奉休曆。祗膺聖謨。因秋歸而歲成。屬至見於郊祀。念其將耄。先重乞言。俾伸惠於凡秩。期布惠於鄉國。九十以上宜賜几杖。八十以上宜賜鳩杖。所司準式。天下諸州侍老。宜令州縣遂穩便設酒食。一准京城賜几杖。其婦人則送几杖于其家。三年十月。詔古者親問百年。義在養老。其侍年老九十以上并篤疾各賜物四段。綿帛各一疋。十一年正月。幸北都。詔太原府父老八十以上賜物五段。板授上縣令。賜緋。婦人板授上縣君。九十以上賜物七段。板授上州長史。賜緋。婦人板授郡君。百歲以上賜物十段。板授上州刺史。賜紫。婦人板授郡夫人。十一月。親祠南郊。禮畢大赦。詔百歲老人賜

帛五段。粟五石。縣令至其家存問。給侍。十三年十月。東巡至濮州。河南河北五百里內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一月。封禪禮畢。徐曹亳許仙豫等州父老各賜帛二匹。十二月。至東都。京兆父老拜賀。共賜帛以遣之。十五年詔曰。吏部選人。有衰老不堪釐務者。優其資敘。任量賜予粟帛。十七年十一月。詔諸州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十段。九十以上賜五段。八十以上賜三段。二十年十月。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粟五石。八十以上三石。二十三年正月。籍田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板授上州刺史。九十中州刺史。八十上州司馬。七十以上所司量給酒肉。各令存問。二十四年八月。千秋節。召京兆父老宴。勅並宜坐食訖。樂飲。兼賜物。二十六年七月。冊皇太子。大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賜粟三石。帛三段。百歲以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加板授。二十七年二月。加尊號。大赦。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州刺史。婦人板授郡君。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九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婦人板授縣君。粟三石。綿帛三段。八十已上板授縣令。粟兩石。綿帛兩段。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天下侍老八十已上者。宜委州縣官每加存問。仍量賜粟帛。侍丁者令其養。毋等假者。終其在長。此王政優容。俾申情禮。而官吏不體令式。多雜役使。自今已後。吏不得然。三載十二

目。祀九宮貴神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兩石。六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年以上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綿帛三段粟兩石。仍令長官存問。七載五月加尊號詔京城父老各賜物十段。七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其妻板授縣君。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下郡太守。婦人板授郡君。九十以上板授上郡司馬。婦人板授縣君。八十以上板授縣令。婦女板授鄉君。仍賜酒麪。八載閏六月。冊尊號禮畢。詔高年給屬侍養。因時定式。務廣仁恩。其天下百姓大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一人充侍。仍自簡擇。至八十已上。依常式處分。十載正月。親祠南郊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已上賜綿帛五段粟五石。八十已上綿帛三段粟三石。大夫七十以上。婦人七十已上。綿帛兩段粟兩石。十三載二月。冊尊號禮畢。詔天下侍老百歲以上板授本郡太守。婦人板授郡夫人。各賜綿帛五段粟三石。八十以上板授本縣令。婦人板授縣君。各賜綿帛兩段粟兩石。　肅宗至德元年。即位於靈武。詔天下耆壽各賜物五段。侍老板授太守縣令。仍各賜物五段。二年十二月。赦詔天下侍老八十以上板授有差。並賜緋魚袋。上元二年。赦詔天下侍老未板授者與板授。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親

祠南郊禮畢。大赦詔天下侍老九十以上板授刺史。七十以上板授上佐縣令。　德宗興元元年六月。幸興元。詔本府耆老與板授本縣令。仍賜緋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工部尚書。前太子少詹事韋建為秘書監致仕。仍給半祿料。復授致仕官者。並宜准此舊例給半祿。及賜帛。其俸料悉絕。帝念歸老之臣。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自昕等始也。　順宗即位初大赦。百姓九十以上板授及賜各有差。仍令官吏就家存問。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天下百姓高年賜米帛羊酒。十四年七月。冊尊號大赦。委中書門下選黜陟使分巡天下。百姓高年者頒賜有差。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十一月。令鄭覃往鎮州宣慰。其四州之內有高年不能自存者。就給粟帛。長慶元年正月。郊禮禮畢。赦制天下百姓高年者賜米及綿絹有差。三月。以盧龍軍節度使劉總歸誥。管內高年不能自存。差官就問。給賜粟帛。（冊府元龜。臣欽若等曰。唐自武宗之後無實錄。以事多闕。）劉蕡策文宗陛下養高年以教人悌。五代史唐莊宗紀。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詔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使與給復。永俾除名。自八十至九十者與免一子。免從。州縣不得差徭。十月。德音有年逾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明宗紀。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敬老之規。前王所重。養親之道。焉子居先。應有年八十以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徭。俾遂奉養。　晉高祖紀。天福二年四月丁亥。制洪荒之內。鄉黨之中。宜弘養老之規。式表尚年之道。天下百姓有年八十以上者。與免一子差徭。仍令逐處刺史上佐官。六年八月。帝幸鄴。鄴都管內耆老八十以上者並與板授上佐。　周太祖紀。廣順二年十一月。左監門衛上將軍李建崇。右神武大將軍安仲左領軍將軍慕容業。右領衛將軍劉彥暉。各賜獻歎正錦袍金塗銀束帶。時建崇等皆年七十餘。太祖以舊將累為刺史。留侍老居班列。故有是賜。仍令每日內殿起居。退就公食。　宋史禮儀志。養老於太學。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至太學酌獻文宣王。三祭酒再拜。歸御幄。比車駕初出。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導從至太學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集於其次。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百官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班。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國老庶老立於後。重行異位。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坐。樂止。

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五更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群老隨入。位於其後。樂止。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宮架和安之宗作。至西階下。樂止。博士揖三老五更自西階升堂。國老庶老立堂下。三老五更當御坐揖。群老亦揖。皇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饈及黍稷等。先詣御坐前進呈。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尚食奉御詣三老坐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取爵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以次進羞酒食於五更群老之前。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既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宮架作申安之樂。憲言成福之舞畢。文舞退作定成告功之舞。畢。三老以下降筵。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下當御坐前。奉禮郎引群老復位。俱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贊拜。訖。皇帝降坐。太常御導還大次。百僚以次退。車駕還宮。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還第。日詔閣奉

謝政和五禮新儀嘉禮皇帝養老於太學儀　陳設　前期三日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大次於太學敦化堂之後儀鸞司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庠老次於其南皆東向又設文武百僚次文官於門外之東西向武官於庠老之南東向皆北上又設三公親王使相執政官以下次於國子監門外前一日尚舍設御幄於文宣王廟殿之東又設於敦化堂上當中間鋪御座於幄中皆南向儀鸞司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五更座於其南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五更之後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廡設庶老座於衆國老之後俱東向北上大晟陳登歌之樂於堂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典樂位於宮架之北大樂令位於登歌樂虡之北協律郎位二一於堂上前楹間近西稍南一於宮架之西北俱東向尚醞設酒尊於東楹之北西向加元酒有坫以置爵尚食陳珍羞黍稷之屬尚輦奉輿輦繖扇於堂下翰林設衆國老庶老酒器於西廡車駕詣太學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御幄於大慶殿後殿上前楹施黼扆儀鸞司設導駕官次於殿門之外大晟陳宮架之樂於宣德門外稍南北向所司陳法駕鹵簿於宣德門外其日未明二刻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乘黃令進金輅於宣德門內南向設千牛將軍一員位於輅前

北向門下侍郎一員位於左輔位之前贊者二人位又於其前尚輦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諸垂拱殿庭立班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輿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卷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東上閤門官分左右立六尚局應奉官祇應通侍大夫以下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掌軍臣僚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至大慶殿後閤降輿入西閤導駕官以下就次各易其服少頃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左輔門下侍郎太僕卿乘黃令諸大慶殿西階下立北向東上（乘黃令出其）殿次引導駕官在其後分東西相向立定以俟奉迎前導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凡在左輔門下侍郎奏請皆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侍衛如常儀至宣贊舍人贊左輔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太僕卿出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前導皇帝出大

慶殿門外至金輅所千牛將軍前跪執轡左輔進當輿前俛伏跪奏左輔具官臣某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左輔奏請准此）乘黃令捐前東向進金輅皇帝降輿升輅太僕卿立授綏導駕官分左右前導門下侍郎進當輅前俛伏跪奏門下侍郎具官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興退復立（凡門下侍郎奏請准此）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柷宮架奏采茨之樂（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興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車駕動稱警蹕左輔先請宣德門內以俟門下侍郎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車駕將及宣德門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勑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勑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監後部從事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左輔門下侍郎之前侍臣上馬畢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樂止鼓吹振作法駕鹵簿前導詣太學車駕將至學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分引文武官宗室客使釐部祠部郎官太常寺國子監太學官并諸生俟詣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已起居者止奏聖躬萬福）輦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

導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廟門外回輅南向導駕官分左右立千牛將軍立於輅右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尚輦奏御進輿於輅俟皇帝降輅乘輿以入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勑羣官各還次以俟酌獻文宣王前期太常設祭器於文宣王神像前光祿實之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爵一在籩豆前犧尊一在殿上前楹間（實以供內法酒）香爐一在神前又設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各左一籩（實以鹿脯）右一豆（實以鹿臡）爵一在籩豆前象尊四二於殿上前楹之東一於前楹之西三分設於兩廡之北（供實以桐祭法酒）皆有坫設良醞令位於文宣王酌尊所北向其日皇帝既歸御幄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立於幄前東向禮直官通事舍人引三公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官御史臺東上閤門引尚書侍郎以下文武官各朝服入詣殿下位（如侍祠班）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太常卿詣御幄前俛伏跪奏太常卿臣某言請皇帝行酌獻之禮奏訖俛伏興簾卷禮直官太常博士太常卿前導皇帝出幄升自東階詣文宣王神像前太常卿奏請皇帝跪又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侍臣執爵詣酒尊所良醞令酌酒以授侍臣侍臣跪以爵酒進皇帝受爵三祭酒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

拜太常卿前導皇帝降自東階歸御幄簾降太常卿請御幄前就褥畢簾卷皇帝出幄乘輦詣太學如別儀禮部祠部郎官太常丞博士及國子監太學官分詣殿上配享十哲及兩廡從祀位分奠如常儀養老其日車駕初出宮量時刻遣中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朝服乘安車前後導從至學門下車就次國老庶老有司預戒之各服朝服皆集於其次皇帝既謁至聖文宣王畢大樂正帥工人二舞入立於庭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客省四方館自下分引文武百僚宗室客使學生等以次入就位如視學儀太常博士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奉禮郎先贊國老次衆國老次庶老並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重行異位俱北上禮直官舍人引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大次侍衛如常儀太常卿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皇帝將出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即御座南向樂止典儀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三老五更皆杖而入各左右二人夾扶太常博士前引史臣執筆以從三老入門宮架和安之樂作至宮架北北向立以東為上奉禮郎引羣老隨入位於其後立定樂止太常博士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在後仍杖夾扶如初宮架和

安之樂作至西階下樂止太常博士揖三老五更升自西階國老衆國老庶老立於堂下三老五更至當堂上當御座前北向躬揖羣老揖於下皇帝為興次奉禮郎揖國老升堂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奉禮郎引國老以下各於席後立典儀贊各就坐贊者承傳宮架尊安之樂作三老五更以下俱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先詣御座前進呈遂詣於三老之前樂止次尚食奉御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尚醞奉御詣酒尊所酌酒奉御執爵奉於三老次大官良醞令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國老庶老之前國老庶老等皆食大樂正引工人升登歌奏惠安之樂三終史臣執筆錄三老所論善言善行事終宮架作中安之樂憲言成倫之舞既畢文舞退作受成告功之舞既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博士引三老五更於堂上當御座前奉禮郎引羣老復堂下位俱北向躬揖皇帝為興三老五更降階至堂下宮架和安之樂作出門樂止引左輔前奏禮畢退復位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皇帝降座太常卿前導皇帝還大次文武百僚客使學生等以次退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明日詣闕表謝車駕還內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設御幄於大慶門外之東南向其日養老禮畢皇帝既還大次所司轉仗衛

南濟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僚宗室客使並先詣宣德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廟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尚輦奉御進輿於學堂前導駕官俱詣學堂西階下奉迎左輔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簾卷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訖步導出門太僕卿先詣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輅所左輔奏請皇帝降輿乘輅（有司仍具大輦若乘輦即奏云）降輿乘輦太僕卿立授綏千牛將軍夾駕如來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將至侍臣上馬所門下侍郎奏請車駕少駐勑侍臣上馬左輔前承旨退稱曰制可門下侍郎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勑侍臣上馬門下侍郎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宣德門文武百僚班詣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車駕至宣德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導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宮架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左輔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輦即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乘輿以入至大慶殿後閤門左輔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勑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

三老儀注來荀劉于臣等謹按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古之人君所以憲德乞言以尊事耆老者可謂至矣然而親拜之文不見於經後漢明帝永平二年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始迎拜於門屏之間與之交禮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而高祖親拜焉故唐開元禮本朝開寶通禮皇帝養老於太學皆有交拜之儀蓋遵用後世故事也今欲於儀注內刪去親拜之文以合經典又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則三老進見欲乞特與免拜但令贊禮者引當御座前躬揖皇帝為興其執醬執爵亦乞命近臣為之庶不失禮意伏望斷自聖學批降指揮修立取進止政和二年十一月初九日奉御筆依擬定修立

文獻通考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

具服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儀。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老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導，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如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俛揖立。樂止。侍衛之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向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尊所，

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大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敦史執筆錄善言善行。終，二舞作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巡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老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鑾駕還宮如來儀。王海宋皇祐燕京畿父老二年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十月乙亥，燕京畿父老於錫慶院。容齋三筆亂無答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於是故津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津州請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太君。容齋隨筆：唐時赦宥推恩於老人，絕優。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淳熙三年，以太上皇帝慶壽之故，推恩少優。有增號籍以百衆命者，使如唐日，將如何哉。遂史：聖宗紀。

統和十二年正月，霸州民李在宥年一百三十歲，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元史成宗紀：帝諭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等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文苑英華養老德音（詔令作大上皇康復詔）。門下，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朕虔奉大安，愛敬崇極，日嚴之養，祇慄斯在，近日聖躬違豫，寢膳有虧，憂懼在懷，不遑寧處，傳求醫術，備盡蠲療，祈告明靈，具陳懇禱。上玄降福，遂蒙昭祐，應時康愈，萬福咸宜。喜幸之懷，實兼家國。思推僖樂，洽于卿士，然而尚齒崇孝，德教所先，饗餼是加，義超常等。諸州都督刺史及文武官人，老人八十已上，并孝子旌表門閭者，並宜節級賜物，以申饗宴。庶使萬國之內，同此歡心，施于四海，皆知朕意。劉公是先生集四代養老論：昨年十七，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莫善於燕，莫不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豆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謹其授除，於是乎體解折而共飲食之，又為折俎加喜，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老所以充體氣也，脩其物為其意而不得形之，酒盈

而不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愍在其患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焉，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曾晳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養口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聖之作，非以相反也。養老以備養義，以此所以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善，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于成者，悌之道達，則幼成者，登歌清廟，則君成者，下管象武，則臣成者。所以感之以大，變之以廣，行之以謹，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養老有傳史賦（以養賢老皆有傳）文昔者五帝之世，三代之君，養賢老以致孝焉。傳史而無文，謹尚引年，俾無遺於壽者，書成緝御，必廣記於見聞，宜不以王者天下之達尊，老者君上所當養，或寫其德以形法，或乞其言以自廣。史也不具，世亦安仰？是故，雖學異於庠序，禮殊於燕饗，必有執簡之

士以著其嶽獻必有傳信之書以存其忠謀想夫肅肅者德顒顒上賢仕杖之几旣肆之筵行發乎過則下從而化言脫乎口則衆忻而傳勒成一家因託期而紀言度越諸子曰忠孝而名篇且夫柱下編任也猶有主方書之官宮中燕處也尙存貽彤管之道執貴乎天爵執尊乎國老作而為萬象之師譜而為歷代之寶書之於策俾衆兆以皆傳必也正名信博厚而能傳豈非使善者民弗信徒法者衆不像尙面之主主尊也而老必養養老之禮至備也而文必皆事父事兄諫溫文之斯在記言記動微凉薄之非借漢以書法著神君之祠楚以倚檄紀幽人之咎語義則非正觀名則不孚豈若臨雍講禮推于道而躬行直筆成書兼孝攜而肆有所以教諸侯使之傳所以明天子必有尊脫良史之善述昭者年之掛傳是使無之將來弭貪凉於來俗施於當世達信孚於有凡發揮禮經欽若政紀詢黃髮者尙謂之無過存典刑者固所以致理大哉三五之治醇乎醇待之傳史秘府書林攝歷代養老其禮不同李泰伯曰養老之禮自古帝王未始不隆之也凡四代之制雖時有改然其道則莫之變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為國老士為庶老其餘非賢不可皆養亦引戶校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妾凡獻公類妾罷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廢於人事也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天子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得也故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獻祝鯁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我莫不為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民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九州矣李文昔觀宣審忠漢朝無白首者文之旦議論通古今憂國如饑渴者李固亦曰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二子可謂知國體矣楊傑無為集周燕養老禮賦燕修三代養老之禮古之養老禮莫如周燕三代之常法新一王之令猷尙文德以唱風興禮猶盛奉年者而興教飲食參修昔自有虞記于二代必重年德以均仁愛然而禮有貿而有文事或興而或廢及周之治也古今之通制無明而老者養之帝王之餘風盡在大抵燕者虞之禮饗者夏之儀大宰而食有商所為天下未有遺年者周人兼而修用之就膠庠以致勤高年畢至順陰陽而為具異制同施莫不鼎俎旦遷牲牢酒醴然四代之異制革一朝而為禮貫親而盡德爵富維曰竦風黑衣素裳深燕縞雜然在

侯王知樂之作也六樂並用學之建也五學相參而況養庶老而明虞受事國史而記高談待不比前世而文盛優上壽以恩軍尊者父於每年時凡有七歲至朔於一日事備其三故得風始朝廷化流寓壤春夏為先饗而後燕秋冬為先食而後饗舜禹湯之盛事得以追修鄉國學之殊方各隨所養而非岐昌之德盛而大武發之功肅而嚴成王治定姬公思兼則何以設珍具以究備致烝民之仰瞻且異夫禮用四朝記者美魯侯之盛文同三代史臣推漢德之美則知兆民莫不親其親聖人推能老其老推年齡以優事監古昔而順考孔子曰周郁郁乎文哉未必不由於此道程明道集南廟試策　問禮曰五帝憲三王有乞言學人倫之義也是以鰥寡孤獨皆有養後世則不然教化之不明衣食之不足黎民老而不得其養饑寒轉死于溝壑者往往而是今將考古養老之禮而行之惟帝先而上不可闕也虞夏商周之時其所養何老所養何學所衣何服所食何禮一歲凡幾行之宜論所聞悉著于篇　對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四海之外何修何飭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純王之心純王之政此幾何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尙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急於親而後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此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其老饑寒轉死者往往如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今朝廷清明政教修舉方欲稽講墜典以風天下明執事欲將明上意故訪諸生以古之道俾講求其說敢不道其所聞以裨一二哉蓋古者擇三公之有年德者天子以父事之謂之三老孤卿之有年德者天子以兄事之謂之五更皆一人爾大夫士之以年致仕者亦皆養之於鄉里之庠序焉所處則有虞氏國老養於上庠庶老養於下庠夏后氏國老養於東序庶老養於西序商人國老養於右學庶老養於左學周人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是也所服則深燕縞元之衣四代所服也所食則饗食之禮三代之制也周人修而兼用之一歲所行之數則禮所謂春饗孤子秋饗耆老與夫釋菜釋奠之禮亦其時乎此古之養也若夫潤飾之則在乎時矣劉龍雲先生集策問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序頒之以為統紀蓋自先世已然況叔末之後世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就事永故智益明且其史刻之春秋能鑠其精彫之質而不能反其彌邵之成德

日前之饗鄉飲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其請隸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於無致之耋老乎。國家大德紹休。教孝弟。元元之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憲王乞言。則莫或聞焉。豈亦有未暇耶。考之禮。有祝哽祝饐執醬執爵之事在焉。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焉。從之前代。則西漢之於孔光。東漢之於桓榮。晉武之於王祥。其臣區典禮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必欲遠累前代之闕典。舉而措之吾世。以為甚盛觀當何施而可耶。召政識銘養老　盖聞文王發政施仁。未嘗不先之以鰥寡孤獨四者之民也。文王之德可謂至矣。伏惟皇上每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常恐一物不遂其生。一民不得其養。每詔民間。如有鰥寡孤獨老幼殘疾不能自存者。仰各處官司收養。令郡邑置養濟院。按月給衣糧賑贍。及有病。令官醫以藥治之。仍仰正官提調。常加存恤。毋致失所。其至仁大德。允有過於文王者乎。然夫民猶舊弊。不欲體上愛養之意。但倚賄賂之心。不即具錄。遷延泥滯。致使窮民顛連困苦。未免溝壑之患。區區小子。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固知斯弊。常為寒心。今叨蒙國恩。一旦擢至牧養之職。固可革前弊。用心体訪。民間應有合養之民。督令里甲隨時從實具報。依准收養。如此。上可以副聖君愛養之意。下可以遂窮民樂育之情。豈不偉歟。銘曰。鰥寡孤獨殘疾之人。顛連無告。天下窮民。唯我皇上發政施仁。先此數者。子養惠恤于民。是惟利惟婚。庶有夫養。衰衰莫伸。可革前弊。救孤卹貧。欽遵皇命。布此陽春。無金合璧賦偶　華髮鮐耆。水為倫者。元老在焉。先生緒紳。想其高之也。蓋伏僕僕而拜興。想其貴之也。亦欲常常而見之。肆筵設席而禮意彌篤。前鐘後鼓而物咸備休。于以致大饗之養。于以祈介壽之養。文帝遣民而亦必致懽。武皇後狀。而常先孫者。古叔非牲獸。則嘗躬執饌。帝公以肩壽則晉邦乃休。宜伏容致禮尊收舊臣。則安國定家。益為孝道。內光極其愛敬。外及加於禮貌。父事商山之老。帥視渭水之臂。執醬割牲以優其禮。每年設几以尊其德。周室衣裳燕衣。虞燕羅夏饗懷。幸逢上世之年。宜守燕毛之禮。合自春酒。養以深衣。傳播嘉惠。禮制遣年。遂古參勝。直田行鄉飲。鶴髮依違。龍鍾肅邇。肆筵設几而浩露恩厚。割牲執醬而形雲澤施。三人五更封進立長。四皓進于秦邦已盛。賜羊以饒其身。執醬以饋其食。有上庠古學之鄉。有宰珍二膳之羞。杖於國杖於朝。年編高德編耶齒衆無論。武休洪休。賦陽　無若姚虞。尤崇事親之道。尚如文后

益彰闕里之儀。義取新書。以及他人之老。古籍載記。是遵天下之年。亦有寬恩。三老特興於本朝。更將厚意。五更特聘於安車。商山精起。隷承漢嗣之安。渭水來時。歷過周年之水。學重經筵。猶備漢史之五更王　頌聞丈先詳言等壽之三。丈考　壯方杖之獻。消消竿鸞。與太公之遇。坐享天休。後席以參周后。享無疆之祉。結羅而拜漢皇。講有秩之休。效秉宿儀。篤酒給而進進。孔光重望。賜靈杖以優褒詳書

壽諸錄　養主須酒肉。酒肉食之精者。老人宜少食精粗。不宜多食粗糲。蓋氣弱不勝糲食故也。古人於飲食必謹慎。氣體係焉。不得不謹。食不飽則氣不充。氣不充。則為之弱。

古人以養老為大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二）

壽親養老新書壽親養老之事。著於諸儒記禮之書備矣。然自後世觀之。則猶有未備焉者何也。二帝三王之世。風氣渾淪。人生其間性質時厚。故能平血氣於未定方剛之際。全筋力於欲衰將老之時。人子之愛其親。自其康強。以奉養爲之安其寢處。時其旨甘。娛其耳目心志。節可使之燕佚怡愉。全生而益壽。則禮經所載。謂之備可矣。後世大樸日漓。真元日散。七情爲沴。六氣乘之。壯或夭傷。老宜延持。孝子慈孫。服勤左右。發膳調娛之外。尤不能不惟疾之憂。而求之禮經。則不過曰痛癢抑搔而已。若秦越人過郡之所爲醫。曾未見之有錄。殺得謂之備歟。孝哉陳令尹。適能斜是書於千數百年之後。而特詳於醫藥治療之方。凡爲四時調攝食治備急合二百三十有三焉。斯亦備矣。吾鄉先哲太師文靖鄒公之曾孫敬直翁鉉。推老老親親之念。編輯是書。有年。猶恨其說之未備也。則又廣集前脩嘉言懿行奇事異聞。與夫藥石膳羞器服之宜於佚老者。釐爲三卷。而方論所述。愈益精詳。是書始大備。吾聞喬木故家。壽基世積。翁之高祖叔祖。二母夫人。皆年過九十。備極榮養。今翁亦希年矣。桂子蘭孫。盈庭戲綵。青山流水。竹色花香。鳩杖鶴杯。蒼顏玄鬢。見者謂不老地行仙。蓋是書驗於公家久矣。茲復不私其驗。繡諸梓。而公之。且奉事夫人以自養之說。夫能知自養之養。而后能安享子孫之養。此吾於讀書重歎翁用心之仁也。仁者必壽。繇是八十而躋九十。九十而躋百歲。而定律令。百世而與諸孫衍。而爲商大夫之八百。曾元而下。家慶一堂。是書之驗。將千歲之日更而未止也。詩曰。永錫爾類。又曰。永錫難老。請爲翁三誦之。皆大德丁未中元焦

西麓苑微孫序

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經史傳記。述孝子順孫嘉言懿行。纂爲累牘。不勝其紀。今略舉數十條。以激發夫人孝愛之心。必有目之心之。而興起者矣。

文公家禮曰。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

按內則曰。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

問衣寒燠。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怡。悅也。苛。瘡也。抑。按也。搔。摩也。溫公曰。丈夫唱喏。婦人道萬福。問侍者夜來安否何如。侍者曰安。乃退。其或不安節。則侍者以告。此即禮之晨省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先後。隨時便也。）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問所欲而敬進之。（所欲。如下文饘酏之類。）柔色以溫之。（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也。）饘酏（粥也。稠者爲饘。稀者爲酏。）酒醴（厚者爲酒。薄者爲醴。）芼羹（魚肉爲羹。芼之以菜。）菽麥蕡稻黍粱秫（菽。大豆也。蕡。麻也。稻黍粱秫皆米也。）唯所欲。（隨所愛。）棗栗飴蜜以甘之。（飴。餳也。四者味皆甘。）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堇與荁相類。枌與榆相類。因物新者曰免。乾者曰薧。瀡也。滫。滑也。數者性皆滑。）脂膏以膏之。（脂膏亦類也。有角者曰脂。無角者曰膏。二者皆肥而澤。）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后退。（尊長舉箸。子婦乃各退就食。溫公曰。藥物乃關身之切務。人子當親自檢數調煑供進。不可但委婢僕。脫若有誤。卽其禍不測。晨羞。俗謂點心。易曰。在中饋。詩曰。惟酒食是議。凡烹調飲膳。婦人之職也。近年婦女驕倨。皆不肯入庖廚。今縱不親執刀匕。亦當檢校監視。務令精潔。劉氏曰。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之心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恭敬其貌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厭也。孝子之事其親。必養其志。常使歡欣。爲其子之依聚。）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如何。溫公曰。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丈夫唱喏。婦人道安置。此即禮之昏定也。）

老萊子少以孝行養親。年七十。父母俱存。著五色斑斕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爲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臥地爲嬰兒啼。或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身老壽而雙親具慶。亘今古鮮儷者也。

東漢黃香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枕。寒則以身溫席。晉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二人孝行甚相類也。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少。載著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于時奏真人東行。兩家父子會聚之盛。至矣哉。（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荀淑。舉方正。補朗陵侯相。紀。字元方。寔長子。至德絕俗。與寔高名並著。而弟諶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諶。字季方。淑有八子。儉。緄。靖。燾。汪。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于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

朱文公聚星亭畫屏贊云：荀淑陳寔，神獻鍾英。丈淵懿範，道廣心平。顧言懷人，曰我同志。敬朗陵君，荀季和氏。遠峰對起，麗澤滄瀯。懷而不見，有熊其思。溝言造之，顧無僕從。獨呼二兒，駕子以出。青易黃犢，布幰紫車。某紀前衛，秋群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閒坐而喜。顧謂汝諸，往應于門。六龍矯矯，布席間導。靖肅而前，翁升其席。何快斯晨，得見清揚。命英行觴，振饋次傔。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懲乃獻，以輔斯世。兌兌兩稚，亦置膝前。濛濛本固，冀出匪賢。業量四極，手以占天。猶曰森野，德星華馬。高山景行，好德所同。採忠貴孝，獨舉余衷。　有客詣陳大丘，侯鋒書歎，太丘乃令元方季方炊飯。太丘問炊何遲，留元方長跪曰：君與客語，乃具竊聽，炊忘著箄，今皆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否？二子長跪俱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成糜自可，何必飯邪。

王長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丞相見長豫輒喜，敬豫輒嗔。長豫與丞相語，常以謹密爲端。觀其親之喜慍，則其子之爲人可知矣。（悅字長豫，導長子。恬字敬豫，導次子。丞相導也。）

王羲之率諸子抱稚孫，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羲之生七子，羲之又有之。（長狀之，子子直。第五子徽之，子子猷。最幼子獻之，子子敬。孫楨之，徽之之子。）

後周李遷哲，除真州刺史，其本國也。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漢陸賈五男，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約其子曰過汝，汝給人馬酒食，其往來擊鮮之饒，未得如遷哲之子孫衆多。唐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群孫問安，不盡辨識，頷之而已。此亦可以爲盛也。（子儀中書令二十四考，壽八十五。）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公權及群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公綽，公權，公綜，兄弟三人。公起、公度，其從兄弟也。公綽一子四孫，子仲郢，孫璞、珪、璧、玭。公權子緘、縱，子仲虎，孫　玭子直書。）

公綽子仲郢事公權如事公綽。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俟公權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每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常端坐拱手，出內齋，亦肅容束帶。三爲大鎮，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事事皆可法也。

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之門安得不昌乎。（崔山南昆季，唐世系博陵第二房。）（本朝八子，世比荀氏八龍。邠字從律，爲山南西道節度。）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壽百餘歲。鐵城有人年一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飲曾孫婦乳。（見南史梁興黃仰傳。）

東漢姜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子婦同心竭力以致其養，不易得也。

節孝徐先生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具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閩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揖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誠不至，禮不恭，弗受也。所奉饌，皆手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嬉，或謳歌以娛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

先生名積，字仲車。自兒童不爲嬉戲，寡言笑，莊敬如成人。事母太夫人篤孝，朝夕冠帶問起居。一日幞頭晨省，外氏諸婦大笑之。翌日復如是，笑不已，被笑旬日輒恪。自是至老不廢。童蒙訓云：先生因具公裳見貴官，忽自思云：見貴官尚必用公裳，豈有朝夕見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省具公裳揖其母。先生應舉貢禮部，不忍一日去其親，遂徒步載母西入京師。中進士第，同榜第一人許安世率同年數十人拜太夫人於堂上，仍以百千爲太夫人壽。數仕遇，先生終拒之。先生年過壯未娶，或勸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爲母病，予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初從安定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積思六經而喜爲文詞，老而不衰。政和六年，謚節孝處士。

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老母有疾，其得疾之

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允文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況能舍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程明道先生曰。事親者不可以不知醫。

陸放翁曰。先公守南都時。有直秘閣張山者。開封人。判留司御史臺事。年八十餘矣。視聽步履飲食。悉如少壯。或問何術至此。曰。吾無他術。但頃書過異人授一藥。服之數十年。未嘗一日輟耳。其法用香附子薑黃甘草三物。同末之。沸湯點。晨起空心服三四錢。名降氣湯。以為人所以多疾病者。多由氣不降。故下虛而上實。此藥能導之使歸下。爾鄉人有效之者。或近致虛耗。蓋香附子薑黃瀉氣太甚而然。不知山何以獨能取效如此。意其別有它術。特託此藥以罔人。及渡江見一武官王昇者。亦七十餘矣。康強無病。問何所服藥。則與山正同。而後知人之於藥。各有所宜。不可強也。

祖光祿少孫實性至孝。常自為母以爨作食。王平北聞其佳名。以兩婢餉之。固取為中郎。（祖納字士言。范陽遒人。光祿大夫。王乂字叔元。為平北將軍。）

吳隱之。事母孝謹。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吏部。隱之遂階清級。古人以孝行取人。賢明之婦亦知此義。

呂侍講（希哲）言。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說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為人子者。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侍講字原明。申國正獻公（公著）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千之字伯強化導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

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吳顧愷每侍父書常捧洒几書。訖書於上。拜硯積之。每句應諾。閱畢再拜。侍父之書猶拜硯而積。受父之命。其敢佩而行。當何如耶。

包孝肅（拯）字希仁。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

范忠宣（純仁）字堯夫。再調官皆不赴。文正公遣之。公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二公以事親為重。以仕進為輕。可法也。

王達原思歸賦云。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異鳥避路。故收晨鳥。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離索。誰秋之氣。慘慄感人。日與愁思。側睇江漘。慮為童子。嘗此懷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半心維芾之杵。獨色黃膚之果。青芋遠臥。烏柿五出。鴨脚文彩。手徹核。木瓜瑰牙而成質。青孔之梨。顆壺之橘。蜂蛹淹蟹。槇植漬秦。膳羞則有鵝鶴野鶩。澤龜鳴鶉。清江之青鯽。寒水之鮮鯿。胥以獻。薑韭以芙菁。鵝脟曼菊。縵薦菁韭。

坐溪山之松篁。排門前之桐柳。僮僕不譁。圖書左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歎言以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閭里其滋大。切切命儕。欲辭印綬。圖非敢淵明之偏心。恥折腰於五斗。

潘岳閑居賦云。太夫人在堂。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木。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資。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斑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王潘二賦。仕宦而忘於事親者。良可諷味。

黃山谷手書云。王鈺稚川。元豐初調官京師。寓家鄂州。親老九十餘矣。尚閑貴人家歌舞。醉歸有共旅邸壁間云。屬外無書為客久。夢邊有夢到家多。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余訪稚川於邸中而和之詩曰。五更歸夢常苦短。一寸客愁無奈多。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扊扅歌。身如病鶴翅翎短。心似亂絲頭緒多。此曲朱門歌不得。湖南湖北竹枝歌。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歸。余戲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與之。竹枝歌本

出三巳。其泝在湖湘耳。猷乃湖南歌也。詩曰。花上盈盈人不歸。棗下纂纂實已垂。臘雪在時聽馬嘶。長安城中花片飛。從師學道魚千里。蓋世成功黍一炊。日月倚門人不見。看盡林烏返哺兒。四詩之作。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爲親滌虎子。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故錫類之意。力勸雅川以歸侍云。

明道伊川二先生之母夫人侯氏。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太中公相待如賓客。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稟而後行。伊川曰。先夫人侯氏七八歲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閣。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啓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火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興。夫人於郡圃種紵。躬緝績以爲衣。時年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既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今宜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紬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母儀所助者亦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母曰。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羅鶴林（大經）云。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嘗無列女。未嘗無賢母。

籍溪胡氏宗系記序云。吾家自上世以來。事親從兄。多以孝悌聞。曾祖十四公有二兄。雖已異居。每事必先咨長兄。次咨仲兄。二兄不然。而後敢。二兄許行而後行。曾祖妣余太君。感末疾十年不離床蓐。飲食起居梳沐盥漱便旋皆須人抱負扶掖。子孫婦女左右奉事。惟恐不如其意。祖妣章太君妣余氏。叔祖妣吳令人。更互直侍。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朝夕匪懈。余大君常慰勞之曰。吾無以報汝〻天當以福汝等。異今人衆齊福慶。是生文定公。登甲科。歷顯任。其立朝正色直言。無所假借。所以納忠君父之意。雖死不忘。憲嘗侍文定居湘潭十五年。見其將事二親。可謂盡之矣。奮由白屋。二親安樂享祿養者二十年。皆生受官邑之封。此人間所稱有令人慈母也。道詩書。達義理。愉顏柔色以事之。不足以爲難。中大公嚴毅素勇。不可少犯。文定所以事之者。未始徇其意。每以正直開說。中大久而益親信之。有曉生兒女三人。初以爲慮。文定視之如一。嫁幼妹與己女。裝遣奩具無少異。中大臨終。以二判授文定曰。二弟若不才。爲汝之羞。可嚴教之。文定注對曰。誓不忘提撕。其後循循然誘以學術。道以道義。立之爵官。皆克有成立。至使一家烝烝。雖婦女兒童咸知恭順之道。實由文定躬行之化所及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有子曰。孝悌也者。其爲人之本歟。後代子孫當務勉行孝悌以無忝所生。庶幾門風益振。家聲不墜。豈不善哉。明（文定公安國字康侯。仕至給事中。二弟。長安止。仕至郡倅。次安老。仕至知州。三子。長致堂。寅。字明仲。仕五峯。宏。字仁仲。季籍溪。憲。字原仲。仕至祕書省正字。兩國大壯字季履。五峯第三子。）

元魏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至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楊播字延慶。事元魏孝文帝爲平東將軍。椿字延壽。仕至司徒。津字羅漢。武司空。椿津俱事明太后。）椿嘗戒子孫云。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忍飢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三。不忍別食也。聞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一世也。又云。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二刺史。內外顯仕少比。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范忠宣知襄城縣。承事伯兄。躬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事親從兄。仁義之實。愛敬之理。與生俱生。仁之至。義之盡也。

溫公者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遊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名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到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公自序其詩云作真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伯康公之兄君從席汝言安之王尚恭正叔楚建中不疑王慎言）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南陽劉騏之高桓冲長史冲嘗至騏之家騏之方條桑謂冲使君既枉駕宜先詣家君冲詣其父父命乃還拂短褐與冲言父使騏之自持濁酒葅菜供饌冲勑人代之父辭曰若使官人則非野人意也德星之聚慈明行酒六龍下食家明侍膳文治家業嚴閫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諸子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儀茶湯待客不用使令而以子弟禮度綱維杜子美詩亦有門茶來及已兒女羅酒漿之句

横渠先生曰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則亦不安矣

唐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宋查道字湛然歙州人母病思鱖魚羹方冬苦寒道往祝於河鑿冰脫巾以取之得鱖尺許以饋母疾尋愈孝感之事無世無之孟宗得筍之事尤奇陳遺之鐺飯蔡順之異器様尤於患難中得力真西山參政住篤孝為母吳夫人祈福祠云天下之樂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欲其親之難老母疾愈謝祠云莫親乎母實為命以相依蓋高者天惟盡誠而可動顧指臣身之筭以延母氏之齡纔萬之壇未銷餐藥之功已應孝行之簡在帝心若此為人子者可不敬禱

應璩古樂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置辭量腹節所受中叟前置辭室內嫗麤醜下叟前置辭暮卧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晦翁語錄或云俗語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先生曰此出古樂府三叟詩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此下十數條述老人所以致順自養者）

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右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延考名瑛年七十餘步趨拜起健甚自言夙興必拜數十老人氣血多滯拜則支體屈伸氣血流暢可終身無手足之疾

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太醫孫君昉字景初自號四休居士山谷問其說四休笑曰麤茶淡飯飽即休補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滿過即休不貪不妬老即休山谷曰此安樂法也夫少欲者不伐之家也知足者極樂之國也四休家有三畝園花木鬱鬱客來煑茗傳上都貴游人間可喜事或茗寒酒冷賓主皆忘其居與余相望暇則步草徑相尋故作小詩遣家僮歌之以侑酒茗詩曰太醫診得人間病安樂延年萬事休又曰無求不著看人面有酒可以留人嬉欲知四休安樂法聽取山谷老人詩

山谷四印云我從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我肱三折得此醫自覺兩踵生光輝團蒲日靜鳥吟時鑪薰一炷觀之四休四印老少富貴皆同受用

東坡云舊說南陽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或至百二三十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嶮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

道人中往往多有耆壽者陸放翁云青城山上官道人北人也巢居食松麨年九十矣人有謁之者但粲然一笑有所請問則託言病聵一語不肯答予嘗見之於丈人觀道院忽自語養生曰為國家致太平與長生不死皆非常人所能且當守國使不亂以待奇才之出衛生使不夭以須異人之至不亂不夭皆不待異術惟謹而已予大喜從而叩之則已復言聵矣

放翁又云老葉道人龍舒人不食五味年八十七八平生未嘗有疾居會稽舜山天將寒必增屋瓦補墻壁使極完固下帷設簾多儲薪炭杜門終日及春乃出對客莊敬不肯多語予每訪之殊無它語一日然作意欲叩其所得纔入門即引入卧內燒香具道其遇師本末若見知者亦異矣哉

盱江有日峰丘道人號河南子年九十餘皤髮朱顏冬夏一單衣雨雪不張蓋叔祖西巖寺丞招之來泰華留十餘載攜一道籃繫一小牌子上書詩四句云老道因性慢無病為心寬紅杏難禁雨青松耐歲寒常就足賣卜於市得錢則散與小兒兒爭拾之黃玉惪與二三友叩門功名皆笑而不

書獨指王惠云。予壽高。常問養生之術。但指小樽子上詩四句賦焉。今歷五十餘年。信知其言之有味也。

太乙真人七禁文其六曰。美飲食養胃氣。彭鶴林曰。夫。脾爲臟。胃爲腑。脾胃二氣互相表裏。胃爲水穀之海。主受水穀。脾爲中央。磨而消之。化爲血氣。以滋養一身。灌溉五臟。故修生之士。不可以不美其飲食。所謂美者。非水陸畢備異品珍羞之謂也。要在乎生冷勿食。麄硬勿食。勿强食。勿强飲。先饑而食。食不過飽。先渴而飲。飲不過多。以至孔氏所謂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等語。凡此數端。皆損胃氣。非惟致疾。亦乃傷生。欲希長年。此宜深戒。而亦養老奉親。與觀頤自養者之所當知也。

黄山谷云。爛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都撥心麫。作槐芽溫淘。糁以襄邑抹豬。炊共城香稻。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所斫松江鱸膾。以廬山康王谷水。烹曾坑鬬品。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誦東坡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此雖山谷之寓言。然想像其食味之美。妄得聚之。以奉老人之旨甘。

東坡老饕賦云。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潔。火惡陳而薪惡勞。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鏖。嘗項上之一臠。嚼霜前之兩螯。爛櫻珠之煎蜜。滃杏酪之蒸羔。蛤半熟以含酒。蟹微生而帶糟。蓋聚物之夭美。以養吾之老饕。婉彼姬姜。顏如李堯。彈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雲璈。命仙人之萼綠華。舞古曲之鬱輪袍。引南海之玻瓈。酌涼州之蒲萄。願先生之耆壽。分餘瀝於兩髯。候紅潮於玉頰。驚暖響於檀槽。忽纍珠之妙曲。抽獨繭之長繰。悶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當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柁之瓊艘。各眼灔於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雲散。先生方兀然而禪逃。響松風於蟹眼。浮雪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闊而天高。

苕溪漁隱曰。東坡於飲食。作詩賦以寫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賦。豆粥詩是也。豆粥詩云。江頭千頃雪色蘆。茅簷出沒晨煙孤。地碓舂秔光似玉。沙瓶煮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著處。賣書來問東家住。卧聽雞鳴粥熟時。蓬頭曳履君家去。又寒具詩云。纖手搓來玉數尋。碧油煎出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褊佳人纏臂金。寒具乃捻頭也。出劉禹錫佳話。過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絕。天酥陀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也。詩云。香似龍涎仍釅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北海金虀鱠。輕比東坡玉糁羹。誠齋菜羹詩亦云。雲子香抄玉色鮮。菜羹新煮翠茸纖。人間膾炙無此味。天上酥陀恐尚饞。

宋太宗命蘇易簡講文中子。有楊素遺子食經羹藜含糗之說。上因問食品何物最珍。對曰。物無定味。適口者珍。臣止知虀汁爲美。臣憶一夕寒甚。擁爐痛飲。夜半吻燥。中庭月明。殘雪中覆一虀盂。連咀數根。臣此時自謂上界仙廚。鸞脯鳳胎。殆恐不及。屢欲作冰壺先生傳紀其事。因循未果也。上笑而然之。

唐劉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處。熱氣騰輝。使人買以袍袖包裙褐底啗。謂同列曰。美不可言。此亦物無定味。適口者珍之意也。

倪正父思云。魯直作食時五觀。其言深切。可謂知慙愧者矣。余嘗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食先淡喫三口。第一以知飯之正味。人食多以五味雜之。未有知正味者。若淡食則本自甘美。初不假外味也。第二思衣食之從來。第三思農夫之艱苦。此則五觀中已備其義。每食用此爲法。極爲簡易。且先喫三口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無羹蔬。亦自可了。處貧之道也。又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勞也。年老奔馳。是不知逸也。天命我逸而我自勞。可乎。又曰。吾鄉有前輩三人。其一施大任參政。享年九十有四。其一李季叔參政。享年八十有一。其一沈持要虞事。今年已八十有二。耳目聰明。步履輕捷。夜書細字。三賢雖老。皆以絕欲早。故功驗彰彰如此。然則欲求長年者。可不以爲法乎。

倪正父經鉏堂雜志述五事云。靜坐第一。觀書第二。看山水花木第三。與良朋講論第四。教子弟第五。述齋齋十樂云。讀義理書。學法帖字。澄心靜坐。益友清談。小酌半醺。澆花種竹。聽琴玩鶴。焚香煎茶。登城觀山。寓意奕棊。雖有他樂。吾不易矣。

劉後村云。外舅林寶章晚歲奉祠。書廬略備。葺小園粗種蔬。體中佳時。幅巾短褐。野眺窮坐。悠然忘歸。二子公遇公選。朝夕侍公。跬步不離。家庭講肄。偶有會意。公輒書曰。天下至樂。不出閨門之內。公遇兄弟。安隱約習。皆淡者年。一燈熒然。語必達旦。至言妙義。不緣師授。亦非言語文字可傳。公遇號寒齋。二子同字子真。舍字子常。守寒齋孝友之規。子常事兄如父。家政聽焉。子真亦極友愛。連床之語至曙。一膳之珍必割。制行同孝。樸陋財同廉。讓讀書同義趣。作文同機軸。奕世傳一心。百年如一日。父子兄弟自爲師友。世未有如林氏家庭講肄之樂者也。

鶴林羅大經云。余家深山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煑苦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

與屛揹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烹苦茗一盃，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唐子西詩云：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此味此句，最妙。然知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馳獵於聲利之場者，但見衮衮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真如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易曰：觀頤，觀其自養也。康節詩云：老年軀體素溫存，安樂窩中别有春。盡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也。善自養，如鶴林斯可以佚老矣。

邵康節先生年老逢春吟云：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囀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凡八十首）首尾吟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凡十一首）惜芳菲吟云：歸揚

除寨尋芳偶紅香，香中酹酒歸來賦。云：芳樽有酒慈親樂，猶得陪前戲綵衣。（凡四十首）擊壤集一編，老人怡神悅目，時可吟諷。無名公傳自敘尤詳，性喜飲酒，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不喜過醉。其詩曰：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如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聞人言人之善，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善，如佩蘭蕙。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道儒行。其詩曰：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老境從容，善於自養，孰有如康節翁者乎。

呂東萊伯恭横山吳氏佚老庵記云：横山吳君珉治别室之西偏，榜以佚老。林工歸佚，斤斧收聲，轄枝立于前，聞竊語於階者曰：桑隴繩畦，瓜果京稼，壽算掛壁，萬貨四縣。此吾主人翁所以佚其老也。少進至於門，聞行語於塗者曰：豐林邃宇，樽俎靖嘉，觴斝不驚，風月相答。此吾素長者所以佚其老也。又進至於郊，聞聚語於墊者曰：惜明以學，既淋既數，秩豊以禮，既序既銘，此吳鄉丈人所以佚其老也。他日吾君為予道之，予曰：未，王者之言何如。吳君曰：階得吾粕，塗得吾滿，墊得吾醇，出浸遠，吾名吾實，義其究於此乎。予曰：未既也。畏崎登輿，身閑心慄，厭市築墻，日靜耳喧，君卿善自佚踰閾以往，有頹腹朽者，踵相接，歲或不升，匡濟困憊，呻吟交於大逵，專一室之佚，樂乎哉。君里中望也，盍勸扶衰備勞振乏，已責紓逋，聞其笑於是鄉，則盡横山表裏皆吾佚老庵也。其視尺椽半廡，廣狹何若。君謝曰：厚矣子之拓吾境也。願畫以陷其說於辟閭，以勸此記為勉者，共力行好事歟。歲濟貽寔，積陰功，必有紫府真人延之於上坐者。

辛稼軒詞壽趙茂中郎中，時以置兼濟倉里中賑濟，除直秘閣。沁園春云：

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雲，詩淩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金闕名存。門前父老忻忻，換叅闕新褒詔語溫。記他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裏，是幾枝丹桂，幾樹靈椿。

又呈茂中前章記廣濟倉事滿江紅云：我對君侯，長怪在兩眉陰德。更長夢玉皇金闕，姓名優釋。舊歲炊煙渾欲斷，被公扶起千人活。算胸中除却五車書，都無物。溪左右，山南北，花遠近，雲朝夕。看風流杖履，蒼髯如戟。種

柳如，咸陶令宅，散花更滿維摩室。勸人間且住五千年，如金石。

趙龍圖自詠念奴嬌云：

吾今老矣，好歸來了取青山活計。甲子一周餘半紀，諳盡人間物理。婚嫁隨緣，田園粗給，知足生慚愧。心田安穩，自然綽有餘地。還是初度來臨，篤中野服，不戚貂蟬貴。門外風波煙浪惡，我已收心無累。喬勸兒酬，兒歡女舞，飛觴醺醺醉。滿堂一笑，大家百二十歲。

辛稼軒壽人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人人都道。不是陰功怎生到。松姿鶴瘦，偏耐雪寒霜吟。看君霜鬢底，青青好。樓室初晴，庭闈嬉笑，一醉何妨玉壺倒。從今康健，不用靈丹仙草。更有一百歲人難老。

又為婦母王氏慶七十歲皇恩云

七十古來稀，未為稀有。須是榮華更長久。滿床靴笏，羅列兒孫新婦。精神渾似箇，西王母。遙想畫堂，兩行紅袖，妙舞清歌擁前後。大男小女，逐箇出來為壽。一箇一百歲，一盃酒。

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云

金閨老，眉壽正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

何如歌窈窕舞嬋娟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歲武公方入相留歲事看明年直須膝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僊

鵲橋僊為人慶八十席間戲作云

朱顏華髮方瞳點漆閒情松達荷枝不須更展畫圖看自是箇壽星模樣今朝盛事一杯深勸更把新詞齊唱人間八十最風流長帖在兒兒額上

又為岳母慶八十云

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勸一杯春釀臙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綵衣更著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把新詞遍著箇十年使唱

品令族姑慶八十來索俳語

更休說便是箇住世觀音菩薩甚今年容貌八十歲見底道才十八莫獻壽星香燭莫祝靈龜椿鶴只消得把筆輕輕去十字上添一撇

張于湖（才叔帥潭州日）壽黃倅（木丹）母淑人木蘭花云慈闈生日見說今年年九十戲綵盈門大底孩兒七箇孫人間盛事只這一般難得似願我嬰親都似君家太淑人

曾祖參政文靖公壽伯母太夫人上官氏木蘭花詞云吾家二老前有高平主癸卯君到今辰詐止榮華九十齡共惟伯母九十新年還又五五五相承好看重遇乙巳春　上官氏朋溪華國府判（多州）樸庵編修戶部提刑（鳳州）之母　高平郡夫人江氏文靖公之祖母皆年逾九十吾家二壽母也

又有鷓鴣天二闋云

九十吾家兩壽星今夫人賽昔夫人百年轉眼新開袠十月循環小有春（十月二十一日主）生日到轉精神目光如鏡步如雲年年長侍華堂宴子子孫孫孫又孫　壽母開年九十三佳辰就養大江南綵屏光耀新華國繡斧斕斑老樸庵傾玉斝擘黃柑兩孫垂紱碧於藍便當刊頌崆峒頂留與千年作美談

文靖公在朝日壽母昌國葉夫人詞云

帝里風光別是天花如錦繡柳如煙還逢令節春三二又慶慈闈歲八十斟壽斝列長筵子孫何似祝高年各裒千首西湖作一度生朝獻一篇

任靜江經略安撫日元夕奉親出郊詞云

綵結輕車五馬隨傾城爭出看花枝笙歌十里嚴前去燈火十門月下歸蓮炬引老萊衣娥眉無數捲簾窺誰知萬里邊燈夕卻勝尋常三五時

壽母詞云

滿二望三時（十月二十日生）春景方明媚又見蟠桃結子來王母初筵啓無數桂林山不盡灕江水總入今朝祝壽杯永保千千歲

樸庵編修戶部知平江府日壽母上官太夫人感皇恩云免得簡州兒稍供綵戲多謝天公為排備一輪明月照作清廉滋味傾入壽杯裏何妨醉我有襟壽星母年萬封八十三那裏暨便和兒笑恰一百四十也這九千餘歲長隨侍

鷓鴣天云天遣豐年祝母齡人人安業即安親撰支十日新陽橘來獻千秋古佛身兒孫盡婦頎顏更欣庭上有嘉賓戲馳出釜雙壺餽玉節升堂兩使星

家居日鷓鴣天壽詞云諸佛林中女壽星千祥百福產心田喜歸王母初生地滿勸麻姑不老泉吾夢佛半千賓一年一佛護庭萱數過九十從頭數四百餘家一十年序云十月二十一日吾母太淑人生日也今年九十仰銜乾坤垂佑賜以福壽康寧願益加景覆令其耳目聰明手足便順五臟六腑和氣流通常獲平安之慶子孫賢順寸祿足以供甘旨也貴玉髓祖母張氏壽八十有三乃翁怡軒居士賦詞有八十加三迎九十還似嬰童之句其居與樸菴對門樸菴聞之喜曰吾仁鄰亦有壽母如此耶怡軒慶母年開九袠詩云又見梅粧碧玉枝弟兄相聚著萊衣西方佛慶明朝誕南極星騰壽日輝百歲阿婆開九袠兩房孫子戲重闈年年得侍高堂醉坐對天花散漫飛

劉隨如（鎮）壽趙路分八十歲皇恩云八十最風流那堪不喜況是精神可人意太公當日未必榮華如此兒孫列兩行萊衣戲好景良辰（滿堂）和氣唱箇新詞賞教美願同彭祖尚有八百來歲十分才一分那裏暨（此詞末用那裏暨三字蓋本於康伯可之詞）

程滄洲壽後溪劉侍郎云朱顏白髮炯雙瞳一念平生造物通內閣圖書真學士西園几杖老儒翁木公金母人間現桂子桐孫壽緣同還想綵衣圍四世後溪無日不春風姚狀元賦呂氏宜老堂云此堂清不著珠璣只要雙親俠老宜春酒恒堆眉壽介斑衣長似乳時嬉婦垂鶴髮陪姑樂翁撚銀髯課子詩飽飲菊花潭上水鶴巢猶自拜孫枝二詩貴華富豔人間至樂孰加焉（李守為水官本使遣每上壇道遣一翁自稱豫遊來年八十一其叔父皆年一百二十餘又見其祖家御年九十五次見鮮窠中有小兒出頭下視不卿曰此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幾歲矣）

唐九老圖白樂天詩序云。胡杲年八十九。吉皎年八十八。劉真年八十七。鄭據年八十五。盧真年八十三。張渾年七十七。居易年七十七。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一章以紀之。樂天詩云。

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壯。飲到三盃氣尚麤。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傅。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且應無。

或傳諸好事者。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皆年之尤高者也。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于圖右。樂天贈之詩云。

雪作鬚眉雲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况今逢兩令威。

宋洛陽耆英會文潞公年七十七。留守西都。富韓公年七十九。致政在里第。二公搆亮三朝。為國元老。與席司封汝言等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十有二人。圖與妙覺僧舍。司馬溫公年未七十。亦與焉。潞公命溫公序其事。諸公皆有詩。溫公詩云。

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真。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

潞公請老致仕。後再起平章軍國之事。冊書云。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為孺子之師。雖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年九十二。壽獨高於諸公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三

壽親養老新書堂上應親八十餘。階前兒輩戲相呼。旨甘取足隨豐儉。此樂人間更有無。康節翁詩。先人怡軒居士。年八十有三之安。大書屛間。時應然方垂髫也。既壯。挾冊從宜春通守鄒霽山。官將樂山。霽其母施及暨宦所至。令應然侍七衰之母以行。咸淳庚午。寓上杭縣齋。打守劉著軒刊呂東萊辨志錄。應然與寓目焉。中間二則載春夏奉親事。注云養老奉親書。於是方知此書之名。越二載。壬申。至宜春偏求於來吉文獻故家。咸無焉。自後司馬僕游惠。謂此書不可復得矣。閱三十有餘載。大德乙巳春。總管冰壑鄒君。緘其書貽余。余手之不釋。如獲隨珠和璧之寶。日之不置。如聆虞韶商護之音。已不勝其欣喜。未幾。復以其續編來示。命名壽親養老新書。其中嘉言懿行。雅事奇方。前書所未有者。粲然畢備。又何如其書也。君自晉杉遷樵南。葺作文靖公故宅。樸居高明。勝有園池亭館之勝。經史圖書。琴棋觴詠。歡親友於玉壺中。諸郎諸孫。珠聯玉立。善飪承順其志。怡

悅其心。允謂人間至樂。湖山院落。雲月為家。四時佳興。自有癡樂堂。樵南小隱二記新書鋟梓。抑使世之養老奉親者。同有此樂焉。錫類之仁遠矣。應然雖不獲再遂寸草春暉之志。而亦不忘於老萊斑衣之思。君昔官中都。時嘗遇異人。授以怡神養性之旨。故續書多述老人之所以自養者。應然之志喜。盖尤然有得於斯。鵬鷃同遊。亦惟曰各安其分云爾。是年冬至節日。同郡泰寧玉蕙黃應然序。

太上玉軸六字氣訣（貴風山人鄒應博述。）　道藏有玉軸經。言五臟六腑之氣。因五味薰灼不和。又六欲七情積久生病。內傷臟腑。外攻九竅。以至百骸受病。輕則痼癖。甚則盲廢。又重則喪亡。故太上憫之。以六字氣訣治五臟六腑之病。其法以呼而自瀉出臟腑之毒氣。以吸而自採天地之清氣以補之。當日小驗。旬日大驗。年後萬病不生。延年益筭。衛生之寶。非人勿傳。呼有六。曰呵呼呬噓嘻吹也。吸則一而已。呼有六者。以呵字治心氣。以呼字治脾氣。以呬字治肺氣。以噓字治肝氣。以嘻字治膽氣。以吹字治腎氣。此六字氣訣。分主五臟六腑也。凡天地之氣。自子至巳為六陽時。自午至亥為六陰時。如陽時則對東方勿盡閉窗戶。然忌風入。乃解帶正坐。扣齒三十六以定神。先攪口中濁津漱鍊二三百下。候口中成清水。即低

頭向左而嚥之。以意送下。候汩汩至腹中。即低頭閉口。先念呵字。以吐心中毒氣。念時耳不得聞呵字聲。聞即氣麤。及損心氣也。念畢仰頭閉口。以鼻徐徐吸天地之清氣。以補心氣。吸時耳亦不得聞吸聲。聞即氣麤。亦損心氣也。但呵時令短。吸時令長。即吐少納多也。吸訖即又低頭念呵字。耳復不得聞呵字聲。呵訖又仰頭以鼻徐徐吸清氣以補心。亦不可聞吸聲。如此。吸者六次。即心之毒氣漸散。又以天地之清氣補之。心之元氣亦漸復矣。再又依此式念呼字。耳亦不可聞呼聲。又吸以補脾。耳亦不可聞吸聲。如此者六。所以散脾毒而補脾元也。次又念呬字以瀉肺毒。以吸而補肺元。亦須六次。次念噓字以瀉肝毒。以吸而補肝元。嘻以瀉膽毒。吸以補膽元。吹以瀉腎毒。吸以補腎元。如此者。並各六次。是謂小周。小周者六六三十六也。三十六而六氣偏臟腑之毒氣漸消。病根漸除。祖氣漸完矣。次看是何臟腑受病。如眼病。即又念噓嘻二字各十八偏。仍每次以吸補之。總之為三十六訖。是為中周。中周者。第二次三十六通。為七十二也。次又再依前呵呼呬噓嘻吹六字法。各為六次。並須呼以瀉之。吸以補之。念當精虔。不可怠廢。此第三次三十六也。是為大周。即總之為一百單八次。是謂百八訣也。午時屬陰。時有病。即對南方為之。南方屬火。所以却陰毒也。

然又不若子後已前面東之為陽時也。如早起。床上面東將六字各為六次。是為小周。亦可治眼病也。凡眼中諸證。惟此訣能去之。他病亦然。神乎神乎。此太上之意旨也。略見玉軸真經。而詳則得之師授也。如病重者。每字作五十次。凡三百而六腑周矣。乃漱鍊嚥液。叩齒訖。復為之。又三百次訖。復漱鍊嚥液叩齒如初。如此者三。即通為九百次。無病不愈。秘之秘之。非人勿傳。

四時攝養論中有云。春肝氣盛者。調噓氣以利之。夏心氣盛者。調呵氣以踈之。秋肺氣盛者。調呬氣以洩之。冬腎氣盛者。調吹氣以平之。但言調此四氣。而書中未詳及四氣之訣。今舉曾叔祖樸庵先生集中玉軸六氣全文以明之。黃玉蔥云。愛山東倅得樸菴親傳。每日子午卯酉四時行持六字。寂室中竹蔴布帷隔風為上。亦嘗得愛山親授口訣云

食後將息法。 平旦點心訖。即自以熱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牀偃卧。顆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茯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以麥門冬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理。食飽不宜急行及走。不宜大語遠喚人嗔喜。卧睡覺食散後。隨其所業。不宜勞其心力。腹空即須索食。不宜忍饑。生硬粘滑等物多致霍亂。秋冬間暖裹腹。腹中微似不安。即服厚朴生薑等飲。如此將息必無横疾。

養性 雞鳴時起。就卧床中導引訖。櫛漱。即巾正坐。量時候寒温。喫點心飯。若粥。若服藥。先飯食服藥。喫酒消息訖。入靜室燒香誦經。洗雪心源。息其煩慮。良久事了。即出徐徐步庭院散氣。地濕即勿行。但屋下東西步。令氣散。家事付與兒子。不宜關心。平居不得嗔叫用力。飲酒至醉。並為大害。四時氣候和暢之日。量其時節寒温。出門行三二里。及三百二百步為佳。量力行。但勿令氣乏喘而已。親故相訪。同行出遊百步。或坐。量力談笑。纔得歡適。不可過度耳。人性非合道者。焉能無悶。須畜數百卷書。易老莊等。第一勤洗浣。以香霑之。身數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左右供使之人。得清淨子弟小心少過謹樸者。自然事閑。無物相惱。令人氣和心平。凡人不能絶嗔。若用無理之人。易生嗔怒。妨人導性。

二篇之旨。養衛得理。皆沈存中懷山錄所述。（存中名括）

安車 輪不欲高。高則搖。車身長六尺。可以卧也。其廣合轍。轍以索繫合之。索如椽大可也。車上設四柱。蓋密籐竹織。鞔糊黑漆。少加彩綾。重又蔽眼。客於觀眺。箱高尺四寸。設薦。薦之外可以隱肘為法。車後為門。前設扶

版。加于箱上。在前可憑。在後可倚。臨時移徙。以鐵距子簪于兩箱之上。板可闊尺餘。令可容書策及肴樽之類。箱下以板彌之。卧則障風。近後為牢戶。以備仄卧觀山也。車後施油幰。幰兩頭施軸。如畫幀。軸大如指。有雨則展之。傅于前柱。欲障日障風。則半展或偏展一邊。臨時以鐵距子簪于車蓋梁及箱下。無用則卷之。立于車後。車前為納陛。令可垂足而坐。要卧則以板梁之令平。竪書酒植扇梢之類。挂車柱及蓋闌車後皆可也。

漢召申公以安車蒲輪。閔子騫紅革皆書為親御車。邵康節詩云。喜晴皇無千日酒。惜花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觀看。滿洛城中都是家。又云。大寬予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司馬温公崇德待康節不至。有詩云。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清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康節和章亦有萬花深處小車來之句。老人遊觀。雅宜小車之適。存中懷山錄。以安車為首云。

遊山具。 遊山客不可多。多則應接人事勞煩。有妨静賞。兼僕吏所至擾人。今為三人。其諸應用物。共為兩肩。三人荷之。操几杖持蓋雜使吏三人足矣。肩輿者來預客有所携則相照裁損。無使重複。惟輕簡為便。籍皿皆木漆。輕而遠盗。作酒盃。或可用銀錢一二千。使人腰之。操几杖者可兼也。

行具二肩。

甲肩。

左衣匣一。

衣。被。枕。盥漱具。手巾。足巾。藥。湯。梳。

右食匣一。

竹爲之。二鬲。并底蓋爲四。食盤子三。每盤果子楪十。矮酒盞一。可容數勝。以備沽酒。鈋一。盃三。漆筒合子貯脯脩乾果嘉蔬各數品。餅餌少許。以備飲食不時應猝。惟三食盤相畳爲一鬲。其餘分任之。着月果脩々不須攜。

乙肩。竹鬲二。下爲櫃。上爲虛鬲。

左鬲上層書箱一。

紙。筆。墨。硯。剪刀。韻略。雜書冊。

櫃中食挑楪各六。匕箸各四。生果數物。削果刀子。

右鬲上層琴一。竹匣貯之。

摺疊棊局一。櫃中棊子茶二三品。臘茶即蒸熟者。盞托各三。茶匕等。附帶雜物。小斧子。刀子。斸藥鋤子。蠟燭。

杜杖。泥靴。雨傘。涼笠。食銚。虎子。急須子。油筒。

老人心閑無事。每喜出遊。康節詩所謂待天春暖秋涼日。是我東遊西泛時也。像山跡述遊山之具。適用之宜。倪尚書（思）經鋤堂雜誌紀雲川城內外遊賞去處凡四十二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則可閱三十年。日日遊大頻勞費可厭。歲一遊太疎。今酌其宜。每月往一處遊。一月之中。又擇良辰美景。具山殽野蔌。或遊一兩肩。無肩攜子弟同行。廣珠數侍中。亦康節所謂遍洛陽城皆可遊也。

居山約　余嘗兼山。本以藏拙。已就粗安。可以忘歸。諸兄之意。眷戀挽留。又難違拒。今與汝曹約。每月二十日在山。十日在家。獨盛暑盛寒兩月則全在家。恐山中不便也。山中不可獨。須子弟一人侍。宜循輪流。四子。每人一旬。周而復始。其當旬者。飲膳之類專一掌之。其餘在家有效時新。各隨其意。多少不拘。無亦不責。其或有商議事。合要來此。不必當旬。自宜前稟。自六月爲始。各於旬下書名。如當旬有私幹。兄弟那容。（說而書之子柱仁。柱義。柱禮。柱智。柱信。柱中。柱中有取良之卷。）

老人之性。有喜山居者。沈存中云。山林深遠固是佳境。獨往則多阻。數人則宜雜。必在人野相近。心遠地偏。背山臨流。氣候高爽。土地良沃。泉石清美。如此得十畝平坦處。便可葺居。左右映帶。岡阜形勝。最爲上地。地勢好。則居者安也。締造規模。從人意匠。中門外作池。可半畝。餘種芙荷菱芡。遶池岸種甘菊。既可採。又可觀賞。

欹床。　如今之倚床。但兩向施檔。齊高合曲尺上平。（傳東亦無偏擇倚。亦有及檔。然高低不等。非爲凭倚。）若背以左檔。則右檔可凭臂。倚右檔則左可凭臂。左右凭互倚。令人不倦。仍可左右蟠足。或枕檔角欹眠。無不便適。其度座方二尺。足高一尺八寸。檔高一尺五寸。（從地上檔。共高三尺三寸。）木製藤繃。或竹爲之。（尺寸隨人所使增損。）

飽食緩行初睡覺。一甌新茗侍兒煎。脫巾斜倚繩床坐。風送水聲到耳邊。裴晉公詩也。

醉床。　爲床長七尺。廣三尺。高一尺八寸。自半以上別爲子面。欹大床中閒子面廣二尺五寸。長三尺。皆木製。革綠之。（革緣欲滋欲眠人身不遂）革下座二寸。牀底以板鋪之。勿令通風。子面歇下與大牀平。一頭施轉軸。（書大牀中閒。）子面底設一撐。撐分爲五刻。子面首掛一枕。若欲危坐。即撐起令子面直上。便可靠背。以枕承腦。欲稍偃。則退一刻。盡五刻。即與大床平矣。凡飲酒不宜便卧。當倚床而坐。稍倦則稍偃之。困即放平而卧。使一童移撐。高下如意。不須以盡四體之適。大床兩緣有二尺餘。前穿孔爲直。凡其下爲筍。欲倚手則獸穿孔中。二床便於伏老。制度皆佳。

觀雪菴。　庵長九尺。闊八尺。高六尺。以輕木爲格。紙糊之。三面如枕屏風上以一格覆之。面前施夾幔。中間可容小坐床四具。不妨設火及飲具。隨處移行。背風展之。遇地即就。雪中卓之。比之氈帳。輕而門簡。不礙騁眺。施之別用皆可。不獨觀雪也。

此庵。即東坡之擇勝亭也。東坡守汝陰。作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銘略云。乃作新亭。簷楹欒栱。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林。又云。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又改爲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其製度可備見也。予由亦云。子瞻以幄爲亭。欲往即設。不常其處。名曰擇勝。作四言一章。纖愛其文。故繼之。略云。我兄和仲塞門立柔。視身如傳。苟完不求。山磬水嬉。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俾民憂。賴尾甚清。賴曲孔幽。風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車。亦可相攸。蔡孝奉觀者爲之。良可以供進豫之適云。

蒲花褥。 九月收蒲略蒸。不爾則生蟲。暴令燥。扶布囊中。將取花如柳絮者。欲為坐褥或卧褥。以帛為方囊。滿實蒲花。扶鞭令勻。厚五六寸許。其上復以褥表囊之。虛軟溫燠。他物無比。春間不御則撤去褥表。出囊復曬燥處略暴之。歲歲如此。南方海閩中有木綿。亦不及蒲花之柔暖。

湯盞。 溫酒為鐵銅盞。深三寸。半底。可貯二寸湯。以酒盞排湯中。酒溫即取飲。冬時擁爐靜話。免使僮僕紛紛。殊益幽致。

羊羔酒 米一石。如常法浸漿。肥羊肉七斤。麯十四兩。諸麯皆可。將羊肉切作四方塊。爛煮。杏仁一斤同煮。留汁七斗許。拌米飯麯。更用木香一兩同醞。不得犯水。十日熟。味極甘滑。（此宣和化成殿方）

雪花酒。 羊精膂肉一斤。去筋膜。溫水浸洗。批作薄片。用極好酒一升。煮令肉爛。細切研成膏。別用羊筒髓三兩。腎窠脂一兩。於銀鍋內鎔作油。去滓。却入先研肉膏內。并研令勻。次入龍腦少許。拌和。傾入甆盌內。候冷。每用時取出。切作薄片。入酒盃中。以溫酒浸飲之。龍腦候極溫方入。如無腦入木香 許亦佳。二味各入少許尤佳。 二酒宜為旨甘之奉。

荼蘼酒 好酒一斗。用木香一塊。以酒一盃於砂盆內約磨下半錢許。用細絹濾入瓶。密封包。臨飲取荼蘼百英浮沉酒面。人不能辨。壹花和露紅

小舊取十簡。去枝葉。用生紗袋盛。掛於瓶口。近酒面一寸許。密封瓶口。三兩日可飲。或以湯柑皮。旋滴汁數點於酒琖內亦佳。

此酒色香味三絕。宜華老人清興。酴醾本酒名也。世所開花。元以其顏色似之。故取其名。唐書百官志。良醞署令供酴醾酒。令人或取花以為枕囊。故黃山谷詩云。名字因壺酒。風流付枕幃。

香炭 以精石炭屑之。生葵葉雜搗為餅錢大。暴乾。焚香雖致冷濕地。火亦不滅。石炭相郡煤子最佳。餘處者性急。動之則火滅。不得已。清泉者次之。長泉者又為下。

一法。杉炭末五兩。胡粉黃丹各一兩。合擣為細末。着稀米膠和勻作餅子。候乾。火內燒通紅。以紙灰埋香爐中。焚香經夕。不滅不消。

降真香。 廬堂清夜宴坐焚之。降真香一斤。沉香四兩。龍腦一分。蜜和之。茅香時燒少許亦佳。本草云。可入印香中合香附子末用。

四品奇香。 雪梅香。 丁香一分。沉香半。腿炭篩研半兩末。捻取些兒爐口爇。人人道是雪中梅。

江梅香 人人盡道是江梅。半兩丁香一分茴。更用藿零俱半兩。麝香少許是良媒。

百花香。 一兩甘松二兩芎。麝香少許蜜和同。圓如彈子安爐上。恰似百花凝曉風。

長春香 二兩箋香三兩檀。麝香腦子一錢寬。華堂靜處爐香起。清韻長春賽蕙蘭。

御爱四和香。 沉香。 檀香。 降真。

箋香。 茅香。 海螵蛸。（各一兩重） 麝香。（二錢重）

樟腦。（二錢半重） 龍骨。（半兩） 蜜。

右諸（小剉碎）蜜和勻。後用龍骨麝腦碾細和入新瓦瓶內。封閉勿令氣出。經三日方傾出。限三日過。過四更時分。當天取露氣。天明便收。陰乾。如此三次。研為末。用蜜些子黃騰調作餅子。用瓷器收。遇燒時用水一盞。傍香爐邊方燒香。

香方甚多。獨此方用龍骨鎖住。其烟不散。所以為妙。

試茶。 採嫩芽。先沸湯。乃投芽煮變色。把取。握去水。小焙中焙欲乾。鎗內略炒。使香磨碾皆可。坐圓臨泉。旋擷旋烹。芳新不類常韻。

香茶 上春嫩茶芽每五百錢重。以菉豆一升去殼蒸焙。山藥十兩。一處細磨。別以腦麝各半錢重。入盆同研。約二千杵。納罐內密封窨三日。後可

以烹點。愈久香味愈佳。

栢湯方。 採嫩栢葉。線繫垂挂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取。如未甚乾。更閉之。至乾取為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青翠。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氣。耗精害脾胃。栢湯甚有益。如太苦。則加少山芋尤佳。外臺秘要有代茶新飲。然作藥味。不若栢湯隱居道話。尤助幽尚。

三妙湯 地黃枸杞實各取汁一升。蜜半升。銀器中同煎如稀餳。每服一大匕。湯調酒調皆可。實氣養血。久服補益人。

乾荔枝湯。 蔗糖一斤。（沙糖亦好） 大烏梅（洗者）二兩（湯浸。時復換水。澄去酸汁。不去核焙乾） 桂（去皮為末）

生薑（二兩。薄切作片。焙乾）

右先將烏梅生薑為細末。入在沙糖內與桂末拌和勻。再取蔗隔過。如茶點喫。欲作膏子喫。烏梅用去核。修事如上法。不焙。桂作小片為末。薑切片不焙。用水三椀煎至二椀。湯調服。暑熱心煩井水調服。 東龍圖傳暑月可常合服之。

清韻湯 縮砂仁（二兩） 石菖蒲一（兩）

甘草（半兩）。
右末入鹽點服。
棖湯。　棖子（十箇）。　乾山藥（一兩）。　甘草（二兩）。
鹽（四兩炒）　白梅（四兩。槌碎去仁核。）
右先用棖子。山藥。甘草。白梅。一處研細。捏作餅子。焙乾爲末。入檀香半
兩尤佳。
桂花湯。　黃桂花（三斤。揀淨。去青柄。研細。以甆罌貯。度合味茶花。）　乾薑（一兩）。　甘草（一兩略炒）。
右末和勻。量入炒鹽。瓷器貯。莫令漏氣。如常點服。
醍醐湯。　神曲（二兩）。　鹽（十兩炒）。　官桂（二兩）。
甘草（七兩）。　烏梅（八兩。洗。拍碎。）乾薑（三兩爆）。
右先將五味焙乾爲末。後入炒鹽和勻。作一處。新磁罐收。
洞庭湯　真橘皮（四兩。不去白。去蒂。擘作小錢大。冷水浸一宿。曝乾。）　土薑（四兩。淨洗。擦。）
右將薑與橘皮同淹一宿。曬乾。焙乾。入甘草一兩三錢。炙黃。好白鹽梅
二十箇去核。以白麪拍作片子。藥油銚內煿乾。入炒白鹽一兩半。同一

處爲末。沸湯點用。
木瓜湯。　生薑（四兩取汁）。　木瓜（十兩）。　白鹽（五兩）。
甘草（五兩）。　紫蘇（十兩）。
右炒薑鹽拌和蘇瓜甘草三日。取出曬乾爲末。沸湯點服。手足酸服之
妙。又一方加縮砂山藥炒爲末。消食化氣壯脾。
韻梅湯。　半黃梅（百箇。槌去仁。）　青椒（四兩。揀淨秤。）　薑（一斤。去皮研。）　甘草（四兩。炙爲末。）　鹽（半斤）。
右件安淨鉢內。一處拌勻。烈日曬半月。以色變稍赭爲度。更約度稀稠
得所爲佳。須用曬半日月安淨瓶內點用。（已上諸方。皆得之秘傳。宜供湯藥之用。）
熟水。　稻葉。穀葉。楮葉。橘葉。樟葉。皆可採陰乾。紙囊懸之。用時火炙使香。
湯沃。幕其口良久
　前朝翰林院定熟水。以紫蘇爲上。沉香次之。麥門冬又次之。蘇能下
胸膈滯氣。功效至大。炙蘇須隔竹紙不得焦。候香以湯先泡一次。傾
　卻再泡用。大能分氣極佳。
晨朝補養藥糜法。

地黃粥。　切地黃二合。候湯沸。與米同下鍋。先取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
香熟。別貯之。候粥欲熟。乃下同煮取熟。
胡麻粥。　烏油麻去皮。蒸一炊。曝乾。更炒令香熟。每用白梗米一升。胡麻
半升。如常煮粥法爲之。臨熟加糖蜜任意。極香甘。胡麻多治之。臨時取用。
乳粥。　牛羊乳皆可。先淅細梗米令精細。控令極乾。乃煎乳令沸。一依用
水法。乃投米煮之。候熟。卽把置椀中。每椀下真酥半兩置粥上。令自鎔如
油遍覆粥上。食時旋攪美無比。
山芋粥。　（薯蕷生於山者。名山藥。一名山芋。）山芋山生者佳。圃種者無味。
取去皮。細石上磨如糊。每椀粥用山芋一合。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凝。
以匙揉碎。粥欲熟。投攪令勻乃出。
棗粥。　小棗去核。切如米粒。每椀米一升。棗肉二合同米煮。更無他法。
百合粥。　生百合一升切。蜜一兩同水煮熟。投欲熟粥中。每盌用三合。
麋角粥。　新麋角一具。寸截。流水內浸三日。刷腥穢。以河水入砂瓶或銀
瓶內。以桑葉塞瓶口。勿令漏氣。炭火猛煮。時時看候。如湯耗。旋益熱湯。一
日許。其角爛似熟山芋。指掐酥軟卽止。未軟更煮。慎勿漏氣。漏氣則難熟。
取暴乾爲粉。其汁澄濾。候清冷。以絹濾作膠片。盛風中吹乾。麋角膠別

入藥。每粥一盞。入麋角粉五錢。鹽一匙。同攪溫服。
枸杞子粥。　枸杞子生研。撈取汁。每一盞粥可用汁一盞。加少熟蜜同煮。
馬眼粥。　新黑豆一斗。淨淘。入大釜中。如常用水煮令熟。撈去汁。再入釜。
以熟麻油浸之。豆上油深四指。蓋之。慢火煮。豆候露出豆。卽以匙拌轉
更煮。豆令盡油卽住。每粥一釜。可下熟豆三五盞。欲熟入拌勻食之。
又法　白米二升。別煮令熟。大顆黑豆一升。先以薄灰汁煮豆令熟。漉出
豆。卻以清水燒沸。依前入豆再煮。透出灰氣。漉出。卻以沙糖六兩。用水兩
盞化濾過。入鹽二兩。醬三兩。只用水。取醬汁同煮熟。桃仁杏仁皆可爲粥。
生去皮尖。略炒令香。細研。水絞取濃汁。隨意入粥中煮。臨時加酥蜜亦可。
金罌木煎亦可作粥。一如用糖法。
諸山蔬可作粥者。皆只如菜粥法。
　禮記內則。言子事父母。婦事舅姑。進盥授巾之儀。問所欲而敬進之。
　以饘酏爲先。饘厚粥。酏薄粥也。故此編詳述懷山錄中諸藥糜法。陸
放翁云。平旦粥後就枕。粥在腹中暖而宜睡。天下第一樂也。
紫不托法。　新黑豆煮取濃汁。使麪作湯餅。極甘美。能去麪毒。令不蒸
服丹石人尤宜食此。雖尊熱爲英妙。

沈存中云。麪治壅熱益氣力。但不可多食。致令憤悶。料理有法。節而食之。餺飥蒸餅及餻索餅起麪等法。在食經中。此法用黑豆汁搜麪則無毒矣。

造山藥麪法。　取山藥去皮薄切。日中暴乾。柳篩中挼爲粉下篩如常麪食之。加酥蜜爲淳麪。尤精益氣力。長肌肉。久服輕身。耳目聰明。不飢延年。

造乾地黃法。　九月末。掘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

芭蕉脯。　蕉根有兩種。一種粘者爲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盡。取壓乾。乃以鹽醬蕪荑椒乾薑熟油胡椒等雜物研浥一兩宿。出焙略槌令軟。食之。全類肥肉之味。

牛蒡脯。　十月以後。取根洗乾。去皮少煮。勿太爛。硬者即熟煮。並槌令軟。下雜料物如芭蕉脯法。浥焙取乾。

筍脯。一如牛蒡脯法。

蓮房脯。　取嫩蓮房去蒂。又用皮。入灰煮。浥一如芭蕉脯法。焙乾。以石壓令區。作片收之。

薝蔔鮓。　薝蔔花即梔子也。採嫩花醃作鮓。極香美。

白樂天方齋劉禹錫餉以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乾蕨菜。　採嫩蕨菜蒸熟。以乾灰拌之。同爆極乾。須去灰。又暴乾收之。臨食湯浸令軟。味如合蕈。

石芥辣菜。　此二物極辛。爲菹大佳。

苦益菜。　苦益菜。青蘘苦麻。皆可作羹。

苦麻即今俗謂之胡麻者。葉作羹大甘滑。（其苗名青蘘。）

松菜。　去赤皮。取嫩白者蜜漬之。略燒令蜜熱。勿太熟。極香脆。

白芷。　蜜漬糟藏。皆可食。

防風芽。　防風芽如臙脂色。天門冬芽如馬棰。芹菜筍芽。又有蘼蕪枸杞芽。菊芽。荇菜水藻牛膝芽。地黃嫩葉。皆如常菜治之。

東坡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此藥菜之佳者。

水苔　立春前採嫩者。淘擇令極淨。其間多沙石蟬殼。取得壓乾。入鹽油芫椒切韮白同入瓶中。釀爲鮓。醋浸食之甚佳。又可油炒。加鹽醬亦善。

瓜虀。　生甜瓜揀取未熟者。每十斤隨瓣切開去穰。不用就百沸湯焯過。以鹽五兩勻擦醃轉。豆豉末半升。釀醋升半。麪醬斤半。馬芹川椒乾薑陳皮甘草茴香各半兩。蕪荑二兩。並爲細末。同瓜一處拌勻。入甕。瓮內淹壓於冷處頓之。經半月後則熟。瓜色明透。絕類琥珀。味甚香美。

菜虀。　大鬆菜叢採十字劈裂。菜菔取緊小者破作兩畔。同向日中曬去水脚。二件薄切作方片如錢眼子大。入淨罐中。以馬芹茴香雜酒醋水等令得所。調淨鹽澆之。隨手舉罐撼觸五十七次。密蓋罐口。置灶上溫處。仍日一次如前法撼觸。三日後可供。菜色青白間錯。鮮潔可愛。

藕虀　嫩藕稍隨意切作方塊如骰子大。就蝌眼湯內快手綽上。取牽牛花採汁浥染片時。投冷熟水中滌過控乾。以馬芹鹽花泡湯入少醋加蜜作虀澄冷澆供之。

豆虀。　先取濕沙納甕器中。以綠豆勻撒其上。如種蔬法。深桶覆藏室中。勿令見風。日一次掬水洒透。候其苗長可尺許。摘取。蝌眼湯綽過。以料虀供之。赤豆亦可種。然不如綠豆之佳。

薺羹　（俗謂薺爲東風菜。古書沈而爲公多菜。謂可以養公多也。）東坡與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薺極美。天然之珍。雖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美。其法取薺一二升許。淨擇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槌兩指大

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可食。不得入鹽醋。君若知此味。則陸海八珍。皆可厭也。天生此物。以爲幽人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羹以物覆則易熟。而羹極爛乃佳也。

本草。薺和肝氣明目。凡人夜則血歸於肝。肝爲宿血之臟。過三更不睡。則朝旦面色黃燥。意思荒浪。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脈流通。津液暢潤。東坡嘗有詩云。時繞麥田求野薺。強爲僧舍煮山羹。陸放翁亦有詩云。小著鹽醯助滋味。微加薑桂助精神。風爐歙缽窮家活。妙訣何曾肯授人。

筍蕨。　東坡回錢拐父書云。竹萌菜佳貺。取筍蕈菘心與鰒魚相和。清水煮熟。用薑蘆菔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少鹽。漸漸款洒之。過熟可食。不敢獨味。此請依法作。與老嫂共之。

老人有性喜茹素。不忍害物者。救水之奉。在於藥菜料理如法。殊益於人。杞菊芎术等苗嫩時採食之。或煮或羹或炒或暴。悉用土蘇鹹豉汁加鹽。下飯甚良。蔓菁作羹最妙。不斷五辛者。春秋嫩韭。四時採薤。甚益。綠豆紫蘇烏麻。須宜貯備。能下氣。其餘豉醬之徒。食所不可少。皆須貯蓄。肉食心不害物。但以錢買猶愈於殺。第一戒慎勿殺。若

肉須新鮮。似有氣息則不宜食。爛臟損氣。切須慎之戒之。

種植。庶擬園林間種植可愛玩之物。如世間花果。人家自有此不悉載

今抄東坡一書。誠齋一詩于左。

東坡與程全父書。

白鶴峰新居成。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小則老人不能待。

當酌中者。又須土碪稍大。不傷根者。

柑。　橘。　荔枝。

楊梅。　枇杷。　松。　柏。

含笑。　梔子。

謾寫此數品。不必皆有。仍告書記其東西。

誠齋三三徑詩。　東園新開九徑。

江梅。　海棠。　桃。　李。

橘。　杏。　紅梅。　碧桃。

芙蓉。

九種花木各植一徑。命曰三三徑。其詩云。

三徑初開是蔣卿。再開三徑是淵明。誠齋奄有三三徑。一徑花開

一徑行。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

淺深紅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

不花開。

西園胡大壯一喜種花卉。以窺造化生育之妙。喜飲醇酎。以寓經綸燮

理之方。

芸香。古人藏書謂之芸香是也。採置書帙中。即去蠹。置席下去蚤虱。載

園庭間香聞數十步。極可愛。葉類豌豆。作小叢生。秋間葉上微白如粉。江

南人謂之七里香。江南極多。大率香草多只是花。過則已。縱有葉香者須

採擷嗅之方香。此草遠在數十步外。此間以香。自春至秋不歇。絕可貴也。

茅香。　開地種之。可浣手。終日香。一年數次刈。閣屋中。時時燒少許亦佳

本草云。苗葉可煑作浴湯。令人身香。同藁本尤佳。仍入印香中。合香

附子用。

枸杞。　擇好地熟斸加糞訖。然後逐畦長開壠。深七八寸。令寬。乃取枸杞

連莖剉長四寸許。以草為索慢束如羹碗大。於壠中立種之。每束相去一

尺。下束訖。別調爛牛糞稀如稠粥。灌束子上。令滿。減則更灌。然後以肥土

壅之。澆訖。土上更加熟牛糞。然後灌水。不久即生。乃如剪韭法。從一頭起

首割之。得半畝。料理如法。可供數人。其割時與地面平。高留則無葉。深剪

則傷根。割仍避熱及雨中。但早朝為佳。

又法。但作束子。掘坑方一尺。深於束子三寸。即下束子訖。着好糞滿

坑填之。以水沃糞下。即更着糞填。以不減為度。令糞蓋束子一二寸。

即得土。後極肥嫩。數數鋤壅。每月一加糞尤佳

又法。但畦中種子如種菜法。土糞下水。當年疎瘦。三年以後悉肥。勿

令長苗。即不堪。食不盡。即剪作乾菜。以備冬中常使。如此。從春

及秋。其苗不絕。取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有刺葉小者是白棘。不

堪服食。

又法。枸杞子於水盆內挼令散。訖暴乾。斸地作畦。畦中去却五六寸

土。勿作壠。縛草稕作稕。似臂長短。即以泥塗稕令遍。以安壠中。即以

子布泥上一面。令稀稠得所。乃以細土蓋之。令遍。又以爛牛糞蓋上

令遍。又布土一重。令與畦平。待苗出。時時澆灌。及堪採。即如剪韭法。

更不要煑鍊。每種用二月初一。每年但五度剪。不可過也。凡枸杞生

西河郡谷中。及甘州者。其味過於蒲萄。今蘭州西去。郭城靈州九原

並大根莖尤大

甘菊。移根最佳。若少時折取苗。乘雨濕種使活。一年之後落偏地。長服

却老。冬中收子。剪如韭法。

陸龜蒙杞菊賦云。惟根與菊。偕寒互綠。或頡或頏。煙披雨沐。我衣敗

綈。我飯脫粟。羞慚齒牙。苟且粱肉。蔓延駢羅。其生實多。爾杞未棘。爾

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東坡云。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

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余守膠西。與通守劉君循古城廢

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作後杞菊賦云。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

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

何侯方丈。庾郎三韭。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於一朽。吾方以杞為糧

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尚庶幾乎河西南陽

之壽。張南軒賦云。張子為江陵之數月。時方仲春。草木敷榮。經行郡

圃。意有所欣。爰命採擷。付之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親。甘

脆可口。蔚其芬馨。盡日為之加飯。而他物不足以前陳。又云。天壤之

間。孰為正味。厚或腊毒。淡乃其至。猩唇豹胎。徒取詭異。山鮮海錯。紛

糾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臟腑而成贅。惟杞與菊。微勁不苦。滑甘靡

滯。非君它藥。善唯走水。既勝月而安神。復沃煩而滌穢。驕南陽於西河。又頹齡之可制。隨寓必有。約居是恃。豈涓壤肥。其茸蔵駐與子婆娑。薄言擷之。吉甑充釜。啜汁咀齏。高論唐虞。詠歌書詩。嗟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饑。

地黄。十二月耕地。至正月可止。三四遍細杷訖。然後作溝。溝闊一尺。兩溝作一畦。畦闊四尺。其畦微高而平。硬甚不受雨水。苗未生間得水即爛。畦中又撥作溝。溝深三寸。取地黄切長二寸。種於溝內。訖。即以熟土蓋之。其土厚三寸以上。每種一畝。用根五十斤。蓋土訖。即取經冬爛草覆之。候牙稍出。以火燒其草。令燒去其苗。再生葉肥茂。根益壯。自春至秋。凡五六耘。不得鋤。八月堪採根。至冬尤佳。若不採。其根太盛。春二月當宜出之。若秋採訖。至春不復更種。其生者猶得三四年。但採訖比之明年。耨耘而已。參驗古法。此爲最良。按本草二月八月採。殊未窮物性也。八月殘葉猶在。葉中精氣未盡歸根。二月新苗已生。根中精氣已滋。不如冬月採。殊妙。又與蒸暴相宜。古人云。二月八月非爲種者。將爲野生。當須見苗矣。欲食葉。但露散後摘取傍葉。勿損中心正葉。甚益人。勝諸藥。

東坡詩云。地黄飼老馬。可使光鑑人。吾聞樂天語。喻馬施之身。（白樂天採地黄詩。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我衰正伏櫪。垂耳氣不振。移栽附沃壤。（本草。言稱地黄宜黄土。今不然。大宜肥壤虚地。則根大而多汁。）蕃茂爭新春。沉水得稀根。（言以水沉而試之也。日華子云。浮者名天黄。半浮半沉者名人黄。沉者名地黄。其沉者佳也。）重陽養陳薪。（於丹釜水中。更以酒蒸水而煮。稍之書湯。）扶以東阿清。（阿膠出東阿。其用皮有老嫩。則膠有清濁。）和以北海醇。崖蜜助甘冷。山薑發芳辛。（山薑。朮名。古方用朮。）融爲寒食餳。（寒食日研杏仁爲酪。以煑麥粥。以餳沃之。）嚥作瑞露珍。丹田自宿火。渴肺還生津。願向內熱子。一洗胸中塵。

五加。取根深掘肥地二尺。埋一根。令沒舊痕。甚易活。苗生從一頭剪取。每剪訖。鋤土擁之。

五加蓋天有五車之星精也。金應五行。人應五德。位應五方。物應五車。青精入莖。有東方之液。白氣入節。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有南方之光。玄精入根。有北方之飴。黄煙入皮。有戊己之靈。五神鎮主。相傳育成。用之者真僊。服之者反嬰。久服輕身耐老。明目下氣。補中益精。堅筋骨。强志意。五葉者良。葉可作蔬菜食。五月七月採莖。十月採根。陰乾。張子聲、楊建始、王叔才、于世彥皆服此酒。得壽三百年。有子二十人。世世有得服五加酒散而獲延年者。不可勝計。或只爲散。以代湯茶而餌之。驗亦然也。

青囊。（胡麻苗也。）取八稜者。畦中如菜法種之。生苗爲菜食。秋間依此法種之。甚滑美。

百合。上好肥地。加糞熟斸訖。春中取根大擘取瓣。於畦中如種蒜法。五寸一瓣種之。直作行。又加糞灌水。苗出即鋤四邊。絕令無草。春後看稀稠得所。處更別移。亦得。畦中乾即灌水。三年後。其大如拳。然後取食之。又取子種亦得。或一年以後。二年以來始生。甚遲。不如種瓣。

黄精。擇取葉參差者是真。取根擘破稀種。一年以後極稠。種無時。其苗香美可食。

苜蓿。擇肥地斸令熟。作壠種之。極益人。還須從一頭剪。每剪加糞。鋤土擁之。

合歡。（萱草也。）移根畦中稀種。一年自稠。春剪苗食如枸杞。秋夏不堪食。

牛蒡。取子畦中種。種時乘雨即生。若有水。不候雨也。地須加糞灼。然後肥。旱則沃水。剪如上法。菜中之尤益者。但多種。食苗及根並益於人。

蓮子。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頭。直令皮薄。取墐土作熟泥。封如三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者卒不可生。

藕。春初掘取藕三節。無損處。種入深泥。令到硬土。穀雨前種。當年有花。

藕可作粉。其法取麤藕。不限多少。淨洗截斷。浸三宿。數換水。看灼然潔淨。然後漉出。碓中碎擣。以新布絞取汁。重擣取汁盡爲度。又以密布漉去麤惡物。澄去清水。如稠難澄。以水攪之。然後澄。看水清即瀉去。一如造米粉法。

雞頭。雞頭粉。取新熟者。去皮熟擣。實如上法。

菱角粉。去皮。如上法。

薑粉。以生薑爛研。捩汁。如上法。以和羹。

葛粉。去皮。如上法。開胃止煩熱。

茯苓粉。剉如彈子。以水浸去赤汁。如上法。

松柏粉。春採嫩葉。如上法。須垂露採爲之。經宿則無粉。如嫩草鬱鬱可愛。

脫果。木生之果。八月間。以牛羊滓和土。包其鶴膝處。（被斫斷相接貴欲）如大杯。以紙裹囊覆之。麻繩纏令密緻。重則以杖柱之。任其發花結實。明年夏秋間。試發一包視之。其根生。則斷其本。埋土中。其花實皆晏然不動。一如巨本所結。予在蕭山縣。見山寺中橘木止高一二尺。實皆如拳大。蓋用此術也。大木亦可為之。嘗見人家有老林檎。木根已蠹朽。圃人乃去木本二三尺許。如上法以土包之。一年後。土中生根。乃截去近根三尺尺許。包入地。後遂為完木。

凡種果木。須望前種。實多。望後種實少。

百部。山地種之。如百合法。多種為佳。取根搗汁濯衣。令不生虱。仍潔白如用皂角也。

右自杞菊以次為蔬為藥為膳為粉。須自種植。充饒足用。百部之種。亦可為澣濯之供。

菖蒲石。唯石奇峰。以沙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水濁及有泥滓則萎。一寸九節者。服之可以烏髭輕身延年。夜藥燈間。置一兩盆。可以收煙。不薰人眼。東坡詩云。碧玉椀盛紅瑪瑙。青盆水養石菖蒲。曾茶山詩云。窗明几靜室空虛。盡遣幽人一事無。莫遣幽人無一事。汲泉承露養菖蒲。文石清泚斯亦凡案間良玩也。

相鶴。不必如鶴經所說。但取其標格立瘦。嗉聲清徹者為勝。凡老鶴所生則氣韻清古。三年頂赤則能唳。細論其法。頸欲細而長。身欲人立而不橫。足欲瘦而節。欲高頸肥則類鵝。身橫則類鶩。腥羶韻俗則類鶴。聲濁體肥則類鵝。皆下材也。鶴雖食魚稻甚多。老則食穀漸少。甚老則不食。惟華亭縣鶴窠村所出者為得地。他處雖時有。皆凡格也。養處須有廣水茂木。風月清曠之地。嘗食生物則格韻高。野畜之籠樊。飼以熟食則多肥濁而精彩羽毛日漸摧藏。類手難矣。

養龜。龜者壽物。養庭檻中。可以愛翫。愈於觀他物。尤宜畜山龜。爾雅謂之攝龜者。腹下殼能開合。此龜噉蛇。蛇甚畏之。庭檻中養此龜則蛇不復至。以至園圃中多畜之。尤能辟蛇。無此龜不賴水。陸地畜之。不失其性。予在隨州時。寓法雲寺之後。有竹園。嘗苦多蛇。寺僧乃畜龜于園中。自爾不復有蛇。（相鶴養龜二事。皆像山錄所述。）

收畫。予弟遇好圖畫。極宜收拾。在前士大夫家有耕莘。築巖。釣渭。洛沂。荀陳德星。李郭仙舟。蜀先主訪草廬。王羲之會蘭亭。陶淵明歸去來。韓昌黎盤谷序。晉廬山十八賢。唐瀛州十八學士。香山九老。洛陽耆英。古今事實皆繪為圖。可以供老人閒玩。其有友高談。人物山水。花木翎毛。各有精品吟詠。亦以廣後生見聞。梅蘭竹石。尤為雅致。瑤池壽鄉圖。慶壽。近年有壽域圖。備列歷代聖賢神僊耆壽者。丹青雖點。尤為奇玩。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擢進士。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待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平水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為天機所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相酬為樂。東坡云。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秦太虛云。余為汝南得疾。卧直舍。高仲符攜輞川圖示余。曰。閱此可以療疾。余本江海人得圖喜甚。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絕茱萸沜。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欹湖。戲柳浪。濯欒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棊弈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龍眠居士李公麟。字伯時。能行草書。善畫。尤工人物。人以比顧陸。（顧愷之陸探微）晚年致仕歸老。肆意於泉石間。作龍眠山莊圖。為世所寶。韓子蒼題太乙真人蓮葉圖云。太乙真人蓮葉舟。脫巾露髮寒颼

颼。輕風為帆浪為檝。卧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蕩漾翠綃舞。穩如龍驤萬斛舉。不是峰頭十丈花。世間那得葉如許。龍眠畫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蒼煙萬頃波粼粼。玉堂學士今劉向。禁直甚寬九天上。不須對此融心神。會植青藜夜相訪。觀畫之趣。二事可參。

置琴。朱文公琴贊云。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慾之邪心。乾坤無言有則。我欲與子鈎其深。歐陽公云。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疾之在其體也。夫疾生乎憂者也。藥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而不若聲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則疾之忘也宜哉。奉親者能琴。時為親庭鼓一二操。亦足以娛悅其意。和平其心。

琴師六言云。擘托抹挑打摘。先使輕重疾徐。最是一般妙處。更要其人讀書。斯亦子弟藏修息游之一益云。

延方士。湖州東林沈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公見其風骨秀偉。翛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圖氏之理無

所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曰。聞道人善飲。欲以爲先爲壽如何。公曰。飲器中鍾爲大。屈巵螺杯次之。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速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回公興至。即舉杯。常命東老鼓琴。回浩歌以和之。又書圖畫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棊終爛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東老欲有所叩。回公曰。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余每日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回公曰。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飲將達旦。甕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回公曰。久不遊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畫字題於庵壁。其色微黃而漸加黑。其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至舍西石橋。回公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

延名衲　成都一僧誦法華經甚專。雖經兵亂。卒不能害。忽一山僧至云。先生請師誦經。引行過溪嶺數重。煙嵐中一山居。僕曰。先生老病起晚。請誦至寶塔品。見報。欲一聽之。至此果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入不復出。以藤盤竹著秫飯一盂。杞菊數甌。無鹽酪。美若甘露。傳襯錢一環。僕送出路。曰。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問何名。僕於僧掌中書思邈二字。僧大駭。僕遽失之。三日山中尋求。竟迷舊路。歸視襯資。乃金錢一百文也。由茲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矣。後隱不見。

狄延方士談真諦。時約名緇聽梵書。二士共談。必說妙法。真有所遇。豈不韙哉。

齋客。　朱文公晚年。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滎陽呂公書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叨恩致事。前此蒙賓客下訪。初亦未敢援此。遽以老人野逸。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以野服從事。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所便者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見京都舊俗之美。亦補助風敎之一端也。又云。衰病之餘。不堪拜跪。親舊相訪。亦望察此。非敢受者並告權免。展敬還答。不至闕禮。

羅鶴林云。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記事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引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謂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司馬公對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致座間。苟有可取。隨手抄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爲常。其書字皆真楷。劉元城見時。已有三十餘冊。

曾祖南谷大靖公。叔祖樸庵提刑。皆有日記。樸庵所記名長生曆。有序云。司馬溫公日記凡十年作一裹。一日之事。無論善惡必載焉。限以十年。所以推一期進得與否也。夫子三十而立。自是十年。則有加於前矣。至從心之時。蓋涉歷四十年。聖人所以密推熟察以自驗。其道藝所造。功力所成者至矣。夫甲乙周而時已久矣。時愈久而行愈進。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溫公之裹。蓋其原亦出於此歟。長生曆亦十年爲一裹。

二老相訪。　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爲廬陵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嘉。回環自闢三三徑。頃刻能開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卻慚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誇。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攜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袞衣不待復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淑頗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盃。知道華山方睡覺。打門聊伴若奴來。伯子和云。壺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意盛哉。蘿蔦一時披宿霧。木犀香裏絕纖埃。錦心繡口垂金薤。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時傍出巢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

二老相訪。倡妍酬麗。四詩可觀。放翁詩云。老人無一事。有興即吟詩。

唱者和者皆須興到也。

儲書。　邵康節詩云。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萬卷號生涯。有人若問閒居

叟。道德坊中第一家。歐陽文忠公六一堂記云。琴一張。棊一局。酒一壺。藏書一萬卷。集錄金石遺文一千卷。以吾一翁老於此五者之間是爲六一

陸放翁書巢記云。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吾室之內或栖于櫝。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未嘗不與書俱。間有意欲起而亂書圍之。至不得行。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二公蓋儲書以自佚其老者也。丁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爲吾子孫。度力學有守。登服勤詞學科。仕至參數。曾子固平生亦書。家藏至六萬餘卷。手自讎對。白首不倦。此儲書以遺其子孫者也。孟子有賢父兄之言。惟以書教子弟者而後爲賢晉人有佳子弟之目。惟從父兄之教而知書者而後爲佳。

唐杜荀鶴詩云。歎春只覺和醅酒。諱老猶看夾注書。放翁詩云。燈前目力依然在。且盡山房萬卷書。

歐公詩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仲本云。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又云。人家教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須積德以洗灌之。

子弟儲書。正以備時旁檢閱。陳后山左右圖書。日以討論爲務。其志專欲以文章名後世。夜與諸生會宿。忽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后山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魏衍昌世亦彭城人。從后山學。年五十餘。見異書猶手自抄寫。藏書數千卷

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提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十四巧

老

壽親養老書四

壽親養老新書余家藏舊有養老奉親書其言老人食治之方醫藥之法攝養之道靡所不載余傚之以奉吾母范陽郡太夫人李氏食飲起居咸得其宜壽高八旬而甚康健則此書有益於人子大矣然歲月既深卷帙之久字畫模糊編簡脫落懼後之覽者不得其說思復善本書而新之以貽後人求之數載弗果得每轉轉以爲欠事至正辛巳夏五余叨承朝命備員浙東憲使訪諸婺郡庠教授李子貞得壽親養老書視其篇帙節目比余舊本尤加詳備昔之轉轉者一旦豁然矣因自念曰與其得之難孰若傳之廣遂命工鋟梓於學宮庶天下後世皆得觀覽以盡事親之道云

至正壬午中秋范陽張士弘載拜書

保養　安樂之道惟善保養者得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太乙真人曰一者少言語養內氣二者戒色慾養精氣三者薄滋味養血氣四者嚥精液養臟氣五者莫嗔怒養肝氣六者美飲食養胃氣七者少思慮養

心氣人由氣生氣由神住養氣全神可得真道凡在萬形之中所保者莫先於元氣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實內以陶和將護之方須在閑日安不忘危聖人預戒老人尤不可不慎也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五臟受氣蓋有常分不適其性而強云爲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保守真元外邪客氣不得而干之至於藥餌往往招徠真氣之藥少攻伐和氣之藥多故善服藥者不如善保養康節先生詩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知君病後能服藥不若病前能自防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但有四句偈須是在處受持偈云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倍常年幾百歲

服藥　況存中云人非金石況犯寒暑霧露既不調理必生疾病常宜服藥辟外氣和臟腑也平居服七宜元鍾乳元量其性冷熱虛實自求好方常服紅雪三黃元青木香元理中元神明膏陳元膏春初冰解散天行茵蔯元散皆宜先貯之以防疾發忽有卒急不備難求其防老救急不可闕者伏火丹砂保精養魄尤宜長服伏火硫黃益氣除冷癖理腰膝能食有力小還丹愈疾去風伏火磁石明目堅骨伏火水銀壓熱鎮心金銀膏養

精神去邪氣如上方藥固宜留心其餘丹大須與神助不可卒致有心者亦宜精戀或遇其真

貯藥　圓散皆以深笥沙合盛之勿用有油即受濕外爲漆積積笥亦欲深深則濕氣難入積中快灰淨磨之勿漆則不受潤更集繒纊爲襆原襆之更以氈罩積口縱有潤氣自縫中入亦爲氈纊所收暑月三焙之遇雨則入爐室貯茶如此亦善藥璞新甕罌盛燂紙幕之懸東簷楣上令常得晨日勿令沾雨久陰則一焙移置深室晴後出之類品同一罌可也書帙物用舊曾貯油麻罐淨拭置藥其中即不蛀

爐閣　南方暑雨特茶藥圖籍皮毛膠糊物乃劍色衣章墨之類皆忌蒸溽悉可置在閣中若山居即依山爲閣其高去地一丈則不復有蒸潤閣中循壁爲廚廚三層壁仍板彌之前後開窗渠上爲長竿物可懸者懸于竿餘悉置格上天日明燥即大開門窗令納風月陰晦則密閉中設煙爐常令火氣鬱鬱然

又法爐閣中布卧床床下新出窯炭實之乃置物床上永不蒸潤更不須着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易新炭牀上慎不可卧卧者多病瘠屢有驗蓋爲火氣所爍也

又法有餘力則設一小閣子但去地盈丈以上自無蒸矣

集方　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岐伯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況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陳令尹集方俱爲老人備用今所續編亦皆擇平日見聞爲老人對證處方者品列之

天下受拜平胃散　常服溫養脾元平和胃氣寬中進食仍治脾胃不和萬氣噎塞嘔吐酸水氣刺氣悶脇肋虛脹腹痛腸鳴胃膈痞滯不美飲食

川厚朴（去麄皮銼）　陳橘皮（湯洗不去穰）　甘草（以上各三兩剉）　南京小棗（二百枚上挼切）　生薑（和皮四兩薄切）　茅山蒼朮（五兩去皮米泔浸一宿剉）

右六味用水五升慢火煑乾擣作餅子日乾再焙碾爲細末每服貳錢入鹽少許點如泄瀉每服叁錢生薑五片烏梅貳箇鹽少許水一盞半煎八分服

此藥人人常服獨此方煑透滋味相和而美與衆不同所以爲佳老人尤宜服之

易簡方　縮脾飲草果烏梅縮砂甘草各等分乾葛白扁豆各減半老人

加附子。每服五錢，水一椀，生薑十片，煎至八分，浸以熱水，令極冷，暑月用此代熱水飲之，極妙。

降氣湯。老人虛氣上壅，當間以生附子加生薑煎，臨熟以藥汁濃磨沉香水，再煎一沸服之，尤爲穩當。

調氣散。老人寒疝作疼，不可攻擊，改爲吹咀，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生薑紫蘇鹽煎服，或煎茴香鹽酒調下，末子亦得。

養正丹。年高人臟腑寒秘，有尤宜服之。

來復丹。老人寒秘，惟能主之。二法治老人寒氣入腹，小便不通者，用生薑半兩，連根葉和泥葱一莖，鹽一捻，豆豉五十粒，爛研，略炒，盦臍中，心作兩劑，更易用之，以利爲度，亦良法也。

寶靈丹。老人血痢，白梅茶下。

紅圓子。治大人小兒脾胃等患，極有神効，治病不能傷耗真氣，應老人小兒姙婦，皆可服之。

青州白圓子。治一切痰涎爲患，常服有功，咳嗽痰實，咽喉作楚，老人小兒皆宜服之。

予家已刊易簡方，大字本，茲不贅述本方。

秘傳六和元。益老扶羸，助脾活血，進美飲食，第一平和之劑。

熟地黃（十兩）　破故紙　兔絲子　白茯苓（去黑皮膜）　山藥（並同十兩，焙乾）　胡桃（五十顆）（須用穎州信豐壺者佳）

右先將熟地黃、破故紙、兔絲子三味，酒浸一宿，次早飯甑上蒸，日中曬乾，九浸九蒸九曬，候十分乾，次和白茯苓、山藥二味，杵臼中舂，令極細爲末，次用胡桃研爛，和五味令勻，用酒煮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此方不犯鐵器，所以佳妙。）

神仙不老丸。不老仙方功効殊，駐顏全不費工夫。人參牛膝川巴戟，蜀地當歸杜仲俱。一味地黃生熟用，兔絲栢子石菖蒲。更添枸杞皮兼子，細末蜜丸梧子如。早午臨眠三次服，鹽湯溫酒任君須。忌食三白并諸血，能使鬚烏髮亦烏。

人參（新羅者，須是團結重實滋潤，去蘆頭，刷洗淨，焙乾薄切，焙燥，秤二兩。）川牛膝（長三四尺而滋潤者，去苗，刷洗淨，焙乾，寸截，用酒浸一宿，焙燥，秤一兩半。）川巴戟（色黑，子沉重，大而穿心者佳，若色帶黃而浮輕者非，刷洗淨，焙乾細切，刷酒浸一宿，焙燥，秤二兩。）川當歸（大重，其精如馬尾狀，滋潤卒芬香者，去蘆頭，刷淨洗，焙乾細切，用酒浸一宿，焙燥，秤貳兩。）杜仲（截之多絲者，削去麁皮，只取其肉，如服肉桂之法，然後刷洗淨，焙乾，橫理剉之如豆，用麥麩炒，令絲斷色黑，去麩別磨，秤一兩半。）地黃（冬節前取，以水浸沉者爲是，以其浮者擣取汁，浸令浹，蒸畢焙乾，如是者三，色黑味甘爲度，用時以生乾熟二種皆乾，酒浸一宿，漉出，竹刀細切，焙乾，各秤一兩，忌鐵器。）兔絲子（小如芥子，揀堅硬者佳，大而輕者非，用新而壞起擲洗，焙乾，以酒浸一宿，又添酒浸一宿，漉出，將溫湯淋去酒，焙燥，別磨，秤二兩。）栢子仁（色紅而滋潤者，去殼取仁，秤一兩，細研，臨時拌入衆藥。）石菖蒲（紫細節密者，去毛，刷洗淨，焙乾，米泔浸一宿，再焙乾，細切，焙燥，秤一兩。）枸杞子（色白而肥潤，去蒂洗淨，焙乾，用酒浸一宿，焙乾，秤一兩。）地骨皮（色黃，入手輕者佳，重者非，去浮皮，淨洗，焙乾，薄切，焙乾，秤一兩。）

右十二味，選之貴精，製之如法，不可犯，只用慢火焙，若太燥則又失藥氣，只八分乾，即於風前略吹，令冷熱相激，便十分燥，取淨秤分兩，磨如細散，煉白蜜，以火日搜和，入木石臼內擣數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午間、臨卧三次服，每服七十粒，鹽酒鹽湯任下。忌食葱白、薤白、蘆菔、豆粉、及穢諸般血，蓋穢能破血，諸血能解藥力。若三白誤食，亦無它，止令人鬚髮返白耳。合時忌鐵器，并婦人、孝子、雞犬等見。

陳書林跋云：此方非特烏髭髮，且大能溫養榮衛，補益五臟，和調六腑，滋充百脉，潤澤三焦，活血助氣，添精實髓，須是節慾，使藥力相須，乃見功効之速。

三仙丹。（又名長壽圓。）一烏二术三茴香，久服令人壽命長。善治耳聾并眼暗，尤能補腎與膀胱，順氣搜風輕腰膝，駐顏活血鬢難蒼。空心溫酒鹽湯下，誰知凡世有仙方。

川烏頭（一兩，去皮尖，剉作骰子塊，用鹽半兩炒黃熟。）　茴香（三兩，炒香。）　蒼术（二兩，米泔浸一宿，用竹刀刮去麁皮，切片，用葱白一握，共炒黃。）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食前溫鹽酒或鹽湯下，一日兩服。切忌諸血。

陳書林云：先公晚年常服此，飲啖倍進，後見錢都倉年八十，鬢髮皆黑，詢其所以，云自三十歲以後，日進一服。

八仙丹。治虛損，補精髓，壯筋骨，益心智，安魂魄，令人悅澤，駐顏輕身，延年益壽，閉固天癸。

伏火朱砂　真磁石　代赭石
石中黃　禹餘粮（五味並用醋淬）　赤石脂　乳香
沒藥（八味各一兩）
右爲細末。旬研極細。糯米濃飲丸如梧桐子大。或如豆大。每服一粒。空心鹽湯下。

有人年數七旬。夢漏羸弱。氣惙惙然虛損。得此方服之。頓爾強壯。精氣閉固。飲食如舊。

草還丹　延年益壽。耐寒暑。能雙修德行。可登地仙。

補骨脂　熟地黃　遠志　地骨皮
牛膝　石菖蒲
右等分。爲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日午溫酒下。鹽湯熟水亦可。

大治虛勞白濁。乃翊聖真君降授與張真人方。服之百日。百病除。二百日精髓滿。視聽倍常。神聰氣爽。瘧疾不侵。服三百日。步驟輕健。鬢髮如漆。反老還童。

小丹　益壽延年。安寧神志魂魄。流滋氣血脉絡。開益智慧。釋散風濕。耳目聰明。筋力強壯。肌膚悅澤。氣宇泰定。

熟地黃　肉蓯蓉（酒浸各六兩）　五味子
兎絲子（酒浸各五兩）　栢子仁（別研）　石斛
巴戟（去心）　天門冬（去心）　蛇床子（炒）　覆盆子（各三兩）
續斷　澤瀉　人參　山藥
遠志（去心炒焦）　山茱萸　菖蒲　桂心
白茯苓　杜仲（剉炒絲斷各二兩）　天雄（炮去皮臍杵一兩）
煉成鍾乳粉（扶衰三兩。續老二兩。常服一兩。氣完則折去。）
右爲末。蜜丸如梧桐子大。食前酒服三十丸至五十丸。忌五辛生葱蕪荑餳鯉。虛人多起。去鍾乳。倍地黃。多忘。倍遠志茯苓。少氣神虛。倍覆盆子。欲光澤。倍栢子仁。風虛。倍天雄。虛寒。倍桂心。小便赤濁。三倍茯苓。一倍澤瀉。吐逆。倍人參。

此方補勞益血。去風冷。百病諸虛不足。老人精枯神耗。女子絶傷斷緒。並皆治之。

交感丹。俞居易之祖通奉云。予年五十一歲。遇鐵甕申先生授此秘術。確志行持。服食一年。大有精應。平日所服藥。一切屏去。而飲食嗜好不減壯歲。此藥之功大矣。今年八十有五。享天寶之奇。爰以秘方傳之。世人普頤群生。同登道果。後有子藥可同用之。

伏神（四兩）　香附子（一斤。用新水浸一宿。石上擦去毛。炒令黃色）
右爲細末。煉蜜圓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早辰細嚼。用降氣湯下。

降氣湯。

伏神（一兩）　香附子（半兩。製法如前）
甘草（一兩半炙）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沸湯點下前藥。

揩牙法

香附子（五兩。修治如前法。持生薑四兩同淹一宿。炒令焦黑）　青鹽（二兩。研細。[illegible]同上藥炒）
右每夜臨卧。以少許揩牙。如常法。

神仙訓老丸。昔有宣徽使在鍾南山路邊。見村庄一婦人。年方二八。持杖責一老兒。年約百歲。宣徽駐車。令問何故。婦人至車前云。此老兒是妾長男。宣徽恠之。下車問其仔細。婦人云。適來責此長男。爲家中自有神藥。累訓令服。不肯服。至今老邁。鬢髮如霜。腰曲頭低。故責之。宣徽因懇求數服。并方以歸。常服。延年益壽。氣力倍常。齒落再生。髮白再黑。顏貌如嬰兒。

生乾地黃　熟乾地黃（各五兩）　川椒（十兩。不去核）　牛膝（五兩。酒浸了焙乾）
大黑豆（一升。生用）　乾山藥（五兩）　雌雄何首烏（各十兩。雄者白。雌者赤。雄者不[illegible]）
肉蓯蓉（五兩）　枸杞（五兩）
藁本（十兩。凡）
右將雌何首烏爲末。用水甑內。旦辰蒸。日出曬。夜間露。如此九蒸九曬九露。歎足。焙焦爲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溫酒鹽湯下。忌蘿蔔。

此藥性溫無毒。治百病。補下元。光澤皮膚。嬰兒亦可服之。

經進地仙丸。凡丈夫婦人五勞七傷。腎氣衰敗。精神耗散。行步艱辛。飲食無味。耳焦眼昏。皮膚枯燥。婦人臟冷無子。下部穢惡。腸風痔漏。吐血瀉血。諸風諸氣。並皆治之。

川牛膝（酒浸一宿切焙）　肉蓯蓉（酒浸一宿切焙）
川椒（去目）　附子（炮。已上各四兩）　木鱉子（去殼）
地龍（去土。已上各三兩）　覆盆子　白附子
兎絲子（酒浸研）　赤小豆　天南星　防風（去蘆）
骨碎補（去毛）　何首烏　萆薢　川羌活
金毛狗脊（去毛）　烏藥（已上各二兩）　綿黃耆　人參（各一兩）

川烏（炮）　白茯苓　白术　甘草（各一兩）

右爲細末酒煮麪糊爲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圓空心溫酒下

陶隱居以此方編入道藏時有人母幼年得風氣疾久治不痊五十餘年隱居處此方修合日進二服半年母病頓愈髮白返黑齒落再生至八十歲顏色如少年人血氣筋力倍壯耳目聰明其家老僕七十餘歲竊服此藥遇嚴冬御絺綌履霜雪無寒色有別業去家七十里每使老僕往返不移時又能負重非昔時比幾成地仙

八味丸　劉戴花方老人常服延壽延年

川巴戟（一兩半酒浸去心用荔枝肉一兩同炒赤色去荔枝肉不用）

高良薑（一兩剉碎用麥門冬一兩半去心同炒赤色爲度去門冬子）

川練子（二兩去核用降真香一兩剉碎同炒油出爲度去降真香）

吳茱萸（一兩半去梗用青鹽一兩同炒後茱萸炮同用）　胡蘆巴（一兩）

（用全蝎十四箇同炒後胡蘆巴炮去全蝎不用）　山藥（一兩半）

（用熟地黃同炒焦色去地黃不用）　茯苓（一兩用川椒一兩同炒赤色去）

（去椒不用）　香附子（一兩半去毛用牧丹皮一兩同炒焦赤色去）

（牧丹皮不用）

右一處研爲細末鹽煮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食前鹽湯下溫酒亦得

此方溫平補肝腎清上實下分清濁二氣補丹田接華池真水三車不敗五漏不生熱不流於上瞻冷不侵於脾胃令人耳目聰明治積年冷病除累歲沉痾兼治遺精白濁婦人赤白帶下其効如神

雙補丸　劉上舍之祖在京師辟雍得史載之家傳方服此四十載享年八十七歲

熟地黃（半斤補血）兔絲子（半斤補精）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人參湯下

此方治下部虛冷平補不熱不燥氣不順沉香湯下心氣虛茯苓湯下心經煩燥酸棗仁湯下小便少車前子湯下小便多益智湯下

二黃丸　黃德延曰夫人心生血血生氣氣生精精盛則鬚髮不白顏貌不衰可以延年益算其夭閼者多由服熱藥性燥不能滋生精血也予深燭此理以謂藥之滋補無出生熟二地黃天麥二門冬世人徒知服二地黃而不知以門冬爲引導則服二地黃者徒過去爾生地黃生精血用天門冬引入所生之地熟地黃補血用麥門冬引入所補之地四味互相該說載于本草可考而知而又以人參爲通氣之主使五味併歸于心藥之滋補無出於此

生地黃　熟地黃　天門冬（去皮）　麥門冬（去心）

（各一兩）　人參（一兩）

右五味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空心溫酒鹽湯下

此方常服十日明目十日不渴自此以往可以長生予登真人之位此藥之功也

扶羸黑白丹　治年尊氣血虛耗精血少不能榮養經絡精神枯瘁行步戰掉筋脉緩縱目視茫茫

黑丹　用麋茸去床骨皮毛酒浸一宿酥炙令黃又用鹿茸事治如麋茸之法各等分並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子大

白丹　用鍾乳粉空味糯米糊爲丸

右用此二丹雜之而服如覺血少即多用黑丹如覺氣不足即多用白丹溫酒或米飲吞下空心食前服

史丞相常服此二丹

還少丹　西川羅赤脚方大補心腎治一切虛敗心神耗散筋力頓衰腰脚沉重肢體倦怠血氣羸乏小便昏濁服藥五日頓覺有力十日精神爽健半月氣稍壯二十日耳目聰明一月夜思飲食久服令人身體輕健筋骨壯盛怡悅顏色婦人服之姿容悅澤大煖子宮去一切等疾

山藥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已上各二兩）　遠志

山茱萸　白茯苓　五味子　肉蓯蓉（酒浸）

（一宿切焙乾）　石菖蒲　巴戟（去心）　楮實子

杜仲（去粗皮薑汁並酒塗）　茴香（各一兩）　枸杞子

熟乾地黃（各半兩）

右爲細末煉蜜入棗肉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鹽湯下日進三服空心食前

看證候加減用藥身熱加山梔子一兩心氣不寧加麥門冬子一兩精液少加五味子一兩陽氣弱加續斷一兩

勝駿元　治老人元氣不足真氣虛弱及諸虛寒濕氣進襲手足拳攣屈伸不得筋脉不舒行步不隨常服益真氣壯筋骨治膺散一切風

附子（一枚重八九錢重去皮臍）　當歸（一兩酒浸一宿）

天麻（酒浸）　牛膝（酒浸）　酸棗仁（炒）　防風（各二兩）
熟地黃（酒浸）　沒藥（別研）　木香（不見火）　全蝎（去皆足）
（楮乙）　羌活　甘草（炙）　檳榔
萆薢（炒）　蓯蓉（酒浸）　破故紙　巴戟（各一兩）
木瓜（四兩）　麝香（二錢半別研）　乳香（半兩別研）

右二十味。除乳香沒藥麝香別研外。搗羅為末。用生地黃三斤淨洗研爛如泥。入無灰酒四升。爛熬如膏。以前藥拌勻。杵令堅。每兩分作十丸。每服一丸。細嚼。臨卧酒送下。如服半月。見効甚速。無事人服此亦壯筋力。行步如飛。故名勝駿。此藥專在地黃膏。要熬得好。惟春夏好合。以有生地黃也。若合半劑。每味減半。

鱠薑散。　老人脾胃火弱。飲食全不能進。兩服主効。王醫繼先進高廟方。

附子（七箇炮）　丁香　藿香葉　官桂
木香（各三錢）　人參（半兩）

右為末。每服二大錢。以尋常辣糊薑半盞熬。調服。用匙挑服之。

薑黃散。　治老人脾泄。

鷹爪黃連（一兩斷作小段）　生薑（四兩淨洗和皮切作骰子塊）

右於銀器內同炒。得薑焦黃色。去薑。以黃連碾為細末。臘茶清調下二錢。不拘時。（吳興沈諳德傳）

通利散。　治老人秘澁。

和劑方寺禾散（須用廣州增城縣隨風子）

右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入蜜一匙。再煎去滓。不拘時。（利帥謝南書用丸傳）

脾約元。　治老人津液少。大便燥。小便澁。其脾為約

大黃（二兩酒洗焙）　厚朴　枳殼　白芍藥（各半兩）
麻子仁（一兩微炒）　杏仁（三分）

右為末。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加至三十丸。

磨積丸。　治老人磨滯積。去浮腫

厚朴　白薑　縮砂　胡椒
青皮　蒼朮　麥芽　陳茱萸
肉桂（不見火）

右用醋同鹽煮。再焙乾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日午或臨睡。香附子煎湯吞下。橘皮湯亦得。此方老幼常服。快脾進食。

白芷丸。　治老人氣虛頭暈。

白芷　石斛　乾薑（各一兩半）　細辛
五味子　厚朴　肉桂　防風
茯苓　甘草　陳皮（各一兩）　白朮（一兩一分）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清米飲下。不飢不飽服。郡致遠年八十有三。有此疾。得此方。數服即愈。（楊吉老傳。）

治眼昏夜光育神丸。　養神明。育精氣。主健忘。益智聰心。補血不壅。燥潤顏色。遠睎移時。目不眈眈。臟腑調適。久服目光炯然。神宇泰定。語音清徹。就燈永夜。眼力愈壯。並不昬澁。不睏。達旦亦不倦怠。服兩三月後。愈覺神清。眼明。志強。力盛。步復輕快。體氣舒暢。是藥之效。常餌如飲食。一日不可缺。惟在修合洗濯潔淨。藥材須件件正當。不宜草率。

熟地黃（洗焙乾酒浸）　遠志（淨洗氿砧上槌碎取皮去骨）
（木）　牛膝（去蘆）　兔絲子（淨洗漉乾以酒浸別杵如泥）
枳殼（淨洗去穰麩炒赤色）　地骨皮（須自取淨洗淨砧上槌打）
（取皮）　當歸（淨洗焙乾焙亦得）

以上七味各等分。逐一秤過分兩。平除地黃兔絲子別器用酒浸。其餘五味同剉細。共入一鉢內。或甆甕內。若每件十兩。都用第一等無灰濃酒六升。同浸三宿。取出。文武火焙乾。須試火令得所。不可太猛。恐傷藥性。十分焙乾。搗羅為末。以兩手拌令十分勻。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臨酒下三十丸。加至四五十丸亦不妨。若不飲酒。鹽湯亦得。但不如酒勝。煉蜜法。冬五滾。夏六七滾。候冷以紙貼惹去沫。丸後都入微火焙少頃。入甆收。（陳書林云。貴秋仲司隸常服此藥。化斗日視甚明。因傳此方。）

李守愚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

本草云。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効。屢試信然。其法細搗羅。蜜丸如桐子大。三藥皆美。擣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藥也。

牢牙烏髭方。　紹定壬辰。江淮趙大使魁。後將詒。特納合行省相公名買住。來金陵。于在趙監軍廳同會納合。年逾七十。鬢髮髭鬚皆不白。質其所由。謂吾國有行臺出典藩鎮。髭鬚皓然。數載歸朝。而鬚髮皆黑。人怪其異。自序遇一方。牢牙烏髭。歲久得効。因傳其方。卻不言分兩。續乙巳年。會張經歷朝請。始得分兩云。（朱壹溫付序。）

旱蓮草（二兩半。）

此草有三種。一種是紫菊花爐火客用之。此一種再就北人始識之。本草中名鯉腸草。孫真人千金方名金陵草。浙人謂之蓮子草。其子若小蓮蓬故也。

芝麻花（三兩）此是壓油了床枯餅是也。　訶子（二十箇并核剉）　不蛀皂角（三鋌）　月蠶沙（二兩）　青鹽（三兩半）

蓋青鹽。吾鄉少且貴價。只以食鹽代之。但藥力減少。

川升麻（三兩半。最治牙疼。）

右爲麁末。醋打薄糊爲丸。如彈子大。撚作餅子。（或焙或曬。）以乾爲度。先用小口甕瓶罐子。將紙筋泥固濟。曬乾。入藥餅在瓶內。塘灰火中燒。令煙出。若煙淡時。藥尚存性。急取退火。以黃泥塞瓶口。候冷。次日出藥。（旋取數丸旋研）爲末。早晚用如揩牙藥。以溫湯灌漱。（使牙藥時。須少減片時方始灌漱。）久用功莫大焉。

爲髭方甚多。此方頗爲奇異。故抄之。

吾祖知孫承議公家傳常用牢牙方。

荊芥（不見火）　土芎　細辛　當歸

右爲末。使時未可使用水漱。須令藥氣入牙內良久方漱爲佳。（常用至老。牙不動搖。）

東坡治脾節飲水說。　脾能母養餘臟。養生家謂之黃婆。司馬子微著天隱子。獨教人存黃氣入泥丸。能致長生。太倉公言安穀過期。不安穀不及期。以此知脾胃全固。百疾不生。近見江南一老人年七十三。狀貌氣力如四五十人。問其所得。初無異術。但云平生習不飲湯水耳。常人日飲數升。吾日減數合。但只沾唇而已。脾胃惡濕。飲少胃強。氣盛液行。自然不濕。或胃暑遠行。亦不念水。此可謂至言不煩。周晏叔比得腫疾。皆以利水藥去之。中年以後。一利一衰。豈可數乎。當及今無病時。力養胃氣。若土能制水。病何由生。向陳彥升云少時得此疾。服當歸防己之類皆不效。服金液丹炙臍下乃愈。此亦固胃助陽之意。但火力外物。不如江南老人之術。薑桂辣藥例能脹肺。多爲腫媒。不可服。

陳書林云。友人陳昊卿年六十二。面色光澤。扣之以何道致此。云常時絕不飲湯水。雖羹汁亦少啜。參以坡公之說。方審昊卿之言爲信。

飲食用暖。　王玠容人審食道傍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暖。蓋脾喜溫。不可以冷熱犯之。惟暖則冷熱之於至脾皆溫矣。又因論飲食太冷熱皆傷陰陽之和。（見氏家訓。）

戒夜飲說。　酒古禮也。奉祭祀會賓親製藥餌。禮有不可缺者。用之有時。飲之有度。豈可以爲常而不知節哉。禮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者。蓋重其道而不容輕故爾。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處士養生。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纔夜即睡。明早即起。居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貧賤者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倘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寤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察之。（此序見陳氏經驗方。不記何人所作。）

擦湧泉穴。　其穴在足心之上。濕氣皆從此入。日夕之間。常以兩足赤肉更次用一手握指。一手磨擦。數目多時。覺足心熱。即將腳指略略動轉。倦則少歇。或令人擦之亦得。終不若自擦爲佳。陳書林云。先公每夜常自擦至數千。所以晚年步履輕便。僕性懶。每卧時只令人擦至睡熱即止。亦覺得力。鄉人鄭彥和自太府丞出爲江東倉。足弱不能陛辭。枉道黃繼道教以此法。踰月即能拜跪。霅人丁邵州致遠病足。半年不能下床。遇一道人亦授此法。久而即愈。今筆于冊。用告病者。豈曰小補之哉。

東坡云。揚州有武官侍真者。官於二廣十餘年。終不染瘴。面色紅膩。腰足輕快。初不服藥。唯每日五更起坐。兩足相向。熱磨湧泉穴無數。以汗出爲度。歐公平生不信仙佛。笑人行氣。晚年云數年來足瘡一點。痛不可忍。有人傳一法。用之三日不覺失去。其法重足坐。閉目握固。縮穀道。搖颭爲之。兩足如氣毬狀。氣極即休。氣平復爲之。日七八。得暇即爲。乃般運捷法也。文忠痛已即發。若不廢當有益。又與王定國書云。摩腳心法。定國自已行之。更請加工不廢。每日飲少酒調節飲食。常令胃氣壯健。（湧泉穴在足心陷者中。屈足卷指宛宛中。足少陰脈所出爲井也。）

擦腎腧穴。　陳書林云。余司藥市倉部輪差諸軍請米。受籌鄉人張成之爲司農丞。監吏同坐。時冬嚴寒。余一二刻間兩起便溺。問曰。何頻數若此。答曰。天寒自應如是。張云。某不問冬夏。只早晚兩次。余詰之曰。有導引之術乎。曰然。余曰。旦夕當北面。因暇專往叩請。荷其口授曰。某先爲李文定公家婿。妻弟少年遇人有所得。遂教小訣。臨臥時坐於床。垂足解衣閉氣。舌拄上齶。目視頂。仍提縮穀道。以手摩擦兩腎腧穴。各一百二十次。以多爲妙。畢即臥。如是三十年。極得力。歸稟老人。老人行之旬日。云真是奇哉。

亦與親舊中爲信者數人言之皆得効今以告修煉之士云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秔雜以卉藥而爲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薑液蒸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爲率而五分之爲二斗者一爲五升者四三斗者以釀五升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如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足以散解而匀停也釀者必塹按而井泓之三日而井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爲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三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三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爲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爲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猛也篘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成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洪内翰曰此文如太牢八珍咀嚼不嫌於致力則真味愈雋永今附

編與耆英書文章者玩之

歐公醉翁亭記用二十一也字此經用十六也字每一也字上必押韻暗寓於賦而讀之者不覺其激昂淵妙殊非世間筆墨所能形容也

仲長統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羡夫入帝王之門哉

照袋　王少保（仁裕）每天氣和暖必乘小駟從三四蒼頭携照袋貯筆硯韻略刀子牋紙并小樂器之類名園佳墅隨意所適照袋以烏皮爲之四方有蓋并襻五代士人多用之（偶閲此事寓筆于茲視沈存中遊山之具尤爲簡便）

瘥方　人有常言看方三年無病可治治病三年無藥可用噫有是哉余近苦脚膝酸疼呂惠卿處以經進地仙丹連服三日而愈由是知天下無不可治之病醫書無不可用之方特在於遇醫之明不明耳（地仙丹見前第十八方）

食治方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天産動物地産植物陰陽禀質氣味渾全飲和食德節適而無過則入於口達於脾胃入於鼻藏於心肺氣味相成陰陽和調神乃自生蓋精順五氣以爲靈若食氣相惡則傷其精形受五味以成體若食味不調則傷其形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所以謂安身之本必資於食不知食宜不足以存生古之别五肉五果五菜必先之五穀以夫生生不窮莫如五穀爲種之美也苟明此道安腑臟資血氣悅神爽志平痾去疾何待於外求哉孫真人謂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療不愈然後命藥陳令尹書食治之方已備續編養術之法已詳此卷所編諸酒諸煎食治方有草木之滋爲老人平居服食可以養壽而無病可以消患於未然臨患用之可以濟生而速效也

食治諸方不特老人用之少壯者對證療病皆可通用負陰抱陽有生所同食味和調百疾不生保生永年其功則一

真一酒　米麥水三一而已此東坡先生真一酒也

撥雪披雲得乳泓蜜蠭又欲醉先生（真一色味頗類予在黄州日所醞蜜酒也）

稻垂麥仰陰陽足器潔泉新表裏清曉日着顔紅有暈春風入髓散無聲人間真一東坡老與作青州從事名

東坡云予在白鶴新居鄧道士忽扣門時已三鼓家人盡寢月色如霜其後有偉人衣桄榔葉手携斗酒丰神英發如呂洞賓曰子嘗真一酒乎就坐三人各飲數盃擊節高歌袖出一書授予乃真一法及修養九事其末云九霞仙人李靖既出恍然

桂酒　楚詞曰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爲酒也有隱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間物也

擣香篩辣入餅餌盎盎春溪帶雨渾收拾小山藏社甕招呼明月到芳樽酒材已遣門生致菜把仍叨地主恩爛煑葵羹斟桂醑風流可惜在蠻村

天門冬酒　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末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須淘訖曬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炒飯適寒温

用煎和飯。令相入投之。春夏七日。勤看。勿令熱。秋冬十日熟。

庚辰歲正月十二日。天門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嘗。遂以大醉。

自撥床頭一甕雲。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門冬熟新年喜。麴米春香並舍聞。菜圃漸疎花漠漠。竹扉斜掩雨紛紛。擁裘睡覺知何處。吹面東風散縠紋。

山藥酒。補虛損。益顏色。用薯蕷於砂盆內細研。然後下於銚中。先以酥一大匙熬令香。次旋添酒一盞。攪令勻。空心飲之。

川人黃萬峰次辰。冬月霜晨。常以待客。

又方治下焦虛冷。小便數。瘦損無力。生薯蕷半斤。刮去皮。以刀切碎。研令細爛。於鐺中着酒。酒沸下薯。不得攪。待熟。着鹽葱白。更添酒。空腹飲三二盞。妙。

菖蒲酒。通血脉。調榮衛。主風痺。治骨立痿黃。醫所不治者。服一劑。經百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光。延年益壽。久服得與神通。

菖蒲。

右擣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擣碎。相拌令勻。入甕器密蓋三七日。即開。每溫服一中盞。日三。

又方菖蒲三斤薄切。日中曬令極乾。以絹囊盛之。玄水一斗清者（玄水者酒也）。懸此菖蒲密封閉一百日。出視之如綠菜色。以一斗熟黍米內中。封十四日。間出飲酒。則三十六種風有不治者悉效。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　生朮（一兩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漏甕中盛。密封。春冬二七。秋夏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精神。

菊花酒。壯筋骨。補髓。延年益壽耐老。

菊花（五斤）　生地黃（五斤）　枸杞子根（五斤）

右三味都擣碎。以水一石。煑出汁五斗。炊糯米五斗。細麴碎令勻。入甕內密封。候熟。澄清。每溫服一盞。

東坡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也。又云。仙姿高潔。宜通仙靈。

紫蘇子酒。

紫蘇子（一升微炒）　清酒（三斗）

右擣碎。以生絹袋盛。納於酒中。浸三宿。少少飲之。

日華子云。蘇子主調中。益五臟。下氣補虛。肥健人。潤心肺。消痰氣。

枸杞子酒。明目駐顏。輕身不老。堅筋骨。耐寒暑。療虛羸黃瘦不能食。服不過兩劑。必得肥充。無所禁斷。

枸杞子（五升乾者擣）　生地黃（切三升）

大麻子（五升擣碎）

右先撈麻子令熟。攤去熱氣。入地黃枸杞子相和。得所。納生絹袋中。以酒五斗浸之。密封。春夏七日。秋冬二七日。取服。多少任意。令體中微有酒力。醺醺為妙。

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此言其補益精氣。強盛陰道。久服令人長壽。葉如羊肉作羹。益人。

朮酒。朮三十斤。去黑皮。淨洗擣碎。以東流水三石。於不漏器中漬之。三十日。壓漉去滓。以汁於瓷器中盛。貯夜間候流星過時。抄自己姓名置於汁中。如是五夜。其汁當變如血。旋取汁以浸麴。如家醞法造酒。酒熟任性飲之。十日萬病除。百日髮白再黑。齒落再生。面有光澤。久服延年不老。忌桃李蛤肉。服此酒者。真康節所謂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也。

蘇合香酒　蘇合香丸（有腦子者去腦子）

右用十分好醇酒。每夜將五丸浸一宿。次早溫服一盃。除百病。辟四時寒邪不正之氣。舊酒尤佳。

醉鄉寶屑

經進八仙散。壯脾進食。令人飲酒不醉。宣和初。華山貢士張老人號為鐵翁居士。入山採藥。遇道人在石巖上共酌。約有八人。手中各出一物。亦令張翁坐與少酒。飲數盃。各賜手中之物。張翁熟視之。乃八味藥也。兼求其方。名曰八仙剉散。

乾葛（紋細嫩有粉者）　白豆蔻（去皮殼）　縮砂仁（實者）

丁香（大者已上各半兩）　甘草（粉者一分）　百藥煎（一分）

木瓜（益者如倍用）　燒鹽（一兩）

右件八味。共細剉。人不能飲酒者。只抄一錢細嚼。溫酒下。即能飲酒。醉鄉寶屑無如此方之妙。

丁香餅子。溫胃去痰。解酒進食。寬中和氣。仍治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噫醋吞酸。腸脇刺痛。胃膈痞悶。反胃惡心等證。

半夏（湯泡二兩）　白茯苓（去皮一兩）　丁香（半兩不見火）　白朮（一兩炒）

川白薑（一兩炮）　甘草（一兩炙）　白扁豆（用薑汁浸炒熟焙一兩）

橘紅（二兩去白薑汁浸一宿焙）

右爲細末。用生薑汁煑薄麵糊爲餅。如大棊子大。每服一餅。細嚼生薑湯下。不以時。

柑皮散　治酒毒煩渴或醉未醒

柑子皮（二兩洗焙乾）

右一味擣羅爲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三五沸。溫服。或入少鹽末沸湯點。未効再服。

石膏湯　治飲酒過多。大醉難醒

石膏（五兩）　葛根（剉）　生薑（細切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解酒　葛花（一兩）

右擣爲散。沸湯點一大錢。不拘時。亦可煎服。

又方葛根細剉。作麄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去滓溫服

又方乾桑椹二合。用酒一升。浸一時久。取酒旋飲之即解

大寒凝海。惟酒不冰。酒大熱。不可多飲。邵康節詩又云。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在老人斟酌間何如耳。

諸煎

地黃煎　每年十月用生地黃十斤。浮洗漉出。一宿後擣壓取汁。鹿角膠一大斤半。生薑半斤。絞取汁。蜜二大升。酒四升。以文武火煎地黃汁數沸。即以酒研紫蘇子。濾取汁下之。又煎二十沸已。次下膠。膠盡下酥蜜同汁煎。良久候稠如餳。貯潔器中。凌晨取一匕。以溫酒調服之。

東坡荅滕達道書。蒙惠地黃煎。扶衰之要藥。若續寄爲幸。又與程東玉書云。藥之膏油者。莫如地黃。啖老馬皆復爲駒。吾晩學道。血氣衰耗。如老馬矣。欲多食生地黃而不可得也。此藥以二八月採者良。

金櫻子煎　經霜後以竹夾子摘取。於木臼中轉杵却刺。勿損之。擘爲兩片。去其子。以水淘洗過。爛擣入大鍋。以水煎。不得絶火。煎約水耗半。取出澄濾過。仍重煎似稀餳。每服取一匙。用煖酒一盞調服。其功不可具載。

沈存中云。金櫻子止遺泄。取其溫且澁。世之用者。待紅熟取汁熬膏。大誤也。紅熟則却失本性。今取半黃時採爲妙。十一月十二月採佳。

本草云。療脾泄下痢。止小便利。澁精氣。久服令人耐寒輕身。方術多用之。

金髓煎　枸杞子不計多少。逐日旋採摘紅熟者。去嫩蔕子。揀令潔淨。便以無灰酒於淨器浸之。須是甕。用酒浸以兩月爲限。用蠟紙封悶緊密。無令透氣。候日數足。漉於新竹器內盛貯。旋於沙盆中研令爛細。然後以細布濾過。候研濾皆畢。去滓不用。即并前漬藥酒及濾過藥汁攪勻。量銀鍋內多少升斗。作番次慢火熬成膏。切須不住手用物攪。恐粘底不勻。候稀稠得所。然後用淨瓶器盛之。勿令泄氣。每早晨溫酒下二大匙。夜臥服之。百日中。身輕氣壯。積年不廢。可以延壽。

茯苓煎　白茯苓五斤。去黑皮。擣篩。以熟絹囊盛。於三斗米下蒸之。米熟即止。曝乾又蒸。如此三過。乃取牛乳二斗和合。着銅器中。微火煑如膏。收之。每食以竹刀割取。隨性任飽服之。則不飢。如欲食。先煑葵菜汁飲之。任食無礙。

又方　養老延年服茯苓方。華山鋌子茯苓。研削如棗許大。令四方有角。安於新甆瓶內。以好酒浸。以三重紙封其頭。候百日開。其色當如餳糖。可日食二塊。百日後肌體潤澤。服一年後可夜視物。久久食之。腸化爲筋。可延年耐老。面若童顏。

本草。茯苓補五勞七傷。安胎。煖腰膝。開心益智。止健忘。忌醋及酸物。

補骨脂煎　唐鄭相公爲南海節度。七十有五。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絶。乳石補益之藥。百端不應。有訶陵國舶主李摩訶獻此方。經七八日。覺其功神驗。自爾常服之。其方用破故紙十兩。揀洗爲末。用胡桃肉去皮二十兩。研如泥。即入前末。更以好煉蜜和勻如飴。盛瓷器中。旦日以溫酒化藥一匙服之。不飲酒者。溫熱水化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蕓薹羊血。

五味子煎　五味子紅熟時採得。蒸爛研取汁。去子熬成稀膏。量酸甘入蜜。再火上待蜜熟。俟冷。器中貯。作湯時時服。作果可以寄遠。

五味皮肉甘酸。核中辛苦。有鹹味。此則五味具也。移門子服之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霑。入火不灼。

本草云。主益氣。欬逆上氣。勞傷羸瘦。補不足。強陰益精。養五臟。除熱。生陰中肌。入藥生曝不去子。

薄荷煎　消風熱。化痰涎。利咽膈。清頭目。

龍腦薄荷葉一斤。　川芎三兩　桔梗五兩去

蘆　甘草四兩　防風三兩　縮砂仁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劑此藥看之甚可忽用之大有功倉卒之中亦可應手

解利

治遍身麻痺百節酸疼頭昏目眩鼻塞腦痛語言聲重項背拘急皮膚搔痒或生癮疹及治肺熱喉腥脾熱口甜膽熱口苦又治鼻衄唾血大小便出血及脫着傷風并沐浴後風逆可服之

兩眼暴赤腫痛可以生薄荷取汁更調此藥令稀貼兩太陽臨臥更貼上下兩眼瞼次日即散

治腸風下血可用此藥二貼和雪糕圓如梧桐子大作二服空心熱水下即止

麥門冬飲　東坡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窻眠開心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

本草云麥門冬根上子也安魂定魄止渴肥人治心肺虛熱并虛勞客熱頭痛亦可取苗作熱水飲之

陶隱居云以四月採冬月作實如青珠根似穬麥故謂麥門冬以肥大者爲好用之湯澤抽去心不爾令人煩

甘露飲　常服快利胷膈調養脾胃快進飲食

乾餳糟頭（酢者六分）　生薑（四分洗淨和皮）

右相拌擣爛捏作餅子或焙或爁令乾每十兩用甘草二兩炙同碾羅爲末每服二錢入少鹽沸湯點不拘時候

此方專治脾胃嘔吐不止飲食減少常州一富人病脾胃往京口甘露寺設水陸泊舟岸下夢一僧持湯一杯與之飲罷猶記其香味便覺胷膈少快早入寺知客供湯乃是夢中所飲者胷膈尤快遂求其方修製數十服後疾遂瘥名曰觀音應夢散予得之常以待賓易名曰甘露飲在臨汀〻書吏旋愈切勿忽之（陳書）

糯米羔　治小便數用純糯米糕一掌大臨臥炙令軟熟啖之仍以溫酒下不能飲溫湯下坐行良久待心間空便溺蓋糯稍能縮水凡人夜飲酒有是夜嗽不承此糯之力也

又方有人渴用糯禾稈斬去穗及根取其中心淨器中燒作灰每用一合許湯一椀沃浸良久澄去滓乘渴頓飲之此亦糯稍縮水之力也

杏仁粥　杏仁（二兩去皮尖研）　猪肺（一具去管細研令爛如糊）

右用瓷瓶煑粥令熟却將瓷碗放火上炙令熱以猪肺糊在碗內便瀉粥蓋之更以熱湯抵令熟後服之大能補肺氣

人參粥　人參（半兩爲末）　生薑（取汁半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入粟米一合煑爲稀粥覺飢即食之治反胃吐酸水

枸杞葉粥　枸杞葉（半斤細切）　粳米（二合）

右二味於石器中相和煑作粥以五味末葱白等調和食之

燒肝散　治男子婦人五勞七傷胷膈滿悶飲食無味脚膝無力大腸虛滑口內生瘡女人血氣並宜服之

肉豆蔻（三箇和皮）　官桂　香白芷　當歸　破故紙　人參　茯苓　桔梗（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四錢半羊肝四兩作片摻藥在上以紙裹後用南粉塗文武火煨熟米飲嚼下

參歸腰子　治心氣虛損

人參（半兩細切）　當歸（半兩上去蘆下去細者取中段切）　猪腰子（一隻）

右以腰子用水兩碗煑至一盞半將腰子細切入二味藥同煎至八分喫腰子以汁送下有喫不盡腰子同上二味藥滓焙乾爲細末山藥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此藥多服爲佳

崑山神濟大師方獻張魏公丞相韓子常知府問中服之有効

平江醫者丁御幹謂爲根窠云此藥本治心氣怔忡而自汗者不過一二服即愈蓋奇藥

甲乙餅　治痰喘嗽咳

杏仁（一兩去皮尖）　牡礪粉（一兩同杏仁炒黃色）　青黛（一兩）

右研勻入蠟一兩鎔攪丸如彈子大捏作餅每用一餅合日柿中濕紙裹煨約藥熔方取出火毒細嚼糯米飲送下

茯苓麵　東坡與程正輔書云舊苦痔疾二十一年今忽大作百藥不効欲休糧以清淨勝之而未能今斷酒肉與鹽酪醬菜凡有味物皆斷又斷粳米飯惟食淡麵一味其間更食胡麻茯苓麵少許取飽胡麻黑脂麻是也去皮九蒸曝白茯苓去皮入少白蜜爲麵雜胡麻食之甚美如此服食多日氣力不衰而痔漸退又云既絕肉五味只知此炒及淡麪更不消別藥百病自去此長年之真訣但易知而難行爾

蘿蔔菜。治酒疾下血旬日不止。

生蘿蔔

右一味。揀稍大圓實者二十枚。留上青葉寸餘及下根。用甕瓶取井水煑。令十分爛熟。薑米淡醋。空心任意食之。立止。用銀器重湯煑尤佳

羊肺羹　治小便頻數。下焦虛冷

羊肺（一具細切）　羊肉（四兩細切）

右二味。入五味作羹。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小豆葉（嫩者一斤）

右二味豉汁中入五味煑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薤白（一握）

右二味以豉汁煑羹。入五味如常法。空腹食之

又方

生山芋（半斤削去皮）

右拍碎慢火煎酒二升。候酒沸。投下山芋。入鹽椒葱白。空腹飲之

百合。治肺藏壅熱煩悶。

新百合

右用蜜半盞和蒸。令軟。時時含一棗大。嚥津服之。

黃精。餌黃精。耐老不飢。其法可取甕子去底。釜上安頓。令得所。盛黃精令滿。密蓋蒸之。令氣溜。即暴之。第二遍蒸之亦如此。九蒸九曝。凡生時有一碩。熟有三四斗。方好。蒸之不熟。則刺人咽喉。既熟。曝乾不滿朽壞。食之甘美。補中益氣。安五藏。潤心肺。輕身延年。飢歲可以與老小休粮。食療云根葉花實皆可食之。但相對者是。不對者名偏精。不可食。

金櫻子丸。補腎秘精。止遺泄。去白濁。牢關鍵神妙。

金櫻子（一升搥碎入好酒二升。銀器內熬之。候酒乾至一升以下去滓。再熬成膏）　桑白皮（一兩炒）　雞頭粉（半兩夏採日乾）

桑螵蛸（一分酥炙）　白龍骨（半兩燒赤為末）

右為末。入前膏子搜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鹽湯溫酒下三十丸。如丸不就。即用酒麪糊為之。

青娥丸。治腎氣虛弱。腰痛。俛仰不利。秘精。大益陽事。老人服此。顏色還童。少年服此。行步如飛。

破故紙（十兩。以水淘過。用香油炒。如臟腑虛冷。麪炒）

杜仲（五兩。須是六兩方得五兩。剉如骰子大。麪炒黃色）

胡桃仁（五十箇。以糯米粥相拌。鍋內搗五六百下。只用此粥為丸）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酒下。

此方趙進道從廣州太守處得之。久服大有神功。遂作詩一絕以紀其功。

十年辛苦走邊隅。造化工夫信不虛。奪得風光歸掌內。青娥不笑白髭鬚。

服椒法。

書林陳曄括為之歌。　青城山老人服椒得妙訣。年過九十餘貌不類期。耋再拜而請之。忻然為我說。蜀椒貳斤淨（揀去使核及閉口者爭於）解鹽六兩潔（其色青白龜背者良。研細）。糝鹽慢火煑。煑透滾菊末（糝鹽在椒上。用滾湯泡過椒五寸許。經宿以銀石器慢火煑。止留椒汁半盞。掃乾地鋪淨紙。傾椒在紙上。覆以新盆。封以黃土。經宿取其盆內。將乾菊花末六兩拌滾。令勻。更灑所餘椒汁。然後攤於篩子內眼乾。菊須花小色黃葉厚莖紫。氣香。味甘。名曰甘菊。葉可作羹者為真。陰乾為末）。初服十五圓。早晚不可輟。每月漸漸增。累之至二百（初服之月。早晚各十五粒。如之。次月早晚各二十粒。第三月增十粒。至二百粒止）。鹽酒或鹽湯。任君意所歇。服及半年間。胸膈微覺塞。每日退十圓。還至十五粒。候其無礙時。數復如前日（服半年後覺胸膈間填塞。如有物礙。即每日退十粒。退至十五粒止。俟其無礙。所服仍如前）。常令氣熏蒸。否則前功失（須終始服之。令椒氣早晚熏蒸。如一日不服。則前功俱廢矣）。飲食蔬果等。並無所忌節。一年効即見。容顏頓悅澤。目明而耳聰。鬚烏而髮黑。補腎輕腰身。固氣益精血。椒溫鹽亦溫。菊性去煩熱。四旬方可服。服之幸毋忽。逮至數十年。功與造化埒。耐老更延年。不知幾歲月（四十歲方可服。若四十歲服至老。只如四十歲人顏容。此其驗也）。嗜慾若能忘。其効尤卓絕。我欲世人安。作歌故怛切。

服豨薟法。　豨薟俗呼火炊草。春生苗葉。秋初有花。秋末結實。近世多有單服者。云甚益元氣。蜀人服之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採其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曝乾。入甑中。層層洒酒與蜜蒸之。如此九過則已。氣味極香美。熬搗篩蜜丸服之。云治肝腎風氣。四肢麻痺。骨間疼。腰膝無力。亦能行大腸氣。張乖崖詠進表云。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効。臣喫至百服。眼目輕明。至千服。髭鬢烏黑。筋力較健。効驗多端。陳書林經驗方敘述

甚詳。療諸疾患。各有湯。使令人採服。一就秋花成實後。和枝取用。酒洒蒸曝。杵臼中舂爲細末。煉蜜爲丸。以服之。

婦人小兒食治方。　陳令尹書。精細明好。寓在食治諸方。然老人既壽。兒孫眷韓圖樂侍奉。諸婦妊娠。望得稚之喜。諸孫嬉戲。快含飴之樂。其間或有疾疾者在目前。豈不縈懷。余疇昔聞見所抄有婦人小兒食治諸方。用之良驗。今附益于編末。亦以資耆英閒覽。且以備用云。

血氣諸方

地黃粥。治婦人血氣不調。

生地黃汁（二合）　粟米（一合）　粳米（一合）　訶藜勒（炮去核爲末半兩）　鹽花（少許）

右以水三升。先煑二米將熟。次入訶藜勒末。地黃汁。鹽花。攪勻。煑令稀稠得所。分二服。

猪肚粥。治婦人腹脇血癖氣痛。衝頭面熁熁。嘔吐酸水。四肢煩熱腹脹。

白朮（二兩）　檳榔（一枚）　生薑（一兩半切炒）

右三味粗擣篩。以猪肚一枚。治如食法。去涎滑。納藥於肚中。縫口。以水七升煑肚令熟。取汁入粳米及五味同煑粥。空腹食之。

羊肉麵棊子。治婦人血氣癖積。藏府疼痛泄瀉。

小麥麵（四兩）　肉豆蔻（去殻爲末）　蓽撥（爲末）
胡椒（爲末）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錢末。）

右五味拌勻。以水和作棊子。用精羊肉四兩細切。炒令乾。下水五升。入葱薤白各五莖細切。依常法煑肉。以鹽醋調和。候熟。濾去肉。將汁煑棊子。空腹熱食之。

猪腎棊子。治婦人血積久憊。冷氣心腹常疼。

小麥麵（四兩）　良薑（末）　茴香（末）　肉蓯蓉（去皮炙爲末）　蜀椒（各一錢末）　獖猪腎（一對去脂膜切如菉豆大）

右六味除腎外。以水切作棊子。先將腎以水五椀煑。次入葱薤白各少許。候腎熟。以五味調和如常法。入藥棊子再煑令熟。分三次。空腹食之。

半夏撥刀。治婦人痃癖血氣。口吐酸水。

大麥麵（四兩）　半夏（湯洗去滑盡炒半兩爲末）　桂（去粗皮一錢爲末）

右三味。同以生薑汁并米醋少許和。切作撥刀。熟煑如常法。空心食之。

妊娠諸病

麥門冬粥。治妊娠胃反嘔逆不下。

生麥門冬（去心淨洗。切碎研爛。絞汁取一合。）　白粳米（淨淘二合）　薏苡仁（揀淨去土一合）　生地黃（肥者四兩淨洗。切碎研爛。絞汁三合。）　生薑汁（一合）

右以水三盞。先煑煎粳米薏苡仁二味令百沸。次下地黃麥門冬生薑三味汁。相和煎成稀粥。空心溫服。如嘔逆未定。晚後更煑食之。

生地黃粥。治妊娠下血漏胎。

生地黃汁（一合）　糯米（淨淘一合）

右先將糯米煑作粥。熟後下地黃汁。攪調勻服之。每日空腹服。

陳橘皮粥。治妊娠冷熱氣痛連腹不可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苧麻根（刮去土焙乾一兩）
良薑（末三錢）　白粳米（揀淨半合）

右四味。除粳米外。擣羅爲散。每服五錢匕。先以水五盞。煎至三盞。去滓。入粳米半合。鹽一錢。煑作粥食之。空心一服。至晚更一服。

豉心粥。治諸瘧疾。寒熱往來。

豆豉心（二合以百沸湯泡細研）　蓽撥（去苗二錢末）　桃仁（湯浸去皮尖研三十箇）

右先將豆豉心。桃仁。以白米三合。水半升同煑爲粥。臨熟入蓽撥末。攪勻食之。

阿膠粥。治妊娠胎動不安。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搗爲末）　糯米

右先將糯米煑粥。臨熟下阿膠。攪勻溫食之。

鹿頭肉粥。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脹滿。

鹿頭肉（半斤）　蔓荊子（去土一兩）　良薑
茴香（炒令香各半兩）

右四味。除鹿肉外。擣羅爲末。每服四錢匕。先將水五盞。煑鹿肉。候水至三盞。去肉。下白米一合。同藥末候米熟。下五味調和得所。分作三服。一日食盡。

鯉魚粥。治妊娠安胎。

鯉魚（一尾治如食法）　糯米（一合）　葱（二七莖細切）　豉（半合）

右以水三升煑魚。至一半。去魚。入糯米葱豉。煑粥食之。

葱粥。治妊娠數月未滿損動。
葱（三莖）　糯米（三合）
右以葱煑糯米粥食之。如產後血運用之亦效。
竹瀝粥。治妊娠常若煩悶。
淡竹瀝（三合）　粟米（三合）
右以水煑粟米成粥臨熟下竹瀝。更煎令稀稠得所溫食之
苧麻粥。治妊娠胎不安。腹中疼痛。宜常食。
生苧麻根（一兩淨洗煑取汁二合）　白糯米（二合）　大麥麵（一合）
陳橘皮（湯浸去白炒半兩末）
右四味。以水同煑爲粥。令稀稠得所。熟後入鹽少許。平分作二服。空腹熱食之。
鯉魚羹。治妊娠傷動。胎氣不安。
鮮鯉魚（一頭理如食法）　黃芪（剉炒）　當歸（切焙）
人參　生地黃（各半兩）　蜀椒（十粒炒）　生薑（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一分）　糯米（一合）
右九味。剉八味令勻細納魚腹中。心用綿裹合。以水三升煑魚熟將出

去骨取肉。又取魚腹中藥同爲羹。下少鹽醋。熱啜汁喫極效。
黃雞臛。治妊娠四肢虛腫。喘急。兼嘔逆不下。
黃雌雞（一隻。去頭足。又皮毛腸胃等。洗淨去血脈。於沸湯中掠過去腥水）
良薑（一兩）　桑白皮（刮淨剉一兩半）　黃耆（揀剉一兩）
右四味。剉後三味。與雞同煑。候雞熟去藥。取雞留汁。將雞細擘去骨。將汁入五味。調和。入雞肉再煑。令滋味相入了。隨性食之。不計早晚。不妨別服藥餌。
雞子羹。治妊娠胎不安。
雞子（一枚）　阿膠（炒令燥一兩）
右取好酒一升。微火煎膠令消後。入雞子并鹽一錢和之。分作三服。相次食之。
山芋麵。治妊娠惡阻嘔逆。及頭痛食物不下。
生山芋（一尺於沙盆內研令盡。以葛布絞濾過）
苧麻根（一握去皮爛搗碎）
右研勻。入大麥麵三兩。和搜細切如棊子大。於葱薤羹汁內煑熟。旋食之。
又方

木瓜（一枚大者切）　蜜（二兩）
右二味。於水中同煑。令木瓜爛。於沙盆內細研。入小麥麵三兩。搜令相入。薄捍切爲棊子。每日空心用白沸湯煑強半盞。和汁淡食之。
雞肉索餅。治妊娠養胎藏。及治胎漏下血。心煩口乾。
丹雄雞（一隻取肉去脂作臛）　白麵（一斤）
右二味。搜麵作索餅。和臛。任意食之。
雞子酒。治妊娠血下不止。
雞子（五枚取黃）
右取好酒一盞。同煎如稀餳。頓服之。未差更作服之。以差爲度。
小豆飲。治妊娠漏胎。血盡子死。
赤小豆（半升）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十四枚）
烏雌雞（一隻理如食法）
右三味。以水二升同煑令熟。取汁時時飲之。未差更作服。
葱豉湯。治妊娠傷寒頭痛。
豉（一合）　葱（一握去根切）　生薑（一兩半）
右以水一大盞。煑至六分。去滓。分二服。

產後諸病。論曰。妊娠者十月既足。百骨皆坼。肌肉開解。然後能生。百日之內。猶名產母。特人將調一月。便爲平復。豈不謬乎。若飲食失節。冷熱乖理。血氣虛損。因此成疾。藥餌不和。更增諸病。今宜以飲食調治爲良。
鮑魚羹。治產後乳汁不下。
鮑魚肉（半斤細切）　麻子仁（一兩半別研）
葱白（三莖切碎）　香豉（半合別研）
右先將水三升煑魚肉熟。後入後三味。煑作羹任意食之
猪蹄粥。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一隻。治如食法。以水三盞煑取二盞去蹄。）　王瓜根（洗切）
木通（剉碎）　漏蘆（去蘆頭各一兩）
右四味。除猪蹄汁外。粗搗篩。每服三錢匕。以煑猪蹄汁二盞。先煎藥至一盞半。去滓入葱豉五味等。并白米半合。煑作粥。任意食之。
猪蹄羹。治產後乳汁不下。
母猪蹄（二隻淨洗剉）　木通（一兩半剉作寸段）
右先將木通。以水五升煎取四升。去木通。和猪蹄入五味。如常法煑羹任意食。

又方

猪蹄（一具洗剉）　粳米（一合淨淘）

右用不拘多少。入五味煑作羹。任意食。作粥亦得。

牛肉羹。治產後乳無汁。

牛鼻肉（淨洗切作小片）

右用水煑爛。入五味如常法煑作羹。任意食之。

鹿肉臛。治產後乳無汁。

鹿肉（四兩洗切）

右用水三椀煑。入五味作臛。任意食之。

三肉臛。治產後乳汁不下。

龜肉（二兩洗切）　羊肉（三兩洗切）　麞肉（三兩洗切）

右用水不拘多少。入五味煑爲臛食。

蘇麻粥。治婦人產後有三種疾。鬱冒則多汗。汗則大便祕。故難於用藥。惟此粥最佳且穩。

紫蘇子　大麻子（二味各半合。淨洗研極細。用水再研。濾汁二盞。分二次粥煑。）

右此粥不獨產後可服。大抵老人諸虛文風秘皆得力。嘗有一貴人母年八十四。忽腹滿頭疼。惡心不能食。醫家供補脾進食治風清頭目藥。數日疾益甚。懇予辨之。予曰誤矣。此老人風祕。藏府壅滯。聚膈中。則腹脹惡心。不喜食。至巔頭痛神昏。如得藏府流暢。諸疾悉去。予進此兩氣洩下結糞如胡椒十餘。少間通利。諸證悉去。（許學士方）

茯苓粥。治產後無所苦。欲睡而不得睡。

白茯苓（去黑皮取末半兩）　粳米（二合）

右二味。以米淘淨煑粥半熟。即下茯苓末。粥熟任意食之。

地黃粥。治初產腹中惡血不下。

生地黃（五兩擣絞汁三合）　生薑（擣絞取汁二合）

粳米（淨淘三合）

右先將米如常法煑粥。臨熟下地黃及生薑汁攪令勻。空腹食之。

紫莧粥。治產前後赤白痢。

紫莧葉（細剉一握）　秔米（三合）

右先以水煎莧葉。取汁去滓。下米煑粥。空心食之立瘥。

滑石粥。治產後小便不利淋澁。

滑石（半兩別研）　瞿麥穗（一兩）　秔米（三合）

右以水三升先煎瞿麥。取二升半。濾去滓。將汁入米煑如常粥。將熟。入鹽少許。葱白三寸。方入滑石末。煑令稀稠得所。分作三度食之。

羊肉粥。治產後七日後宜喫此粥。

白羊肉（去脂膜四兩細切）　秔米（淨淘三合）

生地黃（汁三合）　桂（去粗皮剉取末一分）

右以水煑肉并米熟後。入地黃汁并桂末。令得所。以五味調和。空心任意食之。

猪腎粥。治產後寒熱狀如瘧。猪腎粥方。

猪腎（去脂膜細切一對）　香豉（一合）　白秔米（三合）

葱（三莖細切）

右四味。以水三升。煑猪腎豉葱至二升。去滓。下米煑如常法。以五味調和作粥食之。未瘥更作。

黃雌雞飯。治產後虛羸補益。

黃雌雞（一隻去毛及腸肚）　生百合（淨洗擇一顆）

白粳米飯（一盞）

右將秔米飯百合入在雞腹內。以線縫定。用五味汁煑雞令熟。開肚取百合秔米飯。和雞汁調和食之。食雞肉亦妙。

黃雌雞羹。治產後虛損。

黃雌雞（一隻肥者理如食法）　葱白（五莖切）　秔米（半升）

右三味。依常法以五味調和爲羹。任意食之。

猪肚羹。治產後積熱勞極。四肢乾瘦。飲食不生肌肉。

獖猪肚（一件淨洗。先以小麥煑令半熟。取出肚細切令去一處）

黃耆（剉碎半兩）　人參（三分）　秔米（三合）　蓮實（剉碎一兩）

右以水五升煑猪肚。入人參黃耆蓮實候爛。濾出藥并肚。澄其汁令清。方入米煑。臨熟入葱白五味調和作粥。任意食。

鯽魚羹。治產後乳無汁。

鯽魚（一斤）　蠐螬（五箇）

右依常法煑羹。食後食之。

鯽魚鱠。治產後赤白痢。

鯽魚（一斤治如食法）　蒔蘿　陳橘皮（湯去白焙）

蕪荑　乾薑（炮）　胡椒（各一錢爲末）

右取鯽魚作鱠。投熱豉汁中。入鹽藥末攪調。空腹食之。

臛雞糝。治產後心虛忪悸。偏身疼痛。

黃雌雞一隻（去毛頭足腸胃。淨洗。以小麥兩合。水五升。煑雞半熟。即取出雞去骨。）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汁出取末一錢。）

蓽茇（去蒂二錢）　乾薑末（半錢）　粳米（三合）

右先取水再煑雞及米令爛。入葱雞椒薑蓽茇末等。次又入五味鹽醬取熟。任意食之。

猪腎臛。治產後風虛勞冷。百骨節疼。身體煩熱。

猪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羊腎一對（去脂膜薄切）

右以五味并葱白豉爲臛。如常食之。不拘時。

冬瓜撥刀。治產後血壅消渴。日夜不止。

冬瓜（研取汁三合）　小麥麵（四兩）　地黃汁（三合）

右三味一處搜和。如常麵切爲撥刀。先將獐肉四兩細切。用五味調和煑汁熟後。却漉去肉。取汁下撥刀麵煑令熟。不拘多少。任意食之。

煨猪肝。治產後赤白痢。腰腹疼痛。不能下食。

猪肝（四兩）　蕪荑（末一錢）

右將猪肝薄切。糝蕪荑末於肝葉中。五味調和。以濕紙裹。塘灰煨熟去紙食。

生藕汁飲。治產後惡血不利。壯熱虛煩。

生藕汁　地黃汁（各半盞）　蜜（一匙）　淡竹葉（一握）

（切以水一盞半煎取汁半盞）

右四味同煎沸熱。溫分三服。日二夜一。

又方　治婦人蓐中好食熱麵酒肉變成渴燥。

生藕汁　生地黃汁（各半盞）

右二味相和溫煖分爲三服。

小兒諸病

四米湯。治小兒泄注。

粱米　稻米　黍米（各三合）　蠟（如半彈丸大）

右以東流水二升。煑粱米三沸。絞去滓。以汁煑稻米三沸。去滓。用汁煑黍米三沸。絞去滓。置蠟於汁中。候蠟消。每服半合。空心午後各一。隨兒大小增減。

牡丹粥。治小兒癖瘕病。

牧丹葉　漏蘆（去蘆頭）　決明子（各一兩半）

雄猪肝（去筋膜切研二兩）

右以水三升。煎前三味。去滓。取一升半。入猪肝及入粇米二合。煑粥如常法。空腹食之。隨兒大小加減。

扁豆粥。治小兒霍亂。

扁豆莖（切焙一升）　人參（二兩）

右以水三升。先煑扁豆莖令熟。下人參。煎至二升。去滓取汁。煑粟米三合爲粥。與乳母食。臨乳兒先捋去少許冷乳汁。然後乳。母常食此粥佳。

猪子肝。治小兒久痢。

猪子肝（一具）

右切作片炙熟。空心食之

雞子餌。治小兒秋夏中暴冷。忽下痢腹脹。乍寒乍熱渴甚。

雞子（二枚去殼）　胡粉（半兩炒令黃）　黃蠟（一棗大）

右先下黃蠟於銚子內。微火上鎔。次下雞子黃及胡粉。調和候冷作餅與兒空心午後食之。量兒大小增減。

牛乳飲。治小兒嗽。

牛乳（一合）　生薑汁（半合）

右於銀器中慢火同煎至六七沸。一歲兒飲半合。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甘草豆方。冬月小兒解諸熱毒。老人亦宜服之。

大黑豆（三升淨洗）　甘草（三兩細剉）

右用水六升。煑令爛熟。時時以三五十顆與小兒食之。汁亦可服。又可用已煑過黑豆。入香藥末和勻。甑上蒸令香軟尤佳。

慈覺賾老奉親

夫孝子之事親也。日以雞鳴盥漱畢。敬念精誠。立於寢門之外。微聲整欬。安詳而入。溫凊省問安否如何。起則奉其衣服。沃盥奉其藥水。所服湯藥。審而後進。徐稟晨羞喜饌何物。更益珎甘。盡其精製。視其寒溫。嘗其旨否。父母嗜之。則喜色見於面目。喜氣達於聲音。意所不欲則敬請易饌。固無它命。則下色怡聲勉以強食。問其所以。儆或不康。則具湯藥而進之。事竟而食。則視於父母而爲之多少。食已進見。問其起居。言必雍容。盡於愛敬。先意承志。務達其心。疾痛苛癢。則抑搔之。出入卧起敬扶持之。果實湯茗。隨意而具。沐浴洗靧（當）焞（去）湯而請。復問精特欲何飲食。侍奉之儀。皆倣前式。父母所處。冬則燠密。夏則清涼。父母欲寢。則相其衽席厚薄。必使安體。衾裯單複。務於適宜。寒則溫衾。熱則扇枕。侯其安寢然

後退宿。後思明日之事。爲此猶世間之孝也。當念三途長夜、惡趣輪迴、雖欲報恩、如何息苦、應於朝夕勸進父母、歸依三寶、發菩提心。調伏貪嗔、不昧因果、搜尋古教、瞻禮聖容、於佛業戒隨力奉持、發明大事因緣、修習念佛三昧、或行禮以助道、或宴坐以澄神、皆未來成佛之因、歷劫無窮之孝。事親至此、不可以有加矣。

郭琮台州黃巖縣仁風里人。至性孝悌淳沈民伍、少喪父、常有罔極之歎。事母張氏、頗極恭順。娶妻有子、而移居母室、供給衣食、必華珍異。凡父母之所欲、必親以奉之、或經家人之手、則憂形於色、慮失母之意。旨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祈母之壽也。母年一百四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黨異之、至道三年、耆老陳貴觀詔書存恤孝悌、因率同里四十人具狀郭琮行孝事、詣漕運使乞聞朝廷。漕使馳詣其家、以根其事實。因召母出與之坐、飲以醇酎、嗟歎良久、遂具表以聞。太宗覽而嘉之、降詔書旌表門閭、除其傜役、觀者榮之。母次年無疾而終、香氣盈室。琮哀號踰禮、幾乎滅性。鄉閭率金帛以助葬。至今黃巖感琮之行、善以事父母者十其二三矣。

顧忻泰州泰興縣永豐里人。十歲喪父、以母多病、葷辛不入口者十載。雖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一日改志。所居遠郡城幾乎百里、每遇二稅入輸。語其昆季曰、家之極難者、願付我、必克荷之、不願輸稅、慮離母之左右、以失其欲也。以是昆仲常多之。母老目忽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禱天地。刺血寫佛書數十卷、母目忽明、以至燭下亦能縫紉、精神輕健、雖少婦之不若。晚年忽語其子曰、吾做汝不食葷食矣。遂不過中食、顏色如童稚。年九十無疾而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六百二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主簿臣沈淸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十八養

享

燕享

（事類合璧禮經考索）燕享。君臣俱有之禮也。然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此其所以訓恭儉。宴則不然。有折俎焉。得以相與而共食。非所以示慈惠而然乎。古者慈惠以布政。而恭儉以行禮。二者所以成其政也。然又不能無隆殺之辨。上公三享。二燕。侯伯二享。再燕。子男一享。一燕。上下如是。亦豈混然無等哉。設或有故不親享燕之禮。則各以其幣致之。亦所以見將意以致敬者不可廢也。然燕享之大槩不可以不之知也。唐虞夏商遠矣。無所致證。周人郁郁乎文。其禮備載於周官之書者可覆也。及周之衰。此禮浸失。秦漢而降。間亦行焉。然非復古人之舊矣。國朝遇臣有禮。待下有敬。無秦漢衰世之失。有成周盛時之得。相與維持於千百餘年之久者。蓋有足觀。冊府元龜傳曰。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故享有體薦。宴有折俎。王室之禮也。夏啓鈞臺之會。周文在鎬之飲。皆紀諸冊書而形於雅頌矣。後世或諸侯歸時事於宰。殊四夷奉國珍於外府。設賓以昭德。班勞以策勲。習射以講禮。時巡而展義。或拜節故里臨享父老。或周覽都畿。飫賜官屬。至於五兵銷偃。品物茂遂。時乃置酒高會。合飲成禮。奉觴上壽。加以贈賄。上賜之以景福。下報之以盡心。此王者之盛典也。易著需雲之象。書紀素飫之篇。詩曰。公尸燕飫。福祿來爲。皆宴衎之謂矣。玉海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於嚴敬。則情或不通。無以盡忠告之益。故制爲燕饗之禮。以通上下之情。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於此見矣。　夏玉海左傳昭四年六月丙午。椒舉曰。夏啓有鈞臺之饗。（注在河南陽翟縣南。世紀云在縣西。）啓饗諸侯於此。　周冊府元龜文王燕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故有鹿鳴之詩。　武王於鎬京。雖八音之樂。與羣臣飲酒。故魚藻之詩曰。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豈亦樂也。）平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襄王時。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定王時。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饗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周大夫。禮。佐也。）殽

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饗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謚。季其字。）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饗有體薦。（饗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其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古典。謂禮之廢久也。）玉海國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范子私於原公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即饗禮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唯戎翟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象胥之官也。）今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選其馨香。擇其柔嘉。絜其酒醴。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俎。靜其巾羃。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飫食之。於是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全不忘。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詩曹（注。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聽朝爲公。）周禮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　大行人　掌大賓之禮。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如侯禮。諸子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如子禮。（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　司儀　王燕則諸侯毛。（朝事尊尊上齒。燕則親親上齒。）　大宗伯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樂師　饗食諸侯。序其樂事。　鍾師　饗食奏燕樂。　外饔　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饗士庶子亦如之。　酒正　共其酒無酌數。　儀禮　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奏陔。遂出。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舞則勺。有房中之樂。　記　禮器。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旅酬相酌。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　詩　鹿鳴燕羣臣嘉賓。注。飲之而有酬幣。食之而有侑幣。　常■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陳饋八簋。（箋。謂食禮。）湛露天子燕諸侯。注。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　既醉　序注　成王祭宗

廟旅酬下徧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充滿是謂之飽德　賓之初筵疏　禮有獻酢與旅酬及無筭爵旅與無筭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酢也酬也　左傳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饗五大夫（注王子頹既立乃爲國革五大夫設饗燕之禮）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　僖十二年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注管仲下卿王乃爲加禮設饗燕以上卿之禮饗之）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二十五年晉侯朝王饗醴命之宥二十八年獻楚俘王饗醴命晉侯宥（加之幣帛以助歡也）文四年寗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賦湛露　宣十六年冬士會問殽烝王曰王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疏禮升殽於俎皆謂之烝烝升也切肉為殽升俎謂之殽烝公侯來朝王為設饗則有體薦薦其半體亦謂之房烝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昭十五年籍談為介景王饗之求彝器籍談辭以王室

不及（云云）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云云）又成二年晉獻齊捷事亦類此（定王景此二王多識前言往行賢於晉大夫遠矣）成十二年晉郤至曰諸侯相朝有饗宴之禮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注饗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襄三年晉與魏絳禮食　魯語　叔孫穆子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緜見饗禮類）晉語　公子如楚楚成王以周禮饗之九獻庭實旅百　中庸　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助祭而燕）說苑　齊景公登射晏子脩食禮以待　漢册府元龜高祖四年十一月帝自成皐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留四日復如軍　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也羣臣說服　六年三月帝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七年十月長樂宮成羣臣朝禮畢盡伏置法酒（法酒言禮酌以之不至醉）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　九年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帝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十二年十月帝破黥布軍還過沛留置酒沛宮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歌酒酣帝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帝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言日日樂飲也）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十餘日帝欲去沛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帝留止張飲三日　武帝太始三年正月行幸甘泉宮饗外國客　五月還幸建章宮大置酒赦天下（玉海武帝雖用夏正然每月朔朝至於十月朔猶常享會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拜光元會）昭帝元鳳二年四月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玉海賜郎從官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　王莽傳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羣衛士（周官外饗饗士庶子注士庶子衛王宮者若今時饗衛士）　漢辟雍燕禮傳士飲（周禮儀禮燕禮燕朝服於寢注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古冠而皮弁服與禮異）成紀鴻嘉二年[illegible]月饗士行飲酒禮有雅樂集于庭（王式傳注公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注如淳曰學言自有此法酒主歌吹以相樂也）元帝建昭四年正月以誅郅支單于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以圖書示後宮貴人（詩郅支之圖書也）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十月幸舂陵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　六年二月大司馬吳漢拔朐獲董憲龐萌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平公孫述自蜀還京師於是大饗將士班勞策勳（[illegible]帝也謂偏布勞來之勞音力到切下同）　十七年十月幸章陵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十九年九月南巡狩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人　二十五年春四夷朝賀絡繹而至帝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西巡狩幸長安有事於十一陵歷覽郡邑會郡縣吏勞賜作樂　三年十月從太后幸章陵觀舊廬置酒會陰鄧故人諸家子孫並受賞賜　十年閏四月幸南陽祠舊宅禮畢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饗三老官屬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幸鄴勞饗魏郡守令已下至于三老門闌走卒賜錢各有差　十月西巡狩幸長安進幸槐里又幸長

平東至高陵而還每所到幸輒會郡縣吏人勞賜作樂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辛未柴告岱宗遂𩜁東后饗賜王侯羣臣　和帝永元十四年三月戊辰臨辟雍饗射大赦天下　十五年十月戊申幸章陵癸丑會宗室於舊廬勞賜作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辛卯幸泰山柴告岱宗癸巳勞賜郡縣作樂　十月行幸長安丁亥會三輔守令掾史於長安作樂　順帝陽嘉元年三月庚寅臨辟雍饗射　永和二年十月丙午幸未央宮會三輔郡守都尉及官屬勞賜作樂　漢安二年六月遣行中郎將持節護送南單于守義王兜樓儲歸南庭（單于先在京師）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廣陽洛陽城西面南頭門）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角抵之戲則魚龍爵馬之屬合兩兩相當亦角而為抵對即今之鬬則古之角抵也）帝幸胡桃宮臨觀之　桓帝延熹元年五月己酉大會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玉海馬融廣成頌羣師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魏文帝初為魏王延康元年六月南征七月甲午軍次于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百姓于邑東設伎樂百戲令曰先王皆樂其所生禮不忘其本譙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復譙租稅二年三老吏民上壽日夕而罷（玉海大饗碑

云旨酒波流肴烝陵積雖夏啓鈞臺之享周成岐陽之蒐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茲）　明帝青龍二年八月幸壽春己未大曜兵饗六軍　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二月丙辰宴羣臣於太極東堂　後魏道武登國七年正月幸木根山遂次黑鹽池饗宴羣臣覲諸國貢使北之美水　三月甲子宴羣臣於水濱　八年七月車駕臨幸新壇庚寅宴羣臣講武　皇始二年正月己亥朔車駕在曹口城大饗羣臣　明元永興四年四月乙未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五年十一月癸酉大饗于西宮　神瑞二年二月丁亥大饗于西宮　泰常五年正月庚戌朔自薛林東還至于屋竇城饗勞將士　七年二月丙戌車駕自雲中還大饗于西宮　太武始元二年九月丁卯以永安安樂二殿成大饗以落之　太平真君五年二月庚辰行幸廬三月戊子大會于鄴南　十年正月戊辰朔車駕在漠南（伐蠕蠕）大饗百寮　文成太安四年正月庚午於遼西黃山宮游宴數日親對高年勞問疾苦　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大饗羣臣於山上班賞進爵各有差　九月辛亥太華殿成丙寅饗羣臣大赦天下　孝文太和元年十月癸酉宴京邑耆老年七十以上於太華殿賜以衣服　九年正月癸未饗羣臣于太華殿　十六年正月戊午朔饗羣臣於

太華殿帝始為王公興（興起也）懸而不樂以昱日祀獻文於明堂也　二月詔罷寒食饗（時壞太華殿經始太極殿）十月庚戌太極殿成大饗羣臣　十七年正月壬子朔帝饗百寮於太極殿　十八年五月詔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　十九年正月辛未朔車駕在縣瓠（時帝南伐）朝饗羣臣於方丈竹堂樂作酒酣乃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未照彭城王勰續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馳誠混日外長兼給事黃門侍郎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土來賓一正曆中書侍郎兼黃門侍郎邢巒歌曰舜舞干羽兮天下歸文德遠被莫不思祕書丞兼中書侍郎鄭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帝又歌曰遵彼汝墳兮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黃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宋弁歌曰文王政教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帝謂道昭曰自此還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歌遂命邢巒摠集敘記　八月甲子引羣臣歷宣殿堂初帝嘗詔延四廟之子下逮玄孫之冑申宗宴於皇信堂不以爵秩為列悉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後又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堂謂曰此堂成來未與王公行宴樂之禮後東閤廡堂粗復始就故今與諸賢欲無高而不昇無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亦有其義取乾道曲成萬物無滯次

之流觴池帝曰此池中亦有佳魚任城王澄曰此謂魚在在藻有頒其首帝曰且取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也次之觀德殿帝曰射以觀德故遂命之次之凝閑堂帝曰名目要有其義此蓋取夫子閑居義不可縱奢以忘儉自安以忘危故此堂後作茅茨堂謂僕射李沖曰此東曰步元廡西曰遊凱廡此堂雖無唐堯之君卿等當無愧於元凱沖對曰臣既遭唐堯之君不敢辭元凱之譽帝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則有載考之義卿等將出無遠何得默爾德音即命黃門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李沖再拜上千萬歲壽帝曰卿向以燭至致辭復獻於千萬之壽朕報卿以南山之詩帝曰燭至辭退庶姓之禮在夜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朔羣臣以帝疾瘳上壽大饗於澄鸞殿　宣武景明三年十二月壬寅饗羣臣于太極前殿各賜布帛有差　孝莊永安二年十月爾朱兆破元顥帝還京師乙亥宴勞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宮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　前廢帝普泰元年四月癸卯幸華林都亭讌射班錫有差太樂奏伎有倡優為愚癡者帝以非雅戲詔罷之　出帝大昌元年五月乙巳幸華林都亭宴羣臣班賚有差　八月壬戌朔齊

文襄王來朝讌射班賚部下各有差　九月庚子帝幸華林都亭引見元樹及公卿百寮督使督將等射班賚各有差　永熙二年正月庚寅朔朝饗羣臣太極前殿　八月乙丑齊文襄王來朝帝讌於華林都亭班賚部下各有差　西魏　文帝大統八年十二月狩於華陰大饗將士　後周　明帝武成二年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于紫極殿始用百戲　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賜錢帛各有差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丙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　二年十月辛亥御大殿大射諸卿列將皆會　天和元年正月辛巳露寢成考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　三年三月丁未大會百僚及四方賓客於露寢賜衣馬錢帛各有差　建德三年正月丙子停二十四軍督將已下試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六年二月平齊論定諸軍勲置酒於齊太極殿會軍士以上班賜各有差　四月大會羣臣及諸蕃客於露寢　隋　高祖開皇三年二月庚申宴百僚班賜各有差壬申宴北道勲人　四年正月甲戌大射於北苑十日而罷　四月丁未宴突厥高麗吐谷渾使者於大興殿　七年二月壬申幸醴泉宮召兵部尚書韋師與左僕射高熲上柱國韓擒虎等於卧内賜宴令各叙舊事以為笑樂　十月癸亥幸蒲州丙寅宴父老帝極歡曰此間人物衣服鮮麗容止閑雅良由仕宦之鄉陶染成俗也　八年九月丁丑宴南征諸將頒賜各有差　十二年十一月壬午宴百僚頒賜各有差甲子賜百僚大射於武德殿　十三年二月戊子宴考使於嘉則殿（考使謂充使考較也）　十七年五月庚申宴百僚於玉女泉頒賜各有差　十九年正月戊寅大射於武德殿宴賜百官　煬帝大業三年六月北巡狩至榆林郡丁酉啓民可汗來朝甲辰御北樓觀漁于河北宴百僚　七月辛亥啓民可汗上表請變服襲冠帶甲辰於郡城東御大帳其下備儀衛建旌旗宴啓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戲之樂賜啓民及其部落各有差　八月乙酉幸啓民帳宴賜極厚　九月己未次濟源幸御史大夫張衡宅宴享極歡　四年正月庚戌百僚大射於允武殿　五年二月戊申自東都還京丙辰宴耆舊四百人於武德殿頒賜各有差　三月西巡五月甲申宴羣臣於金山之上　六月丙辰御觀風行殿盛陳文物奏九部樂設魚龍曼延宴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於殿上（時二王來朝以寵異之）其蠻夷陪列者三十餘國　六年三月幸江都宮四月丁未宴江淮已西父老頒賜各有差　七年二月己未升釣臺揚子津大宴百僚頒賜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

甲午朔大宴百僚乙卯大會蠻夷設魚龍曼延之樂頒賜各有差　唐　高祖武德元年五月戊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八月庚子宴設三品以上賜雜綵各有差　十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引骨咄祿特勤升御坐以寵之　十一月己酉秦王降薛仁果（秦王太宗也）帝聞大悅因置酒高會奏九部樂賜羣臣錢各有差癸亥秦王凱旋獻俘帝置酒宴師友骨咄祿特勤於玄武門賜布帛各有差戊辰宴羣臣　十二月庚寅宴突厥骨咄祿特勤等於殿内　二年二月癸巳宴羣臣臨奏九部樂賜錢[illegible]有差極歡而罷　閏二月甲辰考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上第置酒高會奏九部樂於庭帝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救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富以身為嬰兒方朕為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也因命捨君臣之敬帝頻舉觴以屬公卿羣臣進上壽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四月甲辰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夏侯端安撫淮左奏九部樂設宴而遣之　五月戊辰宴并州從官五品以上於仁壽殿極歡賜帛各有差丙寅奏九部樂於庭宴京州使人官賞各有差（謂與官及賞物也）　三年正月甲午宴突厥奏九部樂於庭賜綵有差　四月壬戌秦王平并州悉復故地帝大悅置酒含章殿宴羣臣極歡遣入御府賜繒綵皆盡重而出　五月庚午宴突厥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辛卯秦王平并州凱旋獻捷於太廟帝置酒高會極歡而罷　六月丁酉宴東征官僚奏九部樂帝親舉酒以屬百官極歡而罷己酉大會東征將士奏九部樂於庭癸丑幸昆明池宴從官賜錢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臣　八月庚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賜布帛有差　唐玄武門宴羣臣見御詩及門關類　唐丹霄樓宴見樓類　唐集仙殿麗正院賜宴見院類　四年三月丁酉宴西突厥之使奏九部樂於庭賜帛各有差　五月癸亥宴五品已上奏九部樂於庭丁丑以王世充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戊辰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帝舉酒屬百官極歡乃罷賜錢帛各有差　九月癸亥賜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賞金銀綾綺各有差　五年正月辛丑賜羣臣大射於玄武門賚綵帛各有差壬子幸昆明池宴從官賜帛各有差　三月己酉宴羣臣及京城父老賜布帛各有差　七月乙酉秦王平王世充班師丙戌宴旋師賜帛各有差　六年三月己丑宴五品已上於昭德殿

賜帛各有差 九月丙子宴五品已上於苑內謂公卿曰昔漢高定天下以蕭曹張陳爲良佐任以政事朕應天命剋平區宇仗任卿等自謂不謝古人因舉酒以屬羣臣極歡而罷 十月甲辰以有年宴羣臣賜物各有差 七年二月宴突厥使者奏九部樂於庭 三月己卯幸琅邪公主第宴從官五品已上賚帛各有差 四月癸卯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丙午宴王公親屬於文明殿帝見長平王太妃以屬從家人禮降階再拜酒小闕移坐翠華殿帝賦詩王公迭上壽賜帛各有差 六月戊戌右武候大將軍丘和以交州首領來朝奏九部樂以宴之賚物各有差 七月壬子幸東宮宴從官下至胥徒頒賜有差 八年正月甲寅幸秦王第謂羣臣曰朕以秦王有大功故於宮中立第以異之從是宴五品已上設奇伎百戲賜帛各有差 二月甲午幸齊王元吉第宴五品已上賚賜各有差 三月丁酉宴羣臣於玄武門陳倡優嫺嫚之伎 四月丁未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已上上頌者十餘人極歡而罷己丑宴西蕃突厥抹邑使者奏九部樂於庭 五月乙巳宴五品已上及外戚於內殿賦詩賜綵極歡而罷 十二月辛巳車駕狩鳴犢泉迴宴從官賚物綵帛各有差 九年三月丙申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奏九部樂於庭 五月乙卯宴羣臣六

月癸亥以秦王爲皇太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七月傳位於太子帝稱太上皇後四年乃徙居太安宮太宗親侍輿輦百僚陪從太上皇甚悅置酒高會極歡而罷賜物各有差太宗後與公卿謁太上皇於戰武殿復置酒爲歡謂羣臣曰天下無事四海乂安非吾付囑得所吾兒孝順安能至此乎明日復召貴臣十餘人兼及妃主置酒於凌煙閣酒酣太上皇親彈琵琶太宗起舞公卿上壽乙夜方散賜帛各有差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甲戌宴羣臣于顯德前殿賜帛各有差 貞觀元年十月癸未宴羣臣賜物有差 二年五月丙辰以夏麥大稔宴羣臣奏九部樂於庭賜物各有差 九月壬子宴羣臣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賜天下大酺三日慶有年也 十一月甲子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三年正月甲子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于庭賜帛有差 三月甲辰賜羣臣大射於玄德門 十一月戊申宴五品已上於內殿帝謂羣臣曰李靖侯忠勇長驅深入頡利奔竄天下無事豈不樂哉於是極歡而罷戊子宴突利可汗及羣臣於殿庭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宴突利可汗及三品以上於中華殿帝賦七言詩極歡而罷賜雜綵各有差 四年二月己酉宴三品以上於中華殿 三月戊辰宴三品以上於林光殿賜物各有差 七月

壬辰宴羣臣於芳華殿奏九部樂於庭帝大悅親舉酒以屬羣臣羣臣奉觴稱慶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十月幸隴州丁巳以武功宴從官及武功父老賜帛各有差 十二月乙未皇子誕育宴三品以上於臨華殿賜帛各有差 五年正月癸酉大蒐於昆明池甲戌宴羣臣奏九部樂歌太平舞師子賜從官帛各有差己卯太上皇詔帝與近臣十許人泛舟於後園絲竹迭奏至于太安宮置酒甚歡子夜而罷 三月癸亥賜文武五品以上射於武德殿 四月甲辰宴羣臣賜帛各有差九月乙丑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 十一月己卯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六年正月甲戌宴蠻夷及三品以上於百福殿賜物各有差 二月丙辰賜羣臣大射於武德殿戊辰幸九成宮戊寅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賜從官帛各有差 七月辛未宴三品以上於丹霄殿帝從容曰中夏乂安四夷賓服此公卿盡忠之効也朕實嘉之然隋煬帝之威加中國頡利跨有北荒葉護固富北精雄據西域此三君者可謂引盛矣夫道怙亂奄致亡滅朕目覩其事何能不戒懼也公等輔導朕躬續已成矣當思長世之策以相敎勅於是賜帛各有差 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擿帝甚懽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 九月帝在九成宮丙申以皇太子來朝宴東宮官屬賜帛各有差

乙巳宴岐州父老賜帛各有差己酉至慶善宮宴三品以上於渭水之濱帝甚歡賦五言詩庚戌宴從官故老賜帛各有差七年正月癸巳宴三品以上及州牧蠻夷酋長於玄武門帝謂侍臣曰四海和平天下同樂自古帝王罕得事父太上皇萬福膝下之歡有倍常慶於是奏七德九功之舞觀者覩其抑揚蹈厲莫不扼腕踊躍惕然震悚武臣列將咸上壽云此舞皆是陛下百戰百勝之形容羣臣咸稱萬歲蠻夷十餘種自請率舞詔許之久而乃罷賜帛各有差 八年二月戊申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九年正月甲申皇太子承乾納妃蘇氏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於兩儀殿賜帛各有差 戊申帝將幸洛陽宴長安父老於玄武門賜以穀帛 三月戊子帝在洛陽引五品以上射於儀鸞殿 丙申宴從官賜物各有差 庚子宴三品以上於西苑帝御龍舟泛于積翠池 癸卯宴洛陽父老於乾元殿賜以粟帛 十月辛酉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帝曰今茲年穀大登水潦不能爲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宜賦一事帝賦尚書特進魏徵賦西漢 十一月庚戌宴五品以上及蕃夷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二年二月壬子宴洛陽父老賜帛有差 三月丙子以皇孫誕育宴五品

以上於東宮、 十三年正月庚戌、會羣臣、奏功成慶善及破陣之樂 十四年。正月己酉、宴羣臣、及吐谷渾王河源、王慕容諾曷鉢于玄武門、奏倡優百戲之樂、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巳、宴京官五品以上於兩儀殿、奏九部之樂。 十五年二月癸丑、宴從官、及山東宗姓、洛陽高年於貞觀殿、奏九部樂、賜帛各有差、 十六年、三月戊午、賜百僚大射於觀德殿 十月庚子、宴諸蕃使於兩儀殿、帝謂沙鉢羅俟斤曰、延陁本一部落俟斤、本我所立、始十餘年、自昇何如頡利之衆、而侵我邊種我緣、發甲騎傾其部落爾欲與我為寃、不過欲賞我邊境十羊五馬耳、今見爾遣使謝罪、捨爾前過、情好如初、宴罷、賜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子、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邰城立節、三時、豐義四鄉士女七十已上、及居宮側數百人賜宴、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撫風沐雨、飢不遑食、以救蒼生、百姓得無死亡、二十餘年矣、今重還舊鄉、與父老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之生處、至此傷心、觸物增感、因泣下霑襟、羣臣莫不歔欷。又曰、今召父老設宴、少自寬割耳、又從臣曰、人或時覽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初不可望公等、其時多有未仕、朕今君臨四海、公等並居高列、君臣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宜各自知也遂縱酒盡歡、其父老中或宿經侍事、或舊媼蒼頭、皆躬舞歡醉、爭前上壽或因言屈滯者、帝咸理之、宴畢、賜帛各有差、其無官者並加泛級、乙亥、以輿駕還宮、宴百僚、奏十部樂、先是伐高昌、收其樂工、付太常、增九部樂為十部。 十七年六月甲午、并州父老百餘人詣闕、奏稱陛下肇開帝業、發跡太原、皇太子踐爵晉蕃、作牧并部、臣等不勝慶幸、今來奉賀、帝賜宴及物以遣之。 閏六月庚申、薛延陀可汗子突利設獻饌、帝於相思殿大饗百寮、盛陳寶器、奏慶善破陣樂、并十部之樂、及橦末跳丸舞劍之技、突利設再拜上千萬歲壽、賜金帛各有差。 十一月甲辰、誕皇太孫、皇太子宴宮寮於引教殿、帝幸東宮、自殿北門而入、太子自投階下、舞蹈稱萬歲、帝謂宮臣曰、頃來生業稍可、非乏酒食、而唐突公等宴會者、朕甲館之慶、故就公為樂耳、咸稱萬歲、酒酣。帝起舞、羣臣並舞、樂極而罷、賜物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丙戌、宴諸蕃使於玄武門、賜物以遣之、二月辛酉、召三品以上賜宴於玄武門、帝既工隸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別更立意、王羲之衛夫人遂觸類增長、精妙絕倫、每有新奇、羣臣無不下拜啓請、是日帝操筆作飛白書、羣臣乘酒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床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稱洎登御床、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有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五月甲戌、召司徒長孫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霄殿

賜宴、各賜膜皮。右衛大將軍薛萬徹預焉。帝意在賜萬徹、而誤呼其兄萬均、愴然不樂。曰。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朕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之賜也、因令取皮、呼萬均以同賜、而失之於前、侍坐者無不感歎。 十月癸卯。宴雍州父老千一百人於上林苑、帝謂之曰、朕剪除喪亂、海內又安、百姓復業。各備其理。而遼東數城。中國舊地、莫離支狠子野心、虐弑其善、朕欲存其國而弔其人、所以將幸洛陽、有事經畧安復三韓之地。一二年方還。故召父老、列軍子孫從行者、朕躬自巡撫、勿以為慮、賜百歲以上穫被袍各一。帛十匹。粟十石。九十以上物五段粟五石。八十以上物三段粟三石。 十一月壬午。宴洛州父老一百九十人於儀鸞殿、班賜有差。 十九年十月。征遼還、次營州、戊申召本州刺史父老及契丹奚蕃長首領宴。會父老年七十已上。契丹奚蕃長以下。各班賜繒綿綾錦數千萬段。 十一月癸酉帝至幽州。幸城南大饗軍士。勞之曰。朕執賞罰之柄、懸諸日月、有功於國。賞不踰時、飲至之禮、古今常事、朕欲偏至酒酺、咸、宜樂飲、中戌宴從官三品以上。賜物各有差丙戌、迴幸定州、時太子監國處定州、詔定州管內孝行著聞者、宜與宗姓老人。同賜宴會 十二月帝不豫、步輦幸并州。辛酉三品以上及中書門下四品以帝疾瘳。詣闕上禮、詔引文武五品以上賜燕、遣皇太子宣旨曰、臣之於君。義猶父子、朕頃遭癰疾、見公等憂惶、今者疾除、復見公等、喜躍。此之忠烈。常在朕心、不責上禮、肴膳豐潔、固不可獨進、與公等同歡、酒舉樂奏。司徒長孫無忌以下。更上千萬歲壽、帝恐為寒危。奏破陣樂舞後貌車橦丸劍數百人齊作、帝樂飲臣下極歡、將夕乃罷。賜物各有差。二十年正月庚辰引從官及太原父老而宴之、賜物各有差。 七月辛亥。帝疾愈。宴五品以上於飛霜殿、絲竹迺奏。羣臣上壽極歡而罷。賜綾錦各有差。 十二月庚辰。以鐵勒迴紇俟利發等詣闕朝見、宴於芳蘭殿、恩賜甚渥。仍勅所司加禮供給。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正月鐵勒迴紇部、拔野古部。同羅部。思結部。渾部、斛薛部。奚結部、阿跌部。契苾羽部、白霫部、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及還。帝御天成殿、陳十部樂。宴而遣之。設高坫於殿前、置銀瓶於坫上、自左閣內潛流酒東。通於坫腳、而涌入殿前瓶中、又置大銀盆、其實百斛、傾瓶注於盆中、鐵勒數千人不飲其半、雜類驚駭、私相謂曰、天子賜我曹此瓶、還部落中傾之、豈不嘗是酒也、又詔文武五品以上、令外廚給酒、截於尚書都堂以錢之、 二十二年正月乙未、奏十部樂、會四夷君長於天成殿、王公稱觴上壽、賜帛各有差二月丙寅朔、朝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升殿宴 四月乙亥、西突厥賀

嘗以王師問罪龜茲，因請前驅，願為鄉導，仍以數十騎馳來謁，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之於嘉壽殿，及文武三品畢，景甚歡，錫賀齎綾綵，仍解所服之衣以賜。　十月己巳，崑丘道軍將阿史那社爾擊龜茲破之，帝聞之大悅，宴五品已上於紫微殿，從容謂群臣曰：夫樂有數種，至如上城竹馬遊戲，阡陌之間，此童幼之樂；飾金翠，曳羅綺，此婦人之樂；賤貿貴出，貿遷有無，此商賈之樂；高官厚祿，名位昭顯，此仕進之樂；受脤出征，前無勍敵，此將帥之樂；四海寧一，六合無塵，端拱巖廊，社稷安固，此帝王之樂也。頃命將西征，令已剋捷，萬里清泰，戰士咸得還家，此朕為樂之時，因賜群臣傾醉，極歡而罷。　二十三年二月癸巳，特進新羅王金春秋還國，令三品已上宴餞之，優禮甚備。　高宗永徽三年二月甲辰，宴三品於百福殿，帝舉酒極歡，賜以錦綵，各有差。　甲寅，京城百姓以歲旱，帝避正寢，撤膳，遂降甘雨，相率宴樂，兼奏倡優百戲，帝御安福門樓以觀之。　五年四月癸巳，宴文武群官及麟遊縣老人於玄武門，賜物各有差。　九月乙亥，御丹霄樓臨觀三品以上行大射禮。丙子，賜五品以上射，帝升永光門樓以觀之。　顯慶元年正月己卯，宴文武群官及朝集使、蕃客、京城老人八十已上，賜物各有差。　二年二月，幸洛陽宮。癸亥，御貞觀殿，宴從行文武官及

洛州父老宗姓等，賜物有差。　五年二月，幸并州。丙戌，會從官及諸親、并州官屬、父老等，奏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有差。　十二月辛未，校獵於長社之安樂川。丙子，召侍臣及蕃客夜讌，帝賦詩以紀講習之事。　龍朔元年九月，勅中書門下五品以上、諸司長官、尚書省侍郎并諸親三等以上並詣沛王宅設宴禮，奏九部樂，禮畢，賜帛雜綵各有差。　麟德元年八月丙子，帝自萬年宮還，便幸舊宅。丁丑，宴群臣，賜物有差。　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有事於泰山。壬申，禮畢，御朝覲壇受朝賀。癸酉，帝謂群臣曰：升中大禮不行，來數千載，近代帝王雖稱封禪，其間事有不同，或為求仙克禮，或以巡遊望拜，皆非崇祖業。近在隋朝喪亂，最甚老小眞溝壑，少壯染兵鋒，高祖發自晉陽，撥亂反正，朕躬擐甲冑，贊成大業，掃除氛祲，廓清區宇，遂得四海宅心，萬方仰化，朕丕承寶曆十有七年，終日孜孜，夙夜無怠，屬國家無事，天下太平，華夷乂安，遠近輯睦，所以躬親展禮，褒贊先烈，情在歸功，固非為己。遂得上應天心，下允人望，今大禮既深，以為慰，公等休戚是同，故應共有此慶，欲與公等飲讌盡歡，各宜在外更衣，即來相見。乃勅所司撤幄帳，施御牀，三品以下升壇，四品已下列坐壇下，縱酒設樂，群臣及諸岳牧競來上壽，起舞日晏方止。　四月甲辰，帝至京師，先謁太廟。

是日，御景雲閣宴群臣，設九部樂，頒賜綵各有差。　總章元年十月癸丑，文武官獻食，賀破高麗，帝御玄武門之觀德殿，宴百官，設九部樂，極歡而罷，賜帛各有差。　咸亨元年十一月壬戌，帝親於殿前宴京城父老，有不能行者，仍許子弟扶至殿庭，宣勅謂之曰：朕雖居九重之內，常以萬姓為心，而誠不動天，遂使陰陽錯謬，自從去歲，關中旱儉，禾稼不收，多有乏絕，百姓不足，責在朕躬，每自思此，深以為愧。今洛下倉廩且復充實，更為轉運，於事艱辛，理有便宜，所以行也。故召卿等為宴別耳。仍節級賜物，及貴袍等以遣之。　三年六月甲寅，御冷泉宮亭子，召許敬宗、泉男生及東西臺三品，舉酒作樂。　四年七月庚午，皇太子新宮成，帝送太子入宮，五品以上及諸親並從宴會，奏樂極歡而止，賜物有差。　上元元年九月辛亥，百官具新服上禮，帝御麟德殿之景雲閣以宴群臣。　儀鳳三年七月丁巳，宴百寮及諸親於九成宮之咸亨殿，帝謂霍王元軌等曰：去冬無雪，今春少雨，昨五月避暑此宮，甘雨屢降，夏麥豐熟，秋稼滋榮，又得李敬玄表奏，吐蕃已入龍支，張虔勗率領驍勇與其交戰，一日兩陣，賊俱敗走，奔趁數百里，虜獲極多，又太史先奏七月朔太陽虧，而日竟不食，此是上天垂祐，宗社降靈，豈在虛薄所能致此。又以男輪最小，特所留愛，比來與選

新婦，多不稱情，近納劉延景女，觀其極有孝行，不失婦容，復是私中一喜，思與叔等同為此歡，宜各盡情相勸樂。諸飲酣，帝賦詩，作柏梁體曰：屛欲除奢政返淳。皇太子曰：叨恩監守戀晨昏。霍王元軌曰：聖德無為同混元。相王輪曰：長歡膝下鎮承恩。右僕射戴至德曰：天皇萬福派長源。黃門侍郎來常曰：策蹇叨榮青瑣門。中書侍郎薛元超曰：鵷池濫職奉王言。自餘群臣以次繼作，日晏而罷，賜綵物有差。　調露二年正月乙酉，御洛城南門樓，引諸王及三品以上、并諸州都督刺史，登樓賜宴。太常奏新造六合還淳之舞，日晏而罷。　四月癸酉，九玄殿會文武百僚，謂曰：匈奴為患，侵鎬及方，（方地名）自秦漢已來，即有此弊，我國家拓定四海，尚斷事天之禮，貞觀之始，猶自執迷，所以命將出師，頻有摧殄，遂使上分元，解君臣而縛來忍職，殄許以自新，五十年間，俱稱臣妾，自去冬已來，忽相翦動，潛行合聚，遠事交結，遂敢殺戮百姓，侵掠邊陲，故遣裴行儉等聊申薄伐，軍威纔舉，兵不血刃，應時破潰，狀伏軍門，朕自聞已來，情甚歡慰，故廣召百官，以申讌喜，王公卿士，想同茲慶。（唐書：中宗立，盧陵王齊游上言，請抑諸武，逆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游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頗有力焉。）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壬子，宴房州父老於洛城南門，各賜勳一級，帛

十五段已巳宴皇親及皇后內外諸親於武成殿賜物有差　景龍二年十一月辛巳以安樂公主出降宴羣臣于兩儀殿　十二月丙申宴堅昆使于兩儀殿　三年正月乙亥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　八月己巳幸安樂公主山池宴從官賜繒帛有差　四年正月乙丑宴吐蕃使于苑內毬場命駙馬都尉楊慎交與吐蕃使打毬帝率侍臣觀之　四月丁亥帝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置酒爲樂　乙未張樂於隆慶池泛舟戲象宴羣臣仍命賦詩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乙卯宴吐蕃使賜物有差　九月丁酉宴吐蕃使於承慶殿　十一月戊子御承天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勤　太極元年正月乙未朔御安福門宴突厥可汗男楊我支特勤　延和元年七月庚申御安福門宴羣公卿士設太常九部樂帝夜觀樂焉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己酉吐蕃遣使朝賀帝宴蕃使於武德殿設太常四部樂於庭　九月乙亥太上皇御安福門賜羣公卿士射　二年九月庚辰宴王公百寮於承天門　開元元年十二月丁酉以吐蕃遣其大臣來求和命有司引吐蕃使宴于三殿　二年二月癸丑宴突厥使及新羅王子于朝堂以旱廢樂　十月庚辰宴新羅使于內殿勅宰臣及四品已上諸官預焉　七年二月壬申朝集使還本任命有司布錢宴於庭賜帛有差　三月壬辰勅百官三月三日宜准常式賜射　壬子御丹鳳樓宴九姓同羅及契丹各賜物一百段小婁主友三十段　八年正月丙寅以皇太子加元服宴百官于太極殿　十一月己巳御丹鳳樓宴九姓蕃客等設九部樂　九年三月戊午宴朝集使賜帛有差　四月戊辰御丹鳳樓宴平胡節將王晙郭知運王智方高崇謝知信許四品以上清官及供奉官陪宴　十二月甲午宴朝集使賜物有差　十年正月乙巳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各有差　十一年五月丙戌命有司會羣臣宴突厥使暾泥熟于都城南門　十二年三月庚午宴朝集使于紫宸殿賜帛有差　十四年十一月己丑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帝詩曰魯衛情先重親賢愛轉多冕旒豐暇日乘景暫經過戚里申高宴平臺奏雅歌復尋爲善樂方驗保山河　十五年四月丙午涼州都督王君㚟破吐蕃凱旋詔置食朝堂宴之及將士等並賜物有差帝謂君㚟及將士等曰吐蕃小醜敢懷逆命輒窺亭鄣以遏凶狂卿等智勇風彰軍威克振擁豐旗鼓屢剪渠魁深入寇庭當甚勞耳（唐書王君㚟破吐蕃以其功遷大將軍凱旋明皇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五月丁丑是日端午宴羣臣于武成

殿各賜衣一副帝親自賦詩曰端午臨中夏時清日復長鹽梅已佐鼎麴蘖且傳觴事古人留迹年深縷續長當軒知槿茂向水覺蘆香億兆同歸壽羣公共保昌忠貞如不替貽厥後昆芳特賜宰臣李元紘及兵部尚書蕭嵩金章紫綬以寵之　十一月丙子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六年十一月丙午御含元殿宴羣臣賜帛有差　十七年八月癸亥帝降誕之日大置酒張樂宴百寮於花蕚樓下三月命侍臣及百寮每旬假日尋勝地讌樂仍賜錢令所司供帳造食　五月丁卯侍臣已下讌于春明門外寧王憲之園池帝御花蕚樓邀其廻騎更令坐飲遞起爲舞班賜有差　十九年二月丁亥詔曰百靈降福庶君叶心陰陽調而生植以滋政理孚而黎獻咸若由庚知萬物之榮華參洽三農之慶信可以率禮觴行式歌且舞者矣况生成式序氣亂致和卉物發榮池籞含麗思順時令以申忠澤咸宜遨歡芳月繼賞前春夙夜在公既同咸一之理休沐式宴俾共昇平之樂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嗣王郡王左右丞相少傅賓客諸司三品以上長官侍郎郎官少監少卿少匠司業少尹兩縣令都水使者朝集使上佐已上并雜除未赴任者及東宮諸司長官中舍中允少詹事諭德中郎將舊官三品已上至春末已來每置假日宜准去年正月二十九日勅賜錢造食任逐勝賞　二十年二月壬辰許百僚於城東官亭子尋勝因置檢校尋勝以專其事文官三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侍郎中丞御史咸預焉　四月乙亥讌百寮於上陽東洲醉者賜以衾褥肩舁以歸相屬于路　五月丁卯召河北立功將士於朝堂謂之曰天地無遠四夷奔走而來庭山川無幽百神肸蠁而承職斯皆上玄垂佑宗廟降靈肆予一人肅將明命而已乃者林胡小醜敢蓄不恭爰命師徒掃除邊穢卿等爲當武旅之寄得奮才畧之雄取如拾遺月獻三捷雖天誅則爾亦卿等力焉今歸旋師聊中宴勞應有官賞已勅所由敘定之日朕將親覽必有當功之賞用增來輿之氣且宜坐食兼賜卿等少物食訖領取　二十一年八月詔曰大射展禮先王創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有陳奏遂從廢寢永監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後其三九射禮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射於安福樓下時京官五品以上乃預其會　二十三年正月戊寅以籍田禮畢大置酒於應天門以會羣官　八月丁亥帝降誕之日御花蕚樓宴羣臣御製千秋節詩序時小旱是日大澍雨百官等咸上表賀　九月辛巳宴朝集使於朝堂賜物有差　二十四年二月甲寅宴新授縣令於朝

堂 八月壬子千秋節帝御廣達樓宴羣臣奏九部樂內出舞人繩妓頒賜有差制曰自古風俗所傳歲時相樂茲各有事大小在人朕生于仲秋厥日惟五遂為嘉節感慶誠深今屬時和氣清年穀漸就中外無事朝野大安不因此時何云宴喜卿等即宜坐飲相與盡歡又召京兆父老等宴之勅曰今茲節日穀稼有成頃年已來不及今歲百姓既足朕實多歡故於此時與父老同宴自朝及野福慶同之並宜坐食食訖樂飲兼賜少物宴訖領取 甲寅以突騎施遣大首領胡祿達干來求和許之宴于內殿賜錦衣一副帛及綵一百段於還蕃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百司每旬節休假並不須親職事任追勝為樂宣示中外知朕意焉己丑以望日命有司於勤政樓前樹燈宴羣臣於樓下 八月丁未千秋節宴羣臣於勤政樓下 二十六年三月乙巳賜朝集使五品已上錢三十萬任追勝為樂（是年正月帝親迎氣東郊詔曰今朝廷無事天下和平美景良辰任百官等追勝為樂） 十月庚戌停朝參命百官於尚書省宴朝集使 二十八年正月壬寅以望日御花萼樓宴羣臣命有司樹燈于樓前會大雪而罷因勅當以二月望日燒燈 八月乙未以降誕之日御花萼樓宴羣臣賜帛有差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命有司宴女國王及佛逝國于曲江令

宰臣已下同宴 十月庚辰御花萼樓宴蕃客各放還蕃 三載三月勅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下并三品已下正員長官諸司侍郎御史中丞於鴻臚亭子祖餞朝集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 四載二月勅令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諸司文官四品已上郎官御史節度採訪使等並於花萼樓下宴 五載正月勅令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宜令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文官四品已上武官三品已上正員并御史中丞嗣王郡王郎官御史節度使並於花萼樓下參宴不須入朝 十載正月詔曰百辟叶心交修至極所以天降休命實祚惟新令郊廟精禋大禮克舉萬方無事九有懽心屬獻歲芳春上元望日既當行慶之序式廣在鎬之恩自今後非唯旬休及節假百官等曹務無事之後任追遊宴樂 十三載三月丙午御躍龍殿門張樂宴羣臣賜物有差極歡而罷 十四載三月庚申許常參官追勝宴樂百官因上表曰伏奉恩勅令臣等三月已來分日入朝逐便尋勝伏以聖政和平景光韶麗道風淳被朝野歡娛陛下均恵澤而不遺俾簪纓而共賞因其無事許以蓄休草木加春飛翔益暢生成之德報効何階復以宮闈增修子來云就軍麾告捷飲至初行臣等無汗馬之勞空霑分器懷賀鷰之志敢効獻芹伏請進錢一

千貫文以充宴樂顧接頒觴之慶得伸就日之懇許之乙丑御勤政樓宴羣臣帝賦詩效栢梁體羣臣畢和 八月辛卯天長節御勤政樓宴羣臣

肅宗乾元元年二月戊戌宴迴紇使於紫宸殿前 八月甲辰天長節太上皇於金明樓宴百官賜綵五百匹 二年三月甲申迴紇王子骨啜特勒宰相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紫宸殿賞物有差 八月壬戌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等并波斯進物使李摩日夜及寧遠國使葛等來朝並宴於內殿 九月丙寅帝降誕日宴百官于宣政殿前賜綃三千匹 十二月戊申宴蕃胡拓羯於三殿各賜物三十段 代宗寶應元年六月丁巳以奚厥奴剌部落千餘人內屬請討賊自勤宴奴剌大首領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辛丑宴六軍將于三殿賜物有差 八月己酉奚及契丹來朝宴于三殿丁巳宴宰臣及師保常侍給舍中丞六尚書左右丞侍郎諸司長官等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九月戊寅宴郭子儀等諸將於延英殿賜物有差丙申迴紇可汗舉國兵馬至太原遣使奉表請助王師討平殘寇是日引其使宴于延英殿賜物有差 廣德二年十一月戊午公卿率錢於哥舒翰宅宴慰副元帥郭子儀特給太常音樂 永泰元年正月辛亥宴宰臣及兩省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

已上尚書省四品以上等官及諸司長官於延英殿 大曆二年二月丙戌郭子儀至自河中府癸卯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郭子儀于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來其會焉朝恩出錦三十匹綵羅五十匹綵綾一百匹為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舊俗賞歌舞人以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 三月甲戌內侍魚朝恩請於春明門外私第宴宰臣僕射舊相節度使度支京尹等許之乙亥郭子儀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戊寅汴宋節度使田神功請宴宰臣等于私第許之（時子儀等以寇難漸平蹈舞王化及置酒連宴酒酣皆起舞出良馬寶物錦羅綾綵等為纏頭之費上自宰臣公卿及中官兩省以下及伶人皆有賞賚子儀朝恩神功一宴費至十萬貫者）己卯宴吐蕃使于禮賓院 八月癸未御三殿宴李抱玉杜鴻漸及河南江淮轉運使劉晏荊南節度使衛伯玉等賜物有差 三年二月戊子宴閣內河東副元帥郭子儀鳳翔隴右節度使李抱玉及邠寧節度使馬璘等 五月戊午宴劍南陳鄭神策將士三千五百人於三殿賜物有差丙寅御紫宸殿宴新羅迴紇使 十二月丁巳宴吐蕃尚悉摩等八人於紫宸殿于內殿賜物有差 四年十月丁巳

五年六月辛丑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於內殿賜物有差　六年正月己卯宴宰臣及節度使六尚書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物有差　十一月宴文單國王婆彌等二十五人于三殿　八年十一月戊午宴宰臣郭子儀李抱玉王縉元載及僕射裴遵慶侯希逸御史大夫李栖筠吏部尚書劉晏渭北節度使臧希讓神策軍兵馬使王駕鶴京兆尹杜濟於延英殿賜物各有差　閏十一月癸亥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于內殿賜錦綵金銀器物各有差　九年四月辛巳宴宰臣及諸節度使轉運使御史大夫京兆尹判度支戶部侍郎及勳舊大臣于內殿賜物有差　七月辛酉宴吐蕃使于內殿　十年八月乙亥宴宰臣及御史大夫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於三殿賜物各有差　十三年正月甲戌帝御三殿宴宰臣及節度使轉運使判度支戶部侍郎京兆尹等賜物有差　二月庚辰帝御三殿宴侍臣五品已上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省四品已上及節度觀察在城判官等并宰臣勳臣弟兄等並赴會凡三日連宴錫賚極於豐厚　十四年二月壬辰帝御三殿宴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并文武百寮賜物有差癸巳又御三殿宴至德已來勳臣子弟及藩邸舊臣子弟賜物有差順時令廣恩也　德宗興元元年七月壬午車駕自興元至京師帝既還宮每間日宴勳臣於麟德殿必親閱酒饌盛陳音樂極歡而罷其所須賜李晟首之渾瑊次之諸宰臣及節將又次之所以褒元功崇秩序也　貞元元年二月寒食節命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與神策金吾六軍使擊鞠于內殿頒賜各有差　四年二月戊戌帝御麟德殿讌宰臣李晟馬燧及諸將會鞠李泌辭以不能請記籌從之頒賜有差辛丑帝以寒食餞讌內鞠會未畢是日特賜百官假一日

三月甲寅宴百寮於麟德殿設九部樂及內出舞馬帝製序及詩以賜羣臣於是給御筆仍命屬和頒賜各有差至德已來軍事務殷宴賜殆絕大曆末唯宴兩省供奉官及諸司三品官而已朝臣不周及馬至是常參官及二王後皇室從曾祖已下親異姓諸親勳臣節將子孫悉集焉　四月御玄英門宴六軍及神策神威諸將頒賜各有差　五月賜宴東鑾兄上騄傍直夢衛直烏星等於麟德殿頒賜各有差　九月詔曰內外卿士左右朕躬朝夕公門勤勞眾務今方隅無事蒸庶小康其滕日上巳重陽三節任擇勝地追賞每節仍賜宰相及常參官錢五百貫翰林學士一百貫左右神威神策十軍共一千貫金吾英武威遠及諸衛將軍共二百貫

寮省奉事官一百貫委度支節前五日分付永為常制（玉海四年九月重陽節賜宰臣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簡文士應制上自考其詩以劉太真李紓等四人為上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李晟馬燧李泌三宰相詩不加考第）　六年二月戊辰朔中和節宴百寮於曲江亭帝賦詩賜之　三月庚子百寮宴於曲江亭帝賦詩以賜之己酉帝以寒食與宰臣及北軍諸將軍擊鞠於麟德殿班賜各有差　四月帝曰朕頃以四方不寧宵衣旰食百寮亦遑遑無暇今兵革漸息夏麥又登朝官有假日遊宴者令京兆尹不須聞奏　八年正月詔三節宴集先已賜諸衛將軍錢其率已下可賜錢百千　八月詔曰屬者春秋本節朝野多歡乃與公族庶寮俾同宴賞令兩河吳楚連被水災悼于厥心賓未寧息尚軫憂念豈遑愉樂其九日宴會宜罷　九年二月庚戌朔初以中和節賜宴錢給百寮先是宰相以曲江合宴陳設供辦為府縣之弊請分給是錢令諸司會於他所從之自是訖于貞元三節公宴悉分矣　九月以贈太師李晟薨日近罷九日宴會　十一年九月十日以重陽日宴賜百寮追賞初九日以雨罷宴及是方會宴帝賦詩以賜百官　十二年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　九月癸卯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帝作詩以賜百寮百寮畢和　十二月戊辰臈帝畋於苑中上多殺行三驅之禮軍士無不知感畢事幸左神策軍勞軍饗士而還　十二年二月己卯寒食節帝御麟德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勳戚子弟會鞠兼賜宰臣讌饌於宰臣位後施畫屏風圖漢魏名相仍紀其嘉言美行題之于下宰臣各賜錦綵百匹銀瓶盤各一具其從官直省各有差　十三年二月丁巳朔賜宰臣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又寒食賜宰相宴於麟德殿前觀會鞠各賜錦綵瓶盤等　九月重陽節賜宰相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賜中書門下及百寮詩　十四年正月帝謂宰臣等曰文武之士列在朝序熙我庶績勤劬用彰今屬句芒應時萬物生育朕至中和之節欲於麟德殿宴會羣僚所異君臣同歡式昭在鎬之義宰臣等奏曰今八表清寧天下無事中和令節時屬上春萬國歡心咸同此日陛下俯降恩旨欲宴朝臣天光下臨曲示慈惠臣等不勝慶抃之至

二月壬子朔以雨雪不克宴會改俟他日戊午帝御麟德殿賜文武百寮宴樂於東西廂初奏破陣樂舞帝自製中和樂是日奏之又奏九部樂及禁中歌舞妓者十數人布列於庭樂飲極歡日晏方罷賜宰臣錦綵各二百匹加瓶盤等餘各有差帝製中春麟德殿會百寮觀新樂詩仍令皇太

子書以示百寮（王涯詩曰紫殿初筵列彤庭食樂張成功歸輔弼致政頼忠良。十四年上巳賜宴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來朝上特令與宰相同預宴會）九月重陽節以襄陽節度樊澤卒廢朝其百官宴享宜改取十一日。十五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宴會以旱故也。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九月詔罷今年重陽日宴會是日吳少誠逆徒圍許州十六年正月詔罷今年中和節宴會　二月詔罷今年三月三日宴會　九月壬寅駙馬都尉郭曖卒罷九日宴會　十七年二月朔賜群臣會宴于曲江亭宴帝命中使薛盈珍賜詩　三月上巳賜群臣會宴于曲江　九月重陽賜羣臣會宴于曲江　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于延康里故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宰臣及兩省官會宴于故馬璘池亭　九月重陽節賜宰臣及中書門下兩省官宴于故馬璘池亭御製豐年多慶九日示懷詩以賜羣臣　十九年二月朔賜宰臣兩省供奉官會于馬璘池亭　三月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于馬璘池亭　二十年二月朔罷中和宴歲儉故也　九月九日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會宴于馬璘池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丁巳詔停中和重陽二節賜宴其上巳日仍舊。二月丁丑以寒食節御麟德殿宴宰臣杜佑武元衡鄭絪李吉甫及僕射大夫度支鹽鐵使京兆尹泊軍使駙馬諸親王會焉帝與之蹴毬于庭賜宰臣以下錦綵銀器有差　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百寮合宴于曲江亭　七月丁亥御晨耀樓神策神威六軍內外教坊大合樂以樂之　三年四月甲寅御芳林門張樂設百戲　五年三月上巳節賜宰臣燕于杜佑莊命中使以酒饌就賜之　七年正月癸酉帝御麟德殿對南詔渤海牂牁等使宴賜有差　乙酉御麟德殿宴涇原節度使朱忠亮丁亥御麟德殿對南詔使李興禮等宴賜有差　三月辛酉罷曲江上巳宴將葬惠昭太子也　九月甲子重陽節賜百寮宴于曲江　八年五月戊午迴鶻請和親使伊難珠還蕃宴于三殿賜以銀器繒帛　九月戊午重陽節賜宰臣已下宴于曲江　十二月丙午宴南詔渤海牂牁使賜以錦綵　九年二月己丑麟德殿召見渤海使高禮進等三十七人宴賜有差　九月壬午重陽節賜百官宴于曲江　十年正月丁酉召見新羅及南詔蠻使宴賜有差　十一年七月丙寅權停重陽日曲江賜宴　十二年八月癸未勅令年重陽日公卿宴宜權停　十三年二月辛酉帝御麟德殿對迴鶻及南詔使賜宴有差乙丑命中官以酒膳宴陳許節度使李光顏于其第賜舞

來凡二十五事乙亥御麟德殿宴宰相及太子三少六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中書門下省五品已上官翰林學士京兆尹度支鹽鐵使左右金吾將軍威遠皇城六軍及諸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諸道朝覲節度使公主郡主等觀擊鞠角觝之戲大合樂極歡而罷以錦綵銀器頒賜有差丙子又召宰相師保中丞京兆尹度支鹽鐵使並入內觀諸親及軍使會鞠　九月癸巳御麟德殿對吐蕃使論句藏戊戌命宰臣宴吐蕃使人於中書省　十四年正月癸未帝御麟德殿對歸國迴鶻使宴賜有差　三月乙酉以齊魯初平宴文武百寮于麟德殿宰臣裴度等舉觴獻壽跪而言曰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神武獨斷寇逆削平宴群臣當茲令節臣等備位台司幸遭昌運願與四海九州之人同上千萬歲壽帝親酒爲飲之因擊鞠爲戲羣臣縱觀既罷賜繒綵有差丙戌又宴宰輔及大臣翰林學士于禁中　七月甲申御麟德殿宴宣武軍節度韓弘及判官大將軍等共三百人賜物有差　八月丁卯帝御麟德殿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并判官大將等二百人賜物有差　九月戊戌帝御會慶亭宴田弘正及宰相師保尚書侍郎左右丞太常卿諫議御史中丞給事舍人翰林學士等賜物有差己亥御麟德殿宴親王及高品供奉官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庚寅對新羅渤海朝貢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六月癸巳皇太后歸興慶宮帝率六宮侍行遂合樂大宴迴幸左神策軍賜中尉及左右樂人等金銀錦綵有差　七月甲寅新作永安殿大張樂觀百戲恣歡而罷班賜有差乙丑對吐蕃弔祭使于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申重陽節御宣和殿召郭釗兄及貴戚駙馬軍使左右中尉等赴宴賜金銀錦綵有差辛酉帝御麟德殿宴李光顏李愬各賜錦綵五百匹銀瓶盤等五事衣一襲馬一匹賓佐將校頒賜有差戊辰對吐蕃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十月吐蕃入寇詔發京西行營諸軍赴援甲申對軍使索日進程懷政董重質田穎劉師貞并大將合六十七人宴賜有差　長慶元年二月辛卯寒食節御麟德殿賜百寮宴帝自擊鞠命禁軍設百戲賜物有差壬辰又宴宰臣師保僕射尚書翰林學士將軍軍使賜物有差癸巳又宴將軍軍使及內官　四月庚辰命宰臣等於侍中廳宴吐蕃使　二年正月壬子對渤海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八月壬午對吐蕃使者五十人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九月戊子朔宴吐蕃使論悉諾等十五人於中書省壬辰勅蕃客等皆遠申朝聘節過重陽宜共賜錢二百貫以充宴賞仍給太常音樂是月丙申重陽節賜宰臣及百寮宴于曲江亭　十月壬

子對廻紇使者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三年三月上巳節賜百寮曲江宴　九月重陽節賜百寮宴於曲江（時韋綬爲太子侍讀綬之在書府遇重陽日百官有曲江之宴特詔與集賢學士等別爲一會從之　玉海觀德殿餞並見兵捷。　韓文公平淮西碑大饗賚功。　柳子厚饗軍堂記曰幢牙茸纛。金鉦析明。旂旗旟旐。咸飾于下。鼓以震眾金以鐸鐃。升宋劉秋帷時北列。鋼鼎體節。熇炰截炙。羽鱗經互之物。洸洸駢羅之備。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摐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寰觀于遠邇。　李子卿欽王賦。醉百壺獻萬壽　欽王數賞。千雅無虧。）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午平盧軍節度使薛平遣使押領備宿衛渤海大聰叡等五十人至長樂驛命中官持酒脯迎宴焉　寶曆元年三月壬子帝御三殿宴百寮癸丑又宴宰臣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諸曹尚書侍郎京兆尹等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五月庚戌幸魚藻宮觀競渡公主駙馬翰林學士諸軍使與燕樂　二年二月丁巳寒食節三殿宴百官又自戊午至庚申讌宰臣師保尚書丞郎御史中丞兩省五品已上官駙馬公主等前後頒賜有差甲子詔今年三月上巳日文武百寮宜准舊例於曲江宴集　三月甲戌宰臣百寮翰林學士曲江宴命中使劉忠通等頒賜食物　九月自甲戌至丙子帝連宴宣和殿百戲皆從　文宗大和元年五月戊辰對諸道端午使於麟德殿宴賜有差　四年七月庚辰行幸梨園會昌殿大宴樂　五年正月乙巳是日駕行幸梨園會昌殿奏樂　六年二月己丑寒食節宴群臣於麟德殿　七年三月庚戌麟德殿對歸國迴鶻李義節等十九人宴賜有差　八年三月甲寅上巳節賜群臣宴於曲江亭　九年八月丁丑幸左軍龍首殿因幸梨園含光殿大合樂　開成元年十二月帝於禁中會讌諸王因命講讀劉仲武每雙日入內對諸王仍令尚食供食　二年正月癸巳帝御麟德殿對賀正南詔洪龍君三十人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宴賜有差　二月京兆尹歸融因對奏上巳日曲江宴會緣初過兩公主出降物力不辦請改日帝曰去年重陽改就九月十九日未失重九之意今上巳日改取十三日可乎融受命而退　五月壬申幸十六宅與諸王宴樂　三年四月甲午帝幸十六宅賜諸王宴頒賜有差　十月甲午命中人以酒脯仙韶院樂賜群臣宴曲江亭　四年正月丁卯夜於咸泰殿觀燈作樂二宮太后及諸公主並赴宴　三月乙酉上巳節賜百寮宴於曲江亭命內官以詩宣賜裴度　六月庚申幸十六宅安王穎王院宴樂賜錢各五千貫絹二千匹銀器二

十事二王帝弟也故賜宴特異　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帝謂宰執曰近者黃河清今又日本國來朝朕愧德薄何以堪之因賜百寮宴陳百戲以禮之　九年七月宰臣崔鉉出鎮淮南帝宴餞賦詩以賜之　昭宗乾寧元年正月乙丑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來朝大陳兵衛獻妓女三十人帝開宴大殿　天復三年正月辛未宴汴州朱全忠於內殿內弟子奏樂至二月己丑又宴全忠於壽春殿乙未又宴於保寧殿會鞠全忠得頭籌令內弟子送酒戊戌全忠辭歸鎮宴於內殿　元祐元年五月幸洛陽乙丑宴百寮于崇勳殿己巳朱全忠辭歸鎮又宴於崇勳殿　七月宴於文思殿鞠場　哀帝天祐二年三月詔曰朕以宰臣已下常拘官局罕獲歡娛今膏澤不愆豐年有望將臻上瑞宜示優恩及此芳辰當茲麗景稍令暇逸俾務遊從宜令自今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各令逐便選勝遊宴　五月戊寅宴群臣於崇勳殿朱全忠與王鎔羅紹威買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十八養

享

燕享二

燕享　册府元龜後唐　莊宗以天祐八年秋七月會王鎔於承天軍鎔武皇之友也帝奉之盡敬捧卮酒為壽鎔亦捧酒醻帝　同光元年六月帝幸保寧鞠場宴泊行營將士賜物有差　八月癸卯以內園新殿成名曰長春殿宴大臣賜分物有差　十月辛巳萬壽節宴長春殿賜百官分物己亥宴於崇元殿　十二月丁亥宴羣臣於嘉慶殿　二年四月庚辰宴武臣於嘉慶殿　六月甲申幸保寧鞠場宴泊行營將士　八月壬申幸皇子繼岌院奏教坊樂飲酒而罷　九月癸卯宴大臣於長春殿丁未又宴羣臣於嘉慶殿辛亥宴吳使盧蘋於嘉慶殿大臣畢預甲寅帝幸樞密使郭崇韜之私第宣教坊樂置酒會從臣至初夜一更還宮　十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丁亥宴羣臣於長春殿壬辰嘉慶殿宴近臣　十一月丙寅朔宴大臣於嘉慶殿戊子宴羣臣於嘉慶殿壬辰宴近臣於嘉慶殿甲午命皇子興慶宮使繼岌於會節園宴蜀使許確吳越國使錢詢各

賜分物己亥帝幸六宅宣教坊樂宴會諸皇弟戊午幸明宗之第又至宋州節度使元行欽之第飲酒作樂一鼓三籌歸宮　三年正月甲午皇太后生辰御嘉慶殿召諸王家宴極歡而罷丙午宴大臣於中興殿是月帝幸鄴都戊申宴從官於黎陽行宮　二月帝在鄴己巳擊毬於行宮之鞠場諸皇弟從臣等供奉賜定州王都全鞍御馬鞠罷宴王都於武德殿之山亭宣教坊樂陳百戲俳優角抵夜漏一鼓方罷甲戌文思殿宴王都頒賜有異夜久方罷戊子宴於思政殿　三月帝在鄴戊戌宴于內殿丙午帝擊毬於行宮之鞠場皇弟存霸皇子繼岌河中偏將王景高行安等預焉毬罷宴於迎春殿　四月丁丑宴淮南使曹思鄖於嘉慶殿　九月丙午帝於嘉慶殿宴西征都統魏王繼岌招討使郭崇韜客省使李儼諸偏裨將校　閏十二月己丑朔新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自太原至正衙見畢帝以知祥外戚之重預戒所司出內府供帳珍玩奇絕者別飾宮居以宴之庚午宴諸王武臣於長春殿始聽樂（先是七月有貞簡皇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樂）　四年二月戊子朔宴武臣於嘉慶殿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甲戌宴文武百寮於長春殿　八月乙未始奏樂宴諸軍將校於長春殿乙巳宴將校於長春殿　十一月庚寅宴契丹降將盧文進及其將佐於長春殿賜分物有差　二年二月癸未宴武臣於長春殿　三月壬子朔幸會節園宰相樞密使及節度使在京者共進錢絹請宴　四月戊子幸會節園召宰臣學士在京勳臣赴宴　五月乙丑宴淮南使車雷峴等於長春殿　七月戊辰宴在京藩侯郡守統軍諸將校於長春殿　八月癸巳秦王從榮自鄴中至泊於至德宮帝幸其第宣禁中女伎及教坊樂歡宴至晚從榮進馬及銀器錢絹帝賜諸伎樂及行從人等束興歸內戊戌宴宰相學士及勳臣於長春殿　九月己未宴在京藩侯郡守於長春殿各有頒賜甲子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乙丑宴樞密使及在京節度使內諸司使等於長春殿　十月乙未帝在汴宴宰臣學士諸將校等於玉華殿丁酉宴羣臣於玉華殿乙巳宴於玄德殿　十一月乙卯徐州霍彥威青州符習入覲召升殿命樂舉酒語及佐命決策之事歡語移時己巳宴宰臣學士在京侯伯親衛將校於玉華殿勞霍彥威符習房知溫三帥壬申宴玄德殿彥威等辭也　十二月己丑宴於玄德殿兗州節度使趙在禮入覲使召赴宴戊戌以夏魯奇趙在禮入覲宴于玄德殿　三年二月辛巳宴從臣於玉華殿戊戌開社宴於玉華殿　三月戊申宴百寮於玉華殿丁卯宴從臣於南莊　五月辛酉幸南莊宴諸蕃客入幸西莊宴

廻鶻使召前節度使赴之　八月戊戌宴侍臣於玉華殿　九月己丑帝在汴宴百辟於玉華殿　十月戊午契丹署平州刺史張希崇將麾下八十餘人歸闕見於玄德殿便召赴宴　十一月壬午宴宰臣學士及東都留守孔循於麟趾殿　十二月甲寅幸開封府六宮從行宴樂頒賜　四年二月乙巳北面馳報王都平收復定州帝大悅舉酒徧賜侍臣善除腹心之疾賜教坊絹五百疋內臣進馬穪賀戊申宴羣臣於玉華殿樂作王晏球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禿餒等二十餘人百官就班稱賀甲子帝歸京丙寅駐蹕鄭州宴從臣於行宮　三月丙子內外輔相在京藩侯共進鞍馬錢帛以車駕還京請開內宴時潞王自河中入覲進金銀錢絹開內宴壬午宴於長春殿乙酉宴宰相在京節度使於中興殿辛卯宴百辟於長春殿丙申幸會節園召從臣赴宴　四月丙午宴於中興殿　八月戊戌宴勳臣於廣壽殿丁巳宴大臣於長春殿　九月乙酉宴羣臣於長春殿　十一月戊辰宴勳臣於廣壽殿　長興元年二月己未宴羣臣於長春殿酬郊祀行事也　三月丁卯幸會節園宴宰臣及諸道入覲節度使賜物有差因幸河南府至夜歸宮辛未宴入覲節度使於長春殿　四月己亥幸會節園宴大臣至暮歸宮　六月宴羣臣於長春殿　八月

戊申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壬申宴百官於長春殿　二年三月乙亥宴羣臣於長春殿賜物有差　四月丁酉幸會節園宴宰臣親王內臣及在京侯伯因幸河南府秦王從榮進馬請賜侍宴臣寮至晚還京　五月癸酉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丁酉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二月己巳宴近臣於長春殿　三年二月戊午宴羣臣於長春殿　四月宴羣臣於長春殿　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奏畢賜名長興殿　四年三月辛卯宴百寮於長春殿　十月壬子新授許州節度使趙延壽赴鎮宴於廣壽殿餞之　十一月甲戌宴餞鎮州節度使范延光癸未宴近臣及諸軍將校於中興殿　愍帝應順元年正月戊子宴將相百寮於廣壽殿　三月丁巳宴羣臣於長春殿　末帝清泰元年四月戊寅宴文武百寮於廣壽殿鞍勒金帛有差　五月甲寅宴羣臣於長春殿壬戌平盧軍節度使房知溫來朝及與諸將歸鎮宴於長春殿始奏樂知溫獻奉數萬計　十月戊寅判六軍河南尹皇子從美進綵銀請開宴近例也　二年三月丙午宴羣臣於長春殿宰臣樞密使前任節度使六統軍進奉捧觴獻壽日之夕而罷辛酉宰臣學士皇子樞密宣徽使侍衛馬部都指揮使共進錢五十萬絹五百匹請開宴　六月己卯鎮州董溫其獻絹千匹

銀五百兩金酒器供御馬請開宴　晉高祖天福三年七月宴羣臣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八月己丑宴契丹册禮使於廣政殿賜物有差　四年三月乙巳宴馮道等於廣政殿使廻故也丁巳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閏七月甲戌宴羣臣於廣政殿壬辰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八月丁丑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二月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庚寅御明德樓餞送昭義軍節度使王建立賜王斧蜀馬　四月丙申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八月甲午朔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辛亥宴東平王楊光遠於萬歲殿禮賓使王彥章護聖指揮使何神通以審歌唱和各賜物百段　己酉宴羣臣於永福殿賜物有差　六年五月甲戌宴羣臣於永福殿　七月甲戌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永福殿　八月戊申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　九月庚辰宴文武百官于武德殿諸道進奉使夷狄來朝者亦與焉　十月壬寅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于畫堂　十一月乙亥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統軍行軍副使諸軍指揮使于文思殿諸道進奏使亦與焉　十二月己巳習射於後苑諸軍都指揮使已上悉預　七年二月己丑御武德殿開宴召新鎮州杜威新涇州王周并應鎮州行營轉運使刺史諸軍都指揮使至副兵馬使悉赴焉賜物有差乙未御文思殿開宴　三月丙子御文思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　閏三月丁未御崇德殿宴宰臣前任見任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統軍行軍副使都指揮使　四月丙辰宴宰臣節度防禦團練刺史行軍副使統軍諸軍都指揮使于崇德殿丙子宣廣晉尹齊王就前河中府節度使康福弟以御厨教坊樂宴召見任前任節度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九月甲申宴班師將校於崇德殿　開運三年二月壬午幸南莊命臣寮泛舟飲酒因幸杜威園醉方歸內　五年辛未幸大年莊遊船習射夜分方歸內　八月辛酉幸南莊召從臣宴樂至暮還宮　漢高祖即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十月庚申帝幸鄴在御營開宴召從官等　十二月丙戌召文武從官張宴　隱帝乾祐三年三月丙午嘉慶節羣臣入相國寺齋賜教坊樂甲寅入朝侯伯高行周已下以皇帝初聽樂獻銀綵千計請開御筵謂之買宴戊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入辭諸侯貢獻上壽內樂百戲日晏而罷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壬午宴羣臣於廣政殿　四月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未時還宮　五月壬午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　八月乙未幸班荆館賜從官酒食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始舉樂　十月壬辰太祖幸

城南園賜從官王峻王彥超等酒食午後還宮　十二月乙未帝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丙辰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年正月甲子宴宰相勳臣於廣政殿　三月庚申幸城南園召宰臣近臣諸統軍射己卯宴羣臣於永福殿　五月帝親征兗州庚申至班荆館賜從官酒食甲子次成武宴從官朝覲藩帥于行宮戊辰至兗州城下庚午宴從官將校於行宮丙子以兗州平從臣詣行宮稱賀賜宴而罷　六月丁亥平兗州廻次鄆州高行周進錢絹請開宴戊子宴從臣將校於行宮壬辰次澶州癸巳世宗進奉請開宴帝召從官將校奏樂午時宴罷甲午帝在澶州宴從官將校　八月丙申宴羣臣於永福殿　九月甲寅朔宴宰臣前任藩侯郡守諸軍將校於廣政殿　十月丙戌幸南園賜從官酒食庚子幸樞密院召近臣賜酒食又射於後園　十一月庚申內園賜諸軍將校射　十二月己亥宴於廣政殿壬寅幸西園召從臣射申時還宮　三年正月壬子朔朝賀畢御永福殿百寮稱觴獻壽舉教坊樂甲寅召宰臣大將射于內毬場帝先中的臣寮獻馬上壽射罷各賜馬有差辛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閏正月癸未宴見任前任節度防禦等使諸軍大將於廣政殿戊戌宴宰臣見任前任藩臣諸軍將校于廣政殿

壬寅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二月丁丑幸城南園詔從官射中時還宮壬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　三月甲午宴宰臣前任藩帥禁衛大將於廣政殿丙午宴羣臣於永福殿戊申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四月甲寅宴入朝藩使郡守禁軍大將於廣政殿趙暉獻上壽馬十匹金酒器百兩乙丑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五月甲申宴將相於廣政殿己丑宴在京文武將相于廣政殿壬寅幸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七月丙戌幸城南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八月甲寅宴文武將相於廣政殿丙寅宴羣臣於永福殿　十月丙辰幸南園又幸城西園賜從官酒食申時還宮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己亥宴從官於潞州之衙署　四月丙午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己未復宴從官於行宮　六月庚戌帝在潞州宴從官於行宮　七月征河東還甲戌宴文武臣寮於永福殿　八月甲辰幸南御莊召武臣觀射至暮還宮癸丑宴文武百寮於永福殿　九月戊戌御永福殿宴文武臣寮　二年八月甲寅內庫法酒初熟帝面賜宰臣樞密使已下數爵而止帝因曰朕在位已來不聞臣下有醉者豈朕之方嚴耶臣下畏慎耶　九月甲子賜宰臣樞密使侍衛諸將已下食於萬歲殿帝因曰兩日已

來至甚寒沍朕於宮闈之中食珍美之膳但以無功及民何以仰荅天貺雖躬親庶政日覽萬機亦恐無以勝任當須手執耒耜與民同力不然親當矢石為人除害猶可安心耳又曰朕不為賜卿等食因事興言實自責也　十月庚午召宰臣樞密使節將已下觀射於苑中　三年正月己亥宴於金祥殿賞西征之功也　丁未帝發至陳州宴從官於行宮三月親征淮南辛亥宴於行宮文武從官及江南進奉使等悉皆預焉　五月辛丑自淮上還次宿州宴從官於行宮　丁未次宋州東京文武百寮來見於路左是日宴於行宮　十一月辛卯宴於廣政殿　四年二月辛酉詔文武百官起今後每遇入閤日宜賜廊飡庚辰帝南征次陳州宴從官於行宮　三月戊子朔宴文武從官於行宮　四月南征還次潁州宴從官於行宮丁卯次圍鎮宣文武從官及迎駕百寮置酒行宮　五月乙巳宴文武百寮於廣政殿　八月乙卯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既罷賜百官廊飡時帝御廣德殿西樓以觀馬命中黃門閱視酒饌無不精腆　九月庚戌宴百寮于廣德殿　十月丙子南征至宋州宴從官於行宮　十一月乙巳次泗州城丙午冬至宣宰臣及從官已下就城樓各賜以酒　十二月丙辰宴從官于行宮戊辰次下楚州庚午宴于行宮甲戌又宴從官

於行宮　五年正月丁亥宴于行宮壬申帝以楚州平受宰臣已下稱賀畢宴於行宮　二月癸丑朔又宴於行宮庚申至高郵縣癸亥宴於行宮庚午在楊州宴於行宮　三月庚子以江南內附文武從官稱賀宴於行宮辛丑宴於永步行宮江南兩浙朝貢使皆豫焉庚戌宴從官及江南進奉使已下於行宮　四月壬子朔駐蹕楊州江南遣使進買宴錢二百萬仍遣伶官五十八人俱來癸丑召從官及江南進奉使馮延巳已下宴于行宮江南偽臨汝郡公徐遼代李景捧壽觴以獻仍進金酒器御衣等甲寅駐蹕楊州宴從官及江南吳越進奉使於行宮己未次泗州宴從官於行宮甲子至宿州宴從官於行宮戊辰至宋州東京文武百官來迎望日宴百官於行宮丙子幸迎春苑玉津園宣教坊樂至暮還宮　五月丁亥宴文武於廣政殿廻鶻達靼進奉使亦預之（是月壬午帝謂侍臣曰向來所司進食各分等差今後賜宴群臣食物並須類從所食不得更有分別）閏七月庚申宴文武百官於廣德殿　九月乙丑賜宰臣樞密使三司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宴于玉津園張教坊樂先是帝以前代有賜百官觀稼之事後以是歲秋成又念內臣之勞故有是命　十月庚辰宴文武百寮及諸道進奉使於廣德殿丙申宴于廣政殿　十二月乙酉宴於廣政殿　六

年正月壬子宴於廣政殿庚申帝命諸將大射於鞠場既而宴於講武殿乙丑命諸將大射於鞠場　二月庚辰宴於廣政殿　三月甲子宴於廣政殿壬申復宴於廣政殿　四月帝北征戊寅至澶州宴從官於行宮癸未次博州天平節度使李重進見于路左是日宴于行宮辛卯至滄州宴從官於行宮　五月丙午至瓦橋關宴從官於行宮乙酉還京賜百官及諸道進奉使宴於迎春苑　宋宋史禮樂志宴享之禮所以訓恭儉示惠慈也宋制嘗以春秋之季仲及聖節郊祀籍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遇大災大禮則罷天聖後大宴率於集英殿次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則不拘常制凡大宴有司預於殿庭設山樓排場為群僊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司天鷄唱樓於其側殿上陳錦繡帷帟垂香毬設銀香獸前檻內藉以文茵設御茶牀器於殿東北楹間羣臣醆斝於殿下幕屋設宰相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宣徽使三師三公僕射尚書丞郎學士直學士御史大夫中丞三司使給諫舍人節度使兩使留後觀察團練使待制宗室遙郡團練使刺史上將軍統軍軍廂指揮使坐於殿上文武四品以上知雜御史郎中郎將禁軍都虞候坐於朶殿自餘升朝官諸軍副都頭以上諸蕃進奉使諸道進奉軍

將以上分於兩廡宰相使相坐以繡墩（曲宴行幸用杌子）參知政事以下用二蒲墩加罽毯（曲宴樞密使副並同）軍都指揮使以上用一蒲墩自朶殿而下皆緋緣毛條席殿上器用金餘以銀其日樞密使以下先居訖當侍立者升殿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詞謝宰相外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羣臣立侍次宰相次百官舉酒或傳旨命釂即搢笏起飲再拜（曲宴多令不拜）或上壽朝會止令滿酌不勸中飲更衣賜花有差宴訖蹈舞拜謝而退建隆元年大宴於廣德殿酒九行而罷乾德元年十一月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謂之飲福是後三年開寶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並設秋宴于大明殿以長春節在二月故也太平興國之後止設春宴在大明者十一在含光者六宴日親王樞密使副宣徽三司使駙馬都尉皆侍立軍校自龍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上立於庭其宴契丹使亦於崇德殿但近臣及刺史郎中而上預焉淳化四年正月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直史館陳靖上言古之饗宴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為盛焉伏見近年內殿錫宴羣臣當坐於朶殿兩廊者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紛分無別及至尊舉爵群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欲望自今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

次拜起失節喧譁過甚者並令糾舉又惟飫賜之典以寵武夫大寒之餘欲為盛饌計一飯所費可數人之屬厭而將校輩或至終宴之時尚有欲炙之色蓋執事者失於察視不及潔豐而使然也伏望並申嚴制至道元年三月御史中丞李昌齡亦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盍得為高會宜乎盡禮而有位之士鮮克致恭當糾其不恪又供事禁庭常定員數籍姓名以譏其出入酒殽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並從之咸平三年二月大宴含光殿自是始備設春秋大宴五年御史臺言大宴起居舍人司諫正言三院使御史並坐于殿廊望自今移升朶殿自餘依舊十二月詔凡內宴宗正卿令升殿坐班次依合班儀翰林學士梁顥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次為四圖須下閤門遵守從之景德二年九月詔曰朝會陳儀衣冠就列將以訓上下彰文物宜慎等威用符紀律况屢頒於條令宜自顧於典刑稍立歲時漸成懈慢特申明制以儆具僚自今宴會宜令御史臺預定位次各令端肅不得諠譁違者殿上委大夫中丞朶殿委知雜御史侍御史廊下委左右巡使察視彈奏內執殿直以上赴起居入殿庭行私禮者委閤門彈奏其軍員令殿前侍衛司各差都校一人提轄但虧失禮容即送所屬勘斷訖奏仍令閤門宣徽使互相察舉敢蔽匿者糾之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詔宣徽院御史臺閤門殿前馬步軍司凡內宴臣僚軍員并祗候使臣等並以前後儀制曉諭務令遵稟違者密具名聞其軍員有因酒言詞失次及醉仆者即先扶出或遣殿前司量添巡檢軍士護送歸營又詔臣僚有託故請暇不赴宴者御史臺糾奏天禧四年直集賢院祖士衡大宴將更衣羣臣下殿然後更衣更後再坐則羣臣班于殿庭候上升坐起居謝賜花再拜升殿仁宗天聖三年監察御史朱諫言伏見大宴宗室先退允為得禮尚有文武臣僚父子兄弟者皆預再坐欲望自今內宴百官有父子兄弟叔姪同赴再坐時卑者先退慶曆七年御史言凡預大宴并御筵其所賜花並須戴歸私第不得更令僕從持戴違者糾舉熙寧二年正月閤門言準詔裁定集英殿宴入殿人數中書二十二人樞密院三十人宣徽院八人親王八人昭德節度使兼侍中曹佾三人皇親使相三人皇親正刺史以上至節度使并駙馬都尉各一人翰林司一百七十八人御廚六百人儀鸞司一百五十人祗候庫二十人內衣物庫七人新衣庫七人內弓箭庫三人鈐轄教坊所三人鐘鼓樓一十六人御藥院八人內物料庫九人法酒庫一十六人內酒坊八人入內內侍省前後行親事官共五人皇城司職員手分二人御史臺知班一十一人灑

掃親從官人員已下一百人兩廊親從官四十二人提舉司句押官手分三人提舉火燭巡檢人員一十人快行親從官一十一人支散兩省花後苑造作所工匠等四人客省承受行首八人四方館職掌二人閤門承受行首已下一十八人是歲十一月以皇子生宴集英殿七年九月詔自今大宴親王皇親使相樞密使副使宣徽使駙馬都尉並於殿門外幕次就賜酒食舊制會食集英西廊之廡下喧卑為甚權發遣宣徽院吳充奏其事故有是命元豐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命皇子延安郡王侍立宰相王珪等率百官進賀詔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珪等再拜稱謝久之王乃退時王未出閤帝特令侍宴以見羣臣九年閤門言大宴不用兩軍妓女只用教坊小兒之舞王拱辰請以女童代之八年詔罷獨故事大宴前一日御殿閱百戲謂之獨看修國史范祖禹言是日進神宗紀草陛下覽先帝史冊甫畢即觀百戲理似未安故請罷之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宮帝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三年六月罷春宴八月罷秋宴以魏王出殯翰林學士蘇軾不進教坊致語故也是後以時雨未足集英殿試舉人尚書省大禁中祈禳祁國公主未葬皆罷宴凡大宴有故而罷則賜預宴官酒饌于閤門朝堂升殿官雖缺故不

從游宴亦遣中使就第賜焉親王中書樞密宣徽三司使副學士步軍都虞候以上三師三公東宮三師三公以下曾任中書門下致仕者亦同凡外國使預宴者祥符中宴崇德殿夏使於西廊南赴坐交使以次歇空進奉押衙次交州契丹舍利從人則於東廊南赴坐四年又升甘州交州於朵殿夏州押衙於東廊南頭歇空坐七年龜茲進奉人使歇空坐於契丹舍利之下其後又令龜茲使副於西廊南赴坐進奉押衙重行於後武州沙州使副亦於西廊之南赴坐其餘大略以是為準大觀三年議禮局上集英殿春秋大宴儀其日預宴文武百僚詣東西殿庭相向立皇帝出御需雲殿閤門內侍管軍等起居皇帝降坐御集英殿鳴鞭殿中監以下通班起居殿中監少監升殿通喚閤門官升殿攝左右軍巡使執笏起居訖擎鞭執仗侍立餘非應奉官分出次鍾鼓樓節級就位四拜起居次舍人通喚訖分引群官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官贊大起居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復位羣官再拜舞蹈又再拜贊各就坐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廊前相向立朵殿兩廊官立於席後有遼使則舍人引大遼舍人西入大起居贊各就坐贊再拜贊就坐引升西廊次舍人傳事引從人分入四拜起居謝坐並同舍利儀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者醆人謝升殿再拜內侍

進御茶床殿侍斟酒訖次贊天武門外祇候東上閤門官詣御坐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盤醆授班首少監啓醆以酒注之班首奉詣御前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盤授殿中監出笏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殿上臣僚席前相向立東上閤門官接引詣御坐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接盤奉詣御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醆退虛跪興授醆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贊各賜酒羣臣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復贊就坐酒初行羣官搢笏受酒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皇帝再舉酒（並殿中監少監進）羣臣俱立席後樂作飲訖贊各就坐復行羣臣酒飲訖皇帝三舉酒皆如第一之儀上食典御進食太官設羣臣食樂作賜祇應臣僚酒食贊謝拜訖復位皇帝四舉酒（並典御進酒）樂工致語羣官皆立席後致語訖贊百官再拜就坐樂作皇帝五舉酒樂工奏樂庭下舞隊致詞樂作舞隊出東上閤門奏再坐時刻候敕隊訖內侍舉御茶床皇帝降坐鳴鞭羣臣退賜花再坐前二刻御史臺東上閤門催班羣官戴花北向立內侍進班齊牌皇帝詣集英殿百官謝花

再拜又再拜就坐內侍進御茶床皇帝舉酒殿上奏樂庭下作樂皇帝再舉酒殿上奏樂庭下舞隊前致語樂作出皇帝三舉酒四舉酒皆如上儀若宣侍醆即隨所向閤門官以下揖稱宣示醆躬贊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再拜舞蹈又再拜訖分班出閤門官側奏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集英殿飲福大宴儀初大禮畢皇帝逐頓飲福餘酒封進入內宴降出酒既三行泛賜預坐臣僚飲福酒各一醆群臣飲訖宣勸各興立席後贊再拜訖復坐飲並如春秋大宴之儀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令有司遵守更不創造五月閤門修立集英殿大宴儀注乾道八年十二月詔今後前宰相到闕如遇赴宴賜茶其合坐墩杌非特旨並依官品又行門榮諸色祇應人依紹興例並賜絹花自是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見辭各有宴熙大宴視東京時則亦簡矣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觀稼畋獵所至設宴惟從官預謂之曲宴或宴大遼使副于紫宸殿則近臣及刺史正郎都虞候以上預暮春後苑賞花釣魚則三館祕閣皆預太祖建隆元年七月親征澤潞宴從臣于河陽行宮又宴韓令坤已下於禮賢講武殿賜襲衣器幣鞍馬以賞澤潞之功也四年四月宴從臣於玉津園乾德三年

七月六日詔皇子開封尹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汎舟後苑新池張樂宴飲極歡而罷是歲重陽宴近臣於長春殿太宗太平興國九年三月十五日詔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帝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帝習射于水心殿雍熙二年四月二日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習射賞花曲宴自此始。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雪帝晝御玉華殿詔宰臣及近臣謂曰春夏以來未嘗飲酒今得此嘉雪思與卿等同醉又出御製雪詩令侍臣屬和後凡曲宴不盡載真宗咸平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宴群臣于崇德殿不作樂二年八月七日再燕用樂二月晦賞花宴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殿盡歡而罷自是遂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御龍圖閣曲宴詔近臣觀太宗草行飛白篆籀八分書及畫景德二年十二月五日宴尚書省五品諸軍都指揮使以上契丹使于崇德殿不舉樂以明德太后喪制故也時契丹初來賀承天節擇膳夫五人齎本國異味就尚食局造食詔賜膳夫衣服銀帶器帛六年七月二十九日詔輔臣觀稟于後苑御山子觀御製文閣御書及嘉禾圖賜飲是日皇子從游四年

七月十一日詔近臣及寇準馬拯觀內苑穀遂宴于玉宸殿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太子宗室近臣諸帥赴玉宸殿華芳亭觀稻賜宴仍以稻分賜之仁宗天聖二年既禫除百官五表請聽樂而秋宴用樂之半詔輔臣曰昨日宴宫中朕數四上勉皇太后聽樂王欽若以聞太后太后曰自先帝棄天下吾終身不欲聽樂皇帝再三為請其可重違乎明年上元節乃朝謁景靈上清宫啓聖院相國寺遂御正陽門宴從官觀燈次日太后召命婦臨觀又春秋大享纖為常夏御南御莊刈麥秋瑞聖園刈穀並宴從官或射不為常皇祐五年後苑寶政殿刈麥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崇以種麥庶知稼事不易也自是幸觀穀麥惟就後苑春夏賞花釣魚則歲為之常嘉祐七年十二月特召兩府近三司副使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管軍臣僚至龍圖天章閣觀三聖御書及寶文閣為飛白分賜下逮館閣官製觀書詩賜韓琦以下和進遂宴群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數日再會天章閣觀三朝瑞物復宴群玉殿酒行上曰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復辭因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一大卮出禁中名花金盤貯香藥令各持歸莫不霑醉至暮而罷熙寧元年四月御史中丞滕甫言臣聞君命召不俟駕此臣子所以恭其上也今錫宴而有託詞不至者甚非恭上之節也自宴設羣臣非大故與實有疾病無得託詞仍令御史臺察舉二年八月實録書成皆宴垂拱殿十月脩定閤門儀制所言垂拱殿曲宴當直翰林學士與觀文資政龍圖寶文樞密直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並赴坐而翰林學士兼他職者不預考之官制似未齊一請自今曲宴翰林學士與雜學士並赴從之元豐五年七月以兩朝國史書成宴于垂拱殿十一月宴景靈宮祠官于紫宸殿元祐二年九月經筵講論語徹章賜宰臣執政經筵官宴于東宫帝親書唐人詩賜之紹聖三年十一月以進神宗皇帝實録畢曲宴宰臣執政文臣試侍郎武臣觀察使以上并修國史官赴坐元符元年五月詔受寶畢宴于紫宸殿宰臣以下文臣職事官六曹員外郎監察御史以上武臣郎將諸軍副指揮使以上預坐政和二年三月上巳御筵詔令移用它日以國有故宰臣請罷宴故也大觀三年議禮局上垂拱殿曲宴儀皇帝視事畢東上閤門進呈坐圖舍人奏閤門無公事皇帝降坐鳴鞭入殿後閤諸司排設備東上閤門附内侍奏班齊皇帝出閤升坐鳴鞭三公直學士以上親王使相至觀察使以上分東西入詣殿庭横行北向立定班首奏聖躬萬福舍人賛各就坐再拜訖分引詣東西階升殿席前相向立次教坊使以

下常起居次看醆人謝升殿次内侍進御茶床殿侍酙酒訖閤門詣御坐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横行北向賛再拜班首奏酒躬進樂作皇帝飲訖舍人賛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賛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復賛就坐酒初行先宰相次百官皆作樂（後準此）尚食典奉御進食太官令設羣官食酒五行若宣示醆即隨所向閤門攢稱宣示醆躬賛就坐若宣勸即立席後躬飲賛再拜内侍舉御茶床舍人引班首以下降階横行北向再拜分班出皇帝降坐上巳重陽賜宴儀其日預宴官以下並赴宴所就次諸司排設備預宴官以下詣庭中望闕位立次中使詣班首之左稍前立中使宣曰有勅在位官皆再拜訖中使宣曰賜卿等御筵在位官皆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中使退預宴官分東西升階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五行預宴官並興就次賜花有差少頃戴花畢與宴官詣望闕位立謝花再拜訖復升就坐酒行樂作飲訖食畢樂止酒四行而退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四月十六日帝御廣政殿宴中書門下端明翰林樞密直學士文武常參官見任前任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道進奏使外國蕃客酒九行而罷八月二十三日大宴廣政殿（玉海八月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吳越朝貢使皆預九月辛丑宴近臣於萬春殿後九日又宴於廣德殿皆曲宴也凡曲宴無常惟上所命）四年八月十一日宴廣政殿乾德三年九月十九日開寶三年九月十七日五年九月六日六年九月十三日七年九月五日八年九月一日並宴大明殿太祖朝以長春節在二月故止設秋宴二年九月以昭憲皇太后喪罷三年九月以脩大内十月十九日大宴廣政殿四年九月十一日大宴廣政殿始奏樂昭憲皇太后喪制終也　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謂之飲福宴三年三月一日大宴廣德殿時長春節後未賜宴會孟昶降表使至故緩（玉海四年八月九日辛丑宴紫雲樓）開寶元年七月二十日河東旋師大宴大明殿賜宰臣樞密使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襲衣金帶四年五月一日受劉鋹降大宴大明殿鋹及江南兩浙泉州占城三佛齊進奏使皆預九月以郊祀近罷十二月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九年四月六日西京南郊禮成大宴廣壽殿賜親王近臣列校襲衣金帶鞍勒馬器幣有差（貫氏談録太祖大宴雨驟作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待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史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太宗（玉海太平興國

（進士賜宴　二年正月戊辰御講武殿試進士賜呂蒙正以下及第始分甲次庚午試諸科賜綠袍靴笏賜宴開寶寺其詩二章賜之唐時禮部放榜後醵錢曲江號聞喜宴五代多於佛舍名園周顯德中官為主之上命中使典領供帳甚盛三年九月甲申親試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題為準賜胡旦以下及第又賜綠袍靴笏自此為定制乃爾賜諸科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八年三月丙子賜王世則等及第四月辛卯朔始就瓊林苑賜宴舍法行改賜于辟雍宣和復舊中興士子中免賜紹興十七年十一月禮部侍郎周執羔請舉行舊制賜聞喜宴于禮部貢院十八年六月三日就宴賜御書儒行篇）二年十一月九日帝御大明殿宴親王及中書門下翰林學士文武常參官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諸軍將校諸州進奉使吳越國契丹西南蠻渤泥國使酒九行而罷時始許羣臣舉樂會冬至交朝特設此宴三年三月二日大宴大明殿五年三月七日六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三月十一日八年三月十日九年三月二日雍熙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三年三月五日四年三月四日端拱元年二月五日並宴大明殿淳化元年三月一日二年三月七日三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十二日至道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年二月五日並宴含光殿太宗朝以乾明節在十月故止設春宴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四年二月以親征太原罷六年十二月九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大明殿端拱二年三月詔罷淳化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眞宗咸平二年九月十一日帝御含光殿大宴羣臣三年九月十日四年九月十一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十五日景德三年九月七日大中祥符元年八月十七日二年九月六日五年九月十九日七年九月十三日並宴含光殿八年九月十日天禧三年九月十四日四年九月四日並宴大明殿十一月十一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宴含光殿四年三月十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三月十四日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九日八年三月十九日並宴含光殿九年三月七日天禧二年三月六日三年三月六日並宴大明殿眞宗朝始備設春秋宴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　景德元年春以明德皇太后喪罷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大宴含光殿以明德皇太后喪不舉樂九月十一日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亦如之十一月十六日以南郊禮成大宴含光殿不舉樂是後南郊罷宴惟賜福酒而已三年七月二十五日大宴含光殿始用樂明德皇太后喪再朞也四年九月三日大宴含光殿

以章穆皇后喪不舉樂大中祥符元年二月以賜酺罷十二月八日以東封還大宴含光殿二年三月以賜酺罷三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大宴含光殿前一日大風夜漏未盡徹雨及旦景色和霽亭午有黃赤氣瑞雲如蓋聚為五色鶴數隻飛翔羣臣在席莫不贊嘆九月十三日以雨罷文武百官諸軍將校並賜酒食諸司賜與如例四年三月十三日車駕駐西京大宴大明殿四月十三日祀汾陰禮成大宴含光殿帝作慶成閤宴七言詩羣臣皆和六年九月十三日以雨罷七年八月五日以奉祀禮成大宴含光殿九年八月十七日詔以愆雨罷　天禧元年二月以賜酺罷九月十三日詔以蝗災罷二年九月以賜酺罷四年三月十八日大宴會慶殿內出牡丹花分賜羣臣帝作紫牡丹花賜花七言詩命近臣和　仁宗天聖二年九月十八日帝御會慶殿大宴羣臣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六年九月二十三日七年九月二十日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九年九月二十一日並宴會慶殿景祐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寶元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康定元年九月二十五日二年九月二十三日慶曆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四年九月二十一日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皇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三年九月十八日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和元年九月十八日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六年九月二十四日並宴集英殿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南郊禮畢大宴會慶殿三年正月十一日大宴會慶殿四年正月九日五年正月九日六年正月九日七年正月九日八年正月九日九年正月九日十年正月九日並宴會慶殿明道二年正月十日景祐三年三月九日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慶曆二年三月三十日三年三月十七日六年三月七日皇祐二年三月十八日四年三月十九日至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嘉祐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三年三月十八日四年三月二十一日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並宴集英殿十年九月以大內火罷　明道二年三月二日以耕籍禮成大宴集英殿九月以章獻明肅皇太后喪罷　景祐元年以章獻明肅皇太后喪罷春秋宴二年九月十三日始大宴集英殿以丙午時罷四年二月十七日詔以莊惠皇太后祔廟未畢罷　寶元二年三月以魏國夫人喪罷　康定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以風霾罷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詔以豫王喪罷　慶曆四年三月以燕王喪罷五年三月四日詔以安國夫人在殯罷七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歲旱罷

九月七日詔以河北水災罷八年三月二日以雨罷八月二十三日詔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　皇祐元年三月六日詔罷二年八月十三日詔以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二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十三日詔以三聖御容進發罷九月八日詔以郊禮近罷六年三月十三日詔以日食罷至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以帝不豫罷八月三日詔以恭謝近罷嘉祐元年九月十八日詔恭謝禮成以十月五日賜飲福宴後以來詣神御殿恭謝罷四年八月十五日詔以祫饗近罷十月二十六日以祫饗禮成大宴集英殿六年三月十七日以宰臣富弼母喪罷七年三月十七日詔以久旱罷七月八日詔以明堂禮近罷十月十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　英宗治平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以霖雨罷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帝御集英殿大宴群臣　神宗熙寧二年八月四日以兩朝實錄成宴近臣于垂拱殿（修撰檢討官預）九月二十四日上御集英殿大宴群臣三年九月十五日五年九月十三日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八年九月十九日九月九月二十八日十年九月十九日元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並宴集英殿閏十一月五日以皇子生大宴集英殿二年二月二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三月二

十二日六年三月二日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八年三月十三日十年三月十七日元豐元年閏二年三月六日五年三月六日六年二月十八日七年三月十八日並宴集英殿四年三月十七日詔以陝西出師罷春宴十月三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玉海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兩朝國史成宴垂拱殿七年三月丁巳大燕群臣于集英殿皇子延安郡王年九歲立侍于御座之側左僕射王珪率百官進賀於殿上命珪與王相見以之王乃見王未出閤上特令侍宴以其尊德）九年二月十三日詔以南方出師罷春宴元豐三年以慈聖光獻皇后喪罷春秋宴四年亦如之五年九月以帝不豫罷秋宴七年九月十四日大宴集英殿以帝服藥酒五行罷　哲宗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大宴集英殿五年九月十四日七年九月十九日並宴集英殿三年二月十二日以雪久陰罷春宴八月二十二日以魏王出殯罷秋宴四年三月十六日以時雨稍愆罷春宴十月八日以明堂禮成大宴集英殿飲福也五年三月十八日以時雨未足罷春宴六年二月十二日以三月集英殿試舉人罷春宴（以閏）七年三月十日大宴集英殿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紹聖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元符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二年三月二十日並宴集英殿八年九月以宣仁聖烈皇后喪罷

秋宴紹聖元年二年春秋宴亦如之三年三月二日以尚書省火嗣濮王宗綽喪罷春宴九月十三日以邠國公主表薨罷秋宴四年九月以星出西方罷秋宴元符元年五月十一日以受寶畢宴紫宸殿九月二日以霖雨罷秋宴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皇子生宴集英殿　徽宗政和元年三月十七日大宴集英殿七年三月一日八年三月八日　宣和二年三月十七日四年三月十日五年三月六日七年三月九日並宴集英殿（錄並闕）三年二月二十八日詔罷春宴是月九日崇恩太后崩五年九月八日宴集英殿宣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並宴集英殿（錄並闕）　孝宗乾道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宴宰執以下及金國報問使副于紫宸殿二年正月五日宴宰執以下及金國賀正旦使副于紫宸殿（自此至九年同）　（玉海淳熙二年五月辛卯賜輔臣燕于澄碧在苑中上曰朕嘗觀無逸篇眞後世龜鑑又語及君臣相遇之難又論用人不可分別黨與須當盡公又曰朕常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上曰今日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絲竹管絃葉衡等各起謝）

夏啓鈞臺之會周武在鎬之飲易著需雲之象書紀素飲之篇周歌宴鎬漢榮橫汾也構尚膳五獸為豆四瀆為杯肴駟連纖酒駕方軒千鍾電輸萬

旄星紫湯鼎斧金天闕鷸鰹日麗繒峰冠蓋雲集旆組星陳需雲上覆甚露下流置酒乎顏天之臺張樂乎繆萬之寓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族居逸奏金鼓迭起鏗鎗閶聆洞心駭耳陰陽為肴造化為宰會元氣酌太和雲油雨霈恩鴻澤而譚汪濊俯陳隋金鮑在席咸奏翹舞齊動郊詩上膺萬壽下從百福　五莛之堂九凡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會宰籙饋交錯文質饗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賜牋象畢出搆勞贈賄準禮無失舉鳳栖語丹忽在雍為組孔碩或燔或炙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庭燎晰晰璧玉華光皇慈霈洽聖渥天浮百末旨酒酌彼金罍亦既醉止于天樂兮忽過加籩思侯置醴天錫難老如岳之崇含和吐氣酌德詠仁外嚢百品酒正六物台鼎資危天星奉酒掌后庚止有來雍雍豐有萬儔旨酒千鍾禮儀卒度物有其容晰晰庭燎噦噦鼓鍾禮充樂備簫韶九成拉樂飲酒醑而不盈賓之初筵鏘鏘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魏順養正降福孔宜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十八養

黨

慶元黨

慶元黨禁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者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於近習者慮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群賢之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宮府之間近習竊柄一時帷室爲事元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叟序

慶元黨禁首末僞黨共五十九人　宰執四人　趙汝愚右丞相饒州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泉州王藺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學士吉州　待制已上十三人　朱熹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建寧徐誼權工部侍郎溫州彭龜年吏部侍郎台州陳傅良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溫州薛叔似權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章穎權兵部侍郎兼侍講婺州鄭湜權刑部侍郎福州樓鑰權吏部尚書明州林大中吏部侍郎婺州黃由權禮部尚書平江黃黼權兵部侍郎臨安何異權禮部侍郎撫州孫逢吉權吏部侍郎吉州　餘官三十一人　劉光祖起居郎兼侍讀蜀呂祖儉大府寺丞婺州葉適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財賦溫州楊方秘書郎汀州項安世校書郎荊南沈有開起居郎常州曾三聘知郢州臨江軍游仲鴻軍器監簿果州吳獵監察御史潭州李祥國子祭酒常州楊簡國子博士明州趙汝談淮西安撫司幹官陳峴校書郎溫州范仲黼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成都汪逵國子司業信州孫元卿國子博士袁燮太學博士明州陳武國子正溫州田澹宗正丞兼權工部郎官南劍黃度右正言紹興詹體仁太府卿蔡幼學福建提舉溫州周南池州教授平江吳柔勝新嘉興府教授宣州李壁校書郎蜀王厚之直顯謨閣江東提刑紹興孟浩知湖州袁州趙鞏秘閣修撰知楊州白炎震新通判成都府晉州　武臣三人　皇甫斌池州都統制范仲壬知金州張致遠江西兵馬鈐轄　太學生六人　楊宏中　周端朝　張衜　林仲麟　蔣傳　徐範　士人二人　蔡元定編管道州嘉定三年奉聖旨特贈迪功郎呂祖泰決杖配欽州嘉定元年奉聖旨特補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已上並見於當時臺諫章疏　秀巖李心傳朝野雜記所編攻僞學人京鏜右丞相洪州何澹樞密處州劉德秀諫議大夫洪州胡紘御史處州倪思尚書湖州李沐正言湖州劉三傑正言婺州施康年正言通州姚愈大諫平江陳賈兵部侍郎贛州楊大法侍御婺州張釜大諫鎮江錢象祖參政台州葉翥尚書處州許及之樞密溫州張巖侍御揚州陳讜侍郎興化軍傅伯壽侍郎泉州汪義端中書舍人徽州高文虎直院明州張伯垓察院秀州鄧友龍察院衢州康師旦吏部侍郎平江趙善堅　林采監察御史沈繼祖監察御史興國丁逢川秦都大常州部褒司直秀州王沅轉運使錢鍪衢州守余嘉新州教授漳州趙師召迪功郎張貴謨處州黃掄　鄭丙福吏部尚書淳熙間林栗福兵部侍郎淳熙間王淮婺丞相淳熙間　寧宗皇帝之登極也丞相趙汝愚時知樞密院求能通意於慈福者有知閤門事韓侂冑自詭於太皇太后爲親屬請効力遣入白不許出遇內侍關禮于門告之禮請獨入泣涕固請太皇許之命侂冑復入使諭意於汝愚其論遂定侂冑繇此自謂有定策功且依托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時汝愚方收名四方知名之士聚於本朝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從中出初上在潛邸聞朱熹名每恨不得爲本宮講官踐祚之日以煥章閣待制召于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惕然以時事爲憂於免牘已寓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未數內批逐首相留正熹至上饒聞之益有憂色暨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發號施令無一不出乎朝廷進退人才無一不合乎公論不爲偏聽以啓私門則壅蔽之萌不得作矣今日之計莫大於此又再三而言之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請對曰發侂冑之姦適龜年出護使客侂冑益得爲計熹累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語汝愚方謂其易制不之虞登聞鼓院游仲鴻汝愚客也力諫汝愚不聽而所倚以爲腹心謀事者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冑請洩又以內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言之畧曰朝廷紀綱所當嚴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於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治世之體況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

患臣嘗再三深爲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以驅使之故稍可假借實隂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柰何人欲襲其迹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勞而所得寵賚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事參稽令典厚報其勞而凡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一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徇己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當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與繳駁之官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齋獨宿終夜不寐憂慮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竊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清閒之燕矣疏入侂胄大怒隂與其黨謀去其爲首者則其餘去之易爾所謂首者盖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止爲戲熒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頗見嚴憚於是侂胄之計遂行及熹講筵留身再乞施行前疏退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時紹熙五年甲寅冬閏十月十九日甲戌也汝愚獨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二十一日侂胄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熹即附奏謝遂行二十二日給事樓鑰封還録黃舍人鄭駟面奏乞留熹上許除京祠已而不下二十三日起居郎劉光祖又言之二十四日中書舍人陳傅良再封還録黃二十五日有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郡劉光祖再上疏留行不報樓鑰再封還録黃二十七日有旨依已降旨指工部侍郎兼侍講黃艾因講問逐熹之驟齦齦再三不已吏部侍郎兼侍講孫逢吉上疏留熹又因講權輿之詩反覆以諷上曰朱熹所言多不可用時侂胄欲用優人王喜爲閤門祗候喜即前日效熹爲戲者逢吉誦言將入諫乃止監察御史吳獵入劄子乞留熹不報登聞鼓院游仲鴻上言朱熹海內名儒首蒙收召四方傳誦以爲天下大老歸之纔四十餘日復有宮祠之命遠近相弔以爲天下大老去之則人孰不欲去者若正人盡去陛下何以爲國願亟還朱熹毋使小人得志養成亂階時侂胄勢方盛人皆爲仲鴻危之熹以十月辛卯入見中間進講者七內引留身奏事者再面對賜食各一在朝甫四十有六日云熹去彭龜年遂徑論侂胄竊弄威福爲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請劉于畢又奏只緣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去此小人毋使天下人謂陛下去君子如此之易去小人如此之難上初欲兩罷之汝愚關陳欲兩留之既而內批彭龜年與郡節度使吳琚奮言特上無堅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之則去之必矣侂胄既留勢益張先是侂胄恃功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有怨言僉書樞密院羅點慰解之徐誼爲京尹勸汝愚以節度與之汝愚悔遣人諭侂胄侂胄荅語不遜遂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爲人疏直不虞其奸會汝愚奏除劉光祖侍御史方進呈知樞密院陳騤忽奏光祖與臣有嫌令光祖入臺願先避位汝愚愕然而止侂胄遂內批御史中丞盖侂胄與騤合謀已定獨汝愚未之覺耳汝愚嘗乞令近臣舉御史有大理寺簿劉德秀者與侂胄深交乃諭中司令薦德秀時近臣薦者甚衆侂胄下內批令用中司所舉者德秀既除監察御史其黨以次而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工部尚書趙彥逾者汝愚謀立上時還遣意於殿帥郭杲事定亦汝愚引已同升而止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彥逾遂與侂胄合未幾改除四川制置彥逾愈恨入辭疏廷臣姓名于上指爲汝愚之黨曰老奴已去不惜爲陛下言之而上亦疑矣會僉書樞密院羅點尚書黃裳卒裳潛邸舊臣上所倚信點既卒侂胄又亟擢其黨京鏜汝愚由是益孤至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群憸附和視正人如寇仇衣冠之禍自此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盡矣侂胄然之慶元元年乙卯春正月二十五日辛亥遂擢其黨將作監時李沐爲右正言使擊汝愚二月二十一日丁丑右正言李沐上疏乞罷汝愚政柄以尊安天位塞絕姦原是日右丞相趙汝愚乞罷政出浙江亭待罪詔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李沐又乞更不宣押是晚鎖院二十二日戊寅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詞畧曰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力陳悃愊祈避煩言起居郎權直學士院鄭湜草也湜坐無貶詞免兼學士院未幾罷去二十三日己卯權兵部侍郎章穎與郡以上疏留汝愚也右正言李沐論其附上罔下繼與宮觀二十四日庚辰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徐誼亦坐上疏論救汝愚罷去御史中丞何澹殿中侍御史楊大法監察御史劉德秀劉三傑論汝愚冒居相位令其罷免不當加以書殿隆名帥藩重寄伏乞寢其福唐之命令其職名奉祠杜門省咎二十八日甲申有旨依所乞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復上疏留汝愚李沐又劾之三月二十九日甲寅祥簡並罷夏四月二日太府寺丞呂祖儉疏留汝愚併論朱熹彭龜年等不當逐語侵侂胄四日戊午詔呂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封還録黃五日詔祖儉志在無君其罪當誅姑從寬貸以示寬容自合書行於是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六人伏闕上書其畧曰臣聞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而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杜絶邪枉要其處心實在於愛君憂國群小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盡去其朋黨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主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釁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後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我宋不競貽禍至今此臣子所不忍言陛下所不忍聞者臣竊見近者諫官李沐論前相趙汝愚所爲乖戾隨即罷去若慮陛下父子之際懷不自安故黜汝愚以謝天下亦未爲過如沐所言則以爲汝愚自居同姓數談夢兆專政擅權欺君植黨殆將不利於陛下以此加誣其實不然汝愚之去中外咨憤而李沐以爲父老歡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道路譁然以爲李沐內結權倖陰有指授率爾肆言全無忌憚廟堂屏息不敢異議天下扼腕氣將異伸其氣燄已足以熏灼朝路撼搖國勢陛下若不亟治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陛下獨不念去歲之事乎人情危疑變在朝夕當是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使陛下得以成壽康皇帝揖遜之志行孝宗皇帝未舉之喪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方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於此時爲利上下安妥乃有異意乎李沐輒以危言悚脅陛下巧於中傷君子立威名情狀敗露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稍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寘李沐以謝天下六日庚申詔宏中等妄亂上書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馹言臣仰惟國家開設學校教養士類德至渥也自建太學以來上書言事者無時無之累朝仁聖相繼天覆海涵不加之罪甚者押歸本貫或他州聽讀而已紹熙間有布衣俞古上書狂悖若以指斥之罪坐之誅不爲過太上皇帝始者震怒降旨編管已而臣寮論奏竟從寬典陛下今日編管楊宏中等六名若以扇搖國是罪之則未若指斥乘輿之罪大以六輩言之則一夫爲至寡聖明初政仁厚播聞虐斷過嚴人情震駭所有録黃臣未敢書行詔馹依已面諭施行未幾馹罷知泉州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錢象祖遣人逮捕諸生押送所宏中衜仲麟範皆福州人端朝溫州人傅信州人傅久居學校志鯁有聞和聞之事皆其屬藁同日李沐除右諫議大夫劉德秀除右正言時知名之士罷斥相繼人情洶洶侂胄患之侍御史楊大法右正言劉德秀乃乞降詔以國是尊君中道等事訓飭在廷有不如詔者重寘典憲五月十三日命直學士院傅伯壽降詔如請伯壽乃自得之子自得乾道間以不受曾覿之招名聞四方至伯壽則奴事侂胄隸人蘇師旦致身通顯其弟伯成非其所爲每切責之至是伯壽首草詔以誣善類六月十七日德秀又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司業汪逵入劄辯之德秀以爲之言逵亦罷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南渡初其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得其傳致知力行其學大振學者仰之如太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熙之初也有因爲道學以誹薄之者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僞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脩者皆僞人也於是僉壬險很狠薄無行之徒利其說之便己揚袂奮臂以攻僞干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二十四日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僞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十三日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僞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詔榜朝堂十九日吏部郎官糜師旦建言請考覈真僞遂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迹然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當去者七月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大觀文冬十一月監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僞徒謀爲不軌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責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尚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冤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爲必至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蓍決之遇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遯翁遂以疾丐休致慶元二年御史中丞何澹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四日甲辰右諫議大夫劉德秀劾留正四大罪首論其招引僞學以危社稷僞學之稱自此始是月二十日丙子趙汝愚殁于衡州汝愚既貴零陵過衡陽而病又爲守臣錢鍪所窘遂服藥而卒天下冤之時有迪功郎趙師召者上書乞斬汝愚雖事不行然侂胄之黨以汝愚有定策功惟恐其

後進。故當時謂汝愚不死事固未可知也。二十七日詔聞有旨復元官。許歸葬。二月有關知舉葉翥倪思劉德秀奏論文弊。上言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夏六月乙丑。度支郎中淮西總領張釜言。邇者僞學盛行。賴陛下聖明黜斥姦回。登用賢哲。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爲前日之習。願陛下明詔大臣上下一心。堅守勿變。毋使僞言僞行。乘間以壞既定之規摹。乃除尚左郎官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僞學之黨皆名士。欲根株斷除之。一時號爲君子無不斥逐。太皇太后聞而非之。二十六日甲戌御筆令後給舍臺諫。不必更及舊事。務在平正。以稱朕意。侂胄及其黨皆怒。遂令臺諫爭之。於是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監察御史姚愈張伯垓。力爭以爲不可。乃改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之志愈急矣。御筆之出也。殿中侍御史黃黼獨贊之。與同列異。秋七月姚愈除殿中侍御史。黼除起居郎權兵部侍郎朱黻罷去。八月九日丙辰太常少卿胡紘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近元惡殞命。群邪屏遁。而或者唱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僞學之姦黨。次第用之。望宣諭宰執。應僞學之黨。曾經臺諫論列者。住進擬遂遷

起居舍人。冬十二月三日陳賈自寧國府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嘗擊朱熹故也。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數。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洶洶爭欲以熹爲奇貨。門人楊楫聞鄉曲射利者多撰造事跡以投合言者。亟以書告熹。熹報曰。死生禍福久矣。置之度外。不煩遠慮。然群憸相顧。久之不敢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者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語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爲監察御史。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立致富貴。遂奏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魅。及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送別州編管。二十六日。旨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丁巳。春正月省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言者。熹略起視之。復坐講論如初。詞色更爲和平。翌旦諸生乃知其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元定色不爲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遊百餘人。送別蕭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無

幾微不適意。一寸脈獨爲之泣涕流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道也。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熹爲之慟。元定師事熹。而熹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錄者。蓋引以自匹也。常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未嘗厭也。及其貶也。恨無可與晤。其殁也。祭云。以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可復得而見。蓋深致其哀。熹嘗謂中庸已發未發之旨。以爲人自嬰兒至老死。雖語嘿動靜之不同。然大體莫非已發。元定不以爲是。獨引程氏說以爲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辯論。始悟其說而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後爲之折衷。同門寡二。以故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唱僞蔡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二月丁巳大理司邵褒請明詔大臣。自今權臣之黨。僞學之徒。不得除在內差遣。六月癸卯言者又論三十年來僞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所謂狀元有元與兩優釋褐者非其私徒。即是其親故。望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宣教郎錢文子時以太學兩優釋褐一任。因當召試。徑就部注潭州醴陵知縣而去。時人稱之。閏六月六日戊寅朝散大夫劉三傑免喪入見。論僞學之黨變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及論留正共引僞學之罪。侂胄大喜。即日三傑除右正言。留正送邵州居住。秋九月二十七日丁卯。言者論僞學之禍。望申飭大臣。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當大比。漕司前取家狀。必欲書委不是僞學五字。於後時有柴中行者。爲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士論壯之。冬十二月丁酉。知綿州王沇乞置僞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僞學薦舉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岩論由阿附權臣。植立黨與。由遂罷去。未幾擢沇利路轉運判官。慶元四年戊午。夏四月。右諫議大夫姚愈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爲道學之名。權臣力主之說。結爲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五月己酉遂命直學士院兼中書舍人高文虎草詔曰。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浸滋。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來。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諸賢。而不思實類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

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仇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各宜改視回聽毋攘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布告天下毋忽焉上此奏侂胄大喜之未幾遷兵部尚書御史中丞秋七月己未直寶文閣都大川秦茶馬丁逢入見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爲證時薛叔似葉適坐汝愚黨久斥皆起家爲郡故逢有是言宰執京鏜何澹然之翌日除軍器監慶元五年己未正月詔彭龜年追三官勒停曾三聘追兩官蔡璉補進義校尉周端朝告汝愚事也初汝愚定策之時直省官蔡璉頗旁竊聽欲行漏泄汝愚覺而囚之上即位遂從輕決配四年冬竄跡輦下用事者聞之以爲奇貨乃使璉排日供具誣汝愚定策時謀凡賓客所言共七十餘紙文書既就乃議送大理時侂胄之黨欲捕彭龜年曾三聘及徐誼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送棘寺中書舍人范仲藝草駁奏抽録黃見侂胄語之曰公今日得君凡所施爲當一以魏公爲法章蔡之權非不盛至今得罪清議以同文之獄故爾侂胄曰某初無此意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事侂胄取録黃藏之事遂格既而諫官張釜陳自强御史劉三傑張巖程松連疏有請詔以累經赦宥遂有是命鏜德秀在侂胄之門最爲凶險侂胄未顯時惟二人與之深交及用事所爲暴悖皆二人教之是歲劉光祖撰涪城學記有世方以道爲僞而以學爲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盍謹所先以待豪傑之興之語二月乙酉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蓄憤懷姦欺世慢上五罪詔光祖落職房州居住夏四月辛亥監都進奏院鄒友龍請明詔大臣周搶從違謹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秋九月十一日甲子進士呂祖泰投匭上書畧曰道與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悟耶陳自强何人也徒以侂胄童儒之師而躐致禁從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哉蘇師旦平江之胥吏周筠韓氏之厮役人盡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周筠以皇后親屬俱至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所謂師旦者乎椒房之親果有所謂周筠者乎其妄自尊大卑陵朝廷一至於此也願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强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胄雖怒甚恐重違人心會分行明堂禮故未及

閏十八日辛未禮成肆大眚後五日丙子乃批旨云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送連州拘管右諫議大夫程松殿中侍御史陳讜皆祖泰有當誅之罪今縱不誅猶宜杖黥然而竄之遠方是日得旨令送臨安府從杖一百其決免刺面配欽州牢城祖泰字泰然元祐戶部尚書公孺之五世孫也寓居無錫縣性疏達尚氣誼既得罪士大夫勞之者無悔色侂胄猶銜之祖泰始自分必死獨與以身悟朝廷就逮無懼色京尹趙善堅受侂胄計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亦有共爲章者乎汝第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何問之愚也吾固自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乎善堅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廷中聞之慄然有嘆息者時有太學生於齋壁題名中削去何澹名字以其嘗非道學也澹時已顯大怒於京尹因其出使不逞者與其黨遂捕治之太學生敖陶孫者爲詩以弔汝愚而侂胄未得其名俾其人併承之辭不伏乃移送大理命獄丞劾其事掠治無完膚獄竟不就猶坐不應削澹名送嶺南編管陶孫詩云左手旋乾右轉坤諸公相顧尚流言狼胡跋疐傷姬旦漁父沉湘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幾世孫陶孫福州人數年後登進士第獄丞用此除工部郎官冬十一月乙亥殿中侍御史陳讜請明詔大臣於進擬人才之初審其邪正而毋俟乎徽駁十二月甲午議者又言今奸僞之徒呼嘯朋侶以圖報復當戒其漸望自今回心向道者姑與外祠使知小懲大戒之福其長惡弗悛貫固不服者必重寘典憲投之荒遠庶幾咸知懲創宿道向方慶元六年庚申三月己未朱熹寢疾病諸生惟葉賀孫蔡沉九人在側沉元定子也辛酉解大學誠意章此爲熹絕筆甲子卒于正寢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訃遠者爲位而哭蔡沉主喪役黃榦主喪禮冬十一月葬于建陽之唐石時僞黨禁嚴守則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亦幾千人是月庚午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僞徒期以一日聚于信上送僞師朱熹之葬臣聞僞師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徒盛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僞師身據高坐口出異言或更相問答或轉相問難或吟哦經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默端坐如釋氏入定之狀至如遇夜則入至曉則散又如姦人事魔之教觀其文則對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儀語言險怪亦如釋氏之語錄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和同今熹身已歿其徒不忘生則畫象以事之歿則設位以祭之容有此事然會聚之間必無美意若非妄談世人之短長則是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仍共已施行申尚書省從之范念德爲鑄錢司主管官公檄檢視坑場便道會葬歸未至鄱陽有旨鐫官罷任蓋臺諫劾其離次會葬云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己亥議者又言僞學之徒餘孽未盡華願於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制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降充少保依舊職致仕先是呂祖泰上書既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僞習之成造端有自宜加黜削故有是命自熹獲罪黨禁益洋稍稍善類斥逐無遺至薦舉考校皆爲厲禁貪很猾暴慢恣肆之徒紛紜並起填塞要塗士知務修飭守廉隅者例取嫺侮或及於禍一時從游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㥘懦者更名他師過名不入甚至變易衣冠押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爲少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儉然避難者熹笑而不答與學者黃幹書曰前此常患來學之徒真僞難辨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鞴煅煉一番一等混淆夾雜之徒不須大段比磨勘辯而自無所遁其情矣先是有新州教授余嘉者上書政府乞斬熹右丞相謝深父語人曰彼何罪暨熹既殁言者猶不能已蓋侂胄用事以來一等小人知熹不齒於名勝懼一旦善類復用而己斥去於是横身以任其責京鏜何澹劉德秀胡紘四人實專僞學之禁爲侂胄斥逐異己者群小附之牢不可破鏜澹秀皆江西人鏜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國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汝愚自蜀召還上諭人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望輕資淺豈可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爲刑部尚書亟納交於侂胄繼擢執政自是爲侂胄謀主丙辰春正月遂除右丞相德秀自重慶守入朝不爲時相留正所知以著作佐郎范仲黼正之客也請爲之地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無安靜之理不得已除大理寺簿德秀怨仲黼薦己不力併憾之侂胄既除德秀監察御史遂爲侂胄鷹犬丙辰春既劾正四大罪遂仲黼罷之胡紘甲寅冬繞爲進奏院未爲人所知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乙卯年六月十七日遷司農寺簿九月十七日除秘書郎十一月八日除監察御史後九十日汝愚有零陵之命用紘章跡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先發者紘銳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醖釀章跡乃成會建方喪之義遷太常少卿紘遂以藁授沈繼祖澹始以留正薦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擧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太常亦謂當申心喪不得已乃去位時辛亥秋八月也癸丑冬十一月當免喪時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怨恨祈哀侂胄乙卯夏五月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僞學之禁以至執政己未春二月二十日罷吏部侍郎七月二十三日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庚申秋八月十四日鏜以左丞相死于位獨澹未去也辛酉歲七月十三日澹罷知樞密院事群憸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嘉泰二年壬戌春二月朔詔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趙汝愚曩因衆論寘諸深文朕以其舊藩之勳累經赦宥可復資政殿學士於是黨人之見在者徐誼劉光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范仲黼黃灝詹體仁遊仲鴻諸人咸先後復官自便或與州或宮觀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時朱熹殁已踰年而周必大留正各已貶秩還政十月二十四日詔朱熹以次對致仕閏十二月制周必大少傅留正少保嗣後僞禁稍解然宗師既亡義理日喪風俗自是大壞侂胄以專擅爲當然而恣其所爲小人以無恥爲常事而恬不之愧舉朝之臣知有侂胄而不復知有人主雖往時坐黨被斥之人亦有趑趄於侂胄之門者矣其禍極於開邊而後已許及之舊與薛叔似同擢補遺皆爲善類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許乃更遷給事中吏部尚書既而踰二年不遷乃間以侂胄叙其知予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涕零繼以屈膝侂胄惻然語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不數日遂除同知樞密院事侂胄嘗值生辰羣公上壽既畢集矣許爲吏部尚書適後至閽人掩關拒之許大窘會門闔未及閉遂俯僂而入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傳以爲笑侂胄有愛姬小故而出錢塘知縣程松聞之亟賂牙儈以八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之中堂夫婦上食事之甚謹姬皇恐莫知所爲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則知其事大怒松即上謁曰頃聞有郡守赴闕者欲得斯人懼遠方小吏不識事體他日有誤顧某忝爲赤縣職所當知故爲王取之耳侂胄意少解姬既得入侂胄尚未平姬具言松所以謹待之禮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後兩月遷監察御史踰年擢右正言數月遷右諫議大夫既而滿歲未遷殊怏怏乃市一妾獻之名松壽侂胄遣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距留妾恰三年其後帥劉貶官責詞有處汚穢而不羞莫汝爲甚之句蓋謂是也松池州人侂胄妻早死有四妾皆得郡封所謂四夫人也其次又十人亦有名位丁巳秋冬之間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遺四夫人其十人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侂

胄患之趙帥師㦯時以列卿守臨安微聞其事佗胄入朝未歸京尹忽遣人致餽啓之十珠冠也十人者大喜分持以去佗胄歸右左以告佗胄未及有言十人者咸來致謝遂已翌日都市行燈群婢皆頂珠冠而出明日語佗胄曰我曾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直是嘲笑郡王柰何不與趙大卿轉官耶翌日又言之於是有工部侍郎之命正月十八日也佗胄嘗與衆客飲南園過山莊指其竹籬茅舍曰此真田野間氣象所惜者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犬嗥于叢薄之下亟遣視之京尹趙侍郎也佗胄大笑其後師㦯坐他事黜官諸生爲詩誚之有也曾學犬吠村莊之句指此也紹興末年以來臺諫每月必一諫請對察官每月必一言事從官兩月必一求見否則謂之失職自佗胄扼塞言路從官既不言事臺官亦多牽掣凡所論列若位望稍高之人蓋皆有所受此外則每月將終必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者猶及監務官與郡守之屬已而浸及屬官掾是後則簿尉監當皆在月課之列矣又泛論君德時事之類皆取其陳熟緩慢純無攖拂者言之以至百官輪對監司帥守奏事亦然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藉手臺諫官則曰聊以塞責有監察御史當應課乃言都城貨炒栗者皆以黄紙包之非便乞禁止聞者哂之陳自強丙辰夏以選人入都欲求諸州學官闕見執政皆不遂其所居逆旅主人善拂棊自強一日見其出問所之曰某爲儀同擊棊月給十千日三往府中每往擊棊一飯而已餘無事也自強太息曰我嘗權儀同先生主人曰官人求闕不遂盍見儀同乎自強曰吾貧旅費垂盡聞見儀同所費不少安能辦之主人曰俟語次試爲拈出旬餘無耗一日自強方閑坐有直省官持呼召來日午後至府相見自強莫知所謂比至則侍從官以次畢集詔入傳令先召知丞佗胄命設褥于堂上鄉之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蹴踖莫敢居上者佗胄徐曰先生老儒沉没可念坐客唯唯明日連章薦其才遂除太學錄未踰年遷博士數月轉國子又數月爲秘書郎入館半歲除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入臺半月餘遂秉政繇選人至樞府首尾四年佗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爲訝其所用如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嘉泰之火自強爲右揆火及其府至帑吏請筦鑰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無失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假五十兵艇檐仗遂去失一金注椀衆愕而退事定佗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大可慊

須當少助之於是佗胄首遺萬緡已而餽者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遂焚於御史斯文未喪者僅保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自強有舊入都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屬聲曰外間豈不知道有見制方降此何可得兒爲之蹤跡後旬日竟除掌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盡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達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示之乃自作名貴也略曰珍賤非至光耀老目或問珍賤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比所請不遂適從王家肆中見金粟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嘆息而去丁巳歲佗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爲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桌十位衆以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搭搖十副光彩奪目益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姑侑一觴啓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慙阻丁卯歲佗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自強恭遇恩王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蘇師旦者平江書佐佗胄須爲兵馬鈐轄從府假筆吏吏以其冷局俾師旦行佗胄滿歸復還府下丘崈爲守嘗以事怒師旦編管秀州久之佗胄知閤門事師旦困甚往依之佗胄寘之門下未久上登極遂以歸師旦竄名藩邸吏士內用隨龍恩得官佗胄以其辯慧愛之每朝廷有議論或使之傳言於大臣大臣亦與之立語而已當時侍從或與之接坐在禁林事師旦尤甚有愛妾曰蟻梅以秀慧聞于東南師旦至其家則三人參坐縱飲未幾師旦除帶御器械遷知閤門事樞密都承旨幹辦皇城司權勢日盛乃自名蘇氏之出于陳騂總蜀計爲建景蘇樓于眉州市以悅之嘉泰三年癸亥夏五月戊寅陳自強拜右丞相首除師旦定江軍節度使又有周筠者本佗胄家蒼頭亦冒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爲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吳氏世職西陲威行四蜀列聖皆留其子孫於朝所以爲慮者甚遠吳曦久蓄歸蜀之志朝廷不許佗胄欲握兵權辛酉改元秋八月己卯遂遣曦還蜀爲諸軍都統制開邊之禍始此嘉泰四年甲子春正月辛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佗胄大喜遂決意開邊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二十六日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援國朝故事乞命佗胄兼領平章臺諫鄧友

龍等相繼有請秋七月四日己未自強等再奏五日庚申侂冑除平章軍國事。十日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開禧二年丙寅。春三月十二日癸巳命吳曦爲四川宣撫副使夏四月十七日戊辰。兼陝西招撫使。二十六日丁丑曦遣客姚淮源詣虜獻關外四州求封爲蜀王。五月十四日癸巳諸軍大敗於唐州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印。冬十月二十九日丙子虜人渡淮十二月二十六日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日摩於杪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二十七日癸丑。吳曦稱蜀王。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二十八日甲辰曦僭位于興州二月十三日己未。曦反書聞朝廷大震侂冑與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劄同發。二十九日乙亥。四川隨軍轉運安丙以義士楊巨源正將李好義之衆討曦。誅之蜀口。淮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數社稷幾殆而侂冑弄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於是有去凶之議焉十一月三日乙亥上與兩宮大臣定計。侂冑伏誅御筆韓侂冑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時禮部侍郎史彌遠兼資善翊善建去凶之策。久之得密旨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二月甲戌。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

兵三百。防護侂冑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象祖欲奏審彌遠夜往其府趣之李壁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次早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冑車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至玉津園側殛殺之是日新除諫議大夫林行可方詣對。自強至漏合語同列曰大坡今日上殿俄而侂冑前騶至象祖彷徨不知所出尋報侂冑已押出權吏部尚書兼權給事中陸峻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善堅聞之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象祖探懷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象祖壁赴延和殿奏事四日丙子侂冑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五日丁丑。責侂冑爲和州團練使郴州安置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吉陽軍。六日戊寅詔侂冑改送英德府安置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侂冑除名勒停送吉陽軍籍沒家財自強送韶州並安置有司籍錄侂冑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七月己卯詔師旦處斬命廣東憲臣涖其刑妻子編置周筠決脊杖刺配嶺外明年正月右諫議大夫

葉時殿中侍御史黄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冑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領置之淮甸積尸纍冢之間以謝天下三月二十六日乙未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冑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四月十九日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籍沒家財十月詔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贛州牢城侂冑既誅熹汝愚之大忠始暴白於天下詔書加二臣贈謚嘉定元年戊辰春二月詔趙汝愚盡復元官賜謚忠定朱熹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賜謚曰文又詔應前姦言誣史並行改正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謚錄其後。黨錮諸臣以次召用秋七月四日辛丑詔呂祖泰改正過名特補上州文學改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冬十二月十三日己卯詔褒錄上書六士楊宏中徐範張衜各循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傅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十二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嘉定三年庚午夏五月詔追贈熹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門人蔡元定亦特贈迪功郎元定制曰士之過不過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問學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徂矣朕甚愍之其贈爾官以慰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

哉今上皇帝寶慶三年丁亥春正月御筆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紹定三年庚寅秋九月改追封徽國公端平丙申八月詔汝愚配享寧宗廟廷嘉熙元年丁酉秋八月。詔汝愚追封福王淳祐元年辛丑春正月御筆周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列于從祀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寖引奸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擯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流行凶燄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倨肆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爲不復奏稟徑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于私第。應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廷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疇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歲時錫宴內廷親王戚里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間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燄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

相以下蜀蜀走趙一則恩王二則恩王甚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制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洞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棄疾因壽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眞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心中外嗟怨乃爲始禍之計舊無君之謀輕動干戈圖危宗社歲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膽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誰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咸傳虜封侂胄爲吳王又謂侂胄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籍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圖龕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其紅絛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察其本心稽其總惡雖寸斬之不足以謝天下雖死之日京師士女歌舞于市方其盛時鄉宦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錮諸賢無不錄用褒賚九原哀榮千古雖暫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原本缺）之出爲恨云　左綿侯貫卿曰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於誅矣而善類出處有可得而言乎學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兩府而魁儉盡侂胄圖恢復而意向移君子之墨既削小人之勢遂成不袪於曦叛侂誅不止爲君子謀守儉德

之初心圖阨窮之晚節聽小人之自爲闔闢吾惟益堅其理義之壁以俟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鬱樂於乍伸勤其撣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讎天下之大義也張忠獻抵死切齒而不得伸　阜陵二十八年長太息而不得遂者一旦舉而不得伸行之誰曰不可抑開禧之事開邊也非復讎也圖不軌也非爲社稷也而予之而翼之可不可也　文公夢奠諸蔡沉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步堅苦工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憖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之庚申學禁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决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生此益信善類具足爲天下福師儒具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其酷且深也予既以其首末不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論以俟後之君子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十八養

黨　慶元黨二

四朝聞見錄慶元黨　嘉定改元眞文忠公以太學博士輪對奏劄曰慶元以來柄臣顓制立爲名字以沮天下之善者有二曰好異曰好名士大夫志於爵祿靡然從之以慷慨敢言爲賣直以清脩自好爲不情流弊之極至於北伐舉朝趨和而爭之者不數人今既更化當先破尚同之習　六年春二月除起居舍人夏五月直前奏事略曰自權姦擅政十有四年始也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其後呂祖泰之貶則近臣已不敢言又其後也盜平章之名起邊鄙之釁求如一祖泰者不可得矣文忠此疏不特爲韓也先是紹熙五年十一月庚寅朱文公兼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已亥除知江陵府初寧皇之立趙忠定公不用吳琚事已載乙集（琚慈福親姪）乃召韓侂胄（慈福表姪）而屬之韓本不得通慈福宮籍乃介內侍關禮入白慈福至涕泣固請慈福召韓入遣諭忠定其議遂定韓自以爲有定冊之功欲去忠定而未果文公自長沙召入闕

之即惕然以爲憂因免牘寓微意及進對指陳再三又約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白發其姦彭護虜使以出韓益得志時忠定方議召知名之士海內引領以觀新政而事已多出於韓氏文公既言於上又數以手書遺其徒白忠定欲處韓以節鉞賜第于北闕之外以謝其勤漸以禮疏之忠定不能用文公自長沙行至衢州以書招其門人聘君蔡元定元定不至復書無他語但勸其早歸文公未去頃韓風伶優以木刻公像爲峩冠大袖於上前戲笑以熒惑上聽公猶留身講筵乞再施行前奏則予郡之批已徑從中出然韓猶以公當世重望美其職名而優以大藩公既去國彭公方護使歸因奏陛下近日逐得朱熹太暴臣亦欲陛下亟去侂胄未幾彭亦以直批予郡慶元元年韓欲併逐忠定誣以不軌因以盡除天下之不附己者名以僞學而太府寺丞呂祖儉以爭論忠定貶韶州而其弟祖泰至黥而竄矣詞臣傅伯壽嘗從公于武夷當公懇辭待制草制詞云云迷塗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非詬詆無慮大遜如慢小遜知僞夫豈其然顧而務徇於名高在我詎輕於爵駁俾解禁嚴之直復居論者之聯云云噫厭承明勞侍從既遠持橐之班歸鄉里授生徒任究專門之學遂授修撰之命公嘗用郊恩奏其子京官故傳有累歲始陳之請二年冬十

月癸酉。概職罷祠。臺臣擊偽學。至榜朝堂。未幾張貴謨指論太極圖說之非。而沈繼祖以追論伊川程正公爲察官。（乙集所載爲胡紘今以文公年譜考之蓋紘草而沈用之而胡紘草公疏欲上。會以遷去職遂以授繼祖）故有是命。慶元三年丁巳春二月癸丑。省劄（蔡本作二年十月）臣竊見朝奉大夫祕閣修撰提舉鴻慶宮朱熹資本回邪加以忮忌初事豪俠務爲武斷自知聖世此術難售。尋變所習。剽張載程頤之餘論寓以喫菜事魔之妖術以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伍相與餐麄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影如鬼如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覬其爲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株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飛書奏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六而他惡又不與焉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白甲於閩中熹不以此供其母而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不堪每以語人常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此好飯聞者怜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與客蔬飯今熹欲餐麄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大戾乎熹之不孝其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郡守或有招致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將辭小而要大命駕趣行蓋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士人連其姓者貽書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郎則又不肯入部供職托足疾以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宗大行舉國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爲異論首欲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此以官其素所厚善之人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之說不顧祖宗之禮典。不恤國家之利害向非陛下聖明朝論堅決幾誤大事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政謀爲不軌欲藉熹虛名以招致姦黨恃爲腹心羽翼驟升經筵躐取次對熹既用法從恩例封贈其父母奏薦其子弟換易其章服矣乃忽上章佯爲辭免豈有以職名而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莫此爲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之於野熹雖懷卵翼之私恩盡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爲死黨不畏人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乃武夷九曲詩非和儲也）人間豈容別有天耶其言意何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地熹欲得之儲用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爲私家之有於是以護國寺爲縣學恐是政和

以縣學爲護國寺以爲熹異日可得之地遂於農月伐山鑿石曹牽伍拽取捷爲路。所過騷動破壞田畝運而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子於釋迦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衢闤市之內而手足墮壞觀者驚歎邑人以夫子千萬世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而又重以折肱傷股之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援引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爲寵妾每之官則與之偕行謂其能脩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其能齊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數人而復與之改正帥長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刑徒者甚多守漳州則搜古書而妄行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爲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又如據范染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授徒必引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己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齊家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斯世者也今其言如彼其行乃如此豈不爲大姦大憝也耶昔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夫子相嘗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而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而熹有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愚欲望聖慈特賜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爲欺君罔世汙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鐫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姦人知懼正道復明天下學者自此以孔孟爲師而憸人小夫不敢假托憑藉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公遂拜表稱謝曰罪多擢髮分甘兩觀之誅量極包荒姑示片言之貶追復尋於白簡。始知麗於丹書鐫延閣論撰之名輟真祠香火之奉茲爲輕典永頼洪休。捧戴異勝感藏骨髓中謝伏念臣草茅賤品江海孤生蚤值明時已誤三朝之睿獎晚逢興運復叨上聖之深知召自藩維擢參經幄寔無可紀。足稱所蒙暨遂去於朝行即永歸於農畝然猶畀之秩祿使庇身於卜祝之間寘在清流容厠迹於圖書之府所宜恭恪或逭悔尤乃不謹於彝章。遂自投於憲網累煩臺劾盡發陰私上瀆宸嚴下駭聞聽凡厥大譴大訶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於衆惡之交歸乃亦群情之共棄而臣懵眊。初罔聞知及此省循甫深疑懼豈謂乾坤之造特回日月之光畧從之常規既俾但書於薄罰稽青於之明訓儻許卒遂於餘生是宜衰涕之

易象惟覺大忌之難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廣覆舜哲周知謂衣止於萬邦已極忠邪之判則曲全於一物未傷熙陟之公遂使頑囂獲逃竄殛臣敢不涵濡聖澤刻厲愚衷雖補過脩身無及桑榆之景然在家憂國未忘葵藿之心初臺臣劾公僅見者劉而掩垣竟不敢草謫詞云以蔡李所著二年譜考之二年十月中書舍人闕官三年丁巳春則高文虎實權中書舍人三月真除權是則范公仲藝陳公宗召當制以年譜之所載二年三年不同續當有考初元定前以錫山尤公袤誠齋楊公萬里所薦杜門著書隱居不仕臺臣以元定與公游最久謂公欲薦華澤易阜陵之卜誣以為公易置建陽鄉校基規為葬地故跡云云元定謫道州羈管時建陽令儲公用字行之亦以劾罷為其從公命也公復鄭公景實柬書云儲宰一日與邑中定議而某亦預焉其人謂元定則初不及知而其地亦不堪以葬他時經由當自知之又答儲書云閑中讀書參觀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屬纊數日前已遷像設令人憤歎不已慶元六年公終于正寢郡守傅伯壽以黨禁不以聞于朝猶遣人以賻至其家辭焉時故舊莫敢致哀陸公游僅以文祭有云捐百身起九原之思傾長河注東海之淚路脩齒耄神往形留公殁不

忘庶其歆饗僅此六句詞有所避而意亦至矣元定先公三年殁以柩歸葬公以文慟之其詞曰竊聞亡友西山（元定號先生）羈旅之櫬遠自舂陵來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酹于柩前嗚呼哀哉畧無他詞及其葬也以病不能會遣其子以文祭之曰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耶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我於君之生未及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及其葬也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陸公之祭文公文公之祭蔡君俱不敢以一字誦其屈蓋當時權勢熏灼諸賢至不敢出聲吐氣以目相視而已而有官薦書與士子家狀俱以不係偽學為保任公與田子真帖云聞某朝居前列（姓名已載李秀巖朝野僉記茲不復述）又公與鮑廷老書云中間道學二字標榜不親切又不曾經官審驗多容偽濫近蒙易以偽學又責保任虛實於是真贋始判矣嘉泰二年壬戌除華文閣待制與一子恩澤郡不以公殁聞于朝故有生前之命惜其家子弟不以實辭于朝遂以死者而冒生前之命於是黨禍稍平而不知其所自蓋吳公琚與諸公行之項平甫游甚密王大受又為水心先生門人而吳又嘗見止齋陳公執弟子

禮（陳集有同吳直閣書）初徐誼以忠被譴從南安勢洶洶未已大受謀為薄誼罪者一日侂胄女歸寧忽數誼書侂胄發函黯然即移袁州方議再移會使臣蔡璉妄言章引誼衆為憫大受調護從容竟得移袁州尋歸故郡矣於是胡紘劉德秀等多架造險語且欲抹陷良久人人皇恐不自保大受又請琚白太后語外廷毋更論往事大受力居六七（水心先生題大受壯藁）然事關宮闈聯晚感至松雖韓氏亦不知吳公琚與大受所發固非當時外廷與武夷弟子之所知微水心先生發明之則後之作史者烏考韓已漸疑琚陰援道學至語其尤有二哥（吳於韓為中表其位為二）吳管引許多秀才上門吳由次對遂析郡以出韓一日因賞花之會戲謂琚曰二哥肯為侂胄入蜀為萬里之行否琚對以更萬里琚亦不辭韓笑謂曰慈福豈容二哥遠去前言相戲爾琚亦以他郡去琚謚議云待制西清陳義慷慨無所回隱至於誠心樂善惓惓於當世之君子而深識遠慮疾私忿之害公惡偏論之失乎有關於天下國家之大者士大夫往往愧之嗚呼若此者世豈能盡知公哉琚薨時韓猶未敗故謚議微及其事云此太常之云耳考功張嗣古是之云深識遠慮惓惓於當世之故有非學士大夫之所及者嗣古為韓娚畧不趍附其使虜一節已載前錄又云熊公

令憲者偶閱朱文公論語以韓邀會介者促迫之登車偶不省論語在袖中至韓所欲得而論語墜地韓為一笑（其後令憲以江東部使劾公之子在亦曰臣嘗讀其父書）當文公之嚮用也其門人附之者衆及黨議之興士之清脩者深入山林以避禍而貪榮畏罪者至易衣巾攜妓女於湖山都市之間以自別雖文公之門人故交嘗過其門凜不敢入乙卯歲麗水吳君[redacted]獨躡屩入武夷授四書每日為課文公多所印可公大書思齋二字以屬之吳因以自名其齋云文公去國寓西湖靈芝寺送者漸少惟平江木川李君杞獨從容扣請得窮理之學有紫陽傳授行于世嘉泰之間公為之類者已憪然而起至嘉定間偶出於一時之游從武夷嘗為公之所知者其迹相望于朝俗謂當路買藥綿臨安售綿率非真每用藥屑以重之故云夫誦師說而失其本真雖孔氏之門不能免而其不出而仕者僅類曾二三子利祿之移人雖賢者不能忘當文公武夷籍溪之時與其師友門弟子析義理之精微窮性命之隱與視風乎舞雩之樂殆將過之出而組紱於仕坎壈其身幾陷入於深文雖禍福決非公之所計而士君子之出處斯亦難矣惟聖人備道全美信夫文忠猶及文公之時時黨禁莫之敢犯文忠已中乙科以婦翁楊公圭勉之同調鄉守傅伯壽盡傳宏

傳之黨未幾中選故不及門云。惜哉宋王君實臞軒集讀慶元黨人家乘。（蜀中游公諱仲鴻景仁以尚書之父）群偽欺天日宋臣去國時朝扶皇帝璽暮植黨人碑。楚泉齊難勝劉安晁遂危抵黿公贊決幾事併先知。（辨趙忠定公之冤。）方喜儒宗用無何學禁嚴甘心師管晏絕口說伊濂天豈斯文喪。人憂善類殲。一鳴公甚偉直氣戰群憸。（爭朱文公之去）石顯權傾帝模侯勢逼王。群狐爭伺夜丹鳳獨鳴陽閶闔辭天仗洋川佩郡章誰會舒重噏有舌巧如簧。（論韓侂胄之專）侂怒如鬪虎曦謀比井蛙。公手持一死國爾自忘家。虞亮屢難汗。劉與賦莫加脩名與婞節皎皎玉無瑕。料吳憾之骼。　本朝諸大老謚議兩忠公。公去道鄉遠名垂太史同一時無顯位千載摘清風韓呂多孫子須毋添乃翁。　時沂朏富貴雅道冷如菰。甘附武韋勢相師張孔諛識汙隨寵坤氣短事家奴使讀忠公傳還能泚顙無。（寀元憲公集讀黨人篇）　陳蕃推席倫憂國孟國褒頭不祭神一自太官供賽具皇天無意福忠臣。

酒黨　東漢書桓彬傳彬為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婿馮方亦為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文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為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大怒劾奏猛以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為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彬遂以廢

阿黨　隋書何妥傳隋文帝時妥上八事。以諫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黨則罪無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謂比者即阿黨也。謂心之所愛既以光華榮顯猶加提挈心之所惡既已沉滯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則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則有怨恨謗讟之言出矣伏願廣加逖訪勿使朋黨路開恩威自任有國之患莫大於此

私黨　嘉定鎮江志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士求不死之道。呂用之以其術通於客次逾月不召俞公楚奇之強為儒服目曰江西呂処官。因薦於駢。自是出入無禁專方藥香火事駢移鎮補右職用之乃立私黨。逞妖妄濫刑重賦。道路怨嗟懷亂用之懼請置巡察使召募廢吏除狡兇狠者得百許人。縱橫閭巷謂之察子至於士庶之家密言隱語莫不知之。縱謹靜端默。亦不免禍。破藏者數百家將校中累足屏氣焉

母黨　記纂淵海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或曰同爨緦。禮記檀弓。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左傳昭二十八年）業縉奏喪服舅緦麻三月。從母外祖父母皆小功五月外祖至尊同於從母之服姨舅一等服則輕重有殊。堂姨舅親即未疎恩絕不相為服舅母則孝外族不如同爨之禮竊以古意猶有所未暢者也請加外祖父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韋述議曰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　數姨舅親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緦麻堂姨舅宜服袒免。道鑑（唐紀）唐繪武平日自請抑母黨上疏一陛下天性好愛感屬外家恩洽澤濡臣一宗。階三等家數假朱輪華軒過許史梁鄧甚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釁速故月滿必虧日中則移今上復辟宜退守園廬乃再假光寵爵封如初高班厚位遂超涯極。故陰氣潜陽河洛汎溢昔日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權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患能深過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抑之。宜思長遠之策帝慰勉不許（資治通鑑）　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授以重任

妻黨　記纂淵海　劉穆之好杜妻兄弟家乞食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飢。何忽須此妻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乃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宋書本傳）　何充廬江人王導妻姊之子故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嘗詣導會導以麈尾指林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坐也（資治通鑑）　柳勍與妻於不協欲陷之為飛語勍杖死（通鑑）

委信親黨　晉書賈模傳（謨充之弟也）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信親黨拜模散騎常侍模乃盡心匡弼推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數年之中朝野寧靜模之力也

薦引親黨　故事備要　唐繪陸元方武后時天官侍郎或言薦引皆親黨后怒免官。令白衣領職元方薦人如初后詔讓之對曰舉臣所知不暇問讎黨又薦其友崔元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同平章事

俸均親黨　宋史　崔與之傳與之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俸餘皆以均親戚

親而不黨　南史　阮孝緒傳孝緒外兄王晏貴顯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嘗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使吐飧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為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買田贍族黨　宋史　韓贄傳。贄性行淑均平居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妻殺夫黨　兩漢蒙求中屠嶓字子龍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玉。嶓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

耻之孫。徽思辱之子。配善其言乃爲謝得藏死論。鄉人稱美之。

兄弟羅黨（宋史趙汝談傳汝談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嘗佐丞相趙汝愚定大策汝愚欲驟以詞掖處之力辭去持祖母服。汝愚去國。其弟汝讜力上疏乞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羅黨禍斥去）

配流妖黨（唐會要神龍二年三月侍中蘇瓌充西京留守時秘書監鄭普思謀爲妖雍岐二州妖黨大發瓌收普思繫獄。考訊之普思妻第五氏以鬼道爲韋庶人所寵居止禁中由是中宗特慰諭令瓌釋普思之罪瓌上言普思幻惑罪當不赦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奏曰。蘇瓌長者其忠懇　願陛下察之。遂配流普思於嶺外。）

妖黨投水（晉書孫恩傳孫恩爲寇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收擒姦黨（兩漢蒙求張衡字平子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奸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肅然稱爲政理。）

手鋤姦黨（趙希循會心録唐太宗時韋后之禍復作明皇手鋤姦黨曾未幾時而太真妃之禍不減武韋肅宗得天下於奔竄顛頓之餘未及息肩而張后縱橫已不可制唐之世不及兩漢以其多膚居也。）

招降餘黨（宋史列傳劉光世爲寧武軍節度使時五湖捕魚人夏寧聚五千餘掠人爲食郭仲威餘黨出沒淮南邵青據通州光世皆招降之）

除賊餘黨（宋史列傳李光權吏部尚書時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過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

屏斥邪黨（宋史劉漢弼傳漢弼爲侍御史時史嵩之既去相位漢弼累章言金淵鄭起潛陳一薦謝逵韓祥濮斗南王德明皆嵩昔託身私門爲之腹心盤據要路公論之所切齒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爲引例之地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

糾發豪黨（兩漢蒙求王暢字叔茂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憚通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

不事豪黨（後漢書鄭衆傳衆肅宗時爲中常侍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焉）

僞學逆黨（宋史韓侂胄傳時臺諫迎合侂胄意以攻僞學爲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朱熹侂胄意未決丞除沈繼祖

臺察。繼祖誣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變而爲逆黨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爲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

力辨黨錮（金史劉仲洙傳章宗即位仲洙除西京等路提刑副使先是田穀等以黨罪廢錮者三十餘家仲洙知其冤上書力辨帝從之遂復穀官爵而黨禁遂解）

堅約合黨（西漢書趙充國傳充國上書陳兵利害曰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

太原俗黨（東漢書王霸傳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連徵不至）

東州逸黨（續資治通鑑長編仁宗景祐四年秋七月丁未始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乙未赦書落責授徙保信聽居舒州既遭母喪於是許歸齊州持服諷日飲酒自縱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時號東州逸黨顏太初作逸黨詩以刺之而姜潛亦嘗貽書以躁其過潛奉符人也）

洛蜀二黨（道學名臣言行録三省進呈程頤先生服除欲與館職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先爲蜀黨所擠坐翁賈易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自范文正公論事始分朋黨伊川則曰洛黨如朱光庭賈易附之力攻蜀黨蘇氏父子也。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不是專意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能免爲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

許洛兩黨（墨莊漫録許洛兩都軒裳之盛士大夫之淵藪也黨論之興指爲許洛兩黨崔鶠德符陳恬叔易皆戊戌生田晝承君李豸方叔皆己亥生並居潁昌陽翟時號戊己四先生。以爲許黨之魁也故諸公皆坐廢之久。）

陳李死黨（南唐書陳覺傳覺與李徵古爲死黨相唱和如出一口）

虞卿黨魁（小說蒙求唐文宗惡朋黨曰。衆以楊虞卿爲黨魁。知否德裕請出之知常州。虞卿實李相宗閔所薦宗閔見上怒順旨云。虞卿日見賓客於第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爲行中書故臣未嘗與好官德裕折之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不能對）

李穆非

黨（宋史宋準傳盧多遜之南流也李穆坐同門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常惡多遜專恣固非其黨也上寤未幾盡復穆舊官時論以此稱之）

宦者非黨（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吳越王鏐表宦者周延誥等二十五人唐末避禍至此非劉韓之黨乞原之上曰此屬吾知其罪但今革弊之初不當置之禁掖可且留於彼諭以此意）

互指為黨（宋史劉禹等傳史論徽宗弗察唯敝於紹述之說崇寧貶正黨論滋起於是紹聖指元祐為黨崇寧指元符為黨而鄭居中張商英蔡京王黼諸人互指為黨不復能辨始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衣冠塗炭垂三十年其禍汰於東都白馬馬）

願入朋黨（澠水燕譚錄范文正公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士大夫莫敢往別王待制質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責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若得為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之縮頸宋史尹洙傳洙為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職為掌書記）

恥不豫黨（西漢蒙求皇甫規字威明為人多意筭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桀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

廣休不黨（晉書文立傳蜀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

為人不黨（劉向說苑晉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為人不黨治眾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為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乎）

守正不黨（南唐書嚴續傳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為吳相續以父蔭補千牛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

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為黨附）

亡人無黨（國語秦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眾安之）

獨立無黨（宋史列傳呂午拜監察御史嘗言周葵不出兵應援葵以為午黨京湖制司而史嵩之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知泉州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為疑會來自淮東者乃言臺官皆與葵交書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以午為賢語人曰呂伯可獨立無黨者）

君子無黨（宋史胡宗愈傳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宗愈為御史中丞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

從衡之黨（韓非子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國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

忠言無黨（宋唐仲友說齋集上傳察院啓　恭官忠言無黨循國人取于之公直道事君得天下是非之正）

和而非黨（後山理究君子和而不同譬之州馬有守有貳有僚有屬凡事可而後行謂之和世徒見其上下如一遂以為黨不亦誤乎不知一有不可則不可行也）

黨正（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釋曰言各者一鄉有二十五黨故各掌其黨之政令及十二教與治職文書注鄭司農云五百家為黨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又曰闕黨童子釋曰先鄭知五百家為黨者以其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故知也引論語者證有黨義也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釋曰及至也黨正四時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者因糾戒之如州長之為也注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釋曰云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者上文州長唯有建子建寅及春秋祭社四度讀法此黨正四孟及下文春秋祭禜并正歲一年七度讀法者以其鄉大夫管五州去民遠不讀法州長管五黨去民漸親故四讀法黨正去民彌親故七讀法鄭云彌親民者則非直族解黨正而已兼下族師十四度讀法

猶多於此。故鄭總釋云，猶親民者於教亦猶歉也。春秋祭禜亦如之。釋云黨正不得與州同祭社，故亦春秋祭禜神也。注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釋曰：鄭知禜謂雩禜水旱之神者，案禮記祭法云：雩禜，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皆是禜祭水旱神也。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者，以其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壝，又祭法王宮祭日，及雩禜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釋曰：黨正行正齒位之禮，在十一月建亥之月爲之。非蜡祭之禮，而此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者，以其正齒位禮在蜡月，故言之以爲節耳。當國索鬼神而祭祀之時，則黨正屬聚其民而飲酒于序學中，以行正齒位之法，當正齒位之時，民內有爲壹命已上，必來觀禮，故須言其坐之處。云壹命齒于鄉里者，此黨正是天子之國黨正，則壹命亦天子之臣。若有壹命之人來者，即於堂下鄉里之中爲齒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謂父族爲賓，即與之爲齒于大在賓東，年小在賓西。三命而不齒者，若有三命之人來者，縱令父族爲賓亦不與之齒。若非父族，是異姓爲賓，灼然不齒位在賓東，故云不齒也。

若然，與命雖不見天子之士命數，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則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則此一命謂下士，再命謂中士，三命謂上士也。注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黨正飲酒禮亡，以此事屬於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凡射飲酒，此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鄉飲酒、鄉射記大夫樂作不入。士賤，族不入是也。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釋曰：云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是禮記郊特牲文。建亥之月者，是鄭君解義語言此者，謂行正齒位之禮亦在此月也。云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者，並是彼文。案彼文謂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乃於堂上而坐。禮年六十已上籩豆有加，故不得籩豆稱，而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若然，則堂下五十立者二豆而已。引之者，證此經與彼同是正齒位之法也。云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者，春夏秋三時務在田野，闕於齒序之節。隙，閑也。至此十月農事且閑，而教之以尊長養老，即五十已上至九十，正齒位是也。但孝弟施于家內，今行尊長養老，是孝弟之道，通達于外者也。云黨正飲酒禮亡者，儀禮篇卷並在之見別有黨正飲酒之禮，見今七十篇內無黨正飲酒之禮，故云亡也。云以此事屬于鄉飲酒之義，微失少矣者，但儀禮未忘之時，篇內論正齒位之儀，其義具悉。今將此經之事，遣屬於鄉飲酒義，則鄉飲酒義唯有五十已立，數之言此經唯有壹命已下觀禮之事二處相暴，比於儀禮篇中鄉飲酒法，義理乃未足，微失於少，故云微失少矣。云凡射飲酒者，謂州長春秋行社，黨正十二月行飲酒，二事俱同，故兼言射也。云比鄉民雖爲鄉大夫，必來觀禮者，從此經壹命以至三命齒與不齒之人，來在位之法也。又引鄉飲酒、鄉射記者，證二事俱有壹命已下觀禮來入時節。案彼經鄉大夫皆作樂前入，士未旅前入，故云大夫樂作不入。鄭彼注云：後樂賢也。云士既旅不入，注云：後正禮也。若然，大夫士來觀禮者，皆爲樂賢行禮而至，故大夫樂作不入，士既旅不入也。云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者，謂在堂下與五十已下衆賢賓客相次，以其一命，若據天子之國，一命爲下士，若據諸侯之國，壹命爲公侯伯之士，若據子男之士不命，因在堂下，以其

士立于下故也。云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者，以其賓在戶牖之閒南面，若賓是同姓父族，則與之齒也。云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者，既言齒于父族，明異姓非父族不齒可知。云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尊者，案鄉飲酒、鄉射皆酒尊在室戶東房戶西，賓主夾之。鄉人爲鄉大夫來觀禮，爲鄉人所遵法，謂之爲尊，席位在酒尊東，公三重，大夫再重，故知不齒者席于尊東也。云所謂遵者，所謂鄉射、鄉飲酒之尊也。案鄭注鄉飲酒云：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彼是三年一貢士，直行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其次又爲衆賓，賓而貢之，如此，無黨正正齒位之事。案彼注又云：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于諸侯之國，爵爲大夫則不齒矣者，以其賓賢能，年幾必小於鄉大夫等，是以天子之國三命士，及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壹命，但是大夫已上，無問命數，皆不齒，以其大夫已上爵尊故也。但諸侯之卿，當天子之上士，故天子之國三命乃不齒。天子士再命已下，及諸侯之士，則皆齒，以其士卑，立于下，故在堂下與鄉人立者齒也。彼是賓賢能禮，若黨正飲酒之禮，則此文是天子黨正飲酒法，則壹命齒于鄉里，在堂下與鄉人齒，再命齒于父族，父族爲賓在堂上，則天子再命之士亦在堂上，與彼賓賢能鄉飲酒義異者，案鄉

射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為賓。則此黨正飲酒有一命已上觀禮則亦以公士為賓。但公家之士其年必大致天子之士再命者亦與之齒。若然賓賢能天子之士再命不齒者彼賓賢能非正齒位法則為一經。致與黨正正齒位禮異也。凡其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釋曰。此一經並是民之所行。上州之祭祀大喪義異此祭祀以下雖是民之所行民有實也。非教不可故黨正皆教其禮事也。因掌其戒令皆禁之注其黨之民釋曰。經云凡其黨之祭祀之等言凡是廣及之言故云其黨之民也。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注亦於軍因為旅師釋曰。此亦如上釋非衆屬軍吏者黨正在鄉各管五百家出軍之時家出一人。則五百人為旅。黨正還為旅師亦如州長為師帥也。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釋曰。黨正以一黨之內有族師以下諸官等政歲終則會計一黨政治功狀。則帥其族師以下之吏數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與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也。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注書記之。釋曰。黨正於正歲建寅朔日聚衆庶讀法因即書其德行道藝。鄭解書記之者以其三年乃一貢今每年正歲皆書記勸勉之。三年即貢之也。以歲時涖校比釋曰。案族師職以歲之四時校比此黨正管五族。至校比之時。黨正往臨之。恐其有差失故也。注涖臨也。鄭司農云。校比族師職。所謂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如今小案比。釋曰。鄭司農所云者。並族師職文。以其黨正所臨族師。故還引族師校比之法以證成其義也。云如今小案比者。此舉漢法言。小案比。對三年大比為小耳。及大比亦如之。釋曰。及至也。族師至三年大案比。黨正亦涖之。

文

宋陳舜俞集

黨說曰。蹠之徒必憎孔墨。桀之民可使詬堯舜。君子小人皆有黨也。然天下之事或成於黨。顧其勢如何耳。衆勝寡。強勝弱。七十子不足張仲尼。寡不勝衆也。管蔡不能害周公。強不勝弱也。夫衆寡強弱之勢者。古人之所謹。擇人主不可不察也。易之泰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曰。拔茅茹以其彙正吉亨。此之謂也。今有人焉。百人惡之。未可惡也。猶有鄉人之善者好之。有人焉。百人好之。未可好也。猶有鄉人之善者惡之。如是謂之能察其勢。夫上有察勢之智。不患天下之黨。而患君子之無黨。堯舜是也。三苗驩兜共工同處於朝。而堯不害為聖。元凱十六族以族進而舜為知人。其勢可不察乎。仁不衆不足以安物。義不衆不足以決事。言不衆不足以明道。力不衆不足以任重。故明主羣其仁使煦之如春。而無不榮。澄之如海而無不濟。而

萬事備矣。合其義使矩之而無不方。繩之而無不直。而萬務理矣。同其言使應之如塤篪和之。如琴瑟而大道白矣。協其力如轂之在矢如輻之在轂。而底功成矣。及其亂也。持狐疑之心以待天下之士。使讒賊緣隙而進以害君子。行睽乖之政。以亂天下之俗。使爭奪告訐之散起。而民無所措手足。棄市以耦語。族人以緣坐。此秦之民所以叛也。漢之勢未亡也。黨禁所以亡也。以黨治黨。善人名家相枕以死。冤痛之聲天下胥然。可不戒哉。今夫朝廷以保任治爵賞。天子不以朋比疑臣下。官開汲引之路。士有相稱譽之義。是以舉世百年。臣工和於朝。萬物和於野。生民熙熙。比肩於太平。然臣伏思天下之廣。君子小人各以類聚。而其勢無常。顧君人者主之則盛衰繫乎一定矣。昔者朝廷將大有為。則當天下之責者。不得不引其類而聚之。俄大臣有陷黨與而廢置。陛下大明象照。貽然鑒悟。衆邪帖息。網用一新。巍巍乎堯之為君。未始過也。夫大厦之構。非一木。良裘之成。非一腋。天下國家之治。非一材。要在親賢而類能。協義而比力。然後朝廷昌明。天下治定。故易曰。比吉。原筮元永正。比者附也。附得其正則吉。夫何黨之懼乎。故曰。顧其勢如何耳。臣愚不佞。故為黨說。

夏文莊公集　宰輔部實黨篇序

君子無黨。先聖之格言。和臣不忠。往哲之明戒。況夫秉鈞巖廟之上。高議槐鼎之司。股肱大君。師表多士。固宜總釐百揆。經濟遠圖。以啓沃為憂。以載成為任。寧有庸回蒐慝。毀信廢忠。明附寵臣。實任私黨。或交通於巷職。或締結於近親。務固寵榮。廣布心腹。上則蔽虧於王政。下則毒痛於生民。宜乎聞實典刑。以謝天下焉。

古今源流至論　程氏黨論

觀歐陽尹師魯。穆伯長之流。作古文以變崑體。學者爭師而世莫之議。天聖以來。穆脩尹洙歐陽脩倡為古文。變西崑體。學者從之。又聞見錄本朝古今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早工偶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魯。出古文亦之。又曾南豐。蘇東坡。王臨川。皆歐公門人也。觀安定太山徂徠之徒。明經學以扶名教。門人實業而人莫之議。胡安定瑗。慶曆中教學者在湖學。弟子以數千計。錢乘劉彝范純仁皆出其門。孫明復居太山下。學春秋。四方學者爭師之。石介字守道。耕徂徠山。以易教授學者。吾程夫子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自誠意至於平天下。亦何負於人哉。而天下往往輕有鄙笑之論。何也。大抵木高則風必摧。行高則人必毀。七十二子不可非也。而非之。孟子不可疑也而疑之。然亦何損正學之日月哉。吾觀程夫子辭謝之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册明言。則夫子不以毀譽芥蔕也。明矣。伊川辭

謝表曰。入朝見嫉。世俗常態。名高毀甚。史冊明言。且程之與蘇開釁先黨。同學孔孟。同師六經。同尚仁義。然主程氏者攻蘇子。主蘇子者毀程氏。此其故何耶。愚嘗推其故矣。哭則不歌。程氏蓋守經旨。而蘇則戲之。此爭忿之始也。呂陶言明堂賀赦。既而者官欲弔司馬光。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軾曰。子言哭則不歌。不言歌則不哭。蘇戲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孫通所制禮。衆大笑。始隙之端自此始。呂公有事質問程氏。初無容心。而蘇則疑之。此又立敵之端也。噫。蘇固非也。而程之門人所與力爭者。亦未爲得也。何者。策問之語。未足以譏于賢。而朱光庭必斥其非。舜民之事。不可以及呂陶。而賈易則力劾其罪。夫如是。安得不激冰炭之意歟。嗚呼。程夫子以大空止水處吾心。以虛舟飄瓦視世事。以浮雲飛埃待爵祿。初豈爲是肩屑之忿。蓋附程氏之黨。從程氏之游者。未能釋然于懷也。雖然。范祖禹非與蘇同里乎。曰。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也。蘇子瞻眉州人。范祖禹成都華陽人。本同蜀眉。范祖禹嘗曰。朱光庭賈易不與程立黨。黃庭堅非蘇之門人乎。曰。濂溪灑落。人品甚高。未嘗不尊伊洛之學也。黃庭堅本蘇之門人。世謂之蘇黃。嘗作濂溪詩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噫。先生之名雖可毀。先生之道固自若。不

然。何取信范黃二君子之深耶。嗟夫。程蘇之學。皆正傳。程蘇之游。皆正人。細忿小嫌。特水上之漚。鑑中之塵耳。愚之所深惜者。元豐小人。投散置閑。銜怨刺骨。乘間有日。諸賢不惜。操戈相攻。不知今日之相攻。正所以啓異日攻我之資。程氏既去。蘇黨隨竄。鷸蚌相持。漁者之利。此君子所深哀也。

王師愈集　凡論監司黨局劄子　臣竊惟國家置監司以察所部。有轉運司。有提刑司。其次又有提舉司。建官之名不同。所掌之職亦異。欲其濟王事則一也。比來諸路監司罔推公心。多徇私意。各黨其局。不相照應。凡有施行。一可一否。從轉運司。則取怨於提刑司。從提刑司。則或獲罪於提舉司。遂使州縣難於遵承。至如人戶論訴。其前斷果失。從而變更。不亦善乎。若夫前斷已當。乃以私喜怒。故爲變更。愚民無知。滋長爭端。若此之類。不可勝舉。且以綱運顧船一事言之。沿江之兵。以備敵轉。仰食漕運。此急務也。用官船漕運。則陷折多而違程限。轉運司深鑒其弊。令州縣和顧子本客船以漕運。既無遺恨。且免陷折。此大利也。提舉司必多出文榜。散於州縣。不容顧船以妨茶鹽之利。爲詳殊不思茶鹽須登岸出賣。必無日久在船之理。況商旅趨利。如夜蛾之赴燭。果得其利。雖赴湯蹈火而不顧。苟無其利。雖朝鞭夕笞。歐而不往。豈在乎船之顧與不顧。推原其故。皆由子本客船

多富
食之
諸路
如轉
承不
見朝
想耳
澤華
有七人
浮共
畔之心
指以爲
此走廣
季之禍
人錮而
今日之
上交於
亦卒變
而已矣
動。我以
失所哉
青無光
日食三
憂亦恐
口。有詔
公豈不
聞張曲
之議爲
齡深刻
相公起
過之變
人爲非

（虜可以不戰而臣矣）

上黨（史記韓世家桓惠王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坑卒四十萬於長平西漢書陳餘傳趙王使張黶略上黨馮奉世傳奉世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大行道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師古曰據上黨城而降以趙東漢書郡國志上黨郡秦置雒陽北千五百里十三城戶二萬六千二百二十二口十二萬七千四百三長子山海經曰有發鳩之山章水出焉上黨記曰關城都尉所治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去郡六十里即壺關三老令狐茂上書訟戾太子者也茂即葬其山屯留絳水出上黨記曰有鹿谷山濁漳所出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銅鞮**上黨記曰晉別宮墟關猶有北城去晉宮二十里羊舌所邑左傳成九年晉執鄭伯於此沾山海經曰有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郭璞云在此**涅**有閼與聚史記曰趙奢破秦兵閼與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有金玉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郭璞曰在涅**襄垣**上黨記曰邑帶山林茂松生焉**壺關**有**黎亭**故黎國文王戡黎即此也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睪**泫氏**有**長平亭**史記曰白起破趙長平上黨記曰白城在郡南山中百二十里**高都**前志曰有天井關戰國策曰樂虜天井即天門也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即壺**潞**本國左傳哀四年齊伐晉壺口杜預曰潞縣東有壺口關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又東北八十里有黎城臨壺口關至建安十一年從淘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于海衛氏漢書音義縣出鷄**陽阿**侯國**穀遠**上黨記曰有羊頭山沁水所出隋書地理志上黨郡後周置潞州　隋書地理志上黨縣舊置上黨郡開皇初郡廢有壺關縣大業初復置郡廢壺關入焉有羊頭山抱犢山杜佑通典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七**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爲壺關縣**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辛甲所封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威將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爲邑大夫有閼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武鄉**漢涅縣地**屯留**漢舊縣又有漢余吾故城在今縣西北有鹿谷山絳水所出**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爲名有壺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朱子語類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伊川云太行山千里一塊石）澗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卻是太行之虎山又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如何都得（僩）程氏外書天下獨高處莫如河東上黨者言上與天爲黨也澤州北望有桑林村蓋湯自爲犧牲處湯十一遷所居皆言亳卻似今言京師之比唐薛許昌詩送人歸上黨時潞寇初平燕臺基壞穴狐蛇計拙因循歲月賒兵革未銷王在鎬桑蠶臨熟客還家霏微對岸漳邊雨堆阜隣疆劃北沙若到長平戰場地爲求遺鏃辟魔邪）

黨州（舊唐書地理志黨州古西甌所居秦置桂林郡漢爲鬱林郡唐置黨州失起置年月與平琴州同土俗西至平琴治所二十二里天寶元年以黨州爲寧仁郡乾元元年復爲黨州建中二年二月廢平琴州併入領縣四戶一千三百口七千四百京師地理與平琴州同南至牢州一百里北至繡州五十里東南至容州一百五十里北接繡州界百餘里也輿地紀勝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國朝會要云黨州寧仁郡開寶五年廢黨州省容山懷義撫康。勞善。四縣。入南流縣隸鬱林州。）

黨氏（氏族言行錄左傳晉大夫黨氏之後魯有黨叔襄二十九年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鄅鼓父與黨叔爲一耦。氏族畧黨氏公族見釋例周世族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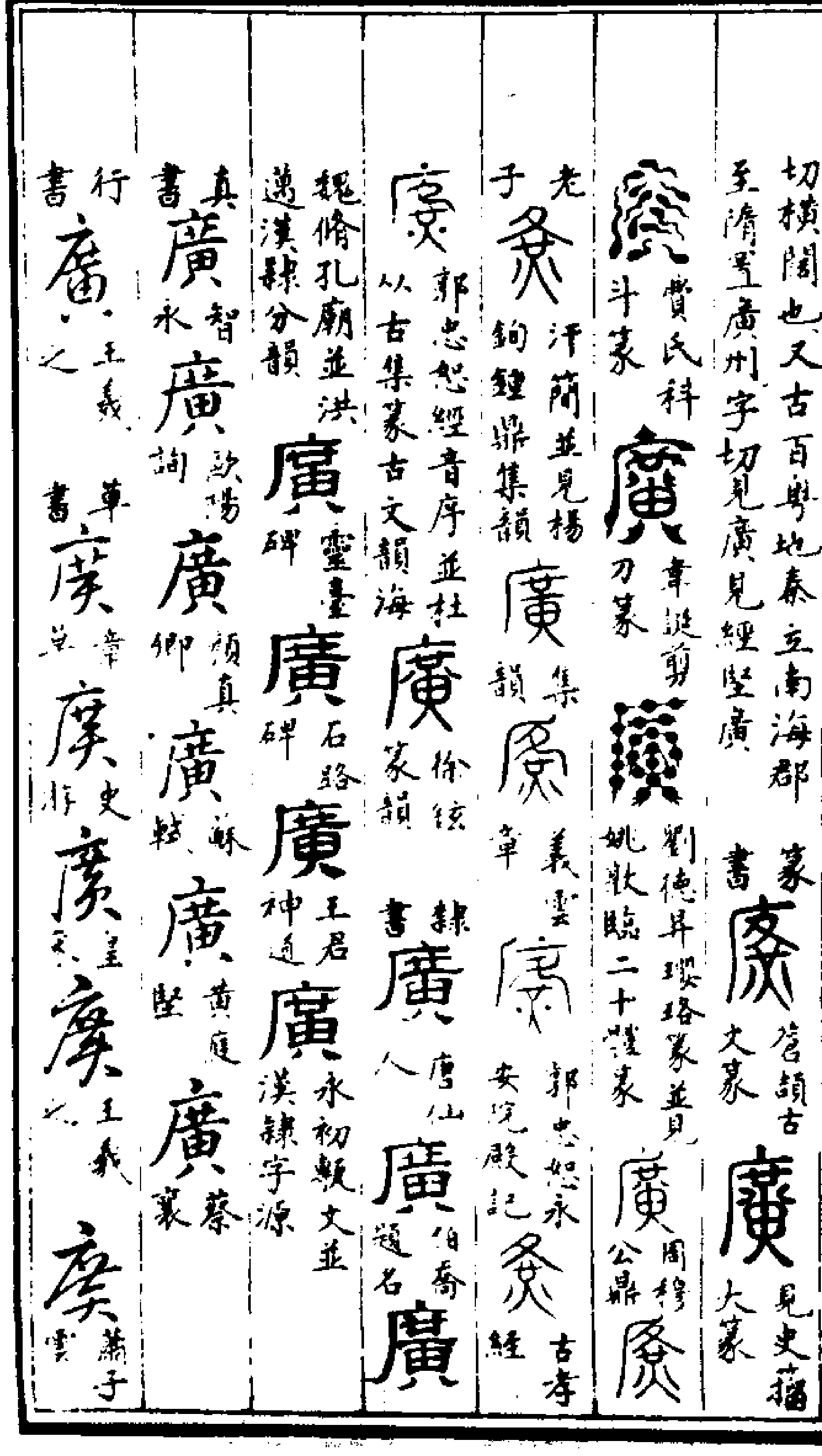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允呂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十八養

○**廣** （洪武正韻古慌切大也闊也播也又度廣又廣輪廣袤東西曰廣南北曰輪曰袤橦亏廣輪揜坎注輪從也從音子容切據此則是）橫量曰廣從量曰輪又兵車左右廣又副車曰貳廣見左傳襄二十三年許慎說文廣殿之大屋也从广黃聲爾雅馬旋毛在背闕廣徐鍇通釋姑沆反司馬光類篇又姑黃切鄭樵六書略廣之爲廣去聲協音借義其機韻補叶音果五切禮記子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毛晃禮部韻畧又古謗切閒泰貌荀子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踈無偏貴賤唯誠能之求戴侗六書故凡宮室東西曰廣南北曰深（又作𢈔說文曰闊也）度其深曰深度其廣曰廣去聲又戎車曰廣傳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去聲（杜氏曰兵車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廣大字如楚有左右廣在去聲王楨正始音（字音同前）古黨切濶也對狹古曠切量廣幾許楊桓六書統見母廣（說禁）（寓古文）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又州名一曰兵車名左傳左右廣注十五乘爲一廣一廣一百二十五人趙謙聲音文字通廣見怳切殿之大屋也故从广黃聲借爲凡

事物廣大字又闊也作𢉦非又姓作鄺非轉注平去二聲又盛氣亢滿也亦用桄爾雅桄頴充也或轉橫樂記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韻會定爲廣切橫闊也又古百粵地秦立南海郡至隋置廣州字切見廣見經堅廣


篆書
大篆
詹韻古大篆
見史籀
賁氏科斗篆
韋誕剪刀篆
劉德昇瓔珞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周穆公鼎
老子
汗簡並見楊鉤鐘鼎集韻
集韻
義雲章
郭忠恕永安宮殿記
古孝經
郭忠恕經音序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唐仙人
伯奇題名
魏脩孔廟並洪適漢隸分韻
靈臺碑
石路碑
王君神道
永初甎文並漢隸字源
真書
智永
歐陽詢
顏真卿
蘇軾
黃庭堅
蔡襄
行書
王羲之
草書
章草
史游
皇象
王羲之
蕭子雲

廣（懷素）廣（張錦漢）廣（鮮于樞）廣（趙子昂）

一廣（數類司馬法曰兵車十五乘曰大徧大徧謂之一廣又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陣之車也）二廣（數類左廣右廣左氏曰晉師與楚師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及戰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左王乘左廣以敗晉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杜預注曰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曰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徧。）七廣（容齋續筆馬融作七廣）莽廣（吳箕常談詩周有桃疏闊極者言無窮極莽廣之謂也）

名譽日廣（西漢書韋賢傳韋賢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下士注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注師古曰輒從者之車騎也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注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明經擢為諫

大夫遷東河郡都尉注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國後三國除為大河郡）

才高意廣（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才疎意廣（漢書孔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

太丘道廣（兩漢蒙求許邵字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必至而邵獨不往或問其故邵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如此。程氏外書陳寔見張讓是故舊見之可也不然則非矣此所謂太丘道廣）

兵勁地廣（新唐書藩鎮李惟岳傳惟岳兵敗與邵真議以身朝京師魏田悅知其謀遣扈岌來諫惟岳懦不能決畢華見曰大夫與魏盟未久魏雖被圍彼多蓄積未可下齊兵勁地廣據帶山河所謂東秦險固之國與相離持足以抗天下夫背義不祥輕慮生禍且孟祐驍將王武俊善戰前日逐滔滔僅免今合兩將破滔必矣惟審圖之惟岳見深圍未解畏祐遂乃斬真以謝）

德盛流廣（龍虎山志至大二年十一月加大真人張留孫特進上卿誥曰德盛流廣為基緒之新謨明弼諧亦曰壽朋之助）

源深游廣（宋汪藻浮溪集李綱用登極恩封贈一代制木之升者本大而實蓄水之積者源深而游廣故自古真賢之命世必其先盛德之傳家）

近狹遠廣（三境圖論今以近小而顯遠大。由是未免狹廣同觀破心微塵繪出三境娑婆揔別非近狹乎揔雖三千世界之廣猶云一尺二尺窄如蝸穴別雖萬億須彌之多而曰周陣屈曲孔似蜂房几戀居四聖不住華藏海種非遠廣乎）

所資者廣（宋袁絜齋集邊通判行狀其志大則所資者廣其業專故所業者充）

鄧林彌廣（列仙傳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之際渴欲得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彌廣數千里詳鄧字）

守約治廣（老子道德經老君曰善賞者費少而歡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所善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詳篆字）

頂圓額廣（仙傳真人鍾離權生而異光數

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額廣耳厚眉豐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鍾行奔馬童稱異之能及詳仙字）

儉故能廣（老子道德經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

醮吳起於廣（類說魏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廣立為大將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合勝六十四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

都廣（地名淮南鴻烈解八殥之外則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風所自歛鶩所自歸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

南廣（舊縣名西漢書地理志南廣注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過郡三行八百四十里縣名屬犍為郡輿地紀勝敘州嘉定志南廣今南溪）

長廣（西漢書地理云長廣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西秦地圖曰劇清地幽州藪有鹽官縣名屬琅邪郡）

高廣（西漢書地理志高廣注侯國縣名屬

琅邪郡平廣（西漢書地理志平廣注侯國縣名屬齊郡）安廣（西漢書地理志安廣縣名屬鬱林郡）

不廣

呂氏春秋不廣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浮然更相載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兎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為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傳公子小白管仲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謂必得立故曰固難必）雖然管仲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為二京（古者軍伐克敗於其所獲尸合土葬之以為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為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之中牟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是所以內攻之也）越聞之古之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猶相守不退不卻賁覆也服退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為一舍卻舍以緩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之）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既收盡其車甲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以盡之今其貧窮且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為敵不收其尸為京則如何）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一作非）上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能盡服之）晉文公欲合諸侯舅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舅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舅犯曰事若能成繼（一作徑）文之業定武之功闢（一作開）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勤憂也）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勤天子之名以示諸侯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一作

與）草中之戎驪土之翟定天子於成周（天子周襄王也與弟叔帶之難出奔在鄭晉文納之於成周故曰定也成周今雒陽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晉山陽之南陽之地在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舅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舅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齊之東鄙人有常數苦者（猶困也）管子死豎刁易牙用國之人常數不苦不知致苦者卒為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禮國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城無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千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也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傳曰眾曹所好斷其不濟湯武是也眾曹所惡斷其不斷桀紂是也故曰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正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而小進用之忠良無進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謂箕子奔朝鮮）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殺之誅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而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辟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晨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白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道也不休止降於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

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日光而治萬事因也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諡諡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得諡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國民之欲遵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地廣

漢桓寬鹽鐵論地廣　大夫曰王者包含徧覆普愛無私不為近重施不為遠遺息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勞佚不齊獨不當調邪不念彼而獨計此斯亦好議矣緣邊之民處寒苦之地距強胡之難烽燧一動有沒身之累故邊民百戰而中國恬臥者以邊郡為蔽扞也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是以聖王懷四方獨苦興師推卻胡越遠寇國安災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強則中國安國安則晏然無事何求而不默也文學曰古者天子之立於天下之中縣內方不過千里諸侯列國不及不食之地禹貢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諸侯各保其國是以百姓均調而徭役不勞也今推胡越數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勞罷故邊民有刎頸之禍而中國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囂囂而不默也夫治國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恤外故羣臣論或欲田輪臺明主不許以為先救近務及時本業也故下

詔曰當今之務在於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公卿宜承意請減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歟大夫曰湯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國千里非貪侵也所以除寇賊而安百姓也故無功之師君子不行無用之地聖王不貪先帝舉湯武之師定三垂之難一面而制敵匈奴遁逃因河山以為防故去沙石鹹鹵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縣弃造陽之地以與胡省曲塞據河險守要害以寬徭役保士民由此觀之聖主用心非務廣地以勞眾而已矣文學曰秦之用兵可謂極矣蒙恬斥境可謂遠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縣寇虜之地地彌遠而民滋勞朔方以西長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費不可勝計非徒是也司馬唐蒙鑿西南夷之塗巴蜀弊於邛筰橫海征南夷樓船戍東越荊楚罷於甌駱左將伐朝鮮開臨洮燕齊困於穢貉張騫通殊遠納無用府庫之藏流於外國非特斗辟之費造陽之役也由此觀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為縣官計過也大夫曰挾管晏之智者非為廝役之使也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困之處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采善於當世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陽也文學曰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顏淵屢空不為不賢孔子不容不為不聖必將以貌舉人以才進士則太公終身鼓刀寗戚不離飯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時不為窮變節不為賤易志惟仁之處惟義之行臨財苟得見利反義不義而富無名而貴仁者不為也故曾參閔子不以其仁易晉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諸侯之位是以齊景公有馬千駟而不能與之爭名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於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故惟仁者能處約樂貪小人富斯暴貧斯濫矣陽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

廣氏

千家姓角音丹陽廣洪景脩姓氏遂華風俗通廣成子住崆峒山千二百年（神仙傳）氏族言行錄風俗通云廣成子之後

廣成子

歷代眞僊通鑑廣成子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

而末不待黃而落矣。足以語至道哉。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答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閉外。多知為敗。我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得吾道者上為皇。失吾道者下為土。吾將去汝。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與日月齊光。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焉。乃授帝陰陽經。（黃帝紀云自然經）一號力黙子。作道成經七十卷（臣）道一曰。廣成子謂守其一而處其和。故千二百年未嘗衰老。道德經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為天下正。其殆以此乎。廣成子之意。欲軒轅抱一為天下式而已。厥後軒轅得道。白日昇天。後世帝王卒未能及廣成子之功。妙矣哉。三元延壽參贊書振曰。廣成子謂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即論語所謂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也。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心無所知。形乃長生。即詩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至彼至陽之原。至彼至陰之原。即記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是皆儒書所以垂教後世之語耳。秦漢以來。士多溺於權利。竊儒家紙上之言。以為進仕之階。不知儒者所以脩身養性以至與天地合其德。靡不具載也。又學者不能有諸己。一聞其存形千二百歲。則駭然歎羨而亟求其說。噫。求之思耳。鄉姑舍是而已。前之三者。勉而行之。則神清氣寧。長生久視。殆將享無窮之樂。矣豈直二百歲而已哉。或曰。廣成子形不貲。是為可貴。振曰。使廣成子果能千二百歲而形不化。猶龜鶴之不死。松柏之冬夏青青。蓋自得其稟耳。何可取其小而失大者哉。

廣壽子　歷世真仙通鑑。廣壽子。在祝融時。降于恒山。授人皇內文。教人以安神之道。俾鈞鑄為器。以變生冷。一號傳豫子。作安摩通精經九十卷。

漢廣　詩國風周南篇名。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妄反）**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也。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　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朱子語類。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淳）漢廣。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於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獫狁可畏。　輔廣童子問。　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遊。亦非禮。先王引大堤之曲。以見江漢之俗。　其女好遊。蓋當時人必以遊女為言者。出遊之女猶如此。況於閨閫之內乎。自豐鎬而南。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皆江漢之所經由也。此章是其始見之時。知其容貌之端莊。性情之靜一。非復如前日之可求也。後四句則因以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耳。　胡一桂附錄纂疏。　朱子語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又曰。漢廣遊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說得一邊。　問漢之廣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政化只行于江漢。曰然。西方亦有玁狁。葉賀孫錄。　孔氏曰。見正義。鄭氏曰。同詩緝。項氏說。嚴氏曰。見正義并釋文。　劉瑾通釋。　爾雅曰。小枝上繚為喬。注。細枝皆翹繚向上。愚按集傳既載吳氏之說。而於此復先釋思字。其下方釋漢水。不從經文之次。正用毛傳之意也。大堤之曲。李太白詩注曰。大堤。漢水之堤。大堤曲。宋隋王誕為襄州時。作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永康軍。即今四川省成都路灌州。胡庭芳曰。此文王脩身齊家之道。美化之行。見諸南國者如此。愚按上四句。以喬木不可休。對游女不可求而言。故屬興。下四句但言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以比貞女不復可求之意。而不說其所比之事。故屬比。此其興比體製之殊。備見於一章之內。後凡言興與比者。其文意亦皆倣此章云。　孔氏曰。並見正義。古詞云。見彙通。釋文曰。見後。朱子語錄。見附錄纂疏。輔氏曰。見童子問。嚴氏曰。見詩緝。　梁益旁通。　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又東至南鄭為漢水。有褒水從武功來入焉。南鄭。興元治所。興元。故漢中也。又東與文州文水會。又東過西城。旬水入焉。又東過鄖（音云）鄉縣南

又至而東南過武當縣。又東過順陽縣有淯水自虢州盧氏縣北來入焉。又東過中廬有淮水自房陵淮山東流入焉。又東過襄陽南漳縣荊山而爲滄浪之水。又東過宜城有鄢水入焉。鄢音嫣。又音偃。又東過於鄀音若。款水入焉。又東南白水入焉。又東過雲杜而爲夏水。有涓水入焉。涓音云。雲杜舊屬江夏。復并入安州安陸。又東至大別山下漢陽鄂州二城相對之間。南與江水合流而爲大江。江水出岷山。一名清山。一名汶阜山。今屬茂州汶山縣。發源不一。源亦甚微。所謂江源可以濫觴。濫之言泛也。東南百餘里至天彭山。亦謂之天谷。亦謂之天彭門。兩山相對。水逕其間。其山屬彭州。又東南過成都郫縣。又東南過江陽有湔水從西北來入焉。江陽屬眉州。又南過嘉州犍爲縣。又南過戎州僰道縣北。若水淹水從西來入焉。僰蒲墨切。音匐字。本作僰。又東南至渝州江津縣有羌水涪水巴水白水潛水渝水合流入焉。又東過涪州忠州萬州。又東過雲安軍。雲安今夔州。又東過魚復。魚復今夔州奉節。還永安宮及諸葛孔明八陣圖壘南。又東南過赤岬城。岬甲。又東過巫峽巫溪水入焉。又東過秭歸。又東過夷陵。又東過宜都。又東過爲斷江。又東過枝江有沮水入焉。又東過石首。又東過華容有涌水入焉。又東至巴陵。合于洞庭之陂。其陂有澧水西來。沅水西

南來。湘水南來入焉。東至武昌漢陽大別山。與漢水合而爲大江。東過海陽有彭蠡陂從南來入焉。彭蠡即今鄱陽湖。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南康饒州之境。又東右過江寧。有丹陽水從南來入焉。又東左過江都邗溝出焉。又東過江陰許浦入海。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跨音姱。沮音趄。澧音禮。鄱音婆。邗音寒。

大堤之曲。夾漈鄭氏樵通志畧曰。樂府清商曲。襄陽樂音洛。大堤曲者。宋隋王誕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夜聞諸女郎歌謠。因爲之辭。古辭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後世如李太白大堤曲等作。皆古樂府題。毛萇傳鄭玄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傳云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箋云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興者。喻賢女雖出遊流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傳云潛行爲泳。永長方泭也。箋云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泭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孔穎達正義南有至方思

正義曰。木所以庇蔭。本有可息之道。今南方有喬木。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以興女以定情。本有可求之時。今漢上有遊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是爲木以高其枝葉。人無休息者。女由持其潔清。人無求思者。此言遊女尚不可求。則在室無敢犯禮可知也。出者猶能爲貞。處者自然尤潔。又言水所以濟物。本有泳思方思之道。今漢之廣闊。夫江之永長矣。不可潛行乘泭以求濟。以興女皆貞潔矣。不可犯禮而求思。然則方泳以渡江漢。雖往而不可濟。喻犯禮以思貞女。雖求而將不至。是爲女皆貞潔。求而不可得。故男子無思犯禮也。定本遊女作游。　傳思辭至思者

正義曰。以泳思方思之等。皆不取思爲義。故爲辭也。經求思之文在遊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則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字爲韻。二字俱作思。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遊之事。既言不可求。明人無求者。定本喬上竦無木耳。　箋不可至之然　正義曰箋知此爲本有可道者。以此皆據男子之辭。若恆不可。則不應發不可之辭。故云本有可道也。此箋與下箋互也。此直言不可者本有可道。總解經不可之文。遂略木有可息之道。箋下言渡江漢有潛行乘泭之道。不釋不可之文。是其互也。然本淫風大行之時。女有可求。今被文王之化。遊女皆

潔。此云潔者。本未必已淫。興者取其一象。木可就蔭。水可方泳。猶女有可求。今木以枝高不可休息。水以廣長不可求渡。不得要言本本小時可息。水本一勺可渡也。言木以高其枝葉。解傳言上竦也。言女雖出遊漢水之上者。對不出不遊者言。無求犯禮者。謂男子無思犯禮。由女貞潔使之然也。所以女先貞而男始息者。以姦淫之事。皆男唱而女和。由禁嚴於女。法緩於男。故男見女不可求。方始息其邪意。召南之篇。女既貞信。尚有強暴之男是也。　傳潛行至方泭　正義曰。潛行爲泳。釋水文。郭璞曰。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永長。釋詁文。方泭。釋言文。孫炎曰。方水中爲泭筏也。論語曰。乘桴浮於海。注云。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是也。　箋漢也至不至　正義曰。此江漢之深不可乘泭而渡。谷風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者。雖深不長於江漢故也。言將不至者。雖求之。女守禮將不肯至也。陸德明釋文喬木（本亦作橋。渠驕反。徐又紀橋反。木枝上竦也。）休息（並如字。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耳。）上竦（粟勇反。）流水（本或作漢水。）泳（音詠。潛行爲泳。）泭（芳于反。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並同。沈旋音附。）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孫炎注爾雅云。方木置水爲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又曰。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簰音皮佳反。栰

（彼同音伐與光爾雅本作樹）**要義** 詩體韻在辭上休息當作休思遊女消庶人女執筐行饁者（並見正義）**蘇穎濱集傳** 潛行曰泳方柎也思辭也文王之化行於南國雖江漢之游女皆有廉潔之行不可犯以非禮譬如喬木不可就以休息江漢不可得而方泳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嚴氏詩解興也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敞倚南方有上竦之喬木不可休息於下而攀之興女有高潔之行也女游行於漢水之上乃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餘同嚴氏詩說已見上傳）**華谷嚴粲詩緝** 南解見樛木漢水入江解見江漢項氏曰思語辭或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或用之句首如思齊大任今曰江水尤深闊於漢故漢止言不可泳而江言不可方　興也南方之木美故以南言之木下端則陰廣上竦則陰少南有喬竦之木其陰不下及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水之上有游行之女非士君子之族深居閨閣之中者也以小家女而在曠僻可動之地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水之廣不可潛行

而泳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泭而方之見其貞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慕慢之志不作矣詩人偶見漢上游女無陵犯之心知紂之淫風已變由文王風化所及故借此游女以起義耳陳深清全齋讀詩編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氏曰此詩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謬誤乃以德廣所及為言失之遠矣然其文復得詩意而所謂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誤嚴氏曰道指脩身齊家之道男子見游女自無犯禮之思序言求而不可得非也）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傳曰喬上竦也）漢有游女（朱氏曰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不可求思（思語辭）漢之廣矣不可泳思（韓水曰潛行為泳郭璞曰水底行也）江之永矣（朱氏曰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不可方思（方泭也泭桴同孫炎注爾雅曰方木置水為柎栰也郭璞云水中簰筏也朱氏曰興而比也南方木美故以南言木上竦則陰少故不可休息興女之高潔而不可求也漢上出游之女非深居閨中者以其在曠僻可動之地人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而不可求乃陳其不可得之詞如漢水之廣而不可潛行江水之長而不可乘桴於此見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李迂音訓** 漢水有游行之女其行貞潔不可以非禮而求之於是陳其不可得之辭而曰漢水之廣不可潛行於其中江水之永長不可以桴筏而渡詩人蓋假樂游女以起義謂文王之風化所及而紂之淫風頓改也（上文同詩緝）**詩傳纂註** 賈曰按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襄陽在漢水之陰大堤漢水之堤也又按古今樂錄大堤曲隋王誕為襄州時作又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又鄭氏通志畧都邑三十四曲有大堤曲並亡其辭又襄陽樂府辭（云云見寧通）又張柬之大堤曲云南國多佳人莫若大堤女又太白集長吉集皆有大堤曲大抵皆風情之言也朱善詩經解頤漢之廣者不可泳江之永者不可方以比女德之端莊靜一者不可求也言今日之不可求則知前日之可求矣前日之可求衰世之俗也今日之不可求聖人之化也夫觀聖人之化不於其他而必於江漢之游女何也曰天下之治正家為先觀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非聖人之化而能若是哉李公凱句解南有喬木（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敞倚今南方有木喬高聳）不可休息（不可藉以為休息之地）漢有游女（比喻漢水之旁有化行之女貞固自守有高潔之操）不可求思（決不可以非禮求之）漢之廣矣（人

知其不可奉人深明之旨漢水之廣）不可泳思（不可潛行水中而渡）江之永矣（江水之長）不可方思（不可為筏而渡禮之所在安可越哉皆由於感文王之化而變其淫亂之俗也）翹翹（祈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朱子集傳興而比也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輔廣童子問首章既言高風雅致之不可求故此章遂以錯薪起興而言其游將歸則願為之飼秣其馬此可見其好悅之至矣歐陽氏謂此為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忻慕焉者是也先生謂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真是寫得詩人之意思出悅之至而敬之深則可見其性情之正也悅而不敬則使放決矣或以歸為嫁則大失詩意）**毛萇傳鄭玄箋**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傳云翹翹薪貌錯雜也箋云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其高潔者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箋云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孔穎達正義翹翹至其馬　正義曰翹翹然而高者乃是雜薪此薪雖皆高我欲刈其楚所以然者以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而高故也以興貞潔者乃是衆女此衆女雖皆貞潔我欲取其尤貞潔者又言是其尤潔者之子若往歸嫁我欲以粟秣養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己有意欲求之下四句同前　傳翹翹薪貌　正義曰翹翹高貌傳言薪貌者明薪之貌翹翹然若直云高貌恐施於楚最高者此翹翹連言錯薪故為薪貌鴟鴞云予室翹翹即云風雨所漂搖故傳曰翹翹危也莊二十二年左傳引逸詩曰翹翹車乘即云招我以弓明其遠故服虔云翹翹遠貌　箋楚雜至絜者　正義曰薪木稿故月令云收秩薪柴注云大者可析謂之薪下章蔞草亦云薪者因此通其文楚亦木名故學記注以楚為荊王風鄭風並云不流束楚皆是也言楚在雜薪之中尤翹翹言尤明雜薪亦翹翹也　箋之子至意焉　正義曰釋訓云之子是子也李巡曰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然則之為語助人言之子者猶云是此子也桃夭傳云嫁子彼說嫁事為嫁者之子此則貞潔者之子東山之子言其妻白華之子斥幽王各隨其事而名之言謙不敢斥其適己謂云往嫁若斥適己當言來嫁所以桃夭鵲巢東山不為謙者不自言己說他女嫁故不為謙也言致禮餼者昏禮下達納采用鴈問名納吉皆如之納徵用玄纁束帛儷皮是士禮也媒氏云純帛無過五兩謂庶人禮也欲致禮謂此也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之或亦宜有也言示有意者前已執謙不敢斥言其適己言養馬是欲致禮餼示有意求之但謙不斥耳陸德明釋文翹翹（祁遙反沈其遙反薪貌）尤高潔者（一本無絜字）言秣（莫葛反養也說文云食馬穀也以上時掌反下文同）禮餼（香氣反牲腥曰餼）　重言　之子于歸十二本詩二桃夭三鵲巢三燕燕三東山二　要義　鄭云願致禮餼但昏禮不見牲餼見（毛傳鄭箋并正義）蘇穎濱集傳此知女子之不可犯而思以禮道之之辭也楚薪之尤翹翹者也取薪之翹翹者以言欲取女之尤高絜者也然猶不敢斥言取之故曰於是子之嫁也我當秣其馬以示有意焉耳東萊呂氏讀詩記張氏曰刈楚刈蔞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嚴氏詩緝翹翹然而高者雜錯之薪我欲刈其中之楚木以楚在其中尤翹翹也興衆女高絜我欲擇其尤者之子若歸嫁於我我則秣養其馬以迎之然終不可得故又言漢不可泳江不可方也（上曰見毛傳張氏曰見讀詩記歐陽氏曰見

本義朱氏曰見正義并集傳）華國嚴粲詩緝翹翹錯薪（音喬）錢氏曰翹翹高竦貌翹翹然而高者錯雜之薪也其中之楚木尤翹翹然人所先刈也喻衆女之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也故言此游女之嫁人將有秣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之哉於是復陳其不可得之辭　或謂秣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忻慕焉如此則歆請予珮已有暱之想矣項氏家說泳思方思漢言泳江言方者漢水淺狹可泳而踰江水深闊必方舟而後能濟各因其實以起興也黃氏曰抄晦庵云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此已盡一詩之意箋謂喻女之尤高潔者嚴氏詩緝取之恐求之過宋陳深清全齋讀詩編翹翹（音喬）錯薪（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言刈其楚（孔穎達曰楚木名學記注以楚為荊楚在雜薪中尤翹翹）之子于歸言秣其馬（雜薪中有荊楚尤翹翹竦出者人所先刈喻衆女中尤高潔者人所先取之子指遊女歐陽氏曰之子遊而歸則我秣其馬悅慕之辭也鄭箋曰謙不敢斥其適己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興而比也）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郭璞曰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馬之小者傳曰五尺以上曰駒釋文曰馬六尺以下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興而比也）李蘭學詩備忘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之子指遊女也秣飼也（鄭氏曰見鄭箋并正義）宋安得毛詩遺意漢廣此篇詩辭辭者已無遺說但召南有召公詩而周南無周公詩卻稱文王若以周召分陝言之二南之國同為文王之化特繫之二公今周南詩稱后妃召南詩稱夫人固已不同而周南漢廣又稱文王是豈無說乎大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何為而有王與侯之異乎嘗以地理考之召南地在岐西周南地在岐東自太王居豳為狄所侵於是踰梁而邑于岐文王克崇之後始遷于豐其後又遷于鎬岐在扶風美陽縣岐山豐在扶風鄠縣鎬在長安西南岐在豳東南四百里豐在岐東南三百餘里鎬在豐東南二十五里皆是自西而東周南之地實居岐東則鎬京在焉周公特輔佐文王以治陝東之國所以有王者之風而本諸后妃漢廣所以稱文王之德而不及周公也若夫召南岐西之地在豳岐之間太王王季之故治也故曰先王之所以教召公專掌其國政而為侯伯故不稱召公而稱召伯是以聽南國之訟而有甘棠行露之詩其地所以為諸侯之風而詩述夫人之德與周公佐王事體

不同漢廣汝墳安得不稱文王乎李恕音訓翹翹然高者錯雜之柴薪其中楚木尤高人所先刈此女高潔如此若嫁而歸必有秣馬而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哉故重述其不可得之辭而四云云李公凱句解翹翹錯薪於翹翹然錯雜秀起之薪中言刈其楚擇其楚而刈之之子于歸其游女之我歸言秣其馬則以楚而秣其馬漢之廣矣然自顧於禮終不可犯故復歎曰漢水之廣不可泳思泳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解同上章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子集傳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輔廣童子問三章之末皆終之以不可求之意所謂言之拜辭之復所以見其歎慕有不自已之意也朱子語類問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兎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兩句賀孫毛萇傳鄭玄箋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云蔞草中之翹翹然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駒傳云五尺以上曰駒孔穎達正義傳蔞草中之翹翹然正義曰傳以上楚是木此蔞是草故言草中之翹翹然釋草云購蔏蔞舍人曰購一名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機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是也傳五尺以上曰駒正義曰度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故上傳曰六尺以上曰馬此駒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五尺以上即六尺以下故株林箋云六尺以下曰駒是也𢈔人注國馬謂種戎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即瘦人三等龍騋馬是也何休注公羊云七尺以上曰龍不合周禮也陸德明釋文其蔞力俱反馬云蔞蒿也郭云似艾音力侯反要義刈蔞謂蔞蒿江東用羹魚見正義蘇穎濱集傳蔞草之尤翹翹者也華谷嚴粲詩緝釋草曰萑蔏蔞萑音完蔏音商釋文曰馬二歲曰駒郭璞曰陸機曰舍人曰並見正義傳曰見上傳項氏家說詩中思字思語辭也用之句末如不可求思不可泳思不可方思天惟顯思用之句首如思齊太任思媚周姜思文后稷思樂泮水皆語辭也說者必欲以為思慮之思則過矣且貌從

魯侯之與在泮而詠之矣何謂思邪於繹思歎時繹思皆當以為語辭繹者不絕之義繹思猶繹如也

總論歐陽公本義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強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欲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眾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眾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毛萇傳鄭玄箋並見前）

程子經說漢廣言漢之廣大猶云江永也本言文王之道南被江漢之域因取漢水為興水之為限不可踰也以興禮義之為閑不可犯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家齊俗厚婦人知守禮義既以禮義為防則非僻之思自絕雖有以非禮求之者亦不可得而犯也不可得而犯則不思犯矣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跂倚喬木不可攀及也故人絕欲休之思興女有高潔之行非禮者自無求之之思也重稱漢水之廣不可思游泳以濟江之長永不可思方而渡也江大於漢雖方尚不可濟難於泳矣興以禮自閑不可侵陵也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與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錯薪翹翹然必擇其端直者刈之如是之女豈所不願得哉之子者若得之以歸則言秣其馬矣情切之意惟其禮法之限不可得也不止無非禮之思又知其端直之美而願慕之也

李迂仲黃實夫集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今以枝葉蔭翳而人休焉蓋陰之接於人者也故詩人以興男女之際喬木則無蔭

之可息猶之女不可以私求也水天下之至柔人狎而玩之猶女子焉今漢以廣而不可泳江以永而不可方又以況女子以正而不可犯也錯薪薪之錯雜者宜業務而不能自直而今乃翹翹然不撓此況女子游者宜若放逸而不能自守而今乃卓卓有立也言刈其楚木之小者於翹翹錯薪之中庶幾其易取故我欲刈之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者若之子肯歸于我則將秣吾馬而親迎之接以婚禮之正也蔞草之小者又易取於楚而駒又易得於馬其願慕之心愈切則欲從事於其易者然終不敢忘婚禮之正焉此序所謂無思犯禮者喬木雖不可休猶休之而無後容漢之廣江之永泳而方之則溺矣況游女愈進而愈不可犯也夫男子願慕之心愈切而女子愈不可犯此序所謂求而不可得者也宋王漢濱先生集李曰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矣木固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為泳鄭氏曰水底行也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為泭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漢水有可潛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桴之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曰內則曰女子居內深居固門閽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匏有苦葉之詩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欲曾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貌錯也楚在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楚即荊也蔞爾雅云購商蔞郭璞云商蔞蔞蒿也於雜薪之中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為室家我則秣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不可求而止遂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暴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

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治蜀李強欲辟為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請是二人者瞻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大夫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可得而髣髴也　黃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爲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覆言之亦必有說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泭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復喻之曰衆薪錯薪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繼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于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為執鞭猶欣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其所憚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之美可知欤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意政令不足以歐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彥方知也故節義清脩之士且之以為人之威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宜哉故齋曾梓中詩說爾雅木上曲曰喬言其枝上竦也木喬則不可攀援女正則不可媒通泳游也謂潛行水底也方泭也謂水中箄筏也漢本有可泳之道至其廣處則不可泳矣江本有可方之道至其永處則不可方矣女本有可求之道至其正潔堅固則不可求矣以木為薪楚則其尤翹翹者以草為薪蔞則其尤翹翹者此皆吾之所欲刈也衆女之中其尤美者此我之所欲求也然被文王之美化革商紂之淫風皆知以禮自潔不可求也知其不可求故於其既游而歸也聊欲秣其馬駒以致其意焉夫男女之情人之所大欲也又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聖人制為婚姻之禮所以重其別也苟卑情而忘禮則踰墻而摟東家之子不以為恥苟由禮以制情則閨門而學柳下可不以為介然則南國之女子知守禮以自潔而使人不敢起求之之心其男子亦知由禮以制情而終能息其顧求之意此廉恥之所以興而為文王之美化也夫漢上之游女故非士君子之族深居於重閨之中者

也。然猶不可犯。而况其處女者乎。若夫衛風靜女。乃士君子之族。固當深居於重閨之中。然猶俟我於城隅。而况其游者乎。風化之移人如此。詩人於美擧其所輕。於刺擧其所重。蓋互以相明也。王應麟困學紀聞。江漢之女不可犯。以非禮可以見周俗之美。江沱之母。勉其夫以名節。可以見漢俗之美哉。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漢廣。採於江漢而得之也。此關雎之化也。故繫之周南。言周公之德。南及江漢。避文王而言周公也。此詩知其不可而不求。非求之而不可得也。漢有游女。望而不可求。猶喬木聳幹而不可休息也。然而情不能自克也。猶數意焉。曰翹翹錯薪。雜然而並有也。刈楚取其可用者。刈蔞取其可食者。拔其尤之謂也。之子于歸。指其尤者。願秣馬以致殷勤焉。已而知其卒不可得也。反而歸於正。然則非特游女閑靜使人望而謂之。男子能自克於禮。亦賢矣。呂喬年麗澤論說。漢廣。　漢廣一章已知游女之不可求矣。二章三章復思秣其馬。秣其駒。蓋義理未勝故雖明知其不可求。而欲念數起也。窒欲之道。當寬而不迫。譬猶治水若驟遏而急絕之。則橫流而不可制矣。故詩人不禁欲之起。而速禮之復。每章有秣馬秣駒之言。是不禁欲之起也。終之以不可泳思。不可方思。是速禮之復也。心一復則欲一衰。至于再至于三。則人欲都亡而純乎天理者

嗚呼。漢廣之詩。其窒欲之大用歟。慈湖楊簡詩傳。此不敢犯禮之心。卽正心。亦曰道心。以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爲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或乎爲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爲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爲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爲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泭也。（泭音孚。通作桴。）爾雅釋言云舫。泭也。郭注云。水中簰筏。孫炎云。水中爲泭筏也。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泭。論語云。乘桴浮于海。注云。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泭桴。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方泳。皆以喻女之貞潔。不可遠。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蔞。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蔞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曰。購。蔏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廋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以次差之。故知駒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韻。補音云。泳。于誑切。郭璞江賦。紫莢炎曄以蔟被。緑苔鬖髿乎研上。帆蒙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泭也。疏云。水中爲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下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性。莽。顏師古。莽。莫戶切。紫必易馬爲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騷經。登閬風而紲馬。與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縶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蔞。一讀力俱切。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預曰。川深難遊。水爲我憂。多塵少

實。命鹿爲駒。林史軒經筵講義。漢廣。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臣謂漢廣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周召皆地名。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先儒謂周召之地。共方百里。皆名曰周。而召則周內別名也。太王居岐。文王都酆。武王都鎬。皆去岐周不遠也。今言文王之化。行乎江漢之域。江漢之地。自周以南之國也。周召以南。其爲國也多矣。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也。江漢在楚地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爲楚辭。卽屈原宋玉爲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於楚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南有喬木不可休息。言喬木之爲蔭也廣矣。是不可休息乎。謂其可以休息也。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言游女之在漢上。不可求之乎。謂其可求之也。而繼之以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是歎其求之而不可得也。谷風謂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此言漢之廣。非游泳可度。江之永。非方舟可濟。以意逆志。乃見而不得之義。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二章謂薪中之有楚。是翹翹然者。刈薪者當取夫翹翹之楚。之子。指游女言之。謂當以六禮聘之。而取其尤高

潔者如新中之楚也之子來歸則我且秣馬以行親迎之禮謂如是可以得之也又繼以漢之廣矣江之永矣謂求而不可得也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臣謂三章與二章之義同蔞即楚駒有馬也今楚辭一篇之中而三致意焉者即古詩之流也詩人之所以興者以見商之季禮義消亡時多淫奔者及周之興而漢上游女求而不可得婦人女子尚如是則當時之人聞文王而作興者皆是也林岊講義曰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於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爲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爲秣馬乎之子于歸我其爲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　許謙名物鈔江漢游人　經　漢之游女不可求非必女子之知義端

静而人不可求實見者雖悅其容貌之端靜而自知其於義無可求之理而賦此詩也上爲興南有喬木則不可休息此漢有游女其不可求思下四句比江漢之永廣人見之者知其不可方泳而絕無桴潛行之心固不待即之而知其不可也後二章之首興兼比娶妻必擇其善之至善者猶采薪者見錯薪固翹翹而於翹翹之中又欲刈其楚與蔞之尤此游女可謂盡善其肯歸嫁于我則言秣其馬駒而親迎之矣其下復以江漢永廣反覆咏其不可求也蓋見游女而悅之男女之欲也知其不可求而不求禮義之心也是則江漢之人被文王之化之效若曰女子有不可犯之態而不敢犯之是男子之知義反不及婦人而文王之化但能及於女子非詩意也若行露之詩則專主於女子而言爾　漢言廣謂橫渡也江曰永謂泝沿也　傳一章蹊息扶反　水經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爲漢水酈道元謂漢水有東西二源東源出氐道東流爲漢西源出隴西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今按漢地理志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至武都爲漢此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及水經所言者是也即道元所謂東源也氐道則今秦州之地武都則階州也又漢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入江樂史寰宇記興元府三泉縣東二十八里嶓冢山沔水所出下流爲漢杜佑通典梁州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今縣南有故白水關是西漢水出自西縣流至今牛入白水則名漢矣通典謂導漾水者蓋誤爾此道元所謂西源也漢西縣後分爲三泉縣嶓冢則在三泉界中今爲興元之境金牛即漢葭萌之地今則屬興元褒城縣也自秦州至興元驛程九百餘里皆云有嶓冢蓋山勢連亘數州也然則東源導漾爲漢者乃漢之經流其西源則自名沔因下流入漢始有西漢之名爾傳專指興元之嶓冢或致之未詳歟蔡氏書集傳大別山在漢陽軍漢陽縣北別必列反漢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崏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宋歐陽忞輿地廣記茂州汶山縣本漢汶江湔氐二縣地禹貢岷山在西北永康軍乃宋割蜀州之青城彭州之導江縣置漢蜀郡之郫綿虒江原三縣地也王象之輿地紀勝江流東南經茂州城下至汶川縣自汶川經導江至青城然則江之始源實在茂州之岷山也江入海處在通州海門縣湔子千反郫音疲虒音斯　湔編岷山數百峰大酉山爲最大雪山三峰闕其後冬夏如

爛銀山一谷名鐵豹嶺者有西嶽廟廟下名羊膊石江水正源也闕丘陸反桴方于反反復之復方六反　三章疏蔞蔞蒿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今按長數寸言其葉高丈餘言其莖唯其高丈餘故亦可刈爲薪傳恐脫高丈餘三字則於錯薪之義似有礙（詩緝見前疏見正義）　劉玉汝詩纘緒曰興而比緝謂當曰興又比蓋興有兼比者關雎是也傳止曰興也比無興者綠衣是也傳亦止曰比也至下泉比兼興乃發例曰比而興野有蔓草溱洧黍離類矣賦兼興則發例曰賦而興蓋興在賦比中非賦比外別有興故其例如此類矣賦而興後比則曰賦而興又比是比在賦興外者當曰又比也今漢廣比在興後則當用類矣例曰興又比也若曰興而比則與比而興賦而興者不辨矣故漢廣椒聊巧言之四章皆當曰興又比氓之三章末章當云比又興賦又興云　首章極言游女之不可求後二章承前意以其不可求故悅之而復以二比歎咏之則有敬之之意矣敬而悅之悅生於敬故兩言秣馬爲悅之至悅而敬之敬生於悅故三致歎咏爲敬之深此篇只言游女之不可求而興比反復累見歎咏非工於咏歌者豈故此游女端莊靜一之不可求與作詩者知其不可求而發敬之皆得性情之正皆可以見文王后妃之德化

漢廣

三章章八句（劉瑾通釋。何氏曰、劉氏云文王教化其民、桃夭歌其男女以正、漢廣歎其美化行于江漢之域、汝墳歎其婦人能勉其君子以正。苟非欲防微之道。皆以性成風以成俗。其餘然止。）詩傳纂疏輔氏曰、正靜而不可狎。固女德之賢。起敬起愛。而無狎昵之心。亦非必失身之男子也。夫刈蔞秣馬。起愛敬之意。然而失身於非禮。則有陷溺於水火之比。其為辭切。其命意嚴。一不以其不可者加于其身。究此端。則曾子臨深履薄之學。啓手易簀之心。終必俟於致禮焉。可謂閑邪存其誠矣。謝氏曰、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蹵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徧為爾德。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宋袁絜齋集經筵講義。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於庶物者。以是存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以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於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為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於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榦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為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猶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為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為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桴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桴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於錯薪之中。為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蔞以秣其駒。致惓惓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於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為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柔而能剛也。夫莫剛於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為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尚。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於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河廣（詩衛國風篇名）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户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朱子集傳賦也。葦蒹葭之屬。杭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言誰謂河廣乎。但以一葦加之則可以渡矣。誰謂宋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胡一桂附錄纂疏。嚴氏曰、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懿閔二年狄入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壙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母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愚謂嚴氏辯證甚的。但因此疑非襄公母親作。恐未然。母思子於其未即位之前。亦何害。東萊先生引說苑云。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待。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宋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慈子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王氏曰、子若果如嚴氏說。則詩作於襄公為太子之時。公亦適有目夷之請。鶴鳴于和。安知其非出於自然之感應者耶。於此益可以觀天矣。　許謙名物鈔。傳一章與祖為體。以賂樗言也。狄春秋傳莊公十二年。宋桓公立。僖公九年。卒子襄公立。閔公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衛遺民於河。立戴公。是年卒。文公立。文公元年即僖之元年也。今傳曰。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是以狄未滅衛之前言之也。而言河廣之詩作於襄公即位之後。則衛不在河北矣。其說自相枘鑿。若據經一葦杭之為實。則為衛在河北。而襄公為太子之時。若以一葦杭之為假設之辭。則可。為襄公即位之後。而衛非河北矣。二者必有一是一非。然觀桓公迎衛之意。似此時未出夫人也。桓公卒於衛文公之八年。不知何年出之。然則衛在河北之說為誤。而此詩作襄公為太子時。與即位之後則未可知也。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傳云、杭渡也。箋云、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狄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為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箋云、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

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為其遠。孔穎達正義。箋一葦至喻狹。正義曰。言一葦者。謂一束也。可以浮之水上而渡。若桴栰然。非一根葦也。此假有渡者之辭。非喻夫人之嚮宋渡河也。何者。此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箋誰謂至亦喻近）正義曰。宋去衛甚遠。故杜預云。宋。今梁國睢陽縣也。言跂足可見。是喻近也。言亦者。以喻宋近猶喻河狹。故俱言亦。定本無亦字。義亦通。陸德明釋文。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戶郎反。渡也。）廣與。（音餘。下遠與同。）喻狹。（音洽。）非為。（于偽反。）跂予。（丘跂反。）要義。自河南適宋不渡河。假渡為辭。（詳見鄭箋正義。）蘇穎濱集傳。杭。渡也。河廣矣。宋遠矣。以為一葦可渡。而跂可見。所以緩說其思宋之心也。蓋曰雖在衛。猶在宋耳。華谷嚴粲詩緝。葦音偉。杭亦作航。音同。葭蘆葦。解見七月。跂音企。讀亦作企。音起。跂踵也。脚跟不着地。跟音根。　夫人意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遠沮己。己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眞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於言外矣。（傳曰見毛傳。）彭止堂先生集。杭。渡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自衛歸宋。必渡河水。言誰謂河廣。加一葦則可以渡矣。誰謂宋遠。我跂足而望。則可以見矣。明非宋遠而不可至。乃義不待往爾。詩傳纂註。宣姜女為宋桓公夫人。事見載馳首章。質曰。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呂氏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知矣。按此。則此詩為宋襄公母之詩明矣。但未知此詩作於衛國何時也。東萊之說如此。而孔氏又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孔說如此。則此詩為文公時詩矣。然按嚴氏詩緝云。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而作河廣之詩。疏因以為衛文公之時。非也。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河廣之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之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疏以河廣屬衛風。當為衛人所作。非宋襄公所親作。然宋襄公母本衛女。又歸衛而作此詩。不屬之衛。何所屬乎。嚴氏之說為有證據。當從之。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非言河水廣濶難渡乎。）一葦杭之。（但以一葦加之則可渡。蓋甚狹也。特我不渡耳。）誰謂宋遠。（誰謂宋國遼遠難至乎。）跂予望之。（但一跂之則望見之矣。蓋甚近也。特於義不可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朱子集傳。賦也。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小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輔廣童子問（但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遠而不可見。以極其情思焉。而終不明言其義之不得往也。此意最可玩。范氏以為知禮而畏義者得之矣。）毛萇傳鄭玄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云。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云。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孔穎達正義。箋小船曰刀　正義曰。上言一葦桴栰之小。此刀宜為舟船之小。故云小船曰刀。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劉熙釋名云。一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陳深清全齋讀詩編。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亦作航。）之。（傳曰。杭。渡也。）誰謂宋遠。跂（音弃。讀作企。音起。）予望之。（說文曰。跂。舉踵望也。謂足根不着地。）朱氏曰。賦也。明非宋遠不可至也。乃義不可而不得往耳。嚴氏曰。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則是作於衛未遷前矣。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公俱未立也。鄭箋謂宋襄即位。其母思之。作是詩誤矣。惠公懿公之間。惠王時詩。誰謂河廣。曾不容刀。（箋曰。小船曰刀。舠。小船也。古字通。）誰謂宋遠。曾不崇朝。（箋曰。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亦喻近。）彭止堂先生集。刀。小船也。不容刀。言河之小也。小則易渡。崇。終也。行不終朝而至。言近也。意猶前章。夫人之不往義也。然宋襄公當如之何。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劉向說苑載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目夷。襄公庶兄也。）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襄公欲往來而至于遯國。不忍忘其母也。欲見母而告父以見舅。不忍傷其父也。若襄公者。可謂孝矣。母念其子。子念其母。出於天性之至愛。然皆止於義而不敢踰焉。可不謂善處母子之變乎。李公凱句解。誰謂河廣。（解同上章。曾不容刀。曾不能容一小船。蓋甚狹也。特我自不渡耳。）誰謂宋遠。（解同上章。曾不崇朝。曾不終朝可到。蓋甚近也。特於義不可往耳。）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渡。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

謂宋之遠與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諭曰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為與不當為者如何耳其所當為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為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黄曰天下之事其所當為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為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束葦而渡可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放齋曹粹中詩說自閔二年文公東徙渡河衛已居河東至僖九年宋桓公卒襄公之立已十餘年矣則自衛至宋不必渡河蓋取河為喻耳人固謂河為廣矣然而一束之葦可附以渡小船曾不能容也人固謂宋為遠矣然跂予之足而望不終朝而可至也蓋有意於往則雖遠而必達無意於往則雖近而不前桓夫人之於宋特以義不當往遂抑情而止耳若其心則未嘗一日不在宋也刀小船也戴岷隱續呂氏讀詩記河廣宋襄公母作也孔氏曰自衛適宋不渡河此蓋以河為喻也河亦廣矣意將欲渡以為河狹宋亦遠矣意有所思以宋為近夫情之疎者室邇而甚遠情之切者地遠而實近聖人取此詩以示後世為人母而遭變者呂喬年麗澤論說　河廣一詩襄公之母遭桓公見出在衛後襄公立其母思其子之切顧義而不敢歸故作此詩天下之事有不可為而不為此理之常力可為而不敢為方是顧義然又有一說大氐尊卑上下之分又須是彼此相全襄公之母得罪於先君而出也然蒯聵不能顧義而求進終至於父子相距是固子不能全其為子之道然亦蒯聵不能全其子也今襄公之母卻能顧義不歸宋終使襄公不得罪於名教者母實全之也慈湖楊簡詩傳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

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為終未妥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日有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為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為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心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舠林岊講義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誰謂宋遠跂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朱善詩經解頤母出與廟絕而母之與子則初無絕道也為襄公者當若之何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揜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能盡其誠敬於宗廟則外既不失乎承重之義盡其孝養於慈母則內亦不失乎愛親之仁庶乎恩義兩全而無憾矣然則母可以返國乎曰母之轍雖不可以私返而子之使則未嘗不可以私往也歲時問安之使交錯於道路而一簞一木之微必先以奉乎親焉則子之心固可以無愧而母之心亦可以自慰矣劉玉汝詩纘緒孫與祖同體者同昭穆也此詩止言宋不遠耳若其義不可而不得往之意則猶在言後作者不必盡言而讀者自可黙會又詩之一體唐人歇後之作蓋本於此望之而即可見猶有遠者行之而即可至則愈近矣語有淺深衛有婦人之詩六人共姜莊姜許穆夫人宋桓夫人衆水竹竿之衛女愚謂當增雄雉伯兮為八人

河廣二章章四句

（朱子集傳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共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乃有知禮而畏義如此者則以先王之化猶有存焉故也（輔廣童子問　范氏為襄公母者得其義矣所謂先王之化猶有存焉即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必如此等詩方可當之）（許謙名物鈔　衛有婦人之詩六人所止於禮義謂共姜也莊姜也許穆夫人也宋桓夫人也衆水之女也竹竿之女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十八養

廣

百丈廣錄

（古尊宿語錄夫語須辯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辯清不了義教辯濁說穢法邊）垢穢凡說淨法邊垢穢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聾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是過量俗人亦不得向他與麼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說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它與麼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脩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剎除習染沙門除貪嗔病不去亦名聾俗亦須教渠脩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嗔病去盡依在無貪將為是是無色界是鄣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脩禪學慧須辯清濁語濁法者貪嗔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

將為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為智鄣地障行鄣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遇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纏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麼不論堦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麼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堅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箇箇有勝樣箇箇有則使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祇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陁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麼時祇喚作須陁洹人祇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它者箇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堺生拍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辯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圖度語似野干鳴猶為繫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箇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水是冰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似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

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箇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為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為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為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唯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亦爾處處能緣唯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參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法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現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翫故至上涅槃高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千魔網不去縱解百本圍陁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着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為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如今麁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

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箇同於魔說無端說道目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舉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箇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秖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爲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聾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唯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摠別語說道脩行得佛有脩有證是心是佛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摠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脩行得佛無脩無證非心非佛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辯地從濁辯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水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爲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辯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像以無功若能弃照不自玄肯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爲尊師衆生性識他爲未曾踏佛堦梯是黐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作喫玄旨藥不得作閑格外語它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默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

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反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之法向後假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翻覆無有不相酧獻者若欲免見翻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踈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酧實理真實亦不真寔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喻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黐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摠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住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住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上初祖云無能無聖爲佛聖者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巳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今古百刧時事豈得是佛如阿脩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它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驕墮降不同未悟未解時名貪嗔悟了喚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亦云禪道不用脩但莫汙染亦云但融治表裏心盡即得亦云但約照境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都無貪取亦莫取著亦云合與麼學學似浣垢衣衣是本有垢是外來聞說一切有無聲色如垢膩都莫將心湊泊菩提樹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屬色十二分教屬聲秖如今截斷一切有無聲色流過心如虛空相似合與麼學如救頭然始得臨命終時尋舊熟路行尚不徹到與麼時斬調始學無有得期臨終之時盡是勝境現前隨心所愛重處先

愛。秖如今不作惡事。當此之際亦無惡境。縱有惡境亦變成好境。若怕臨終之時。慞狂不得自由。即須如今便自由始得。秖如今於一一境法都無愛染。亦莫依住知解。便是自由人。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果業已現。如何怕得。怕是古今。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秖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秖是人。人秖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鏊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匝匝之波。忽知匝匝之波此是細中之麁。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剎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闕。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剎土。此是細中之麁。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

無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為甚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淺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為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剎聲。一佛剎香。一佛剎味。一佛剎觸。一佛剎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華藏世界。縱廣搖皆如是。若守初知為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繫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縛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為爾焰識。亦名微細煩惱。使即斷除。既得除已。名為四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內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亦云失腳作轉輪王令四天下人。一日行十善。此福智猶不能算。自己鑑覺名王。緣念者有無諸法。名轉輪王。秖如今於藏腑中。都不納一切有無等法。離四句外。名空空。名不死藥。為嗔前王名不死藥。雖云不死藥。與王共服。亦非二物。亦非一物。若作一二解。亦名轉輪王。秖如今有人。以福智四事。供養四百萬億阿僧祇世界。六趣四生。隨其所欲。滿八十年已。後作是念。然此衆生皆已衰老。我當以佛法而訓導之。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如是施主。但施衆生一切樂具。功德尚自無量。何況令得須陀洹果。乃至阿羅漢道。功德無量無邊。猶不如第五十人聞經隨喜功德。報恩經云。摩耶夫人生五百太子。盡得辟支佛果。而皆滅度。各各起塔供養。一一禮拜。嘆言不如生於一子。得無上菩提。省我心力。秖如今於百千萬衆中有一人得者。價值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常勸衆人。須自解自理自理若玄。使得福智。如貴使賤。亦如無住車。若守此作解。名髻中珠。亦名有價寶珠。亦名運糞入。若不守此為解。如王髻中明珠與之。亦名無價大寶。亦名運糞出。佛直是蹬外人。却來蹬內與塵作佛。直是生死那邊人。直是玄絕那邊人。却來向者岸與塵作佛。人及獼猴。俱不能行。人喻十地菩薩。獼猴喻凡夫。讀經看教。求一切知解。不是一向不許解得三乘教。善得瓔珞莊嚴具得三十二相。富宅覓佛即不得。教云。貪着小乘三藏學者。猶不許親近。何況自為是破戒比丘。名字羅漢。涅槃經中被配入十六惡律儀中。同於畋獵漁捕為利養故殺害。大乘方等。猶如甘露。亦如毒藥。消得去如甘露。消不去如毒藥。讀經看教。若不解他生死語。決定透它義句不過。莫讀最第一。亦云須看教亦須參善知識。第一須自有眼。須辯它生死語始得。若辯白不得。決定透不過。秖是重增比丘繩索。所以教學玄旨人不遣讀文字。如云說體不說相。說義不說文。如是說者。名真說。若說文字。皆是誹謗。是名邪說。菩薩若

說。當如法說。亦名真說。當令衆生。持心不持事。持行不持法。說人不說字。說義不說文。說道。欲界無禪。亦是帶一隻眼人語。既云欲界無禪。憑何得至色界。先因地上習二種定。然後得生初禪。有想定。無想定。有想定生色界。四禪等天。無想定生無色界。四空等天。欲界灼然無禪。禪是色界。問如今說此土有禪如何。師云。不達不禪。是如來禪。離生禪想。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為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若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衆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為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

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為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真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為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云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秖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陀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什麼密語問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如何師云空喻於漚海喻於性自己靈覺之性過於虛空故云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問伐林莫伐樹如何師云林者喻於心樹者喻於身因說林故生怖故云伐林莫伐樹　問語也垜生招箭言語垜生不得無患患累既同擲棗何辯師云但卻發箭遂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卻問所歸還被於前亦如知幻不是幻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亦云認物為見如持瓦礫用將何為若言不見木石何殊是故見與不見二俱有失舉一例諸問本無煩惱三十二相如何師云是佛邊事本有煩惱今有三十二相秖如今凡情是問無邊身菩薩不見如來頂相如何師云為作有邊見無邊見所以不見如

來頂相秖如今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是名頂相現問如今沙門盡言我依佛教學一經一論一禪一律一知一解合受檀越四事供養為消得否師云但約如今照用一聲一色一香一味於一切有無諸法一一境上都無纖塵取染亦不依住無取染亦無不依住知解者箇人日食萬兩黃金亦能消得秖如今照一切有無等法於六根門頭刮削併當貪愛有纖毫治不去乃至乞施主一粒米一縷線箇箇披毛戴角牽犁負重一一須償它始得為不依佛佛是無著人無求人無依人如今波波貪覓佛盡皆背也故云久親近於佛不識於佛性唯觀救世者輪回六趣中久乃見佛者為說佛難值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猶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將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箇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孽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祛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閣塞虛空是名分身佛是名寶塔現是以常歎言嗟見今日所依之命依一顆米一莖菜飼暖

不得食飢死不得水渴死不得火寒死欠一日不生欠一日不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要生即生要死即死去住自由者箇人有自由分心若不亂不用求佛求菩提涅槃若著佛求屬貪貪變成病故云佛病最難治謗佛毀法乃可取食食者是自己靈覺性無漏飯解脫食此語治十地菩薩病是從初至十地也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破戒比丘名字羅漢盡名野干灼然銷他供養不得秖如今聞聲如響等嗅香如風等離一切有無等法亦不住於離亦無不住知解此人一切罪垢不能相累為求無上菩提涅槃故名出家猶是邪願況于世間諍論覓勝負說我能我解貪一門徒愛一弟子戀一住處結一檀越一衣一食一名一利又言我得一切無閒秖是自誑秖如今鑑於自己五陰不為其主被人割截節節支解都無怨吝之心亦不煩惱乃至自己弟子被人歐打從頭至足如上一一等事都無一念生彼我心猶依住無一念將為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所以常勸衆人須懼法塵煩惱如懼三塗乃有獨立分假使有一法過於涅槃者亦無少許生珍重想此人步步是佛不假腳踏蓮華分身百億秖如今於一切有無等法有纖毫愛染心縱然腳踏蓮華亦同魔作若執本清淨本

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是名摧伏外道無凡夫魔來是大神呪無二乘魔來是大明呪無菩薩魔來是無上呪乃至亦無佛魔來是無等等呪一變衆生諂曲修羅二變二乘諂曲修羅三變菩薩諂曲修羅是三變淨土但是一切有無凡聖等法喻如金鑛自己如理喻如於金金與鑛各相去離真金露現忽有人覓錢覓寶變金為錢與他亦如鍮鋌真正無諸沙鹵有人乞餞變鋌為餞與他亦如智臣善解王意王若行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馬食時索仙陀婆即便奉鹽此等喻學玄旨人善能通達應機不失亦云六絕師子誌公云隨人造作百變十地菩薩不飢不飽入水不溺入火不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它被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入火不燒倘要燒便燒要溺便溺他使得四大風水自由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自己淨穢諂曲心盡遠過三句外得說此語菩薩清淨弟子明白所有言說不執無有一切照用不拘清濁有病不喫藥是愚人無病喫藥是聲聞人定執一法名定性聲

聞。一向多聞名增上慢聲聞知他名有學聲聞沈空滯寂及自知名無學聲聞。貪嗔癡等是毒十二分教是藥。毒未銷藥不得除。無病喫藥藥變成病。病去藥不消不生不滅是無常義。涅槃經云有三惡欲。一欲得四衆圍遶。二欲得一切人為我門徒。三欲得一切人知我是聖人及阿羅漢迦葉。經云一欲求見未來佛二欲求轉輪王三欲求刹利大姓四欲得婆羅門大姓。乃至厭生死求涅槃。如是惡欲。先須斷之。秪如今但有取捨違念。盡名惡欲。盡屬六天。摠被波旬管。問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如何。師云但息一切有無知見。但息一切貪求。箇箇透過三句外。是名除糞。秪如今求佛求菩提。求一切有無等法。是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秪如今作佛見。作佛解。但有所見所求所著。盡名戲論之糞。亦名麤言。亦名死語。如云大海不宿死屍等。閑說話。不名戲論。說者辯清濁名戲論。教文都摠有二十一般空。淘擇衆生塵累。沙門持齋持戒忍辱柔和慈悲喜捨。尋常是僧家法則。會與麼會究然依佛教。秪是不許貪著依執。若希望得佛得菩提等法。者似手觸火。文殊云若起佛見法見。應當害己。所以文殊執劍於瞿曇。鴦掘持刀於釋氏。如云菩薩行五無間而不入無間地獄。他是玄通無間。不同衆生五逆無間。從波旬直至佛。盡是垢膩。都無纖毫依執。如是名二乘道。況

于諍論覔勝負。說我能我解。秪名諍論僧。不名無為僧。秪如今但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無生。是名正信。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絶。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是信法者。是戒施聞慧等菩薩。忍不成佛。忍不作衆生。忍不持戒。忍不破戒。故云不持不犯。智濁照清。慧清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則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衆生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業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為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聞。此是能聞。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生。摠與麼也。來去斷常。佛與衆生。是死語。偏不偏。同異斷常等。是外道義。般若波羅蜜。是自己佛性。亦云摩訶衍。摩訶是大義。衍是乘義。若守住自己知覺。又成自然外道。不用守如今鑑覺。不用別求佛。若更別求。又屬因緣外道。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物惑。若重一物。則被一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佛亦不是無為。雖不是無為。又不是實。實猶如虛空。佛是大心衆生。鑑覺多。鑑覺

雖多乞鑑覺清淨。貪瞋鬼捉他不著。佛是纏外人。無纖塵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他。不用亦不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修行。非是執勞負重。喚作脩行。却不與麼。三身一體。一體三身。一者法身實相佛。法身佛不明不暗。明闇屬幻化。實相由對虛得名。本無一切名目。如云佛身無為。不墮諸數。成佛獻蓋等。是升合權語。要從濁辯清得名。故云實相法身佛。是名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亦名虛空法身佛。亦名大圓鏡智。亦名第八識。亦名性宗。亦名空宗。亦名佛居不淨不穢土。亦名在塵師子。亦名金剛後得智。亦名無垢檀。亦名第一義空。亦名玄旨。三祖云。不識玄旨。徒勞念靜。二報身佛。菩提樹下佛。亦名幻化佛。亦名相好佛。亦名應身佛。是名圓滿報身盧舍那佛。亦名平等性智。亦名第七識。亦名酧因荅果佛。同五十二禪那數。同阿羅漢辟支佛。同一切善菩薩等。同受生滅等苦。不同衆生繫業等苦。三化身佛。秪如今於一切有無諸法。都無貪染。亦無無染。離四句外。所有言說辯才。名化身佛。是名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亦名大神變。亦名遊戲神通。亦名妙觀察智。亦名第六識。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種空。云何比丘。給侍於

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空。無佛眼約修行人。法眼辯清濁。亦不作辯清濁知解。是名乃至無眼。寶積經云。法身不可以見聞覺知求。非肉眼所見。以無色故。非天眼所見。以無妄故。非慧眼所見。以離相故。非法眼所見。以離諸行故。非佛眼所見。以離諸識故。若不作如是見。是名佛見。同色非形色。名真色。同空非太虛。名真空。色空亦是藥病相治語。法界觀云。不可言即色不即色。亦不可言即空不即空。眼耳鼻舌身意。不納一切有無諸法。名轉入地。七地。七地菩薩不退七地。向上三地。菩薩心地明白易染。說大即燒。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有作戒者。割斷世間。淫但不身手作無過。名無作戒。亦云無表戒。亦云無漏戒。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秪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惑亂。亦不依住不惑亂。亦無不依住解。是名徧學。是名勤護念。是名廣流布。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無善纒。無惡纒。無佛纒。無衆生纒。量數亦然。乃至都無量數纒。故云佛是出纒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唯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摠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

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唯貪義句知解不知卻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問見否荅曰見問見後如何荅曰見無二既云見無二不以見見於見若見更見為前見是為後見是如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所以不行見法不行聞法不行覺法諸佛疾與授記雖曰見既不是授記之言復何用記師云先悟宗人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相拘如浣垢衣故云離相名佛虗盡不存中旬獨玄玄達一路同道後進契其階故云授記耳無明為父貪愛為母自己是病還醫自己是藥自己是刀還殺自己無明貪愛父母故云殺父害母一語頓破一切法喫非時食者亦復如是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等法盡是喫非時食亦名惡食是穢食置於寶器是破戒是妄語是雜食佛是無求人如今貪求一切有無諸法但是所有所作皆背也卻是謗佛但有貪染盡名投手秖如今但不貪染亦不依住不貪染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般若大是燒手指是不惜軀命是鄙節支解是出世間是事世界於他方秖如今若於十二分教及一切有無諸法。於藏腑中有纖毫停留是不出網但有所求所得但有生心動念盡名野干。秖如今於藏腑中都無所求都無所得此人是大施主是師子吼亦不依住無所得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六絕師子人我不生諸惡不起是納須彌於芥子中不起一切貪嗔八風等是悉能吸四大海水入口中不受一切虗妄語言是不入耳中不令身起一切惡於人是納一切火於腹中秖如今於一一境不惑不亂不嗔不喜於自己六根門頭刮削併當得淨潔是無事人勝一切知解頭陀精進是名天眼亦名了照為眼是名法界性是作車載因果佛出世度衆生則前念不生後念莫續前念業謝名度衆生前念若嗔即將善藥治之即名為有佛度衆生但是一切言教秖如治病為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箇箇是實語治病若不瘥箇箇是虗妄語實語是虗妄語生見故虗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為病是虗妄秖有虗妄藥相治佛出世度衆生是九部教語是不了義教語瞋及喜病及藥總是自己更無兩人何處有佛出世何處有衆生可度如經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云不愛佛菩提不貪染有無諸法名為度它亦不守住自己名為自度為病不同藥亦不同處方不同不得一向固執依佛依菩提等法盡是依方故云至於智者不得一向教中所辯喻於黃葉亦如空拳誑小兒若人不知此理名同無明如云行般若菩薩不得取我語及依教勅瞋如石頭愛如河水秖如今但無瞋無愛是透山河石壁真為治聾俗病多聞辯說治眼病從人至佛是侍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卻不執住一切有無諸法是名不住有緣亦不依住不依住是名不住空思執自己是佛自己是禪道解者名內見執因緣修證而成者名外見誌公云內見外見俱錯眼耳鼻舌各各不貪染一切有無諸法是名受持四句偈亦名四果六入無迹亦名六通秖如今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閡亦不依住不閡亦無不依住知解是名神通不守此神通是名無神通如云無神通菩薩足迹不可尋是佛向上人最不可思議人是自己天是智照讚即喜喜者屬境境是天讚是人人天交接兩得相見亦云淨智為天正智為人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名縛結秖如今但莫作佛知解亦無無不依住知解是名滅結亦名真如亦名縛如求佛求菩提名現身意秖如今但有一切求心盡名現身意如云求菩提雖是勝求重增塵累求佛是佛衆求一切有無諸法是衆生衆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是不入衆數。秖如今於一一聲香味觸法等不愛於一一境不貪但無十句濁心是了因成佛學文句覓解者名緣因成佛見佛知佛則得說佛有知有身卻是謗佛若云佛知佛見佛聞佛說即得見火即得火見即不得如刀割物即得物割刀即不得知佛人見佛人比量智世間譬喻是順喻不了義教是順喻了義教是逆喻捨頭目髓腦是逆喻如今不愛佛菩提等法是逆喻難捨喻於頭目髓腦聞佛人說佛人如恒河沙是佛知是佛見是佛聞是佛說萬中無一秖為自無眼依它作眼教中喚作比量智秖如今貪佛知解亦是如照著一切有無境法名頭被一切有無境法相換著名手都未照前境時名髓腦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焉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誅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虗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聖等閑莫說錯說佛神通自在不自在且慚愧人不敢說佛是有為是無爲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讚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過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衆生如云來實智法身又無此病辯才無閡昇騰自

在不生不滅是名生老病死疼痛瘖瘂是時與菌羹患痢疾而終是時為藏明頭迷明時都還莫收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時王宮生納耶輸陀羅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離食身純陀云我如來決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依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即有鄣簡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秖如今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凡爾忌緣曹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辨方所肇公云閒智塞聰獨覺寘寘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箇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主第二第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為善變善為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化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攝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即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鍾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

有無傍報生天眾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喚作垢膩之衣亦云若說佛一向不受五陰無有是處佛不是虛空何得一向不受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眾生從一天界至一天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諸佛常法又云若據三乘教受它信施供養他在地獄中菩薩行慈悲同類化道報恩不可常在涅槃又言如火見大但莫手觸大不燒人秖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箇箇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運施為語默啼笑盡是佛慧雲賣語錄述廣華嚴歸鵝卷

海山孤僻非蓬島霧冷雲深松桂老有客凝冬何太高臣野宵征若相討岳房杳杳凌寒空冰霜落落分譯叢誰云百城況古月自笑八面生清風儼然別我還歸去惠理之徒望回馭重重無盡樓閣門到必為時暑輕據

湖廣

建置沿革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為貢荊州之域星分翼軫次為鶉尾楚分周（自夷王時入于楚楚熊渠封其子紅為鄂王鄂名昉此今武昌縣是也春秋時謂之夏汭秦屬南郡漢高帝置江夏郡有鄂縣沙羨二縣獻帝時黃祖始於沙羨置也今郡治是也）三國（吳孫權置江夏郡於此後自公安徙治鄂更名武昌故立武昌郡而沙羨武昌二縣屬焉武昌之名始此）晉（置鄂縣武昌如故元康元年以武昌改屬江夏江夏仍屬荊州）宋（江夏郡治夏口武帝置郢州治江夏）梁（陸法和以郢州歸齊齊不能守復還梁）隋（開皇九年改曰鄂州帝置鄂州為江夏郡）唐（武德四年復為鄂州自貞觀元年屬江南道開元二十一年又屬江南西道天寶元年改江夏郡乾元初復為鄂州永泰後置岳鄂觀察使元和初陞武昌軍節度五年罷之寶曆元年陞為武昌軍）五代（南唐仍為武昌軍）宋（開寶八年屬江南道至道三年改屬荊湖北路建炎四年置安撫使紹興六年為湖東安撫使治所尋復為荊湖北路嘉定十三年兼沿江制置兼定元年為荊湖制使治所咸淳七年罷之）元（至元十一年立本道安撫司為行中書省至四年更治鄂州路又立湖北道宣慰司併鄂州省入潭州行省十八年復遷行省於此移宣慰司於漢陽府大德五年改曰武昌路）本朝甲辰年改武昌府洪武三年立楚王府於城內黃龍山洪武九年立布政司

國朝諸司職掌

衙門

湖廣布政使司　左右布政使各一員
左右參議各一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理問所正理問一員
副理問一員　提控按牘一員　司獄一員
湖廣提刑按察司　按察使一員　副使各一員
僉事（員數不等）　經歷司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照磨所照磨一員　檢校一員　司獄司司獄一員
湖廣都指揮使司　都指揮使二員　指揮同知二員
都指揮僉事四員　經歷司經歷一員　都事一員
斷事司正斷事一員　副斷事一員

郡邑

武昌府　江夏縣　武昌縣　蒲圻縣　嘉魚縣
咸寧縣　崇陽縣　通城縣　興國州　通山縣
大冶縣　黃州府　黃岡縣　黃陂縣　麻城縣
羅田縣　蘄水縣　蘄州　廣濟縣　黃梅縣
荊州府　江陵縣　松滋縣　石首縣　公安縣

潜江縣　監利縣　枝江縣　歸州　興山縣
巴東縣　夷陵州　宜都縣　長陽縣　遠安縣
荊門州　當陽縣　常德府　武陵縣　沅江縣
桃源縣　龍陽縣　澧州　石門縣　安鄉縣
慈利縣　永州府　零陵縣　東安縣　祁陽縣
道州　永明縣　江華縣　寧遠縣　寶慶府
邵陽縣　新化縣　武岡州　新寧縣　辰州府
沅陵縣　盧溪縣　辰溪縣　溆浦縣　沅州
黔陽縣　麻陽縣　長沙府　長沙縣　善化縣
安化縣　寧鄉縣　湘陰縣　湘潭縣　湘鄉縣
益陽縣　醴陵縣　攸縣　茶陵縣　瀏陽縣
衡州府　衡陽縣　衡山縣　安仁縣　酃縣
常寧縣　耒陽縣　新城縣　桂陽州　藍山縣
臨武縣　襄陽府　襄陽縣　宜城縣　房縣
棗陽縣　穀城縣　南漳縣　上津縣　光化縣
竹山縣　均州　鄖縣　漢陽府　漢陽縣
漢川縣　德安府　安陸縣　雲夢縣　孝感縣
應城縣　隨州　應山縣　岳州府　巴陵縣
臨湘縣　華容縣　平江縣　安陸州　京山縣
沔陽州　景陵縣　郴州　宜章縣　桂東縣
永興縣　桂陽縣　興寧縣　靖州　會同縣
通道縣　綏寧縣

田土
計二百二十萬二千一百七十五頃七十五畝

戶口
人戶七十七萬五千八百五十一戶　人口四百七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口

税粮
夏税　米麥壹拾叁萬八千柒伯陸十六石　絹二萬六千肆伯柒十八匹
秋粮　米二伯三十二萬三千六伯七十石

軍衛
茶陵衛　武昌衛　武昌左衛　黃州衛　永州衛
岳州衛　蘄州衛　施州衛　長沙護衛　辰州衛
安陸衛　襄陽衛　常德衛　寶慶衛　沔陽衛
長沙衛　衡州衛　瞿塘衛　鎮遠衛　平溪衛
清浪衛　偏橋衛　五開衛　九溪衛　荊州左護衛
荊州中護衛　靖州衛　永定衛　柳州千戶所　夷陵千戶所
桂陽千戶所　德安千戶所　中州千戶所　安福千戶所　道州千戶所
大庸千戶所　天平千戶所　麻遼千戶所　枝江千戶所　武崗千戶所
崇山千戶所　長寧千戶所　武昌左右中三護衛

王沂伊濱集送武秀才還湖廣、衡岳之峯七十二。祝融特起摩青冥。連巒疊嶂妬奇秀。盤屈怒作蛟蛇形。嘘雲吐霧埋不得。空翠飛落洞庭。武生家居洞庭上。湖水為沼山為屏。橘州種樹萬千戶。石鼓讀書窮六經。焚香白晝鸞鶴下。鼓瑟清夜魚龍聽。一朝結束催客丁。忽與衆人朝滄溟。含毫擬獻上林賦。置醴亦厭侯門鯖。東華塵土紅撲帽。夢寐汀洲蘭芷馨。腐儒老眼千年青。還看南極老人星。安得酒舫載酒行。長與酒徒同醉醒。

國朝何蠖庵集送謝子厚侍親移戍湖廣。四月江豚吹浪花。晨粮又泛上天槎。渾戎事異心猶壯。觸來才高思更賒。谷裏光陰違養志。天涯風俗屢移家。將軍此日清遊處。黃鶴樓前倚釣沙。元張翥蛻菴集送曹鑑克明自浙省員外遷湖廣、上流形勢控荊楊。樞鼓飛帆入武昌。幕府一時登俊傑。朝廷今日除明良。南樓詞翰題鸚鵡。北斗旌旗下鳳凰。好折楚芳遺寄與、美人秋水遠相望。江湖後集自廣詩。今古紛紛孰控搏。太平方寸豁憂端。後千年去人何似。外九州來天更寬。風雨南山飛霹靂。江湖北斗掛欄干。要知元命真消息。滄海龍神自屈蟠。元王沂詩晨興聞賜妃入廣次心吾。遠傳天上降宮花。重拜丹墀踏御沙、彈看飛鴻思故國。嬌羞馬上問誰家。珊瑚作枕分龍席。錦繡堆床壓象牙。適意相知南北異。帛書休寄鴈行斜。

廣西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三（一府屬斗牛分十一府屬翼軫分）州四十二。屬翼軫分縣五十四（四縣屬斗牛分五十縣屬翼軫分）

所屬
桂林府　南寧府　潯州府　柳州府　慶遠府
平樂府　思明府　太平府　田州府　來安府

鎮安府

梧州府（詳西字）

廣東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府一十（二府屬翼軫分八府屬斗牛分）州七（二州屬翼軫分五州屬斗牛分）縣六十（十一縣屬翼軫分四十九縣屬斗牛分）

所屬

廣州府　惠州府　肇慶府　南雄府　潮州府

雷州府　瓊州府　高慶府　廉州府　韶州府（詳東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陳聞奇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十九梗

○頂（洪武正韻都領切顛頂許慎說文顛也从頁丁聲都挺切𩒨或从貴作䪰籀文从鼎揚雄方言頂上也顧野王玉篇頂丁領切𩑋都冷切今作頂陸法言廣韻頂顛頂上𩑋上同徐鍇通釋顛若反丁度集韻亦从定作頞司馬光類篇頂𩑋顛頞入丁定切頂題也戴侗六書故顛頂聲義相通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通封邊涉識頂此是釋行均龍龕手鑑顛顛籀文音頂韓道昭五音類聚廣雅云上也俗作頂也楊桓六書統緒母𩕄𩕄从聲頂倘能忠韻會舉要徵清音𩕄會也字漾悖其頂通作䫆山巔也趙謙聲音文字通頂爲景切山巔亦曰頂作嶺非方音見泥音叶音見去聲韻會定正端景切頭頂也或作頞古作𩑋籀作顯見十七景韻字切瑞景端丁顛頂）

篆書頂頂（實）頂（存義見楊鈎）頂（王存乂）頂（朱育）頂（並）頂頂（鐘鼎集韻）頂（切韻）頂（集字）頂頂（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頂頂頂（並徐鉉篆韻）頂（高勉齋學書韻總）頂（六書統）

隸書頂（六書統）真書頂（顏真卿）草書頂（並張錦溪）頂（鮮于樞草書集韻）

頭頂（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皇生而靈異頂垂帶有聖德常有紫門釋僧釋不知何從來也自云有許負之法道名諸上見而驚曰檀越頂上有伏龍此非人臣之相貧道所未見也若封泰山願能見責上笑而不答此後莫知所之（許栴先）列女傳鍾離春齊無鹽邑之女（鍾離姓春名之）其爲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頂上少髮折腰出胷莊子曰支離疏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太平廣記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詣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遂見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脉五六息復曰不錯壽且踰八十乃留方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從登庶子年至九十（韋昭毛詩問曰早脫服在頂上應璩新詩醉酒巾幘落頂禿赤如殺）

蓬萊頂（瑞州府志在松垣之巔通判王元沖建樓而以名下曰祥風堂輿地紀勝華蓋山蓬萊頂在崇仁縣形如華蓋又號江南絕頂）

甘露頂（新唐書裴敬彝傳裴敬彝七歲能文章性謹敏宗族重之號甘露頂）

太白頂（登州府志即崑崙山之上在州東南六十里其峯高大故名）

蒙頂（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唐史風俗貴茶之名劍南之蒙頂）

蠼頂（酉陽雜俎金中蟆頂最上六兩爲一垛盱蠖蛄穴及水泉形當中陷處名趾腹蛻上四處紫色名紫膓）

九天頂（淮南鴻烈解修務訓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脅傷幹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

鐵獅頂（建安志在城南三里即今府治對山也山之巔有庵庵有鐵鑄文殊獅子像因山名之先是陰陽家謂府治來山若猛虎出林谿西諸山若隊羊然欲其不爲傷也乃於對山置鐵獅以鎮之宣和間移置開元寺末數葉范二冠變作且有虎渡河之異紹興改元太守劉公子翼以耆老楊覲等有請遂復其故（或云恐鐵獅下視城中仍於府治廳事及庭安臺柱下埋小獅二十四於地中以明子母相應之意入郡庠而對此山曰文筆峯紹興初有僧卓庵其上收兵器鑄鐵塔於山巔厭伏郡人以其不利於科舉移置光孝寺次年城中遂有盧覺者登第謠云城外打鐵塔城裏得盧覺訣者以爲笑自是登科者無虛榜亦足爲驗云））

火爐頂（吳興志舊編云在東林山上回僊錄云葛洪嘗鍊丹于此昔人曾聞巖頂得芋炭數斛內有雙陶合牢不可啓擊破視之無物山下有鍊丹九井尚存山之東有溪曰仙溪溪口有龜潭風澤）

巫咸頂（平陽志在縣南五里高一里盤踞五里即中條山脉勢如卓錐商巫咸隱於是因名又名瑤臺頂）

仙人頂（吳興志舊編云在縣西二十里樓賢村山上有石洞舊傳有仙人居此故名仙人頂或傳齊田常之亂管仲之後逃難入吳楚有居此者今山多管氏然不見書傳也）

菩薩頂（一統志在叙州府宣化縣西山叢秀中一峯突出父老相傳聖燈數現）

登華山頂（類說韓退之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不可反發狂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得下）

生而圩頂（羅泌路史高辛後紀叔梁紇封郰生皮及尼孟皮髮郰爲郰氏尼母顏野合生而圩頂故名丘而字仲尼尼古夷字圩蓋圩字拟缺故世本史記家譜皆作圩頂緯書言孔子反宇世本云反首張面言頂上窳也淮人謂堰水平淺爲圩然字書集韻舉音爲篇說云頭圩從翩誣矣世言顏氏）

禱尼丘山而爲名字更著之於魯國豈不以山川之義哉孔子世家稱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姓孔氏注音烏頂之上窳而下故云孔子頂如反宇凡屋四垂而爲宇中高而四傍低若屋宇之反則中低而四傍高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參膺

（圩頂詳見東家雜記叔梁大夫與顔氏禱於尼丘山而先聖生生而首上圩頂如尼丘山頂之圩。）**五柱入頂**（北史隋本紀高祖龍頷額上有五柱入頂。）**肉峯生頂**（吳中舊事康師思字周卿吳人紹興戊辰登科紹熙庚戌爲江東轉運主管官蜀相士楊生謂於相法當有肉峯生頂上愈壯則愈顯後果有肉隆然癸丑歲爲嘉禾守楊復訪之則峯益高康嘗歷御史主簿祕書郎）**耳長出頂**（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若令吾服有方體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慶雲凌流電而造倒景詳見）**脫帽露頂**（事類家求脫帽露頂王公前。杜）**三日一開頂**（酉陽雜錄長沙樊著作三日一開頂詳見）**哷其頂**（元程鉅夫撰忠獻王神道碑上都新涼亭武大宴諸王百官行酒公進曰此可飲手上捨抱公膝上哷其頂顧謂皇太子曰有臣如此臣何憂焉。）**煉頂**（類說宣宗詔迎佛骨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煉頂火發痛作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號呼道上見者嗚咽）**禁然頂**（宋史本紀大觀四年禁然頂煉臂刺血斷指。）**髡頂**（范成大攬轡錄東京虜改爲南京民。人習胡俗態度嗜好與之俱化男子髡頂月輸三四）

（髡不然亦留痒餘髮作椎髻於頂上包以羅巾號曰蹋鴟可支數月或數年村落間多不復巾蓬鬆如鬼又以爲便）**翦髮留頂**（北史匈奴宇文莫槐傳其先出遼東塞外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數寸則截短之）**辮髮髡頂**（宋史何充傳通判黎州攝州事預爲備禦計城陷破充自刺不死大軍帥呼之語許以不殺充曰吾三世食趙祿爲趙氏死不憾帥虛肩席呼充曰汝能降即生此充踞坐地求死遂罷它日又呼之欲辮其髮而髡其頂曰可殺不可髡。）**過涉滅頂**（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程傳曰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詳大過卦）**鐵錐貫頂**（太平廣記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傍女子哭而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勑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遂令披視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七寶帽頂**（元史仁宗皇帝紀淮東宣慰使獻七寶帽頂帝卻之）**樓子佛頂**（百菊集譜云樓子佛頂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末山不露頂**（宗門統要筠州末山尼了然嗣大愚因灌溪到問如何是末山師云不露頂溪云如何是末山主師云非男女相溪乃喝云何不變去師云不是人不是鬼變箇甚麼 昭覺勤云或有人問山僧如何是末山一望不見如何是末山主可與佛祖爲師何不變去。上座自變。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且道末山是蔣山是當機無向背擬議隔千山 天童覺云非男女之相出有無之量透萬機之前超三界之上窮通簡而當松含風而夜寒溪帶雨而春漲頌古聯珠集真淨文末山不露凌雲頂今古岩岩在目前入道本無男女相非君莫辨火中蓮自行脚 非男女相獨閒閒正體堂堂孰可攀一句不傳千聖眼九天風淨月嵺嵺月林觀 非男女相末山主今古堂堂獨露露常獨露兮見也麼清聲播播寰宇。）**妙高峯頂**（宗門統要長慶稜禪師因遊山次保福以手指云祇這裏便是妙高峯頂佛云是即是可惜許 鏡清怤云若不是孫公便見髑髏徧野 雪竇顯云今日共這漢遊山圖箇什麼復云百千年後不道全無祇是少 鼓山晏云長慶若不與麼紅旗遍野白骨連山頌古聯珠集汾陽昭 因上高巖到頂顛僧人數問已圓周是即便是可惜許只恐同音到處遊草堂清 八萬四千非一一七金山內海滔滔妙高峯頂平如掌誰把長竿釣巨鼇 佛心才 努手

相將孰共行目前唯覩妙高山雲泥不隔來時路付與兒孫觸處看。般若栗 雲巖交鋒是作家不孤來問達此知時及節因行事可惜數人迷嗟嗟默堂定 是即是可惜許擬心早涉三千里行人念路客思家遼廣杖頭挑集復寶業源 妙高孤頂忽登臨浩浩無風白浪深除卻鏡清長慶外此時誰更是知音）**諸佛智頂**（禪林僧寶傳圓通居訥禪師曰若更起心思慮即有攀緣即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金手摩頂**（天台別傳天台大師年十五於長沙像前發弘大願誓作沙門荷負正法爲己重任既精誠感通夢彼瑞像飛臨宅庭授金色手從窗隙入三遍摩頂由是深厭家獄思滅苦本但二親恩愛不時聽許）**按善財頂**（華嚴入法界品文殊師利遙申右手過一百一十由旬按善財頂疏曰由旬明超數量按頂表於攝受亦以普法灌心頂故）**甘露灌頂**（佛祖統紀祖訓法師夢入古寺見僧踞坐謂曰吾爲汝說第一義諦聞畢如甘露灌頂即見休正皆如雲影）**甘露入頂**（廣弘明集謝大集經講疏啓云甘露入頂悲水灌心似暗遇明如飢獲飽）**金缾灌頂**（華嚴經云佛子如轉

輪聖王生太子。母是正后。身相具足。其轉輪王。令此太子坐白象寶妙金之座。張大網幔。建大幢幡。然香散花。奏諸音樂。取四大海水置金瓶內。王執此瓶灌太子頂。是時即名受王職位。墮在灌頂刹利王數。

放光摩頂　佛祖統紀。程子吾居山十五年。專志念佛。是年八月見阿彌陀佛。放光摩頂。

紫雲覆頂　佛祖統紀。法華尊者智威禪師。每登座。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

佛贊至有頂　涅槃經。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大音聲。其聲徧滿。乃至有頂。

灌頂尊者　佛祖統紀。灌頂尊者。字法雲。姓吳氏。臨海章安人。七歲入攝靜寺。依慧拯。日記萬言。二十受具戒。謁智者於修禪寺。受觀法。隨智者止金陵光宅。聽講法華。受法華玄義於江陵玉泉。及圓頓止觀。至於餘處講說。聽受之次。悉與結集大小部帙百有餘卷。傳諸未聞。皆師之功也。所著觀心論等。

東山雲頂禪師　五燈會元。泉州人。以冉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即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己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為頂三教。詳傳。

三花聚頂　悟真篇。以精化氣。以氣化神。以神化虛。曰三花聚頂。

乘雲山頂　仙傳。王道真得道晃谷山東古板臺。常有白雲於臺中。遠望如樓。道真常乘雲遊戲山頂。暮歸臺中。白雲亦斂而隨之。

詩

宋謝靈運詩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庭。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唐詩拾遺　鳥輔先登山頂　由徑尋山路。登臨步步疑。概高終帶險。任遠亦須危。況是多防地。那堪獨力時。剸榛方擬比。直道擬吳為。方玄英詩　題龍泉寺絕頂　未明先見海底日。良久遠雞方報晨。古樹含風長帶雨。寒巖四月始知春。中天氣爽星河近。下界時豐雷雨均。前後登臨思無盡。年年改換去來人。宋馮時行詩　留題雲頂（并序）　（紹興二十九年歲在己卯。偕雲湯當可登此山。主事惠公持木板乞詩。勉從其請。為題拙惡。另相傳行。）山如虬龍來渴飲。金淵水。水竭欲飛去。驤首振鱗尾。壯哉老頭陀。奮迅咄使止。左手攬其角。右手持其耳。壓以大蘭若。宛轉不得起。跏趺盤石上。願百伏萬鬼。至今五百載。金碧幸天倚。擅宛走兩川。洗鉢日萬指。我來過其下。築車為一枕。周覽三嘆息。仰止百拜跪。憑高撫浩蕩。霜天淨無滓。幽懷散百慮。老眼森千里。因知大力量。建立乃如此。德大無小試。器薄戒速使。

不聞力扛鼎。但見振臧蝗。感彼上人者。不覺淚盈背。李廌　濟南吳楚山絕頂　新雨路少人。公子有佳招。下馬語未竟。西城起連鶩。初云眺江閣。忽欲登山椒。陟巘戲玩瓏。谷鞍升岩羌。瀲瀲雲履濕。翩翩風袂飄。廣隰綠文縷。萬城遠無囂。帶江路水漾。光溪影搖他山。若聚米亂堆疑。翻潮屏巾欹。奠犒撫觶持肉。清欲聽竽鬱。懷自恨痴傑腰心。知中峯近意性。老步進。班荊坐危磴。拄杖臨高崗。注目遠三士。綠雜叢九霄。風流雲雲散。冥踞遲獨謠。仰吞順風呼。俯聽深澗簫。山靈或猜讀。谷友如遠鳥。雖同仙凡隔。亦覺神爽超。母比抱膝展。己異枝巢鴉。夕膝下歸徑。平林有鳴烟。回塔已陳迹。青靄煙寥寥。呂居仁詩　登太室絕頂　生平仰嵩丘。今日上絕頂。蒼天不能高。星斗闊光景。風雲乍起伏。雷雨半蘇醒。下看飛鳥背。錯亂松柏影。神龍不深遁。匯寒卧半嶺。舊聞飛石間。不見懸瀑梗。大河東北流。渺渺貫數頃。五更看日出。平地湧金餅。誰能覆其華。夜氣初未冷。諸峯環而立。一一皆秀整。中居北丈夫。絜衆不得騁。巍然萬物表。獨閱百代永。同來有奇士。可得一笑領。不用虧微言。區區吊箕潁。宣機郡衛酬倡拉元輔同遊五祖。以偶緣為言。後一日獨登峯頂。戲作十六韻。附郵筒寄之。　我昔游西南。行盡山水窟。歸來見山水。依舊愛入骨。書生有習氣。欲去不可卒。浮石君相絆。使我竟忽忽。一春兄客程。半是廬上汩。心期猜清勝。得得為洗拂。名山古道場。盡出諸祖佛。清泉落崖實。應護有神物。白蓮峙其上。峯頂愈高峯。煙雲半吞吐。日月互出沒。擧手摘星辰。俯焉見棲鶻。寺招五老峯。相對兩突兀。欄干倚徙倚。便欲謝簪紱。萬事可頓忘。妄念不須咄。張先駿騎姿。乃為覊絆屈。何妨寄詩筒。為我寫幽鬱。蘇過斜川集　登峩極頂　言登萬高峯。結束兩芒屩。攝衣上天梯。股慄戰摩礴。不知數流汗。躋出萬仞壑。削風被天虛。塵世俯下溷。依稀雨仙童。遺我一丸藥。平生井底蛙。未見宇宙廓。四維忽寥廓。小知為磅礴。得窮妖謫眼。頓有騰超脚。東觀扶桑光。北瞰天河落。不須謀雌雄。培塿盼塵霄。渡泉嶠出諸山之頂　本峯數日月。左右信粲戟。萬壑共馳驚。百谷爭往來。鷹隼既萬異。蛟龍亦縣肥。崩壁進抗。削斷石屢盤迴。伏波未能鑿。樣船不敢閑。百年積流水。千歲生青苔。行行郭半泉。余為以長懷。南方天炎火。魂兮可歸來。郭功父詩　峯頂　登山不辭險。探景須窮幽。行散五千仞。回首視九州。八寨莽何處。大野蒼烟浮。更酌天地外。古意空悠悠。朱晦菴詩　胡文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絕頂。擧酒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峯住。君從何處來。真留嚴底寺。徑上月邊臺。洒酒園樂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涉安在。清嘯寄餘哀。絕頂　富平辨穣臺移治在茲。崩突郡無四隣。三元陡倒影。僧文珦詩　登太白絕頂龍池望遠　蒼茫勢連空。騎等徑絕巘。亂峯排似戟。片石響於鐘。鳥語春雲寂。龍歸夜雨重。下觀群岫小。始覺此為宗。　湖寺上方通玄峯頂　峯頂非人世。青山滿目多。塔層侵樹影。鐘響度湖波。心外元無境。詩成亦是魔。禪翁清淨耳。渾不聽笙歌。

江湖後集蕩頂　高千餘十里。湖澍落中間。此地何耕墾。長年迸草菅。一菴猶有路。四望或無山。道者了經業。慰余登陟間。李昭玘樂靜集中頂　篥尺守雲表。都無數尺天。人寰㸔何在。萬里一荒煙。黃庶伐檀集登大雲頂　區區窮走欲知小。試絶大雲孤頂看。老僧指我日上處。鏡面瀉出黃金盤。（青州去海尙踰二百里。寺僧云。山頂日出時。往往見海。）孔武仲集峯頂　苦霧悲風作斧斤。千秋松竹摸精神。似聞大吠白雲外。猶有秦時避世人。范石湖集山頂　翠屏無路強攀緣。我與枯藤各半仙。不敢高聲天闕近。人間漢漢但寒烟。凌雲九頂（卽大石佛處。初登山時。巖壁上悉劃爲小佛。不知其數。正前佛頭灘。受離江之衝。最爲艱險。）聊爲東坡載酒遊。萬龕迎我到峯頭。江搖九頂風雷過。雲抹三峨日夜浮。古佛臨流都坐斷。行人識路亦歸休。酣酣午枕眠方丈。一笑閑身始自由。呂元鈞集和行全堂峽思雲頂。山腰駱驛多臨水。峽口天閑又見山。既是慶雲曾結蓋。故留仙境在人間。廣益集聚寶論鶴頂　鶴魚元本出深淵。紅得濃而最直錢。連抹水犢龜筒朴。鶴頂朱摽是妄傳。（鶴魚頂揉與鱟腰條緣事件之屬。俱係龜筒作成。甘朴子當號珀色。歐爵丁紅點兒花者是也。人多言朱頂鶴之頂。到去紅皮而見肉。此言非矣。宜當知之。）鶴林文集上峯頂　一峯駱駝嶺。突兀萬級胡孫梯。屈盤佛法豈無平易處。怕人只作等閑看。俞良能詩登奇後峯絶頂　杳杳扶筇上翠岑。松風蕭颯五

雲深。不知直自登臨處。下至平川數百盤。劉龍洲詩登白雲絶頂　雨罷新晴怯宿寒。一簾秋色滿闌干。欲窮大地三千界。頓上高峯八百盤。累世避人秦父母。一時驚客漢衣冠。塵寰元有清吟處。便作三山蓬島看。邵堯夫詩登嵩頂　九州環遶若恭揖。萬歲嵩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交爭。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爲堯舜氓。五十三年無後事。如今方喜看春耕。太師馮山集和李獻甫雲頂　舉首看山不到山。每來留恨舉微閒。禪關但有經年約。使傳移無一日閑。春到栢林香渺渺。雨餘嵐漏瀉潺潺。虎溪莫過廬遨客。猿鶴鐘峯悵未還。劉邠太山雅詠望絶頂　長想東封在杳冥。此來何幸一同登。欲窮四海無邊景。須到三峯最上層。川谿只疑秦塞近。雲開却見楚江澄。天門受盡清涼供。回首人間正鬱蒸。太平頂　嵯岩絶頂拄青天。遐想前朝一慨然。頌德秦碑空落日。紀功唐刻已秋烟。百年名利拋身外。萬里山川羣眼前。便擬誅茅成小隱。一聲長嘯白雲邊。杜仁傑太平頂　紫望山川嶽側東。因加一簣最高峯。前王不作頑民事。李世空留刻石工。揆揆世人私自恭。雍雍大禮議誰從。秦皇漢武何爲者。也在魚龍曼衍中。高翔太平頂　元氣胚胎結老陰。摩天高頂五雲深。幾經封禪窮奢侈。坐見興亡閱古今。擾擾旅於非止季。巍巍曾謂不如林。登臨落日荒壇上。萬里乾坤入獨吟。杜頂誠明真人登泰山嶽頂　駝駝長路久徘徊。乍入山行覺快哉。暑雨不禁秦法酷。好風疑是故人來。茫茫人世紅塵隔。望望天門翠壁開。直欲登臨窮絶頂。親君重

來萬年杯。元薩天錫詩宿南臺寺絶頂　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杪一燈明。雲房人獨宿。近水星動搖。河漢下垂屋。四月夜寒深。繁露在脩竹。程禮部詩五頂秋霞　墻頭見螺髻。歷歷數五頂。秋霞擱其巔。倒照碧天影。數華朝可食。灌秀夕已領。短髮勿梁鶖。烏巾聊一整。王秋澗大集庚寅春三月與張粲玫獻子李司卿輔之會飲九仙絶頂（其道宮榜曰滿目雲山）四千里外同羈旅。三十年來老弟兄。搏俎喜陪今日宴。江山難得晚來晴。巖花帶露春容濕。醉袖翻香笑語清。莫對雲霞說軒冕。蒼生料理正煩卿。（昔張參政奉旨料八州民數。）

灌頂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與千二百五十比丘。菩薩萬人。天龍八部。悉來在會。寂然一心。叉手聽法。於是異道有康頭梵志。來到佛所。稽首作禮。胡跪合掌。白佛言。久聞瞿曇名聲遠振。今欲捨置異學。受三自歸并五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梵志。汝能捨置餘道歸命我者。當自悔過生死之罪。其功無量。不可稱計。梵志言。諾。受教。即淨身口意。復作是念。唯願世尊施我法戒。終身奉行。不敢毀缺。佛言。是爲如來至真等正覺三世諸佛說是戒法。佛言。梵志諦聽諦受。心持念之。又言。梵志。盡形壽歸命諸佛無上尊。盡形壽歸命法離欲尊。盡形壽歸命僧衆中尊。佛言。梵志。以三自歸竟。是爲真正弟子。不爲邪惡所千嬈也。佛告梵志。汝能一心受三自歸。已我當爲汝及十方人。勅天帝釋所遣諸鬼神。以護男子

女人等輩。受三歸者。梵志因問佛言。何等是也。願欲聞之。開化十方諸受歸者。佛言如是。灌頂善神今當爲汝略說三十六神。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羅婆（漢言善光）主疾病。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呵娑（漢言善明）主頭痛。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邏波（漢言善力）主寒熱。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抗陀羅（漢言善月）主腹滿。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陀利奢（漢言善見）主癰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婁呵（漢言善供）主癲狂。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婆帝（漢言善捨）主愚癡。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悉坻哆（漢言善寂）主瞋恚。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菩提薩（漢言善覺）主婬慾。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提波羅（漢言善天）主邪鬼。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呵娑帝（漢言善住）主傷亡。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不若羅（漢言善福）主塚墓。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苾闍伽（漢言善術）主四方。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隸婆（漢言善帝）主怨家。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闍遮（漢言善主）主偷盜。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脩乾陀（漢言善香）主債主。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檀那波（漢言善施）主劫賊。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多那（漢言善意）主疫毒。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羅婆那（漢言善吉）主五溫。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鉢婆馱（漢言善山）主蜚尸。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三摩陀（漢言善調）主注連。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戾禘馱（漢言善備）主往復。四天

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陀（漢言善叙）主相引。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漢言善淨）主惡黨。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虔伽地（漢言善品）主蠱毒。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呲黎䭾（漢言善結）主恐怖。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支陀那（漢言善壽）主厄難。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伽林摩（漢言善逝）主產乳。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留伽（漢言善願）主縣官。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闍利䭾（漢言善固）主口舌。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伽䭾（漢言善照）主憂惱。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阿訶婆（漢言善生）主不安。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婆和邏（漢言善至）主百怪。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波利那（漢言善藏）主嫉妬。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固陀那（漢言善音）主呪咀。四天上遣神名彌栗頭韋陀羅（漢言善妙）主厭禱。佛語梵志。是為三十六部神王。此諸善神。凡有萬億恒沙鬼神以為眷屬。陰相番代以護男子女人等輩受三歸者。當書神王名字。帶在身上。行來出入無所畏也。辟除邪惡。消滅不善。梵志言。諾。唯唯天中天。梵志又白佛言。世尊。以賜三自歸法。天帝遣善神三十六大王護助我身。已蒙世尊衆慈教度。今更頂禮請受法戒。佛言。善哉梵志。汝當淨身口意。慇懃至心敬受法戒。佛言。十方三世如來至真等正覺。皆由三歸五戒得之。佛言梵志。

盡形壽不殺生。不教他殺。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不令邪神惡鬼之所得便。梵志盡形壽不盜他人財寶。不教他行盜。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邪婬。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衆魔皆不得便。梵志盡形壽不妄言綺語兩舌鬬亂。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神王隨逐護汝身。梵志盡形壽不飲穀酒甘蔗酒蒲萄酒。能放逸酒。如是酒皆不得飲。是戒能持不。若能持者。有五善神隨逐護汝身。佛語梵志。是為三歸五戒法也。汝善持之。勿有毀犯。說已。梵志因白佛言。世尊。世尊說言。若持五戒者有二十五善神營衛護人身。在人左右守於宮宅門戶之上。使萬事吉祥。唯願世尊為我說之。佛言。梵志。我今略演勑天帝釋使四天王遣諸善神營護汝身。如是章句善神名字。二十五王其號如是。神名蔡芻毗愈他尼。主護某身辟除邪惡。神名輸多利輸陀尼。主護某身六情悉令完具。神名毗實遮那波。主護某腹內五藏平調。神名阿陀龍摩坻。主護某血脉悉令通暢。神名婆羅桓尼和婆。主護某指無所毀傷。神名坻摩阿毗婆䭾。主護某出入行來安寧。神名阿修輸婆羅陀。主護某所噉飲食香甘。神名婆羅摩亶雄雌。主護某夢安覺歡悅。神名波羅門地鞞哆。主護某不為蠱毒所中。神名那摩吁多耶舍。主護某不為霧露惡所害。神名佛䭾仙陀樓哆。主護某鬪諍口舌不行。神名鞞闍耶藪多婆。主護某不為溫痓惡鬼所持。神名涅坻醯䭾哆耶。主護某不為縣官所得。神名阿邏多賴都耶。主護某舍宅四方逆凶殃。神名波羅那佛曇。主護某平安舍宅八神。神名阿提梵者珊耶。主護某不為塚墓鬼所嬈。神名因臺羅因臺羅。主護某門戶辟除邪惡。神名阿伽嵐施婆多。主護某不為外鬼神所害。神名佛曇彌摩多哆。主護某不為水火所延。神名多賴又三密陀。主護某不為偷盜所侵。神名阿摩羅斯兜嗜。主護某若入山林不為虎狼所害。神名那羅門闍兜帝。主護某不為傷亡所嬈。神名薩鞞尼乾那波。主護某除諸鳥鳴狐鳴。神名荼鞞闘毗舍羅。主護某除大鼠變怪。神名伽摩毗那闍尼佉。主護某不為凶注所牽。佛告梵志言。若男子女人帶佩此二十五灌頂章句善神名者。若入軍陣鬪諍之時。刀不傷身。箭射不入。鬼神羅剎終不嬈近。若到蠱道家亦不能害。若行來出入有小魔鬼亦不得近。帶佩此神王名者。晝夜無惡夢。縣官盜賊水火災怪怨家陰謀口舌鬪亂自然歡喜。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妖魅魍魎邪忤芻辟外道符呪厭禱之者。樹木精魅。百蟲精魅。鳥獸精

魅。溪谷精魅。門中鬼神。戶中鬼神。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厠溷中鬼。一切鬼神。皆不得留住某甲身中。若男子女人帶此三歸五戒善神名字者。若入山陵溪谷曠路抄賊。自然不現。獅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藏不害人也。佛告梵志。昔迦維羅衛大國有婆羅門子名曰執持。富貴大姓。不奉三寶。事九十五種之道。以求福祐。久久之後。聞其國中有賢善長者。盡奉佛法聖僧化導。皆得富貴長壽安隱。又能度脫生老病死。受法無窮。今世後世不入三惡道中。執持長者作是念言。不如捨置餘道奉敬三寶。即便詣佛。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長跪白佛言。世尊。我本愚癡。無所識知。久聞三寶不能奉事。我於今日始得信解。佛法大慈普濟天下。我今欲捨置餘道。歸命於佛。惟願天尊哀愍我等。得受法戒。為清信士。佛言。汝善思量之也。然人能止惡為善者。何憂不得安隱富貴壽命延長。解脫衆難者乎。執持白佛言。今我以所事非真。故歸命於佛耳。當哀愍我。故去濁穢之行。受佛清淨決言。佛語執持。汝審能爾者。可禮敬三寶。執持長者即便胡跪合掌。佛於是與受三歸。已歸三寶竟。當有三十六善神王隨逐護汝身。佛告執持言。善男子。汝能遠惡求善知識。世之希有。我當更授汝五戒之法。佛言。第一不殺。第二不盜。第三不邪婬。第四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

第五不飲酒。長者執持已受三歸及五戒竟。 佛語長者：汝能持是歸戒，遊行之處，可無所畏。戒神二十五，歸神有三十六，常隨護汝，外諸惡魔無敢當者。長者從受歸佛戒竟，佛為說法，歡喜信解，禮佛而去。 於是以後長者執持到他國中，見人殺生盜人財物，見好色女貪愛戀之，見人好惡使論道之，見飲酒者便欲追之，心意如是，無一時定。便自念言：悔從佛受三歸五戒重誓之法。作如是念：我當還佛三歸五戒之法。即詣佛所而白佛言：前受三歸五戒法，多所禁制，不得復從本意所作。今自思惟，欲罷不能。事佛可爾以不？何以故？佛法尊重，非凡類所堪。當可還法戒不乎？ 佛默然不應。言猶未絕，口中便有自然鬼神，持鐵椎拍長者頭者，復有鬼神解脫其衣裳者，復有鬼神以鐵鉤鉤其口中，曳取其舌者，有婬女鬼以刀探刳其陰者，又有鬼神烊銅沃其口中者，前後左右有諸鬼神競來分裂取其血肉而噉食之。 長者執持恐怖戰掉，無所歸投，面如土色，入有自然之大，焚燒其身，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諸鬼神輩急持長者，不令得動。佛見如是，哀愍念之，因問長者：汝今當復云何？長者口噤不能復言，但得舉手自搏而已，從佛求哀。 佛便以威神救度長者。諸鬼神王見佛世尊以威神力救度長者，各各住立一面。 長者於是小得穌息，便起叩頭前白佛言：我身中有是五賊，牽我入三惡道中，坐欲作罪，違負所受，願佛哀我。 佛言：汝自心口所為，當各阿誰？長者白佛：我從今日改往修來，奉受三歸及五戒法，持月六齋、歲三長齋，燒香散華，懸雜繒旛蓋，供事三寶，從今以去不敢復犯破歸戒法。 佛言：如汝今所言者，是為大善。汝今服所見身所更，自作自得，非天授與。 佛語長者：汝今受是三歸五戒，莫復如前受歸戒法也。破是歸戒，名為再犯，若三犯者，為五官所得，使輔王小臣都錄監司、五官使者之所得便，收神錄命，皆依本罪。是故我說是言，令清信士女勸受歸戒。歸有三十六鬼神之王，隨逐護助；戒有二十五神營護左右門戶之上，辟除凶惡。六天之上天帝所遣歸戒之神，凡有億億恒沙之數，諸鬼神王番代擁護，不令衰耗。諸天歡喜，皆言善哉，當共護之。如是持戒若完具者，十方現在無量諸佛菩薩羅漢皆共稱歎。是清信士女臨命終時，佛皆分身而往迎之，不使持戒男子女人墮惡道中。若戒藏者，當益作福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然燈燒香，散雜色華，懸繒旛蓋，歌詠讚歎，恭敬禮拜，益持齋戒，亦得過度。若不能如上修行如是功德，復持戒不完，向諸邪道求覓福祐，三歸五戒億億恒沙諸鬼神王各去離之，惡鬼數來嬈近之也。因衰致病，耗亂其家，起諸病痛，逐致衰亡，財物不聚，所向不偶，死復還墮地獄之中。雖戒具足，不持六齋，猶華樹無果，婦人不產，種穀不滋，治生無利，折耗失本，更無衣幘。不持齋戒，無利如是。 佛言：長者，人犯所受，破是歸戒，凡為天上二百七十神王之所得便，更非外魔所得便也。此諸鬼神視人善惡，若持禁戒不毀犯者，開人心意，示人善惡。人若不善，便為作害，疏記善惡，奏上天王。大王執持，隨罪輕重，盡其壽命，如法苦治，不令有怨，使破戒者甘心受之。 佛告梵志長者：執持捨彼異道，於我法中受持歸戒，心不安定，而復破犯，遂為鬼神之所得便，受諸苦痛。今自悔責，求哀懺謝，改更修善，作諸福德，滅諸惡海，今皆得道。合家大小宗族之中，見長者執持罪福報應，悉從我受三歸五戒，堅持不犯，皆得法眼。我今於此會中廣說長者宿命因緣，明驗罪福，亦於後世廣宣流布，使得聞知。 佛語梵志：若有清信士、清信女，若為邪神惡鬼所得便者，若橫為縣官所羅，盜賊剽奪，遇大疾病厄難之日，當洗浴身體，男子著單衣白袷，女當素衣，澡漱口齒，七日七夜長齋菜食，敷好高座，懸繒旛蓋，香汁灑地，燒栴檀香，一日七轉讚詠此灌頂大章句經。如是妙典，至真祕藏，消滅一切無量災嘆。 梵志白佛言：天中天，已為我故，及十方眾生，說三歸五戒鬼神名竟，若男子女人欲受歸戒者，當云何授與？ 佛言：若人欲受，先禮十方佛，長跪叉手，作如是言：我弟子某甲，盡形壽受三歸五戒，諸佛菩薩真人聖衆哀念我等。 梵志又問：受歸戒法有差別不？佛言：無差別也。若人受者，先當列三歸五戒之法，然後以神王名字著歸戒下，以好素帛書持此神王名字，帶持而行，行當燒香禮敬十方佛，當取月八日七日持齋。 若欲行來，常著身上，若著頂上，若著胷前，若惡魔相逢，無不除却。若男子女人著此三歸五戒善鬼神王名字之時，若入神祠，是諸邪神悉皆驚起，為其人作禮。何以故？此人帶持諸佛所說三歸五戒神名字故。佛語梵志：此歸戒鬼神名字至尊至重，諸佛護念，汝好宣行之。 佛說如是，阿難從座而起，前白佛言：演說此法，當何名之？ 佛告阿難：是經名為灌頂章句歸戒帶佩。佛說是經竟，四衆人民、天龍八部、一切鬼神皆大歡喜，作禮奉行。 （珹音池。楴音地。亶多罕切。噤渠飲切。袷胡甲切。腫知勇切。）

灌頂七萬二千神王護比丘呪經第二

聞如是：一時，世尊遊於羅閱祇梵志丘聚，從是北上鞞提山中天帝石室。爾時無數比丘各各馳走，忽忽不安，如捕魚師布網捕魚，魚都馳散。世尊遙見無數比丘各各馳散擾擾不安，佛知而故問諸比丘言：何故繞轉如是不樂，若魚畏網？比丘對曰：我

爲魔所嬈在所不安晝則遇諸賊盜毒蛇虺蝮及諸龍象熊羆所嬈不得定意求四道果見惱如是當柰之何佛告諸比丘勿生憂惱當爲汝說灌頂章句百二十神王尊從前後爲汝作護辟除邪惡諸嬈害者不令得便在所至到營衛佐人獲善吉利萬邪皆伏諸比丘善聞佛所說心開意解前禮佛足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灌頂章句擁護我等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令得安隱使入定行　佛告諸比丘我今爲汝一一分明說灌頂章句百七十二大鬼神王名字如是諦聽憶念慎莫忘之也諸比丘言諾受教叉手靜聽佛言　神名道軻彌迦羅移喈隸　神名嗜隸般鉀阿羅鉀　神名摩丘拔賴兜呵頭沙　神名翅拘梨因提隸比丘拔　神名涯羅須彌者羅阿羅因　神名阿羅耶阿耆破者　神名耶勿遮坻鉀移阿鉀　神名涯耶是陀涯彌提屠　佛告諸比丘此十八神王護諸比丘及未來世諸比丘衆及護僧伽藍佛見鉀提山中諸比丘輩怱怱不安晝則爲盜賊惡人所惱夜則爲鬼神所困及諸龍象熊羆虎狼之所驚怖又爲蠱毒所中佛於是廣爲諸比　丘輩是無上灌頂章句諸大鬼神名号令諸比丘常獲安隱吉利之福無諸禍害　神名闍梨摩訶闍梨　神名闍羅尼優佉目佉　神名沙波提阿知和知　神名耶知鳩耶知波耶

提　神名提我沙羅波提　神名阿那波提波邪提佛告比丘此十二神王護諸比丘輩說鬼神若人非人不敢嬈近毒藥不中不爲水火焚漂縣官盜賊不令得便怨家債主不能刼奪神王眷屬七百徒黨常爲作護辟除凶惡萬事吉祥　神名迦和尼摩訶迦和尼　神名阿佉尼佉尼阿佉那　神名阿佉尼阿比羅旻多羅　神名波陀尼波提梨伽　佛告比丘比十神王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輩不令五瘟疫毒之所侵害若爲瘧鬼所持呼十神王名号之時瘧鬼退散自護汝身亦當爲他說使獲吉祥之福　神名摩呵留邏迦棃涅恕　神名金涅陀越阿耨三菩　神名迦利三那摩訶呵輸　神名跋陀沙羅旻陀羅阿　神名迦耒國含呵呵羅羅　神名沙陀沙陀摩迦摩迦　神名跋陀沙羅旻陀羅羅　神名伊恕伊恕那阿那阿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萬五千鬼神擁護今現在及未來世諸比丘等昔伊洹比丘爲八十一億魔所嬈誦此十六神王名字諸魔眷屬顛倒墮落訇訇離散形體變化莫知藏匿告諸比丘若有危厄恐怖之日呼此神名即獲吉祥諸神祐助辟除凶惡　神名阿波竭澄澄竭無多薩　神名嗜邏比邏沾波沾　神名波迦羅喉稜無因輸無　神名脂輸無因臺羅末和羅　神名深林羅波耶越羅羅　神名

檀持羅沙羅佉干馱　佛告比丘此十六神王與其眷屬五千之衆各以己之威神爲諸比丘辟除鬼神凶惡之變昔我子羅云樹下禪思爲鬼神所嬈驚起明日來到我所我即語言當爲汝說辟鬼神呪即爲說此十六神王佛語羅云若四輩弟子爲鬼神所嬈者當爲說此十六神王灌頂章句令離諸横獲吉祥之福　神名阿羅域金陀羅羅　神名般耆遮和耆羅洹　神名摩尼鉢羅沙呵阿波　神名雲無和羅乾陀尸呼　神名拘摩和羅修摩乾陀　神名取拔鞮陀叱闍叱者　佛告比丘此十二大神諸鬼中雄與其眷屬三萬五千俱諸天闘時獨伏羅刹昔不知法以血肉爲食常噉人民小兒之屬我爲說法今皆得道作大誓願若佛滅後五濁亂時護諸弟子比丘僧衆令獲吉祥之福德也　神名闍離摩呵闍離　神名闍羅尼鬱企目企　神名三波提摩呵三波提　神名類提駄提鳩坻鐵離　神名莎羅波提安那波提　神名半那波提闍那波提　神名迦僃尼摩呵迦僃尼　神名波沙檀尼耶醯迦彌　佛告比丘此十九神神王他方國王世界号華積佛号最上天王如來至真等正覺遣二菩薩一号無量光明二曰大光明遣二菩薩獻此十九神王神呪作是言娑婆世界一切人民行善者少爲惡者多是故獻此十九神王以佐世尊令諸

衆生調伏信解令我爲汝等輩說彼佛所獻神呪十九王此諸鬼神三萬六千以爲眷屬當爲汝等說諸擁護度厄難苦令獲吉祥普入法門　神名多迦棃鄰摩蘭泥　神名迦棃羅牟提緊利　神名酸棃枝貢抄棃移　神名摩棃枝阿迦絺移　神名犀提移阿那耨羅企　神名犀提移阿那耨羅企　神名富吒羅亐鳩（亐羅）神名那迦離亐不吒羅亐　神名鳩蘭鞞陀羅亐　神名不吒吒羅亐鳩羅亐　神名多迦利離摩摩蘭泥　神名鳩蘭蘭吒羅鳩梨提　神名迦私羅牟提緊棃　神名迦蘭固梨提遮枝蒡　佛告比丘此二十七神王昔化提比丘治護屋室壁間有黑蛇來嚙化提化提即悶而躃地阿難即往至佛所咨問此事佛即答阿難言汝語化提我當爲其說辟蛇毒二十七神王護化提身語化提言汝當慈心哀天下萬蟲誦我此言汝毒當歇阿難即以神水噴灑化提化提醒寤阿難即語化提言佛已爲汝說二十七神王辟蛇毒法汝但慈心於天下人非人毒自當滅阿難即爲化提說佛所說二十七王神呪法呪化提即愈阿難語諸比丘若有安居住止之處應說此言蛇毒七歲不復嚙人三七遍誦此神名即獲吉祥　神名安陀尼抄多摩尼　神名闍摩尼摩訶尼羅　神名摸呵尼烏羅利　神名摸羅陀提遮波頭摩迦　佛告比丘此

十二神王。佛昔為迦奈比丘。說此神名。有凶惡人。常剝奪比丘衣裳。比丘往到佛所。啓白是事。佛語諸比丘。汝若在山間樹下冢墓之間。行十二頭陀。時有諸凶人來嬈汝者。汝當說此十二神王名字。凶惡之人。自然退散。復道而去。不能為害。可得修禪。求四道果。獲吉祥福。無衆患難。　神名類吱數頻吒般吱數。　神名般吱數毱鄰數波羅耶。　神名拘離比數毱羅比數。　神名沙騰波提數波羅耶。　神名檀陀醯羅波羅耶。　神名須摩提陀薩提耶陀。　佛告諸比丘。此十二神王。昔有比丘。名曰般若提婆。誦習經法。中諸寒冷。遂為蟲所嚙齧。我為是比丘及未來世諸弟子等說是章句。若有比丘。及諸四輩。為蟲所嚙齧者。以淨水一器。含水一口。手臨其上。七遍誦此十二神王。便吐口中所含水。如是法用四十九遍。蟲便破散。隨水流迸。無不除愈。得吉祥之福。　神名尸離數伊騰𠯗數。　神名烏呵歡漏歡漏。　神名道迦舍棃耶那。　神名萁棃陀僧披牟阿那。　佛告比丘。昔有求那陀比丘。患眼風痛。又患濕蟲痒痛難忍。往到我所。具以啓問。我即為其說此神呪六王。為護。若後末世諸比丘輩及清信士女。為蟲所嗌眼者。汝當為說此六神章句。無不得愈。吉祥之福。　佛告四衆諸比丘等。昔有比丘名曰善可。住在山間樹下。禪思。日時欲至。便著衣持鉢入城聚落分衛乞食。時有惡魔與八萬四千小鬼神等。以為眷屬。與善可相逢。魔作是念。此善可沙門以得羅漢。既能自度。當復教導一切餘人使入應真。生嫉妬心。作是念已。便勅諸小魔輩使來從善可口中直入腹者。嬈亂善可。使意顛倒不得正念。然善可已得羅漢。心中自然豁濶開解。即得憶念。時佛昔為諸比丘輩說百七十二神王灌頂章句。憶念此已。即便彈指一心而誦。舉聲唱詠。惡魔眷屬退散馳走。部伍營從莫知藏處。　佛語比丘。我今為汝及未來世諸比丘等。廣演灌頂百七十二神王名字。此諸神王將從七萬二千鬼神。以為眷屬。各以己之威力共護汝等。使諸小魔不得汝便。在所至到無所罣礙。辟除惡毒蛇虺蝮等。諸獸象龍熊羆之屬。自然清滅。無敢當者。若有鬼神往來不去者。四天諸王當遣使者持金剛之杵破頭作七分。佛告比丘。此大章句至真至妙。三世諸佛盡說是大章句。我亦復開此寶函。出是章句。若有比丘帶持之者。所到遊行。善神祐助。辟除萬惡。魔不敢當。設有惡意。自然滅亡。此大神典。帶持之者。如王佩劍。誅賊敢當。此大神典亦復如是。若帶持者。外諸惡魔及身中五陰之魔莫不為伏。佛說此語竟。阿難在右邊即便整衣服。頭面禮足。胡跪白佛言。世尊。如來為諸比丘說七萬二千神王灌頂章句。於後末世法欲滅時。此大章

句。設有受者。云何授與。　佛語阿難。此大神典至尊至重。諸佛如來不妄宣說。度與人也。若有持戒不犯禁者。護念十方諸衆生者。聞大乘意度若人者。近善知識。聞而信受不誹謗者。如是之人。專心求者。應當授與。阿難又復叉手白佛言。云何授與。佛言。若有受此護身神典者。先當禮敬十方諸佛。次禮經寶。次禮聖僧。次禮度經之師。皆當專心一意。偏露右肩。長跪合掌。師當右手持文。弟子以右手受之。師以右手持法水灌弟子頂上。阿難。以是因緣故名灌頂章句。所以然者。如王太子紹王位時。法應以水灌其頂上。然後統領治國之事。我法亦爾。　佛語阿難。若有比丘樂受是典。應懸五色幡蓋長四十九尺。散五方之華。各隨方之色。燒栴檀香。安息。漠膠等香。齋戒一心。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及噉臭肉。醍醐酥酪辨膩諸物悉不得食。先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於高山上。以香汁塗地。縱廣七尺。名之為壇。當從此上度是灌頂十二部微妙經典。當受之日。思念十方諸佛菩薩應真聖僧。歸誠作禮。及度經師。莫念東西南北之事。譬如禪思比丘無他想念。唯守一法。然後見真。若有比丘受章句經。如是不亂。七萬二千鬼神導從前後。為身作護。亦能為他人作護。辟除邪惡萬毒不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時羅閱祇國城西數里。有大金山。其中多諸比丘輩修四道果。聞說是灌頂章句。皆齊整衣服。來到我所。頭面禮足。却坐一面。聽說經法。是時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已得羅漢。名曰真實。從座而起。前禮佛足。長跪合掌。白佛言。天尊。演說無上真妙之法。灌頂章句十二部妙典。我當於佛滅度之後。廣宣流布此深妙典。若有國土遭疾厄者。縣官所呼召。萬疾流行。我當於中誦讀此經。百毒萬惡莫不消散。說此語已。便諷誦宣傳。說是十二部妙典。如是展轉授與諸比丘輩。各令宣傳在所國土。盡得此典。是比丘臨終之時。餘三七二十一日。存心自念言。如來所說十二部灌頂章句微密妙典。於後如來滅度三百歲中。而此經典當隱沒不現。何以故。佛始滅度。行善者多。為惡者少。到於末世九百歲中。魔道興盛。諸外道輩抹佛妙經。以為己有。訓導萬姓。令其受持。而復盟誓戀祕經法。當受之日。皆用珍寶種種雜綵以為重信。然後授與。當爾之時。國國相罸。民多荒亂。飲食踊貴。多諸盜賊。橫死者半。又諸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通。破塔滅僧。三寶漸末。中國之王雖有信心。而不究竟。多所禁制。心不專一。違惑於異道。爾時當有比丘出現於世。名曰普濟。在諸名山石室之中。禪思專心。如是展轉。遇好巖室。見有寶函。開而看之。見此經目。以紫金書刻鏤栴檀函上。比比丘見已。一心合掌。頭面作禮。誦持修行如是妙典。佛

法既滅出千歲時災變如是諸佛菩薩應真聖僧天龍八部一切鬼神見此災怪愍念衆生於末世中災諸苦惱使是比丘出現於世救度危厄苦患衆生不為九横之所得便以此經典使諸四輩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讀誦宣傳教授後世一切善男子善女人等使其獲得吉祥之福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法言薄淡雖復慇懃不計勞苦為諸一切四輩弟子演說微妙無上聖王過去未來現在十方無量諸佛說灌頂大章句經十二部妙典諸佛如來祕密之藏我既已滅欲令此經流傳世間使未聞者悉得知見諸有疑惑未解法者心開意釋獲大利安　復次阿難我說此經初始滅度百歲之中時多諸比丘讀誦通利宣傳之者亦甚衆多到二百歲中四輩弟子多得道者於此經法都無復用至三百歲是故隱沒不現世間故言為善者多不大為惡此玄妙神典釋梵四王護世善神山川龍王攝持經文十二部呪灌頂章句七寶之函盛持神文內著巖石屋室之中未來末世當有比丘學頭陀者遊行山間覓好禪室遇得此經開而看之禮敬合掌頂受宣傳遠近各使聞知此大章句經文既出少有受者多行誹謗不肯信奉　佛告阿難末世之中雖有清信士清信女於我法中奉受三歸及五戒法不解苦空四大非我恒著我想顛倒分別起諸邪見

到疾厄之日為横所惱使向諸異道邪見師所召諸邪妖魍魎鬼神救衆生命欲求長生愚癡之人信邪倒見為邪師所悞死入地獄備受衆痛哀哉可傷甚可憐愍是故吾今為其演說灌頂章句十二部要藏拔除邪惡令得長生佛復告阿難我有廣大之言深妙之語淺近之化教未及者末世之中諸比丘輩聞有國土城邑聚落異邦之處有餘比丘師師相承受此經典未聞未見諸比丘輩謂此沙門是邪見人說外道法為利養故作如是言我不信此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義味深遠如此經所言但取人情若有比丘出此言者坐誹謗故有讀誦書持此灌頂章句經者意中悵悵不復讀誦修行此經使是行人轉生進退讀誦經者作如是言若是佛說諸餘大德比丘等輩不應謂我是邪見人真非佛說我於此經不應好樂若廣說者使是邪見墮惡道中以此因緣若於末世五濁亂時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奉受此十二部灌頂章句經者如法修行不應毀呰而誹謗之見有行者恭敬禮拜想身如佛諸大菩薩應真聖僧等無有異若有輕毀罵辱之者當於現世得不吉報　佛又告阿難於後末世若有比丘比丘尼清信士女讀誦此經者為人廣說解釋中義諸餘沙門及比丘尼清信士女未聞未見若相誹謗嫉惡此經聞有說者不樂聽聞反

信邪法緣是罪故當有數萬比丘墮鬼神道中若有惡心於此經典當墮蝮蛇毒蟲之中若見經大起瞋恚心緣此罪故當有數萬人坐誹謗墮龍中阿難於後末世誹謗此經毀呰不信不欲聽聞謂諸行者是邪見人緣是謗誹經墮鬼神道及蛇龍中不可稱數我今為諸四輩弟子敷演少耳若說其罪不可得盡非大筆所記今故出此示於未聞從今已後見讀持者不應誹謗見有脩行十二部經者皆應供養供給衣服病瘦醫藥恭敬禮拜如大師想頭面禮敬應從啓受不得輕慢毀呰深典我諸四輩弟子之中轉相誹謗不肯信受此神妙經緣此過惡墮罪無窮　佛說如是諸誹謗之過座中有諸比丘作如是念如來世尊有所言說皆不虛妄諸語同坐諸比丘輩未來之世當有如是破法之人毀謗此經令佛世尊欲出此語破法之過阿難因從座起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如來所說無有前却有所言說皆實不虛如阿難解佛所說義多諸漚和俱舍羅然末世中多有誹謗佛先說諸經法有呪術者或云應學誦持修行或云不應修習禁呪諸經法中更互不同又覆前後故使末世諸比丘輩有信行者有誹謗者是故重問於世尊耳唯願更演化於未聞　佛語阿難善哉善哉汝能為未來末世四輩弟子重問此義快矣阿難諦聽諦受審詳行之

佛言我經中說諸禁呪術不應行者謂諸異道邪見法術惑亂於萬姓但為利養以活身命我所不許令吾所演灌頂章句十二部真實呪術阿含所出諸經雜呪盡欲化導諸衆生故不如異道為利養也但為度脫衆生厄難遭苦患者不於其中希望利養令諸衆生得穌息耳以是因緣吾今聽許　佛告阿難我說是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我若不說此經呪術當來末世一切衆生雖見我法微妙真實心意貪樂由其業行習惡來久信根淺薄未解深法至真之化　佛告阿難四輩弟子入我法中受持禁戒多所缺犯心不專一患難之時遭疾苦患既不專一向諸異道邪見法中以求福祐欲脫衆難不可得離不知宿對前世業緣師令往到異道師所既升門閾我遣苦厄願見救護異道師言隨汝所願吾當祈請上通五官下言地祇令汝得福救度危厄不復遭苦師又復言或汝先身犯諸過惡或言七世扶咎所引為五官所錄受諸謫罰或云牽引滅及門族前人既已病苦所惱遭諸厄難心意不定無所歸趣恍惚失所猶如狂人師又語言汝七祖為九幽所羅現在太山當以疋帛隨方之色救贖汝等七祖之魂拔除汝等七世之過又有一師復作是言汝為山神樹木鬼神星宿之神所嬈害也致諸病痛受諸病厄必為犯此星宿神耶當以白牛白馬犢

種衆生甘美飲食設諸妓樂歌詠鬼神可獲大福除汝危難所在安寧無復恐懼獲善吉祥　佛告阿難我滅度後濁惡之世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樂真法不欲聽聞爲諸惡師作雜毒法殺衆生命欲救危厄欲者得罪天神地祇悉不歆食是故我今廣演灌頂十二部章句真實呪術化諸未信不解道者汝當宣傳在所國土令護此經諷誦受持勿令毀缺　佛說是語時欲界六天及上諸天作天妓樂已用讚歎燒天之香鬱鬱如雲天雨名華𦬼𦬼而降供養大會人有諸天龍鬼之王數千圍遶以爲眷屬因說此經因緣力故脫鬼神身皆得人身大衆人民各隨業緣得道不同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名爲灌頂章句七萬二千神王衛護比丘呪經佛說如是四衆人民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佛說大灌頂神呪經卷第二　虺（許鬼反）誺（丑林切）猀（仙何切）犀（揃弥切）吒（竹加切）鞞（并但切）䟦（蒲卄切）吱（居梨切）蘡（丑芥切）譢（責字）

灌頂十二萬神王護比丘尼呪經第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有七比丘尼名修陀利在山中塚墓間禪思一心有諸惡鬼神噉人精氣者娆是比丘尼脫其衣裳不聽遊行入村乞食是時修陀利比丘尼語同坐諸比丘尼言汝等當正

心憶念我師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作是言已是諸噉精氣鬼神退散馳走於是修陀利比丘尼等相將俱到佛所稽首作禮白佛言天尊我等七人受天中天無上真法思惟一心求四道果是諸噉精氣鬼神七萬餘頭來亂我等不得正念亦復遮圍不令行求飲食之具見惱如是當奈之何唯願天尊說於聖術而辟除之　說是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見是修陀利比丘尼七人等不阿難答曰見　佛言阿難是諸比丘尼常爲七萬鬼神所娆我今當爲其召須彌頂上及海中諸大神王當護是等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魔神得其便也佛於是便以神力召須彌頂上諸鬼神王來已是諸鬼神王將從七萬鬼神來到佛所稽首禮足　佛告諸鬼神王等我若在世及滅度後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比丘尼不令諸小鬼神之所得便令諸比丘尼所到之處常隨護助使得安隱諸惡之鬼不得娆近　佛復告勅大海居止水精山中龍宮所住之處有五萬鬼神將其營從來到佛所各禮佛足却住一面　佛又告須彌頂上七萬神王及海中五萬神王等汝從今以後當護諸比丘尼令得安隱離諸恐怖得定意得定行令諸小魔退散馳走遠於是處百千由旬不得作害佛說是已賢者阿難長跪叉手前白佛言是等神王其字云何願爲解說佛告阿難其神名字我今說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枝治吒貿毫字淨自在此神主護其頭神名倪提和和毫字妙善生此神主護其眼神名波羅和和毫字耀日光此神主護其鼻神名和沙頭提手字信堅固此神主護其耳神名頭荷尼迦移字附耗邑此神主護其口神名腧迦黎迦移字光普攝此神主護其頸神名沙提舍嶋羅字善安吉此神主護其肩神名波羅闍迦提字耀雪山此神主護其臂神名波羅頭阿鉢字演光明此神主護其手神名迦摩隸吒庶字香珍寶此神主護其胷神名俱波妻閱人字如福輪此神主護其背神名沙善般遮攎字清徹此神主護其腹神名拚遮默摩休字青和柔此神主護其脇神名遮揵陀黎子字福德光此神主護其心神名遮羅乾波頭字真實種此神主護其肝神名波羅斯奴遮字遠聞聲此神主護其肺神名蘇貿迦闍羅字建行主此神主護其脾神名劬浮耆棃和字慈悲普此神主護其腎神名迦俱攎絺迦字越衆行此神主護其腸神名恒多羅善提字威解脫此神主護其胃神名摩多羅和搜字真如天此神主護其髓神名至那比舍尸字受事業此神主護其腟神名旻比舍尸羅字除恐畏此神主護其膝神名迦羅鋪阿尼字願施廣此神主護其脚神名阿沙耶遮和字消諸惡此神主

護其齒神名抄伊摩陀伊字護世主此神主護其入神名阿提摩陀伊字加諸頗此神主護其坐神名阿奴摩陀伊字星中王此神主護其陰神名破仇摩陀伊字首安寂此神主護其夢神名蘭脾留波利字行寂然此神主護其起神名耶頭破那祇字德明遠此神主護其食神名比尼樂頭倚字蓋天地此神主護其飲神名波斯雄次雄字真不邪此神主護其語神名貝黎乾陀雄字施願普此神主護其笑神名施雄那波羅字快善意此神主護其戲神名末黎游沙黎字顯高明此神主護其樂佛語阿難是須彌頂上三十六神王名字如是有七萬鬼神以爲眷屬當作擁護令修陀利比丘尼及未來末世中諸比丘尼等若爲邪神所惱亂者不令得便所到安寧不爲邪惡所中設有娆者心當存呼灌頂章句三十六神王應念即至準從左右爲諸比丘尼現威神力攘諸魅魔使不得便辟除凶惡消滅不善令得吉祥　佛復告賢者阿難大海之中龍宮居止有三七大神王之女我昔得道與其眷屬來到我所稽首作禮說如是言當於佛滅度後五濁末世之中護佛弟子我已而勅此諸神王令當擁護修陀利及未來末世諸比丘尼等此諸神王亦不違本誓若有危厄禍害之日常當淨心歸命三寶然後呼其名字無不爲護輙在左右阿難白佛言是諸神王有如是

利益。唯願達說灌頂章句善神名字爲守護故。使諸比丘尼。離諸恐懼。不爲邪妖之所惱近。佛言阿難。是大神王女名字如是　神王女藍波惟藍波字珠瓔珞此神女爲某辟除邪惡魍魎魅鬼驛逆百千由旬。不令得住　神王女鶩那多烏那陀字摩尼寶。此神女除去烏鳴野狐變怪。因來嬈人者。不令住某舍宅之中。　神王女蘇貿迦羅闍。字好莊嚴。此神女主夢寐顛倒。見諸先亡傷毀之鬼。悉能消伏。神王女摩奴羅摩遮字嚴飾妙。此神女若遊出時。異道聚會。飲食有毒自然消化。神王女劒浮者梨怨字寶連珠。此神女護諸怨家。若相見時。起諸毒惡。即使和解相向。　神王女惟合羅遮迦字琉璃光。此神女若有嫉妬惡心相向者。以帶持故。不生貪心。神王女攄樓迦攄樓字身徹照。此神女若有債主求諸財寶。以神護故使寬賒消息。神王女迦羅博多尼字華開敷。此神女某若爲盜賊惡伴所引至縣官時。即使解脫。神王女浣迦陀羅遮字香烟氣。　此神女主治蠱尸客氣之鬼。復達鬼神。即使磨滅不現。　神王女稜迦移羅那字妙王頂　此神女若爲龍象所害。種種恐畏。以某誦持。自然消滅。　神王女劒蒲閻浮無耶。字遊戲樂。　此神女護某種種癰腫衆疾頭痛寒熱。即便不行嬈害。　神王女迦俱攄絺迦字淨如梵。　此神女護某不爲山神樹神惡死善死鬼神所嬈害也。　神王女遮羅絺迦那字音深妙。　此神女護某至大小便利之時。不爲惡鬼神所觸嬈也。　神王女叉羅鳩梨陀字信善語。　此神女護某屋舍牀席帳幔。不使他餘鬼神留停宅中。　神王女閦頭梨迦羅。字師子音。　此神女守護某門戶宅舍。四方八神之王。勅令鎮護除去不祥。　神王女訶梨提羅伽。字樂音樂。　此神女典領八十億神諸神之母。護某使萬病除愈。百事吉祥。　神王女薩遮摩陀利。字聲清徹　此神女護某不令他人厭禱憎嫉之者。使厭禱不行害也。　神王女曼多羅訶佉尼字欣樂快。　此神女主五瘟疫毒。若頭痛寒熱。某若呼名即爲作護也。　神王女鳩蘭勒吒羅兮字結明誓。　此神女主諸毒蛇蚖蝮若嚙人者。存呼七遍。毒即不行。　神王女抄多摩尼揲字柔軟音。　此諸女護某不令盜賊剝奪衣裳。呼其名字。賊即退走　神王女沙賸波提數字心安詳。　此神女護某牙齒。若爲蟲所嚙者。存呼其名七遍。蟲即消滅

　佛告阿難。我所說海中灌頂章句神王女其名字如是。此諸神王女與其眷屬五萬鬼神。遶海遊行一日一夜。周帀八萬四千由旬。以血肉爲食今皆得道。爲末世比丘尼輩現威神力。作大護助。辟除邪惡。萬毒不行佛語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若有能持是灌頂章句。則離一切無數恐懼。若持此神咒。夢安覺歡。不畏縣官水火盜賊怨家債主。自然辟去。鬼神羅剎妖魅魍魎邪惡辟荔厭鎮之鬼。樹木精神。百蟲精神。畜生精魅。溪谷精魅。門中內外鬼神。戶中內外鬼神。舍宅四方井竈鬼神。洿池鬼神。廁溷鬼神。若比丘尼帶持經者。此諸惡鬼。終不得便。若有厭禱咒咀之者。其人帶持神咒經故。自然辟惡。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無復惱害。諸比丘尼若在山中溪谷曠路。抄賊劫略。自然不現。師子虎狼熊羆蛇蚖。悉自縮頭藏。不害人也。何以故。此十二萬神王大神咒經。至尊至重。能爲諸比丘尼。作大利安。　佛語修陀利。及未來世諸比丘尼等。說此灌頂無上章句。若後九百歲中。爲諸邪惡魔鬼嬈人。因衰作害。或有惡魔吐種種雜毒之氣。以害汝等。復有鬼神。吸汝五脈。又有鬼神。嗽汝精髓。如是惡鬼。衆人肉者不可稱數。我今爲汝略說少耳。　佛告阿難。若後末世諸比丘尼。爲惡鬼神所嬈惱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當專心一意。讚詠此經。當以五色之綵。作好旛蓋。香汁泥地。縱廣七尺。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禮拜十方。七日七夜。長齋菜食。不噉五辛。審諦莫疑。是諸惡魔。聞見此經神咒力故。即馳散而去。遠百千由旬。不能爲害。消滅不善。吉祥感應。於是以後。修陀利及未來諸比丘尼等。悉共讀誦書

持是典而供養之。中有闇鈍比丘尼輩。不能讀誦者。但書持是典。以好繒綵作囊盛之。若欲行來出入之時。輒著衣前。所往來處。獲善吉安。若有惡魔自然滅亡。無敢當者。此大神典至尊至妙。極有威神。若後末世書持此典。佩帶在身。遊行十方。無所復畏。以是因緣。出此神咒。令人讀誦受持供養。所帶佩之。佛說是語時。天帝釋如人屈伸臂頃。從天來下。往到佛所。稽首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天尊。然諸佛至真德過須彌。智超江海。慧踰虛空。獨步三界。無能及者。十方一切莫不蒙度。天帝釋說此讚歎時。虛空中雨天香華。以散佛上。諸天歡喜。鬼神亦然。佛說經竟。阿難從座而起。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及諸四輩。我說此經。名十二萬鬼神之王灌頂章句。汝善持之。於吾滅後。若有清淨諸比丘尼。歸命求者。應當授與。佛說是經已。阿難叉手白佛言。說有諸比丘尼。若欲受者云何授與。佛言當如大比丘受七萬二千神王灌頂大法。無有異也。佛說是已。四輩弟子天龍八部。

莫不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十九梗

頂

灌頂經二

灌頂百結神王護身呪經第四　聞如是一時佛在羅閱祇國大精舍中有千二百五十弟子各住餘室佛獨一房自思念言我涅槃後四部弟子持戒不具多所毁犯違作非法不行十善我法既滅末世之中鬼魔亂起行諸邪惡嬈惱人民又有毒龍吐毒害人我當云何而辟除之作是念已默然而住於是天帝知佛所念從座而起如人屈伸臂項來至佛所稽首佛足作禮畢已長跪叉手前請佛言唯願世尊慈濟衆生爲說無上灌頂章句大神王名字護萬姓故使得安隱離諸危厄度於邪惡使諸魔鬼不得作害結願神名常在左右爲人防惡使毒不行所請如是唯願演之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今爲汝而演說之今諸世間一切衆生有受三自歸者盡帶持此百大神王名以護人身辟除邪惡使萬毒不行百姓安寧若千億神恒沙數鬼皆不得留住帶神名者身中若有鬼神在其身中不去者四天王當遣使者持金剛杖碎頭作七分天帝釋白佛

言世尊所稱嘆者其法微妙唯願演說化於未聞佛語天帝此灌頂章句結願呪經甚深微妙不可妄說諸佛世尊不妄宣授度與人也今我出世值於五惡我若不說此結願呪經者諸弊小鬼互來嬈人覓人飲食求人長短我今爲汝及一切人而演說之佛語天帝釋言有百神王今在須彌山頂上居止我以威神召其使來而勅神王以護汝等令不遭禍結縷呼其名字是諸神王常當在汝左右爲汝作護天帝釋言其名何等佛言神名伊利寐鞮字德無礙神名尼烏厨遮字棄自大神名波羅那頭字遊安寧神名無和遮婁字歸正化神名薩多佉羅字救脫厄神名嗜摩和頭字輝光照神名夫婁肆俱字宣吉教神名阿羅或駒字開達明神名那羅那移字隨順他　是九神王當以威神爲某作護辟除凶惡無諸惱患他餘鬼神不得其便遠百由旬無相嬈害帶持結願神王名字外諸惡魔無不除却獲善利安今得吉祥神名摩醯首羅字威靈帝神名摩尼跋陀字威伏行神名富那跋陀字集至誠神名金毗羅陀字威如王神名賓多斯那字和敬上神名賓頭盧伽字立不動神名車鉢羅婆字忍德脫是七神王當以己之威力共擁護某除不吉祥鳥鳴惡夢野獸變怪因衰嬈人者不得害某帶持結願神名字故獲福如是　神名曇摩跋羅字學帝王神名摩竭波羅字除曲心神名繡利密多字有功勲神名勒那翅奢字調和音神名紉摩舍帝字伏衆根神名奢羅密帝字獨處快神名醯摩跋陀字應念至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之力爲某作護若入江海湖池溪谷水中辟毒蛟龍之屬懷惡心者風波起時以某帶持結願神名自然安隱過度厄難所到安寧吉祥度岸　神名薩多琦梨字大力天神名波利羅睺字勇猛進神名毗摩質多字響高遠神名睒摩梨子字英雄德神名波阿梨子字威武盛神名佉羅騫陀字吼如雷神名鳩羅檀提字戰無敵　是七神王當以威德在所作護若入異道聚會之中飲食有毒蠱道所中食其飲食自然清化毒爲不行帶持結願神王力故現世獲福其報如是　神名和耆羅桓字堅不動神名摩尼鉢羅字演暢音神名阿波提羅字喜無懼神名曇無和羅字莊嚴飾神名乾陀尸呵字堅住行　神名劬摩和羅字清淨明神名摩呵闍羅字越諸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爲某作護若有怨家以毒惡心妬賢嫉能或爭財寶以爲各恨鬪諍不已是七神王即以威力解除二家使其和解俱生善心惡意悉滅帶持結願神王名字現報如是神名闍那阿梨字善威光神名耆羅斯稱字事業得神名勒迦訣真字除煩惱神名遮摩多梨字補天住　神名羅摩奴遮字開正路神名龐

迦攎遮字力堅固神名阿梨攎牘字離諸趣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佐助左右治生賣買常獲倍利不與怨家盜賊惡伴之所牽引所在遊行見者悉喜和悅相向無瞋惱色帶持結縷神王名故現報如是　神名鴦那攎遮字除怖懼神名惟舍羅遮字越出難神名堀迦陀羅字寵天地神名遮羅絡迦字自無畏神名鴦頭梨迦字德如山神名那羅師尼字思無畏神名陀優陀羅字住無畏是七神王當以威神爲某作護辟除縣官危厄之難若合死事鞭撻使除枷鎖杻械杖楚之罰罵辱嗤嘰即便除解以某帶持神名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富阿陀羅字勝播懸神名沙羅和難字弘聖言神名那羅訶摩字施無盡神名醯波舍摩字將導安神名阿抄半羅字覺無常神名比抄倚那字分別解神名至羅和移字善勸吉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產生者不令他餘邪惡鬼神間其生門帶持結願神名力故到產之日身體安完無諸痛惱兒則易生左右善神扶侍生者帶持結縷獲福如是　神名抄摩和提字滿無及神名首抄和提字威如天神名阿抄和泥字辯無喻神名脾羅摩尼字無復疑神名修吼摩那字降小魔神名提摩陀伊字解生死神名架抄優陀字拔愛根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五瘟山海之中諸小惡龍各吐惡毒五色之氣使萬

民彼躲頭痛身體寒熱或時致死以某帶持結願力故惡龍捕毒不復害人帶持結縷現報如是　神名半那波提字精勇健神名莎羅波提字救世者神名沙和迦沙字離邪行神名尼邊婁譴字滅惡想神羅般然字威靈祇神名嗜蘭跨耆字如江海神名金羅伊頭字不畏兵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逐詐稱浮游鬼神名藉未定者天上不攝地獄不受來往世間若在城邑聚落村里作諸變怪恐動人情惡人惶怖為說福食謂之為神或言汝命屬我作諸病痛保汝不死以某帶持結縷神名此諸惡鬼不復娩近索人飲食帶持結願福德力故現報如是　神名脂難雷那字通達顯神名指摩質裹字堅正幢神名倪和無訶字至天祇神名惲頭摩醯字最上勝神名差陀鞞遮字大建行神名難頭誇難字言安寧神名嗜遮嗜遮字勢力強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蠱广客氣之鬼復連注鬼或有魅鬼未入人身使意濤亂湯藥針灸悉不得治咒術不行者此鬼流轉在入百節五脈之中使人惶惑諸治不差者以某帶持結願神名此諸注鬼不能為害結願福德現報如是　神名阿波梨移字惠無窮神名軟坻細耽字斷諸結神名摩梨摩羅字作正匡神名阿泥黎移字精射施神名誠泥梨移字不捨願神名阿乳羅達字除垢穢神名阿都摩梨字誠信篤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入溪谷山野之中毒蛇虺蝮諸雜毒蟲象龍熊虎狼貪獸種種恐畏啖人血肉者以某帶持結願神名常隨導左右為某作護除却諸惡無衆衰惱帶持結願現報如是　神名阿迦至提字正真治神名修波黎訶字止住安神名訶羅畢羅字伏魔魅神名阿呵門羅字敎令從神名畢羅摩跋字朗赫照神名師羅摩提字嚴堅住神名跎鞞黎尼字立安明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主治逆賊侵陵境土劫奪人財寶偷竊為意恒生惡念不絕以貪求故壞王國土村營市里更相娩害以某帶持結願神名十方怨賊劫盜等侶自然消散不能為亂以某帶持結願經故現報如是　神名凡陀梨尼字殊勝彼神名尼波散尼字深寂滅神名摩訶旻那字亂章句神名先陀黎那字曉了度神名漚那提奴字吉定安神名漚那提陀字虛空住神名脂備提屠字法咒術　是七神王當以威神護國土中有雜毒之氣以拳入身彼輕寒熱起諸皰腫或乃徹骨至潰之日濃血晃爛不可得近脹咒不行或時致死末世之中生此毒害以某帶持結願經故雜氣之毒不害其身辟除萬惡魔邪散畜帶持結願現報如是　佛告天帝釋若男子女人為邪鬼所得便者當洗手漱口清淨正心敬禮諸佛三寶應燒名香膠香婆香安息香等香汁泥地縱廣七尺散五色華然十方燈以五色之縷各七條長七尺而左索之存百神王名字亦並結之若人受者當長跪叉手專心三寶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家室之事聽師所言稽首頂受諸鬼神王當以己之威力為男子女人作大護助行來出入帶在身上諸鬼魔輩聞見之者馳散亡走各自隱藏不近人也　佛告天帝釋此灌頂章句百神王不但結縷呼其名而已若人危厄衆難所惱隨其所主存呼憶念常在人左右不離須臾書持名字厭除不祥隨神擁護百怪消滅魔邪歇當無不吉祥過度衆厄壽命延長

佛說灌頂章句百神王名字時有八菩薩從他方來稽首佛足而問佛言說是神名餘諸神王少有及者天中天怛薩阿竭乃說是神名諸菩薩樂精進者行無斷息佛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久在閻浮利內不　佛告八菩薩言我般泥洹後是諸神王當現在世二百歲至三百歲其後不復現却後濁亂世佛經且欲滅時諸比丘輩不復用法威儀戒律恒相嫉妬共滅正化至吾法沒國國相伐於是結縷神名當復現耳佛法漸末有諸少學比丘用佛威神力故誦是經典老大比丘不欲聽聞謂諸少學諸比丘輩汝破佛法行此邪見當隨鬼神道及地獄中當知佛法於此漸滅　爾時摩訶須薩和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和林調菩薩

共白佛言天中天般泥洹去却後世時是經卷者我輩護持使佛道久存若人未聞是經典者我當授度諷誦宣傳持是經典　佛告阿難及天帝釋四部弟子是跋陀和於五百菩薩人中之師當持正法合會隨順教莫不從歡喜心隨順心清潔心却欲心是時五百人皆叉手立佛前跋陀和菩薩白佛言菩薩持幾事得行是神咒佛言有四事能行是神咒一者不信餘道二者斷除愛欲三者如法修行四者無所貪生若菩薩行是四事乃能得行是灌頂章句結願咒經　佛告八菩薩摩訶薩若男子女人行是神咒持諷誦讀為他人說令世現得五百功德譬如慈心比丘終不中毒亦不中兵火不能燒入水不死帝王不能得其便也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輩修行是結願咒經有如是功德不為水火所害若龍若師子若虎狼若薜荔若鳩洹鬼神若善娩人者若欲殺人若奪人財寶若壞人禪定設中害者使不得便　佛言如我所說無有異也唯除宿命不請耳若人淨持齋戒行是咒經不患目痛身體無病心意無憂終無厄難若死若近死事皆能解脫無復惱害　若男子女人修行是神咒者為天護敬亦復稱譽讚歎其善龍王鬼神閱叉乾陀羅阿須倫迦樓羅真陀羅摩睺勒鬼神王若人非人等共敬愛稱揚其善為諸佛菩薩辟聞聖衆之所護念若命

終時是八大菩薩迎其精神往生西方自在隨意於是天尊以頌讚曰

我說灌頂章句義辟除邪惡精魅鬼餘他鬼神不得便結縷神名常擁護鳥獸變怪野狐鳴帶持誦者災禍滅若乘船行江海中水中鼓龍魚黿鼉種種雜類無央數終不爲害安隱度若入異道蠱毒家飲食有藥自消化以帶持故能除惡生嫉妬者使滅恨怨家爲伏喜相向債主寬意不諍財貴買萬倍利自來盜賊不引恐懼除縣官死事莫憂慮帶持結願嗌即除若有生產難生男設生女者皆端嚴生門有鬼化爲護小小危厄無不度魅鬼雖嬈善神佐離諸危難無恐怖海中惡龍吐惡氣雖欲侵陵無能害浮游鬼神見人食見持結願皆消息注連魔鬼入人腹誦持結願皆自出溪谷曠野雜毒蟲以帶持故無不降他方怨賊奪人財見有誦者復道歸俗惡末世生毒腫帶持結願無不滅若有男子學誦是佛說神咒結願經假使欲數其功德譬如恒邊滅一沙刀箭矛戟不傷身盜賊怨家無能害國王大臣喜悅向學此神咒福如是蛇蚖含毒誠可畏見彼誦者毒疾除不復瞋恚吐惡氣持此神咒福如是怨讎嫌恨莫能害天龍鬼神真陀羅覩其威光默然信學誦此典德如是山野豺狼及大蟒師子猛虎麋狩獲無傷害心悉藏毒衆惡消滅魔敢當豺惡鬼神將人魂諸天人民懷害心

感其威神自然伏學此結願無所畏其人不病無苦痛耳目聰明無聞塞言亂辯慧有殊異行是神典能除惡其人終不墮地獄離餓鬼道及畜生世世所生識宿命學誦此典人所敬鬼神乾陀共擁護諸天四王亦如是及阿須倫摩睺勒行此神咒福能護諸天悉共頌其德天人龍鬼乾陀羅諸佛嗟歎令如願諷誦說經爲人故其人道意不退轉法慧之義而無盡姿顏美艷無與等誦習此經開化人國國相伐民荒亂饑饉疫癘懷苦窮終不於中夭其命能誦此經化人者勇猛降伏諸魔事心無所畏毛不豎其功德行不思議降伏外道令人正妖蠱幻化及符咒鐵鬲邪道不正行持是神咒莫能中用受樂法建立故一切悉共歌其德具足空慧佛弟子然後當來在末世手得結願神咒經常行精進喜踊躍同心和悅奉此法受持經卷講諷誦令此法言無遺失所在宣傳令廣知法言流布有利益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告阿難言假使有人今面見佛至心供養衣被飲食牀卧之具病瘦醫藥不如有人受持是灌頂章句結願神咒經書諷誦讀載著竹帛爲他人說則爲具足供養於佛時天帝釋與無央數諸天俱來各賫天華香供養散佛而白佛言吾當將護持結願經者四天王及上諸天各賫華香以供養佛各白佛言我當擁護善男子善女人受此經典書持誦讀爲他人說所在遊行周帀營衛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佛告阿難我今爲汝及四衆弟子說此灌頂章句百神王名護身結願大神咒經汝當受持度與男子女人等輩令其諷誦宣傳吾言示於末聞佛說如是天龍鬼神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宮宅神王守鎮左右咒經第五　聞如是一時佛在摩竭國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菩薩萬七千八清信士三萬人清信女萬二千諸天人民鬼神龍王不可稱計皆悉來集聽佛所說莫不樂聞　佛語目連波羅閱國去城千里有七百餘家未覩聖化不識真道多事鬼神山川樹神及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水火神等舉村奉事以爲真正殺生祭祠以此爲常是時村民宗主名曰迦羅那門室大小一百餘人春分之中爲惡鬼神所共嬈觸此迦羅那居山谷之邊或言山神嬈我或言樹神嬈我或言水火日月星宿神嬈我作是念已生大愁苦　爾時惡魔明旦復將五方鬼魅悉共幷力擲地大喚恐怖迦羅那家室大小或有鬼神身如師子或如熊羆虎狼象龍牛馬犬狗猨猴之形不可具說或蟲頭人身虵蛇之形黿鼉之手或六目三頭或一頭而三面齒牙爪距或擔山吐火雷電震村民聞之莫不助憂然迦羅那心中塡憒語諸宗族鄉黨當佐我作何方計　爾時

村中有學梵志道者語迦羅那言汝可請大學淨信梵志迦羅那答言可爾便擇吉日良時設大供饌請諸梵志集來迦羅那大客堂上迦羅那自行淨水行水已訖飲食竟便敷小卑座從座而起白諸大德淨信梵志我等從春分以來當爲諸魔之所嬈觸願諸梵志各出聖術以却鬼神災惡之變諸大梵志各各皆言善哉善哉當爲汝說先師之法昔時波羅柰國亦有此變汝可於村中平淨之地謝四山諸神及日月星宿神等當得百頭種種衆生各各異類幷二小兒殺以祠天汝將家大小眷屬詣於村中平淨地處祭祠壇所使人人娩拜請命求護然後乃安爾時迦羅那即如其言明旦具兩小兒及異類衆生種種各百頭平治村中便將家大小及諸衆生往彼祠壇所衆爲牛羊隨道悲鳴震動天地從東門出當就登壇於是世尊大悲普濟一切衆生愍是迦羅那愚頑之甚云何興大惡意殺衆生命欲救一家便勅弟子大目揵連汝可往爲迦羅那說辟鬼神咒護迦羅那目連受勅便承佛威神即爲迦羅那召五方諸善神以衛護迦羅那門戶左右悉獲安隱辟除邪惡往來鬼神爲汝作害者從今以去遠汝村舍不使爲害迦羅那見目連現神飛來歡喜踊躍頭面禮目連足下作是念言尊者不以我愚賤現神願救度我災難令得蘇息無復愁惱我令使是家尊者威靈救度我危厄使諸惡魔隱

藏不現。迦羅那說此語已。諸梵志輩悉見目連。現神化來。為迦羅那說大神呪。當呪之日。天地大動。諸梵志輩。使迦羅那祭祀鬼神飲食之具并其座席悉皆飛揚在於虛空。諸衆生輩各得解脫。無人留制。隨行而去。諸梵志輩。見大目連。現呪術變化威德如是。四衆咸然。稽首目連足下。而問訊言。尊者目連宗事何師。其法真妙。乃如是乎。摧滅我等鬼神災變。令一村人悉得蘇息。皆尊者恩使之然也。目連語迦羅那梵志四衆等。今我師者天人之尊。智慧弘廣。靡所不通。深知未今過去之事。身長丈六。紫磨金色三十二相。而自莊嚴。度人厄難。無不解脫。四衆聞說大聖威神。無不欲見世尊身者。迦羅那白目連言。今佛世尊可得見不。目連語言。今佛世尊近在羅閱祇。為諸天人四部弟子說真妙法。時迦羅那語大目連。我今便欲相隨往見世尊。目連語言。佛神通聖達。自見爾心。不須去也。但燒香散華世尊今日現神化來。亦爾不久。時迦羅那。燒香散華。靜心念佛。須臾之頃。佛現神來。將從一千二百五十比丘。四輩弟子。諸菩薩無央數。悉來集會迦羅那。大客堂上。客堂自然廣博嚴好。變為欣合。悉以琉璃為柱。梁七寶莊嚴。懸繒幡蓋。四面皆有諸小菩薩。執持幡蓋。侍立左右。迦羅那及梵志四衆等。見佛。心中歡喜踴躍無量。頭面接佛足下。稽首作禮。迦羅那前進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我從歷劫以來。信邪倒見。不識正真。有危厄之日輒救衆生。請求福祐。今者世尊大慈普濟。救度衆生危厄之患。皆蒙解脫辭諸惡佛。皆天中天。目連恩也。室家大小及村中人。悉獲度脫。迦羅那及梵志四衆等。從佛乞受戒法。佛為廣說業行因緣。得法眼淨。宗室大小及村中人。聞法歡喜。各發善心。有受戒者。有生天者。各隨業行。得道不同爾時座中有一菩薩。名曰普觀。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以為迦羅那說五方辟鬼神呪。警護門戶。鎮守左右。竟唯願更演。向者目連所說章句。為未來世諸衆生輩。若有如迦羅那比惡鬼神所嬈者。我當書持讀誦經文。示於後世。廣宣流傳。遠近使聞。普得度脫。無復憂懼。　佛告普觀菩薩。汝能為未來濁惡之世。重問灌頂無上章句神名字者。諦聽。憶念。我當重演如是章句。普觀菩薩言。唯唯天尊。四衆渴仰。唯願速說。佛言。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阿修訶比尼梨頭傍。神名波黎𡊅波斯離次離。神名優吵知具利乾陀離。神名阿泥黎移波泥黎羅。神名阿吼羅達比咯波祇。神名氣利彌提波羅彌提。神名陀羅住留富那佉尼。神名師訶羅陀羅曼陀羅。神名具利乾陀利闍吒羅。神名住利旃吵利嗜摩陀。神名阿波提梨摩那斯爾。神名脂波弗茂惺頭摩醯。神名嗜蕪蔑羅阿梨彌醯。神名多遮枝嗜

遮唯留賴。神名差陀離遮難頭謗難。神名留婁差陀輸柔羅彌。神名丘波鬼金波羅優佉。神名東波須摩羅提迦波。神名伊提牟羅嗜遮佉。神名阿提嗜和邏比難羅。神名沙摩頭迦優頭摩陀。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東方有七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鬼神之王。守護東方。不令邪惡觸犯萬姓。若有鳥鳴野獸變怪災禍起時。種種不吉惡夢衆衰。橫羅縣官枷鎖著身。危厄之人。衆所憎賊。當以此三七神王。辟除東方如是災厄。使諸邪橫不得妄生。此諸神王守護東方。除去七十億難魅之鬼。為人作害者。聞有男子女人讀誦呼是七千鬼神上首名者。七十億魅鬼馳走而去。一萬由旬。不害人也。當說其名。獲吉祥福。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那頭化提阿黎鳩黎。神名提多瞿佉難阿黎迦。神名迦黎波黎金摩多泥。神名波奈羅迦荼丈由羅。神名沙彈吒迦勒迦摩夜。神名校坻細耶般遮夷提。神名坻梨指梨摩梨摩黎。神名師佉惟沙差尼阿藍。神名辟師賽那鬱次彌次。神名難頭留婁彌駐蒼浮。神名災迦多婁那于陀伎。神名陀舍屈兜沙門多頭。神名伊梨窣提薜葛迦移。神名鳩舍羅髓迦拘多婁。神名因婁賴天沙伊多轉。神名甄尼烏廚遮摩多黎。神名摩嵞吒遮夫婁擎俱神名羅闍迦提阿鉢迦鵌。神名摩尼摩尼遮婁旃陀。神名俱波婁閱夫阿羅域。神名邪羅邪移闍邪阿梨。神名沙善般遮壚梨波梨。神名旃遮賴摩休迦設婁。神名遮黎迦阿梨擎烏遮。神名羅摩奴遮䐹迦爐遮。神名波羅斯奴遮斯又奴。神名遮羅軋波頭邪爐遮。神名軋提于訶梨波攎闍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南方有九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二十八神王。能為一切辟除衆惡。守持南方。除去五瘟疫毒之病。蜚尸邪忤殃咎之注。口舌鬭亂災火變怪。毒蛇蚖蝮熱氣惡病。悉出南方。是二十八神王。有人知其名字諷誦宣傳。是二十八神王。即為佐助。消滅邪惡。使一切毒螫竿不行。以知神王名字力故。南方魅鬼七千億數。去萬由旬。不能為害。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神名訶婁薩叉提尸遮邪。神名藍波雄藍波留邪多。神名蘇鴦迦羅闍烏邪陀。神名摩奴羅摩遮檀婁迦。神名匐浮耆梨和迦羅博神名惟舍羅遮絺迦陀羅。神名遮揉迦移陀邪羅浮。神名迦俱攎絺闍羅烙迦。神名多羅舍脂曼鳩梨。神名觭頭梨附多口和伎。神名阿耆尼羅鵄秖迦遮。神名菩提尼菩提多菩提。神名恒多羅夜尼耶達。神名陀羅陀優富阿陀羅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西方有六千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主持西方怨家逆賊。伐王國土。偷竊之人。懷惡心者。聞有男子女人等輩。呼三七神王名字之者。即便退散。迸感而去五億魔魅。退走萬由旬

外不復害人也。此三七神王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神名那業提章比含旻破神名沙伊摩陀阿仇伊陀神名破仇摩至多羅和累神名比牟坻羅泥祭那祭神名迦蘭脾留波摩迦羅神名耶頭破含羅首梨沙神名拘陀利比呵梨曷陀神名晃陀波沙多陀周留神名阿知和知阿那波提神名那知鳩那知提和沙神名摩呵迦和尼羅闍摩神名阿佉尼波陀那迦利神名阿比羅旻多羅波陀神名羅那多羅魔羅提離神名軌波羅提梨吼嘍壽神名嘍壽闍摩人摩蓍夫神名摩訶留羅迦梨扈和神名金洹陀越阿轉三菩神名迦三耶摩呵阿輸神名跋陀沙羅旻陀羅阿神名迦奈國含嗜邏比邏。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北方九十大神其上首者有三七神王。王持北方五萬億魅鬼及司獮之神求人飲食者放氣之魔聞有男子女人等葷呼三七神王名号，是諸魅鬼退散馳去，不能為害，遠百千由旬，移置無人之處，還其所在。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

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說四方諸神王竟，今復更演中央神王，有二十萬以為眷屬，其上首者有十二神王，能為一切無量衆生除去四方火惡諸鬼鳥鳴惡夢縣官之厄口舌鬬亂五瘟之病毒氣蛇蚖怨家債主逆賊侵陵諫王國土他餘雜魅厭禱呪咀魔邪鬼神及諸精魅，凡有男子女人等葷讀誦宣說此十二神王名字之時，四方妖邪惡鬼等類無不弥伏，復能為人作鎮護故。我今演說如是章句，示諸末聞，普使受持此十二神王名字，為人守鎮，辟除凶惡。灌頂章句，其名如是，汝善持之。神名優波參那利仙攜神名優波僧那涅坻盼神名跋臭修婆羅毗坻神名多婆斯阿脩羅婆復神名摩薩羅波拘蘭荼神名坻摩阿脩羅婆覆那神名佛豐坻和婆婆斯神名伽拖陀膩為氏仇陀神名多羅浮多鞞闍叉神名婆梘涅伽羅訶衍神名毗真那底婆坻衍神名多羅呼斯陀尼波。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我今以說五方邊魔鬼竟，取中央三萬大神上首者十二神王名字為守鎮法，常以好函盛之，題四天王名字書函四邊，稱音釋迦名号而封印之，繒幡寶蓋安淨潔處，若有邪神惡鬼往來入官宅中者，見此神王名字鎮函之處，莫不退散馳走者也。佛告普觀菩薩摩訶薩：若後末世遭灾禍者，為諸魔魅之所傷犯，當淨身口意，不啖雜食五辛之屬，齋戒一心，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然十方燈，燒雜名香膠香安息香婆香等，懸五方色魔神幡，方長一丈四尺，上作鬼神之形，怖諸浮遊魔鬼精魅，當在人定之時露出中庭，請此神呪，以青銅之鏡照耀五方，使諸魔魅不得隱藏其形，向五方燒香散諸名華，師當專心一意說是五方守護神名一方

至四十九遍誦是章句，是諸惡魔聞見之者莫不馳散亡走而去，不復為害，遠百千由旬，不嬈人也。普觀菩薩白佛言：世尊，向所說幡蓋作鬼神形像者，出何法中？云何驅魔令其退散？佛語普觀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我所說幡蓋作鬼神形像者，取上五方諸神之中最第一者。又問：云何驅逐衆魔？答言：當以淨器先呪五龍之水，以灑五方諸鬼魔也，無不退散馳走而去，部伍營從形體標像莫知藏匿。此大章句至真至重，能消滅鬼神灾禍之變，使捕持者獲得無上吉祥之福。普觀菩薩復白佛言：作諸雜術種種相貌，不似邪也？佛言：不也。我若在世，不須如是相貌法也。我既涅槃，未來惡世五濁衆生信正者少，多習邪見，不識真正，為此等輩說是章句雜法呪術，以化羣生，故我出此雜碎章句，非邪法也，以化萬姓。諸比丘等不解我意，見有書持讀誦之者，謂此法言非佛真說，起邪見想，誹謗不信。我以先於比丘護身說諸誹謗然咎之過，若見聞者唯應傳於，勿生不信，見有行是法者，恭敬禮拜如大師想，可獲大福，至得佛道。佛又告普觀菩薩：汝當宣布流傳此經至吾法沒，莫効外道誹謗我法，若起慢心，即墮惡道，況復毀呰，墮阿鼻獄億劫無救，今故宣示，勿有誹毀。佛說如是，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法名為灌頂章句宫宅神呪，守鎮左右，辟除邪惡，使獲吉祥，魔鬼歛當。阿難，汝好宣傳，使諸四輩廣宣流布，利益萬姓，得入正法，無諸邪幽。佛說此經已，會中人民外道梵志天龍八部悉得悟解，各隨本願得道不同，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灌頂塚墓因緣四方神呪經第六　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城，臨欲滅度，千二百五十比丘及餘弟子無央數衆、諸菩薩僧數千萬億、諸天龍神、四方人民悉來集會。於時末利伽五百人等同聲合掌稽問阿難：如來涅槃，云何殯葬？賢者阿難即持此言胡跪合掌請問佛言：如來般涅槃後，云何殯葬？五百末利伽及諸信心居士欲知此事，唯願分別為我說之，令諸弟子末利伽等當得度所，具諸儀式，與世間人令有差別。佛告賢者阿難：汝可語諸末利伽及信心居士，殯葬之法如轉輪聖王法則無異。賢者阿難復白佛言：轉輪聖王葬法云何？佛語阿難：轉輪聖王命終之時，王后太子諸臣百官用鮮潔白氎三百餘端以纏王身，擣細抹香以塗王身。有三種棺：第一棺者紫磨黃金，第二棺者以鐵為棺，第三棺者栴雜香，以是三棺盛持王身，灌以酥油香薪燒之，火盡以後收取骨末，於四衢道頭淨路之處起于塚塔，表刹懸妙四十九尺，以五色雜綵為幡号，令四方人民見者悲喜，思王正治率化臣下。我今聖王般涅槃後，欲為葬法亦復如是，令

十方人思慕正法。學我遺言精勤若行晝夜不廢。可得至道涅槃之樂。賢者阿難。因問佛言。閻浮提界有幾種葬法。爲今現在。及未來衆生重更問耳。佛語阿難葬法無數。吾今當爲略說少事。示現未來諸衆生也。我此國土。水葬大葬。塔塚之葬。其事有三。閻浮界內有震旦國。我遣三聖在中化導。人民慈哀。禮義具足。上下相率無違忤者。震旦國中。人民葬法。莊嚴之具。金銀珍寶。刻鏤車乘。飛天仙人以爲莊嚴。衆妓鼓樂。鐘鈴之音。歌詠讚歎。用爲安樂。終亡者身衣服具足。棺槨微妙。香烟苾芬。百千萬衆。送于山野。莊嚴山林。樹木欝欝。行行相對。無虧盈者。墳栢茂盛。碑闕儼然。人民見者。莫不歡欣。　佛告阿難。震旦國中。人有小國不識真正。無有禮法。但知殺害。無有慈心。三聖教化遺言不著。至吾法沒千歲之後。三聖人過法言衆滅。說聞遺法不肯信受。但相侵陵。爭于國土。欲滅三寶。使法言不行。破塔滅僧。真言無用。佛又語阿難。震旦邊國諸小王輩。所領人民不知有法。不識真正言語難了。無有音章。命終已後。欲葬之時。棺槨盛持。肉著嚴石室窟之中。疾病之日。閉看骸骨。洗浴求福。使病得愈。又有衆生。命終已後。無有棺槨。取其屍骸。置高閣上。疾急之日。下屍呪願。以求福祐。　佛語阿難。是諸衆生不了葬法。三聖教化遺言不著。故使然也。我法中學。欲修

福時應當精息。修行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守行十善。可得生天。漸向無上正真道也。不如外道殺生禱祀。邪見修福。洗浴屍骸。以求解脫。無有是處。　佛又語阿難。此諸愚人。不知修福。殺衆生命。與諸邪妖魍魎鬼神。求覓福德。不能得也。願當燒香散衆名華。禮敬十方三世諸佛。爲過命者。悔過衆罪。可得解脫憂苦之患。　阿難又問佛言。若人命終。送著山野。造立墳塔。是人精魂在中以不。佛言阿難。是人精魂亦在亦不在。阿難又問。云何亦在亦不在。佛言阿難。其魂在者。若人生時不種善根。不識三寶。而不爲惡。無善受福。無惡受殃。無善知識。爲其修福。是以精魂在塚塔中。未有去處。是故言在。阿難又言不在云何。佛言阿難。魂不在者。或其前生在世之時。大修福德。精勤行道。或生天上三十三天。在中受福。或生人間豪姓之家。封受自然。隨意所生。又言不在。或其前生在世之時。殺生禱祀。不信真正。邪命自活。諂偽欺人。墮在餓鬼畜生之中。備受衆苦。經歷地獄。故言不在塚塔中也。佛語阿難。又言在者。或是五敎之精。骨未朽爛。故有微靈。骨若糜爛。此靈即滅。無有氣勢。亦不能爲人作諸禍福。靈未滅時。或是鄉親新命終人。在世無福。又行邪諂。應墮鬼神。或爲樹木雜物之精。無天福可受。地獄不攝。縱橫世間。浮遊人村。既無天福。恐動於人。作

諸變怪。扇動人心。或有妖邪之師。倚以爲神。覓諸福祐。欲得長生。愚癡邪見。殺生祠祀。死入地獄餓鬼畜生。無有出時。可不慎之。　佛語阿難。吾現王宮出生之時。無量無邊恒沙衆生見我身者。喜踊無量。各隨本願。悉得道跡。吾得道時。過化諸國婆羅門居士。在所人衆。無不受道。靡爲弟子。無憍慢心。今以周說。於此娑羅雙樹之間。欲取涅槃。使遺囊盛身舍利。起諸塔廟。用爲饒益諸衆生故。佛語阿難。我今於此大衆之中。廣說舍利福德因緣。此舍利者。雖如麻米。各有威神。我滅度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至心思念。欲起塔寺。專心一意。思念舍利。舍利爲感。使得起塔。以爲供養。是其本心。不違本願。故言舍利雖如麻米。大有威神。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起于塚塔。亦感四天三十三天。雨天細末種種雜香。以用供養。散此塔上。緣此功德。長得值佛。不墮八難。積功累德。至成正覺。　佛又語阿難。我滅度後。不但末利伽香姓婆羅門。及八大王。摩伽陀等。起諸塔廟。當有阿育王。於吾滅後。在此閻浮。以是舍利。一日之中。起于八萬四千塔廟。我涅槃後。舍利之骨。於閻浮提。廣作佛事。　爾時如來。說是塚塔竟欲用訖。釋種童子。從外而來。往詣世尊。脫從卻蓋。五體投地。胡跪合掌。問訊世尊。起居增損。佛問釋種童子。從何而來。身蒙塵土。顏色憔悴。何所憂愁。狀似怖悸。

釋種童子而白佛言。我今暫至塚塔之上。朝拜先亡。瞻視山野。忽爲鬼神之所嬈亂。是故恐怖戰悼如是。我今歸命於佛世尊。施我法術。令身安寧及餘一切無量衆生。皆令離苦得安隱樂。不爲鬼神之所嬈亂。佛語童子。汝今日來此大衆中。始爲機會。五百末利伽及賢者阿難。適問於我塚塔因緣始竟。於今令汝復請法術妙義。汝當一心信受諦聽。佛語童子。一切塚塔皆有善惡鬼神之衆。釋種童子又白佛言。塚塔之中。何故有此善惡鬼神。佛言童子。如我塔者。有真身舍利在此塔中。四王諸神三十三天。不問晝夜。雨細末香。散衆名華。以用散灑塚塔之上。作天妓樂。以爲供養。又有善神摩醯首羅。摩尼跋陀。修利乾陀。八部鬼神。五羅鬼神。鬼子母神。五百兒子。不問晝夜。常現威神。以爲護念。我之塚塔。不令邪惡異見鬼神輩。及惡衆生。外道邪見。欲毀壞者。不令侵壞我之塔廟。若有惡心來向此塔。是諸鬼神。以其神力。塞諸惡心。使惡衆生輩。頭破作七分。　佛又告童子。若我塔廟五百歲時。人多供養。無侵毀者。九百歲時。諸比丘輩不修齋戒。設有修時。但相嫉妬。貪人利養。不肯至心求吾真道。於是塔廟小當毀壞。護塔善神威勢轉少。若出千歲。當有比丘樂習兵法。附近國王。及諸王子輔相臣民。以毀吾法。因是以後。當還惡心斷滅吾法。塔像毀壞。無有神驗。當

知善神不復營護故使毁壞無人遮制是故當知我之法化於是漸滅佛告釋種童子吾滅度後所以塚塔毀壞者有七事一者善神不復營護二者吾法將自欲滅三者惡比丘輩互為非法四者不行戒律破犯所受五者更相毀謗以破吾法六者四輩弟子學諸異道符書禁呪用為消伏不歸正法七者我法將沒當值惡王毀滅吾法破塔滅僧表刹不現當知吾法出千歲時災變如是釋種童子復白佛言凡夫塚塔何故有此諸鬼神輩而來依附佛告童子我已先說凡夫塚塔有精靈者皆是五穀之精妖魅幻化或積死之鬼無所附著依以為靈或是樹木山林之精既無飲食往來人間作諸變怪恐動於人凡夫衆生聞見之者即使致禱謂之為神釋種童子又白佛言當以何物而禁制之斷絕邪惡使精魅消滅毒氣不行得吉祥福　佛語童子汝當諦聽專心念之吾有無上灌頂章句消滅鬼魅使魔無敢當者汝當誦念憶持莫忘童子問佛何等是也佛告童子諦聽諦受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摩摩拘拘婁婁羅羅毗毗婁婁羅羅旃陀那迦摩世致迦尼延豆尼延豆波那摅鳴呼奴奴提婆蘇暮摩頭遮又多羅斯那乳香波那羅王闍尼沙尸呵無蓮陀羅鼻波蜜多羅樹麼陀羅那闍尼訶廾浮樓輸又婆遮漢　佛告童子今我已結東方天王提頭賴吒所領乾沓婆等九十一子為諸凡夫而演說之汝當告諸四輩男女塚塔所在誦是章句東方魅魔自然消散不復害人獲吉祥福阿醯那陀毖那頭毗舍離婆呵帶叉蛇婆提提歌毗羅帝婆婆呵若黎耶迦毗羅摘婆那伽阿伽摩天提伽伊羅婆陀摩阿那伽毗摩那伽多他陀餘那伽羅闍婆呵婆阿叉　提婆提羅帝毗收大遮闍　毗呵四婆嚀阿婆四質多羅達和尼那求阿樓由那伽羅除呵四　修跋羅薩帝奴阿伽陀濮　佛告童子我今結是南方天王毗婁勒叉灌頂章句伏諸惡龍吐毒害人今已結竟令諸惡龍攝取毒氣使不得行塚塔之處有災怪時應當說是灌頂章句即能辟除山海毒氣還其處所不能為害　私地跋闍可諦三物第呵脩羅阿夫陀婆延地婆三婆四伊第阿陀提婆摩天地伽黎妙摩呵祕虔阿脩羅陀那祕羅陀鞞寧質兜樓脩質諦餘婆羅呵黎無夷遮都婆舍黎阿細跋蔡帝多羅鞞鞞樓耶那那迷薩那迷端婆黎細如革黎醯除提陀婆由多他竟　佛告童子我今結是西方天王毗婁博叉所領鳩槃荼鬼使攝精魅毒燒人鬼使歛毒惡不害於人令得吉祥無諸惱害惡魔等侶山精雜魅隱藏不現　跋婁竟婆尼世帝蘇彌耶貪呵頭　彌多羅婆伽羅那移婆阿羅婆摩天梯輿陀舍提舍伽伽予薩那雞多羅婆跋那

伊地婆那陀阿醯乳大比丘那婆米弟婆尼鞞兮提步舍伽利阿醯地勇迷那刹帝㮈當羅息敦大阿陀叉陀羅鞞構大蘇婆尼揖提婆阿陀旃當羅翅大　佛告童子是為北方灌頂章句毗沙門天王所領鬼神乾闥婆等山精雜魅往來人所作諸變怪處當說是灌頂章句精魅惡魔不能為害　佛告童子我今於此大衆之中臨滅度時說是塚塔因緣譬喻令諸四輩各得其所若諸賢聖四道果人及諸凡夫塚塔之處皆應說是灌頂章句護於四方不令他餘精魅鬼神善死惡死積死鬼神之所附著燒香供養於塚塔上向是四方說章句時諸鬼魔輩各自馳散隱藏不現無有勢力不得男子女人之便釋種童子復白佛言今日世尊已說塚塔因緣之福甚善無量令諸衆生得設供養舍利流布於閻浮提廣作佛事善哉世尊佛之舍利威神如是我等今日快得供養及未來世諸衆生輩皆亦復然廣設供養以為軌則佛語童子諸賢聖塔盡有善神四天大王龍神八部晝夜受教而無休息常共守護不令毀壞凡夫塚塔無善神護有諸山精雜魅鬼神之所附著依因假託覓人飲食亦復能作種種變化恐怖凡人愚者謂之為神汝當正心莫效凡人以邪為正以魅為神汝當憶念我之所說灌頂章句無上總持大神呪經若有恐怖遊行塚墓為諸邪鬼燒亂汝者即當說是灌頂章句諸魔鬼輩即當破散馳走而去　佛告童子汝與阿難於我滅後當廣宣流傳此塚塔因緣普使聞知佛語童子若人面值於我以種種供養無所乏少不如有人於我滅後以此灌頂十二部神呪總持之王示於人民令其讀誦其福勝彼百千萬分不及一之我結是灌頂無上章句十二部要雖不同時然欲利益無量無邊邪見衆生學習之者捨諸邪見積功累德漸得至佛　佛告童子我說是語時三十三天皆讚善哉釋迦如來乃能憂念閻浮提人說種種法以用化導諸衆生故我等歡喜即以天華而散佛上及諸大衆無不見者佛說經竟比丘僧比丘尼清信士女無央數衆諸菩薩衆不可稱數蜎飛蠕動亦不可計天龍八部無不歡喜阿難整服更問世尊向所說者塚塔因緣及此四方灌頂章句更無異號佛言如是大會聞法靡不歡喜釋種童子禮佛而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圖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十九梗

頂（灌頂經三）

灌頂伏魔封印大神呪經第七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精廬。與千二百五十人俱。於時天尊在禪室中。正是長齋之始月十五日明星好時天帝釋及四天大王。地下鬼神。王臣長者。國中吏民。悉詣佛所。各欲聞其所疑天尊嘿然一無所說。佛禪思念言。一切十方無量衆生常懷愚冥。不識真正。樂爲魔事。違諸邪見。沒生死海。誰能知者輪迴五道。獨吾知耳。心念是已。使復閉目。繫心寂定。久久不覺。天帝承佛威神知佛所念。即起合掌前爲作禮。却在一面。彈右手指而覺佛曰。欲有咨請。佛於是覺。問天帝釋曰。欲何所問。天帝釋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九十五種道法之中。尚有文頭婁法。況復世尊。無上微妙。最勝法中。而無此術。唯願天尊。顧播方便。化於愚冥。未達道眼。使得開解。離諸危厄。無量重病。脫三界著。登泥洹道。所問如是。唯願敷演。　佛告天帝釋。善哉善哉。諦聽諦受。吾當爲汝說大仙之法。若是佛四輩弟子中。有諸邪惡鬼神所嬈。恐怖毛竪。心當先自存念汝身如我之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紫磨金色。身長一丈六尺。項背日光。存想吾身已。次復存念一千二百五十弟子。次復存念諸菩薩僧。存念是三想已。又復當念五方大神。一者名曰靈遮門迦。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青色之衣。吐于青氣。住在東方。二者名曰摩訶祇斗。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赤色之衣。吐于赤氣。住在南方。三者名曰移兜涅羅。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白色之衣。吐于白氣。住在西方。四者名曰摩訶伽尼。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黑色之衣。吐于黑氣。住在北方。五者名曰烏呾羅孎。其身長大一丈二尺。著黃色之衣。吐于黃氣。住在中央。此五方之神。各有眷屬。一神王者。有七萬鬼神。相隨逐也。五方各有七萬鬼神。七五三十五萬諸鬼神等。悉來左右扶佐病者。身令遇度危厄諸難。此鬼神王。爲人作衛護。令諸邪惡。不得妄行。　佛告天帝釋。是爲五方神王名字。若後末世四輩弟子。危厄之日。取上五方神王名字。及其眷屬。寫著圓木之上。名爲文頭婁法。其義如是。汝宣行之。天帝釋言。圓木文頭婁。縱廣幾何。佛言縱廣七七分。天帝釋言。何木最勝。佛言金銀珍寶最爲上者。次栴檀木種種雜香以此爲文頭婁形。若有病疾危難。恐怖。邪鬼往來中傷嬈人者。當如前法。存思三想。及五方之神形色像類。使一一分明。如對目前。如人照鏡。

衣裳盡見如此成就無餘分散尊心一意病者除愈恐者安隱邪神惡鬼無不辟除（梵言文頭婁晉言神印）此印所向之處無不致福却諸惡前諸善也若佛四輩弟子欲行此神印之者先當洗浴身體著香潔之衣禮敬十方無量諸佛至真等正覺持印之法左手擎之右手捉牛券驅魔之杖長七尺頭戴赤色咀魔伊爐神幘去病者七步閉口七息之頃令存想成就存想成就已舉右脚爲先還向病者持此神印致病者身當胃上而安之若是女人復退還七步如前一意而立存五大神青氣之神吐于青氣來入病者左手大拇指中赤氣之神吐赤色之氣來入病者左足大拇指中白色之神吐于白氣來入病者右手大拇指中黑色之神吐于黑氣來入病者右足大拇指中黃色之神吐于黃氣來入病者口中此五氣之神吐五種正氣入病人身中諸邪惡氣一時消散從齋中而出焞焞如雲烟譬如大風吹破雲雨能善持神印威力如是病苦除愈鬼氣亦滅佛語天帝釋五方神王常應存思其形相也畫被鎧甲持弓帶箭各隨其名位在印五方爲病者作護不令他餘鬼神往來身中遮諸邪惡令魔退散不得留住其身中也佛告天帝釋此文頭婁一切鬼神壓笮磨滅不得妄行非法之事此文頭婁印山令山崩倒印一切樹木樹木爲之摧折印於河海源池泉水爲之枯竭印向水火水火爲之消滅若四方卒風吹揚塵土舉印向之即住不行舉印向地地爲之陷若諸方盜賊亂起之時舉印向之即使消散無復惡意皆生慈心兩作和解不相掠奪各還正治此大神王之印章有所向處無不爲益印身中四百四病無不除愈若持此印者誦一章以爲呪說佛又告言有一文頭婁七神名字印人宅舍爲人作護除滅邪惡驅遣外鬼四百由旬各馳散而去不敢當人也今我說之佛言凡人所居之處常有七鬼神爲人作衛護何等是耶　佛言神名多賴叉神名憎伽覆神名婆摩斯神名祇婆耶神名鬘婆羅神名彌輸多神名耆耶舍是七神名印人宅中諸魔行惡心者聞見此神印即散走而去若不去者往來相嬈迸頭破作七分　佛告天帝釋是七神王於我滅後護佛弟子遮諸邪惡不令得往汝當宣示一切衆生出入行來常慎護是七神王以著心中莫有違犯若犯是神則使捨離人舍宅中也若佛弟子淨持齋戒是七神王常在左右爲人作福德擁護是人四面惡鬼無敢近舍宅者應用好色土壤而印門戶上也好函盛之蓋覆上諸神營衛惡魔退散

佛告天帝釋我今爲諸衆生演此相印略說少耳天帝釋聞佛演說文頭婁法歡喜無量稽首佛足長跪白佛言我今欲承佛威神勅四天王并

其神名字爲文頭婁法勸佐世尊唯願許可佛言聽汝演說　天帝釋即便前禮佛足三自歸命已訖語四衆言今佛世尊聽我演說四王名字以護四輩諸弟子衆舍宅四方攘灾却禍遮諸邪鬼遠於界內既已聽許今演說之　東方天王名提多羅吒主諸灾橫水火變怪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西方天王名比流波叉主諸逆賊怨家偷盜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南方天王名比流離主諸五瘟疫氣惡毒鬬諍口舌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北方天王名比沙門主諸妖魅魍魎往來鬼神作灾異者以神王名厭之吉祥　佛告天帝釋汝已能爲未來衆生略演灌頂大神印呪四王名字次第如是今我釋迦牟尼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顺本諸佛各說灌頂無相神印章句次第名字如是第一維衛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安陀尼牟訶尼膽婆尼探婆尼阿難陀阿婆陀阿婆摩阿毗耶復　第二維式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修摩耶娑和阿摩他尼頗陀尼闍婆羅阿僧伽摩伽利復　第三隨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阿婆羅牟訶蓋蛇訶難陀蔚多羅提婆阿婆羅時多阿婆尼瞿利彌曇毗訶羅阿蛇訶利陀復第四拘婁秦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利彌利只利嬉利毗利阿利伽利復　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伊羅彌羅坻羅毗羅摩羅伽羅尼羅復　第六迦葉佛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婆留休留沙留俱留周留闍留摩留復　第七我釋迦牟尼佛亦復順本如來所說文頭婁無相章句次第如是　怛署他頭毗羅夜摩訶彌提優訶婆梵婆他復　佛告天帝釋我今爲汝及十方衆生說是灌頂無相章句諸佛如來不妄宣說此四十九章句我今開此寶函之中出此章句爲未來世五濁衆生貪著愛欲不樂正法多起邪見不行十善令諸魔鬼之所得便若四輩弟子厄之日若欲說此無相章句當以一氣存呼章句憶念莫忘至四十九咽一章句如是次第四十九章句皆亦如是此大章句印無相功德能消衆魔令獲吉祥　佛語天帝釋我結是伏魔印呪經時有女人神居止雪山之東名曰阿利陀有七百鬼神以爲官屬作如是言瞿曇沙門未說是章句封印呪經時我等在所遊行心無怖懼今聞此印經舉聲稱怨嗚呼痛哉何故爲乎我本昔時取衆生精氣以爲飲食害於人民而今不能嬈於人也沙門福德威神如是我等相將俱到其所作如是言我聞瞿曇名聲高遠今者又聞章句封印大神呪經我伏我信敬禮佛足長跪叉手我今歸

命於天中天願爲弟子已受戒法佛言善哉善哉汝先世有福值遇見我時佛便授阿利陀三歸五戒之法爲清信女阿利陀已受歸戒作禮白佛言我等官屬七百鬼神護四輩弟子在所國土城邑聚落奉法之處我當佐助令無伺求得其便也阿利陀復白佛言我等鬼神官屬七百常以精氣血肉爲食今日歸命於佛世尊既受戒法不殺物命唯願天尊勑諸弟子法食之時惠施少少飲食之餘阿利陀說此語已世尊許可便於佛前得須陀洹道。　佛告阿難吾去世後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灌頂十二部封印大神呪經時香汁塗地圓如車輪散好香華應然七燈燒婆香膠香安息香薰以青銅鏡照曜五方使魔不得隱蔽其身復以十箭爲神王信又言阿難阿利陀鬼神之中剎有七神最大雄傑諸魔鬪時獨伏羅剎鬼阿利陀以降信解亦於佛前合掌叉手復作誓願於佛滅後在所國土行此封印大神呪處我當作護佛言阿難若有男子女人等輩行此神典當造其形像以酥油餅果而施與之若人久爲邪鬼所病當行此印呪又持五穀灑散諸方行呪欲竟取少飲食著一器中使一人懸置三道口復以一人於戶邊尉伺來還者以神呪水而灌前人師當一心並誦灌頂無相章句一氣呼誦一章句也四十九章皆亦如是呪欲竟時三說沙羅佉

欲呪之時勿令邊有異人作聲語笑之事皆不得也若有惡魔喜燒人者遠百千由旬不害人也。　阿難問言此七神王其名云何佛言一者名因臺羅二者名和林羅三者名波耶越羅四者名宋林羅五者名種持羅六者名照頭摩羅七者名金毗羅佛告阿難此七神王於我滅後當護諸弟子不令諸小魔得其便也若施食時當作七聚淨澡網罷悉令潔淨勿生慢心若非意起神王離體不護人也。　阿難叉手白佛言世尊如來有所言說皆順正法今者說灌頂章句神呪封印危厄之人欲脩行者而復賜與阿利陀鬼神飲食不當似外道邪見法也佛答阿難言若不解我意也吾所以施飲食者欲使阿利陀佐助四輩作威神耳　佛告阿難譬如王者他方怨敵欲來侵境王賜臣下諸將士輩種種甘饍酥油石蜜美饌之屬而復賜與種種衣被珍寶雜物然後討伐諸逆賊輩無不降伏退散歸本不相擾亂各還正治佛語阿難我今施與阿利陀飲食之具亦如王者賜諸將士無有異也令阿利陀降伏外魔及諸邪鬼無不散滅馳走去者還其處所隱匿不現阿難是灌頂章句大封印呪經利益一切無量衆生是故稱嘆名大章句賢聖之句無上尊句出邪論句八聖道句無邪曲句脫厄難句遠魔道句脫生死句除八難句解除身中四百四病無不吉祥

以是因緣名曰章句佛說經已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天帝釋所問灌頂伏魔大神呪經演此言已諸天龍王善鬼神等及阿利陀七百眷屬四部弟子聞經歡喜作禮奉受

灌頂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第八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佛愍念世間天下人民爲諸邪惡鬼神所燒佛便結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於是世尊便舉過去七佛名字以爲經證第一維衛佛第二維式佛第三隨葉佛第四拘樓秦佛第五拘那含牟尼佛第六迦葉佛今我第七釋迦文佛　佛告阿難我今又舉是八大菩薩䟦陀和菩薩羅憐竭菩薩憍日兜菩薩那羅達菩薩須深彌菩薩摩訶和羅菩薩因坻達菩薩和輪調菩薩是爲八菩薩及五百開士佛告賢者阿難此諸菩薩有大誓願於我滅後五濁世中救諸厄人若爲邪神惡鬼所持皆當一心呼其名字即不違本願爲人作護令諸小魔自然消滅　佛又告賢者阿難我十大弟子各有威德智慧齋等悉皆第一我今結之各現其威神護諸四輩佛言阿難舍利弗大目乾連大迦葉須菩提富樓那阿那律迦栴延優波離羅睺羅阿難若四輩弟子爲邪惡所中者皆當呼其名號爲人除憂去諸厄難萬事吉祥　佛告阿難有諸天子常樂佛法於

閑靜時來到我所我爲說法各得道迹亦作誓願於我滅後護諸四輩不令邪惡得其便也四天大王提頭賴吒天毗樓勒天惟睒聞天毗沙門天忉利天豐摩羅天兜率陀天不憍樂天化應聲天化自在天梵衆妙天梵輔祿天摩訶梵天水行梵天水微梵天水無量梵天水應梵天約淨天遍淨天淨明天守微天微妙天廣妙天極妙天福愛天愛勝天近際天普觀天快見天無結愛天色究竟天淨光天普等天是爲三十三天各現威神爲四輩弟子作大擁護辟除凶惡　佛告阿難我今說是三十五龍王名字其所居處各在異國齋心等意以其所現龍宮珍寶摩尼雜珠以奉獻我我爲諸龍說其因緣業報之事各於我所得法眼淨建大誓願於未來世佛法滅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令離危厄不爲邪橫之所侵害使萬事吉祥　娑攪摩龍王阿槃伽龍王因陀羅龍王娑伽婁龍王思普陀龍王脩陀利龍王娑脩只龍王波利沙龍王德叉迦龍王阿婁盧龍王阿利伽龍王沙渠瞿龍王阿婆盧龍王波利伽龍王脩波睺龍王耶梁陀龍王須彌弗龍王茲蛇陀龍王質多斯龍王耶某耆龍王質多勤龍王思利那龍王只利彌龍王難婁陀龍王阿耶俱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伽多俱龍王違波婁龍王阿勒叉龍王思羅婆龍王法伽婁龍王毗

大都龍王。跋陀羅龍王。摩根陀龍王。佛告阿難。是諸龍王。不可稱數。我今為汝及諸四輩。略說三十五龍王名字。上首者也。若有危厄恐怖之日。令諸弟子演其名字。至心呼者。立在左右。辟除邪惡。萬事吉祥。佛語阿難。我昔遊化諸國土中。有諸神王。彊梁難化。不受教者。我悉降化。令其受道。既受道已。皆作誓願。於我滅後。後五濁世。時護佛弟子。不令諸邪見。雜魅小鬼。求人長短。若有危厄恐怖之日。皆當一心呼其名號。我今說之。灌頂神名一切善聽。　大神將軍摩醯首羅。大神將軍儐沙俗羅。大神將軍金毗羅。大神將軍半耆羅。大神將軍和耆羅。大神將軍摩尼跋陀羅。大神將軍阿波提羅。大神將軍摩和羅。大神將軍羅剎陀羅。大神將軍鳩摩和羅。大神將軍脩摩乾羅。大神將軍波迦羅。大神將軍因輪無羅。大神將軍因持羅。大神將軍和林羅。大神將軍波耶越羅。大神將軍宋林羅。大神將軍檀持羅。大神將軍式叉羅。大神將軍乾陀羅。大神將軍乾頭羅。大神將軍彌佉羅。大神將軍乾朱羅。大神將軍摩由羅。大神將軍阿須輪羅。大神將軍隨沙門羅。大神將軍隨孫羅。大神將軍曼提羅。大神將軍母阿宿提。大神將軍母設婁陀。大神將軍女薩遮摩。大神將軍女毗藍婆羅。大神將軍女持瓔珞。　佛語阿難。是大諸神。及神母女等。三十三王。若四輩弟子。擯遣難者。呼其名字。令人得福。萬事吉祥。佛又告阿難。又有六萬二十四鬼師。亦皆誓願於未來世。五濁亂時。在所國土城邑聚落。護諸四輩。不令小鬼之所得便。使獲吉利。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東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疾佉。鬼師脩涅多羅。鬼師不輸。鬼師迦毗羅。　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斯睺。鬼師婆斯睺。鬼師陽伽。鬼師賴遮。　西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耆利。鬼師耆羅尼。鬼師輪波羅浮睺。鬼師氷伽利。　北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陀羅尼。鬼師陀羅多斗。鬼師復度伽。鬼師波盧毗多。　上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浮摩。鬼師脩浮摩。鬼師波由。鬼師夜摩。　下方四鬼師。恒著他。鬼師根頭波。鬼師脩摩。鬼師根陀。鬼師脩利耶。　佛告阿難。我以略說諸佛名字。菩薩羅漢。諸天龍善神。及二十四鬼師名字。如是今當更說四山河海。川谷井泉。有諸精魅。喜行毒惡。以害萬姓。汝當正心誦是摩尼大神呪經。并說山海精魅名字。若有行毒害萬姓者。各使誦毒。不復害人。佛言阿難。國土之中。四山河海。有二精魅鬼。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一名深沙。二名浮丘。國中魅鬼。山中魅鬼。林中魅鬼。草中魅鬼。墓中魅鬼。塚中魅鬼。地上魅鬼。地下魅鬼。水邊魅鬼。水中魅鬼。空中魅鬼。市中魅鬼。死人魅鬼。生人魅鬼。飽死魅鬼。餓死魅鬼。渴死魅鬼。道中魅鬼。道 魅鬼。堂中魅鬼。

堂上魅鬼。堂外魅鬼。簷邊魅鬼。四壁魅鬼。火中魅鬼。火邊魅鬼。身中魅鬼。身外魅鬼。飯時魅鬼。噎時魅鬼。金銀魅鬼。坐時魅鬼。臥時魅鬼。赤色魅鬼。黑色魅鬼。有長魅鬼。有短魅鬼。有大魅鬼。有小魅鬼。中適魅鬼。白色魅鬼。黃色魅鬼。青色魅鬼。班色魅鬼。紅色魅鬼。紫色魅鬼。魘人魅鬼。夢中魅鬼。朝起魅鬼。步行魅鬼。飛行魅鬼。　佛語阿難。是諸山精。溪瀆之中。人間作害。若人知其名者。喚其名字。不能害人也。吾故說是四十九鬼。令吾更說。汝一心聽。　佛告阿難。有問人鬼。鬼繫人魄鬼。喜鬬諍鬼。大語言鬼。有大笑鬼。有大戲鬼。相杖打鬼。相搏攝鬼。遮生門鬼。噉人精鬼。食人血鬼。齧人肉鬼。喫人骨鬼。柏人胃鬼。噉人五藏鬼。食人腸鬼。抽人筋鬼。縮人脉鬼。壞人胎鬼。使難產鬼。喜瞋惱鬼。喜恚恨鬼。持刀行鬼。持杖行鬼。有傴僂鬼。有仰向鬼。有杖腰鬼。有反倒鬼。有頭行鬼。有破髓鬼。有碎身鬼。有疑阻鬼。有懸頭鬼。有五掣鬼。有鍾心鬼。有寒戰鬼。有熱悶鬼。有沙中鬼。有崗埠間鬼。有健行鬼。有舉手鬼。有摩頭鬼。有白頭鬼。有赤頭鬼。有黃頭鬼。有斷頭鬼。有吐火鬼。喜燒人鬼。有血光鬼。　佛語阿難。若人疾厄。為此諸鬼所嬈害者。呼其名字。即當消毒。不能為害。還其處所。隱匿不現。　佛告阿難。又四十九山精之鬼。我今說之。令諸四輩。離諸邪惡。不復遭惱。百病除愈。怨害不生。得吉祥福。佛語阿難。山精之中。五色精魅。我今說之。其名如是。　青色山精。赤色山精。白色山精。黃色山精。黑色山精。高大山精。卑小山精。廣大山精。無頭山精。無手山精。無腳山精。龍頭山精。蛇頭山精。馬頭山精。狗頭山精。虎頭山精。人頭山精。猨頭山精。烏頭山精。銜火山精。大映山精。蛇形山精。龍形山精。男形山精。女形山精。三腳山精。六手山精。九頭山精。三頭山精。四眼山精。四十九眼山精。三眼山精。聚會山精。歌樂山精。喜歡山精。愁憂山精。悲哭山精。跛腳山精。瘖瘂山精。歎咤山精。相拘牽山精。鬭諍山精。吐青毒山精。吐赤毒山精。吐白毒山精。吐黑毒山精。吐黃毒山精。兩頭共身山精。龜形山精。　佛言。是為四十九山精之鬼。若四輩弟子。為山鬼所害者。呼其名字。即便消毒。不能為害。佛言阿難。國土四方。山精雜魅。惡鬼伴侶。水中雜精。我今更說諸魅鬼名。火中魅鬼。水中魅鬼。木邊魅鬼。飄風之鬼。東方青色鬼。為惡夢鬼。變姪鬼。烏鳴鬼。百獸變姪鬼。有狐鳴鬼。有烏鳴鬼。鼠鳴鬼。南方赤氣溫鬼。白氣溫鬼。青氣溫鬼。黑氣溫鬼。五注之鬼。青色注鬼。白色注鬼。赤色注鬼。黃色注鬼。黑色注鬼。塋林死鬼。喜為瞞官鬼。貪慢鬼。薛荔鬼。慳貪鬼。動苦鬼。病瘦鬼。病痒鬼。思想鬼。身中鬼。癃殘鬼。絆繫鬼。有癲狂鬼。有癡聾鬼。呻吟鬼。啼哭鬼。困病鬼。虛耗鬼。嫉妬鬼。瘰

問鬼。離上鬼。門邊死鬼。尸邊死鬼。魍魎鬼。北方黑色鬼。焚燒鬼。游光鬼。酢稱鬼。斷人毛髮鬼。飲人血鬼。怨家鬼。故氣神鬼。蜚尸鬼。伏屍鬼。有樹上鬼。有樹下鬼。溝澗死鬼。屋上鬼。屋頭鬼。呪咀鬼。宮舍鬼。軍營鬼。亭傳鬼。獄死鬼。囚死鬼。水死鬼。傷死鬼。火死鬼。有客死鬼。有未葬鬼。有兩舌鬼。有惡口鬼。酒死鬼。有陷死鬼。有復死鬼。市死鬼。道路死鬼。有渴死鬼。有凍死鬼。有兵死鬼。有藥死鬼。鎮死鬼。血死鬼。有碓死鬼。厭禱死鬼。有鬪死鬼。有絞死鬼。有自刺死鬼。有恐死鬼。強死鬼。迮殺死鬼。斷頭鬼。翦人毛髮鬼。有騎乘鬼。駕車鬼。　佛言阿難。中央及水中有諸雜魅鬼。我今更説。　步行魅鬼。逆忤魅鬼。山神魅鬼。樹神魅鬼。石神魅鬼。土神魅鬼。風神魅鬼。海邊魅鬼。海中魅鬼。橋梁魅鬼。宅中魅鬼。雜破罷魅鬼。溝渠魅鬼。道中魅鬼。道外魅鬼。胡中魅鬼。夷國魅鬼。蠻國魅鬼。羌國魅鬼。虜國魅鬼。中國魅鬼。越國魅鬼。百國魅鬼。百獸魅鬼。馬行魅鬼。百蟲魅鬼。溪中魅鬼。谷中魅鬼。門中魅鬼。戶中魅鬼。竈中魅鬼。竈上魅鬼。竈四邊魅鬼。汪池魅鬼。廁中呪術魅鬼。遊道魅鬼。遊蠱魅鬼。不目屬鬼。舐人頭鬼。帳中魅鬼。屏風間鬼。梁上魅鬼。室中魅鬼。使人嘔吐鬼。噉人屎尿鬼。客忤魅鬼。凶注魅鬼。　佛告阿難。是為六萬四十九鬼。汝當一心。為萬姓故。誦持是摩尼羅亶灌頂章句。摩訶

神呪。急難之日。當齋戒。一心思念。十方一切諸佛。過去七佛。八大菩薩。十大弟子。五百開士。三十三天。諸大龍王。善神將軍。及鬼神等。正心正意。莫念東西南北之事。亦復莫念家室之事。觀是諸佛菩薩羅漢。諸天龍神善鬼神等。觀念是已。呼是諸神。為人作護。喚其名字。即攝毒氣。還其所止。不能為害。即便獲得吉祥福利。佛語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能習誦是摩尼羅亶灌頂大神呪時。有此事待。不生誹謗。何等是耶。願聞其事。生信誹謗。唯願天尊。説是諸事。佛言阿難。有人聞是大神呪經。不生誹謗。有四事因緣。一者從過去佛聞。二者從善知識受。三者直信不疑。四者作菩薩道。欲度群生。生誹謗者。又有四事。一者不從佛聞。二者不從師受。三者無尊信心。四者無菩薩意。以是因緣。故生誹謗。有如是人。不應授與。佛語阿難。若人信樂。有前四事。不生誹謗。汝當為説。大神呪經。傳度與之。若有四事。生誹謗者。莫授與之。令彼前人。獲無量罪。佛説是語竟。阿難唯諾。受天尊教。　佛語阿難。我既説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甚深微妙。灌頂章句。十二部典。不可妄授。持與人也。若有信心。欲受之者。師當一心。如法度與。師師相承。受是章句。法應七歲。授與一人。不得輕慢。深妙神呪。諸佛菩薩羅漢真人。又為諸天善鬼神等之所守護。不得輕度。授與人也。若有受者。當

如上法。然後乃授。是經法也。爾時衆中。有一居士。名曰善可。問阿難言。佛滅度後。出千歲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疾急苦惱。欲讀誦是大神呪時。法則云何。阿難言。善可居士。若人欲讀神呪經者。香華供養十方諸佛。過去七佛菩薩羅漢。及諸天王善鬼神輩。佛昔教授得法眼已。各自作誓。於未來世。千歲之外。魔道興盛。佛法欲滅。山海魅鬼。人間惡魔。欲吐惡毒害四輩時。我當遊入聚落之中。護僧伽藍。四輩弟子。世尊爾時許可讚善。鬼神等皆悉胡跪。作是誓願。佛即可之。鬼神又言。當為一切出家之人。作大檀越。若有大嚫我者。我即護僧。是故我護檀越施主。唯願世尊勅諸弟子法食之時。施餘殘果。佛亦許可。阿難語居士言。此諸善神誓願如是。常護佛法。四輩弟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有疾急之日。欲行讀是灌頂章句大神呪。應當如是。案上科法。散衆名華。燒種種香。然千燈明。施雜殘果。酥油石蜜。得飲食已。是諸善神。為人作護。當讀誦是摩尼羅亶大神呪經。便速獲得吉祥果報。佛説經竟。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龍王。善鬼神等。不可稱數。阿難頭面禮佛足。四輩亦然。歡喜無量。頂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四

十九梗

頂（灌頂經四）

灌頂召五方龍王攝疫毒神呪經第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大城竹林精舍與四部弟子眷屬圍遶天龍八部悉來集會佛為說法垂欲竟時於是阿難從座而起齊整衣服稽首佛足長跪合掌而白佛言維耶離國癘氣疾疫猛威赫赫猶如熾火中毒病者頭痛寒熱百節欲解蘇者甚少死者無數世尊大慈愍加群生願為救護使得蘇息不遭苦惡病愈熱除復爲說法使得至道　佛告阿難維耶離國中所以遭此疫毒病者是其國人多殺群生無有慈心以殺獵爲業是諸麞鹿麋麖禽獸熊羆之屬有智慧者作是誓願願我來世墮鬼神中願爲鬼魅衔火燒人有犯觸我者着殺人縛強取我者我當放火燒其山野及所居村舍於我有怨悉令被害令諸衆生不得藏匿是故阿難當化導一切令其慈仁勿殺群生普慈一切受持禁戒行於十善若能如此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其世間人遭諸火殃或燒一家乃至五三十家或燒一里乃至五三十里或燒百里

乃至五三百里或燒千里乃至五千萬里如此因緣不可稱數與此衆生宿業緣者必為火殃之所燒害是故不可避藏得脫以是因緣勿行殺獵化行十善可得至道　佛又告阿難此國中人又網水中黿鼉魚鼈雜類衆生不可稱數爲噉食之以爲美饍諸衆生等有智慧者各各懷忿願我後世墮大海中作毒蛟龍吐種種毒氣猶如雲霧以害維耶離國中人民食我肉者使病不死瘦黄困篤從死得生殺我命者毒蓄使死我今先叙彼諸因緣然後召五方諸大龍王勑語之曰莫令諸小毒龍害於人民各使攝毒還其處所解其罪福攝取惡毒不復為害令一切人民得離病惱無復厄難拔度生死得涅槃道阿難白佛唯願速說五方龍王名字隨方所攝諸小懲龍以惡毒氣害於人者使其撿校不行諸毒維耶離國受苦如是唯願世尊一一解說令彼衆生得脫厄難解脫彼苦得聞法音佛告阿難汝當諦聽諦受東方青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阿脩訶七七四十九龍王典領東方小龍伴侶七十萬億山精雜魅毒病厄難皆當說其名字護病者身使小龍攝毒不害病者使身中諸毒自然消滅病愈熱除平復如本佛蔔那龍王三物都路龍王娑攪摩龍王三物弗路龍王因臺羅龍王婆伽婁龍王摩伽婁龍王難陀那龍王優鉢難陀龍王脩陀利舍龍王婆脩

只龍王德叉迦龍王陀婁盧龍王婆婁盧龍王伽婁盧龍王沙渠瞿龍王思利曼陀龍王思黎乾陀龍王思利婆衆陀奴龍王思黎跋陀龍王阿婆盧龍王思婆盧龍王脩婆睺龍王須彌睺龍王脩彌弗多羅龍王擕陀羅弗多羅龍王那衆陀奴龍王伽衆蛇奴龍王苾蛇陀奴龍王思普陀奴龍王婆利沙奴龍王吡摩婁龍王阿衆伽思黎沙龍王婆伽衆思龍王竭波思利沙龍王伽婆思黎沙龍王無動思黎龍王害紙思衆沙龍王竭陀羅婆黎俱龍王蛇那衆陀龍王貿多斯龍王貿多勒叉龍王那其旨龍王阿羅婆婁龍王其首佛陀龍王阿動浮龍王思黎龍王思黎祇古龍王攪菩盧龍王　佛告阿難南方赤龍神王其上首者名那頭化提七五三十五王典領南方五十萬億諸山精魅鬼二十萬億懲小龍輩吐毒氣者害於人民令其攝毒莫復害人有得病者皆當呼此龍王名字令諸萬姓休息安寧病消熱除龍王施令　只利彌龍王阿那俱龍王阿難陀婁龍王害多蓋木龍王曼陀俱龍王水迦婁龍王伊羅跋陀羅龍王傷瞿龍王阿婆羅婁龍王阿多但龍王優波伽多俱龍王波羅提浮龍王那羅耶光龍王達波婁龍王吡無龍王阿勒叉龍王思羅婆睺龍王強伽那龍王思度龍王薄蔔龍王思陀龍王茫伽婁龍王吡大都龍王脩波羅祇度龍王吡羅

婆奴龍王陀羅難陀龍王跋陀羅龍王尼彌陀婁龍王脩跋陀羅龍王脩羌陀羅龍王波羅擕陀羅龍王陀婆伽羅龍王徒菩北多俱龍王　佛告阿難西方白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訶婁薩叉提三七二十一龍王典領西方九十萬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二萬億有疾急者嘆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各攝惡毒不害萬民長得歡樂衆病除愈平復如本　徒菩嘗嗜多俱龍王摩利龍王斯為多俱龍王阿勒多龍王敗兜多羅龍王跋陀羅波兜龍王肶頭吡龍王安婆羅紙陀龍王半陀脩都龍王提衆紙賴兜龍王吡婁勒俱龍王吡婁儔叉龍王吡舍羅摩龍王賒加其伽龍王擕陀婆耶龍王習陀無那龍王半蛇婁龍王半蛇周婁龍王波羅彌都龍王使頭龍王優婆使頭龍王　佛告阿難北方黑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那業提婁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北方百億諸小龍輩及山精魅鬼十三萬億毒病疾厄恐怖之日與是龍王名字之時諸小龍輩各攝毒氣不復害人萬民安樂病苦消除衆善稱處龍王力也　波利俱龍王只遮尼俱龍王伽蛇那俱龍王深林婆俱龍王某衆耶瞿曇龍王某羅摩奴須龍王尉多羅摩莬藪龍王阿摩莬婁龍王佉伽婁那龍王曼陀羅俱龍王尉多祺龍王阿羅婆羅龍王摩那摩莬龍王吡住龍王伊陀婆婁龍王摩那

思龍王只羅哆俱龍王伽毗盧龍王思婆婁龍王慰波留龍王恒伽懼龍王䟦陀摩竟龍王木叉俱龍王婆羅木叉龍王俱佛提龍王甘露羅思和婁龍王伊羅彌丘龍王難陀優婆難陀俞龍王　佛告阿難中央黃龍神王其上首者名曰闍羅波提四七二十八龍王典領中央諸小龍輩六十萬億及山精雜魅鬼十二萬億若諸人民憂悲浪惱變恠衆災水火之厄諸恠屢生應當寫上龍王名字各隨所主默除萬恠令其消滅呼是龍王名字之時是諸小龍山精雜魅即便隱毒不復害人萬民歡樂國土安寧雨澤以時民無荒亂人王喜悅稱善無量　阿周都龍王波利伽留龍王脩其丘阿陀含龍王乾陀阿婁龍王僧伽婁龍王提黎阿彌婁龍王周脩訶龍王那頭伽提那龍王訶數薩伽提龍王那僕提婁龍王那達提龍王薩迦陀耶龍王優稱薩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提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吉龍王阿那婆達多龍王薩迦陀耶那伽龍王優稱達龍王禪然薩龍王阿宿羅龍王娑伽羅龍王和脩周龍王阿那婆達龍王摩那斯龍王難陀龍王䟦難陀龍王　佛告阿難是爲召龍王名字如是我勑諸方大龍王等及山精魅鬼攝諸小龍五色之氣雲霧毒害侵陵萬民我以勑竟龍王受教魅鬼亦然便攝小龍使不行毒害於人也龍王歡喜受吾教命歡喜奉行

佛告阿難我說是五方龍神王竟於此衆中誰能施行召五方一伯六十一諸龍王名逐諸小龍及山精魅鬼使攝其毒不復得行嬈於人民使諸國土無病苦者毒氣既除人民歡樂我法興隆魔道隱閉諸毒消滅聖衆能化靡不受行時佛世尊唱是語已大衆寂然默無言者於是衆中有一少年比丘名曰禪提從座而起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阿難今日於大衆中請於如來說是五方召龍神呪世尊以說召龍王竟欲令諸比丘輩宣天尊言使此法言流演世間禪提比丘不以愚惷今當承佛威神之力往彼維耶離大城之中說令如來所說龍王無上神呪說是語已受天尊教禮佛而去　於是禪提比丘往彼維耶離大國之中救治人民諸疾病者悉得除愈百姓歡樂喜慶無極如是漸漸國王大臣長者居士豪姓之屬悉皆供養爲起精舍四事供養無所乏少人民無憂毒氣不行是禪提比丘住是國中二十九年以佛世尊所說召龍摩訶神呪化導人民悉皆奉受常爲四輩之所供養乃至命終未曾休息　是禪提比丘命終已後諸弟子輩以香熏薪焚燒其身收取舍利起于塔廟禪提比丘命終之後毒氣復興疫病衆多死亡無數無人救療是諸人民作是念言憶我本昔有禪提比丘誦說如來召龍神呪設有病苦皆悉除愈今已命過我今遭厄誰救我者即便奔趣往至禪提先精舍所到彼住處見禪提比丘所嚮楊枝擲地成樹樹下有泉水諸人民輩即禮拜此樹如見禪提在世無異折此樹枝取下泉水還歸到家以楊柳枝拂除病者以水灑諸病人悉得休息身體清凉百病除愈於是國中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四輩人民有病苦者悉皆往彼故精舍所取此楊枝并取泉水浴洗病者灑散五方諸魔惡鬼毒氣消亡辟除衆惡萬事吉祥　賢者阿難語諸四輩言不但禪提比丘行是神呪有效驗也昔南天竺有一居士名求若先奉持五戒守行十善亦復誦是如來所說召龍神呪時世飢窮求若先居士遊他國土以求衣食漸漸遊行至迦羅葉國中住釋印迦羅越舍時是長者家門之中一百餘口爲此雲氣毒病所羅得病之人有死有蘇居士既到諸有病者悉得除愈釋印迦羅越耳自得聞諸鬼神輩更相語言我前本時欲令此國疫氣流行病者使死不令得活今者遠方有神人居士從天竺來口中誦習如來所說召龍灌頂微妙法術我今當往無人之處攝取毒氣不能得行一鬼語言何故爾乎一鬼答言迦羅越舍卑屋之中有此神人誦習呪術本欲行惡而今不能不去何待若當住此爲彼神人之所傷害於是以後諸鬼神輩各各惶怖兩兩相牽三三相隨五五相逐馳走而去往彼山谷無人之處各自隱藏不現身形從是以後毒氣不行國中人民有病苦者悉得差愈國王流聞迦羅越有是神人便嚴駕車乘往到其所到已前拜而問訊言何來居士乃有如此微妙聖術居士答言南天竺來居士名何答言求若先王將居士往到宮中七日七夜作倡妓樂而娛樂之設種種美饍金銀珍寶衣服數通而施與之求若先居士爲王說法示教利喜王聞法音喜踊無量國中人民無不獲福王於是後遂與居士相將往到竹林精舍禮拜世尊作禮畢訖却坐一面佛爲說法王及臣民靡不歡喜各隨本緣悉得道迹於是阿難又告四衆今佛世尊說是灌頂召龍神呪不但爲今維耶離也標心乃在像法之中千歲之末佛法說滅魔道興盛當有惡王斷滅三寶使法言不通壞塔滅僧五濁亂時爲是當來諸衆生輩演說此法示於未聞普使宣傳流布世間人民受者不遭患難衆病除愈死得昇天　阿難又言諸四輩弟子若有國土有疾厄者横爲邪神諸惡龍輩及諸山精衛火燒人又吐惡毒侵陵萬姓有此災變不吉祥時當澡口清淨受行齋戒不食五辛不得飲酒噉肉當禮十方佛懸繒旛蓋請召衆僧一日七遍轉是召龍大神呪經邪氣雲除衆善集身解釋病者熱毒消除疾苦得愈獲吉祥福賢者阿難又復告言諸四輩弟子若疾厄

之日當以香泥泥地然十方燈散雜色華燒衆名香兜婁婆畢力伽沉水
膠香婆香安息香等燒是香時亦能使魔隱藏不現不復害人即得吉祥
萬病除愈。佛說經竟四衆人民無不歡喜釋梵諸天以好香華供散佛
上以為供養阿難問佛言說是語已當何名之云何奉行佛言阿難此經
名為灌頂召龍大神呪經又名行經之人因緣本事大衆人民天龍鬼神
聞經歡喜作禮奉行。

灌頂梵天神策經第十聞如是一時佛在因沙崛山中與千二百五十比
丘俱菩薩三萬人。佛為天龍八部說法人民鬼神各隨業緣得道不同
說法既竟於是梵王從座而起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我於衆生有
微因緣多歸依者又見人民悉受苦惱心中疑惑不能決了今欲承佛威
神之力出梵結願一百偈頌以為神策唯願世尊許可此事復作是言我
常見諸異道輩九十五種各有雜術為人決疑而今世尊正覺最上更無
此法是故啓問唯願聽許。佛言梵王善哉善哉汝能為未來五濁惡世
像法衆生多諸疑惑信邪倒見不識真正汝既慈悲欲為說者佳也梵王
我助汝喜善也梵王隨意演說梵王聞佛讚歎策經歡喜踊躍即於衆中
語四輩言今我梵王承佛威神演說上經一百偈頌以示萬[illegible]決了狐疑

如人吉凶今以此偈而說卦曰。若聞佛呪法百魅皆消形舍宅得安隱
縣官不横生迴向無上道梵天常相營仕官得高遷世世獲佳名既能有
好志不能卒其本供養不專一功德日減損前行已不善改更亦不晚今
悉令吉利祿位自然反先身無福處是故墮罪中不信於三寶輕笑慢世
雄現世獲苦惱從此致命終積罪如山丘業報真無窮若欲覓福祐懺謝
燒衆香帝釋常扶助所向皆吉祥疫毒自消除至終無遺殃世世享其福
生得昇天堂恐此事不成終為人所發夭死非一人哭泣彌年月魔邪之
所作遂使從此沒若能念三寶更得無遺殃汝常好情性何故生怨惡輕
笑於沙門謂之如寄託世世得其報終為邪所掠出道逢官家恒為吏所
縛念汝少孤苦伶俜在道門正心相和順勿令他生怨報心無虧盈祿位
加子孫安隱無疾病當知梵天恩既已墮罪中又以罪悞人殃注相連結
皆是宿世因可共脩正行專意習精勤保此得解脫遠離地獄身不欲行
仁義欺詐常為先若入江海中逢風不得前縱逆隨流浪風波覆其船沉
溺在水中性命豈得全既有佳善心又有好名祿脩於諸正行世世家其
福安隱而無為親友亦歡穆發願無不果所求皆應速若欲遠治生求覓
諸財寶莫行不善心中路見不好專心念於佛疾得無上道世世獲果報

安隱壽得老貢高作魔師教人殺衆生苦報既無窮一到入幽冥邪鬼不
能祐禍横百端生可歸於三寶能援罪苦名一子行五逆為汝作禍殃劫
奪人財物離散失骨骸當在空野中枯露不得埋世世不見好地獄中徘
徊已能有好心便宜盡其功何為寂寞住徒勞守於空若必成其願受報
亦無窮世世所生處常在天人中所遇皆不好每每不從意此是心不淨
故與如斯事不肯悔其過將欲求何冀若能盡心持祿官自然至每見不
良人事事皆悉好恐是罪未至此榮非長保一報墮地獄出入生憂惱世
間愚劣人意謂當至老一身既獲好親友亦欣欣常見梵釋衆與之為等
隣意業亦滋茂道心亦日新萬物皆有報豈不習精勤遂為賊所得剝奪
失珍寶奉法莫進退如是致不好從今可更改崇敬於三寶魔邪皆馳散
衆魅不能惱汝昔有慈悲割口飯賤人羸老得救命色力具足解愍念衆
生故濟物常在貧尋得歡樂報當在明年春奉法不堅意迷惑信魔邪邪
見殺衆生百魅皆得祠墮罪入地獄億劫無出時悔過於三寶解脫無狐
疑汝欲居此宅大凶不可止子孫多零落災火四面起每每見不好牛犢
悉疫死梵天語汝實移可安隱耳其福何炯炯乃致於鳳凰麒麟為汝感
聖王亦來翔難有世無雙諸天散華香得報獲其功百事皆吉祥進心既

不清梵天所不護出門逢毒狼坐自生禍故大小互相向晝夜懷荒怖何
不奉正真自獲安隱度等心施於人獲報無窮已相與種福田減剝於身己
慳悋懷貪惜坐守財物死布施持清戒世世從緣起汝有往福田後使致
富貴今現人所歎德行亦欝欝高顯而無比衆中之大師壽命亦延長衆
聖為等類汝雖有廣處不知念無常作善得其福作惡得其殃禮拜向三
寶供養散華香釋梵相擁護萬事皆吉祥是人福力多每每蒙神護所求
自如意無不安隱度必無他餘難名聞亦流布釋梵口所說吉祥不相誤
汝有諸兇子一子五逆惡為汝作禍災恒為人所薄燒亂生罪過魔鬼互
來作疾病不呪治一以香湯藥師有所言說憶在不失亡脩作諸福德魔
邪自消藏但當禮三寶正念魔散當令汝得財寶然後亦吉祥種惡得其
殃合家悉疾病困者非一人乃得魔賊性皆是先世因所以致危命若能
懺令身災邪悉流逆汝是不吉人故使居此間中有魔魅鬼恒來相留連
三魂及七魄繫縛在空山恍惚既不定終當墮深淵產乳悉通利男女皆
聰明梵天說神策魔邪不得生專心向正覺禮拜無虧盈漸漸增其福祿
位自來榮前可寄財物本不令生長何忍說欺詐過失非一兩可還此財
寶違經及形像穢生輕慢心必當墮羅網五逆欺君父謂之是長保恐此

有業報世世生煩惱意業所纏綿是以不見好子可自改心歸依無上道我念汝一身飄泊在軍中君主相護念保令結始終入陣常獲勝意勇必有功此是梵天助勢力長無窮爲人懷弊惡坐此危身命五逆拒君父恒興財利競諸天所不護兒孫悉流蕩善當學忍辱莫恣於情性莫信於邪師欺詐多誤人但當一心念保離罪咎身令雖見不好後當生福因子可悔衆織正覺度苦人汝欲貨雜物所向皆吉利但當勤精進財物自如意牛馬豬羊犬長益而昌熾疫鬼不得便善神爲汝記雖言奉三寶不行恭敬心破齋毀經戒言輒生醜音輕慢於神明罪報不可任每行不善意死入地獄深汝家有十人五逆無反復口舌相鬬亂言音雖盡究治生不獲利畜養不滋茂懷惡終不減梵天所不祐大義有此人何爲江湖間可還入親里自然得高遷今日雖未獲必當在來年家室歡且樂然後信梵天汝常信罪福反作不善事空言畏無常無脩改更意今者意不專便不獲吉利梵釋語汝實慎勿生疑恩人能奉最勝正覺第一道但當念經戒魔邪不能惱衆魅不能干善神常相保愛法如珠玉入惡無不好人欲奉三寶歸正卻衆邪意中不理盡魔邪悉來加嬈觸作諸殃禍至必不除災耗連日生貧罪如恒沙財物不可保分散理無常慳貪懷嫉妬世世受其殃恡惜不布施坐守財物亡欲避路無從是名不吉祥自言信道德精進常自守內心懷不吉後身墮餓鬼罵詈無本末謂師是老叟傳語後世人師恩不可負勤修於人務福祿及子孫如是之報應皆由宿世恩出入常見好流布於宗門世世所生處梵釋相讙譁神道有大小勿生不信心人亦有貴賤宿命所延任何故助小魔貢高發疑音但當平等觀子息如牲林所求多罣礙疾病不得愈晝夜生憂惱泣淚如雲雨神衆度世難梵天之所許齋戒脩法會心求自得叙父母行不善子孫多死亡最後生一兒復爲人所傷孤獨無依怙泣涕痛心腸漸漸主不吉壽復遇禍殃子有好心行奉法悉具足君主相護念視之如珠玉正念皆如此梵釋相營逐是語皆謂可順從心所欲此人勤精進持戒又具足三歸五戒神乃有三十六常隨共擁護所願無毀辱但當脩善行死不入地獄廻邪奉正法無不獲善報壽命亦延長財物不虛耗世世蒙其福吉利自然到色力常鮮潔吐氣亦清妙雖欲信正覺無有堅固本奄忽遭禍橫心中生退轉邪師之所欺殺生求增損既不專一心必不獲利反失人懷憂惱必有不好想財物從此散棄滅日增長梵天統神衆悉好無疑衆三界度苦人解脫八羅網殺生多夭命惡心亦如斯剝奪人財物唯得以爲佳此人億劫來今身不

自知竊盜非好名莫是不足爲事師當如法勿有懈怠解背叛說經慢罵詈生狐疑災厄從中至卜易問良醫禍害自然生未有欣樂時何不奉正覺歸命自發露悔過洗惡心無不獲濟度心行既不定不爲神所護宗室多死亡夜見惡夢寤兩作輒不善還自中其身若能歸正覺解脫罪苦身魔邪之所作鬼魅之所親僻錯好罵詈動起驚四隣墮落於水中魂魄隨浪流作鬼屬河神長有萍泊憂苦適不能堪復還從家求災耗四面起生見無盡休前行作五逆常不信正真邪心逐異道無事懷餘因宗室相嫌恨小語呼天神怨對相牽引衆墮地獄身汝家多財物呪咀更相欺今日得重病皆是宿生疑湯藥不得行此病不可治大小亂相向諸神不護之六畜疫所害非是人所治皆從業緣報綺語多所欺不孝違師父常自懷狐疑一到入地獄億劫無出期精進莫殺生殺者心不仁後罪短命死不得復人身拘羅諸道遇苦惱不生欣正命不放逸專心畏於神軍中何足貪刀兵若在頭四面無所見唯有諸髑髏但當念道德何能爲他憂保還得安隱不使空勞軀汝前取婦時相視如鴛鴦和合共爲家必令保久長不悟忽中道便欲相夭傷鬬諍不脫時財物亦消亡正覺久滅度沙門承遺教苦行脩功德受訓金顏貌濁世罪衆生輕賤爲未效首事不吉祥坐生諸殃考夭欲脩仁義皆應淨心行常念於正覺世世不遭橫三界拔苦惱宗族蒙福慶自歸無上道所生值衆聖常念受罪人獲報得命夭不見好可論禍害相纏繞衆魔共嬈試邪心增其表殺生祠諸鬼業報真不少改更歸魔道必當破汝家子孫多疾病恒與官相羅治生不得利無事生罪戮緣汝業行惡誤計信於邪所作不如法恒與惡相連所求無應得怨更致流遷往往非一事悉是罪所延禍至亦不除必當在來年專心既不定夜臥生夢悟唯見罪自纏不見受福路財物悉流散傾家無歸訴若能奉正覺終身不遭遇一母生十子房室各各立長大計業異毫利不相及恩愛起鬬亂財色致憂惱兩舌相誹謗縣官相連習常見惡考人不信於三寶縱逆無所畏殺生而無道怨對自在边不得終耆老若能不爲此每事無不好今此無知人飲毒求自活殺生禱祠神意怙爲恃賴反逆不恭敬適意以爲快天神不營護衆魔作禍害車牛出入行前後皆吉利神母與汝願所作悉如意但當弘自心勿思衆魔事所向無罣礙仕宦自然至善行多恩福祿位自顯昌常無疾病憂所作皆吉祥遊處他方土善神自扶將親友蒙其祐樂報真未央疾病常除愈魔鬼不能加善心向三寶福祿自無選功德漸漸勝流布宗室家正真定可脩莫信於衆邪但當念脩

善慎勿行五逆雖為吏所呼縣官不能責慈心念清淨能拔諸憂厄如水洗塵滓惡氣無遺跡何忽壞道心邪行以自立輕慢於三寶謂言是不急世世受其殃相見輒號泣念子獲其報地獄實難入五逆無所知至老無兒息禱祠天下神十方皆周極遂不果其願魔魅所隱匿乃至世世生不得所求力忽與惡人好致令生鬪諍呪咀汝兒子禍熾如火盛遂為灾所害危厄兒身命三寶可歸心梵天懷欽詠念此孤遺子一身在軍中遠離舊鄉土道遙遙異風雖在他封境梵釋所興隆言歸保安隱親友亦歡顯慎莫懷憂愁福德至無窮官祿自到前吏生昇天宮咸同識宿命皆習眾聖風庠序而無為積福致興隆莫作不善行信義當溫厚積財不欲施揀言不肯受奴婢作口舌無事生怨咎慳貪所結縛竊盜言無有汝欲結姻媾才技不具足既無好行迹夫壻不拘錄常懷輕賤心每言輒毀辱進退無宜禮怨恨聲相續何意相鬪諍口舌紛紜生縣官吏互起憂苦輒身嬰悔過識罪垢梵釋常相營終命昇天堂善神悉來迎華色不久停會當有萎落人生如電過恒恐奄忽著憂畏長時有歡樂暫纏縛婚娶當及時必好莫前却汝昔有恩福神明所祐佐令汝有男女強健無轗軻不能重脩善還奉正道化必當獲福利跡行無穢汙汝昔歸三寶至心皆清淨中為

人所誤迴心向邪影意業起煩惱邪心自然來還反向正真梵天乃搃領前世無福田令身不獲好所作不吉祥終日懷憂惱罪報既無窮可歸於三寶持戒不毀犯自致無上道愚癡不信法縱逸無所畏百苦纏身形出輒遇禍祟誹謗説人惡善事則隱諱五逆無慈心後墮畜生類精勤奉正真晝夜脩六度齋戒消魔魅功德亦流布行善無惡緣戒神常擁護梵天説神策吉祥不相誤汝欲入山林求取諸果藥直心行四等豺狼為退却伏藏及珍寶悉令汝經略善神相營衛不令有遺落汝欲案禮法惡子嚴教呵朝夕禮三寶情性令柔和譬如有大樹覆陰甚眾多汝莫自促促保令事無他人生於世間各有宿身緣負債作奴婢罪根相牽連以償其宿罪世世有對怨斯由宿身來積行相纏綿若能專精進便當安一心世世得福報終不入魔林現在無罪垢功德日滋深子孫樂相向祿位自來任子欲遠治生慎莫信他語但正一心念釋梵為等侶所求自如意大利天當與存情向三寶眾聖之所許慎莫作偷盜偷盜非好名貪心取他物後報作畜生以償其宿罪輪轉靡不經出入不自由鎖械其身形　佛語梵天汝今以為一切人民説此神策覓利益一切功德不少令諸疑惑各得開解我今當演善神灌頂章句以為勸助若有人民聞策之者或信不信

令得正念使一切魔不得破壞生嫉惡心設有惡意自然消滅説是語竟梵王請佛唯願説之於是世尊即説灌頂無上偈頌神名如是　他神畢栗締毗水神阿婆提婆哆火神帝沙陀提婆哆風神婆由馱提婆哆山神阿迦脩提婆哆三頭神祇黎尸棄提婆哆六眼神毗摩提婆哆五頭神般蛇尸棄　佛告阿難梵天王等若四輩弟子欲為策法當以竹帛書此上偈以五色綵作囊盛之若欲卜時探取三策至于七策審之無疑澡漱口齒莫食狗肉及噉五辛出策之法不得過七人後説探者眾事不中不語人也梵王説已佛於眾中即可善哉四眾聞説梵王神策淨心歡喜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十九梗

頂（灌頂經五）

灌頂隨願往生十方淨土經第十一（亦名普度所問品）聞如是一時佛在鳩尸那竭國娑羅雙樹間爾時世尊般涅槃時十方國土無央數衆天龍八部悉皆悲號歎息禽獸離類悉皆如是來到佛所稽首作禮畢訖却坐世尊告曰若有疑者今皆當問正覺滅度多所矜愍設有問者爲究竟說爾時他方國土有一菩薩名曰普廣從座而起稽首作禮而白佛言四輩弟子臨終之日若已終者願欲往生十方國土備何功德而得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汝能慈念四輩弟子及未來世諸衆生等問此願生因緣之福汝今諦聽吾當爲汝而演說之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四輩弟子若臨終時若未終者願生東方香林剎者其佛號曰入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南方金林剎者其佛號曰盡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

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南方樂林剎者其佛號曰不捨樂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命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南方寶林剎者其佛號曰上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方華林剎者其佛號曰習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西北方金剛剎者其佛號曰一乘度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北方道林剎者其佛號曰行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東北方青蓮華剎者其佛號曰悲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下方水精剎者其佛號曰淨命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日願生上方欲林剎者其佛號曰至誠精進菩薩無央數國土莊嚴若人臨終願生彼者隨願往生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若四衆男女臨終之日願生十方佛剎土者當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燒衆名香懸繒旛蓋歌詠三寶讀誦尊經爲病者說諸因緣譬喻言辭徹妙經義苦空非身四大假合形如芭蕉中無有實又如電光不得久停故云色不久鮮當歸敗壞精誠行道可得度苦隨心所願無不獲果　佛復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十方妙土通洞無窮不可度量諸佛如來所居淨土亦復無量不可稱數今我於此大衆之中爲諸四輩未來之世像法衆生說是十方諸佛國土及佛名號不可稱說略演少耳普廣菩薩摩訶薩又白佛言世尊十方佛剎淨妙國土有差別不佛言普廣無差別也普廣又白佛言世尊何故經中讚歎阿彌陀剎七寶諸樹宮殿樓閣諸願生者皆悉隨彼心中所願應念而至佛言普廣汝不解我意娑婆世界人多貪濁信向者少習邪者多不信正法不能專一心亂無志實無差別令諸衆生專心有在是故讚歎彼國土耳諸往生者悉隨彼願無不獲果普廣菩薩復白佛言若四衆男女若命未終若已終者我今當勸脩諸福業得生十方諸佛剎也佛言善哉普廣隨意教導十方人也普廣菩薩語四輩言若人臨終未終之日當爲燒香然燈續明於塔寺中表剎之上懸命過旛

轉讀尊經竟三七日所以然者命終之人在中陰中身如小兒罪福未定應爲脩福願亡者神使生十方無量剎土承此功德必得往生亡者在世若有罪僁應墮八難燔燈功德必得解脫若善願應生父母在異方不得疾生以燔燈功德皆得疾生無復留難若得生已當爲人作福德之子不爲邪鬼所得便也種族豪強是故應脩燔燈功德諸命過者脩行福業至心懇惻應代亡者悔過衆罪罪垢即滅爲亡者脩福如餉遠人無不獲果譬如世間犯罪之人心中思惟望諸親屬求諸大力救其危厄今日燒香望得解脫爲亡者稱其名號脩諸功德以福德之力緣是解脫亦復如是逕生十方無願不得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人在世不歸三寶不行法戒若其命終應墮三塗受諸苦痛其人臨終方欲精誠歸命三寶受行法戒悔過罪釁發露懺謝改更脩善臨壽終時聞說經法善師化導得聞法音欲終之日生是善心得解脫不佛言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臨終之時得生此心無不解脫衆苦者也所以者何如人負債依附王者債主更畏不從求財此譬亦然天帝放赦閻羅除遣及諸五官伺候之神反更恭敬不生惡心緣此福故不墮惡道解脫厄難隨心所願皆得往生　普廣菩薩復白佛言又有衆生不信三寶不行法戒或時生信或時誹謗或

是父母兄弟親族。卒得病苦。緣此命終。或墮在三塗八難之中。受諸苦惱。無有休息。父母兄弟及諸親族。爲其脩福。爲得福不。佛言普廣。爲此人脩福者。七分之中爲獲一也。何故爾乎。緣其前世。不信道德。故使福德七分獲一。若以亡者嚴身之具。堂宇室宅。園林浴池。以施三寶。此福最多。功德力強。可得拔彼地獄之殃。以是因緣。使得解脫。憂苦之患。長得度脫。往生十方諸佛淨土。　普廣菩薩。復白佛言。若四輩男女。善解法戒。知身如幻。精勤脩習。行菩提道。未終之時。逆脩三七。然燈續明。懸雜繒幡蓋。請召衆僧。轉誦尊經。脩諸福業。得福多不。佛言普廣。其福無量。不可度量。隨心所願獲其果實。普廣菩薩。白佛言世尊。若四輩男女。若臨終時。若已過命。是其亡日。我今亦勸造作黃幡。懸著刹上。使獲福德。離八難苦。得生十方諸清淨土。幡蓋供養。隨心所願。至成菩提。幡隨風轉。破碎都盡。至成微塵。風吹幡塵。其福無量。幡一轉時。轉輪王位。乃至吹塵。小王之位。其報無量。然四十九燈。照諸幽冥。苦痛衆生。蒙此光明。皆得相見。緣此福德。拔彼衆苦。悉得休息。　佛告普廣。若四輩男女。若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次第供養。無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

法。可得至道。無上涅槃。　佛告普廣。及大衆人民。天龍八部。諸鬼神等。各各諦聽。思惟吾言。我今欲於此大衆之中。說耶舍長者本昔因緣。罪福之事。此大長者。居羅閱祇國。恒脩仁義。飢窮之者。沙門婆羅門。諸求索者。悉欲供養。無所遺惜。父母大慳。無供養心。長者有緣。行至他方。晨朝澡洗著衣。結束已畢。跪拜父母。叉手白言。今有緣事。往至他方。有少財物。分爲三分。一分供養供給父母。一分珍寶施諸沙門及貧乏者。餘有一分。自欲持行。父母言受。於兒行後。脩諸福德。若有人來。從求索者。悉當施與。於是長者。便辭父母。遠至他方。如是去後。父母邪見。無念子心。婆羅門沙門。及貧乏者。往從乞匃。慳貪邪見。無施與心。子行去後。若干日數。應還到舍。父母計其應還歸家。往到市所。取豬羊骨頭蹄膏血。果蓏雜殽。持散家中。耶舍長者。從遠方還。見其父母。歡喜無量。接足禮拜。問訊起居。父母亦復歡喜踊躍。語耶舍言。我於汝行後。爲汝設福。沙門婆羅門國中孤老。貧窮乞者。以汝財物。悉施與之。兒聞設福布施貧乏。心大歡喜。又語兒言。我亦復請諸沙門設福。始竟今日。家中草穢狼藉。猶未掃除。兒見狼籍。相貌如是。信其父母。爲設福德。倍復歡喜。踊躍無量。久後之間。父母衰老。得諸病苦。便即命終。耶舍即便殯斂屍骸。安厝粗畢。從父母命終。轉讀尊經。燒香禮拜

歌詠讚歎。無一時廢。竟于三七。經聲不絕。作是思惟。我父母在世。極憂念我。多脩福德。今我又復請諸聖衆。想我父母。緣此功德。故應往生。十方刹土。供養恭敬。面見諸佛。　於是耶舍。忽得重病。奄便欲死。唯心上煖。家中大小。未便殯斂。至七日後。乃得穌解。家中問言。耶舍長者。病苦如是。本死今穌。從何而來。長者耶舍。語其家言。我數日中。善神將我。示以福堂。無極之樂。又到地獄。靡不經歷。眼中所覩。唯苦痛耳。今我又見餓鬼住處。所生父母。在中受苦。見我來看。悲號懊惱。欲求免脫。不能得出。我思父母在世之時。大脩福德。意謂生天。而反更墮餓鬼。獄中受諸苦惱。耶舍長者。說此語已。向其家中。懊惱流淚。我今家中。當作何方功德之力。拔我父母。使得解脫。耶舍長者。又自思惟。我父母昔病苦之時。大脩福德。欲終未終。及命終已。然燈續明。轉經行道。齋戒一心。乃至三七。未曾懈廢。今我父母。而更生此罪苦地獄。必當有意。便問親族。及諸耆宿。耆宿答言。我不了此深妙之事。可往諮問佛世尊也。於是長者。便往佛所。頭面作禮。胡跪合掌。而白佛言。欲有啓請。唯願世尊。慈愍不恡。佛言便說。長者耶舍。說向因緣。父母在世。常脩福德。及命終後。爲供三七。至安厝畢。謂言生天。而更墮在地獄之中。已問耆宿。耆宿不了。今故問佛。爲我決疑。緣我重病。奄便欲死。七日

乃穌。善神將我經歷地獄。靡不周遍。以是因緣。得見父母。在苦劇地獄。脩福如此。而更墮罪。不解所以。今故問佛。唯願世尊。釋我疑網。脩何福業。令我父母。解脫厄難。不遭患苦。悉得生天。封受自然。快樂無極。得涅槃道

佛語長者。汝一心諦聽。我之所說。汝前欲行。往至他方。留財寶物。與汝父母。令汝父母脩諸福德。父母邪見。欺誑於汝。實不脩福。妄言爲作。脩諸福緣。以慳貪故。墮彼地獄。長者聞佛神口所說。疑惑永除。作如是言。是我之過。非父母咎。即於佛前。代其父母。悔過此罪。慳貪之殃。長者父母。於彼地獄。少得休息。佛語長者。今我借汝天眼。使汝得見父母休息。長者於是承佛威神。見其父母。皆得休息。耶舍長者。又白佛言。今者又當作何福業。使我父母解脫彼苦。佛語長者。今諸聖衆。安居三月。行道欲竟。可還家中。作百味飲食之具。種種甘美。以好淨器。盛持供養。及好衣服。種種華香。金銀珍寶。雜碎供具。以施於僧。令汝得福。使汝父母。解脫此難。不復受苦。餓鬼形也。長者耶舍。即如佛言。還家供辦不違尊教。作供養已。緣此生天。封受自然。無爲快樂。汝今欲見汝父母所生宮殿處不。今更以我威神。令汝得見。不復生苦。長者承佛威神之力。見其父母生在天上。諸天娛樂。自在隨意。無復障礙。佛告長者。罪福如是。不可不慎。如長者眼所見。心所聞。故言自作自得。

非天與人。如長者父母雖在餓鬼。其罪小輕。一切餓鬼。受罪甚重。不可具說。長者父母其罪輕者。有小福德。扶接使爾。長者脩福。竟于三七。於諸餓鬼。受罪輕也。所以然者。前章中言。若人在世。不識三寶。不脩齋戒。無善師教。過命已後。兄弟父母。親屬知識。為其脩福。七分之中。爲獲一也。是故長者。父母有罪。雖在地獄餓鬼之中。受罪輕者。緣脩福故。七分獲一。令脩福德。供養衆僧。以是因緣。解脫衆難。故得生天。　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人未終。臨終之日。若已終竟。又是終日。父母親族。知識朋友。爲命終者脩諸福德。齋戒一心。洗浴身體。著鮮潔之衣。一心敬禮十方諸佛。又當稱揚十方佛名。別以華香供養諸佛。可得解脫憂苦之患。得昇天上。入泥洹道。佛告普廣菩薩摩訶薩言。若未終時。禮拜十方諸佛。命終之人。所生之處常得值佛。千劫萬劫億萬劫數重罪之殃。無不得脫。亦復當爲說是灌頂無上章句。三世諸佛。天中之天。各皆順奉。三世如來。說是無上。總持章句。普廣汝當諦聽。我今爲汝及一切衆生。諸病苦者。若其臨終。若已終竟。復是終日。聞此章句。所生之處。當得見佛。不墮八難。遠於惡道。於是世尊在大衆中。宣說諸佛無上章句。即作偈頌而說之曰。　波利富樓那。遮利三曼陀。達舍尼羅佉。摩訶毗羅訶。伽帝三曼陀。毗陀摩伽帝。摩訶伽利波。波利娑彌

伽。娑婆婁伽提。嚌鉢利富那。阿利那。遮摩。摩訶毗波提。帝利毗波伽嚌勒波僧祇。醯帝三傳叉。摩訶三曼陀。阿陀摩羅尼。阿利摩羅多。毗皺三曼陀。達尼佉羅陀。　佛語普廣菩薩摩訶薩言。是爲灌頂無上章句。畢定不二。解除亡者。無量罪厄。令過命者。得生天上。隨心所願。往生十方。此大章句。真實之言。在所生處。常見十方微妙淨土。若在世時。應當受持。如是章句。齋戒一心。爲過命者。七日七夜。受行八禁。長齋菜食。禮敬十方諸佛世尊。當發大誓願。我獲得僧那僧涅。諸衆生輩。使證無上正真大道。　爾時世尊說是語已。告諸大衆。善男子善女人等。及天龍八部。一切鬼神。汝等衆輩聞說十方淨佛國土。復聞說是那舍長者因緣罪福。生信心不。普廣菩薩復從座起。白佛言。世尊說是十方諸佛淨土無量功德莊嚴快樂。復得聞是那舍因緣。世尊又說衆事因緣。甚善大善。踊躍無量。世尊說是多所利益。後世衆生緣此解脫。以爲軌則。不復貪惜資生之物。聞此經言。但生施心。無所愛惜。隨意施與貧乏。使足國土豐饒。施心平等。如是漸漸積功累德。悉成佛道。　普廣菩薩又白佛言。若四輩男女。欲脩學是願生淨土。灌頂經典。有幾事行。得此經法。　佛言普廣。有十二事。可得脩學是經典也。一至終不犯。三者勤學禪定。教末學者。四者忍辱不瞋。見惡不惱。五者

常樂布施。慈念孤老。六者常勤精進。晝夜不懈。七者若行來出入。朝拜塔像。及諸尊長。然後捨去。八者合集衆人。爲作唱導。普得信心。九者不貪世業衣服伎樂資生之物。常好苦行。依四依法。十者行此法時。無所悕望。但欲利益諸衆生輩。不於其中希人利養。十一者至終不諂邪命自活。十二者行此法時。不擇富貴豪樂之人。貧苦求者。等心看之。無有異想。是爲十二正化之事。時普廣聞此心大歡喜。我當奉行。至終不犯。佛說經竟。是諸大衆。無不歡喜。阿難因從座起。演說法竟。當何名之。佛語阿難。此經名爲普廣所問。十方淨土隨願往生。亦名那舍罪福因緣。又名灌頂無上章句。佛說是經已。四衆人民。天龍八部。聞佛所說。作禮奉行。

灌頂章句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第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維耶離音樂樹下。與八千比丘衆。菩薩三萬六千人俱。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及諸天龍八部鬼神。共會說法。於是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從座而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世尊。願爲未來像法衆生。宣揚顯說往昔過去諸佛名字。及清淨國土。莊嚴之事。願爲解說。得聞法要。　佛告文殊師利。善哉善哉。汝大慈無量。愍念罪苦一切衆生。問此往昔。諸佛名字。及國土清淨莊嚴之事。利益一切。無量衆生。度諸危厄。令得安隱。汝今諦聽。諦

受。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別說之。衆座諸菩薩摩訶薩。無央數衆。及諸應真。國王長者。大臣人民。天龍鬼神。四輩弟子。皆各嘿然。聽佛所說。莫不歡喜。一心樂聞。　佛告文殊師利。東方去此佛剎。十恒河沙世界。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度脫生老病死苦患。此藥師瑠璃光佛本所脩行菩薩道時。發心自誓。行十二上願。令一切衆生所求皆得。　第一願者。使我來世得作佛時。自身光明。普照十方。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自莊嚴。令一切衆生。如我無異。　第二願者。使我自身猶如瑠璃。內外明徹。淨無瑕穢。妙色廣大。功德巍巍。安住十方。如日照世。幽冥衆生。悉蒙開曉。　第三願者。使我來世智慧廣大。如海無窮。潤澤枯涸。無量衆生。普使蒙益。悉令飽滿。無飢渴想。甘食美饍。悉持施與。　第四願者。使我來世佛道成就。巍巍堂堂。如星中之月。消除生死之雲。令無有翳。明照世界。行者見道。熱得清涼。解除垢穢。　第五願者。使我來世發大精進。淨持戒地。令無濁穢。慎護所受。令無缺犯。亦令一切戒行具足。堅持不犯。至無爲道。　第六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衆生。諸根毀敗。盲者使視。聾者使聽。瘂者得語。僂者能伸。跛者能行。如是不完具者。悉令具足。　第七願者。使我來世。十方世界。若有

苦惱無救護者我為此等設大法藥令諸疾病皆得除愈無復苦患至得佛道　第八願者使我來世以善業因緣為諸惡冥無量眾生講宣妙法令得度脫入智慧門普使明了無諸疑惑　第九願者使我來世摧伏惡魔及諸外道顯揚清淨無上道法使入正真無諸邪僻迴向菩提入正覺路　第十願者使我來世若有眾生王法所加臨當刑戮無量怖畏愁憂苦惱若復鞭撻枷鎖其體種種恐懼逼切其身如是無邊諸苦惱等悉令解脫無有眾難　第十一願者使我來世若有眾生飢火所惱令得種種甘美飲食天諸餚饍種種無數悉以施與令身充足　第十二願者使我來世若有貧凍裸露眾生即得衣服窮乏之者施以珍寶倉庫盈溢無所乏少一切皆受無量快樂乃至無有一人受苦使諸眾生和顏悅色形貌端嚴人所喜見琴瑟鼓吹如是無量最上音聲施與一切無量眾生是為十二微妙上願　佛告文殊師利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如是我今為汝畧說其國莊嚴之事此藥師瑠璃光如來國土清淨無五濁無愛欲無意垢以白銀瑠璃為地宮殿樓閣悉用七寶亦如西方無量壽國無有異也　有二菩薩一名日曜二名月淨是二菩薩次補佛處諸善男子及善女人亦當願生彼佛國土也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唯願演說藥師瑠璃光如來無量功德饒益眾生令得佛道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新破眾魔來入正道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者魔家眷屬退散馳走如是無量拔眾生苦我今說之佛告文殊師利世間有人不解罪福慳貪不知布施今世後世當得其福世人愚癡但知貪惜寧自割身肉而噉食之不肯持錢財布施求後世之福世又有人身不衣食此大慳貪命終之後當墮地獄餓鬼及畜生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名字之時無不解脫憂苦者也皆作信心貪福畏罪人從索頭與頭索眼與眼乞妻與妻匃子與子求金銀珍寶皆大布施一時歡喜即發無上正真道意佛言若復有人受佛淨戒違犯明法不解罪福唯知明經不及中義不能分別曉了中事以自貢高恒常嗜憤乃與世間眾魔從事更作縛著不解行之戀著婦女恩愛之情口為說空行在有中不能發覺復不自知但能論說他人是非如此人輩皆當墮於三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無不歡喜念欲捨家行作沙門者也　佛言世間有人好自稱譽皆自貢高當墮三惡道中後還為人牛馬奴婢生下賤中人當乘其力負重而行困苦疲極已失人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者皆當一心歡喜踊躍更作謙敬即得解脫眾苦之患長得歡樂聰明智慧遠離

惡道得生善處與善知識共相值遇無復憂惱離諸魔縛　佛言世間愚癡人輩兩舌鬪諍惡口罵詈更相嫌恨或就山神樹下鬼神日月之神南斗北辰諸鬼神等所作諸呪誓或作人名字或作人形像或作符書以相厭禱呪咀言說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無不兩作和解俱生慈心惡意悉滅各各歡喜無復惡念　佛言若四輩弟子比丘比丘尼清信士清信女常脩月六齋年三長齋或晝夜精勤一心苦行願欲往生西方阿彌陀佛國者憶念晝夜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或復中悔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盡其壽命欲終之日有八菩薩其名曰　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至菩薩無盡意菩薩寶檀華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彌勒菩薩如是八菩薩摩訶薩等皆當飛往迎其精神不經八難生蓮華中自然音樂而相娛樂　佛言假使壽命自欲盡時臨終之日得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命終之後皆得上生天上不復經歷三惡道中天上福盡若下生人間當為帝王家作子或生豪姓長者居士富貴家生皆當端正聰明智慧高才勇猛若是女人化成男子無復憂苦患難者也佛語文殊師利我稱譽顯說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本所脩習無量行願功德如是文殊師利從座而起長跪叉手白佛言世尊佛去世後當以此法開化十方一切眾生使其受持是經典也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愛樂是經受持讀誦宣通之者復能專念若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乃至七日憶念不忘能以好素帛書取是經五色雜綵作囊盛之者是時當有諸天善神四天大王龍神八部常來營衛愛敬此經日月作禮持是經者不墮橫死所在安隱惡氣消滅諸魔鬼神亦不中害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說文殊師利言天尊所說言無不善也佛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等發心造立藥師瑠璃光如來形像供養禮拜懸雜色旛蓋燒香散華歌詠讚歎圍遶百帀還坐本處端坐思惟念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七日七夜菜食長齋供養禮拜藥師瑠璃光佛求心中所願者無不獲得求長壽得長壽求富饒得富饒求安隱得安隱求男女得男女求官位得官位若命過已後欲生妙樂天上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至真等正覺若欲上生三十三天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必得往生若欲與明師世世相值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佛告文殊師利若欲生十方妙樂國土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欲得生兜率天上見彌勒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欲遠諸邪道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夜惡夢鳥鳴百怪蜚尸

邪忤魍魎鬼神之所嬈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爲水火之所焚漂者亦當禮敬藥師瑠璃光佛若入山谷爲虎狼熊羆蒺蔾諸獸衆龍蚖虵蝮蝎種種雜類若有惡心來相向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山中諸難不能爲害若他方怨賊偷竊惡人怨家債主欲來侵陵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則不爲害以善男子善女人禮敬藥師瑠璃光如來功德所致華報如是況果報也是故吾今勸請四輩禮事藥師瑠璃光佛至眞等正覺　佛告文殊師利我但爲汝略說藥師瑠璃光佛禮敬功德若使我廣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無量功德爲一切人求心中所願者從一劫至一劫故不周遍其世間人若有著牀瘦黄困篤惡病連年累月不得瘥者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時横病之厄無不除愈唯除宿殃不請耳　佛告文殊師利若善男子善女人受三自歸若五戒若十戒若善信菩薩二十四戒若沙門二百五十戒若比丘尼五百戒若菩薩戒若破是諸戒等若能至心一懺悔者復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終不墮三惡道中必得解脫若人愚癡不受父母師友教誨不信佛不信經戒不信聖僧應墮三惡道中者已失人種受畜生身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善願功德者即得解脫　佛告文殊師利世有惡人雖受佛禁戒觸事違犯或殺無道偷竊他人財寶欺詐妄語婬他婦女飲酒鬬亂兩舌惡口罵詈毀人犯戒爲惡更復祠祀鬼神有如是過罪當墮地獄中若當屠割若抱銅柱若卧鐵牀若鐵鉤出舌若洋銅灌口者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無不即得解脫者也　佛告文殊師利其世間人豪貴下賤不信佛不信經法不信沙門不信有須陀洹不信有斯陀含不信有阿那含不信有阿羅漢不信有辟支佛不信有十住菩薩不信有三世之事不信有十方諸佛不信有本師釋迦牟尼佛不信人死神明更生善者受福惡者受殃有如是之罪應墮三惡道中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名字之者一切罪過自然消滅佛告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至眞等正覺其誰不發無上正眞道意後皆當得作佛人居世間仕宦不遷治生不得飢寒困厄已失財產無復方計聞我說是藥師瑠璃光佛各各得心中所願者仕宦皆得高遷財物自然長益飲食充饒皆得富貴若爲縣官之所拘錄惡人侵枉若爲怨家所得便者心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若他婦女產生難者皆當存念藥師瑠璃光佛兒即易生身體端正無諸痛疾六情完具聰明智慧壽命得長不遭枉横善神擁護不爲惡鬼舐其頭也　佛說是語時阿難在右邊佛顧語阿難言汝信我爲文殊師利說往昔東方過十

恒河沙有佛名曰藥師瑠璃光本願功德者不阿難白佛言唯唯天中天佛之所言何敢不信耶　佛復語阿難言如世間人雖有眼耳鼻舌身意人常用是六事以自迷惑但信世俗魔邪之言不信至眞至誠度世苦切之語如是人輩難可開化也　阿難白佛言世尊世人多有惡逆下賤之者若聞佛說是經開人耳目破治人病除人闇冥使覩光明解人疑結去人重罪千劫萬劫無復憂患皆因佛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悉令安隱得其福也　佛告阿難汝口爲言善而汝內心狐疑不信我言阿難汝莫作是念以自毀敗佛語阿難我見汝心我知汝意汝知之不阿難即以頭面著地長跪白佛言審如天中天所說我造次聞佛說是藥師瑠璃光佛極大尊貴智慧巍巍難可度量我心有小疑耳敢不首伏佛言汝智慧狹劣少見少聞汝聞我說深妙之法無上空義應生信敬貴重之心必當得至無上正眞之道也　文殊師利問佛言世尊佛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無量功德如是不審誰肯信此言者佛荅文殊師利言唯有百億諸菩薩摩訶薩當信是言耳唯有十方三世諸佛當信是言佛言我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難可得聞何況得見亦難得說亦難得書寫亦難得讀文殊師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信是經受持讀誦書著竹帛復能爲他人解說中義此皆先世已發道意今復得聞此微妙之法開化十方無量衆生當知此人必當得至無上正眞道也　佛告阿難我作佛已來從生死復至生死勤苦累劫無所不經無所不歷無所不作無所不爲如是不可思議況復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者乎汝所以有疑者亦復如是阿難汝聞佛所說汝諦信之莫作疑惑佛語至誠無有虛僞亦無二言佛爲信者施不爲疑者說也阿難汝莫作小疑以毀大乘之業汝却後亦當發摩訶衍心莫以小道毀汝功德也阿難白世尊言唯唯天中天我從今日以去無復爾心唯佛自當知我心耳　佛語阿難此經能照諸天宮宅若三災起時中有天人發心念此藥師瑠璃光佛本願功德經者皆得離於彼處之難是經能除水涸不調是經能除他方逆賊悉令斷滅四方夷狄各還正治不相嬈惱國土交通人民歡樂是經能除穀貴飢凍是經能滅惡星變怪是經能除疫毒之病是經能救三惡道苦地獄餓鬼畜生等苦若人得聞此經典者無不解脫厄難者也　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救脫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叉手合掌而白佛言我等今日聞佛世尊演說過此東方十恒河沙世界有佛號藥師瑠璃光一切衆會靡不歡喜救脫菩薩叉手白佛言若族姓男女其有尫羸著牀痛惱無救護者

我今當勸請諸衆僧七日七夜齋戒一心受持八禁六時行道四十九遍讀是經典勸然七層之燈亦勸懸五色續命神旛阿難問救脫菩薩言續命旛燈法則云何救脫菩薩語阿難言神旛五色四十九尺燈亦復爾七層之燈一層七燈燈如車輪若遭厄難閉在牢獄枷鎖著身亦應造立五色神旛然四十九燈應放雜類衆生至四十九可得過度危厄之難不爲諸横惡鬼所持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若國王大臣及諸輔相王子妃主中宮婇女若爲病苦所惱亦應造立五色繒旛然燈續明救諸生命散雜色華燒衆名香王當放赦屈厄之人徒鎖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歡樂惡龍攝毒無病苦者四方夷狄不生逆害國土通同慈心相向無諸怨害四海歌詠稱王之德乘此福祿在意所生見佛聞法信受教誨從是福報至無上道阿難又問救脫菩薩言命可續也救脫菩薩答阿難言我聞世尊說有諸横勸造旛蓋令其脩福又言阿難昔沙彌救蟻以脩福故盡其壽命不更苦患身體安寧福德力強使之然也　阿難因復問救脫菩薩言横有幾種世尊說言横乃無數略而說之大横有九一者横病二者横有口舌三者横遭縣官四者身羸無福又持戒不完横爲鬼神之所得便五者横爲劫賊之所剥脫六者横爲水火之所焚漂七者

横爲雜類禽獸所噉八者横爲怨讎符書厭禱邪神牽引未得其福但受其殃先亡牽引亦名横死九者有病不治又不脩福湯藥不順針灸失度不值良醫爲病所困於是滅亡又信世間妖孽之師爲作恐動寒熱言語妄發禍福所犯者多心不自正不能自定卜問見禍殺猪狗牛羊種種衆生解奏神明呼諸邪妖魍魎鬼神請乞福祚欲望長生終不能得愚癡迷惑信邪倒見死入地獄展轉其中無解脫時是名九横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其世間人瘦黃之病困篤著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拷楚萬端此病人者或其前世造作惡業罪過所招殃咎所引故使然也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閻羅王者主領世間名籍之記若人爲惡作諸非法無孝順心造作五逆破滅三寶無君臣法又有衆生不持五戒不信正法設有受者多所毀犯於是地下鬼神及伺候者奏上五官五官料簡除死定生或註錄精神未判是非若已定者奏上閻羅閻羅監察隨罪輕重拷而治之世間瘦黃之病困篤不死一絕一生由其罪福未得料簡錄其精神在彼王所或一七日二七日三七日乃至七七日名籍定者放其精神還其身中如從夢中見其善惡其人若明了者信驗罪福是故我今勸諸四輩造續命神旛然四十九燈放諸生命以此旛燈放生功德拔彼精神令得度苦今

世後世不遭厄難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如來世尊說是經典威神功德利益不少座中諸鬼神有十二神王從座而起往到佛所胡跪合掌而白佛言我等十二鬼神在所作護若城邑聚落空閑林中若四輩弟子誦持此經令所結願無求不得阿難問言其名云何爲我說之救脫菩薩言灌頂章句其名如是　神名金毗羅神名和耆羅神名彌佉羅神名安陀羅神名摩尼羅神名宋林羅神名因持羅神名波耶羅神名摩休羅神名真陀羅神名照頭羅神名毗伽羅　救脫菩薩語阿難言此諸鬼神別有七千以爲眷屬皆悉叉手低頭聽佛世尊說是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莫不一時捨鬼神形得受人身長得度脫無衆惱患若人疾急厄難之日當以五色縷結其名字得如願已然後解結令人得福灌頂章句法應如是即說呪曰　南謨鼻然（所界反下同）遮俱嚧吠瑠璃耶鉢波喝邏社耶哆姪他鼻然遮鼻然遮娑婆揭帝薩婆訶　佛說是經時有比丘僧八千人諸菩薩三萬六千人俱諸天龍鬼神八部大王無不歡喜阿難即從座起前白佛言世尊演說此經當何名之佛言此經凡有三名一名藥師瑠璃光如來本願功德二名灌頂章句十二神王結願神呪三名拔除過罪生死得度經佛說經竟大衆人民作禮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寫書官序班臣馬繼文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十九梗

鼎

洪武正韻都領切。法象。寶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序卦曰。革物者莫若鼎。雜卦曰。鼎取新也。又方也。賈誼傳。天子春秋鼎盛。又當也。康衡傳。康鼎來。言康且來也。許慎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字。凡鼎之屬皆从鼎。（都挺切）徐鍇通釋。按周易。巽下離上為鼎。巽木也。彖曰。鼎以木巽火。烹飪也。春秋左傳曰。鑄鼎使民知神姦。然後不逢不若也。顛若反吾。衍績釋上從貞省聲。古文貞字為鼎。衍曰。貞非聲。直象鼎形。象其上。莫見其耳。柴其下。復隱其足。爾雅。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邢昺疏釋曰。此辨鼎名也。鼎斂大者名鼐。鼎體圜歛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頌云。鼐鼎及鼒。附耳在鼎表者名釴。款。闊也。謂鼎足相去疏闊者名鬲。）揚雄方言。所以刺船謂之篙。鑴之謂之鼎。（保招為雄）顧野王玉篇。鼎丁泠切。所以熟食器也。張參五經文字。鼎。象足耳形。唐玄度九經字樣。鼎音頂。上從貞省聲。下象析木以炊。又易鼎卦。巽下離上。巽為木。離為火。篆文鼎。如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一

此析之兩向左為爿。右為片。今俗作鼎。云象耳足形。誤也。司馬光類篇。鼎。又丁定切。方且也。集韻鼎字去聲。音丁定切。注云。方且也。劉孝侍荅賓中丞書云。荒服之外。持經鼎來。也。正有方且之意。以是知前漢匡鼎來者。亦有方且之意。非名也。今音丁定切。而顏師古失音誤也。婁機廣干祿字。鼎古作鼒。戴侗六書故。鼎實羊豕奧脅飪高。和五味之器也。兩耳三足。象形。郭守正紫雲韻。鼎作鼎。非。釋行均龍龕手鑑。鼎音頂。鑄屬也。斲斲斷三足。鼎正音頂。亦鑄屬。楊桓六書統。端母。鼎。烹調之器也。象其腹大而有文。析木下爨之形。（統形）鼎鴻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五。鼎。牛羊豕魚屬。諸侯五。卿大夫三。實捐之。傳。鼎貴。注師古曰。方且欲貴也。匡衡傳。匡鼎來。注服虔曰。若言方且來也。又鼎鼎太舒緩貌。禮記檀弓。鼎鼎爾則小人。又州名。梁沅州。宋朗州。改鼎州。古作鼒。說文徐曰。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陰時夫韻府羣玉。鼎三足器。趙謙聲音文字通。端景切。鼎。董艸名。似蒲而細。爾雅作薡。俗字。又鼎濘水貌。作濎濙非。韻會定正。端景切。烹飪器也。禹鑄九鼎。象神姦形。其上使人不逆不若。三鼎。豕魚臘　字切　端景

端丁
顛鼎。

篆書鼎樂鼎鼎鼎並宋公鼎鼎父丁鼎鼎宋夫人鼎鼎鼎並侍鼎鼎

鼎並始鼎鼎商鼎鼎圓寶鑑鼎中鼎鼎綠騎父鼎鼎緐鼎鼎言肇鼎鼎

威君鼎並見楊鉤鍾鼎集韻鼎晉姜鼎鼎公諴鼎鼎妘氏鼎鼎孔文父飲鼎鼎子韋鼎

鼎幽姬彝鼎師造敦鼎師寏父鼎鼎宋夫人鍊銅鼎鼎象形鼎鼎鼎

鼎並巨仲簠鼎叔夜鼎鼎雍叔鼎鼎太叔鼎鼎危主鼎鼎乙公鼎鼎庚中鼎

鼎伯般鼎鼎簉仲鼎鼎鼎並沿陰侯鼎鼎好畤供廚鼎鼎蓮勺宮鼎盤鼎

鼎並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鼎徐鉉篆韻鼎鼎鼎並高[illegible]齋學書韻總鼎鼎

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鼎並六書統

隸書鼎劉寬碑鼎樊敏碑鼎張公神碑鼎周憬碑陰鼎鄭固碑鼎鄭烈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鼎華嶽碑鼎景君碑鼎費鳳碑鼎孫根碑鼎朱龜碑鼎陳寔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鼎歐陽詢鼎虞世南鼎顏真卿草書鼎章草鼎衛夫人鼎王羲之鼎

蕭概鼎裴行儉鼎鼎並懷素鼎䛒光鼎鼎並鮮于樞鼎趙子昂

總敘

陳祥道禮書鼎之器於象為備鼎之齊於金為多下有足上有耳有鼏以覆之有鉉以舉之鼏冪為之長則束其本短則編其中扃木為之大者廟門容七箇小者闈門容三箇詩稱鼐鼎及鼒士虞禮有上鼎中鼎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則鼎之體有大小侈弇之別而其用有牛羊豕魚之異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有羊鼎士豕鼎魚鼎而已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則鼐鼎特王有之也周官膳夫王曰一舉鼎十有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饔餼皆飪一牢鼎九而饔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饔餼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特牲喪禮三鼎既夕五鼎而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於王之數。士既夕之鼎過於特牲之制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虞禮也。既名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也。鉶鼎所以實羹者也。鉶羹所以具五味也。其羹則藿牛苦羊薇豕也。其具則腳牛臐羊膮豕也。自羹言之曰鉶羹自器言之曰鉶鼎以其陪正鼎曰陪鼎以其為庶羞曰羞鼎其實一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有二。侯伯鉶二十有八。子男鉶十有八。聘禮之賓飧饔之羞鼎皆三上介飧饔之羞亦三。少牢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然公食大夫之鉶多於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故也。聘介之鉶同於賓者以其鼎稷故也。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少牢爨在廟門外之東。三鼎在羊鼎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然則牲體皆亨於鑊然後肉胥之鼎而羹納之鉶登。夫羹在登則鑊者金鑄之總名也。舊圖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白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而牛羊豕鼎各狀其首於足上若然魚鼎腊鼎豈皆狀以魚腊乎。所謂飾以金與銅鐵而容一斛與五斗三斗蓋以後世之鼎言之也。士喪禮陳鼎於寢門外西面士虞陳鼎于門外之右北面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鼎入當阼階東面則鼎固有面矣。其詳不可得而知。宜和博古圖周易六十四卦莫不有象而獨於鼎言象者。聖人蓋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至於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仰以觀於天俯以察於地擬而象之百物咸備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圜以象乎陽方以象乎陰三足以象三公四足以象四輔黃耳以象才之中金鉉以象才之斷象饕餮以戒其貪象蜼形以寓其智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著夔龍以象不測之變至於牛鼎羊鼎豕鼎又各取其象而飾焉。則鼎之為器衆體具矣。不特以木巽火得養人之象而已。故聖人惟以鼎為象。然鼎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曰業曰貫則名其圖也。曰讓曰刑則著其事也。曰牢曰陪則設之異也。曰神曰寶則重之極也。士以鐵大夫以銅諸侯以白金天子以黃金飾之辨也。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數之別也。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用之殊也。然歷代之鼎形制不一。有腹著饕餮而間以雷紋者父乙鼎父癸鼎之類是也。有銖色如金著飾簡易者孝鼎癸鼎之類是也。有緣飾旋花奇古可愛者象形鼎橫戈父癸鼎之類是也。有密布花雲或作雲雷迅疾之狀者晉姜鼎雲雷鼎之類是也。有隱起饕

贇閒以夔龍或作細乳者亞虎父丁鼎文王鼎王伯鼎之類是也或如孟鼎之偈只中鼎之無文伯碩史頌鼎之至大金銀錯嵌之絶小或自方如簠或分底如鬲或設蓋如敦有大小不同而制作一體有款識雖異而形制不殊或造於一時或沿於異代採而求之若辨黑白大抵古人用意皆有規模豈特爲觀美哉若乃款識名氏雖曰夏商從高陽之質以名爲號配以十干而加之以父然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幽公之弟曰乙齊惲之子曰壬則十干之配未必皆夏商也周大夫有嘉父宋大夫有孔父齊須之臣有丑父召公之後有父乙則加之以父未必皆夏商也至於形之圓者如父癸季頌形之方者如文王單景其銘延曰作尊彝作從彝何也蓋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者罪不容誅用器不中度者不鬻於市戒在於作爲淫巧以法度爲繩約要使其器可尊其度可法而後已是以沇子作盉而銘曰寶尊盉金父作敦而銘曰尊敦父巳作彝而銘曰尊彝虢叔作鬲而銘曰尊鬲則於鼎曰尊者爲其器可尊耳非六尊之尊也賜婦作甗而銘之曰彝父丰作鬲而銘亦曰彝伯所作者舟也鬲也甗也皆以彝銘之單所作者舟也彝也盉也亦皆以彝銘之則於鼎曰彝者爲其度可法耳非六彝之彝也故左丘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那爲蹤爾雅亦謂彝爲法則尊彝者禮器之總名猶戈矛劍戟其用不同而總謂之兵匏土革木其音不一而總謂之樂爾然則器非尊彝而以尊彝爲銘者又不可不辯也夫牛首之鑄泗水之亡雖不復見然歷代所寶爲時而出者莫知其抴惟考數制作參稽字畫推原而審訂之則物象之多名氏所疑與夫無款識者將大判於今日矣王禎農器圖譜說文鼎三足兩耳烹飪器也周禮烹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今農家乃用煑繭繅絲嘗讀秦觀蠶書云凡繅絲常令煑繭之鼎湯如蟹眼又云絲自鼎道升於鎖星蓋繅絲用鼎就其深大煑繭既多則繅取欲速不致蛾出或用甑接釜口象其深綽但權務省節終不若鼎之大候爲便然原夫鼎之爲器大則烹牲而供上祀小則和羹而備五味今用之以取繭絲而衣被斯民則其功利所及又豈止向之食饗而已哉故嘉其兼用遂實名田譜之內讚云維鼎在昔祀享多儀三代以來鑄象劃妖以定九州以正四表國所係望農何與知降及後世物變風移取其深綽蠶繅是宜湯生蟹眼緒引繭絲婦工對向手筋駢持繅端自內輕絲由旋冷釜莫並熱釜何畀古今異用彼此一時既國而家既食而衣器今不器備用無遺著爲永法載播聲詩羅泌路史餘論鼎者所以起樂者也可以正律呂可以調氣節可以協風聲可以和滋味

可以抑虛浮舂則爲鍾即則爲鼎故爲國之重器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實一也禹感通天之元遂鑄九鼎既成置之明堂之庭依方列之冀州之鼎名曰永昌高一丈有八尺受一千八百斛冀兗青徐揚荊梁雍八鼎各有其名高一丈二尺受千二百斛各寫其州山川物象爲銅五十六萬七百一十二斤

伏羲神鼎

（史記闕文有司皆曰聞昔太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師古云泰帝伏羲也）

神農藥鼎

（任昉述異記大原神釜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黃帝鼎

（子華子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於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下迎衆彼白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得上升攀龍之胡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姓奉之以長號故名之曰烏號之弓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以世之好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知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知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維持者知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雲言之辨也惡足以相感召而賓使之邪其不然也必矣世之好譎恠也吾聞之大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譌則知者正之譌甚而殽亂則知者止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藹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福之宗爲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爲大鑪鼓陽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胡所頼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爾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諭之言也而人且丞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羨慕者其左右狹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遂之是將甘心於黃帝之所造者矣夫人之大常生而少壯轉而爲衰老轉而爲死亡聖人之所共也上知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致記之所傳者希存而善

亡大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所謂聖人者不一族吾誠恐大圍之上曉擲聯累雖數什伯不足以應也而復何所主宰何所臣使而其昏昏默默以至于今也是不然之甚者也然而世之人知者歆羡愚者矜跂甚矣世之好謪惟也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姦也黄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適焉者頓異是可以決疑矣且世之傳疑也不惟其傳昔宋有丁氏家故無井而出溉汲焉常一日而一人居外懲其如是也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與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對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是故黄帝之鑄神鼎是井中人之譬也知者正之是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之譬也千世之後必有人主好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而爲羡慕者其左右狡詐希寵之臣又從而逢之是將甘心於黄帝之所遣者矣此吾所以反之復之而不能已者也小子志之史記黄帝紀軒轅爲天子是爲黄帝萬國咸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筴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羅泌路史黄帝紀采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以象太乙能輕能重能瀆能行是亡是論吉凶可武乱虎豹百物爲之貺火參鍾又黄帝鑄寶鼎三象天地人端應圖气以象三才陽極于九故聖人備其數而表八月既望鼎成死焉正行書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午孔子曰古而人用其教是死之世言黄帝鼎成來龍上昇據幼經言黄帝鑄鼎以疾崩文選注州有黄帝鑄鼎原唐三藏作銘王子年拾遺記秦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來朝始皇與之語曰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爲大鼎臣先望其國有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廣荔鼎轄金華山黄帝作一鼎高一丈三尺大如十石甕像龍騰雲百神螭獸滿其中文曰真金作鼎百神率服又書三足龍虎山志祖天師遊嵩山忽有衣繡衣人前曰此山中峯石室有三皇內文黄帝九鼎太清仙經宜明內煉秘要子得其書修之當白日昇舉言竟不見後果得其文石室中　又重修天師殿記天師謂門弟子曰吾聞上世有軒轅喬松得道天遊於無窮此其吾師也吾將棄世絶累而往學之既行惟王長趙從首登潛衛至嵩陽遇神人授黄帝九鼎丹經

夏鼎

通鑑外紀禹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象九州史記闕文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亨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羅泌路史夏后紀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九鼎於嶽金條荆之山鼎之爲物左右言之人得指口以其九土圖形象物

使人知神姦入川澤而不逆螭魅罔閬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書云九鼎者所謂九州鼎實則一鼎又別有九鼎圖九州之方物拾遺記禹擇雄金爲陽鼎五雌金爲陰鼎四是也説在餘論荆山在葉郡乃北縣也水經禹鑄鼎於此方輿記爲黄帝鑄鼎處十道志云荆山在堰平原今長安掖靈原也然世紀禹鑄荆山在馮翊懷德之地下有荆渠今陽翟自有荆山出玉齊武王於此采玉見洛陽記載言非矣瑞圖云金銅之精知吉凶存亡不爨自沸不汲自盈不舉自藏不遷自行日移五步自鄭郲来日東南行今不知所蓀暢之述書云道人高行傳云今在蜀賓神雅之說然今深山大澤往往有之晉陽秋成康四年穀城門外有光取得九鼎一湘潭縣興唐寺在磯上前流莫測石嶽青今及法堂下有大鼎沒者有見南遷錄以爲禹迹拾遺記夏桀之亡鼎水皆沸及周衰亦盛震焉後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墨子夏后開使飛廉折金于山而陶鑄之於昆吾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龜曰鼎成四足而方不炊而自烹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祭於昆吾之墟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宋張橫浦集擬夏禹九鼎銘聖人制作與造化同其妙豈私智淺識所能窺見哉夫世所常見者雖日月猶不以爲奇世所不見者雖豕璞民自以爲怪昔大禹治水行九江涉九川窮幽極遠採奇抉怪睹殊形異狀牛鬼蛇神可以驚世駭俗者衆也以謂爲物之靈惟人爲大故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且倉頡制字而鬼哭以得其形則無以見其神也圖象在鼎其形已見矣其復能爲乎其意欲使人自人神自神不相雜擾各得其所伊尹識之故贊其德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蓋與鑄鼎相爲表裏乃爲之銘銘曰天地之中惟人爲大人爲神勝爲孽爲怪元后聰明實人之靈制神與人不相侵凌乃鑄九鼎畫圖神姦殊形鬼狀莫或作難潛逃深匿敢見其形民入山林無復震驚在易之鼎卦畫至精豈徒觀美義貴大烹調和四海以養聖賢神人與俟事有後先鳥獸魚龍亦遂厥性至哉神禹孰此之令傳諸後世所尚者德彝爾荆楚爲周之賊王孫所對逆折姦心鼎有存淺德無古今咨爾後王無幻鬼神方懋厥德與禹同倫元方德麟禹鼎賦　冶萬象於一氣何請說之相參形牝牡以丕顯羌聖人之成能汩泠水於伊析埜九土而一黜勝文析於渺瀰嘯夔魖於巖崒增巢窟而散處執金湯其淩虐墮錫嘒於皇天崇伯有子而繼作窮四載之所及域百怪於獞索肆山林之深窅亦神姦之所託惟象物於大器

睇群目於不若爾乃九牧貢金大治獻技爐造化之大巧精風霆之滯沸祀馳下上以劾能赤熛煋燁具来莅暘烏唅呀以吐光朱鳥奔屬以增熾赫神光之燭天乾后土之鼐鼒及乎浴陽精出重巖貢鉉玉之璀璨卓黄月之上植廓中虛之有容鬱蚴蟉之外被窮飛走之瑰瘥殫山海之物兕咸委形於鏤文炯十目之莫逃乃散見以贊欽炎大事以饗帝俾萬葉之傳寶沿殷周而不墜羌定位於郟鄏猶能綿鴻祚於卜世也豈若魯納郜府之舊燕珍磨室之藏茂陵遂傷心於脽上宣和鑄感志於尚方攬比擬之瑣瑣真向若而望洋憶禹聲之金或徵追蠡岐鼓之石或存而泐豈茲鼎之有神綿億載而不忒蓋係時君以重輕不在鼎而在德又何必擘泗水以深求眩往牒以為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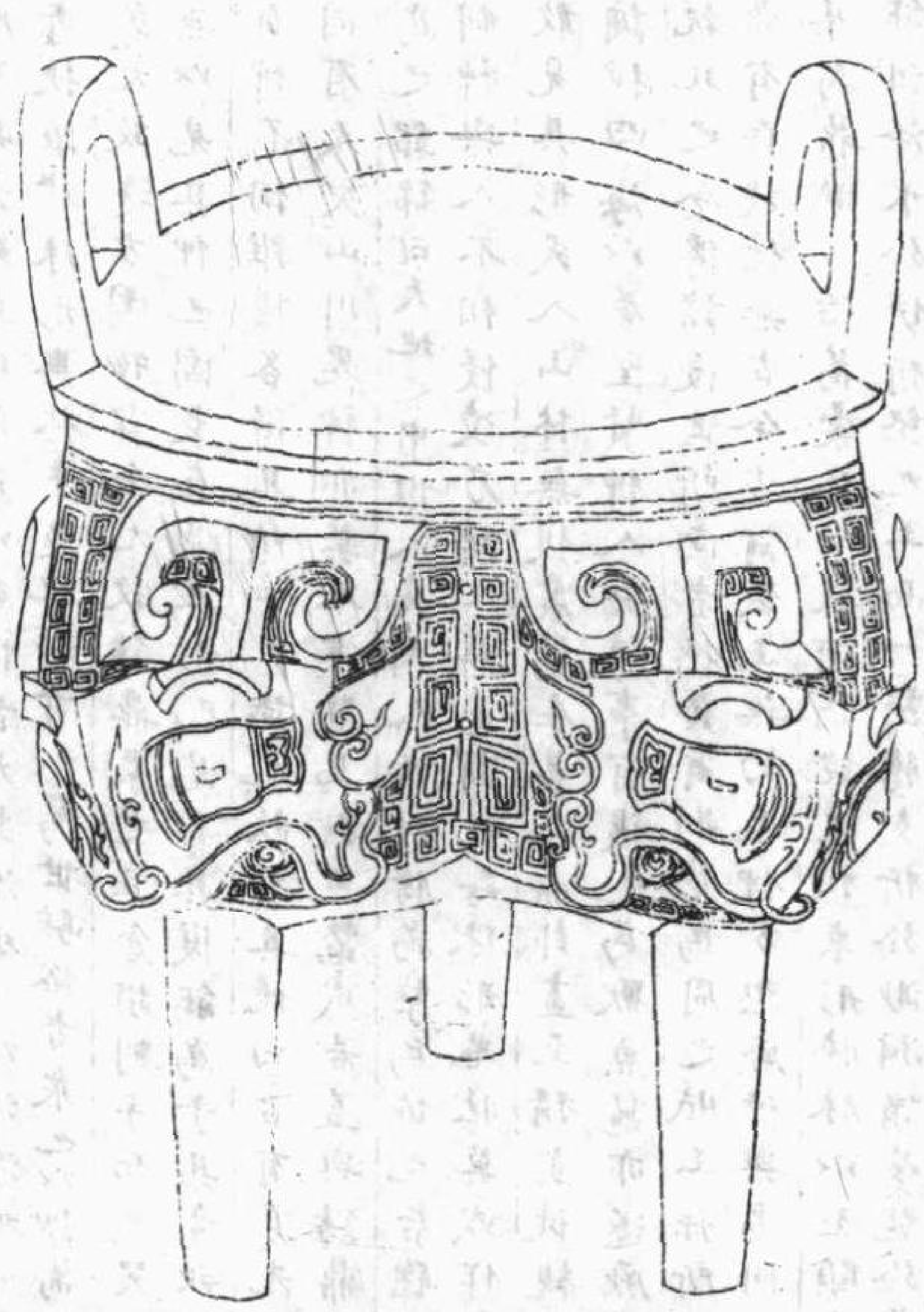
商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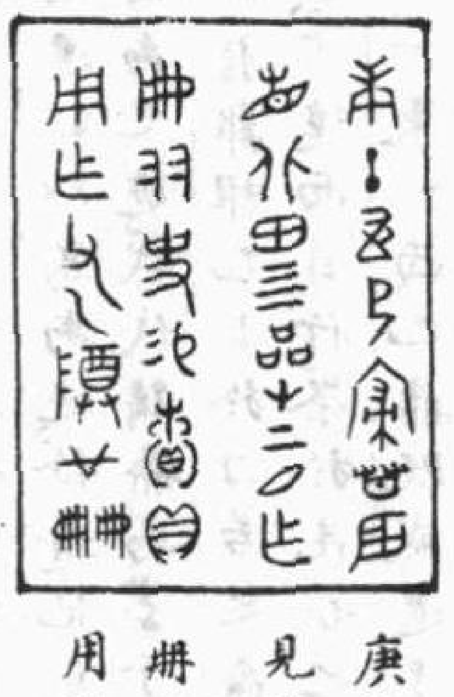
瞿耆年籀史重和戊戌歲安州孝感縣楚子文廟側時光佐若金色者縣令宋理率僚佐掘之得商鼎方圓大小五圓鼎一重五十斤高一尺五寸三分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五斗二升文曰癸亥王徙邘作冊　新宗王　作冊豐具太子錫綵大具用作父乙寶　其一重九斤四兩高九寸二分徑九寸二分容一斗六升文曰中作寶鼎方鼎一重八斤七兩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升刻曰惟十有三月庚寅王在

寒師王命太史況懷土王曰中兹懷入太史錫于珷王作臣令況女懷土作乃采中對王休命　父乙尊惟臣尚中臣　其一重九斤十二兩高八寸二分徑五寸六分容六斗半銘三十有九字曰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藝王居在射圃真工中呼歸生邦工藝　寶彝又方鼎一亦重九斤十二兩高八寸三分徑五寸九分容八升銘識悉同篆畫位置各異郡守安持以聞詔以器進鼎至百官表拜稱賀越四年宣和癸卯四月近得鼎之地光芒復發知縣事王逵復掘之得一圓鼎二各重七斤各高八寸半各容六斗款文皆同篆畫位置亦異太守何君復取以進

商父乙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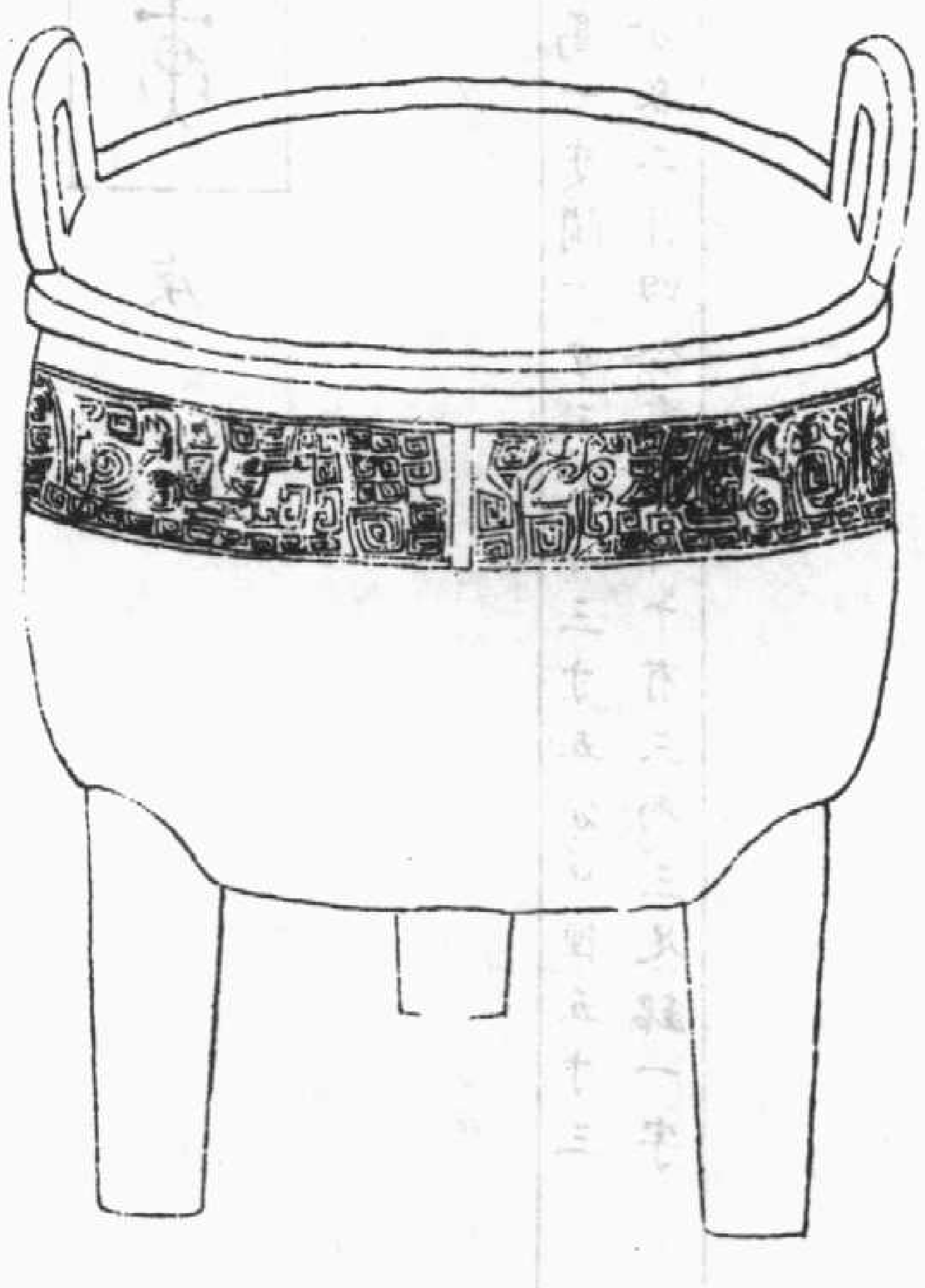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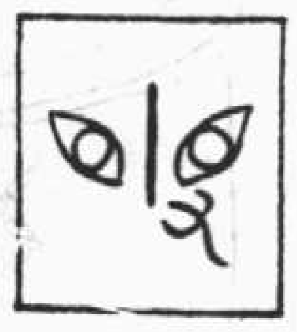
庚午王命寢廟辰
見北田四品十二月作
冊友史錫賴貝
用作父乙尊。（冊冊）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五寸六分腹徑六寸容二升六合重三斤十兩三足銘三十字按友史者太史也曰友者如成王稱太史友之類所以尊之也古者太史順時覛土蓋農官耳說文曰房星為辰田候也今曰辰見則農當舉趾故命以北田四品所以授民時也昔者貨貝而寶龜曰錫賴貝者說文以賴為贏言錫貝之多也此商人作之以享父乙於寢廟而言乃及此者蓋寢廟宗廟也書曰用命賞于祖在宗廟之中作冊以錫有功是亦賞于祖之意乙之號其在商也有天乙有祖乙有小乙有武乙而惟太丁之子止曰乙且此言父乙蓋不知其為何乙也

商瞿父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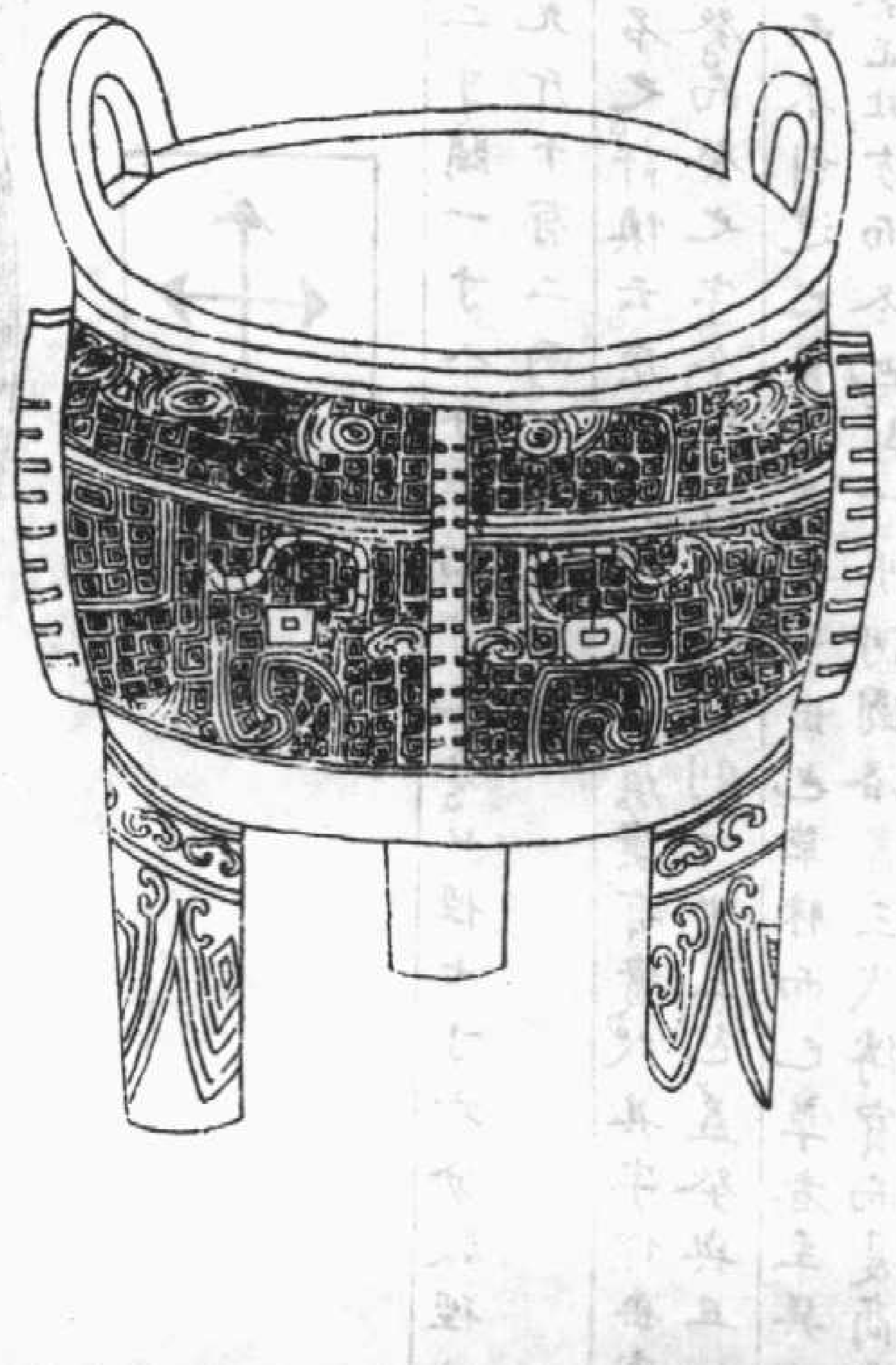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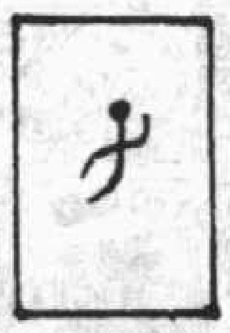
瞿父

右高五寸二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二字。曰瞿父。商器以父銘者多矣。瞿則莫詳其爲誰。然瞿作兩目。與商瞿祖丁卣之兩目相似。固未易以名氏考也。是器耳足純素無紋。純緣之外作雷紋饕餮歷年滋多如碧玉色。宜爲商器也。

商子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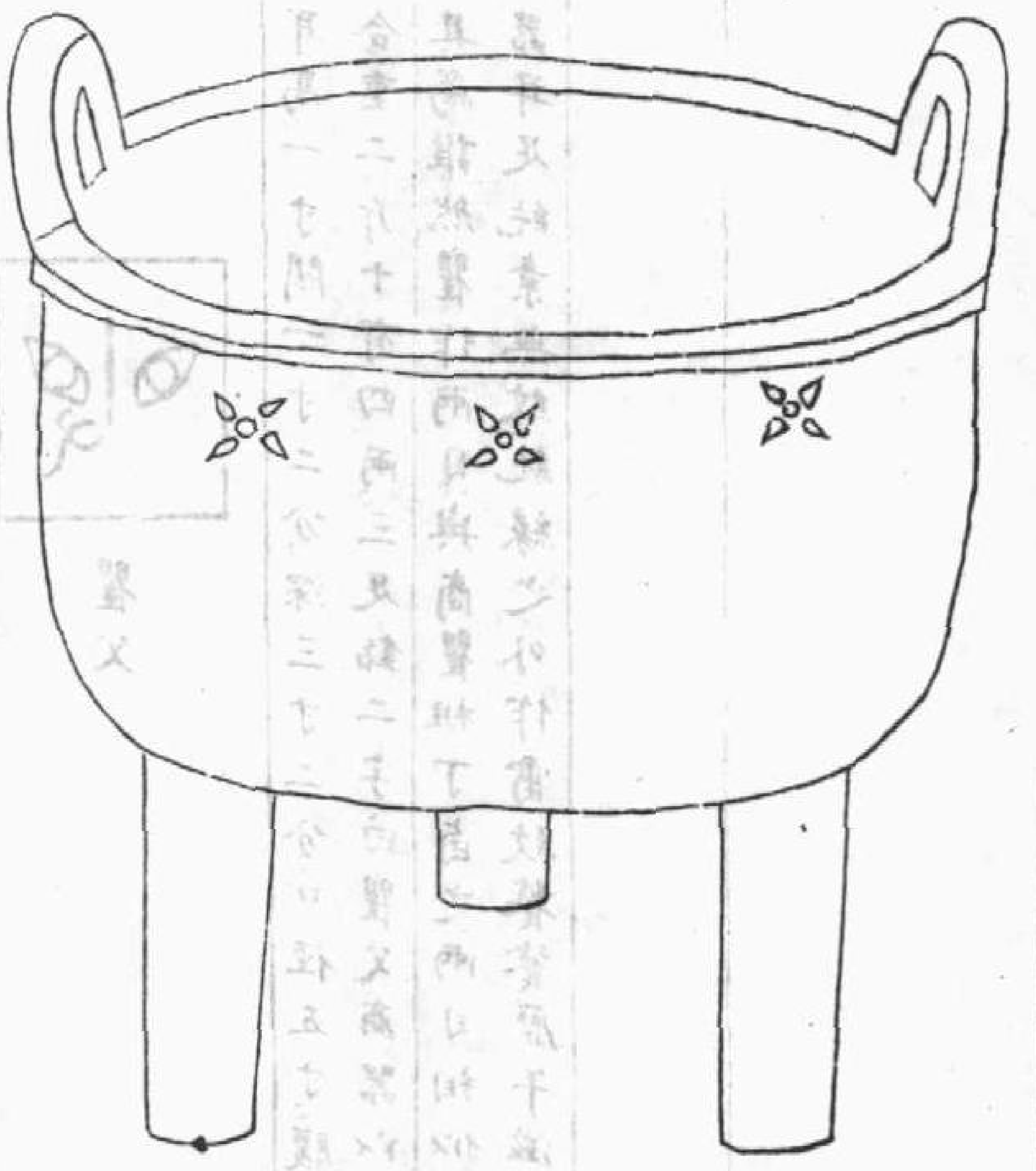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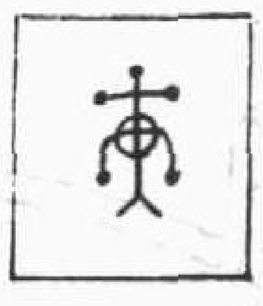
子

右高四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深二寸八分。口徑三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一升二合。重一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子。一說商子姓。故凡商之彝器。其以子銘之者爲多。一說銘之子者。以傳子子孫孫之義。是器字畫簡古。必周以前物。三面爲饕餮狀。足作垂花。而古色凝綠。在商器中稍加文。蓋其盛時物也。

商庚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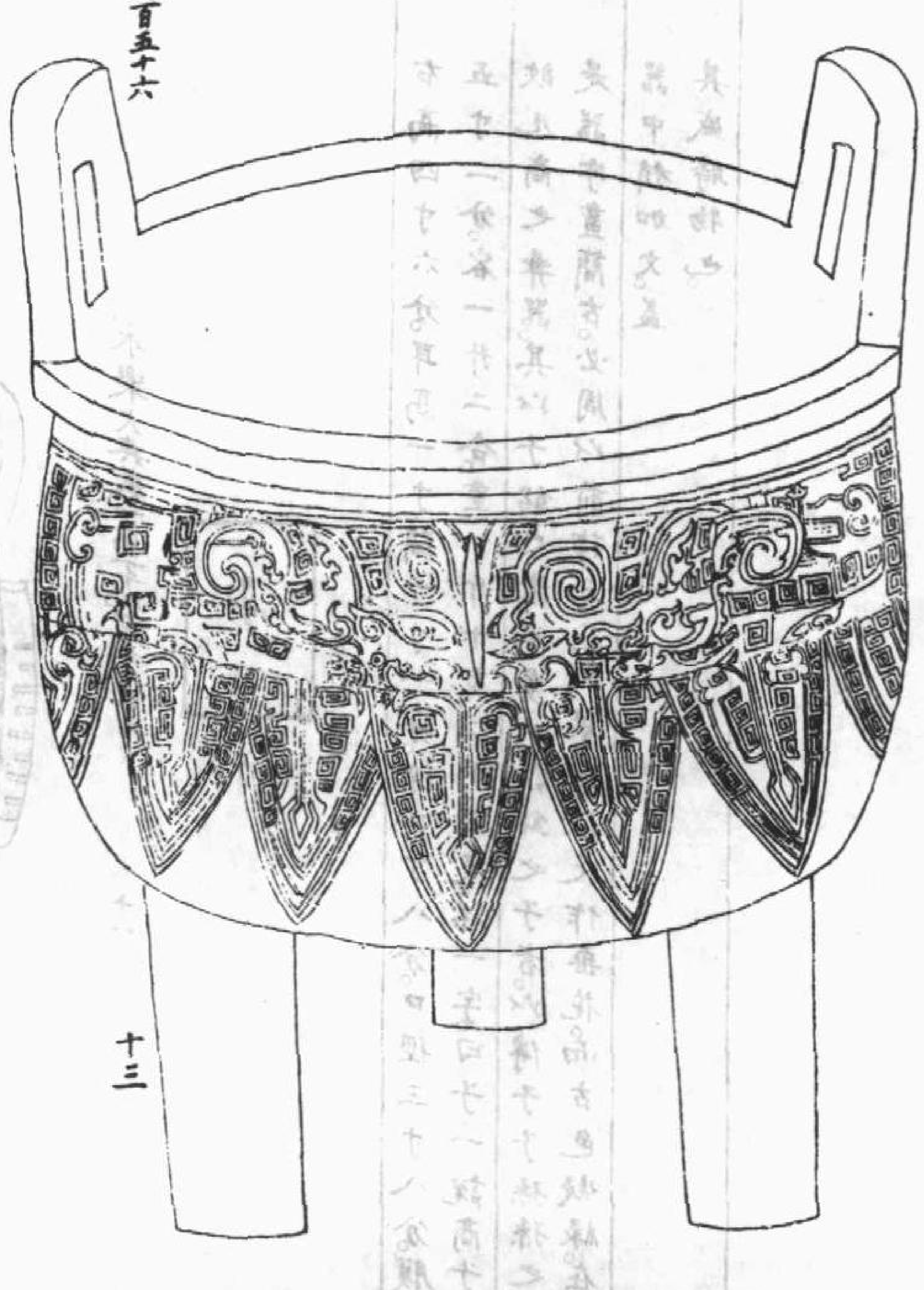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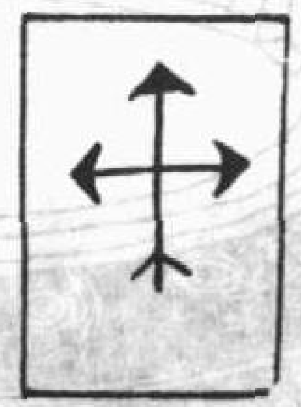
庚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字

商癸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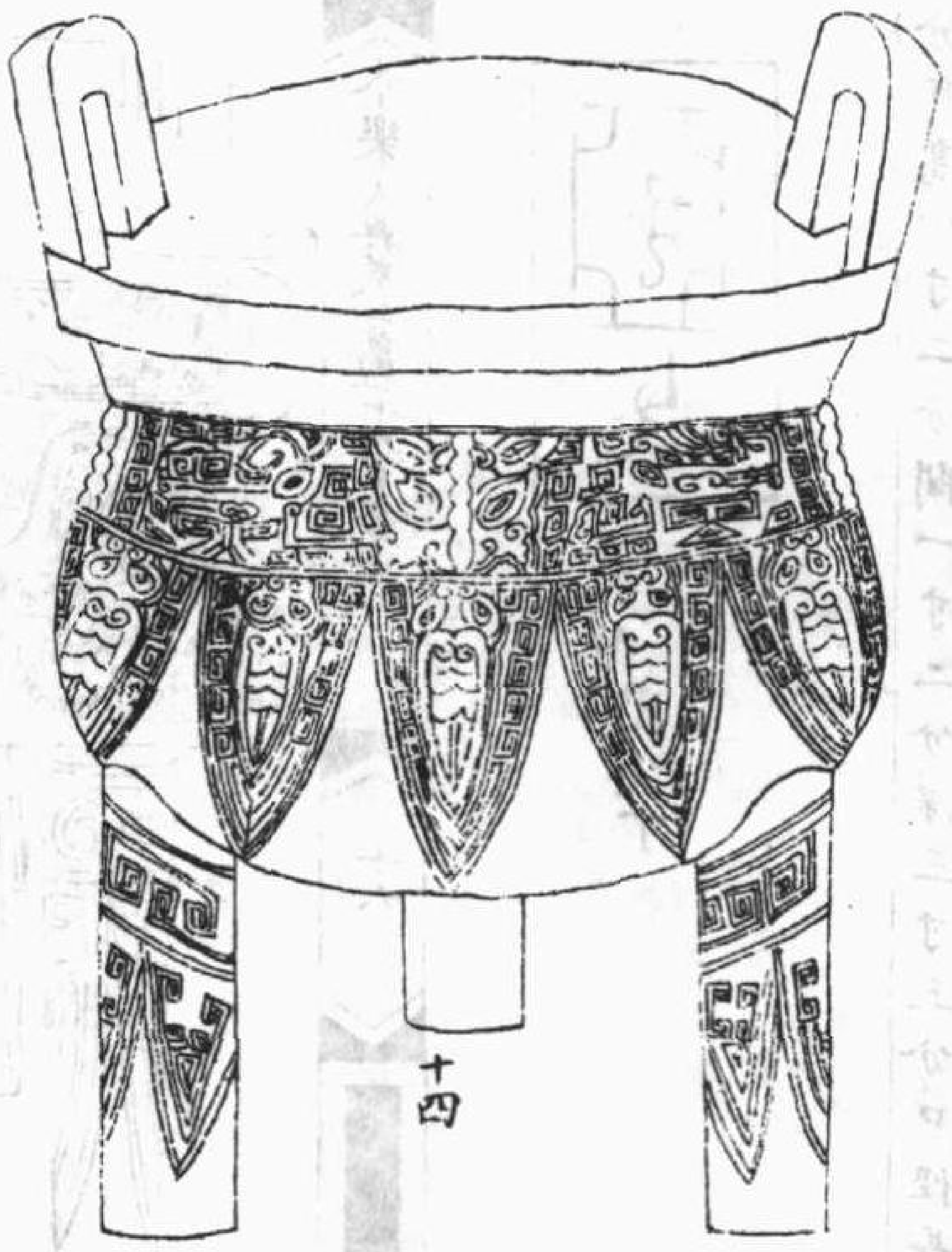
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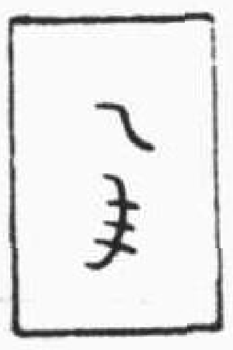
高七寸八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九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八升。重九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

右二器具一以庚名之。許慎云。庚者秋時萬物庚庚有實。故其字作垂實之象焉。其一則爲癸。而癸之字今從四屮。此癸則一屮三包。蓋癸與丑相次。物至是有紐結而未引達之象。蓋萬物之出也。草昧而已。草者至巽而齊。昧者至離而明。癸正北方而冬也。故一屮河圖洛書。三代傳寶而夏商爲近。故書畫之法未分。至篆法既立。乃本其意而四屮焉。自漢楊雄。許慎。傅舉書窮訓詁。而智不及知。無此鼎。則造書之精義與旨。孰得而窺之。銅色燦然若金。紋作龍虎。班固詩曰。洛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歊浮雲。寶鼎現兮色紛紛。煥其炳兮被龍文。今眼角髯尾龍事畧具。象物之法推而

不迫蓋如此。然商有盤庚。祖庚。祿父庚。此鼎之作不知何庚也。癸則湯之父。主癸也。按陶隱居刀劒錄云。夏孔甲釆牛首山鐵鑄一劒。銘曰甲。則一字之銘適乎夏商。要非周物也。谷齋三筆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書載其序述可笑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匜。則又以爲齊癸公之子。

商乙毛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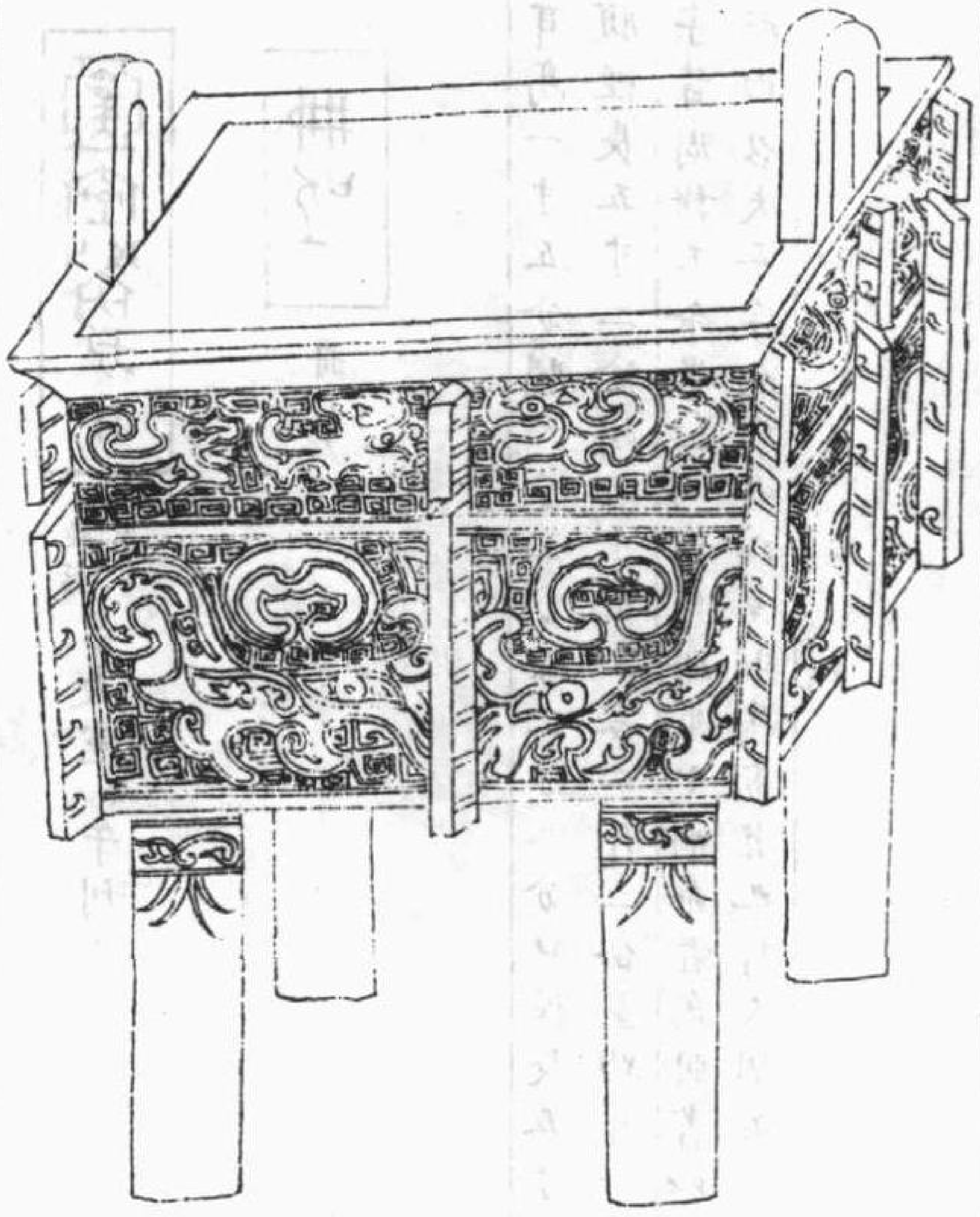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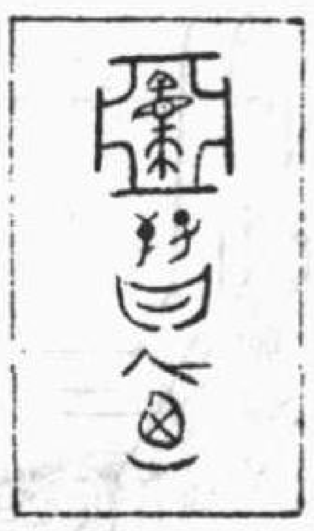


乙毛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七兩。三足。銘二字。曰毛者言薦饗之物。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蓋亦無所不用。故昔人謂五鼎。不熱曰鏌。則疏於飲食間所不可後。是鼎蓋笔羡之用。於是以毛目之。曰乙者。商之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今銘乙。則太丁之子。然腹有蟬紋。腿飾饕餮間之雲雷。亦以貪者懲也。然則昔人遠取諸物。良有旨哉。

商召夫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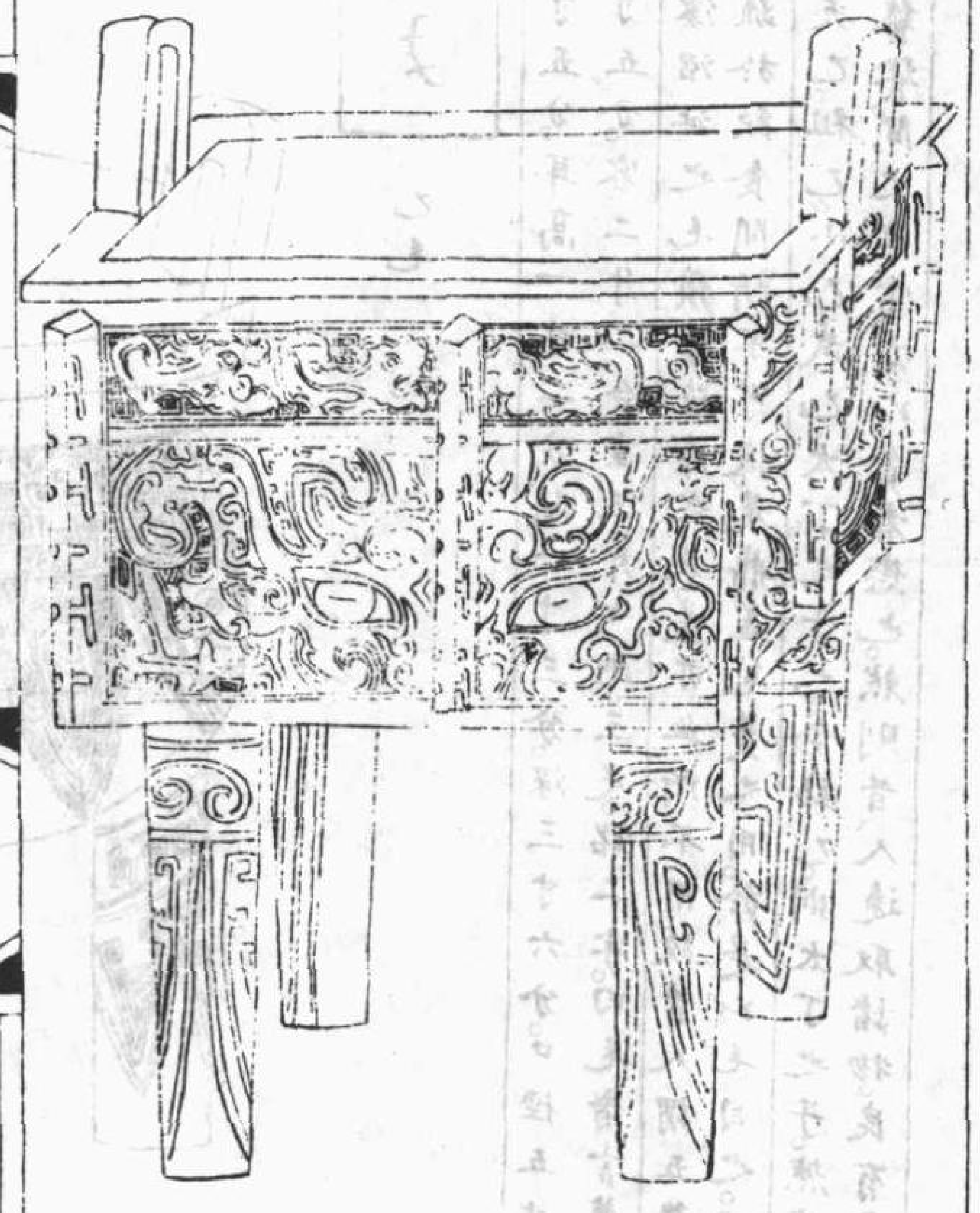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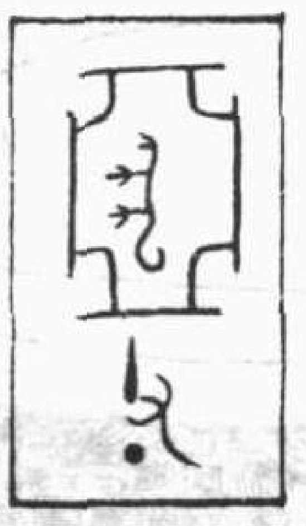
亞形中召夫子辛月○廼

右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一分闊三寸九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八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十有二兩四足銘八字內一字不可辨召夫於經傳無所考商册命鼎亦著此銘殆一時所作然校其款識無室字而作亞形內著召夫是亦廟器也

商亞虎父丁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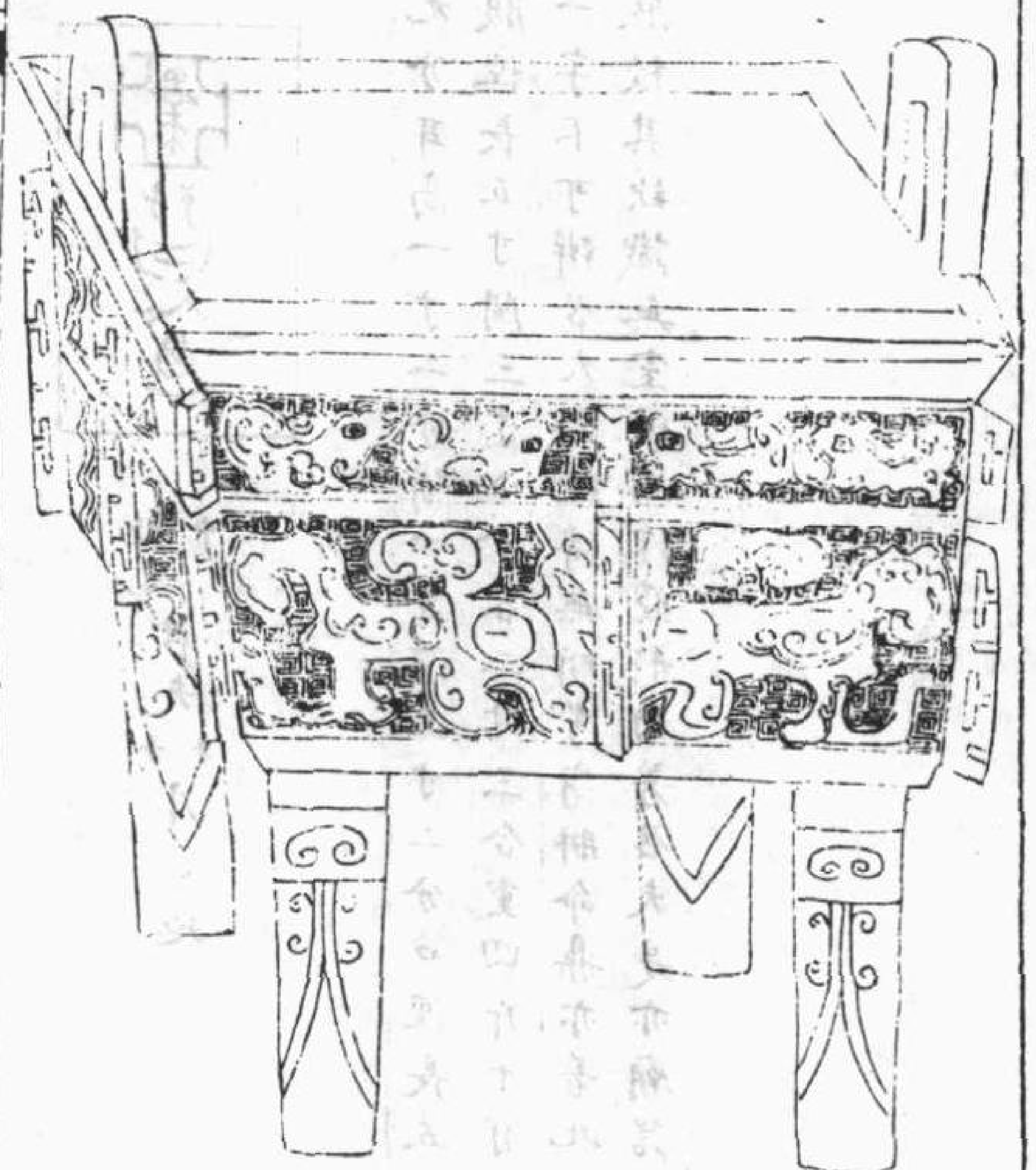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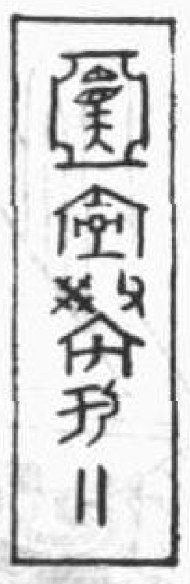
（亞形中）虎父丁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長五寸五分。闊四寸一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二分。容二升有半。重五斤九兩。四足。銘四字。亞形内著虎象。凡如此者皆為亞室。而亞室者廟室也。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宗祏。而杜預以謂宗廟中藏主石室者是也。父丁商號也。飾之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見其義之至耳。商以此銘鼎。至周監二代而損益之。以致詳辨。故獨有取於彝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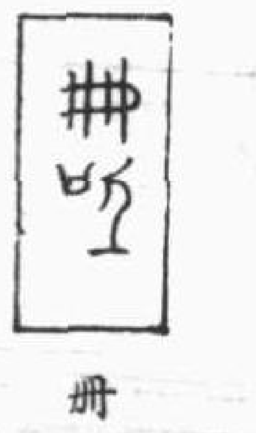
商冊命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亞形中）召夫室（父癸）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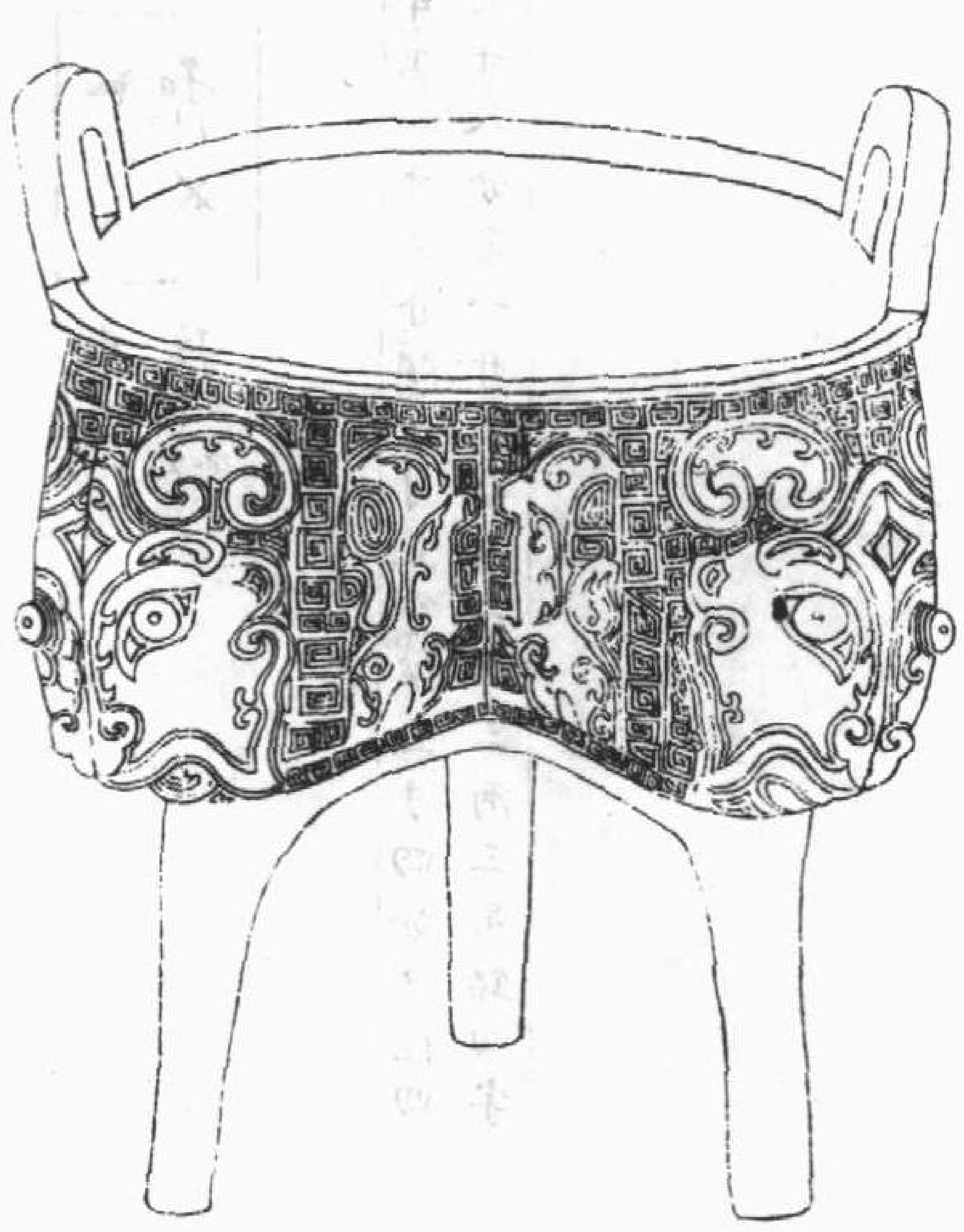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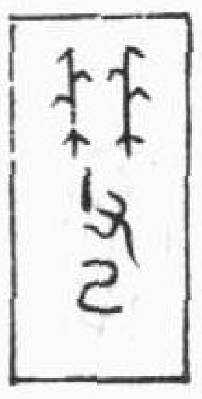
冊命

右高七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長五寸八分。闊三寸八分。腹徑長五寸二分。闊四寸九分。容二升三合。重四斤一兩。四足。銘一十一字。昔周穆王命畢公。而曰作冊畢。則冊命者為冊書以命之者。亞形内召夫二字。而繼之以室。則為廟器也。抑又明矣

商父己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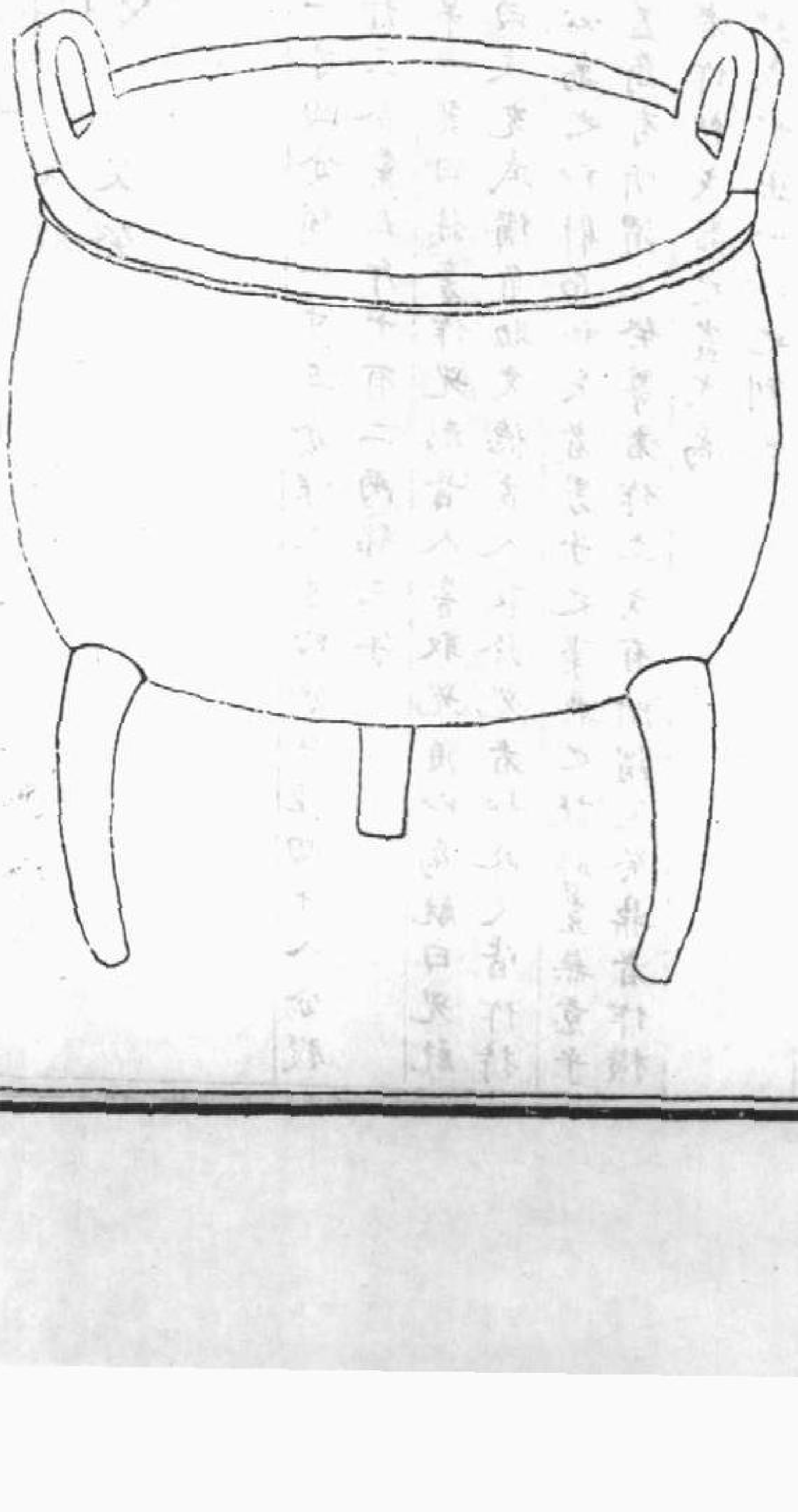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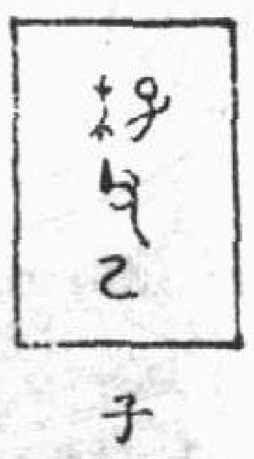
木父己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一兩。三足。銘三字。一字作木形。二字曰父己。後世傳習之謬。而以單彝畫木椽其上。雖一時俗學之陋。固亦有自來矣。父己。商己也。今所收父己彝而一字持戟形。大抵商器類取諸物。以為形似。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也。是器耳足純素。三面為饕餮。而間之雷紋。文鏤與父己彝近似。之其一代物也。

商持刀父己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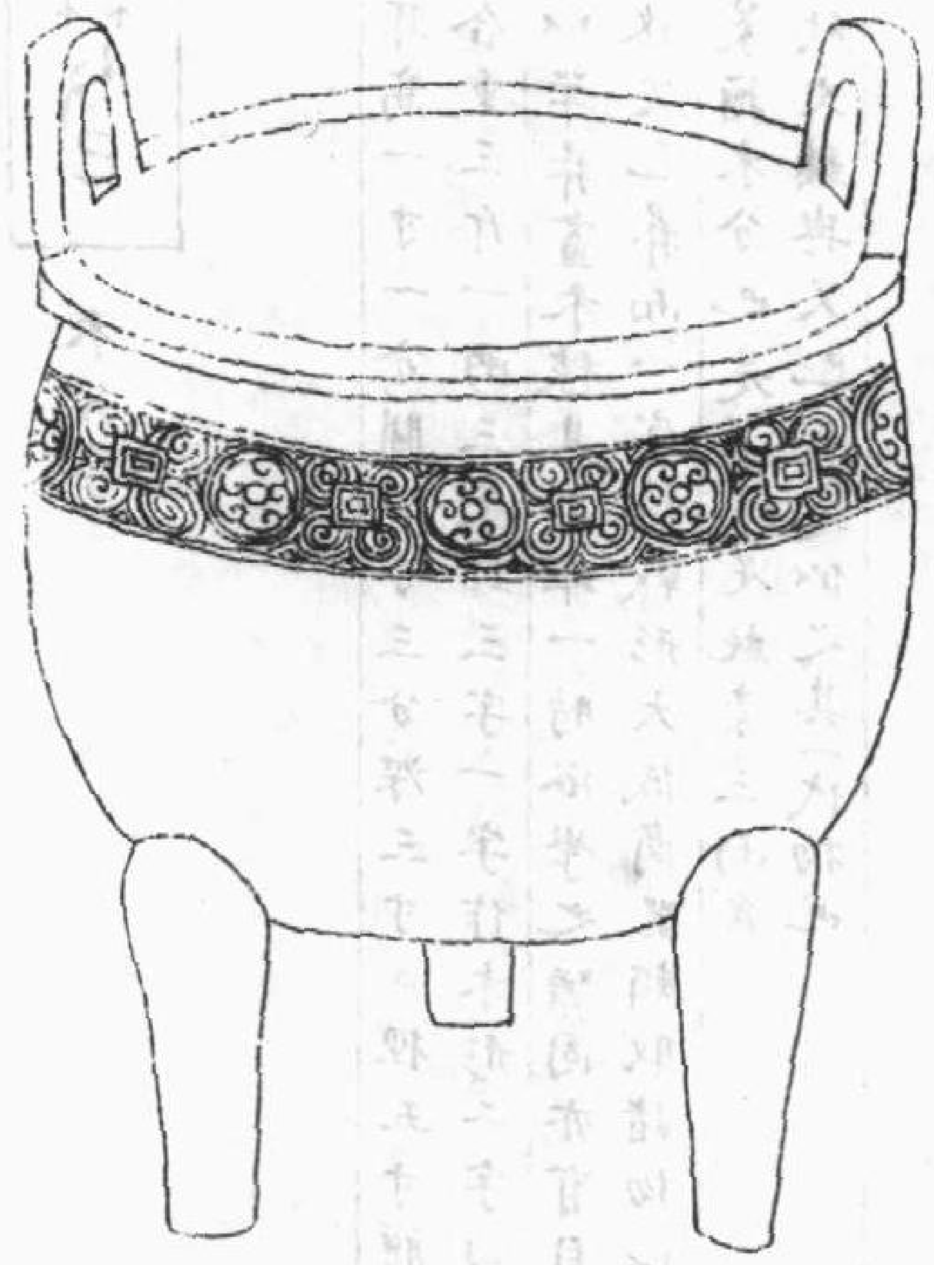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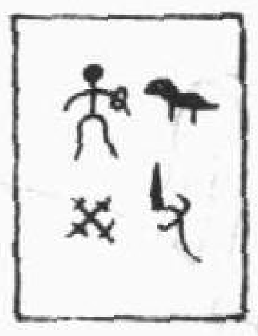


子（持刀形）父己

右高五寸一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三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五分。容二升五合。重二斤六兩。三足。銘三字。按三代之間。惟商為尊神。凡於祭祀。必致其盡。故於鼎間作子象以持刀。非特鼎也尊之。與卣悉著此焉。蓋供于職者。不如是。不足以見其竭力從事之意。是以先王之事親。於羞嚌則執鸞刀。入舞則執干戚。至於藉田。則秉耒焉。必躬必親。每每如此。又況尊神之世乎。迹其商世曰。父己者。雍己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己者。乃其弟太戊。則所謂子。果誰耶。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容齋三筆按以十千為名。商人無貴賤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己即雍己。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

商父癸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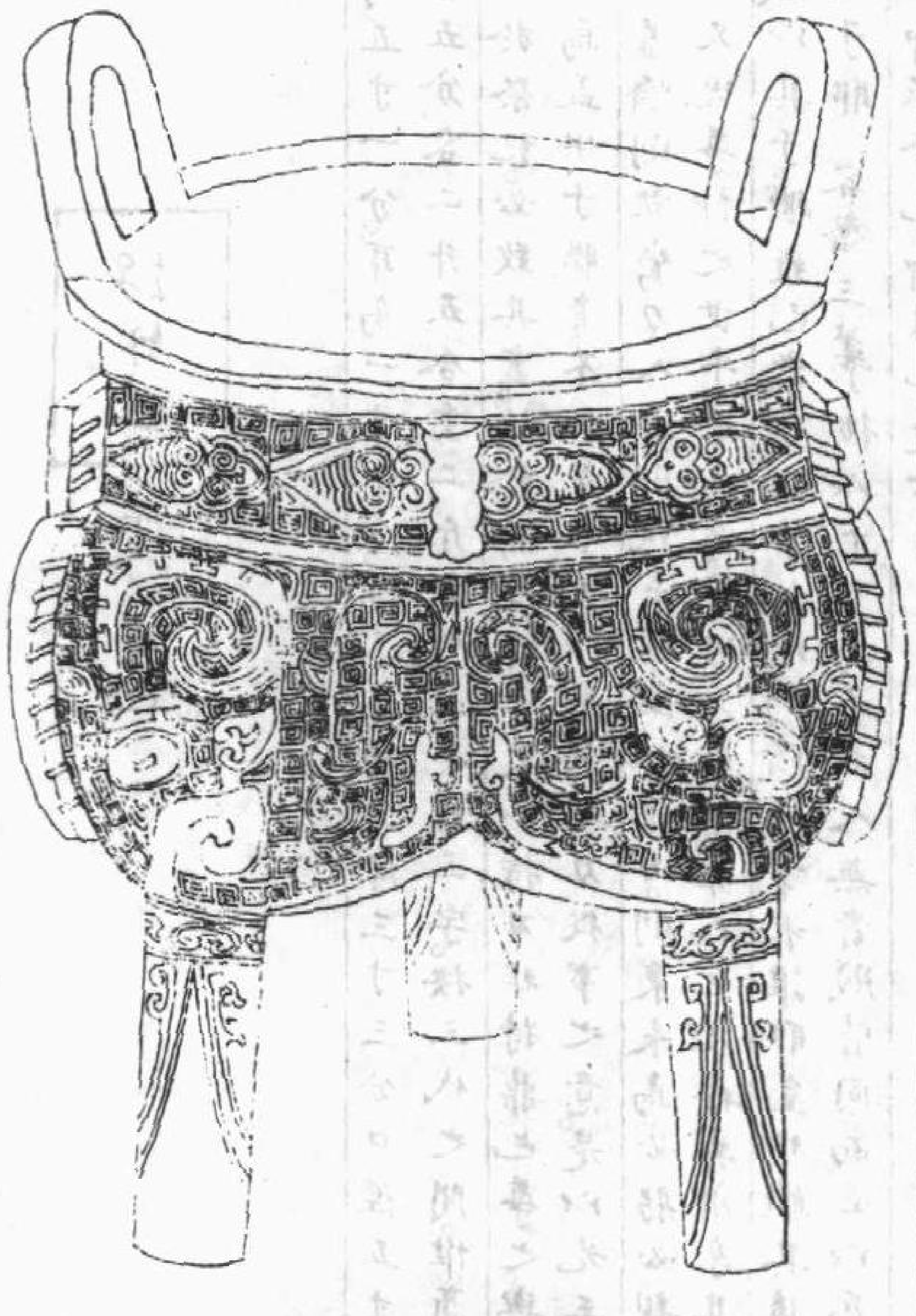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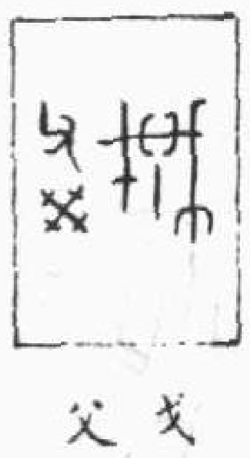


兕形　執父　孫弓癸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四分。腹徑四寸八分。容一升九合。重二斤三兩。三足。銘四字

商父癸鼎二（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戈[illegible]　父癸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三合。重五斤十有二兩。銘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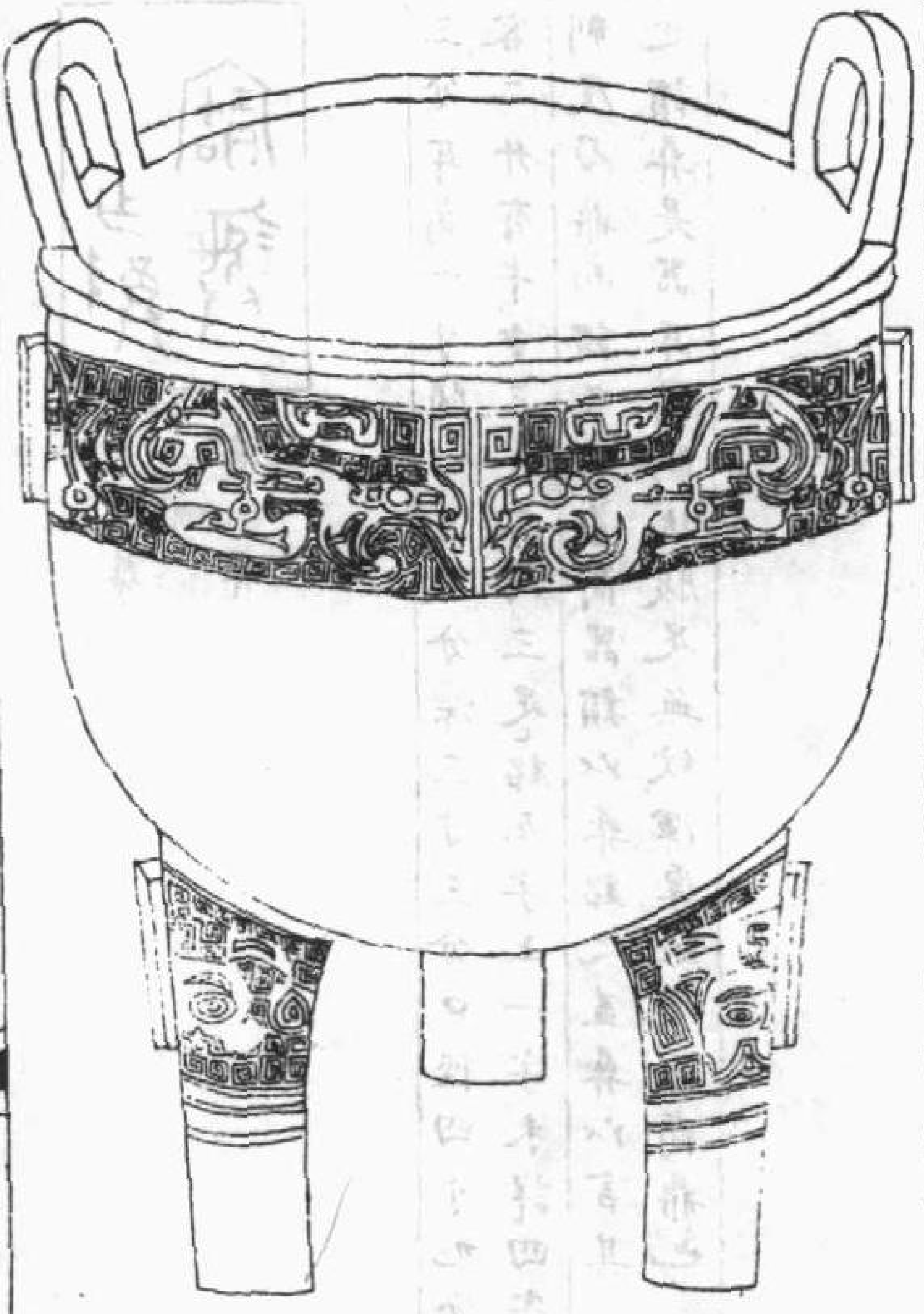
右二器皆曰父癸。第一器曰孫。旁作兕形。昔人嘗取兕角以爲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又皆作持刀狀。蓋九射之禮。必寓之以射。而弧矢者。男子之事。鼎之設飾。豈無意乎。第二器作立戈狀。蓋商有所謂父癸尊者作立戈。有所謂父癸鼎者作横戈。有所謂父癸卣者作執戈。器之畫戈。爲所取小之義。此類銘戈形。出一時之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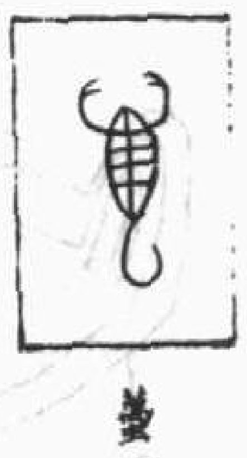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十九梗

商蠆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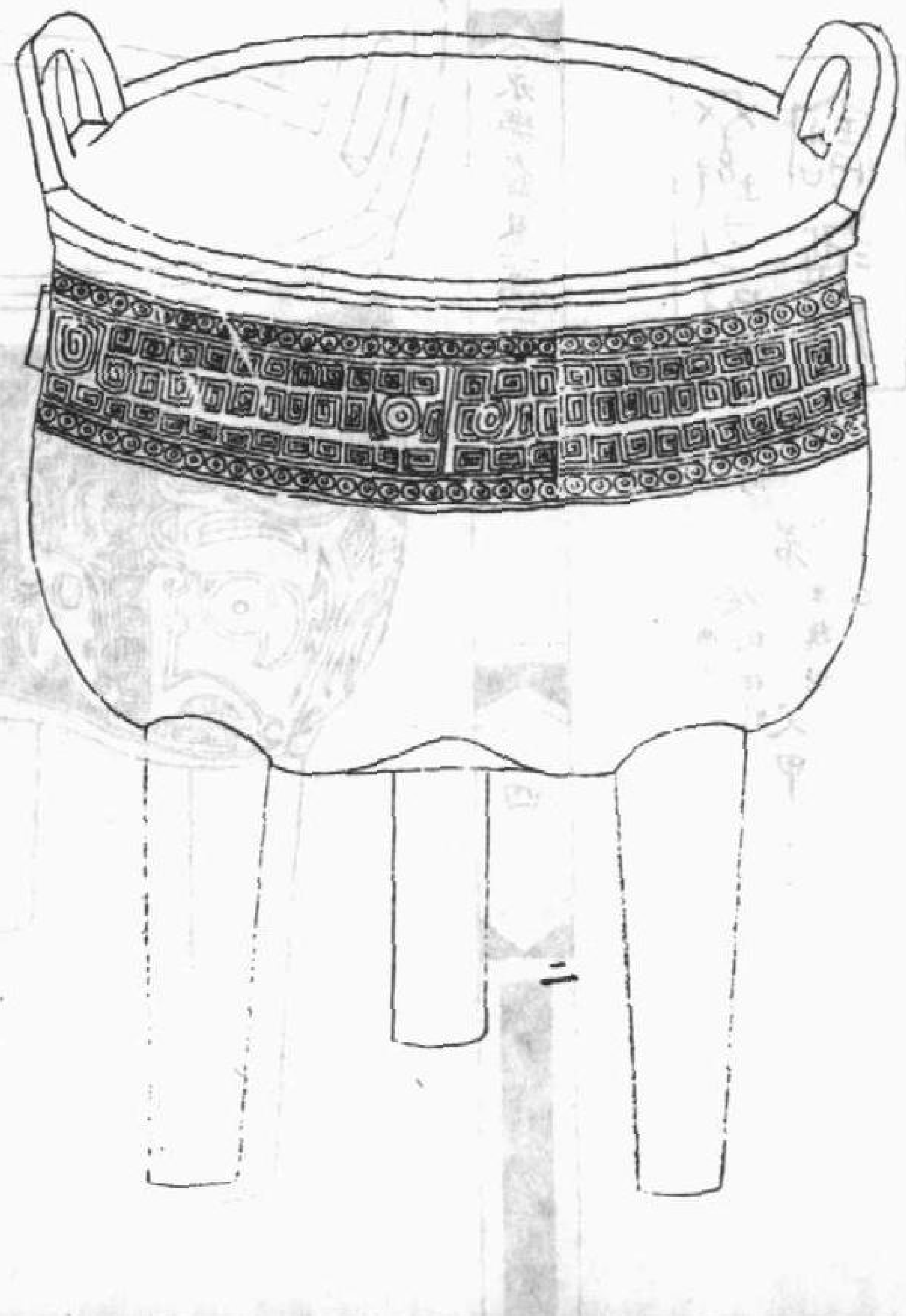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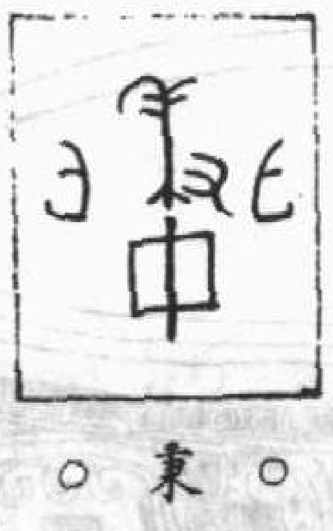


蠆形

右高九寸六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六分深六寸三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七分容一斗四升一合重十有四斤二兩三足銘一字作蠆形考其蠆字取其形象至後世小篆亦作蠆而注謂象形則萬為古蠆字無疑蓋姬周而上銘識簡古如魚敦饕餮鼎皆商器也悉取物以為篆今蠆亦如之蠆雖微物而善毒人亦君子之所思患而豫防之故其銘之鼎宜焉又蠆疑為人名若周恭王十三年鄭獻公蠆音又如公孫蠆之類則鼎之識殆亦商人之名也廣川書䟦秘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為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屬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蠆以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為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時制度知子尾為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為書者盡於象形傳曰書者畫也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意而會為意不能會而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聲以相合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變於此者形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慎說文解字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人改書文以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惟點畫少變服虔曰蠆長尾謂之蠍特其尾之名爾又曰蠍毒傷人曰蛆（張列反）則蠍其毒之及人者也今又既以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螫為蛆矣以蠆尾為蠍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趙明誠金石錄銘右蠆鼎銘藏秘閣銘一字象蠆形呂氏考古圖六即古文蠆字

商秉仲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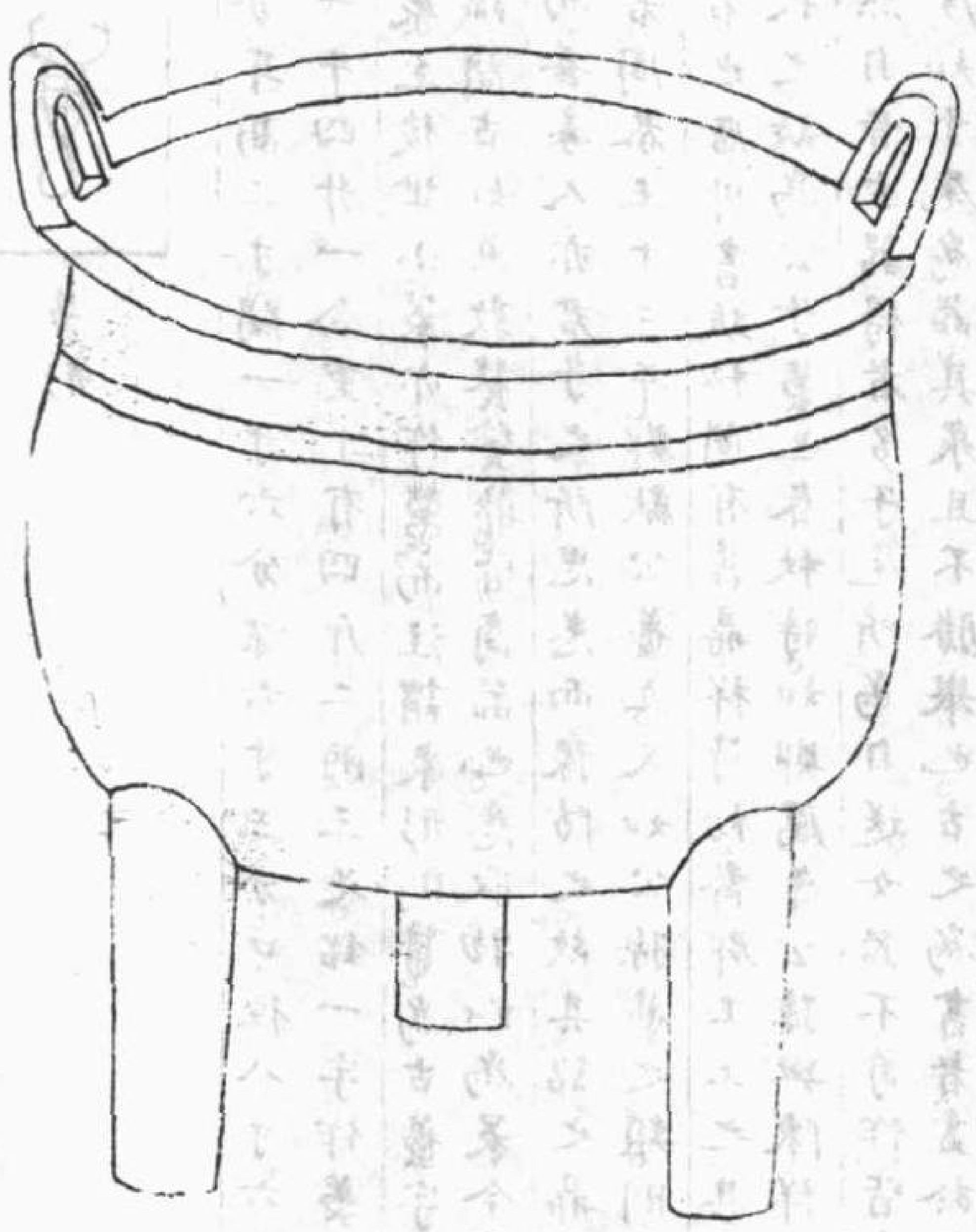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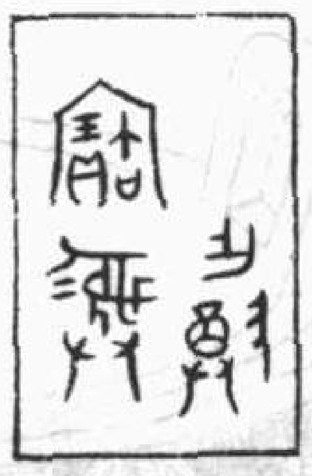
秉仲

右高六寸一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六分口徑五寸三分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六合重四斤有半三足銘四字按王安石字說秉作秉從又從禾此上一字作来以象木弌以為又乃秉字也秉仲者索諸書傳訖無可考以其器之精鍊渾厚可愛知為商物耳

商素腹寶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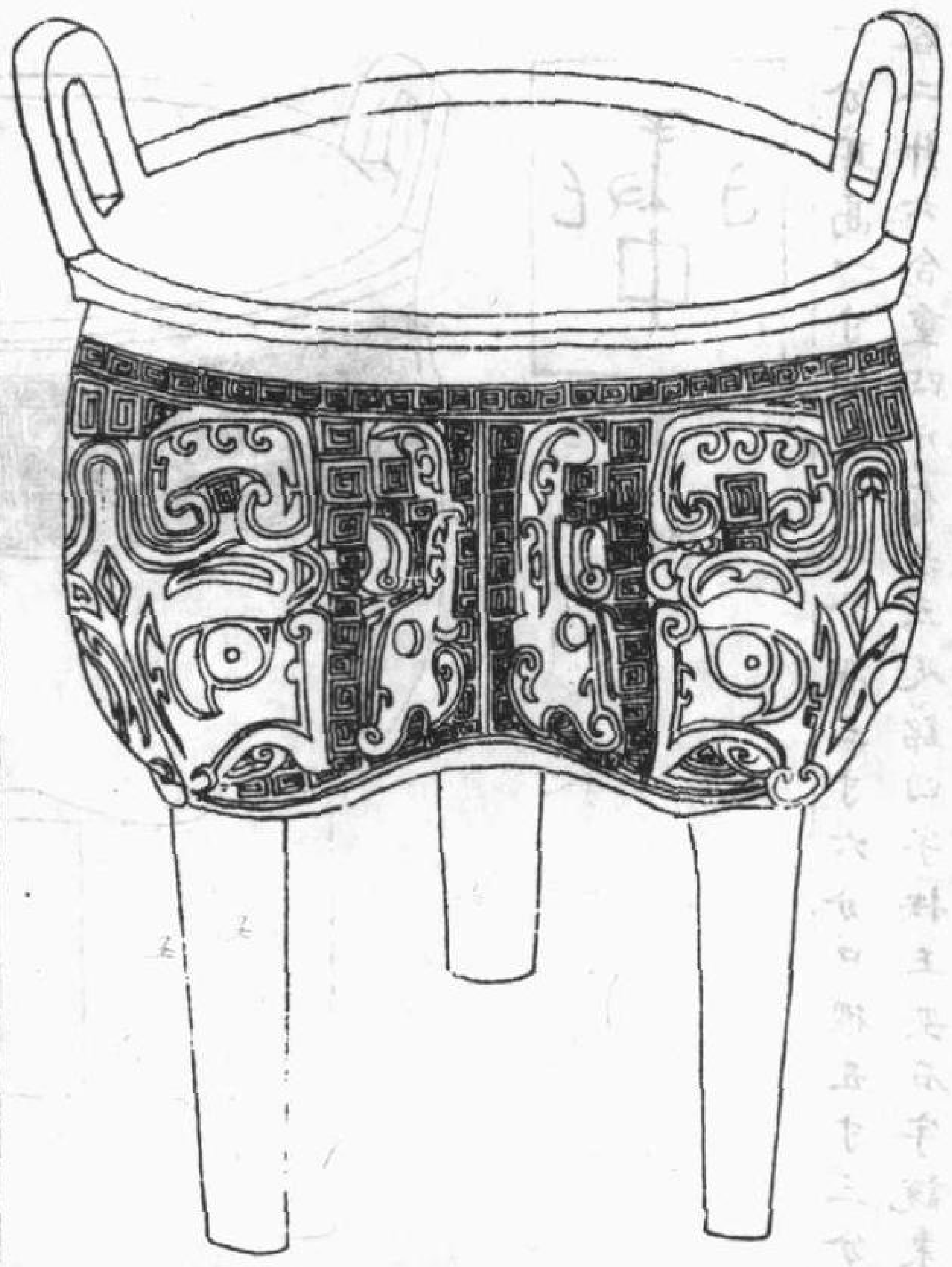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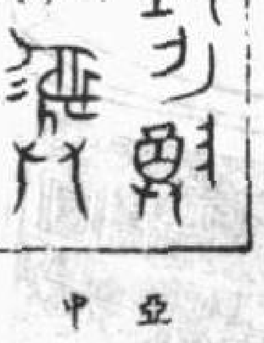
○作尊
寶彝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三分。容二升有半。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五字。上一字未詳。四字曰作尊寶彝。此制度乃鼎。而謂之彝。蓋商器類以彝銘之。蓋彝以言其法。非六彝之謂彝。是器耳爲綯狀。腹足無紋。渾厚純質。斷商鼎也。

商若癸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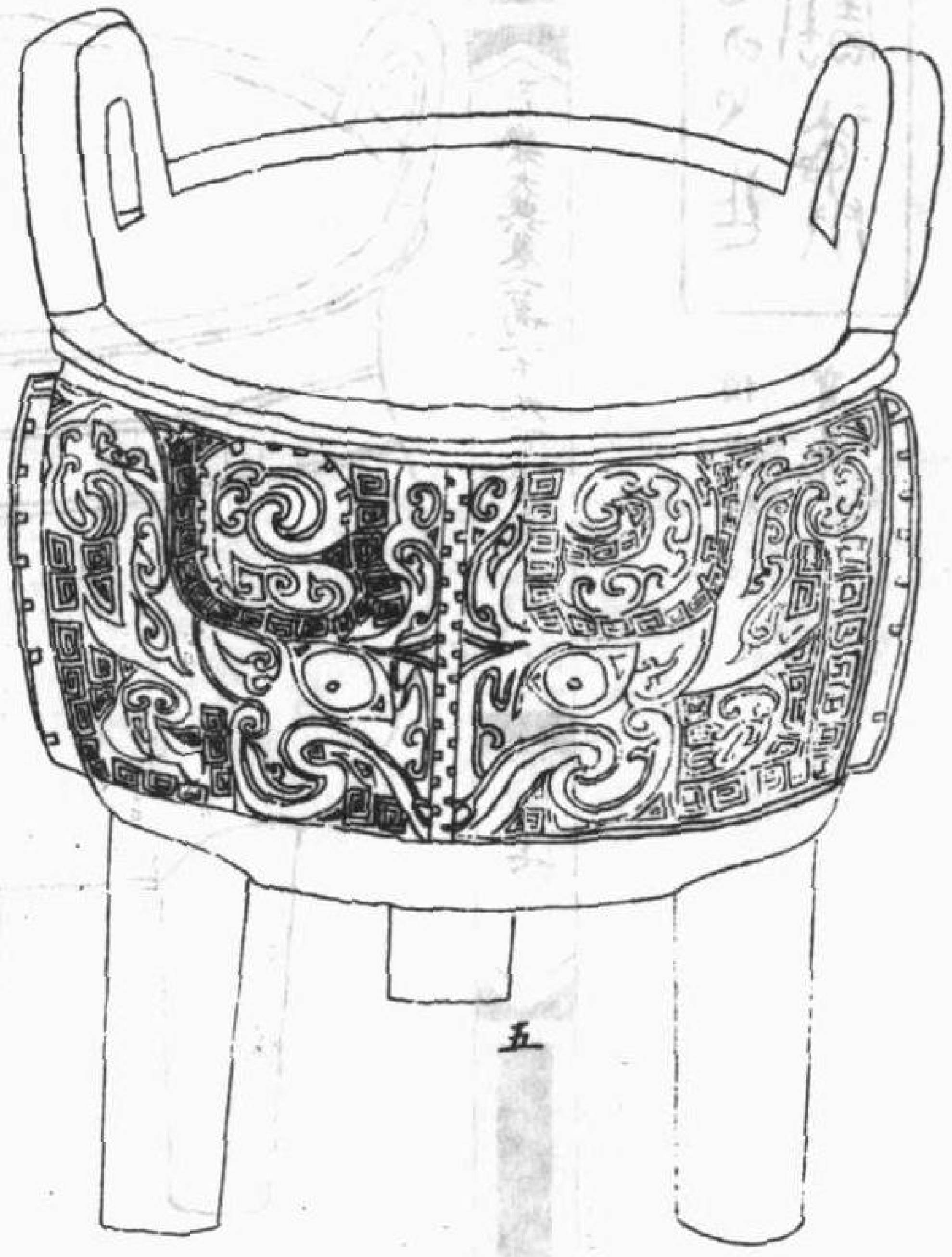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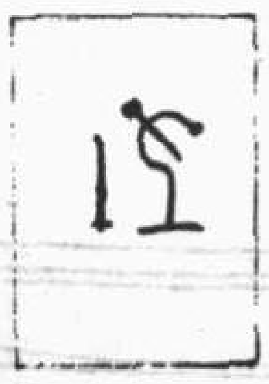
亞形
癸（兩手執物形）
若（立旗形）父甲
中　乙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一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二升二合。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八字。於亞形中上作一若字。銘其作器之人也。旁作旗旆之勢。于左。旌其位也。又作兩手互執物狀于右。以著薦獻之象。而且昭其獲助也。四隅作癸丁甲乙。雜然陳布。紀其日也。中作父字。明子職也。蓋九旗名物皆从㫃。於太常則至尊有之。至於諸侯則建旂。軍吏則建旗。孤卿則建旜。中大夫則建旟。下大夫則建旐。道車則建旞。斿車則建旌。而士預焉。故旗旆所以旌其位者如此。古之制字。於與作𠂇以兩手交相舉。明非一力也。經曰。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詩亦云。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則得多助者。所以爲孝也。故兩手互執物。所以著薦獻之象。而昭其獲

助者如此天有十日地有十二辰各以其類而為配合在商言其畧故凡彝器止言其日若商敦言乙丁與此鼎言癸丁甲乙者止以十日也在周言其詳故凡彝器復兼言其辰若周尊言丁丑周彝言乙酉者又兼其辰也昔者内事用柔日所以順其陰之入外事用剛日所以順其陽之出婚姻内祭皆内事故用柔日師田外祭皆外事故用剛日然則是器言甲者剛日也言癸丁乙者柔日也此所謂紀其日歟今所藏器有言祖有言父有言兄下以享于上也有言子有言孫子孫之所自致也此又所謂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然其形制比商器復加文縟三足皆作饕餮氣韻頗古真商盛時器也

商象形饕餮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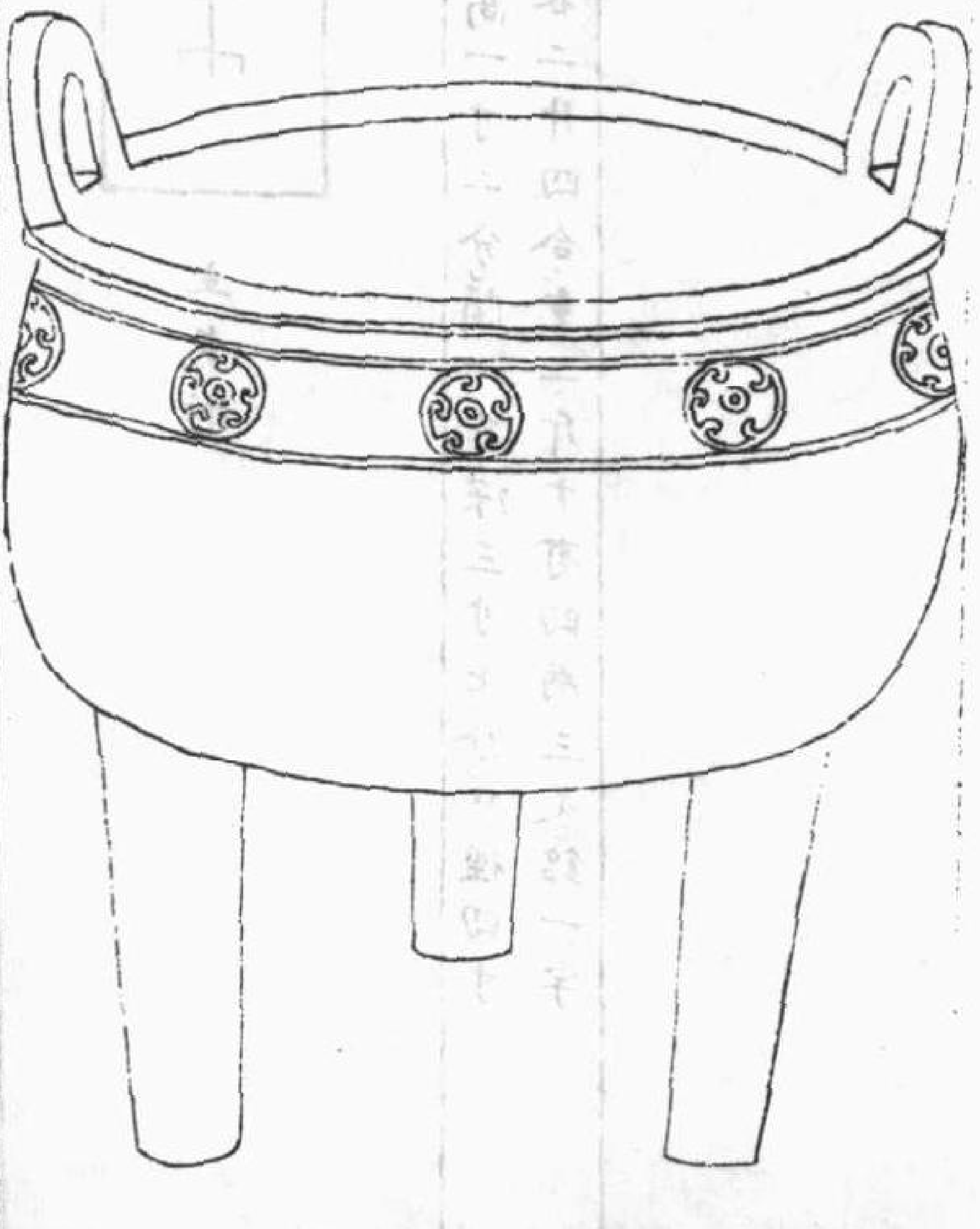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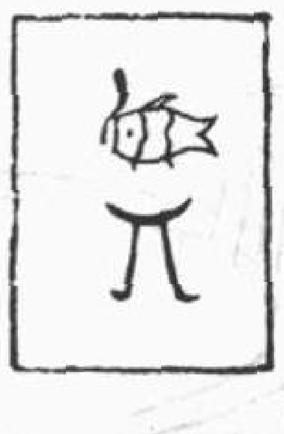
饕餮獸形

右高五寸七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九兩三足銘一字按此鼎款識純古髣髴饕餮之形後人觀象立名故取爲號至周監二代文物大備凡爲鼎者悉以此爲飾遂使呂氏春秋獨謂周鼎著饕餮而不知其原寔啓於古也按春秋宣公三年王孫滿對楚子問鼎之語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

之則商之爲法亦基於夏而已周實繼商故亦有之耳昔人即器以寓意即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如此

商魚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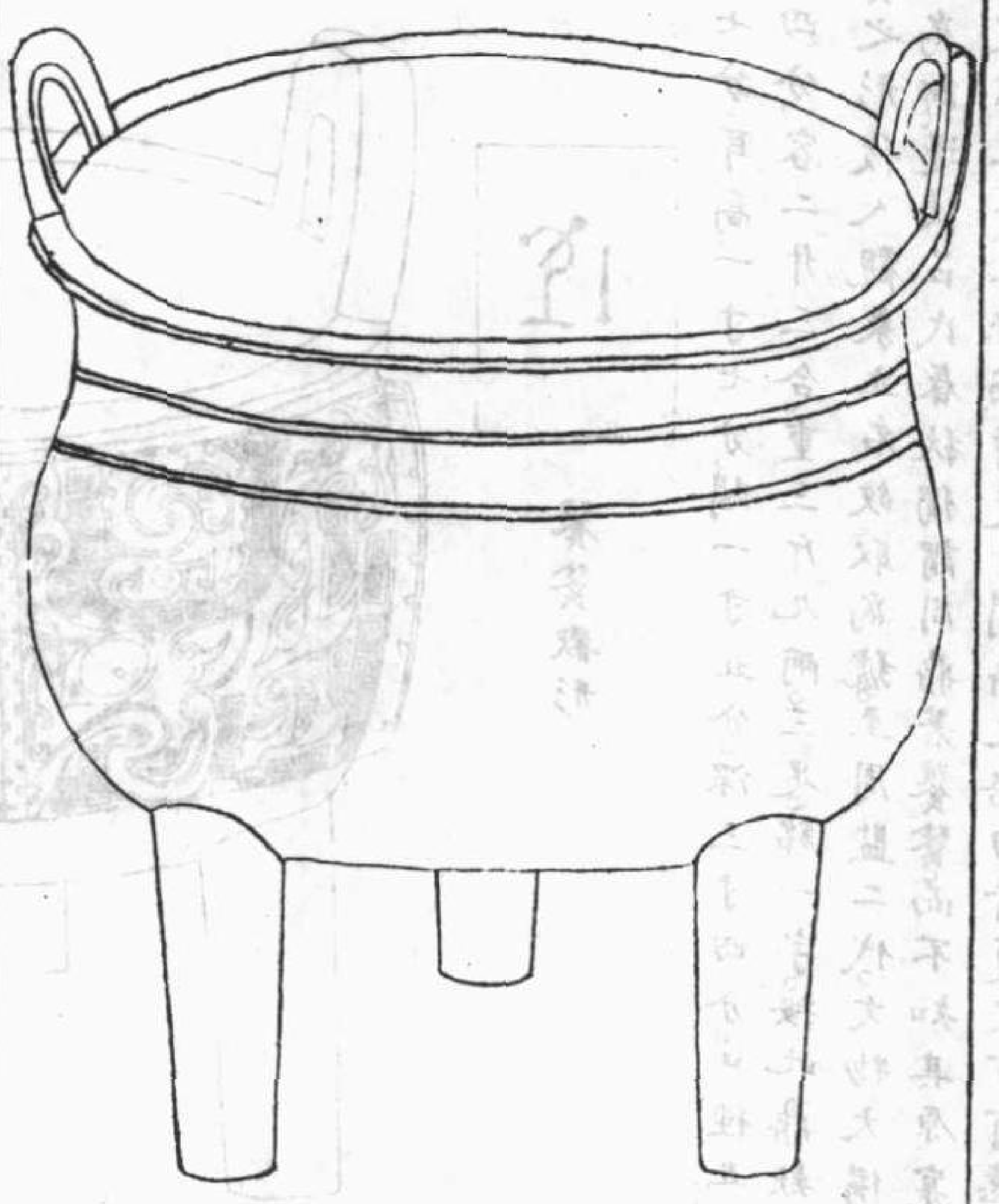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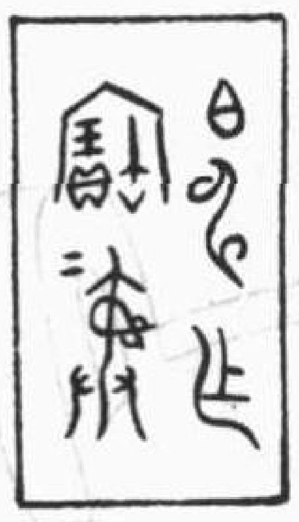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五寸二分腹徑五寸容二升三合重三斤一十兩銘三字月魚基且古者祭祀之名不一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祭日於王宮祭月於夜明祭星於幽禜各以其類求之則於薦獻之物豈非亦以其時耶故周有月星尊日星觚者是各以其類而爲之器是鼎銘以月繼之以魚者豈祭祀之器既以其類又求其類於物爾如詩所謂季冬薦魚春獻鮪者以其時爲薦獻也基者無所經見惟說文以爲薦物之丌蓋象形也

商伯申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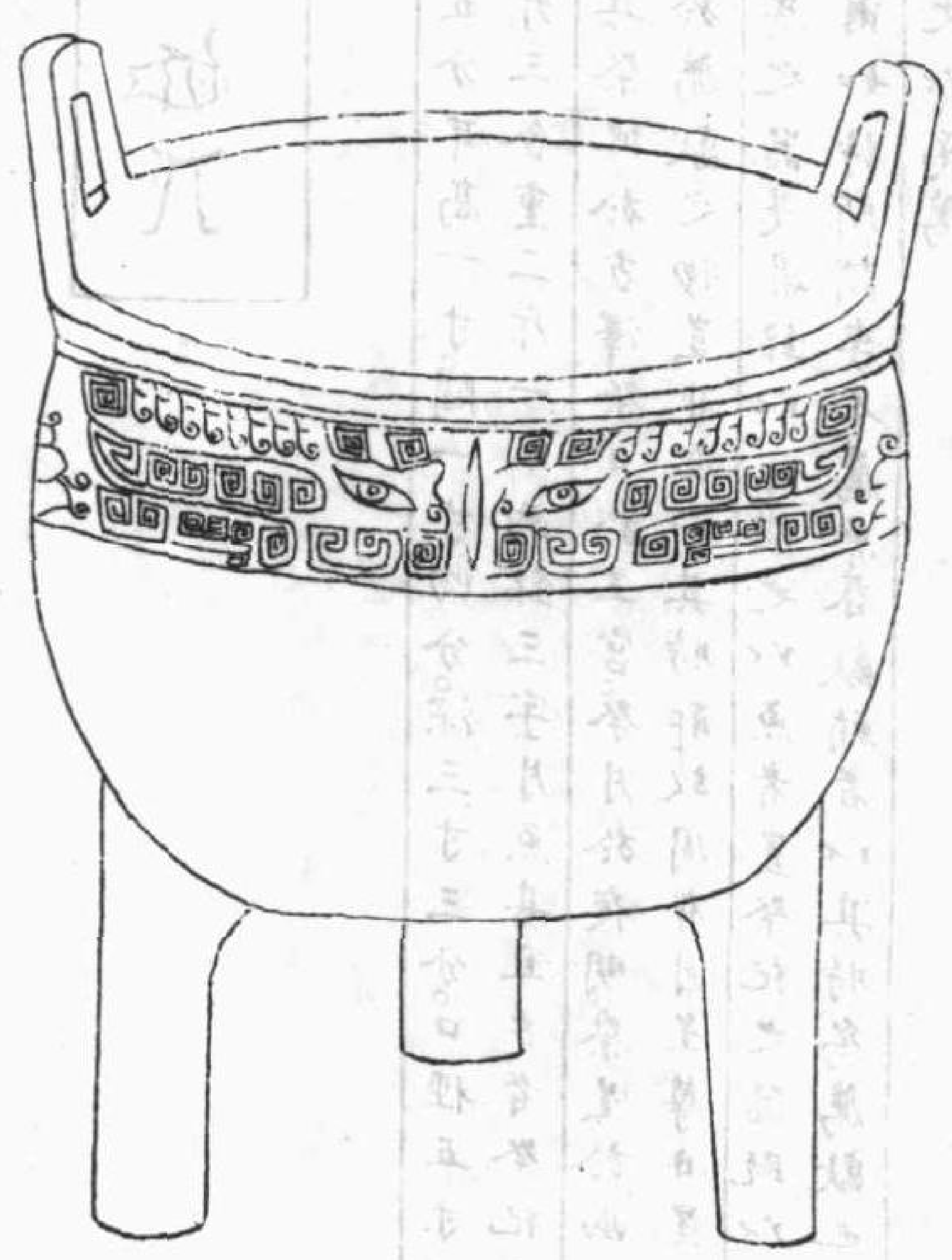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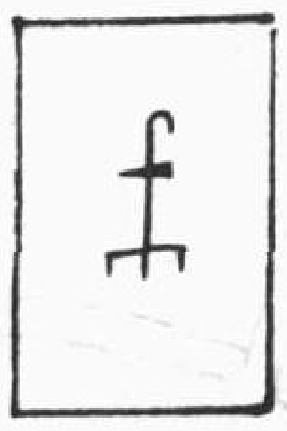
伯申作寶彝

右高五寸四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三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五寸七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五字。曰伯申者。於傳無見。蓋不可得而考矣。然是器有可得而論者。凡鼎彝之屬。莫不有文。或飾以雷篆雲紋。或錯以夔龍蟠螭之類。而此獨通體純素。製作朴古。意商尚質。其商人之爲乎。

商立戈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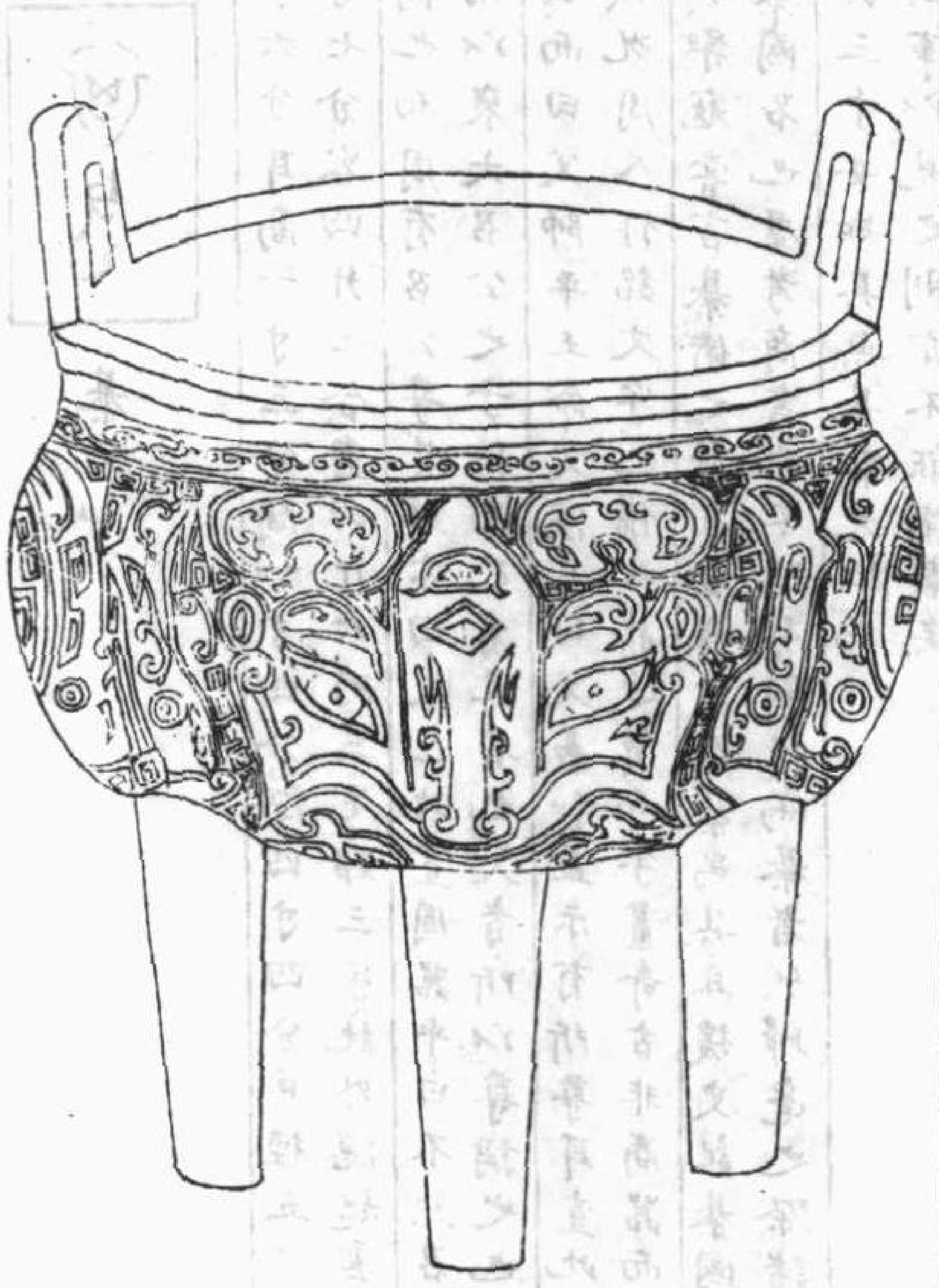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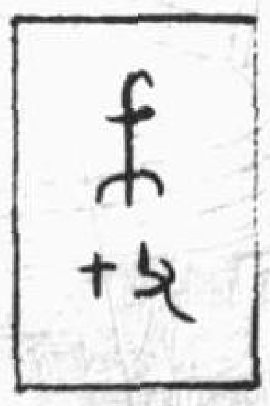
立戈形

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三寸七分。口徑四寸八分。腹徑五寸。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字。

商立戈父甲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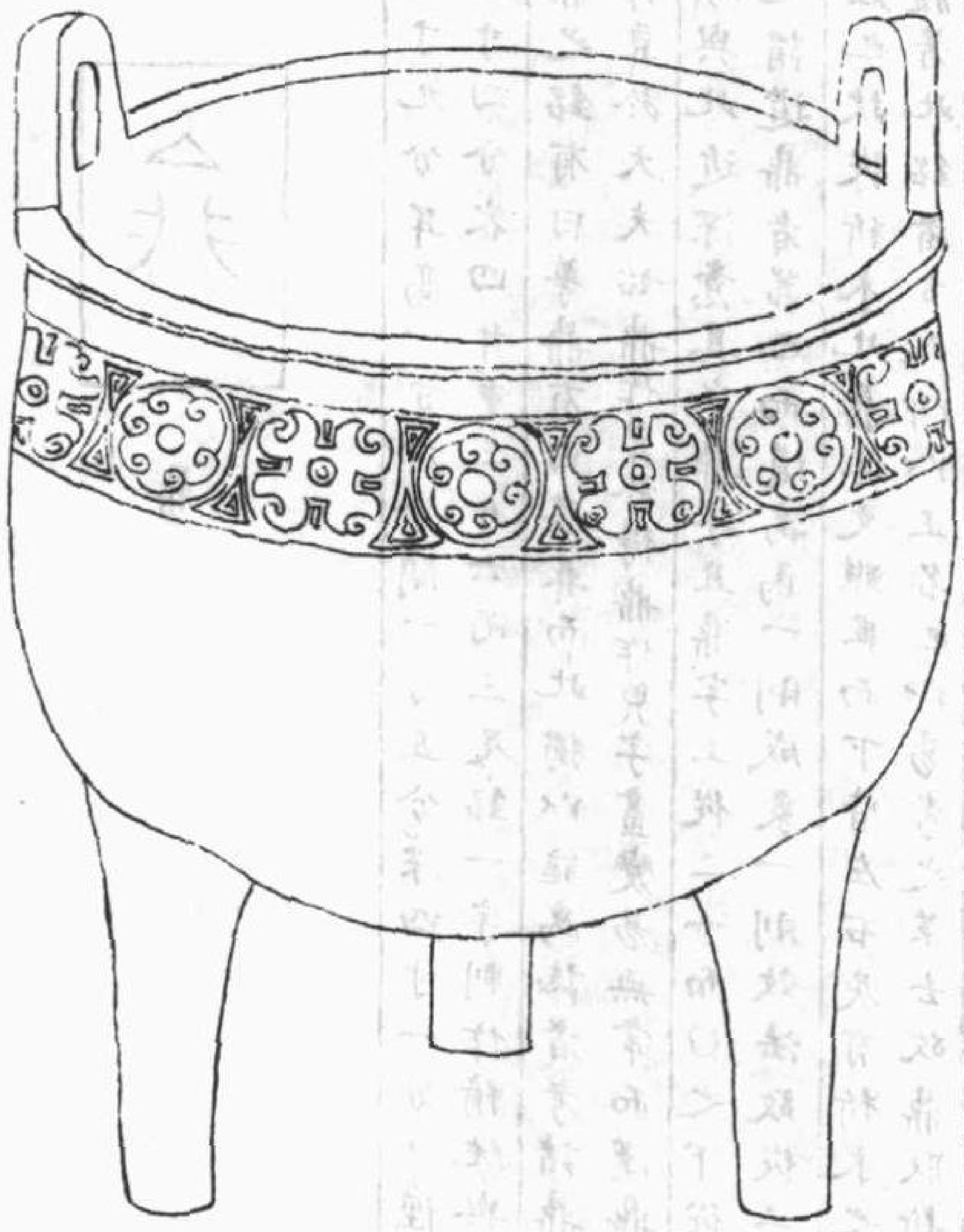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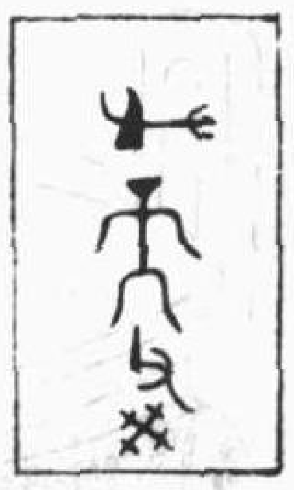
立戈形（父甲）

高五寸六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七分。容二升四合。重四斤七两。三足。銘三字。

商横戈父癸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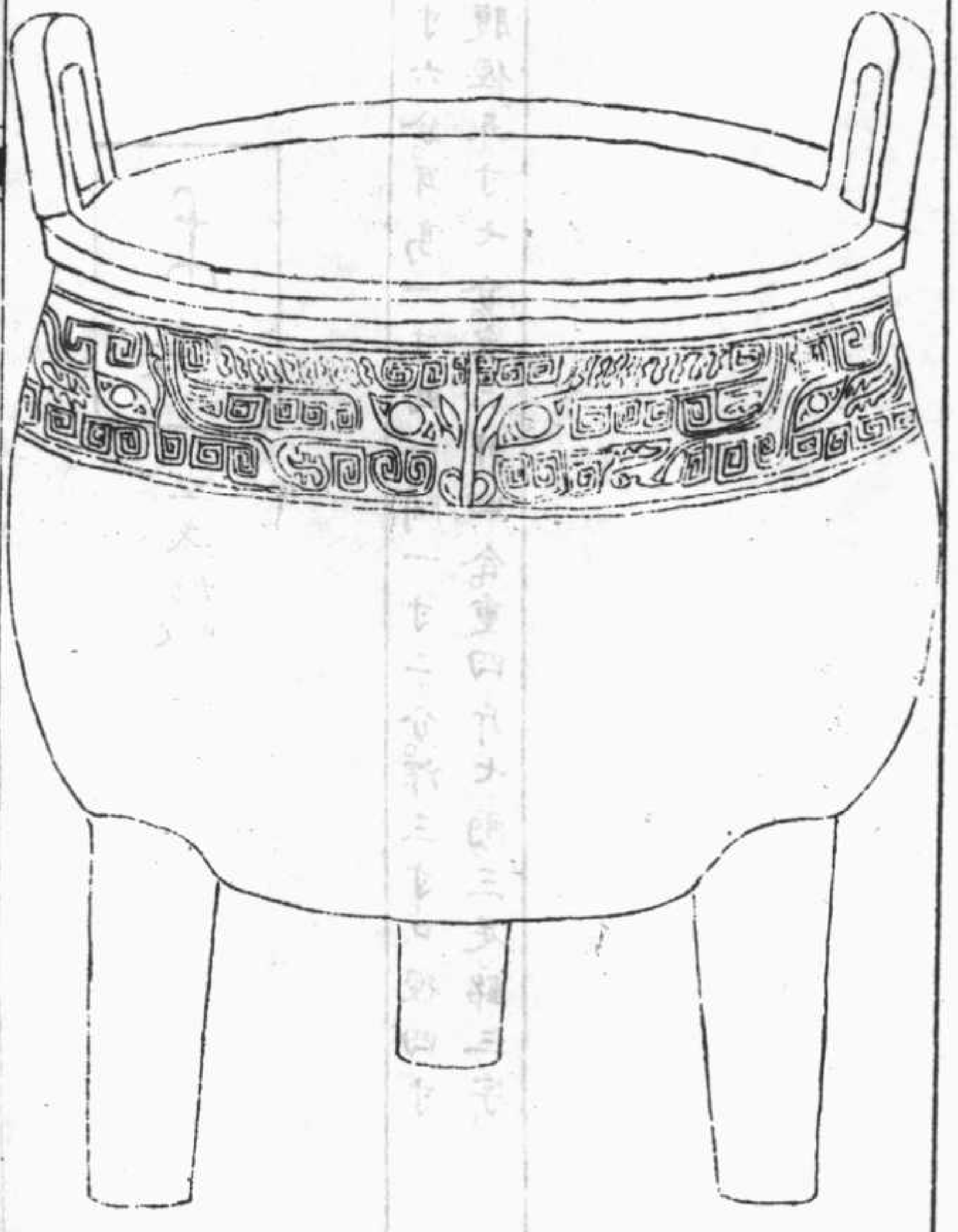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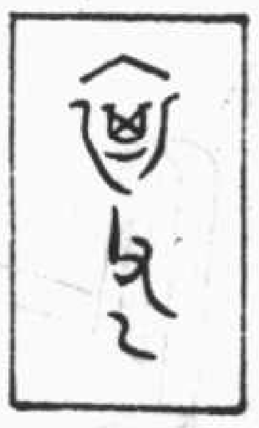
横戈形　孫父癸

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四分。闊一寸二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有半。重四斤七两。三足。銘四字。

右三器按禹後分封嘗有戈氏。説者或以戈爲姓。今考斯器。二作立戈。二作横戈。稽其銘欵。廼曰父甲。父癸。皆爲商號。則所謂戈者非禹之戈氏也。盖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於觚有立戈觚。於尊則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説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爲取小矣。其取爲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雖然戈所以敵物而勝之。故我之字從戈者。敵物之我也。非有勝物之智則不能敵物。非有立我之智則至於失我。古人託意。茲亦深矣。雖然議者謂春秋間徐子會齊侯。其所賂之鼎有曰甲父者遂指父甲以爲甲父。是大不然。夫杜氏以甲父爲古國名。故高平昌邑之東南有亭亦曰甲父亭。若乃父甲則商子孫追享其父者。故加父於上。以顯尊神之意。儻以爲甲父則是以國名變商號矣。遂就傅會之説。不可不察也。

商綦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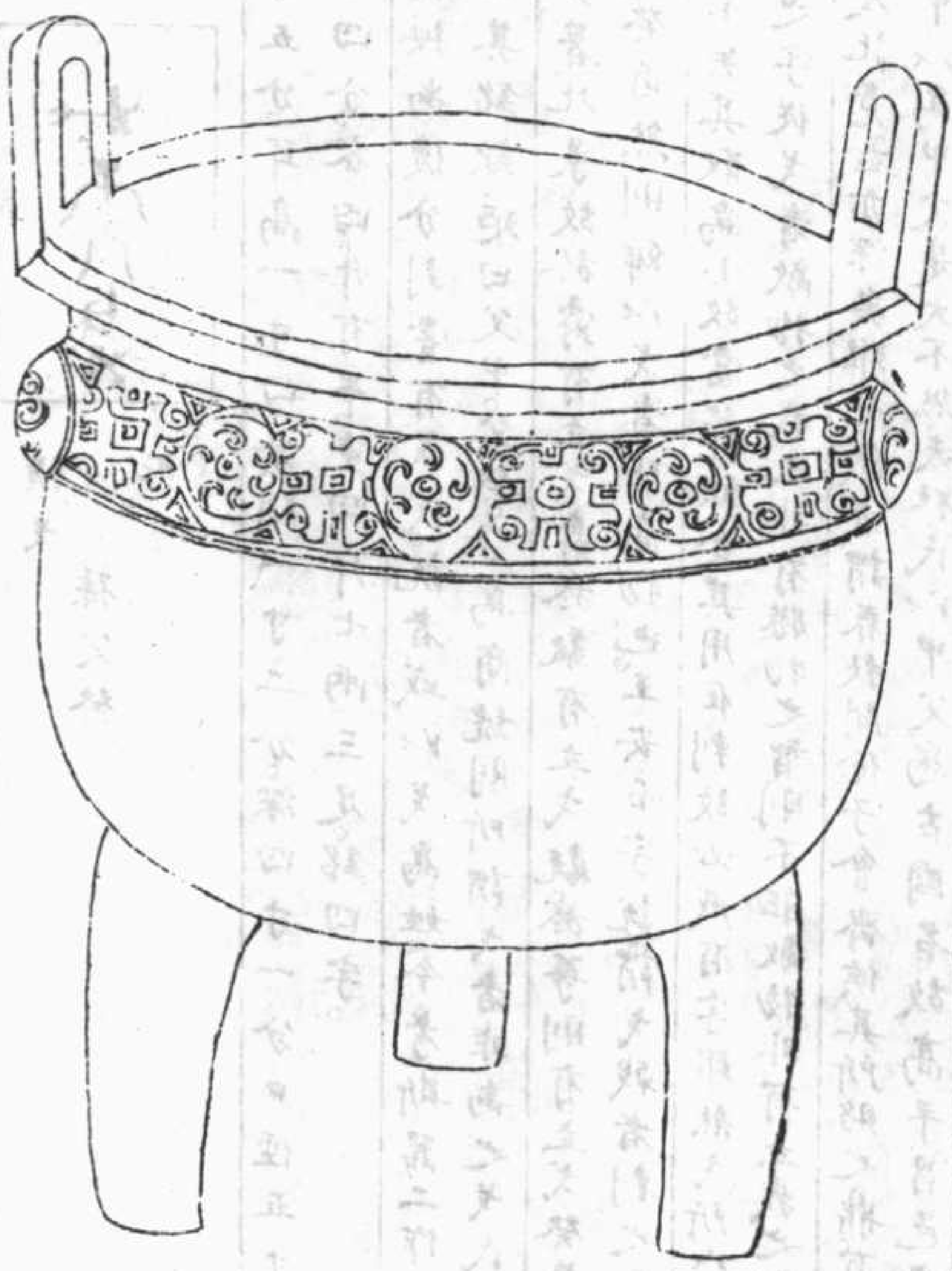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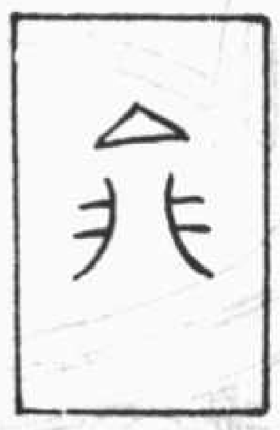
綦父乙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五寸九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七合重四斤六兩三足銘三字純外隱起雲雷狀

按父乙商也而周有召公尊其銘亦曰父乙此豈周器乎曰不然召公尊者周王用以褒大召公之子孫而乙者其名也父者所以尊稱之也如康王命畢公而曰父師平王命文侯而曰父義和蓋示有所尊耳豈此所謂父乙者哉況周人作銘文字已備此鼎近質而字畫奇古非商器而何曰綦者按列禦寇嘗言綦衛之箭而青釋者以綦爲其且援史記綦國之竹爲證則綦國名也歷考商書雖不聞有國之爲綦者然歸亳之際諸侯所會者至於三千安知其無綦耶大抵爲史者非因事以見之則亦不能備載矣

商象形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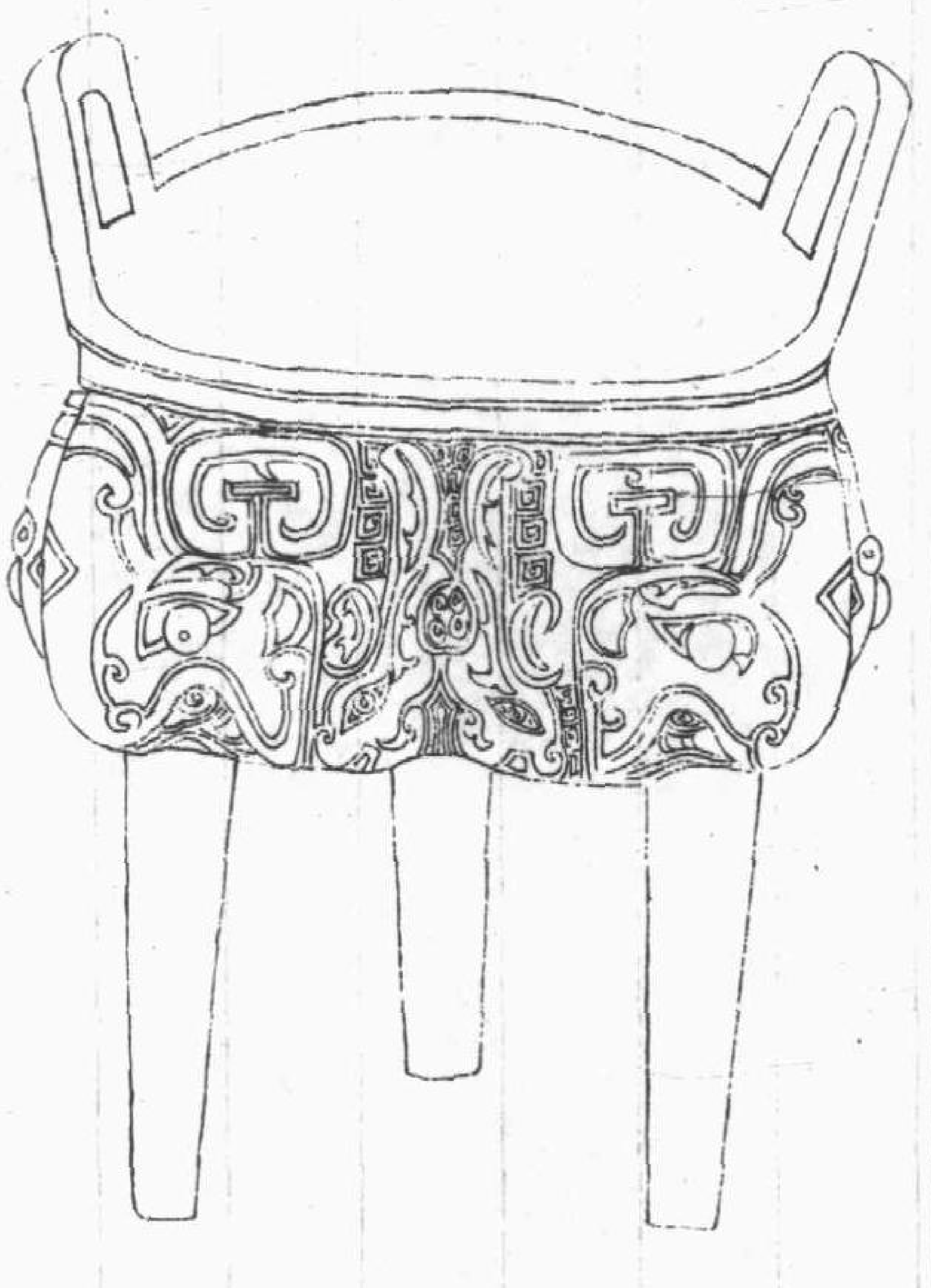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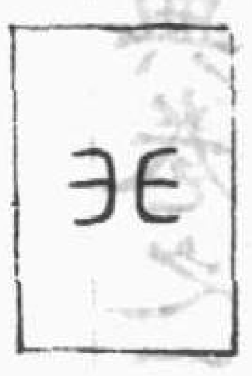


鼎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六寸四分容四升重三斤六兩三足銘一字制作精純與商辛鼎無異凡鼎之銘有曰尊鼎有曰尊彝而此獨以鼒爲誌者考諸鼎字於雍公緘鼎作貞於大夫始鼎作鼑於得鼎作貝字畫變易無常而漢鼎又作鼒其下體頗與此近深意其爲鼎字且鼎字上從二一而口之下從析木一陰一陽之謂道鼎者器也而道寓焉二則成象一則效法故從二一以木巽火烹飪也故從析木此鼎其文雖異而下皆左右有析木之意深得古書之體著此銘者古人所以正名也以易考之革去故鼎取新又見其新新不窮之義

商公非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非

右高五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三分深三寸口徑五寸腹徑五寸六分容二升二合重二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一字曰非非者蓋作器人之名氏也其形制則類立戈父甲鼎實惟商器按史記有非子爲周孝王主馬者其去商遠甚爲不侔惟公劉五世孫公非者考其時正與祖甲相近則當爲公非矣

三足鼎劉向説苑君道篇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随形響之效聲者也六鼎宋史本紀宣和元年蔡京等進安州所得商六鼎洛鼎廣川書跋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太府權量爲斤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諴作尊鼎原父以丁爲寧其説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爲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諴周古史考曰周公營作下都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昔蔡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爾或謂周之十四月爲夏之二月元命包曰夏以十三月爲正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曾二十四月曾梁之民歸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牙曰四十二月之科一依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爲數其時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小傳盡書以月此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説得此趙明誠金石録右鼎銘劉原父得於商雒銘云維十有四月蔡君謨嘗問原父十有四月者何原父不能對呂氏考古圖云古器銘多有是語或云十三月或云十九月疑人君即位居喪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余嘗考之古人君即位明年稱元年蓋無踰年不改元之事又余所藏牧敦銘有云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以此知呂氏之説非是蓋古語有不可曉者闕之可也元王惲秋澗集商鼎歌（并序）燕士張君文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贏餘即購求古器書畫爲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彝敦卣及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藻識遇夫奇妙不惜資貨期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惜暇則明窻棐几展布陳列逌沾沾而喜曰古人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精諸賢之純粹

令吾何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稽古尚友之誠静觀適懷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面視晋楚之富趙孟之貴不啻如雲烟之過目遇佳客蹕門焚香煮茗盡發秘藏爲序説家數評論優劣雍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是稱也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閣諸名勝詩詠喜爲序其平生濬癖仍以古調歌之其辭曰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鑠只緣近古俗忠厚象形作器窮精鑿敦彝鐘鼎賜臣工重比謚贈縻天爵當時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寥索蒼銅不逐太社亡千古流傳誇瀨璽供佛牀頭夜壑深物歸所好得真托張君稽古負精識入手摩挲三嘆息兩耳高撑足共三六乳附腹何的歷饕餮繞腹雖雷紋紫翠英英帳猶濕細觀欵識商父丁堯玉南金非所惜平生濬癖心不足此日大嚼情暢適摸形遠紹考古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華叟負謅湯高宗肜祭雉雊禹黄金塗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已陳迹一朝恍堕三毫間神明之器今目繫或象沉烟讀誥盤或把殷彝奠巖石尚友直撰三代英平生閲古心方畢王貴齋甲寅纂商鼎歌壽滿介軒乗興而来適值中生之旦知心既久可無頌曾之章僭成調鼎之歌仰侑壽卮之祝　光霽樓前春正長梅花已作鼎彝香旋傀同指南極瑞客

星高映屏星光。我聞陰陽根太極。天以中和生萬物。正通之氣鍾爲人。亦以中和融盛德。中和時候出大賢。平生學力全其天。花溪上接丹溪派。毅齋衣鉢曾親傳。嚴亦毅齋之仕國。曾以踈横扁其室。先生亦有梅兩株。即日架亭名玉立。梅花本不貪春風。清操凜凜專窮冬。浮花落盡真實見。微酸一點心事同。愛君愛國丹心折。何意平分風與月。去年拯民魚鼈中。令見桑麻已萌達。桐山高〻桐水長。梅花兩度流餘芳。小摘青青祝公壽。和羹滋味須先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仲宗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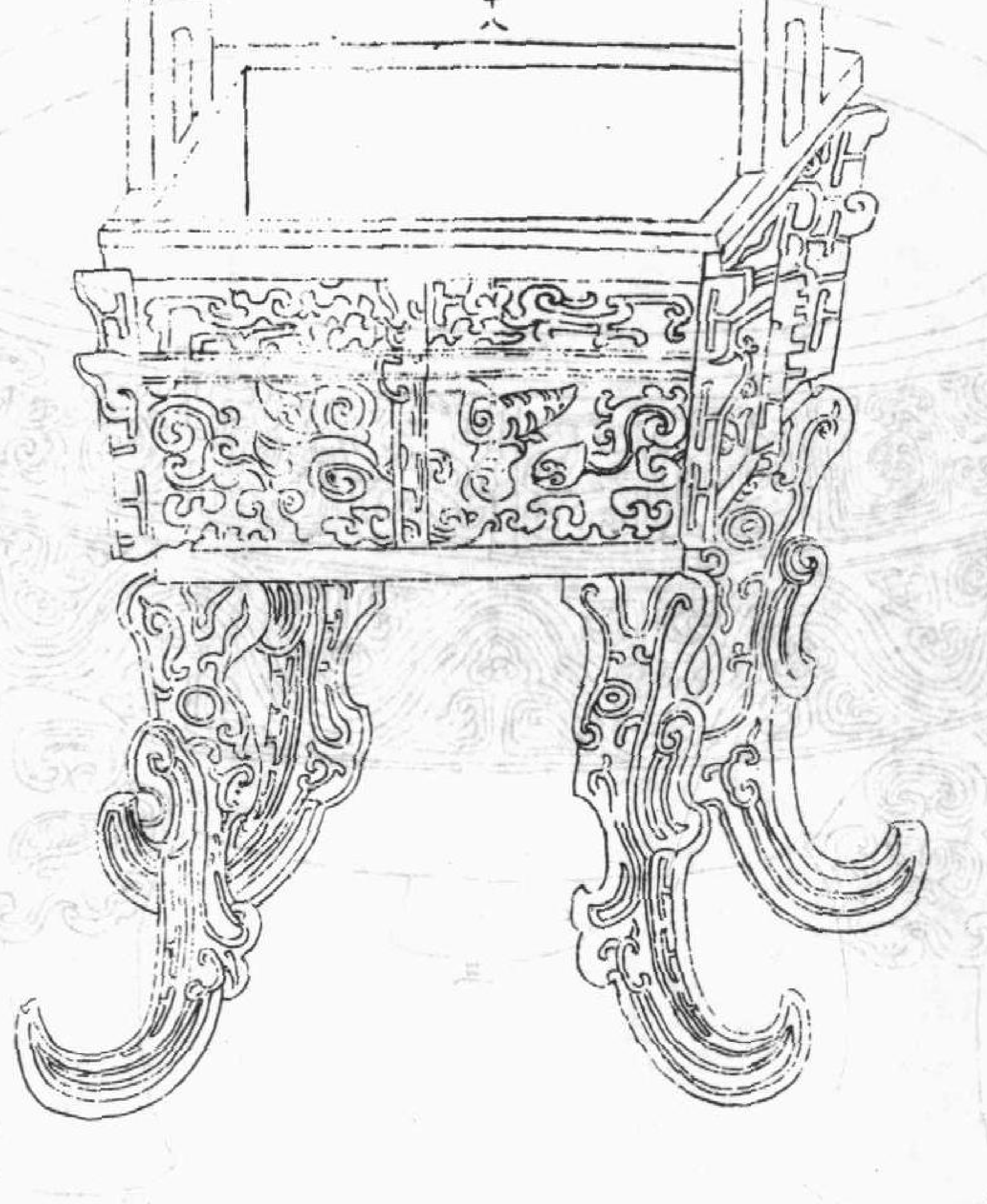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十九梗

鼎

周鼎

周文王鼎（减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圅𠕓乍文王障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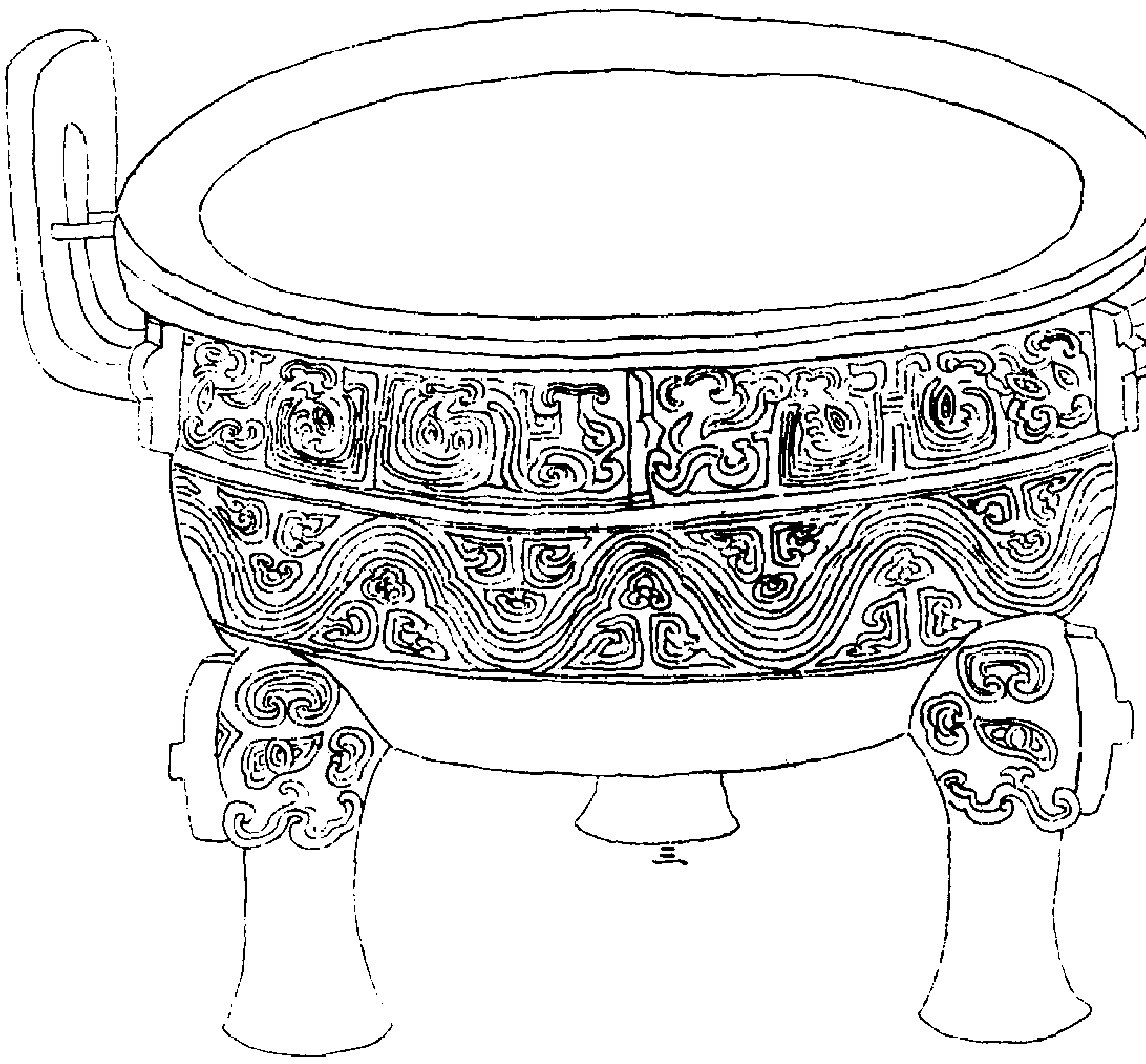
魯公作文王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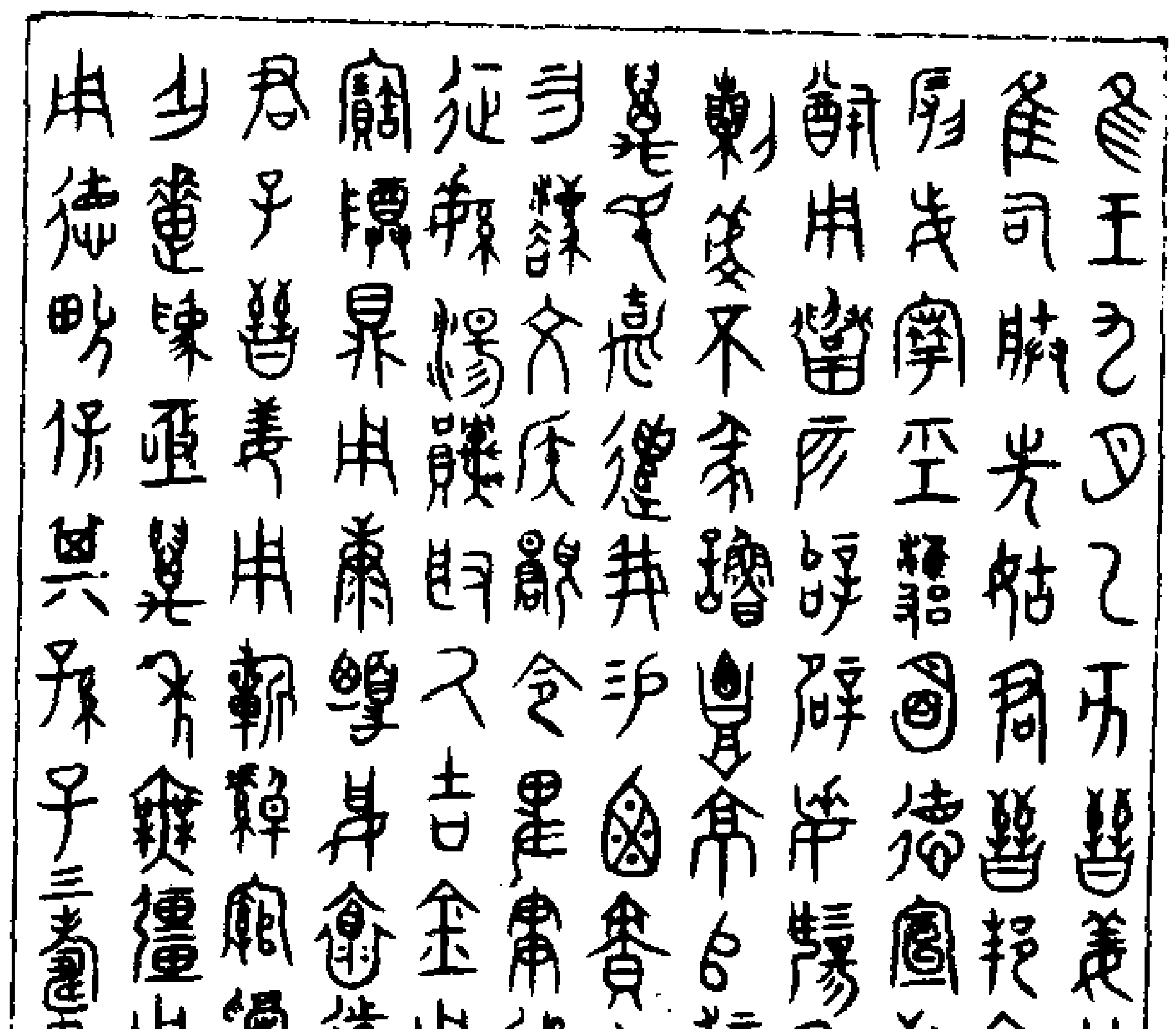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二寸深五寸八分口徑長六寸一分闊四寸三分腹徑長六寸三分闊四寸五分容三升有半重一十二斤三兩

四足銘七字按鹵字許慎說文云從西省象鹽形鹵即魯字也古尚書魯作旅古之文字形聲假借如鄦作許咎作皋繆作穆之類是也尊說文云酒器也從酋廾以奉之今尊傍加阜乃阜字從阜者蓋取高大之意彝說文云宗廟常器也從糸糸綦也廾持米器中實也彑聲也今彝其首作㔾者乃王也其左作點者象米形也右作幺者糸也下作𠬞者廾也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今考其銘識文畫尚類于商則知周公之時去商未遠故篆體未有變者以是推之則此爲周公作祭文王之器無疑其制足象蜼形上爲鼻下爲尾高而且長其兩耳亦鏤蜼文蜼之爲物爾雅以謂禺屬昂鼻而長尾尾有兩岐遇雨則以尾塞其鼻蓋取其有智衮冕繡宗彝之章而以虎蜼亦此義也其身四周隱起獸面蓋饕餮之象也古者鑄鼎象物以知神姦鼎設此象蓋亦飲食之戒銘曰尊彝者舉禮器之總名而已是鼎也仲忽於元祐間進之奇古可愛足以冠周器屬儒扶持異端輒稱壇基之物以請罪爲方當紹述先烈作新大政故用聖道朋邪以彰寶器俾一時純正不沮於朝異代神奇復顯於世豈不快哉

周晉姜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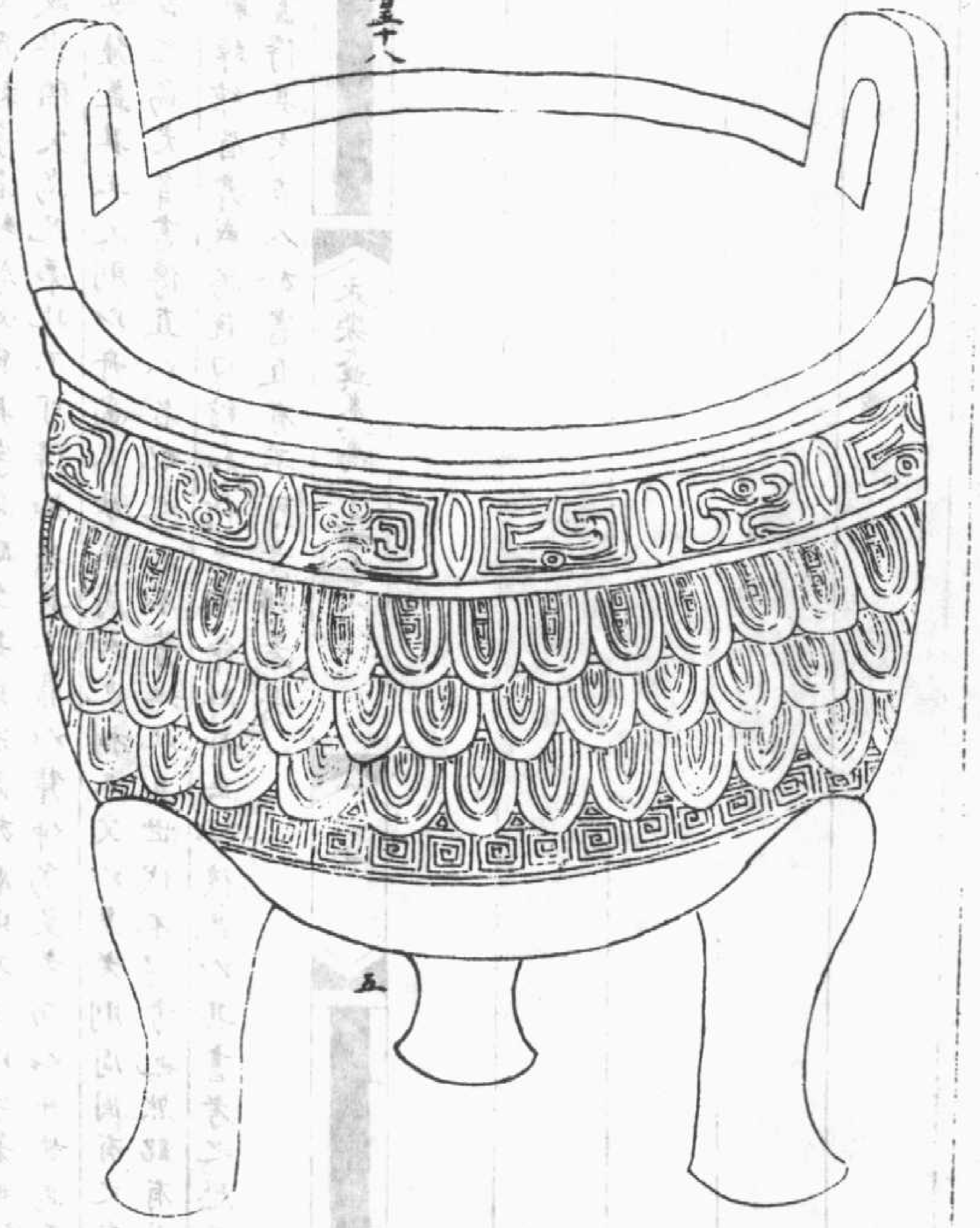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敢妄寧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招所辟辟妥揚乃光烈虔不墜諲覃事以嬖我萬民嘉遣我錫虎責十兩勿廢文侯頵命俾貫通弘征綏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頌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蘄綽綰眉壽作惠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畯保其孫子三壽是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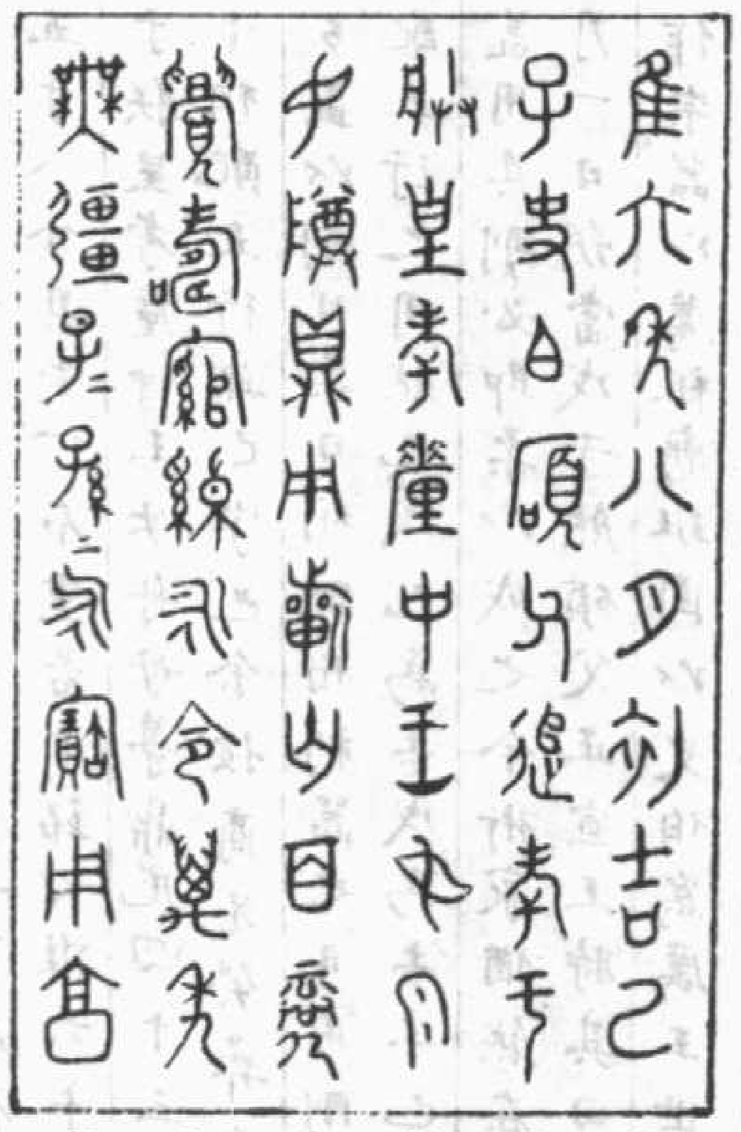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三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二寸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四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一升重七十七斤二兩三足銘一百二十有一字晉姜齊侯宗女姜氏以其妻晉文侯故曰晉姜觀其始言君晉邦取其寡小君之稱以正其名中叙文侯威貫通洪任綏湯原以顯己之有助迨其末也又言保其孫子三壽是利則三壽者與詩人言三壽作朋同意蓋晉姜觀其始特保我子孫而外之三卿亦冀壽考也款識條理有周書誓誥之辭而又字畫妙絕可以爲一時之冠廣川書跋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其容若干以合周律當爲權若干爲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爲制則嘗晉國不知其爲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惟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爲晉鼎矣然則其謂晉姜則齊女也春秋時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大姜平公則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間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爾少姜早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猶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其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今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爲法不獨魯也考於禮制鼎者或以冥事亦

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禮則有之故其大者爲膚鼎惟膚則享脩體也晉姜之作殆膚鼎謂邪（膷音香牛臛臐音熏羊臛膮音梟豕臛見內則）

周伯碩父鼎

宣和博古圖





惟六年八月初吉己
子史伯碩父追孝于
朕皇考釐仲王母乳
母尊鼎用祈丐百祿
眉壽綰綽永命萬年
無疆子孫永寶用享

右高一尺六寸九分耳高四寸四分闊四寸八分深九寸九分口徑一尺六寸八分腹徑一尺七寸九分容九斗五合重一百二十斤八兩三足銘五十字耳足皆素純緣之外飾以蟠夔腹間比以鱗紋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曰子史伯碩父者伯碩父雖不見於經傳然周有太史內史之官謂之子史則稱於父曰子舉其官曰史而伯碩父則又其名也曰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乳母者用昭孝享于其考妣也釐謚也而曰釐仲者蓋古人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則仲疑其族也若王母乳母則追孝皇考而并及之其曰綰綽則祝以優裕之辭耳東觀餘論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爲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也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異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碩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碩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爲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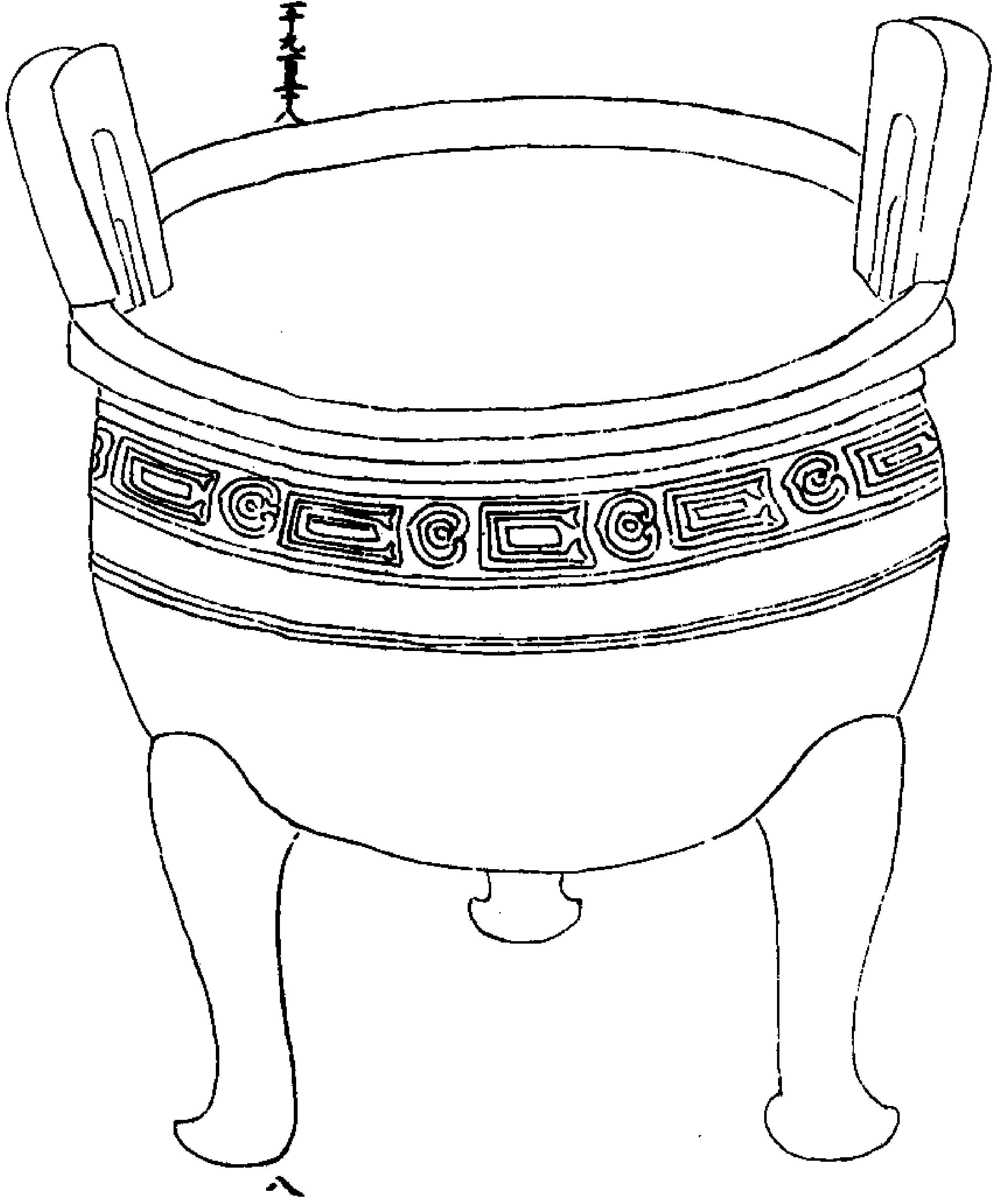
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虢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爲史而晉之伯石乃揚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代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姒號曰周室三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寅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廣川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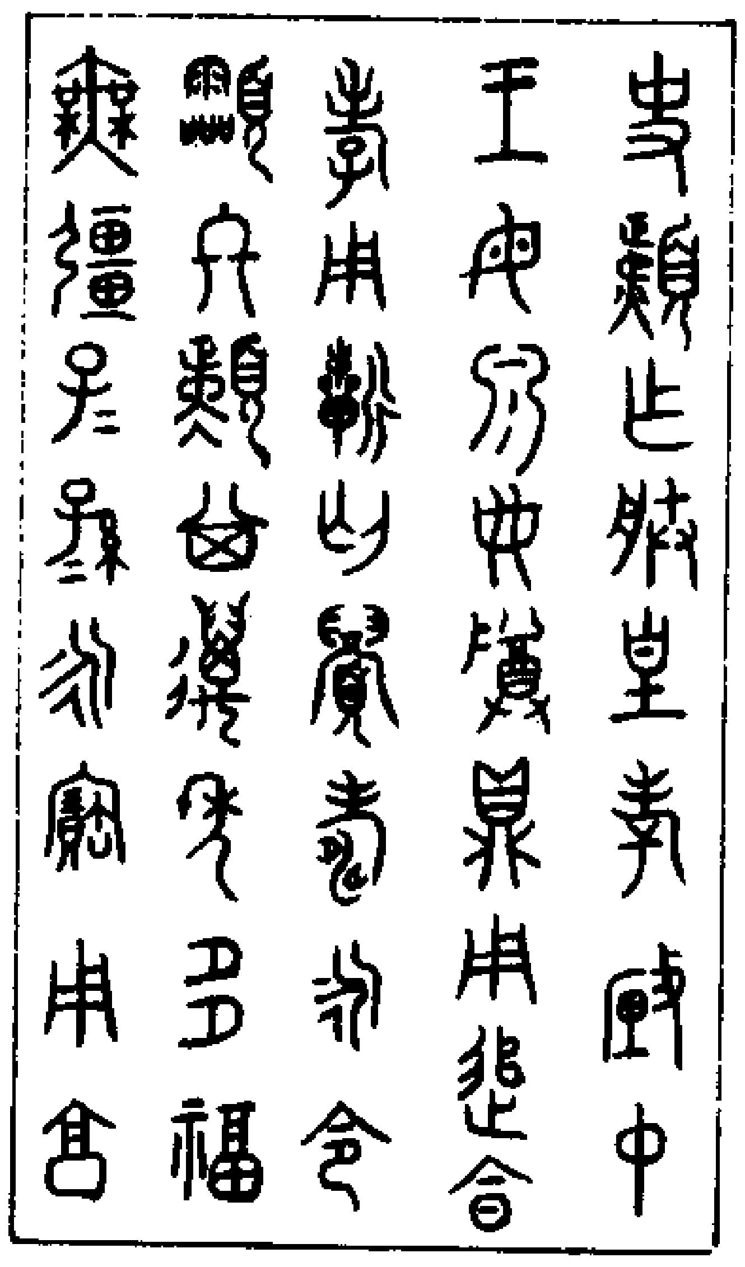
史伯碩父鼎銘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虢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所極并其形制圖爲其一高尺有七寸八分深尺有一寸二分徑尺

六寸九分受一石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八分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石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史伯碩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字剥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五行無己字也余按商兄癸彝爲丁子周戩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剛日柔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剛則以柔配之用柔則亦以剛爲配五行之用然也戊己爲土戊爲土生己爲土臧剛日不用而以己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卯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臣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厲祖廟班固以史伯爲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爲在厲王時矣今官庫有史頡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爲頡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爲配至其與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頡或與碩父爲兄弟此不可得知矣其二鼎以釐仲爲皇考而以舟母爲王母釐蓋其王父則以舟爲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爲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考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爲說曰綽如祈天永命綰如無裕後昆以其書考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宜有不可意得者矣

周史頌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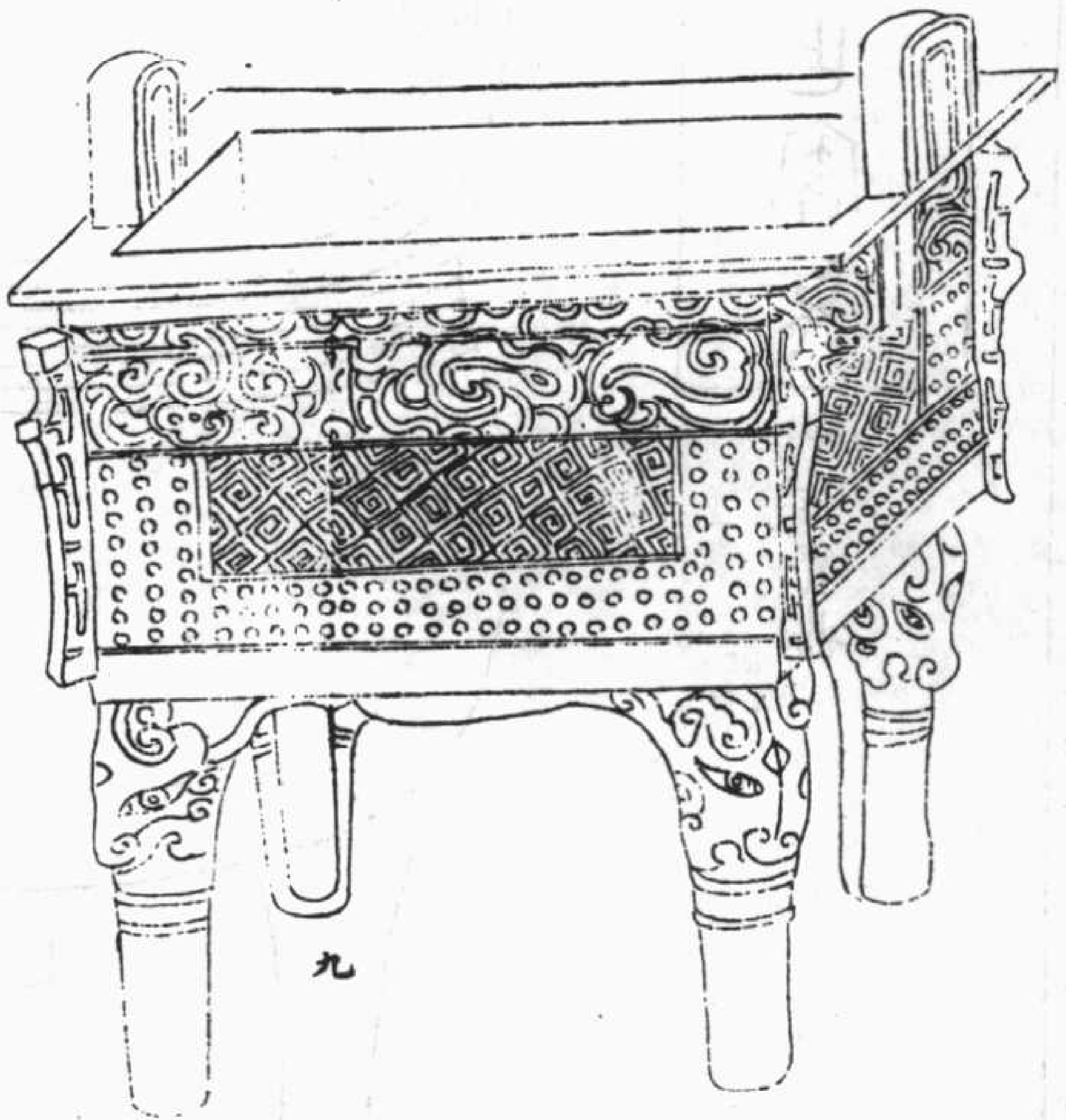


史頌作朕皇考釐仲
王母孔母尊鼎用追享
孝用蘄匄眉壽永命
令終頌其萬年多福
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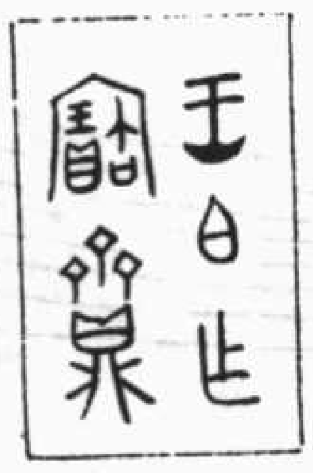
右高一尺四寸六分耳高三寸九分闊四寸三分深九寸五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六分容六斗二升三合重七十六斤一兩銘四十三

字耳足純素純緣之下以雷紋爲飾曰史頊者雖不見於經傳蓋史則言其官頊則疑其名是器與前伯碩父鼎言其考妣謚號大率相類然所異者此鼎差小特不紀其歲月雖辭有詳畧器有小大不害其爲同是一時之物也

周王伯鼎　宣和博古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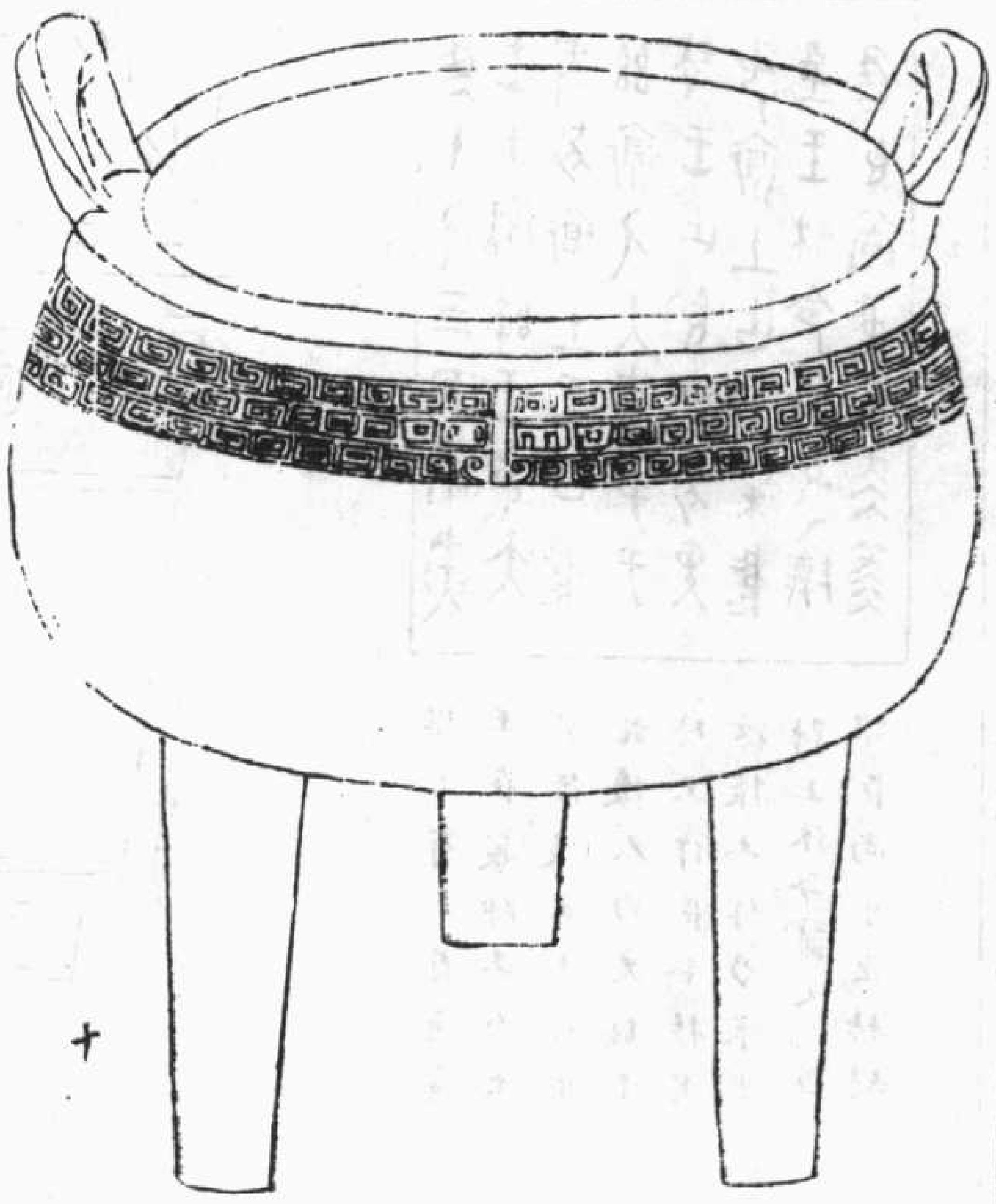


王伯作
寶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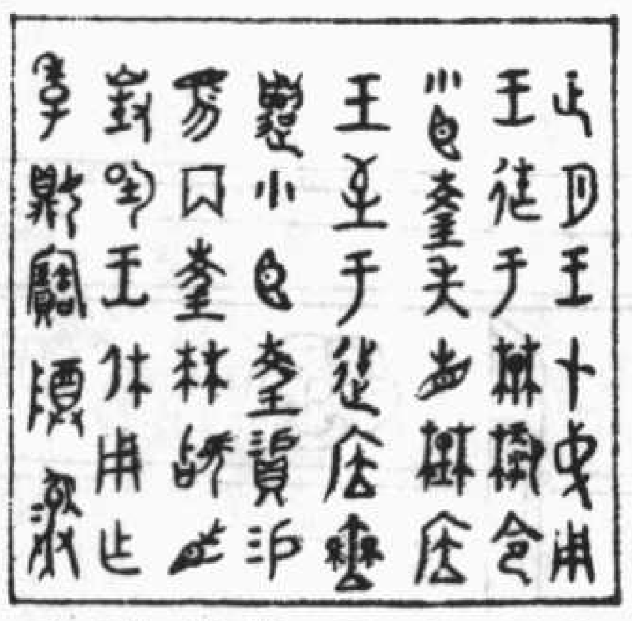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三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口徑長四寸七分闊三寸四分腹徑長五寸闊三寸六分容一升六合重三斤四兩四足銘六字按史傳有曰史伯者著其姓也有曰鄭伯者舉其國也有曰僖伯者稱其謚也今此伯謂之王以爲謚則王不可爲謚以爲國則王未嘗名國以爲姓則三代之間未見王姓而顯者惟武王初定商以九鼎寶玉封諸侯而書序先商之後亦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然則王伯者疑其爲王之伯

父也曰寶盤者考諸周禮雖有掌玉盤之官然形制訖無所考以其方而四足與諸方鼎悉類故附於鼎云

周季娟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



正月王在成周
王徙于楚麓令
小臣夌先見楚居
王至于徙居廡
遣小臣夌錫貝錫
馬兩夌拜稽首
對揚王休用作
季娟寶尊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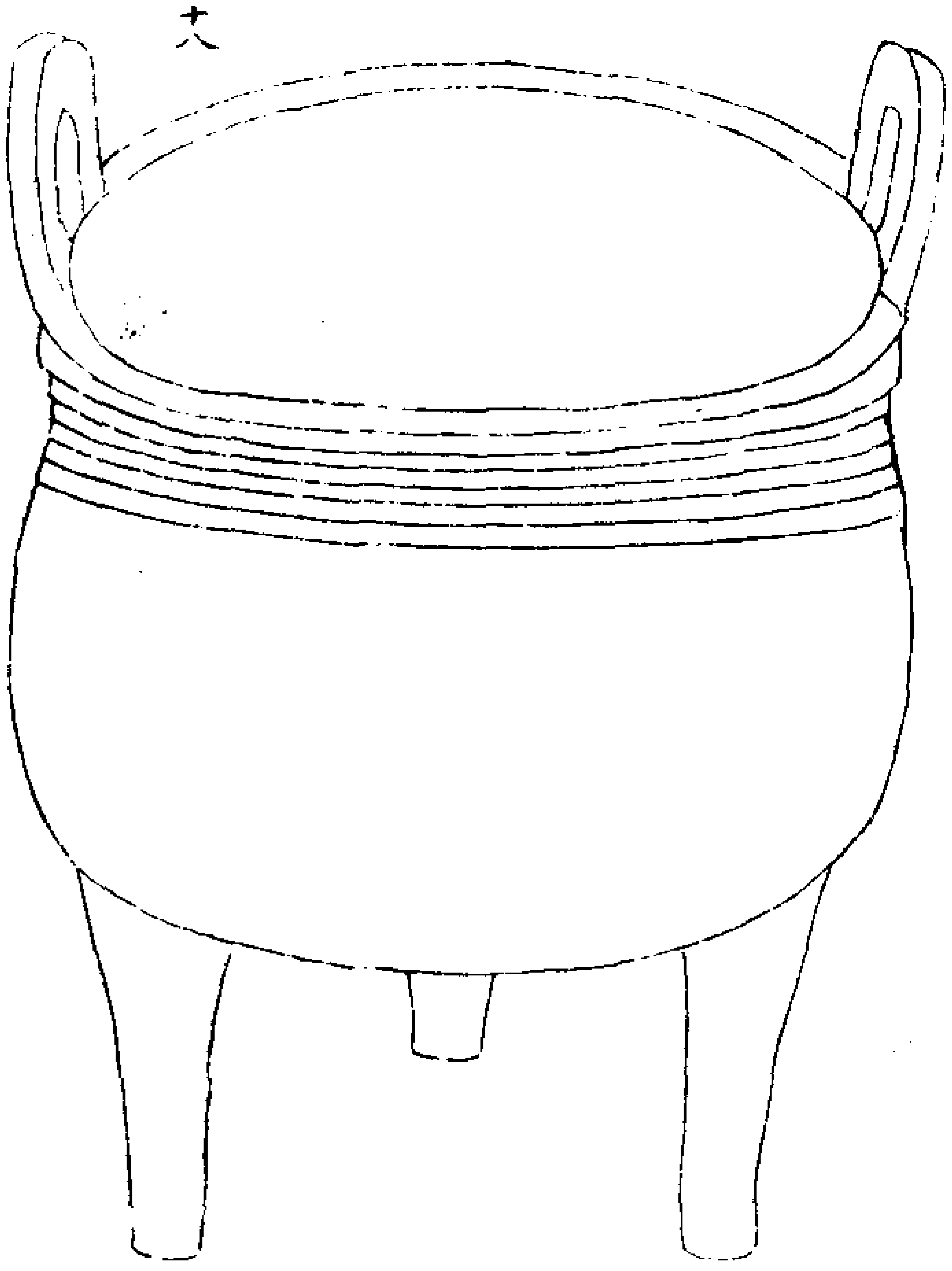
右高五寸五分耳高一寸闊一寸二分深三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腹徑五寸八分容三升重三斤二兩三足銘四十九字昔康王命作冊畢曰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麓說文以爲守山林吏又曰林屬於山爲麓則徙于楚麓者謂其山之林麓蓋如書言大麓之類王欲徙楚先命小臣夌往見以相其居至于居也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賞之曰季娟者說文娟通作妘以謂祝融之後姓也富辰嘗舉叔妘而韋昭亦以妘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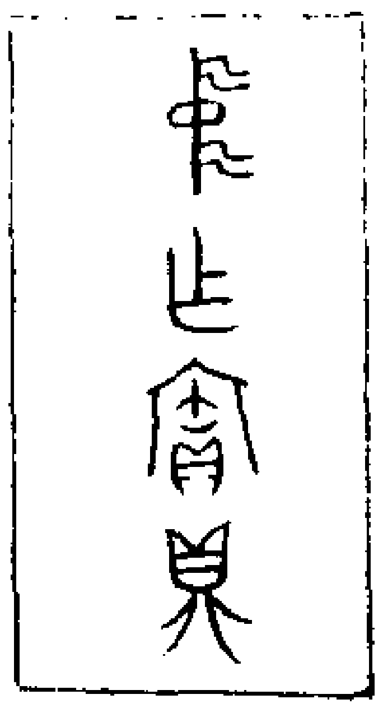
姒姓之女。則損乃其妃也。曰季者。又特言其序耳。言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也。

周中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中作寶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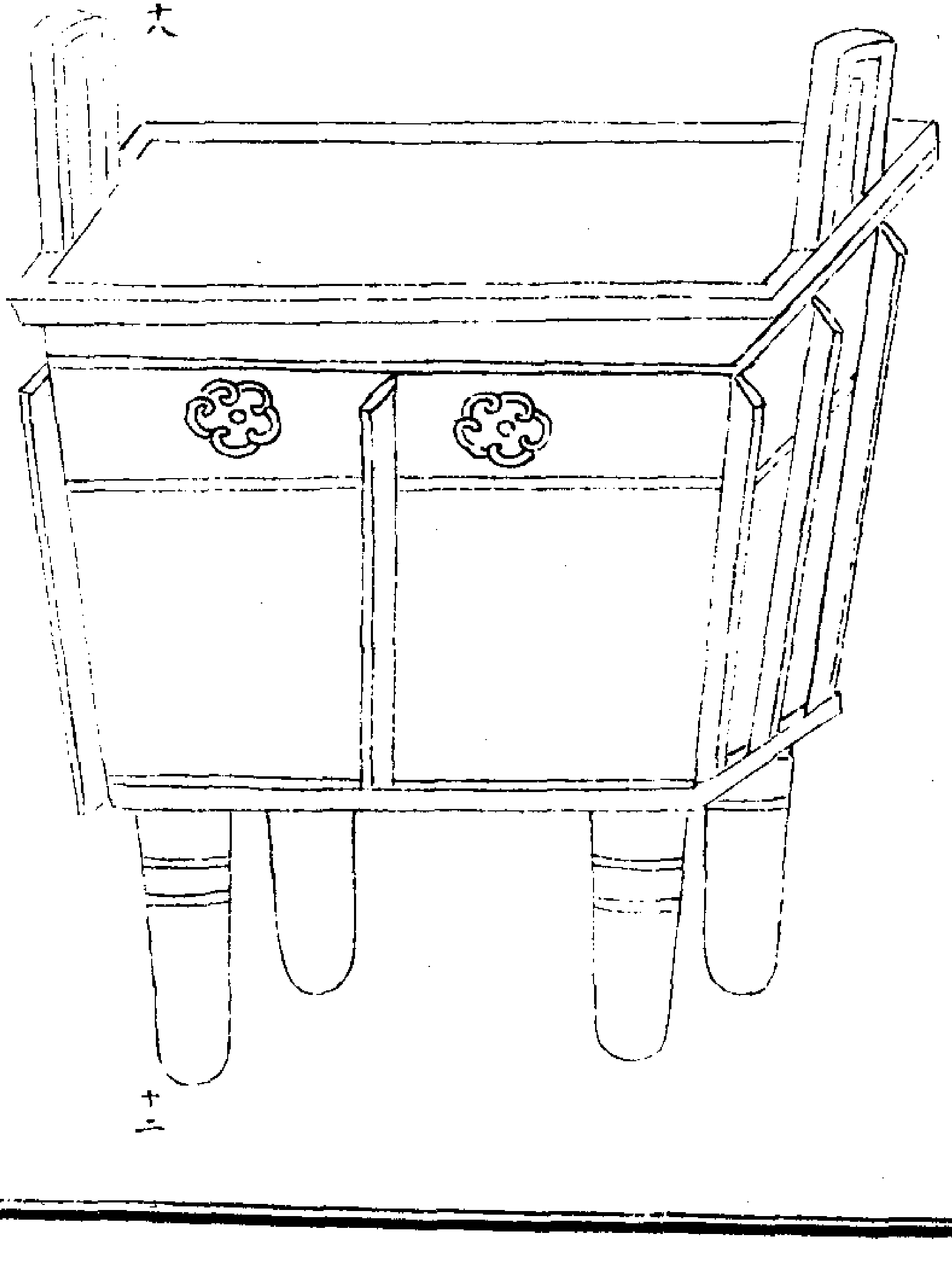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一分。口徑八寸七分。腹徑九寸五分。容一斗五升。重九斤四兩。三足。銘四字曰中作寶鼎。純素不加文縷。與父乙中甗南宮中鼎皆出一手。特南宮中鼎銘文僅百字。其略曰王命中先相南國。則知是器皆中一時之制也。銅色沁暈如碧玉。製作典古。在周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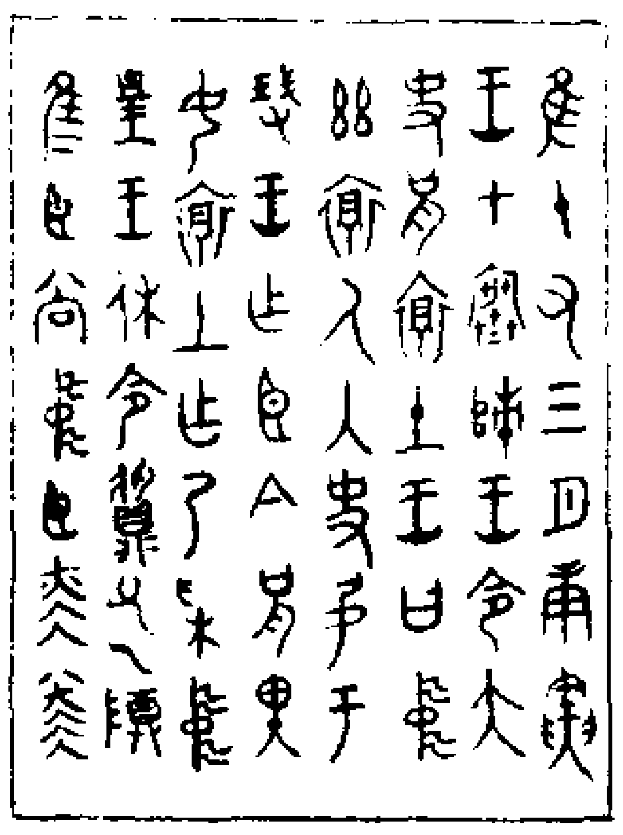
最爲純厚者焉

周南宮中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十有三月庚寅

王在寒師王命太

史括褱土王曰中

茲褱人內史錫于

珷王作臣今括畀

汝褱土作乃采中

對王休命䵼父乙尊

惟臣尚中臣赫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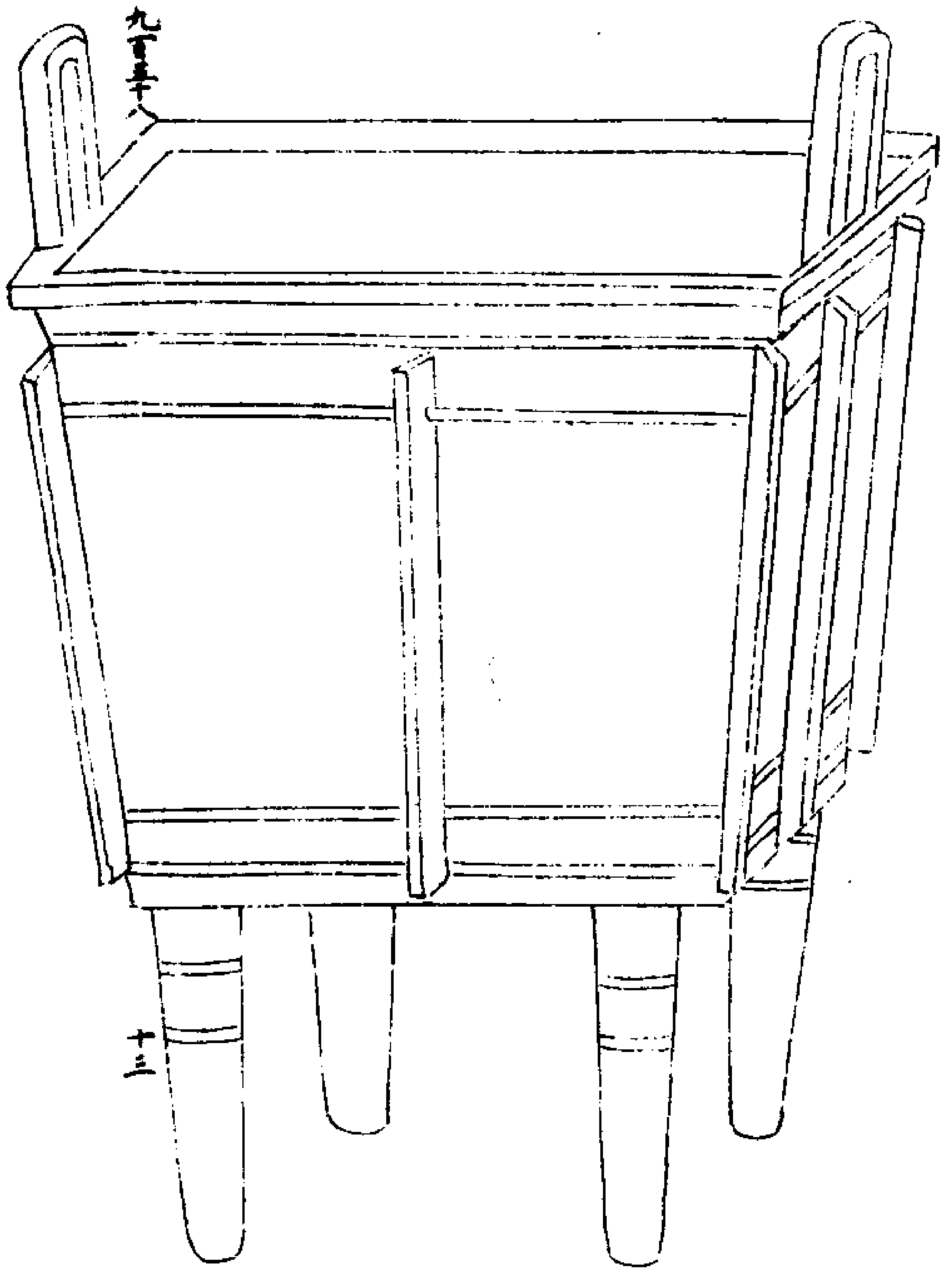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五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七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四分。腹徑長七寸一分。闊五寸三分。容七升五合。重一十斤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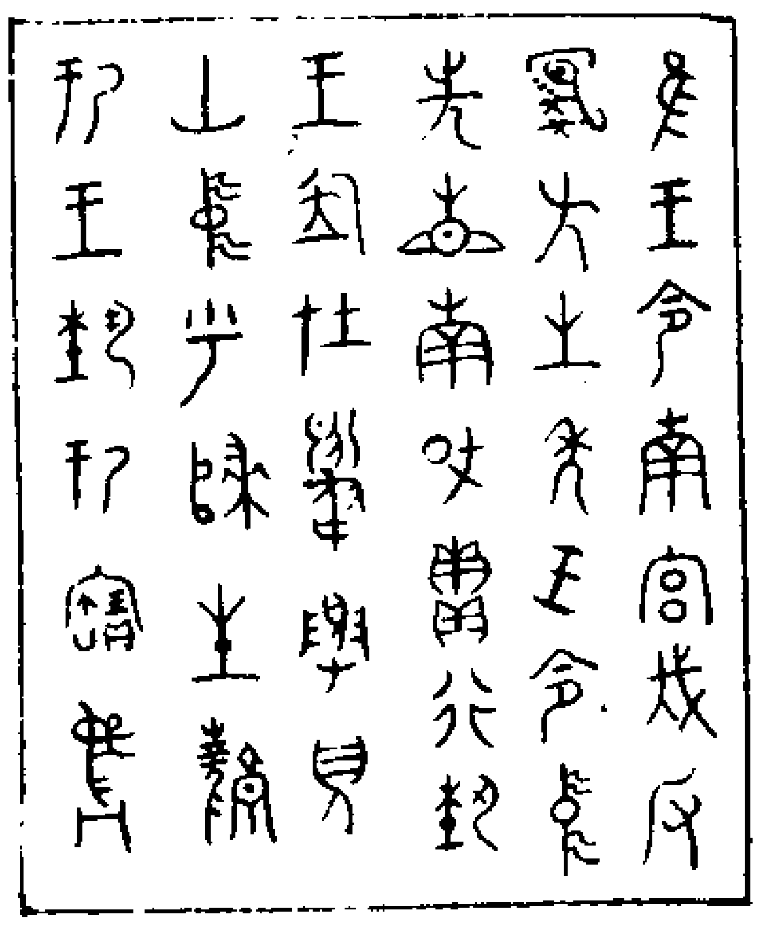
足。銘五

十七字

周南宮中鼎二（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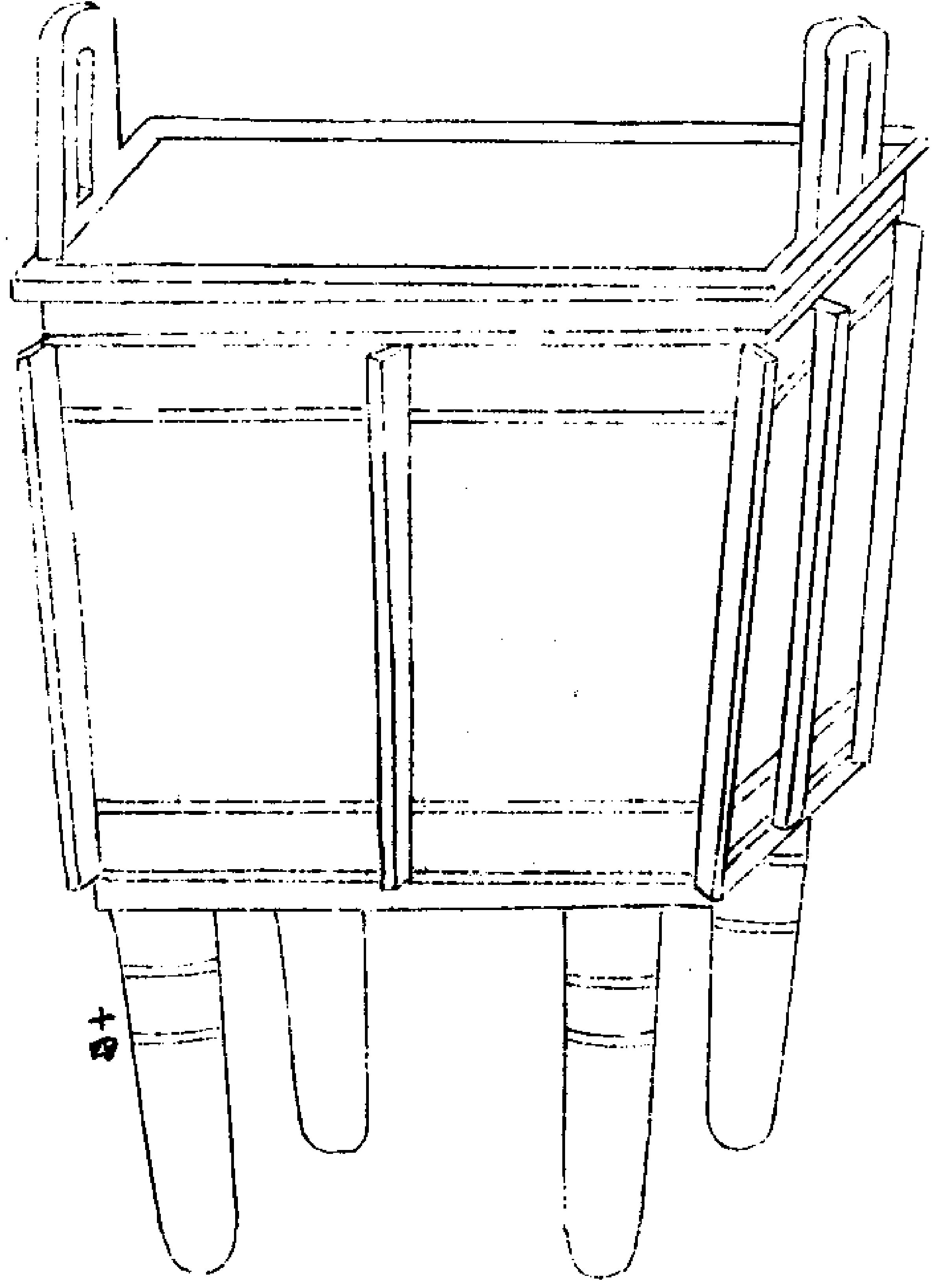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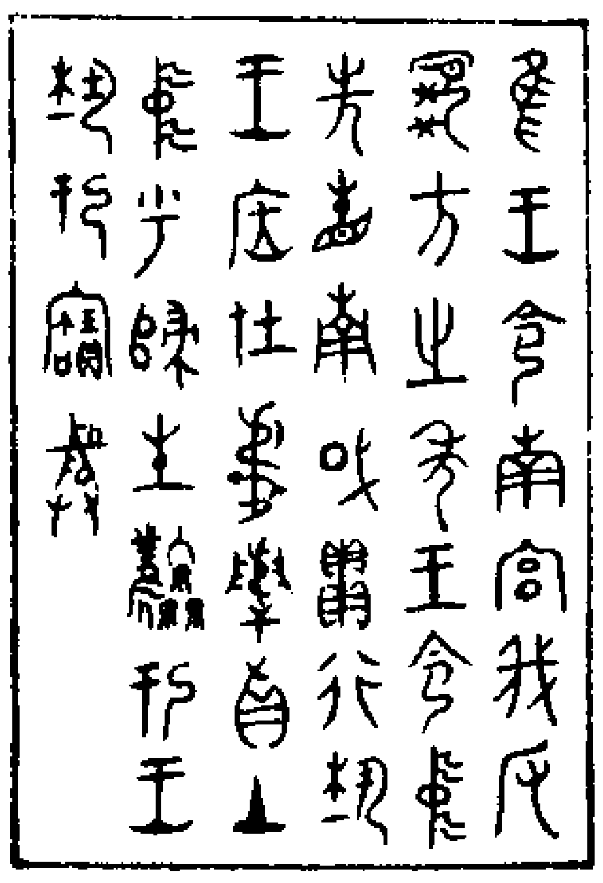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執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刊王執刊寶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八分深五寸三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五寸九分闊五寸一分容五升五合重八斤四兩四足銘三十九字

周南宮中鼎三（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惟王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命中先相南國貫行執王居在射圃真山中呼歸生原刊王執刊寶彝

右高八寸四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一寸五分深五寸四分口徑長六寸闊五寸二分腹徑長六寸闊五寸容五升有半重一十斤四足銘三十九字

右三器以南宮爲氏者在周有之如書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中則其名耳然名氏同而款識或異曰作乃釆者蓋釆事也命以主事則因爲此

（鼎而勒之銘也。其曰。伐虎方之年者虎方。猶鬼方也。虎爲西方之獸。是必因西征而昭其功以銘之也。三鼎形模。大畧相類。至其銘文間有不可知者則闕疑以待博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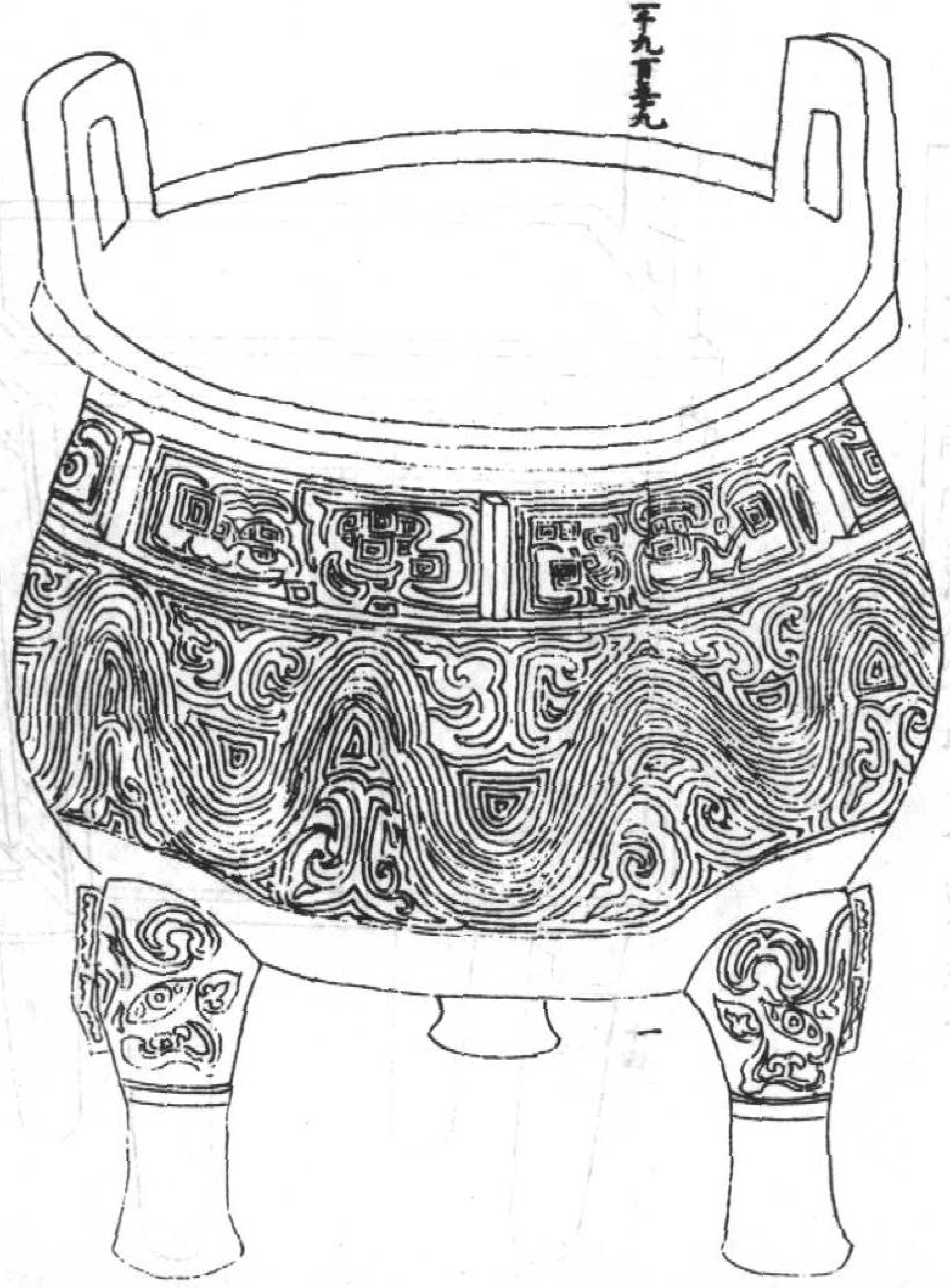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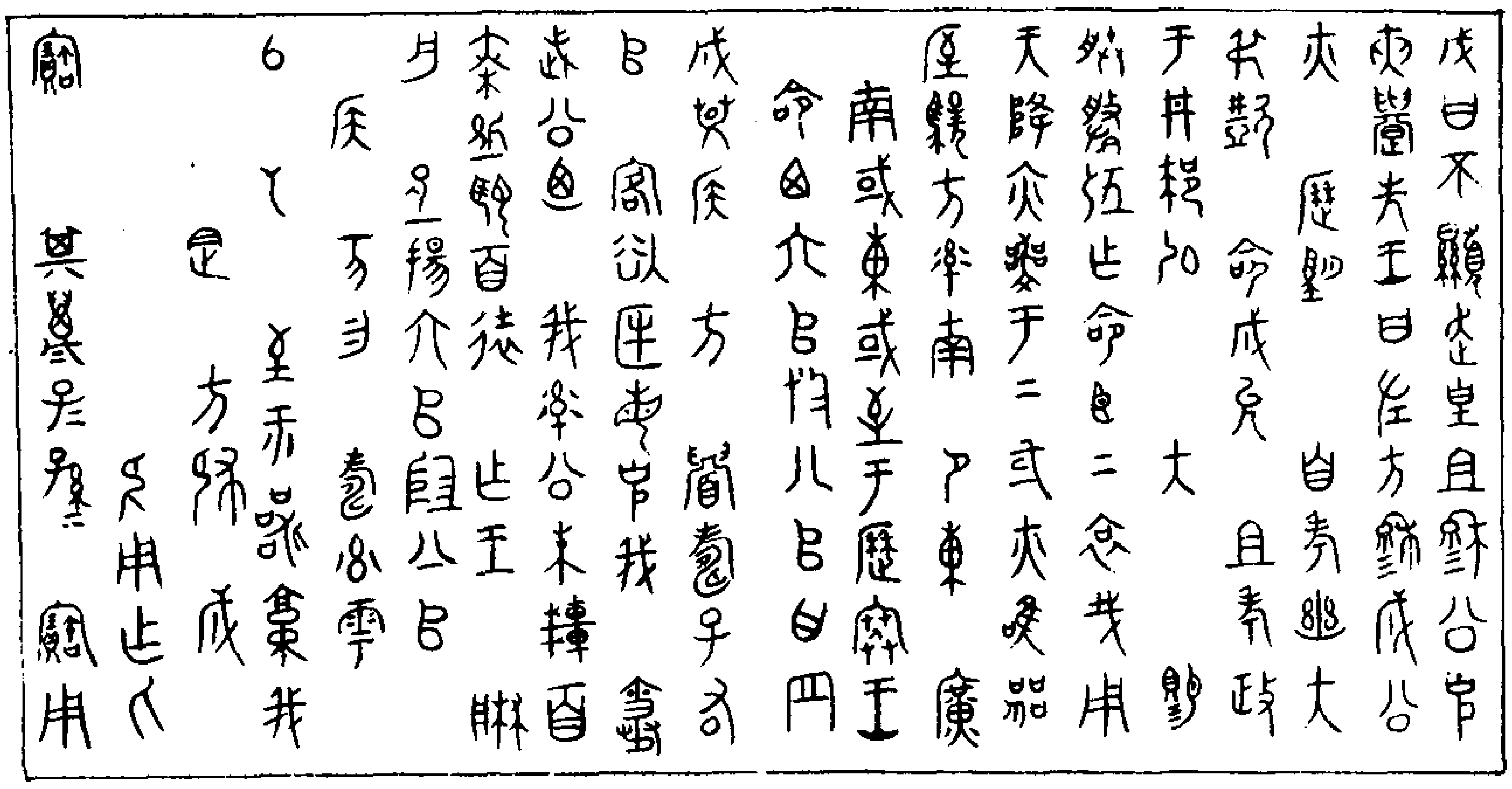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十九梗

鼎

周穆公鼎　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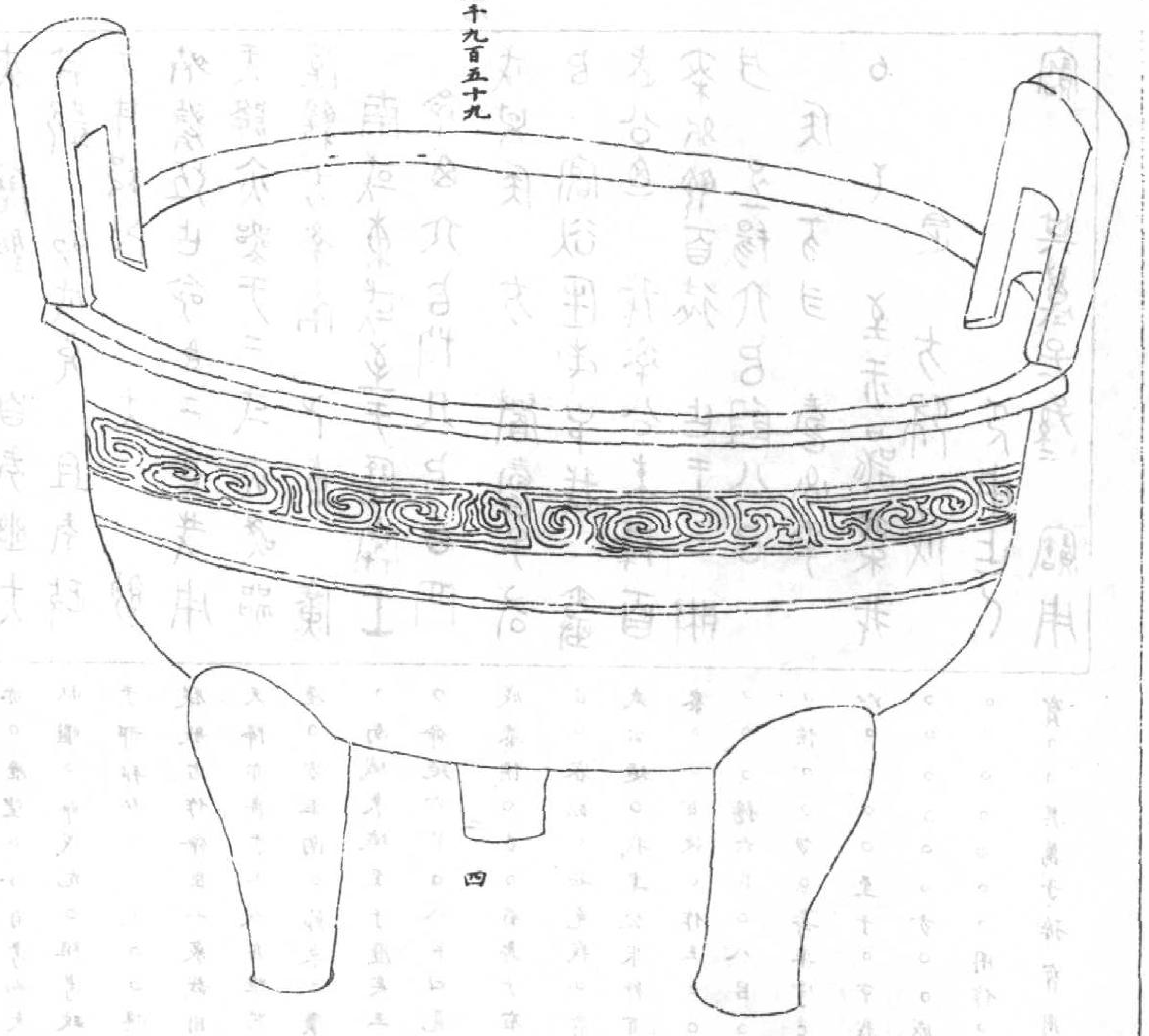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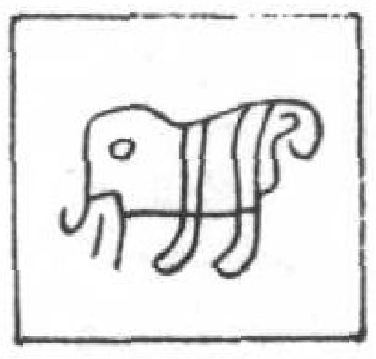
成曰不顯走皇祖將公先
夷囊先王曰左方將戎公
亦○歷望○○自考幽大
叔繼○命戊九○祖考政
于邢邦弘○○大○○賜
朕叙右作命臣工表哉用
天降亦喪于上或亦唯器
屋○方率南○節東○廣
○南域東域至于歷寒王
○命地六邑○八邑曰見
二
成恭侯○方○眉壽子右
邑○客欲○每先我○爵
武公迺○我率公朱軒百
秦○○百徒○作王○○
○○○揚六邑○八邑○
○侯○○勿○壽率雩○
以○○○○至于○京我
○○○○○○方○○成
○○○○○○○用作○
寶○○其萬子孫寶用

右高一尺二寸二分耳高三寸一分闊三寸五分深七寸七分口徑一尺二寸五分腹徑一尺三寸五分容三斗六升重五十斤三兩銘二百一十二字湮滅不可辨者六十九字是鼎得於華陰通泰故地曰不顯走者詩言有周不顯王安石釋之云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走者如太史公以謂牛馬走則走乃自卑之稱皇祖將公者攷泰世次先武公次成公而將公又其次今銘復先將公次言成公後言武公者質諸經傳莫不有意義昔商之神祀自上而推之下尊尊之義故長發之詩曰有娀方將又曰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而終之以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此先言有娀以及商至於相土成湯而下然後及於阿衡也周之神祀自下而推之上親親之義故雝之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蓋自烈考以上遞于文母也自上及下則原其始而知王業之所由興自下及上則舉其近而昭王業之所以成當時各有所主而此鼎之次世次亦有所法也其餘以歷歲既久類多缺泯無從悉考姑就其可以意得者如此

周象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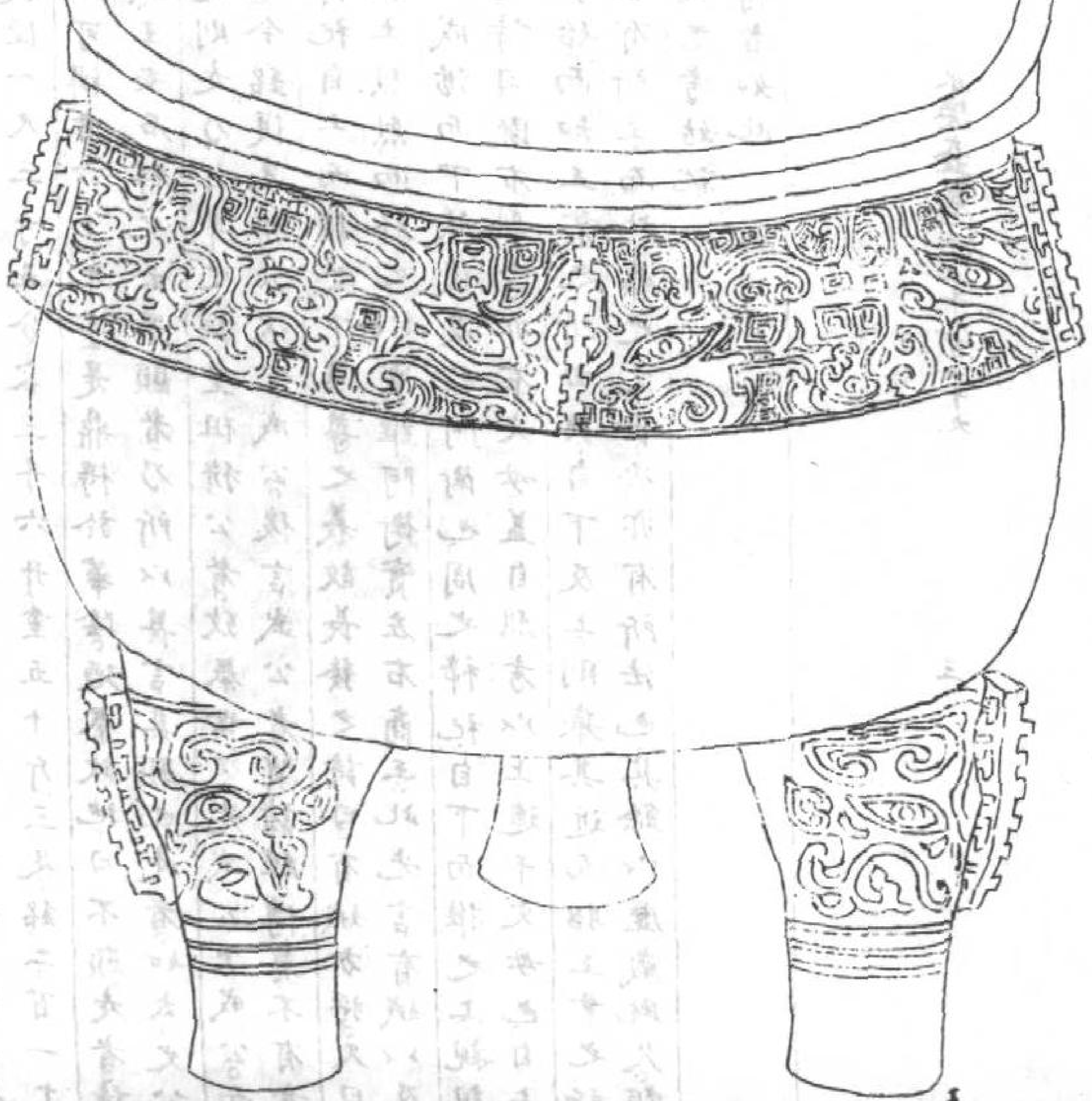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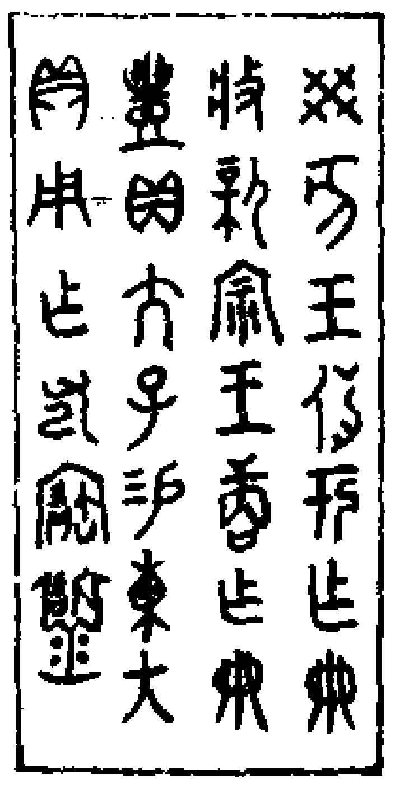
象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三寸闊三寸二分。深五寸。口徑一尺一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九升重二十八斤三兩。銘一字。作象形。周禮司尊彝春祠夏禴。其再獻用兩象尊。而是器則鼎也。且易六十四卦皆象也。而於鼎獨言象。蓋鼎之爲卦☰上離下巽。以木巽火。有鼎之體。此畫象形其亦準易而着之耶。是器復飾交夔。兩耳外作連珠縧純緣不加蟲鏤。有商之遺制焉。

周父己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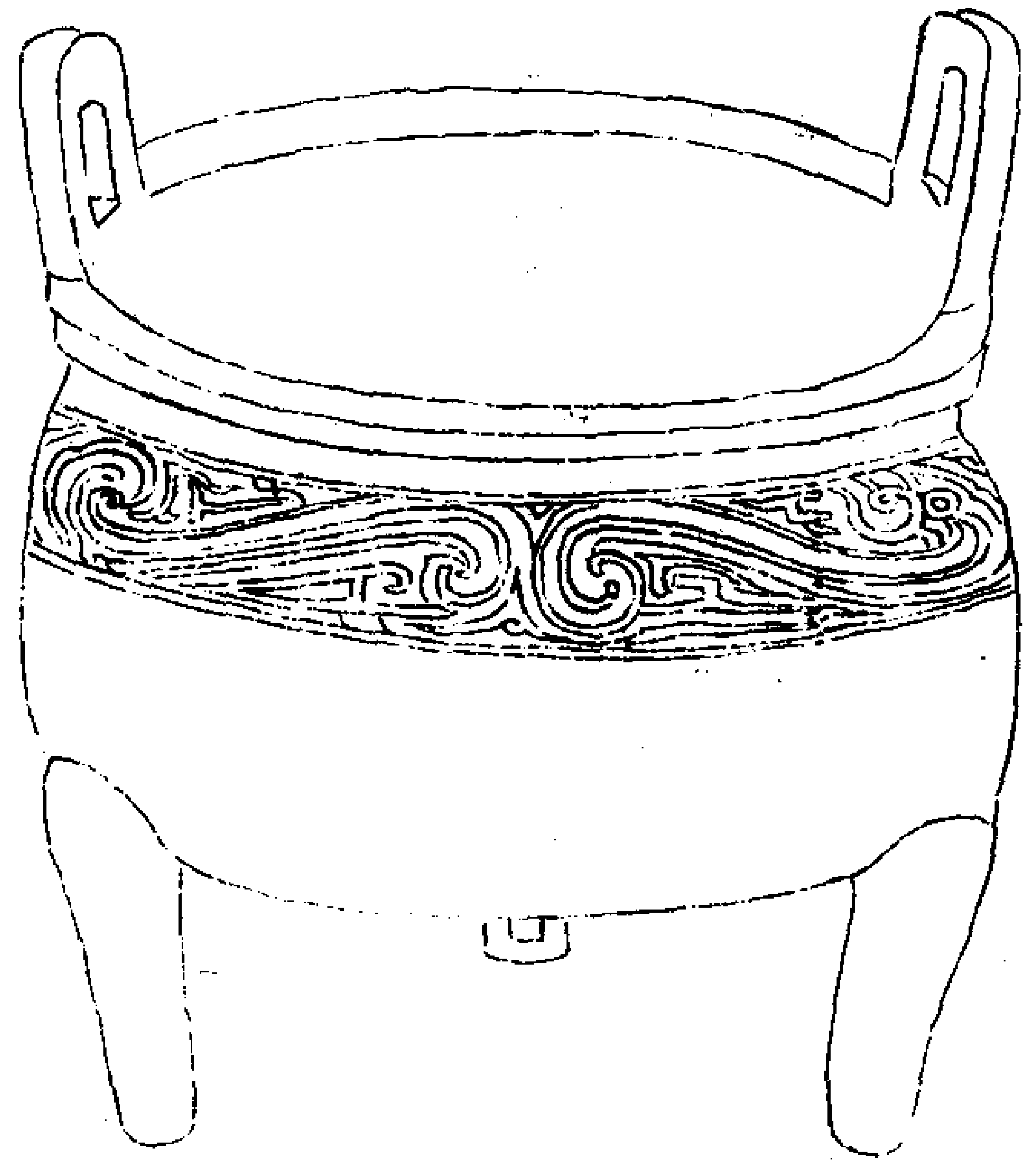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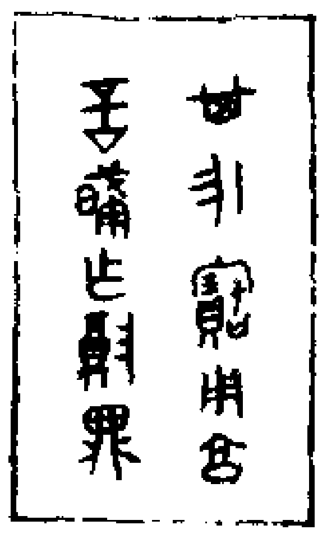


癸亥王徙刊作冊
牧新室王賞作冊
豊具太子錫鍊大
貝用作父乙寶彝

右高一尺五寸六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三寸八分深九寸八分口徑一尺二寸一分腹徑一尺三寸四分容四斗九升重五十三斤有半三足銘二十八字其末云作父乙寶彝乙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干名至周則有乙分得於己則未之見焉是器獸足素耳純緣之外作蝸紋而雷紋間之文鏤皆周制也

周言肇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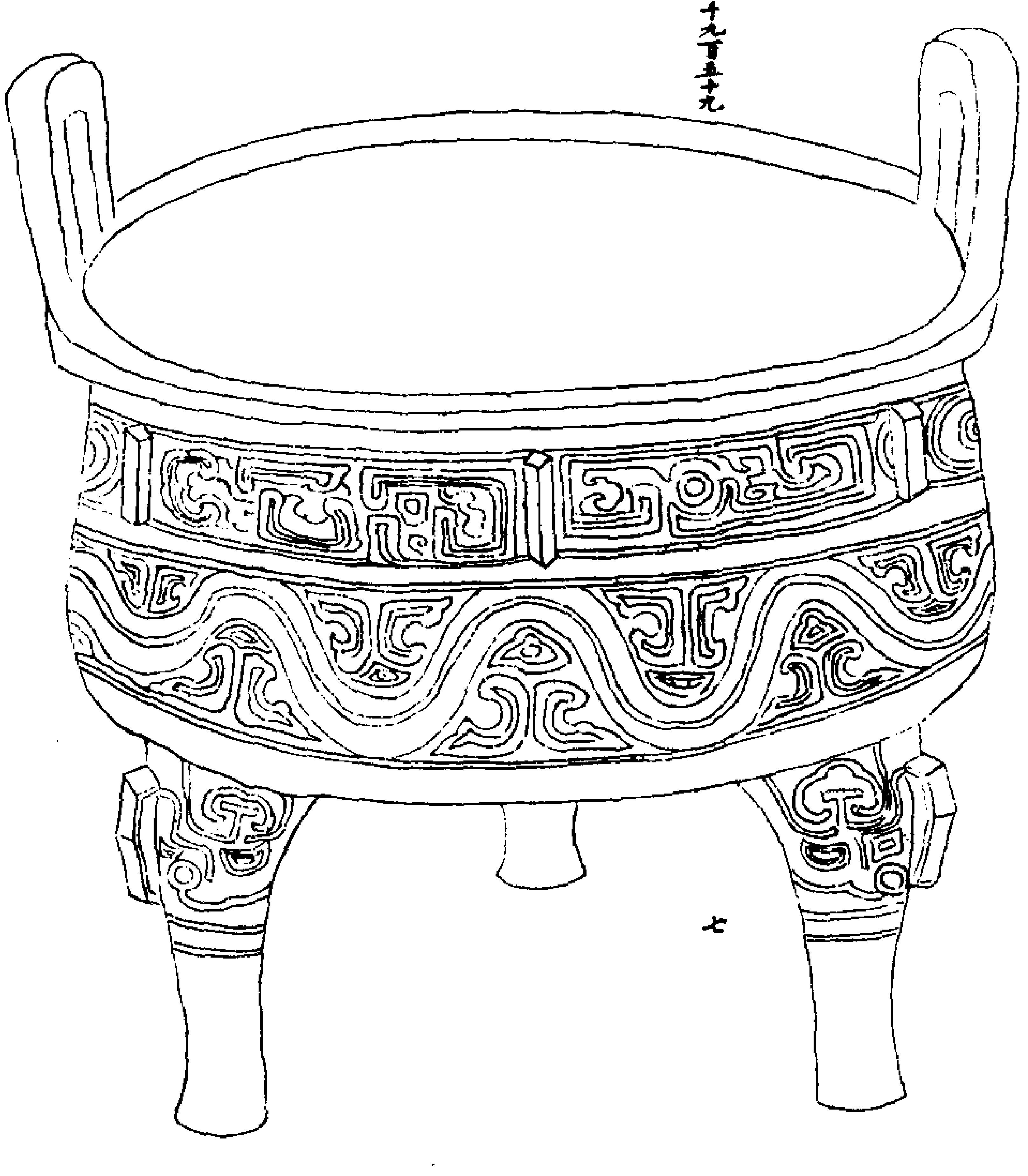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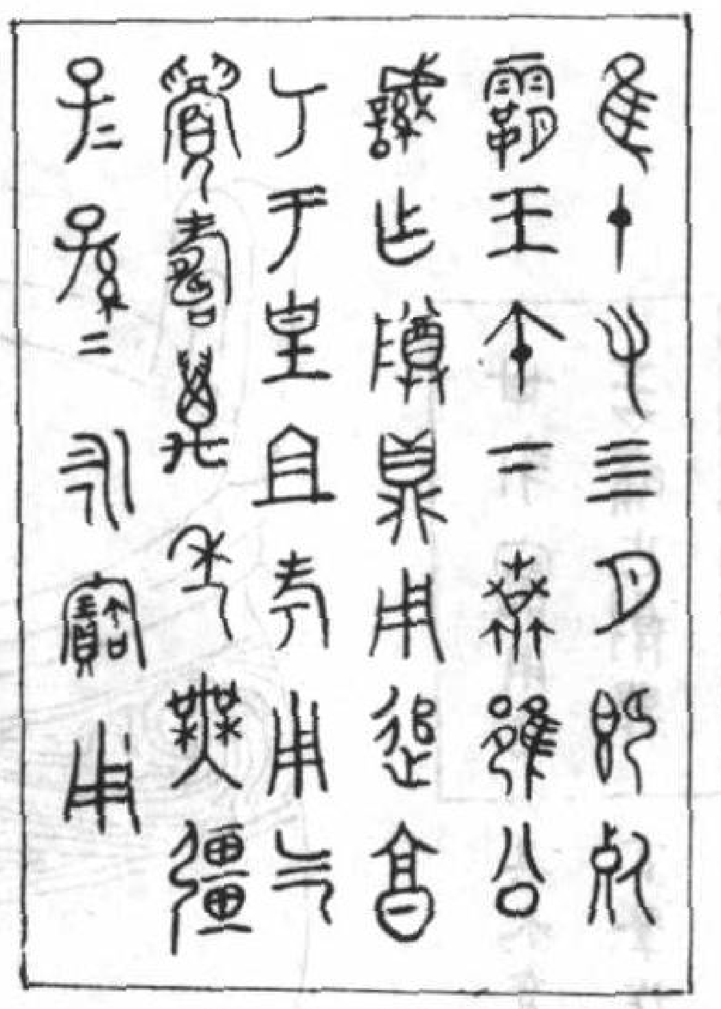


其永寶用享
言肇作尊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四分深三寸三分口徑六寸一分腹徑六寸四分容三升二合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銘一十字曰言肇作尊鼎而周有司徒言曰肇則言其始也言始作此鼎製作與周鼎頗小異然足短而婆娑其腹耳足純素純緣外有蛟螭之飾華巧雖之而漢鼎所不能逮也

周雝公緘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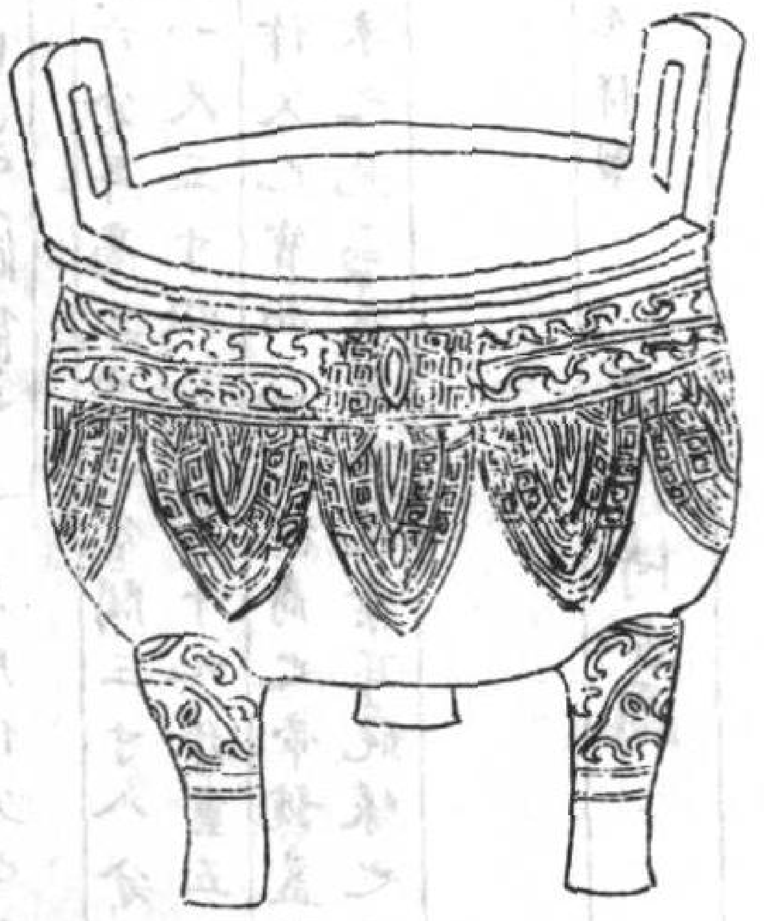
惟十有四月既死
霸王在下保雝公
䜌作尊鼎用追享
孝于皇祖考用乞
眉壽萬年無疆
子〻孫〻永寶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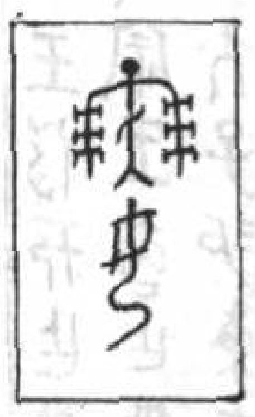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三分。闊一寸九分深六寸。口徑一尺三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七升八合。重一十八斤有半三足。銘四十一字。曰惟十有四月者古器多有是文。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昔歐陽脩謂雍公不知為何人。而曰十四月亦未有定論。又疑其惟十有四者。書其年月既死霸記其日也。觀其腹出雲氣足著饕餮制甚古而韻不凡。非周室無以作此

周䜌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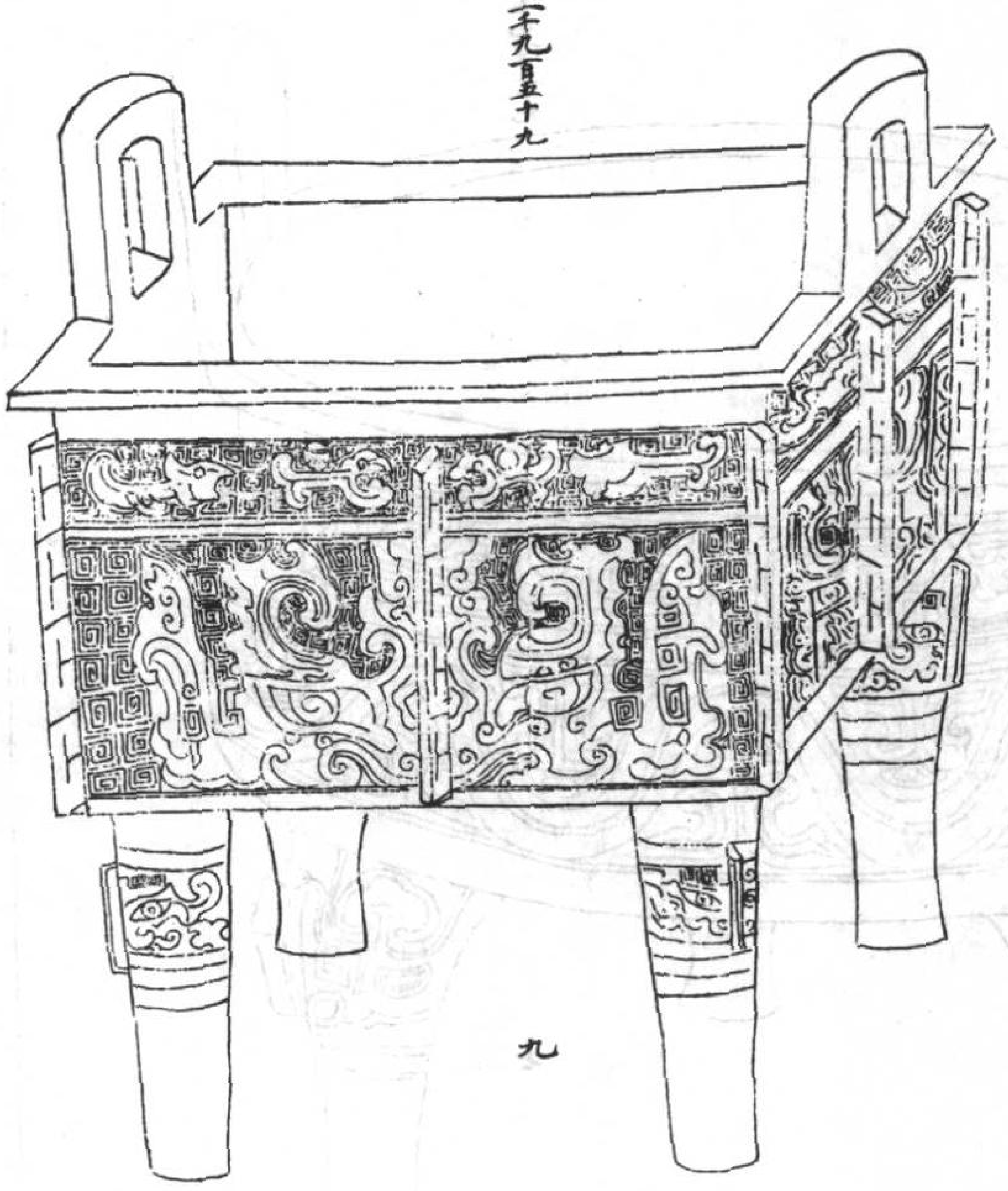
䜌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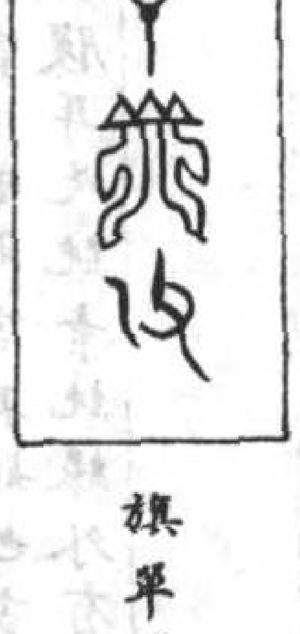
右高二寸四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一分口徑三寸一分腹徑三寸七分。容七合。重一斤三兩三足。銘二字。按䜌於經傳無所見獨於敔䜌鼎有銘曰䜌用享孝于朕皇考。按其文。乃曰惟王一十三年九月王在宗周。蓋周有成周。有宗周。則知䜌者周之時也。而曰女者謂䜌女也

周單父乙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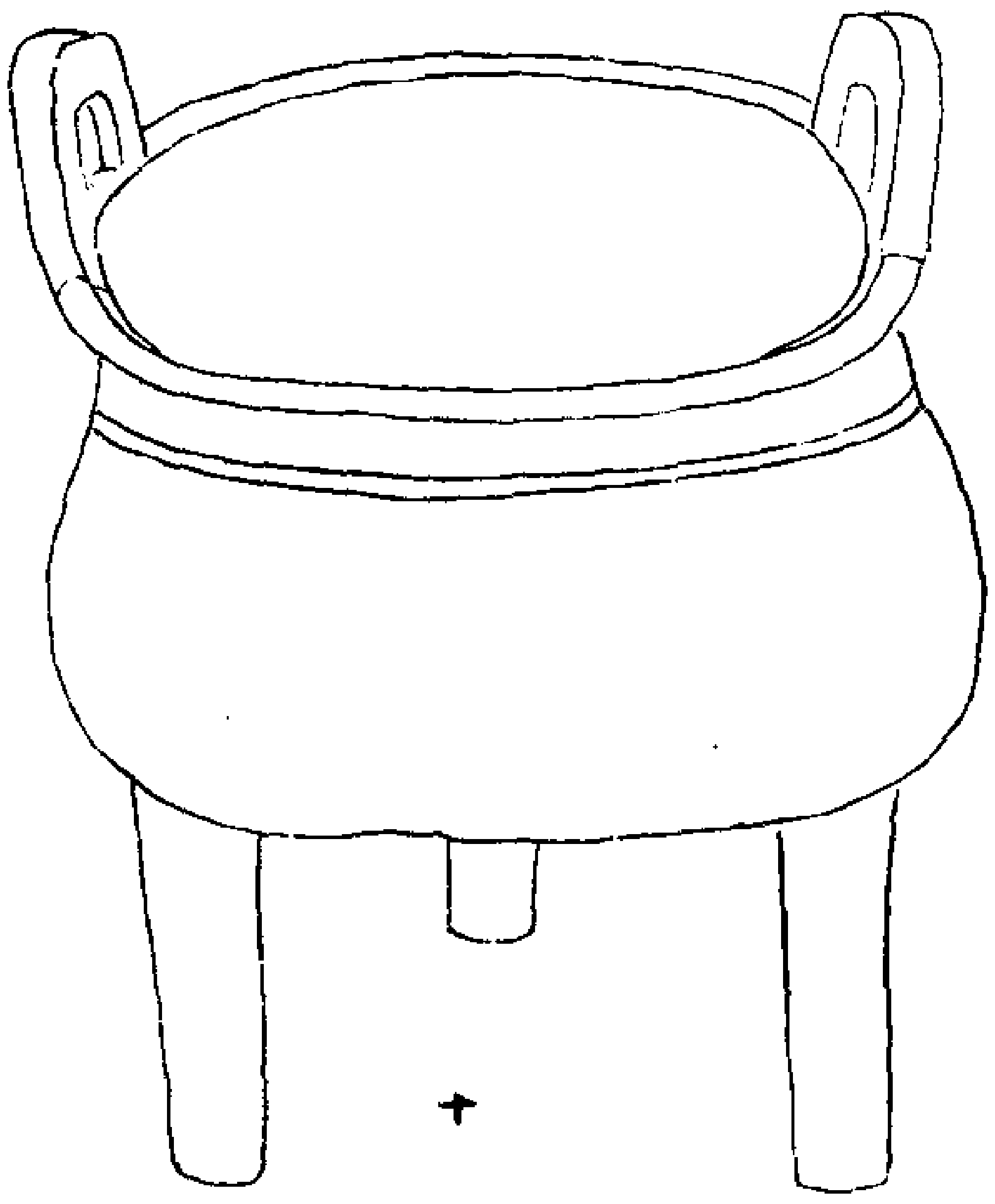
旗單冏父乙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二分。闊一寸。深四寸一分。口徑長五寸七分。闊四寸四分。腹徑長五寸六分。闊四寸三分。容三升有半。重六斤十有二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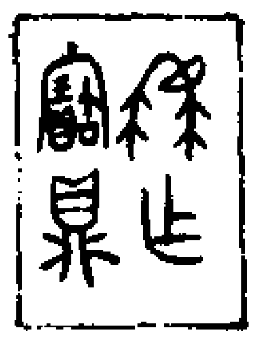
四足銘五字昔叔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又曰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以佐王室則單者周之族而爲周之卿士者也曰旗者犒公旗也而此鼎銘乃曰父乙蓋乙非獨爲商之號如壽有乙公周之彝亦曰父乙則乙者豈國父祖之名乎

周益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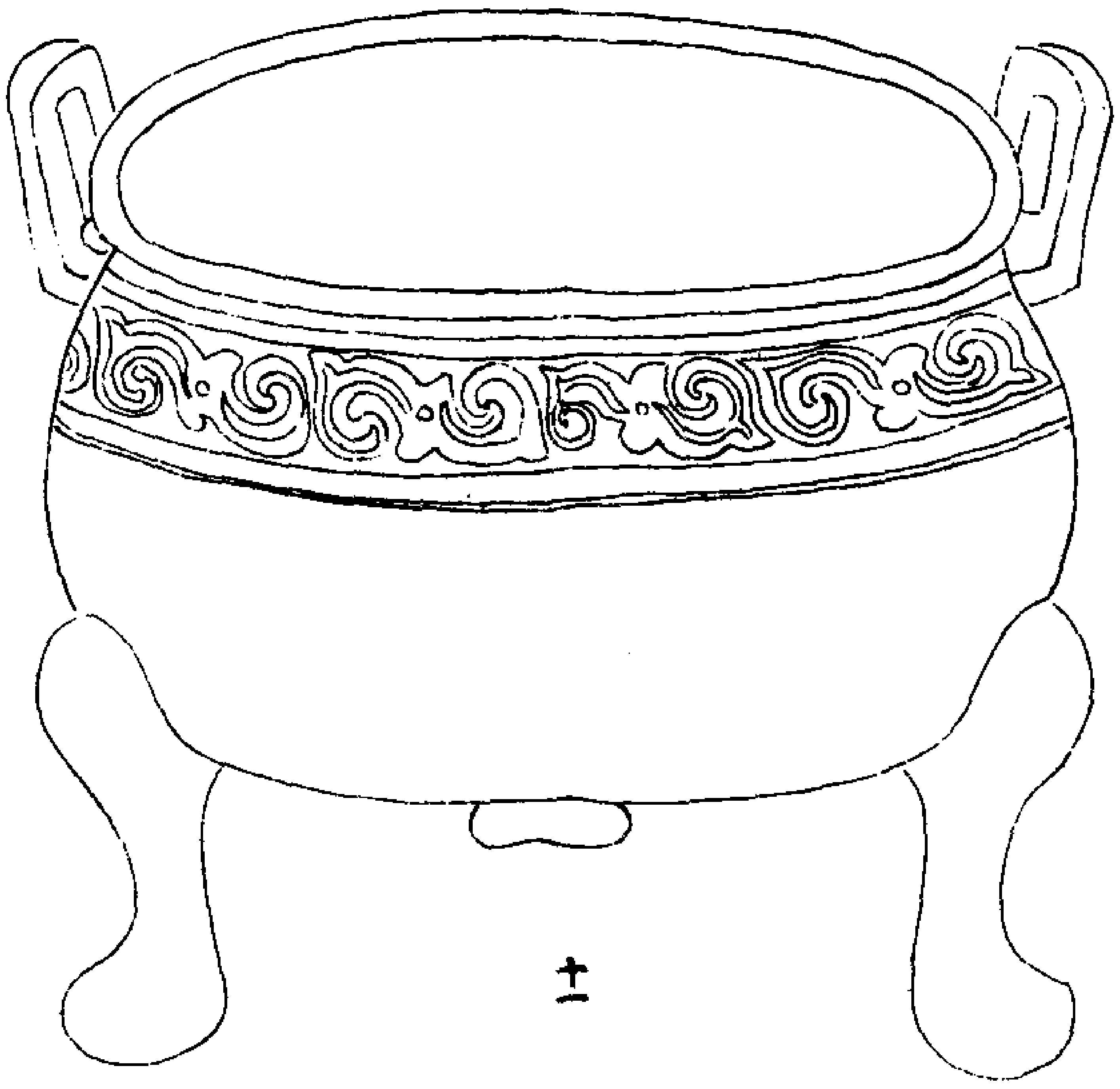
益作
寶鼎

右高五寸耳高一寸闊一寸一分有半深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腹徑五寸四分容二升四合重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四字曰益作寶鼎曰益者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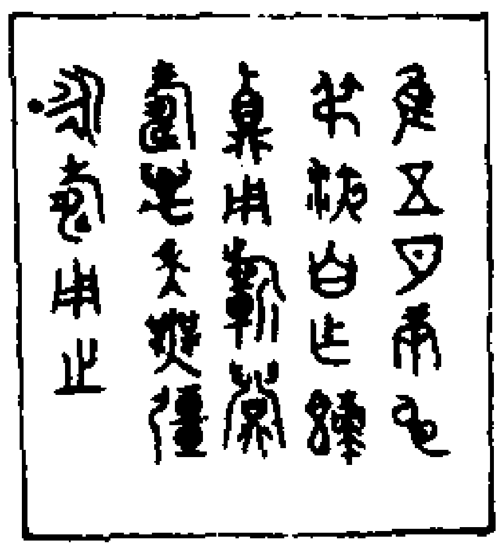
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復有文公蒸未知孰是益作鼎彝必有大勲德而後有之梁氏文公正其人耳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益鼎云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蒸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公八年所記乃梁益耳而紀文公名益姑

周叔液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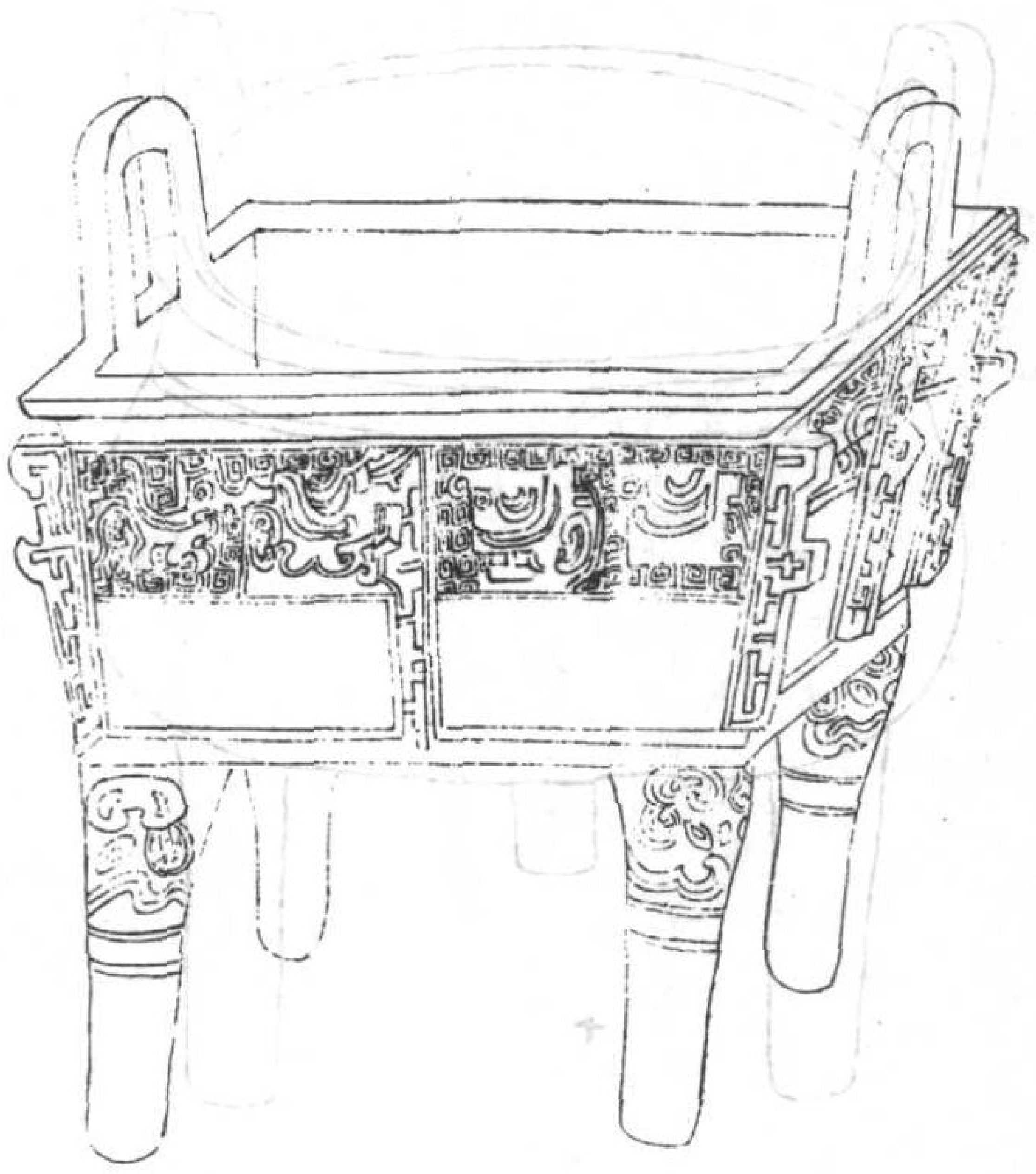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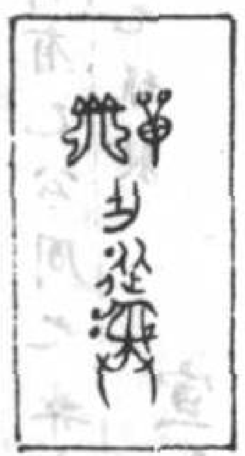


惟五月庚申
叔液自作饙
鼎用蘄眉
壽萬年無疆
永壽用之

右高六寸四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四分深四寸口徑六寸二分腹徑七寸一分容五升重六斤四兩。三足。銘二十三字。曰叔液。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語記周之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族歟。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螭足作蹄狀形制篆鏤皆周制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叔液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爲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爲叔夜之族是以叔爲氏也。

周單從鼎（依九樣製）　宣和博古圖





單景作從彝

右高四寸七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三分。深二寸三分。口徑長四寸五分。闊三寸三分。腹徑長四寸一分。闊三寸。容一升一合。重二斤十有四兩

四足。銘五字。曰單景作從彝。周有單子。歷世不絶。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諸經傳。是器鼎也。而曰彝。蓋彝言其常。曰從則如品之有從。亦有所謂陪鼎者是也。此鼎兩耳。方而四足。上飾獸面。腹上有夔鳳形。間以雷紋。鳳之隱顯與夫雷之動作。皆以其時著之。紋飾豈徒爲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章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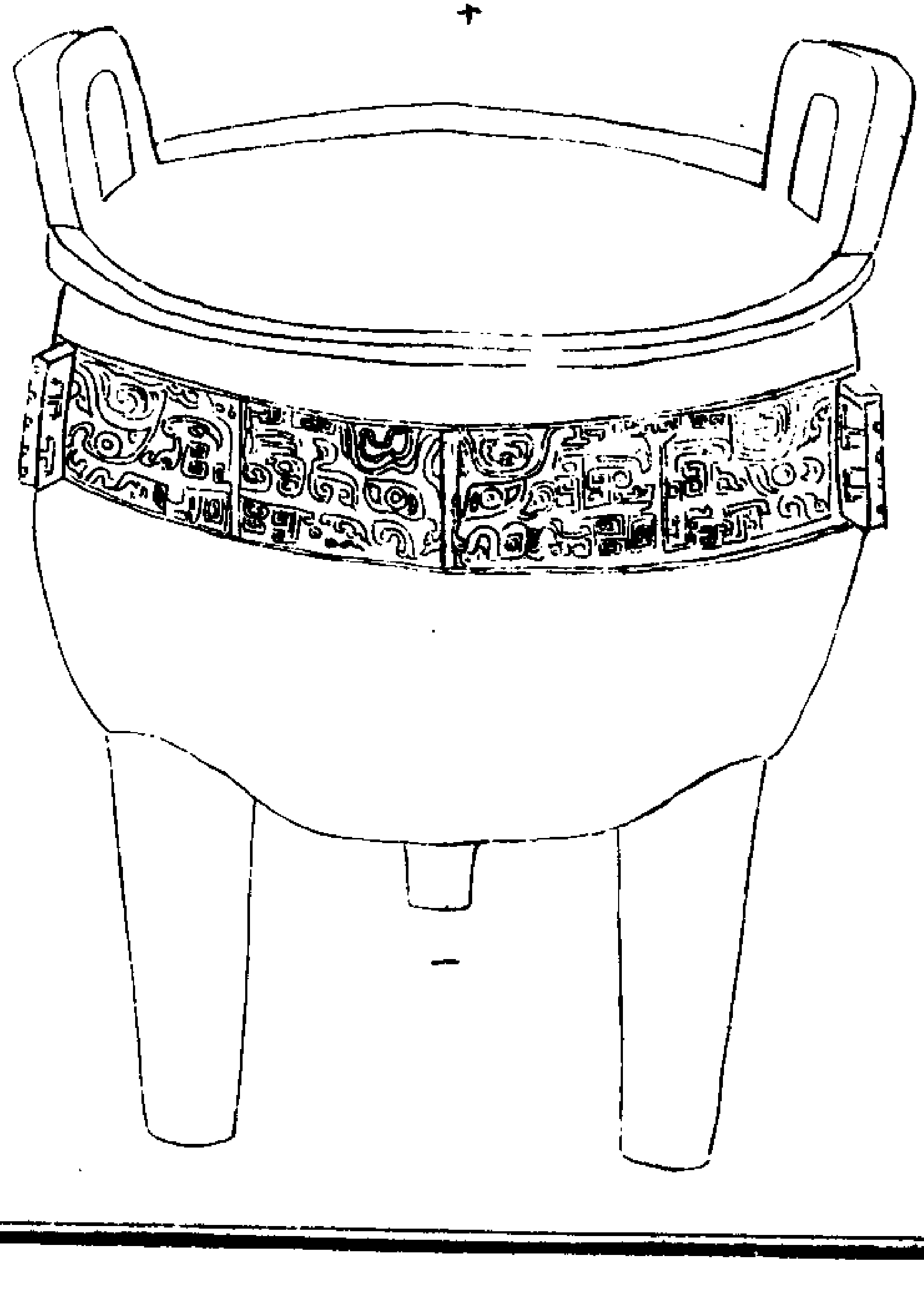
十九梗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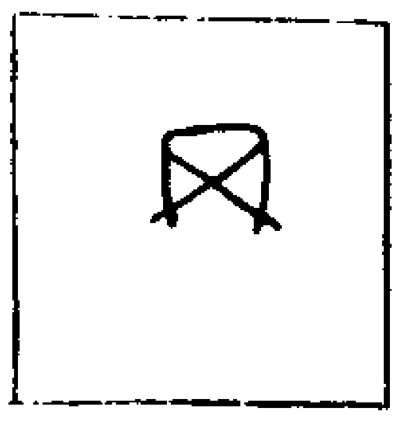
周鼎

周舉鼎（減小樣製）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一



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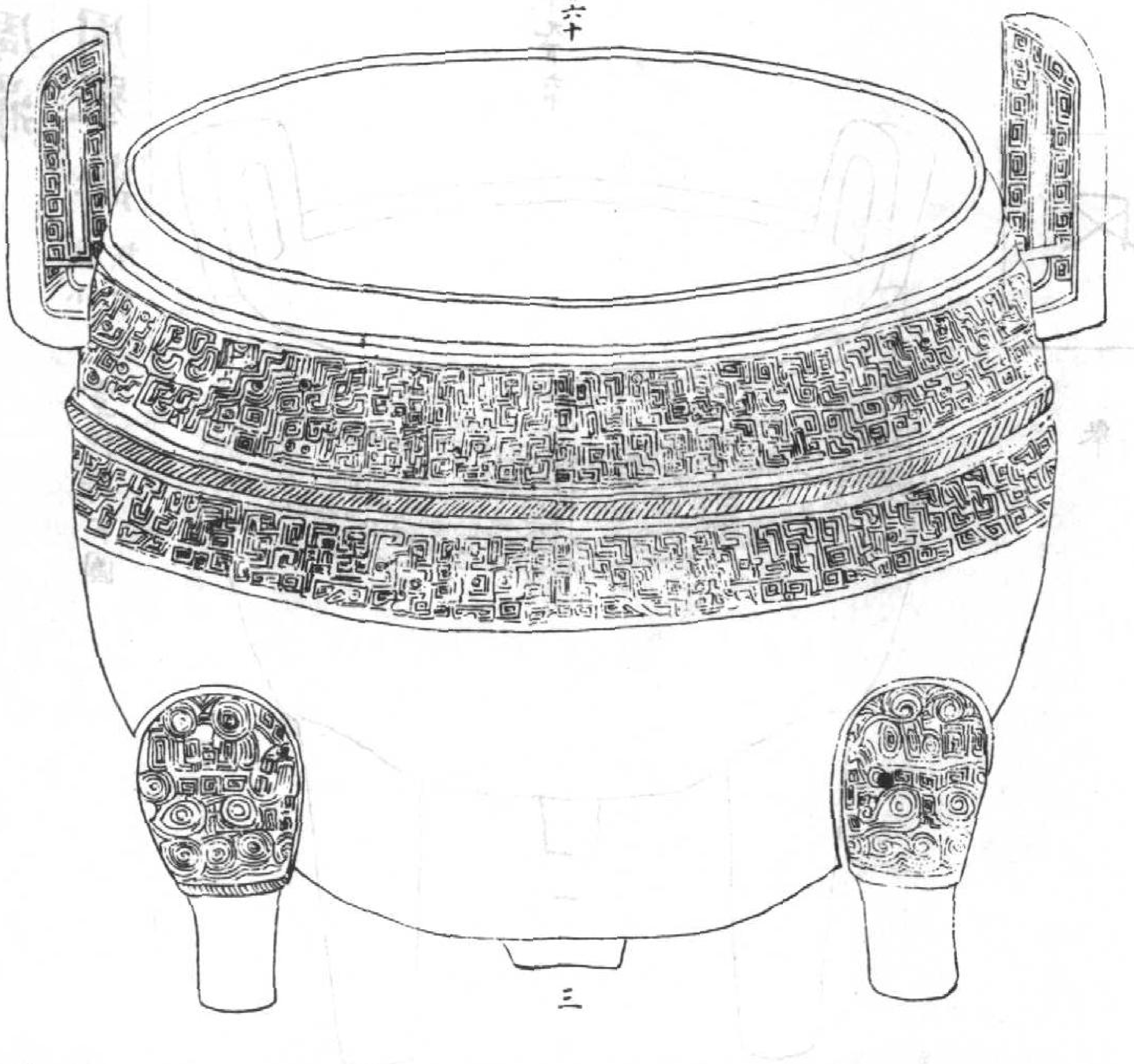
右高八寸九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四分。深五寸七分。口徑七寸九分。腹徑九寸。容一斗一升三合。重十有三斤二兩。三足。銘一字。曰舉。器之銘舉者非特是鼎。若父癸尊而銘之曰中舉。李公麟得古爵於壽陽。而銘之曰己舉。王玠得古爵於洛。而銘之曰丁舉。其有見於銘者如此。若杜舉洗而揚觶以飲平公。因謂之杜舉。則又見於獻酬之制。此銘一字曰舉。義有在於是歟。觀其製作。耳足與腹。皆純素不設文鏤。而三面有饕餮狀。間之雷紋。銘與商器皆近似。而文過之。周初器也。黃伯思東觀餘論按釋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覲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目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己舉異矣。以戴籍考之。宋之傳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傳公舉則伍舉也。傳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着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薑之鼎第名以薑。亦一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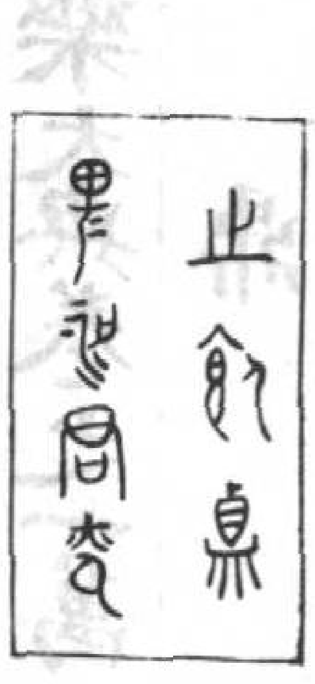
爾。廣川書跋周舉鼎銘　祕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曰。杼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邪。且三代之器。言舉者衆矣。己爵為舉。丁卣為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得名之。今按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而大且容斗六升。重十四斤。其得舉哉。曰。晉平公有臣杜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設之於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白獸尊。設於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觀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箄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况其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顧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周威君鼎

（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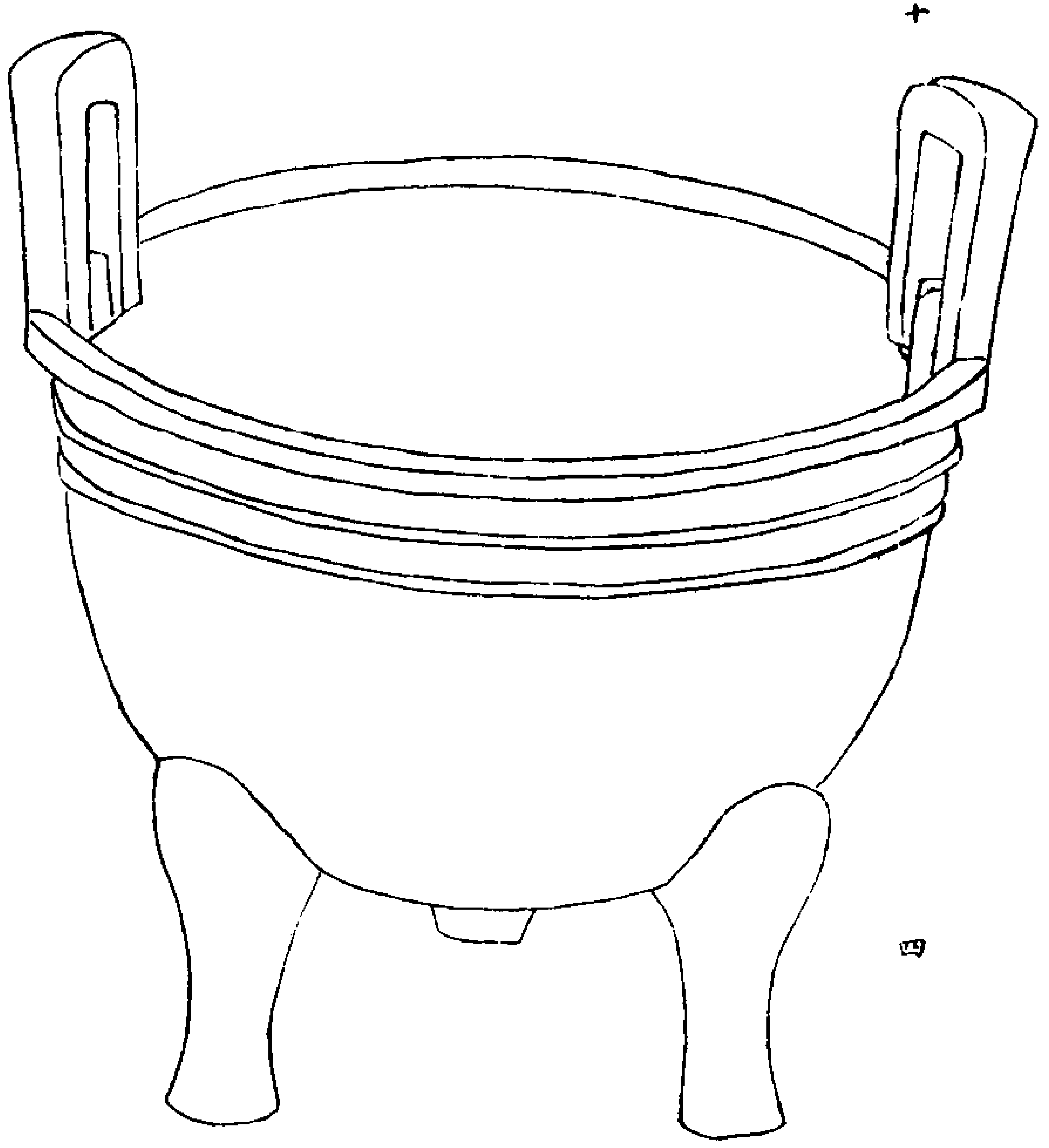
之飼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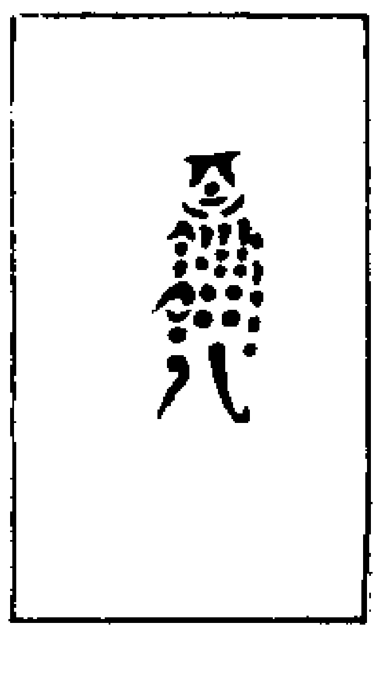
威洄君光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二分。深五寸九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八寸六分。容一升五合。重八斤有半。三足。銘七字曰。咸讱君光之飼鼎者。咸讱君。考諸經傳無所見。然飼鼎者。實之鼎彝。有曰餗鼎。取易覆公餗之義。有曰饋鼎。以為餴飯之器。此曰飼者。蓋飼種也。王安石以謂行食為種。是鼎特非用之於行食耶。腹間作蟠虬。耳飾以雲紋。足皆狀獸。字與許子鐘刀類。乃周末之物。但闕其蓋耳。

周鮮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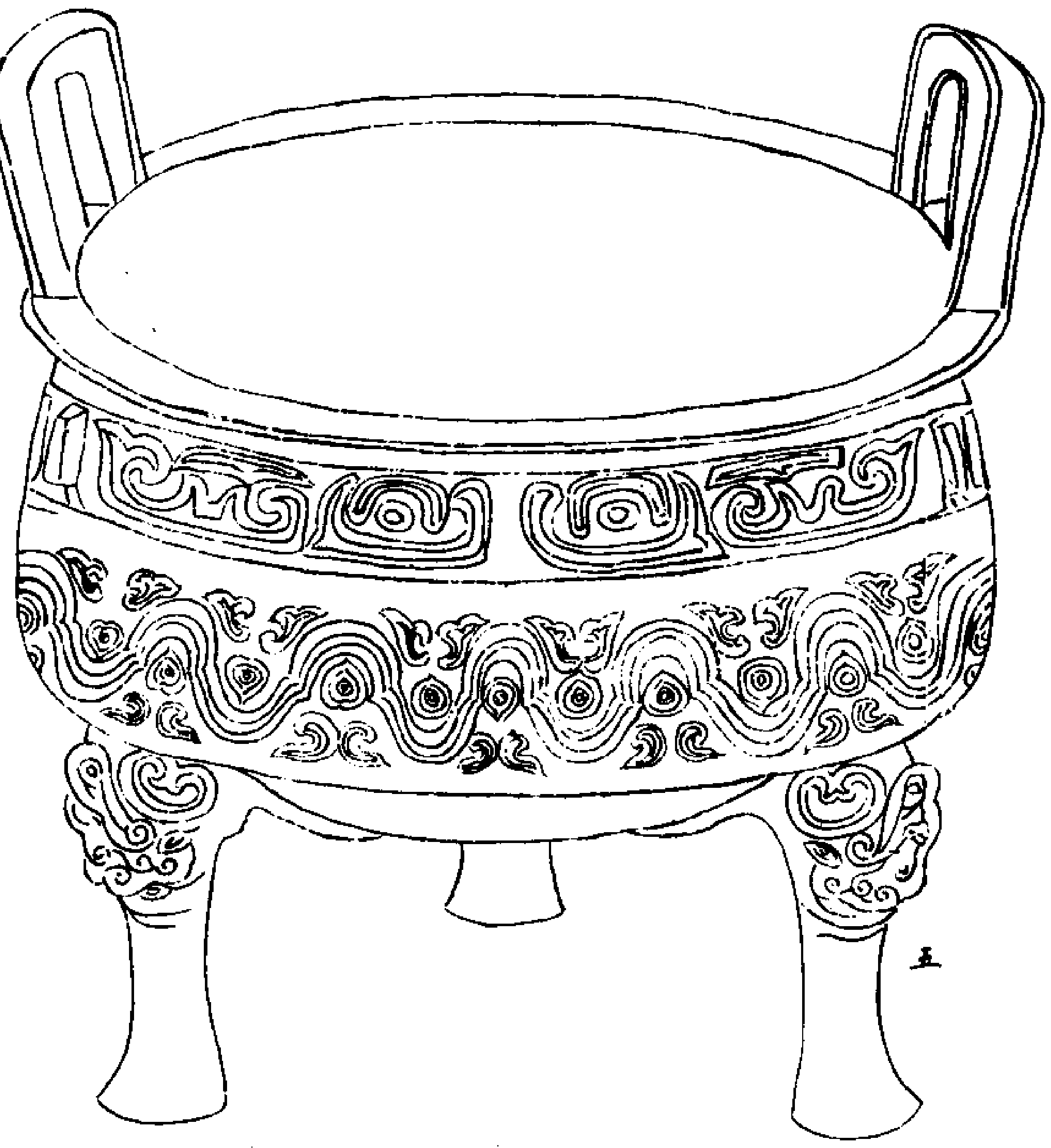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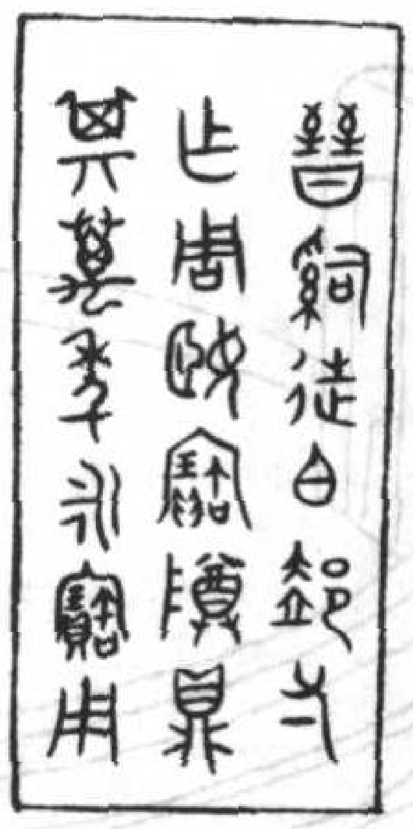
鮮

右高一尺四寸九分。耳高四寸二分。闊四寸八分。深一尺一寸。口徑一尺六寸。腹徑一尺七寸五分。容七升三合。重五十八斤。三足。銘狀一魚形。按詩言。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與夫說元所謂治大國若烹小鮮。蓋烹鮮之術止於嚴。水火之齊。無所用力。是鼎實烹。雖奉為饗。則烹鮮有職於此。故周其魚形。而以鮮名之。且商之鼎彝。多取象於物。此鼎周器。款識簡古。不加紋鏤。為一魚形。豈周因於商禮。去商未遠。餘風猶存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周伯鄣父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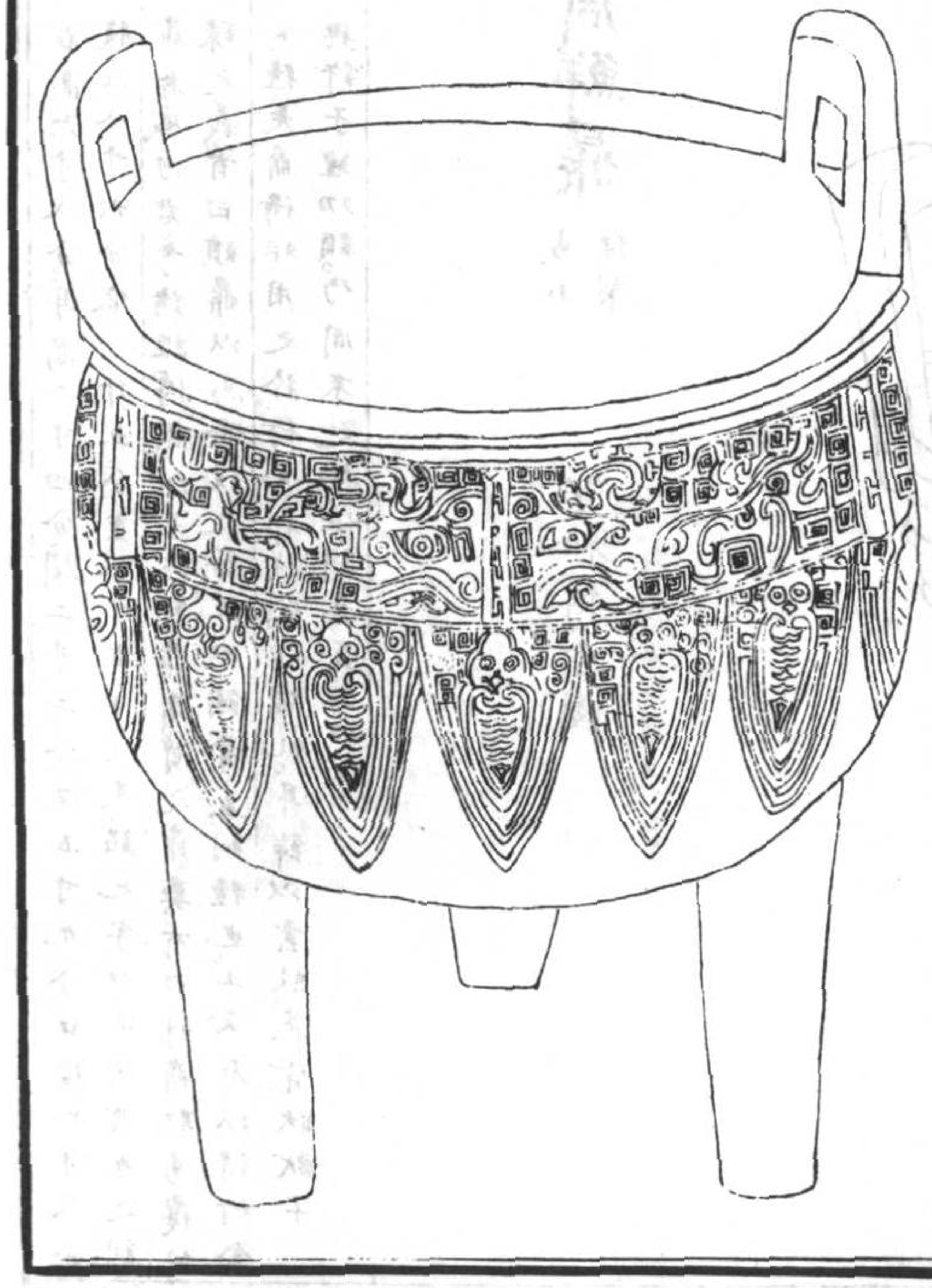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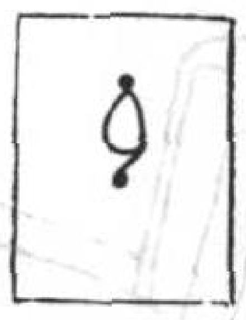
晉司徒伯鄀父
作周姬寶尊鼎
其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二分。耳高一寸九分。闊二寸。深四寸一分。口徑八寸。腹徑七寸八分。容六升一合。重六斤有半。三足。銘十有八字。曰晉司徒伯鄀父。按晉以僖侯諱司徒。故廢司徒爲中軍。稽之周歷。晉僖侯之元年。實周共和之二年。推而下之。至周平王之四十八年。魯隱公始居攝。蓋百有餘年矣。孔子作春秋斷自魯隱始。則前乎此。列國雖有名卿大夫。往往無復考。按是以伯鄀父之名不見於經傳。此鼎以獸飾足腹間。著以蟠螭兩耳純緣皆素鬱。有古風。殆成康時物也。

周節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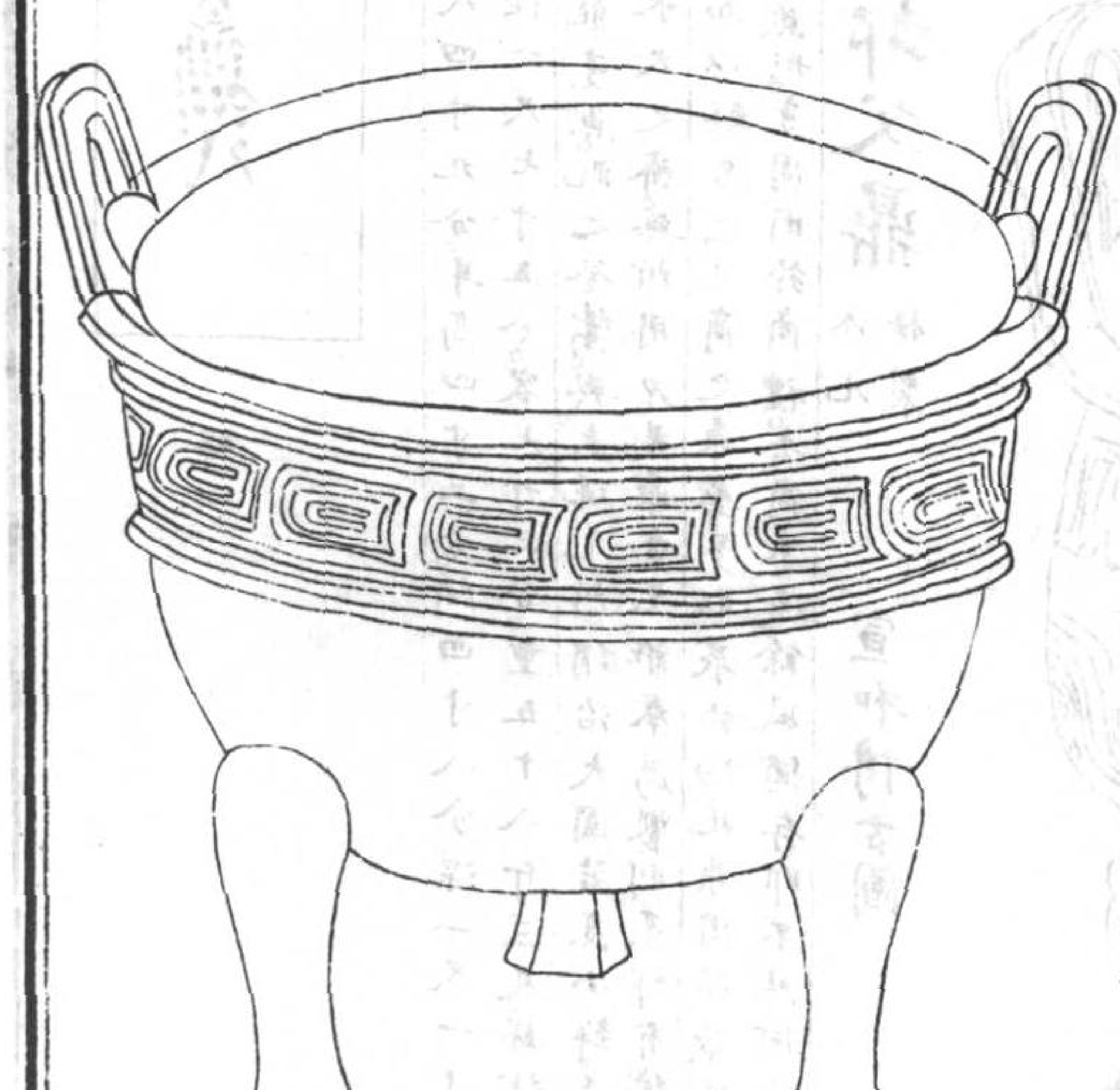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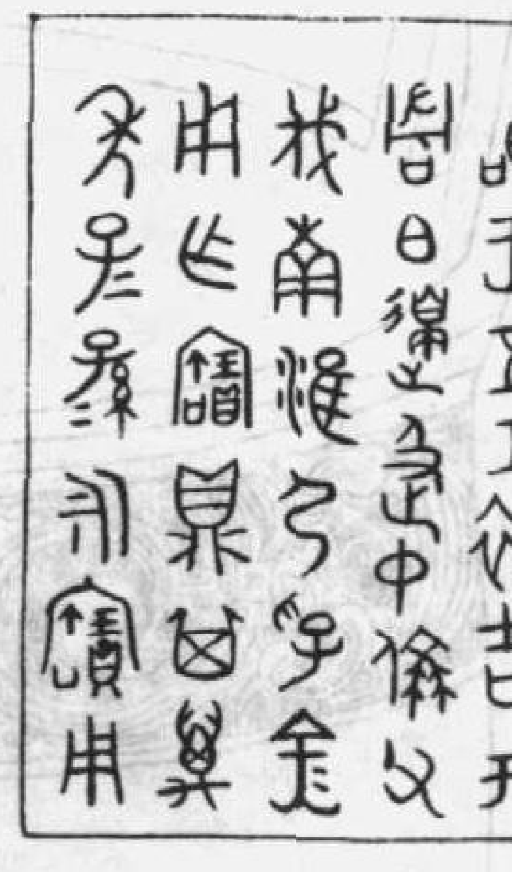
節

右高六寸六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八分。深四寸三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六分。容四升七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一字曰節。未詳其爲誰。疑其名也。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爲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爲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以蟬紋鑫鏤。精巧其色。毿毿宛晩周精工所致也。

周仲偁父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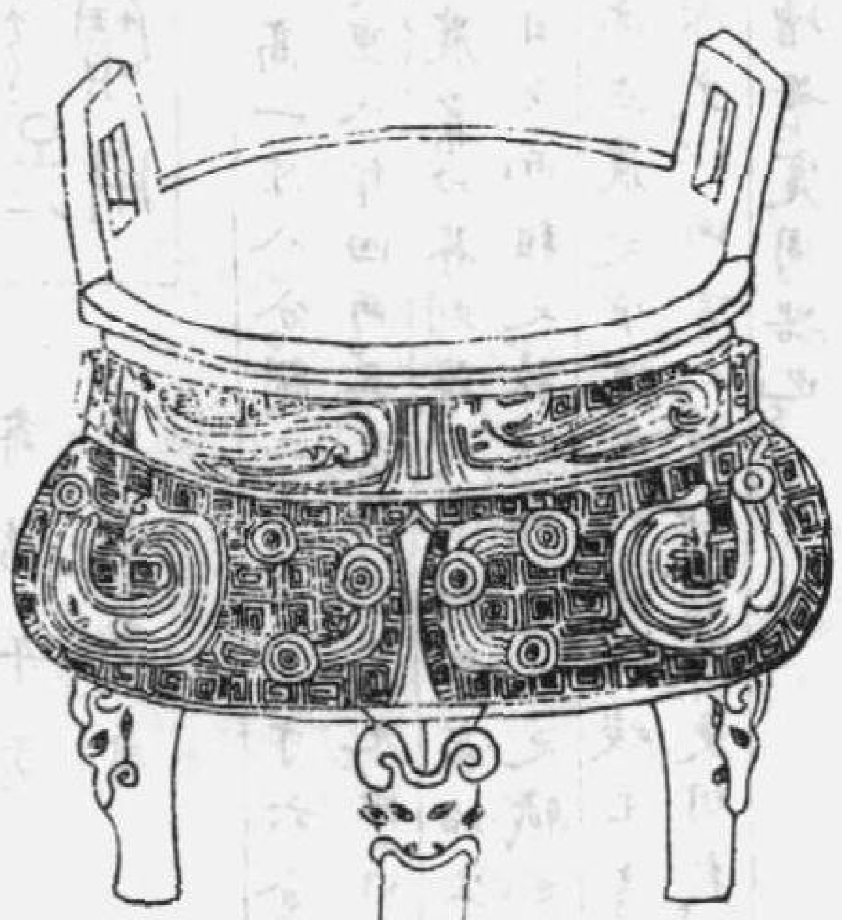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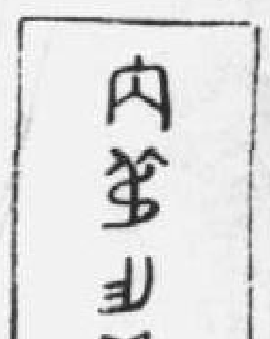
唯王五月初吉丁亥
周伯皐及仲偁父
我南淮節孚金
用作寶鼎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

右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一分。闊二寸三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五寸五分。容一斗二升。重十有二斤。三足。銘三十五字。夫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故凡彝器名物。非下可得而專。若召虎之平淮夷。宣王用以昭有功。則於是釐爾圭瓚。秬鬯一卣。伯皐及仲偁父有伐南淮之勲。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曰伯仲則又言其昆弟也。詩曰。伯氏吹壎。指昆弟耳。昆弟皆知移孝以事其君。於是有南淮之烈。宣周室之作人其盛有見於斯耶。其銘諸盖所以昭之也。

周大叔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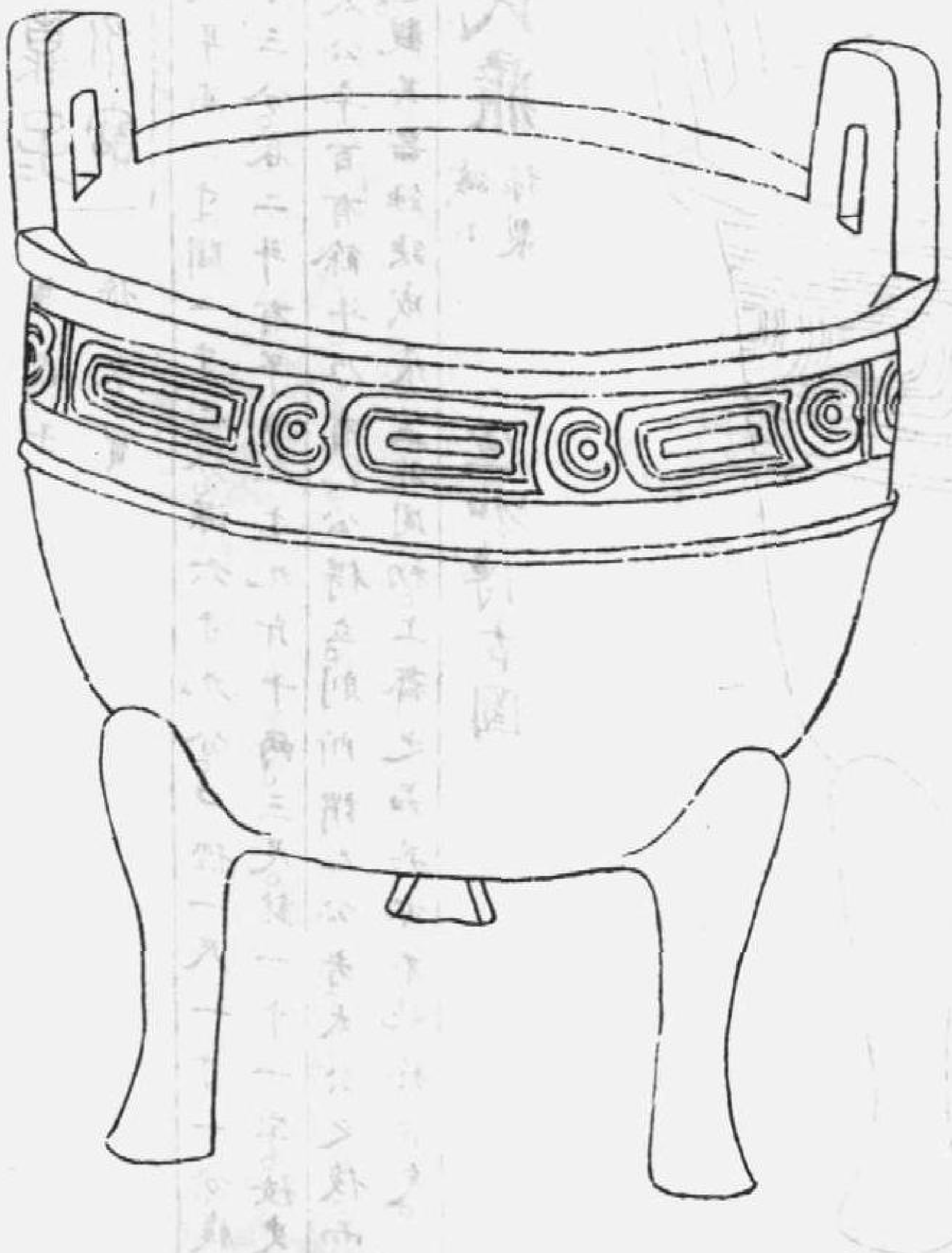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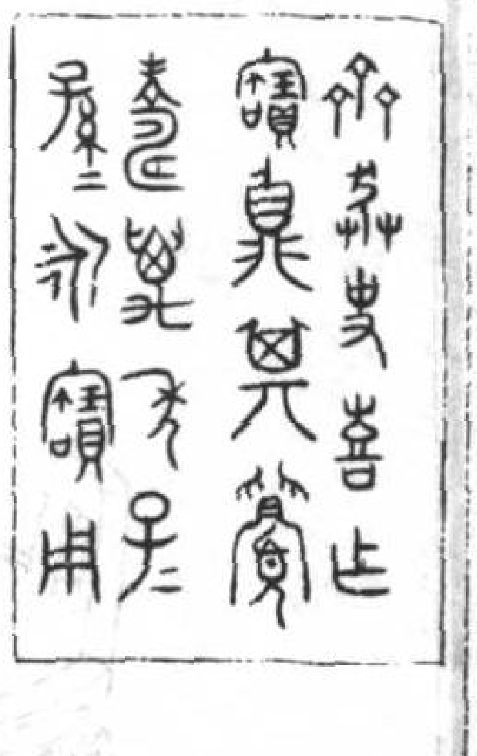
大叔作鼎

右高三寸九分。耳高一寸。闊八分。深二寸二分。口徑三寸四分。腹徑四寸四分。容一升。重一斤十有三兩。三足。銘四字。按春秋隱公元年書鄭伯克段于鄢。蓋鄭伯者。鄭莊公也。莊公弟。有曰。共叔段者。嘗請京使居之。因請之曰京城大叔。則大叔者莊公之弟耳。大叔殭踐。遂繕甲兵以襲鄭。爲公伐京焉。大叔入于鄢。公又伐鄢。故春秋書其惡以爲昆弟之戒。而詩人有曰。大叔于田。以刺其多才而好勇者是也。然則是器。乃大叔居京而作之耳。其爲周器可知。

周齊莽史鼎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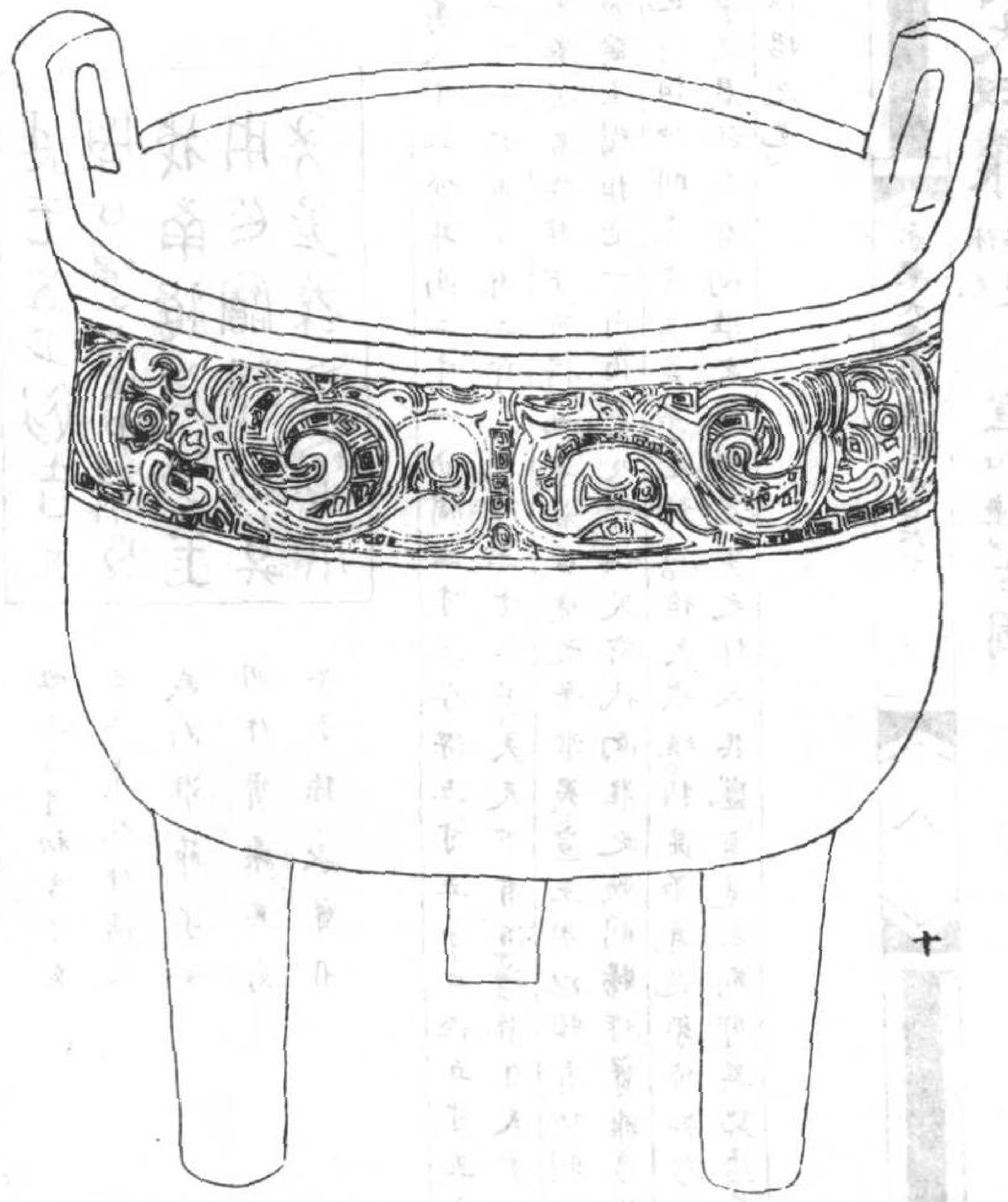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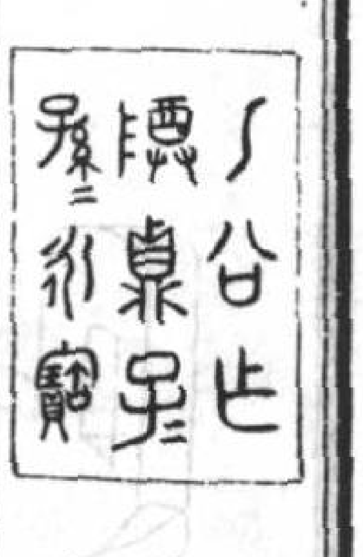
齊莽史喜作
寶鼎其眉
壽萬年子〻
孫〻永寶用

右高六寸八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七寸八分。腹徑七寸九分。容七升。重八斤四兩。三足。銘一十九字。曰齊莽史喜。則古者大史順時頫土。是爲農官。曰莽則雜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故知莽爲史之職也。喜疑其爲名。若詩所謂田畯至喜。則畯亦立農之官。喜或以爲田畯至喜之喜。商父乙鼎曰辰見北田作册友史。亦史以田言之。故知爲莽史明矣。是器耳緣著雲雷之紋。足作蹄狀文鏤。增華。寔周器也。

周乙公鼎（減小摸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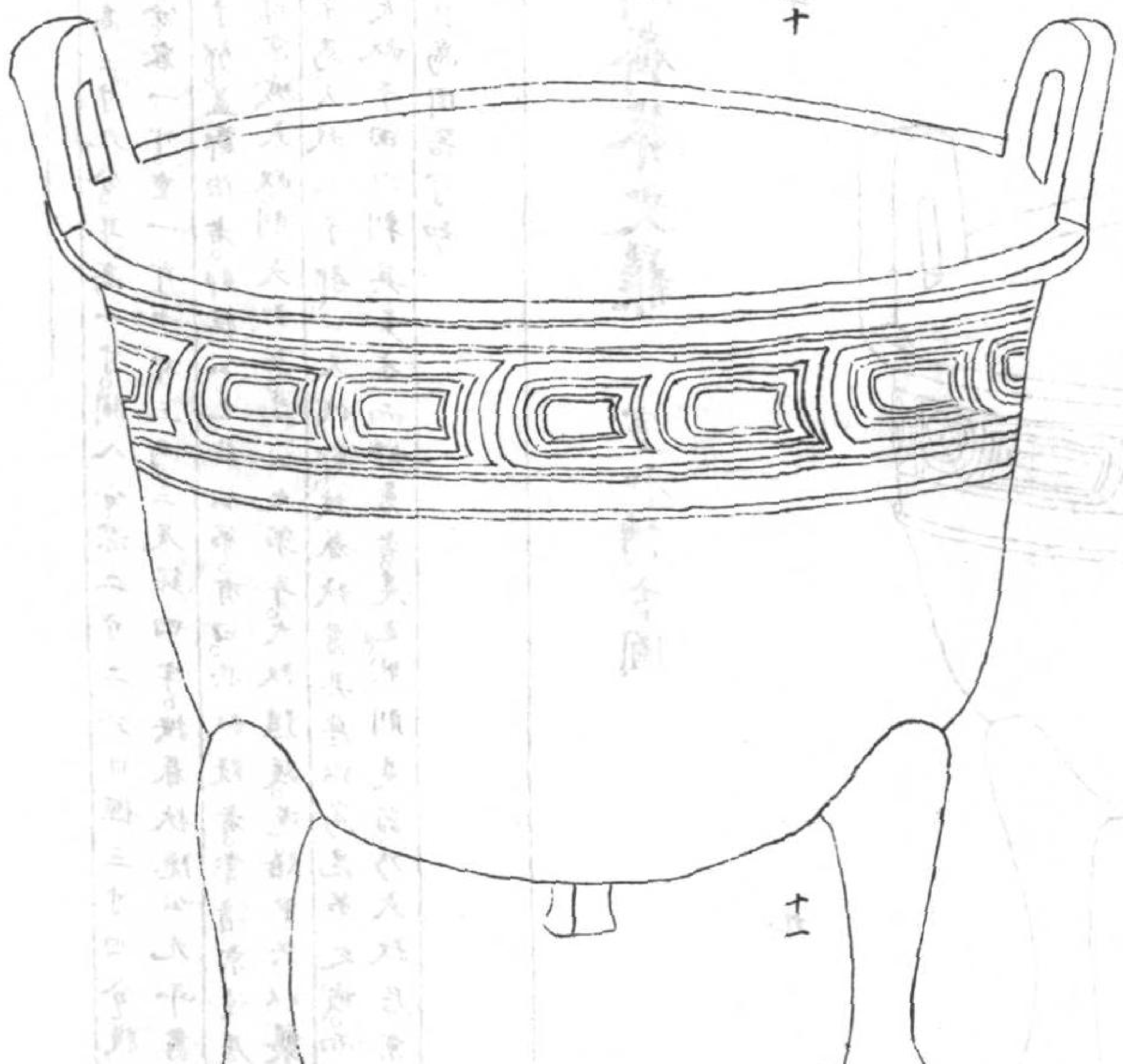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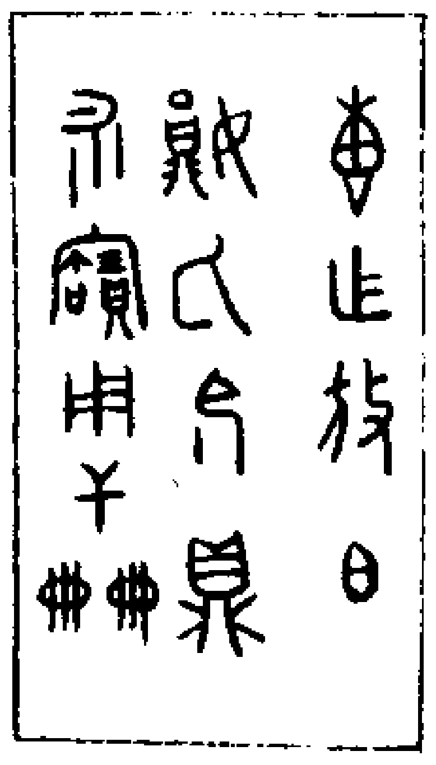
乙公作
尊鼎子
孫永寶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闊二寸二分。深六寸九分。口徑一尺一寸一分。腹徑一尺一寸三分。容二斗有半。重一十九斤十兩。三足。銘一十一字。按史記齊世家。太公卒百有餘年。乃有乙公得立。則所謂乙公者。太公之後。而君於齊者也。觀其器蝕缺成痕。蓋非周初。工齋之品。其亦不純於古矣。

周娟氏鼎（減小摸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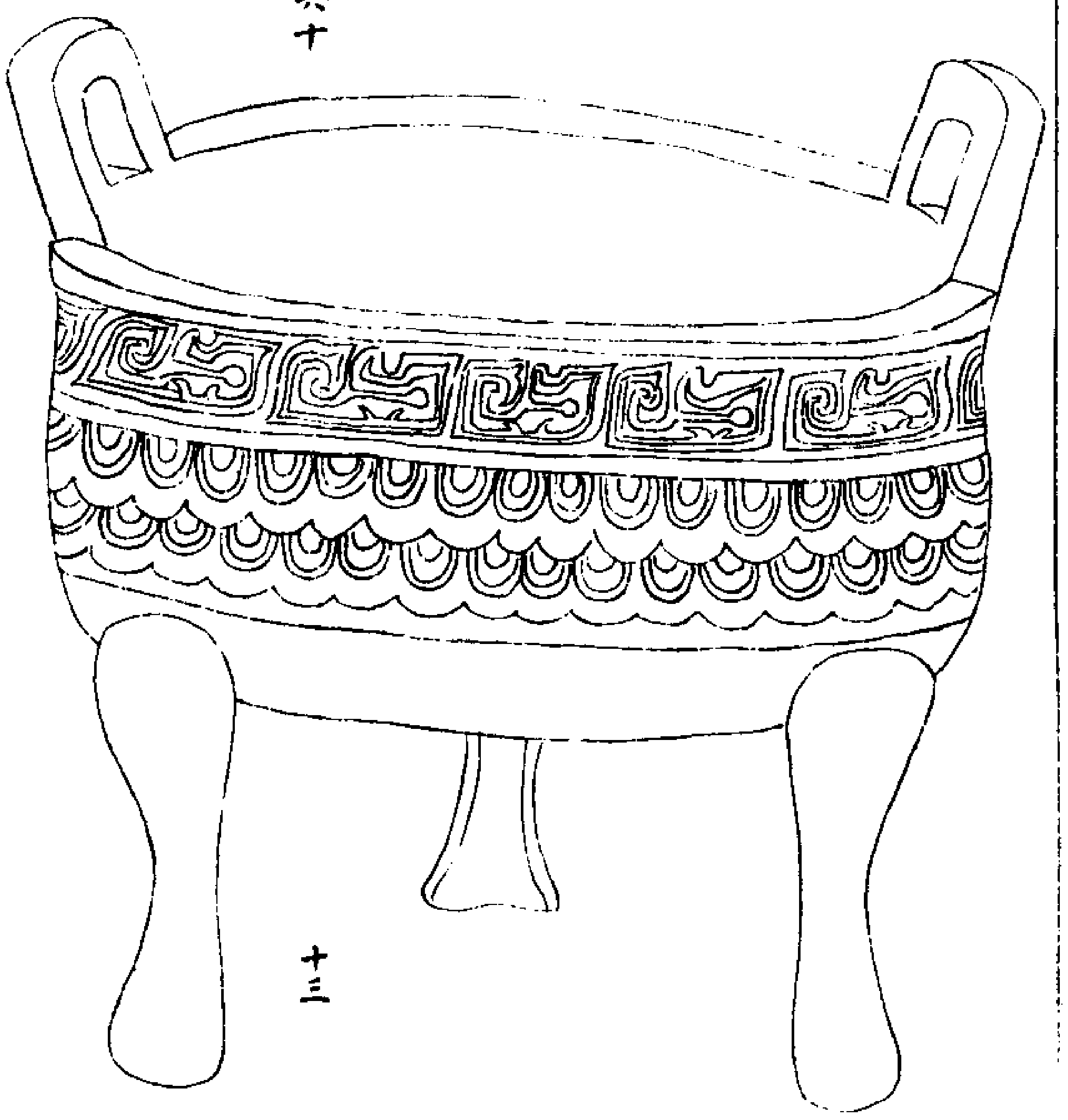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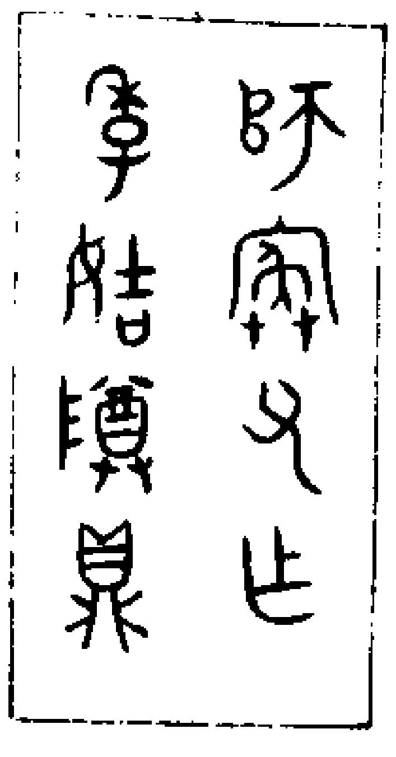
惠止叔日
媿氏。鼎
永寶用。冊冊

右高九寸三分。耳高二寸。闊一寸八分。深六寸有半。口徑一尺五分。腹徑一尺。容一斗六升四合。重一十二斤十有四兩。三足。銘一十三字。按許慎媿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叔妘而韋昭以妘爲妘姓之女。今敘伯雖於傳無見。蓋亦祝融後姓而叔妘之族歟。冊冊冊也。許慎謂象其劄。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符命也。諸侯受命於王者。故尊彝之間類多作此。

周寅父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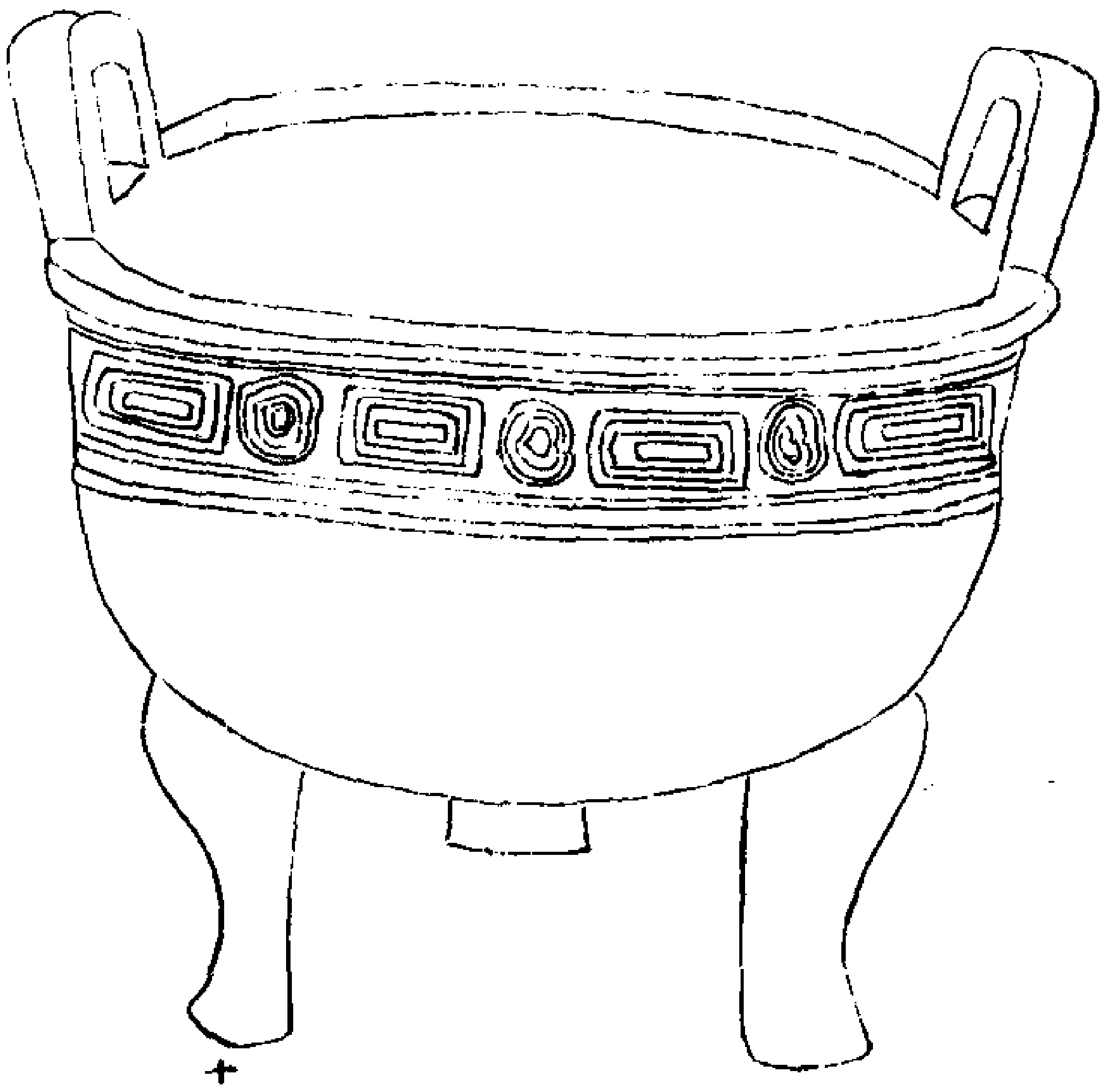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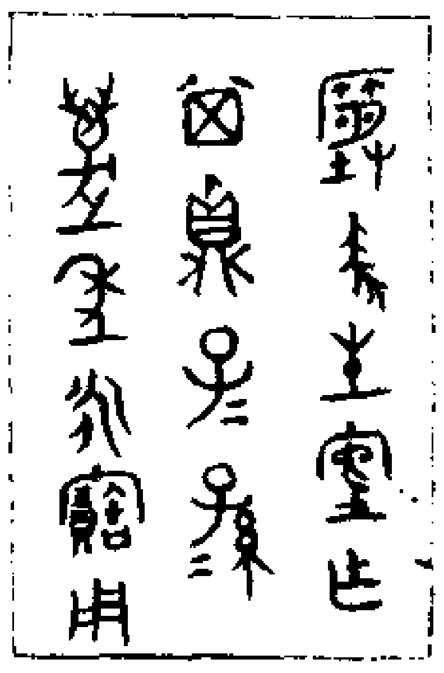
師寅父作
季吉尊鼎

右高六寸三分。耳高一寸六分。闊一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七寸七分。容五升有半。重六斤三兩。三足。銘八字。師寅父於經傳無所見。惟周有簋蓋銘曰。姬寅母。而此曰師寅父。簋非作簋者寅之母而作鼎者寅之父耶。姬言其姓。師舉其官耳。吉姓也。左氏外傳有曰。伯吉義姞作匜。有曰仲吉。而此曰季吉。姞其族耶。謂之尊鼎與魯公作文王鼎而曰尊彝同意。

周乇生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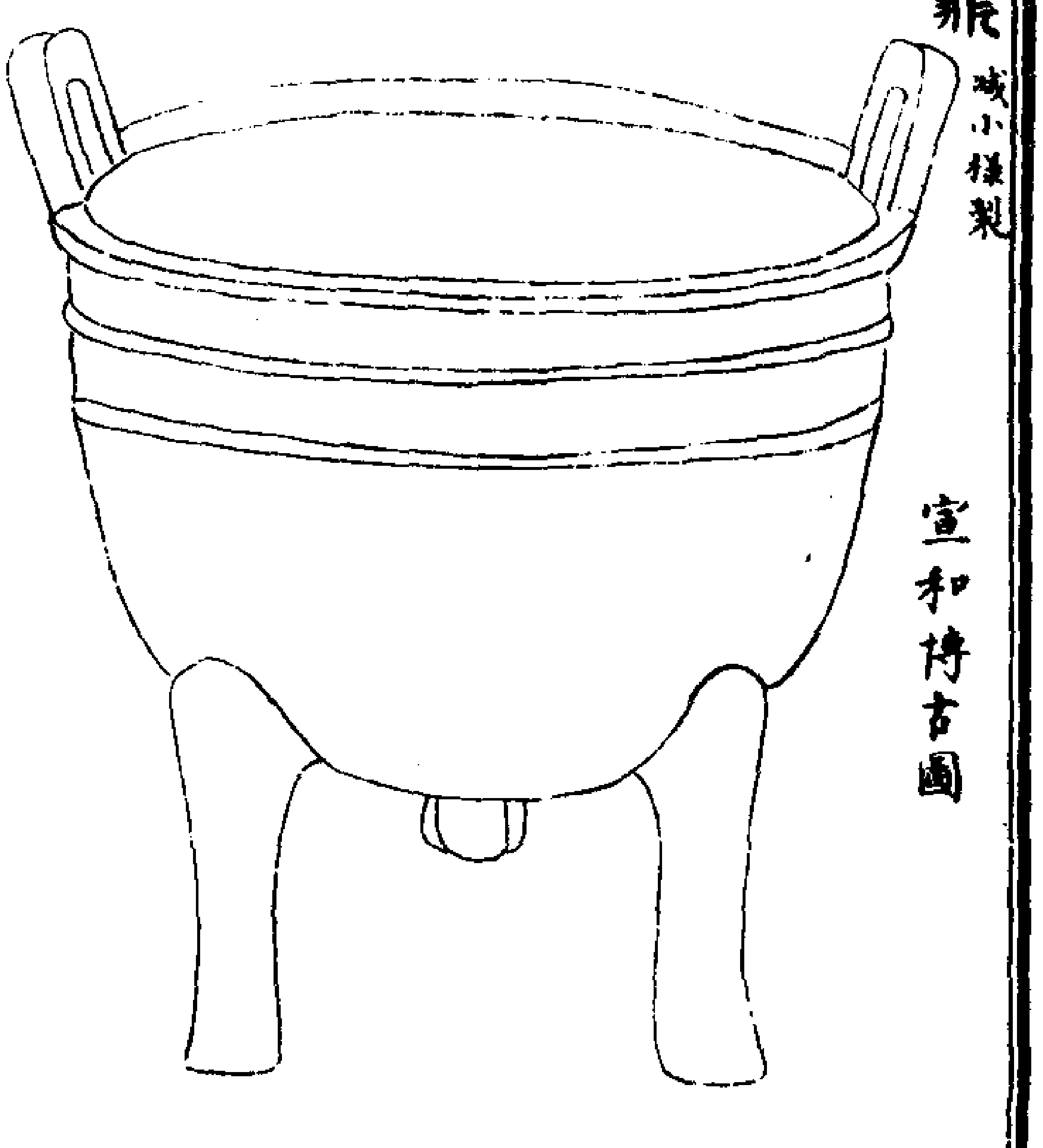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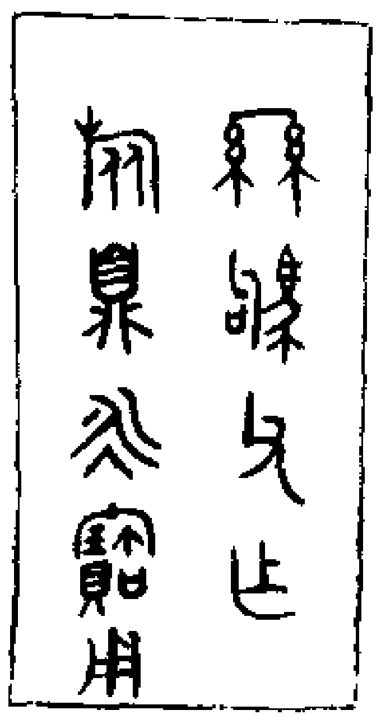
○乇生室作
其鼎子子孫孫
萬年永寶用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二寸。闊一寸五分。深四寸九分。口徑八寸六分。腹徑八寸五分。容八升七合。重九斤。三足。銘十六字。按左傳后羿有臣曰乇圍鄭有大夫曰公子乇。此鼎雖古。而款識曰年已非。有夏之制。則乇不可爲乇圍。殆所謂公子乇耶。謂之生。亦猶軨敦。曰瓜生之類是歟。

周緐駒父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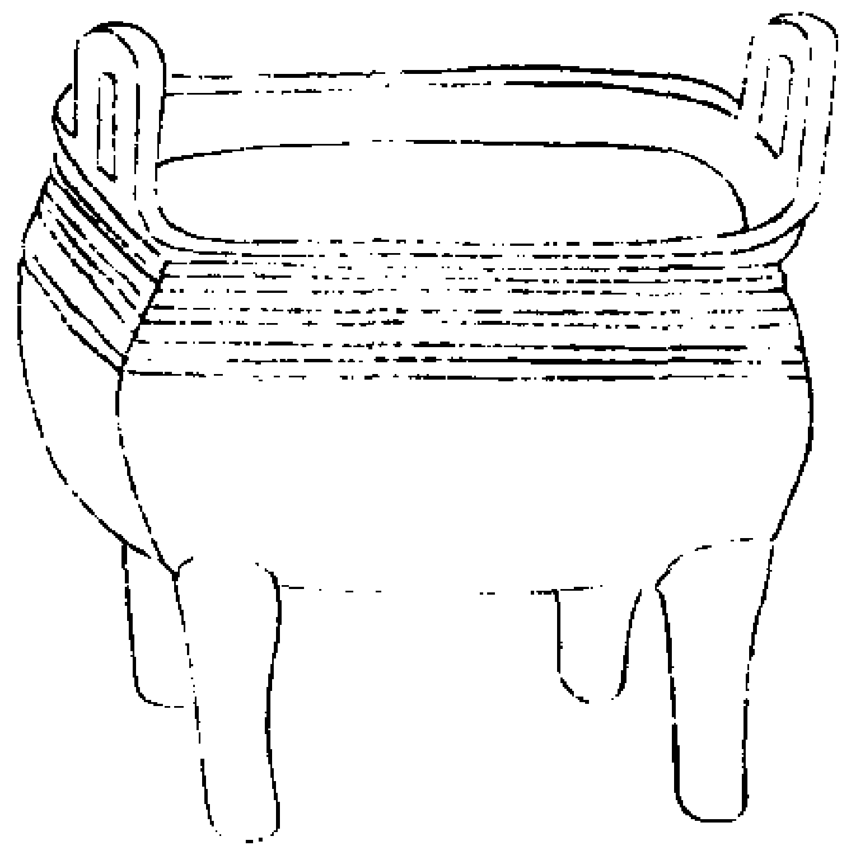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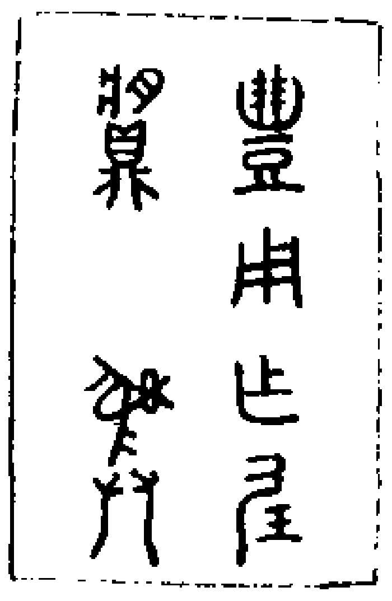
緐駒父
旅鼎永寶

右高六寸九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二寸。深四寸六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七寸九分。容六升七合。重五斤十有五兩。三足。銘九字。曰緐駒父作旅鼎永寶用。緐字傾漫滅未詳。曰駒父。則今所藏敦有仲駒父作仲姜敦。左傳則有駒伯爲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有公子駒奔衛。則駒其名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曰旅鼎。則燕禮所謂士旅食。左傳所謂庭實旅伯之旅也。通體純素。而簡之簡古尤存。特銘款加詳。知周物也。容齋三筆博古圖云。周緐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爲郤伯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伯爲姓耶。予按左傳駒伯者。郤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爲姓哉。

周豐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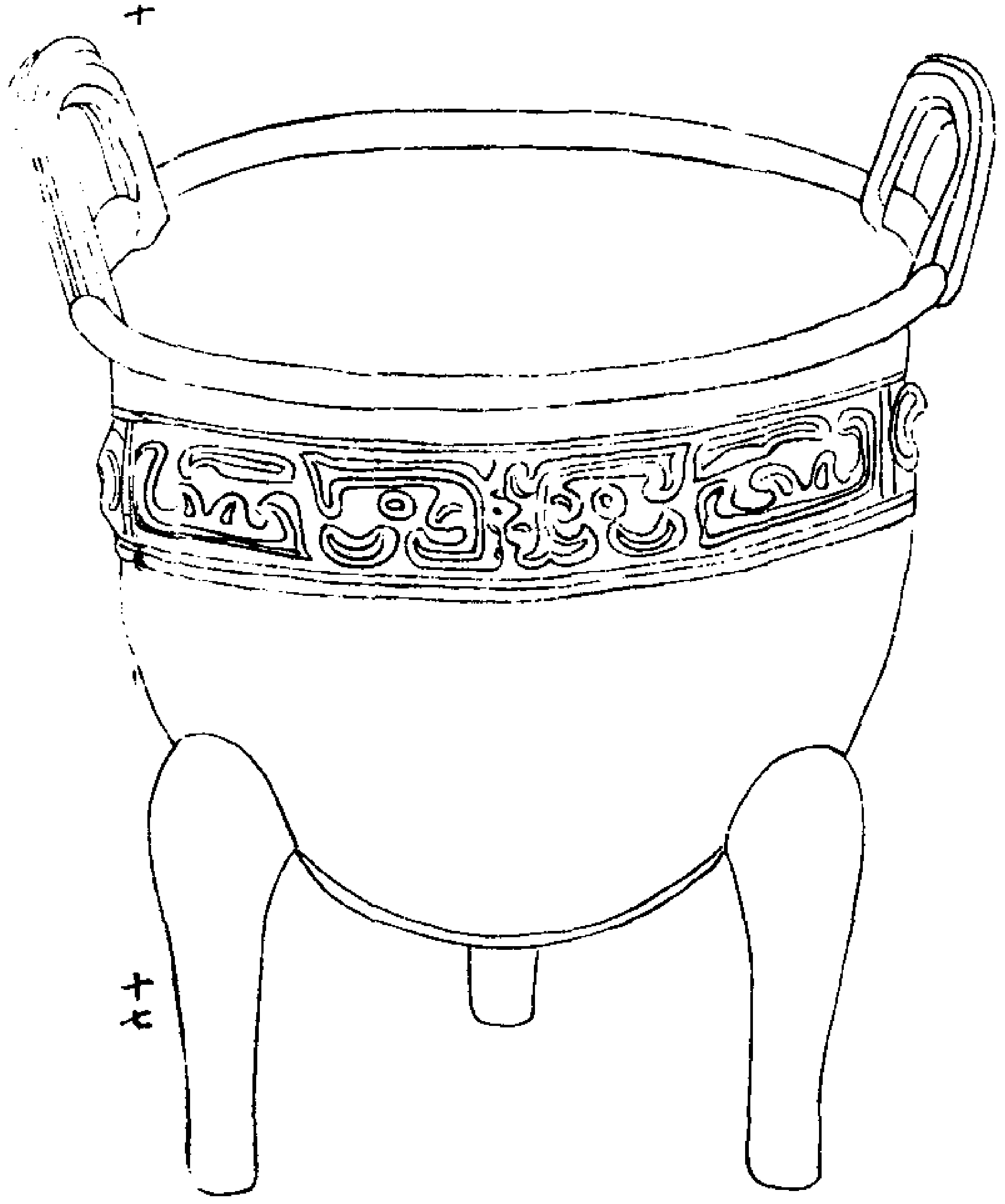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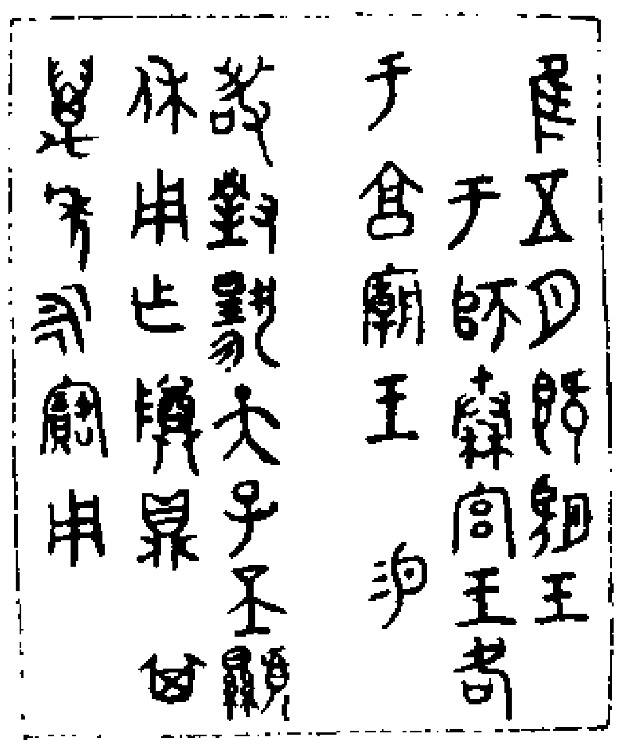
豐用作玟
䵼彝

右高三寸二分耳高八分闊八分深一寸九分口徑長三寸二分闊二寸七分腹徑長三寸九分闊三寸三分容七合重一斤二兩有四足銘六字曰豐用作玟䵼彝豐名也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製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是器如簋比他器爲特小然銘文典古三代物也元趙子昂詠豐鼎詩豐鼎制特小周人古風淳摩挲玉質潤拂拭翠光鈞鑄法觀來妙銘文考更真平生獨好古對此興彌新

周師秦宮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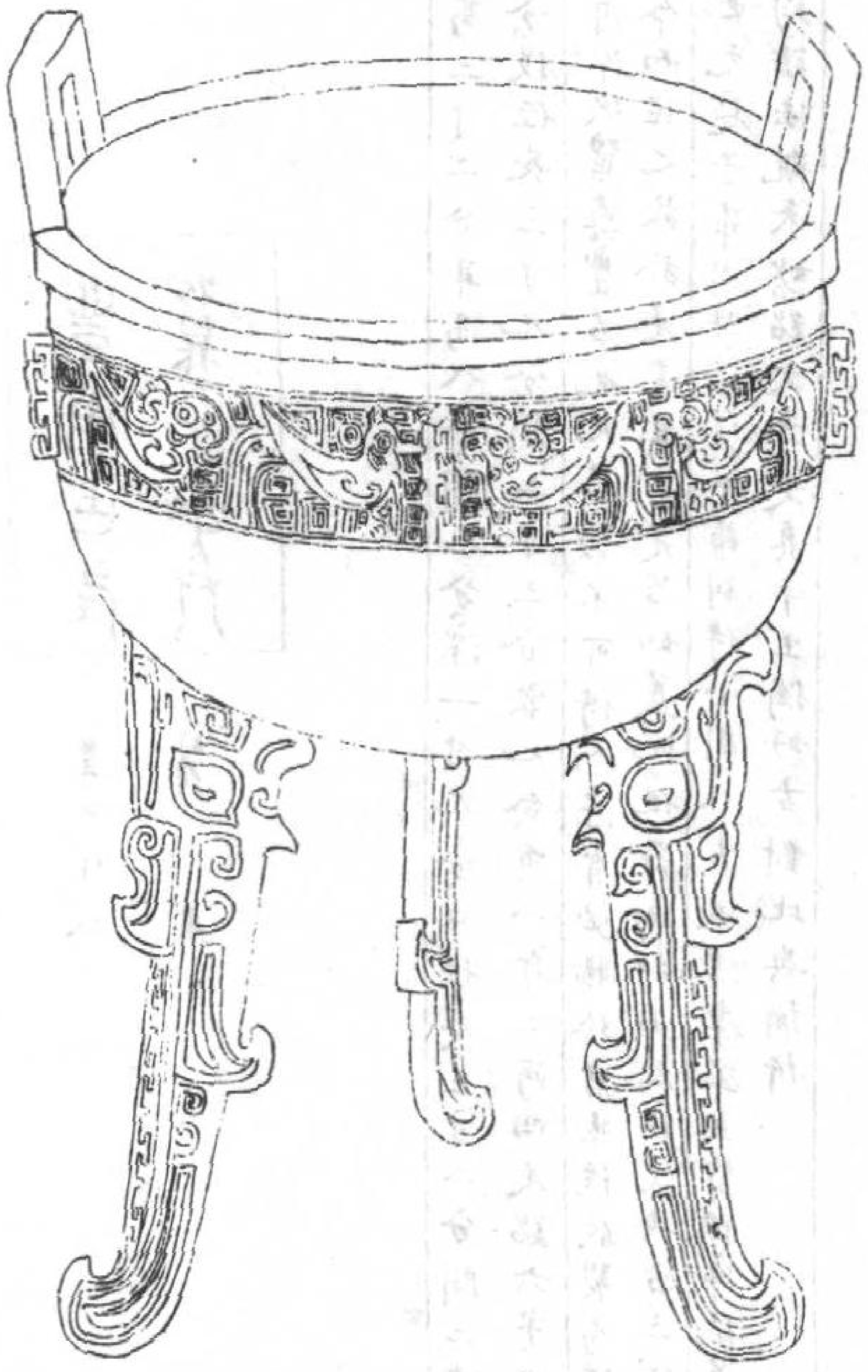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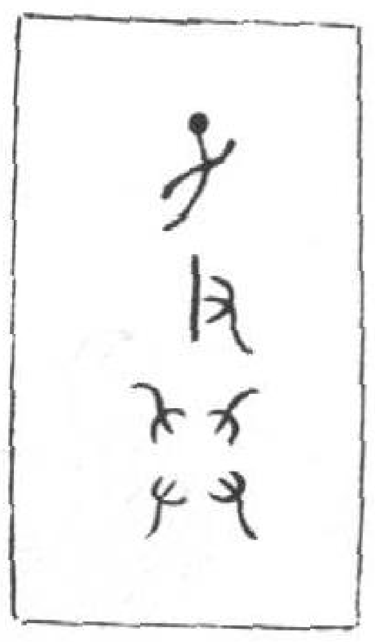
惟五月既望王
于師秦宮王格
于享廟王錫
敢對揚天子丕顯
休用作尊鼎其
萬年永寶用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五分闊二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容二斗重十有七斤銘四十七字磨滅不可考者十有二字曰惟五月既望者猶書朏望生明生魄以紀時紀日也其曰師秦宮則師秦之宮以名其人猶師德師毀也王格于饗廟而有錫焉則錫命而賓于祖也臣受命於君則當有以對揚之詩曰對揚王休書曰對揚天子之休命此言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蓋亦如是夫然後可以作鼎保用而祝之以萬年爲詞云

周子父舉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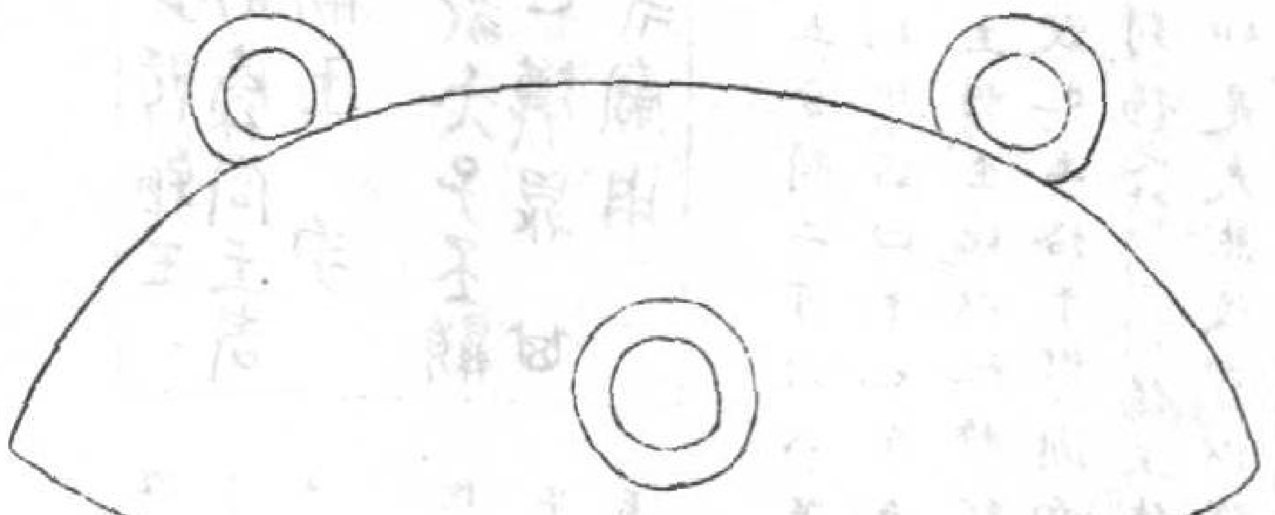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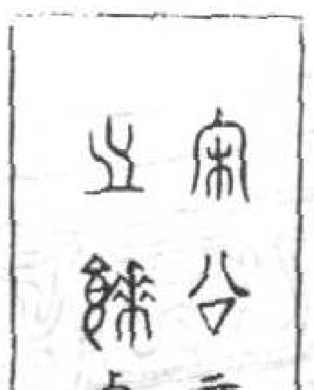
子父舉

右高九寸四分耳高一寸八分闊一寸九分深四寸一分口徑七寸二分腹徑六寸五分容四升六合重六斤十有二兩三足銘三字是器耳與腹皆素純緣之外以夔龍雷篆間飾足亦作夔狀比他鼎形制爲特高銘曰子父舉按古者父爲大夫子爲士則塟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則塟以士祭以大夫是祭父皆從其子而鼎者祭所用之器又以銘表著其祖考之美故祭統曰鼎有銘自名者也是鼎也銘雖無文而特以子父識之其下又爲舉字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父盡力以致養而不敢虗美其先者也

周欒鼎蓋（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宋公欒之餗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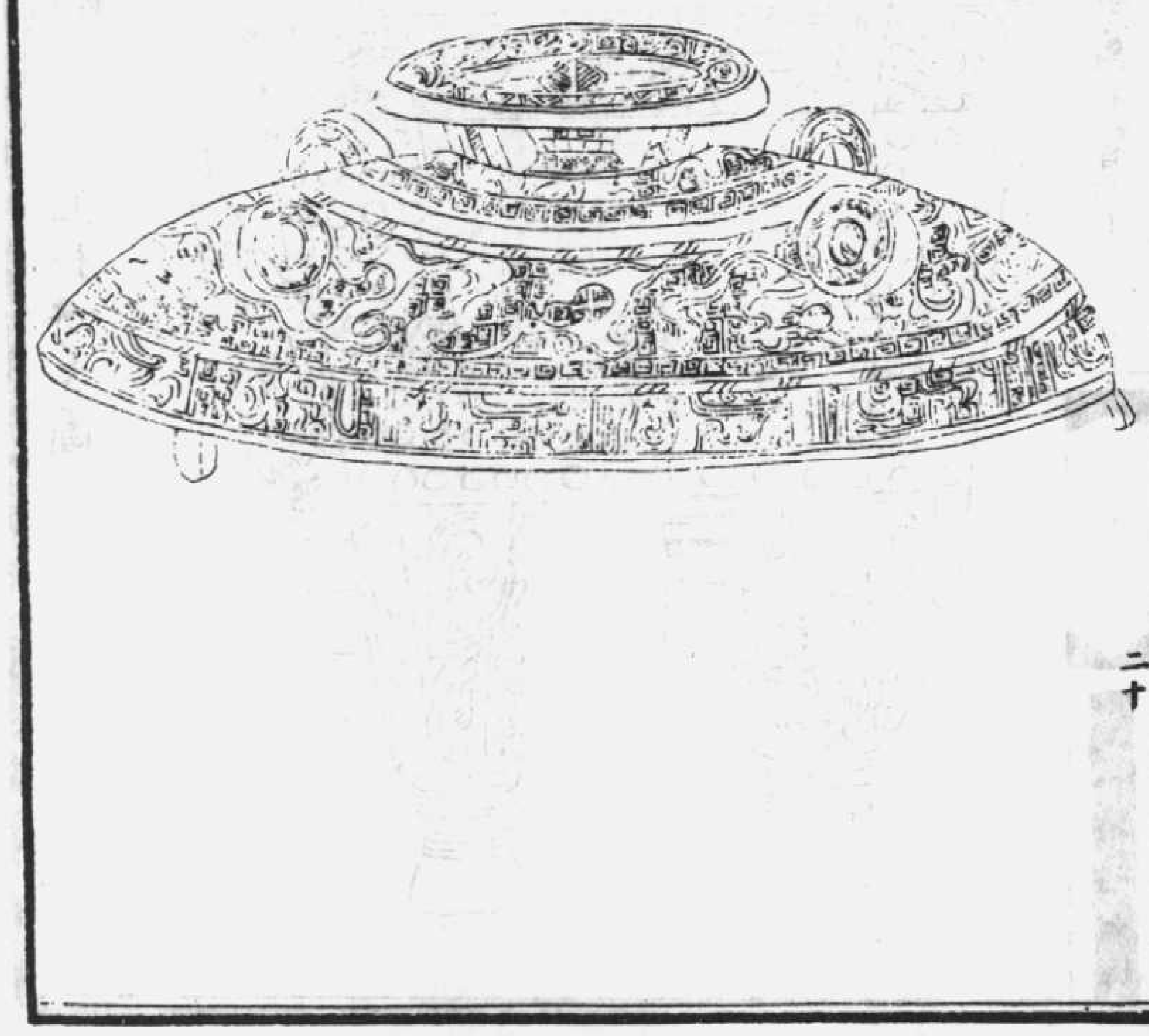
右高一寸八分深一寸四分三圜環各徑圜一寸重二斤十有三兩銘六字曰宋公欒作餗鼎且春秋帝乙之後微子爲宋公都商丘大辰之墟自微子至景公蓋三十六年獲麟之歲景公者名欒是所以爲宋公欒也作餗鼎者食器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則銘以餗亦以爲飲食之節而已今所藏一鼎銘曰王命敔欒一鼎曰欒女皆一時物也然二器皆名之周蓋徵子得用先王禮樂於周爲客是宋也而謂之周金石錄古器物銘宋公欒餗鼎銘元祐間得于南都藏秘閣底蓋皆有銘按史記世家宋公無名欒者莫知其爲何人也黄伯思東觀餘論有蓋銘六字按此鼎銘曰宋公欒之餗鼎欒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攷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欒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欒爲正然頭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第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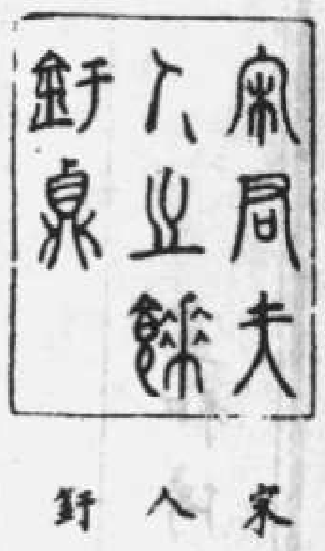
夫人之餗飣鼎字畫體一。而飣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耶。以文字揩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䜌女及欵䜌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欵䜌與䜌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䜌耳。（欵䜌識作欵與欵同妙也）廣川書跋餗鼎銘。秘閣至和舊鼎其銘曰。宋公䜌餗鼎。少監羅晦摹其欵識。以問廣川董某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䜌者。豈宋自爲謚。或以采地舉邪。某曰。周公惟二王後稱公而微子啓實封於宋。宋爲畿內地。且不爲謚。其曰。宋公采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䜌。而史爲頭曼。孫炎以䜌爲頭曼。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兜䜌。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飣鼎亦曰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禮鼎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羞鼎也。傳曰。羞謂之餗。又曰。筍之爲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儒論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羞。鄭康成考於周。謂羞在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同。古之食饗。若羞有菜。則入八珍。不遵肝膋。若羞無菜。則入羞豆。今直曰。餗鼎。則羞有菜之鼎也。

周宋夫人鼎蓋（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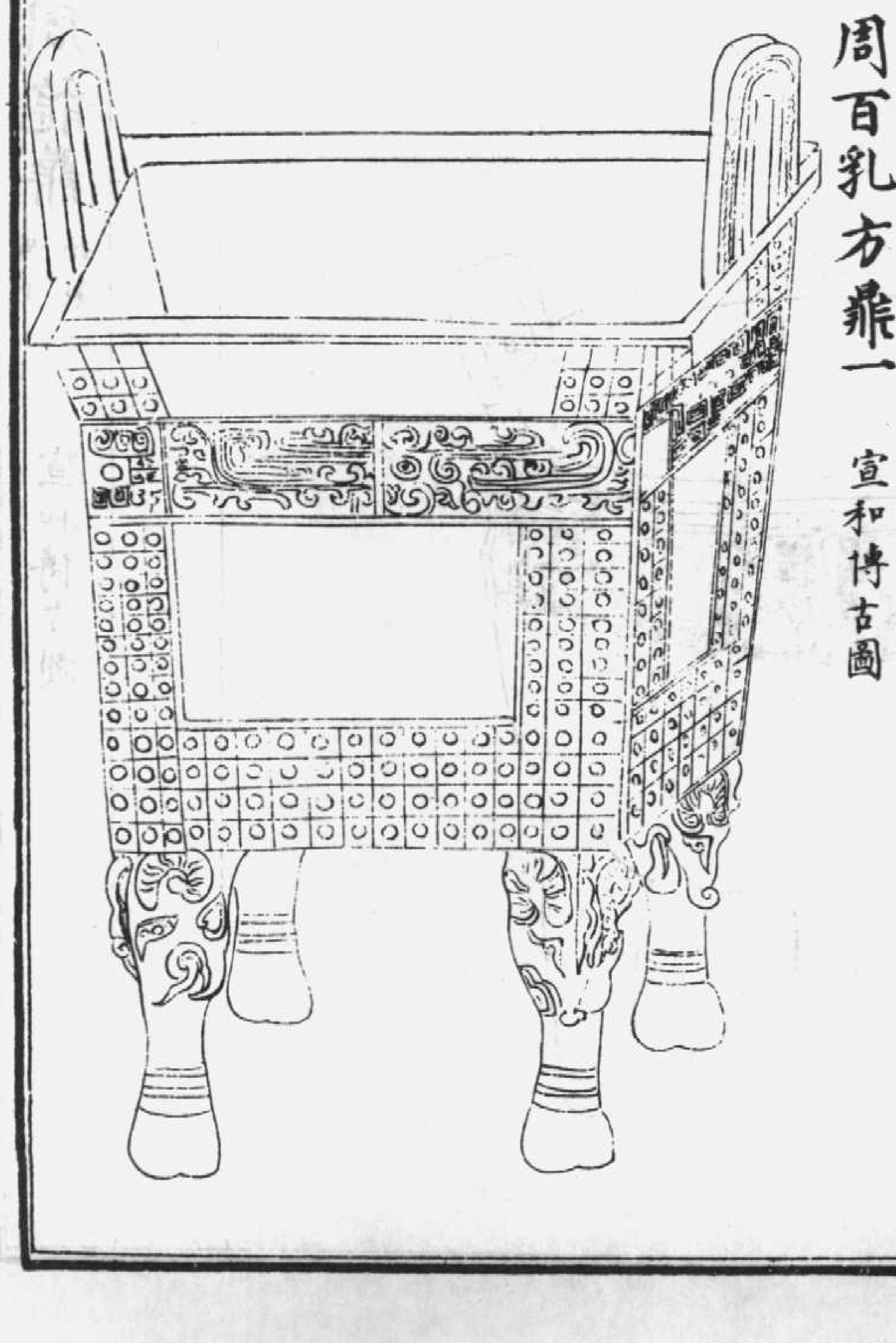
宋君夫
人之餗
飣鼎

右高一寸九分。口徑六寸八分。重二斤七兩。銘八字。曰。宋君夫人之餗飣鼎。古者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此言宋君夫人者。邦人稱之也。餗鼎實也。猶易鼎卦之言。公餗也。惜乎不得其全。考諸欵識。有曰。宋君樂之餗鼎者。而此謂之宋君夫人。其字畫又切相類。殆同時所造也。廣川書跋宋君夫人餗飣鼎。余既爲編修官。畢完書宋公䜌之鼎矣。蓋餗爲八珍。或曰有菜之鼎也。豈日黃伯思持宋君夫人餗飣鼎。以問君與夫人並爲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相亂。則饋餗鼎用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餗也。餗在禮爲羞食。羞一爲菜。黍牛羊豕。羞稻爲餌。則羞以相參爲名。自是別鼎。呂氏圖曰。飣於字書不見。疑爲鉶。蓋古鉶爲飣。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羹謂之鉶。鉶湆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鐙爲釪。以鍾而長頸爲釪。釪鼎有羞。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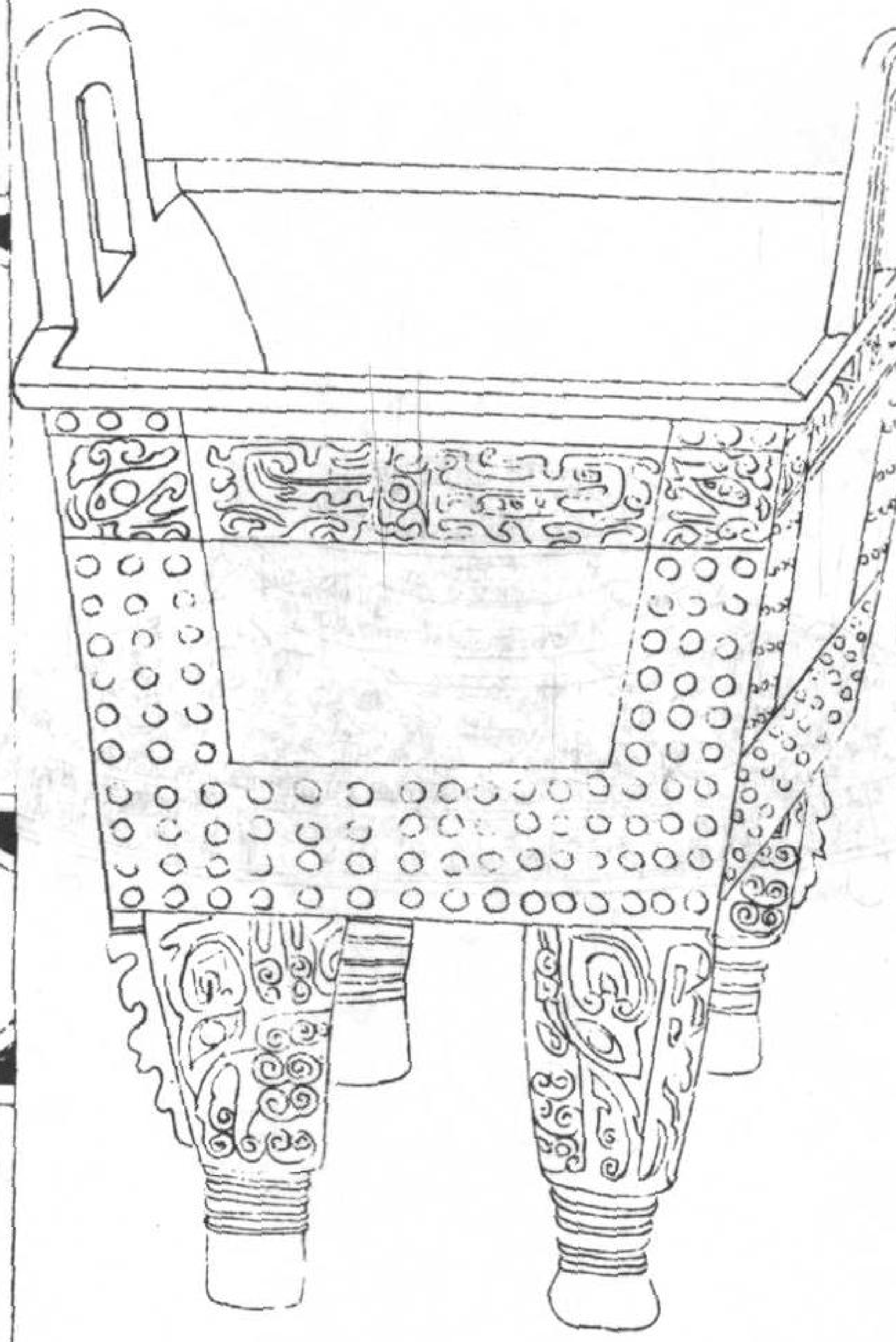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二十一

周百乳方鼎一

宣和博古圖



周百乳方鼎二（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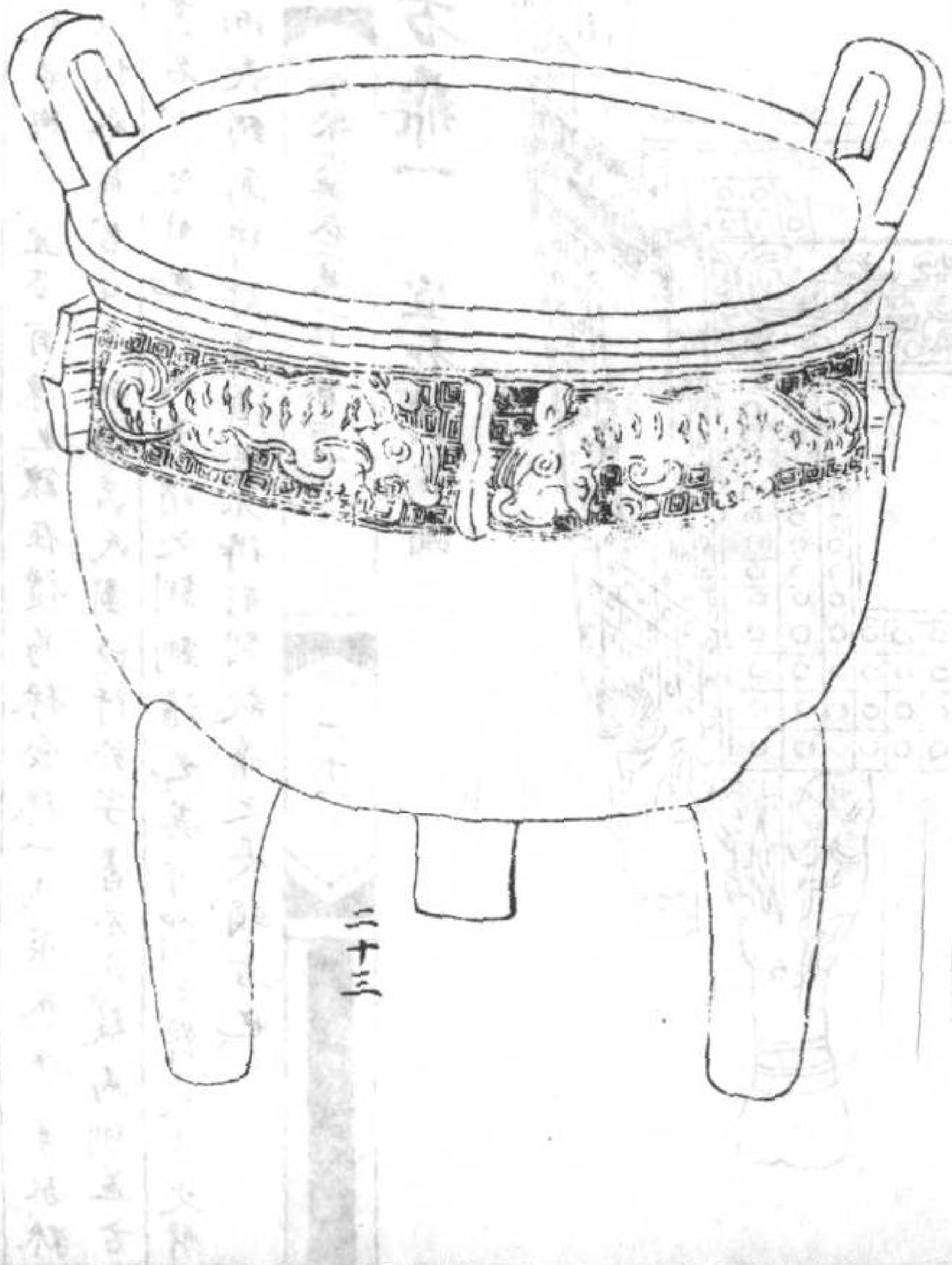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二尺二寸。耳高五寸八分。闊六寸。深一尺二寸六分。口徑長一尺七寸。闊一尺五寸。容一石九斗一升。重八十六斤七兩。四足。無銘。

後一器。高二尺一寸六分。耳高六寸一分。闊七寸。深一尺一寸七分。口徑長一尺六寸三分。闊一尺三寸六分。容一石七斗。重一百斤。四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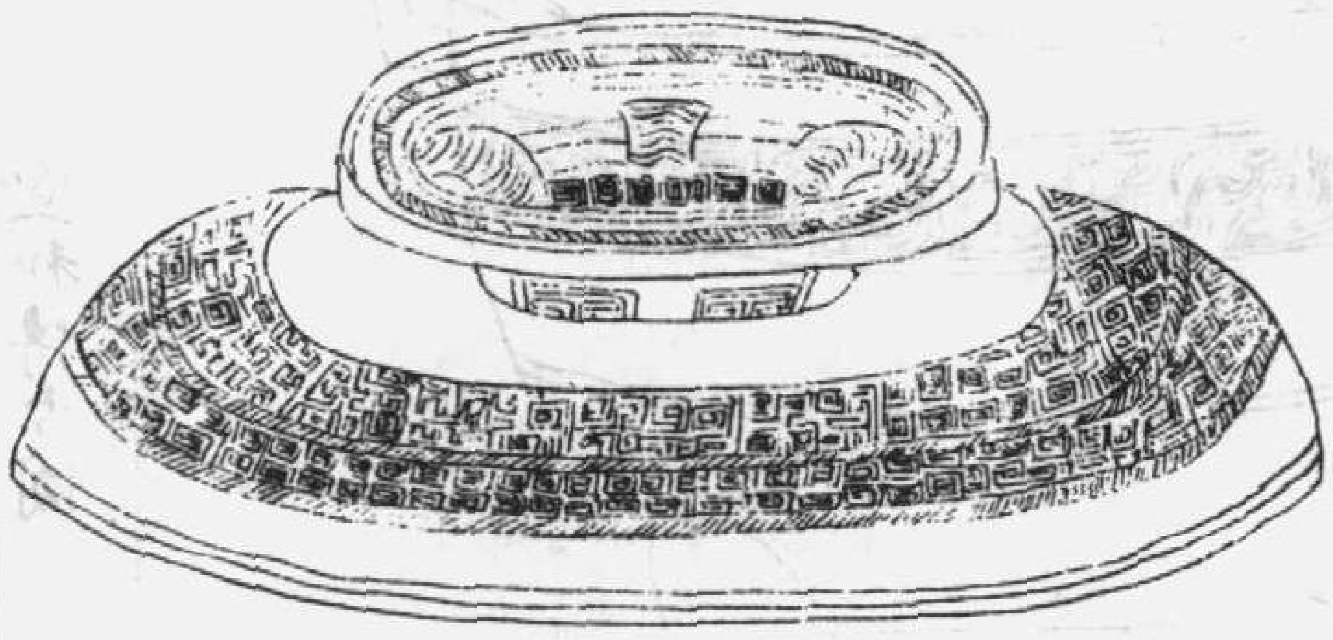
右二器。方之諸鼎。特爲高大。所同者。周以乳形純緣之下。環以饕餮。所不同者。前一足乃變足。而肩作蛇虺蟠屈之狀。後一器足亦作夔形。而鼻稜四翼屹起。然款足與體俱徹。恐致水火之齊。欲其易熟爾。但形制質朴。爲衆鼎之雄。寔可寶於後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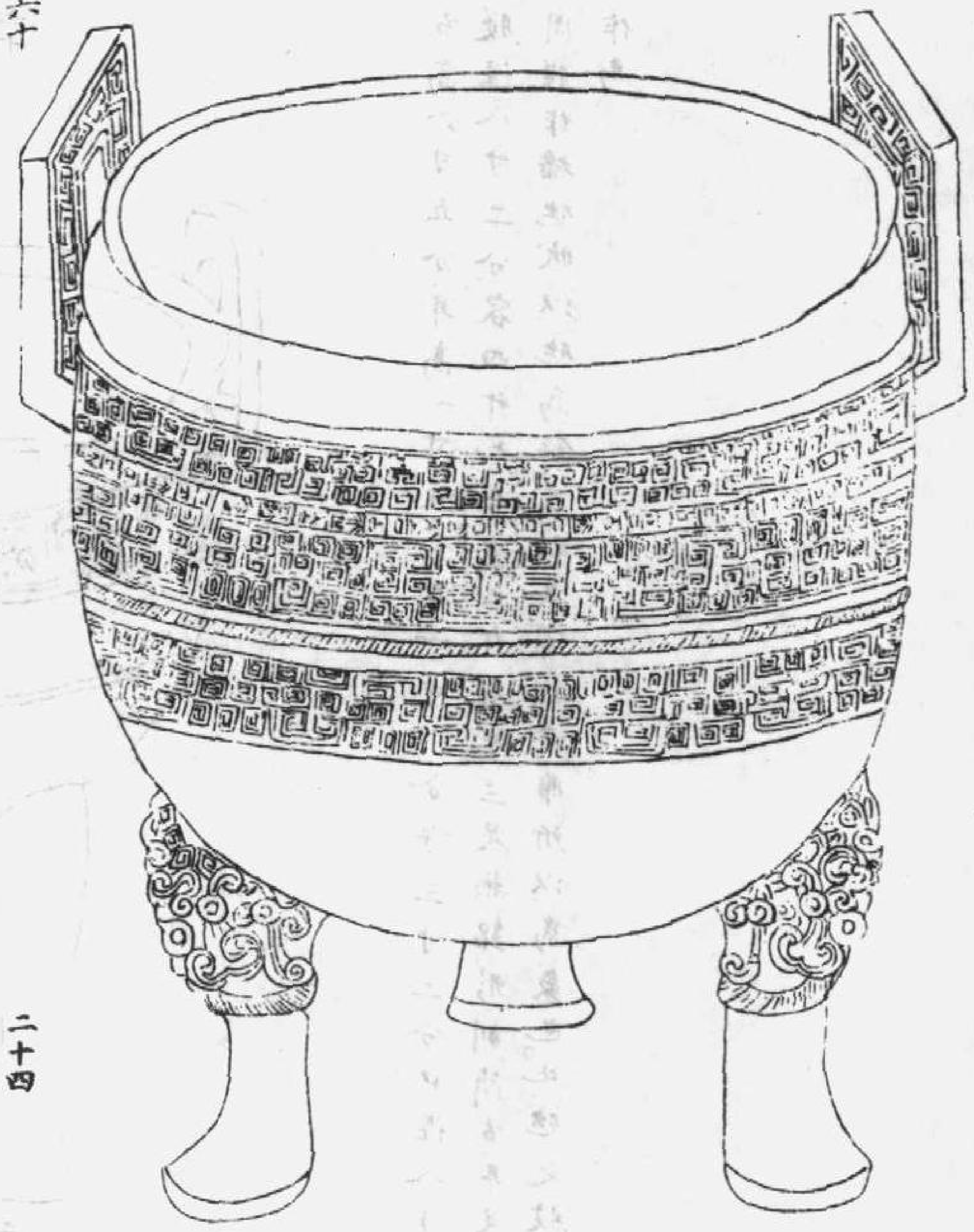
周龍鼎（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右高七寸一分。耳高一寸七分。闊一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六寸三分。腹徑六寸八分。容五升三合。重五斤。三足。無銘。是器著象若龍。傳曰。龍以不制爲龍。以其升降自如。能小能大。或潛或躍。善於變化。而有利澤以及於物也。鼎之烹飪。可以享上帝。可以養聖賢。其爲用大矣。所以特取象於龍。蓋以求配其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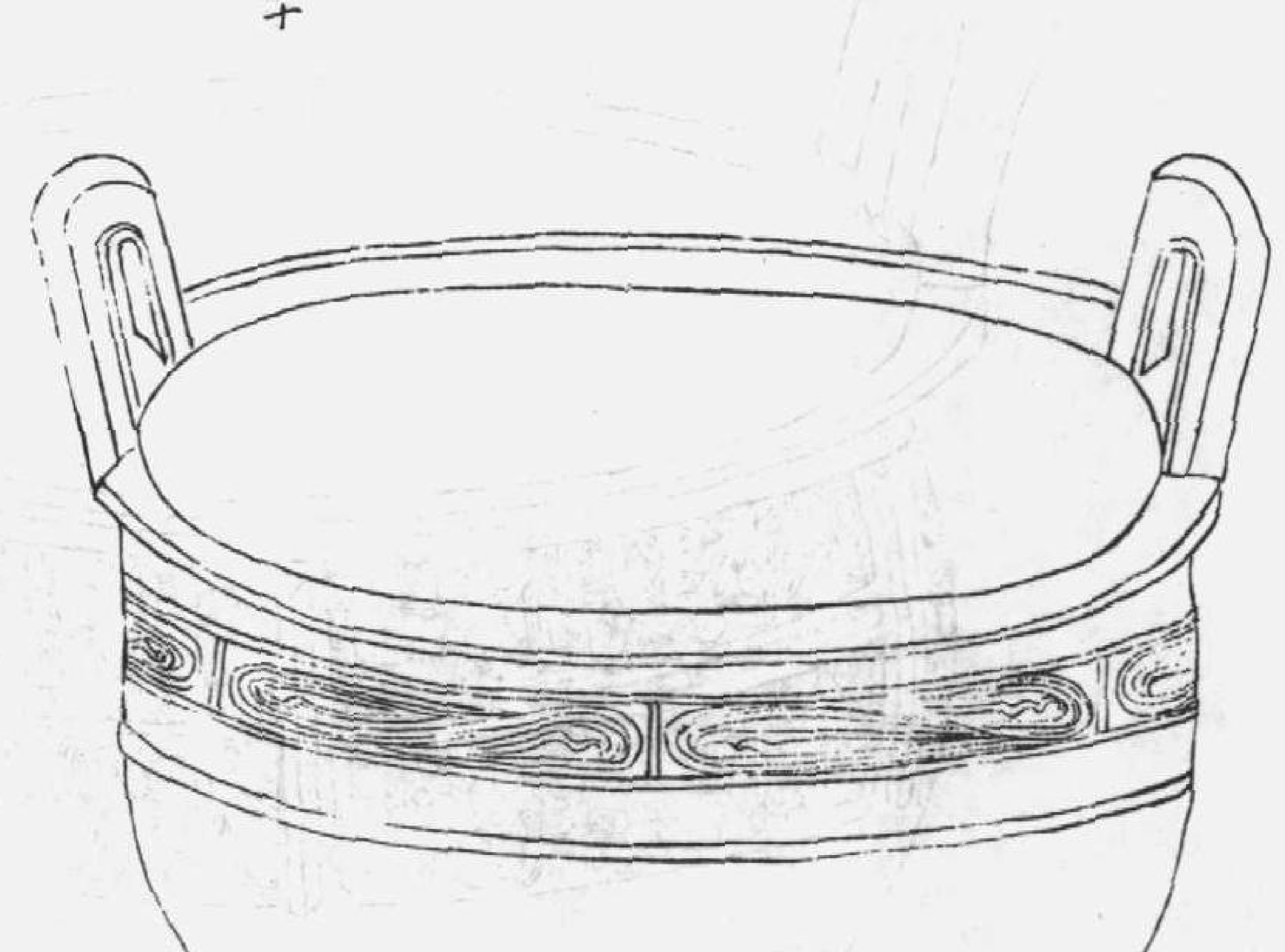
周蟠虬鼎（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蟠虬鼎二（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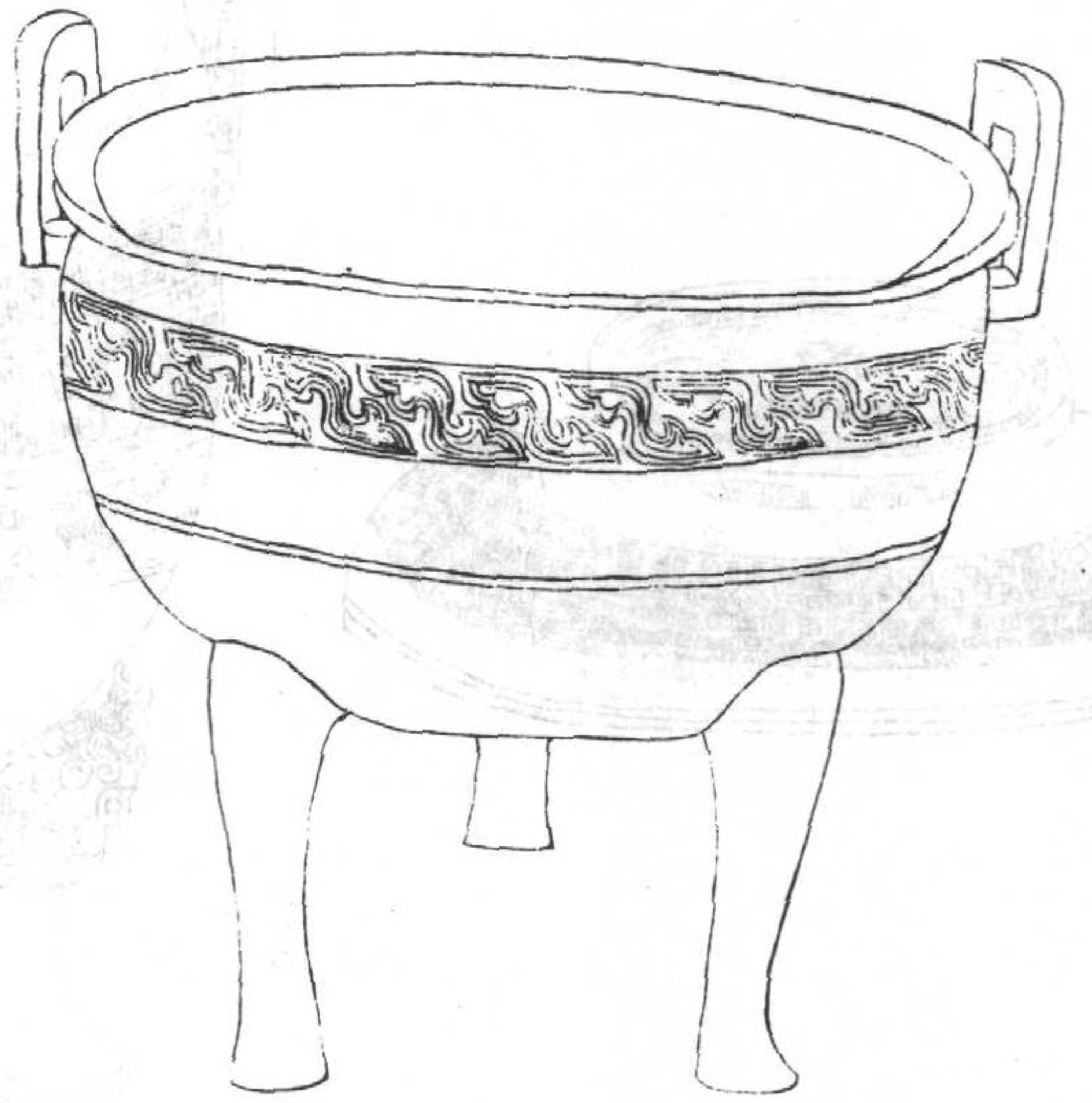
前一器。通蓋高一尺二寸八分。耳高三寸二分。闊二寸二分。深七寸三分。口徑九寸八分。腹徑一尺二分。容二斗。共重一十九斤十有二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五寸。耳高一寸五分。闊一寸六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七寸六分。腹徑六寸七分。容四升。重三斤七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通蓋以蟠虬爲之飾。三足皆獸狀。周以絢紐。蓋頂設六拱乘環。後一器。底平。與它鼎稍異。三足素而無紋。惟純緣飾蟠虬之形。二器皆以蟠虬爲之飾。亦以示其不可妄動之意。

周蟠虺鼎（減小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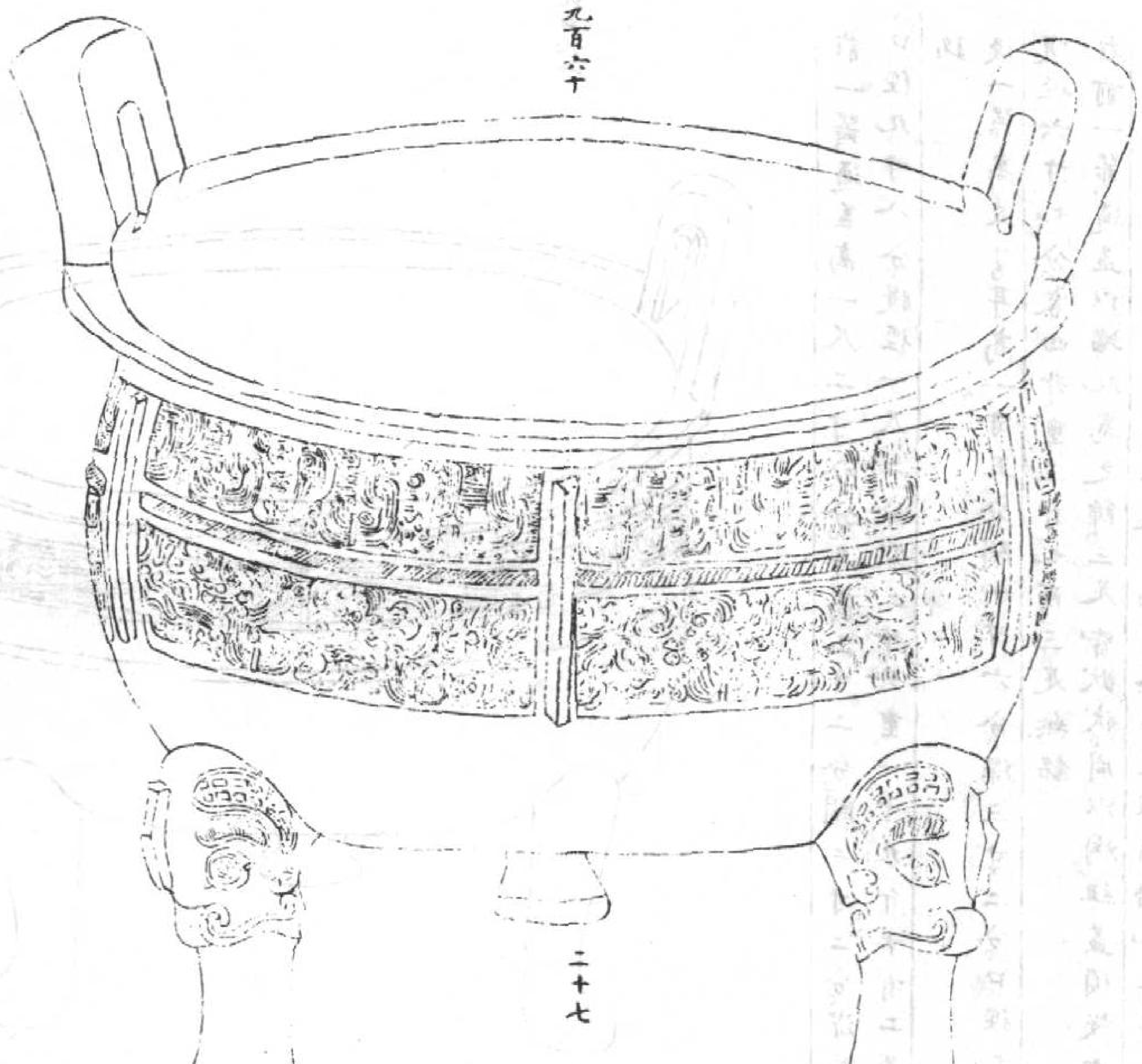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右高六寸五分。耳高一寸五分。濶一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口徑八寸一分。腹徑八寸二分。容四升七合。重七斤有半。三足無銘。形制簡古。耳足純素。周腹作蟠虺狀。以虺爲飾。蓋取其備物者。鼎所以爲象也。比虺之紋。有自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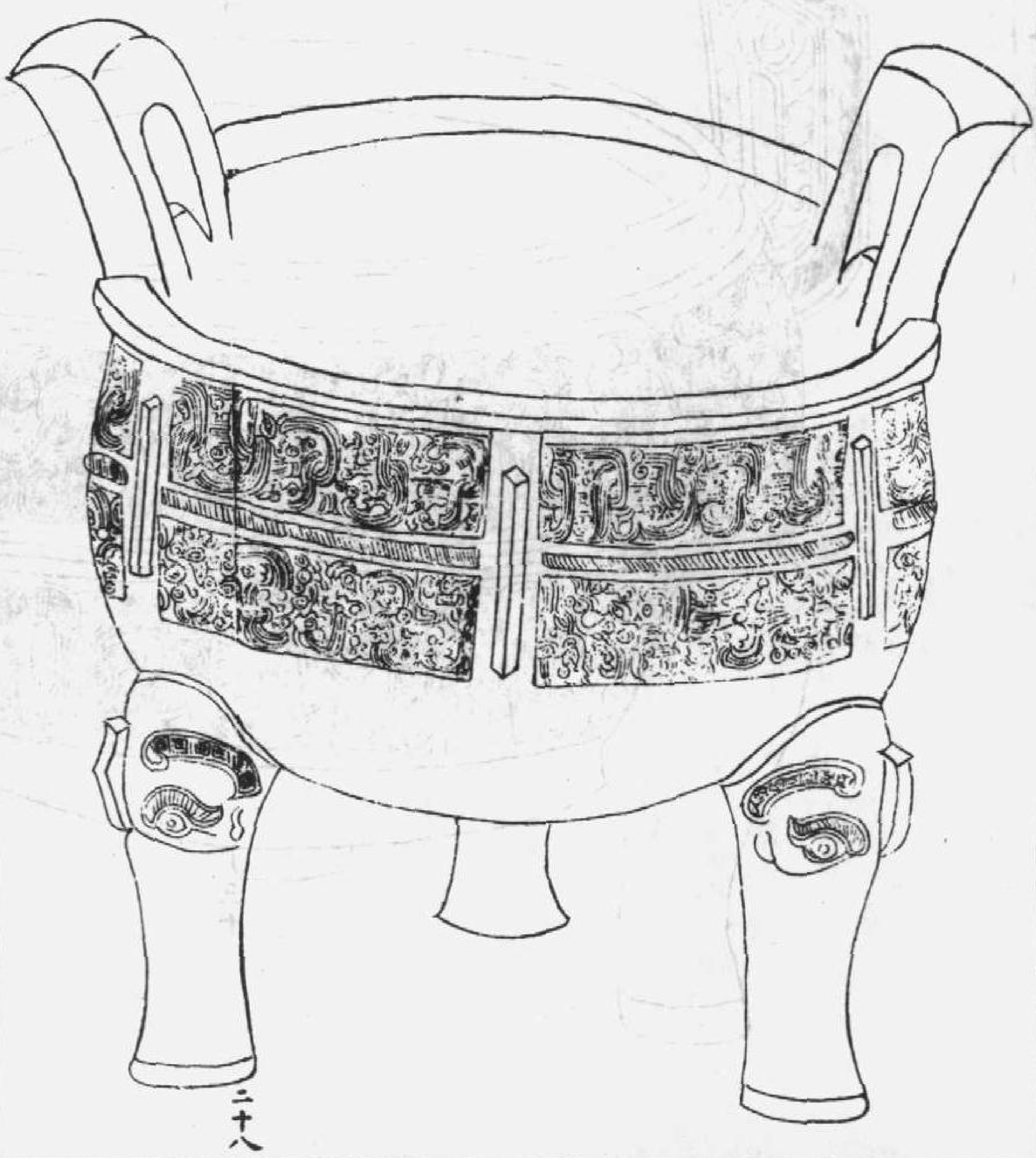
周蟠螭鼎一（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蟠螭鼎二（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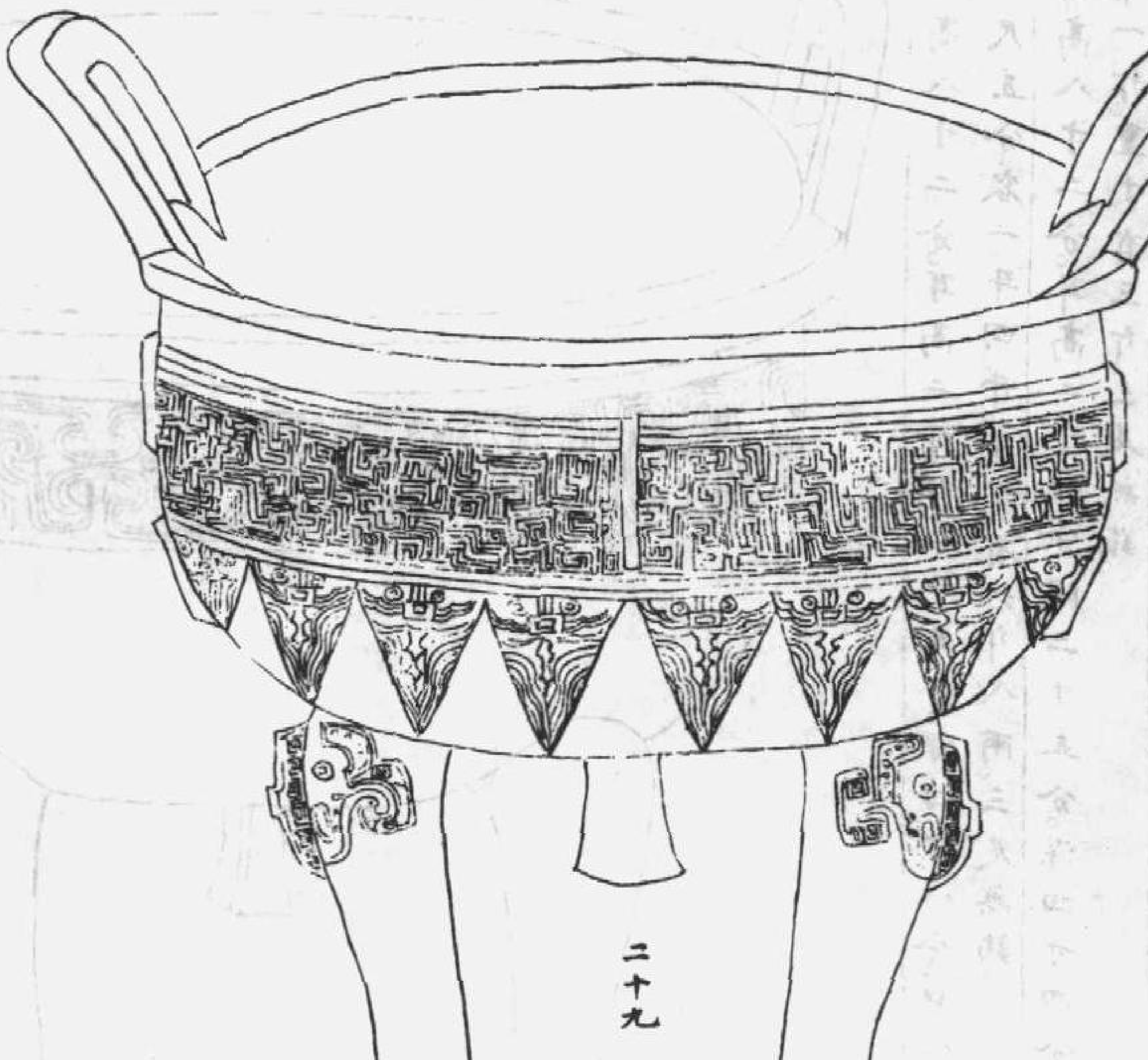
前一器。高一尺二寸七分。耳高三寸七分。闊三寸六分。深七寸。口徑一尺五寸七分。腹徑一尺五寸。容四斗四升。重二十四斤八兩。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一尺二寸九分。耳高四寸。闊三寸六分。深七寸二分。口徑一尺五寸。腹徑一尺五寸四分。容四斗七升。重二十六斤。三足。無銘。

右二器。腹間飾以蟠螭狀。隱起脈稜。兩耳皆雁而純素。三足各設獸首。製作悉同。尤為珍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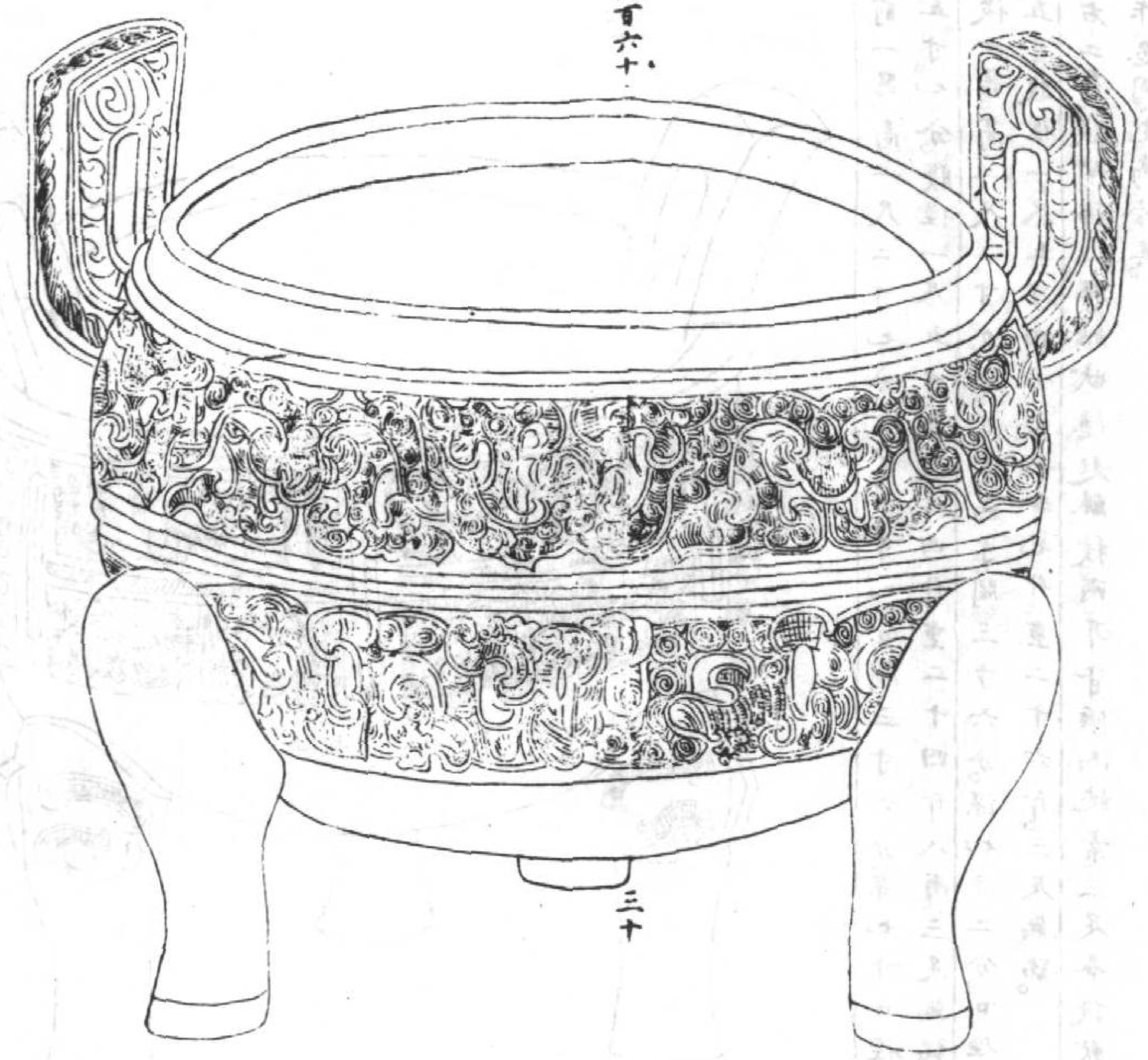
周蛟螭鼎一（減小樣製）

宣和博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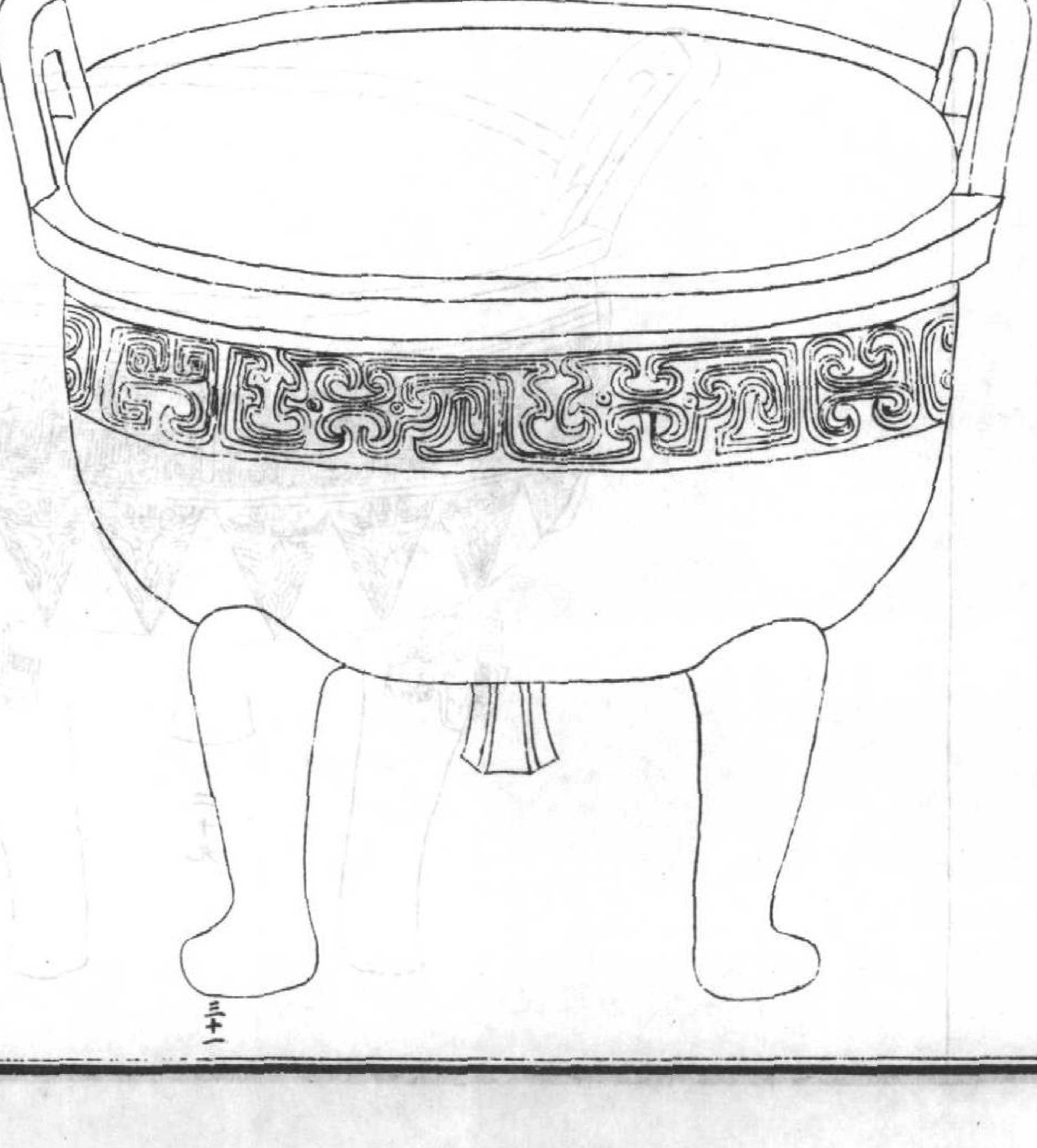
周蛟螭鼎二（依元樣製）

宣和博古圖



周蛟螭鼎三

宣和博古圖



前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四升。重十有六斤八兩。三足無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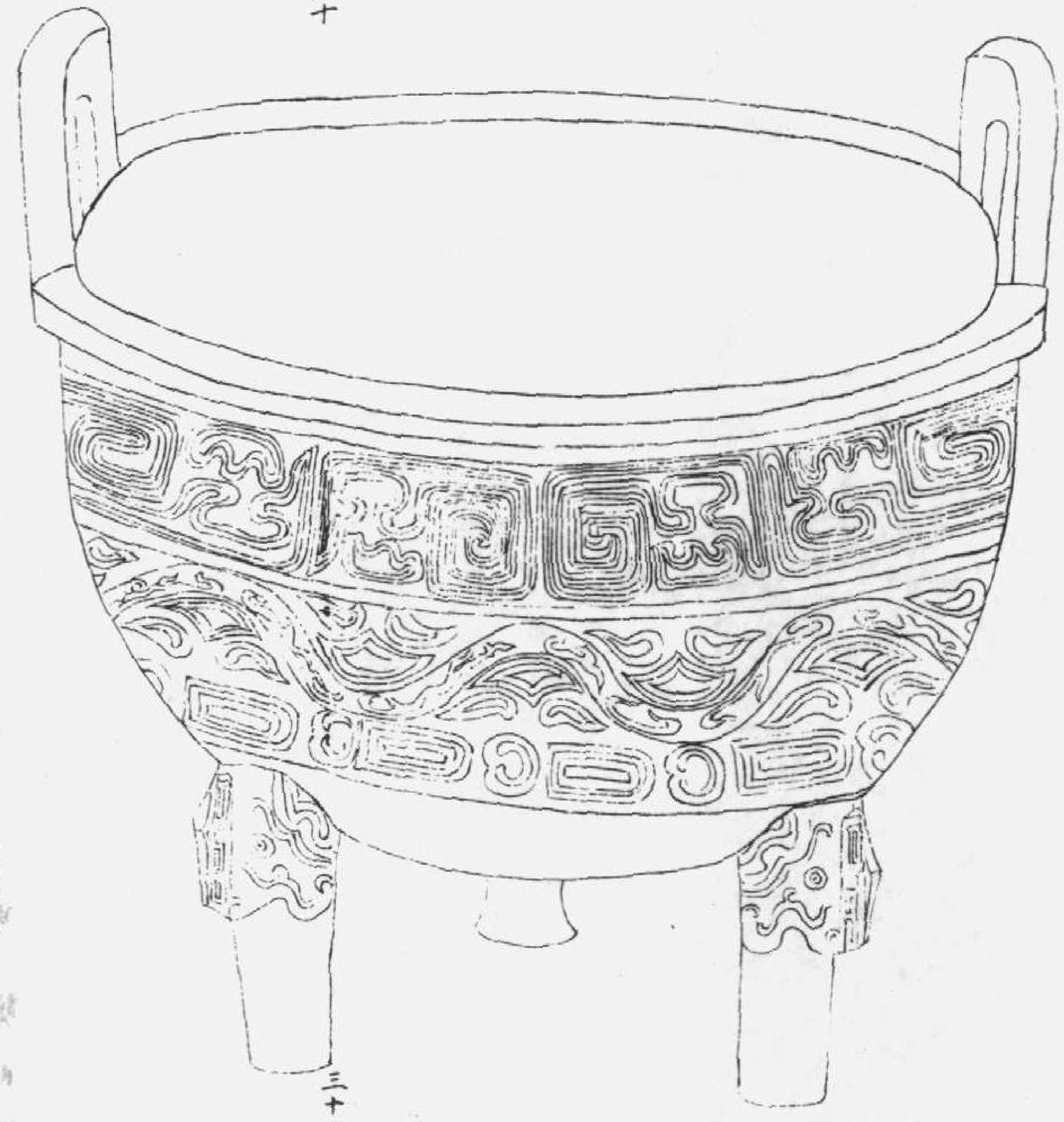
次一器。高八寸二分。耳高二寸四分。闊二寸五分。深四寸四分。口徑九寸。容一斗一升。重十有三斤。三足無銘。

後一器。高八寸四分。耳高二寸。闊二寸四分。深四寸八分。口徑一尺八分。腹徑一尺五分。容一斗三升五合。重十有六斤六兩。三足無銘。

右前一器。耳有粟紋。腹有垂花。左右蟠以蛟螭。而足如之。次一器以牛足爲三足。耳作綯紐。而周以蛟螭之飾。後一器耳足純素。純緣之外。作蛟螭盤紆之狀。比它鼎侈口而底稍平。蛟龍類而小螭似龍而無角。皆爲物之害。昔人故象之於此焉。

周獸足蟠夔鼎（減小様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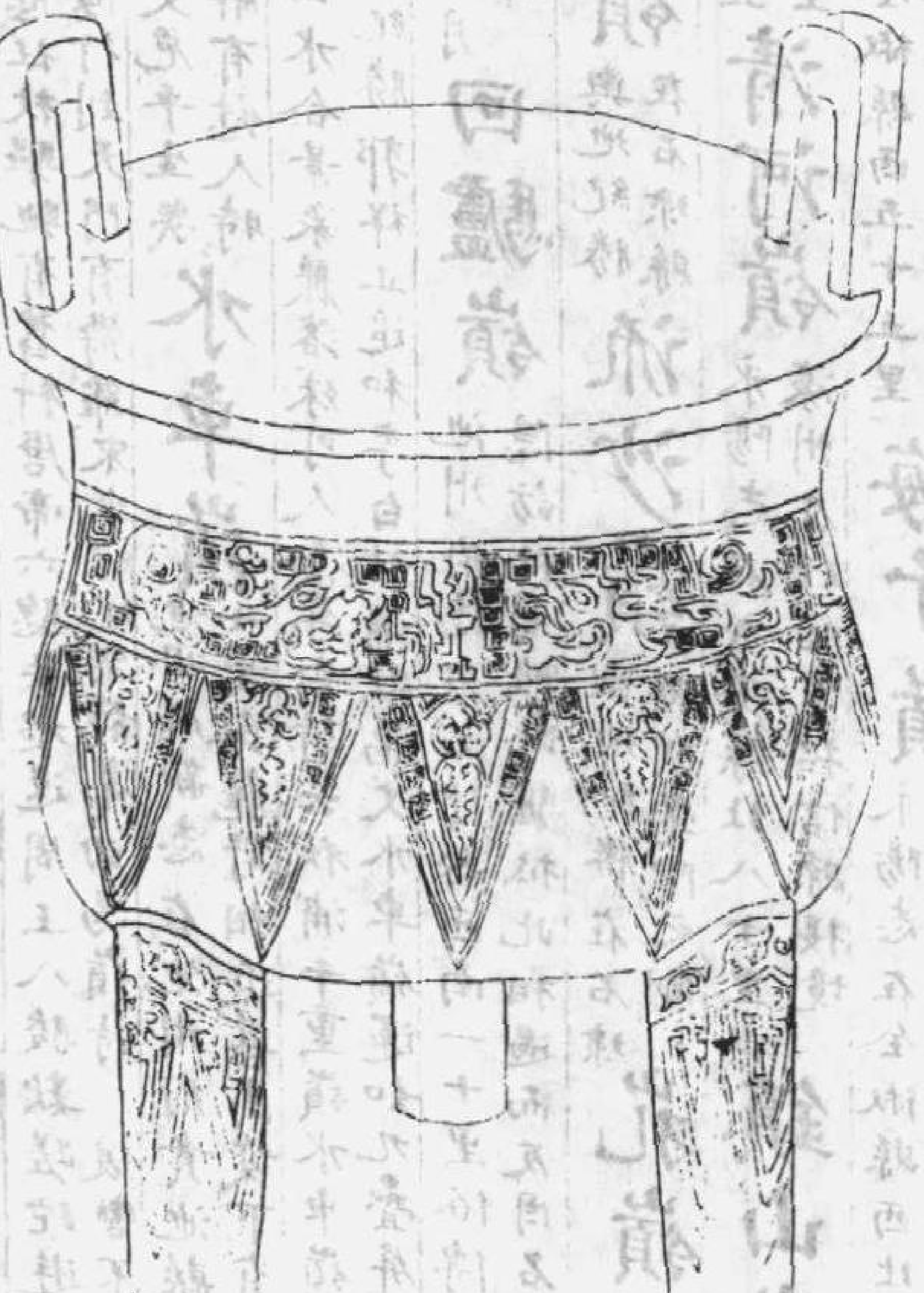
宣和博古圖



右高一尺耳高二寸六分。闊三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二寸五分。容二斗六升。重二十五斤。三足無銘是器通體作蟠夔狀兩耳飾以雷紋。足爲獸首。口侈而圜。歷年滋久土花浸漬考之製作實三代物。然與周器無異。故以周云。

周蟬紋鼎（依元様製）

宣和博古圖



高五寸九分耳高一寸三分闊一寸五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五寸八分腹徑五寸二分容三升。重三斤十有三兩三足無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六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書寫監生臣秦仲京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十九梗

嶺

千佛嶺（建康志在攝山棲霞寺之側齊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竟陵文宣始安王及宋江夏王霍姬齊田奐等琢石建像梁臨川靖惠王復加瑩飾嶺之中道石壁有沈傳師徐鉉張稚圭題名）鍾嶺（上元縣志金陵志曰在蔣山南南史宋散騎常侍劉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朝士雅素者多從之游）屏風嶺（上元縣志乾道志曰鍾山其峯最秀者有屏風嶺巧石青林幽邃如畫在明慶寺前）高望嶺（江浦縣志在江浦縣白馬鄉）平路嶺（鳳陽府圖經志在鳳陽縣東南四十里）磨拖嶺（鳳陽府圖經志磨拖嶺在琅琊山西）回馬嶺（輿地紀勝在滁州醉翁亭百步韋驤回馬嶺詩云有意尋幽勝躋攀罔所懷如今嶺路穩鞍馬不須回大山雅詠　高翱回馬嶺詩　衆馬徐行十里過忽逢峻嶺勢嵯峨提鞍鐙鑠無前態拄杖驅馳有舊科唐帝六騶失超逸周王八駿歎蹉跎遊人莫起中途悔行到天門有斷蘿宋李昭玘樂靜集回馬嶺詩　緩轡不可度疾驅應更危平生欵納展解有慰人時）水車嶺（池州府新志在池州府貴池縣西南六十里與龍舒相近甚高峻下有溪通舟與狼山水合景象縣落殊可人意李白詩云秋浦千重嶺水車嶺最者是也輿地紀勝郭祥正追和李白秋浦歌萬丈水車嶺還如九疊屏北風來不斷六月亦冰生）回驢嶺（池州府志在石埭縣西南一十里俗傳羅隱訪杜荀鶴跨驢抵此相遇而反因名焉）青

紅嶺（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流沙嶺（輿地紀勝在石埭縣明覺院之側）孔嶺（永陽志在成安縣西五十四里）清河嶺（永陽志在成安縣北八十里與滁州及盱眙軍招信縣接境）鎮山嶺（永陽志在全椒縣西五十五里東屬全椒西屬梁縣綿亘）梅子嶺（永陽志在全椒縣西北八十五里高城鄉與滁州接界其下有梅嶺鋪）永陽嶺（輿地紀勝在清流縣北三里）秦皇拖鍬嶺（輿地紀勝在清流縣

（東北五里）苦嶺（桐汭志在清流縣南六十里建炎間戚方兵入郡境朝廷謂岳飛討之方遂南遁至苦嶺惡其名知兵必敗時飛兵失道遇一田父引至賊砦遂大破之）分流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六十里群舒鄉西村）老鴉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六十里仁和鄉南奬村）楊岐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八十里群舒鄉西村）青蓬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南九十里仁和鄉南奬村）石堆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二十五里群舒鄉東村）新安嶺（合肥新志在舒城縣西南六十里群舒鄉東）毛家嶺（合肥志在舒城縣西三十里大平鄉）楚歌嶺（合肥郡志在單縣西南三十里世俗云昔張子房於此嶺吹鐵笛散楚之兵）長腰嶺　蒼峴嶺（咸淳毗陵志並在無錫縣西北四十五里俗號蒼頡嶺）陽材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八里）赤石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許舍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南四十五里）

山門嶺（咸淳毗陵志在無錫縣西南二十五里前經漆塘後接塘山）下馬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十五里山蹊巇險過者解鞍）篠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五里有三嶋前後連亘）銀樹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十里）縣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東南八里）使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舊以此山嵌高而嶺在前有使承其君之義故名）槲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東多榛栗）山花嶺（咸淳毗陵志在君山西）偃月嶺（咸淳毗陵志在順山陸希聲詩　山嶺依稀偃月形數唐奇石疊空青幾回雪夜寒光積直似金光照戶庭）垂脚嶺　啄木嶺（咸淳毗陵志在宜興縣南唐遇春貢湖常二守會境上白樂天詩云能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各作一家春宜興風土舊志云垂脚嶺在縣東南六十里與長興分界忻溪所出舊名懸脚避聖祖諱遂呼垂脚梁載言十道志云行人涉嶺多致脚疾故有此名一云啄木嶺在縣東南七十里唐湖常二守貢茶相會之地）待月嶺（輿地紀勝在宜興縣

（天峯寺之西）白楊嶺（涇城志在涇縣東六十里廣三十步高四五丈其左即妙相寺也）謝家嶺（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三十步高十餘丈上有龍王行祠）龜嶺（涇城志在涇縣東三十丈廣數百步下有水湫兩所各廣二丈父老相傳謂有白龜從此而出下至栢山石上有坳似龜形者名曰龜石琴高山有山自西南發脈而來會結於琴溪市之側約高百餘丈其上即琴高臺也）九里嶺（涇城志去涇縣東五十里自西而上遠九里自嶺而下遠九里故以九里名山縣尉楊實因謁丁令威廟經從此山留題云　上下各九里東西只數家田積梯畬寨松列鴈行斜）龍門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湯嶺（涇城志在涇縣南六十里西鄉其山多懸崖峭壁）湯餘嶺（涇城志在涇縣東南二十五里高九十丈闊十二里昔有湯姓者居之故名）放杖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鳳村昔父老傳舊有一老人雙鬢如雪幅巾葉杖嘗過此放杖少憩因以為名）血嶺（涇城志去涇縣西北七十里昔黃巢逆亂有保聚于山者曰章公寨與賊爭戰血流山谷因以為名）殿子

嶺（涇城志在涇縣西七十八里高十丈餘廣約五里昔西峯大聖發聖於此以道杖拄地地迸泉湧四時不竭鄉人遇旱祈禱挹其水以祀之常獲感應故為之立殿而因以命名焉）椿嶺（涇城志在涇縣東南八十里廣數百畝高五里餘路通旌德）稠嶺（涇城志在涇縣東五十里廣百餘步高數十丈）金牌嶺（涇城志去涇縣東南九十里其嶺峻綿歷圍繞二十餘里通本府路）黃沙嶺（涇城志去涇縣東六十里其嶺不甚高峻廣袤數十丈高十餘丈皆沙地沙色皆黃故以黃沙名之贊皇縣志在北京真定府趙州贊皇縣城西六十里山勢高峻中通一徑西達樂平縣今設巡檢司）下麻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七十里）吳家嶺（涇城志在涇縣南五十里）莊嶺（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一十里接黟縣界）石磬嶺（涇城志在涇縣西南一百三十里鮑歌鄉幽僻窵遠西接石埭縣界）雞子嶺（宣城志在涇縣北二十五里當南陵官道南去五里有村墟曰麻源市）唐舍嶺（宣城志在涇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餘丈闊八十里鄣鄉于巖山之東即安

（吉縣界吳讓皇順義二年遣將唐斌駐兵于此故名。）

羊頭嶺（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通貴鄉嶺陽接績溪界未知其名之故今近地有中半下半）

九壟嶺（旌川志在旌德縣南五十里高十里澗十里嶺上凡有屈者九）

九屈嶺（旌川志在旌德縣西六十里高十里澗六里嶺凡九曲故名。）

鶻嶺（宣城志在旌德縣西七十里通貴鄉嶺西接太平縣界。）

塵嶺（宣城志去寧國縣西七十里道通新安嶺險峻按越國汪公行實云兵至塵嶺時大著士馬皆渴公以戈擣石得泉後人因加浚甃石上有馬足跡又有藏馬澗在嶺之右嶺多塵故名。）

千秋嶺（宣城志一名宣千秋在寧國縣東南一百五里高三百丈周回一百餘里圖經云山谷幽深狹蔽白日雖夏如秋因以為名然千秋之名其來已久羅隱送梅處士歸寧國詩云想望千秋嶺上雲山巔有仙人圍棊石土人以雲氣有無驗晴雨山麓之北有雲梯村宋隱士吳黼隱居此五代史梁乾化三年吳招討李濤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錢鏐以其子傳瓘為北面應援使嶺道險狹傳瓘使人伐木以斷其後擊吳大敗之嶺與臨安府於潛縣接境臨安志在新城縣北五十里與寧

國接境上有泗洲庵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吳行營招討使李濤帥衆二萬出千秋嶺攻吳越衣錦軍（自杭州東南渡千秋嶺則至杭州臨安縣薛史梁開平二年改臨安縣廣義鄉為衣錦鄉）蓀光錄世宗少將帥師戰淮人於千秋嶺笑竟之唐趙嘏詩知有巖前萬樹桃未遑搖落思空勞。年年盛發無人見。三十六溪春水高。宋晁無咎詩永日倦高蹻盤回四望迷。松根危抱石。嶺路曲隨溪。馬腹飛雲薄。山腰過雨低。陰崖不可度誰此構長梯。宋虞儔尊白堂集輕陰漠漠雨斑斑。嶺上風來一解顏。已是去天才尺五。卻令緩步有躋攀。飛泉百道縈羅帶。列岫千峯擁翠鬟。應是北堂春正滿。幾回回首望家山。宋沈與求文集（錢氏嘗築四壘以限江南北者蓋發寺近從於此守禦）　山河四塞限中原蕭落而今不復存射虎晝行何日息但餘征戍滿荒村　吳越江南絕壁間可憐爭國似蝸蠻百年父老陶王化尚記流傳一醉顏。）

石鳧嶺（宣城志在寧國縣二十里。涇水出焉山多峰石。高下起伏如鬼厲。）

大鰲嶺（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三十里涇水出焉其源為椽溪高十五里周回五十里形若巨鰲負戴即今之猿嶺也。）

三門嶺（宣城志在寧國縣北二里高十里為縣治來山至嶺巔路

通三門村至麻口以其山周圍三面險塞。止通一徑。故名三門。）

棠梨嶺（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八十里績歎鄉東西三十餘里。）

梨木嶺（宣城志在寧國縣西南七十五里西鄉上下三十餘里接歙縣界。）

武陵嶺（新唐書地理志江南道宣州祁門縣西四十里有武陵嶺元和中令路旻鑿石為盤道又新安志云在縣西四十里高三十五仞周二十八里始特道險隘捫蘿葛乃得上唐元和中鑿為盤道至今利。）

新嶺（新安志在祁門縣東行則有仙人岩以至于歙山關又南行至大鄣山皆其餘也其陽則水入于歙。其陰則水入于旌德縣。故有嶺南嶺北之分。其上為官道走旌德。（王荊公為江東提刑時有度塵嶺詩用此旌塵字凌晚常行雲氣中又有詩云晚度藤溪霜落後夜過篁嶺月明中則又用此篁雄字然太平廣記載績溪有大徽村又宣和中改州為徽說者以為取此嶺為名則）徽字近是。龍泉縣志在處州府龍泉縣西二十里。麗水縣志在處州府麗水縣北三十五里。赤城志在台州府天台縣南三十五里。入自大左墺至嶺脊。分臨海黃岩界。凡三上三下云。奉化縣志在寧波府奉化縣東四十里。東有七十二曲。西則峻直。乃忠義一鄉往來之路。嶺峻而長。絕頂為中道。

有天然石磴巖石上有天然石汙尊泉出悲洲杯飲止滿一人之欲行者以次飲而不當竭率消無此則人皆道喝云壞州府圖經志在廣東壞州府定安縣宋石湖范成大集新嶺　瘦馬几曾騰荒雞號奔蒼綠寨冒朝露離落萬珠網宿雲拂樹過飛泉擊山響老柔踏潛蚪惟黃樹騰蟒山行何許深空翠滴霧鞍釀愁積雨寒破悶朝日放瞳瞳赤幟張旻昱金鉦上浮動華花靚清和野禽唱僕夫有好語沙平路如掌惟憂三谿阻橋斷山水漲元戴表剡源集犖犖确确白石谿緜緜茫茫青草蹊四山陰雲濕灰色六月杜鵑深樹啼田廬經漂有高下麻豆滿塢無東西隔岩飛流送人語對面暄風吹馬啼祇今莫辭椰栗杖與子更上巘屹梯登高意遠會有極回首煙海令人迷）

嶶嶺（元一統志在徽州府績谿縣西北十里高四百一十仞周三十里舊名尖山上有官路通旌德曉行如在雲氣中昔王安石為江東憲有詩云曉度藤谿霜落後夜過徽嶺月明中是也）

墨嶺（元一統志在徽州府舊志黟縣之南有墨嶺九域志引方輿志云墨嶺上出石墨土人採之成井遂云石墨井）

石墨嶺（新安志在黟縣南八十里出石斷裂齊截黑質黑章脆膩易折不可磨今釋氏多採之以染衣）

甘子嶺

（輿地紀勝在徽州府休寧縣西七十餘里縣無甘子惟此嶺一株新安志云在婺源縣西七十八里高四十二仞周二十五里。）

錢嶺（輿地志東陽單嶺之下往往人於此嶺下獲大錢俗謂之錢嶺。）

容嶺（輿地紀勝寰宇記在休寧縣南有木石糖出樹空石罅中長吏每遣人就採之梁書云任昉為新安守以所採處險遠罷焉。）

危峯嶺（新安志在徽州府歙縣南九十里高十里來自休寧白際南界于睦之遂安縣。）

方吳嶺（新安志在歙縣南九十里危峯之東高倍嶺之巔有小嶺七十有二徽達遂安之接徑也其麓曰石門水北流合白際之水以達于浙。）

石蓮嶺（新安志在歙縣西六十里。）

碎石嶺（新安志在歙縣西七十里以嶺多碎石因而名焉。）

剥嶺（新安志在歙縣東三十里柳山鄉嶺北接寧國界。）

上梟嶺（新安志在歙縣西五十里。）

磣嶺（新安志在歙縣北二十里。）

幡竿嶺（輿地紀勝在安慶府城北亦隘口也宋薛艮齋帳宿幡竿嶺詩　長笑飛芻饋六軍也歐疲瘁逐征塵楸林阜帳秋風夜山鳥驚猶可笑人。）

雪珠嶺（輿地紀勝在安慶府中煉丹後上有碎石如珠狀。）

滑嶺（輿地紀勝在舒州晏殊詩峪嶢副祝融。）

春見嶺（輿地紀勝在懷寧縣北十五里因龍山起胃而至此露見於驛道以得名俗訛云集賢嶺也。）

小鵶嶺（安慶府志太湖縣司空山有小鵶嶺極險峻宋安撫張德興置寨於此與元朝敵守者十餘年上建五門東曰太平南曰歡喜西曰朱砂南曰前部北曰後部歸附于元設巡檢司三處曰後部曰白砂曰南陽而鎮守之安慶萬戶府分撥千戶一員領軍以戍之今仍設三巡也。）

小隘嶺（安慶府志在太湖縣西八十里。）

掛車嶺（安慶府志在桐城縣西四十里舊有挂車鎮而鎮有此嶺。）

水口嶺（安慶府志在潛山縣西北六十里。）

摩洋嶺（元一統志在安慶府天柱寺路中與佛子嶺相近謂之磨拕嶺。）

瘦驢嶺（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陸放翁詩藁云在施黔間黃山谷詩云用作瘦驢嶺蓋誤也故雜感詩有鞯尼寧度瘦驢嶺弄走莫隨肥馬塵之句方輿勝覽黃魯直詩　老馬飢嘶瘦驢嶺病人生入鬼施關病人甘作五豁卧老馬猶思十二閑錢塘韋先生集瘦驢嶺詩　馬瘠前脈

閒馳驅登嶺今朝歎瘦驢自是老來情味減欲圖靡鹽可安居。）

馬騌嶺（夔州府志在四川施州建始縣行廊寨。）

長松嶺（元一統志在四川夔州府城北五十二里山多古松冬夏饒風。）

巴嶺（夔州考究志在達縣東北江湖集張至龍巴嶺詩　處處柴門掩半邊鶯啼綠樹隔炊煙竹梯閑倚桑柔畔定是人家蠶正眠。）

茶嶺（夔州府志在四川開州盛山縣唐韋處厚建屬開江縣令荒唐張籍詩紫芽連白蘂初向嶺頭生自看家土摘尋常觸露行錢塘韋先生集種茶嶺上日近地先春始自鈞陶手遺芳及後人宋太師馮山文集新萌雨露穰嶺頭春味足綠雲抹斛人爭收火前綠錯雲先生文集翠嶺依然在芳根久已陳山靈如感舊亦合厭荊榛洞天陳洵直集絕頂方知天柱雲早芽先破禁宮春琳瑟入貢無多種附麗銘旗畫得珍洞天陳子正集天柱峯頭撥曉雲靈芽一寸得先春紫芹綠筍方知貴雷發鎗旗未足珍洞天王宗賢集秀鍾天柱產靈之遺就仙芽發嫩旗採向先春煙露裏誠山鳳犀豈為奇。）

飛越嶺（元和郡縣志飛山在飛越縣西北一百里山西北兩面並接羌戎界圖經云在西淺池鎮極邊處屬飛越鄉故以名嶺外即五部客地高勢勝為沈黎西境之要唐於其下置飛越縣。）

蔓葉嶺（輿地紀勝在安靜寨極邊處地多蔓濱河之外即羌地。）

鐵豹嶺（輿地紀勝輿地廣記云禹貢岷山在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禹之導江發跡於此皇朝郡縣志云熙寧九年因茂州築城靜州將楊文緒導蕃董阿丹作亂茂州南有鷄宗關路通永康北有隴東路通綿州皆為蠻據聲援俱絕至書木牌振投於江水以告急朝廷遣內侍王中正將陝西兵千人救之中正既至乘諸羌約和不戒旁出鷄宗山擊奪其險又由間道渡索橋歷流沙飛石之危會于鷄宗去茂四十里楊文緒等伏誅十月從中正所請割石泉屬綿州舊路與通者斷塞之政和六年蕃眾作亂圍遶州城道路阻絕告急朝廷遣盧敦熙及秦鳳路兵至賊始通散居其一村於是打鷺已降明年詔石泉為軍專一控制事自後蕃部始知畏服不敢妄動嶺在四川成都府威州。）

松關嶺（太平寰宇記在緜州龍安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又有松嶺山山上雖出茶不可食故毛文錫茶譜云緜州龍安縣生松嶺關者與荊州同其西昌昌明神泉等縣連西山生者並佳獨松嶺上者不堪採擷。）

白苟嶺（輿地紀勝在四川威州與雪山相連。）

濕凍

嶺（輿地紀勝在汶川縣西四十里。大路甚峻，上常有泥塗，因以名之。）

清風嶺（元一統志在四川成都府彭州九隴故縣。一在嵊縣。宋史烈女傳：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其舅姑與夫皆被殺，主將見婦皆美，欲內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請得服舅姑與夫之服，不然不能爲君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浸游集過清風嶺詩　山頭立馬望深谷，比屋居幽業種會。蕺漆叢紆當戶嶙巉，木高下接雲霞。遥聞笑語應憐客，爲底馳驟不住家。何處桃源今在此，有心乙縣學丹砂抱膝吟。石林良輔過清風嶺題　李宋紛紛鳴正學，汗青節義竟誰傳。可憐矩步規行士，應愧清風女子賢。李孝光集過清風嶺題　長夏江流水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不向清風嶺上行。元寓庵集過嵊縣清風嶺題　生別夫君不可雙，一江春水夜淙淙。岩頭啼血君前死，不信三宮北渡江。

五盤嶺（唐岑嘉州）詩早上五盤嶺　平旦驅駟馬，曠然出五盤。江回兩崖斷，日隱群峯攢。蒼翠煙景曙，森沉園樹寒。松疎露孤驛，花密藏回灘。棧道溪雨滑，畬田原草乾。此行爲知己，不覺蜀道難。方輿勝覽杜甫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疎。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鬭，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白衛嶺（保寧府。考究圖經在昭化縣西南五十里。按方輿勝覽云：昔唐玄宗幸蜀，至此見玄元騎白衛而過，示祿山之兆。遂封其嶺曰白衛，又名歌鶴山。輿地紀勝在利州路昭化縣之南境，劒門相接，有鋪曰白衛鋪。又唐詩紀事：唐明皇幸蜀，登白衛嶺，覽眺良久，歎李嶠真詩云：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復曰：李嶠真才子也。）

小巴嶺（太平寰宇記在集州灘江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周地圖云：此山之南即古之巴國。其嶺上多雲霧，盛夏猶有積雪，又有北水源出此山。）

大巴嶺（方輿勝覽在四川保寧府化城廢縣北。嶺南古巴國也。）

朝天嶺（考究圖經志在廣元州北八十里，乃蜀漢之通衢。今有驛焉。輿地紀勝在利州北五十里，路經絕險。其後即朝天程，舊路在朝天峽棧閣，逆開此道，人甚便之。文與可有朝天嶺詩云：山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岩陰。李吳岩亦有詩。皇朝郡縣志云：朝天嶺即漫天寨也。）

青崖文集登朝天嶺詩　余來漢中凡三年，大山小山行欲遍。今年復有東川行，大抵勢隨崗阜轉。石頭犖确顛且危，不獨心驚夢亦戰。利州城北到朝天，又是川行山一變。懸崖鈹澁留苔青，石罅陰森鬱松蒨。得詩較語疑有神，得酒百杯亦不倦。回環應接奇無窮，乃見平時所未見。落落參軍正紫髯，行行御史真鐵面。相看大醉復長歌，藏沒春鴻天一線。元張西岩登朝天嶺詩　昨從雞關參意謂紫山峻，嶺行已過不期，繞上此朝天道。在層層幾盤轉，石頭滑啼馬欲倒。石鼻驚心人亦戰，北風忽然吹散嶺上雲，上有湖石之狀千萬變。古松何蕭森，脩竹何蔥蒨。乃知造物幻此景，本與行人償此倦。惜哉到絕頂，恍若失所見。盡將突兀作陂陀，便使山背不及面。回頭欲問高幾何，下視嘉陵江一線。韋先生文集過朝天嶺　崔嵬陟盡復凌兢，遂捨銀鞍杖策行。棧閣架空霄露近，欄干護險曉雲平。仰看華壁層城峻，下瞰長江一帶縈。自昔仙才難蜀道，始知難此不虛名。太史范公文集過朝天嶺二首　夜上朝天曉不攀，擧頭惟見蒼蒼色。迴看初日半輪月，下視嘉陵千丈黑。地拆天開此險成，颯蕭毛髮壯心驚。人間行路難如此，歎息何時險阻平。石室先生淵集過朝天嶺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嶺若畫屏隨峽勢，水如衣帶轉崗雲。生平未往成何事，且倚鈎欄捧鼻吟。王尚書伊濱集　石棧冥濛雨似煙，落花風送錦鞍韉。只愁滿眼春泥滑，不記青林叫杜鵑。　曲曲緣雲石棧新，更堪風雨送殘春。長途過盡覺愁夢，江水相看逢故人。

漫天嶺（考究圖經在廣元州東北十五里。宋乾德間伐蜀兵由此而入。輿地紀勝在利州路。長編云：乾德二年，王師伐蜀，蜀主燒絕棧道，退保葭萌。遂擊金山寨，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拔其寨。追奔至利州北，蜀將王昭遠等退保劒門，王全斌等入利州。羅隱漫天嶺詩云：）　西去休言蜀道難，此中危峻已多端。到頭未會蒼蒼色，爭得禁他兩度漫。宋韓琦安陽集　欲使行人直過難，倚江凌漢任盤盤。紆回到頂終須下，如此天高甚處漫。宋張于野詩　不獨高明不可躋，仍如不似泰山安。五丁破道秦通蜀，却被行人脚下看。

青塘嶺（元一統志在龍州。圖經北至文州以青塘嶺爲界，即陰平道，去龍州四百五十里。祝穆勝覽載左擔路非是，通鑑載艾自陰平道懸車束馬魚貫而進，經江油出綿竹以擣蜀。）

鰉魚嶺（考究圖經志書在四川重慶府涪州。去魚床灘二十餘里。在長壽界。有石其狀若魚。故名。）鐢樊嶺（輿地志孫權船至樊口。遇風破船。鐢樊嶺而歸在武昌府江夏縣。）天尊嶺（輿地紀勝在通山縣九宮山）田石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十里。鋪路經其上）牽藤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梧崗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二十里。富華鄉。）清水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南二十里接八十里山）北斗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七十里。接巴陵界。郡縣志在廣西桂林府理定縣北五里。）黃稈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四十里。通岳州小路。接孟季嶺。）孟季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五十里。接長嶺。）新開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西北七十里。九峯寺前）尾子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接山西嶺。）山西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北。去幕阜山十五里。及幕阜山之支山也。接五角山。）金坑嶺（岳州志在岳州平江縣東七十里抵瀏陽縣界。）羊子嶺（輿地紀勝在鄂州蒲圻縣南十五里。勢聳拔有桃花泉穿石飛流灌田甚廣。餘波合于荊港。）摺嶺（郴州志在郴州宜章縣兩峯對峙又名臘嶺。舊志云在宜章縣北三十五里。西南連黃嶺山。東廣二十里。北入永興縣土富山。東入桂陽百丈嶺。其路登陟盤旋摺疊故名太平興國五年宣命開通交州路。）盧嶺（郴州重修圖志郴州郴縣西二十五里鳳德鄉。上有堯帝廟。）劉仙嶺（郴州重修圖志在郴州郴縣東十五里。永豐鄉上有劉仙臺）荒田嶺（郴州重修圖志興寧縣北。有荒田嶺等處。正接桂東高坑洞。紹定年間廖伯琮等結連高坑前峒嘯聚為寇。郡守蔡大監審差隅總收捕方稍寧息。然每遇高坑出寇則相挺而起。是以本縣有飛虎軍一百人在彼彈壓。）題詩嶺（元一統志在郴州路興寧縣東一十五里。列十一峯。聳峙如筍。舊有僊客題詩其上故名。今墨跡雖存而字畫訛舛不可辯認矣。）雙魚嶺（元一統志在郴州路桂陽縣北二十里。其形類雙魚。因名。後里人朱何氏世佩金魚。乃此山之應也。）君子嶺（郴州

重修圖志在郴州桂陽縣東北高三百餘丈。上有仙人池。異人修練之所。絕頂一望。章貢瞭然在目。縣官到罷之日。天色明霽。此山突出雲端。則以為顯達之占）退田嶺（靖州志靖州去綏寧縣西四十里）鐵關嶺（衡陽縣志去城西南五十里高聳數里。上有聖巖水旱求禱有感古有祠）潭流嶺（輿地紀勝類要在藍縣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鉛砂礦今廢）樟隍嶺（輿地紀勝在耒陽縣即羅訓隱居之地。）橋梁嶺（衡州志在郴縣西驛路從此經過去縣三十里）舜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西二十五里。有舜廟在焉。）諸葛嶺（元一統志在東安縣南三里劉先生為荊州牧遣諸葛亮督零陵長沙桂陽三郡調賦以供軍實嘗屯駐于此故名）五峯嶺（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資福寺之側怪石林立上有五峯亭。盡覽一縣江山之秀故名。）黃龍嶺（輿地紀勝在永州北二百里。唐順宗朝有申天師者居其下。即黃龍觀也。）金紫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居邵陽武岡二縣界。）雷劈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東安縣北四十里。新寧縣界。昔傳山本峻絕無路始因雷劈而開。）湖口嶺（元一統志在永州東安縣東二十里。有泉冷如冰。）鳴水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南一百一十里。有瀑布水聲聞數里故名。地接全道二州界。）黃蘗嶺（元一統志在永州府零陵縣距城東南一百二十里。其山接道州黃蘗洞。一在連州府桂陽縣。郡國志云。盧水北出黃蘗嶺後有進水出焉。太平寰宇記。）白芒嶺（郡縣志在道州江華縣西。亦名吡渚五嶺之一也。）永明嶺（郡縣志在道州永明縣。舊名都龐。五嶺之一。）同山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東南四十里。興化鄉。其高丰都龐。周四十里。界永平江華。嘗道間五季郡守睎利乃於同傍加金請興坑冶。連歲勞擾民以為病後廢。）黃甲嶺（元一統志本名寒柏吁在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皆青石無峻嶺。有歐陽氏居其傍。登進士科故訛為今名。）長標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南三十里。興化鄉。亦名重疊嶺。）都龐嶺（元一統志在永明縣諸山之最高大者。在道州府永明縣北五十里。允山鄉東掩山。西南連荊

峽鎮其絕頂曰都逢土人語訛呼逢曰龐亦名永明嶺縣以此得名按史記秦三十五年王翦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以謫戍五萬人守五嶺一塞上二騎歸三都龐四畧緒五越城或云一大庾二永明三白芒四騰五臨源人云一大庾二騎田三都龐四萌渚五越城雖紀載不同而史記則以都龐居五嶺之一凡入越道者必由之

熊羆嶺（永州府志在永州府祁陽縣北三十里其山高峻下臨深谷驛路所經實為險要有遞檢司急遞鋪在焉元張伯雨句曲外史傳與磧百折疲登頓群峯互接聯風煙含古木雲日謝寒泉路出飛猱上江流去鳥前撫鞍臨絕頂注目盡遙天）

黃羆嶺（元一統志在永州祁陽縣北三十里巖壑深邃舊傳有羆居之故名宋項安世集寒塘狀望黃羆嶺　憶上黃羆嶺年時白汗傾如今青箬底卧看黑雲生山骨穿江過嵓頭夾岸獰似嗔舟楫駛故作石灘鳴　步上黃羆嶺　牛頭鶴弄漫盧倸木抵黃羆路判天民杖徐行吾自樂世間何地不平田宋石湖范成大集薄宦每遑已兹行遂登危峻阪蕩背立悅若對鏡窺傳呼半空響濛濛上煙霏木末見前騶可縱不可追躋攀百千盤有頃身及之白雲巨攬擷但覺沾人衣高木傲燒痕無龍茁新黃春禽斷不到惟有蜀魂啼謂非人所聚居然見鋤犁山農如木客上下翻以飛寧知有康莊生死安嶮巇室屋了無處尚恐橧巢棲安得拔汝出王路方清夷宋劉後村集黃茅迷遠近不見一人行信步不知險迴頭方可驚路由高頂過雲在半腰生落日無栖止飄飄自問程宋胡致堂斐然集謫居新昌過黃羆嶺　昔年曾作守旌旗擁山頭省已無遺愛投荒歷舊遊妻兒相莫衛風雨謾淹留學力如何驗仁人乃不憂）

佛兒嶺（輿地紀勝在隨州大洪山路中）

聚石嶺　**狗蹤嶺**　**金僊嶺**（新修隨州圖經已上諸嶺並在隨州之南）

鶴子嶺（元一統志在隨州大洪山）

濯子嶺（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西北六十里）

夾牛嶺（郡縣志在德安府安陸縣城西一百里）

關王嶺（安陸州志去安陸州京山縣一百二十里舊有關王廟今廢）

鐵骨嶺（襄陽府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八十餘里其山石色如鐵故名）

鶻嶺（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一百餘里今屬商縣）

任嶺（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二十餘里）

熱索還嶺（襄陽志在本府均州上津縣西南四十里其山有二最高）

金鎖嶺（輿地紀勝在武當山金鎖嶺前有流水古記云國師鎖獼猴於此水涸乃放去）

春風嶺（元一統志在黃州麻城縣嶺多梅花東坡新息渡淮由此嶺見於詩詠輿地紀勝春風嶺在汝寧府光州光山縣西六十里宋張文潛詩下春風嶺過春風嶺度盡千山路漸平人事水泡能幾日流光駒隙却堪驚　東歸已落多新屋行店依依認舊程世事飽諳身已老區區來往嘆浮生）

下岐嶺（蘄州志在蘄州羅田縣治北一百三十里抵六安州界有風洞）

分流嶺（蘄州志在蘄州蘄水縣治南二十里春秋時名昭關昔伍子胥奔吳度此關）

瓜畬嶺（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半里）

漢風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西三里與丁仙山連接）

上栢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與漢風嶺相連亦高峻）

榛木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北十里）

賣卦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北六十里）

明月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南九十里南抵攸縣西抵湘潭傍有協濟廟俗號杉木王元一統志明月嶺在醴陵州九十里南抵攸州界西抵湘潭界其上有石夜明如月舊傳可照耕績故名）

姜嶺（淥江志在北門外三國姜維駐兵于此故名元一統志姜嶺在醴陵州北門外世傳三國時蜀將姜維曾寓此故名）

御叉嶺（淥江志在長沙縣南二十五里兩峯相連望之如叉）

爐焙嶺（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北六十里）

覆盆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形如覆盆）

尖霞嶺（淥江志在長沙縣西六十里其狀如霞）

雲居嶺（淥江志在長沙縣東六十里極高峻號為雲居八疊）

路嶺（元一統志在攸州東南四十里以在官路傍故名有榦子嶺虎牙坳與茶陵接境亦為戍守之地）

水井嶺（長沙府志在長沙府攸縣障於縣西而出泉馬故名）

巖僊嶺（長沙府志在攸縣白鹿真人居此山禱祈有靈得名）

鬼栢嶺（長沙府志在攸縣三十都）

黃岡嶺（長沙府志在長沙府茶陵縣北關外其山獨立如枕而橫又名玉枕峯正為縣治之托輿地紀勝在江西贛州府信豐縣）

龍王嶺（元一統志在茶陵州北七十五里山下有龍王

殿禪和庵祈雨多應）養父嶺（湟川志陳真君得道之所）芭蕉嶺（長沙府志在湘鄉縣南二十五里）鱖魚嶺（元一統志在寧鄉縣南四十五里以形似名）七星嶺（元一統志在寧鄉縣西南六十里七峯插天故名廣州府圖經志七星嶺在廣東廣州府增城縣元一統志在瓊州府文昌縣近海岸其勢如連珠）絞車嶺（元一統志在寧鄉縣五十一都）梓木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四十八都）豹子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七都）銅釘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二都相傳樊真人脩行之地上有亭）豆子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一都）大禾嶺（長沙府志係風仙三真人顯靈處）香山嶺（長沙府志有神祠此山接安福茶陵界）丫尖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十四都接茶陵縣界）鷺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近惠光寺）金紫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第八都）黃石嶺（長沙府志在寧鄉縣二十都）藍嶺（桂陽志在

平陽西一百里七十步周十五里跨臨武藍山之地鬱蔚蒼翠遠望如藍故名。出銀鉛今廢。劉接詩獵叟藤編戶住人草結庵即此處又云在平陽縣東高七里周四十里與平陽山志差異按唐貞元十五年郴州藍山萌豈是山耶與地紀勝在平陽跨藍山縣界故曰藍嶺為藍縣亦有藍嶺臨川志藍嶺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南七十里）箭桿嶺（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赤道嶺（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河納縣）香苴嶺（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提頭嶺（桂林郡志在陽朔縣東五十里昭賀全永靜江五州要衝之地）石康嶺（桂林郡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南周八十餘里山勢延袤至縣後旋而向之陰陽家謂之回龍嶺其下源泉四出灌田不可數計有雙女廟在嶺之南廟側有突出約高五尺俗呼神石石脚有小罅闊寸許鄉民旱禱祠下畢用茅插石罅以瓶盛之須臾有水隨茅注瓶內仰望嶺巔有雲氣雨必沛然）全義嶺（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東三里秦史祿鑿渠開此嶺故胡曾詩有鑿開重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之句資治通鑑唐昭宗光化三年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

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注璠孚袁反武德四年分安置臨源縣大曆三年更名全義屬桂州國朝改全義為興安縣在桂州東北一百五十里釋文三註胡曾詩鑿開山嶺引湘波上去昭回不較多無限鵲臨橋畔立適來天道過天河）始安嶺（桂林郡志在臨桂縣治前百餘步令民居其上元一統志在廣西桂林府臨桂縣西一里按本路圖冊云秦時開五嶺之數也李白詩桂水分五嶺杜甫詩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自秦時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地志乃入嶺之途五耳非皆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踰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游崗嶺（桂林郡志在府東南二十里舊名牛岡俗訛呼為游岡）銅崗嶺（桂林郡志在府東四十里高數百丈綿亘數十里）半雲嶺（桂林郡志在府西北二十里極高峻又名雲仗）越石嶺（輿地紀勝在興安縣北五里一名始安嶺即五嶺從東第五嶺也）越城嶺（郡縣志在廣西興安縣西南六十里通典云秦始皇畧定楊越謫戍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嶺嶠時有五處越城嶺其一也輿

地紀勝通典云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也元和志云越城嶺嶠在全義縣北三里即五嶺最西嶺也）羊闘嶺（郡縣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二里）古頽露尖嶺（郡縣志在理定縣去西二十三里）砂羅嶺（郡縣志在理定縣西二十里）西山嶺（容縣志當要路在容縣西高險往來車馬艱難）瀑布嶺（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東三十里）赤壁嶺（桂林郡志在靈川縣接高鎮山）三紐嶺（桂林郡志在靈川縣南地屬倚儀里）登高嶺（横州志九域志云九月九日居人多置酒聚樂於此宋紹熙間徐守安國作亭其上歲久亭廢至太守張公垓因浚壕於城西北隅見其地勝誅茆雜草奇石羅列環嶺皆有勝趣據其巔作亭扁曰登高南曰悠然西曰可掬北曰帽石曰正冠曰翠岩書院東曰真春曰仙桂曰迎風為日已久所剏之亭莽為荆榛太守孫公忯睞篆之初欲剏玉虛觀崇奉上真香火益艱其地見登高嶺其形如龜下有濠水與塘水相通縈紆如蛇遂於其地而得吉卜鼎剏玉虛觀於其上邦人禱之其應如響莫不欽奉之焉横縣志登高嶺平崗隱起勢迤陂亂石崢嶸

（擁辟雝側褰豈容棲客悄西風一醉共婆娑宋虞儔尊白堂集將至天目登高嶺　天近初凝目雲横使躡梯前瞻千嶂列回首一川低雨過黃梅盡風來翠刹齊靈源窮不到晴晝掛虹霓。）沙麻嶺（萬花谷在寧浦郡即嶺之北根道里記）沙羅嶺（元一統志在桂林府理定縣西）古鉢嶺（元一統志在廣西寧浦縣東一十里）峽口嶺（潯江志在横州東一十里小路通容州界）六谷嶺（潯江志在州南一百一十里不通路）綠礬嶺（輿地紀勝在寧浦縣西南五十里）寺背嶺（南寧府志在横州）林赤嶺　松公嶺　六莊嶺　雙峯嶺　四洒嶺（已上嶺並在横州）那懷村高嶺（在南寧府）板豐村高土嶺　那奕村高土嶺　仰村土嶺　七荅高嶺　大覽村

土嶺　那蒙大高嶺　那扶大高土嶺　淥蘢高土嶺　賴龍高嶺　流陽土高嶺　狗腦嶺　周同村山嶺　尖山嶺　淥惡石狗土嶺　那吒高嶺（已上嶺並在南寧府）𪘽嶺（在武緣縣北一百八十里）駕嶺（在武緣縣東北八十里）張嶺（在武緣縣東三十里）高峯嶺（在武緣縣南五十里）大步嶺（在武緣縣西北一百三十里自寺背嶺至此並南寧府志）高城嶺（輿地紀勝在藤州岑溪縣）白藤嶺（古藤志在藤州南一百里當要路嶺高侵雲路逕崎嶇）馬頭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大富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藤州岑溪縣）玄武嶺（元一統志在廣西容州普寧縣北二里一號化靈山）綠秀嶺（元一統志在廣西鬱林州博白縣南五十里舊圖經云山高四百餘仞周圍二百八十里，林泉谿竹青葱秀絶因名下有深潭潭側有龍母惠濟夫人廟）福祿嶺（宋海錄碎事在懷集縣多產金銀鉛銅）大甲嶺（玉融志去融縣西北八十里高峻路通樂善鎮柳州府）癸嶺（玉融志在樂善鎮亦是險峻路至通道鎮）筒嶺（元一統志在廣西融州東北九域志云）高陽嶺（玉融志在柳州東北）武牢嶺（玉融志在柳州北）鵝頸嶺（玉融志在柳州西）陷塘嶺（賓陽志在柳州東離州二十里土嶺帶石高七丈下有陷塘水通入嶺脚深不知底古稱陷塘）銅柱嶺（太平寰宇記在愛州表錄舊有韋公幹為愛州刺史郡有漢伏波銅柱以表封疆在其境公幹利其財欲椎鎔貨之於賈胡土人不知援之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走訴于都督韓約約移書辱之公幹乃止）文章嶺（輿地紀勝在舊貴州南四十里以山名文勝故名之）横嶺

（郡縣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九十里）三鼎嶺（潯州志在潯州府東三十里以三嶺鼎立為名）羊勢嶺（潯州志在潯州府南與三鼎相對如羊蹲之勢）稜層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西南七十五里）南嵿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寶子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潯州府桂平縣南三十里山勢磊落如聚寶玉與地紀勝云在容州後架亭其上四望平遠）桃嶺（元一統志在平樂府龍平縣南二十里上有仙桃數本）電嶺（在平樂府龍平縣東南四十里）臨賀嶺（輿地紀勝在平樂府賀州據狀耳傳秦有五嶺之戍注云摽名有馬衆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五嶺其地今在州境無疑）方僊嶺（郡縣志在廣西平樂府平樂縣西北）制勝嶺（元一統志在慶遠府思恩縣南一十里）鹿草嶺（元一統志在廣西慶遠府思恩縣北六十里）多時嶺（元一統志在慶遠府）陳堡嶺（南丹州志在慶遠府）雲嶺（輿地紀勝在昭州昭平縣東南四十里）白

坑嶺（太平寰宇記龍平縣未錄云白土坑在富州城北隅其土白膩郡人取以為貨終古不竭今五嶺婦女率皆用之又用鉛粉也）天際嶺（輿地紀勝陶弼天際嶺詩云南來未見此高峯下濟滄溟上際空辛苦限蠻成底事座者嵩華作三公廣州府連州）鼠皇嶺（郡縣志在廣東連州桂陽縣北一百里上有水南注至正女峽通滄光州界）韋船嶺（郡縣志在廣東廣州府連州桂陽縣南五十里東有古路一闊一丈長二里俗名韋船嶺上有白石一雙鄉人呼為雙女神）順頭嶺（廣州志圖經志）開口嶺　捲勝嶺　凹頭嶺（自順頭嶺至此並廣州府圖經志俱在連州陽山縣）標幡嶺（峽州神異記大曆載蠻賊動時國將詣寺齋奠聖跡夜宿峽請一夢方寐間遂得神人曰汝西去但觀二禺山見號則回必當勝之次早西行纔三十里賊等棄舟峽口郴若沉溺唐將柔免使戰果得勝捷迺觀二禺山幡若懸號相命曰回矣今古相傳號標幡嶺元一統志在廣州清遠縣）大龍嶺（廣州府圖經志在清遠縣江之南五里許低圓起伏如龍之狀縣治之對山也）麻龍嶺（廣州府圖經志在鞠子里去香山縣七十里）龍舌嶺（南海志在廣州府香山縣南二十里）黃公嶺（南海志在廣州府東莞縣東南十里）歐陽嶺（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二十里高一百二十五丈接羅浮山葛稚川丹竈之西古老相傳舊有歐陽氏居此年百歲故名）雲母嶺（南海志在廣州府增城縣西歸仁鄉二十里山有雲母石故名）焦石嶺（南海志在廣州增城縣東開元鄉五里舊傳浮山自海來遂嗑焦石逆碇于博羅今所謂浮碇岡是也）五馬嶺　峯梅嶺（廣州府圖經志並在番禺縣）愿長嶺（唐書裴矩傳愿長嶺在廣州）潭流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北一百三十里出銀鑛今廢）晉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南八十里出銀鉛鑛砂）監嶺（太平寰宇記在監西一百里出銀鑛今廢）宋坑嶺（惠州府圖經志在歸善鄉）大蹊嶺（惠州府圖經志在海豐海縣西）天王嶺（惠州府圖經志在長樂縣西輿

地紀勝在廣東韶州府之南峯山下元一統志在南峯山下）大萬嶺（郡縣志在廣東惠州府長樂縣西四十五里有石池仙壇）靈泉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循州興寧縣東南四十里）安懷嶺（惠州府惠陽志在郡東南百餘里俗號南嶺其南有水入于海郡志云在歸善縣）上義嶺（郡縣志在惠州府河源縣南有水南流入龍川江）安淮嶺（郡縣志在惠州府歸德縣城南有水南流入海）大獨石嶺（輿地紀勝在惠州府循州霍山絕頂）賢嶺（新昌志在肇慶府新州新興縣東南義容鄉）東介嶺（肇慶府圖經志在新興縣南八十里）古岱嶺（元一統志元和志云在新州新興縣西南三十里出銀）葛散嶺（郡縣志在肇慶府新興縣城之南）青岐嶺（元一統志輿地紀勝云在廣東肇慶路高要縣東八十里）騰豣嶺（太平寰宇記南越志云高要縣有騰豣飛猫山羣騰豣沐猴之類也頭正方髮長尺餘色犬類似人髮嘗覆面欲有所視輒搖頭兩手披開之猫有肉翼如蝙蝠狸頭鼠目一曰鼯鼠亦名江牙且飛且產子便隨母而飛其鳴如人呼嘗食火煙至衆則為災也太平寰宇記端州）天資嶺（崧臺志在肇慶府四會縣東五十里耆舊相傳云昔人有姓黃名欽之居嶺下家富於財號黃十萬葬其祖於嶺間其狀貌魁岸有異於衆隸職廣州每乘二竹朝往暮還一日家人誤斷其竹乃不得去後有占氣者云此地有天子氣官司乃掘去其墓求之莫知其處役者夜宿山中有人相語云所懼以青布囊土鐵符四布則可得墓遂如其言乃得其墓發棺見尸若蟻蛭成文有天子二字蓋子字未成也遂滅其家掘鑿之迹迄今猶存因號天子嶺或嫌其名呼云天資）龍子嶺（元一統志在廣東肇慶路四會縣東一十三里又有鳳頭岡在四會縣宋淳熙丁酉邑令蘇邦平縣基得古碑乃鳳鳴燕士詩有龍嶺行歌龍已化鳳頭將見鳳再鳴輿地紀勝在贛州府瑞金縣西北二十里下有龍窟鄉人禱旱者必應）思子嶺（肇慶府圖經志在四會縣西一十五里隋末籍民為兵有老嫗年八十餘思其子登山望之悲啼而絕故名此嶺）浪嶺（元一統志在封州川縣連開建縣界一百三十里山勢如浮浪故名）將軍嶺（肇慶府崧臺圖志在府北

（七里）寶嶺（晉康志在德慶府撓城二百里乙未叛卒繇肇慶至寶嶺不敢入境五侯之力也）息嶺（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五十里）雞骨嶺（晉康志在德慶府城南岸一十里）障嶺（晉康志在德慶府城之西南八十里）杉嶺（晉康志在德慶府都城西北一十五里輿地紀勝云在端溪潛軒文集李濱詩書入杉嶺（此行實附米綱船欲到南康指棲春來先生為先人求墓文未而反故云然）行盡山嶺頭歡喜入鄉關意非胃雨去寒濕亦多瑞自登粮綱船出入狗竇寬水派泊無岸水落淺湊灘直待風水順揺艣離江灣廸蝪微細物託龍運神姦萬工精椅罷頃刻過千山脫武小不染風波生坐閒窺身輙拘滯伍會仍北頏疑慮狐涉水進退半觸濤僅得責義叟可與話歲寒論文消永日長歌常夜闌傳聞白水發川途阻蹦漫余益動歸心掉首辭鬱陸悵悰陶靖節不肯效一官況爲太倉鼠蠶食徐未安肩與走泥塗僕夫慇陰艱附舟計已左且復行路難見機恨不早興盡而知還明朝得善達那假生羽翰排于事陝門細君倦簾看具樂未渠央茅簷共團欒尚論數千歲窺管才一斑精定理殘編補綴令可觀尚友天下士博約加雕鑽遊誅苦無味素手空孚頗底事通神

明至理吾豈慳設有無父國而後不可干但恚志匪堅作詩鏡肺肝肇慶府圖經志在德慶府去州西南九十里方輿勝覽在江西建昌府南城縣界謝道韞詩云古昔地多杉烟光鎖翠嵐夜來風景好宿處之江南延平志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西三十五里青印溪一源發于此永州府志在湖廣永州府陵零縣距城東一百里抵道州界）觀州嶺（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北五里蓋郡治之東山也盤礴道勁如蛇浮水登嶺上可以下瞰一州故名）風門嶺（元一統志在廣東英德路郡東南八十里大驛路下至廣州路上至韶州路其路有風門嶺峻不通鞍馬瓊州府圖經志在廣東瓊州府靖州志在湖廣靖州府綏寧縣東一百二十里比諸山最高麗水縣志在浙江處州府麗水縣北二十五里此嶺最高峻）四天王嶺（英德縣新昌閩志在肇慶府城南二十二里龍山天寧國恩禪寺之四隅有四天王嶺）飛霞嶺（輿地紀勝在英德府涵暉谷）子貢嶺（湞陽志在韶州府曆德縣南有峻嶺名子貢嶺山高路險可通人行難通頭足凡遇使臣馳驛必從驛船來往）鴈上嶺（元一統志在廣東曆德路五山之間

謂鴈飛不過嶺取此以名）皇岡嶺（元一統志在廣東韶州府西北七里嶺下有舜祠）蓮華嶺（列郡圖經在廣東韶州有蓮華嶺）梯頭嶺（乳源縣志在乳源縣西北出桂陽路經此登級如梯）空剛嶺（乳源縣志在乳源縣北五峯聯疊山腰有岩產鍾乳下復有穴乳水出焉）臘嶺（元一統志曲江志在廣東韶州府乳源縣西五里壁立峭拔係崇信與新二鄉驛路焉五嶺之一）大庾嶺　馬繫髮嶺（輿地紀勝在仁化縣北一百二十里舊經云嶺峻狀如馬繫髮千峯稠疊橫廣數十里）木瓜嶺（王融新對唐地理志曰關內道夏州朔方縣有木瓜嶺蓮華嶺列郡圖經曰廣東韶州府蓮華嶺）熊耳嶺（郡縣志在韶州府曆德縣東四十里兩峯嵯峨狀若熊耳故名南抵真陽縣有水西北會銀溪水元遺山集望盧氏兩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五十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粵阡（柳文時為顧存恕吏報元大人墓亂後故史筆歲時致祭）偶成期會殆天憐（馬元二帥遣在千里外子姪盧氏皆得面會）荒林破屋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泫然）瘦牛嶺

（潮州三陽志黃公度瘦牛嶺詩云自笑年來為食謀扶萬百指過南州時平四野皆青草此地何曾解瘦牛宋楊萬里集題瘦牛嶺　牛頭定何向牛尾定何指我不炙汝心我不穿汝鼻如何不許見全牛霧隱雲藏若相避行行上牛背上下三十里一雨生新泥寸步不自致胡不去作牽牛星渴飲銀河天上水胡不去作帝籍牛天田春風牽黛耜却來蠻村天盡頭塞路長遣行人愁夕陽芳草只依舊瘦牛何苦年年瘦過瘦牛嶺　行盡天涯未遣休梅州到了又潮州平生豈得乘肥馬臨老須教過瘦牛夢裏長驚炊餉首春前應許賦刀頭夜來尚有餘構在急喚渠儂破客愁）海寧嶺（輿地紀勝在潮州龍溪山今名寧海嶺）小庾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南雄路委珠類要云在保昌縣東）篠條嶺（南雄府圖經志在南雄府保昌縣西六十里）三角嶺（太平寰宇記在保昌縣城五十里三峯高峻巍然排列於郡之丁位陰陽家謂之樓臺鼓角山）螺崗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西南七十里其峯盤旋起若螺形）都豪嶺（雷州府圖經志亦名調樓嶺在遂溪縣南四十里）斜离嶺（雷州府圖經志

（在遂溪縣南五十里）射馬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治北三十里）烏蛇嶺（雷州府圖經志在遂溪縣東三十里）麻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屈璆道理記曰沙麻嶺在寧浦郡南郡即嶺之北根今屬石康）海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廉州府欽州路安遠縣北六十里又曰望海嶺其嶺依海故名）峯子嶺（輿地紀勝在廣州府靈山縣即縣之主山也）林工嶺（郡縣志在欽州靈山縣西一百七十里）豐子嶺（輿地紀勝見九域志在欽州靈山縣）黃板嶺（廉州府圖經志在欽縣西北七十五里）三山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南八里）望火嶺（廉州府圖經志在縣北一十里）南邁嶺　青藤峯（並瓊州府圖經志在瓊州府南寧縣）羅萬嶺（萬金郡志在瓊州府萬寧縣里四村高峯崎起疊嶂相連上有平地廣數十丈左右產橘樹前有一井深碧多魚人至其地遇橘熟取以食攜之迷路）東山嶺（萬金郡志去萬州城五里自西北東南盤旋三十餘里至

北石頭小海住）南山嶺（萬金郡志自南山嶺去萬州城一十五里）三江神嶺　南斗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樂會縣）南來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之南三十五里）抱虎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銅鼓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文昌縣俗傳民得銅鼓者驗之乃諸葛武侯征蠻之鉦因此以名銅鼓嶺）落碁嶺　那細嶺（並瓊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城西一十里）松林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州治之北二十里山中有五色石上有松林巖東坡有詩云突兀隘空虛他山總不如君看道傍石盡是補天餘昔有一道士於此修行食松實因被黎人逐前往凌霄嶺得道而化就擒黎人為其部下巖前將吏則今所謂白衣者是也最有靈驗官司聞之立祠凡有災患及歲時旱魃鄉人禱之無不應）崑耶嶺（瓊州府圖經志在高臨縣北）落雲嶺（元一統志在廣東瓊州府臨高縣）滴漏嶺（崖州郡志在郡東北離城約有一百里曹泳有詩云偏宜滴漏春朝

雨尤近裴公盛德堂）鹿回頭嶺（崖州郡志在臨川之南狀如蜿蜒至海面回頭海為所障故臨川不見海水昔有海賊陳明復於海上殺人取其財物金寶阜積每令人以船載金銀於此藏埋殺其人以杜其口後有逃脫者始漏其事人曾於此地掘得金銀皆其舊藏也）馬鞍嶺（崖州郡志馬鞍嶺在城東三十里外叢峯中胡澹庵有詩所謂山脊驊騮者自注云馬鞍山也後有人賦詩青青不斷惜風鬉脊聳驊騮疊巘間此語一經詩客道至今人指馬鞍山一在江西瑞州府高安縣南二十五里宋景定庚申民多避亂于此見高安縣志）豺狼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又云在瓊州府崖州去城三里即石龜之地也）郎巒嶺　落神嶺（瓊州府圖經志並在崖州寧遠縣）迴風嶺（瓊州府圖經志在崖州東一百里外係官道所經南北之風至此輒回其山廣長數十里連續不斷南抵大海崖州之衝要也）鍾延嶺（元一統志在廣東吉陽軍寧遠縣）賓積嶺（郡縣志在廣東瓊州府崖州寧遠縣西南一十五里）落屯嶺（郡縣志在吉陽

縣北五十里）郎鳳嶺（瓊州圖經志在廣東崖州）牛標嶺（圖經志在瓊州府陵水縣）石躞嶺（圖經志在陵水縣）大勝嶺　杜延嶺（圖經志並在瓊州府澄邁縣）神仙嶺（圖經志在瓊州府昌化縣）石山嶺　瓊崖嶺（圖經志並在瓊州府瓊山縣）南閭嶺（圖經志在定安縣）龍門嶺（南寧軍志在瓊州府郡治之北內有靈迹通海曰風門日坤穴）乾蓋嶺（郡縣志在高州茂名縣西北六十八里）都聿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北一百里）思賢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九十里）薑床嶺（郡縣志在茂名縣西八十里）西洞嶺（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北感鄉去縣二百里）歐嶺（高州府圖經志在宜倫縣西北諱鄉去縣四十里）文翁嶺（高州府圖經志去吳川縣東三十里端然突起為邑之正山峙于大海之傍可以登眺化州郡志詠文翁嶺　孤峯佯光瞰滄浪東障狂

（澗鎮邑傍隱士遺踪知己遠鄉人說姓未能忘特思對峙猶賓主恃茂相從後列行極目四時常秀麗異川應不乏冠裳）**茂嶺**（高州府圖經志一名華桀山去州城南三里有三峯並列高聳秀麗冠於諸山）**謝建嶺**（高州府圖經志在石城縣北七里障壓于縣治之後高聳秀麗為縣之主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十九梗

嶺

嚳堂嶺（魯國志在濟南府章丘縣東二十五里東西相連鄒平縣界內有范仲淹讀書上下二堂因名曰嚳堂嶺）**天麻嶺**（濟南志在石固砦山南十餘里又有一泉此山產天麻故名焉）**仙臺嶺**（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五十里中宮鎮南又十里有漢武帝望祀蓬萊處基址尚存）**長城嶺**（濟南志在章丘縣南九十里與仙臺嶺相接）**五道嶺**（濟南志在城南七十里）**平原嶺**（元一統志在山東德州高峻延袤其中多猿猱獐麋之所）**九層嶺**（萊州志在膠州西南一十五里）**鐵壁嶺**（輿地紀勝帝都賦曰其嶺若鐵壁在城中）**白壁嶺**（太平寰宇記在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南七十五里）**鸞嶺**（郡縣志隋圖經志在太原壽縣因嶺多盤鸞以名之。在縣西三十里）

却畧嶺（元一統志在太原壽陽縣東北七十里）**沾嶺**（郡縣志在平定州樂平縣西三十一里）**松子嶺**（太原志在平定州樂平縣去城南四十里連和順縣界盤曲高十餘里。劉公是先生集松子嶺詩（松子驚烏名） 鹿兒峽未盡松子嶺相望走險瞅擇麼摩空愁亂行霜增頭皓白（早行看鬚皆白也）塵變馬曝黃不作還鄉意覊人應斷腸 蘇魏公集和使回過松子嶺詩　石徑縈紆甚七盤披榛策馬上煙巒回頭却見臨潢境千里猶如指掌看）**七里嶺**（太原志在平定州西南四十里高七里故曰七里嶺其山橫亘數十里趙蕃淳熙稾上七里嶺詩　天公知我行良苦要上嶺時容少晴登山著屐自不惡卧游作圖空復情此來豈止試脚力政坐久不尋詩盟山巒雪白藤花赤高樹木蘭低紫荆）**護甲嶺**（元一統志在沁州銅鞮縣西南亦名俠甲山涅水出焉遂菴詩叢謝原功題護甲嶺（武卿）　白髮書生過武鄉摩挲腰劍尚輝光闗山對峙東西峻嶺水分流南北長小犬蒼黃隨履跡老牛嬰鏁負車箱涇麻池上人如雨石動何須歐李陽）**平地嶺**（元一統志在山西代州繁時縣東北一百三十里）**弔橋嶺**

（太原志在代州崞縣西北三十里。西通朔州上有寨焉名曰泰王寨。）

仙寺嶺（太原志在太原代州五臺縣清涼山。）

太和嶺（太原志在代州西北三十里。）

赤堅嶺（太原志在城北一百八十里。）

白徑嶺（元一統志在解州東南路通陝州大陽津渡。）

刀黃嶺（平陽志在山西岳陽縣東一百九十里長子縣界。）

存雲嶺（平陽志在絳縣西南行山一舍遠有居民焉名曰烟庄其傍有存雲嶺。）

甘松嶺（太平寰宇記在山西松州按山海經云甘松嶺亦謂之松葉嶺即江水發源於此土人謂之松子嶺。）

石銘陘嶺（太平寰宇記在蔚州靈丘縣西北八十里上有石銘言冀州北界故謂之石銘陘隘門山亦曰隘口今呼為龍門在縣東南十五里壁立直上層崖刺天有古道極險隘後魏明元帝於此置義倉之所。）

銀釵嶺（大同府志在蔚州靈丘縣東二十五里其山高五里通接香山驛路。）

枚迴嶺（元一統志按土地記云在蔚州城東十八里有枚迴嶺北與高是山麓相連。）

空倉嶺（澤州志在沁水縣東一百四十里高約十里南北延邐六十里世傳秦將白起說運粮置倉於此以紿趙括故號曰空倉嶺。）

三尖嶺（澤州志在沁水縣東北三十里高約十里東西相距六十里南北三十里其形三峯對峙故號曰三尖嶺。）

寒光嶺（元一統志在武州界上。）

彫巢嶺（沁州志在沁原縣東南去城四十里高五里盤踞二十里。）

聖鼓嶺（沁州志在沁州東北五里高三里盤踞一十里其形勢秀嶷上有大石擊之如鼓聲故名。）

狗脊嶺（長安志在陝西西安府勝業坊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太原獻楊弁及其黨五十四人皆斬於狗脊嶺注按宋白續通典狗脊嶺在東城東市。）

皷腰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王逢擊昭義將康良佺敗之良佺棄石會關退屯鼓腰嶺注鼓腰嶺當在潞州武鄉縣北。）

石臼嶺（郡縣志在山西沁州武鄉縣北六十五里一在陝西漢中府歐陽瞻詩云鳥企蛇盤地半天下窺千仞到浮烟因高回望沾恩處認得梁州落日邊。）

泰和嶺（大同府志在朔州馬邑縣南山上縣治之東南離城六十里東至鴈門關一十餘里南通代州四十里西接石峪朔州地界六十里今已閉塞無人經行僧珠隱盤谷詩集朔州過泰和嶺詩　野店鷄聲催曉程桑乾南渡入長城泰和嶺上停驂望萬疊青山惱客情）

雙化嶺（大同府志在朔州西去城三十里有石道盤曲至上五里餘南井兒窊澗相帶西南土嶺名温嶺北連大峪口直抵磨石溝南北盤踞百有餘里嶺之西有古寺遺址世傳有二僧共化於此故號曰雙化。）

關子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介休縣東南六十里山形險僻今設巡檢司守把。）

介山横嶺（汾州志在大同府汾州源縣西北去城一百四十里接連介休縣山）

黑兒嶺（郡縣志在山西平陽府隰州蒲縣東北五十里昔有劉黑兒居此。）

齊子嶺（太平寰宇記在王屋縣東十里即宇文周與齊分境之所也河南志在河南南陽府王屋縣東十五里隋地理志曰王屋縣有齊子嶺括地志曰齊子嶺即後周北齊分境之地嶺邊亦有城當時戍所也）

黎侯嶺（潞州志在潞州城西南三十五里上有黎侯亭因名之。）

驛馬嶺（大同府志在山西廣昌縣西四十里北接靈丘搶頭嶺六十里南接唐河三十里）

松門嶺（太平寰宇記在潞州襄垣縣北一百三十里。道通太原驛路。）

雞鳴嶺（輿地志在潞州壺關縣有雞鳴嶺。）

彫黃嶺（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劉稹以兵馬使劉公直代薛茂卿安全慶守烏嶺李佐堯守彫黃嶺注彫黃嶺在潞州長子縣西。）

武訖嶺

牛皮嶺（元一統志太平寰宇記在潞州長子縣南四十五里風土記曰秦趙戰於長平趙軍敗退秦將白起逐至此因名。牛皮嶺有牛皮關見在山西大同府大同縣城東六十里。）

三臺嶺（太平寰宇記後魏書云遼州遼山縣武鄉有三臺嶺。）

石鼓嶺（遼州府在和順縣南三十里一山横截高一里盤踞二里係遼州界限往來大道有石如鼓故名曰石鼓嶺）

黃榆嶺（遼州志在和順縣東八十里山勢險峻係太行高處諸峯羅列高十里盤踞三十里東連順德北平等處今設巡檢司一在那臺縣西一百五十里元遺山集下黃榆嶺　北厓玄武暮黯黑如橫鐵東厓朝火餘絢爛開錦纈就中嶺頭一峯積可奇剎費寒雲幾千疊厚圓可望不可到青壁無梯猿叫絕林煙日射影翠新跬步擻有黃金闕畫工胃次墨汁滿那得氷壺貯秋月直須朝陽老筆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貼石）

（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飢渴撓不前車苦貴揄三十里豈知卻有青山緣）**偏嶺**（大同府志云在懷仁縣西南五十里元一統志偏嶺在
北京檀州界上元郭昂詩偏嶺道中　撚杖拳石一罅鍋旋汲寒泉把米捏揔得糞乾猶焰少可堪雨濕只煙多金刀錯落分糧骨錦毯模糊覆駱
駝我欲乘風問元始男兒畢竟當如何雲林文集題偏嶺　綠煙漠漠草芊芊古路仍從嶺勢偏卻想去年車度處倚輿驚懼又森然元劉文簡公
集過偏嶺　山行千里如井底仰視但見山頭烟今朝過嶺一縱目無窮平野無窮天）**野狐嶺**（唐書梁師都與突厥千騎
營于野狐嶺遼史地理志野狐嶺在西京山西大同府德州　金史胥鼎傳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將深入平陽絳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
朝儲積未備不逮錯置實關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勑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如其數亟給之鄭彥昭樗
庵類藁過野狐嶺　回首野狐嶺山川地勢高中都關堡障納鉢隱重幽帝業雄三輔王師蘊六韜秋風淮海上黎庶望旌旄）**倒班**
嶺（密雲縣志在北京密雲縣城東北一百五十一里）**扒頭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四十五里）

墻子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一百里）**漢兒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北一百八十里）
廟兒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西北九十五里）**擦都嶺**（密雲縣志在密雲縣城東一百一十里）
長城嶺（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北一百六十五里已上舊可通者今皆甃石壘閉都指揮使司俱各撥軍守把）
大寒嶺（宛平縣志在順天府宛平縣城西一百四十里高數百餘丈可通人行上經絕頂風勢甚寒急因名曰大寒嶺）
閤子嶺（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七十里）**青草嶺**（元氏縣志在真定府元氏縣城西北
七十三里）**孔子嶺**（太平寰宇記在真定府趙州贊皇縣隋圖經云贊皇縣孔子嶺有石室寬博其下石相拒狀若楹柱將人
謂之三九柱之室室內石人像頗執卷故號曰孔子嶺）**赤峯嶺**（元一統志在永平府永平縣西四十里上有公孫神康基）
隘狐嶺（元一統志在隆興府高原縣南四十里）**危臺嶺**（元一統志在龍興府高原縣西南四十里）

石堖嶺（元一統志在隆興府威寧縣西南八十里）**萱草嶺**（元一統志在隆興府蓋里司南八十里）
寒光嶺（元一統志在武州本界上）**玉火嶺**（元一統志在大寧府義州西四十里產瑪瑙）**九**
宮嶺（遼史地理志澤州本漢土垠縣地有九宮嶺石子嶺元一統志在惠州南一百五十里）**石字嶺**（元一
統志在大寧府惠州北八十里）**五迴嶺**（元一統志在保定府易州徐水出焉按寰宇記嶺東至易州七十里去滿城縣西一
百五十里高四十里水經云委折五迴下望層山若蟻垤然下有三碑即後魏所立文云皇帝大延元年車駕東巡援弓而射飛矢踰於山西山
三百餘步建安元年魏太祖表封公孫度為永寧鄉侯曰我王遼東何永平也）**王澤嶺**（太平寰宇記在洺州永年縣趙襄子
奔晉陽原過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即此嶺）**盧兒嶺**（遵化縣志在薊州遵化縣東四十五里）**青山**
大嶺（遵化縣志在遵化縣東北三十里）**官座嶺**（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北四十里兩山高起中通一逕迂

迴七里餘始至其頂奇峯口路頗平衍舊傳唐開元二十七年太守盧輝所開）**五虎嶺**（易州志在保定府城西一百三十里）
（一名五迴嶺自南而北縈紆十餘里絕頂）**大黌嶺**（太平寰宇記即霍原隱此教授之所在易州易縣北一百九十里）**額**
狐嶺（元一統志在宣德府一名野狐嶺在宣平縣北五十里金大安三年九月抗拒元兵金人敗於此）**鶴度嶺**
（內丘縣志在順德府內丘縣西一百三十里重峯疊㟪嶄巖險絕不通車騎有小徑西抵太原府樂平縣本縣分撥弓兵守把）**夷儀**
嶺（太平寰宇記在順德府邢州龍岡縣西一百五十七里晉地道記云樂平東南有夷儀嶺道通襄國夷儀山在城北故塞）**黌嶺**
（邢臺縣志在邢縣西南一百六十里）**藥兒嶺**（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李克用自雁武軍引兵還擊高文集於朔州可舉
遣行軍司馬韓玄紹邀之於藥兒嶺（注藥兒嶺在雁武軍西）大破之殺七千餘人而李盡忠程懷信皆死）**鬼嶺**（太平寰宇
記在西安府商縣南三百七十里）**姜維嶺**（長安志在西安府本名沈嶺在盩厔縣南五十里蜀後主延熙二十年大將軍

姜維率衆出駱谷經沈嶺

温宿嶺長安志在西安府盩厔縣北漢時温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云隋志作温秀

横嶺長安志在西安府藍田縣北三十五里自臨潼驪山東入藍田縣界橫接華州界韓維南陽集下橫嶺望寧極舍　驅車下峻坂西走龍陽道青煙人幾家綠野山四抱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願近先生廬民風亦淳好

秦嶺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唐儲光羲集登秦嶺作（時陷賊歸國家）朝出猛獸林蹊跽登高峯僅僕披雲霧隨我行大空羲和舒雲暉倏忽四極通迴首望秦渭隱隱如長虹九逵合蒼蕪五陵逆幢幪靡遊大明殿露濕華清宮網羅蛺蝶時頷高態罷鋒失遂走江漢不能有其功藏迹招搖星魂隨閶闔風結言宇宙清復使車書同秋木被繁霜合沓迷山紅鵰鶚勵羽翼俯規制棘蘼誓將食鴟鴞然後歸崆峒太平御覽登秦嶺　南登秦嶺頭迴首始堪憂漢闕青門遠高山藍水流三湘遷客去九陌故人遊從此思鄉淚雙垂不復收唐白居易長慶集初貶官過望秦嶺　草草辭家憂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歐陽詹集題秦嶺　南下斯須隔帝鄉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煙景兩邊意蜀客秦人各斷腸宋汪元量湖山類藁秦嶺　峻嶺登臨最上層飛埃漠漠草稜稜百年世路多番覆千古河山幾廢興紅樹青煙秦祖隴黃茅白葦漢家陵因思馬上昌黎伯回首雲橫淚濕膺文同丹淵集北樓晚晴望秦嶺　秦嶺嶙峻小列萬峯晚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崔重易吟嘯終南明月中王元之小畜集登秦嶺　巉巖石上倚肩舁（時親老來有舁在後）因想前賢似坦途韓愈謫官憂瘴癘（退之詩云雲橫秦嶺家何在人云好收吾骨瘴江邊）樂天左宦白髭鬚（白公貶江州詩云從秦嶺上多時立無限秋風吹白鬚）商於郡佐何人到秦嶺峯高我僕痛且詠詩章自開解任從青漢落泥塗張舜民畫墁集度秦嶺　狗日去中山春盡抵馮翊閏晦適石城發粉家再涵有娃姪陰晉所聿在肘腋兒女本天愛未免各分北同行五六口出關已登陟捨去兩京道右手入大谷入谷路崎嶇少前屢顛躓秦嶺生所聞今日乃相識一舍躋其趺兩舍跨其脊東井聞水聲南箕觀蕨析西歷華山小北瞰黃河赤大荔信毫末中條真拳石終夜聽猿啼白晝獲虎跡俯仰天地間浩然為一色是時甫中元寒凍地欲折婢僕急揄火腹背互熏炙悵悍覓號呼良久各蘇息其南差溺適稍降已溫液及至洛水湄揮汗復嘅昔乃知高卑殊能使氣令易商於固善地又且近鄉國感涕何君恩

死生寧有極凡人歷艱險乃心方驚衆常使處燕安政如懷鴆毒所以古先人平居猶凜兢孟貫詩過秦嶺　古今傳此嶺高下勢崢嶸安得青山路化為平地行蒼苔留虎跡碧樹障溪聲欲過一回首踟躕無限情中州元氣集嶺上行雲凍不歸林間宿鳥夜驚飛山家籬落燈猶在下馬敲門雪滿衣　滿眼寒林擘不開亂飛黃葉點蒼苔風迴忽聽雲間語知有行人下嶺來（注云題秦嶺）

隱士嶺長安志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自魏武之始隱居於此山念持金剛經聚黨元塔以記經南北三嶺時稱中為隱士嶺

磨石嶺長安志在雲陽縣西北九十里

巴嶺郡縣志在南鄭縣南一百九十里與三峽山相接山南即古巴國今屬廉水縣管

玉泉嶺元一統志在漢中府古稱薤谷關在南鄭縣西南三十里

鐵賢嶺元一統志在南鄭縣廢廉水城界有鐵賢嶺昔蕭何追韓信至此

大散嶺資治通鑑唐僖宗光啟二年正月田令孜奉上發寶雞以神策軍使王建晉暉為清道斬斫使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傳國寶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注大散嶺在鳳州梁泉縣松陵堡南）唐羅鄴詩大散嶺　過往長途日色稀雪花如掌撲行衣嶺頭却望人來處特地身疑是鳥飛

養女嶺太平寰宇記彼老多禱而祈女

日月嶺記纂淵海在漢陰

牛蹄嶺元一統志在陝西金州南一十里

鶻盤嶺元一統志在漢中府鳳縣東北三十里

鶻嶺元一統志在金州上津縣防遏南州賊路地險要張舜民畫墁集鶻嶺　度險仍逢雪艱危頃步中鶻飛猶自苦人足故難通九折羊腸外三休箭筈東西南望天柱聊復慰途窮

饒風嶺元一統志在陝西漢中府金州石泉縣乃洋州來路紹興二年金撒離曷與四太子盡發銳兵聲言東歸太原及自於商出漢陰搞洪洋金州失守吳玠率兵徑趨金洋與之大戰饒風嶺上金兵敗衂撒離曷潛軍間道踰驛嶺出官軍後斷玠歸路玠按兵徑趨西縣伺其吭賊使旋中梁山浹月一夕潛遁

積草嶺元一統志在漢中府舊沔州界杜工部詩積草嶺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明水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邑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相去尚百

里想像如見領休馬息焉之志也。　夢鄉曰明水縣屬興州唐志明作鳴。古路興者自此嶺之外東西則行東則河池西則明水也。　趙曰謝靈運鄴中詩序云二三諸彥左太中詠史詩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　鶴曰邑有佳主人當是指同谷縣宰也。

飛仙嶺 元一統志在舊興州東二十餘里。有閣道百餘間。即入蜀大路也。此路舊從西縣過經縣沮水宋太平興國五年移改於是嶺。杜少陵有過飛仙閣詩云。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又武興集載徐佐卿化鶴登泊之地。故曰飛仙。云宋趙清獻公集和六弟過飛仙嶺雲嶺觀遊詎肯勞。飛仙嶺過穩翱翔。道風仙骨朝真去。未必不緣功行高。徂徠石介集入蜀牽吟景象濃。雲山萬疊興千重。巖巖頑盤無奇觀。不似飛仙數朶峯。　御愛數峰非拔秀。當時駐蹕欲忘還。飛仙急過無真賞。始信明皇不識山。張子野詩路接曉天人近月。真仙去後只雲歸。嶺頭舊日上昇日。空有山禽自在飛

東西橫山分水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鳳翔縣北二十里。

十八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麟遊縣西六十里。

箭筈嶺 陝西志在鳳翔府岐山縣北五十里。西溪叢話老杜望嶽

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筈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桓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柏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壺口治梁及岐。又曰荊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為岐路之岐。今俗猶呼以為箭筈嶺。出唐史系地理志。

崔模嶺 郡縣志在鳳翔府麟遊縣東北五十里。

龍飛嶺 輿地紀勝在鞏昌府成州鳳凰村南。

仙家嶺 輿地紀勝在天水縣東南三十里。土中常出藥元色黑相傳服之可以療病。

豆房嶺 元一統志在陝西今鞏昌府階州福津廢縣自經兵革草木荒迫莫尋其處。

青徽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政和志云。在疊州買馬路。

摩雲嶺 元一統志在鞏昌府西和州去宕昌寨三十里。山下即臨江。李思衍詩思明州摩雲嶺　二到摩雲頂顛雨化濕透褐駝裘草荒行路幾百折。茅蓋前峯又一州。鴈澤流離新戶口。麂場町畽舊田疇。太平有象重生聚。甲洗天河紉買牛。元陳剛中詩度摩雲嶺至思凌州　嵯峨摩雲嶺。石壁如梯達天頂。千年毒瘴鬱不消。怒入老楓結丹纓。蒼莽思凌州懸崖結屋如蛋樓。寨門半掩刀耕徒。隱隱雲際聞鳴牛。生條下山徒如虎口

紅如血面如土手捧椰漿跪馬前雖進水蟲閒散徂對此停鞭空自慨。吾獨何為在荒裔。他年周京王會圖。須借丹青寫椎髻

木皮嶺 元一統志在今陝西鞏昌府成州東三十里。黃巢之亂王鐸置關於此。以遮秦隴路極險。舊云在鳳州河池縣西十里。杜工部集首路栗亭西。尚想鳳凰村。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祈寒為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鬭。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洙曰。首音狩。謂命中向西行也。　鶴曰。栗亭鳳凰村皆在成州之境。　魯曰蜀門。即劍門也。洙曰閣道。即棧道也。冬青今之檞樹也。左太沖蜀都賦。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曜儀　炎曰莊子目擊而道存。　夢鄉曰。崑崙玄圃皆神仙所居。肅玄宗避幸之後。以蜀都為南京。故公感言其風物。托之崑崙玄圃而寄所思者也。）

保定嶺 元一統志在延安府綏德州城平縣界。蕃部扶帳內。种世衡初於此築寨而不果。

斜溪嶺 元一統志在綏德州

所發綏德縣界。蕃部扶帳內。

蘆關嶺 陝西志在延安府安塞縣北一百六十里。

狗嶺 太平寰宇記水經云。汾州縣西有殺狗嶺。

定仙嶺 太平寰宇記在綏德州延福縣界。

善陽嶺 太平寰宇記在臨洮府金河縣北一百四十里。秦長城枕之。漢書高祖困於平城。即善陽嶺也。武德四年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此地。

轆轤嶺 金史高琪傳。高琪除建州刺史。改同知臨洮事。泰和六年伐宋。與彰化軍節度副使把回海備鞏州諸鎮。宋兵萬餘自鞏州轆轤嶺入。高琪奮擊破之。賜銀百兩重綵十端。（河南志云在長水縣北九十里。）

白土嶺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藺真將兵於雞項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注水經云。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西北有白土川水。其地在唐河州鳳林縣西。以此推之。雞項關亦在河州界）

甘露嶺 元一統志在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去寧陵縣五里。隋開皇十三年駕幸至此。甘露降。因以名焉。

崿嶺 河南府志在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許由山。高士傳。許由隱於此山。堯召為九州長。不欲聞之。滌耳水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

洗耳。問其故，由曰：堯欲召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洗耳。巢父曰：子若處幽崖深谷，人蹟所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俗間，苟求名譽，汙吾犢口。牽上流而飲之。宋張文潛宛丘集下崿嶺詩　陰風吹我衣，左右入石壁。石色寒更清，蕭蕭響枯櫪。深行方慘淡，路盡兩崖闢。群山坌然來，千里平若席。茲惟東州壤，氣象雄萬國。山河拱別都，自古帝王宅。轘轅天設險，坐制萬夫力。周公卜遷鼎，欲肯事無益。天寒憧僕愁，歲晚霜霰逼。緬思垂堂戒，猶增三嘆息。

轘轅嶺（河南志在登封縣西二十五里。周書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按三塗東轘轅，）南伊闕，西降谷。轘轅即今崿嶺是也。以其道路盤折迴轉，似車之轅，故名轘轅。**衙嶺**（洛陽志在恒農縣西三十五里。漢地理志恒農）縣衙山嶺下谷爥水所出。程大昌演蕃露：按地理書，漢中北距斜口自八九百里，而褒水發源，是為衙嶺。（詳山字。）**分袂嶺**（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四十五里。）**搏髀嶺**（河南志在長水縣之西南五里。）**獨窟嶺**（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小土嶺**（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六十里。）**長延嶺**（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北六十里。）

雕崖嶺（河南志在長水縣西南五十里。）**委粟嶺**（河南志在偃師縣南五十里，嵩少室相接石山也，俗謂粟子嶺。）**麻家嶺**（河南志在密縣東四十里韓郚村。）**金沙嶺**（河南志在京城內。或云參沙字轉爲）元一統志在河南孟州濟源廟南數步嶺上有圓，今高謝仍存，猶以清明後沽酒于其上也。**耦池嶺**（河南志在福昌縣西北五十里。）**伏猪嶺**（河南志在永寧縣東四里。）**姜子嶺**（河南志在永寧縣西。）**歇馬嶺**（河南志在永寧縣北二十里。）**北芒嶺**（河南志在洛陽縣北十里，有北芒嶺。潘岳詩曰：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李善引郭緣生述征記曰：城北芒嶺也。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又曰：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亙，暨于東垣。楊佺期洛陽記曰：北山連嶺修亙四百餘里，實古今東洛九原之地也。）**饒嶺**（河南志在伊陽縣南五十里。）**鐵嶺**（河南志在伊陽縣西南三百里。）**永洛嶺**（河南志在緱氏縣南十五里。）**拖刀嶺**（河南志在汝寧府信陽州扳倒井南，上有土峰長十

餘里，俗謂關羽拖刀之蹟也。）**蘇嶺**（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華嚴嶺**（衛輝志在輝縣西北六十里，嶺畔有關羽廟存焉。）**撲猪嶺**（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之西，此嶺最高。唆傳云：獵人嘗逐野猪，猪墜於此嶺下，故俗以名之。）**流砂嶺**（相臺志在彰德府草場纒之西南，半嶺皆流砂，自嶺至潞州界亦十餘里。）**東大嶺**（彰德志林縣有東大嶺，在縣東南一百四十里。）**蔥嶺**（西漢書西域傳：西域以孝武時通，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注：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天竺志：蔥嶺冬夏有雪，有毒龍，若犯之則風雨晦冥，飛砂揚礫，遇此難者萬無一全。錦繡萬花谷沅川記：沅川有孤山，巖石崔嵬，大有蔥，如人所種，人時往取，撥觸斷絕，請神而求，不撓自出。武陵記謂之蔥嶺。）**承風嶺**（資治通鑑：唐高宗儀鳳三年九月丙寅，李敬玄將兵十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工部尚書、右衛大將軍、彭城僖公劉審禮為吐蕃所虜。時審禮將前軍深入，頓于濠所，為虜所攻。敬玄懦怯，按兵不救。聞審禮戰沒，狼狽還走，頓于承風嶺。注：

杜佑曰：承風嶺在鄯州廣威縣西南，東北去鄯州三百一十三里，故吐蕃渾界。）阻泥濘以自固。新唐書吐蕃傳：上元三年，中書令李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審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斧其營，虜驚，自相蹂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脫。**青石嶺**（舊唐書吐蕃傳：吐蕃率羌渾之衆犯塞，分屯於潘口及青石嶺。劉昌傳：為四鎮北庭行營兼涇原鄭度使，將城平涼，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凡七城二堡。新唐書吐蕃傳：結贊以羌渾衆屯於潘口，傍青石嶺。）**雞頂嶺**（唐書吐蕃傳：北虜山名。）**黃蛇嶺**（舊唐書巢王元吉傳：劉武周率五千騎至黃蛇嶺，元吉遣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百人先嘗之。達以步卒少，固請不行，元吉強遣之，至則盡沒于賊。）**坦駒嶺**（唐書高仙芝傳：仙芝平連雲堡，遂引師行十二日，過坦駒嶺。）**鹿臺嶺**（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一年二月壬午，獵于鹿臺嶺。）**蓬婆嶺**（新唐書吐蕃傳：王昱以劍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帝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劍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

次逢婆嶺

悉結羅嶺 新唐書吐蕃傳劉元鼎使吐蕃度悉結羅嶺鑿石通車而逆金城公主道也

金嶺 宋史高昌國傳高昌即西州也有水源出金嶺導之周繞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磑太平興國六年王延德使高昌歷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嶺口寶貨所出又兩日至漢家砦又五日上金嶺過嶺即多雨雪嶺上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

望鄉嶺 宋史外國傳雍熙元年王延德使高昌國還具行程來上云歷阿墩族經馬騣山望鄉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處

黃澤嶺 資治通鑑後梁均王紀貞明元年賀得倫遣使告急于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安兵不進

韓婆嶺 續通鑑長編仁宗帝紀李德用出韓婆嶺擊區希範斬獲其衆元劉將孫養吾集十八日晚晴宿韓婆嶺　夜枕迷唐雨報吏曉雲吹來霧飛塵晴暉四野青動目晚色千林春喚人徐步細將來日記歸期喜及一年新傳驂客報章江水見說扶舟可問津

蟠桃嶺 王明清揮麈錄蟠桃嶺宋徽宗艮嶽嶺名

獨頭嶺 宋史李好義傳好義誅吳曦畢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

復矣安丙從其請忠義響應次獨頭嶺進士王禁仲兄弟率民兵合夾擊金人死者蔽於路也

船柵嶺 宋史李義傳王喜欲戕好義為吳曦復讎常出兵於舡柵嶺鋒未及交棄軍走遁

槐江嶺 西溪叢語陶潛讀山海經詩第三篇云迢迢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

成嶺 西溪叢語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頓升嶺 西溪叢語異苑云魏武北征蹹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礜石而石性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礜石滿塋

大夾嶺 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遂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又以蠟書告急於宋球球得書驚泣督守節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舉軍皆覆

沙嶺 五代史四夷附錄晉遣高居誨使于闐國自三公沙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逆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王沂伊濱集沙嶺千層出穩車一字齊馬銜青苜蓿人唱白銅鞮野曠晴煙直天遙

落日低回看冊鳳闕紙在五雲西

鵰窠嶺 五代史劉旻漢高祖母弟也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注歐陽氏

老翁嶺 遼史地理志慶州西二十里有黑山赤山大保山老翁嶺

德勝嶺 遼史地理志宋王上契丹事篇燕京北行二百六十里至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四十里至新館過鵰窠嶺偏槍嶺四十里過烏灤河又過墨斗嶺度雲嶺芹菜嶺七十里至松亭嶺甚險峻二百里過蝦蟆嶺九十里過石子嶺又一百七十里至中京

思鄉嶺　偏槍嶺　度雲嶺　芹菜嶺　松亭嶺　蝦蟆嶺 並見上

斷雲嶺 遼史地理志斷雲嶺極高峻故名斷雲在歸化州地

榆嶺 遼史太祖紀七年上北追刺葛等五月至庫里六月辛巳至榆嶺

商嶺 遼史太祖紀天贊四年上親征渤海閏十二月壬辰祠木葉山壬辰以青牛白馬祭天地于烏山己酉次撒葛山射鬼箭丁巳次商嶺夜圍扶餘府

倒塌嶺 遼史興宗紀重熙十八年六月丙辰朔置倒塌嶺都監

紫荊嶺 金史章宗紀明昌五年十一月癸巳詔罷紫

荊嶺所護圍場　完顏仲元傳仲元上書曰陝西一路最為重地潼關禁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乃由小嶺紫荊逸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逐失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其後乃置秦監守禦及用兵西夏矣

蘭家嶺 金史章宗紀泰和六年正月辛未宋吳曦故鞏州來遠鋪之蘭家嶺

慈悲嶺 金史世宗紀大定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淥江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

五坡嶺 宋史文天祥傳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張弘範兵突至衆不及兵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戶王惟義前執之元史張弘範傳至元十五年宋將張世傑立廣王昺于海上俾弘範往平之至漳州拔之由是瀕海郡邑皆望風降附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不屈以賓禮見之擢侍郎鄧光薦命子珪師事之

仙寺嶺 元一統志代州五臺縣聖鍾山有仙寺嶺三賢巖習觀巖聖僧巖青峯寶陀峯並在臺州青涼山上凡十二處皆聖蹟

掘斷嶺 岳珂桯史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其傍有天聖年間皇城使蘇其墓後隴中斷田其間田狗骨洋九江陶氏有驍將軍鑑墓於石龍山之原山折而南溝而絕之曰掘斷嶺

鸞岡鶴嶺 類說西山有四十二羅漢一十二真

入擄鸞岡鶴嶺之秀頫冴五原紀

羅漢嶺（臨汀志羅漢嶺在福建臨汀縣南五十里馬純陶朱新錄王才元侍親過天台詣石橋至羅漢嶺下遇一僧策杖獨行謂曰欲往燒香耶至彼至誠著既去衆疑僧眉毛覆眼恐非凡令上嶺訪之已失所在）

刕嶺（周子附錄濂溪保之左曰龍山右曰刕嶺）

墨斗嶺（契丹志嶺名在契丹地）

牽馬嶺（契丹志天祚天慶八年春正月蕭幹奔翳閭山牽馬嶺）

辭鄉嶺（契丹志胡嶠陷北地歸化州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

措大嶺（太平廣記興元之南有大竹路通巴州甚險峭捫蘿行三日達于山頂復登措大嶺蓋有梢似平處路人徐步而進君儒之布武也淮陰侯廟在焉）

石子嶺（續談助路振乘軺錄柳河館五里過石子嶺）

編廂嶺（續談助卧如館七里過編廂嶺）

纏斗嶺（續談助鑾河四十一里過纏斗嶺）

契丹嶺（續談助部落館十里過小山六十里而過契丹嶺）

雪嶺

武林舊事浙江之潮天下之偉觀也方其遠出海門僅如銀線既而漸近則玉城雪嶺際天而來（許倜字）宋姚成一雪坡集西山雪嶺詩　風揪晴空作瑣冷雪欲成氷漫翠嶺白雲峭峰堆不散玉龍蜿蜒睡未醒岷峨太白橫參井移作西山奇處景浩崖安在呼使來與駕飛車登絕頂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耶律鑄雪嶺詩　抑揚霆電決雌雄霆激狂鋒電掃空如席片飛何處雪撲林聲振海天風（我軍夜出雪戰敵于松林之雪嶺）虞集道園遺藁雪嶺盤車圖　玉關積雪高十里百盤指槖駞使平闊望劒已愁絕特平無從軍道遠何由竭惟應飛行仙方仍術擒闒　國朝僧泐季潭集雪嶺詩　華戎分壤處雪嶺自嵯峨萬古消不盡三秋落又多寒光欺夏日素影爍天河自笑經過客相看鬢易皤

錦山繡嶺（釣臺新集圖經嚴陵山清麗奇絕號錦峯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杜若芳洲翠巖光釣瀨喧如丁溪見杜紫微詩翠崿千尺倚溪斜曾得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臘梅遲見二年花綠大略幾亦用此作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歷叙一葉墜而亦聞莫不有所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杜紫微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獨未知錦峯繡嶺圖經何所據而云）

繡嶺（倦游雜錄故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宋強祠部集和梁潤之晚登繡嶺　翠華絳節去忘還輦路宮墻壞舊山青史空文興廢後玉真餘恨有無間杖藜一笑緣危徑弄筆高吟望故關足力怪君殊健甚慣行棧道不為艱）

灰嶺（王惲中書堂事記中統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丁巳宿北口小店明日踰灰嶺試桃花峪溫湯山間殊有奇觀石為盤渦如碧玉盆者非一壽藤灌木交蔭左右其水泉蓋潞河之上源也是晚宿新店又二日至燕粵自中元九月奉檄北上至是年辛酉九月凡十有三月實歷三百八十四日）

斤竹嶺（莊季裕鷄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斤竹嶺宋張嵲詩斤竹嶺　朧朧曉月淡靄靄晨霜聚棄馬沙（去聲）金平步過草池嶺仰登上層雲俯降入深井回潭冷更清嶺樹踈逾整蹊荒陳葉深山回微路永雪霰迷遠空嵐煙護絕境關門僅可辨歸塗難具省設險得地形我醜期遠屏寧辭滿衣雪曛黑到絕頂石淺微溜喧獨覺空山靜形極緩逾熟山白夢方醒去路望更遙陟降怯深濘喟水碧於藍何由放煙艇）

曾公嶺（晦翁漫說環吾邑百里之內昔賢遺蹟獨為最多廬有桐君臺有嚴光石有郭文山有戴顒洞有陳公嶺有曾公至吾所居之源則文正范公詩所謂風雅先生之舊隱也豈一氣之秀私融結於此故有待而然耶）

霄嶺（真誥澄形冊空攉標霄嶺其神以暉其光將頹）

吳章嶺（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上吳章嶺嶺脊分江東西界宋孔武仲詩吳章嶺作廬山北轉是吳章巖桂紛紛靜有香洞口流泉似相送人間天上莫相忘）

驢笑嶺

門限嶺

春風嶺

鮑家嶺（明道雜志余謫官時自宛丘赴黃自陳適蔡由蔡道光乃自蔡之新息東門渡淮遂入光境皆大山峻嶺險處更不通馬徒步而登其著者曰驢笑門限春風鮑家皆嶺名也自入光境無麵食市所售餅餌色如土砂磣不可咀入黃境先道麻城縣境夾道皆松甚茂梢梢摧敗不相屬矣云麻城令有張君者課民植之後率不能繼故松稍衰而余在黃聞令呂者以課民種松獲罪矣諸嶺同）

旋渦嶺（儀真志在六合縣保德山北）

蜂腰嶺（鎮江志蠹齋周孚詩　平湖認龍目斷嶺記蜂腰南徐州記鶴林寺前山有名胡蜂腰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一萬一千九百八十一

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章如鉞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三

二十有

有

無所有菩薩經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等譯）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住王舍城毗富羅山中。與大比丘衆。滿足百千人俱。復有百千諸菩薩衆及比丘尼。諸優婆塞。及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緊那羅摩睺羅伽。迦樓羅等。復有欲界諸天子。色界淨居諸天子等。圍遶在前而爲說法。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無所有。在彼會坐。然彼衆中。有諸菩薩。心懷疑惑。悔作惡者。住顛倒者。有業障者。有法障者。及諸衆生。爲障所障。不能問佛。然彼欲爲彼等衆生。淨業障故。欲問世尊。觀此諸衆。多有菩薩。欲悔先惡。而心熱惱。不能聽法。復見菩薩。心不悔惱。能一心聽。觀彼心行。多有苦惱。多有憂悲。多有穢雜。多生老死。憂悲苦惱。多怨憎會。多愛別離。當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爲如是等無量纒縛。云何當於阿僧祇劫。行菩薩行。既自有縛。云何當能解衆生縛。爾時無所有菩薩。如是念已。即自思惟。若世尊教。聽我請問。爲於此衆一切衆生。作惡疑悔。令遠離故。爾時世尊知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并及彼等諸菩薩衆。心所念已。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汝無所有。我亦不爲諸菩薩說。有染有著。有縛有繫。有犯犯處。所以者何。一切著處。一切染處。一切縛處。一切障處。一切犯處。欲令超越。遠離諸相。行不和合。諸法不雜。不可得故。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一切諸法不縛。諸法不染。諸法不著。不繫不障。不犯不得。是故。當成一切種智。善男子。有一切智發心之處不得衆生於彼處中。無法可縛。可染可著。可繫可障。可犯。可得可知。處所。汝無所有。汝應當爲諸菩薩。問如諸菩薩。摩訶薩等不倦不汙。無著無縛無障虛空。離虛空想。無有障礙。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速成就故。於一切處當爲開顯。爾時無所有菩薩。既爲如來教。請加持。及以智力。於多佛所種善根。故能於般若波羅蜜中。無有疑惑。隱身不現。而無所著。欲爲攝化諸菩薩故。而復欲顯諸福德故。復爲著心諸衆生等。爲取著覆。行在於相。遠善知識。爲惡知識之所攝取。諸菩薩輩。知一切法。皆不可得。欲令無著。欲令覺故。即以無量種種。名華。或水陸生。或金銀華。普散佛上。以精誠意。歡喜勝妙。無有缺減。令諸衆生生歡喜故。讚歎世尊。以偈問曰　菩薩遊何處。何者是父母。住止於何處。何等爲眷屬。　爾時世尊即以偈頌。報彼無所

有菩薩言。勇猛空遊處。般若母佛父。佛塔爲住處。菩薩爲眷屬。遊六波羅蜜。菩提心父母。三昧爲住處。諸福爲眷屬。　爾時無所有菩薩。從佛世尊。聞此偈已。歡喜隨順。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以何爲因緣。用何方便智。觸證於何法。當覺智云何。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無所有菩薩言。勇猛菩提緣。方便攝衆生。證諸法空已。智者覺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歡喜隨順。以偈稱讚。而復問曰。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故不墮惡。大熾可畏處。捨一切惡處。速至於善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不造一切罪。是故捨惡處。恒常爲法行。是故至善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讚。而復問曰。善說此語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多罪。無智處遠作。一切能速滅。盡滅無遺餘。　爾時世尊。復以偈頌。報彼無所有菩薩言。衆生求解脫。此等願菩提。菩提不得故。諸罪皆滅盡。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順歡喜。復以偈頌。而復問曰。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諸愛羞。流轉煩惱苦。成就菩提時。皆盡無有餘。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常樂我淨處。顛倒取虛空。如實真覺已。渴愛皆當盡。無我慢渴愛。取等如虛空。不住於內外。彼等無得處。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偈。而復稱讚。以偈問曰。善能說此言。一切智無礙。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當作何業已。彼種子云何。彼等多有財。恒常無有盡。復能施一切。捨施無慳悋。身肉財頭等。彼皆悉能捨。　爾時世尊。聞此問已。爲無所有而爲解釋。復說偈言。恒常於三寶。供養不疲倦。若復斷世間。彼智者供養。所發菩提心。爲樂衆生故。彼荷擔菩提爲他說。受用一切一切智。爲與衆生說。是故彼有財。一切時無盡。作如是業已。種如是子已。一切所生處。福饒多有財。若麁若細食。飲已淨如法。若得新衣服。先他後自著。是故生生中。一切具足勝。不加用功力。而得無盡財。是故一切施。捨施無慳悋。身肉及與頭。彼等無不施。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稱歎。復以偈問。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離熱惱。身口及與意。云何有上色。無垢最清淨。　爾時世尊。復爲敷演。而說偈言。受齋戒無闕。常說空無缺。知一切皆空。忍諸打罵辱。身口及與意。是故無熱惱。當得最上色。一切衆生愛。　略說一切善語中。一切諸問解釋中。彼等云何堅精進。於一切處不違背。彼云何得有諸乘。若在世間及出世。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作事不怯弱。分別心行中故精進及智。所生中常有。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

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有智世間中決定彼云何有力。衆生無能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常聞諸佛法不誹謗諸法。求諸巧方便。故彼有上智。五種味常施。施衆生無畏。是故彼有力。衆生無能伏。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彼云何勝色。於世間最上。云何得長壽多百億數歲。爾時世尊以偈報言。若聞虛實過不傳向他說。常讃歎三寶名聞至十方不惱諸衆生。不隨喜殺者。是故得長壽多百億數歲。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得梵音迦陵頻伽聲。若有得聞者。聞已得歡喜。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說法時讃歎。無復毀呰言。不破壞和合。是故得上音。復四種口過。常說利益言。自過能發露。是故得上音。螺鼓等音聲。和合衆妓樂。供養諸佛已。是故得上音。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彼身腹。而得於平正。所有諸眷屬。而得相隨順。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善藥及非藥。不與不教他。應病施湯藥。是故腹平正。善友及怨讐。平等於光明。於彼等心已。是故腹平正。所有衆生界。無有數量者。愛念如自身。是故腹平正。父母於一子。常起憐愍意。於衆生如是故得腹平正。菩薩及父母。供養不疲倦。是故彼眷屬。常順如自身世尊諸長宿。及有尊上者。若承事彼等。調柔心謙下。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無有分別。一切平等心。以四攝攝他。能攝多衆生。是故彼眷屬當得如自身。教行諸善利。於不思衆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和合菩提心於不思衆生是故彼眷屬。隨順如自身彼等無不捨於諸衆生所故彼眷屬等隨順如自身。於諸衆生等。當共同一事。是故諸衆生。常共為眷屬已所有愛物能以施於他。不念失分別。是故多眷屬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　復問人中上云何彼念淨。當有趣無邊。云何彼樂法。亦不離正法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樂法者為說。夫法者念念不惱於衆生。故彼正念行。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問於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聞法已。常無有疑惑。若得五通已。云何當不失。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令衆生無惑。最上佛法中彼等聞無疑當得不失通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云何諸菩薩常在諸佛前貪瞋一切種亦不能降伏云何生煩惱依何而對治復能有慚愧生已能寂靜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恒常念諸佛亦無有所

念。不得於衆生。彼等言菩提。是故名菩薩。恒常在佛前。亦不壞煩惱。亦不離諸佛。猶如智慧人。仰觀上虛空。於中無身心。彼無有別處。何時彼智人。觀者上虛空彼時無餘念。若身若心中如是獲菩薩。彼於諸佛所。不動身心等。亦不遠諸佛。無物妄分別。發起欲等患。無物不分別。是故不可破。有念見前生。無念故無障。捨已無實故。覺已此等捨。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當化生。菩薩常有難。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華中。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諸功德。生死中有難。衆生於中生。教諸佛法中。所有波羅蜜於中一切教。世間及出世。令覺一切法。一切諸法相。無相無持者。諸法如是住。於中教衆生。於空及無相。無生中亦然。世間無行處。於中教衆生。是故難化生。菩薩常有難。諸佛說法時。生諸蓮華中。如是修功德。菩薩不毀者。彼等不為難。諸難不思議。修是功德已。無能毀菩薩。諸法中巧智。彼無所不知。於諸法自在。決定見無疑。為於衆生說。攝取衆生故。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此偈已。隨喜此言。稱歎世尊。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婦人見。變身為丈夫。端正人喜見。衆生皆愛樂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所有婦人念。婦人攀緣處。婦人歌詠聲。於彼不共住。皆不喜見聞。不觸如毒器。遠離如毒蛇。常恐怖婦人。不觸於諸女。不勸受女身。教轉女身故。彼見成男身。如是行行已。正住於此行。是故婦人見即變身為男。　爾時無所有菩薩。聞說此已。隨喜此言。復以偈問。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衆生見。能發菩提心。而得不退轉。乃至菩提座。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說於小處。惟說勝菩提是故衆生見。即發菩提心。若少分所有。想行中衆苦。如實無有處。為諸衆生說。　爾時無所有復以偈頌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病者。於此發慈心。　爾時世尊復以偈報。觀身是虛妄。於中無所著。此是世間藥。是故脫衆患。由此病者見。須臾得除差。於彼起慈心。是故除諸患。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而說偈言。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衆生見。所有諸飢渴皆悉能除愈。飽滿身充悅。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常施多飲食。復為說上法。是故衆生見。飢虛自然滅。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能離著。斷滅及常等。彼於中邊中。亦復無依住　爾時世尊以偈報言。不攀緣分別。超越世語言。知諸法平等。彼得無染著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頌問世尊

曰。善說此語言。語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見惡行能縛此世間。捨一切諸趣。能淨業思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當近善知識。若發菩提心。是故離惡行。當淨於佛智。　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以偈讚問世尊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想行智。一切皆無有。真實空中法。彼當得無疑。何緣得辯才。能分別諸句。知於衆生行如是。爲說法。云何四輪中。當得於彼住。彼不墮八難。當得此閑處。當取何頭陀。當行何苦行。彼無有惡悔。又復無煩惱　爾時世尊。以偈報曰。衆生著想行。說如陽焰義。覺空無我已。當解諸辯才。覺實最勝義。彼當離八難。當滿四種輪。菩薩善巧智。抖擻諸有得。不得上苦行。知自我空已。無復有疑悔。諸法如虛空。知已不著世。覺顛倒義已。當成佛菩提。　爾時無所有菩薩隨喜此言。復問世尊。以偈頌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聞已到閑處。當無所可住。云何發菩提。而名爲最上。　爾時世尊。復爲解釋而說偈言。如是聞已發。發已而不住。彼上勝衆生。當行勝菩提。若行如是行。彼無處可住。當速覺菩提。如人上射箭。此是三行說。若當覺如實。如本性寂靜。彼不行菩提。若有爲聲中。所說於世間一切聲無故。當知不爲實。無實中無發。行亦不可得。若能如是知。彼行菩提行。無

行以行取。亦不淺聞教。無所覺知已。彼行不可得。　爾時無所有菩薩。以偈問曰。善說此語言。諸智具足體。隨喜於此言。復問人中上。何緣捨諸身。當無一切苦。平等到諸界。當捨壽命行。若復右脇卧。若結加趺坐。或復起立住。或復當合掌。說甚深法時。般若波羅蜜。一切諸佛法。不住寂諸法。或見成佛時。或讚歎諸法。所有說諸法。定意於彼聽。當捨故身體。後生新身體從家至於家。生發菩提心。不速調伏念。一念正住定。云何當捨命。當復現神通。爲我解此問。無邊智聚者。於中略當知。如調伏所說。所有諸功德。無量不思議。一切勝具足。彼等當成就。教師爲我說。如有實如相。若聞是功德。一切當供養。當護十善已。無疑於空法。具四種梵行。一切皆成就。不得於六根。及一切三界。一切得自在。所聞不生疑。所有有爲法。當知皆如影。應當如是知。其影無有爲。無有爲無影。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說。無慳無有捨。無爲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持戒破戒。無爲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諍無思者。無爲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懈無精進。無爲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亂無禪定。無爲無影中。無說無分別。無思無言中。無愚無智慧。於時無影已。更無有所見。彼無所見已。故言爲無影。亦非無有眼。其眼淨無垢。彼中無有物。無物目

不見。清淨常無物。無名無清淨。如是淨眼者。清淨無所見。所有影無有。無有亦無有。其空於空中。於諸煩惱等。現無當亦無。若男若女二。今無當亦無。此等如虛空。無思無分別。若知如此者。彼無有所著。離諸身有住。當求諸佛法。如虛空無邊。彼無有可住。無住無攀緣。隨意去而去。如是摩訶薩。當覺此方便。不著於三界。當行菩提行。心及與身口。常行爲衆生。不知體空虛。猶如壓油輪。彼等見行時。不得於邊際。今住不動法。無所有住處。數數見衆生。受諸苦惱時。於彼起悲心。當行菩提行。爲諸衆生說。如實真如相。汝等離有爲。應覺於真實。顛倒無智故。無牢起牢思。無牢身體中。愚癡等味著。此身常日別。以飲食買贖。彼不爲自他。虛妄受疲倦。常與受樂時。亦無念恩德。無恩念羸瘠。宜應速捨去。生死中受苦。處所無有邊。今亦不不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欲。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受戲樂。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多受喜。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承事此身已。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流轉中。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生死中多瞋。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今此身受樂。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今此身受苦。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養

育。於此身。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此身起我所。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受欲等流轉。處所無有邊。今亦不可得。當亦不可得。如無實無物。顛倒常欺誑。癡惑諸有爲。如是誑癡世。猶如癡小兒。爲他所欺誑。如是愚無智。以虛事所誑。無實誑愚家。不知無實故。當受虛妄苦。癡意起毒想。自然於自身。自然自合苦。猶如惡行故。後自受刑首。心思已出言。身作非善事。其思無所有。言說亦無事。其聲無過去。過去亦復無。過去我何說。亦無有實相。若有如是知。身心如是觸。彼即戒行具。不生諸惡道。此等四種偈。昔作十億數。往昔別生中。求勝菩提故。我聞此等偈。未曾墮惡道。當逢事諸佛。無量人中雄。我過去次第。值遇然燈佛。彼時觸如是。於後我得記。我爲衆生說。於後住佛智。我無所可取。愚癡不受教。嗚呼衆生鈍。盲冥癡無智。能盡苦因緣。授之不肯欲。無智不肯取。樂小法衆生。不取於大法。若得世間樂。及解脫世間。當生世間眼。授彼而不取。得聞於此偈。若如是住已。於世無分別。我於世間中。寂靜無所著。當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　爾時衆中有不調伏。怨讐害人者在彼衆中。從座而起。偏袒右邊。整衣服已。作如是念。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其世尊者具足法身。不可少物。而用供養。如是大德。具足法身。然我今者。於世間中。光有暗障。令

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得聞法要我已得於一切法中無有障礙已滅黑暗照曜世間我今自見已生天眼已得五通我今已得脫諸苦惱我見自身所著衣服皆有血汗我於今者若以此衣覆世尊上惟恐不任如來所受願佛威神令我更得勝物奉施供養世尊當用奉事如是最勝大德法身如此衆生具足難有是惡心難調恐擊害人者起如是願欲信入佛如來大德神通念時彼左手中自然而有一廣天華柔輭潤澤遍於諸天衆香自燒於右手中上衣下衣自然而生歡喜踊躍徧滿其身更於諸佛大德神通更求信入彼時即見十方無量世界諸佛皆放光明 爾時彼復作如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大德神通不可稱量無有等等願諸衆生信佛大德自身觸已皆得行願即以上衣及以下衣而覆佛上以彼天華如是再三散於佛上於虛空中莖上葉下而成華蓋然彼復生第二華廣亦生第二上衣下衣彼復歡喜踊躍無量遍滿其身即作是念若佛聽我以此華散此無量佛及以此等上衣下衣覆諸佛上願我生信諸佛世尊願勿令我當有悔意而不成施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汝應普散此諸如來善男子一切諸佛同一法身諸佛世尊於諸法中於諸物中無嫉妬意善男子諸佛世尊受用果報於諸物中無染著故彼作是念今者世尊已聽許我即以諸華及上下衣進散無量諸佛世尊見彼華衣於諸佛上在虛空中作蓋而住及見彼衣在諸佛前即生愛樂歡喜踊躍四支投地禮世尊足舐世尊足而爲頂禮彼復見身頂禮諸佛及釋迦牟尼佛時彼諸世尊及釋迦牟尼佛皆以右手摩其頭言起善男子汝今已生無量福聚彼則起已惟見釋迦牟尼如來彼則問言世尊彼等無量諸佛世尊今何所在我不復見佛言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法身具足無所得故汝今應信彼作是念嗚呼諸佛不可思議有如是色見大法體頂禮佛足右遶三帀在一面住合掌向佛白言世尊我是惡心難調恐擊殺害人者唯然世尊如我先作今此衆知世尊我爲此衆生等故如是說此等聞已當起猒離如是等惡如先所有毒害嚴熾若諸衆生有見我時恐怖馳走世尊我於今朝取合死者十丈夫殺髓壞彼項即飲彼血世尊我時以人血醉惡心更增更求害人然我求時在王舍城漸漸遊行至東北分于時我見王舍城中有多人衆遊行在路我則背而在遠而住恐彼見我生怖廻還世尊時彼人衆出王舍城皆共往詣毗富羅山到已上山我時復見多有俱致那由他百千諸天遍滿不得邊際世尊我於彼時不見有一能於世尊功德光明衆相諸色形貌長短若寬廣等能有勝

者世尊我自見身最爲卑賤我於爾時即於自身生穢惡想生輕蔑想不如物想我於爾時毀辱自身我今無利我今惡法我於如是多人衆中最爲下賤最爲穢惡最爲不如最爲嚴熾世尊我於爾時猒惡自身如是羞愧者此大地容受我者即使入中唯然世尊我於爾時則聞空中如是聲言汝善男子但信諸佛大德法身汝當得離此下類身我於爾時如是思惟正念根中念於諸佛大德法身如是念時復聞虛空如是聲言善男子汝當莫瞬諦觀世尊汝觀察時即當得入諸佛體中當信當得世尊我於彼時合掌不瞬瞻仰世尊即見世尊諸毛孔中出大蓮華衆寶所成有無量色金色無邊色諸蓮華等大如車輪從身中出彼華臺中皆有諸佛如釋迦如來諸相具足皆於中坐徧滿虛空無有衆生能障礙者於日光明亦無能障世尊我於彼時即生最勝歡喜踊躍此是諸佛神通之力我於彼時生清淨已見佛世尊如是觀時即見所有諸世界中無佛出處即住彼間而爲說法攝諸菩薩無著無作無有熱惱空無所有無言無說無有所住于彼時中多有俱胝那由他等百千衆生發菩提心離顛倒法信無言空於多億劫住菩提中我如是知亦不知晝亦不知夜不知半月一月年節我如是知於彼時中我聞般若波羅蜜法無染著處無言無說我於彼時聞如是法所有法相無有染著無有言說聞是法已不見自身無如無得亦無處所當於彼時有如來像出現我前於彼時間即自見身及見諸佛還復來入於世尊身不見世尊身不見世尊身有增減不見世尊住處有明聞佛告彼言汝善男子此是彼等諸佛如來大神通力彼難調者而白佛言唯然世尊我今於佛大神通力更無有疑我無疑故見於無量諸菩薩等身皆金色有三十二大人之相持諸音樂種種香華甚可悅樂禮拜世尊奉獻供養以彼香華散佛上已聞無所有所聞法已歡喜踊躍遍滿其身即自稱歎欣慶而去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此是諸佛神通之力無有衆生得邊際者我於彼時還入思惟諸佛神通思求此時見此聽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一切大衆而說偈言

無比知寂已　處所無染著　當脫一切苦　而得不動轉

世尊我於彼時復見彼諸聽法大衆以天人華及衆寶物而散佛上及諸菩薩而聽法已復更出生種種音樂雜色衣服供養世尊以諸衣服覆世尊上還坐本處而共聽法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無礙思惟信入隨順而行世尊我聞此說無礙法聲即入覺知而說偈言我覺寂靜時無有障礙處即脫一切苦而得不動樂世尊我於彼

時復於空中見如來身聞說是言汝善男子汝莫捨意汝應更信諸佛神通勤求信入汝善男子汝於長夜無智愚癡憧為欺誑受苦惱故世尊我於彼時聞是語已復生恐怖身毛皆竪一心思惟求佛神通我思惟時即見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樹林華菓皆悉開敷好色香潔甚可愛樂世間天人阿脩羅等以華散佛而供養已還沒不現復有諸菓香潔無比復見世尊左手執鉢以取諸菓滿於鉢中又見世尊於齋中出諸化菩薩從於鉢中而取菓已徧至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授與無量諸佛世尊彼世尊鉢皆悉盈滿我見彼佛世尊食時齋中復出諸化菩薩身皆金色眾相莊嚴從身出已我復見彼諸世界中有諸菩薩及諸眾生以彼諸菓奉獻供養既奉獻已見彼食時彼等食已皆悉得成如來形相至餘世界無佛之處於彼演說般若波羅蜜法要教化成熟無量眾生住於菩提諸佛法中勤修不斷為說法故彼等還沒如來鉢中菓還盈滿復見此菓從鉢出已供養一切世間眾生充潤自身皆至佛所頂禮佛足右繞三下合掌恭敬卻住一面從世尊所聞無所有解釋法相一心聽受更無所見更無有知世尊我亦如是聽入隨順如所說行我如是知我身與佛及此大眾空無可說如是念時有一佛像起語我言汝善男子此是諸佛大德神通我於彼時所得諸想我想不行亦無歡喜亦不怯弱我唯信入諸佛神通如是思惟願諸眾生未入者入未度者度我發是心願諸眾生於佛神通圓滿無缺我時亦復無眾生想然我於佛大德神通不可破壞為諸眾生及此大眾令成熟故作如是言嗚呼諸佛大德神通如是希有我今乃見然佛神通亦無增減彼時復見空中有佛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更求信入諸佛神通世尊我於彼時一心信入諸佛神通一心念時即見諸佛神通力故一切眾生即一眾生一眾生即一切眾生然彼一切我亦不見世尊我於彼時作如是念諸佛神通不可思議如我見佛大神通等我於彼時更求諸佛大德神通亦無厭足我求彼時更轉信入更復專念思惟觸證令增廣故世尊我於彼時見此三千大千世界四方所有毗富羅山佛及四眾天人脩羅諸世界等皆成大海清淨無濁更無餘相世尊我於彼時復作是念嗚呼諸佛神通如是世尊我念佛神通時即見世尊坐彼水中而水不著我復見有菴摩羅菓及菩提菓無所缺壞繞佛三下住在佛前佛為說法復說諸佛大神通等為說法時成菩薩形頂禮佛已即沒不現復見世尊在毗富羅山為眾說法如是略說乃至成火又成塋大火復成風大毗羅菓是則成地如大母指一切世間即一世間一世間即一切世

間彼諸世間復成無智彼則真體我於彼時於佛神通如是觸證思惟是已不生疑惑亦不恐怖心應不行爾時有一如來形像在我前住而謂我言汝善男子於幾時行六波羅蜜而能信此佛大神通廣思惟證世尊我於彼時白彼佛言如所言六波羅蜜者為是何謂彼告我言所謂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汝善男子如是名為六波羅蜜行已當得證入諸佛大神通中汝已成佛大神通已我時白言是故世間諸天及人阿脩羅等聽我今說現今世尊為我證明於諸法中得無礙智世尊現知如我今說我未曾行六波羅蜜為得證於佛大神通我今始聞六波羅蜜我本前際墮黑闇中不可得知今見世尊及無所有菩薩所聞世尊解釋我既聞已於諸法中無復黑闇於諸陰聚分別法中得無所著而說偈言　我得寂靜智無復有所著今已脫諸苦現得不動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所寂為何事布施多百爾所劫我無布施行已證無比寂布施中何作彼施不為寂寂靜無比智寂無有寂處為何事持戒多百爾所劫我今不持戒已證無比寂寂中無持戒戒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事脩忍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忍已證無比寂寂中何所忍忍亦不為寂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精進多百爾所劫我不行精進已證無比寂寂中用進為寂滅無精進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而修禪多百爾所劫我今不修禪已證無比寂於中用禪為寂中無禪定已知無比寂所寂無寂處為何修智慧多百爾所劫我未修智慧已知無比寂於中用智為寂中無智慧何用持戒忍精進及禪定智慧等諸度何用多所行我以無智故已知寂無比於中智何作寂中無用智願為我解釋所有諸法中一切智自在尊無不知者彼聞此義已兩足尊為釋如實真如等不散亦不合不取亦不捨汝今應當知於中及自他當更無有疑知佛神通已則離於我想亦復無言說自身捨無上覺佛神通已一切罪皆滅滅已無熱惱故名持戒者聞佛神通已彼言大神通如實無思應彼名忍辱者覺佛神通已彼心無怯弱更復生精進故名精進者覺佛神通已彼心不散亂攝一切諸相故名禪定者覺佛神通已彼不著三界超越諸障礙故名智度者是行一切處諸度調伏者覺知一切佛是名佛神通　爾時惡心難調害人者白佛言世尊一一諸佛法教難覺微少智者更深思惟而說偈言若有聞觸證云何覺神通彼當能滿足是等諸六度及助菩提法何謂佛神通有何實體相彼有何已住云何而得證　爾時世尊以偈報彼惡心難調害人者言若有自覺知

自己無衆生。一切法中智。彼是佛神通。衆生有著心。故於實法中。如是教衆生。當得佛神通。衆生有著心。當一心普覺。亦不當發心。此是佛神通。所有諸佛刹。即如一佛刹。彼此不相入。此是佛神通。如諸法不生。能發菩提心。諸衆生一生。故言佛神通。忍心爲神通。忍法體亦盡。入於一切法。亦無有所住。彼住佛神通。一切法無疑。無疑無生法。故彼得授記。成熟衆生。故當清淨佛刹。於多劫修行。當得佛智。故覺如諸佛空。一切最爲上。度佛法彼岸。成熟衆生。故佛隨及神通。丈義皆能證。於祕密教中。即得度彼岸。無邊不可取。亦無偏知者。如是佛神通。無復有邊際。若自此證已。即是勝布施。一切施中上。更不生惡處。能行一切施。彼當行施時。無有分別知。亦無有所住。覺知是故已。彼無物不捨。於一切生中。是故捨一切。若聞此法已。能捨於我想。取已無所著。是爲最上檀。聞已無熱惱。身心得寂靜。是爲最上戒。更無有勝者。於一空法中。無忍無諍競。是爲最勝忍。於中無上者。如諸法空已。無有怯弱心。是爲勝精進。於中無過者。於空常不亂。一切心發覺。此是快禪定。惟於中示現。若於空不怖。一切智無想。離睡眠無知。是智爲最上。是等諸度行。入於是教中。若知無言說。彼即度諸度。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惱。彼即知正法。無功用智定。不壞於諸法。亦無有過失。無知寂

靜故度於施彼岸。若不壞諸法。亦不過諸法。此是最勝戒。一切戒中生。若不破壞物。於非法亦然。如是無疑已。更不墮惡道。若忍無盡故。覺一切有爲此是最勝忍。斷一切鬪諍。常習近是忍。晝夜不休息。如是身觸證。當得可喜色。常修習空時。不生勞倦意。是即上精進。捨一切懈怠。如是彼精進。若能身觸已。即名上精進。一切無過者。不著於空法。及與禪寂滅。此是最勝空遠離諸覺觀。是中禪喜者。彼捨諸煩惱。如是身觸已。即無有輕躁。若於內外法無所有依著。此是寂勝智。無有智能散。當觀一切法。若無有智處。如是觸如已。不染著諸世。如是如實知。常能一切施。亦無一切施彼無有所取。諸法無所有。即是諸法體。彼無所觸已。名爲時富者。若思能清涼善修於平等。無有諸怯弱。斷疑偏普照。清涼住戒中。彼無有熱惱。若無有所證彼戒無所縛解脫。如虚空。更無有所見。如虚空清淨。故彼無惡作。無所見諸法。而求無上道。爲諸衆生故。所起煩惱處。不見彼彼身。不見彼身時。煩惱無縛處。解脫皆如夢。更無所復見。彼無亦不見。是故名如夢。如是諸言說。有無等差別。聲覺觀分別。如空不可取。持戒與破戒。善趣及惡趣。癡虚妄分別。是處無真實。猶如鏡中像。分別故見彼。於彼無所有。色體實如是。如是內計我。丈夫不可得。內既無所有。外亦不可得。此是如如教。是

故言爲空。若能如空者。彼當證寂滅。已從因緣生。彼色無實體。若緣彼無有。彼無無有因。無因故不生。本性空寂靜。無取亦無捨。無弃亦無似。若證是無二。一切根能忍。若得如是忍。彼當速成佛。我如是如已。得見然燈佛。於彼授我記。汝住當成佛。若有善男子。及以善女人。彼覺如是等。則亦當不難。若有善女人。欲轉於女身。應如是知身。即得具足願。好色甚端正。見者生歡喜。丈夫富伽羅。覺知如是教。正行正念者。聞持已能忍。名智慧丈夫。爲衆生決疑網。若有多衆生。疑惑無定意。欲求於智慧。彼能爲斷疑。若住不正道。令彼住正路。幽冥諸衆生。能爲彼照明。所有受生處。一切處得明。爲衆生愛樂。覺知此教故。壽命得長遠。諸根悉具足。常生勝族姓。眷屬皆隨順。隨何等生處。爲一切利益。并餘衆生等。悉令住菩提。若聞是等法。能速自證見。諸衆生應當。常恭敬承事。應常作福田。堪受一切施。常爲善丈夫。爲世間丈提。住於諸佛前。於一切勝施。無上世尊邊。彼等堪施主。降伏諸世間。當爲作福田。若聞如是法。能勤修速證。一切諸佛教。此修多羅說。如是覺菩提。如如無分別。爲此益法教。當行菩提行。阿僧祇劫數。聞是教法故。若於人天中。欲受諸果報。而能聞是法。應勤修速證。彼無能降伏。調御諸衆生。能於諸餘衆。彼恒有威德。彼智善得利。善得於壽命。得值佛出

世。能聞此教故。所有諸佛法。彼如不思議。彼爲作聲聞。復得僧功德。捨於一切法。復捨內自身。應聽修多羅。聞已應覺知。此法無不說。是處無所說。如是等諸法。此中如是說。不取亦不捨。亦無有得失。無處可持來。是法無住處。所有過去佛。彼如是說法。若有當來佛。彼當如是說。於十方世界。現在兩足尊。彼所說法教。亦如是無二。若有衆生故。能說是法者。當如我所說。如是當覺知。若不覺此法。而當得涅槃。終不能觸證。及當住菩提。此彼皆具足。此是諸佛見。所有如是法。及如是見處。衆生不求時。難得於出現若覺此諸法。真實體空寂。諸法無有實。諸法亦無有。若無有法想。一切有寂靜此彼如實知。諸法無得處。無所有所聞。無所有所說。時彼摩訶薩名曰無所有。以念於如來。復問人中上。所說如是法。不可見而說。誰能覺如是不可覺知者。是等多億天。及諸四部衆。合十指爪掌。寂意而聽聞。彼聞已欣慶。而無有所得。無智及得處。多衆住是意。若有未知者。彼等起欲樂。發勤精進意。當得聞已知。如是聞真義。真智無分別。如已無不如。真復如是說。聞諸佛妙法。所見大神通。皆發歡喜意。當得上菩提。多有俱致天。及百那由他。已覺自證知。如我之所說。今我此衆中。所有聞法者。倍有百千數。已觸證真法。皆已共和合。昔恒沙佛所。已聞覺是法。彼聞今觸證。彼此

當作佛如我今所在當如是說法無有於增減是殺害人者於往昔生處曾聞如是法昔所未曾有彼於今得聞無所有解釋已入佛神通令如於聞義已是等大衆即默於自身自見衆下類知佛神通故復更信深入不可思議等彼入已即得非法非非法此是佛神通諸世間無上覺無分別已無所無不得此害人利根如所聞聞已利根向我說諸佛之法體衆生心頑鈍爲癡網所覆雖復多時聞不知佛神通我昔曾見佛證作人中上覺是大神通於彼得授記過去八十四阿僧祇劫中我值然燈佛以知有爲法以有所得故爲得之所覆而著於我想爲諸煩惱惑不覺佛神通以有於執著流轉生死中數不得邊際自餘若不覺如是佛神通菩薩摩訶薩彼著亦多時是諸菩薩等欲速證菩提寂靜佛神通應速願覺入如是難調伏名爲害人者還得利智根故彼得不難　爾時衆中無煩天子即以諸天曼陀羅華而散佛上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如是利根智慧微妙乃能如是速疾決了說是語已爾時佛告無煩天言天子諦聽是惡心難調殺害人者於過去世曾五百生受毒蛇身見即害物受彼身已於日夜中多有衆生爲彼所害以飢惱故皆食彼盡猶不能足食已消滅皆成灰燼彼以求食不得眠睡身不安隱惡

心更增惑日夜半月一月或經年歲因惡心故而取命終即便墮於阿鼻地獄生彼處已受大苦惱百千俱致那由他歲若捨彼身還復生於此毒蛇中如是次第經五百世常當受於此毒蛇身若捨彼身還復生於阿鼻地獄以彼惡業如是起故於最後生彼毒蛇母受所縛故殺若千蟲與彼令食食已飽滿身得安樂便得睡眠晝夜不覺彼睡眠時其母即爲多殺諸蟲或至千數斷其命已置其左右周帀圍遶復置口邊皆成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諸蟲潤身飽滿還得安隱尋復睡眠經七日夜彼母復於七日夜中殺百千蟲置其口邊而爲大聚彼睡覺已食彼蟲聚而猶未盡即見其母更殺諸蟲持來聚集更爲一聚彼即生念奇哉我母能爲難事爲愛我故求爾許蟲與我令食然我於今不知厭足然不食盡不知邊際我今不應如是求食而令我母爲愛我故爲我求食我今於母能作何報彼於母所起慈愛心知有益處知有恩義即生愛心生饒益心彼資潤身復以於母生慈念心稍有柔潤於即睡眠身心安樂彼時遇有取薪草人皆共見之即以利斧斷其命根彼命終已有旃陀羅名曰氣噓生彼子家還有惡心彼時祖父氣噓死後氣噓之子復當刑殺復於後時彼氣噓子身復命終既命終已遂絕此業有合死者無人刑殺爾時大臣啟白王言大

王當知其主刑者名曰氣噓其命已終其彼有子身亦命終大王當知今無有人殺合死者爾時彼王告大臣言彼氣噓門頗有種族受彼世業資生以不臣白王言彼氣噓門現有孫子受其世業王勑臣言汝等可往將彼孫子而來見我大臣受勑將來見王王勑之言童子汝今既受氣噓世業資生云何而不習於刑殺合死之人彼答王言敬如王教我有親屬不聽我殺王今若遣伏從來命我暫還家須臾復來王言童子汝可知時宜應速來彼至家已所有妻子及諸眷屬皆斷命已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當知我之親屬皆已殺盡更無有人遮我殺者惟願大王勑我所作於是即付刀杖殺具彼仍不受王復勑言汝今何故不受刀杖彼報王言大王我今既名知刑殺害之人自有牙齒不假刀杖大王當知若無齒力彼須刀杖我有牙齒有合死者我用齒齧而斷彼命飲彼血已資潤我身增益氣力於是即取合死之人以齒齧項而斷其命即飲其血飲其血已倍增氣力嚴熾威勢倍更增惡善男子彼難調伏殺害人者於彼時間多殺衆生皆飲其血惡心嚴熾智猛利如是利智得聞菩薩名無所有請問世尊空義斷漏不起煩惱顛倒分別斷瞋恚慳貪嫉妬無恩義處悉能破除得無言說從佛所聞解說之時聞已更復增益利智復入諸佛大神

通事故得如是勝利功德爾時復有教示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有所問彼合掌時佛神力故水陸所生種種妙華有開敷者色香微妙滿其手中即生歡喜踊躍無量以歡喜意用彼諸華而散佛上再三散已而白佛言世尊今此難調殺害人者已曾發於菩提心耶時佛告言汝善男子宜應還問此難調伏殺害人者是善男子當爲汝說爾時教示菩薩還復合掌而問之言汝善男子已曾發於菩提心耶彼即答言善男子如我今即是發菩提心清淨無濁如我聞佛大神通已即斷諸惡而復得聞此無所有菩薩所問世尊解釋聞已信受念持觀察無有疑網於世尊說一切諸法空無有我無生無滅無有境界無境界處無虛空處汝善男子於如此處欲起何心而有所聞教示菩薩復問彼言汝善男子汝於衆生豈所成熟於菩提耶彼即答言善男子我於無量不思議等不可瞋恚諸衆生者成熟安置菩提種子於無邊劫當更成熟所有衆生善男子譬如虛空多所容受佛法亦爾容受無量若有信受猶能成熟亦可成熟一切衆生不著邪徑當作惡業善男子我已爲一切衆生利益安樂而爲舉緣今向汝說無有虛妄佛自證知若佛世尊不授記者我於菩提我即自記所以者何我已信入菩薩種子已住信

忍無疑無惑於此諸佛大神通中。此是一切諸菩薩等無有所着發菩提心。而已根基增長已。次第能證菩提之果。及一切智。一切佛法當覺當知。次第成就無量衆生。於菩提道亦當成就住於菩薩不動法中。善男子。如是如是。無異無別。能如是者。願主諸相然諸衆生。有猒離想。得無疑惑。願當入佛大神通處。自見於我少分。所以者何。其佛神通有無量故。善男子。諸佛世尊於大神通能決了。見諸菩薩等。若未得忍。唯以信行。若諸菩薩有得忍者。於佛神通少分已入。爾時以佛神通力故。於此大地六種震動。安樂潤澤。無一衆生有驚怖者。一切音樂不鼓自鳴。上虛空雨優波羅華。鉢頭摩華。拘勿頭華。分陀利華。於虛空中自然而有種種天衣懸垂而現。晄衆天人所有諸香。彼一切衆所有三千大千世界。彼菩薩等不知邊際。彼等皆悉掬於此華。以散佛上。如是再三。及散此衆。於時復有十六俱致百千那由他等蓮華。猶如車輪。從地踊出。彼華臺中。有菩薩坐。皆悉具足三十二相。彼諸菩薩各從華下。還以此華而散佛上。供養已。合掌禮敬。向佛而住。爾時教示菩薩承佛威神。而問彼等諸菩薩言。善男子等。汝從何來。彼菩薩言。我從十方阿僧祇等諸世界中。來作禮敬阿僧祇佛。聽聞法已。而來至此。教示菩薩復問之言。善男子等。汝聞何法。彼答之言。我

等亦聞有菩薩名無所有。聞佛為解釋。亦如此聞釋迦如來所解說法。亦復如是。無有增減。彼菩薩亦名無所有。聞於彼佛。彼佛世尊。亦如是說。不起煩惱。令斷疑惑。令作光明。令近諸佛。及一切智。無等等法。爾時大衆生希有心。皆作是念。彼諸人等。善得人身。善得壽命。值佛出世。隨順諸佛。聞無所有菩薩。所問如是等法。信入奉行。無相無得。不起煩惱。世尊我今善得大利。善得人身。善得壽命。我等今者聞無所有菩薩。所問佛解釋時聞於耳根。如聞信解無有疑惑。有所觸證。我今得如一切智已。亦當如是為諸衆生而作利益。得善普覆。我等今者。假使能以一切珍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以如是等。猶不能報。是無所有菩薩之德。而不現身。能問如來寂靜之法。能斷無量衆生疑惑。顛倒之意。我等於今。當以何事。而供養此不現身者。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等若聞如是等法。能信解者。即為已作上妙供養一切諸佛。及諸菩薩。我今所問佛為解釋。汝等若得無疑惑處。無熱惱處。成菩提時。為諸衆生作利益故。衆生執著命解脫故。亦為化彼惡心怨讐害人者。故惟若千事。以是故問。勸請如來。我今已願諸佛法教已。照一切無明黑闇。爾時惡心難調怨讐殺害人者。見於如是大神通已。如彼所知。不取上下心。得調順。無有喜怒。說此

語時難調怨讐即於彼處踊身虛空。而作是言。諸善男子。一切諸法猶如幻化。無有真實分別。所作諸法實體如如不動。無有顛倒。是故汝等所有諸想。住持建立如是等想。無有實想。是顛倒想。非有實想。是故汝今已得生於無疑惑處。亦當得於無礙辯才。汝等已脫諸疑惑。故求菩提時不以於他。當能自體一切開悟。時世尊言。汝善男子。善哉善哉。如汝所說。爾時難調惡心怨讐。而白佛言。世尊。我今即是授記。以蒙世尊稱歎善哉。雖然世尊。但與我記。為此大衆。令得踊躍。心意歡喜。更發勝心。不怯弱故。世尊。我今不見彼法歡喜踊躍。世尊。一切諸法無有思念。無有真實分別所起。以分別故。而有莊嚴。猶如幻化。如夢所見。如旋火輪。我於彼等。如實覺知。如佛世尊。為無所有菩薩解釋。我亦隨順無隨順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二十有

有

（無所有菩薩經二）

爾時世尊即便微笑有金色光從佛口出上至梵世徧照三千大千世界繞佛三帀還從頂入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不染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以何因緣令現微笑諸佛如來若微笑者非無因緣惟願解說令衆歡喜爾時佛告不染菩薩善男子是難調怨讐殺害人者於未來世過八十九百十阿僧祇劫已後當得作佛號曰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出於世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而此難調惡心怨讐前害人者於此命終已後當生兜率天上彌勒菩薩所隨彼住壽彌勒菩薩當下生時彼於爾時作大長者財福無量一切果報悉皆闕現即於二十晝夜供養彌勒世尊及聲聞衆彼見彌勒世尊佛刹莊嚴之事即生願求為欲成就莊嚴佛刹故與諸眷屬請彼彌勒如來世尊及聲聞衆前後圍繞以諸供養一切樂具三月奉獻恭敬尊重承事供養即以素衣長八十肘用畫彌勒如來形像及彼佛刹莊嚴之相現圖畫已奉彼彌勒如來世尊即發願言藉此功德願我當得如是佛刹莊嚴之事亦如今者彌勒世尊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所有具足莊嚴之相願我佛刹諸聲聞衆智慧具足願我佛刹諸菩薩等無量智慧皆悉具足作是願已以金銀華散於彌勒如來世尊復作是言我等當作如是精進亦當成就如是佛刹莊嚴之事如昔釋迦牟尼世尊釋種勝王為我示現光明願照而於彼時成熟無量多數衆生於菩提中亦如彌勒如來世尊多菩薩衆彼利上功德如來於初會時菩薩無量於授記中皆悉得忍於第二會諸菩薩衆復倍無量於第三會復倍無量如是方便彼利上功德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當有如是諸菩薩衆而彼利上功德如來示教利喜諸菩薩衆令行誓願得初心已皆令成就於一切智乃至菩提善男子此難調怨讐先害人者值彌勒佛出世已後一切生處壽命無量唯除一生補處時中壽二十歲而於彼處於一日中自身具受一切惡業無量苦惱從是已後乃至菩提當更修習覺菩提已壽命無量佛滅度後正法住世於無量時無有惡世如我今日諂惡衆生有惡口者無智慧者難入道者魔所持者我今於中說法教化此等衆生難解難入此善男子無有如是諸患難事善男子彼佛刹中無有諸魔及事魔者所有利根通敏衆生皆集於彼是故彼佛刹上功德如來說法少用功力而得開解爾時衆中有菩薩名無障淨月即從座起整理衣服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欲自決疑及為此衆令斷疑故即以偈頌問世尊曰　我聞世間燈智聚無礙者為欲自斷疑及於此衆故何緣此衆見然令利根者於先殺害人復得記菩提大龍願為說彼往昔所業既為億數劫常作惡趣地多劫數積聚為癡盲覆故於多百億劫常受多種苦流轉生死中地獄火熾然大呼阿吡支觀彼業如是復倍生死中受惡毒蛇身見即能殺害多百億生死受多種苦已多百億數劫得生人道中復作殺害人今得見世尊即生於利根速斷諸煩惱發意向菩提衆佛為授記於阿僧祇劫當成世間燈名利上功德彼往昔之事人上為解說如是作業事苦惡之果報以是億數劫已受多種苦若所有善業教師亦為說昔所行諸行惡業與不善世燈悉照知惟願為我說斷疑大丈夫為我及衆生及與未來等能聞此教者若有懷疑惑於此法有疑教師今為斷現在兩足尊攝受衆生故於是善男子如此往昔行大名稱願說　爾時佛告無障淨月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欲為一切大衆斷除疑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汝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彼善男子如彼往昔所作諸業如此多數經於百千那由他劫受諸苦惱汝等聞已當信如來勿生恐怖一向奉持如教而說爾時無障淨月菩薩而白佛言惟願世尊為我解說佛言善男子我念往昔然燈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滅度之後過九十億那由他劫有佛出世名曰法意喜王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乃至佛世尊彼佛壽命六十八千歲初會聲聞衆有六十二俱致百千菩薩摩訶薩其數復倍彼佛世界名曰梵主劫名淨意彼法意喜王如來生於彼劫何故彼劫名清淨意彼劫常有如來出世及諸菩薩是故彼劫名清淨意善男子於彼法意喜王如來住世劫中此難調怨讐善男子爾時為王名曰降怨請彼如來及比丘僧諸菩薩衆以一切樂具三月供養於彼如來從其聞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植善根復得值遇十千諸佛於一切處常修梵行常得多聞發勤精進得四禪定由此善根復值如來名金剛燄光於彼佛所出家修道行於梵行發勤精進行頭陀法常在蘭若空閑之處誦修多羅滿十千部皆是大乘亦得四禪及五神通四無色定善男子彼金剛燄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有十俱胝諸比丘衆皆阿羅漢復有八十四俱致那由他百千諸菩薩衆常隨世尊皆得等忍及陀羅尼轉不退輪善解深法已入無邊陀羅尼門已能巧入

無邊法界海印三昧。遊戲神通。心得決定。顯現諸佛住持身體。於諸衆生。常行慈悲。善男子。爾時彼佛菩薩衆中有一菩薩。比丘上首法師名利益上。善說法義。示教利喜。令諸菩薩得不思議具足功德。爲彼世尊而作侍者。恒隨遊止。猶如今日阿難比丘。皆能受持諸修多羅。善男子。如是彼利益上菩薩。於自在王如來。所說那由他百千修多羅悉能受持。能爲彼諸那由他等百千菩薩。解說其義。善男子。爾時自在王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於二萬歲。爲諸菩薩諸聲聞衆。及諸衆生。說法教化。滿二萬歲。然後乃於一切菩薩及比丘衆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大衆之中告彼利益上菩薩言。善男子。汝當受持。此不思議那由他等百千俱致所修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於後末世。爲諸天人。增長善根。護持此法。光顯如來。菩提教法。令久住故。受持解說。善男子是夜過半諸佛如來當般涅槃。爾時彼利益上菩薩聞佛涅槃。悲泣雨淚。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邊。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願兩足尊住一劫。利益世間天人等。我今勸請世間眼。願說妙法以教示。深智無惱之導師。勝行住於諸功德。普眼調伏天人者。大神通尊願久住。若聞導師入涅槃。諸天人等心憂惱。導師願慈彼等故。惟願住世見教示。我及百千諸衆生。衆苦逼切生憂惱。皆由導師唱滅度。世親令欲入涅槃。能調於人調御者。惟願普眼尊久住。利益世間天人故。我今勸請佛世尊。爾時世尊爲欲利益。諸天世人。以偈報彼利益上菩薩言。　我已爲世作利益。說如是等諸法教。我已充滿諸菩薩。令住諸佛無漏中。即於此夜後分時。我當入於般涅槃。我今付汝此法教世尊滅後令久住。彼衆聞作是語已。彼諸菩薩皆合掌。咸共瞻仰彼如來悲泣雨淚作是言。惟願兩足尊慰喻。我及百千衆生等。尊滅度後誰作佛世尊於諸世間上。哀愍輭語而告言。慰喻世間天人等。我滅比丘莫悵怖我後復當佛出世。有菩薩名功德分。修行得至無漏智。於未來世當作佛名曰智燄兩足尊。我今勸請汝當知。爲欲攝持此法故。如此法教廣開顯爲於世間天人等。聞於世尊如是說。即時安慰復發言。大神通力此甚難無攝受法攝受故。我爲導師尊重故。我今攝受於正法。我當廣宣此法教我當捨身及壽命。不護已身壽命等。乃可守護如來法。若不當受已身者彼即能護教師法。　善男子。爾時彼佛慰喻彼諸一切大衆。令歡喜已。說法教誨與威力已。於夜後分入於涅槃。善男子。彼時世尊入涅槃後。彼菩薩說滿足八十千數法門。如是隨順成就衆生。多那由他百千衆生當得成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况復住於聲聞乘者。辟支佛乘者。况復

流轉於生死中。種善根者。善男子。彼佛如來般涅槃後。正法滅已。於像法中。多有比丘說有可得。說有可滅。彼等於是諸修多羅。不樂受持。復生誹謗。善男子。於彼時中。此閻浮提有一人王。名勇健力。果報廣大。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至彼王所。爲說佛法。說於如來祕密之教。彼王聞已。即於上利益比丘生敬重心。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比丘。而彼比丘欲教化彼諸衆生故。於一切處受諸供養。不生厭悔。不生倦心。彼王供養彼比丘。已滿足三月。及於八萬四千婇女。各自莊嚴持諸香華。及諸音樂。衆寶瓔珞塗香衣服。如是等事供養比丘。及彼比丘。所有門徒八千五百。常相隨順。一切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於彼之時。難調惡響殺害人者。而爲比丘。名曰寂定威儀。善說法要。多聞總持。滿足十千修多羅等誦持通利。能廣分別諸修多羅。常說少欲知足法義。而彼比丘。已得四禪。復得五通。四無色定。而彼寂定威儀比丘多有徒衆。其數五百共相隨逐。亦有如是威儀勝行。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見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不喜不悅。生於惡心。發瞋恚意。現於惡色。在衆人前說如是言。如此比丘。何處有於菩提之行。何處有於諸佛之法。如是雜行於世間行威儀尚無。况復當有證於勝智。而彼衆人。一向惟信利益上菩薩比丘。無能壞者。爾時寂定威儀比丘。復增瞋恨。轉更增上。從彼地方背而而去。我不復喜見是惡事若此比丘。行於邪見。令諸人衆皆行顛倒。至蘭若處。欲入三昧。以有瞋恨。彼彼三昧不能順入。况復能定。彼有如是強力行故。所有禪定三摩拔提及五神通一切皆失。彼以如是恚慈心故。得大重病。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作如是念。希有乃至如此比丘生大不善瞋恚濁意。我於今者應生憐愍。爲作利益。聞深法故。爾時利益上菩薩比丘及五千菩薩。諸眷屬衆。飛騰虛空。於彼住已。而說偈言。　居家自性說菩提。欲無分別無破壞。若覺此行演說者。彼覺菩提無上安。瞋行自性如菩提。世師智者已爲說。若覺如是法行者。彼覺菩提二足上。愚癡示現菩提等。菩提愚癡無異性。此示現癡以一行。當覺菩提無上道。若有已說諸見行。及彼菩提勝上覺。於此二行中說者。見行不得於菩提。諸佛之法甚深妙。不以有得能如見。離於分別有所依。善巧智者覺菩提。若能捨離諸分別。及以持戒我慢見。依恃多聞而自矜。捨是等已覺菩提。畢處居家樂貪欲。若聞此法不驚疑。信解導師所說法。能於一行廣演說。不用此教中出家。有所得見在閙處。於我想中常繫著。起念我當證菩提。所有動念所演說。彼等皆是魔羅網。若如諸法如虛空。彼則無有於動念。諸如來有如是法。諸

普眼等說一行煩惱菩提二無二。不得煩惱及菩提若不分別欲及瞋亦不分別於癡等。捨離彼此於三者彼覺菩提諸導師若不住於有所得亦不有念及不動。不起我想無依處。彼覺菩提無上安。若捨分別於分別。諂曲幻偽與嫉妬。樂行頭陀戒福德。彼覺菩提無量眼若聞此法無所捨。於廣說時亦不疑彼當速成兩足尊。世間無上智自在。甚深諸法最妙勝。不可思量寂無說。若不聞發我見者難覺於多俱致劫　善男子。爾時彼利益上菩薩比丘。說此偈時於上空中。六十六那由他。諸天得無生法忍。復有六十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寂定威儀比丘。聞是偈已。無喜樂意。心生熱惱。徧身皆腫。於是人所反生惡心思惟於此一惡心故。餘皆瞋恨。於彼時間。大地開裂。彼現身墮阿鼻地獄。住於彼中。億那由他百千歲數。受大極苦。於彼命終。即受生於見毒蛇中。如是次第經於多億那由他等。百千生中。二惡處行。大阿鼻獄。大叫喚獄。還復生彼見毒蛇中。以彼如是不善根故。滿足經於六十二億那由他等百千劫數。以彼住昔於上利益菩薩生一惡心。以眼觀視。以彼善根。從彼處終得受人身。由彼惡心有熏習故。又復以彼見毒蛇母而於彼所起惡心故。復聞如是深妙法故。今得如是利智神通。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寂定威儀比丘豈異人乎。今此難調怨讐是也。此於往昔有是業障。善男子。於意云何彼時利益上菩薩比丘者。莫作異見。我身是也。諸善男子。彼時有王勇健力者。今無所有菩薩是也。諸善男子。此由往昔。於菩薩邊。生如是等瞋恨心故。受如是等。難如可畏業障惱患。諸善男子。以如是故。若有菩薩。當欲淨於諸業障者。於諸菩薩。恭敬尊重。如教師想。諸善男子。若當欲得不害自身。住菩提者。應如是學。說此往昔出法品時。有九十二那由他等百千衆生。得無生忍。三十六億那由他等諸菩薩。得淨業障。爾時難調怨讐先害人者。聞佛授記。歡喜踊躍。飛住虛空。高七多羅樹。而說偈言。　若欲住淨土。應如導師說。應信於諸佛。最上大神通。覺佛神通已。知無分別處。於世間無有。而難可得者。若聞無所有。所聞經法者。能信能觸證。則供養諸佛。若學此經已。能除諸有想。得捨已作惡。當見諸導師。若學於此經。是則見諸佛。親侍諸如來。如此經廣說。此則是施度。淨戒所依住。忍辱及精進。智慧等本處。若無有所得。是處不說著。如世尊所說。覺如是調伏。若聞於此經。含諸義示現。種種諸供養。力盡無能報。不可數多劫。聞而無所見。若聞此經者。得到諸佛地。彼悟於愚癡。以破無明闇。以得一切空。由聞此經故。多種煩惱盡。少有未盡者。猶如於大海。取於一滴水。成熟衆生故。煩惱滴不

盡。悲愍衆生故。不盡彼煩惱。不清淨佛刹。不滿於一切。彼成熟衆生。彼彼處不滅。亦可彼滿時。如授記菩提。是故諸水滿。於瓶中不盡。若一切聞現。彼當有佛刹。彼即當滿足。無有餘熏習。如是如是處。聞有如是經。能善解說者。諸功德具足。　爾時彼難調怨讐說此偈已。從空而下。住於佛前。頂禮佛足。合掌而住。爾時世尊。而歎彼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快說此偈。今於義理。無有虛妄。無有別異。如是如來神通威力。一切菩薩。於中當學。如是學已。得衆生空。爾時難調怨讐善男子。如是思念。今者世尊。稱我善哉。我今稱慶。當以何事。供養世尊。彼即聞於空中聲曰。汝可以身供養世尊。即聞空言云。何供養。復聞空聲。汝善男子。汝今宜可飛騰虛空。令此大衆。皆悉如見住於虛空說如是偈。　所有諸慳養。皆由住自身。我已捨一切。今供養導師　爾時彼善男子。聞此偈已。生歡喜心。以佛神力。飛騰虛空。一多羅樹。而說此偈。即自捨身供養如來。於虛空中。自捨身已。有十數華柔輭香潔。未曾見聞。光明香氣。滿一由旬。猶如日光。或經一時。或經半時。彼諸華等。繞佛三帀。而供養已。佛神力故。於虛空中。而成華蓋。而於彼中。說如是偈。我已捨自身。供養諸教師。我不知自身。亦不知世尊。　彼於彼時。於一切處。不知身心。不知如來。不知衆生。不知住處。彼於彼時。涅槃平等。亦無是念。我已得證。於彼時中。有一化佛。自然現身。而作是言。汝善男子。汝已成就佛刹種子。一切聞現。於彼佛前。合掌而住。心生歡喜。踊躍無量。禮敬彼佛。而作是言。我今禮佛。大神通已。令各種相。生善根已。還住涅槃平等法中。離罪福德。如是不住。近於善根。諸佛法中。彼能親近。無所乏短。勸請令住。於菩提中。復說偈言。　衆生覺如是。當脫於大苦。生死大險道。所有苦衆生。彼亦不成就。所有言苦者。彼亦受彼苦。不覺此教故。說此偈已。默然而住。　爾時無名菩薩。告彼善男子言。善男子。汝今已能行一切施。若持自身供養於佛。善男子。汝更不得言我自在。汝以此身已用施佛。善男子。譬如有人。施他財已。復不得言。還是我物。彼於彼財。不得自在。如是善男子。汝今以身已施於佛。汝今既作。如是之言。我當來世。當得作佛。得忍授記。善男子。汝於今者。更欲何作。彼聞此已。即生疑念。我今云何。我今云何。如是思念。彼時即復聞無所有菩薩聲言。善男子。汝今莫作。善男子。汝應還念諸佛神通。如汝信解。應如是報。彼向無名菩薩所聞。聞此言聲。即生辯才明見前來。無有身心。無言無說。無施無戒。無忍無進。無智無禪。無斷無常。無聲聞。無菩薩。無發菩提心。無如來。無如來法。無涅槃。無涅槃聲。無有信者。無有所住。無有所取。無有所言。無有縛者。無有所聞。無

所聞者。無有所有。無所有者。無所希攬。無所承望。一切勝相。皆悉具足。教化衆生。開現具足。成就佛刹。與涅槃等。平等無二。無有名說。如無可說。亦不欲生。如無言中。如如是住。如是如如亦無所行。彼於諸佛。大神通中。無復疑惑。　爾時無名菩薩讚彼善男子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今善住佛大神通。汝今如是辯才成就。辯說如是。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亦不住佛神通中。其佛神通。無能作者。一切諸法。真體無名。不可得故。彼無可入。無可出處。無可知處。如是信已。無有住處。其佛神通。無住處故。彼無有人能說名字。但無名中。我今聞法。其生疲倦。其有智者。難可承事。彼即答言。善男子。汝今但問。我所知者。當為解釋。彼難調言。摩訶薩埵。汝今何故名為無名。彼即答言。我於是處。不得言說。亦如汝所名字示現。彼即答言。善哉善哉。汝善男子。汝今以度佛大神通。離於名字。彼無名言。善男子。於平等中。無法可離。無有可斷。無可建立。無去無來。無平等相。善男子。若一切法彼平等者。無有別離。其平等處。亦無處所。云何斷離。若平等法。而別有者。乃可斷離。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不自在。而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是無所有菩薩。名為無所有。佛告彼言。善男子。汝應還問是無所有菩薩。因緣彼當報汝。爾時不自在菩薩摩訶薩。問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云何名無所有。彼即答言。善男子。我今不見自身。能為一切衆生作利安故能問如來。如是等處。彼不自在菩薩問言。彼所問處。與身合耶。為不合耶。無所有言。我所問處。不與身合。彼復問言。善男子。汝今云何不與身合成就所問。無所有言。善男子。我以三處發問如來。何等為三。謂身口意。此等三處。我問如來。善男子。是身口意。無和合義。彼復問言。善男子。汝見何意。而不現身。彼即答言。我今示汝。當信我言。我為安樂諸衆生故。而不現身。彼菩薩言。我以肉眼。故不能見。無所有言。以天眼看。彼言天眼。亦復不見。無所有言。以法眼看。彼菩薩言。善男子。所有法行。彼亦不離於一切眼。於彼處中。無法可見。無所有言。汝云何聞。彼復答言。彼處無有和合可聞善男子。我見如如。無所有言。善男子。於如如中。無有三眼。不自在言。汝云何見。時無所有默然而住。不自在言。善男子。於無能見一切法中。何故默住其於虛空。豈無容受。虛空悉能容受諸法。無所染著。所入無礙。於一切法無有假借。彼處不著。應有解說。善男子。汝以何緣。默無有說。彼即答言。我今於彼。所有語言。能解釋處。皆不可得。我以是故。默而不答。然善男子。汝聽我說。以何因緣。名不自在。善男子。我念億劫已曾知為諸衆生等。雖無益語。為諸衆生。所作利益。柔軟生樂。皆悉美妙。歡喜踊躍。無有麁澀。依

時利益。不生瞋恨。說如是言。無有衆生。怨恨於我。善男子。以是因緣。我得無長。善男子。一切衆生。無有所長。所以者何。諸有語言。無有自在。善男子。汝今觀是諸語言法。無有自在。我今所說此語言中。有成就者。彼於三界所不容受。所有一切衆生言說。若合若散。有益無益。若離不離。若念若起。若為衆生。令淨煩惱。令捨煩惱。我見彼等。皆悉平等。若智若愚。皆得一名。彼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往昔曾供諸佛。得是合實語言解釋。善男子。汝見何利。而不現身。彼即答言。汝今應當問於世尊。爾時無長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是無所有菩薩。見何等利。而不現身。佛告彼言。善男子。唯除我身。於此三界。無有衆生。如是身相。與其等者。唯除神通。所化勝身。成就如是業果報。故勿令一切諸婦人見。必於此處。染著亂意。不能聽法。不作諸事。棄捨本夫。飲食無歡。樂受迷著。多受苦惱。是無所有見如是等諸過患故。而不現身。爾時無長菩薩。及彼大衆。皆生疑惑。咸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身相何如。而今世尊作如是說。爾時衆中。有諸女人。一名解脫。二名寶環。三名解華。四名寶華。五名普香。六名香自在。七名金華。八名作覺。九名不染。十名善住意。十一名作光明。十二名甜味。十三名阿那羅衆耶。十四名住持。十五名無垢。十六名海。十七名功德上。十八名無過失。十九名調順。二十名諸天供養。二十一名瓌上。二十二名普照明。二十三名不背。二十四名善住持精進。二十五名善住。二十六名安樂。二十七名王。二十八名悲。如是等類。二十八女與姊妹俱。從座而起。脫身瓔珞。供養世尊。右膝著地。皆共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說無所有菩薩功德。如是願於我等承佛威神。得見其身。成就如是實業果報。莫以別身而示我等。我今欲見菩薩實身。爾時佛告善女人等。汝今欲見無所有菩薩。成就色身。今欲見耶。彼等答言。唯然世尊。我等有疑。願為開解。佛言諸女。汝等今者見彼身已。有何利益。汝今勿有還家之意。當捨眷屬。若見彼身。安住具足一切功德彼諸女言。我等今者一切能捨。決定當見彼菩薩身。爾時世尊告彼菩薩無所有言。汝無所有。此等諸女欲見汝身。彼言世尊已言許可彼姊妹等。示現我身。佛言善男子。我已許之。多人意喜。欲見汝身。當有利益。得勝身心。得妙身心。得淨身心。若見汝身。即當決定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轉女身。成丈夫身。汝今已有。如是淨願。於多諸佛。以百千身。種諸善根。住是願中。於三界中。願我當得最勝佛身。所有衆生。見我身者。彼等決定住於菩提。所有女人。悉轉女身。若於我所種善根已。思惟如是甚深法已。得忍本性。願當入於真如法中。願當具足諸菩薩法。開現親近於諸佛法。彼

無所有菩薩聞佛此說作如是言如是世尊如世尊教即於手中一一指端皆放光明一一光明至王舍城於彼人家皆悉出現彼諸光明有諸衆生見於彼等從地湧出化成諸華縱廣一尺昔所未見色香具足爾時王舍城中頻婆娑羅王而有一女欲出遊時頻婆娑羅王勅諸侍女其數一千汝等已爲我女眷屬共相圍繞於彼之處王所飲食汝等常食汝等常飲彼王舍城多有婦女其數一千聞此語已種種瓔珞莊嚴自身彼諸婦女見是希有可喜諸華身心喜悅不能自勝欲取彼華遂不能取不能遠離伸手欲取去華一尺而不能及見彼諸華皆悉向於毗福羅山去而不住爾時衆人及千婦女及與頻婆娑羅王女從王舍城次第而出彼諸華等在衆人前微行而進衆亦不知行與不行彼諸人衆作如是念此華近手而不能取時彼諸華一切皆上毗福羅山彼諸男女亦上彼山既上山已見於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無量百千大衆圍繞而爲說法爾時二十八女姊妹合掌佛前勸請世尊時頻婆娑羅女及見彼等一切諸女亦見彼等諸女姊妹勸請世尊作如是言此諸婦女何故合掌在世尊前何所求請欲求何願即聞空聲而語之曰此等欲見無所有菩薩身唯除佛身於三界中無能勝者彼等同聲咸作是言我等願見彼菩薩身說是語已彼諸華等即便在彼衆人手中即以此華散如來上作如是言惟願世尊示於我等無所有菩薩身爾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可示現圓滿自身令多衆生見汝身已種菩提因亦當如汝於多百千諸如來所當種善根爾時無所有菩薩即現其身爾時大地皆悉震動安隱潤澤無有衆生恐怖毛豎一切音樂不鼓自鳴於虛空中雨衆天華於一切處天香人香皆自然燒爾時無所有菩薩示現如是具足色身彼現身時諸女人衆皆生受樂一一婦人皆作是念是無所有菩薩唯與於我共相娛樂各現於前亦復不知彼神通化各稱其願於毗福羅山叢林樹下我於此處歡喜受樂我等未曾得聞如是諸妙音聲諸色香等我等今者荷世尊恩彼諸女等各一樹下七寶輦轝一切果報皆悉具足歡喜受樂一切所須悉皆具足不復更念歸還之想彼等如是受歡喜樂七日七夜爾時世尊爲諸衆生更說法要若有不見彼菩薩身皆由善根未得成熟雖望欲見終不可得莫知何事彼等見者過七日已見彼菩薩身漸毀壞無有精光受用果報皆沒不現唯見一樹彼等菩薩漸漸不現亦無住處彼即聞於空中聲言諸善男子此是諸行真實體性汝等不應起常有想汝等可捨女人身想應當願求丈夫之身無等等身諸佛之身汝等可發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受丈夫身彼諸女人聞是聲已於剎那時心住寂靜見如來像具三十二大人之相彼等見已皆作是言願我當得如是妙身無有染著無染著處如此佛身寂靜無惱彼諸女人說是語時彼諸女人悉轉女身得丈夫身唯除往昔發願供養是無所有菩薩等者乃至道場然後我當轉於女身以如是故不轉女身所有轉身得男身者端正可喜世間天人皆悉愛敬爾時佛像忽然不現唯見世尊釋迦牟尼爾時諸女得男身者而白佛言希有世尊甚奇甚特乃有如是幻化戲者昔未曾聞諸凡夫等心意迷惑未曾安定如鑒油輪彼不能住近善知識世尊若有親近於善知識供養承事以善知識威神力故我於今者轉離女身得五神通世尊我今憶念往昔多千佛所與善知識同種善根自捨身命爲令我等生諸善根復示彼等諸佛世尊爲說在家諸過患事方便讚歎出家功德諸勝妙事我等已經爾許多時近善知識從爾已來未曾復生諸惡趣中我於過去未逢教師教示我故恒常流轉人天馳逐受諸苦惱世尊我今假使能以恒河沙等諸世界中用滿七寶或已自身具足滿已施善知識雖作是事猶不能報善知識恩所以者何由是神力而令我等當於世間而得作佛開現成就我等佛剎皆因此等善知識教教示我等請諸佛所種諸善根猶行種種疾利方便教我等入深法行中或出愛語或示訶責或言清涼或說熱惱或有逼迫如是教示一切樂具一切利養皆悉捨已彼等衆生難得值遇彼等衆生未有所擇若不得是善知識者唯除如來我等無有別善知識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者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諸女人轉男身者善男子等我今非但獨爲汝等作善知識我亦爲於一切衆生作善知識善男子等若有衆生能知無所有菩薩爲衆生作利益成就彼等衆生更不承事諸餘師友彼等衆生即忘飲食不生疲退無有受欲而於我所晝夜親近所以者何我今教於一切衆生和合善根令住一切世間出世具足事中令入無量波羅蜜中令入一切諸功德中令住無濁無障淨處無顛倒處不現一切諸有相中住無行處樂修一切身心熏習具足法中我已曾令無量衆生住如是法善巧智中我令實語無有異言佛自證知諸天世人而作證明佛言善男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爾時大衆佛神力故即見東方南西北方有千諸佛爾時世尊告諸大衆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見此諸佛以不彼言世尊我等皆見佛復告言此等已令此善男子成就如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等更復歡喜踊躍作如是言世尊我等今出現轉女身已得男身世尊是故我今

深信此事。解知此事。念持此事。無有疑惑。世尊。我今已得入於佛大神通。漸次少分。皆由於是無所有菩薩神通力故。願我當得諸佛神通。皆悉開現。願當共此於諸佛所。種諸善根。當得一切功德具足。爾時彼諸菩薩摩訶薩。心作是念。所有身者五陰聚合。不可得以名字所說而有。可聞我等。云何而能共彼種於善根。爾時世尊。知彼菩薩心之所念。告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今應為此諸菩薩摩訶薩等。說五陰聚和合身事。汝今應為此等菩薩。顯示五陰和合之身。此等聞已。當壞我見。更復當近於佛菩提。爾時眾中。有一菩薩名曰覺語。而白佛言。世尊。今者見何事故。如來阿羅訶。三藐三佛陀。自不解釋。而當勸彼無所有菩薩。解釋。佛言。善男子。此眾如是於無所有。長夜隨順流注。歸向是故。我今勸此菩薩摩訶薩說。爾時無所有菩薩。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說。如我所見。如佛色空。我色亦爾。如佛色。一切眾生色亦爾。如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色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色。彼一切界和合聚色亦爾。所有空色及我色。如來色。一切眾生色。一切樹林藥草等色。一切界和合聚色。無有二相。無知無動。無主無著。無有等等。無行無說。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不法界。所攝非空。非非空。眾生愚癡。不知不覺。妄生貪著慳恪妬嫉。不能拔出。虛妄毒箭於慳妬中。忘

失恩義。無明網覆。遠善知識。多有疑惑。於如此法。不能聽受。當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智慧善巧。猶如虛空。無所著者。於諸世間所有法中。不得法想。況復餘想彼等。能入於此法行。諸少智者。於無色中。或作是想。希望欲入此法行中。於無色中。妄起行想。略說乃至受想行識中。如是作如色。所作如虛空識。我識亦尒。如彼識如來識亦爾。如如來識。彼識一切眾生識亦爾。如一切眾生識。彼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亦爾。如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亦爾。其虛空識。及以我識。如來識。一切眾生識。一切樹林藥草識。一切界和合識。無二相。不可知。不可分別。不生無等等無行。不可作名字。非法非非法。非法界非非法界。所攝非虛空。非非虛空。眾生愚癡。不覺不知。無智少智少聞。嫉妬慳貪。惑著嫉妬。結縛無明網覆。為惡知識之所攝者。各自迷惑。欲聞是法。而作障礙。不能受持讀誦修行。而有觸證。有諸菩薩。善巧智慧。無所住著。於一切法。不得法想。何況餘想。彼等能於此行中行。諸小智等。於此法行。所不能知。說此五種色等。平等出離諸行。無有壞散。無別法時。大地震動。虛空雨華。爾時難調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緣。大地震動。虛空雨華。佛告難調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此是由彼說五陰空。無二無別。無有所住。無可言說。

無有識積。無有散壞。無有邊量。不轉顛倒說。是諸佛自在處。時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諸天皆得無生法忍。於此眾中。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五千人等。皆亦得於無生法忍。於未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可說陰聚所生如來。應供。正遍知。當出於世。劫名無住。以此因緣。大地震動。而雨眾華。爾時女人得男身者。皆共同聲而說偈言。　虛妄非虛妄虛妄虛妄變。如實知此等。是故皆授記。我等知如是。一切皆虛妄。今得丈夫身。我等皆具足。我聞虛妄已。知解不生疑。如是還虛妄。實無有知說。無實無實中。誘誑諸眾生。不知無實故。無所有教說。於中無所滅。亦無有增益。於中無示現。但以假名說。平等無危險。說無有散處。既無有等等。何況有勝者。其色似色形。其色色色故。若知色虛妄。無有可實者。受似於觸形。以受故為受。如受虛妄已。彼無有可實。想為欲想者。其識以想現。知想虛妄已。彼無真實處。諸行無自在。假名示現行。如諸行虛妄。彼無有真實。識以了知義。是故示現識。若知識虛妄。恒常如虛空。如是皆虛妄。所有世憂愁。彼愚輩不知。以住我見故。彼等無所安。彼等無所違。彼無有住處。愚輩而不知。此法不易知。寂滅句難解。住懈怠我想。為惡作所覆。不見無所有。不聞彼所說。無所可說處。於中無所置。　爾時諸女轉男身者。說此偈已。供養佛故。五體

投地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南無最大力。一切世無上。世尊有大恩。其等無所著。　說是偈已。禮敬世尊。合掌而住。爾時世尊。告長老阿難。汝受持此無所有。所問和合說法。廣為人說。光顯此法。阿難。汝為何等眾生。當令聞此法本之者。彼等聞已。能廣解義。文句莊嚴。彼等皆當決定。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雖得聞。而不解義。於後漸次。亦當如是解其義趣。修行觸證。於多百千那由他數。諸如來所種諸善根。所以者何。其無所有菩薩。有如是願。爾時眾中。有諸女等。住於大乘。而白佛言。世尊。何用勸請阿難。受持此法。所以者何。我今已受。如此法本。習誦通利。世尊。我今聞此法本。於未來世。當為他說。於阿僧祇百千那由他劫中。光顯此法。爾時眾中。有百比丘。六百比丘尼。二百優婆塞。優婆夷。復有那由他數。諸天子等。以諸雜華。散世尊已。作如是言。世尊。此修多羅。而能照明一切諸法。如實顯示。世尊。我今得聞此法本已。即能受持讀誦通利。猶如明鏡。見其面像。如是如是。我等受持此法本已。是故世尊。我等於今。及未來世。如此法本。於阿僧祇那由他劫。廣為人說。光顯是行。當令證覺。為諸眾生。令知我等。如是利益。我住菩提。云何當作。為諸眾生。一切利益。具佛法故。世尊。我等不貪利養。及名聞等。而受此法。為眾生說。亦復不為己自身命。但為一切諸眾生

等欲與衆生諸樂具故欲令近於諸佛法故爲於無量諸衆生等除滅愛著諸煩惱故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等汝今一切善說此法爾時海妙妹白佛言世尊此無所有菩薩不起亦不說如此等善男子善女人等說此法本當光顯故世尊彼當受持正法亦爲一切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有法行彼亦受持讀誦通利亦教他人讀誦通利若教令知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告海姉妹言過阿僧祇百千劫中彼時有劫名曰法寶開敷於彼劫中滿足五百諸佛出世時有一佛最初出世名難降幢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於彼時中亦復多有衆生住於煩惱濁中業障所覆煩惱增上貪欲恚癡諸惱增上含毒所惱善女人爾時彼難降幢佛如來應供正遍知我於爾時亦如是問彼佛如來亦如是解釋如今世尊釋迦牟尼如來應正遍知之所解釋善女人如是次第五千諸佛亦如是問如此法本彼諸世尊亦復爲我如是解說如今世尊釋迦牟尼諸釋中王爲我解說善妹汝今安意善妹我從今已於未來世當於無量阿僧祇數諸佛世尊亦當如是問此法本所有如是諸佛剎中亦有諸濁煩惱衆生或有少者或復倍多有煩惱者爾時無所有菩薩摩訶薩說此語時於剎那頃彼摩伽陀主頻婆娑羅王有大

勢力四兵圍遶次第漸行尋彼諸女所行之處来詣佛所到佛所已頂禮佛足却住一面佛慰勞已隨所敷具而就其坐彼諸大衆亦皆而坐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我有小女與衆侍女出遊園林久乃不還從於園中求覓不得又聞有說向世尊所今於此衆我復不見佛告大王今會當見王言世尊我今未見佛言大王汝今可問無所有菩薩當示王處王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何者是也於時世尊告無所有菩薩言汝無所有汝今應報頻婆娑羅王所問諸女行來之處今此衆知爾時無所有菩薩以不現身告頻婆娑羅王及大衆言大王當知彼諸女等在此衆中王言大德我但聞聲不見汝形菩薩告言大王今者所有諸女聞我名已一一婦女至於樹下皆取我身隨意娛樂取我身已皆捨女身受丈夫身彼等諸女既取我身成丈夫身我則無身然無所有菩薩告彼諸女丈夫身者言汝善男子各各示現自身之德爾時諸女得男身者共集一處具丈夫相端正可喜作如是言我等今者捨於女身已成如是丈夫之身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衆生疑不信爾時無所有菩薩復作是言大王何故及諸人衆猶懷疑惑王今於佛豈不可信若可信者如来現前王今宜問此善男子如是所說有異不耶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如虛空

聲所說以不而不見身爾時佛告頻婆娑羅王言如是如是大王皆悉如此菩薩所說大王今者宜信此語莫生疑惑王聞是語即起合掌三稱善哉白言世尊是誰神力爲是菩薩無所有力爲當是佛威神之力佛告王言大王當知此是諸女往昔願力彼於往昔於多千佛教此諸女種諸善根發菩提心諸佛法中而得成就故令我所得滿其願大王有諸女人於未來世亦更教化無量諸女得轉女身爾時佛告無所有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可爲於此衆人令此諸女各復本身爾時無所有菩薩作如是言如我實說我於無量無邊婦女令轉女身得丈夫身皆是實故此等衆生還復女身說是語時多有婦女於彼丈夫前有如是形有如是色如是行住還復如先所向來者彼等各各相共言說如前無異彼時諸女及頻婆娑羅王等生希有心云何諸女已轉女身今已還復女人身耶此諸女人爲是實身爲當化起佛言大王此等婦女非實非化所以者何大王此善男子於往昔時有如是願若諸婦人見我身者彼見我身即發是願求轉女身彼諸婦人所有夫主更取餘婦還復如是不增不減如前婦身可愛端正不相離別爾時頻婆娑羅王白佛言希有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等能有如是神通善根世尊一切諸法不可思議衆生果報不可思議得禪定者

定之境界不可思議佛言如是如是大王如是如是大王此有三種不可思議何者爲三業幻量幻覺（本少一字）此善男子已覺諸幻已證已觸此善男子即是幻師是故此等不可取量爾時世尊令彼大衆以無所有和合法義教化言說令得歡喜令得威神增長教化令歡喜已勸言汝等各自知時還其所至時諸人衆各還本處其去未久有一菩薩名曰生疑而白佛言世尊其無所有菩薩能爲此等衆生以神通化還令如舊而不令彼諸衆生等有愛別離世尊此等當作何等利益佛告生疑菩薩言善男子此諸人等所在之處共此諸女曾轉根者語言飲食共相娛樂遊行戲樂種種諸事種種方便於彼時處令此衆人於菩提中令得發心近佛法中何以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已於往昔諸如來所以一切樂具供養尊重種諸善根皆已具足發如是願是故滿願滿分別意此善男子如是教化成熟衆生教令入於義文字中所有法體無生之處無成就處令入令覺如是教中不令有失令得成就於佛法故善男子此無所有菩薩教化衆生於彼中者無一衆生當向惡趣無一衆生於所教師過去佛土而不中生善男子彼諸衆生還當如是成就菩提亦如今者無所有菩薩所成就者爾時生疑菩薩從佛世尊聞善說已除諸疑惑而說偈言　衆生

聞已得於中方便學如是健修習名無所有者純直心柔和輭意無嫉妬亦無有怯弱名無所有者多文字和合使說如是義所有無可見者當無所攝無二不可取無餘不可見不可說而說法教無有比。　爾時聞那耶修多女告主疑菩薩言善男子汝承誰力能說此偈彼即答言我身如是如無所有菩薩身中從出是聲善姊當知今此偈聲非我身出爾時聞那耶修多女而白佛言希有世尊是無所有菩薩乃至能得不思議法皆已具足能以種種方便開示彼無所有之處說法佛告彼言如是如是善女人如汝所說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能辯說無所有所問修多羅佛言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汝今為辯說諸菩薩摩訶薩境界廣境界無礙無可得無邊無畔際發起多聞與利益故以善巧智如諸菩薩摩訶薩為自境界增長無著無可得處無邊無畔際處諸多聞利益欲於善巧方便法中教令建立開現處故當速成就菩提道故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摩訶薩而說偈言　善說此經已正念入禪定當覺一切法顯示此經典令覺一切義及如文字等所有修多羅諸佛之所說顯現一切義彼此皆相見無量不思議諸經善說處此經法如已莊嚴義文字諸法無缺少一切不思議際界諸入等當得方便智隨順十二緣一切聲一

聲一聲一切聲諸聲等和合於此經覺悟所有諸心者衆生所思覺計我所思者一切心所因一切皆能知是等諸思覺彼無有思處於此經覺悟亦無有思者於自及與他一切悉能知如心所轉行照諸法如鏡說此修多羅於彼此等見彼等還覺此一切非為一不見別多說一切文句離若見於此經彼為衆生說衆生非此彼令彼衆生脫住著不動處知一切虛妄以虛妄為說既知虛妄已不著虛妄中無有所生道諸佛見一切於此無不覺能學此經者一切功業處呪術醫方智及時智所生皆此經覺悟一切一切智所有不可數彼一切次第於此經悉知一切見捨已衆生所迷惑若知於此經不著彼名字衆生著令脫彼相所纏者此經威力故於中得實證若學此經者彼得一切樂天上及人中一切功德具此是教師法此即是父母和尚阿闍梨亦是善知識此知足少欲具足諸頭陀此所修資財皆為彼當作若有大衆生欲說多種法應當學此經學一切法處若有大衆生欲說多種法彼應學此經一切法持處生處皆當得少病長壽命常得諸禪定隨順此經已身常受安樂心亦得常樂若能證此經已業悉具足如是差別法彼當得隨順若能證此經即總持諸經若能如是證如此經中說彼等皆知經諸佛有所說所有諸文字所說諸法者若聞

於此經則離於文字諸法離文字以文字說法文字非是法亦復非非法彼等於此經住於菩提中彼等於此求世間最名聞。　爾時兩時無有出生菩薩說此偈已頂禮世尊右遶三匝即於佛前沒而不現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無所積而白佛言世尊此兩時無有出生菩薩從何而來佛言從如所來還如是去彼菩薩言世尊彼云何來復云何去佛言如影幻夢谿響虛空及與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無實無像如是等聚分別遣來汝今語我出於一切一切衆生一切菩薩一切諸佛亦如影幻夢陽燄響虛空及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無實彼等所有一切果報及彼名字彼等皆是我等所為彼等及我一切非一非二非多非少亦非有物不可聞不共具足無有能見者無能知者無能聞者是故汝等從我等聽信解思惟歡喜稱善彼等無量阿僧祇數得無實已皆不可得汝等亦不可得汝等莫以虛妄誹謗我等莫毀呰我我等既無有物無相無有處所為他何假須說寧不說勝若有說者彼還是如彼此還是如此如是遣如是說已如是來爾時大衆得聞如是句義已無色心無出入息無物染著彼等於世尊所一切樂具皆悉遍滿彼等得本念已作如是言此是本性體真實無所有無可證無所識如是知已無知故如是如是彼從何處

有不可作名字爾時於上虛空有無價寶遍滿其間有菩薩名滅及無出生菩薩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此無價寶遍滿虛空佛言善男子等有若干菩薩等聞此無所可證法門得出離已皆悉已得無生法忍故現此相爾時彼諸一切大衆皆白佛言希有世尊善巧能學巧方便智為欲解脫諸衆生故世尊乃能知此一切無動空無所有無有衆生本性寂靜然令如來為諸衆生辯說諸法一切如影而能勤勞教化衆生佛言如是如是諸善男子如汝所說諸善男子若無辯說云何能如影像幻夢陽燄響聲及與虛空無相無願無作離欲涅槃之法而為虛妄影像等法爾時以佛威神力故於上虛空聞如是聲世尊何者是彼影形而為影世尊何者是彼乃至虛妄而為影形世尊此一切莊嚴已具足法本不假莊嚴世尊譬如畫師若畫師弟子善學技能畫如來像具足衆相無所缺少更有金巧師取最勝金作其金臺而著項上然彼形像倍更端正為一切衆瞻之無厭世尊如是如是如此法本具足諸相瞻之無厭世尊今者更倍莊嚴說是語已時佛告彼虛空聲言譬如巧學幻化之師若幻弟子善於幻化幻作男子端正可喜諸根具足皆共和合而生子息為作名字影像幻夢陽燄響聲及虛空等不自在也無相無願無作離欲寂滅涅槃彼虛空等增長

578380

758380

成就所有作事。入深山谷。多有人來。各發大聲。呼諸影像。乃至虛空。復出聲已。沒而不現。於彼空谷。無所染著。彼時衆人求是聲處。了不可得。如是一切諸煩惱等。如實求之。亦不可得。如彼陽燄動搖似水。而不可飲。如是響聲陽燄。俱無形像。爾時衆中。未證法者。聞此說已。皆得證法。有三十億那由他等。諸天及人。皆悉得於一切法中。無所染著。爾時虛空。還復出聲。諸天人衆。皆悉見聞。此唯名字。所謂影等。乃至虛妄影像等也。影像幻化。其有所聞。如來解釋。於先作證。有二十億諸天人等。聞此法已。皆得決定。住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當爲成熟諸衆生故。而爲之友。爾時聞持菩薩。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本。我等云何受持。佛言。此法本。名諸罪無相無捨。如是受持。如來自在。如是名持。無所有菩薩。所聞如是名持。說佛大神通。如是名持。惡心難調怨讐悔過。如是名持。無所有法。可示現者。如是名持。非不見一切諸法。如是名持。佛說此經時。其無所有菩薩。及難調怨讐。聞持菩薩。及彼大衆。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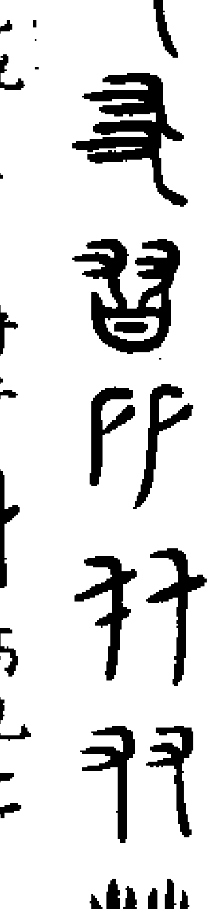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林溫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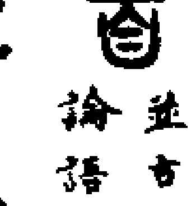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二十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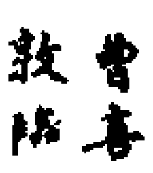
友 洪武正韻云九切。同志爲友。友有相佐佑之義。又與人相善曰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許慎說文𠬪从二又。相交友也。𦫳習（並古文友）徐鍇通釋𠬪二手相順。通論又曰。友。右也。相佐佑也。故於文又又爲友。兩手相順也。兄弟之齒鴈行也。兩手相承爲拱。異志相成也。兩手相順爲友。兄弟一體也。朋友雖切磋。其志歸於順也。易曰。天地睽而其道同也。延尤反。爾雅張仲孝友（郭璞注。六月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邢昺疏釋曰。云張仲孝友者。小雅六月文也。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者。釋之也。李巡云。張姓。仲字。其人孝。故稱孝友。○傳云。張仲。賢臣也。鄭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以詩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故郭云周宣王時賢臣。）劉熙釋名。友有也。相保有也。顧野王玉篇。友于九切。朋友。今作友。顏元孫干祿字友友（上俗下正。）張參五經文字。𠬪友（上說文从二又相交。下經典相承隸省。）丁度集韻古作𦫳習。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習習（習从羽白。似入切。𦫳非也。習古文友。）鄭樵六書略。友篆作𠬪會意。吳棫韻補叶音羽軌切。漢天馬歌。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又演女切。易林。王孫季子。相與爲友。明允篤誠。升擢薦舉。戴侗六書故。二又相似。友之義也。洪範曰。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兄弟相愛謂之友。引之爲朋友。皆取兩同之義。兄弟同生也。朋友同道也。詩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郭守正紫雲韻。字从二又無點。或作友乃青跋。韓道昭五音集韻𦫳習羿習（並古文）揚桓六書統。喻母𠬪同志者也。友（隸習同上。本序入口假借𦫳三十也。統悉𦫳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音。按說文从二又。又手也。今人上从古文作𠂇。俗又加點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𠬪云九切。朋友有輔相左右之義。故从二又爲意。加點作友非。習此亦友之古文也。从習一以別之。朋友講習之意。韻會定正字切影九影因煙友。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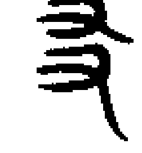
並古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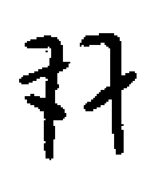
古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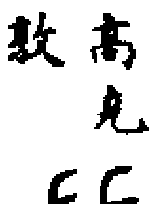
曹喜懸針篆元姚敦臨二十體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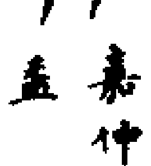
許子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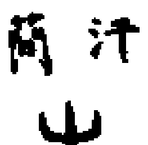
高克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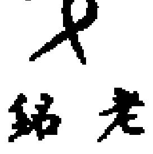
嘉仲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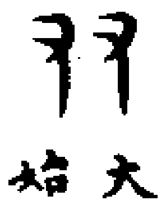
漢瑪禮鑑並楊鉤鍾鼎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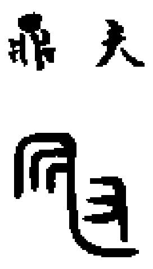
汗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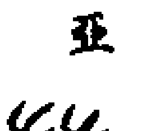
老子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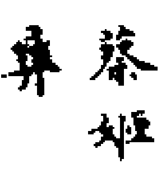
大夫始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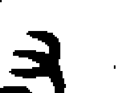
友亞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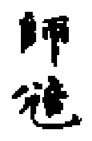
蔡姬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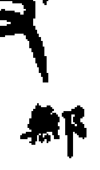
非仲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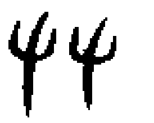
寅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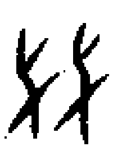


師徒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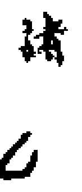


鄭子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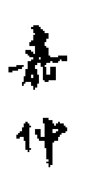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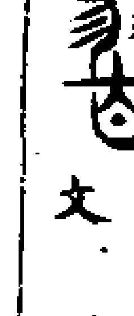
並諸友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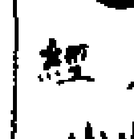
嘉仲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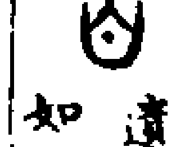
并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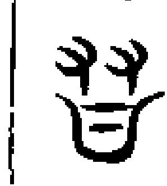
並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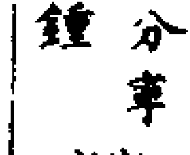
石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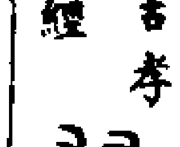
遺字或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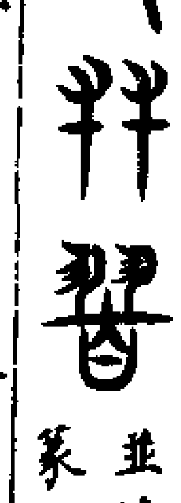
分寧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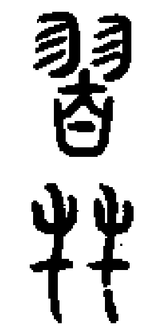
古孝經



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　隸書 友 孔謙碑見洪适　漢隸分韻 友 費鳳碑 友 石經論語並漢隸字源　真書 友 智永 友 顏真卿 友 柳公權 友 蘇軾 友 米芾　行書 友 米芾　草書 友 章草 友 卞壺 友 智永 友 張旭 友 友 並鮮于樞 友 趙子昂

孝友 爾雅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柳氏家訓。孝慈友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也。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詩六月。侯誰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周宣王賢臣。吉甫之友也。）韓詩外傳。閔損字子騫。性至孝。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心不怠。母疾之。衣所生子以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紖。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悔改。遂成慈母。東漢書王祥傳。祥弟覽。字玄通。母朱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後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懼。遂止。於是覽與祥俱以孝友稱。　韓稜傳。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頹當之後也。世爲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爲隴西太守。稜四歲而孤。養弟以孝友稱。及壯。推先父餘財數百萬與從弟。鄉里益高之。晉書孝友傳　李密字令伯。犍爲武陽人也。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祖母劉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則涕泣側息。未嘗解衣。飲膳湯藥必先嘗後進。泰始初。徵爲太子洗馬。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遂不應命。（詳本姓）盛彥字翁子。廣陵人也。母王氏因疾失明。彥每言及。未嘗不流涕。於是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詳本姓）夏方字文正。會稽永興人也。家遭疫癘。父母伯叔羣從死者十三人。方年十四。夜則號哭。晝則負土。十有七載。葬送得畢。因廬于墓側。種植松

栢。鳥鳥猛獸馴擾其旁。吳時拜仁義都尉，累遷五官中郎將。（并本姓）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文帝司馬。東關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并本姓）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沒，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栢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為作冢埋於隧側。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詳本姓） 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始疑疾癘之不相染也。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恭孝清約，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父難於風波，每行乘籃輿，躬自扶侍。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見人飢寒，並周贍之。尚書張國明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詳本姓） 顔含，字弘都，琅邪莘人也。少有操行，以孝聞。兄畿咸寧中得疾，就醫自療，遂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我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有命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今但欲還家，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在母妻，不能無倦矣。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畿竟不起。含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

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察問息耗，必簪屨束帶。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著名。（并本姓）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禮，服喪三年，未嘗見齒。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為人子，而所思無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堇生焉，因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時堇生乃盡。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時人嘉其至性通感，競以穀帛遺之。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太傅楊駿輔政，備禮聘殷，殷以母老固辭。駿於是表之，優詔遂其高志，聽終色養。勅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賦，賜帛二百匹，穀五百斛。（詳本姓）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日，則悲啼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并本姓） 王談，吳興烏程人也。年十歲，父為鄰人竇度所殺。談陰有復讎志，而懼為度所疑，寸刃不蓄。日夜伺度，未得。至年十八，乃密市利鍤，陽若耕鉏者。度常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既過，談於橋上以鍤斬之，應手而死。既而歸罪有司。太守孔巖義其孝勇，列上宥之。巖諸子為孫恩所害，無嗣，談乃移居會稽，脩理巖父子墳墓，盡其心力。後太守孔廞究其義行，元興三年舉談為孝廉，時稱其得人。談不應召，終于家。 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也。仁孝自天至。年十四喪父，毀瘠過禮，日以米百粒用糝藜藿。其姊諭之曰：汝毀瘠如此，必至滅性。滅性不孝，宜自抑割。虞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後丁母憂，哀毀骨立，廬於墓側五年。虞五世同居，閨門邕穆。苻堅青州刺史苻朗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人以為榮。（并本姓） 何琦，字萬倫，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性沉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母孜孜，

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為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為參軍不就乃丁母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焰已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鄉里遭亂姊沒入家琦惟一婢便為購贖然不為小讓凡有贈遺毫不苟讓但於己有餘輒復隨而散之（拜本紀）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席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磚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輒為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卒於家（鎮江志）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元嘉末弟慰之為武進縣史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韋鼎字超盛其先京兆杜陵人博涉經史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負屍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云（北史宋世景傳）世景孝友之性過絕於人及弟道璵死哭之酸感行路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

陸卬傳卬遭母喪哀慕毀悴殆不勝喪遂至沈篤頓伏牀枕又感風疾第五弟將遇疾臨終謂其兄曰大兄尪病如此性又慈愛將之死日必不得使大兄知之哭泣聲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而悲痛一慟便絕將弟彥師卬當襲父始平侯以彥師昆弟中最幼表讓封焉彥師固辭而止世稱友悌孝義總萃一門

魏延讚傳讚孫祖訓祖禮兄弟並孝友敦穆白首同居

牛弘傳弘弟弼好酒而酗常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冊府元龜）四星聚五馬南浮狸醜阻兵姦渠盜土昏迷自娛忿驚生常亦有懷孝愛之情知友于之分居喪過禮臨難相先雖非仁義之所感固亦染習而斯至

前趙劉元海髫齓英惠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落咸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

前秦苻堅率師向鄴至安陽過舊閭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後秦姚萇襄之弟也嘗從襄征伐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

姚興母虵氏死興哀毁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尚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遺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為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即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哉其一依嵩議　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緒碩德皆興之叔父也）

後蜀李雄母羅氏死雄欲申三年之禮群臣固諫雄弗許李驤謂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難未弭吾欲固請不聽主上終諒闇君以為何如惇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漢魏以來天下多難宗廟至重不可久曠故釋縗絰至哀而已驤曰任回方至（任回為鎮南也）此人決於行事且上常難違其言待其至當與俱請及回至驤與回俱見雄雄免冠流涕固請公除雄號泣不許回跪而進曰今王業初建凡百草創一日無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觀兵晉襄墨絰從戎豈所願哉為天下屈己故也願陛下割情從權永隆天保遂強扶雄起釋服親政

南燕慕容德僭立於廣固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貫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可吝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及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慟吐血因而寢疾（馬明叟實賓錄）

齊蔡曇智至性孝友鄉里號曾子為高士沈雲所重（唐書孝友傳）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元魏洛州刺史靈六世孫父孝端仕隋為獲嘉丞與族弟太冲俱有世閭而太冲官婚最高鄉人語曰太冲無兄孝端無弟知本涉經術事親為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貲用僮僕無間也大業末盜賊過盧不入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室皆以免

張志寬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手蒔松柏高祖遣使者就第拜員外散騎常侍賜物四十段表其閭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產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鬭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

即與兄弟别處，月餘，盗知其計，因夜去，其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為壘，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别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胔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貞觀中，州言狀，拜徐王府參軍。　任敬臣，字希古，■州人。五歲喪母，哀毀天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刺志從學。汝南任處權見其文，驚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也。吾非古人，然見此子信不可及。十六，刺史崔樞欲舉秀才，自以學未廣，遯去。又三年，卒業，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殆絶，繼母曰：而不勝喪，謂孝可乎？敬臣更進饘粥。服除，遷祕書郎。侍沐闗門，誦書監虞世南器其人，歲終書上考。固辭，名為弘文館學士。俄授越王府西閤祭酒，當代王再表留，進朝請郎，舉制科，擢許王文學，復為弘文館學士，終太子舍人。　支叔才，定州人。隋末荒饉，丐食野中，還進母。為賊執，欲殺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為解縛。母病痺，叔才吮瘡注藥。及亡，廬墓，有白鵲止廬傍。高宗時表異其家。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遐俱為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黄蛇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武弘度，士彠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髮徒跣赴喪所，負土築壁，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產廬前，狸擾其傍。高宗下詔褒美，旌其門。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廷，味甘寒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為刺石頌其感。　鄭潛曜者，父萬鈞，駙馬都尉、滎陽郡公，母代國長公主。開元中，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靧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戒左右無敢言。後尚臨晉長公主，歷大僕光祿卿。　元讓，雍州武功人。擢明經，以母病不肯調，侍膳不出閭數十年。母終，廬墓次，廢櫛沐，飯菜飲水。咸亨中，太子國下令表闕于門。永淳初，巡察使表讓孝悌卓越，擢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還鄉里，人有所訟，皆詣讓判。中宗在東宮，召拜司議郎。入謁武后，望謂曰：卿孝於家，必能忠於國，宜以治道奉吾子。尋卒。　陸南金，初

善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偽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為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闕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固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璧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張琇，河中解人。父審素，為巂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玄宗疑之，詔監察御史楊汪即按，纂仁復告審素與總管董堂禮謀反，於是汪收審素繫雅州獄，馳至巂州按反狀，堂禮不勝忿，殺纂仁，以兵七百圍汪，脅使露章雪審素罪，既而吏共斬堂禮，汪得出，遂當審素實反，斬之，沒其家。琇與兄瑝尚幼，徙嶺南，久之逃還。汪更名萬頃。瑝時年十三，琇少二歲，伺萬頃於魏王池，瑝斫其馬，萬頃驚不及鬭，為琇所殺，條所以殺萬頃狀繫于斧，奔江南將殺搆父罪者，然後詣有司，道氾水，吏捕以聞。中書令張九齡等皆稱其孝烈宜貸死，侍中裴耀卿等陳不可，帝下詔中諭，乃殺之。臨刑賜食，瑝不能進，琇色自如，曰：下見先人，復何恨。人莫不閔之，為誄揭于道，飲錢葬北邙，尚恐仇人發之，作疑冢使不知其處。　太宗時，有即墨人王君操，父隋末為鄉人李君則所殺，亡命去。時君操尚幼，至貞觀時，朝世更易，而君操寞孫，仇家無所憚，詣州自言，君操密挾刃殺之，剔其心肝，啖立盡，趙告刺史曰：父死出手，歷二十年不克報，乃今刺憤，願歸死有司。州上狀，帝為貸死。　高宗時，絳州人趙師舉父為人殺，師舉幼，母改嫁，仇家不疑。師舉長，手殺讎人，詣官自陳，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壽父為族人所害，智壽與弟智爽候諸塗，擊殺之，相率歸有司，爭為首，有司不能決者三年，或言弟始謀，乃論死。臨刑，曰：讎已報，死不恨。智壽自投地委頓，身無完膚，舐智爽血盡乃已，見者傷之。　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　憲宗時，衢州人余常安，父叔皆為里人謝全所殺，常安八歲，已能謀復仇，十有七年，卒殺全。刺史元錫奏輕比，刑部尚書李鄘執不可，卒抵死。　富平人梁悅，父為秦果所殺，悅殺仇，詣縣請罪，詔以悅申冤請罪，詣公門，流循州。　穆宗世，京兆人康買得，年十四，父憲責錢於雲陽張莅，莅醉拉憲危死，買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則舉鍤擊其首，三日莅死。刑部侍郎孫革建言：買得救父難，不為暴，度不解而擊，不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親，春秋原心定罪，周書諸罰有權，買得孝性天至，宜錫於宥。有詔減死。　信知道、程俱羅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執其勞，鄉人助者，即哭而卻之。廬墳大哭，泣無節，知道七

年供雖三年李華作二孝贊表其行

許法慎滄州清池人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詭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靈芝木連理白兔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為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營覺作冢廬其右有白烏來甘露降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閭闕揭役時號闕下林家

陳饒奴饒州人年十二二親併亡窶窮居喪又歲饑或教其分弟妹可全性命饒奴流涕身丐許相全養刺史李復異之給資儲署其門曰孝友童子

王博武許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屍焉乃葬之表其墓曰孝子墓詔為刻石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親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為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報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朱仁軌傳仁軌敬則兄子德容隱居養親常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有赤白鵲棲所居樹黎使趙承恩表其異及卒葬山陽員半千魏知古共諡為孝友先生

顏真卿傳　真卿孝友忠直精儀王室

趙希術會心錄　顏杲卿之子泉明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思明降乃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泉明之子皆流落河北真卿時為蒲州刺史使泉明往求之泉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泉明詣親故乞索隨所得多少贖之先姑姊妹而後其子姑女為賊所掠泉明有錢二百緡欲贖己女閔其姑愁悴先贖姑女比更得錢求其女已失所在遇群從姊妹及父時將吏袁履謙等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三百餘口均給資糧一如親戚至蒲州真卿悉加贍給一門孝友忠厚之意可敬可仰哉其家兄弟能捨生取義立百世之名節者皆自此心發之古以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詎不信然

新唐書東夷百濟傳　貞觀十五年百濟王扶餘璋死太宗命祠部郎中鄭文表冊其子義慈為柱國紹王義慈事親與兄弟時號海東曾子

馬明叟實賓錄　唐劉審禮當襲父爵遜其弟不聽兄父執必戚泗滂沱事繼母尤謹與其弟延景為同友得祿多資之而妻子執寒苦晏如也時稱為孝義劉家

張洎戚事錄　唐崔倫三世一爨當時言治家者推其法子邠鄯郾郇郢鄲邠為太常卿故事太常始視事大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自第去情親導母輿公卿見者皆避道都人榮之鄲文宗末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鄲凡為禮部五吏部再唐興無有也居光德里構便齋宣宗聞而歎曰鄲一門孝友可為士族法因題曰德星堂後京兆民即其里為德星社云

事類合璧　田真田慶田廣兄弟三人欲分財異居庭前有紫荊一株花葉歲茂夜議斫分為三曉即憔悴真乃歎曰樹本同株聞分斫尚如此人何不如也兄弟由是不復分焉

五代史後梁張文蔚傳　文蔚沉邃重厚有大臣之風居家孝且悌雖位至清顯與仲季相雜在大夫人膝下不異布素弟濟美早得心恙文蔚撫視殆三十年士君子稱之子鑄周顯德中仕至祕書監

李燾續通鑑長編　仁宗天聖三年五月辛丑安化節度使鄆國公允成卒允升念其弟日夜悲哀仁宗因諭輔臣曰楚王先帝同氣也寢疾歲久允升兄弟孝友如此宜特為遷官以慰楚王之心癸丑以齊州防禦使允升為澧州觀察使封延安郡公允升及允成皆元佐子也

宋史　李承之遷龍圖直閣學士懇辭乞援兄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為侍制十年矣神宗曰卿兄弟孝友足勵風俗肅之亦當遷焉即亦命焉

江州志　宋陳昉義門子也時聚族增至千口淳化初陳氏食不贍守康戩奏每年春首貸米二千斛俟豐年還官從之至道中仍歲旱飢舉宗啜鬻雜以藻菜

旱以次為長貸米旱止請其半日晝而食之自可及秋或謂曰何不受而糶之以邀善價昉曰朝廷以旱扶大歲歉特以王賦貸私室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上聞而嘉之曰陳昉一家孝友恭儉無比世守家法孝謹不衰閨門之內肅如公庭可尚也

宋史列傳　趙汝愚父善應字彥遠性純孝親病嘗刲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

韓蕭胄傳　蕭胄奉祠後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焉

夏守贇　兄守恩給事襄王邸王問其兄弟守恩言守贇四歲而孤日侍王邸不得時撫養心輒念之王為動容即日召入宮而情其幼聰就外舍

金安節傳　安節歙州人官至兵部侍郎安節至孝居喪有禮與兄相友愛四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奏其孤子姪

北盟錄　宋靖康中大元帥康王忠孝友愛出自天性總兵于外親擐甲胄冒犯風雨欽戴定國難料算方夏會諸路勤王之

兵。何啻百萬。前此守和信盟以俟賊退。脩爲生靈。每戒輕動。暨國家一落賊計。蒼天柰何。康王聞此淚盡繼血。雖草木無知。亦皆悲慟。左右聞勉莫聞。使欲奪馬自奮。手格逆虜。以雪父兄之耻。宋名臣言行錄葦齋先生朱松。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悅生隨抄張存性孝友嘗爲蜀郡。得奇繒文錦以歸。悉布之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譬如手足。不可殊絕。妻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金史孝友傳　溫迪罕斡魯補西北路。宋葛斜斯渾猛安人。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爲護衛。　陳顏。衛州汲縣人。世業農。父光。宋季擢武舉第。調壽陽尉。未赴。值金兵取汴。光病困城中。顏鬻閘渡河。往省其父。因扶疾北歸。光家奴謀良不可。誣告光與賊救。光繫獄。搒掠不勝。因自誣服。顏詣郡。請代父死。太守徐其哀之不欺。決。適師臣至郡。以其狀白。師曰此真孝子也。遂併釋之。天會七年。詔旌表其門閭。　劉瑜。州人。家貧甚。母喪不能具葬。乃質其子以給喪事。明昌三年。詔賜粟帛。復其終身。■盂興。早喪父。事母孝謹。母沒喪葬盡禮。事兄如事其父。明昌三年。詔賜帛十匹。粟二十石。　王震。寧海州文登縣人。爲進士學。母患風疾。刲股肉雜飲食進。疾遂愈。母沒哀泣過禮。目生翳。服除日。目不療而愈。

皆以爲孝感所致。特賜同進士出身。詔尚書省擬注職任。　劉政。洛州人。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母疾晝夜侍側。衣不解帶。刲股肉啖之者再三。母死負土起墳。鄉鄰欲佐其勞。政謝之。葬之日。飛烏哀鳴翔集丘木間。廬於墓側者三年。防禦使以聞。除太子掌飲丞。　蒲察鄭留傳。鄭留爲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縣不能決。按察司移鄭留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留乃引安兄弟與諸生序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弟數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誓不復爭。乃相讓而歸。　斜卯阿里傳。阿里性忠直。多智畧。兄弟相友愛。家故饒材。以己猛安及財物盡與弟愛拔里。愛拔里不肯受。逃避歲餘。阿里終與之。鎮江志宋張恪。七歲而孤。事母兄孝友。居母喪三年。不入私室。祥禫踰年。猶不御酒肉。致甘露屢降。白鵲來巢。兄有奇疾。或云惟人肉可療。恪刲股以進。遂用有瘳。肇慶府圖經志曾英高要人。兄弟爭田。積十餘年不決。郡守王應庚勸之。遂歸於和遜。乃立孝友坊以旌別之。元史孝友傳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資。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父性復卞戾。閏左右承順。甚得其歡心。鄉里稱焉。父嘗臥疾。夜然長明燈。室中火延蘺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

蔽寢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中統三年。復其役。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爲立孝子祠。至元初。内附。閩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因引頸請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瘁扶護。一夕髮盡白。有司言狀。旌之。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鬻蔬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侍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侍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足母命起。乃起。起復再拜謝違。敎拱立左右。候色喜乃退。母嘗有疾。醫累歲不能療。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至元八年。賜羊酒表其門。　郭狗狗。平陽翼城人。父寧爲欽察先鋒使。首領官成大良平宋。將史大尉來攻。夜陷大良平。寧全家被俘。史將殺寧。狗狗年五歲。告史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史驚問寧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史曰。五歲兒能爲是言。吾當全汝家。即以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邀國

兵。騎驚散。寧家俱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安延長縣人。隸軍籍。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有蕪湖芮世通。十世同居。峽州向存義。汴梁丁煦。八世同居。州縣請於朝。並加旌美。　田改住。汶上人。父病不能愈。禱于天。去衣卧冰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卧冰上半月。　寗猪狗。山丹州人。母年七十餘。患風疾。藥餌不効。猪狗割股肉進啖。遂愈。歲餘復作不能行。猪狗手滌溷穢。護視甚周。造板輿載母。夫婦共舁行園圃以娛之。後卒居喪有禮。鄉里稱焉。　潭州萬戶移剌瑣子李家奴九歲。母病。醫言不可治。李家奴割股肉煮糜以進。病乃痊。撫州路總管管如林。潭州民朱天祥並以母疾刲股旌其家。　畢也速荅立。速哀氏。家泰州。父喪廬墓次。晝夜悲號。有飛烏翔集墳上。蹈起。又有尹夢龍。中興人。母喪負土爲墳。結廬居其側。手書孝經千餘卷。散鄉人讀之。有群烏集其冢樹。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

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三十年，江東廉訪使者辟為吏。母亡，奔喪，哀感行路，服闋，奉神主事之，起居飲食，十年如平生。臺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　延祐間，汀州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癸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至，眾散走，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煦之。盜相顧快歎，不忍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眾責之曰：柰何辱孝子婦。使歸之。事聞，賜褒表。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甚撫之。及王氏病卒，乃益相友愛。至元末，歲飢，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和好如初。　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已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　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為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曰：吾兄弟別處十餘年矣，今多破產，以一母所生，忍使兄弟苦樂不均耶。即以家財代償其逋，更復共居。母卒，哀毀甚，宅後柳連理，人以為友義所感。　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翼別產。子明卒，汝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　王實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甚謹，後卒，喪葬盡禮，鄉人賢之。州縣各以名聞，表其閭。　郭回，邢武人，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每旦常詣墳哭祭，十四年不輟。州上狀，命給衣糧贍濟，仍表異之。　孔金，亳州鹿邑人，父成病，割股肉啖之，愈。後卒，居喪盡哀，廬墓左，負土為墳，日六十肩，風雨有虧，伏霽則補之，三年起墳，廣一畝，高二丈餘。　張子愛，安西人，父喪，每夜半以背負土，肘膝行地，匍匐至葬所，篩細土為墳。　陳乞兒，歸德夏邑人，年九歲，母喪，哀毀，親負土為墳，高一丈，廣十六步。人憫其幼，欲助之，則泣拜而辭。　又有娥眉趙國安、解州張瑮、南陽李廷瑞、息州郭剌伯顏、南陽怯烈歹，皆居喪有至行，廬墓次，負土為墳，並以有司所請表異之。　楊一，懷孟人，至元間，憐其叔清家貧，以分契詣神祠焚之，與清同居者三十年，無間言。　張本，東昌茌平人，篤孝，事伯父叔父皆甚謹。伯父常病，本晝夜不去側，後載以巾車，步挽詣岱嶽禱之。　張慶，真定人，善事繼母。伯父泰異居河南，慶聞其貧，迎歸養之，供贍豐備，過於所生。　尤善，大名人，父有昆弟五人，因貧流散江淮，父之遂客死。至大四年，善往尋其骸骨，并迎弟姪等一十五喪而歸，改葬祖父祖母，以諸喪序列附於塋次。州縣以聞，並旌其家。

趙穎，唐州人，父福遷鄭之管城。其先三世同爨。穎官福州司獄，滿歸，以母老不復仕。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且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大小百口，略無間言，同力合作，家道以饒。穎長兄瑞早世，嫂劉氏守志，穎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退繼歿，嫂王氏，穎母以其少，許歸改嫁。王氏曰：婦無再嫁之義，願事姑。穎妹贅王佑，佑亡，妹念佑母無子，乞歸朱氏養之。人謂孝友節義萃穎一家。元貞初，旌之。　胡光遠，太平人，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隣里驚異。方共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眾知是獺所獻。以狀聞于官，表其閭。　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能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陳韶孫，廣州番禺人，父瀏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謫，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奪，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不及嗣，遼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孫曰：既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瀏死，韶孫哀慟，見者皆為之泣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道還鄉里，仍旌異之。　李忠，晉寧人，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為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　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云。　李茂，大名人，從家揚州，父興壽臨卒，語茂曰：吾病且死，爾善事母。茂泣受命，奉母孟氏益謹。母嘗病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願母壽，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孟氏竟年八十四而歿，居喪哀慟，聞者傷之。大德九年，揚州再火，延燒千餘家，火及茂廬，皆風返而滅。事聞，旌之。　羊仁，廬州廬江人，至元初，阿朮兵南下，仁家為所掠，父被殺，母及兄弟皆散去。仁年七歲，賣為汴人李子安家奴，力作二十餘年，子安憐之，縱為良。仁蹤蹟得母穎州蒙古軍塔海家，兄於睢州蒙古軍岳納家，弟於邯鄲達大家，皆為役，尚無恙。乃徧懇親故，貸得鈔百錠，詣諸家求贖之。經營百計，更六年，乃得遂大小二十餘口，復聚居為良，孝友甚篤，鄉里美之。大德十一年，旌其家。　又有黃覺經，建昌人，五歲因亂失母，稍長，誓天誦佛書，願求母所在，乃渡江涉淮，行乞而往，衝冒風雨，備歷艱苦，至汝州梁縣春店，得其母以歸。　章鄉孫，蜀人，本劉氏，幼為章提刑養子，與母富氏相失三十八年，遍訪於江西諸郡，迎歸養之。　俞金，杭州人，幼被掠，賣為劉鎰家奴，後獲為良，自汴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母以孝聞。　李鵬飛，池

州人。生母姚氏。為嫡母不容。改嫁為朱氏妻。鵬飛幼不知也。年十九。思慕哀痛。誓學醫以濟人。願早見母。行求三歲至蘄州羅田縣得焉。時朱氏方疾。鵬飛起之。遂迎還奉養。父之復歸朱氏。時渡江省覲。既卒。歲時携子孫往祭墓。終其身。並以有司所請旌其門。

趙一德。龍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為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洋國大夫人曰。一德自去父母得全生。依門下者三十餘年矣。故鄉萬里。未獲歸省。雖思慕刻骨。未嘗敢言。今父母已老。脫有不幸。則永為天地間罪人矣。因伏地涕泣不能起。阿思蘭母子皆感動。許之歸。期一歲而返。一德至家。父兄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畢。欲少留事母。懼得罪。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彼賤隸乃能是。吾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為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誅詔籍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奮曰。主家有禍。吾忍同路人耶。即留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枉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夫人勞一德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復顧。汝獨冒險以白吾枉。疾風勁草。於汝見之。今吾家業既喪而復存者。皆汝力也。吾何以報汝。因分美田廬遺之。一德謝曰。一德雖鄙人。非有利於是也。重哀吾主無罪而受戮。故留以報主。今老母八十

餘。得歸侍奉。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為。遂不受而去。皇慶元年。旌其門

王思聰。延安安塞人。素力田農。隙則教諸生。得束脩以養親。母喪。盡哀父繼娶楊氏。事之如所生。以家多幼稚。侵父食。別築室曰養老堂。奉之。朝夕定省。愈久不怠。父嘗病劇。思聰憂甚。拜祈于天。額膝皆成瘡。得神泉飲之愈。後復失明。思聰舐之。即能視。縣上狀。命表異之。

徹徹。担古思氏。幼喪父。事母篤孝。稍壯。母歿。慟哭頓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葬。居喪有禮每節序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十餘。思慕猶如孺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至大三年。表異

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四年二月。從父義士樵劉嶺山。有虎出叢棘中搏義士。傷右肩。初應赴救。抽鎌刃。刺虎鼻殺之。義士得生。泰定二年。同縣施合德。父真祐。嘗出耘。為虎扼于田。合德與從弟發仔。持斧前救虎。父得生。並旌其門。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後。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頒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群從子皆盛衣冠。鴈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嗟慕。謂有三代遺風。狀聞。復其家部

使者余闕為書東浙第一家。五字以褒之。大和方正。不奉浮屠老子教。冠昏喪葬。必稽朱熹家禮而行。執親喪。哀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皆孝謹。雖嘗仕官。不敢一毫有違家法。諸婦惟事女工。不使預家政。宗族里閭皆懷之以恩。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人以為孝義所感。有家範三卷傳于世。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于天。願減己年益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命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累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樹下思母。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兄孟輪早世。嫂林氏更適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及死。不能葬且無子。族以其貧。莫肯為之後。薦即以田還之。使置後。且治葬焉。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眾。畏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為義阡收瘞之。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贈。人皆感焉。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薦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廿一家饑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即以己田易穀百石分給之。福等得其活。已。每月朔會佛祠。為祈福。福建宣慰司上狀旌之。

郭全。遼陽人。幼喪母。哀戚如成人。及壯。父庭玉又卒。

居廬三載。啜粥面墨。事繼母唐古人甚孝。唐古氏生四子。皆幼。全躬耕以養。既長娶婦。各求分財異居。全不能止。凡田廬器物悉自取朽弊者。奉唐古氏以居。甘旨無乏。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其墓終喪。又有劉德。奉元人。父娶後妻何氏。德事之如所生。家貧備工。取直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並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為劉佛子焉。

押忽也里。可溫氏。素貧。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劉居敬。大都人。年十歲。繼母郝氏病。居敬憂之。懇天以求代。狀聞。並褒表之。

楊皞。扶風人。父清。母牛氏。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瘳。如是者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氏歿。哀毀特甚。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沾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皞獨廬墓上。負土為墳。蔬食飲水。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丁文忠。許州偃城人。業鼓冶。母和氏疾。與弟文孝竭力調侍。母卒。文忠廬墓側。不與妻面者三年。父貴又疾。醫不能療。文忠造車一輛。兄弟共御之。載父禱于嵩山。五臺。泰安。河瀆諸祠。遂遇異僧。遺藥而愈。延祐七年旌之。

邵敬祖。宛丘人。父喪。廬墓。母繼歿。河決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依其側。風雨不去。友人哀之。為縛草舍瘞之前。後居廬

六年、兩脚俱成瘋疾、至治三年、旌其家。其後又有永平李彥忠、父喪廬墓八年不至家。茶陵譚景星、幼失父、追念之、廬其墓十年。亳州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哀其老而能孝。　唐鐸、汴梁蘭陽人。蚤孤、育於伯父、及壯、事伯父如所生。伯父老無子、鐸爲買妾、歲餘產一女。其妾性頗不慧、熟寐壓女死。久之伯父卒、鐸喪之甚哀、遺腹生一男。鐸懲前失、告其母及妻妹護視之。已、復廬戶外、中夜審察、不敢安寢。弟能食、常自抱哺、與同卧起、十年不少怠。弟有疾、鐸夜稽顙呈斗、哀禱曰、天不伐余家、鐸父子間可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愈。母卒、哀毀踰禮、廬于墓側、不理家事、宗族勸之歸。鐸曰、今歲凶、多盜、吾家雖貧、安知墓中無可欲乎、倘驚吾親之靈、雖生何爲、卒守廬不去。　孫秀實、天寧人。性剛毅、善周人急。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饋薪米存問、終不懈。秀實哀之、恐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復命奴控馬賫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嗟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以無償、盡還其券不徵。復有貫進、大同人。大德九年地震、民居多傷、且乏食、進給酒藥、炭米濟之。每歲冬、製木綿裘數百襲、衣寒者、買地爲義阡、使無墓者葬之。李子敬、陝西三原人。嫁不能嫁者五十餘人、葬不能葬者五十餘喪、焚遺券四萬餘貫。有司以名聞、並旌之。　宗杞、大都人。年十九、父內寧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入口三日、哀慼傷心、遂成疾、伏卧床榻、猶哭不止、淚盡繼之以血。既葬、疾轉甚。杞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其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泰定三年、旌其門。　趙榮、扶風人。母強氏有疾、榮割股肉啖之者三、復負母登太白山、禱于神、得聖水飲之、乃瘥。後年七十五卒、榮號痛不食、三日方飲水、七日乃食粥。葬之日、白雲庇其墓、前後十五里、葬畢而散。榮負土成墳、廬其側終喪。　吳好直、華州蒲城人。父歿、事繼母孝。兄弟嘗求分財、好直勸諭不能止、即以已所當得悉推與之。出從師學、澹泊三十年、無少悔。又有甄城榮郁、陳舜咨、皆能孝友、以已產分讓兄弟、縣令言狀、並表美之。余丙、建德遂安人。幼喪母、泣血成疾、父亡不忍葬、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戶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悲號撲不止、欲挾身火中、與柩俱焚。俄暴雨大滅。　徐鈺、鎮江人。始冠、侍父鎮將之婺源、過丹陽小谿、鎮乘橋失足墮水中。同行者立岸上不能救、鈺挾谿擁鎮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鈺力憊、且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里、得于灘。江浙行省言狀、表異之。

書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於京師、忽夢母疾、心悸之、馳歸、母已亡。居廬蔬食、哀毀骨立、每鷄鳴而起、手治祭饌、詣墓所哭奠之、風雪不廢。父輔臣嘗病疫、華侍奉湯藥、衣不解帶、嘗其糞以驗差劇、夜則禱於天曰、華母亡不能見、父病不能治、爲人子若此、何以自立於世、願死以代父命。數日愈、鄉里嗟異之。　又有高唐孫希賢、母病痢、希賢閱方書、有曰血溫身熱者死、血涼身涼者生。希賢嘗之、其血溫、乃號泣、祈天求身代之、母遂愈。　高郵卜勝榮、母痢不能樂、日嘗痢以求愈。兄疾、禮北辰、乞減己年延之、並瘥。　劉廷讓、大寧武平人。至順初、北方兵起、民被殺掠、廷讓挈家避山中。有幼弟方乳、母王氏置于懷、兵急、廷讓乃棄己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事聞、旌之。　劉通、亳州酇縣人。家貧業農。母卜氏好聲樂、每眩技者以簫鼓至門、必令娛侍、或自歌舞以悅母心。卜氏目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卜氏年八十五、忽復明。至大間、鄱陽黃鎮、皇慶間諸暨丁祥一、皆以親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並命褒表。　張旺男、安豐霍丘人。幼失父、母陳氏居貧守志。旺男九歲、賣餳以養。及長、母病伏枕數月、旺男無貲命醫、惟日夜痛哭、禮天求代、未幾遂愈。又自以生業微、不能多給、竟不娶、以終母年。縣令言于朝、旌之。　張思孝、華州人。母喪、以孝聞。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中器、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未幾、遂瘥。至順三年、表其門。　杜佑、邳州人。河南行省署爲三叉水馬站提領。父成病于家、佑忽心驚、舉體沾汗、即棄職歸。父病始三日、遂禱神求代、且嘗糞以驗疾。父卒、廬墓盡哀、有馴兔之瑞。　長壽、父帖住、官平章政事、生五子。長山壽、早世、次即長壽、次永壽、福壽、忙古海牙。元統間、帖住歿、長壽哀毀盡禮、服闋、當蔭敘、與弟羅拜母前曰、吾父廉貧、諸弟未有所立、願以職讓永壽。永壽讓福壽、福壽曰、二兄能讓、福壽獨不能耶、以讓忙古海牙。母從之。忙古海牙遂告蔭、爲太禧宗禋院神御殿侍禮佐郎、階奉議大夫。兄弟奉母尤篤、邦聞美之。至大間、河中梁外僧、親喪廬墓、兄邢海爲典膳官、自以嘗遂仕、不得養其親、棄職舉外僧代之。人稱外僧能孝、邢海能義。又有長吾民、秋秋及濠州高中、嘉定武進、皆以侍親不願仕、以祖父蔭讓叔父昆弟云。　孫瑾、鎮江丹徒人。父喪、哀毀、嚴冬跣足而步、傳柩四載、衣不解帶、常食粥誦佛書。及葬、載柩渡江、潮波方湧、俄順風翼帆、如履平地。事繼母唐氏尤孝、嘗患癰、瑾親吮之。又喪目、瑾舐之、復明。唐氏卒、卜日將葬、時春苦雨、瑾夜號天乞霽、至旦雲日開朗、甫掩壙、陰氣復合、雨注數日不止。　又有吳希曾、睢寧人。父卒、葬之日大雨、希曾跪柩前、灼艾燃腕、

火熖雨止既葬廬於墓左縣上狀並旌之　張恭河南偃師人以兵部符署鳳翔府案牘親老辭歸侍養壟理先墓身負水灌松栢父喪過哀侍母馮氏尤謹歲凶恭夫婦采野菜為食而瞽奉甘旨無乏母有疾恭手除溷穢喂哺飲食且嘗糞以驗疾勢天曆初西兵至河南居民悉竄恭守視母病塡中一餉不去母驚悸而殁恭居喪盡禮人稱孝焉有詔旌其閭　訾汝道德州齊河人父興卒居喪以孝聞母高氏治家嚴汝道承順甚恭母嘗寢疾晝夜不去側一日母屏人授以金珠若干曰汝素孝室無私蓄我一旦不諱此物非汝有矣可善藏之毋令他兄弟知也汝道泣拜曰吾父母起艱難成家業今田宅牛羊已多汝道恨無以報大恩尚敢受此以重不孝之罪乎竟辭之母卒哀毁終喪不御酒肉性尤友愛二弟將析居汝道悉以美田廬讓之二弟早世撫諸孤如己子鄉人劉顯等貧無以為生汝道割己田各畀之使食其租終身里中嘗大疫有食必得汗而愈者汝道即多市藥及携米歷戶饋之或曰厲氣能染人勿入也不聽益周行問所苦然卒無恙有死者復贈以樸櫝人感德之嘗出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縣令李讓為請旌其家　王庸字伯常雄州歸信人事母李氏以孝聞母有疾庸夜禱北辰至叩頭出血母疾遂愈

及母卒哀毁欲絕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卧之地獨不霑濕咸嘆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　黄贇字止敬臨江人父君道延祐間求官京師留贇江南時贇年幼及既長聞其父娶後妻居永平乃往省之則父歿已三年矣庶母聞贇來盡挾其貲去更嫁拒不見贇贇號哭語人曰吾之來為省吾父也今不幸吾父已歿思奉其柩歸而塟之莫知其墓苟得見庶母示以葬所死不恨矣尚忍利遺財邪久之聞庶母居海濱亟裹糧往庶母復拒之三日不納庶母之弟憐之與偕至永平屬縣樂亭求父墓又弗得贇哭禱于神一夕夢老父以杖指葬處曰見片磚即可得明日即其地求之庶母之弟曰真是已歛時有某物可驗啓朽棺得父骨以歸　石明三者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覓母不見見壁穿而卧內有三虎子知母為虎所害乃盡殺虎子礪巨斧立壁側伺母虎至斫其腦裂而死復往倚巖石傍執斧伺候斫殺壯虎明三亦立死不仆張目如生所執斧牢不可拔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兵琦獨事其父稍長思其母不置常嘆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欷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遍歷河之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

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而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氏年七十餘病甚不能行適兵火起且延至其家隣里俱逃源力不能救乃呼天號泣趨入抱母為火所焚而死　祝公榮字大昌處州麗水人隱居養親事母甚孝母歿居喪盡禮隣突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乃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塑二親像於堂朝夕事之如事生焉　陸思孝紹興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久之不効思孝方欲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者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以奉母其疾遂愈　姜兼嚴州淳安人七歲而孤與二兄養母至孝母死兼哀慕毁絕既葬獨居墓下朝夕哭奠寂焉荒山中躬自爨蔬食飲水一衰麻寒暑不易同里陳氏戴氏子不能事其父母聞兼之行愁感而悔皆迎養焉　胡伴侶鈞州密縣人其父賁嘗患心疾數月幾死更數醫俱莫能療伴侶乃齋沐焚香泣告于天以所佩小刀於右脇傍割其皮膚割脂一片煎藥以進父疾遂瘳其傷亦旋愈朝廷旌表其門　王士弘延安中部人父持有疾士弘傾家貲求醫見醫即拜遍禱諸神扣額成瘡父歿哀毁盡禮廬墓三年足未嘗至家墓廬上有奇鵲來巢飛鳥翔集與士弘親近若相狎然衆咸異之終喪復建

祠於塋前朔望必往奠祭雖風雨不廢也有司上其事于朝旌表之　何從義延安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慕不脫絰帶不食菜菓惟啖蔬食而已事父世榮母王氏孝養尤至伯祖溫伯祖母郝氏叔祖恭叔祖母賀氏叔祖讓叔祖母姜氏叔父珎叔母尤氏皆無子比其亡也從義咸為治葬築高墳祭奠以禮時人義之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篤孝幼孤養母母嘗有疾醫治不痊哈都赤礪其所佩小刀拜天泣曰慈母生我劬勞今當捐身報之乃割開左脇取肉一片作羹進母母曰此何肉也其甘如是數日而病愈　高必達建昌人五歲時父明大忠棄家遠遊莫知所適必達既長晝夜哀慕乃娶妻以養母而歷往四方求其父十餘年不得見心愈悲忽相傳黄州全真道院中有虛明子者學道三十年矣本姓高氏建昌人也匿姓名為道人云必達詢問知為父即往拜之其言家世及己之所生歲月大父母之喪葬始末因哀號叩頭不已虛明猶瞑坐不顧久之斥曰我非汝父不去何為必達留侍左右不少懈辭氣哀惻可矜其徒謂虛明曰師有子如此忍弗歸乎虛明不得已乃還家必達孝養篤至鄉里稱之　曾德漁陽人宋聖公五十七代孫母早亡父仲祥再娶左氏仲祥避襄陽樂其土俗因携左氏家焉亂兵陷襄

陽遂失左氏德過往南土求之五年乃得于廣海間奉迎以歸孝養甚至有司以聞詔旌復其家。 靳昺字克昌徐州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承制學士奉母王氏官于鄜母殁昺與兄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雷雨流水驟至昺伏柩上榮呼之避水昺不忍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於三里外得昺屍於五里外詔賜孝子靳昺碑。 黄道賢泉州人適母唐無子道賢在襁褓而生母蘇以疾去既長思念生母屢請於父得召之歸道賢竭力養二母得其歡心父病篤道賢晝夜奉湯藥不離膝下遍求良醫莫効乃夜禱于天願減己一紀之筭以益父壽其父遂愈至元統二年乃殁累符一紀之數道賢居喪盡禮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蔬食終制至元二年有司上其事旌其門曰孝子黄氏之門。 史彥斌邳州人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表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横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行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張紹祖字子讓贛州人讀書力學以孝行聞于朝特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

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李明德瑞州路上高縣人讀書有志操孝行篤至至正十四年亂兵陷袁州因抄掠上高兵執其父欲殺之明德泣告曰子豈不能代父乎願勿害吾父也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後以高壽終。 張緝字士明益都膠州人性孝友能詩文至正七年與兄紳弟經同領鄉薦由澤州儒學正轉泰州幕職棄之養親居揚州十五年揚州亂緝母姬氏方卧病賊突入卧内舉槍欲刺姬緝以身蔽姬槍中緝脇三日而死。 魏敬益字士友雄州容城人性至孝居母喪哀毁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出貲財爲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饑者爲糜以食之敬益有田僅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聞皆愕眙不敢受强與之乃受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世乃有斯人哉。 湯霖字伯雨龍興新建人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能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氷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氷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戛戛有聲拭淚視之乃氷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 孫抑字希武世居晉寧洪洞縣抑登進士第歷仕至刑部郎中關保之變挈父母妻子避兵平陽之柏村有亂兵至村剽掠拔白刃嚇抑母求財不得舉刃欲斫之抑亟以身蔽母請代受斫母乃得釋而抑父被虜去不知所之或語之曰汝之父被驅而東矣然東軍得所掠民皆殺之汝慎無往就死也抑曰吾可畏死而棄其父乎遂往出入死地屢瀕危殆卒得父以歸。 石永紹興新昌人性淳厚事親至孝値亂兵掠鄉里永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王克己延安中部人父伯通殁克己負土築墳廬于墓側貊高縱兵暴掠縣民皆逃竄克己獨守墓不去家人呼之避兵克己曰吾誓守墓三年以報吾親雖死不可棄也遂不去俄而兵至見其身衣衰絰形容憔悴曰此孝子也遂不忍害竟終喪而歸。 劉思敬延安宜君人事其繼母沙氏杜氏孝養之至無異親母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敬負父避于巖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不忍殺父

子皆免於難。 呂祐字伯通晉安人至正二十六年郡城破有卒入其室拔白刃脅其母林氏索財寶不得揮刃欲斫母祐急以身蔽母而奪其刃手指盡裂被傷仆地良久而甦開目視母曰母幸無恙我死無憾矣遂瞑目死。 周樂温州瑞安人宋狀元坦之後父日成通經能文海賊竊據温州拘日成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賊酋遣人沉日成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己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虞集道園學古録題哎住學士孝友卷京城之巽隅自門入衜城少西有桓楹在道北表之曰蒙古氏哎住孝義之門每過而式之求見其人不可得也他日有事於太廟予與執籩豆見宮室之美而嘆焉或告之曰昔英宗黄帝之廣宗廟而大之也使人求楩楠豫章之材於江南事嚴衆莫敢當哎住氏受命以行以便宜從事民商不病而工師告克朝廷服其智決則植表之家也奉詔修經世大典得懷慶路之書曰郡嘗有蝗大至守臣哎住出郡百餘里禱於古蜡神之祠一夕大雨蝗盡去問之則又植表之人也故予願見而不可得而哎住氏奉詔建寺集慶還拜侍讀入翰苑得爲同官其孝義之事已見國子祭酒曹公所述予又書此二事以記之孝於親者固可上貽於國下及於民也歟。 耻堂先生高斯得存藁跋盧氏友

于堂記。而銘之書。其仁人孝子之事乎。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不實本之病也。故天下罷㾕殘疾一有不遂。於吾之孝猶爲未純。況吾之真同胞而有不愛乎。書云。惟孝友于兄弟。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聖人教孝之端。大率由此。出門舉足之不謹。欲以行遠登高。未有能至者也。黃山盧君築室于墓。名曰友于。以志其先人之訓。諸賢記而歌之備矣。復求予言。何以告之。雖然。人子之克其孝。莫先乎是。而非止於是也。盧君懋哉。林清源集題浦江鄭氏孝友卷　周公制禮樂。四海興孝悌。秦人事兼并。父子即分異。周禮不復興。秦灋未嘗廢。漢文不制作。賈生不流涕。冀掃習未除。衆布起肘臂。吁嗟大道衰。天下日多制。關雎德教行。何取張公藝。我聞鄭氏先。子孝父罪貫。孝友垂家規。兄弟爭死義。旌淑又伯年。舊德能世濟。同堂二千指。聚食已九世。堂上坐黃髮。堂下列幼稚。婚喪有奠禮。少長各定位。一家如唐虞。諸孫各俊乂。簪纓既聯聯。詩禮復繼繼不獨令人羨。古昔良不易。高山有喬木。下澤有芳蕙。貽子以好歌。薄俗可風厲。　賦偶肇律會元事父母。善兄弟。　立愛立親。事父事兄。　恭恪是守。睦姻並施。　遵南陔之戒。而養所當養。篤棠[illegible]之燕。而親其可親。　曲盡終身之慕。僅全立敬之雅。　道之盡兮摛棣萼之詩。翕且湛兮歌棠[illegible]之詩。　遺而歌表。此則明老老之愛。懷以事父。此則示親親之意。　曾閔之德。我所當盡。兄舟之道。人皆可爲。　篤於事親。欲菽水怡若。歎於從兄則[illegible]華煒如。　況血氣之民。皆有尊親之念。而狄從之。童推無愛敬之心。

儲宮孝友

冊府元龜　古者並建師傅。奉于家嫡。所以琢磨懿範。輔翼令猷。夫父子之親。存乎天性。兄弟之愛。謂之天倫。人道之先。何尚於此。蒸蒸之志。克奉於慈顏。怡怡之懽。溥敦於同氣。則正家而定天下。推已而形四海。寀風有寄。已盛無失。豈止問安之訓。道映於龍樓。致美之風。事光於甲觀而已哉。　吳太子。登大帝之子也。自武昌遷都建業。時登鎮後。以弟慮卒。登往建業。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帝遂留焉。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須先立后。帝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帝默然。及爲皇太子時。弟和有寵於帝。登親敬。待之如兄弟。常有欲讓之心。　梁昭明太子。性仁孝。自出宮常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普通七年。十一月。母丁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

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太子奉勑。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次。高祖又勑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此更無餘病。正爲如此。胃中亦比塞成病。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常爾懸心。雖屢奉勑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青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莫不泣。大通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勑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　哀太子大器。簡文帝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在於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衆。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　隋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生而高祖養於宮中。既長。高祖嘗謂曰。當爲爾娶婦。昭應聲而泣。高祖問其故。對曰。漢王未婚時。常在至尊所。一朝娶婦。則便出外。懼將違離。是以啼耳。高祖歎其有至性。特鍾愛焉。　唐太子弘。高宗子。顯慶初。義陽宣城二公主。以母得罪。幽于掖庭。太子見之驚惻。遽奏請令出降。會帝幸東都。留太子於京師監國。駕發數日。太子戀慕不已。帝聞之。遽追赴行所焉弘嘗受春秋左氏傳於率更令郭瑜。至楚子商臣之事。廢卷而嘆曰。此事臣子所不忍聞。經籍聖人垂訓。何故書此。瑜對曰。孔子脩春秋。義存褒貶。故善惡必書。褒善以示代。貶惡以誡後。故使商臣之惡。顯於千載。太子曰。非唯口不可道。固亦耳不忍聞。請改讀餘書。瑜再拜賀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殿下誠孝。寔資睿情天發。凶悖之迹。黜於視聽。循奉德音。實深慶躍。臣聞安上理人。莫善於禮。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非禮無以辨君臣之位。故先王重焉。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請停春秋而讀禮記。太子從之。　大選陳淵代宰相謝表　肩堯聰明。躬舜孝友。念累朝之大典。將就新編。付直筆於近司。益重其選。

不孝不友

書康誥　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彜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註。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

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二十有

友

交友

易兌象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然當明相益之象○）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也○）詩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友同門之稱○又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則不可求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illegible]○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毛氏曰○丁丁○伐木聲○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又鄭氏曰○兩鳥鳴

張氏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此為求友生○程氏曰○和○謂相得○平○謂不變○伴者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鳥鳴○蓋自此以興鳥獸也○故下章皆以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人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之人○敘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故舊焉○則民德厚矣○舉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遷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相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惟久不渝○可質於神明○）周禮司諫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宗伯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禮記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同方○同術○志行也○聞流言不信○不信其友所行被毀而排之○）論語曾子曰○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子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老者安之○朋友信之○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註○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友以輔仁○則德

■進。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子曰。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朱子曰。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病。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中庸子曰。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天下有達道五。父子也。君臣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孔子家語孔子曰。夫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孔子曰。居而得賢友。福之次也。夫賢者言足聽。故我之悍也。若嚴君在

堂而明神震堂矣。雖欲不著善。其敢乎。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白虎通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揚子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君子脩身而後交。天道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仲長子昌言幽閑則攻己之短。會同則述人之長。貫我者我加厚焉。未有與人交若此而見憎者也。魏文帝詩集論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交道備矣。抱朴子交際篇朋友之交。不宜雜浮。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徐幹中論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太平御覽周昭新撰交之為道。起自羲皇造化之初。君臣始立。而有人倫上下之敘。象天地交泰。以左右於民也。唐虞三代莫不由之。故交全情親。則國安治強。交敗情乖。則國危治積。立交者欲其親也。是故百姓不親。爲作司徒。蹤者能睦。廉頗相如忽忿以崇厚。陳平周勃感陸生而相親。所以安趙於強敵。定漢於幾殆。此交接之大義。帝王之極務。聞之於易曰。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義也。蔣子齊交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遊居交

友。亦人之所染也。韓起與田蘇遊。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而顯齊秦之功。曹參師蓋公。致清靜之治。竇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必得其人。千里同好。固於膠漆。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疑其實。鍾會芻蕘論凡人之結交。誠宜德不忘衰。達不棄窮。不疑惑於讒構。不信受於流言。經長歷遠。久而逾固。而人多初隆而後薄。始密而終疏。斯何故也。皆由交靜不發於神氣。道數乖而不同。權以一時之術。取倉卒之利。有貪其財而交。有慕其勢而交。有愛其色而交。三者既衰。疏薄由生。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蓋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為是。故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公子一朝以百騎日寵之。呂望未嘗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夫丈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楊龜山語錄常■之言朋友不可相責望。蓋君子恕以處朋友也。若為人朋友。所以自處。則不可備。周官以孝友睦婣任恤考人之行。若不可責人。聖人何以制法。夫鄰里鄉黨。力足以相助相持。猶不敢不勉。而況於朋友乎。朱子語類蜚卿問朋友之義。自天子至於庶人。皆須友以成。而陳安卿問目只說以類聚。莫未該朋友之義否。曰。此亦只說本來自是如此。自天

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乃是後來事。說朋友功效如此。人自與人同類相求。牛羊亦各以類相從。朋友乃彝倫之一。今人不知有朋友之義者。只緣但知有四箇要緊。而不知朋友亦不可闕。張子經學理窟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又曰。（有潛心於道。忽為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無益。但樂於舊習耳。是故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為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性理會元朋友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同為天倫。天所敘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者。後世雖一介之士。朋友之道固缺矣。而況於等而上之者哉。蓋不知德之可貴。不知成身之為重。此友道之所為缺也。使其知德之為貴。成身之為重。則其所以求友者。惟恐其不獲已。況敢有挾乎哉。（洪邁）容齋隨筆朋友之義甚重。天下之達道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至朋友之交。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見於詩。不信乎朋友。弗獲乎上。見於中庸孟子。朋友信之。孔子之志也。車馬衣裘。與朋友共。子路之志也。與朋友交而信。曾子之志也。

周禮六行五曰任。謂信於友也。漢唐以來猶有范張陳雷元白劉柳之徒。始終相與。不以死生貴賤易其心。本朝百年間此風尚存。嗚呼。今已矣。衆谷所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也者。友其德也。當觀故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此交友第一義也。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酒饌追隨。有無周濟。讒言相謔。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並效奔走。此奴隷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攖拂。而取跡遠。欲隨事苟徇。而覩親密。東其父子之睚眦。即導之以不忠不孝。東其兄弟之鬩墻。即導之以不友不恭。東其夫婦之反目。即導之以不舉不恐。㩌引古今。胠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馬爲鷺。皆此等輩也。其間稍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冊府元龜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傳有三益之訓。易著斷金之象。譬道同術義表於切嗟。父業不忘。情見於生死。又豈止遠方之爲樂。溪水之相成哉。中古而下。蓋有同德比義。神交心照。或傾蓋以接分。或刎頸而爲歡。靡思志操之異。遂忘年齒之隔。結髮以共仕。納禄以偕往。扶風雨之信。忘蓬蓽之賤。通家而益厚。奕世而遊親。以至撫字孤孀。拯濟危阨。棄身以自誓。抱節而不變。斯皆古之不諂不瀆。相先相死之士歟。先王撰秋澗集朋友列於五典。其所以爲重者。志同而義在也。故縶然有文以相倚。驩然有恩以相愛。不然。其與走者頡聚而同遊。飛者群分而並集。蓋幾希矣。詩人以伐木廢。將表夫友道之缺。深有旨哉。太平御覽曹連子　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濱而交禹。

家語　孔子遇程子。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顧謂子路曰。程子天下之賢士。取束帛以贈之。　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史記任不齊楚大夫。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荊坐也。共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申包胥楚大夫。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　叔向適鄭。鬷蔑惡。一言而善。執手以善。遂如故知。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無忌從此二人結交遊也。　管仲字夷吾。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乃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

仲。管仲既任用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常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韓詩外傳。鮑叔有疾。管仲爲之不食。不內水漿。羣臣咸患之。曰。鮑叔有疾。而爲之不內水漿。無益於鮑叔。又將自傷。豈鮑叔非君臣之患。父子之親。爲之不內水漿。不亦失宜乎。管子曰。非子之所知也。昔者吾嘗與鮑叔負販於南陽。而見辱於市中。鮑子不以我爲不勇者。知吾欲有名於天下。吾與鮑子說諸侯。三見而三不聽。不以我爲不肖者。知吾不遇賢主人。吾與鮑子分財而多自與。不以我爲貪者。知吾貧無有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士爲知己者死。馬爲知御者良。鮑子卒。天下莫知。安用水漿哉。有知者惟爲之死。亦何可傷乎。）　夏侯湛鮑叔像贊曰。鮑子情情。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遂遂景迹。君子攸欽。　季札。吳公子也。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戒之以慎。終。適晉。謂叔向曰。吾子志直。必思勉於難也。劉向說苑。魏文侯歎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友士之功焉。五典籤家事實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爲友。每相思不得敍。便於夢往尋。但行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孔叢子。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群聚乎。陳留志　牟庾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圈中。故世謂之圈公。與河內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爲友。皆修道潔己。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娛。（劉向說苑）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子屏琴絕弦。終身不鼓。以爲時無足爲鼓琴者。漢書盧綰。豐人。與高祖同里。綰親與太上皇相愛。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陝會宗傳

會宗爲人嫺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谷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休甚休。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於昆山之側？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傅、鄭、甘、陳之功，沒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萬里之外，以身爲本。願詳思愚言。五典詠案事實西漢鄭當時字莊，爲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歡，恨相見之晚。（册府元龜）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皆楚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之楚兩龔。勝位至太中大夫，歸老於鄉里。舍拜光祿大夫，不起。　張釋之爲廷尉，持法平允。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恢咸結爲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陳遵少與張竦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冠。（爲後進人士之冠首也。）　何武以射策甲科爲郎，與翟方進交志相友。　汲黯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疾，黯位至主爵都尉。　傅喜封高武侯，與鄭玄同門學，相友善。（同門，謂同師也。）蕭育爲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時。往者有王、貢，公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蕭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爲左曹，二十餘爲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爲杜陵亭長，爲咸、育所舉，援入王氏。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爲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爲難矣。　杜林字伯山，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具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林位司空。　寇恂爲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戮之。復以爲恥，還過潁川，曰：今見恂，必手劍之。恂聞，不與相見，曰：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爲國也。區區之趙尚有此義，吾安可忘之乎？光武乃召恂與復相解，結友而去。　寇恂從光武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恂奇之，因奉牛酒共交歡。恂位執金吾。　皐弘爲揚州從事，家代爲吳郡冠族，少有英才，與桓榮相善。　孔僖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篆孫駰復相友善。僖位臨津令。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思恢，作詩曰：鳥

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王符，安定臨淄人，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並友善。　陳重少與同郡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與重俱在郎署。後俱拜尚書郎。義坐事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又云：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也。）崔瑗與扶風馬融、南陽張衡特相友好。瑗位濟北相。　荀淑博學有高行，與李固、李膺同志友善。淑位郎陵侯相。　張晧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鐔粲、漢中李郃、蜀郡張霸共結爲友善。晧位司空。　逢萌，北海都昌人，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萌初爲亭長，後連徵不起。　岑晊，南陽棘陽人，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與爲友。晊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並不就。　李燮，廉方自守，所交皆舍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平正。位河南尹。　郭泰字林宗，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輛。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泰徵有道，不就。　王允，太原祁人也，世仕州郡爲冠蓋。同郡郭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位司徒。　苑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位太山太守。　韓說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位江夏太守。　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徵拜博士，不就。　袁宏漢紀：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旰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爲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難也。　道學傳：杜京產，建武初徵之。產曰：莊周持釣，豈爲白璧所廻，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產與友善。五典詠案事實東漢王符字節信，好學耿介，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後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乃驚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時人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書生道義之爲貴也。　東漢陳蕃不接賓客，惟徐穉來，時設一榻，去則懸之。　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子姪造季和討論，是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伯里內有賢人聚。　後漢陶侃傳：陶侃字士行，早孤貧，爲縣吏。鄱陽孝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以易酒殽，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瀟湘錄：安鳳少與徐侃友善。

鳳至長安。忌違佩男子欲別。佩留詩曰。君寄長安久。恥不還故鄉。我別長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與離恨。泉下亦難忘。鳳亦以詩贈別。又同泣分袂。及來年春。鳳欲客長安。因夢佩還寄書達壽春。佩母得書泣謂附書人曰。佩死已三年。鳳母淚嘆曰。我今日始悟佩詩中泉下亦難忘之句。范曄後漢書孔融。宙之子也。十歲從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勑外。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輙不得進。融欲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召見。問父祖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吾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也。衆奇之。　第五倫始以營長詣郡。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唐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肅宗始脩古禮。延待方岳。崔駰上四巡頌。帝歎之。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說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候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　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荊而語曰。令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臧長。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爲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病滯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但目擊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絕。謝承後漢書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蘇巨卿爲友。推誠據信。不負言誓。郭林宗別傳郭泰。字林宗。入潁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黃則親韓子助。過滿亭則師仇季智也。五典類聚事實東漢郭林宗。寓宿茅容家。旦夕容殺雞爲饌。林以爲己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與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乃我友也。　白氏六帖仇覽字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宇。常自守。融奇之曰。志士交結之秋。須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脩太學。豈使人游談其中乎。融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詣之。遂留宿。林宗嗟嘆下牀爲拜。

續後漢書周瑜傳　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張横浦心傳錄東漢王丹。其子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堋欲往奔慰。結侶將往。丹怒撻之令寄縑以祠爲人。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世說華歆與管寧邴原爲友。三人號爲一龍。歆爲頭。寧爲尾。原爲足。漢末遭亂。原寧二人避地遼東。歆爲豫章太守。及魏氏代漢。歆爲司徒。讓位於寧。辭不受。訪原竟不往而乃卒。虞子西曰。邴原。管寧。皆盛德之士。而歆爲之首。則歆之爲人可知矣。然漢書稱伏后之廢。操使歆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匿壁中。歆破戶發壁而入。豈盛德之士哉。操雖姦雄。然使人各當其理。方是之時。魏氏群臣如董昭。夏侯惇。賈詡。程昱。郭嘉之流爲不少。是以辦此。何至使歆爲之。歆果賢邪。操必不敢以此使之。以此事操。則歆決不得爲賢者。陳壽作原傳。稱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初不及歆。至作寧傳。又稱與原歆相友。豈三人相友而歆獨無操尚乎。朋友出處不齊。理宜友之。操尚不同。則非所以爲友矣。此余之所未解。焉明史實賓錄魏荀彧。簡重不與常人友。所交皆一時秀傑。既卒。至葬送者纔十人。皆同時名士。哭之哀。感動路人。虞預會稽典錄盛憲。字孝章。初爲臺郎。常出遊。逢一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宴。結爲兄弟。升堂拜母。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賀邵字興伯。山陰人也。爲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三國志荀攸。彧從弟也。太祖令曰。孤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公達賢人也。所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輟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袁侃。字公然。善與人交。在廢興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爲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任黃門選部。　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玄同門相友。　蔡邕賓客盈座。聞王粲至門。倒屣迎之。粲至年幼容狀短小。一座盡驚。邕曰。此王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盡當與之。　孔融才高倨傲。年在陳紀陳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爲紀拜之。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狀貌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且有典刑。　魏傅嘏。自少與冀州刺史裴徽。及散騎常侍荀粲。善徽粲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　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將軍鍾毓並善相友。綜理朝事。俱爲名臣。嘏位尚書僕射。　鍾會。年少。傅嘏以明智友之。

司馬徽字德操。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位至丞相長史。　王凌與司馬朗賈逵友善。位太守。　袁霸。陳郡扶樂人。袁渙從事弟子。魏初為大司農。與同郡何夔邢知名於時。而霸子亮夔子曾與渙子侃。復齊聲友善。　黃朗。弘通有性實。與東平右姓王惠陽為碩交。惠陽親拜朗母於其牀下。朗既仕至二千石。而惠陽亦歷長安令酒泉太守。故時人謂惠陽外似麤疏而內實堅密。寧不願朗之本末。事朗母如己母。為通度也。　陳矯為郡功曹。使過泰山。泰山太守東郡薛悌異之。結為親友。戲謂矯曰。以郡吏而交二千石。鄰國君屈從陪臣游。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丞代矯。　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俁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蜀許靖。汝南人。始兄事潁川陳紀。與陳郡袁渙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靖入蜀為司徒。歆朗及紀子群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款至。　張裔。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位輔漢將軍。　張嶷。巴西郡人。召為從事。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　張飛字益德。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位車騎將軍。　徐庶。字元直。先名福。與石韜字廣元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後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　吳孫策下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孫策創業。命張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吳張昭字子布。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齊名友善。位輔吳將軍。　陸績字公紀。時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令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位偏將軍。　步隲與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魯肅代周瑜之當陸口。過呂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說肅。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為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肅因為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

及。乃至於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魯肅。臨淮人也。家富於財。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亦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肅後使荊州。到當陽。與劉備會。時諸葛亮與相隨。肅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肅卒。諸葛亦為發哀。位橫江將軍。　聶友字文悌。豫章人。為郡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　嚴畯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隲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位尚書令。　陳表。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位偏將軍。　孫皎為征虜將軍。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位征虜將軍。　高岱字孔文。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無名氏皆世之英偉也。　吳旗與張溫顧譚友善。　世說。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標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眾。機於船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便流涕。投劒歸機。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作筆薦焉。江表傳。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客。終不之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白氏六帖。庾袞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曰。拜人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鄭人褚德隱遁。養親老而無倦。袞每拜之。晉書。王蘊為浙江東五郡鎮軍將軍會稽內史。時王忱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太非爾之友。阿太。忱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　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　陸機。吳人也。文章冠代。至太康末。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荀崧與王敦顧榮陸機等友善。　劉欽宣字萬壽。為散騎常侍。寬厚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欽宣相遇。便盡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與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　裴郃字道期。元帝初為安東將軍。以郃為長史。王導為司馬。二人相與為深交。及道期卒。王導為司空。既拜。歎曰。裴道期王喬在。吾不得獨登此位。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己。甚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　王濛字

仲祖。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為宗。馬位司徒左長史。　虞騑。字思行。渾之兄子也。雖機幹不及於渾。然而素行過之。與燕國桓彞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彞遣溫拜騑。騑使子谷拜彞。　荀羨。弱冠。與王洽齊名。沛國劉惔。太原王濛。陳郡殷浩。並與交好。位兗州刺史。　王機。字令明。慕王澄為人。澄亦雅知之。以為己亞。遂與友善。機位交州刺史。　何偃。叔慈之。與琅琊王微相善。慈之卒。微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爾。

阮籍素與王渾為友。渾子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沖（王戎字也）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爾。籍位步兵校尉。

羊曼。任達頹縱。好飲酒。溫嶠。庾亮。阮放。桓彞。同志友善。並為中興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放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壼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曼為濌伯。凡八伯。蓋擬古之八儁。曼位丹陽尹。　王接。字祖游。平陽太守柳

濟。散騎侍郎裴遐。尚書僕射鄧攸。皆與接友善。位尚書殿中郎。　山簡為征南將軍。鎮夏口。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華軼字）舊友。為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為功伐乎。其篤厚如此。　習鑿齒為桓溫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絜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辟命。（沈東陽野史）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慎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晉中興書）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貴如此。　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入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騁。望雲霄而偶翮。見鴻漸之輕羽。翱長塗而鳥鳴。知騏驥之迅足。　庾翼。字稚恭。時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彝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薛兼。與同郡紀瞻。廣陽閔鴻。吳郡顧

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晉劉駒。初隱居上谷太寧山。與呂夢奇。張驎。結菴共處。以吟誦自娛。（向秀別傳）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趣舍進止無不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脩常業。（晉竹林七賢論）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呂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安來值康不在。兄喜出迎之。不前。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鳳凡鳥也。（世說）晉王羲之。字逸少。郗夫人謂二弟司空郎中愔與曇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屣。見汝輩來。平平爾。無煩復往。二謝。安石萬石也。（嵇康高士傳）達頑。條房。李雲。王尋。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袁宏山濤別傳）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記纂淵海）孫盛與殷浩友善。每談論。食冷而後煖者數四。（王智深宋紀）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冊府元龜）嵇康恬靜寡慾。寬簡有大量。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康所與神交者。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游。

世所謂竹林七賢也。康位中散大夫。　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譽。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濤晚與尚書和逌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位司徒。　晉夏侯湛。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而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位散騎常侍。　蔡廓與北地傅隆相善。廓子興宗。隆父友敬。向柳有學義才能。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陽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　顏延之既廢於家。中書令王球。名公子。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　蕭惠開為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　王僧虔為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　孔逷。字世遠。好典故事學。與王儉至交。　南齊杜京產。閉舍授學。徵為員外散騎侍郎。不就。會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一曰會稽孔覲清剛有節。一見而為欵交。）王僧孺。初與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僧孺出為唐令。昉贈詩。其略曰。子唯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芑。徐伯珍。東陽人。積學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徵士沈儼造膝談論。以素交。　梁范雲字彥龍。父抗為郢府參軍。雲隨父在郢。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

府兄而友之。　劉季連與會稽人石文安相善。文安字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為尚書左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季連入為御史中丞。　張率，吳郡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　陸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已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　到溉與兄沼、弟洽俱知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游。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游。壯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方今信為儔。任君本達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後溉為左民尚書，不好交游，唯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於家，門可羅雀，三君每歲常鳴騶枉道存問，置酒敘平生而去。　劉訏一遇阮存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復高操，三人日夕招攜，故都下謂之三隱。　謝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為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為感友賦以酬之。　梁蕭勵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　韋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為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顧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　後魏崔模長者篤厚，不營利，與崔順相親，往來如家。　盧義僖寬和畏慎，不忘交款，與魏子建情好尤篤，言無所隱。　封軌與光祿大夫武道孫惠蔚同志友善，蔚每推軌以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然操明剛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　辛紹先敏悟有識量，與廣平游明根、范陽盧度世、同郡李承等甚相友善。　畢眾敬自兗州刺史徵還京師，年已七十，太和中，高祖賓禮舊老，眾敬與咸陽公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款，有若平生。　李彪為度支尚書，與宋弁結管鮑之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及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　李志字鴻道，彪之子，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彪甚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志交款往來。　張彝性公强，有風氣，歷覽經史，與盧淵、李安民等結為親友，往來朝會，常相追隨。淵為令，安民與彝並為散令。　崔休狀秀才入京城，與中書郎宋弁、通直郎邢巒雅相知友。　曹世表性雅正，涉獵群書，與武威賈思伯、范陽盧同、隴西辛雄等並相友善。　李叔虎好學博聞有識

度為鄉閭所稱。太和中，拜中書博士，與清河崔光、河間邢巒並相親友。　羊深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友善。　邢臧博學有藻思，與裴敬憲、盧觀兄弟等並結交友。　封肅為尚書左中兵部郎中，性恭儉，不妄交游，唯是崔勵及勵從兄鴻尤相親善。　胡叟為武威將，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為美談，吾之於子，以拔章為幽贊，以此言之，彼無可媿也。　北齊袁聿脩歷任清華，趙彥深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猶以故情存問往來。　薛道衡，北齊時待詔文林館，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　陸昂為河間邢劭所賞，劭又與其父子瑋交遊，嘗謂子瑋云：吾以卿老蚌復出明珠。　裴讓之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淡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為不亡矣。　薛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諏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隆並友善。　封孝琰性恬靜，頗好文詠。太子少師邢劭、七兵尚書王昕並先達高才，與孝琰友善。南史向植傳　植弟柳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柳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陽范曄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康郡，涉義宣事敗，繫建康獄，晏家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　北史盧懷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琅邪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曰：昔太丘道廣，許劭知而不顧，嵇生峭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衍曰然。　辛紹先傳　紹先子穆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少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返。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武。穆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同府元巖、房彥謙有令名，少與太原王劭、北海高構、蓨縣李綱、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談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彥謙為鄀州司馬，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　裴肅少剛正，有局度，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　隋劉焯聰敏沈深，弱不好弄，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　崔儦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范陽盧思道、隴西辛德源同志友善。　王孝籍少好學，博覽群言，與河間劉炫同志友善。　元巖以名節自許，少

與渤海高頴太原王韶同志友善。陸餘慶少與知名之士陳子昂宋之問盧藏用道士司馬承禎道人法成等交游雖才學不逮子昂等而風流彊辯過之。韋陟中書令安石之子與弟斌文華當代俱有盛名開元中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陟唱和游處廣平公每見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郗純少時為李邕張九齡等知遇尤以詞學見推與顏真卿蕭頴士李華邵軫同志友善故天寶中語曰殷顏柳陸蕭李邵趙以其重行義敦交道也。權皐天寶末移家於洪州攺著作郎不起京師蹂於胡騎士君子多以家渡江東名如李華柳識兄弟者皆仰皐之德而友善之。劉允濟善屬文與絳州王勃早齊名特相友善。崔造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畧常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䕫。郗士美少好學善記覽父友顏真卿蕭頴士華常與之討論經傳應對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薛登博涉文史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海錄碎事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太平御覽王珪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氏常曰我兒必貴未知所與友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其母窺見大驚遂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子公輔器汝貴不疑。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相友善。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劉孝孫者荊州人也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與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德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交會。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丞景獻河南令景裒皆有美譽偕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溫州刺史纂畧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顏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音芬）友善大業中進士舉終為考功郎中。元亨傳亨年十二魏恭帝在儲宮引為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唐書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參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柳公綽性端介寡合與錢徽蔣乂杜元頴薛存誠文雅相知交情款密為吏部員外郎及武元衡罷相鎮西蜀與裴度俱為元衡判官尤相善公綽先度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餞別有兩人同日事征西之句。盧藏用傳盧藏用隱終南少室二山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劉知幾與吳兢等交常曰海內知我者數子而已。鄭絪少有奇志所交皆是天下名士。韋夏卿與齊映善同遊終年不見輒悵。元稹傳元稹河南人拜膳部員外郎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數召入禮遇益厚自謂得言天下事中人爭與稹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陛下欲平賊當先清朝廷乃可帝迫群議乃罷弘簡而出稹為工部侍郎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嚴挺之重交遊許與生死不易其操。唐繪趙宗儒父驊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商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頴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商顏柳陸蕭李邵趙。（唐闕史）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澹未嘗言朝市夕拜雅措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日謀高卧肴制單則就宅視之夕拜未嘗乞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雖秦吳所尚而塤篪其友一日雪滿玉京紫微在假夕拜將欲晏入先及路門紫微方於南垣茅亭肆目山雪鹿冠鶴氅手卷膝琴構火於爐酌杯於机閽盧至曰適我願兮促命延入夕拜紫金華煥意軒軒偶紫微道服而坐紫微曰盧六盧六曾莫顧我何也夕拜曰日月限滿向家食相仍日詣台座以圖外任紫微鈍慘曰駕肩權門所不忍視且有爪分徒勞汝形臘瑩一壺能同華席天地否夕拜曰諸省之計決矣紫微又呼侍兒曰盧六侍去早來藥糜宜潔冰越中匀二器我與給公膳食夕拜振聲曰不可紫微曰何也夕拜曰今旦犯冷且欲遐征已市血食之加蒜者餐矣時人聞以為路之高推盧之俊達各盡其性。（唐摭言）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大宏詞振名與李敏同姓同年同登第又同甲子又弟時俱二十五歲又同門摯嘗答行敏詩曰因緣三紀異契分四骸同。劉駕與曹鄴為友俱攻古風詩鄴既擢第而不即出京俟駕成名同去果諧所志。辛文房唐才子傳朱放卜居剡溪鏡湖間排青紫之念結廬雲卧釣水樵山寄着白接䍠鹿裘苟復盤桓酒家時江浙名士如林風儒雅俱從高義如皇甫兄弟皎激上人皆山人良友也。王典跡蒙事實唐賀知章字季真性曠夷善談說陸象先曰季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元宗時仕至秘書監。唐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把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凉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

弟尚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去在梁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鞠詠以文學見知於王化基。王公知杭州。詠知仁和縣。及至官。王公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後王公為參政。首以詠薦。人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俊而驕。忽故抑之。詠聞之。曰。王公真相知也。　錦繡萬花谷廬東美倚長師李華。韓衛為友。淮泗間號為四夔。太平御覽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裘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諸葛樂與管輅友。臨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溫克寧常節之。卿有氷鏡之才。禍如青火。不可不慎。輅曰。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何患之有耶。　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邁博學亦善屬文。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為一家。　郭子曰。冀州刺史楊准二子。喬字國彥。髦字士彥。清平有識。俱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友善。遣見之。頠謂准曰。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論者許之。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五代薛史晉鄭雲叟本名遨。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及振南遷。雲叟千里徒步以省之。識

者高焉。晏元獻公類要張升字彥真。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平其志者。雖三公大人。終不屈從。常嘆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　劉陶字子奇。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富貴不求趨。貧賤不易意。性理會元濂溪在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為學知道也。因與為友。言行龜鑑宋韓忠憲公億布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氈同寢。一日分遂割而分之。　公與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次舉。韓亦登第。後皆至參政。世為婚姻不絕。詠史詩云。韓李京師眾僕時。控驢負笈兩無辭。一朝接踵身榮顯。合契姻婭百世期。　歐陽文忠公脩字永叔。平生篤於朋友。如尹師魯。梅聖俞。孫明復既卒。其家貧甚。公力經營之。使皆得以自給。又表其孤于朝。悉錄以官。由是三族賴公之力。其後呂織以下論朋友之義。公與韓魏公相知最深。每心服韓公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韓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司馬溫公與范蜀公相友善。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道

德風流。師表當世。二公相得歡甚。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　張魏公浚在京師。獨與趙鼎宋齊愈胡寅為至交。寢食行止。未嘗相舍。所講論皆問學之力與所以濟時之策。欽宗名浩陵。處士譙定至京師。將處以諫職。定以言不用。力辭。杜門不出。公往見至再三。開關延入。公問所得於前輩者。定告公但當熟讀論語。公自是益潛心於聖人之微言。　趙善璙自警編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晦叔善。及秉政。為人所間。怒公甚。晚稍悔悟。及退居金陵。既久。聞公至揚州。戴寄聲欲執見。安石未用時。以兄禮事公甚謹。自熙寧後。問一道慶弔皆書吏以公函答。至是以親書復稱兄。然公未久即赴召。竟不果來見。　陸技翁家世舊聞李作乂知剛楚公之婿。才極高。公愛之。作乂與馬巨濟善。巨濟在太學有聲。及赴省試。作乂擬杜子美杜鵑書體作詩戲之曰。太學有馬涓。南省無馬涓。秋榜有馬涓。春榜無馬涓。公聞之不樂。作乂曰。某與巨濟忘形。故有此戲。公曰。與人交。常有禮。何謂忘形。凡世之交友。卒為仇讎者。皆忘形者也。常記熙寧中與舒信道彭器資同在景德考試。信道一夕。中夜叩器資門。欲有所問。器資已寢。亟起。束帶。信道隔門呼曰。不必起。止有一語欲求教耳。器資不答。束帶竟開門延坐。然後共語。信道頗不

懌。然處朋友間。當如器資。乃是。宋史曹友聞。曹武惠王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第。遷史聖宗紀。統和元年八月戊子。西幸。癸巳。幸懷州。甲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為友。山居新話孫子耕者。杭人。與新城豪民駱長官為友。元統間。駱犯罪。流奴于肇。孫以友故。送至肇州而回。交誼如此。誠不減古人也。唐摭言崔群字敦詩。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與韓愈為友。群佐宣州幕。時愈與群書論交畧云。　考之百行而無瑕。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唯吾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然曉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粗巨細。出入晦明。唯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源者也。以此而推之。而廣之。誠足下出群拔萃。無謂僕從何而得也。　隴西李舟與齊相國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交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詭。幾欲脩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准。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望增嘆。僕所疾沈痼。苦率于弟力農。與世疏矣。足下亦

焉能不跦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足下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獨飯自愛。珍重珍重。　毛傑與盧藏用書。　月日雲夢子毛傑謹致書于盧公足下。傑聞君子所貴者道也。所好者才也。故才高則被褐而論輸墨。道狎則言事而至談笑。何必雞鳴狗盜始資使倖之能。簞食瓢飲。不顧清虛之用。自公立名休代。博物多能。帝曰爾諧。擢為近侍。所以從容禁省。出入瑣闈。思猶在躬。優柔存及。傑時在草莽。運厄窮愁。思折俎而無由。羞拂門而不遠。豈知羣邪遘逆。聯攀嗷嗷。紫奪我朱。遠謫惡土。賴公神色自若。心行不適。餌芝朮以養閑。坐煙霞而狀思。傑梁鴻遠族。閔仲未歸。留戀德音。徘徊失路。互鄉童子。嘗願接於宣尼。蘇門先生竟未言於阮籍。公於傑者如彼。僕於公者若此。百年朝夕。何事惜於交遊。四海弟兄。何必輕於行路。賈生不云乎。達人大觀。物無不可。小智自私。賤彼貴我。況公拂衣高尚。習靜閑扃。世事都捐。尤精道意。豈有自私而已。無大觀者哉。儻能憐雲壑獎無知。慙張良小子。說鴻蒙之偈。遺黃石之書。虛往實歸。霑霧露之微潤。寂多益寡。落丘山之一毫。則知足下之眷深焉。小人之慶畢矣。　盧答毛公　毛子足下。勤身訪道。不毒氣瘴裏。種鬼門。放蕩雲海。有足多矣。一昨不遺。猥辱書禮。期我遐意。詢于道真。使人慙愧也。僕知之矣。士之生代。則有宴志深藪。滅木穹室。鍊九丹以咽氣。味三秀以詠言。固將養蒙全理。不以能鳴夭性。則其上也。義感當途。說動時主。懷全德以自達。裂山河以取貴。又其次也。至於誠信不申。忠孝胥缺。獨樂魑魅。永投豺虎。無面目以可數。推心膺以問天。斯最下也。僕在壯年。常慕其上。先貞後黷。卒罹憂患。貧家為孽。置身于此。何顏復講道德哉。雖然少好立言。亟聞長者之說。老而獨篤。猶脩薄暮之勢。加我數年。庶無大過。覽莊生鵾鵬之喻。則乾坤龍馬之旨可好矣。培風運海。則六九之源無差矣。儀之正氣。則洗心藏密有由矣。閉卷獨傳。恬然會真。不知寰宇之寥廓。不知生之與謝。斯亦睽昧所守。何必為是。儻吾人起余。指掌而說。令之隱几。不亦樂乎。道在稊稗。無相阻。曷為區區遇勞接餉也。頃風眩成瘵。下決復屬筆力此還答。無所詮次。淹遠庶幾。不在我。盧藏用頓首。宋文鑑王回告友　古之言天下達道。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五者義廢則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眾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

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皆受其艱。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為上者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立。則有不若其亦無害於眾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眾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而一為達道也。聖人既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支。所以成身。一體不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為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乎。朱晦菴大全集䟦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既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為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于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為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為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

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為聖人獲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宋道學名臣言行錄朱晦庵跋　胡文定公與呂尚書帖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為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讀此帖使人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若子者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司馬溫公傳家集友箴　余何避乎。余將避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避衆人之場，聞善而遷，觀過而改。李忠定公集友箴　古之君子。取友必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君子，纂祿貪位，面友非心。見利忘義。握手指天，如見肝肺，轉足已非，自為得計，勢利之交，何異狗鼠。謀汝之情，伺汝之過。汝不自慎而欲重其禍耶。藝文類聚周祇執友箴　四輔揚揮，伐木幽林，撫喬鶯飛，爰遷蟬衰。俗

遂凋盛。交緣利，昵用因偏情。谷風興衰，繁霜夏零。道之未盡，於焉由人。自室有邇。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照，塵積翳明。西河感離，口憎扶杖。憮憮丈侯，友賢好學。英英燕賠。禮邦致樂。推誠歲寒，功操松竹，落落高札。遑遑莊惠。解帶一悉。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各青。元郝經陵川集友箴　入門而父兄，出門而朋友。獲於上，說於親者無不在，輔其仁成其德者無不有。棄扶論世必名厥真，去益即損必貽其咎。無比周以相阿，無面諛以背詬。無舍義而即利，無重新而輕舊，無輕怒以相絕，無私意以相佑，有昏忤者勿較。有忠告者必受。無以昵而相狎，是構離而結鬬。無狗己而絕人，是起獄以自臭。友兮友兮，以有德兮，以有志兮，無志而無德，又奚友之為。張文潛宛丘集得友賦　吾子邑　余趨世之僻迂，獨孑孑而無朋。信所樂以直前，常嫉仇而貫憎。惟多態之多艱。撫危心而自驚，甘默默以退藏，抱薄技而無成，何吾迹之不常，旅成周之故京。眷吾游之悠遠，耿誰語兮吾情。惟夫子之好脩，昔圉聞乎德聲。獨顧我而忘勤，握末曦而心傾。發鍵鑰而不疑，奏金石之鏗鍠，內端肅而粹溫。外炳煥而清明，嗟我鄙而子奇，謂欲合而莫能。援古義而見交，愧此意之何勝，既兩盡而莫疑，亦交規而共評

騁昔憑之無餘。撫新樂而生矜。豈目前之歡愉。實未得乎生平，惟清洛之名都，窺園沼之清澄。語寒堂之夜燭，醉春圃之朝英，徵逸事於古初，亦窮微而造精，校明珠之的歷，報白璧之煌熒，惟此樂之無窮，使我愛日而競競，雖所歷之萬殊，顧勿疾兮茲誠，樂府詩集善哉行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古歌辭　結交在相知，骨肉何必親，甘言無忠實，世薄多蘇秦。又　採葵莫傷根，結交莫羞貧。傷根葵不生，羞貧交不成。杜工部詩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作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結交行　古人結交惟結心。今人結交但結面。結心可以同死生。結面何堪共貧賤。九衢鞍馬日紛紜，追攀諂報無晨昏。座中慷慨出妻子，酒邊伏拜猶弟昆。一關微利已交絕。況復大患能相親，君不見。以柳易播誠細事。至今書傳高其人。李翰林詩交友篇　登天莫攀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舂。兄弟尚路人，吾意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里。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沒。何人繼其蹤。交友　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知。谷風刺輕薄。交道方嶮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文粹　交友　種樹復擇地。惡土變

木根。結交若失人。中道生謗言。君子芳桂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冰堅。中有潛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向文簡詩　交友　玉殿登科四十年。當時朋友盡英賢。歲寒唯有君無我。頭白猶持將相權。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朋友篇　先王德澤深，士民皆修睦，琢磨貴取友。為學不應獨。朋友非君臣。嚴光蹴帝腹。人君尚擇交，況乃為臣僕，仕宦同患禁。庠序同誦讀。泮蓮偶邂逅。里閈頻追逐，握手出肺肝，勤渠敘寒燠。一旦臨利害，猝然遂反目。朱博先着鞭。蕭育不見管夷吾，全交有鮑叔。蘇章太不情。恩讎在隔宿。不見庾公斯。孺子生可卜，嗟我世間人，雲雨徒翻覆。得喪自有天。人豈能禍福。險心懷五兵，壽命多短促，君子坦蕩蕩。為之歌伐木。童蒙詩訓朋友詩　成德須朋友，曾歌伐木詩，人倫如闕此，誰與共持維，羣書足用事，對講習切偲，（同門同志之綱之紀。久而敬之。取必端矣。賦偶心同琴瑟道叶膠膝。賣責講習攀摹切偲，類爾責善。責之輔仁。敬業樂勤之日。服膺得一之初。考之義經，吳取如簡驗之周詩賢歌伐木。有十益之益以盡其賢助。無三者之損而流於善柔。燕金合璧志暢三益。心同二人。不驕不諂也善以之者，同術同方也道由是瞥。衆肥衣輕共敝以無憾。見利思義久要而不忘，合以黎）

利則慭捍終吳。吳以道義則良心可保。尊賢容衆用顧我無愧。合志營道則其辭不苟。 雖欲無此以有待。未有不須而有成。 考之義經其取譬於如蘭。觀之戴記淡為喻於若水。 為而雖能未數琴張之與。久而愈敬宜同平仲之交。 如云交際何心請鑒於萬章。若論居邦其士顧擇於尼父。 敍條終始。不遺故舊。 撫江網賦句學聚門朋。日漸月磨。 豈壹講習。諄諄切偲。 在昔率性若無交際之迹。端此律身陰有磨礪之益。 衆允之譯允非容悅之私。直揆之督揆豈順從而止。 即與言之際而切切與交。因相接之道而拳拳相視。 有十益之益以盡其贊助。無三者之損而浹於善書。 捨良心之外安有良知。求善行之中如親善類。 講通如董道讀游泳。學習如龜聖涯嘴嚼。 其其如蘭有同乎氣味之合。其淡若水自待乎淵源之旨。 惰七篇之天爵則若際鄒軻。體大易之入道則如交孔聖。 惟同源之益而會彼同方。體合淵之象而寓於合志。 路之由兮隱若邊方之有。宅之安兮宛然同室之為。 相接相與隱然聚門之理。以漸以磨默寓切磋之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林燫
書寫儒士臣孫龍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二十有

友

師友

荀子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庸衆駑散。則劫之以師友。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繁弱。封父之弓。左傳封父之繁弱。鉅與拒同。黍當爲來。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少府時力距來。司馬貞云弓弩勢足以拒於來敵者也。）然而不得排撽。（巨京反）則不能自正。（排撽輔正弓弩之器）桓公之蔥。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楚莊王）之曶。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劒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靡謂相順從也。或曰靡磨切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

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其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文選揚雄羽獵賦　神聖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以爲朋。　文選序　夫姬公之籍。孔子之書。與日月俱懸。人倫之師友。聱隅子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友而後行。故其失鮮矣。性理會元師友篇　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學校不古存。聖賢不古若。而天下學者師非其師。友非其友矣。古者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中和孝友。爲之教。詩書禮樂。爲之道。士之由於學校者。皆知師之可尊。友之可敬。薰陶觀矣。至於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非學校之功歟。故曰。三代而上師友出於學校者此也。三代衰。學校廢。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七十子摳衣於杏壇之下。聖人爲之師。顏曾爲之友。求退由進。師過商不及。一經鑪錘。皆爲成德之士。豈非聖賢之力歟。故曰。三代而下師友出於聖賢者此也。自孟書背師而天下不知師。酈寄賣友而天下不知友。籍湜師韓子也。不能保其不叛。柳子厚友崔李也。意向稍偏。則甘心捨所學以從彼爲愚。於此益嘆夫學校之不古存。聖賢之不古若也。吁。周子通書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以最求亡事之急。其生雖明。其人心蔽於物欲。斷无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爲。）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徒出口耳事之書切矣。）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此後恐更有由師友字看下句。）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朱子語錄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發之於始。又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正是之。則所益厚矣。陸象山語錄天下若無着實師友。不是各執己見。便是恣情縱欲。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劉炎邇言或嘆無嚴師畏友。曰非無也。求之見也。有嚴師教亦不行。有畏友諫亦不入。近世流俗之患也。徇俗而忘己。從流而失正。斯師友也。何嚴畏之有。黃庭堅豫章集答何靜翁書　今世民之師帥不知行道以先覺覺民。學校之教不知明道以啓迪後。故學者不知重道而尊師。士亦不復論學而取友。尹和靜言行錄學問須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閑暇之際委

曲論難。須是朋友從容明得子細。孟子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人君所使也。）史記世家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西漢會要）平帝即位年幼。選置師友。大司徒孔光以明經高行爲孔氏師。京兆尹金欽以家世忠孝爲金氏友。兩漢書名臣贊　董仲舒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東漢書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莫不歎息。　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　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位長樂少府。　王烈太原人。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太丘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烈察孝廉。三府辟並不就。北史後周寇儁爲鎮東將軍西安縣男。少爲司徒崔光所知。光命其子勵與儁結友。每造光。光常言移旦。小宗伯盧辯以儁業行俱崇。待之以常師友之禮。每有閑暇。輙詣儁談話彌日。常謂人曰。不見西安君。煩憂不遣。其爲通人所欽重如此。唐裴

言韓文公名播天下。李翱張籍皆升朝。籍北面師之。故愈答崔立之書曰。近有李翱張籍者從予學文。翱與陸傪員外書亦曰。韓退之之文。非茲世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人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後愈自潮州量移宜春郡。郡人黃頗師愈爲文。亦振大名。頗嘗覩盧肇爲碑版。則除之而去。摭實錄愈與人交。其有淪謝。皆能卹其孤。復爲畢婚嫁。如孟東野張籍之類是也。李義山師令狐文公。呼小趙公爲郎君。於文公處稱門生。魏鵲山渠陽雜抄曾大清之子仲躬達嘗從袁澤王蘋信伯。仲躬問親師友之道。信伯云。師不專在傳授。友不專在講習。於精神氣貌間自有相激發處。是善親師友者。宋史名臣言行錄　歐陽公試進士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　畢士安傳　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祝氏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性理會元楊中立撰游定夫墓誌云。元豊中。予受業於明道先生兄弟之門。有友二人。謝顯道公其一也。先生方以倡明道學爲己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公來職學事。公得其微言。於是盡棄其學而學之。其後伊川謂予曰。游君德器粹然。學問日進。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金史完顏陳和尚傳　和尚兄斜烈爲元帥。辟太原王屋爲經歷。渥字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皆相上下。故得師友之。彭汝礪鄱陽集彭汝礪親師友奏議　治亂之幾在於好惡。好惡之端在於慎其始。其始正。無所爲而不爲正。其始不正。雖有智力不能善其後。是以人主必務學。學莫大於近其人。陛下盛德至行。得於天者甚厚。見於行事者甚善。此非臣下所能窺度。高下深淺小大。近侍進讀。儒臣勸講。其見聞可謂甚侍。者又在前。忠良在後。其輔翼可謂甚衆。大學者非徒出入於口耳之謂也。聞乎其言。將見於其行。得乎其心。將見乎其外。今臣下所稱說。陛下能豁然不疑乎。能沛然有所得乎。使誠無疑也。使誠有得也。固甚善。若猶未也。是爲名而已。是爲觀美而已。今延英之對。邇英之講。隔於內外。見有不得而久。限於上下。言有不得而盡。雖太皇仁聖所以擁護啓佑者甚至。然天性之愛。不可以責善久矣。然則陛下退而與處者。其誰與。其使令者誰乎。其婦女乎。輔拂之人寡。順從之人衆。學問之日少。安閑之日多。善或莫之告。過或莫之諫。臣甚懼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詩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然則師友不可無久矣。然則如之何。曰尊有道者。擇有德者。不使柔邪權譎之士間於其間。閒宴與俱。言動使相接。爲簡上下之分勢。盡君臣之底裏。問以所疑而無

隱。質之所欲而無間。有善者使必告。告焉而必從。有過焉使必諫。諫焉而必改。如是而不允蹈如者。未之有也。惟陛下留意無忽。性理會元漢唐師友或得或失　漢唐以來。師友之道無復三代。叛師者有人。賣友者有人。以至後堂絲竹之娛。絳紗揮霍之譽。師友之義安在哉。獨一董仲舒猶有得於師友之淵源。諸葛孔明猶有得於文遊之規。董其學術事業。僅有可觀。是亦存一二於千百也。王通自附於聖人。而門人董常自比顏子。平日講貫果爲何事。異時禮樂之問。口呿而不能對者。即前日河汾之門人也。而師友史相稱。名自比聖賢。多見其不知量也。　後世師友之道不明。自師友淵源之學不傳於聖門。官師相規之風不見於治下。故平居暇日學者無以爲成德之助。而出爲世用無以警其累官曠事之失。誠爲可慨嘆。有如魯兩生面諛之譏。非不足以藏叔孫通之失。韓固曲學之言。非不足以救公孫弘之過。而利祿之念錮於其中。雖其言之切中。有不暇改矣。韓昌黎之門人若籍湜輩。固未能保其不叛於師之言。乃若柳子厚之責交於友者切矣。何爲而富貴利達之念一動。諂附匪人。雖平時之所講明者。旋失之矣。蓋嘗謂後世師友切磋之義。僅見於王通之門。僚友規益之事。獨諸葛孔明深得古人之意。彼其講道河汾。房杜諸公親承議論之末。異時輔正觀之治。皆無愧於王佐之才。下而董賈仇程之流。亦能爲寡過謹飭之士。不可謂非成就之功也。故師友切磋之義。尚有存焉。孔明高宏雅量。曲意諮訪。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動見啓誨。前稽攷於幼宰。後從事於偉度。故僚友規益之風。猶有遺焉。執事有感於師道不立。友誼日衰。講擇不精之故。而爲之隱憂。切謂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則求之有餘師矣。講詩讀書。是謂尚友。則求之有餘友矣。　孔門師友淵源之粹　嗟夫洙泗之上。從游三千。達者七十。升堂者有人。在簇者有人。而顏曾獨以高第稱。豈非知所以用工於克己之地。而有真見自得之學耶。吾嘗求之夫子所以稱顏子之好學者。不過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曾子平日之所持。不過三省吾身而已。夫怒之不遷。過之不貳。不過一謹防之臨深履薄。兢兢從事。亦非有大過人者。而其所成就乃爾耶。噫。二子之師友淵源。吾固知其所自來矣。昔者夫子削迹於衛。伐木於宋。陳蔡之厄弦歌自如。有過必知。自以爲幸。則夫所謂不遷怒不貳過。與夫終日之間三省其身者。豈非得於薰陶漸染之素耶。　孔門師友相規之益　吾夫子設教洙泗。游其門者三千。其從而切磋琢磨之功。未嘗不見於摳衣趨隅之際。異時有子一爲速貧速朽之語。則是非夫子之言。隨即正救。子夏

一有良明之夫。裒其過而數之者。曾不少貸。是何聖門講學無非進德之機耶。窮而在下。則爲洙泗之講學。達而在上。則爲禹皋周召之賛襄。是或一道也。　宋朝師公師友之益　我國家崇尚儒術。自石介執杖屨以侍孫明復。而師道始尊。自九老退居洛。邵康節以布衣從容其間而友情始密。自是而後。有胡安定建湖學以淑門人弟子。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道。二程先生接聖賢正傳以開明後學。而天下益知有師友之益。故遊安定之門者。無非琬琰之賢才。而從二程學者。其醇厚之氣。望之可知其爲先生門人也。師友之有益於人大哉。　唐柳宗元集師友箴（并序）今之世爲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爲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爲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牙也久死。（鮑叔牙與管仲爲友）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爲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唐摭言杜工部交鄭廣文。嘗以詩贈虔曰。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

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轗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老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又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得蘇司業。時時與酒錢。及虔即世。甫賦八哀詩。其一章詠虔也。　宋劉後村集師友六言　聞諸師者本同。取之友者亦公。高才有出象外。精義不離箇中。南渡大儒曾見。西山先生正宗。　賦偶隸律會元（之序猜益。朋簪勿佚。　復死於式。金蘭切偲。　射有四而益者三。　傳物洛蜀而同歸自得。振衣會文而拭如所先。　惟不有倫者歸而學。直能自守者莫其交。　彼能㩁戒以責我。朕不觀其如鵝者。　責備重家之直。多家朋直之賤。　真偏偏而音坊。錘切切以相規。　首重事嚴之德。先求直諒之實。　以其立善執使於於式。以其視學益助於切偲。　詠進聖門游夏直中行之足。播清世俗蔚康宣元禮之爲。　呼以得戰狀名無疑之聞。求其貴善莫先營通之爲。　當稽夫子擇其善者而從之。更欲立朝其取之必端矣。）體宇瀾江淵（尊信陰規。　文虞朋簪。　淵源德義。　善訪相規。）賦句（雖若無別學之道之途。德然有咏靡拳拳之說。　嚴然後尋尋以立實。取之必端端惟四言。　況淵居之中是乃心人。而淵源之外他非我師。　不必群儒屋訪而圳則如臨。本必先生與言而端爲必取。　一習聞之須在聽取規。一淵摩之險如文善士。　味事貴井群模範如在。隨由行數指指中家庸。）

父子如師友

樂菴語錄先生自幼講明道學於崑山南六里。築屋數間。種竹二畝。號樂菴。時往來其間。日取六經論孟讀之。每坐則焚香酌茗與諸子及門弟談道德性命之學。袞袞不休。家事悉付之子弟。不復關心。父子相視如師友。

伯仲爲師友

宋名臣言行錄陸九齡兄弟皆志古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閨門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爲師友。雖其所以成德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進修封植之功爲多。

情兼師友

南史王錫傳　梁武帝敕錫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師友。

賓友

孟子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

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爲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爲僭。此堯舜所以爲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稱之也。）職官分紀　漢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致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材智。著述篇章。各分其辭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類說魏武帝爲北君大傅。孫策漢高晉宣帝荀彧爲四明公賓友。東漢書諸葛恪傳　恪字元遜。大將軍瑾長子也。少有高才。機辯警速。酬諾如流。莫與爲對。身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頞。廣額大口。高聲。權見而奇之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

並爲賓友。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十年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父友

禮記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人之執。可以來其年。不可以長其大。）父之齒。隨行。東漢書馬援傳　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書林事類漢陳蕃年十五。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掃灑。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勤乃知其有清世志而甚奇之。魏常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問伯槐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

執友

晉書王導傳　時元帝爲瑯琊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執友。潘岳陽肇誄曰。余以頑蔽。獲廁重陰。仰追先達。執友之心也。太平廣記張說之謫岳州也。常鬱鬱不樂。時宰以說機辯才略。互相排擯。蘇頲方當大用。而張說與瓌善。說因爲五君詠。致書封其詩以貽頲。誡其使曰。當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以忌日齋書至。頲門下會積陰累旬。近暮弔客至。多說先公寮舊。頲因覽詩嗚咽流涕。悲不自勝。翌日上封。大陳說忠貞謇諤。有勳于王室。亦人望所屬。不宜淪滯於遐方。上因降璽書勞問。說而遷荊州長史。由是陸象先韋嗣立。張庭珪。賈曾皆以譴逐。歲久因加甄叙。頲常以說父之執友。事之甚謹。而說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邵氏後錄柳子厚記其先友爲父墓誌。意欲著其父雖不顧所交游。皆天下偉人。

故友

禮記親者無失其爲親也。故者無失其爲故也。論語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史記賈子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踦屨。已行三十步。王反取之。左右怪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屨哉。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反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　范雎與魏齊言曰。子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五典錄蒙事實景差至蘭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目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目足矣。漢書光武少與嚴光同學。及即位。思其賢訪之齊國得焉。三聘而後至。引入論道舊故。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崔豹古今注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澤。（遇如昧二十。河邊見也。）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評共飲盡夕。酣暢皆得大醉。因名沉釀川。韓流潤永日記。故友不可見。新相知者有數。老覺賓朋日日稀。歐家言話轉依違。百年以往自興廢。千古其間誰是非。江左風流徒可想。山東豪傑竟何歸。句吳於越連閩嶠。痒雨蠻烟百鳥飛。

益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注（友直則多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南軒（曰。友者。所以輔成己德也。直者。有過必聞。諒者。忠信相與。多聞者。知識可廣。是三者友之。則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豈不日益乎。）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性理會元范氏云。無友不如己者。所以進德也。夫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游云。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子夏之日進也。三國志呂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爲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位大司馬。鎮江志梁劉遵晉安王剌南徐。遵爲治中。甚見賓禮。大同元年卒。王爲皇太子。深悼惜之。令曰。吾昔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不追隨。一時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推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與刑封孫公甫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爲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爲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公墓誌）上蔡語錄謝顯道見河南夫子辭而歸。尹和靖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朝夕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人服烏頭者。方其服也。顏色悅懌。筋力強盛。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唐柳宗元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韋十七）所謂先聲後

實者豈唯兵用之（自然字本）雖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今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定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即俛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以故少不勝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作不取）有司之過也（穀梁昭公十九年引）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致其道今韋生伏其文簡其友患自恃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也余為之言既以遺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或者知釋有司也

損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注友直則多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尹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南軒云便辟便佞謂便於辟與佞者善柔謂善為柔者皆則家上民本柔則無中平民佞則巧言而便夫三者友之則使之日趨於驕惰而傷不日損乎）孔子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謂與賢己者交賜也日損謂好悅不若己者交故君子慎所交

信友

周禮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論語子曰朋友信之中庸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大學與國人交止於信史記吳季札使鄭國道過徐君徐君見季札劍欲得之而口不言札心知之及回徐君已死札乃解劍掛於徐君冢樹而去兩漢蒙求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為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克期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別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尚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式覺而悲赴之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至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式留止冢次修墳樹而退（上見元友）會稽典錄卓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無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荅曰某日當復親覲至是日恪停食俟恕至時賓客會者皆以為會稽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湖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諍友

孝經子曰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抱朴子交際篇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辯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諍內遺心競之累夫然故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張子經學理窟有問於程子者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晏元獻公類要楊貫與張舍人書云朋友之分攻過為先差之毫釐則賴識正朱子語類先生謂時舉曰朋友相聚要得更相規戒有過則相告時舉應諾先生曰然小過只說說底說又似沒緊要相似大底過失又恐他已深痼不容易

說要之只盡公之誠意耳胡五峯知言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正友

黃石公素書杜士無正友（注曰舜進言之人則八凱十六子之徒是也）通鑑外紀宣王四十六年初王將殺其臣杜伯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不許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東漢書東漢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奸臧乃請太守為設酒殽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正典執家事實裴垍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自有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不可北史源懷行一巡行北邊六鎮有懷朔鎮將元尼須者與懷少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是乃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鞫獄之所也明日

公庭始為使人撿鎮將罪狀之地。尼須揮淚無以對。於是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如此。宋眉山唐子西集正友論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為私。叩輪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為欺。酈況之挽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為險。其友為之墮脉隕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為忍。如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為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為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為如何。而父又刼質其急為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全所輕。則以計刼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敵去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為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子桀之徒。皆以得己之事。親誅其友。猶復欣然自謂忠於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為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襲。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衊也。豈不愈甚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患不深考爾。君使己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

贖則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為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止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為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為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焉。然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寧獨友哉。嗟十教之所自出者三。而世賤其一。曰師。其所以為教者五。而世抑其一。曰友。

德友

孟子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莊子德充符篇　魯哀公謂仲尼曰。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

仁友

孔子家語　顏回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忘久怨。仁矣哉。（顏回第十八）類林雜說仁友篇　唐柳宗元與劉禹錫坐交王伾事。宗元貶知柳州。禹錫貶播州。播極僻遠。宗元以禹錫母老。播遠非所以使於養老奉親者。作奏願以柳易播。會大臣有言於上。禹錫得內遷。列士傳。羊角哀與左伯桃為友。二人聞楚王賢。俱往仕之。至梁山。路失。逢雪。糧食乏少。去楚千里。計不俱全。伯桃遂併糧與角哀。桃乃入空樹中而死。角哀仕楚。楚王用為上卿。然後收葬伯桃。伯桃墓近荊軻將軍墓。角哀夜夢見伯桃告之曰。我日夜為荊將軍所伐。子可救我。不援吾必為荊將軍所虜。角哀驚覺流涕。遂從楚王請兵馬鞍會翊往角荊將軍墓。未知勝負。角哀自刎而死。六國時人。（上見死友）琴操　三士窮者。其思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衍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豪荻嚴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視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糧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生則同樂。死則共之。固辭。二子曰。

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營。子不我愛。俱死無名。可痛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糧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用旨酒嘉殽。設鍾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戰國策。張儀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秦自以不及儀。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材能。乃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者獨張儀可爾。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

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而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魏書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仕郡為功曹。時中常侍唐衡弟玹為京兆郡尉，岐為功曹，每侵之，玹常懷快快。唐衡聞之，遂奏漢靈帝。靈帝遷衡為京兆太守，衡遂收岐家屬，將託以重罪誅之。岐亡走，更姓名，至青州市賣胡餅。時北海孫嵩字賓碩，乘獨車遊於市中，遂見岐，呼至與語。岐懼是衡親屬，惶恐色變。孫嵩因為岐曰：「視子之貌，非賣餅也。見問而色動，子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岐遂以實告之。嵩於是載岐上車同歸。嵩白母曰：「今得死友。」將岐上堂拜母訖，然後置於複壁中。家供給二年。唐衡被誅，諸唐悉皆被滅。岐遂得出，至洛陽。朝廷舉岐，詔拜太僕。岐因說嵩行義，嵩由是顯名，仕至豫州刺史。岐卒，嵩為行朋友之服。後漢末時人事也。新唐書狄仁傑為幷州參軍，同府有母老且疾當使絕域者，仁傑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云云，請代行。

義友

孔叢子記義篇　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曠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東吳書許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交友。伯靈早亡，鴻卿養育其子。魏志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內侯，各五百戶。」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孫方早卒，琰撫其孤息若己子。蜀志馬謖（謖音肅）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泉也。」于時十萬之眾為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為之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冊府元龜鍾繇，荀攸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經紀其門戶，欲嫁其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攸字也）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曰：『荀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啁之曰：『惟當嫁卿阿騖耳。』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嫁阿騖，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繇位至太傅。晉書杞曠，慎仔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贍卹

其家及嫁女，資送同於所生。　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善，撫養袤如己子。南史南齊王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五典統蒙事實：唐盧藏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子昂、貞固先死，藏用撫恤其孤，有恩義。唐摭言：喬潭，天寶十三年及第，補陸渾尉。時元魯山容死，是已潭減俸禮葬之，復卹其孤。新唐書吳保安列傳　保安，魏州人。睿宗時，姚嶲（音髓）蠻叛，拜李蒙為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得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得華人必厚責財乃贖。聞仲翔貴胄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他代切）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　蘇珦傳：珦子晉，始與洛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善，而二人以學顯。循之上書忤武后見殺，仲之謀去武三思，為宋之愻等所發，死。晉厚撫其子，漸為營婚宦。晉卒，漸長之若諸父云。商芸小說：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視子，今有難而捨爾去，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而敢獨立？」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稱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去，一郡獲全。孫公談圃：范文正少養於外氏朱家，朱南京人，今留府後朱少卿宅是也。文正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親調藥以療。病極，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之者，術之力也。今以遺子。」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而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荃翁貴耳：劉岑字季高，帥維揚日，有一舊同官之子以父未葬而請。季高感然興念，扣之：「買山幾何？營葬幾何？緡費不須問。」其子歷歷具陳。季高曰：「此某之責。吾友且留相伴。」遂使一親信人齎錢數百緡往其家，買山辦其葬事。兩月，親信人回，始與其說葬已畢矣，子無慮，方遣其歸。季高與人說：「觀子之氣太奔，得錢必不從親為重，此一事不了，終為吾輩累。不若留此而畢其事，死友之志酬矣。」吁，季高真急義人也。今之視座之子孫，邈若路人，況同官之子乎？言行龜鑑：陳公（平先）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

卒于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子忱同登進士第。江敦教影響錄　孫大資與陳莊宅少相友善。大觀間。孫判臨安。陳居淮南貧窶。臨終乃索紙筆批付其子曰。生事死事。可見孫大資了之。其子卒哭。後往臨安見孫公。公設香案拜其所書帖子而泣。留其子月餘。乃差一州吏齎金三千緡。同其子回所居之地。以五百金治葬事。五百金買宅。二千金買米田。戒其所遣之吏。事辦方得廻。朋友之間有如此之高義者。

卹窮友

莊子　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輿曰。子之哀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五典穎蒙事實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間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托身於我。義所當養。遂養呂公終身。唐語林　孔嵩字仲山。南陽人也。少未冠與潁川荀彧共遊太學。彧後為荊州刺史。而嵩家貧與新野里客傭為卒。彧時出見嵩下傌執手曰。昔與子搖扇俱遊太學。今子卒。吾亦痛哉。彧命代嵩。嵩以傭夫不去。其歲寒心若此。嵩後三府累辟不赴。漢末時人。（一云嵩與氾式為友餘同）東漢書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

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垂歿。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舉手不敢答。堪後仕為漁陽太守。暉自為臨淮太守。絕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十匹。以為常。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應順字華仲。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為敬去妻更娶。位將作大匠。　西羌滇良傳。傅育北地人也。顯宗初為臨羌長。與捕虜將軍馬武等擊羌滇吾。功冠諸軍。及在武威。威聲聞於匈奴。食祿數十年。秩奉盡贍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肅宗下詔追褒之。封其子毅為明進侯。三國志　楊戲。性雖簡惰。未嘗以甘言加人。然篤於故舊。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因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故。位射聲校尉。唐書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貴至盡而不以為嫌。建德亦弗之間也。五典穎蒙事實　唐元德秀。字紫芝。為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一縑。駕柴車而去。愛陸渾山水。乃定居。不為垣墻扃鑰。家無僕妾。歲飢。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房琯每見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宋史孝義傳　侯可。輕財好義。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生樹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窶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盡與之。太平廣記　許棠。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棠往謁之。一見如舊相識。留連數月。但詩酒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旦大會賓友。命使者以棠家書授之。棠驚愕莫知其來。啓緘即知戴潛遣一介郵其家矣。言行龜鑑　韓魏公。公重義輕財。賙人之急。少善尹師魯。師魯亡。竭俸畀其孫。為直其冤於朝。仍奏錄其子。視財物不以恩其意。既之則損己服用玩好以與之。士無遠近咸趨之。其故舊之子孫。寒窶無所託。而依以為生者。常十數家。宋史　范仲淹。其友與其遣路没。室無長物。仲淹分俸賙其家。

救難友

漢書　衛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妬之。大長公主捕青囚欲殺之。其友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東漢書　趙熹。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其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攜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強暴者。而己受其害。欲棄之於道。熹怒不聽。以泥塗仲伯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熹輒言病以

此得免。　宋楊女。為章帝貴人。被譖自殺。楊兄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友人前陳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釋。得以免罪。續後漢書高士傳　申屠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琰為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　吳範傳。範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有敢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北史　後魏索敞。初在涼州之日。與鄉人龍世隆文學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屆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因行至上谷。遇世隆。詰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　葉顒傳。顒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召捕甚急。顒與同邸。勉令逃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顒曰。以此獲罪。固所願也。即為具舟。登移乃去。

密友

蘇老泉集慮遠策　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又密友

花名見本韻傳。

金蘭友 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吳録。張溫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聘。延見召對。詞雅淪潤。帝改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亮結金蘭之好焉。世說。山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於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人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欲窺之。可乎。公曰可。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食。夜穿墉視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當以識度耳。公曰。伊輩亦以我識度為勝。何玄之梁與劉許。字彥度。與陳留阮籍李緒中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隱內義。蹟尋與典。北史。後魏于忠。宣武時為領軍將軍。性多猜忌。不交勝己。唯與直閤將軍邢環。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唐書。李孝貞與從兄儀曹郎中騭。太子舍人李節。博陵崔子武。范陽盧詢祖。為斷金之契。宋華鎮。雲溪居士集。謝國子祭酒舉學官啓。　一官令走於東西。十載湮淪於塵坌。己之金蘭之友。曾無等肺之親。

金石友 漢書。漢王與韓信為金石之交。

君子友 禮記。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南史。孔稚珪。字德彰。會稽人也。稚珪風韻清疏。好文詠。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

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人云。稚珪。并立名家。當時名士陸慧曉。張融。何點。沈約。相與為君子之交。）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縣人。宋太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琰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

異常友 晉書。謝述為彭城王長史。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為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卒於吳興太守。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景仁湛同來迎赴。望船流涕。　臧燾少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為異常之交。

耐久友 論語。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孔子家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魏志。魏元同與裴炎結交。能保始終。號耐久朋。

青雲友 五典韻宗。事實。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盃酒而已。　劉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頗浮矜。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琨為并州牧。悅生隨抄洛陽龍門。有呂文穆公讀書龕云。文穆昔嘗棲僧於此。初有友二人。一人則溫尚書仲舒。一人忘其姓名。而三人誓不得狀元不仕。及唱第。文穆狀元。溫已不意。然猶中甲科。遂釋褐。其一人徑拂衣歸隱。後文穆作相。太宗問昔誰為友。文穆即以歸隱者對。遂以著作佐郎召之。不起。賦文穆罷相。尹洛作詩曰。昔作儒生謁貢闈。今提相印出黃扉。九重鸞鶯畔中別。為里煙霄達了歸。郡吏盡垂新鶴髮。故人猶著舊麻衣。洛陽謾道多才子。自嘆遲達似我稀。所謂故人。蓋斥其友歸隱者也。

彈冠友 冊府元龜。王吉。字子陽。京兆人也。少與貢禹為友。及陽仕至益州刺史。貢聞之。彈冠以待之。陽遂薦禹。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會稽典錄。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璞為彈冠之友。

小友 馬明史實賓錄。唐李泌方髫。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卧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大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謝之。因呼小友。邵氏聞見錄。王元之年七八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不思以對云。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句。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公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

忘年友 記室新書。東漢禰衡。有才尚氣。陰懷一刺。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唯善孔融。時衡始弱冠。而融已五十。為忘年友。晉書。山濤與嵇康等為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梁書。何遜。字仲言。東郡郯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南史。江總。字總持。仕梁為尚書殿中郎。范陽張纘。琅邪王筠。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韋粲。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為忘年交好。北史。邢邵。十歲能屬文。日誦萬餘言。文章瞻逸。未二十名動衣冠。吏部尚書隴西李神儁。大相欽重。引為忘年之交。　裴讓之。讓之弟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構。清河崔贍為忘年友。隋書。隱逸傳。崔廓。博陵安平人也。博覽書籍。山東學者皆宗之。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詣廓取定。　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書。誦文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為忘年之好。紹安太業末為監察御史。　劉褒之倫

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交。新唐書高儉傳　儉字士廉。欽意有度量。狀貌若畫。讀書一見輒誦。敏於占對。隋司隸大夫薛道衡。起居舍人崔祖濬。皆宿臣顯重。與爲忘年友。孫是有名。自以齊宗室不欲廣交。屛居於南山下。　壽州刺史張鎰字季權。有重名。陸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爲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請爲母夫人一日費。陸贄不納。　孟郊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與爲忘年交。（一作忘形）　王源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略。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事。源義許之。與同謀張仲之爲忘年之友。冊府元龜裴子野性曠達。自云出世不復措人。初未與張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爲忘年友。　李膺。范陽盧誕。並有高名於世。與結忘年之交。

忘形友

冊府元龜楊憑少負氣節。重交游。然諾。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爲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王仲舒太原人。少貧養母。嘗學以文。不就鄉舉。交友必一時高名者。與楊頊梁肅裴樞爲忘形之契。仲舒爲拾遺。與楊憑友善。及憑得罪。仲舒積議之。貶爲硤州刺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十八

二十有

友

死友

禮記父母在。不許友以死。抱朴子交際篇。殺身猶以許友。宣名位之足饒乎。列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遇雪。飢寒不得行。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我不如死。我糧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後角哀夢伯桃曰。正苦荊將軍塚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角哀至期。陳兵馬詣其塚。作三銅人。自殺下從之。史記青萍豫讓之友也。爲趙襄子參乘。襄子游於圍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襄子曰。進視梁下。前類有人。（駭。表。）青萍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言將殺趙襄子）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爲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下待死也）退而自殺。東漢書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病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吾以某日死。當以時葬。子未可忘。豈能相及。式怳然覺悟。悲嘆泣下。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塚次。爲修墳樹。然後乃去。兩漢蒙求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式行適還。有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爲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妻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魏書閻溫傳。　後漢孫賓碩當桓帝時常侍唐衡等權侔人主。以趙息常忤其事。遂捕趙氏兒以上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聞之。變姓名走詣北海。著絮巾布袴。於市中販胡餅。賓碩見之。疑是非常人。問曰。君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必語我以實。岐具告之。賓碩遂與岐

共載。充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友。乃延岐入。椎牛釃酒。快相娛樂一二日。於別田舍。藏複壁中。後衡及其弟死。岐乃出。仕至刺史。而賓碩從此顯名東國。仕亦爲刺史云。（王元仁人。馬明貞賈賓錄。）魏初有白玠謗毀太祖。太祖怒甚。侍中和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爲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爲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東漢書。馮寔字伯騫。勤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寔慕高名。往存之。留暢門。投刺。暢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獲。寔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我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將與相見。如此於路。住而不反。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歎息壯志。爲執其手。攜引與入。美談舉措。入見母。飲宴定好而別。寔臨退。執暢手訣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无傳无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纖天壤之間。冊府元龜。宋游道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爲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獎爲河南尹。辟游道爲中正。使者相屬。以衣帢待之。握手歡謔。元顥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爲獎訟冤。得雪。又表爲請贈。迴己考一泛階以益之。又與劉廞結交。託廞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敗。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爲司州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於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之。將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所氣黨俠如此。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王世充降。秦王世民遂收世充之黨。單雄信等。斬於洛水之上。初李世勣與單雄信友善。誓同生死。及洛陽平。世勣言雄信驍健絕倫。請盡輸己之官爵以贖之。世民不許。世勣固請不能得。涕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辦事。世勣曰。吾不惜餘生。與兄俱死。但既以此身許國。事無兩遂。且吾死之後。誰復視兄之妻子乎。乃割股肉以啗雄信曰。使此肉隨兄爲土。庶幾不負昔誓也。新唐書王叔文傳。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浅中浮夸。遂騁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他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諂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祕。人莫得其端。疆藩劉辟。或陰相賂遺以自結。（互見十九友。）

共命友

（新唐書吐蕃傳。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

刎頸友

（史記。藺相如爲趙上卿。位在廉頗右。頗曰。我見相如。必辱之。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之。於是舍人請辭去。相如止之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念強秦所以不加兵於趙者。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相如謝罪。卒相與交歡。爲刎頸之交。齊春秋。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好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甫徹不以地勢推之。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爲盜。與鄉人輔公祏爲刎頸之交。公祏姑家以牧羊爲業。公祏數攘羊以餽之。三十國春秋。燉煌太守李暠。（先初）表於段業。暠稱盡忠不貳。王橫爲李嗣所讒。請業殺嗣。暠自歸司歎。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初嗣與暠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猶子身。勿爲疑也。及是暠反爲嗣所構。暠乃恨之。冊府元龜。漢陳餘年少。父事張耳。相與爲刎頸交。（刎。斷也。刎頸之交。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後封代王。相趙。東漢書廉范傳。初范與洛陽慶鴻爲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會稽二郡太守。所在有異迹。太平御覽。孫楚牽招碑。初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爲刎頸之交。有橫波截流。拊翼橫飛之志。戒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爲時所忌。無自耐損於李孟之間。隋書。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家閒里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傾心禮遇。定爲刎頸之交。

刺血友

（遼史列傳。耶律馬六字揚隱。孟父楚國王之後。性寬和。善諧謔。親朋會遇。一坐盡傾。恬于榮利。與耶律弘古爲刺血友。弘古爲揚隱宿直官。）

布衣友

（史記范雎傳。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報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曰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西漢書孫寶傳。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魏書。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略。文帝器之。爲布衣之交。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

帝為布衣之交。每燕飲。氣凌一座。辨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遊。晉書王褒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　肅祖之在東宮。與溫嶠庾亮並布衣之好。齊書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僞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況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適悛起拜謝。梁書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交。陳書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略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隋書文學傳。虞綽會稽餘姚人也。恃才任氣。無所降下。帝嘗問綽於著作郎諸葛穎。穎曰。虞綽麤人也。帝頷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為貴倨。虛襟禮之。與結布衣之友。綽數從遊。其族人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庶可以無咎。不然。終當見禍。綽不從。及玄感敗。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治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無他謀。帝怒不解。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冊府元龜。陸贄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母卒。持喪于河南豐樂佛寺。日。四方以賻贈為詞厚致金帛。贄絲毫無所受。唯與劍南節度使韋皋布衣交善。皋以事奏聞。每有所致。

輒拒絕以受之。及贄罷相。貶忠州。而韋皋屢表請以贄代己。竟卒於忠州。年五十二。　蕭昕為左拾遺。與布衣張鎬友善。荀氏家傳。荀羨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接納賓友。賢哲與羨等數人為布衣之好。太平廣記。隴西李舟與齊映友善。映為將相。舟為布衣。而舟致書於映。以久不以貴也。時映左遷于夔。舟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為諂。故修書進退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為不幸。為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昧時者。謹以為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書屢寂蔑。永望增歎。僕所疾沉痼。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僕耶。足下素僕所知之。其於待使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體飯自愛。珍重珍重。（[illegible]）言行龜鑑。張忠定公詠乖崖。與寇萊公為布衣交。萊公兄事之。忠定面責不少恕。雖貴不改也。公守蜀。聞萊公大拜。曰。寇準宰相才也。又曰。蒼生無福。門人李畋怪而問之。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一言而盡。然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萊公在岐。忠定自蜀還。訪之。不留。既別。顧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他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曰。此張公謂我矣。

微賤友

東漢書宋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為祖道。祐越壇共小史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交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明。卿且勿言。真後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時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祐以光祿四行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讀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續後漢書周浚傳。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為友。以妹妻之。曜竟顯名於世。三國志顧邵傳。　顧邵為豫章太守。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之友之。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邵當之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秉之字）之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五典韻蒙。晉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晫。侃州里也。侃詣之。晫與同乘見吏部郎溫雅謂晫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冊府元龜。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寓居洛陽。卓犖不羈。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毋輔之與琅邪王澄北地傅暢。中山劉輿。潁川荀邃。河東裴遐。迭屬河南功曹甄述及洛陽令曹攄請解之。攄等以制旨所及。不敢。輔之等齎羊酒詣護軍門。門吏疏名呈護軍。護軍歎曰。諸名士持羊酒來。將有以也。尼時以給府養馬。輔之等入。遂坐馬廄下。與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即與尼長假。因免為兵。東瀛公騰辟為車騎府舍人。不就。殷氏世傳。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肆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續世說。裴札祐先為御史大夫。出為外郡刺史。雖強直有器幹。而昵於小人。既典外郡。與令史結友。書疏往反。合同朝廷事。識為反生所發。坐流愛州。

詩友

章貢志。廖融字元素。虔都縣人。與逸民任鵠為詩友。隱居南嶽。湘守楊徽之代歸。枉駕訪之。留宿山齋。三國吳志。鄭曹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相往反。辛文房唐才子傳。齊己至宜春。投詩鄭都官云。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谷曰。善則善矣。一字未安。經數日來。曰。別掃如何。谷嘉賞。結為詩友。陸游南唐書劉洞傳。　洞隱居廬山二十年。能詩。同時有夏寶松者。亦隱居廬山。相與為詩友。雲溪友議。雍陶為簡州牧。自比之謝宣城。柳吳興。已賓主則折挫之。聞者亦息投贄者。稱得見。忽有馮道明下第。請謁云與員外故

舊聞者以道明言洛之友。引進。閽呵曰。與公昧平生。何方相識。道明曰。稱員外詩。仰員外德。詩集中日得見。何隔平生也。遂吟曰。主當青草人先見。行近白蓮魚未知。又曰。江聲秋入寺。雨氣夜侵樓。又曰。閑門客到常疑病。滿院花開不似貧。閽聞吟欣仰。待道明如曩昔之友。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為子匪藝而求知。其兩遠之。西清詩話高英秀與贊寧為詩友。口給好罵。滑稽見屈曉有異。日必導短於後。人號惡家薄。俟嘗識人詩字山甫漢史詩。王莽斧來當半破。曹公將去使平沉。定是彼船詩字斛王方穿結屈奇嘔路。又聽鈞輈格磔聲。是先輪詩。杜荀鶴今日偶題題似此。不知題後史排題。此衛子詩也。不然。安有四蹄。寧笑。太平廣記吳郡陸龜蒙字魯望。父賓虞。進士甲科。浙東從事。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長而攻文。與顏萇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性高潔。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搏為廬江吳興二郡倅。丞相李蔚盧攜景重之。羅隱寄龜蒙詩云。龍村李丞相。嘗藏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日。疾終于家。與皮日休為詩友。宋史穆充臣傳　充臣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閒出奇巧。歐陽脩與為詩友。自以為不及。充臣益刻厲苦學。由是知名於時。遼史列傳。　蕭朴。父勞古。以善屬文為聖宗詩友。　耶律谷欲傳。　興宗命為詩友。數問治要。多所匡建。

文詞友

南史陰徐伯陽為侯安都司空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張正見尚書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賀循。長史劉刪等。為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游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為其集序。盛傳於世。舊唐書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懇。識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唐書元稹與白居易最善。為文友。唐翰林學士錄。父倫與席豫蘇源明以文藝相友。史子朴諸人之於學。豈特務求師哉。亦不可不擇友也。師道尊其說也略。友道觀其精也詳。歐陽永叔友文於尹師魯。友詩於梅聖俞。卒為一代辭宗。友其可廢乎。呂東萊師友雜志。予年十八歲。從榮陽公至京師。始與從叔知止聚學。相朋甚速。明年至河朔。外弟趙掞才仲從伯姊華陽君來歸寧。才當時已文詞成就。曾肇子開稱於榮陽公。以為能為古人之文。予見之。自大激發。相與友善。

風疋友

蜀檮杌昶賜詩僧可朋錢十萬。帛五千匹。可朋與盧延讓為風疋之友。詩五千篇。號玉壘集。自號醉髡。言其好飲。貧無以償酒債。故賜之。

酒友

王銍之默記石曼卿與劉潛李冠為酒友。曼卿赴海州通判。將別。語潛曰。到官可即來相見。尋約痛飲也。既半載。往見。到倅廳門。典閽者迎謂曰。自此入客位。勿高聲也。既見。謁者問知無官。請衣襴幞。潛曰。吾酒友也。典客者曰。公勿怒。既至此無復去之理。我為借以衣。不得已衣之。坐廳兩時。胥中不勝憤。典謁者言通判狀息未敢傳。坐幾三時。潛甚怒。報通判。請贊者請循廊。曼卿道服仙巾以就坐。不交一揖。徐曰何來。又久曰何處安下。有關示及。一典客從事贊曰。通判尊重。不請久坐。潛大怒索去。云獻湯。湯畢。又唱請臨廊。潛益憤趍出。曼卿曳其腰帶。後曰。劉十。我做得通判過否。扯了衣裳。喫酒去來。遂仍舊狂飲數日而罷。陸游南唐書李貽業傳。　貽業好飲酒。常折簡招親友。曰。今夕佳月。能相過乎。比客集。貽業已大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忽來。自倒之矣。

琴酒友

唐元結丐論古人鄉無君子則與雲山為友。里無君子則與松竹為友。坐無君子則與琴酒為友。

奔走友

東漢書何顒傳。　顒少游學洛陽。及陳蕃李膺之敗。顒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荊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詩大雅曰。予曰有奔走。予曰有禦侮。箋注曰。喻德宣譽曰奔走。）英華記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北史齊本紀。　神武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

放逸友

北史後周韋夐高尚不仕。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為放逸之友。周弘正從夐談讌。盡日。恨相過之晚也。後請夐至賓館。夐未赴。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當時所欽如此。

莫逆友

莊子太宗師。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疏。此之三人。並方外之士。冥於變化。一於死生。志行既同。故相與交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宋書晉安帝義熙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史。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為莫逆交。南史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宋徵為庶子。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北史崔逞傳。　逞孫贍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友。槩將東還。贍遺之書曰。伏氣使

酒。我之常弊。試訶稍切。在御尤甚。足下告歸。吾如何闕過也。張執傳。執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洛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冊府元龜劉懋性沈雅厚重。與人交。器宇淵曠。風流甚美。時論高之。尚書李平與之結莫逆之交。 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皆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唯飲酒談笑。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於此時別。桃簡。浩小名也。浩慮夸即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浩乃以夸騾內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託鄉人輸租者。謬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歎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既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遣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之誅。爲之素服。受鄉人弔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 杜淹聰辯多才藝。弱冠有美名於京邑。與同郡韋福嗣爲莫逆之交。 黎景希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爲莫逆之交。後周書柳弘字光道。河東解

縣人。少聰穎。工草隸。博涉群書。詞彩豐贍。與弘農楊素爲莫逆之交。楊松玠談藪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高。范將軍雲爲莫逆之交。五典龜蒙事實唐楊寧有高操。談辯可喜。擢第調臨渙主簿。秦書還夏九陽城。城爲莫逆交。德宗以諫議居城。城未拜。詔寧即爲與俱來。

得意友

王智深宋紀。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山。拔衿領契。自以爲得意之交。晏元獻公類要具均行路難。 盡是得意忘言者。探腸見膽無所惜。

拜親友

晉書荀崧字景猷。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白氏六帖荀顗王濟何劭爲拜親友。

空門友

悅生隨抄。王文正公旦。與楊文公億爲空門友。楊公謫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秤。聊表村信。蓋汝唯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秤栗遺之。斯亦昔人雖泰縞紵之意也。類說醉吟先生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

（卅四友）

雲霞友

羅泌路史發揮仙傳拾遺云。崎里季東國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爲雲霞之友。盤山語錄九有志節煉心地。究罪絕塵俗。逍遙方外。同志相求。遂爲篤友。此等謂之雲朋霞友。以其心與雲霞相似。塵事礙他不得故也。冊府元龜謝渙任達伏氣。不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唐孫元晏詩謝澹雲霞友。 伏氣淩人豈可親。只將范泰是知聞。緣何與作雲霞友。卻恐雲霞未似君。

林泉友

舊唐書盧簡辭傳。 盧簡辭。范陽人。天寶末舉進士。遇亂不第。奉親避地於鄱陽。與郡人吉中孚爲林泉之友。大曆初還京師。宰相王縉奏爲集賢學士。秘書省校書郎。

山林友

唐書韋溫少合。所善惟蕭祐。夷澹君子也。精畫及書。自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鑒然不以塵事自嬰。故溫號山林友。

林下友

孫公談圃。公嘗與孫莘老傅師嚞希聖閒求仁約異日爲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祿祿仕宦。而其擠適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良可歎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人外友

冊府元龜李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爲人外之交。吟詠自適。

世外友

冊府元龜許邁。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務仕進。有高世之心。王羲之每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蘇潁濱集辯才法師塔碑。 清獻趙公抃與辯才法師爲世外友。佛祖統紀。元淨法師居上竺。清獻趙公與師爲世外友。

方外友

太平廣記裴諶傳。諶與王敬伯梁

芳約爲方外之友。隋大業中。相與入白鹿山學道。（卅仙字）唐書田游巖隱居嵩山。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佛祖統紀。嗣端法師居崇法寺。王荊公。宰鄞。與師爲方外友。張椿齡滿衣集思方外友。 我聞仙人隱塵寰。帶索不整輕雲裳。練氣蕭蕭顏如丹。偶詩賦詠辯琅玕。自言富貴無所待。一窺萬古神情憔。嗟哉世故散淳朴。那識五體存真官。殘形滲漉戲靈藥。咸夕不愧精神單。仙芝泥成生恍惚。道在此身端可觀。離明坎充發變化。大似百瀆還海瀛。光輝便可揖玄上。胡用木鑽鑽石盤。亘古虛無阡陌閒。從君跨鶴而乘鸞。

塵外友

唐獨孤及毗陵集一公塔銘序。 公與天台道士潘清。廣陵曹評。頓丘李湯。南陽張繼。安定皇甫冉。相與爲塵外之友。

文外玄友

高僧傳。隋江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宣帝授以禮部等官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

道友

道學傳。薛彪之聞陶隱居委紱架石室。與蔣負芻儕居杖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爲道友。何爲久滯東川。於是命棹來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唐陳伀遺集別蕭侍御在司議序。 挾清蕊。登高山白雲在天清江極目。可以散孤憤。可以遊太清。二世之逸人。奇千里之道友。道學傳潘

洪字文盛。山陰人。初辭家入山修秉上法。陶奐白見而悅之。遂與俟客共游諸處。尋求真實。書齋夜話。王元闇嘗爲道友作玄牝之門賦。晦朔之間如何論對。蒙問丹經之疑。雖文場神光之餘。聊作此丹學三場。以見窮措大時昔燈窗刻苦之未伏爾。適江浙者林復齋抄子賦。仕嚴州里何潛齋。潛齋終篇批點與一道者。復數年。蜀人向玉寬自湖南回。具云潭州見一道者誦子之賦矣。問其全篇何在。乃秘固以爲奇貨。可笑可笑。愚曰近在饒州。時有戴徑宮道士取子此賦。子即手書以贈之。彼亦見示一賦。忘其作者姓氏。朋友間間一好說話。得一好文字。彼此錄而相與。亦是樂處。昔如潭州道者必無此樂也。或問朱晦庵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程子以爲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何謂以善及人。晦庵答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做。及人。如有好話說。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如何做得及人。愚謂近來有一等朋友。見人有好文字。必設計取之。乃若自己聞得些善言。則緘默而不肯語人。寫得些好文字。則藏而不肯示人。鄙哉鄙哉。誠可惡也。爲丹陽胡勤道友。贈長安朱元寶先生。德三三　吉頭動搖龍虎。勸人專把修行重。寬勝窄。德勝力。皆忘修煉。恰如心猜。同德德德思切夢。懷真共淨。清調養龍和鳳。道三陽。明三碧。要成三寶。再三將息。阿儻得得。贈終南縣水竹村姚三官人暨衆道友。煉丹砂。早早聽予言。休戀華軒。休迷園竹長兒孫。休著人情休我相。休衛家門性命下功提。清淨根源。自然烏兔兩相吞。一點靈陽常見躍。衝塞乾坤。古尊宿語靈峯悅禪師　寄道友偈曰。歎盡浮雲落盡花。到頭明月是生涯。天末六幕千山外。何處清風不舊家。

玉昆金友

南史王份傳。份長子銓。善占吐。尚武帝女永嘉公主。拜駙馬都尉。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爲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起死僊友

太平廣記。邢和璞善方術。嘗至白馬坂下。過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之。入寢於牀。引其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熟眠良久。起。命具湯。而友人猶死。和璞長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妄何也。復令閉戶又寢。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問之。其子曰。被錄在牢。棻栲訊正苦。忽聞邢仙人來。吳若人官走出迎拜。遂令從仙人歸。故生。

良朋知友

盤山語錄。凡有背學經教。舉書吟詠。高談闊論。褒貶是非。此等謂之良朋知友。以其不緣心。亦不能作惡故也。

狂朋怪友

盤山語錄。有一等不治心地。不看經書。不顧罪福。出語乖訛。作事狂蕩。觸着一毛。便起爭闘。矜狂逞俊。恃力持勝。欺壓善良。相率成黨。此等謂之狂朋怪友。

豪友

開元天寶遺事。長安富民王元寶。楊崇義。郭萬金等。國中巨豪也。各以延納四方多士。競於供送。朝之名寮。往往出於門下。每科場文士集於數家。時人目之爲豪友。冊府元龜。范冉（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少爲郡小吏。與王奐親善。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閣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爾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黨友

西漢書佞幸傳。石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勢也。　翟方進傳。　方進劾紅陽侯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着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之。衆猷並怒。善惡相胥。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群邪之望。奏可。

面友

揚子。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勢利友

詩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大毛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它職也。各其人倫。皇建民極。人君之所以風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谷風之風不行。云八曰。友則相長。賤則相害。是各不知。惡小必兆。是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廣記論。素交盡。利交興。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疏。要覽。諸葛亮曰。勢

利之交華以經途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能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抱朴子交際篇　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欲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不如無也　文中子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皮日休鹿門隱書　律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阮子政論夫交遊者倚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致令父子不同好兄弟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諍訟之源韓昌黎集　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翔翔强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　北夢瑣言　面交如携手見利即解携而去也　劉夷遇書　將忘其患必致離之將背其言必致尤之是反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　張横浦心傳錄　小人之交無非勢利勢利一去交情亦絕曾逮子孟嘗君逐於齊譚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

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則憎之也勢使然也　史記趙廉頗之免歸長平也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去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何有怨乎　西漢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西漢書班固傳　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諾信死生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後相背之盭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夫（本贊）　東漢書　竇嬰為相游士賓客爭歸之及失相而田蚡為太尉魏其士皆去嬰而歸蚡　南史　任昉子四人墜其家聲舊交莫卹劉孝標著廣絕交論以譏舊交劉溉見其論抵於地　晏元獻公類要　後漢劉梁字曼山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黨仍著利交論

貧義友

（馮明史實）

竊錄　晉周顗初王敦舉兵劉隗勸帝盡除諸王氏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顗將入導呼顗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敦欲誅顗問導導無言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顗表救己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悲不自勝告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

我以死幽明之中負此良友　抗生隨抄　宋王陶京兆萬年人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自御一劉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綿裘質錢買酒肉薪炭求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豈已陶對之邈然但奉以尋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疾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

善友

（法苑珠林述意）

部理之所窮唯善與惡顧此二途條然易辨報則有罪福苦樂願則有賢愚榮辱愛榮憎辱樂樂背苦含識所必同也今愛榮而不知慕賢求福而不知避禍譬猶播植秕稗而欲歲取精粮駈駑蹇而望騰超夐絕不亦惑哉如禽獸蟲介之智猶知因風假霧託迅附高以成其事莫況於人而無託友以就其善乎故所託善友則身存而成德所親闇蔽則身悴而名惡也故玄軌之宗出於高範切磋之意事存我友又將牛之蝱飛極百步若附龍尾則一翥萬里此豈非其翼工之所託迅速亦同凡夫弱喪極不越人天若憑大聖之力則高昇十地同生淨域也　引證部　如涅槃經云阿難比丘說半梵行名善知識佛言不爾具足梵行乃名善知識又云善知識者如法而說如說而行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法而行自不煞

生教人不煞生乃至自行正見教人行正見若能如是則得名為真善知識自修菩提亦能教人修行菩提以是義故名善知識自能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亦能教人修行信戒布施多聞智慧復以是義名善知識善知識者有善法故何等善法所作之事不求自樂常為衆生而求於樂見他有過不訟其短口常宣說純善之事以是義故名善知識善男子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如是令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善男子若有親近善知識者本未有定慧解脫解脫知見即使有之未具足者則得增廣又云善友當觀是人貪欲瞋恚愚癡思覺何者偏多若知是人貪欲多者則應為說不淨觀法瞋恚多者為說慈悲思覺多者教令數息著我多者當為分析十八界等聞已修行次第獲得四念處觀身受心法得是觀已次第復觀十二因緣如是觀已次得煖法從得煖法乃至漸得羅漢辟支佛果菩薩大乘佛果等依此而生更無疑滯自利利他不加水乳是名真善知識法師之位若不具此非善知識如水之法不可依承故佛性論引經偈云無知無善識惡友損正行如蜘蛛落乳中是乳轉成毒　是故要須真實利益衆生先自調伏然後教人無寡聞失無退行失無散亂失無輕慢失無顛倒失無貪求失無瞋恚

失。無邪行失。無著我失。無小行。失。具此十法。名善知識。故莊嚴論偈云。多聞及見諦。巧說亦憐愍。不退此丈夫。菩薩勝依止。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世尊又共長老難陁至於一賣香鄽。見彼鄽上有諸香裹。見已。即告長老難陁作如是言。難陁。汝來取此鄽上諸香裹物。難陁尒時即依佛教。於彼鄽上取諸香裹。佛告難陁。汝於漏刻一移之頃。捉持香裹。然後放地。尒時長老難陁聞佛如此語已。手執此香於一刻間還放地上。尒時佛告長老難陁。汝今當自嗅於手看。尒時難陁聞佛語已。即嗅自手。佛語難陁。汝嗅此手作何等氣。白佛言。世尊。其手香氣微妙無量。佛告難陁。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善知識。恒常自居隨順染習相親近故。必定當得廣大名聞。尒時世尊因此事故而說偈言。若有手執沉水香。及以藿香麝香等。須臾執持香自染。親附善友亦復然。尒時世尊復說偈言。若人親近惡知識。現世不得好名聞。必以惡友相親近。當來亦墮阿鼻獄。若人親近善知識。隨順彼等所業行。雖不現證世間利。未來當得盡苦因。又四分律親友意者要具七法。方成親友。一難作能作。二難與能與。三難忍能忍。四密事相告。五互相覆藏。六遭苦不捨。七貧賤不輕。如是七法。人能行者是親善友。應親附之。又大莊嚴論佛說

偈云。無病第一利。知足第一富。善友第一親。涅槃第一樂。又迦羅越六向拜經云。善知識者有四輩。一外如怨家。內有厚意。二於人前直諫。於外說人善。三縣官若爲其征訟憂解之。四見人貧賤。心不棄捐。當念欲富之。善知識者復有四輩。一爲吏所捕將歸藏匿。於後解決之。二有病瘦消損。將歸養視之。三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知識已死。復念其家。又生經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久遠不可計時。於他異土時有四人。以爲親厚。共止一處。時有獵師射獵得鹿。欲求入城。各共議言。吾等投討從其獵師。當索鹿肉。如推獲多。俱即發行。一人陳詞。其言麁獷而高自大。咄男子當惠我肉。欲得食之。第二人曰。唯見施肉。令我得食。第三人曰。仁者可愛以肉相與。吾思食之。第四人曰。親厚稍肉。唯見乞施。吾欲食之。俱共飢渴。時獵師觀察四人言詞。各隨所言以偈報之。先報第一人曰。卿詞甚麁獷。云何相與肉。其言如刺人。且以角相施。報第二人曰。此人爲善哉。謂我以爲兄。其詞如枝體。便持一脾與。報第三人曰。可愛敬施我。而心懷慈哀。詞其如腹心。便以心肝與。報第四人曰。以我爲親厚。其身將同氣。此言快善哉。以肉當相與。於時獵師隨其所志言詞麁細。各與肉分。於是天現其身而作頌曰。一切男子詞。柔軟歸其身。是故莫麁言。衆利不離身。尒時佛告諸比丘。第一麁詞則所欣釋子是。第二人者颰陀和梨是。第三人者黑優陀是。第四人者。今阿難是。天說偈者。則吾身是。尒時相遇。今亦如是。又佛本行經云。佛告諸比丘。我念往昔久遠之時。波羅柰國有一烏王。其烏名曰蘇佛多羅（隋言善子）而依住彼波羅柰城。與八萬烏和合共住。善子烏王有妻名曰蘇佛室利（隋言善女）時彼烏妻共彼烏王行欲懷妊。時彼烏妻忽作是念。願我得淨香潔飲。現令人王之所食者。而彼烏妻思是飲食不能得故。宛轉迷悶。身體顦顇。羸瘦戰掉不自安故。問其妻言。汝今何乃宛轉於地。身體顦顇羸瘦。戰掉不能自安。彼時烏妻報烏王言。善哉聖子。我今有娠。乃作是念。願得清淨香潔餚饍。如王食者。時善子烏語其妻言。異哉賢者。如我今日何處得是香美飲食。王宮深邃不可得到。我若入者。於彼手邊必失身命。彼妻又復報烏王言。聖子今者若不能得如是飲食。我死無疑。并其胎子亦必無活。善子烏王復告妻言。異哉賢者。汝今死日必當欲至。乃思如是難得之物。善子烏王作是語已。憂愁悵怏思惟而住。復作是念。如我意者。如是香潔清淨飲食。如王食者。實難得也。尒時烏王羣衆之內乃有一烏。見善子烏心懷愁憂。不樂而住。見是事已。詣烏王所。白烏王言。

異哉聖者。何故憂愁思惟而住。善子烏王於時廣說前事因緣。彼烏復白善子王言。善哉聖子。莫復愁憂。我能爲王覓是難得香美餚饍王所食者。是時烏王復告彼烏作如是言。善哉善友。汝若能爲我得辦如此事者。我當報汝所作功德。尒時彼烏從烏王所居住之處。飛騰虛空。至梵德王宮。去廚不遠。坐一樹上。觀梵德王食廚之內。其王食辦。有一婦女備具餚饍。食時將至。專以銀器盛彼飲食。欲奉與王。尒時彼烏從樹飛下。在彼婦女頭上而立。啄齧其鼻。時彼婦女患其鼻痛。即翻此食在於地上。尒時彼烏即取其食將與烏王。烏王得已。即將與彼善女烏妻。其妻得已。尋時絕食身體安隱。如是產生。尒時彼烏別日數往。奪彼食取。將與烏王。時梵德王屢見此事。作如是念。奇哉奇異。云何此烏數數行來穢污我食。便以嘴爪傷我婢女。而王不能忍此事故。尋時勅喚網捕獵師而語之言。卿等急速至彼烏處生捕將來。其諸獵師聞王勅已。啓白王言。如王所勅。不敢違命。獵師往至。以其羅網捕得此烏。生捉將來付梵德王。時梵德王語其烏言。汝比何故數污我食。便以嘴爪傷我婢女。尒時彼烏語梵德王。善哉大王。聽我向王說如此事。今王歡喜。時梵德王心生喜悅。作如是念。希有斯事。云何此烏能作人語。作是念已。告彼烏言。善哉善哉。汝必爲我說斯事

意。今我歡喜。尒時彼鳥即以偈頌向梵德王而說之曰。大王當如波羅柰。有一鳥王恒依止。八萬鳥衆所圍遶。悉皆取彼王廩分。彼鳥王妻有所憶。我向大王說其緣。鳥妻所思香美膳。如是大王所食者。是故我今數數來。抄撥大王香美食。今者為彼鳥王故。默被大王之所繫。善哉唯願大聖王。慈悲憐愍放脫我。我為鳥王彼妻故。數來抄撥大王食。我念從此一生來。未曾經造如此事。今為大王一勑已。於後不敢更復為。時梵德王聞彼鳥如此語已。心生喜悅。作如是言。希有此事。人尚不能於其主邊有如是等愛重之心。如此鳥也。作是語已。其梵德王而說偈言。若有如是大臣者。彼應重荅食封祿。須似如是猛健鳥。為主求食不惜命。其梵德王說此偈已。復告鳥言。善哉汝鳥。於今已去。常來至此取香美食。若其有人遮斷於汝不與食者。來語我知。我自與汝。已分所食而將去耳。佛告諸比丘。汝等當知彼鳥主者。我身是也。彼時為主偷食鳥者。即憂陀夷比丘是也。梵德王者。此即輸頭檀王是也。於時比丘憂陀夷令彼歡喜。為我取食。今亦復尒。令淨飯王心生歡喜。又復為吾而將食來。頌曰。滌身沐德。鏟治心塵。顧值善水。閑春日。蘭敗秋年。惡人成尤。惡友增殃。將昇寶地。緣。圓悟語錄示善友。此段本來無向背。要須堅猛力行持。金剛正眼通身是。萬境來侵莫肯伊。

四事善友

海龍王經。使有四事得值善友。讚不慢。無諂。常加恭敬。柔和順言。而不自大。

惡友

法苑珠林述意部。惟夫七聖垂化。正攝群心。善惡二門。用標宗極。善類清昇。惡儔俯墜。良由業惑未傾。牢籠三界。情塵不靜。擁翳五燒。滯八倒之沉淪。繫四生之維縶。是故隨順邪師。信受惡友。致使煩惑難攝。亂使常行。心馬易馳。情猴難禁。脩福念善。罕自無聞。造罪造愆。日就增進。因此轉迴。生死不絕。大聖慜之。豈不痛心也。引證部。如尸迦羅越六向拜經云。惡知識者有四輩。一。內有怨心。外強為知識。二。於人前好言語。背後說人惡。三。有急時於人前愁苦。背後歡喜。四。外如親厚。內興怨謀。惡知識復有四輩。一。小侵之侵大怨。二。有倩使之使不肯行。三。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見人死亡棄之不視。又涅槃經云。菩薩摩訶薩觀於惡象及惡知識等無有二。何以故。俱壞身故。菩薩摩訶薩於惡象等心無怖懼。於惡知識生怖畏心。何以故。是惡象等唯能壞身。不能壞心。惡知識者二俱壞故。是惡象等唯壞一身。惡知識者壞無量善身。無量善心。是惡象等唯能破壞不淨臭身。惡知識者能壞淨身。及以淨心。是惡象

等能壞肉身。惡知識者壞於法身。為惡象煞。不至三惡。為惡友煞。必至三惡。是惡象等但為身怨。惡知識者為善法怨。是故菩薩當遠離諸惡知識。又增一阿含經世尊說偈云。莫親惡知識。亦莫愚從事。當近善知識。人中最勝者。人中無有惡。習近惡知識。後必種惡根。永在暗中行。又中阿含經云。尒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怨家法而作怨家。第一。不欲令怨家有好色。雖好沐浴。名香塗身。然為色故。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二。不欲令怨家安隱睡眠。雖臥牀枕。覆以錦綺。然故憂苦不捨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三。不欲令怨家而得大利。雖應得利而不得利。應不得利而得其利。彼此二法。更互相違。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四。不欲令怨家有朋友。若有親朋。捨離避去。因瞋恚覆心而作怨家。第五。不欲令怨家有稱譽。彼惡名醜聲周聞諸方。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六。不欲令怨家極大財富。彼大富人喪失財物。因瞋覆心而作怨家。第七。不欲令怨家身壞命終。往至善處。彼身口意惡行已。命終。必至惡處。生地獄中。而作怨家。又佛本行經云。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遠世時。於雪山下有二頭鳥。同共一身。在於彼住。一頭名曰迦婁嗏鳥。一頭名憂波迦婁嗏鳥。而彼二鳥一頭若睡。一頭便寤。其迦婁嗏又時睡眠。近彼寤頭有一果樹名摩頭迦。其樹花落。風吹至彼所寤頭邊。其頭尒時作如是念。我今雖復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二頭俱時得色得力。善除飢渴。而彼寤頭遂即不令彼頭睡寤。亦不告知。默食彼花。其彼睡頭於後寤時。腹中飽滿。欬噦氣出。即語彼頭作如是言。汝於何處得此香美微妙飲食而噉食之。令我身體安隱飽滿。令我所出音聲微妙。彼寤頭報言。汝睡眠時。此處去我頭邊不遠有摩頭迦花果之樹。當於彼時一花墮落在我頭邊。我於尒時作如是念。今我但當獨食此花。若入於腹。俱得色力。並除飢渴。是故我時不令汝寤。亦不語知。即食此花。尒時彼頭聞此語已。即生瞋恚嫌恨之心。作如是念。其所得食不語我知。不喚我覺。即使自食。若如此者。我從今後所得飲食。我亦不喚彼寤語知。而彼二頭至於一時遊行經歷。忽然值遇一箇毒花。便作是念。我食此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于時語彼迦婁嗏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時迦婁嗏聞彼憂波迦婁嗏頭如是語已。便即睡眠。其彼憂波迦婁嗏頭尋食毒花。迦婁嗏頭既睡寤已。欬噦氣出。於是即覺有此毒氣。而告彼頭作如是言。汝向寤時食何惡食。令我身體不得安隱。命將欲死。又令我今語言麁澀。欲作音聲鄣礙不利。於是寤頭報彼頭言。汝睡眠時我食毒花。願令二頭俱時取死。於時彼頭語別頭言。汝所為者。一何太卒。

云何乃作如是事。已即說偈言。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味美。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嗔恚。凡是癡人願莫見。亦願莫聞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佛告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時迦婁嗏鳥食美花者。莫作異見。即我是。彼時憂波迦婁嗏鳥食毒花者。即此提婆達多是也。我於彼時為作利益。返生嗔恚。今亦復爾。我教利益。返更用我為怨讎也。又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鋪上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鋪。見以告彼長老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鋪一把茅草。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即於彼店魚鋪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既執取已。佛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言。如世尊教。即把草住。爾時難陀捉持彼草經一時頃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手。爾時難陀即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惡知識。共為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順。復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爾時世尊因斯事故而說偈言。猶如在於魚鋪下。以手執取一把茅。其人手即同魚臭。親近惡友亦如是。頌曰。峨峨王舍城。鬱鬱靈竹園。中有神化長。巧誘入幽玄。善人慕投緣。惡友結讎怨。善惡昇沉異。業猶別路門。（自舍）

（太上山益拜書。）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illegible]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illegible]

圈點監生臣[illegible]

臣[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二十有

酒

賜酒

書林事類　晉文公獻楚俘於周王王賜之秬鬯一卣卣器也秬黑黍鬯香草和酒以降神　冊魏公九錫文曰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周禮酒正掌酒言逮下之恩賜頒皆有法以行之注法尊卑之差　酒正凡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秩常也謂老臣常受酒　禮君若賜之爵則越席而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虛爵注不敢先君盡之　禮酒肉之賜不再拜再重也不重拜輕也　史記晉擊秦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義康以事出鎮豫章實幽之也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為長帝所親敬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稽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

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　隋書王誼傳高祖受禪誼奉使突厥上嘉稱旨進封鄖國公未幾其子奉孝卒踰年誼上表言公主少請除服御史大夫楊素劾之有詔勿治然恩禮稍薄誼頗怨望或告誼謀反上令案其事主者奏誼有不遜之言實無反狀上賜酒而釋之　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十一月太宗詔曰天下宜賜酺三日自漢魏已來或賜牛酒牛之為用耕稼所資多有宰殺深乖惻隱其男子年七十已上量給酒米麪　次柳氏舊聞玄宗嘗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劄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賜若巵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巵酒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不用之　古今事通唐書李絅桀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舞賜綵百段金四五十物錢十萬為解酲具　蜀檮杌潘炕使梁梁祖飲以三十巨觥疑其沉污令人侯之乃盛脤將入朝倍以金器賜之　王氏聞見錄真宗飲酒三斗不亂一日召輔臣賜飲至三斗復進巨觥觥退而酒出詔貯三缾中襟未飲酒賜輔臣明日開視不能辨群臣問所以帝笑曰古人謂酒有別腸豈虛言哉　匈奴傳匈奴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人人自趨利　唐錄張果數御美酒嘗云我先克丙子歲位侍中有邢和璞者善知人壽夭師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生死懵然莫知其端帝詔果密坐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頹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燋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更出藥傅其斷良久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南唐書史虛白字畏名隱九江乘雙犢犢車挂酒壺一酒瓢往來廬山元宗召見賜酒便殿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隱者也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群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三槐王氏雜錄初貢團茶及白羊酒惟見任兩府方賜之仁宗朝及前宰臣歲賜茶一斤酒二壺後以為例　涑水記聞真宗重禮杜鎬鎬直龍圖閣上嘗因沐浴罷飲上尊酒封其餘遣使賜鎬於閣下鎬素不飲得賜喜飲之至盡因動舊疾忽僵不知人上聞之驚步行至閣下自調藥飲之仍詔其子侍疾少頃鎬稍蘇見至尊在欲起上撫令卧鎬疾平然後入宮方鎬疾亟時上深自咎責以謂由己賜酒致鎬疾也　宋史張闡傳紹興三十一年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時為工部侍郎兼侍

講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　孝義傳江白父卒負土營葬廬於墓側黎美芒屩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轉運使以其狀聞詔賜帛二十匹粟麥三十石酒十缾　寶祐濡須志宋王蘭字謙仲嘗在講筵孝宗賜酒公辭以量淺上曰量隨福至及公進酒上又自令滿斟曰酒逢知己飲君臣相得蓋如此　金史章宗紀承安元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諸王宰執酒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衢賜民縱飲　山居新語至元四年伯顏太師之子甫十歲餘為洪城兒萬戶乃邀駕同往托以三不剌之行為辭本為其子也至中途有酒車百餘乘從行其回車之几剌赤多無禦寒之衣致有披席者有一小廝無帽雪凝其首若白頭僧帽者望見駕近哭聲震起上亦為之墮淚遂傳命令還之伯顏不從上亟命分其酒于各愛馬（即各投下）及點其人數死者給鈔壹錠存者半錠衆乃大悅遂呼萬歲而散　元史元明善傳明善與虞集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都門外士選下馬入邸舍中為席出橐中肴酒同飲曰復初中原人也伯生南人將為復初摧折今為我飲此酒慎勿如是明善受巵酒跪而釂之起立言曰

誠如公言無論他日今陳以聞奏請公再賜一巵終身不敢忘公言乃再飲而別。自是驩好如初。元鄭玉師山集謝賜酒箋。日月重光。紹承平之正統。山林小隱。叅徵聘之殊恩。丹陛出綸。青坊設醴。臣誠欣誠忭。扣頭扣頭。臣聞人心攸繫。實惟儲貳之尊。德業兢光。莫如繼述之重。能廣君父所行之志。必得古今達孝之名。然東帛旌賢。禮僅聞於前代。而上尊致敬事未見於東宮。何幸微臣。親逢優渥。以巖穴孤寒之士。受朝廷稠疊之知。此蓋伏遇皇太子殿下。坤德承乾。離明出震。體聖上招臣之盛意。舉國家曠古之彌文。位居主鬯之崇。器非安與情比。賜醑之厚。澤欲普施。遂使草茅濫沾雨露。臣敢慚淺學。無補明時。拜賜多儀。分已出於僥倖。讓還好爵。心始覺於和平。顧於問安侍膳之餘。爲致辭官就召之請。仕止進退。必合義庶幾抑奔競之風。左右前後皆正人。尚益勉端本之學。臣下請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能改齋漫錄周庾信謝賜酒詩云。浮蟻對春開。蓋用曹子建七啓盛以翠尊。酌以雕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故杜子美贈汝陽王詩曰。仙醴求浮蟻。江樓夜宴詩。尊蟻添相續。簡院內諸公詩云。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報趙王賜酒。梁王脩竹園。冠蓋風塵喧。行人忽枉道。直進桃花源。稚子還羞出。驚妻到閉門。始聞傳上命。定是賜中樽。野鑪燃樹葉。山

杯捧竹根。風池還更暖。寒谷遂長暄。未知稻粱鴈。何時報君恩。詩淵。蒙賜衛酒。（梁庾子山）金膏下帝臺。玉瀝在蓬萊。仙人一遇。飲承得兩三杯。忽逢桑葉落。正值菊花開。阮籍披衣進。王戎含笑來。從今覓仙藥。不假向瑤臺。宋范太史集和子瞻禁林鎖院詔賜燭酒。晨入金華暮玉堂。聲容不動筆奔忙。星間忽降龍銜耀。天上重分玉醴香。（是日早邇英講讀退。以風寒賜執政講筵官御酒。是夜翰林又被燭酒之賜。）欲炷寒宵宮漏永。半酣歸夢蜀山長。起看絳闕銀河曉。山立千官拱未央。唐權載之集勅賜長壽酒因口號以贈。恩霑長壽酒。歸遺同心人。滿酌共君醉。一盃千萬春。（本朝葛）勝仲丹陽集近蒙明堂便局賜酒元巳日與諸僚會飲城東王君儀（昇）先生辟穀獨不敢召。以二尊爲壽。上尊霑賜自明堂。蕆禮無功愧濫嘗。玄晏先生閒嗜飲。青州從事敢慳藏。芳釀聊爲杯鐺眼。消滴難澆錦繡腸。輕舉忽荒何所礙。南京更欲壓張良。君儀見和復別爲一首因各次韻。載酒輕麈論禮堂。區區好事愧原嘗。糟丘未辨陳暄老。壑谷寧容伯有藏。盎盎新香浮蟻面。陶陶煖息助龜腸。物微意重君毋誚。爐絜泉甘器亦良。君儀再和復次韻答之。酴敷映玉浪吹香。未餉微君敢獨嘗。甕下無人容借飲。壺中有客共深藏。歌呼僅可供頹頰。酩酊那憂共腐腸。好似東皋求待

詔三升日給醞偏良。徐鉉騎省詩蒙恩賜酒奉旨令醉進詩以謝。明光殿裏夜迢迢。多病逢秋自寂寥。（臣以病戒酒多時）蠟炬乍傳丹鳳詔。御題初認白雲謠。今宵幸識衢樽味。明日知停入閣朝。爲感君恩判一醉。不煩辛苦解金貂。梅聖俞宛陵集賜酒詩。時頒光祿酒。花出漢宮墻。湛露承天渥。流霞落羽觴。近親龍尾道。遠襲雀頭香。溺殿人誰見。終知曼倩狂。張舜民畫墁集丞相寵示白羊御酒之作。進酒彤闈盞未乾。春懷元老在長安。嬰壺猶帶崤山雪。一酌能消塞北寒。好是弟兄同受賜。更邀賓客共交懽。追迎若遇頭綱品。感激方明壯士肝。（前宰相在外歲賜頭綱團茶一斤白羊酒二壺。計今受賜惟康國在京。公在長安耳。）任希夷斯庵集五日東宮賜酒肴。重來六泛菖蒲酒。儲禁黃封歲歲欽。遙想三宮天上宴。肯分餘瀝到人間。司馬溫公傳家集賜酒詩。和氣盈金榼。恩光湛玉觴。應知北山羽。猶怯上林霜。醇味回秋色。清都近醉鄉。山茅霑雨露。誓極寸心長。元薩天錫詩昇龍觀招道士謝舜咨飲栢臺賜酒。九天飛下金鷄詔。四海歡傳雨露杯。百尺瑤臺一壺酒。道人何事不歸來。維非天上黃封賜。終帶霜臺雨露香。領手太平無事日。一樽長對晚風涼。陳秋巖詩數月無酒家。上位頒賜一瓶喜而成歌。麴生久別會面難。馬乳風味多寒酸。

洞庭春色夢不到。但覺飲量波濤乾。內庭皇皇遣星使。憐我沙塲雪霜苦。金尊盡倒咲顏開。熙熙猶似登春臺。更入穹廬錫芳宴。似說愁城易攻戰。聖恩浩蕩海波深。醉裏長歌望三殿。虞伯生詩王真人眉叟在京上都賜酒倡和。真人燕處自高堂。遙賜宮壺出上方。給傳許乘飛廐馬。備樽仍有大官羊。一天雨露涼如洗。四座賓朋喜欲狂。起賦新詩誇得意。西風傳送及灤陽。國朝顧祿詩集（臣祿備員太常）祀事之暇。每兼內書之職。維時天寒指凍。書不成字。

上命早午二膳。賜酒三爵。謹賦詩以紀之曰。賜酒味偏嘉。宮壺出內家。香凝金掌露。爭映赤城霞。才薄慙無報。恩深詎有涯。從容揮翰處。字畫轉光華。

賜老人酒

西漢書文帝紀。元年民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

賜民牛酒

漢制叢錄。文帝初嗣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顏氏謂女子即賜爵者之妻也。率百戶共得牛酒若干。其後肅宗以鳳凰鸞鳥之瑞。所賜亦然。章懷云若是戶頭妻不得更稱爲戶。此爲女戶頭。即今之女戶也。天下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賜爵女子賜牛酒。史記索隱亦引樂彥之說云。婦人無夫或無子不霑爵故賜

（之三說比顏注其義皆優史記封禪書　武帝東巡海上封泰山詔賜民百戸牛一酒十石西漢書昭帝紀始元元年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戸牛酒　郊祀志　元帝即位遵舊儀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戸牛酒師古曰言有時如此不常然也或賜爵赦罪人　成帝紀　元延四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甘露降京師賜長安民牛酒西漢侍閣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河南女子百戸牛酒注云史記封禪書百戸牛一頭酒十石臣賢謂女戸頭即今之女戸也天子稱慶恩當普洽所以男戸賜爵女子賜牛酒）

賜方朔牛酒（古今事通啓顏錄漢武帝置酒王臺與群臣為大言小言者飲一杯公孫丞相曰臣弘驕而猛又剛毅交牙出吻聲又大號呼萬里嗽一代東方朔前日臣請代四公一日臣坐不得起俛不得仰迫於天地之間愁不得長二日臣月越九州間不容止并包天下餘於四海三日欲為大衣恐不能起用天為表用地為裏襲以浮雲緣以四海以日月明往往而在四曰天下不足以受臣坐四海不足以受臣唾臣俛噎不得食出若天外卧上曰大哉賜朔牛一頭酒一石）

賜平當牛酒（西漢書平當傳當乞骸骨弗許上使尚書譴賜養牛一上尊酒十石）

賜丞相牛酒（漢制叢錄丞相以疾辭位則遣尚書令賜以養牛一上尊酒十石蓋以是優之俾養其疾如哀帝於平當之類是已成帝世翟方進為相上賜冊讓之而亦有是賜方進即日自殺則又異乎常典矣黃山谷建章錄漢書成帝詰責丞相翟方進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

賜匡衡牛酒（西漢書匡衡傳成帝時詔匡衡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賜馮異牛酒（東漢書光武詔馮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

賜彭城王牛酒（東漢書宗室傳彭城孝王和性至孝夫人薨行喪陵次毀瘠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

賜劉隆牛酒（晏元獻公類要時賜劉隆養牛上樽酒十斛以列侯奉朝請）

賜張酺牛酒（太平御覽張酺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酺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嘗來候酺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詣府奉酒上壽極歡醉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既葬詔遣使齎牛酒為釋服）

賜羊酒（宋史王隨傳隨為京西轉運副使陛辭且言曰臣父母家洛中乃在所部得奉湯藥聖主之澤也真宗因賜詩寵行以羊酒束帛令過家為壽）

賜上尊酒（平當傳西漢侍閣賜當上尊酒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為上中下耳不必繫之米事文類聚漢賜丞相上尊酒注糯米一斗為上尊稷為中粟為下五代薛史安彥威傳高祖謂彥威曰國之所係唯信與義朕昔年危蹙與并州契丹以義援我我當以信報義故勉而持之遣隅諸蕃徵求不足聞卿竭力供億屈節事之甚美大焉彥威對曰陛下以四海之尊為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繼其好臣屈徹臣何屈節之有也高祖喜賜上尊酒尋除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續通鑑長編宰臣呂蒙正中風御劄勞問及賜名藥上尊酒元史王檝傳檝擢淮東提刑按察副使召見便殿親授制書賜上尊酒以遣之）

上尊福酒（新唐書禮樂志太祀進熟畢太祝各以爵酌上尊福酒合置一爵持爵授侍中以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

賜縹醪酒（北史崔浩傳魏帝與浩挟論語至中夜帝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因與卿同其味也）

賜銀鍾酒（續世說宋文帝與蕭思話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思話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賜銀壺酒（南史齊高帝紀帝遷南兗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以賜帝帝戎出迎懼鴆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

賜銀杯酒（新唐書元萬頃傳胡楚賓秋浦人屬文敏甚必酒中然後下筆高宗命作文常以金銀杯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家居率沉飲無留貲費盡復入得賜而出類為常）

賜金杯酒（隋書樊子蓋傳大業十年子蓋進對為濟公復與蘇威宇文述陪宴積翠亭帝親以金杯屬子蓋酒曰良算嘉謀俟公復動即以此杯賜公用為永年之瑞并綺羅百匹唐書列傳高宗時右史胡楚賓性重慎能屬文高宗嘗命作文以金銀盃酌酒飲之文成輒賜焉及出未嘗語禁中事人及其醉問

（之。赤熱。視不答。）**賜金椀酒**（唐摭言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學士。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太平里。第毬子擊起。誤中源中之額。薄有所損。俄有急召。比至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雍睦。遂賜酒兩盤。每盤貯十金椀。每椀容一升許。宣令幷椀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醉態。南郡新書　王源中。字正蒙。在內署嗜酒。當召對。方沉醉不能起。及醉醒。同列告之。源中但懷憂惕。殊無悔恨。他日又以醉。不任赴召。遂不得大用。以眼病求免所職。開成三年十一月。竟於鄆州節度使。又曾賜酒十金甌。酒飲皆盡。甌亦隨。）**賜金巵酒**（元史　速哥傳。太宗命使金。覘其虛實。及見金主。曰。天子念爾土地日狹。民力日疲。故遣我致命。謁者令下拜。速哥曰。我大國使。為爾屈乎。金主壯之。取金巵飲之酒。曰。歸語汝主。必欲加兵。敢率精銳以相周旋。歲幣非所聞也。速哥飲畢。懷金巵歸獻。帝喜曰。我得金於汝手中矣。復以賜之。）**賜一杯酒**（北齊書　叚韶。尤嗇於財。雖親戚故舊畧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幷省丞郎在家。佐事十餘月。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賜以巵酒**（太平御覽　沛公因項伯見項羽。羽留沛公飲。項莊入以劍舞。欲因擊沛公。張良至軍門見

樊噲。曰。甚急。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項王。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王曰。壯士。賜之巵酒。與斗巵酒。樊噲飲之。王曰。賜之彘肩。則一生彘肩。噲覆盾於地。拔劍切而啗之。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隋書　楊義臣傳。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幷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見楊思恩。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剋。書林事類　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為楊州刺史。奏事在邸。而壽兄子適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曾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以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以所私問。顯強之不得已。召見賜巵酒。龍虎山志　高士陳義高。閩人。至元丁丑。與其師張大宗師居大都。初侍裕皇。薨。徙晉王鎮北邊。成宗登極。王入朝。上賜義高巵酒勞曰。卿從王累年。得無勞乎。對曰。得從親王遊。豈敢告勞。）**賜大**

鍾酒（資治通鑑　後梁均王紀。貞明四年。胡柳之戰。晉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以北渡河矣。嗣源遂乘冰北渡。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進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渡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王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自是待嗣源稍薄。）**賜羣臣酒**（劉向說苑　楚莊王賜群臣酒。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纓。告王。王曰。賜人酒醉。乃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凡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盡歡也。群臣過絕纓而後舉火。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每合以報莊王。事文類聚　李頎絕纓歌　楚王宴客章華臺。章華美人善歌舞。玉顏艷艷空相向。滿堂目逆不得語。紅燭滅。芳酒闌。羅衣半醉春夜寒。絕纓解帶為一歡。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珊。始愛賢。不愛色。青蛾買死誰能識。果却三軍全社稷。）**賜太子酒**（姬侍類偶　王隱晉書　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太子酒三升。太子辭不能飲。舞逼之曰。不孝也。天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大醉。）**賜妬妻酒**（類說　兵部尚書任瓌

太宗賜宮女二人。皆國色。妻柳氏妬。爛二女髮禿盡。上令齎胡餅酒賜云。飲之立死。爾後不妬不須飲。若妬即飲之。柳氏拜勅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遂致榮宦。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飲盡。覆被臥。醒了無他。故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柰何。其二女令別宅安置。）**賜國子監酒**（宋史本紀　建隆三年六月。賜酒國子監。清波雜志　元豐間。駕幸國子監。出起居有旨。人賜酒二升。諸齋往往置以益之。曰。奉聖旨得飲。遂自肆。致有來醉登樓擊鼓者。曰。是遇賜酒。即拘責。以錢均給。以是知自昔國學有酒禁也。）**賜劉鋹酒**（類說　劉鋹性巧。自結真珠鞍勒為戲龍之狀。太祖曰。移此以勤民政。不亦善乎。鋹在國中。多置酖以毒臣下。太祖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巵酒。鋹疑之。捧杯泣曰。臣遠拒朝廷。罪在不赦。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太祖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取酒自飲。別酌賜鋹。鋹慚頓首謝。後陳洪進自漳泉歸闕。錢俶由吳越來朝。江南後主與鋹同列。鋹因侍宴。自言臣於數人中。率先歸朝。願得持梃為諸國降王之長。太祖大笑。）**賜學士酒**（古今事通　玄宗置麴精潭。砌以銀磚。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

（車。以賜當制學士等。江南餘載。元宗大宴。命賜翰林學士湯悅巨觥。悅辭以醉。上曰。不飲則宜傾於懷中也。悅應聲而傾之。上爲之大笑。）

賜婦人酒（元史耶律留哥傳。妻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鐵哥。從子塔塔兒。見帝于河西阿里湫城。帝曰。健鷹飛不到之地。爾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

賜灞水酒（晏元獻公類要。郭子儀傳曰。大曆八年春。正月晦日。賜子儀桑落火炙酒八甕。灞水酒兩榼。）

賜河東酒（太平御覽。劉藻字彥先。父宗之。盧江太守。涉獵郡籍。美談笑。善與人交。飲酒至一石不亂。藻爲平東別將。辭於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雖才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姓。帝大笑曰。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

賜南庫法酒（耆舊續聞。故事。洛陽貢花到。例賜館職花百朵。并賜南庫法酒。墨莊漫錄。故事。西京每歲貢牡丹花。例以一百枝及南庫酒。賜館職。韓子蒼去國後。書有詩云。憶將南庫公供酒。共賞西京勅賜花。白髮思春醒復醉。豈知流落在天涯。）

賜御酒（五代史。後周太祖紀。帝自河中班師入朝。漢帝命昇階撫勞。酌御酒以賜之。錫賚優厚。翌日。漢帝誅、貴勳。欲煞方鎮。帝辭之乃止。）

宣賜御酒（荃翁貴耳。秦會之一日睹高廟。天顏不悅。奏云。何事上勞聖慮。上云。郊祀匹帛欽五百萬支散。臣當爲陛下任此事。一日奏云。乞禁中賜臣酒四金壺。將某日宣賜。秦約張。韓。二將議事。自朝至午未聞。未得謁入。但見中使傳宣御酒。秦驚惑移時。秦與張。韓。進。不發一語。忽云。御前賜酒同飲一杯。張。韓。秦危戰灼不敢飲。秦先取酒飲一勺。少定。云。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千萬緡。奉郊祀。畢。後撥賜張。韓。奉令。奏知高廟。得旨。止假五百萬緡。）

詔賜醪酒（宋史孝義傳。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詔賜束帛。醪酒。）

面賜藥酒（夢溪筆談。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真宗面賜藥酒一注瓶。令空腹飲之。可以和氣血。辟外邪。文正飲之。大覺安健。因對稱謝。上曰。此蘇合香酒也。每一斗酒以蘇合香丸一兩同煮。極能調五臟。却腹中諸疾。每冒寒夙興。則飲一杯。因各出數榼賜近臣。自此臣庶之家皆倣之。蘇合香丸盛行於時。此方出廣濟方。謂之白朮丸。後人亦編入千金外臺。治疾有殊效。余於良方叙之甚詳。然昔人未知用之。錢文僖公集篋中有蘇合香丸。此藥本出禁中。祥符中嘗賜近臣。即謂此也。）

日賜樽酒（宋史北盟錄。徽宗宣和間。契丹將郭藥師首來歸附。上以藥師善飲酒。命尚醞絕品。曰小槽真珠紅。日賜一樽。）

雪夜賜酒（張南軒語錄。先生嘗雪夜獨對便殿。寒甚。上命賜以卮酒。先生素不媚宦者。宦者以冷酒至。如水。先生不得已飲之。自是遂得冷疾。百藥不愈。）

苦寒賜酒（續通鑑長編。環慶路部署言。軍士涉雪討蕃部。苦寒。有支體廢墮者。令遣還京師。上念其久勞。不忍遽棄。令中使就賜緡錢。藥酒。以隸剩員。凡三十三人。廩給如故。）

登高賜酒（遼史聖宗紀。統和三年。八月辛丑。西毫。九月丙子。行次海上。庚辰重九。次駱駝山登高。賜群臣菊花酒。遊幸表。應曆十三年九月。穆宗登高。以南唐所貢菊花酒。賜群臣。）

賜茶當酒（事文類聚。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常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剋。發摘私短爲歡笑。）

賜茶酒（北盟錄。宋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皇帝。制云。賜卿等茶酒。周益公大全集。九非時宣召院官。紫窄衫絲絇。行入殿廊。有小黃門來導至便坐。小服紅串臂。黃門贊拜。揖。升殿奏對訖。上曰。且坐。先已設小兀子。得旨。則側身虛揖而坐。將退。黃門贊云。宣坐賜茶。於是中官進御前者。忠佐授臣僚者。賜酒亦然。所用盃不同。備以果實一飣。其器分大小。若二府則黃門雙道上。亦服窄衫。宰相樞事坐兀子。執政紫圍坐而低。賜茶酒亦如之。或曲宴則酒五行。亦或加多。每盃賜食。初無定制。）

賜羔兒酒（武林舊事。禁中賞雪。造雜煎品。味如春盤。餖飣。并羔兒酒以賜。）

執手賜酒（遼史穆宗紀。應曆十七年春。正月庚寅朔。林牙蕭斡。郎君耶律賢適。討烏古還。帝執其手。賜卮酒。授賢適右皮室。詳穩。雅里斯。楚思。霞里三人。賜醨酒以辱之。）

幸觀賜酒（宋史本紀。孝宗淳熙六年春。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召史浩。曾覿。賜酒。）

幸寺賜酒（古今事通。法海號容庵。字巨川。武川人。姓劉氏。住慶壽。章宗幸寺。師侍立。問飲否。曰。微飲。以御酒三鍾賜之。盡。從旦至日中立不變容。帝曰。大人也。待一日出世。朕與開堂。他日詔住竹林寺。辭曰。貧僧耽飲。帝贈詩曰。一杯一杯復一杯。玉山自倒非人推。春光都來九十日。沉醉須教一百回。每日賜酒三十三甁。）

就榻賜酒

元史董俊傳第三子文用為翰林學士承旨自先帝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皆異數也

夢帝賜酒

夷堅支鄱昌婦人吳氏嫁夫王一無子寡居而事姑極孝姑老且病目念吳孤單欲招一婿接腳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竭力供侍乞罷此說姑知其志不可奪勉從之吳為鄉曲鄰里緝麻絡絲澣濯補綻及鍾餉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市米買薪或得肉饌必懷藏持歸賦性質直不妄說一言一話錢物之屬雖紛雜在前不肯輒取皆稱歎其廉交相邀喚以故婦姑介處略無飢寒之慮嘗炊飯未及饋餉外人呼之出姑謂過熟將取置盆中以不能視瞽誤傾桶內其間頗垢汙不潔吳氏還舍不發問亟往北隣借飯饋姑而拈所汙者汲水滌蕩數過別蒸以食之一日正晝里人盡見祥雲五色從空而下吳氏躡之而升杳杳邈天際驚報其姑曰婆婆媳婦白日上昇去了姑曰莫要胡說恰来與誰家舂米甚倦困見在床上睡如不相信但往驗之衆共詣其房猶睡著皆駭然而退及寤姑語之故吳曰適夢兩箇青童駕雲来手執符牒牽我衣裾言天帝召便同躋虛空直叩天門引入朝謁帝御坐臨軒勞問周悉曰汝一愚下村婦卻能奉事老姑勤苦盡心實是可重遂命一杯酒令飲馨香噴鼻又與錢一貫文教將歸供贍從今不須去庸作乃拜謝而返兩童仍前送還恍惚而醒果見千錢在枕畔滿房酒香始悟衆所覩者神游耳自此倩喚愈多吳亦不拒而賜錢專以為姑用盡復有一千緜緜不窮姑雙目亦再明或云婦姑後皆上天恐不然也

賜德壽私酒

岳珂桯史宋孝宗初政袁孚為右正言一日亟請對論北內有私酤言頗切直光堯聞之震怒上嚴於養志御批放罷時史文惠浩力奏為不可請俟再白上皇上許諾既而歸自北宮亟召文惠而諭之曰太上怒甚朕所以欲亟去之昨日方燕賜酒一壺親書德壽私酒四字於上使朕跼蹐無所文惠曰此陛下之孝也雖然終不可暴其事居數日孚請永嘉祠守

不飲賜酒

唐書中書侍郎知尚書省馮謐開寶中侍宴內殿後主親酌酒賜之不盡又誦詩及親御琴皆不飲群公為之股慄翊日左授正郎罷知省事

禁飲賜酒

澠水燕談錄真宗上仙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也后大嘆息自是有意大用

日給官酒

新唐書王績傳高祖武德初績以祕書省正字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日給內庫酒

古今事通李後主一目重瞳內庫日給酒三石不一夕輒盡嘗歲乘醉書牘上曰萬古到頭歸一死醉鄉葬地有高原不久謝世

月給羊酒

新唐書襄邑恭王神符傳神符自丹楊渡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為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慰問

日給河東酒

馬明叟實賓錄後周韋夐志高爽簡澹於榮利前後徵辟皆不應命文帝側席求賢竟不能屈彌以重之明帝即位禮敬愈厚勅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遙公

給百官酒

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年正月令歲以錢五千貫造隨朝百官節酒及冰燭藥品視品秩給之

勞酒

禮記月令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方氏曰耕藉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以酒命曰勞酒也太平御覽魏志曰徐晃破關羽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新唐書禮樂志皇后歲一祀季春吉巳享先蠶遂以親桑禮畢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之儀命曰勞酒藝文類聚干寶晉紀曰杜預作河橋成武帝幸橋讌群臣舉觴勸預曰非卿此功不能就預曰自非陛下之聖明則臣無所施其愚巧也

勸酒

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觀世俗會賓客不以貴賤未有不強人以酒者勸人飲酒故非惡意然當隨人之量以勸之乃所以盡賓主之歡也予嘗聞范蜀公接伴契丹勸酒虜使馮見善請曰勸酒當以量若不以量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彼夷狄也猶且知勸酒以量斷吾儕生乎衣冠之國動容周旋務在中禮若可以酒強人而使之失禮節亂情性甚至於嘔吐而後已此殆不若夷狄之知禮實可恥也實可醜也好禮之士苟聞予言當改其過而新其德庶幾無愧古人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之禮也續後漢書薛綜傳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句身虫入其腹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

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數類吳孫皓為晉所滅封歸命侯後晉武帝大會群臣時皓在坐。武帝問南人好歌汝頗能否。皓正飲酒因舉觴言曰昔與汝為鄰今與汝為臣勸汝一盃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世說新語桓玄義興還後見司馬太傅。太傅已醉坐上多客問人云桓溫來欲作賊如何。（晉安帝紀曰。溫在姑孰。諷朝廷求九錫。謝安使吏部郎袁宏具其草以示僕射王彪之。彪之作色曰。丈夫豈可以此事語人。耶。安徐問其計。彪之曰。聞其疾已篤。宜可緩其事。安從之故不行。）桓玄伏不得起。謝景重時為長史。舉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聖明。功超伊霍。紛紜之議。裁之聖鑒。太傅曰。我知我知。即舉酒云。桓義興勸卿酒。桓出謝過。（檀道鸞論之曰。逆才可謂易於由言。謝重能解紛紜矣。）酉陽雜俎。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喻即盡。笑曰。奇快。瑾曰。卿鄴飲酒。未嘗傾巵。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便不可得而度。魏肇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寸。復作若為輕重。　梁宴魏使魏肇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以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悽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復乖隔。泫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肇師。肇師曰。

海蠡蜿蜒尾翹皆張。非獨為玩好。亦所以為罰。卿今日真不得辭責。庾信曰。庶子好為術數。遂命更滿酌。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肇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萁之喻。君房乃覆挑信。謂瑾肇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酥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為。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肇師曰。每有珍旨多相費累。顧更以多慚。　唐白居易長慶集勸酒寄元九　薤葉有朝露。槿枝無宿花。君今亦如此。促促生有涯。既不逐禪僧。林下學楞伽。又不隨道士。山中煉丹砂。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俗號消憂藥。神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三杯即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況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　勸酒詩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趁走。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輿素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　昨與美人對樽酒。朱顏如花腰似柳。今與美人傾一杯。秋風颯颯頭上來。年光似水向東去。兩鬢不禁白日催。東隣起樓高百尺。璇題照日光相射。珠翠無非二八人。盤筵何啻三千客。隣家儒者方下帷。夜讀古書朝忍饑。身年三十未入仕。仰望東隣安可期。一朝逸翮乘風勢。金牓高張登上第。春闈未了又登科。九萬搏風誰與繼。不逾十稔居台衡。門前車馬紛縱橫。人人仰望在何處。造化筆頭雲雨生。東隣高樓色未改。主人云亡息猶在。金玉車乘一不存。朱門更有何人待。垣墻反鎖長安春。樓臺漸漸屬西隣。松篁薄暮亦棲鳥。桃李無情還笑人。憶昔東隣宅初構。雲甍彩棟皆非舊。玳瑁筵前翡翠棲。芙蓉池上鴛鴦鬭。日往月來凡幾秋。一衰一盛何悠悠。但教帝里笙歌在。池上年年醉五侯

春盡勸客酒　林下春將盡。池邊日半斜。櫻桃落砌顆。夜合隔簾花。嘗酒留閑客。行茶使小娃。殘盃勸不飲。留醉向誰家。　酬寄牛相公同宿話舊勸酒見贈　每來故事堂中宿。共憶華陽觀裏時。日暮獨歸愁米盡。泥深同出借驢騎。交遊今日唯殘我。富貴當年更有誰。彼此相看頭雪白。一杯可合重推辭。　花下自勸酒　酒盞酌來須滿滿。花枝看即落紛紛。莫言三十是年少。百歲三分已一分。　答勸酒　莫怪近來都不飲。幾回因醉郤沾巾。誰料平生狂酒客。如今變作酒悲人。　勸夢得酒　誰人功畫麒麟閣。何客新投魑魅鄉。兩處榮枯君莫問。殘春更醉兩三場。　勸我酒　勸我酒。我不辭。請君歌。歌莫遲。歌聲長。辭亦切。此辭聽者堪愁絕。洛陽女

兒面似花。河南大尹頭如雪。　勸酒詩（十四首并序）予分秩東都。居多暇日。閑來輒飲。醉後輒吟。若無詞章。不成謠詠。每發一意。則成一篇。凡（十四）篇。皆主於酒。聊以自勸。故以何處難忘酒。不如來飲酒命篇。　何處難忘酒七首　何處難忘酒。長安喜氣新。初登高第後。乍作好官人。省壁明張牓。朝衣穩稱身。此時無一盞。爭奈帝城春。　何處難忘酒。天涯話舊情。青雲俱不達。白髮遞相驚。二十年前別。三千里外行。此時無一盞。何以敘平生。　何處難忘酒。朱門羨少年。春分花發後。寒食月明前。小院迴羅綺。深房理管絃。此時無一盞。爭過艷陽天。　何處難忘酒。霜庭老病翁。暗聲啼蟋蟀。乾葉落梧桐。鬢為愁先白。顏因醉暫紅。此時無一盞。何計奈秋風。　何處難忘酒。軍功第一高。還鄉隨露布。半路授旌旄。玉柱剝葱手。金章爛椹袍。此時無一盞。何以騁雄豪。　何處難忘酒。青門送別多。斂襟收涕淚。簇馬聽笙歌。煙樹灞陵岸。風塵長樂坡。此時無一盞。爭奈去留何。　何處難忘酒。逐臣歸故園。赦書逢驛騎。賀客出都門。半面瘴煙色。滿衫鄉淚痕。此時無一盞。何物可招魂。　不如來飲酒七首　莫隱深山去。君應到自嫌。齒傷朝水冷。貌苦夜霜嚴。漁去風生浦。樵歸雪滿巖。不如來飲酒。相對醉厭厭。　莫作農夫去。君應見自愁。迎春犂瘦地。趁晚餧羸牛。數被官加

我稀逢歲有秋。不如來飲酒。相伴醉悠悠。　莫作商人去。栖惶君未諳。雲霄行塞北。風水宿江南。藏鏹百千萬。沉舟十二三。不如來飲酒。仰面醉酣酣。　莫事長征去。辛勤難具論。何曾畫麟閣。秖是老轅門。蟣虱衣中物。刀鎗面上痕。不如來飲酒。合眼醉昏昏。　莫學長生去。仙方悞殺君。那將薤上露。擬待鶴邊雲。矻矻皆燒藥。纍纍盡作墳。不如來飲酒。閑坐醉醺醺。　莫上青雲去。青雲足愛憎。自賢誇智慧。相糾鬬功能。魚爛緣吞餌。蛾燋為撲燈。不如來飲酒。任性醉騰騰。　莫入紅塵去。令人心力勞。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且滅嗔中火。休磨笑裏刀。不如來飲酒。穩卧醉陶陶。

鮑溶詩勸酒行　樂往難重得。老來豈自由。嬋娟過三五。珠翠成仇讎。君不聞古曲。酒能消人憂。何人更年少。君惜秉燭遊。莫閑金縷手。月在西南樓。羅拱歌妾袂。歸纓舞人頭。半醉月入懷。仰空笑牽牛。那令酒生塵。虛遣紅兒秘。

孟郊詩勸酒　白日無定影。清江無定波。人無百年壽。百年復如何。堂上陳美酒。堂下列清歌。勸君金屈巵。勿謂朱顏酡。松柏歲歲茂。丘陵日日多。君看終南山。千古青峩峩。（古今詩統）

華陰尉聶夷中坦之勸酒　灞上送行客。聽唱行客歌。適來橋下水。已作渭川波。人間榮樂少。四海別離多。但恐別離淚。自成苦水河。勸爾一杯酒。不見葉辭柯。

李長吉詩相勸酒　羲和騁六轡。晝夕不曾閑。彈烏嗷嗞竹。扶馬蟠桃鞭。蓐收旣斷翠柳。青帝又遣紅蘭死。舜至今萬萬歲。數子將為傾蓋間。青錢白璧買無端。丈夫快意方為歡。臛蠵臛熊何足云。會須鍾飲北海。箕踞南山。歌淫淫。管愔愔。横波好送雕題金。人生得意且如此。何用強知元化心。相歡酒。終無輟。伏願陛下鴻名終不歇。子孫綿如石上葛。來長安。車騈騈。中有梁冀舊宅。石崇故園。（唵嗞批丈云。日入處。竹一作石。　蘭有二種。有黃花者最香。紅花次之。然者謂紅蘭者。　家語。孔子遇程子華。傾蓋而語。　南史蕭惠開云。人生不得行胸懷。雖百歲亦為夭也。　臛。羮也。有菜曰羮。無菜曰臛。蠵。大龜也。楚詞招魂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曹子建云。衆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　左傳祈招之愔愔。注云。安和貌。　横波。目也。傅毅舞賦云。目流涕以横波。　雕題。雕則其題封也。　此言日送金杯。宴飲以樂。詩綿綿葛藟。梭梁冀舊宅。石崇故園。不在長安。後漢。及晉。皆都洛陽。豈長吉失所考耶。抑托興不拘事實耶。如此等篇皆做太白意。）

劉叉詩自古無長生勸姚合酒　奉子一杯酒。為子照顏色。但願顏上紅。莫管顏下白。自古無長生。生者何戚戚。登山勿厭高。四望都無極。丘隴逐日多。天地為我窄。秖見李耳書。為我空脉脉。何曾見天上。着得劉安宅。若問長生人。昭昭孔丘籍。

張繼詩春夜皇甫冉宅勸酒　流落時相見。悲歡共此情。興因杯酒洽。愁為故人輕。暗滴花垂露。斜暉月滿城。那知横吹曲。江外作邊聲。

于武陵詩勸酒　勸君金屈巵。滿酌不須辭。花發多風雨。人生足離。

張祜詩勸飲酒　燒得硫黃漫學仙。未勝長付酒家錢。竇常不喫齊推藥。却在人間八十年。

李翰林詩山人勸酒　（士贇曰。樂府觴酌七曲。其一曰山人勸酒。）蒼蒼雲松。落落綺皓。（士贇曰。曹植詩。山樹鬱蒼蒼。劉公幹詩。珍木鬱蒼蒼。左思詩。落落窮巷士。綺皓乃商山四皓之綺里季也。高士傳。四皓見秦政虐。乃逃入藍田山。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春風爾來為阿誰。蝴蝶忽然滿芳草。秀眉霜雪顏桃花。骨青髓綠長美好。稱是秦時避世人。勸酒相歡不知老。（士贇曰。張景陽詩曰。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楚辭何所獨無芳草兮。葛洪神仙傳。伯山甫。在華山精思服餌不老。以藥與外甥女服。時年七十。稍稍還少。已如桃花。阮籍詩曰。自非王子晉。誰能長美好。莊子曰。避世之士。論語曰。不知老之將至。陶潛詩。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各守麋鹿志。恥隨龍虎爭。歘起佐太子。漢皇乃復驚。顧謂戚夫人。彼翁羽翼成。（齊賢曰。史留侯世家。上欲廢太子。立

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留侯為畫策。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請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絕四海。横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士贇曰。孟子曰。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高士傳。山巨源。舉嵇康自代。康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

（而志在豐草也。劉孝標辨命論曰。使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班固答賓戲曰。於是七雄虓闞。分裂諸夏。龍戰虎爭。敬起字。見北史。崔浩傳云。宋武帝征。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言陛下不以劉裕剗起。納其貢使。令死來秉代之。雖得之不令也。）歸來商山下。泛若雲無情。舉觴酹巢由。洗耳何獨清。浩歎望嵩嶽。意氣還相傾。（齊賢曰。史記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恥之。逃隱。于登箕山上。有許由冢。九域志曰。潁昌府。唐之許州許昌郡。有許由臺。巢父臺。士贇曰。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逸士傳曰。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終身不相見。樊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令其牛飲其下流也。楚辭。衆人皆濁我獨清。陶潛詩。意氣傾人命。離隔復何有。東漢吳漢傳。意氣自若。鮑照詩曰。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此意謂巢由之矯激。不若四皓之時行時止。一出而國本定。事成則復歸乎商山。卷舒自在若無心之雲也。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何以獨清為哉。太白蓋為明皇欲廢太子瑛。有所感而作是詩也。初瑛母以倡進。鄂光二王母以色選。及武惠妃寵幸後

宮。生壽王。愛與諸子絕等。而太子二王。以母失職。頗怏怏。惠妃女婿楊洄揣妃意。伺太子短。譖為醜語。惠妃訴于帝且泣。帝大怒。召宰相議廢之。張九齡諫得不廢。俄而九齡罷。李林甫專國。數稱壽王美以探妃意。妃果德之。二十五年。洄復摘瑛。瑤。琚。與妃之兄薛鏽異謀。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林甫議。答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豫。帝意決。乃詔廢為庶人。尋遇害。天下冤之。號三庶人。歲中惠妃病。數見庶人為祟。因召巫祈之。請改葬。且射行刑者瘞之。訖不解。妃死祟亡。明皇之時。盧鴻。王希夷。隱居嵩山。李元愷。吳筠之徒。皆以隱遁稱。或召至闕庭。或遣使問政事。徒耳高談闊論。然未有能如四皓之一言。而太子得不易也。未可曰浩歎望嵩嶽。意氣還相傾。亦深不滿於當時嵩嶽之隱者。特其意微而婉矣。）

宋戴叔倫詩勸酒　寒郊好天氣。勸酒莫辭頻。擾擾鍾陵市。無窮不醉人。

錢塘常曉集席上勸仲元著作勿辭酒　百盞先嘗一盞酥。三分纔破一分春。花間別火香煙細。竹外垂簾畫筆新。落日穿林照簷額。緒風吹草動階脣。莫愁酩酊辭公勸。金筆空時迹已陳。二月已破三月來。青春白日映樓臺。勸君更飲一杯酒。三月人生笑幾迴。

邵堯夫詩花前勸酒　春在對花飲。春歸花亦殘。對花不飲酒。勸意還闌珊。酒向花前飲。花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負一年歡。

答友人勸酒吟　人人誰不願封侯。及至封侯不肯休。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為多求。規模焉敢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少日何由能強此。況今年老雪堆頭。

黃山谷外集勸交代張和父酒　風流五日張京兆。（漢張敞傳。敞使賊曹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曰。吾為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今日諸孫困小官。作尹大都如廣漢。（趙廣漢。張敞。皆京兆尹。所為大略相似。）畫眉仍復近長安。（敞為婦畫眉。長安人傳張京兆眉憮。欲得宮。近長安。唐人語也。）三人成虎事多有。（孔融臨終詩。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衆口鑠金君自寬。鄒陽書云。衆口鑠金。積毀銷骨。）酒興情親俱不淺。賤生何取盤交歡。

木蘭花慢（庾元鎮。四十兄庭堅。四十年翰墨故人。庭堅假守當塗。元鎮窮不出入州縣。席上作樂府長句勸酒。）庾郎三九常安樂。使有萬錢無處著。徐熙小鴨水邊花。明月清風都占却。朱顏老盡心如昨。萬事休休休莫莫。尊前健在不饒人。歐舞梅歌君更酌。（歐梅當時二妓也。）

宋景文公集勸酒　酌酒奉君壽。勸君慎勿辭。只今舉酒罷。已異行觴時。波瀾前後來。日月分寸推。稚客不耐久。鬢須無傳緇。獨醒信樊人。茲事定何悲。

假令古無死。晝夜常倭遲。正恐爽鳩樂。後人非所希。

郭功父詩勸酒一首呈袁世弼　湛湛酒杯綠。酣酣炭鑪紅。佳人放玉板。拂鏡照芙蓉。四海無波瀾。吾曹方宴閑。大笑凌白月。高吟動南山。百歲能幾何。會少別離多。少年嗟賈誼。壯士憶廉頗。不如醉魂魄。冠巾任傾側。冥然逍遙鄉。杳與塵寰隔。陰雲蔽白日。長風捲驚濤。江上崢嶸百怪嗥。挽君船纜勸君住。且飲百殘之醇醪。吳姬笑臉如櫻桃。鯉魚紅絲落霜刀。醉來不識天西高。共君攀天踏鯨鼇下視萬物皆勞勞。

左蠡亭重九日同東美玩月勸酒　平生看月無今宵。一亭危在山之椒。下瞰揚瀾連左蠡。白琉璃地覆鮫綃。欲披錦袍捶鼓過。世無賀老誰相和。屈原憔悴湘水濱。夷齊自守西山餓。且來登高望明月。拂拂霜風濯煩熱。身心都在清涼宮。一點無塵光皎潔。與君同遊執君手。況逢令節當重九。不憂短髮還吹帽。頭上有巾先漉酒。飲醉酒。望明月。我歸姑孰溪。君赴黃金闕。明年此會知誰健。細看茱萸莫輕別。

王荊公詩和微之藥名勸酒（此以藥名為詩。陳亞嘗有藥名詩云。風月前湖近。雲窓半夏涼。每為腰寒呵子下。衣嫌春使縮紗裁。世傳以為起於亞。非也。自梁以來。如簡文帝。元帝。皆有藥名詩。庾肩吾。沈約。亦各有一首。至唐張籍為離合詩有云。江皋歲暮相逢地。黃葉生前半下枝。子夜吟詩向

（松桂。心中爲事喜君知。以此觀之。則藥名詩不始於亞矣。）赤車使者錦帳郎。從容珂馬留閑坊。（赤車使者。從容。見別羊王二君注。 河大如羖。虎黃黑而骨白。以爲馬飾。生南海。）紫芝眉宇傾一坐。咲語但聞雞舌香。（紫芝生高夏山谷。六芝皆無毒。 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爲瑞。 鷄舌香。按三省故事。尚書郎口含鷄舌香。以其奏事答對。使氣芬芳。母丁香。亦名鷄舌香。）藥名勸酒詩實好。陟釐爲我書數行。（陟釐乃水中苔。今取以爲紙。名苔紙。見本草草部。）真珠的皪鳴槽牀。金罌琥珀正可嘗。（真珠出廉州邊海。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名曰珠池。每歲刺史親往監珠戶入池。採老蚌剖取珠以充貢。 李賀詩有酒且清真珠紅。 金罌子。今之刺榆子。形似櫻桃而小。色黃有刺。花紅。在處有之。松脂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史君子細看流光。莫惜覓醉衣淋浪。獨醒至死誠可傷。（史君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亦似訶梨勒。諸因潘州郭使君療小兒。多是獨用此物。因號爲史君子。獨醒草名。）歡華易盡悲酸早。人間沒藥能醫老。（酸棗。生河東川澤。樹大如大棗。實無常形。味酸者是。 沒藥生波斯國。似安息香黑色。）寄言歡賞衆少年。趣取烏頭來白煎。（貫衆生玄山山谷。苗似狗脊。狀如雉尾。 烏頭葉厚莖方中空。葉四向相當與蒿相似。白前苗似細辛而大。）

（色白曲折。生洲渚沙磧之上。）

呂居仁詩　勸張李二君酒

張侯好詩如好色。不敢爲主而爲客。李侯好酒如好詩。心雖甚壯無人知。兩侯風味俱不惡。如芙蕖與木芍藥。午窗留客看筆快。曉枕無人猶睡着。廣袖漸變天寶粧。大字不作元和脚。世人識笑乃其分。政是仍叔之子弱。病夫坐穩無所求。茅簷斷雨鳴春鳩。爐煙未盡消百憂。恨不緩帶從公遊。何時清江横小舟。與君一醉荻花秋。卻來寄廬參牧牛。

張方平樂全集　勸酒行

朱庠丁晉公初寒微。書寓學睢陽廣順僧舍。其詩版舊記咸存。暇日一二友人就院置酒。客有許盃意。若不快者。爲作勸酒歌云。

衆客醉歸盃席閑。一二客不醉坐長嘆。不醉長嘆客可苦。請以眼前近事觀。客見南遷丁晉公。擁旄秉軸天禧中。昔歲覊遊客此宇。窮秋蕭索隨飛蓬。漸達得意忘舊困。手提國柄矜權雄。來時未足誠南竄。青衫白髮窮衰翁。向者枯榮試迴首。何異春宵夢一終。人事紛紜似飛絮。鐘漏聲中朝復暮。且脫鷫裘換酒來。與子相從醉鄉去。

雁軒文集　再和陳侍郎子知丞寄桂香酒新到又令孫司戶出柑爲勸

栢葉椒花未報春。陽和先到四筵賓。傳觀秀句堪呈佛。締聽清談太逼人。子舍香醪浮甕碧。孫枝名果薦盤新。却將甘旨分寒陋。尤見先生愛士真。

鄮峯西塘集　次韻子發勸酒

子真依前家谷口。無地栽禾只花柳。否亨千態古難常。與物浮沉兒女笑。鵾鵬海伏而天飛。鴟鶚林棲惟一枝。迂談閒論偶相識。千世一遇非爲遲。君看大旱布雲霓。又看朝隮雷雨隨。天之神力豈不大。君豈若約無定姿。況夫人物在宇宙。無異蠛蠓傳盃巵。生亡尚非己主宰。滋味得不隨醇醨。是以衆人察察日不足。我獨悶悶頑無知。方吾醺酣以盂杯爲心。正見滄海如池沼。子又作詩勸我醉如泥。得非亦以惽惽爲勝曉。

王與鈞藍縷藁　代謝劉小斌送鄉會勸酒賡韻

優端閑帝曆。會拜謹王春。百世枌榆舊。一番桃李新。珍盼來腆遇。妙句帶清真。騎省雲霄上。寧辭染翰頻。 一枝鵰漫集。千仞鳳方翔。竦紙清時看。經帷鎮日香。湖波憐鴨綠。宮醖挹鵝黃。塵軫鄉中士。毛錐未脫囊。

頊安世梅藁　復綱勸醇甫酒

欲勸臨岐酒一巵。若爲啼笑若爲詞。情懷作惡中年後。親友相分久病時。少壯豈知人寂寞。庭闈方待子飛馳。飲闌百丈牽江去。挂起西川五色旗。

王直諫集　勸嚴師酒

驛去東風漸破春。憑軒悵望倍凝神。鳥鳴曉霽聲音樂。物被陽和氣候新。佳景牽懷吟稍偏。芳杯到手舉宜頻。靈均空詫離騷好。憔悴終爲獨醒人。

虞儔尊白堂集　勸漢老弟飲酒

尊前一醉莫辭頻。三萬場當歲十旬。況有好詩能泣鬼。筆無妙畫可通神。快呼在手持螯客。莫着傾身障鹿人。綠漲大江渾是酒。蒲萄波面已生春。

李端叔姑溪集　廷之置酒當利樓侍人勸酒詩

雲山遠近淺還深。宛轉愁顏頓不任。獨有綺羅知此意。故拈金盞十分斟。

陳后山詩　席上勸客酒

稍閑襆袍使心寬。大放酒腸須盞乾。（世說。桓振門曰。中郎襆袍未虔。韓孟同宿聯句云。爲君開酒腸。顛倒舞相飲。唐詩人又曰。酒腸俱逐洞庭寬。）珠簾十里城南道。肯作當年小杜看。（小杜。即杜牧之也。牧之詩云。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陸放翁集　莫辭酒

勸君莫辭酒。酒能解君愁。勸君勤采藥。藥可使疾瘳。此外莫廢書。書亦豈君悞。古來敗人事。正以不學故。愁去疾亦平。便腹如匏壺。筋力貯萬卷。無此令君愚。

我有美酒歌

我有美酒起自斟。勸君一巵爲君吟。素衣未遂京塵化。綠鬢已受吳霜侵。三巴塗路何嵚崟。五溪霧潦多毒淫。虎豹夜嘯裂崖谷。魑魅晝出拎山林。身如槁葉墮幽岑。窅窅何啻千尺深。無因剖胸出此心。一寸孤忠天實臨。

畏齋程端禮詩　勸酒

舉酒勸君君勿辭。一年春好惟孟時。風日喧暖啼黃鸝。鑑空紺碧飛遊絲。綠楊萬縷垂水湄。小桃破萼嬌晴姿。今日何日風物奇。花朝止有三日遲。客愁頓釋如冰澌。況有嘉賓酒盈巵。堂上主人文章師。筆下縱横蟠蛟螭。胸中磊落載書詩。年強學富仕則宜。我生同里隔城郫。束髮學校聯襟帷。在鄉已獲攀蕭規。後來郎邑分

皐比。人生出處神所司。千里會合非人為。夷吾鮑叔心相知。交情歲晚無磷緇。禮長十年兄事之。在我豈止肩當隨。君顏美好我反衰。自鏡醜惡如嫫倛。君已有子紹裘箕。我如鳩拙巢無枝。譬彼平坂天馬馳。跛鼈欲與爭毫釐。上天生人意有期。但責樹植勿自隳。弧矢昔已射四陲。豈得懷土生愁噫。郎山在眼水清猗。魚有鯿鱮菜藜梨。勸君飲酒君勿辭。坐上白日西南移。

司性之來郎邑勸酒一首　君來溪柳未藏鴉。君去開遍溪頭花。一尊未盡相逢喜。春色拋人去如此。錢塘見君今十年。豈知為客俱桐川。我生緣無谷口田。君亦未有買山錢。世間萬事戒多取。只此造物猶未許。溪柳溪花尚惱人。酒杯到手休嫌頻。

劉文貞公集勸友人酒　西風落葉共蕭颼。百感中來不自由。豪客空攜鐵如意。舞鬟徒費錦纏頭。虹廻雨腳雲歸岫。湯出山頭月滿樓。一曲清歌一盃酒。為君洗盡古今愁。

耶律鑄文獻公集次韻仲實勉酒　中年剗意學刓方。世故時來鞕肺腸。醉悟禪逃人未覺。心安貧病士之常。能無知命窮周易。便肯行歌擬楚狂。着腳直須平曠處。糟丘極目是吾鄉。

書莊詞菩薩蠻勸酒　勸君今夜須沉醉。樽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　須愁更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

魏鶴山大全集送宇文侍郎知漢州勸酒　尚憶都門祖帳時。重來動是十年期。雲拖暮雨留行色。雲挾秋涼入酒巵。湖上鴈水邊峯。未須矯首嘆來遲。北風滿地塵沙暗。宣室方勞丙夜思。

管待李參政致勸酒詞　落日下平楚。秋色到方塘。人間徘暑難耐。獨有此清涼。龍卷八荒霖雨。鶴閱十州風露。回薄水雲鄉。欲識千里潤。記取玉流方。石闌衣。江籬佩。芰荷裳。箇中自有眠娟。何必錦名堂。吸取玻瓈清灑。喚起瀛蓬舊夢。人物儼相望。矯首望歸路。三十六虛皇。

管待楊伯昌斗發勸酒　獨立西風裏。渺無塵。明河掛斗。碧天如洗。鳷鵲樓前迎風處。吹墮來槎星使。弄札札機中巧思。織就天孫雲錦段。尚輕陰未閣留纖翳。親為挽天潢水。　等閑富貴浮雲似。須存留幾分清論。護持元氣。曾把古今興亡事。奏向前旒十二。雖去國言猶在耳。念我獨兮誰與共。謾凝思一日如三歲。夜耿耿不皇寐。

餞黃侍郎赴召勸酒　向江頭幾回凝望垂楊。那畔舟繞縣。江神似識東歸意。故一篙春水。卻總被二百里人家。祖帳連天起。且行且止。便為汝遲留三朝兩日。如此只如此。　還須看世上憂端如蝟。只拼白黑碁子。肥邊瘦腹。都閒事。畢竟到頭何似。當此際要嘿識沈思。一著煜慢地。目前誰是。料當局諸公斂容縮手。日夜待公至。

鮮于安撫勸酒　固陵江上暮雲急。一夜打頭風雨。催送春江舡上水。笑指山歸去

紗帽裏。也漁樵席上。總是安行處。惟餘舊話。為公今日拈取。見說家近岷山。翠雲平楚。萬古青如故。要把平生三萬軸。喚取山靈分付。盧阜嵩高。雕陽岳麓。曾與岷為伍。及時須做。鬢邊應未遲暮。

約程漕使（過淮）初度勸酒　記幡然持節下青雲。巴月纔成弦。待竹枝歌殘。菘叢匝地。席華連天。邦尋當年舊夢。來使蜀東川。人物寥寥。甚葉許回旋。　愧我推擠不去。尚新官對舊。後任如前。與故人飲酒。月露寫明蠲。嘆書生康時無計。護憂思時墮酒痕邊。且只顧早休兵甲。長見豐年。

管待李眉州勸酒鷓鴣天詞　十載交盟可重尋。勝於菜炭細論心。雲障晚日供秋思。風遞荷書作晚陰。紆勝引。略塵襟。未須紫馬去駸駸。玻瓈無計留君住。但乞天公三日霖。

李壁鴈湖集好事近詞餞交代勸酒　莫惜一樽留。共醉錦屏山色。多少飛花悠颺。送征輪南陌。　曲湖歸去未多時。還掛詔黃濕。生怕別來淒斷。看滿園行遍。

江神子詞勸酒　露荷香泛小池臺。水雲堆。好風催。實扇胡床無事且徘徊。簾外海榴裙一色。判共醉兩三杯。　此懷能得幾番開。玉山頹。不須推。回首慈恩。前夢着堪咍。好是上林多少樹。應早晚待公來。

阮郎歸詞勸表制機酒　蘇臺一別負三年。錦書憑鴈傳。風姿重見闔江邊。玉臺秋井泉。　鬟短舞趁么絃。篆香同夕煙。多情莫惜為留連。落花中酒天。

毛東堂先生集剔銀燈詞同公素賦俾歌者以七急拍七拜勸酒　簾下風光自足。春到席間屏曲。瑤甕酥融羽觴蟻閙。花映鄱湖寒淥。汨羅愁獨。又何似紅圍翠簇。　聚散悲歡箭速。不易一杯相屬。頻剔銀燈。別聽牙板。尚有龍膏堪續。羅薰繡馥。錦瑟畔低迷醉玉。

蘇東坡大全集南鄉子詞席上勸李公擇酒　不到謝公臺。明月清風好在哉。舊日髯孫何處去。重來。短李風流更上才。　秋色漸摧頹。滿院黃英映酒盃。看取桃花春二月。爭開。盡是劉郎去後栽。

黃裳演山集勸酒致語　適來已陳十二短章。輒歌三五盛景。景景清韻。尚懸梁上之飛塵。抑抑佳賓。須作鄉中之醉客。同樂當歡於今夕。相從或鑿於他年。更賦幽情。再聲佳詠。　萬籟無聲天地靜。清抱朱絃。不愧丹霄鏡。照到林梢風有信。擡頭疑是梅花嶺。萬感只應閒對景。獨倚危欄。攘攘人初定。吟不盡中愁不盡。溪山千古沉沉影。　誰悟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逐出輪回境。爭柰多情都未醒。九回腸斷花間數。萬古興亡閒事定。物是人非。杳杳無音信。問月可知誰可問。不如且醉樽前景。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遙空。失素歸洲鷺。照處無私清望富。餘輝不惜人人與。玉繩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縷縷移嘆步。花下影團良夜午。東南樓上還相顧。　一望瑤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巖邊翠。試把方諸

聊與試無情爭得無中淚飛瀑恐從星漢來漸向賓筵但覺寒如水自愛一輪方得意輕隨箕畢還成景。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清平樂（侍宴勸趙丞相酒）槐庭元老四海真師表由爲故人能久要隨巷不掃時到虗堂已入涼飈一觥爲壽何詞看即關河恢復千秋永輔淳熙。（勸王樞使酒）當年桂籍同展摩雲翼位冠洪樞情似昔肯共一樽瑳磨。絳綸素韞胸中籌帷少試成功已殄潢池小醜行收沙漠膚公。吾皇虗擧廷有真三傑同向清時揚茂烈掩逮夔陶夔契。聯鑣忽訪山樊涼生花底清樽太史明朝日奏台星皆聚柴門（侍使相勸酒）南陽賓友道舊須樽酒一曲爲公千歲壽紘索春風纖手。忠謀黼黻明昌英詞錦繡肝腸帝所盛推頗牧人間允重班揚。滿庭芳（四明尊老會勸鄉大夫酒）鯨海波澄棠陰日永正宜坐嘯雍容歲豐民樂無訟到庭中試數循良自古龔黃外誰可連蹤那堪更恩均耄壽良會此宵同。琬穹占瑞處焚煌五馬璀璨郡公盛筵歌羅綺共引鬢翁秖恐芝泥趣召雙旌展獵獵乘紅須知道君王渴見名久在屏風（勸鄉老衆賓酒）十載江湖一朝簪組寵榮曷稱衰容聖恩不許歸卧舊廬中慨念東山伴侶烟霞外久闊仙蹤今何幸相逢故里談笑一樽同。吾州真率會湖邊賀監海上黃公勝渭川遺老餘縣仙翁縱飲何辭

爛醉臉霞轉一笑生紅從今後婆娑化國千歲樂皇風。（代鄉老衆賓郡勸酒）玉關朝回沙堤煙曉碧幢光動軍容虎符熊軾行指七閩中假道吾鄉我里揮金事恩躡前蹤傾懷處螢窻雪案猶說昔年同。相看俱老大樸期道義不爲王公念兒時聚戲今已成翁敢借玉壺美酒還爲壽金醆纖紅仍頻視中書二紀褰海振淳風。（代鄉老衆賓勸鄉大夫酒）復擁旌麾重歌襦袴滿城長是春容搢紳耆舊歡溢笑談中畫道邦君愷悌逍遙遂湖海遐蹤今朝會公真樂善屈意與人同。恩勤東道主揮金漢傳懷紱朱公引群仙環拱欽壽香翁春衣初澄盡綠春衫更輕染香紅持杯顧歸登絳闕花蕚醉春風。（代鄉大夫報勸酒）油幕新開驛旗前導暫歸梓里春容致身槐棘功在鼎彝中自是襟懷絕俗今猶記筆研陳蹤張高會君恩厚賜樂與故人同。杞麓鄞水上相看青眼誰復如公況親陪樽俎笑接群翁座上笙歌屢合須拚到曉日醺紅公今去恩波四海桃李盡東風。最高樓（鄉老十人皆年八十淳熙丁酉三月十九日作慶勸酒）當年尚父二箇便興周今十陪更何憂沖融道貌丹爲臉扶踈漆髮黑盈頭世方知非熊老聚吾州。有智略可從茲日用有志願可從茲日酬天賦予怎教休瓊斝將且共飛千斛蟠桃應得見三偷諫吾皇恢復後盡封侯。撲蝴蝶

光陰轉指百歲如能幾兒童稚老來將耄矣就中些子強壯又被浮名牽縶良辰盡成輕棄此何理。若有惺惺活底必解自爲計青樽在手且須拚爛醉醉鄉不涉風波驟到花陰正午笙歌又還催起。蝶戀花 玉甕新醅蒸綠蟻滴滴真珠便有香浮鼻欲把盈樽成雅會更須尋箇無愁地況是賞心多樂事美景良辰又復來相值料得天家深有意教人長壽花前醉。臨江仙 自古聖賢皆寂寞秖教飲者留名萬花叢裏酒如池池臺仍舊貫歌管有新聲。欲識醉鄉真樂地全勝方丈蓬瀛是非榮辱不關情百杯須痛飲一枕拚春醒。粉蝶兒 一盞陽和分明至珍無價解教人囉哩哩囉把胸中些磊磈一時鎔化陶從前恁區區總成虗假何妨竟名交酬玉觴金斝更休辭醉眠花下待明朝紅日上三竿方罷引笙歌擁珠璣笑扶歸馬。瑞鶴仙 瑞烟籠繡幕正玳席歡濃觥籌交錯高情動寥廓恣清談雄辯珠璣頻落鏘鏘妙樂且贏取昇平快樂又何辭醉玉頹山是處有人扶著。追念搏風徽利畫餅浮名久成離索輸忠秉約沒材且謾將閑悵良辰美景花前月下空把歡遊蹉卻到而今對酒當歌怎休領略。永遇樂 桃李繁華芰荷清淨景物相繼霜後橙黃雪中梅綻迤邐春還至。尋思天氣寒暄涼煥各有一時樂地如何被浮名牽係

此歡遂成拋棄。如今醒也扁舟短棹更有籃輿胡倚到處爲家山有社酒野老爲賓侶三杯之後吳歌楚舞忘卻曳金穿履誰逢箇清朝貴客也須共來一醉。青玉案 閑忙兩字無多子歎舉世皆由此遂利爭名忙者事塵中得喪任中寵辱無限非和是。誰人解識閒中趣雪月煙雲自能致世態只如風過耳三杯兩盞朦朦朧地長向花前醉。醉蓬萊 喜泉通碧甃秫刈黃雲釀成芳酎瑞霧凝香更陽和鍾秀曉甕寒光夜槽清響聽鏡珠頻溜畫錦堂深聚星筵啓一觥爲壽。況此神仙藥宮儔侶玉殿英游畫皆親舊贏得閒情對良辰握手醉席淋漓笑語都不問歡幾更漏繡幕春風輕絲美韻明朝還又。李流謙澹齋集醉蓬萊（同幕中諸公勸虞宣威酒）正紅踈綠密浪軟波肥放舟時節斡地擎天識堂堂人傑萬里長江百年驕虜只笑談煙滅趁蕭霜秋樓船月曉漁樵能說。分陝功成沙堤歸去衮繡光浮兩眉黃徹了卻中興看這回勳業應有命圭相印都用賞元功重疊縣擁樽前太平氣象今朝渾別。葉石林詞臨江仙（又次韻肖會鄉法華山曲水勸酒）山半飛泉鳴玉珮回波倒卷鱗鱗解巾聊濯十年塵青山應卻怪此段久無人。行樂應須賢太守風光過眼逡巡不辭常作坐中賓只愁花解笑衰鬢不宜春。趙周臣滏水集青杏兒勸酒 風

雨替花愁。風雨罷。花也應休。勸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謝明年花謝。白了人頭。乘興兩三甌。揀溪山好處。追遊。但教有酒身無事。有花也好。無花也好。選甚春秋。韓維詞范來議作西江月勸酒　故里交親半栢城。坐中牢落似明星。雨多秋草荒三逕。露重寒花坼萬鈴。閑復併。和詩筆。履興來來放酒盃傳。樽前一曲西江月。猶識當年舊典刑。（往歲子華兄。同先丈會賦詩制曲。往往發於坐上。）李處全詞生查子（五月十六日李樂伯壽。周什先勸酒）溫厚屬東南。和氣經三五。纔夜德星明。果應荀陳聚。分虎屈雄姿。展驥淹退步。除詔已重芝。便看朝天去。晏叔原詞玉樓春勸酒　鵾數好爲鸞花佳。占取東城南陌路。儘教春思亂如雲。莫管世情輕似絮。古來多被虛名誤。寧負虛名身莫負。勸君頻入醉鄉來。此是無愁無恨處。一尊相遇春風裏。詩好似君人有幾。莫嫌十五語如絃。能唱當時樓下水。良辰易去如彈指。金盞十分須盡意。明朝三丈日高時。共拚醉頭扶不起。鄱陽張輯詞山莊勸酒（寓霜天曉月。家君十一月二十九日生。癸酉冬。自長沙趁京。輯於鄱之境。田家釀酒以侯。先遊詞爲壽。）清吟湘碧。馬首春風驛。闌挽西湖梅早。又邀我能詩客。書尺知到日。月隨人合璧。兒擬山莊勸酒。田家釀佳蒭得。呂勝己詞瑞鶴僊（衆會諸右司趙鄂州勸酒二首）人生

如意步。誰得似仙翁。身名俱好。亨衢騰踏。暑鸞雙旌五馬。便居蓬島閬山蜀道。秉玉節油幢屢到。號當今有脚陽春。處處變愁成笑。尤妙曉陪論道。密贊調元。虎符重耀。勳庸天保。奉香火歸來了。見煌煌甲第。兩兩龍駒綠鬢朱顏未到。是平生種德陰功。自天有報。柯山別駕李渤詞（子秀）滿庭芳（鄉老衆賓勸制置開府酒）油幕新開。驊旌前導。暫歸梓里春容。致身槐府。功在鼎彝中。慨想東山故侶。煙霞外。又閬僊蹤。今何幸相逢吐握。談笑一樽同。德星占瑞處。旌麾五馬。家繡三公。對渭川遺老。絳縣僊翁。厚意杯傳紺玉。那堪更簾寶囊紅。拚沉醉。今宵盛事。傳見古人風。千秋歲（四明趙制置史開府。勸鄉老衆賓酒。）鄮峯凝瑞。鄞水浮佳氣。晴景轉。花光媚。碧幢森大纛。紅旆紛千騎。相遇處。滿城鶴髮群仙萃。綺席張高會。鼉鼓笙簫沸。金獸裊檀烟。翠玉山環四座。休惜今朝醉。觴再舉。清歌共引千秋歲。頭勸　酒巡未止。先說一些兒事。喜別調吹風。嘯曲由來自普通。（梁武帝號。）長鯨吸酒面。對況香山刻壽。（被有況香壽山子賦）吸盡如何。吸了西江說甚多。二勸　酒巡未止。聽說二疎歸可喜。隨意乘風。柱杖深村狹巷通。淵明漉酒。更與龐公龐媪壽。切莫譏何。（何充與弟準崇佛。謝氏譏之曰。二何佞佛。）喚取同來作隊多。三勸　酒巡未止。更祝三般楊氏喜。（楊子拜司業。兩子登科。號楊三喜。）上苑春風。實帶靈犀點點通。（通天犀帶）聽歌侑酒。富貴兩全添箇壽。人少暴何。彭祖人言只壽多。四勸　酒巡未止。說著四并須着喜。（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好月暴風。好箇懷命又通。明朝醒酒。起著佳人粧學壽。（壽陽粧）定問人何。昨夜何人飲最多。五勸　酒巡未止。更說五行人聽喜。康節淳風。說道諸公運數通。乞粟得酒。（感在中因乞粟得）更撿戊中前定壽。（陰司有戊中錄）亥字推何。甲子生年四百多。六勸　酒巡未止。鼓吹六經爲至喜。也決回風。只有村中飲數通。七勸　長鬚把酒。自當長頭杯拚壽。（貴長頭）問得窮何。一坐靴皮笑面多。酒巡好止。且聽七絃餘韻喜。彈到悲風。醒酒風吹琵琶通。休休避酒。求後茶仙來獻壽。也挽休何。不獨茶多酒亦多。八勸　八巡將止。八節四時人賀喜。漢俗歲風。薛老之言貴尚通。（漢以至日休吏。張扶不肯休。薛宣曰。人道尚通。里對妻子。設酒肴。請隣里相笑樂。）妻兒設酒。更約比隣相慶壽。虛度時何。只恐妻兒恠汝多。九勸　九巡將止。留讀九歌章句喜。畫遠扶風。（湘今反掩也）發靭蒼梧萬里通。（見離騷）楚歌發酒。讀到人生何所壽。（天問。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試問原何。爾獨惺然枉了多。（痛飲讀離騷）十勸　十巡令止。樂事要須防極喜。（淳于酒極則亂。樂極則悲）燭影搖風。

月落參横影子通。麁茶淡酒。五十狂歌供宴壽。歌謝來何。再約尋盟復日多。

舉賢勸酒

（太平御覽魏帝宴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所在百司。多有貪暴。朝廷中有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言。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獻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帝又褒美之。

斬美人勸酒

（世說新語）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王隱晉書曰。石崇爲荆州刺史。劫奪殺人。以致巨富。王丞相德音記曰。丞相素爲諸父所重。王君夫問王敦。聞君從弟佳人。又解音律。欲一作妓。可與共來。遂往。吹笛人有小忘。君夫聞。使黃門階下打殺之。顏色不變。丞相還曰。恐此君處世。當有如此事。兩說不同。故詳録。）

美人行酒

（事文類聚）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觴。導還。嘆曰。處仲若當世心

悚惕忍非令終也。

冠帶勸酒　老學庵筆記前輩置酒飲客。終席不褫帶。毛達可守京口時。尚如此。後稍廢。然猶以冠帶勸酒。後又不講。紹興末。胡邦衡還朝。每與客飲。至勸酒必冠帶再拜。朝士皆笑其異衆。然邦衡名重。行之自若。

祝天勸酒　石林燕語王審琦微時與太祖相善。後以佐命功。尤為親近。性不能飲。太祖每燕近臣。常盡歡。而審琦但持空杯。太祖意不滿。一日酒酣。舉杯祝曰。審琦布衣之舊。方共享富貴。酒者天之美祿。何惜不令飲之。祝畢。顧審琦曰。天必賜汝酒量。可試飲。審琦受詔。不得已飲。輒連數大杯無苦。自是每侍燕。輒能與衆同飲。退還私第。則如初。或強飲輒病。

胡舞勸酒　張南軒語錄趙雄言於上曰。臣前奉使奉杯酒為陛下壽者。蓋臣子不忍違遠天威。而朝士有妄言。謂臣胡舞勸陛下酒。上曰。如此却是朕失德。上問誰。以先生對。他日上以語宰相。宰相曰。如此等人。須竄責一二。以警其餘。上曰。不必如此。但好教他去。於是出先生知袁州。先生曰。胡舉之說甚非。惟口不曾道。實亦耳不曾聞。

屈膝勸酒　宋北盟錄一日骨捨呼范仲熊。至其寨中。問韓信用兵人才高下。劉伯升。孫策不能成功。仲熊對曰。韓信才亦不高。故必設計。然後能取勝。如水上沙囊。木罌背水陣之類是也。劉伯升。孫策雖天資英勇。然器輕無君人之體。所以無成。骨捨聞說大喜。親屈膝勸仲熊飲酒。

傳宣勸酒　宋北盟錄宣和五年。國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見大金國主。賜宴傳宣勸酒。令搢笏飲至盡。

生肉勸酒　夷堅志南豐曾氏為臨川李氏壻。初親迎時。舅姆張氏送之。逼歲求歸。李氏置酒餞別。張歸而恚曰。我在李家十數日。蒙渠主禮不為薄。但臨行時。忽以生肉勸酒。使我心惡不可堪。人問其狀。曰。羊一槃。猪一槃。鴨鷄各一槃。凡四品。槃各四巨楪。皆生物也。飣餖雖豐。豈復可食。家人亦皆咄咄曰。不謂李官人家野陋乃如此。村婦鄧八嫂實從張為客。私語人曰。安得是事。縣君豈别有所覩乎。張之夫先為光化軍司理。不挈家行。父之得訃。云死矣。後其子歸。乃言以去臘末晝三日死。死之日。同僚隨土俗具祭。用生物四大槃。其器皿名物。悉與張所見同。蓋張從李氏歸時。司理君始死。受奠千里。影響符契若是。異哉異哉。

命安妃勸酒　王明清揮麈餘話蔡元長曲宴記云。上延元長等至玉華閣。安妃素粧。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元長前進再拜叙謝。妃答拜。元長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

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元長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觥注酒。授使以進。

勸長生酒　白氏六帖大元末。長星見。孝武心甚惡之。於華林園中飲酒。舉盃屬星云。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豈有萬歲天子耶。

軍法行酒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高后立諸呂為三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後。諸呂憚章。張思廉玉笥集朱虛侯行酒歌　長樂宮中女天子。盛設賓筵懽戚里。百官侍坐莫敢違。諸呂喧闐笑聲起。御史中丞不糾儀。叔孫制作成虛禮。朱虛奉勅起行觴。手提三尺昆吾鋼。田歌聲振野鷄伏。頸血光寒漢道昌。

太真行酒　俞文豹吹劍錄溫嶠將去。王敦恐錢鳳為之謀。因餞別起行酒。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敢不飲。及發後。鳳曰。嶠一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少加辭色。豈得便相讒慝。由是鳳謀不行。

普妻行酒　事偶韻語邵氏錄宋太祖一日大雪夜叩趙普門。曰。已約晉王。已而太宗至。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以嫂呼之。帝曰。吾睡不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來見卿。遂定下江南之議。

官婢行酒　程氏外書官婢行酒。暢大隱力拒之。先生聞而不善之也。（暢字潛道。）

命妓行酒　事文類聚齊王晛性謹慎。頗師伯。豪貴設女樂。要晛。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晛。令置牀上。面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呼妓行酒　山居新語太史氏楊瑀元誠。鮮于伯機（樞）一日宴客。呼召妓曹娥秀侑尊。伯機因入內典饌未出。適娥秀行酒。酒畢。伯機乃出。客曰。伯機未飲酒。娥秀亦應聲曰。伯機未飲。座客從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機見稱。可見親愛如是。遂佯怒曰。小鬼頭。焉敢如此無禮。娥秀答之曰。我稱伯機固不可。只許你叫王羲之乎。一座為之稱賞。

車行酒　羅泌路史發揮關龍逢篇。大抵書傳所記桀紂之事。多出模倣。如世記等。瓊臺三里。金柱三千。車行酒。騎行炙之類。金樓子箴戒篇。帝紂好為長夜之飲。時人為之語曰。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

為一夜。長安志三輔舊事曰。阿房宫東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置銅人十二於宫前。**牙籤行酒**（經鉏堂雜志壽皇座側。有一牙籤筒。牙籤凡二十。半白半綠。酒樽至出白籤。斟止半杯。出綠籤則滿泛。一席之間。用綠籤止二三而已。）**玉杯行酒**（古今事通太弟景遂召宫僚飲。以玉盃行酒。因與坐客傳翫。贊善大夫張易。忽大言曰。殿下有重寶輕士之意。何耶。抵盃柱礎碎之。）**木人行酒**（太平廣記煬帝三月上巳日。會群臣於曲水。以觀水飾。又作小舸子。長八尺。七艘。木人長二尺許。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於船頭。二人撑船在後。遶曲水池。酒船隨岸而行。行疾於水飾。每到坐客之處即停。停擎酒木人。於船頭伸手過酒。客。客取酒飲訖。船依式自行。並如前法。皆出自黃衮之思也。）**佐酒**（高帝紀上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命歌佐酒**（五代史王峻傳。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召妓佐酒**（唫囊集毛惜惜。高沙營妓也。嘉熙間高沙卒。榮全叛。召惜惜佐酒。惜惜恥曰。吾寧死不能為賊行酒。全以刃裂其口。立命齏之。惜惜至死不絕聲。）**婦人佐酒**（宋史列傳楊再興賊曹成將也。紹興二年。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官軍郤殺之。）**宫人送酒**（古今事通嘉王宗壽。持杯諫衍。歔欷流涕。衍有媿色。佞臣潘在迎等曰。嘉王從來酒悲。不足怪也。衍命宫人李玉簫歌所撰宫詞送酒曰。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春。月華如水浸宫殿。有酒不醉真癡人。宗壽懼禍。盡飲之。）**執板侑酒**（資治通鑑唐昭宗天復二年春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為全忠歌以侑酒。註。板。拍板也。古樂無之。玄宗時。教坊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背鼓三。後人因之。歌舞。率以板為節。以木若象簡。凡八片。以韋貫之。兩手各執其外一片而拍之。）**誦詩侑酒**（江少虞類苑楊安國判國子監事。每會集學官飲酒。必誦詩書章句以侑酒。舉杯屬坐客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且飲酒。衆如晦時為學官。亦舉杯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不能飲矣。坐客皆笑而楊不悟。）**芙蓉侑**

酒（宋吳芾湖山集夜飲觀風堂。冀清折芙蓉侑酒詩。）燈下看花已可人。此花那更有精神。不辭今日尊前醉。只恐紅粧不是真。（再和）坐上花光欲照人。深疑花是洛中神。已拚今日如泥醉。何必須分妄與真。**唱喏酒**（石林燕語公燕合樂。每酒行一終。伶人必唱喏酒。然後樂作。此唐人送酒之辭。本作碎音。今多為平聲。文士亦或用之。王仁裕詩。淑景易從風雨去。芳尊須用管絃催。洛苑花神送酒歌）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當年對芳月。況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鮑生妾詩送酒　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因緣。西樓今夜二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劉夢得詩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筆歌送酒。　朗朗鵾雞絃。華堂夜多思。簾外雪已深。座中人半醉。翠娥發清響。曲盡有餘意。酌我莫憂狂。老來無逸氣。京昭儀寶仙吟送酒　爭不逢人話此身。此身長夜不知春。自從國破家亡後。隴上惟添萬草新。胡銓詩次韻答陳立夫送酒　平生痛飲號專門。逸氣旋乾復轉坤。孔坐年來客常滿。直須一日倒千尊。　公家家世舊崔嵬。驚坐先生日萬杯。已辦糟牀十日飲。便須乘月抱琴來。蘇東坡詩次韻樂著作送酒　少年多病怯盃觴。老去方知此味長。萬斛羈愁都似雪。（次公。庾子山賦云。唯將一寸心。斷此萬斛愁。）一壺春酒若為湯。（次公。後漢閻忠干說皇甫嵩曰。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鄭俠西塘集江亭與程瞿二君。邂逅小飲。太守送酒因成。　蒼翠聳天江上山。淙琤瀉玉亭前水。邂逅相逢坐上人。傾蓋論心何俊偉。涼風颯颯來几筵。似與清談相表裏。程瞿軒軒古遺美。憫我羈窮見辭氣。以為此時無一杯。直恐江山解相鄙。旋呼妓僮滌鐺勺。豆肉盤蔬隨所峙。三盃五盃過七酌。清興悠悠殊未已。復向行舟尋果餌。蟲薑擬欲求諸市。有豐佳饌來使庖。巨胾長鱗間珍脆。紛然羅列乃巨筵。笑語云云良有以。迨迦長呵下雲際。傳以報謁迓千騎。簿閣江滸清飲歡。歸去瓊漿遞來賜。大哉何公古循吏。易俗移風有深致。人之所背公所起。正以敦薄醇醨為己事。保祐斯民如赤子。飲食教誨諸下位。吹噓枯朽奪春陽。憂民之憂過於己。連英二城接疆理。舊績新庸盈眼耳。道塗賡載盡歡謠。冠佩清言有餘矣。**進美酒**（古今事通太祖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帝嘗訪其家。必進美酒甚謹。從容屬目計曰。汝輩來何以驗之。徐曰其全家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後見皆願得酒坊。許之。曾布母即徐甥。亦無中指節。布亦然。母朱氏傳及曾子孫。皆然。亦異事也。）**進清酒**

古今事通晉代虢虢君出走至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進清酒吾飢而欲食御進腶脯粳粱曰何給也曰儲之久矣爲君出亡而道飢渴也

進御酒 古今事通唐志良醞署進御則供春暴秋清酴醾桑落之酒又地理志河中府河東縣有芳醞監汲河以釀**進**

新酒 文昌雜録九月一日法酒庫内酒坊諸内東門進新酒遂以頒近臣有差前數日膳部光禄寺皆嘗酒舉舊例也

穀陽進酒 韓非子十過篇昔者楚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楚師敗而共王傷其目酣戰之時司馬子反渴而求飲竪穀陽操觴酒而進之子反曰嘻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弗能絶於口而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令人召司馬子反司馬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自往入其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醉如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吾衆也不穀無復戰矣於是還師而去斬司馬子反以爲大戮故竪穀陽之進酒不以讎子反也其心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三老進酒 晉書載記劉曜被執石勒使李永與同載歸于襄國三老孫機上禮求見曜勒許之機進酒于曜曰

僕谷王關右稱帝皇當持重保土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亡關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徤耶當爲翁飲勒聞之愴然改容曰亡國之人足令老叟數之

升階進酒 五代薛史後唐閔帝紀長興四年十二月丁卯帝釋縗服羣臣三上表請復常膳御正殿從之辛未帝御中興殿羣臣列位馮道升階進酒帝曰比於此物無歌舞

歌舞歡際賓友之會不近樽罍况在沉痛之中安事飲啖帝撤之

進酒 遼史樂志太宗會同三年晉宣徽使楊端王朓等及諸國使朝見皇帝御便殿賜宴端朓起進酒作歌舞上爲舉觴極歡江湖續集趙崇嶓進酒行　王槽夜壓蒲萄碧石溜寒泉響凌歷水精壺中澂琥珀醉呼酒星下瑶席小鬟春風花滿頭堂堂一曲真珠喉六國三朝春江流眼花落井消千愁王達梧溪集韓醴泉先輩余拙東道士邀遊東觀橋釣磯巖壁既赴鄭槽臺宴客謂予同有高世志屬賦進酒歌遂走筆我志千載前而生千載後問勞濟勝具或寓醉鄉酒東郊秀壁參錯明嵋蛛下飲波神驚看雲衣上落照赤放擢却赴槽臺盟糟臺遊閑戛秦筑霸寒入簾吹絳燭沉香刳槽壓蔗露風過細浪生紋縠水精盌蒼玉舡載酬載酢陶自然鼻頭火出遂塵未必樂醉裏肉消騎馬良可憐五侯七貴真糞土蜀魏越仉如飄煙聞鷄懶舞飯牛耻中清中濁方聖賢豈不聞縣譙更闌漏遲滴又不見天漢星疎月孤白幾家門鎖瓦松青僅留校書墳上石墳上石終若何醴泉廸車更進雙叵羅

拜跪獻酒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六月甲寅契丹主命守汴州節度使蕭翰與麻荅至恒州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獻飲餘酒 金樓子說蕃篇劉義宣在荆鎮時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

獻千斛酒 古今事通西征至赤烏獻酒千斛稷麥百載天子賜墨乘黃金貝帶北征曹奴之人獻觴天子賜金鹿銀麋有大木碩草嗜口之人獻酒百石穆天子傳

獻萬壽酒 唐會要開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說等上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著之甲令布於天下咸令宴樂休假三日羣臣常以是日獻萬壽酒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以結絲承露囊更相問遺村社作壽酒樂名賽白帝報田神制曰可咸時雜詠至日上公獻壽酒詩　候曉天門闢朝天萬國同瑞雲昇觀闕香氣映華宫日色臨仙蕖龍顔對昊穹羽儀瞻百辟獻壽是三公化被君王洽恩沾草木豊自相朝玉座宴比詠皇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二十有

酒

罰酒

事文類聚觴其不欿者（周禮）兕觥其觩注罰爵也觩然不用皃（詩）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太怠匪言勿言匪語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賓之初筵）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降趨而出（三酌甘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言調貪酒食褻近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防禁放溢）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檀弓）高似孫緯畧梁孝王遊忘憂之館集諸遊士使各為賦枚乘為柳賦路喬如為鶴賦公孫詭為文鹿賦鄒陽為酒賦公孫乘為月賦羊勝作屏風賦韓安國作風賦不成鄒陽代之罰酒三升餘各賜絹五匹　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尚書陳騫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紜良用反側其和逌等各罰酒　石崇元康六年從京出為征虜將軍有別廬在南縣界澗谷中時征西大將軍王詡當還長安與衆賢共送在澗中晝夜遊宴遂各賦詩不能者絳邑令潘豹散騎常侍劉邃南郡太守石攜各罰酒三觥觀此三事則蘭亭修禊賦詩不成者罰酒非止此也（左傳）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于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續世說）敬宗時裴度自興元入覲既至李逢吉不欲度復入中書京兆尹劉棲楚逢吉黨也棲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擁度門一日度留飲酒棲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諂偽舉觴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快之（太平御覽說苑）曰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文侯不盡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也（錦繡萬花谷文選）飛觴舉白蓋酒盃也揚大年詩愁裏酒盃浮大白夢回香冢上孤青又竣當酒舉白便浮君（北窓叢錄）陽翟李廌方叔早以文章見知於東坡先生晚年坎壈竟不偶而死嘗賦老歎一篇曰此身常恐竟無成憂患頻更已不驚下第但能供酒令他時何意主文盟晚經謾有春秋癖閉戶猶防月旦評獨對秋風數華髮暮雲蕭瑟歲崢嶸詩尾自題云東坡去年帥定武館中諸學生別於惠濟東坡舉白浮歐陽叔弼陳伯修常希古曰以君為主司而失李方叔是可罰也三君皆慙謝時文潛在坐輒復舉白浮東坡曰先生亦當飲此東坡曰何也文潛曰昔元祐初先生知貢舉而方叔不第則與三君其罰均也士大夫皆傳之（劉公嘉話）文人曰當裴延齡之橫也文人座主顧侍郎挺笏欲擊之曰段秀實笏擊賊臣顧少連笏擊姦臣時會于田鎬宅元友直為酒糾各罰一盞以殄縫之俗謂籠合是也（世說新語）謝奕作剡令中興書曰謝奕字無奕陳郡陽夏人祖衡太子少傅父裒吏部尚書奕少有器鑒辟太尉掾剡令累遷豫州史有一老翁犯法謝以醇酒罰之乃至過醉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著青布絝在兄膝邊坐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邪遂遣之（惟揚志）宋公庠在揚州使工雙堂瓷取巵酒與之後知誤取庠使立償之而取予者皆被罰（盧氏雜說）崔鄲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達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飲衆人皆延之時譙公夏侯孜為戶部使問曰尹曾任給舍否崔曰無譙公曰若不曾歷給舍京兆尹不合衝丞郎宴命酒糾來要下籌且喫罰爵取三大器物引滿

飲之。良久方起。決引馬軍將至。覺雀出為賓客分司。事文類聚詩句。明當罰二斗。已洗兩玉舟。百罰深盃亦不辭。（杜）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較醒醉。（坡）好詩惡韻應難和。刻燭應須便置觥。（坡）

賦詩罰酒

（冊府元龜）梁臧盾善飲酒。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有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時蕭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客於領軍將軍。馬明叟實賓錄晉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成者罰酒二升。隆初以不能。罰酒飲畢。攬筆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

著詩罰酒

（金樓子）雜記下篇。高貴鄉公賦詩。給事中甄陶。成嗣。各不能著詩。受罰酒。金谷聚前絳邑令邵榮陽。中牟潘豹。不能著詩。沛國劉邃不能著詩。並罰酒三斗。斯無才之甚矣。

酒失

（冊府元龜）傳曰。豢豕為酒。非所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故酗酒者大為之訓。日冨者小雅所譏。其敢崇飲者周公之格言。不及於亂者仲尼之申戒。乃有沈酒自恣。荒腆不已。狂藥內攻。忮心中作。惡言暴怒。奮攘交鬪。忤世奸法。蹈禍蒙恥。至或臨戎而致敗。殺人而不忌。曠廢官守。夭閼生理者亦比比有之。率用類次。以為民鑑。　又荊共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荊師敗。共王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一云穀陽豎。子反內豎也）操參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參）。子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訾退卻。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醉。戰既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左傳云。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楚世家云。晉敗楚。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又漢灌夫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謂飲酒禮數輕重不得其平也。夫醉搏甫。（搏以手擊之。）甫竇太后昆弟。武帝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貧賤尤益禮敬。夫家居雖富。然失勢。賓客益衰。及魏其侯（竇嬰也）失勢。亦欲倚夫引繩排根平生慕之後棄之者。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甚驩。無厭恨。相知晚。夫嘗有服。過丞相蚡。（田蚡也。）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武安侯田蚡也。）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平旦。令門下伺侯。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夫曰。丞相豈忘之哉。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至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一作愕）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不得。由此怨灌夫魏其。後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酒酣。武安起為壽。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爾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屬一作畢）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嬰孫名賢）。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兒女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夫出。武安遂怒。廼戲騎縛夫（戲讀曰麾。謂指麾命之使縛也。）繫居室（著名屬少府）。棄市。事具總錄忿爭門。　于永。丞相定國之子。少時嗜酒。多過失。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康衛子昌為越騎校尉。醉殺人。詔繫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昌。（逆取曰篡。）事發覺。衛時為丞相。免冠徒跣待罪。　又周顗字伯仁。中興建。為吏部尚書。以醉酒為有司所糺。白衣領職。後為左僕射。領吏部。元帝讌群公于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耶。顗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而起。手詔付廷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尋為護軍將軍。尚書紀瞻置酒。請顗及王導等。顗荒醉失儀。復為有司所奏。詔曰。顗參副朝右。職掌銓衡。當敬慎德音。式是百辟。屢以酒過為有司所繩。吾亮其極歡之情。然亦是濡首之誡也。顗必能克己復禮者。今不加黜責。初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畧無醒日。時人

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為風德之衰也又云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東積年恒大飲酒嘗經三日不醒人謂之三日僕射　晉庾純為河南尹以司空賈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五百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焉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蕩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佑之因得出充慙怒上表解職純懼上河南尹關內侯印綬上表自劾曰司空公賈充請諸鄉校并及臣臣不自量飲酒過多醉亂行酒重酌於公公不肯飲言語往來公遂訶臣父老不歸供養卿為無天地臣不服罪自引而更忿怒厲聲名公臨時誼譊遂至荒越禮八十月製誠以衰老之年變難無常也臣不惟生育之恩求養老父而懷祿貪榮烏鳥之不若充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教義責臣是也而以枉錯直居下犯上醉酒迷荒昏亂儀度臣得以凡才擢授顯位易戒濡首論誨酒困而臣闇義不服過言盈庭讟慢

台司違犯憲度不以訓請臺免臣官廷尉結罪大鴻臚削爵土勅身不謹伏須罪誅御史中丞孔恂劾純請免官詔曰先王崇尊卑之禮明貴賤之序著溫克之德記沈酗之禍所以光宣道化示人軌儀也昔廣漢陵慢宰相獲犯上之刑灌夫託醉肆忿致誅斃之罪純以凡才備位卿尹下惟謙敬之節不忌覆車之誡陵上無禮悖言自口宜加顯黜以肅朝倫遂免純官　後趙徐光為石勒記室參軍石勒如苑鄉召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為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慍然擁袂振纓仰視不顧勒因而惡之讓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耶於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獄　南齊焦度為東宮直閤將軍好飲酒醉輒暴怒高帝常使人節之　周山圖為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時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　到撝永明中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為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　曹景宗為領軍將軍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妄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　李肅為黃門郎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弟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澤為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為章武內史　盧昶為雍州刺史性好酒曾於婦氏飲宴小有不平手

刃其客程靈虬為梁郡太守以酗酒為徐州刺史武昌王鑒所劾失官既下梁郡志力少衰猶時為酒困又去官祿不免饑寒　裴茂伯為黃平王贊文學好飲酒頗涉疎傲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　薛狐延初仕東魏為左衛將軍左廂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擒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廷於階下以辱之　魯爽祖宗之為竟陵太守北奔爽仕魏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爽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麁巾使酒數有過失魏太武將誅之後遂將家屬歸宋　北齊高隆之初仕後魏驃騎大將軍西魏文帝曾與隆之因酒忿競文帝坐以黜免高祖責隆之不能協和乃啓出為北道行臺　皮喜為豫州刺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者就州決以杖罰　于若囊父祚爵為鉅鹿國公若多酒過為叔父景所稱糾甄楷侍中琛之子琛啓除秘書郎宣武末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　王澄為荊州刺史聞郭舒名引為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在意荊土士人宗廞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廞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掐其鼻灸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廞遂得免　王直方為右補闕太和九年

出為興元府城固令直方始為鎮州冊贈使謁祖墓於邢州時劉從諫自以位兼宰相於直方禮有所不至直方飲酣頗以語侵之從諫怒具以表聞直方素有直聲文宗雖嘉之然非當時姦邪所樂及是以直方家於城固因而遣之　田謂為泉州刺史寶曆二年削謂官一任徵本州鹽鐵院官裴汾銅四十斤謂使酒與汾交爭為本道廉使舉奏因各懲罰　薛廷老為殿中侍御史翰林學士因飲酒沈醉文宗聞之以為失於敬慎遂罷翰林　李景儉為諫議大夫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尋出為建州刺史未幾元稹用事召還復為諫議大夫長慶初景儉退朝與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都員外郎獨孤朗乃詣史館同飲景儉乘醉遂入中書徧詣時宰面詰侮王播崔植杜元穎皆呼其姓名詞頗慢易播等知其狂酒且遜止之以事聞詔曰丞相府署國家樞機上法三台下臨百辟若等咸可褻則堂陛不嚴諫議大夫李景儉乃因酣醉輒肆叨瀆昏吹侮慢靡所不為詢其狂態甚用驚聽宜加譴責以守遐荒乎非深黜勉自脩省可漳州刺史仍馳驛發遣又貶獨孤郎為韶州刺史溫造郎州李肇澧州王鎰郢州坐與景儉同飲也　蕭穎達出為豫章內史意甚憤憤未

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悅。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罵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為。何忽復勸我酒。舉座驚愕。高祖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臣欽若等曰。穎達本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弟也。與梁同姓。故云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脫。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　梁謝覽為侍中。頗嗜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為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為中權長史。　荀仲舉。字士高。潁川人。仕梁為南沙令。從蕭明於寒山被執。長樂王尉景甚禮之。與景劇飲。齧景指至骨。文宣知之。杖仲舉一百。或問我那知許。當是正疑是鹿尾爾。　平鑒為揚州刺史。其妻生男。鑒因喜酣醉。擅免境內囚。誤免關中細作二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文宣特原其罪。　後唐蕭愿為太常少卿。明宗朝祀太微宮。愿乘醉預公卿之列。為御史所彈。左遷右贊善大夫。　周傳珣。廣順初為通事舍人。善於詞令。後因宣制以醉失儀停任。　邊歸讜。顯德中為御史中丞。世宗宴於廣德殿。歸讜飲酣。忽揚袂而言曰。至於一盃而已。帝遣黃門扶出之。歸讜猶迴顧曰。陛下何不決殺趙守微。（臣欽若等曰。時守微自民間獻書。世宗擢拜右拾遺。尋以指斥配流。）翌日歸讜以酒過。伏閤請罪。帝釋之。仍令於閤門復飲數爵。以愧其心焉。　晏

陳勤為凌統督將。統當擊賊圍。先期統與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具酒。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眾因罷坐。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能忍。引刀斫勤。數日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破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許以功贖罪。　虞翻字仲翔。為騎都尉。性疏直。數有酒失。（漢雋）灌夫傳。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捫虱新語）讀竇灌田蚡傳。想其使酒罵坐。口語歷歷。如在目前。便是靈山一會儼然未散。（續後漢書）陶謙傳。謙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平邊章韓遂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謙行酒。謙眾辱溫。溫怒。徙謙於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畧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謙詣溫於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尚爾未除。待之如初。（事文類聚）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為庶人。　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於省閤裸飲。及醉小遺下霤。令史為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

意。　劉伯芻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噱。為常執誼所陰劾。貶虔州參軍。（太平御覽）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遊徼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尉。遊徼後來調笑。遊徼大怒。縛捶數百。　晉裴楷傳曰。石崇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不與之交。長水校尉孫季舒。嘗酣讌慢傲過度。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乃止。　汝南張妙。酒後相戲。遂縛捶二十下。又懸足指。遂至死。鮑昱決事云。原其本意無賊心。宜減死。　後漢書高祖紀。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淮南鴻烈解詮言訓。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　唐摭言。崔櫓酒後多失。虔州陸郎中肱。以詩謝之。　醉時顛蹶醒時羞。麴糵催人不自由。叵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頭。　儒學警悟。武夷有一狂者。爛醉詈及屏山先生劉彥沖。次日修書謝罪。先生不責其過。但於紙尾復之云。蛇本無影。弓悞搖之。影既無之。公又何疑。白首如新。傾蓋如故。真達者之詞也。　李俊民鶴鳴集。劾張唐臣酒過　欲解憂於杜康。佳期難遇。俄立威於寮越。和氣有傷。民自速辜。酒以為禮。序點揚觶而語。杜蕢歷階而升。罰以兕觥。責以童羖。彼醉不臧。縱意

所如。受爵不讓。多言數窮。登林而忤鄭公。脫靴而忿力士。鴟夷過左阿君之家。沐猴舞平恩侯之第。自以為適。不知敗德。自以為真。不知喪身。至有汝陽涎流。公孫腹溢。賀監眼花。夷吾舌出。未歇驪駒。先賦相鼠。犯朱虛之令。激灌夫之怒。拳安劉伶之肋。帽脫張旭之頂。曳墮地之屣。罵到官之鄭。不聞南康之納狂客。不見後閣之遣窮賓。在側雖有二豪。所指豈惟十手。醉猶未醒。死而復甦。初逐武坐之蠅。便可去矣。誰謂宋門之犬。如此惡邪。仰天而呼烏烏。向空而書咄咄。幾年程養。方思公謹之交。一旦楚元。罷設穆生之醴。宜加薄責。用儆非彝。盍省前愆。勿貽後患。

縱酒

晏子內篇。晏子曰。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漢雋田儋傳。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續後漢書顧雍傳。雍曾孫榮。字彥先。穆之子也。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吳郡張翰曰。惟酒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爾。　鍾會傳。裴松之曰。正始八年。會為尚書郎。時大將軍曹爽專朝政。日縱酒沈醉。會兄侍中毓宴還。言其事。夫人曰。樂則樂矣。然難久也。居上不驕。制節謹度。然後乃無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長守富貴之道。　契丹志。聖宗皇帝以承無事。縱酒作樂。與臣下飲會皆

連日夜或自歌舞或命后妃以下彈琵琶以送酒。金史李純甫傳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材謂功名可俯拾上萬言書援宋為證甚切當路者以迂濶見抑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成考旋即歸隱日與禪僧士子游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沈醉亦未嘗廢著書劉祁歸潛志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初為詞賦學惟以文酒為事至於談笑怒罵燦然皆成文理。韓淲澗泉集縱酒詩　縱酒非能飲長言未是詩年華除夜遁必事故人為君欲醉須醉我還歸便歸南礀到南澗官柳野梅知

退朝縱酒

隋書蕭琮傳琮性淡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

逸遊縱酒

隋書劉昉傳高祖以昉有定策之功拜上大將軍封黃國公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傾矚時王謙司馬消難相繼而反高祖憂之忘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為意相府事物多所遺落高祖深銜之以高熲代為司馬是後益見疎忌

高歌縱酒

續世說路恕私第有佳園林自貞元初李紓包佶輩迄于元和末僅四十年朝之名卿咸從之遊高歌縱酒不屑外慮未嘗問家事人亦以和易稱之

博奕縱酒

陸游南唐書柴克宏列傳克宏為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產業故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奕縱酒自若也　又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跅弛任義不拘小行以父蔭為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聲酒為務

日夜縱酒

通鑑後周太祖紀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

疾惡縱酒

通鑑周世宗紀初翰林學士常夢錫知宣政院參預機政深疾宋齊丘之黨數言於唐主曰不去此屬國必危亡與馮延巳魏岑之徒日有爭論久之罷宣政院夢錫鬱鬱不得志不復預事縱酒成疾而卒（注晉齊王開運三年已書常夢錫縱酒事去年又書夢錫笑馮延巳之黨事蓋縱酒已非一日久乃成疾而卒）夢錫為戶部郎中遷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為學士如初既而宋齊丘馮延巳等姦黨愈熾夢錫終不能勝遂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人望求為長史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不獲署紙尾而已

憂憤縱酒

宋史忠義傳劉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為不可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淫酒

海錄碎事劉曜少而淫酒將戰飲酒數斗以及于敗

使酒

醉鄉日月甫書曰沉酣于酒抱朴子曰君子以酒敗德小人以酒速罪乃知始謀懽往往翻以為禍夫合樂設酒者得不慎其選徒歟夫凡蔑章程而務飲者非懽源也醒木訥而醉淥淥者非懽源也飾己非而尚議讞者非懽源也得淺酒索酒酌者非懽源也飲愈多而貌彌淡者非懽源也不諭令而嫉敏手者非懽源也己令謬而惡人言非懽源也好請罪而諱以籌者非懽源也此八者蓋沉酣之濫觴紛喧之鴻漸也無使溢蔓雖悔可追復有每獲登筵必為負氣謬矜明敏輒縱雌黃言己爭張必稱我罪何以差池則其必不免又詐行忠告傍作指瑕或自逆送之或口以傳授倒上與下欲蓋而彰唯求傍若無人未日及有餘地所謂民斯下矣是宜與衆弃之至于殊不務懽更為使酒一與一奪始則晉楚爭強載笑載言俄成周鄭交惡於是狂如祢生奪若灌侯惟口起羞釁聞于外或凌競岸幘或叱咤褰衣驟牛飲千鍾將虎視一席紛拏酒坐喧喧而踴躍用躭撓亂樂工坎坎而自伐鼓忿憑麴蘖大縱輕佻斷絕而絲竹無倫俯仰而章程失緒問令不已告之而莫曉惛憹使自趨之茫然而不諧節奏非無以指諭終成軌柯伐柯既而冠履披猖俄亦言語無節風馳絃管霧散綺羅滅燈燭於花筵發扃闥於柳巷遣其忘懽者潛身隙地使酒者攪轡長衢然後重焰金釭再陳綺席列嬋娟之子聞風雅之賓極歌管之能竭章程之妙使其克無害樂暴不阻賢緩從文園之中深入醉鄉之路然後絕蹤酗客噬指狂徒懽從鳳歸於雲禰在烏合而醉允百君子得無警焉

糟丘子撫然而歌曰　客鄉如使酒四座羅綺空細笛半樓月慢箏高樹風金釭罷照耀珠箔失玲瓏疋馬上橋去雙魚無復蹤。史記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窺陛下也上嘿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漢雋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營洽而使氣也西漢書趙充國傳宣帝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辛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

欵湯湯歎醉。酗尨人尨人。反畔卒如允。國之言。太平御覽 魏志吳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大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太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其貴。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耶。驃騎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肥。即自宜為瘦。真愈恚。拔刀瞋目。言。俳敢輕說。吾斬尔。遂罵坐。質案劍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尔不咽喉。咀汝不齒牙何敢恃勢驕耶。鑠因起曰。陛下使吾等來樂卿耳。乃至此耶。質顧叱之曰。朱鑠敢壞坐。諸將軍皆還坐。鑠愈恚。還拔劍斬地。遂使罷也。 魏志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拔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眾。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德義。欲與堯舜比隆。曾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梁書謝善勛飲酒至數升。醉後輒張眼大罵。雖貴賤親踈。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 裴邃嘗在平東將軍周饒坐。與人圍碁。饒司馬醉怒。因曳邃墮地。邃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其性和如是。續後漢書劉繇傳。孫權為吳王。遷繇子基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翻以得免。册府元龜晉闞澈為義成軍節度史翰幕客。狂率酣醟。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澈。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讀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澈今請死。近聞張彥澤斷張式。未聞史翰斬闞澈。恐天下譏者未有此類。翰不怒。引觴自罰。而慰勉之。南唐書張易傳。元宗立。易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欽州。刺史朱匡業。平居甚謹。然醉則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至赴其宴。先已飲醉。就席。酒甫一再行。擲杯推案。攘袂大呼。詬責鋒起。匡業尚醒。愕然不敢對。惟曰。通判醉甚。不可當也。易意氣喑嗚自若。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賴以濟。四朝聞見錄臣寮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尚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彷彿。興裔戚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滴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為使酒也。言者愧懼而退。隨有旨于外。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李克用至汴州。營於城外。朱全忠固請入城。館於上源驛。（注晉天福五年。改東京上源驛為都亭驛。）全忠就置酒。聲樂饌具

皆精豐。禮貌甚恭。克用乘酒使氣。語頗侵之。全忠不平。薄暮罷酒。從者皆霑醉。（霑醉言飲酒大醉。身襟沾濕。不能自持也。）宣武將楊彥洪密與全忠謀。連車樹柵。以塞衢路。發兵圍驛而攻之。呼聲動地。克用醉不之聞。親兵薛志勤史敬思等十餘人格鬬。侍者郭景銖滅燭。扶克用匿床下。以水沃其面。徐告以難。（呼火改翻。難乃旦翻。）克用始張目援弓而起。志勤射汴人死者數十。須臾煙火四合。會大雨震電。天地晦冥。志勤扶克用。帥左右數人。（帥讀曰率）踰垣突圍。乘電光而行。汴人扼橋。力戰得度。史敬思為後拒。戰死。克用登尉氏門。（尉氏門汴城南門也。）縋城得出。監軍陳景思等三百餘人皆為汴人所殺。楊彥洪謂全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射而亦翻。殪壹計翻。）事類合璧五代吳世家。楊隆演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徐知訓為參軍。隆演鶉衣髽髻為蒼鶻。知訓嘗使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宋史長編楊景宗以外戚至顯官。然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欽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之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座右。頃之輒復醉。册府元龜元麗為滎陽太守。性頗使酒。郡丞李琛每諫之。麗醉輒令閽閽曰。勿使丞入也。

剛直使酒（漢書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 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

愚戇使酒（陳書柳盼為散騎常侍。性愚戇）使酒。因醉乘馬入殿門。為有司劾。免於家。

侍才使酒（宋書謝超宗為人侍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

仗氣使酒（册府元龜孔顗）為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顗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間。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有無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後頗反敗。正晏斬之東闉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

因酒殺人 左傳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古今事通郭解姊子負解之埶。與人飲。使之釂。非其任。強灌之。人怒剌殺姊子亡去。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閩主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吏部侍

郎李光準醉忤旨，命執送都市斬之。吏不敢殺，縶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是夕又宴於翰林學士周維岳，下獄吏拂榻侍之，曰：相公昨夜宿此，尚書勿憂。醒而釋之。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或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維岳，無人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閩主好為長夜飲，強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　天福七年秋八月丙寅，閩主曦宴群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五代史：閩主曦為牛飲，群臣侍飲醉而不勝，有訴及私棄酒者，皆殺之。晉書：武陵王澹傳：澹素與河內郭俶俶親善，酒酣，俶等言張華之冤，澹性酗酒，因並殺之，送首於倫。其酗虐如此。太平御覽：張纘為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為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藩，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尔夜便卒。規恨纘悲慟，而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為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人。宋史列傳：錢若冲，大中祥符中調河陽令，有僕酗酒，杖之百數，僕挾刀夜潛

室中，斷其臂。若冲大呼，又害其幼子。詔磔僕於其門。風俗通：吾巴郡宋遷母名静，往阿奴家飲酒，遷母坐上失氣，奴謂遷曰：汝母在坐上，何無宜適。遷曰：腸痛誤耳，人各有氣，豈止我母？遷罵奴，乃持木枕擊遷，遂死。遼史高模翰傳：模翰，渤海人，有膂力，善騎射，好談兵。初，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下獄，太祖知其才，貰之。

被酒

漢高帝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師古曰：被酒者，為酒所加被，音皮義反。東漢書劉寬傳：熹平五年，寬為太尉，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耶？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五代史後唐趙鳳傳：祕書少監于嶠因被酒往見鳳，鳳知其必不避，乃辭以沐髮。嶠詬直吏，又溺於從者直廬而去。省吏白鳳，嶠溺於客次，且詬鳳。鳳以其事聞，明宗下詔奪嶠官，長流武州百姓，又流振武。天下冤之。劉後村集被酒詩　酒戶當年頗著聲，可堪病起困飛觥。醉呼諸令為儈父，狂喚縆公作老兵。舊有峥嶸皆鏟去，新無壘塊可澆平。技庠懶取騷經看，只嗅梨花解宿酲。江湖集羅與之被酒詩　人間笑口信難開，十事常嗟九不諧。忙裏始知閑氣味，老來方見少情懷。清角慘慄歲無幾，玄髮蕭疎生有涯。誰謂伯倫閑見識，却甘麴糵自沉埋。

直

禁被酒

宋史王著傳：建隆四年春，著以中書舍人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以過黜為比部員外郎。

噀酒

趙希禮會心錄：桂陽圖志載東漢成仙君名武丁，桂陽郡臨武縣人。少不學問，有自然之性。年十三為縣小吏，身長七尺，有異俗之狀。縣遣送物上州，太守周昕識其異，敬而親之，署為文學主簿。郡因元日讌賓客，使仙君司酒，忽取酒含而噀之，衆以為怪，令司儀舉其非禮。昕曰：不然，此必有以。及問噀酒之由，答曰：適見臨武縣失火，心中哀之，所以噀酒救之耳。太守方欲遣人勘驗，適縣令張濟書來，言元日慶集，晡時火起，延燒廳署。時天氣澄霽，忽見東北黑雲暴雨，大至，火遂滅，雨下時皆作酒氣，救火者被雨皆醺醉。　李翰蒙求曰：欒巴噀酒。注引神仙傳：欒巴，蜀郡人，為桂陽太守，漢帝召為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酒色，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為臣立廟，今旦耆老皆入廟致饗，是以來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噀酒為雨以滅火。究其事與成武丁皆相類。後一旦大風天霧暗，失巴所在。尋問之，曰：還成都與親戚別，而昇天矣。按東漢書，巴實魏郡內黃人，非蜀都也，因諫誅竇武、陳蕃，帝怒，自殺，非昇天也。傳但言其有道術，能使鬼神，不及噀酒事。蓋與武丁皆東漢人，巴又嘗為桂陽太守，疑只一事誤繫之二人，不然則方伎幻化之術偶同耳。更俟識者辨之。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郭憲字横遷，侍從駕南郊，憲含酒東北三噀，執法奏不敬，詔問何故，憲對曰：齊國失火，噀酒已厭之。後齊果失火，燒數千家也。

求酒

事文類聚：宋臧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還，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輝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邑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大明集禮鄉飲總論　鄉飲酒之禮夏殷之世無所考周制五禮之目是爲嘉禮之一凡禮之所紀冠婚喪祭皆自士以上乃得行之而鄉飲酒之禮達于庶民因其聚會之際舉之揖讓升降使知尚賢尊長而興敬讓之道焉考之經傳其說有三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禮賓之而與之飲酒一也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飲酒而正齒位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禮三也夫用之州黨而亦謂之鄉者先儒以爲州黨鄉之屬也或鄉大夫入而觀禮或鄉大夫居此黨內故亦以名之也其正齒位之說見于周官者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閒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興

賢能則以制文武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閒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則行於季冬主用縣復降殺其禮無謀賓戒賓不說折俎易腩醢爲葅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政和中有司奏參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群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廱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修定儀制頒下郡國於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于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賢之說而已仕未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廊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之於唐尤簡畧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言乞定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其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又命願行於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

國朝受命戡定海內即

詔有司稽古考文定爲一代之制於是取儀禮及唐宋所行參酌損益爲鄉飲酒禮又采周官屬民讀法之旨於行禮之中一人升讀律令縣邑則歲

一行之於學校里社則季一行之於里中盖本於正齒位之説而賓興賢能春秋習射亦可通用焉　賓主介僎　儀禮主就先生而謀介賓注曰主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之致仕者介處士之賢者諸公大夫入而觀禮者為僎（諸公者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　唐禮鄉飲酒之禮刺史為主先召鄉之致仕而有德者謀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興之　正齒位每年季冬行事縣令為主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　宋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賓擇鄉里寄居年德髙及致仕者為之僎州以通判縣以縣丞或簿為之介以次長為之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為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者為之　今擬見儀注　戒賓介　儀禮主戒賓賓拜辱主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再拜賓荅拜主退賓拜辱戒介亦如之　唐禮同儀禮　宋禮省　今擬省　設席位次　儀禮乃席賓主介衆賓之席皆不屬焉注曰賓席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不屬者不相續也皆獨坐明其德各持也又曰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主之贊者西面北上　唐禮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衆賓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肆北上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向北上　正齒位同　宋禮主位於東南賓位於西北僎位於東北介位於西南三賓位於賓主介僎之後設郡僚之位東西相向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于兩廊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主賓介僎三賓之次於庠序之廊　今擬見後儀注　陳器　儀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於兩壺（禁承樽之器也名禁者因為酒戒也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新水也篚承爵觶之篚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謂如堂深二丈則洗去堂下亦二丈）東西南東榮（榮屋翼也）水在洗西南肆　唐禮設兩壺于賓席之東少北玄酒在西加勺冪置篚于壺南東肆實以爵觶　正齒位同　宋禮設尊罍爵洗各如奠謁先聖之儀　今擬見後儀注　舍菜　儀禮唐無之　宋禮其日質明主率賓介以下先舍菜于先聖先師　今擬賓興賢能飲酒則先一日行舍菜禮　正齒位不用　立班　儀禮無文　唐禮賓介及衆賓至立于廳事大門之外東面北上執事皆就位　宋禮賓主以下各就次俟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　今擬參酌別定主班之儀　迎賓　儀禮主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揖衆賓主人揖先入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皆入門左北上（厭一涉切推手曰揖引手曰厭）　唐禮主迎賓于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荅拜又西南面拜介介荅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乃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揖拜周旋皆有贊相）　正齒位云衆賓立于三賓之後餘同　宋禮相者引主出僎從至于庠門外速賓及介主立門左西向賓介進立于門右東向贊者進立于中唱曰主拜賓介以下皆荅拜主揖賓介以下皆報揖主先入門右僎從賓揖介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先之相次之　今擬見儀注　序賓　儀禮主與賓三揖（將曲揖當階揖當碑揖）至于門三讓主升賓升主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拜　唐禮主將進揖當階揖賓皆報揖至階主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　宋禮主與賓三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趍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向司正亦升西階立於西階之上東向（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西向郡僚分立兩廡）衆賓東西相向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今擬見儀注　獻賓　儀禮主坐取爵于篚降盥洗（已盥然後洗爵）升實爵賓之席前西面獻賓賓西階上拜主少退賓受爵以復位主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立於阼階上立賓坐左執爵祭脯醢奠爵于薦西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坐挩手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　唐禮無盥洗餘同　宋禮主詣罍洗所洗觶至酒尊所酌酒實觶授執事者至賓前西北向立執事者分立（觶者立主人之左脯醢者立主人之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跪左執觶飲賓賓拜跪受爵飲醑主荅拜執事者薦脯醢賓受訖主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今擬見後儀注　賓酢主　儀禮賓降洗實爵酢主皆如主獻賓之儀主卒爵坐奠爵于序端（序端東序之端也東西墻謂之序）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見儀注　主酬賓　儀注主實觶阼階上北面坐祭遂飲卒觶興降洗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賓坐取觶北面坐奠觶于薦東（酬酒不舉）主揖降賓降立于階西（主人將與介為禮賓

（謙不敢居堂上）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省　主獻介　儀禮主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主乃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主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立于西階東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自南方降席坐卒爵興　唐禮不降洗餘同　正齒位無折俎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後儀注　獻三賓　儀禮主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主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拜送坐祭立飲以爵授主降復位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　唐禮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獻衆賓　儀禮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衆賓徧有脯醢主以爵降奠于篚　唐禮主實爵進于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餘同　宋禮無之　今擬見儀注　升位　儀禮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　唐禮同　宋禮無　今擬自席末升位見儀注　僎入　儀禮賓若有僎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觶乃入主降賓介及衆賓皆降主迎于門內揖讓升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席于賓東主獻薦脯醢設折俎皆如賓禮　唐禮無之　宋禮有僎而與儀禮不同　今擬特存此條以待致仕而

有德行者　樂賓　儀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　唐禮工歌鹿鳴卒歌笙入立于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樂無工人則關毋得奏不雅之曲　宋禮無之　今擬省　司正揚觶　儀禮主降階作相為司正主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坐取觶不祭遂飲執觶興盥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　唐禮同　宋禮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執笏次引司正出位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觶詣洗所洗畢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曰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云云）訖司正復位賓主以下復位　今擬見儀注　旅酬　儀注賓坐取俎西之觶（先一人舉觶奠于俎西）阼階上北面酬主主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遂拜執觶興主答拜不祭立飲不洗實觶授主主西階上酬介如賓酬主之禮介酬衆賓拜興飲皆如上儀卒受者以觶降坐奠于篚　唐禮同　宋禮主獻賓之後即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　今擬特省此條以從簡便　讀律　儀禮唐宋皆無之　今擬新

增　無筭爵　儀禮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注曰狗胾醢也）無筭爵無筭樂　唐禮同　正齒位無羞　宋禮賓主以下皆坐酒二行訖　今擬見儀注　賓出　儀禮賓出奏陔（注云陔陔夏也）主送于門外再拜　唐禮同　宋禮相者引主先興復至阼階稍下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稍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並南向（教授復立東階西向司正復立西階東向僎條復立兩廂）衆賓堂下東西相向主再拜賓介以下皆再拜訖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少立自東出賓立庠門外之右東向北上主立於門外之左西向（僎從）皆再拜逡巡而退　今擬見儀注　今擬縣邑飲酒讀律儀注　立賓主介僎　每冬季行事縣令為主以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為賓其次一人為介又其次為三賓又其次為衆賓鄉人嘗為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寓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禮者一人為僎（如無則以縣丞主簿為之無則缺）以衆所推服者一人為司正贊禮一人及贊引者皆擇士之容貌詳緩習儀者為之（賓主各有贊引）讀律一人使能者　陳席設位次（席謂坐席位謂立位次謂更衣服之所）設賓席于堂北兩楹之間少西南面（冠禮醮於客位今世亦指此處為客位）主席于阼階上西面（在東楹之東少北）介席于西階上東面（在西楹之西少北）

僎席于賓東南面（謂兩楹之間少東世俗謂此處為主位是也）三賓席于賓西南面（與賓共為一列）皆專席不屬衆賓六十以上者席於西序東面北上（堂東西墻謂之序）若賓多則又設席於西階上北面東上僎佐席于東序西面北上（僎佐謂縣丞以下若丞為僎則主簿典史居此）設衆賓五十以下者位于堂下西階之西當序東面北上若賓多則設位于西階之南北面東上（凡立位皆設席而不坐至無筭爵乃坐）司正及讀律者位於堂下阼階之南北面西上（按儀禮司正位于兩階之間北面而脯醢為于其位今薦脯醢皆設卓案與古異故改位于此）設主之贊者位于阼階之東西面北上（禮主之贊者西面北上無筭爵然後與注曰贊者謂主之屬佐主徹羃沃盥設薦俎者）設主及僎佐以下次於東廊賓介及衆賓位于庠門之外僎次亦在門外　陳器　設酒尊于堂上東南隅加勺羃用葛巾爵洗于阼階下東南篚一于洗西實以爵觶盥洗在爵洗東設卓案於堂上下席位前（按儀禮編有脯醢皆薦于其位則立者亦當有之但古者席地而坐故薦于地上今難從）陳豆於其上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堂下者二豆主人豆如賓之數（若九十者為賓六豆則主人亦六豆其餘悉皆倣此）皆實以菹醢（有與賢能則用脯醢）

設奠爵卓案于東序端。及西楹南。各一　盦案　若賓興賢能。則前一日。盦案于先聖先師。如常儀　正齒位則省　立班　其日質明。主及賓介以下各就次。執事者省視器饌畢。請主次前告具。乃命敲人鳴鼓。贊引導主人。及僚佐以下出次。（主及僚佐朝服。餘深衣）主立于阼階下西面。僚佐序立于主之後。皆西面北上。司正及讀律者北面西上。贊禮進立于東階之西。近堂廉。賓之贊引導賓以下盛服出次。序立于庠門外之右。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之後。皆東面北上。（僎仍居次不出）　迎賓　班定。贊引唱主迎賓。贊引進主之左。曰請迎賓。乃導主出庠門外。西面立。（僚佐不出）贊引唱揖。主揖賓以下皆揖。贊引唱肅賓。主揖賓。賓報揖。贊引導主先入門右。西面立。賓之贊引唱揖賓。揖介。介揖衆賓。序行入門左。皆東面。主如門外之序　序賓　主揖賓。遂行。當階再拜。將及階。又揖。賓皆報揖。皆贊引唱之。至階。主阼階下西面。即初位。賓西階下。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三賓南。俱東面北上　獻賓　贊禮唱主以賓升。贊引進主之左。曰請延賓。主與賓三讓。主先升阼階。賓升西階。俱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獻賓。贊引進於主之右。曰請酌酒。導主降自阼階。詣盥洗位。次詣爵洗位。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升詣尊所。執事舉冪。主執爵酌酒以爵授執事者。（並如釋奠儀）至賓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北面獻賓。贊引導賓自西階趨就席末。東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報揖。卒爵。以爵授執事者。（請賓之執事者。蓋將酢於主也）主退立于阼階上。北面。賓退立于西階上。北面。如初升　賓酢主　贊禮唱賓酢主。贊引進賓之左。曰請酌酒。導賓降自西階。執爵者從。詣盥洗位。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並如前儀。至主席前。執爵者以爵授賓。賓東南面酢主。贊引導主趨就席末。西北面受爵。賓揖送爵。主報揖。卒爵。賓退立于席末。（賓之席也。酢事畢。退立于席末。主將與介爲禮也）主乃以爵奠于東序端卓上。復阼階上。北面立。（主退復阼階。而不就席末者。將有事也）　獻介　贊禮唱主延介。贊引進曰請延介。導主降自阼階。西南面揖介。至階一讓。主遂升。介升西階。並當楣下北面立。贊禮唱主獻介。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詣東序端。取所奠爵。授執事者。詣尊所。酌酒。以爵授執事者。如前。至介席前。執爵者以爵授主。主西南面獻介。贊引導介自西階上。趨就席末。北面受爵。主乃揖送爵。介報揖。卒爵。以爵授主。退立于席末。（介之席也）主以爵奠于西楹南。退阼階上。北面。如初。（將與三賓爲禮也）　獻三賓　贊禮唱主獻三賓。贊引導主降阼階。西南面。三揖衆賓。衆賓皆報一揖。主升取西楹南所奠爵。酌酒如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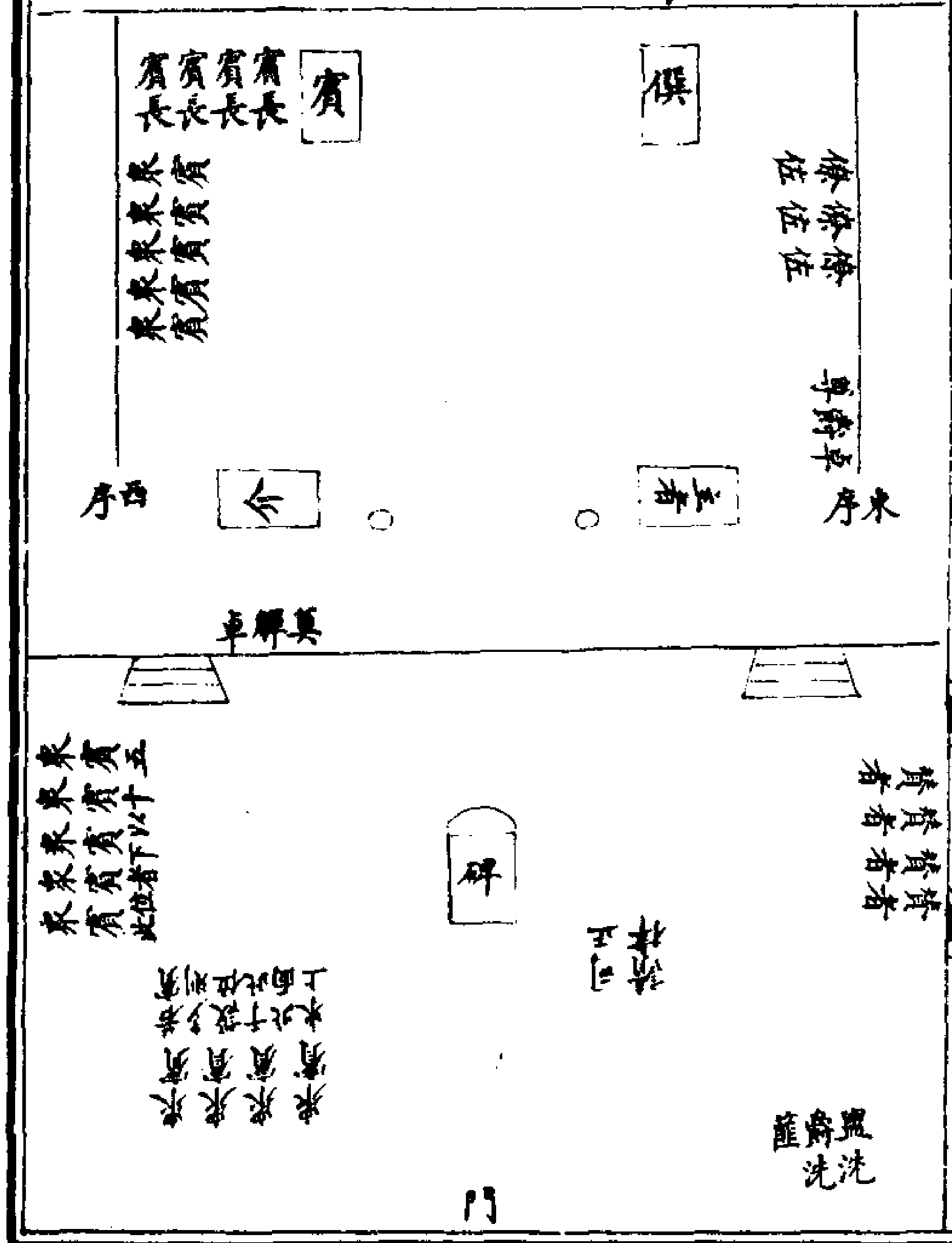
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長。贊引導衆賓之長一人。升西階上。北面受爵。主揖送爵。賓長報揖。卒爵。以爵授主。賓長就席。立于席末。（三賓之席也）次導賓長之次者一人。升受爵如前。又次一人亦如之。主乃以爵授執事者。少退西面立　獻衆賓　贊禮唱獻衆賓。執事酌酒授主。主復進西階上。南面獻衆賓。衆賓六十以上。每一人升西階上。受爵。卒爵。退就西序之席。立于席末。升者畢。主以爵授執事者。下奠于篚。堂下者不獻。主退就席末立。　升位　贊禮唱衆賓皆升位。主乃自席末先升席。賓介以下皆自席末升席。堂下者皆就位。引僚佐升自東廡就席。堂上者坐。堂下者立　僎入（無僎則去此條）　升位後。僎始入。（有儀禮注云。不干主賓正禮也）　贊禮唱僎入。贊引導僎出次。（僎朝服。致仕者服深衣亦從便）入門左。主降自阼階。迎于門內。（賓介降立西階下。三賓不降）主與僎揖讓升。主升阼階。僎升西階。當楣北面立。（賓介皆升立西階東面北上）贊禮唱主獻僎。贊引進曰請酌酒。導主降洗爵。詣尊所。酌酒如賓儀。至僎席前。東面北獻僎。贊引導僎自西階上趨就席末。西南面受爵。主揖送爵。僎報揖。卒爵。以爵授主。主以授執事者。下奠于篚。主及賓介各升席　揚觶　贊禮唱司正揚觶。贊引導司正出位。詣盥洗位。盥手。帨手。次詣爵洗位。取觶於篚。洗觶。拭觶。升自西階。詣尊所。酌酒。進兩楹之間。北面立。贊者唱。在坐者皆起。賓主以下皆起拱立。司正乃舉觶而言曰。恭惟

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勵。爲臣竭忠。爲子竭孝。內睦於閨門。外順於鄉黨。無或廢墜。以忝所生。言畢。揖賓主以下皆揖。司正遂飲。卒爵。復揖。以爵授執事者。降自西階復位。賓主以下復坐　讀律（若賓興賢能不用此）　贊禮唱讀律。執事者設律案于堂上兩楹之間。次引讀律者出位。詣盥洗所。盥手。帨手。訖。乃升自西階。執事者以律從。至案前北面立。執事者以律置案上。立于案傍西面。在坐者皆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復坐。乃展律。詳緩讀之。畢。在坐者又起。讀律者揖賓主。以下皆揖。讀律者降自西階復位。執律者以律從如初　無筭爵　贊禮唱爵行無筭。於是堂下者皆坐。執事者行酒。酒三行。或五行。食三品。或五品。徧及主之贊者皆與　賓出　贊禮唱禮畢。主興。降自阼階。賓以下降自西階。僚佐降自東廡。堂下衆賓以序。俱出至門外。主門左西面。僚佐以下列主之後。賓門右東面。介居賓南。三賓居介南。衆賓居後。贊引唱揖。賓主以下皆揖。退　今擬里社飲酒讀律儀　立賓位　里長爲主。以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習禮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次爲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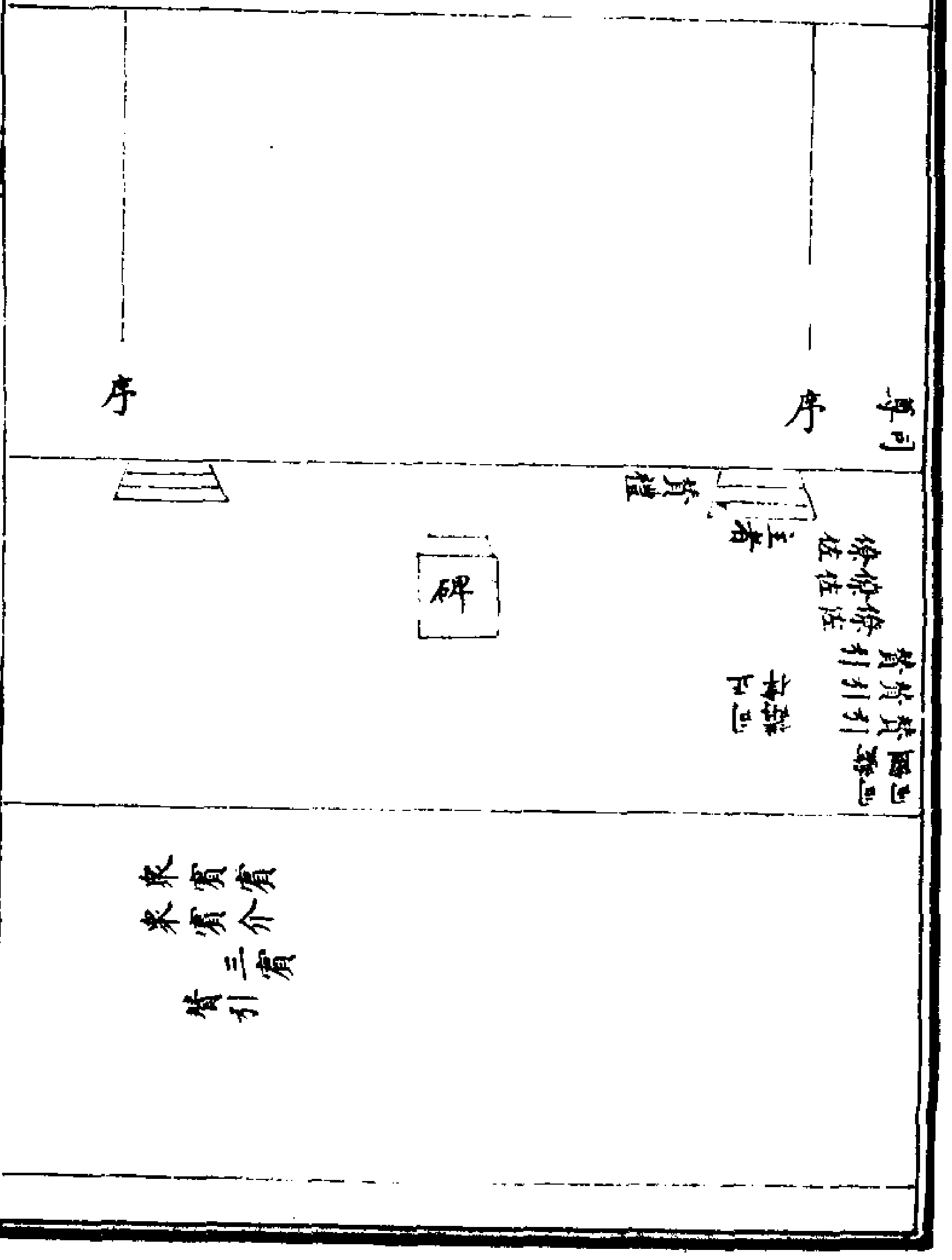
賓讀律一人伎能者　陳設　設賓席於堂之東北南面設主席於堂之西南東面介席於堂之東南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席于兩序東西相向五十以下者席於堂下亦東西相向各設卓案於席前豆用葅醢設讀律席於東楹下西面（如教官講書之位）　序賓　其日質明賓介及衆賓皆至門外主出迎東向揖賓賓以下西向報揖主先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介與衆賓從至階）主升西階上東面賓介升東階西面衆賓六十以上者皆自東階升分爲兩班東西相向北上（居西者主之後居東者立賓介之後）五十以下者立堂下亦分兩班東西相向北上主與賓皆揖各就席坐執事者行酒酒一行止　讀律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於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讀律揚言曰恭惟

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主復坐酒三行止　賓出　主先興賓介以下皆興序立如初升堂下者亦如之賓主皆揖主送于門外揖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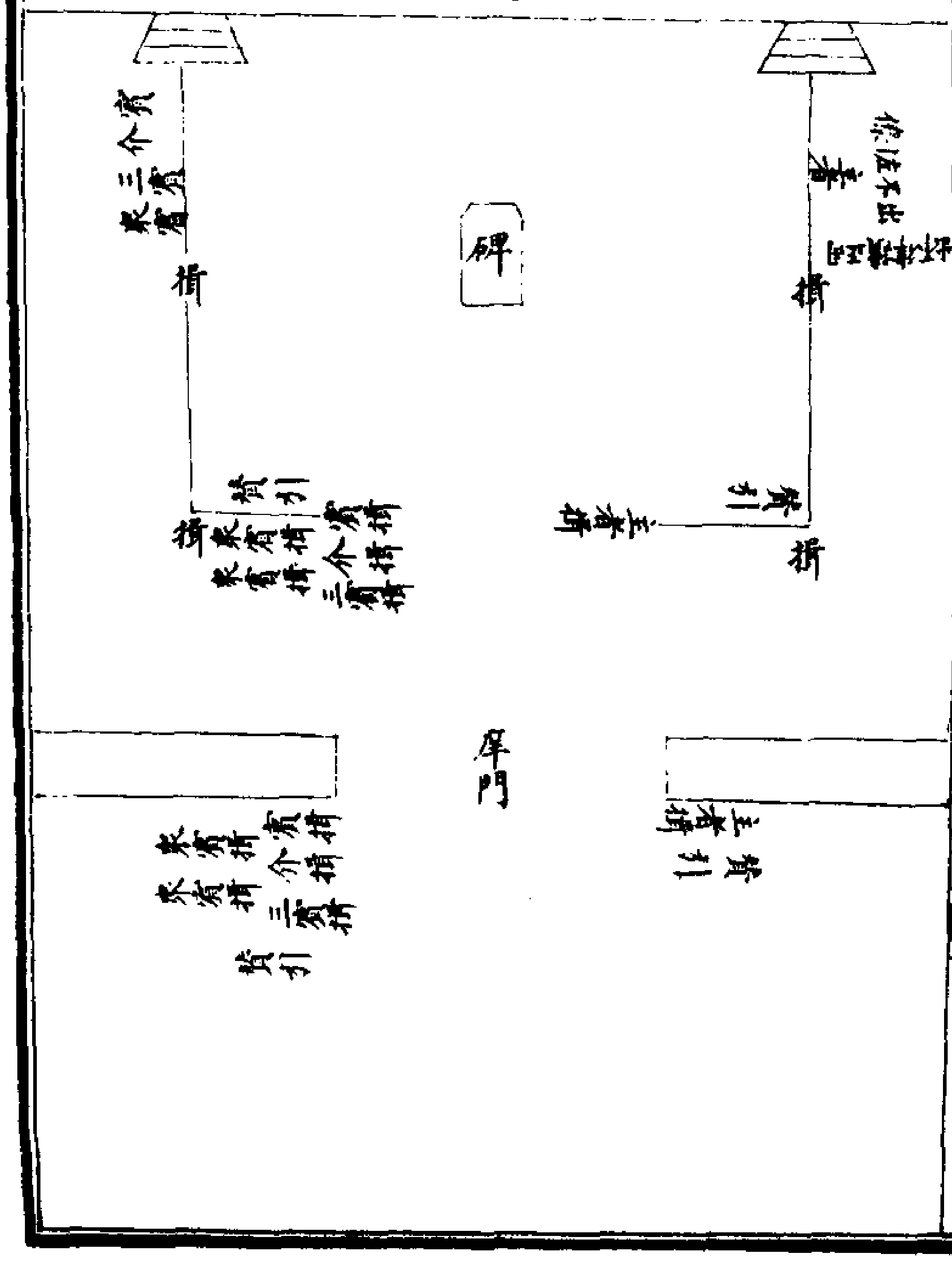
設席陳器圖


賓
僎
賓長
賓長
賓長
賓長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僎佐
僎佐
僎佐
卓爵卓
東序
西序
介
主
卓解篡
賛者
賛者
賛者
賛者
碑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
衆賓五十以下者
罍洗
篚爵洗
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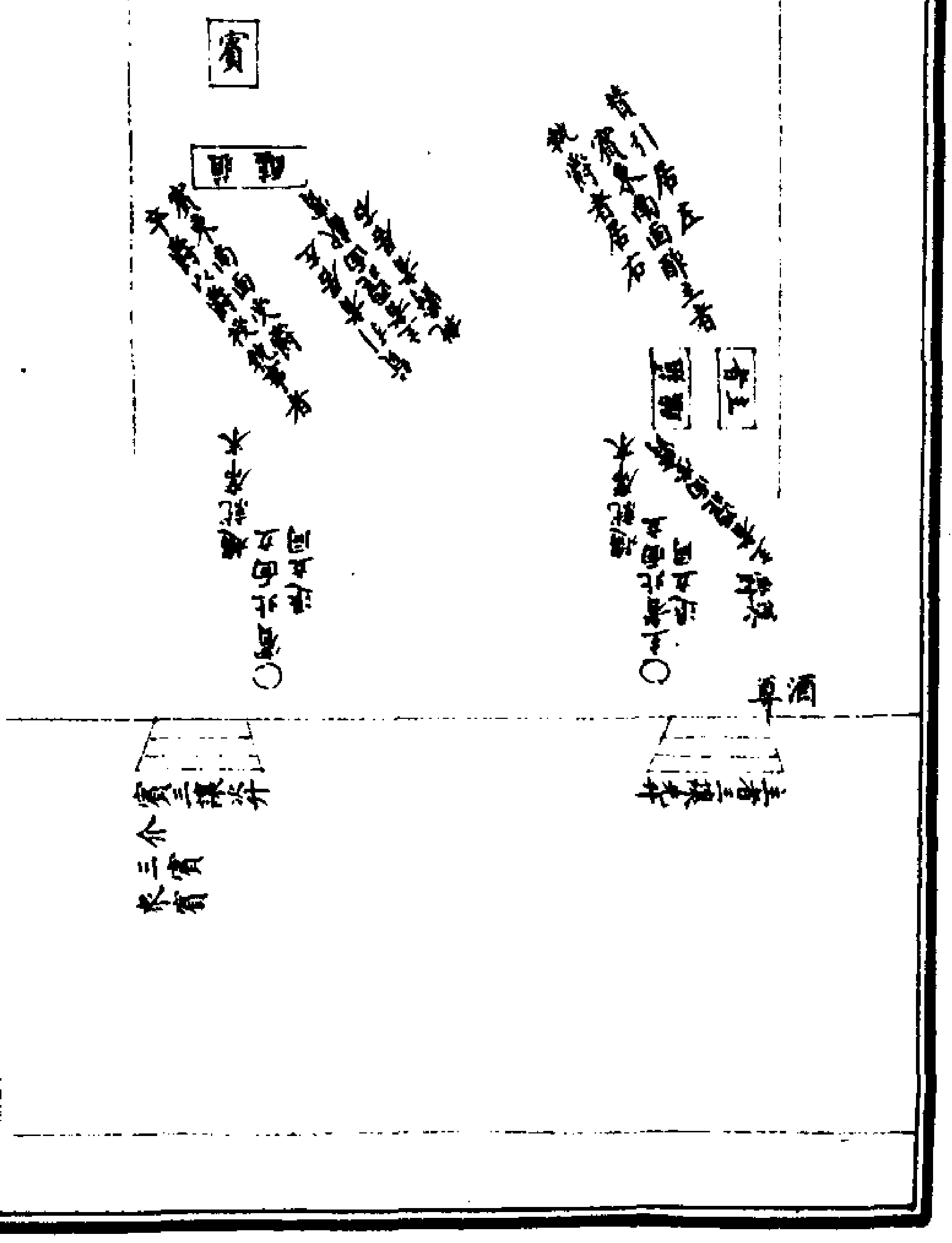
立班圖


序
序
碑
主者
僎佐
僎佐
僎佐
賛引
賛引
賛引
賓
介
三賓
衆賓
衆賓
賛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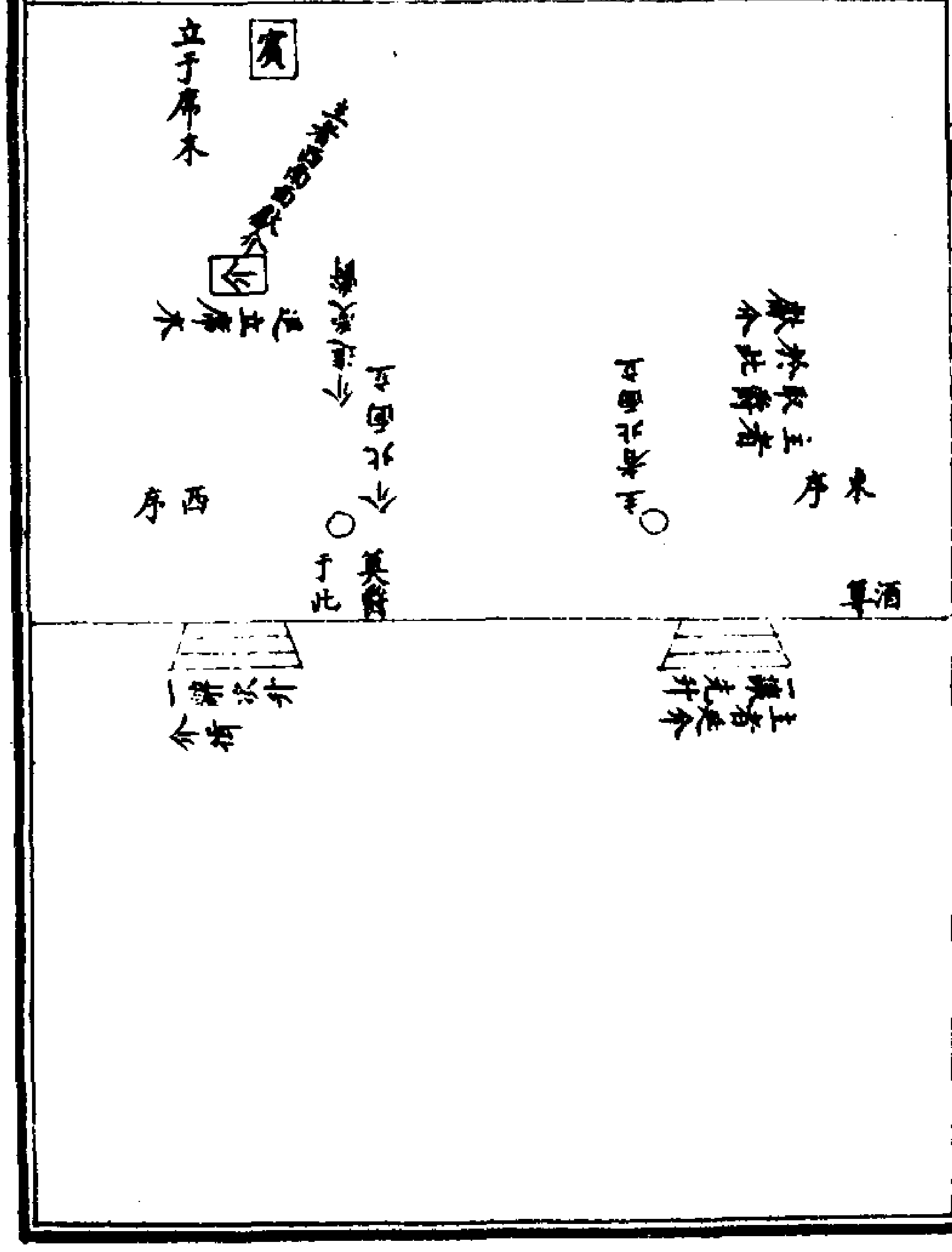
迎賓圖


賓
介
三賓
衆賓
揖
碑
主者
揖
賛引
揖
賛引
賓揖
介揖
三賓揖
衆賓揖
衆賓揖
主者揖
揖
庠門
賓揖
介揖
三賓揖
衆賓揖
衆賓揖
賛引
主者揖
賛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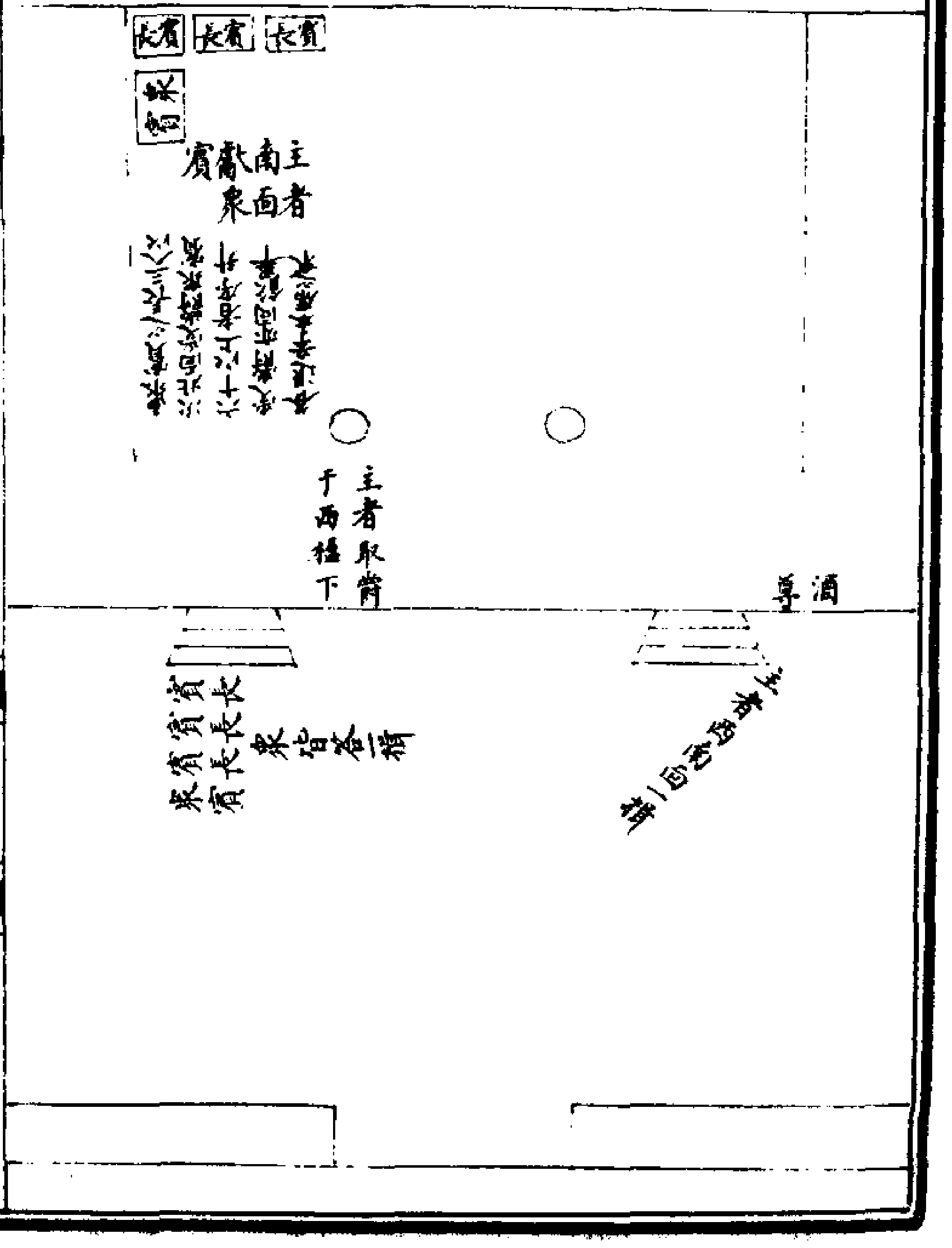
主獻賓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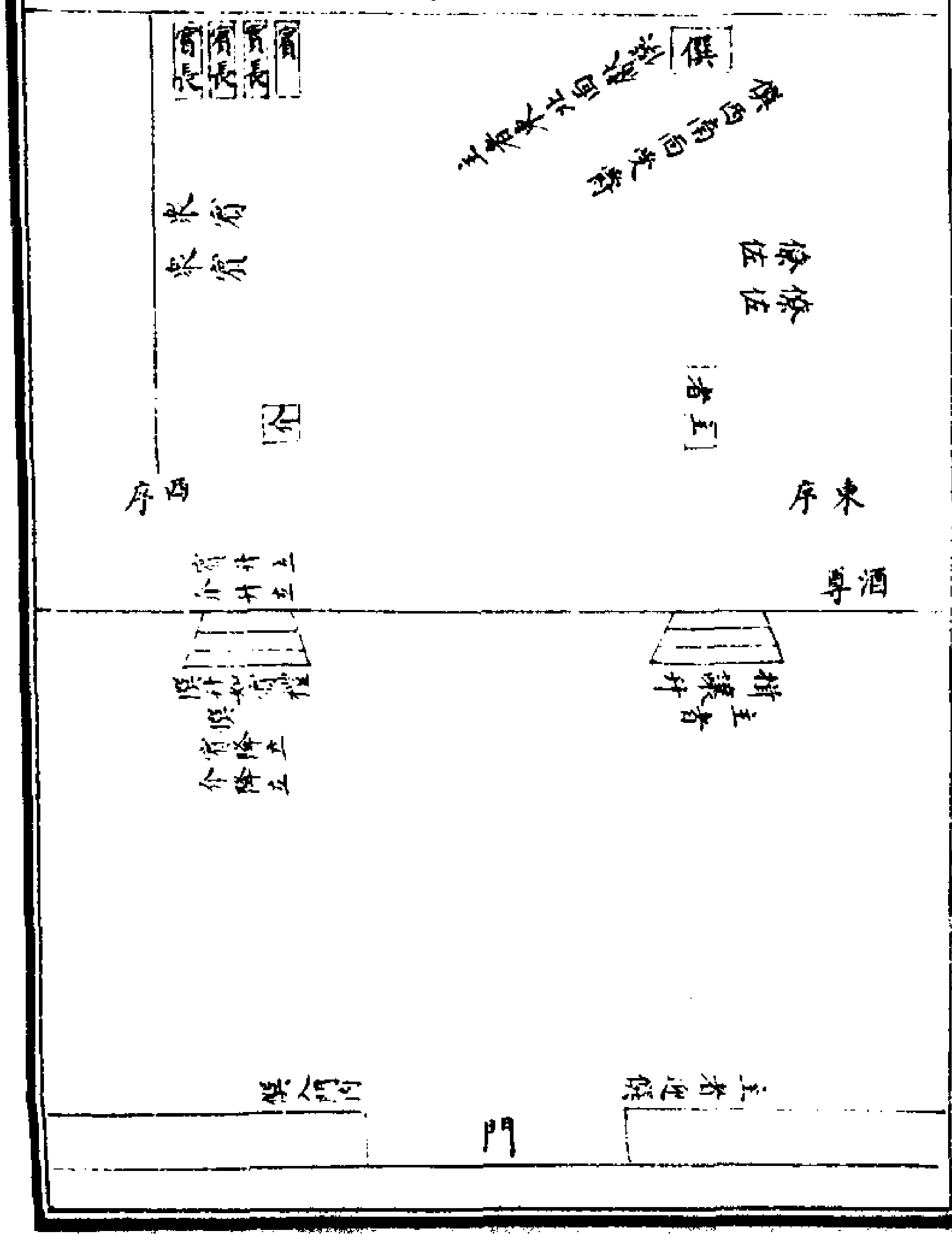
主人獻介圖


賓
立于席末
介
西序
東序
酒尊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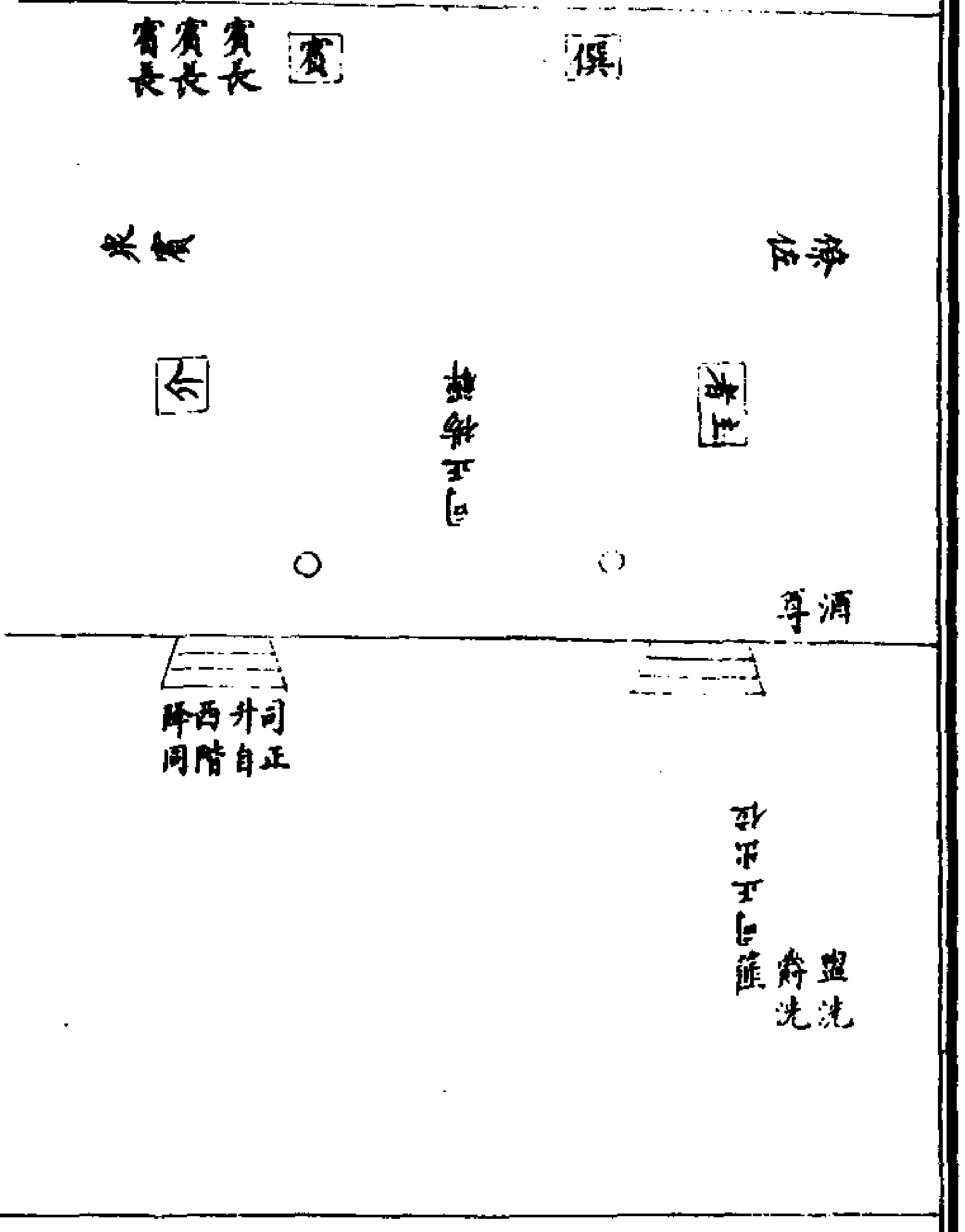
主人獻衆賓圖


長賓
長賓
長賓
衆賓
主者南面獻衆賓
主者取爵于西楹下
酒尊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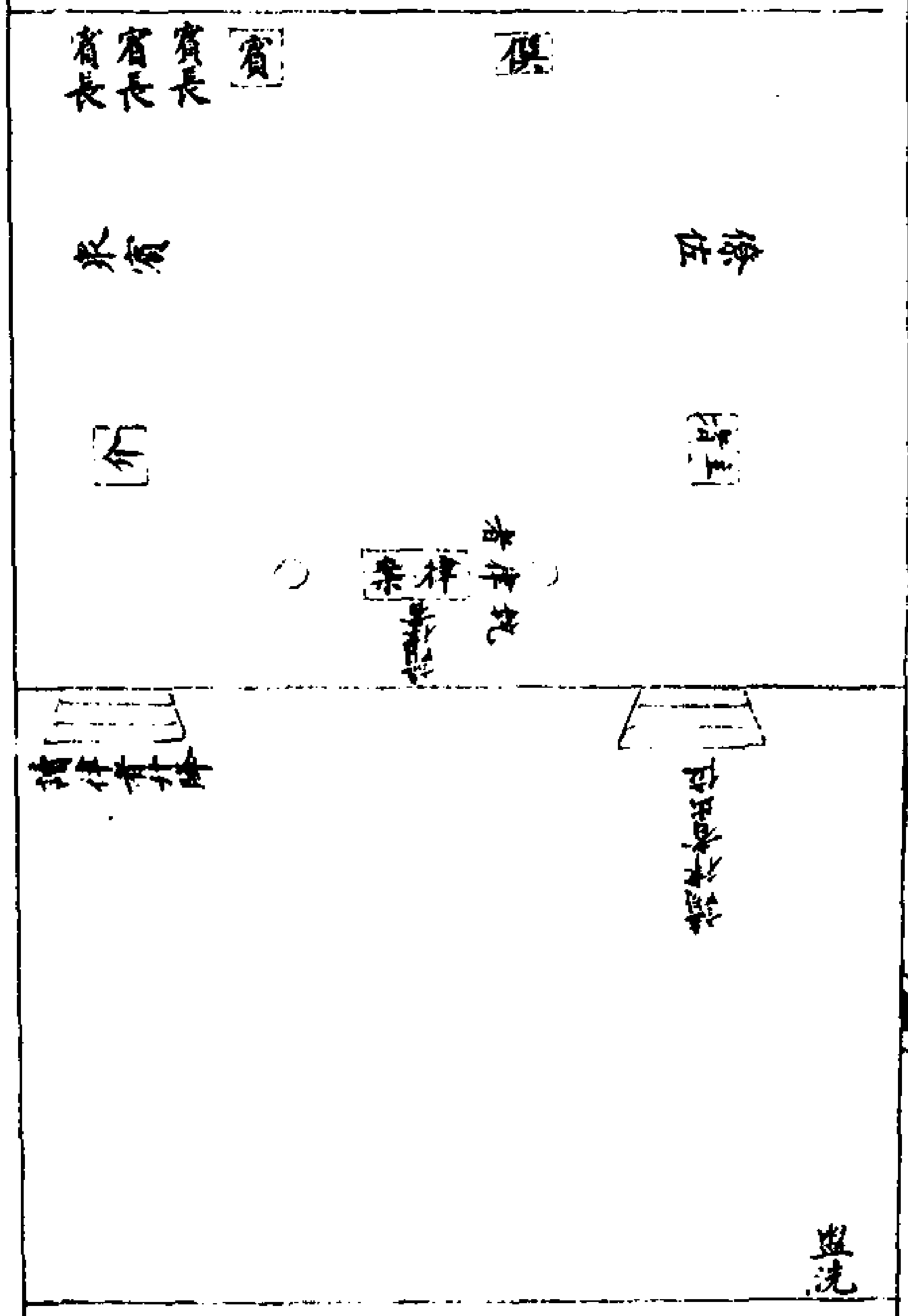
主人迎僎獻僎之圖


僎
主者
西序
東序
酒尊
門

司正揚觶圖



讀律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二十有

酒

鄉飲酒儀

句容新志鄉飲酒禮洪武十年禮部爲講究禮儀事內一件鄉飲酒禮連到圖式該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一百家爲一會如百家內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二百人內以最長者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讀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內從儉共辦毋致奢靡府州縣所在有司官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務在恪遵戒惡不作非違自

京師爲始天下咸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凡讀律大都督府將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大都督府寫犯事軍官罪名編類成書名曰申明誡諭在內各衛親軍指揮使司在外指揮使司凡鎮禦軍官每月初一日率僚屬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刑部將天下犯事人民罪名編類成書亦名曰申明誡諭在內應

天府及直隸府州縣在外各行省所屬府州縣及里社每歲行鄉飲酒禮讀律則取申明誡諭讀之使衆人皆知所警誡不敢有犯見律令凡鄉黨序齒及鄉飲酒禮已有頒行定制違者笞五十朱子語類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仰崇撰如何不曾看着儀禮却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造文字似乎也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者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拜迎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今却改祭脯醢作薦脯醢自教一人令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爲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是陋此時乃高仰崇爲禮官看他爲謹終喪禮是熟看許多文字如儀禮一齊都考得子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踈繆更不識着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至乃是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爲拜至主人既洗酌卒洗升賓拜洗是爲拜洗主人復爵賓之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爲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受爵

主人阼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位。方有拜告旨。拜執爵及酢主人之禮。他乃將拜送。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兩拜了。又兩拜為拜既。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堂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甚煩縟。到得行時節。只頃刻間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煞可看。唯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是當時要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效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駐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官。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官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緣立於車上。故憑衡式。則是磬折。是為致敬。今却在車上用椅子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手則是傲慢。這般所為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車柱之外後角。又恐立不住。却以采帛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乃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粘一件起來。勘當着所在。便不成模樣。神宗嘗欲正此禮。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這般事自有人出理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是煞能考禮。渠後來却自不曾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之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如舅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四明志。鄉飲酒禮歲旦至日。郡守率鄉士大夫奠于先聖。如序拜於堂上。少長就序。皆記禮之舊。紹興七年。郡守仇愈復舉故事。置田百有六畝以益之。後郡人林保登朝。取式以奏。遂行他郡。故事糾儀二人。鄉監郡守為之。士族不齒於鄉者不預。入門則糾儀舉劾。以却。緣是人各自勵。鄉飲酒禮不可廢若是。　鄉飲酒禮記。乾道五年。春王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來學火于胡。自是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是時備員學官。嘗紀其事矣。三年。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年序拜如初。而仇公所撥之田。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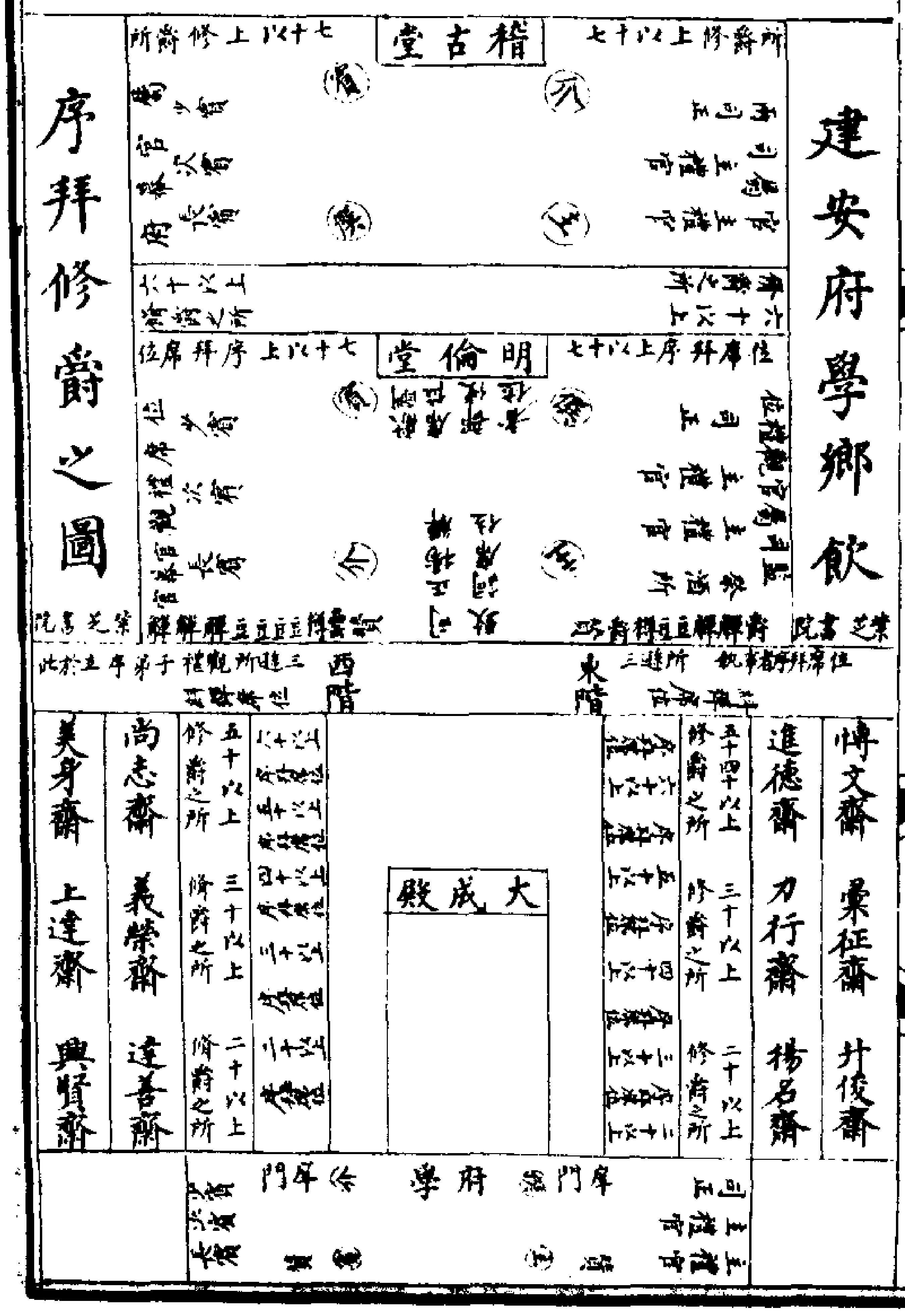
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秘閣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授率三先生俯坐。獻酬於守倅。禮成拜既。風動千里。莫不砥礪。深灌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故而禮非所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平訟理。其視切切於求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固以田之畝步四至。刻之碑陰。　奉化鄉飲酒禮鄉飲酒古禮也。近世曠而不行。至大四年正月初五日。判官程時敏依奉肅政廉訪司分司趙副使省會事理。於儒學講行斯禮。禮畢。各為歌詩以記之。　赤城續志。鄉飲酒吾邦鄉飲酒。始行於紹興十二年。張守偁主賓介僎。會坐者總九百二十有三人。謝滁守升俊為之記。淳熙九年。唐守仲友行之。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十一年。熊守克又行之。少長咸坐。總數百人。嘉定四年。黃守甞服深衣入學。率郡僚寓士與職事齋生會坐於明道堂。命知經學者登座講書。酒五行而罷。嘉定十七年。姜郡教容奉王守挺之命。與陳侍郎廣壽。王總卿鈆合議。率居此。寓此大夫士。於元旦會明道堂講團拜禮。酒三行而罷。溫州府志。鄉飲酒紹興二十六年。張守九成行鄉飲禮。仍發策之翰。劉愈等。紹熙四年。孫守掞行鄉飲禮。及發蔡執中行義饋羊酒。嘉定三年十月。楊守簡慈湖先生到任。簡乃象山先生陸九淵之高弟。象山與晦庵朱先生論辯不合。門人各主其師說。簡既至任。郡儒皆避去。唯州學徐教授鳳不可去。簡視篆三日。謁夫子廟畢。即升堂請教授開講。徐鳳方陞座。言子曰。簡即前揖。請講子曰二字。鳳即應聲曰。子而不曰。小子何述。曰而不曰。子異端邪說。語未既。簡改容謝之。握手若平生歡。仍詢郡諸名儒。何為見棄而遠避。遣書敦請。就學行鄉飲禮。及采訪士民孝友睦姻敬敏任恤者。加禮焉。至元二十七年。李守桀兒赤脩路學。冬十月講行鄉飲酒禮。守二僚屬教官儒士。俱深衣幅巾。路吏皆方巾素衣紫紳皂鞋。司縣吏及路典吏並方巾素衣褐紳皂鞋。執事一之日行舍菜禮。二之日行鄉飲酒。工歌奏樂。三之日始行燕禮而罷。

皇朝省部降到鄉飲酒圖式　一府州縣所在有司與學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鄉飲酒禮。自

京師爲始。天下歲取則焉。其儀參酌唐宋之制。次第頒行。一里社。每一歲孟春正月。孟冬十月。二次行鄉飲酒禮。以百家爲一會。如一百家内有粮長者。以粮長爲主席。如無粮長者。以里長爲主席。一百人内以年最長爲賓。其餘各依年齒序坐。仍選一名通文字者讀律。畢。入席坐定。飲酒不許把盞。所用酒餚。一百家内。從儉供辦。毋致奢靡。　洪武十年。郡守仕敬率僚屬就郡庠集四邑士大夫之老者行之。新定續志鄉飲古者黨庠術序。鄉飲有常。後乃視爲曠典。雖名都大藩。或百載不一舉。况於嚴乎。亦越名侯相望。思美教化。用能酌時之宜。爲之損益。以無忘古意焉。故特書之。紹興間。知州蘇簡行鄉飲禮成。有詩示諸生。刻于學　嘉定戊寅。知州鄭之悌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郡人詹良爲賓　淳祐壬寅夏四月癸丑朔知州王佖行鄉飲於貢院。會者千餘人。錢時爲賓。明日。時詣學講書有紀事一卷。校官桂錫孫爲之序　寶祐甲寅。知州李鏞修學吉成。秋七月辛丑朔。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升堂講書。因酌諸生會者一百餘人　景定辛酉。令侯錢可則以正月甲午舍菜于　先聖先師祀。畢。序拜齒飲會者五百有十人。郡人黄巖爲賓。推高年者爲老。飲畢。饋老以幣。有紀事一卷。校官鄭埏爲之序。學所以明人倫也。古者黨有庠。術有序。鄉有學。鄉飲

之儀。歲一行於黨。再歲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人倫之化。無特而不明也。世降而下。至廼視爲曠典。令嚴爲輔邦。士儉俗貧。縉蒐符者率支稍不給。蒐墜舉。逸充弗暇。蓋自壬寅之後。寥寥至今。景定初元。東巖先生來宣天子德意。政教並行。人士胥悅。游刃之下。不見肯綮。先立春數日。戒學宮飭舊典。其以改歲之二日。釋菜于先聖先師。爰命邦人。序邦齒餘庶昭學校明人倫之意。埏稟承未幾。先生即以成式來示。居敬行簡。井然有條。即事之日。先生率郡僚延三老。賢明咸集。登降有度。獻酬有文。尊老有餽。仁義之氣。藹如也。耆耇在右。怡怡愉愉。俊秀在列。肅肅雍雍。顧瞻敬嘆。莫敢踰越。信哉學之所以明人倫也。矧是邦人士。咸陶宣公成公之化。二公有祠與學同。次今備君以歲上元。奠謁于膠庠。首躋二公於從祀之列。而先生又以備郎之戚。補門之英。來修二公之化。以嘉惠備君之治。鎮道脉國脉相爲無窮。先生致澤之規模。其殆昉於此矣。邦人士德先生之意甚厚

鄉飲酒制　紹興頒降禮式。承行國子監牒。奉尚書禮部符。奉都省批送下部狀據國子監申勘會。昨承紹興十三年四月六日勅中書門下省送到禮部狀。奉都省批送下。比部郎中林保劄子。爲理會已將鄉飲酒儀制鏤板遍行郡國等事。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尋行國子監看詳去後。據本監申勘。已降今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諸路舉人。雖不住學而兩預州縣釋奠及齒于鄉飲酒禮者。本學次第委保。教授審實。由州聽取應。令比部郎中林保所具修定鄉飲酒規範儀制。已遍下郡國。本監看詳。雖合頒行。緣昨來明州討論參酌上件儀制。似更詳備。如蒙朝廷旨揮。依本官所請。即已行下明州。取索紹興十二年春已行儀制。與今來林保所具規式。參酌鏤板。遍下諸路州縣。遵依奉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本部今看詳。欲依國子監所申事理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申聞事。仍連元狀。四月六日。奉聖旨。依禮部看詳到事理施行。本監尋下明州取索到累年已行儀制。與林保所具規式。參酌條具。如後。符州施行。州牒學。請詳行在國子監牒內。備坐聖旨指揮。遵依施行。仍關合屬去處



建安府學鄉飲序拜修爵之圖

鄉飲酒禮。（主州以郡守。縣以縣令。位於東南。賓擇鄉里寓居。年德高民致仕者為之。位於西北。僎州以通判。縣以丞或簿。位於東北。介以次長。位於西南。三賓以賓之次者為之。位於賓主介僎之後。）又設郡僚之位。東西相鄉。其餘仕與未仕者。皆以齒序位於兩廊。司正（以衆所推服者為之。）相及贊（以士之熟於禮儀者為之。）先一日設罇罍爵洗。各如奠謁之儀。又於庠序之廊。主賓主介僎三賓之次。又設席於堂下。凡鄉之仕與未仕者。以齒序立。又設席於庠門之外。自堂下各以序行立於庠門外之席。贊明。主人率賓以下。先釋菜于　先聖。先師。退各就次。以俟速賓。　門外速賓　官主以下。各就次。候鳴鼓。相者引賓介以下。序立于庠門之外。北面東上。相者引主人出次。僎從。主庠門外速賓。賓介少前。主人立于門左。西鄉。賓介進立于門右。東鄉。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荅拜。主人揖賓及介。賓介以下皆揖。主人先入門左。僎從。賓揖介。亦入門右。介揖衆賓。皆入門左。贊者先之。稍次之。　序賓再拜　主人與衆賓三揖（儀門一揖。殿廊一揖。將下階一揖。）皆贊者唱之。至堂下。升階三讓。主人先升阼階。（僎從）立楣下。賓趨升西階。（介從）三賓亦升自西階。並立楣下。各南面。司正亦陞自西階之上。東鄉（教授升自東廡。立于東階之上。西鄉。郡僚分立兩廡。）衆賓東西相鄉。立于堂下。贊者唱曰。賓主以下皆再拜　祭酒卒酒　拜訖。相者引主人詣罍洗所。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如釋奠儀（僎從）復至阼階祭酒。卒酒（嚌酒也）奠爵訖　主獻賓受　相者少立。主人再詣罍洗所洗觶。（飲賓觶也）至酒罇所。酌酒。賓觶授執事者。至賓席前。西北鄉立。執事者分立（直觶者立主人之左。直脯醢者立于右。）次引賓自西階趨就席。主人跪左。執觶飲賓。（拜一拜）跪受飲。釂。主人荅拜（一拜）先興。執事者右薦脯醢。賓受訖。興。主人退就席立。僎亦就席立　賓酬主人　相者引賓詣罍洗如主人儀。至主人席前。東南鄉。執觶飲主人。主人拜跪受飲。釂。薦脯醢。賓荅拜如主獻儀　主人酬介　相者引主人再詣洗所洗觶（飲介觶也）酌酒如前儀。至介席前。次引介自西階趨就席。主人飲介如飲賓儀。主人復退就席　介酬衆賓　相者引介詣洗所如賓儀（介洗三觶。飲三賓也）至衆賓之長席前。相者引衆賓之長自西階趨就席。介跪勸如賓儀。衆賓之長跪受立飲。復位。次引賓一人至席前飲如前儀。退。又引次賓一人至席前。介飲亦如之。並復位。訖。介至堂下迎揖衆賓就席（注云）主人先就席。僎從。次賓就席。介從。三賓。教授。司正各就席。次郡僚就席。次衆賓各就席。並相者引之。贊相及執事者各就席。在堂上者升。在兩廡者各就位　修爵無筭

賓主以下坐。訖。酒三行。每酒一行。主人揖賓及介。介揖衆賓。並禮生唱之　請主沃洗。卒飲。贊者詣主人席前唱曰。請主人沃洗。相者捧觶。詣洗所。訖。直洗者亦跪受立飲。訖。各就位　司正揚觶　贊者詣席前唱曰。主人以下皆興。執笏。次引司正出位立。贊者曰。請司正揚觶。次引司正取主人觶。詣洗所洗觶。至席前跪而揚觶。訖。贊者請司正致詞。司正乃言曰。古者於旅也語。於是古道。仰惟　朝廷率由舊章。崇尚禮教。今茲舉行鄉飲。非專為飲食而已。凡我長幼。各相勸勉。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閨門。外比於鄉黨。胥訓告。胥教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贊者曰。脩爵。訖。司正復位。主人以下復坐　拜送賓介　相者引主人興。復至阼階楣下。（僎從）賓介復至西階楣下立。三賓亦復至西階立。並南鄉。（教授復立東階。西鄉。司正復立西階。東鄉。郡僚復至西廡。衆賓立于堂下。東西相向立）贊者唱曰。主人拜。賓介以下皆再拜　拜既而退　拜訖。賓介與衆賓先自西趨出。主人少立。自東出。賓介以下立于庠門外之右。東鄉北上。主人立于庠門外之左。西鄉。僎從。贊者立于中。唱曰。主人再拜。賓介以下皆拜。逡巡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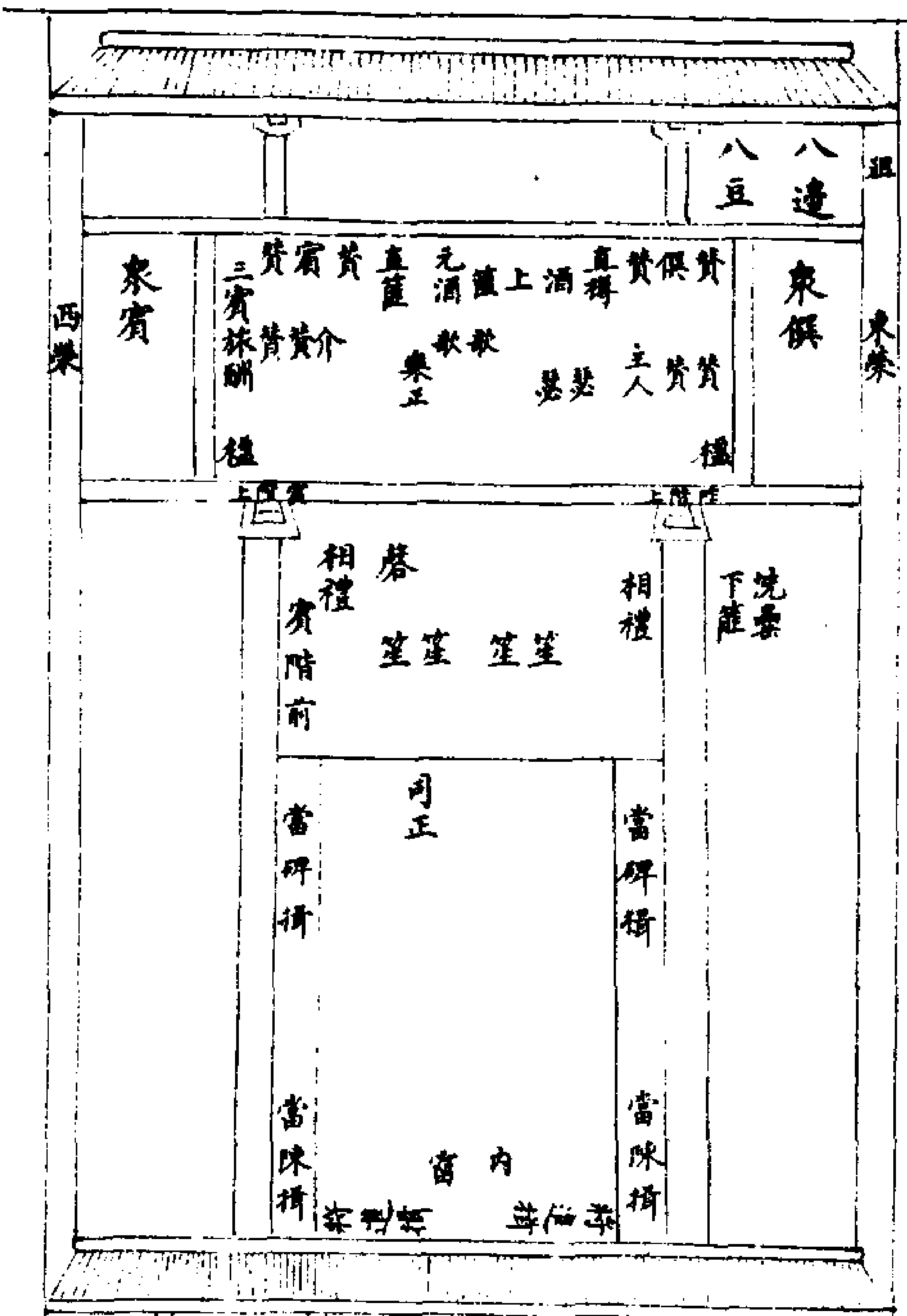
領行約束　一無士行者。不得齒於鄉飲酒之列。　一置鄉飲酒年齒簿（以所生年月日。先後為次）　一輪請本鄉士大夫老成者。與州學教授司正主其事。其所立賓。及僎介。並與主人謀之。隨宜潤澤之。　一合赴鄉飲人。年七十以上者。教授同掌禮官具書以禮專請之。五十以上。及有官者。以咨目列位請之。其餘士人各自具年甲。報本學編排位次。十九歲以下並侍立。曾得解者許坐。父在坐。則子侍立。有官者別席。七十歲以上。免拜。　一鄉飲所須飲食器具。端請鄉之士大夫有力者。各備十位。力可倍者。倍之　一行禮有期。而有疾故不能赴者。前期具狀。免。擅自不至者。除其籍　一不係學籍。及不齒于鄉飲酒者。不得稱進士　一應赴鄉飲人。有犯僭儌戲。玩爭訟。諠譁等。並依學規行罰。有犯正條者。送所屬。仍除其籍。

洪文安公集。漢詔郡縣行鄉飲酒禮頌　漢顯宗承中興之緒。事衎而業洽。稽古禮文之事。雅垂意焉。自初踐阼。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未嘗不以教化為大務。遂班時令。祀明堂。登靈臺。臨辟雍。講養老大射禮。二年三月。詔郡縣行鄉飲酒于學校。祀周公孔子。於是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知所本。嗚呼盛矣。鄉飲。王化之基也。先王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立為賓主介僎三賓以象之。獻酬揖遜。揚觶沃洗之禮定。而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三代極治之時。大備之制也。世衰道微。禮壞莫覩。漢興蓋二百四十有八年。始克達于天下。豈

非盡美之事須其久而後有成歟夫東人之所以徼兩賓者侈矣而獨無一言以及茲敢掇拾陳迹作爲頌詩十有二章以賡之康莊以揚漢德於不朽詩曰　天生蒸民首其有識維聖摩勵規閑矩飭陽禮教遜語晢上儀降周迄秦漢悲弗追斤斤顯宗翻敵王度三宮孔陽精意治具爰勑方國禮行于鄉稽經訓律屬民横實先聖嚴嚴拜跪薦祭冠纓華華鱗差櫛比廼建庠門廼絜東榮賓主僎介堪輿是程並流解揚少長位辨已事而竣不誠用觀詠仁蹈德駁駁措刑焉弇千載董爲太平乾清坤夷軒豁呈露萬祥畢臻暨三咸五昔在建武大聖載營有臣曰湛示我漢行縣範無傳莫克用冬執播其饗孝明是似光武帝德侯其偉而矢詩不多維後之詒馮縉雲先生集答于守論備貢介僎書　某伏承郡庠奉明詔行鄉飲酒禮家不鄙固陋遣州學職事下致書號使備介僎之位夫鄉飲酒先舜三代之禮聖時丕平方追述帝王盛致以幸斯世今獲參耆德周旋揖遜之間不勝大願然有愚慮仰恃高明希之德覽某竊惟鄉飲酒所以叙秩長幼使民知尊長養老入孝悌成教化之具也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六十至九十遷豆有加恭之爲郡國狹陋然六十五十而上士之躬服仁義孝悌有聞者尚多某年未五十遷使加於有年德者之上似於禮

意不合某躊躇彷徨重違盛意用是詳味禮記經傳之文求可以拜命者至于再三而不可得孔穎達之說曰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經無以年少爲賓介之文而孔氏敢爲此說者蓋賓禮賢能理必取夫未仕者壯者老者則既仕矣已嘗賓禮之矣今茲獨以進賢爲主詩所謂序賓以賢者是也宜其以年少爲之雖均鄉飲酒而其用則異至於釋六十五十者之文則以爲正齒位之禮然則方其賓賢以賢爲序年齒在所不論方其序齒以齒爲序賢固在其中矣今者郡學所行賓賢邪某已嘗再命於朝非處士也序齒邪則宜據經傳取六十五十而上者今使卑凌尊少加長非惟於禮意不合抑亦奉行詔書有所未當某比方除喪未嘗獲請鄉飲酒禮書者今因革損益之宜所未及知然料其大畧必本經傳無大同異使某備衆立侍以聽政役敢不疾趨承命遽加之介僎之間則未敢拜賜某伏聞消辰在邇恐遠城府不即奉教已齋沐伏近郊次傾聽明訓乃敢進冒瀆恐懼不宣

南康軍學鄉飲圖



新編大成集前丞相江古心序　吾鄉自晦翁來至今俗尚禮遜士矜重自厚其間賢太守自不乏然其人獨喜談而私誦之曰晦翁晦翁者既數十年如昨日非後來者去思不如古人乃其流風餘澤所以興起人心者有在彼而不在此也三山陳侯嘗爲吾鄉教授諸生謂是置力於斯文非若前時臨之官師也去之十五年來守茲郡既數月慨然刑罰法律之外曰是獨鄉飲酒未舉歲四月望會高年耆德獻酬拜稽於其庭觀者千數百人先是予留於鄱陽之山之下侯以書來召予爲上公予謝不敢當自是每有來山中者皆能言當日升降揖遜之盛往往如睹又甚恨不以此時從游父老折旋諸生間以餘年得見先王之遺風而詠歌使君之澤顧愧獨守此屬耳傳說爲之闕然動心然吾聞鄉飲酒未行吾鄉小人少有忿爭輒相戒曰太守且行鄉飲得無與鄉飲意士亦競競自厲惟恐一日不得與於鄉飲也由是民志大和訟益稀少陳侯日晏而起坐堂內鞭扑弛囹圄空熙熙然拊其民如舊諸生勸以入孝出悌日用吾固知陳侯之爲人其有以爲此鄉飲也賓主既讌環兒童走卒不數不譁侯則大喜吾又賀吾鄉之人有以成此鄉飲也吾雖不與飲然自以得爲陳侯民矣是日也八九十杖而至者七十餘人七十者百餘深山長谷傴僂提携此皆

阜陵之餘民長養存卹以生今日慨然惟念己未庚申之間欽文南康竟上橫出瑞陽清江間當時避逃巖穴以餘息爲累豈謂忍死復見太平仍歲豐稔天子加念遠民瘡痍病苦又幸惠我仁侯起萎肉骨之餘舉此曠禮如誨子弟

前南康陳守序　人道始於事親敬長鄉飲屬民所以教孝弟也康之俗如古鄒魯其民畏法而易治守禮而易信先賢之澤也合昔者爲郡文學蓋嘗稔其父兄子弟矣假守重游歘然辱斯文是懼惟是禮政教之本古御大夫黨正州長所爲汲汲焉者故願與邦人士一講行之顧方簿書期會不暇給而議及此逮之者初什九繼諗于衆曰古者或歲一飲或再飲或三歲一飲而禮國中之賢者輙飲信爾周公其遠矣始相與蒐舉儀文考協等數按經參傳自謀賓介以至于息司正一惟先民是程飲之日章逢而至者八九百人主賓有秩少長咸序周旋登降如從三代人揖遜堂上山中扶攜而觀者旅于庭更相戒曰毋恌以亂籩豆其退也充然若有得於心行之朞月市無譁甚德幸吾目尚存顧爲鄉飲一出于既感陳侯之德又聞老人所以來者稽首而歎曰吾君之賜也惜當時豈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使人視吾鄉如入曾闕如談洛下其後鄉人乃共爲刻本寄予俾予序之予惟此郡貧陋不與東南州同陳侯葺殘破廢軍餉債宿負又以餘力取先迂闊急我後生黎民天壤間惟風聲在人不壞不忘晦翁以來甚盛斯舉想見東西州之人喟然不得負來爲吾鄉泯後生傳聞又慨然有不及見之歎意者亦猶予今日之耿耿也予亦有民社之寄于晦翁之鄉蓋方敝精神役吏事歘然未有善意之足以及此民也逝陳侯行事太息久之侯名合字惟善予爲南康郡人江萬里是年爲景定癸亥秋七月庚辰書　境無忿鬬獄犴屢空訟日益少希此可以觀俗抑亦可以觀禮矣因念一時迂闊之舉耆碩厖睛項背相屬毋慮百數十人衣冠甚偉拜跪如度山中人稟厚嗇薄固如此人也邦之所無者會鄉之先生爲序其事且惜當時無善畫者圖其衣冠容貌賓主位序傳示來世於是繪爲一圖被之樂石雖不足以備聲容文物之觀然使後之覽者想望其典刑則阜陵淳熙享育之故老皇上景定庚申之遺民猶足以繫斯人百世之瞻而孝弟敬遜之心緣之而起是以風教不爲無助吾觀於鄉乃今知周公之德是年九月朔長樂陳合書

劉蛻文集江南諭鄉飲酒禮書　昨日送貢士於堂上得觀大禮之器見籩豆（集作俎）破折樽盂穿漏生徒倦怠不稱其服賓主向背不習其容嗚呼天下所以知尊君敬長小所以事大者抑非其道乎天下之用其道

歲不過於一日尚猶偷惰如此況天下尊君敬長能終日者乎是以朝廷時詠不順鄉里日起分爭固當然也夫布衣匹夫始則用其道自達故化耕稼爲王侯化陶漁爲公卿其變化不測者此然而一旦居上位既不預興衛拜揖之事尚不能素嚴有司時闕其盛儀乎嗚呼則蚩謂王公大人者（集作老）老衰羸固當然也然而有擎跽稽首於覲謁之前畏敬戒慎有終日不敢嗜酒肴不敢近妻婦者其於祗感之道尚能去其情於其情自化之術則不能一日動其容唯王參覲謁能違化其耕稼陶漁乎則覲謁者可以有土地而制王公大人矣是不知升乎科者不由夷狄言遷乎貲者不由覲謁援（集作授）昭昭然奈何哉抑不知孔子之道如商君乎以其法自弊也伏惟閣下務達有司揆諸禮圖脩其器服戒將事而隸（一作肄）者時訓習之無使每歲臨事而隸其容幸甚幸甚蛻再拜

嚴州府圖志分水縣行鄉飲酒記　紹熙辛亥之孟春宛陵吳君來令茲邑距宛陵不二百里風聲習俗往往不大異吳君緣人情以爲政孜孜得民和毋有俾而弗迪者始信人心之易感禮教之可興允世之健吏屬意於操切整齊者皆過也歲未盡六日乃即縣庠行鄉飲悉採擇古禮與開元紹興所已行者雜就之雖其間頗有所增損大抵多襲儀禮之舊令爲主擇鄉人之有行義年者爲賓咸推高承奉郎致仕王君還令親往迎致復以王君曰烜爲介以輔賓余以簿尉攝僎以輔主下是有三賓又下有衆賓尊卑長幼爛然有第乃立司正以糾其不則行禮者莫不肅敬抑首時王君承奉年九十餘老不任拜起而主人以百里之長僕僕亟拜成禮而去邑人粹觀者莫不咨嗟歎息然後知德齒之可尊世俗所謂氣勢云者蓋不足尚也明年季冬之十日復講故典承奉以疾不至乃請迪功郎致仕俞君汝獅爲賓朝散郎新通判蘄州王君琢爲介自主僎三賓司正而下悉仍舊其儀制加詳行禮者益習邑人以觀禮至不憚數十里之遠是豈一旦聲音咲貌所能感哉始余聞中興以來當干戈甫定之餘首詔郡邑舉行鄉飲酒故老猶能道其事余以生晚恨不身當其時竊自鄙陋不圖至此今君再舉盛典俱獲以身周旋其間是獨不喜且幸與吳君請記其事以詔來者余復於君曰夫禮未易興也必情文具舉而後可興昔漢唐舉行是禮史不絕書而盡其應非軼錄也徒恃夫升降揖遜以爲禮而情不加焉則音存而操已變矣今君好善之心優於疾惡自反之念愈於責人是固有興起於其先者宜乎是禮之行而應不旋踵也願君繼以無倦益有以信於邑人之與行禮者且歸以轉語其子弟族姓以期無負於君敬長上

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關非獨令君舉行之意爲不虛哉由是推而及季郡國以達於天下使夫人皆知王道之易易古禮之可復不以時異事殊爲解者是自吾邑始是又獨不喜且幸歟余因爲之記以竢其成矣君名士達余金華王益之也袁絜齋文集繁昌鄉飲序　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莫尊於聖人不可復加矣然不過於人倫之中全之盡之非能外是而加毫末也其言之的如此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行之疾徐跬步之差爾而弟與不弟是非異塗堯舜桀跖之所由分也豈可謂細事哉古者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遵豆之多寡皆視其齒其別有四嚴於長幼之辨如此風教所關故也而俗吏以爲不急而忽之而廢之可乎吾友南仲宗室之秀也名善達有志斯道爲宰繁昌舉行鄉飲于學考古者賓主介僎三賓衆賓之制三揖三讓獻酬修爵之儀而參以令禮濟濟乎其可觀秩秩乎其可則周旋其間者弟順恭遜之美油然而生而世俗桀傲之習泯焉不作而司正揚觶又語以忠於國孝於親睦於閭門比於鄉黨者其爲化民成俗之助不既多乎昔子游弦歌武城其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南仲之意端在於此余是以嘉之蘇州府志趙與𥲅寶祐鄉飲小錄序

與𥲅曩守吳郡去之十五稔今茲復來大愧無德於民而風漓俗靡牒訴弗清竊亦爲吾民病之言念此土有泰伯季子之化本以禮遜爲國良心善性當不以今古間斷與𥲅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滋益愧恥學視事既數月會歲序更端思以禮屬民與郡博士賓佐議行鄉飲酒禮則曠弗講久矣於是參稽禮家蒐具儀物卒行之與𥲅深惟賓主介僎禮之人也尊爵俎豆禮之器也升降揖遜禮之文也然此皆古先聖人至意所寓與於斯者必因其儀節而思其本指大要使民不慢不爭興仁興遜得於觀感而邪情消養於習熟而和順積以之尊高年敬有德孝於而家弟於而鄉忽不自知爲王道之歸矣此今日區區行禮之意也禮成私幸鄙意或可有孚將使古吳之民日興於行而與𥲅亦與受賜得與民相安自託附於古循吏之後於是乎書寶祐四年正月十一日古汴趙與𥲅謹序黃氏勉齋三山集鄉飲酒禮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僎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脅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飲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一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教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無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絜也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事君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其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墜鄉人之群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伎盛騶從教侈也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畎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長樂黃幹序吳綺文集鄉飲酒禮序　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魯周公之國文獻足徵之矣福唐號閩中鄒魯黃勉齋文肅公之闕里也公從考亭夫子學三十年集禮書之大成分經類傳

詳定纂釋至嘉定庚辰編帙斯竟復取其繫鄉黨之化風俗之本者序鄉飲酒義列之篇首四方學士大夫尊爲律令格式公不徒托之空言正欲見之行事是以其言五月有補山之集也嘗聞語門人嚴溪趙公師恕昆禮不行久矣率鄉黨朋友習而行之間而沮之者衆惟執堅行力卒莫能破禮行之日時官寓公以與斯集爲榮觀者千百輩莫不嘆其卒之以誠至今爲吾鄉第一佳話此則聞而知之後二十六年嚴溪公奉祠于家會尚書趙公必愿帥閩以先忠定甘棠之故國考亭之淵源復行補山舊典于州之貢院依稀大比賓興賢能之制甚盛舉也時綺方羈丱與今詔禮陳仲堅皆以互鄉小子侍諸老父師側極一時之榮觀俛仰之間事隨境遷記諸懷抱恍乎猶在目睫不能不以之興感此則見而知之嗟夫盛會難逢徽音誰嗣鹿鳴四牡之歌絕響者四十餘年蓋有待而行也大元制世文物一新六合同風車書共道上命鎮國容齋魏公旬宣東閩雅好儒術舉禮于學者再綺叨分教度弁走豆籩爰相斯事歸附以來閩有舉行一二未有如是緝熙之典此則覆而知之居無何官有助禮之徵適告之來使令江浙行省右丞公慨然曰鄉飲古禮也先儆貴禮賤財之義公實主之繇是懲惡既往學校無有挾而起之者矣天相斯文令平章定

齋髙公閑閑省曰躬涖泮宫上丁釋奠禮徹飲胙召學之耆儒宿老俾與斯庠式燕衎樂即周禮祭祀屬民飲酒于序之意此鄉飲禮之一也頃歲次丁學之領袖者嘗率同佩而習之廉臺官屬來觀亦足以少示風厲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大德四年夏行省分遣副提舉祠公孫晞學于閩調選路教授劉公直内鳴道是邦二公以蓮山之典刑沂雩之宗派南來文肅之鄉首示敬肅之訓得風一遭舊習維新乃以後八月十三日行鄉飲酒禮先一日舍菜于先聖先師次請禮于學之養源堂畫是以勉齋之禮爲式佩衿咸集縉紳畢至聿觀盛典丕允用懌儀文於藂于前有光凡一飲食一坐拜一登降一揖讓皆平日教敬之驗區區衰老且得以與東南庠之坐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故由勉齋庚辰之集而來至於今八十有餘歲去先生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見乎爾則亦無有行乎爾是舉也可以興州里篤敬之行可以貲臺閣宣明之化可以報君相長育之恩曦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禮成稽此有記諸全志俾綺筆受圖辭弗獲僣述自少至老所聞所見所行所知之實歷叙禮之本末先後以諗來者恩司正後三日鄉後學吳綺拜手謹書董師謙文集

先賢勉齋黄氏閒禮於考亭其序鄉飲其詳今提舉學事祠庚自牧郡博士劉君叔敬請吾州寔勉齋之鄉議行飲酒禮閏八月乙酉集于講堂叙敬爲獻主諸生長少以序俎豆靜嘉頌禮肅給庭縣工奏升降酬酢舉以法故見大夫來觀者席促堂上士咸曰北方君子之辱臨吾鄉丙子後五舉行矣莫盛斯今乃圖而刻之不鄙謂僕書其後僕嘗考周制黨一年一飲州一年再飲鄉三年一飲君子野人皆與焉三年之中飲于黨者三州者六鄉者一合而計之凡十焉其行之也數故人習之也熟漢唐以後好古之士吾見亦罕矣曠數年而一講焉甚者數十年而一講焉習之無素而行之以贅禮成書于冊曰某年某月日行鄉飲酒禮嗚呼此古常事也而漢唐以希闊視之吾鄉習聞勉齋之學有師法廟學禮器甚設樂甚備然自丙子迄今二十五年之久僅僅五見何望他郡劉君其命容史自今至于後見凡春秋祭奠歲時會集一以此禮從事郡人董師謙敬書

漫塘劉先生文集鄉飲酒儀序　四明王君宰金壇之二年當嘉定丙子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集多士于學顧以齒位未明請諸生曰鄉飲禮廢久矣古典雖難盡循聞元紹興之制率近人情盍酌其中以元日行之諸生曰諾退即相與考肄顧以費夥不敢煩縣官而合衆爲難會丞官趙貳卿得請祠官而歸聞之慨然曰自吾起諸生仕州縣歷班行以至綴天子

從臣鄉黨之士助耆多矣今茲之歸頗欲擊鮮釃酒接懇懇而吾廬隘不能盡容吾行果不敢槩請且均鄉黨也不敢有所後先舉六十餘年之墜典成賢大夫之雅志而又可以遂吾私其在茲乎即盡以其費佐縣官自奔走服役與凡供帳咸出趙氏大夫飭已廉用心恕下卑不忍毫髮横徵於民而又不銜能不專美及是以禮不虛行方將搏節經費以助用會有道武鄉意者即欣然曰敬聞命又曰是禮也周禮實屬之鄉老及鄉大夫說者謂鄉老國之命卿居于鄉者則武鄉相與舉此宜矣某何敢違即具爲書盡致鄉黨之士期以歲三日畢會於學是日辛巳質明冠帶而會者凡若干人自耆老縉紳皆入門而鞠躬就列而祇肅聞戒而警息熏然其和秩然其序退而充充然如有得況青衿佩者乎既事相與嘉歎以爲是禮自紹興癸酉而廢至嘉定癸酉大夫石君不矜而復其舉也遽故行之晷其閒也不預故至者少乃今率禮無違而合邑之士無少長咸在可不謂盛乎況前一日庚辰雨夜漏至三刻而止遲明行禮亭午客退而雨越翼日雨甚蓋前後一日咸與雨會學宮雖異而賓出入不能皆由廡下使來者雨立者旋渟主者其安乎是舉也豈但人心允協書曰天秩有禮蓋亦有陰隲默相者矣諸生將以禮次第鋟木以示來者以僕實與寓目焉俾書于篇首八日漫塘劉某序

燭湖孫先生文集餘姚鄉飲酒儀序　儀禮鄉飲酒篇其節繁矣戴氏記其義文頗參錯先儒以爲鄉飲有四曰賓興賢能曰飲國中賢者鄉大夫主之曰習射而飲州長主之曰祭蜡而飲黨正主之鄉三歲一飲州歲再飲黨歲一飲儀亦稍不同如六十五十者坐立之别黨所以正齒位於初也其他則否古人因事以習禮樂爲風俗計而已我高宗紹興之十四年詔郡縣歲習鄉飲凡舉進士者視其籍二十六年或言吏並緣擾民且預飲猥雜反混士流乃詔頒行於里社者聽官勿預知自是鄉飲廢矣蓋一時議者苟於改權臣之舊而不之詳也吾邑乾道閒鄉先生葉君汝士仕而歸老邦人高之請於大夫特舉是禮以賓之頗損益舊儀其後邦有所共慶輒再講而疏闊不常前四年常侯褚造朝以此飲餞于學今趙侯善湘滿秩當去復行焉會者尤盛方春之中風和日明縉紳章布閒閒濟濟卒事無鬨觀聽肅然惟吾邑之媺俗能存古意惟賢侯之令德能洽士心不其休哉夫鄉飲非所以祖餞而因事以習禮則猶古也古禮既難盡復紹興之頒制亦不存於故府邑士莫叔光獨能熟其舊聞以相此儀趙侯嘉之而惜其莫之傳也乃圖而刊諸牘且訪諸永嘉郡庠所行而參校附益焉所以扶持古意展勸媺俗期無窮

繼自今不惟祖餞是循庶熟歲時習肄禮教興行使吾姚江如古鄒魯四方聞風於是取則豈非趙侯之望也歟我鄉人其勉之

程端禮畏齋集慶元鄉飲小録序　唐虞本孝弟以成雍熙之治養老于庠其禮已肇至周飲射讀法以周公之聖制作大備遭秦焚滅天牖我民鄉飲酒禮得存於儀禮十七篇之中漢晉唐咸知舉行於郡縣盖以道德齊禮莫重於斯廢墜之久在宋導化閒四明獨能行之朝廷取布之天下紹興以後賢守相繼訂禮益精且立恒產以供經費風俗之美文獻之盛遂甲他郡舊録可稽也今廢又七十九年矣歲首僅存會拜苟簡徇俗浸失經意乾沒祖入太守蘇吾王公元恭之至敦尚教化移文諗禮爰以至正二年正月行之郡庠會者近千人齒德先後之有序獻酬揖讓之有儀鹿鳴魚麗關雎鵲巢之合奏閒歌衎衎秩秩樂備禮成莫不感動歎嗟以為自有耳目未之見聞歸以相語孝弟之心油然而生嗚呼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記曰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鬭之獄繁王公可謂知為政之本矣余之固陋幸得與行事之末敬序於小録之首云

黃氏日抄餘姚縣鄉飲序　孔子稱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盖自古者井田以養之庠序以教之衣食既足漸摩有素一旦示之以齒序揖遜故孝弟之心有不期而自生後世言政而不及禮者固無望或好禮矣儻不自政始則亦類墮於空文餘姚固名邑然已積二十年令無得善則其施於民者可知矣雖有古人之禮在庸得而講諸三山陳侯維嘉來始刷舊蠹而一新之休聲善聞日盛月新三年政成乃行鄉飲禮少長雍雍觀者悅服盖必如陳侯之政而後禮可行焉耳推此也以往所謂王道之易易者其將庶幾乎

黃勉齋集鄉飲酒儀序　鄉飲教親睦也今之群飲者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故爲明其義按此序叙儀物甚詳

元曾文貞公漢泉集碭山鄉飲酒文　順長協隣先哲昭垂其大訓居仁由義後人宜蹈其芳蹤才非天降之殊習與性成之故伯叔等暨兄弟可盟於四海企鄉田同井之八家會里閭齒德之流行僎介尊卑之禮即春秋之吉旦申賢聖之嘉謀禮讓庶乎復興今古可以爲法黃髮鮐背頌萬年錫福之無疆豆酒豚蹄禪盛世承平之有象勿生異議惟尚恒心

貢九華先生集鄉飲策　禮所以裁民欲者也民生有欲多欲則敗先王裁節其欲未嘗不自遠也而未嘗自遠吾觀於鄉而見鄉飲其未嘗忽於近者乎是故賓主一贊而百拜倘徉容與不徒燕也致仕有德則謀之不徒賓也在衆而賢則賓之不徒設也進士鄉貢則替其禮孝悌睦婣則尚其事不徒衆也

或象日月或象天地或象三光不徒位也東面北向尊者在東北面南向尊者在北介有介席僎有僎俎不徒飲也元酒在西壺萑在南勺冪在道不徒言也司正揚觶則有言將命相旅則有言不徒歌也坐工者歌鹿鳴笙入者歌南陔夫鄉飲之禮一設耳而節文如此其密先王非直爲是縻縻也所以裁民欲致化之由也

劉肩吾集鄉飲酒義　鄉飲三代禮樂也禮云禮云豆籩爵觶云乎哉樂云樂云琴瑟鍾磬云乎哉是當以義求之也鄉飲禮也而謂之義何也儀禮述其禮記禮釋其義也試以鄉飲大義觀之立賓以象天尊之至也立主以象地卑之至也設三賓以象三光言繫於天也設介僎以象陰陽所以助天地養成萬物也此立名取象之義也坐賓於西北以法天地嚴凝之氣接以義也坐介於西南輔賓也坐主於東南以法天地溫厚之氣接以仁也坐僎於東北輔主也此辨方設位之義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此燕毛序齒之義也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所以致其尊也賓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其讓也自盥洗以至於揚觶所以致其絜也自拜至拜洗拜受以至於拜送拜既所以致其敬也尊也讓也絜也敬也是四德者禮之本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於是乎別矣賓升則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則少殺矣衆賓則坐祭立飲不酢而升降隆殺之義於是乎辨矣工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乃立司正則和樂不流之義見矣賓酬主主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則弟長之義明矣說屨升坐脩爵無筭賓出主送節文終遂則燕安不亂之義盡矣記禮者曰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國安而天下舉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四德孔該五行兼備尊賢養老莫尚於此至如登降拜興之節獻酬交錯之文莫不一一有義存乎其閒此記禮名篇所以謂之鄉飲酒義也維茲三山禮義之邦見謂海濱洙泗遭逢聖世興起儒風渠觀名流執斯文之牛耳齋曹文獻止堂上之皐比鄉飲禮行觀者如堵邦之人士咸曰斯禮也勉齋先生一序載之詳矣吾鄉乃勉齋先生之鄉流風未遠猶有足徵文不在茲乎文不在茲乎記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政在今日然嘗合鄉飲終篇而考之竊知聖人制禮防人情於未然其義深矣曰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曰不爭不慢則遠於鬬辨矣曰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聖人豈固薄於待學者哉天下聖賢常少衆人常多聖人設爲之禮立爲之防使衆人皆可以爲聖賢其待學者厚矣故曰聖人制之以道者此也方

且丁寧諄複既申之以敬讓而不爭又繼之以和樂而不流既道之以和樂而不流又終之以安燕而不亂其思深慮遠也至矣預於鄉飲之席者容可以不知此義乎晉明道先生觀僧飯而嘆曰三代禮樂盡在是矣吾之為禮樂然而有文爾然而無譁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三代禮樂當在此而不在彼矣何幸身親見之　劉直內集（直內）青社晚進溫侍講席深惟聖賢教人之方以敬為先故摭先儒緒論而紬繹之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毋不敬為綱領易六十四卦坤之文言首發明敬義之要是知凡人之生稟陰陽五行之秀並乎天地之間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於事接於物一日不可無敬也一息不可無敬也敬之為義大矣哉朱文公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敬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敬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誠以敬為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如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有不可須臾闕者且以人倫言之子之於親必如舜之夔夔齋栗方為敬親之至臣之於君必如孟子陳堯舜之道方為敬君之至婦之於夫幼之於長以至朋友之間必如冀缺之相敬如賓必如溫公之奉兄如嚴父必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方為各盡其敬之之道矣是五者若不主之以敬則養如犬馬者有之視如寇讎者有之反目不能正室者有之不恭不友者有之為市道交者有之尚何以明人倫而正綱常哉傳曰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耳是以君子常行日用之間暗室屋漏之際坐如尸立如齋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如入神祠如見大賓如履淵冰如奉盤水戰戰兢兢未嘗間斷乎此敬也豈敢一毫少有怠忽之心哉文公謂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至於尊德性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至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未始一日離乎敬也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篤敬孟子之庸敬此聖賢傳心之法也千載而下子程子出繼往聖開來學教人入道莫如敬嘗以主一無適言之門人謝氏又以常惺惺法言之尹氏又以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之觀程門數說即知其用力之方矣迨勉齋黃先生得文公之正傳知心為活物不可以縱肆緩慢以丹書敬勝怠之語列坐右以洪範恭作肅之訓授諸生點檢身心其功尤為近裏親切文公嘗稱直卿志堅思苦吾道之托在此無憾及暮齡宿疾而講論亹亹一無衰惰之容足見勉齋先生之持敬貫動靜徹表裏如一始終無界限者矣嘗曰先師以畏字狀敬又有得肅字較密以是論之誠莫如肅字之為密也（直內）素慕勉齋先生之學幸游勉齋先生之鄉侍席之初輒敢以敬為諸君告然則欲學文公篤於持敬之工夫當自勉齋先生肅字入

楊鐵崖集鄉飲酒賦　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註諸侯之鄉大夫正月吉日受法於司徒退而頒于鄉吏及三年大比而興其賢者能者以賓禮禮之獻于王庭曰鄉飲酒是禮也用之有三正歲十二月以禮屬民而飲之于序謂之鄉飲酒州長春秋以禮屬民會民于序亦謂之鄉飲酒鄉老及鄉大夫三年大比飲國中賢者亦謂之鄉飲酒飲雖不同同歸于禮漢永平晉太始唐貞觀開元宋淳化紹興皆嘗舉而行之然求其如周官之法度則槩乎其相遠矣秋闈以鄉飲酒命題知今日鄉大夫且將採是禮而追周官司徒之懿矣遂為賦曰客有以德行為輿道藝為蓋冠以玄端佩以緇帶素韠端方白履貞大慕西周之禮文歷東南之都會揖江浙先生而進問曰先生知吾所以禮服而趨而謀賓分乎抑知鄉飲之禮昉於三五之化成周之大比乎先生曰未也抽予古思騁于高辭盍為我言之客曰唯唯原夫皇風既邈孰紀孰綱不有斯禮孰賢孰良輕重適均如萬物之有權衡沉濫不瀆如橫流之有堤防茲成周之制作實教養之大方爾乃鄉國有飲賓主有握三揖而至三讓而升拜至拜洗拜受拜迎于以明君子相接之道于以鄉民務本之情賓天主地价陰僎陽三賓參列三光宣精賢能環坐法四時之象仁義交輯别八方之形六十者坐五十者立而尊卑之分白或以三豆或以五豆而養老之義明于斯時也兩壺在內五觶在俎玄酒斯傾揚觶斯舉樂正先升工人西佇鹿鳴四牡皇華非堂上之升歌乎南陔白華華黍非堂下之笙吹乎魚麗嘉魚南山歌于前由庚崇丘由儀笙於後非彼此相間之偶乎關雎葛覃卷耳歌於前鵲巢采蘩采蘋笙于後非彼此相合之趨乎歌樂三終工告備矣司正洗觶賓斯去矣先生亦喜聞乎先生曰子知鄉飲之所以興賢能抑知賢能之所以興鄉飲乎禮非人不行人非禮不立故禮實為人文而設而非徒從事于飲食之末也故知王道之易行微孔氏則不識也迨乎漢明崇祀在黌宇而渙頒晉武幸臨辟雍而萃習貞觀開元僅相繼而維新淳化紹興徒粗用於秋林是皆習虛儀於一時而無實行於平日求其遺意於關雎麟趾之復見又可得乎方今嘉賓燕饗大比舉行制復周官詩歌鹿鳴杏園講同年之會瓊林被錫燕之榮方將隆俎豆備笙絃俾予大夫輩奔走于就長謀賓之役曾不知目之適而信耳之僻乎客聞而喜書而歌曰三物賓賢飲于鄉兮千載墜典舉於庠兮方于成周其有光兮先

生起而賡歌曰嘉賓既醉歌太平兮匪徒養老實賓興兮嗟爾嘉賓拔彙征兮愔之于鄉用之天子之庭兮劉公是先生集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爲國厚於養賢故鄉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贊而在上肆三官始拚風什以居先考繹儀於古經得嘉言於達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迨下燕雖示惠豐合樂於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於宵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工於堂庶令在位之人徧聞其奏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闊則政昏禮廢壞則民擾十月飲酒也吾猶以爲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爲少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衰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丕變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爲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寢容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恭儉而好禮協師工之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聆其音者信國風之爲陋聚其位者究陽禮之有品故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蕭𣂏文集鄉飲賦　鄉飲之制本於酒食形於罇俎和其長幼洽其宴語象以陰陽重以賓旅此六體者禮之大序至於高館初啓長筵初肆衆賓便僻而入門主人稽首而再至則三揖以成禮三讓以就位貴賤不共其班少長各以其次然後獻酬具設酒醴畢備擊鼓遷奏工歌咸卒以德自持終無至醉夫觀其拜迎拜送則人知其潔敬察其尊賢尚齒則我欲其無競君若好之寔曰邦家之慶士能勤之必著鄉曲之行今國家徵孝秀辟賢良則必設鄉飲之禮歌鹿鳴之章故其事可得而詳主賓既立或陛或堂列豆舉爵鼓瑟吹黃動而敬居則莊百拜乃畢用賓於王禮主於敬樂主於同明士苟習於禮樂則可招貢於旌矣庶其緝熙聖迹宣暢皇風豈徒務燕譆而湛樂之是崇建昌府盱江前志鄉飲酒詩并序　癸亥十月十有八日辛丑長民遵依近制講鄉飲於軍學自鄉官郡僚以泊士子預會者凡五百餘人久曠之禮一旦舉行上下同慶竊原朝廷之意本以待士故於常儀外訪問諸士于齒最高者一人長民親爲執觶以獻蓋欲明長幼之序勵忠孝之節使盱江千里之區儒風復振不亦善哉仍賦詩六韻以示區區勸勉之意願諸生毋忽　聖主方求治偏城敢後儒采芹嚴祀事序齒集生徒黃

髮居賓有青衿溫坐隅遠倖曾泮飲下陋漢庭酺席正群心肅盍行美化敦君恩何以報忠孝是良圖　鄉飲酒倡和詩知郡王寺丞侑　盱江文物盛江西有底醇風又轉移瑞藉鄉賢扶世道共修禮飲迪民彝尨眉華髮四朝老方領圜冠三代儀天理人心非外有信乎王道不難知　丹山翁教授　譬書雙羽出乎西端坐凝香惡境移已鑄劒鋒成未報更陶元圭作尊彝雅南歌裏聲千古乾巽維違位兩儀細數盱江知郡事有如此事幾人知　石潭張學正爾　位分南北與東西曠典攙修俗頻移樂合鸞皇下庭宇觶揚虎蜼伏樽彝頭顱如許堪殊席筋力無多秉縟儀耽昧邦君明德意後知勿遺負先知　曾檢正穎茂　異席賓階愧上西壽觀微俗頻風移一堂酬酢古冠儀千里循良世鼎彝詩繼紹興賢守司教明直講太平儀遵遼曠典今重舉從此愚夫可與知　董夫監順　兩轄來自殿東西要使盱民習俗移可但官僚扶世教更從鄉飲叙倫彝一堂禮樂情何厚四面衣冠樂有儀我老亦偕賓席後蹣跚非據只心知　嚴右司槩　主賓百拜對東西千里風聲俗自移道近易行師孔聖人澆難化笑封彝來時指顧旌旗色此日從容俎豆儀自是皇朝尚儒術漢家循吏幾曾知群書足用事對（泰陵在泮　尊賢養老令齒救禮　知王道明尊）長賦　偶聚會盛里閭之好獻酬合賓主之歡揖遜酬酢而隆秩辨等倫起坐立而尊卑異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七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瞬成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二十有

傻　洪武正韻蘇偶切左傳傳傻音大夫顧野王玉篇傻息口切老也與叟同說文作傻楊雄方言傻老也東齊魯衛閒凡尊老謂之傻張參五經文字傻求口反與叟同見春秋傳司馬光類篇傻蘇后切又側救切又嫂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傻傻舊藏作叟蘇走切又俗音叟義不相應楊桓六書統心毋傻老儒之教者也从又从儒省又从精晝教令也嫂亦从古儒字省已上並古文爲或从寸與叟同義趙謙聲音文字通傻心者切亦从人合左傳趙傻在傻用此（篆書）傻叟（史籀並見楊鉤鐘鼎集韻）傻叟叟（並六書統）（隸書）傻（無極山碑）

瞍　洪武正韻蘇偶切目無眸子許慎說文瞍無目也从目叜聲蘇后切劉熙釋名瞍縮壞也顧野王玉篇瞍蘇走切瞍同七陸法言廣韻瞽瞍舜父丁度集韻瞍或作瞍司馬光類篇瞍又先彫切吳棫韻補叶音蘇戶切毛晃禮部韻略古作瞍戴侗六書故瞍瞎也詩云矇瞍奏公毛氏曰無眸子也鄭司農曰有眹無見謂之矇無眹謂之瞽無眸子謂之瞍郭守正紫雲韻瞍字林云目有眹無珠子韓道昭五音類聚瞍音藪盲人也楊桓六書統心毋瞍（號）瞽瞍（隸）瞍（琴）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本作瞍今文作瞍詩注疏云目珠黑白分明而無眸子陰時夫韻府群玉無目珠子韻會定正瞍心者切本作傻字切心者心新鮮瞍（篆書）瞍（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瞍（徐鉉篆韻）（隸書）瞍（六書統）（草書）瞍（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矇瞍　詩大雅靈臺篇鼉鼓逢逢矇瞍奏公（註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古者樂師皆以瞽者爲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

瞽瞍　孟子萬章篇瞽瞍亦允若（瞽瞍舜父名也）

藪　洪武正韻蘇偶切大澤亦作棷漢武帝紀麟鳳在郊藪又十六斗曰藪亦作籔冀又姥韻許慎說文藪大澤也从艸數聲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甫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雝州弦圃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蘇后切徐鍇通釋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荊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兖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是也徐鍇按周禮注大澤曰藪具區五湖也雲夢夢澤也其地跨江圃田在中牟

今鄭州。孟諸在睢陽東北。大野在鉅鹿東北。弦蒲在汧。奚養在長廣。昭餘祁在太原鄔。楊紆爾雅注在扶風。汧縣西。蘇走反。爾雅十藪。晉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揚雄方言鏅須索也。東齊曰鏅須。猶秦晉言抖藪。謂斗藪舉索物。顏野王玉篇桑後切。張參五經文字桑口反。丁度集韻藪或作𢿙。亦从叟。吳棫韻補叶音蘇戶切。藪澤。蔡邕胡黃二公贊白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婁機廣干祿字藪擻（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大澤叢薄深廣之地謂之藪。周官職方氏九州皆有澤藪。別作蔘藪空中衆輻所湊也。因謂之藪。又所主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藪淵藪仁義林藪。山藪。藪疾同。郭守正紫雲韻聚草亦禽府。周禮注澤無水曰藪。釋行均龍龕手鑑藪（俗）藪（今）蘇口反。澤無水有草曰藪。藪香嚴隨函同藪。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倉奏切。草藪中空。又所矩切。窶藪。四足几也。又刀主切。窶藪帶器也。揚桓六書統心母藪（籀）藪（隸）𢿙（同上）餘見尤韻審母。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周禮太宰四曰藪注。無水曰藪。前嚴助傳。八藪為囿。師古注。魯晉秦宋楚吳齊鄭。或作𢿙。禮記麟鳳在郊𢿙。淺聚草也。與藪同。集韻亦作叟。增韻注十六斗誤。倪鏜六書類釋又窶藪漢東方朔曰。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藪。楊惲曰。鼠不容穴。銜窶藪。又所主切。耗柔克正字韻網又與主切。戴器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母切。有草木魚鼈以厚養人者。从艸。舉其略也。或用𢿙。記。麒麟皆在郊𢿙。注。聚艸也。與藪同。徐音取。非。作叟非。又藪中空也。周禮輪人捎其藪。本作𢿙。蓋方言音異。借語助聲作擻。非。韻會定正藪或作擻。亦作叟。

篆書　藪（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藪（徐鉉篆韻）

藪藪藪（並六書統）

隸書　藪（楚相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藪（孔宙碑見漢隸字源）　藪（六書統）

草書　藪藪藪（並張錦溪）　藪（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總敘

風俗通。謹案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亭之。豫州曰圃田。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汧縣北蒲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祁。在鄔縣北。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是也。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詩大叔于田叔在藪。注。藪者聚禽之府也。疏。藪。曠野之地。漢書食貨志。山林藪澤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司馬相如諭巴蜀父老云。鷦鵬已翔於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於藪澤。

八藪

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上書。天子之兵有征無戰。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注。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紆。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

九藪

小學紺珠。具區（越）雲夢（楚）陽華（秦。淮南子陽紆。）大陸（晉）圃田（梁。說文甫田。）孟諸（宋）海隅（齊）鉅鹿（趙）大昭（燕。淮南子昭余。）高似孫緯畧。伯禹疏川導滯。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周禮曰。揚州之澤藪曰具區。荊州之澤藪曰雲夢。豫州之澤藪曰圃田。青州之澤藪曰望諸。兖州之澤藪曰大野。雍州之澤藪曰弦蒲。幽州之澤藪曰貕養。冀州之澤藪曰陽紆。并州之澤藪曰昭餘祁。

十藪

爾雅畧義。魯有大野。（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郡鉅野縣北。鉅即大也。）晉有大陸。（郭氏曰。今鉅鹿北廣河澤。今按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秦有楊陓。（陓音迂。郭氏曰。今在扶風汧縣西。疏曰。周官雍州云。其澤藪曰弦蒲。鄭注云。此楊陓也。高似孫緯畧秦有楊紆音迂。）宋有孟諸。（郭氏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疏曰。周官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注云。望諸。明都也。爾雅云孟諸。左傳亦作孟諸。文不同者。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楚有雲夢。（郭氏曰。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吳越之間有具區。（郭氏曰。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齊有海隅。（疏曰。海畔迴闊地皆作角。）燕有昭餘祁。（郭氏曰。今太原鄔陵縣。九澤是也。）鄭有圃田。（郭氏曰。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穫。（郭氏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高氏緯畧穫音互。）周禮國語皆曰九藪。耳而爾雅之言乃曰十藪。名之同者五。呂氏春秋曰。昭餘祁一名大昭。又名漚澤。周穫。并州藪。俗名鄔城泊。是按藪自太原祈縣連延西接至此。晉太康地志曰。祈澤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弦蒲也。水經注曰。汧水源出汧山蒲谷鄉弦中谷。決為弦蒲藪。羅泌路史餘論。周語云。豐殖九藪。其在職方。揚有具區。荊有雲夢。豫有圃田。青有孟諸。兗有大野。雍有弦蒲。幽有貕養。冀有楊紆。而并有昭餘祈。然爾雅書乃有十藪。魯曰大野。宋曰孟諸。楚曰雲夢。燕曰昭餘祈。鄭州圃田。而吳越間則有具區。齊有海隅。周有焦護。晉有大陸。而陽陓乃為秦藪。海隅大陸。焦護既異。且無弦蒲。夫大陸晉地。而焦護陽陓皆在扶風

（方周公時秦未分地豈得與周並舉周亦何緣自謂之周而與秦並言藪且以海隅何得為藪而獨屬之齊耶傳云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今乃以陽紆屬冀圃田屬豫地理殊矣以鴻烈之九藪若從爾雅既無剛豐而益以趙之鉅鹿則是與晉大陸為二也說文周職方說以圃田為甫田貕養為具養則字異爾太原地記沂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古弦蒲在沂山北　昭餘祁在介休遷延祁縣吳氏所云大陸二名沤澤俗曰鄔城泊者是也　貕養在長廣徐州焦穫在涇陽北即瓠口溉田萬頃）

弦蒲藪（元一統志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澤藪曰弦蒲晉太康地志云汧縣有蒲谷鄉弦中谷乃雍州之蒲也按漢書地理志雍州有弦蒲藪）

孟諸藪（元一統志孟諸藪在虞城縣西北十里爾雅云宋有孟諸郭璞曰藪澤名春秋傳公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夢河神曰畀余賜汝孟諸之麋）

激灖藪（太平寰宇記激灖藪在西戎焉耆國）

焦穫藪（太平寰宇記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史記河渠書韓水工鄭國說秦孝公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水經云涇水東南流逕瓠口鄭白二渠出焉爾雅十藪謂周有焦穫是也溉田萬頃皆見溝洫志詩曰獫狁匪茹整居焦穫謂此也（穫音護））

昭餘祁藪（元一統志昭餘祁藪在太原府祁縣東七里舊已涸鹵至元二十一年浚鑿為九池得細水歲溉民田頃畝閒及浸隍下樹木今其側立成湯祠歲旱土人爆沙聚祠中置瓶其上以禱雨得水累獲其應今池廟俱各不存）

山藪藏疾（左傳宣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宋可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含垢天之道也注高山大藪凡物之毒害者無不居藏匿疵瑕）

不崇藪（國語穀洛鬭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太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

麟鳳在郊藪（漢書公孫弘傳　麟鳳在郊藪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

竄迹幽藪（李翰蒙求東漢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皆造門焉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所居城市五府連辟舉賢良不就順帝下詔告河南尹曰楷行慕原憲操擬夷齊輕貴樂賤竄迹幽藪郡時以禮發遣楷復告疾不到）

逋逃幽藪（太平御覽十三州志黑山險為逋逃幽藪）

韋續墨藪（小說蒙求韋續論行草書法及作字之病集古今聖賢事迹述之謂之墨藪）

營壁越藪（宋曾鞏元豐類藁過客論營壁越藪建牙判匠刈卒獮野狃狡遁隅）

仁義之藪（東漢書班固典引斟酌道德之淵源肴覈仁義之林藪注言深遠也　程雪樓集顛瞑于詩書之圃沉酣乎仁義之藪尚友乎千載其過人不亦遠乎）

仁義淵藪（東漢書蔡邕傳　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天台別傳慧思禪師誡天台智者曰既奉嚴訓不得危從衛岳素聞金陵仁義淵藪試往觀之若法弘其地則不辜付囑乃共法喜等二十七人同至陳都）

量包淵藪（宋錢塘韋驤集上兩省開俟狀　某官器等珪璋量包淵藪秉赤心而內固履華貫以荐更）

盗之淵藪（范忠宣公集朝請陳公墓誌　公攝長水令邑有群盜吏不加禁公詰吏吏曰所盜皆他邑而未嘗擾吾邑故容之公曰是則吾邑為盜之淵藪也皆擒置于法）

逋逃淵藪（蘇東坡集上皇帝書　沂州山谷重阻為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

功利淵藪（朱子語類浙間只是權譎功利之淵藪三二十年後其風必熾為害不小某六七十歲居此世不久旦夕便死只與諸君子在此閒說後來必驗）

財用之藪（蘇東坡集乞降韓縝狀　太山寧化之間山林饒富財用之藪也其材木薪炭足以供一路麋鹿雉兔足以飽數州）

言談之藪（馬明叟實賓錄晉裴頠樂廣嘗與之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言頠為言談之林藪）

中官區藪（唐書吐突承璀傳　憲宗時諸道歲進閹兒號私白閩嶺最多後皆任事當時謂閩為中官區藪前漢注云閩本蛇種故以其字從虫（音許尾反））

文藪（唐皮日休集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業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柳開撰）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餘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為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於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乎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為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為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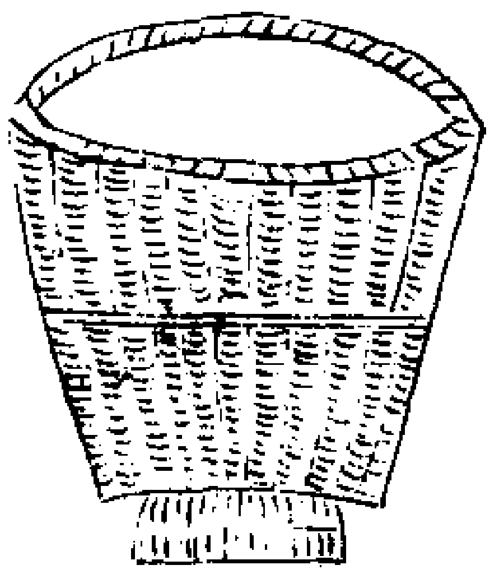
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為數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數、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數、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數也、疑而愛之、顯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數之為意也、霍山為賦之數、首陽為碑之數、隋鼎為銘之數、易高君傳為讚之數、周昌相趙為論之數、陵母為頌之數、心為箴之數、移戍均博士為書之數、三蓋為詩之數、數之于文、不文不可盡舉（若九詛十原決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賊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數焉、霍山之下、丈之數也。孰謂皮子文數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即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籔

洪武正韻蘇偶切、十六斗、又炊箅漉米器、又姥韻。許慎說文、籔、炊箅也、从竹數聲、蘇后切。徐鍇通釋、木耳圜圭似盤類此、揚惲云、鼠不容穴、銜窶籔。顧野王玉篇、籔、先后切、箸篗（並同上）。丁度集韻、籔、篗或从叜、亦作箸、籔。侗六書故、籔、桑口色縷二切、聘禮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鄭氏曰。令文籔或為逾）、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伯氏曰、按聘注國語引聘禮、十六斗為庾、然則籔即庾、鄭氏謂令文作逾、庾本倉庾之庾、逾與庾皆假借也、當作籔、說文曰、炊箕也、箕漉米籔也、於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籔、桑口切、禮器簭音籔、義同。揚桓六書統心母籔（統聲）籔（隸）篗同上、餘見尤韻審母籔與籔同、或从竹宿聲簭（隸）。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魏柔克正字韻綱籔、又爽主切、又窶籔、四足几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苟切、作箸非、借十六斗也、俗混用籔簍。

篆書籔籔（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籔

徐鉉篆韻籔籔（並六書統）　隸書籔（六書統）　草書籔（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十斗曰斛十六斛曰籔以竹為之

聘禮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注、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籔、二十四斛也。疏云、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

棷

洪武正韻蘇偶切、禮記麟鳳在郊棷、注、聚草也、與藪同、不得重押、如押斗藪者非、俗作棷、又隊韻。陸法言廣韻新也、楚也、又側溝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又七屢切。丁度集韻此苟切、廣雅、棷、棷也、又楚九切、又士九切、博雅、校棷棷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垢側尤二切、木也。揚桓六書統清母又穿母棷（余見尤韻照母字滲侍義）倉苟切、又則構仕垢二切。

篆書棷（六書統）

郊棷

詳前

嗾

洪武正韻蘇偶切、使犬聲、又宥韻。顧野王玉篇蘇走先奏二切。陸法言廣韻嗾上同。張參五經文字先后反、見春秋傳。丁度集韻嗾蘇后切、又作嗾、嗾。婁機廣干祿字音叟、又先奏切、皆使犬也。鄭之秀精明韻嗾、嗾。釋行均龍龕手鑑嗾或作嗖（俗）嗾（正）蘇走反、使猶聲、下一又倉奏蘇奏二反、義同。嗖（蘇口反）正作嗾。韓道昭五音類聚嗾、方言云、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也。揚桓六書統心母嗾（統）見尤韻、嗾嗾同上、餘見尤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左傳公嗾夫獒焉、注、嗾本作嗾、集韻亦作嗾。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苟切、見去聲、此方音、韻會定正字切心苟心新鮮嗾。

篆書嗾嗾（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嗾嗾嗾（並六書統）　草書嗾（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蔌

洪武正韻蘇偶切、萊謂之蔌、又屋韻。丁度集韻爾雅、萊謂之蔌。司馬光類篇蘇后切、又蘇谷切。婁機廣干祿字音叟、又音速、皆萊也。揚桓六書統心母蔌（从艸敕聲）。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遬心苟切、見蔌韻、此方音作蔌非。

篆書蔌（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蔌（六書統）　草書蔌（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瞍

蘇偶切。顧野王玉篇先口切、瞍總名、瞍同上。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字林瞍也、或作瞜。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韓道昭五音類聚瞍音瞍、義同。揚桓六書統心母瞍（系聲）瞍（隸）瞍（謀）。趙謙聲音文字通心苟切、無目也。目無眸子、从目叜亦聲、詩朦瞍奏公。俗音平聲。

篆書瞍集韻見杜从古文韻海瞍六書統　隸書瞍六書統

廋　蘇偶切。孫愐唐韻隱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廋或从叟。隱也。司馬光類篇所九切。或从容。韓道昭五音類聚所柳切。老人也。楊桓六書統心母廋脒有切。从厂叜聲。叜乚也。余見尤韻審母。廋（隸）廋（誤。）

篆書廋六書統　隸書廋六書統

騪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馬搖銜走。又思隴切。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或从叜。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又須隴反。捷銜馬也。楊桓六書統心母騪。餘見董韻。騪同上。餘見尤韻審母。

篆書騪集韻見杜从古騪集篆古文韻海騪騪並六書統

橾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車轂中空。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曰橾。通作藪。楊桓六書統心母橾。从木桑聲。橾（隸。）

篆書橾六書統　隸書橾六書統

擻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抖擻舉也。宋重修廣韻蘇后切。丁度集韻抖擻舉索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抖擻。（上當口切。下蘇口反。）抖擻舉振之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思口切。抖擻起物。擻音藪。楊桓六書統心母擻（原作擻）擻（隸。）

篆書擻六書統　隸書擻六書統

抖擻　詳前

謏　蘇偶切。陸法言廣韻謏誘。誘辭。宋重修廣韻蘇后切。戴侗六書故謏息有切。又先了二切。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聞。未足以動衆。（鄭氏曰。謏之言小也。彼發慮憲求善良。思不止於小聞。）韓道昭五音類聚蘇口切。又思了切。謏星酉切。楊桓六書統心母謏。詳見筱韻謏（按字滲博義）謏同上。又先了切。又所六切。

篆書謏六書統　隸書謏六書統

陖　蘇偶切。丁度集韻阬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楊桓六書統心母陖。从𨸏叜聲。陖（隸）

篆書陖六書統　隸書陖六書統

𥗽　蘇偶切。丁度集韻石也。司馬光類篇蘇后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蘇走反。楊桓六書統心母𥗽。从石數聲。𥗽（隸）

篆書𥗽六書統　隸書𥗽六書統

膄　蘇偶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蘇口反。

嗽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數義同。

數　𢿙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二山朽切。攪敊也。

袴　蘇偶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叟。

謏　蘇偶切。字滲博義初九切。高聲也。出類聚。

○趣　洪武正韻此苟切。促也。趣馬官名。主駕。又魚遇屋三韻。俗作趍。陸法言廣韻書傳趣馬掌馬之官。孫愐唐韻倉苟切。又七慮切。宋重修廣韻又七屢切。丁度集韻趣。周禮有趣馬官。或作趍。晏楙廣千祿字又音驟。疾也。戴侗六書故趨。趣湊也。書曰。綴衣趣馬。詩云。濟濟辟王。左右趣馬。掌贊正良馬。掌駕說之頒。所趨向爲趣。七慮切。又七六切。見趣下。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趣馬。注七口反。楊桓六書統清母趣（趨韻同上。）餘見魚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周禮注養馬者。或作趍。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逡遇切。疾也。趣玉切。迫也。字滲博義趣通作趍。趙謙聲音文字通趣青苟切。此韓恃。韻會定正字切清苟清清千趨。

篆書趣集韻見杜从古趣集篆古文韻海趣趣並六書統

草書趣張芝趣王羲之趣張旭趣懷素趣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趣馬　詳前

取　洪武正韻此苟切。獲也。取予之對。又魚語御三韻。陸法言廣韻又此庾切。孫愐唐韻又上庾切。戴侗六書故此苟此主二切。說文曰。捕取也。从又从

耳。周禮獲者取左耳。揆取之義甚脩。乃獨以取耳爲義。不始於忍者乎。取馬曰取。去聲。易曰勿用取女。（別作娶。）楊桓六書統清母。取餘見魚語二韻。熊忠韻會舉要商次清音。詳見此主切。注舊韻許上去二聲通押。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略倉苟切。又七庾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取。青者切。見語韻。此

古文　篆書　並古孝經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並王羲之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革取　此苟切。顧野王玉篇初九切。⿰革取。束也。⿰革芻同上。丁度集韻楚九切。或从芻。楊桓六書統穿母。⿰革取从革取聲。⿰革取（隸）。⿰革芻（同上）。餘見尤韻照母。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考丮　此苟切。顧野王玉篇丑口切。[illegible]也。楊桓六書統透母。⿰考丮它口切。从丮考聲。⿰考丮（隸）。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䢱　此苟切。顧野王玉篇丁后切。走也。又七庾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去也。字潔博義倉苟切。

采　此苟切。丁度集韻捋取也。楊桓六書統清母。采說見海韻。篆書　六書統

娵　此苟切。丁度集韻美女。楊桓六書統清母。娵餘見虞韻。字潔博義倉苟切。篆書　六書統

⿰取刂　此苟切。丁度集韻析薪也。楊桓六書統清母。⿰取刂餘見虞韻。精从二母。字潔博義倉苟切。篆書　六書統

⿰音芻　此苟切。丁度集韻初口切。樂音美也。又楚九切。⿰音芻⿰音芻衆聲。韓道昭五音類聚初卯切。弄入言也。楊桓六書統穿母。⿰音芻从音芻聲。⿰音芻（隸）。字潔博義倉苟切。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走足　此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叉手切。等也。

⿰口夋　此苟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初九切。惡口也。

○**走**　洪武正韻子口切。趨走也。指趨走之體而言之也。又宥韻。許愼說文赱趨也。从夭止。夭止者屈也。凡走之屬皆从走。徐鍇曰。走則足屈。故从夭。子苟切。爾雅中庭謂之走。（郭璞注。此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劉熙釋名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顧野王玉篇子后切。去也。奔也。僕也。又音奏。顔元孫干祿字走走赱（上中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走祖苟反。說文從夭從止。今依經典相承作走。徐鍇通釋春秋左傳曰。君親舉玉趾。走則足屈。故從夭止。會意。則口反。司馬光類篇又則候切。疾趨也。今變隸作走。張有復古編赱隸作走。鄭樵六書略從夭從止。止足也。夭象人之仰首張足而奔之形。吳棫韻補叶音子與切。趨也。韓子腓夭於股。難以趨走。正考甫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戴侗六書故則苟切。義不待釋。赱其所曰赱。去聲。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無注。孟子獸之走壙。注音奏。又漢書閣道走軍。俱音奏。此非去聲者。注疾趨也。乾道壬辰省試從諫轉圜賦。場中有用杜牧注孫子序。猶盤中走圜。圜之走盤之句。押走字。在此有字韻內者。其出處無明音。試院申明。凡經傳無音釋者。並只如字。合從上聲。如字押。周孟公特看詳云。今見行禮韻。如防採字之類。平反異音。被視之類。上去異音。在元祐間看詳。許隨韻通押。若有獨音者。方從本音。今走字出處無獨音。自合依今禮韻。隨韻通押。此出孟公集云。王柏正始音藏苟切。趨也。又臧候切。趍向。鄭之秀精明韻。曳兵而走。詩音奏。釋行均龍龕手鑑赱（俗）走（通）赱（古文走字。）走（俗音走。）兂（音走。）赱走子候反。疾趍曰走。又祖苟反。今作走。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子豆切。赱音走。楊桓六書統精母。赱（統注赱隸走譌。）熊忠韻會舉要商清音。本作赱。會意。隸省作走。後蘇亮傳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注謂馳走之人。謙稱也。司馬遷傳太史公牛馬走。周伯琦六書正譌赱俗作走。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則候切。義同。字潔博義走通作走。命赱走趙謙聲音文字通赱。晶者切。從止夭聲。隸作走。借謙稱也。轉注見去聲。（韻會）定正精者切。駿奔也。又謙稱。謂馳走之人。見馬遷傳。字切精者精精癸走

篆書　內史彝　周穆公鼎並楊鉤鍾鼎集韻　石鼓文　師旦彝　孝經

並寶和鐘　古老子　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走　淮源廟碑　祝睦後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走（顏真卿）走（蘇軾）（行書）走（趙子昂）（草書）走（皇象）走（懷素）走（蘇軾）

走走（並張錦溪）走（趙子昂）

蜚廉善之（史記秦本紀　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之。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傳世善走（倦游雜錄徐傳世爲皮匠。能爲一雙鞵。既爲道士。能導引握拳置口中。或反手抱柱。身隨起而足直上。太宗召見曰。臣能走。乃脫履於殿庭。走二十匝。而出入之息如故。）

跳走如飛（錦繡萬花谷元魏將楊大眼驍捷。跳走如飛。尚書李沖典選。大眼往求焉。沖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下官出一技。使出長繩三丈許。繫於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沖因驚嘆。遂用爲軍主。）

走及奔馬（吳越春秋慶忌僚子也。勇爲人所聞。走及奔馬。北史魏伊馥傳　馥少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力曳牛卻行。隋書麥鐵杖傳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爲事。不治產業。新唐書高開道傳　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煑鹽爲生。少驍勇。走及奔馬。史敬奉列傳。敬奉爲朔方軍牙將。入虜。以功賞封五十戶。敬奉進陋類不勝衣。其走及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弓矢在手。前無擅敵。陸游南唐書李元清傳　元清趫捷善走。能及奔馬。五代史弘肇傳　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父瑎本田家。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二百里。走及奔馬。晉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走及奔馬。趙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厮役於縣。走及奔馬。王進走及奔馬。周太祖時至彰德節度。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太平御覽俗說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疋布置埒頭。令豹奴乘。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歘至埒頭。去布三丈許。諸葛一邊坐布上。遂得之。抱朴子曰。柠（丁呂切）又青楮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書。走及馬。）

走及奔鹿（太平御覽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麋。強力絕人。）

走及麞鹿

赤脚（魯女生別傳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絕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麞鹿。）

走（五代史補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爲長。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敢。且共汝等赤脚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人。遂擢用之。）

釋車下走（韓子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爲不如下走也。）

與節而走（左傳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請立之。（陳乞欲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

棄國而走（類說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爲太子。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愛而不近也。猶秋蓬惡於根本而愛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竊寶而走（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捉髮走出（左傳僖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掩耳而走（左傳昭公七年。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荀躒掩耳而走。）

踰墻而走（史記甘茂傳　甘茂對秦武王曰。曾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織尚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

奏事還走（史記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捨船步走（太平御覽江表傳曰。陸遜破劉備於夷陵。備捨舡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引兵退走（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龐勛作亂。其將孟敬文守豐縣。狡悍而兵多謀。貳於勛。自爲符讖。勛聞之。會魏傳攻豐。勛遣腹心將將三千人助敬文守豐。敬文與之約共擊魏傳軍。且譽其勇。使爲前鋒。新軍既與魏傳

（戰歿。文引兵退走。新軍盡沒。勛乃追使紿之曰。王弘立已克淮南。留後欲自往鎮之。悉召諸將欲選一人守徐州者。敬文喜。即馳詣彭城。未至城數里。勛伏兵擒之。辛酉殺之。）

棄城而走（唐李文公集楊烈婦傳　賊自兵興。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若楊氏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引兵南走（續蒙求四夷附錄。晉開運二年。契丹南掠。出帝遣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遇契丹。戰于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去。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

黥面縱走（契丹志。太宗會同十年。邊伐晉。斷晉糧道及歸路。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遇大在道遇之。皆棄甲驚潰。）

奔走無射（禮記祭統　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注。射。厭也。言莊叔常奔走至勞苦而不厭也。正義曰。言孔逵隨難于漢陽。及即宮於宗周。常奔走勞苦無厭倦。）

三節以走（禮記玉藻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注。節所以明信也。使使召臣。急則持二。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徵守。其餘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庶人走（書胤征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曳兵而走（孟子。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

三戰三走（史記。管仲曰。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閔王步走（劉向新序。齊閔王亡居衛。晝日步走。謂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故何哉。公玉丹對曰。臣以王為已知之矣。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者。以賢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閔王慨然太息曰。賢固若是其苦邪。）

韓王亡走（史記韓王信傳　信故韓襄子孽孫。漢二年立為韓王。三年。信守滎陽。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亡。復歸漢。漢復立為韓王。上以信材武。詔徙王太原。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上自擊破信軍。信亡走匈奴。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遺信書曰。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信報曰。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

北走南走（資治通鑑。季布匿朱家。朱家曰。此不北走胡。南走越爾。）

高飛遠走（東漢書。卓茂為密令。時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問其故。人具道所以。茂因訓之曰。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華鎮雲溪居士集高飛遠走可人情。上蔡東青舊有名。誰在華堂響鼎俎。自甘平野掠柴荆。心憂狐兔紛難盡。眼看豺狼恣不乞。莫倚絲繩金旋義。弓藏鳥盡汝須驚。）

聞薦跣走（孔平仲雜說。東漢韋豹。字季明。司徒劉愷云。當選御史。令豹宿留。豹曰。選薦之事。非所敢當。乃跣而走。）

民有百走（東漢書。劉陶上疏。民有百走退死之心。無一前鬭生之計。）

大杖則走（續後漢書崔寔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責官爵。寔從兄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嘗問其子鈞曰。議者何如。鈞曰。論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走。烈罵曰。死卒。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烈慚而止。）

遙擲而走（太平御覽　世說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詣。畏其有難。不敢相示。因出戶遙擲而便走。）

符堅遁走（太平御覽秦錄曰。符堅大敗。為流矢所中。遁走。甚飢。民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

符融辨走（晉書載記前秦符融傳　融為冀州牧。有一老母日暮遇劫盜。行人為母逐之。擒盜。盜反誣行人。符融曰。二人並走。先出奉陽門者非盜。融正色謂後至者曰。汝即盜也。其發姦擿伏如此。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以為盜若善走。則決不被行人所獲。以測之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急裝欲走（常談脞錄。齊王敬則反。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後為允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

乍還乍走（隋書列傳　党項羌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乍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遇伏敗走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年四月丁巳龐勛發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進明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秣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襄城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龐勛既自失期遽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第城驛

徒步出走 遼史天祚皇帝紀　保大五年春正月戊子趨天德過沙漠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

諂佞趨走 金史章宗承安二年十二月朔勅御史臺糾察諂佞趨走有實迹者

附麗奔走（金史楊伯雄傳是時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使時時至其第伯雄諾之而不往他日海陵問之對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由是愈厚待之海陵篡立數月遷右補闕改起居注

走生仲達（三國志蜀諸葛亮率大衆由斜谷出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十二）

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

走入秦氏（太平）御覽魏略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與太祖善共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劫太祖出爲寇所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答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走爲上策（通鑑紀事本末僖宗三年冬十月楊）行密圍廣陵且半年秦彥畢師鐸大小數十戰皆不利城中無食米餓死者太半彥師鐸憂悶殆無生意相對抱膝終日悄然行密亦以城久不下欲引還己巳夜大風雨呂用之部將張審威帥麾下士三百晨伏於西壕俟守者易代潛登城啓關納其衆守者皆不鬭而潰先是彥師鐸信重尼奉仙雖戰陳日時賞罰輕重皆取決焉至是復咨於奉仙曰何以取濟奉仙曰走爲上策乃自開化門出奔東塘

走不以手（荀子飛不以尾柱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躃者不忘走（吳越春秋勾踐歸國）

傳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爲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孫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

後出同走（國語晉語獻公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慝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且必告悔是吾免也乃遂之梁

負山而走（莊子藏山於澤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

與驥俱走 呂氏春秋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不與馬爭走（太平御覽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見虎不走（荀子躄者見虎不走非勇）

也

可以出走（劉向說苑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婦人之喙可以死敗）

追飛捉走（孔氏）六帖北齊河間守崔謀恃勢從李繪乞麋角鴿羽荅曰鴿有六羽飛則沖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澤下官手足遲鈍不能追飛捉走以事佞人

日月並走（文苑英華唐獨孤及夢遠遊賦百骸與日月並走五臟與哀樂交戰）

將命四走（唐杜牧樊川集天下平一綦勃消劑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也）

奔走道塗 韻語陽秋杜子美身遭離亂復迫衣食足迹半天下自少時遊蘇及越以至作諫官奔走州縣既皆載壯遊詩矣其後贈韋左丞詩云今欲東入海即將西去秦則自長安之齊魯也贈李白詩云亦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則自東都之梁宋也發同谷縣云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柰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則自隴右之劍南也留別章使君云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掛席上南斗則自蜀之荊楚也夫士人既無常產爲飢所驅豈免仰給於人則奔走道塗亦理之常爾王建云一年十二月强半馬上看圓缺百年歡樂能幾何在家見少行見

（多采緣衣食相驅遣此身誰願長奔波李頎亦云男兒在世無產業行子出門如轉蓬皆為此也）者邊走那邊走（類說蜀後主裹小巾其尖如錐宮妓多衣道服簪以蓮花冠因施臙脂夾臉號醉粧竹詞云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盃酒）

蒼遽西走（宋蘇老泉集與吳殿院書　京師會遇倏未及從容屬家有變蒼遽西走）

教諸生學走（朱子語錄福州張觷字柔直蔡京賓致為塾客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諸生已不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口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宋詠史詩觷福州人為蔡京館師席教其子遂日令弟子學走京怪問之曰天下被汝父壞了快學走京再問之曰急召楊時中出用　蔡京愛子致賢師爭奈君憂國告危張觷識時真俊傑秖將走字教京兒）

驚而脉走（晁說之客　李師旦言張南軒病時診之無脉南軒云其自來如此因言人有脉在臂之背者其脊遺人持刃欲見剌故驚而脉走云）

百蠻犇走（宋王珪小兒致語百蠻犇走南踰銅鼓之鄉萬里謳謠西出玉關之路）

照鏡狂走（宗鏡錄演若達多忽於晨朝以鏡照面愛鏡中頭眉目可見瞋責已頭不見面目以為魑魅無狀狂走）

聞香賊走（高僧傳圖澄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死因燒香呪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處為賊所刼忽聞香氣賊無故自驚棄之而走）

捨父逃走（類說北宗神秀神師有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

泰山走（通鑑外紀　桀在位以來伊洛竭泰山走）

擊之為狗走（西漢書五行志　成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音相與同居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被甲持兵弩至良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

徒跣而走（金樓子箴戒篇　漢哀帝即位寵任董賢均田之制從此墮壞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漢氏衰矣）

民相驚走（東漢書五行志　安帝永初時民轉相驚走棄什物去廬舍）

老虎逐麃走（東南記聞鎮江有讖云老虎逐麃走狀元出京口丞相背後走寶祐間三邑舉人入京赴省集飲豐樂樓下中間傑作者醉中踴躍自謂必應此讖時丁大全聞而惡之意謂狀元應讖丞相當走矣丁鎮江人也陰屬省闈官黜識三邑試卷皆不取是年冬丁罷相出判鄉郡繼而遭劾代之守鎮江者乃焦炳炎嘗為武舉狀元與丁素有憾到郡未幾適丁有謫居之命焦遣勇將押發就道是知狀元出丞相走讖應乃如此）

禾中走（太平廣記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氏為妻其父與夫同客江湖偵為盜所殺投小娥於水中經宿而活一夕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求智者辨之時有李公佐聞之曰我得之矣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中字一日夫者非春字而何然則殺汝夫者申春也詳俾字）

趨走（事類合璧趨走給召呼宰夫）

下走（西漢書蕭望之為前將軍受遺詔輔元帝會稽鄭朋待詔金馬門奏記望之曰將軍規模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皁興周召之遺業覩日仄之無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砥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注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

牛馬走（事類蒙求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太史談遷父也遷自謂太史公牛馬之僕也）

飛走（翻譯名義迦陵頻伽此云妙聲鳥大論云如迦羅頻伽鳥在㲉中未出發聲微妙勝於餘鳥正法念經云山名曠野其中多有迦陵頻伽出妙音聲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緊那羅等無能及者唯除如來音聲　迦蘭陀　此云好聲鳥形如鵲羣棲竹林或言鼠名其如下出　拘耆羅　此云好聲鳥聲好而形醜又云鶡鴟　嘶那夜　此云鷹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音揮）注曰鼓翅翬翬然疾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於是竦翮（下革）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羽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墮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喙（許穢）邊有黃衆莫能知時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又言隼者易曰王用射（是亦）隼于高墉之上孔穎達云隼者貪殘之鳥鸇鷂之屬玉篇云祝鳩也顏師古云隼鷙鳥即今之鶻（胡骨）也劉向以為隼近黑祥

貪暴類也。　滕（朱芳）陀　或叔迦婆嗜此云鸚鵡。說文云。能言鳥也。山海經曰。黃山及數歷山有鳥焉。其狀如鴞。（五本）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曲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不亦禽獸之心乎。雜寶藏經云。過去雪山有一鸚鵡。父母都盲。常取華果。先奉父母。時有田主初種穀時。願與衆生而共啖食。鸚鵡於田常采其穀。田主案行。見揃（子賤）穀穗。便設羅網。捕得鸚鵡。鳥告主言。先有施心。故敢來采。如何今日。而見網捕。田主問鳥。取穀與誰。答言。有盲父母。願以奉之。田主報曰。今後常取。勿復疑難。（云云）佛言。尒時鸚鵡。我身是也。時田主者。舍利弗是。　究（居求）究羅　此是鶏聲。鳩鳩吒。此云鶏。易林曰。巽爲鶏。鶏鳴節時。家樂無憂。西京雜記云。成帝時。交趾越裳國獻長鳴鶏。以刺漏驗之。與晷度無差。饒夫曰。夫鶏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敵闘。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鶏有五德。君猶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楞嚴云。如鶏後鳴。瞻顧東方。已有精色。長水釋曰。鶏第二鳴。天將曉也。孤山釋云。三德涅槃名曰義天。前受想盡。似證尚遙。如鶏先鳴。天色猶昧。今行陰盡。唯識陰在。明悟非久。如鶏後鳴。天有精色。齊顏之推云。梁時有人。常以鶏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輙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鶏雛之聲。　斫迦遲婆　此云鴛鴦。匹鳥也。止則相偶。飛則相雙。鳥喻品云。一者迦隣提。二者鴛鴦。遊止共俱。不相捨離。今師釋曰。以雄喻常。雌喻無常。生死有性善故。無常即常。如二鳥在下。涅槃有性惡。故常即無常。如二鳥高飛。是則在高在下。雌雄共俱。雙游並息。其義皆成。　耆婆耆婆迦　此翻生勝天王云生生。或翻命命。法華云。命命。雜寶藏經云。雪山有鳥。名爲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共報命。故曰命命。佛本行經。佛言。往昔雪山有二頭鳥。一頭名迦嘍荼。一頭名憂波迦嘍荼。其憂波迦嘍荼頭。一時睡眠。近彼寤頭有摩頭迦樹。風吹花落。至彼寤頭。其頭自念。雖獨食花。若入腹時。俱得色力。不令彼寤。遂默食花。其睡頭寤。覺腹飽滿。欬噦氣出。問言。何處得此美食。寤頭具答。睡頭懷恨。後時游行。遇毒樹花。念食此花。令二頭死。時憂波迦嘍荼頭語迦嘍荼頭言。汝今睡眠。我當寤住。彼頭纔睡。即食毒花。其迦嘍荼寤覺毒氣。問何惡食。今我不安。憂波頭言。食此毒花。願俱取死。於是彼頭即說偈言。　汝於昔日睡眠時。我食妙花甘美味。其花風吹在我邊。汝返生此大嗔恚。凡是癡人莫願見。亦莫願與癡共居。與癡共居無利益。自損及以損他身。佛言。迦嘍荼鳥。即我身是。憂波鳥者。提婆達是。　舍利　此云春鶯。黃鸝也。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翻鶖鷺。（七由切）玉篇云。水鳥

也。詩云。有鶖在梁。鶖（禾故）爾雅注云。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詩云。振振鷺　于飛。　舍羅　此云百舌鳥。　摩由邏　此云孔雀。又孔雀綷羽而翶翔。俱舍云。於一孔雀輪。一切種因相非餘智境界。唯一切智知。證真釋云。有情無始熏造一切界趣種子。在本識中。唯佛能了。且舉孔雀一類。尚已難知。　阿梨耶　此云鵄。亦作鴟。（充尸切）尒雅云。狂茅鴟。舍人曰。狂一名茅鴟。喜食鼠。大目也。郭璞云。今鴅（胡官）鴟也。似鷹而白。　姞栗陀　此云鷲。或揭羅闍。此云鵰鷲。山海經曰。景山多鷲。說文。鷲鳥黑色多子。師曠云。南山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咽。五色皆備。西域多此鳥。蒼黃目赤。食死屍。臂畢履也。　此云蟻子。晉書殷仲堪父患耳聰。聞牀下蟻動。謂之牛闘。賢愚經云。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者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合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云云）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耶。對曰。已見。舍利弗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爲佛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爲要。不可不種。尒雅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蟲魚鳥獸種類何窮。山水空陸境界無際。循環荏（如枕）苒（音染展轉也）逐物狂愚。一念如明。萬類俱息。宜照本性。勿起異意也。禪林類聚。飛走門云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麽。云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云。也須問過。　馬鳴大士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食其桑柘。自成繭縠。國中馬人取繭爲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　百丈海禪師因侍馬祖行次忽見一羣野鴨飛過。祖云。是甚麽。師云。野鴨子。祖云。甚處去也。師云。飛過去。（祖）遂把師鼻扭。師負痛失聲。叫阿哪阿哪。祖云。又道飛過去。元來只在這裏。師直得浹背汗流。因茲有省。　南泉願禪師因陸亘大夫問。弟子家中於一缾內養得一鵝兒。今來長大。欲出此鵝。且不得打破缾。亦不得損却鵝。未審和尚有何方便。師召云。大夫。陸應諾。師云。出也。　紫湖縱禪師因勝光钁地次。钁斷一條蚯蚓。問云。某甲今日钁斷一條蚯蚓。兩頭俱動。未審性命在那頭。師提起钁頭。向蚯蚓左頭打一下。右頭打一下。中心空處打一下。擲却钁頭便歸。　趙州諗禪師在簷前立。見鶯子語。師云。這鶯子喃喃地。招人言語。僧問。未審他還甘也無。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

風吹別調中。　長沙岑禪師僧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妄想作麽僧云其如動何師云汝豈不知風火未散又一大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云動與不動是何境界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只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云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大德豈不見楞嚴經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虚空并其動揺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　仰山寂禪師一日侍潙山次忽聞鳥鳴潙云伊説事却得師云不可向別人道潙云何故恁麽道師云爲伊説太真潙云多少法門寂子一時推下師云推下事作麽生潙山敲禪林三下。　仰山因潙山餵鵶生飯次迴頭見師乃云今日爲伊大上堂一上師云某甲隨例得聞潙云聞底事作麽生師云鵶作鵶鳴鵲作鵲噪潙云你爭柰聲色何師云和尚適來道甚麽潙云我只道爲伊大上堂一上師云爲甚麽喚作聲色潙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云大事因緣作麽生驗潙山竪起拳師云終是指東劃西潙云子適來問甚麽師云問和尚大事因緣潙云爲甚麽喚作指東劃西師云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云並未曉了此事師云如何得曉了此事潙云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云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潙云應須與麽始得師云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潙云作麽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鉼盤釵釧劵盂盆潙云寂子説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黄蘗運禪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云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云尋羚羊聲來師云羚羊無聲到汝尋僧云尋羚羊跡來師云羚羊無跡到汝尋云尋羚羊蹤來師云羚羊無蹤到汝尋云與麽則死羚羊也師便休至明日陞堂云昨日來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云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麽生僧無語師云將謂是本色衲子元來只是義學沙門以拄杖打出　洞山价禪師因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箇因甚麽到與麽地師云只爲闍黎　投子同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云無這箇音響云鳴後如何師云各自知時　大隋真禪師僧問金鷄未啼時如何師云尖却威音王云正當啼時如何師乃笑又僧問金鴈附書爲甚麽不露翼師云不通虚信　睦州蹤禪師僧問如何是鷄子師云這死雀兒云如何是鷄子之機師云昨日有師僧趂出去你今日又來這裏云過在甚麽處師云勅貶朝官　雪峰問靈雲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雲云水中魚山上鳥師云意作麽生云高可射兮深可釣　雲居膺禪師剗草次偶剗殺蚯蚓洞山指問這箇聻師云他不死洞云

二祖往鄴都又作麽生師不對住後僧問和尚在洞山剗蚯蚓洞山問師豈不是無語師云當時有語只是無人聽　洛浦安禪師僧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云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之怪　洛浦僧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不師云惜取眉毛好云如何免得斯咎師云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云任是孫臏也遭貶剥師云無鼻孔牛有甚禦處僧以手托地作牛吼師云這畜生僧便喝師云掩尾露身終非好手　洛浦僧問二王當筵龍蛇未辯杖難之心誰人最切師云踏破鴻門者僧云誰知今古不覺已虚隨師云只貪香餌身滯網羅僧云饒師古鏡當軒猶被野狐精魅師云山僧今日大戰無功僧作虎聲師打一棒僧隨棒便倒師云棒下死漢有甚麽限僧拂袖便出師云獵狗不向牀下死　卧龍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云胡猻喫毛蟲　虎溪庵主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云隴西人云承聞隴西有鸚鵡還實也無師云是云和尚莫不是也無師便作鸚鵡聲僧云好箇鸚鵡師便棒之　延慶端禪師有人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　玄沙備禪師因參次聞鷰子聲乃云深談實相善説法要便下座尋後有僧請益云某甲不會師云去無人信汝　長慶稜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草裏漢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亂叫喚云畢竟如何師云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保福展禪師僧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掛角時師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　韶山普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切相師云鳥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云恁麽則一切相去也師云情知你亂會　南院顒禪師僧問大用不逢人時如何師云鷄鶴舞道引入千峰又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師云待我上山斫棒　陰珏禪師僧問學人不負師機還免披毛戴角也無師云闍黎也可畏對面不相識云恁麽即吞盡百川水方明一點心師云雖脱毛衣猶披鱗甲云好來和尚具大慈悲師云盡力道也出老僧格不得　瑞巖彦禪師一日有村媪來作禮師云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媪忽忙至舍乃見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歸媪接取放諸水濱　歸宗權禪師僧問金鷄未鳴時如何師云尖却威音王云鳴後如何師云三界平沉　雲門偃禪師云南來北往飛禽走獸爲甚麽却有異自代云辯却多少人又一日因蚊子叫問僧蚊子吞却祖師也僧云非蚊子吞祖師祖師亦吞蚊子師不肯乃云你問我僧便問師云何怯香林云爲渠有分　雲門問僧江西湖南還聞長背鳥説禪麽僧云不聞師拈柱杖云禪　鏡清怤禪師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麽却遭違貶師云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

忙。　金峰志禪師有僧到來師以手指僧後自指云楊廣失駱駝僧便出去僧云今古亦然僧回禮拜師云適來事作麽生僧云終不錯舉師云不錯舉底事作麽生僧以手指師後自指師云曾見先師來麽僧云向甚麽處見師云喫粥喫飯處見僧遶禪牀一匝師閉却方丈門。　明招謙禪師問僧側飛鷂子眼落在甚處僧展手云還解變得麽師云放子三十棒僧云話在和尚師乃集衆勘辯僧無語師乃打。　同安察禪師云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時有僧云何別師云衆中有人在僧云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云胡人飲乳返怪良醫僧云休休師云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羅漢琛禪師問僧甚處來云秦州來師云將得甚麽物來云不將得物來師云汝為甚麽對衆謾語其僧無語師却問云秦州豈不是出鸚鵡僧云鸚鵡出在隴西師云也不較多　泐潭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溪門下客師云南來鶯云學人不會師云養羽候秋風。　投子溫禪師與僧遊山次僧見蟬殼遂問殼在這裏蟬向甚麽處去師拈蟬殼就其耳畔搖三五下作蟬鳴聲其僧有省（或作同禪師）　洞山初禪師僧問如何是籠中鳥師云在籠中多少時僧云只為籠中鳥師云却飛去。　玄覺導師聞鳩子鳴乃問僧是甚麽聲云鵓鴣聲師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投子青禪師云若輪此事如鸞鳳沖霄不留其跡羚羊掛角那覓其蹤金龍不守於寒潭玉兔豈棲於蟾影其或主賓若立須威音路外搖頭問荅言陳乃玄路傍提為唱若能如是猶在半途更若凝眸不勞相見　石門聰禪師僧問雲隱鳳凰時如何師云山深無覓處鴉鳥每相過。　石門徹禪師僧問金鳳透白雲時如何師云海州圓月現赫赤滿天涯。　德山密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獵犬狗云掛角後如何師云獵犬狗　谷山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你向甚麽處覓云掛角後如何師云走。　神鼎諲禪師僧問疋馬單鎗時如何師云神鼎打退鼓云畢竟如何師云想你不是這手脚。　神鼎垂語云第一單鎗甲馬第二甲馬單鎗第三撒星排陣第四衣錦還鄉時有僧問如何是單鎗甲馬師云不是金牙作爭能射尉遲云如何是甲馬單鎗師云金鐵馬前落妻樊喪膽魂云如何是撒星排陣師云陣雲橫海上未辯聖明君云如何是衣錦還鄉師云四海無消息囬奉聖明君　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云蛇銜老鼠尾云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云鷺鷥釣魚竿云恁麽則東西不辨南北不分去也師云堂前一枕夜明燈簾外數莖清瘦竹　雲居舜禪師僧問承師有言不談玄不說妙去此二途如何指示師云墩墓

趕鵝子云全因此問師云老鼠弄猢猻天衣懷禪師示衆云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沉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攣攣拳拳用之則敢與君王鬭富不用都來不直半分錢　九峯韶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雄喚雌鳴云掛角後如何師云一文兩箇云此莫是和尚見處也無師云不用禮拜　西余端禪師僧問羚羊未掛角時如何師云怕云既是善知識因何却怕師云山僧不曾見恁麽差異畜生　道吾真禪師在慈明會中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臥師放籃子便行。　正堂辯禪師室中問僧蚯蚓為甚麽化為百合乃自頌云住山身已老世事任乖張年來無侍者客到自燒香。　正堂云小麥為甚麽化為蝴蝶乃自頌云春水滿幽澗江風吹斷云年年那時節憶著別離人

施食飛走

稽古畧元和八年法師智譽悟解絕倫然寡徒侶偶有耆宿閑譽著述乃曰汝識至高頗煩佛意令寡徒衆蓋缺人緣耳佛猶不能度無緣況初心者乎可辦食布施飛走却後二十年當自有衆譽如其教煩米散郊外感鳥大集摶飯譽祝曰食吾飯者願為法侶後二十年譽往鄴城聞講坐下有衆千餘人皆年少比丘。

百獸皆走

春秋後語楚昭王曰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何如江乙對曰虎得狐狐曰無啖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能無走乎虎隨狐而行百獸皆走虎不知獸畏己反以為畏狐也北方非畏昭奚恤實畏王之甲兵。

異雞反走

莊子達生篇　紀渻子為宣王養鬬雞十日問可鬬乎曰未也猶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幾矣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蹠實而走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　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注蹠足踏實地也）

獸不及走

文選枚叔七發　鳥不及飛魚不及廻獸不及走。

飛上走下

席上腐談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棲木食木鷹鷂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於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於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水類出水則死風類入水則死然有出入之類者龜蟹鵝鳧之類是也

天飛陸走

宋曾鞏論　通夫翼而

（天飛。足而陸走。豕而鳴且其形類多矣。）**山鹿駭走**（唐陸龜蒙笠澤叢書甫里先生不知何許人也。或寒暑得中。體無事時乘小舟設篷席賫一册書茶爐筆牀釣具櫂船郎而已所詣小不會意徑還不留雖水禽決起山鹿駭走之不若也。）**山象奔走**（高僧傳宋曇無竭貫觀音受記經梵文至舍衛國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獅子從林中出。象俱各驚惶奔走。）**能走者奪翼**（顏氏家訓能走者奪其翼。）**蛟蛇走**（宋蘇東坡集石鼓歌　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蛇走。）**蛟蟠虵走**（王惲秋澗集未央瓦硯賦天硯形圓色黝。文章鬱律。蛟蟠虵走。　按我）**東走千里**（抱朴子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爲水。身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水。）**無足而走**（錢神論錢無足而走。）

唗（子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走。）

遈（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䞭（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

𧿳（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子丑切。）

迠（子口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走。行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一百四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孝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一送

宋（文帝四）

元嘉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寗臨温泉（復扶又翻）二月丁卯魏陽平威王長孫翰卒　戊辰魏主還宮　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彦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竺張六翻騎奇寄翻將即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古銜翻義欣道憐之子也道憐武帝之弟）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使疏吏翻）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胡寅管見河南之地宋初所有徐傅失之帝欲恢復非貪兵也然行軍用師必察彼己帝

自度昭我決勝孰與魏主可以遠攻必克孰與魏之諸臣若審此數則算無遺策矣卒之帝所謀不遂而燾之言可復豈獨此戰哉他日遂至虜馬飲江而河南之地遂爲戎有則南北之形否判然莫隱故爲文帝者修德義用賢才固本恤民使必勝之勢在我然後用之庶乎其有功也）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爲司州刺史（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爲實土屬雍州）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壬寅魏封赫連昌爲秦王　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將即亮翻）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乃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圈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圈其卷翻又其權翻）謀西奔凉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注河水自朔方屈南過五原縣西）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任翻）魏南邊諸將（將即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鄉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則城守必固（易以豉翻守式又翻下戍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卷）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爲于僞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復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并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并心竭力以死爭之

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荆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爲蠻人掠賣爲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爲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爲死喪寇亂翼軫楚之分野屬荆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illegible]音[illegible]）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遍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息亮翻）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

軍白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暮末淫刑以逞眾叛親離不亡得乎）夏四月甲子魏王如雲中。勑勒萬餘落復叛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冠古玩翻）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吐谷渾王慕璝將其眾萬八千襲秦定連（璝古回翻將即亮翻）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也）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為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諸軍悉收眾北渡（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少詩沼翻）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鎮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

之魏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諳烏南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復扶又翻胡寅管見王仲德身為副帥見可知難進退在己者也而知其不可則宜適白諸將悉以上聞文帝親決萬機又非昏主固可為忠言者使之知彼己形勢早為善後之圖斯不負委寄之意矣乃私言之而不告于上知難而不進非忠臣也）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敘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頡戶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即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毗頻脂翻）燕太祖寢疾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

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鄭康成曰閹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於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使疏吏翻胡寅管見太子承家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問安視膳者也故雞鳴而朝日中又至及暮又至此君父無事之時所脩之子職也若君父有疾則嘗藥奉侍不可跬步離矣大位者姦之所覬也危病者邪之所伺也當疾而備制不在左右則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燕太祖甚為後慮詔太子攝國聽政勒兵以備非常太子恪遵此命雖有

十夫人如我何乃為宋氏一言所動舍父而出天祿一失反使他人以不侍疾見責然後出戰亦何及矣昔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弑況夫有勒兵聽政之命而已不能守父疾未嘗須而已不能備亂兵入宮驚懼而殂是已弑之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必陷篡弑誅死之罪翼之被殺自取之也）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鄜與敷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將即亮翻）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恒戶登翻）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言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恒山以東即河北之地）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臥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

列兵徑二十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儜，丘耕翻，目也，的也。見，賢遍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衛兵將軍王斤鎮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主珪取中原。）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為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鎮京口，蓋帶刺史，而猶戍石頭也。）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既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紿，蕩亥翻。）金墉城已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併力禦之，（將，即亮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既立，率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遂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魏河北

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按北史，陸俟當作陸侯。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降，戶江翻。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為武城男。宋書誤也。）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考異曰：後魏書乞伏國仁傳云，為赫連定所逼，遣烏訥等求迎。宋氏胡傳云，茂蔓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未及至上邽也。給事黃門侍郎郭恆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恆，戶登翻。）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喻翻。）夏主自郿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郿，音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

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鶉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鶉，殊倫翻。觚，音孤。）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魏兵就圍之。　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喪，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史當作使。）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晉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鎮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垂。）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即馬耳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即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即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

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將，即亮翻。）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不從。魏兵攻濟南，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原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常州青城、萬歲諸鎮皆其地。）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齊道成之父也。）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衛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奇寄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上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陽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即東平

部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邑）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艷翻）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雍於用翻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夏隴西守將降魏（將即亮翻降户江翻）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郎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畧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畧之耳）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傉官氏後改為庫氏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秦衞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寧太守焦遺為主（魏收地形志廣寕郡治隴西鄣縣寕當作寧鄣縣後漢所置唐為渭州隴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五代志平凉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寧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鎮國將軍秦畧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畧陽郡降户江翻下同）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隄防（治直之翻）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引淠河之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丁卯夏上谷公社于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拔拔豆代田自關中侯進賞爵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君有實土也陘音刑）加散騎常侍右衞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然之法也魏幢將主三郎衞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即亮翻下同）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鎮安定以鎮西將軍王斤鎮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將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從才用翻）王斤驕矜不濾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弔翻）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十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户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

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蕩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為于偽翻）它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畧之外為荒外降户江翻坐徂卧翻）上問尚書庫部郎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事或畧國簿儀伏琛丑林翻）上既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怏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卧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史炤釋文燥（先到切乾也）

敕勑（敕勑之先本匈奴苗裔即鐵勒國也其聲訛轉也）圈（渠篆切防閑也）水滈（普皓切雨水大皃）癘（力制切疾疫也）漳水（漳諸良切出晉魏郡鄴縣即後魏相州）潢（為宏切）涸（下各切水渴也）艘（蘇刀切船之揔名）水滏涑涑泝河（蘇故切逆流而上曰泝）墮（徒果切落也）山狹（古巧切狹隘也）并丸（畢吠切兼也并也）屬（咨妄也）閽寺（呼昆切守門人也）鄜城（芳無切夫秦文公夢黃蛇止於鄜衍作畤以祠白帝之處）隗歸（五罪切）唱和（上人亮切導也下虜也）仆（芳遇切僵也頓也）沿河（余專切緣水而下也）鍾虡（爾雅曰木謂之虡所以掛鐘磬也說文曰虡飾為猛獸結之欸也詛也）沮敗（林汝切止壞也）逼（筆力切爾雅迫也）愷（苦亥切）烏訥闐（烏姓也訥闐其名訥內骨切）嬰城（伊盈切繞城以自固也）鶉觚（縣名屬安定本後秦姚泓之地姚泓既滅其地每入赫連勃勃）穰（人羊切豐也重創辱傷也）搉（搉持也）符契（苦計切符合契約也）芍陂（芍音酌人音鵲在安豐郡屬北史後魏音楚相孫叔敖所造以灌田也）淠（匹備切水名出弋陽）溉（功代切）井陘（常山邑井陘山在南系後魏）幢將（宅江切軍幢之將帥也幢幢傳云千人為軍軍置將百人為幢幢置帥）徇（徐閏切行示也）府藏（才浪切物所蓄也）詭（過委切詐也）怏怏（於兩切志不滿也）遺完璧源委漬（音公田反）竺（音竹姓也）沖（音蟲）未解（音下懈反）匹處（音昌呂反）相枕（去聲）挫（音剛臥反）癘（音厲疫癘）城守（音狩）漳（音章）泓（姚興子也為劉裕所虜）屢見（音胡甸反）定相（去聲音魏曰鄴後魏改曰相州）主如（如往也）毗（音琵）磽磝（音敲翱戍名今濟州是也）臘（音閑）譎（音居）邁（音其拜反）頡（音胡結反）稗（音捭副也）冶坂（上音野下音反）瘳（音抽）閽寺（閽寺皆奄人

（也。射，音食亦反。）大行崩背。（大行，不反之辭。背，音佩，弃也。介者，介夫也。）遂擒大侯。（元嘉二年二月，京兆有女子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此其驗也。叩，音口，擊也。隗，音烏悔反。席卷，上聲，言無餘也。郅，音至。高車，亦狄種。緩，音患。）陳（音陣。）壕（音豪，姓也。）濟（音子禮反，水名。）武遼（縣名，晉唐地理志冀州上云：武遼，晉分曲河縣置武遼，梁改爲崩陵。承之，齊太祖蕭道成之父。）賜復（音方目反，不徭賦也。）焦遺（燕王父識誓之太師也。）頹（音杜回反。苟）改廬江郡冀斤（五年三月，未爲夏主所獲。）以從（音方用反。）調（音徒弔反，計發也。）快快（音於亮反，情不足也。霱，音決。）神州（揚州，國之根本，故以神州呼之。詎，音巨，豈也。）

八年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丙申，翟道濟等自清水至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魏牧官氏志：獻帝命叔父之裔爲乙旃氏。）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頰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濟，子禮翻。）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將，即亮翻。敗，補邁翻。）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去年，秦木保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

後半頁缺

前半頁缺

（女贅。贅，才論翻。）思話坐徵，繫尚方。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爲王后。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修之守節，妻以宗女。（爲修之自北還張本。妻，子細翻。）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爲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計見上卷元年。）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終，謂事勢究極處。）乃不能及司馬楚之上遠，以爲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爲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爲滎陽太守。（魏雖置滎陽太守，實以虎牢爲重鎮。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部護軍各爲太守。蓋是時惟以滎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楚之時屯潁川。）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璽，斯氏翻。中，竹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明實管見：杜驥守金墉日，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洛水取大鐘，驥以虜馬來使，說使同守，聳夫從之。既而見城大不可守，遂引去。驥因而南適，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守城，姚聳

（夫至而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舉。上大怒。誅贊夫於壽陽。贊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文帝信驥一言。而救曹將於千里之外。不復料其情實。而魏主獸聚反鬭。盖仕能臣。盡其才用。以此敵彼。固不能規攸河南。一却魏師而取勝矣。故人君知人善任。然知善用。然後事可立而功可成也。）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復。扶又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降。戶江翻。）求屏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刃。（屏。必郢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為。于偽翻。）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史因慧龍守滎陽終言之。）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　六月乙丑大赦。　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所得乞伏氏之民也。）自治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没利延拾虎。今從宋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閏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邏。郎佐翻。敕。恥力翻。）　魏主遣散騎侍郎周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求昏。帝依違荅之。　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宋制。幼王臨州。率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遂有隙。長。知兩翻。）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卒。子恤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邵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頃之。邵坐在雍州營私畜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永嘉五年。邵刺雍州。雍。於用翻。）左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武帝討桓玄。邵白父敞表獻忠款。又不附劉毅。）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　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郎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

王。（璝。古回翻。）　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嵩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類篇。馬鄣泥曰韂。韂。昌豔翻。所注古謂擁泥滓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使。疏吏翻。王。于況翻。敦。徒門翻。）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崏。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經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庸。魏興上庸之地。崏。崏山也。崐嶺。謂崐崘。河曲。朔方之河曲也。崏與岷同。被。皮義翻。）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儁之胄。冠冕周邦。（周書作州。）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易中孚九二爻辭。）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敘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晉永嘉之後。盧諶展轉於石氏冉閔之間。冉閔之敗。遂死於兵。諶。氏壬翻。）靈。順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盧玄字子真。）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樂。音洛。三。息暫翻。）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初。魏昭成帝始制灋令。（什翼犍諡昭成帝。）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陪償也。今人多云陪備。）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易。以豉翻。）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被。皮義翻。）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羖。果五翻。說文。夏羊牡曰羖。一說。羖。黑羊也。沈。持林翻。）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漢官以石秩為差。魏晉始定品秩之次。）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為今有獄訟者撾鼓。周禮左嘉石以

（平罷民，皆所以達幽枉也。登聞鼓，令有冤者得詣闕撾鼓，登時上聞也。）魏主如漢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于（高車酋長謂之莫弗。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鄧淵傳皆作高車，按高車即敕勒，別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從，才用翻。）十二月丁丑還宮。是歲，涼王改元義和。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却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隋唐為驩州。）

史炤釋文乙旃眷（乙旃，代北複姓，眷其名。）跋跋（蒲撥切。）蹙（子六切，迫也。）輿櫬（柎也。）賜復（除其租賦也。）恟懼（許容切，擾恐也。春秋左傳晉人恟懼。）潰（胡對切，散也。）乘輿（上繩蒸切，駕也；下羊諸切，車輿也。）下邳（符悲切。漢武帝置臨淮郡，永平中更為國，至宋因之。）驚怖（怛懼也。）反間（間，深也。下間，已同音。）中害（傷害也。）採其（湯耕切，亦作揀。）遲者（更也。）湛（直深切，人直減切。）賍（則郎切。納賄曰賍。）優貸（他代切，寬也。）綜（子宋切。）鄣泥（諸良切。通作障。又音之亮切。遮擁泥濘也。）崏（武巾切，本作岷。江水所出，秦隴西之臨洮縣，後魏置岷州，因山以為名。）崐崘（古渾切。崑崙，山嶺也。）警蹕（上居影切，下卑吉切，一作𨀤。漢書：出稱警，入稱蹕。顏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蹕，止行人也。）邢顥（吾經切。姓也。本周之裔，邢侯為衛所滅，其後因以氏焉。）賢雋（子峻切。智過千人曰雋。）詎有（其據切。字林：未知詞也。）三思（求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巫蠱（公戶切。巫師為蠱，故曰巫蠱。春秋左傳注曰：蠱，惑也。）趙光、壁源妾、沮渠興國（蒙遜世子，六年五月末為秦所擒。）稽（音苦駭反。）荷（上聲。）寵靈（謂恩寵威靈也。）殄（音徒典反，滅也。）熏（音勳。）絜（音結。）方難（音乃旦反。）潰（逃散也。）唱籌量沙（或曰：善用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攜其虛。孫臏之減竈，是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是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下邳（音皮。）積聚（上音子智反，下音才喻反。）尚方（署名。）頡（音胡結反。）妻（去聲。）屏（音餅。）搭（平聲。）叩（音口，擊也。）扞（音翰，衛也。）主恕（如往也。）潰（音公回反。）汗（音寒。）依違（不決也。）詰讓（詰音去吉反，問也；讓，責也。）墨（音謀。）敦煌（音豚皇。）窮髮（莊子曰：窮髮之北。疏云：地以草木為毛髮，北方寒沍，草木不生，故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崏岷（尚書狀嶓曰，及岷蜀注云：岷在江漢之南，山名。）吾與爾靡之（靡音縻，為北反。周易中孚卦九二之辭也。王注云：靡，散也。孔疏云：我有好爵，吾願與爾賢者分散而共之。）差次（差音叉。）魏昭成帝（北魏始之祖什翼犍也。）訊（音信，問也。）逮（音代，及也。）太祖（諱珪，即道武帝也。）三公郎（官名。）太宗（諱嗣，珪之子，即明元帝也。）要千（要，平聲。）沈（去

媵孕（音以證反。懷孕。）涼王（沮渠蒙遜也。）

九年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尊保母為母，非禮也。胡寅管見：崇寵保母，至東漢、魏王者已極矣。今以為太后，又加皇稱，是以居婢非濫之勤，與鞠育顧復之恩比也。夷狄之人，知母而不知父，至此則於母亦無差等。曾是以為禮乎？崔浩自名稽古者，國有大夫，乃無一言。知而默之，是不忠也；曰不知之，是不智也。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其勢必至於加皇而稱矣。既以保母為太后而不知止，則他日必至於追贈封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矣。）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鎮壽陽。道濟自歷城還（師至建康，復使之還鎮壽陽。）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下，戶嫁翻。）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厭，於鹽翻。）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枹，音膚。）朕即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復，扶又翻。）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使，疏吏翻，下同。疏與疏同。數，所角翻。）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代尹為萬年尹，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封契于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謂之亳殷，故兼稱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思，相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治，直之翻。）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王弘卒，義康始領揚州。）詔分青州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叙入貢，且來告捷（告擒赫連定之捷也。璝，古回翻。）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漢南，以備柔然。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

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真之敗沒於夏者）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鎮南將軍鎮宕昌（宕昌隨唐為宕州之地宕徒浪翻）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壬寅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竟陵王義宣為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規諡烈武王）故特用之

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水經濡水自塞外東南流逕西令支縣北如海陽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密雲縣治提攜城本漢厗奚縣地孟康曰厗音題）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　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費扶沸翻）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斂力贍翻賈音古）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

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不註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逐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永初閒又分為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併南陰平入雄縣宋白曰文州古陰平也戰國氐羌所據漢為陰平道魏晉為陰平郡陰平縣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領矣正朔改南史諸志並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無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今劍州陰平縣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眾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縣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隋復併入綿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眾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將即亮翻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為遂州守手又翻下太守同）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石城郡魏真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為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四年塹七艷翻）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下當有脫字）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併為郡為縣皆不可考如玄菟郡亦當置於遼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陳與陣同）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即亮翻冠古玩翻）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　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眾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以羽為儀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諾（怖普布翻）廣乃推道養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

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趙廣帛氐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為將軍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音壬）　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壬子以少府中山甄灋崇為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甄之人翻）　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樂音洛長知兩翻）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燕以幽州刺史鎮肥如遼西之地也）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郎王德招崇（給事郎北史作給事中說輸芮

（降戶江翻下同）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將即亮翻下同）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申重也重直龍翻守式又翻）任其進退毋得逼遣初帝以少子紹爲廬陵孝獻王嗣（嗣義真諡曰孝獻少詩照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爲廬陵王朗爲南豐縣王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衆復蓋復順復同）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諭翻）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漢併入陽州陰山縣）參軍梁儁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板爲主簿孟子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氏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爲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爲蜀州晉原縣宋白曰晉原縣本漢江原縣地李雄立江原郡晉改爲多融縣又改晉原以縣界晉原山爲名）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先悉薦翻說輸芮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敗補邁翻）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僞翻上時掌翻）道濟爲設食（爲于僞翻下欲爲同）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儁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梁儁之蓋即梁儁之儁子峻也）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混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從才用翻）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爲之紀理生業（爲于僞翻）一錢尺帛有文簿九年而高祖即位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混仕晉爲尚書左僕射）親舊見者爲之流涕是歲東鄉君卒（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好樗蒲（好呼到翻）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分扶問翻責如字又讀曰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

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胡寅曾見弘微處謝混家事無不當者獨以私祿葬東鄉君則過於患者也使東鄉君寔無以葬如是爲可也彼用裕如者而反資之無乃繼富乎臨財苟得固非君子之道可以不與而與亦非君子所許中理爲可也）禿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奔涼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爲張掖公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復扶又翻使疏吏翻）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比必寐翻及也）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師古曰謂伸兩脚而坐其形如箕隱於靳翻）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既雅恕衰疾（雅素也）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公合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粗坐五翻）綏集荒裔群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復扶又翻言其死在朝夕）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敦徒門翻犍居言翻）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策拜沮渠蒙遜爲涼州牧即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而史順冊拜蒙遜還拜都督四州長安鎮都大將徵爲四部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謂方圖燕也）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爲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北史曰曇無讖自

去邪伏鬼療病。令婦人多子。罽音計。曇徒含翻。讖楚譖翻。治直之翻。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爲魏滅涼張本

史炤釋文無厭。春秋左傳貪婪無厭。泄。先列切。漏也。密雲。本漢厗奚縣地。元魏立密雲郡及密雲縣。爲犒師。苦報切。犒軍也。浩城。舒逢邑。下浩陵同音。僑舊。渠嬌切。僑寄也。驍騎。吐召切。馬行疾兒。帶方。郡名。蓋從漢末公孫度所置。入南北系後魏。樂浪。古朝鮮之地。系後魏。玄菟。古真番之地。剸後魏。附庸。餘封切。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也。賈豐。非外。甄灋崇。姓也。虞舜陶甄於河濱。後因以爲氏。糴倉。他弔切。市穀也。儲備。陳如切。積也。夜縋。春秋左傳夜縋而出。儁之。植峻切。壅關。上音報切。耕也。下吝益切。閉也。標滴。抽吝切。持塞也。戲責。側責切。適財也。腰髀。上伊消切。身中也。下音禮切。股也。箕坐。居之切。隱几。憑几也。魂魄。上胡昆切。陽氣也。下匹陌切。陰神也。賜胙。非誤切。祭福肉也。劉睿。爲域職。趙完璧源妻保太后晃。音胡廣反。穗。音廣。蹠數。音朔。下數代同。思致。思去聲。儁音平編反。漢。音其汐上曰漢。宕昌。宕音徒浪反。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烈武王。武帝次弟臨川王道規也。濬。音奴官反。石逸。函賈。音翦。姓也。餞。去聲。冶。音野。賈。音古。倚。寄居。更。平聲。米脩之。八年二月爲魏所虜。道人。僧也。怖。音普故反。甄。音真。姓也。風俗傳云。舜陶甄河濱。其後爲氏。肥如。縣名。屬遼西郡。無目。言無目。數篤。音役。板。以板授官也。縋。音馳偽反。索縋也。炬。音巨。束葦燒。纂。音纂。廣據也。混尚。尚肥也。田疇。後漢安帝元年注。云田並畔曰疇。厭。音鋭。之㕘。去聲。克毅。保周。南涼王傉檀之子也。啥。音忍里反。楚。音苑懈反。太常。官名。偃蹇。驕敖也。荒裔。音曳。邊也。敦煌。音豚皇。罽賓。前漢西域志。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沙門曇無讖。沙門。僧也。曇音談。讖音楚譖反

十年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以馮崇故國也。己未大赦。　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爲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都大將又在鎮大將之上。雍於用翻。將即亮翻。下同。魏主以範年少。少詩照翻。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張黎爲之副。共鎮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浩之父也。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徭薄賦。關中遂安。　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爲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

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自征虜以下。雜號將軍常侍假授。騎。奇寄翻。　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句斷。屠。直於翻。與涇州刺史狄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城。與安定鎮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即胡空堡之地。魏主以虎牢鎮大將陸俟爲安定鎮大將。擊崖等。皆擒之。魏主徵陸俟爲散騎常侍。出爲懷荒鎮大將。懷荒鎮。魏降高車所置六鎮之一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未春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孫。復。扶又翻。下無復將復同。魏主徵俟還。以孫代之。俟既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郎孫必敗。高車必叛。期。讀曰朞。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孫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諸莫弗惡臣所爲。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孫之美。臣以罪去。孫獲還鎮。悅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孫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裴潛云代郡而烏桓叛事亦如此。懟。直類翻。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即日復以爲散騎常侍。　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爲太子晃求婚。爲。于僞翻。魏帝依違答之。　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爲道濟教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將。即亮翻。下同。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降。戶江翻。會。工外翻。魏人以爲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　壬子。魏主還宮。　趙廣等自廣漢至郪。郪縣。自漢以來屬蜀郡。師古曰。郪音疲。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郪。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灋護刑政不治。治。直之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　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漢中。乃用思話。按本紀及氐胡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年。灋護。灋崇之兄也。　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爲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菩。薄乎翻。犍。居言翻。　考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虔。後魏書紀傳作牧犍。今從之。　蒙遜卒。謚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爲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

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使，踈吏翻。好，呼到翻）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先，悉薦翻）。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李延壽曰：魏主增置左右昭儀）。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廄馬一乘（乘，繩證翻），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李順以言中見寵，待而亦以為涼隱受賕而目之不覺也如此）。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騎，奇寄翻）。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吾安西將軍者平西將軍已一號）。優詔不許。牧犍尊敦煌劉昞為國師（敦，徒門翻），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周山之北也）。　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使，踈吏翻），詔答以道遠不許。　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敦別將五千騎圍凡城（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樓氏改為樓氏。將，即亮翻。下同）。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降，戶江翻。下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　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說，輸芮翻）。魏主不聽。　九月，益州刺史甄灋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師古曰：郪，音妻。又音千私翻），餘黨各擁眾藏竄山谷，時出為寇不絕。　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頤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崔逞自燕歸魏，以侮慢為魏主珪所殺。頤，士革翻）。　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灋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白馬戍在沔水北，即陽平關。晉桓溫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上庸之西），敗灋護參軍曹安期等（敗，補邁翻）。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立晉壽郡，古葭萌之地也。葭音家）。冬十一月丁未，灋護棄城犇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之西鄉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甲寅，魏主還宮。　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　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前秘書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去年靈運免官，故曰前。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

運有隙（會，工外翻。顗，魚豈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郡事，為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踈吏翻。望生蓋為江州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自以世為晉臣，故賦是詩。子房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考異）。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眾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灕水出陽海山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牛毛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為刺史（雍，於容翻）。

史炤釋文：休屠（上許糾切，下直閭切），武威邑，屬北涼。涇州（堅靈切），本漢安定郡，涇水出开頭山，元魏太武置涇州。懟（說文曰：怨也）。廡（居右切，馬舍也）。昞（兵永切，亦作昺）。郪山（益州山名）。葭萌（下亡行切），縣名，三國蜀改為漢壽，晉泰始中又改為晉壽，屬梓潼。洋川（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漢中西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戚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表誕生之休祥也）。

胡三省釋文辯誤：十年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史炤釋文曰：休屠，武威邑，屬北涼。費本同。余謂金崖者，本匈奴休屠種，居於平涼，魏以為征西將軍，通鑑文意甚明。若因地志武威郡有休屠縣，引以為註，則通鑑本文休屠之上有平涼二字，便說不行。史炤謬矣）。楊難當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海陵本釋文曰：葭萌，縣名，屬梓潼。今按葭萌縣，漢屬梓潼郡，劉蜀改為漢壽縣，晉改為晉壽縣。孝武帝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治古葭萌之地）。趙完璧源委承制（承天子制度之書也）。金崖光（金日磾之後）。蠶蹶（蠶，音七廉反，解見下世祖大明二年）。郪（縣名）。徙屯（八年二月，思話為青州，坐繳繫尚方，故曰乃自徙屯）。乞安平一號（安西將軍，平西將軍也。案通典云：後漢、晉、魏有四安將軍、四平將軍，安東、安南、安西、安北，平東、平南、平西、平北將軍也）。涪（音浮，縣名）。敎（音殺）。費謙（劉道濟用謀言聚斂以致亂）。臚（音閭）。自卷（音如字）也。

十一年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使，踈吏翻）。魏主不許。　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雍，於用翻）。蕭思話至襄

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爲前驅。（思話時以橫野將軍鎮梁州。以承之爲司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水經註。漢水逕黃金南。東流歷敖頭。魏興安康縣治。磝敖同音。）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金山。註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註。鐵城與黃金戍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註。西水作西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驤。思將翻。將。即亮翻。）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漢縱城梁州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即褒中縣。蓋因語近而字遂訛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妻。七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州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并獻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以其妹爲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扶又翻。）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龍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衣。於既翻。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十尺爲之。）承之斷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數人。（斷。丁管翻。稍。色角翻。長。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即所謂白水關。以初桓希既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爲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爲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鎮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　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侯將格殺之。（此河西。五原河西也。侯將。斥候將也。將。即亮翻。）魏人并其羣弟誅之。　己卯。魏主還宮。　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下同。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考異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縣。漢晉屬安定郡。魏收志。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屠。直於翻。）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　甄瓚護坐妄鎮賜死於獄。（甄。之人翻。）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爲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六月甲辰。魏主還宮。　燕王不遣太子質魏。（質。音致。）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劉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皓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重。直龍翻。）何則。彊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彊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隋爲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蓋二縣皆併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即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騎。奇寄翻。）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魏書官氏志。次南諸姓侯莫陳氏改爲陳氏。行。戶剛翻。長。知兩翻。）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被。皮義翻。）魏主乃免。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史炤釋文。禿鹿傀。（禿吐谷切。傀口猥切。柔然敕連可汗之兄也。）斷稍。（或作槊。）椎。（直追切。擊也。或作棰。）索邈。（姓也。）格殺。（各陌切。擊也。其字從手。）質魏。（結枯也。）趙完璧源委。磝頭。（地名。磝音遨。）妻。（去聲。）汗。（音寒。）傀。（音口悔反。）復如。（如往也。）犀甲。（犀堅也。）斷稍。（上音段。截也。下音朔。長丈八者謂之稍。）赫

連昌（故夏王也。五年二月木為魏所擒）格殺（相拒而擊曰格）顯（音呼荅反）于什門（什門使燕）禪（去聲）吳稷（鞮名）戮為（戮音祈，近也）內入行長（行首胡郎反。崇建傳云：以善騎射擢為下大夫，內行長。又唐西域傳云：置十長、百長、行長、什長。抒音輸，衛也。呼去聲）

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大赦。辛未，上祀南郊。燕王數為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為黃龍府）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敦，徒門翻）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晉滅虢。犍，居言翻。虢，古百翻）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於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文言涼之將亡）二月丁未，魏主還宮。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將，即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被，皮義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下同）湛嘗為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即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怨，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上，時掌翻）帝不許，使停家養病。（胡寅管見：劉湛本因殷景仁薦而被遇，既乃背德且欲殺之，湛固小人矣。景仁獨無失乎？方湛自結於義康，竊權亂政之時，景仁受帝深眷，曷是以去之，即當疏湛罪狀，端言于上，謝己援引之失。出湛于外，既全素分，又不使為義康之累，則所以處君臣兄弟交舊之分皆得之矣。顧乃稱疾避位，至于再三，內以固帝之心，外以張湛之勢。湛既落其度內，則并義康而擠之。人徒見湛驟前義康，將為禍亂，而不知景仁以柔約勝剛強，其心術之險，有甚於湛之出焉而無算也。）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近，其靳翻）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

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史言劉湛怙權，僚佐畏之。處，昌呂翻）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為後廢義康誅湛張本。炳之，登之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三年）燕王遣右衛將軍孫德來乞師。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恒農王。（奚斤先封宜城王，以罪降為公。魏顯祖諱弘，乃改弘農為恒農。史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恒，戶登翻）廣陵公樓伏連為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勳不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穆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為竇憲所破，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住龜茲北地，為悅般國。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粟特當從魏書、隋書作粟特。粟特國在葱嶺之西，當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國也。龜茲，音丘慈。槃，薄官翻。陁，徒河翻。鄯，上扇翻。考異曰：後魏書皆作烏耆，云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耆，今從之。）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有司固請，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度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甲戌，魏主如雲中。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酺，音蒲）徧祭百神，用荅天貺。丙午，高句驪王璉遣使入貢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驪王。（璉，釗之曾孫也。高句驪王釗為燕所破，見八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鎮東大將軍徒河屈垣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屈突氏為屈氏）揚州諸郡

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賑，津忍翻）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饑，（自晉以來，公府分東西曹，各有掾屬主簿）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沈林子隨武帝征伐有功。胡寅管見：酒無益於生人而糜穀米，小則起獄訟，大則生禍敗，古訓著矣。食少之時，未有不禁酤釀者，以曹操石勒皆能行之，而後世獨不然，蓋狃於淺俗之論，而利夫榷錢之入也。夫以良田種秫，民不得食，而糜之於酒，起爭訟，生禍敗，其害甚大，而不之恤，罷酒之入，先王所不卹，國計所不資，祇足以供浮費耳。其利甚小，而不之變，豈經邦固本之善政哉）秋七月，魏主畋于栶陽。（栶陽，北出師光祿塞，漢五原之北邊也。師古曰：栶，音凶）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犒，苦到翻）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爲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岷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岷，音岷。復，扶又翻）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爲燕王爲高麗所救張本。麗，力知翻）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四代，漢、魏、晉、宋也。被，皮義翻）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累，力瑞翻）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從，才用翻）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滅之。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因保宗事見上九年）使鎮童亭。（水經注：谷水出上邽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董亭下。楊難當使兄子保宗鎮董亭，即是亭也。董、童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董亭，宋書作童，今從之）

史炤釋文虢（古伯切，國名。周文王之母弟封於虢）悖耄（上蒲沒切，下莫到切。老耄而心志惑亂也）闐門（胡殿切，開也）龜茲（西域胡國）悅般（西域胡名。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皆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也。般，博干切）渴槃陁（西域胡名。其國在葱嶺東，有高山，夏多積霜雪）粟特（西域胡名。古奄蔡也。一名溫般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沓驍（上徒合切，重也，合也。下徂悅切，至也，及也）大酺（說文：王德布，大飲酒也）高麗王璉（麗，力之切。璉，力

展切。其先出夫餘，王常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爲日所照，既而有孕，生一卵。置之，破殼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夫壇獸甚多，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逃走至紇骨城，乃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釗（上遙切。高麗璉之曾祖也）栶陽（古慕切，或作栶。漢屬五原。王者之入南北東後）魏摹之（音模）趙完璧源妾數（音朔。下數伐同）敦煌（音豚皇，郡名）神降于莘（音所臻反）閒已（閒，去聲）麗（着弄音壽，實也）覯（音貫）龜茲（服虔曰：西域國名）鄯善（即樓蘭國也。鄯，音上扇反）馬賁（音膣叉。見前漢西域傳）既（音況，賜也）高句驪（句，音約。驪，音离也）沛（音貝）鈹鐵（葉仁小子鐵）闍（古精字）闊（音吾，閉也）慶（音呂，呂反）弃世徒河屈垣（破，河西夷種號。屈垣，其姓名）療（音力照反，治也）畋（音田，獵也）栶陽（栶，音古。前漢志五原郡有栶陽縣）犒（音苦到反，餉也）蹙（音子六反，迫也）岷（音旻）累（去聲）保宗（難當兄子也。六年七月，當嗣爲王，難當奪其位。九年六月，保宗欲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朝，直遙翻。下同）甲寅，魏主還宮。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使，疏吏翻。下同）請送侍子。魏主不許，（燕王屢請送侍子而不至，魏主知其詐，故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諭以燕王之罪，使不得與通。或有脅從，使不得容受之也）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漢靈帝中平中，立永脩縣，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併入建昌縣）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朝，直遙翻）帝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足復同）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姓譜：向，姓之後爲向國。向，式亮翻）夫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閒，（閒，如字）將遣還，船已下渚，（道濟將還江州，船已下秦淮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誘，音酉。剽，匹妙翻）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唯宥諸孫之在童孺者。胡寅管見：不有勳力之臣，用之則如風霆雷物，不用則如猛虎在山，國家所倚，敵人所畏也。使其有罪，猶當以輕重大小詳議，而未滅之，自非叛逆無赦之道也。道濟有大功，無小罪，劉湛以疑忌之，故恭權臣除之爲身謀耳。而義康任兼家國，乃聽用憸猾，不少顧慮，然則不待他日蠹賊之彰，獨此一事，自足以取死矣。夫二人所忌，其如道濟之猜也，以爲去之

（則莫予毒已不知殷景仁胝氣卧床無堅甲利兵之用而其鋒穎一發慘於檀公其愚豈不甚矣哉經史百家制度劉氏自滅秦之後未有勝胠諫戰殆盡命所餘獨檀道濟耳尊崇任使以壯士卒之心消敵人之氣用爲攻守之基猶懼其不足而忌殺之是既自壞其藩籬而謂長江大河可恃以不敗不知古之守者守以人不專以地兵之存亡決於陸抗唐之安危決於吾郁蓋地無常勢強弱在人而其人安可不重）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也）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壞音怪）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爲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　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即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爲皇鎮置并州魏後併入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去年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

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書古弼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鈔）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帥讀曰率見賢遍翻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被皮義翻殿丁甸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爲門卒。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令送燕王。　丁卯魏主如河西。　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郪江源出今潼川府銅山縣歷遂寧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郪音妻）帛氐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　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賾士革翻）　魏散騎侍郎游雅來聘。（姓譜鄭公子偃字子游

後以爲氏魏爲廣平望姓）　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謚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縣隋廢靈丘爲縣併莎泉入焉莎素何翻）　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爲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爲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爲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人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爲雍州刺史鎮下辨。（雍於用翻辨步見翻）　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新附之民也復方目翻）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癸丑封皇子濬爲始興王。駿爲武陵王。　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栒陽。（栒音旬）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　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八十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五星

謂之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翼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更工衡翻）　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見上卷八年）　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史炤釋文（稍閭居莧切廖也剟猾苻霄切輕猾也如炬其呂切如火炬也脫幘窄革切髮有巾曰幘中流矢傷也飛矢曰流矢敵禍于劉切難衣殿後軍後曰殿檻車戶黯切載囚車或作檻莎泉道地名仇池渠尤切山名在武都下辨氐羌之地其上方百頃四面壁立嶮絕儉固自然有樓櫓卻敵之狀高七里苑委遠切養獸之所驟木滑切趙完璧源委向音式亮反娃也稍閭閭愈也孺音而遇反彤音徒冬反譙音樵拓拔複姓中流矢飛矢曰流褐音曷謂織毛布之衣見音胡甸反方軌音鬼兩車並行也如河如往也郪音妻赫連定八年六月定西遷被執邽

（音圭。絜音結。賸音士革反。零陵王。晉恭帝禪位於劉裕。封恭帝為零陵王。優復。音方目反。除其租賦也。濬音浚。駿音俊。世祖也。更平聲。昏明中星。尚書堯典孔疏云。昏明遞中之星。璝音公回反。）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長知兩翻。）　辛卯大赦。　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鎮和龍。己卯還宮。　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會帝女亡而止。（魏請婚始上卷十年。）　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衆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九年趙等反。今乃平。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將即亮翻。）　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魏主以民官多貪。（郡守縣令親民之官。）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灋者。如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橫戶孟翻。）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長知兩翻。胡寅管見。守令於部民有君臣之道。故王嘉嘗論秦以為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故古者謂守令為民之父母。又曰師帥。其任固不重哉。患其姦貪罷軟者。盍亦反己選任之道。而求至此。乃使吏民皆得告舉。是使奴變其主。士訐其將。投鼠不忌器之習。則二世見當以重法由此其致矣。崔浩為魏謀臣。此詔乃亂政之大者。曾不知諫焉。崇其智如子房。而識治體反劣於賈誼耶。）　丙申。魏主如雲中。　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鎮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魏主復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復扶又翻。下不復為。復同。九國入貢見上卷十二年。胡寅管見。魏主初無西域之意也。先此二年。龜茲疏勒等九國入貢。魏燾援漢世故事。以地遠兵力難及。遣使勞賚。欲謝絕之。善矣。而惑於有司之請。遽勉遣使。竟為所然所遮而不待通。先已慮之中。而有司夫可以已也。乃復遣使齎金帛往招撫之。是貪而不能自克矣。且向者諸國慕義而來。可為國榮。猶將不受。今反以利誘之。雖得其稱臣朝貢。何足貴乎。中庸九經有柔遠人之道。來則迎。往則送。謂禮文之施。非謂金帛之餉也。經固如是。豈非崔浩之責哉。）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國。（破落那。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漢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朝直遙翻。）　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妻七細翻。犍居言翻。）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主所宜稱。魏主使群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鎮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見百一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為氈裘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於伊吾。（史言尹氏義烈。紿蕩亥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妻子仙翻。）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王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并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使疏吏翻。）獻雜書及敦煌趙敺所撰甲寅元曆。（敦徒門翻。敺讀為斐。魏書作敺。撰士免翻。）并求雜書數十種。（種章勇翻。）帝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即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見上卷十年。）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史炤釋文。脅。虛業切。迫脅。橫。於孟切。橫也。琬。於阮切。破洛那。西域胡名。即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者舌。西域胡名。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導譯。羊益切。傳譯四夷之言也。牧犍。北涼沮渠蒙遜之子也。自稱西河王。紿之。徒在切。欺也。敺。其字未詳。趙完璧源委。納幣。禮記昏禮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納幣。即納徵也。謂納幣以為婚姻之證也。十年二月。魏主為太子晃求婚故也。守令。太守縣令。琬。于阮。宜。古宜。李。涼武昭王。李暠也。暠子歆為蒙遜所滅。遜妻其女。為牧犍婦。歆音欣。遑音皇。暇也。疇昔所言。疇昔猶前日也。）

十五年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強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　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燕才知翻。璉力展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處昌呂翻。）尋徙北豐。（北豐…）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質

（音致。）弘恐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并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并其子孫十餘人。（果如楊岷之言。將即亮翻。下同。）謚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夏四月納故黄門侍郎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五月戊寅魏大赦。　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天山在漠北。即唐鐵勒思結多濫葛所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阜疑即雪山。復扶又翻。邪讀曰耶。）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皆死。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山。（廬山在尋陽。今在南康城北十五里。尋陽之南。正面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郊。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處昌呂翻。為于偽翻。）使聚徒教授。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更工衡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褠古侯翻。江南人士交際以為盛服。蓋次於朝服也。脩之不肯以巾褠到殷景仁之門是也。蜀注曰。巾謂巾幘。褠謂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易大畜象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斷丁亂翻。蕃音煩。）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歲賦。常賦也。言不額外取民。）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適己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史炤釋文。漱蘇奏切。音瘦。浚稽。上音俊。下音雞。山名。在武威北。率更令。（官名。猶秦中更也。把。厂是。況懈也。）胡三省釋文辯誤。十五年太子率更何承天立史學。（史炤釋文曰。率更令。官名也。猶秦中更也。海陵本同。余

按漢書百官表。師有太子率更令。續漢志。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晉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中更。秦爵級。非官也。）趙完璧源委。沙門。僧也。燕王弘。弘殺其兄子百餘人。篡位而立。據音篆。發也。讓。責也。贊音鼓。原。宥也。閼音那。涿邪。音耶。如字。漢音其沙上日漢玄學。老莊之教。率更令。案前漢百官表。詹事屬官有太子率更。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數音朔。操。操履也。自事。言民自事其事也。不為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六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盛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一送

宋　文帝五

資治通鑑　元嘉十六年，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自漢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丞相職也。義康既進位，猶領司徒職。）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魏主如定州。　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選代。（為，于偽翻。）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晉太康以遊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樂，音洛。）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治長安，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改為葛氏。雍，於用翻。）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林翻。）辛未，魏主還宮。　以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保宗鎮童亭，見上卷十二年。）庚寅，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鎮上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為鎮西將軍、晉壽公。　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遞也。以便辟得幸曰嬖。嬖，卑義翻，陸德明必計翻。）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公主，魏主妹也。）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傳，知戀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魏每遣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下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彊，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復，扶又翻。下能復同。兩屬曰貳。西域既貢奉魏，又信柔然之言，是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

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羸，倫為翻）。而遠方承慮，遂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大極殿有東西堂）。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鹹地曰鹵，瘠地曰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尚書李順（伐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為魏主所親待，浩忿之。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使，疏吏翻），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沮渠蒙遜謚武宣王。數，所角翻），對其群下，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順懷，亦為之隱（為，于偽翻）。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圍水以西至姑臧（據北史，溫圍水當作溫圉），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彼人，謂涼人也）。環城百里之內（環，音宦），地不生草，人馬饑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眾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詰，去吉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敢復同。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畜，許救翻，又許六翻。蕃，音煩。）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欺，誑也。誣，罔也）。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為，于偽翻。說，輸芮翻。隱，隱身而聽也）。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群臣既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蒲撥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眾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監，工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稽敬，北史作嵇敬，當從之。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紇奚氏，改為嵇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漢南以備柔然（將，即亮翻）。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群臣委贄遠迎（數，所具翻。帥，讀曰率。古者執贄以見，拜贄首則委之於地。贄則取而進之。此之謂委贄），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

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櫬，初覲翻。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漢置屬國於邊郡，以處降胡。此屬國城，漢舊城也。班書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屬國都尉治）。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重，直用翻。分，扶問翻），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鄉導（鄉，讀曰嚮）。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傉檀據姑臧，既而為沮渠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願處軍前（處，昌呂翻），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帥，讀曰率）。外援既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河西王牧犍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未將，即亮翻），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為魏誅劉絜張本）。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復，扶又翻，下不復同）。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自是魏主決意誅李順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胡寅管見：李順受涼金，為之隱罪，固不容誅矣。而崔浩訐揚之，蓋為國公論，然順使外國而納其賂，且言涼州無水草以沮魏師，浩發露其情，使君知之，忠也，而以為不公，何也？先是順歸自涼，為魏主言蒙遜必死，牧犍必立，未幾而言驗，魏主大責賜予寵秩之，而眷待彌厚，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此乃浩之所以深疾者也。方是時，浩專腹心之寄，言從計行，而順亦在此列，夫惟子房則能容陳平，孔明則能容法正，以荀文若之賢，而困於董昭，以宋齊丘之多智，而不敵於周宗，李順、崔浩皆為謀臣，其才相敵，其德不足以相受，則勝負必有在矣。或曰：順實有罪，浩言非妄，何以為浩短乎？曰：此浩之所以善讒也。魏主至姑臧，見水草豐饒，乃謂浩曰：卿言皆驗。對曰：臣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夫訐揚實事以動主聽，而濟其傾奪怨克之心，豈有其異歸之是非哉？崔公其非君子矣。）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

渠流入漢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敎以釋汝疑。庚子立皇太子鍱爲南平王（鍱書葉翻）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宋書氐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保周爲魏封張掖公今進爲王保周源賀之兄也勝音升）龍驤將軍穆羆（羆彼爲翻）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爲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爲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即刪丹嶺）安周爲樂都太守（乞伏秉城樂都本爲沮渠所有樂音洛　考異曰宋書宜得作儀德安周作從子豊周今從後魏書）從弟唐兒爲敦煌太守（從才用翻敦徒門翻）及姑臧破魏主遣鎮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鎮北將軍封沓擊樂都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即亮翻）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爲奇（復扶又翻）伊馛引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魏主西至河）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爲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爲柔然必不來不爲之備質軌之弟也（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年）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鎮（北鎮即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鎮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鎮或曰北鎮直代都北即懷朔鎮）自帥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爲欲塞西郭門（塞悉則翻）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即保太后）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并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

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後魏書）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帥讀曰率）十二月乙亥太子晃加元服大赦晃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好呼到翻喜許記翻下尤喜同）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爲晃以東宮兵衛送張本　胡寅管見曰養太子者使之近正人見正事聞正言凡異端詭道皆不得進焉不以此爲意則漢武爲戾園置侍望苑而敗矣太子之職食問安視膳守軍監國餘無事焉不以此爲意則楚成爲商臣置兵甲而敗矣此二端前監甚明文帝皆忽之使太子延賓客賦兵衛是導之於亂也文帝嘗告荆州刺史義恭曰汝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此最弊事非常有克己之功不能言此亦可謂善教矣而太子所欲上必從之何工於訓弟而拙於誨子哉故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後有賊而不知必蒙首惡之名宋文帝是矣）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爲沮渠蒙遜置守冢）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爲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爲姑臧太守（敦徒門翻闞苦濫翻駰音因）張湛爲兵部尚書（魏置五兵尚書此則兵部之號起於河西）劉昞索敞陰興爲國師助教金城宋欽爲世子洗馬（索昔各翻洗悉薦翻）趙柔爲金部郎（曹魏置二十三郎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輸）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爲世子侍講（從才用翻）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昞爲樂平王丕從事中郎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爲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始復地名無始復縣漢書地理志越嶲郡有姑復縣或者始字其姑字之誤也）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魏主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遥翻）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誘音酉）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

牧守者數十人。（守，手又翻。）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注，桑乾城西十里有溫湯。）教授七百餘人，賓主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其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遣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非文翁之教也。允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立教雖殊，成人一也。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延昌三年，往錄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于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趨約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群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

法，以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倣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詔如所請。中書自曹魏置監令以來，未嘗置博士，蓋拓拔氏初置是官也。）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典著作。（曹魏明帝景初初，中書改置監令，又置通事郎，及晉改曰中書侍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浩啓稱陰仲達、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修國史，皆除著作郎。仲達，武威人；承根，暉之子。（暉事已伏誅，暮末父子。）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并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考。）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

所謬云何。允曰：案星傳，（傳，直戀翻。）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五冬之月日在尾，言在尾箕者，竟一月言之也。）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背，蒲妹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復，如字，又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傅，即太子少傅也。少，詩照翻。）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爲人論說，（爲，于僞翻。）唯游雅知之。雅數以災異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爲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也賤。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帥，讀曰率。）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乃還故地。

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將，即亮翻。下同。）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鎮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說，輸芮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

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爲南豐太妃。）

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廣、尋降，至建康，復謀反。復，扶又翻。下況能復邪、不復、無復同。）

史炤釋文：被苫（草覆屋）。鍾長生（姓也，長生其名）。犇（古奔字）。嬖之（博計切）定也。乘傳（傳者以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其上，以爲信也）。鹵瘠（上郎古切，下秦昔切，肉薄而瘠瘦也）。詰難（相問難也）。遊說（誘也）。委贄（脂利切，猶曰委贄也）。面縛（符攫切，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鮮卑（相然切，山名，東胡別種，因此山遂以爲號）。涌泉（余壟切，騰涌之水）。吳提（蠕蠕國主名也，號敕連可汗）。闞駰（闞，姓也，春秋左傳齊有大夫闞止）。歠（昌悅切）。翹足（渠遙切，企也，舉也）。行度（徒故切，度數）。饑饉（上居依切，下渠遴切，穀不熟爲饑，菜不熟爲饉）。披靡（披敗而偃靡也）。胡三省釋文辯誤：十六年，老父被苫而耕。（史炤釋文曰：苫，草覆屋。余按被苫而耕，蓋被苫於身以蔽雨，非覆屋也。）

趙完璧源委：主如（如，往也）。蒐（音搜）。畋（音田，獵也）。被苫（被，音皮，義

反。苫，茅苫也）。斥（音尺，逐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妻（去聲）。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蠕蠕（音軟）。汗（音寒）。疫（音役，民皆疾也）。乖悖（音佩，心亂也）。涼武宣王（沮渠蒙遜也）。數（音朔）。灘（音槃）。環（音患，繞也）。畫（音且又反，人許秋反，六畫也，下同）。唯唯（音以水反，恭應之辭）。晃（音胡廣反）。誚（音笑）讓（責也）。數（音色角反）。委贄（委，隨也。贄，音至。周禮曰：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悛（音銓，改也）。部分（去聲）。絜（音結）。鼓（古並字）。驃（音頻妙反）。源賀（禿髮傉檀之子也。晉安帝義熙十一年，禿傉檀爲乞伏熾磐所滅，賀奔魏，魏元明帝謂賀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冀（望也）。涌（音勇，騰涌）。禿髮保周（亦傉檀子）。掬（音辦哎反，喀也）。沓（音徒合反）。要害（顏師古曰：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善無（縣名，屬鴈門郡）。頹（音杜回反）。級（音急）。張氏（張軌也）。闞駰（上音勘，姓也，左傳有齊大夫闞止。下音因，名也）。昞（音丙）。敞（音昌兩反）。洗馬（官名）。駿（音俊）。寓（音遇，寄也）。文翁柔勝（書前漢循吏傳：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太守，仁愛好教化，見蜀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遣受業，其後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剛克（書洪範曰：沈潛剛克）。綜（音子宋反）。傳（音書）。星傳（音知戀反）。背（音佩也）。推步（後漢馮緄傳注：推步謂究日月五星之度，節氣之差）。推數（音朔）。慕璝（音公回反）。當陳（音陣）。披靡（披，音普彼反）。營陽王（帝兄）。趙廣（廣、尋反蜀）。

十七年，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二月，魏假通直常侍邢穎來聘。（散騎常侍，秦官也。魏末增置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假以出使，非正官也。）

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辰，沮渠無諱寇張掖，禿髮保周屯刪丹。（刪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諸將討之。（將，即亮翻。）

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羸，倫爲翻。）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下好於同。）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爲錄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朝，直遙翻。乘，繩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幹，古案翻。復，扶又翻。

（下同。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恬淡有重名，王球簡貴虛靜，皆以門望位八坐，不以文採關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為天臺。忤，五故翻。）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甘，似橘而大，其皮黃於橘，其味甘於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事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敘其極致，又銓次其文理也。諳，烏含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即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馬方走而疾其鞭策曰驅，火方熾而鼓其氣使熾曰煽。）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宮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為班。比，毗至翻，近也。）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謐之孫也；（王謐識武帝於微時，晉宋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考異曰：南史以為義康有此言，湛、景仁並不答。今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自為此言，湛雖欲推崇義康，豈有聞而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晉置二十三郎，議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卷。索，山客翻。）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伺，相吏翻。）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亮翻。）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斌，音彬。）言次，啟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恤翻。）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啟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言帝已疏忌義康，而義康曾悲推哲。）

（惑於所親者，不能引退。復，扶又翻。下同。）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謂母子相訣，則人理窮而罹荼毒也。）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侯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泄，當即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當是沮渠氏所置。後宇文周廢入張掖。掖，復扶又翻。下同。）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並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番，音盤。尉，紆勿翻。）丙申，魏太后竇氏殂。壬子，皇后袁氏殂。（太子劭弒逆之心萌於此矣。）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鎮涼州。九月，壬子，葬元皇后。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晉魏置尚書二十三郎，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景仁臥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朝，直遙翻。）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臥翻。處，昌呂翻。）胡寅曰：嘗見聖人行事，賢人之法也。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則封之；管、蔡挾商啟亂王室，周公為冢宰則誅之。今義康無殺兄之心，亦無危社稷之謀，文帝廢而徙之，何所法也？劉湛內用，由殷景仁薦拔也；義康上浸，由劉湛驅煽也。推原其故，在景仁宜引薦拔之咎，而黜劉湛，則劉湛必服驅煽之罪，而不累義康矣。湛與義康既已敗壞，無足論者，而文帝、景仁豈無責乎？畀付大政，任其殺生，有請則從，不復可否，此文帝寵義康過重，啓其卑湛之階矣。景仁若忠於文帝，盍為之深謀遠慮，勸使漸收威福，裁處

（義康圖以子男不傷天性而後取録群小付之有司詳究事情或沐或黜務令各當其罪則國法正人心服矣乃因劉湛圖己并及相王是時疾五年與帝密謀捻忽養禍以倒飛使使帝失君臣之義虧兄弟之恩者安得專罪劉湛耶文帝之始以徐傅殷殺二王大討歛集比其中身擒耳彭城之戮所悉於前無以見後豈不有愧於吳晃哉故原始要終書斷此事當厚文帝景仁之責也）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比毗至翻謂當為之論敘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後狀又翻下同累力瑞翻）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長所為隊主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稱軍主者主一軍之稱）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識略）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女壻死於司馬楚之魯宗之之難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被皮義翻會工外翻長知兩翻）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納與衲同）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號戶高翻盛時征翻）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為于偽翻下右為害為）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言履務進而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語牛倨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叔父伯父為阿父為伯父叔父者以自呼阿烏葛翻）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據南史帝初為宜都王以球為友簡淡見重蓋素知之也）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難乃旦翻）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江夷見用於元嘉之初）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鎮江陵述為驃騎長史南郡太守義

康入相又為司徒左長史數所角翻）義康將南（將自建康南徙豫章）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蕭摹之見上卷十二年）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驤思將翻之將即亮翻）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從才用翻）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高祖葬初寧陵在蔣山）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恙余亮翻）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厭於鹽翻）詩云貪人敗類（芮良夫桑柔之詩敗補邁翻）其是之謂乎

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兗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彭城義康也）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相息亮翻稱尺證翻）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羸倫為翻）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為于偽翻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謂之西州宋白曰秣陵縣本屬鄣郡丹楊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楊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治城之間是其理處劉繇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據此為西州）癸丑卒（卒子恤翻）

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范泰為高祖所賞愛林子從高祖為將有功）曄尋遷左衛將軍以吏部郎沈演之為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沈勁守死於洛陽以雪父充為逆之恥）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行下孟翻數所角翻）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為後范曄謀亂張本）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趣異常（趣與趨同七喻翻）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釁許覲翻亟去記翻）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復扶又翻下復稱）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

如此無能爲害也（胡寅嘗見人君於其臣患不知其忠邪知之矣患不亟進退之知忠賢而不亟進則君子偃於難進之域知邪惡而不亟去則小人狃於難進之患國家治亂常必由之文帝既知范曄非端人正士而使之典領衛兵與聞政事是給患也他日武帳岡叩刀之事豈不殆哉在易之始陰長之卦也聖人於初六即有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躑躅之戒羸豕者陰微在下之小人也其中心未嘗不在於消陽而躁動止之之道如以金柅止車而又繫之使不得進則得正而吉使之進而往則害陽而見凶矣文帝不知此義待其長而後治之非惟幾墮逆計而大獄一起所傷甚多蓋若止之於微之爲易朝廷固不當頻用刑法若劉湛之徒則其自取耳范曄悉逆未彰出置散地使亂心無憑恃而作不亦善乎而避跋扈之譏是患曲突徙薪之勞而欲焦頭爛額爲貴耶）是歲魏寧南將軍王慧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不殺玄伯見上卷八年）魏主欲以伊馛爲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馛蒲撥翻少詩照翻）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中祕謂中書省祕書省也）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爲中護軍將軍祕書監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史炤釋文刪丹所安切張掖郡之邑後魏曰山丹斜剔上吉西切下他力切斜乘而剔解之悖逆也僮徒紅切僮僕饋求位切餉也或作餽噉徒敢切或作啖饜飫也瘵疾痊伺察密闚也番禾禾或作和武威邑來南涼黯烏減切罽函胡讒切匱也拂拭上敷勿切下賞職切荻亭歷切草名葦也號哭大呼也亦哭也餐千安切吞也俗作飡稱此昌孕切等也睥將椒切演之音衍志趣逡遇切志所趨鈇鉞上方矩切或作斧下王伐切大斧也趙完璧源安刪丹縣名漢屬張掖郡斜剔斜謂架察剔與剔同音逖猶發也錄命斷之錄命案六年春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又七年末云義康與弘並錄尚書球音求解音蟹曉也斥音尺逐也曾纂曾音增則也乃也歎音漢諳音庵孀音霜劉班案湛傳小字班獸故云班也自西漢前爲荊州長史殷景仁引之入朝共參朝政比入比音鼻近也下比當同譏音幾祭酒官名詎音巨豈也康帝成帝弟伺音四候也構會其過惡也推音他回反濬音峻即魏高宗也誕音但從音才用反下隨從同番禾縣名漢屬張掖郡綦音僕塞也儼音魚儼反函音咸匱也栻音式邇音爾近也累去聲逵音渠追反銜音咸包含在心御音直吏反從也日語音御也怖音普故反之難音乃旦反沙門信也琳音林數有數音朔下數犯同叩音口擊也車子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嫵音友親也厭音一豔反稱此稱音尺證反如任也傳音伏行音下更反怏怏音於亮反情不足也釁音許慎反鈇鉞音斧越漢刑法志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斧越斬刑也亟音器數也呂玄伯宋文帝嘗使呂玄伯爲刺客刺慧龍事敗慧龍捨之故照也馛音蒲撥反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解江州刺史也）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驤思將翻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朝直遙翻）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數所具翻）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爲于偽翻下爲同）廬陵往事足爲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

則翻）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而施（施式智翻）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勝音升疹丑刃翻）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鄭玄曰由用也易以豉翻）有宋累葉罕聞直諒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爲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辛亥魏賜郁久閭乞歸爲朔方王沮渠萬年爲張掖王（十六年魏擒沮渠牧犍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爲邊患庚辰遣鎮南將軍奚眷擊酒泉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郎張偉來聘（騎奇寄翻）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顗魚豈翻）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

天周送平城𢦤之。沮渠無諱之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音善。降戶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梁州兵（五代志：義成郡景谷縣舊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予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時屬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梁秦二州刺史劉真道擊沖，斬之。真道，懷敗之子也。（劉懷敗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真道節度（裴方明，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趙廣之亂，屢有戰功，故用之。為明年平仇池張本。驤思將翻。帥讀曰率。雍於用翻。江德輔通鑑考異：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為益州郡，至懷帝更名晉寧郡。）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漊中（沈約曰：漊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屬天門郡。漊，郎侯翻。）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史炤釋文：盎（一浪切。）黔首（其言切。說文：黎也。秦謂民為黔首，謂黑色也。）輯睦（音集。爾雅曰：集，和也。）鉗（其淹切。以鐵有所劫束也。）弭（毋婢切。止也。）疹（章刃切。疾疹。）骨鯁（古杏切。骨體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與骾同。）斃（毗祭切。傾仆也。）鼎鑊（胡郭切。大無足曰鑊。）以食（讀曰飤。養也。）鄯善（鄯，時戰切。西域胡名。）爨松子（爨，七亂切。姓也。華陽國志云：昌寧大姓有爨習。）天門蠻（天門郡之蠻夷也。）漊中（力主切。天門郡之邑。）

趙完璧源委：扶令育（扶，姓也。說文曰：漢有廷尉扶嘉。）可數（音色主反。）廬陵（帝次兄廬陵王義真也。）要（音忌。如字。）甸（音殿。近王城五百里曰甸服。）輯（音集。）施（去聲。）攘（音穰。除也。）弭（音毋婢反。）疹（病也。）誰易由言（詩小雅小弁卒章云：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是言禍自用也。）骨鯁（音古杏反。）張約（約當誅殘廬陵王，為徐羨之所害。）斃（音敝。死也。）郁久閭（柔然三字姓也。）沮渠（沮，音子余反。）顗（音魚豈反。）以食（音飼。）涪（音浮。）梓潼（音子童。）漢中（漢書美水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一送

宋　文帝六

資治通鑑：元嘉十九年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即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籙，龍玉翻。）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漯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胡寅曰：太子晃謂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則然已。覽於崔浩之見，寇謙之作宮，欲令其高不聞雞犬之聲而後可以上接天神，崔浩信之，是與寇謙之同一愚識也。夫天何物也哉？豈若地之有形數？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昔人以積氣名天，蓋以倚蓋名其形，皆非知天者也。莊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形，無聲無臭皆舉矣。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晝明夜晦，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于形，能不壞乎？故天雖對地而名，其本未易以智識窺，非地有方所可議之比也。故子貢曰：天不可階而升，謂無形也。仲尼之言天地山川也，皆以自微至著明之。地則始於撮土，山則始於卷石，水則始於一勺，是皆可見之物也。惟天曰：天斯昭昭之多。夫昭昭果何物哉？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而不離於昭昭之多。故昔人言天，未有親切顯白如仲尼者也。非窮理盡性，豈足以事天？天果遠乎哉？故自賦予而言則曰天命，自稟受而言則曰天性，自無息而言則曰天道，自不欺而言則曰天理，自發用而言則曰天心，自徧覆而言則曰天時，自法度而言則曰天文，自可推而言則曰天數，自甚異而言則曰天威，自宜遵而言則曰天則，自應感而言則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則曰天戒。故號呼雖不同，惟窮理盡性則知其非二物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跡，盈虛消息而不可測者也。故詩書易春秋語孟之言，皆無天神之稱，惟牧野誓師告皇天后土名山大

（川曰惟爾有神則神不專主乎天矣至周禮及郊特牲乃有所謂天神者此固漢儒駁雜之言鄭康成又以帝有五帝天有六天然後學士大夫惑其說而無所稽正有天下者議大祀稱殷禮亦渾淆而存之不能别也夫人死曰鬼以鬼事者其平生貌象聲色嗜慾情性其子孫所嘗見而可想也天神地祇豈有貌象聲色嗜慾情性而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以事人鬼之心而臆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十有三而宫室侍衛衣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飾於是人主之侈肆迷謬者謂己玄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覩其儀觀或受其詔書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殿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用方士黃皷誇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故書妄論以謂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為子帝王繼天而為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數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成湯克享于天矣其治桀亦猶人君治矯詔者有矯命之誅既行後世猶不覺悟陷於罪惡而不自知豈非不覺先王正道之故哉[illegible]不恤民力因東山之高又崇臺萬仞為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可得而見也寇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彼其懸信而敢從者乃爾豈不敢笑後世而深可戒哉）

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沮子余翻將即亮翻狀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餘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脩城府安集故民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手又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將即亮翻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白力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刀）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　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真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苻弘祖守蘭皋（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鎮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蘭子顏曰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苻恐當作符楊氏符氏皆氐種也）使

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即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　秋七月以劉真道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真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氐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即真道傳誤）　丙辰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愛弼氐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公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為于僞翻）　甲戌晦日有食之　唐契之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氏胡傳作闞爽今從後魏書）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將即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衛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興奴作衛余今從後魏書）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儁奉表詣建康（氾音凡）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本紀封尚在六月傳在九月今從傳）　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　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卒　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　李寶遣其弟懷達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為都督西垂諸軍事（垂讀曰陲）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艷翻卒子恤翻樂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道產卒未幾而群蠻作亂後之人不能安集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

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胡寅曾見士之淺於才而劣於德者群不好賄蓋德以志持而才以氣用也使有才而能持其志富與貴且不足以滛之而況賄乎李順昔者受蒙遜金於古使人亦有勞贈受之未爲過也其失在於歸而不以告耳歸而以告則處內處外兩得而間言無自入焉惟歸而不以告也則面謾之情著而外交之罪實矣其死也得免乎雖然順非誤也誠好賄也既以受金爲崔浩所白方負外交之罪未知所以自濺者又以差次群臣納賂而不公非深好之安肯以死易生哉順長於謀畫爲燾腹心官爵既高賞賜又厚而坐賂賄自敗是才爲氣使而不知持志之方豈非才士之監哉）

史炤釋文幟（式志切又昌志切旌旗之屬）功賞（方未切用也）且末（西域胡國在鄯善西都且末城因以爲號）鐯（時戢切治也）高昌（並如字高昌本西域軍師前王之故地其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晉時以爲郡治至後魏爲蠕蠕所併及闞伯周遂稱高昌王）武興（按吳鈞傳武興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討之奔後魏王其兄子文德又聚

衆阮盧以其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其後遂爲武興國）虎賁（博昆切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祈山（喬移切山名在武都郡西羌地）氾儁（上符咸切下子峻切名）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緣沔水名出武都沮縣東狼谷）胡三省釋文辯誤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不可制者皆出沿沔爲村落（史炤釋文曰樂歌山蠻其地在雍州襄陽海陵本同余謂襄陽之民安其業大小豐贍故有襄陽樂之歌凡昔日山蠻之不可制者義王民之豐樂故皆出山緣沔而居因通鑑本文而求其義居然可見樂歌句斷炤乃以樂歌山蠻爲句是不求其義也）趙完璧源委晃（音胡廣反）分（去聲）仞（音刃七尺曰仞）差易（差音叉易去聲）敦煌（音豚皇郡名）且末（案前漢西域傳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李寶（敦煌王李嵩之孫也）闞（音勘姓也解見十六年）高昌（案唐西戎傳云高昌者漢車師前王之地後漢戊己校尉之故地在京師西四千三百里）唐契（李寶舅也）趙（擯曰趙獨也下同）伊洛（其名也）武興（武興下辨白水皆縣名）虎賁（音奔）刁（音貂姓也）比至（比音必寐反）灑掃（上音所懈反下音蘇報反）村落（落居也）差次（差音叉）賄（音悔財也）

二十年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鄉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爲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丙午魏主如恒山之陽（恒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　壬戌烏洛侯國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伏琉史訓）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應劭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書侍郎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駱谷即駱谷北史作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鎮東司符達（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符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爲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萌地也　考異曰宋氏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斬齊因據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遣房亮之苻昭啖龍等帥衆

助文德斬龍敗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甲午立皇子誕爲廣陵王　丁酉魏大赦　己亥魏主如陰山　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汧城諸軍擊楊文德（汧城意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獮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爲仇池鎮將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爲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葭蘆縣後周皆併入盤堤改曰盤堤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葭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爲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捨功錄過自戕良將宜其爲魏人所覔下遐稼翻）　九月辛巳魏主如漢南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爲四道樂安

王乾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將即亮翻。）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即鹿渾海之谷也。今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即弱洛水。）遇敕連可汗（可汗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頻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既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為魏誅劉絜中山王辰等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鎮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艷翻。伺相吏翻。）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主還

至朔方下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索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偽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頗小異。今從後魏書。）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朝直遙翻。復扶又翻。）史舉賢俊以備百官　十二月丁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史炤釋文異之（大貫切。）岍城（昔堅切。按後魏扶風汧縣有扁貫岍山岍水所出。王唐葉隰汧城。）葭蘆城（上古牙切。下落胡切。渡赤河經岐山。二百四十里。即其地。）覘伺（闚視也。一曰候也。）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年魏皮豹子鎮仇池楊文德來求援詔以為武都王屯葭蘆城（史炤釋文曰。葭蘆城。度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海陵本同。余按今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有葭蘆城。世傳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後魏置葭蘆縣。後周併入盤堤縣。仇池山在成州之西百里。階成二州皆古武都郡地。岐山在鳳翔府。東去葭蘆道里甚遠。史炤之言未可信也。）趙完璧源委彊（音其兩反。姓也。）烏落侯（北狄國名。去平城四千餘里。）雒

（洛同。）任胐（音斐）誕（音但）郵（音尤）漢（音莫沙主曰漢）可汗（音寒）絜（音結）封沓（音徒合反）百揆（音求癸反）歸第（第宅也）朝請（音淨）劇（音竭戟反。艱也）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藉秦昔翻　考異曰。宋略辛酉耤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　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古弼為人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按北史古弼傳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非代都甚遠。魏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幸南平城。規度㶟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㶟南宮闕。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史為正。見賢遍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徂卧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帝失容捨棊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蜀注曰。蹶蹇而顛蹷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為于偽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是為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曰巫。女曰覡。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戶教翻。）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卧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即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宋高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至是二十餘年矣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

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漢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索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　癸酉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易乾上九及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

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庚辰魏主幸廬（自南北國分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戶雅翻）　庚寅以侍中領右衛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衛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鎮統萬（長知兩翻）　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漢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率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孤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緯世即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為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沮渠無諱卒（沮子余翻）弟安周代立　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重直龍翻）魏主從之　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用翻）　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守手又翻）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騎奇寄翻量音良）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怖普布翻）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盤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彊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為于偽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今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扶又翻）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觀下載弼表蓋發民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穫不可以不速載麋鹿猶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

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咨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是也敕戒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己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恐群下聲著西土為士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遣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為于偽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為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胡寅管見帝以荊州上流重鎮使諸弟以次為之每命一人必深加訓戒故義恭義季皆有令譽義宣人才凡鄙當此要寄理宜不稱以帝詔勑丁寧亦知自勉進德脩業夫帝之所以眷眷荊州者為國家大計也而遣委諸弟恩莫厚焉又能戒勑不使驕恣義宣重焉若均此心以待義康豈不盡善又盡美哉於荊州則忠而誨之於彭城則愛而敗之不善推其所為可勝惜哉）　庚辰會稽長公主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

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丁未魏主如漢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真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魏言唯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慕利延背阿柴折箭之誡使之招引外寇至於衆叛親離固其宜也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徙兗州鎮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鎮歷下（歷下即歷城）恬謨之弟也十二月魏主還平城　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李氏貴盛張本朝直遙翻）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以日月對衝光相掩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昴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

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贏或作盈曆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除五為大餘小餘即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蓋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史炤釋文捽（說文持頭髮也）摔下（扰也）拵（伯各切手打也）敲（捶打也）徒跣（先典切徒謂步行跣謂足親地也）蹇蹶（上九筆切下居月切）芸田（于分切除苗間穢也春秋左傳芸人之田）僨之（房羊切運也）標（平運切桼也識也又必小切）巫覡（胡狄切）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圖讖（楚譖切符命之書讖驗也）為亢（于見傳云極也廣雅云高也）叱延（上昌主切吐谷渾之種）頭銳（弋稅切尖也）一襲（席入切一稱為一襲猶言一副衣服也）菽（式竹切說文豆也或作尗象尗豆生之形）間道（居莧切小道）趙完璧源壺掣（音尺制反實也）搏（音博擊也）毆（亦擊也）公車（門名）端冕（齋服也禮記樂記鄭注云端玄衣也孔疏云端玄衣也者謂玄冕也凡冕服皆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故稱端也）標識（也）墾（音康很反耕也）沙門（僧也）蠕蠕（音軟即柔然也解見晉烈宗十年）索（音山客反搜也）弃市（古者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故曰弃市）亢（音苦浪反子夏傳云亢極也）魏主幸盧（盧音閭）濱（音衍）膝（音為郗反）叱（音昌栗反）複重（平聲）盤于遊畋（音田）師護（義季小字）比（頻也）績（音積功業）西夏（荊州也索晉五行志上云桓玄始擅西夏）間道（微道也）級（音急）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中讀曰仲更工衡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復扶又翻）日當一管何承天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易以豉翻）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曆志黃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注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然月令注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鍾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是初位太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注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

（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蔟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太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恐當作下。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下生太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

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愔於今翻）

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酈道元曰。吐京即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甲戌，立皇子緯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緯于貴翻昶丑兩翻）

三月庚申，魏主還宮。

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於枹罕。（枹音膚）

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所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疏吏翻。下同。斷丁管翻）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鑠式灼翻）

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顗魚豈翻）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武陵王駿將之鎮，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沔彌兗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鎮，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郡。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涢山蠻最彊，（水經注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涢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涢水所導。亦曰涢山。涢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真達詣平城，（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本紀作真達與。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

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杜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帥讀曰率）度三危，至雪山，（酈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餞義季往鎮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戀翻。又雛皖翻。旰古案翻）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易以豉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

械也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襟要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季義康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繼居內翰繼書係）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衆社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殺劉氏也咽音煙）國之存亡既不是繫乎肆民上（左傳晉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

魏氏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種胡爭應之（種章勇翻）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鎮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即亮翻紇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并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

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巳東（巳當作以）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水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峰郡者謂之峰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鄉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魏主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鄉（宗謂薛之宗族鄉謂鄉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部尚書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為乙氏處昌呂翻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為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辛未魏主還宮（自陰山還也）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并幽平驍堅堯翻）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癸未魏主西巡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子容翻）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為于偽翻）及義康遷豫章（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讖楚譛翻）帝必

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凡博奕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偽為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到翻從千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垂（謂遷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甚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爭將不得遂其志也朝直遙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首（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曄曾祖汪祖甯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為于偽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曄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引引見也）曄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為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

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欲以弒逆之罪歸之。言禍流儲宰。蓋欲併殺太子劭。）湛之蹕等投命奮戈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令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為天極。故以帝位為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蹕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帝之燕武帳岡也蹕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蹕（拔刀微出削為扣刀。）蹕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蹕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蹕蹕猶隱拒（詰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蹕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送付廷尉（仗士。士之執兵仗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撓（撓奴教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郎。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郎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因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少詩沼翻。塞悉則翻。釁許覲翻。）蹕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蹕本意謂入獄即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蹕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蹕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眄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擾紛紜畏死乃爾（蹕為太子詹事故稱之。瞋七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十二月乙未蹕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蹕母至市涕泣責蹕以手擊蹕頸蹕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慙也。）妹及妓妾來別蹕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注下既。）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蹕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蹕語綜曰妹今不來勝人多矣收籍蹕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

倨翻。不勝音升。）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盛時征翻。）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群之才必思沖天之據（沖與翀同。上飛也。古詩云。一飛沖天。）蓋俗之量則憤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息淺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蹕字蔚宗。蔚於勿翻。）皆狃志而貪權（狃女九翻。狎也。玩也。狃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胡寅曰。范蹕素懷不滿。有怏怏之心。此固姦人所乘之隙也。蹕若反復深思悟伐君之不可為。當熙先進其逆計。登時發覺。變邪志為忠慮。宋朝爵賞。理不應濟。亦足以酬富貴之願矣。智不及此。與反逆誅以惡濟凶。而能逆者古無有也。豈非才士之戒哉。）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蹕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熹燾之弟。質在戚里。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蹕厚善蹕敗以為義興太守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亮翻。邵璞之兄也。胡寅曰。觀晉以來有國家者。惟知詐力可得志於天下。先王之道。漠不知學。其成者亦幸而成。其敗者乃固當敗也。宋高祖不學。其臣亦然。其子孫亦然。立功立事直用才氣智術而權高勢偪為勝。不復以義理處人處己也。是則庸愚凶暴相為群衆。惟一練長耳。徐以兩漢經術之風。節行之俗。百不一見。況三代道德之治乎。宋文溫厚恭儉。勵政守法。蓋美才也。彭城慧察強識。吏能精贍。為劉湛所誤。而思謝述之賢。思慧琳所教。而嘆劉長之敗。亦良質也。然而兄弟素皆不學。遂致天性滅為仇讎。故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宋文不知此。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而蒙首惡之名。義康不知此。欲守經而失其宜。遭變而昧其權。而陷誅死之罪。苟其學而知之。則皆免矣。夫孔熙先范蹕之獄。義康初不預謀。亦無書疏交通。未嘗遣使來往。孔范既誅。有司因請削爵治罪。此何理也。直由帝久已厭於義康。不復顧矣。是以群下窺見此指。必欲殺之。以快帝心。而不忌也。嗚呼。宋之為宋。弒而主。而得之二子。爭為股肱。所誅一子。又為兄弟。所殺一子。又為孫子所殺。一孫又為甚逆。所謂不善之積。與夫禍淫之報。如影響然。而世之議者。以始皇罷侯置守之後。爭弒之禍。為之滅損。何考之不詳。而易其言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庚戌以前豫章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謚孝穆皇后。后弟倫之。）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

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二舞文舞武舞也）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僭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荅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扶又翻）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饋餘餉客以生食及芻米也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旣翻）

史炤釋文愔（一尋切）滇山蠻（于分切在南陽縈陽滇水之地）以餌（仍吏切食也）于闐（西域胡國）錢（患演切又疾箭切說文送去也）餞（慈演切具食也或作養肝日夕也）襁褓（上舉兩切下補抱切負兒衣）衾袵（上去金切被也下如其切文字音義云卧席）訛（五禾切僞也亦作譌詩曰民之譌言）盧水胡（落諸切北地胡也）礄礉津（上苦勞切下五勞切後魏城名解見上）以贓（茲郎切納贓也）從容（猶休燕也）攸屬（附也）舛（昌兗切乖訣也）肘腋（上陟柳切臂節也下胳也在肘後亦作掖）玷（缺也）檄文（胡狄切符也）犯蹕（卑吉切辟止行人也）儲（陳如切儲副也）探取（拈取之也）詰問（詰責也）抵蹋（敵盍切謂抵諱也）不撓（女巧切謂不屈也又女教切）疊責（罪責也）攘袂（上人羊切下彌蔽切謂捲袖出臂也）瞋目（昌真切張目也）流漣（力延切或作連易曰泣涕漣如）樵薪（樵新謂小木散材析而爲爨者）燋（音焦）恐惕（怳也又女六切）熹（虛其切）屬籍（之珠玉切附也下秦昔切簿書也謂所附宗籍）璞（戶角切）邸（丁禮切邸舍也）泯（彌鄰切滅也又彌盡切）饋（求位切餉也）餼（生曰餼熟曰饔春秋左傳曰齊人來餼諸侯）

趙完璧源委新率（音律）駿（音俊）愔（音陰）禕（音揮）昶（音昌兩反）抱罕（縣名抱音庖）鑠（音書藥反）顗（音魚豈反）沔（音彌兗反）袟（音秩病也）募（音慕廣招也）滇（音云）璝（音公回反）磐（音盤）于闐（音田又音甸西域國名）肝（睆也）俟（音進樂也）汝賁（音奔也）隱約（後漢趙典傳云典少爲行隱約章懷曰隱猶靜也約儉也）高祖（武帝）泰始（明帝年號）升明（順帝年號）綰（音烏板反）紇（音下沒反）礄礉津（城名今濟州是也）河東蜀（索下大齊明帝三年魏文帝定族姓羣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爲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壁壘也 駪（音洗踐也）瞱（音揚繖反）綜（音子宋反）數（音朔）從容（閒暇也）大將軍（謂義康也）十七年十月發從江州攸屬（注也）愕（音五各反驚也）毛玠（音介）行玷（音店玉病）未厭（音於鹽反滿也）弈葉（弈音亦重也葉猶世也）曾（音增則也乃也）道人（僧也）儲宮（儲貳宮輔邦音口擊也）採（平聲拾取之也）詰（問也）抵蹋（抵非也）不撓（音閙撓也曲也）鑠無嵇生琴（嵇音兮晉嵇康將刑於東市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厥同夏侯色（夏侯姓也名玄字泰初及就東市顏色不變）昔（昔猶前日也）頸（音居郢反項也）怍（音昨愧也）流漣（音連易曰泣涕漣如）語（音御音也）姊（音子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爲姊）琬（音宛）勝（音升任也）臧（音咸）沖（音蟲虛也）常均（均同均也）燕（音燕）劉弘仁（劉湛字弘仁）忸（音女九反串習也）徇（音辭俊反隨行也）安戚相（相去聲官名）淮南王（漢文帝之弟）穆皇后（武帝母）二舞（文武二舞也）具區（案漢地理志吳郡震澤在西復名具區澤注云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有具區郭璞曰縣南有大湖）則有司存（自有有司在）呼韓（漢宣帝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饋餼之秩（餼說文曰客米也秩音姪次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趙應韶
圈點監生臣秦承華
臣歐陽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一送

宋文帝七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戊辰魏主軍至東雍州（雍於用翻）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于河東汾陰世為强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來奔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復（復扶又翻）今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趣之（騎奇寄翻趣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逆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北地山字衍）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厔音舟窒）歷陳倉還如雍城（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推）詔以吳為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遣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群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呼到翻）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為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梧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曹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註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即亮翻）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

室（飲於鴆翻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守式又翻）又為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并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為留臺下遐稼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目無常主不辨白黑謂之眩）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偽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太子晃素好佛法（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復扶又翻胡寅曰見佛法虛誕為世費害浩之言似是然浩本當深讀佛書也彼其戶誦未易知其究未易窮辭未易析而精極之地未易判也至老莊所待微哉又況寇謙之圖籙其經乃虛誕之說者正當審所折耳而浩當欲取此烏在其智也又設壇場置廚會月飯數千人作靜輪宮極其崇高財力萬計逾年而不成此與佛法為世費害人何異乎其下詔毀塔廟除經像誅沙門也魏主自以為非常之人而指漢明為荒君安知非浩所作修大之辭也夫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漢明豈嘗有寇謙之之惑哉故欲革天下之弊者其所施設必有本末先後之序人君脩德正己於上公卿大臣論道明法於下人倫既正教化既行然後示之以科條諭之以好惡變之以漸俟之以久則事不驟而效必成矣夫天地之化可謂速矣其為冬寒也乃在夏熱之時其為夏熱也乃在冬寒之日積之遠致其革之難為之豫故其成之著豈可以一言一令用勢力殺伐而行之是以不循理而弊復生焉在易革之義曰已日乃孚言不可遽也文明言盡其事理也說言順人心也如此則大亨以正而無悔矣）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并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七年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為太原郡見屬青州為

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為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青兗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也）殺掠甚衆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虜寇兗冀青等州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擒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鄉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據奏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又云虜破掠太原得四千餘口蓋魏人多張其數故不同耳）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肯苦等翻）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曹孫謂曹操孫權也）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讀曰田）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虜三萬矣（譟蘇到翻陴音皮）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纂纘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兩力讓翻）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俞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請者仗各自營備使精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幹古旱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三吳近在京城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易以豉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帥讀曰率）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魏金城邊固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郤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屠直於翻）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

為主。與敕文相攻。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丁未。大赦。仇池人李洪聚眾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塹。七豔翻。）嚴兵守之。格鬭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眾。降者赦之。（降。戶江翻。）會眾遂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眾屯松多川。（水經註。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勢復振。（復。扶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諸軍。謂統兵分屯長安以北者。）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即盧容浦。盧容縣。即秦象郡象林縣地。故浦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馬甲謂之具裝。被。皮義翻。）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為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八年。儻見自全數尺。猶數貫鼻。隔文師子直撐而救之。）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遂克林邑。（水經註。林邑國都治典沖。在壽泠縣。阿貴浦西去海百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按在五月。當是六月責檀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勝。音升。櫛。阻瑟翻。櫛。梳枇總名。胡寅曰。宗慤其以馬文淵為戒者乎。文淵無可議者。以薏苡車馬人所譏也。故宗慤并薏苡之類亦不肯而不拾。其然且自無行棄矣。昔宋之者。非附而無援。則室而不求。皆可以為賢矣。將帥成大功而以財自污。雖賢者有不能免。則慤之賢益可尚矣。）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兵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都。東自四唐貴州寶中都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　帝築北隄。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紀穆曰。湖今為戍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庚翻。南人呼北人為傖。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

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即亮翻。忮。支義翻。很也。）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眾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眾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為。于偽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會合人斬吳自攻之。為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眾入木面山。尋皆破散。今從後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為內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眾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鎮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遣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主于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眾。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誘。音酉。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超使人逆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待。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還。音旋。又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為外都大官。　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奔。）

史炤釋文壘。（音水切。軍壁。）縱弛。（施是切。解也。）迅。（息晉切。疾也。又私閏切。）

汾水（扶云切。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胡後魏。停徒丁切。揺也。張也。又使千切。）戲水（在京兆新豐東。或作戯。胡後魏。）盩厔（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周山水之曲以爲縣名，在右扶風。紐女九切，結也，索也。）林邑（海南夷國也。其地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飲（於禁切。）醸具（女亮切。醞釀也。）騃馬（莫娟切。）盪（徒戾切，滌除也。）孑遺（居列切。詩曰：靡有孑遺，謂無遺餘也。）登陴（頻彌切，城上女牆也。）鼓譟（蘇到切，羣呼也。）纂偶（作管切。纂集而比偶也。）犒牛（苦到切。）犒牛百兩（車數。）信宿（並如字。春秋左傳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幹（古旱切。）休官屠各（屠，陳如切。印休屠胡也。）掘（其月切，穿也，揃也。）搠（阻兒切。振北之德名。）傖荒（傖，鋤庚切。亦作傖。吳人罵楚人曰傖。賈誼傳曰：國制搶攘，音均。孔毅。）金日磾（漢時匈奴休屠王之子，賜姓金氏。）

胡三省釋文辯誤：二十三年，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史炤釋文曰：汾水出汾陽北山。泰按：史炤止能言汾水發源之地，不知薛永宗聚衆赴汾水而死，其地不在太原汾陽界。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北山，東南過晉陽、狄陽、大陵、平陶等縣，南入河東界，過永安、楊、平陽等縣，又南過臨汾縣東，又屈從縣南西流，經絳縣故城北，左傳所謂晉郡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者也。又西逕魏正平郡南，東雍州治所也。太和中置州正郡。東雍州南之汾水，乃薛永宗聚家赴水處。漢書地理志曰：汾水出汾陽北山，過郡二，行千三百四十里而入于河。千三百四十里之汾水，其源甚長，當隨地註釋而後能有別。）趙完壁源妻射（音夜。）顛（音兼堂反。）雍（去聲。）停（音使丁反，信也。）紐（音女九反，結也，索也。）林邑王邁（音英非反，其名。）宗慤（音確。）毘（音琵。）誕（音但，妻也。）沙門（僧也。）飲（從去去聲。）闕守（闕音丘。）釀（爭去聲。債。）胲（音州縣之縣。）鞠爲丘墟（鞠音菊，墟音去魚反。詩小雅曰：鞠爲茂草。注云：鞠，窮也；墟，大丘也。）盪去（音丘呂反，除也。）浮圖（佛也。）冕（音胡廣反。）李潤（縣名。）我外家也（世祖母姓杜氏。）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帝時征北大將也。）淮泗（謂當廣耕田於淮泗之地。）羸備（羸音壘，餘也。）儲（音除，積也。）巨（大也。）曹孫（曹操、孫權。）繕（音膳，治也。）大峴（音胡典反，山名，在吳陽。）佃（音殿，營佃。）纂偶（二字爲偶。）辭（音幹蒔。）清濟（音子禮反，二水名。）戒（說文曰：防患曰戒。）優復（音方目反，不役賦也。）上邽（音圭，縣名，漢屬隴西郡。）格（相敵也。）以具裝被象（被音皮義反。下文二十七年十一月云：薛安都脫兜鍪，解鎧馬去具裝。又齊高祖紀云：編皮爲馬具裝。）禦（說文：梳也。）鐵（限也。道王城各五百里曰鐵。）纖（音服，直也。）仕張氏（涼州牧張

軌父子也。）傖荒（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荒，荒服也。又北齊神武紀云：李吕中山胡劉蠡升稱天子，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害，謂之胡荒賊。音于款反，没也。）圉（音語，養馬者。）黙閒（候音至，候也。）任之（任平聲，當也。）何（音四陝也。）民數（音朔。）呼（音火故反，呼也。）

元嘉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癸未，魏主如中山。魏師之克敦煌也（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斫，之若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謂學蠱毒厭魅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事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謚曰哀王。魏人徙定州丁零三千家於平城。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即亮翻）扶風公處真等八人（處，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一百二

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估，音古），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少，詩沼翻，下同），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卒，子恤翻，下同）。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王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魏樂安宣王範卒。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欲奉前彭王義康爲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禾翻）。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爲汝陰王。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異曰：宋書索虜傳曰：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不悲，燾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楊文德據葭蘆城（水經注：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東逕葭蘆城西），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酉）。

史炤釋文敦煌（音屯。郡名。應劭曰：敦，大。煌，盛也。）沮渠牧犍（犍，渠焉切。沮渠，姓也。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之官，因以為氏。案，求也。）守藏（才浪切。守庫藏者。）左道（禮記曰：執左道以亂眾，殺無赦。鄭康成注云：左道，若巫蠱也。）眾貝（偉蓋切。海介蟲也。古者貝形，以貨貝而寶龜。）請責（莊交切。姚姚也。通作怨。）趙宪壁源妻如中（如，往也。）敦煌（音豚皇。）斫（音的。）昭儀（牧犍妹也。）第（宅也。）當（去聲。）泉貝（泉，錢名。前漢食貨志注云：流行如泉也。）估貨（估，音古。五也。）酣（音胡甘反。樂也。）楊文德（武都氐王也。）

二十五年春正月，魏仇池鎮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將，即亮翻。帥，讀曰率。）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　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　閏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是康倣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　初，劉湛既誅，（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既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選，須絹翻。好，呼報翻。惡，烏路翻。）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陽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師尹氏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臣昔啟范曄，（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身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眾過藉藉，（藉，秦昔翻。）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陽尹。　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向，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瑕丘，皆湊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五月甲戌，魏以交阯公韓拔為鄯善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氏，後為韓氏。鄯，上扇翻。）鎮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己卯，罷之。　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為淮陽王。（彧，於六翻。）　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般悅，當作悅般。般，音鉢。）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　丙戌，魏主如陰山。　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龜茲，音丘慈。）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讀曰率。）和說降柳驢等六城，（說，輸芮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冬十月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朝，直遙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為公。　癸亥，魏大赦。　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鎮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戍同。）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之行宮也。朝，直遙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即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史炤釋文潞（音路。上黨邑，古潞子國也。秦侵魏。）大蒐（所求切。索也。古者以蒐狩習武事。）詬詈（上呼漏切，下力智切。怒罵也。）匄（古大切。乞也。或作丐。）交阯（音止。或作趾。郡名。杜佑云：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交，故名交阯。）焉耆（於乾切。西域胡國。）龜茲（西域胡國。）乙直伽（乙姓，直伽其名。）趙宪璧源妻蒐（音搜。狩也。春秋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炳（音丙。）賂（音路。財也。）曄（音饁。撒也。）賊（損人。）愚懷（懷，猶誠也。）九死不悔（按離騷云：九死其猶未悔。）藉藉（猶紛紛也。）駿（音俊。）觀（去聲。）乙直伽（乙姓也。說文曰：附無有乙姓。）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群臣於漢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謁翻。）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曰耶。）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樂，音洛。）　庚寅，魏主還平城。　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庚寅，魏主如陰山。　帝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

好進言（音手又翻。好，呼到翻。）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卷，讀曰捲。）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我子貴翻。上，時掌翻。）上笑。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胡寅曰：人有名不副實者，如袁淑之類是也。或曰：元凶之際，淑有忠節，何以為名不副實也？曰：淑非能忠也，其不能忠，以領上封禪書知之也。此袁淑之天也。王僧達在文帝前嚴論執意明決，沈慶之如其必來，是義比以天死之也。）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沈約曰：晉孝武世於襄陽立雍州，并立僑郡縣。宋文帝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重，直龍翻。掘，其月翻。塹，七豔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敗，補邁翻。）以那衆少而堅（少，詩沼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屏，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蠻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遇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先，悉薦翻。）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故首尾不相救，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

史炤釋文：涿邪山（上音卓，下以奢切。一作涿山，名。在後魏。）淑（殊六切。）岱宗（徒耐切。岱宗，亦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封禪（時戰切。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雍（於容切。）掘（其月切。）塹（坑也。）挑戰（謂撓挑敵以求戰。）輜重（上莊持切，下直用切。輜，載衣車。重，載物車。）大稔（如甚切。穀熟也。）趙完壁源委漢（書義。沙土曰潰。）羯（音居謁反。）汗（音寒。）上如往也。幕（音慕。廣莫也。）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案前漢霍去病傳云：去病北伐匈奴，道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如淳曰：大功）故增山。（顏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墠祭地曰禪。又曰：封者，登山祭天，築土為封。）席卷（言無餘也。）檢玉岱宗（封泰山也。）數挑戰（數，音朔。挑，音徒了反。）民畜（音許又反，又五又反，六畜也。）屏（音餅。）沔（音緬。）潰（音胡對反。久之遂散也。）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降，戶江翻。）幸諸山犬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出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史言沈慶之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戶江翻。）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勅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即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鑠進號平西；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鄭道隱並棄城走。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鎮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注：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蔡州刺又汝南郡治汝水，後判反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叶翻。）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柵以拒之。魏人填塹肉薄登城（薄，迫也。塹，七豔翻。）憲督屬將士苦戰（將，即亮翻。）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鎮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

文（晉制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殷中將軍程天祚等將之（祚才故翻）直趨汝陽（趨七喻翻）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奔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鎮壽陽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真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擊斬乞地真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上方（喻作上方也）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驤思將翻）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

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度江也）當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勑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供居用翻帳竹亮翻）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蠕人允翻沮子余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蠕蠕吳提吐賀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復若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塹七艷翻）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謀我已擒之復縱遣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翻）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功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觀凡魏人猶有憚南兵之心且高祖之餘威而遣書指猶為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騎奇寄翻離力智翻）吳人正有所營

伎（伎渠綺翻）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謝晦檀道濟等）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呪術）當使鬼縛以來耳

侍中左衛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郎領著作郎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魏主以浩監秘書事（監工銜翻）使與高允等共撰國記（撰雛免翻撰述也）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郗丑之翻）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令習拜浩所注經以為家業）并求勑浩注禮傳（傳直戀翻）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

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翻）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依水經注平城西郊外有郊天壇）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恚於避翻）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明實事見好惡以類首群書有貴盡浩刻石書史上之衢路暴著國實不少隱避其事上如此則必取人之能規諫者代而懸其諛諛者此乃情性之蔽也使閔湛郗標諂人也浩寵信而不悟而以直自任昧於馬等者謂之禮是好惡不以類其不仁大矣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浩其能免乎孔子作春秋凡書公之惡皆諱其史為尊者諱所以存尊崇之心謹嚴者之戒也浩而知此庶乎免矣雖然浩罪不至死魏主乎四顧待如何正使復有大罪猶當以功議減而遽殺之暴怒忘乃如此哉）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并州（使疏吏翻）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首式救翻）庶或見原（原赦也）不可重為欺罔也（重直用翻）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

趣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趣音促見賢遍翻）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被皮義翻）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朝直遙翻）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為何等事也（為于偽翻）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領總其大綱裁其可否也）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匄古太翻）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於是召浩前臨詰之（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釁許覲翻）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為于偽翻下欲為同）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浩附屬之罪以浩故赤其族擇婚可不謹哉）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縶陟立翻）衛士數十人溲其上（溲所鳩翻小便也）呼聲嗷嗷（嗷五刀翻）聞於行路（聞音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它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既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言浩允非其罪）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胡寅管見高允不欺之君子也與崔浩同為國史浩總裁大綱允多所著述此事之實也浩既被罪允義不可苟免自陳於君父之前內不欺其心外不欺其友上不欺其君若高允可謂仁矣而世或以能分謗取之則非也己無此事為人所枉者辨也譬如浩為元

帥而允副之浩敗於前允事無失而不敢自以為能則曰臣既副浩當與同罪是則分謗也今浩領史允操筆允所著述乃多於浩特不敢自文以實告君耳夫何所謗而分之云乎夫情偽交於前咸難辨也是非定於古乃多允也於多允者猶不能見則於難辨者宜乎其倀然也）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別分也依宗非同族稱音彼列翻）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崔逞仕魏為太祖所殺）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既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李孝伯病篤（魏北部尚書知北遼州郡）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亦為魏主所寵任後得罪而死從才用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事於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眾保焉耆鎮（魏破焉耆以為鎮遂

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illegible]）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棄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illegible]）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illegible]）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illegible]）到彥之失利而返（[illegible]）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illegible]）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illegible]）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泛舟北下碻磝必走（[illegible]）滑臺小戍易可覆拔（[illegible]）克此二城館穀弔民（[illegible]）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

初（北必判翻）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難乃旦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治直之翻）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鹽翻）誘我邊民（誘音酉）今春南巡聊省我民（省悉井翻）驅之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魏主與帝二書詆有憚江南之心大明以後北不復憚南矣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比毗寐翻近也雍於用翻）歸訴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丘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脚跟不着地也）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芮芮即蠕蠕南入路轉月間古莧翻）遠輸誠款誓為犄角（犄居宜翻）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

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斌音彬）太子左衛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率所律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汧苦堅翻）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夏戶雅翻）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晋成帝咸和九年胡寅管見有天下者論一相相之職無所不統其大者文武二柄也魏晋以來以詐力取國苟安據不去已斯善為君矣求有能擇任宰相責以治道者也文帝伐魏豈非大役而總制攻者義恭耳名且尊將不昧則死所以折衝經遠者雖賁可寄而動欲北伐伐即自敗蓋以不得任賢人與之共政又無以養其心志厭靜思動輕民用力而師喪於外禍興於內故克宅厥心以正己考慎其相以治國人主之要務也）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朝直遙翻）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三五民丁倩使暫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符到十日裝束（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為裝束還此期即行）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北兗謂南兗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即還（胡寅管見凡用兵者必有大將故曰師貞丈人吉必先豐財故曰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必先養士故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必有稽暇腹心之臣故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文帝伐魏之衆義恭為總非運籌決勝之人也王玄謨為元帥乃紿說貪復之士也發近邊六州民兵十日即行則無素養之兵卒也借貲本四州民財四分取一州無素蓄之府庫也四者有一焉皆不足以克敵取勝而文帝兼有之虜馬之不過江其亦幸而已矣）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於碻磝城碻七俗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書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又解王淮傳云刺虜今從宋書）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屬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考異曰宋本紀九月庚申玄謨前軍次白馬與虜兗州刺史敬待睦戰破之玄謨進攻滑臺今從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雍於用翻）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

奮武將軍魯方平（南史作曹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爽之）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皮江翻將即亮翻）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夏戶雅翻）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趙難納之（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季明遂誘說士民（誘音酉說輸芮翻）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曰鑠傳作劉坦之今從宋書）魏荊州刺史魯奭鎮長社棄城走奭軌之子也（軌魯宗之之子）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宋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為僕氏幢傳江翻）僕蘭奔虎牢（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國人謂國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陟略翻）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一　送

宋文帝八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七年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漢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守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瓠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上瓠敗油散因燒矢內路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瓠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處昌呂翻）將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即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為部隊而以其人分配於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玄謨豈不知為車營可為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真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始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注云垣護之守石濟即此處先悉薦翻舸古我翻守手又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雖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艦戶監翻重直龍翻斷音短）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舸古我翻）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將即亮翻）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數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佛音弼）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即亮翻）斌乃止斌欲固守碻磝

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清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使疏吏翻）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曾不能用（引漢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更經也音工衡翻）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清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注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下同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鄉導（鄉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溫谷南）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真趨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趨七喻翻下同）楚王建趨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趨下邳魏主自東平趨鄒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書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宋魯郡時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賣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趨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注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大薺陂東逕己氏又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泡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考異曰宋略作張是連提今從宋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函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

（母）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牟）唯著絳納兩當衫（者修裝袖前當心後當背攝大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illegible]瞋七人翻陳讀曰陣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勝音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昃阻力翻將即亮翻塹七艷翻降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為于偽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元所背依山而居自為營落）

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陝事）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考異曰宋書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秦郡治堂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溫公[illegible]傳尉武亭名劉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陸隊軍皆有主副）欲依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夜人云虜死者太半今從宋本紀）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

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平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三郎將掌之（三郎將主內三郎魏謂衛士曰三郎將即亮翻）羅漢夜斷三郎將首（斷丁管翻）抱鎖亡奔盱眙（盱眙音吁怡）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少詩沼翻下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陳讀曰陣趨七喻翻）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鬱洲（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有鬱洲今東海軍是其地泰始三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為青冀二州刺史治所俗謂四樓賢青冀）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決也）惟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還）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北長史帶沛郡太守高古到翻贊助也言沈何以兩決其議也）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凡言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

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汙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領彭城為諸軍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入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鎮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駿諸父也駿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戲馬臺在彭城南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甘蔗說文所謂藷蔗也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夜翻）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而善負物顏師古曰言能負橐而馱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illegible]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illegible]受之所載未盡其重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聲音之轉）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騾盧戈翻驢父馬母所生使見）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暫出見我（暫其日）我亦不攻此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達

（直利翻，待也。）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悉，詳盡也。言恨不蹔時得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鎮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易兌卦彖辭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豉，是義翻。說文曰：配鹽幽尗也。胡豉，胡人所造。尗與菽同，豆也。復，扶又翻。餉，式亮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剛翻。）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忽忽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左傳：晉楚將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戲，許義翻。治，直之翻。）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魯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暢曰：昨見眾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小，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將佐也。僮幹，則給使令者耳。魏主以言將知宋為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孝伯又曰：

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埋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謂孔為嶧，相半入保藏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令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眾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筭，鎮軍聖略，（武陵王駿時號鎮軍將軍。）用兵有機，不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眾軍直造瓜步。（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宋尉氏後為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入桃葉山，即瓜步峴之地。時請曰來。造，七到翻。）南事若諧，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薦翻。）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舉足而行曰步，足迹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交言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識，直吏翻。）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群氐拒之，（帥，讀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illegible]）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illegible]）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考異曰：[illegible]）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illegible]）質使冗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illegible]）質營於城南。（[illegible]）

（[illegible]）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燾之孫；（[illegible]）熙祚，脩之之兄子也。（[illegible]）是夕，質軍亦潰，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illegible]）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illegible]）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illegible]）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illegible]）奈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illegible]）眾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眾謂璞曰：賊若不攻城，則無所事眾；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illegible]）地狹人多，鮮不為患。（[illegible]）且敵眾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眾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illegible]）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illegible]）

舟楫之計，固已大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苦，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遇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上則曰。同舟而濟，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小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初交切。）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也。將，即亮切。下同。）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為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壞，音怪。）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言將逃走。荷，戶可切。又如字。擔，丁濫切。）壬午，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凡人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戍。暨陽，今江陰軍。邏，郎佐切。艦，戶黯切。亙，古鄧切。）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丹陽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

切。）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唯江徐贊北伐之計，群臣之議多不同也。大，徒蓋切。）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度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沈約曰。元帝度江，休俊羌落以為第石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并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奉朝請，名而已。朝，直遙切。）魏主得黃甘，即啖之，（甘，即今之柑。啖，徒濫切。又徒覽切。）并大進酃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三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縣地。孟康曰：酃，音零。）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指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切。妻，七細切。復，扶又切。）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

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坐，徂卧切。）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持劍為班列在車前，數居前劍，侍居夾劍。幾，居希切。）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言不持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史言劭於此時已有疑逆之心。）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宋中軍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侯野報之。諸書皆為書致勸通問，此皆魏史參錯，今從宋書。）

文熠釋文沃大（烏酷切，灌也。）鎮候（謂覘候而伺賊之也。）奄至（衣檢切，忽也。悉也。）現（古淨切。）鑠（書灼切。）傭（余用切。役隸也，或作傭。）大鉤（古侯切。劍屬。）樓櫟（無樓與女垣也。）木柵（測革切。編豎木為之。）當百（丁浪切。底也。）間使（從間道而遣使也。）垣謙之（上雨元切，姓也。謙之其名。）環釧（謂玉環金釧也。）譎誑（詐欺也。）供帳（上居用切，下知亮切。供具帳設也。）蠕蠕（狄號，斜犯本長上。）障（之亮切。說文。隔也。）諜（徒協切。反間也。）伎（巨綺切。伎倆。）鬼縛（伎的切。說文木也。）史事（歷也。）國事（事止也。讀曰操。）郗操（上抽遲切。姓也。

操，其名。音平遠切。）噍類（如淳曰：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為無噍類。）怎（夫粉切。人大問切。怨也。）恚（怒恨也。）稚黑子（胥李立切。姓也。黑子，名。）僮（徒洪切。僮僕。）餘豐（過也。罪也。）絜（之利切。紫姓也。）檻內（戶黯切。檻車之內也。）浚其（湖謂之浚。）啾啾（衆口聲也。）悖（亡動也。）賑（章忍切。贍也。）和好（謂相和同而愛好也。）無厭（無厭謂不足也。）桑乾川（乾，音干，在代郡。）鮮卑（相然切。山名。東胡別種，因依此山，遂以為號。）療（力照切。療病。說文治也。）撻（他末切。）跂望（舉足而望也。）拯（拯，集韻云：舉，救也。切韻音蒸之上聲。引易拚馬壯吉，援陸德明釋云：拯救之拯。馬融云：舉也。伏曼容云：濟也。王肅云：拔也。子夏作抍。抍，取也。）芮芮（如銳切。國名。）誠款（苦管切。意有所欲也。）犄角（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犄之。言叶力共攻也。）泝瀧（泝水、瀧山，在後魏之地。）倩使（假也。）盱眙（上況于切，下與之切。臨淮邑。）趣（遣須切。督也。）幢主（宅江切。官號。幢主並九品下階。）器械（胡介切。內盛曰器，外盛曰械。）懷（伏也。）徹（直列切。去也。通作徹。）枋頭（分房切。地名，在汲郡。東後魏。）鞞鼓（上並兮切。騎名，鞞俾也。俾助鼓節也。）舸（大船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鐵鎖（蘇果切。或作鎖。）長柯斧（柯，居何切。說文：斧柄也。）佛狸（里之切。）控弦（苦貢切。引也。）仆（音赴。又蒲北切。頓也，僵也。）

兜鍪（上當侯切下莫侯切首鎧也鍪或作鞪）鍭（可米切中之端名）笑陽（上陟從切下直追切）能中（音去）函谷關（函胡讒切關名在弘農郡山嶺山形如函故關名漢武帝遷於新安）朝獻（僮也春秋傳朝獻之人日）異（札息切說文曰在西方時則也）膌（弁撰切日加中時）創（傷也）劌應（姓也鹿異名）槖駝（上音託下徒何切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駝）隍（胡光切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堧（汝允切殘也）剝（北角切割削之也）箠（萬切大皮也通作鞬）筏（房越切筆角成作筏）邏（邅也）艦（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石如字）朝請（才性切）鄜酒（鄜東鄜縣之酒積桑落河名美酒世精桑落滿也）鐵至（且依切近也）僮（徒紅切債也）胡三省釋文辨誤二十七年魏主圍懸瓠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鉤樓堞（又名樓文曰鉤鈎繫貫上日余謂如古書大鉤之鈎可以書鉤魔此所謂大鉤者乃持以胃鉤役之鈎書從大鈎於衝車之端以鈎樓堞則非鉤明矣）芮芮亦遣伏連籌誠款（又作稱又明芮芮芮名余按芮芮即蠕蠕蠕蠕即柔然為嚥嚥南人持稱為芮芮說文字從蟲本音吉南音又皆以嚥嚥為芮從南人語音也）趙完璧源委敘（書與諸大漢也）射（音食亦反）俱候（猶覗候也）奄（音掩也）環（音患）鏁（音鎖車衝衝城車）樓堞（音牒樂上女）

（垣也）擣（音冊編立木為之）肉薄（猶相迫也同而上城也）垣（音袁牆也）肇（北）趙（夫也周顯王十六年云）直走魏縣南方（署名）務（為作使也）遺（去聲與也下同）董異（按二十二年冬魏董水胡五六反上大夫拔以兵為都督關隴諸軍事遣使將兵卯一百二十一級）是（曹丕北齊猶兵也）誦誕（上音決下音居乞反許欽也）路（音路留財）僕除（徒音居頁反不依賦也）執與（與如也）猶（持也）供張（本去聲）蟥蟥（音獸）赫連（夏王勃勃也）漑渠（滌玉涅谷逸也）温（音子今反）馮弘（北燕主也弘為拔秀）吳提（吳提音吐賀其之又音嚼嚼可汗之名）垣（墻也）堞（音牒今謂之細作）衆方（明方明秋池在十九年五月二十年八月木方明里攻祝池演溢全寶及其為下獻見）研警使（研音嶄使音史詩侯偏）彼公（指人事也）婁羅門（胡僧也案北年本云蜀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又魏太宗十二年本云婆羅門僧自西域來善咒術能令人立死復咒之使甦云云婆羅門開見）復見（音胡）負鄜（俱音呼）標（音甲遂反姓名也）禮傳（音直戀反）惠（音於避反忿恨也）暴（音僕）責（音傳自伏其過）原（免也）重（去聲再也）恭何如（何也）入見（音胡甸反下同）匄（音蓋乞也）控（衣其也）諸（音去占反問也）皆衷五校（夫十也）縶（音陟立反絆也）溲（音搜說文曰小便也）嗽欬（顏）

（師古曰衆口愁聲）讓（責也）荷（上聲）再遺（遺送也謂使戒人東萊吕曰崔浩著魏史太武忿其書錄有長其過其後魏收懲此堂北朝詆左右人矣之幾為穢史兩人者但奕無是議焉然為史者如之何而復可春秋書魯之事有君而不書諱國惡也諱之而其事著不是削其事可知而不隱矣夫如是故外足以傳信而內足不失誠萬世之法非）聖人孰能與之（朱熹曰或作史以實直不知謀進以拙例借國有罪也罪不止其身而且遺禍以及無辜太武被惑暴殺忠良）膿（音士革反）馬耆（音埤脂西城國名）間道（微道也）越巂（音才呂反止也）重券（重去聲券也）碻磝（音敲翱戍名今濟州是也）館殺（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日晉師三日館穀杜注云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北及（北音鋪二反）滅守（音狩）難之（難音乃旦反）劭（音邵）無厭（音一鹽反）乾（音干）療（音力照反治也）捏（音則卧反）北得河朔（北音鋪遇也）拆（音東告也）棘（與急同）跋（音蒲撥反與全同衆足而水乎也）芮芮（即蠕蠕也脊從扎平）徑造（音七到反至也）鏁（音書藥反）囊澄消瓞（澄音鄧消音坐反衆在切澄清消弘浦瓞）（山也）出次（猶舍也）三五（三丁發一五丁發三）倩（音七政反假也）雙（普同）盱眙（音吁怡縣名屬臨淮郡）恭（音恭虜將也）塵夏（上聲）幢主（釋文曰幢）

（音毛江反言兇猶悍生王九品下階）本著（音陟略反）漢（音笑浹上曰漢）愎（音弼力反狠也）庭（音呂呂反居也）操（千發）長帥（不統何其長帥也）艇（音部延反騎上舟釋名曰艇挺也）山積（音子智反委積）舸（音古我反是以大船曰舸）囊（音乃朗反書也）艦（音濫戰船）迅（音信疾也）佛狸（音貍魏主小字）控（音苦貢反引也）來脩之（脩之同守滑臺為魏所虜）閫（音苦本反門中橛也）節下范增（漢高帝五年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下邳（音皮縣名）太宰（魏永日太宰穆音苦姓也）陝（音閃）張是連提（張是連提名也）突騎（衝突之騎）鎧（音可亥反甲之總名）著（音陟略反）兩當衫（儀衛志上云左右廂有主帥千牛中請以綵裲襠大口袴又車服志裲襠之制一當胸一當背短袖覆膊）騶（音呂其反）突陳（音陣下同）射（音食亦反）中（去聲）恬（音大）勃（音拳勃也）捷身（從音從頓也）異（音如日久）級（音急）讓降（讓責也）力屈（音其勿反盡也）變（音於六反逼也）先（去聲）矚（音燭）加中（時也）蹀（音尸見反是踐）剡（音食）顏（音香邸反項也）三郎（官名）函箱車陳（陽邱傳函夏注函包容也揚與含同）晶（音許玉反）席卷（上聲舍無餘也）偷（音古堂反開也）莫從（音失知所從耳）蓋（不知從何所得出）窘蹙（上音渠隕反迫也下音蹙盡也）湧

（音烏路反、）駿（音俊、）道民（駿之小字也。駿、帝第三子、即世祖也。紀云小字道人、）馬文恭（上云駿遣參軍馬文恭向蕭城、為魏所敗、）蒯（音快、姓也。）甘蔗（音柘。）安北（二十四年四月、云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嘗（甞同。）常遲面寫（遲音治、待也。面寫、謂對面輸寫所懷也。）矯（音居夭反、）博具（博戲之具、）餉（音式亮反、饋也。）豉（音是義反、鹽豉、爾雅曰、苦李作豉戎、）行（音胡郎反、）悤悤（音怱、遽也。）幢幹（按遺典春五不注云、若今騎仗門儀之類。）相語（音御、）直造瓜步（造、音七到反、至也。瓜步、縣名、在廣陵六合縣東、又見下文。）飲（音於鴆反、下同。）攣（音力然反、治也、）佛貍（魏主小字、）步武（兩跟足曰步、步六尺也。爾雅曰、武、迹也。又禮記曲禮注云、武、迹也。中人之迹尺一寸。）冀（望也、）揚文德（武都氐王也、）纂（纂集成獻、）燾（音導、）璞（音扑、）繕（音膳、治也。）守（音狩。）夫（音扶、語辭。）肉薄（謂相迫而上城也、）昆陽合肥（王莽圍昆陽、為光武所敗、秦苻堅伐晉、至合肥、為謝玄所破、是皆數十萬也、）見力（見在之力、）鮮（上聲、）筏（音伐、大曰筏、小曰桴、乘之渡水、）荷（上聲、）亟（音去吏反、）貽（音怡、遺也。）檀道濟（枉殺檀道濟、）贖（音續、以財貨償曰贖、）募（音暮、廣招也。）蟜（音蹻。）朝請（音潮淨。）妻（去聲、）阮（音尼、）詎（音巨、豈也。）

元嘉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群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衛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襲、故舉火以示盛。尹弘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以夫駁、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胡誕世之反也、（見上卷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是、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叛放之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使、疏吏翻。語、牛倨翻。）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復、扶又翻。屢、力住翻、又如字。）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恟懼。（恟、許拱翻。）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啟宜早為之所。（武陵王駿時在彭城、蓋馳表啟言之也。）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許自殺。（佛教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願隨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使者以被揜殺之。（胡寅嘗見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遂之、文帝若引咎歸己、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懲馬邑之伏、誅王恢以謝海內。今則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忠諫不賞、百姓之從軍死傷及出時從軍者不復反、致積於彭城、慮其生擒義恭、弟也、而

來之於內、駿獨守也、而參之於外、義康竟死、不言侍于）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敗、補邁翻。去年蕭斌使王玄謨戍碻磝。）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盡帥其民渡江。（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帥讀曰率。）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名郡、今楚州即其地。盱眙、音吁怡。）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須、待也。）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溲、疎鳩翻。便、毗連翻。）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山、圖經云、臧質守盱眙、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即此。塹、七艷翻。）魏主遺質書曰、（遺、于季翻。）吾今所遣鬭兵、盡非我國人。（國人、謂與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孫也、凡九十九姓。）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真敗、慕容皆投常山趙郡界、阻山而居、故云然。）胡死、減并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并州界。其地率皆雜虜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稽胡據之焉。）氐、羌死、減關中賊。（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省示、省來書所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爾自恃四足、屢犯邊。（四足、謂負戎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歲造之所謂清口在守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注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此宋潰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冥期、冥冥之中、天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容復同。）寡人受命相滅、（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白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而遭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此嫚書也。兩陣相向、忿鬥之至、言及之、非虜以此為據也。乾、音干。）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細切菜謂之齏、磨碎米麥謂之粉。齏、牋西翻。）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朝、直遙翻。）爾智識及眾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語、

（千佛翻下不語用。）當出康相貽得所送劒月欲令我揮之尓身邪魏主大怒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鑱，士衫翻，又士咸翻，刺也。鑱也。）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尓語虜中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此（以魏主書。示其與閣兄。正或國中賊也。因而携之。將其近十此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尓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中原之民。本奉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并爲臺格以與之云斬佛狸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臺格。宋臺所立賞格也。佛狸如淵）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駏絙（駏，格俱翻。絙，古恒翻。大索也。）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既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偽翻。桶，他董翻。桶木為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又勑彭城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

之上露板。（露板者，書捷之狀，露板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掌翻。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胡寅管見曰：人之才可以建功立事，而不能有成者，以私怨敝之，故利害在前而不見從違。用舍失其宜者，皆是也。孰有不爭功之心，以濟國事為急如沈璞者乎。向若璞從人之言，不納臧質，恐功不在我，賞不歸己，則盱眙必破，身且不保，尚何功賞之可望也。夫以利誘人，人鮮能於義以拒之，使璞智之以及此，可不謂天質之美乎。使其希慕古人以能然，可不謂學以知之乎。既已却虜，又歸功於臧質，此一役也，始終完粹，璞與虜遠矣。其視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者，賢否豈不相萬哉。）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夏，戶雅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勑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天祚逃歸。（天祚為魏所擒，見上卷二十六年。）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殘破六州之生聚耳。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

過半。國人皆尤之。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待，即已翻。帥，所類翻。趑，取私翻。趄，七余翻。趑趄，不進也。）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史言為用兵之禍。胡寅管見曰：古之為帥也，惟將軍之制，無以閫外之制，不從中覆，故人得盡其才，而功可立。此於古訓著明，成敗備見。然而人君往往不能免中覆之弊，以取喪敗，何也。其病在於欲功出於己而已。命將出師，攻伐千里之外，而紳掇妙算，親授於九重之中，事而見提挈臣下於膝上，萬歲壽以謂英謀聖斷，高出乎萬慮之表，而為君者儼然當之曰，臧是已。於是衿心益縱，黷武不已，而禍亂由此出矣。不知事有事而中者，常可常乎。宋高祖西征東戎，身在行閒，則未嘗不勝。命劉敬宣取蜀，留義真守長安，懸付節度，則皆致敗，此文帝之前監也。況文帝將不如長，又用者八所經，卮兵家之戒，則雖幸中，亦不可莫笑。）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賑，津忍翻。蠲，圭玄翻。調，徒釣翻。）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戊寅。魏主濟河。（自丙辰盱眙退兵二十三日始濟河。）辛巳。降鎮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郎將。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魏神麚四年徵盧玄。坐崔

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為高陽郡。）吏因羆子掠治之。（掠，音亮。）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晉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郎。（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魏書不同。今從魏書。）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為，于偽翻。）三月乙酉。帝還宮。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戊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左傳曰：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注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初魏主過

彭城，遣人語城中曰：（語，牛倨翻）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芟，所銜翻）鎮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至今錄事參軍。余按晉球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頵為錄事參軍。當時自別有州主簿督之吏，亦猶存古，而錄事之職寖正遷矣）（汲符甲）虜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飢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必知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徂臥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尋，繹理也。月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日尋干戈。杜預注，皆云：尋，用也）鎮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駿曰：（板，手板，條佐於府公之前，斂板白事，宋制也）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錄事參軍掌彈，故云然。彈，徒丹翻）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州別駕居群僚之右，故曰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慙。義恭之議遂寢。

初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之父，（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逵之，義熙十一年為魯軌所殺）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少，詩照翻）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既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麤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檢校郎人誅反事，同為遷遙，並為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翻。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鎮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虜。晉穆帝永和末，王化暫及；及太和、隆安，還復淪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文帝末年僑立，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秀為潁川太守。（考異曰：宋畧云滎陽太守，今從宋書。余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潁川太守授之）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居田里，不許。（屏，必郢翻。胡寅曰：聖人立復讎之制者，以引懦夫，消人欲而存天理也。繼晏重乎君父之見殺，無忘忿者，畏於敵而不能報；有貪心者，怵於利而不肯報；畏與怵者，偷於須臾而不忍報，而天理滅矣。天下未有無父之國，故父讎不報，不可名為人；天下未有無君之國，故君讎不報，不可立於世。使人人知君父之重，皆勉為忠孝，故有讎必報，則弒父弒君之禍息矣。徐湛之於魯爽，義不共天，乞屏居田里，不與比肩事主，備已，力伸此志，既曰不可，乃一請遂止，尋又遣秩。湛之居內，魯爽守藩，於是復讎之念微，祿利之心重，而為子之道缺矣）

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眾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為平原太守治所。水經注：濟水自管縣東逕梁鄒縣北，又東北逕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唐齊州臨濟縣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眾號安定王以應之。　壬寅，魏大赦。　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鎮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僕射、護軍將軍。（晉志曰：自魏晉逮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也）尚之以湛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遙翻）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魏太子晃監國，（監，工銜翻）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注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楊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注見前）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元和元年。藏，徂浪翻）皆有顛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史記周紀，武王即位，太公望為

（師。周公旦為傅，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王，于況翻。）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讒。儁俊以九益。頃，去潁翻。）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去，羌呂翻。近，其靳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收，謂斂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者，言價賤之時，民力可以償之，通貴則收之，停滯居物，立民所欲待之時則散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故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郎任平城（侍郎，即給事黃門侍郎。仇尼，複姓，出於代北。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等於都街，（都街，即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書索虜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燾，見殺。宋略曰：燾既南侵，晃淫于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罩以鐵籠，捶之三百，曳于叢棘以殺之。又宋書傳云：晃弟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誣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壬申，葬金陵，謚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為後宗愛弒帝張本。）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退莫不懼罪，（將，即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復，扶又翻。）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郎法祐來脩好。（好，呼到翻。）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既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止。（觀此，則魏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翰等皆魏主子，以國王徙封郡王。嘗考。）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帝以吏部郎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輔政於元嘉之初。曇，徒含翻。）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好，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謂言思致也。）練悉朝典。（朝

直遙翻。下同。）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有局，則能儉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首、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恐當作何尚之。）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唐和據高昌，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史炤釋文

右衛率（官名。通作帥。掠，力灼切。奪取也。或從刀。）數有（屢也。）怗懼（音許容切，又許狹切。憂恐也。少，詩照切。）齎（子西切。持遺也。揜，衣檢切。覆也。）灌（古玩切。澆也。）塹（坑也。）其期（精資切。血也。）齏之（祖稽切。本作韲。鄭康成曰：凡膾醬所和，細切為齏。）臠之（同都切。割也。謂殺之如臠六畜然。）鐵鑊（胡郭切。說文：鑴也。一曰鼎鑊。）正朔（之盈切。正月朔旦也。）麋城（化皮切。分城也。）縋（下居登切。謂以大索為縋，如弓弩縋之縋。）縋桶（以繩有所盛也。方斛謂之桶。）截（昨結切。說文：斷也。或作截。）肉薄（傍各切。謂相迫貴而上城也。）瘦（所救切。瘠也。）瓖（匹貝切。）種和之（徒千切。妣也。大公為灌禮章伏氏。）梨上（長子也。或作稍。通俗文曰：矛丈八者謂之稍。）稅調（稅，賦也。調，役也。）驃騎（毗召切。疾也。或作票。）解嚴（撤警也。）褻（如秀切。燒也。）飲至（於禁切。）芟（刈也。）翦（即淺切。截也。）堡（博抱切。障也。埠也。或書作保。）典籤（七廉切。官名。）彈糾（也。）軌（居洧切。）詰責（問也。讓責也。）梁鄒（側鳩切。城名。）晃（戶廣切。）覆載（孟也。禮記：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儲貳（陳如切。儲，副也。）酤（古慕切。賣也。或作沽。）販（方願切。說文：買賤賣貴也。）市廛（澄延切。市物邸舍也。）虢之將亡（古伯切。地名。周文王弟虢仲封於此，故號曰虢。杜春秋左傳：有神降於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其後晉荀息伐虢，滅下陽。）私立府藏（庫藏也。漢靈帝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以錢各有差。後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進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周郡（特照切。）惡來（哀都切。）儁乂（予咳切。智過千人曰儁。）仇尼道盛（仇尼，複姓也。元和姓纂：後燕錄亦有冰陽公仇尼倪。）譚（徒含切。）僧綽（昌約切。）諳（說文：悉也。一曰記也。憶也。）[illegible]（詩紙切。）演（音衍。）瑀（王矩切。）

胡三省釋文辨誤

二十八年，魏人乃肉薄登城。（史炤釋文曰：謂相迫而上城也。余謂薄，迫也。不用梯衝，以身迫城，緣之而上，謂之肉薄登城。）

趙完璧源委

有差（音叉。次也。）不還（音旋。）

（反。不進，不得志也。）使語（音御。下見語、可語人語同。）攝懼（攝，音擠勇反。恐懼聲。左傳曰：寡人先懼。）早為之所（左傳隱公元年曰：不如早為之所。杜注云：使得其所宜。）碻磝（音敲敖。城名，今濟州是也。）船來（去聲。車乘也。）溲便（溲，音搜，溺也。便，音房連反，大便也。）遺（去聲。）四足（謂馬也。）謠（音遙。爾雅曰：徒歌謂之謠。）冥（音銘。幽冥也。）寡人（晉文素封於興，後世襲稱，故稱寡人。）期之白登（之，往也。）桑乾（音干。）力屈（音其勿反。盡也。）遽（音其據反。急也。疾也。）貽（音怡。遺也。）佛狸（魏主小字也。見興當卯上云狄之所不利也。）衡車（攻城車也。）頹（音杜回反。）上露板（上，音時掌反。露板猶露布事也。）程天祚逃歸（天祚上年三月將兵救汝陽，與魏戰，為魏所擒。）勝計（勝，音升。）先之（先，逋也，悉也。）調（音徒弔反。）上如（如，往也。）羅（音研。）掠（音亮。劫擊也。）飲至告廟（告，音古沃反。）斂板（板，手板也。）州端（刺史，治中州之紀綱。胡曰：州端。）曾（音增。則也。乃也。）魯宗之（按晉安帝十一年，春云：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與其子軌起兵應荊州刺史司馬休之。襲殺江夏太守劉虔之。又與裕婿徐逵之戰，逵之敗死。又按宋書列傳亦同。唐樸度之子，宋文帝二十七年與魏戰，中流矢死。由丸言之，今通鑑云之父者，並指二人之父者矣也。）詰（音去吉反。問也。）鑠（音書藥反。）屏（音餅。）沙門（僧也。）儲貳（儲，副也。）畜（音許六反。養也。）市廛（音直連反。市中物邸舍也。）周邵齊畢（周公、邵公、齊太公、畢公也。）儁乂（下音刈，治也。）所去（上音人，逆也。下音丘呂反。除也。）近（去聲。）侁尼（複姓。）攢會（其適悉也。）特濬生四年（濬，音俊。按文帝十七年六月云：魏皇孫濬生。至今十二歲矣。按北史亦同。後三年而已立為帝。此云濬生四年，其誤明甚。患，去聲。皆）與（讀曰預。）

二十九年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翻。）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年四十五，諡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胡寅曰：凡人之與人類也，聖人之與人亦類也，聖賢為君，其職在司牧人，主之養之富之教之，則君職舉矣。盡此職者，其後必昌；或者為君，恃其強力，好武樂殺，則是自戕其類也。虎豹虺蛇尚不自戕其類，而司牧人者反不如焉，則其慘毒忍積之禍，未有不還中於己者，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往古一轍也。魏自拓跋珪以來，國勢日隆，土象而益大，然好大喜功，并吞不已，用刑專殺，殺人已多，黷武遂殤，而死於閹寺之手，然則向者之兵非戕敵，適足自戕而已，可不戒哉！易不云乎：臣弒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景穆之死，事起宗愛，既悟其非，當即日伏誅，乃遲回猶豫，未踰年載之久，其昧於未萌之戒甚矣。其及也，不亦宜乎！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侍中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疋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長，丁丈翻。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祕室。（祕室，祕密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王勃勃之女也。）延等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史言魏亂。）庚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葬雲中金陵。）廟號世祖。　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群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夏五月丙申，詔曰：虜將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挾溺蕩殲，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夏王義恭，除號驃騎將軍，鎮盱眙；南譙王義宣，鎮江陵，進位司空。驃，匹妙翻。騎，奇計翻。）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據魯爽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為魏所獲，附夫弟秀南歸，是年遂與爽、秀俱來，故並用之。將，即亮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帥，讀曰率。考異曰：宋書徐爰傳、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後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東袁，龐萌、薛安都寇恒農，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書有臧質遣柳元景、向靖叛，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　今按考異所謂宋書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行。）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注曰：阻，難也。）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眾，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偽帥始死，（帥，所類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倒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謂因敵取資。）

（於事為易為之效細）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將即亮翻）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大行北塞軍都（欲因山險置兵以遏魏相交出冀之地行戶剛翻塞悉則翻）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聚衆以來歸者先授之以官）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思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清盪可待（謂河南北有清泯盪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郎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畧臨時宣示（散騎員外郎寄觀）（胡寅管見曰古之為帥者不以兵以敵為方遣大將所當付倚者之心有不忍焉若秉其鈞者其偽細利而舉則狄道也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有仁義而已矣失則為夷狄中國者而夷狄行則無以賢於夷狄矣無以賢之其能服之乎宋高祖伐秦之衆不旋踵繼於代宋之衆亦手尔者反乎尔我以不仁不義自為則人亦以不仁不義待我矣文帝不知戒焉又求繼衆而代之是以夷狄攻夷狄尚何較焉況宋魏淮南交兵之後亦既講解聘問往來通情好矣魏無之犯文帝宜申飭使臣賜元帝生則義背逃暘仁心違洽乃中國之道也曾不是圖惟攻伐是務則其心放甚矣能無合敗之禍哉古之為國家者經一事則增一智文帝以中濩失地長帥不少改悔至天奪其鑒乎何是謀之不臧也）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置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於山南白方山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既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復扶又翻）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嗤之（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接輿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一送

宋文帝九

資治通鑑元嘉二十九年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書七月壬辰永陣及碻磝下又有乙丙壬辰按長曆此月丁亥朔四日庚寅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旋水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壬辰徙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東王（彧於六翻）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卑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又云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而宋書亦云淑妃養為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謚曰元后殂於十七年恚於避翻）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故翻）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女巫也其夫為劫坐沒入奚官）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笥相吏翻竹器也圓曰簞方曰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數所角翻詰去吉翻）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上時掌翻）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為于偽翻）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東陽主卒（卒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恐巫蠱之語泄也）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據此則反逆之謀濬實啟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審書意則劭濬逆謀蓋一朝一夕之故矣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書乃贊決其逆謀非啟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夏戶雅翻）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既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唯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呪職救翻咀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先是濬自揚州出鎮京口（十八年濬為揚州刺史出鎮京口史逸其事始先悉薦翻）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紹

（第五子。出繼廬陵王義真後。）意謂己必復得之。既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鎮江陵。（濬求代義宣鎮江陵。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至郡。則我從之。禍發矣。復。扶又翻。下同。樂。音洛。）上許之。濬入朝。（朝。直遙翻。）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恨也。）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濬小字虎頭。）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言一日無帝。則淑妃及濬將為劭所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濬。（使。疏吏翻。）劭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胡寅曰。見古之為太子者。皆以庶孽奪寵。惑其心。而小人欲結內援。圖富貴。子所置者為之助。於是父子不能相保。元凶劭則異於是矣。帝待之厚。倚之深。潘妃及濬雖愛。帝未嘗有廢立之意也。而劭乃自生疑心。形於巫蠱。不道之跡。發露莫掩。帝於是焉斷以大義。集公卿。下明詔。廢使遠服。不孝之罪。劭濬自取。不慈之誅。帝何有焉。而以小忍遲迴猶豫。至於八月之久。其昧於履霜堅冰之戒甚矣。其及不亦宜乎。〇夫考宋魏行事。未有大相遠者。文帝保養黎庶。元嘉之政。於斯為盛。所謂比善於彼耶。而黷武不息。自隳其美。殘民之禍。以自及于厥身。與無相望。故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

器。聖人不得已而後用之。可不戒哉。）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自申坦略河南。到彥之之出師。四鎮皆斂戍北去。王玄謨之出師。碻磝望風而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碻磝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固習知宋人之情態。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翻。濟。子禮翻。）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即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髮幡棄城走。（禿髮。思當作見賢。音奂。父子見前卷。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既盛。禿髮幡恐其有內應。疑不敢守而走。）臧質頓兵近郊。（謂頓兵襄陽之近郊也。杜子春周禮注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古玩翻。下同。）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進據洪關。（水經注。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即關亭也。水西有壘。謂之鴻關壘。帥。讀曰率。）梁州刺

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十年。將。即亮翻。）魏遣軍將軍封禮。自泓津南渡。赴弘農。（水經注。門水自鴻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故城即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泓津之名。泓。音宏。）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嗄兒氏為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始居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杜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即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趣。七喻翻。）己亥。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鎮歷城。（更。工衡翻。）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任也。）言及增

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使示永坦。欲以激厲之。）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將軍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言憤懥之辭也。）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余以少子為宗愛所立。非次也。諡法。不顯尸國曰隱。）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藏。徂浪翻。）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好。呼到翻。）宗愛為宰相。錄三省。（魏蓋以尚書侍中秘書為三省。亦猶今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也。）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無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殺余而祕之。（余立纔二百二十餘日。）惟羽林郎中代人劉尼知之。（羽林郎。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郎。秩比三百石。郎中可以類推矣。魏以劉尼為羽林郎中。與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衛。則其位任。且重於漢制也。）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即上年也。）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

兵宿衛，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扶又翻。）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丈寸陸俟父子皆有智略，忠於拓跋氏。）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呼，火故翻。劉尼但以弒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眾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即皇帝位。（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懃。）登永安殿，（此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索虜傳：燾以烏弈肝有武略，用以為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真為後，宗愛、博真恐為弈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懃，素為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懃嫡孫應立。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為主，號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西陽五水群蠻反。（水經注：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謂巴水、蘄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為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討，即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南史曰：蠻所在深阻，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彌兗翻。被，皮義翻。下同。）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為沈慶之以討蠻之兵輔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雍，於用翻。）魏以驃騎大將軍拓跋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壽樂，拓跋恁之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甲申，魏主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伏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宗愛弒逆，不能聲其罪而誅之。南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容於死矣。然，[illegible]翻。）壬寅，廬陵昭王紹卒。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隴西屠各王景文叛，（屠，直於翻。）署置王侯。魏統萬鎮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眾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戰國時趙

魏大梁。）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即位，群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眾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佛圖即浮屠，或曰佛圖即佛寺也。）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為，于偽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以師賢為道人統。（道人統，猶宋之都僧錄。凡人謂之僧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即反沙門，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丁巳，魏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忸，女六翻。）南部尚書陸麗為司徒，鎮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朝，直遙翻。下同。）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徼天之功，（徼，義與邀同。貪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歲行北鎮，功著關右。）今年逾桑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午，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復，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群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忘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盡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盡身於邊塞。）高宗之立也，高允預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為允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人主會其賢也。胡寅管見：陸麗、高允，夷狄之人也。夷狄之俗，惟利是嗜者也。二人有迎君立主之功，一則辭賞而不受，一則隱遁而不言，中國有不及焉。可不謂賢矣乎！昔者周公相武王，遂周室，相成王，致太平。周公既歿，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祀周公于太廟。說者曰：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世未知其說之非也。君子正之曰：人臣無不能為之功，天子禮樂非人臣所得用也。故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忠孝一道也。孝如大舜至矣，適盡為子之分耳，如周公大矣，適盡為臣之分耳。舜與周公人也，豈得指其所為謂人所不能為者，而不為則推為之邪？自此義既明，然後知人臣以無勞取賞，或不滿意，怏怏怨望，至於作亂殺身者

（皆不明人臣之義故耳至於刑君即位其十四日佚莫不適有希望獎勵故事，而忽數借於他人是以天下為匱匱中物，私得有之以相報勞何示不康之甚也。漢文帝代來切在殘作三時之後幾及宋昌一人若不數數然書無數有德之事矣）甲子周惜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預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江夏王義恭還朝（自盱眙還也。夏，戶雅翻。朝，直遙翻）辛未以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欲以代始興王濬也）錄尚書如故。　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代燕，王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曆（景初，魏明帝年號，楊偉所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世祖克沮渠氏（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翻）得趙歐玄始曆（編考字書無歐字，以偏傍從匹從欠離而合之於上下讀，如更字）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史炤釋文張掖（革益切，郡名。應劭曰：張國臂掖也。本北涼）和夏（古文雅字）矯翎（樂大切，矯，不正也）永巷（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一人，宦者為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使）馮翊（與職切，郡名。決錄注曰：馮，馮也，翊，明也）瘡痍（上物莊切，下以脂切，皆傷也）纖（於廉切，惡也）趣（逡須切，倉也）遙（草力切，前雅進也）積（資寺切，聚也）太行（山名，後漢地理志云，在河內野王西北）裝束（側羊切，裝束也）漱（殊六切，嗽亦之切，欬也，或作欬）姤（當故切，惡也，或作妒）恚（於避切，怒也）辟穀（辟，益切，不食穀也，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詈罰（詈也，謾，力刈切，滿也）亟（盡，公吐切，亟者，既在邇以亂政而為人盡氣也，若行亟厭伏之術）鯉（莫背切，瘡也）鸛鶴（上烏莖切，下文角切，能言之鳥，因以為名）呪詛（上或作祝，亦作祝）不稔（如甚切，不豐熟也）兗鬣（兗他谷切，兗鬣複姓，郭見上，輔，字乘切）冠軍（古玩切，官名，謂冠諸軍，故曰冠軍）涅津（水名，在河東）拓跋僕蘭（上他各切，下蒲撥切，又蒲八切，或作拔，虜複姓，一說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拓，謂后為跋，故以拓跋為氏）大棗（棗，音均，音州。顏師古曰：音求棗之棗，水名，在榮陽，為後魏，漢高與項羽戰于京索間即此。應劭曰：今有大棗小棗亭）尼（延知切，人女最切，癡女之切，不慧也）苑中（於阮切，禁苑中也）大呼（呼故也，或如字）江洮（莫狄切，應劭曰：汨水出武都東南入江）晉各（陳如切，本休胥之類，曰：回胥各胡）鱗萬（鱗建勠勠於泉水之南，晉都，魏為蛇萬卿州方郡也，為後太武所滅）施（施，是切，懈也）鄢（許竟切，鄢猶往也）扭（女六切）愉（他刀切，悅也，慢也）桑榆（羊朱切，木名，日在桑榆晚也）嗟（私聞切，淺也，俏也）歟（其字未詳）胡三省釋文辯誤

魏宗愛殺秦王翰於永巷（史炤釋文曰：永巷，宮中所直名。漢官儀曰：令一人，宦者為之。秩六百石。掌宮婢侍史。余按永巷者宮中之長巷，史直言宗愛殺翰於永巷耳，宮中所直名五字既不可曉，又不必引漢書永巷令為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紹泰元年，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太建元年，皆有永巷事，姑釋愈繆）趙宛壁源妻沮渠（複姓）射（音夜）沖（音虫童也。矯，詐託也）部分（去聲）績（音則歷反，功業也）阻饑（尚書舜典曰：黎民阻饑，孔注云：阻，難也，衆人之難在於饑也）應機（應，音應對之應，必應如字）撫柔（撫，慰也，柔，安也，書曰：柔遠能邇）軍都（縣名，屬上谷郡）嚄（音赤之反又也）或（音於六反）數（音朔）詰（音去吉反，問也）以讓（責也）悅（音脫）鸞歎虎頭（潛小字）中使（宦者也）稔（音如甚反，成熟曰稔）兗鬣（複姓）大棗（音求，索之索，地名）吏領（吏，平聲，收也）府藏（音才浪反）酺（音令，以甘以酉，樂也）畋（音田）正平（魏太武王千元年六月，變諸皇太子，太子以夏年）大呼（音火故反，叫也）洮（音你殘反）妣（音比，小雅曰：父死曰考，母死曰妣）胥各（胥，音除）疤（音疾，瘡也）沙門（僧也）右者（右，尊也，上也）慆天（慆，天他刀反）桑榆（後漢書史孟嘗傳云：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章懷曰：謂日將夕，在桑榆間，言晚暮也）傻其（傻，音方日反，除其徭賦也）

元嘉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刺史（用義宣刺揚州，至是始出命）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鎮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帥，讀曰率；將，即亮翻；騎，奇計翻）道成等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焉）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既除荊州，乃聽入朝（朝，直遙翻）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水經注：江水東逕江夏軟縣故城南，軟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之間。孟康曰：軟，音沃。師古曰：軟，又音徒系翻）嚴道育之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使，疏吏翻）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旰家（旰，古案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又翻），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旰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丑鳩翻；惋，烏貫翻），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待二婢至，檢覆得其事，乃罪二子也。治，直之翻）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前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于祝詛與呪同

（職救翻）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謂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則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偽翻判決也歟決意為[illegible]之事也濬辭氣如此淑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愈激也）已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寶所引賜死（史言魏獄未已濫于刑戮）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故故事之存也故舊事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與二人也）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駿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按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至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載徂亥

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人音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徂臥翻）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於湛故自稱為弟）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建平王宏之齒未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是以議久不決每夜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屏必郢翻帝自以為謀莫密於此矣）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處此事其識慮乃在吳孫權之下）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齋帥主齋內伏衛又掌湯沐燈燭汎掃鋪設帥所類翻）初帝以宗室彊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為難也難乃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實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反唱

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慧也）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王僧綽又啓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將即亮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閤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畜許六翻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曾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積弩將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悉景翻）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弒之）望相與戮力因起偏拜之衆驚愕莫能對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或致有是言）劭愈怒因眄淑曰事

當克不（眄眠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反也疾也）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衛率省也）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更工衡翻）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宋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猶之駕輅非法駕則乘畫輪車而猶象飾以金錦黃金金玉象）與蕭斌共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傳旨以枝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勑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考異曰晉世譜帝多處內省稱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衛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

皆落遂弒之（年四十七。胡寅管見：晉之申生、宋之痤、秦之扶蘇、漢之據、晉之遹、隋之勇、唐之瑛、弘、賢等之被廢殺，皆以讒間猜忌，非有反逆之跡也。若元凶劭，則反逆之跡形于手書，既與濬陳謝帝前，其暴著甚矣，非有讒間猜忌之事。御正殿，召公卿，以大義發之，已不失為慈父，劭、濬得盡天年，不亦善乎？若親無將，其將已形而不治，蓄疑敗謀，其跡已久而不決，置東宮兵與羽林等，使其有甲之衆，以所謀語潘淑妃，不虞江、羊之漏，是自因致弒，而文帝固使之弒也。宋文美質溫厚，愛養斯民，然純恃智力，維持大業，不知經訓，昧於父子君臣之道，禍發蕭牆，肘腋干戈。由是觀之，人君以務學為急，不知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可不信哉。）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趣，七喻翻。）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即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侍中省有上省、下省，在禁中。湛時為侍中，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衛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罕。將，卽亮翻。）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宋宿衛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當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幾，居希翻。中，竹仲翻。）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將，卽亮翻。）左衛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劭使人從東閤入，（東閤，東閣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武帝卽位，改廟號曰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濬時在西州，（濬自京口入朝，暫居西州。帥，讀曰率。）府舍人朱法瑜（府舍人者，濬府之舍人也。自晉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不，讀曰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旦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鑠，式灼翻。史言濬、鑠之衆足以討除逆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屏，必郢翻。）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頭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既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梟食母，破獍食父，若濬者，梟獍之心以為心。）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衄，（號，戶刀翻。惋，烏貫翻。衄，女六翻。）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鎮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規）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郎，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二十八年。）我已為卿除之矣。（為，于偽翻。）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騎，奇寄翻。校，戶教翻。軍隊，軍主、隊主所統之兵。）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王僧綽於此時不受劭官，繼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入南湖，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詣駿咨受軍略。軍略，謂用兵之策略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武陵王鎮彭城，董元嗣已為府典籤。）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曰弒。）駿使元嗣以告僚佐。（言劭弒逆之罪，將舉兵也。）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怯弱無能為也。）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易，以豉翻。）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謂張超之、陳叔兒等。）此外屈逼，（謂魯秀、龐秀之等。）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逆，謂劭也。）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事保太后，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為母，非禮也。）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文言魏主寵秩私昵之過。）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以會稽名州也。會，古外翻。）省揚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揚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倣魏晉都洛為制。）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騎，奇計翻。）雍州刺史臧質為丹陽尹，（雍，於用翻。）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秋誕

（會稽同從兄浙東五郡）劭料撿文帝巾箱（料音聊巾箱所以盛要家文書使於尋陽）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并前代故事（即所上啓太子諸王典故疏所去謝）甲申收僧綽殺之（胡寅管見王僧綽蕭懿居必死之地○知而不去以為忠耶元凶劭蕭寶卷豈足忠者以為智耶死於昏亂之朝何智之足云然則於義何居僧綽起駿繼命于外善矣）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晉制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宋於西曹又分左右）所親戚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羽化猶言登仙神仙家所謂飛昇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城北故曰北第元咎猜武子孫也）殺長沙悼王瑾瑾弟臨川哀王燁（臨川王義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今燁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慶燁渠希翻）○桂陽孝侯覲新渝懷侯玠（覲音其新渝當作新輸考異曰劭傳作璞今從長沙王道憐傳）皆劭所惡也（惡烏路翻）○瑾義欣之子（義欣長沙王道憐之子）○燁義慶之子○覲玠義慶之弟子也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武陵王母路淑媛）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

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即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於九江尾謂諸方征鎮）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於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聳係諸方起義之心也○通鑑不語怪故不書○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竣延之之子也（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稱靈運先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庚寅武陵王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驛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牋記

（夏戶雅翻）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劉道產鎮襄陽有功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與俱詣江陵見義宣（司與皆受質於義宣故俱詣之）且遣使勸進於王（使疏吏翻）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質進按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書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決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敍作敦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勳臣）方翼贊京輦（將用為丹陽尹也）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迸比諍翻）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毛晃曰錄拘收也）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杖以訓勅之故曰訓杖）厚給賜之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陵（據齊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道出嶷第前路則陵近臺城矣）諡曰景皇帝廟號中宗（史不用劭所上諡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諡號正劭弒逆之罪絕之也○）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移檄在庚申日○按謝莊傳曰本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

留會稽於江陵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陵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翻又如字）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南譙王義宣板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即亮翻）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與張永有隙見上卷上年）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暢永之群從也故義宣使之為書）勸使相與坦懷隨王誕將受劭命（會州刺史之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芮翻）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康強而江東弱其勢異也）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也）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仇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醜義不共戴天（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此蓋馮衍責田邑之言荊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走秦求救以存荊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

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說，輸芮翻。）正，田子之兄子也。（沈田子從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鎮惡受誅。）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語，牛倨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番衛分上下番，更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衛，更不分番。）遷淮南居民於北岸，（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岸即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防其出奔也。）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軍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湓，音盆。）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南譙王義宣既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從，才用翻。）劭立妃殷氏為皇后。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鎮士民家口，（三鎮，謂雍、荊、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累，力

瑞翻。）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峨眉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陂陀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即此義。舫，甫妄翻。）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釁，許靳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

量，音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荊、雍、江。）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沈慶之嘗與蕭斌同在碻磝，柳元景討贇，出關陝，皆有功。宗慤有平林邑之功。人有討賊之功，故賊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賊逆事起，蕭斌以言係之首，逼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懸負天地，無所自容。唯欲幸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之天。相，息亮翻。）劭不聽。或勸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行，下孟翻。勞，力到翻。）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魏晉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度水北。（秦淮水之北也。）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陽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劭委龐秀之以營軍，秀之先衆南奔，故人情大震。先，悉薦翻。）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

檀和之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臧質。雍，於用翻。）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鎮。蓋其地在鵲洲之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說，輸芮翻。）「方今釁逆滔天，（釁，許覲翻。）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曰率。）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列置烽臺者，即候道。）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即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事武、文，位任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慶之於建義之初，欲致之以為民望耳。）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江寧縣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於冶城。按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黯翻。上，時掌翻。）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為陳逆順，（朝，直遙翻。

（為，于偽翻。觀柳元景用兵方略，固有必勝之理矣。）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嶠，古玩翻。恇，去王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為姑孰。降，戶江翻。下同。屬，之欲翻。）己未，軍于溧洲。（溧，音栗。）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在室在舟，凡寢臥之所皆謂之臥內。將，即亮翻。）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諮稟，竣皆專決。（言病甚不能決事。凡內外啟稟，竣皆專決。任，音壬。）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間，古莧翻。）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臨，力鴆翻。）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己未至溧洲，十三日耳。自丙寅至江寧，方二十日。今曰累旬，當是以至江寧為限耳。）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考異曰：宋書云：壬戌，元景次新林，依山為壘。按本紀，癸亥，元景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啟寇心。（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驤，思將翻。）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史言唯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

精耳。）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豉翻。數，所角翻。）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傳號令也。）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師之耳目在於旗鼓。鼓疾所以進眾，鼓徐所以退眾。魯秀誤鳴退鼓，天使之也。）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帥，讀曰率。）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夏，戶雅翻。騎，奇計翻。）劭殺義恭十二子。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稽，音啟。）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據晉書有祖思傳，蘇侯神，蘇峻也。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郎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自出追義恭，遂得脫歸。爰，

元翻。誑，居況翻。）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諳，烏含翻。）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進爵二等，以優之。）改謚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此劭所下赦文所誅也。）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騎，奇計翻。下同。）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衛將軍，宗愨為右衛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用翻。）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帥，讀曰率。）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孝武帝廟號世祖。時初即位，而追以廟號書之，蓋因舊史也。先，悉薦翻。）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鎮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將，即亮翻。）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

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鎮，及奔牛堰。或者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柵以自守，又決破岡、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岡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埭，音代。）時男丁既盡，召婦女供役。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即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凶傳云其月三日。按本紀，甲戌乃二日也。）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柴為障，即秦淮北岸也。幢隊，幢隊主所領兵也。降，戶江翻。）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是夜，劭閉守六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立柵。城中沸亂，（塹，七艷翻。）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於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啖之。（啖，徒濫翻。又徒覽翻。）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東海王禕、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劭盡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劭穿西垣，入武

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慟數人翻臧質武敬臧后之姪故劭呼為丈人）又謂質曰可為啓得遠徙不（不讀曰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航南謂大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帥讀曰率）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天子出行車駕所舍之所謂之行宮豹尾之內為闕之禁中桓門之外謂之行闕）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史言劭濬狂愚望生）義恭又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堅堯翻）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證翻）汙瀦劭所居齋（古者臣弒君子弒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釋停水曰瀦）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即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史言褚妃得免死之由）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璞景為劭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儀修容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媛于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王導東晉元臣子孫為江左永世甲族）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旌其死難也）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宋制三公黃閤事置黃閤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殷沖等既誅人為之寒心（為于偽翻）帝以尚之雅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所損全脫者活三鎮士民家口朝直遙翻）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任遇無改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旌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廩祿（卜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

四家稟筆錦翻給居立翻廩力錦翻祿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旌其戰死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陽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新亭也）初帝之討西陽蠻也（見上卷元嘉二十九年）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元景即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語牛倨翻信使也）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臧質以冠軍將軍鎮襄陽冠古玩翻）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雍於用翻）質慮其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宜速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衛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七倫翻）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鎮盱眙（盱音吁眙音怡）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　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　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荊州立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荊州舉義欲分其軍府耳帝既即位遂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蓋在是年也更工衡翻）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即亮翻）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秋七月辛酉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細作并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御府令）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泗陸）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當時議者蓋以魏主有內難遂謂之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兵甲銷鑠之費虜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虜之衰）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蹻巨略翻）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言不齊事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

（乎。）凡禮有變於古而制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言帝既能討元凶嗣大業，當行三年之喪，以反短喪之謬。）又塞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炫，胡練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著，陟略翻。）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此亦指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可也，否則迎合以徼利祿耳。）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明，謂未旦也。睥，與俾同，匹詣翻。）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閫。（閫。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也。嗚呼，先忠為甚。）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稱，尺證翻。）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翻。）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此言亦深切宋藩王出鎮之弊。）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好，呼到翻。沈，持林翻。言沒人之實也。）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下同。）毀徒皆鄙，則宜擢其毀黨；譽者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論語：子貢問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諸州中正品定人物，為下其手，毀譽之大害也，久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朗指帝求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周嶠為立綏孫所殺，事見上。忤，五故翻。）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使為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也。（爽，差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不，讀曰否。）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進用於元嘉之初。）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元嘉之制，守宰以六暮為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乙丑，魏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於長安，若文伏誅。

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為始興王濬所挾而走，遇江夏王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上潛使人毒之，已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謚謚之。（楚世子商臣弒君父而自立，卒後謚曰穆。）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蕭斌以逆黨誅，其弟懼連

坐而反。）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鄭琨（考異曰：蕭簡傳作鄭琬，今從本紀。）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法系，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用翻。）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衆信之，為之固守。（誑，居況翻。為，于偽翻。）琨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琨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家也。又毀為之期日中。）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破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琨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能宣力於一時。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魯秀從臧質等稱兵，很本。）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更，工衡翻。）

甲午，魏主還平城。

文炤釋文：三複（扶富切。重也。）睥（陟吉切。）惆悵（下丑亮切。失意而望恨也。）惋（驚歎也。）湛之（直深切。人從減切。）鑠（書藥切。）三思（參思之也。論語：三思而後行。）嫌（賢兼切。疑也。或作慊。）弃（弃蔽也。）繞（不紹切。說文：纏也。）內難（患也。）黥（慕點切。）幢隊（宅江切。軌旙幢之隊者。）戮力（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切。又力周切。）愕（逆各切。相遇驚也。）吒之（昌栗切。呵也。）睨（音覓。切視也。）竟不（衡九切。）徑（音定切。直也。）捍（侯旰切。扞捍也。）趣道（須句切。嚮也。）顧瞰（顧，古暮切。姓也。瞰，其名。音古馬切。）喧譟（上許元切，下先到切。驚呼也。）幾中之（近乎中傷也。）淑之（烏宮切。）懂怖（隹懂也。）石頭（城名，在丹陽秣陵。吳孫權改為建業，築城於此。）接袂（彌蔽切。衣袖也。）衄（說文：鼻出血也。）殄（徒典切。盡也。）義恭（音恭。）熹（徒到切。）典籤（七廉切。官名。）司隸（郎計切。漢武帝初置，以掌徒隸而巡察。沖侍中。）會稽（上古外切，下古奚切。為會稽郡，屬江南。計功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中箱（思將切。竹器也。謂衣中之箱。）僧虔（渠焉切。）揩（口駭切。又居諧切。）擽（符鄉切。）覿（音異。）玠（古拜切。）訣（古穴切。別也。）鎩（丑利切。又丑脈切。）衒（許峻切。行示也。）扎（側八切。說文：牒也。）暢（丑亮切。）琛（丑林切。）踊（或亦切。說文：閑也。）驍銳（上古堯切，下弋稅切。驍健也。銳利也。）溢口（溢水在廬江潯陽。）舫（並兩船曰舫。又音訪。）壘（累壘也。）[illegible]（側幸切。）艑（立本也。）上流（如字。又頻回。居水之上流。）艦（戶黯切。戰船四方施板以禦矢，狀如牢。）曜兵（弋笑切。振曜兵勢也。）冠軍（冠者加於首上，冠軍言在諸軍之上。）怯（去劫切。畏也。）珍揉（知鄧切。）挹屬（相連屬附也。）溧洲（溧，水名，出丹陽溧陽縣。洲，之由切。水中可居曰洲。）膝（息七切。脛節也。或作䣛。）壘（魯水切。軍壁。）覘（丑廉切。又丑艷切。闚視也。）銜枚（上乎監切，下謨杯切。上言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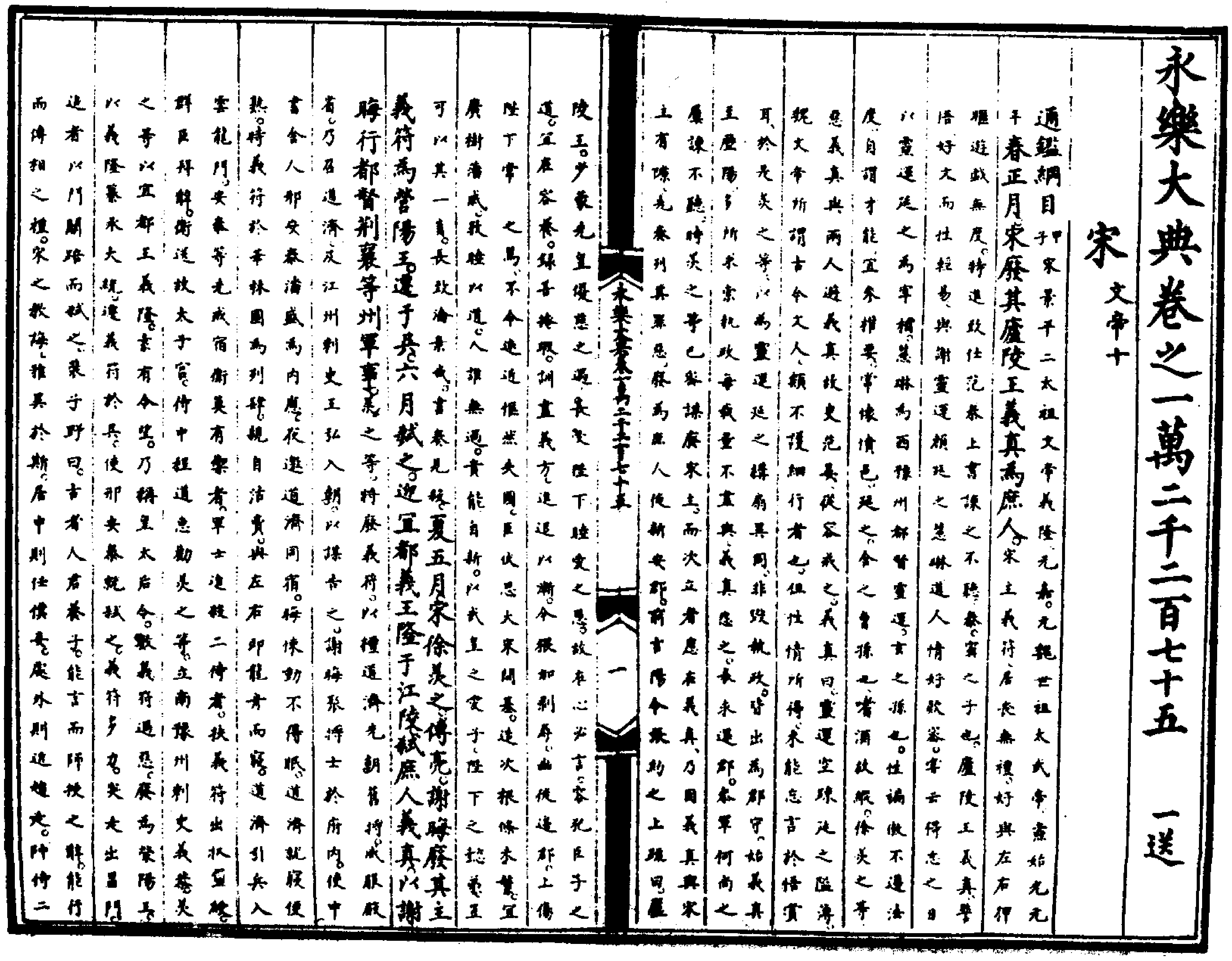
課萬。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潰（胡對切。）溢（夷質切。滿也。）創（傷也。）稽顙（下寫囊切。謂額至地也。）蹴（欺也。）諸隸（下郎句切。諸恵而隸熟也。）牛塘（徒郎切。地名。渠諸曰塘。）崗（方山壕崗。居郎切。上各回滿。隸皇水也。）募（莫故切。廣求也。）大航（寒剛切。船也。）沸亂（方未切。紼也。）剸（旨胡切。剖破也。）嚮（力兄切。內備也。）敫（說文：熊哭也。）號哭（胡刀切。大呼也。亦哭也。）慟哭（徒弄切。說文：大哭也。一曰哀過也。）縛（伏約切。束也。）梟（斷首掛木上。）滕（又音手。滕御也。）汙瀦（上音烏。下張如切。溜水不流曰汙。水所停曰瀦。）格（古各切。）淑媛（上神六切。）謚（神至切。行之迹也。）愷（可亥切。）貽（瑕准也。）更互（更相而迭互也。）蹻足（起約切。舉足行高也。又丘秋切。舉趾謂之蹻。）獫猲（虛當切。說文：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鬘（下頁切。蠡名。說文：有二敖八足，旁行，非蛇鱓之穴無所庇。）悍（勇也。）熾全（癸絹切。明也。）數髮（帶入切。一剈為髮。數髮者，猶言數剈衣服也。）積俠（苦切。說文：履也。本作屨。）笥（相吏切。裒也。藏木之蠹。）蠃蠹（郎戈切。如蠡食木為蠹也。）修（先敖切。子林切。浸也。）睥睨（下研計切。說文：衰視也。）闟（昔同切。門樂通作欄。）忤（逆也。）慍（苦協切。心伏也。或作恩。）濮陽（傳木切。漢東郡之邑。昔置濮陽國。其地濮水所出，南入鉅野。屬後魏。）𤣱（於達切。）胡三省

釋文辯誤　三十年武陵王軍于溧州（本註曰：溧水名，出丹陽溧陽縣。余謂溧水固出溧陽，溧州則在大江中。）曾秀等攻大航，克之。王羅漢聞官軍已度，即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海陵本釋文曰：幢隊，執幡幢之隊者。余按是時南北朝用兵，各置幢主、隊主，皆有副，非執幡幢之隊也。史炤謂間而注在上文幢隊主副之下，海陵本移置於此，亦是。上文有幢隊主副四字，而不得其說耳。）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史炤釋文曰：蹻，起約切，舉足行高也。又丘趴切，舉足謂之蹻。余謂炤上音義俱非。當從下音義。）趙完璧源委（音無。）䏲（音子，庤音人，速也。）冀（望也。）叩（音口。擊也。）累（去聲。）難（去。）生（下內難，此難並同。）弟（亦弟但也。）屛（音餅。）黥（渠黥）憧隊（皆官名。主副，主及副也。）車（音呼。）漱（音軌。）衛從（音才用反，下從者以從同。）擇（音輸。斷也。）潄（音叟。）射（音食亦反。）踰（音俞。）石頭（即秣陵也。）情事（人情公事。）甦悅崩蜐（手簪。說文也。悅見上。崩，墮也。拉也。）罪人斯得（此尚書金縢之辭。元，大也。）義綦（米高祖弟之子。）有差（音叉。次也。）典籤（音七廉反。官名。）浙（音折。）沖（音蟲。）左西屬（官名。）羽化（漢武帝元鼎四年，顏師古注云：羽衣，以鳥羽為衣，取其神仙飛翔之意。又揚子法言君子篇李云：名生而實死也。吳祕注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又仙家說云：人死如蟬蛻殼，化為為蟬，是羽化而不死也。又唐書賓單音訓云：羽道人服也。閩張袞羽翮，王子年拾遺記云：周昭王夢羽衣人。閩，以仙術，以自度道士服羽衣。）求見（音胡甸反。）踐（音墨。）子士遊（？）扎（簡扎也。）遺數（是季錄攝隨也。係從擒也。）枕（以鐵投官也。）𩨠（衆也。）義不同天（按禮記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馮衍有言（馮衍，後漢初人也。按衍傳無此言。唐藝文志：有馮衍集五卷。或載在此集。）累（去聲。）豐（鋪隆也。）主相（去聲。）行軍（行音下更反。）係行也。）勞（去聲。）僕（音業。）光衆（光去聲。）瀹（古條。漫也。）餚（音求角反。）惟（音丕，亦佐也。）珍（音真。）不任（任，堪也。）閭（以閒，中閒也。）臨（音力禁反。哭曰臨。）呼歎（音嘆。）邈（音其豫反。）走（音奏。下同。）諳（音庵。記也。）大行（不返之所也。）原（元也。）瓜步（山名，在江北。）奔牛塘（地名。塘音唐。）牙下（牙，旗牙也。）南中郎（將武帝也。侯二十八年二月，降武陵王駿為北平郎將。此云南。當考。）恭（音恭。寬也。）自洸（音光。）黃閤（洸，漲也。閤開府儀同三司。得開黃閣。見下明帝元年十二月庚申，丙戌，宴。又王暨傳云：暨位開府儀同三司。既為公，須開黃閤。宅前促買本很宅，乃回閤向東。翰苑新書云：有百官志：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又云：漢舊儀：丞相聽事門曰黃閤。又宋門注：郎官注云：三公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閤，小門也。）將遲（將，送也。）勑掌

長寧陵（武文二墓。）語其（語音御。告也。信來人也。）重遲（重難也。）更玄（更相迭至也。）居然（徒然也。詩大雅生民曰：居然生子。）核（音刑。縣之類也。）著（音陟略反。）劇（音奇逆反。增也。）始（音必政反。）閫（音苦本反。門限也。）官稱（音尺證反。下同。）強仕（禮記曲禮曰：四十強而仕。）膺（千宰也。）濮（音卜。）高臣（楚孝王也。）書（戕其父武王。元左傳。）系（音胡計反。）主如（如，往也。信都中山皆郡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應巖
圈點監生臣秦永華
臣歐陽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一送

宋　文帝十

通鑑綱目（甲子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春正月宋廢其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書諫之不聽泰甯之子也廬陵王義真警悟好文而性輕易與謝靈運顏延之慧琳道人情好欵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靈運玄之孫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嗜酒放縱徐羨之等惡義真與兩人遊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皆出為郡守始義真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義真怨之表求還都參軍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真乃因義真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一

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苟犯臣子之道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　之篤不令遠近惟然失圖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見殺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為營陽王遷于吳六月弒之迎宜都義王隆于江陵弒庶人義真以謝晦行都督荆襄等州軍事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羨之等繼之宿衛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群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乃稱皇太后令數義符過惡廢為營陽王以義隆纂承大統遷義符於吳使邢安泰弑之義符多力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而弑之裴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雖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

賤。皆臺是也。判其行止使其濡則遁遠賊否。固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勤之以吞書。狂悉者或謗之此其雖有師傳多以耆艾大夫為之友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其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者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非比之為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尚書蔡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義符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即賣惡於人邪羨之等遣使殺義真。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荊史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綬義隆時年十八下教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榜諸門一依宮省義隆不許教綱紀宥見刑原逋責。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中才寒士亮布衣諸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為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王華留鎮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鎮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衛。臺官眾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尹起莘發明曰義真之廢以國書者眾國大臣合謀廢之。且又微其事也。今此宋主之廢則弒徐羨之等者出其主名以示罪有所歸且又見廢君大事也下書六月弒之者承上文也。義真之死既已廢為庶人。而猶稱前廬陵王者不予宋人之廢也。夫羨之等身受顧命。正使嗣君大德備當相與扶持調護彌縫其闕勤忠正之節繼之以死以靳無負於託孤之寄可也。今乃輕於廢立初不聞有正救之舉。其所謂視置君如弈棋者爾特書于冊曰廢曰遷曰弒各正其名羨之輩雖欲逃罪其可得哉

劉友益書法檀道濟何以不書。非主謀也。它日奉命討賊。亦足以自贖矣故恕之。然則謝晦之都督也執以之。以之者徐傅也徐傅共弒立君寧存三麗綱目書曰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所以深探其不臣之情也

秦攻涼敗之。八月宋主義隆立。

宜都王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即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真。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乃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竟陵王義宣鎮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為雍州。不許徵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慮彥之不過己。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由此大安。

柔然寇魏。

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攻拔盛樂宮。魏主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一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之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眾情乃安紇升蓋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

劉友益書法柔然於魏書侵往也。據義熙十年此其書寇魏何晉滅而進魏於宋也

冬十一月吐谷渾阿柴卒弟慕璝立。

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捨其子拾虔而授孫孫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我死汝曹當奉慕璝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不能折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眾則難摧汝曹當戮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慕璝亦有才略撫納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五六百落部眾轉盛

劉友益書法樹洛干書死矣

義熙十三此則易為書卒晉亡也於是晉亡中國無正統吐谷渾非純夷也故進之至隋開皇十一年中國有主然後李呂廢書死

十二月魏伐柔然大獲。宕昌朝貢于魏。

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彊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

夏世子璝殺其弟倫。倫兄昌討璝殺之。

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倫。璝帥兵伐倫倫敗死倫兄昌襲璝殺之并其

衆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爲太子。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　劉友益書法。璝殺倫。昌殺璝。等耳。書討璝何。不父其父也。父欲立少子。而璝伐之。不父其父甚矣。若是者人得而討之。璝不書討。則世子之位可以力取矣。然則書世子何。書世子。見其有父命也。是故昌父在。廢太子。宜以殺弟書伏誅。夏世子璝以殺弟書討。晉穆永和四。

王幼學集覽故在心必言句此本作故在。

乙丑（宋元嘉二年魏始光二年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春正月宋主始親聽政。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佩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劉友益書法。書始親政何。徐傅專命。終綱目書始親政六。　後主延熙。二十吳主亮是年宋主。丁未魏太和平木魏主紀。己卯周主毓壬辰周主邕。　皆義尋之也。

二月燕有女子化爲男。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群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　劉友益書法。靈帝之爲。書雌雞化爲雄矣。猶物也。於是而女子化爲男。異孰大焉。燕之不能一紀宜矣。

三月魏主尊保母竇氏爲保太后。魏主母密太后杜氏之姐也。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　劉友益書法。宣帝之初。阿保賜物而已。至安帝王聖延光二。　順帝宋娥封君陽嘉二。　及桓帝又封其子永興二。　於是至尊爲太夫保太后。過矣。至太后甚矣。故所書魏主於綱目保母尊爲太后者二。　竇氏魏主濬常氏。　皆魏也。

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

夏四月秦襲涼于臨松敗之。

魏遣使如宋。始復通也。

六月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及卒。玄自稱武都王。遣使告喪于宋。始用元嘉年號。宋因而封之。

秦擊黑水羌破之。

八月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冬十月魏主伐柔然走之。魏大舉伐柔然。五道並進。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柔然大驚。絕跡北走。

丙寅（宋元嘉三年魏始光三年）春正月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以王弘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爲參軍。及即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之於宋主。宋主欲誅二人。并發兵討謝晦。乃聲言當伐魏取河南。又言拜京陵。治行裝艦。庚分異當其謀頗洩。

晦弟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不然。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封以示晦。晦以問參軍何承天。承天對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屯義陽。將軍帥衆戰於夏口。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參軍顏邵謀舉兵。邵飲藥而死。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屈卿守城。登之曰。親老在都。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二千。足守城否。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登之自請解司馬以授之。晦即命超爲司馬。而轉登之爲長史。宋主以王弘權遠嫌。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寵。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竄。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謝㬭遣人報之。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畧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爲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徵王弘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荊湘都督荊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聞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除君側之惡。

閏月宋子劭生。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宋主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宋主狼狽至后殿戶外。禁之乃止。以尚在諒闇。故祕之。至是始言劭生。　尹起莘發明。劭生何以特書。元凶之始也。宋主育子於諒闇。卒有商臣之禍。微之顯。其不可掩也如此。故劭實非生於此時。而書此時生。所以著其僞也。　劉友益書法。子生不書。書劭志亂始也。是故漢皇子據生書。皇子弗陵生書。宋子劭生書。魏子恂生書。魏主之子詡生書。皆亂始也。凡綱目書子生五。書孫生一。宣帝皇孫驁。

宋主自將討謝晦。二月殺之。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發。以討謝晦。晦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邵。何承天以邵兄茂度與晦善。曰。邵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邵。

不從。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有雨耳。東軍方盛。唯宜速戰。登之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焚艦。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栅。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鬭心。一夕皆潰。晦夜還江陵。先是。宋主遣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周超逆戰破之。晦舊與粹善。又以其子曠之為參軍。宋主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俄而晦敗。問至。超詣彥之降。晦眾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何承天自歸於彥之。彥之因監荊州府事。於是誅晦。遯及其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奈何狼藉都市。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宋主以蓋為鎮軍功曹督護。 尹起莘發明曰。羨之亮。晦既皆書討。乃不書誅。何也。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誅。是謂君臣同辭。識使羨之等罪

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豈知營陽君也。君親無將。將則必誅。是數人者。實弑其君。必也殲其身。汙豬其宮室。以正其殺無赦之罪。斯可矣。而乃以殺二王討之。則非其義矣。宋主之意。不過欲掩援己之為戾。而不知營陽既廢。廬陵又殺。己有次立之勢。國人援己而立之。則立之宜也。何嫌於正討賊之名哉。書曰殺之。誅夫賊也。 **三月宋以謝靈運為秘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宋主還建康。徵靈運延之用之。又以慧琳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四方贈賂相係。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會稽孔覬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夏五月。宋以檀道濟為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 **宋遣使巡行郡縣。**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宋主親臨聽訟。**宋主臨延賢堂聽訟。自是每歲三訊。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預聽訟。宋主問以疑獄。敬弘不對。宋主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宋主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 劉友益書法。聽訟必書。重民命也。故漢太后親錄囚徒則書。宋主親臨聽訟則書。魏主親大獄則書。魏主親錄囚徒則書。魏主聽訟于華林則書。周主親錄囚於苑則書。 詳

漢安永初二年。 **六月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宋主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初混尚晉晉陵公主。混死。詔絕婚。公主悉以家事委弘微。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皆有文簿。九年而晉亡。公主降號東鄉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親舊見者。為之流涕。及東鄉君卒。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葬東鄉君。混女夫殷叡。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弘微曰。親戚爭

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宋主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拜示之。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乃止。 **宋遣使如魏。** **秋秦攻涼。夏襲秦苑川。秦師還。** **宋大旱蝗。** **冬十月。魏主自將攻夏。**魏主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長孫嵩等皆曰。赫連土著。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舉大眾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魏主亦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并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陜城。以薛謹為鄉導。魏主欲以乎順摠前驅之兵。崔浩曰。順誠有籌略。然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十一月。夏攻秦入枹罕。** **魏主入統萬。別將取蒲阪及長安。**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帥輕騎濟河襲統萬。夏主方燕群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夏主出戰

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魏主代田帥眾乘勝入西宮，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垣而出。魏分兵四掠，殺獲數萬。魏主謂諸將曰：統萬未可得也，它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夏弘農太守不戰而走，魏周幾乘勝長驅，遂入三輔，蒲阪守將棄城奔長安，奚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自長安奔安定。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降，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魏罷漏戶繒以屬郡縣。**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罷之，以屬郡縣。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春正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夏平原公定帥眾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宋主謁京陵。**初高祖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宋主至故宮，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夏四月，魏遣使如宋。宋前交州刺史杜弘文卒。**弘文有疾被徵，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二世，常欲投驅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弘文，慧度之子也。劉友益書法：卒前官，錄賢也。終綱目卒前官六人，是無卒前官者矣。**五月，魏主發平城。**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五月發平城，命將軍陸俟督諸軍鎮大磧以備柔然。魏主至拔鄰山築城，捨輜重，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魏主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擒矣。吾軍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以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宋中護軍王華卒。**劉友益書法：宋魏至陳諸臣卒，無不書官者，非賢不卒也。**六月朔，日食。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眾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眾偽遁，引而疲之。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

風雨從賊方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奄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眾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妃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十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初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臺榭壯大，皆彫鏤圖畫，被以綺繡。魏主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夏平原公定聞統萬破，奔上邽。魏主詔奚斤等班師。斤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今因其危，滅之為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不許，固請，許之，給兵萬人，馬三千匹，并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魏主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鎮統萬。**秦遣使入貢于魏。秋八月，魏主還平城。**魏主壯健鷙勇，臨城對陳，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性儉率，服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峻京城，修宮室，曰：此易所謂設險守國，蕭何所謂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者也。魏主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遺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一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夏安定降魏。冬十一月，魏封楊玄為南秦王。**十一月，魏主遣公孫軌，拜楊玄為南秦王。及境，玄不出迎，軌讓之，欲奉以還，玄懼，乃出郊迎。**晉處士陶潛卒。**潛字淵明，尋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群，以親老家貧，為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徵著作郎，不就。妻翟氏亦與同志，能安勤苦，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潛自以先世為晉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

祖王業漸隆。不復有佐。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尹起莘發明。甚哉出處之際。君子所當致謹也。楊雄草太元以擬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其自視蓋以下。若不足道。然失身於莽賊。故綱目於其死也。書曰莽大夫楊雄死。雖欲自解。不可得也。陶潛在晉。乃太尉侃之孫。自其初年出處大致。已有可觀。至劉宋移國。恥復屈身。遂不出仕。卒能保全名節。故綱目特以晉處士書之。明其不失身於宋氏。獨得為晉全人也。然通鑑是年不載其事。綱目取諸前史以激千載之清風爾。臣嘗因是考之。晉隱逸傳。不見其不屈之意。至南史始著其說。具載檀道濟害饋梁肉。麾而去之之事。則潛之此意顯然明白。今分注亦本此為說。其有關於世教多矣。茲故詳而論之。以詔後之君子云。　劉友益書法。潛卒於宋。書晉何。增始終晉人也。綱目予節。故通鑑不書。於是特書之。是故晉亡矣。增心乎晉。則卒書晉。唐亡矣。張承業心乎唐。則卒書唐。徵士書卒。終綱目一人而已矣。

戊辰（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　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北涼承玄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遣堆行督租。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敗還城。夏主乘勝日來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斤曰。今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頡曰。今斂諸將所乘。可二百匹。頡請募死士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陳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眾。奔還平涼。即位。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頡賜爵西平公。眷進爵漁陽公。奚斤以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清皆為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丘堆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坂。夏人復取長安。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眾。鎮蒲坂以拒之。昌後竟以謀叛見誅。　劉友益書法。戊辰。宋元嘉五年。魏神䴥元年　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年。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亡國之君。其辭五。死之上也。執虜次之。以歸次獲次之。降為下。昌後叛魏見殺。不書。愛魏爵也。故略之。

夏五月。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存降挹。弘納其言。固請遜位。不許。故有是命。涼侵秦。秋秦及涼平。初西秦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蒙遜所重。汝宜歸之。至是北涼因秦喪而伐之。攻樂都。克其外城。暮末遣使請歸成都以求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代送之。蒙遜使之伏兵執代以歸。既而遣還。并遣暮末甚厚。冬十一月朔日食。　涼復攻秦。劉友益書法。書復何。負約也。是年秦又及涼平矣。故書罪之。

己巳（宋元嘉六年。魏神䴥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訊獄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爵賜允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眾事也。義康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王曇首居中。為宋主所親委。愈不悅。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宋主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丁零降魏。　二月宋立子劭為太子。　宋以殷景仁為中領軍。宋主以章太后早亡。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宋主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群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秦殺其尚書辛進。進嘗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至是，暮末殺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魏主將擊柔然，群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浩曰：陽爲德，陰爲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今出兵討罪，以脩刑也。比年以來，月行掩昴，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淵、辯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魏主大悅。既罷，公卿或尤浩曰：南寇伺隙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衛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敢動。且彼步我騎，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與之河南，亦不能守。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

武，士馬精彊，彼若來，如以駒犢鬬虎狼，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暫勞永逸，時不可失。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夫何能爲！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

五月朔，日食。

宋以王敬弘爲光祿大夫。初，宋主以敬弘爲尚書令，敬弘固讓，求還東，故有是命。

涼及吐谷渾侵秦，秦敗之，獲涼世子興國。

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秋七月，引還。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吳提立。魏主至漢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柔然，至栗水。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跡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亡慮數百萬。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至黑山，盡以所獲班

將士。既得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方六十里無人統領，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勑連可汗。

武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八月，魏遣兵擊高車，降之。魏主至漢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百餘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漢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古弼同鎮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爲之價賤。

冬十月，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夜有所見，即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蔬食，魏主必爲之舉箸，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勑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十一月朔，日食晝

見。**

秦地震。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河北地闇。秦地震，野草皆自反。劉友益書法曰：日食至星晝見，大變也。終綱目書日食星見云。是年當宋上元云。

王幼學集覽

解州録。弘先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今求解職。

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複姓也，名豹，戰國魏文侯時爲鄴令。安于，名也，姓董，仕氏。戰國趙簡子家臣也。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注：韋熟皮，絕柔韌也。弦弓弦，弦急也。佩韋佩弦，皆能矯正其性而齊。

關羽張飛任偏同弊。關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張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二人任性偏頗，皆不善終。

諸將瑣瑣。瑣瑣，斯其所取災。伊川傳曰：瑣瑣，猥細貌。才質如是，乃其所以取災也。上雖有後，無能爲也。

亡慮。亡通作無。漢書馮奉世傳：羌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或解云：猶言多少，如是無疑。

弱水。禹貢蔡氏傳曰：柳宗元云：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止，故名曰弱。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案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軍搜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矣。北史載云：太武至菟園水，分

草捜討。東至翰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蓋翰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北涿邪山。匈奴中地。弱水在其東。都以奢[illegible]字或涂**黑山**。在大漢北。今謂之姚家族。西南有城。名曰慶州。沈括曰。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山長數十里。土石皆紫黑。似礪石。有水出其下。所謂黑水也。黑水西有連山、名曰夜來。**南山**。史記大宛傳。張騫從月氏至大夏。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括地志云。南山即連終南山。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長安南連接秦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敕連可汗**。可汗音刻寒。猶古單于也。號曰敕連。猶夏言神聖也。**濡源**。濡。奴官反。水在遼西郡。肥如入海。

庚午

宋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春三月。宋遣將到彥之等伐魏。**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水合。自更取之。　劉友益書法。魏奚斤督諸將伐宋。書擊。壬戌此其書伐何。河南故宋土。曲直之辭也。故魏取金墉、武牢、滑臺。皆棄之。**魏敕勒叛。擊滅之。**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將吏侵漁。出怨言。期以草生亡歸漠北。劉絜、安原請徙之河西。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絜等固請。乃聽之。敕勒皆驚曰。圍我於河西。欲殺我也。遂叛走。絜追討之。皆餓而死。**夏六月。宋以楊難當為武都王。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據。則眾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群。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

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卻敵而反速之。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眾。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眾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　尹起莘發明。上書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下書宋到彥之等取河南。則是彥之等因魏軍之自退而取之。非以戰勝而得之也。書法若此。紀其實爾。**八月。魏遣將軍安頡擊宋師。**魏主遣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彥之遣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聳夫兵敗。死者甚眾。**林邑入貢于宋。**　**九月。燕王馮跋殂。弟弘殺其太子翼而自立。**燕太祖寢疾病。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謂翼曰。上疾將瘳。奈何遽欲代父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閹寺傳問而已。翼及大臣並不得見。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宿衛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閣。弘家僮踰閣而入。射殺女御。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即天王位。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遂殺翼及太祖諸子百餘人。**魏主如統萬。**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群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克定之後

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凉。秦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劉友益書法：綱目書自某月不雨，至于某月者六，詳秦初丙寅，未有久於此者也。去年地震，野草皆反，於是恒暘凡九閱，秦之亡兆矣。冬十月，宋鑄四銖錢。劉友益書法：宋自是三十七年，錢幣凡七變。是年鑄四銖。丁亥鑄大錢。戊子罷。甲午鑄孝建四銖。乙巳鑄二銖。十一月罷。丙午斷新錢，專用古錢。綱目錢幣自王莽外，更變之亟，無如宋者矣。而敝息之極，亦無如宋者。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宋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杜驥棄城走，懼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修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相與并力禦之，大功既立，取鍾未晚。聳夫從之。既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安頡拔洛陽，驥歸言於宋主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宋主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稗莫及也。頡與將軍陸俟進攻虎牢，拔之。秦遷保南安。秦王暮末為北凉所逼，請迎於魏。魏許以平凉、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夏主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十一月，魏主襲平凉。夏主與戰，敗績。魏主至平凉，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夏主自安定北救平凉，與弼遇。弼偽退以誘之，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走鶉觚原。魏兵圍之。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義欣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柰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尹起莘發明：彥之身為督將，實任北伐之責，雖取河南，特因魏軍自退，非有克捷之功也。今北兵既集，正宜力戰以卻之，乃望風逃遁，果何謂耶。綱目於此特書棄

軍走，以罪之。至他日下獄免官，則削而不書。又以譏宋人不能正僨軍之誅也。夏主及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人馬飢渴。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軍擊之。夏衆大潰。夏主中重創，單騎走，收餘衆西保上邽。魏兵遂取安定。魏主還臨平凉，掘壘圍之，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夏隴西守將降魏。魏攻宋滑臺。凉遣使入貢于魏。北凉王蒙遜遣宗舒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修治隄防，引淠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　劉友益書法：刺史之傳自晉以來專方面，本兵柄，非復漢世刺舉之職也。宋世所任，率多子弟，與晉世又異矣。魏人克平凉，復取長安。魏克平凉，立代田，得奚斤、娥清等以獻。關中悉入於魏。魏主以將軍王斤鎮長安而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王斤驕矜不法，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斬斤以徇。宋以垣護之為高平太守。到彥之、王仲德下獄免官。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殆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

王幼學集覽：敕勒，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分散，曰薛延陀，曰回紇，曰都播，曰骨利幹，曰多覽葛，曰同羅，曰僕固，曰拔野古，曰思結，曰渾，曰斛薛，曰奚結，曰阿跌，曰契苾，曰白霫，別為十五部，總號敕勒，又號鐵勒。括地志云：鐵勒在樂勝州北，經秦長城，北行經砂磧，十三日方至其國。閽寺，閽以昏暮閉門隸也。寺通作侍字。或從門寺，侍寺人不仕以事，唯門閽守禦。廷內掃除，糞衣累食而已。記內則曰：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委粟津，在洛陽北。又有委粟山，在洛陽南。　平凉，今隴西有平凉府，屬華邑路。安定，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上邽，注同上八年。治之，注平聲，理也，理治秦王所焚城邑。南安，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六年。鶉觚原，地理志：安定郡鶉觚縣，在隴西。唐書注：鶉觚屬涇州，案涇州古安定也。今屬開城路。滑臺，注見晉孝武帝大元九年。張膽，史記張耳傳：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甚也。歷城，今濟南府歷城縣。歷山在焉，舜耕於此。隴西，隴山名，郡在山西，故名隴西。賜復七年，復音福，除也，除免七年賦役。芍陂，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淠水，地理志：汝南郡弋陽國淠水出焉。案弋陽今光州是。淠水在固始縣西五十里。淠，實屬反。高平，括地志云高平

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徐廣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河內郡軹縣西。

辛未宋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燕主弘太興元年。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

春正月宋檀道濟救滑臺。敗魏師于壽張。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道濟帥王仲德、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

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夏主擊西秦將姚獻敗之。遂遣其叔父韋伐攻南安。城中大飢。人相食。秦出連輔政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送於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夏主竟殺暮末。夷其族。

二月魏克滑臺。檀道濟等至濟上。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至歷城。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助之。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魏遂克滑臺。執脩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

魏主還平城。復境內租一歲。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劉絜言於魏主曰。郡國之民。雖不從征討。而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宋**檀道濟引兵還。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青州刺史蕭思話棄東陽奔平昌。參軍劉振之戍下邳。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思話坐徵繫尚方。

魏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衆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滎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玄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左右諫曰。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後慧龍卒。玄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劉友益書法自書裴潛　建安二十一　張範、延熙三。　書太守不知其幾矣。未有以政績書者。至是然後魏書王慧龍。宋書孔靈符。出是至隋改郡為州。無聞焉。甚矣賢守之不多見也。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

閏月柔然請平于魏。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於是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

魏遣使如宋求昏。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宋主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而以張邵代湛。頃之。邵坐贓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宋主手詔酬納。免邵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人矜邵夙誠。特加曲恩。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

秋八月涼遣子入侍于魏。

吐谷渾奉表于魏。

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群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遣使授涼王蒙遜官爵。魏主欲選使者詣北涼。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蒙遜為涼王。王七郡。置將相群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魏徵世胄遺逸。魏主詔曰。今二寇已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俊之胄。冠冕州邦。如此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數百人。差次敍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其未至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復詔守宰以禮申諭。任其進退。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劉友益書法曰。書徵士二十有一。未有不書其人者。此則曷為不書。不勝書也。於是徵盧玄等凡數百人。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馬牛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

無繁抑逮逮之昔。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郎王德刪定。務崇簡易。季年被疾。刑罰濫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至是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

聖切學集覽清水。（本滄州地。宋以河清七里。廢同改清水。今清州是屬河間府。）**張壽。**（地理志。東郡壽良縣是。應劭曰。漢光武叔父名良。故改曰壽張。今屬東平府。）**高梁。**（宋齊世家。桓公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師古曰。平陽在東郡。）**出逮輔路。**（後魏官氏志。屬複姓六氏。曰出逮。曰膏逮。曰是逮。曰賁逮。曰綦逮。曰耕逮。輔政。名也。）**坐徵繫尚方。**（坐罪而徵召。繫於尚方。使作。）**中寶。**（中竹仲反。陰寶之曰中。）**綦璝。**（吐谷渾王之名。璝音古回反。）**白徵湛。**（白於天子而徵召劉湛。）**謀會猜吉適會其意。**（以平之。平和也。）**逮遠。**（漢史記秦皇本紀。以罪過連逮。注索隱曰。逮及也。謂連及俱被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一送

宋（文帝十一）

通鑑綱目（壬申宋元嘉元年。魏延和元年。）**春正月。魏尊保太后為皇太后。立子晃為太子。**（劉友益書法。保母竇氏也。太后非矣。加皇又甚焉。然則前每為保太后。則斥書之。此則為不書。既於其事端足矣。癸巳魏主濂尊竇氏為皇太后。不書主。義同。）**三月。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還鎮尋陽。吐谷渾送故夏主定于魏。魏人殺之。**（魏既殺赫連定。因遣吐谷渾王慕璝官爵。慕璝上表曰。臣僻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既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已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自是慕璝貢使亦魏者稍簡。）**魏改代為萬年。尋復舊號。**（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改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宋遣使如魏。六月。宋以司徒義康。領揚州刺史。秋七月。宋以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劉湛為領軍將軍。吐谷渾告捷于宋。秋。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圍成都。**（宋益州刺史劉道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斂興利。傷政害民。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逐陰平太守。道濟遣軍斬之。道濟欲以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向廣漢。參軍程展會等抗之。擊之皆敗死。廣等進攻涪城。陷之。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廣等進攻成都。道濟嬰城自守也。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謂道人程道養曰。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道養惶怖許諾。廣乃推道養為蜀王。以其弟道助鎮涪城。奉道養還成都。眾至十萬。除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出戰。皆敗還。）**魏主攻燕。圍和龍。**（魏主伐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魏。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擊破之。攻羌胡

固帶方，建德其陽郡皆拔。九月，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脩之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脩之。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郎。冬十二月，燕長樂公崇以遼西叛降魏。燕王弘妃王氏生長樂公崇，於兄弟為最長。及即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鎮肥如。崇母弟朗、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王復受讒，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遼西。宋益州參軍裴方明討趙廣，破之。裴方明擊程道養營，破之。賊楊孟子屯城南，參軍梁雋之說諭，邀見道濟。叛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守。趙廣遣帛氐奴攻晉原，破之，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道養收眾還廣漢，趙廣還涪城。道濟糧儲俱盡，方明出城求食，為賊所敗，單馬獨還。賊眾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道濟為設食，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兇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即減左右以配之。賊揚言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眾，眾乃安。道濟悉出財物，令方明募人。時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雋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且告之曰：吾病小損，聽歸休息。給使既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十餘人。魏遣太常李順如涼，魏主使順復奉使至涼。涼王蒙遜延入庭中，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蒙遜使追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秘術，蒙遜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婦皆往受術。魏主徵之，蒙遜留不遣，而殺之。魏主

由是怨涼。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

王幼學集覽僑舊，僑寄居民，舊土著民。攻克，郡。胡國，郡。帶方，郡。建德，郡。冀陽郡。附庸，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負釁，猶言負罪也。釁與釁通。肥如，地理志遼西有肥如縣，屬幽州。叛為主簿，叛，木蘭也。晉法召王公以一尺，秦王公以下用一尺板。夜縋而上，上，升城也。左傳僖三十年，燭之武夜縋而出，注，縋，丈偽反，縣城而下也。箕坐，注見漢高帝七年。箕踞隱几，隱去聲，憑也，依也。几，案屬，周禮既氏圖，几長五尺，高廣各二尺，兩端赤，中央黑漆。馬融謂長三尺，無兩端赤，中央黑漆之義。鄭玄云：几者，所以安老者，故加諸老者，而少者不及焉。起動之狀，禮，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禮貌大臣也。又漢書周亞夫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為之變動也。九合諸侯，周室衰微，唯桓公能寬其德，故諸侯賓會。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索隱曰：左傳兵車之會三，謂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僖四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乘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盟于幽，僖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楚辭天問篇：齊桓九會，卒然身殺。陳康翔注曰：九本糾字，借作九耳。左傳展禽稿師之言。王作糾字，糾合宗族，亦此義也。唯莊子九雜天下之川作九，則亦古字通用，而非九數之驗也。諸儒通計九會之數不合，遂有衣裳兵車之辨，並鑿說也。然此辭亦作九會，則其誤也久矣。賜胙，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命無拜，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偃蹇，偃息蹇驕也。偃蹇猶言驕傲。不復年，謂不再有一年之壽也。曇無讖，曇姓也，名無讖。

（癸酉）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春正月，魏以樂安王範為長安鎮都大將。魏主以範年少，更選舊德，將軍崔徽、張黎為之副。範撫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輕徭薄賦，關中遂安。二月，以馮崇為遼西王。魏以陸俟為散騎常侍。初，俟常為懷荒鎮大將，未朞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鎮將郎孤。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既至，言曰：不過朞年，郎孤必敗，高車必叛。魏主怒，切責之。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魏主大驚，立召俟問之。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而諸莫弗惡臣所為，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鎮，悅其稱譽，益收名聲，專用寬恕

持之。無檢之人易生驕慢，不過朞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主笑曰：卿身雖矬，思慮何長也。即日以爲散騎常侍。宋荊州遣兵救成都，擊賊，破之。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詐爲道濟教命，以荅箋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之。方明出擊賊，大敗之。賊退保廣漢。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籍之將二千人救成都。趙廣等自廣漢至郪，連營百數。籍之與方明等合攻克之，進擊廣漢。廣等走還涪。義慶，道規之子也。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菩提幼弱，而其兄牧犍聰頴好學，和雅有度量，立爲世子。蒙遜卒，牧犍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牧犍立，皆驗。朕克涼州亦不遠矣。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遣順拜牧犍河西王。牧犍尊敦煌劉昞爲國師，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五月，林邑遣使入貢于宋。宋裴方明擊趙廣等，大破平之。 魏人攻燕。 秋九月，宋以甄法崇爲益州刺史。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程道養逃之郪山，稍出爲寇。十一月，楊難當襲宋漢川，據之。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爲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爲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爲臨川內史。靈運遊放自若，爲有司所糾。遣使收之。靈運執使者，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追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於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尹起莘發明：靈運，謝玄之孫，觀其詩有韓亡子房奮之句，似不爲無意。然靈運既仕宋朝，而食其祿，已與子房異矣。興兵逃逸，其志將何爲哉。書曰宋誅謝靈運，則靈運固宋之臣也。曰有罪曰誅，靈運雖欲自文其悖，尚可得乎。

劉友益書法：靈運之罪，薄昭之比也。書誅宜矣。

王幼學集覽：郪山，在廣漢郡郪縣，屬益州。郪音妻，又音千私反。自徒中起：蕭思話先爲青州刺史，前年以棄城走，坐繫尚方，徒作。今就徒中徵起而用之。洋川：今洋州是，在興元路。洋水導源巴山，東北流，逕漢中郡西鄉縣，又東北流入漢。漢武夫人生於洋川，高帝寵之，名其川曰洋，以表誕生之休祥。韓亡子房奮：張良，字子房，韓人也。秦滅韓，良欲報仇，乃從漢滅秦。秦帝魯連恥：魯仲連，齊人也。聞魏使新垣衍勸趙尊秦爲帝，連於是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爲帝，則連

蹈東海而死耳。

甲戌 宋元嘉十一年，魏延和三年。春，宋秦梁刺史蕭思話討楊難當，破之。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蕭思話至襄陽，遣蕭承之爲前驅。承之緣道收兵，進據磝頭。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臨川王義慶遣將軍裴方明助承之，拔黃金戍。溫棄州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屢破之。魏及柔然和親。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又納其妹爲夫人，遣潁川王提逆之。宋復取漢中。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早子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刃，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搥之，一矟輒貫數人。氐不能當，走據大桃。閏月，承之追擊，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蕭思話[illegible]鎮南鄭[illegible]死。難當奉表謝罪。[illegible]魏，以季女充[illegible]。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王[illegible]還平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魏主下詔褒美，比之蘇武，拜治書御史，某告宗廟，頒示天下。涼遣使奉表于宋。 三月，魏人伐燕。燕王不遣太子質魏。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皓有長江之阻，皆爲晉擒。何則？強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然後修政事，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魏主遣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

劉友益書法：魏加燕書伐，何也？[illegible]以一字之譏，衡如此哉。

秋，魏主擊山胡白龍，克之。七月，魏主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而自引數十騎登山臨視。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爲所擒。內入行長陳建以身扞之，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瘡。魏主乃免。九月，大破胡衆，斬白龍，屠其城。

王幼學集覽：短兵接：[illegible]九歌國殤篇：車錯轂兮短兵接。註云：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illegible]皮爲鎧也。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它：湯何反，陽平王名。內入行長：官名也。

乙亥 宋元嘉十二年，魏太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燕王數爲魏所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宋封爲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涼有

神投書于敦煌東門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凉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慎慎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願殿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若七年之祚若盤于遊畋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　劉友益書法書神何著凉亡之徵也綱目書神二天寶四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爲中書令中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湛以景仁位遇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入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日生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湛嘗爲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坐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辭職不許湛議陰遣人殺之宋主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卧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五月魏以穆壽爲宜都王魏主遣宜都公穆壽辭爲王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效功前朝流福於後者渠眷之忠也今眷元勲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西域九國遣使入貢于魏

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特九國入貢于魏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傲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絶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爲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以爲不宜拒絶以抑將來乃遣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爲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六月高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　宋大水弛酒禁揚州諸郡大水遣徐豫南兗穀以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以爲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請權禁止從之秋七月魏伐燕魏樂平王丕等伐燕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魏人數伐燕燕日危蹙揚峪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燕王曰吾未忍爲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峪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爲變燕王不聽密遣陽伊請迎於高麗宋禁擅鑄像造寺者丹陽尹蕭摹之上言佛入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爲之詔從之　劉友益書法禁擅者耳何以書予知節也終綱目書禁擅立寺三是年戊午東魏己亥石晉

王幼學集覽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三十二年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其後果爲晉所滅也杜預曰虢國封虢仲之地莘疏藏反虢地各有神下降於此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正義曰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國即晉獻公所滅者也洛州汜水縣乃古東虢叔之國括地志云澠池郡郃陽縣南有古莘國龜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疏勒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烏孫注同上元狩元年悅般西域國在烏孫西北去平城萬餘里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性好清潔俗皆翦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般蒲官反又傳干反案釋典般音鉢揭槃陁西域國在蔥嶺之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案偶于史作渴鄯善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焉耆音煙又西域國名車師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粟特古奄蔡國也一名温那沙居大澤中在康居西北和龍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蹙子六反

丙子宋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藝朝

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既留累月宋主稍間將遣未發會宋主疾動義康矯詔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尹起莘發明猛獸在山藜藿爲之不采爪牙之士國之所恃以爲重鄰敵所望而憚者也道濟在宋雖未可謂之方虎然亦一時之傑誠使御得其道豈不足任干城之寄乃無故疑而殺之何歟凡非其罪故書國書殺而不去其官楊難當自稱大秦王難當釋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絶夏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魏伐燕娥清古弼攻白狼城克之高麗遣將衆數萬隨陽伊迎燕王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魏人疑之不入生遂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與生戰殺之高麗兵因大掠城中五月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徙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焚宮殿火一旬不滅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

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遣封撥使高麗，令送燕王。不從。魏主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乃止。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時遣定之西還也，楊難當遂據上邽。至是魏主遣樂平王丕討之。先遣齎詔諭難當。難當懼，請奉詔。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後必為亂。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郎高允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既還，為亂必速。丕乃止。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冬，魏置野馬苑。魏主如稒陽，驅野馬於雲中，置苑。宋鑄渾儀。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鄙樸，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劉友益書法：渾儀必書，重象器也。是後宋鑄渾儀則書。唐造渾天儀則書。　貞觀七。造黃道遊儀則書。　開元九。水運渾天成則書。　開元十三。書渾儀始此。終綱目書渾儀四。書儀下銅望三。柔然絕魏和親，寇其邊。

王幼學集覽：稍閒。論語病閒注云：少差曰閒。閒如字，讀者初莧反。記文王世子篇：旬有二日乃閒。注：閒，猶瘳也。疏云：病重時病常在身，無少閒空隙。病今既損，其間有空隙，故云閒。見君奭書也。優復。優，寬饒也。復，芳目反。謂不任賦也。稒陽。漢地志：五原郡有稒陽縣。括地志云：稒陽屬勝州。舊縣在銀州銀城縣界。輿地記云：稒楊城在今豐州。竇憲出雞鹿塞，鄧鴻出稒楊，遂至燕然山，此是。渾儀。注見梁孝元帝承聖三年。

（丁丑）宋元嘉十四年。魏太延三年。春二月，魏以南安王渾為鎮東大將軍，鎮和龍。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五月，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於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尹起莘發明：守令師帥之官，而使吏民告其罪，可乎哉？曰：患其貪冒，則擇清介循良者用之足矣。何至使下人持其上哉。據事直書，失自見矣。　劉友益書法：於是詔吏民得告守令，可直書詔吏民告守令罪，何病魏也。是詔一行，難乎為上矣。西域朝貢于魏。魏主復遣侍郎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洛那、者舌二國皆欲稱臣致貢于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等。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北涼王牧犍，遣宋繇謝，且問其母及主公所宜稱。魏主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

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牧犍奉詔，亦遣使如宋，獻雜書并求書數十種，宋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今猶不謬。然國家戎事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王幼學集覽：破洛那。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者舌。西域國名，古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遣導譯。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戊寅）宋元嘉十五年。魏太延四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三月，魏罷沙門五十以下者。　劉友益書法：廢佛教之漸也。後六年而有私養沙門之禁矣。終綱目書沙汰僧尼三。　是年，唐武德九。開元二。高麗殺故燕王弘。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弘怨高麗，遣使求迎于宋。宋主遣使迎之。高麗遂殺弘，并其子孫十餘人。秋七月，魏伐柔然，不見虜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冬十一月朔，日食。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為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司馬公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為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然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劉友益書法：書立四學，何譏也。道一而已。儒無不通，文有史學文學之分，固已非矣。玄何為者，而可與儒並列哉。綱目書立學皆美也，惟靈帝鴻都門學，劉衣學校與宋四學為譏辭。

王幼學集覽：龍城王馮君。燕王姓馮氏，都于龍城，故號龍城王。龍城注見晉帝奕太和四年。和龍。野次。左傳：凡師出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

為次。廬山，在南康軍西北十五里。又在江州德化縣南。周武王時有匡俗兄弟七人，皆有道術，結廬此山中，後仙去，廬存，故名廬山。白樂天草堂記：廬奇秀甲天下。雞龍山，寰宇記云：在建康城西北九里。宋文帝改名龍山，以黑龍嘗見於貞武湖。此山臨湖上。率更令，東宮官名，猶秦之中更、左更也。率更亦有令丞。又有太子率更。率，所類反。更，工衡反。師古曰：掌司漏刻，故曰率更也。凡漢烏巾褠。巾，首服也。褠，古侯反，單衣也。褠單衣，即中單也。實錄云：古者朝燕之服，有中單。

（己卯）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是歲涼亡，凡二國。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都督荊湘等州軍事。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楊保宗奔魏，魏以為武都王，守上邽。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姑臧潰，涼王牧犍降。北涼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李氏毒魏公主，魏主遣醫乘傳救之，得愈。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使居酒泉。魏使至自西域，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還以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誅。官軍往年北伐，戰馬三十萬匹，死傷不滿八千。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弘農王奚斤等皆曰：牧犍雖心不純臣，然職貢不乏，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大軍既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初，崔浩惡李順。順使涼州凡十一返，涼武宣王數與遊宴，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臧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城南天梯山上，積雪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議是。浩曰：史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謂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溉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魏主隱聽聞之，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群臣不敢復言，唯

唯而已。羣臣既出，將軍伊馛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魏主從之。六月，發平城，使穆壽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嵇敬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命公卿為書讓牧犍，數其十二罪。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月至上郡屬國城，部分諸軍。以源賀為鄉導。魏主問以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臣願處軍前，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外援既服，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八月，牧犍求救於柔然，遣其弟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魏主見姑臧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疑，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也。九月，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將軍穆羆、源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人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武威，皆置將守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群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此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劉友益書法：秦加涼書攻，此其書法何。涼受魏爵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柔然寇魏，不克。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西伐，必來犯塞。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太子。收田畢，即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壽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而柔然敕連可汗果乘虛而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相拒於北鎮，自帥精騎深入。平城大駭，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乃遣軍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禽之，及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冬十月，魏以樂平王丕鎮涼州。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將軍賀多羅鎮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魏張掖王禿髮保周據郡叛。十二月，宋太子劭冠。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尹起莘發明：劭生，劭立，劭冠，皆書于冊，異於它國，益謹之也。況東宮置兵，與羽林等，亦階亂之本，豈得不志之乎。

劉友益書法：太子冠，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劭元惡也。其生，其立，其

冠。綱目皆謹書之。終綱目書太子冠二。　是年唐貞觀五年。魏主還平城。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牧犍。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凉州自張氏以來。號爲多士。牧犍尤喜文學。其臣闞駰、張湛、劉昞、索敞、陰興、宋欽、趙柔、程駿、程弘。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性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爲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世寓凉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爲宣威將軍。以索敞爲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爲意。敞爲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貴遊嚴憚。多所成立。常爽亦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魏命崔浩高允脩國史。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別爲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曆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從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魏除田禁。魏主問高允。爲政何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時魏多封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王幼學集覽衡陽。宋衡陽國。齊爲郡。郡在衡山之南。故名衡陽。今衡州有衡山縣。在湖南。被苫而耕。被。音披。苫。詩廉反。茫文盖也。白茅也。盖音盍。左傳乃祖吾離被苫蓋。杜預曰。蓋。苫之別名。爾雅白蓋曰苫。言無甄裘。可衣所被服者苫蓋也。伊馛。姓名。馛。音蒲撥反。委贄。贄與摯通。記曲禮篇。童子委摯而退。注。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爲禮也。又執贄。注。見晉惠帝元康九年。異謀數達。可計名。凉州自張氏以來。晉惠時。張軌據有凉州。其後張寔、張茂、張駿、張重華、張曜靈、張祚、張玄靚、張天錫。凡九主。國號凉。至孝武時。秦王符堅滅之。以梁熙爲刺史。後呂光殺熙而代之。呂紹、呂纂、呂隆。凡四主。安帝時。後秦王姚興徵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尚代之。秦復以南凉王禿髮傉檀代之。爲西秦王熾磐所滅。使

北凉王沮渠蒙遜稱藩。改命爲凉州刺史。蒙遜卒。子牧犍立。是歲滅之。日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月赤黃爲薄。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五星聚東井。（五星。木。火。土。金。水。緯星也。東井經星。在秦分。天官書注。元命包云。東井八星。主水衡事。漢天文志云。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以歷推之。從歲星也。其年歲星在東井。故五星從而聚也。劉貢父曰。按歷太白辰星。去日率不能一兩次耳。今十月而從歲星於東井。非其理也。然則五星。以秦之十月聚東井耳。秦之十月。今之七月。日當在鶉尾。故太白辰星得從歲星也。）

（庚辰）宋元嘉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春正月。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凉之亡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至是寇酒泉拔之。　劉友益書法。蒙遜之滅西凉也。歆弟李恂奔北山。既而據郡。綱目書曰。凉李恂入敦煌。稱刺史。無譏辭也。無諱亦牧犍弟也。凉亡出奔敦煌。至是攻酒泉而拔之。則曷爲書魏酒泉。且斥以寇。沮渠再世魏爵。既被伐而降矣。凉之故土。皆魏土也。於是出而稱兵。非寇何哉。綱目之予奪也審矣。其正名分也嚴矣。故前年於分注書凉亡。據李恂是年分注猶書改元永建。次年分注書西凉亡。今年書寇主。受宋爵王河西。則綱目以爵平之。無疑焉。夏四月朔。日食。六月魏大赦。改元。取寇謙之神書之言也。　劉友益書法。改元不書。改元此何以書。譏也。於是改曰太平真君。取寇謙之神書之文也。故書譏之。是故。漢好言者之諛而改元章和。則書改元。魏惑謙之之誕而改元真君。則書改元。隋信袁充之誕而改元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秋七月。魏討禿髮保周殺之。沮渠無諱降。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爲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

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出。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荅。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必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之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自正顔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初殷景仁卧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影迹周密。莫不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召。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宋主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謂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乃遣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

之。與義康尤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素為上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自於新州伐荻。有納布衫襖。臧皇后手所作也。既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見。號哭以錦囊盛納衣擲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耶。宋主乃赦之。王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為宋主所重。以履性進利。屢戒之不從。至是履徒跣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懼不能對。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竟免履死廢於家。義康用事。人爭求親暱。唯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子求昏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義康停省十餘日。奉辭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義康問沙門慧琳曰。弟子有還理否。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康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宋主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使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資奉優厚。信賜相係。久之。宋主就會稽公主宴集甚驩。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宋主亦

流涕指蔣山曰。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故終主之世義康得無恙。司馬公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郎。俱參機密。曄泰之子也。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教。為士流所鄙。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宋主曰。范曄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非國家之美也。宋主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尹起莘發明。論者謂義康但知兄弟之親。未識君臣之義。以臣觀之。義康亦未能盡兄弟之理者也。何則。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康於義為臣。於親為弟。豈有生殺大事。裁以錄命斷之。至於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自奉。而以次者供御。其為不恭。厥兄不亦甚乎。彼小人但知推崇勢要。以為己利。不知權位已極。終將何之。宜乎不免顛沛之禍也。然則綱目於義康何以無貶。曰上書劉湛有罪誅湛推

奉義康者也。湛既有罪。則累及義康矣。何待謂之無貶。曰若是。則義康將若之何。形迹未露。則忠勤匪懈。恭恪小心。形迹既露。則闔門遜避。祈保天年。斯亦庶乎其可也。刺江州。督交廣。尋寄王爵。尚可為乎。噫。

王幼學集覽。以錄命斷之。直用錄尚書之命決斷之。不復奏聞也。無施猶言無能為之人。劉班。劉湛小字。班獸。故曰劉班。顧命詔。書顧命篇。法臨終之命。曰顧命。馬氏云。王將崩。顧念太子。命大臣輔相之也。蔡氏集傳曰。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索晉立康帝舊事。索取也晉成帝崩。庾冰以帝二子皆在襁褓。恐易世後。親屬愈疎。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立之。是為康帝。今孔胤秀索此故事。意欲立義康也。窮毒。我今窮苦而遭毒害也。列子楊朱篇。此天人窮毒者也。資奉。資給奉祿也。奉讀曰俸。車子。彭城王義康小字。初寧陵。武帝陵墓也。貪人敗類。詩桑柔篇。文注。貪人。貪惡之人。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敗。伯邁反。文公集傳曰。敗類。猶言圮族也。亟行。亟去吏反。頻數也。

宋元嘉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江交廣州軍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事。前龍驤參軍。扶令育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道以義方

奈何一旦黜削。遠送南垂。爲一夷虜手莭命盡。冬息于南。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陛下使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乎。頃亞日遠。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絶矣。永泰賜死。衆于野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誰弗知是。直戮一人。豈一口所能彌減哉。是皆不勝其忿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含弘而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可不畏哉。**魏新興王俊謀反伏誅。魏人伐酒泉克之。**魏以沮渠無諱終爲邊患。遣兵伐之。拔酒泉。無諱乃棄西度流沙。**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兵討之。**難當傾國寇宋。遣諜據蜀土。遣其將符沖出其東洛。宋梁秦刺史劉眞道擊斬之。難當攻拔葭萌。遂圍涪城。不克而還。十二月。宋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之。**宋晉寧郡反。討平之。**

王幼學集覽誰易由言。易。輕也。由。於也。謂誰人復敢輕易於上言也。詩小弁篇。君子無易由言。

壬午　宋元嘉十九年。魏太平眞君三年。**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籙。**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

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爲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分定。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爲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尹起莘發明綱目書書宋主嘗詣孔子宅者。崇文也。義不徇流俗。以示尊師重道也。書魏主詣道壇受符籙者。因情定義。隨俗所稱。以見崇尚異端也。且夫符籙之事。前所未聞。而始見于此。魏主虔恭受之。自冝神物護之。而乃其身不保。然則果何益哉。後之欲尊奉道籙者。可以觀矣。　劉友益書法。漢章帝幸孔子宅。則書詣尊師也。此道理也。亦書詣何。以見其尊非所尊也。美惡不嫌同辭。書受籙始此。終綱目人主書受籙三。是年會昌元武宗會昌六宣宗。**夏四月。沮渠無諱西據鄯善。李寶入據敦煌。**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鄯善王比龍將其衆奔且末。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人入據敦煌。繕修城府。安集故民。而奉表于魏。沮渠牧犍之亡也。涼州人闞爽據高昌。唐契爲蠕蠕所逼。擁衆西趨高昌。欲奪其地。契兄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據高寧白力二城。遣使請降於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魏人救之不克。**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楊難當遣符弘祖守蘭皐。以其子和爲後繼。方明與戰大破之。斬弘祖。和走。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胡崇之爲北秦州刺史。鎭其地。立保熾爲楊玄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眞道。方明坐匿金寶善馬下獄死。　劉友益書法。書討而赦罪救者也。**七月晦日食。九月沮渠無諱襲據高昌。宋以無諱爲河西王。**唐契之攻闞爽也。爽遣使詐降于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夜襲高昌。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據高昌。遣使奉表于宋。以無諱爲河西王。**冬十月柔然遣使如宋**

十一月。宋脩孔子廟。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洒掃。　劉友益書法。自晉書孝武請脩孔子廟。不繼至是又五十年矣。始書宋脩嘉之也。亦傷之也。終綱目書孔子廟三。詳晉太元十七。**魏以李寶爲敦煌公。宋雍州蠻反。**宋雍州刺史劉道產善爲政。民安其業。小大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爲村落。戶口殷盛。道產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遣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魏尚書李順有罪誅。**魏主使順差次群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賜

死。

王幼學集覽且末。西域國都於且末城。因以爲號。在鄯善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且。子餘反。**伊吾。**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高昌。**西域國都。交河城。在鄯善北。伊吾南。漢車師前王故地也。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　**武興。**今沔州。古武興郡也。本漢沮縣地。西魏置興州。宋改沔州。在隴西。**下辯。**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白水。**顏案如淳曰。白水。地名。晉灼曰。今廣魏縣也。索隱曰。白水。水名。出武都。經隴西西縣東南。案武都今階州是。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經孫山下離驗經曰。朝晉將濟於水。梅磨集註云。淮南子言白水出崑崙之山。**蘭皐**城名。今鞏昌路蘭州是。在隴西。離騷經曰。步余馬於蘭皐。注澤曲曰皐。其中有蘭。故名蘭皐。**仇池。**注見晉惠帝元康六年。　**保庇沮渠氏。**先李順使涼。史涼王全言涼無水草不可代。故云保庇。

宋元嘉二十年。魏太平眞君四年。**春正月。魏擊宋仇池。取之。**魏軍進至下辯。宋將軍彊玄明等敗死。胡崇之被擒。餘衆走還漢中。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烏洛侯國遣使如魏。**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爲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及烏洛侯使至。言石廟具存。魏主遣使致祭。

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鎮駱谷。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叛魏。齊誘保宗執之。其黨符達任朏。遂聚兵立文德爲主。據白崖。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軍。至下辯。聞仇池圍解。欲還。弼遣人謂曰。宋人耻敗必將復來。軍還之後。再舉爲難。不若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文德遣使求援於宋。七月宋以文德爲鎮西大將軍武都王。屯葭蘆城。武都陰平氐多歸之。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魏主如漢南。捨輜重。以輕騎襲柔然。分軍爲四道。魏主至鹿渾谷。遇敕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劉絜曰。賊營塵盛。其衆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然後擊之。晃曰。塵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至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冬十一月宋人攻魏濁水戍。敗績。宋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等救之。道盛敗死。十二月魏主還平城。魏主還至朔方。詔太子晃總百揆。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宴論道陳謨。不宜復煩以劇職。更舉賢俊。以備百官。遂還平城

王幼學集覽。彊（姓也。音其兩反。）葭蘆城（渡赤河。經岐山三百四十里。即其地。）

甲申宋元嘉二十一年。魏太平真君五年。春正月宋主耕籍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慎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蹙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晃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而爲之耘以償之。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畧以是爲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魏禁私養沙門巫覡。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大學。其百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二月魏尚書令劉絜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忌之。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絜又止之。使待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軍還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魏主委軍輕還。不從。又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魏主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魏主。收絜囚之。魏主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又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吾有姓名否。魏主聞之。命有司窮治。絜嵩皆夷三族。絜好作威福。諸將破敵。得財物皆與分之。既死。籍其家財巨萬。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王築白臺。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曰吉。丕默有喜色。至是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皆當依附爻

象。勸以忠孝。王之問也。道秀宜曰。窮高爲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太尉。　夏六月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嗣。　魏罷舊俗所祀胡神。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其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餘悉罷之。魏主從之。秋八月魏主畋于河西。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尚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他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劉友益書法。書魏畋何美從諫也。綱目書田三。惟魏太武非譏辭。書獵十三。惟唐太宗非譏辭。　宋以衡山王義季爲兖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初宋主以義宣不

才。故不用。會稽公高履以為言。宋主不得已用之。先賜詔曰師護在西陲無殊績。望已歸。用違朕期物。不恣群下。條著西土。士庶所安。論者未議遷之。今之回换。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還代之譏。必歸於吾矣。義宣至鎮。勤自課厲。事亦脩理。宋主戒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裴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偽。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卹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教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於九服矣。而眾樹雜採。送除方嶽。固之存亡。既不是繫。早擁民上。非善誨也。**柔然敕連可汗死。子處羅可汗吐賀真立。燉煌公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王幼學集覽公曰。注見漢文帝三年。窮高為亢。窮極之甚為亢。乾卦亢龍有悔。窮之災也。程子傳曰。窮極而災至也。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乾卦文言曰。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子夏傳云。亢。極也。廣雅云高也。程子傳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無民無輔。動則有悔也。朱子本義曰。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無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又附錄曰。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筆公。**宋本傳。初明元帝嘉其直而有用。賜名曰筆。後改名曰弼。言其有輔佐才也。使太武帝怒罵曰。尖頭奴。以弼頭尖。故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為筆公。**師護在西。**師護。衡陽王義季小字也。時為荊州刺史。故云在西。**通懷期物。**通懷開心見誠之謂。期物。待人接物之謂。乾卦聖人作而萬物睹。程子傳曰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

乙酉　宋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初宋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今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二小。比舊為異。謂宜仍舊。詔可。至是始行之。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鐘。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日當一管。承天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猶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房不悟。繆為六十。乃更設新率。林鐘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鐘。十二旋宮。聲韻無失。劉友益書法日食書朔。記曆未有書朔者。此其書朔何。始正朔也。於是何承天以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更撰新曆。皆取盈縮。定其小餘以正之。詔以是朔行焉。故特書朔。終綱目書曆之變十有九。其書朔者一而已。詳漢太初。宋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鎮襄陽。**三月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夏四月魏伐鄯善。**北京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使者往來輒鈔劫之。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發涼州以西兵擊之。**秋七月宋討群蠻平之。**武陵王駿遣參軍沈慶之擊蠻破之。蠻斷驛道。欲攻隨郡。太守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破之。遂平群蠻。獲十萬餘口。**鄯善降魏。西域復通。八月魏徙雜民於北邊。**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魏伐吐谷渾慕利延走據于闐。**魏軍至寧頭城。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入于闐。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九月魏盧水胡蓋吳反。**魏民閒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眾反於杏城。諸種胡爭應之。有眾十餘萬。長安鎮將拓跋紇討之。敗死。吳眾愈盛。分兵四掠。魏主發并秦雍兵擊破之。河東薛永宗復聚眾以應吳。吳自號天台王。置百官。**冬十一月。魏人侵宋。**魏發六州驍騎二萬。分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十二月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為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以同謀。而素不為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試宋主之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人雅譽過人。寵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豫未決。熙先曰。丈人有過於此者。為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述之子也。素為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又尼法靜皆義康黨。其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許為

内慶熙先以賤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宮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令建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許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耀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付廷尉熙先望風吐款詞氣不撓宋主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宋主以骨肉之禍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十二月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曄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謝約不預逆謀見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果銳無檢不可狎也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裴子野曰劉弘仁范蔚宗皆忸志而貪權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向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尹起莘發明曄本無異謀特為熙先輩所怵然綱目止書曄而不及餘人何也熙先小人仕不得志故為非望僥倖之圖初無足道曄身居要職受知世主乃欲於邪說躬圖反逆故綱目正其首惡之誅而略其餘黨其書爵者非貴之也所以著其職位清顯不知自愛而徇小人為狂悖之謀重其罪也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徙安成郡宋有司奏削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詔免為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以沈邵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宜矣　劉友益書法自劉湛之誅再書義康綱目於其君臣無譏辭雖賜使令自死不書蓋亮宋也至是則書廢書徙矣其書之何甚之也然則義康無罪乎熙先賤義康陳圖讖而已未嘗與聞反計也而廢徙之且絕屬籍甚矣況終殺之乎故其殺之也書殺其弟而斥宋主宋

始備郊廟之樂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有歌無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　劉友益書法書始何譏辭也宋氏有國殆三十年於是始能備樂其慢於郊廟甚矣故書譏之凡宗廟書始皆譏慢也惟此漢初立七廟非譏辭丁巳

王幼學集覽　**測景**樞要曰日光曰景禮大司徒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注景如字或作影非新率率與律通絫之管也　**于闐**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　**蓋吳**姓名蓋公盍反　**非道晏駕**死非其命

也**丈人**易師貞丈人注馬云丈人莊嚴之稱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風俗通曰師貞丈人非徒取尊者亦須往行先人也**嵇生琴**魏元年時鍾會譖嵇康於司馬昭昭遂害之將刑顧視日景索琴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按紫霞洞譜云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沈括曰韓皋謂嵇康琴曲有廣陵散者以王陵母丘儉輩皆自廣陵敗散言魏之散亡自廣陵始故名其曲曰廣陵散以予考之散自是曲名如操弄摻淡序引之類故潘岳笙賦云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與劉孔才書云聽廣陵之清散以是知散是曲名明矣集韻會載琴曲廣陵散在宋字韻**夏侯色**三國魏主芳時李豐等謀以夏侯玄輔政而誅司馬師謀泄下玄獄及就東市玄顏色不變舉動自若**絕屬籍**不得為宗室親屬名籍**淮南厲王事**注見晉武帝大康六年尺布斗粟**二郊**注見三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南北郊**登歌**師古曰工歌堂上貴人聲也故曰登歌歌所以詠德故曰登歌者五帝三王之聲也漢明帝時又采百官詩頌以為登歌周禮鼓制圖云太師登歌令奏擊拊鄭玄云拊形如鼓以革為之著之以糠

（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春正月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魏主軍至東雍州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眾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永宗出戰大敗赴水死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奔宋魏主聞蓋吳在長安北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崔浩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今吳營去此六十里輕騎趣之一日可到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勞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入北山卒未可平也魏主不從吳眾聞之悉散入北地山軍無所獲魏主悔之遂如長安所過誅民夷與吳通謀者諸軍大破吳於杏城吳復遣使求援於宋宋以吳為北地公發雍梁兵屯境上為吳聲援　尹起莘發明前書魏蓋吳反此書魏討蓋吳曰反曰討其義明矣宋乃發兵援之果何理也天下之惡一也為有遺兵助反虜而可威服敵人者哉書法若此其罪宋人之意為如何耶噫　劉友益書法書討而援罪援者也

宋伐林邑初林邑王范陽邁雖貢奉於宋而寇盜不絕宋主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獨好武事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至是自請從軍和之進圍區粟城遣慤為前鋒擊林邑别將破

之**三月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不行禮義大壞凡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欲除偽定真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尹起莘發明曰佛入中國人皆敬奉其法以求福利未有敢訾之者至魏主燾乃毅然去之亦可謂剛正不惑者矣然世之議者或以魏主不得其終為毀佛之報抑不知梁主衍奉佛尤篤得禍尤慘豈佛獨靈於魏而不靈於梁耶要知人之禍福自係乎善惡之積而奉佛與否初無預也夫綱目有罪則書誅無罪則書殺今沙門者崇信其法以修行其所謂善初非有可名之罪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居中國而從夷狄捨王道而尚異端棄君臣絕父子滅人倫毀形

體遊手游食以耗蠹平民至於藏姦蓄穢淫汙雜揉又有不可勝言者是果有罪耶無罪耶書之曰誅所謂原其情而定其實者夫豈過哉後之欲致禮沙門者要當以是為的

劉友益書法誅者何罪辭也罪者長佛者耳境內沙門豈皆有是罪乎從夷教滅人倫以為四民之蠹其為罪也大矣終綱目沙門書誅三　是年戊戌齊辛酉　佛教書廢三　是年陳甲午周廢佛道教唐會昌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然皆不數年而復魏七年周六年唐不一年雖主沙汰佛道亦不一二月而罷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歎哉

魏以侵宋初魏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知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郵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謀群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使與臣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要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群賊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眾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鍛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少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眾之易也今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尹起莘發明曰自南北分統彼是交侵師出未嘗有名今宋人近有蓋吳之援若可問罪而魏則未能也潛師入境果何為哉書人書侵蓋陋之也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魏金城邊冏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氐羌及休官屠各數萬人皆起兵應冏會敕文擊冏斬之餘眾推會為主魏主遣兵討之未

至會棄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嚴兵守格鬬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士卒未易克也乃以白虎幡宣告降者赦之會眾逐潰進討平之

宋師克林邑檀和之等拔區粟斬將乘勝入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宗愨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和之遂克林邑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

夏六月朔日食

魏築塞圍魏發司幽定冀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千里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

劉友益書法魏人侵宋　魏上邽東城反州兵討平之　宋師克林邑　六月朔日食　魏築塞圍　宋築北隄立玄武湖起景陽山於華林園書重民力也終綱目書作陂四立湖一起山二　後主建興十五年是年餘詳永平十二

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河西仕張氏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還沿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宋主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宋主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世業相承直以南渡不早便

以偷荒馬陽。晛日輝胡人。身為攸國乎。宋主默然。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蓋吳屯杏城。聲勢復振。魏遣高涼王那等討破之。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鎮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今不斬吳。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然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禽之必矣。諸將咸曰。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其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為然。遂與刻期而遣之。及期不至。諸將咸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封其餘黨悉平之。以俟為内都大官。會安定盧水胡劉超復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遣鎮長安。假單馬之鎮。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俟既至。諭以成敗。誘納其女以招之。超無降意。俟乃帥帳下往見之。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頃之。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既飲。俟陽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復徵俟為外都大官。　劉友益書法。秋七月。宋以杜坦為青州刺史。八月。魏長安鎮將陸俟討蓋吳斬之。安定胡劉超反。俟又斬之。書又斬之。重嘉俟矣。**吐谷渾復還故土。**劉友益書法。吐谷渾復

還故土。

王幼學集覽。尾不能掉。左傳。尾大不掉。注。掉。搖也。徒弔反。**林邑。**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廬室婢女。**穴地為室。以匿婢女。又廬室。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二年。**後漢荒蒼。**東漢明帝也。迷禮曰。荒。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還。**九服。**禮夏官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曰甸服。曰男服。曰采服。曰衛服。曰蠻服。曰夷服。曰鎮服。曰藩服。各去其外方五百里。每邊四千五百里。四面相距一萬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又大司馬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尚九畿之與九服。名雖異而制則同。**征鎮。**諸郡太守。皆領征鎮。或曰太守。守土而已。征鎮者。主征伐。鎮守者也。**具區。**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澤藪曰具區。注。大澤曰藪。具區在吳南。禹貢震澤。蔡氏傳曰。震澤。太湖也。即禮所謂具區。在吳郡西南五十里。吳都。今蘇州吳縣也。索隱曰。吳縣。具區。古文作震澤。左傳稱笠澤。**呼韓入漢。**呼韓邪。匈奴單于之號。漢宣帝五鳳元年。其國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甘露二年。款塞請朝。漢寵以殊禮。又光武建武中。八部大人。共立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塞。願為藩蔽。**館邸饋餼。**周禮市有館。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邸。諸侯來朝所舍也。饋。餉也。餼。客芻米曰餼。**衛霍。**衛青霍去病。漢武時擊匈奴。**大峴。**注見晉安帝義熙五年。**登陴。**注見梁武帝天監三年。**纂偶。**纂集而比偶。**耦牛。**說文。耜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前漢志。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注。併兩耜而耕也。子**耔**。子與耔也。耔。前耔也。字與芋竽通。並音梓。**休官屠各。**漢武時。匈奴有休屠王。此言休官屠各。即休屠王之遺種也。休音朽。屠直於反。**衣櫛蕭然。**蕭然。謂蕭條寂寞也。胡致堂曰。衣櫛蕭然。蓋亦全無行囊矣。**仕張氏。**張氏。注見十六年。**傖荒。**傖仕行反。師古曰。吳人罵楚人曰傖。晉陽秋云。吳人謂中州人曰傖。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也。**金日磾。**漢武時。匈奴休屠王太子。名日磾。元狩二年。沒入官。輸黃門養馬。後升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上甚信愛之。賜姓金氏。磾音都奚反。**此輩人。**古今無此等好人。

丁亥　**宋元嘉二十四年。魏太平真君八年。春三月。魏殺沮渠牧犍。**魏師之克姑臧也。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取金玉及寶器。至是守藏者告之。且言牧犍畜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姊妹皆學左道。有司索其家。果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并誅其宗族。又有告牧犍與故臣民交通

謀反者。乃賜死。劉友益書法。魏殺牧犍。追定書。故涼王也。則何以不書。已降也。是故。姚泓不書。牧犍不書。皆已降也。綱目之筆削嚴矣。**宋鑄大錢。**初宋主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右僕射何尚之議。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一也。宋主卒從義恭議。**宋衡陽王義季卒。**義季自義康之敗。遂縱酒不事事。以至成疾而終。**冬十月。宋胡誕世據豫章反。討平之。**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楊文德據葭蘆。五郡氐皆應之。**

王幼學集覽。泉貝。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漢食貨志。大貝。牡貝。幺貝。小貝。不成貝。凡五種。

戊子　**宋元嘉二十五年。魏太平真君九年。春正月。魏人擊楊文德。文德敗走漢中。宋免其官削爵土。魏山東饑。罷塞圍役者。宋吏部尚書庾炳之**有罪免。炳之性褊急輕淺。多納賄賂。為有司所糾。上欲不問。僕射何尚之

惟條其短。乃免其官。夏四月。宋以武陵王駿為徐州刺史。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故有是命。宋罷大錢。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罷之。秋。般悅國遣使如魏。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遣使詣魏。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魏擊焉耆龜茲。十二月。破之。西域平。　魏主伐柔然。不見虜而還。

乙丑　宋元嘉二十六年。魏太平真君十年。春正月。魏主復伐柔然。可汗遁走。

秋七月。宋以隨王誕為雍州刺史。宋主欲經略中原。群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王玄謨尤好進言。宋主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御史中丞袁淑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宋主悅。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魏主伐柔然大獲。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中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相持數日。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以那衆少而堅。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屏跡不敢犯魏塞。冬。宋雍州蠻反。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將軍沈慶之帥參軍

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討之。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令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群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

王幼學集覽。有封狼居胥意。今代邊起北伐之意也。須通作胥。狼居胥。匈奴中山名。漢武元狩四年。霍去病擊匈奴。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胥。禪於姑衍而還。封禪書。史記封禪書注。正義曰。此泰山上築土為壇。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以祭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荷天命以為王。使理羣生。告太平於天。報羣神之功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二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一送

宋（太祖九）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四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十二衛植王保興。率國內兵來距。此據露布載書。五代史。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忌。按崇岳本無鬭志。豈敢更迫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遣攻崇岳。保興領衆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也。令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出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軍乘席卷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陣。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煙埃坌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

薛崇譽崇譽未見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珎寶爾。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龔澄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王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南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閹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豚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己丑。至京師。按露布。當是行營所作。而危家傳乃云。命劉鋹家皁露布。稱旨。召對無揊獻。賜金紫。則似造為之矣。當考。庚寅。群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新舊錄。州縣戶數與本紀不同。今從本紀。宋史全文。呂中曰。以汴梁之地。視江南為近。視嶺南為遠。何先遠而後近耶。蓋聞劉鋹奢侈。則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則先取南漢。所以拯民命。江南亦有何罪。但卧榻之側。豈容鼾睡。則復取江南。所以一天下。辛卯。赦廣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歛咸蠲除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命山林者釋罪招誘吏民僧道被驅率者。官給牒聽自便。民飢者發廪振之。諸軍俘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宮人。俊士奇才

所在詢訪偏僻挺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丘壠，悉加營護。（大定錄稱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略不見于史，當考。）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進士合格者十人。（會要及登科記並係二十四日。然充九朝通略進士劉寅等。） 乙未，幸飛龍院，賜從臣馬。 上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限，其已被批罰者，或逾絕意追捕。乃詔自今雖限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于籍，以除其罰。但不得叙為勤績。其累經殿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此據本志。新舊錄無之，不得其日。）是月，諸道幕職州縣官闕八百餘員，堂帖促流內銓補塡。銓司奏：近者選人絕少，雖有判成資序，又多相妨。乃詔除已授西川官未赴任，并西川前任歸明，及兩經發遣不赴京，兼敕賜及第人外，自今日以前罷任諸色選人，並特放選，令於南曹投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黥面為奴婢，庸雇取直。 辛丑，以蕭漼為太子中允，卓惟休為太僕寺丞。 乙巳，幸教船池，又幸玉津園宴射。 甲寅，殿中丞桑塡責授司農寺丞，坐沿江巡檢私茶擅行廢置也。 丁巳，改嶺南思唐州為司明州，雄州為南雄州，天下縣以唐為名者皆改之。 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聞，當悉除去。（王偁東都事略：開寶四年三月乙巳，詔百越之人，久淪虐政，其令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

於民者以聞，當悉除之。） 詔前代帝王當給民奉陵者，各增二戶。 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瑫卒。其國人詣浩州，以歸德將軍武才及八刺史狀請立彥瑫子漢瑭為嗣。詔授漢瑭南寧州刺史，兼蕃落使。 前右監門衛將軍趙玭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上聞之，召玭及普於便殿，面質其事。玭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玭以為言。上怒，促閤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閤門使奏云：玭誣罔大臣。上意頓解，反詰責玭，命武士撾之。御史鞫於殿庭，普力營救，上乃特寬其罰，扶出之。 夏四月丙寅朔，責為汝州牙校。 丁卯，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巳，詔嶺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荊湖例，酒麴仍勿禁。 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 乙亥，詔吏部流內銓於唐、鄧、隨、郢、襄、均、房、復、安、申等州以南及荊湖諸州選見任令錄兩考以上、判司簿尉合入令錄年五十以下者，移為嶺南諸州通判，得携族之官，滿三考即依資叙注擬，更不守選。 戊寅，改義州為南義州，敬州為梅州。 癸未，幸開寶寺。 戊子，令諸州訪名醫轉送赴闕。 永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吴廷祚來朝，遇疾，上親臨問

命。然文奐其腹，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疾少間，數日復發。 庚寅，卒，贈侍中，官給葬事。繼恩，陝人也。 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且買宴珍寶器幣，其數皆倍於前。 壬辰，監察御史閻丘舜卿棄市，坐通判興元府盜用官錢九十萬故也。 發廂軍千人詣京兆修先代陵寢，令勿復調民。自今有當繕治者，以鎮兵給其役。 以嶺南偽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是月，唐撫州元帥齊王景達卒，唐主緣烈祖之意，贈皇太弟，謚曰昭孝。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于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德昭未見）侍鋹。鋹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鋹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蕃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荊州，乃命師進置邸於此，遣車乘以給饋運耳。鋹嘆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乃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于玉津園。上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劾問飜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於龔澄樞、李托、薛崇譽。上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首不對。諫議大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大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 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上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詰責鋹，鋹對曰：

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上命攝大卿高繼申引澄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鋹罪，并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卧病，口占以授使者，咸伏其該博，遂用之。 是日，大宴大明殿。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右補闕王明為祕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衆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上嘉其功，故擢用焉。 上使軍器庫使楚昭輔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上嘉其心計，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政殿。 饒陽縣令孟貽孫上書稱旨。丙辰，擢貽孫右贊善大夫。（孟貽孫未見。） 辛酉，幸教船池。 上欲遣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歐陽炯祭南海，炯聞之，稱疾不出。上怒。 六月辛未，罷職，以本官分司西京。改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以一品之服。（繼芳未見。） 壬申，初

置市舶司於廣州。以知州潘美、尹崇珂並兼使。通判謝玭（玭未見）兼判官。 丙子。以故綏州刺史李光琇男已羅為綏州刺史。 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等。重定開元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是日丙子始命脩書。而實錄本紀。遂言以書來上。恐誤也。六年書乃成。） 命學士院試廣南偽官取書判稍優者。授上佐令錄簿尉。 初上征晉陽。命嵐州防禦使馬仁瑀率眾巡邊。至上谷、漁陽。虜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生口牛羊數萬計。已而車駕還京。命仁瑀歸治所。明年。群盜起兗州。賊首周弼尤兇悍。自號長腳龍。監軍率兵討之。為所敗。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會郊以寧。庚辰。徙仁瑀為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但過誤耳。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己之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給民家布帛為棺斂具。 升揚州高郵縣為高郵軍。 成都布衣羅居通葬親廬墓。日誦佛書。有芝草生。甘露降。守臣表其事。於是以居通為延長縣主簿。 壬午。以劉鋹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俾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鋹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真珠結鞍為戲龍之狀。尤為精妙。詔示尚方諸工官。皆駭伏。上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鋹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鋹在國時。多置酖以毒臣下。一日。上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鋹先至。詔賜鋹巵酒。鋹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大梁布衣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上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鋹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頓首謝。（鋹獻鞍書。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 復州防禦使梁延嗣入朝。上慰撫之曰。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戊子。改濠州防禦使。 是月。嵐州言破北漢軍於古治村。斬首數百級。 河決鄭州原武縣。 汴水決宋州穀熟縣。

上既平廣南。欲行報謝之禮。 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

乙未。御史中丞劉温叟卒。温叟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上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上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好古執禮者。推温叟焉。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皇弟開封尹光義。聞温叟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與之。温叟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以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所遺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以告。光義曰。我送猶不受。況他人乎。乃命輦歸

府中。他日光義因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温叟辭錢事。上歎賞久之。温叟既卒。上難其繼。曰。必得純厚如温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宋史全文呂中曰。一中丞任之十二年。及其且卒也。則曰必純厚如温叟乃可。國初之不輕用人如此。蓋其始也擇之精。其終也任之久。擇之精。則小人不得以濫其選。任之久。則君子舉得以盡其職。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作坊至卑賤也。而魏丕典之。至十餘年。皆久任而成功也。）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鼠雀耗。先是劉鋹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戊戌。賜皇弟開封尹門戟十四枝。 庚子。幸新池。賜役夫錢帛。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丁未。以其使李訶末為懷化將軍。 己酉。命河南府及京東、河北四十七軍州。各委本州判官。互往別部。同令佐點閱丁口。具列于籍。以備明年河堤之役。如敢隱落。許民以實告。坐官吏罪。先是。詔京畿十六縣。重括丁籍。獨開封所上。增倍舊額。它悉不如詔。上疑官吏失職。使豪猾蒙倖。貧弱重困。故申警之。 給事中劉載權知鎮州。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繼筠訴于上。癸丑。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準前詔抵死。 豐州衙內指揮使王丞美遣軍校言。願誘退渾、突厥內附。庚申。以承美為天德軍蕃漢都指揮使、知豐州事。尋授豐州刺史。（除刺史在十二月癸丑。今并書。） 建武節度使判■州何繼筠來朝。癸亥。卒于京師。上親臨其喪。泣謂左右曰。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旄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別錫寶劍甲冑以葬。繼筠沉沉有智略。與士卒同甘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知虜情。屢以少擊眾。虜人畏伏。多畫像拜之。（繼筠自開寶二年八月。領邕州節度。仍判■州。三年十一月來朝。復遣戍邊。今復來朝遂卒。本傳但言復遣戍邊。不云戍何地。繼筠既卒。八年乙亥。以左贊善大夫宋威又知■州。則所謂戍邊者。猶判■州也。但史文略耳。） 平晉軍使王懷美（懷美未見）言率兵攻破北漢孟園、樂義二寨。 汴水決宋州宋城縣。 八月甲申。群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詔答曰。余雖以興化為心。未能力致。儻使以成功自大。實所難安。群臣再奉表。訖不允。 詔廣南道偽漢諸宮庫務所占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給復二年。 九月庚子。殿中侍御史李瑩分判三司度支事。 禁偽造黃白金。募告者賞錢十

萬。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開封府捕得僞造黃白金王玄義等十二人，案問具伏。己巳，並決杖流海島。因詔自今民敢復造僞金者棄市。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受贓不法也。（本志及祖宗故事云：元吉知英州，月餘受贓七十萬。上以嶺表初定，懲姦吏，指允，特詔棄市。按受贓棄市者多矣，不但元吉也。又不緣嶺表初定，乃有特詔。今不取。）戊寅，改鑄中書門下之印。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辛巳，悉命除之。邕州俗重祠祭，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益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親爲和合，民有言病者給之，獲痊愈者千計。乃以方書刻石龕，置廳壁，部內化之。會僞漢所署知州官官鄧存忠劫土人二萬衆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胷，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卻。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章，始得達。援兵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儆丁夫，官給其直。旻，質之子也。（尹崇珂傳乃云，客州都指揮使鄧存忠。今從旻本傳。）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彊竊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寶訓載王旦言：太宗時每議郊祀，皆前下詔。又慮强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曆并言竊盜，竊盜情輕，不可與强盜同科。今主刑法志，宜本兩中，了之官執稱不改日曆舊文。真宗曰：當如何書？旦曰：豈可言强盜。上曰：理雖若此，然不可輕改，當從史官議。庶戒傳信。今刑法志所書，實用真宗聖語云。）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間有慶澤所未及，節文所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荊、潭、桂、廣之地，皆已爲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上嘉納其言。（周翰因郊祀上此疏，不知的在何日，今附見申戒强盜恃恩犯法之後。）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爲所訴。上怒甚，召而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己無異，而恣肆其酷毒？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上乃止。上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爲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朝，上因語及之，守信微露上意，周翰遽上表謝，上不喜其命，遂寢。（二事必不但在此時，無可繫著，并書之郊祀非恩赦之後。）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苛賦斂並除之，平民爲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詔應州有公使處，知州與通判同上曆知破。（今附月末，會要十月事。）十一月癸巳朔，江南國主煜遣其弟鄭王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

文爲江南國印，賜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于上。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叩頭辭讓，上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爲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君臣聞之，皆震駭，服上偉度。他日上因出，忽幸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上顧見，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此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皇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此，若知此，當奏聞而卻之。上笑曰：但受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因命普謝而受之。（二事不知的在何時，姑記云。開寶中，李埴略普記聞載吳越事，不記年數，與埴事相類，故并書於從善入貢之後。）丙申，吳越王俶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朝貢。戊戌，罷嶺南諸州司倉、司戶參軍，縣丞、捕賊等官。庚戌，詔曰：取才之道，蓋非一端。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荐更民政，或著吏能，當同遐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僞署者不在此限。河決澶州，東匯于鄆、濮，壞民田。上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按鞫。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博興人，事皇弟光義於開封爲判官，頗盡裨贊，嘗謁宰相趙普，會普宴客，閽者不通，恕怒而去。普聞之，亟使人謝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上爲審肇擇佐貳，普即請用恕，光義留之，弗得。居澶州數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尸於河。恕家人初不知也，偶於中流得其尸，朝服故在，後數日乃知恕所以死。人謂恕罪不至此，普實報私怨耳。（此據王子融百一編。國史並無有也。）戊午，親饗太廟，始用繡衣鹵簿。己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蠲開寶元年以前逋租。庚申，詔節察防團軍事判官、推官、軍判官等，並依州縣官例給田易料錢俸戶。節度防團副使權知州事、節度掌書記自朝廷除授及判別廳公事者，亦給之。副使非知州、掌書記奏授而不釐務者，悉如故，給以折色。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澶州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初，上擇僞蜀親兵習弓馬者百餘輩爲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於是郊禮畢行賞，上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上怒，遣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即爲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驍捷軍，其都校皆決杖降職，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上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田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曰：兒

郎革寒冷。望與捄援。莊宗即遣其所欲給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亂。蓋威令不行。賞賚無節也。上撫髀歎曰。二十年夾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禁軍民男女結義社。十二月辛未。召九經李符於內殿。問經義。賜本科出身。（符未見）己卯。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壬午。畋近郊。丁亥。前左驍衛大將軍杜審肇。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仍食濰州刺史俸。是歲。吳越廢王倧卒。江南國主以太子太傅監修國史湯悅為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占城闍婆大食國皆遣使致方物於江南國主。國主不敢受。遣使來上。詔自今勿以為獻。黎州定遠兵士作亂。聚居庭角溪。邛部州都鬼主阿伏遣其游擊將軍早吠等率衆平之。詔賜阿伏銀帶錦袍。以為歸德將軍。開寶五年。春正月乙未。詔罷荊襄道歲貢魚腊。丁酉。禁民鑄鐵為佛像浮屠及人物之無用者。上慮愚民多毀農器以徼福。故禁之。己亥。詔自今沿黃汴清御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棗外。委長吏課民別種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種五十本。第二等以下。遞減十本。民欲廣種藝者聽。踰本數。有孤寡窮獨者免之。前鄆州

盧縣尉鄢陵許永。詣匭自言。父瓊年九十有九。長兄年八十有一。次兄年七十有九。而永年七十有五。欲求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上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上悅。因厚賜之。即授永鄢城縣令。壬寅。省諸道州縣胥吏幹力等。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卒。戒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謚及立碑。以重吾過也。府州言北漢軍寇方山雅爾兩寨。擊走之。浚閔河。二月壬戌朔。以江南進奉使劉崇諒為都官員外郎。崇諒。仁贍之子也。（當考崇諒在江南為何官。以何事來。何時到。）癸亥。詔潭州歲調紙百七十八萬餘幅。特免十年。乙亥。以荊南荊門鎮為荊門軍。權知慶州史福（福本見）言。拜戍人于華池。殺百餘人。獲牛羊六百餘口。時刺史姚內斌入朝。久留京師。故命福權知州事。（實錄稱慶州刺史史福。蓋誤也。時姚內斌實為刺史。內斌以四年入朝。久留京師。故命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見于八月內。斌尋復還本任。至七年二月始卒。史福固未嘗真拜刺史也。今改之。）丙子。詔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本州通判充。如闕員。即以本州判官充。己卯。命僧尼各不相統攝。當受戒者。各於本寺置壇。庚辰。以鳳州屯銀冶為開寶監。初職方郎中邊珝。掌建安榷貨務。奏徙務於揚州。有富民訴廣陵尉謝圖秩其父本部狀。尉囚之。官吏相繼推劾。凡三百日。獄未具。州以狀聞。命珝按鞫。盡得其實。乃富民畜私憾誣告。即反坐之。甲申。就以珝知揚州。仍兼榷務。珝。華州人也。戊子。禁黃河私渡。民素具舟濟行人者。籍其數毀之。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上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改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修文館。樞密院為光政院。從善為南楚國公。從謐為江國公。從謙為鄂國公。宮殿悉除去鴟吻。閏二月辛卯朔。皇第二女。封延慶公主。壬辰。權知貢舉盧多遜奏。合格進士京兆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上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牓。新制也。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為戰守計。上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朝廷忌之。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之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國主不知其間。鴆殺仁肇。（仁肇事據江南野錄及十國紀年。）庚子。延慶公主出降左衛將軍副馬都尉石保吉。保吉。守信

之子也。庚戌。置安化軍於容州。令海門造船通交州道。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仁浚未見）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僞官。因其俗治之。乙卯。仁浚列上驕崇璨等四人。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効可也。（以四州屬瓊管。乃四年四月事。）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為道士。潁州龍騎軍校仇興等。醵錢飯僧以謝南郊優賜。上聞之。謂左右曰。軍中自有常制。何為若此。三月庚午。詔潁州出公錢給還。仍切戒之。辛未。占城國王波美稅。遣其臣蒲訶散來貢方物。壬申。幸教船池觀習水戰。乙亥。遼州言。遣招收指揮使王滿領兵入北漢界。拔其一寨。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兼并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乙酉。殿中侍御史張穆棄市。坐通判定州犯贓錢百萬。為部曲鴻遇所告。按得實。故寘於法。賜遇錦袍銀帶絹三百疋。詔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千錢。西川尚循僞制。牛驢死者。革盡輸官。鬻去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五百者。（此據食貨志在此年三月。今附見。更俟考詳。）罷兩京緣河諸州每歲春秋丁帳。止令夏以六月。冬以十二月申。又諸州科納。止令縣具單帳供州。不得令逐鄉

遣夾細帳以致煩擾（此亦在食貨志今年三月） 夏四月庚寅朔三佛齊國王釋利烏耶遣使來貢方物上按嶺南圖籍州縣多而戶口少命知廣南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便民甲午初廢白州及常樂州 己亥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恭樞密副使沈義倫子繼宗並爲西頭供奉官 丙午以水災遣左司員外郎侯陟等四人乘傳分視民田 隰州團練使兼晉隰等州沿邊都巡檢周勲築壘北漢界上北漢人襲破之戊午責勲爲義州刺史 禁嶺南諸州略賣生口 五月甲子以晉州兵馬鈐轄武守琦權知晉州事（武守琦戍晉州事本末不詳實錄有此特著之更俟詳考守琦見顯德四年無邑里） 乙丑遣近臣分詣京城祠廟祈晴 廢澄賓潯巒富思明康繡禺順牢黨羅等十三州前後所廢縣又四十九 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採珠必以石縋索繫於足而沒焉深至五百尺溺死者甚衆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王師至并府庫悉焚之於是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玳瑁真珠來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上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遂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便殿上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爲之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宜上感天心此必不能爲災也癸酉上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罔知所措得非時政有闕使之然耶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閉者衆昨令編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餘人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皆稱萬歲 河又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靜江留後郭廷謂自梓州受代歸辛卯卒遣中使護其喪事 丁酉詔沿河州縣官吏勤恤所部民勿令轉徙田畝致損者籍其數以聞 乙巳廢璧州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 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荐降洪河爲患朕

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爲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即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經十三篇上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受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先是女真寇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於是首領渤海那等三人復來貢言已令部落送先所虜白沙寨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効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秋七月己未右拾遺通判夔州張恂坐贓棄市 丁卯詔五嶽四瀆及東海等廟並以本縣令尉兼廟丞掌祀事常加案視務在蠲潔仍籍其廟宇祭器之數受代日交以相付本州長吏每月一謁廟檢舉焉（新錄在六月壬辰今從舊錄及本紀）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卒彥數領藩翰然發跡戎行不通政術在曹南時爲吏民所訟上念勲舊隱而不行於是遣中使護其喪事 庚午皇第三女封永慶公主 甲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中上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上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効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慙謝主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肩輿乘以出入上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以金銀爲飾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爲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當勿復言（按苑載此事以爲魏國長公主按魏附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國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事實魏咸信言之因附見公主出降之後俟史考宋史全文呂中曰刱業之處後世所視以爲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爲儀刑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十萬世者爲甚大欲謹於朕己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爲甚遠可不謹哉） 左衛將軍駙馬都尉石保吉領愛州刺史詔曰頃聞諸州州司馬步院置獄外置子城司獄諸司亦輒禁繫人甚無謂也自今並嚴禁之違者重議其罪募告者賞錢十萬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給明年二月請分屯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上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爲計度令倉儲垂

晝乃請分屯兵師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誅爾安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衆昭輔皇恐計不知所出乃經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泣告乞於上前解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營辦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右知客押牙永城使從信曰為之柰何從信對曰從信嘗遊楚泗間見糧運停阻之由良以舟人日食旋於所歷州縣勘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併支往復皆然可以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宜各宿備運卒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任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十七商賈聞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儲物亦隱匿不糶是以米益貴而貧民將憂其餧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以告上上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陳從信傳云事在開寶三年秋實訓云在二年按楚昭輔權判三司實四年五月安得三年秋已有此事今載於五年秋庶免牴牾冬十月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即是從信之策行也）　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不合理者符即上言上嘉之秩滿歸闕上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　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自隨符前後條奏便宜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于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轉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始也（陸平集言開寶六年初除徐澤為廣南運判恐誤）　己亥廣州言行營兵馬都監朱憲領兵大破猺賊二萬餘人於容州城下初下嶺南所在賊起偽開封樂範土豪周思瓊等各聚衆負海為亂尹崇珂領兵擊之上遣中使李神祐督戰數月盡平其黨（新舊錄並於七月癸未言邕容州民誘蠻人為亂本紀亦然今并書于此周思瓊者尹崇珂傳云韶州賊帥潘美傳云土豪崇珂傳又稱偽開封樂範指揮使衆漢瓊及鄧存忠等據五州以叛然不詳五州為何等州也今止從美傳以周思瓊為土豪增樂範一人卻依美傳總言聚衆負海不言其州庶免牴牾鄧存忠事已見范旻知邕州時茲不重刊）　癸卯建保靜軍於宿州　容州復為防禦　廢安化軍節度　海門鎮監軍趙令鎔（令鎔未見）大破廉白州賊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庚午復璧州　禁西川民斂錢結社及截渡　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

承宗上聞之不喜先是樞密使宰相候對長春殿同止廬中上始令分異之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伸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羲叟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羲叟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上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上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賜伸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伸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匄家人競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稱繼昌長者（會要云時樞密使沈義倫一人六年義倫作相以楚昭輔為副使亦止一人在院）　戊寅徙建寧留後楊重勳為保靜留後（楊信傳云馮暉為靈武節度有威名羌戎畏服子繼業襲其位楊重勳亦世有麟州並事朝廷而綏御蕃族為西北邊扞蔽太祖因繼業來朝徙鎮同州命儒臣知靈州留務召重勳授以近鎮別命武臣領州事其後二方終煩朝廷經略議者以此二事為失焉別命武臣領麟州事實錄乃無之當考）　是月崖州牙校陸昌圖作亂燒劫牙署知瓊州周仁俊遣兵擊平之（實錄於明年五月始載此事今移入）　禁玄象器物天文圖讖七曜歷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　冬十月復康州　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踰時　初河陽節度使洛陽張仁愿以郊祀來朝願留都下庚子卒上遽幸其第哭之輟視朝三日遣中使護喪事優詔贈中書令非常例也　癸卯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場致禱其法精審上甚重之　己酉詔諸州場院官糧料使鎮將並以三周年為任　秦蜀守李冰有廟在永康軍偽蜀初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蜀平詔長吏增飾其廟乙卯改封廣濟王歲一祀　海門監鹽戶龐崇等叛監軍趙令鎔擊敗之斬首三百級　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許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　十一月丁巳朔以辰州都指揮使秦德崇（德崇未見）為起復雲麾將軍權知辰州兼五溪巡檢使後二歲德崇罷歸除右千牛衛將軍（魏泰東軒錄云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猺保聚依止阻江殆十餘萬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illegible]邀以至圍邊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荊湖思得蠻情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鬬立功蠻黨畏服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面以一路事付之起擧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

（一州租賦。吾雄盛懷異志。曾允部勒，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度水。歷山緣塹，捷如猿猱。又選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召吾雄至闕面加獎激，吾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城為本州推官。吾雄盡奔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患。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安妥。由神機駕馭，用一吾雄而已。按秦所錄吾雄事甚美，然正史實錄無之。又不見於他書。數此秦德崇即秦再雄也。德崇自牙校便知州。又起復事。必有異情，正史實錄不詳。及八年正月三十日除右千牛衛將軍。已轉前知辰州。則德崇在辰州亦不終太祖世。今悉注秦所錄，更俟考求。）己未，運州言：供奉官李繼朗、藥繼清等領兵大破猺賊於英州城下。（繼朗、繼清未見宋朝要錄。庚申，賜上書人郎仲周進士出身，以為酸棗縣主簿。）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如從化外至者，先投牒開封府，奏請得旨方許召試。其國學亦不得妄署監生，參預薦送。（宋朝要錄詔曰：鄉舉里選，先王之制也。朕之取士，半由舊章。應天下貢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取解，不得寄應。）甲戌，廢春、勤二州及化仁等七縣。又廢南義州。（廢南義州，本紀實錄並不載，但載明年復置，因追書於此。）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南劍南諸州水陸轉運使事。　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嶽瀆并歷代帝王新廟碑，遣使刻石廟中，凡五十二首。　十二月乙未，命近臣於京城諸祠廟祈雪。　己亥，畋近郊，遂幸開封尹第視疾。　甲寅，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錄者，引對方得注擬。驛使散官技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杖殺內班董延諤，坐監東營務盜芻粟累贓數十萬，鞫之得實故也。　翰林醫官鴻臚寺丞劉翰為殿中省尚藥奉御，又賜道士玄祕大師馬志通議大夫階，仍各賜器幣及鞍馬，開封尹疾有瘳也。　乙卯，大雪。　乾寧軍言北漢民二千二百四十八戶來歸。　三司鹽鐵戶部度支各有句院及開拆司，皆本部判官主之。是月，詔并鹽鐵戶部為一，度支如故。　是歲大飢，初上問宰相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且問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府，屢從征討，固嘗被介冑矣。上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牧伯也。仲甫頓首謝。上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

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上曰：此縣分職爾，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宋史全文呂中曰：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脈而重民命歟。）北漢主始令民輸贍軍錢，文武百官皆減俸，財用不給故也。

開寶六年春正月甲子，以雲安監為雲安軍，又以遂合渝瀘昌開達渠巴蓬資戎涪忠萬梁施十七州及廣安、梁山、雲安三軍別置水陸計度轉運使，仍以知雲安監太子中允張顯充使。　丙寅，詔州言：靜江軍士百餘人鼓譟城中，以應外賊，悉捕斬於市。　戊辰，賜皇弟開封尹襲衣犀帶羅綺五百匹，玉鞍勒馬，以疾間也。　癸酉，遣德州刺史郭貴發丁夫千人修大名府魏縣河隄。　己卯，以太子洗馬權知蓬州朱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衆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自餘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一切不問，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　壬午，詔諸州流民所在計程給以糧，遣各還本貫，至日更加賑給。　殿直傅廷翰為■州兵馬監押，欲謀叛北走契丹，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禽之以聞，遣使械繫送御史獄，鞫之得實。二月丙戌，斬廷翰於西市。　丙申，運京師米二萬石，振曹州飢民。　辛丑，以著作佐郎陸光範為在京糧料使，太僕司丞趙匠川為西京糧料使。（光範、匠川未見。）國初承舊制，三司大將領糧料之職，於是改任京官。　三月乙卯朔，房州言周鄭王殂。上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命還葬慶陵之側，曰順陵，謚曰恭帝。　己未，復以寄州南安化軍。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丘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上以進士武濟川、三傳劉濬材質最陋，應對失次，黜去之。濟川，翰林學士李昉鄉人也。昉時權知貢舉，上頗不悅。會進士徐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上以問翰林學士盧多遜，多遜曰：頗亦聞之。上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劄，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上御講武殿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預焉；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責昉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式。（可法未見。）　丙子，幸相國寺，觀新脩普滿塔。　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河為廣濟河。　癸未，鎮國節度使李崇矩責授左衛大將軍。（實錄但云：以前鎮國節度使檢校太傅

（李崇矩為左衛大將軍。而百官表云。崇矩自節度使責授左衛大將軍。今從之。然亦不知坐何事也。當考。）詔諸州派民復業者。蠲今年蠶鹽錢。復其租。免三年役。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融州修河卒叛。殺長吏。知高州范可鄲。率高潘二州民吏擊破之。詔賜二州民今年秋租。　是月。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先是詔朝臣有將命遠方死王事者。得錄其子。於是右補闕吳光輔子用之。右贊善大夫陸光佩子坦。賜進士出身。監察御史王楷子充。同三傳出身。右贊善大夫劉師道子傳慶。並同學究出身。皆就學士院試所業。然後命之。　夏四月甲申朔。限諸州度僧額。僧帳及百人者。每歲度一人。仍度有經業者。　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條屬有才學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義卷。定其通否。否即駁放。不得優假。虛至終場。申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丁亥。詔皇弟開封尹天平節度使石守信等宴射苑中。　復置南義州。　丁酉。禁灌頂水陸道場。　辛丑。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百卷。並付有司施行。詔改鄉貢開元禮為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是月。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闕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命繕寫。命中書舍人徐鍇等。通夕讎對送與之。多遜乃發。於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矣。歸即言江南衰弱可取狀。上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壬寅。命知制誥張澹權祇廟翰林院事。（澹本傳云。權直學士院。從今實錄。）　甲辰。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　丙午。黎州言有保塞蠻七十餘人。自大渡河來歸。　戊申。詔參知政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頒天下。　先是江南飢。詔諭國主借船漕湖米麥以賑之。辛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賜米麥前已見）　江南國主以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湯悅知左右內史事。悅以身老國危。固辭不許。（湯悅事據十國紀年在此夏。今附見。）　癸丑。詔曰。堂後官十五人。從來不曾替換。宜令吏部流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官簿尉內揀選諳會公事有行止無違闕者十五員。具姓名奏當議差補。仍三年與替。若無違闕。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官簿尉除上縣令。　五月丙辰。以前武德縣尉姜宣乂為眉州別駕。充堂後官。尋又得新成州錄事參軍任能。前鄠縣令夏德崇。前三原縣尉孔崇胐。皆授諸州上佐。用之。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而有司所選

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寘其罰。（宋史全文呂中曰。創業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覆試之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記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羸。欲無一兵之不實也。以慶曆元祐之盛。而杜衍之任恣。呂大防之畫忠。且欲汰之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習難革故也。）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劉熙古。以足疾四上表求解。庚申。授戶部尚書致仕。　供備庫使李守信。受詔市木秦隴間。盜官錢鉅萬。及代歸。為部下所告。守信至中牟縣。聞其事。自到於傳舍。上命司勳郎中監在京商稅務蘇曉按之。逮捕甚衆。右拾遺通判秦州馬適妻。守信女也。守信嘗用水為筏以遺適。曉獲其書以進。上將貸之。曉固請寘適於法。適坐棄市。仍籍其家。餘所連及者。多至破產。盡得所盜官錢。上悅。癸亥。以曉為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事。尋遷左諫議大夫。復監在京商稅務。曉無子。有一女甚愛之。亦先曉卒。人以為深刻所致云。　幸王津園觀刈麥。　樞密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晏如。當時貴要。多冒禁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主者敗。皆自啓於上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其事。上笑謂義倫曰。爾非踰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制度狹小。使者以聞。上亦不違其志。　戊辰。詔曰。朝廷立取士之科。分署吏之秩。所以辨等異乎編民。苟真偽以相參。俾名實之斯濫。宜有釐革。無容混淆。自今諸州有冒稱鄉銜攝官。並不得以客禮謁見州縣官吏。假署文牒。所在官司追毀之。其有經試舉人。及歷承之視事之官。不用此制。　庚午。宴射苑中。　甲戌。以殿中侍御史鉅野馮炳為侍御史知雜。判御史臺事。上留意聽斷。專事欽恤。御史大理官屬尤加選擇。嘗召炳謂曰。朕每讀漢書。見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汝也。賜金紫以勉之。　南漢靜海節度使丁璉聞嶺南悉平。遣使朝貢。表稱其父部領之命。戊寅。以璉為靜海節度使。（除璉節度使制其略曰。度遵父命。恥事偽邦。則知必璉表云爾也。）　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按鞫。開封府舊選牙校分掌其職。上哀矜庶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癸未朔。以前館陶縣令李萼為光祿寺丞兼左軍巡檢。安豐縣令趙中衡為大府寺丞兼右軍巡檢。　己丑。廣州言。同知州保信節度使尹崇珂卒。優詔贈侍中。遣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　辛卯。召京百司吏七百餘人。見于便殿。上親閱試。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李謙溥去隰州。邊將屢失律。乃復以謙溥為隰州巡檢使。遺民喜。謙溥之至。相率迎於路。　癸巳。謙溥言領兵入北漢界。連拔其七寨。（謙溥再為隰州乃開寶五

（年四月也。今并刊于此。九國志世家云明年王師伐嵐石州拔我七寨即此。）占城國又遣使來貢方物。　初蜀民所輸兩稅皆以疋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依舊例。上慮其傷民。壬寅詔西川諸州凡以疋帛折稅並準市價。　初雷德驤責商州司戶參軍。刺史以德驤舊爲尚書郎頗賓禮之。及奚嶼至州。希宰相意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出怨言。嶼聞之怒。有言德驤嘗爲文訕謗朝廷。嶼因召德驤與語。潛遣吏給德驤家人取得之。即械繫德驤。具事以聞。上貸其罪。削籍徙靈武。德驤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普者。於是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在職歲久。或稱其多請託受賕。而秘書丞王洞與德驤同年登第。有鄰每造謁於洞。洞多委以家事。一日託有鄰市白金半鋌。因語有鄰曰此欲與胡將軍。謂贊也。有鄰亦嘗出入贊家。故洞語之。時又有詔應攝官三任解由全者許投牒有司。即得引試錄用。有鄰妻與前攝上蔡主簿劉偉交遊。知偉雖經三攝。而一任失其解由。偉兄進士侁爲偉造僞印得送銓。遂上章告其事。并言宗正丞趙孚。乾德中授西川官不之任。皆宰相庇之。上怒。悉下御史獄鞫實。上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偉坐棄市。孚及洞侁贊可度並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

其家財。以有隣爲秘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章告人陰事。俄被病。白晝見偉入室。以杖箠其背。有鄰號呼聲聞于外。數日而死。（洞除名實錄在七月乙亥。今并書之。）　禁嶺南諸州民捕象。籍其器仗送官。賜容州民今年租。廢瀧州。復春州。丁亥復尋州賓州。　趙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上初聽趙玭之訴。欲逐普。既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上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爲。臣不得而知也。上默然。自李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言刺史賀惟忠卒。惟忠性剛。頗知書。洞曉兵法。有方略。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每乘塞用兵。所向無敵。名震北虜。十餘年間。不敢寇邊。民皆賴之。及卒。上甚嗟惜。即錄其子昭度爲供奉官。　河決鄆州楊劉口。又決懷州獲嘉縣。　詔潭州鄉兵二千人。郴州三百人。並復其家一年。死事者二年。（此必有行營也。但本紀不詳耳。當考。）是夏邛部川都鬼主歸德將軍阿伏與山後兩林蠻主勿兒語言相失。勿兒率兵侵掠邛部川堡壁。多所殺傷。阿伏告黎州。州以聞。並賜詔慰諭。各令守封疆。勿相犯躐。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爲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

多失其中。　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爲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序相當者爲司寇參軍。　遣右領軍衛大將軍王昭遠閤門使楊重美使交州。（昭遠重美未見。）　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鋹時每石白配百六十錢。丙辰詔但取其十。　辛酉幸都亭驛。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爲淮南轉運使。上不許。乙亥選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權酤主吏武希璉等三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逮民械繫。竭資產不能償。縊死者數人。捕督不已。仲甫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通事舍人宋惟忠決杖除籍爲民。坐知漆州日不法。爲人所訴。鞫得其實故也。　孟昶時西川民嫁遣資裝。皆籍其數征之。八月乙酉勿令復征。　丁亥幸王津園觀稼。　草澤王德方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右補闕蘇德祥奪兩任官。坐令門人執私券乘馬過淮。德祥禹珪子也。（禹珪初見天福十二年。）　泗洲軍事推官侯濟決杖除名。濟嘗應拔萃科當試判時假手於人。至是爲人所發故也。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沈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己任。上倚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某官。不合上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怒。裂其奏擲諸地。普顏色自

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者當遷官。上素嫌其人不與。普力請與之。上怒曰。朕故不與遷官。將柰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上弗聽起。普隨之。上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上卒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上不悅。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辭色。左右皆震恐。普因進言外間百姓政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此時雨難得。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上意類此。嘗設大瓦壺於視事閤中。中外表䟽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縕焚之。其多得譴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上手封其書。藏之金匱。（雨中作樂。據丁謂談錄。太祖大宴。皆用秋月。不知是何年。據普行狀。乃乾德五年春事。今附此。宋史全文呂中曰。趙中令相太祖之功。在於收藩鎮之權。遏幽薊之伐。其再相太宗之功。在於上其呈之疏。諫北伐之書。而金匱一書。尤宗廟社稷之大計也。然自唐以來。宰相入見必命坐。大政事則面議之。自餘號令除拜賞刑廢置。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

（之國初三相自以前朝舊臣猶存形迹每事具劄子進呈至晉稍以天下為己任故為政事所以啓曾德驕父子之論也自是以後居正義倫不過方重增介自守之相爾）己酉幸新水磑宴射苑中　是月流內銓上言請復四時選應引對者每季一時引對詔從之時國家取荊衡克湖益下交廣闢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人南曹按狀判成送銓司依次注擬其後選部闕官又特詔免取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為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此據本志實錄不書會要乃稱復四時選在九年八月蓋字誤也）太子中舍權判國子監陳鄂免官四門博士解損除籍為民皆為監生徐讓能所訟故也　嶺南羣盜未息　九月壬子以唐州刺史曹光實為諸州都巡檢使光實既至捕斬之海隅悉平　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上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上委曲問處耘事餘慶具以實告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上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皇弟開封尹光義封晉王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

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兼侍中歸德節度使高懷德忠武節度使王審琦並加同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　辛未靜江節度使殿前都虞候楊義為建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自韓重贇罷殿前都指揮使凡六年不除授於是乃以命義　壬申詔晉王位居宰相上　丁丑令諸州不得占派民募告者戶賞錢五千　詔西京諸殿門列戟如東京之制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與戶部侍郎李平（平見乾祐元年）最見親善佑好神仙事平頗知修練導養之術言多妖妄佑持信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今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已及佑亦仙官也各於其家置淨室圖像神怪披髮裸袒而祭人莫得窺平語佑曰六朝大臣冢中多寶劍及寶鑑得而佩之可以辟鬼去人僊矣佑求之甚切不能得會張洎亦好方士之說乃共買雞籠山前古冢地數十頃以為別墅遇休沐則相與聯騎率僕夫具畚鍤而往破一塚得古器必傳玩良久吟嘯自若曰未知此生發得幾塚其怪誕類此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深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民籍復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符

命行下急於星火百姓大撓國主遽遣罷之佑疑執政沮己乃歷詆大臣與握兵者兩兩為朋旦夕將謀竊發且言國將亡非己為相不可救江南政事多在尚書省因薦平可知省事司天監楊熙澄可任樞密軍校侯英可典禁衛國主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悅等數十人國主手書教誡之佑遂不復朝謁居家上表言陛下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如以兵十萬助收河東因率官吏朝覲此亦保國之良策也國主始恨之不復荅又復請致仕入山避難國主以為狂悉置不問　冬十月壬午佑上第七表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臣近者連貢封章指陳姦宄畫一其罪將數萬言皎若丹青坦然明白詞窮理當忠邪洞分皆陛下寵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如骨肉使國家惜惜如日將暮不顧億兆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陛下之為君無道深矣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其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終不能與姦臣雜處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為天下笑陛下若以臣為罪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推其狂悖謫訕殆由李平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始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子徙饒州平亦縊死獄中（佑所上書史臣並改陛

下為殿下今從九國志本文）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思之踰旬不決盡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之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不雙立稍相持佑嘗荅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輝殿學士參預機密恩寵莫二清輝殿在後苑中國主不欲洎遠離左右故授以此職洎與太子太傅臨汝郡公徐邈太子太保文安郡公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元楀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癸巳燕國恭懿長公主薨上臨哭甚哀詔有司具鹵薄鼓吹陪葬安陵　丁酉除名人雷德驤為秘書丞分判御史臺三院事　甲辰特赦中書樞密院三司及諸司吏自前隱欺未覺等罪使之自新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仁朗為宦官所譖上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先命去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濠寨都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用之令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自污上怒解乙巳以仁朗為榷易使（本傳言止免仁朗官於是起為榷易使今從實錄蓋未嘗免官）十一月癸丑令常參官進士及第者各舉有文學官一人　甲子武寧節度使贈侍中高繼沖卒繼沖鎮彰門十餘年有惠政民請留葬上不許　丁卯詔諸州長吏及監當官等

無或隱庇得替人。事覺，當重寘其罪。少府監致仕盧億（億，河陽人，初見開運元年。）有高識，懸其子參知政事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勲也，而小子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也。十二月庚子，億以憂卒。丙子，多遜起復。女真遣使來貢馬。是歲，命參知政事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制書，考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參詳議取悠久可用之文，為長定格三卷，有旨限選數集人、取解出身科目、銓司檢勘注擬、加選減選之狀、南曹檢勘用關年滿伎術考課春闈雜處分，塗注乙凡二十條，總二百八十七事；循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自是銓綜益有倫矣。（重定循資格，實錄在七月己未。今從本志，筆之歲末。出宋史全文。呂中曰：既罷歲月序遷法，而復頒循資格，既命陶穀定選法，而又命吏部取選人堪升擢者上之，誠以資格固不可拘，亦不可廢也。以資格用人者，有司之法；以不次用人者，人主之權。嘗考國初有為小官而其望已足為卿相，至其大也，亦卒為之。自銓法一驗，無有流品，無有賢否，資深者序遷，格到者次遷，然王安石、章子厚之徒破資格用小人，又不若李公沆、王公旦謹守資格之為有德也。）北漢成德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顒，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時論所薄，數上

表求罷，不許。是歲繼顒卒，追封定王。前大內都點檢劉繼欽、殿前都虞候張重訓、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鄭進、前嵐州刺史張昭敏、遼州刺史衛儔、都引進使李隱等，皆被殺。初，北漢主為大內都點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俾奉園寢，尋遣人殺之。進與宣徽使馬峰不協，峰怒奪其兵柄，進不堪其辱，詬峰於朝，北漢主怒，翼日送定襄安置，遣人殺之於路。昭敏嘗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性廉直，權勢請託不行，多仇少與，擬出知嵐州，俄召還，勒歸私第，無以出怨言，縊殺之。儔數從征伐，專掌吐渾軍，閹人衛德貴嫉其功，使出為遼州，吐渾數千人遮道乞留，北漢主不許。吐渾既失帥，由是一軍不可復用。儔少長蕃部，不樂為州，頗出怨言，北漢主慮其為變，潛遣人殺之。隱惜儔忠勇，為嬖侍所誣，憤惋形於辭色，德貴聞而惡之，白北漢主，即送嵐州安置，未幾，殺之。（張昭敏為禮部尚書參議中書事，此但據九國志，不知的在何時。志又云：昭敏與郭無為議事不協，繼元立，出知嵐州。按趙文度以嵐州降時，繼元立才踰年也。文度先在嵐州，昭敏安得復出？然則昭敏出知嵐州，當在文度來降後。文度來降時，王師猶在城下，尋即被殺，寧容復出昭敏乎？昭敏之出，因當是別與契。偉者不協，且今日云多仇少與，不書與郭無為不協，然居抵牾，更當細檢詳定。劉繼欽、鄭進、張昭敏、衛儔、李隱等五人事皆據九國志本傳，獨張重訓無傳，不知其事也。繼欽等六人被殺，亦未必專在一年，既無可推尋，姑從本志，並繫之年末，其月日都不可知矣。）

開寶七年春正月庚申，占城國遣使來貢方物。甲戌，遣使發廩賑揚、楚等州飢民。戊寅，幸玄化門，賜治城壕卒衣屨，遂幸新水磑，還宴射苑中。燕國長公主之喪，上衰慟，謂左右曰：明年誕節，當罷會禁樂。己卯，中書門下上言：王者禮絕正吏，雖陛下友愛之厚，然羣臣上壽，無以為禮，望許教坊作樂。上不得已從之。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上初臨御，欲周知外事，令軍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上，案驗皆實，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毅州刺史，漸肆威福。時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貴權知邢州，在六年六月。）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將伺便言之。甲申，上從容言適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珪遽曰：今之文臣亦不必皆善。乃探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真清強吏也。取所記

紙，召一黃門，令齎付中書，曰：即以夢昇為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白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梁夢昇未見。）有周廣者，亦好言外事，由內外馬步軍副都統潘州團練使遷右領衛大將軍，嘗白上曰：朝廷每遣使吳越，錢俶南面坐，旁設使者位，俶雖貴極人臣，然尊無二上，而奉使者不能正其名，此大辱國。上曰：汝頗能折之否？廣請行。俶生辰，即遣廣為使。俶猶襲故態，廣曰：比肩事主，不敢就席。俶乃移床西向，為賓主之禮。廣復命，氣驕甚，將希寵賞。上曰：汝蓋倚朝廷威勢，不然，則俶何有於汝哉！廣大慙。（此時不知的是何時，故延綠廣時作都頭。按六年九月壬申，廣始自都頭遷環衛，今因史珪事附見。）壬辰，慶州言刺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踰十年，邊人畏伏，目為姚大蟲，言其勇如虎也。癸巳，以權易使田仁朗權知慶州。時西戎乘隙擾邊，仁朗既至，部麾下擊之，短兵相接，前鋒稍卻，仁朗斬指麾使二人於纛下，軍中震恐，爭乞命，遂大破之。西戎酋長相率請和，仁朗殺牛置酒與飲，且立誓，邊境寧肅，璽書褒美。先是，知博州呂鵠、知蘄州秦亶皆坐盜鹽麴額外錢，決杖除名。庚子，令諸州知州、通判、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校其殿最，欺隱者當寘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

萬。癸卯。分命近臣於京城祠廟禱雨。詔學究舉人所習詩書并易為一科。及第。選敘與三禮三傳同例。乙巳。太子中舍胡德沖棄市。坐通判建州隱沒官錢一百八十萬。為錄事參軍段從革所發故也。從革尋改左贊善大夫。權知海州。（從革未見。）三月。詔權停貢舉。乙丑。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夏四月丙戌。追贈昭憲皇太后曾祖蘊太保。祖琬太傅。父興太師。妣皆封衛燕齊國太夫人。癸卯。殿中侍御史劉光輔坐知楚州日受賂。除籍為民。丙午。命左補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便之。選奏利害數十事。皆稱旨。李從善之入貢也。度支判官殿中侍御史李瑩實為接伴。瑩私受從善之賂。人或告之。五月戊申。瑩坐責為右贊善大夫。分其賂賜鹽鐵判官劉蕪。戶部判官辛仲甫各十萬錢。（蕪未見。）甲寅。以密州所舉貞廉德行忠孝人齊得一為章丘縣主簿。得一初以五經教授鄉里。弟子自遠而至。晉末遭亂。其家為州將所虜。得一脫身免。詣諸朝。廷州將坐黜。得一乃還家。布衣蔬食。不復仕進。於是應詔來京師。策試中選。故有是命。監察御史渤海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偽稱商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即禽置於法。壬戌。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京師民有市官物。或不當價者。馬

軍都軍頭史珪密遣人伺之。告其誣罔。往往坐誅。列肆為之晝閉。上既聞其事。乙丑。降詔曰。古人以獄市為寄者。蓋知小民惟利是從。不可盡繩以法也。且先甲之令。未始申嚴。苟陷人於刑辟。深非理道。將禁其二價。宜示以明文。自今應市易官物。有妄增損價直。欺罔官錢者。案鞫得實。並以枉法論。其犯在詔前者。一切不問。自是珪所言。上愈不用矣。丙寅。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王津園。是月。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技術工巧人。不得擬外官。江南國主天性有友。初。李從善與鍾謨親押。嘗有奪宗之謀。及元宗殂於豫章。獨從善與諸弟扈從。因懷非望。說軍相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以聞。國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既被留。國主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為却登高文以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昭符有傳。不著里已。）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國。上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七　一送

宋　太祖十

李燾續通鑑長編　開寶七年。六月甲申。以從善掌書記江直木（直木未見。）為司門員外郎同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尋又封從善母陵氏為吳國太夫人。（十一月庚辰。始封陵氏。今并書之。）昭符在江南。與張洎有隙。上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小兒張洎。何不入倈。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懼。遂不敢歸。（陸昭符入貢月日。實錄本紀並不載。江表志云。從善除兗帥。昭符入謝。上語及張洎。昭符遂留。按昭符本傳。開寶七年復入貢。則除從善為兗帥時。未嘗留也。除兗帥在二年閏二月。江表志必誤。今因李煜舉手疏求從善歸國。附見其事。其後煜遣徐鉉入貢。手書云。陸昭符既未回下國。在骨肉則亦難具陳。疑昭符復入貢。亦必以求從善歸國故也。當考。）戊子。詔倉部郎中知制誥張澹權點檢三司公事。澹。舊翰林院宿直。澹初出居郎署。頗快快。既節附會盧多遜。始獲進用。不踰旬。遽卒。上聞其無子。甚閔之。命中使護喪葬洛陽。河中府及絳州民飢。

丙申。詔發河中軍儲三萬石以賑之。乙巳。減京城麴價。斤止百錢。秋七月壬子。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王津園。南丹州蠻。溪洞之別種也。地與宜州接。丙辰。酋帥莫洪贊自稱節度使。遣牙校陳紹規奉表修貢。求內屬。川峽鹽承偽制。官鬻之。於是詔斤減十錢。以惠遠民。盧多遜既還。江南國主知上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策。上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答。迥歸。上始決意伐之。（梁迥以此歲夏出使。不知果何日也。今附此。）初。江南人樊若水舉進士不中第。上書言事不報。遂謀北歸。先釣魚采石江上。以小舫載絲繩其中。維南岸而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凡數十往反。而得其丈尺之數。遂詣闕自言有策可取江南。上令學士院試。賜及第。授舒州團練推官。若水告上。以母及親屬皆在江南。恐為李煜所害。願迎至治所。上即詔國主護送。國主聽命。戊辰。召若水為贊善大夫。且遣使詣荊湖。如若水之策。造大艦及黃黑龍船數千艘。將浮江以濟師也。（若水傳云。若水以開寶三年上書。會要亦云。在三年十一月。大定錄乃云。在六年十一月。登科記云。七年不貢舉。賜上書人樊若水及第。疑若水以去年冬來歸。今年冬授官。大定錄與登科記皆得其實也。今并書于此。）已

已彰德節度使贈侍中韓重贇卒。遣中使護喪事。重贇好釋氏。在廂州凡六七年。日課部民採西山木造佛寺。未嘗暫息。人皆苦之。 太子中允李仁友坐知興元府私收渡錢數十萬。并强置女口。庚午棄市。 契丹軍器庫副使石重榮。東頭供奉官劉琮來降。 八月丙子朔。以重榮為茶酒庫副使。琮為西頭供奉官。（重榮。琮。未見。）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福人黃夷簡入貢。上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倔强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也。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令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佑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佑。俶妃之兄。本倚人。以妃故。貴近用事。專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無所不領轄也。（九國志載錢文贊至自京師。在開寶四年。國史并黃夷簡入貢。皆載於五年之後。九國志恐失之太早。然國史月日都不可考。今且因孫承佑來朝先書之。十國紀年亦於開寶五年載夷簡入貢。當考。） 己丑。幸講武池。觀習水戰。賜軍人錢。 甲午。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贈中書令琅琊正懿王王審琦卒。初審琦暴得疾失音。上親臨問。錫賚鉅萬。及卒。又幸其第。哭之慟。賻贈並加等焉。（宋朝要錄。戊戌。殿中丞趙商除名。坐知漢州日擅稅竹木也。） 甲辰。幸講武池。觀習水戰。遂幸玉津園。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荊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上已部分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先是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與參知政事盧多遜同門生。上嘗謂多遜曰。穆性仁善。文辭之外無所豫。多遜曰。穆操行端直。臨事不以生死易節。仁而有勇者也。上曰。誠如是。吾當試之。丁卯。遂遣穆使江南。穆至。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清輝殿學士右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時喬與洎俱掌機密。國主委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也。宜熟計處。無自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上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已。（使還當在此月後。今并書之。） 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

虞候清池劉遇。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荊南。 甲戌。以太子中允知荊湖轉運使許仲宣兼南面隨軍轉運使事。仲宣。青州人也。 冬十月。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甲申。上幸迎春苑。登汴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復幸迎春苑。登汴堤。觀諸軍習戰。遂幸東水門。發戰棹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鎰。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上皆留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略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不敢仰視。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上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邵氏見聞錄云。趙普嘗薦曹彬。按此時普已罷相出鎮矣。恐邵氏誤。今不取。紀事本末。太祖初命曹武惠彬討江南。潘美副之。将行賜燕於講武殿。酒三行。彬等起跪於榻前。乞面授處分。上懷中出一實封文字付彬曰。處分盡在其間。自潘美以下有罪。但開此徑斬之。不須奏禀。二臣股栗而退。訖江南平。無一犯律者。比還。復賜燕講武殿。酒三行。二臣起跪於榻前曰。臣等幸無敗事。昨面授文字。不敢藏於家。即納於上前。上徐自發封示之。乃白紙一張也。上神武機權如此。初特以是申令。使衆犯而發封。見而為白紙。則必入衆。及歸而示之。又特以見初無輕斬之意。恩威兩得。故雖彬等無不折服。） 壬辰。曹彬等發荊南。赴金陵。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且監其軍。 己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宴。錢興等三人。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櫂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 閏十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上遣八作使郝守濬（守濬未見。）率丁匠自荊南以大艦載巨竹絙。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或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乃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丘陸萬友往守之。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人。（銅陵在池州東北一百四十里。）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昔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今最詳備。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曆。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庭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

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肯說。史官以疎遠是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冊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婁源魏羽以城降。雄遠即當塗也。江南置軍於其縣。王師先拔蕪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潭州歲貢新茶。斤片重厚。頗異他歲。有司請別定其價。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癸亥。詔潭州依舊棬模製造。毋輒增改。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新收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上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跡。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衆於采石磯。生禽一千餘人。及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與百匹。至是舉為前鋒。以拒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也。　十一月乙亥朔。潭州兵入江南界。攻萍鄉。為其制置使劉茂忠所敗。國主即授茂忠袁州刺史。茂忠安福人也。　通判鹽戶納鹽。舊以布帛茶米等折償其直。庚辰。詔給以錢。　癸未。籍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甲申。省劍南道諸縣主簿。　詔免蒲陜晉絳同解等六州道租。陜西諸州

後半頁缺

前半頁缺

丞徐元。少府監丞張玘。分領三司孔目官事。見判官如吏人之禮。踰年罷之。　丁未。漢陽兵馬監押寗光祚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於江北岸。（光祚以此月初三日捷。初八日奏到。）　己未。護國節度使贈侍中陳思讓卒。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子欽祚為尚食副使。思讓累歷方面。無敗政。然酷信釋氏。所至禁屠宰。俸祿悉以飯僧。衆號為陳佛子。身沒之後。家無餘財。　吳越王俶。率兵圍常州。俘其軍二百五十人。馬八十匹。於常州城下。（明年正月初九日奏到。）癸亥。拔利城寨。破其軍三千餘衆。生禽六百餘人。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斬首二千級。焚戰艦六十餘艘。（明年正月一日奏到。）　北漢主搜其軍中子弟。自十七以上。皆籍為兵。盡括民馬。遣代州刺史蔚進。來寇平陽。權知晉州武守琦率衆禦之。庚午。與進遇於洪洞縣界。擊敗北漢兵五千餘人。（明年正月初四日奏到。）　辛未。吳越王俶破江南兵萬餘衆於常州北境上。（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奏到。）　是歲。始詔除授京官。差遣勾當。黜陟。令中書依朝官例降敕。御史臺修寫班簿。每十日一上中書。（此事據會要閏十月事。今附此。當考以前。何獨不降敕遣班）簿。　北漢主改元廣運。（天會凡十八年。始改廣運。歲云十三年即改。蓋誤。今從資治通鑑考異。以劉繼顒神道碑為正。）契丹將通好于我。遣使諭北

漢主以强弱勢異無妄侵伐北漢主閒命慟哭謀出兵攻契丹宣徽使馬峰固諫乃止（此據十國紀年）開寶八年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四千人於州界 初曹彬等師未出上命詔州刺史王明爲黄州刺史面授方略明既視事亟修葺城壘訓練士卒衆莫諭其意及彬等出師即以明爲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領兵渡江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武昌殺七百人拔樊山寨（十九日奏到）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祚領兵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溧水斬其都統使李雄（十九日奏到十國紀年李雄作張雄）甲申王明言敗鄂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此但依實録據奏到日書之其捷時當在去年冬或今年初拔樊山寨以前也）乙酉上謂宰相曰古之爲君鮮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朕常夙夜畏懼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諍直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爲之而使下無間言哉爲臣者或不終其名節而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斯可戒矣 丙戌樊若水遣兵馬監押王侁領兵敗江南四千餘衆於宣州界侁朴子也 庚寅曹彬等進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度秦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

寨拔之斬首數千級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陣時舟楫未具潘美下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度乎遂率所部先濟王師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泝流奪采石浮梁美挺擊破之禽其神衛都軍頭鄭賓等七人（潘美秦淮之捷當在正月而實録之本紀載二月末亦不得其日蓋因曹彬傳所載二月次秦淮故也彬及美傳載拔水寨在捷于秦淮之後然拔水寨實録具載其日乃正月十七日也據此則當先載秦淮之捷疑不敢決仍附見于後彬傳稱既捷於秦淮浮梁始成按美先率所部涉水則秦淮蓋不設浮梁浮梁當在采石磯也美傳又於秦淮既捷之後始言采石浮梁成事愈顛倒然亦可見秦淮未嘗設浮梁而鄭賓等泝流實欲奪采石浮梁耳今略加刪潤更俟考求）癸亥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食赴金陵城下 是月北漢主命劉繼業馬峰攻晋州武守琦敗之洪洞（此據十國紀年） 二月丙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鈴轄石曦領衆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袁州西界曦太原人也（十六日奏到朱洞未見）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萬餘衆於白鷺洲斬首五千餘級禽百餘人獲戰艦五十艘（十七日奏到）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陴者皆遁入其内城殺千餘衆溺死者又千計天德軍都知兵馬使張進等九人來降（十九日奏到） 初右諫議大夫段思恭知揚州朝廷方欲經略江南命思恭兼緣江巡檢出則委通判以州務而思恭常挈印及鼓角金鉦等自隨驛書自京師至者輒令齎詣其所事多稽緩通判右贊善大夫李莒不能堪遂相與告訐付有司鞫之思恭詞不直 丁巳責思恭爲太常少卿莒爲大理寺丞 壬戌賜吳越王犒軍衣五萬副俾分給其行營將士 癸亥權知揚州侯陟以所部兵敗江南千餘衆於宣化鎮 甲子上謂宰相曰年歛登豐人物繁盛若非上天垂祐何以及此所宜共思濟給振舉闕政庶成開泰之基也 丁卯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驤並權同知貢舉命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上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詔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爲勢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無謂也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疇昔之弊矣式等皆頓首謝人是内出詩賦題試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三十四人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嗣宗汾州人也初授秦州司寇參軍時侍御史路沖知州事爲政苛急盜賊羣起嗣宗乘間極言其失沖大怒繫嗣宗於獄又教民之無賴而嘗被罪者訟嗣宗治獄枉濫朝廷遣使者

按劾具得訟者誣罔之狀以聞嗣宗始獲免（記聞云中令嗣宗對句即搶之與此不同當考以手搏得狀元乃載舉科故事時）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于是歲凡十七牓放進士及第者九十三人九經一人（此據十國紀年王師已至城下而貢舉猶不廢李煜誠不知務者故特書之） 三月戊寅召近臣宴射苑中 壬午太子洗馬周仁俊責授平涼縣令坐知瓊州日販易規利故也 乙酉幸造船務 丁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度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斬首千餘級 上性寬仁多恕尚食供膳有蟲緣食器旁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己丑有司言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三千餘衆於江中禽五百人 癸巳命近臣祈雨於在京祠廟 乙未太子中舍郭槩除名坐監萊蕪監受冶官景節私賂也 己亥權知潞州藥繼能領兵入北漢界夜攻鷹澗堡拔之斬首數千級獲馬八百匹 契丹遣使克妙骨慎思奉書來聘詔閤門副使郝崇信（崇信未見）至境上迓之及至館于都亭驛是日召見及其從者十二人賜衣帶

器幣各有差。宴於長春殿。仍召至便坐觀諸班騎射。令其二從者衆屋六除骨。與衛士馳射毛毬截柳枝。及辭歸國。復召見。賜器幣。因謂宰相曰。自五代以來。北戎彊盛。蓋由中原衰弱。遂至晉帝蒙塵。亦否之極也。今景慕而至。乃時運使然。非涼德能致。先是涿州遺孫全興書云。遣使克妙骨慎思至。是發書。但云克。慎思或云克其官號也。又曰其姓氏也。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越江南。 詔比者民輸租。其紬絹不成疋者。率三戶至五戶合成疋以送官。頗為煩擾。自今紬不滿半疋。絹不滿一疋者。計丈尺輸其直。 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 夏四月乙巳。幸東水磑。 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江州界。斬首二千餘級。（據十國紀年。此乃三月事。既無的日。因奏到書之。） 癸丑。幸都亭驛。臨河亭閱新戰船。 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誠罪守。大將金成禮。劫萬誠以城降吳越。初起兵。丞相沈虎子者（虎子本見。）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崔仁冀代之。總其兵要。仁冀錢塘人也。 壬戌。幸都亭驛。臨汴觀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戰。 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千餘人於秦淮北。（實録不載其發奏之日。奏以二十日到。因書之。本紀又書克昇州關城。蓋誤也。克關城乃二月十二日矣。） 戊辰。幸王溥園觀種稻。遂幸講武池觀習水戰。 廣州言。竊盜贓滿五貫至死者。準詔當奏裁。嶺表遐遠。覆按稽滯。請不俟報決之。上惻然曰。海隅之俗。習性貪冒。穿窬攘竊。乃其常也。庚午。詔廣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者。止決杖黥面配役。十貫者棄市。 幸西水磑。 是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上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令。（宋史全文。富弼曰。古之執伎於上者。出鄉不得與士齒。太祖不以伶官處士人之列。止以太樂領授之。在流外之品。所謂塞僭濫之原。 呂夷簡曰。帝王尊寵戚里。優厚親倖。以金帛富之可也。賞賜厚之可也。惟不使求官爵親政事撓刑法。故太祖不許衛德仁領郡。則曰。用伶人為刺史。此亂世之事。不與王繼恩樞密使。則曰內官不可使居權要職。太宗不許戚里於秦隴市木。則曰。恐壞天下法則。真宗不許趙自化領遂郡刺史。則曰。非朝廷舊典。抑秦國之請。則曰。州縣之任。係國家之公議。違保吉之奏。則曰。有司自有常典。斯可謂存天下之公。抑親倖之私。非聰明聖智之主。孰能行之。三聖之德。於是越禹湯而齊堯舜也。） 五月壬申朔。加吳越王俶守太師。以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

同平章事。寧遠節度使惟治。為奉國節度使。行軍司馬孫承佑。為平江節度使。行營兵馬都監丁德裕權知常州。 初。兵部郎中董樞。知桂陽監。罷。右贊善大夫孔璘代之。璘罷。太子洗馬趙瑜代之。保至未幾。奏璘在官累月。得羨銀數十斤。雖送官而不具數。計樞與璘所隱沒多矣。詔御史府鞫之。獄具。有司言法皆當死。上曰。趙瑜非自盜。但不能發擿耳。璘與樞並棄市。瑜決杖流海島。以保為屯田員外郎。（張保本見。） 庚辰。以解州刺史王政忠權知晉州兼兵馬鈐轄。（政忠本見。疑政忠實代武守琦者。欲推尋守琦事跡。姑出此以待考詳。世言太祖義社十兄弟。政忠蓋其一人也。并當檢討。） 辛巳。以久雨。命近臣祈晴於在京祠廟。 改雄遠軍為平南軍。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緣江諸寨皆降。 幸新修染院。 梅山洞蠻聞江表用兵。乘間寇潭邵州。乙酉。詔潭州長沙等七縣民為蠻賊虜劫者。蠲去年逋租。仍給復一年。尋詔邵州武岡等七縣亦如之。上初遣供奉官李繼隆以進武三百人戍邵州。止給刀楯。至潭州之南。蠻數千遮截其道。繼隆力戰。蠻乃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兵傷者百餘。或告上以繼隆輕敵可罪者。已而具得其實。上始器焉。繼隆處耘之子也。 甲午。靜海節度使丁璉遣使來貢方物。 丁酉。王明言。破江南萬餘衆於武昌。奪戰艦五百艘。 己亥。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空無繫囚。 辛丑。河決濮州郭龍村。 詔商人以生藥度嶺者。免算。（王稱東都事略。詔曰。嶺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齎生藥度嶺者勿算。）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在堅壁以老王師。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引僧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卹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瑀等皆莫得通。師傅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暉初見乾祐六年。）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勳素貴驕。初無効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發。每與衆言。輒云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固知其不勝也。繼勳從子紹傑以繼勳故。亦為巡檢使。親近繼勳。嘗令紹傑密陳歸命之計。國主不從。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王師者。繼勳必鞭其背拘囚之。由是衆情憤怒。又託以軍中多務。罕入朝謁。國主召之。亦不時至。是月。國主自出巡城。見王師列寨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收繼勳付獄。責以流言惑衆及不用命之狀。并紹傑戮之。軍士爭臠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既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澄心堂宣出。實洎等專之也。於是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令贇業之子也。（業初見顯德三年。）擁

十萬衆屯湖口。諸將請乘漲江速下。令贇曰。我今進前。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絶。其爲害益深矣。乃以書召南都留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先已病。遷延不行。令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不從。克貞。再用子也。（再用初見乾寧二年）六月癸卯。曹彬等言敗江南兵二萬餘衆於其城下。奪戰艦數千艘。丁未。宋州觀察判官崔約錄事參軍馬休棄市。並坐受賕不法也。辛亥。澶州言。河決頓丘縣界。辛酉。前鳳翔節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事。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契丹自陽城之敗。尤畏彥卿。或馬病不飲齕。必唾而呪曰。是豈有符王耶。契丹既滅晉北歸。耶律德光母問其左右曰。彥卿安在。或對曰。在徐州。母曰。不與彥卿來。何失策之甚也。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歷輿鬼。距東壁。凡十一舍。八十三日乃沒。己巳。賜秘書丞雷德驤錢十萬。以子有鄰病死故也。秋七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先募民告官吏隱欺額外課利者。賞以錢。而告者或恐喝求財。或因報私怨。訴訟紛然。益爲煩擾。癸酉。詔罷之。丙子。開封府又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詔諸州所上案牘。令大理寺。刑部共裁斷以聞。諸道巡檢捕盜使臣。凡獲寇盜。不得先行考訊。即送所屬州府。丁丑。廬州無爲鎮巡

檢杜光俊言。敗宣州兵三百餘人於江南岸。庚辰。遣西上閤門使郝崇信。太常丞呂端。使于契丹。端。餘慶之弟也。初江南捷書累至。臨吏督李從鎰入賀。潘慎修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自是羣臣稱慶。從鎰即奉表請罪。上嘉其得禮。遣中使慰撫。供帳牢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鎰還其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癸未。西大東印土王子穰結說囉來朝貢。（此據新錄當考）先是詔吳越王俶歸其國。俶以兵屬其大將烏程沈承禮。隨王師進討。甲申。俶遣使入貢謝恩。高州刺史田景遷卒。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彥伊求告。己丑。即命彥伊襲其父爲刺史。癸巳。皇子德芳出閤。己亥。山後兩林蠻主懷化將軍勿泥等六十餘人來貢方物。以勿尼爲歸德將軍。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法。爲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自度繫獄必窮屈。乃私遣人求哀於多遜。時金陵未拔。上頗厭兵。南土卑濕。方秋暑。軍中又多疾疫。上議令曹彬等退屯廣陵。休士馬。以爲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陟新從廣陵來。知金陵危蹙。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上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曰。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請夷三族。上屏左右。召昇殿問狀。遂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

以陟判吏部流內銓。（或云已發詔罷兵因陟言始命追還且誤也時方有此議耳）朝廷以丁璉遠修職貢。本其父部領之意。始議崇寵之。丙午。封部領爲交阯郡王。遣鴻臚少卿高保緒。右監門衛率王彥符往使。保緒。繼沖從父也。江南吉州刺史胡公霸脫身來降。以公霸爲和州刺史。乙卯。幸東水磑。觀漁。遂幸北園。辛酉。詔停今年貢舉。壬戌。契丹遣左衛大將軍耶律霸德。弓箭庫使堯盧骨。通事左監衛將軍王英來聘。獻御衣玉帶名馬。上皆厚賜之。因命從獵近郊。上親射走獸。矢無虛發。使者俯伏呼萬歲。私謂譯者曰。皇帝神武無敵。射必命中。所未嘗見也。西南蕃三十九部。順化王子若廢等三十七人。來貢馬及丹砂。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洪信卒。洪信無他才術。徒以漢外戚致位將相。好聚斂。積財鉅萬。而尤吝嗇。當時節鎮皆廣募親兵。惟洪信所畜殊寡少。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兵五千餘人於潤州城下。時德裕與吳越兵圍潤州也。是月。以南頓縣令楊可法爲鄭州防禦推官。權知軍州事。（此據會要）九月壬申。上獵于近郊。逐兎。馬蹶而墜。引佩刀刺所乘馬。既而悔之曰。吾爲天下主。而輕事畋遊。非馬之過也。自是遂不復獵矣。（此月壬申出獵。自是遂不復出獵。因附見此事。）王師初起。江南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侍衛都虞候劉

澄。（澄未見）舊事藩邸。國主尤親任之。乃擢爲潤州留後。臨行謂曰。卿大未合離孫。孫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不可副孤心。澄泣涕奉辭。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勳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鄉背。堅曰。兵勝則可。不勝立爲虜矣。救至而後圖戰。未晚也。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自金陵引所部舟師八千。突長圍來救。絳至京口。舍舟登岸。與吳越兵戰。吳越兵少却。絳方入城。圍復合。固守踰月。自相猜忌。澄已通降款。慮爲絳所謀。徐謂絳曰。間者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亦何爲。絳亦知城終陷。乃曰。君爲守將。不可棄城而去。宜赴難者唯絳可耳。澄僞爲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遂潰圍而出。初絳怒一裨將。議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因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導意。裨將曰。某家在都城。將柰何。澄曰。事急矣。當自爲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於是裨將踰城而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主兵者來告。澄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矣。何得令逃也。絳已去。澄徧召諸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爲生計。諸君以爲如何。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有變。亦泣曰。澄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

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君不聞楚州耶初周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克盡屠之故澄以此脅衆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絳聞金陵危甚乃趨宣州日夕酣飲為樂或勸赴難皆不荅乙酉除名人宋惟忠棄市坐私習天文妖言切害為其弟惟吉所告故也丁德裕部送潤州降卒數千人赴昇州城下卒多道亡曹彬發檄招誘稍稍來集慮其為變又盡殺之庚寅彬等言敗潤州潰卒數千人於昇州斬首七百級丁酉以相州録事參軍河南錢文敏為右贊善大夫權知瀘州先是藩鎮多以筆牘私取官庫錢韓重贇領昭德時頗仍舊弊文敏不與重贇怒召文敏廷責之文敏詞不屈重贇既死上始聞其事嘉文敏有守故擢用焉且召見便殿謂文敏曰瀘州近蠻尤宜綏撫知州郭重遷掊斂不法恃其僻遠謂朝廷不知爾至即為朕鞫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因厚賜遣行重遷竟坐棄市文敏在州有政迹夷人詣闕借留詔改殿中丞聽再任是月始發和州三縣丁夫鑿橫江河以通糧道從京西轉運使李符之策也初李從鎰至江南諭上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廣陳符命以為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退矣國主乃止李穆既還上復命諸將進兵及潤州平外圍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按實録李從鎰以八月十二日還其國使入貢求緩兵不知初發江南是何時月十月一日到京師則當是九月半以後也九月半以後從鎰無緣不在江南矣而煜傳載煜手書附周惟簡奏上者其辭有云在京二弟怡養優豐據此則似從鎰與從善俱未嘗還也從鎰既還而此書亦無一言及之不知何故或者李穆歸朝煜已具謝此特追厭從鎰未還時并家怡養款耶然李穆再使江南其歸也煜亦當有以復命而史絕不記蓋疎略矣今且參考諸書略加修潤更俟詳之）道士周惟簡者鄱陽人隱居洪州西山國主召之館於紫極宮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弭兵鋒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京師時國主屢督朱令贇舉湖口兵來援謂鉉曰汝即行即當止上江援兵勿令東下鉉曰臣此行未必能排難解紛城中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好而復召兵自相矛盾於汝豈不危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即拜左僕射參知左右内史事鉉固辭國主又以惟簡雅素高尚不近榮利親寫十數紙題為奏目令惟簡密問求哀欲謝歉養病冬十月己亥朔曹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來也將以口舌馳說存其國其日夜計謀思慮言

語應對之際詳矣於是大臣亦先白上言鉉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上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而鉉朝于庭仰而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上徐召之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其說累數百上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惟簡尋以奏目進上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一不曉也上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按實録徐鉉周惟簡凡兩至京師歐五代史及談苑太祖對鉉辭有不同今以五代史所載附之初見時談苑所載附之復見時上初荅惟簡但云不曉爾主所言復還詰責之初猶以理折鉉復乃直加威怒其事勢或當然也更須考詳）辛丑詔諸道州府下屬邑令佐令佐下鄉里耆艾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才幹堪備任用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傳送赴闕乙卯遣使檢視京畿逃民丁巳江南國主復遣使入貢求緩師（不知所遣何人當考）遣莊宅使王仁璉内供奉官李仁祚與知河南府焦繼勳同修洛陽宫室上始謀西幸也（實録本紀皆云遣内班都知段仁誨其後推恩則王仁璉李仁祚也不知何故今從會要及焦繼勳傳仁璉仁祚俱未見）戊午改潤州鎮海軍為鎮江軍朱令贇自湖口以衆入援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千人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王明率所部兵屯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且請增造戰船三百以襲令贇上曰此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即稍逗遛時江水淺涸不利行舟令贇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幟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聚兵急攻之令贇勢蹙因縱火拒鬭會北風甚火反及之其衆悉潰己未生禽令贇及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本紀及劉遇傳皆云禽令贇於皖口王明傳乃云小孤山江南野録又云虎蹲洲未知孰是今從本紀及劉遇傳）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能攻苦食淡頗任數設詐以卜人主之遇蟠時領涂院乙丑車駕臨幸蟠伺上將至輒衣短後衣芒屩持梃親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上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上自涂院移幸晉王北園賜從臣飲極懽而罷十一月己巳朔瓊州言俗無醫民疾病但求巫祝詔以方書本草給之邕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知州侯仁寶奏其事詔盡命伐去仁寶益之子也（舊録以己巳為十月晦今從新録及本紀）先是武勝節度使張永德貢馬賀潤州平馬皆老病有司劾奏永德上表待罪庚午詔釋不問永德

聞王師南伐。出家財作戰船數十艘。運粮數萬斛自順陽緣漢水而下、州豪髙進者。舉族凶暴、前後莫能禁。永德發其姦、寘于法。進潛詣闕誣永德據險固。置十餘砦、將圖不軌。上遣使察之。使者詰進置砦之所。進辭窮、乃曰。張侍中誅吾宗黨殆盡。欲中傷之以報私怨爾。實未嘗置砦也。使者還白上。上曰。吾固知張道人非反者也。即以進授永德。永德遽解其縛。就市笞而釋之。時稱其長者。永德舊喜與方士遊。家貲為之罄乏。上故以道人目焉。（永德傳云、遣樞密都承旨曹翰領騎兵察置砦之所。略無有。翰即以告者付永德。按傳載此事、與王師討金陵相連、屬曹翰時實將先鋒、安得至唐鄧間也、且方察其砦之有無。安用使領騎兵、不亦張皇生事乎。且不應即以告者付永德。恐傳必誤。今輒刪改之、更須考詳。）

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上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上怒、因按劒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鉉皇恐而退。上復詰責惟簡。惟簡益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彊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上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是日、幸綾錦院、召從臣宴射苑中。

戊寅、初置三司推勘院、以將作監丞張邈知院事、尋罷之。

契丹雲州節度使（當考其名氏。）遣人致書瀛州、願與防禦使馬仁瑀通好。仁瑀以書來上。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萬餘人於湖口、獲戰艦五百艘、兵仗稱是。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來上。上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此宜深溝自固、江南人必夜出兵來寇、爾亟去語曹彬等、併力速成之。不然、終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以防它變。使者食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江南人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是日、命校書郎直史館宋準賀契丹正旦。殿直邢文度副之。（文度未見。）

王師圍金陵、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絶、兵又數敗、城中奪氣。曹彬終欲降之、故每緩攻、累遣人告國主曰。此月二十七日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不得已、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寓入朝、既而久不出。前數日。彬日遣人督之、且告曰。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城堅如此、豈可剋日而破、但報云。仲寓趣裝未辦、宮中宴餞未畢。二十七日乃可出也。彬又遣人告曰。若二十六日出。亦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上數因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鬬。李煜一門切無加害。（呂祖謙宋朝大事記。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王不啻仇讐。而我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卮酒、飲之釋然。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於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我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三代而下未之聞也。）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須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病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約言。既畢。彬即稱愈。乙未、城陷。初陳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以同死社稷。然洎實不死志。於是携妻子及槖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問。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歷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陛下縱不殺臣。臣亦何面目以見國人乎。遂縊。洎乃告國主曰。臣與喬共掌樞務。今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國史張洎傳、言洎紿陳喬同升閣。喬自縊、洎待喬氣絶乃下。而誤死、載喬縊于視事廳、洎猶不知。國史。蓋因九國志陳喬傳所云。恐九國志未可信也。洎既已背約不死。亦何待喬氣絶乃下閣乎。誤死。又言國主求喬不得。或告洎以為喬已北降。明年乃得喬尸。按此則所云同升閣者、繆甚矣。今參酌修潤。庶免牴牾。大抵城破時、洎與喬猶同見國主、請如前約。喬遂死而洎不死耳。洎固不能死、所以同見國主者、度國主必不許其死也。）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令積薪宮中。自言若社稷失守。則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行營右廂戰棹都監梁迥及田欽祚等、皆諫曰。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力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五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所操持極鮮。頗以黃金分賜近臣。獨右內史學士張佖不受、詣彬自陳。願奏其事。彬謂佖邀名、不許、但取金輸之官。彬既入金陵。申嚴禁暴之令。士大夫賴彬保全、各得其所。親屬為軍士所掠者、即時遣還之。因大蒐于軍。無得匿人妻女。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按籍檢視。彬一不問。（紀事本末。根之絶恤、寮仁人之心、無所不至、吳人大悅。）師旋、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

新隆興寺成、凡五百六十三區。丙申、車駕臨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八　一送

宋　太祖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開寶八年。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上泣謂左右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思布聲教。以撫養之。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宋史全文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王師平一方而不爲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爲强者所脅。及中國之威。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李繼隆善馳驛。日四五百里。自江南兵起。數往來。嘗部送偽將赴闕。至項縣。會其疾。斬首以獻。上嘉之。又從李符督荊湖漕運。與江南人鬬。流矢中額。所冠胄堅厚。得不傷。上察其材。且念其父故。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使臣內侍凡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事當入奏。皆不願行。繼隆獨請赴闕。上見其來。知城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半途遇大風。天地晦冥。此城破之兆也。捷書明日當至矣。於是上召繼隆曰。正如汝所料。　庚子。上臨惠民河。觀軍人築堰。　辛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曾經兵戈處。百姓給復二年。不經兵戈處。給復一年。諸色人及僧道。被驅率爲兵者。給牒聽自便。令諸州件析舊政。賦斂煩重者。蠲除之。軍人俘獲生口。年七歲以上。官給絹五疋贖還其家。七歲以下即還之。又詔不得侵犯李煜父祖丘壠。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丁未。以楊克讓權知昇州。兼水陸計度轉運事。（明年二月始兼漕事。今并書之。）　戊申。三佛齊國遣使來貢方物。

己酉。幸龍興寺。　辛亥。賜京畿諸縣民。今年秋租十之三。　己未。以恩赦侯劉鋹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去恩赦侯之號。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祜。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祜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爲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祜助己。祜不聽。謂多遜曰。昔唐宇文融與張說有隙。爲融所擠而出。說復集賢。融遂敗。因以傳示多遜。且勸釋之。多遜不悅。癸亥。祜坐陟事。黜爲鎮國行軍司馬。（司馬日記云。祜坐以百口保大明節度使符彥卿非跋扈。違上意。故黜。蓋誤也。開寶二年。彥卿已徙鳳翔。祜黜時彥卿死矣。）甲子。契丹遣右衛大將

軍耶律烏正、禮賔使蕭護里、國通事左千牛衛將軍陳延正來賀明年正旦。先是上嘗召吴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主俶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之意，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崔仁冀亦吉俶曰：主上英武，所向無敵，今天下事勢已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深然之。丁卯，俶請赴長春節朝覲，詔許之。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令諸州凡逮捕罪人，必以白長吏，所由司不得直牒追攝。詔有司重詳定推狀條樣，頒于天下，凡三十三條。御史臺、開封府、諸路轉運司或命官鞫獄，即録一本付之州府軍監長吏及州院司冦院，悉大字揭於板，置聽事之壁。（本志云二事皆在八月，今并繫之歲末）秦州戎人大石、小石族冦土門，略居民，知州張炳擊走之。（按炳未見）周廣順中，黜秦州稅戶充保毅軍，教習武技，逃死即以佃地者代之，遇征役，官給口糧，有馬給芻菽。是歲，發渭州平源、潘原二縣民治城壕，既畢，因立為保毅軍弓箭手，分戍鎮寨，能自置馬者免役，逃死者以親屬代焉，蓋因廣順之制也。（此據兩朝兵制。）

開寶九年（據資治通鑑例，年號皆以後來為定，武德元年既正月便為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明皇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按太宗於開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即位，十二月二十二日改元，不俟踰年，與常例不同，今仍稱開寶九年）

春正月戊辰朔，御乾元殿受朝。辛未，曹彬遣翰林副使太原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王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五十五人來獻，上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之禮如劉鋹，上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拒命，頗懷憂恚，不欲生見上，守文察知之，因謂煜曰：國家止務恢復疆土，以致太平，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心始安。（宋朝要錄：煜性仁弱，自嗣位，造佛寺十餘於禁中，退朝衣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胝。朝廷聞其感，選年少有才辯者僧服往見，論報應生死性命之說，尤信重之。說煜於牛頭山作佛寺千餘間，王師之至，以為營壘。論決死罪，多欲矜貸，將行刑，煞燈佛室達旦不滅則貸之。富民賂宮中，竊續其光，多獲原宥。尤不喜聞人過，有訐評者悉寢不報。大兵之際，人懷其惠，故無異心，咸令不肴，故莫有盡死力者）徐鉉從煜至京師，上召見鉉，責以不早勸煜歸朝，聲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而國滅亡，罪固當死，不當問其他。上曰：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賜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王師圍城，洎所草召江上救兵蠟彈内書也。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初欲殺洎，及是奇之，謂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我無替昔之忠也。壬申，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男子婦人配役者聽自便。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其子弟皆授諸衛大將軍，宗屬皆授諸衛將軍。丙子，以煜司空知左右内史事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太子太保徐遊左内史侍郎，徐鉉為太子率更令，右内史舍人張洎、王克貞為太子中允。克貞，新塗人，在江南守道中立，國人稱其長者。鉉性質直，無矯飾，有盧氏薄謝岳者，鉉之故人也。凡銓選之制，年七十即罷去，岳與虢州刺史有隙，奏岳年過，不堪其任。時江南士人爵齒，有司疑者必質於鉉，岳求哀曰：犬馬之齒，公實知之，岳家貧，親屬多仰俸祿以給，今罷去即塡溝壑，願公言不知。鉉曰：我實知而言不知，是欺天也。卒以實對，吏部遂罷岳官。然故人子弟及親族之孤貧者來依鉉，鉉必分俸閒館以納之。以兩浙都鈐轄使沈承禮為威武節度使。初圍潤州，城中兵夜出焚柵，或請往救之，承禮曰：兵法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者，此也。命士擐甲不動，既而焚柵兵去，攻他壁，諸將不設備者悉驚擾，獨承禮所部，敵人不敢窺焉。初盧絳在宣州，聞金陵陷，乃帥衆趨福建，欲割據嶺表，至歙州，刺史龔慎儀閉城拒之，絳怒，攻拔其城，殺慎儀，縱大大略，所過莫不驚擾。傳檄至福州，觀察判官查元方斬其使。己卯，上聞絳叛，遣其弟襲（未知襲時為何官）齎詔書招諭之。辛左飛龍院觀衛士射，遂幸北苑，令衛士與契丹使騎射。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于南郊。濟州團練使李謙溥以疾自隰州肩輿還京師，上遣中使持湯劑就賜之，又遣太醫診視。謙溥累上章納祿，不許。壬午，卒。上甚悼焉，賻贈加等，葬事官給。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知制誥扈蒙、李穆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及有文材武幹者，凡四百七十八人，及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采。而濮州以孝弟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駭其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自言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上顧曰：止可隸兵籍耳。衆皆號泣求免，乃悉令退去，劾本州官司濫舉之罪。丙申，遣太常丞魏咸熙於開封府諸縣定三等人戶稅額。咸熙，仁浦之子也。浚洛水。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平。上曰：燕晉未復，遽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立極居尊，上不得已許之。太子中允高易從、太子洗馬高致用判太僕寺，時方議郊禮

俾繕修車輅也。（多從政用未見。）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李漢瓊領振武節度使。步軍都虞候劉遇領大同節度使。賀州刺史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汾州防禦使。東上閤門使梁迥領汾州團練使。西頭供奉官李繼隆為莊宅副使。賞江南之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閤門進牓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為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為使相。品位極矣。肯復力戰耶。且徐之。更為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彬怏怏而退。至家。見布錢滿室。乃歎曰。好官亦不過多得錢耳。何必使相也。上愛惜爵位。不妄與人類此。（會要云。彬以平江南故。不羅拽媼。才九月而罷。）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署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銜。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敕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此據會要附見。宋史全文呂中曰。人言漢高帝善將將者。以不吝爵賞故也。然當天下未定。而信越諸人爵已王矣。一旦固陵之會不至。則不免裂數千里以封之。此高帝有投諸將之心矣。國初平江之功至大。然事賜以數千萬錢。而勒一使相。蓋品位已極。則他日有功。何以處之。此終太祖之世。而無叛將也。林德順曰。曹彬之平江南。各一使相而不從。非食言也。慮其品位之極而不吾用也。狄青之平嶺南。欲予以樞密而中輟。非忘功也。慮其名位之極。無以為他日賞也。）　上聞吳越王俶將入朝。辛亥。遣皇子興元尹德昭至睢陽迎勞之。　契丹遣太僕卿律延穎等來賀長春節。　馬步軍副都軍頭穀州刺史史珪坐漏泄省中語。甲寅。出為光州刺史。　初。內客省使丁德裕監吳越兵平江南。德裕恃勢剛很。不卹士卒。黷貨無厭。吳越王俶奏其事。乙卯。出德裕為房州刺史。　戊午。盧多遜加吏部侍郎。落起復。　己未。吳越王俶及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案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也。庚申。大宴大明殿。甲子。召俶惟濬宴射苑中。丁卯。幸禮賢宅。　初。上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曰。作坊久積弊。爾為我修整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甚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上討澤潞惟揚。下荊廣。收川峽。征河東。平江南。皆先期諭旨。令治兵器。無不精辦。舊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丕增造至千步。　三月己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典作坊。時京師有作坊。諸州有作院。皆有常課。作坊所造兵器。每旬一進。上親閱

之。列五庫以貯焉。尋又分作坊為南北。別置弓弩院。（分作坊為南北。在九月五弓弩院。據會要亦在此年。而無其月日。今并書之。）　庚午。命吳越王俶劍履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典。上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即命其子惟濬持詔賜之。先是。上數召俶與惟濬宴射苑中。惟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扶起。俶感泣。又嘗令俶與晉王光義京兆尹廷美敘兄弟之禮。俶伏地叩頭固謝。得止。上將西幸。俶懇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祠。遣俶歸國。是日。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及炎暑。卿可早發。俶泣涕。願三歲一朝。上曰。川途迢遠。俟有詔乃來也。先是。羣臣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上不從。於是命取一黃複以賜俶。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威不違顏咫尺。俶豈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為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俶在太祖朝止入一覲。記聞及東軒錄等載。云江南未平。俶來朝。太祖遣歸。江南既平。復來朝。皆誤也。五代史又云。俶還國。益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太祖曰。此吾帑中物。無用獻為。按太祖待俶甚寵。當無此語。此語蓋出於錢王繼及破蜀時或傳者誤飾之。今不取。）　舊儀。將有事于南郊。必先告太廟。於是將如西京。不欲載神主俱行。壬申。上親告太廟。常服乘步輦。百官班於廟庭。不設樂懸。止一獻。不行祼禮。不飲福酒。不祭七祀。及祀圜丘于西京。前二日。復命東京留守告宣祖廟焉。　癸酉。以皇子德芳為貴州防禦使。　以宰相沈義倫為東京留守兼大內都部署。左衛大將軍王仁贍權判留司三司兼知開封府。　丙子。車駕發京師。己卯。次鄭州。庚辰。上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至闕臺西北。彎弓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拔宂載。上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蓋誤也。今從實錄正史。）　辛巳。上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面獎之。加彰德節度使。丙戌。以王仁珪領義州刺史。李仁祚為八作副使。繼勳女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鉞。亦以德芳故也。而繼勳性吝嗇。公府用度。多所減削。時論非之。　丁亥。召沈義倫赴西京。命王仁贍兼大內都部署。開封推官左贊善大夫真定賈琰權知府事。　庚寅。分命近臣徧禱城中祠廟。久雨故也。　辛卯。幸龍門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　是月。發卒千人。自洛城菜市橋鑿渠抵漕口二十五里。以通饋運。　是春。權停貢舉。　先是。流民歸業者。止輸所佃之稅。

俟五歲乃復故額。以是及五歲輒逃。　夏四月己亥。命再逃者勿得還本貫。　有司言。準令宗廟殿庭宮懸三十六虡。郊社二十虡。殿庭加鼓吹十二虡。開寶四年。郊社誤用宗廟之數。今歲親郊。欲用舊禮。有詔圓丘增十六虡。餘如前制。　庚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國史載稱事祀。恐失其實。今從實錄正言之。）還御五鳳門。大赦。有司將奉冊上尊號。上卒不受。初雨彌月不止。上遣中使齋三木與獄神約。宿齋日雨不止。當施桎梏。又使禱無畏三藏塔。不如約則毀之。及期始晴霽。以訖成禮。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觀太平天子儀衛。有泣下者。　壬寅。大宴廣壽殿。　癸卯。以崇義留後王全斌為武寧節度使。昭化留後崔彥進為彰信節度使。上謂全斌曰。朕項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持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旄鉞。仍加厚賜。　上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上書陳八難曰。京邑凋弊。一難也。宮闕不完。二難也。郊廟未修。三難也。百官不備。四難也。畿內民困。五難也。軍食不充。六難也。壁壘未設。七難也。千乘萬騎盛暑從行。八難也。上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間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動搖。若遽遷都。臣實未見其便。上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上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欲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上不荅。王出。上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今姑從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興國二年冬。此時但領富州團練使。三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王禹偁建隆遺事。正史闕之。）甲辰。始下詔東歸。　乙巳。宴從臣於會節園。還經通利坊。以道狹。撤侵街民舍益之。命太子太師王溥與百官先歸京師。　尚書左丞呂餘慶卒。餘慶始罷政。上欲授以旄鉞。會其疾不果。於是贈鎮南節度使。輟一日朝。遣中使護喪事。　丙午。車駕發洛陽宮。己酉。次鄭州。辛亥。至東京。（宋史全文呂中曰。國初所以不都關中而都汴者。以靈武燕薊之地未復也。然洛與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險猶可恃。而汴則無險可畏也。欲為四方有事之備。則當都洛陽。高城深池。堅甲重兵。以壯諸夏不虞之備。伐北夷深入之謀。若已都汴。則不得不以守四夷為說。此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議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靈夏。復燕薊。則必都長安矣。）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

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校宋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衆。丁丑。始拔之。衆猶巷鬭。則時病甚。卧床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犬吠非其主。公何怪也。命腰斬之。并殺德明。先是上命右補闕張霽知江州。與翰俱入城。翰兵掠民家。民訴於霽。霽按誅翰兵。翰以江州民拒守。又忿民訴誅其兵。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取其屍投井坎皆塡溢。餘悉棄江中。誣奏霽。徙知饒州。民家貲貫鉅萬。皆為翰所得。（霽未見。）上聞江州城垂破。遣使持詔賜翰。禁止殺戮。使者至獨樹浦。值大風不能渡。比至。城已屠矣。翰因請載廬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像。歸至潁川新造佛舍。遂調發巨艦十餘艘。重載金帛。置鐵像於其上。時號為押綱羅漢。己未。詔自今旬假不視事。賜百官休沐。　壬戌。以荊湖南路轉運使太子中允許仲宣為刑部郎中京西轉運使。起居郎李符為比部員外郎。左補闕權知昇州并江南轉運使楊克讓為兵部員外郎。皆以調發軍儲有勞也。江南之未平也。左贊善大夫知漢陽軍李恕屢率兵度江破賊。甲子。以恕為駕部員外郎。　是日。宴近臣及節度使於講武殿。丙寅。大食國遣使來貢方物。五月己巳。幸東水磑。遂幸飛龍院。觀漁金水河。　盧絳承詔赴闕。右引對。時龔慎儀之兄子穎為右贊善大夫。遇絳於朝。詰之曰。反賊。汝專殺我叔父。我伺爾久矣。今乃在此耶。遂執絳訴冤。上以絳屬吏。樞密使曹彬言絳驍勇。願宥其死。上曰。絳狀貌酷類侯霸榮。安可留也。乙亥。斬首西市。（盧絳被誅。舊無其事。此據新錄。本紀乃云斬絳於西京。不知何故。按絳死於國子坡。葬於夷門山。似不在西京也。且車駕時已還大梁矣。何用於西京斬之。此必字誤。江南野錄載絳歸朝。實曹翰部送之。太祖詰絳不即降。絳言李煜未受王爵。故不即降。太祖嘉其忠。日授冀州團練使。及龔穎訴冤。曹翰復言降不可留。乃殺之。又言鐵券猶悔等事。皆與國史異。今不取。然國史絳傳蓋與九國志同。當更考之。宋朝要錄。江南昭武留後盧絳誅。初絳為沿江巡檢。屢邀吳越兵於海門。獲戰艦數百。嘗說其主煜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鄉導。掎角攻我。當先滅之。不聽。後為淩波都虞候。數戰有功。王師圍潤州。煜遣絳救之。率舟師八千人。突入丹陽。州將劉澄議以城歸欵。欲圖絳。絳覺之。復出所部。夜出重圍。走宣州。知金陵陷。師衆欲來嶺表。至歙州。拔其城。殺刺史龔慎儀。詔書招諭之。）　庚辰。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觀稼。　宋州言。大風壞官舍民居凡四千六百餘間。　癸未。降中州為義陽軍。甲申。以東上閤門副使田守奇賀契丹生辰。右贊善大夫房彥均副之。（彥均未

（見。）晉州以所獲北漢嵐憲石三州巡檢使王洪武等二十九人來獻。（洪武未見。）辛卯。左司員外郎知制誥扈蒙權知荆南府。盧多遜罷之也。（此據本傳。未知所罷何事也。）遣司勲員外郎和峴江南道採訪。　六月己亥。以潁州團練使曹翰為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賞平江南之功也。　上以晉王光義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大輪。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上雅鍾愛。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上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疾病。殆不知人。上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上亦取艾自灸。自辰及酉。王汗洽蘇息。上乃還。疾良愈。復往視之。賜以龍鳳鞾褥。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上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上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間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蔡惇夔州直筆云。太祖以晉王尹京。對罷。宣諭曰。久不見汝所乘何馬。常來一觀。遂傳呼至殿陛下。御馬臺。敕令晉王對御上馬。太宗皇懼辭避。乃密諭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馬何辭焉。太宗駭汗趨出。命近侍挽留。送上馬。遂再拜乘馬馳走。回旋於殿庭而出。太祖示繼及之意也。按太祖繼及之意。蓋先定於昭憲榻前矣。今不取。）癸卯。吳越王俶。

遣使入貢謝朝覲蒙殊禮。及放令歸國也。　武寧節度使贈中書令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衆。軍旅樂為之用。其然居外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宋史全文冨弼曰。王全斌有大功可掩其罪也。太祖以諸國未平。恐將帥恃功為過。故抑全斌等以立國法。及事寧之後。進賞前勲。此真得駕馭英雄之術也。）秋七月戊辰。幸晉王第觀水入新池。　初永安留後折御勲以郊祀西洛來朝。道病。後期。丙子。徙御勲為泰寧軍留後。召御勲弟御卿為閑廏副使知府州。　是日。幸京兆光美第視疾。後兩日復幸焉。　平海節度使陳洪進以江南吳越入朝。不自安。戊寅。遣其子漳州刺史文顥來貢方物。且乞修覲禮。詔許之。洪進行至南劒州。聞國有喪。乃歸鎮發喪。　先是。命諸州賣鹽斤六十錢者減為五十。四十者為三十。至是顆鹽減至四十四。乙酉。命復減四錢。　命近臣祈晴於京城祠廟。　丁亥。詔新修歷代帝王及嶽瀆祠廟與縣鎮相近者。移治所就之。　舊制。天下刑獄。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去年秋。嘗有詔命兩司參議同奏。時右贊善大夫張佖判刑部。比部員外郎李符判大理。符性剛强。頗輕重其法。佖多駁正之。屢至忿競。案牘轉復稽滯。佖上疏請復舊制。不報。因求外任。　八月戊戌。以佖權知榮州。初。偽朝官出領外任者。入辭

必戒飭再三。及佖辭。上謂曰。惟汝不必朕言。方擢用汝。佖在州果有善政。（兩司共斷文案。據佖疏。乃去年七月詔旨。而實錄本紀不著。今因佖此附見。）　己亥。幸新龍興寺。　乙巳。幸等覺院。遂幸東染院。賜工人錢。又幸控鶴營。觀騎士射。賜帛有差。又幸開寶寺觀經藏。　丁未。命伐北漢。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候。己酉。進等入辭。各賜戎服金帶鞍馬鎧仗遣之。　初平江南。袁州刺史劉茂忠與吉州刺史屠令堅相約拒命。會令堅死。監軍侍其稹權知吉州。其事遂寢。乃與稹俱入朝。茂忠常侵掠邊邑。上詰之。茂忠曰。臣事李煜。惟力是視。雖陛下親征。臣當殞身不顧。上嘉其忠慤。庚戌。以茂忠為登州刺史。稹為閑廏使。（稹未見。）　晉州獲北漢諜者趙訓。械送闕下。上釋不誅。給裝服遣之。廢江南諸縣偽署制置使。　辛亥。命鎮州西山巡檢洺州防禦使郭進為河東道忻代等州行營馬步軍都監。　壬子。以樞密副使楚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宣徽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闕。即命樞密副使兼領院事。（宣徽使除授。其後不備書。此其始事。故特出之。）　丙辰。詔分兵入北漢界。西上閤門使郝崇信與解州刺史王政忠出汾州。內衣庫副使閻彥進與澤州刺史

齊超。（超未見。）出沁州。內衣庫副使孫晏宣。（晏宣未見。）與濮州刺史安守忠出遼州。引進副使齊延琛。（延琛未見。）與晉隰州巡檢汝州刺史穆彥璋。（彥璋未見。）出石州。洛苑副使侯美與郭進出忻代。　九月甲子。幸綾錦院。乙丑。開封府言。京城諸官司獄皆空無繫囚。　丙寅。始命刺史郎中將軍以上赦忌給假。　丁卯。以庫部員外郎范旻勾當淮南諸州并淮北徐海沂等州水陸計度轉運公事。上謂旻曰。朕委卿以方面。凡除去民隱漕輦軍儲。悉許便宜從事。不用一一中覆也。且聞卿素貧。苟有所須。但那官錢用之。旻歲運米百餘萬石給京師。當時稱有心計。　高麗國王王昭卒。其子伷權領國事。庚午。遣使趙尊禮入貢。且請命。　壬申。党進帥兵抵北漢城下。列寨於河汾之南。敗其軍數千人於太原之北。獲馬千餘匹及兵仗六百餘副。　癸酉。戶部尚書致仕贈左僕射劉熙古卒。　初平江南。命著作佐郎建陽楊澈通判虔州。就曹彬分兵之任。節度使郭載興。（載興未見。）方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國威信。載興即委符聽命。辛巳。命載興為海州刺史。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壯者五百人為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依山聚黨作亂。澈討平之。禽二豪械赴闕下。　辛巳。郭進言領兵出忻代路。俘北漢山後諸州民三萬七千餘口。　庚寅。幸城南池亭。遂

幸禮賢宅。又幸晉王第。冬十月甲午朔。定難節度使李光叡率所部兵次于天朝定朝兩關。遣使言伺黃河凍合。即入北漢界。丁酉。安守忠言與洛羅寨兵馬監押馬繼恩（繼恩未見。）領兵出遼州路。焚北漢四十餘寨。獲牛羊人口數千。（按八月遼內衣庫副使孫審宣與隰州刺史安守忠取遼州路入河東界。守忠傳亦載守忠時知遼州。與馬繼恩入界事。而舊錄乃云遼州知州齊超上言。蓋誤也。齊超實澤州刺史。別取沁州路入界。非遼州也。所錄止稱遼州。當是覺舊錄誤。故改之。今直書安守忠。）齊超言領兵出沁州路。敗北漢軍五百人。禽三十人。（此據本紀也。新舊錄無之。疑實錄脫誤。或與安守忠同日奏到耳。當考。）己亥。幸西教場觀飛山軍士發機石。庚子。郭進言破北漢壽陽縣。俘其民九十餘口。党進言又敗北漢軍千餘人於太原城北。初涇州官歲市馬。彰義節度使張鐸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積至十六萬貫。及擅借公帑錢萬餘緡。使用官麴六千四百餘餅。事發。召歸京師。本州械繫其子保常及親吏宋習。上以鐸宿舊。詔釋不問。但罷其旄鉞而已。其所侵盜。皆蠲除之。保常洎習亦得免。庚戌。以鐸為左屯衛上將軍。鐸。河朔人也。初有神降于盩厔縣民張守真。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殺將軍。玉帝之輔也。守真每齋戒祈請。神必降室中。風肅然。聲若嬰兒。獨守真能曉之。所言禍福多驗。守真遂為道士。上不豫。驛召守真至闕下。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宮闕已成。玉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訖不復降。（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談苑又云。太祖聞守真言。以為妖。將加誅。會晏駕。恐不然也。今不取。）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所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此據吳僧文瑩所為湘山野錄。正史實錄並無之。野錄云。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於關河。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又曰真無。每有乞。則探囊金。愈探愈出。三人者每劇飲爛醉。生善歌。步虛為戲。能引其喉於杳冥間。作清徵之聲。時或一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間語。豈足憑耶。至膺圖受禪之日。乃庚申正月初四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人或見於轘轅道中。或嵩洛間。乃開寶乙亥歲也。上巳祓禊。駕幸西沼。生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去。急回蹕見之。一如平時。抵掌浩飲。上謂生曰。我久欲見汝。決剌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生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酷留之。俾

洎後苑。苑吏或見宿於木末鳥巢中。或數日不見。上常切切訪其語。至所期之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開門。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上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同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遺詔於柩前即位。逮曉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近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蓋有如此者。文瑩宜不妄。故特著于此。然文瑩所言道士。不得姓名。豈即張守真耶。或復一道士也。恐文瑩得之傳聞。故不審。如云於西沼木陰下笑揖太祖。止宿後苑鳥巢中。言十月二十日夜晴。則聖壽可延一紀。疑皆好事者飾說。未必然也。又云。太宗留宿禁內。此亦謬誤。太祖既不豫。寧復自登閣。且至殿庭觀雪乎。今略加刪潤。更俟詳考。顧命大事也。而實錄正史皆不能記。可不惜哉。蔡惇直筆云。太祖召陳摶入朝。宣問壽數。對以丙子歲十月二十日夜。或見雪。當辦行計。若晴霽。須展一紀。至期前夕。上不寢。初夜遣宮人出視。回奏星象明燦。交更再令出視。乃奏天陰。繼言雪下。遂出禁鑰。遣中使召太宗入對。命置酒。付宸翰。屬以繼位。夜分乃退。上就寢。侍寢者聞鼻息聲異。急視之。已崩。太祖於是入繼。按惇所載。與文瑩略同。但即以道士者為陳摶耳。摶本傳及談苑並稱摶終太祖朝。未嘗入見。恐惇亦誤矣。當是張守真也。王禹稱建隆遺事云。上將晏駕前一日。遣中使急召宰相趙普盧多遜入宮。見於寢閣。上曰。吾知此疾必不起。要見卿等者無它。為有數事。未暇行之。卿等將筆硯來。依吾言寫之。身後切須行之。吾瞑目無恨也。遂授普等筆硯。上自陳述。普等依上言而寫數事。皆濟世安民之法。普等因嗚咽流涕而言。此則謹依謨訓而行之。然有一大事。未見陛下處置。上曰。何事也。儲嗣未定。陛下儻有不諱。諸王中當立何人。上曰。可立晉王。普等復曰。陛下艱難創業。卒置昇平。自有聖子當受命。未可議及兄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還。陛下宜熟計之。上曰。吾上不忍違太后慈訓。下為海內方小康。思得長君以撫之。吾意已決矣。願公等善為我輔晉王。遂出御府珠玉金鎚賜普等。命歸第。翌日上崩於長慶殿。由是晉王聞普等有此奏議。大銜之。嗣位後。坐多遜事。連秦府。貶死於嶺表。趙普以婦人取媚於禁中。遂獲免。謹按世所傳建隆遺事十三章。此其第十一章也。事尤悖謬不可信。蓋開寶六年八月。趙普已罷相。出鎮河陽。後

（三年。太祖晏駕。此時趙普貴在河陽。安得與盧多遜並居相位耶。又遺事第七章。稱杜太后及太祖。召晉王秦王南陽王等。相約傳位。陶穀為誓書。趙普告天地宗廟。此固不然也。使如所言。則太祖傳位晉王。約已定於建隆初矣。開寶末。命宰相又何請耶。就使復請。則決非趙普也。且遺事乃一人所著。其首尾固當參同。今第七章既云爾。其第十一章又云爾。豈不自相矛盾耶。臣竊嘗反覆推究此章。則晉之怨家仇人。多遜親黨所為。欲肆其誣毀。故託名禹偁。冀寄遺事中。實非禹偁作也。禹偁事太宗。坐直言屢出。故羣小困之。然禹偁素識道理。忠義人也。決不敢鑿空駕虛。污蔑君父。若此不顧。且禹偁集所載表章。多代晉作。禹偁傳亦稱晉非愛重禹偁。縱禹偁書懸。不為晉隱。亦須驗實傳信。方太祖晏駕時。晉不在相位。士大夫孰不知之。而此章乃云與盧多遜同入宮。其非禹偁所著益明甚。必多遜親黨。不習朝廷之故者所妄作也。且非獨此章為不可信。其它章要不全是。蓋禹偁用文章名天下。今所傳遺事。語多鄙俗。略不似禹偁平日心聲。故臣竊有疑焉。特信其可信耳。學士大夫以書託名禹偁。則據信之。不復推究。此最害義者。故不可不辨。以曉來世云。）

癸丑。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左押衙程德玄先坐於府門。德玄者滎澤人。善為醫。繼恩詰之。德玄對曰。我宿於信陵坊。乙夜有當關疾呼者。曰晉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與俱入見王。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於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勿憂也。（此據司馬光記聞。誤以王繼恩為繼隆。程德玄為賈德玄。今從國史改定。按開寶皇后。以開寶元年二月入宮。德芳以開寶八年七月。娶焦繼勳女。出閤時年十七。德芳傳不載母為開寶皇后。后傳亦不言有子德芳。疑德芳非宋出也。當考。國史方技傳。馬韶平棘人。習天文三式之學。開寶中。太宗以晉王尹京邑。時朝廷申嚴私習天文之禁。韶素與太宗親吏程德玄善。德玄每戒韶不令及門。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韶忽造德玄。德玄恐甚。且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也。德玄惶駭。因止韶於一室中。遽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以人防守之。將聞于太祖。及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數日韶以赦免。按此與程德玄傳所稱宿信陵坊夜有扣閤疾呼趣赴宮邸事不同。疑必有一誤。今但從德玄傳。及司馬光記聞。覺晴閒評。嘗觀王禹偁所撰建隆遺事載立晉王之一節。皆太祖之心自欲如此。初非出於杜太后也。前一段去太祖欲立太宗。議已定。太后遂令趙普作誓書留之禁中。既而太宗即位。後一段云太祖將晏駕。方召趙普於寢閣問。及趙普欲立太祖之子。而太祖不允。遂立太宗。其後太宗聞之。故與普有隙。夫以中書前後所載一事。乃不同如此何耶。）

甲寅。太宗即位。群臣謁見萬歲殿之東楹。帝號慟殞絕。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令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群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表疏以聞。必須面奏者。閤門使即時引對。風化之本。孝弟為先。或不順父兄。異居別籍者。御史臺及所在糾察之。先皇帝創業垂二十年。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紀律已定。物有其常。謹當遵承。不敢踰越。咨爾臣庶。宜體朕心。（宋史全文。龜鑑曰。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我太祖金戈鐵馬閒關以有天下。不付之璿源衍慶之諸王。而乃授之太平福德之天子。是不以天下自私。而欲為天下得人之仁也。元城先生曰。太祖用心。堯舜之心也。舜之叶堯。禹之承舜。我太祖獨無是心乎。切觀即政之初年。嘗諭大臣曰。先帝以勤勞定天下。凡軍國機務邊防制置。咸得之矣。但遵守舊規。不得輒易。噫。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愚於斯言見之。）

丙辰。羣臣上表請聽政。不允。丁巳。宰相薛居正等同見上。頓首固請。乃許之。即日移御長春殿。謂居正等曰。邊防事大。萬機至重。當悉依先帝舊規。無得改易。 以開封府判官著作郎陸澤程羽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推官右贊善大夫賈琰。為左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門人襄邑郭贄。為著作佐郎。正諫即諫議也。避上名改之。 內出大行遺留物。賜近臣有差。 庚申。以皇弟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帝友愛尤篤。不欲德芳異其稱呼。并詔王石魏氏三公主。皆依舊為皇子皇女焉。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倫即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彬前以樞密使領忠武節度。至是始罷。（彬加平章事。罷節鉞。此據會要。它書並不詳。當考。） 命齊王廷美為山陵使。 壬戌。封昭慶公主為鄭國。延慶公主為許國。永慶公主為虢國。 李光叡言。率兵入北漢界。破吳保寨。斬首七百級。禽寨主侯遇。

獲牛羊鎧甲數千計。光叡尋改名克叡。　有司言。官階州縣名與御名下字同者皆改之。彰義軍為彰化軍。義成軍為武成軍。保義軍為保平軍。感義軍為感德軍。義武軍為定武軍。昭義軍為昭德軍。崇義軍為崇信軍。歸義軍為歸化軍。大義軍為大順軍。義州為儀州。南義州為南儀州。義陽軍為信陽軍。鎮寧節度使劉光義改名廷讓。武定節度使祁廷義改名廷訓。　先是茶鹽榷酤課額少者。募豪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或荒歉。商旅不行。至虧失常課。乃籍其資產以備償。於是詔以開寶八年額為定。勿輒增其額。　又詔應諸色選人。有自外引見取旨。或令降資。或不與官者。仰銓司檢勘。本無違礙及疾病者。各依資注授。其有自今錄降簿尉者。却與復資。或經遠官合放選。而令守選者。亦許赴集。（此據會要十月詔。）　十一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上微時娶焉。　丁卯。詔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王偁東都事略。詔曰。帝堯之化。賁光於數族。成周之制。褒俊於異姓。自今朝會。齊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宜在宰相上。）　又詔中外官除拜出入。自令並於正衙辭謝。違者有司議其罰。始復舊制也。　宰相薛居正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昌。詔恭依。　戊辰。詔細民以農桑為業。頃制奉戶月輸緡錢。營置良苦。令皆罷之。官奉並給官物。令貨鬻及七分。仍依周顯德五年十二月詔增給米麥。　分遣使者以大行遺留物賜外諸侯。　庚午。以齊州防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江南屯兵。洺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邢州。兼西山巡檢如故。　國初。并益廣南各僭大號。荊湖江表止通貢奉。西戎北狄皆未賓伏。太祖垂意將帥。分命漢超及進等控禦西北。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所部州縣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回圖貿易。免所過征稅。許令召募驍勇。以為爪牙。凡軍中事。悉聽便宜處置。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遣還。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間。洞見蕃夷情狀。時有寇鈔。亦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故終太祖世。無西北之憂。諸叛以次削平。武功蓋世。斯乃得壯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國史論及祖宗故事經武聖畧所列將帥凡十四人。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鎮■州。以拒北虜。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其十三人。各隨時自見。獨武守琪戍晉州事未詳。當考之。宋朝要録。帝崩于萬歲殿。壽五十。帝性仁孝。豁

達有大度。歷試下位。知人疾苦。陳橋之役。盡迫衆心。潛入京師。市不易肆。是時符彥卿。韓令坤。慕容延釗俱握重兵在河北。王景。武行德。郭從義。王彥超。郭崇。向洪等。皆以宿將據方鎮。號令一出。無敢動者。自起布衣。不十年而成帝業。愛養民力。躬行節儉。其治命兵將。料敵制勝。莫不親授方畧。高出群慮。自五代以來。藩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皆先命近臣諭旨。仍發兵以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帝之受禪。異姓封王及帶相印者猶數十人。漸削其權。專用儒臣分理郡國。凡一之詔。而奔走道路不暇。自是諸侯勢至輕。而禍難不作矣。）　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仁瑀雖兄事漢超。而多自肆。擅發麾下兵入虜境。畧奪生口羊馬。由是二將交惡。上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漢超在齊州凡十七年。為政簡易。吏民信愛。嘗詣闕請立碑頌德。詔太子率更令徐鉉為之文。與士卒絕甘分少。及其死。軍中皆流涕。（漢超立碑在開寶八年十一月。今附此。）進守西山凡二十年。少貧賤無賴。傭鉅鹿富人家。富人子欲殺之。其婦竺氏潛以告。進得免。及為邢州。即使訪竺氏婦。竺時已死。家甚困。得其女。撫養之如己子。將嫁為大校妻。女辭以世本農畝。進乃擇民家子配焉。在洺州日。城四面悉令種柳。壕中雜植荷芰蒲葦。後益繁茂。州人見之。有泣者。曰。此郭公所種也。　令諸州大索明知天文術數人。傳送闕下。敢藏匿者棄市。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詔諸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等。以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者為中。臨事弛慢。所莅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將大行誅賞焉。（宋史全文呂中曰。轉運置於乾德。本以總利權耳。而兼糾察官吏自此始。厥後有判官。有副使。又有提點刑獄。皆所以糾察官吏。此漢部刺史職也。本朝之監司。以臺省寺監為之。雖宰相侍從為帥。亦許彈糾。此我宋三百餘年無藩鎮之患者。蓋以此也。又曰。信矣監司之職。其一道守令之觀望歟。故監司志於守廉。則留犢還珠。郡有賢太守矣。循鳴琴。邑有賢令尹矣。監司志於律貪。則望風解印。自甘遁逃者矣。故人私惡。雖庇二天者矣。此我太祖特重轉運以察官吏者。所以不輕於用人也。）　乙亥。以權知高麗國事王伷為高麗國王。　以太子少詹事湯悅。率更令徐鉉並直學士院。太子中允張洎直舍人院。自洎始。以供奉官薛惟吉為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雍並為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繼宗同。多遜時方寵幸。上特命之。非舊典云。　壬午。遣著作郎馮正。著作佐郎張玘使契丹。告終稱嗣也。（正未見。壬

辰。遣左司樂副率于延超。司農寺丞徐昭文使高麗。（昭文未見。）詔諸色
選人有曾經引對。特奉詔降資不許授官者。有司案驗。如別無遺闕。並與
依資注擬。是月。劉鋹封衛國公。李煜封寵西郡公。煜去違命侯之號。
十二月己巳朔。翰林學士李昉。上大行皇帝謚曰英武聖文神德。廟號太
祖。上初即位。詔罷河東之師。癸卯。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党進。皆自行營歸闕。（十國紀年云。十一月宋師失利。燒營而歸。與此不同。
當考。）壬子。毀江南諸州城上白露屋。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紀一。（據資治通鑑例。
則於今年正月。便合為太宗皇帝紀。緣太宗改元。不逾年。與常例不同。
今特於改元之月。乃別為紀。仍就此卷不分出。）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懸而不樂。大赦改元。文班
常參官衣緋綠及二十年者。有司上其名。京官見釐務職滿者。仍給俸料。
羣臣上壽大明殿。上以親政踰月。特與天下更始。非故事也。丁巳。以樞
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玭。為三司副使。三司置副使自玭始。戊午。契
丹使鞍轡庫使蕭蒲骨只來修聘禮。上命引進副使田守奇勞于城外。加
賜以遣之。先是川峽分路置轉運使。峽鹽悉趨荊南。西川民乏食。太祖
遣使劾兩路轉運使罷。及上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
兼峽路。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玭兼西川路。使鹽筴流通也。（文緯見建隆三
年。恐非此可玭。未見。）己未。幸講武池。遂幸玉津園。秘書丞安璘。杖脊
除籍為民。坐知道州日受賕枉法故也。是歲。高麗國人金行成。始入學
於國
子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一送

宋

仁宗

李燾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　詔河北京東西民閒以歲不稔伐樹撤屋鬻賣甚多。宜令轉運司以省錢依價收市。修蓋新添軍營。又詔京西轉運司。速發省倉粟貸民。戶二石。（此並據朔曆）　辛亥。詔武成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柴宗慶赴本鎮。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宗慶前在鄭州。貪汚不法。若更令赴本鎮。恐益以殘民。乃詔宗慶仍留京師。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李志勲落職降監當。初志勲爲京城東巡檢。累獲賊。因擢爲閤門祗候。使捕浙東軍賊鄂鄰。而所過逗遛。不行故責及之。　詔麟府路兵馬罷瘦不任征役者。徙近裏州以省邊費。　癸丑。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宣及宣徽院頭子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招降蕃部。從之。（按仲淹奏議乞宣頭乃議攻守二策貼黃實錄不載一策獨載貼黃不知何也二策已附去年十一月）　仲淹又言朝廷每有機密文字。下都部署司。緣本司官員數多。難以衆議。乞止下經略招討司。貴不漏洩。從之。（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今報可）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滅裂不盡其學。請貼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策雜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文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爲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以時務策五篇論表贊各一篇。以代詩賦。大和三年。試帖經略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義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二。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不以彫篆爲貴。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以所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係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次帖經墨義。而敕有司并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此議據本志與罷殿試相聯書之不得其時今附命官知貢舉後淑以慶曆元年六月出知許州矣）　自元昊反。聚兵西鄙。並邊入中芻粟者寡。縣官急於兵食。且軍興用度調發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榷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人乘時射利。與官府吏表裏爲姦。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一大席。大席爲鹽二百二十斤。虛費池鹽不可勝計。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傑爲制置解鹽使。往經度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閒鹽。悉收市入官。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華耀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皆用其說。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上悅。令中書檢真宗用种放故事。呂夷簡言士大夫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也。請姑試之。乃以爲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孝先子也。　貸三京鄭孟宿亳泗五州淺汴河丁夫糧人一斛。　壬戌。分遣內臣往河北路催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詔陝西蕃族內附而無親屬者。並送京西州郡處以閑田。　知慶州范仲淹前奏攻守二議。詔各以將帥累經挫衂。未甚勇果。若幸於或勝。恐非良算。假令克獲。又煩守備。若且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探候。預其奔衝。見利乃進。觀釁而動。庶可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此意。與鄜路互相應援。協心畢力。有便宜密具以聞。仲淹復奏曰。國家太平日久。而一旦西賊背德。凌犯邊鄙。公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議卒不能合也。臣前至延安。初請復諸寨爲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群言之異。未垂采納。令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蓋攻其遠者則害必至。攻其近者則利必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謂攻遠而害者。如諸路深入。則將無宿謀。士無素勇。或風沙失道。或雨雪彌旬。進則困大河絕漠之限。退則有乘危扼險之憂。臣謂攻近而利者。在延安慶陽之間。有金湯白豹之隅。本皆漢寨。沒爲賊境。隔延慶兵馬之援。爲蕃漢交易之市。姦商往來。物貨叢聚。此誠要害之地。如別路入寇。數百里外應接不及。則當遠爲牽制。金湯白豹等寨可乘虛取之。因險設陣。布車橫塹。不與馳突。擇其要地。作爲城壘。則我無不利之處。至於合水華池鳳川平戎柔遠德靖六寨。兵甲糧斛可就屯泊。固非守備之煩也。又環州定邊寨鎮戎軍乾興寨相望八十餘里。二寨之閒有

胡盧泉今屬賊界為義渠朝那二郡之交其南有明珠滅藏之族若遣兵據胡盧泉為軍壁北斷賊路則二族自安宜無異志又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亦為之限今兼應之兵由儀隴二州十驛始至如進修水洛斷賊入秦亭之路其利甚大非徒通四路之勢因以張三軍之威也臣謂守以土兵則安者以其習山川道路之利懷父母妻子之戀無久戍之苦無數易之弊謂守以東兵則危者蓋費厚則困于財戍久則聚其怨財困則難用民力日窮士心日離他變之生出於不測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今奉詔宜令嚴加捍禦觀釁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騷動則我不侵擾臣恐賊冦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至時諸路重兵宜能安坐如無素定之畫又無行營之備恐當牽制之時茫然無措雖見利而莫敢進雖觀釁而莫敢動冦至愈盛違志愈深叛亡之人日助賊筭不可不大為之謀也願朝廷於守禦之外更備攻術彼冦其西我圖其東彼冦其東我圖其西寧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所謂備者必先得密旨許抽將帥便宜從事并先降空名宣頭之類恐可行之日奏請不及臣前曽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啓如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議論歳年之間當有成事若謂遣將之恥未雪而不欲俯就臣恐諸路更有不支其恥益大賊或潛結諸蕃并勢合謀則禦之必難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豐富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臣前知越州每歳納税絹十二萬和買絹二十萬一郡之入餘三十萬償以啖我是費一郡之入而息天下之弊也詔陜西諸路經略招討司參議以聞（據范仲淹奏議先議攻守二策因梁適費回赴闕詔荅仲淹令與僕適互相應援故仲淹復上此實録削其前議但存後章今前議已附去年十一月末）癸未詔磨勘院自今提點刑獄朝臣代還列功過三等以聞上等除省府判官轉運使副中等除大藩一任然後升陟之下等降知州　又詔御史臺舉屬官事太常博士以上兩任通判三人中御筆點一人如聞難於得人自今聽舉一任通判及三丞該磨勘者二人選之　甲子詔河北河東陜西轉運司體量知縣縣令幕職官老疾不任事者以名聞　詔自今南郊臣僚在假不赴朝參者無得奏乞骨肉恩澤　乙丑詔以同州沙苑監牧地為營田　又詔府州擇建安指揮之材勇者為揀中建安指揮以隷禁軍　丙寅詔奉使契丹不得輙自賦詩若彼國有請者聽之　丁卯

貫昌朝請罷衆人試院所寫策題從之　補環慶路内附僞團練使訛乞為懷化將軍給供奉官俸檢傳　辛未以大相國寺新修太宗御書殿為寳奎殿摹太宗御書寺額于石上飛白題之命宰相呂夷簡撰記章得象篆額樞密使晏殊撰御飛白書記　秦州言築東西關城成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以為州之東西居民及軍營僅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蔽因請築外城凡十里計工三百萬自十月起役至是成之　癸酉從秦鳳副部署殿前都虞候感德軍留後李昭亮為永興軍部署韓琦言昭亮本貴家子平生未識行陣故徙之　二月乙亥朔審官院言河北河東陜西諸州請權令京朝官知録事參軍從之　丙子廢渭州定川寨　丁丑召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上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　契丹謀聚兵幽薊遣使致書求關南地知保州衣庫使王果先購得其書稾以聞且言契丹潛與昊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賊馬出入之路預為控守詔劉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杜惟序亦先購得契丹書稾以聞而實録不書疑惟序所奏在王果之後也）庚辰詔滄州鈐轄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只以巡隄為名權住莫州與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兼同管勾機宜司事（此據朔曆）　詔秦州自今唃廝囉及外國進奉人並約定人數令赴闕其所進方物以本城軍士傳送之勿令自雇庸人　嘗有詔於永寧寨以官屋五十間給唃廝囉收貯財物韓琦奏曰使外夷居邊城非便未敢奉詔詔曰唃氏已有謝表不可失信生事兼不與屋宇亦不絶秦州往來可於閑慢處修蓋常關防覺察之琦曰秦州居常蓋暫往來今既許置屋貯財必留人主守豈能旦夕伺察使朝廷舉動皆知况契丹元昊亦未嘗緣邊給屋非揚勤至龜茲一行皆鏁之於館我使至唃氏在驛亦禁出入遠蕃於中國尚備慮如此防微杜漸不可忽也臣以為勿給便從之（此得琦家傳附見）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而知制誥富弼言曰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已來為法尤密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有未至夫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詞學之選又選命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校復有監守廵察糊名謄録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三日詩賦所以見才藝策論所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泛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

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牓，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是則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以為祖宗故事，不可遽廢。越三日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詔陝西兵官不帶路分及知州者，無得給親兵。　知延州龐籍言：近詔詳范仲淹所上攻守之策，及仲淹近遣本州推官張問至，具述延慶之間，合力出兵之議。臣竊惟虜衆之衆，賫糧不過十日，而利於速戰，短於攻城。彼攻我城，則常多死傷；我速與戰，則屢成剉衄。若諸城寨有樸櫓矢石、芻糧水泉之具，即委之使攻。既齎無久糧，野無所掠，就使十日不退，我以重兵乘之，觀釁而動，誠得全禦戎之術。萬一它路力不能支，須至用仲淹之策，然由德靖出師，路緣洛河，涉春泥濘，步騎難進。若久留賊界，人心多搖。川谷之險，皆可以邀擊我軍，意外之虞，恐不能盡如豫筭。或寇深患大，亦不免與仲淹合謀而入，擇地而攻也。仲淹所陳，守用土兵則安，用東兵則危。今土兵之數無多，而難於招募，東兵亦未可去也。且當撫馭訓練，興營田，減冗費，為持久寬民之計。賊來則力禦之，有隙則間諜之，以俟其弊。且西羌之俗，歲時以耕稼為事，略與漢同。近年屢有點集，人多失業，每入寇邊，郡計其掠獲，未足償其所費，人尚不樂。若堅壁清野，使無所得，則勢必益窮，心必益忿，歲月之間，釁變必生，忿危勢動，然後招納之策始可行焉。仰料朝廷固不吝財貨以安方隅，但深思極慮，有大於此者矣。　知秦州韓琦言：范仲淹議進兵修水洛城，通秦渭道路，穿綦生戶幾二百里，計其土工，亦數百萬。止可通二州援兵，亦未能斷絕西賊往來。近築秦州關城，方畢工，尚有衝要城寨當修治者甚多，未敢再勞人。乃詔從琦請，勿修。（此據琦家傳附見，龐籍既往後。）乙酉，詔陝西緣邊經略招討司：戰兵身無它傷而被馘，剸耳鼻，或遺失器甲，剝去衣服者，斬。　中書樞密院奏：言諜報夏虜破蕩嗢氈族帳，欲與唃廝囉相攻，請令韓琦遣人諭唃廝囉多方捍禦之。奏可。　丙戌，太常博士、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若漢高祖及太祖皇帝皆是也。書成，上之。詔學士院看詳，皆言瑀所編纂事涉圖緯，乞藏秘閣。詔賜瑀銀絹各五十兩疋。御史中丞賈昌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瑀與昌朝辨於上前，由是與昌

朝迕。及是，瑀又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燕樂。臣願陛下頻出宴遊，極水陸玩好之美，則合卦體，當天心矣。上駁其言，因問太祖即位直何卦。瑀對非乾卦。問真宗，對亦然。上始厭瑀之迂誕。昌朝即劾奏瑀儒士，不師聖人之言，專挾邪說罔上聽，不宜在經筵。上乃謂輔臣曰：人臣雖有才學，若過為巧偽，終涉形迹。遂罷絀瑀，而命著作佐郎、崇文院檢討趙師民為崇政殿說書。師民，臨淄人也。八歲喪父，哀慟如成人。九歲能屬文，家貧，借書讀已，輒還。人怪其速，叩問，皆已成誦。舉進士時，曹瑋、李迪在青州，聞師民名，遣人敦請，乃見。就試禮部，四方士環觀通衢中。劉筠知舉，獨置生席于都堂前，諸生皆閣筆從之。天聖末，考中等，下或曰：師民乃青之大姓麻氏甥，麻氏坐豪侈踰制，賊殺親屬誅，師民不可以先多士。遂降等及第。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以為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為盛德君子。諭其文行，乞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庠、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為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林瑀既逐，師民遂代其任。（實錄載林瑀事不詳。取司馬光記聞及朔曆、魏泰東軒錄并王安石、王珪所作賈昌朝墓誌、神道碑，增修趙師民事。記聞又與正傳別，今從正傳。）詔陝西轉運司，自今無得差知縣出外，仍遣大理寺丞安保衡等五人往本司以備差使。（余靖諫草有此請，然靖此時未復館職，恐不緣靖也。）戊子，詔嘗歷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及少監、卿以上物故者，十年內與其親弟姪子孫一人家便官。　升涇原路靜邊等寨新置蕃落指揮隸禁軍。　己丑，崇儀副使王整同提點河北刑獄。詔整嘗假六宅使奉使北朝，令北使過境，恐詐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額。知諫院張方平言：伏以崇儀六宅，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整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只假官為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劾整之為，遂成真拜之例，今政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若又啓之，何以為政？加整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誣，必朝廷懲沮纖邪，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命，顧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臣。整尋徙它官。（整徙它官不見於實錄，但十二日除整，十八日又除王儀，以方平之言故也。然儀文臣，整則武臣，又以非代整者，但八月乙亥，整又安撫京東，則亦徙它官矣。方平稱假洛苑使，按整去年實假六宅使，今從實錄。）辛卯，知秦州韓琦請罷本州所招護塞軍，增置蕃落二指揮，從之。　壬辰，賜太子中舍陸

秉進士出身仍改太子中允秉即秉也光召試學士院賜出身輒非不受坐責至是更赦乃復予之　貸開封府諸縣貧民常平粟人三斗戶不得過二石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十萬人芻糧二年及器甲五萬副　又詔河北路提點刑獄視所部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　又詔河北諸州強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強勁者刺手背爲義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城池自是強壯寖廢矣詔始下人情訩訩河北轉運使李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衆始安（河北強壯自三月後赴州教閱委知州揀刺義勇及提刑按視城隍並據朔曆增修實錄不詳也不願者釋之及強壯自此廢矣據兩朝兵志李昭述事今附見　熊克九朝通略昭述宗諤子也）河北安撫司請令緣邊都巡檢司潛益兵馬及詔河北管軍臣僚密作備禦從之（此亦據朔曆）　丙申賜麟府路修築堡寨役卒緡錢　徙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爲高陽關都部署守贇自言高陽關路乃在真定府定州下尋命守贇兼判瀛州　丁酉升河北廳子馬及無敵招收軍並隸禁軍仍詔輦致本路諸縣鎮糧草入州城　河北安撫司請下緣河州軍密遣戰艦詣京東西路遣五百艘赴河北　戊戌召知陳州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赴闕（此據朔曆）己亥中書樞密院言剗刷到外處就糧馬步軍六十四指揮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人欲並遣赴澶州駐泊從之　辛丑以新知澶州保靜軍留後王德用爲保靜軍節度使契丹將渝盟上起德用於曹州復留後知青州不數日改澶州入見上流涕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而不誅今不足辱命上慰勞曰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撫爾又賜手詔以遣之即拜節度使　衣庫使知保州王果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詔殿前馬步軍司給衣甲教閱在京諸軍仍差近上內臣二人提舉之　三月甲辰朔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張昷之爲直史館河北路轉運使從三司使姚仲孫所舉也　復太常博士余靖爲集賢校理　詔殿前副都指揮使高化馬軍副都指揮使李用和步軍副都指揮使曹琮舉諸軍指揮使以上有膽勇方略堪任將領者各二人入內都知張永和內侍都知王守忠舉武臣各二人諸路轉運使副使各一人　乙卯詔河北比歲積雨壞道塗其整官路兩旁開五尺深七尺民田各於封界開三尺深五尺以泄水潦限半年畢工　中書樞密院奏乞簡河東弓手有武勇者不刺面爲義勇指揮陝西弓手刺面爲保捷指揮從之（實錄不云保捷刺面此從朔曆）丙辰復河陽三城節度使楊崇勳同平章事判定州兼真

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丁巳命樞密使杜衍爲河東宣撫使翰林學士承旨丁度副之諸州軍刑獄罪疑可聞者並從輕決無令淹繫本路諸軍各差緡錢其屯兵多處加燕犒之（王益柔傳云杜衍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餉無法非易帥臣與轉運使則邊郡不集因擇其可任者與衍意合此事當考慶曆四年五月益柔始除集校）己未詔軍頭司揀沙門島放還罪人之伉健者隸近京歸遠壯勇指揮　環慶路都部署請於柔遠寨東節義烽馬鋪寨擇地並建城寨以牽制賊勢涇原路又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寨以接兩路出兵並從之（四年十二月乃城細腰此時未也但有請耳）　庚申魏國大長公主已加贈故大儀方氏詔贈淑妃　辛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晁宗慤罷爲給事中資政殿學士以久被疾故也　壬戌茭村族三班殿侍折馬山爲三班奉職馬山領衆攻西賊所置新寨斬首級甚衆特遷之　甲子詔河北緣邊州軍置場買馬從閤門祇候侍其濤之請也　乙丑御崇政殿賜進士楊寘等二百三十七人及第一百二十二人出身七十三人同出身寘察弟初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及是常臨軒唱封見姓名喜動于色謂輔臣曰楊寘也公卿相賀爲得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無子詔賜其家錢五萬米麥各五十斛絹五十匹（賜物在四年二月今并書）　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同出身者四百七人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三百六十四人同出身及補諸州長史文學　中書言三司每歲買紅花紫草各十萬斤民不能供詔止買五萬斤禁中及外人應給紅紫羅帛者給染價　丁卯知青澗城种世衡請募蕃兵五千左手虎口刺忠勇二字令隸折馬山族從之　上封者因請募屬戶給以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其章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上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鬬可以藩蔽漢戶而不可倚爲正兵大率蕃情黠詐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驕蹇又令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三百悉無衣廩若長行遽得禁軍奉給則蕃官必生觖望況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部族資市牛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見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令禦賊爲便議遂格（仲淹議據兵志）己巳契丹遣宣徽南院使歸義節度使蕭英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劉六符來致書曰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粤自世修歡契時遣使軺封圻殊兩國之名方册紀一家之美蓋欲洽於綿永固將有以披陳切緣馬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迄至柴氏以代郭周興一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

怨顧社不延至於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敝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紹
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
退遂致移鎮國強兵南北王府并內外諸軍彌年有戍境之勞繼日備渝
盟之事始終反覆前後諳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
聞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累曾尚主克保君臣之道實為甥舅之親
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邇者郭稹特至杜防又回雖具音題而但虞詐諜
已於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城填塞隘路開決塘水添置邊軍
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儻或思久好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
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
孫之計緬惟英晤深達悃悰適屆春陽善綏冲裕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
以中國為怯且厭兵因教其主聚兵幽涿聲言欲入寇而六符及英先以
書來求關南十縣正月己巳邊吏言契丹泛使且至朝廷為之旰食歷選
可使虜者群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入對便殿叩
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壬申命弼為接伴弼以二月丙
子發京師至雄州久之英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英稱足疾不拜弼謂曰
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起此何禮也英瞿然起

遂使人掖而拜弼譽英等自以虜先違盟約及其從者皆有懼心可動故
每與之開懷盡言冀以鈎得其情英等以弼誠亦推誠無隱乃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弼且曰可從從之不從更以一事塞之王者愛養生民舊好不
可失也弼具以聞及英等至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朝廷議所欲與不
許割地而許以信安僖簡王允寧女與其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獨
弼以結昏為不可初虜主之弟宗元者號太弟挾太后勢用事橫於虜中
嘗自通書幣上欲因令使荅之命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於太后則善
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
符不能對既而虜卒罷結婚之議辛未授弼禮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
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急惟命是從不敢憚勞臣之職也奈何遽以
官爵賂之固辭不受（此據弼曆實錄無之正月己巳壬申並據記聞二月
丙子據弼奏議國史實錄並無之）　庚午命知青州陳執中兼京東路安
撫使（執中兼安撫使乃庚午日在辛未前嫌與虜事相間故別出之）　是
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虜為邊患仲淹謂种世衡素得屬羌
心而青澗城已堅固乃奏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龐籍請留世衡詔仲淹
更擇人仲淹言非世衡則屬羌不可懷詔從仲淹所請有牛家族奴訛者

屈強未嘗出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行其族是夕大雪深三尺
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
訛方卧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蹴而起奴訛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
又有兀二族授虜偽補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百餘
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
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辭某事請某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
自勵雖屠販倡優皆精於射虜不敢復近環州初世衡在青澗為屬吏所
訟以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龐籍言世衡披荊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法則
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環州詔籍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
日為公下淚矣（世衡自青澗城徙環州實錄不記按仲淹作世衡墓誌稱
慶曆二年春今附此既稱牛訛大雪則必不在夏月矣然四月辛巳補下
蕃官猶以青澗城奏或發奏時世衡未離青澗及四月乃徙世衡青澗所
奏補蕃官而世衡實已赴環州也）　夏四月乙亥以度支副使楊日華為
鹽鐵副使施昌言為度支副使初權三司使姚仲孫言度支比鹽鐵為繁
而日華以疾數在告且薦昌言故改之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晁宗慤卒
贈工部尚書謚文莊　丁丑詔兩制大兩省并諫官閤門使以上舉内殿

崇班以下堪將帥者各二人以聞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右正言
田況知諫院張方平入内都知張永和與權三司使姚仲孫同議裁減浮
費先是方平奏疏言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
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
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卒難
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
以厚為之備今乘邊事之間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
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内自三司
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
遠慮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
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校其利害之
原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開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
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
力當今之切務也於是又言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三司而計
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豈暇及國家根本之慮哉臣去年曾上言
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

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不乘遑事之間悉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病國用日匱若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較而知矣如是則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恬然不深慮也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實錄云初昌朝與權三司使姚仲孫並言自陝西用兵邊費不足請校景德以來用度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不急者一切裁減之故有是命按昌朝建議在寶元二年五月特令張若谷任中師韓琦定奪與此不同實錄并為一事誤也本志云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天子復詔內侍以先帝時及天聖初籍較近歲禁中用度增損外則令中丞賈昌朝諫官田況張方平入內都知張永和同三司議省冗費按取天聖用度校近歲增損實方平建議若景德則昌朝前所建議也朔記亦云三司使姚仲孫言陝西屯軍甚衆乞依景德年用度規制外餘悉罷與實錄大同與食貨志小異今悉不取取方平二疏聯書之所以令昌朝等必因方平奏也要見後來裁減數目熙寧初司馬光辭免裁減國用劄子云欲知慶曆二年裁減制度凡凡令支費不同數目只下三司供析聞奏立可盡見當考求之　宋史全文呂中曰我仁祖天性恭儉必不妄興一役妄費一物又何待諸臣建節用之請蓋我朝之財始壞於天禧祥符再壞於寶元慶曆自禱祠之事興宮室之役起內之帑藏稍已空竭則省浮費之策不得不申明於天聖之年也自元昊叛於西契丹援於北外之財用不充若廣則節冗費之說不得不條畫於慶曆之日也）　己卯京東安撫使陳執中請河北緣邊安撫司凡得契丹事宜並移報本司從之　庚辰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回謝契丹國信使西上閤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昔我烈考章聖皇帝保有基圖惠養黎庶與大契丹昭聖皇帝弭兵講好通聘著盟肆命纂承共遵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緘問且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援石氏之制城述周朝之復境繫于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敦鄰寶之信凡諸細故咸不實懷况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義非反覆理有因緣元昊賜姓稱藩稟朔受祿忽謀狂僭俶擾邊陲鄰議討除已嘗聞達杜防郭稹傳導備詳及此西征豈云無報聘軺旁午屢聞嫉惡之談慶問交馳未諭聯親之故忽窺異論良用憫然謂將軫於在原反致譏於忘器復云營築隄埭開決陂塘昨緣霖潦之餘大為衍溢

之患既非疏導當稍繕防豈緼猜嫌以虧信睦至於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蓋邊臣謹職之常乃鄉兵充籍之舊在於貴境寧撤戍兵一皆示於坦夷兩何形於疑阻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匪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弗違先志諒惟聰達應切感思甫屬清穆妙臻戩穀自餘令富弼口陳書詞翰林學士王拱辰所撰也初虜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一時莫知所答拱辰獨請間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石嶺闕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征安得謂之無名上喜曰事本末乃如此因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識故事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濼何為者哉一葦可杭投箠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踰矣時議者亦請涸其池以養兵上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其祖宗所以限胡騎也上深然之　中書門下奏近放特奏名進士諸科與官人內有習武藝知方略者請還試補班行詔翰林學士蘇紳內侍都知王守忠試驗以聞補班行者凡三十七人　知渭州王沿請刺本路弓箭手三萬人充軍從之（稍用）　翰林學士王拱辰侍御史仲簡言近者上殿臣僚以班次稍卑或致壅隔欲望復殿視事退還食畢復御便殿特賜延見詔可仍候班少即依舊簡江都人也（此據稍曆）　辛巳武安節度使高化知相州（本傳云化雖起行伍然頗知民事相州有大獄已具將當論死化疑之遣移訊果得不死者三人按是月丙申田况請選通判助化恐化不能獨為此今削去）　補延州僧光信為三班借職知青澗城种世衡言光信與西賊戰屢獲首級又言光信本姓王請賜名嵩仍乞擢授一官故以命之時世衡既遣嵩入虜境間野利旺榮兄弟矣嵩趨勇善騎射習知虜山川道路始為僧世衡知其可用召置門下恣其所欲供億無算嵩酗酒靡所不為世衡遇之愈厚嵩亦深德世衡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還族帳及將遣入虜境召與飲謂曰虜若得汝考掠求實汝不勝痛當以實告爾嵩曰誓死不言世衡曰汝試之嵩果不屈世衡曰汝真可也遂遣之（王嵩事參取种世衡傳司馬光記聞沈括筆談[illegible]）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契丹館伴杜防強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曰蕃狗我不能飲何強我於是契丹使來以為言故出之尋又降知和州因詔奉使契丹及接伴送伴臣僚每燕會毋得過飲其語言應接務存大體（詔臣僚務存大體在甲申日沆再降和州在庚子日）

錄環州安塞寨主、東頭供奉官寇寧子平爲右侍禁。以寧與西賊戰死也。甲申、契丹國母遣保寧節度使耶律坦。左監門衛上將軍蕭寧。契丹遣嚴州防禦使馬世長。東上閤門使崔禹來賀乾元節。乙酉、詔致仕官之子孫授試銜齋郎、年及格者與免選。除近便官。戊子、詔近令三司减省諸費。其文武官及諸班諸軍。料錢月糧衣賜給賞特支、並聽如故。又詔河北教閱義勇指揮。令番休于家。其惰游不業農者。聽其家長告官。重行科責。是日、降詔獎諭知延州龐籍等、以籍興修橋子谷寨成也。始元昊陷金明承平塞門安遠栲栳寨。破五龍川。邊民焚略殆盡。籍既至、稍葺治之。戍兵十餘萬。未有壁壘。散處城中。畏籍嚴。無敢犯法。金明西北有渾州川。其土平沃。川尾曰橋子谷。虜出入之隘道。籍使部將狄青將萬餘人。築招安寨於谷旁。卻賊數萬。募民耕植。得粟以濟軍。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築龍安寨。悉復虜所據故地。築清水。安定。黑水。佛堂。北、橫山。乾谷。土、明柳谷雕窠。虜兒原安塞十一堡。（龐籍傳但云十一城。初不列城名。今據周美傳增入。）及開販名平戎道。通永和烏仁關。又更四障法。頗損益兵器云。（司馬光朔曆云。上以知延州龐籍等興修橋子谷寨成。及破蕩西賊棡寨。令降詔獎諭。繫戊子日。今從之。并取本傳所載籍事附見。自周美襲取承平寨以下。當自有日月。更詳考之。龍安寨四年六月一日乃賜名。安定堡本名馬蹄川。五年十月乃賜名。）元昊之據承平寨。諸將會兵議攻討。洛苑副使种世衡請齎三日糧直擣賊虛。文思使周美曰。彼知吾來。必設覆待我。不如間道掩其不意。世衡不聽。美獨以兵西出芙蓉谷。大破賊。而世衡等果無功。未幾。賊復略土堆寨。美逆擊於野家店。追北至托拔谷。敗其衆。以功遷右騏驥使。軍還。已而永平寨又築栅於葱梅官道谷。以扼賊路。令士卒益種營田。歲收穀六千斛。復帥衆由應子部西濟大里河。屠扎萬多移二伯帳。焚其積聚以歸。龐籍與范仲淹交薦之。除鄜延都監。遷賀州刺史。（除鄜延都監賀州刺史。當自有月日。）安定之役。諜報賊數萬將大至。籍遣管勾機宜楚建中分諸將兵趣城黑水以待。諸將憚賊且至。不肯與兵。美曰。軍當以寡擊衆。何怯也。即以兵二千與建中。而賊亦自引去。每邊書至。諸將各擇便利。獨美未嘗辭難。然所向輙克。諸將以此伏之。建中。河南人也。庚寅。中書樞密院奏。府州修復寧遠寨城。欲令河東轉運司及并州高繼宣相度分屯軍馬於次州駐劄。從之。（此據朔曆）甲午。徙知澶州王德用爲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仍降詔諭以選任之意。初。劉六符見德用於澶州。喜曰。聞公名久。乃幸見於此。今歲大熟。非公仁政所及耶。德用謝曰。

明天子在上。固當多豐年。因言己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指坐客歷陳其家世。六符竦聽。判環慶路保毅强壯人爲軍。丙申。右正言田況言。朝廷擇任將帥。以備北戎。乃用楊崇勳夏守贇高化等。中外物情。深未允愜。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佐助之。知諫院張方平言。昨戎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爲之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敵者。無恃其不來。當爲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雖給。苟將率非其人。無足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茲戒茲。即戎騎敢越封略。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崇勳等之不足使。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爲衆論所信。自非有已試之效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輙徙一兩人。況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顔。若以此爲名。召之赴闕。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或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陝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爲用。一旦天子登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體國者。義不如是。及茲歲夏。邊未有虞。可速致之。此富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還之本路。若犬羊南向。且使分擇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察。（方平疏不得其時。因田況論楊崇勳等附見。崇勳等五月末皆移改。狄青范全後皆召見。或用方平議也。狄青傳云。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方略。會賊冠渭州。急命圖形以進。在四年八月。除擇日天武廟主患圖之後。據賊冠渭州。乃是年秋。青傳誤也。又范恪傳云。上特召見恪。恪言近剌知天都左右廟點兵。然未知冦出何路。仁宗謂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令赴范仲淹麾下。乃是年十月事。）丁酉。詔如聞京東西盜賊充斥。其令轉運司委通判或幕職官與逐縣令佐擇鄉民之武勇者。增置弓手兩倍。仍令流內銓選歷任無贓罪年未六十者爲縣尉。督捕之。（去年二月辛丑。六月壬寅。八月辛巳可考。）錄邕州永寧寨監押右侍禁秦珏子宸爲右班殿直。以珏與蠻人鬭死也。戊戌。以講周易徹。召講讀官及兩制宗室正刺史以上燕于崇政殿。徙涇原鈐轄知鎮戎軍崇儀使朱觀爲高陽關鈐轄。尋改鄜延路。又改并代路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事。（五月甲辰改麟府路。庚戌改并代都鈐轄。今書或並削去。）己亥。以挹

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秦州韓琦爲秦州觀察使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
知渭州王沿爲涇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延州龐籍爲鄜
州觀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慶州范仲淹爲汾州觀察使　辛
丑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三司判官開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朝臣年踰七十衰耄不職者請皆罷之奏可　賜河東修寧遠寨等官器
幣有差　五月癸卯朔封皇第三女爲安壽公主生三歲矣其母修媛張
氏也贈修媛父故石州軍事推官堯封爲祕書監　詔乃者以河北河東
弓手爲軍蓋欲知山川道路服習耕戰而諸道游冗之人皆願顧代之籍
其非正身者一切罷去　甲辰以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知并州恩州
團練使高繼宣爲眉州防禦使先是虜寇麟府繼宣率兵營陵井抵天門
關是夕大雨及河師半濟黑凌暴合并不得進乃具牲酒爲文以禱俄而
凌解師遂濟進屯府谷間遣勇士夜亂賊營又募黥配廂軍三千餘人號
清邊軍命偏將王凱主之軍次三松嶺虜數萬衆圍之清邊軍奮起斬首
千餘級其相駘藉死者不可勝計築寧遠寨相視地脉鑿石出泉已而城
清塞等五寨繼宣皆與有勞焉（此事不得其時據繼宣傳兩渥有坊相持
日曆書之書者）　西上閤門使忠州刺史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張

亢領果州團練使爲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隔救亢自護南
郛賞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遂以兵數萬趨栢子寨邀我歸亢所將才三
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鬭則生不然爲賊所屠無餘也士皆
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相蹂躪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
馬千餘匹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遂戰于兎毛川亢以大陣抗賊而使驍
將張岊以短兵強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軍皆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
弟疲耎不能戰遇賊必走賊目曰東軍素易之而虎翼卒勇悍陰易其旗
以悞賊賊果趣東軍而值虎翼卒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
踰月築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往
來之徑爾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並邊諸柵以相維持則可以廣田牧
河外勢益強議未下而朝廷慮契丹將渝盟乃徙亢高陽（救亢護送郛賞
據附傳乃今年事按去年十一月祀南郊不知何故今年方送賞物當考
日亢還高陽遂書之）　殿中丞平棘郭諮言恐契丹背盟犯界請決御河
胡盧新唐五河使之北出則深冀瀛莫諸州皆在水東足以限隔虜騎窒
指呂夷簡薦諮言可用乙巳換崇儀副使提舉黃河等處隄岸尋復詔內
藏庫使帶御器械鄧保信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同規度利害以聞諮

等議決黎陽大河下與胡盧滹沱後唐河相合以注塘泊混界河使界東
北抵于海上溢鵜鶘坡下沫北當城南視塘泊界截虜疆東至海西接
保塞惟保塞正西四十里水不可到請立堡寨以兵戍之詔備用興役會
契丹約和而止（諮等議據諮傳然字或差誤當求別本是正之溢鵜鶘坡
下沫北凡七字必有差誤者）　丁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
制明鎬遷左司郎中以修建寧中候百勝鎮川清塞等堡寨成賞其勞也
戊申安壽公主薨追封唐國公主以母寵帝愛甚成服苑中群臣奉慰
殿門外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修澶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
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爲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眞以爲治
隄也及還而城具甚駭愕（昭述事附見據李肅之傳修城乃肅之建議也
肅之時通判澶州）　辛亥御崇政殿錄繫囚　洛苑使普州刺史楊懷敏
爲入內押班　先是張方平言伏以天下承平爲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
力益困今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
救弊變急特在陛下身先率下惟事事得其撙節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
節用先自抑畏凡諸服御咸爲菲薄而拯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
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爲欺誣仰恃仁慈緣爲姦弊且

禁中呼索輒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爲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畢于
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群下侵牟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
民爲心彼婦人官者何煩過於姑息越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
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
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恩爲萬方廣冨之本兆民所賴爲
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
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效命士民聞之孰
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横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
諳曉時務之士兩三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
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
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
之切務也方平既受詔與賈昌朝等減省浮費又言竊聞淵旨先自宮禁
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縎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爲生
靈計夫減省所爲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爲正
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
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

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効可冀也。其有徇己之私與則喜奪則怒。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態誘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壬子內出詔書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祀所賜之半。著爲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荊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減罷回賜乃甲寅日。今從本志并書。給元儼公使之半乃甲子日。今并書。司馬光日記載元儼慈殺人事。附明年五月甲子。）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張茂實爲回謝契丹國副使。代符惟忠也。惟忠行至武強病卒。富弼請以茂實代之。詔從其請。初轉運使張昷之奏罷冀貝驍捷軍士上關銀鞵錢。事下茂實議。茂實言此界河策先鋒兵有戰必先。故平時賜予異諸軍不可罷。昷之猶執不已。其後遂奏罷保州雲翼別給錢糧。軍怨果叛。（此據茂實傳。保州雲翼軍叛事在四年八月。昷之以此年三月爲河北漕。三年五月入爲鹽鐵副使。十月又爲都漕。） 甲寅。詔三館臣僚上封事及聽請對。（余靖論文彥博知秦州狀以忞五月七日拜。甲申乃十二日。今從實錄。） 集賢校理歐陽脩上疏曰。臣近准詔書許以封章言事。臣學識愚昧。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采當今急務爲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爲人君者以細務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理之要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議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致理矣。臣伏見國家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困弊。四五年來憂勤可謂至矣。然兵日益老賊日益強。併九州之力平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妄作。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患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仰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急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危於一歲。臣所謂用心雖勞而不知求致理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雖廣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采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臣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最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陛下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荊楚。收僞唐。西平巴蜀。東下并潞。北窺幽薊。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豈如今日承平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強。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曰有兵有將有財用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大弊。一曰不謹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煩而不信。賞罰行而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謹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能知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帝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破遼東威加四海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勣之儔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王魏房杜之輩奉其左右。此二帝凡有所爲後世莫及。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唯能自執威權之柄爾。伏惟陛下以聖明之資超越二帝。又盡有唐漢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富國則常患無財。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其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它。由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爲強臣所制。或爲小人所惑。權不得出於己。方今外無強臣之患。又無小人獨任之惑。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聽陛下之所爲。何憚而久不爲哉。若一旦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可使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柰何爲三弊之因循。而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咸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下。略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文牒縱橫。上下莫得遵稟。官吏軍民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號令如此。欲感天下其可得乎。此不謹號令之弊也。古今用人之法不過賞罰而已。然賞如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臣嘗聞太祖時王全斌等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蓋是時方伐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及江南已下。方復其官。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天下者。賞罰分明皆如此也。自關西用兵四五年矣。賞罰之際是非莫分。大將以無功而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居好官。則諸

將誰肯立功矣。偏裨畏懦逗留法皆當斬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不足勸罰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賞罰之弊也。自兵動已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無實請略舉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路之民半爲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兵額空多所用者少。此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效也。新集之兵。所在教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才。所教者無旗鼓之法往來州縣怨歎嗷嗷既多是老弱小懦之人。又無訓齊精練之術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効也。諸州所造器械。數不少矣。工作之際。已勞民力。運輦般送又苦道路。然而鐵刃不鋼。筋膠不固。長短小大。多不中度。蓋造作之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撿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而悔。何可及乎。故事無小大。悉皆鹵莽。此不責功實之弊三也。萬事不可盡言。臣請直言其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鬭智不鬭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師遇光武六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衆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三十萬青州兵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而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兵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萬人。其它以五千人立功塞外者不可悉數。蓋兵不在多能用計爾。故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不善用兵者雖多愈少。臣謂方今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虜。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中統制支離。分多爲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也。故常戰而常敗。臣願陛下赫然奮威飭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四五十萬。古人用兵。一以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數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爲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遷延月日。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于卒伍。或出於奴僕。或出於盜賊。唯能不次而用之乃爲名將耳。今國家求將之意雖切。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略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奇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之。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以至無人可用則寧用癃鍾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罵朝廷危之。前日澶州之卒幾爲國生事。（澶卒幾生事。蓋郭承祐在澶時。）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英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知略之人不必試以弓馬。山林之傑。不必薄其貧賤。唯陛下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効報國。又何患於無將哉。此二事也。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兵興而費大也。昔漢武帝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耀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況今日七八十萬。連四年而不解。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唯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而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而無人敢奮其勇。復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唯陛下以威權督責之。乃有期耳。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爲元昊所敗。故各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督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攻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論事者皆知西北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若使二虜並寇。則難以力支。今若我先擊敗一虜。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二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剋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爲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剋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昊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長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衄。此可攻之勢也。前失

此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不以臣言為狂。寡詔四路之帥。協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常選之官。盈於朝廷。徧於天下。其間非無材智之人。陛下揔治萬機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固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循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上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精別。平居無事常患太多。而差除不行。但臨事要人。常曰無人使用。自古任人之法。無如今日之謬也。今議者或謂以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即黜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好贓濫者。各舉貪濁之人。好財利者。各舉誅求之人。性庸懦者。各舉不才之人。守廉節者。乃舉公幹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遷官。則公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誅求者亦進矣。不才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擿之法哉。唯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弄文法。而求財賄者。亦強黠之吏。政事必由己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才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群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

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才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事自敗者。十不去一二。至於不才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縱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才不才皆列於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殆非遲疑寬緩之時。惟陛下留意。　乙卯。詔諸路轉運使副為按察之官。其路分兵馬鈐轄並依。其下提點刑獄朝臣。許慶州鈐轄。而與路分鈐轄以官叙之。　又詔自今應臣僚入見。及辭謝如值假故不御前殿。即依舊制並放外。若事急速。許令後殿見謝辭。及放正衙。並繫臨時特降朝旨。即不得輒自上章陳乞。時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張耆赴河陽。武勝軍節度使高化赴相州。乞見衙辭。河陽節度使楊崇勳復平章事。乞見衙謝。兼聞上件官等。並乞只於後殿見辭者。按近制臣僚見謝辭。並合在前殿。仍詣正衙。除假故外。若事急速。或許於後殿。或免過正衙。並繫臨時特旨。耆位為節制。久去朝闕。辭見不由前殿。出入不詣正衙。或扶以拜君。或揖而受賜。既稱衰疾。且冒寵榮。雖聖上眷待老臣。特推異數。

猶宜避免。以示恪恭。豈可輒上奏封。自求優便。令國家外捍邊寇。方任武臣。所宜並示恩威。不可專用姑息。仍恐文武臣僚。自此更輕慢朝廷之儀。乃下是詔。仍榜朝堂。（此據會要）　丙辰。上謂宰相曰。朝廷間遣中人出詗外事。而近者臣僚反多奏辟。甚無謂也。宜令御史臺劾奏之。　又詔翰林醫官有勞者止遷本院官。毋得換右職。及別兼差遣。　丁巳。詔比上書獻方略者。率多市文於人。或削取前後臣僚章奏。以冀恩賞。已詔無得更陳邊事。如聞尚有詣闕者。其令禁絕之。　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德音降河北諸州軍。繫囚一等。杖以下釋之。嚴飾行宮。增置倉敖營舍。並給官錢。毋得科率。　景祐中。范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契丹將渝盟。言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虜畏壯侮怯。遽城洛陽。亡以示威。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虜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爾。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虜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議者韙之。仲淹疏曰。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數十日。可及澶州。陛下乘輿一動。千衆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

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關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又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保。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回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澶淵。聲言向闕。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謹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一戰大敗。遂陷長安。令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游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為唐有。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遼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亂四起。臣聞天有九闕。帝居九重。是以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

百萬足以為九重之備。乘輿不、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驚。鑾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回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營京師、使不可犯、則伐彼之謀。沮南牧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為患、退不能忘歸。然後因而撓之、退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城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無備而亡。何言其失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若以修營城隍為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憚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北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言。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者。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是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儔。未甚為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有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東之會要。為西洛之北門。又長

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臣願朝廷留意。常委才謀重臣。預為大備。天下幸甚。契丹既就盟。仲淹復上疏曰。（後疏與前疏多同。當考。）戎情驟變。自古非一。以四十年恩信當考。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為之防。盟誓不足倚也。臣切觀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恥言不武。爭先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矜誇膽勇、有誤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人。是面謾也。今陛下自觀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為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通陸可載。通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宗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賊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回顧京師。億萬之中。或姦兇竊

發為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師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為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為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鑾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如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可弗許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代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為京都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為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仲淹知有北京之役。方請修京城。非先請也。龍川別志誤以仲淹為先請。捨仲淹集所載劄子。則別志誤可知。夷簡本傳稱夷簡以城洛陽為子囊城郢之計。亦誤也。蓋緣仲淹請修京城。故云爾。若洛陽則非郢類。今略加刪潤。使不相抵牾。本傳又誤以囊瓦為子囊。今亦改焉。識者韙之。別志本諸。然仲淹憂深思遠。其言要不可忽。今具列于後。）是

日。崇慶公主薨。追封楚國公主。乙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恐此時琳即兼河北安撫使。但實錄不詳。五年五月加大資政。琳傳始云兼河北安撫使。而實錄亦殊不載。六年二月因夏竦判大名。劄乃書河北安撫使。當考。）庚申。置京東西路安撫使。以知青州陳執中兼青淄濰等州安撫使。知鄆州張觀兼鄆齊濮等州安撫使。並兼提舉兵馬巡檢盜賊事。時契丹雖通使。而所徵兵始大集於幽州。故河北京東益為守備也。　環慶都監左藏庫副使王遇為供備庫使。鄜延巡檢使右騏驥副使范全為宮苑副使。柔遠寨主內殿承制譚嘉震為供備庫副使。權慶州都監。西頭供奉官張繼勳為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賞大順城却敵之功也。慶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深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蹙。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按范仲淹奏議。仲淹欲城大順。以三月十三日往柔遠寨駐劄。遣將案行。占得寨地。入仲淹集。有三月二十七日自大順回未桃花詩。四月三日奏乞以寨為城。名曰大順。今因行賞。乃著其事。）大

順城西谷寨有強人弓手。天禧間募置蕃戍爲廵徼斥候。日給糧。人賦田八十畝。能自備馬者益賦四十畝。遇防秋。官給器甲。下蕃隨軍訓練。及是爲指揮六。（此據本志附見。）　癸亥。新邠州觀察使范仲淹復爲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鄜州觀察使龐籍複爲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並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胡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爲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仲淹正傳云。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按范仲淹集所載表。乃云居方榮劉興下。蓋此二人並爲留後故也。王興朱觀卒不爲觀察使。傳蓋誤。改今從集表所載。）　以西界偽侍中理移香爲順德軍節度使。封順德郡王。賜姓名白守忠。散嵬爲會州防禦使。保德遇瓌爲叙州防禦使。仍並賜對衣金帶。理移香管宥州兵馬。龐籍使歸娘族軍主阿訛入西界伺事。理移香言元昊以所掠緣邊人馬遣契丹請助兵入漢界。宜預爲之備。繼遣人賫偽補文字求封。既而散嵬等亦求內附。命雖下。然其後俱不至。（散嵬保德遇瓌二人不知何官。）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直集賢院楊察入爲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譏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掎拾羡餘。則俗吏能之。

何必我哉。　又詔乾寧軍獨流寨。釣臺寨。滄州官鹽竈肆水渦並置烽燧。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上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詔開封府界盜賊未捕獲者六百九十餘人。其非傷殺變主及元謀之人。聽百日歸業。除其罪。　置信安軍兵馬都監、監押各一員。　丙寅。御崇政殿閱諸軍轉貟凡三日。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保靜節度使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爲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定州。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契丹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提桴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聲。視吾旗所鄉。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朝廷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闐塞城市。未嘗有一人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一旦倉中給軍糧。軍士以所給米黑。讙譁紛擾。監官懼逃匿。有四卒以米見德用。德用曰。汝從我當入倉視之。乃往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不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乎。曰然。然則汝何不先給白米。後給黑米。此輩見所得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譁耳。專知對曰。然。某之罪也。德用叱從者扶專副人二十。又呼四卒謂曰。黑米亦公家物。不給與汝曹。當棄之乎。汝何敢乃爾讙譁。四卒相顧曰。向者不知有八分白米故耳。某等死罪。德用又叱從者六人扶之二十。召指揮使罵曰。衙官汝何敢如此。欲求決配乎。指揮使百拜。流汗乃舍之。倉中肅然。係伍皆服其能處事。（此據司馬光記聞。）　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高陽關路鈐轄張亢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贇疾故也。亢去高陽。每遣諜者。輒厚與金帛。無所吝。亢閒處使坐。有弟子行首入曰。願屏人白事。亢慢罵久之。其人曰。所白機事也。不肯去。亢爲屏人。乃曰。閤

使使錢如糞土。曰何故。曰閤使所與非其人。如我乃可與耳。亢復罵久之。曰我非與閤使劇。我外生女子。自小教歌舞。甚妙麗。爲虜騎掠去。今幸於虜主。日夜居帳中。將相皆事之。今遣人有所市。閤使善結之。虜中情偽。如指掌也。亢曰。所市何物。曰某大王納女婿。須紫竹鞭。閤使所執可與也。及餘所市物非一。亢皆從之。自是虜中動靜必告。時邊城多警。每一掛搭。賫甚厚。惟高陽獨否。（弟子行首事據龍川別志。）　滄州鈐轄、沿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河北屯田事、洛苑使、普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敏爲真定府、定州路鈐轄。兼保州、廣信、安肅軍緣邊都巡檢使。依舊界河同都巡檢使及管勾屯田司事。知順安軍劉宗言上書言。屯田司瀦塘水漂招賢鄉六千戶。事下轉運司及屯田司。懷敏挾勢。卒害宗言。（挾勢害宗言。據河渠志。在此年。今附見。志載此事不詳。當考。）　邊臣畏懷敏。多巧事之。高陽關鈐轄王果獨不屈。數言水浸民田。無益邊備。懷敏怒。訴果以不法。左遷青州都監。（王果事據本傳附見。果二月初除高陽鈐轄。不知何時責青州。十一月乃自青州改永興。又吳奎傳云。奎爲廣信軍判官。宦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奎爲力辨得免。按果以慶曆二年二月自保州擢領賀州刺史。兼高陽關鈐轄。與懷敏爭屯田事。坐責當在高陽關。不在保州矣。今止從果傳。）　詔河北居民遇有邊警。其畜積許輦至城邑中。欲居官舍寺院者亦聽之。　丁卯。徙知成德軍、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張存爲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契丹與元昊爲昏。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無忽。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詔管軍臣僚非乾元節及大禮。不得非次陳乞親屬恩澤。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間金、蹙金、圈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撈金、背金、闌金、盤金、織金、線金、撚金爲服飾。自宮庭始。民庶犯者必致之法。　庚午。

環慶招討司。言西界偽團練使閻羅來降。乞補班行。詔除右班殿直。（此據朔曆九月癸卯馬部來降。實錄有之。朔曆乃無。疑即此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

一送

宋

仁宗

李燾續通鑑長編慶曆二年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紬絹各一百萬疋。下三司。以給邊費。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年七十而筋力衰者。並優與改官。令致仕。年雖七十而未衰。及別有功狀。朝廷固留任使者。勿拘此令。在京若工部侍郎俞獻卿。少府監畢世長。太常少卿李孝若。駕部郎中李士良。在外若給事中盛京。光祿卿王鑑。太常少卿張傚。兵部郎中張億。皆老昏不任事。請並令致仕。詔在京者中書體量之。在外者進奏院告示之。獻（卿孝若亦尋致仕。世長秩眾太祖親。餘未詳。世長士安子也。）　乙亥。省南北作坊監官各一員。

丙子。瀛州言宣徽南院使天平節度使夏守贇卒。贈太尉。謚忠僖。遣使護其喪事。　戊寅。詔河北轉運使司。籍民間所養馬。有邊警則給價市之。

修河北舊烽臺。　辛巳。詔雄州代州安撫司。每得契丹事宜。並報麟府軍馬司。　癸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鄭戩。爲給事中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錢塘湖溉民田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澱之患。既納國後不治。葑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請。　乙酉。修通利軍城。　丙戌。以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范宗儀。爲直史館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事。兼管勾交子公事。（宗儀於正月戊午。以自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祕閣校理。爲制置解鹽使。今復云爾。蓋正月但制置陝西。今并及河東京西也。然不應尚帶度支判官。或當時兼借省銜。以重使事耶。）　建定州北平寨爲北平軍。　三司減省所言。自令兩府管軍臣僚節度使宗室及郡縣主兩省都知押班。母妻依舊賜冠帔。其兩府臣僚無母妻。則賜長女或長子婦。餘並罷之。其僧道賜衣及師號。非御前特恩。並不許奏薦。如於延州納細色軍糧一百石。過賜之詔。中書樞密院判王使相宣徽使管軍節度使及皇親正刺史以上。長公主許奏薦紫衣師號如故。餘從之。　戊子。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任中師。爲修建北京使。并相視德清軍澶州大名府城池。及點檢衣甲器械錢帛糧草軍馬事。仍以尚食使萊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管勾修建北京事。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李昭遘。罷鹽鐵判官。初詳定減省所議罷天下

職田及公使錢。將遣以爲不可。權三司使姚仲孫恐其異己。且詰昭遘所以興利之術。而昭遘爭辨不已。故罷之。尋爲三門白波發運使。因入奏事。上謂曰。前所論罷職田事。卿言是也。（昭遘爲三門白波發運。乃八月丙子。今并書。） 庚寅。以提舉河北刑獄司勳員外郎王儀。提舉本路修葺城池器械及置堡寨烽火教閱軍陣市馬等事。 辛卯。賜澶州修城池役卒。及義勇強壯緡錢。 壬辰。以延州厥屯族軍主香埋。歸娘族軍主阿訛。並爲副都軍主。厥屯副軍主吃埋。揭家族副軍主李朝政。並爲軍主。悖家族都虞候迫訛。蘇尾族都虞候拓德遇。李文信。並爲副軍主。鄜延部署司言其擊賊有功也。 三司減省所言。比來醫官多僥倖求實俸。至有尚藥奉御。而其入多於醫官副使者。請自今並依例折支從之。 置汾州向陽峽寨。

乙未。河東都轉運使戶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明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鎬大選邊以備賊。時邊任多紈袴子弟。鎬憂其悞軍事。曰。此可盡斥邪。待奏則晚矣。乃取尤不職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更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行倡婦多從之。鎬欲驅逐。恐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倡婦者。吏執以聞。鎬曰。彼來軍中何邪。縱去不治。倡婦聞之皆散走。 河北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史館修撰文彥博爲天章閣

待制。本路都轉運使。 環慶部署司言。殁於行陣將校之子孫。或錄二人至三人。自今非戰勝而沒者。請止錄一人從之。既而韓琦言。將士臨陣。皆圖勝捷。力有不敵。戰敗而死。人命至重。豈以勝負爲言。國家唯追崇虛名。存錄孫子。所以勸誘來者。使之効命。今邊臣讀此條貫。往往傷嘆。以謂一死報國。更分勝負。恐非朝廷激厲將士之術。兼前記所載。亦無此例。若果要分勝負。則傷中并孝贈。亦合作兩等支賜。理實未便。乞並如舊制施行。從之。（此事自十二月壬寅移入。） 丙申。以鎮戎軍就糧蕃落都指揮使忠州刺史向進爲石州刺史。涇原路緣邊都巡檢使其子弟堅等五人並爲左班殿直。自西鄙用兵。上思擢用諸蕃落將士。會招討使王沿遣進等一百三十八人赴京師。進名爲有勇。又其族多死王事者。上御崇政殿閱試而堅騎射尤俊悍。取所射弓親挽之。力甚勁。因遍示輔臣。具諭其衆曰。若屬爲國家捍賊甚勞苦。朕累知之。又見其馬善馳走曰。此真戰馬。毋爲權豪所市也。於是百三十八人悉遷補之。（進先見元年三月。） 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言。今詳定減省事畢。自後或有臣僚輒於所減省中。復有陳乞。望令兩府及三司執奏從之。（此據朔曆。乃丙申日奏。今附見。） 丁酉。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張奎知永興軍。 戊戌。翰林學士蘇紳爲修

建北京副使。 陝西河東京西制置解鹽使范宗傑兼權陝西轉運司事。 乙亥。三司減省所言。郊祠所賜自中宮以下減半。則公卿近臣當以次減。舊賜銀絹四千。三千者損一千。一千損三百。三百損百二十。皆著爲式。 是月。侍御史魚周詢劾奏判河陽護國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張耆。典藩無狀。乞令就京師私第養病。詔擇人代還。右正言田況請罷耆將相之任。使以散官就第。不許。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周詢以丙申日奏。况以丁酉日奏。實錄並無之。今據朔曆進書。徙判陳州。乃七月丁亥。徙壽州又在閏九月甲申。今并書。） 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爲政多門。自古所患。今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北狄交有憑陵中夏之志。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臣向嘗面論之。而陛下諭臣。令倚以爲用者。猶不任職。若更選用。誠乏可使之人。臣請於外擇人。陛下又以爲疆事未寧。邊臣無功。豈當遽召而用之。審如聖意。則所用者不過燕安朝路。容身養望者爾。若然。勞臣益解體。武士益離心矣。陛下試思臣前議。斷自淵衷。特廢樞密院。或重於改爲。則請併本院職事於中書。其見任樞密使副不才者罷之。諸房吏史且皆如舊。亦

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賞罰之權。省冗濫之費。塞僥倖之望。改而張之。不傷體裁而制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宗臣耆老深圖此議而必行之。不報。（方平奏入不報。據會要。） 乙巳。以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田朓爲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都監。東頭供奉官。都質爲內殿崇班。忻代都巡檢使。並領兵屯崞縣。以控扼二虜。初。河東宣撫使杜衍知并州。明鎬並言。忻代爲胡馬走集之地。且薦朓質等材勇可任。請分精銳土兵數千授此兩人。使屯險要。萬一有警。必能保其成功。若各處一郡。上爲庸將所制。不復能施摧堅陷陣之力。故特命之。質先與朓將所部兵援軍須物饋麟州至青眉浪。會賊數千騎抄略。先驅。力戰斬首數百級。獲馬數百疋。器甲以萬計。又與朓行邊至柏子寨西。遇賊方塹道以阻官軍。質急麾衆擊之。轉戰至寒嶺下。日晡而賊北。斬首百餘級。遂修復寧遠等諸寨以抗賊衝。（此據都質傳附見。田朓不詳何許人。） 丙午。樞密副使給事中任布罷爲兵部侍郎。知河陽。布任樞密。純約自守。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乃怵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即上書。歷詆執政大臣。且斥布不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者。上問知匿書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繆。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

史魚周詢。因劾奏布不才之甚其子具知布遂罷去遜尚留京師望諫官夷簡尋以它事黜之。議者謂周詢引遜語逐其父爲不知體（考蔡休遜傳）（上書此據日記）丁未。詔自今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癸丑彰信軍節度使李迪爲太子太傅致仕。甲寅賜南北作坊弓弩院造軍器工匠緡錢戊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工部侍郎平章事章得象兼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降制命夷簡判院事而得象兼使殊加同平章事爲使如故（宋史全文大事記曰西事方興因富弼之言而以張士遜同議樞密院北虜方橫因方平之言而以呂夷簡兼判樞密院邊事孔棘則以相臣而兼兵政誰謂我朝之兵民不相知耶）壬戌詔晏殊班張耆之上。廣東轉運司言占城國護送軍賊鄂鄰并所虜軍士百姓至廣州且言鄰前後所殺羅文等六十二人皆啗之詔梟鄰等七人于廣州。被害之家。各給復二年。初富弼張茂實以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契丹惟所擇。弼等至沒打河劉六符館之。謂弼曰。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如何。弼曰。北朝若欲割地此必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決不從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若南朝堅執則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即發兵拒却。而遣使好辭更議嫁女益歲幣猶不從此豈南朝堅執者。及見虜主。弼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競請舉兵而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之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皆爲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自北朝忘真宗皇帝之大德以下至此並據神宗實錄朱本蓋朱本用蘇軾所

作神道碑墨本乃無之范純仁行狀及弼奏使語錄亦無神道碑必有所據不知墨本何故不載此也按奏使必有別錄弼前奏使未見別錄恐神道碑朱史所載弼語在別錄當考求之）弼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虜主曰。微卿言不知其詳然寡人所欲得者祖宗故地爾。弼曰。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虜主無言徐曰元昊稱藩尚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陛下曰。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虜主顧其臣胡語良久乃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昔太宗既平河東遂襲幽燕今雖云用兵西夏無乃復欲謀燕薊乎。弼曰。太宗時北朝先遣拽剌梅里來聘既而出兵石嶺以助河東太宗怒其返覆遂伐燕薊蓋北朝自取之也。六符又曰。吾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爲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昔澶淵白刃相向章聖尚不與昭聖關南豈今日而可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不過利其租賦爾。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弃好。朕獨能避用兵乎。且澶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共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朕不媿於心。亦不愧天地神祇矣。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翌日虜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爾。虜主曰。我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矣。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此事。正應彼此自諭爾。退而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以生釁况夫婦情好難必人命脩短或異則所託不堅不若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雖允寧女成昏亦在四五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哉。弼揣虜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長公主故事資送不過十萬緡爾。由是虜結昏之意緩且諭弼歸。弼曰。二論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虜主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授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授　癸亥𢧐與戊寅再以二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意令𢧐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凡爲國書二誓書三議婚則無金帛若契丹能令夏國復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否則十萬𢧐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一兩界濠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三不得停留逃亡諸色人𢧐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賫誓書五函并副追及𢧐於武強授之𢧐行至樂壽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啓副封觀之果如𢧐所料即奏䟽待報又建其屬前陵州團練推官宋城蔡挺詣中書白執政上欲知虜事亟召挺問挺時有父喪聽服衫帽對便殿（此據蔡挺傳增入）日乃詔𢧐三事但可口陳𢧐知此謀必執政欲變已所與北朝所議者乃以禮物屬茂實疾馳至京師日欲晡叩閤門求對閤門吏拘以舊制當先進名對仍翌日𢧐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爾當改正𢧐語益侵夷簡晏殊言夷簡決不肯爲此真恐誤爾𢧐怒曰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𢧐宿學士院明日乃行　乙丑樞密院奏已分屯澶州軍馬於曹濮等州就糧從之（朔曆）　詔京師朝官以病乞尋醫者須一年方聽朝參　己巳以泉州民邵保爲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監南劍州昌順縣酒稅保本海商嘗至占城國見軍賊鄂鄰歸而言之及朝廷命使臣齎詔赴占城保與俱往獲鄰等還故錄之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今皇親婚姻其依律令外若父母親姊妹及父母之親姑爲妯娌或相與爲婦姑行而尊卑差互者不得爲昏姻其服紀疎遠而房分不同祖者並許通嫁娶仍不係夫之長少各叙本族之尊卑又所與繫親之家若見任文武升朝官雖三代不盡食祿但非工商伎術及惡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聽之初大宗正司言今宗族蕃衍多於戚舊之門遂爲昏姻其服紀尊卑雖於禮律無嫌而終爲有司所拘至請官院辭以求親下太常禮院議而降是詔　八月壬申朔皇第六女卒母御侍楊氏也生才六日　詔河南府孟鄭滑陳許潁蔡鄧唐隋等州發常平倉粟以賑貧民　丁丑御崇政殿策試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殿中丞錢明逸明逸所對策入第四等次以爲太常博士通判廬州明逸易子也　戊寅策試武舉人　辛巳知大名府尚書左丞程琳加資政殿學士　壬午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李若谷爲太子少傅致仕　乙酉詔河北諸路州軍自修城籍強壯刺義勇頗妨農時應見役去處並令放免（朔曆）　戊子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

新之上命創修寢殿及角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宮館驛廨署亦量加葺治　刑部檢法官楊中正言在京命官使臣本司吏人犯杖罪已下聽決罰從之　庚寅賜陝西緣邊戍卒緡錢　壬辰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程戡爲契丹國母生辰使西上閤門副使張得一副之太常丞直集賢院張方平爲國主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劉舜臣副之兵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判三司開拆司楊偉爲國母正旦使禮賓副使王仁旭副之鹽鐵判官兵部員外郎方偕爲國主正旦使禮賓副使王易副之偉億從弟也當通判單州會巡檢部卒合州卒二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州將不敢出偉挺身往問曰若屬何苦而反咸曰將有許于州非反也偉曰持兵來非反而何若屬皆有父母妻子以一朝忿而欲魚肉之乎悉命投兵坐籍首惡十餘人斬之（偉事據本傳當在明道間今附于此仁旭顯孫）　詔河北秋稼豐稔宜令三司計度收糴（此據朔曆）　己亥命侍御史仲簡崇儀副使王璧爲京東路體量安撫兼催捉盜賊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言臣僚起居失儀請依唐例參列爲八節分十六事從之　九月辛丑朔太常博士孫甫爲祕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甫陽翟人衍守京兆辟知府司錄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未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嘗監益州交子務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鐵錢可以私鑄有犯私鑄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害廢大利交子卒不廢（甫與祕書丞楊恪並爲校理敘事無所見今不書）　詔幕職州縣官舊制須三考以上許應制舉自今勿拘　癸卯環慶路部署司言西界偽團練使馬都來降詔除右班殿直（此據實錄五月庚午開羅來降實錄乃無之疑馬都即開羅當考之）　乙巳詔河東本城兵士係教閱者並升爲禁軍其招收一十七指揮列無敵之下保州威邊之上內定州并軍城寨四指揮以隸定州路順安軍一指揮隸真定府路保州廣信安肅軍六指揮隸沿邊巡檢司霸州信安軍指揮隸高陽關路　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霾風終日朝論甚諠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況復以爲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夷簡改兼樞密使（黃霧風霾據御史臺記）　辛亥錄碭山尉董稹子中孚爲碭山縣尉仍免持服中立補郊社齋郎以稹捕盜鬭死也　壬子置福建廣南東西路諸州教閱澄海軍各兩指揮　乙卯以陝西緣邊制置青白鹽使祕書丞蔣偕

爲壯作坊副使環慶路都監范仲淹龐籍薦之也　賜秦州小洛門採造務役卒緡錢　己未賜陝西緣邊就糧禁軍緡錢　癸亥秦鳳路管勾機宜文字太子中允馮詰挾崇儀副使爲本路都監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百萬緡已加詳議詔三司擘劃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言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雖浚行裁節精爲鳩集若會所得冀充諸費是猶益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爲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財畜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爭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軍馬既不足用徒索芻粟令方壯備胡虜乃是用騎之地已以陝西新圍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張方平奏附見初不與此相關也）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至契丹清泉淀金氊館持國書二誓書三以語館伴耶律仁先劉六符仁先六符問所以然者弼曰姻事合則以姻事誓能令夏國復歸款則歲入金帛增二十萬否則十萬國書所以有二誓書所以有三也翌日引弼等見虜主太弟宗元子梁王洪基侍蕭孝忠孝穆馬保忠杜防分立帳外虜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則將奈何固不若歲增金帛但無名爾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字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敵國況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虜主曰南朝以厚幣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宇繼先皇之盟好故致幣帛以代干戈蓋惜生靈也豈懼北朝哉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弃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爾則南朝亦何暇顧生靈哉虜主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虜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之虜主曰必與寡人加一納字卿無固執恐敗乃主事我若擁兵南下豈不禍乃國乎弼曰陛下用兵能保其必勝否虜主曰不能弼曰勝未可必安知其不敗邪虜主曰南朝既以厚幣與我納字何惜況古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更有此理虜主默然見弼詞色俱厲度不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皇帝議之若南朝許我卿將何如弼曰若南朝許陛下請陛下與南朝書具言臣等於此妄有爭執請加之罪臣等不敢辭虜主曰此乃卿等忠孝爲國之事豈可罪乎弼退而與劉六符言指帳前高山曰此尚可踰若欲獻納二字則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頸可斷此議決不敢諾於是

虜留所許歲增金帛二十萬誓書復遣耶律仁先劉六符齎其國誓書以來仍求納字二十萬誓書蓋明著令夏國納款事虜主不悅欲令弼改之弼不可虜亦卒不肯報其事於誓書但於國書中敘述爾是月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爲接伴事有朝廷合先知者悉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然朝廷竟從晏殊議許稱納字弼不預也（宋史全文講義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一事未嘗不扼腕憮然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悖慢上命宰相擇所以報聘之人滿朝惴惴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入對便殿志激於心義形于色仁祖亦爲之改容遂用爲報聘使乃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恃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於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能愛其死之言凜凜乎與秋霜烈日爭嚴竊謂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鄭公惟能如是故其拒虜主關南十縣之請卻虜主請婚公主之奏請勿許虜人獻納之二字皆往返辨論不書數十百語具見於奉使錄之數篇至今契丹君臣曉然知通好用兵之所在伊公之力也嗚呼雖古之虜使何以加諸）乙丑契丹樞密副使保大節度使耶律仁先樞密使禮部侍郎同修國史劉六符入見其誓書曰維重熙十一年歲次壬午八月壬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按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章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虔守歡盟以風土之儀物備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疋銀一十萬兩更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賊逋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北勿縱搔擾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決河道誓書之外一無所求各務協心庶同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質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國昭昭天監其當殛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可改後嗣何述切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邊鄙用寧干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禩已深敦好如故如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疋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般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溏淀已前開畎者並依舊外自今已後不得添展其見堤堰水口逐時決洩壅塞量差兵夫

取便修疊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馬如有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牒關報兩界所屬之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逃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留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顧茲纂承各當遵奉共循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爲信善鄰爲義二者缺一罔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藏宗廟副在有司餘並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顧惟不德必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宰相呂夷簡等持之不堅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子孫重於國中　戊辰以真定府定州路鈐轄洛苑使晋州刺史入內押班楊懷敏爲高陽關路鈐轄駐軍滄州　閏九月辛未朔詔北建北京以備巡幸其供擬之物宜令有司辦置毋或擾民　壬申詔河北路義勇鄉兵死而其家有丁壯者令逐處選補之　賜延州通判國子博士馬端同進士出身樞密直學士韓琦范仲淹薦端材堪試命之（此據會要當考）　癸酉贈郇國公允成第三子爲左衛率府率賜名宗頡初左屯衛大將軍封州刺史宗頡言其弟伴叔幼嘗侍上東宮未及賜名而卒故特賜贈之允成元佐第三子宗頡允成長子也　丙子高陽關鈐轄兼知瀛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張亢權本路副都部署　賜開封府太康縣義居民周祕家米五十斛絹五十疋仍令歲時存撫之祕年八十五其家五世不異爨故也　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爲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呂夷簡當國人莫敢抗弼既數論事侵之及堂吏以僞署度僧牒誅夷簡益恨因薦弼使契丹變易國書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脩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之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壬午太子中允集賢校理通判泰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曰孝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彊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二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孫保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關東盜起或以反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帝時四方兵興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盛制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

陛下慈孝愛民誠萬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虜北有彊大之隣非特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虜叛命四年旁塞苦數擾內地疲遠輸兵久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亂源也陛下延訪邊事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予不節此三者戒之謹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循不革弊壞日甚臣是以謂陛下未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之後復一人沮之則已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貴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衰政或母后專制或妃主擅朝結恩私黨名爲斜封今陛下威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則忠臣所不忍爲沮德音則威柄日輕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當以勸功也此年以來嬪御及伶官太醫之屬賜與過厚人間傳言內帑金帛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幾殊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者日煩即知蓄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宿兵用度寖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爲賜予所費然下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耳往歲閒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所不悅或見倖人所得過厚則往往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敝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至今日方今非獨夷狄之爲患朝政日敝而陛下不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夷狄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主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　詔寒食十月朔宗室遣郡刺史以下聽更往朝陵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緣邊急奏繼來車駕聲言親征有司各爲備擬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事宜如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勑使從而告諭向若戎羯遽至衝突鑾輿

茲果順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召發莫赴則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為國理亂之形四夷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令不行朝廷政令不舉亂危之兆必從此始厥今事勢夫何如哉猛不濟寬威不克愛朝廷命令遣臣易於違戾遣臣奏覆朝廷難於執持原此怠慢之端悉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授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除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憂矜遣寄特示恩榮令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祿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詔令已頒辭奏沓至妄生意見遷為猜嫌就茲強拜乃懷大慊甚焉者至欲繫獄指罪害之者猶以班敘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識愚陋竊獨憤然惟陛下之威令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寀震懾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群下之私如是之惴惴為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激大義外平夷狄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閫國有急觀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奉夫顧望徼效則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竊懷憤悱實為宗廟深慮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

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罰以謹下之術勒以正國之紀綱思患預防古之善戒惟陛下亮察（方平所言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事宜不見於實錄要不可不書但不知何時今附開九月癸未罷北京供頓前史挾考詳其勑四帥怠慢疏方平實已見開寶入私作好惡損仁宗本聽也不然豈不壞國事耶故具載之）癸未詔自陳橋至北京凡有司供頓調度悉罷（補曆）先是營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主營宮室欲侈大其制以要賞知大名府程琳以為方事邊又欲事土木以困民不可既而繼明數有論奏上遣侍御史魚周詢按視罷繼明歸闕命琳獨主其事　贈修媛張氏曾祖東頭供奉官文漸為寧州刺史祖試校書郎緯為光祿少卿外祖應天府助教曹簡為秘書省著作佐郎修媛遠贈三世前此未有也　除諸州軍天慶觀所賜田稅　辛卯罷澶州等處浮梁算緡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沒于定州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新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珣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瑜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

遠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安遠堡北一里而會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養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保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養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珣謂懷敏曰賊遠來利速戰其衆數倍銳甚為今之計且以奇制之宜依馬欄城布柵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便餉道俟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寨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珣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皆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保向家峽而趙珣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諜言賊已屯壕上復召珣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藩落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寨踰壕懷敏命趙珣與其子宗晟先行日戢午懷敏入保定川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以飢渴其衆劉賀帥蕃兵鬭于河西不勝餘衆潰去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陣東北隅賊自偏江州葉燮會出四面

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陣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衆所擁蹂躪幾死輿至甕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手刀以拒入門者趙珣等揮刀斧手前鬭及以騎軍回合禦賊賊衆稍卻然大軍無鬭志趙珣累馳入勸懷敏還軍屯是夕賊聚火圍城西隅臨西北譟曰爾得非部署聽上黑陣圖者耶爾善屯軍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二鼓懷敏齋號召都從政軍來援至四鼓召曹英李知和王保趙珣王文許思純劉賀李良臣趙瑜計議莫知所出遂謀結陣走鎮戎軍趙珣請自籠竿城往曰彼無隄且出賊不意衆不從雞鳴懷敏自諭親軍左右及在後者不得動平明從吾往安西堡以曹英趙珣為先鋒劉賀許思純為左右翼李知和王保王文為殿後聽中軍鼓乃得行日加卯鼓未作懷敏先上馬而大軍按堵未動懷敏周麾者再將徑去有執鞚者勸不可懷敏不得已而還參謀郭京及指使蓄取芻城中未至懷敏復上馬叱執轡者使去不聽拔劍且擊之士遂散懷敏躍馬東南馳行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賊周圍之懷敏及曹英李知和趙珣王保王文劉賀李岳張貴趙璘許思純李良臣涇原巡檢楊遵籠竿城巡檢姚奭都巡檢司監押董謙同巡檢唐斌指使

霍達皆遇害。餘軍九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京走馬承受王昭明趙政等還保定川。初懷敏令軍中步兵不得動。及前陣已去。後軍多不知者。故皆得存。時韓質都從政胡思領軍三千保蓮花堡（韓質都從政胡思未詳官職。十一月己丑當考）劉湛向進領軍一千保向家峽。皆不赴援。於是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廬舍。屠掠居民而去。（司馬光記聞。九月寇聲言入寇。十月一日。涇使部署懷敏鈐轄知和以甲七万出屯瓦亭。禪劉賀以胡三万從行。留且半月。寇攻平定。平定守郭固。鎮戎軍曹英。皆來請援。十三日。進屯鎮戎。知和善郭固。請救之。懷敏未應。知和請。曾英先進。曰。君祿盈卑。今能喻我。我不能也。十日遂以甲進寇。以羸脊餌之。知和昔勝相繼。軍中心躍。十七日。知和遇定平十里。為寇所害。來告懷敏。遂以大軍赴之。適至定平。知和已敗。還軍中援寇繼至。珣以數千騎旁出欲邀之。寇乃退。自是寇每夕出軍後呼譟。軍中鬪聲減。大且飲去。糧道絕。軍餒十日。懷敏諸將皆欲還走。珣曰。來塗寇必有伏。若自籠竿往。彼無險。且非所意。自辰議至四鼓不決。珣憤欲斫。猜衆譁之。用龍。比明中軍已行。衆從之。寇躡其後。為方陣而行。及溝上。寇分為二道。自兩旁截之。軍絕為三。中軍殲。前軍既皆十二三。後軍自籠竿盡允。懷德知和瑝珣處浴閑賊。自固游騎及潘原大掠而去。涇左迂侍制。知觀州。按記聞載此事。頗與實錄不同。今附見當考）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於鎮戎。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鄜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此據會要出師篇附見當考）

甲午。詔國子監生。自今須聽讀滿五百日。乃得解薦。從天章閣侍講王洙之請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司緣邊安撫司。令契丹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罷之。

權發遣戶部判官燕度請復置監交朝臣。以絕官物欺弊。從之。

冬十月辛丑朔。詔戰沒臣僚子孫。若親屬補班行者。特給俸。

壬寅。麟府路諸寨都巡檢使西作坊使王凱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路軍馬司。

癸卯。渭州言葛懷敏戰沒。

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史館修撰富弼為翰林學士。弼言于上曰。增金帛與虜和。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爾。功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耻。卒辭不拜。虜既復修和好。有忌弼功高者。妄指他事譖弼奉使不了。乞斬於都市者。上雖不聽。而弼深畏恐。故每遷官輒力辭云。（此據弼叙前後辭免恩命辨讒譖劄子。但不知讒譖者果何人也。據龍泉雜錄。則王拱辰旦寄毀弼於上前。然不見他書。未敢決信。當考）

詔知廣南諸州代還而道卒者。如在官例錄其子孫一人。

戊申。樞密院言。近遣兵九千九百餘人屯陝府。欲令慶州團練使魏進往彼訓練。兼充本府部署。從之。

鄜延走馬承受入內高班劉溫潤為內殿崇班。鄜延都監以嘗領兵入西界破盪族帳。特遣之。

己酉。鄜延鈐轄西京作坊使賁州刺史王信為保州刺史本路部署。鄜延都監西上閤門使狄青為秦州刺史涇原部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景泰為西上閤門使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信青並兼本路經略安撫副使。實錄在辛亥。百官表在壬子。今附此）始賊以兵十萬分二道。一出劉璠堡。一出彭陽城。入攻渭州。葛懷敏援劉璠戰崆峒北。賊沒。賊踰平涼至潘原。泰率兵五千從間道赴援。而先鋒左班殿直張迪逗遛不進。泰斬以徇。遇賊彭陽西。裨將夏侯觀以為衆寡不敵。欲退守彭陽。泰不許。乃依山而陳。未成列。賊騎來犯。短兵接。泰陰遣二百騎分左右翼張旗幟為疑兵。賊徘徊不進。欲遁去。將校請追擊。泰止之。遣士搜山。果得伏兵。與戰。遂斬首千餘級。

先是上以西邊諸將數有戰功。特召見之。環慶都監宮苑副使范全入奏。近對。知天都左右廂點兵。然未知寇出何路。上曰。適有邊奏。已犯高平軍劉璠堡。可乘驛亟往。遂遷禮賓使榮州刺史環慶鈐轄。手詔令趣范仲淹麾下。起兵赴援。全晝夜兼行。比至平涼。賊已解去。（全更禮賓榮刺。乃十月一日）狄青時亦被召。會賊寇渭州急。乃命圖形以進。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以諸處未可抽那。難於應副。詔琦詳度以點到弓手。選其少壯。刺手背充軍。或為保毅弓箭手。或別立名額。遣具利害以聞。琦奏曰。有唐以前。兵出於民。而國不費財。戰得其用者。蓋軍令必行。而尺籍有叙也。五代多故。法制不立。乃募黥面以名正軍。年祀浸久。耳目習熟。百姓更不知前代籍民為兵。但為刺面給糧。則甘死戰鬬。聖朝因舊重改。廣置禁卒。以安天下。以服四夷。此隨時御世。不易之良制也。自逆昊寇擾西鄙。乃於陝西點民為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父子兄弟隸屬外親。或則雇人應名。更相為代。而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拓。多是結衆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賊。適足敗事。臣累陳揀刺土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點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命既下。朝廷復捻會前奏。令勿給。琦復奏揀刺土兵。人皆知為當今之利

雇無敢發明者，慮生事已有責爾。臣不避數十萬戶之怨，捐軀建言，衆情幸已帖然。今數十萬人所得之物，乃以臣一言故罷，豈不取怨益深？欲使總此新兵，樂戍土事，不亦難哉！願給例物如前詔。從之。庚戌，轉運司言剩保捷軍凡一百八十五指揮。秦州既剩保捷，又增收保毅及三千人，環慶保安亦各籍置。是時諸州保毅總六千五百十八人，爲指揮三十。（此據本志因剩保捷附見）河東河北義勇，當慶曆初，河北路總十八萬九千二百三十八人，河東路總七萬七千七十九人，皆簡彊壯兵，抄民丁涅手背爲之。戶三等以上置弩一，當稅錢二千；三等以下官給。各營於其州，歲分兩番訓練，上番給俸廩，犯罪斷比廂軍；下番比強壯。（此據本志因陝西剩保捷數遂附見）辛亥，以環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左司郎中兼知慶州范仲淹，秦鳳路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秦州觀察使、知秦州韓琦，並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兼知延州龐籍爲左諫議大夫。葛懷敏敗，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居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知賊已出塞，乃還。帝始聞定川事，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慮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並加職進官。仲淹以西師久無功，審疏乞賜貶降，以謝邊陲，辭不受命，不聽。琦初拜觀察使，獨不辭，曰：「吾君方憂邊，豈臣子擇官之時乎？」及仲淹等累辭未聽，琦奏乞并罷所受，且言恐不知臣者謂他路辭之爲得宜，臣則壯年貪祿而以。會有詔令琦依樞密直學士立位禁衛，琦又言朝廷定著，不可已恩亂昔，不聽。至是乃還舊職，又還其官。琦辭所遷官，因臣得還舊職，因樂失賊，犯隣境，臣雖督遣援兵，實無毫髮之助，官不當復還，不聽。（范仲淹附傳云：遂拜樞密直學士、右太中大夫，尋拜四路安撫經略招討使。正傳云：仲淹上表言不受所除官職，帝不許。初欲移仲淹鎮涇原，仲淹請與韓琦同經略，帝用其言，復置四路經略招討安撫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按此，則初除密直諫議時未嘗兼領四路也。又按韓琦家傳，十月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十一月與仲淹同爲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並駐涇州。行狀亦云十月爲諫議密直，十一月爲四路帥。而實錄乃於辛亥日因仲淹、琦、籍進官職，即書三人兼領四路，仲淹、琦並駐涇州，與附傳、家傳、行狀並不合。又按仲淹讓表稱冬至後一日慶州地震，此年冬至乃十一月初二日，讓表殊不及兼領四路事，則此時必未有此指揮，若遂與密直諫議同受，讓表不應不略既及也。疑行狀所云十一月必得實，而家傳所云十二月者，琦是月始到涇州爾。龐籍修橋

子谷寨成，降詔獎諭，已見四月戊子。今與仲淹、琦同進官職，志以是月乙酉王信、狄青等破賊功，但史所記或殊略。又檢籍附傳、正傳、司馬光墓誌並不載籍兼領四路事，王珪神道碑略載亦不詳。今以仲淹、琦附傳，仲淹正傳，琦家傳、行狀及仲淹讓表爲據，於辛亥日仲淹、琦、籍進官職下，且削去「並爲陝西四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琦、仲淹並駐涇州」凡二十二字）詔永興軍如四路置部署，兼本路安撫使，提舉乾耀等州軍馬。　衛州防禦使、知澶州郭承祐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帝有中使過澶州，還延令閤門帶軍職補何人，使者曰：「聞朝廷方擇才武。」承祐起挽強自衛，左右皆笑。已而果有是命。　癸丑，贈涇原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眉州防禦使葛懷敏爲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謚忠愍。子宗晟、宗壽、宗禮、宗師皆遷官，妻壽寧郡王氏爲河內郡夫人。涇原鈐轄、知鎮戎軍、西京左藏庫副使、忠州刺史曹英爲華州觀察使，涇原都監、供備庫使李知和爲秦州團練使，涇原都監、閤門通事舍人趙珣爲莫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承制、閤門祗候王保爲左衛將軍、賀州刺史，涇原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文爲左龍武軍將軍、涪州刺史，環慶都監、內殿崇班劉賀爲右龍武軍將軍、嘉州刺史，鎮戎軍都監、內殿承制李岳爲右衛將軍、端州刺史，天聖寨主、內殿崇班張貴爲右龍武軍將軍、蜀州刺史，西路都巡檢、內殿崇班趙璘爲右龍武軍將軍、漢州刺史，涇原路巡檢、東頭供奉官楊遵爲右驍衛將軍、賀州刺史，天亭寨都監、左侍禁、閤門祗候許思純爲右屯衛將軍、潮州刺史，龍竿城弓箭手巡檢、右武禁姚奭爲右屯衛將軍、汀州刺史，西路巡檢、左班殿直、閤門祗候李良臣爲左千牛衛將軍、梅州刺史，涇原都監巡檢司步軍監押、左班殿直董謙爲左千牛衛將軍，涇原同巡檢、三班奉職唐斌，涇原路都監司指使、三班奉職霍達，並爲太子右司禦率府率。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爲將，而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李良臣四年九月復見。慶曆五年三月，韓琦疏言李良臣自虜來歸，是良臣此時實不死也。按趙珣傳，珣亦不死，後沒于虜中）　甲寅，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王堯臣爲涇原路安撫使，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上乃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條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爲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河東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文彥博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丙辰，命右正言、知制誥梁適爲回謝契丹國信使。　丁巳，賜環州戍卒緡錢有差。　戊午

詔發定州路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路。人賜裝錢千五百。俟至長安更賜千錢。　庚申。詔陣亡將校妻女無依者。養之禁中。　辛酉。御崇政殿閱龍衛軍士武藝。　乙丑。詔涇州南有間路自宜祿縣徑至邠州。宜令置城寨以守之。　丙寅。契丹遣林牙保大節度使蕭偕來報徵兵。（本紀云遣使來再致誓書報徵兵按實錄不云再致誓書契丹傳又不載蕭偕事今但從實錄）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蕃。背城為寨。以羸師誘寇。寇至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寇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沿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戊辰。御史中丞賈昌朝上疏。言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祖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冑。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稟威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此已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沽名譽。不由勳効。坐取武爵者多矣。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僥賜之厚爾。禦侮平患。何望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昨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指縱。將未得人。豈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必致敗。此削方鎮兵權過甚之弊也。且親舊恩倖。已任軍職者。使當為將。兵謀戰法。素不知曉。一旦付千萬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臣謂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并刺史以上官秩。宜審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別選人代之。此臣所陳救弊之端也。方今邊備之尤切者。凡六事。其一曰馭將帥。古帝王以恩威馭將帥於內。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於外。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皇帝着紫帽被貂裘。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此中寒不能御。况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裘帽。遣中使馳騎往賜全斌。此御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等。討江南。召彬立於前。漢瓊等立於後。授匣劍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以專戮之。漢瓊等股栗而退。此馭以威也。今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向來錫與。一皆用例。如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陝西四路。自部署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軍政必相參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効。爵賞威刑。皆得便

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芻権賦稅。府庫之物。皆得而用之。如太宗監方鎮過盛。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有敗則必誅。此所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強壯。陝西弓箭手之屬。蓋土兵遺制也。且戎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食。好馳善射。自古禦寇。却胡非此不可。然河北鄉兵。其廢已久。陝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有二三。臣以謂河北河東強壯。除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外。每因閱習。則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才能絕類者。籍記其名姓。而遞補之。陝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刺。混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太祖朝下令。諸軍食無肉。衣無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者。則逐去之。士卒有服繒綵者。則笞責之。異時披甲鎧。冒風霜。攻苦服勞。無不一以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員。謂之落權正授者。雖未能易此制。即不須一例。使為部署鈐轄。且於其間擇實有材勇可任將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詭狀。造之不精。且不適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陣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之。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却相隨。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患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制戎狄。今戎狄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一虜合從。以掎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賂。是朝廷歲遺二虜。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綿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隔。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戎諸國。如沙州唃斯明珠滅藏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等處。皆舊通中國。今為二虜隔絕。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虜必憾於諸國矣。勢憾則為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且屬戶者。邊陲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內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取乖方。比為強虜脅從。而塞上諸州。藐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虜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緣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略。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矣。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封

疆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隰州李繼筠鎮昭義趙贊領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輸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召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以養死力為間諜蕃夷情狀無不預知者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遣不過數千錢但略涉境上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虜情賊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而莫通天險不測之哉入萬死之地覘伺微密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鑒藝祖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敗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坐知敵來免陷兵之恥也始昌朝館伴契丹使者建言和親辱國而尺地亦不可許朝議欲以金帛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責報無窮且以我市於元昊昔尚給贊欲助唐討朱泚而陸贄以為不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今安知契丹計不出此耶於是命昌朝報使契丹昌朝力辭因奏此疏上嘉納之　原州屬羌明珠滅藏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隣道范仲淹聞涇原欲

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并兵北取細腰葫蘆泉為堡障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則亡憂矣後二歲遂築細腰胡蘆諸寨（此年三月乙未涇原請於細腰城屬羌地內建築堡寨雖許之竟不聞興役仲淹十月己亥乃有此奏當是為二族所隔未能建築將議討之故仲淹以為不可至四年十二月乃辛城細腰也）　十一月壬申詔閤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並移坐近前舊例垂拱殿燕契丹使坐在西皇親節度使位少後集英殿大燕在學士少後並近南別行至是蕭偕言北朝坐南使班高而南朝坐北使位絕下既許陞坐偕又言與北朝儀制未同故又遇大燕移參知政事皆在東陛契丹使坐自此始　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王洙節制無狀已勑問以行典憲甲戌詔罷洙龍圖閣直學士降為天章閣待制昌朝又言洙不當復領近職丙子詔洙落天章閣待制　詔比令臣僚薦使臣須較弓馬而又不得引試自今預薦者並還一資遣上任使　庚辰詔涇原路弓箭手屬戶避寇未還者宜令經略司招輯之　置登州澄海水軍弩手兩指揮其月給料錢五百文立威遠之下克戎之上

知慶州范仲淹言陜西駐泊兵士自今滿三年即乞與添支錢從之　辛巳徙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文彥博為秦鳳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秦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滕宗諒為天章閣待制環慶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慶州西上閤門使果州團練使知瀛州張亢為四方館使涇原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渭州先是帝以涇原傷夷欲令范仲淹與文彥博對易遣內侍王懷德喻旨仲淹謝曰涇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獨當願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一則夷夏稍安事不亟易二則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可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以相應援三則通修環州鎮戎諸寨藉此兩路事力必能速有成功四則臣與韓琦日夜計議選練兵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於是復置陜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緣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韓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之請也（三人分領四路本不得其月日今因秦慶二州改命帥守并書之余靖奏議亦稱閏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四路都部署

韓琦范仲淹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則韓琦等為四路都部署必與文彥博知秦州同是十一月辛巳日也實錄於十月辛亥日即書三人分領四路已辨其誤矣）　初葛懷敏軍敗于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敢勇諜知賊遠近形勢報旁郡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川戰沒者哭於佛祠祭酹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邊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北作坊副使蔣偕知涇州　集賢校理余靖言臣竊聞已降勅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署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彥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乎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部已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鬬好水之師陷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穿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次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實者秦州觸賊所以盤據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彊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昊之所畏

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唃族為賊所侵漸已低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拜賊兵若至其肯出死力而捍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琦且守秦州招懷種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贊以忠累猶須精擇材勇以為鬭將庶幾完輯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橫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爾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聞羌賊固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邊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爾賊若出其上策以一軍守元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雜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志在掠奪則吾之救兵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衝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之足矣更宜選擢材勇以代懷德亦最急也賊自屈強已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

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處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不報　壬午供備庫使恩州團練使知貝州張茂實為西上閤門使知瀛州茂實副富弼再使契丹議論雖出弼然茂實亦安重習事故特遷之　詔文武臣僚授邊任而輒辭者令御史臺舉劾之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為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復平陽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謂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陞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宋史全文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凡例而已自孫太山治春秋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是雖窮理盡性全体大用未及於伊洛之精微然自孟子而下其有此學乎此皆我祖宗涵養之力也講義曰祖宗法度寬簡上之所以作成激厲者有在於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沈潛歷涵者亦不盡出於程文之中故起孫明復於泰山而處之胄監師儒之地拔蘇洵於眉山而置之容臺禮閣之中起程頤於西洛而寘之廣夏細旃之上則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之所以盛也）　乙酉命樞密直學士楊偕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姚仲孫殿前副指揮使李用和馬軍副都指揮使曹琮並管勾制置軍器司鹽鐵副使林濰鹽鐵判官方偕入內副都知岑守素同管勾　丙戌占城國主刑卜施離值星霞弗遣使獻馴象三　己丑降石州刺史向進為崇儀使梧州刺史西京左藏庫副使高惟和為供備庫副使李禹珪吳從周並為內殿承制閤門祗候都從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趙瑜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當敗時不見此三人官職名姓王淵郭綸二人不死亦不見責降韓質胡恩與都從政俱不赴援質恩獨不責降劉湛與向進俱不赴援湛獨先責降當考）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戩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戩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為三等非急切罷去先是衛史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戩奏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恣戩治之頗嚴甚至黥竄法外人皆惕息　詔陝西見屯軍馬宜令四路都部署司相度分其半屯次邊　又詔京朝官請侍養而親疾

愈者須一年乃聽朝參　詔以河中府同華耀商虢解陝慶成軍並隸永興軍都轉運司　甲午以瀘州烏蠻王子得蓋所居為姚州仍令有司鑄印給之初本州言管下溪洞華州定州高州奉州清州宋州納州晏州淅州長寧州十州皆自唐以來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所居族盛旁有舊姚州廢已久烏蠻累使人詣州願得州名以長夷落故許之其後得蓋又請降黃勑亦許焉（乞降黃勑乃四年五月事今并書余靖奏議云朝廷與得蓋州印而不與官得蓋遂作過此事當考）　乙未貶知邠州東上閤門使馬崇政為衛州司馬坐違經略使范仲淹約束也　丁酉徙通判雄州太常博士梁蒨通判德州初契丹使蕭偕入境而接伴未至蒨遂引至京師知諫院田況劾其不俟命故徙之知雄州六宅使忠州刺史杜惟序春亦徙知滄州坐專遣蒨也及知諫院張方平使契丹還言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略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蕭偕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蓋其時北戎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於燕京故遣使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先約定過界日辰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蓋應止之別召疑生事爾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

其於崇飾廚傳惟序實不足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皆以善承迎得虛譽誤採擇終敗大事若惟序守分務實今乃左遷恐非所以勸邊臣也王克基前在滄州以賄聞顧擢引進士知定州張茂實徙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劾近得遷刺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朝廷賞罰稍別於茲有累狀已錄惟叙用心之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毀得比茂實授一橫行在臣觀之諒未爲忝至于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器令得盡其才不報舊鄆人也　錄塡縣尉貫從政子靖爲新縣尉荀爲郊社齋郎仍賜錢五萬以從政與盜力鬬而死也　戊戌詔凡有刦盜入州縣城其長吏都監巡檢令長並劾罪以聞　又詔河北見教習義勇宜並放歸田里俟來歲正月分作四番勾集訓練　徙青州都監衣庫使賀州刺史王果爲永興軍鈐轄　十二月庚子朔涇原路安撫使王堯臣言今体量定川之敗其失有四不住瓦亭并五谷口一失也離開遠堡北不入鎮戎軍由西南直趨養馬城二失也自養馬城越長城壕赴定川三失也定川見賊不能盡死四失也其長城壕深闊各五七尺最爲險固舊有板橋爲賊毀去斷官軍歸路別築道二十四自行賊馬壅定川水泉上流將佐無覺知者而

懷敏素狠愎其屬諫正多不聽始則貪功輕敵至定川賊衆四集倉皇不知所從遂議南退使數萬之衆投于死地勁兵利器如委溝壑用兵以來無辱於此望勑邊臣自今深鑒前弊不可更驅士旅以陷敗機也　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張存言河北幸無事願以故官留成德軍　詔存復爲兵部郎中知成德軍　徙判成德軍楊崇勳判鄭州　壬寅詔兩制舉文武官各一員爲武學教授從御史中丞賈昌朝之言也　己巳賜渭州崆峒山慧明院主賜紫僧法淳號志護大師法滲法濯法汾並賜紫衣行者雲來等悉度爲僧初法淳率其徒與西賊戰能護守御書院及保蕃漢老幼孳畜數萬計故賞之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從知慶州滕宗諒之言也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稱也　癸亥降秦鳳都監崇儀副使馮詰爲禮賓副使初詰與都監翟再升同路進兵攻蕃部李宮家族分兩陣鬬敵而不知再升戰沒至是經略司言詰焚蕩族帳甚衆蕃部畏服而再升之死實不相從又無退怯之狀然師出無功故降之（詰明年六月復故官）　乙丑契丹國母遣林牙河西節度使耶律庶成崇祿卿趙成契丹遣定難節度使耶律寀少府監張旦等來賀正旦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憂之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又問群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譁言呂相失儀漢州人張紘時舉制科在京師聞之曰呂公爲相久非不詳審者今大朝會而失儀是天奪之魄殆將亡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冬（至不受朝不知所指何日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當考夷簡得疾實錄並不書此據本傳稍增丙辰夷簡以疾請告上許之癸亥夷簡又以久疾辭中書樞密商量文字詔有大事即與夷簡議之然不載中書樞密商量文字元降指揮是何日又不載拜司空平章重事凡翦髭以賜不知何也今但從本傳稱是冬而略其月日須細考之會要十二月二十六日宰臣呂夷簡言所患未痊右手尚難舉恐居重任深不皇安乞罷政事未賜俞允切慮中書樞密院公事稽滯乞面諭與章得象晏殊等兩府事並請一面商量進呈施行乞特降指揮詔答依奏如有大事即與卿同共商量又云慶曆三年正月制宰臣呂夷簡建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累以疾求罷朝廷異數留之也所稱正月與本傳不同當考）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六十七萬一千三百九十二口一千四百八十三萬一千九百二客戶三百七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六口六百二十九萬二千八百三十三　元昊之貴臣野利剛浪凌遇乞兄弟皆有材謀僞號大王親信用事邊臣多以謀間之剛浪凌即旺榮也始旺榮荅范仲淹書求和語猶嫚仲淹既去龐籍代知延州乃言諸路皆傳元昊爲西蕃所敗野利族叛黃鼠食稼天旱賜遺互市久不通飲無茶衣帛貴國內疲困思納款遂令知保安軍劉拯爲書賂蕃部破丑使達旺榮言旺榮方總靈夏兵儻陰圖內附即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僧法淳持書及金寶以遺遇乞會剛浪凌詐使浪埋賞乞媚娘等二人詣青澗城請降种世衡知之曰與其殺此三人不若因以爲間命監商稅出入有騎從甚寵又爲蠟書遣王嵩遺剛浪凌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爲夏州節度使俸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棗緘畫龜喻意剛浪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頗疑剛浪凌二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穽中遣教練使李文貴以剛浪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遣書意豈欲通和耶文貴自言用兵來牛羊悉已賣契丹一絹之直爲錢二千五百人情便於和時世衡已去青澗城籍不信其言意虜欲款

吾軍。止文貴於青澗城。數月賊果大入。敗葛懷敏于定川。（世衡傳云。李文貴至青澗城。世衡以白籍。按世衡春時已徙環州。以文貴書白籍。必非世衡。若姑謀遣嵩。則固世衡也。）朝廷盍厭兵。會契丹使者來。亦言元昊欲歸款南朝而未敢。若南朝以優禮懷來之。彼宜洗心自新。（記聞稱梁適使契丹。契丹主親與言。按適以十月十七日受命。其還朝必在冬末。或明年春首。按籍自青澗城召文貴至延州。遣至夏州。又從夏州却回延州。必數月事。而明年正月賀從勗已來。從勗之來。又在文貴却回延州後。期程太迫。然則契丹所言優禮元昊。不當是適初聞之契丹主也。蕭偕以十月二十六日入見。此言或蕭偕所致。適歸自契丹。亦纔言此。故朝廷亟遣適與籍議之。其密詔藉招懷元昊。必不因適使歸始有此。密詔次在前矣。今約墓誌銘稍刪潤之。王珪撰梁適墓誌云。契丹遣劉六符來報元昊欲納款。朝廷命適復聘契丹。已而元昊令賀從勗齎表至境上。又命適使延州。遂定元昊復臣之禮。按六符以九月二十五日持契丹誓書與富弼俱來。六符之來乃報聘也。十月二十六日。又遣蕭偕來言撤兵。梁適先以十六日受命爲回謝契丹使。所云回謝。蓋指蕭偕非劉六符矣。墓誌恐誤。然亦可見使南朝以優禮招懷元昊。實非梁適初聞于虜主。劉六符固嘗言之。或優禮招懷之言。更自蕭偕出。記聞誤也。記聞所以誤。蓋緣實錄所載賀從勗語云。南朝遣梁侍郎到北朝。令北朝諭西界通和。不知北朝欲令西界通和。劉六符富弼已先言之。梁適往聘。蓋申衆前議。雖契丹實對梁適遣人諭元昊通和。又語適。令南朝優禮招懷。亦非事始也。今載優禮招懷元昊事。但云契丹使者來言。不指名劉六符及蕭偕以示疑。）於是密詔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驕蹇不可與言。乃自青澗城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奉事本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汝王不得爲臣。紛紛至今。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群下之過也。汝犯邊之初。以國家久承平。民不習戰。故屢爲汝勝。今邊民益習戰。汝之屢勝。豈可常邪。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衄。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天之立天子者。將使博愛四海之民。而安定之。非必欲殘彼而取快也。汝歸語汝王。若誠能悔過從善。稱臣歸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龍圖能爲言之朝廷。使彼此休兵。其誰不受賜。籍乃厚贐遣之。元昊固欲和。而恥先言。及文貴還。聞籍語大喜。亟出嵩於阱。厚禮之。使與文貴偕來。月

余文貴復持剛浪凌。及其弟旺令嵬名環。卧譽諍等書。抵籍議和。且云。如日之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嫌其不遜。未敢復書。請于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書稱旺榮等爲太尉。籍言太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可復臣矣。今其書自謂寧令或謨寧。皆虜官。中國不能知其義。稱之無嫌也。詔聽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而主若自奉表章。乃敢達之朝廷。名號正。則議易合爾。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恐虜猝犯之。敗其功。故數與其使往反計議。抑止其僭。亦不決然絕也。（遣問事。諸書不一。今酌取其不相抵牾者。聯書之。龐籍正傳。附傳。墓誌。神道碑。种世衡傳。墓誌。沈括筆談。司馬光記聞。元昊正傳。附傳。實錄所載賀從勗語。皆在是也。）

（宋史全文大事記曰。任一狄青而嶺南平。拔青於行伍者。執政龐公籍也。擢一种世衡而西師捷。置世衡於幕府者。參政范公仲淹也。得一明鎬而貝州平。薦明鎬以討賊者。相臣文彥博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成
圈點監生臣蔣洲
臣歐陽[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一送

宋（仁宗五十一）

李燾續通鑑長編　嘉祐六年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乃許計年轉官。　辛酉。奉安明德章穆皇后御容於普安禪院之重徽殿。

癸亥。詔宗室上墳陵，母得以鞂筆彈弓隨行。　乙丑。詔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內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免差遣。　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乙酉。召輔臣觀御書兗州至聖文宣王廟牓。　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俊民，掖人也。　戊戌。契丹歸明人武珪。為下班殿侍。河北沿邊安撫司指使。武珪本鎮州人，陷虜歲久，頗知虜中事。至是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特錄之。　己亥。宰臣富弼以母喪去位。　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安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為大臣母喪罷春燕，仁宗盛德也。而實錄及會要乃云議者皆以為非，是不然矣。謂成裕與弼親嫌，不當建請，則猶可。今略加刪潤。）　辛丑。賜衛州進士程汝士吉周頴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壬寅。封皇弟十一女為永壽公主，弟十二女為寶壽公主。（寶壽，周貴妃所生，後封吳國。永壽，董淑妃所生，後封鄧國。）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禮院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祀典器服之數，其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　庚戌。詔大理寺命官有不當書罪而據拾文致者，其本處官吏並劾罪以聞。從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所奏也。（改要詳之。不須具載。）　夏四月戊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冠平。知淄州，仍理轉運使資序。侍御史陳經言，平前為淮南轉運使，市物不償價。已嘗彈奏之，請罷所理資序。詔可。　庚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權本路轉運使。初，師中劾知邕州蕭注治邕八年，有峒

兵十餘萬不能操而用之乃入溪峒貿易掊斂以失衆心卒致將卒覆敗經略使蕭固措置乖繆與轉運使宋咸黨附注既貴荊南師中傳言注黷貨阻戒誘略儂智高所閫民羅寨五華為奴又擅發溪峒丁壯求黃金無悵籍可鈎考為國生事案法當斬令貸横行降一官自都監作鈐轄不知此何名也詔遣中使李若愚鞫實注貴坐此責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固及咸皆追官勒停（按李師中傳注泰州安置咸皆追官勒停注傳亦云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與師中傳合實錄乃於七月十七日書蕭固追三官貴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副使宋咸追一官勒停會要並同實錄猶不見蕭注有何罪罰疑實錄會要所載蕭固追三官下必有脫字所載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則蕭注事也王安石集有責蕭注制辭所載官位實與師中傳及注傳同今從師中傳及注傳先附見注罪罰其固咸追停於師中罷漕之後其固咸所坐仍於七月十七日書之更俟考詳）　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間輒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二事或自有月日則此當削去）　詔嶺南官吏死于儂賊而其家

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　甲子契丹國母遣林牙左威衛上將軍蕭袞四方館使寧州防禦使韓貽孫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蕭禋崇祿卿李膺來賀乾元節　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衡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癸酉詔凡入貲為郎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十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儒代者聽之　丙子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備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昇於府舍恣行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具姦黠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保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汚臣志聰臣不識面世

寧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辯劾遂家居求罷上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詣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陳旭本史傳既載旭自辯語又云仁宗知言者非實以手詔召旭出載旭自辯語可也今亦具存之所掇仁宗知言者非實則有所緣飾矣它書皆無此今不取唐介本史傳云介與趙抃王陶等論升之姦邪又結中人閻士良又與御藥王世寧連姻不可大用與王世寧連姻則呂誨章疏并之自辯已見獨閻士良交結本末誨事并言史志聰或本史誤以志聰為士良兩當考志聰皇祐元年正月為入內副都知嘉祐三年五月為入內都知）　宋史全文呂中曰宦官宮妾使於小人而不使於君子者也後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謁於外朝而詢於內朝則過矣故石顯者貴為元成之所倚也梁冀者胡廣趙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恃也此自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宮妾外戚為一者我朝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之請謁在外不得而行也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　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武都張樸荊南樂京等七

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老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樸棨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顏立有喪梓州韋褒蜀州張中理虔州吳獻廣安軍蒲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僕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張唐英政要云明年又賜顏立同進士出身當考）　戊子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救日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攅於壇四隅朱絲繩縈三匝又設黃麾在北龍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曰日有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　乙未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為尚書左丞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知廣州時嶺海猶未平也（靖再辭而後受制來云去歲邕遭大寇綿被遷逃峒獠尚驚逋戍使撫遏用義元而潰敗列郡聞風而震驚因輟聘以召臣俾單車）

（而諭擬律爲奏聽命。願誅首惡之人。而崇斛食以未絕交爭之患。亦既與之鈞來。本守封疆。前邦令之必行。諫吾國之能得。願以續販之休。微相遣。解職此州。以辦邊事。去年八月。蘇量安撫時可附此。）丙申。詔諸知州軍。及兵官許造酒者。毋得貿易。及以折物價。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爲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爲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岌業。爲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爲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爲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謚景文在治平三年。今并書。）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代韓絳爲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爲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數人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疏言。爲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

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爲小人所指目。近則爲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它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爾。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就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庚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又遣官疏決三京。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初。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回避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官有名稱。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

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爲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冒犯禁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爲會稽內史。舒父名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爲鄮。舒遂行。後又以舒子允之爲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換。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燕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無祖名辭命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在此制。然推尋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而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慕容延釗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改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吳延祚以父名璋。改爲同中書門下三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授起復光祿大夫。天聖中。著作佐郎王傳。父名著。奉禮郎張子奭。父名宗禮。以傳爲大理寺丞。子奭爲太祝。皆請避而許者。如淳化中。畢士安父名義林。除翰林學士。天聖中。韓億

父名保。除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名忠。賜推忠功臣。天禧中。寇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學士。近年楊偉父名自牧。爲羣牧使。皆曾固辭。此又雖請避而不許。皆前後許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爲永制。請約雍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不在避免之限。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之名爲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回避。故以律文申明之。庚戌。詔河北沿邊安撫司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隆緒之統和二十四年。亦自約束。久之。北人或由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霸。抵涿易者。邊吏因循不能止。於是宮苑使忠州刺史趙滋知雄州。遣巡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舉捕魚之禁。（趙滋先以宮苑使知保州。四月甲戌。領忠州刺史。知雄州也。）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霽。儀所言不爲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徹食。奉天抑己。方其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

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晴徹旣而陰雲所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荅變感天必不欲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㬊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為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百姓屈遏禍在外也臣愚以謂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患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欲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者乃㬊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明容情孫社或附此）　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匹以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篆之旅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丁

卯從知鳳翔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汙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未幾遂以刑部侍郎致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裕享赦書而盡還之　癸酉樞密院奏近揀四百料錢近下禁軍填近上禁軍所有轉軍分例物即三分特支一分詔支一半（此據會要是六月二十二日事故附於閏月）　甲戌富弼為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旣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數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稍有隙恐未必爾更須詳考）上旣許弼終喪弼以表謝因言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場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過頗涉厯舜事合婉微述乃傷於逼迫語當祕密述乃極於張皇傳聞四方無不驚駭伏緣張述前知泗州絕無政譽臣在中書日亦曾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強作此事雖云納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喧布況提點銀銅場將來例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奬臣竊恐姦進之輩更相做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聰陛下或致憂隱切欲求嗣即於天聽卻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夕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害臣民恭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況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寬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蒼覩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今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御讌目前愛玩多方制伏其心至於宴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揀擇不令進御澄神靜思助以平和之藥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為宗社之主皇嗣之號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弼又言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幸各有誕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工相義同股肱當與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

陛下若不以臣為狂妄即乞以臣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省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旣係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於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一死實亦甘心上復以優詔荅焉（按實錄明年五月甲戌以知洺州職方員外郎余藻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按英宗實錄治平元年二月己巳以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屯田郎中余藻提點廣西刑獄職方員外郎張述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述蓋代藻者嘉祐六年未受命也不知富弼上疏時述何由已帶提點銀銅場職任或恐余藻在洺州時張述已先除提點銀銅場而實錄偶不詳或因富弼言遂罷述後乃更除也當考）　張述疏曰（此據張唐英政要附見不知即富弼所指者否當考）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劫官州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處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子細思之耶若子細思之則憂

宗廟社稷。俾繼嗣不絶矣。若未子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命。二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不絶。則陛下方為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思傳之子。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育豫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職之官政。係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況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諱。蒼皇之際。危急之間。寶位神器。而欲使宮闈左右中官兩府迺相覷望。而一言謀之。豈陛下之心輕宗廟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詳擇為之。欲至蒼皇之際。顧命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未繼嗣有賢有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社稷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機之政。餘間熟見。但欲

凝神淵默。垂拱御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下不尊矣。賞罰不尊於己。而代積漸移於下。臣愚實憂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冰。蓋言漸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僭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揮隆宗廟社稷。俾世世祭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斷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宋朝要録云。同修起居注司馬光同知諫院。）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實録。明年五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其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蒙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illegible][illegible]事所[illegible]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而天下之公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亦翕然幸其有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祿保位之謀。大臣之強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而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臣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己為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己為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為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覈大臣改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指揮為不當。當先改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加貶斥。以

懲妄言之罪。則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與領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為非也。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政忤。（魏泰東軒雜記云。王安石素與韓琦議論不合。嘉祐末。琦為相。安石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又奏所稱訊必指此也。此載於安石集。而注貢官已附四月庚申。自安石知制誥并附此訊。）　庚辰。太原府代州鈐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蘇安靜上麟州屈野河界圖。自郭恩敗。虜益侵耕河西。無所憚。李思道孫兆相繼往議。皆不合。至是安靜與其國人艱移呂寧拽浪撩黎始議定其府州自擇泉骨堆埋浪莊蛇尾掊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蛇尾旁順橫陽河東岸上西界步軍照望鋪闊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埋井烽築堠六。自埋井烽西南直麟州界俄枝軍營築堠三。自俄枝軍營南至大橫水染枝谷洞堠烽赤捷谷掌野狸塢西界步人照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奢俄寨二。從北訛也山戍寨一。次南麻也乞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和拍攢有西界奢俄寨四。從北訛厖遇勝寨一。次南吳移越布寨一。次南麻也吃多訛寨一。次南麻也遇崖寨一。各距大和拍攢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奢俄寨三。從北岡越

崖寨一。距紅崖堝二里。次南訛也成布寨二。各距紅崖堝一里。其道光都隅有西界耆㦰寨二。並係訛也成布寨在道光都隅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人照望鋪。亦築堠十二。乃約自今西界人户毋得過所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户舊耆㦰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㦰寨三十三。更不再修。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户就近樵牧。即不得插立梢圈起蓋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夏國傳載此事甚略。但云於是安靜檄夏國得呂寧拽浪撩黎來合議。安靜乃築堠三十六。更新邊禁。邀以違約。則罷和市。界始定云。今全用實錄本文。按呂誨奏議第七卷。論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鈐轄蘇安靜。實爲失當。專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往彼。朝廷授以成算。事無不濟。今安靜乃上地界圖。則是安靜竟了地界。不由思道也。不知誨所謂罷安靜在何年月。當考。）是夏。樞密副使歐陽修言。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以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等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過慎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廷臣或連章列疏。共論某事。其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

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爲臣下愛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出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論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脩疏不得其時。唐介等逐在四月二十七日。脩云在樞府已逾半歲。按脩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拜樞副。則奏此疏當在五月六月間。今附夏末。七年三月九日。乃召王陶及范師道。）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摭其事而發之。癸未。賜沂州草澤高太古粟帛。以轉運使言其行義推于鄉里也。　乙酉

泗州言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兩浙江南東西路水災其令轉運使就差本路官體量蠲其賦租仍須為賑救之術無使秋冬之食以致逃移　置廣州東莞縣界東西路巡檢一員水軍二百人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於嫚也嫚則事君之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辯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於詐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因不治由嫚與詐則因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處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誠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辯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褒或因罪而覬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間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於祿而請歸農者有之是皆心語兩違情實交戾外示輕官爵之處以欺於衆內實計分銖之利而爭於上遺義忘恥至於要君用詐而安為小人之行陛下聖度包荒悉置不問彼小人者亦豈識恩德之隆哉且夫君臣之間猶父子也既委質立朝陳力處位於去就之際豈得容易而言今苟以私覬遂僥倖而妄章詭辭發之不疑是臣下不肅朝廷不尊而公為嫚詐之事以要於陛下不有沮止恐非所以範俗流化也請自今有要君作為如嚮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如此則因上邀利者知所畏而士之行已有恥事君以誠者少加勸矣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以來天下公議其所彈治者必廢所稱援者必進既為上所信屬故其職特為要劇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徼之人挾己憎愛依倚形似造浮說奔走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助治之道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若由風聞而事得其實朝廷從而施用之有補聖治茲固善矣不幸萬有一愛憎不中之論熒惑忝挑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臣愚謂前世風俗不平毀譽亂公而下詔誡勵者有矣欲深鑒時弊特屈聖訓曉勵士大夫庶幾揄灕華心有以激清朝路也又御史府內司朝廷憲度外察郡縣吏治若朝廷政事之施行者賞罰有所未當號令有所未允忠邪有所未辨紀綱有所未正則御史得以言之若郡縣政事之施行者官吏有所未公法制有所未明冤枉有所未申貪暴有所未除則御史得以言之然則主於督察內外施行之事隨所是非當否而言上以補救朝政下以警飭四方之吏共適於至公之道而已非謂朝廷之事有所未及施行而御史得以先之也其所以不可不先者將以明上下之分也上下之分苟明則人主之柄操執有歸而綱紀不亂綱紀不亂則天下無難於為治也比年中外士大夫偶見陛下任用臺諫官其所開陳多蒙信納殊不知言事之人所論列者亦自有體朝廷所以聽納而施用者亦固自有次第便謂凡百事狀不計行與未行臺諫皆得以專之乃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干臺司者如杜歲陳希亮判開折司與三司辨理句銷帳按事當上聞朝廷聽法所在希亮每奏一狀必并申臺又近日廣西轉運使李師中以邕桂獄事暴發宋咸蕭注姦贓止當覈實盡理朝廷自有刑典如獄辭未真惡狀未具則當乞再加按問師中乃別為臺狀用小紙解說三十餘事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謂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其有罪者必罰無赦固不俟言者助之而適足為朝廷之害甚無謂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未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上嘉納之　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祫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明年十六月又錄淑德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須隨月撰進　己丑提點河北刑獄張問言奉詔相度河北八州軍塘濼令若就塘出土作堤以畜西山之水則涉夏大河雖溢而民田無衝浸之害請下逐處歲以時修築從之（四年八月己丑可考）　壬辰同修起居注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凡欲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白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朝廷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來者觀之無不盡力矣　太常禮院及監肅禁衛所並言請自今駕出以閤門祗候并內臣各二員挾駕頭左右次扇筤仍以親從兵二十人從其後先是幸睦親宅內侍抱駕頭墮馬駕頭壞御史中丞韓絳乞增衆興出入儀衛之禁事下太常禮院等處參議而定此制（江休復雜志云韓維問李淑駕頭何物曰百講坐之一劉敞謂之王洙云御坐傳四世矣乃初即位所坐）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聞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興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昔夏后時官師相規漢之公卿恥言人過今吾士大夫乃違古人之守蹈薄俗之弊甚無謂也

中書門下。其為朕申敕百工。務敦行實。淆而弗改。當重絀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疇止傳云。陳升之升樞密副使。臺諫官御史唐介等奏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為衆人排逐所訴。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性未諳官御史。衛撫人罪。復以戒俗。請出詔戒勅。從之。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為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為累已御史臺記。又疑以此詔在嘉祐三年去。已詔時為中丞。言事峭直。執政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王稱東都事畧。朕惟善治之主。以天下耳目為視聽。而不自任其聰明。耳目之寄。今臺諫之任也。夫以四海之廣。萬事之衆。臺官數人。不能以周知。固將詢及士大夫。而其間傾邪險害之徒。不惟朝廷義理所在。謂職在言責。銳必施行。徇己之愛憎。衛飾形似。創造語言。以中善良。豈朕所以圖治之義哉。）　甲午。出內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丁酉。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比用袷享赦書。搜訪天下有節行學術之人。如聞沽飾名譽徼進者多。非所以厚風俗也。其罷之。　戊戌。詔辰州省地民先逃入溪峒。今復歸者。蠲丁稅三年。　環慶經略司言。蕃部也臼族寇平遠寨。（其詳具十一月戊午。）　己亥。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鼎臣。為淮南路體量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四百二十八　十四

安撫使。侍御史陳經。為兩浙路體量安撫。以水災也。　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蕭固追三官勒停。廣南西路轉運使度支郎中宋咸追一官勒停。固坐知桂州日。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使入兩浙商販私物。咸坐在邕州。射銀揲子凡九百九十六斤。及事覺。詐收入本司公使簿也。（蕭固。宋咸勒停。乙見四月庚申。李師中權漕時。今依實錄復載。此姑但刪去貴授撿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等字。更須考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送

宋

仁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七月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強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則衰。闕二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泛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愁歎。意者群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賞慶刑威曰君。臣幸得以修起居注。日侍黼扆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一

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群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姦邪在焉。則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相與混殽。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為善者日懈。為惡者日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之求治。猶鑿冰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恩。以天授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錄。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無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康誥稱文王之德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用其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也。臣竊見國家所以御群臣之道。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寘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夫人之材性。各有所宜。而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賢之盛。莫如陶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主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守。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

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求名不求實誅文不誅意求以名行實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如是則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誅此陛下誠能慎選在位之士不問其始所以進及資序所當爲使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侍顧問有政術者爲守長有勇略者爲將帥明於禮者典禮明於法者主法下至醫卜百工皆度材而授任量能而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弃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無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凡臣所言皆陛下耳所猒聞心所素知然致治之要無以易此知之非艱行之惟艱願陛下力行何如爾其三論揀軍曰臣竊聞朝廷近降指揮揀選諸指揮兵士補填近上軍分其主兵之官惟務人多不復精加選擇其間明知羸弱悉以充數臣以耳目踈短聞之後時不能據陳可否致事已施行然其得失利害之明不可盡爲陛下言之往者不可及來者猶不可追臣竊惟當今國家之患在於士卒不精故四夷昌熾財用不足故公私窘迫今縱不澄汰衰老以省大費而又平居晏然非警急坐增無用之衆以長無窮之患臣不知爲國計者果如何也方今天下安樂無虞而府庫之積隨得隨散曾無羨餘設不幸有螽螟水旱飢饉相仍盜賊猝起戎狄內侵不知陛下將何以待之此不可不爲之先慮也臣竊覩自唐室募兵以來果能得武猛材力之士猶爲有益若不擇勇怯而養之臣不知其可也唐德宗以神策軍使白琇珪爲京城召募使應募者皆市井沽販之人有名無實及涇師犯闕德宗命琇珪以神策軍禦之卒無一人至者德宗狼狽失據幸奉天及五代之際軍政尤弊是以判亂接迹禍敗相尋周世宗以高平之戰士卒不精故樊愛能何徽所部先奔歸而大閲諸軍悉揀去老弱選其精鋭以爲侍衛親軍由是甲兵之盛世無比故能南割淮甸北取關南群雄畏服所向無敵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大寶當是之時戰士不過數萬北禦契丹西捍河東以其餘威削荆楚包湖湘卷五嶺吞巴蜀掃江南服吳越　太宗皇帝紹丕烈奮神威遂拔晉陽一統四海堂堂之業萬世賴之今天下兵數臣不能盡知竊聞比於太祖皇帝時其多

數倍然元昊羌胡之豎子智高蠻獠之微種乃敢倔强河西横行嶺表國家發兵討之士卒或望塵奔北迎鋒沮潰毁辱天威爲四夷笑由是觀之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也且今之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感戴上恩人人喜悦而竊聞京城之内被選之人往往忿嗟悲怨父子相泣況於外方兵士遠去鄉里訣别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違違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切近之憂爲萬一之慮也兵者國之大事廢興之端安危之要盡在於是臣不知曾與不曾令兩府大臣相與熟議經久利害然後行之今在京兵士已經揀上分配諸軍者無如之何其未揀及外州軍兵士伏望朝廷特賜指揮下應係揀軍臣僚須是一一躬親子細揀選好人材有膂力及得等様别無疾患方得揀上如已經揀中後朝廷别差不干礙官覆揀得却有不及等様及羸弱病患之人其元揀臣僚伏乞重行貶竄仍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聞奏施行并約束揀軍臣僚務精不務多如今來指揮上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戒揀軍官　癸卯左侍禁前滑井監監押馬允正爲右侍禁初滑井監生界夷間出市馬已乃剽略而去嘉祐元年秋領衆百餘出自陵溪本監判官鄭戩與允正使招安將唐則要致于城中擊殺者七十餘人允正既以功遷官後戩代去坐與人爭田産勒停至是始上其功改大理寺丞允正後自論嘗覩殺夷人而戩無功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言戩本蜀豪族停官未叙於法不得改官乃奪大理寺丞因下本路提點刑獄司按所論功皆不實故又奪允正所遷官　甲辰贈故内殿承制宋士堯爲崇儀使内殿崇班李德用爲禮賔使東頭供奉官左明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殿直何潤陳獮並爲太子右清道率府率以士堯等與交阯戰歿也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三女戊申進位婕妤辭之　是月河北京西淮南兩浙東西並言雨水爲災　八月乙卯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知諫院楊畋詳定寛恤民力事（五年五月丁酉置司六月乙亥遣使）　己未馬軍副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謚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陣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前後與虜遇未嘗挫衄兎毛川之戰内侍宋永誠哭于軍中凱刻罷之尤篤於故舊子弟食門下者常十數人　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有不完者訪求之　壬戌江淮制置發運司言淮水壞泗州城知州王璪通判張師中能協力保完之乞降詔奬諭從

之。殿中丞王廣淵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廣淵明曾孫。立之迪從子也。（會要系此於十二日。） 癸亥。賜滑州修魚池迎陽埽小吳口役卒緡錢。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保州保塞縣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與邊吳淀相接。無數十里。頗為塘水所壞。乞下本處常完築之。從之。（韓琦家傳云。琦論塘水之害。亦以保塞陵寢為言。詔遣鹽鐵判官楊佐。管勾屯田張茂則與保州趙滋。同擘劃。而實錄不書。今附見當考。） 司馬光言。臣竊以赦者害多而利少。然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赦為美也。國家承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嚴謹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為姦利。俾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赦。使願慤之民。憤悒憾恐。凶狡之群。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以盛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冤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致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祖宗之時。每歲不過一次疏決。死罪下皆遞降一等。近年以來。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五月以前。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以使百職驕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陛下特降指揮下中書。令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為定制。庶幾為惡之人不敢指以自寬。有所戒懼。（據光集以八月十五日上。言乙丑十五日也。今附見。） 丙寅。左騏驥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鄧保信落都知。為許州鈐轄。初保信奏。令退兵董吉於芳林園燒化黃金。趙槩趙抃王陶等時在言職。皆陳其不可。弗聽。久之吉術無驗。又竊金以逃。既捕獲抵罪。而保信猶出入禁中。御史陳洙諫官龔鼎臣共劾保信欺罔。乞正典刑。故黜之。（它書或誤以保信為保吉。今不取。） 供備庫使忠州刺史帶御器械蘇安靜。為內侍押班。諫官司馬光龔鼎臣言。安靜年未五十。不當廢舊格。乞追寢

成命。不報。 丁卯。司馬光言。臣幸得備位諫官。竊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濩落而無目前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徒足以煩瀆聖聽。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決。與其受苛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為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為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重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戇愚狂瞽。觸冒忌諱。惟知納忠。不敢愛死。伏望陛下以萬機之餘。稍豫之間。垂精留神。特賜省覽。萬一有取。裁而行之。則臣生於天地之間。不與草木同朽矣。其保業云。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群雄已服。眾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強弱之勢殊。則眾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搖也。於是有驕墮之心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墮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強。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于魏氏。海內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室構難。群胡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于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橫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于五代。三綱頹絕。五常殄滅。懷璽未煖。處宮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禍亂相尋。戰爭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丘陵。生民之類。其不盡者無幾矣。於是

太祖皇帝受命于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東征西伐掃除海內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勳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成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黎民遺體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一千七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內外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苦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況於承祖宗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周書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臣願陛下夙興夜寐兢兢業業思祖宗之勤勞致王業之不易援古以鑒今知太平之世難得而易失則天下生民於鳥獸草木無不幸甚矣其惜時云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承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盛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凡守太平之業者其術無他如守巨室而已今日有巨室於此將以傳之子孫為無窮之規則必實其堂基壯其柱石強其棟梁厚其茨蓋高其垣墉嚴其關鍵既成又擇其子孫之良者使謹守之日省而月視欹者扶之弊者補之如是則雖亘千萬年無頹壞也夫民者國之堂基也禮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棟梁也百吏者茨蓋也將帥者垣墉也甲兵者關鍵也是六者不可不朝念而夕思也夫繼體之君謹守祖宗之成法苟不隳之以逸欲敗之以讒諂則世世相承無有窮期及夫逸欲以隳之讒諂以敗之神怒於上民怨於下一旦渙然而去之則雖有仁智恭儉之君焦心勞力猶不能救陵夷之運遂至於顛沛而不振嗚呼可不鑒哉今國家以此承平之時立綱布紀定萬世之基使如南山之不朽江河之不竭可以指顧而成耳失今不為已乃頓足扼腕而恨之將何益矣詩云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時乎時乎誠難得而易失也其遠謀云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曰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綌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而暮飢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户貧富不侔矣況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閑暇無有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户者修教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鴟鴞所以固其室也賢儁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臣竊見國家每邊境有急羽書相銜或一方飢饉餓莩盈野則廟堂之上焦心勞思忘寢廢食以憂之當是之時未嘗不以將帥之不選士卒之不練牧守之不良倉廩之不實追責前人以其備禦之無素也幸而烽燧息五穀登則明主舉萬壽之觴於上群公百官歌太平樂娛樂於下晏然自以為長無可憂之事也嗚呼使自今日以往四夷不侵犯邊水旱不侵為災則可矣若猶未也則天幸安可數恃哉陛下何不試以閑暇之時思不幸邊鄙有警飢饉荐臻則將帥可任者為誰牧守可守者為誰雖在千里之外使之常如目前至於甲兵之利鈍金穀之盈虛皆不可不前知而豫謀也若待事至而後求之則已晚矣夫四夷水旱事之細者也抑又有大於是者陛下不亦嘗留少頃之慮乎詩云維彼聖人瞻言百里維此愚人覆狂以喜此言遠謀之難知近言易行也夫謀遠則似迂迂則人皆忽之其為害至慘也而無切身之急為利至大也而無旦夕之驗則愚者抵掌謂之迂也宜矣國家之制百官莫得久於其位求其功也速責其過也備是故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上自公卿下及斗食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況萬世之慮乎自非陛下惕然遠覽勤而思之日復一日長此不已豈國家之利哉此臣日夜所以痛心泣血而憂也昔賈誼當漢文帝之時以為天下方病大瘇又苦踧盭又類辟且病痱陛下視方今國家安固公私富實百姓樂業孰與漢文然則天下之病無乃更甚乎失今不治必為痼疾陛下雖欲治之將無及已治之之術非有他奇巧也在察其病之緩急擇其藥之良苦隨而攻之勿責目前之近功期於萬世治安而已矣其重微云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何謂萬幾幾之為言微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大木石沒丘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所以然也周易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辰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未之知也是故聖人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謂此道也孔子謂

魯哀公曰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可知矣　太宗皇帝命昭宣使河北團練使王繼恩討蜀平之宰相請除繼恩宣徽使　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若使繼恩爲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以繼恩功大他官不足以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　真宗皇帝欲與章穆皇后及後宮遊內庫后辭曰婦人之性見珍寶財貨不能無求夫府庫者國家所以養六軍備非常也今托之於婦人非所以重社稷也　真宗深以爲然遂止由是觀之先帝以睿明卓越防微杜漸如此之深可不念哉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及在血脈在腸胃桓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之頌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言常見棄忽及其已然又無所及未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悲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偪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伏惟陛下思萬機之至重覽大易之明戒誦孔子之格言繼先帝之聖志使扁鵲得早從事毋使徐福有曲突之嘆則可以修之於廟堂而德冒四海治之於今日而福流萬世優游逍遙而光烈顯大豈不美哉豈不美哉其務實云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此言爲國家者先實而後文也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姦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行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鬭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之盛美無益也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於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廟修廣御容其於孝也不亦遠乎統紀不明祭器紊亂而雕繢文物修飾容貌其於禮也不亦遠乎群心乖戾元元愁苦而斷竹數黍敲叩古器其於樂也不亦遠乎是非錯繆賢不肖渾殽而鉤校簿書訪尋比例其於政也不亦遠乎姦暴不誅冤結不理而拘泥微文糾摘細過其於刑也不亦遠乎行能之士沉淪草野而考校文辭指抉聲病其於求賢不亦遠乎材任相違職業廢弛而檢勘出身比類資序其於審官不亦遠乎久大之謀棄而不省淺近之言應時施行其於納諫不亦遠乎將帥不良士卒不精

而廣聚虛數徒取外觀其於治兵不亦遠乎凡此十者皆文具而實亡本失而末在譬猶膠板爲舟搏土爲檝敗布爲帆朽索爲維畫以丹青衣以文繡使偶人駕之而履其上以之居平陸則煥然信可觀矣若以涉江河犯風濤豈不危哉伏望陛下撥去浮文悉敦本實選任良吏以子惠庶民深謀遠慮以保安宗廟張布紀綱使下無覦心和厚風俗使人無離怨別白是非使萬事得正誅鋤姦惡使威令必行取有益罷無用使野無遺賢進有功退不職使朝無曠官察讜言考得失使謀無不盡擇智將練勇使征無不服如是則國家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又何必以文采之飾歌頌之聲眩耀愚俗之耳目哉　戊辰桂州進士唐子正爲試將作監主簿知桂州吳及言其素通邊略有孝行著于鄉里也　徙審刑院于右掖門之西院舊在長慶門之東併其地入中書而徙之　辛未洪州言分寧縣民彭泰因入山伐薪爲虎所噬其女能不顧身持刀斫虎奪父命雖古烈女殆不能過請加旌録詔賜粟二十石絹二十匹仍令州縣歲時存遇之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澠池縣主簿蘇轍試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轍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秘書丞知靜海縣轍爲商州軍事推官時轍對語最切直其略曰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小心二十年矣又曰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又曰宮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北狄西戎之奉海內窮困陛下又自爲一阱以托其遺餘諫官司馬光考其策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欲降其等蔡襄曰五三司使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上不許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爲之辭已而諫官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介衢州人也（以轍爲第四等蓋光與鎮同議難之者初光欲以爲第三等也）　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臣等竊見今歲以來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民多菜色此政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宮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托散府庫調斂細民況酒之爲物傷

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宮奢縱務相誇尚。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宮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深自重惜。臣等愚戇切爲陛下不取。伏望陛下當此之際。悉罷燕飲。安神養氣。後宮妃嬪進見有時。左右小臣賞賚有節。及厚味腊毒之物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以傷太和。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保受命無疆之休矣。上嘉納之。（光行狀云。既取蘇轍。光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上嘉納之。按陶此時不在朝。見諫官則楊畋。龔鼎臣。及光。凡三人爾。恐行狀誤。今但云同列。更須考詳。）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畋於三司取天下凡課利場務。五年併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爲減舊額。故上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先王考績之次序。雖見於經。而其詳不見於後世。朕若稽古以修衆功。而諸路刺舉之官。未有以考其賢否。比令有司詳議厥制。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古人有言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朕有念功樂善之志。而又繼之以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利矣。然非夫任事之臣躬率

以正而考覈其實。與士大夫之宣力于外者。皆安於禮義。而不以便文徼倖爲姦。則朕之意豈能獨信於天下。而法亦何恃以行哉。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祗新書。以稱朕至誠惻怛之意。今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條目即陳旭所論。在嘉祐二年七月。）　戊寅。詔曰。朕觀古者欲治之世。牧民之吏。多稱其官。而百姓得安業。今吏多失職不稱。所以爲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其吏民亦其媮而不爲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己卯。詔審刑院。大理寺。天下歲所上獄淹繫者多。自今月終具所斷案月日。朱書大中小事之限。於次月五日前類聚以聞。　又詔自今詳議詳斷官闕。委審刑院。大理寺。與學士舍人院。御史臺輪舉之。　閏八月乙酉。復以成都府爲劍南西川節度。　己丑。遣官祈晴。　戶部郎中知制誥張瓌爲契丹國母生辰使。如京使朱克明副之。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宋敏求爲契丹生辰使。西染院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張山甫副之。司封郎中楊佐爲契丹國母正旦使。供備庫副使李宗副之。鹽鐵判官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王益柔爲契

丹正旦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淵副之。　辛卯。詔定州修北岳廟。　壬辰。以久雨。賜諸軍班特支柴薪。　甲午。翰林學士胡宿。龍圖閣直學士楊畋。御史中丞王疇。侍御史知雜事王綽。同考校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課績。　丁酉。遣官謝晴。　降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瀛州王贄爲吏部郎中知泗州。坐失保任也。　徙知亳州刑部郎中直史館李徽之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既而臺官言徽之前爲制置發運使坐事罷去。不當復除。即改命徽之直龍圖閣知河陽。河北轉運使司勳郎中直史館李肅之爲制置發運使。　庚子。工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郎曾公亮爲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張昪爲工部侍郎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上既許富弼終喪。乃還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此據記聞。或移見富弼拜樞密使時。）　辛丑。參知政事孫抃。樞密副使歐陽脩。趙槩。包拯並進官一等。仍改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爲左諫議大

夫樞密副使。宿既謹靜。及當重任。尤顧惜大體。群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宿弊。宿獨獻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　甲辰。參知政事孫抃。歐陽脩。樞密副使趙槩。包拯並上表辭所除官。從之。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受。　丙午。皇弟十三女薨。贈楚國公主。其生才六十一日云。　丁未。司馬光奏。臣昔通判并州。嘗三章乞陛下早定繼嗣。以遏亂源。當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數陳社稷至計。況今日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爲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專以冗細之事。煩瀆聖聽。厭塞職業。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於葅醢。伏望陛下。取臣所上三章。少加省察。或有可取。則斷自聖志。早賜施行。如此。則天地神祇。宗廟社稷。群臣百姓。並受其福。惟在陛下一言而已。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上時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光言。沉思良久曰。得非欲選宗室爲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賊事。請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日所言宗廟社稷

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　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每歲終定部下知州軍一人能否尤著者為優劣如連二考俱在優劣等即具以聞當議特行賞罰（此據會要治平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考課院言追附六年閏八月末）九月癸丑詔三司如聞河北秋稼甚登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甲寅詔轉運判官其位本路通判及兵馬都監之上知州則以官序之　丙辰磁州防禦使承亮為明州觀察使仍封昌國公故事皇族本宮之長封國公物故則以次受封至是徐國公贈安定和懿王承簡卒而承亮於秦悼王後為最長故以命之（承亮德彝子）壬戌知諫院楊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不過去御座數步君臣對問之言皆可聽聞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庚午占城國獻馴象　丙子宮苑使忠州刺史知雄州趙滋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始滋捕殺界河運鹽者契丹以為言知瀛州彭思永河北轉運使燕度皆劾滋生事請罷之朝廷更以為能就加軍職（轉運使本傳并據唐介按此時介未河北也今刪去）尋又遷天武捧日四廂都指揮使司馬光言臣先曾論趙滋為人剛愎不可管軍朝廷不以為信臣以自恐聞聽未審不敢復有所陳自後又聞滋對契丹人使禮貌驕倨不遵舊式近者又聞本路帥臣奏滋任意行事恐別引惹竊以景德以前契丹未和親之時戎車歲駕疆埸日駭乘輿暴露於澶淵虜騎憑陵於齊鄆兩河之間暴骨如莽先帝深惟安危之大體得失之至計親屈帝王之尊與之約為兄弟歲捐金帛以彌之聘問往來待以敵國之禮陛下承統一遵故約夫豈以此為不辱哉志存生民故也是以兵革不用百姓阜安垂六十年今契丹所以事中國之禮未有闕也為邊臣者當訓士卒繕器械以戒不虞厚饔餼謹威儀以待使者內不失備外不失好以副朝廷之意而已今滋數承客氣以傲使人爭小勝以挑強胡苟為夸大於目前以求一時之虛名而不顧國家永久之患臣恐釁隙一開則朝廷未得高枕而臥也昔孫蒯毀缾而曹衛交難鄫人漚菅而魯國喪邑涉佗捘手而晉失諸侯女子爭桑而吳師入郢故禍常起於細微而事或生於所忽凡二國所以相交之道不可以不謹也雄州當虜之衝平居則行李之所往來有事則戎馬之所出入與州之將不可不精擇其人滋稟性狂狠不可久寘於彼乞落軍職徙之內地無使邊將相效為國生事實天下幸甚不報（滋六年八月擢龍神衛廂主十二月遷天武捧日廂主八年五月又遷步軍都虞候光所論不得其時或在滋再遷軍職之後今附

此初除軍職時更考詳）　丁丑命太原府代州副部署郝質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鷟修豐州　是月司馬光復奏臣前乞撿會臣并州所上章早定繼嗣事陛下即垂聽納凡所宣諭皆非愚臣所能及乃天地神祇保佑皇家實萬世無疆之休也臣意陛下朝夕發德音宣告大臣施行其事今甫一月未有所聞豈陛下以茲事體大精選宗室未得其人將左右之人有所間沮熒惑聖聽臣皆不得而知也臣聞為之後者為之子也著於禮律皆有明文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五矣未有繼嗣立弟子定陶王欣為太子今陛下即位之年及春秋皆已過之豈可不為宗廟社稷深思慮哉臣愚亦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稍異於衆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之心它日皇太子生復使之退歸藩邸有何所傷此誠天下安危之本願陛下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享明堂韓公攝大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爾於是光復具奏且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疾暴卒御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此據司馬光奏議并陳襄所作洙墓銘洙卒在九月十五日御史臺記云洙仰藥死當考）　時知江州呂誨亦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屢有密疏以聖嗣未立請擇旁親指斥祖宗分別商嬙臣子之心詎當如是蓋憂懼預發於忠誠而不虞機會之失也雖然宗屬有親疏天資有賢愚妄付親賢當出聖慮人臣安得陳露事機以萌非冀唯陛下思忠言奮獨斷過未然之亂無使後時此防微之深慮也又聞日官近奏彗星躔心宿請備西北謹按天文志三星天王之正位中曰明堂前為太子後為庶子星直則失勢明則見祥質之知星者以謂既直且闇而

妖星所犯變見之驗。恐不在西北。臣又聞自夏及秋。京師淫雨。諸路水潦。數州地震。汴河決溢。民戶墊溺。斯陰盛之沴。固有宜將。唐神龍初。洛水暴威。宋務光曰。自登皇極。未建元年。非所以守器承祧。養德贊業。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災。厥罰斯至。乃已然之明驗。有以知皇天愛陛下之深。數以災異感動。若尚不加警悟。殆非畏天保國之深慮也。臣又聞近宗室中。訛言事露。流傳四方。人心驚疑。是以陰沴之應。窺覦之心。不可不知其漸。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僚奏議。延對大臣。周爰忠讜。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況宗枝蕃茂。豈無賢德上副聖念。脫或宸謀已定。當使天下共知。以安久系。萬一姦民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搖上心。此最為患之大者。不可不察也。漢成帝惑王根邪說。捨中山而立定陶。及孝安之際。梁冀姦謀貪樂安冲幼而畏清河嚴明。卒至於亂。向用正人讜論。則東西二京基祚可量哉。惟陛下思祖宗造宋之艱難。監成安墮漢之基祚。窒姦臣附會之漸。絕後世窺覦之患。早為定斷。慰安人心。天下大幸。（按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並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立議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以本不知何也。誨之孫僅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掇取附見九月末。）右監門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叔韶進所業。召試學士院中格。遷領辰州團練使。（叔韶見皇祐元年六月。）冬十月庚辰朔。駙馬都尉李瑋言。奉詔舉官為將領。而臣家有賓客之禁。無由與士人相親。聞柴宗慶等當時得與禁近往還。輒援例而請之。詔具凡所接賓客以聞。辛巳。贈故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為遂州觀察使。故兵部郎中張夏為太常少卿。先是。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朝廷新考課之法。將視州郡守長之能否而升降之。盡力之吏。苟於職有所施設。雖沒而其勞績因事以見。亦宜少追錄之。頃張夏守泗州。取土石為城隄。以捍長淮之暴。又為堰岸以防汴水之入。其補壞增舊之制。則又著為條令而刻之於石。使後人遵而不敢廢。其後淮水屢漲。而常賴以免其虞。又嘗為兩浙轉運使。作石堤以防浙江之流。杭人懷夏之功。廟而祭之。堤上至今思之。又張亢在河東。以麟州遠於水泉。尚時寇至。民幾不能自存。乃築月城以包有之。又瀛州之城。雖堅而小。緩急不足以守。亢因舊基而增大其制。異日或有風塵之警。民得以清野入堡者。非此曷恃乎。亢勤職備患。實惠二州之人。今夏與亢既死。願陛下特加褒贈。或錄其子孫。以勸官吏之盡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勞。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術也。故卹及之。壬

午。樞密院請。自今前後省內臣入仕並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從之。自祖宗以來。內臣未嘗磨勘轉官。唯有功乃遷。至景祐二年九月。詔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奏聽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曆以後。其制漸隳。黃門有勞至減十五年。而入仕才五七年有遷至高品以上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而減年復在其中。至是患其幸進者不已。故釐革之。知諫院楊畋獨言。文臣七遷而內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宜如文武官例。增其歲考。乃詔入內高班以上。仍舊理十年磨勘。其無勞績有贓私罪若公罪徒已上者倍之。畋為言事官。顧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其失職。（景祐二年九月指揮實錄無之。今會要具有。畋言乃十一月乙丑。今并書。）初。沙苑闕馬。秦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領其職。不數月得馬千數。渠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至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繼和事附見渠適。以至和元年八月知秦州。嘉祐二年八月徙永興。其薦繼和當在至和嘉祐間也。）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琛。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甲申。河中府進士南宮魯為試將作監主簿。以都轉運使彭思永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丙戌。詔京東西淮南江浙荊湖南北路。比年水災盜賊仍起。其令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鈐轄司。於控扼之地相度增置都巡檢以聞。壬辰。起復前左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誨二章。未及有所啓。上遽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嘗養子二人。小者甚純。然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上曰。宗實者。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退。琦復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上曰。決無疑也。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上喜曰。如此甚好。琦又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至和末。上得疾。文彥博富弼劉沆與王堯臣勸上早立嗣。上許之。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言者相繼。司馬光所言尤激切。其餘不為外知者不可勝數。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怠。琦獨嘗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可屬大事。

欲以此感動上意。秉聞即言。宜早立嗣。上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聖。何難哉。　太祖為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況宗子入繼。則陛下真有子矣。盛德大慶。傳之萬古。孰有斷陛下者。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上初意。然宗實猶固辭也。（韓琦新舊傳云云。但據范鎮文章論述每稱留中。按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留在江寧。十二月召為開封。拯本傳亦不云與鎮文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太子。蓋嘉祐三年六月事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論疏與司馬光疏同日內出。然光疏則先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今亦略加刪潤。更俟考求）　癸巳。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王獵為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侗不通私過。足見其有守。獵長垣人也。侗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孟侗已見未年。）　乙未。樞密院言。勘會兩省使臣磨勘條例。欲除景祐二年九月詔。并入內省自來黃門轉高班例依舊。外並依今年十月三日指揮。其餘條例。更不施行。詔合該改轉高班已上內。元因勞績者。及無勞績有公罪杖已下者。並理十年磨勘。無勞績有贓私及公罪徒已上者。並理二十年磨勘。內私罪情理輕取旨。餘並從之。　丙申。詔知宗正寺。即管勾本司事。遇祠祭許見官屬。　馬軍司言。咸平縣就糧武騎帶甲剩員四指揮。共管一百二十人。不成隊伍。虛占營壘。欲乞并為一指揮。從之。　丁酉。詔磨勘選人歷任曾失入死罪未決者。俟再任舉主應格聽引見。其已決者三次乃許之。若失入二人以上者。雖得旨改官。仍與次等京官。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宗實表四上乃從其請。　戊午。環州蕃官右侍禁蘇恩貸命送湖南編管。仍分所管蕃部為八族。各推首領以主之。恩本為五門蕃部巡檢。領合道鎮。定邊。平遠。二寨部族為最盛。初渭州遣指使沿邊求羊為也日族邀射奪其所乘銀鞍。既而指使告于平遠寨官。繫其族二十餘人。令蕃衆遂圍寨。恩言其族。願得被所繫人。本寨既聽還。而經略使韓縡。令恩後追恩止推其首為過者六人。主慶州緣不許。遣部署馬懷德領

兵隨恩大索其族。皆叛去。未幾。復出降。緣因奏恐其後難制。遂戮也日族。恩既坐竄而五門蕃部巡檢自茲廢矣。（恩平遠寨在七月戊戌）　庚申。左騏驥使嘉州防禦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材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而不虞也。使主者為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府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鞫治。於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呂璹獨窮竟之。志聰坐此黜。璹南安人也。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嘗創不已。非祀無豐暱之義。請罷其役。不許。（江休復雜志云。壽星觀塑像內官以為聖容。後差判范貫之攝度。則是一殺。謂之壽星神御殿。明年九月改名崇先殿。）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廷使人。許之。　庚午。校書郎章衡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大理寺丞羅愷權知淮陽軍。更俟一年與轉官。愷第二人及第。既召試而考其賦落韻也。　辛未。於潛縣令編校祕閣書籍孫洙為館閣校勘。從新制也。編校書籍二年得補校勘。自洙始。詔如聞諸處逃軍藏匿民間。或在山谷。寒餓轉死者甚多。其令開封府及轉運司。出榜曉示。限兩月首身除其罪。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新廣南東路鈐轄文思使康州刺史李樞領遷新除官以封贈父母。從之。　光祿少卿張叔詹致仕。初叔詹知壽州。值水災。監司奏叔詹非才。詔移蔡州。司馬光言。蔡壽之民。皆陛下赤子。叔詹若為政無狀。於民有害。移彼置此。有何所殊。況蔡州封部闊遠。戶口繁庶。土饒山林。素多盜賊。地望之重。過於壽州。牧守之任。尤須擇人。豈有因不才被斥。更得善處。若叔詹實有才能。惠及於民。則當治本路監司罔上誣賢之罪。使叔詹仍居舊任。不復私易。今臧否不分。進退無據。衆口籍籍。皆云未允。臣前上言。為治之要在於擇人賞罰。此亦擇人不精賞罰不當之一事也。況叔詹資性庸下。老而益昏。本無片長。授任過分。其為忝冒。人盡知之。使之從政。所至為害。伏乞朝廷直令致仕。或授以冗散之職。勿使親民。庶幾黜陟明白。無損政體。詔改叔詹知衛州。叔詹遂乞致仕。從之。　十二月丙戌。詔新復豐州。其擇武臣為知州。置兵馬都監及監押二人。徒以上罪送府州。杖以下聽決之。　丁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同管勾河東沿邊安撫司事郭齊為內殿承制知豐州　司

馬光等言。伏見國家復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城。修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絶。外迫寇境。昔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衆。有以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元昊攻陷州城。民及三寨蕃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丘墟瓦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設外寨。備置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內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所謂徇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略司嫌其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號悉難守。今既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爲不若遷永寧堡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更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略者使守之。不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爲州。亦未晚也。　庚寅。詔諸路部署司。自今諸軍各置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其三日上辛。祈穀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曆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慶曆元年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二年正月丙子朔不受朝。會要稱慶曆二年誤也。當作元年。）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謚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朝會上下。馬必就

平地以示尚壯。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上以其精神未衰不許。懷德曰臣年過耄。懷爲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爲減數歲。懷德無它長。自初擢守邊。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平。保寵終祿。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祕閣官。即崇文殿賜宴以嘉其勤。仍詔兩制者詳天下所獻遺書擇其可取者付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編校官常以一員專管勾定本。　甲辰。契丹國母遣林牙左鎮軍衛大將軍蕭傅泰州觀察留後曹昌裔。契丹遣長寧節度蕭肇崇祿卿王正辭來賀正旦。　乙巳。安化州蠻來貢方物。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七百二十萬九千五百八十一。口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八十。客戶三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三十一。口六百八十萬七千五百三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生員臣陳晉卿
圈點監生臣馬孝學
臣危道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　一送

宋　神宗五十二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四月丁卯遼主遣永州觀察使耶律景熙崇祿少卿韓詵其母遣懷德軍節度使耶律達廣州防禦使劉從祐來賀同天節　詔國子監屏內舍生開臨出學初呂惠卿引臨爲經義所檢討母病謁告歸省聞王安石召爲相枉道見之安石還朝以聞故屏之既而御史蔡承禧復以爲言又詔殿三舉上問安石何故取臨安石曰初不見其過故取今見其有罪故絀政當如此耳（日錄云自泗州倒行至臨淮謁令不知臨鄉里是何處。當考。）詔廢州爲縣縣爲鎮即兼兵或縣萬戶鎮千戶以上委轉運司舉知縣監鎮官餘非初廢並銓院選差。戊辰賜西京昭孝禪院戶絕田仍免其稅役。管轄京東淤田李孝寬言乞候礬山水至開四斗門引水淤田權罷漕運三二十日從之以礬山漲水頗濁可用以淤故也。癸酉上批熙河路全乏錢糧恐誤邊計可速議經畫遣雄州團練推官杜常相度措置增招弓箭手欲以減戍兵紓邊饋也。從又詔與高遵裕義減修造數。詔罷給田募人充役已就募人聽如舊其走死停替者勿補先是王安石爲上言給田募役有十餘害上曰苟如此初何以有此議議者必言所利上曰檢初議乃李承之言募弓手宜如弓箭手爲便遂作此法餘無所利安石曰只以田募弓箭手已不如募弓手之便弓箭手雖選強壯然即取足於一家苟可以爲強壯則弗却也弓手乃選強壯於無方所募皆得真強壯者上乃令廢以田募役法（據日錄乃四月三日事今因罷給田募役始著之二月二十二日甲子王庭老可考王荆公安石當國以徭役害農而游手無所事故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則農役與業兩不相妨行之數年荆公出判金陵爲吕惠卿參知政事惠卿用其弟溫卿之言使役錢依舊而撥諸路閒田募役既而閒田少役人多不能均齊天下方患其法之不可行而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毀己敗壞新法於是不行溫卿之言而依舊給錢募役此係紹蔡朱新錄蔡識不知事實者據附此以證其誤七年五月二十四日稍降指揮蘇軾奏議在元祐元年四月六日王巖叟等駁奏在二年三月未當并考）乙亥龍圖閣直學士羣牧使李中師權發遣開封府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銑領雅州刺史手詔仲銑廉靜修潔好學知分近曾召對可特遷官故也（日錄十九日上言與世居謀反者醫人劉育嘗遊從王秦差而收王見其多事不許又千壽三仲銑言此人多事不宜在王府乃已上因言銑廉靜好學知分王安石曰以此知忠信審敬之人有補於世上曰良是今附此三月四日世居及育下獄閏四月二十一日斷獄。）太常禮院言已尊禧祖爲太廟始祖孟夏禘祭當正東嚮之位仍請自今禘祫著爲定禮詔恭依。丙子岐王顥復奏乞賜外第詔答不允　戊寅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爲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樞密使上批充久參機政悉力職事有是命　提舉河北西路糴便糧草金部員外郎呂嘉問爲檢正中書戶房公事上批熙河路見闕錢穀而將作調營繕材木數多令三司修遣將軍京師遣作又權罷七年既無急用即可權住采買以紓邊費時修三司材料既足而通遠軍鳳翔府累歲所應輸納木植積久五十餘萬中書請盡蠲之而以見役兵繼令采伐。從之。　詔江寧府非借常平錢米修農田水利如限滿未足更展一年從宰相王安石請也。　都大提舉黃御等河公事程昉言乞自滹沱胡盧兩河引水淤溉滹沱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地萬五千餘頃自永靜軍雙陵道口引河水淤溉北岸曲淀等村瘠地萬二千餘頃並俟明年興工。從之。（正月二十五日可考河渠志第二卷滹沱河本西山水由真定深州乾寧與御河合流。熙寧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寧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四月程昉言請引水溉南岸魏公等鄉瘠地凡一萬五千頃北岸曲淀等村瘠地凡一萬二千頃。從之。明年昉上淤田之勞遷張送爲西京左藏庫副使張適爲大理寺丞。自是水利日興而民受其賜矣。第三卷又云八年四月程昉言深州靜安縣令任進檢踏滹沱河南岸放水入兩陂舊河淤溉南岸魏公孝仁兩鄉瘠鹹地約一萬五千餘頃乞明年收畢二麥全放滹沱胡盧兩河水淤溉。從之。）知廣信軍狄詠等言契丹移拆木內城村兩鋪近邊欲以本軍張瓜村新河口兩鋪亦移近邊與彼相直。詔河北沿邊安撫司遣官相度如全屬南地即如所請。知雄州王道恭言北界改移鋪屋見移文詰問未敢再令毀拆。詔候契丹防守人馬退則毀拆。環慶路經略司言已諭蕃部因請貸糧者於寺背判寨名選爲三等籍定姓名。從之。詔軍頭司呈試武藝人及五人以上或事體稍重並取旨差官監試。　司農寺言州縣百姓多捨施典賣田宅與寺觀假託官員姓名欲令所屬榜諭聽百日自陳改正爲己業仍依簿法通供數納役錢。從之。　命新知代州周永清代張誠一同韓縝分畫地界上以承

有司文閣門關官故留誠一也。永清入對言疆境不可輕以予人。臣職守土不願行。國遣之。（留誠一為永有司文閣門關官成稼御梟六月二十八日永清還代州舊紀亦書如代州同永清代張誠一議疆事新紀削去）

王安石為上言契丹大而無略則多隙可乘。且并諸國及燕人為一四分五裂之國也。上曰中國兼燕秦楚越萬里之地。古所以勝夷狄之國皆有之。能修政刑則契丹誠不足畏。安石曰。中國如大物要以大力操而運之爾。又論民兵安石曰既以民為兵。則宜愛惜得其心。如陛下前欲以義勇為募兵。謂定牛驢即極非所以得民心。事之安危。或兆於此。古人以民為貴。不可不察。上矍然曰良是。（認定牛驢事在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甲申。是日四月七日。）進呈。比撲馬數。樞密院欲存牧監。又欲留監牧馬準備軍行負馱。中書比撲歲用三萬貫買監牧所生馬數足。而歲可省官錢五十三萬貫。地利在民尚不計數。比牧監歲收馬二百餘匹。無色額馬盡堪配軍亦止二百餘匹。而中書擘畫淤河買馬。未及十箇月。比舊已增九十餘匹。上令中書施行。而吳充固爭以為監牧不當廢。若夷狄旅拒。馬不可買。中國如何得馬。上曰。雖如此。牧馬亦不濟事。祖宗時牧監但養大馬。後來孳生是非明白無可疑。充曰。向令認定驢牛。中書便云搔擾。今中書卻要臨時

買驢以供負馱。豈不搔擾。安石曰。無事時不問有無驢牛。須令五戶或十戶共認驢牛一頭。不知此牛驢令誰作主。且無驢牛之人須被配率出錢。此所以為搔擾。令中書計算若遇要驢時用見令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事定後更不收一錢。即每三年一次用兵。比養馬以待用可省七十萬貫。用第一等價上增一倍買驢。假令括買。亦不為虧損百姓。此所以易於預認。上曰此利害分明。兼馬皆生捷。豈可負馱也。（已見七年十二月甲申注。今修入正文。）

安石又為上言去年體量放稅。東南倉廩為之一空。非計也。此乃馮京故為此。與蘇秦厚葬以明孝同意。又進呈前借常平物與轉運司於城塹之類。安石曰臣謂宜愛惜常平物以待非常。不宜遽如此費出。上以為然。乃令前降指揮勿行。以度僧牒還司農。（前降指揮當考詳。四月十八日安石又言放稅事可參照。）

庚辰。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司言。雅州名山縣發往秦熙州等處茶乞聽官場盡買。不許商販。詔商人就官場買者聽之。每馱納長引錢十千。指定州軍貨易。

蕃官副軍主李磨氈角授三班借職本族巡檢。自言招安蕃部有勞也。

河北東路轉運判官呂溫卿言。欲令遠簿縣曉諭民供通戶下自來漏帳田產。更不坐罪。積年稅賦免追。從之。

河北西路轉運司言。北兵過界。略真定府北寨橫巡節級杜辛等。上批此安撫司事也。轉運司何預。令具析以聞。

權御史中丞鄧綰言。奉詔看詳世居家書簡有與世居親密者案後收理。本臺搜檢世居家書簡看詳。各是尋常往還人數不少。未敢一例收理。詔於法有罪人即收坐。綰又言李逢世居等起意皆因挾圖讖祆妄書以相搖惑。伏詳編敕讖書之禁。雖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用黨無由發覺。所以法令徒設。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傳說。不以為怪。乞下諸路曉告收傳圖讖文書者立燒毀。或首納入官。官為焚棄。過兩月許人告。重賞之。犯人處死。詔送編敕所立法以聞。其後立法。私有圖讖及私傳習者聽人告。賞錢百千。從之。綰又言世居納匪人。論兵挾讖。訪天文變異。伺國家休咎。出處絮結累年。于孩宗正不察。教官無狀。其罪不可不治。又宗邸明有門禁。而逢等出入自恣。宮門無歷案驗。當正監門使臣之罪。又言世居文字內有攻守圖術一部。得於內臣張宗禮。嘗勾當三節益印官本。遣之。雖各會赦去官。並乞特令案後收坐。從之。

壬午。宣徽北院使張方平為中太一宮使。方平以同天節稱慶禮畢。欲求近京一郡。乃有是除。

詔所考京朝官班行選人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大理評事梁子野賜同進士出身。二人循資並堂除。中等四十七人堂除。下等六十三人。並與差遣并注官。子野

適孫也。

參知政事呂惠卿乞罷五日一赴講筵。從之。

湖南轉運司言潭衡郡道州江水溢。壞官私廬舍。

癸未。知制誥權發遣三司使章惇為權三司使。知徐州司勳郎中魏孝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孝先嘗得對。具論馮京撓正之狀。故王安石以為可用。上亦謂孝先不可得。朝廷士大夫用心如此者殊少。翌日遂有此命。（孝先以中書提點五房公事主客郎中知徐州。乃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戊午。）

權提點河北東路刑獄駕部員外郎范子淵復為同管勾外都水監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避轉運副使陳知儉親也。（知儉不知與子淵何親。據會要。知儉嘗坐言濬河非是。奪官。更須考詳。）

上批河東馬軍多而馬不足。姑廢教閱人既未可頓減。遂不給馬。則一路全闕兵。緩急小有邊事。從何調發。兼令計所技省錢糧不多。可且仍舊。初。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以番次戍邊。餘留內地。率十年一周。熙寧六年。議者謂官養馬費廩食。多死損。始詔五路募義勇保甲養馬。戶一疋。歲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戶願養二疋者聽。開封府界毋過二千疋。五路各毋過五千疋。於是兵部請令河東養馬正軍五千疋。義勇保甲五千疋。共以萬疋為額。時河東正軍有馬九千五百餘疋。請罷支填。以義勇保甲馬補其闕數。俟正軍馬不及五千疋。然後以官馬支填

奏上詔中書樞密院比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當專爲一時省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間養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十四千四百蓋緣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計其價當爲錢十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不免抑配兼慮芻秣失節或致損壞又不善調習緩急何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乾糧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於見支分數馬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人情不便緩急邊防事宜何處取備若朝廷且令官軍民兵兩不廢弛訓練經久必有可用但存諸軍分數馬外漸令民間情願養飼服習不須指定五千足數於理似可與中書更問難往來中書大指以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爲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傔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豆之家無所邀厚價計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上從樞密院議而有是旨中書不能奪乃詔河東義勇保甲養馬令轉運司歲計所免折變沿納實費錢以三司錢撥還河東馬軍聽依舊支填候教成義勇保甲別取旨（六年義勇保甲養馬指揮安見月日兵志八年兵部請河東騎軍五千義勇保甲五千凡爲足爲額時河東正軍有九千五百餘足請罷給以義勇保馬補其闕數使他日正軍不及五千足然後以官馬給之奏上詔中書樞密院較利害以聞樞密院以謂車騎武備國之大計不當爲一時省用而論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其折價當爲錢十四千四百也餘皆出於民必非所願兼慮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足即異時須減就糧馬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其見支分數馬又當減三千九百四十足不惟重擾於民邊防事宜何以取備與中書問難久之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保甲欲可用故將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養馬則兵民無騎民兵無騎則異時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馬且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歲爲錢二十二千募民養馬可省官芻秣及傔衣糧歲爲錢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豆之客無所邀厚利計熙寧五年六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則可習騎戰平時可使襲逐盜賊公私有利若欲且存騎軍馬額即義勇保甲養馬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義勇保甲精熟則馬軍別須旨上從之乃詔河東義保養馬所免折變緣納實費錢以三司錢償之河東馬軍且仍舊俟教義勇保甲成別取旨自王安石曰陛下欲訓義勇至別取旨）

本志並因日錄日錄又同比按河東義勇保甲養馬密院檢詳故落三司狀安作此撲數要作義勇養馬所省不多上曰密院兵房比撲得全不差然上欲且依舊令兵士養馬安石曰陛下欲訓習義勇保甲令可用故將以省募卒寬河東一路也今又不令保甲義勇養馬即民兵無馬則異時何以爲用且用募兵五十騎之費可養義勇保甲萬騎所養義勇保甲與募兵之費又不同義勇保甲教成之後精勇但有過於募兵無不及馬不知如何不令義勇保甲養馬若欲且存騎兵馬額即義勇保甲養馬所費可令三司出備候一二年教得義勇保甲精熟即馬軍別取旨上曰好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後赴事去六可考）　權知開封府司錄參軍朱炎言奉詔在京免行錢貧下戶減萬緡已減百六十餘行依舊祗應近有彭已等十三行願復納免行欲聽許從之乃詔貧下戶量減錢毋得過半既而上批昨日依朱炎所請於已放免行錢萬緡卻令認納五千緡再詳事理未便可再取旨中書進呈卒如炎所奏　賜蕃官溫劈羅延家絹五百羅延官至侍禁河州戰歿當得二子恩而無子故賜之　甲申金部員外郎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兼提舉市易司王安石言近京師大姓多止開質庫市易摧兼并之功似可見方當更修法制驅之使就平理上曰均無貧固善但此事難爾安石曰秦能兼六國然不能制兼并反爲寡婦清築臺蓋自秦以來未嘗有摧制兼并之術以至今日臣以爲苟能摧制兼并理財則合與須與不患無財臣嘗論摩鹽當稱事政爲此也後數日吳安持亂市易上不許安石曰臣與嘉問親厚非有他但與議市易而已然其被誣臣以親厚之故已難爲之辨明況臣女壻恐有事愈難爲言已別選人上固不許（此據日錄二十八日事實錄於甲申日舊太常博士祕閣校理陳睦兼監察御史大理寺丞蔡承禧改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令移入四月三日削此不著）　西京左藏庫副使王昭序兼閤門通事舍人昭序自陳閤門守職五十三年老病乞解點檢閤門簿書并提點承受特遷之　權三司使章惇乞重定本司條例及差占軍大將窠名從之　賜度僧牒五百治保州東南緣邊陸地爲水田從河北緣邊安撫副使沈披請也披又乞錢五萬緡收息酬現事人詔賜萬緡　熙河路經略司言馬銜山後欺當族蕃部打波說諭趙醇忠及母妻等來降又誘洮州邦令商首居岷州城北遂成蕃市兼打波志在効順家屬並有爲鬼章殺害乞補一近下班行充邦令巡檢尋管勾邦令一帶蕃商往來詔補打波三班差使邦令巡檢　贈邵州團練使宗蓋所生母永和縣太君皇甫氏永嘉郡太

夫人。以上批皇甫氏可以宗殊毋例贈郡夫人故也。（宋琰例當檢本紀，於甲申日書新作奉元曆成，頒天下。按實錄乃是閏四月壬寅，今從實錄。）丙戌，皇城使、忠州刺史、廣南西路鈐轄石鑑為衛尉少卿、直昭文館、知宜州。鑑始換武職，至是自列願還文資，上以其有功邊，遂之。鑑先除廣南東路鈐轄，（八年八月二日。）未半歲改西路。（八年正月二十八日。）上初欲委鑑團結教閱諸洞保甲，以為朝廷差出劉彝必忌之，故就命彝委鑑。既而彝固不欲鑑來，乃言鑑邕人，令鈐轄本路非便，又抵溪洞人善主事，以動朝廷取賞。上謂王安石曰：「鑑不至此。然邕人誠好生事。」安石曰：「能主事，則亦能弭事。朝廷不知所以御之，則啟生事以取賞；朝廷知所以御之，使其造難則無所逃罪，弭難則有以取賞，何患其好生事也。」於是上復從鑑東路。（此月二十二日。）鑑未知改命而有是請，上從之。（上與王安石論鑑事，乃此月十九日。後三日，從廣東。後三日，遂有宜州之令。鑑乞還文資，猶稱廣西鈐轄，則固未知復從廣東。其有是請，必以劉彝不樂鑑故也。）司農寺乞遣官同發運司裁減冗費，從之。上批：「提舉在內修造所張茂則差出，張若水在假，修完內城，可差見管勾來用臣。」丁亥，著作佐郎張琬同提舉荊湖北路常平等事，太原府兵曹參軍范鏜為崇文院校書。鏜嘗從王韶辟，至是，韶言其材，召對，命之。（張琬、范鏜。）罷著作佐郎林旦勾當進奏院，以知通進銀臺司陳繹言旦先任臺官，坐言事不實降黜，乞別與差遣故也。（五月十六日，王安石云云可考。）都提舉市易司賈昌衡等言：「金寶非衣食所資，但當禁其侈僭者。有摩壞舊法致之以死，則論罪太重；募以厚賞，則為禁大密。今新敕止坐以銷為飾者，則舊法已刪改。其摩壞金銀蓋已無禁，然民尚循前法，未敢通用。已令本司遣金銀箔出賣。」上批：「市易務拍金宜罷出賣，已成者聽於後苑作折換。」上又批：「市例錢元條無稅物商人當納與否？舊舟船入京城，與吏並緣為姦，丐取留難，而征算入官十纔三四。於是有司請計所丐取數，減五六收之，以祿典吏，而典吏犯丐取百錢以上，皆坐配法。征算入官十收其八，皆緣有稅物始收。至是上疑無稅物者亦收市例錢，故以問中書也。」賜熙河京鈔二十萬緡，河州十萬緡；又以江南東路折斛錢二十萬緡，賜河北西路轉運司，並充糴本。詔杜常取熙河路經略安撫司去年隨軍蓄部兩庫支帖助公使錢給用，右件與高遵裕，窠具當用及當裁損數以聞。以遵裕乞罷永興等處熙州、通遠軍市易，且令經略司主之，及以去年市易茶場淨利歸經略司，如不可，即乞詔有司據本路一年合用錢數明支撥封樁故也。戊子，內殿崇

班、閤門祗候高公繪、高公紀並為閤門通事舍人。司農寺言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張復禮定修許州鄧艾河不當，詔都水監丞劉璯相視以聞。又乞借度僧牒三千、紫衣數千，許諸路寺前承買酬折重難等第。從之。河北察訪使沈括、曾孝寬上守城人數，詔依孝寬所定，令軍器監約防城分數器仗增倍計置。己丑，上批：「教閱法及賞罰格已面諭曾孝寬修改大意，可付與。」令取旨別行審定，差左藏庫使夏元象同詳定。（不知別審定何事。此載與二月十六日、五月九日陳團相關，更詳之。）上批：「斬馬刀局役人匠不少，所造皆兵刃，舊東西作坊未遷日，有上禁軍數百人設鋪守宿，可差百人為兩鋪，以潛火為名，分地守宿。」先是，斬馬刀局有殺作頭監官者，以其役苦，又禁軍節級強被指射就役，非其情願，故不勝忿而作難。王安石嘗與同列白上，以為宜稍寬之。至是，僉為上言其事，上以不可因此遽輟，亦且了矣。安石曰：「凡使人從事，須其情願，乃可長久。」上曰：「若依市價，即費錢多，那得許錢給與？」安石曰：「餼廩稱事，所以來百工。餼廩稱事，來之則無強役之理。且以天下之財給天下之用，苟知所以理之，何憂不足，而於此靳惜？若以京師雇直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鐵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直至賤。顧就募者多，何不下信州製造也。」（此據日錄四月十七日，今附見。安石前不相位時，亦屢言此，當檢附八年五月一日始置斬馬刀局恭永樁二年，附此年五月十七日。）詔特免河州進士梅博等九人將來文解，以博等自陳收復已來未沾恩，乞如熙州例故也。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定法，故立此制。（志同。）詔沙苑監隸羣牧司，餘八監及河南北兩監牧司並廢，以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自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馬鋪。兩監牧歲費及所占牧地約牧租錢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緡，計所得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得不稱失，故廢之。以牧地租給市易務茶本錢外，餘寄常平籍，出息以給售馬之直。（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文彥博等挺云云。吳沖卿、蔡子正等為樞密副使，上言請廢河南北監牧司，文潞公為樞密使，以為不可。元厚之為翰林學士，與曾孝寬受詔詳定，厚之計其吏兵之祿及牧田可耕種所以奉兩監歲費錢五十六萬，所息之馬用三萬緡可買。請盡廢天下馬監，止留沙苑一監，選其馬可充軍用者悉送沙苑監，其次給傳置，其次斥賣之。牧田聽民租佃，盡令轉運司輸每歲所省五十三萬緡於市易務。馬既給諸軍，則常給芻粟及係衣糧，所費甚廣，監馬送

少先止四十餘尺。未道羸乘死者殆半。國馬盡於此矣。時熙寧八年冬也。此據司馬光記聞。當考兵志第六卷。六年四月二十五日。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其息。不便。乃詔元絳蔡確比校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歲出馬千六百四十疋。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止堪給郵傳。而兩監牧歲費及所占地租。總五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餘緡。而所出馬為錢三萬六千四百九十六緡而已。其九監馬三萬餘疋。儻不更制。則日有死耗。於是詔以先監隸羣牧司。廢八監并兩監牧司。善馬分隸諸監。餘鬻之。收其租之以給市易茶本錢。餘儲常平籍。取子錢以市易馬監兵五千。以為廣固保忠指揮。修完京城焉。初欲廢監牧。樞密院文彥博吳充固爭。以為監牧不當廢者甚狀抗拒。馬不可買。則中國如何得馬。恐法不善。但當變法。王安石曰。向令劉航變法初。只國知其無後効。非今而後可知也。密院云人立法。故養請司不得關預。行之一年。乃費五十三萬緡。得三萬貫。今欲變法。恐復如劉航。上今所校利害。止公家費者而已。民之利害尚不備言。如馬之害稼。田之廢耕。此乃民之利害也。上曰。雖如此。牧馬亦無補。於是卒廢之。案廢監牧實在八年四月二十八日。錄中書密院

奏稱二年至五年。蓋以五年馬數比較耳。本志便於六年係此事。誤也。既書六年卒廢監牧。增書七年又廢鄆州東平監。以其地賦民。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如東平。此事八年以廢監時。充市易本錢。以給熙河歲計。十二月云云。序事失次。如此今不取。紹聖三年七月六日。張赴等云云。可考。）

詔北京、澶、定州封樁糧草，令三司月具已有見闕數以聞。上批：代州見與北人分界，而水峪地一事，初未結絕，令韓縝奏已定日於西陘與蕭素、梁穎相見，緣水峪地未了，恐不可隔越無序，可令依所降朝旨商量，候事畢日，遠邇西去分畫。

先是，上批：聞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令流移不絕，或緣與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內人近因乏食，多已逃散，懼將來獨於戶下催理，故一例逃避。宜令所在體量以聞。時七年十一月丁酉也。是日，王安石以諸路體量狀進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戶流移，多因災傷闕食，或為分房減口，初不緣抱下戶欠常平錢穀，餘皆云無之。安石遂白上：磁、相言上戶有逃移，亦恐未實，緣其奏稱或為分房減口，豈得謂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處有此事？上曰：忘記是誰言此。安石曰：彼既言之，必有事實。若有事實，即是州縣監司合根究蔽欺。若無事實，即如此誣罔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聰，則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上曰：如吳中復即已施行。安石曰：兩制奪一官，何足以懲姦？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神宗憂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因具載之。移去年十一月三日上批附此。庶易觀覽也。吳中復責官實在今年二月七日。朱本於七年十一月三日削去墨本。簽貼云。體量到並無流移。係進呈訖。新本復存之。所謂進呈訖。即安石云云也。）

閏四月壬辰朔，司農寺言：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司狀：涇、原、渭三州推行保甲法，而民流移稍多，欲至五月人戶歸業以次排定。上批：故歲涇原災傷至甚，宜俟今冬農隙編排。提舉永興軍路常平等事章楶言：鄜延路去年災傷，歲饑，知延州趙卨答流民以空營募壯者築濬城壕，自秋及春，役二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人不乏食，而城池皆葺。詔獎之。

癸巳，權三司使章惇言：昨增吏祿，行河倉法，蓋欲革絕私弊，令聞卻有以假借典質之類為名，經隔月日，方受財物者，宜為防禁。詔行倉法人因職事以借便質當為名受財者，以告賞刑名論如倉法。

詔河北、河東義勇保甲候教成，令上番，以代近邊巡檢戍兵，從提舉義勇保甲曾孝寬及司農寺、兵部請也。（朱本以此并附三月十四日。今仍別出之。）

司農寺言：隸本寺錢物帳狀，乞令屬官分路依三司判官點檢簽書

置籍揭貼，常見州縣收支見在之數，其鈎考賞罰約束，依三司帳司法。又乞以諸鎮買撲酒稅人代衙前為鎮將，並從之。

詔五路義勇保甲每三五州差在京有職事官一員兼提舉。知制誥沈括：大名府、澶恩州；提點在京倉草場沈希顏：真定府、深趙州；開封府推官蹇周輔：邢洺相州；中書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定祁保州、永寧安肅廣信順安軍；檢正禮房公事向宗儒：瀛貝雄莫州、保定軍；曾伉：絳隰州；檢正吏房公事蒲宗孟：濱■德博州；度支判官楊景略：滄霸州、乾寧信安永靜軍；都水監丞劉璯：潞澤州、威勝軍；樞密院檢詳兵房文字劉奉世：太原府、忻州、平定軍；張脩：嵐石州、火山寧化保德岢嵐軍；檢詳刑房文字杜紘：晉汾州；直舍人院李定：懷衛磁州；定先以戶部判官丁執禮代之。各舉選人班行一員勾當公事，聽不以時差出或親巡案，中書樞密院具條約以聞。初，王安石請合義勇於司農，上曰：司農事多，如府界依常平遣法，尚檢察不及，若兼兵部，則力有所不給，須別置官，故有是命。（沈括自誌云。朝廷新伍民兵。河北河東陝西併勁卒百萬。謂之保甲。河北三十餘萬先集。詔於從官中擇二人分領。擬後用八柱國法。使從官中領。不以屬所府。歲一出按之。括受命提舉河北西路保甲。此事附見。當考。）

甲午，龍圖閣待制兼樞密都承旨曾孝寬兼

判兵部。判兵部順、臨、馬琥並罷。上既不欲令司農兼兵部。王安石言：人才彼善於此則有之，若判兵部，馬琥雖尋必不如張諤。令判司農，諤兼兵部可也。上曰：馬琥必不堪，須議換易。欲令沈括及李寬判兵部。安石言：沈括壬人，而義勇保甲獨臣粗議。今既判兵部，即中書不豫此兵事，固宜非中書所知。然陛下擇主判，須得一敢與密院爭曲直者，即不須令中書預其事。沈括使河北，陰沮壞新法，有所希合，事甚衆。若令主判，恐義勇保甲法難立。上曰：此大事，須中密同管。罷沈括可也。安石因言括壬人，不可親近。書是孔壬難壬人。以爲難壬人，然後蠻夷率服者，壬人所懷利害與人主所圖利害不同。人主計利害不審，又爲壬人所蔽，則多失計。多失計，此蠻夷所以旅拒也。天下事有疑而難明之處，陛下意有偏而不悟之時，以偏而不悟之意，決疑而難明之事，而壬人內懷姦利之心，獎成陛下失計，此危殆之道也。上以爲然。稱括材能，以爲可惜。安石曰：如呂誨之徒，必不能營惑陛下。如括者，乃所謂可畏難者也。陛下試以害政之事示欲必行，而與括謀之，括初必審試陛下。若謂必欲如此，括必向陛下所欲爲姦矣。果如此，陛下豈得不畏難乎。安石又言：小人所懷利害與陛下所圖利害不同，不可不察。如文彥博豈是奮不顧身以抗契丹者，而實激怒陛下與契丹爭細故，乃欲起事以擾熙河而已。陛下安可與此輩謀國家之利。上遂不用括，并罷琥及臨，專以兵部委李寬。　詔張琥奏乞移河州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緩急追呼不應，以省極邊糧草。其令熙河路經略司速相度施行。　又詔根究自置軍器監以來施行措置事，有何實効，及有無失計置事。及熙寧五年後開封府界逐縣保甲王試武藝酬獎，以聞。上言軍器監事不集，且言非備書說軍器監政爲事都不集。王安石曰：陛下雖累宣諭軍器監事不集，然未嘗根究，請實欲根究施行次第聞奏。上乃令根究。（五月十七日。上批：比較軍器監，當考。）　又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初，御史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議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閉訾家口故也。先是王安石欲令侯叔獻雜淤田，奏上疑叔獻虛誕，曰：叔獻鄉論訾家口，以爲萬世不易之口。既而不然。安石曰：此非叔獻虛誕，蓋有作姦壞訾家口者。上令根究，故昌言有是命。安石初主不閉汴口之議甚力，馮京獨不以爲然。安石罷相數月，昌言等請權閉，而侯叔獻請勿閉，既從叔獻請不閉。其後卒使昌言閉之，尋以汴水絕流，更命程昉開撥。時七年十一月己亥也。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安石復相，叔獻因

譖昌言附會馮京，變易安石在相府時所行事。安石怒。會汴水復絕流，叔獻屢言由昌言塞訾家口所致。於是遣叔獻復通訾家口。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塞訾家口，宋昌言新舊傳自不同，司馬光記此事亦參差不合。王安石所錄又不可全信。今考按實錄前後所書及昌言新傳，則加刪修之。須詳究乃可。御集熙寧六年六月十二日手札：汴水數日，驟然大段減落，河中絕流，窪下處裁有一二尺。訪聞下流公私舟船，都不預知放水時日，重船首尾減斜，下及一側閘，折損壞不少，復大留滯，人情不安。可令都水監應干官司分析奏聞。後提點府界兵審禮等言：檢視舟船，初無損壞者。六年十一月一日手札：權判將作監范子奇奏，乞不閉汴口；發運司奏，乞依日閉口。中書門下奏擬令未聞奏稱度中中書。御批：下閉口可與不可損，度宜速呈取旨。詔令冬不閉汴口。實錄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前提舉河陰華運屯田郎中王琥遷一官，虞部員外郎句當京西排岸司文彥舉減磨勘二年。琥等以都水監保明不閉汴口隄岸無虞也。於是馮京曰：昨正月等以積凌敗隄，今已停替。此不可不賞，然以不閉口爲未安，每年雖減損費一二百萬，然自汴口至泗州，用兵夫數亦不少。若苦寒，一人交排大積，如何施工。呂惠卿曰：若晚閉平閘，似亦爲便。上曰：子細更詳與林閘。若藏得清汴，即爲萬世之利。七年八月二十日，同判都水監宋昌言、李立之、丞王令圖言：汴口已生新灘，秋冬之交，必稍退背，已擬閉汴口，使水澗增修隄岸斗門，并相度。同判都水監侯叔獻、丞劉璯乞不閉汴口，於孔固斗門下權作截河堰，使水入斗門，候修隄岸畢，即開堰。詔如叔獻等所請。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侍御史知雜事張琥言：侯叔獻乞不閉汴口，創築橫隄，并置梢建修舊斗門，疏洩水勢，遠河萬一深冬水暴，斗門滿水衝溢斬堤，大則都城可虞，小則沿汴居民被害。雖省一二十萬物料，增費稍遠，所費亦自不少。乞依舊閉塞汴口。不報。七年十一月五日，上批：汴水依前阻絕，可差程昉火急前去開撥，早令通快。十一月九日，昉坐視甫相度河事而不親往，罰銅。八年閏四月三日，詔判都水監宋昌言具析妄塞訾家口事。初，盛陶言汴河開兩口非便，命昌言相度，遂塞訾家口，既而水勢不調，屢開屢塞，議後費六十萬工，乃濟漕運，論者歸罪於閉訾家口也。六月十六日丙午，判都水監李立之、丞王令圖、主簿李甫、勾當公事陳祐甫各罰銅二十斤。立之主知陝州。前判監衛尉少卿知陝州宋昌言、汴口官都官郎中王琥、都官員外郎頗庭恭、左藏庫副使劉文慶，各降一官。徙昌言知丹州，坐閉訾家口不當也。昌言新傳墨本云：李立之、王令圖附訾

家口不當。昌言與之爭不得，乞罷都水，知陝州，坐不以聞，奪一官，知丹州。宋本云：李立之上令圖議開曾家口，辰請冬不閉汴口，昌言與之爭不能得，乞罷都水，知陝州，坐鄧望前議，奪一官，知丹州。正傳云：侯叔獻議開曾家口，冬不閉汴口，昌言爭不能得，罷知陝州，已而會其費至六十萬，復敗秩於丹州。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日錄：去秋令侯叔獻、楊汲兩處，上疑叔獻虛誕，問論曾家口，以為萬世不易之口也。余曰：非叔獻虛誕，有自來作春壞曾家口者，上令根究。閏四月三日，日錄：前此上言侯叔獻虛誕，以曾家口為萬世之利。余曰：曾家口誠可長用，任李立之等作奏附上，令根究。至是根究。昌言不合閉口事狀甚明。此乃為京使其如此，以今當奏學家口可常用故也。盛陶因汴水漲，乃云汴河不合閉兩口，令撤封水勢方是時汴水乃減四寸，汴水乃添六尺。陶又言當溢岸，勘會是歲乃無溢岸。云不合閉兩口，乃自來多開兩口。上曰：宋昌言閉口不當，三歲凡八次開閉汴口，非特枉費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綱運甚衆。余曰：陶前來以淤田，故兩日水淺，壅閣損破舟船甚多，京師怪搜，及勘會得並無一船靠損。及此八度開閉口，勞費公私，舟船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卻是許向。余曰：向參臣所不知，盛陶卻有劄子降在中書，不知許向為近

至如此擅閉，望聽令行法否？擅閉如此而不治，不知於義理何所當。上但笑。六月十六日，錄進呈閉曾家口官。余請以汴口及宋昌言為一等，奪一官，李立之等為一等，贖銅。上曰：卻是創增找此事。余曰：誠如此，兼增前開曾家口有功，欲以功免此一罰。上曰：好。更令勘會侯叔獻勞績取旨。叔獻乃與曾同收得曾家口者也。上又令李立之與拜赴昌言章文指去相度，直更重。余曰：見王琥言，昌言明說得執政書，指須要閉，琥屢爭不得。上曰：既如此不奏，乃依違何名守官？余曰：此所以欲與宋昌言同罰，然昌言誠當更重。上乃令與昌言一罰。余曰：李立之卻令皆昌言知狀府。上曰：好。司為先說開云：祖宗以來，汴口每歲隨河勢向背改易，不常其處，於春首發數州夫治之。應舜臣上言：汴口得便利處，可歲歲常用，何必屢易，公私勞費。蓋汴口官吏欲歲興夫役以為己利耳。今曾家口在孤柏嶺下，最當河流之衝，水必不至乏絕，自今請常用之，勿復更易。或水小，則為輔渠於下流以益之，大則開諸斗門以泄之。介甫善其議而從之，擢舜臣權三司判官。後數歲，介甫出江寧，會汴水大漲，京師憂懼，朝廷命判都水監少卿宋昌言往視之。昌言因此請塞曾家口，獨留輔渠。韓子華言官南常計之。時監丞侯叔獻適在外，不預議。昌言塞汴口，踈閉，提舉汴口官王琥責

二口水勢洗等報言：曾家口水三分，輔渠水七分。昌言遂奏塞曾家口。朝廷從之。叔獻素與昌言不協，及介甫再入相，叔獻譖昌言附會韓呂，奏曾家口，欲變易相公在政府所行事。介甫然之。昌言懼，求出，得知陝州。熙寧八年夏，河首新口汴水絕，叔獻屢上言，由昌言塞曾家口所致。朝廷命叔獻開之。水既通流，於是昌言及王琥各降一官，昌言仍徙知丹州，都水監丞官合以時論叔獻以功遷員外郎，判監李立之仍出知陝州，以叔獻代之。立之來歸京師，河背曾家口汴水復絕，一如前日，朝廷更命叔獻開之，亦不罪也。按七年七月十六日分命輔臣祈雨，二十七日又祈雨，八月十一日又以久旱祈雨，九月一日乃謝雨，記聞稱汴水大漲，恐不然，當是決排衝溢隄岸耳。六月甲子昌言等又責，閏四月三日甲子。　上謂輔臣曰：蕭禧才去，便無人論北事，須是大家惻怛憂邊。王安石曰：此乃臣朝夕所願望於陛下者。君倡臣和，若陛下不倡，臣何由自效。又論及邊糴，以為得一小官肯惻怛任事者便可委。安石曰：去年呂嘉問計置河北邊糴，李直躬即有論奏，呂嘉問又有分析，此兩人宜有一人不直，不知陛下後來嘗與不曾行法。韓絳言：臣不記得如何行遣。呂惠卿曰：已進呈訖。安石曰：如此等事，曲直不分，功罪不明，此大臣所以莫肯惻怛，如何得小臣乃肯惻

怛。又議契丹事，安石曰：卑而驕之，乃是欲致其來，如傳聞契丹甚畏我討伐，若彼變其常態，卑辭以交我，不知我所以遇之將如何。陛下雖未欲陵之，邊臣必爭獻侵侮之計。令彼不然，故我不敢易彼。由此觀之，我不可示彼以憚事之形，示以憚事之形，乃所以速寇也。上曰：彼必不肯已，則如何。安石曰：譬如強盜在門，若不顧惜家貲，則當委之而去；若未肯委之而去，則但當抵敵而已，更有何商量。臣料契丹君臣，有何智略，無足畏者。臣所畏者，契丹作難，則宜有覺，陛下委付與之抗者，方其與抗之時，乃有人獻異議於中，陛下不能無惑，因從中撓其機事，則安危成敗，深有可憂。何則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兩敵相對，是爭千鈞之重之時，陛下從中着力撓之，則非特加銖兩之力而已，此乃臣所甚畏也。若臨事無此，則自有人為陛下任此責者。　乙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陳升之罷，為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通鑑云封秀國公），大教列銜曾侑下，出入如二府儀。先是，升之以足疾詔免前殿起居，郊祀許不預，累求罷，於是得請。如桂州劉彝言：廣源州劉紀，帥鄉兵三千侵略邕州、歸化州，儂智會率其子進安迎戰，有功，詔給智會俸錢，授進安西頭供奉官，仍令經略司選差使臣募峒丁於近便處劄寨，以為聲援，日給口食，如遇賊每生擒一人獲一

首級依見行賞格外更支絹十匹。初彝奏曰智會能斷絕交趾買馬路爲邕州藩障劉紀患其隔絕買馬路故與之戰又曰智會亦不可保使其兩相對互有勝負皆朝廷之利上曰彝既言智會能絕交趾買馬之路爲我藩障而又以爲勝負皆朝廷之利何也且人既歸順爲賊所攻而兩任其勝敗則附我者不爲用叛我者得志可謂措置乖方矣王安石曰誠如聖諭縱智會向化未純尤宜因此結納以堅其内附且乾德幼弱若劉紀既破智會乘勝并交趾必爲中國之患宜於此時助智會以牽制劉紀使不暇謀交趾乃中國之利上以爲然故有是命是日上又論王猛曰符堅亦英明然一舉事遂顛覆如此何也安石曰王猛欲殺慕容垂令以子奔故見疑而不知乃所以深託垂於符堅也上曰猛可謂忠矣安石曰如此爲忠何補時事人臣要當以道開發其君使自悟而已方其未悟乃欲以計成事及其不察豈特辱身亦以危國此君子所以不貴。 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同外都水監丞程昉廢罷河北等馬監以閑廢（罷上疑杭相度守吏檢到奉二十六日罷太原等監七年二月癸未平監） 詔民户馬死舊不納官㕔並報官直納皮筋從軍器監請也。 提舉淤田司言去年淤田五十六百餘頃詔提舉官減三年磨勘將作監言修三司畢工

詔判監官監修使臣各減二年磨勘兵匠吏人賜銀絹有差（志有）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爲屯田從之（志有） 詔以榮州團練使趙思忠爲秦州鈐轄不釐職依熙州例供給存卹教其諸子以中國文字（思忠七年十二月四日已爲秦鈐不應再除歲去年實爲熙鈐今乃改爲秦鈐也其拜熙江七年十二月四日） 上患人莫肯悉心赴功王安石曰陛下能盡見得人情賞罰當其實即人自悉心赴功上曰縱不盡見但得力多亦可安石曰見得盡即盡赴功見得少即少赴功見得多即多赴功都不見即無赴功者矣假令見得盡若不隨以賞罰即人亦不肯赴功上論宣王時無不自盡以奉其上呂惠卿曰宣王時如此而已未及文武也安石曰宣王盛時乃能如此及其用心差則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善人君子方念亂不暇至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則豈復有自盡奉上之事此一人之事而前後不同如此用心當與差故也上曰宣王猶能終於考牧後世亦豈易及安石曰宣王用吉甫征伐則非張仲在内吉甫無以成其功詩稱吉甫以能明哲保身則宣王之德薄於先王亦可知矣 丙申樞密使吳充蔡挺制置使提舉修軍馬教。 真定府路安撫司言禁山地若逐去居人愈難防守乞置北寨主簿及嘉祐鎮巡檢差大使臣從之先是

沈括言緣邊禁地内居民漸多無隸戢察姦僞乞禁人居上下其議安撫司相度而有是請。 知沅州謝麟言招納溪蠻古誠等州峒二十三户二千七百一十九丁九千四百九十六顧歲輸課米詔補知州揚光富右班殿直楊昌進等五人三班奉職。 又詔雄州移牒涿州沈括回謝不可以審行商議爲名先是契丹欲改括使名爲審行商議涿州已再牒雄州又同日牒稱括赴五月二十三日入見上與輔臣謀之王安石言彼誠有爭心則必不肯令括過界候改得審行商議指揮乃令括過界令同日牒令過界即其事非堅可知設若彼要括商議但答云受旨回謝不合預商議然南朝本自不欲爭小故務存大體所以不較曲直割地與北朝令北朝卻要審行商議必是顧信義不欲無名受地但請遣汎使盡畫合照證文字來南朝理辨曲直庶早得了當緣契丹習見朝廷憚其汎使故每言難先往復令明許其來來有何傷上以爲然詔雄州牒涿州如安石言既而復令進呈牒本謂安石彼若果遣汎使來當如何安石曰彼以我爲憚其汎使令示以無所憚彼或不遣示以憚遣則其來決矣汎使於我何苦而憚其來也上曰來此偃蹇不去如何安石曰鄉者蕭禧來陛下兩開天章閣議事又連遣使就商量地界乃所以長其偃蹇令若復遣汎使來待彼

訖一句即答一句若不說即勿語或不肯去即厚加館餼節次牒報契丹彼亦無所發怒何由便至交兵然邊探屢云契丹欲傳國與耶律濬濬好殺不更事恐爲其國干賞蹈利之臣所誘或妄生邊隙不可不戒宜早爲之備上曰善令只依前牒指揮安石曰前指揮雄州未得發牒令令依前指揮緣雄州機事從來不密傳聞契丹或有以窺我謂宜少變前指揮使不測所以止住前牒之意乃改云候沈括過界數日即牒過（衙集前日撥四涿州牒本可且留再議乃閏四月十日也是日安石在病告八日方進呈比據日錄沈括有乙卯入國奏請并到錄載使事頗詳當參考刪修令附注此四月三日甲子括等奏乞沿邊處置邊事與令來事體相妨事乞詳酌指揮等四項臣等今有合奏稟朝旨事件具下項一河東察訪使等承之本因并河東河北京東沿邊官司或有處置邊事內有與今來朝廷遣臣等往彼定奪劃擬地界事理不同却致事射相妨別生事欲乞賜詳酌指揮一令來所理會地界圖子恐到北朝尚有不就地形界至與臣等理會欲乞出示圖子指說一一臣等到北外或有事節可以對戎主當面理會不審許與不許一一北朝或別有商量堅欲再要汎使更欲與臣等同來赴闕未審許與不許四月二十日辛巳又奏中明於牒北界關達蕭禧

密劄內添入本光字數樞密院參詳館伴所申奉備錄第三次聖旨劄子請蕭禧於所分位朝拜後卻要進退為閣中使臣到驛請蕭禧習朝辭儀館伴使到尋已下階旨方館國信使習儀其蕭禧只於廳上將位立地要進入請決不肯下階習儀直至三更二點卻索歸位至次日亦是堅拒不肯習朝辭儀閣彼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充國信使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今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即取索膀子或欲且留即豐厚館待照與禧方始下膀子已朝辭中間本院檢會前兩次所降指令本文字蕭禧雖各當時分位朝拜抄錄處地辭下盡間達及蕭禧貴迴圖書中雖已曾述大指又慮北朝不知得本朝進從久來為用照證地界文字及蕭素等昨來自往留滯并蕭禧來此是次降去聖旨文字不肯承受朝辭因依欲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劄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北朝備錄與館伴所一一開述右中書樞密院同奉聖旨依奏劄與沈括等令速逐次文字共三道劄沈傳讀等映四日繳納樞密院熙寧八年四月十三日右臣等準樞密院劄子令沈括等將朝廷數次劄與館伴所文字等事候到北朝備錄與館伴所一一開述臣等有詳第四次聖旨劄子內一節稱蕭禧次日亦是堅拒不肯習朝辭儀閣蒙朝廷降到聖旨劄子已差沈括等

充國信使劄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令蕭禧別無商量如要朝辭即取索膀子或欲且留即豐厚館待牒與禧方始下膀子已朝辭詳此語勢是蕭禧為見朝廷已令臣等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更不與禧商量方始朝辭臣等到彼恐北人須就臣等別要分畫地界文字臣等雖再三開陳緣牒去劄子內都不見次日因蕭禧不肯承當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往彼面陳後來又不見因蕭禧已受了文字卻改差臣等作回謝之意北人必堅執牒內文字至時難以口爭緣牒涿州文字內亦只言蕭禧已回改差臣等充回謝使劄亦不說為蕭禧已受了擬撥地界聖旨文字訖別無商量方始改差之意臣等欲乞於上件繳奏劄子內亦是字下添入要速還上件聖旨劄子九字於方始字下添入受了聖旨四字所貴文理完備貼黃臣等近曾思慮北人若言語禮意恭順即疆事已是了當恐因牒與館伴卻有酬答引起端緒牽連理會不已臣等累曾開陳令蒙降指揮令備錄牒與更不敢再三奏請其劄子內卻不說次日備互逐同第三次聖旨使言令臣等往彼面議緣蕭禧為見朝廷已差臣等往彼面議遂使起發纔起發即改作回謝乃似誘禧令去深慮北人別生詞說今來既是牒與欲望許依前項奏陳添入蕭禧不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令臣等

往彼面議後來蕭禧已承受了聖旨乃改臣等作回謝如此則文意方完遣使之名亦正伏乞詳察指揮又北人若有上項詞說臣等雖子細執與當初為蕭禧不肯承受第三次聖旨乃差某官等來北朝商量後來蕭禧已受卻聖旨更無可商量遂改臣等作回謝緣今來牒去劄子內卻未有如此意度竊慮北人只憑文字不肯信臣等口說堅執蕭禧已收了第三次聖旨只是未朝辭朝廷更差臣等往彼面議分畫地界事理即顯是第三次聖旨外別有分畫地界文字若不諭會意究恐須堅有求索今來臣等已是在路無由面奏子細須至再曰委曲數陳伏望聖慈深賜詳酌特降指揮閏四月七日戊戌又奏乞特四月二十九日辛卯密院劄內一節分明劄與雄州令回牒北界事檢會近準北界涿州牒雄州稱西陘寨恭魏山天池子一帶南有占據足言無可商議緣久來並係當界地分元初被南界特引數十兵眾強來占奪若是此起不再商量定奪了當已後於須難地往復即目卻稱改差沈括等充回謝國信使劄必慮相次到闕對有推故不肯商議轉致遷延仰燕京留守司指揮涿州責牒雄州疾速聞達指揮已差定國信使劄候到闕日準前聖旨審行商議其北界文於四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兩次移牒雄州催促國報其二十九日牒內仍

稱本來牒到國信使劄今月二十一日到北京公文內依前拔充回謝國信使劄臣等雖準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奉聖旨令沈括等如北朝說及黃嵬山等處地界本係錯撥更要商量則答以南朝本為二國通好年深不欲以疆場細故有傷事體故有此分畫若北朝猶以為言必是不欲無名受地須歸理道如此亦甚好然某差來回謝其它商量斷不敢聞但請北朝別差橫使仍畫齎著實文據依南朝逐一理會請貴速得了當臣等詳認北界累行公文必定須要見雄州回報如何方令臣等過界今有下項短見謹具奏聞如後一若雄州不與回報或雖有回報內稱只是回謝更無可商量即恐北人未肯令臣等依例過界臣等必直在雄州等候為一通留大段日久至時須有應直若令只在邊上伺候又緣本無期程下面如何收結卻回闕時來如何了當預有定論恐日復一日漸成蹭蹬既言商議北人必須要求決言語臣等若執舊說則北人必云聖旨今來商量臣卻只執舊說即是與聖旨不同若只以今來聖旨開答又恐致是臣等推說遷延之語亦不依應得商議二字必謂臣等藏情匿意以為已功必致多方邀索右謹具如前臣等看詳代州地界若只依蕭禧帶去

（文字下可移改。則恐更難合審行商議。若不與回報。或者更無商量。又恐不納使人。今來涿州牒稱準北朝聖旨。恐於事理須著回報。除朝廷別有處置。自聽朝旨外。若只依蕭禧帶去事理。欲乞將四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內。但請北朝別遣橫文乃盡貴著實文據至南朝理會。所貴速得了當。一併分明劃與雄州。令回報北界。亦恐無妨。雖然所定聖旨。令臣等如北朝說及黃嵬大山寺處地界。本係掛撒。更要商量。方今說與上項古捷。緣令來北界十月內三次牒來理會。自後只有更深必無不說及之理。情如臣等過界方說。即與先牒去事理無異。但免致界首邀難往復。若下面不見回改。即恐合傷事體。貴乃收合。伏望朝廷審賜詳酌。早降指揮貼黃。臣等今來有此陳見。蓋爲到邊上所遇事理。正與本職相關。須合委曲陳述奏請。伏望朝廷詳察。又臣等近到雄州。緣訪得北人地界口鋪之類。多般生事。雖未必實欲作過。竊慮頗有持久。事緒轉多。及此收拾不得。則致爭競。伏乞早察事機。深賜詳慮。又北人逐次來牒雄州。各即時奏聞。臣等恐因近降到朝旨文字。請折會臣等有詳。若事理全備。即更且遷延回牒。等候臣等此狀回。降朝旨施行。乞早賜指揮。據括等此奏。則元差括等報聘。令往北朝面陳分畫地界事理。蓋本書以回謝爲名。及蕭禧辭。乃改稱

回謝。下如初以何名入衛。實錄於三月二十一日癸丑。即云差沈括回謝。似非事實。今不敢便憑括等奏請刪修。據附注此。更須考詳。別錄又載楊益戒云。地界未了。待請館使必須劄帶得南朝聖旨來。此起須要了當。今是聖旨宣問。不可隱藏。況前來文字。蓋言差來審行商議。兼令將帶照證文字來。北朝理辨。今來必須帶得照據文字來。括答云。南朝元差審行商議。後來改作回謝。累有公文關報。北朝照據文字元曾承受。得後來改回謝後。別延和畫取去也。其詳具注在六月二十二日壬子）又詔三司。具未置熙河路買馬場以前買馬錢物。歲支若干。於何官司出辦。自用茶博買後如何封樁。中書取旨。後不見如何指揮。　上批。河東近多劫賊。動成群眾。可專令經略察訪司精加體量。都同巡檢內有疲懦不得力者遂於監當人內選擇權對換。勾當訖以聞。（此據御集。）　知鄧州翰林侍讀學士滕甫知潤州。甫遽父喪。不果赴。　丁酉。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權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司馬光。提舉崇福宮。　詔試刑法人。上七人。差充法官。餘循資堂除差遣。先試。其京朝官即比類推恩。　戊戌。知岷州張守約言。蕃部納土。當給茶綵。臣爲其乏食。以麥代給。宜受專輒之罪。詔釋之。　己亥。上批。聞趙州修城。役兵病者已六百六十餘人。外方難得醫藥。雖董役官存卹。備至而實無補。死者可遣內侍賜夏藥。又令翰林差醫官乘驛往彼診治。賜持支錢有差。又批。廣南東路以瘴癘。近年數失監司。新轉運判官宋球乞增差醫學。邢慥宜許之。御史盛陶乞出鄧綰。奏陶資性端謹。終始如一。乞甄擢。上目王安石及呂惠卿而笑。王珪曰。惠卿適改云資性頗邪。終始如一。安石曰。綰爲國司直。其言事如此。何止尸素而已。上曰。鄧綰兩制。猶之可也。如文彥博任遇更重。乃舉劉庠屢陳讜論。要治此等事不可勝治。安石曰。陛下欺羣臣等須力爭。以爲害天下事故也。羣臣欺陛下。陛下豈宜容忍。上曰。無虐執獨而畏高明。據難事。安石曰。天討有罪。天序有德。陛下非有私心。奉承天之所爲而已。何難之有。且任之重過之厚。則責之尤宜厚。韓絳曰。房杜有小過。必朝堂惶恐謝罪。安石曰。備位大臣。若有小過失。或在所容。始其欺罔。即無可容之理。上曰。如蘇軾輩爲朝廷所廢。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輒稱薦。安石曰。奉使者稱薦此輩。即爲羣邪所悅。羣邪所悅。則少謗議。少謗議。則陛下以爲奉使勝其任。若正言讜論。即爲羣邪所惡。羣邪所惡。則多讒譖。讒譖多。則陛下安能不疑。又奉使一路。安能無小過失。因其過失。上聞考覈有實。即無所逃其罪。此所以不敢不爲邪以免羣邪誣陷也。陶尋出爲簽書隨州判官。（陶爲隨州簽判。

據陶本傳。十四日王安石云云。）　庚子。命龍圖閣待制曾孝寬兼權河北西路察訪司事。沈括出使契丹故也。　壬寅。睦州司法參軍練亨甫爲崇文院校書。以御史中丞鄧綰知雜事張琥薦之。知制誥沈括上熙寧奉元曆。詔進括一官。司天監官吏進官賜銀絹有差。初。仁宗朝用崇天曆。至治平初。司天監周琮既撰明天曆。行之。監生石道言未經測驗。不可用。不驗至熙寧元年七月望。夜將昃。月食東方。與曆不協。遂詔曆官雜候星晷。更造新曆。終五年冬。日行餘分略具。會括提舉司天監。言淮南人衛朴通曆法。召朴至。（五年九月召朴）言崇天曆氣後天。明天曆朔後天。又明天曆朔望小餘常多二刻半以上。蓋創曆時惟求朔積年數小。減過閏分使然。故求日月交食爲蹉。崇天曆以熙寧元年交食視明天爲密。然但見朔法而已。以皇祐三年九月癸酉晷景與十二月甲辰參較差一寸一分半之。以日法除得氣後天五十三刻。其失皆在置元不當也。詔朴改造。自以己學爲之。視明天曆朔減二刻。曆成。行之。賜朴錢百千。至紹聖初。又改曆。（元祐六年三月。呂大防上神宗實錄於此云。行之至今。蓋指元祐六年也。紹聖三年。上神宗實錄。則二年已用觀天曆矣。紹聖史官務改元祐舊說。今改至今作至紹聖初。又改曆。九年正月二十七日甲申。沈括奏當參考舊

（紀亦於四月甲申書兩曆今不取。）提點秦鳳等路刑獄鄭民憲言可於熙州南關以南開渠堰引洮水並東山直北通流下至北關并自通遠軍熟羊寨導渭河至軍溉田。乞募夫開修。詔民憲相度。如可作陂。即募京西江南陂匠以往。 詔增給雄州歸信容城兩縣弓手私馬錢至及七分。從緣邊安撫司請也。 賜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句當官李公義內侍黃懷信。官淤田各十頃。賞濬河勞也。 詔在京酒戶見欠三司糯米場錢展限半年。 癸卯。宣徽北院使中太一宮使張方平判永興軍。方平乞免宮使求近郡。及有是命。仍以疾辭。詔依舊供職。其後上欲用方平為樞密使。既批出。王安石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曰。當取集吏議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入。必為吾屬不利。異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司馬光記聞云事在八年五月。今附見方平辭永興後。據陳升之以閏四月四日罷樞密使。上欲用方平。或是此時。未必在五月也。更須考詳。） 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省府寺監銓院等處舊無句考簿。欲令置簿。仍選官每員分三兩處提轄。季或一月取索點檢。如於理可行而故為留滯。於文無害而煩為追逮。或遷引日月而不即了絕。或自當行遣而不與行下。以違制科罪。詔中書樞密院。取索諸處住滯事。取旨。後惟三班院稽滯。遂劾之。 詔分秦鳳路正兵二萬二百餘人。參以弓箭手寨戶蕃兵二萬四千餘人。為四將。副都總管燕達為第一將。鈐轄康從副之。貫昌言為第二將。熙河路訓練軍馬王振副之。兼準備策應熙河。仍令達提舉。都監白玉為第三將。熙河路蕃漢都巡檢李師古副之。都監劉昌祚為第四將。階州駐泊都監皇甫旦副之。從經略使張詵請也。（五月四日分環慶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甲辰。詔雄州進士焦渥與試銜判司主簿或尉。以河北東路察訪使曾孝寬言渥陳邊議可采。嘗試舍人院中等故也。 詔河北兩屬戶借常平穀免輸息。權發遣環慶路經略使范純仁言。舊陝西教弓箭手百姓不許典買租賃蕃部田土。至熙寧編敕則不禁。臣今體訪環慶州諸城寨屬戶。昨因災傷多以田土典賣與蕃部。慮漸典賣與漢人。緣熟戶以耕種為業。恐既賣盡田土。則無顧戀之心。以至逃背作過。緩急難以點集。乞自今陝西緣邊屬戶蕃部地。止許典與蕃部。立契毋得過三年。詔地連夏國界者用陝西一路敕。餘用編敕。 錄光祿寺丞吳秉子損為郊社齋郎。以秉通判太平州出視廣濟圩溺水死故也。 乙巳。諸縣有保甲處已罷戶長壯丁。其并耆長罷之。以罷耆壯錢募承帖人。每一都保二人。隸保正主承受本保文字。鄉村每主戶十至三十輪保丁一充甲頭。主催租稅常平免役錢

一稅。一皆保內被盜五十日不獲。均備賞錢。竊盜毋過二千。強盜毋過五千。貧戶免輸。如保內自獲。以役錢代給。凡盜賊鬬毆煙火橋道等事。責都副保正大保長管勾。都副保正視舊耆長。大保長視舊壯丁法。未有保甲處編排畢準此。（二十三日上問此七年十月辛巳當考。） 司農言保戶均出賞錢事。上謂王安石曰。既出錢免役。又出賞錢如何。安石曰。賞錢自來不因役出。衆每戶出錢。一火強盜不過六十。竊盜不得三十。貧之又免。無所苦也。比舊人情必悅。上曰。利害加天下。極宜審之。安石曰。固應如此。乞日上又欲以役錢代賞。且言二百五十家同任責非是。當令二十五家均出。率厚無傷。亦所以懲之。安石請如聖旨施行。然不可厚也。（此據日錄乃六月十二日事今并書。） 知黔州內殿崇班張克明言。頒恩賞夷播四州。又新籍蠻人部族不少。語言不通。習俗各異。若一槩以敕律治之。恐必致驚擾。乞別為法。下詳定一司敕所。請黔南獠與漢人相犯。論如常法。同類相犯。殺人者罰錢自五十千。傷人折二支已下。罰自二十千至六千。竊盜視所盜數罰倍。強盜視所盜數罰兩倍。其罰錢聽以畜產器甲等物計價準當。從之。 中書言。戶房比較陝西鹽鈔利害。乞定條約八事。買鈔本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價減賤。及高擡糴價。支出實鹽。前日西鹽是也。故出鈔不可不立限。一也。出鈔雖有限。入中商人或欲變轉而官不為買。即為兼并所抑。則鈔價亦不免賤。兼邊境緩急。即鈔亦有不得已須至多出。故不可不置場平買。二也。和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本出於朝廷。所買鈔若賣盡。即無所費。若賣不盡。毀抹雖已轉之邊上。乃是朝廷分外資助本路經費。其已毀鈔當於應副本路錢物內折除。三也。舊鈔因官失買。致價賤。已為商人中糴虧官。即不妨市易司用市價買。四也。若止令市易司減價買。而不置場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少直其半。即是暗損鹽價。若官減價買盡。固無所害。緣官立買直。商旅輒增之。自難買盡。近日買鈔是也。官買其一。私買其九。則是所折鹽價商旅十取其九。而官纔收其一也。故不可以低價買鈔之故。輒廢實價買鈔之法。五也。買鈔場既以實價買盡。即他州軍緩急有減價賣。所減亦不多。前日東南鹽是也。市易司雖買以市直。所贏不多。徒長虛擡之弊。故新鈔不須買。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計一歲賣鹽二百二十萬緡。熙河自有鹽井。用解鹽絕少。鹽禁雖嚴。必不能頓增五六十萬緡。恐所在積鹽數多。未可便為民間用鹽實數。昨雖立定三百萬額。緣分定逐路。及各有封樁數。止為熙河費用未定。兼今又有交子。即於實賣鹽數外不須過立

（數若所在渴鹽。自可令市易司買鈔場依商人例以鈔請鹽自賣。縱不如此。商人亦必於官場買鈔。即所在不至闕鹽為私鹽所侵。七也。西鈔失買致有虛擡之弊。近官以賤價買。民亦以賤價買。令永興買鈔場若一槩收買。乃是費用實錢買民賤價蓄買之鈔。所買新鈔。却致闕錢。當令截日收買兩路賣鹽二百二十萬。又增熙河一路。若止與百八十萬鈔。即自支費不足。若兼支舊鈔。即與出鈔何異。然以加擡脚費。不如止以當用鈔數立額。却置場賣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二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緡。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緡。內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緡。選官監永興軍買鈔場。歲支轉運司折二銅錢十萬緡。買西鹽鈔。錢有餘封樁聽旨。依在京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數稍多。所買鈔難變易。大書不用字。送解池對元納遮牒毀抹。於在京富應副逐路錢物數折除。自今年五月十五日後鈔。本場買。十四日以前鈔。聽市易司以市價買。從之。（凡通商州軍在京西者為南鹽。在陝西者為西鹽。若禁地則為東鹽。其詳具天聖八年十月。食貨志。八年中書卷。）戶房較陝西鹽鈔利害及立法八事。曰買鈔錢有限。出鈔過多。買不盡。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當有限。一也。雖限出鈔。商人欲易錢而官不為買。乃

為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患。鈔本先多出。故當置場平買。二也。和糴軍糧。出於本路。買鈔錢。出於朝廷。鈔貴不盡則毀之。而錢數轉之並邊。當勿封於本路常費。三也。舊鈔固失買而錢。商人已私其利。市易司當以市價買之。四也。市易司減價買。而官場不以實價平之。即一鈔為鹽一席。所入糧當其半。則陰推鹽價。令官減價以買。商旅覬增之。買不得盡。則官買其一。私買其九。故實價買鈔不可廢。五也。既以實價買盡。則他郡雖緣急。自不得多減。市易司雖買以市直而利薄。徒長虛估之弊。可毋買新鈔。六也。舊鈔額酌中歲出百六十六萬緡。今雖歲增額為二百二十萬緡。而熙河有鹽井。不頼解鹽。安能頓補新額。恐民間徒多積鹽。安能實用此數。請賣鹽數外。可毋過立數。若須鹽者。當令市易司以鈔請鹽賣之。而商人亦且買鈔於有司。私鹽不能間其之。七也。近官以賤價買鈔。民價亦賤。令永興買鈔場若槩買之。則是費實錢。而買民賤蓄之鈔。而市新鈔之直。反有闕焉。既增熙河之用。則百八十萬不給。當定買兩路。賣鹽二百二十萬。以當用鈔數立額。置場賣鈔飛錢為便。八也。今請永興秦鳳兩路共立一百二十萬緡為額。永興路八十一萬五千。秦鳳路一百三十八萬五千。內熙河路五十三萬七千。永興軍遣官買鈔。歲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或民間鈔多乃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元史則修實錄。或只用正史。）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李中師卒。王安石言中師悉心奉公。畏法勤事。雖見識不高。然近臣如此者至少。謂宜特之加等。上以為然。（此據十七日日錄。不知如何時中師也。）

上論唐太宗能受人犯顏諫爭。王安石曰。陛下亦能受人臣犯顏諫爭。此臣所以敢言。不然則臣豈敢忘明哲保身之義。唐太宗行義至不修。陛下修身乃與堯舜無異。然陛下不能使群臣皆忠直敢言者。分曲直判功罪不如唐太宗故也。如程昉盡力於河北。與萬三十貫修橋。乃用此錢修掄了。更修廨宇營房。置即日掠房錢捌伯文。又置木植三萬七千貫。所開閘河四處。除漳河黃河外。尚有溉淤及退出田四萬餘頃。自秦以來水利之功。未有及此。以法論之。十頃合轉一官。即昉雖轉四十餘官可也。乃并數處功與轉一官。又令與韓宗師同放罪。只此一事。淤却田四十頃。出却田二萬餘頃。却以無罪令與韓宗師同放罪。陛下放宗師罪。已是屈法。又更抑程昉。此是何政事。臣恐非但今日天下非之。書之簡冊。臣恐後世有以議聖德。呂惠卿曰。當時早是與程昉轉得一官。只為盛陶強彈奏不已。安石曰。程昉有如此。合轉四十餘官。只得一官。更枉令放罪。盛陶前後欺罔

非一。遮狀分明。乃令與堂除差遣。不知聖心思此事以為允當否。陛下常以為欺罔事難得分明。分明即可行法。如陶前後欺罔。竊料聖鑑洞照萬物之情。必亦不以盛陶欺罔為不分明。上笑曰。臺官只有罪無賞。近日都無人可作。安石曰。正論則懼見猜嫌。邪說又中書須爭曲直。陛下亦未必從。此所以難也。不知唐太宗時人亦怕作言事官否。（閏四月八日盛陶已出可考。韓宗師論程昉在七年正月末。）

丙午。詔自今知諫院令綴兩省班。時同知諫院范百祿綴兩省班。御史臺止之。百祿上言。諫其政必在其位。今之修起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之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之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之事。本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苟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職分而勵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望詔有司裁為定式。故有是詔。

丁未。詔先帝潛邸漸營一寺。歲給度牒三百。為土木之費。候七年取旨罷給。賜大理寺丞歐陽發進士出身。發脩之子。以三司使章惇薦其有史學。已特加獎擢寘之文館。故有是命。上因問脩所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讀數冊。其文辭多不合義理。上曰。責以義理。則修止於如此。每卷後論說皆稱嗚呼。是事事皆可嗟歎也。（新本自上因問脩以下並削去。）

詔罷太原等監。依罷河南

河北監牧指揮應河東河應監牧令提舉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蔡確河北監牧令都大提舉黄御河同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專切了當（四日差確同昉。熙寧七年二月四日廢東十監。今年九月二十五日當并考。）知河州集賢校理鮮于師中言州界有可興水利處至多乞專委權鈐轄引進副使李浩審度興修從之。戊申詔京西路募教閱忠果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爲額唐鄧州各三指揮。又詔武臣已有試換文資法自今不許臣僚舉換。中書上解鹽通商地分縣鎮寨城條約詔頒之。詔五路緣邊通判委中書不拘資序選差。己酉大理寺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請給行移視諸路提舉常平官。（五月十一日相度。占地於田。司馬光記聞。舊制河南河北曹濮以西秦鳳以東皆食解鹽。益梓利夔四路皆食井鹽。河東食土鹽。餘皆食海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榷。熙寧中市易司始榷開封曹濮等州及利益二路官自運解鹽賣之。其利益并鹽依官無解鹽。即聽自賣。元年有殿中丞張景温建議請榷河中陝解同華五州官自賣鹽增重其價。民不肯買。乃課民日買官鹽。隨其貧富作業爲多少之差。有買賣私鹽聽人告訐重給賞錢以犯人家財充買官鹽食之不盡留經宿違同私鹽法。於是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緡有餘。商不入秦。邊儲乏備朝廷疑之。乃詔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旨令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以弼附會商英言景温法可行。令不可改。不敢盡言其非。雖不能奪公弼。而更爲刻劃稱據景温中官賣鹽歲獲二十餘萬緡。今通商則失此利。再取旨。上復令公弼議之。公弼條陳實無利。於是罷開封河中等州。益利等路賣鹽。獨曹濮等數州。行景温法。益利賣解鹽。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沈括對語云云可考。按司馬記聞考按有不合處。張景温以八年四月提舉賣鹽。非九年也。官賣鹽據九年二月十七日。并四月二十八日申請。不但河中陝解同華五州也。沈括以八年十月爲三司使。十年七月罷。王安石以八年二月癸未復相。九年十月丙午罷。自九年十月至八年二月。並不見罷開封諸縣及河中等處賣鹽。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中書但請將唐鄧等二十處通商。其河中陝同華等州府界諸縣仍官賣鹽。至十年三月十六日。乃許府界十一縣河中陝同華界河陽六州府通商。時安石已罷相。實錄會要亦不載。緣皮公弼建議也。更須詳究之。若益利解鹽。不許通商。明始於劉佐事在九年四月。周尹乞罷官運解鹽通兩路鹽禁在八年十一月。）御史陳睦言方盛夏時願嚴敕諸道監司分行郡邑察究獄決繫囚。吏不足使治獄與輒苛禁亡罪使害善良即按劾之。

詔武臣遙郡刺史以上嘗歷五路路分鈐轄不因體量并有戰功曾經轉資歷路分都監以上差遣不以官資聽陳乞外宮觀。是日韓琦奏倚閣預買紬絹賒買借貸斛斗倚閣稅令雖或七分熟或三分熟須五七年拖帶送納王安石謂韓絳此不可行絳曰民納不得須着寬恤及進呈安石曰近歲以來方鎮監司爭以寬恤百姓爲事以希向朝廷指倉庫不足則建乞朝廷應副如預買紬絹自祖宗以來未嘗倚閣去年李稷乃乞行倚閣朝廷因亦從之若言災傷即祖宗以來豈是都不曾值災傷又賒賣銀絹本因配買傷民遂令供抵當情願賒買韓琦執政十餘年固嘗值災傷不知曾倚閣預買否不知曾配賣銀絹否向時配賣一戶或陪錢數百貫無災傷倚閣指揮令來取人情願賒買不知如何卻須要五七年拖帶送納上欲下監司體量相度安石曰近歲監司惟以媚民爲事卻不斟酌有無河北西路監司乃李稷吳審禮韓宗道李稷固已擅倚閣預買吳審禮韓宗道亦必不肯違俗但恐其過爲寬貸以媚民今方鎮意必不肯以用度不足故急民也且寬恤百姓固是美名好事人臣優爲之然如近歲上下大小爭以此爲事無復也其實者恐國用不繼緩急卻不免刻剝百姓爾如去年體量放稅所失至多但長僥倖何名寬恤。昔蘇秦說齊厚葬以明孝高宮室以明得意用破弊齊今方鎮用心有如此者陛下豈宜不察。上曰韓琦用心可知天時特錢乃其所願也前訪以此事乃云須改盡前所爲契丹自然無事安石曰琦再經大變於朝廷可謂有功陛下以禮遇之可也若與之計國事此所謂啓寵納侮。上曰初亦不意琦用心如此。琦嘗對使人云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兒子做得好臣便面闕做得不好臣亦負慚愧因稱郭子儀事代宗以爲忠順。（此段據王安石日錄論韓琦處當是記訓如陳瓘所言也今具載之更俟考詳四月十七日安石已論放稅事作馮京可參照）庚戌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寶文閣待制河東路察訪使李承之知瀛州承之辭不行尋命爲同群牧使判兵部糾察在京刑獄（承之改命乃五月一日今并書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仍知延州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復自延州爲都檢正蔡承禧云云可考）詔諸路近河北州縣令民輸稅于河北以足定州軍儲其借過稅數令市易司於本路糴還。詔市易司言被旨糴定州軍儲數多穀價以故增長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往彼以便般輦既下開封府京東西路間地理遠近未報而上批三月中市易司奏乞移大名澶州輔郡夏秋苗稅與本司見糴穀充換往還處封樁以便般輦及免併買價高

之患。至今並不與指揮。可檢元劄子進呈。於是中書討移近河北州縣稅數。可得十萬餘石。遂從其請。（九月十二日呂惠卿謂呂嘉問不能辦此。可參考。）上批詔定州路自春末至今闕雨。夏秋教閱無望。其令知定州薛向躬禱北嶽。壬子。召輔臣觀麥于後苑。修廢營六為馬軍教場。隸殿前馬軍司。詔聞永興等路亢旱。其令轉運司訪名山靈祠。委長吏精禱。

知岷州張守約請於古城西五里築岷州城。詔聽旨興工。俟下高遵裕相度。遵裕請於舊城西白草平建築城圍二千步。從之。賜右羽林軍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死。翰林祗候劉育陵遲處死。試將作監主簿張靖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大理評事王鞏追兩官勒停。知瀛州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劉瑾落職知明州。前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滕甫落職候服闋與知州。世居子孫貸死。除名落屬籍。隸開封府官舍監鏁。給衣食。妻女子婦孫女。並度為禁寺尼。兄弟並追兩官勒停。伯叔兄弟之子追一官停參。劉育妻子分配廣南為軍員奴婢。張靖父母妻決杖。廣南編管。大宗正司宗旦等劾罪以聞。世居弟子令少。令譽。名去世字。令宰孫五歲以上。聽所生母若乳母監鏁處鞫養。及五歲以上取旨。差御史臺推直官監世居至普安院縊殺之。中使馮宗道視瘞埋。世居育靖

並坐與李逢等結謀不軌。彪以星辰行度圖與世居。士寧收鈒龍刀及與世居飲。甫瑾與世居簡往還。鞏見徐革言涉不順而不告。皆特斷也。（徐革五月十七日乃斷。）先是。范百祿言徐禧論滕甫事過當。上謂王安石。滕甫不合移鄧州。甫元無罪。因禧有言故移。安石曰。甫移鄧州。臣尚未至。不與此議。然甫姦慝小人。陛下若廢棄之於田里。乃是陟降上合帝心。今令安撫一路。而妻弟謀反於部中。豈得無不覺察罪。且因妻弟反獄在其部中。移與別路安撫。有何所苦。於公議有何不允。上曰。若明其平生罪狀廢放可也。不當因此事害之。安石曰。移鄧州安撫。害甫何事。上又言。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安石曰。此固然。但恐以非道為道。以道為非道。即錯處置事矣。冀日王珪呂惠卿進呈滕甫乃徐禧未言以前。上令移之。上又言。劉瑾與世居往還書簡。此甫吏多有不容居內之語。安石曰。不容居內是何意。不知謂陛下不能容或謂執政不能容或謂簡汰不容。皆不可知。亦未可深罪瑾也。上曰。然。要不可令作帥。聞說瑾甚懼朝廷放棄。安石曰。宗室如此事。近世未有。瑾自宜恐懼。呂惠卿又言王鞏與韓絳親戚。取下狀三日不奏。王珪點檢方奏元狀。甚疑於知情。後勘得乃無罪。若使鞏與臣及王安石親戚。三日取下狀不奏。因王珪點檢方奏。即大涉嫌疑也。上曰。鞏情不佳。安石曰。鞏情亦無甚可惡。上曰。鞏見徐革言世居似太祖。反勸令焚毀文書。安石曰。杜甫贈漢中王瑀詩云。虬鬚似太宗。與此何異。令燒毀文書。文書若燒毀。即於法無罪。既與之交游。勸令避法。禁亦有何罪。罪止是不合入宮邸耳。上問處置世居事。安石曰。世居當行法。其妻及男女宜寬貸。除屬籍可也。今此一事。既重責監司。厚賜告者。恐開後人誣告干賞。官司避罪。將有枉被禍者。願陛下自此深加省察。方今風俗不悍。枉殺人命陷人家族以自營者甚眾。上曰。事誠不可偏重也。及是。斷獄如安石議。士寧初議免真決。韓絳力爭之。遂依法。（韓絳力爭。據二十一日日錄。）嘉王顒以嘗奏劉育本府醫藥祗應待罪。詔答曰。執伎賤工。取其方術。非緣觀行之舉。焉累知人之明。姦頑抗章。至自分咎。可趣奉朝請如故。癸丑。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張諤兼直舍人院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初議用諤代李承之。韓絳以為不可。曰。諤與承之不足。遂沮其以田募役事。王安石曰。以田募役不便。臣自江寧以書與呂惠卿言之。不敢深言利害者。以在外不欲極論朝政得失故也。不任事者。既以形迹不敢極言在職者。又以爭之為罪。即天下事何以得正理。絳欲用沈括。安石曰。沈括亦自與李承之有隙。如何可用。上曰。盍用

呂嘉問。絳曰。嘉問亦資淺。安石曰。嘉問固無不可。然張諤豈可以與李承之不足。遂廢不用。陛下向欲以田募役。臣再論奏。以為不便。亦嘗與檢正思量。恐更有理。臣見得不盡。承之所知也。承之建議。以希合聖意。不顧利害之實。張諤亦知聖旨欲如此而力爭。此正陛下所宜獎用。上曰。此非李承之獨言。曹孝寬深以為善。惠卿曰。臣初亦以為善。及行之乃見其不便。而承之兩月連行遣下州縣。催促施行。又令分析因何住滯。兩月內方行遣。尚未到。便令分析住滯。臣乃疑其有意。絳又言。諤與承之有隙。承之必以為諤傾擠。上亦以為論事或出於好已勝。未必皆忠。安石曰。若據理言事。乃疑其好勝。即須違理以從眾。不知於陛下何利。文王陟降庭止。恐陟降如此。非所謂直上。乃令用諤。安石又請除諤直舍人院。上令且檢例。惠卿又言馮京先惡諤。安石曰。聞京惡諤。以其正曾布罪故也。絳又言。諤無異眾人。且非端士。安石曰。與李承之爭募役事。又正曾布罪。二事皆違眾從理。即不見諤非端士。冀日絳又言。諤既資淺。又無勞効。陛下嘗言用曾布驟。故終反覆。安石曰。用曾布驟。恐非朝廷之失。方以人望人。誠無患之。又不見其罪。如何不使。及其作姦。自當辨曲直行法而已。自來任用何可逆詐。假令布實有勞能而未有罪。臣等豈可奏諭以為布恐將來為邪不

可進用。陛下亦豈有以無狀之罪總臣等而廢布。惟當案見勞而實業見惡而誅耳。如張諤與時有顯罪。臣與絳等自當奏治。如令無罪。即不可廢斥。絳又言向宗儒等資深於諤。安石曰。修式獨諤了却。陛下亦必知其吏文精密。其臨職事。又肯爭議。不避執政。此所以宜進用在衆人先也。絳言都檢正但不奏事。與執政無異。惠卿言李承之對臣等極不樂作。師以此也。兼以臣自都檢正執政。故人以檢正爲要路。上曰。拔擢自繫朝廷。如王雱自說書作待制。朕自待雱別。他人說書豈可便要作待制。　大理寺言。洪州斷百姓周汝態應坐徒而決杖。汝態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徒罪。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袤駮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議曰。因罪人致罪。謂係證不實之類。洪州官吏因推罪人。以致失出之罪。自合從原。緣法寺斷例。官司出入人罪。不用因罪人以致罪之法。已自令官司失出許用此法。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即是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因罪人致罪之法。其失出人罪。宜如袤議。從之。　詔緣邊主兵武臣。遭父母喪。法不許解官。而喪須歸葬者。聽差廂軍送至葬所。視迎送數減半。毋過百人。　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倉司請於乞丐及流民中。視餘羸老幼疾病者。廩給盡六月。從之。　甲寅。命中書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張

諤檢正禮房公事。向宗儒編修內諸司式。入內供奉官馮宗道管勾商量。先是上與王安石言修式之使。且言合修處尚多。又謂能吏文者極少。安石曰。陛下天縱。於吏文自精審。群臣固難以仰望清光。臣亦每懼不能上副。上曰。吏文有條序。皆由鄉造始。安石言欲修內諸司式。宜使中人。上曰。中人少知吏文者。安石曰。令中人與外官同修可也。故有是命。　錄韓王趙普四代孫希豐爲右班殿直。以普之後不及蔭補。特錄之。上批罷耆戶長壯丁條例。係何人修定。契勘進呈。王安石以爲此始李承之講張諤。故有此問。然上意亦素疑其未便。及進呈。上曰。已令出錢免役。又却令保丁催稅。失信於百姓。又保正只合令習兵。不可令貳事。安石曰。保丁戶長皆出於百姓爲之。今罷差戶長。充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數年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催稅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苦。若謂保丁只可令教閱。即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至於五溝五塗封植。民皆有職焉。若止令習兵。不可貳事。即不知餘事令誰勾當。上曰。周公之法。因積至成王之時。非一代之力。今豈可遽如此。安石曰。先王作法。爲趨省便。爲趨煩擾。若趨省便。則至周公時極爲省便。然尚不能獨令習兵而無貳事。則今日欲止習兵無貳事。恐不可得也。乃詔司農寺條例司具應言廢罷耆戶長壯丁利害。編寫成冊。納禁中。（罷耆戶長壯丁在十四日。編寫進入乃二十四日。指揮後不知如何行遣也。據御集。）　又詔京西兩路轉運司。劃刷財賦羨餘。米時糴穀之可蓄者封樁。　又詔開真定府界旱甚。其令孫固親禱名山靈祠。　乙卯。分遣輔臣禱雨。　詔西南蕃五姓蠻聽五年一入貢。不願至京。聽就邕宜州輸貢物。給恩賞館券回賜錢物等遣之。時廣南西路經略司言。西南蕃龍羅方石張姓五族蕃部。或四年或五年七年一入貢。五蕃共遣九百六十人。張蕃七十人。出邕州路。龍羅方石等蕃。八百九十人。出宜州路。所貢惟氊馬朱砂。往來館券供給。并到闕見辭。賜錢絹衫帶馬錢二萬四千餘緡。而他費不在此。體訪五蕃往來萬里。頗憚艱苦。若令止宜邕州賜以錢物。可免公私勞擾。且使遠人。故有是詔。　又詔知定州薛向具民兵可用出戰人數以聞。　丁巳。岐王顥嘉王頵言。蒙遣中使賜臣等方團玉帶各一條。準閤門告報。已著爲朝儀。臣等乞寶藏于家。不敢服用。不許。上命工琢玉帶以賜顥等。固辭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玉魚賜之。上嘗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顥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易。上不悅。（觧子緯載王汾所言。熙寧中。神宗一日在內禁與二王擊毬戲賭玉帶。荆王曰。臣若勝。不用玉帶。只乞罷青苗市

易也。神宗色赧不悅。）　詔昨南郊赦書。天下祠廟祈禱有應者。當議加禮命。諸路已奏到。而至今尚未封崇。令禮院速詳定以聞。其後三十餘所並增爵秩。（五月末三廟。六月二十九日三十廟。並加禮命。令齊書之。）　擢檢正中書戶房公事呂嘉問言。近制。檢正官至員外郎許奏薦。緣檢正官上是差遣。免行條例。無不計資序奏薦者。乞於奏薦條刪去檢正官。詔檢正官轉員外郎通判以上資序者。許奏薦。（五月十八日韓絳已罷相。與此合相參。）戊午。軍器監請選差內外禁軍廂軍或諸司投兵造軍器。上批外處禁軍舊不抽赴京造作。遂詔開封府界及諸路禁軍不差。餘從之。　杭州言。鹽官縣自三月至是月。地產物如珠。可造飯。水產菜如菌。可爲菹。飢民賴以充食。　置河南府河清縣錢監。　廢秦州定邊綏遠二寨爲鎮。隸隴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一送

宋　神宗五十三

李燾續通鑑長編熙寧八年五月辛酉朔詔決開封府繫囚雜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釋之。府界及諸路亦如之。　詔監司提舉司於察訪體量官並申狀吏人有習法令錢穀卓然可選用者察訪體量官具名上中書。　軍器監言在京及諸路遠大名府澶定州軍器什物欲分遣官催促仍委逐路職司一員往來提舉從之。　詔御史臺劾趙居本宮尊屬最長者以聞　甲子詔分環慶路兵五萬二千六十九馬六千四百七十六。爲四將副總管林廣爲中軍將。都鈐轄梁從吉副之。鈐轄种古爲第二將。董穎叔副之都監甯嗣文爲第三將。知大順城賈瓊副之都監李孝孫爲第四將慶州北路都監叱徐孫昭諫副之（閏月十一日分秦鳳兵爲四將。七月二十八日。分涇原五將新紀不書。獨書此分環慶兵爲四將誤也舊紀見三月一日。）　詔腰斬進士李侗。坐與趙居李逢等謀不軌也　丙寅。命輔臣禱雨于天地宗廟社稷。淮南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

琦改爲永興節度使再任琦自去秋累上章請致仕章再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許於是又力請而有是命琦時已病不及拜也　太常丞集賢殿修撰侍御史知雜事張琥兼判司農寺　王安石言司農欲令定州煑粥散飢民此非便向已修條貫令及未困募之興利而諸路多且如舊不肯推行上曰河東煑粥李承之云須至如此人得米乃食主米安石曰人食主米未知虛實不知何故有米乃不能炊煑假令有此亦由官司失於措置若聚人每大口日給一升小口給半升即飢民須廢業待給如此則容有不暇炊煑者令救飢俵飯凡半年若以作飯之米計口俵與令各歸營生。官所費無加而飢民得實惠。不妨經營衣食猶勝於聚而俵粥飯不能救死徒成疫癘也　詔知大宗正司官及十年取旨仍戢與一子若孫遷郡刺史以下官減二年磨勘　又詔三司判官杜訢展二年磨勘檢法官賈種民特衝替坐斷犯倉法人從杖罪中書以爲不當故也（杜訢賈種民）　監管趙居親的骨肉陳惟和言居有乳母婢爐已配度爲尼從之又言已籍記其家貲詔均給其妻焦氏等令大宗正司給訖具數以聞　丁卯太學進士楊伋權武學傳授候一年召試伋撰述李靖兵法并上圖議特錄之　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昨以范濟口分減御河水勢歲有勞費故改作石堰欲經久堅完而用功累年數月輒壞其被責官吏望賜追奪從之　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言前日趙居之獄徐禧已不簽書而鄧綰范百祿故在也朝廷即令二中使就審其誠否。已自令大獄有疑或勘官異同精擇侍從或錄問官以往事已之後明辨曲直又聞禧百祿爲李士寧刑名封章互上。已降二人書辨之不報。（朱史蔡晞云無施行令刪令後存之但云不然果李寬琥被命改問不禧有言也畫得詔無施行）　詔曾孝寬張琥看詳監察御史裏行徐禧同知諫院范百祿互奏李士寧文字劾理曲者以聞先是百祿與鄧綰徐禧雜治趙居獄士寧以術游公卿間甞過居母以詩遺之有耿鄧忠勳後門連坤日榮之語初以爲士寧所爲既而內出仁宗御集乃賜曹傳挽詞士寧亦以此自解百祿詰士寧贈詩之意士寧對曰彼乃太祖之後帝子王孫是甚差事百祿謂士寧熒惑居以致不軌之禍且疑知居逆謀。推問不服居及李逢亦以士寧爲不與謀也。禧語百祿豈有人十七八年前率意作詩便欲加罪百祿以爲不然禧乃奏士寧贈詩本爲任悖彼亂人扶借解釋何所不至而百祿之意以謂士寧甞在王安石門下擅增損案牘必欲鍛鍊附致妖言死罪迫勒引諭屢通屢卻夫挾大臣故舊以枉陛下之法與借人死命以贈己之疑者相去

幾何臣皆不忍行此已先簽書差公平官結勘詔不許卒論士寧徒罪於是百祿奏士寧詠詑誕讒惑世亂俗終身隱匿一旦顯敗此王制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向士寧未到時禧嘗謂臣曰若士寧罪不至死禧須奏乞誅之及見本人何遽變覆如此。臣竊謂禧之所存固非仁於士寧其意必欲求此間隙牧恩答矣。使執政大臣愛己而惡人耳。禧御史而敢冒言於朝挾詐罔上此風寖長陛下將何恃耶。今案牘分明囚人尚在請據禧章治其虛實。如臣果有迫勒引諭屢通屢卻鍛鍊附致之狀則臣甘從放棄不齒士倫若臣實無之而禧率爾言則是懷邪黨姦不憚欺罔以誤朝聽以媚大臣。恐不足以當陛下耳目風憲之任。乃詔孝寬琥辨其曲直始禧奏已先簽書上即令內侍李舜舉爲宗道推問士寧謂王安石曰百祿意亦無它兼未結案禧遽入文字似有意傾百祿人心難知朕雖見禧曉事然豈保其心。安石曰。如此則百祿素行忠信必能上體聖意禧必爲雅有所黨附上曰士寧更有罪於卿何預況今所坐並無它安石曰士寧縱謀反陛下以爲臣罪臣敢不伏辜。然內省實無由知亦無可悔恨然初聞士寧坐獄臣實恐懼。自陛下即位已來未嘗勘得一獄正當。臣言非誣皆可驗覆也。今士寧坐獄語言之間稍加增損臣便有難明之罪既而自以

揣心無它，擴爲恰邪詖陷，此亦有命。用此自安，然陛下以爲人心難知，亦不至此。若素行君子，必不爲小人。素行小人，豈有復爲君子。上曰：如曾布卿亦豈意其如此。安石曰：曾布性行，臣所請知。方臣未薦用時，極非毀特事。臣以其材可使，故收之。及後宣力，臣傾心遇之，冀其遂爲君子，非敢保其性行有素也。布且如此，陛下豈可不知其故。若陛下以一德遇羣臣，布知利害所在，必不至此。使其至此，陛下豈可不思。它日又言：臣昨論奏范百祿、徐禧事，不顧上下禮節犯陛下顏色者，誠以激於事君之義也。子路行行如也，然孔子教之事君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雖行行，然至於衛君以正名爲迂，於孔子則欲以門人爲臣，未免爲欺也。然則不欺而犯，人臣之所難，臣所以如此，徒以報陛下故爾。陛下於徐禧等事，何須遽有適莫。此兩人相訟，自當有曲直。陛下有適莫，小人承望，便於曲直有所撓，曲直有所撓，即害朝廷政事。臣備位執政，政者正也。今曲直有所撓，即害臣職事，此臣所以不免犯顏論奏。如向時曾布事，臣屢奏力爭，願陛下勿倉卒，倉卒即上下承望，所推事皆失實。陛下不聽，不知後來事果如何。及李寬琥受詔，首祿競得罪。　戊辰，定州路安撫司言：北人引兵焚略廣信軍新河口鋪，及虜却廣信、安肅軍界居民。　詔知廣信軍狄詠斥堠不嚴，知安肅軍郭忠嗣失覺察，各罰銅二十斤。軍士鬬敵傷重遷一資，不願者賜絹二十匹；傷輕十匹。其遂城、安肅兩縣尉委安撫司選舉使臣代之。　詔三司選官往江淮發運司，趣上供糧綱，令張頡具滯留因依以聞。　己巳，三司言：乞責發運司漕今歲上供及積欠，須及六百萬石，從之。　是日，詔諸路並權住教五軍陣，止教四御陣。（此據會要，乃五月九日。據王安石實錄云：上用李靖法作陣圖，隊爲四部，將居中，有親兵而無部。呂惠卿極論難其不可，王安石亦爲上言其非。及進呈，僉順上意以爲善，獨與惠卿論難。而王珪不言。安石白：先王伍法，恐必不可改。今作四部，即兵以分，分爲受，不知四部分則大將在中何所依附。若附四部中，則一部有兩人大將；若不附四部中，大將自無以衛，如何待敵。上默然，乃且令試教。此據實錄三月十九日事，今附見，恐所謂四御陣者即此也。二月十六日，定八軍陣法，可當參考。）　辛未，詔提舉出賣解鹽張景溫相度鹻地可淤溉處以聞。（閏四月十八日，初提舉賣鹽。）　錄草澤朱唐爲內殿崇班，賜錢五百緡。潘若沖爲右侍禁，朱摩王純爲左班殿直，賜錢二百緡。沂州左一將潘穎孫、州彭城縣弓手楊坦爲下班殿侍，餘各賜錢有差，皆以告發捕捉李逢等推恩也。　右班殿直閤門祗候申詡爲左班殿直。上批：詡人品庸下，祗應

生疎，故罷其閤門職事。　壬申，詔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糾察在京刑獄，以承之言兄立之等各主刑獄故也。　詔自今駙馬都尉改官及七年取旨。先是，駙馬都尉無改官法，至是始著爲令。後又詔及七年，令尚書吏部審勘，更不取旨。（五月十日王詵約透汝防。）　癸酉，詔中書禮房言：欲令諸科舉人試斷案大義者，以六場通考定去留高下，不與其餘諸科比量分數，據合格人盡數解發。從之。　又詔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官緘中書省班官平章次起居舍人，坐知雜御史下，侍御史上。上批付韓縝等：勘會昨朝辭日，曾面諭卿等候卿到邊上，先約與虜人於水峪地分相見分畫訖，待以次地分商量。今得卿等今月十九日奏，與禧穎相見，因何却將東自團山鋪西至瓦窯塢一起，並與虜人議定，遂致貪婪麻谷地分不肯了當。可速分析奏聞。其水峪已次地分不管，更致促迫，須候一處開壕立堠，一切了當，方得躬親往彼按視分畫。（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五月十三日付韓縝等。）　是日，因進呈福建茶事，上謂王安石曰：財利須因物勢自然輔之以法，乃可從。若彊以法制，即不可久。安石曰：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乃聖人所以治天下，非特財利事而已。上曰：薛向多作小抄貴解鹽，不知久則壅而不泄，亦非通曉解鹽本末者。安石曰：非薛向不知解鹽，乃朝廷不察薛向，故向以此欺朝廷爾。上曰：由此言之，須久任，則如此不得。安石曰：要官有闕，則才者當進遠，豈可以其材更留滯而不使進。上曰：如陳恕堪執政，以其曉財利，令依參政恩例，且主計可也。安石曰：若能分別是非邪正，以大德役小德，則人臣雖在事一日，亦不敢爲欺。若其不能，則雖久任，執與賬姦。上曰：要在上之人曉事。安石曰：若但曉事，而不免有養望持祿之心，則雖兄如薛向者，要肯點檢。上曰：以此要知序德，乃能序爵。　甲戌，同判都水監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爲度支員外郎，陞一任，以都水監言汴口自去秋河流退背，取水淺澁，度開濬當役五萬五千人，而叔獻親帥二萬人治之，有成功故也。（呂惠卿日錄：熙寧八年十四日，進呈揚汲功過。上曰：功過多少。石曰：汲可以相折除，不須升任，今再任。余曰：楊汲却是良之無脈叔親臣，舊爲與王安石、韓絳，今來於田此人却有守，曾公亮絕水土。汲初淤田，特公亮請汲，曰：有多少好差遣，却與他官，勾恐地事是他堅不從。臣亦供其有守。上曰：淤田却是汲擘畫。上曰：卻是李璋擘畫。余曰：擘畫不獨李璋，然當時人淤田，只要泛淤，汲隨地形築堤逐方了當，以此免淤決之患，遂有成功。上曰：昨來已賜田，及已有酬獎。余曰：侯叔獻元是秘書丞，汲是著作，叔獻令爲兵部員外郎。上曰：叔獻後來多以功遷。余曰：多以淤

（而批臣所以陳首者陛下他日要人使。如此舉亦可用。石遂肯後再任不知任例。石曰。全右卿元為廣西。了從法不得差卿去。了得。故特與升一任。非參王庭老。公是錯引此例。余曰。亦不得用與不用此例。當時進呈。庭老要移削任。陛下以監司得力。寧與轉官。或陞任。不欲頻移任。故升一任差遣。上曰。此只是說任增秩。余謂。此乃增秩賜金之義。石曰。只因升了庭老移任。亦緣此升任事之說。又何只落權字。事之說卻是錯。王庭老自無事。三年兩浙首尾今已六年。昨來朝廷初行新法。並張靚王醇林共勾當不詳。遂差庭老別初施行。升一任書不為過。已上並呂惠卿日錄所載。緣論備說事末獲。因此候秋獻遷官。姑附此。）　堂後官右贊善大夫周清為文思副使。管勾堂後官公事。清以宣州法司嘗被杖。召為堂後官。至是當改殿中丞。乞換官。許之。（元豐元年正月清鞫相州獄。司馬記聞以為江寧府司法。與此不同。當考。）　入內東頭供奉官寄昭宣使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入內押班。時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父病在告。闕官。憲以有功洮西。故超授之。　上批付韓縝等。今月十三日據走馬承受所奏。有陽武石砄等寨續起遣弓箭手三百餘戶。一千餘口。見無處安存。又卿等與禧頴相見。日逐不住添展地土。致虜人旋旋侵踰。不肯休止等事。未知上項弓箭手因何又有起遣。及添展地土。有何道理。是不是慶曆中撥與。後來卻有侵過之處。疾速勘會聞奏。（此據兩朝誓書冊內。三月十四日御札。）　乙未。詔李承之參定蕃兵法。初上閱樞密院所擬定措置蕃兵法條目未詳。手詔以為此法初未書契。勘見修條約及諸路團結補職次序而遽頒之。則當有抵巇無疑。儻旋用諸處奏請改更。乃所以啓有司奉行滅裂不謹之意。朝廷號令數易如此。非便。故有是詔。　禮院言。今年四月。太廟神祭。排列神位。已依勅命。尊始祖居東嚮之位。自順祖而下。昭穆各以南北為序。自今如遇禘祫。著為定禮。詔恭依。　補蕃僧李巴氊為三班差使。本族蕃巡檢。巴氊居黃河北。領部族甚衆。地接西夏。為所誘脅。故以職名羈縻之。從洮西安撫司請也。　詔發運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州縣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贓罪。能通法律。聽三歲一試斷案。轉運司以八月差官如試舉人法。每路取毋過三人。本司具名。并試卷以聞。委中書詳覆。次年二月并在京諸司吏願試者。同差官比試。取毋過十人。補御史臺主推書吏。以次補審刑院糾察司書令史。試不中者。軍巡院人與三司大將諸路人。委試官再取轉運司試卷及見試卷看詳。若有可采。具名聞與轉官。　補司天監生石道為靈臺郎。道嘗言明天曆未經測驗。不可用。至是奪官。既而月食與曆不協

曆官皆抵罪。乃還道保章正。仍為監生。至是與修奉元曆成。故又有是命。（閏四月壬寅可考。）　賜權發遣開封府推官蹇周輔紫章服。周輔以御史臺推直官往沂州治李逢獄還。上以為精敏可屬事。改開封府推官。入謝。又有是賜。（精敏可屬事。據周輔舊傳。周輔往沂州。見三月丙申。）　都提舉市易司言。昨商稅院奉詔流民物貨不多充稅錢。今已豐熟。而諸門放稅如故。慮失歲課。請如舊制。從之。（會要五月十五日事。）　丙子。涇原路走馬承受公事郭逢等言。渭州行鐵錢未便。詔本路錢有不可行者。令秦鳳等路轉運司銷變。無得支用。（二月二日增鑄大錢。）　提舉市易司舉劉佐。佐前在市易司坐法衝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及佐。王安石欲許之。韓絳固爭。以為佐未合與差遣。安石曰。市易務自來舉官不拘條制。且又八萬貫場務須付之能者。絳固爭以為如此則廢法。上曰。且令勾當候合受差遣。方許理任。如何。絳猶以為不可。再拜乞辭位。曰。如此則宰相不可為。上愕然曰。茲小事何必爾。絳曰。小事尚弗能爭。況大事乎。安石曰。劉佐之罪。只為拆換卻官文字。然無避事之罪。此何足深責。如杜純者。陛下親選擇。令勘王韶事。韶受陛下一方邊寄。為郭逵所誣。若不獲辨雪。則壞陛下事不細。純既受命。密院即擢以為檢詳。特遷一官。臣問密院與杜純轉官用何條貫。曰。無條貫。用何例。曰。無例。有何意義。但曰奉聖旨而已。臣當是時固疑純必不直。及見韶無罪。乃云文籍證據皆不分明。不可勘。及奏劾王韶討殺蕃部不當。中書將前後奏報畫一條析有文籍證據可以勘得事狀。行下蔡確。所以不能易情節。而王韶獲雪。如杜純欺罔如此。亦是衝替事理重。韓絳亦不候合受差遣。便奏差在會計司。此與差劉佐亦何異。若比劉佐。則純為罪重情理難恕。絳曰。只候局了。卻令入審官投差遣。安石曰。例須有酬獎。如何並不推恩。卻直送審官。恐如此施行不得。絳曰。劉佐違條貫甚多。不合奏舉。又呂嘉問到中書。尋欲據舊事改吏。前來聖政。臣所以往不得。臣若不去。又是一馮京。安石曰。韓絳用心必與馮京不同。但此一事所見與臣異爾。呂嘉問若非理據舊事。自可條列進呈。陛下必有處分。絳曰。如何更一一條列。安石曰。嘉問只是言朱溫其恩澤事。乃是臣令作文字。言檢正官不合奏薦。臣亦以既往止之。嘉問遂自入奏。然此事嘉問亦不為無理。絳又固求去位。安石曰。絳若能以去就之義守職。臣亦何敢忘義屈而從絳。且須論道理。未須言去就。因為上言路迨不職。佐前有績効。方今理財不可緩。絳曰。臣嘗領三司。亦何嘗闕之。安石曰。鄭州枷拷百姓。令賤賣產以給軍賞。大臣近臣乃或賤

賞只產此。韓絳所見。絳曰。其時誠是闕之。然小人嚮於利。不可用。安石曰。市易務若不嚮於利。如何勾當。且令不嚮於義。又不嚮於利。然尚居位自如。況嚮於利。如何可廢。（於正官兼爲事。至四月二十六日。此古本。江其恩澤未行。五月十八日行乙罷。）翼日安石又爲上論呂嘉問程昉盡力。然爲衆所攻。陛下不察而問之。則天下事。孰肯爲陛下盡力。上曰。如程昉非不勾當得事。但不循理。安石曰。程昉舉呂公孺誠爲不識理分。然於國事有何所損。如文彥博去位。舉劉庠陳升之去位。舉林旦。（二句當進呈院乃四月二十六日當考。）乃可責。陛下待遇此兩人如何。此兩人有何功利及國。而所舉人如此。此放誕無忌憚之甚。陛下不務責此。而乃責昉。恐非所急。昉亦何可如此責備。但以其有功盡力。在陛下所保而已。上曰。如文彥博等。纔舉人不當。便責。安石曰。如彥博等雖未可厚責。亦未足尊寵。上曰。彼皆先帝時爵祿已尊貴。安石曰。如此。則嗣君於先王之臣。不復行法。恐無此理。舊人既如此。近日新進又不肯爲用。陛下豈可不察。上曰。何爲其然。安石曰。職事廢隳。但以孫虎訴於陛下。則必見保於陛下。大臣以形迹之嫌。亦安肯復究治。其盡力如呂嘉問程昉。則必爲衆邪所攻。不肯安職。不知人臣何爲而盡力。上曰。加程昉數年間致位至此。昉亦足矣。安石曰。昉功狀比衆人。合轉數官。即才轉一官。若一有疑罪。即數處置獄。豈得謂足。且陛下前日宣諭程昉侍中書知察方能盡力。臣比見昉數處置獄被劾。但能令人嘆息而已。昉乃爲臣言。不須爲昉深辨。但令昉得罪退一兩官。或被停廢。察諫議自然息怒。不然。即紛紛未有了時。昉但得爲朝廷了公事。利澤及民足矣。若因此停廢。昉亦能營生。必不寒餓。捐公不須過憂。其言如此。乃非恃中書營救。敢自肆也。今忠邪功罪。未盡照明。則事功何由興起。如臣者若欲尸祿保位可也。若欲行義以達其道。未見其可也。（蔡誅議當考。）丁丑。詔罷涇原蕃部養馬。先是。令德順軍蕃部養馬。貴多而得駒及給者少。亡失責備償。蕃部苦之。故罷。　又詔諸路保甲。及江南西路槍手。並依義勇置籍。　詔前餘姚縣主簿李逵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陵遲處死。武舉進士郝士宣責斬。李逵妻爲逵久棄出外。免沒官。度爲尼。男女沒官爲奴婢。逵叔司農少卿尚卿姪分宜縣主簿襲汝州推官穀前永濟縣主簿顏並免眞流。先祕書丞逵兄沒官並除名勒停。遞送湖南編管。姪襲免決。配江東編管。徐革妻男女弟並沒官爲奴婢。叔配湖北編管。郝士宣父左侍禁貴除名勒停。湖州編管。母妻分配廣南編管。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幷沂州干繫官司理院勘鞫不當官吏。及知彭城縣陳惕尉

賓士除並劾罪以聞。內知情不告人。並編管。逵革士宣坐與趙居結構誅不執。朱唐告發。逵等誅而惕等不覺。及奏聞輒推治。得實故也。又詔京東西路轉運副使太常丞趙濟降一官。東路轉運判官太子中舍李察展磨勘四年。提點京西南路刑獄國子博士張復禮降一官。前通判沂州司門員外郎周尚錫勒停。判官揚繹推官王中正司理參軍鄭廷各追一官。知彭城縣殿中丞陳惕追兩官並勒停。　軍器監奏。自置監以來。比之舊額軍器數十倍。少亦不減一兩倍。漸見倫緒。惟是在京上等人匠並差在御前生活所。以此有妨製造。令據中書批問事件。謹具分析下項。添修創造衣甲。共七千八百五副。比未置監已前。共增造四千八百九件。尺工一十四萬七百餘工。御前生活所不係本監統轄。乞自朝廷取索人數比較。造箭一百三十八萬四千餘隻。比未置監已前。增造箭三十三萬三千五百隻。多一萬七千五百餘工。內債剩工二千一百二十一工。并擘畫添起遂色造箭工限。向去所省工料不少。弓弩造到工限。比未置監已前。增得二萬九千二百餘工。上批中書樞密院。可再子細看詳軍器監所具析來知依與不依。得朝廷問目。其有內稱即向去所減工料不少之類。不審是何成績。及即目如何考驗。令且於其中比較軍器監與御前生活所所造鞍轡。軍器監每副二百六十一工八分七厘九毫九絲。御前生活所六工六分四厘五毫六絲。（已上見御集第六十七卷。五月十七日。）王韶言。陛下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向來軍器監。點檢內臣。折剝弓弩。自此成隙。令却以內臣比較。按軍器監。則內外相傾無已。上曰。比屢說軍器監事。若不比較見事實。即中外更以爲聽小臣譖愬。令比較見事實。行法乃以明曲直。王安石曰。誠要如此。若每事分曲直明信誕。使功罪不蔽。則天下治久矣。上曰。如程昉敢向前勾當。亦爲中書察知。故敢盡力。如昨來衛端之詰減降只合科杖罪。被特追兩官。內小臣有罪。行之必不肯少貸。安石曰。外臣若如衛端之壞却許多官物。亦未嘗有科杖罪放却者。如程昉亦恃陛下以公道主張。故敢盡力。然比前蘭偷惰之衆人。則其危殆亦已甚矣。比如昉者。衆之所疾。有十件罪發。未抵別人一件。緣別人更相容庇。如昉則衆共攻之。若非人主保庸。即何由自立。不知大臣執政。於內外庶官有何適莫。但內臣即要深行。非內臣即便末減。如此用心。必是姦人內懷愛惡。利害欺罔人主。不知如此。人陛下何故使之執政。上曰。如卿有道。豈肯如此。然他人豈免如此。（已上見日錄五月十五日。今并書。）王韶又言。軍器監事。不須比較。上以爲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誠然。庭者直也。朝廷治事

惟欲直而已。若不考按。何由知其枉直。若爲其有勞。且欲含容。亦須待考校見曲直。然後計其勞與罪孰多。加恩未減可也。不然則無罪之人。或蒙譏謗。乃誤受含容之恩。而實遭詿汙之累矣。（已上見六月三日。令并書。）他日又進呈軍器監比較文字。上曰。如御前生活所改變橋瓦省功。豈是有指揮令軍器監不如此改變。安石曰。自祖宗以來。只是用全木爲橋瓦。令御前改用木合成。即未經外廷試驗。經久牢固比舊如何。假令比較與舊牢固一般。又省費。即御前生活所可獎。軍器監官員未爲有罪。以所造橋瓦。是祖宗以來承用法式故也。如昨來三司有人言違三寵留滯言事人二年甚困苦。而不爲之定奪。及中書差官試驗。果有利。如此。乃可以責三司。然朝廷亦不責三司也。令橋瓦事。又未嘗有人言此利便於軍器監。而監官沮抑不行。若此三司。尤不可責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一日。令并書。）上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匹夫亦須令自盡。況向當生活所使臣。安石曰。御前生活所使臣。何緣不獲自盡。中書既比較了。便送與看詳。彼自不肯看詳。不知令比較官如何措置。陛下若尚疑未盡。即容臣等檢尋文字。子細進呈。上疑比較不盡。蓋比較官向宗孺與生活所宋用臣有隙故也。上曰。如生活所支實錢。只令依實比較。然卻言緣生活所支食錢。已朝廷詳酌指揮。使取工匠狀。若支食錢。亦乞依得生活所使憑虛比較。安石曰。若謂御前生活所使臣。皆陛下近習。當依違之。則誠如聖旨。陛下於宮中。國中。宜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即有司如此比較。不爲過當。且軍器監自然支得食錢。即亦違得如何。抑亦辭以爲違不得。若依所乞支與食錢。待彼違不得。然後重罰。彼亦何辭。若未見其違不得。即令用其說比較。兼已依實比較。然後別更作一節聲說。如此比較。非不平直也。翌日進呈比較文字。照驗甚明。上乃大悟。（已上見日錄。六月二十四日。令并書。凡較軍器監事。其張本在閏四月初三日。令取御集。五月十七日。并日錄。五月十五日。又六月三日。又二十三日。又二十四日。前後所書。並加穿聯刪削。附見五月十七日。御集第九十八卷。有關比較。雜齊取捨。意一道可考。四月二十八日。上批斬馬刀局云云可考。）御史蔡承禧言。臣訪聞自昔軍器。惟莅三司冑案一局。近歲遂立軍器監以專之。自昔修造之局。惟莅修造案。而近歲以將作監專之。故三司之財用。固已多爲二局之所靡。然以已成官局。粗有條理。日月寖深。不可移改。而又聞有鞍子所。斬馬刀所。御前生活所之類。凡百司之所取索。至物用之所經營。所莅不領於外廷。而所靡費。難於會計。訪聞其間。不過製造軍器而已。夫所謂御前者。講道

德於上。決邪正於下。贊天工。熙庶績。乃其地也。以令生活工巧而悉出於上。則御前之所爲。何小。衆小臣動以御前爲名。百司莫敢違拒。工料過有罷勞。斬馬刀之局。殺監官者數矣。蓋由小臣獻議。困命莅之。日趣工程。不計勞弊。臣伏乞揆以法式。悉付所司。庶使課定之科。皆有常限。則不耗靡人。察勞恤。其後承禧遷開封府判官。又言臣竊聞開封府準雜買務牒。送赤石子行人郭文德狀。一行人赴府行遣。爲不供應御前生活所須索羖羊毛長一尺二寸一千斤。開封府雖稱市中無此羊毛。牒還本所。此雖小事。誠不足論。臣伏覩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德澤於天下無量每興一利害。官吏不曉法意。微有侵擾。悉皆必行。無有寬略。以此天下之吏。不敢擾民。而民得安於吏治。今都城之內。求長一尺之羊毛者千斤。此必無有。不言而諭。臣深慮其託御前生活之名。追索所無之物。於市中。行人畏懼。因緣爲姦害物者。大臣欲乞今後御前生活所下行索物。並下三司選官一員。相度合用。并京師所有之物。奏覆方許下行收買。所貴所司不以無有之物。困苦下民。（承禧。十年五月罷御史。除府界。元豐二年二月。改府推。三年六月遷府判。承禧自江仕府判。日。密言令奏所聞。故有此狀。狀稱陛下即位十餘年間。必在熙寧末元豐初也。令并附此四月二十八日可考。）戊寅。成州團練使。駙馬都尉王師約爲汝州防禦使。用壬申詔書磨勘也。工部郎中直龍圖閣謝景温爲江淮等路發運使。景温辭行。留判將作監。（改判將作。在七月十一日。今附此。呂惠卿六表見九月二十六日。）知曹州劉敍。言知濟陰縣羅適以磨勘時當展考追還著作佐郎吉罷知縣事。適治縣有政績。乞就除職官知縣。從之。後復以監司薦改官再任。（元豐元年閏正月戊寅。敍又薦適。）上批河東一路間於戎虜。其民風俗素號忠厚。加之力穡勤儉。習尚材武。朝廷若稍加獎勵。緩急足以自扞一方。比來災旱相繼。民力憔悴。殆無生理。即令飢民不少。自四月後。官罷糶米。散粥人情皇皇。日就死所。若不多方賑濟。豈惟數十萬民命可惜。緣此一路戶口。必致離析蕩散。將來何計可得完復。其速議所以措置條目進呈。遂遣太子中允檢正中書禮房公事曾伉。秘書丞知司農寺丞程之才。體量措置。仍出內藏庫銀絹各二十萬。易司農粟賑給之。并以賑河北西路飢民。是日。韓絳請去位。稱疾不出。王安石白上。宜罷劉佐。勉慰絳就位。上難改佐事。安石曰。後有大於此。則不可容。此監當小臣。若固爭致絳去位。臣所不敢安也。上乃聽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令就位。絳復起。（呂惠卿欲出宣）撫諸路。上不許。固言令府界事多不治。且治府界爲天下法足矣。己卯

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虞部員外郎汲逢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崇拯買馬及萬四千六百餘匹詔各進一官　辛巳太原府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范鏜睦州司法參軍崇文院校書練亨甫並為中書習學公事兼修條例熙寧政錄鏜刑房亨甫戶房（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詔中書自熙寧以來相次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五月二十一日詔看詳案院者令中書取索一一編類此即熙寧政錄也）入內押班李憲句當皇城司　詔雄州增募歸信容城縣弓手以五百人為額其本州雲翼兩指揮自今更不招填候人數減及四百人并為一指揮　江東鈐轄司言信州弓手揚超與賊吳蕣鬬超并搶走衆潰中書擬配超汀州牢城上批回其退走致死傷人不少可配廣南遠惡州軍遂配瓊州　壬午王安石進呈曾布案言布合追四官據案甚明而法官但追兩官尚有兩事各合追兩官而勘官不坐月日不知事發先後若事發更為即又合各追兩官呂嘉問乃無一罪可書韓絳言此勘不盡安石曰若勘不盡如何却勘不合書罪之事又妄引刑名斷罪聞韓絳看此案問難甚悉絳非滅裂此獄但衆姦協比絳不察見爾又進呈馬玩范純粹所爭絳為純粹釋解上不聽令送御史臺取勘（玩與純粹所爭何事）　甲申熙河路安撫司言蕃官殿直項埋與母彬

囉謀并家屬走西夏其項埋乞於蕃市陵遲處斬項埋妻悖麻追會就逋合原乞以悖麻并其家貲賞告捕者以誡蕃部從之　河北第八副將臧景言馬射六事詔景即武學若殿前馬軍司教押馬軍使臣諭以所陳六事并下五路經略司及將官依此教習軍馬六事者一曰順鬃直射二曰背射三曰盤馬射四曰射親五曰野戰六曰輪弄景各為說以曉習射者　乙酉戶部判官兵部郎中直史館陳汝義提點醴泉觀初御史蔡承禧嘗言汝義廣下凡近不可任三司判官既而汝義自請罷故有是命是日三司使章惇奏屯田郎中李陵可代汝義上批令早中書方得指揮除汝義宮觀何故三司已舉官遂寢其奏　詔諸路州學教授不職委國子監奏劾　司農寺言未行役法以前牙前舊重難分數錢雖已降度僧牒紫衣敕及賣馬準折償之大約十未還及二三卒當用見錢給還欲降指揮許以在京市易務金銀物貨及中外官司物之不妨用者移那充借其常平積剩斛斗亦許於闕之時月準此支酬從之　右班殿直句當修內司楊琰言開封陳留咸平三縣種稻乞於陳留縣界舊汴河下口因新舊二堤之間修築水塘用碎甓築成虛堤五步以來取汴河清水入塘灌溉詔琰管勾罷句當修內司依舊兼巡護惠民蔡河京索金水河斗門堤岸河道令開封府界提點司提舉修淮汎有實保明以聞　丙戌命知制誥沈括寶文閣待制李承之詳定一司敕初議差王安石提舉安石辭以無暇請用括及承之上曰善　司勳員外郎范子奇為河東轉運使王安石前擬不可至是乃依所擬　太常少卿劉忱知鄧州　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太常博士盧秉為祠部員外郎陞一任以前提舉兩浙路鹽課增羨也（六年六月十九日已陞任轉官八月九日權發遣）　宣慶使利州觀察使入內都知張茂則為景福殿使　入內供奉官宋用臣直批聖旨下將作監差兵匠三百五十折修殿前班有司請劾罪翊日詔用臣傳宣非直批聖旨照檢進發文字司鹵莽上簿（本史削去以為事小今從之）　詔興修水利工役大者聽守臣申監司交割公事與以次官訖躬詣彼案驗其往復日數以聞從知舒州朱公綽請也　丁亥命王安石提舉國子監翊日詔罷之上曰立學校變貢舉法將以造士今判國子監亦自相率異士人不務為忠厚則他時風俗復何所望顧王安石曰卿與提舉則士人自然化服安石固辭上固命為之望日又固辭乃寢其命　寶文閣待制李承之罷同群牧使判將作監　中書言同州朝邑縣界因都水監丞王孝先添四約水不住壞民田苗乞候將來酬獎日取旨仍蠲被水戶夏稅從之

御史蔡承禧言聞知穎州孫永以馬一匹入市騏驥院元直六十千而請官直百六十千或言永坐立班行名賣與班行自賣入官事雖不明乞考實詔羣牧司根究以聞（究竟當否）　三司言兩浙轉運司覺弛鹽法鹽息大虧乞委官取逐官到任後鹽課比遞年虧指揮貶降詔三司取熙寧八年上半年前鹽課對比前界提舉鹽事司增虧以聞　詔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劉初落衛營先是經略使沈起遣初引兵趨五誠州置城寨闢道路既至蠻人出與官兵格鬬互有殺傷其後劉彝代起奏初釁事時不親來應怯懦避事已詔初衝替而起以初嘗有功且會赦為初辨明宜取功補過故有是詔　御史蔡承禧言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進呈（二十七日）　上曰經義所辟檢討劉谷谷必通經義惠卿言其人有學問有行王安石曰臣亦聞其有行但不識之上曰檢討須有補於修經不然雖有行何補有行之士自別有用處時承禧言升卿辟谷與官條令教小兒而已安石與惠卿供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前此亦屢有此言蓋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來去韓絳王珪不入安石獨奏事上曰卿任事無助極不易韓絳須令去不然扇動小人若無已大害政事安石固留絳請待其後旅拒絀之未晚上又以為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安石曰

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於意。上曰。忌能好勝不公。如沈括李承之雖皆非佳士。如卿則不廢其所長。惠卿即每事必言其非。如括言分水嶺事乃極懟括。安石曰。惠卿於括怨非忌能。如括反覆。人人所知。真是壬人。陛下當畏而遠之。雖有能然不可親近。惠卿屢爲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上曰。大抵兄弟。總好勝忌能。前留身極毀練亨甫亨甫顯撓。皆曉事。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通己。便忌疾。安石曰。升卿等亦屢爲臣言練亨甫。臣亦屢勸彼令勿如此。遂欲廢人。但見彼作姦明白。則正論自不容。若於未有事時。但疑其將爲惡。遽廢弃。恐無此理。因爲上稱呂和卿溫良曉事。又爲上言。承禧言升卿乃相忿惡。在升卿亦無他。但不免輕肆。往往聞論議及承禧娛致其如此。不然。則承禧所彈。何至如此深切。乃言纈齋之戒。可謂寒心。真言深切如此。必生於忿惡也。又爲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纖介見於辭色。使其不安。上曰何事。安石曰。如對惠卿數稱臣獨無適莫獨無私。則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因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敦勉何補也。又明日進呈升卿分析。上曰。升卿材能難得。安石曰。據分析事實亦無他。上曰。聞承禧嘗往見升卿。升卿拒不見。安石曰。升卿致人怨謗。但如此類。餘亦無他。上

因言欲令升卿作方面如何。安石曰。升卿材能何所不可。然都未曾作官且更委以事。令其練習乃佳。它日上又謂安石曰。承禧言升卿言令惠卿堅卧十月。朝廷自逐臺官。果否。安石曰。果如此。承禧何自知之。此必妄說耳。（七月二十三日升卿乃罷國子十一月一日升卿始出。）　詔應武舉人丁憂許就試。（會要五月二十七日事）　戊子。罷修經武要略。　詔川峽四路知州通判四路人差授。不得以本路人爲代。　己丑。詔永興軍等路轉運判官葉康直往鄜延環慶路賑濟飢民。　詔殿前司教馬軍使臣不許諸處舉充外任差遣。（御集九十七卷可參考。七年九月十九日詔。）　衛尉寺丞都大提舉疏濬黃河司勾當公事李公義言。先乞用船三百隻濬大河中流。令水行地中。今且乞用船五十隻。鐵爪五十副。役兵四百人。自北京至海口。驗一週之功。乞遣官打量河道。深濬果如所陳。即增船至二百隻。詔都水監應副。（九年九月丙辰中書云云）　是月。改岷州馬務堡爲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illegible]
寫書官秀才臣郭朱楫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一送

宋寧宗五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泰三年癸亥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　壬午，置湖南溪洞總首。　戊子，龍州蕃部寇邊。掠大崖鋪。二月庚申夜，蕃酋水寨殺知寨范浩，屠其家。蓋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興州帥吳曦命王鈇、李好義討之。七月，鈇命好義等以選士二百人浮入。乙卯，夜渡大魚河，庚辰旦。夷人望見官軍，即走入菁。官軍追之，斬八級。夷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吳其部帳夷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日晚，好義等僅得濟河。翌日辛巳，還至滷水寨。壬辰，夷人約降，制置司不敢決。八月丙辰，以其事申樞密院，大略謂不即受降，恐失事機；誘而縛之，又傷大信。本根制置司恐夷人再入。九月戊辰，以便宜檄都統司納降，乃再申密院，大略謂若更遲延，恐蕃部生疑，兵連禍結。亦未得旨。　甲午，張巖罷。　丙申，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丁酉，雷。　戊戌，幸太學、武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謁武成殿。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袁說友參知政事。參知政事自乾德已來，止除二員，或一員而已。是春謝深甫初免相，許及之為參知政事，既命陳自強以樞長兼權，繼又除說友，蓋三員也。時朝廷未置相，故自強以員外兼此，亦國朝所未有。嘉定初，又命雷孝友、婁機、樓鑰，亦三員，遂為故事。　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以老病不能拜，辭不拜。請外，除集英殿修撰知贛州。　二月乙巳，冊皇后楊氏。　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乙丑，再竄王德謙。于新州。是歲八月，死于貶所。　三月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無為軍李運言兩淮鐵錢交子利害，詔戶部相度以聞。尋以有司言宜置官講求會子、鐵錢利害，詔戶部併行相度。　四月丙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轉運司收民間鐵錢。　久雨。丁丑，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係囚。　乙酉，幸聚景園。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寅，福州言瑞麥生。　乙卯，徽宗、孝宗玉牒、光宗實錄成，陳自強等上進。　五月戊寅，陳自強為右丞相。自強既拜，首除蘇師旦定江軍承宣使。時又有周筠者，本韓侂胄家蒼頭，亦冑以恭淑皇后姨夫補官，為浙西兵馬都監，權任在師旦之亞。人有李士謹言。初為侂胄直省官，亦用事。侂胄賂師旦奏斬羽士謹洪源嶺南。　李心傳曰：在京職事官俸甚薄，宰相不滿四百千，下至寺監官，纔五十餘千。都城物貴，不足於用。歲時節序，浙路諸州皆饋酒率饗之，以濟費。獨宰執、臺諫不敢以臺酒饋。由是為臺諫者極貧。淳熙中，王枃為監察御史，月俸六十緡。其兄將遣女，議月以十緡助之，迄不能也。外方牧伯，一或陰致饋問於當路，則公議勝沸，斥罰隨之矣。如夔帥跟黑白獸、淮東總領金注貺之類是也。自侂胄用事，賄賂盛行，四方饋遺，公至宰執、臺諫之門，人亦不以為訝。其所用如陳自強之徒，尤貪鄙。書題無并字者，輒不開。是時饋酒於宰執、臺諫之門，率以千計。久之，惡其鄙重，則又折以錢，故一為臺諫者皆致富。有某路某司吏，余濟使命也。一日枉道來拜，自言南士持節者，俾之入都。聞之曰：某官令押信匣大小五百七十枚，求茶馬耳。余甚駭之，且不信。居數月，累根櫝牧之命，某年某月也。　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不雨。庚辰，詔大理、三衙、臨安府釋杖以下囚。　六月己酉，降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秋七月辛未，造戰艦。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　壬午，罷三監鑄錢。同安、漢陽、蘄春。　白虹貫日。　癸未，禁抑納逃賦。降旨江浙州縣。　乙未，上光宗皇帝徽號。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十一月壬申，上冊寶于太廟。　八月戊申，置四川提舉茶馬。二員，分治茶馬事。吳總者，武順之第四子。初補京秩，充道中。自都官郎官易帶御器械。年三十餘，為池州都統制，無兵杖人。孝宗知之，復命易文。淳熙中，以敷文閣待制提舉茶馬，坐黎州變，故降為集英殿修撰奉祠。久之，復命出守。積遷寶文閣待制知瀘州。慶元、嘉泰之間，總食祠祿，居漢中，而從子曦為殿副。二人不相能。總每欲任使，曦默陰沮之。總無以為策。時胡大成為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直。舊例，買馬必四赤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直，而馬至益希，所市四赤一寸而已。其至軍中斃者復衆。朝廷苦之。總一日與殿司取馬校制官彭輅謀納賂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者，不能更張。某若復委吳次對，師旦然之。命下，復有疑之，乃詔總與輅。朝論方難其選。一日輅與師旦語，因及之。輅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將若何損其直，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當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翌日召輅至韓府，侂胄見之，且語少頃，人望見，遂有分司之命。大略以為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今二省、樞密院條具來上。嘉泰二年八月丁未也。後四日，遂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方總之受宣帖也，即日以奏司舊官印視事于其宅，又以選吏稍擾。私逮御前軍二人至成都府

捕斉長以來、自紹熙各茶使視事、皆中知制司。總以身為使官、用致事不便關白制使、謝源明怒。會侍郎史罷權、即追還近人、械所遣二卒還軍中、總大淵。然猶得知潼川府云。時義烈廟初成。總身至武興、以謁廟為名、與職兼飲錯驛而去。略至司。所市馬終不及格。則以澤番道梗。雜辟致為詞馬。格界于後為殿最。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事、　甲子。詔比較瘦死因。詔刑部歲終比較其數而殿最之。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　壬申。立莊文太子後。孝宗之長子鄧王愭也。立為皇太子、而薨。無嗣至是立宗子希㩦為之後。更名揞。授右千牛衛大將軍。　明年。二月、丁酉、置小學教授。　癸酉。禁毀錢改鑄。命坑冶鑄冶司、毋得收私錢為鋼。　冬、十月。庚子。呂祖泰任便居住。　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命閱民兵。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丁未。大風。　戊申。龍州蕃部降。李家大者。率其徒二百。至潤水源教子隴下、守臣楊蒸委江油令馬熹誅。與王兢往受其降。夷人獻六牛馬禮。庚戌。創置司被言。以蒙人元係漢人。實入蕃界。結誘使犯。罪在不赦。即與大州蕃部不同。甲寅。創置司使奏夷人服罪投降。倘於此時洩卻。恐獸窮必噬。反生後患。明年正月。壬中。得旨許之。創置司先奏夷人開展封堠約三百里。以獻

水銀朱砂窟一處。既還言此皆夷人養生之具。恐難遽受。又慮別生希覬引惹邊釁。俾永寧息。乞賜給還蕃部。亦許之。於是犒夷人錢引七百緡犒三將士皆受賞而陞。諸大軍二百五十人屯潤水寨。通舊為四百五十人。乞播定寨為官給軍糧。五日一閱。及於乾坡漁溪潤水三寨之側。築小堡三寸。使並邊民戶口二百四十往居之。乾坡寨在平地中。無險阻。王兢又請於其前築水確山寨、以為戍守之所、朝廷皆行之。自是蕃部稍帖息矣。

十一月。甲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是歲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應至不至。　赦天下。　癸未。大風。　己丑。更定選人改官法。言者入請選人曾歷監當獄官縣令各三考。餘官三考、無贓私罪犯者。不拘有無京削、許就磨勘。吏部引見、以八員四川換給、以三員為額。於是東南應格者、本昇等四人。川路應格者。寔似之等二人而已。明年言者論其太濫。謂使其律己奉公、究心職業。則歷官十二考、所事監司郡守、何啻四五十人、豈無一為之動心者。姑以今歲之應斯格者觀之、大略可見、詔吏部長貳許議。時吏部又得應格者俞圭一員、黃　由適兼尚書、乃奏乞歷上件三任通成十二考、止用常員舉主二員、若係舉主關陞人、更減一員。聞待初言者、又指其侵律、乞令侍從兩省臺諫官集議、議者乃乞墜守、　孝宗立定八十

員之額。其嘉泰以後、積考減員等旨揮。更不施行、　庚寅。復置福田居養院。令諸路提舉常平司主之。　十二月辛酉。詔戒將帥措克。　是冬。金國盜起。惟朝廷未其詳。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権場。朝廷聞其事。即起參政張巖帥淮東。樞密程松帥淮西。蓋以巖。揚州人。松。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侍郎丘崈守四明、以防海道。起大卿辛弃疾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既又轉一官知婺州、於是大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為荊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奭。吉世將家、皆為戎帥、時松及巖。不免力辭。改命廣帥薛叔似。而叔似不行。留提舉佑神觀。遂命侍郎宇文紹節代之。辟置參佐。皆非常制、又徙弃疾以次對守京口。起資政趙彥逾守四明。出知院許及之守金陵。及之不欲行。乃命崈以直學士代典留鑰、其開邊釁。蓋自此始。　是歲。御筆嚴監司互送之禁。朝廷雖有旨揮。然遠方自如。明年夏馬使彭輅至成都。制使謝源明茶使趙善宣。留連踰兩月。自入境迎送。以至折俎贈行。以楮幣錦綾書籍藥物。計之所得幾萬緡。而謝趙所得亦稱也。蓋諸路互送。惟建康成都最厚。諸司每會集一次。計三百八十千。成都三司互送。則一飲之費。計三十四百餘緡。建康六司乃倍之。而郡路監帥司尚不與。是歲六月。得旨漕自

成都運判。除四川茶馬。時趙攝事已久。朝廷本以省將迎之費、茶漕並置司成都城中。而送還迎送公用水腳之費。各司為數千緡。舊無所謂歷境錢者。謝源明始創之。趙亦不離城中、而亦受歷境錢。蓋入可笑也、建康所謂六司者。帥漕總賦戎騎二司、帥而主管行宮大內鑰匙、宦者與焉。每歲時留守按行殿中。宦者輒置酒。自居主席而坐、留守于賓位。陳正獻公為留守、斥去之。其後范致能遂復其舊。　命監司郡守申交割數。以見管實數申尚書省。　是秋王勲以潼川府路轉運判官、移本路安撫知瀘州。而張演代勲為小漕勲。晉原人、與演居同郡、先是演之子紹曾監利州贍軍酒庫。演屢以舉削懇於勲不許。會勲為其子什邡丞騶干兩憲、傳伯成舉削。伯成答云。此削勲鄉以囑利州張監庫。業既許之。若能舉張、則可奉薦。勲喜即命文書紹曾奏牘。且並飛書報演。已而知伯成所屬。乃監利州大軍庫張燦、非紹曾也。遂亟更奏牘。演以為卸己。大憾之。及受命、不俟送者便行。勲亦遽歸遷于近郊。相見寒暄而已。勲將去。以漕司所積羨錢十萬緡入備邊庫。言于朝、演言自備邊外漕司可支者。才為錢十四萬餘緡。而欠川廣兩總司錢甚夥、臺諫不直勲。四年、正月壬辰、有旨、成都轉運判官趙善宣究實、趙言前知遂寧府於漕司為所部、有嫌勲。聞之、自言所欠兩

總司綱運。自有刊部本撥窠名。非漕司錢也。戶部以鯨為是。府演官催撥大而已。趙漕章本報六月觀以病乞于瀘。既而趙漕移西路。李撰代之。換驗。以鯨為直。制帥程松上其事。演時已罷。人坐削二官焉。　初以諸司官理通判。有旨諸司屬官。係京官考理。當通判。時張孝伯之弟孝仲。為京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即除知成州。明年。擢提點利州路刑獄。未幾。虞雍公之孫易簡。亦自福建漕幕攝守大寧。蓋用此例。

四年。甲子。春正月乙亥。大風。　庚辰。貶內侍甘昺。以罪貶信州居住。昺昇之弟也。上遇德壽宮。昺與有力焉。頗貴寵。　癸未。日中有黑子。辛卯。雷雪辰。雨雹。　西浮洞逃軍為亂。彼文昌號。廣西經略司以為言。遣兵討平之。

是月。盤量關上積糧。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庚吏率全其腐爛以相欺。至不可食者則無數。嘉泰甲子正月。有言北境增戍積糧者。朝廷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除其腐敗折閱之數。所有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並特免。時陳咸總賦。遂降度牒貳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補填焉。

辛棄疾贊開邊。棄疾入見。陳用兵之利。乞付之元老大臣。韓侂胄大喜。遂決意開邊。　二月壬子。蠲臨安府逋負酒錢六萬緡。　己未。立試刑法避親法。　庚辰。夜有赤氣亘天。　三月丁卯。臨安府大火。其夜二更後。行在糧料院後八條巷內。右丞相府。大程官劉慶家遺火。自太廟南牆外通衢。延燒糧料院。及右丞相府。尚書省。樞密院。制敕院。檢正房。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惟存門下後省。及工部侍郎廳。次燒萬松嶺清平山仁王寺石佛庵。樞密院親兵營。修內司延燒至學士院。內酒庫。及內中宮門廊屋殿步司。諸軍官吏連夜救撲。火勢未已。有旨。宣殿步司諸軍分撥入內。併力救撲。諸班直禁衛等守內百司。百官守局。侍宰臣執政太師韓侂胄。皆在太廟指揮。步帥李郁用心竭力救撲。不得燒至太廟。侂胄以重賞許諸軍。夜漏下三鼓。遂撤去太廟廊屋。　祖宗神主。冊寶法物。皆移寓壽慈宮。仍開候潮門。宣入殿步司城外軍兵救撲。是夕百官之家。皆往都亭驛避火。火及和寧門外。焚杈子門。戊夜半。和寧門鴟吻上火忽起。殿前司中軍第二將偕材隊白身姚用。張隆。用飛梯。登門騰上屋脊。持短斧擊鴟吻碎之。煙遂熄。詔以隆為承信郎。殿前司準備將。賜金十兩。紡絲二疋。侂胄又賜隆金七兩。時火兩至三茅觀大門南。至御街北。至太廟巷上。及七寶山。一帶所焚。居民甚衆。至未刻乃滅。有旨。日抄劄被火及毀屋之家。人賜錢一千。米四斗。小兒半之。許從便暫往城內外寺觀居止。三省樞密院。及陳丞相家。皆寓都亭驛。六部寓傳法院。己巳。御前唱賜諸軍犒賞。執政以下。欲卓

駕過壽慈宮。不果出。是日太皇太后生辰。先過宮上壽。詔商販竹木。令兩浙轉運司免稅兩月。巳刻用禁衛圍子。從祖宗神主。再還太廟。庚午。御筆回祿為災。儆戒不遠。可避正殿。令學士院降詔罪己。癸酉。詔曰。朕焦勞庶務。宵旰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墜水之懼。皇圖增壯。有邁昔日之觀。回祿挺災。侵值季春之月。屬未撲滅。驟致延燒。豈荷眷於三靈。遂肇安於九廟。余民廬之焚燬。暨官寺之蔓延。厥咎何辭。繄予不德。退省非涼之質。敢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側身而修行。申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眇沖之不逮。庶臻謹畏。式迓休祥。於是特進右丞相祁國公陳自強。引罪避位。疏三上。甲戌。御筆。回祿為災。延及官寺。卿當輔朕講求闕政。以答天意。卿欲引去。朕何賴焉。老成重德。中外具瞻。仰體至懷。毋復有請。自強乃率百官拜表。請上御正殿。曰。沴雖作於鬱攸。咎實因於鄙猷。譆譆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秉謙光之德。斂百辟庶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安之如故。神罔時恫。頻闕堂之猶遺。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於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焚北寺之黃門。乃示詠陰之變。上帝警具寮之失。聖君非違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自強等三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閼伯配炎精之祀。既主於辰。商人閱禍敗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肆災權取於交修。就令入奏於延英。曷若會朝於北禁。許之。先是二月庚申。夜有赤氣亘天東北隅。太史局言應在曹徐分野。至是火乃作於都城。丙子。侍御史陸峻言。鬱攸之變。起於民居。三省六部。所存無幾。延及太廟。幾及宮城。都民驚駭。宗祐震動。此豈歲時所當有哉。以人事觀之。四方刑獄。動經年歲。參案不下京都。貪墨之吏。雖以罪去。不傷毫毛。恩賞貴乎平。今則惟勢與力。是則刑法貴乎當。今則惟勢與力。是命將帥行一切之政。守令求利。靡有孑遺。此皆不當乎天心者。望陛下與二三大臣救弊而更圖之。時知臨安府王。兩浙轉運副使陳。亦待罪。詔放罪。而步軍司統制統領官何汶寨等七人。以救火之勞。各進官一等。吳統等十八人各減二年磨勘。已而府尹言大程官劉慶者。是日他出。其女遺火。而鄰人張三潘乙不即救護。詔慶女杖脊鄰州編管。慶及妻王與二鄰人。皆杖一百。而慶與王。以老聽贖云。　嘉泰之火。陳自強為右揆。及其府主管吏。諸房鑰于自強。自強聞變。口噤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貲案無孑遺者。自強移居都亭驛。平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郡殿

前可謂號令不爾。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從渠飲五十兵撤撲伏。遂失一金注撲。衆愕而退。事定。韓侂胄謂群公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可謂須少助之。於是侂胄首遣萬緡。而諸公賂遺踵至。諸道及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火之始作也。或爲之賦曰。公議不明。臺諫莫於御史。斯文木長。省僚於秘書。其末句云。嗚呼。自生民以來。未嘗見此一火。　壬申。禁質責軍爵。　辛巳。立添差及祠廟限員。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應紀隊法。　甲辰。許及之罷。　賑恤江西州縣水旱。　乙巳。費士寅兼知樞密院事。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辰。詔革選舉弊。詔曰。朕惟選舉之法。所以公天下。而權要之臣。徇私撓法。請囑旁午。奔競日滋。寒畯見遺。乃者訓敕屢申。曾不知畏。今當必行。以儆中外。其有輒遣私書及受私書不以聞者。重寘于理毋貸。　殿前司兵闘。軍士與宂槍司卒閧。擊破民家。詔捕之。主帥以下論罰有差。　五月乙亥。詔舉將材。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三人。不知所舉者坐之。　追封岳飛鄂王。　此寓開邊之意。　六月丙申。置諸軍帳前雄効。以軍官子孫補之。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上其數于樞密院。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爲千人。　十一月庚申。令諸州置捕軍簿。

明年三月。以淮西安撫司所招軍爲強勇軍。　是日韓侂胄。郡生日賀儀先是慶元三年。侂胄生辰。宰執侍從至四方牧守。皆上禮爲壽。直寶文閣四川茶馬。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堂等。蓋密量其度而預爲之也。吏部尚書。獻紅牙果卓十隻。衆已駭之。權工部尚書。獻真珠搔頭十副。光耀奪目。蓋大長公主奩中故物。司農卿兼知臨安府最後至。出小合曰。寒書生無以爲獻。有少果核。姑備一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有大北珠百枚。衆皆駭沮。至是韓之書表司。準本使太師郡王鈞旨。十月五日生日。所有諸路監司帥臣州郡賀禮書信。依年例並不收受。如是送到。定行退回。仰進奏官疾速備行關報。議者謂大臣却四方之饋。承有自來。郎行下諸路。如此者蓋僭也。開禧三年。侂胄生辰。大臣以下皆排列所獻于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之。其首列有紅榜大書云。門生持進右丞相兼樞密院使泰國公陳自強。恭遇恩主太師平章郡王降誕之辰。仰祝鈞算。　壬寅。集議裁抑濫賞。詔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　八月癸丑。詔自今以恩賞進秩。歲毋過二官。　壬子。核諸州椿積錢米。詔諸路監司覈實。上其數于尚書省。　秋七月不雨。甲子。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戊辰。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巳。命諸路提刑從宜斷獄。

蠲內外諸軍所負營運息錢半年。蠲兩浙閩兩州等逋租　戊子。修保伍法。命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　開禧元年七月。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八月己亥。皇帝玉牒成。陳自強等上進　甲辰。賜范祖禹謚。曰正獻。　癸丑。蠲紹興府民身丁。詔攢宮所在民。蠲身丁錢絹綿鹽　丙辰。除靜江府昭州折布錢　戊午。張孝伯罷。　九月丁卯。更定捕盜改官法。有司以爲請。詔侍從集議　明年正月。重定選人捕盜賞爲二等　冬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己未朔。詔便宜發廩。兩淮荊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仰日以聞　壬申。白氣亘天　十二月癸巳。詔宰執復兼國用事。詔曰。朕仰惟祖宗。委任三司。專總邦計。故能周知源委。出入有常。今之財賦。各歸戶部。而事權散殊。不便相通。有司出納。莫可稽考。史或昔聆重困吾民。朕嘗有意變通。比覽臣僚奏陳。國恩區畫。其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爲之屬。俾顓其職。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庶幾名實不欺。用度有紀焉。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　明年二月癸丑。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于諸路轉運司　開禧元年七月。韓侂胄兼國用使　己亥。詔改明年元

壬子。禁州縣挾私籍沒民產　甲辰。再蠲臨安身丁錢。三年　是歲有詔。六部架閣非闕官勿除　六部架閣官者。崇寧間始置。逮宣和再置再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舊制成案留部二年。然後昇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大書庫。今金耀無復案司。則悉藏之架閣矣。主管官號掌故。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例爲編刪學官之選。近歲濫益輕。至有侍次累年者。朝廷患之。至是有旨。非闕官不除　有選人家閩中其父與陳自強有舊。至是入都見自強。求爲掌故。自強對衆厲聲曰。外間豈不知近者。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之歛蹙。後旬日竟除掌故。或詰其由。他徑而得者。聞之。徐曰。丞相耳。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回遂化耶。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略曰。珍貺鼎至。晃耀老目。式聞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貺。此所請不遂。遂從王家肆中見衆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　嘉定八年七月。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　總所拘監司算綱運。嘉泰四年。刑部員外郎劉述樸舉江東常平公事。生章先去。而湖廣總領吳獬申省云。述欠本所綱運甚多。請留之打算。述舟行已到鄂渚。朝旨下。盱移檄追還。此亦須所未有。述成都人。淳熙七年初改京秩。以試中大法。趙丞相用爲詳事。蜀人

郵之。鄉會序不興。未兩月。黜知雲安縣通判施州恭州崇慶府。慶元末。知廣安軍。用李銳事迎合袁說友。以此得召。說友罷。逆亦坐黜。議者頗指銳事爲言云。方銳之敗也。先籍其家。得法書名畫珍寶之物甚衆。其後制司始遣官盡拘其所有。吏因爲姦。隱匿侵不少。計其齊備直二百萬緡焉

開禧元年乙丑。春正月癸酉。初置澉浦水軍。丁丑。詔以隸殿前司　壬午。雨雹。賜蘇洵謚曰文。　二月丙午。罷臨安酒稅錢。猶欠十八萬緡有奇詔蠲之。　乙卯。雷。　竄翁黜。坐與察官交章也。以朝請大夫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追三官。送蘄州安置。先是楊輔自潼川召歸。至夔門引疾不進。上奏乞祠。且移書用事者。力言兵不可動。拂其意。乃進職二等爲顯謨閣直學士奉祠。去年冬十月乙未也。於是監察御史徐柟劾輔實不病。復奏所進職罷祠。公論大不平。時劉起晦除祕書省正字。甫數月。柟又劾起晦。頃宰貴溪。曲法沽譽。有罷相位而過邑者。起晦率士人百餘輩。襴幞遠迓。且爲不避諱。此十目所知也。柟所云。指趙忠定也。起晦緣是罷去。時十一月丙戌也。黜與柟頗厚。使人諷之。柟不樂。十二月壬寅有旨。召黜赴行在。柟遂劾黜貪黷奮進。民詞則捲官券數千兩獲判。臺餽則較肉餅二事而責償。言多類此。疏入。遂褫其命。今年正月己卯也。黜聞之。上章自辯。首論察官爲內臺。刑獄之官爲外臺。察官論事不得其平。外臺安得泯沒而不與之直。次論柟私託不行。所以貽怨者數事。其末乃云。侍郎楊輔。祕書劉起晦二人者。皆今之望人也。方藉以爲國家元龜。楊輔召來。已到夔府。值漲水。未能出峽。起晦與徐柟向來同時作縣相鄰。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及二人。皆論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其與柟有平昔之舊。遂究轉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韓侂胄見其章。大怒。黜自強退而批旨云。臺諫乃耳目之寄。朝廷紀綱之地。翁黜輒於奏牘。妄肆詆誣。以泄私忿。遂有是責。黜弟卒于貶所。人皆傷之。二人皆莆田人。黜乾道二年進士乙科。起晦夙之子。淳熙五年進士乙科。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辛未。申嚴舉子倉。申嚴生子弃殺之禁。仍命諸路主管常平官。月給錢米收養之　癸未。費士寅罷。士寅既驟貴。及爲樞長。韓侂胄將用兵。士寅心知其難而不敢顯諫。會興元帥趙介死。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以微詞諷之。所答不酬。侂胄怒。先是士寅有孫壻曰。費某家貪遠客。士寅館之府第。其後稍爲姦利。士寅殊不知。會蜀人有行錢三百千。從堂中干軍壘者。命既出。費某盡有之。同館者分金而不得。大喧。李大異時在鳳池。嘗偕數使官入謁。學館。與賓次近。具聞其言。至是大異持此劾之。併及除事。侂胄密示其章。士

寅乃求去。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於是眉人宋不弃。監三省樞密院激賞庫。爲鄧友龍所厚。士寅藏弃此關外急招之。謂曰。士寅此出。不知何以得罪於師王。欲于侍御一詢之。庶知過而改耳。又慮大諫攻擊不已。此職名未可保全。望侍御留意。不弃去。爲友龍言之。友龍大笑曰。知樞密院事尚失之職。名何足較。然李伯珍再入文字。必與友龍商榷。可保無他。即移簡侂胄言之。侂胄答曰。亦無它。第前日嘗面諭令往興元。乃不承命耳。明日不弃以告士寅。士寅悵然曰。此士寅愚昧之罪也。前此師王第言漢中要地。須一重臣鎮撫。若士寅請往。即豈敢自謂重臣耶。幸多謝侍御及師王。侂胄聞之意亦解。及兵事起。程松爲宣撫使。乃徙士寅潼川。踰年潼川大火。因請祠去。加大學士。繼起知瀘州。諫官論其宿負罷之。然其自爲右史至執政。適當偽學之禁。往往因事救解。侂胄頗從之。當曦變作。士寅適家居。不與其事。蓋始終全福者　夏四月戊子朔。錢象祖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辛卯。皇甫斌兼知襄陽府。以代李奕也。邊事既起。初命奕代鄭挺守襄陽。至是奕自江陵副都統改鎮江都統。而以斌爲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辛丑。日中有黑子　甲寅。流武學生華岳。坐上書諫用兵。送建寧府編管　乙卯。大風。　五月己巳。親試舉人。掄禮部奏名進士毛自知等。四百三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自知對策首論宜乘機以定中原。因擢爲倫魁。嘉定改元三月。自知降充殿試第五甲。以首論用兵也　復淳熙薦舉改官法。本末詳見慶元六年十月。嘉定三年十一月　李心傳曰。薦舉改官法未嘗不善也。患在乎士大夫以私意汩之耳。開禧末。李仲衍爲益部刑獄使者。有舊舉將之子。以職司狀爲請。仲衍厚待之。將行。語之曰。典宗昔以職事受知先公。今不敢忘。然舉賢王事也。非報恩之物。有貴人移書以子壻爲託者。仲衍報之曰。令壻奉公守職。雖微命我。亦將舉之。如有不然。有所未可。嘉定初。余弟仲貫甫自著廷補郡將行。面白諸公貴人。乞勿薦士。諸公皆從之。眞景元權除江東副漕。朝辭入見。又以劄子面論之。余謂士大夫人人如仲衍景元。則公道少伸。而奔競之風庶幾乎息矣。若夫通傳易納賄謝。又罪之大者。故不復論。　乙亥。立皇子。詔曰。朕惟親親。入道之始。而尊祖睦族。禮所以嚴宗廟重社稷也。二帝三王之隆。靡不由之。威武軍節度使衛國公曮。藝祖皇帝十世孫也。自幼鞠于宮中。端重聰哲。凜如成人。日者俾游賓蕃。傳覩義理之訓。益茂溫文之德。望實之美。中外僉聞。朕承先帝洪業。夙夜祗畏。懼弗克任。歷日彌長。而國本未立。謂天下何。若稽嘉祐之宋模。爰暨

紹興之令典。有司攷禮正名。朕將遵而行之。其以騶爲皇子。進封榮王

是月。金虜來責渝盟。（以邊民侵掠。及沿邊增戍爲辭）　六月。罷廣東稅場八十一所　戊戌。命教閱禁軍。（令諸路安撫司任責。）　庚子。以程松制置四川　辛丑。鄭挺罷。（挺時爲淮東安撫。坐擅納北人千異。及劫漣水軍事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漢陽蘄春三監　乙巳。吏部七司法成。（陳自強等上。新修淳熙以後七司法。　明年三月頒行。）　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國事。（六月壬子。宰相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用本朝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事。故有是命。尋詔侂胄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　國朝舊相。特命平決軍國事者凡四人。天禧初。王文正公旦。以首相告老。拜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懇辭不拜。慶曆初。呂文靖公夷簡。亦以首相求罷。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許公卒辭之。元祐初。文忠烈公彥博。自太師落致仕。除平章軍國重事。未幾。呂正獻公公著以右揆求去。亦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潞公五日一朝。中公兩日一朝。并朝日不至都堂。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呂二公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及進退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已上。乃與聞之。比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其常程細務而已。及侂胄將拜平章。儀曹。蕭景伯討論典禮。乃請三日一朝。因至都堂議事。大率皆用中公故事而損益焉。其後邊事起。又命一日一朝。尚書省印亦納于其第。宰相僅比參知政事。不復知印矣。始時禮官議。廣左丞相府。以爲侂胄第。又議仍給節度使俸。侂胄引義控辭。有詔褒納而止。蓋侂胄欲附比申公。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潞公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此當時討論之本意。　三朝政要呂中曰。國朝故事如仁宗朝。呂夷簡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哲宗初。文彥博以太師拜平章軍國重事。此三人者。皆累朝元老。德碩望隆。故寵以是職也。侂胄何人。而儉朋奸黨。乃以爲比。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其是之謂乎。　丙辰。蘇師旦建節。（除安遠軍節度使。在京宮觀領閤門事。）　丁卯。詔舉將帥邊守。（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將帥邊守一二人。）　戊辰。贈趙汝愚官爲少保。　是月不雨。（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繫囚。）　八月丙戌。蠲兩浙閩兩州縣贓賞錢。　置資善堂講臣。（直講說書各一員。　直講以命鄒應龍。皇子之未王也。應龍以著作郎兼小學教授。故就用之。說書以命張聲道。侍太子初就傅誦讀。李大異建請增置講官。用嘉祐故事。以說書爲名。從之。然嘉祐

間。英宗止除防禦使或宮僚以皇子位伴讀說書爲稱。自紹興初。已置資善堂翊善贊讀。其後王府又置直講。官屬之名甚備。至是乃沿襲故名。蓋大異失於討論也。）　八月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守揚州。（自殿前副都指揮使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是月。封贈劉光世。（字文虔中。光世。鄜王虔中少保）　開禧用兵。韓侂胄欲風厲諸將。因光世之孫伯震有請。遂封王。既又封岳飛爲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王矣。　閏八月戊午。編斷例。（自隆興以來二年八月書成上之。名開禧刑名斷例）　癸酉。罷遣應制科何致。自李仲信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有何致者。字子一。永康青城人。祖者仲。字子固。淳熙初。嘗爲部使者。知名士也。致少有才。爲郡守陳續館客。續入爲司農丞。薦致於劉德秀。德秀亦善之。時李壁爲禮部侍郎。劉師丈爲工部侍郎。德秀率二人以制科薦于朝。有旨召試。會同薦者吳郡滕成。東陽杜禰。遭憂不赴。詔須服闋並召。致歸急欲先得試。屢懇于壁。壁以爲狂。笑不顧。致更倚續。續即以德秀意爲蘇師旦言之。韓侂胄不待已於德秀。爲降內批如所請。後二日。權中書舍人易紱繳還。致大慼。乃以剳子白廟堂。謂言詞多取僭疾。必顧根罷。乞寢已降召試指揮。且謗紱不已。時鄧友龍方爲侍御史。職而紱除右司諫。友龍先爲修注。以嘗論謝深甫二子出老。紱奇恨致。因及之。友龍曰。司諫始入言路。而首擊一布衣。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友龍傳論之。明日相繼求對。紱論二謝。駮致出身。友龍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致亦登侂胄之門。友龍無以爲罪。致摘致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先舜之道。而終爲天下開陵犯之端之語。以此激之。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　辛未。感致以吳獵薦。召王言。鄭景紹論之。乃勒令歸鄉增修所學焉　戊寅。欽宗玉牒成。（韓侂胄等上。進併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　庚子。詔贓吏追還所受贓。（如舊法）　庚戌。大風。　冬十月甲子。汀州獻瑞麥圖。（時歲旱。守臣陳璋。更圖瑞麥以獻。詔奪一官）　庚午。復置和州馬監。　十一月乙未。申嚴告訐之禁。　十二月癸丑朔。修孝宗光宗御集。　癸酉。詔承免二浙身丁。（前三日。詔兩淮京西監司帥守。講行寬卹之政　詔曰。朕惟方今大計。在寬民力。二浙承平歲久。生齒日繁。租賦之餘。重以身丁之歛。吏弗加省。民輸益艱。中夜以思。靡遑安處。爰敷曠澤。廣示至懷。兩浙路身丁錢絹。自開禧二年以後。其永除之　明年正月。蠲兩浙路身丁紬綿）　李心傳曰。大抵丁錢多偽國所刱。余嘗謂唐之庸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王安石令民輸錢以免

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耆戶長保正雇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今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帛。有和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粟米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謂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粟米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恐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顧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　戊寅韓侂胄挑虜使。金主遣禮部尚書趙之傑來賀來年正旦。時韓侂胄平章軍國事。欲開邊釁。命友龍以給事中館伴之。之傑入見。容止倨慢。持國書進迴却立。若將受上為起者。閤門覺其意。奏書以進之。之傑益不平。俄贊者唱云躬身立。稍字。金主父嫌名也。（金主父顯宗者名允恭）之傑端立不動。侂胄遽前奏請駕還內。繼有旨。更以正旦朝見。（按予當時為館職所言如此但閤門謂相差誤乃當時諫疏中略及之偶未詳耳）朱質時為著作郎。上書乞斬虜使。侂胄雖不從。猶罷其天竺之游。明年春北使既去。友龍坐貶秩。而質除諫官。及嘉定更和。二人論嶠。蓋以是也。　孝宗實錄淳熙六年十一月乙亥。樞密院言。盱眙軍申泗州牒。金國元顏璟已追謚開宗皇帝。升祔太廟。所有廟諱及同音字。並合與回避。詔下有司照會。以此例之。則影字亦合與避。而不避者。侂胄欲以挑虜也　續資治通鑑。韓侂胄欲用兵恢復中原。乃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侂胄欲以費士寅鎮與李士寅固辭。遂罷樞密。是科某士有論。宜乘積以定中原者。侂胄大喜。用兵之意遂決。四月。武學生華岳上書。言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忤侂胄。流建寧府。金人伺知朝廷有用兵意。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遣使來責渝盟。以遣民侵掠。及沿邊增戍為辭。是月。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軍弓手李全。焚漣水寨。其後侍郎李壁。乞斬朱裕梟首境上。人皆冤之。六月。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而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諫止開邊。罔日備外。是月。命教閱禁軍。八月。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詔侍從兩省臺諫。在外侍制學士以上。及內外諸軍主帥。各舉將帥邊守二二人。侂胄欲風厲諸將。乃升贈劉光世為鄜王。宇文虛中少保。岳飛為鄂王。中興諸將。至是畢王矣。又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守揚州。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置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

月。增判馬軍司弩手。中郎將厲仲方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用戰車敗虜于清水鎮。將軍政修明。人心大喜。以為恢復之期可必。惜朝臣議論不一。不能成功　是歲厲仲方造戰車。中郎將厲仲方嘗為歷陽守。仲方本書生。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于清水鎮。然不知其詳何如也。　真里獻圖來貢。獻瑞象。賑諸州水旱。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命賑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一送

宋　寧宗六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開禧二年。丙寅春正月。雪。再給軍士雪寒錢。發米賑濟貧民。乙未。增太學內舍員。為百二十人。辛丑。置國用司參計官。更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乾道間。孝宗嘗命輔臣兼制國用。然無官屬。但於三省戶房置國用司而已。侂胄將用兵。既復故事。始以侍從一員兼參計官。卿監一員。兼兩參計官。募人陳遺利。又索諸路諸司州縣截帳。而取其餘。非乾道設官之意矣。然是時四川州縣諸司。皆不以實報。惟江浙諸州頗遵指取之害。侂胄誅。亦罷。乙巳。薛叔似宣諭京湖。以吏部侍郎為湖北京西路宣諭使。叔似之使也。韓侂胄以省吏二人為之鄉矣。龍又為臺吏一人。叔似皆以為本司點檢文字。兼準備差使。待之如僚屬。又德安圍急。守臣李師尹求援。而叔似悵前已無兵可遣。不知所出。會立春節。諸僚共過總領官項某計事。而郢之營妓。方迎春以來其前為書。有宣撫司親軍衣號在焉。八書舊猶曰。德安危在旦夕。盍被是以聞國乎。幹辦公事米不奔聞之。即徽州按其事。乃知嘗三晉所遣也。因白叔似送州獄鞫治。項聞其至。拂攜待之。項幹兼知郢州。俾錄事參軍往伴治。其如大賓客之俵。揩朝宣撫副使陳謙具公牘云。軍事方殷。望令以功贖過。叔似亟出之。未幾。二宣撫皆罷。不奔亦坐罪免。良可儕也。不奔眉山人。父時勢任至太常少卿。不奔以父任入官。舉進士不第。王寧總蜀計。不奔以客從大州。差僚省地。郡米與寧不叶。多調兵以往期。以轉輸困之。久而乏糧。郡欲增其直。寧斬不予。不奔馳至問曰。此去軍前幾何。曰百里。糧之直幾何。曰每石五千。腳米四百。不奔曰。去郡五十里。有居民乎。曰有之。不奔馳往。下令增為五千二百。鄉民聞之爭米來售。而腳米亦減半。事遂集。三省樞密院激賞。慶曾以武臣往之。多所亡失。乃詔吏用文臣。不奔在選中。叔似為國用司參計官。方被貢鈞措四總領所上計帳。丈山積。患之。不奔曰。此易耳。當為侍郎觀之。獵其大綱。不過數幅紙耳。叔似初不然之。己酉。雷雨雹。辛亥。禁毀錢為銅。詔坑戶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其家。著為令。是月。雅州蠻高吟師寇邊。沙平者。雅州嚴道縣徼外夷也。與碉門寨纔隔一水。而寨在州西八十里。沙平凡六族。其地有胡蘆里者。本隸崇經縣之侯賢鄉。歲輸稅米百二十斛於碉門。而夷人時至碉門互市。蜀之富商大賈。皆

輻湊焉。乾道六年春正月二日夜。夷人高奴吉作亂。焚碉門。制置使晁調成都眉邛三郡禁兵三十往討之。壬戌。深入沙平。蕩其巢穴。而官軍輕敵賊勢復振。又調漢兵千人益之。檄轉運判官李景孚親往。多功（地名。在雅州西四十里。距碉門亦四十里。）審觀事勢。諸將銳欲一戰。景孚止之。宣諭使王公明聞之。以便宜罷守臣任敦古。而遣通判邛州陳獬特持至碉門。約回部族。二月辛卯。夷人聽命。自是捐胡蘆里之稅與之。而沙平悉為夷人有矣。景孚開封人。敦古眉山人。獬。嚴道人也。淳熙十二年。左須夷人楊出耶者。復因沙平以叛。王丁殺其徒二人。二月壬申。出耶遂犯木頭寨。（今永寧寨在碉門寨東北二十里。）焚掠至始陽鎮。（鎮在碉門東二十里。）郡以所殺骨價償之。夷人乃去。紹熙五年。九須夷人。又因沙平以叛。十月辛丑。王丁以神臂弓射退之。制置司命閉禁門者月餘。夷人糧盡。乃就降。有高吟師高阿僧者。奴吉之族也。二人爭為長雄。阿僧嘗賂制置司幹辦公事黃大全。求蕃官名目。大全自食斤給帖與之。吟師心不平。去年瑞慶節。吟師赴州。因請以西城所得銅鑄金飾孔雀獻于朝。從則求蕃官名目。守臣蘇甭之。憚其邀索不已。勞而卻之。吟師愈怒。乃誅前後貴楊二族夷人次靈山後峽殺戍兵虜隘官而去。今年正月也。二月戊午。又焚前峽。三月甲午。遂犯碉門。知寨曹琦斷其橋。夷人不得歸。大肆侵掠。制置司委盧擢知寨。調邛漢彭眉州崇慶府禁軍合五百。西義勇百人往討之。丁丑。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故首用之。既而作檄諭降其酋。俚拙。吟師侮之。擲于地。四月壬子。師夔率兵次始陽鎮。夷人懼。欲求和。寨將彭安不可。議閉禁門以困之。夷人怒。己未。攻禁門入祿水渡村。肆焚殺。綿州西兵將伍彥言於知寨操曰。賊今無備。第開禁門。沙平可入也。操曰。上司止令防托耳。安得生事。己未。師夔見事急。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翌日。賊焚碉門。官軍失利。義勇軍準備將張謙戰死。庚午。提刑劉崇之智大乃自行。賊勢轉熾。宣撫司調潼川隆慶府大軍各五百往討之。五月乙未。罷知雅州蘇甭之。同知州張夔。而以通判遂寧府馮瑜權州事。命本州推官李輿於碉門茶婆溪創築新寨。又命宣撫司準備差遣王好謙。興元後軍統領王鉞往軍前節制。是時官軍前後至者已六千人。王丁及兩寨把捨之兵亦不下千人。盡駐尼陽關。（在碉門之東五里。）而兩節制居始陽鎮。（去碉門二十里。）庚子。王鉞自始陽擁兵入碉門。夷人已還所掠賊。以甘言誘之。夷人遂降。惟高吟師不至。鉞又遣人說之。吟師乃出。鉞即揮大龍州兵擒而戮之。所殺凡六十三人。皆酋首也。　二月癸

丑。夜壽慈宮火，前殿火逮既始熄。於是太上皇太后復歸大內。甲寅，詔壽慈宮遺火，由朕涼德，以至回祿為災，上驚慈闈。可自初四日撤樂避正殿。又詔已迎請太上皇太后還內中，朕連日奏請，乞不須還宮，庶使展省之奉，已蒙俞允。自是車駕月四朝焉。是日太上皇太后有旨，一行物色並殿挈前來賜救火官兵錢七萬貫。丙辰，正侍大夫安慶軍承宣使壽慈宮提舉吳回等三人，各降二官，以遺火自劾也。戊午，太上皇太后聖旨，見勘本宮遺火一行人，並先根究。日下疎放。令提舉所具名姓取旨。行遺殿中侍御史徐柟奏內史王濬等三人，各降一官，罷壽慈宮職事。尋又詔本宮官吏並特轉一官，賞己未。權殿前司公事郭杲，步軍都虞候王處久，及二司統制官五員，各特轉一官，以救火之勞也。　久雨。丁巳，錄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疎決繫囚。　己卯，復御正殿。　三月癸巳，程松宣撫四川，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治也河池，西軍六萬屬焉。西軍出入，曦得自專，松無所關與。及安丙為宣撫副使，欲鑒前弊，進退大將如呼小兒。自是都統制不得自專，而軍政始一矣。論者韙之。　四川計司，舊屬宣撫司節制。鄭剛中在蜀久，秦檜忌其專，始命趙德夫以少卿為之。自是二司抗衡，閫帥用兵，程松吳曦並為宣撫，韓侂胄急於成功，遂有節制財賦指揮。且許扶賴，於是計司拱手。及安丙為宣撫，薦陳咸為總賦。陳咸事之甚謹。時蜀計空虛，而軍費日夥。宣司之移也，賦戍運粟括財，計司實賴其力，使以免引事。稍有違言，咸不敢校也。少監王釜代咸總計，先請于朝，尚書省勅會軍政財賦，各專任責，權臣前降節制財賦指揮，合行寢止。於是二司始悟。未數月，二人交章，乃移釜湖廣總領。　四月，以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甲午，鄧友龍宣諭兩淮。　丁酉，詔監司行部理囚，如五月之制。　己亥，幸聚景園，從太皇太后避暑。　乙巳，錢象祖罷。責其懷姦避事也。後二日，又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張巖兼知樞密院事。　己酉，徐邦憲罷。自知處州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柟劾罷之。　續資治通鑑呂中曰：臺諫，天子耳目，為朝廷爭是非、辨邪正者也。祖宗盛時，先正名臣有識大體者，有風采動朝端者，有搏擊而御史者，其所彈劾，往往合於衆論之公，曷嘗觀望朝廷之風旨哉。自王安石用事，諸君子以不合去位，而職糾繩者，率用鄧綰、李定之流。小人希合，始有不當劾而劾者矣。且以開禧之際觀之，皇嗣雖立，而儲位未正；權倖輕舉，而邊釁將開。是二事者，真當世之切務也。徐柟職風憲，方且緘默不言，迨及直臣有言，又從而劾罷之，是果何心哉。邇其本情，不過迎合權倖而已。吁哉鄙夫，真有負祖宗設官之美意乎。　己

未。雅州蠻焚碉門寨。詳見今年正月　夏四月甲子，薛叔似宣撫京湖，以兵部尚書充湖北京西宣撫使。　鄧友龍宣撫兩淮，以御史中丞充。　下納粟補官令。　戊辰，修紹興以後鹽法。　庚午，追奪秦檜王爵。禮官改謚若李壁之請也　崇觀後，一時人臣多得美謚，若蔡京、鄭（居中）皆謚文正，何杲謚正獻之類是也。中興後，君以追䘏，故奪其謚，它則如故。秦檜死，其館客曹宗臣為侍士，定謚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勳烈冠古今之語。公議不平。開禧初，李壁為禮官，請易以惡謚。事既行，衛涇諸人在奉常，定曰繆狠。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事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侂胄死，乃復還之。議者謂壁之所論不為不公，惜乎止言其主和一事，而不論其無君，此所以得以逢迎用兵之言也。　乙巳，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副之。倪以鎮江都統兼，淳以鄂州都統兼，斌以江陵副都統兼。　宋史全文講義曰：小人擅朝，欲為專寵固位之計，往往至於用兵。王呂變法生事於熙河，王圭懷奸長禍於靈武。繼是，則章蔡造釁於湟鄯，王黼稔禍於燕雲，誤國殄民，前後一律。今侂胄在朝，窮奸極惡，海內切齒，而復不虞事勢，妄啓兵端，決三邊瘡痍，生靈魚肉，擢濯髮不足數其罪矣。　丁丑，吳曦納款于金虜，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四州之地，求封為蜀王。　復泗州。鎮江都統制陳孝慶復泗州。五月又復虹縣。江州統領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柄薨。贈太傅，追封沂王，謚靖惠。上臨奠，輟視朝二日。王性早惠，然體羸多疾。上友睦甚至，及病，侍醫每製藥，必先以方書取旨而後進。王其親愛如此。王子垓早夭，均，宗室希瞿子也，立為沂王後。嘉定初，賜名，補右監門衛將軍，再遷福州觀察使，出就外傳，擇御監館職二員兼教授。七年，更名貴和。上待近屬甚恩，前代所不及。安德軍承宣使思正，莊文太子繼嗣也。光宗賜名措，補右千牛衛將軍。開禧初，除永州防禦使，本朝請遷福州觀察使。上立太子，加恩遷承宣使。七年，更今名。　癸未，築邊防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王大節潰軍于蔡州。大節為江州都統，引兵攻蔡州不克，官軍大潰　是日，御筆詔北伐。自隆興甲申，朝廷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矣。其夏五月丙戌，內批北虜世讎，久稽報復，爰遵先志，決策討除。宜頒詔音，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先是，韓侂胄用事久，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嘉泰元年秋八月己卯，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為興州都統制。規恢之意，自此起矣。三年冬，知安豐軍厲仲方言：淮北流民有願過淮者。帥臣以聞。會殿撰辛棄疾除知紹興府

過關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冑大喜。時四年正月也。既而盱眙守臣抗宿正旦副使朴伯成皆言北方事。其夏張達知院許及之守金陵為出師計。不行而罷。自是襄帥鄧楊淮漕鄧友龍。皆進用兵之策。執政張孝伯貴士實心知其難而未敢顯諫皆出之。潼守楊輔湖廣總領傅伯成移書言其不可。相繼抵罪。至開禧改元正月丙子。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是科策士有論宜乘機以定中原者。侂冑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五月遣其平章事僕散揆為宣撫使。駐開封。是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漣水縣弓手李全。焚漣水縣。李全即李鐵鎗。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庚子資政程松為四川制置使。諫議大夫李大異以論止開邊同日補外。壬子。宰執陳自強等四人撰國朝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臺諫鄧友龍等繼亦有請。七月己未。自強等再奏。庚申。侂冑除平章軍國事。是日命興元都統司。增招戰兵。乙丑。樞密都承旨蘇師旦除安遠軍節度使。是月侍郎李壁為主展。乞斬朱裕。梟首境上。從之。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甲辰。趙師異罷戶部尚書。以有異論也。乙巳。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為鎮江都統制。十月李壁使還。言兵未可輕動。不聽。十一月乙酉。置殿

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庚午。增置馬軍司弩手。今年正月癸卯。先命戶部侍郎薛叔似為京西湖北宣諭使。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言規恢大計。三月癸巳。遂命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甲午。給事鄧友龍為兩淮宣諭使。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行諫疏也。丁未。松始受命。戊申。曦受命。會孫諲自廣州召歸入見。論莫若因建儲而弭兵。己酉降其二官。四月甲子。兩宣諭並陞宣撫使。戊辰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詔郭倪兼山東京東招撫使。趙淳兼京西招撫使。皇甫斌副之。是日程松發成都。丁丑。吳曦獻關外四州之地于金人。求封為蜀王。是日陳孝慶復泗州。許進復新息縣。戊寅。孫成復褒信縣。己卯。四川總領所以進義副尉楊巨源。監興州合江倉。五月辛巳朔。陳孝慶復虹縣。侂冑聞已得泗州。乃議降詔。甲申。調永州兵赴山東路會合。丁亥。乃下北伐之詔　詔曰。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仇。朕丕承萬世之基。追述三朝之志。蠢茲逆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衣冠遺黎。虐視均於草芥。骨肉同姓。吞噬剿於豺狼。兼別境之侵陵重連年之水旱。流移罔恤。盜賊恣行。邊陲第謹於周防。文牒屢形於恐脅。自處大國。如臨小邦。遂其不恭。姑務容忍。曾故態之弗改。謂皇朝之可欺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況志士仁人挺身而竭節。而謀臣猛將投袂以立功。西北二百州之豪傑懷舊而願歸。東南七十載之遺黎。久鬱而思奮。聞鼓旗之電舉。想怒忿之飈馳。噫。齊君復讎。上通九世。唐宗刷恥。卒報百王。矧予家國之仇。接乎月日之近。夙宵是懼。涕泗無從。將勉輯于大勳。必允資於衆力。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益礪執干之勇。式對在天之靈。庶幾中興舊業之再光。庸示永世宋綱之猶在。布告中外。明體至懷。

侂冑將舉兵。先以葉適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適論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於是用李壁草之。葉適云。適既辭。又欲命曾漸。漸父以少蓮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

李大異為諫議。甫數日。坐論兵事。忤韓侂冑除敷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大異隆興人。父安國。凡大性皆嘗為戶部侍郎。大異舉進士南省別試第一人。光宗之初。甫為刑工部架閣文字。紹熙初。除太學正。踰年遷將作監主簿。又踰年。遷司農寺丞。上即位數月。出為夔路轉運判官。蓋趙汝愚所擢也。自是召還。遂歷清顯。以至侍從。為諫

官。坐論兵事出守。兵事興。移平江府。侂冑死。朝廷以其論議不變。遷雜學士以旌之。方是時。大性在福唐。同日除雜學士京湖制置使。人以為寵。初大異之為諫長也。客有賀其所學得行者。大異愀然曰。今之臺諫州縣丞伯耳。何足云乎。堂上傳呼某人當杖。即持梃以前。又傳呼曰放。即置之而去。客亦為之一噱。大異之言。蓋出於有所激耳。然其在諫垣未久。竟以不得其言而去。論者以此多之。

癸巳。以北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

是日四川宣撫程松至漢中。

皇甫斌敗于唐州。斌引兵攻唐州敗焉。秦世輔以興元都統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申。郭倬李汝翼敗于宿州。倬以池州副都統。汝翼以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會兵攻宿州。官軍敗績。癸卯。倬等還至蘄縣。金人追而圍之。倬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壬寅。太白晝見。是日簡荊襄兩淮田卒以備戰兵。

戊申。安丙置司于河池。時為陝西河東招撫司隨軍轉運使。

六月壬子。竄王大節。以泰州之敗也。除名袁州安置。尋改送封州安置。

癸丑。李爽敗于壽州。爽以建康都統攻壽州敗績。

甲辰。鄧友龍罷。尋奪三官。送興化軍居住。命丘崈宣撫兩淮。崈刑部尚書。代友龍也。

乙卯。雅州蠻高吟師出降。官軍殺之。詳見今年正月注。

丁巳。復褒信縣。

是日。貶郭倬等官。倬與李汝翼

以宿州之敗。皇甫斌以唐州之敗。並奪三官。　斌再又奪五官。南安軍安置。　宋史全文講義曰。吾與北虜。本不與共戴天。稽之天地之常經。參之古今之通誼。仰對祖宗九廟之神靈。俯揆臣民萬姓之公心。靖康之恥。不可不雪也。昭昭矣。南渡中興。高宗孝宗。未嘗一日忘此仇也。徒以天運未回。虜勢猶熾。故含垢茹恥。以奠安南北之赤子。尚常以爲可恃哉。今開禧間。金虜駸駸有微弱之漸。實由內叛。韃騎外攻。固幸有機之可乘。然而低使大計。當以人才爲先。真宗之禦契丹。必有李繼隆石保吉。然後成澶淵卻敵之勳。仁宗之制夏羌也。必有韓琦范仲淹。然後收衷實納款之績。高宗之抗女真者。必有張韓劉岳。然後剗兀朮。今則總戎三邊者誰歟。吳曦特書梁之子弟。郭倪郭倬李爽李汝翼。皇甫斌諸人。又皆鬼瑣之屬。平居暇日。不過刻剝士卒。苞苴饋賂。圖爲進身之梯媒。甚者且外交虜。以伺中國之動靜矣。朝廷傾以推轂制閫之事。悉以委之。師纔出境。而前者敗。後者潰。大者殲。小者奔。罪甚者誅戮。輕者投竄。而蹴蜀漢之逆賊。又以叛聞。用兵以來。虜之損未一二。而吾國長失敗亡。已不可勝計矣。假使鄧禹關之輩。不笑於地下乎　甲子李爽罷。以壽州之敗也　再奪三官汀州居住。再奪三官南雄州安置。　丁卯尚敕泗州。降韓把死罪因。除皆除之。蠲其租稅三年。　是日。復壽春府。建康府副都統田琳復之。　戊辰雅州蠻侵邊。官軍既敗高吟師。是日官軍出禁門。欲深入夷界。會有爲石棚所壓者。乃遣土丁先往攻之。權提刑管搞司僉廳任處厚。時在碉門以狀白提刑劉崇之。言本遂進焚其巢。以天稍晚。姑俟一二日。然穴中已無苗種。焚之無疑。崇之未至雅州。聞除總領財賦之命。遂歸。王鈞求還始陽。土丁深入至白茶平。聞官軍已還。匆遽而出。既而夷人掩官軍不備。詐撈牲醪。云來與死者。及暮。縱火焚臨江院。兵人之屯者皆死。其出奔者多爲所殺。大龍州牆勇。將苟顯忠聞變。率所部拒之。夷人稍却。既而援兵無至者。其軍殲焉。與元府後軍準備將張全忠。引數千兵繼出。賊大至。全忠戰死。官軍失千餘人。使軍正將陳先輔赴鄭制司白事還。至居陽。聞其一軍盡沒。即自刎而死。王好謙王鈞皆走還。亡多功。（去始陽又二十里。）夷人進擄大城山。距始陽不數里。盧山遠民亦皆驚遁。賊遂入雅州。又即興州。以綿州統領官甘選權節制。夷人晝夜焚掠。自碉門而東。凡四十里。靡有孑遺。好謙命兩兵將屈彥招集土丁。屯始陽。令碉門土居進士李午山鳴鳳往沙平招諭之。遣人約諸番夾攻之。會宣撫司遣成都路兵馬都監王全將飛山義勇軍三百人同鄭制。於西難成都全好謙共議再興之和。

及商高奴嵬等聽許。　戊寅。蘇師旦罷。以韓侂胄奏劾與在外宮觀。尋又奪三官衡州居住。仍籍其家。又除名韶州安置。以其家財賜三宣撫司爲犒軍費。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爲蘇師旦所誤。欲去之。李璧時在翰林。一夕侂胄招之飲。坐無他賓。但以諸小嬖環侍。酒酣。因及師旦事。璧微言其過。侂胄甚然之。璧乃悉數其罪。勸之斥去。侂胄納其言。請璧代已草奏。璧請徹爲庫。索水沃面。諸嬖以紙筆進。璧抒思良久。奏牘遂成。明日朝退。璧坐玉堂。遣人伺其事。或報平章奏事畢。遽歸入內矣。璧聞之。且驚且喜。少頃批出師旦與在外宮觀。　是月。兩淮宣撫丘崈至揚州。先是馬司及建康池州諸軍渡淮者七萬。及是招收僅得四萬。崈親往揚州部分。諸將忌三衙江上軍民之兵。合十六萬一千四百三十一人。分守沿淮要害。　金虜封吳曦爲蜀王。賜以金印。　秋七月。取和尚原。梁洋義士統制毋思襲取之。九月壬午。復爲虜所取。　權都統制范仲壬。出師實雖小捷。（宗東）未戰。擒補遣韓侂胄書。言蜀兵驕。粮乏。財計已匱。暫休息以規後圖。未爲失計。　詔舉才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監司郡守。前宰執侍從。各舉人才二十人。　壬午。雅州蠻出降。先是夷人既聽許。以六月二十七日打話。後數日奴嵬率其徒二百餘人。立降旗于禁門之外。全命其子公奭以素隊與權知碉門寨魏大受。往受其降乃復互市如故。其後好謙鈞皆以次受賞焉。好謙開封人。故太府卿卿月之子也。始郡未被兵時。邊關之戍。凡二百六十餘。皆飛山與州禁兵也。（飛山百五十人。餘皆州兵。）乾道九年。青羌之變。制置司益戍禁經者二百五十人。（崇慶府漢綿彭州禁兵。）至是又益六百四十四人。（諸州軍五百四十四人。義勇一百人。）通舊爲一千一百三十有九。雅。陋邦也。歲輸朝廷既諸司者。其直總爲十二萬緡。茶課九十四萬餘斤。其內郡又移者。獨邛州軍衣鹽九萬六千六百餘斤。絹一萬一千三百餘兩而已。郡稅米二萬八千六百餘石。而撥隷沉黎者。萬四千石有奇。又以二千石贍禁經之戍。而移邛州未償之。及是益戍。計增米四千六百餘石。費茶錢七千六百餘緡。轉運司復移邛州米三千石贍之。帥臣楊輔又爲蠲減員錢之緡。帥司者萬三千餘緡。郡計稍給矣。　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韓侂胄初平章軍國事。嘗與朝士論人才。有言之賢之嘆。因言今從官中。惟參先沉毅有謀。然失之紀嚴。鄧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通古知今。失之弱。蓋季章便還。言兵未可動。故以爲弱也。及用兵。脅命鄧韓宣威。兵敗。季章乃秉政。　李壁參知政事。以劉子爲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於朝廷。乞召擢。守臧四人。黎州楊子謨。石泉張鍵。遂

废倅何德固。瀘倅張鈞。而黜于謨鈞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黄中之。育神宰楊洪。選人四人。漢州學官唐大中。眉州學官張押。李道傳亦與焉。而黜中之大中二人待旨。皆召未行。侂胄賅壁亦摘中之病。遂免。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輔再請于朝。然後促召。時健以衛涇薦。道傳以輔薦。亦有召察之命。洪後為黄嗒。若所薦不得召。董居誼入蜀。將上抑之。郡守于朝。已召蔡德固歷守長。寧唐安重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壁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丁卯。誅郭倬于鎮江府　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九月戊子。雷。　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巳。賞復泗州功。先是七月辛巳。詔侯紹興遣郡賞。至是舉行。　冬十月戊申朔。詔舉將帥。（內外軍帥各舉智勇可為將帥者二人。）　辛酉。罷瑞慶節宴。（以將帥暴露故。）　丙子。金虜渡淮。（自清河口渡淮。守將郭超失利。遂圍楚州。）　十一月庚辰。命郭杲援兩淮。（命杲領兵駐真州。杲時為主管殿前司公事。）　辛巳。虜犯棗陽軍。有北來歸元觀者至真州。假露和意。自言安陽人魏公五世孫也。丘宻遣人護送北還。令問端的。　丙申。元觀入還得幅紙。乃行者文字。宻以聞于朝。　甲申。命丘宻督視江淮軍馬。除簽書樞密院事。開禧用兵。鄧友龍薛叔似以宣撫使抵罪。乃外除丘宻簽樞督視軍馬。宻與侂胄不咸。再閱月而免。張巖以元樞代之。不踰任。奉祠去。數月。吳曦反後命李壁以參知政事。督視四川軍馬。既而有裂土之議。又罷行自是不復除都督矣。　虜犯神馬坡。江陵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忠勇軍統制呂渭孫。欲畜反謀。友諒格殺之。　乙酉。趙淳焚樊城。　戊子。虜犯廬州。副都統制田琳拒退之。後八日圍解。　癸巳。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以虜人渡淮故也。）　乙未。避殿減膳。　乙未。虜遊騎渡漢。　乙未。陳謙宣撫京湖。（自湖廣總領除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丙申。韓侂胄獻家財。（二十萬以助軍。優詔集納。）　丁酉。虜犯舊岷州。（踏白軍統制王喜引兵遁。）　戊戌圍和州。（守將周虎拒之。）陷信陽軍。　辛丑。圍襄陽府。（趙淳嬰城成疾。將士奉之以守。蜀漢路斷。虜圍皂郊不下。移屯天水縣。）　壬寅。陷隨州。（守臣遁。隨州人具香花迎拜。虜欽兵不殺。遂之德安。）　癸卯。太皇太后賜犒軍錢。（一百萬緡。）　招諸路招集義軍以待調遣。　甲辰。虜犯真州。（士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鎮江守臣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於是濠梁安豐。及並邊諸戍。皆沒于虜矣。）　乙巳。陷西和州。（後八日乃去。）　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虜兵凡二萬人。守將李師尹拒之。）　是日虜兵二萬人攻襄陽東南西門不克。　庚戌。陷成州。（守臣辛槱之遁去。三月丁酉虜始去。）　是晚吳曦焚

河池縣。退屯青野原。　癸丑。賑自殺。金平。退歸魚關。　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僎救之。遇于滑浦橋。官軍大敗。僎奔揚州。走瓜州渡。）　督府議和不克。先是督府募得盱眙小吏王文持書幣往虜帳。大略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文等還。虜答書悖慢。多所要索。且謂侂胄無意於用兵。則師旦等豈敢專擅。又言本命往討。不敢自專進止。宜數胄罪申奏督府。再遣書。許以劃還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虜有許意。朝廷乃以報書授督府。督府遣從政郎招撫司幹辦公事陳璧。假工部員外郎。與國信所掌儀蕭宗爵。充小使。持第三書以往。會六合交兵。郭倪度敗。而第三書適以犯虜之諱。虜遂以用兵詰責小使。却其書而還。　丁巳。虜陷大散關。（都統制毋思不知所在。明日思以單騎至興元。程松黜之。以總管孫忠鋭權都統制。）　癸亥。魏友諒潰軍于花泉。（友諒走江陵。）　丁卯。虜犯七方關。（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拒却之。）　戊辰。吳曦還興州。（前二日虜人遣吳端持詔印授曦于置口。曦遂自置口歸興州。）　虜自淮南退師。（淮南虜騎漸退。獨濠州尚為所據。使一統軍守之。）　己巳。竄郭倪。（以丘宻奏劾罷倪招撫使。每奪三官。責授果州團練使。送南康軍安置。）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宣撫使副。）吳獵宣撫京湖。（獵以荊湖北路安撫使為湖北京西宣撫使。仍知江陵府。）　復兩浙圍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夜。興州天赤如血。（照地如晝。自月初有兩日相摩於初晴之時。至是復有此異。）　癸酉。吳曦稱蜀王。　甲戌。畢再遇權招撫。（以鎮江副都統陞爲都統制。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原本缺）

時諸將用兵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決水櫃。徐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金人。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虜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金人來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乙亥。程松遁。（自米倉山路出閬州順流以歸。）　陳自強送空頭省劄。開禧用兵。有士人以積聚得官者。僧用館客。至是以某執政薦。遂領郭杲殿前沿江東應軍馬司準備差遣。事畢。循從事郎。其人復懇執政者。以沿江月日。乞制祿如殿司屬官例。執政者以爲僥倖太甚。却之。其人屢懇不從。乃見韓侂胄。愛姬四夫人之父。約以計倖千二百緡。即事成當分其半。姬父許之。翌日堂帖下。販曹如所請。或以告執政者。執政笑曰。某備位廟堂。凡事不與聞。省劄亦須押過。宜有未經執政官書押而外間已被受之理。語未畢。其人遍詣致謝。執政愕然。及出。則袖省劄而來。曰荷相公鈞念已得請矣。蓋陳自強大拜後。時押空頭省劄。以送侂胄。須用即填之。故一時達命。廟堂或

不與知此特其姻耳。此事不得其歲月，姑附于此。

開禧三年丁卯。春正月丁丑朔，丘崈罷，以張巖代之。初小使既爲虜人所却還，崈復乞朝廷移書虜帥，以績前議。乂謂虜指太師平章爲元謀，若移書乞暫免繫銜，庶侂胄大怒。欲崈遂罷。崈遣遇所遣使臣皇甫斌。斌自汴京回，言行省完顏綱右副元帥紇石烈子寧皆有和意。丘崈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侂胄不納。壁曰：凡舉大事，必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丘宗卿有人望，柰何去之。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丘崈耶。因拂衣而起。　己卯，吳曦下白榜於四路，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入利州，總領官劉智夫爲所逐。　後二日，曦遣權後軍統制祿禧以兵千五百戍萬州。曦僭位。二月丁巳，自重慶引兵入夔州。　命張巖督視江淮軍馬，代丘崈也。開府維揚。　癸未，虜陷階州。　三月壬辰，興州將劉昌國引所部兵至州，金人始去。　丁亥，皇子圻生。二月己未，詔禮寺討論合行典禮。禮官請用熙寧九年故事。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高祿諸陵攢宮。太師率臣率百寮拜表稱賀。從之。癸亥，薨，追封順王，謚曰沖懷。　庚寅，遣淮民歸業。詔建康府給錢使四月。命兩淮帥守監司招集流民。　辛卯，楊震仲飲藥死。震仲以通判興元府，權大安軍事。吳曦以僞命招之，震仲不屈而死。　甲午，吳曦僭位于興州，下黃榜於四路。以安丙爲丞相，權行都省事，丙稱疾不出。　戊戌，利路轉運判官陳咸不受僞命，削髮于利州之石欵。　庚子，彭輅棄襄陽。先是輅以金州副都統遣屯上津。　癸卯，嚴進引兵入成都。　甲辰，陳孝慶罷，奪三官。　二月戊申，雪。　楊輔大書開禧號。輔時爲成都府路安撫使，下令稱獲錢引大書開禧之號，以揭之墨榜，凡數千計。　曦之遣諸貴人書也，輔獨深止之。曦不悅。彝與貴士實書略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悅，權濟難，敗其和議。此人深入，何以爲計。相公可爲間之。蓋貴公所答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是時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不去開禧之號，其後董鎮誅，答匱成都，得遣曦書藁，有云楊侍郎本肯通情云。　壬申，虜退。始御正殿復膳。　甲寅，竄商榮，削奪官，送柳州安置。　己未，吳曦反書聞。　程松罷。以四川宣撫遁歸故也。楊輔爲四川制置使，自成都府安撫除。以曦書達之。　葉適兼江淮制置使，自沿江制置除。　韓侂胄與吳曦書。許以茅土之封。書與御札同發。侂胄書云：伏自正月十九日伏覩雲二字號鈞輸之後。此月旦日，當州庚牌遞上狀，諒已呈達。多日不聞動止之詳。正切瞻仰。恭傳聞不一，深以爲慮。有如先世勲德之盛，中興之功居第一，與夫平日忠誠許國，侂胄所深知。度必無是理。鈞意或以權宜割地與之，連和，姑爲保全蜀之計。此非排難解紛之舉，往往既凡事皆就已，爲數休與之祠祿矣。萬一虛傳，果或有之，更望深入鈞慮。虜情難測，前事可鑒。若恩自上

出，增光前烈，子孫之傳，可與蜀山同其永久，豈不偉歟。侂胄平昔術知愛之厚，非他人比。故冒昧言之。倘蒙開諾，望以首尾曲折來上，當即奏聞，繼頒茅土之封。顒俟寵報。侂胄不任至望。吳曦誅兩日而侂胄之書始至。使安觀文當時或少遲緩，則大事去矣。　當事之初，侂胄已置坤維於度外，而捷書奄至，都人人喜，至今誦之不忘。此安觀文之大功，所以不可掩也。

不雨。詔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　辛未，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命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八條。　蠲兩淮被兵諸州今年租賦。　乙亥，釋兩浙路杖以下囚。　三月戊子，蠲兩淮被兵州郡役錢。　庚申，罷諸路添差冗員。　丁卯，罷江浙荊湖福建路招軍。　甲子，董鎮以僞命至成都。鎮，番陽人，曦之客也。　戊辰，皇子墌生。四月戊申，薨，追封申王，謚曰沖鉞。　庚午，虜去襄陽。　乙亥，安丙等誅吳曦，四川平。先是正月辛丑，李好義與其徒謀舉義。二月壬戌，楊巨源至興州，見安丙謀之。丙喜。明日始出視事。辛未，鳳州進士楊君玉引楊巨源以見李好義。二十六日壬申，巨源介好義以謁安公，議遂定。君玉退與其鄉人白子申共草密詔，丙安公潤色之。二十八日甲戌，巨源書密詔以納安公。二十九日乙亥，未明，好義以所結官軍殺曦于僞宮。軍士李貴斬曦首。巨源奉以義士王君玉宣密詔。安丙權宣撫使，巨源爲參贊軍事。　淳熙末，安丙爲文州曹官，有薦於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僉廳。時彭人蘇熈之爲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文墨自許，視傍人無如也。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旰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爲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欣行孝。熈之一日扶尚書以進，謂挺曰：尊揚不命，此領命中語，柰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旰皆恨之。未幾，趙彥逾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蜀官一員往迓，則計使擧以京秩。熈之既爲旰李所憾，乃共爲安公代之。彥逾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彥逾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盍若損六千人之虛籍，蠲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尚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旰李共爲解，遂已。未幾，丙秩滿入都，因爲蘇代，挺記其前事，欲非之。旰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挺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見其無它也。安公爲人敬愨，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爲延譽於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爲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後以救荒有績，從遷一官，爲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即除丞相長史，都省事，儀楊李之議合。安

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據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大宜偶然哉。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宋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僞，次之。李國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李道傳，皆不受逆寄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鄒性善、程遇孫、宋之源、大俱、家子欽、劉端友、劉靖之、楊汝明、張方、家大酉、楊修年、梁梓、虞久中、虞子儀、錢元儒、龐坤、戴張、樸、鄒謙、從袁桂、楊鼎年、李莊、程公說，避僞去官，又其次也。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僞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輔也。其餘非僞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婁，稱疾不視書，如李侍郎寅仲等，尚多有之。　誅曦及復四州功，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犒勞共用金七十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三兩、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錢八萬二百五十引。　自昔亂蜀者，非蜀人。如張魯、李特、劉闢、王建、孟知祥之類，皆北人也。本朝王均、張信，東京人。王孝忠，泰州人。中間惟饑氏王小波，以歲荒盜食耳，非本有反意也。近者吳曦兄弟，與其謀主姚淮源、米修之，皆德順軍人。董鎮，饒州人。方是時，東人有爲元帥者，爲奉使者，權狀者，護漕者，詳刑者，皆方舟而去。而糾合忠義者，清大懿，年六十。州之地，以還天子者，又西人也。曦既死，凡前日東人之任，悉西人爲之。自是井絡清夷，四方之士稍稍而至，漸復承平之觀矣。　三月丁丑，誅徐景望。係利州，以受僞命入利州，遂總領官也。　己卯，利東帥劉師大帛書至行在。復勝帛書，命從長處置。　辛巳，賞士寅誅董鎮于廣都。鎮曦之客，俾僞命於成都者也。時士寅新知潼川府，來上，鎮至廣都，爲士寅所殺。鎮有遺曦書，言楊侍郎未肯通情，蓋指楊輔云。　丙戌，勝安丙帛書，諭以能殺曦報國，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所不吝。於是曦已誅，而朝廷未知也。　丁亥，趙彥吶誅祿禧于夔州。禧，儀之侄也。避曦嫌名，更名祁。引兵入夔州，爲新潼川府觀察推官趙彥吶所殺。　己丑，瀘帥李君亮遣間使至行在，報勝賞士寅帛書，令叶心經理。　癸巳，復西和州。興州中軍統制李好義復之。　丙申，命吳獵兼總西事。　庚子，誅吳曦露布至行在，朝廷大喜。

四月丁卯，曦首至行在，詔赴都堂審驗。戊辰，獻于廟社，梟三日。先是露布既聞，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吳曦刑名，命四川宣撫司釋議產，部吳曦妻子論死外，其男子年十五以下，送二廣州軍編管。吳璘子孫移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尋詔存吳璘廟祀，追奪曦父吳挺官爵。　安丙知興州，兼四川宣撫副使。除端明殿學士，楊輔宣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許奕四川宣諭使，以起居舍人充。　竄程松，落資政殿大學士，命大言筠州居住，尋責授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復鳳州，忠義統領張翼復之。　辛丑，曲赦四川，除雜犯死罪因釋杖以下。　乙巳，復黃牛堡，忠義人劉信復之。　夏四月戊申，吳獵兼四川宣諭使。自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命。　命四川宣撫司察守郡官吏及從僞者，具以名聞。吳獵德夫之爲四川宣諭也，時僞命者尚在州縣，而士大夫往往持脅從罔治之說，務爲闊略。曾謂德夫素有聲，且舊從張敬夫游，於義利善惡之間講之熟矣，是宜會然以推別淑慝望之。李道傳時在益昌，德夫語之曰：獵欲指此曹闇昧之過，隱而弗章，俾之悔悟，因而釋之，令但以揚善爲先，則此曹當愧死矣。始德夫及夔門，而有制帥之命，旋又中格遲。留涪州，樂飲旬日，遂知漢中。先以輜重浮嘉陵而下，至望雲舟敗，凡通犀美玉、衆金盃箄之屬，往往飄沒焉。漢中留踰月，復還益昌。蓋侂胄許以蜀帥命之，故遣人往湖外挈其拏，而還留以俟命耳。宣諭月俸如宣撫。德夫以丁卯夏初入峽，戊辰春來還夔州，首尾一年。自德夫至賓客吏士，共費大軍庫錢僅二十萬緡，而諸司贈帛不在其數。於是陳和甫劾從僞者八人，得旨除名編管。而副宣撫司奏駭之事。下德夫覈實。初德夫爲湖南完庫，宋若水子淵郎中提點刑獄，率諸司共以京秩薦之子淵之子。龍游令之源。時權宣司準備差遣，馳至益昌謁救其事。德夫謂之源：吾當徹君往諸州究實，君其爲諸人道地，事可無尤。之源曰：之源但能導達此意於公。若受檄而行，即當以實告耳。德夫因措會朝廷用制置司奏，免馮光輔等三人編管，但除名事乃已。德夫早爲劉文潛司業幕客，又受丞相趙溫叔雅所知。文潛死於謫籍，常欲厚報之。會溫叔之子旦除知廣安軍，久病不及赴而死。文潛之長子坊，以病廢，其中子堅，通判漢州，遇寒疾數日卒。德夫欲率宣制二司爲奏，言旦、堅以逆曦僭叛，憂憤至死，乞褒贈之。源持不可。德夫笑曰：君迂闊乃爾。不爾，是何以報二先生之恩耶。楊輔嗣勳得書亦不從。德夫乃與宣撫司同奏追復文潛集撰職名，謚溫叔曰文定。德夫留益昌，久之不得命。會衛清叔侍郎見輔臣，言蜀新遭亂，嗣勳未可去蜀，乃召德夫還。至夔門，居數月，侂胄誅，召錢象祖伯同爲相，乃薦嗣勳可大用，遂召入，卒以德夫代之。德夫始上淑慝之章，其所薦以劉光祖舍人爲首，青城山道人安世通次之。又薦郡守至選人五十餘人。凡四川科目之士，及執政侍從監司帥臣子弟親戚，莫有遺者。章上，得旨，人數猥多，難以行遣，令覈實共奏。後卒不行，而所慝者

胥從餘黨九人。已已春末。朝廷始下其章。首尾凡二年。諭司所行。止此而已。及爲蜀帥。辟幕客近三十人。皆親舊及要勢所薦之士。日燕飲賓客爲樂。始嗣教在蜀嵗餘。繳實庫所積錢至七十餘萬。德夫盡費之。有合州人杜源者。爲蓬州守。坐上逆曦表。爲御史中丞所得。寘賀州。報至。德夫適受倘有之。幸蚤以告。獲當類奏。可無他慮。不爾。懼爲人所持。二客謝無之。閒謂即摘前知利州某。前知重慶府某諸之曰。二君須在郡。得毋例爲此乎。者傳以爲笑。德夫有外姻。舉載以入蜀。成都稅官丹稜史某征其稅八百緡。德夫大怒。欲挾之。史懼而不取。德夫怒未已。賓客重爲謝。乃止。有趙綱者。爲利路漕。以婦死擅歸所居遂寧之長江。德夫素惡其人。幕客以綱擅出境。請詰之。德夫以綱嘗爲宣司所薦。不敢問。其幕客之輕銳者共通之。德夫不得已。初問不報。再問以宣撫爲解。客又持不可。德夫曰。已問矣。恐傷宣司太甚。可止也。德夫守蜀嵗餘。會宣撫司罷。乃以安子文爲制置大使。而德夫居去。然其爲人樂易。臨民寬。待士有禮。故蜀人安之。惟識者以不能甄別淑慝爲恨。李仲衎爲成都提刑。嘗面折德夫。以侍郎爲南軒門人。今日所行。視南軒豈不有愧。德夫笑不荅。仲衎嘗爲人言德夫事。輙曰馬侍郎云。　嘉定四年七月。詔四川官吏嘗受僞命者毋得叙用。　五年

四月。詔自今告人從僞者。並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癸巳。降德音。于兩淮湖北京西被兵諸州。降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湖北京西諸郡。仍毋納今年租賦。　春又降德音于西和階成鳳州。　復大散關。（四川志。義人收復後二十日。復爲金虜所取。）　己未。方信孺使虜。以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往金國議和。是日發行在。　庚申。宇文紹節權京湖宣撫使。知江陵府自兵部尚書除。　丁卯。召楊輔赴行在奏事。　侂冑既誅死。楊公輔劉公師文皆奉詔建。楊公力辭。劉公允至赤岸中道。草奏言蜀中盜賊群聚。皆有其欸。軍旅之內。物情日益猜阻。惟早召安丙。一日則有一日之安。邊頭諸事。權付利東安撫劉甲。凡得商量措理而行。蜀無多事。豈堪再緒。會劉公有峴首之除。章不及上。而安公遂除制置大使。又六年而復罷焉。　吳獵爲四川制置使。代楊輔也。　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　己巳。陞興州爲沔州。先是有詔。吳獵與宣撫司共議。分興州都統司軍之半。屯于利州。　五月庚子。復置沔州副都統制。以好義爲之。仍分沔州都統司十軍。隸西都統節制。　庚午。贈楊震仲官。嘉其死節不受僞命也。仍官其子一人。　五月丁丑。賞誅吳曦功。特賞楊勝之歎。略見二月乙亥誅吳曦下注。　戊寅。寘受僞命人張仲之等。用四川宣撫司奏。特貸命除名。編配二

廣湖南諸州。　不雨。己丑。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辛卯。楊巨源敗于長橋。與虜戰爲所敗。　赦天下。以太皇太后服藥故。太皇太后崩。謚曰成肅。權攢于永阜陵。后母儀三世。正位凡三十有二年。弟淵官至少傅保順軍節度使。賜玉帶。后崩遺命賜淵錢十萬緡。金二千兩。田十頃。傚緡日十千。馬　戊戌。楊輔依舊四川制置使。召吳獵。唱獵畢赴行在奏事　辛丑。李好義敗于秦州。好義與秦州敗而還。　六月甲寅。賞守襄陽功。　己未。李好義遇毒死。　癸亥。林拱辰使虜。林仲虎副。以通書官方信孺自軍前歸。言虜有和意也。　張巖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僕散揆許納南使。且檄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俟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冑以書遣安丙諭指。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啓緘却饋。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顔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通謝使者拱辰是也。虜已遣遺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却回之曰。皇帝聖意。南使中惟李壁。吳琚。朱致知。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琚憲聖之弟子。位至少師節度使。致知嘗以右司郎中出賀虜中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

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爲戶部侍郎。琚與致知時皆已死。虜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先是巨源擅殺孫忠鋭于鳳州。既而有長橋之敗。前一日執巨源以屬吏。是夜遣傳官樊世顯殺于大安之舟中。　吳禮部題鄧平仲小傳後。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于朝君。早侍左右。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邸事。以遺曹士弘者。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丙掌媢忌掩沒。今監丞泉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載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略於巨源。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後以擅殺孫忠鋭之罪歸之。大槩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惟俞大鈞吹劍錄具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誥言。及丙與彭輅諸奪巨源兵。命樊世顯殺之於大安城下。人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人情悅。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狀矣。使牟君不記此。未必知也。余嘗普好聽遺老談說。見稗官野史。有可備記述者。輒不忍棄。如俞方所云。嘗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略以附焉。吁。牟君子不及識。余不可復作矣。吾儕既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此者乎。良可慨已。　秋七月乙酉。

下罪已詔。以大水及飛蝗爲灾也。　詔曰朕德弗類。致天之灾。比者郡邑間被大水。加以飛蝗爲孽。永惟咎徵。震悼于衷。二三大臣。其助朕思。正厥事以廸百工。俾內無挺設私謁之風。外無貪墨恭刻之政。其有灾傷當行賑恤者。具狀以聞。毋得蒙蔽。矧今兵戍久勞。瘡痍未息。一念及此。痛如朕躬。疆埸之吏尤當極力綏輯稱朕閔卹元元之意焉。　八月壬戌。劉師文爲四川宣撫使。以密剗除之。命隨所在置司。事訖奏。　九月丁丑。詔儆邊備。詔以和議未可就。命諸大帥申儆邊備。時通書官方信孺自濠州歸。白事于朝。信孺言虜人所欲五事。韓侂冑問其目。信孺言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犒軍金帛。四索陷沒及歸正人。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之。信孺惟稱不敢。侂冑厲聲曰。若不言。朝廷當有行遣。信孺徐曰。欲太師首級爾。侂冑大怒。以識語罣之。於是信孺坐擅以私覿物。作大臣遺虜人降三官臨江軍居住。　尋詔通諭使還行在。命淮西漕臣張頴措置椎淮軍。　己卯。召辛棄疾。侂冑復有用兵意。遂除棄疾樞密院都承旨。疾速赴行在奏事。會棄疾病死乃已。　辛巳。召張巖。日下前來奏事。以督視久無功故也。　後十三日甲午。罷之。　壬午。貶方信孺。注見上。　甲申。減極邊官吏舉員。丁亥。葉適罷。　辛卯。趙淳兼江淮制置使。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兼代葉適也

辛丑。王柟使虜。自主管臨安府城南左廂公事。差監登聞鼓院。　冬十月乙巳。竄臨安紹興賊。降因罪一等。民緣撰官役者。竄其賊。　丙辰。以邊事詔諭軍民。詔曰。朕寅奉基圖。適遵祖武。憂勤弗怠。敢忘繼志之誠。寡昧自量。尤謹交鄰之道。屬邊臣之妄奏。致兵隙之遂開。重困生靈。久勤征傜。省躬自咎。攬涕何言。第惟敵人陰誘蟻賊。計其納叛之日。乃在交驩之前。是則造端宜專在我。況先捐泗上已得之地。亟諭諸將斂戍而還。蓋爲修好之階。所謂不遠之復。適傳來欵。自我元戎。虜告九廟之靈。併嚴三使之選。求盟於境。特報即行。凡所要求。率多聽許。彌縫既至。惻怛備殫。無非曲爲於斯民。詎意復乖於所約。議稱謂而不度彼已。索壤地而擬越封疆。規取貨財。數踰千萬。雖盟好之當續。念膏血之難朘。兹敎寇於腹心。用伸儆於中外。深惟暴露。重痛死傷。疆埸耗於流離。郡縣煩於供億。致决於此。皆朕之愆。當知今日之師。恍非得已而應。豈無忠義。共振艱虞。思祖宗三百年涵濡之恩。拯南北億萬衆創殘之苦。上下同力。邇遐一心。鑒既往之莫追。幸方來之有濟。烏乎。事雖過舉。蓋猶係於綱常。理貴反求。況已形於悔艾。凡我和戰。視敵去來。各肩衛上之忠。茂建保邦之績。緊爾有衆。體予至懷。　自用兵以來。蜀口江漢之民。死於兵火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爲之大屈。而侂冑歸罪虜。今佳兵之意未已。國人憂之。遂有去凶之議焉。　十一月甲戌。韓侂冑陳自強罷。御筆。韓侂冑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爲。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　乙亥。韓侂冑伏誅。先是虜人既有縛送首謀用兵賊臣之請。侂冑怒。復欲用兵。中外皆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指。乃以告參政錢象祖李壁。至是皇子榮王入奏。遂有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權主管本司公事。夏震選兵三百防護侂冑。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錢參政欲奏審史侍郎夜往其府趣之。李參政亦言。恐事留或泄乃已。三日乙亥。侂冑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其從者皆散。護聖步軍準備將夏挺。以帳下親隨三十四人。擁侂冑軍以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至玉津園側。殪殺之。是日新除右諫議林行可。方請對宰執至漏舍。自強謂同列曰。大故今日上殿。俄而侂冑前騶至。錢參政彷徨不知所爲。既而震報。侂冑已押出。權吏書兼給事陸峻工侍兼京尹趙善堅。失色相與耳語。同列叱之。錢參政揮淚中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

自強即上馬顧曰。望二參政保全。二參政赴延和奏事。遂以竄殛侂冑事牓報對境。又命殿前司遣兵隊五百人赴省前彈壓。　丙子。削罷侂冑爲醴泉觀使。丁丑。責爲和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行中丞衛涇章疏也。給事中雷孝友封還錄黃。戊寅。詔侂冑改送英德府安置。是日又詔侂冑除名。勒停送吉陽軍安置。仍籍沒家財。行司諫王居安章疏也。　己卯。臨安府申侂冑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瘞於其家元塋之顯親報慈寺。　史丞相之請除侂冑也。惟一二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冑在都堂。忽謂參政李壁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局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那有此。侂冑默然。前一夕。侂冑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冑笑曰。誰敢尔。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壁所薦。侂冑命攝殿巖後。以擊侂冑之勞。死於節度使。　侂冑之妻吳夫人者。憲聖后姪女也。蚤死無子。侂冑既貴。四婢張。王。譚。陳。皆有寵。累封至郡國夫人。所謂四夫人也。每內宴。往往宣押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惡之。其下又有封恭人或安人者甚衆。侂冑殛死。四人皆知不免。盡取其珍寶瑰異之物。擊碎曰。無爲它人有也。後二日。言者論之。乃詔四夫人以下悉追毀告命。放令自便。既復以四人屬吏。人二十有二日。獄成。詔張福兒王美

講各使一年譚陳各狀一百餘六十人，今臨安府緝捕其家。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天下。初以預聞內禪爲己功，竊取大權。中則大行竄逐，以張其勢。始則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後則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汲引姦邪，分布要路，陵悖聖傳，以正學爲僞學，積誣元老，以大忠爲大逆。私意既行，凶燄日熾。交通賂遺，奔走四方。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僭封於掖庭。創鑿亭園，震驚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凡除擢要臣，選用兵帥，皆取決於廝役蘇師旦之口。已所欲爲，不復奏稟。僞作御筆，批出軍事。既興，又置機速房於私第。擅御前金字牌，悉留其家。凡所遣發，未嘗關白。方其出入禁庭，了無顧忌。雖孝宗皇帝時昔燕坐思政之所，亦偃然冒居。老宮人見之，爲之感涕。時賜燕內庭，觀王賊旦預焉可也。師旦刑餘賤隸，乃邀至其閒，更相酬酢。褻瀆名分，一至於此。勢焰熏灼，視公卿如奴僕。宰相以下，同圖趨走。一則恩王，二則恩王。善者尊之以聖，呼以我王。除太師麻詞，有聖之清、聖之和等語。除平章麻詞，有超群倫、澗聖域等語。高文虎之子似孫爲秘書郎，因其誕日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侂胄當之不辭。辛弃疾因奇詞贊其用兵，則用司馬昭假黄鉞、異姓真王故事。由是人疑其有異圖。自知積失人

心，中外怨怒，乃爲始禍之計。蓄無君之心，謀動干戈，當危宗社。贓吏出師，沿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於非命，不知其幾千萬人。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謀實使之。方曦之叛，蜀人感傳虜封侂胄爲吳王，又謂侂胄欲與曦分吳蜀之地而王之。有司簿錄其家，多有乘輿服御，如居用木圍，寢用龍衾，坐用升龍牙床，飾以真紅絛結，如此等類，意欲何爲。稽其稔惡，雖寸斬之，亦不足以謝天下。殞死之日，京都士女歌舞於市。方其盛時，勦害善類，不遺餘力。及其敗也，黨網諸賢，無不錄用。張養九原，表榮千古。雖皆爲所抑，要之以久，公論未嘗不伸也。而識者以中間葉適、吳獵之出爲恨云。　參政錢象祖兼知樞密院事，李壁兼同知樞密院事。上欲擢史侍郎倪思閒肆，乃命錢參政兼知院，李參政兼同知。是日，禮部尚書衛涇除御史中丞，吏部侍郎雷孝友除給事中，著作王居安除左司諫，倪思直院，章良能鎖學士院。丙子，侂胄自強並罷爲醴泉觀使。李參政進呈陳自強從舉洞霄宮，特旨在外無允觀使者。丁丑，三省以當日僞遣二宣撫、二制置、十都統，告以上意。殿司三衙各進五官，賜錢百兩。士卒官賞有差。而夏震再遷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以罷逐侂胄意詔天下。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緣侂胄恃奸，擅朝威福自

已胡制天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興言及此，痛切于衷。朕俟怙惡罔悛，負國彌甚。陳忌忠讜，廢公徇私，義掊所加，道路以目。令逆戎未解，忿毒孔滋。凡百搢紳，洎于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專恣欺罔，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循，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需休息，構朕意焉。　**丁丑，貶竄陳自強**，追三官，永州居住，行衛涇章疏也。雷孝友封還錄黄。戊寅，詔自強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是日，又詔送韶州安置，行王居安章疏也。四月丁巳，自強責詞過門下，給事倪思不書黄。戊午，自強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六月癸酉，陳自強卒于廣州，詔許歸葬。　**己卯，蘇師旦伏誅**。前一日丁丑，師旦杖脊刺配吉陽軍，行衛涇章疏也。己卯，給事又論師旦當正典刑，詔處斬，令廣東憲臣蒞其刑，吏手編置。　有司簿錄侂胄家，得師旦所與書云：步軍司人少，殿前司人多，今欲殿前司人只與步軍司相等，却撥殿前司所多之人別立一軍，使信臣掌之。信臣，師旦自謂也。故處以極典。　**配周筠**，決脊刺配嶺外。　**詔求言**。詔曰：奸臣擅朝，畏人議己，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殛，當首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　**史彌遠除禮部尚書**。　**辛巳，竄鄧友龍**，再奪五官，南雄州安置。尋又除名勒

停，循州安置。　**以丘崈知建康府**。（自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除寶）政殿學士留守。　**乙酉，置御前忠銳軍**。　**丙戌，衛涇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丁亥，詔立皇太子**。詔曰：古先哲后，丕建元良。祖宗以來，厥有彝典。朕獲承至尊休德，十有四載，而主鬯尚虛，非所以重大器、正大本也。皇子曮天姿英粹，學問日充，望足繫於人心，言有稗於治道。斷自朕志，豫以儲闈，用衍萬世無疆之緒。立爲皇太子，改名儔。　**李壁罷**。初命除職與郡，後二日又復降兩官，送撫州居住，行殿中侍御史章疏也。　**戊子，竄郭倬、郭僎**，治喪師之罪也。倬梅州，僎連州，並除名勒停，籍其家。　**癸巳，貶張巖**，奪二官，徽州居住。　**己亥，赦天下**，以立皇太子也。　**十二月乙巳，丘崈爲江淮制置大使**。特趙淳已爲江淮制置使，故加大字以別之。罷山東京東安撫司，并入襄京西北路招撫司。　**許奕使虜**，吳衡副之。　**乙巳，太白晝見**。　**庚戌，貶許及之、薛叔似**。及之奪二官，泉州居住；叔似奪三官，福州居住。　**竄皇甫斌**，再奪五官，英德府安置。　**癸丑，虜陷隨州**。　**辛酉，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　**甲子，楊次山除使相**。次山，后之兄也，以太尉除開府儀同三司，賜玉帶。　**乙丑，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　**丙寅，贈呂祖儉官**，朝奉郎、直秘閣，官其子

一人。丁卯。詔改明年元　是月。四川宣撫司科對糴米（時宣撫副使安丙也。）徽米西路漕各糴米二十萬斛。夔路漕司十萬斛。制置司抱認於成都府糴十萬斛。並建官運送沔州。制司屬官見之。皆忿曰。我比司也。乃爲若市米耶。鶴明揚輔曰。理不可非。弟徐爲之圖可耳。時宣撫司方科民戶對糴米。乃報以抱認六萬斛。其半本府生倉。其半九縣對糴。既而揚公居歸。事亦遂已。對糴米者。紹興初有之。休兵後罷去。蓋每民戶稅產一石。則科糴一石。故謂之對糴焉。　是歲以建康鎮江三務場。隸提領官。（四提轄。謂榷貨務。都茶場。雜買務。雜賣場。文思院。左藏東西庫是也。榷貨務場掌鹽茗香礬鈔引之政令。紹興初。沿宣政舊例置提領官。專以故省吏爲之。）後乃改用士人。行在建康鎮江三務場。歲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江四百萬。）皆以都司提領。不隸戶部之經費。而在建康鎮江者。分隸總領所焉。開禧末以總所使用儲積鼓。始令徑隸提領官。不屬總所。　四川初行小會子。尋廢不用。　東南會子有四品。自一貫至二百。蓋便於轉用也。川錢引則分一貫及五百而已。丁卯歲。陳咸以用不足。始創小會子。楊輔爲制帥。深不樂之。故西州皆不用。吳獵代鎮蜀與陳咸厚。下令官民悉許流轉。然州縣務場賦輸。悉不肯受。由是不能行。後但以其五萬緡。狀兌舊引於朝外諸州。已而亦廢。是時宣撫司又爲金銀會子。後亦不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　一送

宋　寧宗七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定元年。（戊辰。）春正月戊寅。臺諫請梟韓侂胄。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監察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言。侂胄專政無君。僭上不道。乞梟其首。傳置之淮甸。積屍叢冢之間。以謝天下。詔叅以重施行。辛巳。章再上。御筆以未欲輕從吝之。　詔求言。詔曰。朕以眇躬獲遵洪業。所期恭己。治可致於無爲。乃昧知人。失浸成於偏信。自姦臣之怙勢。畏公議之靡容。屏蔽聰明。排斥忠直。利害莫從而上達。威福自得以下移。逮茲更化之初。亟出求言之令。倏再踰於月僅。猶罕見於奏封。蓋習俗相仍。激昂者寡。抑精誠弗至。傾忠者多。厥今百度未釐。二邊未靖。人才乏而未究拔擢之術。民力困而未明惠養之方。救此弊端。寧無良策。乃若箴規主失。指摘姦邪。人所難言。朕皆樂聽。倘有裨於事實。詎敢吝於褒章。其或過差。務從寬貸。凡我搢紳之彥。暨于芻蕘之微。久鬱之懷。悉欲聞於中命。竭誠以告。庶共底於丕平。　乙酉。集議韓侂胄函首事。先是壬午。監

登聞檢院王柟自河南通書回。傳虜人行省牒赴三省樞密院求函首。詔侍從兩省臺諫集議以聞。丙戌。臺諫又以爲請。詔三省樞密院詳議奏上。　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使虜。（以起居郎充通謝使。吳衡副之。）　戊申。追復趙汝愚職名。（復觀文殿大學士。諡曰忠定。）　詔改正韓侂胄事迹。（命史官自紹熙以來改正。以其胄定策功也。）　宋史全文於是彭龜年。孫逢吉。呂祖儉。以次賜諡。錄後黨錮諸賢。以次召用。　壬子。賑流民。（詔臨安府賑濟。）　甲寅。雩。　戊午。再竄程松。（責授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甲子。罷劉德秀遺表贈官。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爲亂。（黑風峒者。在郴吉之間。而地屬桂陽縣。有羅孟二者。名世傳。其酋首也。至是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補承節郎。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害功官軍擊賊。元礪曹口人。以武斷鄉曲。羣盜皆畏之。此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爲盜。盜推爲帥。時江湖方艱食。飢民及汰去之兵多附之。遂至數萬。）　三月戊子。下戒飭詔。詔曰。朕臨御以來。仰遵累朝恭儉之規。菲食卑宮。躬行以移風俗。而志勤道遠。觀感未孚。況姦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傚倣。貪婪無厭。狠猾已甚。朕方屬精更始。申加訓飭。以儆有位。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以承至意。其有緣公濟私。

尚多坎態必罰無赦尚其戒哉　復秦檜王爵贈謚。以復議講和故也辛卯。詔梟韓侂胄首於兩淮。前二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議以歸侂胄函首易淮陝侵地翌日詔侍從及兩省臺諫赴都堂詳議限一日聞奏於是議者。皆言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則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是日有旨依奏遂詔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斷侂胄棺取其首送江淮制置大使司。壬辰。降黃榜下臨安府。兩淮荊襄四川帳諭。癸巳。宰執咨目論諸路安撫制置司以函首事。　續資治通鑑議曰。庶人之讐釋記禮者猶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我宋之於金。不共戴天之讎也。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乃至於函首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讐。謀疏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還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丁酉。謝奕使虜。以起居郎充通謝使。　汰鎮淮軍。始淮南兩漕司括鮮邊民。號鎮淮軍。多至十餘萬。今日給錢米。悉視效用。所費甚廣。既不練選。選無統紀。久之廩給不繼。公肆剽劫。嘉定改元。丘崈復為江淮大使。朝廷慮鎮淮或生它變。遣宗正丞常褚杖度奉使措置。且就命商度。崈乃允隨稚淮所也。分隸逐州守臣節制。尋奏以淮東人數少。令帥漕任責揀汰除。願歸農外。僅存八千餘人。料其半充效用。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闕額。淮西人願農。合六萬餘人。乃委制司屬官陳師文。同漕臣張頴揀刺二萬六千餘人。充御前定武軍。分為六軍。各置統制。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餘石。而定武亦成軍伍。淮西頗賴其力焉。　此事不得其月日。姑附于此。

是春。皇子垍生。閏四月癸未。薨。追封肅王。謚曰沖靖。先是詔吏部太常寺討論贈官典故。吏部引國朝會要。元豐四年鄆王傭。政和三年漢王椿故事。贈太師尚書令。追封肅王。倪思時以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引治平二年王瑾等議。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乞止贈尚書令。詔從之。李心傳曰。吏部太常固失之。而倪正父所奏亦未盡也。乾道中。省三省官長。易以左右丞相。則所謂尚書令者。蓋無此名矣。乾道三年。孝宗少子愭。贈淮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邵王。此近事且最為得體。而議禮者皆不及之。蓋弗深考耳。三年十一月。皇子王稷有維垣之贈。給事中鄭應龍言。子為父師。於理不順。然前是諸皇子或已贈太師矣。應龍俄以親年求去。遂除次對。守泉州云。　利州兵老小喧閧。閧外諸軍月粮有支正色者。有支估錢者。是春。王喜為沔州都統制。以糴貴粮乏。下令止

色米。每石以二斗生倉。於是總領所乃優潤估錢予之。謂如支天字務則挾滑糴狀雅之時。每石六引。即於上加搭二分作七引。以二分為優潤。其實市直乃十餘千。一斛之錢。僅能糴其半。利州軍士方出戍。其家屬在營者皆怨。二月七日。南倉當支粮。未及畢。眾共訴于統領官王興祖。曰汝自見總領白之。於是突入總領所。僅千人。總領陳咸方詣客未還。其屬官皆遁去。無與酬應者。眾益忿。適總領所修廨舍。眾共取椽角數百執之。其一人僅廳事取吏鼓擊之。遂徑趨宅堂。咸之家人悉登城以去匿。會鄭榛眾入逐之。有茶酒卒。以亂石自上擲傷數十人。眾乃止。咸聞變。渡江入西倉。與祖隨往白之。然後入城彈壓。眾始散去。宣撫司聞之。遣沔州中軍統制官朱邦寧來究其事。既而以其方出戍。不欲治。但誅擊鼓者一人。又有埂匠一人。導之以入於廨所。得其刀與一屨亦斬之。王喜素愛興祖。故但降為隊將。尋以招成州亂兵復故職。事聞。朝廷為降詔。戒諭諸軍。

夏四月丙辰。詔科別群臣奏疏。詔後省科別可行者以聞。　贈彭龜年職名。寶謨閣直學士。　落李沐寶謨閣學士。　戊午。真德秀論和議。德秀時為太學博士。上書曰。竊惟權臣用事。妄開兵端。南北生靈。均被其毒。陛下為之旰食焦勞者二年于茲矣。天啓睿謀。迄殄元惡。尋盟繼好。休息有期。豈非天下之福哉。而臣區區愚慮。切謂為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人以易窺之形。昔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佐求盟於晉。其勢亟矣。一聞晉之封內盡東其畝之言。雖僨軍之餘。不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為和也易。有以啓其侮。則為和也難。况夷狄豺狼詐百出。又非可以中國常理待之。側聞日者小行人之遣也。虜人欲多歲幣之數。而吾亦曰可增。虜人欲得奸人之首。而吾亦曰可與。至於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根括歸明流徙之民。承命惟謹。曾亡留難。切傚謀國之意。不過以畏天保民為心。幸和好之亟就耳。獨不思虜人得以闖吾之情而滋嫚我之意乎。雖然此既往之咎矣。所以善制方來者。猶可謹其初也。蓋古者敵國通和。有養其事力以待可為之機者。越之事吳是也。有聽命於敵以為苟安之計者。六國之事秦是也。今日之尋盟於虜。臣不知姑欲養其事力而待可為之機乎。抑將聽命於敵而為苟安之計乎。句踐之行成於吳也。蓋忍耻以志仇讎之復。而非倚和以自固也。是以三十年間。奮朝安寤。卧薪嘗膽。未嘗一日忘會稽之耻。故雖詘辱一時。迄能伸其志於異日。若夫六國則不然。其求和於秦也。蓋委國以為仇讎之役。而非用權以濟也。故朝割地以賂秦。則暮弃謀臣之言。夕遣質以入秦。則旦絕鄰

國之援。撤防弛備。箕奔之矜已而不加兵。奚異委肉虎狼而幸其弗食也。夫是以六國之地卒歸於秦。豈秦之力能亡是六國哉。六國實自亡耳。今日而知。是則當以越之事為法。而以六國之事為戒可也。抑臣聞之。善謀者不觀敵人之動靜。而觀吾政之修否。元祐初。用司馬光為相。盡更王安石敝法。契丹聞之。以勿生事戒其邊吏。今日號為更化矣。而虜之桀驁亡異前日。毋亦我之所為尚有可愧者乎。故臣妄論今日之事。必吾無以取輕於敵。而後和可成。必有以深服其心。而後和可固。臣觀昨者寘繩柄臣之始。不惟四方萬里咸服英斷。而敵國亦竦然易視矣。誠使剛健不息之誠。俞篤於初。振厲有為之志。益加於舊。則國勢日張。虜自退聽。奈何朝綱方整。而紛紊之漸已萌。政事方修。而懈弛之形已露。正人雖進。志未獲伸。言路雖開。忠罕見用。我之更化者僅如此。其能使敵情之畏服哉。況夫彼之恃我者方驕。我之恃和者太重。一介行李。曾未越境。而動色相慶。若無事然。臣恐盟好既成。志氣愈惰。宴安鴆毒之禍作。淫溢冗費之事興。使方資吾歲幣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加之數年。聲勢寖盛。然後發難從之隙。挑必爭之端。而吾傍徨四顧。將無以應之。此長慮遠識之士所為寒心者也。臣願陛下以通和講好為權宜。以脩德行政為實務。君臣之間。朝夕儆戒。于敵情之難保。禍亂之無日。蒐討軍實。申儆邊防。凜然若敵師之將至。如是而國勢不張。外虜不服者。未之有也。　閏四月　壬申。雨雹畢。癸未。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兩州縣。決繫囚。釋杖以下。　辛卯。禱于天地宗廟社稷。癸巳。減常膳。乙未。蠲兩浙閩兩州縣貧民逋賦。復命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係囚。丙申。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　甲申。詔皇太子侍立朝殿。詔曰。朕更化屬精。祇若古訓。為萬世長策。先圖其大者。皇太子溫文粹美。學問夙成。欲使與聞國論。通練事幾。以增茂儲德。二三大臣。各兼師傅賓僚。用伸羽翼之助。其相與叶心輔導。成朕愛子之義。以綿我家無疆之慶。是惟休哉。自今每遇視事。可令皇太子侍立。宰執赴資善堂會議。乙酉。錢象祖兼太子太傅。衛涇雷孝友林大中並兼太子賓客。　閏月丁亥。皇太子出居東宮。　丁酉。詔求言。旱故也。詔曰。朕惟祖宗傳序之重。祇懼靡遑。而自去歲以來。蝗螟為灾。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半矣。祈禱不應。天灾流行。國亦有之。在於今茲。關係實重。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米價日增。苟失歲事。何以保邦。傳不云乎。監觀在上。知之在下。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嘆。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擇而用之。無小無大。惟既乃心。稱朕意焉。　五月辛酉。親試舉人。

賜禮部奏名進士鄭自成等四百二十有六人。及第出身有差。　甲子。太白經天。　蝗。乙丑。減常膳。丁卯。詔侍從臺諫條上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以聞。　六月乙酉。禱于天地社稷。　七月壬戌。詔三省條上寬卹未盡之事。　八月戊辰。出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庚午。金虜歸大散關。辛未。歸濠州。又歸陽芳關。　乙亥。衛涇罷。行御史中丞章燮劾之。　甲申。林大中薨。以僉書樞密院事薨于位。　丙戌。詔舉邊守。詔侍從兩省臺諫舉沿邊守臣。　辛卯。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辛丑。賜呂祖泰官。先是祖泰以上書忤韓侂胄。配欽州牢城。至是改正還名。特補上州文學。　癸卯。復迪功郎。監潭州南岳廟。　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甲寅。許奕歸自虜庭。以通謝使回。是日入國門。　八月辛未。丘崈薨。于江陰之里第。

甲戌。議楮幣。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　自曾從龍為版書。欲急見理財之效。始與從頌會子庫官陳弥作共議。依川錢引例立界。每界一千萬緡。兩界相沓。行之久矣。其後每界增為千八百萬緡。至第七界。又增為二千三百二十三萬緡。開禧用兵。又依四川例。亦以三界通行。而第十三界累增至四千七百五十八萬九百餘緡。民間折閱益甚。　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　丙戌。詔考訂民間利害。詔禮部侍郎許奕起居舍人曾從龍考訂監司守令所條民間利害。擇可行者以聞。其未條上者趣之。　甲午。賑江淮流民。出米二十萬石賑糶。　尋又出安邊所錢一百萬緡。命江淮制置大使司糴米賑飢民。　九月己未。和議成。先是金虜遣諭成使完顏侃喬宇來。辛丑入見。至是以和議成諭天下。

乙丑。大風。　降德音于沿邊諸州。　是秋。背嵬軍謀為變。不克。沔州背嵬軍謀譁。以九月二十八日安資政生祠落成之日舉事。已結連劍利諸軍矣。前一夕。安公家人夢廳事下有坐甲者數百。是日安公心忽動。俄有告變者。捕為首八人誅之。隆慶府後軍統制官張林知其謀。命憲臣宋正仲鞫實。獄成當死。詔以其有誅叛之勞。奪防禦使。除名嶺南羈管云。　冬十月丙子。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　己卯。褒錄慶元上書楊宏中等六人。宏中徐範張衢各補一資。周端朝林仲麟各免文解。蔣傅已亡。詔以束帛賜其家。　辛巳。加配蔡璉。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樓鑰等狀。看詳到朝散郎監都進奏院趙崇憲等奏乞辯雪父汝愚諉誣等事。畫一數內直省官蔡璉。最為可誅。方汝愚與彥逾謀達意於郭杲。是時蔡璉從旁竊聽。本欲漏泄。致害大事。在法當誅。止以危疑之時。不欲盡行。姑從決配。

以從輕典。後乃自配所逃入都城。投匭誣告。數致興羅織之獄。陷害忠良。當時全臺皆入章疏。於是彭龜年追三官勒停。劉三傑追兩官。蔡璉誣罔尤不可恕。欲乞朝廷將蔡璉坐以逃入都城之罪。更與加配。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照得蔡璉於紹熙五年八月內。准指揮特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撫州牢城收管。於慶元五年二月內放逐便。於嘉定元年四月內與降旨。比換進武副尉。吏部供到蔡璉因磨勘見轉承信郎。監江陰軍江陰縣令即犒賞酒庫。奉聖旨。蔡璉追毀出身文字。除名勒停。加配贛州牢城。　十一月戊戌。四川收兌九十界錢引。先是四川錢引。以二年為界。每界書放之數。止於一百二十五萬。崇寧後。陝西邊事起。泛印增多。而引法壞。大觀間盡罷之。仍詔以天聖書放之數為界。建炎初。張魏公浚出使。便以便宜增印。自後因仍不已。至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所書放。視天聖祖額至六十四倍。是嘉定初。每緡止直鐵錢四百已下。議者患之。總領財賦陳咸乃與僚屬議。出庫兌金銀度牒與民。以四半界。金每兩直六十緡。銀每兩六緡二百。度牒每道一千二百緡。度庫兌所藏。可直一千三百萬。議論凡數月。至是忽行下諸州。聽民間以舊引輸官換。及赴利州市金銀。期以歲終。官司毋得受。榜出。民間大驚。先是總領所截受諸州縣金銀。例多虧下。其補虧之數。乃以錢引折納。令貢伏秀而庫管金銀虧下如故。民間頗知其事。又四川諸州去總領所遠者。至千數百里。而期限已迫。往來或不及。且受給之際。吏緣為姦。折閱已甚。於是單丁羇客皆不敢行。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咨嗟怨泣。其聲載道。使司日刺置使吳獵知之。乃揭榜諭狀。兌一千三百萬引外。其餘三界。依舊通行使用。又檄總領所分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舊引。民心稍定。時宣撫司方與總領所忤。故移書東南。以為獵沮壞其事。論者亦但謂錢幣專屬計臺。制司無所預。繇是不直吳獵云。　庚子。四川初行當五錢。時陳咸總領財賦。患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詔置大使司。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焉。利州紹興監錢。以聖宋重寶為文。其背鑄利一二字。又篆五字。邛州惠民監錢。以嘉定重寶四字為文。其背鑄西貳二字。又篆五字。兩監共鑄三十萬貫。其料例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盜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直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皆欲也。方錢之未行也。眉人有里居待次者。又欲創一監於眉州。論者以為丹稜雖產鐵。歲額不多。而本郡又無薪炭。眉山之人亦以為不便。上下騷然。數月乃罷。由是止鑄於利邛二監焉。　戊午。史彌遠去位。丁母喪也。癸亥

皇太子請賜彌遠第于行在。令就第持服。許之。　史彌遠辭賜第。亦許之　明年二月壬辰。遣內侍趣彌遠還行在賜第。　乙丑。李大用謀為變。不克。大用。利州忠義人也。初大用與其徒結集屯駐諸軍。欲以其日舉事。先縱火焚倉庫。然後殺總領胡棟財賦。又殺轉運判官及兩統制。據城為變。部分已定。其徒趙吉懼事不濟。詣總領陳咸告之。捕得大用十二月戊辰也。即教場杖殺之。其徒死者八人。賞吉錢千緡。送遂州養老。吉行至葭萌驛。大用之黨追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道。取其錢而去。始大用之謀變。家子欽將為總領所主管文字。前一夕本所幹辦公事楊君玉來見。坐定屏人。擇使中一頭巾示子欽曰。軍中有八隊變。以此為號。知之否。子欽問如何。曰以巾帶結于頭下者無患。不然必不免。子欽笑曰。安有是事。索酒飲之令去。翌日子欽以語節制軍馬候顒。顒亦未信。子欽曰。雖然不可不備。顒命人密察之。勿張皇也。顒乃遣左右親信者物色其事。會大用亦疑事泄。乃詣總領所自陳。總領陳咸詰之。大用曰。某河池人。始破虜萬緣從軍得宣撫使其忠義。授領官。意謂功名可以立致。不意朝廷罷軍汰遣其衆。某僅得夫糧二十緡。欲歸則無家。欲留則無食。自度不免一死。計出無聊。乃至於是。咸復問汝將何為。曰欲殺監司守將。上閉津要。下開劍門關。自立為利王。始建歲月耳。咸不俟其言畢。命引之退。及對吏。自道所結連之士。北自三泉。南抵綿劍。其數甚衆。咸命杖殺之。不欲竟也。子欽嘗見其獄吏。得其詳。子欽又言。宣撫司初命川路進鼓基子至軍前。不果用。遣戍卒賫之以歸。卒多盜食者。總領所命以錢見糧。士洶洶。遂為變。子欽以白咸。盡捐之。乃止。　事在開禧三年六月。　丙寅。錢象祖罷。以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行監察御史章燮也。　貶李沐再奪三官。信州居住。　己卯。黎州蠻蓄卜寇邊。沉黎自慶元乙卯以後無邊事者。且十年。至是彌羌蓄卜忽自急水渡河入寇。彼州之碉子寨。邊事自是再起。先是蓄卜之弟閭已。至三衛為人所殺。部將趙鼎總轄官魏大受懼生事。會寨之土丁以胄償錢三千三百引償之。時紹熙五年也。有白水村者。青羌往來渡頭也。其民舊與青羌交通。慶元元年。郡徙之安靜寨。青羌不以為便。乞還之白水。時閒積已二年矣。既而蓄卜又言大受嘗以袍印許之。而不獲。欲與青羌偕往邛部川。假道大兒城以入寇。寨言于州。乞以財帛遣都王毋令假道。守臣楊伯昌從之。開禧三年二月六日壬子也。今年秋。蓄卜遂以兵至三村。總轄官董忠顯遣告急。伯昌命嚴兵待之。俄伯昌召赴朝。奉郎趙公庇代為守。閭羌入見。遣禁兵八十。偕土丁往拒之。兵至節坪。而蓄卜已渡河軍

丁逆敵不勝。庚辰攻節坪寨。官軍射退之。遂掠三松蚕沙橫山三漕白手諸村。殺人民。虜財貨。蓄卜又遣據茹山。而安靜良溪節坪谷堆諸寨皆為所偪。公宅亟遣西兵正將党煮以所部七十人及土丁偕往策應。焚輕敵徑進。癸未。戰于茹山。官軍失利。義勇隊官二人戰沒。西兵死者四十人。土丁六人。邵入畫調西兵桀兵之未發者。命與化府復軍統領王光世將之以行。是日羌人自節坪寨下。以皮船載生兵渡河。寨官李茂引兵至河滸射之。一舟八人俱溺。光世以羌人勢盛。憚之。留屯三衢不敢進。羌人焚掠既盡。戊子渡河南歸。光世乃偽走捷旗。稱會合兵丁趕逐羌賊。道路已通。時並河諸村生業既無遺矣。制置使吳獵聞之。庚寅遣義勇軍統領張師古以所部二百人赴州捍禦。師古至。則屯三衢。而光世進屯安靜新寨。時邊報不一。而在城之兵調發既盡。乃募強壯三百人。號曰敢勇。俾往邊頭應援。命軍事推官程伯椎兼軍正統之以行。伯椎丹稜人也。節坪寨與邛部川女兒城隔河為境。伯昌之在黎也。蠻地飢荒。女兒城首太者有請。伯昌歲以米十五斛賙之。公庀至州。靳而不予。女兒城蠻因以藉口。乃借蓄卜路。使之入寇。既而諸司聞其事。復命予米如數。然無及矣。　是歲置提領拘摧安邊錢物所。時兩廢圍用司。而侂胄及諸閫省吏之家貨財皆

已簿録。黃疇若為殿中侍御史。請例此名。遂命與戶部侍郎沈詵同須具事。即御史臺置局。又以寀屬一員同領。仍許疇若不拘常例制堂。疇若寀請御監一員。提領安邊庫朝士二員為拘權官。仍揭傍募人言拘權事。許之。其後會其入。歲得七十萬緡。專充北虜所增歲幣。其田宅契券皆藏之御史臺。庫命臺官一員兼領句稽。疇若已下皆進官。　金主璟死。允濟立。璟以淳熙十六年立。在位二十年。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故立之。雍即葛王褒也。淳熙元年更名雍。

嘉定二年。己巳。春正月庚子。詔條陳節用事。令內外有司條陳。丁巳。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樞密院事。　庚申。詔舉監司郡守。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治行尤異者二三人。　二月庚午。黎州蠻蓄卜寇邊。蓄卜入犯良溪寨。官軍與戰敗焉。先一日。軍正程伯椎引兵至安靜寨。翊旦羌賊自聖婆城下引兵二千過河。復軍統領王光世自前寨遣兵援之。眾寡不敵。皆為羌兵掩殺。後二日壬申。伯椎遣大兵千餘人拒敵。西義勇陣于山下。桀軍義勇次之。土丁義勇陣于河濱。布陣甫畢。羌人已逼。前鋒皆無所施。賊先攻西義勇。將官鞠忠引眾走。陣遂亂。桀軍義勇忠為所圍。將官曹適戰死。賊乘勢逼官軍至寨下。兵丁死者八十餘人。後二日羌賊乃降。制置司聞之。復遣興元府右軍準備將劉信將移屯兵三百往援。合前後所遣義勇西兵凡九百。命成都府總管武功大夫馮興統之。而賊去遠矣。四月戊寅。光世以所部四百還成都府。五月癸丑。於師古以義勇還。六月癸亥。馮興劉信以移屯兵及西兵次第各歸。七月制置司對移趙公庀通判崇慶府。十月丙子。復遣本路兵馬鈐轄傳詡往黎州捍禦。節制諸軍。時安觀文丙新除制置大使。乃以便宜命其子直秘閣通判眉州癸仲權黎州兼節制軍馬。　壬午。詔訪稱提楮幣之策。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三月己酉。詔民以誣會子之僞籍沒家財者。有司立還之。　丁亥。罷法科試經義。復六場舊法。　戊子。大風。　是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右執法。　三月丙申。雨雹。　庚申。恤流民。令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夏四月。蝗。　乙丑。詔諸路監司督州縣捕之。　戊辰。汰濠州忠義人歸農。自開禧用師。而淮襄之間忠義民兵有名籍于官者甚眾。合錢米計之。歲用約有六千萬緡。而養一兵。其視正軍之費無幾矣。嘉定再和。首議汰遣。先是丘崈為江淮制置大使。已汰雄淮軍五六萬。然民兵未盡去也。何澹繼之。次第散遣。至是澹言本司近放散廬濠州忠義二萬五百八十六人。各令歸業。雖所費為錢三十二萬七千餘緡。米六千

餘石。而每歲却省錢二百十三萬餘緡。米一十一萬三千餘石。人人望闕謝恩。歡呼而去。有田之人。預於江南經營牛種。其無田者多入城市開張店業。此乃本司斡辦公事徐秀體國任事之力。望賜推賞。詔秀特遷一官。權知濠州。　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使李大性亦言。昨有所招軍額。團結忠義。休兵之後。依舊支請。虛費廩給。已分委官屬前往放散。閑落計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三人。詔獎諭。未幾。沿淮盜賊剽劫滋起。言者謂此皆前日放散之人。則所謂歡呼而去者。殆舉而去為盜耳。請嚴剪捕。郡追所遣官。七月癸巳。從之。是時所在揀汰民兵。既無所歸。後多散而為盜。於是命每部擇其豪首一人。授以兵官。使之彈壓。由是其黨帖然。江淮川蜀諸司所措置。皆莫之及也。　辛未。詔條明堂恩賞。詔有司條上。　都城疫。先是三月壬戌。出內庫錢十萬緡。為行在貧民棺槥費。至是甲申。又賜行在諸軍死者棺錢。　戊子。賜楊震仲謚曰節愍。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右丞相。　旱。丁酉。詔諸路監司決繫囚。劾守令之貪殘者。　戊戌。以羅日愿謀為變。磔于市。羅日愿者。江西人。開禧用兵。以累干韓侂胄。借補至訓武郎。充忠義軍統制。侂胄既誅。其黨聞人判驛為浙西提刑司檢法官。坐口語送大理。其詞循連日愿。朝廷恐其復變。不復治。第流驛於湖南。日愿不自

安且鬱鬱不得志。寓居臨安之沙皮巷。交結惡少。是年春二月。熒惑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日愿謂主宮庭及大臣有咎。遂與殿前司中軍訓練官楊明。及其徒徐濟、趙琪等。合謀以狀黑風峒為名。聚衆為變。約候史丞相過江日。令步軍司前軍揀汰軍狀張興等。藏匿亡命千人於舟中。俟百官迎謁於浙江亭。舉火為號。三路擐刀併出。盡殺宰執侍從臺諫諸人。然後以兵擁三衙實軍。直自水門突入大內。殺內侍王俞、張延慶等四人。劫請上御殿降詔賞軍。以日愿為樞密使。濟為參知政事。濟士揆、琪歸正人俞大開。延慶內侍也。楊明者。在御前伴射主。率伴射官為內應。而樞密院効士皇甫威。臨安府府學生黃萬頃。班直王麟。御龍骨朵直戴顯等。各為日愿斜合徒衆。部分已定。有守闕進勇副尉景德常者。番州人。以累干京湖宣撫司奏補副尉。至是在臨安。三月丙申。日愿令濟、琪邀德常共泛西湖。至麟脯嶺。以所議告之。且許事成以為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既而濟中悔。遂同詣臨安府學生黃君晦告其事。不敢達。達武技尉殿前司選鋒軍訓練官黃沖。知日愿所謀。欲殺之而未果。德常乃投匭上變。黃由時知紹興府。亦言之事。下大理。議者欲掩覆其事。於告變元狀不復付出。侍御史陳塤遂疏論之。獄成。五月戊戌夜。詔日愿陵遲處斬。琪與威萬頃麟顯並斬。雜役人李澤進勇副尉侯顯忠。有蔭人陳讓僧。劉洪現。百姓葛仲堯。進義副尉殿前司訓練官程鉞。並坐知情不言。各決重杖處死。己亥。剮於市。庚子。詔濟、君晦、沖各貸死。濟配瓊州。君晦儋州。沖廣州。臨安府學生范仲黃生知情不告。配新州。日愿弟千二南思州。富直入唐佐容州。自濟以下。並杖脊刺配土牢。日愿妻張杖脊送封州土牢編管。日愿男蘇僧以年幼免決刺。送吉陽軍收管。右相時方拜起復。又別奏待罪。其言陛下非誅鉏元惡。且獲寇賞英斷。故其餘黨切齒。執政當孝友等。亦以能薄望輕。不足鎮服姦惡。上章引咎。皆優詔答之。乙亥。詔德常補武德郎。賜錢三千緡。白金五百兩。同告人黃晁補武翼郎。賜錢二千緡。白金三百兩。以節為臨安府兵馬鈐轄。德常為浙西路兵馬都監。自餘或有詿誤誘脅人。未發覺到官。更不追究。令尚書省降黃榜曉諭。時武安軍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趙淳已病。是月十二日以憂死。遂以福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夏震為威武軍承宣使。代掌殿巖。四年六月。有武臣陳大節、吳仲皆者。言日愿為侂胄報仇。非大丈夫。樞密院使臣白彥通聞而告之。大節坐編管泉州。仲皆編管建寧府云。　庚子。詔舉監司郡守。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　蝗。辛丑。命州縣捕之。　乙卯。擇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癸丑。詔以戶口為殿最。詔兩淮荊襄守令以戶口多寡為殿最。　甲寅。拘回舊會。明年春。第十界會子當滿。朝廷先期。命刑部尚書曹娛等。置局拘換。於是與其寮奏言。第十一界會子。為三千六百三十二萬六千二百三十六貫八百文。乞以巒府及出賣沒官田等諸色名件。拘回舊會。許之。所謂名件凡九。一曰打套乳香錢。約一百六十萬餘緡。二曰出賣諸路沒官田價錢。約一百二十二萬餘緡。三曰出賣告勅綾紙補帖一千四百道。計價錢四百四十萬緡。四曰左右選轉官循資告九百四十道。共約計價錢三百三十萬餘緡。五曰封贈冠帔勅告六百道。計價錢二十八萬緡。六曰紫衣師號帖三百道。計價錢三萬緡。七曰副尉減年公據三百道。計價錢六萬緡。八曰拘催諸路已降本貫告勅錢兩項計一千四百一十萬餘緡。九曰臣僚奏薦綾紙錢。未見數後。又禁銅錢毋出都城。於是行在會子。每千為錢七百。諸路州縣。纔得其半云。朝廷知其壅積。遂盡廢十一十二兩界。而以十四界新會收之。　九月癸丑。命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旱。己未。詔群臣上封事。庚申。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六月癸亥。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麻豆。毋督其租。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速決滯獄。乙酉。復禱于天地宗廟社稷。己丑。命江西福建二廣豐稔諸州。糴運以給行在。仍償其價。七月癸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五條。乙未。詔凶荒州縣七歲以下。聽異姓收養。著為令。己亥。蠲信陽軍、荊門軍、漢陽軍民賦。壬寅。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麥種。癸卯。募民以賑饑免役。　六月辛卯。決新軍及忠義人歸農。詔附見四月戊辰下。　秋八月甲子。行鐵錢於沿江八州。除兩淮諸州民行使。乙丑。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開禧末。江淮用兵起。丘崈守金陵留鑰。崈書以僉樞督視軍馬。於是趙淳已為江淮制置。乃沿故事命崈為大使。崈召以何澹代之。澹始兼江東安撫。俄中命兼大使。如崈例。已而罷四川宣撫。又以安丙為制置大使。兼知興元。朝議以丙恩數視執政。故加大字。先是程松趙崈皆以前宰執知成都。止為制置使。趙彥逾侍執政恩例亦然。今稍加入字。蓋用澹例也。舊例四川制置大使及制置使結銜皆在知府事上。比安公降告。其結銜乃在下。亦非典故。　初程松既遁歸。繳還宣撫制置二印。朝廷以一庾簡通付楊輔。時安丙為宣撫副使。以副使印書為吳曦所風。據之。激賞庫有吳璘宣撫使印。乃取用焉。及輔改除制置使。而宣撫印寄收成都官庫。丙徵取之。輔吝以貴司自有副使印。乃止。至是丙改除制置大使。徵吳獵取其印。獵留制置印自用。而以大使印送

於丙、於是二司行事紛然。獄審于朝。有旨制置司事務。併歸大使司。安撫司事務。歸安撫司。獄愬曰。諸公獨不能爲吾數月地邪。乃更稱四川安撫使。及黄疇若入境。獄入僞制置使印至嘉定。然後以送疇若。其後言者。劾獄很愎偵佞。蓋指此耳。　沔州自𢧐蹶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爲都統制。是秋王大才。始以判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總撫使。不欲與大使講階序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後因何九齡事。大才以悖語至大使司。詳具嘉定七年正月本條下。　甲戌。冊皇太子。丁丑。皇太子謁太廟。議者以太子名幬字逵避。甲申。又更名詢。自太子侍立。而宰輔大臣並兼師傅賓客。蓋用天禧間故事。　己卯。黎州蠻寇邊。　丙戌。賑兩淮飢民。出米十萬石。　九月辛丑。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丙午。增太學內舍生。十員　冬十月丁亥。補京湖廂禁軍。命制置使司募邊卒。又放散忠義人以補其闕。蓋以放散人聚而爲盜故也。己丑。減房廊白地錢。公私並裁減十之三。如淳熙故事。　十一月辛卯朔。張林等謀作亂不克。林爲沔州統制。謀亂事覺貸死。除名廣州羈管。　甲午。修浙西水利。詔監司募飢民爲之。　乙未。雪。以歲飢罷宴。　是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作亂。元礪有衆數萬。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荊鄂江池大軍討之。　丙辰。徐邦憲罷。邦憲知臨安府。　是冬京尹。始復用士人徐邦憲。特都城米價踴貴。楮幣不通。乞丐之人有群。攫餅餌于傳法寺前者。陳侍御晦等全臺上章。論守臣臣豪無累。邦憲亟乃免。章四上。詔免兼知臨安府。而命趙師𢍰以兵部尚書代之。蓋憲尹京。亦纔五十四日也。師𢍰時以雜學士居其門。方其禮先。學士蔡行之當草答詔。奏言師𢍰之爲人與其行事。衆耳目素具也。四典京邑。非臣所知。不允。必有褒語。臣無詞以草進止。居數日。命復下。乃出行之外祠。而留直院元刪草答詔焉。師𢍰。既王宮宗子也。曾祖嘉國公令咬。及從蘇黃諸人游。父伯驌。少有寵於德壽宮。出入中禁。待以家人禮。乾道末。將命出疆。淳熙中。權爲部使者。積官和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師𢍰第進士。頗有吏才。累更繁劇。數遭論罷。自慶元迄于嘉定之初。四典京邑。皆以材選。然多不過踰年。近或數月。輒復罷去。臨安以官者爲承受。府尹反奉之。又事干宮禁。非與凡司深交。則不能得其要領。欲必速者乃先爲之。李壽翁嘗白大臣無所用乎承受。而勢不得行。蓋積習已久。非一朝所能革矣。　十二月壬戌。賜李顯忠謚。曰忠襄。　甲子。官軍與黎州蠻戰大敗。四川制置大使司統領官董炤孝。渡河與彌羌戰。先是大使司命炤與統領官傅頎。正將李實。以飛虎軍二百戍雅州。安

大使之子節制於仲將至黎。預檄本州令備船筏。乾餱爲深入之計。至則遣實往安靜相視山川形勢。以爲蕃卜之碉去大渡河南三十里。入之易耳。飛虎軍皆選士。自爲無不一當十者。欣然欲渡河。先旬日。節制至軍。大犒士衆。命炤統飛虎軍。實統禁軍。及沿河諸寨土丁。合千三百人。以昧爽涉河。分爲三部。山高箐深。路險雪積。蠻入於高山要害之處。起立石堋以俟官軍。官軍或爲所壓。既而蠻大呼突出。官軍皆潰。逃入山谷。蠻縱殺徇而隨之。盡爲所擒。兩兵被縛者六七十人。土丁又倍之。日暮炤先遁歸。實爲蠻所圍。數日乃得脫。纔而募兵土丁亦有實歸者。節制使還黎州。炤留守安靜。兵振時已罷制置。猶未行。乃摘榜黎州。戒以不得輕舉。傷圍成畫。於是蠻遂厚賂以贖漢人。凡土丁之囚虜者一人爲數百千云。　鼎嘗已屬公尾。欲其敗事不以聞。會大旱。詔近臣條闕政。許成子時爲禮部侍郎。因論黎州守臣撫御失當。而挑動不知。務存大體。無怪乎上干陰陽之和。如此其極也。疏入。公尼降二官放罷。朝廷方議擇守。會聞大使司已遣官節制。乃並命朝奉郎通判成都府何德彥。知黎州節制軍馬用金字牌遞遣行。其年十二月甲申也。於是節制自雷泰歸。留統領官傅頎董炤軍王桂伯雄在使寨捍虜。　乙巳。賜朱熹謚曰文。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中劉彌正覆謚。議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復哉。其議略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未撥。以資大業。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違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子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燦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挨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太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爲醇。其事業亦有可憾。大年效漢文士耳。大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許韓愈爲大儒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爲韓文考異一書。蓋其心亦有合焉。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　乙亥。詔諸州毋擇職田租。　是歲。諸路旱蝗。　揚楚衡。郴吉州。南安軍盜起。關外諸將私役諸軍。關外諸軍多爲諸將私役。其閒軍士有因食貧而爲手技者。則又拘而使之。否則計日而責其工直。以致士日益貧。家子欽是歲知金州。遇歲抄有軍士。夜獨處居之惜難者。爲廟巡所得。子欽詰而問

之曰。其粗能抄紙。本料日貴。抄紙若干張。未害於其直也。計無所從出。欲至是年。于欽倩而擇之。金州惟西門一軍頗富。且其壁壘在業門之上。家有荒田始勸之以植桑。久而知其利也。則吏之以桑麥。歷年既久。望植益勸。遂以足食。乃知屯田誠為大利。要在使其能為之耳

嘉定三年庚午。春正月甲辰。詔招諭群盜。詔曰。朕以眇躬君臨方夏。明有未燭。德有未孚。頃緣奸臣。妄開邊釁。科役繁重。人不聊生。旱暵頻仍。吏不知卹。使吾赤子。皆轉徙以無依。而使奸民。得誘情以為暴。眷言及此。寤寐責躬。近而淮楚兩郡之間。遠則江湖數邑之地。生齒遭其蹂躪。室廬致於毀焚。傷嗟興懷。為之旰食。今禁旅揚威而並進。鄉豪戮力以爭先。震疊無前。蕩平有日。眷念脅從之衆。豈皆好亂之氓。與其飲息以偷生。孰若轉禍而為福。令則宏開禁網。挺不寬誅。推予不殺之仁。昇爾更生之路。倘懷業。即為良民。尚惟郡縣字人之官。共宣紓是下之澤。亟蘇民瘼。庸副朕心。其楚。衡。郴。吉州。南安等處。盜賊惟擒渠魁外。其餘脅從。並行原貸。許以自新。　詔戒監司守令。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積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廩。日夕傷惕。惟恐賑卹弗及。亦冀在位。有以分朕之憂。而監司守令。鹵莽其文。未副朕志。其能按察而無拘攣。撫字而無刻剝。不然。何吾民不安業。而悉為盜賊之歸也。朕自今以體國為心。以聚斂為能。往衰選擢。朕不汝靳。其或緣奸作非。營私自豐。俾上德壅於下。下情蔽於上。歎有常憲。斯言不渝。毋忽。　丙午。雨土　癸丑。雷　二月辛酉。黎州蠻侵寇邊。先是人自長溪寨下用皮船渡河。攻柑嶺寨。統領官董埸引所部兵百餘由寨後突出禦之。賊登壁子城。埸人逆之。賊自旦至晚不得食。走之河岸。衆已敗矣。西漢地土丁知賊飢困。欲馳下勦之。埸恐分其功。戒土丁毋得進。會日暮。埸移泊董地寨。夜。羌人來燒遺船。若將遁者。而滅帳。截兵以春詰朝再戰。賊兵數倍。埸不能支。賊乃拔兵而去。後五日丙寅。新守何德彥至州視事。安癸仲還眉州。人十日。總管馮興以制置大使司之令。部西兵三百至州。賊不復出。黎州舊有隸丁二千。義勇二百。德彥至。乃核實丁籍擇其少壯者千四百四十為隸丁。餘四千二十九為附丁。又增招義勇二百人。月增支米三斗。鹽菜錢一千。通舊為錢八引。西南極邊六寨。董地相犄。新舊安靜。聖婆城。民湊。舊以飛山及州禁軍更戍。地多煙瘴。戍者憚之。德彥因令所增二百人。將家分戍六寨。罷飛山義勇之更戍者三百人。減十石軍更戍者之糧。而以其錢為增兵之費。報可。是年八月癸酉也。時沉黎賊入主簿。總領所歲以滿井鹽千八百擔贍之軍所須皆仰給於邛僰

乾道癸巳。邊隙一開。始以州鎮火牌戶。及沿路居民遞運四千石至邊。謂之短運。慶元乙卯。吐蕃入寇鄰。始稅戶人夫徑行三百里。謂之長運。至是蕃卜連年入寇。夫運益頻。遠近之民。俱罹其擾矣。　丁卯。配籍贓吏。前知崑山縣徐揆之縣丞張范大惟。犯贓刺面。配英德府賓州。仍籍其家。　壬午

命王居安督捕洞寇。三月己亥。又命曹彥約知潭州協力督捕。先是去年十二月壬申。徙煥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趙希懌為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至是又遷寶謨閣待制。知潭州史彌堅為寶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而權工部侍郎王居安為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節制兩路軍馬。三月己亥。又以朝請郎湖南轉運判官曹彥約為直秘閣知潭州。兼權轉運司事。居安字簡卿。黃巖人。進士高第。韓侂胄死之日。自館職擢為諫官。俄以事改起居郎。又坐此累奪一官罷去。江淮盜起。復官知太平州。除直龍圖提點浙西刑獄公事。甚有風采。乃召為工部侍郎。使之平賊。彥約字商夫。南康人。知名士也。開禧末。除知澧州。未上。會虜入淮漢。商夫攝守漢陽。堅守不動。用是遷兩官。徙舉湖北常平公事。又遷提刑。簡卿至江西。賊方四出。廣帥廖俣遏其入廣之路。賊遂出沒洪潭間。頃之。人移海積。推鋒軍擊賊者滅焉。　三月丁酉。蠲通貸。都城及荒歉諸州。民間通貸悉蠲之。

庚子。賜彭龜年謚。曰忠肅。　甲寅。捕殺楚州賊首胡海。　久雨。丙辰。釋兩浙州縣係囚。　四月乙丑。決行在係囚。釋杖以下。　是春。四川制置大使司收錢引。陳咸逢儒既收錢引半界。而引直僅為錢五百有奇。若關外用鐵錢。則每引止直百七十錢而已。制置大使安丙患之。是春議欲俟收半界。提舉茶馬張寀。首出馬價。寬剩錢三百萬緡為助。大使司益以二百萬緡。既而遂欲盡收九十一界錢引二千九百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令諸司之力。餘千七百萬緡。令民間每百引貼納三十引。收兌。逢儒謂三年三兌。失信於民。且貼頭太多。民有折閱之患。不如量力止毀九十三界新引千二百萬緡。如此即止餘兩界通行。公私皆受其利。安公然。即揭諭軍民以為九十一界錢引價。前宣撫程松增印五百萬道。所以錢引價低。軍民皆受其弊。使司今措置與茶馬兩司收兌五百萬外。餘二千四百餘萬合係總領所以新引收兌。自七月十七日以以新引支遣。如欲支舊引。即合支貼頭錢。所有九十一界錢引自十月以去。斷不行使。繳呈逢儒堅持不行。安公益怒。六月辛酉。逢儒本視事有御前軍四人直入吏舍。擒都副吏三人以去。逢儒即以印付屬吏稱疾。中大制司乞致仕。先是逆曦之變。副宣司遣官刷刷四路錢物得五百萬緡。

以助總所贍軍。既三年矣。至是或言自講和罷兵減汰之後。用度日省。總所歲計已是有餘。當還制司元日所寄五百萬緡。以備對鑿。其參議官毛璞等謂久之。辛兌九十一界二十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緡以茶馬司羨餘大使司空名官告總所據管度牒金銀對鑿。餘以九十三界收兌。人糊進九十四界錢引五百萬緡。以收程松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貼納八千。蓋二司之說並行。然總領所收兌舊引。皆以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銀色下而稱斷。官吏因以爲利。其實每舊引百。貼納二十引。乃得之。應民間已用舊引輸官者。總領所復却還。令兌新引。率不能守其初約也。所謂大制司二百萬緡者。其半以三路鹽井戶月額。每三萬斤科賣。不理選限。將仕郎一道。計直千緡。三路十七州。共賣一千道。計直百萬緡。其半則以給賣沒官鹽井。舊民戶沒官之井。自建炎以來。依坊場法召人投買。除引息土產稅錢外。量增課息。嘉定元年。逵諸始從總領所榜賣。給爲永業。得錢數十萬緡。至是大制司。以爲計司速於求售。酬未當直。再召人實封投賣。又得錢近百萬緡。初下令悉輸舊引于官。以充對鑿之數。使潼川劉師文申明。使令自十二月以後。盡輸新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凡二千五百萬緡有奇。而引直遂復如故。向使計司非有

檢措金銀之策。又使郡收此泛濫不行之券乎。今四川諸郡歲輸黃金千五百兩。銀十六萬餘兩。而總所大半有收無支。掌計者謹視而善藏之。則子母相權。引法終不壞矣。欽詳志之。　夏四月癸亥。李元礪犯南雄州。游騎至韶石。會江湖諸司言元礪猖獗。而王簡卿未有所白。乃少俟之。既而簡卿言元礪降書僞耳。有甘罰錢之語。賊既不能入廣。復犯江西。起復奉議郎知吉州史定之彌堅兄子也。當未至官時。賊已大作。及是詔定之兩易內地一等州郡差遣。而命簡卿兼知吉州。時池州副都統制許俊江州副都統制劉元鼎。皆在江西。頻戰不捷。簡大觀與賊戰亦失利。　丙寅。詔恤殘破州縣。凡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安集之。　五月。淮賊息平。詔寬恤淮東殘破州縣。　戊辰。賑行在軍民。出內庫錢二十三萬緡。　五月甲辰。詔看詳封事。去年旱蝗百官應詔封事兩省擇可行者以聞。　乙巳。命督捕海寇。行下沿海諸州。　戊申。經理兩淮屯田。　庚戌。以江陵忠勇軍隸御前　久雨。癸丑。發豐儲倉米賑貧民。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十有九條。　是月。追贈朱熹官。中大夫寶謨閣直學士。　寶慶三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徽國公。　淳祐元年。帝幸學。以熹列于從祀。　贈處士蔡元定官。贈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

前。而復伸於死後。天理昭昭。未有久而不定者。爾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著書。初無與於世者。不幸見讒。竟遭遠謫。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愍之。其贈以官。慰爾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予意。　元定二子曰淵。號節齋先生。曰沉。文公之高弟也。號九峯先生。沉有子曰抗。號久軒。能世其學。得第登清顯。終于參預。天之昌蔡氏也至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己卯。詔核實軍籍。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缺員者。以贓論。　王釜之總計也。制置大使司奏乞。減三路兵籍。以八萬一千人爲額。有闕乞招填。然兵籍舊爲八萬九千人。其職亂後。僅存七萬餘人。雖云減額八千。若盡招填。實增萬人矣。會朝廷泛行下。三衙江上及四川諸軍。核實誑填虛額。逆止三路官井舊法。令人承煎。自軍興總領所。已依官田法召人投買。得錢數十萬緡。大使司以爲未及價。復責之。又得錢百萬緡。入制司激賞庫。王釜以爲失信。撒止之。大使司乃以計所負制司廣惠倉米三十萬石言于朝。釜之議遂格。　秋七月辛卯。禁增廣圍田。　癸卯。定南班宗室員。爲三十員。　八月乙亥。大風拔木。　是月。臨安府蝗。　九月丙戌朔。嚴陞差將校法。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　冬十月乙丑。詔四川總領所毋受宣劄。　壬申。雷。　十一月

癸巳。賞楚州平賊功。　乙巳。議收浮鹽。遣朝士二人往兩浙路。與提舉官議。　是月。李元礪迫贛州南安軍。朝廷以重賞募人擒捕之。　十二月丙辰。詔安集流民。江淮諸州嚴飭守令安集。　戊午。婁機罷。　丙寅。趙師睪罷。師睪充兼知臨安府。軍器少監兼國子司業陳武充兼司業。先是十一月間。府民有因訟行賕者。事連武學生柯子沖。盧宣德。府命付理院鞫繫之。業生。當贖銅七斤。師睪爲府尹。書判各決竹篦二十。押出府城。仍申國子監照會。士論譁然。以爲不可。諸生乃陳詞于學官。時曾準爲武學博士。劉靖之爲武學諭。二學官爲備申監。監以申尚書省。及御史臺諫院。府尹聞知之。乃委罪於司理參軍趙師斐。對移錢塘丞。而推吏皆勘斷。而臺省無所施行。右學之士。遂詣都省投牒。會史右相以所生母大祥。給不入堂始一月。執政出語頗抑士。士愈不平。復羣稟司業及學官。學官往見二參預白之。其詞皆文雄而有忿意。當考有豈慮爲兩士人罷一尚書之語。乃見右相。右相亦謂不善。幸章數而至此。於是監學以狀申都省乞施行。既而累日不報。武學生周源等遂空學赴監投牒。繳納校紙。不肯歸齋。其詞云。竊聞韓魏公三朝之元老。不押班。朝儀之小節。當時臺諫論之。直以爲跋扈不臣。楊和王壽進。鮮良。爲國招軍。洪判筆賞。當時臺諫論之。謫以

爲當與畫路馬者同跡。今來趙帥不經本監。不中朝廷。輙取天子之學生。撻之公庭之下。斥之國門之外。其蔑視學校。不有君父。較之不押班判鑒官之事輕重爲何如。況趙帥本權臣之死黨。父事蘇周。膺結貪相姦回駔儈暴虐貪殘。實小人之渠魁。其視善類。不啻冰炭。當時識之者曰姦邪誰不附韓王。師𢍰於中最不賊。手揄骰錢設觀坪。身當勸酒舞齋郎。呷頌推拜尊師旦。畫贍爲書薦自強。史有一狀人不齒。乞嘗學狗吠村庄。此皆小人之不屑爲。在彼乃甘心爲之。史化之後。前日黨韓之人。誅斥殆盡。而斯人贓蹤悖狀。獨能漏網。朝廷所以收拭而用之者。特以小人有材。或能辦事。今既經年。徒聞貪酷之聲。殊失期待之意。尚書。天子之喉舌。京兆。四方之觀瞻。彼方憎叨非據。謹然自大。謂秦無人。前此肆無忌憚。待爲天子歸怨於民。今兩生之辱。是爲天子歸怨於士。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源等嘗具狀申監。乞備申臺省。又嘗訴于朝省。訴于臺諫。待命數日。杳不聞報。源等切恐朝廷以常程公事視之。竊惟祖宗二三百年養士之澤。一旦掃地。此豈小故。而趙帥不有朝廷。不存學校。履霜堅冰。漸不可長。紹聖報復之禍。尤可寒心。源等不肯上負聖天子教育之恩。爲國遠慮。義激辭憤。誓不苟生。而肝膈之氣竟無所伸。諸生見幾而作。多已告假。所存無幾。源等更何面目復爲天子學生。所有勅給牒狀繳納。其有未久特判者。判狀申繳。於是監學以諸生狀詞繳申臺省。且併乞罷黜武學二學官。又修國子監丞擔移。博士林琢滂。俞建正。張方鉊。竇萬。太學博士姚師秉。職年伯吳。宜楷錄森炯。俱詣宰執白之。退卽家居待命。其月十四日乙酉也。是日府尹稱疾。乞告詞乎。五月丙戌。太學之士。亦詣監投牒。其詞云。竊惟祖宗建立學校。幾三百年。所以崇獎士類。靡所不至。中興以來。高宗孝宗。尤切加意。今有事關國體。傳之四方。殊駭觀聽。如武士柯子沖盧德寶。初無罪累。而臨安府守臣。以私意羅織鍛鍊。令自誣服。而又撻之公庭。逐之國門之外。始聞而疑之。以爲守臣雖横。宜不至此。已而信然。乃求其說而不可得。輿言曰。撻辱一節。曾申監乎。曰無之。斥逐一事。亦嘗奏聞乎。曰無之。始爲之大駭。以爲朝廷猶有紀綱。臺諫猶有公論。學校猶有師儒。而守臣專輙爲此何也。在學諸生員有過。自有五等之規。甚者乃始奏而行之。然在祖宗盛時。天涵地育。護養廉耻。士不幸罹于咎者蓋鮮。惟秦檜權臣得志之初。始斥逐忤己者五六人。雖然猶未敢加以鞭撻之。猶有待於臺言也。今守臣乃爲權臣之所不敢。爲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右學諸生已詣之臺省。且僕相率而去矣。竊謂文武雖分而道則同。學校雖

二。而體則一。是用不避誅責。冒犯申稟。伏乞備申朝廷。敷奏施行。無使異日天下議之。國史書之曰。守臣撻逐天子生員。自今日始。幸甚幸甚。陳武待之。後爲備申都省。府尹聞。乃上章待罪。其自辯數甚悉。而理終屈。先是諸生既訟于御史臺。而殿中侍御林琰。監察御史徐宏。鄭昭。先共議牒府第云。請照會士人所陳。逐一行遣。無爲具文。將卷詞訴而已。及事益激。乃始奏劾獄官趙師燮。以爲不分明指定。當例具呈。遽致一等違戾。有傷學校事體。乞將師燮罷黜。獄吏決配。執政知士論不可遏。下實書旨。府尹放罷。戊子。詔獄官放罷。二吏送浙漕司。從杖一百斷勒。永不收敘。而二人無所豪分。武舉與二學官連銜申乞罷黜。已且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安職。至人師。歐庚寅。陳武。曾渠當供職。辛卯。省劄令吏切洗諭諸生歸齋。壬辰。請之。乃趨學。與武舉面諭諸生。而諸生之意未已。兩學孫杓。博士戚辛伯皆稱疾不入。詔予告一日。十二月丁巳。尚書省劄下。令學官各安職守。入劄臨安府。今後兩學士人。武學公事合行追會。先當申國子監。俟報乃施行。而太學之士。復詣檢鼓院進狀。庚申。學官連銜再乞罷黜。武又面見執政求去。後六日。乃有是命。於是曾從龍以權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暫兼國子祭酒。劉爚自浙西提刑。召爲國子司業。王掄自吏部郎中。兼右司郎官除將作監兼知臨安府。丁卯。韋與太府寺主簿金式兩易。猜之與太社令陳貴謹兩易。趙書。復引疾求去。韋再上不許。而杓出知漢陽軍。辛伯添差通判鎮江府。凡紛紛踰月乃定。既而博士林琢亦求去。四年正月乙未。除知興化軍。三月丙子。復有旨。趙書兼詳定勅令官。閏月甲申朔。陳武兼秘書少監。武聞二士被撻。以足頓地曰。辱我同舍。亦語人曰。趙書可罷。武論乃劉左史之子。宜有家法。趙書既爲諸生所攻。明年竟以事奉祠而去。不復再入矣。

御史臺奏。臣等近據武學生周源等狀訴。柯子沖盧德寶爲臨安府樓撻庭辱事。本臺繼牒本府。照會士人所陳事理。逐一行遣。無致具文。引惹詞訴。據本府申。因鍾明違法立約。傳當張沂田產。內侍錢經營關節。案內追到元經營人府學生梁子星。武學生柯子沖。盧德寶等。已據各人供招。委有文憑。本府照條定斷。一時書判。從輕開罷。其推吏戴安禮等。甫恭不照體例分致將柯子沖盧德寶與府學生梁子星同行提撥。雖而本府參覺條司理趙師燮對移錢塘縣丞戴安禮斷勒沈涵戰斷照得上件事。趙師燮身爲獄官。自合分明指定武學各有所屬。今乃書判其呈。遂致一等違戾。有傷學校事體。況士子所陳非係重罪。司理院却開罪一等抑戳。以因情可見獄官縱吏違法。故將士類凌蔑。將司理趙師燮

罷熟人丈戴安禮沈摭決配施行伏候勅旨　是日李元礪就擒元礪欲圖羅世傳而先為世傳所縛其徒就執者二十有八人於是江西湖南二帥司皆言十二月十一日大戰于秋平野當日巳時生擒元礪而湖南人言本司不敢爭奪已解赴江西安撫司矣奏未至會王鎮江都統制畢再遇詔歸以是月壬申內引朝論欲遣再遇討之未決明年正月江西奏至乃命王商卿同許俊召募士人識認元礪正身訖照條盡法施行　辛巳黎州青羌曳失索降奴兒結以乾道九年之春盜邊淳熙十一年之秋歸漢十二年之春被縛奴兒結之弟三開以十四年之秋復讎三開之弟失落盤以十五年之夏納款奴兒結之子曳失索以慶元元年之春再為報復之事至是冬納款始終凡三十六年云　是歲賑諸州大水臨安紹興府嚴衢州大水賑之仍免其賦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童必建
圈點監生臣傅道上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一送

宋　寧宗八

兩朝綱目備要寧宗嘉定四年（辛未）春正月己丑叙州蠻攻陷利店寨（馬湖夷都蠻攻嘉定府犍爲縣之利店寨陷之馬湖蠻者西爨孔明之別種也其地在梁爲南寧州承聖中刺史徐文盛召去有爨瓚者遂據其地子孫相傳後分爲東西爲西爨之地在唐爲殺刺驃浪四州其酋姓董氏隸戎州都督府國朝開寶中德化將軍董春惜貢馬請書嘉納之太平興國始市馬其後又以木板來售蓋夷界多巨木邊民嗜利者齎粮深入爲之傭鋸官禁雖嚴而不能止也板之大者徑六七尺厚尺許言爲舟航樓觀之用則可長三數丈蠻自載至叙州之江口與人互市太守高樗始置場征之謂之抽板場至今不廢也馬湖之地東南接石門叙州徼外蠻西南接沙漠虛恨嘉定府徼外蠻及黎雅諸蠻與吐蕃之境而北接叙州之南州寨宣化縣西接嘉定之犍爲沐川建爲管下三寨名西北接叙州之置寨凡蠻之地仰給者七村曰胡蠻戍曰會是曰黎溪戍曰從溪曰平夷

曰都夷曰什葛曰蒲潤夷曰昔羽曰蕉桃此七村多沃壤宜耕稼其民被氈椎髻而叱屋皆先屋如華人之居飲食種藝多與華同惟明鹽黎溪平夷三村兩輸漢蠻之稅謂之兩屬稅戶自叙州泝流十里至馬湖江口又西泝七十里至安邊寨又水陸行三百二十里至夷都村又水陸行一百八十三里至凡池此馬湖蠻王所居也自夷都溪口在夷都村之南五十里遵陸往利店沐川賴因龍鳩等寨僅二程皆平原初賴因本夷地景德天聖間蠻來寇治平間把截將王文揆始據險立寨使耕夷人山獠名賴因處夷人許各事開有青次其地歸豐蠻既而寨民私賂之以償其使地載馬納三百疋幅廣二尺長二丈於是蠻人無藏主賴因謂之寨統其後統賴增寨人亦散去之紹興末虛恨蠻犯龍蓬寨陰與初夷都蠻復寇賴因紹興爲當可提點本路刑獄公事以經制之嘗募堡於龍蓬而戍青於賴因以爲戰地多鋪藁備器械蠻不復至及是馬湖蠻將入寇而夷都上蠻先以書抵利店寨將言之寨將亦謂蠻人要索之常不即舊戲除之前先寨民有夷平者夜出求之先大滿四山始疑寇至乃以狀白犍爲縣未達而蠻已大入或曰蠻始欲寇中鎮寨中鎮有備不可入乃開利店積富實而寨丁少乃攻之知寨保義郎陳松患寨丁七十餘人遁之邊數或先

或謂蠻遂圍其寨寨地勢低蠻人踞高投木石以擊之衆莫能拒又二日蠻人以雲梯登城松力戰十三合無與援者寨民驚潰自投山水而死亡者數百人松爲蠻所執斷割而殺之盡掠寨民之貲焚其居驅老弱婦女數百人而去松二子亦爲所掠守臣許奕子然聞變急調兵救之至則蠻已遁矣既而蠻人釋所俘李胡慶者俾持牒以歸自稱都相公狀中嘉州官品大略言漢人不償犒稅之故其後蠻人爲招安將言初以叙州貢其板直故擊之道險不可進欲引歸而蠻帥翁者謂始出兵時嘗許以生口祀神今無所得神且怒由是移兵攻利店亦莫知其情實云初慶元末宣化簿呂元封奇源嘗爲吉戎邊志大略謂馬湖之貲在嘉而不在叙蓋一箄之安邊一箄守真溪沙溪南州寨之間皆宣化縣界則馬湖不能遽踐吾境惟賴因中鎮地平而近且蠻以掌稅爲詞往來通行於漢嘉之境一下如意則寇掠隨之矣至是果如所料）　甲辰以四川鹽櫃錢對減激賞絹一年　丙午詔安集殘破諸州湖南江西諸州經賊蹂踐者監司守臣攷縣令安集之賞第其能否以聞　二月乙卯誅李元礪王簡卿時已械送元礪赴都既授命遂就磔于吉州　壬戌擢世傳補官池州副都統許俊復言世傳坐擒元礪已給元所降賞錢二萬緡已加轉招授世傳武翼

郎閤門祗候　四月丙午賜黑風峒名効忠錫以銅印世傳乞補文資乃以爲通直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簡卿遣史遷之世傳拒不出　丙子雪　辛巳罷廣西諸州牛稅　閏二月丁未大風　辛亥配贓吏潯州推官鄭牢鍾觟縣尉王御犯贓除名刺面配吉州池州　詔恪守賑恤令諸路帥守監司守令恪守朝廷賑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三月都城疫己亥命臨安府賑給病民賜棺錢　四月戊申出内庫錢療疫死貧民　丙子劉世雄伏誅世雄爲沔州將謀據仙人原爲亂事覺伏誅　辛巳叙州蠻犯龍鳩堡本路帥黃疇若但遣調移屯西兵二百戍犍爲縣朝廷聞之四月己丑除知崇慶府李壺李允本路提點刑獄　是春夏國叛金虜夏人始爲韃靼所攻遣使求援金人允濟新立不能救韃靼至興靈而反夏人恨之金人亦爲韃靼所擾故並棄夏國遂叛改元光定　夏四月甲申禁科折鹽酒行下兩浙福建州縣　四川關外旱己丑詔以吳曦沒官田租爲關外四州及旱傷州縣代輸秋稅　禁諸軍虛數冒請聽自首違者重坐之　是月四川置安邊司安觀文丙時爲制置大使乃置安邊司以經制蠻事俾李壺李允與許奕子然共領焉始議措招安而蠻人既伊縣不肯出大使司議遣兵平之李允謂然而許戍子往瀘

而以讀牘日持久勞師費財不如招納之利持論不同由是久不決會叙南遣吏擭夷人數十以告綱之其與於刼虜之亂者三人為戍子捨境上諭夷人能以刼虜所掠人口來者即歸三人者金帛不問也又遣諜入夷中求以利害無與何蠻以即狀來顧畫歸俘掠如約安邊司聞而並招之夷中悔於是李允移檄顧得三狀入戍子曰如此則吾為失信夷禍必嫁於瀘不許已而大使又以為言戍子曰吾知權利害為主審計耳即移書以鬼章事報之條丈或請進兵戍子折之曰已弟卜滿之變瀘父老至今言之疾首可草草耶既又移書吝樞宇文紹節曰守邊之道安之而已苟圖快意未有不敗事者因以議不合求罷改知藝州始李允驛言某日以兵出塞蠻願擇之會東帥司揭榜敘州境上大略言本司已與西路商量決無滯入之理仰遣民安業毋得驚擾蠻入見之知西路揚聲給己並無所擇　五月戊辰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趙建大等四百六十有五人及第出身有差　眉人史公亮　天應援李僑故事請掛冠詔並備從事郎致仕仍于官封國朝三百年新進士即日掛冠者惟兩蜀王昇李僑及公亮天應四人而已　六月丁亥余嵘使虜不至而復時會虜為韃靼所攻道不通故也　韃靼之先與女真同種蓋皆靺鞨之後也其國在元魏齊周之時稱勿吉至隋稱靺鞨地直長安東北六千里東瀕海雜為數十部部有黑水白山等名白山本臣高麗唐滅高麗其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彊及渤海盛靺鞨皆役屬之後為奚契丹所攻部族分散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真（混同江即所謂黑水）乃黑水遺種其居陰山者自號為韃靼唐末五代常通中國太祖　太宗朝各再入貢皆取道靈武而來及李繼遷叛命道絕不通因為契丹所服役　神宗嘗欲自青唐假道以招之然卒不能達也韃靼之人皆勇悍善戰其近漢地者謂之熟韃靼尚能種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遠者謂之生韃靼止以射獵為生無器甲矢用骨鏃而已蓋以地不產鐵故也契丹雖通其和市而鐵禁甚嚴及金人得河東廢夾錫錢執劉豫又廢鐵錢由是秦晉鐵錢皆歸韃靼韃靼得之遂大作軍器而國以益強方金人盛時韃靼歲時入貢金人置東北招討使以統隸之衛王既立韃靼始叛自稱成吉思皇帝山東兩河皆為所殘而不能有也又有蒙國者在女真之東北唐謂之蒙兀部金人謂之蒙兀亦謂之萌骨人不火食夜中能視以鮫魚皮為甲可捍流矢自紹興初始叛都元帥宗弼用兵連年（宗弼即兀朮所謂四太子者）卒不能討但分兵據守要害反厚賂之其酋亦僭稱祖元皇帝至虜亮之時與

韃靼並為邊患其來久矣蒙人既侵金國得契丹漢兒婦女而妻妾之自是生子不全類蒙人漸有火食至是韃靼乃自號大蒙古國邊吏因以蒙韃稱之然二虜居東西兩方相望凡數千里不知何以合為一名也蓋金國盛時置北招討司以捍禦蒙兀高麗西南招討司以統隸韃靼西夏蒙兀所據蓋吳乞買創業時二十七團寨而韃靼之境東接臨潢府西與夏國為鄰南距靜州北抵大人國無城池屋宇但馬亂帳擇便利水草而居馬無耕織裘皮為衣以牛羊為糧人皆狡獪堅忍嗜殺不知歲月以草青一度為一歲亦無文字每調發軍馬即結草為約使人傳達急於星火或破木為契上刻數劃各收其半遇發軍以木契合同為驗所謂生韃靼者又有白黑之別今成吉思乃黑韃靼也與白韃靼皆臣屬於金虜每歲其王自至雲界貢場親行進奉金人亦量行答賜不使入其境也金主璟之明昌元年庚戌（本朝紹熙元年）白韃靼王攜叔之弟弒其兄而自立攜叔之子白廝波方二歲金人取歸其國養于黑水千戶家泰和七年（丁卯本朝開禧三年）春攜叔之弟至璟州進貢金人乘其無備醉而殺之復立白廝波為王遣還國始白廝波在黑水千戶家見其女悅之至是欲取為妻璟不從白廝波悲怒呼帥黑韃靼以此益強漸併猺族地遂起兵攻河西不數年河西州郡悉為所破又虜夏國之偽公主而去夏人反臣事之大安三年春（辛未本朝嘉定四年）韃靼主忒沒真入貢金主允濟將襲之金覺之亂軍有謂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未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遣延不遣是秋韃靼始叛　辛丑更定四川諸軍額（癸卯廢江西狀元軍）　秋七月壬戌太白晝見　八月辛丑雷　九月辛酉叙州蠻寇邊先是夷人以黃紙作牒遣嘉州其語殊倨未有故茲詔示之語安邊司俾寨官却之既而提刑司令寨官諭以先歸所掠漢人而蠻書答云所掠止是婦女三十餘人道悉有娠須產畢乃可送其侮慢如此至是夷人又犯叙州至宣化之二十里李壽思守臣史師道應報安邊司文書稽緩而許戍子稍乾之史本大使所薦至是劾之遂二秩罷歸　乙亥羅世傳為其黨所殺其徒胡有功殺之以降詔以世傳祠命授之黑風峒為盜凡三年擾桂兵蜀至是就擒人皆相慶焉　冬十月己卯朔更定玉牒凡例（七年五月詔除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甲辰申儆邊備（以金虜為韃靼所攻令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謹邊備）　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癸丑賞平峒寇功　甲戌申嚴諸軍陞差制　十二月癸未體訪會子價（以會子折閱不行遣官體訪江浙諸州）　紹興初東南綱軍止用見錢是時虜偽假樸造

望克乍。軍費務夫。然未聞有錢乏之患。自紹興末年錢良臣剏行在會子于時王珏亦用之於湖北諸州今未六十年而公私之見緡存者至少益楮券盛行。而銅皆積而不用是以日泄而日耗也論其萬端自錢王內人始至于曾懷班季宗收換之策以時復未不可救之患尤可歎也　宋史全文講義曰。愚讀史記商君列傳見其變法易令必立賞徙木以示信於民。嗚呼歎曰。信之為用大矣。商君刻薄固不足道然猶知信之不可廢況堂堂大國。自中興用楮以來。幾千年為界界滿則易法之常也。自權臣用事。楮之造印日多而楮之折閱日甚。上之人患於秤提之難。當易楮之界未滿而新楮之出也。顧豪商巨賈囊槖舊藏。一旦廢棄盡為無用之物國失大信。人懷疑心。何怪其畏避而不敢收蓄哉所以新楮頒行之後市井不通。民以獨甚。小民林林。攜楮四走。無所易糴米而得食不售如有意外之獲。推其源皆由上失信而下生疑耳。雖復今日遣體訪之使明日罪不收之家豈不均為紛紛歟。　是月竄張鎡。坐扇搖國本除名象州羈管。　真德秀輪對。德秀為著作佐郎因輪對論災異曰。臣聞如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懲抑而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

以警厲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殊。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臣伏觀。近歲以來。旱蝗頻仍。饑饉相踵陛下嚴恭寅畏。不敢荒寧憂閔元元。形於玉色。上天降鑒。遂以有年。亦足以觀感格之效。至而元春既度者懇。星文示異地震見於清臺之奏竊謂陛下躬行之未至與。則豐穰之應若何而致之。謂陛下躬行之已至與則象緯之災又何為而數見也。天道幽遠人所難知臣切思之意者皇天佑宋之心欲陛下以積年之憂為易忘。而以目前之喜為僅足其愛之深望之切為何如哉。夫宮庭屋漏之邃起居動作之微一念方萌天已洞見陛下誠能常兢業之志。防慢易之私。事事履行。屢省無怠則將不待善言之臣而有進念之盛矣。況今年雖登稔民食僅充然薦饑之餘公私赤立如人大疾甫瘥瘳而血氣未平筋骨猶憊療敗扶傷正須加意朝廷之上未可遽忘修弭之念也。蓋閨閫者內庭屢藏點事固足以見陛下畏天之誠然而修德行政者本也。禬禳祈禱者末也。舉其末而遺其本恐終不足以格天矧今冬令已深將雪復止。和氣尚鬱嘉應未臻此漢人所謂天有憂結未解民

有愁望未塞者也。臣愚不佞伏望陛下體天穹仁愛之意。思星文變動之疑。延訪近臣勤求闕失推行惠政以活斯民則愁嘆銷於下而休證格於上矣。

嘉定五年（壬申）春正月己巳詔諸路通行兩浙倍役法者為令。　壬申賜李好義謚曰忠壯。旌誅吳曦之功也。　二月壬午罷借補官士千七月詔軍興以來資買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至是復詔罷兩淮軍興以來借補官。　三月庚戌。敘州蠻酋米在降。先是二月有詔成都府路鈐轄兼領兵甲事至是大使司知蠻不可致。遣興元後軍統領劉雄等二人將西兵千人。自嘉敘二州分道並進。又遣新本路提刑司檢法官安伯恕往敘州節制之伯恕廣安人。故同知樞密院揮之四世孫。嘉定初。宣撫司下總領所書填迪功郎告予之。調綿谷尉。又類廳請文解。又試中大法。又為銓試第一。名辟提刑司檢法參制置大使司屬官是年三月官軍入蠻境方接戰王丁斷小酋之首蠻人驚潰官軍小捷其酋米在據半山江之水固堅不肯降因在峽灘之中水淺舟不可行湍深人不可涉大使聞之移書李臺曰但聲言伐木造舟攻其水固則米在自降矣。臺從之。米在果請降然不肯受盟遣吏進王丁十餘人入蠻為質米在乃令其使數十詣寨納降安

邊司盡以十二年犒稿與之米在以犢馬為辭終不出是役也所擇遣民數百人得還者十五人而已。使者上大使安丙轉三官為通奉大夫賞若轉一官。李臺進直煥章閣伯恕特改次等京官。餘人並進一官。議者疑入衆改官。非舊典。大使司乃奏言伯恕之出。有蠻九百餘人。議軍前投降又首其始以獻策得闢衆四郡。復宜補官。乞依任子例特與改秩乃除大理評事。命下。伯恕已赴類省試合格矣。或曰。所謂投降九百人者。本無邊民皆為人傭耕。方官軍之出也。招安將諭之曰。郎制且來汝曹當指為前鋒。皆邊民從之。招安將謂衆曰。此降卷也。即以三百人送大軍延檢官養濟後又以三百人益之。延檢者每人日給一盂米既又不能贍乘多餓死。餘四百人。莫知所終。遂上書有千成莊地極膏腴久為勢家所擅。李臺以錢二萬七千緡市之。收其田客近四百家以為土丁。間食其地。更令不廢田租二千七百石每七石贍一丁　夫兩。戊戌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州縣決係囚。　丙子。申嚴捕盜改官法　五月庚午詔通判令丞主坑冶。諸路坑冶州以通判。縣以令丞主之。　癸酉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吳旵嗣之（十月遣使弔祭）　詔州縣見役人毋納免役錢。後滿復輸六月乙酉禁銅錢過江　秋七月庚申賞降敘州蠻功（併見三月庚戌下）

戊辰雷雨毀太廟屋　避殿減膳　八月令左右置遞狀籍察前斷之冤抑者罪之　真德秀以軍器少監權直學士院因輪對上奏曰比者恭覩御筆以太廟因雷雨之後鴟吻撞動明詔有司避殿減膳有以見陛下寅畏祗懼之心然臣博觀六經載籍之傳下及秦漢以來史傳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霆之警及於宗廟者魯之展氏人臣耳己卯之異春秋猶謹書之蓋震霆者上天至怒之威宗廟者國家至嚴之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自避正朝損常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者固已妄議陛下稽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實矣況禮文所在又有可議者乎且震霆之作蓋秋之癸丑也越旬有四日而恐懼修省之詔始頒避殿減膳之舉蓋秋之丁卯也前一日群臣所請之章已上矣以踰旬備禮之文非甚難舉者然猶豈旬決而後行甫信宿而遽已何自責之約而自恕之多乎陛下齋修之誠出於天性其在平日尚不以卑宫菲食為難況於畏威省咎之際少紓修之何所不可而匆匆若是借曰禮文之末非所以格天然文之不存實則何有今也誠意弗加動皆勉僅苟塞己責徒捨外觀以此動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天乎嬗者孟秋之朔流星示異其占為兵憂而上下恬然若不之聞致細跡才九日而震霆之變作天示之以星象之飛流亦云切矣而陛下不知戒於是警之以震霆又加切焉天於我國家欲扶持而全安之其心至懇懇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臣願陛下内循之於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泰安養逸為心博延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證日消惟天惟祖宗所以望陛下者實在於此臣不勝愛君勤拳之心　九月丙午太白晝見　己酉續編中興禮書成有司上進　庚戌遵義寨夷楊塊來獻馬　辛未罷沿海諸州船錢　是月四川復榷石腳井鹽在多恍首謂之山門井先是總所已行榷制至是多悅之民有犯法私煉者州縣抵罪制置大使司聞之知遵新愛州路兵馬都監楊仲瑞往山門措置自後月得小鹽萬五十斤守不明引鈔促行發賣歲貲息錢為九千二百緡然鹽乾苦惡不可食率以抑售土居之人盜煎私販者固亦肆行官不能問議者謂先是立法者參知政事蔡確乞罷罷止者右僕射蔡京也時用雖之可以大使司白為京確所不為乎夫之矣七年大使司結白十一月罷所開鹽井　冬十月辛巳詔舉將帥詔諸路總領官厭舉可為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舉可備將材者二人　癸巳集議釐正光宗配饗功臣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語光

嘉泰元年正月庚午下　戊戌雷　十一月壬戌日南至祀天地于圜丘赦天下　十二月乙丑再蠲濠州稅一年　壬午蠲横增稅額詔諸路轉運司參照州縣新舊稅籍蠲其横積之數　是冬王釜請收兌舊會釜為湖廣總領請以度牒茶引兩色收兌第五界舊會每度牒一道價千五百緡又貼搭茶引一千五百緡方許收買仍限一月然京湖二十一州相去遼遠而上置三場收兌小民罔知僥特人情洶洶市皆偏肆悲嗟且路劉光祖為制置使以為不便會總所以第六界新會五萬緡令江陵軍民之兌會者以舊楮二而易其一光祖復出府庫之藏總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于朝得新楮十萬緡蜀中收兌舊會凡用生券黃金二萬兩白金九十七萬兩故能收千六百七十萬緡而民不甚病湖廣則無之此其所以用茶引也

嘉定六年癸酉春正月庚申宇文紹節薨　詔舉才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帥守監司各舉一二人　二月丁丑太白晝見　丙戌吏部條法總類成有司上進　丁亥雪　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為令　三月癸亥樓鑰罷　夏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　甲午復法科試經義仍令雜流進納人毋得試　五月不雨丁卯令大理三衙臨安府釋係囚　丁卯措置四川支移錢物令四川諸州措置上于尚書省　戊辰修寬恤詔令自慶元六年以來者　六月乙亥詔比較諸州未決獄詔刑部歲終上于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丁丑董居誼使虜不至而復以金虜國亂故　丁亥復臧否法復監司臧否守令及監司郡守舉廉吏所知法　丙申詔舉將帥三衙江上諸軍主帥各舉堪為將帥者二三人　秋八月己巳朔詔舉所部官吏諸路監司帥臣各舉才行卓絕績用彰著者　庚午田宗範謀作亂平之宗範知思州謀作亂夔州路安撫司遣兵討平之　是月金虜弒其主允濟豐王珣立珣者金主雍之孫太子允恭之庶子也金國自完顏旻建國稱帝至今主珣凡五世八君而始衰金國者在契丹之末北長白山之下鴨綠水之源蓋古肅慎氏之地也其國在漢稱挹婁南北之間稱勿吉隋唐稱靺鞨至五代始稱女真祖宗時嘗通中國後臣屬于遼完顏之始祖稍滿者新羅人自新羅奔女真女真諸酋推為酋領七傳至旻而始大所謂阿骨打也建中靖國元年遼主天祚立淫虐不道阿骨打叛之政和四年八月用兵連年奪遼地太半重和元年八月阿骨打始稱帝以其水生金故號大金改元天輔戊戌八月蔡京童貫聞之募人泛海往使約夾攻遼人以燕地歸我宣和四年壬寅童貫伐燕為遼人所敗其

十二月阿骨打入燕五年春王黼與金人約歲賂銀絹五十萬疋兩賞一百萬緡而請燕薊六州之地阿骨打許之其五月乙丑阿骨打卒在位六年諡曰武元皇帝廟號太祖阿骨打有八子不立而立其弟晟所謂吳乞買也晟立改元天會元年癸卯七年春天祚為金人所執其冬十二月遂寇京師靖康元年春朝廷割河東北三鎮與之盟而歸其冬再入京師陷紹興四年冬晟卒在位十二年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有子八人不立而立阿骨打之孫亶是阿骨打諸子之可見者其長曰梁宋國王宗幹小名國論亶之世領三省事次曰許王宗傑即引兵陷京師者斡離不也晟之世為右副元帥所謂二太子者次曰宋王宗幹亮之父也後追號曰德宗次曰宗浚阿骨打嫡子不及封後其子亶立追號景宣皇帝次曰晉王宗輔小名窩里溫亶之世為右副元帥後其子褎立改其名曰宗堯號曰睿宗次曰梁國王宗弼即引兵渡江陷二浙者所謂兀朮也亶之世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帥所謂四太子次曰曹國王宗敏亶之世為都元帥也褎立殺之吳乞買之長子曰宋國王宗磐亶之世領三省事為亶所殺次曰兗國王宗雋小名蒲路虎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以上三人亦為亶所殺次曰濟王宗賢亶時為左丞相次曰衛王宗義亮時判大宗正事次曰代王宗懿亮時為東京留守次曰晉國王宗本亮時為太傅領三省事以上四人並為亮所殺阿骨打初起兵皆以宗族近親為將相其主兵者曰晉國王宗維是阿骨打從兄之子其祖曰劾者乃阿骨打伯父所謂國相粘罕也晟之世為左副元帥亶之世領三省事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亦阿骨打之疏族於屬為子所謂兀室也亶之世為左丞相誅死又其次曰晉國王昌乃阿骨打之從弟所謂撻懶也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又其次曰婁宿晟之世為陝西路都統曰撒離喝亶之世為左副元帥誅死皆女真人不知其屬族之遠近自亶之立粘罕首罷兵柄續把而亡兀室撻懶撒離喝以次伏誅而吳乞買子孫勦戮殆盡亶初立猶用天會之號至戊午始改天眷辛酉改皇統皇統盡九年而為其從弟左丞相岐王亮所弒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丁巳也在位十五年追廢為東昏王亮死乃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大定之又改謚孝成皇帝廟號熙宗亮亦旻之孫而宋王宗幹之子初年改天德元年己巳癸酉改貞元其春徙居燕京號曰中都丙子改正隆盡六年而亮引兵南犯國人不堪其虐以十月丁未共立其從弟東京留守曹王褎為帝諸將聞之弒亮于揚州瓜洲鎮之龜山寺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乙未也在位十二年追廢為海陵王謚

曰煬褎亦旻孫晉王宗輔之子也既立改元大定元年辛巳大定之四年復與本朝議和淳熙元年春更名雍雍有子七人長曰越王允升次曰允恭為太子蚤死淳熙十二年卒所謂顯宗也璟立追尊之次曰鄆王允蹈於次為第六璟之世為武定軍節度使誅死次曰衛王允濟於次為第七允恭二子長曰豐王珣其次曰原王璟璟嫡子也雍以為太孫大定盡二十九年而雍卒淳熙十六年正月癸巳也在位二十九年號曰世宗雍為人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璟立庚戌改明昌丙辰改承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之六年南北交兵又二年始更成而璟亦卒嘉定元年十一月丙辰也在位二十年號曰章宗初璟之立也越王鄆王皆有不平語璟居鄆王殺之紹熙四年十一月鄆王有二子長曰愛王趙妃所生鄆王愛之賜以鐵券璟惡之而不能殺也愛王尋居上京以叛越王遂為璟所殺慶元元年五月璟死無子而雍之諸子惟允濟在璟所嬖內侍李貴門者侍璟遺令與尚書右丞撒罕共立之愛王時在中都允濟恐其為變因之真定府撒罕太師領三省事封中王明年改元大安元年己巳壬申改崇慶癸酉改至寧璟之在位也允濟被令往靖州受黑韃靼遣奉見其王成汲真樂傲不遜恐為邊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病卒大安三年即本朝嘉定四年春三月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邀殺之燕後引兵濟入會虜之亂軍有諳韃靼語者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還延不進秋七月丁酉夜韃靼軍猝至與金人戰于慶河凡三日勝負未分或沒真遣精騎三千夾虜軍虜軍亂或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患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來舉舁口虜又大敗九月十四日攻奉聖州後二日破之遂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為陣兵又大敗十月韃兵至晉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崇慶二年本朝嘉定五年春正月韃兵至居庸關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允濟兼部將士不用命允濟議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開封也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激勵誓死迎敵殺韃兵數百韃兵不敢進問所俘鄉民此軍有幾何鄉民紿之曰二十萬韃靼懾遂斂兵而退至寧元年本朝嘉定六年秋七月韃兵復至山後都元帥完顏福興迎敵而敗允濟怒之八月起紇石烈執中為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三千往迎敵戍于雞燕京是左副元帥南中者迎合允濟之意沮格軍實衆共忿之執中因人心之憤殺慶允濟遣四軍以誅南中為名壬辰軍至東華門

外召南平計事手刃殺之宮中聞變門皆不閉執中召細軍大將金壽諾之曰吾此來將誅亂臣耳非有叛意也俄而細軍俱來執駕者諭止之衆擇執中兵為元帥無敢動者獨閤西大漢軍都統完顏善羊引所部五百人至皆為武衛軍所殺執中以善羊號勇名其父福海令招之善羊大呼言其父曰老賊欲反朝廷何負降之復力戰自巳至午手殺數十人身中數矢而死軍民相殺流血滿地執中遂進入東華門允濟遣其子將王侍詔書授於門下募能殺執中者白身除大興尹世襲千戶軍民皆無應者執中欲縱火焚門守門將軍合住脫之執中引兵入宮侍衛皆散走進至大安殿允濟望見之遣呼曰聖主今在何位曰歸舊府耳允濟入後宮召其后與出后留之曰出則被殺矣執中見其人不至遣兵執之併其妻子囚於舊府遣召豐王珣之長子諱哲為以御寶付之甲午夜執中遣內侍李監丞者弒允濟於其府九月丙午豐王至燕京執中率百官迎拜於通遠立為帝改元貞祐降允濟為東海郡侯拜執中太師都元帥領省事封澤王韃兵至紫荊關距燕京二百里執中欲誘其兵南至涿易乃聚兵擊之韃靼破涿易至安河之西欲渡橋執中方病足乘車督戰韃兵大敗翌日再戰執中瘡甚不能出遣左監軍高乙以糺軍五千拒之失期不至執中

欲斬之珣以其有功赦令免死執中益其兵令出曰勝則贖罪敗則誅無赦高乙出戰自夕至曉是日北風大作吹石揚砂不能舉目韃靼乘風縱火馳擊之高乙軍大潰自度必為執中所殺遂引糺軍圍執中之府突入其卧內殺之遂詣應天門待罪十月辛亥也珣以高乙掌兵權不敢加罪盡按從執中弒逆之人殺之於是韃靼主忒沒真留其大酋撒沒曷圍燕京而自將所降楊伯遇劉伯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同韃靼大軍分為三路攻取河北河東山東諸州郡伯遇者蔚州吏伯林者集寧縣射士也是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命往山後一帶防邊無兵可守悉僉鄉民為兵上城守禦韃靼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固志所至郡邑皆一鼓而下　九月甲辰蠲京湖通貢（諸州通貢所蠲二十萬緡有奇）

是月初以京朝官監省門（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為之至是孫官鄴景顒言鄴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令京朝官曾經作縣通判者序人為之）　閏九月戊辰詔御史臺考課監司　丙戌詔謹邊備（以金主新立為韃靼所攻詔四川謹邊備）　己丑詔賑恤旱傷（州湖北平傷諸監司守令賑恤）　癸巳雷乙未大雷　甲午上仙源類譜（大編進事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祖皇帝寶訓皇帝玉牒會要）　丙申下罪己

詔以雷故也（詔曰朕獲奉天命於茲九年夙夜靡寧惟恐有闕乃仲九月夜已勇冬雷未收發將以警朕惕若祇懼祇省厥愆二三大臣其悉心叶力交修不逮用副朕躬仰承天戒焉史彌遠請罷政不許）　冬十月丁酉朔申嚴互送禁　戊申真德秀使虜不至而復（庚戌李壅使亦不至以金國亂故也）　十一月癸未虛恨蠻寇中鎮寨（虛恨蠻犯嘉定府峨眉縣中鎮寨寨在羊山江南去府二百五十里硬寨在江之北先是蠻人數為邊害下許下服嘉泰二年夏其都王虛然者始款中鎮請五年犒物自慶元四年以來者剗石作誓而歸提刑司但以四年犒物予之蠻人數來欲得本年犒物官執例不予蠻人怒掠邊民十四人而去土丁追之梟其七級其年十一月乙制置使謝源明聞之乃於羊山江南築師院千亭三硬寨以防其衝突明年三月蠻犯師院十二月又犯龍蓬堡寨將馬顯知不可遏乃遣人與之打話陳謀提點本路刑獄亦欲招安之蠻人稔許明年春遣峨眉令楊鴻往中鎮受其降蠻至寨來給犒問馬顯以其屢抄掠也恨之多所要索蠻怒而去顯伺其出驀俘土丁邀之於道殺蠻人北二等三十二人嘉泰四年五月丁亥顯以功補進義校尉（關陞二千）蠻人怨怒自是不出者十餘年去年夏李壅來司臬事屢招來之蠻人終不至至

是憲使楊伯昌郡守任處厚方會議出中有土丁二人執恨蠻人六七款塞願受犒立納蠻刀為信寨已給降牌矣或曰此詐也翌日再得恨蠻進寨者已六十餘人午後乃得恨蠻二百餘人夜扣硬寨門求戰已出土丁二千渡江禦之矣顯又言寨有土丁及家人凡五千皆驍勇可用不必遣師時知縣事宋大椿尉史子申適皆以檄以出在邑者惟主簿一人以累來得寘通攝其事不傳蠻人近寨者實六七百餘人顯所言非實也丁亥得恨蠻人犯硬寨殺土丁一人掠二十五人而去乙未日得恨蠻人復歸巢穴時土丁被掠者近二百人提刑司不欲生事乃遣人自邛部川招安之伯昌嘗守黎州以信厚為諸蠻所服邛部川因往來為之傳導）　十二月壬寅蠲瓊州丁鹽錢　是歲兩浙大水賑之

嘉定七年甲戌春正月丁卯朔何允齡襲泰州大敗先是去年冬金主珣為衛王允濟所害初衛王允濟嘗使韃靼不為其酋特沒真所禮憤之及允濟立將沒真始叛四年秋胡兵遂侵北邊所得蕃部者而燕京已為韃靼所逼不敢延使者僅至涿州而還去秋允濟為其臣紇石烈執中所弒珣之庶兄豐王也代立遣右理為賀生辰使至涿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德秀正旦使李壅繼抵盱眙虜皆不允近謀者言虜有內難議論紛然朝

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安丙及王大才令益謹守備毋恃遠寇有迪功郎摸榮恭郎待易鎬移書大使司薦庭何九齡者負安竊爵入也遂作忠義入諜狀秦州永寧前八日虜先知以檄至秦州諸關內貨除夕九齡遂率沔州中軍統制強德等以所部夜襲秦州是月朔旦敗焉　甲戌韃靼款塞是夜三鼓濠州鍾離縣北岸兵團鎬有三騎渡淮而南水陸并搶掠貫詢所由三人者出文書一囊繪畫地圖一冊云是韃靼王子成吉思遣來納地請兵望日守臣遣効用統領李興等以本州不奉朝旨不敢受諭遣之又望日過諸關理卽以役送之而去先是有楊安兒者李全之婦兄也先金人政亂起兵擁之號殊山東數郡依山負海時出時入韃靼既圍燕京不能下乃分兵徇山東地諸盜往往應之韃兵至濟南連三十七城謂三人者以來又以三百兵送之過邳州奪舟渡河而西既爲濠州所部路絕不得歸匿虹縣之白鹿湖中後三日縣遣人捕送泗州成謂三人者其一則韃靼通事其一則所虜金人莫州同知其一則漢兒也因成遣吏後有如此者卽舉去之遣者從軍法且上其事于朝時虜僭淩其實已強大焉但居其故地而於燕密置行省令其大臣撒沒曷領之所謂太師國王者也其大將曰花帽虎云　丁丑富章良能薨　壬午王大才斬何九齡大才爲沔州都統制以九齡嘗遂叢斬之梟首境上　大才初爲利州統領劉德秀薦之陛差類外統制其兄大節爲副帥以嫌移金州未上大節先金州都統制彭輅卽檄大才還任吳曦以其既去卻之大才廉吳之賓客爲言曦曰是人國才也然陛差自制司是侵軍政也卒不許嘉泰四年春宇文紹節言其堪充將帥遂擢知安豐軍以至大將安丙之爲大使也大才以嘗權招撫使不狀謀附將之擯大使不悅大才以爲憾會九齡以襲秦州喪師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牒川陝四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爲宣撫使設意傾陷令邊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誤事二月甲寅詔大才特降一官　乙未黎州蠻卜龍十二青降卜龍者青羌部族也性殘忍多器械專仰鹵掠爲生所謂十二青者乃十二種也　三月丁卯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令日下起發赴院治事四川制置大使司結局董居誼爲四川制置使以成都路安撫使除令疾速前去之任以知潼川府劉甲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時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順往忠郎遣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已已過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順歸報後二日事聞乃以時語至大使司云武功大夫桂州觀察使充沔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沔州王大才令具相公不顧法令非理剗下大才事目開具下項一入諜大才與虜人同謀不軌一入諜大才與虜人私通書信一入諜大才於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諜大才將兵劫掠劉賬七十三鋌金一百五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與元都統李太尉審與大才下書虜使孫儀言既稱相公已剗差下二三百人要得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一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強積小人以進入爲名前來門首厲聲叫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肴淆覈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欺凌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爲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檀興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因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繫國家利害至重而又不遵家諭約束其所賜御札諾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爲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奏朝廷施行如何廷將忠臣義士入諜以不赦之罪公然形於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與日前來沔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道座祇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欲望鈞慈憫念朝廷勿以尺自爲罪以爲可欺況忠業貴盈恐造物不與善後將未可保伏乞鈞照聞正識狠由贈者詳察而大使得之所疏辯中朝廷且檄口路帥臣監司委官究實內子董居誼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卒卯借用潼川府觀察使印交割制置司職事經之興元四月癸丑安同知發興元中乞以對貴鹽井錢三十萬緡充沿路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至近畿乃有潭州之命大才會虜出悖制置使既不得其柄反倚重焉大朝廷臨遣之意矣　庚辰金虜來督二年歲幣戊子來上賀正旦使　壬辰詔利路安撫節制本路軍馬如兩淮安撫之制　夏四月癸卯蠲福建納鹽錢沿海諸州貧民也　癸丑馬熊襲殺虛恨蠻摩崖等甲戌春正月邛部川蠻人遣歸王罪忽寨首虛恨蠻人有歸順之意提刑司遣從政郎權本司會廳封壽源已西縣主簿李時開往中鎮寨隨宜應接於是虛恨都王遣其徒摩崖來打話摩崖以馬熊嘗殺北二也狀之欲得其子弟爲質撫諭之已而大渡河監渡官劉如真遣其子與親屬共三人入蠻爲質摩崖乃來四月辛亥渡河至北岸摩崖欲得十二年歲犒元爲絹二千四百匹鹽茶四千七百斤銀百兩鐵釜二百隻酒之屬下與馬又欲得都王每三年特官告令金帶紫袍綱印之屬及北二等三十一人背脩先是熊之上世有四任寨之南北岸歲收租四千餘石後有酋以其田賂邊世遷爲氏一

入爲家將佃戶爲土丁防守邊面所謂義搞者例以邊租七百石市之自比二兇蠻人不出租税悉爲燕所私至是度無以償乃好詞給蠻人歸諭都王因其出塞遣土丁二百襲之癸丑具至牛渡遇諸蠻即縱兵掩殺摩崖與其徒三十六人皆死土丁被殺者七人傷者又數十人蠻人大怒取當子三人剖裂之議者固欲以殺蠻爲功伯昌不可五月丙子以燕屬吏燕令其家丁百數詣提刑司訟冤掾吏乃請釋之伯昌不從卒正其罪獄成燕坐私用邊租及他罪計贓當死伯昌上于朝有旨制置司酌情行遣制置司奏奪燕官羈管大軍監其千十月也於是籍土丁之壯健者二千人月廩之俾守諸寨歲費錢二萬四千緡蠻人聞燕以罪去悉怨稍解既又知邊頭有備悍之自是不復輕抄掠矣　辛酉核軍實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具士馬實數以聞　五月丁丑太白經天　乙酉親試舉人賜禮部進士袁甫等五百四人及第出身有差　壬辰命修祿令有司考課祿之制衷類成書以爲法式　六月辛丑命諸路州軍禱雨甲辰詔諸路監司守令速決滯訟丙午蠲兩浙路諸州贓賞錢壬子釋大理三衙及兩浙路杖以下囚　丁巳置嘉定府邊丁二千人以備蠻命制置安撫諸司給其費　秋七月甲子朔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乙亥金虜告遷于南京自貞祐元年冬（本朝嘉定六年）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韃靼凡破金虜九十餘郡所破無不殘滅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殆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廬焚燬城郭丘墟惟大名眞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二月韃靼復還燕京根之軍民餓死者十四五金主遣人議和忒沒真欲得其公主及護駕將軍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戰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甚衆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爲質珣皆從之忒沒真遣人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允濟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又令珣鄉其國遂幷珣不敢拒又以撒沒曷圍燕之久未嘗面倂欲得犒軍金帛珣亦從之韃靼遂歸居庸關在燕京之北百一十里路陿隘守兵數萬欲俟韃兵歸而擊之而完顏福興在軍中傳虜主命已與韃靼議和不許擅出兵於是無敢動者韃靼遂過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遂引歸是年三月也河南路統軍滿撒七斤者奏乞徙都開封珣從之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其姪震王從彝者諫曰祖宗山陵宗廟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豈宜棄之而去珣曰燕京之粮不能應辦朝廷百官諸軍今暫往南京俟一二年間糧儲豐足復歸未晚也從彝乞自留遂珣不從從彝憂憤成疾而死五月甲戌也壬午金主發燕京出麗澤門自涿保州中山府而南至眞定留數月復自大名路由新衛州渡河以至開封韃靼境內韃人聞之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講和爲欺我之計耳秋八月復引兵攻中原燕京之乣軍叛與韃靼共圍燕軍分兵下中原州郡又遣使至開封索犒軍金銀等珣皆予之　庚寅眞德秀請絶金虜歲幣竊聞女眞以韃靼侵陵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眞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絶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臣恐秋風一至梁宋之郊已爲戰場矣使韃靼遂能如劉聰石勒之盜有中原則疆埸相望便爲鄰國固非我之利也或如耶律德光之不能即安中土則奸雄必將投隙而取之尤非我之福也今當乘虜之將亡而亟圖自立之策于仰幸虜之不亡而姑爲自安之計乎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也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也以忍恥和戎爲福以息兵忘戰爲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眞尚存則用之於女眞強敵更生則施之於強敵此苟安之計也陛下以自立爲規模則國勢日張人心日奮雖強敵驟興不能爲我患陛下以苟安爲志嚮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媮雖特虜僅存不能無外憂昔者孔子誦鴟鴞之詩以爲知道聞滄浪之歌則使小子聽之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倖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敢附爲陛下陳之古者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季梁在而隨不可伐宮奇存而虞不可欺今濟濟周行號爲多士然漢儒所謂骨鯁著文論議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既難其人間者意見小異則已成枘鑿論議小殊則日以疎張蓋以朝廷之上所少者非此耶夫平居工文墨使刀筆名儒宿望或所不能至於正色而沮奸萌立談以斷大事不以利害爲遷就不以禍患爲去來則又非小有才者所能辦惟陛下以事君重朝爲心合天下正人以自助毋間同異毋徇愛憎則羣臣之勢成金湯之守固折衝禦難孰大於斯臣故曰用忠賢爲自立之本也昔句踐之棲于會稽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內則修令寬刑振貧弔死折節下士而厚禮賓客外則修車馬兵甲而與三軍共饑勞之殃凡可以報吳者無不爲而非可以報吳者不敢爲也國家南渡駐蹕海隅何異越棲會稽之日宗廟宮室本不應過飾禮樂文物本不應責備惟當養民撫士一意復讎而秦檜乃以議和移奪上心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今日行某典禮明日賀某祥瑞士馬銷亡而不

問干戈頓弊而不修士大夫養錢塘湖山歌舞之娛無復故都黍離麥秀之歎此檜之罪所為上通於天而不可贖也今豺虎鬬於中原狐狸嘷於境上危機交急不同常時臣願削去虛文類行實政百司庶府輪具一新天繼自今緒營不急之役姑緩焉可也薄書期會之士蹩蹩有緒矣繼自令常程瑣細之務付之有司可也陛下日肝視朝惟大政是議輔臣夙宵盡瘁惟大計是圖則句踐之功可尋而中興之烈可冀矣臣故曰修政事為自立之本也昔漢有邊鄙大獄必使群臣雜議季布得以中郎將而折列侯噲狀山得以博士而詰御史大夫湯北匈奴來求和親光武既從皇太子言郤其使矣而班彪乃以不宜絕北為言是一司徒掾而駁與太子異議也豈非國家大事臣子皆當盡言故邪我朝熙寧中契丹來議地界時王安石當國神宗乃以問韓琦富弼元祐初夏人遣使納款時司馬光為相哲宗乃以問大防純仁高宗中興內外尤為倥傯然無一事不求人言建炎四年嘗議防秋矣紹興初年嘗議使民拜盜矣五年則令前宰執各陳禦冦之策矣八年則令侍從臺諫各上講和利害矣夫祖宗之明非不知獨運專斷為神顧以廣謀從衆為得者凡以盡天下之心而建大長之策也今事會之來日新未已臣願煩明詔以專使而南渡通吾國凡厥

有任其各盡言然後擇其衆長扶為定論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令諸大夫各以情告無所孤者句踐之所以覇諸侯有志慮於國任勤故已之闕者諸葛亮之所以質帷陛下以句踐為心大臣以武侯為法則事無不集矣臣故曰屈群策為自立之本也國之元氣在人心元氣充則外邪郤入心固則外患銷天地常經斷斷不易陛下亦嘗察近日人心之舒戚乎向者弊法新改令出加嚴雖大為防禁以示民非欲峻刑名而繩下而判衆之官承迎過當奉劾求上類多中以深文使進號者未聞寬假之期眈寬者尚隔惟新之量萬神之論晴不畜奇臣願明敕有司原情差次稍從釋免以狀士大夫之心厭今州郡監司莫非材選然千萬中和之政少而操切擊斷之意多以理財自詭則任刑審於秋毫以行令自排則用刑深於判實夫我朝立國本尚寬行以此壽民權者衆矣臣願選用循良退斥貪暴毋室憲意流滌瘡痍以收百姓之心君人之柄惟器與名嘗斬而予則僥倖者生心至于而斬則勞能者缺望頃緣軍賞多濫一切靳以徽夫輕憾偽所以制其而矯枉者廣過直今邊候孔棘正宰龍武勇之秋臣謂判襄內淮之人嘗以功績著見為衆所推者宜令帥守監司權擢來上擇其尤異者教人不次擢用自餘悉下銓曹審其來歷苟非妄冒者悉與隨

資江浙以收豪傑之心任者兩淮春兵維數萬計有如諸軍闕額自可撥隸分填而議者以廩給為憂患於汰遣方其例予緣錢背之使去小人暴慮揄快一時貫用既空持手無策強者適截山澤伺時而為奸懦者弓乞道食偷生而紀盡夫患則望其鼓充續則委弃佛圖復使人嗜有用令令宜擇其便健收其戒行非惟增壯軍容潛弭姦患亦以收忠義之心自內實之便淮民流離有司賑卹夫將充亡略盡雖屢上供貸常賦而減賤未復生聚絕待北關州縣科役頻繁田賦雖蠲攤課仍重民兵團結衣裝寸縷貴其自備技闕貴粮令其自齎呻吟之餘何以堪此臣願朝廷深念係邦之重多方優卹俾獲蘇醒以收邊陲之心北境遺黎本吾赤子日夕南望如慕慈親彼既徵貢而來焉有可拒之理切聞侯史使文塞責至以歸踊躍之既絕其向生之塗是殺其等死之念又聞秦隴之間有相率內附者自涅其面示無還心視昔八字之軍何異而入南不受歸北不可既窮則持擊有必然臣愚欲以此贖遣祗以優遣將以無事適為多事也臣聞古之有國者患民之不附而不患民之加多孟子曰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諸侯皆為之敺矣今中華之民窮而歸我是豈真為吾之鸇獺也其忍不為茂林深淵以受之耶草枯祖逖之事淺

矣然能務修德信撫納新附故吳人悅服晉王度歸況堂堂聖宋豈無能任二子之事者誠能謹擇其人分鎮三邊務以恩信懷來而使遠人欽慕民既我附士將為歸扳拓之基實在於此臣願朝廷無加之意以收中原赤子之心夫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陛下誠能內有以保吾國之民外有以懷鄰國之民則以守則固以戰則克矣臣故曰收衆心為自立之本也抑臣又聞有自立之本有自立之具今遣營列戍虛籍不填老弱渦散教閱弛廢衣糧俊削憔悴無聊淮所恃有義勇民丁而團結什五成繹騷無以作其超距翹關之勇東南所長者舟師戰艦而繪畫圖冊漫事美觀而未嘗習以長波破浪之技備非偏裨舞端一新戎政則積患將無可用之兵措然成風而士卒之忘帥郎忠剝成習而編伍之衰莫伸哉既於伞北而戎望不足服人哉相與水火而用心莫能外一公朝道道之路絕而判遍交結之塗日定子女之將欲盈而外穡聚傑之饕淘非特來衆言精加簡擇則積患未無可用之將昔李綱建議以為欲保江南當葺理荊襄以為家計夫荊襄形勝臣固習聞而兩淮利病則尤所深悉蓋軍國所資莫如鹽莫而淮有濱海之饒兵食所仰莫如田而淮有沃野之利其斬民則天性健鬭每易視虜兵其

妻民則氣槩相先能鳴集壯勇使汎蠢諸葛亮輩得而用之力本以務農教民以習戰雖方行天下可也其貴要之為不足守之地哉中興之初志在進取故不賦侮營泰和之後求於安盟又不免經理然孝宗皇帝所以設村防闢空曠者未嘗不留聖心切惟今日實南渡以來所未有之時故當乘機自立繼孝宗所欲為之志夫高城深池勁兵重戍遮之大命也今淮東要害在清河之口敵之糧道實出于茲而淮陰無尋丈之城無尺寸之兵徒以山陽可恃而已然山陽雖大前無淮陰之蔽後無寶應之援若敵以重兵遏前而奇兵斷後則高郵維揚之路絕而山陽之形孤山陽不守則通泰危而江浙震矣淮西要害在渦潁之口敵之糧道亦自此出而濠梁安豐城則庳薄池則堙伏兵則單虛徒以廬和可恃而已然有安豐之屏扞則敵始不得以犯合肥有濠梁之遮蔽則敵始不得以走歷陽藉有他徑可由而吾以廬和當前而濠壽斷後而彼有腹背之虞我有犄角之助其能長驅深入蕩無所限乎故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此非臣之臆說也昔孫氏之保江左郡城雖小猶包三萬人今維楊合肥兩淮之根本而兵數單弱不及孫氏一郡城故李綱嘗謂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以為非策臣謂今日當議捍江、、之也以壯淮甸之勢或謂眾蜀如江面何夫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藩籬壯則盜賊無闖門之虞兩淮固則戎馬無飲江之憂第當精閱舟師布列津要則表裏相應屹如金湯其與區區坐守江滸而使賀若弼之徒得以經營飛渡者利害何翅什百哉雖然此不足煩聖慮也古之為國者必有重臣以當閫外之寄故蜀以孔明駐漢中吳以陸遜守荆渚皆付以事權不從中御故二人者得以乘機制變而收成功今江陵建節雖有荆閫之名而實處內地遏陸擁專多不即知至於小有措置必稟聽命于朝有請輒從尚云可也請而弗獲抑又多為籍有異材何由展布因循誤事可為深憂臣願於近臣中擇其更事任熟軍情威望素孚文武兼備者二人一於襄漢一於兩淮之中建立幕府時許移用官許辟置其他悉如吳蜀任二臣故事則淮襄之家計可成而朝廷之憂顧可釋此陛下所當亟圖而不可忽也或曰誠方紛擘我本無事但求鎮靜焉用張皇臣切以為不然夫自古未嘗無夷狄惟有以待之則不敢窺未嘗無奸雄惟有以折之則不敢肆今不於斯時大有所振立萬一更生虎狼之敵如晉易與潛狡桀心當是時也不知安邊金積行入主之可以塞其無厭之欲乎夫古今之患非一而蒙蔽為甚昔范仲淹嘗謂時方用兵不當諱言邊事今朝廷若以張皇為戒臣下希旨諱

有警恐不敢上聞本恐張皇乃成蒙蔽首害而哀歸反以快言原其積漸不遏如斯盛明之朝可不鑒此 是月夏人來議夾攻不報 夏國左樞密使吐蕃路都招討使嵬慶義勇者令蕃僧減波把波齎蠟書二丸至西和州之宕昌寨欲與本朝合從掎角以復故疆蕃兵總管倚瑚得而上之時董居誼初入蜀不之報由是虜訊中絕 八月癸巳朔罷閫外四川所增方田稅 癸卯復建宗學改教授為博士又置宗學諭一員凡千十二月詔並隸宗正寺博士在太學博士之下諭在國子正之上俸給人從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生員以百人為額於是宗室疏遠者皆得就學彬彬可觀矣 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金虜復來督歲幣 乙巳太白經天 禁州縣沮壞義役 戊申以安丙知潭州先是六月癸丑安丙知自奏安順水赴行在至近畿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癸丑安丙知行至廣德軍得郵報丁巳遂次黃池鎮被新除之命上疏力辭優詔不允乃遣官會結局進冊赴行在蓋自開禧三年二月乙亥逆曦誅安公權宣撫使至今年四月癸丑制置大使司結罷凡二千六百有一旬有八日云於是制置使還成都而興元帥臣兼節制御前軍馬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太白晝見 癸亥雷 乙亥高宗經武要略成史彌遠等上進 久雨丙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庚寅釋兩浙路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十月朔出內帑錢賑臨安府貧民 冬十月戊戌罷邛州嘉定監 十二月復罷兩安監鑄錢 丁巳復四川辭見制 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 十一月辛酉朔聶子述使虜 賀正旦也刑部侍郎劉爚等及太學諸生上書言其不可不報 丙戌賑浙東災傷 命監司覈實傷州縣蠲放之數發常平米賑之 是月真德秀言五事 德秀除秘閣修撰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朝辭奏事其一有曰宗社之恥不可忘臣嘗觀古之人主於仇讎忠敵之國有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有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有勢可以勝而遂報之者有勢可以報而反助之者昔太王之於狄也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凡其所欲悉以畀之蓋是時狄強而周弱畏天保國其道當然故孟子曰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然狄之於周特一時之患非百世之讎含垢包荒義未為失此所謂勢未能報而姑事之者也西晉懷愍二帝俱沒於劉聰元帝開關南渡立國日淺外禦方殷內難復興故終其身未遑北討然一介行李未嘗往聘虜廷成帝時石勒來修好詔焚其幣此所謂勢雖不敵而不事之者也勾踐會稽之辱栖國以臣妾於吳而能苦身焦思折節下士與百姓共其勞人

事既修天應亦至吳之稽留不遣種矣而夫差方觀兵中土與晉會于黃池勾踐得以乘間舉兵遂墟其國此所謂勢可以勝而進取之者也晉孝武時符堅聚百萬之師志吞吳會謝玄等大破之淮淝堅既狼狽而歸其子丕復與慕容垂相持于鄴使晉之君臣有志經略乘機席卷殆不其難而謝玄方且從丕之請遣兵以救其窮輸米以濟其飢含符氏之深讎興慕容而為讎劉牢之等為垂所敗秦既不祀晉亦以衰此所謂勢可以擊而反助之者也臣竊惟國家之於金虜蓋萬世必報之讎高宗孝宗值其方強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陛下今天下兆亂近在朝夕旱蝗頻年赤地千里甚於夫差之時饑饉群盜四面交攻無異符秦之季天其或者特陛下以有為之會乎臣嘗熟思待敵之策其別有三選將練卒若勾踐襲吳之師此上策也按兵堅壘內固吾圉止使留帶外絕虜交若晉氏之不與敵和而警其妄安江左之夫此中策也以救仇鄰之窮施之於茹肝涉血之深讎若謝玄之助符丕此下策也用上策則大義明混一之機也用中策則大計立安強之兆也用下策則大勢去殆危之漸也臣不知今日之廟謨其將安出乎顧更化以來生聚教訓未有勾踐十年之功固未可遽圖一戰之勝於傳有之攻不足者守有餘夫以堂堂大邦方地千里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通天下之豪傑以遺虜之費而勵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此虜而猶事之哉昔乃輕信邊臣迎合之言俯首於將卒置世讎而不念非惟忠臣義士沮氣解體而夷狄盜賊亦將有輕中國之心萬一群盜相傳我將何詞以應之大重於絕虜者畏君怨而啟釁也然能不為屈於亡虜而不能不啟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故臣願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玄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矣其二曰北鄙之盜不可輕今之論盜賊者類曰猖獗小夫非有囊括并吞之志其論山東之盜者亦曰暴示好事不過鼠竊狗偷之謀抑不思劉石符姚之輩大抵皆出荒裔金據十二之險昔人用之實以霸強況今中原士民依依無主徒盜亦有道則衆將從之苟得志而鄰於吾其大之憂也乃者偽使之來輕騎浮淮不十日而抵邊城會寺覽見人無知者安知不以茲窺吾之虛實乎臣願朝廷申飭二帥日夜講求攻守之策以遏其窺覦之心自治之方無急於此其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今之議者大抵以虜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亡之報則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重以邊臣喜為迎合或曰韃靼許和矣或曰群盜聽命矣或曰寧虜遷燕有日矣誠使虜命少延吾得以因時修備豈非至願哉恐

奔竄敗亡之餘勢必不久皇皇鉅家初非小弱顧乃稽徒以為安是猶以朽壞為垣而望其能御盜賊也臣願陛下勵自強之志恢立武之經毋以虜存為喜毋以虜亡為憂則大勢舉矣其四曰學技之言不可聽臣聞天難諶命靡常者伊尹所以訓太甲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者召公所以戒成王聖賢言天不過如此未嘗曰某星躔其舍則其業昌某神居某地則其福應也自嘉定更化以來無惟嚴重民情蘇息以誠聖德格天之效而溺於數術者猥曰五福太乙實臨吳分審如其言則治亂興衰皆有天數無關君德豈不悖哉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為紳大夫工為詭說或以五福及時為言大漢之肇建以寬仁得民而不在五星之聚井晉之卻敵以得相有人而不在歲星之臨吳況乾象杳懸遠日尤甚其可恃哉肆不經之說而忽赫赫之儆戒伏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緊設倍之有害益修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其五曰公論之論不可忽臣聞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埋鑠不可以為國祖宗盛時用人立政一揆之衆論而行之以至公故人心悅服天下順治熙寧之世以新法為不可行者公論也王安石遂而咈之然以誤國紹興之際以和議為不可恃者公論也秦檜排而滅之遺患至今夫朝廷之舉措是而衆亦是之者治世也朝廷之舉措非而衆亦非之者亦治世也朝廷舉措自以為是而衆莫敢議其非此子思所以憂衛之君臣也往者侂胄弄權以威箝天下之口浸淫既久附和成風北伐一事中外共知其非而無敢言其始豈可遏矣使侂胄能虛心平聽不以先入為主而惟公論是從則國無用兵之禍已無僇辱之殃豈不美哉聞者使命之出外議譁然從臣爭之諫學爭之庠序之士又爭之議者未必不以為紛紛多事臣獨曰此數十年來所無之氣象聖君賢相優容涵養致此盛事豈易得哉夫天下之大本同一家人主者父也大臣者宗子也大夫士者家之衆子弟也至於無人之賤亦家之陪隸父兄有過子弟爭之子弟有過陪隸言之蓋一家之事休戚實同凡其弟弟相規救共成門戶之美耳君臣之義何以異此而自昔惡聞正論者往往加以矯過賣直之名大欲使士大夫畏避此名務為緘默直易易耳不知臣子至情本為國計何負於君父而顧嫉之邪深惟今日實公論伸屈之機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今而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而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今而復屈矣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今故臣於奏篇之終反復極言忘其重煩天聽之辜詩曰心乎愛矣遐

（下詔夫准陛下寬臣悉志。）是歲黎州蠻蓄卜始降（青羌卜龍既降寧臣袁梅知蓄卜黠狡乃令安靜寨總轄杜胗諭之蓄卜既邀漢人殺之有中部川都王之彥部勒者與之謀邀漢人入蕃爲質蓄卜乃率從者凡三百餘人詣與通判州事周瑑聽受其降蓄卜據行而前抱揖之足擬以代弟學櫓之蓄卜留州城十日將渡河乃送還漢人十一而去攜吉十輩得報下制置司利東安撫司各常切措置鎮撫務令邊界安靜毋或引惹生事自蓄卜犯邊至此更七年而後定云）

嘉定八年（乙亥）春正月辛未佔籍贓吏家（故淮南轉運判官張宿仡賦追奪官爵仍籍其家）詔舉將材（侍從兩省臺諫各舉三人）戊子申嚴金幣禁　二月丙午雷孝友罷　壬子蠲逋負米（平江等五郡凡蠲萬三千石有奇貸其四繫）己未雨土　三月辛酉詔舉廉吏（大郡歲舉二人小郡一人）旱（乙未命諸路州縣禱雨　丙子蠲臨安府茶鹽賞錢釋兩浙諸州係囚　丙戌釋江淮關兩州縣杖以下囚　四月己未幸太乙宮明慶寺禱雨　辛丑避殿減膳　壬寅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癸卯詔中外臣民直言時政得失　甲辰史彌遠等請罷政不許　乙巳德音降行在及諸路雜犯死罪囚釋杖以下）辛巳配何致（致於開禧元年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兩爲言者所攻罷歸本貫至是坐妄造事端熒惑天聽配貴州牢城）五月辛酉韃靼破燕京（去年韃入圍燕京是春金國求平之後撥兵五萬至安次遇韃靼軍不戰而潰大名之兵八千至固安亦潰散惟真定之兵四萬合保涿援兵一萬至旋風寨與韃靼兵戰凡二日糧絕而敗自是內外不通至是燕京都元帥完顏福興自刭死山東羣盜大起楊安兒者本淄州皮工也金主璟泰和間杖人亡命爲盜於太行有衆千餘後招降之貸死流于上京及韃靼入寇金人令爲副統軍令招必勝軍三千人迎敵軍敗復往山東聚衆叛金人討之安兒與其徒數人入海爲舟師所殺又有郝八者名儀以貞祐二年春（本朝嘉定七年）據山東叛僭號大齊改元順天金人遣花帽軍生擒之磔於闕時又有劉二祖者亦名盜也其女名劉小姐亦聚衆數萬皆爲花帽軍所破花帽軍者金戶部令史蔚州人郭志李山從軍民擊韃靼遂之實入後名其軍爲花帽軍云）辛未雨（辛巳避殿減膳緊木復命有司禱雨　乙酉出米六萬石賑糶臨安府貧民　六月丙辰詔兩浙江淮路諭民種粟麥豆者有司毋收其賦田主毋責其租　丙子出米三十萬石賑糶江東飢民）己卯命利路招刺忠義人　甲申詔贓吏毋減年參選著爲令　秋七月庚申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六部架閣官

架閣始置迄宣和再置三省紹興三年立六部架閣庫十五年復置官四人主管官號掌故例爲删修學官之選至是又置于三省密院焉）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曹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壬戌立楊巨源廟（旌誅吳儀之勞也命四川立廟賜名褒忠）戊辰蠲民賦（兩淮諸州毋納今年秋稅其極邊五州併明年夏秋亦蠲之　癸酉蠲臨安紹興府貧民夏稅　甲申詔職田額放如民違者坐之　丁未權罷旱傷州縣比較賞罰）八月己丑賜張栻謚（曰宣）庚子申嚴宗子訓名法　己酉禁州縣遏糴　是月蘭州盜程彥暉求內附（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乙未命六部類敕書寬卹事）乙亥申嚴淅西圍田禁　甲申罷四川試法科　是秋韃靼破潼關（於韃兵自河東渡河攻潼關不能下乃由萬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棚輒以鐵槍相鎖連接爲橋以濟於是潼關失守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冬十月韃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韃兵復取潼關自三門析津乘河水合布慶引兵而渡自是不復出金主乃命平章政事胥鼎爲大帥專守關輔兵陝西諸州間亦有爲所破者惟燕南雄霸數州乃三關舊地塘濼深阻韃兵不能入處將張甫張進二人各據信安軍以守之（止距燕山百八十里）又有遼東

宣撫使蒲鮮萬奴者本遼人乘女真之亂自主爲帝據遼東七路欲引兵併燕代韃靼晉而有之韃人不能破也然韃人今安初無遠略既破兩河赤地千里人煙斷絕燕京宮室雄麗爲古今之冠韃人見之驚畏不敢仰視既而亦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其所積貨財初無所用至以銀爲馬槽金爲酒器其有數千兩俗鄙陋無君臣之別撒沒曷所居至用金飾龍牀足蹈金杌于奢僭如此而徽贅不已燕人患之金主遷南遷之後累遣使詣韃求和雖未聽從而路遠不輟忒沒真俾其意欲許之而撒沒曷以於無功堅持不可忒沒真謂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汝奚千不能取盡遂擒之撒沒曷不從遣人諭金主曰汝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爲王而金主羣臣亦不肯有言於珣願以死雪國恥者珣亦爲之感憤也金人自阿骨打稱帝至是九十有八年而失國西河既爲韃靼所據山東畔之金人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窺淮漢之謀兵端復起矣）冬十二月詔揚巨源李好義子孫各進一官　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　一送

宋寧宗九

兩朝綱目備要　嘉定九年（丙子）春正月乙丑賜呂祖謙謚（曰成）　置馬軍司水軍（丙子。命諸州招填軍籍）　辛巳免和糴科糴（罷諸路旱蝗州縣和糴及四川關外科糴）　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丙申雪　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三月乙卯又震甲子又震馬湖夷界山崩八十里江水不通丁卯又震壬申又震六月辛卯西川地震壬辰又震乙未又震黎州山崩十月癸亥又震甲子又震）　三月丁丑詔舉監司（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為監司者各二人）　夏四月戊戌秦州唐進內附（進與其使何進等引衆十萬來歸四川制置使董居誼却之）　五月癸酉太白晝見　六月戊申賑浙西水（賑卹被水州縣寬其租稅）　秋七月詔邊縣官許起復（邊縣擇才不拘常法其餘並遵三年之制）　九月甲申蠲賞水災（詔兩浙江東監司覈州縣被水最甚者蠲其租）　冬十一月癸亥命利路備邊（以程彥暉攻圍華州邊近州界令利州副都統制劉昌祖移駐西和州以備之）　十二月癸丑以宗學隸宗正寺（詳見七年八月癸卯）　丁巳雪（再給諸軍雪寒錢）

乙丑遷天水軍（於舊天水縣置知軍以下官）　是月眞德秀論邊事（德秀為江東計度轉運副使附奏論邊事云臣至愚極陋蒙陛下選擇將漕江東朝夕之所盡心不過州縣間常事未足仰報大恩今事有關於宗社之安危國家之休戚職有常守在臣雖不當言而其義則有可言者昔歐陽脩以知制誥出為河北轉運使嘗請與聞兵事仁宗許之臣雖於脩無能為役然臣亦由詞臣出使且以轉輸為職則邊陲利害臣敢避晉越之罪畏縮不言臣切見金虜自失國南遷其勢日蹙比者韃靼與西夏弁兵東出潼關深入許鄭虜庭危迫之狀見於偽詔所云近復傳聞韃兵攻圍鄴邑游騎布滿山東雖探報之辭不無同異要其大勢以河南數州僅有之地而抗西北二國方張之師加以群盜縱橫叛者四起土崩魚爛欲蹙其形括馬斂粮公私並竭交鈔數萬僅博一餐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眞叛遼在政和之四年甲午歲其滅遼也在宣和之七年乙巳歲是冬即犯于中原臣竊謂今日天下之勢無以異政宣之時陛下所以自治其國與外禦夷狄者亦宜以政宣為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于政宣蓋太平極盛之日使朝廷之上知守成之惟艱無難之可畏惕為戒懼以祈天永命為心親信仁賢修舉德政則國勢屹然有太山磐石之固雖百女眞其何能為不幸燕安逸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撥枝葉從之於是女眞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蒸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今將戒前車之覆永神器之安其道非他願以政宣為鑒而已臣嘗妄論政宣致禍之由其目有十夫君臣相敕惟是宴安股肱不良萬事隳壞其在虞廷猶以為戒自蔡京倡豐亨豫大之說王黼闢應奉司之門專以滛侈蠱上心奢靡盡國用土木之功窮極盛麗花石之貢毒遍江南甚至內庭曲宴出女樂以娛群臣大臣入侍飾朱粉以供戲笑於是君臣無度而朝政大壞矣其失一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自古總師必得老成重厚之人用師必有節制訓齊之律反是則凶也自童貫高俅迭主兵柄挍閱訓練之事盡廢上下階級之法不行潰散者不誅而招以金帛死敵者不卹而誣以逃亡於是賞罰無章而軍政大壞矣其失二也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自昔未聞簡忽天變而無禍者政宣之世災異數見大星如月徐徐南行日黯無光洶洶欲動赤氣犯斗水冒都城當時群臣括不知警方且以怪孽為嘉祥變異為休徵上不畏天

戒其失三也夫舜之聖舍己從人成湯之德從諫弗咈自昔未聞訴非遜道而不亡者政宣之際以言為諱張根論任歛之煩散官安置李綱論大水之變遠謫監征於是薦紳不敢言事鄧肅以進詩諷諫斥出太學朱夢說以書言宦寺竄斥偏州於是布衣不敢言矣鈐結成風馴致禍敗此下不卹人言其失四也夫君子在內其卦為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政宣用事之臣專以蔽忠忌賢為事凡累朝老成之望當代鴻碩之材不以黨籍則以邪僻斥不以曲學疑則以異論逐排沮抑壓之餘舉國無君子矣雖欲天安得乎其失五也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政宣之世京黼繼尸軍柄貫攸濫廁樞庭其翺翔臺省布列館殿非歌頌書生即膏粱子弟非奴事閹豎即翼附權臣更引迭援在廷皆小人矣雖欲勿危得乎其失六也記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政宣小人類為蒙蔽以欺上聽劉法敗死西陲而童貫乃以捷聞方臘破東南六郡而王黼匿不以告郭藥師反形已露而邊臣掩覆於外女眞渝期入寇而大臣肆侮於中上下相蒙稔成大患至虜兵濟河而朝廷猶未之覺其失七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政宣小人專務聚斂以搖根本朱勔以貢奉傾浙右李彥以括田困京東蔡京改鹽鈔法而北人嗟怨王黼創免夫

誠而諸路騷動人不聊生皆爲盜賊雖微夷狄亦必有蕭墻之憂其失八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古者以一士發狀辭片言折外侮致和好遣使覘國而畫責實行遣之君臣相顧竊笑已有朝無人之譏北事既興遂付我使以復講之時當先戒之使節制不明請將無所稟畏懦不武敵所得以憑陵未幾對之以奉使易之以譯謀其爲篤信又益善焉於是女真知中國之無人而其志興矣使任非材其失九也昔子產以蕞爾之鄭崎嶇強國間區區一環且無愛於晉而子產則曰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不與秦求地於魏魏欲與之虞卿曰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用其計而秦不能加兵有國者不幸與強敵爲鄰當有以服其心而不當徇其欲方女真與遼國交兵雖能每戰輒克然視吾中國之舊如高山大海未易測其淺深何敢遽有它志不幸姦臣庸夫希功要誘唯恐無以順適其意彼方邀吾歲幣則予以契丹舊數而不辭邀吾燕地稅賦則予以銀絹百萬而不靳又於索犒師則許以犒師邀索糧則許以粟糧一事方酬而一事已生前請未酬而後請復起一切順承無敢或失而南牧之師已俟辱於境上矣蓋夷狄豺狼本無饜足徒知徇其欲而無以服其心其禍固應爾也或者非以納張瑴結余覩爲造釁之由而不知居傳取輕其漸非一端微結納之事其能保盟約之不寒乎此處置乖宜其失十也今陛下聖德清明萬無此失然臣獨怪一人憂勤恭儉無愧仁祖之風而羣臣豐樂怠徹乃有宴安之習東南民力耗於軍納者十八九而士卒窮悴常有不飽之嗟其頻仍嬪者之費未艱言路壅塞諂直之士未容君子非不參用而正論未嘗獲伸小人非不放逐而讒諂猶或得志姦蠹之風日熾聚斂之政日滋此失未除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雖然臣外有司已具於內事不敢盡言猶請爲陛下深陳所以待夷狄者臣觀蒙韃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必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城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餌吾之所欲乎受之則事屬名而召實患不受則彼得以陵犯爲詞執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乎請遂使以覘吾之所蓄受之則要索卒豐豈能滿其谿壑之欲不受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此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所以應之也自三數年來謀國不深惟長算而一切偷安業者虜臣幽燕吾以歲時何已非獲已使既據趨而南獨不可遽返其歸復燕山然後上

帝往來如故迺使大軍臣虜升犬羊於祖宗殿庭之下其誤一也歲幣之幣遣是矣然不以遣燕爲詞而據曰借粱乾潤使我嘗得以移文責十萬東奐侯閑之掌不以策謀見咍于其誤二也並邊遺民皆吾赤子窮而歸我當亦綏懷種先非人惟知拒卻固已絕中原之望甚者視爲盜賊戮之焚之上流制閫之臣明獨大悖來者即付勤鞫西州總戎之師殺俘序輝一家骨肉於黑谷山泰隴之人莫不切齒居鄭國之深附邊郡之陳結遣懟之怨逆上帝之心孰甚於此其誤三也積此三誤而吾國之威望氣銷索然矣況臨郢有言事會之來寧有終極大誤於前者不可悔而慮於後者猶可爲所願朝廷毋再誤而已厥今虜人之論有二不曰當未遽亡攝可倚爲屏蔽則曰中原方擾未暇窺我江淮凡此皆誤國之言不可不察也虜之必亡無愚智舉知之臣不復重陳若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蓋以羣醜更爭莫能相一故吾江表得以偷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秦起吞晉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而揚劉羣盜又皆拴性服從臣恐與五胡爭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或又以爲女遣置所儲時日望以此餌敵何患不濟臣竊謂不然夫金繒遺虜雖後世假兵息民之權宜然用之於國勢委靡之時則適以召侮而不足求恩豈知之事足也倘不思自強其國而倚賄遺以幸一日之安臣知其非策矣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而當強大之魏若未易爲力者然其君臣相與策勵遂能挫曹公虎狼之敵晉氏東遷至危變也徒以將相有人處分得所卒能破苻秦傾國之師今國家幅員萬里貢賦雲集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晉者而中外有司忠誠憤激者少委靡頹惰者多一聞赤白囊至則相顧失色不知所爲少定則又恬然矣國家平時不愛名器爵祿以寵士大夫一旦有急未見有殷然以戮力王室自任者此臣之所以大懼也夫天下之勢猶長江大河上流決潰下流必無獨寧之理今荊淮以北數百里間干戈搶攘戎馬雜糅正如熊咆虎鬭僅在藩垣之外而議者乃曰無預吾事彼其中心實不謂然姑欲婾滿目前攫取名器爵祿而去至於宗社安危之憂則使陛下獨當之耳使羣臣爲一身計可也陛下爲人子孫任九廟之託奈何付安危於度外乎陛下誠欲尊國勢以攘外虜則政宜之十失必當懲往日之三誤必當戒虜人之論必當破自強之計必當立至誠一心對越上帝廣謀兼聽曲盡下情以狀天人之心以合中外之助庶天下事猶有可爲者若或上下悠悠養成深患攢會凌夷事變日殊臣實未知其所終也

嘉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巳雷。癸巳雨土。乙未大風拔木。二月庚中地震　壬戌雪　夏四月丁未朔金虜入寇（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殺之分兵犯樊城戍申鄂州江陵府副都統王守中引兵拒之虜遁分兵圍棗陽光化）戊申圍棗陽軍光化軍　丙辰許李珏趙方便宜行事（北江淮制置使方京湖制置使諸措置調遣仍聽便宜）丁巳許董居誼便宜行事（居誼爲四川制置使命聽量遣忠便宜行事）辛酉王辛捷于安昌寨（十爲盧州鈐轄敗虜于光山縣之安昌寨殺其統軍完顏梓隨州光化軍皆以捷聞）壬戌虜遁　大雨（辛巳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日錮者并蠲錢）五月甲申親試舉人（賜吳潛以下五百二十有三人及第出身有差）癸卯趙方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　六月庚戌太白晝見　戊午詔厲將士（詔曰朕屬精更化一意息民大平斯我中原久陷夷狄元夫其致究人鏡遠之豈不知機會可乘師舍未復念育仲於信誓實重起於兵端故寧咈逆歸進取之謀不忘綏使傳往來之好無亦國存之義初無倖虜之心豈謂亡胡遽忘大德豈華之譽朝廷赤白之象夕闕板年臨撲之乖作如林之旅鐵吼烏合驅爲叛奔之師會婁無厭使沸肯試卫神人之共憤亦覆載所不容可將勁忠。開門而決戰兵民罔畏陷陣以爭先群酋既殲殘寇自清九賴蕩攘之力追成綏靜之功然除戎當戒於不虞猶敵必貽於後患咨爾有衆永肩歌心毋忽其既遂而懷苟安毋狃於屢勝而忘遠略爲夫慕之在候念戎役之方勞非推結拉朽之非難而執銳被堅之不易覩爾暴露如己焚枝一朝背好非寶爲之六月防戍于非得已諒深明曲直逆順之理其孰無激昂奮發之忠師出無名彼既自貽於顛沛兵應者勝爾宜共赴於事功若能立非常之勲則亦有不次之賞爾其體朕不食言）（以黃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不雨（戊辛未東川大水　癸酉太白經天　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戊辰釋諸路杖以下囚）甲申雅州蠻復寇邊焚碉門寨遣官軍討之　庚子罷軍士涅刺（詔諸軍將佐有罪逃亡赴州軍捕之罷軍士涅刺）八月乙丑詔舉將帥（嚴司郡守各舉武勇才略可任將帥者二人）冬十月大雨（以乙巳雨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收其錮三衙江上諸軍公私逋負錢）十一月丁丑大風　庚辰太白晝見　甲申賑貧民（詔浙東提舉司出米十萬石賑給貧民）戊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申募民納粟補官以軍興故　乙卯詔武舉人毋應文舉　癸亥金虜寇四川（虜衙副統軍完顏贇以步騎萬人寇四川戊辰遂犯沖坐）己巳陷天

水寨（守臣黃炎孫遣士攻白環堡破之庚午遣黃千堡據大散關遣制劉雄棄關遁金虜據之）

嘉定十一年戊寅春正月壬午李全率衆來歸（癸卯李鐵槍也本淮水縣于乎後先京東路忠義人聞從事與或挾實錯之以焚淮水縣主是來歸詔以爲京東路總管）戊子金虜圍皂郊堡（壬辰利州統制王忠義人焚秦州永寧寨　丁酉詔四川忠義人立功與實授官軍）乙未出度牒給軍費（以一千下四川）虜犯隔芽關（興元都統李貴遣士官軍大潰）二月甲辰焚大散關而去　乙巳王大才馬驟死于河池　丙午虜陷皂郊（死者五萬人）丁未陷獻池堡（正月丁丑焚之）戊申圍隨州棗陽軍（許斬主漢上均州守臣應隊之棄城走）丙辰白虹貫日　趙祖焚虜糧舟（招祖爲焚州鈐轄焚舟于大清河京東忠義副都統張邦達兵助之）三月戊子復皂郊（先是二月辛亥四川制置司招忠義人復皂郊至是利州統制王逵等率官軍及忠義人收復）己丑沔州都統劉昌祖至皂郊郭雄斬虜將完顏贇（金副都統制完顏贇也長壽遣士沔州軍士郭雄逆斬贇首而還長壽陞以身免）辛卯官軍大潰于赤谷（昌忠義十餘萬人出攻秦州官軍継進至赤谷己巳王逵傳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放散忠義人軍大潰）癸巳虜復攻皂郊（已長壽合長安鳳翔之衆復攻皂郊遂趨西和州　丙中劉昌祖焚西和州而遁守臣楊克家棄城去昌祖又焚成州守臣羅仲甲亦棄城去四月戊申虜去成州）彭惟誠等敗于泗州（惟誠鎮江忠義統制）戊戌虜陷西和州（四月甲辰虜去）夏四月戊申命四川增印錢引（五百萬以給軍費）侯頤棄階州（頤本州守）戊午虜復犯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去興元都統吳政至大散關執立斬之）己未犯黃牛堡（吳政拒退之軍聲大振）五月乙亥招集忠義人（命四川制置司）癸未蚩尤旗見其長竟天　丁亥集議邊事（詔侍從兩省臺諫下集議和戰守和戰三策）宋史全文講義曰當時廟堂之議草茅書生固其之聞也且以事勢言之國家自開禧輕舉之後士卒敗亡將帥貲遣精彩折閱而不行韜藏隱之而莫能自保不暇何暇謀人則和戎之策姑從之可也金虜當之世仇其不可與通也昭昭矣當其強盛之時講信修睦以苟安南北之生靈猶有說也今也豺狼群蝗旅見天危事勢非前日比矣今天佑伏於穹廬之所新起之强胡中原之豪傑單不易我而啃我于則和戎之策斷不可行也無已則禦戎一策乃當今之急務乎蓋在嘉定間朝廷未嘗微獵且張大聲勢備狀觇吒以肆殘害之三邊而告以豐堂大國顧乃持于無

案曾不戒虜若于是必竟兵運將足食量財川蜀關隘之當守者守之上流兩淮之當防者防之朝廷上下朝夕孜勵勉爲自治之計則虜將望風畏懾不敢嗅春無人矣然則合三衆而論今禦戎之外將莫取哉　壬辰嚴試法官（七等之制）　六月湖州水（辛酉詔賑恤被水貧民）　秋七月乙酉修孝宗寶訓　辛卯蠲稅役（蠲四川關外諸州稅役　甲午蠲光州民兵戰死之家稅役）　九月辛巳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丙申進吳政等官（政與利州副都統張威各進三官）　貶劉昌祖等（昌祖以焚城遁逃罪奪五官韶州安置丙午罪仲甲以棄城罪奪三官常德府居住楊九家以棄城罪奪二官撫州居住）　戊午大風　壬申金虜寇黃口灘虜安豐軍　是月陝西八張羽來歸是歲諸路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嘉定十二年（己卯）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自四川制置召赴行在奏事）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以新利州路安撫使除代董居誼已）　庚辰金虜犯湫池堡（守將石宣拒退之）甲申攻白環堡（守將黃炤拒退之）戊子犯成州（沔州都統張威自西和州退守仙人原　辛卯虜焚成州）　庚寅犯鳳州棗陽軍大破（信陽軍之二寨守西諸將引兵拒之）辛卯犯西和州（守臣趙彥呐設伏待之虜人熾而還）犯安豐軍（建康都統許俊遣將拒之　癸巳虜圍之）犯河池（守將張斌遁去）癸巳攻光化軍破鄖山縣（進逼均州　甲午陷鳳州守臣當雲棄城去虜人焚其城）　乙未吳政戰死于黃牛堡（虜來臨攻武休關　二月癸卯破之與元都統李貴遁還利路提刑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去）　二月戊戌朔虜破光山縣　太白晝見　壬寅圍棗陽軍（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救之不能進而還　戊申攻其城甲子虜始去）丁未陷興元府　己酉遣殿前司軍防捍江西（凡八千人　庚戌曾從龍兼江淮宣撫使（除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　辛亥虜陷大安軍（守臣李文子棄城去）分犯洋州（守臣黎晉卿遣兵拒之不克洋州陷　丙辰虜始去　三月癸酉虜復入焚其城而去）　壬子董居誼遁（自利州遁去）　石宣破虜于大安軍（沔州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宣邀擊金虜大破之金將巴土魯安棄軍走爲我師所獲虜聞之遂遁去）　丁巳我師攻虜鄧州（京湖制置使趙方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三萬餘人分三道出攻虜鄧州隨州忠義軍劉世興等引兵攻唐州　三月乙亥鄧州都統劉世榮會兵攻唐州）　甲子罷董居誼居合（以其遁去故也　四月終已落職奪三官七月丙申復奪二官永州居住）　乙丑夏人來議夾攻

利路安撫丁焴許之　三月己巳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乙亥興元軍士權興等作亂犯巴州（守臣秦季槱棄城去）　丁亥太白晝見　權興等降　甲午虜退（自盱眙退師）　閏三月己未竄雷雲（以其棄鳳州也追三官送梅州安置）　辛酉贈吳政官（旌其死節也贈右武大夫忠州刺史）　壬戌詔撫諭四川官軍忠義人　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爲號）　是春虜圍安豐軍及滁濠光州（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都統制武師道忠義軍都統制陳孝忠救之皆不能進虜分兵犯邊自光州犯黃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至積自盱眙至滁州之全椒來安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狄諸城皆閉虜遊騎數百至東采石楊林度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李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虜乃解去全追擊敗之于曹家莊獲其貴將成以爲金主子婿云）　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爲所殺）丁丑據閬州　丁亥據果州　癸巳曾從龍罷鄭昭先兼參知政事　安丙爲四川宣撫使　五月乙未朔召聶子述（赴行在）張福追遂寧府（潼川路轉運判官權府事程遇孫棄城去已而入之焚其城）　丁酉降德音（降兩淮荊襄湖北利州路沿邊諸州雜犯死罪囚釋流以下仍蠲今年租稅）　己亥太學生伏闕上書（何處恬等論工部尚書胡榘欲和金人請誅之以謝天下　宋史全文講義曰愚聞紹興中秦檜自虜來歸倡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一旦建議和戎胡銓慨然上書請斬檜以首於藁街今榘非銓之後歟方殘虜渝盟引兵入寇榘顧欲與虜講和以偷旦夕之安是上則忘國耻下則忘家學也學校公議之地安能逃其譏議乎）　戊午張福入普州（守臣張巳之棄城去　六月戊辰死于普州之石山）　癸亥詔舉文武才（侍從兩省臺諫各舉文武可用之才二三人）　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又見）　辛巳西川地震　乙酉張福就擒（先是五月甲寅四川宣撫司命沔州都統張威引兵捕張福庚午威引兵至茗山癸未福請降威執之以歸于宣撫司）　丁亥虜人招諭李全等（全不聽）　辛巳太白經天　癸巳丁焴以書約夏國夾攻　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庚子張威生擒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以莫簡自殺言于宣撫司紅巾賊悉平）　癸亥李全至齊州（偽知州王贇以城降）　八月戊辰復合利州東西爲一路　九月丙午罷江淮制置司置沿江淮東西制置司（寶文閣待制李大東爲沿江制置使淮西轉運判官趙善湘爲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淮東提刑賈涉爲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

十二月，魁復州縣（壬申，京東路帥司言魁復京東河北二府九州四十縣。乙亥，葬興元府城）。丁丑，雅州蠻入盧山縣（辛巳，焚碉門寨，遣丁大致）。己卯，議取洮州，不克（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勸以歸附。乙酉，會虜人犯鳳州之長橋。丁亥，宣撫司命罷洮州之師）。己丑，京湖制置司出師（遣統制扈再興等引兵六萬人分三道出境）。庚寅，賞若山捕賊功。

嘉定十三年（庚辰）春正月，我師攻鄧州、唐州（扈再興引兵攻鄧州，鄧州都統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虜追之，遂屯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己亥，雅州蠻復掠盧山縣（遣兵討捕之。五月庚寅，蠻乃降）。戊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三月辛卯，雨土。丁巳，黎州土丁叛（遣兵討捕之。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降之）。夏四月庚申朔，招諭豪傑（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戊戌，玉牒成（史彌遠等上三祖下第七世宗藩慶系錄、皇帝玉牒、列玉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光宗皇帝玉牒）。六月癸酉，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劉渭以下四百七十有五人及第出身）。安丙為少保。丙子，加李全等官（全為左武衛大將軍）。殺季先（除果州團練使、漣水軍忠義副都統，令赴樞密院奏事，未至，殺之）。秋七

月戊戌，以守臣空名告付遣郡（以京東河北諸州守臣空名告身付京東河北節制司，以待豪傑之來歸者）。丙午，任希夷兼參知政事。癸亥，皇太子薨（謚曰景獻）。八月壬申，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癸未，宣撫司令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勸以歸附。九月辛卯，夏人引兵圍鞏，且來趣師，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諸將分道進兵，沔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副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副都統陳力出大散關，興元統制田冒為宣撫司帳前都統，出子午谷，金州副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庚子，質俊等克來遠鎮。辛丑，王仕信克鹽川鎮。壬寅，質俊自來遠鎮進攻定邊城，金人來救，俊等擊破之。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丁巳，攻城不克）。甲申，復海州（以將作監丞徐晞稷知州事）。盱眙將石珪叛入漣水軍（詔即以石珪為漣水軍忠義統轄）。九月甲午，太白晝見。庚戌，金虜犯皂郊堡，我師失利（沔州統制董炤等與戰，官軍大敗）。壬子，我師攻鞏州、秦州，不克，遂退師（程信及夏人攻鞏州，不能下。信引兵趨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寨退師。十月丁巳，利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還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冬十月戊寅，誅王仕信（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仕信于西和州）。罷張威軍職（宣撫司怒其不進兵故）。十一月甲午，詔刊正皇帝日曆（從綿州五年後刊正，以削韓侂胄之矯誣也）。庚戌，大風（十二月戊午亦如之）。壬子，臨安火。十二月壬申，石珪叛（以漣水忠義統轄叛歸于韃靼）。癸未，得寶璽（鎮江副都統翟興言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

嘉定十四年（辛巳）春正月丙戌朔，雪（釋杖以下囚）。乙未，雷，地震。犒李全（以全自山東還，出緡錢六萬為犒賜費）。庚子，立四川運米賞格。二月戊辰，虜圍光州（己巳，犯五關。壬申，治舟於團風，帥乞濟圍黃州，分兵破諸縣）。犯漢陽軍（自黃州分遣別將來。丁丑，李全襲泗州，過還。甲申，詔淮東、京湖諸路應援淮西。沿江制置司防守江面，權殿前司職事馮榯將兵救蘄、黃，榯不果行）。三月丙戌朔，我師再攻唐州（鄧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不克。再興尋引所部趨蘄州）。丁亥，虜陷黃州（淮西提刑、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而死。庚寅，李全自楚州引兵救淮西。癸巳，扈再興趨蘄州。乙未，詔荊湖制置司趣援蘄、黃州）。庚寅，長星見。甲午，太白晝見。己亥，虜陷蘄州（知州事李誠之及其家人、官屬皆死之。資治通鑑：李誠

之戰歿，城陷，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癸丑，虜退，我師追而敗之（扈再興邀擊敗之于天長鎮。甲寅，將又敗之。四月戊辰，虜渡淮而北，李全遣兵擊敗之，扈再興亦以捷聞）。夏四月乙卯，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乙丑，命任子廉試（於御史臺。十五年二月庚子，罷之）。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壬辰，上孝宗寶訓（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乙巳，上慶元寬恤詔令，詔頒之）。丙申，西川地震。六月甲寅朔，沿江制置副使（於鄂州）。丙寅，立貴和為皇子（貴和即濟王也。詔曰：朕以眇躬嗣臨大統，夙夜祇懼，不敢荒寧，荷天之休，海内用乂，而國嗣未建，非所以嚴社稷、奉宗廟。朕深念焉，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沂靖惠王之子，猶朕之子也，重厚英毅，天稟夙成，屬近且賢，聞于中外，蓋自朕志，爰舉憲徽，以昭主鬯之義，大計安天下，強本為先，親親賢賢，厥有古始，非朕所得私也。其以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進封祁國公。丁卯，以立皇子告于天地、宗廟、社稷。丙子，降東獄囚罪一等，釋杖以下）。乙亥，與莒補秉義郎（即理宗皇帝也）。辛巳，大風。秋七月丁亥，討論受寶禮（京東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寶禮儀以聞）。

辛丑，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

使　丁未修光宗實訓　八月癸丑趙方卒　乙卯賜史彌遠家廟（乙丑進封史浩爲越王丙寅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　任希夷罷　壬戌宣繒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秉義郎與莒賜名（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戊寅除果州團練使九月癸未立爲沂靖惠王後明年五月乙未進邵州防禦使）　九月辛卯合祭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冬十月癸丑復滄州（京東河北節制司言收復詔以趙澤爲河北東路鈐轄知州事）　甲寅（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慶府）　丙寅夏人復趣會兵（以書來四川宣撫司議）

庚午雪　十一月癸未詔左翼軍受泉州節制（左翼即元隸殿司議先是知泉州真德秀以劄請于廟堂曰泉州左翼一軍屯駐泉南垂七十載官兵月糧衣賜大禮賞給及將校折酒等錢間遇出戍借請犒設錢於本州簽判功用軍券等例從本州審驗若無一事不與州縣相關其實本書略有統攝故於軍政全不與聞兵籍之虛實舟楫之有無器械之利鈍教閱之勤惰隨差之當否本州悉不之知夫以一軍數千人付之一統制官殿司既在行都本路帥司相去亦數百里軍政修舉無由考覈故自十數年來爲統制者得以肆意掊克恣行仗殺教閱盡廢紀律蕩然州郡雖知其弊然不敢問蓋緣彼此素無統攝平居無事未覩其害一旦有急如

丁王春尼院之寇守臣親出犒撫將士雖然不肯用命必選重賞而後肯前令是海寇陸梁本州措置收捕率繞戍得入軍律粗整且與州郡同心叶力故能俘獲羣醜向使如前任賞清臣之急後其取敗必矣竊見比年以來海盜不時出沒求商舶貨間遇劫掠今是一擊亦爲招撫逃猾朝廷威德中達爾清近淮帥憲司牒明台海界復有強寇正是整飭軍政之時亦見其措置事宜中取朝廷指揮若本州與左翼軍不相統攝然則主者無由舉事伏望鈞慈備賜詳酌照殿司出戍淮上體例令左翼軍聽本州守臣節制庶幾彼此一家平日有所施行可相詳議緩急或有調發不至乖違實悠久之計尋降指揮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從本州調遣進捕續又申樞密院去訖昨準省中已降指揮令左翼軍聽本州節制與但有別如遇海道盜賊竊發許本州守臣調遣收捕其狀已還衆但有更合申明事節本軍兼控水陸若海道有警方許調遣爲一陸道或有緩急本州既難坐視若欲調兵追捕又恐本軍以所降指揮止及海道爲詞其合申明一也又軍政修舉全在乎今若遇警急始許調發而平居不考察有所未便某前所申利害切已詳盡國家施行若使軍無掊克侵削之害肄不使州郡節制固無不可其如廉介公勤之將未易多得殿司遠在行都

帥憲亦相去數百里遠而可以致察者莫如州郡又以元無統屬不敢過而問焉則軍政之廢壞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數十年來士卒不復如向時之精銳舟船器械不復如向時之整備正以主將多非其人而又無從旁習察之者遂得以肆其貪叨掊克之私士卒平時未嘗有一日溫飽之適悉見消腹無所告訴設有緩急欲其精銳効命難矣故爲一戍將之私計則以受節制於本州爲非便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則以聽節制於本州爲至便朝廷之上將爲一戍將之私計乎爲一軍數千人之公計乎況戍將之公廉無私者亦自以本州節制爲便如今統制楊武莫俊是也某昨申請之時俊嘗與聞頗以爲喜蓋其置軍于此事力寡弱凡百非州郡之扶助者所不可若獲受本州之節制則用度之窘缺可以借兌出師之糧餉教閱之犒賞可以仰給其有勞効可籍本州之保明其有利病可望本州之申述蓋州郡與本軍合爲一體凡事相爲依助則在本軍爲力也易州郡本軍各爲一家凡事不相左右則在本軍爲力也難且如去歲海寇之警用力追捕雖將士之力然非本州一一應副則本軍雖欲進前討捕有不可得方其出軍之時本州給以糧餉犒以酒肉日撥（支）而又合民船以助其勢雇水手以助其用調度百出郡之老吏切稽私議以爲捕

寇之事本州從來只是移文督責何須枉費官錢蓋其習熟見聞如此今若仍前不相繫屬自今或有緩急使雖聽州郡之調遣然初無節制之柄必不能督之向前州郡既無節制亦必具文行移必不肯費以貴用借使統兵得人猶恐未能獨辦其事況一有庸繆之人濫居其選既無州郡督責又無州郡應副豈復肯盡心竭力以收捕盜賊爲已責乎其合申明二也剽聞昨來議者以殿司大軍不應聽外郡節制是致朝廷未蒙聽許切照殿司官兵之戍淮上者雖小小軍壘皆許節制借曰淮上係是邊面捍禦虜寇不得不然本軍控扼海道捍禦海寇亦非閒慢去處又許浦係御前水軍置副都統制近因浙西提刑申請尚許提刑司節制況在翼止差統制官而其海道利害又與浙西無異某自惟固陋即欲再陳慮涉招權之嫌是以不敢今受代在數日間竊伏惟念朝廷置此一軍關係甚重若欲軍政常常修舉非付州郡以節制之權終有所不可且將去而言尤無所嫌用敢再申前請伏望朝廷檢照某去年八月內劄子所申事理早賜施行實悠久之利伏候指揮小貼云某今來所請係欲狀如軍政非欲侵撓事權如某朝廷以爲可行即乞明降約束不許干預軍中錢物差借人兵及率意擅自陞差將佐其統制官與州郡往來素用賓主之禮亦合並

（以其舊不傳皸有改更爲鉄此相安可以措濟國事依扶首揮公此靜仗乃得首立翼軍總泉州守臣節制）己亥安丙薨己酉詔以來年元日受寶（己酉詔曰朕以付託之重顧膺中土汎然于懷惟知修德勝威夙夜孜勉邇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爰奉玉寶來獻于京肯理溫此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璧蘇國將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虜洗散軍心丕應先朝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閏月丙午奉安寶璽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是月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人）韃使來（遣葛合赤孫等來計事）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閏十二月辛巳朔宣繒兼參知政事俞應符兼權參知政事戊申殺華岳（岳爲殿前司同正將以謀爲變殺之）是歲賑諸州水旱（浙東江西福建諸州旱污戌蝗利水詔賑之）

嘉定十五年（壬午）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于月令有司衆集受寶本末爲書藏于秘閣）癸丑立李誠之廟（於蘄州旌死節也）甲寅褒贈蘄州死事官吏官其子孫有差四月丙午詔蘄州毋納今年租賦丁

巳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赦天下（以受寶故也監司郡守上表稱賀文武官各進秩一等大犒諸軍）甲戌陞鄂州武昌縣爲軍（名壽昌軍）三月丁巳賑江西旱傷（詔本路提舉司賑恤旱傷州縣）夏五月庚戌太白晝見甲寅禁州縣壓囚（先是監司至所部處因州縣多以罪囚移徙他所至是有詔令勘之）丁巳加封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乙未皇姪貴誠遷邵州防禦使壬戌叛將張林遁（如濟南府种賛等攻林於青州林遁去）己巳修孝宗經武要略六月辛卯俞應符薨秋七月甲子詔條畫營田（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來上）八月己卯議長役（令戶部詳議）辛卯詔文武官毋得歸宗者爲令甲午舉出民九月辛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賜出身簽書樞密院事癸丑雷大雨雹壬戌彗見辛未太白晝見冬十月丙子犒忠義人（以收復京東州軍犒賞有差）十一月戊午降德音于京東（河北路罪無輕重皆除之）十二月乙亥朔賑臨安民（出米五萬石賑濟臨安府貧民）（丙子以雪寒釋京城及兩浙諸州杖以下囚）丁亥李全建節爲京東鎮撫副使（除保寧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是歲諸路（戶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三百一十口二千八百三十二萬五千七十七）

嘉定十六年（癸未）春正月戊申嚴贓吏法（詔命官犯贓毋免約法）己酉皇子坻生（二月戊戌薨追封邳王謚曰沖昊）丁巳雷辛酉賑山東流民（令淮東制置司賑濟）二月戊子雨土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京東河北路鎮撫副使司以爲言詔邢德進二官復以爲京東東路副總管）丁卯賑通州饑（詔以五萬二千五百石賑之）夏五月戊申親試舉人（賜禮部奏名進士蔣重珍等五百四十有九人及第出身有差）六月壬午賈涉卒丁酉程卓薨秋八月辛巳詔州縣經界毋增紹興税額癸未申嚴舶船銅錢禁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乙巳賑江淮水（詔江淮諸司賑恤被水貧民）乙卯雷冬十一月辛亥賑太平州水（州言大水詔賑恤之）十二月辛巳募民入米補官（令淮東西總領及沿江被水州縣江西湖南民入米補官）壬辰雷

嘉定十七年（甲申）春正月戊戌朔録程頤後癸亥命提督營屯田（命淮東西湖北路轉運司提督）二月癸巳蠲台州逋賦（十萬緡有奇）甲午賑貧民（令臨安府賑糶）三月癸丑雪是月虜入寇（進西和州再引兵還）夏四月辛卯賑廬州饑（詔本州賑糶）乙未犒李全等軍（賜李全彭義斌錢三十萬緡爲犒賞戰士費）五月戊戌覈兵籍（詔覈實兩淮京湖

四川江上諸軍之數）六月丁卯朔太白晝見經天辛未皇孫銓生（八月薨未爲左千牛衛大將軍）尋薨癸酉貶尚震午（寇于知西和州坐延至棄逃奪三官送岳州居住）壬辰蘇椿等來歸（京東河北鎮撫副制大使司言大名府蘇椿等舉城來歸詔悉補官仍以其州授之）丁酉賑福建水（令本路監司賑恤被水貧民）八月乙亥罷通州天賜鹽場丙戌上不豫閏八月乙未朔嚴輸苗過取禁（申嚴兩浙諸州）丙申詔立皇姪貴誠爲皇子更今名（濟國公竑立爲皇子既四年嗣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執入禁中趣定大議至是降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爲子天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彊爲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也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爲深長之思蓋欲爲異日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又詔皇子竑授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爲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赦天下（以帝服藥故）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年五十七明年改元寶慶正月乙丑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月癸酉權攢于會稽之永茂陵三年九月加今謚）

帝慈仁恭儉出於自然蚤親師儒留意問學黃裳在王府五年輔導尤為有力自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以及三代漢唐治亂得失之數本朝制度典章人才議論之要莫不為帝言隨事獻規率多補益帝嘗曰黃翊善之言亦雖屢拂我則能受之彭龜年性剛直有聞必告帝亦未嘗不從也即位之日首召朱熹于長沙以備勸講因議置講讀官十員各專一書不以雙隻日必二講又復坐講之制皆前所未有也趙汝愚當國方欲引眾共致未兩月而裳卒帝始無所親倚韓侂胄以導達中外之言浸用事熹遂干既以論侂胄而退書成矣猶謂人曰上初無堅留侂胄之意有一人雖言之去之易爾而一時臺諫皆其支黨執政大臣又與之表裏者卒稔其惡以底大僇開禧用兵帝心弗善也侂胄死諭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聖意可知矣在位三十年池臺苑囿無所增置府庫之財未嘗妄費修葺雖解或加補澤而愛民之心始終弗替一遇水旱憂見顏色御家給下車從寬蠲放吳曦以世將擅蜀不勞費斧而授首江淮湖嶺之區寇盜或作旋即底定皆服信恩順之所致也升遐之日遠邇哀慕黃髮民郁瘁言本朝之盛前代不及者有五而百年四葉居其一焉中興四葉享國九十有八年上視光朝同一軌轍深仁厚澤浹于海隅垂裕後昆有衍無極

嗚呼美矣　宋史全文史臣曰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之交正學與行治致彰均一時人才於斯為盛實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得而用之觀夫上畏天戒下畏民嵒帝之心也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帝之行也政其初年忠賢之士聚于朝廷四方嚮風駸駸乎有慶曆元祐之望逮韓侂胄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竄斥而不悔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帝終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之間中外多虞事機沓至而帝信厚謙慈周有遠德仁念純熟對于神明平條又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以大惟艱非不信哉　皇子成國公昀以遺詔即皇帝位尊皇后為皇太后垂簾聽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一送、

宋　寧宗十

宋史全文慶元元年上光宗第三子也淳熙七年二月戊辰初就傅孝宗諭輔臣妙簡儒臣為小學教授遂以命秘書省正字楊輔時上年十三矣明年輔補外以校書郎劉光祖代之光祖請講誦祖宗故事以為日課上自髫齡尊師而重傅朝廷所用學官如羅點鄭駉莫叔光咸一時之選及是又創翊善以沈清臣為之清臣歿以黃裳代之其後黃艾孫逢吉陳傅良章穎沈有開彭龜年繼居講讀之任皆名儒也上每溫習所講之書自為口義令講官視草或有大議論上必書之冊謂之日記　高宗攢陵上力請護送道間因見田家作苦之狀謂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講義曰周公作無逸首之曰知稼穡之艱難蓋人君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其視田里之務為何物諗一旦出而臨民往往如秦越之相視曾聞真宗乳母號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女喜談田野間事真宗自幼聞之為甚詳所以即位以來加惠農民景德農田勅成書最為詳備豈非

先聞之有其素哉今我學孝在潛之初因道間見田家作苦之狀謂左右曰居常在禁中安得知此是時小人之勞觀於聖心久矣此三十年恭儉之治豈無所自來哉

光宗紹熙二年冬光宗始屬疾四年壽皇不豫光宗疾甚不能視疾壽皇升遐猶未能出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奉太皇太后聖旨皇帝以疾不能執喪奉皇子即皇帝位（今本詳見光宗紹熙五年）時年二十七　春正月丁亥朔蠲兩淮租稅　詔修高宗實錄　己亥雷　辛亥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沐韓侂胄之黨也侂胄欲擊趙汝愚於是擢沐以居言路　二月初內藏庫下淮東總領所取撥羨財至是葉適言此錢當存留以備緩急請詔有司自今除每歲收支外並將樁管貫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其非緣軍前事毋得輒支移起發欲以他用雖有中旨許執奏不行俟儲積果多朝廷經制既立然後議窠名之重輕考擬定之數目蠲減州縣遂以予民從之　三月辛亥詔四川歲發西兵赴行在如舊制　四月己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余端禮為右丞相簽書樞密院事京鏜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　六月己未遣起居舍人汪義端賀金主生辰　命中書

後置臺諫官言事簿　右正言劉德秀劾國子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國子正陳武皆罷去　司業汪逵入劄子辨之德秀以爲言逵亦罷於是善類爲之一空矣韓侂胄本武人志在招權納賄除不附己而已不能巧爲說以網善類也先是熙寧間程顥程頤傳孔孟千載不傳之學始以道學爲天下倡二先生少學於汝南周敦頤其後學者翕然宗之其高弟延平楊時河南尹焞遭遇靖康建炎紹興之間致位通顯建安胡安國學春秋於程頤而不及見以楊時謝良佐爲師友紹興初秦檜爲丞相引安國侍經席一時善類多聚于朝俄爲呂頤浩朱勝非所逐趙鼎爲相尹焞以布衣勸講經生學士多召用焉鼎既罷張俊獨相諫官陳公輔力排程氏學以爲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胡安國上疏辨之其後檜再入相復尚王金陵而程氏學廢矣楊時傳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侗傳之朱熹安國傳其子憲憲傳之廣漢張栻栻浚之子也乾淳間與朱熹相往來講切復以道學爲己任學者號曰晦菴先生南軒先生東萊呂祖謙其同志也栻侍經筵不久而去熹屢召不起孝宗賢之王淮當國素不喜熹尚書鄭丙始創爲道學之目淮又擢陳賈爲察官俾上疏言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其名以濟其偽望明詔中外痛革此習熹遂得祠淳熙末熹除

郡以是復來拜而侍郎林栗劾其慢且詆道學之士以亂臣之首宜加禁絕栗雖罷去而士大夫譏誚道學之說遂不可解甚至以朋黨詆之而邪正莫能辨紹熙末趙汝愚當國遂起熹侍經筵而其學者益進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醜正多不便之然猶未敢加以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者利亡恥或素爲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與爲異者皆道學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爲言名道學則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修者皆偽也於是儉壬險很很濟無行之徒剽其說之使己擢秩書督以攻偽于邇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講義曰我朝自王安石以新經破舊說凡學校科舉之間皆以王氏之經從事士用析道國事新法而天下自是多事矣孝宗皇帝崇尚伊洛之學一時明師大儒相繼而張栻在湖朱熹在閩呂祖謙在浙皆推明是學以續孔孟正脈之傳天下學者翕然從之傳其說者且以傳授凡岩谷草野之間皆出一撥學校科舉取人士大夫立身事君無不源流於是學之中涵養陶成士習醇美自小人用事推鼎道學而名之以偽海內之士潮倒風從不準禮義廉恥有所不顧而學士大夫之氣象亦更變以趨時未幾異說橫與兵端驟起非朝廷快意逐士大夫以偽正學者爲東南不可解之禍師道下立其流弊乃至此哉蓋昔紹熙之前一時風俗之好尚爲士者喜言時政爲先者喜立功名誠不能無所偏而脫士然之甚遂一舉而厭薄之稍自好者目以偽學欲自立者號以私黨於是世俗欺万爲圖僕且爲僞而流風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秋七月丙申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爲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請風厲學者專師孔孟毋得自相標榜丁酉詔榜朝堂澹始以留正薦自擢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首擊周必大罷之未幾遷中執法一時名士排擊殆盡大爲清議所薄會有本生繼母之喪徘徊不肯去太學生喬嘉等移書切責之其略曰閣下自長成均而更長臺諫此三綱五常之所係者也今閣下有所生繼母之喪初請于朝欲解官持服繼聞上疏稱辨逮事不逮事之異中外鬨然雖愚者亦以爲駭閣下所生之父累以妾室爲正乎若以爲正則閣下亦當從而爲正不得黜之也今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閣下之意必謂所生繼母無生我之恩則不當爲所生之母抑不思黜其所生之繼母是賤其所生之父也必以生我者爲正而繼之者爲不正是閭巷小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也非天理之公人倫之正也閣下爲天子耳目之官將以厚人倫正風俗正

宜致辨於此太常亦謂當中心制不得已乃去位既免喪時趙汝愚已執政止除煥章閣學士知明州澹愈恐恨祈哀韓侂胄遂除澹御史中丞自是力主偽學之禁以至執政　九月甲辰遣中書舍人黃艾賀金主正旦　丁卯詔三省樞密院條上合教諸軍例　戊辰金主遣吏部尚書吳鼎樞兵部郎中紇石烈介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庚寅皇弟徐國公柄爲昭慶軍節度使　丙午監察御史胡紘奏趙汝愚唱引偽徒謀爲不軌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徐誼坐黨汝愚亦貶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中外震駭初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一朝于壽康既而久不得見至是紘因劾竄汝愚仍請以行遣汝愚之事奏之太上庶幾太上懽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上從之　十二月癸亥置楚州弩手效用　丁丑金主遣刑部尚書紇石烈正太常少卿王衍來賀明年正旦　是月臣僚劄子稱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實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今三省文書偏盈凡關百事庶府惟事係遣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

二年正月庚寅右丞相余端禮爲左丞相知樞密院事京鏜爲右丞相鏜江西人淳熙中以檢正報謝虜廷因爭撤樂孝宗嘉之遂除侍從會趙汝

悉自蜀召還上諭大臣除鏜四川帥汝愚聞之謂人曰鏜宗姓資淺豈可
當此方面由是兩人有隙汝愚得政鏜時為刑部尚書亟納交於韓侂胄
繼權柄政遂為侂胄謀主至是遂有右相之除 庚子右正言劉德秀為
右諫議大夫 丁未裁定添差員闕 二月辛未再蠲臨安府民身丁錢
三年 甲戌詔三省樞密院置省員簿 三月丙申命諸將射鐵簾 七
月庚寅詔諸路搜訪高宗皇帝御製御筆 戊戌清遠軍承宣使韓同卿
為慶遠軍節度使 八月癸丑奉安孝宗皇帝成穆皇后成恭皇后神御
於景靈宮 壬戌皇子埈薨追封兗王謚曰沖惠 丁酉遣樞密院檢詳
諸房文字張貴謨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戊申上御大慶殿發壽聖隆慈
備福光祐太皇太后壽成惠慈皇太后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冊寶遂帥羣
臣奉上于慈福壽康宮 壬戌金主遣吏部尚書張嗣工部侍郎石頌思來
賀瑞慶節 癸卯賞宜州捕降峒寇功 十二月戊申陳賈自知寧國府
除兵部侍郎以賈淳熙末曾擊朱熹故也 紘初為進奏院未為人所知
趙汝愚時奪職居餘干韓侂胄意未快會有薦紘可備鷹犬者甫及一歲
累遷至監察御史汝愚有寒陵之命用紘章疏也時侂胄欲論朱熹無敢
先發者紘既然任責物色無所得經年醞釀章疏乃成會建方畏之議遂

太常少卿紘遂以葉授沈繼祖 金主遣兵部尚書元頗崇道太常少卿
巨諫來賀明年正旦
三年六月戊辰頒淳熙紹熙寬卹詔令 乙亥遣起居舍人衛淳賀金主
生辰 秋七月庚午監察御史沈繼祖錄淹囚四百餘條來上詔進二官
九月辛酉遣戶部郎官曾炎賀金主正旦 十月丙戌金主遣戶部尚
書元頗僉吏部郎中張汝方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辛丑上孝宗哲文神
武成孝皇帝徽號曰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帝
是日太皇太后崩于慈福宮后姓吳氏讀書萬卷翰墨尤絕人高宗由
是寵遇紹興十三年正位宮壼光宗即位后當為太皇太后以壽皇故遂
更號壽聖皇太后紹熙五年后年八十有二行慶壽之禮孝宗朝始正位
號云 乙巳詔為大行太皇太后服朞 丁未大理少卿趙介為金國告
哀使閤門舍人朱巖年副之 十二月庚辰寵文武官納官告綾紙錢
乙未金主遣禮部尚書輿也忠孝工部郎中薛愈來賀明年正旦
四年春正月乙卯上欽宗皇后謚曰仁懷皇后 二月丙子上大行太皇
太后謚曰憲聖慈烈皇后 三月甲子憲聖慈烈皇后攢于永思陵 乙丑
趣修高宗皇帝實錄 金主遣兵部尚書烏林答天益戶部郎中賈塤剛

來弔祭 夏四月丙戌祔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主于太廟 司農
少卿湯碩為金主報謝使右驍衛中郎將李汝翼副之 六月己巳遣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楊王休賀金主生辰 癸酉皇弟吳興郡王柄
為開府儀同三司 九月丁未宰執京鏜等上慶元重修敕令格式申明
詔頒天下先是復編修敕令所置提舉同提舉官逐務錄六曹大理寺及
三衙江淅近使州郡監司抄錄乾道五年至慶元二年終續降指揮得數
萬事參酌淳熙舊法送刑部審詳說為書總七百二冊至是進呈 九月
庚申遣戶部郎中曾炎賀金主正旦 十月戊子金主遣吏部尚書孫鐸
客省使帖合忠來賀瑞慶節 十二月乙丑金主遣太常少卿楊庭筠戶
部郎中李术曾子元來賀明年正旦
五年二月甲申詔王德謙吳宗旦自今不以赦移 四月戊子以竄遂王
德謙本末付史館 辛巳監都進奏院鄭友龍請明詔大臣用捨從違謹
所決擇友龍尋除監察御史 六月癸亥遣司農少卿李大性賀金主生
辰 秋七月己亥賜李彥穎謚曰忠文 八月辛巳太廟夾室柱生芝上
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始得見太上皇帝成禮而還上之受禪也趙汝愚
乞以祕書省為泰安宮已而不果乃以慈懿皇后外第為之既而上皇不

欲遷因以舊福寧殿為壽康宮而更建福寧殿上之在重華執喪也五日
一朝于壽康時上皇聖體未平猶不得見去年八月詔恭聞上皇聖躬悉
已清復將率羣臣詣宮上壽既而不克行至是以重明節前十日初詣壽
康宮進香初上之未見壽康也御史胡紘因劾趙汝愚請以行遣汝愚之
事奏之太上蹙然盡釋前憾怡愉如初汝愚遂有永州之貶及
是過宮禮成冬十月庚申朔郭師禹進封廣陵郡王十一月丙辰遣將作
監馬覺賀金主正旦十二月乙亥奉安仁懷皇后憲聖慈烈皇后神御于
景靈宮甲申金主遣戶部尚書范楫四方館使蒲察守純來賀明年正旦
是月移內侍王德謙於汀州 初金人既為蒙國所侵冀之北土遂失馬
於洮州置場買馬自是馬至秦州者差罕云
六年二月甲申封婕妤楊氏為貴妃 三月己卯安定郡王子恭薨詔自
今嗣濮王以屬近行尊長無過犯疾病者為之 五月有司上慶元寬卹
詔令役法撮要 六月壬辰遣戶部郎中趙善義賀金主生辰 都官郎
中吳荇為金主告哀使閤門舍人林可大副之 秋七月己未（初御後殿）
八月甲午右司郎中李寅仲為金主告哀使左衛郎將張良顯副之 丙
申上大行太上皇后謚曰慈懿皇后 壬寅皇子坦薨追封邠王謚曰沖

溫　九月乙卯祔慈懿皇后神主于太廟　丙子吏部郎中丁常任爲金主遺留國信使左驍衛郎將郭倓副之　臣僚奏比年以來淺戍內重之弊綠戀闕行視民事爲濫已久貪朝績謂州縣爲徒勞況祖宗成憲陞秩者必審已典郡者方除郎即寺監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御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莫克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與起治功實非小補　十月戊子遣右司郎中朱致知賀金主正旦　癸卯以趙善義奉使生事罷之　是月臣僚上言六月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況當雷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間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毋乃猶有忠邪並進偽得亂真歟毋乃猶有青草不流田里愁歎歟毋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傷公道而害政者歟　十二月戊申金主遣殿前左副都點檢紇石烈忠定太常少卿李愈來賀明年正旦　庚戌祔恭淑皇后神主于太廟

嘉泰元年二月戊子詔諸州訪求明曆之士　左司郎中閭丘泳爲金主報謝使右屯衛將軍李言副之泳尋不行以起居舍人俞烈代之　頒慶元寬卹詔令役法撮要　己巳雨雹　丙午詔文武臣毋得投寓居州任避務實著爲令　六月辛巳遣禮部侍郎陳宗召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乙卯知樞密院事何澹罷澹與京鏜劉德秀胡紘四人實主偽學之禁韋悔附之尤韓侂胄所以斥逐異己者則四人之爲也慶元五年二月紘罷吏部侍郎七月德秀自吏部尚書出知婺州六年八月鏜以左相薨于位至是澹復罷攻魁微盡去侂胄亦厭前事欲稍示更改以消釋中外意時亦有勸其開黨禁以杜他日報復之禍者侂胄以爲然　丁巳以旱復禱于天地宗廟社稷　壬戌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及諸路闕雨州縣杖以下囚　癸亥雨雹　乙丑賜龔順正出身命修孝宗光宗實錄順正和州布衣也本名敦頤元祐黨人原之曾孫國朝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京鏜謝深甫爲相時所上孝宗光宗實錄嘉泰二年詔寶文閣學士傅伯壽直華文閣陸游同修敦頤嘗著符祐本末黨籍列傳等書數百卷淳熙末洪邁領史院奏官之朝廷以其有史學至是賜出身除實錄院檢討官蓋付以史事未幾而敦頤卒乃外召傅陸還朝孝錄比他錄尤疏略敦頤後以光宗諱改名云　丁卯復賑被火貧民　九月辛未遣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林桷賀金主正旦　十月甲午金主遣左徽使使單濬忠秘書少監李楊來賀瑞慶節　甲辰編光宗皇帝御集　十一月庚申蠲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　十二月癸卯金主遣兵部尚書紇石烈貞禮部郎中孫復來賀明年正旦

嘉泰二年二月丁亥修高宗皇帝正史寶訓　三月己巳詔諸路帥臣總領監司舉可爲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紹熙初有武臣趙與言曆差故命判太史局劉孝榮更造會元曆又統天曆慶元五年京鏜爲相時所上也初會元曆既成而布衣王孝禮言孝榮未嘗以銅表圭面測景故冬至後天朝廷然之未暇改作至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於晝草澤言食在夜測驗如草澤言乃改造曆未成而罷三月庚戌乃詔諸道有通曉天文曆算者所在具名來上五月曆成曆經凡三卷沿曆他書十七種凡二十九卷又上臨安府進士俠望重校萬年曆十七卷綱目二卷至是日食五月朔太史以爲午正而草澤趙大猷言午初三刻半食三分詔著作佐郎張嗣古監視渾儀秘書丞朱致知著作郎王容測驗起居舍人俞澂覆驗卒如大猷所言史官乃抵罪焉蓋自渡江來議曆差者多矣　六月丙子遣吏部郎中趙不艱賀金主生辰　九月壬戌奉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于景靈宮萬壽觀　丙寅嗣秀王伯圭薨伯圭秀安僖王子偁之長子孝宗之兄也紹熙元年五月遷太保封嗣秀王二年夏判大宗正事三年夏遷太師永阜陵成除中書令辭不拜詔有司別議優崇之禮乃除兩鎮節度使諸子初皆補京秩歷牧伯部使者紹熙後並換南班長子師夔爲使相　十月乙亥上壽成惠慈太皇太后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皇太后　甲申申嚴百司吏宿之制　戊子金主遣上護軍元頡使墉禮部郎中張行簡來賀瑞慶節　乙未遣吏部郎中李景和賀金主正旦　明煇受賂得罪以閤門祗候王處久代之　十一月甲辰始御正殿　乙巳重修吏部七司法　乙卯再修光宗皇帝日曆　十二月上御大慶殿發壽成惠聖慈佑太皇太后尊號冊寶遂率羣臣上于壽慈宮　閏十二月丁卯金主遣兵部尚書徒單公弼戶部郎中張術來賀明年正旦　自天聖立川交子法每再歲而易一界紹熙二年光宗念蜀民之勞詔權展一年乃易慶元間有自四川茶馬代還者入見言交子二年一界每引納貫分錢八十文足民甚苦之今計所多羨財請每界展一年永爲定制章既下制置司上言今民間每界錢引一千貼納錢引六十四文足每界總領所收貼頭錢凡百八十萬緡今欲展年當求對補之策明年春有旨許之至是陳韡爲總領謝輝爲帥請諸朝復以二年一界蓋軍餉所仰不可復展矣

三年四月辛酉。詔軍執臺諫子孫毋就試。　乙丑。禁柳余軍人米。　五月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六月壬寅。遣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劉寘賀金主生辰。　秋七月辛未。頒慶元條法事類。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丙辰。右丞相陳自強等上皇帝會要。　九
月己丑。遣金部員外郎曹鑫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壬子。金主遣刑部尚
書元顏變、戶部郎中高有鄰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壬申。上光宗皇帝徽
號冊寶于太廟。　癸酉。朝獻景靈宮。　庚寅。福州觀察使楊次山為岳陽
軍節度使。　十二月丙辰。命四川提舉茶馬通治茶馬使事。　金主遣吏
部尚書獨吉思忠、戶部郎中李達可來賀明年正旦。　是冬。金主盜起。憚
朝廷來攜。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
四年正月。浚天長縣濠。　二月丁酉。置莊文太子府小學教授。　辛亥。命
內外諸軍射鐵帖轉資。　三月辛未。詔葺太廟。　甲戌。下詔罪己。右丞相
陳自強等以火災請罷。不許。　乙亥。詔百官條陳時政闕失。　庚寅。復御
正殿。　四月甲午。蘄主韓世忠廟於鎮江府。　六月癸巳。遣起居舍人張
嗣古賀金主生辰。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為千人。　八月丙辰。除靜江府
昭州折布錢。　九月乙丑。得四圭有邸玉一。詔藏于太常。　壬午。遣大理

少卿張孝曾賀金國正旦。　丙戌。戒飭兩淮州縣邊守寬卹舊法。　十月
壬寅。金主遣兵部尚書元顏呂、戶部郎中上官瑜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
庚申。令諸州置招軍簿。　庚辰。修六合縣城。　十二月乙卯。金主遣殿前
右副都點檢烏林荅毅、太常少卿賈益來賀明年正旦。
開禧元年春正月丙子。出封樁庫金一萬兩以待賞功。　丁丑。以許浦水
軍隸殿前司。　己卯。重定還人捕盜賞為二等。　甲申。雷。　二月癸巳。徐
安國奪三官。命史官改正大奚山賊名。　癸卯。詔國用司立考覈財賦之
法。下于諸路轉運司。　三月庚辰。楊次山為太尉。　辛巳。以淮西安撫司
所招軍為強勇軍。　四月辛卯。江陵副都統李奕為鎮江都統。武節大夫
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戊戌。修憲聖慈烈皇后聖德事迹。
五月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連水縣弓手李全焚連水
縣。　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為行軍之計。　己亥。遣禮部侍郎李壁賀
金主生辰。　降大理三衙臨安府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七月。命興元都
統司增招戰兵。　己卯。平章軍國事韓侂胄等上高宗皇帝御集。　壬午。
詔諸路提刑提舉司措置保甲。　癸未。韓侂胄兼國用事。　八月丁亥。命
湖北安撫使增招神禁軍。　癸巳。雨。　九月丁未。遣秘書監鄧友龍賀金

主生旦。　十月丙寅。陞嘉定府為嘉慶府。　庚子。金主遣吏部尚書紇石
烈子仁、禮部郎中孟鑄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司神武軍五
千屯揚州。
二年春正月癸未。蠲兩浙路身丁紬絹。　以金主使人悖慢。詐伴使副
以下奪官有差。　己酉。雷雨雹。　辛亥。詔坑戶毀錢為銅。不以赦原。仍籍
其家著為令。　三月。頒開禧重修七司法。　四月戊辰。四川宣撫副使吳
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己巳。調三衙兵增戍淮東。　吳興郡王抦薨。
抦。孝宗之孫。魏惠憲王愷之次子也。光宗即位。進永興軍承宣使。封許國
公。紹熙五年七月。封徐國公。慶元元年三月。封王。領昭慶軍節度使。憲聖
慈烈皇后復土。遷開府儀同三司。抦早慧。孝宗愛之。慶元初制曰。孝宗拎
早慧以鍾愛。太上念特立以無慈以見貴寵云。　甲申。調泉州兵赴山東
路會合。　江陵副都統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官軍
大敗。　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以宗室希瞿子賜
名均。為沂王抦後。補千牛衛將軍。　六月癸丑。建康府都統李奕攻壽州
官軍敗績。　七月壬申。置御前強勇軍淮東安撫司所招者。　十一月辛
亥。釋大理三衙臨安府杖以下囚。

三年二月甲子。賑給旱傷州縣貧民。命諸路提刑司從宜斷疑獄。　丁卯。
罷江浙京湖福建招軍。　庚午。虜去襄陽。　四月己巳。改興州為沔州。
賜沂王抦謚曰靖惠。　九月壬午。祔成肅皇后神主于太廟。　十月丙午。
更殿前司紀隊法。　乙卯。復珍州遵義軍。　甲子。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丁丑。夏震為福州觀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將士行賞有差。　十二月。起居
郎許奕為金國通問使。前知真州林伯成副之。伯成不行。以帶御器械吳
衡副之。　己酉。罷葉適寶文閣待制。　丁卯。詔改明年元。詔曰。頻年相繼
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虫蝗為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臣誤
國之致。斯在菲質。應天之敕。後今則興。刑以正綱紀。益振乃因正月之和
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豐告多方。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　是歲。浙西
旱蝗。沿江諸州水。
嘉定元年二月丁未。陞天水縣為軍。　三月癸酉。以毛自知首論用兵。奪
進士第一大恩例。　十月癸未。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詔賜朱熹謚。依
條與遺表恩澤。太常博士章徠初議謚曰文忠。考功郎官劉彌正覆謚議
曰。謚古也。複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當於行。一字足矣。奚複
哉。其議略曰。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獨子思孟軻氏述遺言以持

世斯文以是未墜漢諸儒於經始采掇以資文墨涉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逮聖賢閫域最後韓愈氏出或謂其文近道耳蓋孔氏之道賴子思孟軻氏而明子思孟軻之死此道幾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橫渠二程發其微程氏之徒闡其光至公而聖道粲然矣初太常議以文忠謚公按公在朝廷之日無幾正主庇氏之學鬱而不施而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是而非也有功於斯文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得謚文而得之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不得為醇其事業亦有可恨大年政復文士耳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世評韓愈為文人非也原道曰軻之死不得其傳斯言也程子取之公晚為韓文考異一書蓋其心亦有合與請以韓子之謚謚公從之乃謚曰文（謚議曰此學宗豈非精衍士習之撰也慶元以來權倖憎朋偽以排天下之正學黨以空天下之名流人心憤鬱久矣今權倖殊極天開日明海內想首以觀惟新之化而聖意拳拳首東郭熹之無於文公一時學者知所嚮向矣豈非吾道之幸哉　貧餘曰先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紊其守之也堅變化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舉往聖將微之旨啓前賢未發之機辯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如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道所以推明是道也既已煨燼殘缺離析穿鑿而微言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鬱之餘人心放蠹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大明中天明燭萬象謚之曰文不亦宜乎。）　丙辰金主璟卒無子金人立葛王褎之子允濟（嘉定六年遇弒）　十二月戊寅改命曾從龍弔祭金國　己丑太府卿宇文紹節為賀金國登位使閤門舍人周鎣副之　是月御筆趙汝愚特贈太師進封沂國公　是歲江淮制置大使司汰部淮軍歸農淮東揀刺八千餘人以補鎮江大軍及武鋒軍之闕淮西揀刺二萬六千餘人以為御前武定軍

二年正月辛丑金主遣裴滿正孫椿來告哀　詔遵義軍聽珍州節制

庚申金主遣蒲察知剛劉仲淵來獻遺留物　癸亥賜故相趙雄謚曰文定　二月己巳金主遣使來告即位　壬辰遣內侍趣前右丞相史彌遠還行在賜第　三月辛丑罷諸軍招軍　戊午禁兩淮官吏私買民田　庚申命浙西及沿江諸州給流民病者藥　辛酉罷漳泉福州興化軍賣廢寺田　五月己卯釋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杖以下囚除茶鹽賞錢　六月癸亥朔命浙西諸州諭民種麥豆毋督其租　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速決滯獄　戊辰奉安成肅皇后神御于景靈宮　九月己亥朝獻景靈宮庚子朝享太廟　癸丑命吏部郎官劉爚等審定中外所陳會子利害上于朝　十月己未遣大理卿賈培賀金主正旦　丁丑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己丑命兩淮轉運司給諸州民稻種　十一月郴州黑風峒寇李元礪為亂黑風峒也在郴吉之間而地屬郴之桂陽縣初羅孟二者名世傳峒之酋首也去年世傳出掠省地已而受招詔補承節郎去年二月世傳之犯省地也郴州舉人李元礪嘗助官軍擊賊元礪素以武斷鄉曲群盜皆畏之比世傳受招論功行賞而元礪不及遂去為盜盜推為帥時江湖方艱食飢民及汰兵多附之遂至數萬至是連破吉郴諸縣詔遣荆鄂江池大軍討之

三年二月庚午詔楚州武鋒軍歲給累重錢如大軍例　三月乙卯罷福建江東路招軍一年　四月乙丑減行在繫囚釋杖以下　五月辛丑廢忠銳軍　六月壬戌命有司舉行寬卹之政十有九條　癸亥遣起居郎黃中賀金主生辰　己卯楊次山為少保封永陽郡王　九月癸丑遣司農卿錢仲彪賀金主正旦　冬十月丙辰朔福州觀察使根為安德軍承宣使　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丁丑推南雄州戰殁將士恩　辛巳廢鄂州都統司威勝軍　十二月辛巳金人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著作佐郎仲貢府轉對請追爵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列于從祀未克行（李心傳曰四先生繼絕學于千載之後正人心明天理自漢晉諸儒皆有不能及其他為鄭諸儒之功亂矣非以祀事可也然論道統之傳則當升曾子子思于堂上而始列四先生於從祀余老矣自念不及與朝廷之議會有建者舉行之云）

四年閏二月甲辰廢淮西武定軍　己丑詔兩淮守臣毋預除代　五月戊辰廢巢縣忠勇軍　六月降京畿囚罪一等釋杖以下　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偽命者自今毋得叙用　丁丑詔軍興以來爵賞冒濫者聽自陳除其罪　八月壬辰申嚴太史局補試局生之制　九月丁丑遣

刑部員外郎程卓賀金主正旦　詔附會關遣得罪之人自今毋得叙用

十二月乙巳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是歲金主爲韃靼所攻賀生辰使不至。金主璟之在位也允濟被命往靖州受黑韃靼進奉見其王忒沒真恭敬不遜怒爲還患欲歸白璟除之會璟卒不果（在嘉定元年）是歲韃靼入貢允濟遣重兵分屯山後欲就進場襲殺之然後引兵深入會虜之亂軍有詣韃靼告其事者韃靼疑不信言者再至韃靼遣人伺之得其實遂遣延不進是秋韃兵徑至與金人戰于庆河凡三日勝負未分忒沒真選精騎三千馳突虜軍虜軍亂忒沒真自以大軍乘之允濟急命西京留守紇石烈執中領大兵迎敵于大勝甸執中者老將也知兵善戰自允濟之立心常不服至是不肯力戰其下觀望遂大敗執中以百騎奔還允濟怒罷之韃兵至翠屏口虜又大敗乘勝攻奉聖州破之進軍野狐嶺允濟再遣兵迎敵以車爲陣又大敗是冬韃兵至昔山縣距燕京百八十里

五年正月韃靼兵至居庸關金左將軍完顏福海棄關遁金主允濟素鄙吝士不用命允濟識以細軍五千自衛奔南京（即開封府）會細軍五百人自相殺爲首先近賊授韃兵數百韃兵憚不敢進問所得鄉民允軍有幾何。鄉民紿曰二十萬韃靼懼遂斂兵而退。　二月詔成都府路帥臣兼領敍州兵甲事。　三月甲戌以廣東湖南京西益千監司帥臣進職有差

夏四月壬寅詔自今告人從僞者必指事實誣告者坐之　六月癸未遣吏部郎中倚誠賀金主生辰　乙酉禁江北諸州民行銅錢　八月甲戌朔御後殿復膳命左右司置進狀籍察前斷之冤抑者罪之　九月遣刑部郎官應武賀金主正旦　十月戊子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遣使弔祭安南。　十一月庚申朝獻景靈宮　十二月己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六年冬十月甲子金主遣使來告即位十二月癸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上取孝宗敬天兩圖真諸左右常用省覽。

七年五月庚辰詔修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　七月戊辰詔省吏毋授參議官。　八月己未罷四川宣制司所補官　九月戊寅調殿前司兵增戍天長縣　十一月罷四川制置大使司所開鹽井　十二月甲午復罷同安監鑄錢　丁巳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八年正月辛未師禹開府儀同三司嗣秀王　五月辛酉御殿復膳　甲申詔贓吏毋得試年參選著爲令　七月庚辰詔皇弟措更名思正皇姪均更名貴和　八月丁未權罷軍倚州縣比較賞罰　九月丙寅雷　己巳朝獻景靈宮庚午朝饗太廟　冬十月壬寅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癸亥太府寺丞施累爲賀金主正旦使閤門舍人陳萬春副之

十二月辛未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九年春正月乙亥遣司農寺丞留筠賀金主生辰。　冬十月丙寅金主遣使來賀瑞慶節。　十一月庚寅遣軍器監丞陳伯震賀金主生旦。　十二月乙亥金主遣使來賀明年正旦

十年春正月庚子宗正寺主簿鉄撫爲賀金主生辰使水軍統制馮栒副之　甲辰以財給淮安軍天長縣戍兵隸殿前司。　時金虜既爲韃靼所擾山東畔之虜東阻河西阻潼關地勢益蹙遂有南窺淮漢之謀兵端復啓矣　四月丁卯詔出戍官兵毋分口券全給其家。

十一年秋七月癸酉知天水軍黃炎孫進三官辰州居住　九月己卯朝獻景靈宮庚辰朝饗太廟　十月壬戌修盱眙軍城。　十二月己亥朔新知揚州應純之罷。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楊次山進封會稽郡王癸丑楊次山薨

十三年七月丙辰四川宣撫司招黎州土丁降之

十四年二月庚申分光州所納民於淮西諸州　九月己丑朝獻景靈宮庚寅朝饗太廟　十月庚申興元府城成

十五年二月庚子罷御史臺察試任子法　九月丁巳復以隨州三關隸德安府置關使　壬戌彗沒

十七年正月戊戌朔錄程頤後（講義曰朝廷之所尊崇天下之所慕向也曩者伊洛之學嘗排擯於權臣之手矣更化以來既表章其學於群邪攻詆之餘復錄用其後於綸旨褒崇之日垂世之規模遠哉抑坐上之春風立門外之雪嘗學者皆知所趨向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鍾鳳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一送

宋　寧宗十一

陳桱通鑑續編寧宗皇帝慶元元年（乙卯金明昌六年）春正月以李沐為右正言二月趙汝愚罷（韓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于京鏜鏜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以秘書監李沐嘗有怨于汝愚引為右正言使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乞罷其政以與安天位杜塞姦源是日汝愚出浙江亭待罪詔宣押赴都堂治事沐又上疏論之乃罷宣押乃以觀文殿大學士出知福州汝愚既去朝廷大權悉歸于侂胄矣）貶知福州趙汝愚提舉洞霄宮罷兵部侍郎章穎知臨安府徐誼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謝深甫等論汝愚冒居相位今既罷免不當以書殿隆名帥藩閫重寄乞令奉祠省咎從之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失職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于社稷精忠貫于天地乃卒受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事穎徐誼楊簡亦抗論留汝愚李沐劾為黨皆斥之）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安置大府寺丞呂祖儉于韶州（祖儉上書訴趙汝愚之忠并論朱熹老儒彭龜年舊學李祥老成不當罷斥韓侂胄怒有旨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中書舍人鄧馹繳奏祖儉不當貶不從樓鑰因進讀論及侂胄語人曰復有論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衆乃不敢言或謂侂胄曰自趙丞相去天下已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侂胄悟改送吉州祖儉嘗曰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竟死吉州）以余端禮為右丞相鄭僑參知政事京鏜知樞密院事謝深甫簽書院事　竄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于五百里外（宏中與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六人伏闕上書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微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章穎李祥楊簡發于中激力辨其非即遭斥逐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思欲盡覆正人以便其私必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驗何可再見伏願陛下念汝愚之忠勳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回邪竄李沐以謝天下還

（祥簡以沈士必躐上韓侂胄大怒内批家中等妄亂上書有挾圖是悉送五百里外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焉）以李沐為右諫議大夫劉德秀為右正言。五月金命其左丞相夾谷清臣行省事于臨潢府以伐北鄙阻䪁等部。詔戒百官朋比　六月劉德秀乞考核真偽以辨邪正從之遂罷國子祭酒陳仲國子司業汪逵國子正陳武博士孫元卿太學博士袁燮（自程顥程頤以先王之道淑諸後進其徒楊時尹焞傳其緒言由是學從者李侗朱熹奮起力行致知以求深造其域流俗之人不便之遂有道學之名陰以攻詆及韓侂胄怒趙汝愚朱熹以其從游者皆知名士欲盡去之而不可悉誣以罪或謂之曰凡相與異者皆道學之人若以道學目之則有何罪當名曰偽學其言以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脩皆偽情耳復陰籍朱熹門下姓名授之由是有偽學之目善類皆不自安矣至是右正言劉德秀上言邪正之辨無過於真與偽而已彼口道先王言而行如市人所不為在興王之所必斥也昔孝宗銳意規恢首務核實凡真偽之徒言行相違者未嘗不深知其姦臣願陛下以孝宗為法考核真偽以辨邪正詔下其章由是孫元卿袁燮陳武皆罷陳仲汪逵入劉子辨之德秀以仲逵為狂言並被斥德秀嘗宦長沙不為張栻之徒所禮及居朝覬内除而留正語著作佐郎范仲黼曰若劉德秀狂行斬進無窮時之理德秀故怨二人既而吏部郎官糜師旦復建言請考核真偽遂除左司員外郎又有張貴模指論太極圖亦被貫催陳仲顯之孫辟德願學為時所尊茲載皆可師法與人未嘗有龍及偽學之論起凡七上章辨之竟以是去焉）加韓侂胄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　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從之（中丞何澹素有怨于周必大及趙汝愚韓侂胄引之以成偽學之禁澹遂上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文詐沽名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詔以其章榜示朝堂澹尋又上疏論在朝之臣大臣既黙知其邪正之迹然亦不敢白發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畫去者）冬十月以子恭為安定郡王　十一月安置提舉洞霄宮趙汝愚于永州汝愚行至衡州暴卒（韓侂胄忌汝愚必欲置之死以息人言由是何澹劾汝愚落其觀文殿大學士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遂上言汝愚倡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因條奏其十不遜且及徐誼詔責汝愚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誼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葉適亦奉祠特注義端當制遂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帝不從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

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明年正月行至衡州病作衡守錢鍪承侂胄密諭窘辱百端汝愚遂暴薨天下聞而冤之訃聞有旨追復原官許歸葬中書舍人吳宗旦繳還復官之命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于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為侂胄所搆斥死遐荒而宋之政事馴致于不可為惜哉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嘉王以素服即位蓋其驗也李沐胡紘遂用為罪云徐誼為汝愚所器凡有政務多諮訪之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始衆又嘗勸汝愚早退及豫防侂胄之姦是以侂胄怨之）金夾谷清臣免以右丞相完顏襄行省事于臨潢（清臣至臨潢令移剌敏完顏賚圖為左右翼分領前隊自選精兵一萬以當後隊進至合勒河前隊攻拷栲諸營下其十四回迎清臣為部科出掠其所獲清臣遣人責其贖罰北阻䪁由是叛去大肆侵掠金主遣使免清臣以襄代之襄至臨潢遣僕散揆等進兵大鹽濼攻其諸營移剌覩等為廣吉剌部兵所敗死之十二月以）朱熹為煥章閣待制熹辭從之　金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罷（守貞剛直明亮通習典故凡論對必傳經義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因遼宋舊制金主欲更定修正為一代法其儀式條約多守貞裁訂故明昌之治號稱清明又好揚引善類以列朝廷為胥持國所忌罷去）二年（丙辰金承安元年）春正月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鏜為右丞相謝深甫參知政事鄭僑知樞密院事何澹同知院事　夏四月余端禮罷（時韓侂胄擅權排斥正士端禮費費不愜志稱疾求罷）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罷禮部侍郎倪思（初翥要思列疏論偽學思不從韓侂胄遂薦翥而罷思）金初行區種法　五月賜禮部進士鄒應龍以下四百九十九人及第出身（是歲葉翥倪思知貢舉劉德秀奏言偽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鼓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見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為世大禁矣）以張釜為尚左郎官（淮西總領張釜上言邇者偽學盛行賴陛下聖明斥罷天下皆洗心滌慮不敢復為前日之習願明詔在位之臣上下堅守勿變毋使偽言偽行乘間而入以壞既定之規模乃除釜尚左郎官）作華文閣（藏孝宗御集也）秋七月加韓侂胄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　罷殿中侍御史黃黼（中書舍人汪義端引唐李林甫故事以偽學之黨皆名士欲盡

除之一時覺爲君子無不斥罷太皇太后聞之以語帝乃詔臺諫給舍論奏毋及舊事務在平正以副朕建中之意詔下韓侂胄及其黨皆怒劉德秀遂與御史張伯垓姚愈等上疏言自今舊姦宿惡或滋長不悛臣等不言則誤陛下之進用言之則礙今日之御札若使其敗壞國事如前日而後進言則使有噬臍之悔三者皆無一而可望下臣章播告中外令舊姦知朝廷紀綱尚在不至放肆乎從之乃詔改不必更及舊事爲不必專及舊事自是侂胄與其黨攻治正士愈急矣黄黻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故仁宗嘗曰朕不欲留人過失於心此皇極之道也願竟從罷而以姚愈代之）八月胡紘乞住進擬偽學之黨（從之太常少卿胡紘上書言比年以來偽學猖獗圖爲不軌動搖上皇詆誣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而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遠自御筆有救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皆爲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姦黨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宜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遂詔偽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九月嗣濮王士歆卒　冬十月召陳賈爲兵部侍郎（以其嘗擊朱熹也）十二月罷祕閣修撰致仕朱熹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臺諫皆韓侂胄所引無不迎合其意以攻偽學爲言然惲清議未有顯言攻熹者胡紘獨草疏將論之會改太常少卿不果及沈繼祖上疏遂論程頤之罪侂胄薦爲御史紘即以疏草授之繼祖遂誣論朱熹十罪且言熹剽竊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事魔之妖術簧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收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其黨與餐麤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魅乞褫熹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爲妖乞送別州編管詔熹落職罷祠竄元定于道州已而選人余嚞上書乞斬熹以絕偽學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元定生而穎異父發博覽群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建陽西山絕頂忍飢啖薺以讀書聞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表揚薦于朝召之不起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會偽學偽黨之論起元定曰吾其不免乎及聞貶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

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腳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在道逾年忽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熹疏釋四書及傳易詩編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熹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著洪範解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皆行于世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

三年（金承安二年）春正月鄭僑罷　二月詔偽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邢衆然之言也尋復有論三十年來偽學顯行場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審察其所學而後除授之）夏四月以不秡爲嗣濮王　閏六月貶觀文殿大學士留正爲光祿卿居之邵州（韓侂胄憾正都堂之辱諷右正言劉三傑論正四大罪其首云招引偽學以危社稷詔正落職罷祠論者不已復交言之尤力遂責之）秋八月金尚書右丞胥持國有罪致仕（持國爲金主信任與李妃党擅朝政張復亨張嘉貞張光庭張嚴叟張翰趙樞高元甫傅汝梅裴元郭郛十人皆趨走其門俱爲御史臺官人號謂之胥門十哲至是爲言者所論持國致仕十人皆外補）九月以劉三傑爲右正言遂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勿用偽學之人（朝散大夫劉三傑先是入對言前日偽黨今變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韓侂胄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甘結聲說非偽學之人會鄉試進士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偽學五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校士論壯之）高麗王晧以其弟晫權國事　金復以胥持國爲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太皇太后吳氏崩　十二月籍偽學罷吏部侍郎黃由（知綿州王沇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曾受偽學舉薦關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鏤省部籍記姓名與閑慢差遣從之於是偽學逆黨得罪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藺四人爲之首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萬里項安世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讜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

李直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壬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凡五十九人黄由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疑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而擢沆為利州路轉運判官）

四年（戊午金承安三年）春正月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葬憲聖慈烈皇后　夏五月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賜玉帶許佩服）　詔禁偽學（右諫議大夫姚愈復上言近世行險僥倖之徒倡為道學之名權臣力主其說結為死黨願下明詔播告天下於是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奉慈訓膺受內禪陰謀潛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滋玆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忤流言間發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宄至德康寧不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弗可復反歟將狃於國之深恩而罔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邪有常刑必罰毋赦布告天下毋忽詔既下韓侂胄大喜即遷文虎愈於要職）以丁逢為軍器監（四川都大茶馬丁逢入對極論元祐建中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為證京鏜何澹時附韓侂胄專主偽學之事深佐逢言所薦為軍器監）秋七月葉翥罷　八月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院事（及之為吏部尚書謟事韓侂胄無所不至居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叙其知遇之意衰遲之狀不覺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故有是命）育太祖十世孫與愿于宮中（帝子兗沖惠王埈卒未有皇嗣京鏜尋請擇宗室子有之詔育燕懿王德昭後與愿于宮中年六歲矣）以趙師睪為工部侍郎（師睪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甚有能聲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蒲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侂胄有愛妾張譚王陳四人皆封郡夫人其次有名位者又十人或獻北珠冠四枚於侂胄侂胄以遺四夫人其十人亦欲之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市北珠製十冠以獻十人者喜為求遷官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過南園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睪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嗥叢薄間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聞者莫不鄙之）冬十月金造承安寶貨（時銀每鋌以五十兩其直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價隨以低昇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不數實貨多雜以銅錫浸不能行燕京關肆乃罷之）

金大賚北鄙將士（授官者至萬一千人）

五年（己未金承安四年）春正月奪紹熙從臣彭龜年曾三聘官（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寘之既而遂還臨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及具列汝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御彭龜年曾三聘沈有開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卞之禍不為不戒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為蹈之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事得已張釜劉三傑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已詔累經赦宥宜允然猶奪龜年三聘官而擢璉遙郡刺史）二月赦前起居舍人劉光祖于房州（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議大夫張釜劾光祖佐逆不臣書憤懷姦和附偽學數世間上詔落職房州居住）吏部侍郎胡紘免　三月金立王晫為高麗國王　夏五月行統天曆　秋七月吏部尚書劉德秀免　八月帝始朝太上皇帝于壽康宮（帝始率群臣詣壽康宮上壽初見太上皇成禮而還明日群臣以過宮上壽禮成奉表稱賀詔進宰執官）九月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冬十二月嗣濮王不祛卒

六年（庚申金承安五年）春閏二月以京鏜謝深甫為左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　復留正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三月前祕閣脩撰朱熹卒（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朝才四十六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諸生自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時攻偽學日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它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一將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偽徒聚于信上欲送偽師之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之熹所著有易本義啟蒙蓍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

（録家禮近思録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録儀禮經傳通解其門人不可稱計其最知名者曰黄榦李燔張洽陳淳李方子黄灝蔡沉輔廣榦之言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以爲知言　榦初見熹夜不設榻不解帶熹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因妻以女又熹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與之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熹殁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經理朝夕不倦仕終朝奉郎　燔初見熹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且曰致遠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燔因以弘名其齋凡諸生未達者熹先令訪燔使其所發乃從熹折衷之諸生畏服熹語人曰燔進學可畏處事不苟它日任斯道者必燔也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仕終直華文閣　洽從熹學自六經傳注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老子浮圖之說無所不讀熹嘉其篤志謂黄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也洽自少用力於敬乎居不異常人至義所當爲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注地理沿革表行于世仕終直寶章閣　淳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謂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録淳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熹至漳淳請受教爲學益力熹語人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要切語及熹殁淳追思之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多所著述仕終安溪主簿　方子端謹純篤初見熹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寛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决方子遂以果名其齋居家竟日危坐未嘗傾側對賓客一語不妄發嘗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漬耳　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　廣淳謹勤恪嘗著四書纂疏詩傳童子問以發明師旨　沉元定子也著書傳）安定郡王子恭卒　夏四月以不壹爲嗣濮王　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太上皇后李氏崩　許及之以母喪去位　秋七月以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初自強嘗爲韓侂冑童子師及侂冑當國自強入都待銓欲見之無以自通館客主人出入侂冑家爲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堂再拜次召從官同坐從官駭瞻莫敢居上者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汩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即除太學録未踰歲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即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遂爲

中丞自是登樞府自強以選人意圖諸州學官不自意遽至大用遂委身諂附侂冑爲）八月太上皇帝崩（光宗初有令聞嚮用儒雅及即位之初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有可觀者及宮闈妒悍內外交搆驚憂致疾孝養遂怠孝宗之業衰焉）京鏜卒（鏜初與韓侂冑友善因得大用遂一變素守奉行侂冑風旨唯謹時附且以成其姦又薦劉德秀居言路以排擊善類侂冑之謀多自鏜發之）攢慈懿皇后于臨安府南山之修吉寺　九月婺州處士呂祖泰上書乞斬韓侂冑詔配祖泰於欽州牢城（祖泰夷簡五世孫也性疏達尚氣誼論事無所忌諱時御史施康年林采劾周必大首倡僞徒私植黨與帝將降詔貶必大爲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擊登聞鼓上書論韓侂冑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略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也丞相汝愚今之有大勳勞者也立僞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恃耶陳自強侂冑童穉之師躐致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廝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而得節鉞筠以皇后親屬而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侂冑之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亟誅侂冑師旦周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駭侂冑怒奉有言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及懼曰人知我素與游其謂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之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爲言乃杖祖泰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上書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爲章汝試言之吾且貰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命謝深甫朝獻景靈宮祠濮王不壹朝饗太廟　冬十月加韓侂冑太傅　十一月以與愿爲福州觀察使更名曮　皇后韓氏崩　十二月葬永崇陵　攢恭淑皇后于臨安府之廣教僧寺　加殿前副都指揮使吳曦太尉

嘉泰元年（辛酉　金泰和元年是歲西遼亡）春二月貶少傅致仕周必大爲少保（從施康年言也）三月臨安大火四日乃滅　秋七月何澹罷（時吳曦自以世守西蜀爲國藩屏而身留行都不得如志乃以賄賂宰輔覬求還蜀陳自強爲之言于韓侂冑侂冑許之曦賂偏不及澹澹持不可侂冑怒曰始以君胄相就無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遂罷奉祠澹急於榮進阿附

（侂胄斥逐善類賢士為空士論華之）大旱　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以吳曦為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曦至興州因謂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由是兵權悉歸於曦異志遂成矣）八月張釜罷　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巖附侂胄以嚴道學之禁自小官不四年至執府松諂侂胄尤甚自知錢塘縣不二年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余何與大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遂同知樞府）乃蠻襲西遼滅之（西遼主直魯古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直魯古尋死遼祀始絕）

二年（金泰和二年）春正月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師旦平江府書佐也韓侂胄為平江府兵馬鈐轄師旦以筆吏事之侂胄愛其儇慧冒名姓于嘉王邸吏士內遂以潛邸隨龍恩入官云）二月追復趙汝愚資政殿學士（僞學之禍雖本於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鏜創謀而何澹劉德秀胡紘成之及鏜死三人亦罷侂胄厭前事之乖戾欲稍更改以消中外之譏會張孝伯謂侂胄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籍田令陳景思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勿為已甚侂胄然之遂復汝愚官而偽黨之禁

復解貶斥者漸還故職矣）禁私史　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以子靚為安定郡王　八月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作寶謨閣（藏光宗御集也）九月太師嗣秀王伯圭卒（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每入見帝行家人禮宴私隆洽伯圭執臣禮愈恭）冬十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　十一月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十二月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后不知何許人或云會稽人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其姓氏帝即位進封婕妤有會稽楊次山者后自言是其兄因姓楊氏韓后崩后時為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中宮未知所屬韓侂胄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由是后與侂胄有怨次山自是貴顯矣）加韓侂胄太師（先是監惠民局夏允中上書請依文彥博故事以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侂胄聞之陽辭乞致仕詔不許而罷允中至是進位太師時侂胄既弛黨禁因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等皆起廢進用於是名士久斥者往往損晚節以規榮進矣政府樞密臺諫侍從皆出侂胄之門莫不傾心阿附而蘇師旦周筠預聞國政率小滿朝勢焰熏灼）閏月封福州觀察使曮為衛國公

三年（金泰和三年）春正月謝深甫罷（深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為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以言去深甫固請乃許之）張巖罷　帝臨太學　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辭不拜　二月以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以陳自強為右丞相（時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加以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繼子弟親戚關通賓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都城嘗火自強所貯一夕煨燼侂胄首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為恩王恩父蘇師旦為叔堂吏史達祖為兄侂胄姦宄專國自強表裏之功惟多）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命殿前司造戰艦　八月增置襄陽騎軍　九月袁說友罷　冬十月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金貶奉御阿魯帶為彰德府判官（金主自即位即為北鄙阻䪁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士卒塗炭府藏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斂日繁民不堪命宋人乘其隙乃令集種增戍於東南境上且禁襄陽榷場宋人聞之

乃嚴戍守禦韓侂胄遂有北伐之謀市馬厲兵習戰造艦奉御阿魯帶使還言於金主以為師期有日金主以其生事笞五十而貶之）十一月安定郡王子靚卒

四年（甲子　金泰和四年）春正月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朝（時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椿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令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願屬元老大臣預備兵為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矣）高麗王晫卒子韺立　二月金命州郡無學者並建置之　三月臨安大火詔百官陳時政闕失　夏四月許及之罷　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　五月追封岳飛為鄂王　秋八月張孝伯罷　冬十月以張巖參知政事　十一月以伯栩為安定郡王　十二月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兼同知國用事（韓侂胄議恢復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剏國用司總覈內外財用括見民財州郡騷動為

開禧元年（乙丑　金泰和五年）春三月費士寅罷（韓侂胄欲以士寅鎮興元以圖恢復士寅固辭遂罷）師入華州（師入華州來邊使唐州得諜者言

宋屯兵罪岳將謀北伐金主令樞密院移文于宋依誓約徵新兵毋輒入境　夏四月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以李奕為鎮江都統皇甫斌為江陵副都統兼知襄陽府　武學生華岳上書諫用兵除羈寘岳于建寧府（韓侂胄既意恢復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恐啓邊釁且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獄管建寧）五月詔以衛國公嶽為皇子進封榮王　金以僕散揆為宣撫使會兵于河南（金主聞宋將見侵召諸大臣問之皆曰宋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曰彼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者哉金主然之乃命平章僕散揆宣撫會兵于汴以備宋）威拱復建水縣六月金人復取之　以程松為四川制置使　秋七月詔韓侂胄平章軍國重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陳自強復文彥博故事已令侂胄平章軍國重事侍御史鄧友龍等繼以為請詔從之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胄遂置機速房於私第以國恢復礙務日盛至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禀人莫敢言）以蘇師旦為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韓侂胄恢復之議皆師旦發之）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八月金罷河南宣撫使司（僕散揆至汴移文責宋敗盟宋三省樞密院答言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

去揆信之會宋殿前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為間言於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畏襲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裹糧糗罷飢疫死者甚衆揆益弛備以其言白于金主時金羣臣皆勸先舉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及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又新置兵）以郭倪為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九月劉德秀罷　陳景俊如金（韓侂胄欲審敵虛實故遣景俊往賀正旦）以丘崈為江淮宣撫使崈辭不拜（韓侂胄聞金命僕散揆宣撫河南乃以崈應之初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崈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有夸誕貪進之人欲嘗侂胄為一宜亟斥絶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崈于書切諫曰金人未有意敗盟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從）大旱　師襲光陽敗金阿里根撒覩　師攻黃澗獲金高顒　冬十二月金趙之傑來（金使太常卿趙之傑來賀正旦入見韓侂胄以其禮倨請帝還內從之）

二年（丙寅）（金泰和六年夏襄宗安全應天元年蒙古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元年）春正月師入撒牟谷獲金摑剌　三月以陳仲為京湖宣撫使仲遂致仕（仲為吏部尚書以韓侂胄當國恒不樂欲去及北伐之議起上書切諫侂胄怒首以潘閣命仲遂致仕）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為副使（韓侂胄期以四月分道進兵故有是命曦由是得總兵馬財賦之政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見曦責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衛曦抽摘以去松殊不悟其變）陳景俊還自金（景俊還金主諭之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為姪國朕遵守至今豈意爾國屢犯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即罷司而爾國使援益甚羣臣以渝盟為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更定比保法（以五家為甲五甲為保以相檢察城郭則置坊正村社則置里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又設主首以佐里正）錢象祖罷（韓侂胄既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奪二官信州居住）夏四月以薛叔似為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郭倪兼山東京東路招撫使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兼副使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下納粟補官之令　遣衛卒戍淮東　追貶秦檜贈謚（檜主和誤國之罪奪王爵降封衛國公改謚繆醜）復泗

州及新息褒信潁上虹縣　金命其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事會兵于汴（以宋渝盟也）吳曦謀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金以求封（曦久蓄異謀及得志與其從弟晛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輩集兵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五月王大節帥師復蔡州不克而潰　以伐金詔四方及告于天地廟社（韓侂胄請帝降內批云先帝世讎大義報復先志久未討除宜頒詔書明示海內翌日乃下北伐之詔略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朘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迷其不恭姑置含忍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為桀驁洎行李之繼遣復慢詞之見加含垢納汙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輪對嘗言其務而章當者寡政將而就緒者衆侂胄聞而善之以為直學士院欲藉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辟趍六日以伐金告于天地廟社）金以僕散揆完顏匡為左右副元帥（金以宋叛盟告于天地廟社以揆匡為副元帥遣兵分守要害而令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李奕帥師圍壽州　郭倬李汝翼

田俊邁會師圍宿州敗績金人執俊邁　皇甫斌敗績于唐州　秦世輔之師潰于城固縣　詔以太祖十世孫均為沂靖惠王柄嗣（柄孝宗孫而魏惠憲王愷之子也均之父曰希瞿）六月李爽敗績于壽州　鄧友龍免以丘崈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崈代之駐揚州崈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於是王大節郭倬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田琳復壽春府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韶州安置（韓侂胄聞師屢敗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輸謀事壁微摘其過以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壁參知政事　夏李安全廢其主純佑而自立（安全崇宗孫越王仁友子也純佑未幾死）戚春敗績于郢州　九月金蒲察貞取和尚原　冬十月金人分道來侵紇石烈執中圍楚州（僕散揆分兵為九道南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紇石烈執中以兵二萬出清河口完顏充以兵一萬出陳倉蒲察貞以兵一萬出成紀完顏綱以兵一萬出臨潭石抹仲溫以兵五千出鹽川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遠丙子執中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朝廷始懼）十一月詔郭杲帥師次于真州以援兩淮　以丘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崈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完顏匡入光化棗陽襄陽軍隨州　金僕散揆渡淮入安豐軍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奧屯驤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將何汝礪姚公佐以為誠然悉衆屯花靨以備之揆乃遣賽不等潛師渡入疊灘駐于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宋陣宋師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丘縣遂圍和州屯于瓦梁河以控真揚諸州之衝乃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淞江上下於是江表大震）以陳謙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金紇石烈子仁入滁州　金完顏匡圍德安府　金蒲察貞入西和州　十二月入成州　金紇石烈子仁入真州（州之士民大潰知鎮江府宇文紹節至具舟濟逃者大有所全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吳曦焚河池退保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得重授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以若按兵閒覺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能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綱遣兵水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之報曦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蒲察貞破和尚原湫池堡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金人無復顧慮關陝大震轉運判官陳咸言曦反程松不之信也）金紇石烈子仁侵六合郭倪遣師救之戰于胥浦橋敗績倪棄揚州走　金完顏充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至因徹蕃關之戍金人由版閒谷迤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關遂陷）丘崈遣使如金師議和金僕散揆從之遂還師下蔡和州圍解（揆欲與宋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靚遣之渡淮丘崈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靚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崈使畢其說始審辯解之意崈遂使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既而元靚回得金行省帖紙崈以聞于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崈乃遣劉祐持書於揆揆頗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崈以上聞帝諭崈使歸罪邊將崈乃復遣王文來往書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采還崈復遣文采及林拱宋顯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崈聞于朝朝廷乃以報書令陳璧往為璧至揆遂自和州還師次于下蔡於是金人在淮南者皆去惟留一軍守濠州）金立吳曦為蜀國王（大散關既破曦乃退屯興州之置口完顏綱遣張仔會曦于置口曦且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板曦盡出以付仔仍獻階州遂自置口還興州綱乃以金主命遣戩太倉使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國王曦密受之翌日召幕屬諭意言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盡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郭澄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薛叔似陳謙免以吳獵為湖北京西路宣撫使知江陵府（叔似素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程松自興元遁歸（金完顏抄令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紿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尚未悟其變會報金兵至民大奔松亟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猶遣書乞贐禮于曦稱為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匣疑為劍也

大怒，即急走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無程出峽，西向捲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蒙古太祖皇帝即位于斡難河

初，天后阿蘭寡居北漢，夢有光明照其腹，一乳三子，長曰孛完合答吉，次曰孛合撒赤，季曰孛敦察兒。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曰合答吉，曰散肘，曰吉押，又謂之扎即剌氏，居于烏桓之北，與長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烈祖諱葉速垓，孛敦察兒之九世孫也。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還，次于跌里温盤陀山而生子，烈祖因以帖木真諱之，是爲太祖皇帝。烈祖卒，太祖皇帝年幼，其部衆多歸于族人泰赤烏部。泰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太祖皇帝與其母月倫太后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于答蘭班朱思之野。泰赤烏等敗去，太祖皇帝因得少安。時泰赤烏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帖木真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太祖皇帝，泰赤烏部遂微。既而太祖皇帝爲塔兒忽台所執，其部人鎖兒罕失剌密釋太祖皇帝，且命子赤老温要質焉。未幾，塔塔兒部叛金，太祖皇帝自斡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太祖皇帝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太祖皇帝以克烈乃蠻二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太祖皇帝求援于月兒斤部，月兒斤殺其使。太祖

皇帝怒，與戰於朵栾盤陀山，月兒斤大敗。太祖皇帝還居于答剌速之野，諸部爲克烈所敗者多歸焉。已而克烈王可汗暴戮其族，王可汗之弟也力可哈剌不能堪，叛歸乃蠻部，共立亦難赤爲可汗，以兵敗王可汗，盡取其衆。王可汗出走，太祖皇帝以其與烈祖嘗有好，自怯綠連河迎之，會于土兀速河，結爲父子，因攻滅里乞兀都夷二部，掠其貨財以給王可汗。王可汗部衆亦稍有歸者。太祖皇帝遂與共攻乃蠻部盃祿可汗，戰于黑辛八石，盡取其衆。王可汗漸強，因害太祖皇帝之得人，欲圖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辭去，次于撒里川，而王可汗移居于土兀剌河。王可汗之子亦剌合等率衆至，爲乃蠻部所掠。王可汗復遣人告太祖皇帝攻乃蠻以報之。太祖皇帝即遣博兒术、博兒忽、木華黎、赤老温四人將兵赴之，遂盡奪其所掠歸于王可汗。太祖皇帝復與母弟槊只合撒兒攻乃蠻，大敗其衆而還。乃蠻部因是衰弱。太祖皇帝乃會王可汗于薩里川不魯吉崖，帥衆攻泰赤烏部，大戰于斡難河。泰赤烏部長沆忽敗走。於是弘吉剌等五部會盟，將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祖皇帝迎戰于盃亦剌川，大敗之。而王可汗之弟扎阿紺孛等忌王可汗殘忍，逃降乃蠻。王可汗以衆居于忽八海牙山，太祖皇帝居于徹徹兒山。塔塔兒部與弘吉剌等亦部亦怨槊只合

撒兒侵掠，會于犍河，共立扎木台部長爲菊兒可汗，將攻太祖皇帝。太祖皇帝帥衆與諸部戰于海剌兒帖尼火魯罕之野，敗之。菊兒可汗遁去。弘吉剌部遂降于太祖皇帝。自王可汗爲下所逐，太祖皇帝奉之五年而益勤。金泰和二年秋，乃蠻盃祿可汗率六部之衆攻太祖皇帝及王可汗。太祖皇帝與戰于闕亦壇之野，會大雪，乃蠻軍潰而去。冬，太祖皇帝居于阿不扎闊成哥兒山，王可汗居于別里怯沙陀中。太祖皇帝求婚于王可汗，王可汗不許，由是太祖皇帝疏之。菊兒可汗聞之，往說王可汗之子亦剌哈，言太祖皇帝將行不利于王可汗。亦剌哈信之，遂以兵焚太祖皇帝牧地。泰和三年，王可汗與亦剌哈謀遣使詐以定婚召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以爲誠然而往。王可汗之牧馬人乞失力與弟拔歹知其謀，以告太祖皇帝。太祖皇帝乃止，而帥衆與王可汗戰于合蘭只之野。王可汗屢敗，矢中亦剌哈之頰，乃斂兵。太祖皇帝次于斡兒哥兀，有騎四千六百，因遣答勒合河而進，至董哥澤，遣阿兒海致言于王可汗曰：昔汝菊律可汗謂汝奪其兄忽兒扎忽思盃祿可汗之位，而肆殺戮于昆弟，故遁汝于哈剌温之隘。汝窮迫無計，以百騎來依我先人，我先人借汝以雪恥，備歷艱阻以破其國。菊律可汗僅以身免，走死河西。我先人盡以其土地人民歸汝，結爲

按答，故我事汝如父嗣尔。汝有窮厄，我盡心以救恤，使汝得生。于今我何負於汝，而欲加害于我哉？王可汗大慙，欲止。亦剌哈不肯，曰：彼能勝我，聽取我國；若我勝彼，當亦取其國耳。因進兵。太祖皇帝與木華黎、博兒术、博兒忽、赤老温飲水于班朮河，誓必報其讎。遂大會屬部于斡難河源而進，擊王可汗于徹徹兒運都山，大敗之。王可汗與亦剌哈以數騎遁至捏摩兒孫河，乃蠻部人執王可汗殺之。亦剌哈奔西夏，爲人所殺，克烈遂亡。太祖皇帝以乞失力、拔歹有功，命爲千戶，賜號答剌罕。因大獵于帖麥垓川，宣布號令而還。乃蠻太陽可汗遣月忽難告于王孤部長阿剌忽思曰：近聞東西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可知，世豈有二主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乎？阿剌忽思遣人以其言告于太祖皇帝，且以所部附之。泰和四年春，太祖皇帝大會屬部于帖木垓川，謀攻乃蠻，以虎別來、哲別二人爲前鋒，與乃蠻太陽可汗、滅兒乞部長脫脫、克烈部長扎阿紺孛、斡亦剌部長忽都花別吉，并扎木合、朵兒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之部戰于按臺。太陽可汗敗死，諸部悉潰。太祖皇帝益以強盛。泰和五年，還攻西夏，破力吉里寨及落思城，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斡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太祖皇帝之

貫允濟奇太祖皇帝狀貌歸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
不許太祖皇帝聞而銜之蒙古滅乃釁執孟祿可汗以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一送

宋（寧宗十二）

陳桱通鑑續編三年（丁卯　金泰和七年太祖皇帝二年）春正月丘崈罷詔張巖督視江淮軍馬（金僕散揆退師朝廷遂不復慶崈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言金人既指韓侂冑爲元謀若移書冝先聲侘冑大悲罷崈奉祠）以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反稱蜀王于興州（曦即治所爲行宮改元置百官僭用天子服飾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議行削髮左衽之令奉表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十萬爲統帥遣祿祁等戍萬州泛舟下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牓於成都；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爲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爲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從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僞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死其他名士如陳咸自髡其髮史次秦自瞽其目者甚衆）金僕散揆有疾命左丞相完顏宗浩兼都元帥行省事于汴以代之　二月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吳曦以輔知遂寧府輔遂棄成都如遂寧（知成都府楊輔嘗言吳曦必反及程松遁歸朝廷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便冝從事詔至人皆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於是遣從不發曦乃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以知建康府葉適爲江淮制置使（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科徵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其法度焉）金平章政事僕散揆卒于下蔡（揆爲政多惠人樂爲用號名將相）四川轉運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監四川總領所興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四川宣撫使司隨軍轉運安丙丙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且召之巨源至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救四蜀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略曰惟干戈省厥躬朕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受虜之

（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二月乙亥未旦，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僞宮，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誅反賊，以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梃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聞戶欲逃，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曦反撲貴仆于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曦始斃，貴遂斬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啟擢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幡制干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函曦首級及違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金遣朮虎高琪奉册於曦，未至，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反，大懼，與曦書云：傳聞不一，深以為疑，或以權宜割地，姑為保全蜀之計，此亦排難解紛之舉，萬一虛傳，累或有之，更望深慮，若恩自上出，增光前烈，豈不美歟，蓋將許其王封也。且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問計，紹節云：安丙非附賊者，必能討逆。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殺曦，當不次推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妻子，眾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為。）方信孺如金師。（韓侂胄募可以報使于金帥府者，近臣以蕭山縣丞方信孺為薦，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侂胄召至都堂，命以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詰問首謀，當何辭以答之？侂胄矍然。信孺遂持張巖書以行。）三月，安丙使劉昌國復階州，李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賊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亟乘勢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好義又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死士二百，齎十日糧可濟。丙從之。於是好義進兵，夾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蔽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樂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登城撫衆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勝經取秦隴，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已而成、階、鳳州、大散關皆復。）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知成都府，安丙為副使，知沔州，許奕為四川宣諭使。（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沔州即興州，以吳曦反，故更名。）治程松棄蜀罪，澧州安置。金以完顏匡為左副元帥。夏四月，以陳偘為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偘，仲弟也，有吏材，所至以惠政聞。）金以紇石烈子仁為右副元帥。召楊輔還，以吳獵為四川制置使。以錢象祖參知政事。金人復入大散關。太皇太后謝氏崩。五月，李好義襲秦州，圍皂角堡，金朮虎高琪來戰，好義

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六月，林拱辰如金。（通謝也。）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并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令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後報王喜殺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怨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令喜鞫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興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丙使將校樊世顯殺之。忠義士聞者莫不扼腕流涕。）大旱蝗。（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秋七月，以不儔為嗣濮王。九月，金左丞相兼都元帥完顏宗浩卒于汴。貶國信所參謀官方信孺于臨江軍。（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要以五事，曰稱臣、割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上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之至汴，見完顏宗浩，出覲傳命，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信孺辯對不少屈。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眾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朝廷從之。復遣信孺往，信孺至汴，宗浩猶執初議，信孺曰：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宗浩見其忠貌，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乃密為定約，遣信孺還。信孺至臨安，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事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已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犒軍銀一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人皆惜之。）葬成肅皇后。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韓侂胄以和議未成，欲復出師，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督府，凡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王柟如金師。（持書也，完顏匡師所在，柟，倫之孫也。）蒙古取夏斡羅孩城。冬十一月，史彌遠殺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此與

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胄以金人欲罪首謀乃復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然皆畏侂胄莫敢言者禮部侍郎兼資善堂翊善史彌遠入對因力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曮具疏言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於社稷帝不荅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恐事泄請令其兄楊次山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見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壁彌遠自懷中出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象祖欲奏審璧謂事留恐泄乃已彌遠令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夏震呵止于塗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劃殛殺之復命于彌遠及象祖二人乃入宮以誅侂胄事上聞帝未之信三日猶以爲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楊次山帝初無意也論功進彌遠爲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無之人天子孤立于上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洞下瞰太廟出入宮闈無有度限頗橫革制以爲得勝之請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獻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余嘉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當之不辭其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則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庭皆畏之及壽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其僭奢極矣陳自強有罪免韓侂胄死錢象祖援據中堂招扠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顏曰望大參保全翌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住遣使誅蘇師旦于韶州　治韓侂胄黨與安置鄧友龍等于嶺南貶李壁張巖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等官秩有差鄧友龍循州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除名安置以衛涇簽書樞密院事　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幬赦　十二月以丘崈爲江淮制置大使知建康府　罷山東京東京西路招撫司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於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姦因罷官界居時事不斷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者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不許凡十二年而復起金翰林直學士陳大任進所脩遼史　金戶部籍今年境內民數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嘉定元年戊辰　金泰和八年太祖皇帝三年春正月王柟還自汴柟至汴請依靖康正月請和故事世爲伯姪之國增歲幣爲三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後當函首以獻完顔匡具以柟言奏于金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帥府諭以誅韓侂胄事柟未之知也一日匡問柟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柟曰十餘年矣平章軍國事才二年耳匡曰金欲去此人可乎柟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頷之而笑和議始決遣柟持書求函侂胄首以贖淮南　安定郡王伯栩卒　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許奕如金師

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諡忠定　三月復秦檜爵謚　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金人先是右諫議大夫葉時殿中侍御史黃疇若御史章燮余崇龜等上書乞梟侂胄首于兩淮以謝天下不報及王柟還以是爲請詔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令副將尹明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二人之首付王柟送金師以易淮陝之地　臨安府大火火凡四日焚官舍二十區民舍五萬八千九十七家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衆城中廬舍什去其七官多僦舟以居民訛言相驚上頻因而撤火爲烖　夏四月安置陳自強于雷州　六月金人來歸大散關及濠州初柟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並二首并懸二人畫像于通衢俾百姓縱觀然後漆而藏於軍器庫遂命完顔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于宋　衛涇罷　鄭應龍如金賀生辰也　林大中卒　以史彌遠兼參知政事　秋七月召丘崈同知樞密院事未至而卒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累年機初爲太常少卿侂胄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爲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許奕及金完顔侃來奕至金金主答誓書遣侃爲宋論成使來報　九月及金平完顔侃既入見乃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爲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樓機參知政事彌遠既相召用正人收老儒正紹熙誣史褒贈偽學黨人朝廷頼之小康　以伯柷爲安定郡王　十一月史彌遠以母喪去位　金主璟卒衛王

永濟立（永濟小字興勝世宗第七子也金主感嗽疾甚篤念己無子而諸叔兄弟多在以永濟柔弱無智能欲傳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遂留不遣金主殂元妃李氏黄門李新喜與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奉永濟即位章宗承世宗治平之後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然嬖寵擅朝疏忌宗室傳授非人金源自此衰矣）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十

二月錢象祖罷　蒙古滅茂里乞部　斡亦剌部降于蒙古

二年己巳（金衛紹王永濟大安元年太祖皇帝四年）春正月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紹節簽書院事　畏吾兒國降于蒙古（畏吾兒王亦都護聞蒙古威德遣使至蒙古議和會蒙古遣按力也奴等至亦都護大喜即使別吉思等至蒙古謝請率其衆為臣子太祖皇帝大悦遣使謝之亦都護復奉珍寶方物以獻情好遂篤既而亦都護朝太祖皇帝于綠連河請尚公主太祖皇帝許之因列亦都護于諸子中為第五云畏吾兒唐之高昌也）夏四月金主永濟殺章宗元妃李氏（初章宗遺詔内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章政事僕散端承金主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范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章宗内人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而

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僕散端為右丞相）五月起復史彌遠為右丞相　蒙古入夏靈州夏主安全降（太祖皇帝入靈州夏主安全降獻女為好夏自是益衰）秋八月以安丙為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罷宣撫司　詔皇太子更名詢　冬十二月賜煥章閣待制朱熹謚曰文（從考功郎官劉彌正之議也）蒙古侵金

三年庚午（金大安二年夏皇建元年太祖皇帝五年）夏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金主立其子胙王從恪為太子　秋八月夏人寇金葭州（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及為蒙古所攻求救於金金主新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山奴擊敗之而去）冬十二月婁機罷（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才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籍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至是以老罷）金禁傳説邊事（蒙古太祖皇帝怒金主之昔欲害己也數以兵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遂禁百姓不得傳説邊事）蒙古侵金桓昌撫州

四年辛未（金大安三年夏神宗遵頊光定元年太祖皇帝六年）春三月臨安府大火（火二日乃滅官寺多燬更太廟詔遷人主于壽慈宮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西域哈兒鹿部降于蒙古　夏四月蒙古侵金金使粘合合打乞和蒙古不許（初金納合買住鎮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褒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於我無釁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塞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以進金主始恐乃釋買住之囚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乞和太祖皇帝不許）金命其平章政事獨吉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備邊（胡沙虎即執中阿疎裔孫也）六月余嵘如金不至而復（賀生辰也金有蒙古之難不至而還自是宋使多不能達而金使則不廢常禮）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頊立　金獨吉千家奴完顏胡沙禦蒙古于灰河紇石烈胡沙虎遯還金師遂敗績蒙古取大同府桓撫州及西北州縣（千家奴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攻烏月營取之千家奴師衆潰于灰河相持三日太祖皇帝率精騎三千至安定之北胡沙虎即以麾下勁卒七千遯去於是千家奴等兵皆敗走蒙古追至翠屏口金師又敗蒙古遂取西京及桓撫州太祖皇帝復遣其大太子朮赤二太子察合歹三太子太祖皇帝諱斡可歹帥兵分取雲内東勝武朔豐靖等州由是金德興弘州昌平懷

來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濼南至清滄自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降于蒙古）閏九月金完顏胡沙帥師南還蒙古追之金師潰于會河堡蒙古入居庸關而去（蒙古自撫州進攻奉聖州破之遂至野狐嶺時金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完顏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于嶺下蒙古兵至或謂九斤曰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馬牧于野宜乘其不虞掩擊之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全太祖皇帝聞之進兵于獾兒觜九斤遣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太祖皇帝遂與九斤等戰金師大敗死者不可勝計蒙古乘銳而前胡沙畏其鋒不敢拒戰退走宣平縣中土豪請為前鋒胡沙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嗤之曰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乃謀走也今敗矣胡沙不從引兵南行蒙古兵躡擊之至會河川金兵大潰胡沙僅以身免走入宣德蒙古兵乘勝薄宣德遂克晉安縣進兵至居庸關守將完顏福壽棄關遁蒙古兵克之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蒙古遊奕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自誓迎戰蒙古兵敗而去金主乃止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門外）冬十月詔江淮京湖四川謹飭邊備（以金有蒙古之難也）十一月金以徒單鎰為右丞相（鎰初上京留守

國蒙古兵日攻西北上言曰自國家與達旦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衆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瓘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瓘議及桓昌撫沃于蒙古金主始悔之中都戒嚴鎰閭之日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升右相鎰呈奏曰遼東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恐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金紇石烈胡沙虎至燕以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媯川胡沙虎之素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人入紫荊關杖淶水令至中都金主不問其罪而以為副元帥胡沙虎請兵二萬屯宣德金主與三千人屯媯川胡沙虎不悅金獨吉千家奴充殿完顏胡沙為咸平路兵馬總管反河會河之敗金之精銳皆盡衆謂二帥必誅反千家奴止除名而胡沙除官由是將士不用命矣金益都盜楊安兒寇掠山東州縣切五郡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安兒安國因以自名泰和中金人南伐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詔州縣招之安兒時為羣盜求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古兵將中

都招撫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亡歸山東與張汝楫聚黨攻劫州縣殺掠官吏安兒以其舅劉全為帥展徽王敘為謀主汲君立王琳閻通董友秋王忠孫武正等為將山東大擾

五年壬申　金崇慶元年。太祖皇帝七年春三月夏人寇金葭州乘其有蒙古之難也金紇石烈胡沙虎有罪放歸田里胡沙虎欲移屯南口上言曰達旦兵來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蒙古取金宣德府太祖皇帝既克宣德遂攻德興府坎墻而登金人禦之蒙古兵不利太祖皇帝與赤駒駙馬獲撫攝以登而射之金人潰太祖皇帝始得免身走四太子睿宗皇帝諱拖雷因盡取德興府境內諸城堡而去金人復守之夏五月安南國王李龍翰卒子昊旵嗣昊旵尋卒無子其婿陳日煚遂主國事昊旵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婿陳日煚因襲取之李氏自公蘊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亡金以空名勅牒募人買之金河東陝西大飢斗米錢數千流莩滿野金秦始盜劉二祖寇掠淄沂州秋七月雨太廟屋壞

六年癸酉　金至寧元年九月以後宣宗珣貞祐元年太祖皇帝八年春正月宇文紹節卒　三月樓鑰罷　夏四月以章良能參知政事　五月金復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右副元帥帥師次于城北　夏人寇金保安州慶陽府　金完顏綱及蒙古戰于縉山金師敗績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屯縉山以備邊善撫士卒皆樂為用及蒙古兵將至左丞完顏綱行省事于縉山徙軍鎰曰高琪本彼行省不必自往也若益兵助之彼之功即公之功矣綱不從果大敗敵勢益張秋八月金胡沙虎弑其主永濟九月昇王珣立以胡沙虎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胡沙虎帥士三千屯中都城北以其黨完顏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剌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胡沙虎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胡沙虎怒逐去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謀反奉詔入討八月壬辰中夜分其軍為三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通玄門入恐城中兵出拒先遣一騎馳抵東華門大呼曰達旦至北關已接戰矣既又遣一騎往亦如之乃使其黨徒單金壽召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遇之於馬上手刺殺之并其從者護衛十人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兵五百迎戰而死遂至東華門護衛斜烈乞兒等納之胡沙虎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擊使與亂黨會飲癸巳以兵逼金主出宮來

素車至衛邸遣武衛兵二百錮守之而宮左夫人鄭氏為內職掌寶璽胡沙虎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曰若輩宮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難不以死報反為逆竪奪璽耶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遂瞑目不語黃門乃還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百餘人丞相徒單鎰將以墮馬傷足在告聞難作命駕將入省或告之曰省府皆以軍士守之不可入矣少須兵士索人於閭巷鎰乃還第胡沙虎欲僭位猶豫不決以鎰人望乃詣訪之鎰從容謂曰昇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胡沙虎然之乃遣宦者李思中弑金主於邸誘完顏綱還而殺之因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遣使迎昇王珣於彰德九月甲辰王至燕即位珣本名吾睹補顯宗庶長子蒙古使乙里只如金議和且請婚也金以徒單鎰為左丞相　閏月金主立其子守忠為太子　金追廢其主永濟為東海郡侯　冬十月蒙古復使乙里只如金　金朮虎高琪及蒙古戰于燕城北金師敗績蒙古遂圍中都太祖皇帝兵至懷來鎮金元帥右監軍朮虎高琪拒之敗績僵尸四十餘里蒙古乘勝至古北口太祖皇帝留可忒薄

（察等帥軍守之而自以衆趣居庸關金人堅拒之太祖皇帝不得入乃命
哲別帥兵移紫荆口距中都二百里胡沙虎欲遏之南至涿易聚兵擊之
及蒙古兵至金戍卒奔潰可忒薄察以兵會太祖皇帝攻破涿易至雄河
之內欲渡高橋胡沙虎方病足乘車督戰蒙古兵大敗翌日再戰胡沙虎
創甚不能出期高琪以紏軍五千拒之高琪失期不至胡沙虎欲斬之金
主以其有功論令免死胡沙虎乃益其兵令出戰戒之曰勝則贖罪不勝
斬汝高琪出戰自夕至曉北風大作吹石揚沙不能擧目金師大潰蒙古
兵進圍燕京）金朮虎高琪還自師殺紇石烈胡沙虎金主命赦胡沙虎之
罪以高琪為左副元帥（高琪戰敗自度必為胡沙虎所殺乃以紏軍入中
都圍胡沙虎之第胡沙虎聞變作登後垣欲走衣絓墜而傷股軍士就斬
之高琪取其首詣闕請罪金主赦之因詔暴胡沙虎之罪奪其官爵以高
琪為左副元帥一行將士論功行賞）蒙古取金涿州　十一月夏人寇金
會州　蒙古徇金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　十二月夏人陷金涇州　蒙
古分兵徇金河北河東山東州郡多下之（太祖皇帝留怯台及哈台次燕
城之外分所降楊伯遇劉林漢軍四十六都統并達旦兵為三道命太子
朮赤察合歹斡可歹三人分領大行而南攻河北河東諸州時中原諸
路之兵金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邊州郡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為兵上城守
禦蒙古兵至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保州中山
邢洺磁相衛輝懷孟諸郡皆不戰而降蒙古兵還由真定威州趨黃河大
掠平陽太原之間別將薄察等亦遶海而東破灤薊大掠于遼西之地而
太祖皇帝自將由中道破雄霸青滄景獻河間濱[illegible]濟南等郡引兵復自
大口以還中都）真德秀如金不至而復（賀即位也）
七年（甲戌）　（金貞祐二年太祖皇帝九年）春正月章良能卒　蒙古徇金
彰德府知府事黃摑九住死之徇懷州節度使宋扆死之　二月金使完
顏承暉乞和于蒙古（太祖皇帝還自山東次于中都城北金平章政事高
琪言于金主曰達旦人馬罷病當乘此一戰承暉曰不可我軍雖在都城
家屬則居各郡其人心去留未可知若出兵與戰敗則俱散勝則亦亡社
稷安危在此一舉當遣使議和待彼出居庸關復圖乃可議耳金主然之
乃遣承暉往乞和且許以公主歸之金綠繒帛各萬兩疋太祖皇帝許之）
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納幣也）蒙古木華黎侵金遼西州縣　三月召
安丙同知樞密院事以董居誼為四川制置使丙未至改知潭州　金人
來求歲幣弗與（時以金有難二年不遣歲幣故來督之起居舍人真德秀

以為不宜與彼之）蒙古使乙里只扎八如金逆女金以東海郡侯女歸之
（是為公主皇后）金命諸人納粟買官　蒙古取金薊州節度使烏古論仲
溫死之　夏四月金及蒙古平（太祖皇帝既成婚乃出居庸北還金主使
承暉送之至麻池而還遂以蒙古既和大赦國內蒙古勢日熾大然止居
故地）懷金以僕散安貞為諸路宣撫使（時山東州縣多被兵燹河東河北
惟真定清沧大名東平徐邳海數郡僅存蒙古兵既退乃以安貞宣撫安
集遺黎）金尚書左丞相徒單鎰卒（蒙古兵退金主將遷都于汴鎰曰鑾輿
一動北路皆不守矣金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
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
金主不從鎰明敏方正門學族貢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公卿稱衛王之
弒蒙古之難轉危為安惟鎰是賴焉）蒙古置行尚書省于宣平以撒沒喝
領其事（統會降民）蒙古木華黎徇金大定府烏古論寅答虎以城降之（木
華黎進兵北京金守將銀青帥衆二十萬拒于花道而敗入城固守裨將
完顏習烈高德玉殺銀青推寅答虎為帥寅答虎遂舉城降之木華黎怒
欲坑其民蕭阿先諫曰遼西以北京為重鎮當撫之以慰衆望奈何坑之
木華黎乃止以寅答虎權北京留守吾也兒權兵馬帥府事）蒙古徇金霸
州守將史天倪蕭勃迭帥所部降之　五月金主遷都于汴命平章政事
完顏承暉奉太子以守燕（金主以國蹙兵弱財用匱乏不能守中都乃遷
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政事都元帥完顏承暉左丞抹撚盡忠奉
太子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七月乙亥金主至南京蒙古太祖皇帝聞之
怒曰既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為我之計耳復圖南侵）
金主至良鄉糺軍反奉斫答等為帥降于蒙古　秋七月蒙古使明安帥師
會之遂圍燕（金主之南遷也至良鄉命護衛糺軍元給鎧馬悉復還官
糺軍怨之遂作亂殺其主帥素溫而推斫答及比涉兒札剌兒三人為帥
北還完顏承暉聞變以兵阻盧溝斫答擊敗之軍勢既振遣使乞降于蒙
古太祖皇帝方怒金之南遷遂遣明安援斫答斫答合其兵以圍燕京）以
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　夏人請會師以伐金不報（夏人以書來四川議
夾攻金以恢復故疆董居誼以初入蜀不報）八月金主召太子守忠于燕
（蒙古兵圍中都金主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以為不可平
章朮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
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明皇幸蜀太
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

夏人寇金慶原延安積石州　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蒙古兵徇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　蒙古取金成州　十二月蒙古兵徇懿州節度使高閭山死之　金石天應以興中府張鯨以錦州降于蒙古　嗣秀王師㢡卒　金濰州紅襖賊李全寇掠山東州縣（金濰州北海農家子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弓馬趫捷能運鐵鎗人號為李鐵鎗金主自遷汴賊鋒益熾河北山東遺民保岩阻險聚為盜寇掠州郡皆衣紅衲襖以相識金與仲元楊安兒衆數千紛掠山東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潭等皆附之）

八年（乙亥　金貞祐三年　太祖皇帝十年）春正月以師禹嗣秀王（師禹師㢡弟也）夏人寇金環州　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叛自通州以其師降于蒙古　金太子守忠卒　二月雷孝友罷　金以抹撚盡忠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　金僕散安貞討楊安兒安兒敗死其黨奉安兒妹以掠山東（楊安兒之衆日蹙紛掠莒密僕散安貞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衆數十萬安貞復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掴將花帽軍討敗之蹙其衆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岠嵎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安兒妹四娘子狡獪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掠食山東衆尚萬餘）三月金夾谷石里哥斬劉二祖餘黨復推霍儀爲帥（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葛平楊德廣王顯忠附焉）安定郡王伯柷卒　夏五月金右丞相都元帥完顏承暉自殺抹撚盡忠棄城南奔蒙古入燕立行中書省以守之（蒙古兵圍燕承暉以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委以心腹而已總持大綱期以保全都城及蒲察七斤叛中都益急金主遣左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三萬九千中丞李英運糧救之承暉遣間使奉蠟書奏曰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軍至涿州之旋風寨與蒙古兵遇而潰李英收清滄義軍數萬以進遇蒙古兵于霸州英馭衆素無紀律又值被酒遂大敗盡失其所運糧而還由是中都孤立內外不通時平章朮虎高琪居中專政忌承暉成功請將又奪顧望雖屢遣援兵而終無一人至中都者完顏素蘭上書備言高琪滅亂紀綱戕害忠良不欲國家平治之罪請逐之金主不能用中都被圍既久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死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即起還第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耳五月二日承暉作遺表付尚書省令史師

（安石書之大略論國家至計及高琪姦狀且謝不能終保都城之罪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給之舉家號哭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師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所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爲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曰遽尔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知仰藥死矣家人忽忽瘞庭中是日暮凡在中都妃嬪聞盡忠將南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紿之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啓途諸妃信之盡忠乃與愛妾及所親者先出城不復反顧蒙古兵遂入中都吏民死者甚衆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時太祖皇帝在桓州聞燕陷遣使勞明安等而輦其府庫之實北去於是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焉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寧得至此耶安石奉承暉遺表至汴贈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赦之）秋七月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　詔沂王嗣子均更名貴和　金改交鈔爲貞祐寶券（自泰和以來交鈔日多而輕乃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二百貫千貫謂之大鈔初雖稍重未幾益輕而愈滯市邑視爲無用之物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弊交鈔屢更皆至苦敗謂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至是改交鈔名貞祐寶券而弊如故）八月金命參知政事侯摯行中書省于河北　金置行省于陝西行樞密院于徐州歸德府元帥府于東平益都太原潞州行總管府于要害州縣（時盜賊所在蠭起故）九月金定縣官募民運糧遷官令（日縣官能募民運糧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金定敗敵功賞令（隨處主帥及官軍義軍將校有能率衆復取中都者封王遷一品階授二品職能戰却敵并誘降人敗附都州縣者于本處長官散官隨職遷授餘州縣遞減二等諸色人以功賜國姓者能以千人敗敵三千人賜及緦麻已上親二千人以上賜及大功以上親千人以上賜止其家又以空名宣敕付陝西宣撫司遷授）冬十月夏人寇金保安延安陷臨洮　金命尚書左丞相僕散端兼都元帥行省事于陝西樞密副使僕散安貞行院事于徐州　金以衍聖公孔元措爲太常博士（金主以元措聖人之後山東殘寇縱橫恐罹其害是使之奉祀而又絕之也故有是命）蒙古三合侵金潼關不克遂自嵩山趨汴金人敗之乃還（太祖皇帝次魚兒濼遣三合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為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帽軍於山東十月蒙古兵

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帽軍擊敗之蒙古兵乃還陝州自三門析津乘河冰合布灰引兵渡還金人專守關輔時蒙古兵所向皆下金主遣使求和太祖皇帝欲許之謂撒沒喝曰譬如圍場中獐鹿吾已取之矣獨餘一兔盍遂舍之撒沒喝不肯遣人謂金曰若欲議和可去帝號稱臣當封汝主爲王議不成時兩河已爲蒙古所殘破山東遼東又爲群盜所據金勢既蹙遂有南遷淮漢之謀宋江東計度轉運副使真德秀上奏曰金自南遷其勢日蹙達旦西夏東出潼關謀入許鄭攻圖都邑遊騎布滿山東而金以河南數州之地抗西北方張之師加以羣盜縱横叛者四起危急如此不亡何待臣謹按國史女真叛遼在政和甲午其滅遼也在宣和乙巳而犯中原即於是年之冬今日天下之勢何以異政宣之時陛下亦宜以政宣爲鑒夫以皇皇鉅宋八葉重光至於政宣燕安湛溺之餘紀綱蕩然無一足恃本根既拔枝葉從之於是女真得以逞其凶殘攻陷我都城傾覆我社稷劫遷我二聖荼毒我烝民自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若是之酷也臣觀達旦之在今日無異昔者女真方興之時一旦與吾爲鄰亦不祖述女真已行之故智蓋女真嘗以燕賊歸我矣今獨不能還吾河南之地以寵吾之所庇乎受之則事虛名而召實禍不受則彼得以陵寢爲辭仗大義以見攻女真嘗與吾通好矣今獨不能卑辭遣使以覘吾之所答乎從之則要索無厭豈能滿其溪壑之欲不從則彼得藉口以開釁端黠虜之情必出於此不可不預圖以應之也昔五胡之亂江左粗安者以羣醜並爭莫能相一故吾得以逾旦夕之安及苻堅既滅慕容旋啓吞噬之謀元魏已併諸胡遂萌飲江之志今新虜鴟張盡有河朔揚劉羣盜人皆服從臣恐五胡角立之勢殊未可爲江左苟安之計也昔孫氏以區區之吳能當強大之魏者其君臣能相與策勵也今國家幅員萬里帶甲百萬江漢爲池豈下於吳陛下任九廟之託固不可付安危於度外養成深憂也）十一月以伯澤爲安定郡王　金以王世安爲淮南招撫使（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金主以爲招撫使選謀勇二三人同往淮南招紅襖賊及宋官自是南伐之謀興矣）夏人寇金綏德　蒙古兵徇金彰德知府陀滿斜烈死之　十二月蒙古兵徇金大名府　蒙古殺張鯨弟致據錦州反（蒙古以張鯨總北京十提領兵從專忽闌徹里必南征鯨懷反側木華黎覺之令蕭阿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逗遛不進阿先執而殺之鯨弟致憤其兄被害乃殺長史據錦州自稱瀛王改元興隆遣兵徇平灤瑞利義懿廣寧等郡皆下之木華黎帥先鋒蒙古不花權帥兀禿兒等軍

討之州郡皆復降）

九年（丙子金貞祐四年太祖皇帝十一年）春正月蒙古取金曹州　金立遂王守禮爲太子更名守緒控制樞密院事　二月蒙古圍金太原　金以胥鼎爲尚書左丞行省事于平陽　蒙古取金霍山諸隘　夏五月金以尚書右丞侯摯行省事于東平　六月張致降金金以致行北京路元帥府事　金改宣撫爲經略使　秋七月金侯摯斬賊郝定（摯獲紅襖賊訊之知其渠帥郝定僭號署官改元已攻陷滕兗單等州有衆數十萬官軍不能討摯帥師進擊執定誅之）八月金定僧道納粟補監寺威儀之令　夏人寇金安塞堡　蒙古徇金延安及防代州經略使奧屯醜和尚死之　冬十月蒙古取金潼關節度使泥龐古蒲魯虎死之　蒙古兵徇金汝州　十一月蒙古兵次于沔池金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奔還　十二月金以术虎高琪爲尚書右丞相（時蒙古進兵至陝州自關已西皆列營衛連亘數百里次嵩汝間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崤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于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守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外郡殘破不復爱恤金主惑之以故國勢益衰）蒙古兵徇金平陽太原大名府　蒙古木華黎圍錦州殺張致（木華黎以致兵精且依險爲阻欲誘其取之乃遣兀禿兒等別攻溜石山堡且諭之曰汝等急攻溜石賊必遣兵往援我出其不意斷其歸路可一戰擒也又令蒙古不花別屯永德縣西十里以伺之賊聞溜石被圍果以兵救之蒙古不花以騎扼其歸路且馳報木華黎木華黎夜半引軍疾馳比曙抵神水與賊遇而蒙古不花兵亦會前後夾擊大破之賊遂奔潰進圍錦州致屢戰不利乃閉門自守月餘其監軍高益縛致出降木華黎殺之遣西平）陳伯震如金　金胥鼎會師敗蒙古于平陽（鼎聞蒙古兵度潼關即遣必蘭阿魯帶從軍百家帥兵萬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而自以精兵援汴京又遣僕散掃吾出帥兵會諸將以拒蒙古之自關而東者金主以其忠拜鼎左丞遣還平陽鼎慮蒙古兵扼河乃徹絳解隰吉孟五州經略司相與會師爲夾攻之勢及蒙古自三河集津北渡而還至平陽鼎敗之）金人復取潼關

十年（丁丑。金興定元年，太祖皇帝十二年。）春正月，蒙古徇金隴州。二月，金造貞祐通寶。（自一貫至三千等之，為十九。一貫當寶券千貫。既各路轉運司印造興易，券參用，而鈔愈賤。）陳伯震還自金。（伯震將還，金主謂之曰：聞息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飢民沿淮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蓋自金有蒙古之難，宋不遣歲幣者六年，术虎高琪又以境土日蹙，勸金主南侵以自廣。金主曰：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討？高琪言不已，金主感之，故於伯震之陛辭言及，以為用兵之端。）蒙古徇析代州。　金尚書省乞罷府州學生廪給，金主不許。（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廪給。金主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不許。）金以苗道潤為中都留守兼經略使，知中山府。（河北豪帥苗道潤有勇略，敢戰闘，能得衆心，時河北軍皆起，道潤攀之，略定城邑五千餘所，故有是命。）三月，金以武仙權知真定府事。（金主令微山東兵撲應苗道潤，共復中都，而石海方據真定叛，虜為所使，乃集將令員邦文撲，殺威州刺史武仙所部精銳與東平為犄角之勢，國之，武仙手安新石海及其黨二百餘人，降葛仲、趙林、張立等軍，益殺海借獄物，故有是命。）蒙古徇金霸州。　夏四月，金使烏古論慶壽、完顏賽不分道南侵，至安昌，王辛敗之，乃去。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四川制置使董居誼便宜行事。（賽不復宋兵于信陽、龍山，遂渡淮犯光州中渡鎮，執榷場官盛允升，分兵犯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至光山縣之安昌，為盧州鈐轄王辛所敗，金人乃去。自是宋金之好絕。詔三制置措置調遣，便宜行事。趙方請下詔伐金，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金以元帥左都監完顏寓行府事，督苗道潤等圖復燕京。　金侯摯使完顏寓敗霍儀，斬之，其黨皆潰。　五月，復建水縣。　蒙古取金泗城，守將任福死之。　六月，以伐金詔四方。（從趙方之請也。詔略曰：大戎猾夏，中原天厭久矣，今先失其故穴，人號遂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嗣濮王不儔卒。　應純之使高忠皎、沈鐸伐金，圖泗州及靈璧、東海、睢山縣。（初，楊安兒之亂，保山東也，出沒島嶼，寶貨山積，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會鎮江武鋒卒沈鐸亡命山陽，誘致米商，獲利數十倍。知楚州應純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鐸因說純之以歸銅錢為名，紿漣水之眾，因是北方來者莫可遏。及下詔伐金，純之以沈鐸為武鋒副將，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道伐金。定遠民季先以李全來歸。）高忠皎會其兵伐海州，不克。（初，李全聞楊安兒之殊，四娘子保磨旗山，因帥其黨歸之，四娘子因與私通，遂以為夫。已而為完顏寰所敗，

全故其衆與楊氏及劉全保東海之崮山。定遠民季先者，大俠劉佑家廝養也，嘗隨佑部綱客山陽，楊安兒見而識之，處以軍職。安兒死，季先至山陽，實緣沈鐸得見應純之，道山東豪傑願歸正之意。純之命先為機察，誘全等來，至是遂以全衆五千附忠皎。忠皎與合兵攻海州，糧援不繼，退屯東海。）九月，蒙古徇金隰、沁州、太原、中山府，取磁、潞、濱[illegible]、博、沂州。　冬十月，金以河南為中京金昌府。　金命唐鄧蔡州行元帥府南侵。（金主以宋建兵數犯其境，又歲幣不至，將南侵。右司諫許古上疏曰：若能先遣使議和，則遣旦聞之，亦將斂迹，宜用兵以益敝耶？金主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以示參政高汝礪，汝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可，乃止。而招書鄧蔡州舉兵伐宋。平章政事胥鼎切諫，术虎高琪不從。金主以南北用兵，西夏復侵，財匱兵弱為憂，集百官議守禦之策，高琪長達旦之遣，專意南侵以避之，有所言皆不用。）十二月，募民納粟補官。　單興敗也。蒙古徇金潞州，都統馬甯死之。取寖州，節度使完顏寓死之。　蒙古取金益都府。　金阿鄰入湫池堡，天水軍遂據大散關。　李全襲金莒州，取之，李福取青州。（福，全兄也。）蒙古以木華黎為太師、魯國王，經略山南。（太祖皇帝以木華黎功大，拜太師、國王，承制行事，帥番漢軍攻採城邑，且謂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初，蠡州拒守，力屈乃降，木華黎怒，將屠其民。州人趙瑨已以才贖其母與兄，木華黎表而免之，蠡人得全活甚衆。）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遵頊出奔西京州。　蒙古哲別伐乃蠻屈出律，敗之。　蒙古太子术赤伐烏思、撼哈納思、帖良兀、克失的迷、大因亦兒干等部，皆降之。

十一年（戊寅。金興定二年，太祖皇帝十三年。）春正月，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以知楚州應純之節制京東忠義軍。（應純之見李全軍屢捷，奏聞于朝，謂中原可復。史彌遠鑒韓侂冑之事，不明招納，密勅江淮制置使李珏及純之慰撫之，衆號忠義軍，就聽純之節制，放錢糧萬五千人，以沈鐸為忠義副都統。於是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珠等萬人皆聽漣水，而李先又招石珪、葛平、楊德廣，鐸亦招楊友、劉全來歸。）二月，金人焚大散關。　金阿鄰入皂郊堡。（王師死者五萬餘人。）金賽不圍隨州、棗陽軍。（游騎至漢上均州，守臣應謙之棄城走。）三月，金詑可入光化軍。　金人焚湫池堡。　王遠帥四川忠義人復皂郊，追金阿鄰，斬之。伐秦州，至赤谷而潰。（王遠帥忠義十萬，及官軍復皂郊，遂攻秦州，至赤谷口，遽傳沔州都統劉昌祖之命，退師，且教散忠義人，軍大潰。）金烏古論長壽入西和州。夏四月，入成州及河

沁縣復侵大散關興元都統吳政敗之金人乃去　五月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　金黄摑阿魯荅襲敗李全于莒州　夏人寇金鄜延　蒙古徇金錦州元帥劉仲亨死之　金貫瑀殺其中都經略使苗道潤元帥右都監張柔會師伐之至紫荆關遇蒙古與戰而敗柔遂降蒙古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道潤素與副使貫瑀有隙一日從數騎出瑀伏甲射之道潤匿于道左從者驚散有何伯祥者獨下馬扶道潤道潤憑鞍不能乘馬瑀伏兵前突百祥奮錯大呼殺數人賊乃遁去伯祥取道潤所佩金虎符以出令疾足間道以聞道潤之衆無所依部將請共民代領之貫瑀不自安遣使告張柔曰吾已除道潤而公正直不以兵力黨惡人吾深敬之柔怒叱其使還白瑀曰汝賊吾所事主帥不即送死乃敢以此言相戲耶遂檄召道潤部曲告以復讐之意衆皆羅拜推柔爲長柔方會兵趨中山而蒙古兵出自紫荆關柔遇之遂戰于狼牙嶺柔馬跌爲蒙古兵士所執至軍前見主帥明安柔立而不跪左右強之柔叱曰彼帥也我亦帥也大丈夫死即死終不偷生爲它人屈明安壯而釋之其潰卒稍稍來集明安恐柔爲變質其二親于燕京柔歎曰吾受國厚恩不意倡獗至此顧忠孝不兩立姑爲二親屈遂降蒙古以柔爲河北都元帥）金石州賊馮天羽敗死其黨安國用降以國用爲同知盂州事　秋八月金以李瘠驍權中都路經略使　蒙古木華黎帥蕃漢糺軍自太和嶺徇金河東遂取代隰州　九月安定郡王伯澤卒　蒙古木華黎取金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取汾州節度使兀顏訛出虎死之　李全復密州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徇金絳路澤州取平陽行省李革死之（木華黎圍平陽參政李革禦之兵少援絶城遂陷或謂革宜上馬突圍出革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殺）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潞州元帥右監軍納合蒲刺都死之　十二月金使呂子羽來求成至淮不納而去（金主欲乘勝與宋議和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爲詳問使至淮中流宋人不納使去由是和好遂絶）金以僕散安貞爲左副元帥　金主使其大子守禮會師南侵　戸部獻今年境內民數（戸一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口二千八百三十七萬七千四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一送

宋（寧宗十三）

陳桱通鑑續編十二年（乙卯　金興定三年太祖皇帝十四年）春正月召董居誼還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　金人侵西和知州趙彦呐敗之　金人焚成州　金人入鳳州夷其城　金人侵隨均州信陽光化軍　金人圍光濠滁州棗陽安豐軍　吳政及金人戰于黄牛堡死之金遂侵武休關二月權興元府事趙希昔棄城走　趙方使扈再興救棗陽金完顔賽不敗走（棗陽圍急趙方語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説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决矣惟有提兵臨邊决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因親往襄陽檄統制扈再興陳祥鈐轄孟宗政帥兵三萬救之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壯聲勢申飭諸將當遏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復上疏力陳不可和者七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宗政祥分二陳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佯卻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面受敵遂大敗而去死者不可勝計）金人入興元府大安軍張威敗之乃去　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兼江淮宣撫使　以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希夷嘗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稱其開濟爲禮部尚書以朱熹張栻呂祖謙皆以賜謚而周惇頤程顥程頤張載尚未賜謚乃上言四人爲百代絶學之倡已定議賜謚朝廷從之）金人入洋州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逃歸　趙方使扈再興伐唐鄧州夏人以書請會師以伐金詔利州安撫使丁焴討之　三月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　金人焚洋州　閏月金命權中都經略使李瘠驍治雄霸以東權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治易州以西之地　賈涉使李全救淮西大敗金人于化湖陂又敗之于曹家莊安豐軍滁光濠州圍皆解詔加全廣州觀察使（金人圍淮西既久江淮制置使李珏遣使救之皆不克進金人遂分兵自光州犯黄州之麻城自濠州犯和州之石磧自盱眙犯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真州之六合淮南流民渡江避亂諸城悉閉金之游騎遂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淮東提刑知楚州節制京東忠義賈涉慮忠義人兵爲金所用乃遣忠義軍統制陳孝忠向滁州石珪夏全時青向濠州李先葛平楊德廣向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李全進至渦口與金左都監紇石烈牙吾荅駙馬阿海連戰于化湖陂殺金將數人得其金牌金人乃解諸州）

之國而去金追擊之復敗之于曾家莊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淮東初賈涉募能殺金太子者賞節度使殺親王者賞承宣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因欺所得金牌于涉詐云殺駙馬阿海所獲者涉不之察爲請于朝乞加約投賞遂授全廣州觀察使金完顏賽不復圍棗陽金僕散安貞自盱眙退師　興元卒張福等作亂夏四月陷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出奔福遂掠閬果州興元軍士張福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入利州聶子述遁保劍門撤蠻表觀使安丙子知果州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事癸仲召沔州都統制張威等帥兵來會福等殺總領財賦楊九鼎遂掠閬果州　曹從龍罷　復以安丙爲四川宣撫使張福等作亂四川大震後方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李壁李𡌴亦皆以國事危丙丙乃至果州會詔丙爲宣撫知興元府利州路安撫使蜀民心始自安金築汴京裏城初术虎高琪請修南京裏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慮擾于民募人能致甓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廂譏察寶定和發蔡京故居得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易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于會朝門　蒙古張柔取金雄易安保州次于滿城金武仙會師伐之敗績柔遂圍中山府金河東北郡縣多降之蒙古使柔帥兵南下遂克雄易安保諸州柔猶不忘苗道潤之讎必欲誅賈瑀而瑀據孔山臺柔攻之瑀不下臺無井汲山下柔先斷其汲道瑀窮乃降柔縛瑀剖心以祭道潤時人義之遂引兵次于滿城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軍士適它出帳下士才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後數騎策馬扶梁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仙兵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頷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死者數千人仙復遣劉成攻柔柔又敗之遂南掠金趙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柔之威名震于河朔　五月張福陷遂寧府及普州　六月安丙討福誅之五月福衆薄遂寧權府事程遇孫棄城走福入遂寧焚其城遂入普州守臣張已之棄城走福屯于普州之茗山六月甲申安丙自果州如遂寧下令諸

軍合圍絕其樵蘇之路以困之張威兵至福窮請降威執之以獻于丙丙命斬其黨王才以祭楊九鼎而誅福既而張威捕莫簡及賊衆一千三百餘人誅之紅巾賊悉平丙命班師而還治于利州　權知棗陽軍孟宗政大敗金人于城下追至鄧州而還金人圍棗陽孟宗政固守相持者九十日扈再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輒追中蒺藜者十踣七八遂卻走再興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人薄城東南隅再興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金人大敗完顏訛可引衆數萬復侍城再興與宗政繼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令守要者佯走金人爭興因急擊之金人多墜水中而既金人翻對樓機車輦洞夾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肩鐵面具鼓譟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密甚鳳城開濠四面揑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綱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原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歲兵日薄城宗政隨方拒之金人屢敗愈怒戰益力會王大任帥銳卒貫重圍轉鬬而進內外合勢軍勢大振自辰至三更金尸積野訛可棄帳甲輜重而走宗政等追之又敗之于瓦家莊擒獲不可勝計自是再興宗政等曰吳之戰遂進破順昌縣新川鎮追金人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自是不敢窺襄漢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贍之給田創屋興屯田籍其壯者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宗政由是威名振于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信賞必罰好賢樂善爲一時名將續史云嗣濮王不嫽卒

丁焴復以書約夏人以伐金　秋七月李全復齊州　八月蒙古取金武州判官郭秀死之取合河縣令喬天翼死之　金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　九月以李大東爲沿江制置使趙善湘主管淮西制置司公事賈涉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路軍馬罷江淮制置司初山東忠義來歸者日衆而石珪以計殺沈鐸于漣水應純之亦罷去權楚州梁丙無以馭之李先乞預借兩月糧然後帥所部五千并馬良等萬人往密州就食丙不許先請速遣李全代領其衆丙亦不從而以石珪權軍務珪乃要運糧之舟渡淮大掠至楚州南渡門焚毀殆盡丙遣人諭之不止知盱眙軍賈涉上書言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爲一軍處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飢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朝廷乃命涉爲淮東提刑知楚州兼節制忠義人兵涉受命即遣傅翼諭石珪楊德廣等以逆順禍福珪等乃謝罪涉慮其人衆而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爲兩屯李全爲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使主勝客

賴是省費什三四又分江淮為三司乃命涉主管淮東　蒙古徇金東勝州節度使伯德安哥死之　蒙古木華黎次師于單州　蒙古太祖皇帝伐西域諸國　張林以金山東諸郡附李全來歸詔以林為京東安撫使 初蒙古克益都不守而去益都府卒張林與其黨復立府以歸金以功為治中先除不還知府田琢在山東徵求遺當頗失衆心林率其黨逐之琢戰敗乃還汴林遂據益都山東諸郡皆附之林欲歸宋以自固而未決會李全自貴州還漣上家楊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謀己猶豫未納全乃挺身入城唯數人從林開門納之相見甚驩約結為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寧海濟南十二郡版籍歸宋其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表至賈涉以聞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東總管賈涉因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正自效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募諸將圖未下州郡　冬十二月四川宣撫司復洮州　詔諸將議伐金及招諭中原豪傑　趙方使扈再興許國孟宗政分道帥師伐金趙方以金人屢敗必將因時並攻嘗先發以制之乃遣再興等帥師六萬分道而進國宗政東趨唐州再興西趨鄧州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燒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　李全襲泗州不克而還 全以大雪淮水合請于賈涉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以自效涉許之全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撥金人不備敵城上擲炬數百齊舉遂謂全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矣果敗以大燭之全知有備乃引兵還　金尚書右丞相朮虎高琪有罪伏誅 高琪自執政專固權寵擅作威福忌儒者又務行苛察與平章政事高汝礪相倡和高琪主機務汝礪掌利權附己者用不附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負材力或與己頡頏者對金主陽稱其材使幹當于河北陰置之死地又以己為相不得兼樞密元帥以覆兵柄乃與汝礪力勸金主南伐置河北于度外凡精兵皆集河南苟且歲月不肯輒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至是使奴賽不殺其妻因歸罪于賽而殺之以滅口事覺金主久知其姦遂因其事下高琪于獄殺之初金主將遷汴欲置乩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發中都金主戒丞多厚撫乩軍而丞多輒殺數人且勸金主取其元給器用故有所咎之難而中都以亡故金主嘗數曰壞天下者高琪丞多二人也　蒙古伐高麗高麗王瞰降之 蒙古兵襲殺人于契丹從高麗亡虜高麗人洪大宣降之且為鄉導共攻其國國王瞰降自是交通使命往來不絕。

十三年庚辰 金興定四年大祖皇帝十五年 春正月扈再興圍鄧州金人救之乃還　孟宗政敗金人于湖陽獲趙興兒　許國伐唐州不克而還　以不淩為嗣濮王　夏人復以書來議伐金　金以武仙還領中都留守　三月金以高汝礪為尚書右丞相平章政事胥鼎致仕　金紅襖賊于忙兒襲海州據之　夏四月賈涉招諭豪傑于山東兩河　蒙古徇金孟州　金封王福移剌衆家奴武仙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完顏開燕寧九人為郡公並兼宣撫使分河北山東地以隸之 初大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利者翰林承旨徒單鎬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謂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富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亦何惜焉金主曰它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曰若是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之有金主從之乃封滄州經略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樂陵東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修縣隸之河間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強饒陽六家莊郎山寨隸之真定經略使武仙為恆山公以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隸之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霸莫州高陽信安文安大城保定靜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隸之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保州君氏川李虎三保河北江磐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檀谷炙安寨隸之遂州從宜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隸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隸之昭義節度使完顏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隸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隸之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惟武仙耳　五月蒙古徇金陝州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　六月賈涉誘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季先殺之其下奉石珪為帥以拒命 李全自化湖陂之捷有輕宋諸將之心以季先威望出己上陰結賈涉所任史莫凱使讚先欲反涉信

之乃以計令先赴樞密院稟事於道殺之而遣統制陳選總先衆于漣水先部曲衆稠來徙密縣武正王義深張山張度六人俱選不納而潰迎石珪于盱眙奉為統帥珪遣楚城涉不之覺遂入漣水選還涉壯七縣分珪軍為六隸于胡出六脩武京東路忠義鈐轄誥命及印授淵等以分統先衆淵等陽從命而實不奉涉教令涉恐甚詔以珪為漣水忠義軍統轄珪不受而叛。蒙古楊在取金大名府開州及東明長垣縣　蒙古木華黎取金嵐絳州遂使河中府不克　秋七月金使烏古論仲端如蒙古求成。八月金嚴實據青崖崓以飛博恩德懷衞開相等郡來歸李全遂會張林襲東平敗績乃還。金長清縣令嚴實為主將所疑以兵圍之實挈老幼壁于青崖崓。依益都張林以避之。會宋使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崖實因求自附拱與定約奉實歸至楚州賈涉以聞實亦分兵四出。所至州縣皆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受實節制實乃舉九郡歸宋賈涉因弄遣拱往諭堅以兵二千。李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及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日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全乃合張林軍得數萬襲東平之城南金行省蒙古綱帥師固守。全以三千人被金鐵甲赤幟逮壕躍馬索戰不得乃與林夾汶水而營詰旦金監軍王庭玉以騎兵三百卷至金陣然上馬帥麾前所有騎赴之殺數人奪其馬逐北抵山谷。遇金龍虎上將軍斡不搭貴鐵甲揮長槊直兵以出旁有繡旗女將馳突金衆不克。會諸將赴救援金以出。乃退保長清精銳喪失大半。以鎮江軍五百據積仗拱先將之以歸而自以餘衆由滄州徼鹽利以魁縣之。未幾復還楚州張林侵金滄州王福以城降　皇太子詢卒謚曰景獻

安丙使王仕信帥師會夏人以伐金丙遣夏人書定議用事約以夏兵野戰宋師攻城遂命利州統制王仕信帥師赴熙秦鳳翔委丁慣節制次于鞏州以俟夏人失攻且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復海州以徐晞稷知州事　夏人陷金會州　金遣使如夏行成。蒙古木華黎次師滿城金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之。木華黎以史天倪權知河北西路兵馬事武仙副之。木華黎至滿城使蒙古不花將輕騎三千出倒馬關邀武仙遣葛鐵槍攻臺州蒙古不花與之遇葛鐵槍戰敗武仙度力不能支遂舉城降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粗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也且王為天下除暴豈可效他軍所為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州郡聞之爭降附。九月夏人圍金鞏州王仕信帥師會之不克遂還。九月夏遣其樞密使寧子寧率衆二十萬圍

鞏州且來使兵王仕信帥師赴宕昌。四川宣撫司統制質俊李寔帥師赴下城崇西命諸將分道進兵。鞏州都統張威出天水利州都統程信出長道興元都統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金州都統陳昱出上津己亥張威下令所部諸將毋得擅進兵於是諸將遂疑不進辛丑質俊等克來遠鎮敗金人于定邊城王仕信克鹽川鎮己巳程信王仕信引兵會夏人于鞏州城下丁未攻城不克壬子程信與夏人復攻城不克信引兵趣秦州丙辰夏人自安遠砦退師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遂自伏羌城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命斬王仕信于西和州。夏人陷金定西西寧州　蒙古使塔思如金　冬十月金封紅襖賊帥時青為滕陽公青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及楊安兒劉二祖敗青收散亡降隸軍中為濟州義軍萬戶李全歸宋青心羨之亦帥衆叛金而南宋庭之龜山有衆數萬至是金元帥紇石烈牙吾塔遣人招金又青金不從而青以書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嘗襲取盱眙靈定淮南以贖罪金主乃加青銀青榮祿大夫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兼宣撫使而未授以印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入金濟南府嚴實以彰德大名府磁洺恩博滑濬州降之木華黎以實權濟南等路都總管木華黎既戰士卒州郡悅附遂以輕

騎入濟南嚴實上謁於軍門挈所部三府六州戶三十萬以降木華黎承制以實為金紫光祿大夫權濟南等路都總管實將李信以青崖附于宋實母妻兒皆死焉。實攻信復取青崖崓　蒙古木華黎圍金東平府金兵二十萬聚于黃龍岡聞木華黎在濟南衆來大集遣步卒二萬襲之木華黎迎戰金兵敗木華黎遂薄黃龍岡金兵嚴列于城北木華黎麾蒙古漢軍下馬短兵接金兵又大敗溺死于河者以萬數木華黎遂陷黃龍岡進取楚丘由單州趨東平圍之　蒙古太祖皇帝克斡脫羅兒城太祖皇帝入西城避暑于也兒的石河至秋進兵所過城皆下至斡脫羅兒城留二太子三太子圍之而自與四太子剌攻城十一月城降　蒙古耶律楚材進庚午元曆楚材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而金尚書右丞履之子也貞祐三年為中都行省員外郎中都陷遂降于蒙古太祖皇帝有一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召楚材謂之曰遼金世讎吾為汝報之矣楚材對曰臣祖父以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二心讎君父耶太祖皇帝重其言命處左右以備訪問楚材通術數之學尤邃于太玄時從太祖皇帝征西域次于尋斯干城楚材以金大明曆不應製庚午元曆上之太祖皇帝以楚材明天文之占屢有闕莫不奇中故每征伐必令楚材預卜吉凶太祖皇帝亦

（先羊犒賞以符之然後行）十二月石珪以其衆叛降于蒙古賈涉命李全併將漣水忠義軍蒙古以珪爲元帥（石珪以入漣水畢賈涉本意心懷不安而李全復請討珪於涉涉遂以全所統衆列于楚州之南渡門而移淮陰戰艦于淮岸以示珪有備因命一將招珪軍來者增錢糧不至者罷支給衆心遂散珪復窮乃殺蒙淵而挾孫武正宋德珍降于蒙古木華黎以珪爲元帥珪即石畫虎也珪既去漣水之衆未有所屬李全求併將之凡萬一千人而月給萬五千人之糧涉畏全不敢嚴實全益得志）蒙古木華黎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發曾忽兗帥師次于東平（金兵圍守東平不下木華黎謂嚴實曰我料東平糧盡必棄城去若然汝即入城然勿妄慰之勿苦郡縣以敗大事也乃留發曾忽兗以蒙古兵屯守東平以實權行省謂千戶撒兒塔曰東平破可令嚴實石珪分城內南北以守之遂北還）金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　金復故主東海郡侯允濟爲衛王（謚曰紹仍加賜府儀同三司）得恭膺天命寶（鎮江副都統翟朝宗得于金師也）

十四年（辛巳　金興定五年元太祖十六年）春正月李全襲金泗州入其西城二月金紇石烈牙吾荅來救全敗乃還　金會師于蔡州以南侵僕散安貞遂圍光州掠淮東京湖諸路禦之三月金人入黄蘄州而去扈再

興敗之于天長鎮夏四月李全大敗之于淮上　金東莒公燕寧及蒙古戰寧敗死　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蒙古取金東平府命嚴實石珪分治之（東平被圍既久援者不至糧道復絶其民東徙行省蒙古綱監軍王庭玉守將和立剛不能守率衆南趨邳州蒙古發曾忽兗邀擊斬首七千級嚴實遂入城兗行省于府第撒兒塔以木華黎命中分其城以嚴實撫安東平以北恩博等州石畫虎移治曹州）六月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爲皇子更名竑封祁國公（帝以國本未立命選太祖後十五歲以上者教育宮中如高宗擇普安王故事於是立貴和爲皇子）以太祖十世孫與莒爲秉義郎（與莒燕懿王德昭之後而希瓐之子也家于紹興山陰縣母全氏初慶元人余天錫爲史彌遠府童子師性謹愿絶不預外事彌遠器重之彌遠本相位久以帝未有儲嗣而沂靖惠王近屬亦未有後欲借沂王置後爲名陰擇宗室中可立者以備皇子之選會天錫告還鄉秋試彌遠密諭之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渡浙與越僧同舟抵越西門會天大雨僧言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天錫過之保長知其爲丞相館客具雞黍甚肅頃之有二子侍立天錫異而問之保長曰此吾外孫趙與莒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兒後當極貴天錫因憶彌遠言且念其行又相當

及還臨安以告彌遠彌遠命召二子來保長大喜鬻田治衣冠心以爲沂邸後可冀也集姻黨送之且詫其遇及見彌遠善相大奇之恐事泄不便遽使復歸保長大慙其里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二子可復來乎天錫召之保長辭謝不遣彌遠乃使天錫密諭保長曰二子長者家貴宜還撫于其父家遂載以至臨安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及貴和立爲皇子乃補與莒秉義郎年十七矣與莒凝重寡言潔修好學每朝參待漏他人或笑語與莒獨儼然出入殿庭矩度有常見者斂容彌遠益異之）秋七月以賈涉爲淮東制置使　八月任希夷罷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院事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及卒人皆思之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守襄漢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許國以忠應變如神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故金人摟邊淮蜀大困而京西一境獨全能用名人如陳晐游九功輩皆拔爲大吏扈再興孟宗政皆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卒爲良將故能藩屛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諸子范葵最顯）以與莒爲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　加貴誠果州團練使　蒙

古太祖皇帝圍西域塔里寒寨（太祖皇帝住夏于西域速里壇可汗避暑之地至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龍傑赤城四太子攻也里尼沙兀兒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剌思等城而自將兵踰鐵門關以攻塔里寒寨及班勒紇城皆克之遂圍塔里寒寨）九月立貴誠爲沂靖惠王柄後　冬十月復滄州　復以齊州爲濟南府兗州爲襲慶府　夏人復以書乞會師伐金　金太醫侯濟張子英除名（侯濟張子英治金主孫疾用藥瞑眩孫不能任遂死有司論一人當誅金主曰濟等所犯誠宜死然以朕孫故而殺人所不忍也杖七十除名）蒙古木華黎伐夏夏人以師會之遂取金葭州徇綏德州十一月圍延安府（八月木華黎至天德監國公主遣其臣習里吉思勞之且享將士木華黎遂由東勝州涉河引兵而西夏主聞之懼遣塔海監府等宴木華黎于河南獻牛羊且遣塔哥甘普將兵五萬屬焉十月木華黎引兵東行自雲中歷太和寨以入葭州命石天應權行臺以守葭而自將大兵攻綏德破馬蹄克戎兩寨夏主遣迷僕帥衆會之迷僕問木華黎相見之儀木華黎曰汝主見我主即其禮也迷僕曰未受主命不敢即拜因引衆去十一月木華黎進攻延安迷僕始贄馬而拜金元帥合達與納合買住禦之合達以兵三萬陳于城東蒙古將蒙

（古不花先以驍士三千趣之約半夜伏發木華黎乃令軍士銜枚潛進伏於城東西谷間明日蒙古不花望見金兵佯棄旗鼓走金兵追之木華黎出伏夾擊金兵大亂木華黎追殺七千餘人合達走入延安城堅壁不出木華黎以城池堅深猝不可拔乃留軍圍之而自將兵南攻洛州鄜州）夏人寇金定西積石州　師焚䪨州　蒙古入金潼關　四川宣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頼之及卒詔與之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訓備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立）張林以京東叛降于蒙古蒙古以林爲山東東路都元帥李福自膠西遣歸（李全既俘將速水忠義五驍俘糧宋及遣金山作佛事以爲國陽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貴遣全大合樂以享之全帥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速艤舟謀爭舟楫之利焉膠西當登寧海之衝百貨輻輳全使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先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賀辦于張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鹽場福恃第有恩于林欲分其半林許福怒毀鹽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攝其黨李馬兒說林歸蒙古林遂以京東諸郡請降于蒙古木華黎以林爲山東東路益都府滄景濱（原缺）等州行都元帥府事福狼狽之還楚州林猶遣貴涉書言非己叛貴由李福也）十二月鄭昭先罷　閏月苟夢玉如蒙古（通好也）金更作興定寶泉（每一貫當通寶四百貫）蒙古侵鄜州節度使完顏六斤女奚烈貴祿都監紇石烈鶴壽痛寨要塞死之　蒙古木華黎取金坊州遂徇隰吉州　蒙古使阿合赤孫來　蒙古速不䚟敗欽察部于玉峪

十五年壬午（金元光元年太祖皇帝十七年）春正月庚戌朔受恭膺天命之寶于大慶殿大赦　二月李全復泗州　金完顏訛可時全南侵至固始而去夏五月次于淮師襲敗之金人誅時全（金主以宋絕歲幣國用以困方令元帥左監軍訛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同簽樞密院事時全副之以伐宋由潁壽達渡淮敗宋師于高唐市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思忠兵亂而獲生口言時全之姪爵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訛可引衆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寨語諸軍且留收淮南麥遂下令人獲三石以給軍衆惑之訛可及諸將佐勸止之全不從留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若值暴漲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乃拒之是夕大雨明日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師襲之金兵大敗橋壞全以輕騎先濟士卒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詔數全罪而誅之）進封皇子祁國公竑爲濟國公以沂王嗣子貴誠爲邵州防禦使（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瞰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所引用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書楊后及彌遠之事于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真德秀時兼宮教諫竑曰皇子若能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竑不聽德秀因力請外而去一日彌遠爲其父浩飯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者吾與君皆族矣清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大小學教授清之日教貴誠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即以貴誠詩文翰墨示之譽之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頷之再三奉之之意益決乃日媒孽竑之失言于帝覬帝廢竑而立貴誠而帝不悟其意）蒙古木華黎以田雄權元帥府事及合丑帥師戍于隰吉翼等州　知濟南府种贇伐青州張林敗走李全入城據之　六月俞應符卒　蒙古太祖皇帝克撒里寒寨遂屠葭里城大掠忻都而還　蒙古木華黎取金牛心寨知吉州楊貞死之（時金於牛心寨僑治吉州事木華黎自隰州攻之知州楊貞令妻等先墜崖已從之皆死木華黎入寨留兵守之而去且使蒙古不花引游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觀山川免險按覊）秋七月蒙古木華黎徇金青龍堡平陽公胡天作降之木華黎遂趨關中使蒙古不花守京兆以備潼關按察兒次于晉安冀州之境　九月彭義斌帥師復京東州縣嚴實將晁海以青崖降　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院事　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府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西行臺（木華黎渡河所過州縣皆下遂取蒲州居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我欲選一首領而不可得君才略絕衆幸爲鎮之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隰等處帥府皆受節度）金王庭玉復曹州殺蒙古石珪　十一月蒙古木華黎徇金同州節度使李復亨完顏訛可死之　蒙古木華

黎徇金鳳翔府 赦京東河北路以其新復故也十二月以李全爲保寧軍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節制司副使初李全每立戰功史彌遠輒欲加以官賈涉以爲不可及加節鉞涉數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 蒙古太祖皇帝滅回回國其王走死太祖皇帝征回回國其王委國而去太祖皇帝命速不䚟追之及于灰里河敗之回回王夜遁速不䚟將萬騎由不罕川追襲回回王逃匿海嶼速不䚟分兵守其要害回回王進退失據不旬日而竟死太祖皇帝遂進次于印度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軍宜早回太祖皇帝怪之以問耶律楚材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寔陛下無疆之福太祖皇帝即日班師 十六年癸未金元光二年夏獻宗德旺乾定元年太祖皇帝十八年春正月金侯小叔復河中府殺石天應蒙古木華黎復取之木華黎攻鳳翔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右都監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木華黎復取河中以天應子斡可代領其衆以守城而造浮橋引師駐於南爲屯田住夏之計初金主命元帥都監阿

魯帶守河中阿魯帶恇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及絳州破阿魯帶益懼馳奏河中孤城不可守有旨覆視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魯帶遂棄河中焚民居官舍一二日而盡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豈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故隨守隨陷 二月嗣秀王師禹卒 三月蒙古太祖會國王木華黎卒于解州木華黎自河中師還行至解州聞喜縣疾篤謂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干戈垂四十年無復遺恨所恨者汴京未下耳汝等勉之言及而卒年五十四木華黎雄勇善謀與博尔朮博兒忽赤老溫俱以忠勇事太祖皇帝太祖皇帝號爲掇里班曲律猶中國言四傑也太祖皇帝軍嘗失利會天大雪失牙帳所在卧草澤中木華黎與博爾朮張氈蔽之自暮達曉竟不移足博爾朮從太祖皇帝征伐立功甚多每警夜則太祖皇帝安枕極見親遇位終右萬户贈太師爲廣平王博兒忽從太祖皇帝身更百戰竟死于陳位終第一千户赤老溫功業與三人者等然中原之功木華黎爲第一四人之子孫皆領宿衛號四怯薛出官則爲輔相爲 夏五月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太祖皇帝循辛目連河而上命三太子循河而下並青忍丹城降之遂留住夏于八魯灣川分兵攻諸部落之近者悉下之至可溫寨與諸將會以西域漸定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振旅東還所過皆附 苟夢玉還自鐵門關 金作元光重寶元光珍貨珍貨以綾印製與銀鈔並用 六月程卓卒 淮東制置使賈涉卒以丘壽邁攝制置司公事初以李全驕甚難制力求還朝在道卒初涉欲制忠義兵乃以翼朝宗統鎮江副司八千人屯楚州城中又分帳前忠義萬人命以邦乂高友統五千屯城西王暉于潭統五千屯淮陰李全輕鎮江兵而忌帳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之勇遇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許全每宴麾下必併召涉帳前將校於是帳前感之爭願隷全然未能合也及涉卒丘壽邁攝帥事全上言曰忠義爲合凡籍鹵莽莫若刬置新籍一納諸朝一本制閫一以自留庶功過有考請給無弊壽邁從之全乃合帳前忠義與己軍盡籍之而併統其軍壽邁不悟 秋七月夏人寇金積石州 八月金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邳州以叛李全帥師會之不克進乃還青州邳州從宜經略使納合六哥殺行省蒙古綱據州反與李二措致書海州言欲附宋李全麾下周岳得之以報全全書遣王喜兒以兵二千應援而已繼之李二措納喜兒而囚之全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芻爲備之全不得進合兵索戰而敗欲還楚州會濱[illegible]有亂乃引兵趨青州全行

危總帥牙吾荅討大哥殺之復其城 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二月嗣濮王不凌卒 以許國爲淮東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楚州初淮西鄆統許國奉祠家居欲傾賈涉而代之因數言李全必反涉卒會召國入對國即上疏極言全姦謀益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還易圖大階以爲淮東制置命下聞者莫不驚愕懷東參幕徐晞稷雅意閫閫及聞國用乃注釋國疏以寄李全于青州全大不樂 金主珣卒太子守緒立金主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變閒龐貴妃陰狡機會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即紿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皆啓户出后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剌蒲阿集軍三萬于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然後即位於柩前宣宗在位孜孜以繼述世宗爲志勤政憂民形於言色然而境土日蹙盜賊群起者其以性本猜忌崇信贊御其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任相非人臨事無斷南開宋衅西啓夏隙侵奪中原曾未多載其命脊以亡宜哉 蒙古伐夏夏主遵

頊傳國于其子德旺，自號上皇。蒙古速不䚟滅欽察幹羅思撒里等部，大掠西番邊部而還。

十七年甲申（金哀宗守緒正大元年，太祖皇帝十九年）春三月，召崔與之為禮部尚書，以鄭損之為四川制置使，與之辭不拜。（與之治蜀，將士輯睦，府藏充實，至是以疾歸廣州，蜀人皆有衆而相焉。）金尚書右丞相高汝礪卒。（汝礪循默固位，金主立，諫官乞黜之，金主曰：汝礪先帝所立以為相者，又可黜耶？又有男子縣衰麻望承天門且笑且哭，有司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救之，金主曰：近詔草澤直言，今雖狂訕，不可救也。惟以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金以張行信為尚書左丞。（行信初為參政，患高琪之專，每裁折之，高琪惡而出之，至是復召用。）金使李唐英來輸平。（金主遣尚書令史李唐英至滁州通好，既而復遣樞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光州，榜諭宋界軍民更不南伐。）秋七月，以師嵒嗣秀王。八月，帝有疾，史彌遠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為皇子，更名昀。閏月，帝崩于福寧殿，昀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封皇子濟國公竑為濟陽郡王，出判寧國府。（八月丙戌，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遊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于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壬辰，帝疾篤，彌遠稱詔，以貴誠為皇子，改賜名昀，授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乃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已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以為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肯拜，夏震捽其首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為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垂簾同聽政。詔遵孝宗故事，宮中自服三年喪，軍宰參倫守文。初年以甚學輔道之功，召用宿儒，引援善類，其政可觀。中更韓侂胄，內蓄奉姦，指正為偽，外挑強鄰，流毒淮甸，函首求成，國體虧矣。及史彌遠擅權於外，楊后竊政於內，帝拱默不能自發，惜哉。）封兄濟陽郡王竑為濟王，出居湖州。

九月，召傅伯　為顯謨閣學士，楊簡為寶謨閣直學士，柴中行為右文殿脩撰，並奉朝請。伯成、簡辭不至。（帝既立，史彌遠欲收衆望，勸帝褒表老儒，於是帝謂宰輔曰：傅伯成、楊簡皆先朝耆舊，既所薦記，可召赴行在，故有是命。簡辭不至。簡嘗師陸九淵，篤學力行，其為政設施皆可為後世法，人欲慕之。）以禮部侍郎程珌吏部侍郎，朱著戶部侍郎，陳德剛中書舍人，真德秀兼侍讀，工部侍郎葛洪起居郎，喬行簡宗正少卿，陳貴誼軍器監，王塈並兼侍講。（初德秀為起居舍人，無官請言事不避權貴，且參奏於假繳。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為劉爚曰：吾徒質患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為從官之人。遂力請外，至是自知潭州召還入對，勸帝容受直言，召用賢臣，固結人心為本，帝開納之。德剛，仲子也。）以真德秀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魏了翁為起居郎。（開禧初，了翁以武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對策論開邊事，御史徐柟劾了翁狂妄，了翁遂以親老出知嘉定府。及韓侂胄敗，史彌遠用事，收召諸賢，了翁預焉，力辭不至，築室白鶴山下，所以聞于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禮義之學。及為潼州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與任希夷合，朝廷從之。至是以起居舍人進欺起居郎。）進封宗室希瓐為榮王，妻全氏為國夫人，以其子與芮襲封奉祀。（帝之本生父希瓐也。）冬十月，嗣秀王師嵒卒。夏及金平，始用敵國禮。（夏與金通好，不交兵者八十年。至真祐初，以小故生釁，搆難十年，一勝一負，遂至精銳俱盡，兩國皆敝。至是夏遣其吏部尚書李仲諤脩好於金，稱弟而不臣，各用本國年號，金主許之，遂以夏國修好詔中外，而遣禮部尚書奧敦良弼報之。）十一月，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江文㵼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一送

宋　寧宗十四

宋中興大事記講義光宗久不過宮皇太后降旨嘉王即位紹熙奉光宗久不過宮大臣請立太子上乃出手劄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丞相傳之大懼不以示同列趙子直通之乃以告故皇太后降旨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　朱文公甲寅劄云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其所以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述道之經也事不幸而至於不得盡如其常則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矣是則所謂權也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而已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凊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寧宗孝敬恭儉慈仁三十年如一日慶元之初人物會聚無以異於乾淳之間而開禧嘉定之權臣用事則又襲秦檜之迹而甚之愚於序講已論其大略云

初政求言　紹熙四年秋七月詔曰朕思欲圖乂莫先求言周聞遐邇咸伸播告事關朝政慮及邊防應天之實何先安民之務何急等人使諫方傾聽於嘉謀事君以忠宜大伸於直道詔兩省官看詳應詔封事其要切者以聞　恭聞孝宗以六月丙子登極迨于甲申甫及九日即下求言之詔且謂自今時政闕失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夫當人君嗣服之始軍國庶政豈無大於此者而獨以求言為先務是果何意哉蓋天下大勢譬如人之一身人之理身關節脈通血氣流暢然後肢體安而壽命長人君之理天下言語廣開下情無壅然後君民通而治道立令是未見其能濟也今我寧考龍飛之期在於七月之甲子而求言之詔下於戊辰五日之頃綸音丁寧靡遺頃刻豈非忠謀讜論治世之良劑斷不容少緩與

擇廉能　紹熙四年秋八月詔諸道刺舉之官於文武任職之臣廉必聞汙必糾其令吏稱民安副朕意焉　此寧宗皇帝即位之初作新吏治之規模也自此詔一下居外臺者各以舉劾為職而在郡國者亦皆革貪墨而為清廉矣三十年吏稱民安之効實權輿於此歟

改元法祖　紹熙四年冬十月詔曰觀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也省刑罰薄稅斂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也朕幸業承祖武而敢一日忘此乎擬取美號於以紀元其以明年為慶元元年有一代之治必有

一代之家法。國家創業垂三百年。慶曆元祐尤為盛際。則慶曆元祐誠我朝之家法也。拜觀仁宗哲宗臨御以來。其所以早安宇內振舉朝綱者。固非一端。而進賢退姦。省刑薄賦。係於為治之要領者。尤切垂意。今觀其時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富韓范布列二府。歐俞王蔡擢在諫垣。則慶曆之人才茹連矣。蔡確罷僕射。章惇罷知密院。而司馬呂范並秉鈞軸。王傅蘇梁相繼執政。則元祐之君子雲會矣。刪天聖之編敕。懲誤入之刑名。因繫淹留從而結絕之。中外滯獄從而疎決之。則慶曆元祐之刑罰省矣。放州縣之科配。賦旱傷之夏苗。罷熙豐新法。如青苗市易茶鹽之類。迭為民害。悉從廢罷。則慶曆元祐之賦斂薄矣。祖宗燕謀。勒在琬琰。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我寧考嗣服之始。首更歲號。冠以慶元。而改元詔旨必及於親君子遠小人。慶曆元祐之所以尊朝廷者。刑罰薄稅斂。慶曆元祐之所以惠天下。誠率是道而行之。則兩朝太平之盛。翹首可企矣。

修武備　慶元元年秋八月。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　天生五財。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尚矣。易稱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春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兵備其可一日而忘哉。故東都無備。胚胎西羌猾夏之變。唐人銷兵。醞釀藩鎮犯順之憂。往事皆然。良可鑒也。國家自南北講解以來。犬羊守約。三邊晏然。亦可謂承平之世矣。然偃兵既久。干戈朽鈍。將帥怯懦。士卒脆弱。猶不足慮乎。我寧考當慶元之初。即詔內外諸軍主帥。條將佐士卒器械舡艦可用與否及控扼防守之策以聞。聖意拳拳。豈非居安思危而為豫備不虞之策歟。

清中書之務　慶元元年十二月。臣僚劄子。廟朝乃洪化之地。中書寔王政之由。正本澄源。無先於此。常程細故。紛沓至前。則朝廷之體不尊。百司之務反廢。今三省文書。偏盈几閣。百司庶府。惟事依違。日因月循。細故毛舉。中書之務何自而清。　昔蘇公軾進策先朝。其言有曰。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軾之所言。其知治體者歟。嘗試論之。竊以為朝廷之上。群工百執。奔走服役。獄訟責之廷尉。錢穀責之司農。戶口責之版曹。士卒責之將帥。若夫禮樂刑政教化之大綱。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乃大臣朝夕所當講明之也。苟惟區區於簿書期會之間。役役於常程細故之際。彼之精神心術。將倥偬之不暇。何暇議及國家大體哉。漢之賢相。以清道群鬬者付之京兆尹。唐之英主。以尚書省細務屬之左右丞。蓋以道揆所在。與拘於法守者不同耳。我寧考閱臣僚有三省文書。徧盈几閣。百司庶府。惟事依違之奏。即思所以革之。亦與唐太宗同一意歟。

置華文閣　慶元二年夏五月。名孝宗皇帝御集閣曰華文閣。　昔王元之在翰林。真宗暇日召與論文。元之奏曰。雕纖之言。豈足軫慮。較輕重於瑣瑣之儒。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福。大哉斯言。真知人主之所謂文者矣。蓋人主之文。與儒生異。繪句絺章。錦心綉口。風雲月露。以逞其思。瓊盃玉斝以示其工。此儒生之文也。布為誥命。發為翰墨。施澤四海。延利萬世。此人主之文也。竊嘗拜觀孝宗皇帝御製。豈徒爭奇鬬靡於詞藻之間哉。觀高廟聖政之序。有以見其龜鑑之明。觀東坡文集之贊。有以見其致想之切。觀幸秘書省之詩。則知其稽古而右文。觀兩過述懷之詩。則知其規恢之廣大。其他如用人之論。原道之辨。無非發越聖心之妙。斯文之所形。道之所寓也。以是而治國平天下。恢乎其有餘刃矣。建為傑閣。榜以華文。昭回之光。豈不燁然下飾萬物歟。

經筵進讀寶訓　慶元四年三月。臣僚劄子。恭聞詔旨。擇今月十一日開講。望陛下遵用仁宗高宗故事。令侍講之臣。仰稽三朝寶訓。如李傚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備觀覽。凡武備之設。何者為先。軍旅之制。何者為重。邊圉治守。孰為要害。夷狄情偽。孰得要領。考古驗今。有至計商略而施行之。是以為思患預防之策。上從之。　周詩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聖人之治天下。雖因內外之勢。而為經理統馭之術。然詩人必推原於文武者。以祖宗之家法不可一日忽也。我朝自藝祖創業。二宗守成。凡所以綏內御外之規模。至矣盡矣。三朝寶訓之作。非家法之所存乎。仁宗惟從李傚之請。故取議屯備。制軍旅。論邊防。撫夷狄數卷進讀。則外治之道在是。所以北服契丹。西定元昊。南平智高。以保太平之業。高宗惟從臣僚之奏。故依傚仁宗進讀故事。經筵之上。日令講明。所以摧兀朮著逐亮。真安神器。以植中天之基。今廷紳請令侍講之臣。仰稽寶訓。如李傚所舉外治數條。詳悉講明。以為思患預防之策。我寧考慨然從之。遂備其有不圖。武事其有不立者乎。

均內外之任　慶元六年九月。臣僚奏。比年以來。浸成內重之弊。顧悉周行。視民事為冗。已久貪朝績。謂州縣為徒勞。況祖宗成憲。改秩者必宰邑。典郡者方除郎寺監丞之既更。則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出分一道之節。此不易之良法。日往月邁。常免遵守。臣恐內重外輕。其弊難革。欲望聖慈。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興起治功。實非小補。　愚嘗拜觀孝宗皇帝聖政。歲在隆興。頒詔旨。且云。恭覩太上皇帝昨令卿監郎官更迭補外。以均內外之

任可令三省遵守施行是知列聖相承任賢共治出入更迭守為家法載在國史炳若日星不可踰也歲月浸久典憲浸虧上下循習視為虛語有如慶元之間臣僚所陳内之攺秩者睨睨遷階必啚帶行朝職任以逭作邑之勞外之分職者席不暇溫或別為勞績以希召用之命貪榮冒進殊不知愧遂至居外者慕中都而起登仙之嘆在内者視淮陽而有厭薄之心此等氣習聖世豈宜有哉臣僚申明高宗孝宗兩朝詔旨俾中外之官更出迭入以均其任而我寧考斷然從之又烏有内重外輕之弊乎　抑奔競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劄子今日之士夫奔競躁求日甚一日欲望聖慈詔大臣自今惟以砥礪廉隅為急若不安義命不修職業背公營私惟圖躁進則雖當與而不與當除而不除庶幾人知向慕好惡明於上習俗移於下矣　嘗聞仁宗謂輔臣曰比來臣僚請對其欲進者多求退者少何也王曾對曰士人寡廉鮮時之用否惟朝廷抑奔競崇靜退則庶幾有難進之風仁宗然之何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人君誠能崇獎靜退之士則臣下望風無非靖共正直之流苟僥倖之門一開奔競之途一啓使乞墦媚竈者往往得志而杜門卻掃者齟齬不容則小人者流迭相視傚將疾軀於功名之場衆揞於利祿之鼎紛紛嗜進何有於恬退在

慶元中臣僚劄奏請士大夫奔競躁求欲明詔大臣以砥礪廉恥為急而營私啚進者則不與之囊封一陳俞音賜可此弊庶其可革乎　敬天變　慶元六年十月臣僚上言乙酉之朔太陽方升中有黑子況雷電大震於初冬之月赤氣發於暮夜之時地震間亦不安風霾時乎四塞今朝廷毋乃猶有忠邪並進僞得亂真歟毋乃猶有膏澤不流田里愁歎歟毋乃猶有利之未興害之未除爵賞之施或妨公道而害政者歟　董仲舒對策漢庭其說有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我思古人成湯禱旱六事自責宣王懼災雲漢作詩畏天小心前後如一轍耳我國家列聖相承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一陟一降如在左右嘗聞咸平中有星孛于井鬼真宗曰朕薄德致茲譴見大懼災及吾民寶元中司天言明年日蝕正旦仁宗曰不如自責可以荅天變列聖之嚴恭寅畏大槩若是此所以消災變而召福祥歟況乎慶元間太陽告異於朔旦雷霆奮擊於初冬重以地震風霾接踵而見此廷臣所以懇懇進言而我寧考慨然從其所請則成湯宣王敬天之誠不得專美於前矣　戒薦舉之私　慶元六年臣僚劄子竊怪近日以來在下位者率以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趍競漸不可遏孝宗皇帝嘗詔兩省侍從臺諫自監察御史以上各舉所知限三日奏聞願陛下申述孝宗之制明詔兩省侍從臺諫之臣限三日各舉一二員以備任使至於審人物酌公論甄別而推用之此則在陛下聖斷　朝廷清明邪正甄別時則薦舉出於公而不出於私朝廷昏蒙邪正淆亂時則薦舉出於私而不出於公唐虞盛時九官布列有如禹之舉稷契皋陶垂之舉殳斨伯與益之舉朱虎熊羆伯夷之舉夔龍皆合於下之公論而無一毫朋比之意此古人之公心也後世公道不明私情自勝士大夫往往逼於權勢之干請狃於苞苴之往來始有不當舉而舉之者矣嗚呼此豈獨士大夫之罪哉亦惟朝廷昏蒙君子小人雜揉有以啓其濫進之途也我朝列聖臨御如日當天人材彙征如茅連茹王文正韓忠獻為相所薦皆當世知名士陳公襄歷薦三十三人自司馬光呂公著而下皆預其列亦可見國家得人之盛皆自薦舉中來耳竊怪慶元以來居官者率以求薦覓舉為常浮躁趍競漸不可遏求其本源則亦在上位者曲徇人情薦剡或可以倖得故在下位者營求百端恬不以為恥也此臣僚審人物酌公論甄別推用之說所以懇懇於冕旒之前而不自已歟　君子小人總論　國朝自建炎再造至於紹熙慶元

之交正學興行治效彰灼一時人才於斯為盛蓋乾道之所培養也而寧宗皇帝得而用之故其初元忠賢之士聚于朝廷海内嚮風駸駸乎有慶曆元祐之望逮戚倖盜權之始士之見微慮遠者逆折其鋒雖斥而不悔厥後起於廢錮之餘拔去凶邪嘉靖王室帶終寔賴之蓋君子小人消長之分係乎天下國家安危之決如此此先王之所必謹也且夫慶泰禧定之間中外多虞事機沓出而帝信孚謙慈罔有逸德仁念純熟對于神明夲保乂安以貽後嗣書曰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詎不信哉　戒姑息之弊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劄子國家自祖宗以來其政悉本於仁厚陛下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其弊有不可勝舉者欲望乘改元之初與士大夫屬精更始使人人洗心易慮無得循習前弊務為姑息昔人有言曰政寬則民慢民慢則糾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民殘則施之以寬寬猛相濟政是以和是則恩威兼用而不倚於一偏者為政之要術也我祖宗受命之初雖曰以深仁厚澤涵濡天下而紀綱整肅未嘗有委靡不振之憂雄武肆掠行法不貸川班妄訴立廢其班官吏貪贓往往寘之極典春夏生長而秋冬肅殺繼之焉雨露沾濡而雷霆震擊乘之焉曷嘗有姑息苟媮之弊哉仁皇在位歲久一時事頗少弛

中允鄉校胥吏挾元衛士出逆至敢縱嫠輦官侍慢上侵宰相似未免有陵遲之漸在廷諸臣諱然力爭且澤倬法制之不立而將趨於弱有天下者可不於寬猛兩端而中持衡歟南渡以來士大夫涵濡聖澤之久況我寧考丕承休德不忍用嚴厲之政以繩天下之人相習成風務為姑息此誠救偏補弊之日也臣僚剡奏欽承嘉泰改元之初厲精更始無待循習前弊天語曰俞綸綍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聞之想皆洗心而易慮矣　鹽禁　嘉泰元年春正月中嚴福建路科鹽之禁　山海天地之藏與民共之榷鹽之法已為國家不得已之舉況民所不願而強科配於民以求利豈不害民益甚乎嘗聞孝宗淳熙七年輔臣進呈知靜江府劉焞等奏乞均賦諸州鹽額免致科買為廣西無窮之利上曰廣中科鹽病民久矣今諸司措置可依所奏大哉王言可謂與天地同其仁矣今我寧考申嚴福建科鹽之禁殆亦與孝宗同一心歟　恤刑獄　嘉泰元年正月臣僚奏欲令諸路提刑司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出給板榜大字書寫行下逐州縣委通判縣丞各於獄門釘掛曉示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提刑司歲終檢舉管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一兩處申尚書取旨激勸上從之　舜美皐陶之功曰刑期于無刑且用刑以禦姦古今之所不能免也而

必以無刑期之何哉蓋皐陶作士每以欽恤為心無辜之民未嘗有一人之獄此刑罰所以不試而囹圄所以空虛歟後之治獄者則不然以慘酷相高以鍛鍊相尚一因被繫聽其所引根連株逮延及無辜其間有不應禁而坐禁者多矣獄犴其不充斥乎嘉泰初年臣僚欲令諸路憲臺檢坐應禁不應禁條法給榜曉示州縣被禁之人仍乞更令憲臺歲終檢舉管下州縣獄空并禁人最多最少者申省取旨激勸聖語俞之宜乎星沉貫索草鞠圜扉唐虞無刑之治駸駸可較矣　厚民俗　嘉泰元年夏四月詔曰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令銷金鋪翠無得服用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必罰無赦　金翠有禁國家常典也必法行自貴近始則天下不敢犯矣蓋風俗之弊自上而下由近而遠彼蠢蠢小民視國家三尺之嚴誰不知畏惟夫豪右貴寵之家依憑城社玩視典章朝廷之約束雖嚴而彼之冒犯愈甚由是綸言播告徒為墻壁之虛文矣竊觀真宗朝詔自中禁及於庶邦凡衣服玩用以金飾者一切禁斷高宗朝嘗令宮中首飾並不許鋪翠銷金中外士庶嚴立法禁貴近違犯必無容貸孝宗朝旨揮行在委臨安府嚴行禁止犯人依條斷罪有官人取旨施行累聖立法必先督責於貴近者此無他豺狼當路則安問狐狸豪貴僭服而細民猶以奢侈而犯法者愚未之聞也況乎嘉泰之間風俗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等差則金翠固在所當禁也然我寧考必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而貴近違令必罰無赦者豈不謂法禁申嚴貴賤如一則望風畏憚者眾歟革汙染之風陶醇厚之習信乎權輿於是矣　幸學講尚書周官篇　嘉泰三年春正月車駕幸太學謁大成殿御化原堂命國子祭酒李寅仲講尚書周官篇監學官進秩一等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太學賢士之關而車駕行幸又國家之盛典也我朝之初庠序未呈而教育生徒惟有國子監而已故臨幸之頃召李覺而講易之泰卦召孫奭而講書之說命則太宗之時也召邢昺而講書之大禹謨召馬龜符而講論語之一篇則真宗仁宗之時也逮慶曆初國學始立元祐幸學而召曹稷講書之無逸則哲宗之時也建炎兵興未遑他務紹興十四年幸學而召高閌講易之泰淳熙四年幸學而召林光朝講記之中庸則高宗孝宗之時也列聖家法昭然具在非聖子神孫之所當遵守乎今我寧考親屈臺輅之尊寵臨辟雍之地而聖學高明首拳拳於尚書周官之講推原聖意豈不以征弗庭綏兆民之片辭為切於國家修攘之先務乎驕侈怠忽之數語為足以洗士

大夫之汙習乎以是而講明於學校之間聞者翕然興起矣　舟師戰艦　嘉泰三年秋七月出封樁庫錢十萬緡命殿前司造戰艦　舟楫南方之長技自昔以來如周瑜之走曹瞞關羽之降于禁我朝則韓世忠邀兀术於金山虞允文敗逆亮於采石皆舟師之功今我寧考出封樁庫錢命殿前司造戰艦其亦用我之所長以制彼之所短歟　教閱民兵　嘉泰三年冬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弩手　土兵之與內兵其利害不同所謂土兵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衛其鄉邑保其田廬則必人人自戰而有奮不顧死之心彼內郡調發之兵萬里征行其人離墳墓棄井邑方無事時已懷怨望及其有事不過望風潰散安能為備所以國朝之兵往往土兵得力而京師所發禁旅每戰輒北虜人輕之目曰東軍則其利害較然矣此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拳拳於嘉泰之詔者其亦以此為可恃歟　金虜之暴　嘉泰三年冬金人以盜起懼朝廷乘其隙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府榷場邊釁之開蓋自此始甚矣上天之意禍華而福夷也晉自永嘉之亂神京雲擾瑯琊崎嶇南渡限一衣帶水以立國可謂弱矣然猶正朔相承綿綿延延歷十餘世而後亡乃若以裔夷而盜中原者惟劉石慕容苻姚為最盛然稱王稱帝僭號未幾而敗亡

相繼昔人有言夷狄無百年之運信哉斯言乎今金虜以沙漠小醜腥羶犯中土淪胥我衣冠化未易撲滅之也然自崛起以來甫近百載骨肉內叛韃騎外攻日朘月削終底滅亡而吾國堂堂正統蓋自若也即是而論則皇天福華禍夷之理豈不甚彰彰耶　蠲酒錢　嘉泰四年春二月蠲臨安府通負酒稅錢十八萬緡有奇　酒酤之權漢武之虐政也國家列聖相承蠲通之令無日不下況夫榷酤微利徒以經費尚廣未能捐以予民寧忍專民利擅為己有乎此通負酒錢必從蠲放至煩睿旨之申明寧考如天之仁即是可見矣　賑飢發廩　嘉泰四年冬十一月詔兩淮荊襄諸州遇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即日以聞　愚讀漢史汲黯傳至黯奉使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黯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賑貧未嘗不三嘆長孺之賢真足為可與權者矣蓋天災流行何代無有國家倉廩固所以為水旱之備然凶年飢歲赤子皇皇方有朝不謀夕之憂必俟奏請於朝然後發之道里往來文移反覆愚恐廩庾未及發而捐瘠之民已擠于溝壑矣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果何補哉此遠郡凶荒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然後以聞所以申明於嘉泰之詔也　大臣預聞財計　嘉泰四年冬十二月詔曰朕遵孝宗皇帝典故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仍於侍從卿監中擇才識通練奉公愛民者二人為之屬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會計而總覈之遂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岩同知國用事　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度支此前代故事也蓋輔弼大臣固不當屑屑錢穀之細務然軍國大計關於盈虛豐耗之源者亦可不剸裁而均節之乎國家舊制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范公鎮慨然上疏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鎮之此言可謂知邦財之源委矣孝宗皇帝深慮其然故在乾道間命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而我寧考遵守典故亦命大臣兼之且俾參考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得以會計而總覈固曰繩其祖武然任非其人而其所以兼國用之意則與孝宗朝大異矣　罷諫止用兵之士

開禧元年夏四月武學生華岳以朝廷將用兵上書諫送建寧府編管

天下大勢譬猶人之一身元氣既固雖外邪客氣不能為傷朝廷既治雖蠻夷醜類不能為害且以仁宗朝觀之北有契丹西有元昊南有智高非無敵國外侮之可憂然仁宗以聖德守成於上諸大臣以元老重望扶持於下故尊虜雖跳梁而無損於四十二年太平之業今開禧間雖曰金虜值百年之運駸駸微弱然起視吾國權倖得志而諛佞之自強為其腹心奸猾之師旦為其羽翼是在內之夷狄且未去也又況承平日久甲兵朽鐵鉞鈍債帥守邊何足以當總戎之任而妄發狂謀輕議恢復編置華岳欲鉗天下議者之口豈不過乎　寒暑理囚　開禧二年春三月詔諸路監司歲十一月行部理囚徙如五月之制　隆寒盛暑人情之所不能堪也況狴犴之內囚繫之苦乎聖心焦勞惻然詔監司以十一月行部平遣囚徒如五月之制雖大舜欽恤之仁不是過矣　和尚原之陷　開禧二年秋九月金人陷和尚原　和尚原者蜀之咽喉也建炎四年張浚與金人戰敗於富平陝西悉陷虜將窺蜀吳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列柵守之虜知我有備乃引而去紹興元年兀朮入寇玠據和尚原與之大戰兀朮敗歸是則和尚原者蜀口之險要無此原則無四川也今權臣造禍妄起兵端懦夫庸將不能堅守自此原既失虜騎往來如蹈無人之境四川生靈竟淪左衽迹其厲階已胚胎於開禧之間矣　賞襄陽守禦之功　開禧二年冬十一月金人犯四川兩淮圍襄陽開禧三年春二月金人攻襄陽不克而去夏六月賞守襄陽之功　耿恭在車師匈奴攻之不能下臧質守盱眙元魏國之不能克今也尊虜犯順三邊被兵庸夫儒將弄潰相繼而襄陽城守巍然獨存豈非良將捍禦之功朝廷以是賞之不為濫賞矣　逐奸求言　開禧三年冬十一月韓侂胄誅死陳自強罷相安置詔曰奸臣擅朝專事壅蔽下情不通政理多闕今既竄殛當開言路以來忠讜中外百僚其各條具所見以聞　小人蒙蔽必惡人言朝廷清明必開言路曩者熙豐以來王呂蔡確相繼弄權士惟不言則已言則陷於譏呵之域哲宗繼統大化更新司馬溫公力勸宣仁首下求言之詔而言者無慮數千人人情憤鬱必將大鳴以泄其怒理固然耳今開禧間權倖擅國內則容奸諛以用事外則任債帥以開邊當時議者如呂祖泰華岳之流往往坐上書獲罪言路榛蕪甚矣迨夫典刑既正紀綱再張聖意拳拳首令百僚各條所見以聞奎畫丁寧雷風鼓舞中外臣民無不大聲疾呼於殿陛間矣　嘉定更化　開禧三年十二月詔曰頻年相繼寰宇多虞邊釁遽開顧生靈之何罪蟲蝗為孽與旱潦之相仍皆權臣誤國之致斯在菲質慮天之敢慢今則典刑已正綱紀益張乃因正月之和適際三陽之泰誕揚大號播告多方其以明年為嘉定元年曩開禧間權倖用事悉擧要津而徧置私人給舍之所繳駁者必其所不欲予也臺諫之所彈擊者必其所不欲存也所以竊窺大柄根柢於是矣向者權

倖用事、恨忤者擯棄、褒諛者登進、賄賂公行、廉恥殆絕、而風俗以私而壞矣、節鉞加於僕隸、尉府萃於一門、命令不信、名器浸輕、而政事以私而舛、法制以私而敗矣、開僥倖之門、誘躁進之習、以屬將總戎、而浪戰以幸功、故兵無決勝之機、以債帥守疆、而剋下以自媒、故邊無甚嚴之備、黷賄荒旱之邦、干寵拏要之門、則何以責其能恤民、陽嚴督吏之公、陰殖囊橐之私、則何以責其能理財、由是自治之實廢、而外攘之效邈矣、非我寧皇奮發英斷、鋤去兇邪、則國家之禍可勝言哉、　改正權臣事迹　嘉定元年春二月、追復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謚曰忠定、詔史官改正紹熙以來韓侂胄事迹、　史冊國家之鉅典、一有曲筆。則不足取信於來世矣、紹聖史臣嘗以定策之功歸於蔡確、經高廟删削、而其事始著。嘉泰史臣又以援立之功歸於侂胄、經嘉定改竄、而其迹乃顯、小人矯誣、前後一律、豈不爲簡冊穢哉、　禁止賄賂　嘉定元年春三月、詔曰。奸倖弄權、故相同惡、上下交利。賄賂公行、監司郡守、並相倣效、貪婪無厭、狼籍已甚、繼自今各務精白一心、其有緣公濟私。尚爲故態、必罰無赦。　恭聞高宗皇帝嘗有言曰。贓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犯法、未嘗小減、大哉王言。其知貪墨之爲害乎。蓋自世降俗薄。四維不張。貪汚成風。所在皆是。

一事之決、視貨爲重輕。一囚之獄、視賄爲出入、清白相遺者不一二、而貪如狼、濁如泥者常千百。四知自律者不多聞、而白晝攫金不見人者常總總、醲鮮飽赤子之膏、囊橐殖子孫之利、不有所懲、彼奚由知戢哉、此貪婪無厭、狼籍已甚、所以興當宁之慨歎。尚爲故態、必罰無赦、至上頊尺一之丁寧。爲士大夫者亦可自警矣。　懼災求言　嘉定元年夏四月、詔曰。自去歲以來、蝗蝻爲災、冬既無雪。春又不雨、夏且旱矣。祈禱不應、今邊鄙甫定、流徙未復、漕運不至。糴價日增、苟失歲月、何以保邦、其播告中外、凡朕躬不逮。朝政闕失。田里愁歎、軍民疾苦、盡言無隱。朕將採而用之、　洪範庶證與五事相爲流通、春秋災異其事應捷於影響、天變之來、未有不由人事之所召也。嘗聞淳熙間驕陽肆虐、孝宗恐懼修省、首下求言之詔、今嘉定初年。旱魃挺災、蝗蝻害稼、我寧考焦勞惻怛、播告中外、各令盡言無隱、嚴恭寅畏、真與烈祖同一心歟、　議楮幣折閱　嘉定元年秋八月、命侍從臺諫兩省詳議會子折閱利害、嘉定三年、詔會子折閱日甚、侍從兩省以下各條上所見。　愚讀孝宗皇帝聖政、至淳熙十年正月、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前具新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矣、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則輕、洋洋聖謨、此言足以盡楮幣之利害矣、

蓋自中興用楮以來、楮之支降、嘗行兩界、而每界纂印之數、則三千六百萬、不爲不多矣、加以權臣誤國、妄意開邊、師行百萬、帑藏寡乏、從侍尺寸之紙以爲命、朝印夕造、不知紀極、由是增展三界、共滿一億有餘萬、物多必賤、此理之常、宜乎楮價折閱日甚一日、聞亦嘗爲稱提之謀矣、然初爲立中半入納之說、亦甚善也、未幾而三七之說起、三七之說雖有此令、而納于郡縣者未必皆然、朝廷又嘗盡降明旨、誕告中外、斷從月正元日必依其數行用、此令一頒、海內聳聽、行之未幾、遽有聽從民便之語、動於其間、號令反汗、往往類此、何怪乎楮益多而價益賤哉、　和議復成　嘉定元年秋九月、金國諭成、使元楨偕喬宇入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錢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爲右丞相、和戎國家之不得已也、然必有以折其氣、而後可以要其成、真宗朝、寇準親征、撻覽授首、我是以有景德之和、高宗朝、張韓劉岳戮力奏捷、我是以有紹興之和、今也嘉定之和、虜有求於我歟、我有求於虜歟、彼欲得權倖之首、則與之、彼欲增歲幣之數、則從之、屈己而和、皆由於我、犬羊巧詐、寧無易我之心乎。未及數春、渝盟犯順、三邊瘡痍、生靈魚肉、然則和議詎可恃耶。是必有以任其責者矣、　省節財用、　嘉定二年春正月、詔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　國家自中興

而後、舉東南一隅之入、以贍中外無窮之需、椎肌剝髓、供億殆盡、童山竭澤、搜括無遺、利源竭而不可復興利矣、法意盡而不可復立法矣、無已則節用一說猶可言乎、恭聞高宗皇帝嘗令有司條具錢穀之數、以節浮費、蓋當是時犬戎未殄、三邊宿師。故爲是區畫也、況自開禧用兵、舉三朝之儲蓄而耗於一旦、大農四總、日以匱告、朝廷上下、可不以撙節爲先務乎、承平之虛文、戚畹之賜予、其可省者省之、官吏之冗員、士卒之虛籍、其可核者核之。國家大計、庶乎少舒矣、否則蠹根未去、蠹穴浸淫、雖心計如弘羊、鞭算如劉晏、安能施其巧哉、此內外有司條陳節用之事、宜乎申明於嘉定之詔也。　推監司郡守、　嘉定二年夏五月、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監司郡守有政績才望者二人。以補郎官之闕、嘉定九年三月、詔侍從臺諫兩省舉可爲監司者各二人、孝宗之朝、爲寺監丞簿者則出除監司郡守。爲監司郡守者則入補郎曹、此均任內外之意也、而我寧考舉行之、豈不欲刺舉惠養之職、各當其任、而郎官之選亦重而不輕歟。　責監司郡守賑恤、　嘉定三年春正月、詔曰、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朕蠲租發廩、惟恐賑恤弗及、而監司守令闒茸具文、未副朕志、繼自今其或緣奸作邪、營私自豐、使上德壅於下、下怨叢於上、厥有常憲、斯言不

渝毋忽。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水旱之變。雖堯湯不能免。所恃以字民者惟在於承流宣化之得人耳。仁宗朝。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富韓公守青州竭力救災。凡活五十餘萬人。神宗朝。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趙清獻公知越州。發廩勸分。民無飢死。賢哉二公。真有意於惠養者矣。今也嘉定之間。歲比旱蝗。民食不登。捐瘠流亡。良可哀痛。上之人雖有蠲租發廩之令。而監司守令。鹵莽具文。寧不上負朝廷之委寄耶。向非明詔丁寧。坐以厥有常憲之罰。則委壑之室。雷腹之民。惟有捐死溝壑而已。誰復蒙更生之賜哉。

核軍籍。嘉定三年夏六月。詔三衙江上四川諸軍主帥核實軍籍。欺冒者以贓論。養兵。朝廷之鉅費也。國家竭東南一隅之賦。以贍中外百萬之師。費云廣矣。增衍楮券。蓽通茶鹽。開之則曰廪兵。頒降僧牒。科配鬻爵。開之則曰廪兵。內帑封樁之所儲。版曹農扈之所掌。開之則亦曰廪兵。嗟夫。廪兵誠今日之不得已也。然使軍有定數。官無虛籍。列竈雲屯。猶可以為緩急之用。今也尺籍伍符。往往多缺。主帥因循。闕而不補。徒利其請給以為囊橐封殖之資。此弊詎容不革乎。嘉定之詔。必令三衙江上四川主帥核實軍籍。且坐以欺冒貪贓之罪。廑旨一頒。中外諸軍無往不得其實矣。

謹陞差。嘉定三年秋九月。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必以材藝

年勞。其徇私者。臺諫及制置總領劾之。陞差之法。軍中之所觀望也。材藝者見推。則疲懦者不敢懷苟得之心。年勞者必遷。則新進者不敢萌覬倖之念。否則不惬公論。徒徇私情。恐倖門開而士氣衰矣。我寧考詔三衙江上諸軍陞差將校。一則曰材藝。二則曰年勞。良以此歟。

閔孝宗敬天圖。嘉定六年。皇上取孝宗敬天兩圖。真諸左右。常用省覽。恭惟孝宗皇帝臨御凡二十有八年。方內乂安。邊鄙不聳。豐功鉅德。輝映古今。而敬天兩圖。猶採古書無逸言人君嚴恭寅畏。享國則用以取法。前代王者或不能敬長修者。則用以自儆。宸章奎畫。絢爛可觀。寅畏寸忱。始終不替。旱蝗為虐。遂避殿減膳以銷變。淫雨為沴。遂結絕刑獄以致祥。凡孝宗所以祈天永命無疆惟休者。端在是歟。今我寧考遵奉燕謀。欽若彝訓。擬取二圖。使於觀覽。想其雅誥典義。煥乎如日星之垂。左顧右盼。凜然如盤杅之刻。帝王對越之誠。得諸聖心久矣。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寧考有焉。

上國史玉牒。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三祖下七世仙源類譜高宗皇帝寶訓皇帝玉牒。嘉定七年五月庚辰。詔脩玉牒。官二年一具草以進。玉牒之作。本漢唐東封之所用。而取以名史。則昉於李唐之開成。愚讀藝文志。如載玉牒行樓。皇唐玉牒。皆其事也。迨我至道之初。始詔張洎等編屬籍。而玉牒之脩。蓋在於宋真宗之祥符。列聖紹休。規模具在。由今觀之。輔臣以提領。從列以纂修。群彥以討論。宗正以典掌。而大觀中且建使名。其官之備如此。屬籍有樓。慶籍有堂。玉牒有殿。祕閣有本。三班編修二院迭有其局。其地之崇如此。有聖德之書。聖祖降臨之記。仙源積慶之圖。宗藩慶系之錄。其書之詳又如此。列聖崇重是書。前後若一。而職編摩者又得劉子儀宋綬之徒。此國家鉅典所以粲然詳備歟。今我寧考玉牒成書。既進於嘉泰之四年。又上於嘉定之六年。寶帙瑤編。益增光於前矣。

應接夏韃。嘉定七年春正月。韃靼遣三騎叩濠州塞。求納地請兵。守臣應純之諭遣之。七月。夏國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不報。十二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路安撫丁焴許之。十三年二月。夏國復以書來議夾攻金人。八月。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四川宣撫司令利州統制王仕信。引所部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吏軍民勸以歸附。九月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于鞏州城下。攻城不克。信等引兵趍秦州。夏人自安遠塞退師。冬十月。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遂自伏羌城引軍還。諸將皆罷兵。十四年十一月。京東安撫張林叛。以京東諸郡降于韃。令韃人遣葛合赤孫等來計事。

應敵

無一定之謀。自強有不易之策。夫夷狄叛服之不常。要不可屈中國而惟其言之徇也。或久睽而新合。或既出而復來。或陽為恭順而覘我之應酬。或設為要索而卜我之虛實。若是者在彼之所為。皆不可以預定也。隨事而應之足矣。故曰無一定之謀。民吾民也。吾所自當撫。兵吾兵也。吾所自當練。國事吾國事也。吾不可以不立。臣子吾臣子也。吾不可以不屬。此皆在我者。雖一日不容已。而非因彼之去來離合而為之作弛也。故曰有不易之策。知此。則應接夏韃之道可得而言矣。

重遠方監司太守。嘉定七年冬十月。命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嘗讀西漢循吏傳序。至孝宣自霍光薨後。厲精為治。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喟然歎曰。此宣帝時所以多循吏也。蓋一道生靈付之刺史。一郡生靈委之太守。其職任可謂重矣。然人之能否未易遽知。選掄一差。民被其害。是必從容進見之頃。審觀其才貌。熟察其器能。則凡借王陛而面清光者。其短長優劣孰能逃於旒冕之前哉。所以孝宗乾道間詔文武知州軍見辭。並令上殿。蓋慮是耳。不特此也。近畿內郡。去天咫尺。民有疾苦。易以上聞。若夫川廣之邦。遐陬僻壤。非得賢監司良太守撫摩之。則疲瘵之民。去天萬里。借有所懷。曷能自達於上哉。此四川監司及大郡知州辭見如舊制。宜乎拳拳於

嘉定之詔也。　下北伐之詔。　嘉定十年夏四月。金人引兵入寇。五月。京湖制置使趙方上疏。請下詔北伐。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下舉兵之詔。仍以黄榜募京西忠義人進討　甚矣犬羊之多詐也。景德中嘗與契丹和矣。既而有關南之求。紹興中嘗與女真和矣。既而有逆亮之變。今也嘉定之和。玉帛甫馳於兩境。羽檄踵接於三陲。赤子流離。朝廷旰食。卒不免下弔伐之師。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殘虜之謂乎。　四川董居誼之敗。　嘉定十一年。金人寇四川。四川兵潰敗。十二年春二月。四川制置使董居誼自利州遁還。　陝西自張浚富平之敗。虜嘗垂涎於蜀矣。然始攻和尚原。繼犯仙人關。而不能克者。以吳玠守之也。辛巳用兵。虜又嘗求逞於蜀矣。然既犯大散關。又犯黄牛堡。而不能勝者。以吳璘抗之也。今也殘虜渝盟。川蜀告警。報亦亟矣。而朝廷付以制閫之任者。不過董居誼之流。彼庸才耳。儒夫耳。安能當方面之寄哉。毋怪乎為虜所乘而奔潰相尋也。　上國史會要　嘉定六年閏九月。右丞相史彌遠等上皇帝會要。嘉定十四年五月。史彌遠等上孝宗皇帝寶訓。皇帝會要。　會要之作起於唐之蘇冕。續於崔氏。而增廣於王溥。勒成百卷。此皆載唐之事。不足稱也。　國朝之典。自建隆至慶曆。共百五十卷。則進於章得象。自慶曆至熙寧。其三百卷。則進於王珪。崇寧政和。置局再纂。逮宣和間。又上一百一十卷。故王珪有言。朝廷檢尋故事。未嘗不用此書。可謂重矣。矧我寧考會要。告成。嘗進於嘉泰之三年。總而類之。其凡二十有一門。而分之。其別八百五十有五。然更化之後。尚闕而未錄焉。今也採摭聖政。接續前編。蘭臺群彥。繕寫來上。自今而後。國家鉅典。愈詳備而無遺矣。　蒙人獻寶璽　嘉定十四年秋七月。京東賈涉河北節制司言。蒙國大將獻本朝皇帝恭膺天命之寶。詔禮官討論受璽禮儀以聞。詔曰。朕以付托之重。傾聽中土。怛然于懷。惟知脩德勝感。夙夜匪懈。遐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方效順。肅奉玉寶。來獻于京。寶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竪厥圖冊登載。緊然豈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同。今殘虜浸微。群心丕應。光朝之寶。復還。非皇穹之眷。方隆列聖之靈有屬。豈伊涼德。乃克臻此。書不云乎。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朕曷敢不承。其以來年元日受寶于大慶殿。丙午。奉安玉寶于天章閣。命近臣告于天地宗廟社稷。嘉定十五年春正月庚戌朔。御大慶殿受寶。大赦天下。丁卯。金天子宜陽奉珍。典于真人江寧。薦寶。盛矣哉。帝王之興。固天瑞之所由屬也。肆我寧考。基命宥密。不敢康寧。寅畏日祇。神明對越。敬天之外。無他念也。嘉定間。宇宙重闢。祥光著見。商奭致順。寶璽呈符。燁然皇帝膺命八字。祖宗傳國百年之舊。湮晦於僻壤者八九十載。而煥然為瑞於今日。非天命眷顧之隆。而何。於是敬天休。順人望。冕三朝會同之典。受寶前朝。嚴九廟奏告之儀。揭休祖列肆明綸。霈大恩。萬口歡呼。感戴聖恩之不暇。其視神鼎出汾陰。王冊見臨安者。萬萬不侔矣。皇哉休哉。　招徠中原豪傑。　嘉定十一年。正月壬午。京東路忠義人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為京東路總管。嘉定十一年五月。命四川制置招集忠義人。嘉定十二年十二月。四川宣撫司遣兵取洮州。召諸將議出師招諭中原。豪傑官民。勸以歸附。嘉定十四年四月。淮東制置賈涉招諭山東兩河豪傑。勸以來歸。嘉定十五年正月。詔撫諭山東河北軍民將帥官吏。　招徠天下之豪傑易。駕御天下之豪傑難。嗟夫。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淪於左衽。中國衣冠之正統。而久汙於腥膻。觀禾黍而興思。目山河而浩歎。豪傑之士。誰獨無忠義之心也。況夫天子倡大義於上。大臣扶大義於下。則將帥仗義以興師。士卒死義以決戰。中原遺黎。慕義以歸心。不啻如影響之應形聲。招徠豪傑。顧不易乎。然所謂豪傑者。皆斯地逐鹿之流也。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河南屯塢。附之以士稚則感恩。領之以祖約則叛去。姚襄來附。侍之以謝尚則相歡。臨之以殷浩則反噬。駕御之術。不其難乎。吁。冉閔臨江。晉卻而不敢受。固不能洗銅駝荊棘之悲。侯景內附。梁受之而不能制。適以啟金甌傷缺之悔。是又不可以不監也。　條畫營田。　嘉定十五年秋七月。詔江淮荊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　營田之說。邊郡長久之利也。蓋列寨屯戍。待哺兵食。固不容一日缺也。然調內郡之粟以實邊。則國有供億之困。而民有飛輓之勞。必也勸率士卒。誘之以播種之利。土膏脉起。則耒耜而耕。烽燧告警。則干戈而守。國無煩費。軍有餘糧。求諸昔人。如漢充國之於金城。晉羊祜之於襄陽。本朝何承矩之於雄州。皆用此規模也。今嘉定之詔。令邊郡條畫營田來上。其亦有見於是歟。　嚴銅錢之禁。　嘉定十六年秋八月。申嚴船舡銅錢之禁。　錢者國家之寶也。苟海舶之禁少寬。則商夷之積日多。而吾國之儲日耗。此嘉定朝旨所以申嚴之歟。　立國本　嘉定十四年六月。詔以皇姪福州觀察使貴和為皇子。改賜名竑。是日。以竑為寧武軍節度使。封祁國公。乙亥。以太祖十四世孫與莒補秉義郎。八月甲子。以秉義郎與莒為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戊寅。以皇姪右監門衛大將軍貴誠為果州團練使。九月癸未。立貴誠為沂靖惠王後。嘉定十五年五月丁巳。皇子祁國公竑進封濟國公。以

皇姪果州團練使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嘉定十七年八月丙戌，上不預濟國公竑立爲皇子既四年，儲位尚虛。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德譽日聞，上屬意久之。壬辰，召宰相入禁中，趣定大議。詔曰：朕以涼菲，獲承休緒，念國嗣之未建，嘗以皇弟沂靖惠王之子爲子矣。審觀熟慮，猶以本支未彊爲憂。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亦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聰明天賦，學問日新，既親且賢，朕意所屬，俾併立焉。深長之思，蓋欲爲無窮之計也。其以貴誠改賜名昀。　又詔皇子檢校少保武寧軍節度使濟國公竑開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進封濟陽郡王。皇子邵州防禦使昀爲武泰軍節度使封成國公。天位之重，非人君可得而私，惟視天心所命而已矣。我朝自嘉祐紹興末年東宮虛位，英宗孝宗皆自外邸入繼大統。矧今嘉定之季，主鬯承祧之寄，未有所屬，我寧考深思國本，屬意親賢，既爵之以環衛，又祿之以横行，品秩之穹，不少靳焉。迨其後也，竟申皇嗣之命，而神器歸之。孟軻有云：天與子，則與子。其寧考之謂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一送

宋　寧宗十五

宋宰輔編年録　紹熙五年七月丙午，陳騤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丙申，兼參知政事。）

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充兼）

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兵；等宰輔之尊，位亢高於建使。適疇宗雋，方陟台司，𢪗曲徇於遜辭，俾就陞於曲領。戴敭丕號，具諗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傳達，論竑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之守約。蚤繇簡擢，徧歷要華，旋分任於樞庭，浸冠榮於政路。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遐衝；甲兵之閑不至廟堂，每務講明於自治。屬予初政，梢爾嘉猷，惟勞舊者恩必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冲積；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於重權。肆特峻於班聯，廣增嚴於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遹漢相太尉之名。酌須秩以超加，陪腴租而併衍。華爲戎屢，實示殊褒。於戲！夙夜宥密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長之用，宜兜究於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樓鑰詞。）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辰，申命爲相。是夏孝宗升遐，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公，且預差爲攢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請議留公棄國之罰，遂遷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太中大夫遷九官，非故事，不敢當。親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進爲樞密使。時陳公騤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即舊恣故不復辭職，而獨辭所遷九官。上亮公之誠，秖遷三官，爲正議大夫。（行狀）

甲申，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拜左丞相。正乞罷機政，自四年六月至于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　韓侂胄寖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二日，復至趙汝愚閤中。公聞之，令省吏諭

使去曰此非知閑佚來之地侂胄大怒而出由是亟謀去公八月九日降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上知公力請建儲始末以上呈付公御批八字進入復公元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罷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郴州居住四年九月量移南劒州五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六年閏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未幾以林采言依舊光祿大夫致仕九月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國公累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侂胄何人誤國至此哉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七月疾且革惟念念邊事無休竟享年七十有八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太師（行狀）

正叙復光祿大夫制曰戲盈益謙斯為天道記功忘過時乃朕心念黃髮之既愆悵丹書之未洗惻然懷舊許以自新（具官留正）往在先朝嘗司揆務繼事聖考願秉國成崖岸峻而軒裳所饕鼎足強而棟榦弗撓方朕御國之始適邉當軸之虞亟命還廷俄嗟去位賈生嘗賦於單閼夢得思閒於大鈞深念此行殊非得已至於遇公議而下内遷之詔屈邦憲而聽從便之居前代之寵故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尤有異恩而猶分務於别都則是尚縶於請藉爰寵還於峻秩俾還領於真祠彰帝王予奪之公全君臣終始之誼噫函三槐而開黃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而從赤松尚勉睎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自樞密使除）制曰履帝位以御邦方圖正理立宗英而作相敵自朕心雖退處於樞庭當載還於揆路乃申前命爰告具僚（具官趙汝愚）忠貫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世已深壯歲建辰愛君益甚壽皇咨其切直屢敷心腹之言太上察其萬誠徑委股肱之寄擢居宥府密贊壽惟遹予有興厥功尤大允矣拓天之手繄如導日之星是為倚主以志其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須詔綍俾踐台符何循牆之過恩致反汗而中止既辜與望殊咈眷懷燕水方徹園自君臣之相與衮衣未備幾若朝廷之不知刑令政令之未孚儻多水旱之閒作是圖賢佐以贊繁機越彼拘攣不勝者卓矣置于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逆我相仍進優崇之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旦奭之於周家嘗兼師保之任魏石之在唐室俱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聞與後日舉援之自此毋膺再述

皆已熟知其忠注意之隆勿徇執謙之舊（樓鑰詞）　汝愚自七月丙子拜右丞相辭免遂改拜樞密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答辭免劄子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強者是疑聖人以私也文王百男其人多賢故命之為諸侯豈以踈戚為閒哉卿出於皇族而負王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擢之侍從太上委寄之重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揆路輔相一體何用固辭卿毋自疑朕意已決又批荅曰累聖之典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忍後人由此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使生於前朝亦當越故事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官其遂相予不必藉此而力辭也　八月留正出判建康申命公為光祿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愚宗姓之賢偉然忠貫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擢真樞衛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控避莫回殊咈眷懷尤辜與望朕惟不勝者卓雖時之宜令政令未孚水旱閒作得一賢佐度越拘攣萬機寔繁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三且面陳懇惻皆不可乃言於上曰陛下雖待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得不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為宰相者又陛下龍飛偶在一時舉附之列臣之蹤跡愈高則愈危望陛下保全寘之安地必不得已俟年歲復土兩宮重懽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搖正言黃公度侍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起居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國公力論救皆不回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决請去至再復不許面諭公曰丞相若欲去須候太上相見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上使朝辭公命家人治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款其行是日晚遣宣鎖公微聞欲行袝廟賞仍趣治裝而公之客或曰上即位甫爾公進退宜謹公姑聽之翌日果以孝宗袝廟備著忠勞除特進故事祇遷一官時遷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一官如故事既辭特進不拜改授銀青光祿大夫又二日李沐之議進矣（行狀）

公嘗念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統為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久未正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為非既當國首請用韓維孫固等議遇祫享奉藝祖東向而祀僖祖而下於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制致闕暇公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為乃率同列於上前極言今日禁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開天章閣故事以請一時更革幾數事小人側目

讒謗並興而汎富爭皆去位權臣方蠅營但伺衆隙抵巇聞之益懼嘯其裒侶分置要途凡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罹于禍

同上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騤罷知樞密院事　騤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士宮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兼參知政事）

京鏜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兵權總於樞筦執當魁柄之隆時望疇于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渙廣示殊褒（具官余端禮）靖重而裕和寬閎而肅哲受知烈祖忠備罄於論思祗事上皇功尤多於調護君從家食擢位天官出分帥閫之雄來貳樸庭之邃廟謨默契帝眷采深逮予纂紹於邦國乃命參陪於樞路不改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資遠略既有加於邑賦仍真錫於井腴用聳群聽茂昭異數噫國家是時及閑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安強斯壯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　鏜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輟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具官京鏜）襟度粹美器資凝重久矣偏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禮執殊鄰孝祖推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寘於文昌遂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燭微載疇帷幄之庸俾贊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武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祗厥命益遠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且亟儒英之用既符人望肅畀綸言（具官鄭僑）蚤以異才冠于多士學問本於醇正進退得於從容道以交脩義不辱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為於身謀積望深高來歸何晚屬纂丕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還文昌之舊耆講帷進列備見忠誠宥密參華用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井賦之豐恭錫真腴式昭異渥惟踐揚之久則其謀必當惟涵養之至則其用必宏無競維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贊襄　僑字惠叔興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免批答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詳試帥閫天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為貳蓋亦晚矣　山陵畢事端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優崇宰輔內為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為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應變守文兼有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推人望之隆進涉冢司之重蓋列祖嘗有大用之意始遺後人惟本朝舊拘左戚之嫌特捐故事頃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為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為既隆翊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稽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忱悃祈避頃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要從十乘之行圖所便安昭予體貌於戚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履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志補袞之舊益思體國毋有遐心（鄭湜詞）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　是時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上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為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徇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反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陰附侂胄衆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行狀汝愚辭福州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唐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鑾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為相卒陷譴何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樞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憲章之幸免（具官趙汝愚）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早竊於科名已偏塵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為嫌疑既弗避於此時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縣主器弱獲紹圖蓋承太上御劄之倦勤復奉隆慈誨言之諭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堂陛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談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暴揚之迹威震主而無退欲之思盤互侯邪參通壽棗內欲擅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夷狄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責懷怨望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第令解職以包容乃頻有訟冤之指教愈喧物論其載

臺評其黜授於散官以寬投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庶知家國明分之戒毋忘自省尚體寬恩（汪義端詞）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于衡陽待旨歸葬二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言臣切見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訃音来聞聖慈惻怛亟灑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當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爲幸甚奉聖旨依後自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忠厚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每懷舊而有感（具官趙汝愚）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導熙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久闕仰念祖宗之法每隆輔相之恩苟有過咎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必惻怛以致其情繄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屬精而更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群才舉無終棄豈地下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篆車以流光於壤戶惠朔而目送尚思加禮於絳侯見在毛生寧忍少恩於德裕靈魂不泯明渥其歆（楊炳詞）　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慨念宗臣力扶王業安社稷以爲悅夙高輔翼之

黜貲冤神而無疑可復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敦告綿區（具官趙汝愚）節挺松筠忠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任大事自昔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遂反真遊承文考與子之意對越天地相沖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舊庸允資馬巢嗟權臣之媢疾挾讒說以震驚謫處衡州僅踰中壽雖亟從於覲後猶未光於斂襚惟人心不可以厚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賁衮爲寵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用易名紀德垂千古之光華載疇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斯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人適殊於存殁尚惟英明式監至懷（徐幼學詞）　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衡之寄光宗排群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心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布告大廷而申命之耳而公欿然自視每進概辭遷疏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首鼠者陰拱默觀儉狡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横流洶湧之衝無復卻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憲聖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爲我宋無疆之休古所謂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讒人罔極營惑天聽公竟以遷隕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得盡白於斯世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不內慊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謚二年以諸子遇郊霈加贈少師其後權臣謀動干戈衅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上益思念公之元勳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太常趣賜謚謚法危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行狀）　始公罷政公論爲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亂經鉗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爲之謀曰食肉者必棄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孰若併與其骨遠屏之以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責小人之用心亦憯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爲挽章私相弔甚至大書揭于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轝所經父老焚香迎拜于道左或至泣涕洋鄉關邑以竹杖標楮錢于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焰爲之蔽空朱公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閩蜀之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可得而掩哉（同上）　公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爲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藁事實寄書

讀之輒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銀青光祿大夫除）　制曰稽古建官莫重王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揆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施輯廷紳誕敷制綍具官余端禮溫恭而氣勁凝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召之於留都遂畀輔臣之任益殫忠蓋力贊政幾逮予嗣歷之初允藉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廟論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敷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釣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眷屬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閒暇而修刑政之要尊獎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女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荅曰惟昔宗盟嘗居家宰之任若時鄉袞亦應拓溪之祥尚其邁邁於古人相與共興於大業

同日京鏜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自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鏜知樞密院制曰。當國家閑暇之時。既有常而立武。長樞機周密之地。在圖任於舊人。肆登帷幄之英。廣渙絲綸之寵。（具官京鏜）寬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搢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聲華持橐。告猷備罄於兩朝。登井捫參。賦政允高於全蜀。迺予訪落。於爾迪知。乃自訥言之聯。俾贊本兵之奇。每飭戎昭之果毅。然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戴廷推廷薦為柄用之專。肇錫公圭。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且彰禮貌之殊。意雖安忘戰。必危當益嚴。於師律惟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繫時老成。寔侯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纘業御圖。其勞求治。一相慶乎內方。有賴於舊庸。四輔非其人。今詎可忘於顧復。乃睠爰邦之哲。允符共政之圖。爰錫贊書。式昭眷意。（具官鄭僑）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篇自冠於布韋。眷望已推於柱石。論思道盡。曉蒙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被慈皇之眷。得以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摧武默樞。有嘉謨略。晉陪黃閣。庶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關。兼士氣民心之攸繫。匪藉同寅之佐。曷臻累洽之期。我其大監。撫于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倚毗。益茂忠誠。責為良顯。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任重本兵。允賴股肱之佐。儀閣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寘西樞之貴。既躋新渥。爰錫明綸。（具官謝深甫）學冠儒流。才推國器。州縣登更於繁劇。朝廷偏歷於高華。孝宗嘉其朴忠。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欽其詳試。自柱史以典神皐。予素簡知。命司風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理甚明。金華有切磋之益。爰加書殿之職。晉陪武帳之謀。非特異運籌決勝之功。庶幾收擅本折衝之效。益修武備。豈惟暇時。幾事不密則害成。固宜藏用。軍實無日不申儆。茲爲遠猷。永有乃心。祗若予訓。　深甫字（某）台州人

慶元二年丙辰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自右丞相除遷特進）京鏜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正議大夫除）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配天。上台天乙之興。中虺居于左相。惟朕躬之沖菲。奉慈訓以纂承。寘器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纂帝王之盛。隆俯思俊哲。以翊贊疇若予采。有能舊庸。惟時次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茲陟冢司。揚于王庭。渙其大號。（具官余端禮）篤學謹提身之行。忱誠堅許國之心。在坤文則包黃裳之文。於鼎象則安玉鉉之節。寬而栗。柔而立。德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閒。深而通。事每並行而不悖。早被孝宗之眷。復膺大

上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覲。甘盤舊學。嘗保乂以有殷。君陳東郊。繇分正而入告。權在本兵之地。適逢內禪之秋。宗廟以安。既共參於大策。姦邪不起。復有賴於忠臣。予嘉乃勳。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各權之失。備殫任公竭節之勞。山甫柔嘉。夙夜匪懈。于補袞之闕。安世謹密。徒容甚近如驂乘之時。至于壞植散群。遂良登傑舊猷。雖繇於予斷。天陳悉本於汝謨。國是既明。士風浸量。陰陽順序。年穀以登。夷狄修和。邊鄙不聳。將究彌縫之用。可無裒進之恩。惟茲元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蓋得賢而後居。佐天子理萬幾。俾顓持於魁柄。分長吏爲兩府。廣並建於衡臣。庶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摹已定。要當力底於大成。朋比既祛。罔或輕搖於浮議。副朕所望。在卿優爲。爰超賜位之階。以作群公之表。衍其采食。豐厥真畬。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疆惟休。無疆惟卹。敢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克艱厥臣。適觀敏德之乂。尚思柔邇之篤。遠邇明良之康。惟用勵于我家。終有辭于永世。　鏜右相制曰。勑天命而貌萬幾。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咨奮庸之有能。朕念顧諟於皇穹。代纂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懼於關以不逞。謨明弼諧。就厥德之允迪。保我邦圖之固。助予旰食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適近在於樞機。其輟本兵。俾陞次輔。誕揚孚號。播告路朝。（具官京鏜）顯通裕閑濟之才。鯁亮著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於精微。撓不濁而澄不清。量莫窺於涯涘。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策高足而據要津。戢務柏臺。廷臣憚其正色。爭禮氈幄。匈奴不敢桀心。旋爲諭蜀之行。允長壽邊之略。逮朕初載。寵于便班。一觀長者魁梧之姿。即知公輔遠大之器。子房之授高祖。言殊石水之投。馬周之遇太宗。契踰膠漆之固。寄之心腹。擢在疑丞。論說無疑。殆若巨魚之縱壑。姦邪不起。復如猛虎之在山。雖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壞植散群之策。消于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顓於武柄。運帷幄而決千里之勝。既厥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之宜。蓋贊元而經體。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士風雖革而尚起於譸張。年穀新登。倉廩之儲尚寡。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修。凡此數端（鼓文）皆如舟楫洪源之迨濟。況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興事。思邦家之大政。力底于成。遏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爾能秉緯予望。深期陟彼華資。既越三階之峻。衍夫真食。仍增千室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勳庸之茂。於戲。蕭曹爲冠。豈專務於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夬介之義。以迪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鏜初封祁國公五年

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上壽拜少保進封鄭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三年正月依前職知樞密院事）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制未入）　端禮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翥字某處州人

慶元三年（丁巳）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年正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丐閑故有是除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戊午）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丐閑除資政殿學士知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州　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乙巳以母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閏二月庚寅京鏜左丞相。（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翼國公）

謝深甫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鏜左丞相制曰斗魁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類面之朝朕法天建官臨政領治錄纘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均而具爾瞻既明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涉冢司渙敭制綍之公臨告廷紳之衆（具官京鏜）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閎學貫古今編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文懋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參結知於烈祖復拔遇於上皇爭樓祈穹廬之驕與藩增井絡之重逮及眇沖之質益深簡注之懷既涉疑丞旋躋樞近如正觀之有戴冑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籌於帷幄惟師虞之僉務嚴帝載之奮熙巢不詔八柄以馭群臣杜群枉而開衆正立綱陳紀贊為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穀要豐於農扈纖塵不警於邊陲瑞諜效珍聖父衍靡寧之福璇穹錫羨充良閑衮夙之符時浸格於豫和功實資於寅亮欲彌縫之益究豈褒進之敢

稽既掺卜以襲祥膺消剛而中命時爾威勛之懿位于元宰之崇黃耳玉鉉之華翊丕基而增輩布冕袞車之飾兼亞傅以陞班易原武之公圭啓冀方之胙杜拓其多井陪乃真畲以彰一意之何眦以侈千齡之會遇於戲邊萬物而佐陰陽之理尚思外鎮於四夷寵群后而依日月之光當使參施於日世勉圖可大之業協濟非常之功繄我宗工矣煩多訓　深甫右丞相制曰大臣國之股肱惟其人而立咨賢相氏之師表置諸右以輔台朕奉慈訓以纘承攬繁機而執叢適睹疑丞之彥備殫翼亮之勤夙藉樞機之遠猷進而強本式崎中外之偉望咨以奮熙誕敭明綸書告列廷（具官謝深甫）量疑而履正學博而才全事能應物智獨窮於微眇柔不茹剛不吐節蓋秉於直方孝皇一見而深知太上肆加於隆委比菲質紹基圖之始以環材為公輔之備爰即貳卿遂躋獨坐尊人主如堂之勢廉陛遠而難攀進忠臣憂國之言姦邪為之不起亟廷登於兩社旋復本於五兵每協恭而和衷益圖事而揆策訏謨屢告議論通乎古今廟算是裨宥密基於夙夜政之維御罔不飭將之紀律罔不張商夷讋其威稜遠圉底于靜謐惟器之宏者應擣裕而績之優者任必隆刻太微上相之輝列次星而交映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肆命贊元膺均宅揆言觀當世之急務蓋究經邦之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賓藩飾杜開群枉而開衆正益賴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敦時幾所以答天地之貺凡予注意皆爾究懷爵並峻於鈞衡初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實佐佑之具宜陟以三階既具昭於徽數陪其多戶庸併衍於真租以昭體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贊如晦之斷蓋可同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允賴守文而持正將究觀於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廸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鏜進封魏國公。　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國公。嘉泰二年十二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制曰基命勤于夙夜允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股肱兼賴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才之英爰錫褒綸以昭寵渥（具官何澹）恍恂而動正閎亮而裕和淵識貫乎古今環文揆諸經緯纂聲名於當世早擅倫魁附羽翼於初潛蔚為舊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之風盧懷極其延鶩駮假俾之參預舉偏補弊而靡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為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助成朝野之豫既益彰於素望膺推正於紫樞爲方時平敢忽武備謀臣猛將當廣爲數世之儲尺籍伍符宜盡汰積年之冗剝後稗於戎務皆有賴於謀猷掄其多

井之封。陪以真畬之賦。其加徽數。猶示隆知。憲文武爲憲。萬邦孟倚。兼資之略。精神折衝千里。異成強本之功。宜對褒崇。愈勤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自強字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鏜卒。　鏜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二月。拜左丞相。是月薨。凡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辛酉。）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丐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八月甲申兼知樞密院事。）

張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釜字君亮。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除。）　巖字肖翁。（某人。）松字冬老。池州人。

同日張釜罷簽書樞密院事。　釜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以端明殿學士宮觀。

嘉泰二年（壬戌。）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父喪解官。）　松自開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充知成都府。俊以逆曦之叛。松自西蜀遁歸。章良能繳程松與宮觀指揮奉聖旨。降三官落職。送均州居住。嘉定元年三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程松。昨爲赤縣。諂事殿帥吳曦。遂得潛結韓侂胄。致身宥密。前年西事之方興也。侂胄私遣松入蜀。正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爲關外之舉。而松才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趣其變叛。書既聞。身爲元帥。上不能糾合諸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棄五十四州之地以遺之。如弁髦土梗然。而更貽書逆賊。尊以王爵。覬其厚賂。明日遂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爲過。而權臣徇私。祇用輕典。俾以散官置于善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副使。賓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說友字（某。）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嶠奎斗樞。丕應西垣之次。斡旋機柄。叢承北極之尊。遴選真儒。式當隆委。（具官陳自強。）良玉不斷。大器晚成。居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慍之容。一見而簡帝心。數年而躋要路。諫坡獻替。每輸責日之忠。瑣闥塗歸。真有回天之力。君子之勇。雖賁育不能奪。仁人之言。非堯舜不敢陳。其勁正陣百川之狂瀾。其醞藉備四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之臣。均謂股肱之助。半千蓮炬之慶。是宜禮貌之優。加秘殿之隆名。昇真封之新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倚謀猷。夙夜基命。而單厥心。共成勳績。斯有無窮之聞。采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爲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赴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癸亥。）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觀文殿學士判建康府。）　深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丐閑。判建康府。凡相二年。（後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一年餘。

戊戌。袁說友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某。）泉州人。二月辛丑。以端明殿學士除在京宮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樞

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坐於忠義之家。首爲讒諂之倡。侂胄盜權之始。伯壽爲浙西憲。納贄投啓。即指故相爲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范滂。跋扈忽聞於梁冀。人無恥矣。咸依右相之山。我則異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趙同顧出陶鎔。寅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繳駁以斥逐善類。草責詞以詆毀師儒。其弟聞之。撫几嗟惜。曰名節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色斯舉矣。愈切悲鳴。侂胄重來。曲意諛悅。躐登西府。見謂非宜。扶曳謝恩顛頓失措。蹝其罪惡。合正嚴誅。而秘殿隆名。死於牖下。贈卹之典。與勲舊同。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爲姦邪之戒。奉聖旨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士寅字（某）人

五月戊寅。陳自強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未入。）　開禧二年正月庚戌。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躋。元化風登宰路之榮。鴻樞之斡。萬兵峻陟。使端之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身。（具官陳自強。）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器不期於小用。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遺微。炳若蓍龜之先見。純誠守正。屹然金石之弗移。頃接武於禁嚴。旋奮庸於丞衖。儀圖物望。晉秉國均。紀綱法度咸適于中。陰陽風雨各得其叙。每謙謙而不伐。曾斷斷以無他。念未

靖於邉氛適方深於憂顧眷時元老盖展壯猷遂揩列聖之宏規近致中興之鉅典爰即鈞衡之地仍兼宥密之司唯爾任之深專宜徽音之具舉斂自朕志協于僉諧中陪多賦之優併衍真畬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袁説友罷參知政事　説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四年四月丙午兼知樞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自華文閣學士除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子歴陽人

嘉泰四年（甲子）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　開禧三年十一月業時黍乞將許及之竄貶得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某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被召除開禧二年三月乙丑兼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丑）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丐外除知興元府執政凡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具官劉德秀）弘深而爾栝和裕而直方志負經綸有尊主庇民之略學臻壼奥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予衷俾司言責凡諸糾逖悉符天下之公凡所建明深識時務之要擢參中臺之政章除嚴石之瞻廻倦直於承明之廬出守復遠綏於全蜀萬里于行虛佇遄歸之音擁高難進之節要更嚴養還踐天官朕念人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執瑜老成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松殿　德秀字某隆興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坐乎每恥於空言智周萬微中外不辭於歷試亟從登論思之益番宣推惠養之仁公望章除家聲獨振達擢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為睠惟廻視建我孝皇遂丕勵翼之規紳有典刑之義是用輪璠約而東指投政柄以左旋運登踐於世官仍共禆於廟算

七月辛酉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郡王拜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實佩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典腹心于中禁勳德俱茂神人具孚茲特軼于故常俾晉尊於平決誕敷丕號敷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群倫學洞聖域代業堪輿之間氣世兼鼎鼐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時之典扶日而行黄道壹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貫通果毅風雷之迅發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家以謨訓啓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至正中道而立高爵厚祿所樂不存憂民惟飢渴之思用事絶黨偏之徇内外畢叢始終扶持上承三宮卑伸父子之至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盛時要豐盛格於康平四達均陶于遷澤比建賢明之嗣尤咨宏遠之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鄉慮越于先正歷輔累朝勒銘宗彝備食清廟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擁大纛興言之交爵宜併任之可稽矧令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議論有餘而事為之不足王政當修莫盡栫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約之方流風唯狃於自營在列罕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為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功

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奭邦之哲力任垂世之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開揭臣工之表偶仍冠視庭之峻峯昭台路之崇申衍祖腴肇新紐冕在漢安世以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析常之績首躋翊亮之司况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嘉乃碩望對予前聞絶席于官之聯折衝萬里之外式隆體貌益華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援契皐夔之是紹見諸行事其蕭曹丙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聞之君臣所易失者有為之歲月聿登躋于上宰亟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樞府五月　嘉定元年二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劉德秀上遺表特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中趙夢極繳奏不肯書讀臣切觀適年叢妄動上下騷然盖自權臣始用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於是布置臺官崇植黨與阻遏異己一時儉人縱吏過當屏斥善類唯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網而盡朝廷為之一空其間很愎自任居之不疑略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從蜀郡遂除大理寺簿怫然不滿見於詞色包藏害心實始於此寅緣既登言路遂肆其奮怒目切齒視士大夫若仇其於忠良骨鯁之人不容吞噬搏擊

不肯已不三年爲八座惟意政地卒㑹有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郵典之優甚非誅姦諛於既死之意欲望睿斷將德秀且令守本官致仕其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丙寅）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參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時司諫易祓上言比者陛下以虜情叵測奮發英斷增遣邊戍訓閱士卒招收忠義此亦有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參大政復兼本兵之任宜振舉其職以共圖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抗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與郡給事中鄧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以正人心而象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人曰上意不以爲然象祖參預大政把握本兵二年于茲乃始辯論以爲不可何耶乞將與郡旨揮寢免重賜竄責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充銀青光祿大夫衛國公樞密都承旨李壁奏紹興之初總攬群才修明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日冀而秦檜久在北方不能即死逮其既返外託復歸本朝之名而實則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虜囑力唱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理傷道

遣君後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而檜則以梓宮長樂藉口憑恃虜勢迫脅君父貶損位號以極事仇之禮腹國增幣以爲厚敵之資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柄以破壞垂成之功用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士竊高爵重祿誘致懦夫庸人借樂天保民事親養老之說以飾姦言而實則手足倒施倫紀隳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關於臣子之念慮矣乞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貶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奉聖旨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南北修好李壁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自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五月乙卯除督視江淮軍馬如樞密行府就鎮江都統司置司）巖江淮都督制曰惟幄妙於決勝威資漢三傑之謀江淮揔於知名戟倚張萬福之重睠惟樞要厥有源流肆頌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具官張巖）學紹泗沂才全華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益峻於通聯粤自塗歸僅踰跛假叔人御衆存宣帥閫之勞經體贊元旋趨覲圭之入二柄兼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神適時修攘父頫宥密政刑明於間暇有嚴自治之規道德成乎安強允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要騰三捷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遵養亦今日之大計爰藉樂庭之望肇開行府之權戟幢甫離於都門號令已乎於邊陲氣增天塹歡動雲屯營壘爲之精明將帥安其指授（云云）噫佛貍之死卯年既默符於童識單于之朝正月尚亟券於膚公

李壁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壁字季章　人

十一月甲申丘崈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江淮宣撫使除仍督視江淮軍馬）　崈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文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容諭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應詔上方勵大有爲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對公奏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遵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後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挺病且死公素以吳氏世掌西兵爲慮陛辭日奏言兵權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尋挺果殂公即奏乞遴他姓代挺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領以殺其權長子曦不必令奔喪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命荆鄂都統張詔代挺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公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郭杲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杲死權臣復以兵權畀吳氏馴致逆曦之變識者尤服公先見遠識曦既伏誅公表賀其卒章曰刊山名開頡益謹於將來曲突徙薪敢自論於既往蓋不忘忠愛

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竟免歸自此閒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元府年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請相見留語從容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則北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共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閣下當爲國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雖不悅頗亦感動尋改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置偽平章宣撫於河南奏欲命公以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爲虜特張其虛聲其議竟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宣諭兩淮以謂使名得中可與軍政公慮用兵之意牢不可回復書力爭良苦權臣滋不悅於是宣司遂建以至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遂疏乞休致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用兵不容力辭王師自先四州進圍宿壽暑雨方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臣不以爲然既而宿壽師潰朝野震懼乃除公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公自列祈免章數十上訖不獲命因不敢復辭權臣書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又遣浙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請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債帥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言

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此邊以備虜之報復權臣一時過於事勢困迫抱從之然其意甚恨已而師且竟得罪以去實公白發其端時宿壽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皆創殘不復自振於是普犒諸軍一新號令邊戍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惟揚幾月郭倪畏公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為之動是時邊計未立虜情叵測公猶得少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率先取謀於倪而復匿覆報下宣司之情悉不得通矣郭倪雖通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第知封殖揚州緩急則趣瓜洲為遁計淮西一路不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賓佐行邊撫犒上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獎優渥宣司招撫江淮丁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之闕公尋移司建康時報虜犯淮南邊詔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學士恩禮悉視執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　一送

宋

寧宗十六

宋宰輔編年錄開禧三年丁卯正月辛卯丘崈罷簽書樞密院事崈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柟論崈與宮觀未幾朱質再論崈落職依舊宮觀　公既拜簽樞督視之命時虜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既而圍通和州公遣援兵救之和州圍既解虜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虜兵漸近儀真遂托言點檢瓜洲棄揚州而遁且揀選卒精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檄切責令還戍倪不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僎等統衆來應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稟命公大駭時方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璧等充小使以行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使以所議政相矛盾殊患之郭僎至儀真與虜遇戰不利公訴於朝且自引失職之咎歷數郭倪輩欺蔑督府略不關白以至喪師辱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迺倪輩與權臣密議表裏為之欲徼倖一勝以蓋前日遁撓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洲公遂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為之地倪但追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役雖沮於用兵而虜情大略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為兩淮蹂踐至此已自朝廷移書虜帳以續前議又謂虜指權臣為元謀若移書宜暫免繫銜權臣由是大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蹤跡益危矣會諜報諸處虜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公赴院供職時虜有詔回兵且約議和公即日還鄉以御史疏提舉洞霄宮繼以諫坡疏落端明

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十一月甲戌兼知樞密院事）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開禧二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督視江淮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寅緣求脫全璧里居上言韓侂胄妄起兵端巖實在樞府唯恐少咈其意而邊隙由此邊開璺開督府而深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者何事亡命敗死適以不能犒勞為恨乞重賜鐫黜十一月巖降兩官徽州居住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圖回機政委用柄臣逵至通安所賴經邦之略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群情奮由獨斷爰詘

敭於顯榮膺數吉於治朝（具官韓侂胄）發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拓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荅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為敗累世之懽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生之經爾則專於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為飾非公肆誕謾曾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為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儻今尚處於廟堂何以迄安於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章良能詞）　侂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一月罷居位二年餘　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端以致兩國生靈肝腦塗地與言及此痛切于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嫉忌忠讜廢公徇私氣燄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戍未解恣諧孔滋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專恣非朕本心今既罷逐一正權綱各思勉輔為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為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改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胄始以肺腑夤緣真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為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于宮庭刱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於己且如御前金牌祖宗專法隸內侍省乃多自其家私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為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收封樁庫專為邊備之用得旨依又得旨韓侂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彥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斂許於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賛襄之益明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除殊咈巖瞻宜從秉免茲蓋由於獨斷庸

播告於群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躐膺大任本謂秉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謇直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從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為上策以唯唯為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豎權臣輕啓於釁端與隣境頓乖於和好內郡疲於糧餉邊城猒於干戈誰無憂時之心獨為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儻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寬恩益祇明訓（章良能詞）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劄子乞誅竄得旨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切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招權猶奉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為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為不可而自強曲為附和力援私黨呂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計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得旨追三官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劄子又乞誅竄遂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宋由之為太尉漢嚴阿黨之誅元載之典中書唐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邇聯雖二咎之並彰固群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特進奉國公陳自強）曉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暱驟叨政路之寵榮德薄位尊弟知既得而患失日暮途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紊於朝綱復助鬨於邊隙肆為豢斂馴致繹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顧輸忠盡爾獨徇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于廟堂請託遍于州縣子孫紛舩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典未伸人言沓至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毀則肆稽古誼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紓於輿議以敎告于多方噫設廉恥以遇臣朕固素隆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抵于譴訶往省前愆毋重後悔　臣僚繳奏自強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二凶侂胄先已籍家又復斬首而自強曾無績次施行則刑為不均矣未敢書讀奉聖旨陳自強朋奸誤國黷貨徇私罪大責輕公論未厭可責授復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

同日李壁罷參知政事　壁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乞出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臣僚上言乞賜追寢李壁除職與郡之命

持行窺貴壁昨自蜀中召還侁胄即倚爲心腹事無巨細必與之謀壁懷鄙夫患失之心趨和奉承無所不至纔還驟進既得所欲國家之安危休戚俱不暇問侁胄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於壁開邊之議壁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壁則無不與議所須詔命壁亦先期撰述心知物議不以爲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蹙頞謂當諫止及對侁胄語則不然反覆譸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者乃追奪秦檜官爵不論其專恣無君乃咎其力主和議云云 臣僚再論奉旨李壁除兩官送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侍讀除）丁亥兼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政制曰朕敦求碩望協濟弘圖陞貫入而交平勃之驩密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衆元凱之美通求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治民之庶務屬精吏始錫命維新（具官衛涇）碩大光明閎深踈達學貫天人而守之獨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永阜陵之臨軒親登龍首予中人之嗣服晉立螭頭頓枉尺之不爲曾進寸之莫討引帆一去掃軌十年障西風元規之塵初何求於斯世起東山安石之夢未免爲於蒼生惟久窒而斯通故雖退而愈進視草分章於雲漢持荷振武於文昌運欲除心腹之憂嘗與膺衣裹之託志不持於首鼠機發決於投鼯天日居然開明山岳爲之搖動風聲霜凜姦黨冰銷大慰輿情遂階柄用極環四輔仍通黻綬之班日贊萬機默斡洪樞之運啓沃九天之上彌縫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擇底華夷之綏靖憲治道在知邪正朕既無疑貳之情執政其猶股肱卿其效翼爲之力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國用使）制曰（缺文） 易轍改絃愈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審和戎之良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廷之綱紀更張甫爾成畫槩然固知專任以秉鈞其可尚虛於宅揆雖功名之際謙虛知出於至誠然平治其誰推擇難違於衆望茲推遷於次輔仍晉掌於中樞稽諸涉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鄉方詎敢輕於國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其益懋於彌綸予以張道德之威予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除）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孝友字某信州人彌遠字光叔華相浩之子大中字和叔永康人 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巳以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戊辰）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厥功甚茂成茂功者其報必豐矧惟圖任以登賢匪直疇庸而計效肆繇親擢數示序遷（具官史彌遠）洸靜有謀能斷大事繇畢自牧周居成功忠孝一心勤勞庶務襲相門之積慶爲王室之世臣尋從常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異酬勳人望愈高輿論尚鬱瞻言斗極雖並斡於璇璣號猶相尊實有嚴於魁柄宜陞班于省密用贊治于彌綸併衍戶封仍門侯國益昭寵數增畀重權以成道德安強之威以壯精神折衝之奄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竭於丹誠運籌策以制四夷朕式觀於妙算蹤榮奕葉繼踵前聞 彌遠乞宮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爲宰輔日力贊和盟逮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安屬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睿謀首除禍本幸念汔成和議小使已還榷場之事漸獲平息況備官輦國體尊安乞解機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力無如舊弼之圖其責重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褒綍增賁藩符（具官衛涇）重厚而閎深溫純而直諒儒珍久曠經綸富有於胸中政瑟既更風采聳聞於天下越陪國論茂簡予衷遂務寅恭贊鹽梅於商鼎逮金明之哲祝香大於漢祠朕方輿共理之思卿可袖旁觀之手晚言巨鎮莫若長沙潢池甫息於繹騷金楚尤資於綏撫載嗜碩德式昇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黻扆之秩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光委注噫申伯之憲文武用作式於南邦賈傅之陳治安時見思於宣室往膺所寵毋薄此行 涇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知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舊弼協濟丕圖總數路之權效已彰於制閫贊五兵之要任宜與於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聽（具官丘崈）精忠許國偉業濟時勞在三朝昔備更於夷險望隆一世今允繫於重輕自復寄於西都實練臨於方面先聲甫震外侮自消允全道德之威遂底和平之福邊陲清晏朝野歡愉朕惟君明臣良必儆戒於無虞之際

邇安邊至當豫防於既濟之餘剔軍律之未明且人心之易忽匪資識慮曷足規模嚋績用於行臺遂老成於宥府庶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拔之基以建久安之業噫敷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於戩康用吉士而詰戎兵尚深期於勸相其摅所學益究爾庸　宜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府江淮制置大使召除未至聞八月辛未以疾奉聞奉旨與轉一官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　更化初詔除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公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邊民號雄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夥而所招極淆雜公奏淮東人數順昌淮西一路乞精加選刺別立一軍悉知大軍之制直隸御前乞淮南以充守禦餘悉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隸將淮西雄淮軍除頒歸農外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兵既強壯費復藏有朝廷與虜相聞則必用公姓名適邊城虜帥書蓋上意欲虜知公復用耳公頃張擅虜境知其為中朝第一人物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達復問公起居甚悉和使既通虜退即上章丐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事入覲時淮民深軫宸慮雖召公還朝欲使仍領使事居中制外以究施設公以疾力辭還家待命疾益甚復祈免召遂上益遣公來就拜同知樞密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病中愈不自安猶口授奏檢辭謝上始許之欲賜覽告養疾詔曰載覽封章備陳疾狀使剪贊而可瘳亦所當為優賜几而肯來自應增重君臣之間蓋千載一遇而公盡瘁不能奉承美疾竟再上章納祿八月四日薨年七十四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正議大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狀）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機字彥發嘉興人鑰字大防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自右丞相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史彌遠右丞相兼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相頒面正朝冠三台而垂耀眷予次輔時乃世臣既丕迪於鴻勳宜進持於魁柄誕揚制綍敷告廷紳具官錢象祖簡靖而粹和沉深而肅嚴學窮閫奧非先王之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益踐疑丞之列深圖社稷之安屬姦尊之弄權幸邊臣而啟釁馳伊吾之北爭為馬武之大言伐邊水之東獨有邊良之力諫身雖擯於讒口忠心實簡於朕心遂趣召以還蹕益服勞而匪懈密被剛斷訖除共鯀之凶明辨正邪盡剪任文之黨威柄復收於王室耆英畢萃於朝廷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疇重望俾斡洪鈞平心以酌國論之是非虛己以公人才之黜陟定東儲之位已壹有歸締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君之體有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之弊茲登庸於左揆仍領使於中樞冀我元良升亞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凡度越於常彝示益隆於眷注申陪多邑併衍真食既寵既優仰成深切朕方屬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雖修敢忘備豫之政流離甫定冀聞安集之期公私欲底於阜豐風俗思還於醇厚溯厥本原之地端繇鼎軸之司惟竭誠盡瘁可以濟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庶迨臻於康乂用永保於安強於戲尹湯一德以享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朕方倚兢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益篤無疆之休（陳晦詞）　彌遠右丞相制曰上天之生賢佐實繫宗社之休故國之有世臣實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懋著勳勞爰參繹於師虞俾進熙於帝載誕揚坦制孚告庶工具官史彌遠廣博而純明忠和而亮直允文允武獨高經世之全才惟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於道要智洞燭於幾先異繇甘泉簪橐之班首任青宮羽翼之寄啓爾謀猷之告俾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儲德之茂風飛雷厲密贊主威之張成大功無從蔭之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國本於焉安固朝綱賴以肅清肆疇厥庸亟授之政國事揆策東西並翊於鈞樞偃兵息民南北復修於信誓杜群枉以開衆正之路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宮府俱為一體隨短長而汲引賢能立於本朝雖卓乎底績之已高每退若欲承而自下朕緬懷先正作輔孝皇服勞王家績紀太常而永耀冠位群后慶流後裔以愈光勳業相望典刑是似茲方艱於論相顧無易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總樞機於宥府式備慶曆之規傳德義於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畬祖之盛示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遽甫息而內治當修民力既殫而邦財未裕繇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歎於鄉方凡茲康濟之圖倚乃燮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內之安庶及有為之時迄臻無競之烈於戲為君難為臣不易蓋今古之所同厥考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朕嘗復斯言而景行先哲爾惟明乃訓而追配前人勉德壯猷冀俟多吉（陳晦詞）　彌遠十一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貳樞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
十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拜左丞相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己巳正月丁巳樓鑰參知政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
除並兼太子賓客）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率籲俊工念揆席之
虛端方類群工之共政顧宰堂之陪貳可稽元老之時膺肆綸誥之誕敷
表耆明之參會（具官樓鑰）行英以粹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養
之以虛學足以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怡然而自適暨
進用之際亦泊乎其無營儼萬方之具瞻重一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
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於衡石精神密勿察治忽於樞機屬兩相之虛位
而弗居與二大老分鼎而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和衷然語更化
則未覩惟新之功論為國則尚懸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豈平治之可
期膺釋兵柄晉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真食於昭體貌之隆式示倚毗之

書噫惟后非賢不乂理貫通於古今與治同道則興時寧分於彼此往殫
幸鑑膺副至懷　鑰以嘉定六年得請歸田里尋卒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俊務致隆平雖甲兵之間不至廟堂
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儁詎靡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
禁（具官章良能）直方而剛大肅括而宏深代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應務
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必隨思觖所形撰述鱗而
弗忌法守是執協群小而不移周旋百為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冰鏡
之清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顧乃直而不訐嚴而不苛雖微獄市之容
益亦靡弦弧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豈柄任之可稽屬釆僉言晉陞近輔
惟一賢足以制千里而元良所以正萬邦允資壽嫄之謀更藉儲闈之贊
既已成非常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膺昭異渥噫觀元結中興
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良能字達
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鴻樞備貳正有賴於壯猷青禁作賓尤式資於
鉅德肆陞華於祕殿庸增重於機庭（具官宇文紹節）敭粹而行方才宏而
業鉅家傳忠義想喬木之蒼然學有淵源挹洪流之湛若風采綽乎而是

似才刃恢乎而有餘事靡辭難責無不蹇入秉甘泉之橐出宣玉帳之威
投壺雅歌已克收於成效運籌決勝諒無易於名賢粤自召還洊陞春傳
豈伊近輔可後驅榮惟興國之置簽書職首崇於書殿而至道之建宥密
位爰正於樞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之良晚是用副于宥府晉次崇班
仍衍多食於昭徽數噫書同文車同軌朕寧忘烈祖之繩行正道誦正言
爾其為承華之輔　紹節字某虛仲之子　三年紹節丐祠降詔不允朕緬
懷先正嘗位樞庭當王室多艱之時為人臣倡義之倡蓋捐海上冀囘蘇
武之心堀坎庭中卒奮真卿之節至今烈士猶仰英風盍將為萬世立臣
子之防夫豈計一門忠誼之報云云
五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前正議大夫兼太子少傅
起復兼太子少師）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天文德洽四國方孟懋
於有為補袞職事一人顧孰先於已試眷言次輔允著茂勳屬當衡恤之
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制命誕告路朝（具官史彌遠）蘊識精明存心寬裕
器業夙推於世美謀猷允酌於時宜摭進善之誠已嘗扶於國本屬匪躬
之操遂肅振於皇綱聿闢更化之規力佐彌兵之議周旋兩地逌勉百為
宗社再安方隆底定甫權司於宰事旋遽服於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即都

城而賜第既終喪奉久佇來歸朕欽念治幾眇若巨川之難濟惕懷民瘼
凜乎朽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効彌縫之力載嗟爾績實簡予衷與其
適居處之暑備予咨詢豈若正廟堂之位期以贊襄惟藝祖之委信元臣
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云有故亦俾從權詎順考於舊章肆特驅於新渥
俟還揆路膺懋嚴驂總乃樞庭名式崇於使領冀于儲極位獨亞於師承
以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制治朕惟篤意於任賢移孝為
忠卿尚勉思於體國公道行則群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脩往全致主
之功抑有顯親之養（除幼學詞）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眂朝夕惕念治攬
萬機而統業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頃以安危之寄起于艱
疚之中素冠欒欒既畢禮經之制赤舄几几庸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
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端重宏毅而粹溫勵相我家世修折衝之載
端誠於國心逾金石之堅屬群枉之橫流伏孤忠而首奮不為禍福之慮
獨陳社稷之言掃妖孛於太微乾坤澄肅正少陽於貳極宸器尊安康乎
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蔽日予衷式從權制而能
以勤勞熙帝載以寬靖鎮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閔
眷至孝欲盡三年之哀而元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吏吉制宜舉徽章

論道巖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允資模範之良。以井賦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天難諶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朕方愛日以有為，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如內溝。勉行所知，無愧前哲。（真德秀詞）

嘉定三年（庚午）十二月戊午，婁機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機自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尋得宮觀。執政二年餘。

嘉定六年（癸酉）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制曰：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贊本兵，茂著五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隆四近之聯。亶穆師言，肆敭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充摛詞，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糾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迪於予衷，眷寄率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底偃武修文之效，久頼協恭同寅之賢。維時敭假之崇，實次弼諧之望。求諸試可，庶裨萬務之幾微；予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尊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登九臣贊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攸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甲戌）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太子賓客。）制曰：北斗環極之躔，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贊鴻樞。遴圖一時之英，擢自四諫之長，併申二命，兼佐萬機。誕敭宸綍之華，具聳廷紳之聽。（具官鄭昭先）德威而量博，才宏而用全。妥平進於常僉，簡殊知於當宁。陞班清貫，翕然衆論之歸；聚足要津，籍甚九遷之寵。居風憲則有真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閣於五朞，終始不踰於一節。時方攸於內治，策尤謹於邊防。以疇昔造膝之陳，洞明急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毅自予衷，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柄，式資股肱之爲；元良以正萬邦，併彈羽翼之助。（昭先字某，福州人。）

嘉定八年（乙亥）七月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參書樞密院事除。）制曰：朕寅奉丕圖，遴登近弼。闕者虛次，不必備以惟人；若時疇咨，宜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疏異寵以載新。爰錫贊書，式孚群聽。（具官鄭昭先）溫恭而肅括，方正而靜剛。器量攸弘，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達當世之宜。自游州縣之間，已隆公輔之望。豸冠執法，繩違克振於紀綱；

騎省輸忠，論諫必本於仁義。周旋惟久，名實允孚。頃諧柄用之求，聿想期年之績。就陞政路，乃思陵用人之規；叶贊台司，頼丙吉同心之輔。方裏畝軫顧豈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益殫翊亮之思，式尊休嘉之應。噫！股肱王室，率繇庶事之康；羽翼儲闈，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于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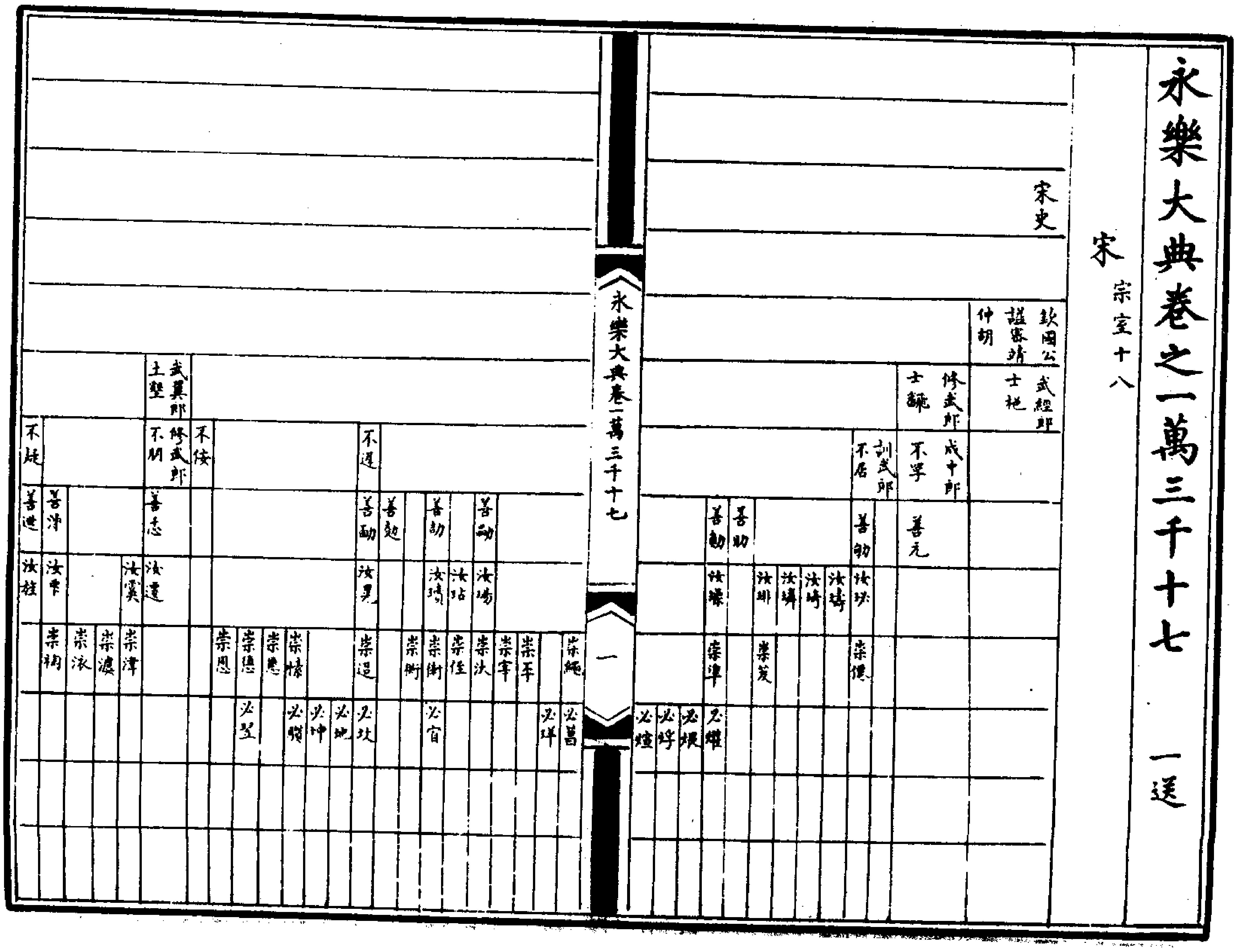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録院修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疇若予采，繁有容之是同；人皆曰賢，豈登崇之可後。載敭渙渥，昭示群瞻。（具官曾從龍）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實。風規端亮，允爲任重之資；志業弘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萼煒分於相閣，大廷名冠於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躋，瑣闥詞林之更踐。凡禮樂文章之事，若紀綱號令之原。用無不宜，政將焉往。茲參陪於樞筦，仍晉列於儲賓。陞華崇秘殿之名，班爵衍爰田之賦。屬方圖自治之固，深有資長策之深。其思上副於倚毗，庸以兼全於望實。噫！君臣明一體之勢，共翊丕基；精神折千里之衝，式裨廟算。欽承朕命，益邁遠猷。（從龍字某，泉州人。）

班史公卿百官表，顏監惜其姓名不具，遷史不載，記事之不可不傳也如此。皇朝宰輔拜罷，又録又有年表，具矣。然其間得君之繇，去位之因，廉濟之大略，舉行之坦制，雖出於他書，未易該括。先君常博梓而録之，爲二十卷，志亦勤矣。蓋大臣之一進一退，或忠或邪，其關繫甚重，覽者將於是而觀世道焉。敢蝦倖列真永陽學宮，以壽其傳。是編成於嘉定乙亥，續而書之以俟來哲。寶祐丙辰仲秋朔旦，男奉議郎、知福州永福縣、主管勸農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賜緋魚袋居誼百拜謹書。　宰輔編年紀載極詳，真足以詔來世。余自建移閩，首閱是書，板朽字訛者，考俾纂屬趙必昰校正，擇其最謬遠三百餘板重鋟之，餘則修補。咸淳丙寅夏五月朔，散大夫、直徽猷閣、知福州、主管福建路安撫司公事吳革謹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一

永樂大典　卷一三〇一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李承考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七　一送

宋　宗室十八

宋史

欽國公（諡恭靖）仲胡

武經郎士杝　修武郎士龢

成中郎不孚　訓武郎不居

善元　善勃　善助　善勔

汝坎　汝埼　汝崎　汝墇　汝琲　汝璩

崇僊　崇笈　崇津

必燿　必焜　必焞　必熑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七　一

武翼郎士塈

不遝　不佞　修武郎不朋　不疑

善勳　善勉　善劭　善勔　善志　善淨　善進

汝昇　汝琦　汝坫　汝場　汝遷　汝霙　汝秉　汝桂

崇繩　崇拏　崇宰　崇汏　崇佺　崇衡　崇衙　崇遐　崇懔　崇悳　崇德　崇恩　崇津　崇濾　崇淑　崇禍

必菖　必祥　必宜　必坟　必坳　必坤　必曉　必堅

善鍔　汝令　崇瑚
汝亘
汝孚
善缸　汝慮
汝峼
善奐
善御　汝績
汝湘
不虛
忠翊郎不誣　善江
善潞
不傾　善鏤
贈武經郎士畟　修武郎不怫　善淵　汝爲　崇果　必攄
崇衎
保義郎不桃　善修　汝剔
汝紉　崇樟
不惈
不帽
秉義郎士擗　不慱　善樅　汝憪　崇浣
崇椽　必鎬

不儀　善治　汝千　崇遵
汝諸
不非
左侍禁士值
修武郎士跡　不吝　善積　汝兩
武翼郎士椆　贈宣義郎不崖　善溥　汝儁　崇檡
崇梘
崇棋　必瑛
必琨　良翁
崇棒
崇橿　必璧
汝俱　崇惺　必玉
必璽
必堅
必瑩
崇楯
善仲　汝諭　崇煌
汝設
汝語　崇垚
汝詞　崇琢　必溍
汝記　崇塘

不窮
不識
忠訓郎士遒
修武郎士逵　秉信郎不汷　善錯
善溢
善胗　汝諭
汝脈
不思　善年　汝節　崇縱
汝嬪　崇溫
汝𨒡
汝甏　崇仕
善慭　汝徇　崇書
武節大夫士逞　不粗
贈宣教郎不㒃　善遹　汝沃　崇㓸　必晄
崇枘
汝横
汝湉
汝𠨷
修武郎　汝武

不柔　善道　汝璽
忠訓郎不盡
武經大夫士隆　秉義郎不汲
忠翊郎不玲
善倜
善倚　汝珠　崇澤
汝鑄
汝鋌
汝鐵　崇澳
崇儆
善莅　汝鉦
不殞　善湛　汝蓍
汝盟　崇佫
崇坻
汝盈　崇㷀
武翼大夫不忘　善奐
善兮
善侠　汝枕
汝梆
汝桐
汝榴

隴西侯宗孟　紆王謚安孝宗甫

華原郡公謚僖節仲先

華原郡士稷

迪功郎不沂　不悟　不倭　商國公不屈　訓武郎不溷

善尊　善枳　善旹　善寧　善賽　善實　善戚　善邃　善奇　善佞　善通　善膺　善徹

汝棫　汝鈗　汝鑒　汝詞　汝仍

崇轄　崇樸

武功郎士膳

宣教郎不辱　贈武翼大夫不汎　修武郎不渝　秉義郎不濤　成忠郎不汨　不涸

善虎　善豹　善挾　善山　善峻

汝樘　汝諒　汝說　汝祇　汝逸　汝祉　汝楪　汝恢　汝憒

崇禱　崇礼　崇現　崇斯　崇瑰　崇遣　崇邈　崇達

東頭供奉官士滌

忠訓郎不溢　武翼郎不惶

善孚

汝弇　汝閔　汝昱　汝慳　汝白　汝燮　汝遠　汝崎

崇睞　崇恰　崇悋　崇昕　崇曏　崇昪　崇墍　崇援　崇焯　崇妓　崇暘　崇昆　崇暐　崇晰　崇晊　崇秩

必渶　必袁　必寔　必董　必菑　必鄭　必榷　必謨　必詡　必訶　必滸　必僕　必衡

良鏊　良楨

修武郎不熘

善桔　善覺　善燾　善潺　善逵　善格　善檜　善淞

汝諳　汝葳　汝盅　汝泝　汝潑　汝漣　汝堅　汝栻　汝濊　汝誠　汝澄　汝澳

崇佼　崇憲　崇賁　崇櫨　崇楷　崇橘　崇詗　崇楨　崇香　崇簪　崇麻　崇戚　崇惜

必頻　必陵　必熷　必烯　必燒　必椿　必瑰　必坪　必捉　必諄

倚子侯　仲丁　唐國公 仲岐
忠訓郎 士廷
贈朝散郎 不忌
善資　善仍　善洗　善杵　善灌　善建
汝琢　汝瓛　汝球　汝驛　汝璧　汝嵘　汝琨　汝珹　汝琳　汝杠　汝楷
崇鐵　崇樓　崇坵　崇嵘　崇朋　崇篤　崇堉　崇琥　崇瀼　崇銑　崇壑
必杆　必瀾　必淡　必莅　必鋆　必鑒　必瑜

武翼郎 士郉
秉節郎 不作　不慊　不懈　不慍　不愧　不悫　不慨　不悚
善佇　善鑒　善璽
汝蘷　汝崙　汝夔　汝峘　汝茺　汝峨　汝春　汝峎　汝峒　汝嶒　汝崶　汝崟　汝峥
崇皇　崇健
必埴　必峪　必墉

武翼郎 士暐　忠翊郎 士衙
從事郎 不忏　不惆　不惝　不怫　不懽　不怵
善糜　善扃　善磨　善衣　善輸　善輶
汝榷　汝校　汝櫰　汝棱　汝棧　汝栩　汝椮　汝諧　汝弓　汝覽
崇穆　崇筦　崇壆　崇壽　崇瓔　崇埤　崇書　崇鍔　崇燻
必樸　必杼　必鋮　必鈴　必堵
良璪　良圳　良埰
友誼

忠訓郎 士詠
秉節郎 不忿　承信郎 不懟　不息　不慾
善誘　善詩　善雱　善剬
汝倧　汝仟　汝武　汝苓　汝恒　汝玲　汝鍼　汝閱　汝感　汝盅　汝對　汝膺
崇洋　崇汻　崇埭　崇杠　崇塲　崇胆　崇鏈　崇墣　崇儀　崇埏　崇儇　崇鍼　崇鏞　崇潔　崇吟　崇柳
必鑒　必櫟

建安侯 仲洸

保義郎 士玫 武德郎 士㥁 秉義郎 士惪 忠訓郎 士忠 武翼郎 士寄

修武郎 不苟 承信郎 不貪 忠訓郎 不浬 修武郎 不注 保義郎 不溦

善詮 善徼 善瞅 善澄 善顥

汝侑 汝台 汝祿 汝覬 汝彭 汝綸 汝瑮 汝犒 汝棐

崇湳

左武衛大將軍 仲肭

成忠郎 士倫 右班殿直 士訢 右班殿直 士慥 敦武郎 士軌

不淺 不慈 不悳 承信郎 不黑 忠翊郎 不惕

善納 善謀 善爟

汝佰 汝寧 汝玒

崇遺 崇邀 崇遑 崇迣 崇遵 崇遺

必溢 必濼 必濯 必潧 必楷 必衍 必鏗

良峨 良垍

東陽侯 仲堲

武經大夫 士帆

秉節郎 不排 不厄

善長 善才 善數 善殷

汝瑩 汝瑠 汝傳 汝瑀 汝焒 汝誦 女擧 汝澤

崇迓 崇迢 崇逅 崇達 崇趣 崇遜 崇澼 崇義 崇塗 崇竾 崇職 崇郿 崇堙

必軸 必吁 必璣 必梅 必戰 必瓔 必琮 必環 必聚 必祠 必裕 必柿 必棣 必鏈

良漬 良浡

善牧 善杖 善洟

汝桯 汝弁 汝靄 汝雯 汝堂 汝洴 汝嶬 汝鏘 汝瑀

崇淑 崇球 崇禋 崇卯 崇坤 崇戢 崇念 崇志 崇恰 崇恒 崇騄 崇謨 崇惠

必輝 必繹 必埋 必棗 必錚 必翠 必洸 必沾 必溥 必寀 必湛 必洍 必墅 必汪 必潮 必股 必眹 必鐘

良桧 良榛

右班殿直士斷　武翼郎士睠　秉義郎士蹀

不箏　不葳　不苛　不羣

善傚　善何　善忖

汝埛　汝壕　汝墍　汝墠　汝環

崇惪　崇忍　崇蒞　崇悠　崇恵　崇忠　崇臺　崇煠　崇熽　崇倉　崇食　崇龠

必滕　必玟　必秉　必橋

平陽郡王謚僖叔宗路

河內侯仲東　康州防禦使仲搞　彭城侯仲罕

成忠郎士頫　贈中大夫士嘯　右班殿直士來　從義郎士鄙　武翊大夫士燥

不遲　不移　不欺　不曠　不斯　保義郎不惘　承節郎不緬

善榛　善仰　善憶　善辛　善亢　善椒

汝述　汝倚　汝味　汝霈　汝昊　汝奎

崇　崇渠

必璧　必錦　必拱

武翼大夫士寄　武節大夫士柒

不瞅　忠訓郎不絿　不猛　不欺　贈訓武郎不爭

善棖　善毅　善褒　善報　善貢

汝諰　汝夸　汝倜　汝捌　汝謫　汝琴　汝潘　汝萱　汝龍　汝墻　汝綃　汝柶

崇鉽　崇鈹　崇鈲　崇鐃　崇釘　崇僕　崇摩　崇商

必墜　必埼　必莫　必董　必鋌

良壓　良泳　良洸

安康郡公仲盤

武德郎士敝　贈朝議大夫士但

不悔　訓武郎不去

善崇　善造　善果　善吉　善訶　善況　善訦

汝得　汝驎　汝驌　汝封　汝莚　汝漳　汝淵　汝味　汝冉　汝寂　汝龍　汝坊

崇序　崇廠　崇膺　崇廚　崇鹿　崇鍾　崇鎦　崇絅　崇鑰　崇宸　崇戚　崇踢

不危　不邦　不弱

善世　善拳　善滲

汝鑿　汝芃　汝覞　汝惟　汝玕　汝瓘　汝福　女謹　汝禋

崇措　崇倪　崇祓　崇絅　崇紂　崇綜　崇棣　崇鈽　崇藤　崇渚　崇倀　崇松　崇理　崇瓚　崇饌　崇酉

必駒　必頎　必僕　必僩　必禎　必秩

不奉　不亂　保義郎不猗

善儛　善線　善芑　善集　善槃　善邂　善凜　善燊

汝炘　汝鯖　汝翌　汝毅　汝笑　汝桄　汝訶　汝昳　汝勃　汝傍　汝翔　汝廉　汝虛　汝捷

崇鄭　崇倩　崇栩　崇秫　崇榜　崇道　崇祺

必望　必鍷　必瀛　必昳　必屖　必光

左朝散大夫士

左奉議郎不尤　不息　宣教郎不惰　保義郎不及　保義郎不括

善華　善檜　善箭　善藝　善瞅　善种　善熇　善詩　善詠　善芬

汝拼　汝捐　汝尡　汝淦　汝蔚　汝葛　汝滔　汝暘　汝衛　汝奎

崇楀　崇禧　崇儆　崇菱　崇溥　崇鍪　崇在　崇豐

必孃　必燧

續　秉義郎士槩　左朝散大夫士毅

從義郎不曲　成忠郎不感　忠翊郎不忒　不悔　朝奉郎不汚

善阡　善亟　善穀　善鉡

汝[illegible]　汝衰　汝康　汝允　汝歆　汝悔　汝歆　汝俳　汝衡　汝休

崇杳　崇倫　崇鍼　崇緯　崇淑　崇莊　崇蓍　崇諶　崇萬　崇烈　崇憲

必璋　必遊　必篡

武翼郎士夕
將仕郎不簡　不兢　不譔　承信郎不誹
善桓　善澗　善柲　善旻　善璧　善遷　善逞
汝煬　汝琫　汝迨　汝适　汝逖　汝邂　汝運　汝遛　汝蹇
崇邦　崇細　崇柱　崇楄　崇櫱　崇綦　崇敝　崇鶯　崇講　崇偱　崇柂　崇億　崇潼

忠翊郎士圍
訓武郎不汕　不屋
善蘭　善蓮　善汰　善冀　善智
汝悠　汝蕙　汝志　汝恚　汝念　汝恣　汝龜　汝馳　汝刻　汝蚋　汝玟　汝埔　汝瑞　汝堤
崇椽　崇樸　崇杯　崇焰　崇蛾　崇琢　崇志　崇栓　崇楧　崇稽　崇湖　崇滉
必澪

贈武功郎忠均
忠翊郎士堇　忠翊郎士械　修武郎士祗　武翼大夫士蓋
不代　承信郎不矜　保義郎不傳　不凝　不侶　秉義郎不勞　保義郎不僟　保義郎不佃
善從　善論　善試　善提　善制　善舉　善譯　善迪　善恍　善胖　善種
汝漢　汝倫　汝佶　汝得　汝輪　汝穗　汝鏵　汝衍　汝微　汝蕙　汝滯　汝洑
崇塈　崇情　崇倩

武功大夫儀州防禦使仲棫
左朝散大夫士康　敦武郎士畫　修武郎士豹
不侈　承節郎不代　不諛　左文林郎不詭　忠訓郎不敵
善玑　善琀　善玢　善麟　善丸　善化　善仁　善旋
汝治　汝裒　汝濂　汝快　汝楹　汝俅　汝傳　汝偲　汝行　汝德
崇許　崇澳　崇汫　崇滬　崇鍵　崇埻　崇龍　崇旋　崇航　崇總
必勘　必淺

忠訓郎不茍　不求

善達　善邁　善則　善敎　善翢

汝傪　汝倈　汝佃　汝傢　汝吁　汝曔　汝晥　汝鍠　汝椂　汝銓　汝果　汝塔

崇錚　崇涞　崇潮　崇濖　崇鈇　崇稷　崇稌　崇碧　崇暁　崇瑜　[illegible]　崇舜　崇榯　崇奐　崇憒　崇㙮

必栝　必秕　必椽　必雩　必撤　必熊　必圯　必灌

善憙　善驥　善閑　善是　善翠　善昭

汝澤　汝愀　汝憣　汝洛　汝泳　汝唯　汝福　汝汲　汝僤　汝話　汝佩

崇侗　崇物　崇㮙　崇蜻　崇顗　崇昀　崇靖　崇竦　崇作　崇玨　崇璲　崇鋼　崇遐　崇達　崇燡　崇椽　崇椒　崇華

必覩　必濮　必滕

濮王謚安懿

舒王謚良靖定

太子右內率府

保義郎士㠦　武翼大夫士渠

不隱　不便　不恚　不慽　承節郎不孤　承節郎不悟　修武郎不惟　成忠郎不愲

善述　善遠　善道　善畢　善垸　善僕　善㓾　善僮

汝代　汝譜　汝楻　汝嶷　汝靖　汝漳

崇榔

讓

鉉

副率仲霈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編　贈右屯衛大將軍仲宸

洋國公士健　建國公謚恩恪士宵

右班殿直不辱　忠翊郎不危　保義郎不誕　贈慶遠軍承宣使不祿

善供　善贄

汝棻　汝桁

崇壞　崇㟊　崇偲　崇歆　崇晡

必儁　必俶　必任　必品

良才　良時

善烘 善崎 善揆

汝櫂 汝甲 汝坤 汝壬 汝俚 汝樾 汝醇

崇戩 崇財 崇鼐 崇敆 崇續 崇錄 崇鈾 崇鈃 崇錦 崇杉 崇遘 崇迪 崇遇 崇潭 崇侑 崇惻 崇倩 崇侵

必仍 必玘 必墠 必境 必圭 必伷 必佃

洋國公諡良仲寓

南陽侯士悰　右班殿直士熙　右班殿直士胥　東頭供奉官士更

善劭 善綜 善喻 善咔

汝紹 汝潭 汝碧 汝戴 汝种 汝沙 汝勸

崇鉾 崇珣 崇玗 崇琛 崇圮 崇錢 崇鉥 崇倏 崇櫓

必鞋 必儧 必賓 必寨

榮國公諡僖惠仲隗

左屯衛大將軍士醇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玦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岸　惠國公士洄

贈武翼郎不慣　贈武節大夫不窒

善浦 善聰

汝允 汝迪 汝虞 汝遊 汝作 汝佫 汝傢

崇彭 崇誇 崇謹 崇祉 崇昇 崇晟 崇昊 崇識 崇昤 崇賁

必壽 必衿 必棣 必遒 必來 必雷 必達

良榮 良瓚

善球 善姍 善承

汝刪 汝宣 汝賓

崇賛 崇貴 崇賀 崇貢 崇僾 崇傳 崇傔 崇琥 崇愛 崇奎

必衿 必穜 必雉 必進 必墳 必在 必堅 必塈 必瑔 必抑 必靳 必旨 必滕

良琉 良瓚 良玦 良珦 良球 良璇 良文 良金

忠節郎不外

善情　善憓　善樂　善偕　善鋕　善椅　善紬

汝發　汝裹　汝崧　汝峙　汝岐　汝岍　汝宸　汝憩　汝[illegible]　汝咻　汝埨　汝璫

宗檀　宗柽　宗嫈　宗瀿　宗昀　宗琳　宗琀　宗仙　宗紡　宗勔

必洲　必淅　必渧　必彤　必黔　必錆　必涑　必瀾

右班殿直士僊　贈昭義軍節度使知義郡公士贈　贈左領軍衛大將軍士忽

保義郎不攸　秉義郎不佚　訓武郎不作　武翼大夫不奪

善贊　善包　善靜　善倣

汝墳　汝工　汝豹　汝鑵　汝桱　汝杉

宗勤　宗勑　宗勛　宗澍　宗薰　宗熙　宗燧　宗𤆬

必淵　必樓　必坶

惠國公士鵠

贈武德郎不凋　贈武顯大夫不違　武德郎不愇　秉義郎不頗　贈武翼郎不抗　襲封嗣濮王不凄

善覩　善綦　善莅　善侗　善典　善奐　善篆　善鎮　善鍏

汝枰　汝來　汝攢　汝僮　汝祺　汝檜　汝建　汝杠

宗闓　宗唯　宗咪　宗誠　宗壽

吳興侯士肖　右監門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士慥　舒國公士伓

保義郎不惆　保義郎不肩　成忠郎不怨　成忠郎不寄　贈武翼大夫不瘉　追封益王不逞

善敃　善招　善綜

汝樓　汝埇　汝珠　汝康　汝誙　汝湛　汝琱

宗謁　宗祓　宗鏊　宗桂　宗樓　宗橱　宗皴

必捫　必巢　必穗

和王謚僖穆宗櫕

華原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翁

修武郎不當

善綸　善嗦　善咬　善吟　善喊　善哇　善慶　善綱　善靄

汝削　汝桼　汝櫶　汝梳　汝橡　汝梭　汝楷　汝鑒　汝杞　汝桮　汝淵

崇嬅　崇種　崇圓

王謚惠孝仲佺

馮翊侯士枝

右班殿直不嵒　不澗　贈武德大夫不謳

善奐

汝海　汝周　汝森　汝椿

崇蓮　崇著　崇蕎　崇遒　崇莽　崇遅　崇遂　崇尌　崇快　崇栩　崇傾　崇佟　崇侊　崇滯

必燻　必椿　必梓　必樸　必椴　必倜　必歐　必瑛　必是　必綦　必宥　必榴　必樠

良悀

善身　善賢

汝焙　汝享　汝宇　汝審　汝宰　汝宓　汝陽　汝宅　汝東

崇泙　崇賓　崇能　崇膺　崇膂　崇偕　崇峯　崇戊　崇衍　崇憧

必倫　必洪　必洲　必灝　必享　必演　必曷　必最

良熏　良喝　良境　良塭　良韶　良咏　良楮　良託

不下　贈武顯大夫不文

善誒　善蘊

汝孝　汝恁　汝謏　汝惟

崇魁　崇釬　崇緒　崇嚴　崇懋　崇恩　崇悉　崇聰　崇隱

必決　必瑯　必鑒　必存　必沭　必澀　必俍　必僑　必佩　必俄　必像　必俠　必修　必傷

良柚　良深　良邵　良瑜　良堉　良島

善鄙

汝樸 汝凝 汝勢 汝濆

崇感 崇城 崇態 崇侯 崇側 崇炧 崇懍 崇怏 崇怿 崇悏

必慎 必儼 必俭 必僁 必体 必賜 必僖 必倪 必俘 必埥 必封 必埴 必墂 必柞 必枢 必墑

良璿 良琟 良璡 良琁

不疾 贈武功大夫不情

善禮 善登

汝明 汝綱

崇孚 崇臨 崇山 崇華 崇湨

必作 必閒 必絁 必誼 必誨 必諲 必式 必垟 必迎 必趕 必理

良儀 良佺 良僕 良瑾 良珩 良璹 良瑑 良琈 良劉 良餉 良鏞 良璺 良鋃 良琳 良琛 良瑨

友澤

善岊

汝祐 汝楷 汝康

崇遑 崇達 崇快 崇訓 崇議 崇護 崇話 崇禔 崇閎

必銳 必珏 必滄 必駿 必澗 必位 必傳 必偶 必蘇 必茲 必蔿 必蘭 必葳 必蓺 必蔭 必芳 必惹

良埠 良璆 良琣 良瑒 良璩 良玶 良珏 良璡 良暖

贈武略大夫不過

善與 善允 善序 善顒

汝錡 汝瑜 汝怙 汝燁 汝賓 汝武 汝地 汝昌 汝贊 汝與 汝璞

崇揚 崇鼓 崇菴 崇秔 崇憒 崇湝 崇英 崇環

必琨 必埼 必優 必韓 必詹 必鐵 必諫 必謀 必淵 必寄 必窋 必室 必濂 必達

良銓 良擬 良棟 良枋 良佃 良祐

武德郎不倫
善庥　善植　善熙
汝琢　汝珙　汝瑛　汝畋　汝琴
崇鏞　崇鏵　崇鎡　崇鈌　崇鐇　崇鉞　崇鉦　崇汃　崇浞　崇泠　崇濩　崇年　崇幸　崇隼
必還　必澗　必道　必添　必灑　必漉　必洊　必汸　必柢　必檀　必柞　必壚
良檀　良棌　良什　良扶　良墓　良墍　良埼

華原侯士埜
武經郎不林
善隸　善堂　善奇　善地　善城　善寧
汝霜　汝字　汝洴　汝烱　汝贈　汝隨　汝埔　汝竫
崇圻　崇塚　崇塗　崇釪　崇鏖　崇倢　崇稽　崇服　崇儈　崇緘　崇琤　崇珉　崇騁　崇僕　崇棹
必琟　必琫　必倚　必赫　必皷　必修　必佃　必仂　必沃　必沭
良驥

右千牛衛將軍士樇　武經郎士蘄
忠訓郎不弛　從義郎不諠　不謏　不乖　從義郎不浬　修武郎不違
善栻　善柎　善瑞　善岑
汝樻　汝紟　汝景　汝培　汝墩　汝溥　汝綢　汝孚　汝瑀
崇勁　崇蘩　崇杌　崇桴　崇楮　崇杜　崇澗　崇幹　崇恭
必濂　必濮　必俊

大子右監門率副率士覦　右班殿直士駉
成忠郎不恣　成忠郎不倦　成忠郎不昏　成忠郎不洒
汝瀏　汝湛
崇益　崇鉶　崇直　崇綸　崇彝　崇省
必迓　必倫　必倸　必酒　必章　必覡　必菓　必蘭

贈金吾衛上將軍士觬

武節郎不庶　不慽　不懆　成忠郎不出　保義郎

善櫂　善樸　善射　善閑

汝葉　汝琮　汝仰　汝汪　汝奐　汝宛　汝富　汝奇　汝寓　汝穹

崇楮　崇傳　崇枎　崇沔　崇滿　崇棋　崇葢　崇盧

必琬　必壎　必睄　必鈄　必淳

不悩　保義郎不惕　贈朝請大夫不忆

善求　善彤　善僎　善窪

汝任　汝傳　汝裖　汝梘　汝移　汝祖　汝禪　汝檡　汝祠　汝禕　汝祓　汝襉　汝袍

崇光　崇付　崇親　崇梆　崇篤　崇逵　崇逢　崇逿　崇淅　崇稿

必腊　必熊　必檬

榮國公謚和思仲𢘫　華陰侯仲庬

右千牛衛將軍士靦　太子右內府率副率士獲　右侍禁士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涌　右班殿直士荇　贈太師

贈武功大夫吉州刺史不遠　不惰　不煐　秉義郎不泯

善技　善梳

汝閲　汝閫

崇迴　崇摩

必恃　必佼

思王謚溫靖士僟

修武郎不悶　贈武略大夫不閬

善積　善稱　善掄　善杭

汝㮇　汝戩　汝樾　汝惠　汝揄　汝鄂　汝利

崇芸　崇手　崇孚　崇絅　崇秉　崇湙　崇璐　崇鑢　崇柎　崇剃　崇崧　崇嶓　崇圾　崇悖　崇圓

必樸　必槿　必仕　必璞　必綬

贈宣奉大夫不閒　贈集慶軍節度使不歐

善宅　善璌　善崇　善準　善快　善吹　善全

汝與　汝冥　汝奧　汝浯　汝汭　汝氾　汝墐　汝塢　汝監　汝昭　汝泠　汝式　汝壚

崇榮　崇潔　崇棫　崇夬　崇幸　崇桔　崇常　崇良　崇快　崇軸　崇撲

必禨

善扶　善劑　善詔

汝蕩　汝澂　汝儀　汝碩　汝錸　汝斗　汝右　汝吾　汝戢　汝澌　汝謖　汝倢　汝邁

崇低　崇杳　崇㡯　崇昳　崇憧　崇譓　崇警　崇鉐　崇鏦　崇釟　崇褫　崇晛　崇崢　崇寓　崇虞　崇鈌　崇詠

必藤　必萃　必彬

贈武功郎不站　贈武德郎不屏

善打　善國

汝止　汝華　汝旋　汝琭　汝堆　汝玻　汝珀　汝留　汝杠

崇悰　崇埤　崇以　崇櫻　崇攝　崇打　崇楊　崇林　崇轉　崇軾　崇轄　崇聯　崇醇　崇寓　崇璲　崇論　崇淮　崇杭

必辞　必懌　必適　必滄　必惟　必璽　必堅　必瀾　必鈞

贈武顯大夫不扉　忠訓郎不拂

善珂　善鍾　善梔　善翔　善謨　善俔　善摯

汝庵　汝椅　汝椓　汝巧　汝班　汝騏　汝總　汝家　汝切　汝敍　汝惎　汝椿　汝盛　汝瑩　汝霍

崇棣　崇邦　崇部　崇畲　崇警　崇遊　崇令　崇舍　崇今

			善夫																				
汝宝			汝燊	汝圳			汝玉	汝琮															
崇漸	崇侃	崇儁		崇恩	崇悠	崇慥		崇隊													崇愁		
					必松	必猻		必久			必坦		必敵	必脩	必直	必楧		必杍	必櫸	必杆	必釀	必楄	必㮚
								良䮒	良駐	良騂	良駒	良駙				良濆	良瀍			良峰		良榔	良鋺

			汝埈	汝佳	汝暉	汝梁		汝潛									汝梲						
		崇曷				崇通	崇偃	崇略	崇稷						崇崎	崇里	崇圃						
	必槤							必藏	必均		必墕	必墉	必培	必墥			必勉					必斛	
良鏃									良懷	良瑒		良瑛					良椽	良浮	良楷	良枌	良樘	良楮	良榑
																	友淲						

								修武郎不朽															
									善沖								善瓛						
									汝植				汝棣				汝栱				汝樟	汝柞	
崇虎									崇洵	崇洛			崇泮			崇濛	崇丞					崇庶	
必錞	必鑰	必銓		必鏻	必鉚	必鑽	必釖		必託	必鍵	必鎦	必鐔	必鍏	必鑒	必鋒		必青	必鋼	必錄	必鍼		必鉞	必璧
	良環	良桸	良棖						良珝				良璹					良瀋					

									贈武顯大夫不臧													
		善佩								善藩	善悖	善忭	善恬									
		汝柯		汝檉	汝椐	汝梢		汝漣					汝植	汝使		汝林					汝杓	汝欽
	崇姊	崇靖	崇燵			崇煃	崇炆	崇璹						崇瑀	崇斯	崇澤		崇榭	崇橎	崇檡		
必炯	必郎													必炦		必林	必淑					
良峻																						

唐州刺史士沇

贈武顯郎不譴 忠翊郎不夸 忠翊郎不頡 保義郎不賭 忠翊郎不許 忠翊郎不緩 忠翊郎不倨 忠翊郎不野

善協 善攸 善怡 善歷

汝悌 汝佐 汝臆 汝禪 汝憓 汝佯 汝福

崇澶 崇鄭 崇杆 崇戭 崇諫 崇寯

榮國公謚恪安仲洽

榮州防禦使士瀟 嘉州刺史士鸝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淦 右班殿直士莊 贈武略大夫士爲 贈左衛大將軍士俶

忠翊郎不慊 右班殿直不偬 修武郎不湎 忠訓郎不毀 贈武功郎不犯

善財 善綱 善續 善祗

汝棣

崇廸 崇坍

必僎

贈太傅安王士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稅 贈左屯

保義郎不怪 忠翊郎不陋 保義郎不屈 朝奉大夫不熄

善騰 善腴 善胈 善肵

汝楙 汝淖 汝淪 汝灝 汝遭 汝瑣 汝戩 汝琢 汝靦

崇撿 崇漩 崇鑄

衛大將軍士陵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芑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駐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妙

天水縣開國侯不舍

善璨 善曈 善旰 善旿 善映 善曇 善普 善昝 善晏 善量

汝埭 汝咏 汝櫞 汝楢

右監門率府率仲斂　博平侯仲士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訝　右班殿直士濃　右千牛衛將軍士雱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霙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遒　右千牛衛將軍士蔣

贈訓武郎不澨　保義郎不彼

善圭

汝据　汝堅

崇傒　崇栖　崇潛

必磧

右千牛衛將軍士緈　右千牛衛將軍士齊　右千牛衛將軍士敍　武略大夫士隤

修武郎不訟　贈朝散大夫不訢

善豐　善新

汝微　汝偰

崇謕　崇琥　崇鍋　崇訐　崇訖　崇譜

必炳　必潯　必燭　必珍　必瀧

良騎　良黈　良鞬

廣陵郡王謚莊孝宗諲

吳國公謚孝僖仲論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梧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

秉義郎不揄

善茂

汝俚　汝侄　汝佟　汝俛　汝傳　汝倮　汝俊

崇虒　崇龍　崇勵　崇軛　崇吧　崇駉　崇驄　崇騂　崇渼

必淘　必龐　必洴　必汶　必駿

果州防禦使仲謹　階州防禦使仲縱

右侍禁士綸　右班殿直士僮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銉　右班殿直士鈞　左班殿直士釣　右千牛衛將軍士謹　右班殿直士斜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樺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禊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裀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禟	太子右內監門率府率士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禧
		成忠郎不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姜憲
圈點監生臣李叔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一送

宋　宗室十九

宋史

餘杭郡王宗詠　溫王宗師

東陽郡公諡恭愔仲悍　富水侯仲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坦　安定侯仲廉

富水侯士挾　廣平侯士楠　贈左衛大將軍士璩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帙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曆　贈千牛衛上將軍士惓

右班殿直不丕　右班殿直不寘　訓武郎不遷　右班殿直不丕　左朝請大夫直徽猷閣不試　成忠郎不玩　從義郎不捨　忠訓郎不惜　贈太中大夫不猶

善萋　善交　善止　善吉

汝寀　汝填　汝璩　汝衎

崇智　崇濟　崇晌　崇雲　崇光　崇宋　崇光　崇權

必年　必懽　必熙　必濬　必堅　必延

良瑋　良宥　良寶

友蚪

汝秤　汝林　汝燊　汝秣

崇充　崇曾　崇參　崇暎　崇騫　崇泉　崇曾　崇昌　崇陪

必遠　必傢　必建　必迅　必達　必遙　必遺　必運　必瞰　必漉　必濱

良擇　良樸　良櫰　良鑄　良璀　良玩　良楪　良琥　良增　良瓛　良璩　良瑆　良玖　良琡　良環　良森

善史　善條

汝繹　汝京　汝立　汝兆　汝从　汝凡　汝炎　汝乾

崇僉　崇禹　崇鍔　崇鈞　崇彥　崇潤　崇富　崇企　崇育　崇郗　崇閒　崇施　崇儒　崇僾

必逢　必琭　必淨　必鑑　必璁　必鏞　必銀　必鋭　必錄　必鉅　必鎮　必輅　必璋

良汶　良埴　良阜　良壚　良兆

善溶

汝奐　汝騤　汝昪　汝替　汝翸

崇璲　崇夔　崇駒　崇驊　崇彪　崇灺　崇瀍　崇惪　崇芸　崇象

必湊　必洞　必潒　必瀓　必濬　必涑　必起　必趙　必赴　必趯　必𧻓　必趮　必赳　必僮　必做　必滄　必淨

良濟　良琚　良穗　良林　良瓅　良倪　良棣

贈武節郎不閱

善贇　善擇　善龜　善壽　善文

汝翊　汝翔　汝翖　汝詰　汝仈　汝林　汝諭　汝緣　汝擢　汝進　汝瞰　汝生

崇祩　崇禡　崇璐　崇近　崇佖　崇健　崇畋　崇鉦　崇嚴　崇壇　崇璜　崇僑　崇涗

必琀　必珹　必瑰　必璆　必琨　必坤

良楗　良柱　良峒

右班殿直士歆　右千牛衛將軍士銮

訓武郎不灄　武翼郎不剗　不移　不失　不懷　成忠郎不侵

善真　善巺　善萬

汝逵　汝遒　汝爵　汝企　汝津　汝滈

崇儁　崇倎　崇史　崇慨　崇權

必嵩　必菴　必全　必緐　必擘　必穀　必鍼　必紝

良稷

贈昭慶軍節度使會稽郡公士壹

成忠郎不卷　武德郎不褰　贈武翼郎不疚　保義郎不惱

善傳　善修　善筆　善畜　善礛　善綖　善畊

汝抑　汝岑　汝璧　汝杙　汝棧　汝潢　汝賽　汝亨　汝珍　汝倬　汝綖　汝亳　汝鏊

崇砂　崇訟　崇瑆　崇巘　崇嶸　崇鏞

必潟

懷王攝　崇樽宗

沂王攝　恭憲仲

右千牛衛將軍士搜　右侍禁

贈武翼郎不熙　成忠郎不辭

善皩　善鑄　善鉠

汝鉆　汝鵣　汝鈹　汝紆　汝郴　汝檴　汝也　汝斂　汝㩦　汝松　汝指　汝瀛

崇化　崇富　崇峪　崇睢　崇沫　崇嵣　崇嘻　崇皖　崇虹　崇瞠

必輸　必𢘉　必曈　必倚

曄

損

士凖　右班殿直士瓏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㶟　右監門衛將軍士沖　右千牛衛將軍士䔮　集慶軍節度使開國子士閎

不佾　從義郎不倫　成忠郎不悆　成忠郎不鑄　追封崇國公謚宣簡不息

善孚　善賖

汝賓　汝拔　汝憹　汝孙

崇紀　崇芙　崇城　崇㯳　崇陶　崇鑿　崇彔

必滿　必海　必蒿　必澤　必流

善防　善下　善詠

汝𢿨　汝詰　汝檜　汝梳　汝棋　汝塈　汝至　汝囿　汝臣　汝琢

崇咸　崇蹭　崇嵴　崇收　崇眭　崇映　崇稍　崇穫　崇禤　崇秖　崇待　崇績　崇鉄　崇緣　崇線　崇精　崇嵘

必倈　必儔　必佋　必儆　必洲　必泰　必珉

恭王仲爰

右班殿直士㵟　內殿承制士匀　贈太傅慶遠軍節度使士樵

修武郎不害　從義郎不閒　忠翊郎不敵　成忠郎不犢　成忠郎不恚　贈武節郎不震

善滕　善谷　善首

汝詰　汝逢

崇惣　崇㨂　崇桃　崇嶠　崇銓

必便　必侑　必乔　必謹　必証　必滄　必璽　必坒

均州觀察使士眠

從義郎不拘　秉義郎不絿　武節郎不紛　承信郎不絅

善豫　善澎　善騏　善驎　善驕　善緻　善容

汝墿　汝還　汝逑　汝迪　汝遺　汝偲　汝忘　汝豢

崇玒　崇紗　崇墳　崇玲　崇瑪　崇珹　崇望　崇壁　崇偶　崇僅　崇洲

必稱　必秾　必況　必洮　必潒　必淅

良采

善平　善嶸

汝敵　汝墍　汝睽　汝駘　汝瑛　汝盧　汝澧　汝脩

崇鋈　崇滉　崇稹　崇溢　崇濤　崇浛　崇浚　崇澱　崇滉　崇瀆　崇璩　崇理　崇稻　崇橋　崇檑　崇澁

必櫝　必槐　必杉　必櫕　必榴　必棡　必橺　必櫓　必枅　必棨　必台　必右　必吉　必合　必探

良恒　良僕　良松

濟國公謚良仲仡

左監門衛大將軍士㗫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閌　贈左屯衛大將軍士圖　贈昭慶軍節度使清源公士囧

贈左衛大將軍不浮　武經郎不隅

善瑤　善運　善湨　善宥

汝霖　汝昀　汝錙　汝澍

崇衿　崇福　崇泭　崇湃　崇樸　崇諴

必樸　必咸

良烽　良煋

贈福州觀察使濟陽侯士哼

贈武顯郎不僞　忠訓郎不廢　忠訓郎不朊

善廓　善亢　善荃

汝諠　汝琬　汝溥　汝譖

崇桔　崇禊　崇楧　崇櫃　崇榴　崇棖　崇杙　崇騏　崇杼　崇達　崇溤　崇閥

必奇　必莱　必詰　必紫　必枸　必栟

廣陵侯士曉　會稽郡公士峇

贈朝議大夫不旻　忠翊郎不泰　贈左屯衛大將軍不疲　武節郎不忱

善驥　善穎　善襲　善綱　善勳

汝計　汝詠　汝排　汝瑀　汝譽　汝措　汝据　汝指　汝敵　汝瀆　汝瀑　汝𣺌　汝滉

崇品　崇崟　崇毅

必擕　必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文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侯

贈秉義郎不沾

善歛　善週　善魁

汝序　汝洞　汝厚　汝拘　汝俺　汝株　汝鯡　汝鯥　汝淑

崇玫　崇遲　崇萬　崇存　崇儐

景城侯仲璲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參　太子右內府率副率仲揀　彭城侯仲塡

右班殿直士棸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住　潤國公士茷　太子右內府率副率士才　右監門衛大將

贈武畧大夫不祜　成忠郎不沇

善性

汝陏　汝薛

崇實　崇宵

華國公謚孝仲歌

軍榮州刺史士訣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暌　右班殿直士濡　右侍禁士魋　右班殿直士俁　敦武郎士閌　武經郎士瞻

成忠郎不畏　不愚　忠翊郎不惟　不愚　成忠郎不猱　保義郎不寵　從義郎不求

善颸

汝公　汝睩

東陽侯仲逵

從義郎士彔　右千牛衛將軍士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麟　贈利州觀察使士壥

成忠郎不妄　成忠郎不畜　忠翊郎不讋　不汎　贈武經大夫不蔵

善膟　善若

汝鈜　汝契　汝嗚　汝僅　汝攸　汝喻

崇壬　崇甭　崇晉　崇懇　崇壓　崇豐　崇疊　崇培　崇均　崇圯　崇瑞　崇礽　崇琳

必輔　必客　必僧　必伊　必劍　必儆　必保　必俅　必倰　必億　必倕　必僕　必侍　必儼　必俐　必彰　必僑　必像　必僦　必儒　必潛　必滬　必貲　必浹　必洲　必㵐

良滬

光山軍承宣使仲球

右千牛衛將軍士淞　左班殿　士俅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愷　右千牛衛將軍士性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祉　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果士政

贈武經大夫不偭、　忠訓郎不圖　不瑑　保義郎不棄　成忠郎不佳　修武郎不儆　保義郎不圩　成忠郎不惃　成忠郎不儆　成忠郎不很　不愽　從義郎　不碼

善嬰　善尨

汝寀　汝假　汝績　汝綏

崇埕　崇澗　崇潧　崇洮　崇剝　崇錁　崇鈂

必噴　必煤　必理　必玦　必璘

良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結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侼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尌　贈眉州防禦使遂義侯士得

保義郎不頻　武節郎不濟

善傕　善沱　善汵　善浒　善洸

汝鴻　汝酎　汝漯　汝鈉　汝錁　汝璞　汝瞻　汝鋋　汝鏦

崇檮　崇歐　崇璪　崇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嘒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廌　儀王諡恭孝仲湜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縕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夏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駘　贈太傅吉國公士從

武功郎不淹　成忠郎不遷

善右

贈朝散郎不違　贈光祿大夫不逖

善蒙　善佛　善約　善室　善寓　善䖘　善覷

汝傪　汝倌　汝侖　汝餘　汝胥　汝鉄　汝鉒　汝貟　汝賀　汝應

崇袿　崇禑　崇稼　崇庥　崇釗　崇嬰　崇叔　崇攸　崇濊　崇丘　崇亘　崇美　崇翻

必昀　必鑒　必懌　必栖　必璽　必奢　必塗　必堅　必臺

良汴　良錤

保義郎不遠　贈正奉大夫不遜

善打　善笱　善瞥　善俱

汝貫　汝艇　汝着　汝頌　汝璵　汝晉　汝賢　汝壁　汝顒　汝鉼　汝嬀　汝濂　汝滑　汝宿

崇俆　崇逢　崇造　崇燮　崇焯　崇朴　崇役　崇庄　崇燾　崇鑴　崇機　崇猛

贈大傅威義郡王士街　左班殿直士街

右宣教郎不逞　不逞　保義郎不迂　朝議大夫不逍

善玭　善彤　善璠　善度　善瑑　善珉　善玖

汝騂　汝鵷　汝聘　汝遂　汝潔　汝洞　汝允　汝潙　汝楗　汝橋　汝樘　汝濱

崇樾　崇岦　崇峴　崇嶄　崇榭　崇婧　崇燿　崇泰

必鐵　必錡　必鐔

中國公不逍　揚州觀察使兼濮王檢察尋長不迂　秉義郎不逍

善瑱　善琨　善玲　善瑾　善書　善琪　善玕　善瑊

汝櫚　汝璩　汝杭　汝浥　汝涵　汝溥　汝庭　汝藏　汝萊　汝暎

崇鍋　崇鉄　崇鋌　崇受　崇彙　崇箕　崇鏵　崇侑　崇漉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淹　忠翊郎不灌　武翼郎不陞

善珇　善湘　善潼

汝杌　汝琶　汝穆　汝樟　汝榴　汝槢

崇嫈　崇昊　崇侯　崇癸　崇姕　崇焌　崇髮　崇壽　崇熙　崇莫　崇昊　崇昊　崇史　崇恭

必樂　必垒

贈少師永國公士街

成忠郎不訥　贈武翼大夫不迺　忠訓郎不迦　武節郎不迷

善洎　善敦　善略　善睞　善鏑

汝播　汝譽　汝憒　汝竹　汝腹　汝恰　汝峪

崇奭　崇貫　崇恩　崇要　崇導　崇炊　崇域　崇堤　崇時　崇塼　崇咀　崇哄　崇嗔

贈太師新定郡王士錢

武德郎不䌌　贈朝議大夫不儁　右承事郎不佚

善耆　善瑄　善親　善璆　善溥　善珌　善閎　善侖　善涯　善䁥

汝岫　汝峸　汝瞷　汝積　汝陪　汝琿　汝球　汝㢟　汝巘　汝閎

崇滌　崇擽　崇播　崇樫　崇傲　崇僑　崇迓　崇衍　崇鈞　崇樾

必栝

贈奉直大夫不悋　贈太中大夫不搞

善純　善潄　善琛　善咨　善溥　善沘　善琳　善流　善玹

汝閼　汝綱　汝通　汝遵　汝梘　汝神　汝濮　汝瓖　汝琚　汝理　汝瑑　汝琕　汝桂

崇僎　崇僮　崇僩　崇叟　崇柢　崇棺　崇桂　崇枚　崇潼　崇虓　崇穹　崇焰

必表　必褱　必衆

贈太師新安郡王士衎

武翼郎不偪　右承奉郎不圯　保義郎不促　文林郎不鮑　從事郎不倍

善櫸　善瑑　善履　善騤　善騆　善駹　善琤　善璽　善

汝映　汝盼　汝畯　汝瞍　汝萬　汝要　汝蛛　汝慕　汝約　汝佰　汝鈌　汝鯖　汝釦

崇瀧　崇洴　崇儆

贈少師永嘉郡王士程

贈訓武郎不逸　朝請大夫直寶謨閣不愧

善識　善瞥　善駼　善垍

汝鏜　汝鍼　汝鈅　汝僉　汝傪　汝伎　汝儁　汝柝　汝曚　汝莫　汝樺　汝蝶　汝晙　汝昤

崇華　崇炎　崇薜　崇壇　崇岧　崇脈　崇紇

必濤

右千牛衛將軍士[illegible]　武安軍

承議郎不賢　右文殿修撰不鄙　承議郎不愧

善諭　善縱　善紡　善浚　善春　善曾　善昔　善林

汝悳　汝朕　汝怨　汝騰　汝遵　汝遣　汝藏　汝巖　汝陪　汝隕　汝隲　汝陞　汝陝

崇賫　崇暻

永寧使開國伯權知濮王鉞王圍令士石

贈東義郎不如　襲封嗣濮王不嫜　贈通直郎不騖　武德郎不篤

善瑛　善醲　善軾　善塈　善話　善并　善虎　善龍

汝鈦　汝巃　汝稍　汝峻　汝恕　汝意　汝汗　汝津　汝淳　汝虎

崇忔　崇假　崇儆　崇伽　崇泆　崇檉　崇杵　崇嘌　崇嵋

朝奉郎不肜　忠訓郎不敎　武經郎不悟　從義郎不朽　從義郎不麿

善鯀　善械　善瑀　善趨　善汚　善澧　善佁　善沚　善隲　善燁

汝宁　汝泮　汝膺　汝庠　汝邦　汝时　汝種　汝隸　汝枝　汝秩　汝樹

崇吉　崇曹　崇衕　崇捋　崇網　崇撲　崇襌　崇稱

士歆　開國公士吼

不淵　贈保信郎承宣使不閡　朝散大夫不慊　循貢州判文遠封開國子不搢　保義郎不剛　武翼郎不織　通直郎不賢

善芝　善量　善著　善昌　善柱　善量　善覼　善珉　善馮　善望

汝偵　汝奎　汝蓁　汝賢

崇棣

武寧郡王仲約

右千牛衛將軍士龜　右監門衛大將軍州文刺史士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喙　右監門衛大將軍果州刺史士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柳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鍋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訪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諫

成忠郎不物　進封開國伯不柊　進封開國子不嗜　成忠郎不贊　成忠郎不賓　成忠郎不僭

善敬　善祈　善侁　善量　善季　善琮　善芋

汝忠　汝鎮　汝璹　汝覬　汝肆　汝徹

金州觀察使仲搤　貴州團練使仲郎　美州觀察使仲晉　贈左領軍衛將軍仲熒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載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閱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矩　右班殿直士閎　右千牛衛將軍士煙　右千牛衛將軍士郫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根　右千牛衛將軍士睍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鈁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驥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勛

迪功郎不異　不他

善種　善峒　善岬

太師彭王謚孝僖宗采

永國公謚僖惠仲編

內殿承班士寵　武節郎士瑜　贈左驍衛大將軍士禛

保義郎不陣　不抑　從義郎不恃　成忠郎不脈　成忠郎不竊　忠翊郎不峭　成忠郎不架　成忠郎不厭　不慭　贈朝請大夫不蕩

善種　善嶧　善洄

汝光　汝宗

崇鮮　崇耦

保義郎不叨　保義郎不最　從義郎不帶

善泰　善擬　善擣　善會

汝住　汝維　汝仍　汝愕　汝悟　汝錯　汝聽　汝紹

崇垂　崇路　崇并　崇弓　崇棨　崇饒　崇蕙　崇蕨　崇襦　崇廸　崇侈　崇緒　崇䅏　崇徽

必灌　必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輶

贈武經郎不玩　保義郎不覵　秉義郎不鉉

善梓　善珩　善畢　善稱　善受

汝禮　汝僩　汝櫰　汝庠　汝䎗　汝賢　汝初　汝瑍　汝瑄

崇偪　崇俛　崇仔　崇儃　崇壤　崇鞮　崇儲　崇燁　崇霨　崇滌　崇琺　崇珧　崇玹

必淏　必侍　必瑱　必佃　必㑊　必儦

追封安國公不臺

善膺　善繩　善潰　善思　善儹　善椄　善灊

汝佚　汝燔　汝矩　汝技　汝椽　汝樾　汝櫟　汝荃　汝韗　汝矆　汝汔　汝邅　汝特

崇逵　崇遷　崇巃　崇岩　崇屽　崇嶇　崇峴　崇嶒　崇宇　崇寊　崇寄　崇宜

商王諱孫孝仲嗜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郚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峪			
武翼大夫不塈						
善本	善晛	善瞰				
汝嗜	汝晴	汝瑝	汝蒀	汝璟	汝璥	汝瞰
崇欄						
必晌						

永寧郡王諡恭惠仲熈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覘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士歆		供備庫副使士勧	左侍禁士鞈		右監門衛將軍士僥	
朝奉郎不倸	忠訓郎不怔	不能	保義郎不惛	贈武節郎不浮	不淑	不蔽	成忠郎不供
善踕							
汝琥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慎																	
贈少保追封將國公不桂		成忠郎不婺	成忠郎不違	贈奉議郎不塞													
善範	善豁	善鍸	善輸	善澍		善輔	善玥	善辛		善璀	善階						
汝曰	汝峻	汝椽	汝柆	汝翔		汝嶠	汝艴	汝織	汝翊								
崇徽	崇畢	崇刹	崇鑄	崇理	崇延	崇時											
必淘																	

嗣濮王仲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怏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害	贈武略大夫士畬				
忠訓郎不激	武節郎不通	贈武翼大夫不劃					
善拖	善心	善尋	善甫	善久			
汝韶	汝平	汝譽	汝立				
崇明	崇燁	崇礪					
必鍠	必喊	必塑	必沼	必徹			
良德	良噴						

					良玫
				必沏	
			崇寶	必深	
				必洞	良㮚
				必淸	良栝
		汝覺	崇覬	必輪	
	善本	汝琨	崇顯		
		汝地	崇翔		
		汝玠			
		汝璟			
		汝瑹	崇遇	必峒	
				必逵	
			崇遠	必瑥	
從義郎不泥					
贈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不傭	善規				
	善綸	汝嵒	崇敏		
		汝嚴	崇沾	必琱	
		汝璹	崇津	必琲	
				必漳	
		汝瑀			
		汝鈇	崇邇		
			崇樴		
	善邠	汝新			
		汝敞			
	善馳	汝存	崇仂		
		汝法	崇燁		
			崇栝		
	善賙	汝賁			
		汝琗	崇檣		
		汝璛	崇棗	必坐	
				必壇	
			崇靈		
		汝琮	崇厖	必寀	
		汝番			
		汝秀	崇朴		
			崇桎		
			崇健		
		汝訇			
		汝璺	崇黃		
		汝玻	崇爭		
	善鐈				
	善播	汝壽	崇什	必璩	
				必玲	
				必璹	

		汝汛	崇軿		
		汝綸			
		汝覜	崇現		
			崇琡		
			崇璩		
			崇瓖		
		汝彪	崇琊		
	善王	汝峴			
		汝巄	崇嵌		
		汝嶅			
		汝岏			
秉義郎不吝					
不倨					
贈少師不倦	善教	汝煇	崇岕	必塘	良熷
			崇岷		
	善訴				
	善堅	汝鍔	崇遷		
		汝鉊	崇濤	必椅	
				必桄	
			崇濡		
		汝鋌	崇灌		
			崇潞	必燧	
				必檮	
			崇潘		
			崇汀		
		汝鑰	崇濰	必桯	良烽
				必林	
			崇洋		
			崇濱		
		汝鎰	崇瀨		
			崇河	必集	
				必柔	
				必來	
			崇滷		
			崇泣		
	善丕	汝璽	崇炭	必激	良偭
			崇宎	必榭	
				必滬	
		汝除	崇陟		
		汝升			
	善楸	汝緊	崇數		
			崇嶶	必召	
				必膚	
				必觀	
			崇玖		
			崇瀲		

汝渠 崇鎮
崇璩
崇岊
彦黻
從義郎不紅 彦詔 汝𤍅 崇禧
汝瑑 崇澮 必僎 良禑
崇𤊟
汝郕 崇擧
崇駰
崇瞷
汝淦 崇潍 必佗
崇㟍 必降 良趯
崇坪 必儴
汝倏 崇杆
崇睹
崇璚
汝材 崇𪻺
崇榛
汝磊 崇伭
崇冀
善㞐 汝東 崇隥
崇柖
汝蠢 崇瀸 必懷

崇燊
汝瑞 崇楙
汝珷
汝朱 崇陪
汝璥
善俗 汝瑛 崇峴
汝珪 崇伶
崇修
崇豢
汝珂
善悰
善恮 汝卷 崇種
汝登 崇柚 必往
崇𢾭 必衢
汝斎 崇嵘
崇𢂒
崇垿
崇傀
汝世
汝卷
善懐
善憚 汝枝
汝瑳 崇均 必宫
必濱

崇拂
崇代
崇伋
汝珈
汝駱 崇杙
崇衡
崇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鐵 不盈 善儼
成忠郎不淯
右班殿直士佗
右班殿直士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峭
右千牛衛將軍士瀍 贈武翼郎不詒 善虔 汝懺 崇通 必懷

汝紬 崇潒
汝軼
汝稷
善懐 汝輢 崇暎 必徐
崇瑍
汝逮 崇瑀
善淜 汝轉
汝輜
汝軻
汝鞲
秉義郎不惰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勤 成忠郎不剡
忠訓郎不劃 善𢡺 汝謹 崇鄯 必金 良湛
汝諟
汝議
善睦 汝瑀 崇梓 必灘
崇循 必准

贈武顯大夫不衰

善衷 善洞 善宰 善鳴

汝峰 汝嶁 汝增 汝崙 汝峋 汝垻 汝研

崇湄 崇家 崇駪 崇陽 崇淳 崇杉 崇鐘 崇鈜 崇鈍 崇鍼 崇隊 崇防 崇壁 崇瑞 崇逊 崇蓮 崇迈 崇運 崇遜

必池 必拚 必淵 必溥 必潔

右千牛衛將軍士洸 右班殿直士潼

武翼大夫不汰

善越 善斛 善擇 善偲 善奭

汝瑥 汝鎧 汝瑋 汝 汝館 汝誊 汝駦 汝棫 汝軌 汝榔

崇道 崇間 崇閔 崇憓 崇憮 崇感 崇惠 崇忠 崇塞

必巍 必藹

贈少師永國公士泰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會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保偁

贈朝請郎不斮 不侚 武經大夫不征 武翼郎不嬌 武翼郎不亂 訓武郎不敏 成忠郎不鈇

善佾 善鏐 善賁 善悾 善濛 善荻 善樂

汝醍 汝盟 汝楳 汝扶 汝涔 汝淹 汝億 汝汀

崇寧 崇楠 崇主

嘉國公溫孝恭仲爲

贈右金吾衛將軍士軒 右千牛衛將軍士勢

訓武郎不顧 秉義郎不怜 贈武功大夫蘄州防禦使不陞 贈武經大夫不孫

善邁 善詰 善依 善汜 善攻 善斛

汝操 汝賚 汝禱 汝擇 汝枏 汝樸 汝枓 汝錄 汝局

崇滎 崇聆 崇誡 崇座 崇彥

必俟

特贈武德軍節度使建安侯士珝　贈建州觀察使建安侯士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村

不顯　武翼大夫不戭　保義郎不偪　贈武經大夫不穫　忠訓郎不貢　贈武經大夫不匽　忠訓郎不玭

善暉　善稜　善銓　善堤　善新　善栽　善決　善體　善以

汝鎣　汝恩　汝汚　汝澄　汝津　汝淲　汝涓　汝漯　汝嵮　汝㟥　汝岣　汝岵　汝嶓　汝嶒　汝岏　汝嵲　汝屹　汝崥　汝崍　汝崧　汝嵎　汝峈　汝屺　汝嶠

崇嵋　崇衛　崇瑫　崇琿　崇埤　崇墐　崇篁　崇滔　崇奚　崇僧　崇龢

贈少保集慶軍節度使東陽侯士儉　右千牛衛將軍士亮　右千牛衛將軍士扁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化

贈武翼大夫不宅　保義郎不窘

善洪　善琛　善璃　善諸　善選

汝錄　汝鑪　汝鋏　汝鍵　汝鎣　汝鍋　汝鍇　汝鏊　汝鎮　汝銶　汝鈁　汝鎬　汝鍪　汝釔　汝鍸　汝釜

崇昌　崇莧　崇冰　崇溢　崇雕　崇普　崇芊　崇芭　崇莨　崇蘭　崇蔴　崇芺　崇蘄　崇茁　崇蔓　崇菁　崇萊　崇菏　崇茨　崇藤　崇蕭　崇蘀　崇苹　崇蘡　崇蕗

必晧　必琠　必潛　必玧　必康　必僧　必倫　必傑　必璡　必憩　必爽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廓　贈昭信軍節度使安康郡公士公

武節郎不拔　武翼大夫不兩　武翼大夫不軼　武翼郎不墜

善彔　善熙　善滌　善應　善蒜　善薏　善茹　善芊　善龐　善斐　善箕

汝檴　汝洸　汝求　汝村　汝減　汝輻　汝械　汝鋌　汝銓　汝俳　汝彼　汝作　汝俊　汝術　汝偉

崇昧　崇紅　崇杏　崇瓔

贈昭慶軍節度使建安侯士棗

不非　不愊　修武郎不跂　朝奉大夫不戚　修武郎不跂

善圖　善華　善日

汝僖　汝潤　汝世

崇樛　崇璞　崇瑀　崇桃　崇琇　崇儇

必喊

康平侯仲熾　安節郡公仲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位　右千牛衛將軍士蘄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門

贈武翼大夫不愬　不訥　不羌

善霈　善保　善澗

汝害　汝暴　汝金　汝岳　汝面

崇栽　崇計　崇紐　崇來　崇紓　崇[illegible]

必褒

淄王宗邁

沂國公謚良信仲覽

贈威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安康郡公士鍋　右千牛衛將軍士蕆　右千牛衛將軍士閭

朝散大夫不侑

善訖

汝明　汝能　汝脊

崇覺　崇宋　崇脊　崇弟

必登　必立　必表　必世　必趙　必矣　必侍

良璜　良瓘　良珂　良玦　良琦　良瓆　良琥

贈觀察使益川

武經郎不佽　三班奉

善酡　善敵　善渭　善拖　善圖　善棠

汝典　汝俔　汝杼　汝卿　汝興　汝顒

崇柔　崇亟　崇戚　崇侶　崇僾　崇厓　崇璧

必馨　必及　必晉　必蕃　必靜　必戒　必潚　必決　必瀓　必八　必洙　必洋

良審　良僕　良瑀　良獲

友渻

侯士戩　贈武經大夫士瞡

職不僣　不迪　右班殿直不德　保義郎不俅　不由　成忠郎不要　保義郎不快　不快　秉義郎不淺　右班殿直不詰　贈武經大夫不玭

善渫　善絪　善棠　善學

汝捷　汝士

崇傳　崇僊　崇劭

必但　必懷　必璇

良巍　良芸　良渕　良槽　良机

友撝

善令

汝商　汝晴　汝獑

崇耕　崇政　崇稚　崇刲　崇庸　崇安　崇彰

必攻　必敷　必政　必戚　必權　必憲　必愿　必孝　必本　必逑

良槽　良梔　良綵　良鈊　良鍵　良球　良瓔　良瞰　良漢　良殷　良機　良樸　良騰　良琪　良明

友晥　友璫　友倚　友偕

善彰

汝除　汝良

崇行　崇轀　崇敕　崇鞠　崇立　崇敕　崇至　崇用　崇武　崇念　崇竺　崇巽　崇岁　崇瀾

必晛　必睬　必睫　必棣　必峰　必像　必倚　必綱　必熾　必悰　必爆　必鑒　必跌

良玲　良想　良楧　良隊　良膺　良倫　良儁　良頊　良頔

太子右

武經郎不揞　不誕　不蹇　不瞶

善陟　善沆

汝傪　汝峯　汝魚　汝犖　汝谿　汝詹　汝璵　汝淵　汝檡　汝抽　汝楅

崇僾　崇遘　崇融　崇睨　崇曦　崇淶　崇儔　崇癸　崇凱　崇巽

必鏘　必窵　必瓔　必班　必漸　必偶　必侄　必栖　必緻　必瑚

良頃　良述

滕國公謚溫仲翊

內率府副率士泉　贈青州觀察使北海侯士僎

從義郎不敏　登仕郎不倚　三班奉職不作　忠翊郎不臧　成忠郎不卹　成忠郎不柿　贈武節郎不淤

善炬　善鬯

汝厭　汝珠　汝潭　汝祺

崇潚　崇濯　崇憑

贈武節郎士侗

不姪　成忠郎不萬　武翼郎不琢

善緘　善始　善傻　善稷　善燮

汝衍　汝禖　汝礿　汝補　汝杅　汝茶

崇嶼　崇崘　崇嶠　崇靖　崇岷　崇洲　崇滁　崇遹　崇佺　崇僮　崇彴　崇峻　崇崞

必蕭　必逭　必琭　必鐳　必絪　必綵　必錄　必塞　必昊　必璲　必省　必瑠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偀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休

汝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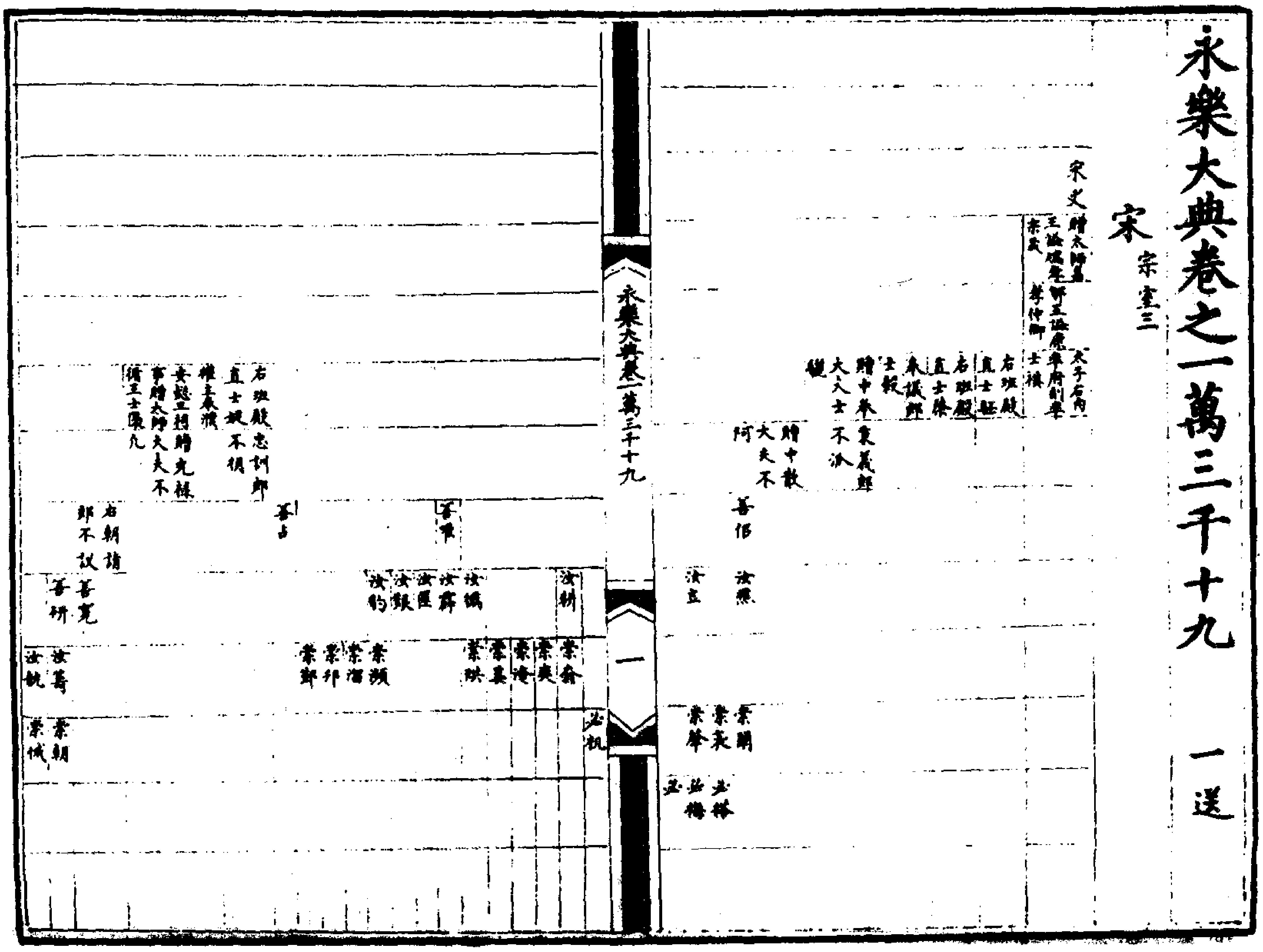
崇崶　崇岈

必絓　必紡　必縱　必綽　必絞　必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三〇一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汪宣壽
圈點監生臣李莊康
臣蘇仕恩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九　一送

宋　宗室三

宋史

贈太師益王謚恭
宗贇
贈太師㬂王謚惠宗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世枍
右班殿直士㞍
右班殿直士滕
承議郎士穀
贈中奉大夫不汲
贈中奉大夫不阿
善伾
汝璪
汝立
崇朋
崇袤
崇峰
必椿
必梅
必孟
右班殿直士峨
忠訓郎不損
權主簿不濈
安懿王贈太師
贈光祿大夫不
循王士㒶九
右朝請郎不議
善占
善寬
善研
汝壽
汝軌
崇朝
崇械
善乘
汝鑑
汝霖
汝匡
汝銳
汝鈞
汝耕
崇頵
崇榴
崇抃
崇鄭
崇龠
崇爽
崇淹
崇裹
崇朕
必机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一

善蒟　善續　善琳　善權　善順　善閱

汝棠　汝僮　汝俯　汝筆　汝禹　汝鴻　汝僭　汝臧

崇悏　崇慎　崇仍　崇捨　崇桐　崇峙　崇璜　崇祇　崇憓　崇徐　崇潾　崇碚

必昤　必權　必方　必巖　必明　必升　必揚　必稱　必逵　必訏　必沐　必佳　必諗

良織　良瑛　良暉　良璐　良璇

善消

汝青　汝曖　汝碧　汝俞　汝般　汝起　汝埃

崇砫　崇砮　崇璞　崇警　崇野　崇瀾　崇領　崇頓　崇偶　崇禹　崇仉　崇偉　崇鳳　崇祉　崇來　崇檀

必捷　必振　必持　必珉　必珩　必璘　必頫　必泛　必琍　必埒　必縛　必埈　必懷

不翻　榮國公　不怕

善偲　善攜　善証　善諄　善暖

汝曈　汝郁　汝吁　汝杏　汝咸　汝瀾　汝淵　汝清　汝靜　汝濂　汝鈒　汝倪

崇巽　崇愛　崇浚　崇楙　崇壁　崇晃　崇敏　崇信　崇巍　崇樹　崇僩　崇持　崇檣　崇沐　崇征

必忠　必諄　必恬　必珍　必璃

武經大夫不嬰　贈武經郎不鄙　贈武翼郎不字

善朋　善懋　善俠　善嶸　善擎　善華　善焦　善枚　善埕

汝侄　汝展　汝靚　汝斌　汝幕　汝塔　汝理　汝鑒　汝庸　汝滋　汝瀍　汝錚

崇祓　崇袖　崇祋　崇賓　崇納　崇緯　崇經　崇　崇愢　崇咏　崇僕　崇準　崇深

必實　必袂　必紋

左班殿直士秸 左班殿直士儆 右領軍衛將軍士覡 贈右屯衛上將軍士況

武節大夫不讀 武經大夫不怠 武節郎不決 贈銀青光祿大夫不羣 贈中散大夫不扈

善堅 善淞 善鮮 善護 善繪 善滕 善興 善懽 善忖 善樾 善穗 善秀 善訢 善汚 善稼

汝杖 汝壇 汝墿 汝戭 汝急 汝慝 汝愬 汝忞 汝鶴 汝遡 汝折 汝淇 汝潚 汝渡 汝源 汝漄 汝洌 汝澤 汝濤 汝潸 汝湘 汝洄 汝瀨 汝淏 汝漕 汝澈 汝池

崇伽 崇徇 崇狨 崇蓮 崇邁 崇道 崇達 崇徙 崇徹 崇搖 崇禾 崇漏 崇杼 崇採 崇椎

必懔 必息 必熊 必然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士晏 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贈太師郜王謚恭靖士樽

武翊郎不損 成忠郎 不兢 保義郎 不乏 贈中大夫不悅 朝奉大夫不抖 贈光祿大夫不害

善曦 善倬 善禔 善閩 善周 善賾 善坪 善埈 善恕 善覚 善詞 善來 善彥 善魯 善汯 善貴 善悠 善攄 善許

汝翔 汝灝 汝詮 汝笈 汝朝 汝昇 汝舉 汝晒 汝順 汝柱 汝昧 汝樑 汝鑒 汝睢 汝堅 汝忽 汝范 汝儁 汝達

崇徼 崇槐 崇椌 崇榆 崇儀 崇穤 崇袞 崇倩 崇濼 崇淳 崇量 崇聰 崇涂 崇織 崇突 崇泣 崇祥 崇鑒 崇岂 崇軸

必紀 必嘆 必棶 必悅 必澗

贈武節大夫不野

善蔭　善愫　善鈇　善紓　善彝　善嗯　善附　善楳　善備　善抑

汝颿　汝河　汝滿　汝翻　汝汕　汝晴　汝嶧　汝僕　汝對　汝綸　汝渺　汝浮　汝桃

崇壇　崇炤　崇宣　崇電　崇賓　崇望　崇圃　崇因　崇圓　崇霞　崇樘

善遹　善㬎　秉義郎不悝　贈武顯大夫不羣

汝瀆　汝沆　汝鎖　汝焊　善晾　善擠　善遜　善沃　善闋

崇畬　汝融　汝煸　汝墐　汝埋　汝灶　汝鏮　汝圻　汝諡　汝訣　汝倬　汝鍛　汝烓金　汝鍋

崇佯　崇珣　崇鏘　崇巖　崇㠓　崇岍　崇峨

必褘　必櫟

保義郎不藥　保義郎不卹　訓武郎不怢　從義郎不駝

善湜　善湝　善劑　善溕　善滇　善榦　善醒

汝玎　汝雖　汝僮　汝橦　汝螺　汝柾　汝伐　汝扔　汝椽　汝杞　汝嵩　汝覓　汝咨　汝篩　汝煎　汝事

崇㘽　崇嬚　崇鎬　崇弦　崇瓖　崇彰

必槲

善陂　從義郎不羨　忠翊郎不轉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櫛　保義郎不窒　保義郎不胦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防禦使士柴　贈武翼大夫不嫚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刺史士諫

善披　善楬　善壘　善展　善采

汝埍　汝薇　汝粱　汝㩦　汝砿　汝瓆

崇懈　崇儀　崇錫　崇萱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郇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傪
贈少傅[illegible]國公士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墻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僊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棧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遇
贈明州觀察使奉化侯士廼

不攄
保義郎不昊
贈武翼大夫不違
保義郎不鍐
保義郎不伹
訓武郎不幸
武忠郎不佖
武節郎不庸
武經郎不肅
不彼

善厥
善枰
善湨
善櫟
善暢
善逵
善軝
善彫

汝滗
汝洴
汝嗔
汝槊
汝栟
汝晴
汝佽
汝業

崇鳴

北海郡王仲騁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釴
右班殿直士奐
武德郎士鯀
左領軍衛將軍士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暉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覘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鏊
左班殿直士偃

贈宣教郎不洸
右班殿直不窩
右侍禁不代
從義郎不游
保義郎不鄩
忠訓郎不潛
贈朝議大夫不崖
不潤
不倚

善紳
善培
善綸
善烟
善址
善旻
善吉
善栝

汝奐
汝焚
汝堞
汝臾
汝鍾
汝紟
汝鄮
汝覘
汝嘯
汝賔
汝康
汝暮

崇最
崇嶧
崇峽
崇選
崇峙
崇潤
崇墉
崇沆
崇總

必錫
必鉒

贈建寧軍承宣使東萊郡公士崢
贈郢州觀察使南陽侯士騗

成忠郎不膺
忠訓郎不頖
秉義郎不愿

善耘
善職
善紹
善優
善俞

汝物
汝宜
汝樸
汝儴
汝彴
汝健
汝儹
汝佶
汝傀

崇謁
崇瓊
崇銖
崇琇
崇時
崇燡
崇昇
崇汸
崇漆
崇湃

必垥
必埽
必塭
必塘
必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稷
左班殿直士忼
左班殿直士嶫
左班殿直士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時

忠訓郎不備

善解
善警
善陞
善閒
善屑

汝貴
汝貢
汝賢
汝民

崇述
崇岸
崇綱
崇傘

必御

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瞥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芥
右千牛衛大將軍士崳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旨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仲娍

士閔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桐
右監門衛大將軍吉州刺史士挻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士稜

修武郎不泯

善飭
善可
善尋
善度
善琳
善壇
善聞

汝什
汝栻
汝倚
汝祿
汝侊
汝修

崇棫
崇滸
崇濮

蕭王謚恭僖宗傳

東平郡王仲撥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俸 贈通奉大夫士睞 朝奉郎士觧 榮州刺史士治 左千牛衛大將軍士庠 合州刺史士玫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愷

贈光祿大夫不弃 忠訓郎不瓚 從義郎不苟

善讜 善允 善詮

汝鐵 汝彥 汝意 汝奇 汝栻 汝擇

崇勍 崇守 崇正 崇度 崇原 崇寀 崇芳 崇蘭 崇裕 崇禮 崇侈 崇誠 崇憤 崇明 崇靜 崇愕 崇邏

必柝 必鉄 必鍋 必迂 必遠 必達 必迴 必運 必遛 必鋌 必鈫 必鐫 必惪 必鋒 必惟 必儴

良朋 良皺 良卿 良豫 良淥 良玳 良哮 良錡

東牟侯仲馭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肆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適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忞 贈右領軍衛大將軍士慎

忠翊郎不逢 秉義郎不侍 修武郎不老 修武郎不均 忠翊郎不悒

善豪 善瑢 善頎 善韡 善貫 善護 善度 善惟 善需 善航

汝梓 汝樟 汝營 汝戚 汝郕 汝熠 汝嵩 汝潔 汝頎 汝觀 汝墳 汝隆 汝賁 汝詹 汝坪

崇細 崇楷 崇釪 崇塙 崇磷 崇格 崇錫 崇珠 崇灶 崇爆 崇呼 崇廣 崇嘽 崇鍵 崇唫 崇瑀 崇鬨 崇乙 崇墻 崇鈴

必壁 必道 必聘 必懌 必䀿 必愔 必鐸 必鍠 必嗅 必焰 必冷 必環 必灘

良頹 良蘭 良閫 良浒 良耕 良暇

保義郎不羽　成忠郎不恨　贈武德郎不偏

善羿　善渠　善賁　善吋　善昜

汝寀　汝楹　汝檥　汝椅　汝瑩　汝榦

崇鈊　崇皴　崇墨　崇鉦　崇絣　崇韄　崇蠖

必檀　必栯　必椼　必芓　必尊　必箱　必藏　必喔　必咏　必瑚　必逞

良壽　良符　良蕭　良恭

善霖　善乖

汝欕　汝矚　汝綸　汝洌　汝鉥　汝鑽

崇軾　崇埼　崇青　崇璇　崇纵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傃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睬　成忠郎不汨　忠翊郎不擊　善頤

崇國公仲舍　左班殿直士但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平　成忠郎不僻　吳興郡公士傑　贈武翼大夫不撓　善宜　汝鏌　崇洑　必衛　必傈

贈武節郎不休　武節郎不侁

善熊　善紀　善積　善工

汝縹　汝蠖　汝紵　汝錯　汝鉦　汝濛　汝寔　汝澥　汝海

崇澗　崇沐　崇滴　崇蒟　崇榮　崇樂　崇綖　崇恤　崇鈹　崇墳　崇壚　崇璜　崇垒　崇壑　崇坡

必銑　必撼　必潛　必𤆵　必滕　必阿　必鏈　必錄　必廖

良涟　良得　良謨

武德郎不陵　贈武郎不閒

善杠　善稚　善琭　善昱　善靳　善力　善莪

汝淳　汝繹　汝綅　汝紃　汝料　汝緒　汝絨　汝紋　汝綈　汝緇　汝緘　汝紡　汝纘　汝緩　汝纀　汝緬　汝衷

崇儺　崇曄　崇汾　崇沱　崇漪　崇濤　崇滌　崇湲　崇沅　崇縲

必鏞　必鎮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踽

成忠郎不吝
贈武義大夫不佾

善黃
善蒔
善儁
善勸
善和
善錡
善聘
善昑
善晴
善覩

汝泉
汝林
汝森
汝楙
汝鉀
汝濱
汝浯
汝鑯
汝鋒
汝錢
汝鏞
汝鉦
汝傺
汝素
汝銷
汝緣
汝鎾
汝鋮
汝紓
汝繅
汝鉤
汝鏶
汝株
汝鋌
汝銖
汝鋼
汝鈐

崇瓚
崇爍
崇繫
崇豎
崇堅
崇秩
崇椿
崇橫
崇櫂
崇岐
崇巙
崇軾
崇捷
崇數
崇渕
崇攢
崇澠
崇條
崇汶
崇楨
崇楷
崇樹
崇棡
崇椃
崇榴
崇杆
崇槐
崇儁

必瑩
必臺
必燁
必惟

贈太師崇王謚孝溫宗暖

右監門率府率仲伊
建安郡公仲詠
信都侯仲譔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光
左班殿直士篙
右千牛衛將軍士鈞
贈右千牛衛將軍士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鋅
右千牛衛將軍士錐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綯
贈右監門衛將軍士鋪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美
右班殿直士遣
右班殿直士可

不瀓
不澎
成忠郎不悅
贈武翼大夫不闕

善覯
善誼
善準
善謨

汝揩
汝暉
汝嗒
汝峨
汝康

崇岐
崇峰

右班殿直士琭　贈右監門衛將軍士仉　贈右監衛大將軍士瀕

贈朝議大夫不解

善鍾　善賞　善特　善讃

汝璀　汝拭　汝梅　汝攔　汝抪　汝櫸　汝撰

崇塗　崇炷　崇涂　崇柑　崇爟　崇閬　崇閭　崇焱　崇熿　崇杔　崇蕭　崇烘　崇熄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㛹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蹟　秀州刺史士跱

武經郎不瑳

善梲　善蹈　善璘　善捺　善器　善翊

汝樸　汝德　汝操　汝栝　汝柄　汝桂　汝捍　汝樺　汝棒　汝揆　汝杞

崇峻　崇煌　崇珞　崇瞻　崇爊　崇倩　崇鍊　崇緯　崇藏　崇閒　崇閎　崇炑

贈右領軍衛將軍士佃

贈武略郎不像

善箴　善墳　善孝

汝揀　汝椐　汝樠　汝榮　汝架　汝沐　汝采　汝積　汝薰　汝謝

崇蝶　崇嶼　崇崳　崇遺　崇賢　崇圻　崇橐　崇态　崇燦　崇塊　崇淳

必鍥　必瑱　必鏆　必鎢　必鉦　必錯　必鉢　必鋑　必鉤　必鏑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緞　武翼大夫士糾

保義郎不祖　不絶　保義郎不訣　贈訓武郎不請

善布　善墦　善紐　善賓

汝鋼　汝斧　汝槊　汝稟　汝徽　汝鳴　汝听

崇示　崇颯　崇客　崇妹　崇烽　崇燃　崇炑　崇鐵　崇霆

必坦　必埜　必墀　必墻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二十

善卯 善封

汝献 汝機 汝流 汝瀍 汝汶 汝吹 汝厳 汝敃 汝儆 汝附

崇汸 崇待 崇菈 崇箋 崇㭍 崇芬 崇受 崇樸 崇林 崇梡 崇衔 崇徉 崇𨻻 崇楷 崇浩 崇嚴 崇溢 崇沬 崇泜 崇溇

必儼 必榛 必俊 必鏞 必樸

贈修武郎不足 武德郎不吪 保義郎不撲 成忠郎不壬

善鋭 善溝 善請 善堅 善梆 善楙 善頫

汝𨻻 汝剞 汝郘 汝醒 汝狐 汝塙 汝賽 汝寯 汝莠 汝胖 汝積 汝錙 汝杉

崇矩 崇峤 崇衎 崇衛 崇桁 崇術 崇泙 崇漆 崇鑊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十九 二十一

華陰侯仲詔 安康郡公仲擇

承議郎士潷 贈少傅永國公士洪 右千牛衛將軍士鉞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鉞 右監門衛大將

贈武德郎不忞 武德郎不讓 保義郎不瑑 保義郎不好

善曉 善誨 善伉 善磯

汝榕 汝輿 汝春 汝埇 汝熠 汝波 汝洺 汝潔 汝灑 汝頵 汝秈

崇佯 崇梡 崇鉀 崇鉞

保大軍承宣使仲禕

軍士鍾 右千牛衛將軍士棟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玘 右千牛衛將軍士森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鑽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劼

武經大夫不洿 贈武經大夫不慮

善飾 善域 善菁 善莆 善蓉 善孟 善盟 善塔

汝賑 汝塽 汝傑 汝晶 汝閎 汝棨

崇迪 崇棡 崇宿

贈武經大夫不害

善括　善惆　善宗　善綱　善瓚　善尹　善瓚

汝圪　汝倩　汝適　汝沛　汝諍　汝調　汝譆　汝認　汝諭　汝墳　汝濊　汝塭　汝鏡　汝沛　汝囊

崇寐　崇淦　崇禪　崇濆　崇鍚　崇榛　崇絆　崇鍍　崇瑁　崇碻　崇硯

必譎　必柊　必咪　必褸　必鵰

贈太師襄王謚恭憲宗愈

邾王謚敦孝仲懷

右千牛衛將軍士功　贈左武衛將軍士𪖙

贈和州防禦使不紿

善起　善養　善省　善卷

汝卷　汝澤　汝華　汝曄　汝幾　汝釗　汝匱　汝挙

崇迦　崇進　崇通　崇齡　崇蔚　崇檄　崇鍚　崇村　崇樞　崇滑　崇滑　崇巍

必濤　必港　必愢　必汎　必溁

良悪　良恚　良忠　良愍

忠州團練使士曠　右班殿直士𢧵　貴州團練

秉義郎不潰　成忠郎不僁　不㩲　訓武郎不奢　忠翊郎不忝　成忠郎不貪　成忠郎不戾　忠翊郎不雪　成忠郎不弄　保義郎

善爲　善則　善廣　善祇　善瓚

汝建　汝法　汝傳　汝鏵

崇軾

必湑　必洓

使士從　榮州防禦使士篤　秀陵郡公仲理　贈右金吾衛將軍士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綱　贈寧國軍節度使兼化使士蕃

不曠　武忠郎不酥　成忠郎不孤　成忠郎不罕　成忠郎不慊　武翼郎不汰　成忠郎不𢤱　武德大夫不憎

善徐　善如　善紀　善瑩　善漢　善曉

汝多　汝論　汝諳　汝建　汝迥　汝邅

崇櫎　崇稟　崇𥙿　崇釋　崇𥙿

必塗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溫

贈光祿大夫不慍

善衎　善閬　善閬　善閬

汝塥　汝臧　汝軨　汝壕　汝坰　汝璘　汝珞

崇逸　崇錤　崇鈇　崇鐵　崇鉀　崇釬　崇鈄　崇坐　崇冲　崇丘　崇師

必湜　必濉　必瑊　必淋　必發　必蟒　必仕　必伉

良鐃　良樓　良祛　良瓚

康德軍節度使仲鍵　保慶軍節度使仲嶸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嚴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嗥　右班殿直士非　右千牛衛將軍士言　右班殿直士盟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塈　右千牛衛將軍士璺

保義郎不屡　贈朝議大夫不倅

善宰

汝昌

崇廣　崇榜　崇偏　崇制　崇克　崇假

必濃　必漎　必潺　必鏞　必銑

良鍵　良詔

平江軍節度使仲瑗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輪　右班殿直士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逸　楚州防禦使士增

保義郎不懸　不變　贈武翼大夫不惟

善抗　善搏　善擕

汝大　汝共　汝琛　汝濼　汝瀋　汝澗　汝滔　汝濟　汝淌

崇石　崇含　崇鍼　崇朳　崇棣

必數

建寧軍節度使仲曾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讓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戒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蹇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滇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崔　榮州防禦使士克　吉州刺史士畇

保義郎不編　忠翊郎不曉

汝衎　汝旆

崇鑄

必壤

贈太師咸安郡王士剴

朝散郎不尤 朝請郎不病

善僑 善朴 善傺 善倬 善侻 善付 善澮 善淶

汝扎 汝衎 汝僮 汝銑 汝箴 汝旹 汝琈 汝塼 汝瀵 汝譪 汝秘 汝桲 汝樀 汝棶 汝樠 汝珹

崇珣 崇玦 崇琳 崇墣 崇潒 崇坆 崇墰

必溤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韋 華原郡公仲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違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邑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操 東陽郡公士階

忠翊郎不恍 修武郎不猜 贈武節郎不匱

善鮮 善昇 善異

汝礵 汝堂 汝湖 汝祀 汝群

崇嘤 崇琢 崇嵋 崇謗 崇讓

贈利州觀察使不黠 修武郎不頗 忠翊郎不隨

善憩 善玠 善瑑 善鍵 善雩 善約 善畧 善流

汝蜻 汝頊 汝珹 汝僨 汝詳 汝雋 汝慕 汝伶 汝傈 汝町 汝吮 汝暘 汝岈 汝滕

崇緈 崇臺 崇坐 崇濆 崇台 崇淦 崇淭 崇佩

安康侯士晴 右千牛衛將軍士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前

保義郎不取 秉義郎不敏 左領軍衛將軍開國男不慈 忠訓郎不遑 忠翊郎不鰭

善澥 善鈇 善准 善扃

汝惚 汝鈇 汝琿 汝樏 汝樽 汝旹

崇祖 崇焆 崇垸 崇潔 崇墄 崇坰 崇煓 崇墢

贈太師潤王謚僖惠宗隱

贈華州觀察使仲庭　華王謚孝僖仲癸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瑞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悅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度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待　贈武勝軍節度使士導　右班殿直士廷　贈右領軍大將軍士晴

武節郎不獨　秉義郎不吝　保義郎不辦　贈武翼大夫不踐

善稱　善愛　善知　善俛

汝恩　汝琥　汝鑑　汝識　汝遂　汝廸　汝義　汝嵩

崇玉　崇儋　崇倰　崇擬　崇峸　崇祜　崇條　崇祚　崇碈　崇豈　崇春　崇勔　崇諭　崇夏　崇霈　崇棨

必㑞　必福　必澄　必潔　必進　必湊　必嘽　必瑢　必瑄　必鍔　必玠　必賢　必琥　必磯

良儉　良像　良銓　良綖　良綱

河東郡王謚孝良仲霸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績　太子右內率府率士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伐　內殿崇班士狀　贈右千牛衛將軍

忠訓郎不展　忠訓郎不怖　成忠郎不侊　成忠郎不佊　成忠郎不戟　保義郎不吋　訓武郎不朋　右班殿直不識

善德　善驗　善松　善壽　善貽　善節　善綠

汝端　汝譽　汝籥　汝涑　汝𡡉　汝瀾

崇允　崇力　崇納　崇宋　崇卒　崇篤　崇隆　崇勤　崇朗　崇伊

必礦　必琥　必謂　必撐　必澤　必譜　必根　必棖　必庚　必寔

贈寧武軍節度使不肖

善膺 善頌 善成

汝進 汝聿 汝契 汝介 汝積 汝倫 汝郁 汝鄘 汝郛 汝郁 汝邦 汝郢 汝郡

崇猁 崇宦 崇張 崇茂 崇謊 崇嚴 崇勍 崇鍪 崇鈞 崇弥 崇谮 崇莆 崇湧

必忠 必捍 必柘 必昇 必船

秉義郎不殷 贈朝散大夫不偀

善㷔 善甸 善應 善哲 善慈

汝郈 汝溫 汝秀 汝玉 汝富 汝儷 汝勲 汝坪 汝楡 汝圩 汝山 汝朋 汝赫

崇勍 崇伦 崇誼 崇音 崇總 崇獻 崇禦 崇芍 崇峸 崇嶋 崇嗨 崇㻜 崇璣 崇瑈 崇瑨 崇逵

必䏦 必惠 必恚 必漢 必逵 必悚 必椽 必榴

良嘆 良晴 良嶒

福國公謚純僖仲麗

西頭供奉官士耀 贈左領軍衛將軍士龍 右班殿直士韡 修武郎士貴 右班殿直士俸 贈太師賀王謚孝獻 士叅

成忠郎不逷 成忠郎不遺 忠翊郎不隘 保義郎不愆 追封滕國公謚恭靖

善寀

汝苁

崇适 崇逢 崇圻 崇遶

必櫟 必潢

贈太師安化郡王士太

不微 朝議大夫直秘閣不羈 朝議大夫不謟 贈朝議大夫不諦

善嶂 善墻 善瞰 善鉅 善峴 善磺 善居 善譽 善迎 善谷

汝枢 汝玥 汝墉 汝啓 汝雍 汝多 汝瓦 汝洄 汝怤 汝慈 汝玘 汝應 汝恵 汝想

崇潡 崇堃 崇瑛 崇騹 崇堌 崇玔 崇槩 崇讓 崇紱

必壺

右承議郎不賅　贈朝散大夫不潵

善史　善虎　崇棣　善濡　善職　善倖　善億

汝恩　汝惡　汝寓　汝峰　汝暘　汝注　汝坍　汝墩　汝橋　汝螺　汝撤　汝椽　汝健　汝僮

崇橛　崇點　崇儇　崇僅　崇澆　崇佼　崇勍　崇劭

必棉　必榜　必㯶　必椽　必檝　必楅　必檞　必畔

贈武功郎不寀　贈朝奉大夫不騎　贈承議郎不晊

善璀　善悅　善元　善有　善塍　善埈　善瀾

汝堅　汝頫　汝頎　汝運　汝濤　汝淵　汝掾　汝議　汝址　汝康　汝彥　汝儞　汝揉　汝偃　汝琱

崇祿　崇傈　崇棒　崇拾　崇審　崇宏　崇寂　崇宥　崇佗　崇悃　崇恅　崇恕

文林郎不刓

善珫　善起　善柬　善多　善彪　善烈　善鵰

汝悅　汝情　汝槙　汝橙　汝潞　汝埈　汝浣　汝傑　汝斐　汝樊

崇咩　崇吟　崇喙　崇鴻　崇靄　崇霈　崇賽　崇露　崇霧　崇喻　崇智　崇崖　崇坰　崇逞　崇鄉

必遷　必灉　必瀑　必準

吉州刺史士夰　贈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士奇

贈武德郎不蹕　訓武郎不侮　武翼大夫不舄

善鏜　善騫　善頎　善逵　善芹　善棠　善董

汝騄　汝椿　汝椆　汝漻　汝嵩　汝逑　汝晋　汝畚　汝樑　汝畢

崇徠　崇峨　崇憲　崇恕

洋國公謚孝脩什擇
建州觀察使仲青

右千牛衛將軍士鮮
右千牛衛將軍士楊
右千牛衛將軍士暴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捨

成忠郎不溽
不組
保義郎
不菱
贈左領軍衛將軍不止
右監門

善瀰

贈左屯衛大將軍仲綢
南陽侯仲欹

右班殿直士琦
右班殿直士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澎
右班殿直士銑
右班殿直士禱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用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喻

衛大將軍頃昌州刺史開國伯不惀

善攏
善鴻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寔
時武節大夫士滌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侍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檜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鈃

武節郎不秕
不竣
忠訓郎不莞

善淋
善泰

汝綱
汝鷗

崇飄

漢東郡王宗汚
贈太師崇王謚孝靖宗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足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實
襄王謚康孝仲康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嶺
沁州防禦使士踵

成忠郎不冏
贈武節郎不曦

善紹

汝偎
汝忞
汝意

崇鏷
崇鉆
崇櫳
崇柘

必淌
必湑
必漢
必宴
必家
必賓
必貫
必寅
必審

秉義郎不楪

善逵 善涎 善設 善遠 善鄘 善什

汝息 汝愬 汝忺 汝詳 汝冀 汝蕭 汝芋 汝懋 汝渠

崇禋 崇祥 崇嵘 崇陵 崇增 崇始 崇壇 崇禱 崇現 崇扔 崇圩 崇星 崇曦 崇熙 崇嘹 崇璭 崇俟

必亨 必譜 必謀 必鍵 必玗 必鎮

高密郡公仲乘

贈左監門衛大將軍士秉 右千牛衛將軍士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昂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柵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鵝

武經郎不清 贈訓武郎不拓 武經郎不境 忠訓郎不倘

善慶

汝朴 汝蓉

右武衛大將軍濮王防禦使仲灌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齋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宣 右班殿直士樞 右千牛衛將軍士盅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媯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詡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友

贈朝請郎不吝

善訓 善暉 善恪

汝忞 汝豐 汝歷

崇鈜 崇屾

必扔

太師信王謚康宗治

南陽侯仲滙 右千牛衛將軍贈左屯衛大將軍仲紫 岐王謚恭獻仲忽

右監門率府率士虔 右監門大將軍士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編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紀 安康郡王士說

忠翊郎不霸 武翼大夫不濆 贈銀青光祿大夫不柰

善顒 善璵

汝圻 汝旻 汝暐 汝玦 汝栽

崇琲 崇珽 崇璿 崇果 崇焉

必堆 必謎

武翼郎不拾

善法　善待　善庳

汝棫　汝戒　汝勃　汝積　汝述　汝逵　汝遇　汝達　汝橞

崇嵒　崇裡　崇建　崇律　崇家　崇綵　崇縹　崇績　崇絢　崇奐　崇惪

必毅　必愁　必鉛　必禹　必瑀　必常　必翼　必翊　必協　必鄂　必洋　必淡　必滌　必溜　必淏　必浚

良升　良璧　良忻　良御　良興　良颿　良鍾　良俚

成忠郎不核　訓武郎不岈　從義郎不惟　保義郎不鏍

善康　善禮　善催　善庚　善原　善從　善評　善褒

汝舁　汝蔿　汝彪　汝麃　汝宅

崇穀　崇得　崇寧　崇寘　崇憲　崇究

必岐　必熾　必從　必滲　必渡　必溪　必漣

良傚

左班殿直士戔　左班殿直士檀　眉州防禦使績　贈保寧軍節度使士紆

忠訓郎不獲　武忠郎不愿　贈武經大夫不儀

善栴　善鑑　善榴　善總　善安

汝迥　汝熚　汝燦　汝墻　汝迵　汝家　汝覬

崇頤　崇頓　崇領

必唐　必滴　必碩　必澀　必銑

明州觀察使開國伯士籲

保義郎不佇　贈宣教郎不墾

善盈　善駒　善㮀　善櫓

汝颿　汝風　汝遊　汝邁　汝遒　汝遵　汝蓮　汝適

崇灞　崇瀲　崇漸　崇憒　崇鏗　崇鍵　崇釪　崇鉻　崇鏈　崇㮗　崇付　崇倈　崇賴

必誓

右千牛
保義郎不堅　不尤　追封永國公謚恭僖　不肺
善柾　善焯　善莅　善淵　善頎　善緄
汝翊　汝遠　汝胥　汝芫　汝選　汝道　汝道　汝還　汝穎　汝量
崇暎　崇裀　崇湑　崇夾　崇遻　崇還　崇運　崇迮　崇選　崇逮　崇遷
必偃　必仔　必住　必儀

衛將軍士餘　贈鄆州觀察使士檜　武州團練使士能　榮州防禦使士觀　閬州防禦使士康　贈太師和義郡王士珸
朝請郎不軌
善軾
汝謐　汝護
崇鈃　崇鏐　崇錄　崇鎮　崇鍛
必遭　必蓮　必注　必潸　必澳　必滈

追封中國公不流　秉義郎不論　成節郎
善蟻　善平　善芳　善岑　善芷　善書
汝樴　汝懍　汝林　汝健　汝揚　汝筧　汝箱　汝簽　汝羲　汝黃　汝稂　汝浃　汝騅　汝儁　汝楯
崇釗　崇炴　崇爆　崇適　崇速　崇迪　崇遹　崇遘　崇汝
必澗　必沇　必僳

不嗷　天水縣開國子不應　武義郎不枷
善瓚　善橋　善椅　善芸　善藩　善萬　善虔
汝霄　汝鈗　汝金　汝逵　汝迅　汝遄　汝建　汝背　汝緯　汝壜　汝蘇　汝菖　汝禽　汝蔡　汝華
崇娛　崇慠　崇耕　崇櫟　崇坡　崇嵊　崇頫　崇樽　崇樸

廣平侯 仲庠

贈建州觀察使廣平侯士鑛 右監門衛大將

秉義郎不猜 成忠郎不庬 天水郡開國伯不慢 從義郎不假 訓武郎不娟 成忠郎

善弟 善闢 善薇 善弟 善証

汝賁 汝鎬 汝遣 汝俐 汝瑞 汝晤 汝璭

崇綝 崇憲 崇想

贈安武軍承宣使仲滄

軍士璞 贈建寧軍節度使清源侯士微

不抨 武經郎不敆 忠訓郎不罷 贈太中大夫不擂

善詢 善諮 善從 善沭

汝謁 汝綦 汝芙 汝儁 汝瑀 汝晄 汝瑲

崇瑆 崇蔄 崇昇 崇義 崇阜 崇卓 崇皐 崇渼 崇瀍

必里 必寀 必寄 必宁 必宇 必夢

良侊 良

善賓

汝璡 汝圓

崇湝 崇洿 崇湣 崇澌 崇瀟 崇淇 崇濩 崇漆 崇澍 崇驂 崇耒 崇蕤

必佇 必俊 必僎 必秩 必秪 必梗 必槙 必穆 必株 必桂 必杖 必起 必構 必樺 必迎 必邇 必迪 必遶 必咣 必遺 必延 必達

良銕 良御 良復 良洋

贈中散大夫不抑

善梁

汝胄 汝臣 汝聊

崇桊 崇楘 崇集 崇柟 崇棨 崇槊 崇栗 崇檴 崇枂 崇栿 崇樸 崇禾 崇棠 崇橐 崇槷 崇業 崇桑 崇朵 崇臬 崇侗 崇儆

必軍

良贊 良賽 良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九　四十四

善諆 善銳 善集 善參 善絮

汝哼 汝筲 汝茉 汝鑽 汝鋒 汝鍊 汝鉚 汝壁 汝熼

崇徽 崇 崇嶧 崇嵫 崇寘 崇實 崇廉 崇浚 崇潼 崇滔 崇紓 崇鉞 崇鑛 崇鍚 崇綮 崇緬 崇綾

必鎏 必賓 必寵 必賽 必傑 必寖

良贇

汝暄 汝堅

成忠郎不羣

右千牛衛將軍士覺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賦 右千牛衛將軍士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亨 右千牛衛將軍士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一送

宋　宋室二十一

宋史

太師建王謚孝良宗蓋

昌國公仲江

武功郎士謂

秉義郎不替　成忠郎

善性　善足 善畫

汝磊　汝夸 汝晶 汝卉　汝渫 汝淮

崇秩 崇贄 崇儒 崇份 崇代 崇佀 崇倈

必審 必褭　必寵 必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一

右侍禁士解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斤

不浣　贈武翼大夫不怨　秉義郎不儕

善進 善行 善愿 善吉　善中 善勇

汝愢 汝卷 汝大 汝寫　汝臨

崇減 崇沐 崇全 崇志 崇袞 崇覺 崇璽 崇呂 崇革

必潤 必詡 必錢 必萬 必愜 必作 必憓

良嘗

廣平侯仲伲　安康郡公仲邹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偏　左班殿直士箭　右班殿直士湄　贈保慶軍節度使諡章懷士澈

保義郎不瑞　保義郎不約　左朝散大夫直秘閣不詠

善律　善禪

汝胖　汝膚　汝騰　汝媞

崇烟　崇棣　崇堂　崇坊

必雲　必晏　必時　必旹　必華　必棠

贈武功大夫蘄州防禦使不苟

善㻵　善邑　善來

汝腠　汝朧　汝合　汝思　汝清　汝淨　汝公　汝愍　汝是　汝湧　汝佯

崇鎬　崇垠　崇北　崇榮　崇業　崇采　崇森　崇健

必貲　必倆　必瑾　必墢　必墺　必堤　必璵　必埽　必史　必烋　必鉞

保義郎不蹇　右承奉郎不泯　武翼郎不嗄

善覺　善鑒　善勳　善奘　善錄　善樑

汝室　汝穹　汝轃　汝預　汝壤　汝鴻　汝頊　汝暘　汝菲　汝淌　汝淑

崇軟　崇彝　崇教　崇銖　崇鎮　崇銑　崇尊　崇粟　崇亨

必碩　必潦　必書　必浚　必墉　必外

榮國公諡孝節仲昀

右千牛衛將軍士綸　右班殿直士寧　贈少師和國公士懆

秉義郎不湲　修武郎不揄　不犯　不紀　不圮　修武郎不戳

善晚　善喝　善判　善崎　善滦

汝偉　汝芙　汝茹　汝尾　汝當　汝朴

崇澤　崇澗　崇和　崇樬　崇槵　崇進　崇建　崇造

必櫚　必中　必璪　必壊　必堅

訓武郎不憂　不求　武翼大夫不慕

善悆　善照　善祖　善琰

汝揚　汝峰　汝猿　汝平　汝僤　汝昜　汝旻　汝章　汝綠　汝昪　汝校　汝梓　汝揄　汝椽　汝築　汝櫟

崇墒　崇修　崇衈　崇釪　崇沐　崇熾　崇塀　崇論

必江　必崢　必縲　必鍚　必鍪　必琫

善皖　善峋　善企

汝鐺　汝鉦　汝槊　汝柴　汝枈　汝槭　汝絿　汝松　汝楆　汝札　汝颯　汝潛　汝樺　汝欒　汝木　汝袷　汝偹

崇杰　崇淮　崇丕　崇培　崇寔　崇煦　崇傃　崇紬　崇誇　崇鵰

必嵘　必礦　必玟　必敉　必壕　必望　必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作　右班殿直士儇

贈武顯大夫不單

善輸

汝忐　汝意　汝志　汝憑　汝澄　汝慹　汝怨　汝愁

崇熊　崇翮　崇咪　崇昕　崇昀　崇借　崇濛　崇潊　崇盈　崇哇　崇唔　崇浮　崇濤

必鐶　必鏸　必鑰　必鉦

右朝請大夫士敔　贈金吾衛將軍士于

忠訓郎不允　不違　忠翊郎不駁　贈武翼大夫不欲

善龍　善垬　善壝　善篙

汝戀　汝忠　汝偕　汝任　汝僕　汝儁　汝優

崇扎　崇嘍　崇㟴　崇壝　崇鳩　崇㠔　崇鑑　崇璥　崇崎　崇岭

必鉄　必鈺　必鏀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悅　右千牛衛將軍士休

朝散郎不結

善譚　善仲　善章　善琥　善戩

汝仞　汝佩　汝僑　汝墣　汝抑　汝馭　汝側　汝悳　汝伻　汝僨　汝佩　汝念

崇鐃　崇廣　崇僮　崇晛　崇蜆　崇睬　崇睟　崇財

必耕　必拾

右千牛衛將軍士順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深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僭　贈寧遠軍節度使永國公士楞

不彼　贈武翼郎不歆

善傕　善餐　善梘

汝鍾　汝鉦　汝錚　汝鎗　汝鑣　汝銀　汝憤

崇畬　崇我　崇琤　崇衎　崇衕

必遷　必妙

保義郎不誇　贈武翼郎不課

善藏　善洽　善僩

汝怙　汝惓　汝佟　汝棣　汝摯　汝擧　汝琴　汝琪　汝瑒　汝權　汝楨　汝樺

崇和　崇但　崇儋　崇偲　崇惘　崇龕　崇僚　崇遺　崇累　崇蕢　崇逢　崇迁　崇逕　崇前　崇犄

良楊

武翼郎不誕　進封開國侯不睽　武翼郎不付

善鄰　善仝　善綵　善棡　善綦

汝揩　汝枚　汝穗　汝沐　汝淼　汝消　汝澆　汝忱　汝潙　汝墳　汝瑀　汝謚

崇警　崇翊　崇俘　崇慷　崇摘　崇紬　崇習　崇磐　崇毗　崇屺　崇砂　崇華

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士秀

忠訓郎不澆　武節郎不攱　進封開國伯不

善斐　善寔　善叟　善笑　善訦　善音　善韻　善銳

汝瑚　汝恤　汝踐　汝絣　汝鯀　汝訟　汝謹　汝訂　汝撻

崇堂　崇塬　崇埃　崇壕

太子內內率府副率仲恩　華陰侯仲厥

贈武翼郎士訓

措　訓武郎不攢　修武郎不棨　修武郎不企　贈武節郎不淚

善忌　善漢　善洌　善掾　善表　善充　善平　善要　善稀　善亘

汝補　汝境　汝楷　汝鋒　汝毅　汝橡　汝物　汝軏

崇枋　崇枅　崇榆　崇櫚　崇枬　崇櫟　崇桯

贈太師袁王謚

右監門

右千牛衛將軍士鄆

武翼郎不倚

善乂　善陵　善儀　善洋　善康　善鑠

汝轄　汝軋　汝儴　汝伺　汝銻　汝硐　汝䐁　汝碌

崇籽　崇糐　崇粒　崇粹　崇粉　崇埂　崇頫　崇錢　崇釭

傳孝宗　勝

率府率仲呂　昌國公謚良孝仲莘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儞　贈婺州觀察使東陽侯士瑀

忠翊郎不畸　贈武翼郎不盈　贈武翼郎不俗　秉義郎不傀

善裕　善儼　善精　善喇　善瑶　善蔽　善華

汝溟　汝添　汝瑒　汝進　汝燮　汝坤　汝憤　汝鐵　汝仍　汝捷　汝搭　汝憒　汝棣　汝坋

崇浪　崇淹　崇騃　崇埋

必償　必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瑜 右監門衛大將

成忠郎

善歧

汝理 汝玏 汝鍛 汝扔 汝塘 汝宓

崇兆 崇澈 崇獨 崇準 崇泉 崇墠 崇川 崇浥 崇蜂

必械 必惠 必息 必慈 必榛 必据 必料 必孖 必淦 必淨 必錚 必嬉 必晉

良橋

軍士褒 士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鍊 北海侯仲頊

不相 贈武功大夫不詳 不振 保義郎不郵

善果 善社 善懸 善燧 善棋 善緯

汝迪 汝進 汝迎 汝遺 汝墝 汝樺 汝遹 汝倘

崇潸 崇欣 崇皷 崇讀 崇璡

必寗 必勔 必旬 必勍 必憲 必慧 必壇 必董

右班殿直士琿 榮州團練使閬團使士移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海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劾

保義郎不郵 不懵 秉義郎不惲 贈明州觀察使不蹟 成忠郎不意 忠翊郎不慮

善泉

嘉國公仲攸

贈秦州團練使士等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入遺役率職郎士符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家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尊

成忠郎不拄 成忠郎不蹇 成忠郎不御 成忠郎不彫

善誠

贈太師忠王謚僖節 宗楚

濟陽侯 仲發 平陽郡王 仲暘

太子右監率府率 士平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 士裕 朝議大夫 士怋

成忠郎 不閒 成忠郎 不憍 修武郎 不欺 秉義郎 不同

善武

汝郚 汝浡 汝頊 汝倰 汝抑

崇梲 崇棪 崇櫟 崇楠 崇鐵 崇鍵 崇棱

必慧 必戭 必埤 必彘 必縱

昌國公 仲崎 惠國公 仲琢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士肩 右千牛衛將軍 士記 朝散大夫 士旋 高州團練使 士晳

忠翊郎 不訊 贈承議郎 不昫

善加 善惠 善芑 善朽

汝純 汝慕 汝意 汝呂 汝量 汝崙 汝澱 汝津 汝蘭

崇榮 崇橦 崇渠 崇樸

贈太師欽王謚恭僖 宗祐

右監門率府率 仲偁 清源侯 仲厭 簡國公 謚榮孝

右班殿直 士睦 右班殿直 士企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士踰 右監門衛大將軍 士招 右監門衛大將軍 士輸 康州刺史 士遂 右班殿直 士漴 贈太中大夫 士

成忠郎 不倦

仲瑾

倆

不詰 不慳 不謟 成忠郎 不陘 贈武翼郎 不憎

善摹 善諸 善紅

汝蕃 汝約 汝劭 汝玗 汝鑒 汝銓 汝硂

崇岫 崇崍 崇崠 崇鉼 崇嶒 崇嶢 崇倜 崇什 崇僖 崇瑧

必嶽 必華 必太 必嶮 必達 必崧 必岳 必堂 必傈 必僬 必侶 必嵂 必岁 必峚

良騂

贈越州觀察使士晥

成忠郎不迷　武忠郎不穀　贈中奉大夫不慎　不識　忠翊郎不慄　秉義郎不詒

善灃　善救　善詒　善祁　善象　善琲

汝衡　汝功　汝賁　汝韌　汝㘞　汝鋅　汝滄

崇湖　崇嶟　崇岵　崇沆　崇深　崇堪　崇墿

必柷

貴州刺史士瑩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侯士覩　贈奉直大夫士貢

成忠郎不識　武忠郎不恪　不慨　武經郎不悄　訓武郎不劌

善覺　善昇　善賽　善掀

汝浮　汝漢　汝愧　汝素　汝倆　汝伍　汝詡　汝謹　汝廷

崇惜　崇苗　崇芑　崇情　崇璃　崇樀　崇謇　崇謩

贈婺州觀察使東陽侯士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詡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十

成忠郎不許　追封安化郡公不外　不挾

善草　善渠　善枝　善樟

汝荃　汝玗　汝增　汝琜

崇繪　崇益　崇坤　崇璿

必琅　必琭　必清　必漁

沂國公仲岭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抻　贈保寧軍節度使新安郡公士執　士沺　右監門衞大將軍士嶺　吉州刺史士忠

保義郎不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不稽　保義郎不杜　不悔　成忠郎不琍

善琥　善垅

合州團練使仲敝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峻　博平侯中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築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福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蕃　右朝奉大夫士閱　右千牛衛將軍士閱　右千牛衛將軍

武翼郎不琛

士閎　贈明州觀察使來化侯士閥

從義郎不沴　從義郎不踰　訓武郎不倸　武德郎不陁　忠翊郎不秕

善似　善值　善倫　善錄　善鯖　善須　善袁　善慶　善庭　善穌　善鉽

汝算　汝棨　汝柿　汝逵　汝道　汝遁

崇瀧　崇滉　崇淀　崇沂　崇涮

贈太師崇王諡孝簡宗漢

右屯衛將軍仲瑫　武康軍節度使仲珙

忠翊郎士衎　贈保信軍節度使東陽侯士武

贈從義郎不缺　武德大夫不儇　贈訓武

善執　善恭

汝建　汝通　汝廷　汝遹　汝祥　汝礽　汝德　汝瀏　汝灑　汝偭

崇稷　崇白　崇瑫　崇琨　崇熙　崇穰　崇焘　崇斯

必瑒　必渠　必槩　必瑆　必杅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鑄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錫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綠

郎不嗓　忠訓郎不窦　武德郎不議　成忠郎不詗

善筆　善壹　善緣　善剛　善舒　善㮚

汝諧　汝焯　汝塊　汝遂　汝滲　汝望　汝瀞　汝琲

崇結　崇誘　崇消

安遠軍承宣使仲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㷆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鐔

贈武顯大夫不猷

善擇

汝昇下奉缺　汝寰　汝㩦　汝攎　汝檣　汝樛

宗彴　崇偯　崇埔　崇倘　崇倍　崇伷　崇傸　崇斛　崇朽　崇倚　崇侂　崇僴　崇澤

必裕　必御　必侶　必侑　必畬　必壽　必太

贈太師咸陽郡王謚敏士珎

訓武郎不劌　贈武經郎不郝

善構　善璩　善搞　善融　善玒　善冰　善坙　善香

汝攘　汝迖　汝㧑　汝臧　汝柱　汝把　汝瀰　汝潤

崇杌　崇權　崇梂　崇野　崇啄　崇櫃　崇燁

必磊

贈武翼大夫不俞　成州團練使不儔　不梲　朝散大夫不琪　追封安化郡公不溦　贈朝散郎不犏

善鑿　善埃　善湝　善輿　善嶯　善想　善檣　善䒸　善卿

汝汴　汝兆　汝斯　汝漟　汝豕　汝御　汝浸　汝瀉

崇玧　崇㪷　崇攏　崇粲　崇樸　崇樟

必讀　必澗　必榆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鏸

贈武翼大夫不怫

善窺　善慥

汝漆　汝㶏　汝皇　汝璽　汝奎

崇洲　崇拾　崇程　崇鍋　崇錫　崇鈴　崇瑞　崇璧　崇玭　崇珽　崇璫　崇璥

必瀅　必澗　必沄　必泓　必洐　必浛　必訢　必淀　必淮　必溪　必洳　必汚　必澌

善鉤　善錫

汝墊　汝淑　汝泌　汝澤　汝潘　汝溝　汝漳　汝渼　汝浚　汝淲　汝洼

崇卞　崇程　崇樣　崇澗　崇儒　崇楷　崇憬　崇情　崇梅　崇楞　崇秉　崇東　崇檀　崇轄　崇壇

必濱　必濮　必孚　必災　必斐　必愢　必許　必璹　必烽　必鉞　必鏈

良梅　良墳　良烽　良進

武德郎（不嗣）

善訪　善灼　善瓏　善楷　善瀛

汝濡　汝栝　汝績　汝稼　汝禔　汝積　汝彙　汝濠　汝浙　汝津　汝湃　汝泓　汝逵　汝適

崇場　崇燗　崇逝　崇邇　崇隆　崇適　崇迟　崇全　崇余　崇怨　崇漪　崇汋

必鑄　必樾　必暎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大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最

善淆　善楙

汝賁　汝迂　汝送　汝騄　汝馭　汝駪　汝潤　汝瀘　汝淵

崇崙　崇寧　崇漾　崇釵　崇彔　崇摘　崇梢　崇腈

必頎　必顧　必頫　必憁

昭信軍承宣使仲監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逵　泉州判史士錢　榮州判史士瞻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析　右千牛衛將軍士浯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渦

武忠郎（不瞑）　成忠郎（不場）

右監門率府率仲賢 感德軍承宣使仲滌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禔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湝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美 從義郎士傕

不羲 訓武郎不舒

善輪 善經

汝悚 汝僑 汝憬 汝鎛

崇隱 崇浮 崇陸 崇蕙

右千牛衛將軍不戾 保義郎不盈 訓武郎不玭

善銑 善錄 善銀 善鑲 善燦 善纖 善鏘 善鈶

汝鋤 汝潛 汝灯 汝渚 汝斫 汝瑀 汝墳 汝塔 汝圩 汝憩 汝鑠 汝慹 汝悳

崇柢 崇壇 崇鍮 崇惡 崇慜 崇鏞 崇憕

昭慶軍承宣使仲分

贈右衛將軍士琁 贈金州觀察使

保義郎不抑 忠翊郎不竭 成忠郎不遺 不素 武節郎不料 武翼郎不侮

善劼 善遂 善迁

汝悊 汝憙 汝惪 汝怨 汝倫 汝僩 汝懍 汝佺 汝憓

崇埜 崇褧 崇粲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僕

安康侯士瘠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報 右千牛衛將軍士輿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叟 右千牛衛將軍士撰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拔

從義郎不矜 不悛

善機

榮國公仲璜 贈嗄王謚恭憲仲佩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拾 贈開府儀同三司和國公士周

贈武翼郎不壽 武德郎不黜 忠訓郎

善禋 善璵 善嵴 善錆 善鉞 善貢 善軻 善枳

汝遠 汝廸 汝運 汝揮 汝謀 汝洲 汝湢 汝滏 汝漼

崇咮 崇垓 崇熅

廣州防禦使仲岕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衮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濤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眷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賢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澗

不吪

善尨 善張 善柯

汝悟

忠州團練使仲玶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穀 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士瑀 贈開府儀同三司士忞

不危 從義郎不紀

善琓 善尾 善窟 善棣 善彖

汝杉 汝柘 汝槖 汝峽 汝椶 汝儁 汝祥 汝鄉 汝楀

崇靖 崇埥 崇桐 崇淦 崇濼 崇墼 崇誅

右監門率府率仲枸 右監門率府率仲稿

武節郎不權 武節郎不瑣

善棗 善騂 善枅 善銶 善柀 善槐 善樅 善宰 善家 善諧 善歷

汝株 汝澤 汝滇 汝泙 汝榷 汝楗 汝煌 汝埔 汝堅

越王房

越王諡文惠元傑　子幼亡不及名詔以允言子宗望繼其孫

高密郡公宗望

右監門率府率仲皆　右監門率府率仲昭　贈保靜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謚良僖仲郃

贈陳州觀察使陳國公士闢　贈越州觀察使會稽侯士擭　贈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士耕　贈寧遠衛大將軍士蚪　左侍禁士晛

襲封越國公不器　左侍禁不伐　右班殿直不累　從義郎不賁　秉義郎不苛　成忠郎不歆　承信郎不伎　三班奉職不違　承信郎不欺

善賀

汝賁　汝贊

崇道　崇信　崇穗　崇榮　崇倜　崇大　崇贊　崇亮　崇至

必和　必峴　必閒

東平侯仲鼐

秉義郎士儁　左侍禁士㨗　朝散大夫士瞰　贈開府儀同三司士附　贈忠州觀察使高密郡公士烜　武功郎士銳

三班奉職不矜　右侍禁不復　右班殿直不仲　三班奉職不怨　三班奉職不攜　忠訓郎不怡　宣義郎不棣　三班奉職　不仲　左班殿直不臨　不殺　不傷　不球　訓武郎不華　承節郎不挽　武翼郎不寠　成忠郎不權　保義郎不違　忠翊郎不同　承信郎不惑

善時　善璥　善故　善建

汝義　汝俊　汝号　汝最　汝峻　汝鶴　汝穰

崇九

河內侯仲炎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良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昪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士瓛　贈右屯衛大將軍士暐　贈武功大夫士迅

忠訓郎不貲

不雄　承節郎不脅　承信郎不侈　成忠郎不濂　贈武節郎不倚　承直郎不傂　武翼郎不息

善銍　善欽　善鈁　善鎛　善劍　善弛　善淵　善謀　善課　善詩　善調　善椽

汝裕　汝　汝納　汝棶　汝芬　汝櫼　汝符　汝視　汝弁　汝克　汝童　汝昔　汝害　汝青　汝褒　汝汴　汝析

崇擋　崇瓆　崇潄

華原郡公仲哨

贈保大軍承宣使高密侯士寬　右班殿直士瑚　贈敦武郎士㥲　右侍禁士宕　右班殿直士家

不必　秉義郎不愈　三班奉職不回　武翼郎不濫　不戚　修武郎不求　不已　不替　承節郎不棄　不佳　保義郎不悳　修武郎不濫　秉義郎不回　承信郎不盈

善誘　善輝　善建　善仁　善量　善俊　善資

汝紹　汝衆　汝櫧　汝儀　汝能　汝愿　汝嶂　汝晥

崇樸　崇恪　崇懽　崇宇　崇華　崇保　崇僚　崇隨　崇槪　崇珪　崇瑑　崇瓌　崇騰　崇俟　崇詢　崇漪　崇倬　崇澗

必達　必偉　必戩　必茂

右監門率府率仲蘧

武經郎士圻　右班殿直士具　右班殿直士鑒　敦武郎士澄　右班殿直士汶　右班殿直士流　武翼郎士琴　從義郎　士檬

承直郎不乙　忠訓郎不丙　承信郎不丁　不柔　不戊　善倚

善達

汝典　汝巽

崇儒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二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諭德臣江鍵

寫書官主簿臣徐繼中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四　一送

洞

清芩洞（輿地紀勝清芩洞在徽州府婺源縣西八十里南北門相通中有物象如靈巖）**青蘿洞**（郡縣志青蘿洞在四川順慶府蓬州良山縣。婺源志青蘿洞記。余偓婺源邵八百五十日。沿徽之待溪里。里儒張君炤袖詩來訪于臨河院。且言距院十里有青蘿洞。唐元和中王維馬知識題墨尚炳然於岩壁間。鄙心素樂靜虛。聞其言若有以引其思者。因馮軾東首而游焉。洞之頂上覆以巨石。其高數仞。縱廣如之。嶔竇險隘。初若不可入。秉燭揚炬。左杖右策。未十步間。難阻即平。其中宏廓帡幪。周容物象森列。天巧所運。頎然踰丈端立不倚。曰石天尊。圓頂數十。駢羅前後。曰行道岩。撐突騰奮。類湧濤堆雪之狀。曰潮來峯。紋理纚聯。色若繪綉。曰花靴。石乳漏堅。凝玉立對峙者。石天柱也。阡畦間錯。砂顆采燦者。石芝田也。石鐘僅餘尋丈。以物擊叩則聲實似之。石天井者。突峻而深黑。投之以礫。徐聞水聲。非可以工力窮也。瑰怪叢夥。未易殫述。飽觀周覽。使人有飄飄物外之興。已而歎曰。三山在萬里風濤之外。弃父母擲形骸。辛甘於蛟螭鯨鯢之舌者多矣。若茲洞也。介夫小麓之隈。平壤之畔。世鮮有知者。自元和迨今僅三百年。間其題墨獲游者不過數四。豈天地秘厥靈跡。不欲發露尋常之觀耶。豈人日汩於么麼之物哉。不知清淨之為樂耶。抑亦法守之可畏而不克盤旋於此耶。茲三者吾莫得而知也。姑述大槩以貽于後云。元豐五年十月既望方洵武記。）

煙蘿洞（元一統志。煙蘿洞在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南五里景星之西巖。廣可容二丈。怪石嶢絕可畏。清獻趙公抃留題云。怪石嵯峨勢若摧。洞門不鎖鎮常開。虧心不合神明者。到此應須懶入來。相傳煙蘿子隱其間。宋謝翶晞髮集。煙蘿洞。山人掛綠蘿。亂後到人多。夜久積空翠。天深聞櫂歌。禱龍疑井厥。看鶴值仙過。搔首愁紛白。無窮柰此何。）**鶴山單麻洞**（元一統志。鶴山單麻洞在廣東南恩州郡邑界。）**古瀛洞**（潮州圖經志。古瀛洞在廣東潮州府鳳山樓之下。葉侯觀所經理。前繪列仙。後傍城疊石。汲水為流觴。左右二亭。曰欵涼。延光。古桂婆娑。具載唐曾之記。）**隅凡洞**（周密登懷錄。洪景盧云。林屋洞天。太湖龍窟也。土民俗傳云。欲雨時洞口出雲如饋餾。西邊石鋒森如戈矛。不可觸。下皆青泥突過。若龜背不容着脚。俯伏捫索乃得進。謂之龍襬跨檻。迤邐曰陽九洞。遙見雙石扉半開半闔。中屹大柱。即包山志所載林屋玉柱也。）**四基洞**（瑞陽志。四基洞在江西瑞州府新昌縣千春南鄉。離縣一百里。去棲真寺百餘步。）**高居洞**（金陵志。高居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積金峯南。與羅姑洞並石限界之。）**妙智菴洞**（馮子振詩。妙智菴洞棲霞頂。菴東剡鑿之餘。石如懸磬。洞有二亭。　新知妙智本虛空。待先雲菴吏守扶。首要嵌岩光景露。不緣錐鑿肺腸枯。若言物色教渠羨。何處藏林此洞無。聊復為君拈半筆。天成畫卷總難圖。）**玉柱洞**（金陵志。玉柱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華陽西洞南。中積石乳。四面僅容人行。）**石屋洞**（句容縣志。石屋洞在直隸應天府句容縣煙霞石塢南山大仁院。洞極高。狀似屋。周迴鎸羅漢五百十六身。中間鑿釋迦佛諸菩薩像。直下洞極底有泉。（圻見大仁院））**王屋洞**（洞霄宮志。王屋洞在河南懷慶府。　權德輿詩。　稔歲在芝田。歸程入洞天。白雲辭上國。青鳥會群仙。自以棋消日。寧資藥駐年。相看話離合。風馭忽泠然。）**石舍門洞**（雲南志。石舍門洞在雲南曲靖府越州。洞中廣闊深邃。茂林修竹。真別一天地。昔有人嘗入洞中。意行五七日。猶未能遍歷其地而出。元一統志。石舍門洞在四川潼川州遂寧縣大像閣下。此堂宇之壯。洞前大江匯為淵潭。）**林屋洞**（輿地紀勝。晏公類要云。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有神景宮。宮內有林屋洞。洞有三門。有石鼓石鐘。又有陽九門。唐皮日休陸龜蒙有林屋洞詩。任昉述異記。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使闕。中有白芝紫泉。皆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之。吳郡志。皮日休入林屋洞詩。　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為玉京。自非心至誠。必被神物烹。頑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曠侶。同作幽憂行。其門纔函丈。初若盤薄硎。洞氣黑眣睨。苔髮紅攀鬟。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峥嵘。攀緣不知倦。怵異馬敢驚。前一百步。稍稍策可橫。息然白蝙蝠。來撲松炬明。人語散須洞。石響高玲玎。腳底龍蛇氣。頭上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偪仄如見綃。俄爾造平路。豁然逢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凝碧融人清。雲漿湛不動。蕭露涵而瞀。漱之恐減算。必延齡。愁為三官責。不

敢携一甎昔云夏后氏於此藏真經刻之以紫琳秘之以丹瓊封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焉得彼丈人竊之不加刑石簀以一出左神俄不扃禹書既云得吳國由是傾鮮達纔半尺中有怪物腥欲去既嗟唶将迴又伶俜却遵舊時道半日出杳冥履泥（去聲）惹石髓衣濕濡雲英玄錄乏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憎造物者遣我騎文星唐陸龜蒙詩林屋洞知名十小天林屋當第九（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者十其餘二十六天出九微志不行於世）題之爲左神理之以天后（林屋洞爲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后真君之使闕）魁堆辟邪輦在右專備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好奇士復嘯忘情友致拿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苦井傍坎纔欒匄石角忽支頤藤根時束肘初爲大幽怖漸見微明誘屹若造靈封森如達仙藪響聞白芝秀狀與琅花偶又坐紫泉光甘如酌天酒（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何人能挹斟餌以代漿糗却笑探五符徒勞步雙斗真君不可見焚與空遲久眷戀玉碣文行行但迴首宋范石湖大全集林屋洞仙經一名左神幽墟洞天正洞門在觀中出觀左門又有二門一名雨洞一名暘洞挈水摶風浪雪飜焰消日出見仙村舊知浮玉北堂路今到幽墟三洞門

石燕翔飛遮炬火金龍深阻護嵌根寶鍾靈鼓何須扣庭柱胥（疑是胥字）晨已默存高耻堂存稿集題林屋洞天將迓鶴夷棹聊觀古洞天蒼崖琢谷口圓嶠結湖墟大藥漸無質還丹莫浪傳真區如弱水重到定何年陳舜俞集林屋洞　洞天三十六第九曰林屋神仙固難名環怪存記錄曠歲懷尋賞茲辰幸臨矚馳神在真游豈復惴深谷解轡納芒屨燃松命先燭初行已偃僂漸入但匍匐顧瞻避銜磕濘淖沒手足始此百餘步始可立寓目或垂若鍾簴或植若旌纛有如案而平有類几而曲鐫刻非人工晶瑩粲黃玉遙知竅穴外定有金庭籙凡肌不可往叩擊安敢黷鸞鳳無消息但見白蝙蝠却還望微明既出猶喘促沾衣憐石髓飢悔泥壁辱庶幾達微慕養生相吾福

石室洞

（元一統志）石室洞在廣東潮州府梅州距州城北一百里名曰應山洞在推鋒駐劄寨之旁穴竇深二十丈許中有石鼓石柱石天窓之屬又有小溪潺潺臨安志石室洞在浙江杭州府餘杭縣大滌山中峯之前有巖竇石梁洞外泉脉垂溜注于石梁之下洞初未顯吳從竹從均解化於宣城指門人藏書劒于此尋訪果得之又按景行錄云西麓有巖扉石座自然成備盖不止乎書劒亦天師藏真在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劒解之道允暫過太陰紫胞鍊度皆四百年其藏必發蓋數足運會真靈自有以發之耳今天師石室之藏巖扉呀煥益驗此經之說山腰有石窪樽洞有石茶竈皆仙家遺跡隱士陸凝之永仲嘗築室于是號石室先生云洞霄宮志石室洞在杭州府大滌山之一名東玲瓏在大滌山中峯前白鹿山下洞中三穴若品字透見天日門有石梁橫界泉脉涓涓注石梁下引而瀦之可供十餘人居者賴之相傳郭真君登山採藥嘗濯于此名洗藥泉郡志云吳天師筠修煉之所天師既尸解於宣城指令門人藏書劒於此洞有石室故以名之又景行錄載天師云當仙神于天柱石室蓋太上俾我煉蛻之處故卜其西麓果有石坐巖扉自然成備如是則不惟書劒亦天師藏真焉按石精金光經言曲晨飛精藏景錄神劒解之道允暫過太陰紫胞煉度皆四百年所藏必發蓋數足運會其靈自有以發之耳舊志謂天師石室之藏岩扉呀啓信也山腰有石窪樽石茶竈皆仙家遺跡往年有葉道人居之一日見巨蛇自山頂下其首墜地聲如隕石身作漆黑色目廣若杯倒懸山椒引首入洞飲水良久復上數日又來熟於離間窺之似覺爲人所見其去差速是夜徧山作風雨聲疑爲發洪而晦冥不敢出户達旦乃止視天宇澄霽亦無所謂水豈神蛇爲是邪自是不復來錢塘韋驤

集石室洞　天王峯南石室洞恠特不與尋常同石門巉巖天所鑿門内夷曠驅車通偃然靈穴邃且廣步復出沒忘西東其間異狀多所類懸乳往往成鼓鍾龜頭俯視露巖腹壽與歲月應無窮團團一竅透千尺天使日月光來容洞前佛氏殿閣峻相直氣象增其雄我爲俗吏雖跼蹐所至安肯遺幽蹤金華靈巖著於婺每越疆境爲遊從嘗恨昔年之富川使道不得尋龜峯塵懷不愜十餘載每見圖畫加忡忡去春來此路復過監舉暮觸煙霧重縱觀雖未盡吾興聊塞所欲平飢空到官萍邑已逾歲坐擁民事勞顓蒙滯祛斂革固用日佳趣不暇先牢籠爾來公餘得茲洞跡真爲我開情悰金華龜峯雖未及此地有此爲難逢護拈禿筆寫白石但記姓字於其中卻登淨宇秪獨宿蒲牢壓旦還撞舂歸鞭遽去有餘約後會結客臨春風洞霄詩集葉林石室洞詩　低垂石室洞杖屨易躋攀有路穿雲窟無門對月關誰騎仙鹿去我咲國蝸跧若使今猶昨清霄聞珮環洞天留題集吳衍石室洞詩　岩竇餘飛鶴石梁嵩山書劒百年藏雲仍欲訪遺蹤跡泉溜涓涓古木蒼

三室洞

（元一統志）三室洞在湖廣長沙府醴陵縣去王仙登直觀三里故老云王喬煉丹之所山皆石壁下有三室洞中有丹竈石床石案惟白雲洞微明極處有小

溪限陽不可渡莫窮水之來去**石廊洞**（安福志石郎洞在吉安府安福縣西一百三十里洞門廣丈餘澗水從中出冬夏不）竭溉田數百項鄉人束炬而入初若路絕稍前數步則平坦空曠可容千人如是數處其間多白石顏色瑩皎有石鍾石鼓石龍石椎石床石蓮花形狀詭異又深入一二里有巖竇直通嶺背好事者多遊焉永新志石廊洞在江西吉安府永新縣之西亭鄉洞門函丈澗水中出可溉田數百畝劉龍雲先生集石廊洞詩君不見仙家三十六洞天西南太半盤蒼巔此外元陽擅斬絕況有石廊人喜傳碧蓮參差隅地湧徙倚危梯飛蝃蝀陰陽洞戶半空開一縷聯四愁寄躔萬鈞崔嵬桂礌石吁可怪兮若飛動天然湫面尋丈間寒掬初慳媼神捧紫崖蒙茸瑤草秀懸泉消消挹天酒漱靈豈即乾坤私宸宅宛是神仙舊飛鳥點影陽光回遊子履深驚殷雷九夏三冬自回斡雨暘寒燠爭喧豗神物奄有似無謂突兀古廟當巖隈巉巉嘯聲助怪變落日愁絕松風哀瞰臨一方殆天意累鑿之危此其是仙乎仙乎胡不歸忍使秋壇泣陰鬼**石壁洞**（處州）府志石壁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八里抵永嘉縣南溪中有三石室初入一室廣可容數十人內跨石梁自梁下傴僂而入兩室最後一室有石乳泉**石柱洞**（處州府志石柱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里有石乳水）**石鍾樓洞**（處州府志石鍾樓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石門東南一十餘里高在崖頂仰望巍然狀如寺觀鍾樓中有懸石如鍾形乳泉沿墜如沫）雨下有石梁擊其聲如鍾**石墻洞**（處州府志石墻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石門西南二十餘里高崖屹立如墻因名中有）三潭神龍所居上潭心有石名龍眼次潭有石柱高二十餘丈傍有石梁三十餘丈橫跨儼如門形名為石門樓**門洞**（元一統志）門洞在四川夔州府北一十里溪心有數十巨石參差排列如門限**石門洞**（吉安府志石門洞在江西吉安府洞有二一在）永豐縣南一百六十里高六十餘丈廣二十里一在縣南一百八十里小溪中長二丈高三丈石崖峭立舟行其下輿地紀勝石門洞在直隸滁州全椒縣西北三十里儲家山之巔洞深數丈許夷陵州志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宜都縣西五十里其地名白沙有洞名石門其穴深邃幽晴鄉民旱祈禱執火進去一里許內復窄有水潭深不可測用小瓶汲水曾有應焉又一在州之西三十里其山巖如奠內有一穴僅容一人凡遇旱鄉人于此禱雨曾有感遂於門外立龍祠焉保寧府志石門洞在四川保寧府難江縣縣三十里在山腹每日出相射光明秀偉疑其為神仙窟宅青田縣志石門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七十五里兩峯壁立高數十丈相對如門因以為名洞東高巖有瀑布自上潭直瀉至天壁凡三百餘尺自天壁飛灑至下潭凡四百餘尺一云自山頂飛落三百餘丈恐未必然今據實衡瀑布記上有軒轅丘接永嘉記石門洞周迴四十里青牛道士居之謝靈運名山志曰石門山兩巖間微有門形故以為稱瀑布飛瀉丹翠交耀又云石門遡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右邊石巖下臨澗水靈運為永嘉太守蠟屐來遊初開此洞唐李白贈魏萬詩云巖開謝康樂即其地也有登石門最高頂詩又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茂林修竹詩又石門巖上宿詩共三首梁丘希範唐丘丹裴士淹郭密之皆有詩石刻今存刺史李季真作石門山記及李陽冰篆石已斷裂唐末洞廢不修宋皇祐元年郡守李堯俞新之嘉祐中縣令朱（失其名）作石門亭王安石為之記紹聖三年郡守劉涇又新之作文以紀米芾書舊有亭曰噴雪嘉定元年趙守希明更名飛雪紹定間郡人何倅宗姚重建又更名曰自雨大德二年路總管李希謝（一名柔兄赤）建石亭自書其扁曰銀河萬古一名城門山按謝靈運游山記城門山兩岩間如門形瀑布飛灑值風散而為雨遇日化而為青虹城門即石門也又道書載青田玄鶴洞天即此也唐武元衡詩元和癸巳歲余領蜀之七年奉詔徵還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經百牢關因題石門洞昔佩兵符去今持相印還天光臨井絡春物度巴山鳥道青冥外風泉洞壑間何慙班定遠辛苦玉門關　崴時維詠趙宗儒和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　益部恩輝降同榮漢相還韶芳滿歸路輕騎出重關望日朝天闕披雲過蜀山更題風雅韻永絕翠巖間　鄭餘慶和黃門相公詔還題石門洞　紫泥隨馬處黃閣駐車情嶔壑驚山勢淋灘戀水聲地分三蜀限關志百牢名琬琰攀酬郢徽言鼎飪情洞霄宮志劉涇石門洞文　宋景平中謝靈運守永嘉蠟屐得石門洞作詩遂為東吳第一勝事梁天監中中書侍郎丘希範唐大曆中侍御史丘丹判史裴士淹皆繼作唐末喪亂洞廢不修宋景祐元年蜀人李堯俞守郡初復古儀廢垂五十年紹聖三年蜀人劉涇守郡又新之洞去人遠溪山太陰松竹草昧瀑泉自雨不見秋色中有異氣仙鬼各以為家悲聞涕噎聲以人迹不至稱慶而樵漁私以生養有客舟過欲宋杖倩輟相問而進曰可去虎豹出矣壽人杜穎佐郡行縣望洞天翡羅泉流號呼疾持斧代蒙密虞至

泉四顧太息寫其狀歸以示余曰妙物乃如此仙都三岩非人間世也訪紹賓行其事既而告成茶煙犬吠伐鼓鼕鼕於是知有宦寀仙鬼失氣樵漁動色以一指心力而圖精神於久病既醉之餘余雖未目擊而夢寐天道真奇觀哉余官满日可數其后廢興未可知使不幸廢又五十年必有好事君子加於前一等與洞爲林泉主人因作記以祝仙鬼樵漁曰勿復期永廢可且冈樂否也　謝靈運登最高頂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牖積石擁階基連岩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石流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心契九秋榦目翫三春荑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新營所住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清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上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待乘日車得以慰營魂匪爲衆人説冀與知者論

夜坐岩上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識長悽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致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爲想芳醑誰與伐

美人竟不來陽阿徒晞髮　泉上石室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垌郊崟岑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室貫林壑飛泉發山椒虛泛逕千載崢嶸非一朝鄉村絕閒見樵蘇恨風霄微我無遂覽總筭美升喬虛域久翳隱始興心貴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丘希範　神功不可限未見常疑無捫天倒明玉蔽地濕隋珠龍髯猶馬奔熟視如虹趨丹壁似繡被翠壁類羅襦前蹯眞刻峭旁觀復槃紆斑駁生虎紋參差出龍鬚金壁照石洞木蘭瀨仙衢琴君入釣鯉莱令去飛鳧客心勝奔雷爲此總踟躕依依明月道望望白雲隅歲寒方負載築室請子居　丘丹　溪上望懸泉耿耿雲中見披榛上岩岫峭壁正東面千仞瀉聯珠一潭噴飛霰崖叢滿山響坐覺炎氣變照日類虹霓從風似綃練靈奇既天造惜處窮海甸吾祖昔登臨謝公亦遊衍王程懼淹泊戀迴樹慈循此來共賤役探討媿前彥永欲洗塵纓終當愜此願　李白　縉雲川谷難石門最可觀瀑布掛北斗莫窮此水端噴壁灑素雪空濛生晝寒却尋惡溪去寧懼惡溪惡咆哮七十灘水石相噴薄路創李北海岩開謝康樂松風和猿聲搜素連洞壑　郭密之　絕境經耳目未嘗曠躋登一窺石門險載滌心神情洞壑閟金澗歆崖磐石楞陰雲下幂幂秀嶺上層層千丈瀑流塞半溪風雨恒興餘志每愜心

遠道自弘乘輅廣儲偫祇命愧才能輟棹周氣象捫條歷騫崩忽如生羽翼恍若將超騰謝客今已矣我來誰與朋　裴士淹　溪竹亂花鳥是月春將暮登棧過崖畔空間瞥瀑布千齡無斷絕百尺恒奔注高巖迸似珠半壁灑如霧澹灩水澄澈歆傾石回護紛房森自開苔徑宜誰遇天翠落深沼雲華生輕樹斑輸難効功嚴焉何能逾勝蹟蓋爲寡斯遊誠可屢謝公鐫舊詞安得綴章句　方干　奔傾漱石亦噴苔此是便隨元化來長片掛岩輕似練遠聲離洞咽於雷氣含松桂千枝潤勢蓋雲霞一道閑直是銀河分派落無閑碎滴濺天台　陸游　昔讀康樂詩夢到石門山中有醉道士倒珮落其冠來亦一一是嵌岩如屋寬噴薄三百尺萬珠落珮珊峭壁天削成磐石容投竿摩挲蒼蘚字喟發千載嘆老洪夢中舊雨檢依然丹語我君小留山瓢勿嫌酸澗果四時有收拾苦不難旋炊胡麻飯爲以枸杞槃手摘石上茶風爐煮甘寒擾擾塵土中未易得此歡濯足山下潭戲鶩蛟龍蟠醉面索吹醒坐待風雷翻　劉涇詩二首　密竹流泉不居熱洞門深沉風雨歇洗出清明快活天醉弄江南謝家月　未逢仙手破天荒我得披雲第一章它日愛奇思謝客却須因事憶劉郎　葉適　好溪瀉百擊南北傾萬峯山几埠俗阜映岸羞爲容石門忽秀出老幹

蔭渟洪捨舟從口入便已離塵中衆芳拱扈宅環岡列奇樣藤蘿異態度尺寸疑施功錦茵翠纖成照耀無春冬水竹千丈高噴薄不可窮更有洗頭盤深霧常彌封昔年謝康樂築居待其終繼作者丘裴語言亦稱雄依然百世後未忝騷人風樓樓三羽衣日晏齋廚空云于歇過漿暫洗氣埃胃自嘆苦淹留寂寞未見供嘆我老無用倭山允成翁結廬會昌側勢落魚蝦叢種竹似東葦栽松如斷蓬小兒饒盤于何時至周公會當同此住代輸助之春　王孝嚴　天下洞天三十六玄鶴洞天一仙谷兩山對峙一如門深崖百丈垂飛瀑青牛往矣不復見白雲空鎖故山麓奇哉勝地得人勝至今俗客來忘俗向來我實勞夢想一旦登臨快心目尋師訪道語未罷扶藜上朝玄水淥九天雲綻漏霹雨一沼波翻濺瓊玉亭高噴雪逼人寒地冷風霜滿空教老龍底事不知倦雷澤千年無斷續必是分瀆天上來便欲窮源駕黃鵠康樂曾登最高處謫仙幾向岩前宿壁間禪壓已有詩想見思泉傾萬斛安得前人不道句更與義仙醉時讀千峰如峽蒼波東二十四灘猶蔔逮轉頭溪風一棹寒但放雙鳧到山曲　黃醬　石門崔嵬摩雲端我欲扣之不可攀上有蒼松下喬木更著清泉道其間淺流并岸車可入高峯環峙如拱揖藤崖苔石出怪奇道家樓觀巋然立

火雲赫奕飛長空嵐煙散盡天無風僕夫無汗氣猶喘我亦內熱盈胷中行行直向山中處盱墅藤槿若無路鳥聲喚發毛骨清一道銀河忽然注心駭目恍疑登仙應有蛇龍潛深處何當爲我捲此泉大作霖雨甦旱田秋桂　海霞堆裏一蓬萊滿院桃花間綠苔泉水遠從天外落石門高立日邊開一聲犬吠白雲起幾處龍吟山雨來料得遊人歸去後空山月落老猿哀　鮮于樞　方外還知聖道尊洞天福地許平分瀑泉自作泮池水石壁天開闕里門弦誦行看移舊俗汙山真解助斯文高情誰似劉夫子不把籯金累子孫　任極　一泒源泉來混混直從絕頂徹清溪平分翠𪩘懸珠箔倒寫銀河立玉梯長似雷聲撼風雨忽隨日影見虹霓天然萬態難描寫多少詩人費品題　陳新之　揭來訪鶴行青田石門崖嵬古洞天中有百尺之飛泉拋珠噴玉舞蛟涎晦明風雨千萬態分合變化如雲烟威鳳回車虎鼓瑟此地分合巢神仙客來神仙忽涕唾唯許猿狖相攀緣駟虬來鸞采三秀牽車掛旗來翻翻山靈馳煙謝逋客綠蘿花落回風顛人間清福有如是擬跨白鹿青崖裏業緣未斷仙所鄙誚我如何住城市　杜世學　山名行東南以茲巖下瀑虛空落千丈一日建萬斛連蜷蜿倒懸天矯龍下浴暑林雷飛雰晴谷雨霡霂或流若貫珠或碎若屑玉或揭若大箔或曳若輕縠圖知造物巧無乃鬼神督此夕大風雨響訣折地軸曉觀勢鴻洞股掉舌本縮項刻或異態朝昏有翻覆我從塵中來每愧顏貌俗飲酌清溪泉坐卧紫石屋解衿息岩陰散髮濯潭綠摩挲苔蘚間手澤恒可讀潞然世慮散已覺肴賞續鼎鼎征途中誰甘共幽獨　高忭　扁舟汎喧豗滌壯波流急故人有幽期赴彼暮春集朝發清溪瀨夕傍芝田隈轟霆倏已歛山光淨堪挹石帆導之前石門邀我入雙扉貯空碧疊巘互業岌雷推斷蒼壁天漢瀉瓊計白霓弄光怪一吐不可吸冰霓大夏寒東南半天濕憑觀惜俄項變態分百十摩挲弔幽題濱濛辭花濕自落謝李手空山鬼猶泣長宵飛觀頂聲颯冷相襲形隨須洞開夢覺蜿蜒勢平明起下視棧層構雲紋隙地陟奇勝孔老遂角立劉君好事者聖窟勞剪蕢頗聞經游衆疇接不暇給我茲胡爲來坐粲山水習感慨念詩豪人代不相及持盃愛飛玉快此千丈汲玄鶴如可招臨風請三揖　梁載　石門洞門何崔嵬誰從渾沌鑿出來天丁巧匠霹靂雷盧雲爲開風爲開舟人繫棹引客入松風交迎如拱揖謝公屐痕印猶濕尚想當年虎爲驚避兕爲清青牛道士身入雲留得頂上霞冠遺山君怨挾白龍踦萬怪千奇生變化如雲如煙如雪下呼吸虹光相照射倏然玉

屑間珠顆磊磊落落光無價天上銀河無晝夜人世不知有炎夏劉郎去後二百年耳孫猶愛此林泉平分羽衣獅子座聳出章甫龍象趁人言洞府訪神仙我來洞府參聖賢高吟坐間白鹿賦驚起山中玄鶴眠鶴不眠我自眠夢見孔老相對雙華巔徵余爲賦招隱篇呼取携硯分瀑懸崖邊再拜二師不敢前難爲水難爲言宋徐仮月臺玉雪集游處州石門洞賦長句二十韻　我聞石洞今幾年一朝來繫秋風船大船艤杠小船遠溯舟聱涉幽澗泉拖舟上上抵沙磧更與咯彴相鈎緣黃冠道士衣翩翩殷勤爲我臨澗邊相逢一笑挽登岸忽見珍館羅脩椽謝公舊隱無處問疣眼但看山中篇隹哉南國典刑在大羹遺味朱絲絃當時發興豈神助兩峯對面挽青天主人掉頭謂不爾尚能飛瀑千仞懸杖笻西下取徹裡其境過清神凜然初疑窮冬臨積雪驚飈擁下陰崖巔又疑冰綃掛林杪璘蕃綵緲搖輕煙蔽空乍覺徹雨集隨地復作跳珠圓謝公得爾句偏好我今其忍相棄捐山奇水怪世莫測神龍定自藏九淵龍兮汝能水下土朗爲懶情貪晝眠自淮以北皆故壤犬羊斕熳彊域殘撓河莫假壯士力斧雷走電一洗澗我詩雖乏漫郎語猿顔猶可供磨鐫爲君他日落此筆千秋萬歲令人傳桂林志會昌刺史號風流今古雖遠跡可求君捐衆山趨洞口我分危徑下巖幽賢侯已去題名在假守重來廢館脩況是桂林多勝賞更教添得石門遊　劉牧次韻經畧吳及石門洞謙紙空箱後高牙拂斷霓還符翠洲夢（君在諫著書夢得郡有翠洲之名昨日登郡樓望家洲見林壑勝秀一詩夢中來見石門題會昌刺史元公疇之詩刻在焉）架竹生新逕誅茅得舊蹊陰崖走別洞陽嶺帶回溪吟桂人非隱逢花客自迷塵中存納受絕壁阻攀躋地遠饒征戍君來息鼓鼙吏閑眠虎鹿民樂戲鳧鷖勝事時相遇芳樽手屢携清風與詩句留與昔賢齊　杜子能次韻　桂風泛泛桂江流南師旌牙喜訪求詩刻蒼崖留篆在雲生纖徑稱攔幽而今入幕賓僚盛又況褰帷政事脩更對酒樽堪醉傲幾多泉石助吟游　樓攻媿先生集石門洞　扁舟百里逶城回青山中斷立兩崖清都虎豹隱不見但見閶闔排雲開峯回失喜大飛瀑聲震萬壑驚春雷攜筇目極九霄外玉虹千丈飛空來一冬青女斬天雲不知聚此山之隈傳聞神龍卧其上寶藏繁碎真瓊瑰胷中先自無塵埃到此更覺心崔嵬天風爲我噀空翠春水瀉入騷人懷誦仙曾來寫勝句劉郎又爲開天台我慚筆無挽牛力醉墨滿壁誰爲栽或言龍湫更奇絕鴈山高處深雲埋我方携笻住尋訪未知比此何如哉李洪芸庵類藁游石門洞　溪壑縈紆

礙去舟石門雄峭未曾游雲深飛瀑自成雨洞闢雙扉最上頭紫府丹臺疑有路碧巖紅樹飽經秋追懷顏謝當年興坐聽猿吟和四愁王十朋梅溪集游石門洞　鳫山飽見兩龍湫洗眼新觀石洞流欲向故鄉尋白鹿先來仙隱訪青牛（青牛道士隱于石門）破荒喜誦劉郎句躋險思從謝客游天下林泉看未足分將身世早休休　重游石門洞　石洞幾時闢石門長不扃貪看一派水三載兩回經　誰把銀河水直從天半傾好流人世去一洗四維清徐璣靈淵集題石門洞　瀑水東西冠廬山未足論飛來長似雨流處不知湫洞裏龍爲宅溪邊石作門修行謝康樂庵有故基存趙君鼎詩游石門洞　不見青牛道士空餘石洞飛泉靈源更在直上甘澤能甦旱年石林良輔世美集石門洞天　石門倚雲開白虹挂蒼壁到此欲忘言又啓玄天默元郭昂野齋集進石門洞　亂石梯天彷彿平驄麻急雨勢如傾入鬣嫠餅黃泥滑馬轉雲衢翠嶺橫萬死未憂多險阻一時終要看澄清此四若到中原說九坂羊腸不足評劉仁本亦玄集舟泊石門洞　孤舟一夜雨溪流漲三尺起來推短蓬灑然好山色旭日弄晴暉微雲斂殘迹修眉澹欲舒嬌鬟淨如拭岩華亞高低幽禽互喧寂仙人石門洞捫蘿可緣陟蒼松雜疎篁清泉激白石野鶴從何來長鳴韻嘹歷是時秋氣中天宇湛虛碧吾徒詩眼明從者行亦適涼月忽在林客衣風露襲篙人苦相催前灘起鸂鶒

三門洞

（贛州）府志三門洞在贛州府會昌縣北五里有基磐石舊傳道姑於此跌化今澗水淙琤夾道桃李茂密識賞者即焉

龍門洞

保寧志龍門洞在四川保寧府綿谷縣北有三洞自朝天程入谷十五里有石洞及第二第三洞有水自第三洞發源貫通二洞流水出下合嘉陵江元一統志龍門洞在福建延平府尤溪縣東九十里其源莫測洞中有石龍石牀石棊局石棊子石竇滴水如雨亦號滴水洞常德府志龍門洞在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西七十里其中深邃下有龍潭夷陵志皇甫中龍門洞記　長陽縣龍門洞距縣治隔江少西登縣樓望之鬱蒼出沒雲煙心往神遊而迹未始接也淳熙庚子秋月火老侯溯泛舟之篙植杖百步幽花小草馥鼻殆非人間世也叢篁偃松蔽日交陰捫石穿嵌空攀越空北如是者又數百步乃睹飛泉百尺作建瓴之勢激石而下濺雹鳴玉聲亂人語予偕宋宗聖宣卿侯蘇班籍草茵趺足立于泉中相顧謂曰壯哉雄觀清哉勝遊酌泉賦詩紀歲月名氏髮毛森樹肺肝冷然不知時之在庚伏也予嘗攷尋河積石至于龍門非此也然山形中斷若鑱若鑿破崖

出泉殆若禹之遺迹昔煬帝初營洛陽登印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然則耳目所及世已三龍門矣舉天下之號皆龍門者不知其幾也先是旬日虹霓亘天而下飲蹊而上則龍門之名信不虛矣予偕宣卿惆遊無點綴之纖其兆亦佳惜令尹宋公宗堯唐卿以職事不輒出不得與俱兀菴老人皇甫中子立志宋朱松韋齋集求道人自尤溪來三山出示同徐侯遊龍門洞長篇因次其韻濟之時以檄走諸隘　阿遊陵沈久亦復太癡絕未成安一枝况乃辦三穴唯餘愛山意如水必東折首鼠今幾年顧影恍瑣玦耶知龍門客塵底抱關虛簷日偃仰蒼壁對横截拄藤危蹬響濯足細泉潔東薪取奇觀滴乳當嘉設摩挲石蜿蜒信矣嗜舊說欵疑卷風雨凜若踐冰雪遠追神清遊復作武陵別能詩有老休聯句婉前哲相達快吟哦亹亹霏鋸屑三山今入手瀛海僅可蹴崎嶇走林谷王事煩此傑擬結汗漫期更待撓搶滅陸游渭南集龍門洞　我下香積寺清晨歷龍門孤峯撐蒼昊大壑裂厚坤古穴吹腥風峭壁掛爪痕水浮石楠花崖絡菖蒲根横策意未饜褰裳採其源絕境豈可名恨我詩語煩須臾蒼雲合便恐白雨翻東走得平野萬里扶桑暾張子野詩將赴南平宿龍門洞此心常欲老林丘去意徘徊夜更留萬客只貪門外過少人知有洞中遊春來猶見龍孫出靜裏微聞石乳流澗水送花通閣底寺鐘催月落巖頭暫時清夢生危枕明日濃塵擁敝輈南是符陽北長舉所嗟不爲古江州馮大師集龍門洞　古洞嵌嵓活青山氣象渾應龍常隱處流水不知源闕險雙峯秀凌虛古木尊恠藤寒蔭坐修竹盡當門混沌誰開鑿雲烟自吐吞深盤通海脈橫透露天痕日影循崖腹泉聲遶石根江前塵不到物外景常存避地仙蹤迹清人俗夢魂功名歸未得回首謝嵓閽張方平樂全集宿龍門洞在三泉縣西即古葭萌　路到葭萌古道邊層崖疊磴入蒼烟忽逢方丈在平地何意中途過洞天四面濃嵐圍碧嶂半空急雨迸飛泉一宵身世離塵境却撫征驂懶下鞭

宮闕洞

建武志逐次宮闕洞交趾酋長迎詔　馬嘴寒霜下石門海夷逮望縧旗弁報言天子綏懷意關解韁來謝聖恩

玉室洞

房山縣志玉室洞在北京順天府房山縣城西北三十里石路險峻人少有至者故老相傳昔漢張子房棲隱於此

玉宇洞

王明清揮麈錄蔡京錫宴太清樓記云宣和殿北有玉宇洞石自望隱出新巖峻立幽花異木扶疎茂密

金庭洞

輿地紀勝金庭洞在德安府隨州桐栢西南係隨縣界去鎮八十里赤城

（續志金庭洞在浙江台州府嵊縣東南天台華頂之東門也道經云越有金庭桐柏與四明天台相連神仙之宫也唐裴通記云剡中山水之奇麗金庭洞天爲冣其洞即道明所謂赤城丹霞第六洞天也按上清經洞天在天台桐柏山中辟方四十里其北門在此小香爐峯頂人莫見之又云晉王右軍家于此山書樓墨池舊制仍在南齊道士褚伯玉於此置金庭觀乃右軍之家也道留詩云寂寂金庭洞清香發桂枝魚吞左慈釣鶴踏右軍池華云周王子晉善吹笙爲鳳凰聲從浮丘登嵩高而羽化緱山去後主治天台華頂號白雲先生往來金庭風月之夕山中有聞吹笙者剡錄金庭洞天　嵩高秀入洛川清鶴去雲歸冷玉笙春白金庭今夜月流風依約有遺聲）**隱堂洞**（太原志隱堂洞在山西太原府文水縣西南三十里隱泉山上即子夏退老所居之石窟室焉）**天堂洞**（仙都志天堂洞在處州府縉雲縣仙都山東雙龍洞左高峻人跡罕到洞中石壁正面列二圓穴右者淺而左者深有龍居之旱禱必應洞旁又二石窪左者水清常溢右者水濁或縮名日月泉山後別有一洞俗呼爲天堂山内菜精舍扁曰清虚）**蘭亭洞**（元一統志蘭亭洞在荆州府夷陵州遠安縣十里有幽蘭）

九房洞（漢中府志九房洞在陝西漢中府鳳縣東四十里）**十房洞**（元一統志十房洞在長沙府安化縣北二十里高三四丈廣數十丈洞門廣丈餘門之内若廳可坐數十人自廳入穴中有天窻左右列十房各有門鍾鼓備具扣之即鳴後有石田石池泓澄可受禱雨有應）**神室洞**（元一統志神室洞在四川保寧府閬中縣十餘里天龍山下宋明初天水魏靜葉道堂以居之歲久靜去南齊太守譙靈超覽其遺迹題曰嗟逸易遣貞境難尋惜惜觀生迴然絶塵判于石壁）**北牖洞**（桂林郡志北牖洞在桂林府城西三里西湖中隱山　北牖洞詩　舊駐方東騎因題北牖名来須風作御去認斗爲城日氣曉方到雲妝寒易生予心匪游衍拱極振華纓）**鐵窻櫺洞**（杭州府志杭州赤山殿司左軍寨庵側有洞名鐵窻櫺洞（詳杭字））**琴洞**（郡縣志琴洞在四川成都府簡縣報恩寺後有此洞又有琴軒以僧能琴故名趙清獻公於此聽琴有留題云瓶飲楮節會勝亭溪山佳處古琴横憑君傾耳慇懃聽一弄松風四座生元一統志琴洞在四川順慶府南充縣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琵琶洞**（武陵

下缺一頁

（石臼洞在廣東惠州府博羅縣浮山東有石崖數十仞中有蘚痕若洞扉然鄰仙騎牛於此入石）**石桅洞**（處州府志石桅洞在浙江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里中有石懸如船桅故名）**項樣洞**（處州府志項樣洞在處州府青田縣西北六十八里一名戴洞中有乳泉滴瀝久凝爲石好事者鑿取置几案間植水竹石菖蒲）**函管洞**（東昌府志函管洞在東昌府博平縣西三十里竣堤鎮北其洞置於會通河底以大石甃成方管水實發石翼角其兩傍復以大石疊而覆之行河道於上然後積瀦之潦得以泄陷淖之壤肆其耕然後知水賓之功博碑石尚存）**三雅洞**（元一統志三雅洞在湖廣常德府武陵記昔人鑿池得三銅器其上有名曰伯雅季雅仲雅蓋漢靈帝末斗酒一千兩劉氏好酒愛客乃製三品伯雅受一斗仲雅容七升季雅可五升以資醉樂蓋劉氏飲器也）**金船洞**（元一統志金船洞在湖廣岳州府平江境内）**青緣洞**（溧水志青緣洞在應天府溧水縣贊賢鄉顧船山南有張沈二書堂井臼遺址未詳何時人）**青衣洞**（臨安志青衣洞在杭州府城内三茅觀後故老相傳

昔人行至洞口有青衣童子問之不應良久入洞逐之不見聞風雨聲毛髮竦慄而出國朝謝肅密菴詩集青衣洞歌爲臥雲平章作　緱山仙人王皇客鶴背吹笙游紫極天風萬里下吳雲具區東頭駐靈迹青衣之洞何神奇洞裏有天人莫窺瑤草一逕香掩冉琪樹萬株光陸離崖峩石壇高幾許上通閶闔笑語鏗鏘璈磬激冷風搖曳旌旗翻玉宇是時仙人揮白羽辟侶青衣進歌舞唯有蹁躚萼綠華金液行盃擗麟脯交梨火棗空紛拏春光偏著蟠桃華仙人醉来虬鬚紫手爲白日推龍車龍車燭天行不已玉皇來能見之喜勑將大藥飲仙人壽與天地相終始仙人昔者愛黎元伏紉上馬安東藩功成欲伴赤松子笑傲林壑娛晨昏玄州從来限弱水武陵無路通桃源何如此洞在人世只尺異境移崑崙蒼龍東飛虎西躍一神捕之令護宅是中妙用合元符欻忽凌空生羽翮獨憐海客非仙材乘濤遠跨長鯨来顧得還丹蛻凡骨九霞光裏觀瓊臺）**蘿衣洞**（小山雜著蘿衣洞　蘿衣晴帶擾烟叢楚國狂夫尚作歌石影到溪千丈動藤痕入木八分多泉分小白山中雨衣取雲門寺項荷洞口樵人誰語汝茶過相遇更相過）**足袍洞**（郭昂詩足袍洞狀老壯心雖不厭難戀緣九值雨潺潺盆唇細繳江邊

路香蓁重盤樹外山買馬本來國代步爲官誰與不如歸故鄉親舊還知此白髮多應笑強顏

紅旗洞 元一統志紅旗洞在辰州府敘浦縣東二十五里耆舊云昔湖南馬氏遣兵收武陵諸蠻至此隱隱見巖石中有若紅旗舒展狀遂屯其上今猶有蘆菔蔥韭野生人呼爲馬王菜然山高數百尺山脊平曠可屯數萬人石壁間有義蓮塘孝感橋刻字猶存今義蓮塘在山上土人禱之必應

遊學洞 當陽志遊學洞在荊州府荊門州當陽縣南五十里此鬼谷子與張儀蘇秦遊學洞也按元和郡國志當陽縣青溪山有石室云鬼谷子居處

讀易洞 宋史逸隱傳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學易於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蓋郭氏之學象數之學也一日至涪聞伊川程頤講道于洛絜衣往見盡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鄉也北山有岩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易洞

治易洞 元一統志治易洞在四川嘉定州九頂山後門宋皇祐間郡守吳秘石上有磨崖大字云聖作易晦其數劉倬吳識易祖蘇軾詩云自昔遥聞太守高明史象象日忘勞洞中陳迹今如掃斯道何曾損一毛

讀書洞 元一統志讀書洞在四川嘉定州後漢延祥觀本名楊雄觀九域志以爲雄故宅也觀有子雲洞有讀書洞是洞有子雲像高三尺許傍有二人列侍庭下有張碑強纂又有玉皇詔許真君符篆刻之石有楊徽之宋白諸公詩其蹟尚在

畫洞 豫章續志畫洞在江西南康府進賢縣東六十里其山勢如畫故名有雷度讀書庵在洞之側

藏書洞 元一統志秦人藏書洞在湖廣沅州沅陵縣小酉山下有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避地隱學于此因留之周容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入揚伽院倚朱砂峯李公擇藏書洞在東偏元豐以後留題皆在洞天留題陳洵直藏書洞詩　當年正節娩宣城郭謂還神掩石扃淇漢却求書劍地石渠之下響泠泠　陳子正藏書洞詩　先生玄寂作宮城萬卷鉗藏洞不扃夜半松風動林屋猶疑絃誦響泠泠　王宗賢藏書洞詩　還神峯前岩竇石生玉洞外山泉湖有松奇兵石梁天設象窪尊谷寬示遺蹤石室翠玲瓏石座嵓扉備此中要聞吳君修鍊處故藏書劍顯神通

十字洞 元一統志十字洞在四川嘉定府峩眉縣三十里洞門如十字晰昏出雲煙氣乃天真皇人論道之地舊有觀宇今爲荊棘

九經洞 元一統志九經洞在湖廣荊州府夷陵州宜都縣其洞秘奧僧與其徒秉燭窮之燭盡丞出莫知攸底

石經洞 房山縣志石經洞在北京順天府涿州房山縣城西南六十里雲居寺東有峯曰小西天其上有八洞隋沙門靜琬者發願以石鐫華嚴涅槃諸經至唐經成閟於石洞人不可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五　一送

洞

左史洞

輿地紀勝左史洞在直隷池州府貴池縣有隱靖先生章再真一日忽不見經旬得於山之左史遂得道　張舜民郴行錄辛卯見沈遼同登齊山左史在山東首自南麓緣山蹊可一里餘越嶺北下穿石罅石頗奇怪盤折入洞十步許稍低訇訇尋丈間又懔肚丈餘乃出一穴忽見天日四壁削高可二十尺潭如瓢形石色如黛女蘿樛蔦遍冐其上亦名小洞天北岩有刋志會昌六年刺史杜牧建安張祜書石　魏鶴山大全集自分宇宙有江山獨覺新來勝故年水拍大堤人射地路盤絕嶮爲行天松蘿苒苒開還寒洞谷谽谽斷復穿理道元來無隱爾人從紙上看天淵　高不騫（斯誅）與客登梁昭明釣臺李甫吾和前詩見遺用韻謝之　藍輿軋軋度齊山文獻風流數百年遙想牧之歌晚月閒尋白也詠平天只餘釣水梁臺在未辦登山謝屐穿多謝秋風吹好語如陪杖屨俯魚淵（杜牧之弄水亭詩停觴遲晚月明明上幽渚李太白秋浦歌水如一疋練此地即平天）李池州詩集和鶴山見寄再賦以答之　晨策隨鳥雘屋山西前只尺隔同年邛人自愛橘中樂晉客驚逢洞裏天行傍觹軒心半醉坐看戟衛眠雙穿西風一夕驚龍睡撼取明珠出九淵　沈氏三先生集左史洞　萬古齊山石誰開左史洞左史今何在蒼崖本不動履險下重壑幽深見神總石門絕世路久爲塵泥擁青天十畝地巑岏如覆瓮坑坎鑿屋壁烟霞列梁棟崖間不死藥必非近世種人去境長在境與人爲重欽觀詩音意幽禽於清哢吾方寄淵寂無礙亦無縱縱手自剪棘結茆當石空長與麋鹿遊不復人門夢

文案洞

雲南志文案洞在雲南趙州

玉洞

輿地紀勝在湖廣郴州永興縣荊山觀傍有玉洞世傳卞和取玉之地　紹興府志玉洞在浙江紹興府會稽縣紉浦山齊祖之詩云白石洞開路吾家在其中琴寔輿書閣一半是雲封

太玉洞

元一統志大玉洞在浙江溫州府永嘉縣華蓋山乃容成太玉之天宋仁宗嘗夢遊三遣使降香張又新詩云一國洞天三十六東嘉幸得一僊居

玉華洞

玉融志玉華洞在廣西柳州府城西北兩山之間獨秀山之右舊有人居之兩畔栽桃李數百株故以爲名　輿地紀勝玉華洞一在江西九江府瑞昌縣

東二十五里按潯陽新舊錄云清虛玉華洞千形萬狀不可殫記一在福建福州府連江石門院　江州志江西九江府瑞昌縣北三十里學堂山即縣之東崗也有玉華洞洞深數十丈石乳結成魚龍蓮花寶幢獅子之象有石床石臺玉田田有仙人迹泉湧如雷下注爲池嘗有火光與王喬洞通禱雨多應咸通五年有僧獲鐵磬一五銖錢七百文皆漢物刺史李璋表獻之賜名清虛洞　汀州志玉華洞在福建汀州府清流縣東北六十里曰嵩溪介石燕靈龜二洞間巑岏聳峭騰突撐拒如猛獸蹲伏中有石窻石龕石蓮又有觀音獅子像乾道間道人晏榮聖如開闢剏爲佛廬紹興間提刑劉公嶠按行有詩云洞南石燕接靈龜獅子崢嶸氣與齊碧眼方瞳人不識三山正在玉華西紹定間招捕使陳公韡平寇經過名刻于石郡守林公巳山長汀宰陳顯伯天台戴復古皆有題詠　延平志玉華洞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南十里層峯疊嶂下有巖石呀然爲洞昔傳赤松子採玉之所洞有兩石門相距一二里中分爲三路窺之正黑必秉炬而入由石徑縈紆遇狹處才可容身廣處或可坐十數人其境愈深而愈奇洞之中又有數洞曰雷公曰溪源曰楊梅曰菓子曰藏禾曰黃泥中有聖泉遇旱禱之輒雨又有龍井其泉寒冽又有石泉其水微溫合而爲淵直貫洞而出其間石壁巑岏千態萬狀或似觀音似羅漢似童子又似鐘鼓似盤盂似花瓶香爐似龍似獅似臺似塔或爲仙人田爲仙人碁具爲仙人倒座又爲石樓爲方丈爲大廈爲庭爲廊爲堂爲梁柱不可殫舉而石之可爲藥者曰石英曰寒水曰禹餘粮曰井泉沙曰鍾乳石燕曰龍骨狗牙之類甚多自入洞可半里許幽暗之中忽有一竅上通於天明如曉色即所謂洞天也蒼藤古木交蔭其下禽聲蟬韻如奏笙簧風清月明之夜鳥知安期羨門之屬不胥接於此耶洞之外立赤松凌虛真君祠陳侯摭嘗禱雨有驗令雙祠焉洞頂有出雲洞落星洞夜常有珠出入其中光明亘天尤一神異也　江湖集戴復古玉華洞　憶昨游桂林巖洞甲天下奇奇怪怪生妙不可模寫玉華東西巖具體而微者神功巧穿鑿石壁生孔竅玲瓏透風月宜冬復宜夏中有補陀僊坐斷此瀟灑空山茅葦區無地可税駕舉目忽此逢心駭見希詫題詩愧不能行人亦無暇　江湖續集周密公遊玉華西洞并靈龜石燕獅子三巖　巨靈探玉開崑岡神鏡刻琢寒昴歲石華玄乳伏仙巢幽泉滴瀝松花香蜂房鑿鑿造天巧誰擷青霞種瑤草雲暗崖陰泣古精蓄縮千年嬾蛟老半空翡翠仙人居露搖鶴背鳴璞琚子長老死骨已朽穴中疑有先秦書靈鼇失足天柱折飛作人間碧雲闕

百尋烟深過履稀夜夜清猿叫明月楊龜山集游玉華洞　蒼藤秀木逸空庭疊石層巒擁畫屏混沌鑿開幽竅遠巨靈分破兩峯青雲藏野色春長在風入衣襟酒易醒採玉遺蹤無處問擬投簪紱學仙經程公許滄洲塵缶編秉炬游麻仙玉華洞　雲峯環翠幄洞戶闞瓊臺勝處難名狀飛仙此往來近應通玉局遠或接蓬萊安得一伸臂乘風過九垓竹溪先生集游玉華洞　步出山門日已西昏鴉寒拉陽巢枝更尋陳迹穿陰洞鮮碧關雲真屈奇

玉香洞

（小山雜著玉香洞　玉梅幾歲隔樊墻剖破藩籬兩鷹行青眼相看到頭白洞中無客自吹香）

玉清洞

（建寧志　建寧府天慶觀水西相傳下有玉清洞九域志載蕭子開建安志云昔漁人入潭中見石室金額題曰玉清）洞有青衣出曰此司命真君之府也劉仁本詩集　建上玉清洞天　道士期相訪玉清儔洞閑鶴飛雙闕下人在五雲間細火薰沉水香風裊傳山大丹知有訣九轉始成還

玉虛洞

（吳興續志玉虛洞在湖州府弁山南故佑聖宮側以其近玄武祠故名歸州志玉虛洞在）湖廣荊州府歸州興山縣南五十里舊經云唐天寶五年有人遇白鹿於此山濤而窺之乃有洞可容千人周回石壁隱出異文成龍虎之形花木之狀日居左而圓月居右而缺如磨如琢若畫顔色鮮明不可備坐上有石生三瑩然明白有石孔自上滴下結成物象列之前後宛如幢節皆濕潤如玉因謂之玉虛洞三秋之際凜如九冬各郡守奏其狀乃於洞之口置觀厲湖李堅經行留題云溪作玉膏色洞如天琢成倩誰呼白鹿將我上瑶京註云玉虛洞天下絶景稀歸志玉虛洞在歸州江之左白狗峽之西北其山空洞中有奇觀孫燭湖先生集玉虛洞　篤言玉虛游奇絶慰心賞餘雪明雲陰初旭上清朗寒溪玻瓈色遠壑風雨響判船度石瀬散策步林莽洞門劃褰開瑶室下深廣分明堂九筵恰匝旗五丈壁紋妙雕刹石骨工劉礦雲霞夾日月麈幢導龍象異哉非人境儼然故仙伏犬舂訪前聞望鶴寄真想天寶本衰運靈嗣為誰敞呼嗟昔祠殿蕭瑟今廢壞謝公詩綺麗黃郎筆豪興斷碑亦可憐英標復何往把酒酹孤亭回頭嘆塵鞅幽討方自茲當貴屐幾兩鄧紳伯詩玉虛洞其上有日月之象其旁龍象之形　立馬香溪喚渡船羊腸遙盡洞呀然知誰開闢羣工巧直許寬虛一室圓龍象現形嚴佛土烏蟾垂象燭壺天惜哉不遇東坡賞為作新詩與世傳

玉壺洞

（江州志九江府彭澤縣西南六十里有玉壺洞高六丈深一百二十丈中有石田田中如堆禾門懸）

石鍾洞内石龍蟠踞流泉冬夏不涸唐至人方姓者嘗獲玉壺郡守苗紳奏之時以為祥

玉京洞

（元一統志玉京洞在紹興）府上虞縣西三十里一名洞巖晉蔣翊入此洞而不見其蹤吳處厚詩東燭携笻步步前玉京迢遞訪神僊四時自有壺中景一簇都迷物外天赤城志玉京洞在浙江台州府天台縣北七里赤城山右蓋第六洞天茅司命所治或號太上玉清天或號玉真清平天或號上清玉平天按道書云天尊在元都玉京山說法令衆仙居此又會稽記云赤城山有玉室瓊臺許邁嘗居之因與王羲之書云自天台山至臨海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赤城事實又載晉柏碩因馳獵深入見其中有名花異草香氣不凡丞徐靈府小録云其下別有洞臺方二百里魏夫人所治南馳縉雲北接四明東距溟渤西通剡川中有日月三辰瑤花芝草自晉宋梁隋暨唐天寶嘗望秩焉宋咸平天聖中投金龍玉簡頃歲為人竊去今埋塞不全矣側有道人洞其中三石穴險不可躋　余興詩云羽駕歸來洞已扃洞門深鎖讀殘經瓊臺一覺仙都夢不覺松根長茯苓半山松柏散天聲芝蓋當年想赤城我是上皇芸閣吏玉京應有舊題名　東臨滄海宴羣仙悞入桃源小洞天一局殘棊消幾刻老龍鬚甲已蒼然韓元吉南澗集登玉京洞遇雨　俗物紙散意市朝那復情未能蓬島去且上玉京行吉洞深無底幽泉細有聲山靈知我意勝乞片時晴洪适盤洲集玉京洞　毗輪曾此宅靈仙洞府今稱第六天規往不辭蘿蔓險回看雲物起瓊田

玉真洞

（元一統志玉真洞在四川成都府灌州皇甫安）青城山記云山之前號青城峯後號大面峯其下東北有太華玉真高城朝紀九超三極開元靈元等洞上帝以五嶽衆仙劉景迴等主之

玉田洞

（元一統志玉田洞在梧州府容縣吳元美記云洞在韜真觀西巫山寨之北緣石棧行百餘步傾側而入乃至石田）予謂此正仙人種玉處遂更名玉田

玉局井洞

（牧堅閑談成都玉局觀內井洞物莫得知其深淺唐末高太尉駢節）制西蜀時因罪人令以繩絆其腰並齎糧垂下令探井洞深淺若得命即捨前僣於是接續繩索兩日方絶其罪人但覺幽暗罔知晝夜及底漸有明處乃是一洞穴四壁峭石中有淺水沙石而已罪人遂解繩尋水而行約數里以來亦多有毒蛇復不傷害出洞口乃是一宮闕旋有人柔問言何以到此罪人即備述所因遂引見二三道流詰之果則犯法罪人相公令某來探玉局觀井洞深淺如得命則捨前過道流遂令左右引此人至

高駢下處於是開鏁數重有屋宇甚嚴面排二閣子皆封鏁了上有牌額左書王建右書高駢罪人於閣子孔中遣見一大蟒蛇赤色盤屈在石床上深閉兩目又於左畔閣子孔中見白大蛇亦如赤蛇閉目盤在石床罪人見之驚駭不已廻見道流乞指歸路道流問曰汝見高駢否言見又謂曰汝罪惡之人不合來此瀆觸仙洞遂令左右送出洞門於是離其山穴廻望但見叢林崖嶽信步行數里夜在青城山洞天觀門遂投宿相次尋路歸府渤海令引於池亭去左右閒之其罪人一一備細言說初妄身入洞實然莫知幾晝夜漸及水中有沙石相次明朗尋水行數里然出一洞門見宮殿使有人急閒遂以實對引見二三道流令到相公閣子開鏁數重見屋宇皆嚴飾二閣子皆有牌額左畔書王建右畔書相公姓名竊見相公閣子內有一大赤蛇盤屈石床之上不動左畔閣子亦有大白蛇在石床中某驚懼懇乞歸路蒙道流令人指引出山穴夜及青城山洞天觀止宿自正路歸城駢默然久之遂令引去其夕暗殺之以滅口則不知盡泄於路人矣今朝先皇帝開寶年中成都府龍興觀王先皇御容殿內有大白蛇出浴池水却入真殿衆人見之莫知去處道流中判府知之者悉來看驗有蹤跡徑餘其事欲符洞中之說也

玉虹洞

洪适盤洲集玉虹洞　天晴玉蝀蜷洞邃香吞吐趂逐壯丹時遊人推不去涉齋許綸集玉虹洞　九醖耐留春僵心嬌未吐須結舞霓技悄作行雲去

鳴玉洞

（范成大吳船錄）嘉州郡治山坡上正堂之偏有孫真人祠祠前有丹又有石洞亦有水聲如東丁號鳴玉洞

潛玉洞

（江州志）九江府彭澤縣簿堂西有潛玉洞爲吏隱奇觀楊誠齋集潛玉洞　人道書岩好誰知石洞奇外繞一徑盡中忽萬峯歎巍石天成屋泓泉鬼斲池弘中遠孫子宴喜又添詩　樓攻媿先生集王叔達以尉彭澤潛玉洞述見示　書巖已奇甚潛玉尤偉哉李君漫盤谷元子空峿臺神不得自秘天應爲君開淵明如得此應不賦歸來

蒼玉洞

（臨汀志）蒼玉洞在汀州府臨汀縣東三里東禪寺前道旁兩石對峙如門中間玲瓏岌嶪奇怪萬狀不減靈隱天竺石有數名曰石門烟嶼仙掌鶴巢抱雲二老峯獅子馬鞍之類名勝篇章最多姑舉其槩運使蔣公之奇絕句云蒼玉門徑閑白雲庭院深鄞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郡倅郭公祥正云片片水崖裂淙淙雪浪深舉頭看白鷺相伴洗塵心郡守謝公洞云溪瘦玉聲小山橫翠色深郡守陳公軒云截斷蒼山百尺崖崢嶸相倚洞門開天生秪隔紅塵路不礙溪雲自往來蔡島云雨來曾醉呼猿洞亂石穿雲擁坐隅誰料七閩烟瘴底半岩風物似西湖舊東莊潭其旁後湮塞今遠徙教場後矣鄞江志蒼玉洞在臨汀縣東二里州城外正東一里洞口兩石壁天然成門其門有亭曰蒼玉石最高處有中亭曰翠微又有古禪院曰東禪名僧法家卓錫於此門左有亭曰橫翠皆爲一郡遊觀之勝槩蔣之奇將漕福建日來游有詩云在寧化縣北五十里洞前重岡疊巘森列左右小澗橫絕烟雲縹緲有聖水桃花野花異草

列玉洞

（溫州郡志）列玉洞在溫州府茗嶼鄉

鹿玉山洞

（元一統志）鹿玉山洞在鞏昌府成縣唐咸平中成州刺史趙鴻記云因寺僧休夢尋訪而得之洞旁又有玉堂石井乃神仙家焉

瑟瑟洞

（元史仁宗）皇帝紀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采之帝曰所寶惟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

寶圭洞

（輿地紀勝）寶圭洞在梧州府容縣縣觀後北行二百步山如倚屏門闢象魏大榜其上曰句漏山寶圭洞此爲仙修煉所也

寶華洞

（玉融新對）蕭子開建安記曰天階山下有寶華洞即赤松子採藥之所延平志寶華洞在福建延平府將樂縣玉華之陰兀然回闢其上十室可坐百餘人旁有井甚深毒蛇爲厲開山僧設青瓮以圜石覆其上鎮之洞中多產龍骨龍牙石

寶方洞

（武岡州志）寶方洞在寶慶府武岡縣一名法相去州治東南三里其洞八境闢地勝龕岩偉怪石壁峭森拔其間窅邃空曠穴竇玲瓏長數十里疑若樓真之府古山七十一峯如俎如豆橫其前天造地設不知其幾閱歲矣其一曰玉玲瓏二曰朝陽三曰迎陽四曰太保五曰平西六曰芙蓉餘二洞窶淺故無名焉宋郡守四明汪立中嘗遊其洞留題于石　汪立中題寶方洞詩　藍輿郊上綠陰迷七十一峯雲際齊我住四窓誇勝境今觀八洞恍真棲碧簪挺特地如拔乳竇玲瓏步可携千里客愁爲銷盡茶香出外好鶯啼

天寶洞

（豫章志）天寶洞在江西南昌府新建縣西八十里西山最勝處也道經所載第八洞天極元曹真人所隱之地其詳見職方乘熙寧中楊無爲嘗有二詩云層梯險峻出瑤臺遊者多從半路回天寶洞中如不到西山元似不曾來又云極元真人養真處石門隔斷紅塵路玉簾今古不曾收只有白雲晚歸去　又唐曹德休自言從東海青嶼山來遊於江西人見之三十餘年顏貌不改常行人間有疾者以符藥救之無不立愈有女子爲蛟所魅德休投符潭中蛟腦裂浮死水上亦不受謝德休謂

人曰若有疾苦不必就吾求符藥但以江魚膾一盤并米酒一壺饗我其疾自愈鄉里如其言無不驗人皆神之後忽告人曰我捨此入西山天寶洞去矣後無復見者　又天寶洞天名山福地記云三十六洞天第十三洞天在洪州西山曰天寶極玄之天隋仁壽二年嘗詔於此立觀以天寶爲名有唐明皇所書門額存焉自洪崖山行三十里距山足曰淨真觀峻折上山五里得天寶焉絶澗縁磴虵行而上五里至洞洞去頂二里而遥林木蓊蒼上甚峻極平視數百里叢青縷白他山如拳大江如帶焉洞門有石壁高廣數丈中有石罅長七八尺闊才及寸泉滴瀝不絶狀如水簾人稱爲玉簾泉或以杖探石罅不見其際以物投之則其聲泠泠然若墜絶壑宋時嘗遣投金龍玉簡於此節君内傳云天寶洞天其山有觀八所壇七所洞在天寶源其山西石室不可勝紀其大者可容百家唐末居民多於此避寇往往獲銅鐵古器焉涂鉉稽神録云豫章逆旅梅氏嘗有一道士衣裳藍縷來止其家梅厚待之一日謂梅曰吾來日當設齋從君求新甆盌二十匙筯百副君亦宜來食可於天寶洞前訪吾也梅許之道士持盌複江而去梅望日詣洞前問村中人莫知其處久之將還偶得一逕明淨試尋之果見一院有青衣童應門問之乃陳君（一作居也）入見道士衣冠華楚延與之坐命具食頃之食至乃熟蒸一嬰兒梅懼不下筯良久又進食乃蒸一犬子梅亦不敢食道士嘆曰千歲人參枸杞不識柰何遂之出山後再往則迷路矣（太平廣記）稽神録豫章有漁人投生米於潭中所不覺行遠忽入一石門焕然明朗行數百步見一白鬚翁謂曰此非爾所宜來速出猶可漁人遽出登岸云已入水三日矣故老有知者云此即天寶洞之南門也（豫章熊明來家集）天寶洞天賦　羽仙扇渡之西（叶先）玉女簫臺之前是閒攀緣有横石庚庚（叶根）其呿如瑟越琴脣（叶遂）北户桃花之洞南門生米之淵是爲神仙第十三洞天其名曰天寶極玄古記所傳洞周回三百里厥初錬丹者洪崖先生也主其治者唐公成也（叶增）今洞旁小祠則曹盧二仙俗謂曹以醫行蓋代有異人擅此地靈不必深詰其姓名也山中之産有黄精玉延竹筍松荼（叶途）茗舌蕨拳一寸九節之昌陽一粽十五花之芳蘭囿仙儒之所躔宜吳許託此山以沖升陳施安其隱而盤桓焉余登望鶴之巔尋天池之源神鑒仙別不知歲年石蓋澈泉冬夏靡愆流爲永珠掛爲玉簾適當洞門玉壇後擁如浪如烟罕峯前聳如髻而冠石室雖寬未若斯石之磐洪井雖瀾未若斯水之懸是以據伏龍之上首抗丹陵而左蟠回溪墜以南流邀象牙而折旋凭高眺遠三

江衣帶五陵彈丸雲氣一色莫辨區屢於是羽衣蹁躚出於非烟非霧之間不知何仙揖余而言問客何所聞而入山因誦舊聞昔有游俠之名曾挾殷勤之歡餉以千歲人參枸杞背雅去而不饗（郡志有游山者拱入洞中主人延之坐有蒸客視其頭足身乃五六歲小兒不敢食再饗有頭是四足乃一狗又不敢食主人曰千歲人參枸杞皆不識柰何出山再往則迷路）既仙聖之一間猶世縁之未斷此雖俗子之㦬淺其人不可與言而至於再饋孰謂仙者而昧於早見是何符章可以已疾而俗士之不可醫（曹仙符治人斗諸疾）陶器可以化金而下愚之不可變（仙曹以中飲主城市借覺椀於人莫肯借者有一老擲所食椀借之明日送道士後視之則爲金椀矣不信者始悔）仙恍而艱曰何斗背之足算仙以度世爲功行猶大藥而不斷猶士以濟世爲學聞不知而無問覯吾子不諧世豈但吾參杞之不售而又奚恍彼有石髓在手忽化形而莫噉（王烈入山洞得石髓食之以語嵇康康往取得髓在手欵欲忽化爲青石）玉佩親授乃十步而潛隱（鄭交甫至漢水遇二女佩兩珠交甫曰願得子之佩二女解佩授交甫懷之十步探之無有二女亦不見）或脈望之不識遂輕棄其髮捲（何諷於古書中得髮捲四環無端燒之作髮氣復有方士言此脈望也夜持當天從規中望星可求丹度世）或虎石之歷試竟色難於噉溷（費長房從壺公入山羣虎中使長房獨卧不懼又卧之空屋懸石其上有蛇齧索欲斷不爲動公曰子可教又使噉溷三蟲臭惡長房色難之壺公曰子幾得道以此不成）初若有縁而解后終然自墮於悵恨稽神物之所戲空悲嗟乎命兮余登陟既憊聞之喟既仙凡之陽界升沉之際會孰居無事而使之或進或退或悲或快是皆已付於眷外請勿復試其伎倆巧叩洞門而歌曰吾何歸兮莫我容空洞兮此中從仙君兮洞之宫（鄧紳伯詩訪天寶洞）　遠尋仙洞上崔嵬洞口諸峯翠作堆先把姓名書洞竹滿門終侍玉趾閒（趙無咎詩天寶洞天）　扳緣石壁入青冥霧廓雲開萬象清夭嶠老杉龍欲舞縱横卧石虎方獰二仙昔被桃源誤四皓今餘橘隱情觀前猶恐多擬入清都真洞府一簾寒溜陽飛瓊

聖珠洞

武陵圖經聖珠洞在常德府桃源縣巖頭山

朱湖洞

金陵志朱湖洞在應天府上元縣鍾山名朱湖太生洞天

珠明洞

元一統志珠明洞在温州府珠明嶺俗傳有九洞一在廣東惠州府冲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桂林志珠明洞在廣西桂林府陽朔縣西一里陳元晉漁墅類藁朱明洞天　南來大艑凌空

浮邱颿試暑羅浮秋胸中無機神仙喜筆底光怪山靈愁山泉夜作糟床滴風松閃冉青旗色招我三啜玻瓈觥峯頂飛上八千尺星徽月壯海茫茫蓬萊仙袂遥相望銅龍夜吼風霧香石橋跨空河漢長千巖笙籟奏清曲萬樹醴露如天漿金鵐海底初刷翮雲擁扶桑一枝出羣仙拍手嘆絕奇坐中相顧屬誰筆阿翁曾是央日飛公孫請賦五色日

真珠洞（平陽志真珠洞按圖經云在平陽府浮山縣龍角山深不可測嘗有珠出因此爲號）

金洞（郡縣志金洞在吉安府永新縣西北三十里）

金礦洞（建安志金礦洞在建寧府建安縣覓河川今在縣北）

黃金洞（赤城志台州府天台縣華頂峯有黃金洞）

金紫洞（邵陽郡志金紫洞在寶慶府南五十里洞高十餘丈一徑覩深有水涓涓流遶之側上有石乳泉滴琮琤怪石奇秀若劍戟森列龍虎蟠踞篝火而後能入行百步許有石如龕上漏天日其地平夷可坐數十客石壁有名賢題詠）

金精洞（贑州志金精洞在贑州府寧都縣金精山中危峯疊壁瑰詭萬狀中有石堂可坐萬人物呉芮求張麗英始發卒開鑿）

金粟洞（元一統志金粟洞在泉州府事見紫帽山下許奕有游山詩云半甌脫粟色慊成歸去成金愕然喜一鳴一喜從何來皡息仙凡九千里江湖續集胡仲弓題金粟洞　名山洞府三十六君擬帽峯猶未足有人曾此坐丹爐有人曾此安棊局一朝悟道歸去來依舊紫雲鎻林屋武榮賈客來洛陽手攜尺書叩巖谷覩面親逢呂洞賓有眼不辨鄭文叔功成行滿欲度人酬之遺以半升粟豈知粒粒皆金砂一服可但能辟穀光嗔後喜未重尋癡心繞動陽山谷故老相傳金粟仙凌霄有塔標蒼玉乾坤物外號無塵凡夫到此嬾着脚我來稽首問先生君爲乞得壺中藥刀圭分與闔國人却入深山抱幽獨先生道我亦不塵且走千巖并萬壑定時相過岳陽樓定把奇書與君讀　又題金粟洞　誰信東南有此山幾回攜屐只空還乾坤超出浮塵外世界深藏粒粟間鶴不歸來華表在犀從飛去紫雲閒捫蘿直上凌霄塔見說微垣手可拳　和韻　住在壺中小有天故山緣鶴作忘年雲歸每失碁磐石人去不生丹竈烟肯信玉華空有洞自貪黃粟便無仙我來立盡斜陽暮猶撚吟髭風月邊　又和壁間韻　萬仞岡遶去路長道人採藥試單方奕枰誰解爭高着仙藥時聞按大涼日落塔頭雲氣紫雨餘山脚蘚痕蒼年深洞古無塵迹惟有先皇御墨香　涌寺戲以泉學詩蒙題金粟洞　天

風吹絕頂小立思生豪逆海望無際衆峯疑避高龍留神霄去犀歛夜光韜惟愛瑶池水尋雲學種桃　涌子振集紹興大將楊沂中第有萬景天全金粟洞天方壺天機雲錦五色雲砌臺　偷安江左荅殊勲萬景天全次第分錦外千機縈巧樹臺邊五色散香雲[illegible][illegible]杯押春風淺恨不膠粘落日曛堆得砌臺金粟地參差花柳鹿成羣）

金碧洞（唐杜牧樊川集遊池州林泉寺金碧洞　袖拂霜林下石稜潺湲聲斷滿溪冰携茶臘月遊金碧合有文章病茂陵）

銀洞（保定府志銀洞在北京保定府唐縣城西北六十里發里村）

銀礦洞（元史仁宗延祐二年四月甲午孫鐵木兒以先朝所賜惠州銀礦洞歸還有司）

銀山洞（輿地紀勝銀山洞在袁州府萬載縣西十五里可容數百人避寇者多居之又宜春有東大洞及下石陂洞皆容千餘人靖康中避寇者多居之）

琨瑶洞（宋梅聖俞宛陵集寄題周敦美琨瑶洞　仙人采玉驅雄龍刳山剖璞青腔空因遂爲堂曲爲室石乳溜壁光玲瓏仙歸龍去草樹長蔽翳不復人蹤通指遷貴墅下峯下洗斸務欲險怪窮蛇蟠鹿跡尚莫到安問樵老諸牛童古今未得君獨得萬景付與由天公何當歸來欽頭角任從寶氣生白虹陰溪淺水菖蒲綠下有蝦蟆雙眼紅及時佐酒斫兩股勿使更入月明中）

碧瑶洞（楊誠齋集題碧瑶洞天　青松萬樹竹千竿蒼翠中間別一天住此洞天三十七初頭且數碧碧仙江湖後集方侯子紹遊建康碧瑶洞　洞口蒼蒼幾百竿洞深楪袂易生寒鹿眠桃塢春常在鶴唳松梢夜未闌危鼎香騰扶露薄石盤碁撤曉星殘道人許換塵凡骨同向壇前說煉丹）

瓊洞（澧陽志瓊洞在湖廣常德府澧州慈利縣西四百里）

容瓊洞（太平寰宇記容瓊洞在瓊州府樂會縣吳人居之）

猗玗洞（興國州志猗玗洞在湖廣武昌府興國州大冶縣東五十里地名回山有飛雲洞在道士磯側唐元次山結屋讀書處號猗玗子故曰猗玗洞武昌縣江有石家唐人孟仕源居其下汙樽石東坡銘之曰時俗澆狡日益僞薄誰能抔飲共此淳朴元結曾自釋曰天下兵興逃難猗玗之洞矣唐天寶十二年有飛泉湧出垂流于洞名之曰異泉）

琅華洞（張鎡詩琅華洞天琪樹已無塵山幽地更靈羽流來往熟仙飯設青精）

翠微洞（鄒道鄉詩湘陰鄧氏翠微洞（洞有卧雲臺聽松軒快日亭）卧雲雲無心聽松松有韻快哉耳目中吾

（今亦同分）翠屏洞（孫覿鴻慶居士集翠屏洞二首　團欒千嶂抱窈窕一屏開翠黛愁將斂爲雲睡作堆倚松真漫爾藉草亦悠哉使有陽臺雨朝朝暮暮來　千仞嶄差峩纖纖翠鎖層霧鬟蔘碧玉風慢卷青羅鵲喜窺人語鸎嬌倚樹歌江花紅濕處彷像襪凌波）寒碧洞（輿地紀勝寒碧洞在四川潼川州治）鎖碧洞（郡縣志鎖碧洞在四川嘉定州之熊壇巷旬氏圃泉溜淙琤如琴筑）鐵洞（房山縣志鐵洞在順天府房山縣城西南六十里獨樹村北陂下　平谷縣志鐵洞在順天府平谷縣城東三十里山中舊穴湮塞無復採取　延平府志鐵洞在福建延平府北八十里地險而民悍熙寧十年有廖恩者嘯聚於此至今民皆好勇喜鬭紹定庚寅汀寇披猖廖雷兄弟倡率義丁捍禦有功朝命官之者建今順赤聖化所霑也人號爲廖公洞）宿猿通海之洞（太平府圖經繁昌縣隱靜山有宿猿通之洞二名宿猿岩多猿通海傳與海通）千巖萬壑之洞（清漳集王朝俊云係友蕭公行即廳事南廡開軒畫成華山堆奇疊秀乞名於予因以千巖萬壑之洞名之仍爲賦詩　梅川先生真跡落平生丘壑存心胸篋中搜出古畫畫泰華氣象何其雄古來巨靈挺神力拆開山骨河流通至今仙掌依然在萬象羅列多靈蹤山頭誰種玉井蓮開花十丈無夏冬山前父老競相傳時聞石鼓聲鏗鏘人往往見毛女自言入離秦皇宮華陰此去九千里此山此景何由逢梅川夫子運思巧開畫指點教畫工世間紛紛皆俗畫畫山須青花須紅豈知水墨淡泊外青墻洒粉成奇峯須臾華嶽雪中出崢嶸萬古何啻千百重我聞雪山時西域何爲須在凡界中普賢不知在何許現出世界銀色同乃知此畫深有意不謾嬉戲如兒童淨南四時皆炎熱瘴鬼欺人時相攻觀此便可壓瘴癘況病無役侵余躬我聞好龍有葉公畫之日久來真龍佇看六花散瓊屑盈尺呈瑞年歲豐民物安泰無札瘥除煩豈止如涼風梅川夫子頻開求對榻定是王旦翁樓鳥先生同與座禁阿居士仍相從畫向壁間如四皓到老莫放樽酒空）藻洞（南唐記唐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安琉璃較貯江水及萍藻魚鰕號藻洞）八恠洞（郡縣志八恠洞在良鄉縣萬寶坊衚通西平章故宅今爲客館多畜娼女）波羅檀洞（北史琉球國傳其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屈獠洞

（南史梁本紀中大同元年正月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尅交趾嘉寧城李賁竄入屈獠洞交州平）獠子洞（建武志和獠子洞波山孤頂上群獠聚成村弩射青林杪刀鋤白石根獵廻猿袁子晨華稻生孫有意甘徭役拳拳立柵門）黎洞（宋史列傳黎洞唐故瓊管之地在廣東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　吉水縣志江西吉安府吉水縣黎王寨在縣東南五里其山孤立有營寨故址下有黎村黎洞）平湖洞（資治通鑑唐昭宗景福元年王潮攻福州平平湖洞及濱海蠻夷皆以兵船助之註平湖洞在泉州莆田縣界外九域志曰今興化軍大飛山地本平湖數頃一夕風雨暴至旦見北山聳峙一名大飛）飛山洞（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四年呂師周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飛山在今靖州北十五里比諸山爲最高峻四面絕壁千仞環山有壕塹其遺址尚存））甬溪洞（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元年以王式爲浙東觀察使討裘甫之亂五月庚申南路軍大破賊於海遊鎮賊入甬溪洞（註甬溪洞在寧海西南百餘里屬唐興縣界又西則楢溪產鐵）戊辰官軍屯於洞口賊出洞戰又破之）紫溪洞（元一統志紫溪洞在台州寧海縣西北四十里地幽阻僅線路唐寶元元年袁晁據浙東河南副元帥李光弼擊斬之晁弟瑛從五百騎適入洞中光弼駐兵洞口絕其糧道其徒竟餓死）澄江洞（輿地紀勝澄江洞在柳州府賓州遷江縣之西傜人所居無田可耕惟恃山畬刀耕火種造楮爲業椎髻卉裳携弩佩劍傜女耳環綴票水滴珠子富者以銀爲之）紫極洞（北盟錄宋宣和間遣使至金國將入見閤門使引入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於庭下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別洞（太平廣記氏族篇有黃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顏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溪洞豪姓生故以此對人雖咍之亦賞其直實也出尚書故實）灰洞（范成大北征集涿北燕南之間兩旁皆高岡無風而路極狹塵上坌積咫尺不辨人物　塞北風沙漲帽簷路經灰洞十分添據鞍莫問塵多少馬耳眞濛下見尖）攻濠洞（宋史蘇緘傳緘知邕州蠻遂入寇邕既受圍緘求救於劉彝彝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陳舉軍皆覆蠻獲北軍知其善攻城啗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蒙以華布緘悉焚之）鵞

車洞（元史張柔傳世祖從柔攻鄂不能下柔令何伯祥作鵞車洞掘其城）持火入洞（周密澄懷錄姜堯章建炎三年八月一日自百合口汎舟順流歸竹山是日午過瀟溪入峽有大龕名曰魚陂魚陂下不數拳棹有洞在山腹去水面數十丈斬絕不可至土人攬蔓而上持火入洞中行三丈餘不敢復前意其有神仙或蛟龍居之惜舟過時已晚不得一窺洞口也）醉飲仙洞（仙潭王廓自荆渚附船將過洞庭風甚泊舟君山下與舟人偶登山忽聞酒香問諸同行皆曰無良久香愈甚路側崖間見一洞穴廓心疑之遂入穴中行十步許平石山窪穴中有酒掬而飲之味極醇美可半餘陶然而醉坐歇窪穴之側稍醒乃歸舟中語於同侶衆爭往求之無所見矣）山崩出洞（陶朱新錄有一山樵者嘗聞音樂聲宣和乙已春夏間其山崩出一洞穴層級而下往往有石獨石倚之類初級有石龍首吐出樂圃前一石人以盤接之皆如生成第三級寬博如十許間屋大其下尚遠人未敢遽往）置橋鑿水洞（水利文集按崑山邨璽云九先來於堤多置木橋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伏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淤泥沙先致水患然尤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腹如空洞（世說新語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詩文（劉後村集游水東諸洞次同游韻二首　桂山前未到今日是枌遊招鶴登青嶂呼龍俯碧湫深蹊通秉炬小竇劣容舟豈敢）輕題詠同官盡柳劉　舊聞嵒洞勝欲往自髫年贇秀過靈隱幽深自善權遠環州堞外近獻屋簷邊懷有登臨約甘爲子執鞭中興江湖集蕭陽劉氏五月二十七日游諸洞　來南百慮拙所得惟幽尋朔余玉雪友共此丘壑心江亭俯虛曠穴室窮邃深是時薄雨收白霧龍青岑棗亦進野旋卸屐閒風襟爽方豈必好差遠將鼓音且願海道清莫問神州沉排佪情景短留滯畏老侵昨遊感驚再今至聞蟬吟常恐官事繁佳日妨登臨譬如逃學兒汲汲貪寸陰何因釋膠擾把臂借入林　武岡州志法相洞天石竇虛明路暗穿塵襟到此覺蕭然洞門正在雲深處誰相人間別有天　江湖續集清源胡仲弓希聖萍航漫游藁西來洞天　可是胸中貝旅奇一丘一壑儘遠遊自從猿向西方去鷲岦飛來未可知　高彥敬房山集晚

過陽門洞天　看山有債債不了十里五里困欲倒何如便作山中人坐看石上青松老　武夷詩集洞天　絕壁上千尋隱約岩栖處空鶴去不還人間自今古　張復游洞天題　來游九鎖山忽遇蓊岩仙老翠繼千載黃金鋪萬錢花經令尹愛詞入北司編最重水中石平舟曾爲鍋　孟晉題洞天　昔聞仙子宅今幸過琳宮溪曲三三水山環六六峯翠雲飛送雨白鶴舞凌風好景遊歸也蕭聲縹緲中　洞霄詩集鄭斗煥陪秋山相公游洞天一庵夜宿感叠　天柱清游尾便星芻與軋軋入山深龍行雨去泉花定鶴叫雲來木葉陰松石以安適夕寐江湖空老百年心圖冠方袂何仙子夢裏將詩索共吟　劉元和鄭斗煥洞天詩　九曲山中鎖翠微登山不記入山時屋藏盤谷潤聲遠鶴舞松庭畫影遲萬里功名南北客幾人新舊廢興詩劉郎若問神仙路天柱天台天下奇　李立本壬午孟春游洞天　青山九鎖杳難登飽讀坡詩熟舊名谷鳥喚晴千嶂曉岩泉激雨四時清雲根石老世方換天柱峯高月正明嵐翠春風瑤草潤直尋許郭問長生　陳師蕃陪簡易提舉游洞天　九鎖不易到一行亦難得賞心與樂事況值秋氣清貴游領衆客共結山水盟神仙知何許不必問蓬瀛對景一銷悶捫心百慮輕茫茫塵世中容易白髮生安得騎來鶴於此全吾真　馮仲柔淳熙壬寅沿檄游洞天　洞天深沉別有天肇飛樓閣翠晴煙詩傳王局鷲九月丹就金爐記昔年翠湧千波橫絕壁風吹萬籟入飛泉他時待我功成後卜室青山絕世緣　鄭梅磵先生集送李君上洞天　北風于喁萬竅號落雪紛紛婦鶴毛好向高堂緩惟幞新醪入臉殷春桃居士何爲罵不顧叩戶長歌辭我去行行逸興高白雲千里江山入芒屩問君無乃急所求笑指南安作勝遊南安老師初不死一間消息即歸休嗟我平生樂詩酒未能赤腳走巖竇在家自得忘家禪託問老師印可否　龍虎山志詠洞天　羽蓋亭亭百尺松才高不假大夫封吾將歸學山中相直下結茆聽曉風　雨直一峯如玉筍山橫翠麓是金鷄蒼皮溜雨喬松下宜結精廬安寶奩　山深觀古扁凝真曾是前朝遺外臣王簡金龍投洞府至今惠澤及斯民　建安志李左史洞天　沉沉幽穴閟雲烟玉宇瓊樓鎖洞天自向壺中飛日月更於物外起山川劉公隱後今誰繼張湛仙來不記年紫府若容幽客到誅茅欲卜隱屏前　翁坡俞昕詩上元謁洞天有作　軋軋藍輿踏曉烟來尋泉石舊因緣旋題詩句爲名刺篤報吟翁謁洞天　都梁志題皇華館武岡洞天　試似奇章細品題洞天不鎖畫欄西茂林脩竹山陰道曲水橫橋蕃畫谿泉脈通池沿澗遠石牙平屋

接雲依公家事了吟詩趣一日一番携杖藜廉州郡志洞天歸附後至元十七年本道軍慰使雲昭勇名從龍調軍收黎遂其上賦詩云 落筆古仙洞天開一段奇林深常掛搭石亂路逶迤彷彿禪僧骨糢塗墨客詩何時了公事相望問仙期 後郡倅許源次其前韻詩云 袖拂仙風上翠微山禽窺我怪儒衣巖扃石室真奇趣烟蓋雲幢似遠圍彩筆不隨仙子去青峯空伴野雲飛我來續就承天賦鐵笛一聲橫鶴歸 地僻南溟濶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綉畫野水自逶迤不見飛仙蛻空留謫客詩清風駕歸羽乘此訪安期 至順年間縣尹吳長孺有詩云 筆常蛻頴不摧鋒香墨淋漓尚月中山筆有懐亦如我無誰可訴只書空 建武志奉統府命入溪洞幹事 山葉蕭蕭天氣秋旌旗重過舊溪州望塵納款生蠻口越境趨風老洞酋太史占星期破賊佳人聞鵲祝封侯莫嫌此後南疆闊時繪鯨魚海岸頭 秦越人洞中詠 扁鵲得仙處傳是西南峯年年山下人長見騎白龍洞門黑無底日夜唯雷風清齋將入時戴星兼抱松石徑陰且寒地響知遠鍾似行山林外聞葉履聲重低礙更附身漸遠晝夜同時時白蝙蝠飛入茅衣中行久路轉窄靜聞水淙淙但願逢一人自得朝天宮 蘇東坡集遊洞之日有亭吏乞詩既爲留三絶句於洞之石壁明日至峽州吏又至意若未足乃復以此授之（子任曰三絶句老泉及東坡子由各一也按南行集老泉詩云洞門蒼石流成乳山下寒溪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我欲居之兩不能子由詩云昔年有遷客携手醉嵓石去我歲已亙遊人忽復三）一遐遠山翠紫紆似去蛇忽驚溪水急争看洞門呀清磴攀秋蔓飛橋踏古槎三扉迎北吹一穴向西斜歎息煙雲老追思歲月遐唐人昔來到古俗此爲家 洞暖無風雪山深富鹿猴相逢衣盡草環生髻應髯寵突依岩黑樽罍枕石窪鴻荒無傳記想像在羲媧此事今安有遺蹤我獨嗟山翁勸留句強爲寫槎牙 李義山集洞下道中 客夢華鯨破曉鮮秖樹圍淺雲分疊巘落葉見寒猿端減鈴鐃石崖傾洞有門身非徐孺子茂宰似陳蕃 張舜民畫墁集徐剛中醴陵少府於山中尋出一洞有銘曰虬淵自然六室奇怪求詩以紀之醴陵多丁氏令威之後云 畫畫翠篠蔽溪潭石欄松桂不記年但見桃花浮綠水有時獨鶴下青田自然六室流鍾乳別隱三階出洞天身在故鄉人不識秖應徐令是丁仙 詩海繪章洪洞春步二首 洪洞春意水邊來楊柳何人着行栽遷客欲行猶愛惜迴頭更見杏花開 尋常乘興弄清漪更有輕雲左右涵萬里好風相信否更隨孤鶩落蒼洲 廉文靖公集予鑿一洞志道館賓以詩賀因

用韻言意非韻題也 此生偏懐結清貧況重時賢數古人海内聯航空闊世巖中穴洞擬藏春居安本自心君泰理會方知玄化神便號鴻濛潛拙懶更期詩禮嗣良臣 荅禄與權詩集洞中歌 山中道士來天津貰爲鶴氅雲爲巾潛居土室著道論丹爐茶竈常相親心如皎月照秋水蒼髯短髮顔生春辭衆不讓伯夷餓簞瓢有似顔淵貧爾來雪落滿空谷洞門靜掩傍無鄰炊煙久絶釜揚塵蕭然宴坐雙眉伸一生坎坷長苦辛東道主者知何人 星源志朱松題洞 雨過薰風吹面凉芒鞋終日水雲鄉可怜塵緒縈人久賴有仙源引興長山鳥無心時自語林花有意解留香春醪不惜杖頭費渴似虹霓飲練光 題通元洞 紺宇參差群玉府人寰隔絶列仙都六丁神力開岩洞五岳真形入畫圖依舊標題金玉簡居然表裏映冰壺我來登覽忘歸歩惟恐王喬下舄鳧 奇峯四立極崖岌下有雲房拶薜蘿桂樹淹留慰歲久桃花爛熳正春和開尋谷口仙人鹿不爲山陰道士鵞處處清泉堪洗髓玉京底用更鳴珂 張伯雨詩遊靈鷲諸山洞 碎此空青寶納彼黃金龕水流濬無與石色終懷慚顯達讓群趍幽埒恣窮探紅泉浸短草翠雨淋長楠靈運久成佛妙語將准參猨公亦自慰復聆勝士談前旌周兩避後乘拙木驂周旋蟻封中丘垤皆精藍來壯乃知足爲目膚非貪惟南尋一壑歸以授吳簪

國朝謝肅密庵詩稾題月山赤水洞天 雲北雲南山萬盤仙人宮闕俯巑岏晴峯落影半天碧雪瀑飛花六月寒白日雙鸞翔玉宇長年一虎卧瑤壇桃花莫使春光老遲我歸來轉大還 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洞天詞

水龍吟 翠空縹緲虛無算唯海上蓬瀛好瓊瑤宮闕蘂珠臺榭玲瓏繚繞弱水沉冥瑞雲遮隔幾人曾到四明中自有神仙洞府煙霞裏知多少 堪笑當年狂客愛休官何須入道婆娑綠髮垂肩著甚黃冠烏帽花底金船月邊玉局儘能遲老待丹成九轉飄然駕鶴却游三島

永遇樂 鄮有壺天景傳圖畫聲著海縣四面攢峯皆七十二各在窻中見祥雲擁蔽飛泉繚繞咫尺似天涯遠如今向仙家覓得翠來十洲東畔 虛無縹緲蓬萊方丈所喜只居陽岸羽幢垂珠瓊車織翠長是陪嘉宴豺狼遠跡風波不作日月御輪須緩且銜杯稱賢樂聖度茲歲晚

南浦 一箭舜絃風向晚來輕寒初報麥秀蝶股歇花鬚韶光老鶯聲傳聞呼友池塘暗綠數竿粉節天然瘦對茲美酒清歌妙一曲千鍾芳酒 誰知別是壺中繚畫閣米欄煙谷雲岫三島十洲東青霄上神功幻成巖竇瑤臺閬苑翠旌羽葆頻相就世凡洗斷教烏兎遲遲飛走

夜合花 三島烟霞十

洲風月四明古號仙鄉紫紆雉堞中涵一片湖光遠岸異卉奇芳跨虹橋隱映垂楊玉樓珠閣水簾捲起無限紅粧　龍舟兩兩飛揚見飄颻繡旗歌雜笙簧清樽瀲灧休辭飲到斜陽直須畫蠟熒煌況夜深不阻城闉且拚沉醉歸遲便教微曉何妨迎仙客瑞雲繞四牕好何須陽水尋蓬島日常晚春不老玉蘂樓臺界是無塵到淩智巧泛華妙菌中只喜風波少青樽倒朱顏笑回首行人猶在長安道

洪洞縣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周春秋時楊侯國也漢置楊縣屬河東郡後漢因之三國魏屬平陽郡晉因之元魏改屬永安郡隋開皇三年罷郡改屬晉州煬帝初改州為臨汾郡縣屬焉義寧二年改為洪洞縣取縣北有故洪洞鎮為名唐武德元年析洪洞臨汾置西河縣貞觀十七年省入臨汾宋熙寧五年省趙城縣為鎮入洪洞屬晉州平陽郡建雄軍節度金屬平陽府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詳見平陽府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七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輝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處進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二　一送

動　洪武正韻徒弄切。動之也。凡物自動則上聲，彼不動而我動之則去聲。今經史中動字皆無音。毛居正伏觀祕書省校書式，諸書本字下雖無音，而九經子史別有音訓可引援者，亦皆點發。案漢書揚雄傳清靜字合作上聲，顏師古協韻音去聲，則動靜之動亦可作去聲。許慎說文勫作也。从力重聲。徒總切。爾雅娠蠢震戁妯騷感訛蹶動也。（郭璞注：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兮。或寢或訛。蠢戁騷蹶，皆搖動貌。邢昺疏：釋曰：皆謂動作。娠者，說文云：注娠動也。郭云娠猶震也者，以大雅生民云：載震載夙。昭公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公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故云娠猶震也。蠢者，郭云蠢戁騷蹶，自搖動貌。小雅采芑云：蠢爾蠻荊。震者，大雅常武云：震驚徐方。戁者，恐動也。商頌長發云：不戁不竦。騷者，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蹶者，大雅緜篇云：文王蹶厥生。詩曰憂心且妯者，小雅鼓鍾文。無感我帨兮者，召南野有死麕文。或寢或訛者，小雅無羊文。）顧野王玉篇徒孔切。振也。運徒董切。古文動字。陸法言廣韻躁也。出也。郭忠恕佩觿集動動（上手東翻。未成人出王存義翻韻。下特董切。運動。）徐鍇通釋特總切。丁度集韻僮杜孔切。古从彳，或作動。又覩動切。振動拜也。以兩手相擊而拜。一曰令倭人拜以兩手相擊，蓋古之遺法。司馬光類篇僮又主永切。相迹也。毛晃禮部韻略動靜之對。婁機廣干祿字動運不止也。（上正下古。）戴侗六書故杜總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揰（俗音動。）楊桓六書統定母勫（徐見端母）動（籀）動（古）勫（或从重聲）動（隸）䢖（或从辵。）運（隸）勭勫（並古文）䢖（與動同。）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蕫切。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定貢定亭田動）

（篆書）動䢖（並古論語）䢖䢖䢖（並古老子）䢖 䢖䢖（並古尚書）動（裴光遠集綴）䢖（陰符經）䢖動䢖（並古文）䢖䢖（並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動䢖（並徐鉉篆韻）動䢖䢖（並高勉齋學書韻總）動 䢖䢖䢖（並六書統）（隸書）動（西狹頌見洪适漢隸分韻）動（馮緄碑）動（夏承碑並漢隸字源）動䢖（並六書統）（真書）動（鍾繇）動（王羲之）動（王廙）動（智永）動（歐陽詢）動（虞世南）

動（顏真卿）動（李邕）動（蘇軾）（行書）動（王洙之）動（王操之）動（歐陽詢）動（柳公權）動（徐嶠之）動（褚庭誨）動動（並米芾）動（趙子昂）（草書）動（張芝）動（王羲之）動動動（並王獻之）動（謝庄）動（智永）動動動動（並懷素）動（張錦漢）動動（並鮮于樞）動（趙子昂）

動靜　易繫辭：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注曰：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莊子天道篇：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亢倉子訓道篇：有不可以應事者也。內靜而外動，其動而難靜。（消外見利，貪而忘之，忿得愈貪，故身勞而神敝。）西漢書曹參傳：嚴延年之治動，黃次公之治靜。尹和靖言行錄：論動靜之際，聞寺僧撞鍾。和靖曰：說著靜便多一箇靜字，說動亦然。伊川頷之。和靖每曰：動靜只是一理，陰陽死生亦然。邵子觀物

篇：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晦菴語類：寓問：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救始得。寓看來，靜卻救得動，不知動如何救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閑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是靜。看事物來應接去，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噓吸，若只管噓，氣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無去處，便不相接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機不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能常瞬，定又須開；不能常開，定又須瞬。瞬了又開，開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心，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潘植忘筌書：誠而動，則為無妄；靜而動，則為復；順而動，則為豫。皆動之善者也。是真一之動也。誠者，天之道，自然而已。惟誠為能動，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反身而誠，至誠而動，動斯得矣。天道之自然也。後之人不知動靜之為體用，而真君真宰之各有尚也。真君無為而常靜，真宰有為而斯動。人知動而悔吝生，不知動而功

用著於是惡動而常以靜為念是滯於一偏不見天地之大全也殊不諭真體自然不嫌於動故善動者常止其所自不遠復豈獨偏於靜哉無妄者動之自然也純任天理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此象所以取諸天雷而卦所以名為無妄也雷出地而奮于天者也既安於復命之為常則是於靜中動是以動則常靜若是則動靜之際舉無妄作名之以無妄豈不信然敬齋古今黈靜生於動而復歸於動則所謂靜者特須臾之靜耳為動亦然昧者不知作力以止動刻意以求靜然後是非相繆動靜兩失甚者或喪其心或亡其身孝义有某生者宗丘劉學王太原城西一民家塊坐環堵者數十年主氏翁媼奉事勤日益篤庚子春正月望有道人來乃舊識生者請生暫出生不可主氏強之生不得已出少間急求歸環堵中主人又強之生又不得已留坐一室既張燈道人者辭去獨翁與生坐坐久翁倒寢其傍丙夜生遽取案上菜刀亂斫翁死媼駭愕起救生又斫殺之有婢竊視噤不敢動生復瞑目端坐鄰者怪有爭鬪聲而尋復無聞數問翁媼翁媼莫應睹門入視燈火煌煌生坐兀然而翁媼二屍狼籍於血中矣鄰者縛生生始開目曰汝何事收我鄰者曰汝殺主氏翁媼復何言生曰我適夢中見一偷將害我主翁我倉卒以菜刀斫去又有一偷來我亦斫之仆便謂無事乃復坐靜殊不知有他鄰者執詣有司府掾范貞紿謂曰汝善人寧有害物心恐鄰者殺是翁媼而以汝當之可實語我我有以解釋汝生曰我固殺翁媼雖夢中不知所為尚能記其彷彿此殆宿債豈可濫及無辜其亟刑我竟弃市此生本自昏愚擇善不能了了癡坐成頑陰魔來舍強制情欲恒若事寐乍出鄰屋恍若殊境既見燈火滿室精爽交亂又驚人物在側猜忌百至及其妄動云賊態然妄靜復來動靜往來總非由己揮刀袖手俱一妄中此與老子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無異但老子於動靜中知其所以來又知其所以去時動時靜莫不在我故能觀萬物之復若生等草冏冏然舍靜求動排動索靜況冥於妄動妄靜之坎雖未至於殺人也其去殺人能較幾何又豈可以殺人為有罪而以不殺人為無罪也哉金樓子立言下夫水澄之半日必見目睫動之半刻已失方圓靜之勝動誠非一事也經鉏堂雜志於城門旁少坐閱出入者朝則爭入暮則爭出肩摩袂接皆是為利畧不肯少遲何哉塗中之人亦然東來西去南來北去憧憧不休問之莫不有幹能息肩坐於其旁盡見此態故曰唯靜中可以觀動容齋筆記文帝即位陳武建征伐之謀孝文頗且休息無議軍人情久動則思靜漢之文景正是宋朝景德慶曆間休養生息之時人情久靜則思動至武帝時宮室方士開邊之役並興又絕似宣和繁盛富庶之時采真集有所謂物之靜有所謂道之靜有所謂物之動有所謂道之動物所謂靜陰實止之乃若道所謂靜陰不能使之止物所謂動陽實作之乃若道所謂動陽不能使之作豈非所謂靜專而動直乎聲律會元賦偶（運以無積感而後通　有所不發，發必合於理矣　有所不行，行必歸於中正）

言動

劉向說苑談叢篇非所言勿言以避其患非所為勿為以避其危欲人無知莫若勿為欲人無聞莫若勿言　魏相篤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動不可與久處（必易眺）音顧見偶靜詐偷者（矯時平真靜偷者）羣書足用賦偶（相機所發，萬世榮辱　宮庭雖邃，四方來儀　準繩修飭，無二事之兢進　綸綍丁寧，無片辭之敢肆　辭雖立誠也，猶慮措辭之失　事雖無過也，尚虞舉事之愆　片言皆善，則榮耀方來　一動少差，則貽百年）賦偶（或德或文，詳述揚雄之語　尚靜尚變，戒於形義易之辭）聲律會元賦偶（君子詳拜揖之發　大官詳左右之書，或語或嘿，言之永戒　一云一為，民皆視則）

慎動

周子通書慎動章動而正曰道（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而和曰德（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邪動辱也甚焉害也（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故君子慎動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節齋蔡氏曰道即太極流行之道德即五性之德動而正即前所謂敎也用而和即後所謂中節也　朱子語類問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以太極圖配之五常配五行則道流動陰陽德陰而道陽也曰亦有此理　通書會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先生曰正是理雖動而得其正理便是道若動而不正則不是道和亦只是順理用而和順便是得此理於身若用而不和順則此理不得於身故下云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只是此理故又云君子慎動直卿云太極圖中只說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通書又說箇幾此是動靜之間又有此一項　葉賀孫）乾損益動章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朱子曰君子修乾道而又健至誠不息此用乾之善者也山澤為損懲於忿氣山之高必懲創之消於慾氣澤之

（潔。必窒塞之。此用損之大者也。風雷為益。遷善如風之烈，則德日長；改過如雷之迅，則惡日消。此用益之大者也。　乾乾不息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不息是也。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得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朱子曰：動而得則吉，失則凶，悔則過失而自咎，吝則私不而可羞。四者一善而三惡，動其可不謹諸。　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動。　毅齋徐氏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固也，然亦論其時之云何耳。既言有吉有凶有悔有吝，則凶悔吝三者未必不生乎不動也。）

心動

宋史司馬池傳：池舉進士，當試殿庭，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家豈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　東坡物類相感志：漢蔡順字君仲，以孝聞。少孤養母，嘗出採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齧其指，順即心動，弃薪而歸，跪問其故，母曰：有急客來，故吾齧指以悟耳。　黃氏日抄：葉水心文：戴肖望病諸王大受曰：吾若久客心動耳。留薦燠館，念軟膩，把酒談笑，肖望欣然忘歸。

神動

世說新語：裴令公有儁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回壁臥，王使至，強回視之。王出語人曰：雙眸閃閃若巖下電，精神挺動，體中故小惡。　元史王英傳：至元三年，萬安軍賊吳汝期等作亂，聚衆三千人。時英已致仕，平章政事伯撒里謂僚佐曰：是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乃使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豈可坐視。乃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平賊，其功居多。　元劉將孫養吾集：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叢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間，而況三元之不遠人哉。　王惲秋澗集：萬戶聶公碑：公在軍旅，一旦心神內動，洸流被面，曰：豈吾親有故，動於彼而應於此耶。即請歸覲，比至，太夫人喪，尚未歛，鄉里感嘆，以為平昔孝誠所致。

色動

戰國策：智伯從韓魏兵以攻趙，知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不可。

指動

左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　東坡物類相感志：人將嘗異味，則食指預動。　臧有孚宣卿有孝性，常從火宿直廷尉府，母在家暴亡，有左右手中指動，忽痛不得寢，及旦家信至，果報凶問也。

目動

左傳：使者目動而言肆，誘我也。

過動

禮記：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

物因雷動

張子正蒙大易篇：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文選揚雄解嘲：雷動雲合。

風雷鼓動

宋張南軒集：謝大師加贈表：日月昭回，燭孤忠於既沒；風雷鼓動，詔郵興於無窮。

萬杵雷動

宋蘇東坡集：徐州賀河平表：萬杵雷動，役不逾時，遂消東北莫大之憂，然後麥禾可得而食。

三山雷動

宋何澹小山雜著：福州賜勅書謝表：一札天旋，三山雷動。

大千震動

唐張說集：龍興寺碑：一光所燭，庶兆為之清源；一音所宣，大千為之震動。

風氣動

古三墳書：風氣動，聖人以宣號令。

風而動

抱朴子：審舉篇：俗之隨風而動，逐波而流，故安能改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哉。

四方

風動

書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臺隨風動

六平廣記：交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衆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無錙銖相負，臺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殞。

雲山浮動

宋胡寅斐然集：富陽觀山巖先生別廟記：廟瞰大江，潮汐呼洶，雲山浮動，與江濤相起伏，亦神氣英靈之所止宅。有好古君子，稍吏製作，去其鄙俚而歸諸簡雅，俾邑人望思，騷客徘徊，揖先生清風於東海之濱，豈曰小補云乎哉。

天地順動

易豫彖傳：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天下之動

易繫辭：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張子正蒙大易篇：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

天下至動

易繫辭：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滁孫中天述攷：上易序之畫象不足以盡見之，是故不可以無互體也。噫！不有先天陰陽之匹敵，何以有中天乾坤之正變；不有先天陰陽之循環，何以有中天乾坤之端正。所謂至賾而不可惡，至動而不可亂，舉天地於有形之外，印造化於無體之中，一本於畫象之自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所以示者明矣。

天幾自

動（羅泌路史釋通紀：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天機常動（永嘉集：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應感之際，本源常靜。洪鐘在簴，叩與不叩，鳴未嘗止；寶鏡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樞紐羣動（宋張南軒集讀齋記：太極混淪，生化之根，闔闢二氣，樞紐群動，惟物由乎其間而莫之知，惟人則能知之矣。晉陶淵明詩：日入羣動息。）六爻之動（易繫辭：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張子正蒙大易篇：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四變之動（類說：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動與上下。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險以動（易解卦彖傳：解，險以動。程傳謂坎險震動，險以動也。）巽而動（易恒卦彖傳：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剛以動（易大壯卦彖傳：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明以動（易豐卦彖傳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危以動（易繫辭：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智者動（論語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岩下放言：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興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已。王荊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即行。居鍾山，每早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之西菴，或之定林，或中道捨驢，偏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嘗置石蓮百許枚几案上，咀嚼以運其思，遇盡未及益，即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貛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貛郎。嘗以問蔡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屩，出入阡陌，多挾彈擊江水，與客為娛樂，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興或入旁郡界，經宿不返，為守者極病之。晚貶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書為余言：頃為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鴈，欲為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乃重二卓以上，忽失腳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於智者當爾。）聖人順動（易豫彖傳：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安身而動（易繫辭：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慮善以動（書：慮善以動，動

惟厥時。）待時而動（易繫辭：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士無官守，無言責，故當以道自處，待時而動，必在止者不苟。魏侯之於干木，昭烈之於孔明，降其禮，聽其言，亦不屑就之矣。宋薛季宣浪語集復滿秀才必勝書。）省德而動（左傳僖十九年：宋子魚言於宋公曰：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量力而動（左傳僖二十年：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當時而動（荀子：當時而動，物至而應，事起而卞。）感物而動（禮記：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疏云：其心本雖靜，感於外物而心遂動，是性之所貪欲也。）觀釁而動（唐書陸贄傳：贄安邊疏云：力寡而敵堅，則先所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以類相動（禮樂記：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通而後動（莊子刻意篇：不為物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先倡後動（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治成於動（采真集：天下之治，未有不成於動而敗於止。震者動而有為之卦也，故動於上則為豫為壯為豐，動於下則為隨為履為益，皆足以措斯世於治也。艮者止而不為之卦也，故止於上則為蒙為蠱為剝，止於下則為遯為蹇為旅，皆所以躋斯世於亂也。）霸以利動（宋陳後山集擬御試武舉策：王以安行，霸以利動，利之者偽也。）見者竦動（宋汪藻浮溪集戶部尚書許公墓誌銘：公聰明彊記，任氣敢為，狀貌雄偉，議論軒然，見者竦動，知其為非常人也。）薦紳聳動（宋王與鈞藍縷集與正言內簡：執憲烏府，紀綱肅然，抗議龍墀，薦紳聳動。）筆意浮動（元牟巘陵陽集題捕魚圖：今觀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網下如雲，無所逃於天地間乎。然則筆意浮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晝伏夜動（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與臧紇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兩臉俱動（酉陽雜俎

（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鸛鶴四趾齊分凡鳥下瞼貶上獨鸛鶴兩瞼俱動如人目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體合飛動（唐顔魯公集放生池批荅體合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紀好生之上德）

鸞鳳飛動（宋何澹小山雜著跋御書周易泰卦八法之法上侔三聖下陋二王雲漢昭回鸞鳳飛動）

龍鸞飛動（宋吳泳鶴林集賜御書宋濂精舍額謝表雲漢昭回意態生於筆外龍鸞飛動精神運於畫前）

蜎飛蝡動（鬼谷子揣章曰故觀其蜎飛蝡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注曰蜎飛蝡動皆微虫耳猶懷利害之心故順之而喜悅逆之則悖怒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利害者理所不能無順逆者事之所必行然則順之數利逆之數害理之常也故觀此可以成生事美也生事必審幾微之勢故曰生事者幾之勢也淮南鴻烈解原道訓蚑行喙息蠉飛蝡動）

水泉動（東坡物類相感志按禮云冬至後十日水泉動信夫陽氣升而感之故動搖也）

中心不動（采真集貧賤不憂夭壽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淵泉日記文中子曰吾不仕故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不雜學故明呂原明雜記言學者當習不動初習不動時但違其心及人之憎惡已以之撻楚殺害皆堅忍不動初習自然不動矣既不動則曰我不動也）

寂然不動（易繫辭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注曰易指蓍卦無思無為言其無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酉陽雜俎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

不震不動（詩商頌長發篇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凝然不動（程氏遺書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元氣不動（張行成述衍洛書則十五居中四十之初自相交以為用者形載氣而與俱元氣生榮衛榮衛並行元氣不動之理也）

無理不動（禮記仲尼燕居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非禮勿動（論語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非禮不動（晉書黄泓傳泓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踰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平生忠勤非禮不動）

大本不可動（唐書鄭肅傳文宗以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讒所乘廢有端肅因入見言太子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寵方熾太子終以憂死）

柱石安可動（唐書本傳安重誨為遣彥溫等告變唐明宗疑之因廷詰彥溫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趙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歷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

坐位不動（太平廣記唐袁天綱善相術武德九年竇軌自益州被召詣京師謂天綱曰更得何官天綱曰面上家人坐位不動輔角右畔光澤主京必蒙聖恩還來此任果重授益州都督）

侍立不動（南史徐摛傳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景乃拜）

堅卧不動（東漢書吳漢傳建武三年冬漢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福餘人夜擊漢營軍中驚亂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即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宋史康御傳御子惟忠知兵事天聖中契丹與夏國會兵境上聲言嫁娶惟中覘得其實率麾下往備之戒士卒毋輕動一夕風霆有騎走營中以為冦至惟忠堅卧不動徐命擒之得數誕馬盡虜所縱也）

承劒不動（左傳哀公十六年白勝將作亂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劒不動）

舉尸不動（元史王英傳至正中毛貴益都時英年九十六水漿不入口者數日而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葬將欲舉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驚異）

喪輴不動（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安祿山亂上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議以倓為元帥左右請用廣平王許之後張）

（良娣李輔國讒倓有異志賜死大曆三年進謚承天皇帝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

銀山不動（宋吳沐鶴林集見鄭侍郎啟填壓三邊定力若銀山之不動指揮諸將良籌如寶藏之無窮）

如山不動（宋吳沐鶴林集聖節表黼扆生朝疑如山之不動細禮論道粹於玉之無瑕頌古聯珠雲居因僧問僧家畢竟如何曰居山好僧禮拜師曰你作麼生會曰僧家畢竟於善惡生死逆順境界其心如山不動師乃打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又問僧你作麼生會僧禮拜曰畢竟眼不觀玄黃之黃耳不聽絲竹之聲師曰孤負先聖喪我兒孫　黃龍南云作麼生道得一句不孤負先聖喪我兒孫若人道得到處青山無非道場若道不得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妬君福拄杖子青頌曰突兀嵯峨萬仞横四邊無路不通行自古兩輪光不到夜深王老入西峯　成枯木頌曰四顧巍峩墳碧陰松風和雨響於琴居山不用逃聲色百鳥歸來何處尋　佛鑑懃頌曰僧家畢竟居山好丫角女子白頭早行穿月色嶺頭松眠到白雲岩下草寂寂峯前古寺基家家門首長安道相將八月屬南來莫教孤負太平老）

禁物不動（仙傳黃盧子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虫皆不得）

（動飛鳥不得去水為逆流一里）

神色不動（頌古聯珠荊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叫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主無對　法眼代云當但掩耳出去　地藏恩頌曰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誰道者漢生也顢顢頇頇死也莽莽鹵鹵咄　寶峯照頌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拈起枕子時新羅夜打鼓　圓照本頌曰一生叫快活臨終沒依怙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像舁不動（宗門統要昔高麗國來錢唐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舡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刹不現身聖像為甚麼不去高麗國　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　法眼益別云識得觀音未）

毀譽不動（維摩經寶積讚佛云毀譽不動如須彌於善不善等以慈）

大悲拈不動（禪林僧寶傳浮山遠禪師作三交嵩公賛曰黃金打作鍮石筋白玉琢成象牙抓千手大悲拈不動無言童子瞎嗟吁）

六種震動（法華文句六動者謂動起涌震吼覺一中又有三謂動徧動等徧動直動為動四天下動為徧動大千動為等徧動餘五亦如是合十八種動）

堅濕煖動（楞伽經堅濕煖動非作生謂四大各有自然之性為地以堅為性水以濕為性火以暖為性風以動為性）

捨靜求動（永嘉集群迷從暗而背明捨靜以求動衆悟背動而從靜捨暗以求明）

靈唇鼓動（三寶感通錄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又見一物狀如兩唇其中有舌鮮紅赤色以事奏聞帝問道俗沙門法上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纔始發聲此靈唇舌一時鼓動同見毛竪以事奏聞石函緘之）

地八震動（釋迦譜佛告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起則水撓普地皆動是為一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試力故則普地動是為二菩薩降神母胎地為大動是為三菩薩從右脇生則普地動是為四菩薩初成正覺是為五初轉無上法輪是為六佛教將畢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如來欲無餘涅槃地大震動是為八）

風動幡動（宗門統要六祖能大師因風颺刹幡有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往復曾未契理祖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二僧竦然雪峯存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次咬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二十棒保福展云作賊人心虛也是蕭何置律　五祖戒云着甚來由　巴陵鑒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既不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　雪竇頌云風動幡動既是風幡向甚處着有人與巴陵作主出來與雪竇相見　潭清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若伶俐漢驀崖撒手便好承當顧後瞻前轉生迷悶仁者心動而今還有為祖師作主者麼有則出來與老僧相見　天童華云二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

靜極復動（周子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而動一動一靜兩儀立焉）

反者道之動（道德經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動法於日（唐書李德裕傳人君動法於日故日出而視朝入而燕息）

動法於天（唐書劉蕡賢良策王者動作終始必法於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

無動（佛名翻譯名義即阿閦佛也阿之言無閦之言動拜佛）

不動居士（大慧語錄不動居士至上堂僧問徑山布龍蛇陣居士足馬單）

擔當恁麼時如何相見師云老僧打退鼓進云一箇老大蟲撞着童子虎師云你還聞雷聲麼進云只爲學人聞得慣師云且莫詐明頭進云却請和尚道師云我若道你須百雜碎進云慶快平生去也師噓噓乃云眼空宇宙渾無物大坐當軒孰敢窺選官俱已了同途把手不同歸敢問大衆既同途又把手爲甚麼不同歸莫將鶴唳誤作鶯啼復舉陸亘大夫問南泉云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南泉遂指庭前花謂大夫曰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師云道一則公案流布叢林近三百載中間有無數善知識出世只是未常有一人與伊分明判斷徑山今日與伊斷却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一點不得亦未摸着他脚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有人出來道大小徑山說理說事即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

物自動

（文獻通考即五行志所謂木沴金也）

志中惟載金石自動今所載凡非動物而自動者皆入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時周室衰微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宗廟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三卿韓魏趙分晉地王命以爲諸侯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衆甚　漢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西出南頭第一門也牡是出籥者師古曰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爲之非出籥也）京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木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易妖傳變辭）故谷永對曰章城門通路鋟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神衣在柙中（東箱也）丙申旦衣在外牀上寢令以急變聞祠以太牢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者出自樹立堂上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聞莽惡之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櫎受石磨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木沴金之異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梁武帝大同十二年曲阿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木沴金也動者遷移之象天戒若曰園陵無主石騏驎將爲人所移也後竟國亡　武帝太清元年帝捨身光嚴重雲殿游仙化生皆震動三日乃止當時謂之祥瑞識者以爲非動而動在洪範爲妖以此石虎之敗殿壁畫人頭皆縮入頭之類　又送辟邪二於建陵左雙角者至陵所右獨角者將引於車上振躍者三車兩轅俱折因換車未至陵二里所又躍者三每一振則車側人莫不聳奮去地三四尺車輪陷入土三寸木沴金也劉向曰失衆心令不行言不從以亂金氣也石爲陰臣象也臣將爲變之應武帝暮年君臣唯講經談玄朝綱紊亂令不行言不從之咎也其後致侯景之亂　元帝承聖二年正月己卯江夏宮南門籥牡飛　後齊河清四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擊雎盂以爲石陰類下人象殿上石自起者左右親人離叛之應及周師東伐寵臣尉相願乞扶貴和兄弟之徒皆叛入周　周建德元年濮陽郡有石像郡官令載向府將刮取金在道自躍投地如此者再乃以大繩縛著車壁又絕繩而下時帝既滅齊又事淮南征伐不息百姓疲敝失衆心之應也　唐長壽中東都天宮寺泥像皆流汗霡霂　神龍中東都白馬寺鐵像頭無故自落於殿門外　天寶五載四月宰臣李適之常列鼎俎具膳羞中夜鼎躍相鬬不解鼎耳及足皆折　長慶中新都大道觀泥人生鬚數寸拔之復生　後晉開運元年七月一日夜大雷雨明德門內井亭有石檻槽有龍首其夕溧行數步而龍首斷焉識者云石國姓也而龍首既斷犬不吉

之象晉祚果終於開運五代薛史五行志清泰末年末帝先人墳側古佛剎中石像忽然搖動不已觀者咸詣焉文獻通考宋乾德五年十一月許州開元觀老君像自動知州宋偓以聞　六年正月簡州普通院毗盧佛像自動　元豐元年邕州佛像動搖初像嘗動而交人入寇又動而州大火其後儂智高叛復動於是知州錢師孟投之江中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像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却若偃而就人者數日既而郡有火火勝金火氣盛金失其性而爲變怪也　二十年二月溫州戒福寺有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終日不少停數日火作寺焚與宣州鐵佛同占皆火沴金也　淳熙九年春德興縣民家有鐘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詩文

宋王師愈集三論無妄動劉子臣聞天位於上雷動於下其卦曰無妄於四時言之春夏之發生雷雖震驚人不以爲妄所當然也故能成育物之功秋冬之歛藏雷雖隱然而有聲人莫不惕然而駭聽蓋其動也妄必有札瘥癘疫之患聖人體天以立極法天而圖治平安之時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非以其材略智術足以高天下亦以其動靜本於天理自然不撓乎人爲之私也是以濟大業者當艱難之時或逮而有成或緩而有成究其所以然皆無妄也漢高祖之王漢中未幾而長

驅於榮陽京索間不五載而成帝業蓋因思東歸之士其動不可以緩也諸葛亮之相蜀國事未定則閉關息民以圖之其動不可速也臣又聞善圖治者如良醫之療疾固有指日而致効者亦有累月而致効者血氣未衰偶為外邪所乘或汗或下其效立見此豈待累月之久哉若夫沉痾之餘羸然薾然必在乎固其本元養其精神強其筋力反欲投瞑眩之劑求指日之効又欲娛之以華靡宴樂之奉其可哉方今天下之患胎於熙豐結於崇觀潰裂於靖康爰自紹興之初上下相維持將復振矣未幾用事之臣又從而弱之幸賴天啓聖明陛下嗣膺大統規恢十年始有蘇息安強之兆寔社稷生民之福也伏願陛下遠稽義經之無妄循察良醫之治病脩我之備待彼之釁毋欲速而輕動其不可成萬全之勳者臣未之信也取進止唐李元賓集安動箴動出乎妄靜以制之靜不可終終違其時顧道非遠妄動則違道以處我我執能反利往則施無庸則倦合於一致何妄能損天一地二三光驪驪無恒流行萬物則妖大化孕人人有成性動牽於妄妄亦斯競惟天之大而世作鏡下顧人心如環無端食其遊詞共叔自殘劉繼英韓楚滅于千五者實妄不妄必宄妄由動生動以妄姦能以義勝動歸乎安晉文教戰一戰民悅勾踐泣讎再戰讎雪知幾不殆妄動斯析二國尚然況一夫節皮日休集動箴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生季世有爵必危物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嗤跡無顯露名勿求知聲無取債譽無致疑坦道如砥覆過蔟蔡四海如家去劇繁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關尹子七釜篇

動箴　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隣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敬齋況說動箴　君子慎獨為（去聲）愛厥身有身弗愛是為僇民勿謂闇室可欺可忽明則人誅幽則鬼罰宋二程文集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一作為）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劉行簡苕溪集動箴　輕動易舉事或失所利害在人慾汝罟汝擇焉而動動不失職君子是恬小人是疾則將奚處惟曰勿憚王安石臨川集無動　無動行善行無明流明流（華嚴經起信抄中善行非福行不動行無明流煩惱流欲有流）種種生住滅（馬鳴起信論四相生住滅）念念聞思修（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授我如幻聞薰聞修金剛昧）終不與法縛（圓覺經不與法縛不求法）亦不着僧衆江湖集羅與之動復　莫作楊朱泣路岐此心自被利名移華莽寧是駕尼父舟覆應非載伯夷悔吝從來生動後賡歌元秪在閒時可憐秦晉功成者欲避危機已大遲元劉文真公集動辨幾微　人心固有動動必生乎幾動者心之著幾者動之微善可自微順惡自可微違違消順復長止吉生光輝舒岳祥閬風集山齋觀動　自古詩人皆格物山齋觀物意如何頳塗金粉蜂歸穴腹吐銀絲蟢設羅鷄母戴雛行啄黍雀群欺燕坐爭窠紛紛擾擾為形役閒補滄翁演雅歌畫蒙詩訓禮從微處謹一動不堪輕舉足思規矩何緣險路行

變動

王充論衡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鼓以椎扣鐘鼓猶天椎猶政鐘鼓聲猶天之應也人主為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為人物主也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丘蚓出琴弦緩固疾發此物為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為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氣也夜及半而鶴唳晨將旦而鷄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延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為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家言風至為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穀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方來者旱從

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為疾西方來者為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含天之氣以天為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為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為耳目手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杆（杆宜讀為舡杠之杠）杆東則旒隨而西苟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為綴旒也鉤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或作莛）不能鳴鐘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鐘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圜圜易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及矣欲之甚者至或當風鼓箑嚮日燃爐而天終不為冬夏易氣寒暑有節不為人變改也夫政欲得之而猶不能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天一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誠孰與卞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夫歎固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苟徙而其所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十萬之冤度當一賢臣之痛入坑埳之啼度過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

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于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雪霜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逢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已之冤以天氣表已之誠竊吹律於燕谷獄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牆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牆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牆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城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疑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刺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三　一送

慟（洪武正韻徒弄切，哀過動心。許慎說文：慟，大哭也。从心，動聲。顧野王玉篇徒貢切，哀極也。吳棫韻補叶音徒紅切。晉愍懷太子文：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悠悠有識，孰不哀慟。韓道昭五音類聚：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也。楊桓六書統：定母哭過常也。从心从動，動謂心動於中而貌動於外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大哭也。當用慟，哀過慟心之義。此續收作慟，非。韻會定正字切定貢，定亭田動。）篆書慟慟慟（並古論語）慟（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慟（六書統）隸書慟（景君銘）慟（郭仲奇碑並見洪邁漢隸分韻）慟（侯成碑）慟（武榮碑並漢隸字源）行書慟（鍾繇）慟（謝安）慟（王獻之）慟（米芾）草書慟慟（並張錦溪）慟（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仰天長慟（續蒙求：王凝妻李氏，凝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以疾卒于官。凝家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

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邪？不可以手并汙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為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者。）

叩地大慟（五代史：初王朴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而大慟者數四。）

叩馬大慟（遼史天祚皇帝紀：保大五年，上避金兵，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

臨殯大慟（世說新語：郗嘉賓喪，左右白郗公郎喪，既聞不悲，因語左右：殯時可道。公往臨殯，一慟幾絕。中興書曰：超年四十一先怙卒。超所交友皆一時俊乂，及死之日，貴賤為誄者四十餘人。續晉陽秋曰：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情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必以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反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聞言大慟（世說新語：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王隱晉書曰：戎子綏欲取裴遁女，綏既早亡，戎過傷痛，不許人求之，遂至老無敢取者。簡服其言，更為之慟。一說是王衍喪子，山簡弔之。）

擁頸號慟（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太子擁無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主上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

伏柩號慟（宋史王濟傳：濟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為盜所殺，欲并害濟。濟伏柩號慟，謂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為？但恨力不能殺汝以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

望柩哀慟（南唐書宗室傳：烈祖受禪，讓皇殂於丹陽，壽王景遂往督喪事，望柩哀慟，觀者悅之。）

覽書增慟（唐書長孫后著女則三十卷，后崩，上覽書增慟。）

望泗哭慟（唐書辛讜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望泗哭慟，帳下皆流涕云。）

爲公而慟（唐書李義卒，蘇逋等往哭之曰：非公為慟而誰慟。）

子哭之慟（論語：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哭之甚慟（金史：世宗葬明德皇后，自如楊梅村致祭，哭之甚慟，蓋念其德也。又金相撒改死，太祖往弔，哭之甚慟，既葬復親臨之。）

三軍皆慟（唐書顏真卿傳：德宗命真卿持詔諭李希烈于汝州，為希烈拘留縊殺之。曹王皐聞之泣下，三軍皆慟。）

路窮輒慟（晉書。敬齋古今黈：顏延年五君詠阮步兵末云：物故不可論，塗窮能無慟。物故，世故也。一世之事，舉不可論，然憤激之極，理勢窘蹙，不能無慟。或云物故即古人也。前書音義謂人死為物故。頫以嗣宗謂古人不必論議，所當論者惟在當世之事，而魏晉之交，一時人物又皆不足與，故託迹獨駕，不由逕路，至於車迹所窮，不能不慟哭也。晉書阮籍傳：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任性不羈。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一慟城崩（記室新書：中哀不興於郊弔，一慟必致於城崩。春秋：齊侯伐莒，莒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人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室。琴操曰：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枕屍於城下哭之，十日而城崩。）

一慟而止（五代史烏震傳：烏震從符習討張文禮，而家在

趙文禮執震母妻及子十餘人以招震震不顧文禮乃皆斷其手鼻割而不殊縱至習軍軍中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憤激自勵身先士卒晉軍攻破鎮州震以功拜刺史歷深趙二州

詩（唐劉言史詩慟柳論）孀妻棲戶仍無嗣欲訪孤墳誰引至徘徊無處展哀情惟有衣襟知下淚　唐劉賓客集令狐僕射與余投分素深縱山川阻悄然音問相繼今年十一月僕射疾不起聞予已承計書寢門長慟後日有使者兩輩持書并詩計其日時已是臥疾手筆蓋輸墨尚新律詞一篇音韻彌切收淚握管以成報章雖廣陵之絃於今絕矣而蓋泉之感猶庶聞焉焚之總帳之前附于舊編之末前日寢門慟至今悲有餘已嗟萬化盡方見一行書滿紙傳相憶裁詩忽索居危絃音有絕哀玉韻由虛忍歎幽明異俄驚歲有除文章雖不朽精魄竟焉如零淚霑青簡傷心見素車淒涼從此後無復望雙魚

迵　徒弄切許慎說文迵迵迭也从辵同聲陸法言廣韻過也徐鍇通釋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迵今亦通達也　楊桓六書統定母迵（統聲）倪鏜六書類釋迵迭也字溓惇義音洞趙謙聲音文字通定貢切迵迭之謂　篆書迵　徐鉉篆韻

眮　徒弄切許慎說文眮吳楚言謂瞋目視曰眮从目同聲陸法言廣韻眮轉目徐鍇通釋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瞋目顧視貌楊桓六書統定母說見東韻定母趙謙聲音文字通定貢切方音見上聲　篆書眮　徐鉉篆韻

駧　徒弄切許慎說文駧馳馬洞去也从馬同聲陸法言廣韻馬急走貌徐鍇通釋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馬去急也駧舊藏作駉韓道昭五音類聚大貢切楊桓六書統定母駧（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定貢切急走之名　篆書駧　徐鉉篆韻

戙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船板木陸法言廣韻船纜所繫丁度集韻杙也釋行均龍龕手鑑　徒弄反正作戙韓道昭五音類聚徒揀切船左右大木楊桓六書統定母詳見東韻定母　篆書戙　六書統

胴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徒揀切大腸也楊桓六書統定母胴从肉同聲　篆書胴　六書統

⿰童頁　徒弄切顧野王玉篇徒揀切鍾聲

⿰口動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大歌聲又戶冬戶宋二切又曰大聲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貢反楊桓六書統定母⿰口動从口動聲⿰口動隸省　篆書⿰口動　六書統　隸書⿰口動　六書統

洞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洞令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洞楊桓六書統定母侗从人同聲侗隸　篆書侗　六書統　隸書侗　六書統

⿰音貢　徒弄切陸法言廣韻鍾聲也司馬光類篇⿰音貢或从通楊桓六書統定母⿰音貢从音貢聲⿰音貢或从通聲⿰音通隸省　篆書⿰音貢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音貢⿰音通　並六書統　隸書⿰音通　六書統

挏　徒弄切徐鍇通釋挏擁引也从手同聲漢有挏馬酒鍇按漢書百官表謂取馬乳作酒頭貢反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洞熊忠韻會舉要徽洞音又東韻　韻會定正字切定貢定亭田挏　篆書挏　徐鍇通釋

侗　徒弄切丁度集韻誠慤貌郭象曰侗然而來楊桓六書統定母余見東韻字溓惇義音洞　篆書侗　六書統

姛　徒弄切丁度集韻項端

烔　徒弄切丁度集韻火貌楊桓六書統定母余見東韻定母　篆書烔　六書統

霘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水浪急也徐寅黃河賦云霘濱潏鉄圍之比也字溓惇義音洞添也

⿺走童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走也

䞒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動赤色

⿰鼻同　徒弄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洞

憧　徒弄切楊桓六書統定母憧憧意不定余見東韻定母字溓惇義又昌容切

（篆書）僮（六書統）

侗（徒弄切字濚博義彡動切攏侗直行貌）

○弄（洪武正韻盧貢切。玩也。戲也。侮也。許慎說文弄从廾持玉。爾雅弄。玩也。邢昺疏釋曰。謂玩好也。小雅斯于云。載弄之璋。鄭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顧野王玉篇良棟切。徐鍇通釋此會意。曾棣反。丁度集韻或从手作挵。鄭樵六書略謂寶玉可玩。形兼意。戴侗六書故弄曾貢切。兩手持玉。玩弄之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𢍚弄弄弃亓弄（並音弄）卡卞卡（二古文）挵挵挵（三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弄弄弃挵（並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毋弄君子以玉比德。故常玩之。从廾从玉。廾以玩之也。弄（隸）弄或（从工）熊忠韻會舉要半徵音。字潨博義古作。趙謙聲音文字通从収持王為意。作挵非。借爲鳥吟聲。作哢非。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寒連弄

（篆書）弄（義雲章）弄（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弄（徐鉉篆韻）弄（六書統）（隸書）弄（六書統）（真書）弄（顏真卿）弄（黃庭堅）

（草書）弄（史游）弄（索靖）弄（懷素）弄（張錦溪）弄（鮮于樞）

愚弄（列子宋人養狙。號曰狙公。欲與狙芧。先詐之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又詐曰朝四暮三。衆狙皆喜。聖人以智籠愚。亦如狙公欺狙也。通鑑外記周赧張儀説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劉向新序虎得一狐。狐曰。天令我長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爲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畏狐也。

教弄（西漢書東方朔傳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為屈。）

賣弄（常談集張防為中常侍。賣弄權勢。請託受取。司隸校尉虞詡案之。順帝永建九年）

戲弄（晉史揮麈會稽王道子嘗問西土所出。張天錫應聲曰。桑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列位不復被齒遇。會稽王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以為戲弄。）

踢弄（元胡祗遹紫山踢弄詩。休憑口舌謾矜誇。看取當場戲險家。劍稍高竿斜後正。喧聲百萬動京華。喻藝呈來已數回。弄人皷笛莫相催。當筵一博天顏喜。）百尺竿頭穩下來。李庭寓菴集。皷笛喧填四面催。飛猱捷技幾千回。半生巧藝都呈盡。百尺竿頭穩下來。

看弄（唐盧綸詩。洛下渠頭百弄新。滿筵歌笑獨傷春。須史）更看卻翁伯。即我此身如此人。

弱不好弄（左傳僖公九年。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晉書褚陶傳。陶弱不好弄。少而聰慧。清淡閑默。以墳典自娛。唐書列傳。李光弼嚴毅沉果。有大畧。幼不嬉弄。善騎射。　杜牧樊川集韋公墓志。公幼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衆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宋名臣言行錄。綦崇禮幼而穎邁。不好嬉弄。讀書學文。月聞日益。儕輩莫敢望。甫十歲。作銘以志邑人之藏。

魚弄（雲南志在曲靖府陸涼州河納縣）

黃巢弄（嘉禾郡志在縣南三）十六里蒸陀之南。有石屋。皆巢舊巢穴也。

鴨裏弄（雲南志在建昌府隆州）

秋木弄（雲南志在趙州）

茨無弄（雲南志在大理府雲南縣）

成些弄（雲南志在姚安府大姚縣）

細柳弄（雲南志在永昌府）

小勃弄　大勃弄（隋書史萬歲傳。南寧夷爨翫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

三弄（晉史桓伊字叔夏。伊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

名。便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九弄（唐書禮樂志。自周陳以上。雅鄭淆雜而無別。唯琴工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蔡邕五）弄楚調四弄。謂之九年。

十弄（北史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雅弄（南史柳惲傳。柳惲字）文暢。初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惲特窮其妙。齊竟陵王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雅被子良賞狎。子良嘗置酒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夜。豈止當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

新弄（宋書戴顒與兄勃並受琴）於父逵。父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並行於世。

曲弄（唐書禮樂志琴操曲弄皆合於歌）

撫弄（晉書陶潛蓄素琴。每有酒）適輒撫弄。

嘲弄（宋蘇東坡詩。萬象聞嘲弄）

金石弄（南史宗少文傳。少文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宋文帝遣樂師楊勤就受之。

道調弄（太平廣記唐懿宗一日召樂工上方奏樂。爲道調弄。上遂拍之。故樂工依其節奏曲子。名道調子。十宅諸王多解音聲。倡優雜戲皆）

（有之以備上幸其院迎駕作樂業中呼為音聲郎君）

江南弄（清商曲辭古今樂錄梁天監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製江南上雲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一曰江南弄二曰龍笛曲三曰採蓮曲四曰鳳笙曲五曰採菱曲六曰遊女曲七曰朝雲曲又沈約作四曲一曰趙瑟曲二曰秦箏曲三曰陽春曲四曰朝雲曲亦謂之江南弄云　潤州類集李賀作　江中綠霧起涼波天上疊巘紅嵯峨水風浦雲生老竹渚暝蒲帆如一幅鱸魚千頭酒百斛酒中倒卧南山綠吳歈越吟未終曲海上團團帖寒玉　劉基江南弄七首　江南細水綃綺波江南綠女雛鳳歌凝嚬引睇紆青蛾紆青蛾舒窈窕綢軒綉戶鎖嬌春不放杜鵑來木杪　雄龍呼雌江底鳴山搖谷散江波驚餘音不斷隨風征隨風征入湘竹截玉鑽星吹向天楚江六月無炎燠　朔波澄明日色鮮畫鷁相隨出采蓮嬌紅晏綠鬪春妍鬪春妍倚徘徊令朝花盡且歸去明日更有新花開　河曲懸匏渭濱竹碧解削出藍田玉鞋翎參差飛羽謖飛羽謖幽篁含丹櫻瑶筍調清吹月明紫鳳來逶迤　采菱女子木蘭船翠裾紅袖青玉鈸搖光蕩影惜嬋娟惜嬋娟愁夕輝掇蒲歎斷鯉魚入歸去芰荷香滿衣　江草萋萋春渺渺江皐出游多窈窕輕霞衣裳碧雲娟碧雲娟紅日斜鴛鴦飛過綠渚去東風吹落萬蒲花

（巫山岧嶤巫峽長瑤姬出舞朝雲翔翠旄婹嫋金支光金支光丹葉紀寶鷁為伎鳳為驂去雨來風樂無極）

單鳧寡鶴弄（太平廣記齊人劉道強彈琴能作單鳧寡鶴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胵弄（雲南志在曲靖府南寧縣）

哢（洪武正韻盧貢切鳥吟聲顧野王玉篇哢力凍切言哢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哢俗哢正音弄鳥鳴楊桓六書統來母哢从口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零連哢）（篆書）哢（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哢（六書統）（草書）哢（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啽哢（唐柳宗元集乞巧文啽哢飛走）

晴哢（宋黃山谷詩屋角聞晴哢）

梇（盧貢切許慎說文梇木也从木弄聲益州有梇棟縣陸法言廣韻梇棟古縣名徐鍇通釋益縣蓋因此木為名也許慎所稱縣名皆謂與字義相涉則引之皆後漢之制後代改易蓋非末學所能盡詳也曾棟反楊桓六書統來母梇弄聲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木名借地名作梇非韻會定正字切來貢來零連梇）（篆書）梇（徐鉉篆韻）（隸書）梇（張君碑見漢隸字碑）

⿰氵弄（盧貢切顧野王玉篇力凍切水也孫愐唐韻水名楊桓六書統來母⿰氵弄弄聲）（篆書）⿰氵弄（六書統）

⿰弄攵（盧貢切顧野王玉篇力綜切絞也）

⿰貝龍（盧貢切顧野王玉篇良用切貪也又龍貌司馬光類篇財貪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貪⿰貝龍楊桓六書統來母⿰貝龍从貝龍聲趙謙聲音文字通龍來貢切集韻⿰貝龍財貪也⿰貝龍⿰彳龍不能行貌⿸疒龍病也⿰貝龍重騎皆俗字當轉用此）（篆書）⿰貝龍（六書統）

⿰彳龍（盧貢切顧野王玉篇良用切⿰彳龍衕行不正又用用切）

躘（盧貢切陸法言廣韻躘踵丁度集韻⿰彳龍躘踵不能行貌一曰不強舉或從人楊桓六書統來母躘余見東韻來母儱同上）（篆書）躘（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躘（六書統）儱（同上）

⿰忄弄（盧貢切陸法言廣韻⿰忄弄憃愚也丁度集韻⿰亻弄或從人釋行均龍龕手鑑⿰亻弄俗音弄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母⿰忄弄从心弄聲⿰亻弄與⿰忄弄同从人弄聲）（篆書）⿰亻弄（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忄弄（並六書統）

⿸广弄（盧貢切陸法言廣韻⿸广弄屛司馬光類篇度也屛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母⿸广弄从广弄聲）（篆書）⿸广弄（六書統）

⿰弄阝（盧貢切丁度集韻邑名在魯楊桓六書統來母⿰弄阝从邑弄聲）（篆書）⿰弄阝（六書統）

⿰衤弄（盧貢切丁度集韻衣一襲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來母⿰衤弄从衣弄聲）（篆書）⿰衤弄（六書統）

摝（盧貢切丁度集韻搖也周禮摝鐸鄭司農讀司馬光類篇又盧谷切振也楊桓六書統來母摝鹿聲）（篆書）摝（六書統）

⿰女弄（盧貢切丁度集韻女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來母⿰女弄从女弄聲）（篆書）⿰女弄（六書統）

豅（盧貢切丁度集韻石泗楊桓六書統來母豅余見東韻來母）（篆書）豅（六書統）

襱（盧貢切丁度集韻襱褲衣寬貌楊桓六書統來母襱余見東韻來母字漆情義良用切）（篆書）襱（六書統）

驡　盧貢切。丁度集韻：重騎。楊桓六書統：來母。驡余見東江二韻來母字。濼悖義良用切。篆書驡六書統

[illegible]　盧貢切。丁度集韻：[illegible]悷，恨。楊桓六書統：來母。[illegible]余見東韻來母。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illegible]　盧貢切。丁度集韻：良用切，[illegible][illegible]病也。楊桓六書統：來母。[illegible]从疒龍聲，字濼悖義，癃同上。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鏧　盧貢切。丁度集韻：鏧，鼓聲。楊桓六書統：來母。鏧余見東韻來母。鏧訛。篆書鏧六書統

[illegible]　盧貢切。丁度集韻：[illegible]㟖研坃，穴也。或从山，从石，从土。司馬光類篇：又盧稧切，哢研石聲。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弄。楊桓六書統：來母。[illegible]原聲。篆書[illegible]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illegible]並六書統

瀧　盧貢切。丁度集韻：瀧涑，瀝也。楊桓六書統：來母。瀧余見東江二韻來母。篆書瀧六書統

[illegible]　盧貢切。丁度集韻：[illegible]，盧東切，[illegible]石落聲。韓道昭五音類聚：又音龍。石聲。楊桓六書統：來母。[illegible]余見東韻來母。篆書[illegible]六書統

[illegible]　盧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弄。

[illegible]　盧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弄。韓道昭五音類聚：作[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一送

○哄　洪武正韻：胡貢切。衆聲，唱聲。又鬨、哄、呵、喝聲也。顧野王玉篇：嗊，市人。丁度集韻：本作嗊，或作哄。釋行均龍龕手鑑：叿哘二俗，哄正。楊桓六書統：匣母。哄余見東韻。嗊同上。从口宮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篆書嗊集韻見杜从古。哄集篆古文韻海。哄六書統。

草書哄張錦溪。哄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宰相騶哄　唐書鄭畋傳：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命導者止百步。

閧　洪武正韻：胡貢切。鬭聲。从門从共。門音鬭，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鬭之形。緣孟子鄒與魯閧，揚子一閧之市，皆有兩音，後人傳寫誤从門，是以廣韻注云：凡从門者，今與門戶字同，其實非也。今場屋中用孟子、揚子及經史中假借字，姑从門，其餘宜依本文。一作鬨。俗。許慎說文：鬨，鬭也。从鬥共聲。陸法言廣韻：兵鬭也。俗作閧。徐鍇通釋：又恨絳反。丁度集韻：又胡降切。司馬光類篇：閧，說文里中道也。戴侗六書故：下貢切。門喧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揚子一閧之市，注下降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鬨、閧，門阴也。又鬭也。古鬭也。二同。楊桓六書統：匣母。鬨余見絳韻。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倪鏜類釋：丁貢切。李壆存古正字：俗作閧，从門，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貢切。孟鄒與魯閧，作哄嗊，非。唐崔琳傳：羣從冠蓋，騶哄相望。俗字方音。見陽韻韻會定正字：切曉貢。曉興撳閧。

閧　洪武正韻：胡貢切，同上。篆書閧集韻見杜从古。閧集韻古文韻海。閧高魁齋學書韻總。閧六書統。

隸書閧六書統。草書閧並張錦溪。閧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王觀國學林：孟子曰：鄒與魯閧。趙岐注曰：閧，聲也，猶兵鬭也。張鎰音曰：閧，胡弄切。丁公著音曰：閧，胡降切。孫奭音曰：閧，二人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觀國案：許慎說文曰：門，都豆切，兩士相對，兵仗在後，象鬭之形。故玉篇門字部曰：閧，故絳切，鬭也。廣韻曰：門，故絳切，鬭也。俗作閧。又音胡貢切。以此觀之，則閧字從門，未有從門者。玉篇門部亦無閧字。玉篇唯收故絳切一音而已。廣韻又收胡貢切，非古

也孫奭孟子釋音乃以爲從門者義與巷同而鬨從門與門不同非也然則鄒與魯鬨當從玉篇音胡絳切是也揚子法言曰一鬨之市不勝異意一鬨之市必立之平宋咸注曰鬨鬭也市聲如鬭而鬨然也吳祕注曰鬨猶巷也一巷市之小人意各殊也釋音曰鬨下降切覩國朝宋咸所注是也吳祕云鬨猶巷者乃以俗書鬨字而取義於字書之義不合矣字書從門者有十字鬭鬨鬩鬧鬮鬫鬪鬬亦作鬦是也此十字之外皆從二戶之門也　甕牖閑評韻畧送字韻內鬨字音胡貢切注云鬭聲彼以謂孟子鄒與魯鬨字作鬭聲故如此說然鬨字之義初不是鬭聲也夫孟子之所謂鬨者乃鬨字音胡降切此鬨字乃鬭聲爾

潭毒關

元一統志在保寧府綿谷縣百餘里喻朝天泝嘉陵江而上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涉頗艱異時金撤離合破興元興元帥劉子羽嘗屯兵於此以捍蜀右亦蜀口之險要云潭下淵岸嘗有一鐵索見則兵動宋紹興間嘗見開禧元年又見果有用兵之應圖冊云自歷刼而來不復見

洚

洪武正韻胡貢切洪水水不遵道又東陽漾三韻孫愐唐韻水流不遵道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孟子洚水音絳此非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孟子注

洚洞無涯音哄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貢切見平聲此方音洚洞當音此俗混須韻會定正曉貢切洚洞水無涯也字切曉貢曉興撳洚

篆書　洚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草書　洚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橫

洪武正韻胡盲切不以理也又作戶孟切又東韻陸法言廣韻非理來孫愐唐韻又音宏丁度集韻不順理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孟子有人待以橫逆注去聲在此楊桓六書統匣母橫余見東韻匣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孟切見平聲此轉注韻會定正弘供切逆理也字切弘供弘形皆橫

篆書　橫　義雲章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橫　六書統

草書　橫　橫　並張錦溪　橫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淮南甚橫

續蒙求漢淮南王傳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數上書不遜順文帝切責之

阿鼠驕橫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五年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童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況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

思明驕橫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安慶緒以史思明爲范陽節度使兼領恒陽軍事封嬀川王先是安祿山得兩京珍貨悉輸范陽思明擁彊兵據富貲益驕橫浸不用慶緒之命慶緒不能制

恃功驕橫

資治通鑑唐昭宗景福二年李茂貞恃功驕橫上表及遺杜讓能書（擅戶五翻上時掌翻遺唯季翻）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茂貞又上表略曰陛下貴爲萬乘不能庇元舅之一身（元舅謂王瓌事見上卷大順二年）尊極九州不能戮復恭之一豎又曰今朝廷但觀彊弱不計是非又曰約衰殘而行法隨盛壯以加恩（李茂貞之表辭固慢然當時之政事實亦如此體物錙銖言體物有錙銖之重則持之亦重有錙銖之輕則持之亦輕看人衡纊劉峻廣絕交論曰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注云謂操衡揣勢之輕重持纊量氣之麤細）又曰軍情易變戎馬難羈唯慮甸服生靈因茲受禍古之王者

（方千里以爲甸服）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乘繩證翻）上益怒決討茂貞命杜讓能專掌其事讓能諫曰陛下初臨大寶國步未夷茂貞近在國門（按九域志鳳翔東距長安二百八十里）臣愚以爲未宜與之構怨萬一不克悔之無及上曰王室日卑號令不出國門此乃志士憤痛之秋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說命之辭注云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瞑莫甸翻眩玄遍翻瘳丑鳩翻愈也）朕不能甘心爲孱懦之主（孱鉏山翻懦乃臥翻）愔愔度日（愔於金翻愔愔深靜貌）坐視陵夷卿但爲朕調兵食（爲于僞翻調徒釣翻）朕自委諸王用兵敗不以責卿讓能曰陛下必欲行之則中外大臣共宜協力以成聖志不當獨以任臣上曰卿位居元輔（杜讓能時爲首相）與朕同休戚無宜避事讓能泣曰臣豈敢避事況陛下所欲行者憲宗之志也顧時有所未可勢有所不能耳但恐他日臣徒受晁錯之誅不能弭七國之禍也（晁錯事見漢景帝紀）敢不奉詔以死繼之（杜讓能固已知必死矣）上乃命讓能留中書計畫調度月餘不歸（不歸私第也調徒弔翻）崔昭緯陰結邠岐爲之耳目讓能朝發一言二鎮夕必知之李茂貞使其黨糾合市人數百千人擁觀軍容使西門君遂馬訴曰岐帥無罪（岐帥謂李茂貞鳳翔本岐州帥所類翻）不宜致討使百姓塗炭君遂曰此宰相事非吾所及市

人又邀崔昭緯鄭延昌肩輿詣之（舊制朝臣入朝皆乘馬宋建炎播遷以揚州街路滑始許朝士乘轎子觀此則唐末宰相亦有乘肩輿者矣）二相曰茲事主上專委杜太尉吾曹不預知市人困亂投瓦石二相下輿走匿民家僅自免喪堂印及朝服上命捕其唱帥者誅之（喪息浪翻朝直遙翻下同帥讀曰率）用兵之意益堅京師民或亡匿山谷嚴刑所不能禁八月以嗣覃王嗣周為京西招討使考異（曰按順宗子經封郯王嗣周當是其後會昌後此武宗諱改郯作覃按武宗諱瀍後改諱炎如考異所云蓋避郯字旁從炎字也）神策大將軍李鐬副之（鐬火外翻）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横專殺長吏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為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赴奪紫（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三年五月乙亥閤門使田獻銛奪紫改橋陵使以其啟殷裕狀故也）

恃恩驕横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十二月天威都將李順節恃恩驕横（横戶孟翻）出入以兵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君遂惡之白上恐其作亂戊子二人以詔召順節入至銀臺門二人邀順節於仗舍坐語供奉官似先知自後斬其首（似先知宦官也舊書帝紀作部將嗣光當斬順節頭）從者大譟而出於是天威捧日登封三都大掠永寧坊（三都皆神策五十四都之數）至日暮乃定百官表賀舊唐書昭宗紀大順二年時天威軍使李順節恃恩恣横出入以兵仗自隨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惧其窺圖非望丁亥兩中尉傳詔召順節順節以甲士三百自隨至銀臺門司傳詔止從者兩中尉在仗舍邀順節坐次令部將嗣光審斫順節頭隨劒落其部下知順節死大譟出延喜門

挾愛佻横

新唐書武士彠傳后取賀蘭敏之為士彠後賜氏武襲封擢累左侍極蘭臺太史令與名儒李嗣真等參與刊撰敏之韶秀自喜烝於榮國挾所愛佻横多過失榮國卒后出珍幣建佛廬徼福敏之乾匿自用司衛少卿楊思儉女選為太子妃告婚期矣敏之聞其美彊私焉楊喪未畢褫衰麻奏音樂太平公主往來外家宮人從者敏之悉逼亂之后疊數怒至此暴其惡流雷州表復故姓道中自經死

執戮暴横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横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義興三横

世說新語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横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横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

豪横

冊府元龜夫作福作威出于而國敗禮敗度庚於厥躬皆聖訓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况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慎固封陲詰誅暴慢誠當議以先衆惠以威人用宣戎昭克慎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横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忠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汙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屬濟陰宛音於元切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告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居己之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孫都封臨蔡侯大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節之弟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五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為五百）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公孫瓚為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蜀法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横將軍宜啓主公以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僣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殷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曰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曰以才雄逞世

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為之失色出仲堪謂遵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遵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為悔仲堪使遵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遵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抵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狀付廷尉賜死　劉瑀為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悅作西門客邪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為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捕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記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其事及侍讌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食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

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為斤所誣遣宜陽公伏樹覆案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徇　爾朱榮為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迴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諫榮曰大王勲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為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兆女為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落深示卑下隨其所為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為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兗州刺史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馬所在並以貪虐為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為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為魏相景總擁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顗為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恊顗將圖之因閉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輙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遺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贇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贇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帝以贇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贇於獄令自為計贇至家飲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諭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絶然卿居官輙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脩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賞厚為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橫多逐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頔鎮襄陽地與蔡州隣兵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朗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為務又令窠男通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為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給驕妄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為邢州刺史元和中鎮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使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攜承宗之黨且許之以節制士則既恃此頗不受節使郗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士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彥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楊全玫遣以本軍二千人入援京師

巢冦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玫委以大清戎柄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亂合滄海同攻鄆州會全玫乃遣彦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彦威已登舟諭士卒曰此舉無名為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帥臣失策進不如退況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魁削三軍與公等可還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帥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衆欣然乃擁彦威而還以為留後全玫歸行在殺吳昌嗣以徇衆昌嗣全玫之嬖吏也奏為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故致其害焉

李茂貞鎮鳳翔恃勲恣横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地奏請子弟為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茲附麗遂成朋黨政於是隳焉

梁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為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鎮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驕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賦置銀槍効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鋭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作鎮乃課魏人户立燈竿千缸萬炬洞照一城縱士女嬉遊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棹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

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毀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燒至而師厚卒魏人以為悲來之應末帝聞其卒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為两鎮既而所樹親軍果為亂以招外冦致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節度兆之也

成汭鎮荆門久之累官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泰事皆聽斷又好自矜伐騁辨凌人深為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毆故閬州刺史陵約男彦徽致損兼加拘縛令人黙檢彦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欵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恕己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遂因毆擊願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準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關八議準律減一等杖九十準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准律贖銅九斤准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

晋景延廣為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胷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洛下警廵曾遣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免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晉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為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為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愉人執事故皆療柰鎮河陽部內創刑業開畝取泉以通漕溉所經墳塞毀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帥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群下泊至涇原也尤恣彌甚每日於公廷列大爵烹肥羜劉截方寸以啗賓佐皆流涙不能大嚼併其他饌則致祛中又命巨觥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偽飲褰領裱而納之既沉湎無節唯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後領兵數百人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從移就第豈不宜乎廷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轝祕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球曰萬廷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吳為生也廷圭聞之不

敢往弔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輀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晉開運元年五月為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彦卿為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勲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别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顔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守貞德之置於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出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顔匿於守貞處者朝廷取而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縑茶染木薑蘗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為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達宅軍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為京師之甲

枉横

冊府元龜禍福相倚事乃無必壓溺既至禮所不弔命矣可說天亦難忱烏識其時孰知其極故有避巖牆而不立蓋内外而互失縲絏加其非罪衽席生其畏塗身處危邦心發狂瘵受辱誣而罔愬因彼怒而見遷讒嫉斯行疑阻成釁故非深慮之所及獨慎之能免若乃覊絆仁誼拘鎖名聲丁叔世之紛訛遭匪人之畏迫自餘連逮庸可辨明書所

謂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者也

漢袁盎初為楚王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時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語塞（塞謂不行）王以此怨盎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備之盎心不樂家多怪迺之棓生所問占（棓音棓秦時賢士善術者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盎安陵郭門外　王崇封扶平侯為傅婢所毒薨　張竦王莽時為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免官以列侯歸長安王莽敗客於池陽（左馮翊之縣也）竦為賊兵所殺（竦知有賊當去會反支日不去為賊所殺桓譚以為通人之蔽也）　陳遵為大司農護軍使匈奴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殺　後漢酈炎范陽人州郡徵命不就有文才解音律後風病恍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動妻始產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德焉　姚光為玄菟太守遼東屬國都尉龐奮承偽璽書殺之　陳敬伯汝南人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婿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

魏杜畿為尚書僕射居守許昌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風沒明帝為之流涕　鄭小同高貴公時為侍中嘗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奏未之屏也如廁還問之曰卿見吾疏乎答曰我不見文王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

蜀衛繼拜奉車都尉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吳楊竺（史不載官）大帝時太子和自懼黜廢而魯王霸覬覦益甚帝見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帝乃許立焉有給使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遜曹郎陸胤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帝疑竺泄之竺辭不服帝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陸胤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陸胤所述召陸胤考問胤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帝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　孫壹為鎮軍督夏口及孫綝遣朱異潛襲壹與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　王蕃為散騎常侍後主殺之徙其家屬于廣州一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與長沙王乂戰敗穎用嬖人孟玖之譖而殺機機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又云機弟雲為成都王穎大將軍右司馬機之死也並收雲穎官屬江統等上疏救之穎不納）　武茂為侍中時尚書荀愷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而不答由是見怨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為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為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衛常太保瓘之子瓘為楚王瑋所害常聞變以何劭嫂之父也從牆孔中詣之以問消息劭知而不告常還經廁下收人正食因而遇害　何攀為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勸攀莅職中詔又加切厲攀因稱疾不起及趙王倫纂位遣使召攀更稱疾篤怒將誅之攀不得已扶疾赴召卒於洛陽　解系為雍州刺史免官趙王倫孫秀以宿憾害之并殺其妻子及二弟結為御史中丞育為弘農太守與兄俱被害　嵇含為振威將軍襄城太守及范陽王虓為劉喬所破含奔鎮南將軍劉弘於襄陽弘待以上賓之禮含性通敏好薦達才賢常欲崇趙武之謚加臧文之罪屬陳敏作亂江揚震蕩南越險遠而廣州刺史王毅病卒弘表含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未發會弘卒時或欲留含領荊州含性剛躁素與弘司馬郭勱有隙勱疑含將為己害夜掩殺之　蔡克為成都王穎丞相東曹掾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為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欺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為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　楊軻天水人劉曜僭號徵拜太常不起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為戍軍追擒并為所害　張華二子禕字彥仲好學謙敬有父風歷位散騎常侍韙儒博曉天文為散騎侍郎與父同時遇害　劉琨子群琨為段匹磾所害琨從事盧諶崔悅奉其子群依段末波成帝咸康二年詔徵群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諶悅同沒胡中至冉閔敗後群遇害　王玄字眉子衍之子也荀藩用為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為盜所害焉　車胤為吏部尚書會稽世子元顯逼令自裁俄而卒朝廷傷之　殷涓故揚州刺史浩之子亦有美名浩死咸安初大司馬桓溫廢太宰武陵王晞誣涓及庾倩與晞謀反害之　夏侯愔為烏程令孫恩妖亂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尫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史以

瘞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爲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郎謝沖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情等皆遇害　謝沖爲中書侍郎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　張茂爲吳國内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

前燕悅綰爲慕容暐僕射綰言於暐曰太宰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衆其次莫如猛令諸軍營戶三分共貫風教陵弊威綱不舉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之饒肅明法令以清四海暐納之綰既定制朝野震駭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尋賊綰殺之

宋徐湛之爲尚書僕射二凶巫蠱事發文帝欲廢劭賜濬死與湛之屏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切聽者劭入殺之旦其夕帝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門見害　傅僧祐爲山陰令甚有能名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害　臧凝之爲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王僧綽爲侍中元凶劭巫蠱事泄帝召僧綽同具之及將廢立及劭弒逆僧綽爲所害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并殺絶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顯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　沈暢之爲海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爲休茂所殺　劉琨之爲竟陵王誕主簿誕叛以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侍郎詔謝莊爲誄　沈慶之廢帝時爲侍中太尉帝凶暴日甚慶之死也不肯飲藥從子攸之以被揜殺之長子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

南齊劉諷爲始安王遙光府佐遙光反誅諷遁走還家園爲人所殺

梁殷叡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父王奐爲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以叡爲奐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奐誅叡並見害　王筠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家人十餘人同遇害　韋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

陳侯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爲員外散騎侍郎墮馬卒追謚桂陽國愍世子

後魏韋雋宣武末爲都水使者領軍于忠矯擅威刑爲忠所害臨終雋訴枉於尚書元欽欽知而不敢申理雋歎曰吾一生爲善未蒙善報常不爲

惡今爲惡終憾悠悠蒼天抱直無訴時人咸悲傷焉　張仲瑀征西將軍彝第二子也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在清品由是衆口喧喧謗讟盈路立榜大巷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殊無畏避之意父子安然神龜二年二月羽林虎賁將幾千人相率至尚書省詬罵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石擊打公門上下畏懼莫敢討抑遂便持火虜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爲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嗷嗷焚其屋宇始均仲瑀當時踰北垣而走始均迴救其父拜伏群小以請父命羽林等就加毆擊生投之於烟火之中及得尸骸不復可識惟以髻中小釵爲驗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沙門寺與其比鄰輿致於寺遠近聞見莫不惋駭彝臨終日左右上啓曰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飡負恩惟硯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效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曰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積衆橫嚚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死始均即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紀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哭酷古今無比臣所傷至重殘氣假延望影須時推漏就盡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岳德與日升臣夙被蒭養先後衛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知不忘結草彝遂卒時年五十九官爲收掩羽林凶強者八人斬之不能窮誅群豎即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喪還所焚宅與始均東西分斂於小屋仲瑀遂以創重避居滎陽至五月創得漸瘳始奔父喪詔賜布千匹靈太后以其累朝大臣特垂矜惻數月猶追言泣下謂諸侍臣曰吾爲張彝飲食不御乃至首髮微有虧落悲痛之若此　蕭權大將軍寶寅次子權與少子凱射戲凱矢激中之而死時郭祚爲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未行領軍于忠矯制殺之祚名器既重時望亦深一朝非罪見害遠近莫不惋惜　李惠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惠二弟初與惠諸子同戮後妻梁氏亦死青州盡沒其家財惠本無釁故天下冤惜焉　宋季儒世景之子爲太學博士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咸傷惜之　崔模在宋生子沖智季柔及入北又娶金氏生子幼度模卒後幼度隨慕容白曜爲將時季柔爲崔道固長史帶濟南太守城將降先馳馬赴白曜

軍。幼度亦豫。令左右覘迎之。而差互不相值。為亂兵所害。　高香字明玠。為員外散騎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陸延為太僕卿。受使綏慰秀容。為牧子所害。　高幼成為員外郎。頗有文才。性清。為狂奴所害。　鄭仲明為奉朝請。稍遷太尉。以公纘當世為從弟儼所昵。除滎陽太守。儼慮世難。欲以東道託之。孝莊建義初。仲明弟季明遇害河陰。儼後歸之。欲與起兵。尋為城民所殺。　鄭敬子性麤昧。起家著作佐郎。鄭儼之敗也。為鄉人所害。　游墨護。孝文大和中為中散。遷典寺令。後慰勞仇池。為賊所害。贈肆州刺史。　裴詢。孝明帝時為七兵尚書。武泰初。詔詢以本官兼侍中。為關右大使。賞權慕義之徒。未及發。會尒朱榮入洛。於河陰遇害。　崔忻字伯悅。為尚書在中兵部郎中。以鄭儼之甥兼尚書左丞。莊帝初遇害於河陰。　崔庠為潁川太守。為城民王早蘭寶等所害。　崔勵為齊州大中正。又襲父爵。建義初遇害河陰。時年四十八。　高長雲字彥鴻。起家秘書郎。大尉主簿。稍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建義初。於河陰遇害。　蕭彥歷位太尉長史。武衛將軍。齊州刺史。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彥時來往。蕭寶寅致敬。稱名呼之為尊。於河陰遇害。　王由性方亨。有名士之風。為東萊太守。罷郡。後寓居潁川。孝靜天平初。元

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為亂兵所害。　李延寔。莊帝之舅也。封濮陽郡公。司徒。出為使持節。侍中。大傅。錄尚書事。青州刺史。尒朱兆入洛。乘輿幽縶。以延寔外戚。見害於州館。　尒朱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元顥內逼。詔承世守轘轅。尒朱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臠殺之。　源纂字靈秀。為通直散騎常侍。涼州大中正。轉太尉少卿。莊帝建義初。遇害。　陽衍長於吏事。本州別駕。加輕車將軍。屬洛周陷城。衍遂率宗親南渡河。居於青州。值邢杲起。遂青州城民疑河北人為杲內應。遂害衍。　陽詮之字子衛。少著才名。避同徙。行參軍。為門生所害。時人悼惜之。　辛儁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軍。府主魏子建為山南行臺。以為郎中。有軍國機斷。還京。於滎陽為人所害。　宋叔集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為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與叔集同時遇害

北齊張雕武成時為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韓長鸞譖於帝而誅死。其子德沖為中書舍人。隨例待詔。其父之戮也。德沖在殿庭執事。目見冤酷。號哭殞絕於地。久之乃蘇

隋李瞿曇。太師穆之孫。筠從父弟也。穆薨。以嫡孫筠襲爵。仁壽初。筠叔父渾忿其恡嗇。陰遣子善衛賊殺之。求盜不獲。高祖大怒。盡禁其親族。初筠與弟瞿曇有隙。時渾有力。遂證瞿曇殺之。瞿曇因坐斬。而善衛獲免。　李德饒性至孝。大業中為金河長。未之官。值群盜蜂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渤海。時有勑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使奏曰。若使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於是遣德饒往渤海慰諭諸賊。行至冠氏。會他盜攻陷縣城。德饒見害。　宇文協歷虎賁郎將。右翊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亂。遇害。　劉世徹倜儻不羈。頗為時人所許。大業末。群雄並起。世徹所至之處。輒為所忌。多拘禁之。後竟為兗州賊帥徐圓朗所殺

唐王勣為虢州參軍。除名。父福時左遷交阯令。勣往省父。渡南海墮水而

辛　綱校為越州都督。輔公祏之敗。校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校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校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校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　郭士倫。儻教於右羽林將軍令狐建。建恥其妻將棄之。乃誣與士倫姦通。召士倫立榜殺之。因逐其妻而奏請。眾勦士倫。母不勝其痛而亡。及詔三司詰之。李氏及奴婢款證。被誣頗明白。建乃自引。會赦免。坐德宗哀士倫母子。詔輟常膳。賜錢五百千。克葬士倫。母其父妾。京兆府厚加存卹。　蜀孤遠為淄青節度從官。貞元十二年死於進奏院。進奏官郭淑大將王濟縊殺之也。楊言

云遣為本使李師古立廟。破用絹六千五百疋。錢三千貫。都不興功。畏懼自縊。臺府都不案舉。　陸長源為宣武節度行軍司馬。貞元十五年二月節度使董晉卒。未十日。汴州兵亂。殺長源及判官孟叔度。丘頴軍人仍臠食之。斯須骨肉糜碎分散。　胡溵嶺南節度使証之子。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事敗。禁軍利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並盡。軍人執溵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時溵弟湘為太原從事。忽白晝見綠衣人無首。血流被地。入于室。湘惡之。翌日。溵因問至。而湘獲免。　劉鄴為楊州大都督長史。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為賊所得。迫以偽命。稱疾不應。俱為賊所害

梁韓建為陳許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太祖乾化二年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部將張厚因作亂。害建于衙署。時年五十八。子從訓。昭宗在華時。授太子文學。賜名大禮。尋拜屯田員外郎。國初為都官郎中。賜紫。年未弱冠。時朝廷命從訓告國哀于陳許。至許二日。軍亂。與建併命

崔賞。虞部郎中。知制誥。乾化二年。中書奏得臨河縣鎮狀申。賞夜黑誤墜

當縣西壕為賊所害。　杜撓厲人友珪篡位為禮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判戶部及袁象先之討友珪禁兵大縱撓中重創而卒　李珽為侍講學士均王平內難是時內司職守亦各奔敗扈珽與崇政院使李振偕北走將投軍洛邊群卒於禁外振中傷而珽尤甚既卒聞者莫不歎息。

後唐孫岳以秦王從榮開元帥府欲以岳為都押衙事未行馮贇舉為三司使時預內庭密謀馮始患從榮狼戾岳曾極言其禍福之端康義誠聞之深不悅及從榮事敗義誠召岳同至河南府檢閱府藏時紛擾未定義誠密遣騎士彎弓射之岳走至通利坊騎士追及被害。　李存乂為鄜州節度使莊宗異母弟郭崇韜子壻也崇韜被殺故亦及於禍。　范延策幽州人少習詩書累居賓職同光時為段凝掌書記天成初擢為安州副使節度使高行珪為政貪猥延策強制之既不能止嘗因入奏獻策條於闕下皆述藩侯之弊請勑從事當廷明諫諫之不從又令諸校列班庭諍行珪見勑銜之轉深及罷歸又慮遺言故因慷順兵叛奏延策為同謀父子俱戮。　譚善達為寧江軍節度判官節度使西方鄴為政貪虐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訶多不遜

遂殺於獄中。無幾搆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胡裝為給事中。從幸洛陽時連年大水百官多窘裝求為襄州副使同光四年洛陽變擾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之誣奏云裝欲謀亂人士冤之

晉王緒為太常丞少帝時因使德州廻與景延廣有隙則奏與楊光遠通謀遣吏縶於廐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　李建福為鳳州固鎮兵馬都監為遞馬鋪卒所殺初固鎮兵馬部署李實病朝廷遣建福監焉洎至實稍瘳建福遂廻實恚驟加而卒朝廷因委建福為部署時建福在路遇殿直元繼韜以宣旨約廻至樸馬谷遇害鋪卒建福嘗笞辱之由是銜恨焉所司追捕尋亦自刎　李象為郎中方城監推久不降代會契丹犯闕為群盜所害象有節操貧而能樂重交親常奔走其急難及非其死聞者無不惜之

漢張貽肅為戶部員外郎妻父王章與史肇楊邠等為李業圖害貽肅於朝堂西廡之下為翰林使郭允明持刃杖之頸血逆注見者異之王章無子惟一女適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周崔周度為青州慕容彥超判官性懦緩而敢言事彥超拒命周度直言諫之彥超大怒及城中括率械繫笞掠北戶衙寃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為餉彥超以弘魯所餉未盡又欲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繫財之豐約願無所吝弘魯令家僮呂暉與周度搜索斷掘無寸遺矣彥超又令牙將鄭麟持刃訊之弘魯惶迫拜其妻妾曰願盡所有輸官家人告罄周度白彥超曰閻行軍泣拜妻孥恐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弘魯夫婦並繫於獄乳母趙氏於泥土中得金纏臂輸之徨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將軍趙贇切責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蝗

洪武正韻胡貢切蟲也記華孟切　陸法言廣韻虫名　孫愐唐韻又音皇。丁度集韻為命切蠢也江南謂食禾蟲曰蝗　楊桓六書統匣母蝗說見庚韻匣母　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　趙謙聲音文字通蝗匣孟切見陽韻此方音。

篆書 蝗 六書統

潢

洪武正韻胡貢切說文小津也一曰以船渡舊作戶孟切　許慎說文从水橫聲　楊桓六書統匣母潢統聲　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孟切

篆書 潢 六書統

汞

洪武正韻胡貢切水銀　顧野王玉篇戶孔切鉛汞水銀滓　郭忠恕佩觽集汞录上胡孔翻銀滓下力木翻水录录　丁度集韻澒或作汞　韓道昭五音類聚澒呼貢切　楊桓六書統匣母澒汞說見匣母　陰時夫韻府群玉胡孔切本作澒淮南子曰礜生白澒又大水貌

篆書 澒 汞 並六書統

鉛汞　東坡志林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為心坎為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於腎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於心真人曰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濕而水上行火為水妃熱必從之所謂龍從火裏出也旬日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舐懸癰久則汞下入口嚥送直至丹田久則化為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真汞　周易參同契河上姹女得火則飛（注河上則真汞也）

流汞　宋蘇東坡詩康原頭山月出寒光潑眼如流汞

伏消制汞　春渚紀聞姑蘇查先生得煆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為莫逆而法不傳也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盂令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為言是僧素知查術曰以伏消所成也當取

汞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汞死僧更以為希世之遇即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盂用力將竭可携來為公加藥為之也僧取盂授查即碎盂别浴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即鉗投水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慚恨而歸

藥甑製汞

春渚紀聞承議郎賀致中為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甑云吾視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甑為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囊得百錢與之袖甑而歸夜取汞試納甑中置之枕間次夕醉中探手摸甑則其聲董董然汞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為用任欣然取器分取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甑始凝之理向使在甑即堅則破甑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窘既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為己奉不踰年一病而卒甑亦隨失之也

術士煆汞

魏泰東軒筆録張詠在蜀有術士自言能煆汞為白金張為市汞百兩俾煆一火而成不耗銖兩張歎其術之至立命工鍜為一大香爐送大慈寺殿公用而謝絶術者人伏其不欺

掘地得汞

龔鼎臣東原録治平中予守金陵至止數月因葺治所之西廡掘地數尺得汞盈缶詢其地南唐宫人梳洗樓故基也非弃鉛華之水積而致耶應天府志宋馬亮守金陵于城東北即南唐德昌宫故地後庭鉛粉在焉亮令掘地得汞二百餘斤藏之以備朝會供帳器服

觀鉛汞交媾　元梁隆吉

一點氤氲氣純陽感至陰火炎丹鶴舞水盡白龍擒勢激成爭戰神交忽嘯吟洪爐才有意兎鑠亦黄金

盤走汞

宋蘇東坡詩落筆縱横盤走汞

乾汞

青瑣高議范文正公監西溪鹽倉日有方士臨終以幼子託公曰某有乾汞術未嘗授人仍有藥銀二百兩在笈中願公與殯餘者併術獻公公曰一一如教但術則不顧見銀亦不顧取堅請方士自封識仍書年月其上及方士卒公育其子至長取所藏藥銀及乾汞術授之封識如故公未嘗省也春渚紀聞朝奉郎軍器監丞涂建常何蓬妙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農家子後以市藥為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馬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祕乾汞法當以授子可廣所施也即跳方示公并舍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開銚中嬰兒聲即揭器示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謝道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為之此不顧為也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儻遂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即投汞與方潭水中道士笑謝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膚器讀書且屬之曰吾待汝十年游學若至期不第即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二十四果於李常寧牓中登科如公約也

蕻

胡貢切陸法言廣韻草菜心長司馬光類篇茂也亦作蕻蕻又呼貢切吳俗謂艸蔚曰蕻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貢切楊桓六書統匣母蕻原作蕻同上余見曉母　篆書蕻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蕻蕻並六書統

䆗

胡貢切丁度集韻䆗寏空貌楊桓六書統匣母䆗从穴共聲　篆書䆗六書統

鴻

胡貢切丁度集韻鴻絧深遠一曰相連楊桓六書統匣母鴻余見東韻匣母　篆書鴻六書統

訌

胡貢切丁度集韻潰也楊桓六書統匣母訌說見東韻匣母　篆書訌六書統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篇海音哄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篇海音哄

[illegible]

胡貢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哄

咊

胡貢切字㴬博義胡孔切咊咊烏聲也喙同上

○烘

洪武正韻呼貢切烘燎火乾也又東韻孫愐唐韻大貌楊桓六書統曉母烘火氣乾物余見東韻曉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平聲此古音韻會定正字切曉貢曉興撇烘　篆書烘六書統　草書烘烘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轟

洪武正韻呼貢切羣車聲也舊作呼孟切又東韻陸法言廣韻車聲鬨上同孫愐唐韻呼迸切又呼宏切楊桓六書統曉母轟說見東韻曉母

輷 洪武正韻呼貢切。同上。舊作呼孟切。又東韻。篆書 輷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輷 六書統

瞔 呼貢切。顧野王玉篇火貢切。瞢瞔不明。楊桓六書統曉母瞔从目貢聲。篆書 瞔 六書統

䃔 呼貢切。陸法言廣韻呼宋切。礱。丁度集韻䃔礱。石落聲。楊桓六書統曉母䃔詳見東韻谿母。篆書 䃔 六書統

戇 呼貢切。丁度集韻悖戇愚也。或省作贛。釋行均龍龕手鑑戇火貢反。悖戇愚人也。又陟降切。音弄。楊桓六書統曉母戇說見見母。贛同上。余見見母及感韻見母。篆書 贛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贛 竝六書統

蕻 呼貢切。丁度集韻吳俗謂草木萌曰蕻。戴侗六書故草木叢茣也。楊桓六書統曉母蕻（原聲蕻。隸省）。篆書 蕻 六書統 蕻 六書統

篊 呼貢切。丁度集韻竹器所以熯物者。楊桓六書統曉母篊从竹烘聲。篊（隸省）。篆書 篊 六書統 篊 六書統

嗊 呼貢切。丁度集韻同上切。囉嗊。歌也。楊桓六書統曉母嗊（原聲）。篆書 嗊 六書統

㗢 呼貢切。丁度集韻同上切。廣雅歌也。一曰大聲。楊桓六書統曉母㗢說見定母。篆書 㗢 六書統

⿰山貢 呼貢切。丁度集韻同上切。⿰山貢峒。山谷深貌。楊桓六書統曉母⿰山貢从山貢聲。篆書 ⿰山貢 六書統

釪 呼貢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孔釪也。

硿 呼貢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石聲。楊桓六書統曉母硿。余見東韻曉母。字濛傳義呼宋切。礐硿（同上）。篆書 硿 六書統

⿺走恩 呼貢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火仲切。

○**控** 洪武正韻苦貢切。引也。告也。詩控于大邦。集傳控持而告之也。又操制也。詩抑磬控忌。注止馬曰控。謂勒止也。又陽韻許眞說文控從手空聲。匈奴傳引弓控弦。唐玄度九經字樣空去引也。郭忠恕佩觿集控𢶷上口江翻。木虛心下苦貢翻。引也。徐鍇通釋寬宋反。戴侗六書故挽持也。詩云抑磬控忌。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今人謂鞚馬為鞚。從革非。釋行均龍龕手鑑持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枯洞切。楊桓六書統溪母控。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魏柔克正字韻同。又枯江切。打也。又見講切。義同。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又打也。莊子儒以金椎控其頤。方青如腔不出。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輕牽控。篆書 控 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控 徐鉉篆韻 隸書 控 魏大饗碑 見洪邁漢隸分韻 草書 控 竝張錦漢 控 鮮于樞竝見草書集韻

磬控 詩大叔于田篇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注騁馬曰磬。止馬曰控。

遣兵北控 續家求北漢世家世宗休軍潞州斬敗將樊愛能何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攻大原。遣符彥卿史彥超北控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超戰歿。世宗班師。

持鞍緩控 續後漢書孫權傳權與凌統甘寧等在逍遙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板。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着鞭遂得越度。

兩淮扼控 荃翁貴耳沿邊有州縣城池處。揚楚天長六合東淮之控。盧和巢縣西淮之控。襄陽江陵德安荊郢之控。嘉定始議諸州縣築城。東淮則通泰高郵盱眙鹽城興化。

西淮則東陽隨復荊門漢門速固始鍾離京襄之則東陽隨復荊門漢陽光化。城池日就。兵力日分。渡江之後。高宗孝宗非不神武。聖慮非不深遠。獨注意揚楚盧和襄陽城壁而已。不欲偏沿邊諸城。慮敵人萬一得之。恐為家基。彼若堅守。此必難取。如盱眙一失。無計可取。後說以貸而歸之。初未嘗以兵而復也。不幸楚州毀於許國。劉倬蘄黃毀於何大節。襄陽失於趙范。悵念襄楚二城版築之用。金粟與城齊矣。此三朝留神之地。一旦棄致。誠為國家惜。

提控 元史百官志凡提控案牘都目。至元二十一年三月已後。受院劄九十月為滿。行省行院劄一百二十月為滿。於萬戶府知事內用。吉水州志鄭仁傑為提控案牘。大德四年到。添設自此始。蘇濤為提控案牘。大德七年到。任進大德九年到。鎮江志行大司農司提控馬謙字受益。劉恤方字從卿。

鞚 洪武正韻苦貢切。陸法言廣韻口送切。楊桓六書統谿母鞚从革空聲。鞚（隸）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輕牽鞚。篆書 鞚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鞚 六書統 隸書 鞚 六書統 草書 鞚 張錦漢 鞚 鮮于樞竝見草書集韻

總叙 太平御覽張揖埤蒼曰靮（音的）馬韁也鞚馬勒也鞆（古柄）鞴（音）羈勒韁也轡（音淅桒反）也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曰鞚

青絲鞚 古樂府元帝紫騮馬宛轉青絲鞚照耀珊瑚鞭

果下鞚 宋蘇東坡詩杯傾笛中吟悄拂果下鞚

執鞚 晉書溫嶠傳明帝在東宮嶠爲中庶子王敦反六軍敗績太子將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唐書狄仁傑從則天遊幸風吹巾墜而馬驚不能止后命太子執鞚而係之

牽鞚 太平御覽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決表臣以發許昌城內北人諸將孫勍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纏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捉鞚 北史李圓通傳有陳茂者從隋文帝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帝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鞚帝怒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帝感而謝之原加禮敬

放鞚 太平御覽應瑒馳射賦曰放鞚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每不虛發

斂鞚 太平御覽陳林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絕景直髯騧騂走駿驚飇步奏雲浮受銜斯遊斂鞚則止　夏侯湛征遼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拊駿馬兮授鞍中衢兮戢歎斂鞚兮盤桓

攬鞚 太平御覽傅玄良馬賦曰奮鬣沛艾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虛四起縱銜則徐攬鞚則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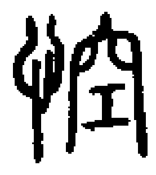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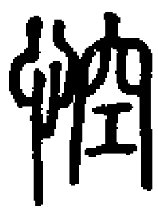
舍鞚 太平御覽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轄車之双轡舍良馬之長鞚禽迅羽之輊乘截遠足之狡兎盖得獲於後乘充庖廚之所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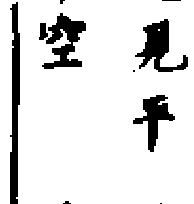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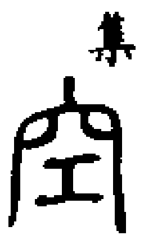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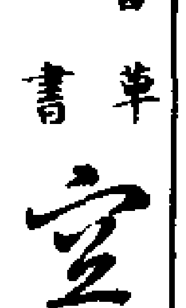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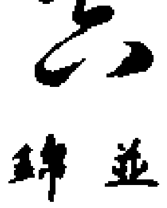
飛鞚 選詩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唐杜工部集黄門飛鞚不動塵元姚牧庵集黄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麟萬里身不着圉人時騁驚天閑驕悍若爲馴元王惲秋澗集題黄門飛鞚圖金錯盤陀絡玉鞿春風吹影下瑤池丹青明見朧傳意花柳深宮燕八姨年年十月幸溫湯詔給辭臣半騶騎寂見流雲瀟洒處津陽春色曉蒼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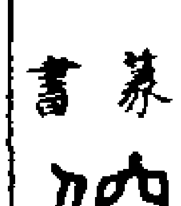
垂鞚 唐耿湋詩無人見惆悵垂鞚入煙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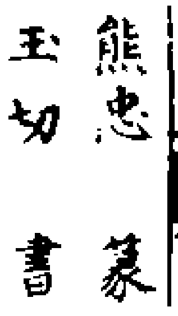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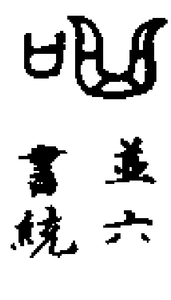
寫鞚 唐李翰林詩揚鞭動柳色寫鞚春風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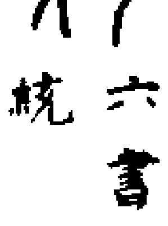
鞚奔驥 太平御覽闞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鞚奔驥以接驁乘則力追者萬群順循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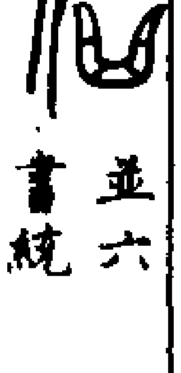
悾 洪武正韻苦貢切信也鞚也又東陽二韻陸法言廣韻誠心又苦紅切楊桓六書統谿母悾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博雅誠也字潨博義苦送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谿貢切誠信之義此韻收雙音見平聲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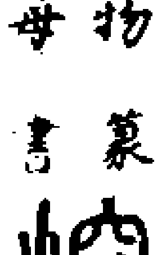
空 洪武正韻苦貢切缺也又空乏也選詩潘影空人心又東董二韻陸法言廣韻又苦紅切丁度集韻窮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論語回庶乎屢空又揚子酒誥之篇俄空焉語註九縱反揚注苦貢反又詩節南山不宜空我師注不宜使小人居尊官困窮我之民衆也楊桓六書統谿母空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平上二聲此轉注缺之也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鞚牽空篆書

王存乂切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草書

並張錦溪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倥 洪武正韻苦貢切倥傯困貌顧野王玉篇口貢切倥傯窮困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倥傯上苦貢反下子弄反楊桓六書統谿母倥余見東韻谿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字潨博義苦動切音孔倥傯事多也韻會定正字切溪貢溪鞚牽倥篆書

六書統

䛪 洪武正韻苦貢切多言又詾問也顧野王玉篇嗊去鳳切問罪也丁度集韻嗊鞫訊也通作詾司馬光類篇去仲切嗊又匡玉切楊桓六書統谿母䛪从言空聲詾隸哅或从口曲聲哅隸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清音字潨博義嗊又丘玉切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隸書詾哅並六書統

躻 洪武正韻苦貢切役使也又作倥陸法言廣韻使役丁度集韻曲躬也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谿母躻从身空聲躻隸熊忠韻會舉要次角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溪供溪鞚牽躻篆書

六書統隸書躻六書統

㑋 苦貢切顧野王玉篇去仲切小貌丁度集韻一曰寒貌一曰屈也蹇也司馬光類篇歎用切釋行均龍龕手篇㑋俗去仲反正作㑋韓道昭五音類聚千仲切楊桓六書統谿母㑋從人凶聲熊忠韻會舉要次角清音與躻同誤魏柔克正字韻綱㑋作㑋俗字潨博義居用切韻會定正字切溪供溪鞚牽㑋篆書

並六書統

焢 苦貢切顧野王玉篇丘仲切晝也乾也陸法言廣韻去仲切火乾物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去衆反楊桓六書統谿母焢余見東韻谿母篆書

六書統

⿱艹悾（苦貢切顏野王玉篇去用切⿱艹悾藺藥也丁度集韻艸名悖惟⿱艹悾草藺藥楊桓六書統谿母⿱艹悾說見腔韻谿母）（篆書）⿱艹悾（六書統）

羫（苦貢切顏野王玉篇口弄口江二切羊也丁度集韻腔羊腊亦从肉楊桓六書統谿母羫腔並見陽韻谿母字潒愽義古送切又羊腔也通作羫腔又驅羊切又江韻枯江切）（篆書）羫腔（並六書統）

⿰爿空（苦貢切陸法言廣韻穿垣司馬光類篇穿垣謂之⿰爿空楊桓六書統谿母⿰爿空从爿从空爿即垣也穿之令空也原聲⿰爿空隸字潒愽義苦孟切）（篆書）⿰爿空（六書統）（隸書）⿰爿空（六書統）

⿰扌穹（苦貢切丁度集韻捺也司馬光類篇去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去鳳切捺⿰扌穹也楊桓六書統谿母⿰扌穹原聲⿰扌穹隸）（篆書）⿰扌穹（六書統）（隸書）⿰扌穹（六書統）

⿰氵穹（苦貢切丁度集韻水急貌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谿母⿰氵穹從水穹聲）（篆書）⿰氵穹（六書統）

涳（古貢切丁度集韻水直流貌楊桓六書統谿母涳余見東韻谿母）（篆書）涳（六書統）

崆（苦貢切丁度集韻崆峒山深貌楊桓六書統谿母崆余見東韻谿母）（篆書）崆（六書統）

⿰糸空（苦貢切丁度集韻綿屬楊桓六書統谿母从系空聲）（篆書）⿰糸空（六書統）

⿰日穹（苦貢切丁度集韻日乾物司馬光類篇去仲切楊桓六書統谿母从日穹聲）（篆書）⿰日穹（六書統）

矼（苦貢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慤實貌莊子德厚信矼字潒愽義切同上）

竆（苦貢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谿供切見東韻此轉注役使也作躬倆非又多言又訊問也作誇喃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朱軾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沖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　一送

夢

夢唐堯

黃光大積善錄蓬人野人一夕夢衣縫掖冠章甫而至一古宮室茅茨土階采椽不斵仰而瞻之見服衮冕者垂拱于上僕乃稽首升手拱而立左右曰此堯帝故宮也子來何故僕曰小人生千載之下思見盛德之聖人夢想而至此耳帝乃命曰汝生有道之世學聖人之道曰對聖賢何必見朕僕曰臣自覽載籍以來嘗怪三代而下時君世主治道無及於陛下者不識陛下何脩何飾而聖德治功掩冠千古而後王不可及也臣願有請帝曰朕在位七十載為治之道不過稽古任賢耳二典具載汝具不覩乎僕曰臣固知陛下由是而致巍巍之治為有道之主柰何後世庸主不能祖述聖德而作聰明亂舊章區區從事於繁文末節不知為君之大道故其治道無足觀焉此後世言治者所必稱堯舜也帝曰汝之主何如主僕曰臣之主有道之主聰明仁孝勤儉剛斷善於稽古樂於任賢漢唐以來未之有臣之所以願入告者亦必以是道帝曰俞往欽哉爾其能以堯事君者也

夢大舜

（羅泌路史餘論按纂異記）有張生至蒲關夢舜召之問以何習對曰孔孟問孟何人又誦其書至往于田號天怨慕之語帝曰孟有不知而作之者朕舍天下二千八百年矣秦漢典籍泯其帝圖號天怨慕非朕之所行者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朕之注悲已之不合於父母何軻之不知吾傳聖人之意顧如是乎吁而不已援琴而歌之歌曰南風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歸清絃蕩蕩之化兮歸自然熙熙兮吾道全薰薰兮思可傳歌訖鼓琴為南風詠猗嗟穠妙故南風之德大矣

夢傅說

（書商書說命篇）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注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史記殷本紀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廼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張橫渠經學理窟高宗夢傅說先見容貌此事最神夫夢不必須聖人然後夢有理但天神不間人入得處便入也萬頃之陂與汚泥之水皆是受天之光但放來平易心便神也若聖人起一欲得靈夢之心則心固已不神矣神又焉有心聖人心不艱難所以神也高宗只是正心思得聖賢是以有感橫渠曰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言專語氣於五臟之變有取焉耳屏山曰此言常夢其德為多如非常之夢傅說之夢武丁堅牛之夢穆叔橫渠之言欺矣當以東萊之言為解語在左氏傳議路史發揮太公舟人為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丁之夢為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為非卜矣武丁之夢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讀書夜分而假寐夢至一石室榜曰傅嵒予俯而視之有臞叟援琴而笑曰子之來何異也予曰先生無乃稱高宗者乎叟曰然予稽首再拜請曰僕幸侍見聖賢於千載之下夕死無憾然願聞夫子所以致高宗之道也叟曰吾何術惟勉君師古從諫耳師古從諫二帝以是而為聖帝三王以是而為聖王高宗所以能為商之賢王者從吾斯言也使不能從斯言吾為能致之於有道耶子能以吾言告子之君而子之君又能聽子之言則君亦高宗而子亦傅嵒叟耳寧有異乎子歸而勉之予實有望於子也

夢周公

（論語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黃光大積善錄予嘗請謁歸而晝寢忽于夢謁周公見其候門者或朱紫或青綸或韋布有頃周公吐哺而出獲請者數人而僕在其列僕因造前而請曰太師聖人也不驕於富貴不間於勢位待士不倦凡造門者皆與進則太師不其勞乎公笑曰見其可見者而已其不可見者何來之有僕又請曰何謂見其可見者公曰有道義之可重有才德之可觀者必見之為其有善之可聞也匪是則見予何以予亦何暇見也僕又請曰太師以聖人之德而輔成王制禮作樂庶事大備刑措四十餘年後之人臣不可及奈何後世人臣欲致君澤民有果無術乎公曰負材器學術而不欺其君者皆可以致君澤民患乎無材器學術耳苟無才器學術而尸大臣之位者雖盡忠亦無補於事別欺君者也後世人臣所以不及三代之臣者其以此也僕既聞斯二者之命指將升而退公復命曰子其有志者也凡有欲聞古人之所為者子必以是告夫庶幾士知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聞而任見人臣而負材器學術者不可有欺君之大言竟恍然而覺茫然而

書。自是而後不復夢周公矣。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元年。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卒良馬多死。士卒疲病。王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必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不即兵皆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戰。遂擊密。大敗之。儒學警悟甫宗文武皆言夢孔子亦言夢。然孔子特以時無聖人。傷己道之不行也。曰。周公之不可見。雖夢寐間尚不見之。蓋歎之云爾。而或者便謂孔子實欲夢見周公。以是癡人前不得說夢爾。伊川謂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之夢曰別。則又夢中說夢也。予讀東軒筆錄。周師厚者爲荊湖北路提舉常平。人呼爲夢見公。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見公。師厚竟以此罷去。此乃是夢中又占其夢耶。可以一笑。

夢孔子

東漢書鄭玄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北玄、北齊劉晝撰高才不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至龍蛇賢人嗟。以讖合之。蓋謂此也。故宋子京撰文節表詞云。霜露下墜。疾龍蛇之長賞。未晚撰孔康父挽詞云。道在日料庚午使。思窮歲在巳辰年。此則泛用之。余有二父人。皆易貴于乙巳之歲。余爲策詞哭之。一云典十首年處遊用。辰戍今從快龍蛇二一云月用石卿司馬卒。龍蛇何底鄭公嗟。此用故事。叔實爭也。）

五代史補。周高祖登極。改乾祐爲廣順。是年兗州慕容彥超反。高祖親征。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謂徵兆如此。可不預備乎。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請由生方肖鞘而進。遂取別巷。轉數曲。見一處門牆甚高大。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才升堂。覩其聖像。一如夢中所見者。於是大喜。叩首再拜。近臣或諫以爲天子不合拜異世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耶。安得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爲洒掃戶。命孔氏襲文宣王者長爲本縣令。鄉學大成文集。宋王沂公父。雖不學問。而酷好儒士。每遇故紙。必撥拾滌以香水。嘗發願曰。願我子孫以文學顯。一夕夢宣聖撫其背曰。汝敬吾教何其勤歟。恨汝已老。無可成就。當遣曾參來生汝家。晚年果得一子。乃沂公也。因以曾字名之。竟以狀元及第。官至中書侍郎門下平章事。封沂公。瑞陽志。李澗言。瑞州蒙山銀場界表臨瑞三郡之間。俗習貪利好爭。壞十數里無儒家。北人侯提舉欲化其俗。使知理法。謀於士人鄒氏。則兄弟閫水口山。創書院。構大成殿。爲正德立門廡。備塑像。中臺有設學官。仍買田養士。公餘率係屬子弟聽講。規模甫就。同寅忌之。以擅興土木爲言。侯去。有白蓮道人詣於齋提舉。乞改爲白蓮堂。齋妻喜佛從之。將卜日。齋夫妻與子同日重病。妻沈困中神情恍惚。如有人驅至殿庭。聞見一王者垂旒中坐。環侍之人皆冠簪。呵曰。汝夫妻欲壞吾廟。當死。且絕祀。械送曹王。於是哀泣乞憐。有緋衣者勸解而寤。覺而歷歷言之。齋曰。吾欲改文廟。此其譴乎。急以香幣謝之。又數日妻病小愈。從夫詣文廟祈禱。及見神像廟宇。駭然曰。此正吾夢中所見。乃知曹王者。蒙山土神也。緋衣者。書院后土神也。愈懼。許修葺。齋病愈。完修齋舍。仍爲置壞。春秋二丁。自出己俸率吏民致祭。申憲司給榜勉勵。今爲有額書院矣。豈非夫子之靈耶。君子曰。子不語怪神。然昔者夫子亦嘗徵夢矣。賢哉侯君。此念既發。天地鬼神臨之。佛尚不爭。以一鄉之內。蓮堂不如其幾。今僅一書院。佛有靈。豈肯與吾夫子爭一片之土哉。齋君欲改作。其如山靈川后之不欲何。然能改過。了侯君未了之事。亦可謂明也已。太平廣記。黔南軍校姓蹇者。不記其初名。任使直。貧而樂。所居鄰宣父廟。家每食新。必先薦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蠻寇

侵境。廉使閱兵擇將未獲。蹇忽夢一人冠服若王者。謂曰。吾則仲尼也。姚君每傾心於吾。吾當助君。仍更名宗儒。自此富貴矣。既覺。喜而詣行衆請易名。是時人盡難之。忽聞宗儒請行。遂遣之。一戰而大破蠻寇。餘孽皆遁。黔帥表上其功。授明州刺史。秩滿詣京師。累遷司農卿。賜賚優多。數年卒官。黃光大積善錄。予每讀聖人之書。而不明其道。其去童蒙也幾希。而嘗患之。於是齋戒而禱于聖人。忽一夕夢遊於魯國。見其國人冠儒冠服儒服。皆儒者也。與之言。通古今。辨邪正。皆明道也。予時過闕里。遊杏壇。乃見五鄉童子往見孔子。僕因走而得見孔子。孔子曰。爾來何爲也。僕具告以嘗患學不明道。故禱而願見聖人。靳明乎道矣。孔子曰。噫。乃命顏子教以德行。命子路教以政事。命子貢教以言語。命子夏教以文學。予謝不敏。不足以承教。因使請益於子夏。曰。讀書自何而可以明道。子夏曰。讀書欲明道。自思無邪始。思無邪則心正。心正則道明。大學者豈知讀書而不知思無邪。則未有不畔聖人之道者。桀紂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不明爲君之道。管蔡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不明爲臣之道。管仲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有三歸反坫之失。子產非不學。學而不知思無邪。故有鑄刑書之失。春秋列國之賢君賢大夫好學者多矣。然而罕有無過行者。

孟知爲學而不如其思無邪。故也。予聞斯語矣。然後知古人學而明道者皆本於思無邪。後之人學而不明道者。誠不得其思無邪之説之爲明道之本也。且夫楊朱墨翟商鞅韓非之徒。謂之不學不可。然皆生於畔聖人之道者。亦由學而不知思無邪者。予既得是語而知所以明聖人之道。且有以致於身之大。其亦庶幾無愧於讀聖人之書也。朔。夙新語予嘗夢至一處。殿宇甚嚴。有五人坐其中。皆具王者衣冠。予瞻仰甚久。因問彼中之人。此皆何人。答云中坐者孔子。左堯舜。右湯武也。坐皆並肩。而孔子差高。予因三嘆古之聖人皆如此堂堂耶。時紹興十四年甲子。六月二十四日夜也。夢中頗訝孔子坐中間。既悟而思之。遂得其説。予嘗作孔子論二篇。二篇爲此設也。

夢孟子

（黄光大積善錄）予嘗觀孟子之教諸侯。以王道。而先使民雞豚狗彘之畜。百畝之田。無失其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不飢不寒。然後申庠序之教。修孝悌之義。以爲王道之本。乃知孟子之書。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得其切要也。宜乎趙岐稱七篇之義。包羅天地。揆叙萬事。且以亞聖人才許之。誠哉言也。予因是而悼今之士。讀孔孟之書而仕者。嘗不知爲政之道。而敗事殃民。慨然而嘆。曲肱而枕之。恍然而夢見孟子從者數百人。從車數十乘。自齋而之諸。

予乃拜于車下而請曰。僕嘗怪士如爲學而不能爲政者。其故何也。孟子曰。夫知爲學而不能爲政者。識字農夫耳。何爲學之有。知爲政而不知愛國愛民者。夷狄禽獸耳。何爲政之有。若人者。名教之罪人也。亦仕路之楊墨也。子奚不闢之乎。予曰。僕之學不如夫子。僕之德不如夫子。僕之才不如夫子。雖辭而闢之。然安能如夫子之闢楊墨。而使必不害教者哉。孟子曰。善哉子之言。吾將有以教子矣。子將見斯人而語之曰。孔門諸高弟。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聖人皆許以從政。子游之爲武城宰。仲弓之可使南面。聖人亦許之。然則古之人未有學而不能仕者。何謂今之學而仕者不知爲政之道也。噫。今之士學而不能爲政者。得非用心專於爲學。而忽於爲政耶。亦豈學而無所得耶。不然。則徒知泥紙上語。而不知所謂社而稷行之之理也。故政事常踈。而爲過也小。苟知爲政而不知體國愛民者。得非爲己重而愛物輕耶。亦豈所謂知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耶。不然。則小人之學也。故嘗爲利而不以仁義事其君。而爲過也大。夫是二者。古今之通患。然古人有是過者常少。而後之人常多。後之人所以多是過者。亦猶上下相師成風。而不相規以正。故漸爲小人之俗。而不恥不韋。是以皆得罪於名教。而甘心爲夷狄禽獸者也。然則誠有志於學古入官者。宜其

然哉。子無患矣。

夢伯有

（左傳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日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卄凡字

夢韓非

（補侍兒小名錄）孫綽韓非靈語。貴李中書曰。建元年六月。余家婢碎邪夜眠。如夢婆語半昔云。忽有一老翁著黄練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嗔目切齒曰。吾是刑名先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

夢廉頗

（曾慥類説）壽春居者夢人自稱廉頗曰。可於屋東掘地取吾寶劍。當令汝富。如其言果得之。餘年遂富。後泄其事。於是失劍。

夢畫秦皇

（南史侯景傳）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煨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

夢高祖

（漢武故事）上自封禪後。夢高祖坐明堂。群臣亦夢。於是祀高祖於明堂。

夢鄧禹

（梁溪漫志）范淳夫內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夫。故名祖禹。

夢賈逵王陵

（續後漢書司馬懿大尉傳）王陵見懿威詐日盛。誅廢曹芳。立楚王彪。因黜懿。會懿知其謀。夏四月。自帥中軍汎舟而沿流。九日到甘城。陵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以陵歸雒陽。至項。陵仰鴆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陵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卒于洛陽。

夢班固

（夷堅志）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嵎）魏子正（羔如）上官公祿（仁）往臨安。觀南郊。舍于黄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閲五格。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貼尾云。今晚講説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非在此耶。旋還到省門。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歎。因信一憩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夢曹子建

（有官龜鑑）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其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家。公當名出一時。肯爲我討是文而序之乎。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撿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爲十卷。異而序之。

夢諸葛恪

（續後漢書孫峻傳）峻既誅

諸葛恪援因入米緣嘗撫御軍整齊咬惡之。稱心痛去。後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夢馮侍中

（澠水燕譚錄）馮當世少孫寓武昌，縱飲不羈。一日外醉，卧郊外溪邊。有漁者艤舟，因眠。夢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二人衣冠熟寢草間。扣之，知為馮也。即拜曰：秀才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卧舟中，以避風露。馮睢至晚，與共載入郡。其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

夢符堅

（晉書載記）姚萇如長安，至于新支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

夢沈傅師

（唐繪實錄）字子美，少與沈傅師善。傳師前死，嘗夢云：君何不休矣。脉寤而祭諸寢。後夢曰：事已爾，止奈何。

夢魯徽

（晉書劉聰記趙染殺）魯徽後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悟，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夢梅玄龍

（續搜神記桓鸞字明期，居豫章）時梅玄龍為太守，先以病矣。鸞往看之，語玄龍云：吾昨夜忽夢見君着卒衣來迎我。經數日，復夢如先，云二十八日當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惡就玄龍索香，玄龍聞之，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玄龍卒。

夢宣威

（趙書後趙宣威卒五年，石虎夢見威涕泗屬其子奮）曰：非心慮所遠也。通夢之吉，信而有徵。奮今何在。左右對曰：為趙郡守。於是即擢拜廷尉，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威夢而登列卿也。

夢侯子瑜

（敦煌錄涼文王張駿夢一人鬚眉皓白，自稱子瑜，曰：地上之事付汝，地下之事付我。王寤，問之，有侯子瑜先死，傳其）曾孫亮，以為祁連令。

夢謝靈運

（宋江少虞類苑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髯秀）彩，骨清神竦，所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為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顧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以葷膻啖我，及七歲，授我出家，為真僧，以畢前經。夢訖，鎬生，眉貌高古，頬夢中有人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好文字，畫若夙構。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勉爲娶，姻者衆，嬰覩狂而娶為後。嗣主璟愛其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唯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唯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為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為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嘉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

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夢劉仁贍

（南唐書義死傳劉仁贍出鎮壽州，周師圍之，堅守不）可下。及卒，世宗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而卒。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元宗聞仁贍卒，哭之慟，及贈大師，焚其誥曰：嵬乎有初，鑒周恩眇，獻告命郡。夜夢仁贍拜墀下，若受命焉。

夢曹武

（南史曹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逮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為天下主，乃備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飢寒無衣，昔所換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

夢賀岳

（北史賀岳傳陳悅自殺岳後，精神恍惚，不復如常，恒言我睡即夢岳語我：兒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自安，而致敗滅。

夢嵇侍中

（元史趙松雪延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彰德米長孺）道邪人之意，求書晉嵇侍中之廟六字，余每歎其忠節，不辭而書之，運筆如飛，若有神助。是夜京口石氏贅婿于書室中，夢一丈夫晉衣冠，逆首玄衣，流血被面，謂氏婿曰：我嵇侍中也，今日趙子昂為余書廟額，故來謝之。氏婿既覺，猶汗血，亦異事也。

夢王子樹

（北史魏咸陽王子樹死，舍人李昭奉使泰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御至隴，終不相救。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為賀拔岳所殺。）

夢石虎

（容齋筆記慕容儁夢石虎嚙其臂，令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使陽約數其淫酷之罪，鞭之，弃于漳水。）

夢章昭達

（南史章昭達傳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天嘉四年，授開府儀同三司，主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夢煬帝

（大業拾遺武德四年，東都平後，觀文殿寶廚新書凡）八十許卷，將載還京師。上官魏夢見煬帝大嗔，云：何因輒將我書向京師。于時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調度，乃於陝州下書著大船中，欲載往京師，於河值風覆沒，一卷無遺。魏上官又復夢見帝，甚喜悅，云：我已得書。竟帝平昔之日，愛惜書史，雖積如山丘，然一字不許外出。及崩亡之後，神道

允懷愛悼。按寶廚新書。並大業所秘之書也。

夢魏徵　南郡新書。魏徵疾亟。文皇夢與徵别。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云。昔殷宗得良弼於夢中。朕今失賢臣於覺後。

夢李白　宋史郭祥正傳。祥正。太平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聲。梅堯臣見而歎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

夢牛僧孺　宋史劉沆傳。沆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夜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遂生沆。及長。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自稱退士不復出。父力勉之。

夢顔杲卿　家齋筆記。顔杲卿陷賊。初破。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哀其髮收謁明皇。俄見夢云。湊拜庚與多焉。少明皇哭而設祭焉。

夢虞世南　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卒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勅圖其形於凌煙閣。

夢見戴胄　太平廣記。戴胄素與

鄃州别駕沈裕善。胄以唐貞觀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忽見胄著故弊衣。顔容甚顇。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爲。答曰。吾昔誤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能進君官位。深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參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奉詔書授裕五品。爲婺州治中。

夢薛收　舊唐書薛收傳。收卒後。太宗嘗夢收如平生。因勅有司。特賜其家粟帛。

夢謁劉允　潮州府志。宋劉允。同鄉人李正甫夢謁允。見吏卒迎門云。來迎新君。其鄰婦亦居巷陌。聞幢幢寶蓋。飛揚雜沓。須之。允再與從導者而去。覺起。聞允訃。

夢杜牧之　夷堅志。黄州赤壁。竹樓。雪堂。諸勝境。以周公瑾。王元之。蘇公遺蹟之故。名聞四海。紹興戊午。郡守韓之美。通判時衍之。各賦齊安百詠。欲刋之郡齋。韓夢兩君子。自言爲杜牧之及元之。云。二君所賦。多是蘇子瞻故實。如吾昔臨郡時可紀固不少。何爲不得預。幸取吾二集觀之。采集中所傳。廣爲篇詠。則盡善矣。韓夢覺。且愧且恐。方欲取樊川小畜二集。益爲二百詠。會將受代不暇作。遂并前百詠皆不敢刋。

夢杜甫　宋史狄棐傳。棐子遵度。篤志於學。嘗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凡嗜杜甫詩。嘗讚其集。一夕夢見甫爲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爲佳城篇。後數月卒。

夢張一翁　夷堅志。浮梁西鄉新安寺僧允機。姓凡氏。其名已見丈丁中。生於宣和乙亥。年十八九。即爲僧。天資警慧。又絕葷酒。其師工瞽。一意從事于此。伏饒堂縣巳。及同里張一大夫。及其子復州使君壽朋。吾大夫之後。憑夢書之曰。師既出家。又能蘇素願。常堅此志。俟甲子一周。則我復來。自是誠心愈確。凡所得賂謝襯施。悉以供修繕公費。殿宇藏院。爲之一新。淳熙戊戌。年六十矣。正旦日。鄉人來相慶賀。土俗例具酒殽延客。機亦辦置於方丈中。客至即留。遂飲酒食肉。弟子海瀛在傍驚白曰。和尚持戒四十年。何故一旦破禁。笑曰。汝不記我頃時所夢張一翁之語乎。今甲子周矣。瀛不敢言。山下民交生女與寺爭訟。隙地不得直。愧且憤。懷斧於要。欲戕機。機方焚香伽藍堂。遇其人叫呼求救。凌蒼黄之際。拔斧不出。衆扶機歸。遂悒悒如病。聰明日衰。辛丑歲。壽朋下世。識夢之日。從此去四年。與我相會於其處。至乙巳之春。壽朋之子子理入臨安。夢其來曰。知府喚我。子理猶訶之曰。顛顛癡癡。莫要浪說的日後接家信云。機死矣。距前夢四年。

夢蘇翰林　春渚紀聞。霅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髽髻。頎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待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夢韓魏公　曾慥類說。夜夢登合江樓。月色如水。韓魏公跨鶴來曰。被命同領劇曹。故來相報。他日北歸中原當不久也。

夢王平甫　高似孫緯略。曾肇夢與王平甫會。因弔之。平甫哭不止。傍一人曰。平甫已列仙官矣。非塵世比也。如馬周爲素雪宮仙官。李賀作白瓊宮記。陶弘景爲蓬萊都水監。周有此事也。平甫女名茂者。有石刻曰。曾子固嘗作夢記。以述其事。子固之文。不復見也。

夢朱晦翁　螢雪叢說。余文起主洋相潭嘗宿嶽麓書院。夢見朱晦翁與張南軒同在郡庠。作意主盟道學。忽伊川横渠先生從外來。云。欲不須如此。建道

理常使得何恤于人言須臾聞東廂有人誦中庸大學二篇覺來雞唱遂想二公衛道如此之切。**夢洪梓中**（夷堅志樂）平士人洪梓字梓中為人俊爽秀發雅好以語言立議議嘗作山居賦純用俗語撰釋凡里巷理長無不備紀曲畫一鄉之事獨與秩兄模友善政和八年登第未得祿而卒無子凡喪葬之費皆出於模後數年模與贊者葉君禮夜坐葉先寢模忽起與人相揖使延坐交語家人竊聽之梓中聲也嗷然曰思君如作頃一見道舊謝送死之恩而屢至門皆為閽者所阻今隨令兄之承事者周原來也承事葬處之故衛入念臨終時與吾兄高義行青要淸瑩矣始死了不自覺但見吏卒來云近赴官即隨以往今在冥中判一局絕使游無事將苦境界累嘖冥漠愁人雖為官百年不若居人間一日也冥吏與我言生嘗為大官正坐口業要說人過故一切折除今悔之無及矣生時所為文一編在十二郎處煩兄明旦來具來起往取之紙在梁箱中皆子上模恍惚聞不憶其已死哭入縣恭遂不見時燈大熾故無復光後葉贊聲聞之始悟明日往十二郎家得其書梓中風與妻不睦後再適葉氏示時將來附語葉生語之曰平生聞洪梓中傳事若果是可誦周禮即應聲高讀首尾不差一字十二郎其姪也。**夢曾罕**（盱江前志呂溍國朝幽記南豐）

曾罕少有俊聲天聖二年宋郊榜及第三任終吉州軍事推官娶金谿吳氏有心疾毋恩之嘗罕過省其在家為毋棄逐罕還不能止也治平初罕弟叔卿監虔州稅忽夢罕過騎而從人雖眾皆如世所畫鬼卒叔卿拜迎而問之罕曰數年不得出正為理對吳氏冤想耳昔吾不救逐毋命遂坐曲情且世間欺心事豈可為乎叔卿曰今當如何曰事已明非我本心但久以擠爭辛苦耳今受命管轄五百毒鬼言已指堂下從人謂叔卿曰汝以此草為宜何力以治之乎又探懷中得天符示之叔卿讀其文曰曾罕當為翰林學士壽八十一今以曲情棄妻例減奪可吉州推官斷然良久上馬去吏回顧叔卿曰欺心事慎勿為吾為汝特來恭戒也。**夢馮京** 宋史馮京傳京知成都府神宗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謂左右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又入見首以所夢告焉。**夢朱夷行** 會稽志石道叟（公敏）鄉里名士有朱夷行（失名）歿於東都朱之兄通直（名丁）字達不聞訃貲產匱其後不足則貸於閭里未辦方憂不知所為而道叟已送柩在門矣先是道叟為太學諸生夷行病疾遂客無親黨在都道叟獨躬醫為治療既不起則空其橐為具棺歛買舟載之歸初道叟未四十得眼疾至是夷行過大熱疾遂劇幾從明夜夢夷行如平生曰疾柰何有爾朱先生藥其效如神覺而異之明日至京口岸濱有二人者自相語曰爾朱何義也公憶昨夢即叩之其人曰前小街中有賣爾朱先生眼藥者不知所謂聊復論之耳道叟乃相與訪求之不百步已至其處叩門求藥出百許貼皆細如芥子問其直曰貼須三錢爾因盡買之服未一頃視人如舊比舟行至東則視瞻已清明復初矣其後年八十手自校書燈下作牛尾小字如年少書生豈冥報歟道叟終與初以特奏名第一人賜同進士出身仕至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云。**夢何僕射** 太平廣記何致雍者貴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學嘗從叔父泊舟晥口其叔夜夢一人若官吏來為從數僕來往岸側編閱舟船人物之數復一人自後呼曰何僕射在此勿驚之對曰諾不敢驚既而徧訪鄰舟之人皆無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風濤所泊之舟皆沒唯何氏存叔父謂致雍曰我家世貧賤吾後老矣何僕射必汝也善自愛致雍後從如湖南為節度判官會楚王殷自稱尊號以致雍為戶部侍郎翰林學士致雍自謂當作相而居師長之任後楚王希範嗣立復去帝號以致雍為節度判官校僕射竟卒於任。**夢天子** 金樓子雜記下孔靜居山陰宋武微時以靜東豪故往候之靜時晝寢夢人搖曰天子在門覺驚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適至。夷堅志清泰中晉高祖潛龍於并部也嘗一日從容謂賓佐云近因晝寢忽夢若頃年在洛京時與天子連鑣於路過舊第天子請某入其第某遜讓者數四不得已即促轡而入至廳事下馬升自阼階西向而坐天子已馳車而去矣其夢如此群僚莫敢有所荅是年冬果有鼎革之事錢塘遺事度宗入宮將冊為皇太子理宗忽夢有告之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夢立太子** 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人民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昭公二十五年，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太子欒即位。冊府元龜：南燕慕容德，初，迎其兄子超，子長安，及是，而主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勑，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新唐書恭懿太子佋傳：佋夢之夕，帝及后夢佋辭決流涕去，帝甚悵，贈太子。

夢見王者

夷堅志：南城士人利健，字處厚，紹熙癸丑歲，為南豐嚴氏館客，夢入宮庭，望殿上王者赭袍玉帶，容貌甚少，一金紫人導之升殿，自言姓顏，覺而書為吉夢，試數近時朝士顏氏之達者，幾聖尚書已逝，曹子侍郎又久外且老，更無他顏可屬指，而少年之主莫敢測，吉但意其兆應尚遠，姑大書顏字於壁間，不以告人。至慶元丙辰，禮部奏名，其程文乃在著作郎顏棫能甫房中，是年適無廷對，而集英引見賜第，蓋上上臨軒也。宋史楊礪傳：端拱初，真宗在襄邸，礪遷庫部員外郎，充記室參軍。初，周廣順初，世宗節制澶州，礪贄文見之，館接數日。世宗入朝，礪寓僧舍，夢古衣冠者曰：汝能從乎，礪隨往觀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珪南向，總三十餘，礪升謁之，最上者前有按，置簿籍，人姓名，礪見己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名亦顯矣。礪再拜稽而志之。礪初名勵，稽作礪，遂改之。至是受命謁見藩府，歸謂子曰：吾見襄王儀觀，即所夢來和天尊也。

夢任城王

太平御覽：後魏書：元熙於任城王澄薨前，夢有人告之曰：任城當死，死後二百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牆崩，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告所親。及熙之死，果如所夢。

夢北平王

南唐馬仁裕列傳：仁裕母方娠，夢傳呼北平王來歸，及生，時紫氣滿庭，敏藏學兵法，通解若素習。

夢列土王

五代史補：高季興為梁太祖牌將，出為鄆州防禦使，時荊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分季興為荊南留後，到未幾，會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荊南節鉞，唐莊宗定天下，季

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嘗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逆旅未曉，有媼秉燭迎門，其禮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關，呼曰：速起，速起，有列土王來。及起，盥漱畢，秉燭開門，而君子至，得非所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喜，及到荊南，竟封王。

夢吳越王

古今事通：洪邁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徽宗夢吳越王引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須還我山河，我救第三子來。指徽也。邁記父皓在北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母曾在明節后閣，言顧仁太上母也，夢金甲人自稱錢武肅王，寤而生太上，錢年八十一，太上亦八十一，亦不偶然也。

夢光王

太平廣記：太子賓客盧貞有猶子曾為桑門，沙汰歸俗，會昌中，蔭補光王府參軍，一日夢前師至而問訊，盧則告早宦，屑屑常思落髮，再披緇褐，師曰：汝誠有是志，象教興復非晚也。語未覺，俄四面見日月，千乘萬騎，喧言迎光王即皇帝位，未幾，武宗崩，宣宗果即帝位。

夢端王

趙希循會心錄：欽聖方正位中宮，挺有賢譽，嘗因瘥厄，遂告上乞免臨幸，左右嬪御多被汲引，一夕夜分，忽見列炬熒熒，上下傳呼曰：車駕至矣，后起迎拜，從容告上曰：陛下豈偶忘妾前所請耶。上曰：不然，偶有一事，故未吉之，少定，屏去左右，密謂后曰：吾適夢端兒（徽宗）據吾位以坐，是何祥也。時哲宗已位儲極，故上以為疑，后對曰：陛下每撫惜之，故有此夢，亦偶然耳，不足怪也，亦不必言也。上默然，而帥哲宗登遐，皇嗣未立，欽聖稱制，因憶上語，遂定議，以端王繼大統，是為徽宗。始初清明，勤於政理，有小仁宗之譽，中外交賀，未幾，賢否雜進，頗有導之奢縱者，后聞之，嘖曰：吾作趙家新婦，不了事矣。

夢襄公祖

左傳：昭公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遠啟彊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祖，夢見襄公祖，祭道神。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夢康叔

史記衛世家：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夢啟北首

左傳：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之像也。己為烏而集於上，咮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

夢誅曹奐

續後漢書曹奐傳曹奐未誅先是夢二虎銜雷公若二升梲置庭中奐惡之以問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奐以兵亡不出旬日九年冬安定皇甫謐夢圭葬陽自廟出見車騎甚眾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奐。

夢殺侯景

南史陳本紀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初討侯景進次大雷軍人杜稜夢雷池君周何神自稱征討大將軍乘朱航陳甲仗搖下征侯景須臾使還云已殺景竟。

夢殺李輔國

杜陽雜編李輔國恣横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濺地前後歌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為盜所殺方以夢話於左右。

夢別陳無己

春渚紀聞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己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异世可為登封令夜夢無己見別行李遽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游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無己逝矣。

夢劉豫將廢

夷堅志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名并殿劉如所欲吉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杯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豬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如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

夢秦檜將敗

宋名臣言行錄馬伸靖康中為監察御史虜立邦昌唱義入議狀乞立趙氏秦檜為中丞不荅公瞻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書名公遣人疾馳以達虜狀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公死檜還自虜揚言己功盡取富貴公之子孫漂泊關中有甥何琥待其元稾累欲上之而其子止之云秦之凶燄其可犯邪紹興乙亥春琥忽夢公衣冠如平生云秦氏將敗趣使往陳之琥即將其稾以呌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琥大理竄嶺外未幾檜果殂詔復琥官公之忠績遂得刻白。

夢郭伯猷死

太平御覽續搜神記會稽謝奉與永嘉太守郭伯猷善謝忽夢郭與人於浙江上爭樗蒱錢為水神所責墮水死已營理郭凶事既覺使往郭許共圍碁良久謝云卿知吾來意不因說所夢郭聞之悵然云信與人爭如卿所夢何期太的也須臾如廁便倒氣絕謝斷理之如所夢。

夢謀亡曹

左傳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

始封。）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揖國下邑孫而南有東丘事。）宋公將還褚師子肥殿（子肥宋大夫）曹人詬之不行（詬罵也不行殿兵止也）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於曹之夢）

夢中原盡平

南史朱异傳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因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降帝感前夢遂納之。

夢恢復中原

（愛日）齋叢鈔李氏雜記云乾道末孝宗夢人告云欲恢復中原非王淮不可於是時淮方再入為少常遂除正字歷內外制不二年而執政則至左揆凡在二府十有四年一朝大臣所未有也余觀王魯公行狀其初紹興二十八年自密院編修遷校書郎未嘗除正字及居諫省以憂去乾道三年自福建轉運判入祕書為少監出守江州八年自浙西提點刑獄三入朝為太常少卿兼內外制由西掖遷學士淳熙二年冬拜樞密遂秉政蓋自少常執政亦涉四年且非再入記錄易訛如此婁彥發議狀全真參政謚謂高宗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垣上指以事輔以形貌肖公歎賞矣及後以語阜陵淮卒正鼎席既以賦形偶類簡思陵之知候緣夢寤致阜陵注倚之重果若前二說天事可數過邪。

夢語國祚

東漢書公孫述傳述夢有人語之曰公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

夢洛中當敗

晉書戴洋傳陳敏為右將軍豐邑令孫混見而美之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顧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初混欲迎其家累洋曰此地當敗將勝不得止豈可移家於賊中乎混便止歲餘敏弟昶攻豐邑混遂以單身走免其後都水為武康洋為都水令史洋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夢。

夢溫州將亂

（太平廣記）上元初寶盧縈為溫州別駕卒縈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嘗下嫁碎葉碎葉內屬其王卒公主歸來縈出佐溫州公主隨在州數年寶應初臨

海山賊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使夢一人披髮流血，謂已曰：溫州將亂，宜速去之。不然，必將受禍。及覺，說其事，公主云：夢想顛倒，復何足信。須臾而寤，女又見夢，見榮謂曰：適披髮者，即是丈人，今爲陰將，浙東將敗，欲使妻子去耳，宜連泳之，無徒戀財物。女又白公主，說之。時江東米貴，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致兵綾數十匹，故戀而不去。他日女夢其父云：浙東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艱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括州。括州陷，輕身走出，竟如夢中所言也。

夢訟弗勝

左傳襄公十八年，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也。）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也。在太原。皋，巫名也。巫皋見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

夢博不勝

有官龜鑑：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外國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爲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祔姑。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王事。仁傑情切，主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傑曰：太子歸，未有知者。后然之。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還，唯仁傑每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

夢祖宗

西漢書韋賢傳：匡衡爲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

夢先君

藝文類聚：呂氏春秋曰：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孔子望見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曰：今者夢見先君，食絜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閩米新錄：太平州通判葉仁嘗集諸經呪十餘本，即祀于水陸會中，以爲薦福之助。一日有作水陸佛事，而忘請經呪者。是夜夢其先云：汝雖至誠，而不請葉通判經呪，無益也。其家感之，再設冥陽之齋，往請經呪，且告以夢。葉乃以板祀于僧房。

夢亡兄

春渚紀聞：建安黄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即集道侶與邑人，啓建黄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爲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責，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夢先師

太平御覽：周盤，字伯堅。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奥。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望日，無病忽終。太平廣記：太子賓客盧尚書貞猶子爲僧，會昌中沙汰僧徒，歸家，以蔭補光王府參軍。一夕，夢爲僧時所奉師來慰問其出處，再三告以佛氏淪破，已無所歸，今爲一官。從遣旦夕，期再落頂上髮，方畢志願。且泣且訴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興佛法。語未竟，見八面屯兵十衆爲騎，旌旗日月，衣裳錦繡，儀衛四合，真天子大駕。軍中人喧嘩言迎光王，郎暨行列，以次前去。盧方駭愕不能測，遂驚覺，竟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洩於人。無幾，宣宗自光邸踐祚，錄王府舊吏。盧以例不拘常調，格遷敘。自是稍稍興起釋教，寺宇、僧尼如舊制，一與夢中語。盧校夢中所謂本師，蓋參軍事府主，近師弟子。故以爲冥兆。豈神之意以是徵而顯乎。

夢中見父

稗田祖異志：太廟齋郎劉初，少失其父。道濟於孫璧狀元下及第，授襄州襄陽縣尉。追盜漢江上，水溺而死。劉母僑居京師三十餘年，常恚不識其父。偶國家澤及亡沒，應沒於王事，子孫並許序進。劉詣公車以論其事，遂下書府，以劉子赴本州驗其實。劉亦躬往，暫其事。既離京，道出完葉道林中，夜夢一人衣綠，向劉曰：吾汝父也。知汝此行，故來相戒，必要識吾，但問西川孟家。及寤，不諭其事。遂抵襄州，事既畢，有老吏告劉曰：其故舊伏事先負外。劉曰：欲寫先人真，何人識能爲寫之？吏曰：今有一人，善寫真，亦曾舊寫先負外，必應有存，其副本。同詣，果獲舊圖之本。劉泣且拜，而問其工何處人，後何姓氏。郡工曰：本西蜀人，姓孟氏。竟符究葉之夢。後背上遂成瘡，初如豆大，再宿已遍，見五臟而卒。

夢父見怒

北史傳：燉煌宋游道，嘗與頓丘李構善。游道死後，構爲定州長史。游道第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訴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

夢父魂力戰

隋書周羅睺傳：煬帝即位，授羅

睺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其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于師。其年秋七月，子仲德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劔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

夢父告死

新唐書王涯列傳：涯檢校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訓敗，乃及禍。露骸不藏。令狐楚從容以聞，帝惻然，詔京師尹薛元賞葬之，各賜襲衣。仇士良使竊盜發其冢，投骨渭水。涯女爲竇紳妻，以痼病免，家人紿言涯當死，忽夢自提首告曰：族滅矣，惟若存。歲時無忘我。女驚號，僵地，乃以實告。涯從弟沐家江南，困窮，來京師，謁涯二歲，乃得見，許以祿仕。難作亦死。昭宗天復初，大赦，明涯訓之冤，追復爵位，官其後裔。

夢父扼喉

閑來新錄：有龐氏子，單州之成武人，逮夫閒，其父因避地，竟死于兵。其僕逃歸，具道其事。龐氏子不以爲然，後十餘年，竟不舉哀持服，歲時未嘗爲享。一日忽夢其父謂曰：吾飢甚，且訴貧索饌物。龐氏子辭以無父，父怒曰：如此當死。即扼其喉，驚魘而覺，以語其叔。果覺咽關哽塞不快，次日因登厠，二中而死。

夢父爲華陽民

閑來新錄：林德富擢元，其叔婦黃老與王思和甚密，如鍾離呂公，往往與思和往還。其叔臨啓手足，治命其子因思和來荆南日華先生爲薦福。思和以書令林氏子躬詣先生。既至，先生令具香燭設醮之儀，令黃冠設科儀如常。已事，夢其父曰：吾今得爲華陽散民。其子既歸謁思和，方欲前敘謝，思和迎曰：且喜賢尊已作華陽散民矣。

夢父作陰官

夷堅志：朝散大夫趙善宰，字彥平，居于建昌。淳熙丁未，除岳州守，未及上，以十一月卒于家。明年，其子汝昌夢到官曹，徐行抵庭之下，望乃父朝服據案決事。見昌至，甚喜。末乃相語，視四隅文書充塞棟宇。父曰：吾才去世，即受命作陰官，權力不減在生爲郡時，特苦於省閱文牘之繁，幸無斯須暇，無殊不樂居此也。昌曰：大人既不樂，何不求脫去？曰：已除代者兩人，吾獲免不久矣。昌曰：代者爲誰，姓名可得聞乎？曰：乃周臨卿、董伯虞，二鄉人也。言畢而寤，詰旦白母戴氏及弟妹，皆悲泣，因謹傳一城。聞者謂不應連用三同郡士夫爲一職，不以爲信。臨卿者，朝奉郎周燁，方調坑冶贛州主管官，次年冬當赴而卒。伯虞者，朝請郎董楷，聞此深惡之。時自吉州萬安縣解印還，詣闕註此官，且以穢趙夢云：若已與周爲代者，即之任。紹熙壬子秋滿秩，吏部差知雷州，家都城，侍班陛對，買二妾，滯留頗久，歲將盡，卒邸中。三君子在建昌，稱善類。

聰明正直爲神，不繼其相去亦六二年，或三年，幾如世間資考也。甲志記孫默、石倪、徐楷、楊璉爲太山府君，人同一轍，甚與茲事類，但此皆鄉人，按武爲小異云。

夢父伸冤

曾慥類說：吳妙寂，姓葉氏，初嫁大賈任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謂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殺我者申中猴，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妙寂不解，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曰：殺汝父者申蘭，汝夫者申春耳。猴中生也，車去兩頭，故申字。草而門東，蘭字。禾中走者，穿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春字。妙寂乃易男服，泛傭江湖間，蘄黃間有申村，村有申蘭兄弟，默往來傭餘年，廉知其殺父夫者。二盜飲醉，妙寂奔告有司，而獲之，詞伏就法，乃從釋教。

夢父墓被劫

太平廣記：樊澤爲襄陽節度，有巡官欲集者，父爲邕管經略使，葬于鄧州北數十里。旅兒弟三人忽同時夢其父曰：我墓某夜被劫，賊將衣物今日入城，汝宜速往擒之。遂出，即不得矣。旅兒弟夜起涕泣相告，未明，扣州門見澤，具白其事。立召都虞候，令捕之，同黨六人并賊帥之妾皆獲。

夢父墓踰制

曲洧舊聞：范祖封，忠文公之孫也，嘗夢忠文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詔我官未應得也，汝可亟易之。祖封既久，遂忘其夢，而墳寺僧忽報一夕大雷，石人一折其手，一斷其身爲二，乃始驚懼，徧與親舊言其事。或曰：忠文死猶守禮不踰，況其生乎。

夢收父書

宋史唐庚傳：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庚兄名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汝奉母真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州。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虎大驚，問故，具告之。父嘆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

夢父母來迎

太平廣記：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祠祭，夜卧廳事，夢其父母來迎。已覺而悲之，具告其妻，因疾數日卒。

夢母相會

南史宜都王鏗傳：鏗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況稽清夜錄：劉元忠言同舍生林億居親喪，常往吊之，舍於億之南廡。時月明中夜，有一人如月中影，冉冉自庭中過，登于廳事。元忠起迹之，復冉冉自門中而去。明日以語億，億又哀泣久之，曰：夜夢吾母來告我云，適來就

汝登廳矣。爲人見逆遂去。問南廊人驗。吾乃侍主此。君所見殆吾母也。

夢母求誦經

（侃生隨抄寄昌縣君施氏）乃朝散大夫丁餘之妻。丁倅池州日。縣君卒。經二十七日。乃形夢於其子愉。告以請大夫爲我課誦佛書。後半月。其孫百朋又夢入一府。廷邊縣君同相與拾木畢。忽云判司名百朋。趨往。見綠衣人坐堂上。乃準倅季綱。衣誠綱與大夫有同年契。因揖百朋敘世舊。延之坐。忽吏引縣君執訊。百朋遽起拱立。曰。此百朋祖母也。因注娜判司以圖。見綠衣者似有允意。乃趨入殿中。良頃。呈而哭曰。事已遂矣。請歸語大夫。以月上女經。又不增不減經。爲大人度生之緣。百朋再拜而出。縣君猶立廉下。遂呼曰。多致二經。慎勿忘也。寤而語其事於大夫。因問二經於僧。無有知者。已而閱藏經標目。乃得之。遂求家及召僧課誦主十卷。後百日大夫夢縣君謝曰。以二經故。今當轉女身生廬州霍家。其後訪霍氏。果有生男者。今稚家蔡公元度書爲序。

夢母來謁

瑞州府志曹渭爲潭州教　稚家蔡昌爲運使

其事。一日福嚴長老夢其母來謁如平生。望日有僧童入山。形貌絶肖其母。取其像比之。衆莫能異。問其生年月日。乃其母死之年月日也。僧乃延正堂。以母禮事之。邵像好事者皆有詩以紀其異。曹亦有詩云。母子來尋木了因。果然死日是生辰。今時桂嶺緇衣客。前世萱堂白髮親。天遣精誠先入夢。人憐孝行已通神。欲知兇相如意相。精驗當年自寫真。蔡昌爲跋楮尾。

夢母欲魚

（元史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見生魚五尾列墓前。有獺痕。）

夢母疾

（元史尹華汴梁洧川人。至治初遊學于京師。忽夢母疾。心怪之。即歸。母已亡。）

夢得富妻

夷堅志南城鄧倚初娶臨川黃氏女。不及偕老。慶孫再娶鄒不成。淳熙二年。從鄒光化之女起官過鄱。諸偶兵官麗杭制欲議命。既定。嘗夢人告曰。是非汝配。他日當得富妻。倚問所獲數。何曰。萬緡。倚時貧無置錐。又素不業儒。自料何由可致厚貲。殊弗信。俄麗女之約不諧。及還鄉。故彭藤州瑞之女。以病風爲夫所弃。不可歸士流。倚兄以千千與之。平章彭無子。其女盡挾田業。改嫁於倚。積直累滿千萬。甫數歲。彭氏亡。倚又別娶。終身爲富人。

夢妻始生

（太平廣記崔元綜任益州參軍日。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家女非君之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到東京履信坊。見婦人生一女子。云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娶女忽暴亡。後崔年五十八。乃婚侍郎韋陟堂

妹。年始十九。雖嫌其老。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勘其歲月。正是所夢之日。其妻適生。

夢妻有娠

（幽明）錄晉咸和初。徐精遠行。夢與妻寢。有身。當爲坐師兄作社公。明年歸。妻果產男。後如其言矣。

夢妻改嫁

（前定錄鄭）鄭武欲娶同郡鄭氏。有成約矣。無何被薦將舉進士。欲至洛陽。聞勾龍善相。往問焉。生曰。婚娶殊未有兆。叙曰。約有所娶。何言無兆。生笑曰。此固非君之妻也。君當娶韋氏。叙因問鄭氏之夫。即同郡郭子元也。然將嫁之夕。君其夢之。又鄭氏嫁之夕。忽得疾。昏睡若將不救。時叙在京師。其夕夢一女子。嗚咽流涕。似有所訴。視之即鄭氏也。叙驚問其故。良久言曰。某常仰慕君子之德。亦如君之意。且曾許事君矣。今不幸爲尊長所逼。將適他氏。沒者之恨。如彼何言。遂相對而泣。因驚覺。悲悅且異其事。乃發使驗之。則果適郭紹矣。

夢亡妻辭嫁

（太平）廣記後魏宋顏妻鄧氏亡十五年。忽夢亡妻向顏拜曰。今被庚分爲高崇妻。故來辭。流涕而去。數日崇卒。

夢妻肩青黠

（夷堅志丹陽李洪。慶元初。約娶同郡金壇邵城女。方遣信納采。夢其四書乃朝散大夫知德慶府王磐術獨名與邵同。既夢成婚。視妻左）肩上有青黠。覺而不測所謂。亦頗思之。迨邵女入室。與夢中所見不似。後數歲。邵亡。李在建康。其友周洎子及德慶弟剛夫。皆爲李千章娶之從女兄先嫁薛氏者。及定書回。當階姓名。皆協昨夢。合卺之夕。妻左肩一青痣宛然。周初赴君禮時。道出味縣。夢倚帳見妻乃入。九歲小女。齊坐床。殊不悅。以爲何得以孺稚爲吾婦。至親迎。則女年既過笄矣。自哂其夢爲不然。又十餘歲。周爲國子正。與其室剛夫念外孫之幼。白德慶兄以李女續之。計初作王家婿時。正入九歲。始驗兆朕之先見。周李皆起進士。擢第。旋中博學宏詞科。同娶王氏。而俱不得壽。妻皆嫠居。其兄順伯并諸甥狀青之

夢妻面黠墨

（搜神記諸仲務一名顯妹嫁爲米元宗妻。產亡於家。俗聞產亡者以墨黠面。其母不忍。仲）務密自黠之。無人見者。元宗爲始新縣丞。夢妻來上牀。分明見新白粧面有墨黠。

夢妻爲疾

（隋書藝術傳許智藏）少以醫術自達。會秦孝王俊有疾。上馳名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癎。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夢妻許

寃

太平廣記大曆中。邛州刺史崔勵親外生王諸家寄綿州。往來秦蜀。頗諳京中事。因至京與倉部令史趙盈相得。每齋在綿等公事。盈並爲主之。諸欲還。盈固留之。中夜盈謂諸曰。某長姊適陳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長姊喪逝。外生女子某留撫養。所惜聰惠。不欲託他人。如君子秉心可保。歲寒非求於伉儷。所貴待侍巾櫛。如君他日禮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志成此親者。結他年之好耳。諸對曰。感君厚意。敢不從命。因當期於偕老耳。諸遂備縑幣迎之。後二年還。挈陳氏歸於左綿。是時勵方典印。商諸往覲。爲勵遂責諸浪跡。又恐年長不婚。諸具以情白焉。勵曰吾小女寃柔。欲與汝重親。必密汝嘗納者陳氏。亦曰豈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其本意。諸遂就表妹之親。既成姻。崔氏女。使令厭陳氏。同居相得。更無分毫失所。勵令其子鏗與諸江陵卜居。求將金帛下峽而去。三月諸發。五月勵受替。遂盡室江陵而行。諸與鏗方買得一宅。將葺停午。諸忽夢陳氏被髮來。哀告諸曰。某他鄉一賤人。崔氏夫人本許終始。柰何三峽舟中沐髮。使人鎣某。令於崩湍中而卒。永葬魚鱉腹中。哀泣寤襟纖而。鏗於東廂寐。又夢陳氏訴寃崔夫人不仁。害我性命於三峽。鏗與諸偶立方話其事。其許二人夢復如前。鏗甚愁。謂諸曰。某娘情性不當如是。何有此寃。且今日江頭望信。若聞陳氏不平安。此則必矣。後數日果有信。陳氏溺三峽。及勵到諸家。諸泣說前事。崔氏爲其見所責。不能自明。遂斷髮啗鴆而卒。諸亦蕩遊他處。數年間忽於夏口。見水軍營之中門東廟。見一人姿狀。即陳氏也。諸流盼久之。其婦又慇懃瞻矚問僮僕云。郎君豈不姓王。僮走告諸。及白侯弟令詢其本末。陳氏曰。實不爲崔氏所擠。某失足墜於三峽。經再宿泊屍于磧。遇鄂州迴易小將梁璨。初欲收葬。後因吐無限水。忽然而蘇。某感梁生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誕二子矣。諸由是愈負崔氏之寃。入羅浮爲頭陀矣。

夢妻撫兒

沈括清夜錄。士人劉復。娶李氏。極有姿色。其良人遇之甚篤。李生一男一女乃死。既而數聞聲音語言出入柩中。不能記其詳。其男曰。幼兒將葬之夜。旦聞李哭。幼兒遂堂而轉至晚。柩出。又聞哭聲隨之。復再娶沈氏。每夢李。則必與夫忿鬭。夫之甚以爲苦。使人設祭而祝之曰。我與爾無仇讎。何苦見擾。是夜見夢曰。我誠於君無仇。欲君庇幼兒。聊復相動耳。感君設我。我且去矣。君能撫我兒。雖在地下。不忘君德也。遂哭而去。自爾不夢。

夢亡妻求合

（中朝故事。代說鄭畋是死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旅游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屬纊之時。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清境。不然吾當殺汝。妻祝曰。某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憫念。及五更分娩後。乃殞絕。觀內道衆爲穢於墻外野田中矣。亞以錢酒往酹之。是夜夢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無何爲污觸道觀。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只有一僧。年可五十來。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懇祈之。當得再奉箕帚也。及寤不以爲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彼桑門。初慢之。亦甚。亞遂告之。殊不管顧曰。我即凡人也。偶出家耳。豈能立幽冥之間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拄杖驅逐。亞甘其辱。連日不去。久亦不復。僧乃許之曰。汝既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曉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中聞戶外人語。即引妻來。言本身已敗壞。此即魂耳。善相保衛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三二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言年數已盡。合當決去。涕泗而別。識不知所之。

夢妻治瘡

（北史序傳。李禮之與妻鄭氏相重。妻先亡。）遺言終不獨死。未幾禮之腳上發腫。夢妻云者小參漬之即差。如其言。反劇而卒。

夢前妻相責

（夷堅志樂）平流徙金伯虎。與所親余暉攜紗如襄陽販鬻。其家桑夜爲妾及一子死爲。金聞耗來還。道里中王氏有妾議出嫁。資裝三百千。金貪其財。即納爲繼室。妾柩在房。但施竹箔遮隔。燕婉其中。未幾。妾夢妻來責言曰。此吾故室也。汝何人而敢飲據。妾謝曰。實爲媒者所誤。業事已至此。夫人見女孫寢頓盡力撫育如無存時。乞勿相怨。妻曰。然則我自與金理會。明日金遂病。是時新婚方二十五日。遣信往九林市招醫士吳景華。吳之僕許四七。先夕夢從主人出道中。涉溪到某家。值一神立門外。訶之不使入。旦而金信至。許以夢告吳。請勿行。吳曰。我以醫爲名。令人以急相投。豈可坐視。立命駕許隨之。凡所經歷。盡昨夢境界。又白吳。吳頗以爲慮。至彼處。令僕寄他館。獨詣金氏。適其房。病者起坐。叱使去。且賦詩曰。野鳥同林宿。天明各自飛。吳知不可致療。趨而出。翌日而殂。

夢再娶妻妹

（古今事通。李行修娶王仲舒女。有幼妹。常挈以隨姊）夢。已再娶幼妹。惡之。有蒼頭自說。夢阿郎再娶王家娘子。後王氏終。仲舒有書續親。不答。及除東臺御史。至稠桑驛。有王老善祿命書。以告懷亡之事。老引入土山中一坡。見叢林曰。土郎但呼妙子。必有人應。應即答云。傳語九娘子。暫借妙子。同看亡妻。如言有女子。折竹一枝跨焉。折一木枝與

行脩並馳至大宮第二院，果見王氏曰：苟不忘平生，但納小妹，即某之道盡矣。所要相見，奉托如此。其女子與行脩至舊所，去。老人曰：此原上有九娘子祠，以吳續婚。

夢人取妻

（夷堅志：臨川士人黃則，字宗德，乾道五年登科，調監衢州安仁縣酒稅，待次鄉居。同）郡黃祖清秀才，夢其友韋瑩娶則妻朱氏。明日，以語瑩，瑩笑且慍曰：黃宗德方盛年，而吾婦閨無恙，焉有是事。毋戲我。未幾，則赴官，踰歲而卒。已而瑩亦喪偶，其後竟聘則妻為繼室。

夢妻求祭

（夷堅志：建昌葉氏極多內寵，一妾王姐病死，以無子之故，雖葬於基）園，而春秋薦奠弗及。淳熙乙酉，葉自昭州終更，偕閫，攜二妾金氏、陳氏行。俱夢王姐來求酒食，歎然曰：吾沒後，幽魂無歸，著欲自取覆官人，又近不得。兩人幸為我一言。既寤，白于主翁，亦為悽惻，遠還家，即命祀其墓，仍中元日為設齋。

夢姨教曲

（維揚志：廬江尉）李佩，外婦崔氏，本廣陵倡家女。崔酷嗜音，常以絃歌自娛。女弟茝鼓箏絕妙，年十七未嫁而卒。崔長女適邑人丁元夫，不甚聰慧，幼時母生二女，教其藝，莫究其妙。女每念其姨，不能以神力祐助。每節朔，奉觴祀祝，如此者八載。開成五年四月三日，夢姨謂曰：我在冥司，籍屬教坊，授曲於傅士李龜。念汝之情懇哉所如，洩望日，掃洒一室，虛列酒果，勞弊如有所見。抗箏就坐，閉目彈之，隨指有得，初授人間曲，十日不得一，此日獲十曲。曲之名品非人間意，聲調哀怨，幽幽然，聞者歔欷。有廣陵散等十曲。暮訣去，數日復來曰：吾聞揚州連帥取汝，恐有謬誤，汝可一彈。又留一曲，曰思歸樂。無何，州府果令送至揚州。廉察使議表其事，其女尋卒。

夢與妻別

（太平廣記：隴西李捎雲，范陽盧若虛女婿也，性誕率）輕肆，好縱酒聚飲。其妻一夜夢捎雲等十數人，雜以倡妓，悉被髮也，但以長索繫之，連驅而去。號泣顧與妻別，驚覺，淚沾枕席，因為說之。而捎雲亦夢之，正相符會。因大畏惡，遂棄斷葷血，持金剛經，數請僧齋，三年無他。後以夢滋不驗，稍自縱怠，因會中友人遍以酒炙，捎雲素無檢，遂縱酒肉如初。明年上巳，與李蒙、裴士南、梁褎等十餘人，泛舟曲江中，盛選長安名倡，大縱歌妓。酒正酣，舟覆，盡溺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六　一送

夢

夢故夫

（溫州志：平陽金州吳氏姥夢故夫謂曰：望日南監有陳姓者，時鈔伍貫，就汝發酒，勿賒與此人，上司勾之限期急矣。）黎明，其人果至，事悉如夢。越三日，南監果蕩其人，果死。

夢夫再生

（晉書顏含傳：含兄畿，傳疾，就醫自療，遂死醫家。）家人迎喪，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婦頗說之。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乃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相負。父母從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以手刮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分矣。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四明志：寧波府靈應廟，即鮑郎祠也。鮑郎名蓋，後漢鄮邑人，為縣吏，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塚。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第無氣息耳。

夢夫託生

（北史李崇傳：李庶之後妻元氏更適趙起，嘗夢庶謂己曰：）我薄福，託劉氏為女，明旦當去。彼家甚貧，恐不能見養。夫妻舊恩，故來相見，告君宜乞取我。劉家在七帝坊十字街南，東入窮巷是也。元氏不應。庶曰：君似懼趙公意，我自說之。於是起亦夢焉，籍問妻言之符合，遂持錢帛躬往求劉氏，如所夢得之，養女長而嫁焉。夷堅志：信州十二大山吳氏，盛族也。有子某娶婦，伉儷之義甚篤。吳名宦不成而下世，妻悼慕不已，常夢見之。一夕，又夢在佛殿上，奔往就焉，不得近。遂語之曰：我將託生，汝休眷戀。今往樂平石村石大秀才家為男子矣。旦而告于兄伯，伯為訪于石村，時大秀才之妻方懷孕。期月後，又見夢曰：某日我將生。伯又如期往，登石門道其故。大秀才抱嬰兒出示之，兒見伯一笑。伯叙于石，欲求為吳氏嗣，石不許。其兒後名逢時，長游太學，及進士第，然仕則至一邑丞。吳妻猶守志，將俟其解官往謁，會卒而止。

夢夫告亡

（幽冥錄：隴西秦嘉，字士會，雋秀之士。婦曰徐淑，亦以才美流譽。桓帝時，嘉）為曹掾，赴洛。淑歸寧于家，晝臥，流涕覆面。嫂怪問之，云：適夢見嘉自說往津鄉亭病亡，二客俱留，一客守喪，一客賚書還，日中當至。舉家大驚，書至，事事如夢。

夢亡夫置宅

（夷堅志：宗室趙師簡自英州岳祠滿罷，還臨江軍故居，時息偶一兩月，未裝赴調，而）

抱疾不起。才過信宿，妻石氏夢之如平生，從外間趍步入，座于堂上，呼與共語曰：我皆置得俞家宅于一所，極寬豁，要與汝并小姐都向那裏住，千萬便打併來。石氏不籀其已亡，漫應曰：好。覺，以語諸子，絶惡之。未幾，少女暴亡。長子希戚謀卜父葬地，一術士來獻圖，曰：此去十餘里，有山甚佳，主人需價不高，不可失也。希戚即往環視，龍虎向背，一切合意，亟立契承買。地主實俞姓，念與夢協，切憂之，而業已交易，不復捨，亦頗有物主張其間。是時石氏已病，經數日而卒。戚鑿壙作雙穴，擬合祔二親，而季姑小瑩卒，其妹又夢父母偕來，告曰：大姐孀居未久，有丈夫不欽，他看汝兄弟面，令但取來者呼住。既覺，懼虖連無已，尤以爲憂，方與諸弟言之，而希皋者曰：我亦夢如是，爲之柰何。大姐後發病，不兩夕奄然，遂併葬其處。石氏者，故饒州推官士志女也。

夢夫訴苦

太平廣記：扶溝令某霽者（失其姓），以大曆二年卒。經半歲，其妻夢與霽遇，問其地下罪福。霽曰：吾生爲進士，陷於輕薄，或毀謗詞賦，或抵訶人物，今被地下所由每日送兩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竅，受諸苦痛，不可堪忍，法當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畢，方得託生。近以他事爲閻羅王所剝，舊裩狼藉，爲人所笑，可作一裩與我。婦云：無物可作。霽云：前者萬年尉盖又玄將二絹來，

何僧云無。兼求鑄像，寫法華經，婦並許之，然後方去。消

夢代夫死

南史宋何尚之傳：尚之子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袷，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

夢夫令訴冤

夷堅志：撫州民陳泰，以販布起家，每歲輒出捐本錢，貸崇仁、樂安、金溪諸績戶，達于吉之屬邑，各有駔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歛索，率春秋乃歸，如是久矣。淳熙五年，獨遲遲而未盡，十月不反，妻頗以爲念。夜夢其被髮流血而告之曰：我此行不幸，到樂安曾家，爲所戕殺，盡亟爲我雪此冤。旦與人言，皆曰：心疑生妄，勿信也。次夕夢如初，遂愬于郡。太守王曉浚明，揖事于剩名，怪其恣夢中理，狀之出。還家歎泣，夜聞戶外剝剝擊指聲，視之，曰：吾夫有靈，此聲當入室。俄頃撼牀枕不已，妻悲怖，翌日再詣公庭哀祈，且升且哭，守惻然，爲下其事。縣宰張松茂老，悉集諸駔驗究，有曾小陸者在數中，白宰言：某實受陳氏恩，未如所報，那敢作此大惡。既以其日離家去矣，張無以詰。使五日，里正報：嚴陀村道側有卧尸，牒尉檢視，曾生以甲首往會，曰非也。又五日，或與曾素仇，告其實殺陳泰，埋於舍後

竹林中，於是捕送獄，才鞫問即承伏，云：初用渠錢五百千爲作屋，停貨令積布至數千匹，因其獨來，頓起不義之心，醉以酒，隨行只一僕，詐主人之命使先歸，語妻云拾索未訖，尚須小奄。僕去少時，追斃之于山下，前所驗道側之尸是已，續乃繼陳而埋之，不欲後隱，獄成坐誅死。

夢夫理舍

甄異傳：劉沙門居彭城，病亡，妻貧，兒童幼，遭暴風，壞宇破壞，其妻泣擁稚子曰：汝爺若在，豈至於此。其夜夢沙門將數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

夢夫作羊

陶朱新錄：臨安府貢花張三待詔，紹興癸亥歲因病不起，以夢告其妻曰：我以平生作花，殺雞鵝，甚得多罪，陰府罰万家作羊。其夜，參政万俟禹夫人夢一人入宅來，夢中怒問誰何人，人曰：貢花張三待詔，罰來宅上作羊。既覺，遣訪諸牧人，云：昨日羊欄中生一羊羔，因令使臣往詢市政，尋問張氏，既覆來驗，一同，禹命以羔付其家。

夢夫死

北史封卓妻劉氏傳：劉氏成婚一夕，卓官於京師，後以事伏法。劉氏在家，忽然夢想，知卓已死，哀泣，嫂諭之不止，經旬凶問果至，遂憤歎而死。元史：合剌普華爲廣東都轉運鹽使，與賊歐鐘等戰，敗，被執，不屈遇害。是夜，其妻希台特勒氏夢其來告曰：我死矣。知事狀，佗劉閔亦夢之，二人相繼死，軍中往往見其乘驄督戰云。

夢生八子

羅泌路史高陽紀：鄒屠氏有女，履龜不踐，帝內之，是生禹祖，及夢生八子：蒼舒、伯益、檮演、大臨、龐江、庭堅、中容、叔達，是爲八凱。（寶帳記云一日八仲一日八力一日八天方伸力天明也人記云夢日則生十八夢日而生八子故日夢。）

夢抱一兒

夷堅志：吳人王彥光御史之子嘉賓，頃隨侍入蜀，在漢州夢至一處，樓閣臺觀，上侵雲霄，中垂珠簾，有三四人相對，盛服玉帶，風格清奇，訪其左右：此皆何人？曰：帝王子孫也。又至一大宅，垂楊夾道，朱紫衆多者三十輩，列坐廳事，曰：此公侯貴人家也。行過曠野，見小兒可數千萬計，一吏曰：此貧弱之民子孫也，汝可於此中隨意抱一兒歸。嘉賓正以未有嗣息繫念，聞言甚喜，遂取其一，及寤，甚異之。次年生一子，既長，愚魯不解事，蓋朱家寒陋也。嘉賓字仲賢，淳熙十二年監左藏封樁庫，爲同官說此。

夢抱子昇天

周書文帝本紀：太祖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不至而止，寤而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顙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敬畏之。

夢

報生子

悅生隨抄元城先生幼子景道。元城在貶所嘗晝寢，夢一道士來謁，頃得家書，報其內子生男，而誕辰卽夢道士日也。先生異之，俄還自貶所，視所生男，狀貌宛然夢中所見也，故名之曰景道。鍾愛之異於他子。暨元城再貶嶺外，景道生九年矣，忽得疾卒於家。元城聞之，悲悼不能自勝。南海道士有異術，元城命爲以致魂。京道果見形於侍謂元城曰：我昔爲道士，公爲淄青節度，因射誤中吾臂，出血四合而死。今以撫育之恩，猶當償其半。元城於是爲刺臂血書數若經以薦之。

夢報哭子

夷堅志：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獨登絕頂，至白蓮池亭，憩磐石上。若夢寤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公此去歷年無蓄，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戚。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逐夫所生子，令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富非夢所又思慮未嘗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時當宦于彼，歸爲家人說，嗟異之。自祖山至黃梅縣，望日以雨不行，幼子書郎忽感疾，縣令吳字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爲南晉州。解有如者，表之驚歎，如僧言有證，疑其子必不久，乃許祝髮爲浮屠。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餘里。表之親記其事。

夢賜子益壽

有官通鑑：審尚鈞年三十，未獲嗣，夜夢祖父謂曰：汝年過無子，又壽不永，當早脩陰德。爲鈞唯諾。公一夕復夢祖父謂曰：陰陽之理，大抵無異，善惡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世，天網恢恢，踈而不漏，無可疑者。汝本無子，又降年不永，以陰德故，天延汝壽三紀，賜汝五子，貴顯壽終，當爲洞天真人。

夢天錫子

春渚紀聞：焉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姝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父理髮，卽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尚約髮以白繒，而以絳綵蒙之，惟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消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及資裝遣之。是夕消母夢羽人告之云：天錫爾子，慶流消消。後生巨濟，卽以消名之。消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消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夢人賜子

北史宇文貴傳：貴母初孕貴，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冊府元龜：後魏泰明王翰曾孫積，爲都牧尚書，積子端，初端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

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端。積以爲協夢，故名端，字天賜，位太中大夫，卒贈太常卿。

夢三子才力

墨客揮犀：魏傅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嘗謂人曰：吾昨夜夢有一駿馬，無堪乘者。人曰：何用待人來？有一人曰：唯傅靈慶堪乘此馬。又有弓一張，亦無人堪引。人曰：唯有傅靈根堪彎此弓。又有數合文字，人皆讀不能解。人曰：唯有傅靈越能解此文。靈慶後爲軍主，靈根爲臨淮副將，靈越爲前軍將軍。

夢長子傳爵

魏書：濟陰王長子鬱，少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紹其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鬱覺，卽語暉業，終如其言。

夢子爲國器

南史宋袁粲傳：粲幼名愍孫，嘗疾，母憂念，晝寢夢見父容色如平生，與母語曰：愍孫無憂，將爲國家器，不患沈沒，但恐富貴終當傾滅耳。母未嘗言及，粲貴重，恒懼傾滅，乃以告之，粲故自抑損。

夢子生年月

孔氏實錄：孔愧字元會，雖年歷四十，雖得數子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偉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其爾子矣，當名元措。後如其言，遂以所告名之。

夢子辭胎

王銍續清夜錄：子所識狄生，不欲顯其名，其妻與娣及叔母三人有同時俱有娠，生嘗呼術者卜吉，當有産死哭，三孕婦至本以己爲憂。一夕妻與叔母各夢所懷之子辭往娣腹中，明日娣産一子，頭有兩角寸餘。子皆俱覺，而妻與叔母遂失其胎，竟亦無他也。

夢子爲文

世說集異：李賀卒，母夢賀曰：上帝遷都于月圃，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業於詞，故召與文士數輩共爲新宮記，布文作凝虛殿，使某輩纂樂章，今爲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無以爲憂念。

夢子訴冤

太平廣記：張郁諸葛復，宋永嘉中爲九真太守，將長子元崇赴職，復於郡病亡。元崇護喪還，爲度門生何法僧推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述父亡及身被殺之狀。舉家號泣，使如發聞于將徐森之，始徐交州，徐道立爲長史，具說夢託二徐驗之，道立過諸葛長史，驗其父子亡日，悉如夢語，乃收行兇二人，依法殺之。上元縣志：河間國兵張巖、樓曠二人相與諧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升鍾嶺，坐于山巖，巖酒酣失性，拔刀斬曠，曠託夢於母，自說爲巖所殺，屍在澗內，既寤，復驗，尋覓之時必難可得，當令巖飛起此處也。明晨追捕，一如所言。巖知事露，將謀叛逸，出門見曠手執雙刀，來擬其面，遂不得去，母遂報官，巖伏辜。

夢

子往生

夷堅志　元符戊寅歲，睦州建德人黃司業者，丈夫四歲男子，夜悲泣夢之，曰：兒已受生，無用相憶。兒前生嘗為宰相，生極陷善人，擯為公家子，偶又有小過，復再謫，今只在數里間方十四秀才家，他日當有官。畢此一世，後却生佳處矣。明日訪方秀才，果得子，以十二月一日生，正與黃氏子亡日同。黃請觀之，兒罪然喜喜，與之物即來手如欲取狀。黃歸，遂不復哭。十四秀才者名遇，嘗至朝請郎，所生子名彥韶，興十二年登科，然仕竟止常山丞，以死，壽五十有三。

夢女子再生

太平廣記　晉東平馮孝將廣州太守，兒名馬子，年二十餘，獨臥廐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案生錄當年八十餘，聽我更生。馬子掘棺開視，女身如故，心下微暖，只有氣一泰之，後顏色便常，將為夫婦，生二男。

夢女子往生

張師正括異志　比部外郎石公介吉，皇祐中始將大理寺丞，監并州之徐溝鎮，歲餘，夢一兒，赤髮青膚，自中霤而下，欻無臂，捽一女子，髮自地而出，謂之曰：送汝往李專知家作女。石驚覺，心悸，遂不寐，遂曉，將有酒稅場官姓李者，石因問爾作夕有何事。李曰：四更初，息婦生一女子。石歎異久之。其後嬰兒有疾，召一姥視之，曰：本太原人，隨夫寓此，僅四十年，凡官于此者，無不出入其家。此廨宇亦巢日都監之官舍，（徐溝舊差少竹監當今為京官）令中霤之下者嘗有井，李殿直監臨日，毆一女使，不勝楚痛，投井而死，遂廢不汲，仍建大水溜焉。石愈驚駭，方省前夢之驗也。

夢女夫身

古今事通　廣都費樞入京，至長安旅寓，主家婦中夜來前曰：我父販繒家在集里，以我嫁店子，夫已無歸，不忍獨宿，冒恥就子。樞曰：吾知汝情，當往訪汝家。令人迎汝。至京，過集里，得販繒家，翁出近日，時昔之夜，夢神告吾女將夫身於人，非通貴秀才，殆矣。顧問其說，具以告翁，詳其夢，果貴見女時所取婦姊妹之，明年登科，官至已東宮。

夢女明冤

稽神異苑　吳王女紫珪許為韓重妻，王不許，女歎氣卒。重弔塚前，女鬼出迎重，入塚，贈珠并玉盒。重賫詣王，王怒，收重，發塚。紫珪見夢於父，以明重之事，王異之，乃捨重。

夢女求食

建昌府志　曾叔卿妻劉氏殘忍，嘗斃二婢，皆生死，叔卿仁厚，不能止也。劉生二女而終。長女亦未嫁而夭。叔卿在虔州，忽夢長女被髮號泣來歸，叔卿問故。女曰：適自上元院出，蓋以證佐吾母斃婢之獄，雖罪不在我，當時實在其傍見之，又已幽囚，無任飢渴，故從阿父求飲食爾。叔卿曰：事今若何？女曰：母不悟矣。此事畢獄，然一婢又在仲訴，罪不累我，尚當詣彼聽候也。既寤，以酒肉祭之，并為浮屠法以懺劉過。

夢女子取命

張師正括異志　王廷評（失名）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登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間，忽謂監試官曰：門外眾人喧噪，詬我何為？眾不約來。令人視之，無有。已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速我，色若懼恐。乃取枕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贊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高山道士梁宗朴善劾鬼，迎至，乃符召為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為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爾。道士知術無所施，遂去。

夢女子來謁

前定錄　杭州臨安令張寘，寶曆中，自越府戶曹掾攝授本官，以家在浙東，意求蕭山宰，出謁乙前三月，忽夢一女子，年二十餘，稍刺來謁。寘素貞介，不與之見。女子云：某是明府已中之客，妾待不見。寘遂見之，曰：妾有十一口，依在貴境，有年數矣。今聞明府將主此，來謁。問其縣，竟不對。及後補安吉縣令，則如所夢一女子乃安字，十一口乃吉字。及秩滿數年，又將調，夢前女子顏色如舊，曰：明府又當宰妾之邑。寘曰：某已為夫人之邑，今豈再授乎？女子曰：妾自明府罷秩，嘗即還。居今之所，止非舊地也。然仕者家屬凋喪畢盡，今唯三口為累耳。明府到後數月，亦當辭去。寘未諭。及唱官，乃臨安縣令。寘歎曰：三口臨字也。數月而去，吾其憂乎。到任半月而卒。

夢女子求拔刺

任昉述異記　陳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寢，忽夢見一女子，坐中謂之曰：吾目中有刺，願乞拔之。及覺，忽見棺中有髑髏，眼中草生，遂與拔之。後於路傍得雙金指環。

夢女子送錢

廣異錄　開陟幼時，父任密州長史，陟隨父在任所，嘗晝寢，忽夢見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麗，來與己會。如是者數月，秋夢之後一日，夢女來別，音容悽斷，曰：己是前長史女，死殯在城東南角，明公不以幽滯，卒微用為枕席，我兒明日來迎，已長終天永訣，豈不恨恨。今有百千相贈，以申久眷。言訖，令婢送錢于寢牀下。乃去。陟覺，視牀下，止有百千紙錢也。

夢女子見罵

太平御覽　宋書曰：前廢帝子業好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婦人裸身相逐。有一婦人不從命，斬之。後經少時，夜夢遊堂，有一女子罵曰：爾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怒，遂於宮中求得似所夢者戮之。其夕復夢所戮女罵曰：汝枉殺我，以訴上帝。至是，巫云：此堂有鬼。帝自與山陰公主及六宮綵女數百人隨

群巫捕鬼、屏除侍衛、帝親自射之。

夢女子設筮

（冊府元龜趙上交仕晉為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為人投筮、上交問曰、此行主上櫛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厥兄女子短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驗而寤、以告同列、咸曰、此異夢不可輕而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奇偏還、供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主陵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俟之。虜長被狐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稿其常服、謂曰、爾華無懼、吾亦人也。因閱襟亦所採之甲、且云我昨來特製此為南封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為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其有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稟陰氣。女子象通卜筮者。以多算也。此日乃明其應異乎、及契丹北還、來以十七日也、

夢虞女鼓琴

（冊府元龜趙武靈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虞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苕之榮。（秦中延日陵昔之事其事堂）命乎命乎曾無我嬴。（秦中延日吉有今條上通告昭人昔之乙貴咸孟偏乙）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嬴、（方言曰娃。美也、吳有館娃之宮）孟姚也。（徐廣曰古文考云略其女以姓）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夢女子相遇

（太平廣記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窗下、側有柏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窗側柏葵花、宛是夢中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闕於劉山甫也、翰府名談寇萊公少時過大梁、宿郵中、夢至一處、峯巒流水、有女童引至磐石上。與兩人對坐、共食蒨桃、女童曰甚有分趣左、公引執其手、即覺。自汴回梁。再宿舊郵。有老姥曰、吾孫女小名蒨桃、衣冠家、欲娶之。則女大罵。曰我已有夫。公曰。爾試呼之、少選出拜曰、此吾主也。公悟向所夢。遂娉聚百生。留女為妾。語言多有補益。後公出鎮北門。燕集無虛日。有善歌者公贈之束綵。意尚未滿。蒨桃為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似意嫌輕。不知織女螢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後公南遷雷州、蒨桃泣曰、妾無奇功不升於仙、有薄劫亦不入於鬼、前世師事仙人、為侍書有官為侍兒、所嫣妾性殘之、失於拜齋、孕已數月、是一殘而殺二人、受謫再入輪迴。宿根有契、為公侍妾、今將別去、公當為地下主者、乃閻浮提王也。天符即下。宜集後事、明日蒨桃果卒、公不久亦逝、

夢紅袖女子

夷堅志吳虎臣十博聞強識。知名江西。為舉子日、嘗夢於仰山、欲知科第遲速。其夜夢紅袖女子、執板而歌。覺而不能省憶。但記一內曰、尋春不是採花郎、是後竟不第。而以獻書待官。與奉紫姑神甚謹、每言事多驗。已人吳仲權以將調官。請扣所向。其著既具。廼畫龍與羊各數四。虎臣曰。龍者君象、羊者仕塗祿秩也、子必面君登朝矣。仲權曰。殆乃一選人。名位甚卑、安得有此望。虎臣曰。曾以布衣猶被召對。況於已在晉裳之列乎。神言有證。當不謬矣。仲權私謂辰未年、或可奮發。及赴部、乃注龍陽丞。

夢皇姑

（太平廣記孟蜀翰林學士辛寅）遜。頃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則古道院。在一峯之頂。內塑像皇姑。則唐玄宗之子也。一夕夢見皇姑召之。謂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須出佐理當代。寅遜夢中升橋其法、則與中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寅遜遂日日食之。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尤多著述。又夢掌中華不絕。後來內制草數年。後掌選。心力不倦。因知中天師怡神論中仙方。盡可驗矣。

夢姑託生

沈括清夜錄瑞明殿學士楊寀之母夫人孫氏者。事其姑孝謹。姑甚愛之、每曰吾死。即當為爾子。久之楊之母有娠。而其姑亦以壽終。一夕夢其姑謂曰。吾來與爾為兒。明日遂產。即瑞明君也。年七歲猶不能言。亦未嘗見其笑。母戲之曰。豈其癡乎。因取小提將笞之。蓋欲以儆痛試發其音聲。兒忽語云。吾汝姑也。何為笞我。母大異之、詰其所以。不獲答。自此遂能言語如常。

夢婦作烏

（太平廣記東平呂生嘗國）人家於鄭。其妻黃氏病將死。告於姑曰。妾病且死。然聞人死當為鬼。妾常恨人鬼不相通。使存者益哀。今姑念妾深。妾死必能以夢告於姑矣。及其死。姑夢見黃氏來泣而言曰。妾平生時無狀。今為異類。生於鄭之東野林木中。熙其異狀其為者。當是也。後七日當來謁姑。願姑念平生時。無以異類見且害挽。遂去。後七日果一烏自東來。至呂氏家。止於庭樹。哀鳴久之。其姑泣而言曰。果吾之夢矣。汝無昧平素。直來吾之居也。其烏即飛入堂中。迴翔哀咬。僅食頃。方東向而去。

夢珠衣婦人

（江淮異人錄吳太祖將校張訓妻。妻言事皆神異。吳祖嘗）賜訓鎧甲與馬。皆不若諸將。吳祖夢一婦人衣珠衣告曰。公賜訓甲與馬（非良）。當為易之。吳祖問訓爾事何神。訓亦不能測也。

夢白

衣婦人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績書累通大義，不事事，嘗以博塞角觝爲務，鄉里鄙之。絳憤憤入國學。諸生屢訶摘，嘗欻掇取之。會諸衛爲國子助教，視其過，遂亡去，往還澗壁。病瘧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酒。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詰朝求蔗食之，疾果差。逾數夕，又夢前白衣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固子坡。絳瘠標懷鬱然，唯不解固子坡之說。後金陵諸後主上書，拜爲上柱國。及宋平金陵，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誅令嶺袁獻，遣使諭意。絳遂降，授泉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穎爲右贊善大夫，上書求復季父之讎，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

夢紅裳婦人

江博教影響錄：劉道芳爲蓬溪令，秩滿歸京。夜宿縣界秦氏家，夢一紅裳婦人泣曰：妾本秦氏子婦，性剛不相下，遂爲兒鞭撻而死。妾訴於陰府，已償命，餘業罰爲羊。今在秦氏之欄，以官人經過，將烹爲饌。念爲羊固甘刃死，腹中有羔，就烹其業轉甚。俟產就地，死無恨矣。

夢婦人取玩具

廣異記：許州司倉盧彥緒所居淵，夏雨暴至，水滿其中，須臾漏盡。彥緒使人觀之，見其下有古壙，中是瓦棺。有婦人年二十餘，潔白凝淨，指爪長五六寸，頭插金釵十餘隻。銘誌云：是秦時人，千載後當爲盧彥緒開，運數然也。開之吉，啓之凶。又有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車輪。彥緒取釵鏡等數十物，乃閉之。夕夢婦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經一年而彥緒卒。

夢婦人哭

張華博物志：太公爲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答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爲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壇也。

夢婦人訴冤

王明清投轄錄：昭德趙郡李氏丙申女，初名如璋。往歲泊舟僧伽浮圖下，夢人教改曰昭德，遂用之。熙寧甲寅歲春，隨侍其先君司封在曲江，夢一婦人年三十許，面正圓而長身，莫能省識，曰：汝負我命，歲在戊午，我得復冤。是歲九月，夢一神女從空中下，指昭德曰：汝不以汝母九五齋行過汝，今止好脩。方夢時，不知問九五齋行是何義，覺而問人，莫能訓說。由此寄心香大因緣，不親世間事。且二歲餘，母氏怒曰：女子無所歸，他日吾目不瞑。昭德懼，夙夜女工。元豐戊午仲冬十五夜戊子，夢曲江所夢婦人曰：我來矣，汝償我債。以物正料昭德心而去。從此隨病心痛，針艾湯熨，卜祭禳鬼，盡世間法，楚毒增劇，家人莫知所爲。庚寅日昳時，忽得寢，夢一女子從衛如貴人，熟視之，甲寅所夢神女也。曰：汝不取我語，今奈何？昭德曰：弟子愚暗，惟告慈救。女曰：此非吾可以爲汝，惟佛能之。神女即將昭德指佛，仰見宮殿莊嚴，諸佛皆語。昭德拜且泣，道所以來。內一佛曰：冤對相逢，如世索債，須彼此息心，當自悟。昭德曰：世業所薰，根蒂牢固，安能頓悟？佛曰：當此危苦，如何不悟？昭德復表請百十語。佛曰：汝但發菩提心，盡此形壽，回向三寶，乃可以度脫此厄。不爾，二十五歲債家復來，雖吾亦不能爲汝。佛乃爲作法，以手加昭德頂，後旋繞三匝，曰：吾爲汝解冤竟，汝歸必安矣。既覺，病十去九。頃之，遂平。昭德從此心絕華慕，日絕腥膻，身絕粉黛綺纊，洗濯三業，亦不復善惡諸夢。故追憶夢時，存其梗槩。

夢美人歌詞

曾慥類說：賢良司馬槱夢一美人曰：君異日守官之所，乃妾之居也。幸無相忘。因歌蝶戀花一闋。既夢，唯記其半。詞曰：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槱續其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朱唇，唱徹黃金縷。望斷行雲無覓處，回明　月生南浦。後調官，得杭幕，夢向之美人曰：時當諧矣。相將就寢，乃與詩曰：長天書闊雁來盡，深院落花鶯更多。發策決科君自爾，求田問舍我如何。槱曰：吾方以少年中第，子何遽勸吾退也？曰：其如命何！自是每夕夢中必來。槱爲同僚道其本末。衆曰：公廨後有蘇小墓，得非是乎？君後期一畫舫，每與同僚遊於江上。一日昏後，舟卒見一少年衣綠袍，携二美人同升畫舫。俄頃火發，舫已沒。急走公廨，即君已暴亡矣。其弟棫，字才叔，亦登第，善屬文，長於詩。哭兄詩有云：一舸南遊遂不歸。乃紀畫舡事也。此詩之作，因夢與才仲燕語如平生。既寤，遂賦詩以寫其悲悵之意。詩曰：詩似旅鴈破群飛，一舸南遊遂不歸。但見音容悲且喜，不知魂夢是耶非。陟岡望遠心猶在，從劫還家意已違。叔涕裏尋丘壟去，可堪猶采故山薇。

夢長人

羅泌路史有虞紀云：初，堯在位七十載矣，見丹朱之不肖，不足以嗣天下，乃求賢以巽于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見（書緯溫子升舟期佇，所謂感夢長人者。）舜之濬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于衆，詢四岳，明明揚側陋，得諸服澤之陽。金樓子興王篇：周文王昌，母曰太任，夢長人感已而生文王。太平廣記異僧：張應家奉病，欲作事，往精舍中。

見竺曇鏜，鏜曰：佛普濟衆生，但當一心受持耳。曇鏜明當往其家，其暮應夢見一人長一丈五尺，於南面趍而入門，曰：此家乃爾不淨。夢中見鏜隨此人後白曰：此處始欲發意，未可一二責之。

夢老人

唐繪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廣州府南海志：增城人何仙姑，所居地曰春岡，下有穴，產雲母。忽夢老人教以服餌雲母得化煉之術，後常服之，體覺輕健，日月有異。一日告其母欲游羅浮，母曰：女子迎送不出門，奈何獨遊？數日又告，母方止，忽不見。

夢偉丈夫

三槐王氏雜錄：呂徽仲貶嶺外，至處州瑞金縣，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兩歸，呂氏尚有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先是十年前有富人治壽材，夢偉丈夫冠冕而來，曰：且輟，賢宅。富人驚悟。徽仲過縣，富人望之，乃夢中偉丈夫也。及卒，乃輟其材而斂焉。

廣州府南海志：州城西四里，西禪寺，有僧慧珠，夢偉丈夫長髯紫衣，自寺東廡來，謂珠曰：可止。珠覺，莫曉。次日郡人霍姓者來告曰：向經浙西，得祠山香火，奉事惟謹。忽夢中語以家居窄狹，當處進邦刹，曉詣旦再卜，得西禪。故精圖出袖中像以示珠，乃如夢中所覩者，遂剏祠安之。水旱禱必應。

夢二丈夫

晏子內篇：齊景公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夢二丈夫立而怒，覺，召占夢者曰：吾夢二丈夫立而怒，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夢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祠乎泰山。明日晏子朝，公告之，如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若何？晏子曰：夫湯，天下之聖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公不用，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散師，不果伐宋。

吳興志：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築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基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密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良工。有道人風釆秀發，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莫傳使人相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正擬瞻謝，長揖而去，衆異之，競入祠瞻覩，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疑。奎傳法於慧賢，建炎初京師三藏道法司，奉陳留闡教寺釋迦佛牙至鎮，有三朝御封，緘以玉匣，又金銀再重，始護以木函。贊僧僧俗欽禱以求舍利，七日弗應。餘人皆有懈意，贊拜祈愈力，誓言今夕無驗，當捨此幻身。三更後，銀盆內鏗然有聲，舍利流出三十餘顆，五色光耀，其半露半隱于匣者無數，亟貯於番琉璃瓶。先是太湖有漁者，於波中得檀香七級塔，高二尺，上鐫佛菩薩像，精巧之極。一僧購得之，是夜夢神人告曰：釋迦佛分身今在烏鎮，汝宜捨塔奉安。明旦擔捧以來，貧待新入塔，閉伏淺深無少差。因建檀塔，會閘于閘子東，皆作文記其事。賞傳法於妙心師之景山寺，唐覺闡禪師道場也。紹興壬午，心挂錫書記寮，欲南游，夢二偉丈夫，着古衣冠，排闥入謁，執禮甚恭，曰：昔日聞禪師至此，某輩七十二村土地，聽說法，恭受大戒，永斷葷飲，以護正法。禪師授記五百年後，再來興此山。時已至矣，和尚欲何之邪？心覺而未信，連夕見夢，挽留甚切。心謂之曰：此寺頹敗久，常住梯然，將何力復興？且公何人，鄭重若是。對曰：我伽藍主者，自有大檀越為師維持，茲非所慮。心終不然之。住持僧師範，亦夢神託留之。不得已，姑為度夏計。至六月，師範下世，遂張恭莊公請寺為功德院，邀心主席，一坐三十臘，興廢補敝，真為一新，蔚為名川名剎。距覺闡開山恰五百年。慧齋姓沈氏，傳曜侍郎之弟也。心乃其姪云。三世皆感一異，善緣深矣。

夢五大夫

冊府元龜：齊景公田於梧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嘗殺無罪耶？晏子對曰：昔先君靈公畋，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葬之，命曰五大夫穴，豈此耶？命人掘其葬處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葬之也。

夢五人列坐

吳興志：長沙土俗，率以歲五月迎南北兩廟瘟神之像。設長杠輿幾三丈，奉土偶於中。惡少年奇容異服，各執其物，簇列環繞，巡行街市，竟則分布坊陌。日嚴香火之薦，謂之大伯子。至于中秋，則裝飾鬼社送之。還為首者持䟽，指人家裒錢給費。士人楊仲宇居之者，處夜市橋側。淳熙戊申之秋，與親友酌酒小集書室，聞外間大呼，扣門甚急，驚起詢之，乃社首耳。仲宇生不篤信鬼神之說，且怒其非急務，而暮夜相恐，拒而不對。是夕，夢有客通刺來揭，整衣出迎，見五人列坐於廳上，視其狀則廟中神也。亦未以為怪，趍與之揖，展叙寒暄，與世人無異，就席款語，劇談文章，貫引經史，皆亹亹有理，致適仲常時胸次所欲剖決者，不覺悚聽，方默念其所以為神聰明過人蓋如此。恍然而寤，且與妻子言：疇昔之夜，吾有沮抑䟽之意，故示夢以見警，神明其可欺哉？冠櫛之次，社首復來，亟為助力

（集錢自是始知加敬。仲書與癸卯舉籍。）

夢孝子

（太平廣記唐玄宗嘗夢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問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韋見素耳。帝深然之。數日自吏部侍郎拜相。）

夢童子

（渠谿漫志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問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惡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魏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在其上乎。詰旦以諧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杜陽雜編唐代宗廣德元年。吐蕃犯便橋。上幸陝。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峩峩。胡胡乎余何詣。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王。胡虜破滅之兆也。是月郭子儀等克復京都。上還宮闕。）

夢小兒

（閑來新錄知江寧縣葉義問言。前任錢塘知縣。適當兵火擾攘之後。有新虜人南渡日。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某家老幼七口。劫奪財物。縣中捕之。盡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甚力。葉念一十二人既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小兒云。知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又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令各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者。葉乃問不承者云。殺小兒者是汝。何可諱耶。囚乃垂涕。俛首伏罪。案遂成。）

夢書生

（會稽縣志石景術字慎思。應舉年省試。治周禮。試官考校義卷兩副。一則該博而詞不工。疑其為老儒。一則詞義整齊。疑其少年。試官念欲取老者。未決。夕夢一書生來見。姓任。反久之。覺而與同官言。皆笑。或不以為然。取卷子衆觀。亦如前議。是夕試官五人皆同夢。異而竟取疑為少年者。榜出。石景術也。狀貌乃夢中所見。王介甫欲嫁姪女與之。呂吉甫聞其事。意其必貴。遂以女適景術。介甫怒。由是吉甫罷參政。出知揚州。景術嘗作祠曹郎官。止監司太守。後無疾死。介甫姪女嫁葉致遠者是也。）

夢土偶人

（陳纂葆光錄貞敬公未達時。嘗夢俠軒亭。有土偶人列拜。覺而自負。後果判東府事。）

夢尋友

（韓非子六國時。張敏高惠為友。敏每一相思。便於夢中往尋。行至半途。迷不知路。）

夢同年友

（夷堅志鄱陽詹林宗少時以隆興壬午赴鄉舉。夢人告曰。君它日過省。須與蔣佐同年。及預計偕。來春入都詣貢院。有混榜。無所謂蔣生者。意闌不樂。是歲下第。乾道乙酉。魁薦於鄉。仍不利。至於再。見舉當淳熙辛丑。已五到省矣。始見別院混榜有常州蔣佐。竊喜為本錢。別榜見揭府中選。愈又益喜。果參名。於是往訪蔣。道昨夢。叙同年相親之意。詢其春秋鼎盛。徐扣甲庚。乃生於壬午。蓋初得夢之歲。莊季裕雞肋編劉岑季高閑居湖州。夢廖用中云。剛與鄭顧道。卻是同年。時廖為中丞。鄭望之侍郎。領宮祠居上饒。後數月。劉得信州。到未久。廖以宮觀罷歸南劍。道由信上。鄭往謁之。初未識。問之。乃同榜登第。是日用中赴州會方坐。即云。鄭顧道在此。某與之卻是同年。與夢中所聞略無少異。則出處升沉。動靜語默。悉皆前定也。）

夢同門生

（太平廣記湘湖有大校周竭者。居常與同門生姻好最厚。每以時人不能理命。欽不肖子。爭財分訴到于訟庭。嘅此為鑒。乃相約曰。吾徒他年勿遺其撤。儻有不諱。先須區分。俾其不露醜惡。貽責後人也。他日同門生奉職襄郎。一夕周校夢見揮霍書訴曰。城大坡大。某前言已申。今為異物矣。昨在通衢急風所中。以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來歸。暮要處理。周校忽然驚覺。通夕不寐。遲明。抵其家說之。家人亦夢。）

夢友人死

（太平御覽後漢書曰。范式字式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功曹。與汝南張劭字元伯為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省視之。元伯臨終。歎曰。惜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黃泉。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而驚悲歎赴之。太平廣記韓弇為掌書記。被蕃戎所殺。弇素與櫟陽尉李績友善。因晝寢忽夢弇被髮披衣。面目盡血。績初不識。乃稱姓名。相勞如平生。謂曰。今從元帥大使填滹河。燋悴困辱不可言。聞來奉詣耳。幽明錄張甲者。與司徒蔡謨有親。僑住謨家。暫數宿行過期不返。謨晝眠夢甲云。暫行忽暴病患心腹病痛脹滿不得吐下。某時死。謨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斷去脚吞之則愈。謨覺。使人往甲行所驗之。果死。）

夢友人言別

（太平御覽盧元明為中書侍郎。友人王由寓居潁川。忽夢見由攜酒就之言別。因賦詩贈。乃覺。元明憶其十字云。自茲一去後。朝市不復遊。元明嘆曰。必有他故。經三日。果聞為亂兵所殺。尋其日。乃是夢之夜。）

夢故王言別

（太平廣記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閤。陶弘景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夢鏗來。慘然言別曰。某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

夢故僧死

夷堅志張彥文尚書（大經）長者也布衣時與建昌景德寺僧紹光厚善後爲諫議大夫紹光死於鄉張公盖未知也夢其衙械立庭下泣訴曰紹光以某月某日死緣生前罪業深重沉淪地獄無從脫免願公不忘平生特爲救釋精作佛事以濟冥塗憶有金一兩在弟子姚和尚處并有錢二十千在市上某家儻索而用之庶可獲助張許之他日遣僕歸詢其事皆合乃命其子元晉取金與錢爲補經轉輪仍塑觀音像一躯於大平興國寺僕長明燈以供且刻石紀以示人當淳熙初張徙來湖南常平巡歷屬城至道州北境三十宿於杏園寺夜夢婦人求葬已言甚懇切旦以告主僧傳其據以屬營道宰瘞諸原蓋其側隱之心頫如是也

夢黃髮叟

太平御覽三輔決錄曰予以玄冬脩夜思而未之術也忽然而寢夢此黃髮之叟姓爲玄明字曰子真與寐言言必有中（夢中所告良驗之事）予授其人子貞許之析敘通理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因命操筆者書之謂之決錄

夢白鬢老叟

夷堅志建昌新城士人張翊淳熙十六年初夏夢游鄉先達秉昭刑民極圖遣白鬢老叟告曰君今秋應舉但用某使君名必可得也翊覺而異之以謂身爲晚輩豈得揪孔長者名然私心竊喜惟恐失之只用下一字更爲極是歲中解試第二人謁謝昭州自言其夢以謝過

夢老嫗

太平廣記宜春郡東安仁鎮有齊覺寺有一僧年九十其寺常住莊田孳畜甚多僧一夕夢見一老嫗衣青布衣拜辭而去云只欠寺錢八百覺而異之遂書于寢壁其後無知者後有牸牛一頭無故而死主寺僧賣之只酬八百數處不移前價主事具白僧嘆曰償債足矣遂令主事僧入寢所讀壁上所題處無不嗟嘆

夢孔嫗

夷堅志吳元猷家老孔嫗燕氏在吳氏數十年一家頗加禮既死猶以時節祭之嘗見夢曰冥間甚樂但乘老須人扶掖昔之使耳其家爲畫二婦人焚之後夢曰賜我多矣柰軟弱不中用何其家感異屬匠者厚以紙爲骨且繪二美婢它日來謝曰新婢絕可人意今不寂寞矣明年寒食家人上冢歸僕夢曰向所得婢今又捨我去曰何得爾曰初不欲言以少年淫蕩皆爲燕三誘去家人曰燕三人也安得取嫗侍女曰亦已來矣曰然則當爲辦之不難也明日相語皆大笑燕三者嫗姪也素不撿自嫗死不復聞其在亡遣詢之果已死遂復畫二老者與之又來致謝盖前後五夢而得二老婢云

夢老姥置錢

太平御覽異苑海陵如皐

縣東城村邊海岸崩見一古墓有方頭漆棺以朱題云七百年墮水元嘉二十年墜於縣獄和盖從潮漂沉輒泝流還依本處村人朱護等異而啓之見老姥年可七十許嚙頭着桂（一字四）鬢髮皓白不殊生人釵髻衣服粲然若新送終器物枕履悉存護乃齋酒醑施于柩側爾夜護婦夢見姥云向獲名既感至無已但我墻屋毀發形骸飄露今以直一千託爲治護也置錢便去明覺果得即用改命移于高阜焉

夢老公

北史魏孝文幸洪池命任城王澄侍升龍舟帝曰朕昨夜夢一老公拜立路左云晉侍中嵇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曰陛下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嵇紹當是希恩而感夢帝曰朕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夢官妓

太平御覽靈鬼志曰濡須口有一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時便出見昔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管之音夢人驅遣云勿近官妓此人驚覺即移船去傳云是曹公載妓船覆于此于今猶在

夢壯士見唾

太平御覽呂氏春秋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自不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年六十而無所挫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于衛三日不得退而自殺

夢貴人求改文

青瑣高議范文正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托公者爲撰述寶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夕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之文遂暴露矣願公改之公夢中謝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寔有此我非私人者不可改也貴人即以語恐公曰公若不改當奪公長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長子純佑果疾卒又夢貴人曰公竟改否若不改當更奪公一子公又曰死生命也俄而次子純仁亦病此兩夢貴人甚有倨色既而又夢貴人乃以情告曰公長子數當盡我豈能奪今者公爲我改之公次子行安矣公卒不改純仁數日遂安後至丞相公之剛正足可見也

夢孕貴人

莫君陳月河所聞呂夷簡居長夫人姙身公令飲藥去之翊夜三次觸蠓見夢云所孕貴人不可去也遂止即今左丞晦叔也

夢貴人來

宋史江萬里傳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燁始崇儒大父璘鄉稱善人燁妻陳氏夜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

夢婢父報德

左傳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

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夜夢之曰。余而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注。其夜從顆夢見結草之老人。許年半生。）張師正括異志。鍾離瑾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明年。將以女歸許氏。居一日謂其胥魁。俾市婢以送女。望日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問其何許人。嫗曰。撫之臨川人也。幼喪其親。外氏育之。女泣嫗戒。亦不敢有他言。君視事少閒。歸過于屏。見女流涕有戚容。且疑其家咕挾。詰曰不然。某之父昔曾令是邑。不幸與母俱喪無親戚以為依。時方五歲。育於胥家十年矣。且將為己女。今明府欲待媵妾。胥以其應命。適見明府視事。遽感吾父。不覺涕零。君大驚。呼胥嫗以畜如女言。戒家人易其衣食。如己所生。以書抵許氏告緩期。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許亦惻然。後曰。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孫女。予固有季子願侍以為婦。安事盛飾哉。卒以二女歸許氏。久之。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拜而謝曰。不圖賤息。辱賜於君。然得請於帝。願奉十任有土官。故來致命。後果歷十郡太守。終於江淮發運使。今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十餘。獨出君之後。故世為肥之冠族。若許氏。名爵父老已失其傳。嗚呼。二君之用心非有求於世者。特發諸至仁耳。彼附貴而靚醜。然自以為得。獨何人哉。施報之事。儒者蓋羞言。若岐龍斷蛇。杜回結草。千古豈苟傳。亦有以警勸云。

夢二翁一姥

（太平廣記。秣陵人趙）伯倫曾仕襄陽。船人以猪為禱。及祭但豚肩而已。爾夕倫等夢見一翁一姥。鬢首蒼素。皆著布衣。手持橈檝。怒之。明發輙觸沙衝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饌。即獲流通。

夢至帝所

（左傳。秦穆公夢至帝所。觀鈞天廣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進士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趙繼祖
圖畫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　一送

夢

夢乘龍上天

類林雜說黃帝少時夢乘龍上天。後即帝位也。羅泌路史陶唐紀。帝始在唐。夢御龍以登雲天。而有天下。東漢書馮異傳。異勸光武即帝位。光武乃召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三王反畔。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為社稷。下為百姓。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金樓子興王篇。漢世祖文叔。嘗夢乘赤龍登天。上珠階玉闕。吳志孫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自立。七年。薨。孫皓悉誅其子。晉書郭瑀傳。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閒。使西代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游於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嘆曰。龍飛在天。今止於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在屋。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宋書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著作郎孫詵進曰。易稱見羣龍无首吉祥也。衆乃大悅。太平御覽。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嘗啓。昨夢大王乘龍上天。願深自愛。太上大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南史齊高帝紀。帝年十七時。嘗夢乘青龍上天。西行逐日。　又帝與孫奉伯同室臥。奉伯夢帝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腳不得。及覺敘夢。因謂曰。兗州當大庇生靈。而帝不得與也。奉伯竟卒於宋世。舊唐書憲宗紀。憲宗微時。嘗夢乘龍昇天。言之於鄭太后。乃曰。此不宜人知。毋幸勿復言。宋史烈傳。趙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

夢乘龍

江寧縣志丁成序。南唐時。應數舉。忽夜夢乘龍自地而起。顧見一駱駝隨之。私自喜幸必登科第。後應又不捷。尋歸宋。應十數上。凡踐場屋迨三十餘年。嘗自思以其夢為誕。至咸平三年王公知貢舉。成序上詩曰。常憶金陵應舉時。壯心頻欲挹丹枝。蹉跎三十年中事。一度思量一淚垂。於是奏名。及殿試以第三甲放之。其亞之者則龍起。又亞之者又駱起。及觀榜方悟其夢。青瑣高議。天聖年中。馬輔將御試。夢乘龍飛去。自推以為吉兆。是年殿下。次舉又過省中夕。再夢乘一巨蛇而飛於空。其去甚疾。輔憂慮謂人曰。吾向夢跨龍猶不利。今乘蛇固可知也。洎晨廷唱第。先呼龍起。次呼蛇起。又呼馬輔。三人相連而不相間。異哉人之貴也。夢先兆於數年之前。

夢跨龍

名臣見聞志。虢國夫人因生日進內膳貴妃。上厭奏邀帝。帝往焉。貴妃斂躬起曰。妾昨夜夢與帝遊驪山。似至興元驛。方與帝對食。後宮亦告火發。倉卒與帝把手出驛。回望驛中高木數株。俱為烈焰。左右奏綵仗不完矣。忽有控二龍來者。陛下跨一龍。妾亦跨一龍。隱約西北去。陛下所跨白龍。介甲間有白光。侍從甚盛。其去若飛。妾所跨龍其色蒼黑。介甲間亦有黑氣。其行頗緩。左右從畧無人。西顧惟有一蓬頭黑面物。色視之不類人。前望陛下去甚遼遠。欲逐陛下。因此所跨龍青面物忽鞭龍數下。龍馳去。觸一危峯。龍蜿蜒墮地。妾亦沉煙霧中。開目則獨在一小室中。問向所青面物。言曰。某此峯神也。妃子合居于此。有一騎自外來曰。帝令授妃子封邑。手執青紙文一軸。字體若用朽木書。蒼暗不可識。惟後字可辨。云妾授益州牧豎先后仍百鎰。已而聞若有兵大呼。因急合戶。倏然覺來。滿身汗洽。不知此何祥也。願帝告之。帝仰而沉思。俯而發嘆曰。對酒且圖今日之樂。其事他日可知也。（又云漁陽叛。帝駕西遊至馬嵬。六軍不發。請殺貴妃。帝不得已。命縊于佛堂。果符益州牧豎之夢。蓋豎係吐絲。而絲居縊旁。乃縊字也。）高力士曰。向妃子嘗對陛下言其所得夢時。臣侍立。歷歷在耳。願陛下少解釋以開愚情。帝曰。妃子之夢今皆應矣。與朕遊驪山。驪與離同音。方食而後宮火起。亦失食之兆也。火乃兵士之氣也。回望驛中木俱焚。驛與易同音。加其木於傍。楊字也。俱焚滅身之災可知也。吾跨白龍西遊之象。彼跨黑龍幽暗之理也。獨行無左右之助也。龍墮煙霧。皆幽陰之處。獨居一室。乃古寺之應也。一騎者。馬也。黑面物稱峯神。乃山鬼也。果死於馬嵬乎。益州養豎。益傍加絲。乃縊字也。帝長吁曰。託此夢者何神也。一何顯然如此。

夢人跨龍

摭遺新說。王桂英既遇王魁也。歲月既久。情好益篤。桂嘗語魁曰。妾未遇君前一夕。得夢。夢有人跨一龍繞高數丈。仰望跨龍者狀貌甚大。跨龍者執一鞭。鞭絲拂地。傍觀者皆曰。此神仙人也。少頃龍驟首欲上。我即執其鞭絲。陞未數丈。鞭絲中斷。而我墮地。仰望龍已不見。而微見其尾。忽然雷雨大作。望見一處有林木

欲休於其下。至則有一人亦欲避雨。顧其木曰。此白楊木不可止。其人遂去。妾則竟避其下雨勢甚急而妾獨不濡。不久瞻覺竟思恐非吉兆也。洎此日見君狀貌。乃夢中跨龍者也。乃自解曰。鞭斷而我墜。君當升騰而去。妾不得同處矣。妾不識白楊木何物也。常詢人皆曰。人塋墓間多有此木。吁。妾不久其死乎。雨澤潤萬物而我不濕。是知非善夢也。魁曰。夢何足遽信。但無慮非久復相會。於是執手大慟。移刻魁上馬。桂祝之。得失早還。無負約也。魁遂行。

夢看龍

溫州府志。僧擇仁。永嘉人。善畫松。一夕夢看四百條龍。自是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永嘉市。顧竹壁取拭盤查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株人伏其神。

夢吞龍

宋類苑。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采其所長而學。有善畫松身者。松皮者。布枝柯者。畫杈者。根石者。擇仁盡得其意。又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於神妙云。

夢獲一龍

南唐書。南唐主徐知誥姓李。小字彭奴。唐室裔也。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異其狀貌養以為子。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與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乃以為子。知誥奉溫以孝聞。

夢黃龍無數

劉磯立跋。義祖嘗夢臨大水。水中有黃龍無數。旁有一古丈夫。冠服如三禮圖所畫節服氏之形。荷一大戟而立。語藝祖曰。汝可隨意捉之。義祖袒身而入。捉得一龍而出。驚悸而覺。未幾掠得烈祖養以為子。

夢黃龍蟠地

潮州府三陽志。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之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瑾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悅。館于大相國寺燒香院。王公貴人爭願先見。未盟戶外屨滿矣。

夢白龍附肩

五代薛史。梁太祖帝紀。帝嘗于長蘆。一夕夢白龍附于兩肩。左右瞻顧可畏。悅然驚寤。

夢白龍挾船

南史宋劉穆之傳。穆之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

夢黑龍盤座

武林紀事。曾公亮與一富家子俱赴春官。道經淮陽。同宿於娼館。娼於公極意奉承。略不顧富家子。公曰。我貧士也。今反下顧小人誤矣。娼笑曰。非汝所知也。我先一夕夢黑龍蟠屈座間。以一爪置水盆中。公適坐處。以手掬弄盆中水。正與夢應。故云公必貴耳。後公亮果及第。歸淮陽。與娼相持大喜。遂納為婦。

夢黑龍遶居

王明清揮麈錄。范宏父鍠少年漂泊。嘗徒步過豫章村落中。日高未得食。至一山寺。有僧夢黑龍繞其居。既興閑步出戶。有窮士淒然坐於三門。僧邀入解榻。推以食待之。且問其所向。宏父云。謀赴開封試。途窮不能前。柰何。僧傾囊以濟其行。其徒笑且排之。是歲首薦。明年登科。後以龍圖閣學士帥江西。其僧尚在。宏父厚報之。

夢黑龍蟠寺

夷堅志。福州張聖者。本水西雙峯下居民。入山採薪。逢兩人對奕于盤石上。與之坐。翁使食。張不能盡。遂謝去。即日棄家賣卜。未嘗呵錢布卦而人禍福死生隨口輒應。自稱曰張鋤柄。紹興中。張魏公鎮閩。母莫夫人多以度牒付東禪寺。使擇其徒披剃。長老夢黑龍蟠踞寺外。旦而覘之則張也。問之曰。欲為僧乎。曰固所願。於是落髮而立名圓覺。嘗以雙拳納口中。每笑時幾至於耳。素不識字而時時賦詩。見交游間過舉必盡言諷勸。郡士林東有才無行。嘗批張頸曰。圓覺頭生角。張應聲曰。林東不過冬。及期東以罪編隸。後行游建安。放言忤轉運副使馬子約純。馬擒赴獄極楷箠掠。而肌膚無所傷。竟用造妖惑眾劾於朝。流梅州。久之復歸鄉。已

卯之冬。或問新歲狀元為誰。曰。在梁十兄家。皆莫能曉。既乃溫陵梁丞相魁天下。十兄者克字也。張所遇奕者。一巾一髽。髽者與之箭。蓋鍾離子云。

夢黑龍繞門

夷堅志。鄱富人潘君。少貧。嘗貿易城中。天且暮。值大雨。急避止通傍人家。不能歸。因丐宿焉。不知其娼居也。娼夜夢黑龍繞門左。旦起視之。正見潘臥簷下。心以為異。延入厚禮之。欲與之寢。潘自顧貧甚力辭至再三。娼之不可。一日醉以酒合焉。自是傾家貲濟之。不問其出入。潘翁以為商。所至大獲。積財踰數十百萬。因聘娼以歸。生子擢進士第。至郡守。其家至今為富室云。

夢驪龍見田

錢雙峯年譜。先生生之夕。父竹坡夢門之外。有驪龍見於田。

夢龍升天

洪邁夷堅志。羅春伯點。撫州崇仁人。淳熙甲午。就館於邑人吳德秀家。受業者數輩。吳嘗夢館之西偏有物類狗。起於芭蕉叢中。已而兩角。欻然。奮身飛躍。壓舍東升于天。光彩粲然。照曜遠邇。遺鱗脫甲委墮滿地。方審為龍也。覺而喜。徧以告人為祥應。比秋試。獨羅中選。其所居正在邑西也。後仕至佐樞庭。然未兩月終于位。

夢龍飛天

玉堂閒話。唐天祐年。河中進士楊玄同老於名場。是歲頗亦彷徨。未

涯兆朕。宜祈吉夢以卜前途。是夕夢龍飛天乃六足。及見榜乃名第六。則知圖有前定矣。

夢龍戲日東齋記事。英宗皇帝未生。濮安懿王夢二龍戲日傍。俄與日俱墜。以衣承之。大纔寸許。將納於佩囊。忽失所在。久乃見於雲中。一龍人言曰。我非汝所有。生之夕又見黃龍數四出入臥內。豈不神異哉。

夢兩龍挺日圖太平御覽河圖挺佐輔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大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日圖。即帝以授余於河之都。覺昧素喜不知其理。敢問於子。天老曰。河出龍圖。雒出龜書。紀帝錄圖聖人所紀姓號。興謀治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以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衣黃冠黃冕。駕黃龍之乘。戴蛟龍之旗。天老五聖皆從以遊。河洛之間求所夢見者之處。弗得。至於翠嬀之淵。大鱸魚泝流而至。乃問天老曰。子見天中河流者乎。曰見之。顧問五聖。皆曰莫見。乃辭左右。獨與天老跪而迎之。五色畢具。天老以授黃帝。舒視之。名曰錄圖。

夢龍拏空夷堅志。政和末。張魏公與同舍二人。自漢州從鄉先生入京赴省試。詣一廟求夢。禱罷皆寂無所感。先生者年長於諸人三十許歲。甚怒曰。緣汝三小子無敬心。累我不得夢。齋戒三日。復往中禱。遂獨夢入殿庭。見大龍長百丈。夭矯拏空。一人奮而登其背。傍立者詰之。曰。此張天師也。寤而甚喜。誇言於衆。有得色。魏公曰。既云姓張。安知此夢不為浚設。先生慍曰。汝之好戲一至於是耶。是歲公擢第。後位極宰輔。終於少師。說者謂乃天子之師臣也。公之母冀夫人姪孫師孟。親聞公言。今為殿前司諫官。

夢金龍蟠床江少虞類苑李至陽翟作亢宮賦。其序略曰。予多疾羸不勝衣。庚寅歲冬夕。忽夢遊一道宮。金碧明煥。一巨殿。一寶床。巋然於中。一金龍盤踞于床之上。碧髯金鬣光耀天地。傍有道士轉眄若謂余曰。此亢宥之宮也。大象無傳輪。宜速拜之。汝將事此龍。積疾亦消。予將拜。龍飄先拜至道初。太宗立真宗為皇太子。命公與李沆相並為賓客。太宗戒真宗曰。二臣皆宿儒重德。不可輕待。吾選正人輔導汝。宗基國本吾無慮矣。真宗恭稟皇訓。見必先拜。符亢宮之兆也。

夢龍罩床南史梁文宣阮太后傳。太后本姓石。為武帝采女時在孕。夢龍罩其床。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拜為修容。賜姓阮氏。後元帝即位。追崇為文宣太后。

夢龍蟠竈撫州府臨川志金谿縣西二里禪居院僧一日夢龍蟠于竈。覺而亟視之。

乃王禪師方辟穀齋廚。未幾示偈坐忘。

夢龍據腹史記外戚世家。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夜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為代王。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號曰皇太后。

夢龍入懷太平廣記。漢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

夢兩龍枕膝續晉陽秋。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其後果以相者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夢龍飛而落晉書佛圖澄傳。嘉平十四年三月。石季龍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旦而問澄。澄曰。禍將至矣。宜父慈子孝深以慎之。季龍引澄入東閣。與其后杜氏問訊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日。自浮圖以西。此殿以東。當有血流。慎勿東也。杜氏后曰。和尚耄邪。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賊。老自應耄。但少者不惛即好耳。遂便寓言不服。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季龍臨喪殺之。季龍以澄先誡故獲免。

夢龍降池中元史吳澄傳。澄生前一夕。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

夢龍據屋南史齊武帝紀。帝生之夕。孝皇后。昭皇后並夢龍據屋。故小字帝為龍兒。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又著孔雀羽衣。凌空中飛舉。體生毛。髮長至足。有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也。

夢龍繞殿南唐近事。烈祖帝晝寢。夢一黃龍繚繞殿楹。鱗甲炳煥。逼而視之。蜿蜒如故。上既寤。使視前殿。即齊王凭檻而立。偵上之安否。問其至止時刻及視向背。皆符所夢。上曰。天意人謀。信非偶爾。成吾家事。其惟此子乎。旬月之間。遂正儲位。即元宗也。

夢龍徙居紹熙儀真志。六合縣西南。有慈濟龍王廟。父老相傳。池龍。一日忽見夢於靈巖寺主僧。以為池旁居民多不潔。願徙居巖下。與聽法音。旦率衆西望迎至。果起雷雨。今山中立白龍祠。太平廣記。隴州吳山縣有一人乘白馬夜行。凡一縣人皆夢之。語曰。吾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其夕數百家牛及明皆披體汗流。如水於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湫龍

因牛而遂謂之特牛湫也。

夢龍降室

（漁隱叢話詩說雋永云。王咸平鏻為校書郎。日嘗夢龍降其室。故韓子蒼作咸平生日書云。）昔年親擢校書郎。夜夢蒼龍繞屋梁。異事那知今日應。六龍深駐載賡堂。

夢龍踞堂

（夷堅志黃君訥。）字敏仲。邵武人。寓居臨川。淳熙十三年冬入都赴省試。中塗會暮到旅邸。行商走卒充滿其間。無可棲泊之地。黃謂主店者曰。昏暗如此。欲前進不得。苟不見容。納將使我安之耶。主者不得辭。旋空一室與之。處室距主翁家不遠。翁夜夢黃龍從外至。以爪抉門入。蟠踞中堂。光焰赫奕。驚而寤。疑必有貴客在邸。未黎明。起訪焉。歷視十數客。皆不足當。獨黃君為士子。意其兆應是也。又問知姓黃。益自信。戒僕侯盥櫛畢。具茶湯諂之。為話宵夢。乞誌之于壁。黃固心喜。然亦不敢率而拒。郤翁退。復遣二兒來。皆儒衣冠度不可已。勉書數語而去。暨來春揭榜。則遺黜。或人云。龍雖貴徵。尚爾沈鬱。蓋未即日騰趠飛天也。黃失意。留連舍於張定叟侍郎之館。時有南舉先生者。遁命術多中。往扣之。郤成前曰。好命。只是事事遲。更三年後卻做官。但有一應尊府君恐有不測。宜急歸。是時黃老父在家。適得信報其抱疾。聞南語。瞿瞿不自安。即日西還。至仲冬。父果卒。黃當免舉。可應庚戌試。

而正月在禪制中。計無由可會。有旨以首春雪寒。恐遠方布衣來者愆期。特展鎖院半月。於是兼程而往。於大院期已不及。鄉人為委曲作道地。以門客避嫌試別所。遂登科。黃龍之祥。未知驗於何日也。

夢龍入井

（文苑英華劉蛻朱氏夢龍解一作辨吳郡朱氏）言昔之夜夢龍入井。客之好誕者作佳占以祥。朱氏曰。予未嘗識周公孔子者也。然而使予得夢一丈夫苟冠衣之古者。因謂之周公孔子。人必知其自欺也。未嘗識越。不知越之城郭宮室途巷。苟或夢之。未可自知其何城也。然則朱氏之所夢入井者。朱氏安知其龍乎。豈非常見畫者。原其脊妤其爪。施甲鬣雲氣於身則似乎其所入井者耶。是朱氏之夢畫者也。殆非夢龍矣。自夏后以來。人不見龍。然而言龍者信其畫而已。漢魏之數見者見其畫者也。薄姬之娠者亦畫者也。時門之闕者亦畫者也。史皆謂之龍。且明史之妄。況朱氏之學妄哉。夫龍不輕出。又不可褻乎婦人。有德不闕。故知皆非龍也。嗚呼。龍以變化為德也。或者謂如所畫亦可謂之龍也。則朱氏所夢。當何龍乎。

夢龍感孕

（北史）齊武明皇后婁氏。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壯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成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

夢龍無尾

（南史陶弘景傳。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地升天。）弘景果不娶無子。

夢龍出腋下

（雄楊志宋泰始七年。荀伯玉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卻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楊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來之夢今且效矣。

夢龍出身中

（青瑣高議）隋煬帝生。帝母夢龍出身中。飛高十餘里墜地。

夢龍出頷下

（宋史世家初張文表將攻長沙。猶豫未決。有小）校夢文表龍出頷下。明日以告。文表喜曰天命也。及敗梟首於朝市。

夢龍嚙符

（百川學海龍城錄上皇初登極。夢二）龍嚙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掛之兩大樹上。蜿蜒而去。夢廻。上召申王圖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夢龍食萵苣

（周煇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

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館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為道者院。則壽聖帝王封之名以兆於此。

夢龍求經

（孫公談圃荊公為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央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廟。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夢龍吐碁經

（碁經王積夢青龍吐碁經九部授之。其藝頓精。）

夢斬涇河龍

（西遊記長安城西南上有一條河。喚）作涇河。貞觀十三年。河邊有兩箇漁翁。一箇喚張梢。一箇喚李定。張梢與李定道。長安西門裏有箇卦鋪。喚神言山人。我每日與那先生鯉魚一尾。他便指教下網方位。依隨着百下百着。李定曰。我來日也問先生則箇。這二人正說之間。怎想水裏有箇巡水夜叉聽得二人所言。我報與龍王去。龍王正喚做涇河龍。此時正在水晶宮正面而坐。忽然夜叉來到言曰。岸邊有二人卻是漁翁。說西門裏有一賣卦先生能知河中之事。若依着他

筭。打盡河中水族。龍王聞之大怒。扮作白衣秀士入城中見一道布額寫道神相袁守成於斯講命。老龍見之就對先生坐了。乃作百端磨問難道先生問何日下雨。先生曰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老龍問下多少。先生曰。下三尺三寸四十八點。龍笑道未必都由你說。先生曰來日不下雨。對了時。甘罰五十兩銀。龍道好如此。來日却得厮見。辭退直回到水晶宮。須臾一箇黃巾力士言曰。玉帝聖旨道你是八河都總涇河龍。敎來日辰時布雲。午時升雷。未時下雨。申時雨足。力士隨去。老龍言不想都應着先生謬說。對了時辰。少下些雨。便是問先生要了罰錢。次日申時布雲。酉時降雨二尺。第三日老龍又變為秀士入長安卦鋪。問先生道你卦不靈。快把五十兩銀來。先生曰。我本筭術無差。却被你改了天條。錯下了雨也。你本非人。自是夜來降雨的龍。瞞得衆人。瞞不得我。老龍當時大怒。對先生變出真相。霎時間。黃河摧兩岸。華嶽振三峯。威雄驚萬里。風雨噴長空。那時走盡衆人。惟有袁守成巍然不動。老龍欲向前傷先生。先生曰。吾不懼死。你違了天條。刻減了甘雨。你命在須臾。剮龍臺上難免一刀。龍乃大驚悔過。復變為秀士。跪下告先生道果如此。呵却望先生明說與我因由。守成曰。來日你死。乃是當今唐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你。龍曰。先生救咱。守成曰。你若要不死。除是見得唐王與魏徵丞相行說勸救時節或可免災。老龍感謝拜辭先生回也。玉帝差魏徵斬龍。天色已晚。唐皇宮中睡思半酣神魂出殿。步月閑行。只見西南上有一片黑雲落地。降下一箇老龍當前跪拜。唐王驚怖曰。為何。龍曰。只因夜來錯降甘雨。違了天條。臣該死也。我王是真龍。臣是假龍。真龍必可救假龍。唐皇曰。吾怎救你。龍曰。臣罪正該丞相魏徵來日午時斷罪。唐皇曰。事若干魏徵須敎你無事。龍拜謝去了。天子覺來却是一夢。次日設朝。宣尉遲敬德總管上殿曰。夜來朕得一夢。夢見涇河龍來告寡人道因錯行了雨。違了天條。該丞相魏徵斷罪。朕許救之。朕欲今日於後宮裏宣丞相與朕下碁一日。須直到晚乃出。此龍必可免災。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徵至。帝曰。召卿無事。朕欲與卿下碁一日。唐王故遲延下着。將近午。忽然魏相閉目籠睛寂然不動。至未時却醒。帝曰。卿為何。魏徵曰。臣暗風疾發。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對帝下碁。未至三着。聽得長安市上百姓喧鬧異常。帝問何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頭雲端吊下一隻龍頭來。因此百姓喧鬧。帝問魏徵曰。怎生來。魏徵曰。陛下不問。臣不敢言。涇河龍違天獲罪。奉玉帝聖旨令臣斬之臣若不從。臣罪與龍無異矣。臣適來合眼一霎。斬了此龍。正唤作魏徵夢斬涇

河龍。唐皇曰。本欲救之。豈期有此。遂罷碁。

夢龍求救

（青瑣高議）夢龍傳。宋天聖中。曹鈞彬縣人也。其先遠挺秀公以豐功偉績守白州刺史。除南安節度使。高曾已來皆守番禺南海焉。洎乎子孫分裔文武立身。世於晉受永業西湖堂建書院。藏書萬卷組繡儒風。友朋自遠方來者。悉贍以朝夕之費。推以寒暑之服。前後相維數世。書堂即基於西湖塘之幽奇淵深之所也。曹氏以家富貴日喜延接。遠方擕贄是邑橫經者盡求學焉。功業成就辭門應選登科第者十有八九。成就温習所暇。或泛漪漣短楫輕舟。吟煙嘯月。一夕因風清波息景寂人移。夢有一老衣白衣述素昧之志曰。我即非世人。乃郎君塘中之龍。居此塘惜其澄徹戀以愛門。於興致雲雨之期皆從天命。免鱗甲枯乾之慮。實藉水源未報厚恩。輒露底蘊。知君勇義必救難危。明日午時。西北有陷池龍來茲小戲。慮失大機。夙知郎君善弓矢。可相救乎。曰可。則若為審其彼此焉。叟曰。彼龍為青牛。吾亦如之。吾以素帛纏身。但腰有白者即吾也。願細別形儀幸無誤矣。曰余射雖無功敢不從命。叟乃辭去。及眠覺。覩光明爛爛舟中明月皓然。覩斯兆不久。聞鷄唱乃能記人事。思夢中之由。尚髣髴見老叟形影未滅。至其時不違所託。遂挽弓於塘側伺之。未移時。見二青牛於平洲中鬭酣。乃挽弓流矢中其俱青者腰。於是白腰者勝。既有強勢奮其餘勇。遂襲過崗原而無所覩矣。是夜三更。復夢叟謝曰。君善射。真號佳手也。而欲相報。擬須何寶。曰僕自處人世酷愛詩書。不重寸璧者。以珍寶幸不介懷。惟願子孫不離鄉邑而榮也。叟曰。不離鄉邑而榮者何。曰。都押衙即軍州之最也。叟曰。君之所圖一何劣哉。對曰。知足不辱。叟曰善哉。吾嘗聞以約失之者鮮。郎郎君之謂矣。不奪人願必能副其志。保從郎君去世世相繼矣。是後果如其言。是知報恩龍神可託。

夢龍鬭

（王得臣麈史）余少時同伯氏從學于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秋試鄭與余兄弟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夜夢院內南忽有池水。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鬭。池龍勝而歸。其時考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貼于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迓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貼。予曰。果驗矣。

夢龍遊

（佛祖統紀）願齋法師傳云。初螺溪居民張彥安詣淨光曰。家居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見鬼神吟嘯考擊鍾鼓之聲。又嘗夢龍其地非愚民所可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

（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夢龍遊者豈非龍樹之道將興此地也因納之。）夢授龍頭（吳志孫忌潘夫人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己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夢授木龍（夷堅志饒州安國寺方丈有觀音塑像。民俗祈請多有神應。慶元二年七月。寓士許泗妻孫氏懷妊臨產危痛萬狀。孫默禱觀音。令其子持淨油一盞。默照像前長老了祥。因其油至。命滅宿燈而然。所施者。為焚香啓白曰。許泗妻孫氏感孕以來。閱十三箇月未得免身。彼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燈油微矣而出於誠心。望菩薩慈悲。賜其子母團圓平善。祝罷。許子還孫正困卧踏橙上恍如夢閒。見白髮婦人往來凡三返。最後抱一金色木龍呼與之。孫氏接授驚寤。頃刻生男。遂采夢兆。名之曰龍孫。此兒蓋辰生屬龍云）夢金烏食龍（齊書武帝初登位。夢金翅鳥下殿食小龍子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誅高武子孫並盡。明帝名鸞故也。）夢化大龍（孫公談圃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熙寧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為郡。一日夢毅夫來。

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即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夢日化龍（後魏書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為日所逐。避於牀下化為龍遶己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夢月化龍（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慕容熙建始元年三月。太史丞梁延年夢月化為五白龍。夢中占之曰。月臣也。龍君也。月化為龍。當有臣為君。寤而告人曰。國祚其將盡乎。）夢馬若龍（帝王世紀豐公家于沛之豐沛邑之陽里。其妻夢赤馬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為太公。即太上皇也。）夢馬化龍（金樓子興王篇。梁高祖武王生而靈異有聖德。始齊高在府。夢著屐上太極殿。三人從。一人齊武。一人齊明。一人張天地圖而不識。意言是太祖子弟及踐祚嘗與太祖宴。謂太祖曰。我辛苦得天下。而祚不傳孫。我死龍子當得。（龍子齊武小名。）龍子死當屬阿度。（阿度齊明小名。）此後當還卿子孫。遂至大霸。及太傅援京邑。在越城假寐。忽夢見一大人著朱衣。牽三匹馬來。太傅因騎一匹騰空半天而墜。次衡陽王一馬踴過屋而落。後上騎一匹因化成龍。遂飛上天。此幽讚神明吉之先見。南史梁本紀。宣武王夢武帝所馭馬化赤龍。）夢蛇化

龍（宋史董遵誨范陽人。父宗本善騎射。漢祖擢拜隨州刺史。署遵誨當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遇黑蛇約長百餘尺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不對。及即位。一日便殿召見遵誨謂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龍化之夢乎。遵誨再拜呼萬歲。）夢神駕龍（太平廣記崔少玄母。夢神人衲衣駕紅龍持紫函授於碧雲之際。乃孕。十四月而生少玄。既生而異香襲人端麗殊絶。）夢二龍挾體（夷堅志婺道士人吳汸淳熙丙午獲鄉薦。丁未下第。夢二龍挾其體。又夢人令更名滂。則當再獲薦。至己酉春上登寶位。吳自謂且平邑一第。每語人曰。二龍挾吾體。蓋來歲龍飛策士。吾必魁天下為龍首也。遂更名果再預選。乃居末綴。榜首蓋其叔應龍。而待補小榜有石應龍。遂符其兆。洎庚戌省試訖。吳既不偶。鞅鞅成疾。還家忽見綠袍鞾簡服之入揖祖母。及母氏家人怪問之。荅曰。冥司請我作判官今便赴上。遂再拜歛別而出。徑赴井旁。直墜其中而死。）夢身化龍（宋高僧傳釋澄觀忽夜夢身化龍。矯首南臺。蟠尾山北。拏攫雲漢。鱗鬣輝日。化為千數小龍騰躍。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夢化赤龍（吳越

備史吳程史勤學文。穆王時西府院官滕雋。嘗夢程化為赤龍。望南方而去。雋因語其夢於人曰。吳氏事非我所測也。及為福州始驗其兆。）夢虎自殺（太平廣記漢景帝好遊獵。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汝祭我。欲得我皮牙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於祭所。乃命剝取皮牙。餘肉復化為虎。）夢為虎趁（南郡新書武皇帝夢為虎所趁。命京兆同華格虎以進。至大中即屬虎。）夢虎墮室（江少虞類苑宋滕元發字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父夢虎行月中墮其室。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奇之。）夢擒虎（聶田徂異志推官侯舉進士盧州人。家產甚富贍。其父為茶商。過潤州金山造浮圖一所。私禱曰。願一兒得進士及第。後夢擒一虎置于座下。果挨生庚申屬虎。既成人治東封小科場。欲就天府求薦。過壽州見陳雍秀才。蓋姑表兄弟也。侯居家曰。常得夢人授詩云。今年應未第。須待報黃精。研其詞恐未得。陳曰。事故不可畧知。既到京就試題曰。大射。果不捷。解尋有大科場詔下。解試聖人則物。既捷解。明年春省試。惟幾成天下之務。未見榜。侯與父於石令公店中安下。鍾鼓後始入行

有欸户者曰。奉先院主（或曰嵩山道士）送蜜煎黄精與二郎及秀才。侯得之且喜符其夢。食之。夢蔡齊狀元下及第。後授真州幕。其父復夢所擒坐下虎睽然而失去。侯亦尋卒於任所。

夢虎嚙驂馬

太平御覽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人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閻樂殺之。更立子嬰為王。

夢虎嚙雷公

冊府元龜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嚙雷公。雷公如升椀放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丞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

夢為虎嚙

太平廣記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妾將死言曰。吾無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曰。適夢為虎所嚙傷至甚遂死。覺而心悸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其人曰唯。闇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其人號叫竟死。

夢虎來噬

雜揚志東坡知揚州。夢行山林間為一虎來噬。方驚怖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夜出不至驚畏否。公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汝謂我不知汝子夜術耶。道士惶駭而退。

夢吐鳳凰

太平廣記揚雄著書。夢吐鳳凰集上頃之而滅。海錄碎事商芸小說。楊子雲夢吐白鳳凰集于玄上。

夢鳳凰從天下

南齊書世祖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

夢鳳集肩上

南史梁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寶志。寶志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

夢鳳集手

大業拾遺記大業中。有人嘗夢鳳鳥集手上。深以為善徵。往詣蕭吉占之。吉曰。此極不祥之夢。夢者恨之。而以為妄言。後十餘日。夢者母死。遣所親往問吉所以。吉云。鳳鳥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禮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憂耳。

夢鳳鳥上庭

新唐書張薦傳。薦祖鷟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五角切）鷟（食角切）鳳屬也。若將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

夢鳳集身

唐繪王知遠母晝寢夢鳳集身。身因有娠。後生知遠。

夢鳳集庭

宋史段少連傳。少連嘗夢鳳集其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官至龍圖直學士。

夢吞金龜

牧豎閑談劉贊成都人。性好文字而甚遲澁。乃懇祝乾象乞少文才。一夕夢得一小金龜如錢。詩文彩可愛。因便吞之。爾後大有才思。與渤海歐陽炯齊名。官職禁盛一時。因誘出為戎牧。未及上。或一日吐出一小金龜投于水中。贊言頃嘗夢中所吞之龜。今却吐出。是不祥也。不久卒。

夢龜獻藥方

茅氏聞見錄冀州士人徐蟠因墜馬傷折手足。痛甚。命醫治之。其方用一活龜。既得之。是夜夢龜言曰。吾恐能整痛不能整骨。有奇方奉告。幸勿相害也。蟠扣之。云取生地黄一斤。生薑四兩。擣研細入糟一斤。同炒勻。乘熱以布裹罨傷處。冷即易之。先能整痛後整骨。大有神効。蟠用其法果驗。

夢玄龜張口

任昉述異記張駿有疾。夢出遊覩不識其處。甘泉湧出。有一玄龜向駿張口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好消息。忽然而覺。自書記之。封在竹筒中。人不知也。因寢疾經九日而死。

夢神龜

莊子雜篇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疏宋國君謚曰元。即宋元君也。阿曲也。謂阿房曲室之闔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謂清江使河泊之所漁者余且得予。（疏。自從也。宰路江畔淵名。姓余名且。捕魚之人也。）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疏。令君也。召令赴朝。問其所得。）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疏。心疑猶豫。殺活再三。乃決吉。遂刳龜以卜之。）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疏。筭計前後鑽之凡經七十二筭。計吉凶皆不失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疏。夫神智不足恃也。是故聖人之處世忘形。神智慮與枯木同。其不幸將死。天均其寂。晚任物冥於造化。是以孔丘大聖因而議之。）文獻通考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於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我路。泉陽豫且得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

所指定日處向。規矩為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為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為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按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為豫且。泉陽令曰。諾。乃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來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郤。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夕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郤。郤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於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蒼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保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於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為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為不仁。上為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得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為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為枯旱。風而揚埃。蝗蟲暴生。百姓失食。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他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於是元王向日而謝。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荊支卜之。必制其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富重寶。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

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

夢龜求生 史記龜策傳。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者。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之。人教殺之。龜見夢曰。送我水中。毋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家死。身不利。太平御覽。宗淵字叔林。南陽人。晉太元中為尋陽太守。有數十頭龜付廚。勅旦且以二頭作臛。便著潘汁甕中養之。其暮夢有十丈夫。並著烏衣袴褶。自反縛。向宗淵叩頭。若求哀。明日廚人宰二龜。其暮復夢八人求哀如初。宗淵方悟。令勿殺。明夜還夢見昨八人來跪謝恩。於是驚覺。明朝自入廬山放之。遂不復食龜。新安志。新安人閻居敬。所居水山水所浸。恐屋壞。移榻於戶外而寢。夢一烏衣人曰。君避水在此。我亦避水至此。於君何害。而迫近我如是。不快甚矣。居敬寢不測其故。爾夕三夢。居敬曰。豈吾不當止此耶。因命移床。乃床脚斜壓一龜於戶限外。放之乃去。

夢龜訴死 晉書載記。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苻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又有人門而入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

夢龜來謝 周煇清波雜志。舍弟昭遠。淳熙壬寅歲。長洲沿檄往海鹽回程次吳江。見岸旁漁舟取龜。板用銛刀剔其肉。最為殘酷。小人牟利。忍於物命。不恤也。詢之。一枚纔直一二錢。惻然動心。以一千得大小五百六十餘枚。貯於竹籠。度去漁舟差遠。以數枚寘于柁。舟行旋取旋放。蓋僕隸輩用力拋擲。或隨沮洳中。反傷其生。半日方竟事。到家。其婦唐氏謂曰。昨夢甲士數百人入門。云荷官人見宥。各聲喏而去。殊不可曉。初不知曾縱龜也。皆以故相與嘆息。爾後凡遇鱗甲鮮活者。常取以善價俾相忘於江湖。迄今毋怠。

夢騎獅子 南史王敬則。夢騎五色獅子。

夢得大象 冊府元龜。張茂為吳國內史。沈充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盎為周札將軍。充封札盎。又死之。贈茂太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夢萬推。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獸。獸者守也。故知當得大郡。然象以齒焚。為人所害。果如其言。

夢象背座 五融新對振字孟傳燈錄曰。第十祖脇尊者本名難生。初尊者將誕。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既覺遂生。

夢黃熊 左傳昭公二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也。

夢赤熊（蒼翁貴耳晉平公夢）黃熊曰。黃堯殛鮌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註作熊。賈逵曰。熊獸也。說文似豕山居冬蟄。釋魚云。鼈三足曰熊。汲冢瑣語云。平公夢見赤熊。（國語曰。夢黃熊。）

夢大熊（冊府元龜前秦苻犍字建業。洪第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

夢芝山寺熊（夷堅志沙隨程可久之子詢居鄱陽城中安國寺。紹熙二年二月一日。夢田僕王乙入室為盜起擒之命婢以索絢縶之於長）黑犬上。俄化成一熊牙爪銛利可畏。繼有趙常道陳約父程季常三友來訪云。此是芝山寺熊也。能搏野獸而食。言畢各揖退。復報芝山長老來延入坐。苦祈懇乞憐之。熊且曰願供狀。程付以紙筆即書數百字。就行童手內取三寶印之。記其末云。甘伏在宅趁侍不辭謹狀年月日前往持芝山寺僧業押。童去長老獨留塔所。衣直掇於肘間頂伽帽兀坐倚上。不發一談。遇寺樓鳴鐘驚而覺。灼知其異。念芝山主僧祖昱不聞病苦。走介詢之則中夜亡矣。遽指龕前焚香致謝。扣其侍者德紹以昱平日所為。曰。師俗姓陳氏安仁人。生於紹興己未。為僧二十七年。壽止五十三。前此行腳遍參。晚建懶庵頗憙誦經。未嘗犯酒肉戒。此其大略也。明年程妻誕子在襁褓時。見僧必合掌作問訊之儀。今五六歲絕不茹葷。其為昱後身不疑也。夢熊者蓋示男子維熊之祥。程自作記述其事。

夢甲馬（曾慥類說唐高祖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曰。是公身中之神。言訖飛）入帝身。覺而召太宗曰。吾事濟矣。

夢附馬尾（幕府燕閑錄鄆州孟震已殿試將唱名。夢與衆人欲度水無舟。一馬）涉過。震將附尾有人止之見攀而過三十餘人。又一馬過。震乃附尾而濟焉。明日賜第。榜首馮京。又三十餘人有馮直方。次乃及震焉。

夢八馬嘶庭（瑞州府志趙像之投臨川司戶。檄考吉州試將開榜。夢七八馬嘶于庭。若有訢然。如是者連夕。因再考所）黜卷有用八駿事對者。笑曰。嚮昔之夢豈爾耶。寘諸几不復夢。乃升選中及析封。則周益公必大矣。明年登第。續中博學宏詞科。後趙守漢陽。益公在政府。荅趙到任謝啓云。作者七人。想伙聞之如昨。慄乎六馬。覺夜夢之通神。蓋述其事也。

夢乘馬八府

南唐近事陳省躬嘗夢乘一馬入一府署曰。天下太平未幾除太平令。後復夢為衣吏伏劍斷其一臂。時省躬弟長參從事京口。值甲戌之國音耗久絕尚以手足為念既而金陵傾陷歸朝除深州下博令。

夢馬載兒來（元史劉因傳因字夢吉。父述年四十）未有子。歎曰。天果使我無子則已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

夢馬躍卧地（玉壺清話國覺大師德明善詳夢。晉公鎮金陵忽大病。有夢乘駿於通逵。馬躍中卧身于地。晉）公甚猒召明詳之。明應聲曰。公善可賀即日疾痊。晉公曰。何謂。明曰。馬蹶則鞍落。果旬日勿藥自安。晉公解所乘馬贈之。

夢乘馬渡水（晉書載記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實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返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妻為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為水。馬為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成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既濟文王遇之囚羑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以誤中（婦人。）

夢三馬食一槽（續後漢書司馬懿傳。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前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夢舍中馬舞（晉史揮麈黃平問素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夢乘馬至門（南史張弘策傳。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

夢馬無前足（王氏見聞王蜀時有朱少卿者不記其名貧賤客于）

成都困寢於旅舍。夢中有人扣扉覓朱少卿其聲甚厲。驚覺訪之寂無影響。復睡夢中又連呼之。俄見一人手中執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書兩頭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續有一人自牽馬一疋直入云。少卿顧取。朱視之其馬無前足步步側蹶匍匐而前。其狀異常苦楚朱大驚而覺。常自惡之。後蜀王開國有親知引薦累至司農少卿。無何膝上患瘡。雙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經旬。至五月五日殂。乃馬夢之徵也。

夢斷馬足

太平廣記牽騰為沛郡太守。出行不節。夢為衣人告云。為歎出不輟。唯當斷馬足。騰後出行。馬足自斷。

夢乘馬墮橋

能改齋謾錄晏元獻公晚年夢乘白馬渡長橋。中渡橋斷白馬奔逸。公墮橋上。萬獨登天。俄而公薨。次年公婿楊侍郎察夢與公對飲。乞行而罷。楊公起視庭下奏樂人擁從皆紙人也。寤而告其妻。因曰我必棄世。未幾果死。

夢馬無頭

南史宋後廢帝紀。帝生之夕明帝夢人乘馬。馬無頭及足。後有人曰太子也。後帝遇害。蓋兆於此。

夢馬有十三足

夷堅志賈思誠字彥孚。紹興十七年為婺州帥夢受命責官。廐卒挾馬來迎。臨欲攬轡。細視馬有十三足。歎異而覺。明日背疽發十三日死。賈生於庚午近馬禍云。

夢洗白馬

酉陽雜俎梅伯成以善占夢。近有小人優李伯憐遊涇州乞錢。得米百斛。及歸令弟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夢書白駒

太平御覽杜牧知命年得病。自為墓志祭文。又嘗夢告曰爾改名畢。踰月奴自家來告曰。炊將熟而甑裂。牧曰。皆不祥也。俄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吾生於角昴畢於角為第八宮。吾之甚厄也。予自湖守遷舍人。木還於角足矣。其年以疾終。

夢驢負升天

五代史後漢隱帝紀。高祖之征鄴城也。一旦帝語周太祖曰。我夜來夢爾為驢負我升天。既捨爾俄變為龍。捨我南去。是何祥也。周太祖撫掌而笑。冥符肸蠁。豈遇然哉。

夢乘驢渡水

太平廣記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赴選投衛論囑。衛欣然許之。駁榜將出。其人忽夢乘驢渡水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濕。選人與秘書韓泉有舊。訪之。韓被酒半戲曰。公今年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相負。

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駁放。韓有學術。韓僕射猶子也。

夢著緋乘驢

朝野僉載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自怪。我衣綠裳乘馬。何為衣緋卻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夢馬求寬鞭

夷堅志乾道三年。武經郎王璀幹辦蔣參政府。其第琮以冬至日游天竺。先一日從璀假馬。璀令廐卒以省院大黑馬給之。是夜琮夢老僧來謁前致辭曰。老去乏筋力。或得從君顧少寬鞭箠之罰。琮驚謝而寤。明日馬至即乘之以行。既出都門踶齧不肯進。方舉鞭擊之。忽悟曰。嚮昔之夢。豈非此乎。亟以付馭者歸而步入寺。蔣府聞之亦不復留。命反諸故處。（璀說）

夢牛頭在門

冊府元龜蔣琬為廣都長。庶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至大司馬。

夢三牛鬬庭

趙德麟侯鯖錄梅詢侍讀嘗從真宗東封。因卜命於嶽神。夢三牛鬬于庭有稱相公通謁者。雖異之而不曉其兆。既而得濠梁守州廨有三石牛。後呂申公夷簡以殿中丞來倅。詢見之疑若所夢謁者。於是委遇至厚。不數年申公大拜。梅於發運使捧部至濠上。作詩寄申公云。十五年前忝一麾公餘嘗得預言詩。玉階武步為霖早。雲路風波得志遲。浴鳳池深春蕩蕩。觀魚臺古草離離。重來故老休相問。請揭紗籠看舊碑。

夢射牛中脇

張師正括異志侍讀梅公詢。端拱二年第進士。清裕有才。早躋文館。坐在人下。沿滯者數十年。景德中。嘗夢與一亡人年甚少共射一石牛。梅中脇。少年者中背。至祥符中真宗東封。詢被選於太平頂行事宿齋。其上是多燔香再拜。默祈將來通塞之事。既寢夢牛馬羊布野。有二牛鬬于前。一人被冠服前謂牛曰。俟呂公再入中書鬬亦未曉。牛遂解去。其後自尚書郎帶職知濠州。呂申公太常博士通守郡事。儀狀酷似夢中所見。又守倅之居苑圃中各有一小石牛。梅因省前夢厚結於申公。寶元中。呂公入相。擢梅為天章閣待制。其後申公自北都再持政柄。梅已為樞密直學士判審官院。又遷為侍讀學士群牧使。是歲十二月得疾出守許田。以至捐館。夢中所見牛馬乃群牧使也。二牛鬬者。其年歲直丑十二月又丑也。二牛之鬬者。逢二丑而疾作也。神先告之矣。詳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明富貴貧

戢以時而來。不可規圍而取。梅公早遇。俊選屯蹇不振。年殆從縑方遇知已。官歷兩省。職居禁近。擁旄臣鎮。克享遐齡。始否終泰。豈非命耶。

夢吞大牯 沈括清夜録。王御史子韶之族。祖父少田家也。嘗晝卧。其母坐其傍績。忽回顧其子首足皆過其榻且拽地。驚呼其子。蹶而起。已長七尺餘矣。四體豐碩如神。而一肩偏戾。問其寐有何異。曰。但夢完吞一大牯。未盡一足驚寤。縣以其異白州。送京師補宿衛。號王將軍。人皆識之。

夢屠牛 夷堅志。趙公稱字子顒。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贑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宅館。日醜食之。每約飭使勿爲過害。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已屠牛若干矣。瞿然而寤。譴戒以還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合。子顒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遂嚴其禁。

夢母死爲牛 太平廣記。唐雍州萬年縣有婦謝適元氏。女適來氏。謝氏既亡。託夢來氏女曰。我爲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債太多。今坐罪於北山下人家爲牛。近責與法界寺夏侯師。及寤。女即就贖之。養飼不缺。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兢施錢帛。

夢得鹿皮 南史吉士瞻傳。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有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

夢鹿度水 新唐書史思明傳。呵衛駱悅等。被史思明讓。即共說朝義曰。向兵敗。悅與王死無日。不如召曹將軍同計大事。朝義面不應。悅曰。王誠不忍。吾等且歸唐。不得事王矣。朝義許之。令季常以言動曹將軍。曹將軍畏諸將不敢拒。思明愛優諢（五困切弄言）寢食常在側。優者以其忍恨之。是夜思明驚。據牀叱（尺栗切）吒（陟駕切）優問故。荅曰。我夢群鹿度水。鹿死而水乾。云何。俄如匽（於憾切隱也）優相謂曰。胡命盡乎。少選。悅以兵入。問思明所在。未對。輒殺數人。共指匽。思明知有變。踰垣出至廄下。將乘馬走。悅麾下周子俊射其臂墜。問難所起。曰。懷王也。思明曰。旦日失言。宜有此。然殺我太早。使我不得至長安。又呼懷王三曰。囚我可也。無取殺父名。

逐鹿感夢 太平廣記。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梁天監初有蜂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黃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迫。賴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

夢母身爲鹿 赤城志。臨海縣古城李氏菴僧如皎。母葉氏。淳熙十三年亡。明年小祥。夜夢母至。泣曰。我以平生不作善事。隨身爲鹿。只在近山中。來朝當爲鷹犬趕逐。皎覺而悲傷。天明果有獵徒逐一鹿。鹿徑奔菴中。皎持錢五千與獵人。而留鹿飼養。凡三年。復夢曰。我債業已足。免以獸軀厭人口腹。皆汝孝感所致也。一旦起。鹿死柵閒。皎埋於墓側。里巷呼爲鹿塚。

夢猛獸相向 玉融新對。北史。馬敬德入爲侍讀。其妻夜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曰。吾當爲大官。超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齊後主武成不好學。猶以師傅恩拜金紫光祿大夫。

夢騎鵬 臨安志。杭州府沈晦。字元用。博覽强記。善綴文。宣和元年及第。時將近京師。過天長。夢身騎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紀其事。及庭試。策問象數。人艱於對。晦該通贍洽。天子覽而異之。遂擢居首選焉。

夢承兔 宋史隱逸傳。魏野母嘗夢引袂於月中承兔得之。因有娠。遂生野云。

夢旌鶴降庭 宋史富弼傳。初弼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弼後果拜中書門下平章事。

夢鶴飛來 見聞雜録。歐陽永叔在夷陵日遊姜詩廟。潛禱祠。續家人夢一鶴飛來。自云雌鶴。果得女甚端麗。至八歲忽驚魘曰。夢一鶴飛去。不數日卒。

夢鶴出帳中 遼史韓延徽傳。初延徽南奔。太祖夢白鶴自帳中出北還。復入帳中。詰旦謂侍臣曰。延徽至矣。已而果然。

夢赤虹化玉 金樓子興王篇。昔孔子夢三槐間豐沛邦有赤虹化爲黃玉。

夢赤彘入閣 太平廣記。漢孝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彘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上。果見赤龍如霧。來蔽戶牖。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爲劉宗盛主也。然亦有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句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

夢猪齧足 續後漢書關羽傳。羽初出軍圍樊。夢猪齧其足。語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得還。

夢猪得化 太平廣記。朔人有獻大豕於燕相。令膳夫烹之。既死。見夢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仗君之靈得化。今始得爲魯津之伯也。

夢夫作猪 太平廣記。宜州城東南里民姓皇甫。其家兄弟四人。全並皆

勤事生業。其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母嘗取錢，欲令市買，具牀上，遷偷去。母還覓錢不得，遂勸合家悉加鞭撻，大小皆怨。至後年遷亡。其家猪生一豚子。八月社至，賣與遠村杜家。遂託夢於婦曰：我是汝夫，爲盜取婆錢，枉及合家，浪受楚搒。今我作猪，來償債。賣與杜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何忍不語男女贖我。婦初未信，復眠，其夢如初。因報姑。姑曰：吾夢亦如之。遲明，令兒齎錢詣杜家收贖之。後二年方死。

夢猪相謝

（盱江前志：呂灌圃測幽記。）南城石陂居者陰黄，縛猪在前楹，經日未宰。其妻怜之，以穅泔餇焉。夜夢老婦相謝曰：我負陰黄二百錢，故來償之。感其餇待，謹不忘也。陰黄本望此猪厚有餘利，然利止贏二百。

夢猪償債

（武允蹈稗說：高安務农鄉有民閔閬）者。夜夢一老婦人，衣裾俱黑，見閬而泣曰：我累公數年，所負錢將足，止有千四百錢。今脫衣以償，因泣別去。既覺，異其事。既而聞有母猪夜死圈中，始悟即夢中老婦人也。貸之，止得錢千四百。

夢見食羊

（太平廣記：李德裕元和中，嘗夢行至晉山，盡目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曰：此侍御食羊也。

夢人驅羊

（清波雜志：淳化宰相張公齊賢，布衣時，嘗春遊嵩嶽，解卧巨石上，夢人驅）羣羊。於前曰：此張相公食料羊也。既貴，每食數斤，猶未厭飫。使咲世無比者。此與唐贊皇李德裕夢人謂平生合享萬羊之兆符合。以是知貴人鼎養豈厚，冥冥中自有定數，貧儒豈可不安藜藿之分。

夢盜羊入獄

（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慎善解夢。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城陽侯。元慎解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着。時人譬周宣。

夢手搏殺羊

（遼史姦臣傳：耶律乙辛，字胡覩衮。乙辛母方娠，夜夢手搏）殺羊，拔其角尾。既寤，占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為王字。後有子當王。乙辛嘗牧羊至日昃，熟寢。其父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

夢犬羊據座

（南史侯景傳：梁大同中，朱軌夢犬羊各一）據御座。

夢化爲羊

（歷代人臣類：唐徐慶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爲羊，為典所殺。覺後悸）懼流汗。至曉，此典詣慶。慶問夜來有夢否。典云：夢公為羊，手加屠割，意甚不顧，為官所使，制不自由。慶自此不食羊肉矣。至則天時，慶累加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應接英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此丞押獄，慶便流涕謂之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殺戮之日，竟是此丞引出。

夢羊升坐

（南唐近事：後主纂位之初，嘗夢一羊升武德殿御牀，意甚）惡之。及金陵之陷，補闕楊克讓旹知府事。盛衰之理，其明徵歟。

夢羣羊負魚

（太平御覽：偽趙石虎晝寢永宮，）夢群羊從東北負魚而來，鄴東北上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寤乃問佛圖澄。曰：不祥也。國其敗乎。

夢羣羊相屬

廣州府南海志：宋紹興十三年，提舉市舶袁復以回舶禱于神，夢群羊相屬以歸。旦占之曰：方言以涉海為放洋，羔其兆歟。船果至倍常。

夢父攘羊

（郤掃篇：崔陟嘗赴舉，夢父攘羊。及歸，果符其夢。）

夢父爲羊

（墨莊漫錄：周昕大夫居鄧）州。父中散卒數十年矣。一夕，昕妻夢中見散如平生，謂曰：我且爲羊，今在某坊某氏屠肆，五更即死，當速見贖。烏頭者即我也。覺而語昕。以爲夢中語勿信也。斯須復夢。於昕時已四鼓，亟遣僕推門以至屠家，且問有烏頭羊否。屠伯云：適有一頭。僕曰：幸勿殺，周宅欲售為厭勝之用。乃倍直牽歸。視昕有喜色，遂養之。每昕自外歸，徑趍懷中得食。已如是數年，羊乃死。

夢女作羊身

（太平廣記：唐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後二年，將聚親家人，買得羊未殺。慶植妻夢其亡女來見母，言昔用物不語尊長，報受羊身，明旦當見殺，願乞性命。母止家人勿殺。俄而植至，催食。廚人白夫人不許殺。植怒，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客至，見懸一女子，訴客曰：是韋長史女。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坐不食，植怪問，客具以言。植悲痛發病不起，京下多知其事。

夢羊求命

（太平廣記：隋大業中，長安人趙文若）因使至一驛廳上，暫時偃息。于時夢見一青婦女急來乞命。文若驚悟，即喚驛長問曰：汝不為吾欲殺生否。驛長答曰：為公欲殺一小羊。文若問曰：其羊作何色。答曰：一小青牸羊。文若報云：汝急放卻，吾與價直贖取放之。

唐火井縣令李明府經過本邑，館於押司録事。主人將設酒，刲一白羊方有胎。明府夢一婦人將二子拜且乞命。李不測其由，云某不曾殺，又寢復夢。李竟不諭其意，再寢，又夢前婦人曰：已死，前身即押録事妻。有女僕姙身，因妒殺之，給夫云盜金釵并合子，栲訊致斃，今獲此報。李驚，紿主人曰：君刲羊有雙羔否。曰：是。具話夜來之夢。馬令南唐書歸明傳，甚載精究

（經史。書遊湘州辟為庠序。受業者以百數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戴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戴以己錢償諸生而畜其羊。）

夢射狗（朝野僉載河東裴元直初舉進士。明朝唱第。夜夢一狗從竇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撆。以為不祥。問曹良史曰。吾往唱第之夜亦為此夢。夢神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頭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豎也。有撆為第也。尋而唱第果如夢焉。）

夢犬子有角（野客叢書張敬兒傳。其母於田中夢犬子有角。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名豬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改為敬兒。）

夢犬往生（張師正括異志武陵郡西有佛廟曰。栗園院主僧畜一犬幾十年。一夕夢犬語曰。累歲蒙畜養之恩。今當與堤頭杜翁家為男故來奉辭。僧既覺不以為意。黎明侍者以犬斃聞。因大驚乃策杖至堤頭。杜迎門謂曰。何出之早也。延僧坐。僧曰。昨夜檀越家豈有子孫之慶乎。翁對以媳婦夜生一男。及詢以何由而知。僧遂以夢告。翁亦駭異。因許之為浮屠。）

夢食犬（張師正括異志龍圖張公燾即樞密直學士奎之子也。燾景祐元年第進士甲科。後嘗誤食犬肉。夢黃衣使者逮至一府宏麗如宮闕。見一道士謂曰。何故食厭物。張自辨致辭曰。非敢故食。誤耳。道士曰。若然者且止此吾為若言少選復出謂張曰。可謝恩。乃引至一殿前。道士曰。張燾誤食厭物謝。既再拜而悟。汗流浹體。景元神骨清粹。衿懷夷曠。豈非仙曹之被謫者歟。）

夢綠色狗（太平御覽張天錫在涼州。夢一綠色狗形甚長從城東南欲噬張。張牀上避匝乃墮地。後符堅遣狗長往破張。著綠色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夢焉。）

夢白犬見嚙（晉書王敦傳。王敦字處仲。因作逆。初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

夢犬求生（建昌府志。有李澤之者。熙寧十年秋。夜夢娼妓十餘人。李聯戲笑於門外。有兩書生出沒其間。澤之出問何為。一書生曰。此輩從公儒顧爾。澤之夢中對曰。如此人日錢三伯得乎。衆皆笑。澤之記此書生有言者。乃故人曹興也。餘不能識。是時興死於疫。纔兩月。澤之寤而悵之。撫其妻而述焉。臥閒牀下犬鳴嗚嗚。其婢取火來照。曰。生子矣。澤之曰。深夜勿詳之。且吾夢豈祥乎。明旦詳之。犬十二子。十雌而二雄云。）

夢人託生為犬（李昌齡樂善錄。吏人余林病死。後數日夢所親張遷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意目前。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大抵陽間禁網寬疎。惟取文案故事。或可隱避。陰司法令嚴密。務殊人心故罪亦無所逃。吾三日後。當生程恭丘家。幸見救度。但身掛數片皂衣以手梅而號哭而去。張怖之。至期詢訪丘家。乃生一黑花犬子。遂大感悟。納役歸農。畏種於名山掃地以贖過。欲不可不畏也。）

夢貓兒臥堂（朝野僉載唐薛季昶為荊州長史。夢貓兒伏臥於堂限上頭向外。以問占者張猷。猷曰。貓兒者爪牙伏而限者閫外之事。君必知軍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嶺南招討使。）

夢貓託生（古今事通應昌侯氏好養鶴。為貓盡食。乃截四足而殺之。後生子。夢貓入語曰。我生汝家。後生子遂無雙手。人以肖貓目之。及長能以肋挾筆作大字殊有法。）

夢黑猿入第（朝野雜記。姚淮源仲之孫也。生時其家夢見黑猿入第。遂產。淮源識者知非佳證也。淮源當得官不肯仕。吳曦反。偽除太府少卿。無給事中。曦死。胥坐誅。）

夢獼猴坐床（南史侯景傳。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床。乃並烹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一送

夢

夢狼咬脚（晉書索紞傳。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咬一脚。紞曰。脚肉被咬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夢玉燕入懷（曾慥類說開元天寶遺事曰。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有孕。生說。果爲帝相。其至貴之祥也。）夢兔入懷（遼史地理志。應天皇后夢神人金冠素服。執兵仗。貌甚丰美。異獸十二隨之。中有黑兔躍入懷中。因而有娠。遂生太宗。時黑雲覆帳。火光照室。有聲如雷。諸部異之。）夢鸚鵡折翅（太平廣記。唐則天后嘗夢一鸚鵡。羽毛甚偉。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公黙然。内史狄仁傑曰。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連項皆赤。後契丹圍幽州。檄朝廷曰。還我廬陵相王來。則天乃憶狄公之言曰。卿嘗爲我占夢。今乃應矣。朕欲立太子。何者爲得。仁傑曰。陛下内有賢子。外有賢姪。取捨詳擇。斷在聖衷。則天曰。我自有聖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癬。承嗣等懼。掩耳而走。即降敕追廬陵立爲太子。充元帥。初募兵無有應者。聞太子行。北邙山頭皆兵滿。無容人處。賊自退散。）夢射鴈（洛陽伽藍記。後魏元愼善解夢。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元愼。元愼曰。卿執羔。大夫執鴈。當得大夫職。俄然令伯除爲諫議大夫。）夢鴈飛下（秘閣閑談。貟外郎趙化成嘗夢與友人張某坐庭中。忽有一鴈自天而下。能細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庭中。果有一鴈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以帛爲詩繫其足放去。又有人夜夢所持繖柄折。明日果折。夢得一狐。翌日果有人送一狐。此瑕微事而猶有前定如此。猖狂之士視此可無妄動。）夢千鷄飛翔（茅氏聞見錄。羅顗言。新安郡士人夢鷄數百千隻飛翔庭中。時方應舉。疑非冲騰之物。以告所善者。或世謂鷄爲五德。今若是其多者。千得萬得也。可爲君賀。士果登科。）夢鷄求生（太平廣記。衛鍋爲縣官。下鄉至里人王幸在家。乃假寢。夢一烏衣婦人引十數小兒著黃衣。咸言乞命。叩頭再三。斯須又至。鍋甚惡其事。遂催欲前適鍋所親者報曰。王幸在家窮無物設饌。有一鷄見抱兒已得十餘日。將欲殺之。鍋乃悞烏衣婦人果烏鷄也。遂命解放。是夕復夢感謝。欣然而去。）夢鵝啣經（太平廣記。吳興太守琅邪王襲之不信佛。唯事宰殺。初爲晉西省郎中。於内省前養一雙鵝。甚愛之。夜忽夢鵝口銜一卷可十紙許。取看皆說罪福之事。明旦果見。乃是佛經。因遂不敢殺。）夢鵝求生（太平廣記。汝南周氏子。吳郡人也。亡其名。家于崑山縣。元和中。以明經上第。調選得尉崑山。既之官未至邑數十里。舍於逆旅中。夢一丈夫衣白衣。儀狀甚秀。而血濡衣襟。若傷其臆者。既拜而泣。謂周生曰。吾家於林泉者也。以不尚塵俗故得安其所有年矣。今以偶行田野。不幸值君之家僮有繫吾者。吾本逸人也。既爲所繫。心甚不樂。又狀狂犬噬吾頸。不勝其憤。願君憫而寬之。不然則死在朝夕矣。周生曰。謹受教。不敢忘。言訖忽寤。心竊異之。明日至其家。是夕又夢白衣人來曰。吾前以事訴君。幸君憐而諾之。然尚爲所繫。願君不易仁人之心。疾爲我解其縛。使不爲君家囚。幸矣。周即問曰。然則不知名氏。可得聞乎。其人曰。我鳥也。言已遂去。又明日。周生乃以夢語家僮。且以事訊之。乃家人適野。遂獲一鵝。乃籠歸。前夕有大傷其臆。周生即命放之。是夕又夢白衣人辭謝而去。）夢鴨求生（太平廣記。栢謙爲汝南郡人。齎四烏鴨作禮。大兒夢四烏衣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還夢四人來謝而去。）夢鴨生（李昌齡樂善錄。吾友趙叔田族婦楊氏者。嘗字數十鴨子。久未破殼。楊浴以水。是夕夢鼓吹喧闐。金石間作。有一冠帔婦人押引數十人至其家。人人戴花盛飾。口吹頭管。及門。其冠帔者乃截一半留外。與一半同入。於坐階除索食喧噪。方嘈雜間。楊忽驚寤。因謂其子曰。吾夢如此。豈吾家鴨子將生。所以戴花盛飾者必花鴨也。在外一半。抑隣家亦有將生者乎。黎明驗之。皆然。嗚呼。世人用心散亂。而與物流轉者多矣。蓋華名鍾乎心胸。榮味交乎外視。平生本自隨波逐流。莫具正見。有無臨終數呼吸頃乃能定而不亂者。意其戴花盛飾時。豈不人人自以爲樂。安知自此一樂遂失身爲鴨也哉。當知世事浮假。都不足道。獨吾一念不可不嚴。設戒律以攝制之。使之一歸于正。古先聖人所以教人攝心正念。必欲使魂魄澄正者。正謂此也。）夢烏飛墮地（酉陽雜俎。中宗嘗夢日。一日白烏飛。蝙蝠數十逐而墮地。驚覺召萬回僧曰。大家即是上天時。翌日而崩。）夢鳥集戶内

古今事通直館陳靖漳泉人。游京師過期不歸。妻夢一鳥集戶內。祝曰吾夫若歸當集梁上。鳥如言集梁上。明日以告家人。少頃有鳥飛至戶內祝之。亦飛集梁上。未幾靖至。**夢神命懷卵**玉融新封拾遺記曰。商之始有神女簡狄遊於桑野。見黑鳥遺卵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祚以八百。協卵之文也。**夢鳥入口**晉書羅含傳。含字君章。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含自此後藻思日新。**夢五彩鳥**朝野僉載張鷟嘗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文章者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鵷鶵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鸑鷟也。此鳥為鳳凰之佐。汝當為帝輔也。遂以為名字焉。**夢為魚化鳥**南史梁忠烈世子方等傳。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夢為鸜鵒**邵氏聞見錄歐陽公

嘗夢為鸜鵒。初夏清曉飛鳴綠陰中甚樂。**夢瓦化鴛鴦**續後漢書周宣傳。曹丕問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為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必有暴死者。丕曰。吾詐卿爾。宣對曰。夫夢者意爾。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死。**夢天殺蛇**張華博物志。晉文公出。大蛇當道如拱。文公反自修德。使吏守蛇。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覺而視蛇則自死也。**夢黃蛇**蘇子由古史秦本紀。文公十年。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以問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夢蛇相驚**張師正括異志。高密姜定國業九經。一夕寢于家塾。夢二人身長而貌狠。怒氣勃勃然。謂定國曰。吾身長丈八。可殺汝。可噬汝。定國驚魘號呼拒之而退。明夜復夢如初。大懼乃徙其寢具與門下客同榻。客取刀斷之。少頃一蛇復至。客又殺之。明日度二蛇果長三尋。定國後登九經第。今為藩職官。聞之告推官仲容。**夢捕蛇**能改齋漫錄。陳侍郎元與為進士。貧不為士流比數。嘉祐七年。忽預鄉薦。丐糧於村豪至一叟家。為陳設酒食留宿。夜夢忽捕一蛇。蛇走入墻孔中。陳持而拔之。盡力而蛇斷。得其半而已。天明叟出而神氣不悅。陳甚憂無所餽也。俄而出錢五百授陳。陳受之。書過所望叟令家僮備馬送陳三十里。僮告陳曰。秀才乃福人。吾翁素不待客。亦不以錢餽人。今偶夢官人過門。而秀才適至。故懽快如此。然本欲以千錢相遺。而大男殊靳。至于挽奪推拽。翁得其半而已。此所以送秀才而神色不悅也。陳次年登甲科第二人。**夢蛇繞身**晉書唐琮夢蛇繞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夢蛇入腹**續蒙求。范延光。相州人。為天雄軍節度使。嘗夢大蛇自臍入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術士張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由是頗蓄異志。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反。三年九月降。冊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致仕。居京師。**夢蛇生足**續後漢書周宣傳。東平劉楨夢蛇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為國夢。非君家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頃之女賊鄭姜遂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夢雙蛇升天**太平御覽李蜀書。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双蛇自門升天。一蛇中斷。及生后常言二子若成。今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夢蛇取**

命太平廣記吳郡海鹽縣有士人陳甲。寓居華亭。獵於東野。見大蛇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醉不識汝面。三年不相知。今來就死。其人驚覺。明旦腹痛而卒。**夢羣蛇緣城**南史始安王遙光傳。遙光未敗之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夢黃巢化蛇**青鎖高議。秦宗權方為府吏。日晝寢。夢中見一朱衣吏手持黃紙書。謂秦宗權曰。府君乃召足下。宗權曰。府君何人也。公所執何書也可一見乎。吏曰。府君君子。他不知也。書不可得而見也。宗權視遠山中隱然天氣昏慘。迥野四顧無人。宗權不勝嘆息。乃至一城。四面絕無居人。入城有公府相對。直北有大門。入門有大殿。吏前報曰。宗權至矣。乃軸簾有紫衣人據案稱王。宗權立砌下。王顧左右曰。取黃巢來。少頃有枷械者一人。持勒撲者數人從之。宗權視枷械者形体骨丈皆黑。不類人色。王曰汝伏乎。枷械者對曰。賊書生勢力寡獨。安敢與唐室為患。王怒命左右取鐵丸來。一鬼持一鼎致庭下。鼎中火自燃。鼎中銅汁沸溢。吏乃取鐵丸內鼎

中。九即紅若烈火。王命以丸内枷者口中。枷者乃通頂焰發不覺聲寃焰止。王曰。伏未。枷者曰。巢不敢。王又以丸吞之。如是數四枷者未伏。王乃問宗權曰。汝當與唐室爲患可乎。宗權曰。宗權一衙吏爾且安敢如此。王命執手坐取鐵丸内宗權口中。其痛苦楚熱油沃心。宗權大叫連呼東字三聲。王顧謂左右曰。彼已伏天子安能久受此苦。王又命左右取丸枷者曰。巢已伏矣。王命吏取案來。二吏抱案掩其前。令枷者書及令宗權書。書已則二吏復抱去。王命取蛇皮來。二吏持一巨蛇皮蒙枷者。俄而化爲巨蛇長百尺黃鱗炬目。金頸赤舌。蛇首四顧精神恐人。俄有一吏持雙角來安蛇之首。王遽叱吏曰。此豈可安角也。王命驗天符有安角之言乎。忽有一青衣童出東户曰。天符不令安角。童升殿語王曰。此非雲雨之主。何可使之有角則禍愈大。王命將蛇食料生口姓名來兩廡下户盡開。青衣童抱文卷皆合抱擲於地。蛇先吞東南文卷。次第而至蛇因首向西。蛇將食其卷。一童子則將鏡照。其蛇。蛇抵捆不敢吞其卷。王曰。宗權亦合皮化命取豹皮來。一吏以豹皮蒙宗權首乃化爲豹。一童子升殿。王曰宗權合居何地。童曰合居陳許之間。童曰柢在平地。王曰何也。童曰豹居山則可以抗虎平地不能敵猪。王曰事畢矣。乃命吏送宗權出門。爲吏推墜溝中乃覺。

宗權驚駭莫知其休咎。後宗權謀叛。爲朱高祖擒獻天子。朱高祖年甲屬猪。又猪朱也。不能敵猪。此其驗乎。宗權所見枷械者乃黃巢也。唐末童謡云。黃蛇獨吼。天下人走不能吞西廡之文卷。天下皆被其屠毒焉。獨不至西蜀。宗權之夢一何異哉。

夢赤蛇吐珠

能改齋漫録東莞縣資福禪院有阿羅漢閣。傳言僧祖堂者之所成也。求碑於東坡。話之。心欲以犀帶所易得者佛腦骨。骨出舍利。薦以白玉壁甀之而未言也。祖堂歸累月。一夕夢赤蛇吐珠白璧上。驚悟曰。蘇公之文且成矣。即往速之。且告以夢。坡大喜。出腦骨舍利。辟示之。祖堂因請歸作金銀琉璃罌堵坡藏閣上。遂併付之。仍別作舍利塔銘文。

夢蛇附舟

（武林紀事循理陳權叔懋立書館湖州之德清）見航船之平江者云。夢一人衣皂云。有錢三百文欲附舟之姑蘇。幸見容。初不敢多占船倉。只附舟首足矣。梢人次晚將發船於舟首取纜繚之屬。忽見一大烏蛇盤屈小倉内。梢人方省夜來之夢。因以版覆之。載之平江。抵岸。即於市人許得一弄人欣然來取去。償以三鏍。畢符夢中語。

夢魚求去鈎

（辛氏三秦記昆明池漢武傳船立之習水戰也中有靈沼神池。云堯時治水訖停船池。通白鹿源人釣魚）於此。綸絶而去。夢於漢武求去其鈎。明日帝戲於池見大魚啣索。帝曰。豈非昔時所夢也。取而去其鈎放之。

夢捕魚

（能改齋漫録）建昌軍南城許公岳未第時。夢至池上。顧池中有七魚而一魚㝡巨。公岳下捕之志欲取巨者。然捉搦不得。止得六魚中一㝡小者。是歲科舉建昌解額止七人。公岳名次第七。此㝡小魚夢驗也。

夢魚化人

（晉書載記劉元海母呼延氏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手執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其夫。豹曰吉徵也。昔吾從邯鄲張冏母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仿像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又有其名。遂以名焉。

夢魚躍盆

（宋史列傳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果擢第。

夢魚食蒲

（晉書載記符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謡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謡夢之故誅其侍中大師録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

夢白魚求救

（茅亭客話僞蜀舉人張詵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溉下夜泊忽夢二人白衣華焕於詵前）求救。詵覺。唯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遂取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詵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壽七十八。

夢與魚遊

（三境圖論陰司録云。有一顆官作池畜魚以供膳。一日忽夢倚欄觀魚失脚池中。與衆魚遊數日之久。庖人網去刳鱗破肚。苦痛號叫言是汝主。庖）終不聽乃斷魚首。官乃醒寤雖未數刻即問庖人侍書田报治魚未畢。蓋其念念池魚之善隨念感夢。

夢身爲魚

酉陽雜俎越州有盧冊者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在山陰縣顧頭村知堰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嘗憑吏求魚。韓方寐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被取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覩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即揭鰓貫綆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寘椹斮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且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成二年也。

夢魚囓兒

（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沂者居洛陽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歸先是沂有嬰兒六七歲是夕沂夢魚以）噉囓其兒聽乃視嬰兒之聽果有瘡而血沂益懼明旦以魚求投伊水中且命僧諷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是後不復釣魚

夢魚索眼

（曾慥類說僧乘果夢一使者押青衣婦人問果索眼聲氣頗厲使人將出刀先斷果左右手果曰願以左手易之使）人問左右何意果曰方近受戒留右手搭袈裟使人曰更不用斷手師一言搭袈裟已還詣叱婦人令去又曰此婦人魚也師前身為王家兒六七歲家人買得此魚尚鮮活師以手剜取其眼故今來索

夢魚求生

（太平廣記柳宗元刺史河東人嘗自省郎出為）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是夕夢一婦人衣黃衣再拜而泣曰某家楚水者也今不幸死朝夕非君不能活之儻獲其生不獨戴恩而已兼能假君祿益君為將為相且無難矣幸明君子一圖焉公謝而許之既寤嘿自異之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命將宴宗元宗元既命駕以天色尚早因假寐焉既而又夢婦人顰然其容憂惶不暇顧謂宗元曰某之命今若縷之懸其風危危將斷且飄矣而君不能念其事之急耶即俛而念曰豈郡之吏有不平於人者耶抑將宴者以魚為我膳耶即令駕詣郡宴既而以語荊帥且召吏訊之吏曰前一日漁人網獲一巨黃鱗魚將為膳今以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其夕之夢遂命挈而投之江中是夕夢婦人來亡其首宗元益異之酉陽雜俎唐會昌中有王瑤者在恒州都押衙嘗為樂邑宰將赴所任夜夢一人身擐甲冑形貌堂堂自云馮夷之宗將之海岸忽罹網罟為漳川漁父之所得將置諸刀杌充膳於宰君命在詰朝故來相告倘垂救宥必厚報之瑤既覺言於左右曰此必縣吏相迎捕魚為饌急遣人至縣庖人果欲割鮮理鱠具以瑤命告之遂投於水中魚即鼓鬣揚鬐軒軒而去是夜又夢前人泣以相感云免其五鼎之烹獲逐三江之浪有以知長官之仁比宗元之惠遠矣因長跪而去建昌府志吳文肅公夫人魏氏在太原府一日睡起語左右曰適來夢中分明見兩婦人皆青衣各有娠哀鳴泣訴云某等無罪乞貰其命未幾庖者白云買道大青魚兩頭請烹飪之宜夫人驚曰庶幾是乎遽取視之腹大有子乃令放之

夢殺龜

（稽田伹異志饒州客）金日新販磁器往荊南泊舟於江口鴈汊夾金謁鄰舟押綱將軍陳從易金謂陳曰夜來夢見岸上數十人走問之曰看殺龜相公及舟行十五里

船師招早飯見岸上數十人走金問之則曰看殺龜金曰夜來之夢兆矣相率同往觀焉果見漁人網得一龜金以千錢易之將歸本船放之于水龜隨行十餘里口啣一物上岸直抵金前吐之而去金視乃銀一錠金祝曰銀固不可奉私俟前至岳州太平寺請僧智聰為水陸謝之張師正括異志河自大伾而下多泛溢之患岸有決圮則以薪蒭窒塞補薄增卑謂之埽岸每一二十里則命使者巡視凡一埽岸必有薪茭竹揵椿木之類數十百萬以備決溢始臣受命皆軍令約束熙寧九年大名府元成縣一監埽使臣所主埽岸有大龜屢來齧岸之薪蒭似將穴焉遂彀弩射之中首而死是夜夢一綠衣創首謂監埽曰汝殺我我已訴於官矣又日餘病疽死見二使者執之而去曰汝嘗殺人監埽竊思之曰此必殺龜也行僅百里入一城使者曰吾有事當先白所由司汝始止此無他適二使既出仰視高閣金碧相照有二神人守閣如道士觀所謂龍虎君者以姓名白之乃引入仰視其閣有牓題曰朝元之閣下見韓侍中（稚珪）憑几而坐侍者數十人若神僊儀衛乃再拜訖韓問來狀遂白殺龜事因曰隄岸有決當受軍令之責非徒殺也韓曰汝亦何罪儻見陰官但乞檢上清格所出門見二使者至遂引到一官府庭下果詰以殺龜事對曰某主埽岸河流奔猛漲溢不常苟有決潰則當誅龜敗吾防不可不殺乞檢上清格陰官取格視訖謂曰上清格云無益於世有殺於人殺而不償罪故難加陰官命前使者引出行十餘里若墜眢井遂寤（事聞之于劉大卿蒙補云）

夢鼈求生

（太平廣記晉太常卿崔梲遊學時往）至姑家與諸表昆季宿于學院來晨方會客夜夢十九人皆衣青綠具告求生詞旨哀切崔曰某方閑居非有公府之事也何以相告咸曰公但許諾某輩獲全矣崔曰苟有階緣固不惜奉救也咸喜躍列拜而退既寤盥櫛束帶至堂省姑見盆中有水而泛鼈焉數之大小凡十九詰其衣色亦畧同也遂告於姑且述所夢再拜請之亦不阻即命僕夫寘于器中躬詣水次放之又偽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晝寢公廳夢烏幘三十人伏於堦下但云乞命驚覺僕使報門外有村人獻鼈三十頭用悟所夢遂放之夷堅志潘元寧者青田木溪鄉人好賓客嗜食鼈凡溪潭之側獨捕有得必售之紹熙三年春漁者持一巨鼈來其重六斤潘見而喜即欲烹食妻曰今日上七不應食此姑留之以俟明旦可也諸子以繩絆其足牽以為戲抵暮墮溝中失所在經月餘妻夢一偉丈夫泣告曰向者將膏鼎鑊賴娘子一言勸止且得苟延而不幸落溝渠內為蟲蛆咂嚙一足幾斷與死為

鄭。顧賜終惠覺。以語潘。潘笑曰。恍惚之夢何足信。凌晨起思之。正見前鼈跛曳于泥中。取之出。使僕放諸河。夫婦皆夢來謝。江少虞類苑。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荊湖間。家下市一巨鼈。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鼈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廚。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雖有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可暴天物可也。

夢蛟螭求謁

（夷堅志）曹州定陶縣之北有陂澤。民居其傍者。多采螺蚌魚鼈之屬。鬻以贍生。虜亮正隆二年中春。女真人阿失里為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幘皂韡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種族世居治下。子孫蕃衍。皆獲依仁芘。不幸為細民捕殺充食。且又轉售於人。將使無噍類。願賢令尹悉憐少加禁止。則恩流無窮。當思所報。失里夢中諾之。而不暇究其何物居於何所。旦起。深念不能曉測。明夜復夢。遍詢士吏及訪道術人。酌詳亦莫知所謂。迨春暮。天清氣暄。澤邉人相率什百為群。朓入水。水網其羅取數倍常日。忽曀霧迷空。波涌如山。雷聲振動。一巨物長六七丈。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推壞岸滸。冷氣慘烈。偪人。皆捨棄所獲。爭赴平地。已為巨物攫挈者十二三。溺死者殆半。衆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

夢食蟹

（臨安志）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于臨安。湖州試誼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祈夢。誼夢人以二楪貯六品為餽。惡之。惟徐楊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楊問狀。曰。視蝤蛑差小而比螃蟹為大。楊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為必中黃甲之兆。洎牓出六人皆不利。楊獨登科。後二年。誼復與周元特（操）赴漕司舉。又同詣寺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誼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禱。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為。衆強之。方詣筒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寤。明晨入寺。誼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旦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牓至。凡列三等。已為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興。待牓。他日閱市。聞呼於後曰。元特奉賀。奉賀。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牓內一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謀責之。則又有言曰。省牓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儼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推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今而實然。故來賀以應吾術。非有所求也。遂辭去。況思其人。乃開元寺賣卜者。始驗昨夢無小不合。周果居

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為第一人。夫廣之之戲。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䰟兆已先見於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食蟹感夢

（赤城志）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笠。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我知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見廣古今五行記。）

夢蟹就刑

（陶朱新録）平陽邑之南淨明院有闍黎有元者。持悲呪甚精。因作勸放生文。鏤于板。邑人為之減殺。一夕元忽夢與百餘人俱立庭下。皆云當就極刑。元甚恐。念平生無惡。何乃至是。因出戶外。有挈鈎籃鬻小蟹者。因買放之。其數果百餘。乃悟。

夢小蟲着身

（東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先是數日夢有小飛蟲無數赴着身。又入皮膚中而復飛出。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

夢蠅矢積階

（西漢書）龔遂字少卿。由陽昌邑人也。為昌邑王即漢成帝李夫人之子也。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昌邑。即皇帝位。而王無德信用讒黨。王夢見蜻蠅之矢積數東西階。王問龔遂。曰。詩云熒熒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而左右讒佞衆多。陛下察之。王不改。在位二十七日。霍光廢之。乃立宣帝。

夢青蠅在鼻

（續後漢書管輅傳）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所。晏謂輅曰。聞君著文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頭來鼻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鴞天下賤鳥。及其在林食椹。懷我好音。況輅心非草木。敢不盡忠。昔元凱之弼重華。宣惠慈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休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侯位重山嶽。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多。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鼻者艮。此天中之山。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焉。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禮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侯上追文王六爻之旨。下思尼父彖象之義。然後三公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先生之常談。輅答曰。夫先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晏曰。過歲更當相見。（輅別傳。載輅為何晏所請。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鄧颺與晏共生。颺言。君見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中辭義。何故也。輅尋聲答之曰。夫善

易者不論易也。要含笑而讀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既稱引鑒戒。晏謝之曰。知幾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君今一面而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還邑舍具以此言語舅氏。舅氏責輅言大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蔽天十餘日。聞晏颺皆誅。然後舅氏乃服。

夢蜈蚣

夷堅志南城童漢臣士人也。生二十年而夭歿後故友蔡揆夢其來問訊。交際宛如平日。已連夕或間一夕必見之。揆頗懼。乃徙寢他室。夢之亦然。且泣曰。自古皆有死。獨吾冤屈不可言。揆曰。君不幸正盛壯下世。但以善而終。何得云爾。曰。君試視我形相如何。視之。乃成大蜈蚣。累身赤長。長尺餘。延緣壁間。揆驚而寤。自是不復夢。

夢遇蝦蟇毒

南史丘傑傳。傑言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耳荼苦。汝啜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

夢江黃

太平廣記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卧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去。而姦者尋亦病死矣。

夢瓦隴

江敦教影響錄洪慶善前室丁氏。溫州人。雖居海濱而性不嗜殺。後至江陰有惠瓦隴百餘枚。不忍食。寘之盆中。將以明日放諸江。夜夢丐者甚衆。皆裸體朐脊前後各以瓦自蔽。皆有喜色。別有十餘人皆愀然曰。爾輩甚樂。我一何苦也。丁氏寤而思之。以瓦蔽形。必瓦隴也。夢中以客記其數。取視之。已為一婢竊食十餘枚。乃愀然者也。其得活者與夢中同其數。丁後以高壽終。亦戒殺之報。

夢雉謝德

北史裴駿傳。駿從弟安祖。嘗天熱。舍於樹下。有鷙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雉謝德。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云感君前日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夢蟻報恩

太平廣記吳富陽縣有董昭之者。嘗乘船過江。見一蟻着蘆。遑遽畏死。因救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烏人謝云。僕至蟻王。感君見濟。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為劫主。繫餘姚。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既亂。赦令不久也。既寤。蟻齧枷已盡。因得出獄。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夢鴝兒托生

太平廣記并州石壁寺。有老僧禪誦是業。貞觀末有鴝巢其房楹上。哺養二子。因學飛墮地死。後僧夢二小兒曰。兒等為先有少罪。遂受鴝身。比來聞法師讀華嚴經。既聞妙法。得受人身。兒等今為此寺側十餘里某村某姓名家托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僧呼為鴝兒。兩兒並應之曰唯。

夢蛤蜊訴命

魏泰東軒筆錄曾魯公放生。以蜆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卷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

夢田鷄乞命

睽車志錢仲耕郎中。旬任江西漕按部。晚宿村落。夢青衣數百哀鳴乞命。明日適見鬻田鷄者。感夢買放。傾籠出之。其數與夢無差。

夢蛙求生

臨安志浙西兵馬都監康濟居臨安寶蓮山。夏夜且睡。為蛙聲所聒。命小童捕之。濟熟寐。夢十三人乞命。濟曰。吾職雖兵官。非能擅生殺者。何以能貸汝死。曰。但公見許。無不可者。少焉驚寤。告其妻。妻曰。得非群蛙呼。童詰之。已寘一瓶中。驗其數。正十三枚也。即釋之。時紹興二十九年。

夢木生庭

江南餘載江夢孫。夜夢直木生於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幼聰惠。後隨趙王歸梁。累官至刑部員外郎。

夢踐木上

太平廣記孫龍光崔殷小狀元。及第前一年。嘗夢積大木數百。龍光踐履往復。既而請一李處士圓之。處士曰。賀郎君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

夢庭生竹

異苑巴西張尋夢庭生一竹節相似。都為一門以問竺法度。云當略貴。但不得久。果如其言。

夢庭生棘

張華博物志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梓樹。樹之于闕間。梓化為松柏棫柞。覺驚以告文王。文王曰。慎勿言。冬日之陽。夏日之餘。不召而萬物自來。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下不享於殷。自發之夫生于今十年。禹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

夢井生桑

續後漢書何祗傳。祗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体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直。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老學庵筆記楊文公云。豈期遊岱之魂。遂協生桑之夢。世以其年四十八。故稱其用生桑之夢為切。當不知遊岱之魂出河東記。韋

齊休事。亦全句也。

夢柳樹仆地（太平廣記。柳貫外宗元。自永州司馬徵至京。意望錄用。一日詣卜者問命。）且告以夢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無苦。但憂為遠官爾。徵其意曰。夫生則柳樹。仆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後卒於柳州。

夢柳樹環居（豫章志。南漢王定保。字翊聖。郡之南昌人也。登光化中進士第。寧遠軍節度使）麗知禮辟為巡官。後累遷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是夕夢人以柳數千株環植其居。周傑告之曰。柳喬脆之物。紫落先於眾木。公宜善自調護。是年冬果以疾卒。贈司空。

夢松求治斧痕（廣州府南海志。清遠縣東三十里峽山廣慶寺飛來殿西南有）巨松傍崖而植。大觀元年。皇城使錢師愈艤舟寺岸。從者斧松以照夜。師愈不之知也。明年殿直錢吉老者宿岸下。夢一叟揖而前曰。余居此三百稔。囊公族屬之從者斧余。漆以代燭。血漬今未愈。公能為我白丈室老療治。庶數育風不能撼。俾余得順天命。則公賜已。吉老詰其姓名居第。則曰余非圓首方足。乃植物中含靈者。飛來殿西南隅十餘步余居也。欲遲明以告於寺。偶復寢方酣。舟師已解維去。覺而詢之。去寺已數里。過滄光以語縣宰彭球。球便道詣寺。因即吉老夢求之。得巨松。去根尺餘有斧痕。脂乳尚浮。遂白丈室補以土。松今猶存。

夢松棗生（酉陽雜俎。有一人夢松生戶前。一人夢棗生屋上。以問補闕于堇。堇言松丘壠間所殖。棗字重來。重來呼魂之象。後二人俱卒。）

夢松三尺（南安志。南康縣祥符禪寺。有邑人鍾輻肄業此寺。手植小松。夜夢朱衣玄冠者謂曰。松圍三尺。子當榮名。後累舉不捷。垂三十）年登科南歸。視松圍之。果符所夢。

夢松生腹（續後漢書。丁固傳。初固為尚書。夢松生腹上。謂人曰。松文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至是果為公。

夢楓生腹（玉融新對唐書曰。張志和字子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

夢栢樹（陶朱新錄。河南壽安縣有茄藍。志其名府官行邑。皆館于此。僧堂後有大栢。徑）數累尺。護以杈子。寺僧云。頃年有本縣令夢一綠衣人入謁云。某托迹治郭。今居某寺中。近寺僧欲見殺。願請救于明府。令大訝之。遲明詣其寺。徧走諸僧房。不見有異。亦無寓居士人。偶至僧堂後。見數人執斤斧欲伐此栢。令惜其榮茂而見伐。因詢種此今幾年。皆莫知。但云無慮百餘年矣。令

遽驚悟曰。綠衣生此。豈栢之神乎。乃語以夢。戒勿伐。且謹護之。又為封植而去。後人無敢犯者。

夢食青栢（宋史方技）傳。趙自然。太平繁昌人。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為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綸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陰。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教汝辟穀之法。乃出青栢枝。令啗。夢中食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聞火食氣即嘔。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爾。

夢梓化松（海錄碎事。周大姒夢梓化為松。）

夢社樹高起（珩璜新論。南史張敬兒自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歘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語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元徽中夢一髀熱。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君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敬兒有異志。終為齊武帝所執伏誅。此皆五代史所謂禍之來也。陰必惑之也。

夢梅（百川學海。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人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酒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夢卧槐樹下（北史任城王傳。任城）王孫順。累官兼左僕射。初帝在藩。順夢卧槐樹下。槐字本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

夢食李（雲谿友議。李仲丞相。初貧遊無錫惠山寺。累以佛經為文。藁致主藏僧歐打。終身所憾。後之剡川天宮精舍。凭笈晝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剎前李樹食其子。恐遺其毒而人誤食之。徐驅下蛇。遂入李秀才懷中。倏而不見。公乃驚覺。老僧曰。秀才懷中有所覩否。李公曰。夢中上李樹食李甚美。似有一僧相逼而寤。乃見上人。僧知此客非常。延歸本院。經數年而辭赴舉。將行。成以衣鉢之資。酷喻之曰。郎君身必貴。然勿以僧之尤過貽於禍難。及頒會昌僧有犯者。事無巨細皆至極刑。唯憶無錫之時也。遂更剡川為龍宮寺。頗嗟老僧之已逝。為其營塔立墓。平生之修建。只於龍宮一寺矣。

夢食巨棗（晉書李郁傳。郁唐之宗屬。高祖登極。授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

曰。嘗聞秉生重來呼魂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後果卒。**夢食瓜**（拾遺録漢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時燉煌獻異瓜）種名穿陰。父老云。有道士從蓬萊得此瓜種。食之不飢。**夢中得瓜**（太平廣記後魏宋瓊母病。冬月思瓜。瓊夢見人）與瓜。覺得之手中。時稱孝感。**夢喫藤花**（盧子逸史唐玄宗微時。嘗至洛陽令崔日用宅。崔公設饌未熟。玄宗困寢）庭前一架花初開。崔公見一黃蛇食藤花。崔公驚不敢近。逡巡不見。玄宗覺曰。大奇飢甚。睡夢中喫藤花滋味分明記得。今已飽。崔公乃知他日啓聖之驗也。**夢吞蓮花**（宋史列傳。馮元幼時。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花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夢賜蓮花**（方仁聲泊宅編。吏部尚書曾楙。後取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三子。已而果然。）**夢授白蓮花**（珞字函續燈録曰。江州東林照覺禪師。母夢梵僧授白蓮花。因而誕生。出家遊方。遇南師法席）三扣其室。南師乃問是何宗旨。豁然大悟。**夢入蓮花**（玉融新對達字函續高僧傳曰。釋法京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獅子遊戲虛空。九歲出家。十三昇高座說法滯。**夢吞海棠花**（待兒小名録王蜀內樞密使潘炕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蘂而生。有國色。善為新聲。及工小詩。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吾宮中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於君。其實靳之也。**夢花滿室**（玉融新對廣字函高僧傳曰。釋元高母寇）氏。夢見胡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有。時人重之。**夢天與蘭**（史記鄭世家。文公之賤妾曰燕姞。夢天與之蘭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以是為而子。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與蘭幸之。而子之草蘭為符。）遂名曰蘭。**夢妓遺桃**（太平廣記。段成式姊婿裴元裕言。群兒中有悅隣女者。夢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夢婦人授蕉**（金陵新志。盧絳寓居翔鸞坊。遺熱病。猶日晝寢。夢一婦人被真珠衣。持蕉一本。令絳盡食。歌菩薩蠻一曲送之。食畢而寤。病亦瘳矣。其詞曰。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欹枕悄無言。月臨殘夢圓。孤衾成暗泣。睡起羅衣濕。眉黛遠山攢。

芭蕉生暮寒。絳後立功仕至節度。後南唐亡起兵復不克而死。）**夢萬艾滿江**（齊書紀僧真傳。僧真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嘗夢萬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夢衡蕪香**海縣碎事。漢武夢李夫人遺衡蕪香。覺而衣枕香。三月不歇。**夢授香草**（龍虎山志云。天師諱道陵。字漢輔。乃留侯）九代孫也。母夢天人衣繡衣。以香草授之。既覺。芳馨猶未絕。遂感而有孕。建武十年上元日生於吳之天目山。時黃雲紫氣流布山谷之上下。室中尚有光。及冠。身長九尺。龐眉廣顙。綠睛朱頂。伏犀貫腦。垂手過膝。虎吻龍髯。玉枕峯起。見者雖交親亦恐懼。**夢授蓍草**宋史世家。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至於此乎。果五十而卒。古今類事。褚彥回少時。嘗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薨年果四十八。**夢得椹子**（太平廣記王戎夢有）一人以七枚椹子與之。着衣襟中。既覺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九七喪。**夢取禾穗**（漢書郭賀字喬卿。廣）人也。汝南蔡茂明帝時為漢太守。賀為主簿。茂在郡。夜夢見殿上有三穗禾。茂取得中穗。因又失之。茂以問賀。賀曰。大殿者朝府之形象。極位而有禾。人臣上位。取得中穗。是中台之位。得禾而失。乃得祿秩也。居旬日。茂被召為司徒。後漢人。**夢拔馬蘭**（北史尒朱兆傳。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令長使孫騰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夢菜生**（歸田録名臣傳。真宗好文。雖以文辭取士。然必視其器識。每御崇政賜進士第。必召高第三四人並列于庭。察其形神。始賜第一人。或取其文辭理趣超遠者。蔡齊置器賦云。安天下於覆盂。其功可大。徐奭鑄鼎象物賦云。足惟下正。詎聞公餗之安傾。鉉乃上居。實取王臣之咸重。皆以為第一。先是上一日夢殿前菜生與揩齊。既唱名聞蔡齊。乃召見。久之曰。得其人矣。遂以為狀元。其著於辭形於夢。見於形。如此非偶然也。）**夢五色胡蘆**（夷堅志。詹林宗登科。後留都城。調選夢到一處。見遍空皆胡盧。摩下上幾數百枚。青紅黃白五色雜糅。凝竚諦觀。日不暫釋。俄有一道

人褒衣侈袂立於前謂曰。此皆今年新及第人所得者。詹曰。林宗既策名矣。不審簡中尚可得其一乎。曰固有之。恐亦不定。且須去向陽處求之。乃佳爾。寤而怳然。時趙子直為吏部侍郎。閱窠闕中有某州監當待次不遠勸使受之。詹曰。夢如是。若意外覓官。殆必不吉。於是赴集注。適有信州弋陽主簿。善陽字為夢吉。即拜擬而歸。不及之任而卒。始知尚恐不定之語嘉祥也。

夢前身

赤城志王十朋。字龜齡。永嘉人。嘗夢遊一處。峯巒秀異。林木陰邃。有僧往來其間。旁有石橋王立橋畔。見一碑讀之。傳曰此公前身所主也。叩其何人。曰嚴首坐也。後遊天台見石梁勝境。因寤前身。題詩云。天台未到已先知。入眼端如入夢時。僧喚我為嚴首坐。前身曾寓此橋碑。又云路隔仙凡信已通。天台容我躡長虹。情知方廣神遊久。不在登臨杖履中。嚴即處嚴。字伯威。亦永嘉人。宋閣學之瑞云。某隆興初忝第。因到石梁。時菴主道京云。向王狀元經由某因云此橋記。乃永嘉嚴首坐書。安知非狀元前身乎。公笑曰。師所說暗與某意合。某誕時夢嚴首坐入臥房。乃某師叔也。故有入夢時之句。碑後遺藪不存。

夢後身

張師正括異志　謝判官平原人。貢元中嘗為曹州觀察推官。視事未幾。一夕夢老父引入大第中。家頗豪盛。婦媼抱嬰兒飾以文綵。指謂謝曰。此君之後身也。謝問此何郡。復誰氏之家。老父曰。成都府陳郎中宅也。貲產甚豐。君心樂乎。謝亦願之。既寤甚不懌。謂妻子曰。吾其死矣。日處致後事。既而秩滿復調　州判官。到官數月。又夢前老父復引至昔之第。有小兒衩衣純綺戲階下。指謂謝曰。今日之事必不可免。居常戚戚不怡。考滿又將赴調。復夢老父道之入門。見昔日之兒冠緋帽紫袍銀帶立于堂陛顧謂謝曰。此子已讀書矣。君其謝我。覺大惡之。月餘病卒。其子訥。慶曆六年登進士第。親說如此。

夢裸身

萍州可談　常州李克。元豐間在太學。夢裸身見舒亶。時舒主學。李意裸身有脫白之兆。甚喜。後太學賄獄起。事連諸生。李亦繫御史臺。舒為中丞。夜閱囚。李正裸身對之。因悟前夢。

夢黑墨環身

應天府志　初金陵以鄉及為狀元。以羅穎為末綴。時主司上試卷。後主遂遷穎為第二。因以筆於榜上圍穎之名。穎於是夕夢有物如隄障之狀。黑墨環其身。懼而莫知所自。俄有長人自上以手挽而出之。因覺。迨旦看榜方悟其夢。

夢以簡撫身

太平廣記金鄉徐明府者。幼而有道術人莫能測。河南劉崇遠有妹為尼。病既亟。崇遠求於明府。徐曰。爾有別業在金陵。可致金陵絹一匹。吾為爾療之。如言送絹訖。翌日劉氏夢一道士執簡而至。以簡徧撫其身。身中白氣騰上如炊。既悟遂輕頃之。徐封絹而至。曰置絹席下寢其上。即差矣。如其言遂愈。已而視絹。乃畫一持簡道士如所夢者。

夢身荷桎梏

盧子逸史　崔相公圓少貧賤落拓。家于江淮間。天寶末。親丈人李彥元為刑部尚書。崔公自南方到京候謁。將求小職。李公處于學院。與子弟肄習。待之蔑如也。至一夜李公夢身荷桎梏。其輩三二百人為兵仗所擁。入大府署至廳事。所以姓名領過。皆判云准法。李公唱名。入見一紫衣人據案視之。乃崔公也。遂於階下哀叫請命。紫衣笑曰。且收禁。驚覺汗洽。明話於夫人曰。宜厚待之。安知無應。自此優禮日極。置於別院。會食中堂。數月崔公請出。將求職於江南。李公及夫人因盛具熊饌。兒女悉坐。食罷崔公拜謝。因降階曰。自忖愚薄。深沐恩慈。不知何方可以報効。其私度過分。未測其故。伏願丈人示之。李公笑不為答。夫人曰。親表姪與子姪無異。但慮不足。亦何有恩慈之事。後令崔公升堂喫茶不久。李公起。夫人因謂曰。賢丈夫作異夢。郎君必貴。他日丈人有此。難事在郎君手。能特達免之乎。崔公曰。此皆出自獎念。安有是也。李公至。復重言之。崔公但踧踖而已。不復敢致詞也。李公云。江淮路遠。非求進之所。某素與楊司空眷分。可以奉託。時楊國忠以宰相位為四川節度使。既去乃以崔公為節度巡官。留知後事。發日李公厚以金帛贈送。至西川未一歲會安祿山反。玄宗播幸。遂為節度旬日拜相。時京城初剋復。李公脇從授偽官。與陳希烈等並合誅夷。既議罪崔公為中書令。詳決之。果盡以兵仗圍入。具姓名唱過。判云准法。至李公乃呼曰。相公記得昔年所夢否。崔公頷之。遂判收禁。既具表其事。因請以官爵贖罪。肅宗許之。特免流嶺外。

夢剃頭

五代薛史晉李專美傳。從唐天成中。安邑榷鹽使李肅辟專美為推官。時唐末帝鎮河中。見其敦雅。心重之。末帝一日嘗召肅讌於衙署。專美亦預坐。末帝謂肅曰。某夜來夢主上召去與宋王同去却頭。何也。坐客都無對者。專美屏人謂曰。將來必為嗣主。由是愈重焉。

夢人斫頭

江少虞類苑　相國劉公沆累舉不第。天聖中將辭鄉人赴省試。一夕夢被人斫落頭。心甚惡之。有鄉人為解釋曰。狀元不到十二郎。（劉公第十二）只得第二。劉因詰之。曰。雖斫却頭。留沆在裏。蓋南音謂項為沆。留劉同音。後果第二名及第。

夢人換頭

太平廣記河東賈弼為琅邪參軍。夜夢一人癯黑大鼻瞯目請曰。愛君之貌。欲換君首可乎。夢中不獲已遂被換去。

覺而見者悉驚。走還家。家人悉藏。自此後能半面笑啼。兩手足及口中各提一筆書之。詞翰俱美。

夢人頭在篋 能改齋謾錄 熙寧二年。葉祖洽得國子學解。其兄著作佐郎誼知建昌軍南城縣。寄書與弟洽。託邑人免解進士傅翼持之。翼夜夢人頭在篋中。夕夕如此。乃徙誼書於別篋。則又夢人頭在其中。到京納書於祖洽。無復此夢。明年祖洽狀元及第。

夢頭上生角 册府元龜 魏延字文長。為前將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谷。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則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義所殺。

夢昆脚皆頭 太平廣記 杜牧頃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出尚書故實）

夢人挈首 南史 梁豫章王綜傳。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母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

夢油沃首 岳珂程史 清漳楊汝南少時時以鄉貢試禮部。待捷旅邸。夜夢有以油沃其首。驚而寤。榜既出。輒不利。如是者三。竊怪之。紹興乙丑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榜揭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肴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有僕曰劉玉。以夜闌倦憊。困卧西牖下。忽呻吟如魘。亟呼之醒。乃具言適竊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呼。汝南聞之大慟曰。三千里遠役。今復已矣。同邸亦相與嘆息。為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而其榜儼然中焉。視榜隙于地。黦若有迹。振衣拂之。油漬其上。蓋御史涯書淡墨。以夜覆燈盌故也。功名之前定如此。

夢貯人首 春渚紀聞 餘杭裴豹隱。嘗為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昌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土兵。士元云。曏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二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人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度。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果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于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具先遁。村落為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為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夢回視無首 春渚紀聞 儒林郎吳默學觀戍。始為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扶黨暴掠。所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與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戍即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即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曉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遽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既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為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人。吳引獄囚疏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為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既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劾。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既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即其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陣法除名編置。鄰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夢舉體生毛 南齊志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凰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桒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按桒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著屐為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夢陰毛拂踝 北史 魏鄴範傳。範嘗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史武進云。公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岱。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兵矣。範笑答曰。吾將為卿必驗此夢。後為平東將軍青州刺史。果如其言。

夢剃髮 太平廣記 曹確判度與亦有台輔之望。或夢剃髮為僧。心甚惡之。有一士云占夢多驗。確召之具以所見話之。此人曰。前賀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號剃度也。無何。杜相出鎮江西。而相國大拜。王泉子聞見錄 夏侯公孜初將大拜。夜夢剃髮以為不祥。或曰。剃度吉徵也。不日當權。出鎮。孜踐其位。爾後將除西川。一夕又夢右臂穿。孜大惡之。孜常以厮人李甲控轡。甲以孜不悅。問焉。孜即話其前夢。且言不祥。甲曰。公勿懼。當臨西川矣。孜曰。何以知之。曰。有臂西也。穿者川也。以此知之。無何

果然。**夢被剃削**（江少虞類苑：李文定公迪美鬚髯，未御試前一夕，夢被人剃削俱盡。迪亦惡之。有解者曰：秀才須作狀元。緣今歲省元是劉滋，已替滋矣。非狀元而何。是歲果第一人。）**夢髮為稍毦**（南史宋竟陵王誕傳：大明中，誕以反伏誅。初誕還廣陵，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毦。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夢持髻擲地**（夷堅志：龍世清，建炎中為虔州簽轄，攝州事。其後郡守梁顧言至，以交承之故，凡倉帑事務悉委之主領。又提舉公使庫，有過客至郡，梁餉以錢三十萬。吏白以謂故事未嘗有。龍為作道地，分為三番以與客。梁視事三月，坐寇至失守罷去。繼之者有宿怨，劾其請供給錢過類，即州獄窮治。一郡官稍涉纖芬者皆坐獄。龍亦收繫，懼不得脫。夜夢人荒野間登古冢，視其中杳然，以深暗黑可畏。手攀墓上草，欲墜未墜。一人不知從何來，持其髻擲于平地，顧而言曰：我高進也。遂驚覺。後兩日，溫州判官高敏信來，置院鞫勘，一見龍獄，辭曰：太守自以庫金與客，何預他人事。釋出之。乃知所謂高進者，此也。及獄具，梁失官，同坐者皆以謫去，獨龍獲免。）**夢露髻不巾**（孫公談圃：徐君平，金

陵人。親見荆公病革，時獨與一醫者對床而寢。荆公矍然起，云：適夢與王禹玉露髻不巾，同立一壇上。已而遂薨。此可怪也。）**夢斷舌**（冊府元龜：沈約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是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夢剪舌**（太平廣記：道士王法朗夢老君為剪舌）**夢斷頸**（南唐近事：烈祖輔吳，將有禪讓之事。人情尚懷彼此。一旦不樂，周宗請之。上曰：吾夜夢為人引劒斷吾之頸，意所惡之。宗遽下階拜賀曰：當策立耳。居數日而內禪。）**夢授三耳**（海錄碎事：張審通夢務山君召作判狀，申天曹。云：與君三耳。數日，頭癢，湧出一耳，通前三耳。湧出者尤聰，時號三耳秀才，亦曰鷄冠秀才。）**夢人唾口中**（冊府元龜：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灼苦心熱，以瓜鎮心。

起便讀誦，篤志如此。）**夢恠物緘口**（夷堅志：宋瀚，字叔海，洪州分寧人。紹興十七年，自夔漕罷歸，夢一物若龍非龍，若蛇非蛇，化為數道士，緘其口眼鼻舌。一人曰：與汝二十五。其一曰：與他二十六。既覺，意他日享壽當如是。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至家，為邑人余固言，亦莫測。至十二月十五日宋卒。固思之，乃自宋還家迨卒，凡二十六日也。）**夢人易鼻**（張師正括異志：徐郎中，萊州人，亡其名。弱冠侍父假守。嶺守（本外字）乾興中仁宗登極，郎賀禮赴闕，至武陵一驛，將舍正寢。驛卒言其中有物怪，往來無敢居者，顧易他次。雖不以為然，亦出寢於廳之屏後。夜將半，夢有神人狀甚偉，手攜竹籃，其中皆人鼻也。叱汝何等人，敢輒居於此，以妨吾路。徐恐懼愧謝。乃端視之曰：形相非薄，但其鼻曲而小。吾與若易之。遂於籃中擇一鼻，先劓徐鼻擲去，以所擇鼻安之。仍以手指周圍四際，夢中亦覺痛楚。神笑曰：好一正郎鼻也。徐之鼻素不隆正，自夢易之後，自然端直。歷官駕部郎中致仕。隨其子秘書丞（翔）任雄陽簽判。治平四年初，故。）**夢神培面**（宋史世家：吳越錢惟治初鎮四明，嘗神人人披甲，自稱西岳神，謂惟治曰：公面有缺文，即捧培之。後領華州節鉞二十年。）**夢

無左手**（太平廣記：隋文帝未貴時，嘗舟行江中，夜泊蘆中，夢無左手。及覺，甚惡之。及登岸，詣一草菴中，有一老僧，道極高，具以夢告之。僧起賀曰：無左手者，獨拳也。當為天子。後帝興，建此菴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夢白衣執手**（北史達奚武傳：武之在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嶽。武年逾六十，唯將數人攀藤而上，於是稽首祈請，晚不得還，即於嶽上藉草而宿。夢一白衣來執武手曰：快辛苦，甚相嘉尚。武遂驚覺，益用祗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注雨，遠近沾洽。）**夢手指飛幡**（太平廣記：梁劉仁恭微時，嘗夢佛幡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為幽帥焉。）**夢賜錦半臂**（太平廣記：貞元中，相國竇參為御史中丞，嘗一夕夢德宗召對於便殿，問以經國之務。上書，因以錦半臂賜之。及寤，奇其夢，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臣所以庇吾身也。今夢半臂者，豈止以我叨居顯位，將給半俸俾我致政乎。慼然久之。因以夢話於人。客有解曰：公之夢祥符也。且半臂者，蓋被股肱之衣也。今公夢天子賜之，豈非上將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夢當折臂**

南史劉之遴。嘗寓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歎曰。豈黥而王者乎。後果再為此郡。

夢人齧臂 晉書列傳。慕容儁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遣其。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

夢生八翅 晉書陶侃字士衡。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八州諸軍事。

夢以刀開心 太平廣記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遝之。玄過樹陰下假寐。夢一人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後東歸。融曰。詩書禮樂皆已東矣。

夢以斧鑿心 金史張元素傳。元素易州人。八歲試舉子。二十七試經義進士。犯廟諱下第。乃去學醫。無所知名。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穴心開竅。納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

夢劃腹置書 太平廣記有胡生者。家貧少為洗鏡鍍釘之業。遇甘果名茶美醞。輒祭于列禦寇之墓。以求聰慧而思學道。忽夢一人刀劃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俯。及覺而吟咏之。皆綺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

夢剖腹納鑒 江少虞類苑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貰洛河石為麵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鑒。飛星爛然滿中。剖其腹納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太原。開國。為當書博士。判司天監事。漢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夷人之族。結怨於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待四加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餘息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真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為司天少監。

夢鑿腹納草 柳子厚龍城錄。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內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請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嵎。望且重也。處幽僻之閑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齊而夕隕。以為物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詔。使智者居於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此林。悲寡和也。擲素筆而慷慨。守文而感也。揚大

雅之家。吟憫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歎異之。擢禮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夢腸出遶門 王子年拾遺記。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授一芳一莖。童女語曰。此善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晉踐祚。夢之徵焉。

夢神滌腸胃 放翁家世舊聞。陸佃字農師。少時病羸。瘠骨立。夢一老翁曰。吾為老聃。與子有緣。當愈子疾。遂探取腸胃於流泉中沃滌之。復納腹中。既覺猶痛甚。自此所苦頓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謁太清宮。始悟夢中之言。孔平仲續世說。五代周王仁裕。年二十五方有意就學。一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性斗高。有詩萬餘首。勒成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為名焉。

夢五臟出外 珩璜新論。楊雄字子雲。蜀郡人也。漢武帝命雄作甘泉賦。雄用情竭思。夜夢五臟出外。以手收之。及覺。氣委。因病而死。

夢見母體 太平廣記顧琮為補闕。嘗有罪繫獄。罪當伏法。琮一夕憂愁。坐而假寢。忽夢見其母下體。琮愈懼。形於顏色。流輩問琮。以夢告之。自謂不祥之甚也。時有善解者賀曰。子其免乎。問何以知。曰。太夫人下體是足下生路。重見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賀也。明日門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後至宰相。

夢帝枕膝 續後漢書司馬懿傳。司馬宣王帥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夢人斫足 幕府燕閑錄。濮州李植與弟概赴省試。一夕夢奏名將出。同榻而寐。概忽驚呼。植問之。曰。夢人以刀斫足。覺猶微痛。明日概預奏名。後數日因閑行。有人拜於街中。乃濮州軍吏。云喜六郎過省。某今隸名貢院。所以六

郎書榜某然遺旨攝問之何也。乃吳郎之名乃木旁既某誤書既下木主司大怒然將逼出院詐脩改無異則免罪責。遂以力子刮其下木幸而得免叩其脩字之時乃概足痛之際樘嗟異久之。

夢以杖加足

太平廣記漢廣川王發欒書冢有白狐一頭見人驚走左右逐之不得傷其脚爾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以杖扣王左脚。王覺腫痛因生瘡至死不差。

夢精神辭去

北史李廣傳廣嘗欲早朝假寐忽驚覺謂其妻曰。吾向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竟以疾終。

夢取威骨

太平廣記唐貞觀中侯君集與庶人承乾通謀意不自安忽夢二甲士錄至一處見一人高冠奮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來。俄有數人操屠刀開其腦上及右臂間。各取一骨片狀如魚尾。因呻囈而覺腦臂尤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鈞弓。欲自首不決而敗。

夢瘡當愈

陶朱新錄如祐伯壽。初任澤州倚郭某縣尉。其太守不記姓名。股上患漏瘡平生不差。忽夢一人謂曰。瘡來日當愈須令姚少府治之。翌旦召姚語以夢且求其治法。意必有奇方也。姚良久曰。此事甚異。祐昨日部夫修城。因穿土得白骨一具。衆以鐵甲。有矢貫其股骨遂出之。彼瘞其骨於他所。必甲士之死城者也。然豈使君之前身乎。箭既出。瘡必自愈。既而果無恙。姚令辭去。

夢浮屍

夷堅志趙公時霈侍郎政和八年冬。為無為軍教授。通判祖翶者濟南人。本法家。嘗歷大理丞。處身廉謹以法律為己任。趙嘗夢遊一小寺。寺旁有池方不踰尋丈。四周朱欄三重。內一重可高二尺。中高三尺。其外四尺許。趙身在重欄內去水止三四步。視池中有一浮屍。惡之。方欲越欄出。舉足極難。屍忽起逐人。趙蹴之於水。再欲出又起如初。復蹴之至于三。其行稍緩。其容戚戚然若有所訴。詢之。云昔日罪不至死。為通州祖寺丞枉殺抱冤數年矣。趙曰。祖丞明習法律。於刑獄事尤詳。敬決不妄殺人。荅曰。此事固非祖公意。然因其疑遂送他所。竟以死罪定斷。故冤有所歸。渠壽命不得久。將死矣。聊欲君知之。言訖。即躍入水。趙睨畫欄愈高。唯四角差低甚易之。然卒不可踰越。屍自水中指云。從高處過甚易。遂如其言。跟蹡一舉已出平地。復賀曰。既過此欄。前程無留礙矣。覺而驚異之。時翶適出外邑。迨其歸纔五日。得內障目疾。日以益甚。至不能瞻視。乃丐宮祠。又月餘日頓愈。忽中風。溼手足遂廢。及得請而歸。過梁山濼口舟壞水入。萬師急救拯。僅能登岸。翶驚懼暴亡。距趙夢不數月。噫。囹圄之事。深可畏哉。趙夢中不能問其姓名。及所坐何事。為可惜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一送

衆

大衆

（百丈清規）大衆章曰歸虛之水鄧林之木以聚者衆也今夫大方居衆千百倒廪而炊樹山而爨亦其所聚也而四方之來如歸若已所固有果何為哉蓋佛以人之流轉三界出沒生死惟明道悟性以超于妙覺則群生興類咸資其善而訓其徒以肖己為然故人人侍其徒猶侍其師雖摩肩接踵而至惟恐來之不及不以其衆而少息也不然則有以尺地斗粟而相訟者多矣豈其獨甘委其貲以廣吾居斂其餘以食吾徒吾徒之食于斯居于斯果何為哉

新戒叅堂　得度受沙彌戒已覆住持於何日叅堂次稟首座維那至期早粥過食椎後新戒叅頭領衆入堂聖僧前列問訊插香大展三拜不收坐具進云某等獲厠僧倫叅附清衆此日叅堂下情不勝戰懼之至又三拜進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本師大和尚首座尊衆大禪師尊候起居多福退三拜收坐具轉身住持前列問訊從首座板起巡堂至外堂復歸內堂中間問訊而出前

然歸堂插單隨衆禪誦

遊方叅請　稟辭師長慕有道尊宿處依棲求掛搭準律云比丘有法有食處應住有法無食處亦應住無法有食處不應住古規首到客司相看次住堂司掛搭送單位經案定然後到侍司通覆請方丈禮拜今時遊方掛搭初到旦過推熟於叢林能事者一人為叅頭領衆至客司具威儀列門首右白云暫到相看知客即接入詞云即日恭惟知客尊長禪師尊候起居多福久歎道譽獲奉猷陪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叅云山門多幸特荷遠臨揖坐燒香喫茶畧詢來歷即起謝茶歸旦過知客尋往回禮叅頭接入普同問訊知客詞云珍刹恭惟諸位尊長禪師尊位起居多福適承降重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叅云禮合拜看何勞降重叅頭自送出門若欲禮拜住持則就叅後請侍司相看如前禮起身稟云某等特來禮拜和尚敢勞侍者通覆侍者揖再坐詳詢來由或鄉人法眷辦事分明侍者云且回安下處容某通覆即上方丈咨覆如允次早鐘鳴侍者令客頭報相看如未暇侍者挑燈請安下處報禮善言安慰相看之禮粥罷叅頭領衆詣寢堂候住持出侍者接入叅頭進前云請和尚趺坐轉身左手插香退身同衆初展云某等久聞道風此日獲奉尊顏下情不勝喜躍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觸禮三拜如入室弟子法眷即云久承慈庇則插香行禮就座侍者燒香喫茶住持問鄉里名諱及夏在何處答須實答不可多語起身爐前謝云重承降接特此拜謝住持送出叅頭云和尚尊重隨至侍司致謝云有煩神用特此拜謝歸旦過外下手排立候住持回禮同問訊接入詞云珍刹恭惟堂頭大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適來分合禮拜遠辱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住持云安下不便幸望欵音衆送出叅頭轉上手接侍者入同衆問訊云珍刹恭惟高侍禪師道體起居多福禮合詣寮拜看遠辱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侍者云山門多幸特荷遠臨報謝稍遲下情多愧今遊方者多不入旦過到處執尋鄉曲頭首寮舍安泊古禮漸至無聞住持過名勝相看就送客位回禮上座相看就法堂下門迎伺住持回禮免煩降重而五山大方則不回禮半齋請點心當晚特為湯披衣赴住持接入爐前通寒溫就坐侍者燒香揖湯湯罷起就爐前謝湯須兩展三禮抽衣就坐藥石如住持不暇請頭首代相陪時當自起燒香住持自伴湯乃盡禮也次日粥罷請茶叅頭領衆排立寢堂前候住持至即趨前問訊云經宿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承寵喚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入座侍者燒香喫茶起至爐前兩展三禮謝茶初展云某等重承

煎點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禮三拜住持送出兩三步如求掛搭叅頭領衆回身進住持前稟云某等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久聞道風特來依附伏望慈悲收錄稟訖不伺允否即普觸禮一拜云謝和尚掛搭當先掛搭叅頭其餘不拘早晚不擇處所各如進退伺候住持求住方丈近事人毋得呵禁如允仍觸禮一拜就求帖子到侍司附名云適來方丈慈旨令就上寮附名侍者次第發榜頭下堂司維那令行者請新到喫茶畢出度牒上座曆詳具大掛搭歸堂候送歸堂或有故出入須守堂儀半月方可請假告云請假遊山者常將半月期過期重掛搭依舊守堂儀如迫師長父母疾病喪死者不在此限　凡寢堂中必設叅椅示尊師道也新到相看住持當居中位令其插香展禮側坐受茶於禮無損今北方猶行之近時新學沙彌才方入衆便與大方宿德分坐抗禮視為故常循習成弊至於躐等犯分以駭外聽師道湯然能尊師則尊法尊法則叢林紀綱振矣若西域諸師其徒奉之猶君父之尊惟恐不及可為法也

大相看　大方多衆又尊宿嚴重無況常數先之禮新到須候人多各預詣侍司附名作一起相看侍者稟定或九月初或冬前年節衆推辦事名勝或熟於叢林者為

叅頭至日領衆至寢堂排立侍者請住持出叅頭進云（請和尚趺坐）住持垂語叅頭下語已退步同衆問訊揷香展禮次謝侍者次早赴方丈叅求掛搭候發榜式見後下堂司送歸堂並與前同住持併在謝掛搭時回禮

榜式（奉方丈慈旨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月　日侍司某報）

大掛搭歸堂　堂司承侍司報榜即令行者請新到茶各懷度牒叅頭預備小香合准歸堂時同領衆詣堂司對觸禮一拜叙寒溫入座受茶畢起稟云（某等適來方丈慈旨令依附左右伏望收錄）維那荅云（多幸喜得同守寮衆）叅頭與衆各取度牒遞付維那仍對觸禮一拜退一上床曆記付還只審叅頭度牒行者喝云請衆首座歸堂掛搭叅頭領衆前門右手入堂至聖僧前排立叅頭燒香同衆大展三拜巡堂一匝自上堂至下堂仍如前排立問訊從班尾先移步退聖僧板頭立維那入堂燒香上間立堂司行者用盤袱托度牒維那付還叅頭同衆對觸禮一拜叅頭進維那出香前後門齋後前門叅頭不出門限維那於諸寮報榜（式見後）行者引至衆寮鳴內板三下寮主相接入門對觸禮一拜叙寒溫畢分手受獻堂盞便起身於香爐前問訊謝畢云（某等適來維那慈旨令歸上寮依棲左右）感望慈悲寮主云（並未多乇且喜同守寮衆）即各觸禮一拜折掛搭人轉東邊寮主轉西邊又觸禮一拜寮主引掛搭云排列朝觀音問訊引廻稟一匝便朝觀音問訊而退不須送出行者引見寮元對觸禮一拜云（即日恭惟座元禪師尊候起居多福某某方丈慈旨令某等依附左右伏望垂慈）下情不勝感激之至次詣諸頭首寮庫司各觸禮一拜叙寒溫畢送出今多不相接止傳請式揖止首座處有拜皆非法（蓋謝掛搭時兩序回禮適有荅拜也）

榜式（掛搭　一僧某甲上座某州人氏某戒　某甲上座　某甲上座　今月　日堂司某報　報侍司曰中尊主持也　前堂首座侍司衆寮必具戒次州名餘皆不具）

小掛搭歸堂　方丈許掛搭侍司發榜下堂司請恭上床曆畢送入衆寮維那居上間對觸禮一拜轉下間又對觸禮一拜掛搭人詞云（蒙者多幸重承該存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荅云（寮舍不便幸乞寬恕）叅頭送維那出衆寮外右立堂司行者鳴寮內小板三下寮主相接禮並同前

西堂首座掛搭　如大方名德欲作住計語次露意住持度有單寮可處及行坐位次上下要順則留之次日赴茶畢稟云（某爲生死事大特來依棲）即觸禮一拜（或則具戒）即時會兩序勤舊恭住持躬起燒香侵位立白云（某處西堂首座不棄來此同守寮頻兩序勤舊同送歸寮）受送人即進前云（特來依棲重荷收錄住持同兩序勤舊送歸寮）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受送人居主位揖侍者入問訊送出揖兩序勤舊入問訊畢即捻香詣方丈拜謝堂司行者引詣兩序勤舊處回禮方丈別日特爲管侍講茶禮旦望請茶並與勤舊列

諸方名勝掛搭　凡欲求掛搭次日赴茶罷稟云（某等爲生死事大特來依棲伏望收錄）普觸禮一拜住持如允則會首座知事維那茶畢住持躬起燒香白送意如前受送人進云（某等重蒙收錄只歸僧堂隨衆）荅云（山門禮合延迓隨識名高下）送歸堂前資對觸禮一拜送住持出與寮主問訊詞云（寮主多幸得依左右）荅云（多生緣熟且喜同居）受送人轉主位揖侍者入問訊送出與兩序問訊畢即捻香詣方丈拜謝禍位堂司行者引至庫司諸頭首寮回禮或方丈發榜頭須首座請送則首座令堂司行者請知事一人維那侍者及受送人同至寮首座燒香獻茶白住持發批山門相送之意送入門時首座居主位代住持觸禮一拜受送人歸主位首座轉居客位與知事維那同問訊餘禮並同前

法眷辦事掛搭　不拘時訪侍者說來歷通覆住持揷香展禮若以下法眷曾執侍者住持皆當受禮隨職名高下延送同前

抛香相看　新到或迫緣故來不及時或止掛搭不得通覆不拘處所繞迎見住持即抛香于前云（暫到禮拜和尚）觸禮一拜隨自收香伺求掛搭如住持許容則侍司發榜下堂司禮同前若圓帳已定則詣堂司稟添名入圓或入多列戒次後

謝掛搭　古規掛搭歸堂者即時謝掛搭後以冬節歲節及前三次謝掛搭自佛照和尚由育王赴徑山權孫雲爲入院侍者時佛照以禮繁併在夏前近時衲子到處坐席未溫移單東西多致不謝掛搭既曰經冬過夏折中當在冬前夏前兩期報謝侍者先期取堂司戒臘簿檢看新掛搭戒臘在上者一人爲叅頭二人爲副叅舊以諸方侍者爲叅頭往往以寺門高下爭執不安今來侍者皆在衆寮掛搭既曰隨衆當依戒臘依戒佛制也況諸圓帳及衆寮戒臘牌不以名字分高下一遵佛制二免爭競三得衆和同居惟住持力主行之叅頭當具小圖習儀三人一引每引一人爲小叅頭須詳記詞語進退折旋合度免致臨時參差堂司行者具名數率香錢寫小榜云（新歸堂首座各率錢若干貫香謝掛搭　堂司行者　某拜覆）貼衆寮前收香錢足交侍者納方丈就稟擬定何日謝掛搭出榜報衆云（新歸堂兄弟來日齋罷詣方丈謝掛搭今月　日侍司　某報）至日就寢堂或法堂設住持位排列香几爐瓶燭臺侍者付大香一片與叅頭交副叅收領衆依圖位排立叅頭隨同侍者請住持出歸位叅頭同衆齊問訊畢叅頭進住持

前寮云請和尚臥坐。進左足側轉身於香几右手空處出行過侍位。齋門訊畢。副參袖中取香捧過參頭接藏懷中小問訊叉手進爐前左手插香。仍從空處過侍位齋門訊本引三人一展坐具住持展手約免之即收起參頭進前云某等宿生慶幸獲遂依棲下情不勝喜躍之至仍如前進身香几右手轉歸位問訊再展坐具住持侍如前約免狀坐具再進前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仍如前轉歸位問訊觸禮三拜。住持答一拜。第一引問訊退左邊接班尾次第三人趨上詞禮並同參頭立於侍者下肩伺各各禮畢副參趨到初立處參頭歸元位領衆齋門訊而進。副參頭衆先行參頭居末至衆寮門外下手立副參引衆從右邊入寮內下間旋轉量衆多寡不拘行數副參趨向前接照參頭肩次伺住持至。與衆俱近門訊轉入寮內衆當前後相顧咸行進退步趨參頭轉身至爐前對觸禮一拜詞云移刻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某等重荷狀賜。禮合拜謝並蒙降尊下情不勝感激之至衆同送出參頭門外轉上手立。副參仍引衆旋轉居上間出連參頭肩次揖侍者入詞云某等多幸獲依左右並沐降重不勝感激之至。參頭一人送侍者出次揖兩序入對觸禮一拜詞云即刻恭惟座元都經諸位禪師尊候多福某等獲遂依附延

承降重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參位送兩序出復歸上間立副參引衆自觀音後轉出爐前仍顧班尾俱立定對參頭觸禮一拜詞云某等適間甚勞神用特此拜謝其儀亦當預習當日侍早方丈客頭堂司行者各寫四禮榜貼衆寮前方丈榜貼上間兩序榜貼下間式見後榜式　堂頭和尚特羅四禮新歸堂首座。　今月　日客頭行者　某　承准頭首知事掛羅四禮新歸堂首座。　今月　日堂司行者　某　拜覆　方丈特為新掛搭茶庫司頭首附見。請客侍者照戒臘雙字名寫茶狀式見後至日侵晨洗面時備牟子筆硯列照堂請各依名下書云某甲謹拜尊命如掛搭諸方名勝亦依戒寫入茶狀內。隔日方丈客頭先持狀請僉名。侍者令客頭依戒列名寫。特為牌式作四出六出首座光伴諸方名勝必與住持對面位若有異議則於名勝內推戒最高者坐之參頭與光伴對面位並受送者先謝稱位此間赴茶可至日齋罷鳴鼓集衆侍者揖入住持相接問訊次與光伴人問訊各依照牌歸位立定燒香侍者請客侍者分左右位頭行禮延揖坐揖香揖茶燒光伴香鳴鼓進座並與四節小座湯禮同受特為人引衆排立謝茶拗展云某等此日重蒙煎點特此拜謝下情不勝感激之至。再展云。即日時令謹時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多福退身觸

禮三拜而退次日庫司客頭行者依戒單字名具茶狀列衆寮前請僉名書云某甲敬依來命庫堂排位首座光伴鳴庫堂板上首知事與維那行禮又次日首座衆頭首具狀請僉同前照堂排位都寺光伴鳴照堂板。全班行禮或四人六人分廻問訊如三人五人首座燒香只居中立。古法三日講行今諸方多併作一日就方丈借座及鼓頭首知事空住持一位並為主伴位次行禮並同但掛搭必當齋罷位轉身問訊致謝近習只住頭起掛非禮也茶狀式　新掛搭　某甲上座列名　堂頭和尚今晨齋退就寢堂點茶特為伏希雲集　今月　日侍司某　拜請　庫司頭首到云　新掛搭　某上座列名　右某等今晨齋退就庫司點茶一中特為伏望衆慈同垂降重　今月　日庫司比丘某等拜請當首當列名止於知客就照堂餘同前。　坐禪　每日粥罷堂司行者先覆首座僧堂前衆寮前俱掛坐禪牌報衆令供頭僧堂內裝香點燈先鳴衆寮前板一聲大衆歸堂向裏坐次第俱集覆衆頭首鳴板第二聲候入堂少緩鳴板第三聲副寮開衆寮門鳴首座寮前板三聲初聲出門二聲約到半途三聲入堂首座聖僧前燒香巡堂自下間至上間一匝就歸被位坐次覆住持鳴方丈板三聲住持入堂燒香巡堂自上間至下間一匝歸位坐定丈之僧衆

方可次第起身抽解又須看上下肩起止急緩免見威違單位空缺或有留被在堂不隨衆者或有暫來隨衆留絮淡在被位於外救逸者皆當檢舉懲罰頭首大衆並從出入板住來唯前堂首座許從住持前出入堂司行者候齋次第覆首座放禪轉從聖僧後右出撑簾下脚輕搣作聲住持頭首出堂堂司行者右邊側立伺候問訊或山門有迎接祈禱普請看誦送亡及衆寮淨髮洗衣則不坐禪亦不坐參參後禪如常住持首座仍巡堂堂中有直堂牌刻云輪次直堂開而後始住山押兩面刻照依被位資次每日五更鐘絕後交下次人終日看守或有關櫃抽單下鉢抽被者皆當白直堂人知至放參鐘鳴時交付聖僧侍者看管至晚則衆僧皆守被位矣牌則在次早交過近時直堂咸群相陪分依果核聚談戲笑習以為常惱亂禪寂住持首座力戒違者示罰　坐禪儀　夫學般若菩薩起大悲心發弘誓願精修三昧誓度衆生不為一身獨求解脫放捨諸緣休息萬念身心一如動靜無間量其飲食調其睡眠於閑靜處厚敷坐物結跏趺坐或半跏趺以左掌安右掌上兩大拇指相拄正身端坐令耳與肩對鼻與臍對舌拄上腭唇齒相著目須微開免致昏睡若得禪定其力最勝古習定高僧坐常開目法雲圓通禪師呵人閉目坐禪謂黑山鬼窟有深

盲矣。一切善惡都莫思量。念起即覺。常覺不昧。不昏不散。萬年一念。非斷非常。此坐禪之要術也。坐禪乃安樂法門。而人多致疾者。蓋不得其要。則自然四大輕安。精神爽利。法味資神。寂而常照。寤寐一致。生死一如。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然恐道高魔盛。逆順萬端。若能正念現前。一切不能留礙。如楞嚴經、天台止觀、圭峯修證儀。具明魔事。皆自心生。非由外有。定慧力勝。魔障自消矣。若欲出定。徐徐動身。安詳而起。不得卒暴。出定之後。常作方便。護持定力。諸修行中。禪定為最。若不安禪靜慮。三界流轉。觸境茫然。所以道探珠宜靜浪。動水取應難。定水澄清。心珠自現。故圓覺經云。無礙清淨慧。皆依禪定生。法華經云。在於閑處。修攝其心。安住不動。如須彌山。是知超凡越聖。必假靜緣。坐脫立亡。須憑定力。一生取辦。尚恐蹉跎。況乃遷延。將何敵業。幸諸禪友。三復斯文。自利利他。同成正覺。

坐參　齋罷堂司行者。覆首座僧堂。衆寮前各掛坐參牌。將晡時。僧堂內裝香點燈。鳴衆寮前板先一聲。大衆入堂。二聲以次頭首入。三聲首座入。（不鳴首座寮前板。若大坐參時。却鳴三下。）却覆住持。鳴方丈板。與坐禪同。有處不披袈裟。非法也。堂司行者。候晚粥熟。覆首座云。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下牌。鳴堂前鐘三下。衆就位。普同和南。住持頭首。次第出堂。衆下床。各出半單。前單

住持頭首亦同歸衆寮藥石。蓋古者每晚必參。住持以求開示。故率衆齋集。坐待鼓鳴。而往參之名曰坐參。因汾州地寒。昭公罷之。遂有放參之說。

大坐參　今時叢林有多衆處。猶特講晚參。以存古意。謂之大坐參。與常坐參同。但首座入堂不燒香。便歸位。侍住持入堂坐定。堂司行者鳴首座寮前板三下。大衆轉身向外坐。首座下地後後門出。便轉從前門入。聖僧前燒香如常。巡堂歸被位坐。少定。若住持晚參。則不鳴堂前鐘。方丈客頭鳴法鼓三下。住持出堂。首座領衆隨至法堂。或寢堂。住持據坐。侍者兩序。東西堂各出班問訊。聞示畢。衆散歸寮藥石。若不晚參。則堂司行者進首座前問訊云。（堂頭和尚。今晚放參。）轉聖僧後右出。令喝食行者中立問訊。長聲唱云。（放參。）鳴堂前鐘三下。大衆下地。普同和南。首座先出堂。次住持出。頭首出。衆各出。全單歸衆寮藥石。若講行時。須講一參一。免使後學知之。每日如有緣故。不坐參時。供頭行者代首座出半單。與大衆同坐晚衆寮前鳴板三下。衆出寮。皆堂昏鐘鳴。（如居城市。則候鼓鳴。）頭首入堂。首座待鐘鳴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候定鐘鳴。住持出堂。次頭首出。如坐再請禪。住持後門入歸位。不巡堂。頭首隨衆。或抽解者。即歸被位。更深住持出。聞首座開枕。響衆方偃息。在道兄弟。不以此拘。次早三下板

鳴。衆起。聖僧侍者率堂內手巾轆轤驚酣眠者起洗面。衆歸堂已。首座入燒香巡堂。次住持入燒香巡堂。四鼓鳴。住持出。鐘鳴。首座出。以次頭首與大衆暫從後門出。換衣換頭袖抽解。即歸守被位。或首座再入堂巡被位。鐘絕。開靜板鳴。衆方摺被。惟首座被係供頭摺。衆各隨意出堂禮念亦參修也。

請益　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某甲上座今晚欲詣方丈請益。如允所請。定鐘後。詣侍司候方丈秉燭裝香。侍者引入住持前問訊。插香大展九拜收坐具。進云（某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伏望和尚慈悲方便開示。）肅恭側立諦聽垂誨。畢。進前插香大展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觸禮。處詣侍司致謝。

赴齋粥　早晨聞開靜板。俟齋時。候巡火板鳴。先歸鉢位。入堂時聖僧前問訊訖。合掌歸位。上床時問訊隣位。先以右手斂左邊衣袖。腋下壓定。便以左手斂右邊衣袖。然後兩手按床。兩足撥鞋入床下。先縮左足。次收右足。跏身上床。近裏一尺許正坐。斂袈裟蓋膝上。不得露內衣。不得垂衣床緣。（詳見日用軌範）都監寺維那直歲侍者等位在外堂上間。知客知浴知殿化主堂主等位在外堂下間。古規每日住持赴堂早粥時。先於堂外坐侍堂前鳴鐘即入堂。大衆齊下床。普同問訊就坐。近時諸方住持。大鐘鳴時先入堂坐。至堂前鐘鳴。方下地普同問訊。只過

五旦望。講行一次。新入衆者不知所自。先輩嘗議下床問訊者。謂諸寮與大衆普同問訊也。以此論之。凡有衆處。必當日日早晨下床問訊為允

赴茶湯　凡住持兩序特為茶湯。禮數勤重。不宜慢易。既受請已。依時候赴。先看照牌。明記位次。免致臨時倉遑。如有病患內逼。不及赴者。托同赴人白知。惟住持茶湯不可免。慢不赴者不可共住。

普請　普請之法。蓋上下均力也。凡安衆處。有必合資衆力而辦者。庫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語首座維那。分付堂司行者。報衆掛普請牌。仍用小片紙書貼牌上云（某時某處。或聞木魚。或聞鼓聲。）各持絆膊搭左臂上。赴普請處宣力。除守寮直堂老病外。並宜齊赴。當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誡。

日用軌範　無量壽禪師述序曰。脫塵離俗。圓頂方袍。大率經歷叢林。切要洞明規矩。舉措未諳法度。動止不合律儀。縱有善友良朋。詎肯深鎚痛劄。循習成弊。改革固難。致令叢席荒涼。轉使人心懈怠。屢見尋常目前過患。遂集百丈成規楷模。原始要終。從朝至暮。要免頭頭敗闕。直須一一遵行。然後數言究己明心。了生達死。世間法即是出世間法。行腳人可貽未行腳人。庶幾不負出家身心。抑亦同報佛祖恩德。謹列于後。　入衆之法。睡不在人前。起不落人後。五更鐘未鳴。輕輕摟身先起。將枕子將腳下未要拗。恐驚隣

單抖擻精神。將身端坐。不得扇風令人動念。覺困來將被推腳後。取手巾轉身下地。中搭左手。念偈云（從朝寅旦直至暮。一切眾生自回互。若於腳下喪身形。願汝即今生淨土）。輕手揭簾出。後架不得拖鞋嘖嗽作聲。古云（揭簾須垂後手。出堂切忌拖鞋）。輕手取盆洗面。湯不宜多。右手蘸齒藥揩左邊。左手蘸指右邊。不可再蘸。恐牙宣口氣通人。漱口須低頭吐水。以手引下直腰吐水。恐濺傍槽。不得洗頭。有四件自他不利（一污槽。二臓巾。三枯髮。四損眼）。不得窠內作聲。不得噴水撲面。不得高聲嘔吐。不得以嗑滯污面桶。古云（五更洗面本為修行。嘔吐拖鞋喧堂惱眾）。拭面不得爭扯手巾。不得以巾拭頭。用畢須攤掛或焙火上。在上堂左足先入。在下堂右足先入。上被位。眠單收一半。坐定。若換直裰。須將新者覆上。抽去舊裰。不得露白。不得扇風。若欲燒香禮拜。宜於鐘鳴時。將袈裟藏袖內。出後門外披。平常亦離被位。披袈裟合掌頂戴。相念偈云（善哉解脫服。無相福田衣。我今頂戴受。世世常得披。唵悉陀耶娑訶）。搭袈裟。先搭搭手處。後解環。不得以口銜袈裟。不得以領勾袈裟。搭了亦當問訊。而去如殿堂禮拜。不得占中央妨住持人來。不得出聲念佛。不得行禮拜人頭邊。遍須行後面空處。五更鐘鳴。想念偈云（願此鐘聲超法界。鐵圍幽暗悉皆聞。三途離苦罷刀

槍。一切眾生成正覺）。住持并首座坐堂時。不得從前門出入。聞小靜方摺被。扨枕子摺被之法。先尋兩角。以手理身向前。先摺一半。次摺身前一半。不得橫占隣單。亦不得抖擻作聲。不得以被扇風。或歸眾寮喫湯藥。或叅堂經行。次第歸鉢位。以上肩順轉（謂左肩也）。若前門從南頰入。不得行北頰并中央。蓋尊住持也。木魚響不得入堂。或令行者取鉢堂外坐。或歸眾寮打給入堂。歸鉢位。須低頭問訊上中下座。若已先坐。上中下座來。須合掌。古云（不默上中下座。婆羅門聚會無殊）。聞木魚後長板鳴。下鉢。揖身正起立定。然後轉身。亦要順上肩。合掌方取鉢。一手解鉤。左手提鉢轉身。令正蹲身放鉢。免將腰背撞人。堂前鐘鳴下床。為迎住持入堂。大眾普同問訊。不得以手左右拄或下床。時須近前問訊。莫令袈裟搭床緣。仍須低細上床。不得頓身取鉢。安座前聞椎聲。想念偈云（佛生迦毗羅。成道摩竭陀。說法波羅柰。入滅拘絺羅）。展鉢之法。先合掌想念偈云（如來應量器。我今得敷展。願共一切眾。等三輪空寂）。然後解袱帕。展淨巾覆膝。帕摺轉三角。莫令出單外。先展鉢單。仰左手取鉢安單上。以兩手大拇指遊取鐼子。從小次第展。不得敲磕作聲。仍護第四第五指為觸指。不得用鉢拭揩。令小并匙筯袋近身橫放。入則先匙。出則先筯。手把處為淨頭。向上肩。鉢刷安

第二鐼子縫中。出半寸許。盛生飯不得以匙筯出生。飯不過七粒。太少為慳。食凡受食則用出生。或不受食。卻不可就桶杓內撮飯出生。維那念佛合掌。手指不得參差。須當胸高低得所。不得以手托口邊。古云（參差合掌不當胸。兩手交加挿鼻中。托偃揭膝無默細。唯聲泄氣道英雄）。兩手捧鉢受食。想念偈云（若受食時。當願眾生。禪悅為食。法喜充滿）。或多或少。則以右手起止之。聞偏食椎。看上下肩。以面相朝揖食。不得正面以手搖曳。兩邊揖。罷作五觀。想念云（一計功多少。量彼來處。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五為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次出生。想念偈云（汝等鬼神眾。我今施汝供。此食徧十方。一切鬼神共）。喫食之法。不得將口就食。不得將食就口。取鉢放鉢并匙筯。不得有聲。不得咳嗽。不得搐鼻噴嚏。若自噴嚏。當以衣袖掩鼻。不得抓頭。恐風屑落隣單鉢中。不得以手挑牙。不得嚼飯啜羹作聲。不得鉢中央挑飯。不得大摶食。不得張口待食。不得遺落飯食。不得手把散飯食。如有菜滓安鉢後屏處。不得以風扇鄰位。如自己怕風。即白維那於堂外坐。不得以手枕膝上。隨量受食。不得請折。不得將頭鉢盛濕食。不得將羹汁於頭鉢內淘飯喫。不得挑菜頭鉢內和飯喫。食時須看上下肩。不得太緩。未再請。不得刷鉢盂。不

得吮鉢刷作聲。食未至不得生煩惱。古云（默數四顆起悲嗔。合食吞津嗔嗽頻。攛掇啜羹包滿口。開單展鉢響諸鄰）。洗鉢以頭鉢盛水。次第洗鐼子。不得頭鉢內洗匙筯并鐼子。仍屈第四第五指。不得盥漱作聲。不得吐水鉢中。不得先以熱水洗鉢。未折鉢水。不得先收蓋膝巾。不得以膝巾拭汗。不得以餘水潑地上。折水想念偈云（我此洗鉢水。如天甘露味。施與鬼神眾。悉令得飽滿。唵摩休羅細娑婆訶）。收鉢以兩手大指遊定。次第而入。便單合掌。想念食畢偈云（飯食已訖色力充。威震十方三世雄。回因轉果不在念。一切眾生獲神通）。寮前板鳴。歸寮問訊。不歸位為輕侮大眾。入門歸位。如僧堂之法。立定候寮主燒香畢。問訊上下。若有茶就座。不得垂衣。不得聚頭笑語。不得隻手揖人。不得包藏茶末。古云（登床宴坐不得垂衣。兩手揖人是何道理。私藏茶末取笑傍觀。時中隣案道人。切忌交頭接耳）。茶罷或看經。不得長展經（謂二面也）。不得手托經。寮中行不得垂經帶。不得出聲。不得背靠板頭看經。古云（出聲持誦。吵眾惱人。背靠板頭。輕欺大眾）。須預先出寮。莫待打坐禪板。若抽脫古例。披五條（即掛絡也）。以淨巾搭左手。解條繫先單上。脫五條直裰。令齊整。以手巾繫定作記認。不得笑語。不得在外催促。右手提水入廁。換鞋不得參差。安淨桶在前。鳴指三下。驚啾

糞屍蹲身令正。不得努氣作聲。不得涕唾。不得隔壁共人語話。古云（尸為尺合彈指。人捕那塲亂作聲。入廁用籌分觸淨。出時脫後忍縱橫）。不得以水洗兩邊。左手洗淨。護大指第二第三指。不得多用籌子。古云（浴湯少使。籌子休抹）。有者使了以水洗之。安廁邊空處。人多則妨衆。不宜長久。汙桶安舊處。以乾手安內水入桶。以乾手開門。左手提桶出。不得濕手拏門扇。并門頰上。右手挑簾。後挑者。不得以濕手拏簾上。不得吐唾和泥洗手。然後用皂角洗至肘前。須一一念呪。按大藏瓔珞經云。夫登溷者不念此呪。假使以十恒河水洗至金剛際。亦不能淨。凡登殿堂。禮拜無利益。勸受持每誦七徧。是故鬼神常相拱護。入廁呪（唵狠魯陀耶娑訶）。洗淨呪（唵賀曩密栗底娑訶）。淨手呪（唵主伽囉耶娑訶）。淨身呪（唵室利曳婆醯娑訶）。去穢呪（唵吠折囉曩伽吒娑訶）。末用水盥漱。律中小遺亦洗淨。仍將楊枝歸堂坐禪。火板未鳴。不得先歸寮。齋前不得洗衣。粥前齋前放參後。不得開函櫃。如有急切。白主事人。寮中白寮主。僧堂白聖僧侍者。齋罷不得僧堂內聚頭說話。不得在僧堂中看經看冊子。不得上下間行道穿堂直過。不得床上穿鞋。不得床上垂腳坐。床前一尺為三淨。頭一展鉢。二安袈裟。三頭所向。不得床上行。不得跪膝開函櫃。不得腳踏床緣。下地草鞋五條。遊山不得

經行佛殿法堂。古云（杖祖登潙。草履遊山。莫跋法堂。回互者舊）。不得赤腳著僧鞋。不得把手共行。說世諦是非。古云（剃了雙親秉本師。訪尋知識撥何為。不曾說著宗門事。白首無成過在誰）。不得殿堂倚靠闌干。不得猖狂急走。古云（行須緩步。習馬勝之威儀。語要低聲。學波離之軌範）。不得佛殿閒行。古云（無事不須登佛殿。等閒莫向塔中行。不因掃地添香水。縱有河沙福也傾）。齋後浣洗衣服。不得衩袒。不得傾滾湯泡衣。竹竿對手。使了安元處。洗腳板鳴。不得爭奪腳桶。有瘡疥則隨後洗。或屏處洗之。各行方便。免動衆念。莫待打板。次第歸堂坐參了。各出半單下地。謂大放參。首座寮前。板鳴即時轉身向外。須當及時赴堂。板鳴後不得入堂。亦不得堂外立住。持首座出堂。開單下床問訊歸寮。藥石各就案位。不得先起減食。不得高聲呼索粥飯鹽醋之類。食罷出寮。不得出三門。不得入小寮。不得衩袒歸僧堂并廊下行。不得候打板出寮。昏鐘鳴。即合掌默念偈云（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離地獄。出火坑。願成佛。度衆生）。須先歸單位坐禪。不得床上臥頭。不得床上弄數珠作聲。不得與隣單語話。鄰單生疎。當以善言誘喻。不得生嫌惡心。打定鐘後。不得於前門出入。候首座開枕後。困重者就寢睡。須右脇。不得仰卧。仰為屍睡。覆為淫睡。多惡夢。以被巾裹袈裟

安枕前。令人多安腳後。於理不便。如開浴。浴具攜右手入下間。門內問訊歸空處。揖左右人單。先以五條手巾掛竿上。展浴袱。取出浴具。放一邊。解上衣。未卸直裰。先脫下面裙裳。以腳布圍身。方可繫浴裙。將裩褲捲摺安袱內。次第脫直裰與五條。作一處。將手巾繫之。古云（三通鼓響入堂時。觸淨須分上下衣）。具所脫衣作一袱覆轉。方換拖鞋。不得赤腳入浴。須於下間空處。待次而浴。不得占頭首老宿坐處。揖上間也。不得以湯水濺人身上。不得桶內泡腳。不得室內小遺。不得架腳桶上。不得笑語。不得揩上指腳。不得本水。不得起身撮桶澆身上。前後有人。須當遮護。腳布不得離身。有腳不入桶者。不得多用湯。或有瘡。或洗灸瘡。或使齊藥。宜後入浴。不得攪先。不得以兩邊公界手巾拭頭面。公界手巾係著衣後淨手拭之。以拔五條也。出浴揖左右。上床面壁少坐。先著上衣并直裰。都遮了。下地卸著下裳。解浴裙。以腳布揩浴裙內。恐濕浴袱。手巾攜左手。揖左右出。看設浴施主名字。隨意課誦經呪回向。寒月向火。先坐爐圍上。然後轉身正坐。揖上下肩。不得弄香匙火筯。不得撥火飛灰。不得聚頭說話。不得煨栗烘等物。不得炙鞋焙腳烘衣裳。不得攪起直裰露褲口。不得吐唾并揮垢膩於火內。如前所集一日事件。衆中威儀。非敢聞於老成。聊以誘於初學。升

堂入室。小參諷經念誦。迎寮解結人事。裝包頂笠。送亡唱衣。應係微細執則。清規既已具載。尊宿各有明文。不再備陳。徒為贅語。

龜鏡文

慈覺大師賾公述

夫兩桂垂陰。一華現瑞。自爾叢林之設。要之本為衆僧。是以開示衆僧。故有長老。表儀衆僧。故有首座。荷負衆僧。故有監院。調和衆僧。故有維那。供養衆僧。故有典座。為衆僧作務。故有直歲。為衆僧出納。故有庫頭。為衆僧典翰墨。故有書狀。為衆僧守護聖教。故有藏主。為衆僧迎待檀越。故有知客。為衆僧請召。故有侍者。為衆僧守護衣鉢。故有寮主。為衆僧供侍湯藥。故有堂主。為衆僧浣濯。故有浴主水頭。為衆僧禦寒。故有炭頭爐頭。為衆僧乞丐。故有街坊化主。為衆僧執勞。故有園頭磨頭莊主。為衆僧滌除。故有淨頭。為衆僧給侍。故有淨人。所以行道之緣。十方備足。資身之具。百色現成。萬事無憂。一心為道。世間尊貴。物外優閑。清淨無為。衆僧為最。迴念多人之力。寧不知恩報恩。晨參莫請。不舍寸陰。所以報長老也。尊卑有序。舉止安詳。所以報首座也。外遵法令。內守規繩。所以報監院也。六和共聚。水乳相參。所以報維那也。為成道業。故應受此食。所以報典座也。安處僧房。護惜什物。所以報直歲也。常住之物。一毫無犯。所以報庫頭也。手不把筆。如救頭然。所以報書狀也。明窻淨案。古教照心。所以報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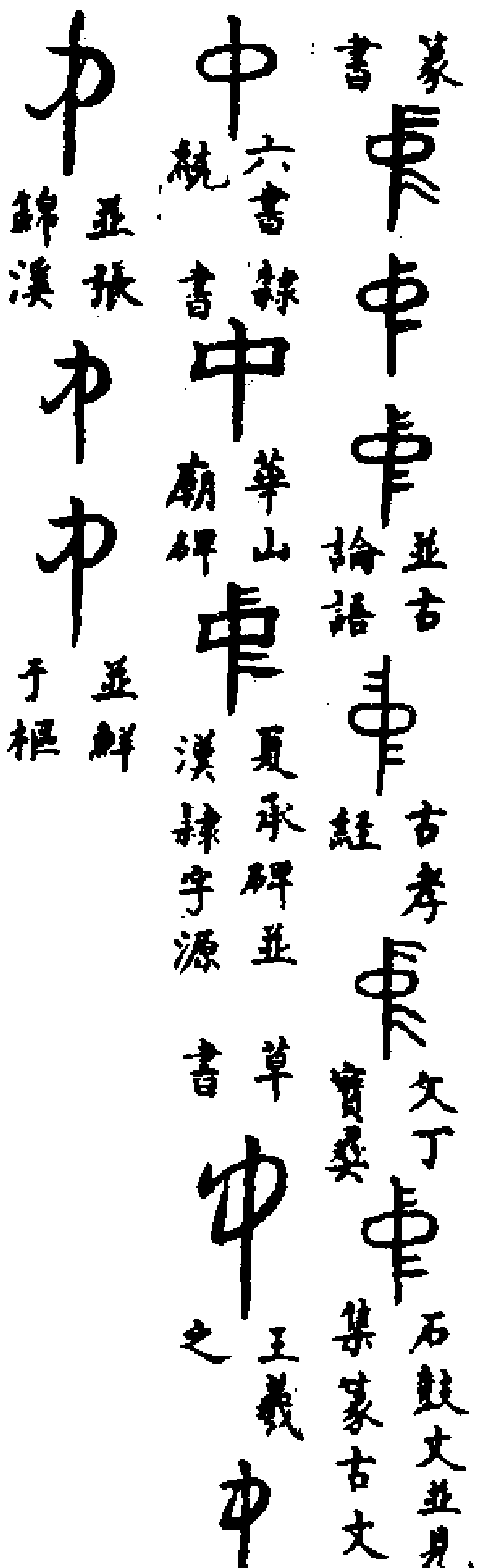
主也、韜光晦迹、不事追陪、所以報知客也、居必有常、請必先到、所以報侍者也。一瓶一鉢、處衆如山、所以報寮主也、寧心病苦、彩藥隨宜、所以報堂主也。輕徐靜默、不昧水因、所以報浴主水頭也、緘言拱手、退己讓人。所以報炭頭爐頭也、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所以報街坊化主也、計功多少、量彼來處、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酌水運籌、知慚識愧、所以報淨頭也、寬而易從、簡而易事、所以報淨人也。是以叢林之下、道業惟新。上上之機、一生取辦。中流之士、長養聖胎、至如未悟心源、時中亦不虛棄、是真僧寶、爲世福田、近爲末世之津梁、畢證二嚴之極果、若或叢林不治、法輪不轉、非長老所以爲衆也、三業不調、四儀不肅、非首座所以率衆也、容衆之量不寬、愛衆之心不厚、非監院所以護衆也、脩行者不安、敗群者不去、非維那所以悅衆也、六味不精、三德不給、非典座所以奉衆也、寮舍不脩、什物不備、非直歲所以安衆也、畜積常住、減剋衆僧、非庫頭所以贍衆也、書狀不工、文字滅裂、非書狀所以飾衆也、几案不嚴、喧煩不息、非藏主所以待衆也、憎貧愛富、重俗輕僧、非知客所以贊衆也、禮貌不恭、尊卑失序、非侍者所以命衆也、打疊不勤、守護不謹、非寮主所以居衆也、不關供侍、惱亂病人、非堂主所以恤衆也、湯水不足、寒暖失宜、非浴主水頭所以浣衆也、預備不前。衆人動念、非爐頭炭頭所以向衆也、臨財不公。盡力不盡、非街坊化主所以供衆也。地有遺利、人無全功、非園頭磨頭莊主所以代衆也。懶墮併除。諸緣不具。非淨頭所以事衆也、禁之不止、命之不行、非淨人所以順衆也。如其衆僧輕師慢法、取性隨緣、非所以報長老也、坐臥參差、去就乖角、非所以報首座也、意輕王法、不顧叢林、非所以報監院也、上下不和、鬪諍堅固、非所以報維那也、貪婪美膳、毀訾麤飡、非所以報典座也、居處受用。不思後人。非所以報直歲也、多貪利養、不恤常住、非所以報庫頭也、事持筆硯、馳騁文章、非所以報書狀也、慢易金文、看尋外典、非所以報藏主也、追陪俗士、交結貴人、非所以報知客也、遺亡召請、失坐衆僧、非所以報侍者也、以己方人、慢藏誨盜、非所以報寮主也、多嗔少喜、不順病緣、非所以報堂主也、搞杓作聲、用水無節、非所以報浴主水頭也、身利溫暖、有妨衆人、非所以報爐頭炭頭也、不念脩行、安然受供、非所以報街坊化主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非所以報園頭磨頭莊主也、涕唾墻壁、狼藉東司、非所以報淨頭也、尊而嚴儀、宿無善教、非所以報淨人也、蓋以旋風千匝、尚有不周。但知合掌從長、共辦出家之事。所冀獅子窟中盡成獅子、栴檀林下、純是栴檀、今斯後五百年、再觀靈山一會、然則法門興廢、繫在僧徒、僧

是福田。所應來重僧重則法重、僧輕則法輕、內護既嚴、外護必謹、設使粥飯主人、一期王化、叢林執事、偶爾當權、常宜敬侍同袍、不得妄自尊大、若也貢高我慢、私事公酬、萬事無常、豈能長保、一朝歸衆、何面相看、因果無差、恐難迴避、僧爲佛子、應供無殊、天上人間、咸所恭敬、二時粥飯、理合精豐、四事供需、毋令缺少、世尊二千年遺蔭、蓋覆兒孫、白毫光一分功德、受用不盡、但知奉衆、不可憂貧、僧無凡聖、通會十方、既曰招提、悉皆有分、豈可妄生分別、輕厭客僧、旦過寮三朝權住、盡禮供承、僧堂前暫爾求齋、平心供養、俗客尚猶照管、僧家豈不逢迎、若無有限之心、自有無窮之福、僧門和合。上下同心、互有短長、迭相蓋覆、家中醜惡、莫使外聞、雖然於事無傷、畢竟減人瞻仰、譬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身中肉、非天魔外道所能壞也、若欲道風不墜、佛日長明、壯祖域之光輝、補皇朝之聖化、願以斯文、爲龜鏡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一送

中（洪武正韻之仲切注的也當也詩周室中興又要也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治中謂治職簿書之要也莊子中身當心則為病又與衆同折中又半也又東韻陸法言廣韻又陟沖切毛晃禮部韻畧陟仲切左傳序紹開中興音陟仲反凡經史中興字無音者並準此俗作平聲用誤又要也陸德明音丁仲反案中字實與衆字同音合作陟仲反陸氏以吳音呼之故誤也又當其中而駐之曰中莊子老聃中其說曰太謾又著其中曰中莊子中身當心則為病中風中惡中讒又與衆同漢貢禹傳徽夫子之言則已所折衷注折斷也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又半也上林賦酒中樂酣注謂飲酒半醉半醒也直衆切與仲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周室中興注丁仲反在此記中年考校注丁仲反猶間也書日中星鳥注正仲反又如字楊桓六書統知母中餘凡東韻知母熊忠韻會衆要決商清音又的也孟子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毛氏曰周禮天官注陸德明丁仲切蓋以吳音呼之誤也今按丁有二音音釘者屬端母徵清音音爭者詩伐木丁丁是也屬知母次商次商正與陟仲切音同初未嘗誤由毛氏自以釘音讀丁其誤宜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照貢切見東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知貢知真穩中）



篆書

並古論語

古孝經

文丁寶彝

石鼓文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華山廟碑

夏承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王羲之

並張錦溪

並鮮于樞

鹿中（儀禮鄉射禮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筭以從之注鹿中謂射於榭也）

百發百中（史記周紀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皆白起也今又攻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射之而百中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於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不以善息少焉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仆師武北取趙藺離石者公之功矣今又將兵出塞過兩周陪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不如稱病無出太平廣記貞元末閬州僧靈鑒善彈鄭案為刺史時有當家名寅讀書善飲酒衆甚重之寅嘗詣靈鑒較角放彈寅指一樹節相去數十步曰中之獲五千寅一發而中之彈丸反射而不破靈鑒控弦百發百中皆節陷而丸碎焉）

發無不中（晉書魏舒傳後將軍鍾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畫籌而已毓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

一發正中（東漢書呂布在徐州時袁術遣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馳赴之屯沛城外遣人召備并請靈等共飲布謂靈曰玄德布弟也為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不喜合鬭但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布彎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可令決鬭布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曰將軍天威也各罷去漢書賁堅射牛百步外兩髀有摩腠曰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

一發俱中（北史賀拔允弟勝傳勝至關中從晏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上周文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為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周文悅由是恩禮日重）

七發五中（北史豆盧寧驍果善騎射魏永安中以別將隨尒朱天光入關破萬俟醜奴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州相與肄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

十發俱中（北史長孫晟傳晟善彈射一日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朋啟人可汗曰臣由長孫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朋許之時有鳶群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並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賚晟獨居多）

每發輒中（南史列傳韋載歷位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勑乃以衆降陳）

十發十中（南史齊宜都王鏗傳鏗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十發九中（宋王黃州小畜集天道如張弓賦左馬右人落羖中而不失十發九中視掌上而猶視）

三發三中（唐韓昌黎集薛助教墓銘唐薛公達少氣高為文務出於奇求進士補家令主簿）

佐鳳翔軍軍帥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下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公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為公歡矢三發三中衆大呼笑帥不喜因自免去遼史道宗長子六歲善射矢三發三中上曰朕祖宗以來騎射絶人威震天下金史太祖紀甫成童即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顧見太祖持弓矢使射羣鳥連三發皆中遼使矍然曰奇男子也元程雪樓集秉府君神道碑云公出督江上兵城中大駭君寨擒斬首亂數人乃安諸將並拱驚曰以諺使君且請較射君先發三矢三中衆驚服

馳射無不中唐書沙陀李國昌為振武節度以其子克用殺雲州防禦使段文楚得罪于朝舉宗奔達靼其酋長欲圖之克用得其計因豪槃大會馳射百步外針芒木葉無不中哉部人大驚即倡言今黃巢為中原患一日天子赦我願與公等南向定天下庸能終老沙磧哉達靼知不留乃止

謂一事中朝野類要三場內只第一場合格及補試內只大經合格且恐熙下之可惜故以此勉其學者惟武舉只弓馬合格者侍補謂之一事中

射命中漢書李陵字少卿將勇敢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出酒泉擊匈奴於天台召陵欲使為貳

師將輜重陵叩頭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

挽強命中元史張珪傳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激箭旁中史記北齊時謠曰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

精射知中尚意譬喻論策見事之精韋精於射者知中於未發

應口而中酉陽雜俎隋末有督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在目則中目志在口則中口

前期而中經子法語莊子前期而中善射者

刃射不中太平廣記漢淮南王劉安折節下士有八公詣門鬚眉皓白曰聞王好射故來相從未審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

投壺而中左傳昭公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並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歸諸侯矣壺何為也以其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言必有中論語先進篇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吳志顧雍字元歎領尚書令為人不飲酒寡言語孫權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出羣書類對事苑

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禍不能中鶡冠子云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絕流語去無用絕朋黨之門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術數之士莫能當前故邪不能奸禍不能中

巧發奇中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然一宮盡駭以少君為神數百歲人也

奇中清波雜志政宣間除擢侍從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後出命故一時術者謂士大夫窮達在我可否之間朝士例詣於通衢下馬從瞽卜因是此輩益得以憑依令談天者既出入貴人門第揣摩時事以售其話偶爾符合遂名奇中卜以決疑

卦影乃驗於日後反致人疑死生禍福貴賤各有定分使爲能測造化之妙

不幸言中筌翁責耳左傳定公十五年邾子來朝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

計幸時中史記張良謂高帝曰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詳户字

占無不中吳志劉惇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定期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事之號曰神明

擲劒獨中東漢書南蠻傳巴郡南郡蠻初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劒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焉

朋諧奇中唐書武三思推為帝寵桓彥範虔其朋諧奇中俊果羅彥範等政事

萬選萬中唐史張鷟為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

言無不中五代史馬重績少學術數明太乙五紀八象三統大曆居于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重績所言無不中者

謀畫多中

五代史後梁敬翔傳翔字子振同州人也少好學舉進士不中乃客大梁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太祖奉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之拜翔太府卿 **無不切中** 宋史江大獻字仲嘉幹辦行在糧料院行書畫凡日不給視公門植一二無不切中老吏驚嘆 **四發四中** 羅泌路史發揮青陽道妹篇昔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犁鉏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宮之僑用於虢晉獻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為穆公策遺以女樂二八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為勾踐策遺以西施鄭已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惡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為之君一蔽於是則雖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 **期於必中** 許魯齋心法先王設學校以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櫛期於必中 **百擲百中** 南史朱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卧聽事剪紙方寸帖首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 **中興** 宋景文公筆錄中興之中去聲凡讀者多隨俗呼不從本音焉中興中平聲或終身不悟者若此甚衆 **安能以中** 禮記云不肖之人則使將安能以中 **治中** 周禮凡官府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中要也謂其治職簿書之要也 **酒中** 文苑英華上林賦酒中樂酣謂飲酒半酣半醒

衷

洪武正韻之仲切折衷衷猶中也平也當也亦作中中衷義同者不得重押如用治中及中的中興中著之中中半之中與折衷者非又東韻陸法言廣韻又陟沖切宋重修廣韻又陟中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史記孔子世家云折衷於夫子注折斷也衷當也無明音雖平聲注同然賦家止押在此去聲上庠補注王粲民脩身為弓賦八押衷字云宜後人之折衷又業物石渠論五經同異賦五中句云煨燼之末無所折衷矛盾之論自相背馳平仄可見左衷戎師前後擊之注丁仲反亦在此又貢禹傳無所折中乃此中字又楊雄傳折衷乎重華師古注並音竹仲反在此但少有人用此折中之中字者蔡端夫庶民維星賦八韻云當即斯言而折衷用此衷字楊桓六書統知母衷余見東韻知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後梁統傳長制百姓予刑之衷注不輕不重韻會定正字切知貢知真韻衷

篆書 **衷** 集韻見杜從古 **衷** 集篆古文韻海 **衷** 六書統

隸書 **衷** 孔彪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衷** 博陵太守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衷** **衷** 並張錦漢 **衷** 鮮于樞

種

洪武正韻之仲切蓺也本作種又東董二韻許慎說文種从禾重聲之用切顧野王玉篇（蘇古文種字）張參五經文字種字林以為種稑之種直龍反經典相承以為種植之種亦作種章用反徐鍇通釋布之也度集韻朱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皋陶邁種德布也在此上聲者非韓道昭五音類聚種蓺種也楊桓六書統知母種余見東韻定母穜同上余見腫韻照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鑿存古正字又之隴切穀子也魏柔克正字韻綱人主勇切類也作種非字潔博義通作種古作種趙謙聲音文字通種照供切俗語用種借覓屬作種非變音見董韻種今人但識此是種植種藝字殺重見于此本音義見東韻韻會定正知貢切播種也字切知貢知真種種

種

洪武正韻之仲切同上又東董二韻

篆書 **種** 說文 **種** 集韻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種** **種** 並六書統

隸書 **種** 武梁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種** 孟郁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種** 蔡襄 行書 **種** 智果 **種**

黃庭堅 草書 **種** 王羲之 **種** **種** 並張漢錦 **種** 鮮于樞

總敘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曰耕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禮記月令仲秋曰是月也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又禮運曰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嘉穀無由生也）淮南子昏張中則務種穀（二月昏時張星中於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南方也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北方玄武之宿也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 又曰古者民茹草飲水食樹木之實嬴蚌之肉多疾毒傷之患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五穀相土地原隰燥濕肥墝高下百草之滋味水泉甘苦令民知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七十毒 又曰文公種黍王充論衡后稷為兒種藝為戲 氾勝之書曰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稗中

有米熟時亦可持取炊之不減粱米人可釀作酒武帝時令典農種之一頃收二千斛斛得米三升大歉可磨食之　又曰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之則禾不蟲　又曰種傷濕欝熱則生蟲取麥種候熟可獲擇穗大彊者斬束頓場之高燥處無令有白魚取乾艾雜藏之欲知歲所宜以布囊盛粟諸物種平量埋陰垣之下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　又曰凡田種麥爲首傷於大稠者鋤而稀之秋以鋤用棘柴曳之以壅麥根故曰子將欲富黃金覆王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絕其乾葉到榆莢雨時候土白復鋤如此收必倍冬雨雪止掩勿令從風飛去雪復如此麥能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旋麥麥生成茂大鋤如宿麥也　又曰黍者暑也尤忌天雨灌其心必傷無實初種時天霧令兩人對持長索憂去其露日出乃止種黍覆出鋤治如禾法欲稀於禾　又曰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折項不能上達屈於土中則死　又曰種稻春凍解地氣和時耕冬至後百三十日種大稻時也　又曰種麻預耕和田二月下旬三月上旬傍雨種其枇少　又曰種菓春凍解耕治其土春草生布糞田復耕平摩之　又曰種小豆忌卯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麻忌辰

秫忌未寅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甲凡九穀忌日不種之避其忌不可敗傷諸事忌禁日此非空言也其道自然若燒黍穰則害瓠也覆臏閒評字說於種字韻中入種字云物生必蒙故從童艸木亦武種之然必種而生之者禾也故從禾是王介甫亦以種爲種字焉蘇苑雌黃云種植種其字從童之用切種種之種其字從重直容切蓋與此意同矣

播種

書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注曰稷降播種以厚民生又云稷降播種養之也）帝王世紀炎帝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耕種五穀而食故黃帝述播種之利也羅泌路史炎帝神農氏神農灼其可以養民也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伐土嵯蟻燒榛埒野以教天下播種注曰神農氏因宜教田闢土種穀以振萬民史記曰棄爲兒時其游戲好種麻菽呂氏春秋后稷作稼注云烈山氏子曰柱能植百穀蔬菜梁陶洪序本草序曰昔神農氏之王天下進耕種以省殺也溫革瑣碎錄后稷發巳日死不宜播種必有損漢書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黃金白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夫發民若取庸綵黃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東漢書王莽篡位二年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月臺於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順風作液湯（如淳言藝文志有液湯經其義未聞）又種五梁禾於殿中（或曰五色禾也）先鬻鶴髓（鬻音煮也）瑇瑁玉二十餘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言此黃帝穀仙之術以樂爲黃門郎令主之東觀漢記范充爲桂陽太守俗不種桑無蠶織絲麻之利類皆以麻枲頭縕著衣民惰窳少麤履盛冬皆以火燎充令屬縣教民益種桑柘養蠶桑織履復令種紵麻數年之間人利其利衣履溫煖續後漢書蘇則爲金城太守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戶口損耗則撫循之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親教民耕種其歲大穫由是歸附者日多爲明史實賓錄漢張堪爲漁陽太守開稻田教民耕種漁陽百姓以至豐富焉新唐書波斯傳波斯氣常歊熱地夷漫知耕種畜蒙求張希崇幽州人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居歲餘率其麾下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之元史武宗二年九月乙巳以遼多從

都中都大都舊監於達達亦剌思等地耕種吳會分地紀曰卞山者句踐於此山鑄銅銅不鑠埋之生馬莖句踐遣使者取於南社種之飾治之爲馬莖獻於吳淮南子耕種總說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縫裳無是理也深耕勤種猶有天災惰農自安何以爲生　古諺云力能勝貧謹禍蓋勤可以不貧謹身可以避禍春以力耕夏以強耘又云秋耕欲深春夏欲淺正月二月耕地一工當五工又云初耕欲深轉地欲淺地高處宜粟平地宜粳米最下者宜糯　陰陽書云亥爲天倉耕之始　種植上時種穀二月上旬爲上時三月上旬爲中時一畝用子一斗四月上旬爲下時每畝用子一斗二升農人以雪水浸穀種之收倍仍不生蟲山居備用

王禎農桑通訣播種篇　書稱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言降之種種植稺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蓋言天相后稷之功也使之農家者流皆祖述之以至於今其法悉備周禮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爲法而縣于邑閭按農書九穀之種黍稷秫稻麻大麥小麥大豆小豆凡種浥鬱則不生生亦尋死種雜者禾生早晚不均春復減而難熟特宜存意揀選常歲別收好種純色者劁（音焦）刈懸

之人有粒而或草或害者將種前二十許日取出曝之令燥種之氾勝之曰牽馬令就穀堆食數口以馬踐過爲種無虸蚄等蟲也種或傷濕浥鬱則生蟲也或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煑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蠶矢羊矢各等分撓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以溲種如麥飯狀當天旱燥時溲之立乾薄布數撓令乾明日復溲陰雨則勿溲六七溲而曝乾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溲而種之則禾稼不生蟲也無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使稼又耐旱也多種宜與剉碎蒼耳或艾署日曝乾熱收藏以瓦器順時種之無不生民凡欲知歲所宜穀以布囊盛粟等諸物種平量之以冬至日埋於陰地冬至後五十日發取量之息最多者歲所宜也又師曠占術曰五木者五穀之先也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雜陰陽書曰禾生於棗或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或楊黍生於榆大豆生於槐小豆生於李麻生於楊或荆農書云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二月種粟脂麻有早晚二種三月種早麻四月種豆五月中旬種晚麻七夕以後種萊菔菘芥八月社

前即可種麥經兩社即倍收而堅好如此則種之有次第所謂順天之時也凡五穀上旬種者全收中旬中收下旬下收又地勢有良薄山澤有異宜坟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良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田種晚必不成實山田宜種強苗以避風霜澤田種弱苗以求華實孝經援神契曰黃白土宜禾黑墳宜麥與黍赤土宜菽汙泉宜稻所謂因地之宜也南方水稻其名不一大槩爲類有三早熟而緊細者曰秈晚熟而香潤者曰粳早晚適中米白而黏者曰稉三者布種同時每歲收種取其熟好堅栗無秕不雜穀子曝乾蓴藏置高燥處至清明節取出以盆盎別貯浸之三日漉出納草篅中晴則暴暖浥以水日三數遇陰寒則浥以溫湯候芽白齊透然後下種須先擇美田耕治令熟泥沃而水清以既芽之穀漫撒稀稠得所秧生既長小滿芒種之間分而蒔之旬日高下皆適北土高原本無陂澤逐灣曲而田者納種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凡下種之法有漫種耬種瓠種區種之別漫種者用斗盛穀種挾左腋間右手料取而撒之隨撒隨行約行三步許即再料取務要布種均勻則苗生稀稠得所秦晉之間皆用此法南方惟種大麥則點種其餘粟豆麻小麥之類亦用漫種北方多用耬種其法甚備齊民要術云凡種欲牛遲緩行種人令促步以足躡龍底欲土實種多生也今人製造砘車隨耬種之後循壠碾過使根土相着功力甚速而當士夯瓠種者竅瓠貯種隨行隨種務使均勻犁隨掩過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撻暑夏最爲耐旱且便於撮鋤今燕趙間多用之區種之法凡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丘城上皆可爲區田糞種水澆備旱災也又按食貨志云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五種黍稷麻麥豆也又曰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則是五種之外蔬蓏亦不可闕者救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物理論云百穀者三穀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共爲百穀蓋蔬果之實所以助穀之不及也是故烹葵食瓜乃繫之豳風農桑之詩畜菜取蘇至見於月令收斂之後然地有肥磽能者擇而時有先後勤者務焉若夫種蒔之法姑略陳之凡種蔬蓏必先燥曝其子地不厭良薄即糞之鋤不厭頻旱即灌之用力既多收利必倍大抵蔬宜畦種蓏宜區種畦地長丈餘廣三尺先種數日斸起宿土雜以蒿草火燎之以絕蟲類併得爲糞臨種益以他糞治畦種之區種如區田法區深廣可一尺許臨種以熟糞和土拌勻納于糞中候苗出料視稀稠去留之又有芽種凡種子先用淘淨頓瓠瓠中覆以濕巾三日後芽生長可指許然後下種先於熟畦內以水飲地勻撒芽種復篩細糞土覆之以防日曝此

法菜既出草又不生凡菜有蟲搗苦參根併石灰水潑之即死苟能依上法種蒔非止家可足食餘者亦可爲資生之利昔龔遂勸農口種葱五十本薤百本韭一畦渤海之民緣是致足夫養生必以穀食配穀必以蔬茹此日用之常理而貧富所不可闕者故於穀食之後以蔬茹繼之而成其百穀之數今歷論播種之法庶農圃者擇而用之

瓠種

（農書瓠種竅瓠貯種量可斗許乃穿瓠兩頭以木箄貫之後用手執爲柄）前用作觜狀背中草莖通之以瀉其種瀉種於耕過壠畔（畔田半也）恐大深則故種於壠畔隨耕隨瀉務使均勻又犁隨掩過遂成溝壠覆土既深雖暴雨不至撻（音格切）撻（他達切）暑夏最爲能（音耐）旱且便於撮鋤苗亦茂燕趙及遼以東多用之齊民要術曰兩耬種構竅瓠下之以批（莫細切）契（蘇結切）維腰曳之此舊制以余較之頗拙於用故從今法寡力之家比耕耙耬鉏易爲功也詩云休言瓠落只輪囷一竅中藏萬粒春喙舌不辭輸瀉力腰心元寓發生仁農工未害兼瓠器柄用將同耒耜鈞更看溝田遺跡在綠雲禾黍一番新

首種

禮記月令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疏云舊 書傳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

即牛也蔡邕云首種謂麥也

開種 元王惲秋澗集開種兩淮地土狀　竊見黃河迤南大江迤北漢水東西兩淮地面係在前南北邊徼中間歇閑歲久膏肥有餘雖有居民耕種甚是稀少宜設立大司農司招集江南北無産業人民驗丁力標撥頃畝令一定住坐爲主官給牛具農具差税並不取要若成就後別議定奪如此不數年間閑耕作熟貧民既得濟虛又行內實萬一緩急以食以兵皆可倚用

區種 西漢攜閒劉般傳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注云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法方深各六寸閒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法方七寸深六寸閒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種十畝秋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法方九寸深六寸閒相去三尺秋收畝得二十八石旱即以水沃之金史泰和四年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孟鑄奏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

刀耕火種 雲谷雜紀沅湘間多山農家唯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於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教民水種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二月乙丑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爲集賢院學士并州既而秦州闕守以奎屢官西邊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仍給集賢學士先秦州宿重兵兵費常不足奎務爲節儉教民水種謹商筭歲終廪粟積者三百萬征筭術者三十萬覆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粟數千頃宋歐陽公集薛侍郎墓銘　公出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常慊食公爲人勤儉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濟之積蓄教民水種

募民屯種 金史慎微權陝西諸路轉運使復脩三白龍首等渠以溉田募民屯種貸牛及種子濟之

深耕概種 前漢書朱虛侯深耕概種立苗欲踈（詳見田字）

案行令種 東漢書安帝永初三年五月詔長吏案行在所皆令種粟麥蔬食務盡地力其貧者給種餉

農家種 宋史五行志皇祐五年正月狄青敗儂智高子仁鏞初謡言農家種雜家收至是智高果爲青所破

種諸善根（類說）皐陶布種萬民之德而黎民歸之猶釋氏所謂種之善根

胡麻好種 小學紺珠唐朱滔單日有一士人善詩滔令作

寄內詩便令作內答詩曰蓬鬢荊釵世所稀布衣總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君未歸

芒種 聞見善善錄陝州士人樂齋言云二十四氣其名皆可解獨小滿芒種其說不一小滿芒種皆謂麥也小滿四月中謂麥之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芒種五月節種讀如種類之種謂種之有芒者麥也至是當熟矣僕因記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法注云謂草之所生其可種芒種稻麥也始知過五月節則稻不可種所謂芒種五月節者謂麥至是而始可收稻過是而不可種矣甕牖閒評宋元長之爲武昌太守時郡田祿以芒種爲限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去余謂芒種可對瓜期宋韓淲澗泉集芒種詩

田家一雨插秧時成把攜禾水拍泥分陂排行到畦岸背蓬渾不管歸遲　栽勻明日閒青黃惜水脩堘意更忙少候根中新葉出又看時雨恰朝陽　三年不見種田農暮隴跳溝過屋東齊唱歌聲相勞苦濛濛煙裏一蓑風　慨我塵官耗太倉及瓜而代合耕桑蘇崖閒了修秧爲老稚時時亦酒漿

種藝必用 吳欑種藝必用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之者多實老惡死日種之日收薄以忌日種之者則敗傷又用成收滿平定日爲佳小豆忌卯稻麻忌辰禾忌丙黍忌丑秫忌寅未小麥忌戌大麥忌子大豆忌申凡九穀不避忌日種之多傷敗　種諸豆與油麻大麻等若不及時去草必爲草所蔽耗雖細實亦不多諺云

麻耘地豆耘花麻須初生時耘豆雖開花尚可耘油麻大豆地只鋤兩遍

種菉豆地宜瘦不宜肥肥田法菉豆爲上小豆胡麻次之皆以五月六月溉種之七八月耕殺之春種穀即一畝收十石其力與蠶沙熟糞同矣

臘日種麥及豆來年必熟麥苗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蹂踐令稍實其收倍多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　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凡種二麥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正月鋤麥再遍爲良又種春麥　種大豆二月中旬爲上時每畝用子八升種欲深再鋤之三四月種亦得但用子費耳肥田欲稀豆地不求熟熟地則葉茂少實地熟則稀種之葉落盡然後刈之不盡則難治刈訖則速耕大豆性脆不耐秋耕則地無澤四月種豆耘鉏如麻七月成熟　區種法坎方深各六寸相去二尺許坎內好土糞一升攪和注水三升下豆三粒覆土勿厚以掌抑之令土種相親每畝用種三升糞十三石五斗土五六葉即鋤之旱則澆至秋每畝合收十六石　老農言地久耕則耗三十年前禾一穗若干粒今減十分之三　老農言稻苗立秋前一株每夜溉水三合立秋後至一斗二升所以尤畏秋

旱梁穀米大香滑而種者少問莊家云收少而損地力　浙中田遇冬月有水在田至春至大熟諺云謂之過冬水廣人謂之寒水楚人謂之泉田旱禾怕北風晚禾怕南風　禾稼如雲之時辰日雨生蟲未日雨穀蟊五月二十日分龍農家於是日早以米篩盛灰稽之縱至晚視之若有雨點迹則秋不熟則穀價高人多閑糶　七月治地屢加糞鋤轉八月社前即可種多宜屢耘而屢糞多經兩社即倍收而子顆堅實詩曰十月納禾稼黍稷種稑禾麻菽麥無不畢有以資歲計尚何窮匱乏絕之患耶　六種之宜種蒔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一歲所資綿綿相繼尚何匱乏之足患凍餒之足憂哉正月種麻枲閒旬一糞五六月可刈矣漚刹緝績以爲布此蓋婦功之能事也二月種粟必疎布種子碾以轆軸則地緊實科本屯茂穩穟長而穎粟堅實七月可濟乏絕矣油麻布早晚二等三月種早麻纔甲拆即耘鋤令苗稀疎一月凡三耘鉏則茂盛七八月可收也　五月中旬後種晚油麻治如前法九月成熟矣不可太晚晚則不實畏霧露蒙幕之也早麻白而纏莢者佳謂之纏莢麻晚麻名葉裹熟者最佳謂之烏麻油最美也其類不一惟此二者人多種之凡收刈麻必堆罨一二夕然後卓架然之即無傾倒而盡矣久罨則油暗　凡種麻麻若下子時遇三數日晴則苗盛而根本結子則肥若雨則否故諺云種麻三日晴先用取油穊　田閒人云種油麻人須牢他着裙則易茂盛　正月二月耕地一工當五工　正月旦日雞鳴時把火遍照五菓及桑樹上下即無蟲時年有桑菓災生蟲者元日照者必免災　正月種豍豆蔥芋蒜瓜瓠葵莧苜蓿蕎蔽之類　正月二月三月移桑并得熟耕地五六遍五步一株着糞一二升至秋初斲根下更着糞培土三年即堪採每年及時科斫以繩繫石墜四向枝令婆娑中心亦屈却勿令直上難採　凡栽樹須記南北枝坑中着水作泥即下樹栽搖令泥入根中即四面下土堅築上留三寸浮土埋令深淺令常潤勿令手近及六畜觝突凡一切樹正月十五日以前上時兼多子　種桑收魯桑椹水淘取子曬乾熟耕地畦種如葵法土不得厚厚則不生待高一尺又上糞一遍當四五尺常耘令淨來年正月移之白桑無子壓枝種之纔收得子便種之亦可只須於陰地頻澆爲妙　午日不得鋤桑園陰陽書曰亥爲天倉耕之始　正月晦日種葵神日種法臨種必須乾然子其子千歲不蝕地不厭良故墟善薄則糞之葵須畦種水澆畦長兩步闊一步大則水難勻也畦欲此深掘以熟糞和中半鐵杷

杷之令熟足蹋令堅平下水令微濕滲下葵子又取和糞土蓋之厚一寸葵生葉然後一澆澆以早暮每一掐即杷去地令起下以加糞三掐即更種秋掐須候露晞收葵子須候霜降若以穰草蓋經冬收子謂之冬葵子入藥用　穀上接桑其葉肥大桑上接梨脆美而甘撒子種桑不若壓條而分根莖潮閒植桑斬其桑而栽之謂之嫁桑卻以螺殼覆其頂恐梅雨損其皮故也二年即盛常以三月三日雨卜桑葉之貴賤諺曰雨打石頭遍葉貴三錢片或曰四日尤甚杭州人云三日尚可四日殺我言四日雨尤貴　茄子開花時取葉布過路以灰圍之結子加倍謂之嫁　茄子九月熟時摘取劈破水淘子取沉者曬乾裹至二月乃撒種　種茄畦水如葵法其茄着五葉因雨移種茄子時初見根處劈開掐硫黃一皂大以泥培之結子大如盞味甘而益人　茄隋大業末名茄曰崑崙紫瓜　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八月可斷瓠　種芋頭區方深皆三尺取豆萁納區中踐之厚一尺五寸區上滋土與糞和之內區中其上令厚尺二寸以水澆足踐令勻取五芋子置四角及中央頻頻用水澆其欄芋生子皆長三尺一區收三石芋可以備凶年宜留意焉又法宜擇肥緩土近水處種之菠稜過月朔乃生今月初二三閒種與二十七八閒種者皆過來月初一日方生驗之信然蓋頗稜國菜　種菠稜先以水審其子候芽和以磐糖灰土種之　頗稜西域國名因僧携子入中國訛爲菠稜　生菜種之不必拘時牙盡即下種亦便出諺曰生菜不離園不時而種之便出也　香菜與土龍腦不得用糞澆澆則不香只以溝泥米泔澆之佳　芫首根逢年移動生着不黑　種枸杞法秋冬間收子於水盆中挼取曝乾春熟地作畦畦中去土五寸勻作壟壟之中縛草稕臂長與畦等即以泥塗草稕上以枸杞子布於泥上即以細土蓋令遍又以爛牛糞一重又以土一重令畦平待苗出水澆之堪喫便剪兼可以插種　種韭之畦欲深下水和糞初歲唯一剪每剪則加糞唯須深其畦爲容糞也韭勾頭第一糞割棄之主人勿食韭不如栽作行令通鋤割一遍以杷摟之令根不相接爲佳如此當葉闊如薤　種薤宜白軟良地耕三遍爲佳二月三月種八月九月亦得長一尺一根爲本必須乾曝切去鬚根葉生則鋤之不厭多葉不用剪剪則損白七月宜分薤并耕菜地　種蘿蔔宜沙糯地五月犂五六遍六月六日種鋤不厭多稠則少五月治地惟要深熟於五更乘露鋤之五七遍即土壤滋潤累加糞壅又鋤轉七夕已後種蘿蔔菘芥即科大而肥美也篩土和糞種子打壟撒放惟疎爲妙燒土糞以糞之霜雪不能凋

雜以石灰糞不能蝕更能以鰻鱺魚頭骨煑汁漬種尤善　蘿蔔爾雅云葖蘆萉釋曰紫花菘也俗呼温菘辯蕪菁大根一名葖俗呼雹葖一名蘆萉今謂之蘿蔔出釋常談　正月以犁耩其地法冬中取瓜子每數箇內熱牛糞中凍之拾聚置陰地到正月耕地逐塲布之一步下一糞堀耕而覆之瓜生則茂而早熟　正月種冬瓜是月晦日傍墻區種之區圓二寸深五寸着糞種之苗生以柴引上墻每日午後澆之　種瓜又法是二月上旬為上時先淘瓜子以鹽和之着鹽則不籠死先開方圓一尺淨去浮土坑雖深大若雜以就土令瓜不生深五寸納瓜子四箇大豆三粒於坑傍瓜性弱苗不獨生故得大豆以起土瓜生則掐去豆苗治瓜籠法旦起露未解以杖舉瓜蔓提起撒灰根下後一兩日後以土培根瓜則回矣鋤則多蔬子不鋤則少子五穀蔬菜皆此例也　種瓜宜戊辰日及三月三日種瓜之法一畝為二十四科區方圓三尺深五寸一科用一石糞糞與土和合令相拌以三尺瓦甕埋着科中填令甕口上與地平盛水甕中令滿種瓜甕四面各一子以瓦蓋口水或減輒增常令水滿　種絲瓜社日為上　種大葫蘆二月初掘地作坑方四五尺深亦如之實填蒿豆萁及爛草等一重糞土一重草如此四五重向上尺餘着糞土種下十來顆子

待生後揀取四莖肥好者相縛着處以竹刀子刮去半皮以物纏黃泥封上如桐接樹法裹之待相着活後各除一頭又取此兩莖相着如前法待活後唯留一莖左右四莖合為一本待着子揀取兩箇周正好大者餘有旋旋除去之如此一年之種變為一石此莊子魏惠王大瓠之法　種葫蘆法大葫蘆二株大冬瓜二株以十分肥地栽之引棚上先以一株冬瓜一株葫蘆相接看相着了截去冬瓜藤又以一株冬瓜一株葫蘆如此接訖却再以接了二藤又相接作一處看相着了看肥瘦可留了肥者去却瘦者每日用白楊木櫻落皂角浸接水澆之開實花用大淺盤四邊索懸日夜澆日夜於盤一月餘日老實如人大　薯蕷江南人多植之可食手植之則如手鋤鍬等物種之隨本物之形狀此物類相感志云也即山藥耳蓋避唐代宗諱豫字改作薯藥又避宋朝英宗皇帝諱遂改作山藥種山藥以手則細以鍬钁則大須每平易人仍不可犯手種　萵苣並三月下旬種　治園可令土極細以硫黃調水潑之撒芥子於其上經宿已生一兩小葉矣　種好名菓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長一尺五寸插芋頭中種之若無芋用蘿蔔蔓著根插亦得全勝種茂當年便茂種諸菓梅杏等法並同桃李取核種之經接之核不堪種又杏熟時和肉埋

糞中至春既生移栽實地既移不得更安糞地必致實小而味苦梅杏皆可多種作油可以度凶年俗云木奴千無凶年　凡菓須用肉爛和核種之否則不類其種　種果木月半前則多下半月後則少子柑橘棖等於枳殼樹上接者易活　李建勳罷相江南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數村童公觴于其廬進食數梨甯傺有曰梨號五臟刀斧不宜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戕伐胃懷有若刀斧逆耽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凡種果宜望前若望後則少實花果樹如曾經孝子及孕婦手折則數年不着花或不結實　果子先被人盜食一枚飛禽便來喫　凡果木未全熟時宜摘若熟則抽過筋脉來歲必不盛　果實凡經數次接者核小但其核不可種耳　果子及皂莢之類初實年或為僧尼所觸終不復實切宜忌之　吳人忌蒲萄云實則易生信然　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踰膝好種橘言桃可待而橘不可待也以死鼠浸溺缸內候鼠浮取埋橘樹根下次年必盛生涅槃經云如橘得鼠其果子多　果木樹有蟲蠹者以芫花內孔中即除或出納部葉又云以杉木作釘塞孔尤妙　果子花謝遇天晴日猛果子多結若遇雨即少

鑿果樹納少鍾乳粉則子多且美又樹老以鍾乳末和泥於根上揭去皮抹之樹復茂栽果子木擇取低處候栽接了用泥深蓋過令接處土根着子不見香味倍好　凡接矮果及花用好黃泥乾曬篩過再浸之人糞浸凡十餘次以泥封樹枝用竹筒破兩片封裹之則根立生次年斷其皮栽根栽之　元日日未出時以斧班駁推斫棗李等樹則子繁而不落謂之嫁樹晦日同嫁李樹則以石安樹丫間　果樹無子以社酒或社日美潑之其土必多　果實異常者根下必有毒蛇切不可食生荔枝結子時日午有雨則盡落　栽杏杏熟時含肉埋糞中至春既生則移栽實地不得更移　銀杏樹有雌雄雄者有三棱雌者有二棱合二者種之或在池邊能結子而茂蓋臨池照影亦生也橄欖將熟以竹釘釘之或鹽納於皮下其實盡落　范景仁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所以有落紅鹽之語南人誇橄欖北人誇棗王直方詩話有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群玉雜俎云橄欖獨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物類相感志云樹類酸棗皆高數丈其子深秋熟色青解酒毒野生者樹極高不可舉緣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於刻痕中其子皆自落枝上生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煑

之如膠錫謂之椒攪糖用泥海船着水如漆益堅緊也南方草木狀攪字作挍　石榴浙人喚作金櫻並迴錢王諱之諱也　種石榴取直枝如大母指斬一尺八九條共爲一窠燒下頭二寸作坑深一尺餘口徑一尺竪枝坑畔周布令勻置枯骨薑石於枝間下土令實一重骨石一重土出枝頭一寸水澆即生又以骨石置枝間即茂　種石榴時先鋪一重石子次鋪少泥又鋪石子安根方着根在其上用泥覆蓋平地多用大石壓之本草謂之安石榴　河陰石榴名三十八者其中只有三十八子　種盆榴法冬間霜下可收歸南簷下如土乾就日色中略用水澆潤春煖枝露碍石上如長嫩苗隨意剪去勿令高大夏間置烈日中或屋上熱尤佳免近地氣長根及有蟻蚓象猛日熱則易着花又須每日侵晨用水一盆或米泔沒花斛浸約半時許取出日中曬如覺土乾又浸或一兩日一浸日中不可浸亦不必添肥土閒用溝泥水澆之無亦不妨只要浸熱則無他術

盆榴花樹多蟲其形色如花條枝相似但子細觀而去之則不被食損其花葉或本身被蟲所蟲其蛀眼如針而大可急嚼甜茶寘之孔中其蟲立死　林檎尚書故實云王内史有與蜀守書求櫻桃來禽日給藤子言味甘來衆禽也俗作林檎其實名來擒　蒲萄欲其肉實當栽於棗之側

於春間鑽棗樹作一竅子引蒲萄枝入竅中透出至二三年蒲萄枝既長大塞滿棗樹竅子便可斫去蒲萄根以生便得肉實如棗北地皆如此種

桃者乃五行之精制百鬼謂之仙木　凡果實初熟用雙手採摘則年年生　果木見麝香則爲花不結子　種柑蔗用猪毛和土必長茂　梅樹接桃則脆桃樹接杏則大　桃熟時墻面煖處寬深爲坑收濕牛糞内坑中好桃核十數箇尖頭向坑中糞土厚蓋一尺深芽生和土移種之

桑樹上接楊梅則不酸　大梅樹去其枝稍大其根盤沃以溝泥無不活

柿子接及三次則全無核　桃樹遇春月以刀豎斫之則穰出而不蛀桃實大繁則多墜以刀橫斫其幹數下乃止社日令人舂桃樹下則結實牢　凡果實不牢者宜社日舂其根　楊梅皂莢有雌雄雄者無實　種芭蕉欲長茂以汗渠中泥沃之　果採實時要得批殘其枝明年益茂梅結實最遲諺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三年李四年皆實惟梅十二年也　桃實自乾不落者名桃梟　種木取根子劈破畦中種上糞下水一年後即栽苗亦可爲菜若作煎宜多種之　採木二月三月八月九月採根暴乾陶隱居云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採好多脂膏而甘　種決明春取畦種同葵法葉生便食直至秋間有子若嫌老作畜種亦得若入藥不如種馬蹄　正月二十日下土謂之天穿日宜種判芥　菖蒲初種在圓石之上一再移於好石之上乃細而不麤　石菖蒲須用石泉及天雨水不可用河井水如無油膩塵垢不必頻易夜移置露天旦起見日收入則可久也或云須用缸貯雨水三五日一次用杓杷過別缸去其滓滓如是三五次其水清方可頻頻換浸井水山泉皆不如也　石菖蒲善洗根頻洗則葉細而極秀發不可近煙煙熏則爛死　種水芭蕉法取大芭蕉根平切作兩片先用糞礦黄醇土須十分細却以芭蕉所切處向下覆以細土當年便於根上生小芭蕉才長二三寸許取起作頭子塊切連根種於石上用椶櫚細纏定根下着小土置水中候其土漸去其根已附石矣　凡冬月收石上菖蒲須是先用大物貯沙沙布滿然後寘菖蒲根於沙中不大沒其苗頭於向陽處收之三五日閒亦須以淨水灌溉但勿令凍凍則損根其苗則槁矣　木瓜種子及栽皆得壓枝亦生栽種與桃李同須經霜方可收子　茱萸二三月栽之宜栽故城堤塚高燥之處重陽日收子陰乾甚妙　移椒二三月先作熟穰泥出即和根泥卻行百里猶生若冬移則僕草裹或先生陰嚴映日之地者少禀寒氣尤須裹之木尚以性成米鹽爭不易質故知觀鄰識士見友知人也　凡花木有根一條

謂之命根趁小栽時便盤了或以磚瓦承之勿令土下則他易移凡花皆宜春種唯牡丹宜秋社前後接種　牡丹每一朶十二片閏月則十三片

牡丹於芍藥根上接易發無失一二年牡丹自生本根則旋割去芍藥根成真牡丹矣　缾中牡丹芍藥花爲者剪去下節爛處用竹簾架於缸上盡浸枝梗一夕色鮮而放　牡丹欲開時用鴨子殼三分去一籠之實則去殼　牡丹前史無說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私第當時名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元和初尤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宋單父字仲孺能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上皇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内人呼爲花師　牡丹將開不可多灌土寒則開若剪花欲急急則花牀無傷　牡丹着藥如彈子大時謹捻之十朶之中必有三兩朶不實者去之則不奪其他花力也　凡種好花木其傍須種薤蒜之類庶得麝香之類也　種花藥處栽數株蒜遇麝則不損　種蕙蘭忌用水洒枇杷以糞澆則葉不茂而多死　凡種花欲得花多須用肥土秋冬間壅根運春着花自盛以猪糞和泥令稜無過爲肥土　木犀葉有齒如鋸其紋赤麤澁者乃香有一等葉光澤者殊無香也

又有一種花極白者亦無香蘭亦如之　種蓮以麥門冬子夾種茂盛或用臘糟少許裹藕根來年盛　種蓮須先以羊糞壤於立夏前三兩日種當年便着花又法五月二十日移深種蓮柄長者以竹枝子夾之無不活者　蓮荷極畏桐油就池以手掐去葉中間心滴數點桐油入其中雖頃蓮荷亦死　種蓮子法八九月取堅黑子瓦上磨尖直令皮薄取埋土作熟泥封三指大長使帶頭兼重令磨須尖泥欲種時擲至池中重頭向下自能周正薄皮上易生數日即出不磨不出　初春掘取藕根節頭着泥中種之當年着花　缾內養荷花先將花到之灌水令滿急挿瓶中則久而不蔫或先以花入瓶然後注水其花亦開　蓮花未開者先將針十字樓之白汁出然後挿瓶中便開或削斜去柄簪於瓶中　冬間花瓶多凍破以爐灰置瓶底下則不凍或用硫黃置瓶內亦得　芍藥牡丹摘下燒其柄先置瓶中後入水夜則以水洒地鋪蘆席又用水洒之鋪花於其上次日再入瓶如此可數日　半開茉莉花頭可熏佩帶　凡接牡丹須令人看視如一接便活者逐歲有花若初接不活削去再接者只當年有花　海棠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　立春如是子日於茄根上接牡丹花不出一月即爛熳　蜀葵花挿瓶中即萎以百沸湯浸之復甦亦燒其根　海棠候花謝結子即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　種水仙花須是沃壤日以水澆則花盛地瘦則無花其名水仙不可缺水　移紅花二三月初雨後速種地欲良熟如種麻法鋤陪種者省子而科又易斷治花開日日乘涼摘必須淨盡留餘即隨合去五月子熟收乾打取不得令晹五月種晚花還用春子七月摘之其子可爲油極美　曝花法摘得花即熟挼令勻入器中布蓋經一宿明日趁早背席上曝取苗內乾勝作餅不早乾者多喜晹也　種晚紅花若舊收得子此月便種若待新花熟收了則太晚去七月摘之其色鮮濃耐久不晹勝春種者多若人併摘一頃收三百斛　臙脂法花不拘多少淨揉洗一二十遍取黃汁盡即取灰汁退取濃花汁以醋漿水煞染布一丈依染紅法唯深爲上要作臙脂卻取灰汁退取布上紅濃汁淨器中盛取醋石榴子搗破以少醋水和之布絞取汁即瀉置濃花汁中無石榴子用烏梅即下米粉大如酸棗看花多少入粉粉多則白澄着良久瀉去清汁至醇處傾絹角袋中懸令浥浥捻則小瓣如半麻子粒陰乾用蔔粉作亦得　月桂花葉常苦蟲食以魚腥水澆之乃止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瑞香花惡濕畏日不得頻沃水宜用小便可殺蚯蚓或從花脚澆之則

葉綠又用梳頭垢膩於根上有日則覆之　水仙收時用小便浸一宿取出然乾懸之當火處候種時取出無不發花者　以烏賊魚骨鍼花樹輒死　洗布衣灰汁澆瑞香能去蚯蚓又肥花蓋瑞香根甜得灰水則蚯蚓不食而衣服垢膩又自肥也　邛州有弄色木芙蓉初日白明日稍黃又明日淺紅又明日深紅比落微紫色又謂之文官花芙蓉隔夜以靛水調紙蘸藥上以紙裹來日開成碧色花五色花皆可染　菊花根倒置水一盞剪水條一枝濕之半埋根上半在盞中自然引上蓋菊根惡水也　收菊花至三月八九月間菊含蘂時和根取掘一坑將菊倒垂在內用竹架起密鋪竹葉片以角眉放根中四傍卻用土埋之築緊於來年取以水洒暖取根漸開花如初埋每一二日以水洒少許養之　菊花大蘂未開逐蘂以龍眼殼罩之至欲開時隔夜以硫黃水灌之次早去其罩則大開　梅雨時收菊叢邊小株分種俟其茂則摘去心苗欲其分叉而成小叢也　黃白二菊各批去其一邊皮用麻皮扎合其開花乃半黃半白也　種鷄冠花如立撒子則高株方開花若坐撒子則小株低矮開花如似扇或婦人摩撒子則花大亦如之如以手撒子則花細如手指　種罌粟花以兩手重疊撒種則開花重疊也　單葉罌粟子於中秋夜種記用竹箒掃勻則成千葉者　種罌粟花九月九日以竹掃箒或芒掃箒撒結罌必大子必滿又云中秋夜種則子滿罌　凡種花藥須冬至後立春前斫直枝鶴膝如大母指者長二寸許劄於芋魁中掘令寬調泥漿細切生葱一升攪於泥中將芋魁置泥中以細土覆之勿令實當年有花次年實獲福種藝必用補遺挿黃素馨花用淋過炭草灰拌泥先內於花盆內待其花結而欲開時截取置泥中當令灰泥帶濕後自生根而茂盛以八九月間截枝挿土中其根亦易生而盛　躑躅花古今注云其花色黃羊食之必死羊見之則躑躅不敢前進故曰羊躑躅今江東多此花今人呼爲牛黃花　某桃物類相感志云桃生子在樹不落殺百鬼魅服之長生不死典術云桃五木之精也故壓伏邪氣制百鬼又制符厭邪此仙木也太清諸卉木方云酒漬桃花飲之除百病凡晚木最怕秋旱秋旱則槁枯其根雖美得雨亦且收割薄而尠矣故諺曰田怕秋時旱人怕老時窮誠哉是言也　種竹之法斬去梢仍爲架扶之使根不搖易活又法三兩根作一本移蓋其根自相持尤易活也或云不須斬只作兩重架爲妙　種竹處當積土令梢高於旁地二三尺則雨潦時不浸損錢唐人謂之竹脚竹有花輒槁死花結實如稗謂之竹米一竿如此則久久舉林皆死其治之法於

初來時擇一竿稍大者截去近根三尺許通其節以糞灌而實之則止竹林中有樹切勿去之蓋竹為木枝所礙雖風雨雪不復欹側　笙竹根多穿害階砌惟聚皂莢刺埋土中障之根即不過栽油麻其亦妙　凡種竹正月二月斸取西南根於東北角種之其鞭自然行西南蓋竹性向西南行也諺曰東家種竹西家治地若得死貓其下竹尤盛　竹有醉日即五月十三日也齊民要術謂之竹醉日岳州風土記謂之龍生日移竹栽宜用此日或陰雨土虛則鞭行以五月二十日為上是日遇雨則尤佳或曰不必五月但每月二十日皆可又一說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如此例皆可種竹無不活者種竹若用鋤頭打實泥則不生筍打一下一年不生筍兩下則兩年不生筍種竹不去篠則林外向陽者三二年間便有大竹諺曰栽竹無時雨下便移多留宿土記取南枝如要不問年出筍用本命日謂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類種竹不拘四時凡遇雨皆可若遇火日及有西風則不可移花木亦然移時須是大其根盤繫以草繩仍記元向背為佳　大率種竹須向北蓋根無不向南也仍須土鬆淺種不用增土於窠株之上乃佳夢溪忘懷錄之法尤妙　種竹須將竹母斬去尺留四五尺長仍須斜植之種竹法開掘溝用礱糖和泥抱根然後用淨土

傳其上或鋪少大麥於其中令竹根着麥上以土蓋之其根易行　志林云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乃擇雌日物不逃於陰陽可不信哉凡欲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為雌即出筍若獨枝者是雄竹耳種竹法擇大竹就根上去土三四寸許截斷之去其上不用只以竹根栽處打通節實以硫黃末顛倒種之地一年生小竹隨即去之次年亦去之至第三年生竹其大如所種者　近軒檻種竹恐鞭侵階砌先埋麻骨以限之或以竹栽於瓦瓶中底通小竅則竹小而不侵砌矣　種竹之法用舊茅夾土則竹根尋地脉而生竹有六十年數便生花　竹以三伏內及臘月中斫者不蛀　竹園留三去四蓋三年者留四年者伐去　月庵種竹法先鋤其地深三尺間一尺五寸將馬糞須是乾者和細泥并水填令一尺高令人於其上踏熟或無馬糞以礱糠代之亦得夏月令稀冬月令稠然後種竹須三四莖作一叢者淺者為佳上面多用河泥蓋之斫去竹梢裝架地廣宜種笙竹亭檻之間宜種筋竹至次年八月後方可去篠　竹禁中種竹一二年間無不茂盛園子云初無他術只有八字訣踈種密種淺種深種踈種謂三四尺地方種一窠欲其土虛行鞭密種謂種時雖踈每窠却種四五竿欲其根密淺種謂種時入土不甚深深種謂種時雖

淺却用河泥壅培令深間闊並陽雜筍必埋狸或猫於墻下明年筍自透出宋子京種竹詩云除地墻陰植翠筠踈枝茂葉與時新賴逢醉日元無損政自得全於酒人種植家云五月十三日號竹醉日是日栽之無不茂盛又云用辰日良山谷云所謂根須辰日斸筍看上番成又云宜用臘日社陵所謂東林竹影薄臘日又須栽然臘之法大謬尤石林錄話竹之滋澤春發於枝葉夏藏於幹冬歸於根如冬伐竹經日一裂自首至尾不得全盛夏伐竹則根色皆紅而鞭皆爛然要好竹非盛夏伐之不可也七八月亦尚可自此滋澤日退不中用矣竹不蛀日取五月以前仍用血忌日但此日和前竹不生皆根爛俗傳竹畏蘆檻內以蘆蔽兩種園於土下即不穿檻秋分後春分前亦可種竹木竹與菊根皆向上長常添泥覆之為佳　種竹以油麻稭縛成小把向南埋地中則根不穿過　種竹宜高平處取西南引根者去梢葉院中東北角種之坑深二尺許作稀泥於坑中即下竹栽以土覆之杵築定勿令腳踏踏即筍不生土厚五寸竹忌手把及洗手面肥水澆着即枯死竹性好西南故東北種之冬至前後各半月不可種植蓋天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　正月接樹右取樹本如斧柯及臂者皆堪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

力大壯矣夾殺所接之木稍小則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難應須以細齒鋸截鋸麤則損其砧皮取快刀子於砧緣相對側劈開令深一寸每砧對接兩枝候俱活即待葉生去一枝弱者即取新接樹選其向陽細嫩枝如筋麤者長四五寸許陰枝即少實其枝須兩節兼須是二年枝方可接接時微批一頭入砧處插入砧緣劈處令入五分其入須兩邊批所接枝皮處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中寬則陽氣不應急則力大夾殺全在細意酌度插枝了則取本色樹皮一片長尺餘闊三二分纏取接枝并砧緣瘡口恐雨水入纏訖即以黃泥泥之其砧面并枝頭並以黃泥封之對插一邊皆同此法泥訖仍以紙裹頭麻纏之恐其泥落故也砧上有葉生則旋去之仍以糞灰擁其根外以刺棘遮護勿使有物動撥其枝春雨得所尤易活其實內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上栗子向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　凡接花木雖以接活內有脂力未全包土滿接頭處切要愛護勿令梅雨浸其皮必不活　鷄糞壅茉莉則盛百合則甚滋生　用燖豬湯澆茉莉素馨花則肥　推花法用馬糞浸水前一日澆之三四日方開者次日盡開　木犀接石榴花必紅　花木接者並欲移種須令接頭在外　春月花欲開時欲其緩開以鷄子清塗花蒂可遲三

兩日謝亦如之　灌溉花木各自不同木犀當用豬糞瑞香當用燖猪湯蒲萄用米泔和黑豆皮花木有不宜糞穢者甚多尤宜審問用之非其宜則其木立槁　花中忌麝瓜尤忌之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騎自京兆至河中所過瓜園一帶不獲人家園圃中四傍宜種決明草蛇不敢入　凡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實可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松必用春後社前帶土栽培百株百活舍此時決無生理也　春分後勿種松秋分後方可種不獨松爲然種一切樹大枝向南栽亦向南　順插爲柳倒插爲楊若生刺毛蟲於根下先種大蒜一枚或微括去根下皮以甘草末擦之亦佳　臘月二十四日種楊樹不生刺虫子　黄枝子候其大逐時摘青者黕黄遲摘則消化爲水花木旺於春竹旺於秋　種植雜曆初耕田日己巳己丑己未乙酉甲午甲辰己巳乙亥丙午壬午辛丑己亥丁丑庚午辛未乙丑甲寅癸丑癸巳戊寅辛巳丙戌丁亥庚申辛酉丁酉已上大吉又宜用東方先下手吉　初種田日己亥庚辰乙亥戊午壬寅乙酉乙丑庚申辛卯戊戌庚子癸丑丙子乙卯癸未甲申己丑甲子癸酉戊申己酉丙午己未己巳辛酉癸巳乙未已上日用之大吉　天地不收日丙戌壬辰辛亥凡種作不收大凶　天地不成日乙未種作百物不收凶彭祖云乙不栽木雀鼠不食日甲午癸亥種作大吉。　天火日正月子二月卯三月午四月酉餘月同　地火日正月戌二月酉逆數是　獨火日正月巳二月辰逆數是此三火日皆不可種特　飛蟲不食日每月一日四日五日七日九日十日十八日二十九日已上日種五穀瓜大吉　田祖死日甲寅　田父神農死葬日丁亥丁未　田母雨師死葬日丙戌丁亥田夫死葬日丁亥辛亥　種麻吉日己亥辛亥辛巳壬申庚申戊申已上大吉麻忌辰日　種麥吉日庚午辛未辛巳庚戌庚子辛卯已上大吉小麥忌戌大麥忌子　種豆吉日甲子乙丑壬申丙子戊寅壬午已上大吉小豆忌卯大小豆生于申壯于子長于壬老于丑死于寅惡于甲乙忌于丙子　地狼藉日正月巳二月午三月未四月申五月酉六月戌七月亥八月子九月丑十月寅十一月卯十二月辰　種瓜日甲子乙丑庚子壬寅乙卯辛巳已上大吉　種菜日庚寅辛卯壬戌戊寅已上大吉　種葱日甲子甲申己卯辛未辛巳辛卯　種芋日壬申壬午壬戌辛巳戊申庚子辛卯已上大吉　種粟日丁巳己卯乙卯己未辛巳已上吉　種薑日甲子乙丑壬申壬午辛巳辛未辛亥已上大吉　凡種五穀常以長生日種吉老死日種薄忌日種傷敗宜用成滿平定開日佳　種植吉日天實

曆云種植當用六陽辰日乃佳正二月子三四月寅五六月辰七八月午九十月申十一十二月戌　種植凶日種植大忌九焦地火日真根必枯若有麻麥子并五穀大忌狼藉日　九焦日正月辰二月丑三月戌四月未五月卯六月子七月酉八月午九月寅十月亥十一月申十二月巳耕種吉日丙寅戊寅庚寅壬寅丁卯己卯辛卯癸卯已上八日並吉舊有甲子甲戌己亥己丑並駁雜又己酉癸酉犯萬通曆受死日不用種麻宜辰初種粟宜中使八穀名黍稷稻粱禾麻菽麥黍與稷相似稻即秔穀也粱是秫米禾是粟麻是胡麻菽是大豆枲是大麻有子曰枲無子曰苴麥稷爲粢盛一年十二月立成耕種吉日正月耕種浸種下秋種植果子甲子己未辛未丙子癸未壬子丁丑癸丑辛丑九日見百忌曆內辛丑犯土鬼丁丑癸丑兩日犯大煞入中宮舊有寅亥日忌建收日官曆不用二月己巳己亥二日並吉犯天地爭雄舊有子卯日係收日官曆不用三月壬申戊子甲寅壬午四日並吉犯天地爭雄舊有己亥係萬通曆受死日又丁丑辛丑係收日不用四月戊寅癸卯己酉乙丑辛丑己丑六日吉內四日乙丑辛丑癸丑並犯爭雄五月甲戌辛丑壬寅乙丑甲申戊午己卯七日並吉內丑日係萬通曆至吉且前五日犯爭雄後二日犯收建曆不用然撮要既有此日又是萬通曆正吉之吉故不忌六月己卯丁亥癸卯辛卯四日並吉舊有戊辰丁未係建收日不用七月庚辰戊子甲辰戊午四日並吉內戊午犯土鬼甲辰犯四廢十惡大火照入中宮舊有己巳丙申係建日官曆不用八月己巳己丑甲戌己亥辛丑癸丑一本無此二丑兩日九月丙子辛卯辛巳丙申辛亥甲子六日並吉內甲午土鬼舊有丁未癸未壬戌係收建日不用十月癸未己酉己未辛卯四日並吉內辛卯爭雄舊有壬申丙申戊申犯萬通曆受死日不用

詩

唐白居易長慶集種桃杏　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遠誰能念鄉曲年深兼欲忘京華忠州且作三年計種杏栽桃擬待花　宋許綸涉齋詩集戒子種花木　君恩未許乞分符三徑無資地亦無武借栽資分養種閑時趁早着工夫　遜翁未遂投閑計吾子宜揮斡蠱才已辦一區供戲綵更營三徑待歸來　一年活計在春初處世光陰不可虛莫謂窺園全廢學昔人猶有帶經鋤　栽種成陰動十年風流遺恨憶蘇宣西園近有移園法大樹根盤只儼然　買宅慇懃爲海棠却因改築遂移將前回禍小憐遺次好補寬家斷續行　池坊屋地放應填取土成池却自然愛惜清漪添淤壞覓根歸種撫州蓮　覓石雖非自爵林窠窠畫費係餘金傳人應

笑裸生拙航海梯山枉費心　頑石爲山任笑癡癡翁眞箇似童兒舟峰峭石勁妝拾莫使他平一簣虧　我山素土仍栽石下有嶔岩上有亭石少闌邊添種樹種時須要樹長青　四時岩桂度香風十月桃花吐艶紅當暑拒霜同愛惜種成方可醉隣翁　水仙蘭菊蘼香萱又種成哇長養便分向北堂三益近遠墻秋色要爭妍　種世運如種善根自須積累付兒孫從人免得能多少爭得成陰便滿園　莫將桃杏等閑看我接名窠有幾般爲是閑花仍結實花供賞翫果供餐　飛霞園地回無多我愛他時號蔫窩若綠城跟趺織竹錦屏環列繡成窠　金沙安飲畫酴醾白白紅紅間卻宜但是鄰邊多種取他平步障要相隨

喻良能詩種水仙酴醾　酴醾水仙皆王芙請借汝南言以評水仙内潤叔慈似酴醾外朗似慈明

元舒岳祥詩戒僮僕種蕉葉　莫把閑愁向客挑且看晴雪映跌蘆荻聽夜雨無蓬艇更種紅蕉碧葦添

次韻和正仲種菜種参二首　藤破栽蘇抵食魚蠹繁青立設長吁哇丁偃背揮叢篁鷄母將鷄咏淺燕萊字元脩須兩長菁名諸葛侍霜肢閑門欽喫無憂飯已戒膺門早了租　稻哇已改翻泥細參朧初分趁勢斜穀隸倦耕眠樹下單道得食下天涯嫩晴微雨調時序騰雪春風潤土砂避地山村成保社倚需湯餅及傍家

氃

洪武正韻之仲切𣯚毻　楊桓六書統知母𣯚余見東韻定母字滌傳義音東

篆書氃（六書統）　隸書氃（六書統）

潼

洪武正韻之仲切乳汁亦作湩又音凍義同　許慎說文湩从水重聲多貢切　徐鍇通釋按列子曰乳湩有餘端奉反　顧野王玉篇又都貢切江南呼乳云　陸法言廣韻巨䖵氏取牛馬湩以洗穆天子之足　孫愐唐韻竹用切　丁度集韻湩或从乳作𠃵亦省作湩　張有復古編別作𠃵湩並非　釋行均龍龕手鑑都弄反人都勇反濁多也亦作湩　韓道昭五音類聚𠃵竹用他動二切　楊桓六書統知母湩又冬宋切餘見東韻定母　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覩勇切義同　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狀韻此方音　韻會定正字切端貢端丁韻潼

重

洪武正韻之仲切漢匈奴傳不如重酪之便美

篆書湩湩湩（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湩（徐鉉篆韻）湩（六書統）　隸書湩（六書統）　草書湩湩（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功齊乳湩

唐柳宗元集祭井文　蕃是玄德演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

僮

之仲切　顧野王玉篇章用切　陸法言廣韻僮侸不遇說　丁度集韻僮或作𠑹　司馬光類篇朱用切　楊桓六書統知母僮僮並說見徵母

篆書僮僮（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僮僮（並六書統）

諥

之仲切　陸法言廣韻言相觸也　司馬光類篇竹用切　釋行均龍龕手鑑竹用反觸也音義作𧬈　楊桓六書統知母𧬈康注諥諱者　字潫傳義知用切

篆書諥（六書統）　隸書諥（六書統）

墥

之仲切　陸法言廣韻池唐䧲埂　司馬光類篇竹用切　楊桓六書統知母墥知用切从土重聲墥㙗

篆書墥（六書統）　隸書墥（六書統）

霴

之仲切　徐鍇說文通釋霴小雨也从雨衆聲明堂月令曰霴雨止東反　楊桓六書統知母霴說見東韻照母

篆書霴（六書統）

𧒄

之仲切　丁度集韻方言蠑蜥謂之𧒄蛉　司馬光類篇陟仲切　楊桓六書統知母𧒄从口衆聲

篆書𧒄（六書統）

憧

之仲切　丁度集韻遲也　楊桓六書統知母憧儲用切从心从重心處重則遲矣又直隴切

篆書憧（六書統）

妕

之仲切　司馬光類篇陟仲切女字　楊桓六書統知母妕从女中聲　字潫傳義又陟中切

篆書妕（六書統）

艟

之仲切　韓道昭五音集韻艟艋船名　楊桓六書統知母艟余見東韻定微母

篆書艟（六書統）

𧡍

之仲切　韓道昭五音集韻𧡍𧡍直視　楊桓六書統知母𧡍余見陽韻澄母

篆書𧡍（六書統）

⿰山重（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動種二音。）

⿺走⿰坴坴（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種。）

⿸广丰（之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用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姜憲
圈點監生臣李桂春
臣蘇性愚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　二寘

示

詩二

劉將孫養吾集示趙青山　連床聽夜雨推挽話平生此世無廣主窮途
自爭先向來何許志亂後且為情士稚何當書達令越石驚胡銓澹庵集
示公冶　不妨我與魚傳素只恐人言鵠作婕莫笑東坡嘗關事細將紅
葉寫將來。非空上人詩集釋戒珠示家齋　蜀郡將家子麒麟汗血兒彎
弓須滿月。洒翰必臨池分祿從親意趣庭賴母慈飛騰應早計緣達在斯
時　示康衛（衛有孫曰水雲衛名振德）康子三招鶴上仙接頭夜寫步虛
篇四空雲月來西景一片星河上下天擂外漁燈螢火點樽前家醮蝴華
鮮會揚說在青案秘到處存龍著鐵鞭　示通彥達　行役龍江命一絲
生還喜慰白頭師堂前浄剗臨階草萬頃低迴雁盂枝衲楠竺天雲瑀瑶
秔攜建業水紙璃檀閣傳喉如官語新注楞伽課六時中州集王庭筠示
趙彥和　四鄰危亭主晚陰殷勤雞黍故人心兒孫滿眼田園樂花木成
陰幸歲深十畝蒼煙秋放鶴一簾涼月夜橫琴家山活計良如此歸興秋
風已不禁耶律楚然湛然居士集示石州劉企賢　西州未索湛然詩笑
點霜毫錄鄙辭底事行藏元有數斯文否泰本由時頗材未信明君棄稚
孫何慚暴吏欺此語頗涉人忌諱等閑勿使細民知錢塘輦轂集出東萊
城示海寄觀者　老稚相攜出翳林玉沙堤上聽車音便安赤子朝廷意
補助清時使者心吠犬均休無一役歲時賑乏有千金東人只見東溟闊
不識君恩似海深蕙畝拾英集介甫示文淑　少年離別意非輕老去相
逢亦愴情草草杯盤供笑語昏昏燈火話平生自憐湖海三千隔又作塵
埃萬里行欲問後期何日是寄書應見雁南征　文淑次韻　昔年送別
向都城邂逅今寬萬里情壯觀已憐江路隔高談都待月華生君隨傳入
隨堤去我駕車從蜀棧行兩處相逢知有日新詩何幸慰西征朱晦庵集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
省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疎一日洞然無別
體方知不枉費工夫。再用前韻示諸同遊　幽卧寒巖不記年飽看山
月聽風泉舒憂止得琴三疊玩意惟憑易一編誤落塵中垂風尚卻思洞
東付與傳封章懷幸天從欲使解銅符謝鶩騫　示諸同志　夏木已雲
陰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端居亦何為日夕掩柴荊靜有

絃誦樂而無塵慮井良朋肯顧予尚有風心傾深斷木關道折衷非所宴
眷為換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達道何由從李大隱先生集元日
示邦求　濟時材術本無廣長大猶存伯業功騏驥已消千里志鶺鴒聊
避廣川風論都正恐譏倫父置酒深慚及寓公早晚共謀歸去計煙波振
極五湖東　示艾若訥　文章自昔為難事詞賦于今豈易工入室升堂
方盡善技青配白謾稱雄師資未省遵初軼衡鑑應宜採古風顧我平生
章句學投誤文律愧空空曾手擇齋集長韻示阿納何約在韶遣行　遣
羅意外覊微官更被歸途瘴見奸僕從佔危諳遣墨妻孥瀕死謝還舟向
頭海表山如許屈指江西路若干光還一書報兒輩吾其老矣幸平安胡
寅斐然集示阮冠　一行作吏鄉分陰世路塵勞滿客襟三語風流歸夢
想十年書閣寄浮沉門前種柳春光妙堂上鳴絃古意深別後新詩都覓
取對哦湘淥醉還斟　臘雷春雪示吉甫　曉色空明衡嶽南一塵那復
隔仙凡貫時松竹色自好破臘雷霆聲未咸萬里鮫綃開步障千金火浣
試春衫漁舟不與人供畫獨駕雲濤月滿帆。示程生二首　利城名達
較少多。人生邪用學燈蛾如君甘作長貧士。硯古寧慚獨行科雀可羅時
頻寵頌為常姑處重經過扁舟又指閩山隱索此蒼涼別意何　紫桑風
度極清真他位當齊古逸民不為兒曹營飽煖聊將詩句寫經綸善君自
得超遙趣與世相忘寂寞濱剩欲細論嗟遠別空慙祖謝響無緣趙忠正
德集示陸昭中　執木田園正所圖無心重登少時書功名常若歸難必
拙直懸知退有餘避謗杜門賓客絕病疾妨飲酒盃疎平生剛笑孔文舉
老我年來百不如葛勝仲丹陽集葛勝仲示友卿　飛蓬蕭蕭曉自零未
時淮木始欣榮每因勸學添丈思却為回紋動旅情好逐諸儒勤釋菜莫
憂貧婢使縈羨似閒闕澤中霄夢月表分明有姓名徐安國西塞集示使
傲　誰把螭頭續繼碑英雄能得幾多時八千願指功何補六十頭顱事
可疑擊磬有心怜荷蕢泣岐無計免悲絲何如賣卻腰間劍徒手歸扶兩
後犁曾文清公集示逵　清癯骨相類諸生飽耐寒窮守一經用賦要寬
司馬室學詩頻過伯魚庭可憐鏡中白莫負子樸身上青往陰門
家世事寂寥天畔我回星沈濟雲巢編集重示　不識南宗與北宗欲喬
得長已非通若將直指生為覺便可滿知色是空莫為嚴周馳談詩欲怯
學語作秦翁古人言句真芻狗天外秋來有信鴻僧子勝集圖江暮李貞
外處抹果以書見示兼見拙編偶成一章并引五七言三十首奉呈　豈
妄書示甫新詩此道長慙未遇師得句每嫌無豹變成編欲寫尚狐疑夢

廻青草憑誰信。吟到碧雲難自知。五七言詩三十首。爲看時體合何爲。朱昱懶軒集示江子我　蠅營狗苟祇貽羞。萬事何能著意求。自此閉門從所好。不妨高枕得無憂。經年不濯子春足。半月纔梳叔夜頭。此味肯教兒輩覺。誦書聲裏卧黃紬。　示羅教授楚知監　半世交遊無遠信。一時賓客有新知。泮宮官冷宜談妙。圓府錢流不廢詩。封水占山爲久客。合樽促席及佳時。釜山突兀清泉滿。中有三江萬里思。　示張子昭　西日未收東雨來。南軒相對北窓開。茫茫秒冗蟻旋磨。擾擾出詹蚊聚雷。三宿定成桑下戀。一篇聊向雨中催。忘形賴有張公子。信手圖碁到夜回。　中秋示潘子賤　雲徹通明殿。風涵白玉樓。幽人當此夜。滿意作中秋。念念何曾間。塵塵自不收。霜懷忽冰釋。天地一虛舟。　朱松韋齋集示謝彥朔二首　滿川秀色野陰殊。知有儒先隔水廬。借我寶函河上語。只消尺許定何如。後身梅福興誰論。正有幽人夙契敦。更欲上書陳世事。却來微服守吳門。　示金確然　牢落天涯身百憂。故人千里肯相投。知君強記當年事。莫說家山總淚流。　次韻夢得見示長篇　埋駒不因媒。鴆嗳自呼嬉。詩成桃李陰。知是麝塵千。薄書我亦厭。兵壘自自有。郎吉支離疏。飽食得薪樵。俗夫嘗世味。甘苦半嗔喧。知公超然處。心迹兩無垢。愁陰老芳物。蟲鳥

故相訪。浪藥貴杖拾。采條可結搖。豈無我輩人。一醉開笑口。那知市門塵客倦。枕兩牀眼高。可人稱命奪身還。偶平生領親鞭見謂子小友。細觀愷悌心。宜在帝左右。却來塵埃中。寂寞對五柳。鼓音藏鵠羽。正待荆溪劉學故客覽譜閣字書載酒。虛名謝誤蒙。恐坐冥與斗言詩終不稱。求愧賦瓊玖。　黃裳演山集偶成示道溫　何當歸卧水雲鄉。不必功名似子房。一杰精華空色大。百年形數古今長。誰知擾擾還三得。獨向冥冥遣兩忘。少室山頭星月近。紫微垣下起天香。趙蕃淳熙藁朓川山中周陳蘇舊韻示周遊　仙人之爲仙。終古莫盡世。頗笑區中人。汯汯逐川逝。念將與之游。端恐吾道廢。如爲千里行。數步輒一憩。不如返吾鄉。耕鑿仍樹藝。及私具伏臘。輸王應租稅。人惟頗徒歸。學匪繁犬吠。桃源定何許。試自淵明製。今日復何日。身乃山中謫。嗟哉彼嬴秦。其虐甚幽厲。不知晝無日。焉欲從始藏。商山被褐者。疢疾由德慧。徐福向海山。此地只是界。胡爲暑不聞。政坐耳目藪。神仙非吾學。可以置度外。山高水深深。好事幽尋契。　比見愚卿於廬陵。出示楊謹仲詩卷中及其弟曾卿。問其所在。云攜琴往嶽麓。度夏今日見楊謹仲父。云其弟卓卿近過此。奉其母往游洪之西山。廻途游閣皂乃歸爾。余方困於道途。有歎於其人。作詩須到古。示愚卿及二君云　廬陵。得交君弟兄。楊子詩中稱曾卿。聞云攜琴嶽麓行。歸期去日云秋清。今晨復見楊子面。爲言卓卿近相見。玉隆閣皂兩仙山。遊以娛親迹鮮僕。我時聞之與楊子。嘖嘖歎息久不已。我方五斗困塵埃。渠亦棲遲一丘底。曾卿卓卿真愈人。枉道儒冠解誤身。異日名山儻行遍。卧圖好學宗少文。　夜坐讀書有感示兒曹　昨夜秋風入短檠。試繙緗簡似前生。不求甚解慕名語。只記姓名嗟老兵。但得作詩窮有味。苟要從宦久無成。汝曹未可還翁學。當念無田事筆耕。　示表弟沈見可　褒公臺上送入日。道鄉臺上看出雲。窮居偏亦不屢到。柱杖容與能平分。江湖鶴髮嘆老我。道路虱兄嗟夫君。畫手政自難附度。詩衷還嫌異所聞。歸來客去兩亦作。此故未易輕談云。　外宜示沈弟　水後鋒頴。把江邊不寂寥。蒼聲狀市井落景見漁樵。喜我扁舟泊。勞君半道要。他鄉惟表弟。茲語驗今宵。　示唐深父　濁涇清渭本源分。寂寞安能亂糾紛。世黠只知錢使鬼。我癡但識額呼君桑。時大姐千金。射穀歲良。農亦地耘。富貴要知定何物。五車何必爲渠勤。　九月十一夜雨中讀吳夢與詩書以示之　疾風吹雨過江干。老屋閑林無處乾。切切冷蛩深撼壁。㬥㬥飢鼠下窺簞。枕衾屢撫眠難著。燈火重呼詩細看。謾說爲官猶我似。念君懷抱若何寬。　經旬不作詩示明叔

春風著物已熙熙。枯木無心亦自知。徑欲脫勤辭故絮。却憐窘束欠新詩。老來政怯花經眼。游倦難成鳥送枝。同病同憂有如子。更堪相對兩霜髭。　八夜應津對岸作示成父　溪山風月兩相當。痼疾眞成得祕方。往日同舟但饒信。秪今去路落湖湘。貧辭親戚古所歎。歸去田園老未忘。試遣溪頭問酒價。掃沙聊得踏胡牀。　同成父過韋泉用前韻示之　頻年畫室依此竹。意謝未儒奉羨衆。今當舍竹去。作吏竹爲嘿。嘿如抱辱嗟我作吏豈俗徒。雖非計然念則熟。如聞西江之水深無底。可以濯纓仍濯足。昔人一爲功名誤。置碑且慮變陵谷。郡知立名自有道。未妨痛飲離騷讀。人生於世譬於味。馬肝不食寧非肉。弟當進德使有聞。兄亦自期無碌碌。　將行示逵父東文四八弟逵父（五房傳所收子）　鷄啼午方鼻。蟬噪暑未秋。寓居雖市近。適意如林。投可入誰能來。王徐眞勝流。王居近官道。樹林間田疇。徐居復何如。老木蔭潤瀆。我往必竟日。不爲有魚留。我有長安行食謀非道謀。王郎上冢去。渠爲閑只舟。令弟飢所驅。逆邂從此由。徐郎獨不出。於世罕所求。念當爲此別。要歷山寺幽。令弟既泣女。我亦病未瘳。是事且若此。其他富難体。中秋與重九。預作離闕憂。惟其梅花時。醉之此山頭。　夜坐示逵之兼懷文叔　貧病人誰數。情親肯見存。掩窗同此夜。撥

火共殘溫未歜飲飽喫且從丈細論。平生松谷老。同姓與君親。　用韻示成父　休動風微掃。庭空月正方。不知晝已短。但覺夜初長。了了遊番舊。駸駸老至將。衝頭賓鬢角。畫裊漱觴黃。　示成父　雨重冬來薄。泥深古道餘。東西但煙嶂。高下絕風花。斷句病肝腎。食寒愁齒牙。赴期元不後。分路各從家。　口占示成父　雨暴落何方。空成掣電光。淒涼風陡變。熙熙月微妨。就取征衣蓋。共談三徑菉。蟬連我徹曉。有恨故恨恨。　十五日早行示同舟　了了晴山見。紛紛宿霧空。無歸婦腰斧。漁罷叟收筒。但取登臨適。何須吟嘯工。平生釣臺路。明日與君同。　臧正卿示舊所唱酬秋字韻詩軸。要予承同用韻贈之　平生人物論。自謂富陽秋。滿世多遺恨。相逢足破愁。獨憐金錯罄。虛負木瓜投。風節使年事。期君折檻游。　代書示逸二首　風號隱外獨抹松。想汝看書趁曉鐘。是我起行茅店月。傑寒還覺欠龍葦。　別日纔留兩月程。況經米萬變炎涼。未知別後端何似。不見寄來書一行。　示贈書吳并其姪　伴我山行陳與吳。曾家父子更歸泉。武山碾得雪相似。未酌觀山水不如。　示嚴君　酒債未忘素。詩狂無用嘆。年華猶是臘。風日已如春。我鬢蕭蕭白。庭柯濯濯新。晚來喧暖劇。還遣振懸鵝。章甫自鳴集重九前一日示弟姪　人生百歲未易滿。我已五十仍加三。吳縣長講九月九。故園遠在南山南。綠尊青眼舊相得。黃菊白頭還好參。明朝汝輩早同出。脚力瑜攀吾尚堪。　韓駒陵陽集示龜山平老

二年三飲龜山井。道上荻濤亦笑人。猶覺是身多世累。一庵何日與翁鄰。水橫絕清曹爭渡。浪打船頭又少留。安得一舟淮上釣。水生水落任沉浮。　陳造江湖長翁集示門弟三首（斈果登招賓猶留守舍既歸小詩付之）　會倚新晴望海天。天容海色湛相鮮。雲中進點群鴉影。萬舶千艘忽過前。　官上依然四座空。松庭人寂每從容。看來不為牙籤計。老去登臨分外慵。　老稚懸知鄰有餘。迎門先問小於菟。風煙滿眼山環海。對酒還曾斷句無。　元清道源頌齋叢藁陽月十日旦起示薛生　深得閒中趣。何求身外名。晨香生淨想。午茗滌餘醒。習氣書難捨。風光句偶成。天公於我厚。自門豈宜輕。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示忘憂（并序）余作懷古詩百韻。非徒作己。使世之人知成敗之可鑑。出世之人識興廢之不常也。因作偈以見意云。歷代興亡數張紙。千年勝負一盤碁。因而識破人間夢。始信空門一着奇。　郭祥正青山集示秦醫二首　憂來何物可銷除。幸與秦醫校局圖。白黑勢成分勝負。不知柯爛得歸無。　門臨池水靜無風。綠樹陰陰小徑通。時有秦生來過我。一枰成敗謾論功。　戴栩浣川集葉仙都示馬令允

釣魚自爲桃花飾。借翅新筍竹葉醪。一段清貧眼中見。定非裝點入詩騷。　江湖續集沙門紹嵩亞愚示德圓　莫因居此與名疎。未可唐捐肘後書。晝短夜長須強學。青春不再汝知乎。（杜句易翁元質余氏何）韓維南陽集戲示程正叔范堯叟時正叔自洛中過訪　曲肱飲水程夫子。宴坐燒香范史君。顧我未能忘外樂。綠樽紅炙對朝曛。（曲肱飲水一作閉門宴坐燒香一作隱几焚香朝曛一作斜曛）蘇穎濱集次前韻示楊明二首　晚歲有餘樂。天教一向閑。萬陽百口住。嶺外七年還。卜宅先膚宴。劈瓢欲飲顏。吳僧來不久。相約扣禪關。　甘井元依廟。平湖亦近城。幅巾朝食罷。芒履兩中行。擾擾初何事。悠悠畢此生。欲邀東廓叟。煩子作郊迎。　參陸子壽集道間示德甫德稱　天地中間本自寬。何須特地起無端。更宜頓掃從前事。相與歸節一笑歡。　許景衡橫塘集許景衡示師言民表　二子追涼古寺來。陰陰綠葉散清風。華門竭舍日亭午。試問此風同不同。　詹敦仁清隱集非訪劉君乙時已緣故將歸。王令留之。不可。以書來。請作此篇云。　劉郎縱跡久蕭凉。卜宅何妨處士鄉。壯志莫隨流俗變。老夫雙鬢已凝霜。　宋呂居士詩示沈宗師　十日兒號不出房。殘梅獨在小舩香。沈郎與吝黃湯餅。致怒匆匆未得嘗。　九日狂陰一日晴。落花飛絮作清明。與君携手兩携去。共聽長江月下聲。　劉學易先生集劉元城夜坐示兒姪　露下天高秋氣清。注書不到爲無情。且將款曲終今夕。遠莫鄰鷄下五更。　尋香娃

泛歎枝菊豈獨春。風一一回。自憐寒律窮途客。不恨飄零都恨開。　戲示語道　御史青驄持望重。將軍赤菟得無多。未黃暖聚今相見。壞下烏騅奈若何。　劉行簡苕溪集劉行簡登看經樓示同將　昔遊曾共木欄橋。十換星霜始再來。料得當時樓下水。有情應解作潮回。　鄒道鄉先生集將往昭州示柄　與汝暫相別。南作昭州行。昭州距零陵。坦坦十日程。音信易來往。勿動異鄉情。但自勤讀書。思索厭義精。聖賢如日月。爲汝出光明。精身識根本。才踐以其誠。發於文字間。筆墨自縱橫。零陵豪傑士。張鄒元高名。（張恒于發鄒卑德有）汝其師事之。正面聽指令。分陰古所惜。況乃汝從生。省定汝母外。慎勿他事縈。皇恩極天地。我罪終從輕。還家知有時。於見汝向成。用爲祖母壽。慰叔及弟兄。冀汝返鄉國。重增門戶聲。　示長卿　君與我同庚子生。逢年憂患亦縱橫。天高休說不可問。心下直須深自明。運矚時雍人正樂。祀嚴郊報禮初成。滌瑕蕩垢知多少。行矣欣欣木再榮。　示仁仲二絕　搔頭一別十經年。月照黃茅夢不圓。今日此歸恩賜與。相逢如在四禪天。　一根燒筍共分甘。勞歸當年漢水南。紅稀烏殘無此意

前三三與後三三　示長卿二絕　攝麽夾荒已二年，親朋書問亦茫然。獨君風義能終始，不管煙嵐肯着鞭。　一别和州二十年，山長水闊去無緣。因君說起外家事，特地欄邊心悵然。　戲示柄　汝乃師子兒，時作師子吼。他年毛骨成，一顧百獸走。　示二黃　摩尼超出衲衣中，五色隨方照不窮。八萬四千清淨眼，一齊開了見真空。　示春陵顧林宗　冠公樓下釣魚船，横絕晴波已七年。邂逅蓮宫論往事，恍疑同在夜摩天。　王安石臨川集示元度（蔡卞，字元度，與化仙遊人。熙寧三年進士甲科，爲常州江陰縣主簿。公以女妻之。參知政事，張璪薦其才，由是進用。元符中爲尚書左丞。卞託紹述之說，違誤主聽。紹聖以來，寃屈善類，皆卞所啟）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圃（白樂天答劉和州詩：隨分歌舞聊自樂）。鑿池構吾廬（孟子梁惠王：鑿斯池也），碧水寒可漱。溝西顧丁壯（漢高祖紀：丁壯苦於軍旅），擔土爲培塿（華陽國志：武都郡有一丈夫化爲女子，蜀王納爲妃，無幾物故，王哀之，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哀公二十四年：子太叔曰：部婁無松柏。注：部婁，小阜。部，扶苟反，婁或作塿。謝安爲土山，亦公意）。扶疎三百株（孔明傳：成都有桑八百株），蒔楝最高茂。不求鵷雛實，但取易成就（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鵷雛。注：鵷雛，鸞鳳之屬，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言梧桐竹之類。杜詩：種榆水中央，生長河容易。楝亦最易長）。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周禮夏官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結構，見招約之職方注）。五楸東都來（退之詩：我已自頓悴，重遣五楸拿。客來向不見，肯到權門前），斲以遠簷溜。老來厭世語（陶詩：厭聞世上語，結交到臨淄），深臥塞門竇（哀公十年：蓽門閨竇之人。注：蓽門，柴門。閨竇，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形）。餧魚與之遊（筆談：魚詩全錢得免刀痕），餧鳥見如舊（陳餘謂張耳今供九，如以肉餧虎，何益。餧，於僞反。楚詞：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餧而妄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見子產，如舊相識）。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阮步兵與蘇門異人箕踞相對，商略終古。又孫興公、許玄度共在白樓亭，商略先往名達。陶詩：俛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示俞秀老　繚繞山如涌翠波（杜牧詩：巖巒千峯疊海濤。戲執倫詩：繚繞古城東。杜詩：閭閻繚繞接山巔），人家一半在煙蘿。時豐笑語春聲早（白詩：年豐主獨人會鳥傑亦譽。杜詩：鷗泛已春聲），地僻追尋野興多。茅屋東邊開北向（豳風：塞北墐户。毛注：向，北出牖也。吳都賦：日閣北户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户，猶日北之南户。草堂言塔），招提南畔隱西阿（招提，寺名）。暮年要與君攜手，處處相煩作好歌（詩：何人斯，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示德逢　先生貧牧古人風，紆想柴桑在眼中。倚憑鷄豚非孟子（孟子：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食肉矣。德逢必持不殺之戒，故以孟子言食肉爲非），勤勞禾黍信周公（周公七月詩：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深藏組麓三千牘（東方朔傳：朔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能勝之），静占寅開五百弓（儀禮鄉射記：侯道五十弓。注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於射器也。又云：物長如笴，其間容弓。注云：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西域記云：一踰繕那四十里，爲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拘盧舍分爲五百弓，弓分爲四肘，分一肘爲二十四指。又云：試者所聞有遠近，說有大小，大則二千弓，弓長五肘，計十里；小則五百弓，弓長四肘，計六百步，爲二里。又雜寶藏經云：五百弓。又唐人詩詠竹歎弓地。華芳覺然無）。處世但令心自可，相知何擬一劉龔（後漢人。陶詩云：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遊，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示公佐　殘生傷性老耽書，年少東來復起予。各擁槁梧同不寐，偶然聞雨落階除（莊子天運篇：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梁元帝讀書事曰：悉凡捲掉。挪詩：高樹臨清池，風驚夜來雨。余心適無事，偶此成賦焉）。　示董伯懋　穿擒度壑只聞行，踏石捫花亦漫成。嚼蠟已能忘世味（楞嚴經：當橫陳之時，味如嚼蠟），畫脂那更惜時名（丁次公鹽鐵論曰：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長干里北寒山紫，白下門西野水明（孫王間記：煙光凝而暮山紫。白下見上注）。此地一廛須卜築（孟子：願受一廛而爲氓。傳聲有田一廛），故人他日訪柴荊。　示通原　久不在城市，少留心惕然（白詩：身名五老奉，煙居城市）。幽芳可攬結，佇子飲雲泉（攬結字見招約之職方注。唐人詩：引有野泉人不識之）。一生長飲白雲泉　示俞秀老　不見故人天際舟（謝玄暉詩：天際識歸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繚成白髮三千丈（李白詩：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細草孤雲一片愁（詩：一片作寸言，一寸愁能繚成白雪三千丈）。其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鮑明遠言：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未怕元劉妨獨步（白樂天悉予與以元微之唱和頗多，或在人口。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二十年來爲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亦不幸也。今世老人復遇夢得，從非孝不幸耶），每思陶謝與同遊（杜詩：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示李時狀二首　知子鳴絃意在山，一官聊復戲人間。能爲白下東

南尉。（唐張家詩。一尉東南遠。誰知此夜歡。白詩。王夫子。送君為一尉。東南三千五百里。）藜杖緇巾得往還。（杜詩。杖藜長松陰。作付翁谷辭。伯才杖藜。忘在高山。見別注。）千山訪我我推辭。（劉況詩。續細僧叟倚。王維見去體詩。河津不鼓楫。何路不推辭。）清坐求看十日留。勢利白頭何足道。古人傾蓋有綢繆。（鄒陽傳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詩綢繆綿兮。送之贈別主詩。乃獨道之盡綢繆。）

示俞處士

魯山眉宇人不見。只有歌辭來向東。（借元魯山以比俞也。魯山名德秀。字紫芝。書為魯山令。房琯字云。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杜詩。清渭無情物。愁時獨向東。）借問樓前踏于蔿。何如雲卧唱松風。（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前。命三百里縣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往往争為瑰麗。時元令魯惟樂工十數人。聯袂歌于蔿于。蔿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詩言元猶為縣令。不及俞之自如也。杜詩。雲卧衣裳冷。陶弘景書。松風。）

示寶覺二首

火暖窗明粥一盂。晨興相對食無魚。（言寂然無魚鼓之聲。非馮諼彈鋏事。韓文。子飯一盂。子啜一轉。）翛然迥出山林外。別有禪天好淨居。（佛書。四禪有淨居天。梁武帝有淨居殿。飯香無熱近中饑。元微之詩。）

其二詩未附注（真誥。太真夫人語安期。昔吾昔與君共食一來不飫盡。）重將壞色染衣裾。（來時文璉禪師曰。吾衣以壞色。食以力鐵。眡腦鉢非法。四分律云。著壞色衣。有五利。一順聖威儀。二師獻憤。三不受塵垢。四不生蟣虱。五觸時柔軟。易得護持。）共卧鍾山一塢雲。客舍黃粱今始熟。（黃粱事已見進主山注。此各不同。兩存之。異聞集。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有少年盧生。自嘆其貧困。言訖思寐。時主人方炊黃粱為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枕兩端有二竅。生夢中自竅入其家。見其身富貴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悟。）傾呂翁在旁主人。（炊黃粱尚未熟。）鳥殘紅柿昔曾分。（鳥喍紅柿落前。溈山接與仰山。仰山以水洗了。卻與溈山。溈山曰。子什麼處得來。仰山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山曰。汝也不得空。即分半與仰山。事見傳燈錄。唐人詩。松和巢鶴看。果共野猿分。）

戲示蔣穎叔

扶策南陌望長楸。（曹子建詩。鬬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燈大如星滿地流。（韓詩。騎火萬星攢。）但惟傳呼殺風景。（西清詩話云。義山雜纂。品目數十。蓋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殺風景。謂清泉濯足。花上曬褌。背山起樓。燒琴煮鶴。對花啜茶。松下喝道。蓋元獻慶曆中罷相。守潁。以惠山泉。日注。從容賦詩曰。稽山新茗綠如煙。靜挈都籃煑惠泉。未向人間殺風景。更將醺酪對花前。王荊公元豐末居金陵。大漕蔣之奇夜謁公于蔣山。騶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語。作此詩戲之。自此殺風景之語頗著于世。）

豈知禪客夜相投。（穎叔好參禪。故以禪客戲之。公集有與蔣論禪一書。今附於此阻閑本各豈勝思渴。承手筆訪以所疑。因得聞動止。良以為慰。如某所聞。非神不能變。而變以赴感。特神之事耳。所謂性者。若四大是也。所謂無性者。若如來藏是也。雖無性而非斷絕。故曰一性所謂無性。則其實非有非無。此可以意通。難以言了也。惟無性故能變。若有性則火不可以為水。水不可以為地。地不可以為風矣。長來短對。動來靜對。此但令人弗著角若了其語意。則雖不著二邊而著中邊。此亦是著。故經曰。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長爪梵志。一切法不受。而佛告之以受與不受亦不受。皆平論也。若知應生無所住心。則但有所著。皆在所訶。雖不著二邊。亦不出三句。若無此過。即在所可。三十六對。無所施也。妙法蓮花經說實相法。然其所說。亦行而已。故要師曰。安立行。淨行。無邊行。上行也。其所以名經。隨利中取義甚多。非但如今法師所釋也。佛說有性無非第一義。若第一義諦有即是無。無即是有。以無有象計度言語起。而佛不二法離一切計度言說。謂之不二法。亦是方便說耳。此可冥會。）

示耿天騭

扶策能傷性。（莊子。扶策讀書殘生傷性均也。）損書可盡年。（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孤歎無舊習。香火有新緣。（公晚師留耆。欽云有新緣。）白土長岡路。（白土岡在建康城東。高十丈。南臨秦淮北連鍾山。其土白色。隋書。賀若弼屯兵蔣山之白土岡。擒陳將蕭摩訶。輿地志云。縣有白土坡。即此岡也。）朱湖小洞天。（金陵有赤山湖。又名絳巖湖。又名朱湖。在上元句容二縣之間。茅山記。太元真人內傳曰。江水之東。金陵之北。有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陶隱居云。小澤。即今赤山湖也。句曲既名洞天。韓所謂朱湖當指此。）望公時領我。於此暢幽悄。（韓詩。傾壺暢幽悄。）

示無外

文煩損口語。推譬幽肱胝。（列子。黃帝篤九年之後。損心之所念。損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莊子。損口而讀。前漢。南越王魋髻箕踞。服虔曰。魋音椎。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莫問誰賓主。（僧問長慶和尚。有問無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長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安知汝華年。（晉書。年華在臣先。）鄰雞生午寂。幽草弄秋妍。（韋應物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郤憶東窗筆。蠻藤故宛然。

示蔡天啟集句

蔡子勇成癖。能騎生馬駒。霜刀瑩碧鐓。價重百硨磲。脫身事幽討。禪榻亦晏如。忽然變軒昂。慎勿學哥舒。

董霜傑先生集旅中追和微之韻示唐次山

日近長安遠。風高易水寒。長途君莫問。何曾上天難。

王安石臨川集臺上示吳愿

細書妨老讀長簟慣昏眠取筆且一息拋書還少年　國朝楊基眉庵集示揚水西　親老更家貧將歸未有因相逢難訴與君是故鄉人宋李益詩示盧綸　世故中年別餘生此會同都將悲與病強對朗陵翁宋洪龜父集示鴻父　憶几歲通晝鈎簾夜未分北風虛地籟南斗繫天文愁破傾春醆心清炷夕薰更憐小陸在莫作故離群胡寅斐然集示臨川曾革　闕里三千載參乎一唯傳古來宗德業誰復繼風猷晚派南豐衍賢名內相光高文推大手真學拉前修有美清江彥胡爲峽嶺陬宗盟標姓望海若富源流使館甘魚食賓筵聽鹿呦會須題鴈塔聊爾辭鄉長美玉宜沽韞明珠謝暗投自嗟鳶站墮空羨鶴夷猶三釜古云樂一筆今謾憂但令心了了那畏力仇仇繫馬竹雲淨流觴梅雪稠倪君相屬厚豹水跕勝舟韓流潤泉詩再示子文　佛弟其誰家憮然友于兄飲我一樽酒壯客交舊情凉雨清曉雲庭柯濃陰陰廊間長少集文獻各半絕是豈小故哉宜醉亦宜醒　生客親置鼓技因賦示尹子潛　魚蟹人人饌柑橙蓋蓋詩酵芳鄰所借情於客能知城外路山在門前巷陌平寒雖欺木葉春已報梅枝宋大全文集孫覿示長文　于公種陰德門大端可期無錢乘更室有子家自肥哉哉樹九畹濯濯秀一枝生客賜青眼餘子讓白眉蓋絮出妙語春草先夢思詩文未可量家學豈其師五車僅足用萬里到不疑非無昆父賢且伴濟叔癡芝蘭吳當戶桃李自成蹊他年一樽酒君與少陵齋鬳齋蓬萊館集示趙與損弘毅章　天之蒼蒼而在山中大畜之象驗之于躬六尺之微萬善畢萃往行前言浩浩無窮一以貫之何所不容兩間非大此之謂洪北爲之貞行地已疆古往今來其道有常是以資生至哉化光君子體之六二直方直內方外何用不臧守此之敎貴自非則四事之參以此任道睎軻而後孰其深造濂洛儒先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允蹈與夫請書朝夕戴把懋哉懋哉至于華皓元胡紫山集適來復齋洹齋二學士屢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膚每成章即亦委示賞歎稿詠贊作六章時至元四年七月也　致力師前言每墮詞語際寘心效前意興寄不得新辭理捨前哲孰洗青中塵家家入深思作氣時自振傳學以廣才一引思百伸歛彼言外意養我筆底春要當青出藍終恥隨效顰英哉杜少陵作語期驚人　太白負豪放不受義理拘誦詩想其人飛龍叫天衢萬籟不敢鳴雷霆隨叱呼海江共一唾我吸四瀆枯霶霈爲時雨餘霏散珠璣甘澍着萬彙英華散春腴王風久不振要接大雅據俯視建安人委靡兒嬰姝　沉沉杜少陵生笑太白豪作詩每持贈時亦示諷嘲

後人定優劣洶湧如風濤二賢豈難辨口舌徒嗷嗷文章貴適用美惡不可逃政教苟無補辭雄亦徒勞　發興如湯泉愈汲味愈清安用拉糟粕虛無剽竊名百物未扣心肆口即成聲了不見本合精粗聊稱情采菊東籬下何時值淵明　開口論時政位卑罪年高開口談今古是非九牛毛開口說物理理微足譏嘲開口議文章聽者厭嗷嗷百慮無營爲其心味詩騷木落悲草稀雲清金氣豪得句時自娛長吟行樂郊　大哉風雅頌用之亦非輕至情爲物激哀樂即成聲民心見向背國政知徵貞薦享拜郊廟諧假歆百靈聰聽吳季札審樂知庶徵所以孔聖訓詩誨於過庭可憐千載後祇以寫閑情貴達無一言窮窘恒咿嚶不爲悲怒語即爲寒乞鳴遂令當路人聽之等蛙蠅雅樂不復作鍾鼓徒彭鏗碧梧先生玩芳集示程介夫　流年何必共君參九攢青山老一庵試撿樂天詩集看明年半百又加三　羊腸路險百千轉雲夢胥吞八九寬豆飯芋羹纔足欲水邊林下即心安謝邁幼槃飲酒示坐客　身前不吝作蟲臂身後何須留豹皮劬勞母氏生育我造化小兒經紀之牙壽在手彼爲傳堀石文頭吾所師偶逢名酒輒徑醉兒童拍手云公癡　示李彥老弟兄　月夜宜披宮錦袍定知公筆豈蓬蒿文如倩水波瀾闊人與廬山意氣高伯氏毅於三虎怒凡兒何翅九牛毛相逢徑欲倒家釀莫厭尊前持蟹螯宛陵群英集陶景威示朱氏表姪兄弟　少壯馳驅意氣豪曾從樗館挂時髦故家文獻逢聯璧奕世衣冠歎二毛吠　爾管寧甘白帽不應范叔戀綈袍中山回首皆陳迹痛飲惟須讀楚騷元遺山集示懷祖　憔悴經年卧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髮先潘岳人笑藍衫似米和狗盜雞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乘閑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穎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師見汝扶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如茲讀書悞人多闊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劒可斷扶桑枝何怫望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歎何施幸此事中保未染如素絲秖今好紙筆門戶誰當支我有南餘田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請歸求行讀書城南）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營營心不舒程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長途鞍馬二十日面色爲樵枯白兄應見笑此行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已安甲族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兼出仁讓語省見端懿婦道化一州母女皆願學州人聞我至相與喜且愕謂我六十翁齒髮未衰落擊鮮日爲具和氣動城廓爲說婿女賢宅相知有託乃公私

有賢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今有為父樂　直孫年志學立無纖瑕蘭孫甫勝衣芳蘭並其莖紫紫彩華翔鵷雛映朝霞諸孫獻翁壽喜極復長嗟吾母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教勤教女孫乃今成汝家老我何足道外含儀侍諄　會聚樂不貲言別後以側風雲動老像華而見行色明年春六十家事斷閑白世當近酒賦亦復拋書冊提携兩童子款段或下澤車室念吾孫未覺千里隔幸輿徑一參特婿當速客　示白誠甫　之子吟爆竹延公飲樹萱兒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鄉地詩書皆雅言道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元高齋詩示恒　數曰無歸累已深學永繼振有青衿蹉跎歲月成何事鍛鍊文章更用心多病苦憐雙白髮一經真勝萬黃金慈教憔悴衛門底稱傳虛名玷士林　是日又示恒二首　潦倒吾何用文章汝未成過庭思父訓擲地有家聲馬喘三年養鵬搏萬里程續絃膠不盡無面見先兄（一作墮地惜家聲惜陰地殺也一作仰）年雖長挑弓業已荒穫年須改轍作室望為堂鶴髮仍多病鷦栖尚異鄉遠期七十歲能得我稱觴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馬德琦　當年駐馬石承邊老父相逢已結緣須向桑田最佳處掛冠神武不終為（一作秋負于庚午過拜之老父扶方書數叢與之語道者吉人使來其子德琦從行以）

不偶然既為示此（示孔昔）　十五從戎已自竟更當磊落振標朝戍寧曾建中興業本是汾陽帳下兒元靜修先生集示孫諧　龍山古壯哉崢嶸盤煙嵐三讀元子詩岑然玉泉甘江山勝境要佳客而我不到愧應慚當家髯翁虎馳驛劉氏遺宅存河南百年喬木動秋色蔓與誰與供奇採覽山出美玉楚國多楩楠孫郎後貴種良璞須深函勾萌慎培養雲霄看品衛野大老矣亦何拙平生只有歸休想傳經訪道可無愧為我早耕龍山庵　示張源　堂高餘慶在道重香齋傳流脈名家像驚心大學年白頭負風鑒青佩見時賢明日鹿門隱須君拜我前　示有奇　南鄰新檜壯郡谿莫忘蓮湖舊釣臺根底自宜留故土梢中真見有寒灰短長無說相形看清息當從既往推遠想西城共登眺來光山色亦悠哉　示彭麟相思擬話百年情燈火直須我徹明繼志未論班氏史隆師何用鄭公名人間忠孝事無書學術淵源先有疇欲寄君詩仍感淳野夫能有幾門生元范德機詩三月二十三日雨中示諸生　後國傳寺裏閑有蜀葵花好趁令朝雨移來向我家編籬雖待菊引蔓盡藏瓜總在經營力秋成莫浪誇元王惲秋澗集座中偶得示舜米舊遊仲賢良醫　十載東州客崎嶇笑自憐事隨時即改老與病相兼發杖遺森杼奉惟愧具庶君恩如許報

白髮且休添元汪濟詩示周郎　翹閑負米懷無分剖棱藏珠淵太孫韓信何堪伍樊噲相如曾解叱秦王　無用頑軀九尺長曹交謬欲比文王好花既不落原愧獻木從教作棟梁　示允子可權　出乎機者入乎機一氣來除妙說施見卵求雞曾道早學鶩作蘭始嫁遲為之才美不外見龍所憑依乃自為質似阿翁評此詩君家癡叔恐非癡　示小友　靈光不學終無術歐九獨去欠讀書未軟便期官大耐却須莫遠腹空虛元謝邁幼槃示何之恍　往年別君去上馬愁凜冽今年見君面揮汗驚執熱吾曹重點贊忽忽值晚節云何會心侶乃作如許別昨朝聞扣門梳髮不暇結開門問無恙欲語聲屢咽君家嬌小女可念真玉雪朝嬉繞君傍忽作泡幻滅念我溪堂老誰能續此絕嗟哉澗溪毛鎖細不容擷相逢頗未開苦語心已折吾人要解事視世一蟻垤共將煩惱緣一付廣長舌君歸歡過我不厭酒要識人生浪自苦豈不愧前哲虞道園學古錄示侗　憶我蠶叢離親側足自啖啖心惻惻中年稀廩不及養人羨清華已驚憐歸來老病五年餘閉門謀食髯輩阻逢萬羅生果蔬異味網微細仍縈紆星河江上書非遠況與良朋過我頹故人念我一相見書中尚慎施樓轉胡仲由集示順生詩四首　去日不可追來日猶可期朝朝不六執笑夕玩忘

其癡海是眾水積壑亦逢人爲扶冊自有得爲用比畢變　明招山中人高義無等倫恨予一去五百春我學如贅胱未成先誤身誤身身不淑誤世心不仁　大音在天地浩浩空山河作者推李杜於古未足多至哉風與雅乖之委巷歌世人事凋琢伐柯伐柯　嚴霜十二月雞鳴思遠道遠道方迢迢客行何草草揭從汴水來後鼓秦淮棹秦淮梅柳樹物色今年早元楊叔能小亨集重到碭山示白文卿（父不歸所寄參故有是詩）不解營微利元非市井人參秋農事違花月客逢貧路偶魚山水衣餘塵社塵小兒無倚賴夢裏壓臺春　示亨甫　靜退非今日疏慵自昔年平君心上地全我性中天文史閒來讀形神困即眠夢中歸故里瑤草碧和煙益惟誠漫游集示驥　衰族八兄弟眼中惟此兒門眉無恙木書種有新枝易教心何切遺安計不疑提携慰人意皆解誦吾詩黃溍詩飲後示陳生　歲終博士不超遷便腹先生醉欲眠臣鼎若來猶自可後堂無處著彭宣韓元吉南澗集滿江紅（丁亥示獲石甫）梅欲開時君欲去花誰同折應悵望江津十樹曉煙明望花似故人相見好人如塞鴈多離別待留君重看水邊花花邊月　臺城路山如闕連往事傷時節但春風春雨古人愁絕多少揚州詩興在直須清夢翻胡蝶問他年誰記飲中仙花應說書

過集西江月示彦忠　秋霽嫦娥二八。寒光遍散浮雲。小山叢桂吐清芬。猶帶蟾宮風韻。因念兩登仙籍。恩霑雨露方新。汝今妙歲已能文。早折高枝榮奮。宋馬丹陽詞錄丹砂（示門人）（造寅勝）寅勝要通知。徹造便宜。二冬近火解寒。威九夏來涼無暑。無符合。禪機。趕了睡魔。時心應無為不須打坐苦身肌。漸漸神精并氣。參天地歸依。酒邊集向子湮卜算子（示育單主）膠膠擾擾中。本體元來靜。一段澄明絕點埃。世事如泡影。歇即是菩提。此語須三省。故道無人着腳行。不黍秋風冷。　千古一靈根。本妙元明靜。道箇如如已是差。莫認風翻影。括木夜堂深。默坐時觀省。月落烏雞出戶飛。萬里關河冷。元寓齋滿庭芳（示劉子新）　光祿池臺。將軍樓閣。千年一夢中間。短衣匹馬。重見鎮州山。內翰當年醉墨。紗籠在高閣依然。今何夕。燈前兒女。飄落喜生還。　衣冠初北渡。幾人能得對酒常閑。算惟君日日陶寫餘歡。得隴且休望蜀。南山卧白顙黃斑。茅簷底男兒未老。勳業後來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二寘

諡

洪武正韻時至切。誄行立號以易名也。諡法自周公始。亦作謚。許慎說文謚。行之迹也。从言兮皿。闕。徐鍇曰聲也。神至切。徐鍇通釋以行易其名也。鍇以為皿非聲。兮聲也。疑脫誤。吾衍續釋衍按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故從皿。器之為物。大則所容大。小則所容小。从言从皿从兮聲。今人寫从益。非。諡字猶笑言嗌嗌字。說文無兮字。又不可疑為諧聲。陸法言廣韻易名。又申也。說文作謚。張參五經文字諡諡。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字林以諡為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司馬光類編諡諡或省文。並於賜切諡。又力遂切。毛晃禮部韻略諡。漢書賜之令諡。戴侗六書故。王公卿大夫沒。迹其德行而為之稱曰諡。周道也。孫氏伊昔呼狄二切。唐本無諡。使有諡行之迹也。字林諡从益。按易笑言啞啞笑貌。當作啞。不當从言。蓋从皿兮聲。亦非。諡之聲。書傳諡號之諡。皆從益。而經亦从益為聲。諡蓋益聲。郭守正紫雲韻生存之行。悉錄之曰諡。監本从兮。或作諡。乃伊昔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諡（誤）。諡（正）。笑貌也。韓道昭五音集韻諡。諡之言列也。五音類聚諡音諡。義同。孫氏字說諡近諡。音電。楊桓六書統謚。加名於死者也。蘇古

者生有爵。死有諡。狀其生善惡之迹而為之。从言从兮从皿。兮言辭也。皿祭器也。祭以告之謂誄也。盤鐘鼎太熊忠韻會舉要諡本作謚。次爲溺音。周伯琦六書正譌諡未詳。俗用諡。趙謙聲音文字通諡。凡諡據其所行之實誄之。故从言誄。而必祭。故从皿為祭器也。兮聲。禮記。孤暴貴不為父諡。法自周公始。俗誤混書。諡作謚。非。韻會定正字切禪計禪神禪諡。篆書諡諡（並集韻）諡（唐古韻）諡（懷后磬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諡（徐鉉篆韻）諡諡諡（並六書統）隸書諡（侯成碑）諡（馮緄碑並洪适漢隸分韻）諡（曹峻碑）諡（婁先生碑漢隸字源）並真書諡（歐陽詢）諡（柳公權）諡（張錦漢）諡（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敘

儀禮士冠禮。古者生無爵。死無諡。注。殷士生不為爵。死不為諡。周制以士為爵。死猶不為諡耳。又曰。死而諡之。今也。注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死則諡之。非也。諡之由魯莊公之始也。周禮春官小胥大喪。師瞽而廞。作匶諡。注。鄭司農曰。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諷

（稱其治功之詩。試書策為法。鄭司農云。注。陳。告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大史小喪賜謚。（注。小喪卿大夫也。賜。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禮記表記。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正義曰。謚。謂謚號。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迹。作謚號者。以尊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先生論行為謚。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惠。猶善也。言聲譽雖衆。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也。　又曰。以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母無貴賤等也。正義曰。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云云。謚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其號。父賤無謚。子今雖貴。愈為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故舉武王為難。鄭荅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大戴禮。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樂記曰。聞其謚而知其行。禮記外傳。謚法。周公所為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有大行受大名。謂之景行。景。大（也。有大善者為湯文武者。小善受小名。若宣若成。其德伏也。）文經天地。其德博也。武定禍亂。其功大也。汲冢周書。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敘法。謚者。行之迹也。

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謂書者有大功則善號以為福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注。名。謂號謚。）左傳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穀氏續明三傳。穀梁傳。閔公元年曰。謚所以成德也。　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沒於婦人之手。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皆稱公。或因武書前以貶不臣之諸侯。後以貶不孝之臣子。　胡氏。隱公五年。謚者。行之迹。所以紀實德而垂勸戒也。隱公八年。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諸侯不生名。五經通議。謚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謚之。生有善行。死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也。謚之言列。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謚也。孔子世家補定公十四年。冉有曰。凶事不備。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韋昭辯釋名曰。古者諸侯薨。時天子論行以賜謚。唯王者無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之。當春秋時。周室卑微。臣謚其父。故諸侯之謚多不以實也。蘇子由古史考謚禮。待葬而謚。所以尊名也。其行善惡。惡為讓。所以免為善。

通鑑綱目　除謚法　秦始皇帝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胡氏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天以誄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為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為愈矣。　集覽。謚法。史記謚法解。惟周公太公。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　天以誄之。　記曾子問篇。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天子稱天以其無尊焉。在天子上者。惟天耳。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東漢書。陳寔傳。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三國蜀志。謚所以叙元勳。論衡須頌篇云。一字之謚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張子正蒙王禘篇。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謚。蓋以尊統上。卑統下之義。韓滉澗泉日記。謚所以勸功錄亦然。國家尚功之舉。非文治之所當為也。太平御覽。晉中興書曰。中宗即尊號也。時賜謚。多由封爵。不考德行。王遵上疏曰。臣聞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則實稱不誣而已。近代以來。惟爵得謚。武官本門。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悉不賜謚。甚失制謚之本。今中興肇建。勳德褒被。宜遵休前制

使行以謚彰。豈可限以有爵。中宗納焉。自後公卿無爵而謚。自遵始也。通鑑綱目詔議省祖宗謚。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以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　集覽。　宮壺。　壼。宮中巷路。　傪。倉含反。　玉冊。　冊興兼道。惟天子用玉為冊。王公皆用竹。錦綉萬花谷。唐制。兼三品得謚。國初已來正三品方得謚。其他兼贈則不得謚。并三品方許立家廟。（注。）唐會要。舊制。諸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身已者。佐史錄行狀。申考功。考功責歷任勘校。下太常寺擬謚訖。復申考功。於都堂集省內官議定。然後奏聞。贈官同職事。無爵者稱子。若蘊德丘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奏賜謚曰先生。　玉堂紀事。春明退朝錄。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不得謚。自任三品官乃得謚。　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贈尚書節

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朝野類要謚法自古有之所以定生前之德行每一字其義取用之端甚多本朝立法有雖無官而有德行者亦賜之皆有擬文一道太常博士撰吏部考功奏行之老學庵筆記楚語爲謚楚語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治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荆公審摘取睿廣二字入表語中蔡京爲翰林學士議　神宗謚因力主睿廣二字而忘其出楚語也范奕叟折之曰此楚所載先帝言必稱堯舜今乃捨六經而以楚語爲尊號可乎京遂屈韓丞相師朴亦云睿廣但可作僧法名耳時亦以爲名言衎懷新論孔子爲文宣王隋長孫覧祖雅爲大師亦謂之文宣王唐蘇珦白居易韋湊韋叔夏馬懷素褚無量劉子玄劉知柔盧從愿權德輿王起令狐楚崔郾皆謚文推韓退之爲韓文公獨顯爲孝翱爲李文公又次之父子有同謚者唐立和父子同謚者唐劉子玄兄弟同謚曰文晉王導謚文成與張良同本朝范希文謚文正與唐崔祐甫閻立本牛僧孺同歐陽永叔謚文忠與唐韓休裴度顔真卿石晉盧質同徐禧謚忠愍與唐武元衡同戾太子非美謚也而宣帝以加其祖吾以爲太子之死與幽厲之惡有間固可以遷就而爲之隱孟子以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與夫自謚者異矣晏元獻公

類要謚號　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瞽史知天道（周禮云大史喪遣之日讀誄注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謚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云云）疏云禮記曾子問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使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者史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也是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後則稱謚變名言謚（尚書釋文曰堯舜皆名也爲云皆謚也死後皆臣錄之臣子爲諱故云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誄（後漢种暠傳注云周禮司勳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誄）受謚於其君　列侯薨大行奏謚誄冊（文選五十六潘岳楊荊州誄曰皇王嗟悼寵贈衣襚誄德策勳考終定謚注漢書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誄冊應劭曰賜與謚及哀冊誄文也）江少虞類苑賜謚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日讀誄後世有司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近世歲遂有既葬而謚號終不及者天聖中孫奭王子融言之臣寮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詔從之　贈官請謚　唐制職官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而觀察使多贈兩省侍郎以執三品得謚國初以來唯正三品方

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寶元中光祿卿知河陽郡立卒而輟朝非故事也宋張守毗陵集臣伏見自渡江以來圖籍散亡祖宗謚號有司不復省記故於節朔祭享止稱廟號旣去徽稱於義未安臣竊恐行在臣寮之家或有收得祖宗謚號乞從朝廷訪問抄錄付太常以稱陛下寅奉宗廟之意取進止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渡江條改謚公卿謚號王仲言揮麈錄有之但殊脱略今不能盡記其更易者韓師朴丞相初請謚王剛中爲博士謚曰文禮謚法奉議順則曰禮取其爲禮官時不主王荊公坐講之議也而韓氏子謂自來未有以禮爲謚者以白時相范覺民覺民語剛中剛中不爲改於是用吏部覆議改爲文定（左選侍郎李長民）京東師曾孝序之死難也博士錢棻謚曰剛愍執政嫌之乃改曰威韓都尉嘉彥之請謚也博士華權定爲夷節而方庭實在考功以瑞節易之司馬侍郎朴之賜謚也博士詹林宗定以忠肅而狄散夫在吏部以忠潔易之此四者皆於謚未定之前更易者也代州王忠植之死事也太常謚爲義節而秦丞相以無忠字疑之令別議太常謂若以忠爲謚則子孫諱之非易名之義遂已孝宗初立命有司爲岳飛作謚太常議危身奉上曰

忠使民悲傷曰愍　孝宗以爲用愍字則於上皇爲未安卻之乃改爲武穆此二者皆於謚已定未下之前有所退卻者也劉韋老丞相初謚正肅美矣而正字犯丞相父名乃改爲忠肅趙崇公叔寓初謚敏簡美矣而敏字與光宗御名同音其曾孫德老請于朝改謚清簡此二者皆出於謚號已下之後然迫於名諱不容不避者也蓋自紹興至淳熙六十餘年之間改謚纔六七皆有所爲非京丞相之比矣張參政綱初謚文定汪聖錫爲吏部尚書駁之乃改章簡後其孫覺竟復謚文定焉經世大典謚以易名以定論平生也而群臣之謚善惡俱在今善者多得謚而惡者無與立謚焉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三年四月庚戌制謚法

謚法

皇（汲冢周書靖民則法曰皇[illegible]春秋釋例同）帝（汲冢周書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春秋釋例同）王（汲冢周書仁義所在曰王民從之也春秋釋例仁義歸往曰王民從之也）君（汲冢周書賞慶刑威曰君能行四者史紀從之成群曰君民從之春秋釋例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也）神（汲冢周書一人無名曰神不名一善春秋釋例一名無爲曰神以生無爲神道設教史記民無能名曰神不名一善安仁立政）

曰神。經世大典君謚。一民無為。劉熙曰。一民使有常不二其業是以刑措以至無為神道設教之化。故曰神。神農以為號也。應變無方。易曰。神無方。能妙萬物。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聖不可知。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通化宜民。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顯仁藏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汲冢周書揚善賦簡曰聖。（所稱得人。所善得實。所賦得簡。）敬賓厚禮曰聖。（厚於禮。）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春秋釋例莫大乎聖人。虛己從諫。書曰。后從諫則聖。經世大典君謚。極深研幾。易曰。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窮理盡性。易曰。聖人所以窮理盡性。窮神知化。易曰。窮神知化。德之極也。能亨上帝。禮記曰。惟聖人為能亨帝。兼聽善謀。六家謚法解。昔之制字。从口謀之。耳聽之為聖。裁成天地。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睿智天縱。論語曰。固天縱之將聖。書曰。睿作聖。百姓與能。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備物成器。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備道全美。荀子曰。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文。汲冢周書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厚曰文。（無不知。）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大。）愍民惠禮曰文。

（惠而有禮施為文也。）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春秋釋例[illegible]問曰文。（[illegible]不知。）唐會要忠信接禮曰文。寬不慢廉不劌曰文。（[illegible]）[illegible]不慕曰文。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曰文。陳思賜謚類篇修德來遠曰文。敏而好學曰文。修治班制曰文。旋而中禮曰文。剛柔相濟曰文。經世大典君謚。經緯天地。春秋左氏傳曰。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六家謚法解。文之所該遠矣。道德足乎己。而暢于四肢。發乎事業。非專其所聞者。孰能克大如是哉。修德來遠。論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德洽四國。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徽柔懿恭。書曰。文王徽柔懿恭。聖謨丕顯。書曰。丕顯哉。文王謨。化成天下。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純務不已。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后妃謚。克嗣徽音。詩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又曰。大姒嗣徽音。慈惠愛民。劉熙曰。文德之治。以慈惠養民者也。故曰文。德美才秀。春秋左氏傳曰。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能斷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臣謚。博聞多見。六家謚法解。博聞多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可以謂之文矣。敏直慈惠。六家謚法解。敏直以處己。慈惠以行之。剛而能柔者也。剛柔相助。所以為文德也。勤學好問。易

曰。學以聚之。問之辯之。修治班制。禮記曰。君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不亦文乎。與賢同升。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武。汲冢周書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也。）剛彊直理曰武。（剛無欲。彊無撓。直正直理忠恕。）威彊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伐。能定除為武也。）夸志多窮曰武。（夸志兵行。多所窮極。）史記。刑民克服曰武。（法正民能使服。）陳思賜謚類編。保大定功曰武。剛強以順曰武。闢土斥境曰武。折衝禦侮曰武。唐會要闢土拓境曰武。帥衆以順曰武。經世大典君謚。克定禍亂。劉熙曰。能定禍亂。使執清夷。故曰武。禁暴戢兵。春秋左氏傳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克有天下。春秋左氏傳曰。克有天下。睿智不殺。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卹民除害。史記曰。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臣謚。除亂靖難。六家謚法解。除亂靖難者。臣之大節也。帥衆以順。春秋左氏傳曰。晉魏絳有言曰。帥衆以順為武。折衝禦武。春秋左氏傳曰。折衝於尊俎之閒。詩曰。予曰有禦侮。赴敵無避。春秋左氏傳曰。武不避難。闢土斥境。六家謚法解。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

曰。欲闢土地。朝秦楚。皆言武之事也。成。汲冢周書立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春秋釋例刑民克服曰成。（法以正民。能使服也。）陳思賜謚類篇禮樂明具曰成。持盈守滿曰成。遂物之美曰成。道達強立曰成。經世大典君謚。經德秉哲。書曰。經德秉哲。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民和神福。春秋左氏傳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政立民安。六家謚法解。立政安民。事之序也。至於政立民安。斯可謂之成矣。持盈守成。詩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道兼聖智。文選四子講德論。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歟。臣之力也。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有甘棠之臣。后妃謚。夙夜警戒。詩曰。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曲直赴禮。春秋左氏傳曰。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不亦宜乎。仁化純被。詩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仁如騶虞。則王道成矣。臣謚。道達強立。禮記曰。九年智慮通達。強力而不反。謂之大成。不忘久要。論語曰。久要不忘。斯可謂成人矣。佐相克終。國語曰。佐相以忠。克成令名。德備禮樂。論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謂成人矣。德見於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康。汲冢周書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

樂曰康（富而教之）。春秋釋例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陳思賜謚類編撫民安樂曰康，溫良好樂曰康。經世大典君謚。安樂撫民。六家謚法解：成王之時，神祇祖考安樂之矣。至于康王，不忘保基之命，猶曰欽若先王成烈，以休於前政。所謂安樂撫民者歟。能安兆民。國語曰：自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俊民用章。書曰：俊民用章，家用平康。久膺多福。書曰：予小子久膺多福。后妃謚。溫良好樂。劉熙曰：性能溫良，好樂不荒，所以安也，故曰康。壽考且寧。詩曰：壽考且寧，以保後生。保民迪吉。書曰：爽惟民迪吉康。務德不爭。春秋左氏傳曰：務德不爭，靖退而安民。臣謚。寬裕和平。出廣謚。敬而有禮。禮記曰：人而有禮則安，無禮則危。保衛社稷。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造道自行。孟子曰：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動而無妄。出蔡攸。獻。汲冢周書：聰明睿哲曰獻。（有通知之聰。）博聞多能曰獻。（雖多能，不至大道。）惠無內德曰獻。（無內德，謂惡不成。）史記：智哲有聖曰獻。（有所通，非修道。）陳思賜謚類編：惠內德曰獻。鄉惠德元曰獻。智質有聖曰獻。經世大典君謚。聰明睿智。劉熙曰：獻，猶軒軒在物之上之稱。取四德，可謂高在物上，曰

獻。嚮惠德元。劉熙曰：嚮，猶上也。元也，施恩惠而有大德，軒然高顯，故曰獻。智質有聖。六家謚法解：爾雅以獻為聖。劉熙曰：以智質有聖為獻，蓋本諸雅爾。妃謚。賢德有成。論語曰：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注：獻，賢也；徵，成也。）臣謚。博聞多能。六家謚法解：爾雅以獻為聖，而語以獻為賢，然則博聞多能謂之賢也。智能翼君。書曰：民獻有十夫予翼。學該古訓。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懿。汲冢周書：溫柔聖善曰懿。（性能純善。）春秋釋例：柔克為懿。溫柔聖善曰懿。陳思賜謚類編：柔克有光曰懿。體和居中曰懿。經世大典君謚。愛民質淵。劉熙曰：愛養下民，其質如淵之受物也，故曰懿。體和居中。六家謚法解：懿俊德之美也。體和居中，君子所以育德者如此。德浸光大。揚子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后妃謚。溫柔聖善。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柔克有光。六家謚法解：烝民之詩，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繼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惟則，令儀令色，蓋言仲山甫之有懿德也如此。臣謚。文德充實。易曰：小畜君子以懿文德。秉彝好德。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尚能不爭。春秋左氏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以讓其下，是以上下有禮，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章。陳思賜謚類編：法度大明

曰章。敬慎高明曰章。出言有文曰章。經世大典君謚。法度大明。揚子曰：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無為矣。后妃謚。其言有文。大戴記曰：言有文章。春秋左氏傳曰：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上下無私。列女傳曰：仲尼聞敬姜之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也，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臣謚。溫克令儀。詩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又曰：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敬慎高明。出周公謚法。穆。汲冢周書：布德執義曰穆，（故穆穆。）中情見貌曰穆。（性公露。）經世大典君謚。布德執義。劉熙曰：穆，和也。德義人道之貴，能布行之，以此致穆和之化，故曰穆。緝熙敬德。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德致應和。春秋左氏傳曰：德致應和曰穆。妃謚。德化肅和。詩曰：何彼穠矣，美王姬也。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臣謚。中情見貌。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和在位。前漢書曰：周文開基西郊遝眾賢，罔不肅和。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容顯相。敬。汲冢周書：合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夙夜警戒曰敬。（敬身急戒。）象方益年曰敬。（法常以加之以敬。）春秋釋例：夙興恭事曰敬。（敬以莅事也。）唐會要：眾方克就曰敬。夙夜就事曰敬。夙興夜寐曰敬。康

直勤正曰敬，難不忘君曰敬。陳善閉邪曰敬。受命不遷曰敬。經世大典君謚。威儀悉備。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齊莊中正。禮記曰：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令善典法。汲冢周書謚法解：非敬何以善之。畏天愛民。家語：舜畏天而愛民。后妃謚。夙夜警戒。劉熙曰：早夜警戒於君，敬之至也，故曰敬。戒尊師傅。詩曰：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戒懼無違。孟子曰：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臣謚。夙夜執事。劉熙曰：不敢怠慢，故曰敬。陳善閉邪。孟子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死不忘君。前漢書曰：忠臣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難而不危。沈約謚例。劉熙撰：受命不遷。眾方克就。劉熙曰：多方策而能使成功，皆敬其事功者也，故曰敬。元。汲冢周書：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能思辨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下。）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作德正也。）陳思賜謚類編：體仁長民曰元。行義悅民曰元。至善行德曰元。忠肅恭懿曰元。宣慈布和曰元。經世大典君謚。主善行德。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易曰：元者善之長也。又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行義悅民。劉熙曰：所

行合宜是以民說亦善之長也故曰元。萬邦以貞。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體仁長人。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后妃謚。體仁內恕。春秋左氏傳穆姜曰元善之長也體仁足以長人今我婦人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仁明道合。列女傳曰大姒仁而明道。臣謚。宣慈惠和。春秋左氏傳曰忠肅敬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昭。春秋釋例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恭可美）汲冢周書昭德有勞曰昭（能謙勞）聖聞周達曰昭（聖文通治也）史記聲聞宣遠曰昭唐會要聖聞周達曰昭明德有功曰昭陳思賜謚類編聖聞達道曰昭經世大典君謚。聖德嗣服。詩曰武王有盛德昭哉嗣服。德業升聞。書曰玄德升聞。智能察微。史記曰明以察微。后妃謚。容儀恭美。周公注曰有儀可象行恭可美。德禮不愆。六家謚法解婦人所謂德者有見於言德容功之美而所謂禮者又以自防而已三者之不愆則所以自昭者至矣。高朗令終。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臣謚。明德有功。劉熙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而能任之是以有功而昭顯故曰昭。德音孔昭。詩曰德音孔昭。景。汲冢周書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春秋耆意大慮曰景（耆種也）春秋釋例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儀禮景武之力也史記綏

志大圖曰景。唐會要耆意大圖曰景。布義行剛曰景。繇義而濟曰景。經世大典君謚。耆意大圖。劉熙注曰耆老也少而有老成之謀能大其功故曰景。布義行剛。劉熙曰施義以割情行剛以斷之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故曰景。繇義而成。六家謚法解以義斷恩則事無不成故其所謂者必徵於義也劉熙取由義而成德。德行可仰。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釐。汲冢周書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釐（深故能受）春秋慈惠親受曰釐（言周受親扶也）魏。汲冢周書克威惠禮曰魏（雖威曰不迷禮）春秋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孝。汲冢周書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協時肇享曰孝（協於肇始當如初）春秋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天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春秋釋例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陳思賜謚類編能恭能養曰孝。繼志成事曰孝唐會要從命不忿曰孝。微諫不倦曰孝。敬慎所安曰孝。善事父母而睦其黨曰孝。慈愛忘勞曰孝。博施備物曰孝。尊仁愛義曰孝。經世大典君謚協時肇享。劉熙曰供養合四時之宜肇始也物始出以獻其親孝養之禮也。博施被物。禮記曰孝有三大孝不匱博施被物可謂不匱矣。繼志述事。禮記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教刑四海。孝經曰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德通神明。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后妃謚。慈惠愛親。劉熙曰以己所愛所慈之心推以事親孝之至也故曰孝。尊仁安義。禮記曰中孝用勞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先意承志。禮記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能奉祭祀。詩曰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敬慎所安。禮記曰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殁慎行其不貽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臣謚。秉德不回。劉熙曰回違也事生養死葬之以禮樊遲問孝子曰無違故曰孝。思愛忘勞。禮記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從命不忿。禮記曰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可謂孝矣。志不忘親。禮記曰不忘父母可謂孝矣。富貴不驕。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能守祭祀。孝經曰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宣。汲冢周書聖善周聞曰宣（聞所謂聞善事也）春秋施而不私為宣（宣行而施日月無私）陳思賜謚類編誠意見外曰宣唐會要施而不秘曰宣。善聞周達

曰宣。經世大典君謚。施而無私。劉熙曰雲行雨施日月無私照天道宣著之大德故曰宣。重光奠麗。書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義問周達。詩曰宣昭義問。秉心宣猶。詩曰秉心宣猶。后妃謚。聖善周聞。劉熙曰通於善道聲教宣聞曰宣。能布令德。春秋左氏傳曰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範也。臣謚。浚達有德。書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力施四方。書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平。汲冢周書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治而清省曰平（無大關之）春秋釋例治而無眚曰平（無災罪也）唐會要理而無眚曰平。附不黨疏不遺曰平。經世大典君謚。布剛治紀。劉熙曰治平綱紀設張眾目不失官職有序化致平故曰平。治而無眚。六家謚法解目病曰眚眚者所見不明之謂治至無眚則遠近小大無不其平。布德均政。春秋左氏傳曰布德于民平而均其政事。無黨無偏。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治道如砥。詩曰周道如砥。后妃謚。執事有制。劉熙曰有常制則民心平矣故曰平。分不求多。禮記曰分無求多（注謂傷平也）臣謚。政以行辟。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執事有制（注同君謚）分不求多（注同后妃謚）

桓。春秋克敵動民曰桓。（敵以使之。）汲冢周書闢土服遠曰桓。（以武正定。）視遠為桓史記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啓土。）經世大典君謚。 闢土服遠。 劉熙曰桓。武也。以武力出征四夷畏服而遠避故曰桓。 能成武志。 詩曰桓武志也。 臣謚。 克敵服遠。 蔡攸謚法。夫桓武志也然克敵者本必觸辟土所以兼國也。 壯以有力。出蔡攸謚法。 莊。汲冢周書兵甲亟作曰莊。（以敵伍為嚴。）叡通克服曰莊春秋復正為莊 真心大度曰莊。（心正而明察。）唐會要威而不猛曰莊陳思賜謚類編嚴敬臨民曰莊。 履正志和曰莊。經世大典君謚。 威而不猛 六家謚法解戴記以孔子之德為莊謚。蓋孔子之所謂莊者如此。 端恪臨民。 論語曰臨之以莊則敬前漢書曰正身嚴恪臨眾之儀。 后妃謚。 履正志和。六家謚法解履正志和莊之德也。惟外之所履者正內之所志者和則發乎聲音顏色之間者。人畏而愛之矣此君子之所謂莊也。 端一克誠。 六家謚法解蓋取大任之性。端一誠莊。維德之行也。 齊敬中禮。 禮記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不莊。） 臣謚。 執德不矜。 禮記曰非禮不成曰莊。 僖。春秋釋例小心畏忌曰僖。（思所當忌。知難而退。）質淵受諫曰僖。（深故能受。）有過為僖。汲冢周書有過為僖。唐會要質淵受諫曰僖。 小心恭慎曰僖。經世大典君謚。 質淵受諫。 六家謚法解。夫人君者其質淵然而能受諫非樂取諸人以為善者能之乎。 后妃謚。 小心畏忌。 劉熙曰小心翼翼也。畏懼大人之格言。至于熾大。故曰僖。 見善用長。出周公謚法。 臣謚。 小心敬慎。 六家謚法解。敬以事上。慎以持身。則侮慢縱恣之心不生。動無過舉矣非僖而何。 恭。汲冢周書淵源流通曰恭。（性無所忌也。）敬事供上曰恭。（恭令也。）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令。寵貴義士。）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既過能改曰恭。（言有智也。）執事堅固曰恭。（守彼不移。）安民長悌曰恭。（順長接貴。）執禮敬賓曰恭。（迎待賓也。）芘親之門曰恭。（無德以芘之也。）尊長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於人。）唐會要尊賢貴讓曰恭。 愛人長悌曰恭。 執禮御賓曰恭。 率事以信曰恭。陳思賜謚類編卑以自牧曰恭。不懈為德曰恭。 治典不易曰恭。 責難於君曰恭。 肅。汲冢周書剛德克就曰肅。（成其敬使為志。）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陳思賜謚類編正己攝下曰肅。經世大典君謚。 剛德克就。 劉熙注曰肅肅秉己以威剛御下下民畏而用令。肅然自就。故曰肅。 后妃謚。 執心決斷。 六家謚法解居上者執心決斷。則民有肅心矣。 能執父道。 詩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 臣謚。 好德不怠。 禮記曰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貌敬

行祗。 禮記曰心肅則容敬。 惠。春秋釋例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柔質慈民曰惠。（知其性躰孤悌加施惠。）汲冢周書施勤無私曰惠。唐會要慈仁好與曰惠。 柔質慈仁曰惠。 柔質受諫曰惠。經世大典君謚。 慈仁好與。 六家謚法解周書曰慈民好與劉熙曰愛民好與。又曰愛民好柔其義一也。周公謚法改慈民曰慈仁。義亦無異。以周公謚法為正能綏四方。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子愛困窮。 書曰先王子惠困窮。 儉以厚下。 前漢五行志節用儉服以惠百姓。揚子曰惠以厚下。 后妃謚。 淑質受諫。 六家謚法解。柔質然後能受諫受諫然後能惠下柔質受諫者君之惠淑質受諫者后妃之惠。 思能及下。 詩曰小星惠及下也。 臣謚。 寬裕不苛。 六家謚法解德性寬裕而臨政不苛。可謂惠矣。 柔質慈民。 劉熙注體質既柔而又愛民惠下之政也故曰惠。 遺愛在民。春秋左氏傳曰子產死孔子曰古之遺愛也。又曰子產惠人也。 分人以財。 孟子曰分人以財謂之惠。 利而不費。 論語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注。利而在政。無費於財。） 安。汲冢周書好和不爭曰安。（失在少斷。）陳思賜謚類編兆民寧賴曰安唐會要寬容平和曰安。經世大典君謚。 寬裕和平。 出廣謚。 所保惟賢。 書曰所保惟賢則邇人安。 兆民賴慶。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永惟寧。 中心宅仁。 禮記曰中心宅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 脩己寧民。 論語曰脩己以安百姓。 后妃謚。 務德不爭。 春秋左氏傳曰務德而不爭靖退而安民莊敬盡禮。 大戴禮曰盡力有禮莊敬而安之也。 敬而有禮。 禮記曰人有禮則安史禮敬讓所以養安。 明。春秋釋例思慮果遠曰明。（自任多近於專。）汲冢周書譖愬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史記保民耆艾曰明陳思賜謚類編任賢致遠曰明。 招集殊異曰明獨見先識曰明。 能揚側陋曰明。 察色見情曰明。經世大典君謚。照臨四方。 春秋左氏傳曰照臨四方曰明。 譖愬不行。 論語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聖能作則。 書曰明哲實作則。無幽不察。 六家謚法解書曰視遠惟明聽德惟聰無幽不察則微而見之明其詩乎。 任賢使能。 六家謚法解烝民之詩美先王任賢使能而詩言明命使賦盡明命者任賢使能命也。 令聞不已。 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 奉若天道。 書曰明王奉若天道。 孝治天下。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 奉養有節。 詩曰明王自奉養有節。 遏惡揚善。 易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義曰大是照耀之

物而在於天上。是光明之甚。無所不照。　視能致遠。　書曰。視遠惟明。后妃謚。　獨見先識。　六家謚法解。劉熙曰。獨見先識。爲明於義爲當。內治和理。　禮記曰。后治內職。以明彰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　臣謚總集殊異。　六家謚法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非方主。則殊方異處。夸然殽亂而莫知其辨。能總而集之。不惑於多岐。非明孰能與此能視致遠。　書曰。視遠惟明。　誠身自知。　老子曰。自知者明。　守靜知常。　老子曰。知常曰明。　定。　汲冢周書大慮靜民曰定。（思慮恬也。）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也。）純行不差曰定。（行一不傷。）唐會要大慮慈人曰定。　安人法古曰定。　追補前過曰定。　安人大慮曰定。　純行不爽曰定。經世大典君謚。　安民法故。　劉熙曰。務要安民。仍舊法故曰定。　安民大慮。　劉熙曰。安全其民人。慮其害而爲之使得定。故曰定。　仁能一衆。　孟子曰。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注謂仁政爲一。）嗣成武功。　詩曰。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后妃謚。　踐行不爽。出周公謚法。　審於事情。　列女傳曰。君子謂衛定姜可謂賢。知遠審於事情。　德操純固。出蔡攸謚法。　臣謚。　以勞定國。禮記曰。以勞定國則祀之。　克綏邦家。　書曰。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簡。汲冢周書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平易不訾曰簡。（諸種通解作訾。注。無訾私曲。疵多病也。）陳思賜謚類編治典不殺曰簡。　正直無邪曰簡。唐會要理典不殺曰簡。經世大典君謚。　易從有功。　易曰。簡則易從。易從則有功。　平易無疵。　六家謚法解。書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平易近民。醇而無疵。可謂簡之善矣。　至德臨下。　書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　后妃謚。　一德不懈。　劉熙曰。簡易簡也。一心於德。不懈於上。則上下有常。而不錯繆。易簡之理也。　臣謚。　仕不躁進。　易卦注曰。舍其靈龜之明兆。羨我朶頤。而躁求吉。其喜能行直道。　六家謚法解取大戴禮記。直道必簡之意。　正。汲冢周書內外賓伏曰正。（言以正服之。）唐會要大慮勉就曰正。　外內用情曰正。　清白守潔曰正。　圖國忘死曰正。內外無懷曰正。　直道不撓曰正。經世大典后妃謚。　其儀不忒。　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精爽齊肅。　國語曰。精爽齊肅。則忠正。　內外賓伏。　劉熙曰。情恭肅。位正直。是與。讒諂不行。則內外咸服。公正故曰正。誠心格非。　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莊以率下。出蔡攸謚法。　息邪距詖。　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　隱。汲冢周書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不

顯尸國曰隱。（以閉主國。）春秋釋例見美堅長曰隱。（美過其令。）唐會要不明尸國曰隱。　隱情不盡曰隱。經世大典君謚。　不顯尸國。　劉熙曰。尸主也。若魯隱公不顯然爲國主。隱其志也。故曰隱。　后妃謚。　違拂不成。　臣謚。劉熙曰。若魯隱公讓志未究而爲讒所拂。使不得其美。故曰隱。　臣謚。隱情不盡。　論語曰。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翼。汲冢周書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思慮深遠曰翼。（小心翼翼。）陳思賜謚類編愛民好治曰翼。經世大典君謚。　思慮深遠。　劉熙曰。思慮將來或有害者。能豫防以自翼衛。故曰翼。　小心事天。　詩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襄。汲冢周書闢地有德曰襄。（取之以義。）甲胄有勞曰襄。（亦伐征伐。）唐會要闢土有德曰襄。　因事有功曰襄。經世大典君謚。　闢土有德。　劉熙曰。襄除也。除殄四方夷狄。得其土地。故曰襄。　臣謚。　執心克剛。　六家謚法解。用心不剛不足與有成也。執心克剛。有襄之義。　協贊有成。　書曰。贊贊襄哉。　哀。汲冢周書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恭仁短折曰哀。（體恭質仁。功未施也。）經世大典君謚。　德之不建。　春秋左氏傳曰。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后妃謚。　遭難已甚。　詩曰。衛莊姜傷己之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　臣謚。　處死非義。　春秋左氏傳曰。死而不義。非勇也。史記人固有一死。死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烈。汲冢周書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道德爲而能尊。）經世大典君謚。　秉德尊業。　劉熙曰。烈業也。以道德爲業而能尊之也。　海外有截。　詩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業成無競。　詩曰。無競惟烈。　丕承聖謨。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　后妃謚。　光有大功。　詩曰。烈文辟公。又曰。念茲戎功。烈。光也。　安民有功。　劉熙曰。民安功成。灼然者也。故曰烈。　威。汲冢周書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彊毅信正曰威。（信正言無邪也。）彊以剛果曰威。（彊猶言於刑也。）陳思賜謚類編賞勸刑懲曰威。　以刑服遠曰威。唐會要彊毅執政曰威。　有威可畏曰威。經世大典君謚。　變夷率服。　春秋左氏傳曰。變夷率服。可謂威也。信賞必罰。　周禮太宰其七曰刑賞。以馭其威。　德威可畏。　書曰。德威惟畏。　強毅執正有威可畏。　毅。陳思賜謚類編致果殺敵曰毅。強而能斷曰毅。經世大典臣謚。　致果殺敵。　春秋左氏傳曰。殺敵爲果。致果爲毅。　勇而近仁。　論語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勇。陳思賜謚類編率義共用曰勇。唐會要率義共用曰勇。縣命爲仁曰勇。　挾身爲義曰勇。　持義不撓曰勇。　知死不避曰勇。　經

世大典臣謚。持義不撓。春秋左氏傳曰。死而不義。非勇也。以義死用。國語曰以義死用。臨事屢斷。禮記曰臨事屢斷勇也。勝敵壯志。汲冢周書注不撓故勝。臨難不懼。論語曰勇者不懼。壯。汲冢周書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春秋釋例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勝敵志強曰壯。叡圉克服曰壯。（通達圉能使服。）唐會要威德剛武曰壯。勝敵克亂曰壯。好力致勇曰壯。赫圉克服曰壯。屢行征伐曰壯。敵國剋服曰壯。經世大典臣謚。勝敵克亂。劉熙曰勝敵故能剋亂。壯健之功也。故曰壯。死於原野。劉熙曰見危授命。野戰而死。壯於勇義。故曰壯。好力致勇。劉熙曰力行勇。故能有功。壯健於自勵。故曰壯。屢行征伐。劉熙曰數征伐不畏強禦。故曰壯。武而不遂。劉熙曰志存節義。事有窘迫。功不得成而死者也。春秋原心故曰壯。武德剛毅。劉熙曰兼有此四者。故曰壯。壯。健也。非禮弗履。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克。汲冢周書愛民作刑曰克。愛民在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經世大典臣謚。愛民作刑。周書愛民作刑曰克。勝敵得俊。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勝己之私。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縱。唐會要謚法無縱字。勤。汲冢周書溫年好樂曰勤。（好豐年勤民事。）陳思賜謚類編能修其官曰勤。唐會要謚法無勤字。經世大典后妃謚。服勞無怨。詩曰勤而無怨。又曰遑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能修其官。書曰能舉其官。（注所舉能修其官。禮記曰。實勤其官而死。）廣業不怠。書曰業廣惟勤。勤行世業。春秋左氏傳曰季氏世修其勤。好學力行。禮記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貞。汲冢周書不隱無屈曰貞。（恒然無私。）大慮克就曰貞。（能大慮非正而何。）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經世大典后妃謚。履正中饋。易曰在中饋貞吉。守教難犯。詩曰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幽閒專一。詩曰窈窕淑女（注。幽閒貞專之善女。）恒德從一。易曰恒其德貞。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臣謚。大慮克就。劉熙曰幹事能正曰貞。大規慮斷圖之事。能正曰貞直道不撓。沈約謚例劉熙撰。清白守節。劉熙曰居體以清。立行明白。所守得節。是履正者也。故曰貞。內外用情。沈約謚例劉熙撰不隱幽屏。六家謚法解。不隱幽屏。蓋有尚不愧於屋漏之意。非好是正直者。曷足以與此。圖國忘死。挪子碑文圖國忘死。圖之大者。名實不爽。沈約謚例劉熙撰。事君無猜。春秋左氏傳曰送往事君。偶居

無猜貞也。固節幹事。易曰貞固足以幹事。愍。汲冢周書使民悲傷曰愍。（苛政賊害。）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禍亂方作曰愍。（國無政動長亂。）春秋釋例在國逢難曰愍。（兵寇之事。）在國遭憂曰愍。（兵寇之事。）經世大典君謚。禍亂方作。六家謚法解。禍亂方作時也。無大過惡而所遇之時如此。是可愍也。使民悲傷。六家謚法解。遭時禍亂。不能戡定。然惡不加于民。悲傷之有閔之意。在國罹憂。出蔡攸謚法。臣謚。佐國逢難。劉熙曰志義未究。遇難而死。可閔惜者也。故曰愍。危身奉上。六家謚法解。士有勇而必於義。而不得遂其志者。君子悲之。則危身忠上。是乃所以為愍。靈。汲冢周書亂而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死見鬼能曰靈。（有鬼不為厲。）好祭鬼神曰靈。（瀆鬼神不致遠。）極知鬼神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賢思齊。）春秋釋例死而志成曰靈。（志士不希命。）經世大典君謚。亂而不損。劉熙曰靈。神靈也。貪亂宜亡。得神靈妖氣之助。不損其君之尊。故曰靈。好事鬼神。汲冢周書注瀆鬼神不致遠也。極知神事。劉熙曰能與鬼神交通。先知來事。如今巫也。故曰靈。后妃謚。死見鬼能。汲冢周書有鬼為厲。不勤成名。六家謚法解不勤成名。若衛靈公之為靈是也。儒學警悟謚法褒貶。謚之曰靈。蓋有二義。謚法曰德之精明曰靈。又曰亂而不損曰靈。若周靈王衛靈公是美謚也。若楚靈王漢靈帝是惡謚也。莊子曰靈公之為靈也久矣。此褒之也。漢贊曰靈帝之為靈也優哉。此貶之也。故曰此一字兼美惡兩謚。幽。春秋釋例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汲冢周書壅遏不通曰幽。（時損不通。）早孤銷位曰幽。（銷位即位而卒。）經世大典君謚。壅遏不達。劉熙曰權臣擅命。故令不達於國。遂至幽。故曰幽。違禮亂常。六家謚法解。禮出于天之所秩。其尊卑貴賤小大先後。理皆有常。而不可易也。違而亂之則周幽王之為幽。暴民殘義。六家謚法解。今取孟子暴其民甚之意后妃謚。淫德滅國。詩曰赫赫姬周。褒似滅之。（注。幽王惑褒似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國也。）臣謚。暴民殘義。孟子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厲。春秋釋例殺戮無辜曰厲。暴虐無親曰厲。經世大典君謚。殺戮不辜。六家謚法解。周之厲王使衛巫監謗者。以告則殺之。所謂狠愎遂過。殺戮不辜者也。后妃謚。扶邪違正。出蔡攸謚法。長舌階禍。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節。汲冢周書好廉自克曰節。（自節以情欲也。不傷財不害民。）陳思賜謚類編謹行制度曰節。唐會要巧而好度曰節。經世大典后妃謚。巧而好度。荀子

曰巧而好度者必節。能固所守。春秋左氏傳曰。聖達節。次守節。躬儉中禮。詩曰。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好廉自克。劉熙曰。廉。儉也。慎修能勝其欲也。不傷財不害民。故曰節。汲冢周書注。自節其情欲也。直道不撓出蔡攸謚法。臨義不奪。論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白。汲冢周書內外貞復曰白。（正而復，終始一）經世大典臣謚。涅而不淄。論語曰。不曰白乎。涅而不淄。致慮忘機。莊子曰。虛室生白。德。汲冢周書。執義揚善曰德。（稱人之善）謀慮不威曰德。（不以威相拒也）春秋釋例。綏柔士民曰德。（安民以居，安土以事）唐會要。綏懷來人曰德。忠和純備曰德。強直溫義曰德。勤恤人隱曰德。富貴好禮曰德。忠誠正實曰德。輔世長人曰德。寬衆優佚曰德。剛塞簡廉曰德。經世大典君謚。修文來遠。論語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叡智日新。易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書曰。德日新。善政養民。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尊賢親親。禮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仁不偏愛。急親賢之爲務。忠和純淑。蔡攸謚法曰。夫聖不至于聖。則以義爲忠。以忠爲和者。賢德也。然忠和之德。不能兼備者有矣。未有忠足以直內。和足以利用。不能自信者矣。后

妃謚。富貴好禮。禮記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仁而有化。列女傳曰。簡狄之性。樂施惠德。君子謂簡狄仁而有化。愛在進賢。詩曰。關雎后妃之德也。又曰。愛在進賢。樂得淑女。勤恤民隱。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臣謚。剛塞簡廉。書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寬栗擾毅。（注見上）直溫彊義。（注見上）輔世長民。孟子曰。輔世長民莫如德。富貴好禮。禮記曰。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匡。汲冢周書。真心大度曰匡。（心正而明察也）經世大典臣謚。輔衛王室。春秋左氏傳曰。匡正王室。以法正國。周禮曰。匡人掌法則。以匡邦國。彌縫其害。春秋左氏傳曰。彌縫其闕。匡救其災。正君之過。春秋左氏傳曰。過則匡之。質。汲冢周書。名實不爽曰質。（不偽言相應）唐會要。彰義掩過曰質。忠臣無邪曰質。經世大典君謚。中正無邪。禮記曰。中正無邪。禮之質也。恬淡無爲。出蔡攸謚法。后妃謚。直心靡佗。六家謚法解。婦人之質。在守之以正而已。直心靡佗。則無私行以己無往道以事人。其德之正。足以爲質矣。臣謚。名實不爽。劉熙曰。質。實也。名實內外相應。不差。故曰質。言行相應。禮記曰。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靖。汲冢周書。寬樂令終曰靖。（性寬樂義，以善自終）柔德安衆曰靖。（成衆使安）春秋釋例。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身，少言而中）唐會要。柔德布衆曰靖。恭仁鮮言曰靖。經世大典君謚。虛己鮮言。家語曰。齊德若天地而靜虛。六家謚法解。恭己鮮言。君之靖。緝熙宥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式典安民。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后妃謚。柔德教衆。劉熙曰。以柔順之化。成其衆。治而安。故曰靖。寬樂令終。劉熙注曰。性寬好樂。民善終其事。治安者也。故曰靖。臣謚。仁敏鮮言。劉熙曰。性敏而仁。少言敏行。安而寬泰。故曰靖。順。汲冢周書。慈和徧服曰順。經世大典君謚。慈和徧服。春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德合帝則。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受天百祿。禮記曰。福者百順之名。是曰受天百祿。后妃謚。和比於理。戴記曰。比次於禮。柔德承天。易曰。乃順承天。德性寬柔。禮記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淑慎其身。詩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德容如玉。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臣謚。慈仁和民。六家謚法解。蔡伯喈獨斷以仁慈和民爲順。蓋本周書。克將君美。孝經曰。將順其美。思。汲冢周書。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也）道德純一曰思。（道大而德一也）不肯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務）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也）陳思賜謚類編。謀慮不僭曰思。念終如始曰思。唐會要。過不失顧曰思。深慮遠曰思。經世大典君謚。追悔前過。劉熙曰。過而知悔。故曰思。憲。汲冢周書。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聖善周達曰憲。陳思賜謚類編。賞善罰姦曰憲。行善可記曰憲。經世大典君謚。賞善罰姦。國語。中行穆子曰。賞善罰姦。國之憲也。刑政四方。六家謚法解。書曰。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蓋法度存焉曰憲。聖能法天。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后妃謚。行善可記。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有善可記之。臣謚。文武可法。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堅。汲冢周書。彰義揜過曰堅。（明義以蓋前）經世大典磨而不磷。論語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忠。汲冢周書。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辟難）唐會要。危身惠上曰忠。讓賢盡誠曰忠。危身贈國曰忠。慮國忘家曰忠。盛衰純固曰忠。臨患不忘曰忠。安居不念曰忠。廉方公正曰忠。經世大典后妃謚。讓賢盡誠。夫推賢盡誠。所以報也。非忠而何。危身奉上。劉熙曰。危其身。欲以安國。忠之至也。汲冢周書注。險不辭勞也。中能應外。出蔡攸謚法。臣謚。臨患不忘國。春秋左氏傳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慮國忘家。六家謚法解。賈誼有言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主爾

忘身。然則慮國忘家。可謂忠矣。殺身報國。六家謚法解。人臣之節。或殺身以報國。或危身以奉上。忠之義莫大於此。廉方公正。六家謚法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忠者不欺之謂也。非廉方公正。其孰能與於此。世篤勤勞。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善則推君。禮記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忠也。死衛社稷。六家謚法解。令取左氏。將死不忘衛社稷之說。以德復君。荀子曰。以德調君而補之。以忠也。以孝事君。孝經曰。以孝事君則忠。安不擇事。莊子曰。事其君者。不擇其事以安之。忠之至也。教人以善。孟子曰。教人以善謂之忠。中能慮外。出蔡攸。仁。經世大典君謚。利澤萬世。莊子曰。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大德好生。唐徐有功曰。聖人之大德。率性安行。論語曰。仁者安仁。蹈天性。仁者。自然安而行之。后妃謚。功施於民。前漢引禮記。祀典曰。聖王制祭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屈己逮下。詩曰。樛木后妃逮下也。臣謚。富義豐功。國語曰。富義豐功謂之仁。度功而行。春秋左氏傳曰。棠伍尚曰。度功而行仁也。殺身成志。論語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克己復禮。論語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寬信敏惠。論語曰。子張問仁。子曰。恭寬信敏惠。功施於民

前漢引禮記。聖王之祭祀。功施於民則祀之。愛仁利物。莊子曰。愛人利物之謂仁。義。陳思賜謚類編。制事合宜曰義。先君後己曰義。取向不貪曰義。除去天地之害曰義。經世大典君謚。除去天地之害。禮記曰。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理財正辭。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能制命。春秋左氏傳曰。君能制命為義。能成其志。禮記曰。大義者所以成也。道無不理義也。臣謚。推功尚善。六家謚法解。周公以推功尚善為義。大避所以為義也。以禮節行。論語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取而不貪。春秋左氏傳曰。取而不貪。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行禮不疚。周書曰。行禮不疚義也。見利能讓。禮記曰。見利能讓義也。以公滅私。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制事得宜。禮記曰。義者天下之制也。揚子曰。事得其宜謂之義。禮。陳思賜謚類編。恭儉莊敬曰禮。經世大典君謚。奉義順則。春秋外傳曰。奉義順則謂之禮。善自防斷。詩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臣謚。躬儉中節。詩曰。儉而用禮。後漢書曰。奢儉之中。節以禮為恭。審節而和。論語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著誠去偽。禮記曰。著誠去偽之謂禮。智。經世大典君謚。察言知人。禮記曰

舜其大智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臣謚。敏而不忘。出賀琛謚法。尊明勝患。春秋左氏傳曰。尊明勝患智也。推芒折廉。六家謚法解。人之將世。推其芒銳。折其廉隅。雖鈍而利。雖弱而強。擇任而往。春秋左氏傳曰。擇任而往智也。能治大官。晉語。悼公使張老為卿。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智能治大官。臨事不惑。論語曰。智者不惑。知言知默。荀子曰。言而當智也。默而亦當知也。信。陳思賜謚類編。守命共時曰信。出言可復曰信。經世大典臣謚。思難不越官。春秋左氏傳曰。思難不越官信也。周仁承命。春秋左氏傳曰。周仁之謂信。又曰。臣能承命為信。立言可復。論語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守禮不違。春秋左氏傳曰。禮以行義。信以守禮。直。汲冢周書。肇敏行成曰直。（始疾行成言不深也）經世大典臣謚。守道如矢。論語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言行不邪。大戴記曰。君子直言直行。不宛言以取富。不屈行而取貴。質而中正。大戴禮曰。取直質而中正。正人之曲。春秋左氏傳曰。正曲為直。折獄在中。書曰。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孝弟成性。出蔡攸謚法。小心敬事。出蘇洵謚法。欽。汲冢周書。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春秋釋例。威德悉

備曰欽。經世大典君謚。克慎成憲。書曰。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后妃謚。威儀悉備。書曰。享多儀。注。奉上之道多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享。臣謚。肅敬而承上。出蔡攸謚法。良。汲冢周書。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行可好可樂也）陳思賜謚類編。小心敬事曰良。經世大典后妃謚。順理習善。六家謚法解。良善也。仁善為元。禮善為嘉。信善為敬。義善為賊。智善為淑。而良為甚善。所以為謚。溫敬寡言。禮記曰。為孺子室于宮。擇諸母及可者。必求其溫良敬慎而寡言者。孝悌成性。出蔡攸。小心敬畏。賀琛謚法。（注曰。書有良士曹劌）臣謚。謀猷歸美。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類。汲冢周書。勤政無私曰類。（無私惟義所在）經世大典臣謚。勤施無私。春秋左氏傳曰。勤施無私曰類。不忝前哲。史記曰。奕世載德。不忝前人。曰度。（制得事平）經世大典臣謚。心能制義。春秋左氏傳曰。心能制義為度。進退可觀。孝經曰。進退可度。守法緯民。春秋左氏傳曰。昔國將守唐叔之法度以經緯民。從容有常。詩曰。古者長民衣服不忒。從容有常。以齊其民。禮儀咨善。春秋左氏傳曰。咨禮為度

詩曰禮儀卒度　齊。汲冢周書執心克莊曰齊（能自嚴）輔經供執曰齊（有所拭而供也）　溫。唐會要德性寬柔曰溫。仁良好禮。大戴禮曰溫良好禮。敬遜而文。禮記曰恭敬而溫文。和順可即。論語曰即之也溫。徽。經世大典后妃謚。元德克美。出蔡攸。柔。經世大典后妃謚。順德麗貞。易曰柔順利貞。至順法坤。易曰乾至健也坤至順也。又曰乾剛坤柔。戴。汲冢周書典禮不塞曰戴（好民治）。典禮不倦曰戴無過。史記典禮不愆曰戴。唐會要愛人好禮曰戴。經世大典君謚。典禮不愆。劉熙曰人所瞻戴也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故曰戴。愛民好治。劉熙曰愛養其民親之以義使能感化而治天下戴仰之故曰戴。臣謚。典禮不愆愛人好禮。懷。汲冢周書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慈仁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陳思賜謚類編夫位而死曰懷。經世大典君謚。慈仁短折。六家謚法解夫民之所懷者仁也慈仁而短折宜懷而思之者也。民思其惠。書曰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臣謚。仁敏短折。六家謚法解周書謚法解懷思也蓋傷之則為來思之則為懷夫民之所懷者仁也慈仁而短折宜懷而思之者矣。執義去位。劉熙曰此懷來之懷也所執者義善事日彰人來歸之故曰懷。荒。

汲冢周書外內從亂曰荒（官不治家不理）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色怠於政事）。春秋釋例凶年無穀曰荒（不務耕稼）。唐會要昏亂紀度曰荒。縱樂無饜曰荒內外淫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縱欲無饜曰荒從樂不返曰荒。經世大典君謚。好內怠政。六家謚法解內作色荒好內怠政是也。內外淫亂。劉熙曰男女無別荒亂者也故曰荒。昏亂紀度。六家謚法解昏亂紀度所謂無綱紀文章者其荒可知也。狎侮五常。書曰狎侮五常。荒怠不敬。后妃謚。縱樂無度。劉熙曰志意耽荒職事頹毀故曰荒。臣謚。內外淫亂。劉熙曰男女無別荒亂者也故曰荒。惑。汲冢周書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也）。經世大典君謚。以欲忘道。禮記曰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淫溺喪志。春秋左氏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以喪志。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婦言是用。書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后妃謚。夸志多窮。汲冢周書注曰自足者必不足也詩曰其君徐甫稱息而無德以將之。商。汲冢周書昭公寧民曰商（有度事立所以安民）。戾。汲冢周書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經世大典后妃謚。不悔前過。劉熙曰遂非自是好行很戾故曰戾。不思順受注文闕。夷

春秋釋例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汲冢周書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也）安心好靜曰夷（不爽正也）。經世大典君謚。失禮基亂。出蔡攸謚法。懟。汲冢周書行見中外曰懟（言表裏如一）。陳思賜謚類編執德不惑曰懟。經世大典臣謚。誠以致志。出蔡攸謚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孝禎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　二寘

士

處士二

唐杜工部詩贈衛八處士（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荅未及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陽關之後。此語為腸。洙曰。昭元年傳。高辛氏二子。閼伯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期。）高適詩廣陵別鄭處士　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興來無不愜。才在亦何傷。漢水堪垂釣。江田耐插秧。人生秖為此。猶足傲羲皇。李白詩贈張公洲革處士　列子居鄭圃。不將衆庶分。革侯遁南溟。常恐楚人聞。抱甕灌秋蔬。心閑遊天雲。每將瓜田叟。耕種漢水濱。時登張公洲。入獸不亂群。井無桔槔事。門絕刺繡文。長揖二千石。遠辭百里君。斯為真隱者。吾黨慕清芬。（齊賢曰。張公洲在上元縣。列子姓列名禦寇。居鄭圃四十年無識者。國君卿大夫視之。猶衆庶也。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南浦楚地。唐萬州治南浦縣。乃三巴之地。非此。莊子。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用力甚寡。而見功多。一日浸百畦。夫子不欲乎。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曰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司馬氏李氏注。桔槔也。人曰。孔子逃於大澤。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史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漢書。鄭食其長揖不拜。漢志。郡太守秩二千石。後漢書。郎官出宰百里。論語。吾黨之小子狂簡。士贇曰。陶潛詩。邵生瓜田中。陸機文賦。誦先人之清芬。）贈閭丘處士　賢人有素業。乃在沙塘陂。竹影掃秋月。荷衣落古池。閑讀山海經。散帙卧遙帷。且耽田家樂。遂曠林中期。野酌勸芳酒。園蔬烹露葵。如能樹桃李。為我結茅茨。（齊賢曰。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

說文佚書衣樀憚書曰。四家作茅林中期。如竹林七賢之類。閑居賦。肆琴含露。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其實焉。淮南子曰。聖人蔽汲堵之室。茨之以生茅。士贊曰。郭璞撰山海經二十三卷。又註山海經圖贊二卷。謝靈運詩。洞尋我室。贈丹陽橫山周處士惟長　周子橫山隱。開門臨城隅。連峯入戶牖。勝槩凌方壺。時枉白紵詞。放歌丹陽湖。水色傲溟渤。川光秀菰蒲。當其得意時。心與天壤俱。閑雲隨卷舒。安識身有無。抱石耻獻玉。沉泉笑探珠。羽化如可作。相携上清都。齊賢曰。唐志。宣州廣德縣有橫山。毛詩。俟我於城隅。列子。渤海之東。諸五山三曰方壺。唐禮樂志。白紵。吳舞。丹陽湖。隸當塗縣。鮑照詩。穿池俯溟渤。謝靈運詩。菰蒲冒清淺。建康實錄。殷禮與張溫使蜀。諸葛亮見而嘆曰。江東菰蒲中。有此奇才。張景陽詩。名與天壤俱。何遜祖詩。懸象逐卷舒。東都賦。沉珠於淵。士贊曰。莊子善卷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陶潛詞曰。雲無心而出岫。獻玉卞和事見二卷。列子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木生于伯范氏之上客。出行宿於田叟商丘開之舍。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

徒之。皆世族。顧見商丘開年老。狎侮欺紿。亡所不為。因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異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而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可復近哉。自是之後。范氏門徒遇乞兒馬醫不敢辱也。晉許邁傳曰。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矣。楚詞。遠句炲而超青都。杜牧樊川集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吾路。酒旗誇酒美。下馬此送君。高歌為君醉。念君苞材能。百工在城壘。空山三十年。鹿裘挂窓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己。舉酒屬吳門。今朝為君起。懸弓三百觔。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賊。為吏即為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滔滔大君子。常思掄群材。一一為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眼皆不棄。大者麤十圍。小者細一指。櫓撅與棟梁。施之皆有位。忽然豎

明堂一揮立能致于亦何為者亦咎公思紀處士常有言殘虜為犬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箠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常坐嚴廊地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饒風光翠巘多名寺踈煙亹亹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或憶姓名為說都憔悴　贈宣州元處士　陵陽北郭隱。身世兩忘者。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罇酒對不酌。默與玄相話。人生自不足。愛嘆遭逢寡。　洛中送冀處士東遊　處士有儒術。走可挾舟輈。壇宇寬帖帖。符彩高酋酋。不愛事耕稼。不樂干王侯。四十餘年中。超超為浪遊。元和五六歲。客于幽魏州。幽魏多壯士。意氣相淹留。劉濟願跪履。田興請建籌。處士拱兩手。笑之但掉頭。自此南走越。尋山入羅浮。願學不死藥。粗知其來由。却於童頂上。蕭蕭玄髮抽。我作八品吏。洛中如繫囚。忽遭冀處士。豁若登高樓。拂搨與之坐。十日不語休。論今星璨璨。考古寒飈飈。治亂掘根本。蔓延（去）相牽鉤。武事何駿壯。文理何優柔。顏回捧俎豆。項羽橫戈矛。祥雲繞毛髮。高浪開咽喉。但可感鬼神。安能為獻酬。好入天子夢。刻像來爾求。胡為去吳會。欲浮滄海舟。贈以蜀馬箠。副之胡罽裘。餞酒載三斗。東郊黃葉稠。我感有淚下。君唱高歌酬。嵩山高萬尺。洛水流千秋。往事不可問。天地空悠悠。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

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人生一世內。何必多悲愁。謌關解携去。信非吾輩流。　酬張祜處士見寄長句四韻　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令狐相公曾表薦處士）乞火無人作蒯通。北極樓臺長掛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處士詩曰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贈李處士長句四韻　王函怪牒鎖靈篆。紫洞香風吹碧桃。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靄靄祥雲隨步武。纍纍秋塚漢蓬蒿。三山朝去應非久。姹女當窗織羽袍。庾亮詩和李少保。遙傷周處士　賓漢爾遊岱。淒涼余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昔余仕冠蓋。值子避風塵。望氣求真隱。司關待逸民。忽聞泉石友。芝桂不防身。悵然張仲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水。投釣往江濱。　羅隱詩寄竇處士二首　蘭亭醉客獨知聞。欲問平安隔海雲。不是金陵錢太守。世間誰肯更容身　鶖背樓臺拂白榆。此中權客亦踟躕。牢山道士無仙骨。却向人間作酒徒。　酬章處士見寄　中原甲馬未曾安。今日逢君萬事端。亂後幾回鄉夢隔。別來何處路行難。霜鬚共落三門浪。雪鬢同歸七里灘。何必新詩更相戲。小樓吟罷暮天寒。　白居易詩送王處士　王門豈無酒。侯門豈無肉。主人貴且驕。侍客禮

不足望塵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獨拂衣遯舉如雲鶴穿歸白雲外欲水卧空谷不能隨衆人歛手低眉目扣門與我別沽酒留君宿好去來微人終南山正綠 招蕭處士 峽內豈無人所逢非所思門前亦有客相對不相知仰望但雲樹俯顧惟妻兒寢食起居外端然無所爲東郊蕭處士聊可與開眉能飲滿杯酒善吟長句詩庭前吏散後江畔路乾時請君攜竹杖一赴郡齋期 過鄭處士 聞道移居村塢間竹林多處獨開關故來不是求他事暫借南亭一望山 韓昌黎詩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長把種樹書人云避世士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常山險猶恃豈惟彼相憂國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儲光羲詩酬李處士山中見贈 原初遊太學相與互周旋舍米共朝暮知言同古先孟陽題劒客孟（庭如羽覲有）子雲獻甘泉斯須曠千里曉曉將十年年來艷陽月好鳥鳴翩翩同聲既求友不肖亦懷賢引領遲芳信累枉瑤華篇成頌非其德高文徒自妍聲塵邈超越比興起孤絕始信郢中人乃能歌白雪跂余北堂夜攬筆酬明哲綠竹動清風曾軒靜華月想象南山下恬然謝朝列猶恐鵜鴂鳴坐看芳草歇遺以青松色同之白華絜永願登龍門甘心持此節（時李詩云青青比松栢） 貽余處士

故園至新滴往復未百里北望是他邦紛吾即遊士潮來津門啓罷楫信流水客意乃成歡舟人亦相喜遲遲菱芡上泛泛菰蒲裏漸聞商旅喧猶見鳧鷺起市亭忽雲構方物如山峙吳王昔喪元隋帝又殲祀佇艫一以眺太息興亡理秋苑故池田宮門新柳杞我行苦炎月乃及情昊始此地日遷迎終思隱君子莫言異舒卷形音在心耳 賈島詩送耿處士 一瓶離別酒未盡即言行萬水千山路孤舟幾月程川原秋色靜蘆葦晚風鳴迢遞不歸客人傳虛隱名 憶吳處士 半夜長安雨燈前越客吟孤舟行一月萬水與千岑島嶼夏雲起汀洲芳草深何當折松葉拂石剉溪陰 憶江上吳處士 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 張籍詩贈梅處士 早聞聲價滿京城頭白江湖放曠情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著舊官名近移馬跡山前住多向牛頭寺裏行天子如今議封禪應將束帛請先生 寄梅處士 擾擾人間是與非官閑自覺省心機六行班裏身常下九列符中事亦稀市客慣曾賒賤藥家僮驚見着新衣君今獨得居山樂應笑多時未拂歸 許渾詩贈鄭處士 道傍年少莫矜誇心在重霄鬢未華楊子可曾過百里魯人何必敬東家寒雲曉散千峯雪暖雨晴開一逕

花且貰湖田釀春酒與君書劒是生涯 寄陽陵處士 猶隱青山紫桂陰一書迢遞寄歸心謝公樓上晚花盛楊子宅前春草深吳岫雨來溪鳥浴楚江雲暗嶺猿吟野人寧憶滄洲畔會待吹噓定至音 灞上逢元處士東歸 瘦馬頻嘶灞水寒灞南高處望長安何人更結王生襪此客虛彈貢氏冠江上蟹螯沙渺渺塢中蝸殼雪漫漫舊交已變（一作盡）新知少却伴漁郎把釣竿 送林處士自閩中道越由霅抵兩川 書劒少青眼煙波初白頭鄉關背梨嶺客路轉蘋洲處困道難固乘時恩易酬鏡中非訪戴劒外欲依劉高枕海天暝落帆江雨秋鼉聲應遠鼓蜃氣學危樓智士後千慮達人經百憂唯聞陶靖節多在醉鄉浮（頦一作輕） 送湯處士反初卜居曲江 鴈門歸去遠垂老脫袈裟蕭寺休爲客曹溪便寄家綠琪千歲樹黃槿四時花別怨應無限門前桂水斜 送魚思別處士歸有懐 讖罷衆賓散長歌攜一杖溪亭相送遠山郭獨歸遲風檻夕雲散月軒寒路滋病來雙鬢白不是舊離時 別韋處士 南北斷蓬飛別多相見稀更傷今日酒未換昔年衣舊友幾人在故鄉何處歸秦原向西路雲晚雪霏霏 題韋處士山居 斸藥去還歸家人半掩扉山風藤子落溪雨豆花肥寺遠僧來少橋危客度稀不聞砧杵動應解剪荷衣 贈高處

士 宅前雲水滿高興一書生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遠情夜棋留客宿春酒勸僧傾未作干時計何人問姓名 贈王處士 歸卧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閑久病彭澤醉長貧冠蓋西園夜笙歌北里春誰吟清渭曲（一作上）又老釣魚人 尋戴處士 車馬長安道誰知大隱心蠻僧留古鏡蜀客寄新琴曬藥竹齋暖擣茶松院深思君一相訪殘雪似山陰 送宋處士 貰藥修琴歸去遲山風吹落桂花枝世間甲子須臾過逢着仙翁莫看棊（遇一作事） 贈何處士 東別茅峯北去秦梅仙書裏說知人白頭王印青山下雖遇唐僧不敢親 張祜詩贈處士 小徑上山山甚小每憐僧院笑僧禪人間莫道無難事二十年來已是玄 題贈崔擢處士 讀盡儒書鬢皓然身遊城市意林泉已因駿馬成三逕猶恨胡麻欠一廛真玉比來曾不磷直鉤從此更誰憐遺民莫恨無高躅陶令而今亦甚賢 孟浩然詩宿揚子津寄潤州長山劉處士 所思在建業欲往大江深日夕望京口煙波在我心心馳茅山洞目極楓樹林不見少微隱星霜勞夜吟 尋裴處士 涉水更登陸所向皆清真寒草不藏徑靈峯知有人悠哉鍊金客獨與煙霞親曾是欲輕舉誰言空隱淪遠心寄白月（一作日）華髮迴青春對此欽勝事胡爲勞我身 李商隱詩贈鄭讜處士 浪跡江湖

白髮新浮雲一片是吾身寒歸山館隨棊局暖入汀洲逐釣輪越桂留烹張翰鱠蜀薑供煮陸機蓴相逢一笑憐疎放他日扁舟有故人　崔處士

真人塞其內夫子入於機未肯投竿起惟歟負耒歸雲中來郡馥堂上老萊衣讀偏先賢傳如君事者稀司空曙詩過終南柳處士　雲起山蒼蒼林居蘿薜荒幽人老深境素髮與青裳雨絲莓苔綠風搓松桂香洞泉分溜淺巖筍出藂長敗履安松砌餘棊在石床書名一爲別還路已堪傷盧綸詩過終南柳處士　王老正相尋園棊到黃金石摧丹井閉月過洞門深猿鳥三時下藤蘿十里陰綠泉多草氣青壁少花林自愧非仙侶何言見道心悠哉宿山口雷雨夜沉沉皮日休詩寄毗陵魏處士朴　文籍先生不肯官絮巾衝雪把魚竿一堆方冊爲侯印三級幽巖是將壇醉少最因吟月冷瘦多偏爲卧雲寒兔皮衾暖蓬舟穩欲共誰遊七里灘陸龜蒙詩奉和　經苑初成墨沼開何人林下肯尋來若非宗測圖山後即是韓康賣藥迴溪籟自吟朱鷺曲沙雲還作白鷗媒惟應地主公田熟時送君家麴蘗材韋應物詩寄裴處士　春風駐遊騎晚景澹山暉一問清泠子獨掩荒園扉草木雨來長里閭人到稀方從廣陵宴花落未言歸　荅裴處士　遺民愛精舍乘犢入青山來署高陽里不遇日夜還穫貿方化俗閒風自欵閑況子逸群士栖息蓬蒿間李群玉詩贈方處士　白衣方外人高閑溪中鶴無心戀稻粱但以林泉樂亦胥終得意天池俟魚躍歲晏入帝鄉期君在寥廓　送房處士閑遊　採藥陶貞白尋山許遠遊刀圭藏妙用巖洞契冥搜花月三江水琴樽一葉舟羨君隨野鶴長揖稻粱愁　贈方處士兼以寫別　天與雲鶴情人間恣詩酒龍宮奉採覓須洞一千首清如南薰絲韻若黃鐘吼喜於風騷地忽見陶謝手藉藉九江西篇篇在人口芙蓉爲芳菲未落諸花後所知心眼大別自開户牖才力似風鵬誰能弄升斗無營傲雲竹琴帙靜爲友鸞鳳戢羽儀騏驥在郊藪鏡湖春水綠越客憶歸否白衣四十秋道遥一何久此身無定跡又逐浮雲走離思書不窮殘陽落江柳王建詩贈王處士　松封當街雪蒲池青山掩悵一（作障）碧紗幰鼠來案下長偷水鶴在床前亦看春道士寫將行氣法家童授與步虛詞世間有似君應少便乞從今作我師　雨中寄來溪草處士　雨中溪破無乾地浸着床頭濕着書一箇月來山水隔不知茅屋若爲居劉文房詩送王處士歸州因寄林山人　陵陽不可見獨往復如何舊邑雲山裏扁舟來去過鳥聲春谷靜草色太湖多儻宿荊溪夜相思漁夜歌　送袁處士　閑田北川下靜者去躬耕萬里空江菼孤舟過

郢城種荷依野水移柳待山鶯出處安能問浮雲豈有情宿懷仁縣南湖寄東海荀處士　向夕斂微雨晴開湖上天離人正惆悵新月愁嬋娟佇立白沙曲相思滄海邊浮雲自來去此意誰能傳一水不相見千峯隨客船寒塘起孤鴈夜色分鹽田時復一延首憶君如眼前杜荀鶴詩亂後再逢汪處士　如君真道者高世有閑情每別不知處見來長後生棄非因病眼酒不爲愁傾笑我與身苦吟髭白數莖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吾華道無窮寒山細雨中兒童書懶讀菓果樹將空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升平猶可用應不廢爲公　寄賓處士　漳水醉中別別來猶未醒半生因酒廢大國幾時寧海畔將軍柳天邊處士星遊人不可見春入亂山青項斯詩咸陽別李處士　古道自迢迢咸陽離別橋越人達水處秦樹帶烟朝駐馬言難盡分程望豈遥秋來未相見此意各蕭條　寄富春孫路處士　平生醉與吟誰是見君心上國一歸去滄江閑至今鍾繁秋寺近岸閑曉濤深跡放長如此何人更得尋朱餘慶詩酬李處士見贈千上非無援才多卻累身雲霄未得路江海作閑人久別唯謀道相逢不話貧行藏一如此可便老風塵李頻詩送胡休處士歸湖南　見說荊湘切長愁有去時江湖秋涉遠雷電夜眠遲舊業多歸興空山盡老期天寒一瓢酒落日醉留誰李濤詩送凌處士赴連州遊　連山群書至策馬出長安落日對酒別曉關衝雪寒霜飛湖草綠春近嶺梅殘知己雲霄在郡言欲掛冠趙嘏詩送韋處士歸朔方　映柳見秋色故山當落暉青雲數知己白首一身歸滿岫蕭關路連沙塞鴈飛到家朝有淚惜取老萊衣孟貫詩酬東溪史處士　咫尺東溪路年來偶訪遲泉聲迷夜雨花片落空枝石徑僧遙出山床鶴見移貧齋有琴酒曾許月圓期　寄李處士　僧話磻溪叟平生重赤松夜堂悲蟋蟀秋水老芙蓉吟坐懷垂釣閑行多傍節聞名來已久未得一相逢　夏日寄史處士　掩關苔滿地終日坐騰騰暑氣冷衣葛暮雲催燭燈寂寥知得趣疎懶似無能還憶舊遊否何年別杜陵鄭谷詩寄贈孫路處士　平生詩譽更誰過歸老東吳命若何已湖家垂白髮故國寥落近滄波酒醒蘚砌花陰轉病起漁舟鷺跡多深入富春人不見閑門空掩半庭莎　蔡處士　無着復無求平生不解愁鸞疎貧淨潔中酒病風流音趣陶山相詩篇沈隱侯小齋江色裏簾柱繫漁舟　寄題方干處士　山雪照湖水漾舟湖畔歸松篁調遠籟臺榭發清輝野岫分閑徑漁家並掩扉暮年詩力在新句更幽微　梁燭處士辭金陵相國杜公歸舊山因以寄贈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兩浙尋山

過孤舟載鶴歸世間書讀盡僧外客來稀諫署授賢急應難借布衣　王貞白靈溪詩贈彭蟾處士　不阻兵散亂穿楊已疊雙文深李北海詩淨賈長江退隱斷山藥醉眠凭酒缸年年投草澤未便老書牕　贈劉台處士　擺落塵埃深處隱欲將麋鹿混高蹤兵機不讓韓擒虎笑癖微方陸士龍月窟常留丹桂在家山貪卧白雲重聖朝有詔徵遺逸莫挂頭冠著澗松　曹松詩贈胡處士　年光離岳色帶疾卧南原白日與無事俗人嗔閉門樵漁臨片水野鹿入荒園莫問榮華事清霜點髮根　浙右贈陸處士　靜節灌園餘得非成隱居長當庚子日獨拜五經書白浪吹亡國秋霜洗太虛門前是京口身外不營儲　韓偓詩贈易卜崔江處士（袁州）　白首窮經通秘義青山養老度危時門傳組綬身能退家學樵漁跡更奇四海盡聞龜策妙九霄堪嘆鶴書遲壺中日月將何用借與閑人試一窺　贈湖南李思齊處士　兩板船頭濁酒壺七絲琴畔白髭鬚三春日日黃梅雨孤客年年青草湖燕俠冰霜難狎近楚狂鋒刃觸凡愚知余絕粒窺仙事許到名山看藥爐　呂和叔詩道州夏日郡內北橋新亭書懷贈何元二處士　結構池梁上登臨日幾迴晴空交密葉隱岸積蒼苔爽氣中央滿清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齊物魚何樂忘機鳥不猜閑銷炎晝盡靜勝火雲開僻遠宜孱性優游賴廢材顧爲長泛梗莫作重然灰守道窮非過先時動是災寄言徐孺子賓榻且徘徊　道州敬酬何處士書情見贈　意氣曾傾四國豪偶來幽寺息塵勞嚴陵釣處江初滿梁甫吟時月正高新識幾人知杞梓故園何歲長蓬蒿期君自致青雲上不用傷心歎二毛　道州敬酬何處士懷郡樓月夜之作　清質悠悠素彩融長川迥陸合為空佳人甚近山城閉一夜相望水鏡中　送戴處士謁楊侍郎　羸馬孤僮鳥道微三千客散獨南歸山公念舊偏知我今日因君淚滿衣　李洞詩送包處士　秋思枕月卧蕭湘寄宿慈恩竹裏房性急却於棊上慢身閑未免樂中忙休拋手網驚龍睡曾掛頭巾拂鳥行聞說石門君舊隱寒風濺瀑壞書堂　送醉畫王處士　幾年來興住南吳狂醉蘭舟夜落湖別後鶴毛猶轉細近來牛角飲還麄同餐夏果山何處共釣秋濤石在無關下相逢怪于老篇章役思繞寰區　宿鄠郊贈羅處士　川靜星高果已枯南山落石水聲麤白雲釣客窻中宿卧數嵩峯聽五湖　伍喬詩寄史處士　長羨閑居一水湄吟情高古有誰知石樓待月橫琴久漁浦經風下釣遲幽圃落花多掩徑舊山殘燒幾侵籬松門別後無消息早晚重為清話期　寄落星史虛白處士　白雲峯下古溪頭曾與提壺爛

熳遊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同憶杜陵秋棋玄不厭通宵算句妙多容隔歲酬別後相思時一望暮山空碧水空流　方玄英詩題王司山強處士　酒裏藏身岳裏居删繁自是一家書世人呼爾為漁叟爾學釣璜非釣魚　贈中嚴王處士　垂楊裊裊草芊芊氣象清虛學洞天援筆便成鸚鵡賦洗花須用桔槔泉高於避世堪同日渭曲逢時必有年直恐剛腸閑未得醉吟爭奈被才牽　贈黃處士　閑戶先生無是非竹灣松樹藕苗衣愁吟密雪思難盡醉倒殘花扶不歸若出薜蘿迎鶴駕應拋舴艋別漁磯到頭苦節終何益空改文星作少微　贈錢塘湖上唐處士　我愛君家似洞庭衝灣潑岸夜波聲鷺鷥影裏清吟苦舴艋舟中白髮生常共酒杯為伴侶復聞紗帽見公卿莫言舉世無知己自有孤雲（一作烟霞）識此情　李中詩訪蔡文慶處士留題　幽人棲息處一到滌塵心藓色花陰闊碁聲竹逕深蘿根眠野鹿池面戲江禽多謝相留宿閑樽拂素琴　贈蒯亮處士　著得新書義更幽貧琴何處不遨遊玄宮寄宿月華冷羽客伴吟松韻秋滿戶煙霞思紫閣一帆風雨憶滄洲吾君側席求賢切未可懸瓢枕碧流　吉水春暮訪蔡文慶處士留題　無事無憂鬢任蒼濁醪閑酌送韶光溟濛雨過池塘暖狼藉花飛硯席香好古未嘗疎典冊懸圖時要看瀟湘戀君清話難留處歸路迢迢又夕陽　高常侍詩廣陵別鄭處士　落日知分手春風莫斷腸興來無不愜才在亦何傷溪水堪垂釣江田耐插秧人生只為此亦足傲羲皇　贈別晉三處士　有人家住清河源渡河問我遊梁園手持道經注已畢心知內篇口不言盧門十年見秋草此心惆悵誰能道知己從來不易知慕君為人與君好別時九月桑葉踈出門千里無行車愛君且欲君先達今上求賢早上書　秦韜玉詩寄李處士　呂望甘羅道已彰只憑時數為門張世塗必竟皆應定人事都來不在忙要路彊千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因君指似封侯骨漸擬回頭別醉鄉　儲嗣宗詩和顧非熊題茅山處士閑居　歸耕地肺絕塵喧匣裏青萍未投恩濁酒自憐終日醉古風時得野人言鳥啼碧樹閑臨水花滿青山靜掩門雅有階前芳草色年年惆悵憶王孫　邵謁詩贈鄭殷處士　善琴不得聽嘉玉不得名知音既已死良匠亦未生退居一河湄山中物景清漁況池水碧鶴去松枝輕長材靡大用大厦失巨楹顏子不得祿誰謂天道平　吳融詩贈方干處士　把筆盡為詩何人敵夫子句滿天下口名聒天下耳不識朝不識市曠逍遙閑徙倚一杯酒無萬事一葉舟無千里衣裳白雲坐卧流水霜落風高忽相憶惠然見過留一夕一夕聽吟十數篇

水榭林蘿為岑寂拂旦捨我亦不辭携琴徑去隨所適隨所適無處覓雲半片鶴一隻　屬寶詩　訪僊源覿陳處士不值　名利本來跡。閒傭兩有餘。閒門留野鹿帶葉卷殘書。林下期何在。人間事盡虛。萬山青嶂底恨不有吾廬。薛棠詩　寄盧山賈處士　時泰亦高眠人皆謂不然窮經休望辟餌术止期仙彭蠡波涵月鑪峯雪照天常聞風雨夜到曉在漁船。　贈處士　乾坤清氣藹山川盡入詩人舊簡編却羨屬生勤苦志集成佳句世相傳。李端詩　暮春尋終南柳處士　龐眉一居士鶉服隱堯時種豆初成畝還丹舊日師入溪花邐遠尚嶺馬行遲紫蔓垂苔壁青菰映柳絲偶來塵外事暫與素心期終恨遊春客同為歲月悲王無功詩　贈程處士　百年長擾擾萬事悉悠悠日光隨意落水勢任情流禮樂囚姬旦詩書傳孔丘。不知高枕處時取醉銷愁　山中別李處士擿　為向東溪道人來路更賒山中春酒熟何處得停家韋莊詩　贈武處士　一身唯一室高靜若僧家掃地留蹤影穿池浸落霞綠蘿臨水合。白道向村斜。賣藥歸來醉。吟詩倚釣査張喬詩　寄處士梁燭　賢哉君子風颯與古人同採藥楚雲裏。移家湘水東星霜秋壑澗雨雹夜山空早晚相招隱深耕老此中。溫飛卿詩　贈鄭處士　飄然隨釣艇雲水是天涯紅葉下荒井碧梧侵古槎醉收陶

令菊貧賣邵平瓜更有相期處南籬一樹花周賀詩　尋北嵩韓處士　相過值早涼松幕拂山床生石泉痕黑登城蘚色黃逆風沉寺磬初日曬鄰桑幾處逢僧說翻來宿北崗耿湋詩　夜尋盧處士　月高雞犬靜門掩向寒塘夜竹深茅宇秋庭冷石牀住山年已遠服藥壽偏長虛棄如吾者逢君益自傷韓翃詩　尋胡處士不遇　到來心自足不見亦相親說法思居士忘機憶丈人微風吹藥案晴日照茶巾幽興殊未盡東城飛暮塵戴叔倫詩　春日尋滻川王處士　碧草徑微斷白雲扉晚開罷琴松韻發鑒水月光來宿鳥排花動樵童浇竹迴與君同露坐澗石拂青苔皇甫曾詩　尋劉處士　幾年人不見林下掩柴關留客當清夜逢君話舊山陽城寒杵急帶月早鴻還南陌雖相近其如隱者閒李頎詩　寄鏡湖朱處士　澄霽晚流澗微風吹綠蘋鱗鱗遠峯見淡淡平湖春芳草日堪把白雲心所親。何時可為樂夢裏東山人姚合詩　夏日書事寄丘亢處士　暑天難可度豈復更持觴樹裏鳴蟬咽宮中午漏長病夫心益躁靜者室應涼幾欲相尋去紅塵滿路傍。送王龐處士　送客客為誰。朱門處士稀唯修曾子行。不着老萊衣。古寺隨僧飯。空林共鳥歸壺中駐年藥。境得獻庭闈。韋蓮花妓詩　獻陳陶處士　蓮花為號玉為腮。珍重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

夢虛勞神女下陽臺李武陵詩　送魏山韋處士　陰陰亭際閒相顧慘離顏一片雲飛去嗟哦空魏山僧齊己詩　寄鏡湖方干處士　賀監舊山川空來近百年聞君琴與鶴終日在魚船島露深秋石湖澄半夜天雲門幾回去題徧好林泉僧尚顏詩　寄方干處士　格外縱清詩詩名獨得之閑居公道日醉臥牡丹時海島和濤望山僧帶雪期仍聞稱處士聖主肯相知　送獨孤處士　萬里去非忙惟携貯藥囊山家消夜景酒肆過年光立鶴洲侵浪喧蒼壁近床誰人臨上路乞得變髭方　寄陳陶處士　鍾陵門外住翁似玉沉泥道真貝嫌殺神清語亦低雪深加酒債春盡減詩題記得僧邀宿山茶又更携僧皎然詩　訪陸羽處士不遇　太湖東西路吳王古山前所思不可見歸鴻自翩翩何山賞春茗何處弄春泉莫是滄浪子悠悠一釣船　往丹陽尋陸處士不遇　遠客殊未歸我來幾惆悵叩關一日不見人遶屋寒花笑相向寒花寂寂過荒阡柳色蕭蕭愁暮蟬行人無數不相識獨立雲陽古木邊鳳翅山中思古寺魚竿村口望歸船。歸船不見見寒煙離心遠水共悠然他日相期那可定閑僧着處即經年。　杼山禪居寄東谿吳處士　青雲何潤澤下有賢人隱路入茭湖深跡與黃鶴近野風吹白芷山月搖清軫詩祖吳叔庠到君才不盡。身當青山

秀（詩曰家住青山下青下有吳均故宅後改為吳均山）文體多郢聲澄澈湘水碧沉寥楚天清時人格不同至今罕知名。昔賢教師友此道獨君行既得廬霍趣乃高雷遠情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為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悠然遺塵想邈矣達性說故人不在茲幽桂惜未結　答胡處士　田山禪隱比求聞長道唯應我與君書上無名心忘却人間聚散似浮雲韓逢詩　題獨孤處士村居　江上園廬蒲作扉男驅耕犢婦鳴機林巒當戶萬蘿暗桑柘繞村薑芋肥三畝稻田還謂業兩間茅舍亦言歸何如一杖風塵染到老云云相是非陳圖南詩　偶題　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溫庭筠詩　題處士盧姑山居　西溪問樵客遙識楚人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沙千峯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暮飛鳥散。滿山蕎麥花。宋蔡端明詩　送張處士　垂垂秋雨泫鸛泥經晝門前無馬嘶朱靜因題送行什江南歸思已淒迷。梁園塵土著人腥不似淮山照眼明愛君心迹曾無繫一片孤雲去就輕。　訪陳處士　橋畔脩篁下碧溪君家尤在此橋西來時不似人間世日暖花香山鳥啼寇準詩　贈魏野處士　人間名利走塵埃。惟子高閑晦盛才。欹枕夜

風喧薜蘿閉門春雨長莓苔詩題遠岫經年得僧戀幽軒繼日來卻恐明君徵隱逸溪雲誰得共徘徊。寄贈笠澤處士　笠澤漁人高節奇白頭猶自着簑衣吟過竹院僧留宿釣罷煙江鶴伴歸花落砌邊春雨歇酒醒林際夕陽微中朝名士皆知己多說東來信亦稀宋元憲公集和梵才寄林逋處士　白首江湖傳散人天弢解盡有天真漢家不借青蒲賁終爲枚生一褁輪蘇子美集送安素處士高文悅　皇天稔臣懟羌虜稍顯戮廟算忽小醜王師數傾衄泰民著暴斂慘慘生意蹙賊氣愈張王鋒銳不可觸帷幄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天詔下中天公車塞章牘衆慮盡頗牧勇決過賁育先生胄聽大經術內自足逸韻脫庠塵素節抱冰玉獨恥論兵戰因時射君祿不唯吾志乖亦使王道局杖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上薦書天子渴高躅旅弔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憂鈞軸孤鶯入紫煙網罟安可束天風萬里長流灌朝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爲蒼生福梅聖俞宛陵集同道損持國訪孔肬處士　高廬當大道節士不肯過窮巷獨衆德車馬一何多勢力走趑詣禮義服委佗是以被禍人長甘北山阿曰今豈有隗漁上有行歌范文正公集訪陝郊魏踈處士　賢哉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爲隱君子有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

下瞰紅塵路榮利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爲高士笑誓不捨青紫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愠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搆長城倚來訪卧雲人而精益請己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　贈餘杭異處士　名動公卿四十秋相逢仍作旅人遊青山欲買難開口白髮思歸易滿頭厭入市塵如海燕可堪雲水屬江鷗故鄉知己方郡暫千封春濃種橘休（時胡侍郎守餘杭）　和沈書記同訪林處士　山中宰相下巖扃靜接遊人笑傲行碧嶂淺深驕晩翠白雲舒卷看春晴煙潭共愛魚方樂樵爨誰欺鴈不鳴莫道隱君同德少樽前長揖聖賢清　寄贈林逋處士　唐虞重逸人束帛降何頻風俗因君厚文章至老淳玉田耕小隱金闕夢高真罷釣輪生蠹慵冠鑑積塵餌蓮攀岳頂歌雪扣琴身墨妙青囊祕丹靈綠髮新嶺霞明四望巖筍入諸隣幾姪簪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唯薦鶚鄉黨不傷麟帀古夫差國懷賢伍相津劇談來劍俠騰嘯駭山神有客瞻冥翼無端預薦紳未能忘帝力猶待補天均早晩功名外孤雲可侍親　與人約訪林處士阻雨因寄　閑約諸公扣隱扃江天風雨忽飄零方憐春滿王孫草可忍雲遮處士星蕙悵未容登末席蘭舟無賴寄前汀湖山早晩逢晴霽重待尋仙入翠屏　寄西湖林處士　蕭索遶家雲

清歌獨隱淪巢由不顧杜堯舜豈遺人一水無涯靜群峯滿眼春何當伴閑逸嘗酒過諸鄰　寄林處士　片心高與月徘徊豈爲千鍾下釣臺猶笑白雲多事在等閑爲雨出山來　寄安素高處士　吏隱南陽味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送邢昺處士南遊　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迹憶江湖東南頗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不孤　趙清獻公集贈蔡山王處士　蔡山深處隱林泉遠離塵紛僅十年已得琴中平淡意有絃終日似無絃　送張處士　下峽孤舟快似飛西江歸去一天涯鄉人故眼知君否功行如今無不爲　贈濮陽高蒙處士　事了還家不記年三茅倚侶盡真僊恰如少華希夷子十度花殘一覺眠（先祖太傅贈陳摶之句）　司馬溫公傳家集寄清逸魏處士　鄉樹三挂落臨風歌式微徒嗟俗緣重端使素心違茅閣杉松冷山園藥草肥不能如海鷲歲歲一飛西　陸放翁詩讀林逋魏野二處士詩　君復仲先真隱淪筆端亦自斡千鈞閑中一句終難道何況市朝名利人　王黃州小畜集贈种放處士　媒推不誘鳳由鹿不致麟終南有嘉士天子不得臣扳輿入窮谷同隱之推親種木山之阿採蘭澗之濱務本不務末求力不求人至孝在盡懽飲水猶欣欣富貴不以道列鼎奚足云行是有餘力稽古且學

文稽古不爲祿學問非飾身立言復垂教揚孟時有倫我生落世網碌碌隨搢紳直躬多齟齬左宦苦漂淪妻孥困斗粟親老無重茵入山非隱遁去國頗悲辛猶願載車祿庶繫丹河濱羡君脫羈靮生計在水雲羨君遺榮利居處絕囂塵躬耕方肯食恐害力穡民學優終不仕孰爲觀國賓去去謝桂籍行行避蒲輪巢由自高尚堯舜徒聖神況我蜉蝣輩敢希鸞鶴群猶期不遠復一問迷途津他年解郡紱願許我爲鄰　寄潘閬處士　爛醉狂歌出上都秋風時節憶鱸魚江城賣藥長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一片野心雲出岫幾莖吟髮雪侵梳算應吟笑文場客歲歲求人薦子虛　贈郝處士　盡見閑人話息機唯君的確默輕肥盤中藥莱真僧舍篋裏烟霞舊道衣江渚鷗鵰情已狎洛陽櫻筍夢應稀縣齋書與書齋近公暇何妨扣竹扉　寄汶陽田告處士　汶水年來漲綠波先生居此興如何門連別浦閑垂餌宅枕平沙好種莎治水共誰言鯀禹（曾著禹元經大言治水事）著書空自繼丘軻可憐垂白無人問卻伴漁翁着釣蓑　寄鄆城蕭處士　收藏家譜恐人尋雨笠烟蓑自稱心夜踏月華三逕小曉耕秋色一犁深庭園縱窄猶栽藥活計雖貧不賣琴應笑驅驅未名客九衢塵土滿衣襟　張舜民畫墁集庚辰歲仲夏沖照處士王筌子真自渭上游

三茅是時僕趍召京師。分袂於永城。聊寫長言。用洸行色。　君為天下都散漢。我是人間大丈夫。君住茅山住巖嶺。我來汴水入京都。翩翩雲鶴驚飇馭。汩汩塵埃滿客裾。秪看此行皆可見。不須開口說賢愚。宋景文公詩李處士　江天退卧久。況冥。秋入顛毛。翠蓀鷺。原憲桑樞貧不病。子真出石老歸耕。樵風挂席晨昏至。屐齒登山上下平。鄰稻已收霜橘熟。深心寧遂微侯榮。王沂伊濱集樂善處士　劉君陳誼竟何如。瀟洒城南小隱居。傾蓋交通皆國士。揮金振恤自鄉閭。易名不愧群賢議。潛德生輝太史書。他日相逢通姓字。定應驚座聳簪裾。蘇頲濱集贈王復處士　候潮門外王居士。平昔交遊遍海涯。本種杉松為老計。晚將亭榭付鄰家。為生有道終安隱。好事來遊空歎嗟。猶有東坡舊詩卷。忻然對客展龍蛇。（王居舊有園亭。子瞻兄名之曰種德。其亭頃以貧故鬻之矣。）韋先生集贈項子後處士　介似於陵可謂清。老來志操益堅成。脅肩傳會羞衰俗。拌茹優游盡此生。秪以圖書養高性。不緣林藪市虛名。誰編野史防遺逸。當為先生作獨行。劉元城盡言集句留別李子王守素處士　行藏由命不由身。一卧東山三十春。誰謂他鄉各異縣。與君相見即相親。　故里心期奈別何。幾時回首一高歌。鏡中絲鬢悲來慣。他日相逢恐更多。詹敦仁詩寄劉乙處士　音問相忘二十秋。天教我輩到南州。無窮風月隨宜樂。有分溪山取次收。好語傳來如昨夢。離情欲剖帶春愁。何時載酒從東下。細與劉君叙昔遊。趙叔靈南陽集贈張處士　應問秋雲學得閑。飄然如不在人間。青藤籮裏詩多怪。紫栗杖邊藥更殷。江客對碁曾賭鶴。野僧分飯借登山。仍聞昨日來城市。又抱狐琴踏月還。張元幹歸來集次韻奉呈公澤處士　屏迹苕溪少往還。時危尤覺故人歡。相期臘盡屠蘇酒。速享春來苜蓿盤。雪夜劇談金賊入。風江絕歎鐵衣寒。何年天上旄頭落。併滅穹廬舊契丹。趙蕃淳熙藁贈徐處士　南朝文士數徐陵。騎省流風篆法存。翰墨了知無異道。丹青今復見諸孫。規摸要自胸中具。繩尺嫌於筆下論。太息藝成頭已白。誰能持使獻金門。吳仲孚詩贈任處士　故園不戀戀西湖。賃得民居作隱居。開口不離仁義字。閉門惟讀聖賢書。老無子息偏憐鶴。閑有工夫儘釣魚。酒熟自斟詩自和。功名一念已消除。呂居仁詩贈歐陽處士　昔君年少便知足。今君雖老更一（作特）無欲。閉門不出動經時。保此無窮清淨福。黃衣弟子雜僧徒。共守荒郊數椽屋。門前山水各有態。君但踈籬對脩竹。直如李路恥有聞。清似之推不言祿。坐看世事雲變化。一任兒曹手翻覆。上皇龍飛三十春。臨軒亦嘗思異人。詔書屢下廣搜索。當時

幾人能識真。君時聲名動天子。高卧不起空逡巡。漫收詩篆養丹火。一旦四海生風塵。我來見君斜嶺下。識君無營真靜者。慇懃愛我莫遽行。尚肯相從結茅舍。時當喪亂足淹留。豺狼恣橫空山夜。它年有意過匡廬。（一作廬山）更許淵明入蓮社。陳造江湖長翁集急筆贈歐處士（酒所歐宗夫甚急作此送之歐善畫山水）南州江山昔所歷。雨峰煙鬟晴江碧。幾年思之忽墮前。政得歐生醉時筆。斯人歷覽山川奇。得興落筆天露機。不須十日五日一水石。已可王宰相攀追。相逢便整南歸棹。短章許君慵未果。酒邊援句敢言工。不解似君繫鑄飄。鄭獬鄖溪集送李處士南歸　駕車跨馬聲嘈嘈。長紳濶佩橫滿朝。塵埃走趨顏髮老。先生久客得無勞。夜來氣味有秋色。歸心鬪與秋風高。揭竿蹲浪好歸去。扁舟爛醉眠雲濤。力小不能薦天子。遣詩有意徒嘵嘵。撫州府羅山志樂史訪白陂陳處士　泌溪復踐雲。雲邊訪道人。水聲齊入耳。山色來遶身。聞君話經濟。使我開精神。少微星在此。飛詔何因循。清風不見面。白汗如波流。走來君洞裏。雲樹冷颼颼。更瀉蒲萄綠。千杯沃倒愁。魂疑更回首。殘熱又為讎。江湖後集安晚堂送繼一郭處士　聖君如堯舜。豈無巢與由。許然亦何慕。五湖一扁舟之人久不作。側席思嚴幽。甯聞鹿何君清芬。徵疑旒。重華錫嘉號。見一光林丘。誰謂雅道息。競風日悠悠。脫冠掛神武。有士歸東州。笑將金閨籍。猛博處士裘。釣天為開顏。曰此夫逸儔。大書繼一字。紅光燭奎婁。宸章軼麟袞。正聲出天球。清名獎靜退。下視古秦侯。胥謨廣先憲。婷節追前脩。況今朝衆雋。丞弼登虞周。明時樂閒暇。出處自不侔。赤城宅仙子。登陸方蓬洲。君歸訪司馬。坐忘春與秋。方瞳照綠髮。戲轉黃河流。煙霧肅通客。隱者應報援。歟乃輔行色。春風生柁樓。徐鉉騎省集和陳處士在雍丘見寄　衰薄喜多幸。退公誰與閑。高人乘興去。相望兩程間。巷酒有微雪。登樓無遠山。清談勝題贈。何日杖藜還。江湖前賢小集李工侍贈周衡處士　湖南高尚客。處士道隨時。地暖移花早。天寒放鶴遲。爐邊巖叟藥。燈下羽人棊。自說生涯處。新添卷上詩。　贈張處士　聞爾閑於琴。寢處未嘗輟。抱之京城來。豈與工師列。一奏流水聲。落指鳴決決。既曰林壑人。安事塵土轍。張舜民詩贈隣居陳煥處士　福唐陳處士。與我對門居。生死一爐藥。塵埃數篋書。但知尊有酒。莫歎食無魚。君論浮生事。浮生事總虛。韓維南陽集送戴處士還廬州　早識浮生妄。欣陪達士遊。觀心非本有。於法尚何求。貴茗林間寺。題詩湖上舟。還嗟別後夜。風雪擁貂裘。姚成一雪坡集贈徐處士　紉津徐處士。湖海盡知名。術造勾庚妙。書研遁甲精。寒齋留爾

久別驛君爲情定赴秋風約西湖酒重傾翁靈舒詩贈滕處士　識君戎馬際今又十年餘環海縱安息先生便隱居清風三畝宅白日一床書長是閉門掩隣僧亦不如李忠定公集　漢處士禰衡　禰生抱逸韻乃是古之狂負才頗傲物齒少氣方剛懷刺遊許下漫滅竟摧藏肯從屠沽兒借面與弔喪偉哉孔文舉國寶惜路傍上書薦一鶚欲使觀翺翔振翼雲漢間永垂虹蜺光飛兎與腰褭滅沒不可望觀其慰辭薦器識豈易量平生輕魏祖縱口成否臧召令爲鼓吏閱試當改裝蹀躞初散步摻撾作漁陽聲節既悲壯容態隨低昂岑年與單絞裸袒易故裳卻來坐軍門畫地聲琅琅曹瞞黠如鬼嗜殺猶虎狼縮手不敢動送與劉及黃娛賓賦鸚鵡節奏陵茎黃援筆不加點粲然已成章高才竟爲累蘭蕙空餘香至今鸚鵡洲葭葦秋蒼蒼醜哉殺士名千古不可忘沈氏三先生集寄贈舒州徐處士　昔愛滿川遊青林覆幽石道人携手行蕭然名山客誰知隋世路譬如霧飛翮林皐未脫去紛紛頭欲白輕負皇人經猶懷稚川業幸已棄章帶遠謝功名迹聊布閑關士正苦身爲役別來二千日還丹應有術毋忘絳囊贈使我升僊籍將酬金鏁脆青綾三萬尺詩海繪章劉景文贈賈收處士十韻　君家霅溪上日食霅溪魚無錢買釣艇貌古常有餘遇人喜談笑貰酒日不虛浩歌出塵表白鳥來徐徐清風入牕牖散亂床頭書有琴壞徽軫淵明意何如我欲脫塵網築室鄰君居有地植松竹有水種芙蕖作詩賦生理起居當和予相顧可忘老醉飽遣君諸　贈朱象先處士十韻　前身應畫師摩詰初自許咫尺論萬里宰也少陵與朱翁趣豈凡山水忘羈旅晴窗布風雲夏木廻炎暑坐來摧虎頭興盡充鷄矩况其塵外懷出門皆勝侶一畫不輕付俗子吾避汝能令布世迹千載得處所斯人定何如篚有東坡語畫以適其意能文不求舉　皇甫冉送蕭處士　惆悵烟郊晚依然此送君長河隔旅夢浮客伴孤雲淇上春山直黎陽大道分西陵儻一弔應有士衡文　耿思識華山王處士有書見及賦詩爲謝　昔別云當老石房伴身猶寄鹿皮囊十年無路陪君語一日飛書墮我傍旅宿舊諳關月冷夢閑空想嶽蓮香終期共坐柯平石看瀉銀河萬尺長劉欲詩將過孔處士莊聞處士住許昌不來往　虎門隱士肯浪出荷蓧丈人行不違朝陽畫雨齋復應香山無路雲重重徐鉉騎省詩送汪處士還默歙　孤雲野鶴任天眞爽興遊梁又適秦興盡卻歸南國去黃山何謝武陵春許綸涉齋次諫長韻贈嚴處士　爲在青天魚在川馬牛誰絡更誰穿過求敢問君平卜只問皇家一統年潘逍遙詩贈林逋處士

雲翦烏紗霧翦衣存神養氣語還稀人人盡喚孫思邈只恐身輕白日飛劉後村詩贈魏處士　曾蔵王太尉亦諷寇萊公無端兩丞相有愧一山翁晁景迂詩節孝處士徐先生（積字仲車）　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外物似浮雲房中除卻琴棊後更有門前鶴一群　贈華處士屠希　屠牛祖是屠牛坦今日卻屠秋兎毫自識有心三副健可憐無副一心勞　再過華屠處士　江頭再過華屠生共聽去年江水聲三副少多予自看一毫去取子能輕　贈華處士曹忠　華管子何愛輕圓稱白毫圓知令獨妙舊數浙西曹（三四十年前杭李有曹用筆見稱於世）智圓詩集贈林逋處士　深居猿鳥共忘機荀孟才華鶴氅衣滿砌落花春病起一湖明月夜漁歸風搖野水青蒲短雨過閑園紫蕨肥塵土滿床書萬卷玄纁何日到松扉僧子騰詩送曾處士歸舊隱　故鄉人別楚江湄高柳新蟬噪落暉逆旅我慚歸計晚順風君羨去帆飛海門酒美思挪子天塹星寒認少微遙想到家秋未半水田禾熟鱖魚肥僧惟鳳詩送陳秀處士　草長關路微離思更依依家遠知琴在時清買劒歸孤城廻短角獨樹隔殘輝別有臨漁約相迎掃釣磯　寄劉處士　度月阻相尋應爲苦雨吟井潭茶味失地潤屐痕深鳥背長湖色門間古樹陰想君慵更甚華髮畫方簪　贈維陽呂爲處士　爲儒師古道清苦少人知心散暫因酒贊班多爲詩著書秋閣靜曬藥夕陽遲何必文明代垂鉤渭水湄　和張秘校贈吳處士　隱逸思無涯幽居似道家養眞頻鍊藥徇俗亦栽花引鶴遊山寺看雲側帽紗兒孫歌酒外誰更羨奢華元王逢梧溪集哭呂眞惠處士　南國長林楚西崑片玉英周旋鄉里難終始歲寒盟甲第風塵合璜溪月露清義聲驩勇弁私試集大衙廛散千金積還辭七品榮性中天爵重身外野袍輕柳送浮春鷂花邀囀鶯深期陪几杖俄報舉銘旌世亂嗟新俊秋高哭老成名公題萃石來商照華纓錢牢臨安集贈樵隱處士　樵者本在山隱者亦在山雖言事不同並依林泉間晨興持斧出捫蘿與躋攀向夕負薪歸落日同掩關流水石上至白雲山中還老樵竟何之我獨忘朝餐江湖續集斯植懷芳林處士　相思不可見江路正迢迢煙樹同瑩遠關河入望遙畫長花影轉風定篆香銷遙憶君居處鍾聲隔暮潮遙百止詩寄林處士景初　詩書歲月久到老未忘情一自文風變長憂雅道輕時人空見忌聖主舊知名更有孤高節冰霜無此清　二月晦日懷林處士　相思忽成夢久不到茶窩飛去羽毛短別來風雨多杏花一夜發春事二分過百尺龍潭上知君意若何劉文簡公集題燕處士劉實從義基

銘後　一代青年望千秋處士名眼中聊遣興身外久忘情有子廸清範無人尋舊盟高風在寥廓搔首愧平生（其子彝役康坊紙屋不執）　憶鄭處士　隱者供承詔斯人獨避名文章成汨沒冠蓋絕逢迎食粥家人瘦牀書弟子清經旬不見面相憶毒愁生豫章熊朋來集羽人以處士見招不能從老氏而感其意　天上少微星人間處士名自非方外客誰共歲寒盟何意丈其隱隨時素以行吾衰慶冠褐久矣厭餘生揚仲弘詩贈方韶父處士二首　蜀郡蘇明允襄陽孟浩然成名兼二子得句詑群賢白絕人間事身如物外仙卓然能有此未信獨無傳　古賢皆盼遯不意見斯人得趣時時好吟詩句句新笋舟來訪友覧勝郵經旬別業椆山下歸歟頎北牖　東程處士　故人不見十年餘鴻鴈南來得素書茶吐槍旗迷澗石竹供編簡塞庭除詎容煉藥燒金鼎有待攜經校石渠江上繫舟將發去黃山回首重躊躇陳深源詩次韻謝處士　滄海一相見重來驚幾春青燈銷壯志白髮怨閑人野艇此生夢深雲幾處身楓橋浸攜手詩思動江濱劉仁本詩贈潛德處士　舉世趍榮進君能獨隱潛刹名雙轉轂風雨一掀髯書卷酬黃嬭琴床夢黑甜封侯託兵革談笑出閭閻任仕林詩謝廣微真人假以自然處士之號　處士猶處子聲光畏人聞政如豹隱霧又似虬蟠雲乾坤照孤耿草樹含幽薰虛名倘可乞何以娛斯文陳了齋集寄壽陽處士李子玉　陶令琴中妙曲老萊袖裏春風為問白頭一戲何如黑髮千鍾吳萊穎集題永嘉唐氏清節處士卷　永嘉古郡控海陬東望萬里連蓬萊龍湫噴天作雪下鴈蕩拔地穿雲開自冝遠人此遁跡表以青節無留㙒吾知出處本一軌肯使物我長相猜昔人可仕寂解隱圭寶不掃藏崔嵬醉閑騎驢或市過吟適放鶴中船迴令人可隱獨願仕篤馬並駕駘喧𠎝蘭臺文章與世變拜澤賓客隨塵來㰃中好高欲遠引否則希進將難媒路途九折足險惡巖壑千疊多風雷直從黃流屹砥柱淨洗黑月妝炲煤道義榮華果異趣夷齊跖蹻徒驚駭於焉寘心混樸鹿死復曠眼窮紘垓春秋栽花色擁砌伏臘釀黍香浮杯何山樵蘇採茂脩莩水釣泳航灣洄平居苟求食飲遂至樂奚問容顏摧伊予頗讀隱逸傳恨不俓躡烟霞堆素行傳家即政令虛名掩實須根荄晴窓撫卷畫遠者尭筆落紙誰詩材人生大節要礌礌慎勿枉榮懷清臺劉文簡公集和王詳議處士詩韻　古人白晝秋草枯巍然節義猶蓬廬龍淵化作蛇虺窟孔雅童牙皆丈夫姓名聞說處士老口不敢詰心捷虛新詩老筆喜入眼輕財樂寇緩急趍乃知元氣本無間季末何嘗殊厥初我期斯人

如鳳雛百鳥失避竹與梧我期斯人作初月光焰已射郡星踈　漕司知事趙文甫持杜止軒處士行卷求諸君作詩處士乃沼水儒者李誠甫恩忠也其事則輕財赴難焚券御盜乙類言之甚詳姑掇其大槩而為之男兒結髮事姬孔沒世無聞羞闒茸處心常在衆人先凡馬馬知渥洼種威州聞有豪傑士不待文王叢高𨈇財空鉅萬散骨肉身起窮宄解紛冗馮媛甘辭火券名賁郎頻失挾繩勇一身都是仁義氣我始聞之驚且駴衰俗靡靡頹波遠著手誰能為障壁豈期今日有斯人便合嵒廊佐垂拱更看盡展濟時具風采一新天下聳不應猶作處士詩大筆動名有南董僧大偉詩贈青山處士　知命甘為閑秀才江湖彷彿似蓬萊一囊秘訣仙傳授幾卷新詩錦剪栽豈止胷中貯星斗依還舌上捲風雷青山若是生西漢未必君平出得來陳深源詩寄錢塘白處士　千里吟聲動海湄夢中曾折五雲芝江山鶩識元章字兒女能傳白傳詩古寺對僧楓落夜斷橋停棹雪深時美人天際情蕭瑟聊剪芭蕉寄所思楊鐵崖集金處士歌并序吳人金可文賢智有才藝而自埋於民衆噴然以處士稱之權貴人以丘園科起處士處士絕之曰予幸有廬一區在市闤可以避風雨田一壥在郭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者可以自樂不願仕也且仕榮利祿隱樂貞素茍以相易彼此兩乖乖而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父其逸而貞者歟故集賢舊老相與署牒錫號曰貞逸會稽楊維禎為之賦詩曰　蘇州古隱君實始虞仲隱居放言合乎清與權次曰澹臺氏言不枝行不迂未嘗匈走諸侯前五隱之夫將其巳黜畊織為業不廢誦與絃亦有天隨仙配鴟夷子理釣舡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閭閻古城陰曰有處士氏曰金長身而美鬚（叶去）風局孤古體貌踈且沉家不失歲里不失仕有餘推與人翔肯爵祿入我心關下足終南（叶米）貧賤易厭富貴易淫故大隱在闤市不在壑與林鳳凰不能引高神龍不能深（音心）琛人呼為處士更加貞與逸號焉知古不如來今吾嗟今之士科隱丘復事王侯行無稱觸言無禪謀惟祿食是嫌（叶年）詭貞而枉詭逸而休以為吾人愛放而迂澗恚岳隴羞閑處士風其不泚然在顙豈吾人儔南遊寓興詩寄晚香處士　送別南河上西風九月初逢人多問訊養德愈謙虛賓客來談話兒孫只讀書斯文真眷戀莫遣信音踈　寄處士鄭明道　宛宛霞城枕海隅廣文僦屋近河居家貧不給廚中食客至惟談几上書松徑雲開時放鶴柳塘波靜日觀魚知君數學羅胷億欲問羲皇未畫初馬虛中霞外集贈鶴泉丁處士　海鶴傳書謁洞天少微星已照林泉步兵未合判

長醉執戟終懷草太玄清夜一聲孤嘯外飛流千仞亂雲邊小山叢桂能
招隱細把敲推問浪仙　次韻贈歙川潘君澤處士　鳶飛魚躍自高深
休影誰知在息陰比似佩弦均緩急何如抱甕絕機心菊籬莫負黃金蕊
梅塢曾嗟白玉簪俛仰人間今古事成虧久矣悟昭琴　王道士竹林清風
集錢竹坡處士其弟梅坡松坡皆處士號賦唐律寄之　先生心跡本雙
清卜築林塘絕世塵結友松梅三處士放懷風月一詩人琴尊竹靜閑居
日簾幙花香別院春紙隔片雲不相見何當採藥話情真　雲麓文英韻
荅范處士見贈　江湖濡沫兩相忘海上空聞姓字香學富自能文郁郁
量宏那在貌堂堂短衣拂霽身何窶弊褐藏珍道逾光避近魚龍人海濶
忽驚群鳥見孤凰　滕仲禮詩北平薛處士不遇　古人已往不可見得見
斯人尚典刑禮讓雍容孤竹國光明淵燿少微星勝游誰與同三徑雅志
終期續六經會待抽簪訪君去共登熊岳看滄溟　春官楊好禮爲雲中
處士周仲和徵詩　雲庵聞說慎許可長句稱君臭味同只道張顛能草
聖豈知東野坐詩窮黃金誰買屠龍伎白屋當期失馬翁未識芝眉謾援
筆令人回首望雲中　王元勍詩贈鄭處士　鄭君挾術同神巫口談禍福
旁若無有時過我論堪輿百二十刻成須臾少年傳食長豐腴晚困白眼

遺鄉揄長身不識完袴襦道傍攫飯無飢烏我疑司命慈優漁鬼神不貸
行擄除天寒日莫尋長塗問胡不歸始告予還家歲晚無歡娛堂有慈親
雙鬢枯試乞諸侯一宴餘有以遺母終歿圖柯山章有先人廬出遊歲久
田荒蕪歸斸青冥覩負鉏一杯黃獨三日廚不談惟命神含諸我緣一失
淮子鍇茅無一把斷妻孥他年小榜歌吳歈呼吸湖光飲芳腴與子終老
同柴車　韓明善詩次姜如寄處士韻　六鰲屭贔負人寰濁霧狂塵咫尺
間試上蓬萊望雲氣杏花多處海州山　元朝風雅陳國秋寄陳處士　杏
桃落盡清明後姚魏開時穀雨中爲問西湖陳處士青梅煮酒有誰同　釋
大訢詩寄西山李處士　每憶西山水竹居秋風林影夕陽疎江湖正自
無知己底用嫌人索報書　劉秉忠詩訪處士不遇　鎖戶蒼烟結翠苔青
松未老菊新開問言處士採蘭去更待廻時移竹來　山水分明圖畫展
烟霞散處洞壺開何須更見幽人面覧此還家不浸來　楊叔能小亨集贈
衛處士　甘石書存情不知老來更與世相違夜凉天雨清如水嘗欲因
君識少微　熊朋來詩錢舜舉畫西湖處士并詩　一童一鶴隱孤山能畫
能詩有老錢湖上風流今已矣梅邊香影想依然　程雪樓詩題呂秀才孟
陽處士詩卷　孟陽處士入京師身着山中舊補衣坐對王侯常極論行

達水石忽如歸韓康賣藥逃名姓陶令休官覺是非何似行藏隨所遇無
心處處可忘機　張思廉詩寄何九處士十韻　聞道遷新業濮家原上居
連床兼珍玩禁載束圖書臘水春前釀晴泥雨後蔬琴清花院靜棊響竹
窓虛紀曆忘秦漢微租絕吏胥浮鷗孤艇棹健犢短轅車緑樹行吟罷黃
庭坐對餘山林奚必問鐘鼎待何如情已羲皇上時方雜霸初觸蠻兩蝸
角天地一蘧廬　鄧善之詩挽周處士　籍籍唐朝故相孫曾聞華陣掃千
軍蟄龍未燒春魚尾宿霧空藏老豹文韓子無端遺鬼瘧樊城有誌作先
墳墨澤烟水般山月日斷清秋不見君　國朝僧宗泐詩辛亥歲程處士見
過常熟別墅臨別賦詩　獻歲春未回風雨連十日荒村少朋儔窮巷絕
人迹程君泛扁舟茅齋破幽寂遠來見真情疑言忘永夕顧惟鄙難際出
處各有役世紛日相纏誰能念疇昔荷香竹外風蕙氣林間雨長歎不達
人幽懷浩如許白雲不辭山流水常在壑冉冉木葉零紛紛桂花落因覩
物華變始知秋氣薄留連白駒謌惆悵招隱作晴雲泛林光寒風振谷響
道遥亭上遊遂此幽居賞佳士期不來日日成獨徃俛仰丘仲琴悠然起
遐想

隱士

莊子外篇繕性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
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

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
之道也　抱朴子逸民篇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
乎　宋史高宗紀紹興九年命周聿方庭實蒐訪隱士焉　明史實賓錄後漢
許寂仕僞蜀王衍至平章事隨衍入洛爲工部尚書致仕卒頗好吐納修
鍊之術蜀人呼爲黃扉隱士　齊何點父鑠以風疾害點母王氏坐死點感
家禍欲絕昏宦祖尚之強爲娶琅琊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
志遂得罷世稱孝隱士　南史宋何點字子晳性率好狎人物遨遊人間或
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
士　晉書董景道傳董景道弘農人也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
木葉食樹菓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是以劉元海及聰屢
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
固辭竟以壽終　補筆談李後主常自號鍾山隱士或云凡畫中題鍾隱筆
者皆後主自畫特晦其名非姓鍾人也　開元天寶遺事太白山有隱士郭
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
易亭修真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
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于亭下呼爲唤鐵　南康志唐元集

盧河南人。入五老峯。臨相思澗居焉。足不至城市。元和中。白居易訪之。題其亭云。恠君不喜仕。又不遊州里。今日到幽居。了然知所以。宿君石溪亭。潺湲聲滿耳。飲君螺杯酒。醉卧不能起。見君五老峯。益悔居城市。愛君三男兒。始歎自無子。余方爐峯下。搆室為居士。山北與山南。往來從此始。自是數相往還。　頻詡隱白鹿洞三十年。孟賓于詩云。園林蕭洒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今日開襟吟不盡。碧峯重疊水長流。為詡作也。唐書田游巖隱嵩山。頻詔不起。高宗幸嵩山。親訪巖家。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盧藏用傳藏用能屬文。舉進士不得調。乃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為辟穀。附太平公主。始隱山時。然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盧藏用指終南山曰。此中大有嘉處。答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藏用慚。後遷尚書右丞。晚乃徇權利。務為驕縱。素節盡矣。太平廣記盧藏用徵拜左拾遺。遷尚書右丞。與陳伯玉趙貞固友善。隱居之日。頗以貞白自衛。往來于少室終南二山。時人稱隨駕隱士。釣曦立談山東有隱君子者。袁負傑人之材。與昌黎韓熙載同時南渡。初以說于宋齊丘。為五可十必然之論。大抵多指湯武伊呂事。齊丘謝曰。子之道大。吾懼不能了此。因引以見烈祖

曰。江南之埒如覆甌。子幸何以教我。對曰。昔關中父老語劉德輿云。長安千門萬戶。是公家百姓。五陵聯絡。是公家墳墓。捨此將欲何之。故小人亦以是為朋。使君顧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雒。終不足言也。烈祖頗喜其言。然以南國初基。未能用也。遂擢為校書郎。廉以群從事。雅非其所欲也。於是放意泉石。以詩酒自娛。及嗣主登位。韓叔言表薦其名。召將用之。見于便殿。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非臣所能知。嗣主賜以酒飲。即徑醉溺於殿陛之下。上笑曰。真隱士也。賜五畝以遣之。遂卒不仕。錦繡萬花谷皮日休為鹿門隱士。著書六十篇。資治通鑑後唐潞王紀清泰二年。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忲。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梁震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予

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趙希偁會心錄隱士蘇雲卿廣漢人。與張丞相德遠為故交。五路之隱避地灌園於南昌東湖之上。人稱之為蘇公。負鋤抱甕。無頃刻息。四時之蔬無缺。鬻之易售。夜則織屨。屨堅而良。人競買之。然莫知其為士者。一日張公移書帥漕。以訪求蘇雲卿為祝。且致書幣兩司物色。久而未得。一日聞其所居。微服過之。與語頗款。延入其廬。煑茶飲客。棐間亦有西漢書一二冊。良久。客吐實。以張公書幣授之。蘇色變愠見。二公欲邀致授館。辭以翌日上謁。明日候之。不至。令人造其廬。廬空無人。獨所委書幣緘封如故在焉。類說真宗祀汾陰。登山望林麓中有亭檻。乃隱士魏野居。嘗遣使召之。野方鼓琴教鶴舞。聞使至。抱琴踰垣遁去。上嘆美。江少虞類苑陳摶亳郡真源人。與老聃同鄉里。生嘗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煉氣。作詩八十一章。號指玄篇。言修養之事。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經累月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摶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神仙黃白修養之事。飛昇之道。摶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獨全乎。世宗弗之責。放還山。令長吏

歲時存問。訖太祖朝未嘗召。太宗即位再召之。雍熙初。賜號希夷先生。為修所居觀。留闕下數月。多延入宮中。書閣內與語。頗與之聯和詩什。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摶獨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入華山已四十年。計其年近百歲。且言天下治安。故來朝覲。此意亦可念也。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摶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神養之事。皆所不知。亦未嘗習煉吐納化形之術。無可傳授。擬如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上其言。上覽之甚喜。未幾放還山。端拱二年夏。令其徒賈德於張超谷鑿石室。室成。手書遺表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於七月二十九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緘封如法。至期卒于石室中。啓封視之。乃預知也。死七日。肢體猶溫。有五色雲閉塞洞口。終月不散。（見楊文公談苑）陳摶周世宗嘗召見。賜號白雲先生。太平興國初。召赴闕。太宗賜御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信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絛。以賓禮見。賜坐。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令寢於御園。兵還。無功。百餘日方起。恩禮特異。賜號希夷。屢與之屬和。久之辭歸。進

詩以見志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摶姓陳三峯千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不可留賜宴便殿宰臣兩禁赴坐爲詩以寵其行（見澠水燕談）真宗時陳摶被詔赴闕下聞有士大夫誚其所止願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爲至言（倦游雜錄）　錢文僖公惟演生貴家而文雅樂善出天性晚年以使相留守西京時通判謝絳掌書記尹洙留府推官歐陽脩皆一時文士游宴吟詠未嘗不同洛下多水竹奇花凡園圃之勝無不到者有郭延卿者居水南少與張文定公呂文穆公游累舉不第以文行稱於鄉閭張呂相繼作相更薦之得職官然延卿亦未嘗出仕葺園亭藝花足迹不及城市至是年八十餘矣一日文僖率僚屬往遊去其居一里外即屏騎從腰輿張蓋而訪之不告以名氏洛下士族多過客衆延卿未始出蓋莫知其何人也但欣然相接道服對談而已數公疎爽闓明天下之選延卿笑曰陋居罕有過從而平日所接之人亦無若數君者老夫甚愜願少留對花小酌也於是以陶樽果蔌而進文僖愛其野逸爲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吏牙兵列中庭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也尹洙指而告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遂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文僖欣然從之又數杯延客之禮數杯盤無少加而談笑自若日入辭去延卿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文僖登車茫然自失翊日語僚屬曰此真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耶歎息累日不止

劉孟節先生槩青州壽光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酷嗜山水而天姿絶俗與世相齟齬故久不仕晚乃得一名亦去爲吏慶曆中朝廷以海上岠嵎山寇逾年不止遣使求遺逸安撫使以先生名聞詔命之官亦不就青之南有冶源昔歐冶子鑄劍之地山奇水清傍無人烟叢筠古木氣象幽絶富韓公之鎮青也知先生久欲居其間爲築室泉上爲詩并序以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且言先生有志於民不幸無位不克施於時將著書以見志謂先生身雖隱其道當與日月雷霆相震耀其後范文正公文潞公皆優禮之欲薦之朝廷先生懇辭二公亦不敢強以成其高尚先生少時多寓居龍興僧舍之西軒往往凭欄靜立慨想世事歔吁獨語或以手拍欄干嘗有詩曰讀書誤人四十年幾回醉把欄干拍司馬溫公詩話所載者是也　田徵君告字象宜篤學好文理致高古嘗學詩於希夷先生先生以詩　授之故詩尤清麗平居寡薄志在經世太祖建國思得異人詔諸公舉會奔父喪久之東遊過濮正王元之貽書勉進

其道會大河決溢君推鯀禹之所治著禹元經三篇將上之不果已而侍水榭於濟南明水將隱居焉因致書徐常侍鉉質其去就鉉荅曰負鼎扣角顧廬藜釜各因其時不失其道在我而已何常之有遂決高蹈之計發易筮之遇睽因自號睽叟從之學者常數百人宋維翰許袞宗其高第二子登朝盛稱其師淳化中韓丕言於天子召君赴闕詔書入門而卒其後文多散墜皇祐中濟南崔書耽伯裒其遺逸得四十八篇析爲二卷又次其出處爲睽叟別傳云　邢惇雍丘人以學術稱於鄉里家居不仕真宗末以布衣召對問以治道惇不對上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上悅除試四門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覺其有官也既卒人乃見其勑與廢紙同束置屋梁間（涑水記聞）　康定間益州書生張俞嘗獻書天子由是朝廷知其名然不喜仕宦常隱於青城山白雲溪時樞密使田況守成都日與詩曰深慙蜀太守不及採芝人又謂僚佐言曰斯人用之使作正言司諫不用之則巖谷之病叟月有文三十卷行於世　韓丕少遊學嵩山閒性質朴刻勵著名於時作感秋詩三十篇人多傳誦後爲翰林學士太宗召問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以萬適楊朴田誥爲對上悉令召之而誥詔下乃卒朴至召對自言不願仕進賜束帛遣還與一子出身適最後至閤門拒之不得見居京城半年僅至寒餓丕又出翰林因表言其事詔以爲廬州慎縣主簿命下數日卒朴善歌詩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絶處苦思爲歌詩數年得百餘篇而田誥歷城人好著述聚徒數百人頗有進士舉顯達稱其師名聞於朝中宋維翰許袞皆其弟子誥所著書百餘篇世亦傳之大率迂濶每注思必匿深草中絶不聞人聲俄自草中躍而出則一篇成矣

种放字明逸河南洛陽人父故吏部令史滿調補長安簿卒官放七歲能屬文既長父勗令赴舉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父卒兄數人皆從賦放與母隱終南山豹林谷結草茅爲廬以講習爲業後生多從之學問特其束脩以自給著書十卷人多傳寫之工爲歌詩亦播人口宋維翰爲陝西轉運使表薦之太宗令本州給裝錢三萬遣赴闕量其才放用放詣府受金治行素與張賀善賀適自泰州從事公累免官居京兆詣賀謀其事賀曰君今赴召不過得一簿尉耳不如稱疾俟再召而往當得好官放然之即託賀爲奏草稱疾太宗曰此山野之人亦安用之令本府歲時存問不復召其母甚賢聞有朝命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既辭疾母悉取其筆

硯焚之與放轉諳窮僻人迹罕至後母卒無以葬遣僮奴持書于錢若水宋湜若水湜同上言以為先朝嘗加召命今貧不能葬母欲以私覬是掠朝廷之美詔京兆府賜錢三萬帛三十疋粟三十石咸平末揆薦賢知京兆府表薦召為左司諫直昭文館賜五品服宋大事記講義雍熙二年召隱士种放不至人言太極圖周濂溪得之种明逸明逸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先天之圖邵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陳希夷愚謂希夷隱者長於數學而未必長於理學者也濂溪之圖太極康節之圖先天此皆二公自得之學蓋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咸平五年九月授种放官先是詔赴闕命為右司諫直昭文館明年復還山有譏放循默者上曰放為朕言事甚衆但外庭未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　祥符五年六月賜隱士林逋粟帛當天下無道之時而隱者此當隱而隱者也當天下有道之時而隱者此不當隱而隱者也若种放林逋諸公其不當隱而隱者也豈生於野者不願為公房國初風俗淳厚若此乎然當人主求賢下士之時而卓然有高士清風義槩豈不動人主歆慕之心一四皓不仕可以植西京節義之風一嚴光不出可以植東都節義之風孰謂隱士無益於世哉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七年汝州龍興縣孔子四十六代孫孔旼隱居縣之龍山滍陽城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周不足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之見旼于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卧破棺中日食米一溢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上賜粟帛又給復其家盜嘗入旼家發其廩粟旼避之縱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易老淨肇四書他書不復讀為太元圖張壁上曰易所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以異也悅生隨抄東坡至黃州遇一隱士相見但視傳舍不言而去東坡曰豈非以身世為傳舍相戒乎因贈以詩末云士廉豈識桃錐妙妄意稱量未必然此蓋用朱桃錐故事也高士廉備禮請見之諾不答瞪目而去士廉再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州遂大治東坡用事之切當如此皆取隱士相見不言之意也巖下放言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魏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之則躍而出適遇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召朴欲命之官即問卿來得無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謬云無有

惟臣妻一篇帝使誦之曰更休落魄貪杯酒更莫猖狂愛做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當國尤愛之野亦數相聞無間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適野寄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四十年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函袖以聞遂得謝朴死無子而野有子閑能襲其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司馬溫公陝人閑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多而朴無甚聞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猶嵩少為仕塗捷徑者異也葉石林避暑錄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窻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所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按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澗泉日記靖康元年四月乙巳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言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詔以為承務郎賜同進士出身東南記聞明月先生成守祖家鄂州淳熙間鼎鶡弁任恭處巡檢忽解官棄妻子從廬山李麻鞋為師至富川居西山道堂之左偏行通衢為乞士凡十餘年一日無疾交坐而化書片紙曰七十餘年一夢聞棄名入道得安閑隨緣日月街頭叫鬧市難居却入山周草窓先生記鄧牧心名牧葉本山諱友林字去文兩先生皆高節士宋亡深隱大滌山鄧先生於古文尤精嚴不苟作承其學者吳興李道坦字坦之坦之詩亦工然傷於巧云

詩文

文苑英華范縝擬招隱士賦　修竹苞生兮山之岑繽紛葳蕤兮下（一作不）交陰古木巃嵸兮巍峩川澤泱漭兮雲霧多悲猨鳴猱兮嘯儔侶攀條折芳兮聊延佇夫君兮不還蕙華兮彫殘歲晏兮憂未開（開作闕）草蟲鳴兮凄凄蕭兮森兮玄硐深悵傍偟兮沉吟紛紛（一作紛紜）兮菴薆（一作曖靆）窮巖穴兮熊窟幽林杳冥兮吁可畏嶔崟兮嶮巇岌峩兮傾欹飛泉兮激沫散漫兮淋漓蘙蘿兮脩葛亘蔓兮長枝緣嶺兮被崖

隨風兮紛披猛獸兮封狐眈眈兮覗余扶藤兮直上巖巖兮嶷嶷（一作巘拔）霏霏兮數數赤豹兮文貍攀騰兮相追思慕公子兮心遲遲寒風勵兮鳴梟吟鳥悲鳴兮雖其群公子去兮誰與親行露厭浥兮似中人　唐庚閑府詩同王褒奉和趙王隱士　洛陽徵五隱東都別二賢雲氣浮函谷星光集潁川霸陵采樵路成都賣卜錢鹿裘披稍裂梨床坐欲穿旣藉雅長嘯稽康舒一絃澗險無平石山深足細泉低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野鳥繁絃轉山花焰火然雖無亭長識終見野人傳　奉報窮秋寄隱士　王倪逢齧缺桀溺遇長沮黎牀負日卧麥隴帶經鋤自然來木几無名科斗書聚花聊飼雀穿池試養魚小徑治澀路低田補壞渠秋水牽沙落寒藤抱樹踈空枉平原騎來過仲蔚廬　許渾詩題灞西駱隱士　礀溪連灞水商嶺接秦山清漢不回駕白雲長一（作空）掩關雀喧知鶴靜鳧戲識（一作覺）鷗閑卻笑南昌尉悠悠城市間　李中詩寄廬山庄隱士　煙蘿擁竹關物外自求安遇枕溪聲近當簷岳色寒藥苗應自採琴調對誰彈待了浮名後依君共掛冠　王無功詩盧新平宅賦古題得策杖隱士　策杖尋隱士行行路漸賒石梁橫澗斷土室映山斜孝然縱有舍威輦遂無家置酒燒枯葉披書坐落花新乘滋水釣舊結茂陵罝歲歲長如此方知輕世華

宋寇準巴東集　和趙濱監丞贈隱士　不愛簪裾陪盛列終年深隱養天機靜聞風雨眠魚艇閑擁林泉掛道衣門接水村多野色鶴當芳徑立殘暉高吟幽賞無羈束始覺趍時事事非　贈隱士　夫子住東野經年不到城愛吟無俗趣貧靜得閑名荒徑侵山影虛堂出蘚聲我慙為俗吏衆石負幽情　夫子才名重貧居志未勞吟當寒夜苦閑到白頭高心地通禪寂田園近海濤不知千載後誰更續離騷　張詠詩送別祝隱士　龍鍾塵滿衣特特叩柴扉暫慰經年別人驚千里歸山川秋末後風雪鴈來稀莫使長休去明時待發揮　蔡九峯詩贈武夷熊聖功隱士　里閈皆華族雲山獨草廬非求龍虎鼎爰傍聖賢居石聳千尋直溪涵萬頃虛文公精爽在風月夜何如　王東牟先生集紹興庚申解官廬陵留別歐陽隱士　梅雨翳江浦我來初識君俯仰寒暑移幾覩芝蘭群芝蘭本何心悠然蕩清芬不妨識度高群使靜躁分我從困飄泊朋從少知聞投足自失所造化本無根妻兒悍遠寓豈復辨蕕薰顧惟鄙野性樂此川原尊時覩前古俗家傳付兒孫常疑百年餘下流名尚存慚非撥煩手未能解紛紜虛懷飽睽懸有媿民吏勤無乃桐鄉夫武可卑後昆旣身亦由人孤翥隨騫騰豈不快宿願誰能困籠樊他年方外士相期同策勲　李復潏水集謁隱士

旣庭　人生何多謀常苦飢寒侵裘完孰有坎於世漕無心築室青澗曲窈窕幽徑深閉門長松下歲無車馬音古書束高閣兀然遺履舃悠悠不記年日月徒光陰兒童城市還得酒或自斟隱几望南山閑雲起孤岑　贈吳德秀隱士以來韻　不計無成與有成但能償足百年心喜營美釀多栽秫廣蓄奇書盡散金三代遺文鍾鼎古五湖秋意畫圖深超然真趣誰能識目送孤鴻撫素琴　陸游劍南續藁寄隱士　孔竇寒猶漏巖扉夜不扃奇書窺鳥跡靈藥得人形浩浩天風積冥冥海氣青儻逢王內史更為乞黃庭　吳仲孚詩贈隱士　晦迹雲巖日久長唐人冠帽道衣裳草堂夜月琴聲細花塢春風杖屨香飲酒旋尋瓢作蓋架書高杏石為床客來總是詩朋友一笑人間萬事忘　潼川志曾叶隱士　深入煙霞谷峯巒是四鄰夜唯飡白石晝不識紅塵尼父許求志伯陽交養神生涯無別物藜杖與紗巾　贈隱士　一室高山頂多年靜遠關乾坤饒不老日月與長閑庭鶴同興寂嶺猿伴往還卻因詩句累名姓落人間　清源阮琦詩懷隱士　春近曉寒峭携壺訪遠尋江山懷隱士風日淡高林白鹿已無迹清泉猶見心倚梅誦佳句疑在碧雲深　葉水心詩贈巖電隱士　近時術人多莽蕩要把虛名隨妄想神王雖云形不拘尺直須防尋有枉從來鍾鼎

無山林老去豈復少年心若言部位許彤闕已早騰踏非埋沉　李彭詩贈王充道隱士　憶昨浩翁虎溪別鴈來一字不曾收勞君為傳三月信遣我少寬千斛愁煙艇方遊建業水玉人猶在仲宣樓何時掛席西湖去藜杖青鞋鸚鵡洲　元王沂寄王顏隱士　南園分首記當年東郭文星遠避躔攜事抵生鷗閣下徵書不到鹿門邊中園歲取禾三百美酒時傾斗十千倘憶幽禽能喚客還家留取杖頭錢　劉文貞公詩寄空山隱士　一舉雲霄笑陸沉誰能鍾鼎似山林渾金自入青青眼轉石難酬赤赤心彩筆懶題鸚鵡賦朱絃閑奏鳳凰吟柳鶯啼破南窓夢桃李不言春又深　王惲秋澗集送姬仲實隱士北還　紛紛末術例從諛邂逅淇南論有餘貫傳自怜多感慨東門何意泥孤虛雨連賓館留三宿天遣幽懷為一抒覺我曾中閑未有九峯新說眉家書（九峯一作一局）　吳舜舉詩贈宋隱士　詠茅見說向雲邊按上時鳴別鶴弦晴嶠采芝秋稍稍晴軒酌酒月娟娟閑門地迥人歸後坐榻塵清客去縣我政多情念鄉井可能無計戀林泉　丁繼道詩寄劉長卿隱士　梅花伴我吟身閑山中隱者時追攀人生聚散別離苦春風吹鶴歸鄉山　僧盤谷遊山集隱士　斷樂歸來山日斜芒鞋竹杖縱雲霞羅窓一榻松風外石鼎寒泉自煑茶　連百正詩贈隱士

不隱山林隱市廛半生活計此書田可憐世上無楊子誰識雄心在太玄。黃彥清集秋林隱士圖　巖扃半掩白雲深木葉蕭蕭秋滿林。便欲操舟過溪去。一窓明月聽彈琴。國朝非空上人集贈陳自新隱士歸新安　十月飛霜滿洞庭官河氷上放船行山連廬阜雲屏疊江入新安雪練明。萬里寘鴻歸正遠。九皐獨鶴夢頻驚。人生不是傷離別白髮何從頭上生。

逸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左思為三都賦徵士皇甫謐為之序陳留衛瓘文為思賦作解略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稟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志覽斯文而慷慨為之東序晉伍朝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修世事性好學召不就尚書郎胡濟奏曰。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忘誠江南之奇才丘園之逸士也。晉書孫惠傳成都王穎引惠為大將軍參軍領奮威將軍白沙督時穎將征長沙王義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同鄉里憂其致禍勸機讓都督於王粹及機兄弟被戮惠甚傷恨之。惠又擅殺穎牙門將梁儁懼罪因改姓名以遁後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嶽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魏書列傳　眭夸　馮亮　李謐　鄭修（并各）

姓蓋兼濟獨善。顯晦之殊。其事不同。由來久矣。昔夷齊獲全於周武。華裔不容於太公何哉。求其心者。許以激貪之用。督其迹者。以為束教之風。而肥遁不反。代有人矣。夷情得喪忘懷累有比夫邁德弘道。匡俗庇民。可得而小。不可得而忽也。自叔世澆浮。淳風殆盡。錐刀之末競入成群。而能冥心物表。介然離俗。望古獨適求友千齡。亦異人矣。何必御霞乘雲而追日月窮極天地始為超遠哉。今錄眭夸等為逸士傳。新安續志張珏字公予。婺源人。進朝請郎。建炎三年從朱弁使金還。高廟優詔迎勞珏以病累章乞歸。世居溪之東。環宅多竹。其歸也上書竹溪逸士賜之。一時名士推重焉。廉州府合浦志陳諧字書言邵才甫字卓夫德行為鄉推服。以節操自守。不就科舉。壽皆百餘歲。淳熙十一年。恩封迪功郎。淳熙壬子。郡守沈杞下車。優老侍賢作詩延見。自守倅以下。皆郊迎之。唐高僧詩尚顏寄劉逸士　無愁無累者偶向市朝遊。此。後乘孤艇。依然入亂流。高眠歌聖日。下釣生清秋。道不離方寸而能混俗求。宋陳郁詩贈東華老真鍾逸士　衣冠京薄亦端嚴為到貧時鮮養廉。京洛家風今尚在。宗王恩禮舊曾沾。挾高堅白囊無底。詞縱題紅筆退尖。自說學仙曾有過。欲歸巖壑理抽添。詩海繪章聯先生贈劉逸士歌　嘯烟霞。卧酒家。優哉游哉劉子華。登樓笑殺銀蝦蓑。看水走卻金老鵝〻一生落托行天涯。髭鬢不管霜荽花。李白孫禰衡。徹嗔風吹落孟嘉帽。漁村酒熟不待報。江亭花發長先到。見說南尋清景時。過石水兮登石梯。雲峯頂覷華夷。幾教石木兒。推倒石賢碑。或彈白雪曲。冠掛高松枝。數年間我窮章句。醉拖楖櫟來敲戶。纔得新詩便言去。千留萬留留不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焻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二寘

士

庶士（書泰誓曰。越我御事庶士注、庶士、衆士也。詳誓）**多士**（詩文王篇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清廟篇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羣書足用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職官分紀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為佐吏。時武昌號為多士。宋蘇東坡集謝制科啓羽翼盛時。冠冕多士。　六一居士文集序。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張南軒集乞廣取士狀　國家設科以羅多士。雖曰考之以文辭。而真才實能。往往由此而得。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監司書　國家監兩漢之制而廣之。其所以蒐獵多士。網羅英俊。　上柯運使書建察舉之制。以網羅蒐獵多士。三府光祿主其內。守領刺史主其外。　上陸侍郎書當先生忝貳春官。衛石多士。某復得奏薄伎。當藻鑒李曾伯可齋集回侯簿尉謝請舉啓　較藝一臺。執究伏生之誼。冠名多士首推侯書之文。方老眼之增明。辱好辭之委貺。沈與求龜溪集謝薦舉狀　某官提衡九流。推轂多士。小德役大德。每蹈孟軻之言。先知覺後知。將成伊尹之志。曹彥約昌谷集答李湖口謝薦啓　當新天子訪落之時。詔求多士。若賢令尹鳴琴之化。代代有幾人。兼金合璧。後漢蔡伯喈釋誨曰。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紳。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譽鍾山玉。泗濱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蔣漢多賢人。　唐劉子玄求罷著記於蕭至忠曰。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　還盧子諒答魏子悌詩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注幹枝也。臺非一木之枝而就。）爲裘非一狐腋之能成。賦偶。商民賴是莫不感化。文王用之果綠以寧。藹藹兮生此王國。濟濟兮廣于德心。峨峨焉左右於辟王。濟濟焉羽儀於邦國。我我然顧立於王朝。濟濟焉使媚于天子。隆體貌於思皇之日。盡謙恭於師用之時。大而准牧也能以稱位。小而勢僕也亦皆効職。詩書禮樂而加使虎琢業庠遜序而與之泳游。自明來而藹藹。咸彙進以彬彬。版築魚鹽皆有遺逸。山林草澤豈無

俊奇。 俊乂全集於唐帝雄豪霧集於齊王。 扃鄉才於楚者何失之拘指君子於衛者又幾乎執。 朋龜獻策爲我經綸振鷺充庭作予輔翼。 多收奴虜不害於技士滑稽應對亦稱於胥人。 賦陽辟關四方之門贊斯咸用唐有衆料之目士亦無餘。 彼閩郡不爲於一人設加詔責雖上書自衒以千數亦許言陳。 清廟興歌斯見以寧之效卷阿流詠宜緣維使之功 若論媿姻諫不愧族師之掌如云德行得無頻黨正之書。 晉未可遽伐于齊由晏子秦不敢加兵于趙蓋有相如。 獨孔子而尚見遺徒閭日削二三范增而不能用豈謂天亡 漢資汲黯之直方淮南心憚唐任晉公之威重河北塵清。 仲連卻秦於談笑干木藩魏於偃息。 楚王懼毛生之一至文公憂子玉之猶在。 大畏小懷威不絶於入貢邇安遠肅德逆至於無鄰。 川有龍而網罟不施山有虎而樵蘇遠遁。 進德自尊於朝廷用儒無敵於天下。 一人之慶所以榮邦一夫之哲乃能興國。 宮奇仕虞而晉厭不寐子玉在楚而文公側席。 裴度佐國而河北賊屈膝於唐汲黯在朝而淮南王寢謀於漢。 湯正萬國以伊尹之幡然改周清四海以呂望之歸于來。 四方其訓率自得人萬邦之屏亦由樂胥。 秦室無人輕若鴻毛之舉漢朝隆俊安猶太山之雄。 子玉在朝晉俊爲之退舍廉頗守國秦人不敢窺兵。 晉升羊祜莫能屈于東吳漢用班超遂無憂于西域。

羣士（周禮秋官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

知士（呂氏春秋知士）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馬工也）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成良馬）譬之若枹之與鼓（枹待鼓鼓待枹乃發聲也良馬亦然）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猶賢者之能也）靜郭君善劑貌辨（靜郭君田嬰也孟嘗君田文之父也爲辟君號曰靜郭君）劑貌辨之爲人也多訾門人弗說（靜郭君門人不說也）士尉以證靜郭君（證諫）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竊私之諫靜郭君使聽士尉之言而止其去）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剗滅也而汝也）撥吾家苟可以慊劑貌辨者吾無辭爲也（慊足也慊厭吾家誠可以足劑貌辨者吾不辭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上舍甲第也御侍也以館貌辨也旦暮然）數年威王薨宣王立（威王之子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交接也大不爲王所善也）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俱偕）留無幾何（留於薛）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甚猶深）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止禁止也）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藏懷）劑貌辨見宣王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荅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從見愛耳言則不見從也）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若是者倍反（頤涿不仁之人也過猶甚也太子不仁甚於頤涿視如此者倍反不循道理也）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嬰兒幼少之稱衛姬所生校師其名也威王之庶子也勸靜郭君令廢太子更立校師爲太子也）靜郭君泫（一作泣）而曰不可吾弗忍爲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爲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也（言靜郭君聽辨之言則無今日見逐之患也此一不見聽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昭陽楚相也求以倍地易薛之少辨勸之可也）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乎（先王威王也見惡於後王先王其謂我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也（二不見聽）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動言也一猶乃也少小故不知此也）客肯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言猶可也）劑貌辨荅曰敬諾（諾順）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

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請以爲相也）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受爲相）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聽許）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知人知劑貌辨也）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爲阻（阻止）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外棄其生命樂解人之患往見宣王不辭勤之故也）

拂士（孟子告子章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注拂士輔弼之賢士也）

爪士（詩祈父予王之爪士注爪牙之士也）

鼎士（西漢書鄒陽傳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曰鼎士舉鼎之士也）

虎士（馬明史賓實錄魏許褚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偶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皆畏憚之俄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

猛士（舊唐書吐蕃傳高宗儀鳳三年召募關內河東及諸州驍勇以爲猛士不簡色役亦有嘗任文武官者召入殿庭賜宴往擊吐蕃）

勁士（荀子儒效篇行法至堅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

得士（史記關文滑稽傳東

方朔客難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宋史李植泗洲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阻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遣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元史高智耀傳帝命循行郡縣得士千人貴臣或言其說濫帝詰之對曰士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亦不可帝悅

審士

（亢倉子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乃能

察士

（韓非）子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知士

（莊子雜篇徐無鬼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教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

招士

（春秋左傳昭二十年弓以招士）

致士

（荀子致士）篇明致賢士之義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賊害人加累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謁者也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愬讀為訴不官謂無主首也衡讀為橫橫至謂不由正道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聽流言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獻其謀也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以其刑賞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

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明通謂明白通達其意方起並起尚與上同上盡謂盡忠於上也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能以禮浹洽者則貴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本務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得衆動天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美意延年美意謂無憂患也無憂患則延年也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言物不能欺也夸誕逐魂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精也務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人主之患不在乎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善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燿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察斷斷丁亂反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亂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據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之摠名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之差等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也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

以授所仕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比也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奏則欲嚴峻不絶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節奏雖峻亦有文飾不至於刻急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師師法不在博習也與音預）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論盧困切）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湍峻則多旋流也）樹落則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於己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聚士

春秋左傳文公十四年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注而多聚集心腹之士）盡其家貲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任士

莊子外篇秋水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註不出乎一域疏五帝連接而揖讓三王興師而爭奪仁人殷憂於社稷任士劬勞於職務兩者雖事業不同俱理盡於毫末也）

用士

孔叢子記義篇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

欽士

抱朴子外篇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壞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鋭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郢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旌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庠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為首務得士為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為竊位故公旦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腳痺而坐不敢正齊侯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詣於保申　簡去甲於公盧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并目以達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據宜其然也

求士

亢倉子凡為天下之要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不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千全八九是皆賢王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　國朝王褘華川集衛君問於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府庫繒帛而士不至何也田讓對曰夫求士之道誠以本之禮以行之爵祿其末也禹之求士也一饋而七起周公之求士也一沐而三握誠之至禮之盡如此有不至者乎餌之爵祿而誠不至焉禮不盡焉譬猶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雞矣非愚且惑其曷肯至哉

親士

墨子親士篇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以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雖雜庸民終無怨心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

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遠臣則唫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錯者必先靡是以甘井近竭招木近伐靈龜近灼神蛇近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為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境埆者其地不育三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愛士

呂氏春秋

愛士　五日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饑也饑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大仁義也人之困窮甚如饑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得國士也）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兩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是。兩馬在邊為驂。又云兩驂如舞是也）見埜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處一年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伐晉惠公戰於晉地之韓原）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環圍扣持）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甲鎧也陷之六札）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畢盡疾急）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克勝也勝晉執惠公歸於秦）此詩之所謂曰君子則正以行其德（為君子作君正法以行德無德不報）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此逸詩也為賤人作君饒之以盡其力故繆公戰以勝晉）人主其胡（胡何也）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食馬肉人為繆公死戰不愛其死以獲惠公是也）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廣門邑名也官小臣也款扣也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止愈也）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安于簡子家臣慍怒即訖也謂訖胥渠而刑之也）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獲衣甲者之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是不得利而退）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且將也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武之善經也故以走為利）則刃無與接（接交戰也）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敵克故得生也己負為死也）敵得死於我則我得生於敵（敵負故我得殺敵也能殺敵故已得生也）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非用兵勝負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勵士

吳子勵士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柰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於是武侯設座廟廷為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頒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為差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軍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震天下

天下士

戰國策魯仲連謂辛垣衍曰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卻軍五十里　江州志宋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歷仕合州判官有惡諸部使者趙抃者抃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後敦頤通判虔州抃來守熟察其所為始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譽之終身不衰　宋名臣言行錄范公祖禹弱不好弄博學強記年十三而孤叔祖忠文公撫育如己子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人忠文每器之曰天下士也謂諸子曰三郎汝師也當取法焉公第三視忠文諸子為諸父行云

開濟士

宋史任希夷字伯起從朱熹學篤信力行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也

志尚士

蒙求後漢毛義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至以義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士也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徵不至奉嘆曰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獨行士

北史眭夸傳崔浩為司徒徵夸為中郎不受浩嘆曰眭夸獨行士不應以小職辱之

大雅士

新唐書蘇珦傳珦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案牒按訊珦推之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挺

議無所撓。后不悅。曰。卿大雅士。此獄不足諉卿。即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

塵外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向秀與嵇康為物外遊。既被誅。秀為吏。白京司馬文王。問曰。子常自云塵外之士。今安得來乎。答曰。臣為巢許狂狷。不足慕故也。乃授之驃騎府從事。宋謝靈運嘗著一齒屐以詣大宰公。曰此塵外之士也。

方外士

馬明叟實賓錄。晉阮籍雖不拘禮教。然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與決賭。既而飲酒二斗。號一聲。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畢便去。或問楷。凡弔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典禮。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南史謝瀹字景恒。嘗侍帝宴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為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

虎賁士

蒙求虎賁二字。出尚書周書牧誓篇。注云。勇士稱也。若虎賁獸。名言其猛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跔科頭。貫頤奮戟。

同心士

東漢書陳俊傳。俊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璽書曰。拜為彊弩偏將軍。賜降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

敢死士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李光弼將敢死士出擊蔡希德。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希德遁去。宋史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汴京。攻西水門。以小船數十隻順汴流相繼而下。諸將臨城捍禦。募敢死士二十人。列布于城下。待船至。即以長鉤搭就岸。投石碎之。

輕銳士

西漢書匈奴傳。烏孫為匈奴侵削。上書求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輯濯士

西漢書劉屈氂傳。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櫂。並音直孝反。

迹射士

西漢傳閩王尊傳。校尉傳剛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南山羣盜。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食亦反。東漢書鄧晨傳。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

伏死士

陸游南唐書元宗光穆鍾皇后傳。后父太章。事吳為義祖禆將。義祖謀誅張灝。令嚴可求諭太章伏死士二十輩。斬灝於府。

汝作士

書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大

禹謨。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予于治。

性樂士

新唐書張建封傳。建封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好接士

新唐書柳璟傳。璟為人寬信。好接士。稱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

不禮士

唐語林。新昌李相紳性暴。不禮士。鎮宣武。有士人遇於中道。不避。乃為前騶所拘。紳命鞫之。乃宗室也。答款曰。勤政樓前。尚容緩步。開府橋上。不許徐行。汴州豈大於帝都。尚書未尊於天子。公覽之失色。使逸去。

薦蜀士

宋史施師點傳。師點除知樞密院事。時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士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

率用蜀士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和議未成。荊帥率用蜀士。吳德夫自江陵使蜀。於是時虜窺荊襄甚急。朝士莫肯行。侂胄乃以宇文挺臣知江陵府。兼權湖北京西宣撫使。蓋宣司在鄂渚。實君江南。而江陵則江北也。挺臣遷延未行。乃改命為侍讀。湖南北京西宣撫使。兼權知江陵府。挺臣遂行。初。德夫既去。總領官趙少卿善實攝帥事。得旨俟挺臣交割。乃還武昌。挺臣既入覲。領宣帥二司印。趙卿即以軍餉急闕為詞。委府事於通判而去。挺臣纔至武昌。趙卿亦上謁。挺臣大怒。謝不見。會李季允起廢為湖北憲。即檄季允使權府事。且劾趙卿于朝。侂胄主之。第降旨令盡力餉軍。以責後効而已。季允用是亦復官。除帥。俄季允以李章累罷。亟命范仲壬季海自夔州代之。及和議成。季海召歸。旋以事被黜。蓋自邊事將興。即命楊端明守荊渚。（輔。遂寧人。）楊公移峴首。乃用陳子長右司。（損之。隆州人。）子長道卒。用范東叔給事。（仲藝。雙流人。）東叔卒。乃用宋伯嘉舍人。（之瑞。合州人。）伯嘉去。用劉師文侍郎。（甲。嘉定人。）師文改除。吳德夫少監。（獵。潭州人。）德夫使蜀。乃用宇文挺臣。（廣都人。）挺臣宣威。用李季允。（𡌴。眉州人。）季允罷。用范季海。（成都人。）自宋吳二人外。凡守荊渚者皆選蜀士。休兵後。始置京湖制閫。命趙從善尚書以直學士為之。既為蔡行之所覈。乃改用李伯和尚書。皆江浙人云。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為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叶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侍制咸為之首。史次秦薰目避偽次之。（大安軍學教授）李國博興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管文字）李道傳（遂州州學教授）皆不受逆僞

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攝為縣尉）程過孫（知丹稜縣）宋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戶參軍）家子鈇。（全州都統司計議官）劉端友。（總領所措置糴買）劉翊之。（興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糧料院）楊汝明。（成都府觀察推官）張方。（普州州學教授）家大酉。（昭化縣主簿）楊脩年。（簡州州縣教授）梁揮。（隆州司理參軍）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晁子儀。（知綿竹縣）錢元儒。（眉州司法參軍）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權。（監德縣商稅）鄧諫從。（新知懷安軍）袁桂。（新知隆州）楊鼎年。（知萬州改差制置司參議官）李莊。（知梁山軍改差知雅州）程公說。（前功州州學教授）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以上五人。係已致仕。張權以上十四人。係見任去官。秦桂以上二人。係不赴任。李莊以上二人。係不候替人。程公說係不對部。）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埜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實仲等尚多有之。時曦覘以李允持異論偽帥祿秩。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登進蜀士

（成都府志朝廷登進蜀士論）蜀編云。自為一隅。緩急易成閒阻。祖宗守蜀者必朝廷心腹之臣。而登于朝者則亦多西蜀之士。然蜀士之論。謂逆曦之變雖無叛兵。而有叛將。雖無叛民。而有叛吏。此必有其故也。蜀之貢士。不赴禮部不對廷策。皆可得官。蜀之文臣調官不到部。改官不班引。守臣到罷不奏事。甚而使節亦多就除。有終身足迹不至國門。蜀之武臣。居行伍則振拔之權在主帥。為將佐則陞差之權在主帥。甚而就偏裨為管軍。而保舉之恩亦在主帥。其心第知有主帥而已。古所謂示恩意重臨遣使臣下自結主知。以尊君親上為心者。恐不如是恝然也。平時既視為一隅。使之自為一隅調度自賦歛。自供億自取士。自命官。朝廷若不相關。一旦有變。則何憚而不閉關而自為一家耶。故當時監司郡守量力不及。脫身而歸命君父者多東南之士。薛九齡以叙州小壘。能奮然倡義擊賊者。皆曾被臨遣故也。蜀士如陳咸削髮不屈。劉楊李諸人之去官。范劉費諸人之謀舉義。皆朝廷擢用之顯顯者也。三屯將帥非曦部曲則曦姻黨類不勞頤指。獨彭輅以其姻黨而能脫身歸朝。此無它。蓋幹脊在環衛故也。豈非平素君臣之情親故緩急能盡君臣之義乎。明效亦可槩見矣。

朝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美也。）

諸侯之士

（書林事類王制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化徹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天下之士

（孟子公孫丑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類說周公曰。下屋之士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士。而天下之士亦至。戰國策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勝臂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為君決疑應卒。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以為君取矣。）

四海之士

（續後漢書龐統傳。顧邵就統宿。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明日邵與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

江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山林之士

（韓詩外傳　朝廷之士為祿。故入而不出。山林之士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不能出。往而不能返。通移有常。聖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山谷之士

（莊子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

田里之士

（宋陳后山集擬御試武舉策。陛下不自賢聖。託于寡昧。適見田里之士）

柱石之士

（續後漢書蔣濟傳。曹叡立。濟為中護軍。特中書監。號為專任。濟上疏曰。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

東京之士

（玉海左雄傳。論順帝備纁束帛　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於是處士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亘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凡二十人）

構學延士

（宋史孝義傳。胡仲堯。洪州奉新人。構學舍于華林山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

建樓延士

（宋史孝義傳。陳昉江

（州德安人。建書樓於别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希少。）**好賢樂士**（燕語考異宋李和文好賢樂士。以楊文公爲師友。其子孫多守家法。一時名公卿率從之游。）**好施樂士**（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二年冬十月。王建既得西川。留心政事。容納直言。好施樂士。好呼到翻。施式政反。用人各盡其才。）**尊禮儒士**（宋史郭瓊傳。瓊雖起卒伍。而所至有惠政。尊禮儒士。孜孜爲善。蓋武臣之賢者也。）**崇儒重士**（温州府志帖木列思字周賢。康里人。以亞中大夫來監于温。撫治有方。吏莫敢犯。崇儒重士。是歲秋九月。撤四邑文士試于郡庠。聘進士慕高孔暘等考試。取何桐生林惟誠等一十五名。學者知勸焉。）**以詩取士**（宋朝雜記復齋謾錄云。王公韶少日讀書於廬山東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賦詩云。鱗皮皴剝玉崢嶸。高節分明似古人。解與乾坤生氣槩。幾因風雨長精神。裝添景物年年别。擺捭窮愁日日新。惟有碧霄雲裏月。共君孤影最相親。王荆公爲憲江東。過而見之。大加稱賞。遂爲知己。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云。盧龍圖秉少豪逸。熙寧初游京師。父不得調。嘗作詩曰。青衫白髮病參軍。旋糶黄粮置酒饌。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荆公一見曰。此定非碌碌者。即薦用之。前此蓋未嘗相識也。又石林詩話云。劉季孫初以右班殿直監饒州酒。荆公爲憲江東。廵歷按酒務。始至廳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閑。說與傍人應不解。杖藜携酒看芝山。大稱賞之。即召與語。嘉歎久之。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荆公以三詩而取三士。其樂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詩賦取士**（宋楊誠齋集周子益訓蒙省題詩序　唐人未有不能詩者。能之矣亦未有不工者。至李杜極矣。後有作者蔑以加矣。而晚唐諸子雖乏二子之雄渾。好色而不淫。怨誹而不亂。猶有國風小雅之遺意。無他專門以詩賦取士而已。）**名節取士**（宋朱晦庵大全集李公墓誌　且察臣下有游近習之門者。嚴禁絶之。而益以公道用人。名節取士。則士風振而人材出矣。）**趙武舉士**（通鑑外紀景王四年。叔向曰。趙武舉士於白屋者四十六人。公家賴之。）**文學之士**（韓非子六反篇。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文藝之士**（韓淲澗泉日記明禮道者可任重。文藝之士心浮力

重淺弱。）**武舉之士**（通鑑續編宋神宗熙寧六年。初策武舉之士。）**有道之士**（王明清揮麈餘話辛巳歲。光穎亳冦淮浙江震動。有處州遂昌縣道流張思廉者人稱爲有道之士。言事多驗。時李正之大正爲邑尉。從而問之。思廉以片紙書云。慎乃在位。初得之殊不可曉。次年阜陵改名正儲登極。李正之云。通鑑漢安帝建光元年。詔舉有道之士。禮記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孔穎達曰。方道也。若君子能隆盛行禮。則可謂有道之士也。）**知道之士**（抱朴子內篇序。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得道之士**（類說得道之士變游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録氣。）**盛德之士**（孟子萬章篇。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厚德之士**（張橫浦心傳録或問狄仁傑能薦張柬之姚元崇桓彦範敬暉等皆爲名臣。而不識婁師德何也。曰此皆卓然可見之材。婁公厚德之士未易窺測。雖仁傑亦在其度內。餘人可知矣。彼淺心陿量者真不可以識君子。而多詐不情之徒。往往欲盗其近似。終不免於敗也。）**豪傑之士**（孟子盡心篇。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羣書足用前漢賈山至言。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此周之所以興也。呂原明雜記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其次不遇堯舜文王而不盡其材多矣。雖有堯舜之政。堯舜之教。堯舜之化。或能變其心。易其慮。或止能革其面矣。聖人在上。革道已成。乃能使小人革面非聖人之罪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有淺深也。朱子語略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可謂豪傑之士。元胡祗遹紫山集上平章書忘血氣之私。循理義之正。顧其大而忘其小。憂喜以天下爲心者。是所謂豪傑之士也。宋章忠恪公集乞樞密論豪傑之士劄子　某伏聞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以身任事者其效著。與人共事者其功大。方今聖主在御。國家多難。兼收天下之才智。共濟天下之變故。猶恐不足。而將相之間情未和協。使在朝之士不得以附豫。赴功之人莫知所適從。觀望之徒因資向背。持此道以佐人主。其欲撥亂興衰不亦難乎。伏望樞密相公每於進對之時。數論豪傑之士。與之同德協心以抗讐敵。不勝幸甚。）**奇傑之士**（江少虞類苑柳開知潤州有監兵錢供奉者亦忠懿之近屬也。乃父方奉朝請在京師。開乘間來謁。造其書閣。見壁有繪婦人像甚美。詰以誰氏。監兵對曰。某之女弟也。既笄矣。柳喜曰。開喪偶已踰朞。

願取為繼室。錢曰。候白家君敢議姻事。柳曰。以開之材學。不辱于錢氏之門。遂強委禽焉。不旬日而遂成禮。錢不之敢拒。走介白其父。父乙上殿面訴柳開刼取臣女。仁宗問曰。卿識柳開否。曰不識。上曰。真奇傑之士也。御家可謂得嘉婿矣。吾為卿媒可乎。錢父不敢再言。但拜謝而退。

有智之士 隨周紀述夫有智之士安貧知足。足則近乎富。富即動自靜。靜則近乎道。協用二法。抑亦能事。

有志之士 湘潭志狄粟字仲莊。為人廉介有守。嘗為穀城令。時西北用兵。詔言欲遣民戍邊。衆懼。聚食于邑者數萬。會秋霖作沴。穀貴翔貴。粟即開常平倉以賑之。有司刻其擅發聞于朝。上以其有志於民特原之。朞年政大治。及歐陽文忠公脩作穀城文宣王廟碑稱之以為有志之士。其廉名特後。遷大理丞。尋出知新州。後詣京師道病卒于宿州。葬于長沙。

志能之士 羣書足用漢中興二十八將。以為上應二十八宿。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公正之士 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甲戌。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謹茲戒。毋自貽咎。

方正之士 西漢書鼂錯傳。錯對策曰。絜身而不敢誣。奉法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歸其上。更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矣。

廉正之士 周密澄懷錄張子韶云。廉正之士。如竹間清風。露氣洒洒襲人。觀之者已覺心目頓快。況處其間。豈不意愛心賞。

直言之士 宋范文正公集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士。千古謂之佞。蘇頴濱集昔仁宗親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識忌諱得罪於有司。

忠烈之士 資治通鑑唐元和元年。劉闢將反。推官莆田林蘊力諫。闢舉兵。闢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邪。闢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黜為唐昌尉。池州府圖志景祐中。仁宗皇帝嘗寢疾。雖安羸弱。時相呂文靖請置大宗正司。以濮安懿王暨宇節知其事。蓋意有所在而人無知者。熙寧中。西賊圍邏迩城甚急。賊得吾禁卒。語之曰。汝語城中張大吾軍。使速降。當與汝爵祿。卒敬諾之。卒致危梯上下瞰城中。卒輒大呼曰。西賊人少粮盡。朝夕去矣。城中堅

守之。賊怒臠之。雖古忠烈之士無以過也。

忠義之士 宋史宋汝為奉國書使金。遇完顏宗弼軍。馳入其壁。持上國書。宗弼盛怒。刼而縛之。欲加僇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一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牟子才傳。子才所薦士若李芾趙昴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為忠義之士。

徇義之士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三年秋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陝東行臺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子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

志義之士 五代歐史和凝傳。凝字成績。鄆州須昌人也。幼聰敏。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凝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于胡柳。瓌戰敗。脫身走。獨凝隨之。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大丈夫當為知己死。吾恨未得死所爾。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由此得免。瓌歸戒其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必富貴。爾其謹事之。因妻之以女。

腹心之士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禦。乃置腹心之士於公庭廡下。挾刃執劍以備之。時勞賜酒肉。及董晉代之。悉罷之。

兼濟之士 唐柳宗元集兼濟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當而不辭。

脩智之士 韓非子孤憤篇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辨進業。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貨脩智之士不肯聽從也。）

質行之士 元王惲秋澗集行尚書孫公碑　齋家教子敦篤義方。循尚禮法。又似夫齊魯質行之士。

儒雅之士 宋史長編左諫議大夫史館脩撰楊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上顧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之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意矣。

敦樸之士 通鑑漢順帝陽嘉二年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風流之士 續世說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

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陸象先知章族姑子也。與知章相親善。象先常謂人曰。賀兄言論調態。真可謂風流之士。吾與子弟離闊。都不思之。一日不見賀兄。則鄙吝生矣。舊唐書李大亮傳。大亮族孫迥秀。雅有文才。飲酒斗餘。廣接賓朋。當時稱為風流之士。

秉德之士（曾子制言下章。昔者禹見耕者五偶而式。過十室之邑則下。為秉德之士存焉。）**知幾之士**（韓滉澗泉日記。蔡謨三年辭司徒。可謂知幾之士矣。雖殷深源亦於罪之。荀羨一言。蔡謨獲全。晉之諸賢遠矣。）**高才之士**（樂安語錄。高才之士易得。純德之士難得。）**智術之士**（韓非子孤憤篇。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磏勇之士**（韓非子六反篇。行劍攻殺。暴慠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辯智之士**（韓非子六反篇。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立名之士**（韓滉澗泉日記。聯轂戰國。蒙寮餘而捷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交結者。立名之士也。）**特立之士**（邵氏聞見錄。儒釋之道雖不同。而非特立之士不足以明其家。大儒伊川先生程正叔。元祐初用薦侍講禁中。以師道自居。後）出判國子監。兩加直秘閣。皆辭之。黨禍起。謫涪州。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為憂。遇赦得歸。不以為喜。衰老道楷者。朝廷命住京師法雲寺。一日賜方袍。楷曰。非吾法也。却不受。中使譖於上。上怒。下大理寺杖之。理官知楷為有道者。欲出之。問曰。師年七十耶。曰。六十九矣。有疾乎。楷正色曰。某平生無病。上賜杖。官不可輒輕之。遂受杖。無一言。自此隱芙蓉溪。朝廷復命為僧。不從。嗚呼。二人雖學不同。皆特立之士也。為儒為釋而不以道者（聞其風可以少愧矣。）**獨任之士**（唐柳宗元集上李中丞啓。列子獨任之士。唯己一毛之為愛。故遁以自免。）**名世之士**（荀子注序。孟軻闢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易於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平世之士**（莊子外篇刻意。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端奇之士**（元張西巖集祭樂御史先生文。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真一代端奇

之士。迥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八能之士**（書林事類。後律志。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則召太史各板書。封以皂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八能士請太官受賜。陛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後漢禮儀志云云。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以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有能之士**（韓非子六反篇。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幹能之士**（北史王世良傳。後論曰。唐永良能之名。所在著美。清白之舉。顯於累職。所謂幹能之士也。）**異能之士**（史記仲尼弟子傳。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通鑑漢平帝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異能之士。）**異常之士**（史子朴語。天下有常道。不可違也。違常者雖成必敗。秦得異常之士三。以是致強。亦以是致滅。或問三士。曰。始以由余。中以商鞅。末以李斯。）**異等之士**（通鑑續編。宋太宗淳化五年冬十一月。契丹令郡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不賓之士**（東漢書周黨傳。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不羣之士**（抱朴子逸民篇。苟有卓然不羣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好古之士**（張橫浦心傳錄。或問好古之士。未嘗不欲行所學。一旦入仕。往往與所學背馳。多不合時宜。豈所學未到邪。抑文章政事兩塗也。先生曰。）習俗便情。正理多礙。守道之士難施設耳。其間號為巧宦者。多非純正之士。世俗之論又何足恤。至如見理不到。務為乖僻以取異於人者。則又非真好古之士也。古人行事又何常違人情哉。此又不可不察。**自好之士**（韓非子顯學篇。今有人於此。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鬬。不可得也。

魁奇智畧之士

（容齋續筆天下未嘗無魁奇智畧之士當亂離之際雖一旅之聚數城之地必有）英知名者出其間史傳所書尚可考也鄭燭之武弦高從容立計以存其國後世至不可勝紀在唐尤多姑摭其小小者數人載于此武德初北海賊帥綦公順攻郡城爲郡兵所敗後得劉蘭成以爲謀主才用數十百人出奇再奮北海即降海州城君相帥衆五萬來爭蘭成以敢死士二十人夜襲之掠空其衆徐圓朗據海岱或説之曰有劉世徹者才畧不世出名高東夏若迎而奉之天下指揮可定圓朗使迎之世徹至已有衆數千圓朗使徇譙杞東人素聞其名所向皆下衆甫亂浙東朝廷遣王式往討其黨劉暀勸甫引兵取越憑城郭據府庫循浙江築壘以拒之得閒則長驅進取浙西過大江掠揚州還脩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別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則國家貢賦之地盡入于我矣甫不能用高駢之將畢師鐸攻駢乞師宣州秦彥彥兵至遂下揚州師鐸遣使趣彥過江將奉以爲主或説之曰僕射順衆心爲一方去害宜復奉高公而佐之總其兵權誰敢不服且秦司空爲節度使廬州壽州其肯爲之下乎竊恐功名成敗未可知也不若亟止秦司空勿使過江彼若粗識安危必未敢

輕進就使他日責我以負約猶不失爲高士忠臣也師鐸不以爲然明日以告鄭漢章漢章曰此智士也求之弗獲王建鎮成都攻楊晟於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抄掠之王先成往説其將王宗侃曰民入山谷以俟招安今乃從而掠之與盜賊無異且出淘虜薄暮乃返曾無守備之意萬一城中有智者爲之畫策使乘虛奔突先伏精兵於門內望淘虜者稍遠出弓弩手礮各百人攻寨之一面又於三面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相救如此能無敗乎宗侃矍然先成爲條列七事爲狀以白王建建即就行之榜至三日山中之民競出如歸市浸還故業觀此五者則其他姓名不傳與草木俱腐者蓋不可勝計矣

殆非凡士

（文中子中説後述太和末關朗爲公府記室妙極占）筭許穆公知其賢厚禮焉引與共席對談易義終日竟夜各相歎許穆公謂朗曰足下今之奇士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於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昔嘗爲朕言之朕以占筭小道恐亂大經故不見穆公曰此人微法玄深殆非凡士詔見帝謂穆公眞可謂知人

非今世士

（宋朱晦菴大全集劉君墓誌　熹年十四五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劉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江州志宋劉渙字凝之其先京兆人六世祖度爲臨川令葬高安因家焉渙優詞學擢天聖八年第爲小官有直氣數以事屈仕勢者不容於時年四十爲潁上令以太常博士致仕入廬山繫書教子種蒔自給暇則與山僧野人往還蘇軾過廬山拜渙床下出謂入曰睹其容粹然聽其言藹然視其環堵蕭然餅粥以爲食而游心塵垢之外凜乎非今世士也自號西澗居士

側席幽士

宋史朱敦儒傳紹興二年宣諭使明橐言敦儒深達治體有經世才詔以爲右迪功郎下肇慶府敦遣詣行在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翼宣中興譙定召於蜀蘇庠召於浙張自牧召於長蘆莫不聲流天京感動郡國君何爲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幡然而起

仁恕愛士

（北史齊本紀神武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並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

好才愛士

（東漢書王龔傳）建光二年龔遷汝南太守政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後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

使除其録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

虚襟愛士

（晉書載記石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勒僭位立爲太子虛襟愛士好爲）文詠其所親昵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大悦

曉兵愛士

（東漢書王霸傳霸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幷將臧宮傅俊兵以宮俊爲騎都尉

倒屣迎士

（北史）宋繇傳繇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

和顏接士

（西漢書趙廣漢傳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

接賢馭士

（吳子圖國篇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起對曰）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四萬以獲其志秦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智者伸而待之賢者推而用之勇

者賞以豐之。貪者禮以來之。愚者刑以威之。狠者過而戮之。此擾賢馭士之術也。

祿位馭士 周禮天官太宰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祿若今月奉也。位。爵次也。疏曰。士謂學士。有賢行學業則錫之以爵位祿賞亦是歐之於善也。

旌賞諫士 唐陳拾遺集。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版萬代有述。

輕財重士 馬令南唐書義死傳。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爲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爲左監門衛將軍。

輕財敬士 續後漢書甘寧傳。寧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畧。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致樂爲用。

傾資餽士 晉書烈女傳。虞潭母孫氏。吳郡富春人。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值杜弢構逆。率衆討之。孫氏勉潭以必死之義。倶傾其資產以餽戰士。潭遂克捷。

罄財招士 宋史曹友聞。少有大志。辟天水軍敎授。城已被圍。友聞單騎夜入與守臣張維料民爲戰。兵退。制置使製大旗書滿身膽以旌之。已而兵復至。友聞罄家財招集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𡌴檄管忠義。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

私財募士 金史完顏伯嘉傳。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于弘州矣。

賞格募士 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冬十月乙丑。詔諭河南官吏軍民。以賞格募立功之士。

解驂贖士 晏子內篇雜上。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爲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爲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爲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因載與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爲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爲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爲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爲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爲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爲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乃令糞酒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脩塗。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爲上客。

賣女賞士 新唐書張伾傳。張伾者。本爲澤潞將。守臨洺。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糧且盡。救不至。伾悉召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拜。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爲賞。願以是女賣直爲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會馬燧自河東將兵擊悅。城下敗之。伾乘勝出戰。無不一當百。以功遷洺州刺史。

牛酒犒士 新唐書時溥傳。溥爲州牙將。黄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

出財勞士 新唐書藩鎮劉玄佐傳。玄佐死。匿喪俟代。帝亦爲隱。踰三日乃發喪。使主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爲便。乃拜湊爲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柩將還。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陵晨甲而噪。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楄。墨其衣。尊爲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爲左金吾衞將軍。

陰養死士 史記春申君傳。李園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太宗即位。有告叔良陰養死

士交通境外。恐謀爲反叛。詔遣中書令宇文士及代爲都督。并按其事。士及慮其爲變。遂縊殺之。

厚養死士 戰國策蘇秦曰。厚養死士。注。敢死之士。

重賞死士 類說。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士。

謝將休士 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勌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戮將徇士 新唐書郭子儀傳。史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戰引去。乘之。又破於沙河。遂趨常陽以守。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鬭。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

輕車介士 西漢書元后傳。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輕車介士。

求方畧士 儒學警悟。鄧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材異等中選。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論與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

（叛詔求方畧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邠州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法蓋如此也。）

千里求士（宋蘇東坡集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固多矣。）

閱軍募士（通鑑綱目 周世宗顯德元年。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為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為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命我太祖皇帝選其尤者為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所向克捷。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剝於民而紓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既得柄制輕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奈何浚民膏血養此無用之物。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潛募劒士（舊唐書龐人祐傳。祐勇尚氣。直長陰弘智謂祐曰。王兄弟既多。即上百年之後。須得武士自助。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謁祐。祐接之甚厚。多賜金帛。令潛募劒士。）

持戟之士（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注。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

江淮弩士（新唐書王栖曜傳。栖曜為金吾大將軍。時李希烈陷汴州。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矢集帳前。驚曰。江淮弩士入矣。遂不敢東。）

請為猛士（舊唐書婁師德傳。上元初。婁師德累補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為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

壺飡得士（類說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徧。子期怒。走楚。說楚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後。君顧曰。奚為者。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飡餌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君歎曰。與不期衆少。期於當厄。怨不期深淺。期於傷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飡得士二人。）

畋獸得士（金樓子雜記下。趙簡子出畋。命鄭龍射埜人。使無驚吾鳥。龍曰。吾先君晉文公伐衛。不僇一人。今君一畋而欲殺良民。是虎狼也。簡子曰。人畋得獸。我畋得士。故緣木愈高者愈懼。人爵愈貴者愈危。可不慎乎。）

大畋教士（新唐書曹王明傳。貞元初。吳少誠擅蔡。故徙皐鎮山南東道。剖隋汝以益軍。綠兵峙糧。市回鶻馬以益戰騎。歲時大畋以教士。少誠畏之。）

田獵求士（通鑑外紀。周楚莊王好田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藂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

射以論士（宋蘇東坡集南安軍學記。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叙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

瑞人神士（元王惲秋澗集真人尹公道行碑 師儀觀秀偉。風度凝重。如瑞人神士。不可梯接。然即之。春風和氣。津溢眉宇間。）

神化方士（廣州府南海志清遠縣東三十里有延祚寺。梁武帝末有二神人化為遊方士。來寺。叩正俊禪師曰。峽山據清遠上流。建一道場足立勝槩。師居之乎。俊然之。俄中夜風雨暴作。遲明啓戶。寶像儼設。舊云黃帝二庶子善音律。南採崑崙竹為黃鍾之管。與帝左右二臣同隱此山。化為遊方士者非二庶子即二臣也。有祠在寺東偏。靈應顯著。山與寺多異跡。）

千里一士（數類呂氏春秋曰。天下雖大。有道之士固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所以短。亂世所以長也。）

不戮一士（五代薛史王晏球傳。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延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伏。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懽心。物議以為有將帥之畧。）

不戰一士（史記婁敬傳。敬見沛公曰。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

未宿一士（宋曾鞏元豐類藁傳天下之目。不陳一兵未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

少卿詬士（王明清揮麈錄。唐大和堅老來京師省試。罷坐微累下大理。時李傳正端初為少卿。初入之時。堅老哀鳴曰。某遠方舉人。不幸抵此。祈公憐之。端初怒採俚談詬曰。子齒矣如此。誠奸人也。因困辱之。已

而榜出奏名，所犯輕，在法應釋，得以無事。自此各不相聞。後十餘年，端初為淮南路轉運副使，既及介，堅老自郎官出為代。端初罔忘之，而堅老心未能平也。相見各叙昧生平而已。既再見，端初願省其面目，攜不記前事，因曰：郎中若有素耆，豈嘗邂逅朝路中邪。風采堂堂，非曩日比也。堅老眷曰：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自見，但不知比往時肯不尖否。端初愧怍而悔。

素不喜士 東南記聞劉龍洲過太和人嘉定間客京師，有轎到府，趙尹師雍素不喜士，將杖之，其儕輩扣棄使王方巖。王居安不得已，折簡於趙云：劉過平生遣越事不止此，要當使俗子治之，勿出吾曹手也。趙忻然即釋其罪。

重鳥輕士 晏子新書外篇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深忌殺士 張橫浦心傳錄或問曹操不忍殺禰衡，而殺荀文若，何也。曰：自古英雄將以大有為者，深忌殺士。曹操姦宄有餘，雖為禰衡慢侮，終畏殺士之名，而送之他人以嫁其禍。其害孫殺之如一狐鼠耳，然此人浪得其名，恐天下以為吾不能容此，非真其真情也。至其殺荀文若，而卒見譏於世。何見於彼，而不見於此耶。如衡之輕狂，固無足道，雖殺之，議者必亦無議，而操猶畏之。至若文若之賢，乃其所深忌者，則其殺之也，出於其本心，此又其自欺之姦，姑以欺人耳。人其可欺哉。

二桃殺三士 西溪叢語引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李白梁甫吟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

程門二士 宋名臣言行錄尹焞與張繹同時師事伊川，張繹以高識，公以篤行，俱為所稱。伊川嘗言晚得二士。

淮有三士 荃翁貴耳集章冠之名甫，號易足居士，有文集十卷，多從于湖交游，豪放飄蕩，不拘羈。淳熙間，淮有三士：舒之張用晦，和之張進卿，真之冠之也。寄荊南詩：餘生自判一虛舟，未審尋詩慰客愁。梅欲飄零猶醖藉，柳纔依約已風流。關心弟妹無黃犬，入夢江湖有白鷗。別後故人相念否，東風應倚仲宣樓。

日見七士 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齊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何顏見士 儀真志晉方為諸胡擾亂，又陳敏劉據江東，晉望臣顧榮等僞從其用。華潭遣榮書曰：一旦皇輿東軒，行即紫館，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鋭鋒，南據堂邑，征東驚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楊，擒冠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耶。於是顧榮等斬敏，江東平。

都下人士 南史劉繪傳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富貴多士 史記孟嘗君傳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

擢用羣士 東漢書董卓傳時卓為相國，素聞天下同疾閹官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保有厥士 詩周頌桓篇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注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也。）

綏多女士 大戴禮夏小正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

釐爾女士 詩大雅既醉篇釐爾女士。（註女士，女之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也。）

有依其士 詩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注依，愛士夫也。）

作率慶士 禮記祭統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注作，起也。率，循也。慶，善也。士之言事也。言文叔能興行先祖之舊德，起而循其善事。）

先王置士 鶡冠子道端篇先王之置士也，舉賢用能，仁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

戰國說士 議遺葉水心曰：周之盛時，京師有學，比閭族黨鄉遂皆有學，三歲賓興，諸侯貢士，士進得仕，季退得臣諸侯，故其時有秀士、進士、俊士、造士等目。厲王無道，周法浸壞，宣王之復未幾又亂，以幽王驪至平王東遷，京師之學先壞，諸侯貢士之典亦闕，士絕望於王都下者為商賈負販，高者俛首為陪臣，然尚用於諸侯也。其後諸侯亦不取士，士之無歸者降為

（大夫家臣孔門弟子皆為之獨顏閔以不仕見推至戰國諸侯互相吞滅日尋干戈士遭離亂為家臣既無主退又無以自業於是放蕩四出仗口舌以要時君雖孟子大賢亦千里見梁且語句踐以遊孟經曰平原單資士以重其國數十人士之變詐縱橫者至以口舌重輕人國列國之王為之擁篲先驅側行撇席時可知矣至秦此習未改於是坑焚之禍起焉其實皆因於士之無歸也）

釋不如士（宋楊誠齋集興崇院經藏記　子曰彼於師之經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歷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

不敢齒士（宋陳後山集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僕自念不敢齒士而足下遷進僕於兩公之間不亦汰乎）

無穢虐士（左傳哀公十五年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注虐士謂死者無以死者為穢惡）

未嘗薦士（宋蘇東坡集上曾丞相書　昔者漢高未嘗喜儒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

壽命之士（韓淲澗泉日記　非有先生論云養壽命之士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

擇鄉就士（聞見善善錄　滎陽公嘗言所在有鄉先生處則一方人自別蓋漸染使之然也人豈可以不擇鄉就士哉）

游必就士（晏子內篇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

高居大士（能改齋漫錄　黃豫章贈鄭交詩高居大士是龍象草堂丈人非熊羆）

附青雲士（史記伯夷傳　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龍鳳姿士（馬明叟實賓錄　唐李揆字端卿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耶載聞銜之及秉政揆流落十六年載誅始拜禮部尚書）

錢穀委士（資治通鑑　唐劉晏常以為辦集眾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拘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賍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故士多清脩吏雖廉潔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租庸腳士（新唐書王鉷傳　鉷取諸郡高戶為租庸腳士大抵貲業皆破督責連年人不賴生）

管庫之士（韓淲澗泉日記　文子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名下無虛士（類說　隋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曰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之及云人歸落雁後思發在花前乃曰名下無虛士　辛文房唐才子傳　初長安慈恩寺浮圖前後名流詩版甚多八元亦題有云初怪鳥飛平地上自驚人語半天中後元微之白樂天至塔下遍覽因悉除去惟存八元版在吟詠久之曰名下無虛士也　清波雜志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芾即取所用硯入懷墨汁淋漓奏曰硯經臣下用不敢復進御臣敢拜賜）

任譽之士（韓非子六反篇　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游說之士（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筏載甲士（宋史李煜世家　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猶不知一日登城見列柵於外旌旗徧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召米令贊於上江令違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劉遇所破）

車戲賤士（宋張文潛宛丘集　盧綰車戲之賤士也其推盾魯鈍偶似夫數厚長者之形耳）

導引之士（莊子外篇刻意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

貴生之士（韓非子六反篇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碩畫之士（漢揚雄諫單于書　漢高祖困于平城或七日不食奇譎之謀碩畫之士甚眾率其所脫者世莫得聞也）

養痾傲士（東漢書高彪傳　彪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風猷令問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寵也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養痾傲士故其宜也融省書慙追謝還之彪逝而不顧）

閱衣冠士（隋書裴蘊傳　蘊性明辯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蘊以其父在

北陰來款於高祖請爲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爲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旨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

天遺朕士 西漢書郊祀志武帝時膠東王康后欲媚於上乃遣宮人欒大入求見言方武帝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大大說迺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得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朕臨天下二十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飛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

葆力之士 莊子雜篇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卷卷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海終身不反也

籠絡時士 百川學海韓忠獻遺事公謂呂申公爲輔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己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終不受其籠絡云

蚤知之士 史記樂毅傳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

傾覆之士 資治通鑑唐昭宗大順元年夏四月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注更工衡翻改也及復恭再用事深恨之上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也濬爲都統官王鐸爲都統奏濬爲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私謂詔使曰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

傾危之士 史記張儀傳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強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佽飛射士 西漢書宣帝紀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臣瓚曰本秦左弋官也武帝改曰佽飛官有一令九丞在上林苑中結矰繳弋鳧鴈歲萬頭以供祀宗廟許慎曰佽便利也便利矰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弋鳧鴈事自

使佽飛爲之非取飛鳥爲名瓚說失之佽音次

張晧推士 兩漢蒙求張晧字叔明順帝即位拜晧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

謝安論士 晉書褚爽傳爽字弘茂小字期生少有令稱謝安甚重之嘗曰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

亭長斬士 容齋續筆漢大司空士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郡縣逐之家上書辭曰亭長奉公勿逐大司空正邑斥士以謝

梁欲得晉士 五代歐史後晉李襲吉傳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困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爲書諭梁辭甚辯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歎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傅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爲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于世

廟神周貧士 夷堅志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趁旅邸下及寓宿于石公祠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乏冀神指迷神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千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云某素不善醫奈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尿吾怒之令小鬼以針刺其脛故爾汝以吾殿上香爐灰與擦其瘡即愈若如所酬儘可爲旅費却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費而吾之香火亦不隆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處如其言用之巨商之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士人爲刎頸交一日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廟拜許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托夢與士人言當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祝毋泄今又言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費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之而士人亦病喪焉

興文杖士 夷堅志南昌李知縣還先聖殿於縣南昇夫子像而不能動縱人多亦如之有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尼乎宰怒正色責之至夜士人忽夢被二黃衣使攝至一所有小殿廡扁額曰興文少頃一人坐中曰汝爲士人讀先聖之書豈當戲言侮慢先聖令左右決杖二十勒罷爲儒及覺如癡自後不識一字令世之人好引聖語之言爲戲亦當以爲戒

猨請醫士 夷堅志商州醫者負篋行醫一日昏黑爲數人擒去如飛醫者大呼求援鄉人羣聚而不可奪所擒之人慧厓絕險醫者捫其身皆毛行數里到石

室中。見一老猿卧於石榻之上。侍立數婦人。皆有姿色。一婦謂醫曰。將軍腹痛。醫者覺其傷食。遂以消食藥一服與之以服。老猿即能起坐。且囑婦人以一帕與之。令數人送其回歸抵家。視之。盡黃白也。次日持賣。有人認為其家之物。欲寘之官。醫者直述其由。盡以其物還之。其事方釋。忽一夕數人又來請其去。見猿有愧色。其婦人又與一帕。且謂得之頗遠。賣之無妨。醫者持歸。遂至大富。

士之高致（西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鄭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

士不兼官（慎子威德篇。古者士不兼官。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故士位可世。）

士氣不振（宋名臣言行錄。張九成在南安。或問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曾無一言及天下事者。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

士不可驕（通鑑外紀。周公問伯禽於其傳。對曰。其為人寬而好自用以慎。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無教之。以魯國驕人。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尹士（人名。孟子公孫丑。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注。尹士。齊人也。）

高力士（人名。南郡新書。柳芳上元中為史臣。得罪。竄逐黔中。時高力士亦徙巫州。因相遇。為芳言禁中事。芳因論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後著唐律。此書不復出。）

青士（竹名。雲仙雜記。樊宗師園記。栢曰蒼官。竹曰青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中書臣關規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illegible]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二寘

智　詩文二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智若禹之行水賦（明智之大。如禹行水。）古有大智中潛至明。何行水以爲諭。蓋存心之自誠。淵然翔物之謀。斂而外發。沛若決川之勢。順以東傾。夫惟靈萬類而生。祕五常之粹。不滯於物。其端曰智。然順其故。則不致於交譎悖其本。則浸成於大僞。居惟適正。委美質之自然。舉若下鴻。措安流於萬事。審利圖害。籌安計危。蘊千慮以無惑。包萬殊而不遺。每優游而暇此。不汩亂以行之。內藹清明陶天真而去詐。遠作踈鑿。適地勢以流。平湛然恬養於中。廓然識見於外。不滌源而滌性之垢。不治水而治情之害。較遠無間。成功亦大。可通塞壅。順意表以彌綸。如決懷襄。貫地中而滂沛。大抵多計者流於機巧。好辯者溺於空虛。其弊明甚。惟人戒歟。故我抱靈鑒以無隱。導沈機而自如。心常惡其鑿也。勢若排而注諸。舜以是而察邇言。聰明並決。禹因之而急先務。障蔽皆除。夫運至計以利行。紹徽謀於平土。德一也。何獨議乎智。人一也。何獨尊乎禹。蓋智之於物亍。必順適其理而爲之於水亍。亦疏導其苦。苟能此道。宜効皐陶之謨。一失其原。或謂白圭之愈。後世蘇張之辯勝。莊老之道鳴。其權才者或龍愚而不正。其矯枉者又絕聖以無營。皆與性以相戾。譬濬川而逆行。亦猶戕柳以爲之捲。並非其質。揠苗而助之長。反害其生。噫。喻玉瑩者。楚有屈平。倬著龜者。秦聞樗里。或以易變而貽誚。或以不知而爲恥。皆莫若順其性以行焉。所謂智者樂水。童蒙詩訓智者心無蔽。懸空一鏡明。事未方順應。物至總能名。漫游集仁智詩　仁者安理分。迂闊世所嗤。智者覺未然。諭高爲時疑。仁智廢不用。姦黠始設施。跳踉樂未已。顛躋悲已隨。爾輩胡足恤。柰人家國爲。白氏六帖智　智者。（詐愚。）用人之智。去其詐。（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漢書。）智者心之府。（文中子。神者智之役。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智公則心平。）智不足稱。（陽處父不沒其考。其智不足稱。）智先。（禍由智先。）智而不詐。（狄考。）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莊子。）智計歸之。（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嫌。閉門而自衛。無私交。嫁娶不結高門。天下論智計並歸賈氏也。）宮之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在隨。（楚不爲謀。）三仁未去。（武王還師不伐殷。）鄒陽。（北游不同其禍。）以賢易智。　杜預多智。（人號智囊。）大智若愚。不可以無涯之智。役有涯之身。（莊子。）智謀　知機者其神

乎。（易。）祭仲知權。（公羊。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焉知權。宋人曰。爲我出忽而立突。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祭仲足反於經。然後有善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未可與權。（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行中權。廢中權。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不親授受。禮也。嫂溺不援。豺狼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先覺。（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知微知章。　叔向母聞男聲。（晉叔向母聞向男伯石生。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此莫喪羊舌氏。遂不視之。）子文欲殺越椒。（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敖氏之族。）贈菓。（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有先知而無後悔。　思鱸魚。（晉張翰爲齊王所辟。因秋風起。忽見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單勝人亡。（鍾會鄧艾伐蜀。劉寔字子真。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之。笑而不答。果如其言。先見皆如此類也。）虞不臘矣。（晉假道於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虞君不聽。宮之奇曰。虞不臘矣。虢其亡乎。）屈瑕伐羅。（楚屈瑕伐羅。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止高。心不顧矣。果敗。）穆叔見趙孝伯曰。（趙孟將死。其言偷。且年未五十。諄諄如八九十。不能久矣。偷苟且也。）先識後艱。智者。（見於未萌。）求知太早。（同見彈以思鴞。）辯事方遷。（其在遠而搜索。）許負之識條侯。　牛生白犢。（孔父知其吉祥。）住踐未輪。（趙母知其必敗。）敏則（有功。）黎民（敏德。）不忘敏。（叔向曰。蓮氏有後於晉宜戒。子蕩來君命。不忘敏。）加之以敏。（齊國莊子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左傳。）告諸往而知來者。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於行。）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聞言即解。無所起發增益。）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默而識之。無所請益。）聞一知十。（回也。）聞一知二。（賜也。）開敏。（張放以公主子開敏。）敏給。（國語。）難助。（楊脩字德祖。爲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爲功。於是出教。惟曰雞肋。衆莫曉。脩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之可惜也。公歸計決矣。）承意觀色。（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爲務。再見梁惠王。終無言。惠王問之。曰。前見王。王志在遠。後見王。王志在音。王曰誠聖人也。）識亡書。（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唯張安世識之。寫得。後購得本相校。一無遺脫。）市肆閱書。（後漢王充。字仲任。博學不爲章句。家貧無書。游洛

（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誦憶。遂博覽百家之書。）記貧人姓名。（後漢陸續。既孤。仕郡戶曹。嘗歲荒人飢。太守尹興使於都亭賦貧人粥。訊名字畢。太守問。口說六百人。姓名無差謬。）張譯（博物強記。默識四海內。若指掌也。）讀諸刺。（夏侯湛從祖榮淵第五子。七歲。日誦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召之。時有客百餘。人人奏刺。書鄉里姓名。示之一徧。復使誦之。不錯一人。）應奉讀書五行俱下。（為郡決曹史。行部錄囚數十人。太守問之。奉口說姓名罪狀輕重無遺脫一人。）博物君子。（晉侯謂子產為博物君子。）博物多識。（王粲為侍中。）識竹簡。（晉束晳博物。時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字。張華問束晳。晳曰。此漢文帝節陵中策文也。驗之果然。）讀碑覆棋。（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邊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又觀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以帕蓋。更以他局為之。相校不失一路。）識部曲妻子。（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撫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藝文類聚智 周書曰。智與眾同者非人師也。且成事必在大智。 家語曰。孔子曰。好學則智。 商書曰。愚者闇於成事。而智者見於未萌。 莊子曰。巧者勞而智者憂。 孫卿子曰。言而當。智也。嘿而當。亦智也。 戰國策曰。今六國相伐。適足以強秦。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耶。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

智固已多矣。愚人之智。固已少矣。 又曰。稗諶出郊而智。 又曰。文公種菜。曾子牧羊。猶為智也。 唐子曰。命相在天。才智由人。由人可學。知在天無可冀。 符子曰。堯舜之智。桀紂以為不智。堯舜以為智。惡知堯舜之非桀紂。桀紂之非堯舜乎。 又曰。陳平智有餘而難獨任。 漢書曰。劉德少脩黃老術。有智略。武帝謂之千里駒。 諸葛亮集曰。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魏志曰。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懼見猜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婚姻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群書足用名君 顓帝疏通以智。（家語五帝德篇。）黃帝堯舜。（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大哉予兼天下之智。 文中問易。）文王。（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 前賈山傳。）成王弗造哲迪民康。（注。成王行其政。而不能為智道以安人。故使叛先自責。 書大誥。）齊威公。（齊威見管仲之足以托國。是天下之大智也。 荀仲尼。）智者竭其謀。愚者盡其慮。（梅福傳書。）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同上。）高祖任力。智者之俊也。（魏志。高貴鄉公紀。）漢祖發迹泗亭。奮其智謀鞭驅天下。（帝王世紀。）夏少康漢高祖。（荀顗曰。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俊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 魏志。高貴鄉公紀。）文帝。（鼂錯上書。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以智術數也。 前本傳。）武帝。（董仲舒對策。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 本傳。 今陛下智用而意失。）臨帝。（知者貴其慮。仁者明其施。 鄭弘贊。）廣覽兼聽。盡天下之智。（同上。）唐太宗。（勿謂我智。而非殊於己。 唐張蘊古傳。大寶箴。）德宗。（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 陸贄奏議。）

名臣（太史公曰。）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知有過人者。 史蘇秦傳。）仲尼（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不容於魯。抑有由也。 襄十三年。）張良。（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 楊淵騫。）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門而困諸葛。此皆全軍制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夫大將以智為本。 唐蘇珦傳。）吾丘壽王。（上以璽書賜壽王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為天下少雙。 前本傳。）東方朔（自以智能海內無雙。 選東方朔答客難。）韓安（國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 前本傳。）伏湛。（杜詩薦疏。智略謀慮。朝之淵藪。 後本傳。）李泌。（賦方圓動靜。圓若用智。 唐本傳。）其自全近智。（上贊。）智慮數明。（荀悅。）君子知則明通而類。（不苟。）知而好謙必賢。（仲尼。）故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安則慮危。（同上。）智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儒效。）知有所合之謂智。（正名。）知者明於事。達於數。（大略。）智者之知。固多矣。（王伯。）大智在所不慮。（天論。並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楊脩身。）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贊虧

矣。（問道。）古之人曰。智疑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子三十篇。）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文中子天地。）元亨利貞運行不匱者。知之功也。（問易。）

諸史 齊史者謂越王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用智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史越世家。）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趙世家。）李兌曰。智者備禍於未形。（同上。）仲連為書謂燕將曰。智者不倍時而棄利。（魯仲連傳。）智者因機以發。（後皇甫嵩傳。）處事有疑非智。（唐尉遲敬德傳。）智權宜也。（韓琬傳。）大將臨戎。以智為本。（蘇珦傳。）

文集 智者避危於未形。（司馬相如諫獵書。）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阮元瑜與曹公書。）

傳記 智者處物。（國語魯語。）智文之輿也。（國語。）建事能知。（同上。）大智。

諸子。小知不及大知。（莊逍遙。）齊智之所知則淺矣。（列子黃帝篇。）大智在所不慮。（荀天論。）

文集 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選賈誼鵩賦。）吾生也有涯。而智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養生。）智雖落天地。不自慮也。（王道。）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以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繕性。）去知與故。循天之理。（刻意。）心徹為智。（齊物。）至智不謀（庚桑楚篇。）一事能變曰智。（管心術。）智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白心。）疑滯者。智之蠹也。忿憾者。仁之勝也。（文中子。魏相。）白圭云。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強不足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不

告也。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前貨殖傳。）智慧出有大僞。（老子十八章。）人不志不智。志其爲詐。（前景帝紀注云。）秦焚書坑儒。自任私智。（前地理志。）公孫洪汲黯毀洪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汲黯傳。）體題。（如曩察物。先見不惑。周物明燭。養恬燭惡。）賊僞。（術足馭下。心先燭人。充廣惻隱辯明是非。充其私於一眞未鑿之天。察此理於萬境俱融之地。靜本天性。動明物我。飲而立身。行己之常。散則接物。待人之事。孫存一念。本自惻隱。酬酢萬變。公吾是非。）賊陽。（曰吾一貫。端由孔子之不居。以是相傳。執捐周公之未盡。）記纂淵海子　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荀子法行篇。）至人貪迷。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弗斷也。（淮南子。）集　狌狌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爲人所擒。皆獲輒無遺者。（唐文粹。裴炎狌狌銘。至見貪迷。）宋朝　老狐足姦計。安居穴垣墻。窮冬聽冰度。思慮豈不長。引身入扱（引也）中。將死猶跳踉。（歐公集。）虎終機械得。烏亦俾凡隨。（臨川集。）經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禮記學記。）子　孔子欲以顏狀取人也。於滅明改之矣。欲以言辭取人也。於宰

我改之矣。欲以容貌取人也。於子張改之矣。（家語。）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于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孟子告子下。）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句踐。霸心生於會稽。齊威公小白。霸心生於莒。（荀子。）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淮南子繆稱訓注。先有形而後有影。）堯遭洪水而責隳湯大旱而重水。（傳子。）兼金合璧。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可謂成人。（常根言。）人主者莫不欲強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謹取相。道莫至是矣。故智而不仁不可。仁而不智不可。既智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君道。）智不能推。仁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非相。）　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淮俶真訓。）　語其見王者之志乎。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文中子問易。）　廣仁益智。莫善於問。　薛生曰。智可獨行乎。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同上。）智者繼其存物之所爲乎。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天地。）　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王道。）事對　作法。（史商君傳。秩曰。智者作法。愚者制焉。）深識。（前叔傳。高祖起然遠覽。淵然深識。）精一通。（荀解蔽。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智者擇

一而一焉。（話。凡事類皆不可兩。故智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也。）觀危思變。（後魏冀傳。永智者觀危思變。）觀始知終。（選。三國名臣贊。上元弘長。觀始知終。）脩身以用。（荀賦篇。注。君子用智以修身。）不勞而成功。（文商君傳。甘龍曰。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規福於未萌。（選。相如檄蜀文。智者規福於未萌。）反題　狂夫之樂。（史趙世家。狂夫之樂。知者哀焉。）焉往而不窮。（列子說符篇。扶際持應事無方。屬乎智。智巧不足。使若傳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易貨易宗。（揚雄淵騫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賊僞。（明燭無外。然況未萌。動欲皆讐。獸非易知。　事豈能應。物來莫逃。　聖由於獨也。乃能率先。膺足於臨也。自皆具眷。　斈靴之小。未免固習。宋求之傳亦其失時。　玉字屬于之如瑩。蔡陋鮑莊之不屁。　是非當辯也。何自炳著。開闢異尚也。將安取斯。　播其創物。則卓爾獨出。視其幾事。則巍然甚高。　察深防於未見。斷毋惑於孤疑。　絕彼自私之小。卓然先見之明。以其如人也。知由是以充廣。以其察物也。察由茲而至顯。　固無援據之慮。已達開闢之地。　紫冠深戒於龍悉。盍于特士於愚鑿。　慮彼未形愚未自鑒。　喻以玉者。惟取於溫純。譬以燭者。但明其輝映。　深識素有。

淵謀風資。德之大兮落天地。識之深兮前著龜。可則可。否則否。但與心會。是則是。非則非。不爲物累。豈殊炙轂之人。固異持囊之子。樗里爲囊。揚雄明燭。智者明事也。事至善應。智者明物也。物來能明。但一心而不惑。應萬變以如神。公謹投應重封亂之策。毛遂脫穎決定縱之議。情弗我蔽。然先物況。明大識而不再其計。決疑謀而因勝乃心。以淳于賢乎哉。文稱炙轂。以敏達明乎哉。賦美紛雲。應於多變。端目達人。蔽於一隅。所謂曲士。有如輔果者。識擒於趙。有如鉏生者。先罪於楚。幾自室尾。動尤先於不惑。大如虞舜。治亦本於何爲。晚謀楊子。用深貴於未兆。鑒戒並將。行並明於尤事。小顏淵之語道。止達於形。嘉光武之況。豁當先於物。且殊首鼠之疑。前變能以應。先有羝羊之後悔。患豈於深。但患少才。佳張華之博物。易知瑣事。笑李吒之無聞。用以陳瑒柯積年納之而。未能知道。宜望羿武之愚。錫若成湯。彰信兆寬仁之克。大如虞舜。執中存精一之惟。）又仁知　事對　有益。（家語。顏回。仲孫何忌問於顏回曰。仁者一言而必有益於仁知。可得聞乎。回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預。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愛度。（上。顏回問君子。子曰。愛近仁。度近知。君子也。）明達。（後光武紀。仁知明達。）三者。（前公孫弘。仁知勇此三者。百

（世不易之道也。）莫貴莫急。（淮南主術。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知。仁以為質。知以行之。）不傷生。不害義。（淮南人間。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不可為也。（記禮。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賦偶。（由彼先已。如於致知。　用之格物。豈賢者之獨有。見於愛親。雖孩提而亦知。　仁民愛物。何必聖人。明是辨非。豈惟上智。　燭理不惑。愛人以慈。　以去智為智者。莊生之智。以不仁為仁者。老子之仁。　塵垢萬事。而固己無見。芻狗百姓而又戮不親。　大矣謀慕淵然惠慈。　得於內也。宜闢闢之謂。發於外也。非煦煦之為。　仁育乎羣生。知周乎萬物。　仁而不知。則心自固於顓愚。知而不仁。則害有甚於穿窬。　言其為本。則以動以靜。究其所用。則或機或奇。　學不厭敎不倦。贊真應明其施。　考禹述之書。是見兩全於堯帝。郎陳生之問。尚說未盡於周公。　吳之太祖。稱其雄略。漢之光武。兼乎明達。）賦陽。（孔氏釋經。推作常行之倫。孫弘上疏。發為自治之辭。　考彼中庸之倫。知所脩身。驗諸漢史之言。亦云通德。）

書林事類智　知者剏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冬官。）智文之輿也。（註。智所以載行文。德國。）成物。（智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並孟。）智似陽子。（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註。陽子。處父也。國語晉。）以道正己。（古之人。日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韓子。）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智者決之斷。（文。）決者智之君。　知者順以成德。　智者識識。（並後漢。）探端。（舉末參本。探端知緒。禮注。）建事。（能知國三。）處物。（智者處物。國語。）用智不恃力。（用智而不恃力。）智者不重困。（後六。）智者不後時。（六十一。）力智不力仁。（管仲荀十九。）趨時如響起。（選二十。）審輕重於衡石。（後。）飾詩書以驚愚。（選二十。）不飾表以招累。（七。）智者以有餘為疑。（朴者以不足取信。後八。）有生不能參其智。（運情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四十九。）安寬平而危險隘。（智欲就利避害。荀十八。）其自全近智。（新唐李枕贊。）仁智　孔子不蔽仁智。（荀子解蔽曰。孔子仁智但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云云。）鮑叔寧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同。福祿與周公齊。並荀子。）李靖智勝仁。（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並文中剛易。）太平丹穴。（以齊州已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桐。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爾

雅。）徽謀託財。（郤成子為晉聘於魯。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過而弗辭。郤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異之。分祿而食其子。及而反其璧。孔子文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郤成子之謂乎。呂氏春秋。）脩身者。知之府。愛施者。仁之端。（見仁義門。）愚智　作狂作聖。　善惡混。　上品下品。（並見中人門。）逆順。（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後郅惲。）順時逆理。（知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後朱浮。）知不知。（知者知之。愚者不知。管仲。）得道失道。（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淮南。）愚智相欺。（莊。）智者詐愚。大智若愚。

智州　太平寰宇記。治英羅縣。在宜州西。一百三十五里。領縣五。　英羅。（管二里。無廨署。）富刀。（西五十二里。三鄉。）智本。（東三十里。二鄉。）蘭江。（西三里。無鄉村廨署。）平林。（東南十三里。無鄉村廨署。）

智氏　千家姓。徵音。　河東。氏族畧。姬姓。即荀氏。荀首別食智邑。又為智氏。至荀瑤為趙魏所滅。故智氏亦謂荀氏。望出河東天水陳留。氏族言行錄。左傳云。晉卿荀林父之孫荀罃。別食智邑。又為智氏。姓氏急就篇。智氏。晉荀氏有分族為智氏。其後罃盈躒瑤。羅泌路史高辛氏紀孫息食知為智氏。

智罃。春秋荀林父孫智罃。食采智邑。智范韓魏趙中行。晉六卿。罃字子羽。生盈。字伯夙。又稱荀盈。

智伯。通鑑外紀。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為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

無乃不可乎。蝻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康子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皐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以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辯。通謂之賢。此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鑑答問。智趙立後。或問。智宣子趙簡子之立後。通鑑用左氏書法。以㓜起義。而原二家興替之始。亦有意乎。曰。謹始正本。春秋之法也。魯聲子仲子。生隱及桓。而惠公不能定適庶之分。亂是用長。左氏書于篇首。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焉。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二家之存亡。不在晉陽交兵之日。而在立後之初。舍宵立瑤。而智以亡。舍伯魯立無恤。而趙以存。豈唯一家。推之一國天下。皆然。其在春秋。景王之子猛子朝。天下之辭也。晉獻之申生奚齊。一國之辭也。臧孫紇之奔。因季氏叔孫豹之卒以豎牛。一家之辭也。雖然。智瑤不仁而多才。信乎不仁焉。趙無恤爲侍仁。軼之脈未除。即以銅枓擊殺代王。而取代地。其姊聞之。摩笄自殺。禽獸不忍爲。而無恤爲之。不仁之極也。春秋降而戰國。人欲肆行。天理斁於殄絕。瑤如袁紹不幸而敗。無恤如曹操幸而成。其不仁則一也。或曰。仁。人心也。何以流爲不仁。曰。心存則天理爲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無非仁也。心不存。則人欲爲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無非不仁也。仁則公。可以與天地參。不仁則私。至於違禽獸不遠。智趙之勝負。如蝸角蠻觸。如蜉蝣朝暮。何足算者。尚論古人而不切己省察。雖五車三篋。談詞如雲。於吾身心奚與焉。學者當存惻隱之心。當存不忍人之心。善念一動。使須充拓。惡念一萌。使須翦除。凡爲孝悌忠信。爲禮義廉恥。爲剛毅木訥。爲寬大樂易。爲喻義之君子。鄉黨所尊慕。此仁人也。我則中心好之。景行行之。凡爲邪說暴行。爲貪婪忿類。爲巧言令色。爲操切刻薄。爲喻利之小人。鄉黨所鄙賤。此不仁人也。我則如惡惡臭。如遠蛇虺。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豈徒榮辱而已。福禍決焉。人獸別焉。讀史能識趙簡審好惡。方爲有益。

智伯請地

或問智伯求地。韓魏與之。而趙不與。趙之謀臣有張孟談。何以不若段規任章也。曰。左氏言智伯貪而愎。二字盡之。遣智國之諫見其愎。求三家之地見其貪。以愎濟貪。何鄉不敗。段規任章之謀深。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也。趙襄子之怨深。所謂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智伯方如猛虎。跳梁於康莊。奮爪吻以搏且噬。三子者皆欲食其肉。寢其皮。與地所以驕之。不與所以怒之。驕敵者其變遲。怒敵者其禦速。襄子舍長子邯鄲而走晉陽。知人和之可與同患難。蓋有以待智氏矣。非無謀也。趙以懼存。智以驕滅。易大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在人不在勢。

智伯行水

或問。水攻始於何時。曰。古有以水佐耕。未聞以水佐攻。春秋時未之有也。其自智伯始歟。劉子曰。微禹吾其魚乎。聖人思天下之溺。由己溺之。欲民之免爲魚也。爭城而戰。魚其民以逞不仁哉。智伯甚於作俑者也。三家之

灌晉陽。史記世家以為汾水。戰國策以為晉水。按郡縣志。汾水在晉陽城東。晉水在西。二說未知孰是。智伯之言纔脫諸口。而魏駒韓虎之肘足已接於車上。不言而喻。如失激駟奔。吁可畏哉。安邑。魏邑也。平陽韓邑也。皆百雉之城。猶趙之晉陽也。絺疵知韓魏之必反。然未有善後之策。張孟談一說而晉陽之水。遂以灌智氏。智伯遂死於鑿臺之上。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豈不信夫。智伯以不仁之資。行不仁之事。辯士遂以為口實。流毒無窮。齊魏代趙。而趙人決河水以灌之。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縱橫之徒。口之而弗置。其後魏竟以水亡。樊噲之灌廢丘。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頹川。皆以水攻取勝。莫憯乎梁武之淮堰。十餘萬人淪胥于海。若觀蟻之移穴。漠焉不慼於心。南唐之臣。有獻是梁之議者。謂不止魚三州。泯海四百里。不仁之禍。甚於洪水。言之不作也。湯武救民水火之中。曷嘗有是哉。余故著智伯之罪為不仁者之戒。自智伯之滅。至三晉之侯五十一年。

智開。史記秦本紀。厲共公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

智嗣。元和姓纂。漢零陵太守。望出河東天水陳留。

智受益。元虞集道園學古録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明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漳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二月。葬公南陽先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纂其墓之石以銘。敘曰。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宇內。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調度繇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趨具。善承迎辦治為稱。而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吏為之名以自別於士。識者問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牢如其說而後定。吏具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槩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吏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慊。同幕頗為動。公曰。累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憲主者。開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漳人素服其威信。守漳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漳大郡也。為守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往入。故吏拜起不敢仰視。文書晝時刻

下州縣。以遠近難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素。措收縱。而非冥行偏中。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急投之為請。緣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笞。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贓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綦穢。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鞫。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停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准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因盡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慨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便者。固公之所素恥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猷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先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樕畢輸。優游無虞。根柟薪槱。朝服

于于。名馳大車。爾皋我變。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以前。不愧旁視。有閑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乎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昌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蹟。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二寘

緻

洪武正韻知勢切，密也。許慎說文緻从糸致聲，直利切。徐鍇通釋直例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緻俗，縫通，緻正。韓道昭五音類聚馳二切，縫補敝衣也。孫氏字說以緻推爲致。楊桓六書統知母緻紩聲緻紩。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懋博義知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密也，故从糸，或轉用致。或方音通俗記必工致爲上。考工記輪人注慎均致。鄭司農注地官曰賣物謂楊柳之屬理致且白如膏。韻會定正字切澄計，澄澄緻緻。

篆書 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緻（徐鉉篆韻）隸書 緻（六書統）

制度精緻

書林廣記宋神宗留意於軍器，設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緻。（虞史）

致

洪武正韻知勢切，極也，送至也，使之至也，趣也。从至从夊，夊音綏。俗作致。大學致知。許慎說文𦤶送詣也，从夊从至，陟利切。徐鍇通釋春秋左傳叔孫如宋致女，又齊使來致郈，皆送致之也。會意。陟利反。爾雅眙、底，致也。郭璞注皆見詩傳。邢昺疏釋曰周頌武篇云耆定爾功。毛傳曰耆，致也。司馬光類篇株衛切，積累也。漢書致令辭爲郭。毛晃禮部韻略亦作底。戴侗六書故推之底至也。致日、致月、致命、致女、致身，皆此義也。引其義則鈞而至之亦曰致。易曰致寇至。工致其巧，則器物堅精，因謂之致，俗作緻。韓道昭五音集韻畫也。五音類聚致䟡（二音致）。楊桓六書統知母致從至从文，老人力及不能達所往而令人送之也，扶老人於所至也。𦤶从至从不，人不能達所往，送之也。古文𦤶或从爰，爰引也，引於所向也。古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三蒼云到也，又與也。又禮記曲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注疏云圖書於板，委曲言之而致之。又前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又後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謂人無罪文飾於法中。周伯琦六書正譌推詣也，从至从夊，夊楚危切，行遲曳夊夊，會意。俗作致致，並非。字懋博義知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送詣也，从夊而致爲意，借極也。記致中和。又恩致、風致。韻會定正知計切，推致也。字切知計，知真種致。

篆書 致 致（並天台經幢）致（絳碧落文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致（徐鉉篆韻）致 致 致（並六書統）隸書 致（帝堯碑）致（孟郁碑）致（三公山碑）致（東海廟碑）致（老子碑）致（鄐閣碑）致（西狹頌並洪邁漢隸分韻）

致（脩堯廟碑）致（靈臺碑）致（華嶽碑）致（李翕碑）致（樊安碑）致（費鳳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致（程邈）致（鍾繇）致（虞世南）致（顏真卿）致（柳公權）致（蔡襄）

行書

致（王羲之）致（智永）致（黃庭堅）致（米芾）致（趙子昂）

草書

致（王導）致（並王羲之）致（王獻之）致（智永）致（米芾）致致（並張錦漢）致（鮮于樞）致（趙子昂）

敬致（書堯典敬致日永星火傳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詳典）

文致（西漢書董仲舒傳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酷吏傳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傑侵小民者以文內之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詳本傳）

傅致（王尊傳傅致奏文師古曰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休致（言行龜鑑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居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完壯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名公典刑叢錄歐陽文忠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問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倦遊錄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神道碑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渾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復顧石守道諷易離卦九三文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興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族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上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杜公衍不殖資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宅卑陋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纔十許人烏帽皂絺絕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五朝言行錄言行龜鑑范蜀公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疏三上不行即請致仕蘇軾曰賀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名公典刑叢錄范公景仁既退居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興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僵嗚呼鄉使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謹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攜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題于牓曰許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胡公宿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有司以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恥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　時人類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

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能須臾忘情於軒冕耶。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遂獻詩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蓋勇決。予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謀生待足何時足。未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重乞休致表。冒帷幄之舊恩。久尸厚祿。追崦嵫之暮景。輒布愧辭。（中謝）臣聞以道事君者。必謹廉隅。敢昧於始終之節。以禮使臣者。不專寵利。務在其進退之宜。豈有位首三孤。齒踰七十。無復毫分之事任。坐靡滿溢之官榮。已嘗屢請於甫及之年。其忍自欺於大耋之日。伏況臣起由耕隴。嘗備鼎司。壯而欲行之。尚勲勞之茂著。老矣無能也。雖糜隕以何施。唯力丐於陸蔵。可少安於涯分。伏望皇帝陛下。乾坤覆育。父母愛憐。察臣實懷殊遇於聖時。念臣懼得貪聲於天下。亟頒俞旨。俯徇私誠。歸印組於尚方。上旌旄於少府。免全體骨以

竟桑榆。鍾鳴漏盡夜行。僅守田生之戒。功成名遂身退。敢希老氏之言。第二表。羸老不支。猶上挂冠之請。眷憐未替。亟頒出綍之音。禮當有陳。義弗敢止。（中謝）伏念臣初無才術。偶幸遭逢。寵靈每愧於叨踰。俛仰遂侵於遲暮。年著金華之籍。七十有三。功登汗簡之書。萬分無一。惟堅故里休閒之志。或助清朝廉遜之風。若復貪戀恩榮。逡巡歲月。或怵迫於杜門省愆之後。或蒼惶於易簀垂絕之時。雖陳進退之辭。不得已也。若取止足之義。豈其然乎。仰惟睿鑒之昭然。忍使老臣之出此。伏望皇帝陛下。特回淵聽。俯察危誠。念潛藩勸講之僚。與初政搢諧之列。凋零無幾。疲薾偶存。發於獨斷之明。畀以歸榮之命。庶令晚末。獲荷成全。錫曠地以廣蝸廬。已戴帡幪之賜。垂安車而光梓里。更祈塊圠之仁。　再乞休致表。奏函上達。祈亟就於休閒。詔札下頒。猶未孚於懇款。輒伸再瀆。仰冀曲從。（中謝）竊以國張廉恥之維。士明進退之義。出為委質。下有其身。歸曰乞骸。始致其事。茍昧夜行之鍾漏。曷全晚景之桑榆。伏念臣性識不明。材能無取。偶逢休運。躐寘華塗。當軸秉鈞。有類積新而居上。建旄易鎮。初無撞草以論功。儀已視於公槐。班更聯於孤棘。向也知難而去國。茲焉被命以造朝。璧疊冒於寵光。復屢陪於閑燕。涓塵未報。筋力先衰。悵來日之無多。苦沈痾之不赦。顧

辭厚祿。以定餘災。伏望皇帝陛下。垂鑒由衷。推仁從欲。許上還於印組。俾退伏於田廬。敢希前輩之高蹤。允崇清節。實賴大君之隆施。少駐頹齡。　乞休致不允謝表。桑榆景迫。當自列以引年。天地恩隆。乞未容於謝事。疊頒詔旨。曲示眷私。拊躬莫遂於循牆。拜命實驚於惟谷。（中謝）伏念臣起身孤遠。遭世盛明。識不足以察治亂之機。才不足以應事物之變。徒因末學誤簡聖知。無文武之全才。兼將相之重任。爵高祿厚。莫施橫草之功。祿過災生。遂得負薪之疾。儻復不知於止足。必將自速於顛躋。故因七十之年。不避再三之瀆。蓋期合禮。實非矯情。豈伊父母之懷。尚矜蓋帷之念。俾仍縻秩。以養衰殘。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智日博臨。仁天廣覆。練群臣而覆名實。治協孝宣。濟大業而鑒權綱。道侔光武。特加記錄。未許歸休。蓋將存老馬以問途。莫肯縱冥鴻之舉翮。恩施若此。報稱謂何。臣敢不仰體至懷。務全晚節。絲綸言出。未蒙反汗於今朝。丘壑志堅。尚冀乞骸於異日。劉後村集。庚申乞休致申省狀。某閩嶠鯫生。早由父任。奔走州縣五十餘年。歲在丙午。由太府少卿賜對。誤膺天奬。賜第入館。又使之執經為詰。辛亥之入。遂長蓬山。螭坳蘸扉。纂史勸講。極儒臣清切之選。然某其以鉛槧受知於明主。終緣納鑿不合於時賢。三黜還山。十年掃軌。追念頃綴班列。兩求休

致。時方六十有五。目今犬馬之齒。七十加四。鍾漏之期逼甚。崦嵫之景幾何。欲望公朝興憐遺老。援會辛亥二疏。特賜數奏。合其生前致仕。庶幾保全晚節。以從先大夫於九原。某死且不朽。李曾伯可齋集。乞休致奏狀。臣不避天威。輒布悃愊。上干聖聽。臣一介疎庸。絕微識略。再蒙簡拔。謬玷蕃宣。既兼領於賦輿。且復任於鄰援。恩深寄重。才薄報輕。雖揆時度力。倍費支吾。而鞠躬盡瘁。敢計私便。竊緣臣自幼而侍先臣丙寅之難。及仕而從諸閫幕府之遊。垂五十年。偏歷邊侵。近十餘載。洊領帥權。血氣以病而耗。齒髮以老而凋。智慮以憂而衰。筋力以勞而竭。自知無能。於世用奚益。惟有早退。則吏議可逃。頃由受任於江淮。固已休請於田里。矧今忝竊。愈更滿盈。城襄已三載。而粗可為後人相繼之規。來荊蹐五年。而已過於建政在任之日。此而不去。幸豈可常。兼臣爰自前春。迄于去夏。屢嘗抗疏。乞致為臣。屬上訓之諭留。復許時而玩惕。貪榮弗止。招咎必然。比閫治幾有延燎之虞。而私家且貽畨病之撓。賤軀亦疾。踰月未瘳。茲驚懼而靡寧。殆退避之無所。臣又竊思守淮堧之日。歲丙午以前。臣珙牧荊。臣介鎮蜀。今二臣皆已淪謝。顧一息豈能久存。儻非力祈憫恤。俾義命之早安。將恐上誤委令。徒身名之俱喪。用殫懇切。仰瀆聖明。伏望睿慈。曲垂淵鑒。憐臣出入

艱難之各寮臣前後祈退之真。宣諭大臣。亟詰新帥。容臣以本官休致。早得善去。凡餘年之未盡。皆大造之曲全。

再乞休致奏狀臣比具奏陳。乞合休致。四月初三日。恭準三月十九日詔書不允者。臣祗誦訓辭。感深涕隕。竊惟三邊科瓚。在臣于正合報圖。一介丐休。此君父所未矜許。然念義所當為者。固不敢徇己。力有所弗逮者。又不敢隱情。重惟衰苶之孤蹤。早歷艱難之多故。周旋兩閫。跋涉十年。所至公上必收其利權。未嘗封內不有於狄難。率奮空而葺廢。勉扞侮以支危。賴國威靈。不至曠敗。然臣精力則已殫窮。若方之古人。是詎能為役。然何恃。寧不自知。茲顧為首丘之狐。庶免類東野之馬。抗疏蓋屢陳於兩夏。解嚴且又過於一春。而況罔功叨禁。積慮成疾。事會無極。天幸豈常。物理惡盈。人情浸玩。亟去則可新上流之規畫。儻留必將誤兩道之委令。抑有過憂。不容縷述。用忘微效。洊瀆睿聰。伏望聖慈。俯鑑真悃。逮圖時覓受任之計。曲遂微臣知止之私。俾乞餘骸。少休晚節。實戴隆天厚地生死肉骨之造。

三乞休致奏狀洊承君命。深惕愚衷。退惟共二之罔功。豈敢再三之有瀆。第念本無智略。誤任藩宣。歲月于邁。血氣浸衰。事會方來。精力已竭。一春多病。連月未瘳。當羽檄倥偬之在前。而藥裹扶持之奚暇。賴國威之震耀。底封境之肅清。蒙恩勉留。睿眷若此。畢力報效。臣職當然。但以叢數責於己。而益負荷弗勝。閱五年於今。而愈運掉不去。兵以風寒之多備。財非天雨以莫支。儻若縷陳。秪類繁紊。雖虜茲水生而始去。諜言將冰合而復來。雖三入三敗。亦幸而成而一勝一負。何常之有。將預圖於保固。正宜示於作新。臣伎倆淺而恐已為此虜所窺。事力單。而亦且為將士所玩。頑然弗退。決是可憂。幸值目前當撤戍之時。委是閫外非養痾之地。用殫寸悃。疊冒咫威。伏望聖慈。俯憐危悃。察其累歲丐休之真切。早為上流閫任之選掄。保全餘生。俛俾善去。仰戴天涵地育。九殞莫酬。

四乞休致奏狀么微遠吏。自揆罔功。憑恃上恩。所祈善去。凟至再三而未許。謫已滿百而莫逃。固知多事之時。殆非乞身之日。然念臣之事君。如子事父。力有所不能則當告。情有所或隱則不忠。臣本無它長。僅知一樸。出閫入從。志滿氣盈。十數年前。已願納祿。四載于此。累疏具陳。乃出由衷。非是文具。今則齒髮衰頹之益甚。骨肉零落以自憐。百憂熏心。一身是病。雖動作常人之無異。而纏綿厥證之愈深。即事會之正殷。何精力之可應。黽勉弗去。顛踣必然。不足計犬馬之膌。所當防虎狼之敵。蓋兵家無常勝之理。隣患兼浸迫之憂。有備則可以不慮。無具則何以能禦。天幸難恃。日力無多。此而弗圖。患且將及。有不容不歷數以

告者。京湖頃年未復襄郢。邊面。江北大屯。惟在江陵。虜又約我。已知朝廷以入為重。有請必從。無實或吝。今二三年間。備禦廣。責任重。無歲虜不入。而事多禦時。人有玩心。舊比不可以攀援。新制動有於掣礙。將帥間有望望去者。弊此一也。京湖生券錢米。自孟珙總認。始年科米三萬石。繼而歲幾十萬。近年以來。添供均隨光郢等戍。所科乃亦止是。計約寶祐元年。歲支至四十餘萬石。除所科之外。皆用鑿空倚辦。將何以繼。此一也。而況今歲所科。前項常年生券米二十萬石之內。朝廷又令以屯田黍粟。折支八萬石。前比之所無此。既不可支作軍食。糶錢糴米。則又不及。況制司又有供給軍將物斛。歲亦約用措辦二十餘萬。小有不登。果何所措。此一也。又如襄陽經理以來。科撥生券錢米。今歲本司添貼應接。亦既罄竭。近年券命移屯軍人老小。抵自今歲。已共移六千二百七十六戶。優支起發般賞錢米。共該十八界會二十三萬餘貫。米五萬五千石。朝廷止科十八界會一十萬貫。且準行下。令接移屯萬人。是亦無力可及。此一也。茲四者皆制司之事不可為者。乃若上流茶稅。往年藉以通融貼助。歲收甚夥。自臣到任。歸之國用。令江州分司。歲收未暇計。先來鄂岳置專官。所收未暇計。只以鄂岳兩場。自淳祐十二年二月。至今年四月。收七百餘萬。而計之何翅幾千萬。是皆向來總所有也。今無是矣。此一也。廣西經畧司。權行截撥運司度司窠名錢。充安邊軍券食。前政任內屢狀申請科還。雖未回降。為數猶未多。今計臣任內。自淳祐十年。至寶祐元年終。已共截撥銅錢二十一萬三千五百餘貫。控告科還前後已三十餘次。迄未有區處。此一也。又如朝廷和糴司存。每年常是陪貼。為數浩瀚。自前政已然。近淳祐十一年分和糴。已隔三載。近因申請。科還蜀糴銀兩。都漕奮筆出豁糴價。則痛減銀價。又支過增又支過。本司銀兩不與理還。顧令椿管。二百五十一萬。今何所從出。此一也。茲三者。又總計之事不可為者。至於策應建司。向來幾類虛名。今實欲備援。嘗考舊事。己亥督府調重兵援蜀。非專藉荊襄。自後六七年間。歲調援入夔不滿三千人。秋去春還。未至越忠萬以上。今蜀事非前比。當此盛夏。本司見調三千人在蜀。又武定二千不預焉。向去秋高。深恐事出倉卒。朝廷責令遣援。則本司自有邊面。虜或東西俱急。其何以應。此一也。又策應建司。素無財賦。近年分上下半年。科十七界會一百萬支遣。無兵事則可。去歲調發支犒。所科幾不足以給所用。最是支過援蜀備峽人兵生券米。以三萬餘石。計錢以十八界會十二萬貫計。是皆通融制總兩司。那借應副。近屢科請。未蒙體恤。此去歲已支者。猶所不問。今歲萬

一有所調用此項生券錢米從何而辦此一也是二者又某司之事不可為者凡是數端皆關係大節如細俱不敢及載念臣才具既不足以經理言語又不足以感數一日恐誤朝廷則敗國事此荊楚重任又不容不更張而措置者臣聞昔人有憂及時事而謂曰吾嘗貪名位所致臣嘗服其言不識當去其敢自恕必待狼狽大壞而言公朝雖欲保全之晚矣用敢瀝血悃以告睿聽伏望聖慈察其憂國之忠恕其觸天之罪捡照臣連年累請特令守本官致仕別選髦英亟濟艱難則臣死日生年戴恩罔極

乞休致奏狀臣不避天威輙有陳奏臣聞諸葛亮有曰凡事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自古人臣事君知盡瘁於大義之所當為而不敢必成功於天不敢務求全於己亮之經營王業耕戰渭上為久駐計豈計其身之不能久哉而食少事多卒墮賊料臣誦而至此每切惜之是雖至愚不肖無能為役而服習其言竊願企慕伏自綴名仕版踰三十年東西奔命奔走崎嶇險阻一不敢辭避茲蒙陛下拔拭再用待罪未及輙犯度德量力之戒以荊州一城之備自郢而襄樊諸城經理之幾若昔人所謂士雅捍其一征西禦其四者重以連涂之後佃漁收薄醝茗利去公家激勸征調百費繁興一毫不可損焉黽勉支吾兩載亦有天幸不至乏絕然黔驢之技則竭矣捐軀以報國臣素心陳力不能豈臣敢請實緣憂思薰炙疾疢侵陵厥證外強而中乾大懼前跋而後疐臣去家整三載雖中間姊妹凋零身染炎瘴未嘗敢萌私計近揣心力弗逮政擬丐閑倏聞人言傳謂臣死實朋形之訪問都邑至於駭聞不知此聲何自而得臣所任者上流之重況其與勍敵為隣深慮咎繊先形幻身難保臨期誤事上貽顧憂載念臣素揆不才久願知止昨歲在己亥辭除淮西總領歲在壬寅辭兼淮西制使皆嘗具有公牘乞致為臣皎然此心不在今日所幸目前春哨既退秋防尚賒正當新三軍之精采重兩道之事權用瀝愚衷干瀆淵聽伏望聖慈俯察負功宣諭輔臣改畀閫寄尊令臣以本官休致俾之退安微狀厭勝浮言不勝公私之幸

再乞休致奏狀臣祗承明詔衘荷洪恩靖惟被命以護師誼合鞠躬而盡瘁實緣經營新復備多力寡而荊之事任愈難於昔酬酢多事才綿責重而臣之精力不逮於前以不逮之精力當愈艱之事任大則誤國小必殞軀或者見於未形正亦言之非過臣前年苦瘴去歲病劇固有憂其難瘳然自保於無他尚可以支不敢有請今則關尺診而色證俱病方寸動而夢寐靡寧雖他人視之起處無異平日而中心惴若痛痒秖可自知不丞呼天必至墜地用敢不避再三之瀆游

布愚悃上觸天威伏望睿慈憐其衰鈍鑒此忱恂許令謝事以歸田別選當才而分閫豈特微臣之幸實國事之幸

乞休致奏狀臣自去夏丐休未遂比者具奏先乞免兼總餉伏準省劄奉聖旨依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祗服聖恩感激愚悃誼當磬竭駑力圖報鴻私竊緣臣自幼而歷險及老而易衰一紀索班三仕閫寄寵踰而量溢績寡而罪浮以一身則憂慮成疾寢食弗安以一家則骨肉凋零宗族淪落每自傷於薄命寧久保於幻軀此在微臣尚是私計迺若膺疆埸之責未能寬宵旰之懷蓋自襄新葺方張雖南北氣運之將回猶東西聲勢之未拜揆勢而論腹背俱所當防苟情不孚首尾何以相應況事力莫求其可繼而物議多異乎所聞有能知微之幾得不先事而懼臣數有微幸天實佑其衷一或踈虞人恃以恐顧身何恤誤國是憂若非新建帥之謀無以作三軍之氣言之至此豈惟臣之餉權當免而制權亦當更兼臣願祈休致不在今月乎時自知賦才不韻愚狀惟有早退為宜用敢不避天威再控前請伏望聖慈憐臣懇切出於衷察臣樸實非是避事為國遠慮及時改閫宣諭大臣檢舉臣去夏所請許令休致投畀寬閑實拜隆天厚地保全之賜

再乞休致奏狀臣乃者再具奏申乞許休致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四月十二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一介遠臣屢瀆穹聽自知凌犯之罪宜在誅斥之科曲加海涵未忍沙汰顧念猥當於隆委豈敢自棄於明時實緣臣共二閫餉以來閱三暑寒于此精慮已耗事力已殫分劑已盈伎倆已竭近得痞眩之疾未有醫瘳之方荏苒而少瘥怔忪而多忘察脉觀證靡惶身計之恤揆時度勢實為職守之憂與勍敵方相應酬如病軀其能撐拄貪榮無已因謂之安挺災愈深殆不自濟失此春事休而弗去惕然暮氣隳而莫支再用祈哀終冀得請伏望回乾坤之大造圖疆埸之新功改畀當材俾釋重負俯從休致退保餘齡不勝感天荷聖之至

三乞休致并薦代狀臣自去夏五月以來三乞休致兩丐免餉未蒙俞允近者四月二十八日又嘗再具奏申乞從休致伏念臣么微遠吏前後累瀆天朝只當跼蹐以俟斧鉞未應再有陳請竊緣荊閫與蜀相連利害相關情分不可扞格臣自去冬屢稟廟堂乞遴差蜀閫相孚之人來鎮荊襄以通脈絡從臣善替而去今者連睹邸報余晦直華文閣知鄂州兼湖北運判朱申直煥章閣湖北提刑是二人者昔皆與蜀閫同仕淮壖屢當煩使見謂時才如申則中外皆知蜀閫久薦為代晦嘗歷尹卿資望已高今蒙朝廷起家持節當路雖不屬目在臣知有協恭第臣踈直無

能叨竊已過。壯心凋落。病體支離。前此抗章納祿。又恐朝廷擬代未定。倏聞梅申之除。其才皆可當一面者。非特可使帥蜀。亦可帥荊。擇其一。俾代臣去。必能辦王事。務公論。傳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在朝廷不於此時早爲易帥之謀。他時倉卒始議更張。臣身不足恤。深恐上誤軍國。噬臍無及。譴不及雷霆之威。用再伸犬馬之悃。伏望聖慈奮乾剛之斷。早賜處分。檢舉臣近奏。特令守本官致仕。速與命代。朝廷若以臣不合辭職避罪。但得上流閫寄得人。仰寬顧憂。臣雖獲譴。其甘如薺。　貼黃。臣三年守荊。恭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三城。幸望就緒。連年征藝並舉。調兵攻擣。仰賴國威。師出必克。賊入輒敗。日前封守無虞。在臣本無規避。臣今來再疏之上。猶恐朝廷以臣襄樊首尾未欲更易。臣竊照往歲帥淮。甲辰復壽春。乙巳脩泗洲。丙午罷歸。亦只是經理兩年。至今按堵。規模既定。豈用輸取輸守。必待輸死耶。臣今雖告去。一日必葺見爲措置移屯。催辦糧運。决不敢遺後人之憂。實緣疾勢事勢至此。不容不去。伏乞早賜處分施行。併乞睿照。

又手奏。臣不避斧鉞之誅。輒瀝危悰。上干睿聽。臣孤遠微蹤。踈陋寡識。自淮歸里。已分與草木俱腐。獨賴聖明保護扶拭。使令。己酉蒙恩入嶺。庚戌改命來荊。去家五年。雖罹災患。報國一念。誓殫驅馳。僥倖憑藉皇威。保固

封守。中間寅奉廟謨。經理襄樊郢之三城。粗皆就緒。輕兵出塞攻擣。前後十有餘捷。虜五大入。輒爲我師勦退。凡此天幸。是皆宗社之靈。將士之力。豈臣無能之人所克致哉。今者士會方殷。消埃未效。非敢自爲明時棄物。所以游上乞身之請者。蓋緣臣積憂成疾。投老易衰。智愚已窮。分量當退。近陳奏疏。已控悃愊。其有精微未罄。未容不容爲君父告。蜀之情分。襄之事勢是也。所謂蜀之情分則既在隣閫。利害動皆相關。遇有邊隙緩急。其可弗應。竊窺近事。殊切隱憂。凡所移文。務立畦畛。刻聞睿意之俯屬。豈不形跡之愈疑。臣固謂朝廷須當擇所相乎。使之來荊共濟。無事則脈絡貫通。有警則聲援聯接。不然。彼此不相爲謀。或至夷入于腹之患。則必以扞格誤事矣。所謂襄之事勢。則昔未修葺。猶可委之榛莽。今既經畫。則當保其壁壘。有功弗賞。誰復向前。無力乏供。何以善後。每聞廟論之所及。動以耗費而爲言。臣竊謂朝廷曷若早謀易帥。使之往襄相度。當守則力加扶植。當捨則別作規模。不然。中外不相協力。或至虜乘吾間之虞。則必以猶豫敗事矣。即此二說。有一焉而不可。況兼之乎。在臣去則皆可新圖回之略。留則深恐貽倉卒之憂。此其控陳不容但已。前雖屢申籲天之積。猶恐未有擬代之人。令得當才。適稱斯選。臣已具奏公外。伏望陛下。俯鑒愚衷。

特賜神斷。早新上流之任。曲全餘息之歸。實則公家匪狗私計。惟聖慈亟裁處之。冒犯天威。罪當萬死。臣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四乞休致申省狀

其近再奏申乞令守本官致仕。六月一日。準尚書省劄子。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某叠瀆霆威。自應訴斥。游塵淵聽恐重愆尤。固不敢再有干犯。竊緣蕃宣重寄。非材莫勝。玩愒罔功。其伎已竭。維此六月。比及三年。物理既盈。人事當止。孤蹤衰病。證狀益深。累疏控陳。悃愊具見。載念平時稍自知分。不特今日而始丐休。實恐疲軟上貽誤國之憂。非欲退閑自爲全身之計。刻聞隣閫之報。實與年事之同。人命脫濟。朝露其危。敵情窺覘。秋風不遠。不及此從容而使去。恐出於倉卒而莫支。用布由衷。仰冀從欲。伏望鈞慈。更賜敷奏。檢照自去年五月以來節次奏請。特與曲從休致。端拜生成。引領化鈞。跼蹐俟命。李曾伯可齋集荊閫申朝省乞休致公劄。某比者再具奏申。乞令休致。七月二日。恭準省劄。六月十四日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某仰承君命。俯揆臣衷。顧惟蹤跡之孤。材略之短。識慮之闇。疾疢之侵。事力之乏。不易支持。論之及此。間可駭聽。自當知止。何但見幾。其如天聽之未俞。不容日力之坐玩。綢繆未雨。翕忽已秋。儻其委斯責而去之。將謂遺其艱於來者。是知身計

非爲國謀。謹當盡力邊郵之驅馳。聽命廟堂之進退。惟是某此心已動。其跡愈危。終願謝事以歸。實非飾情之語。伏望鈞慈。特賜敷奏。曙咨文武之望。預爲藩閫之儲。俟某纔畢秋防。許全晚節。實拜隆天厚地之賜。史浩鄮峯真隱漫錄乞休致劄子。臣生本寒鄉。仕逢休運。三年依棲鶴禁。由太上收召之恩。一旦遭際龍飛。出陛下生成之賜。叨塵次輔。甫閱九旬。以資淺而望輕。致身勤而事左。既不合於輿議。旋有激於臺評。迄蒙保全。免蹈罪戾。投閑半紀。追省前非。豈期軫記於孤蹤。亟使制臨於全蜀。力辭親疾。既畀藩符。睿意愈隆。寵靈疊至。肅齋壇而授鉞。視揆路以同儀。冒干天地父母之私。茂有塵露毫毛之報。頃既聞之假守。偶疾眩之切身。祇沐宸綸。俾尸祠祿。雖貿新之疾。今幸其去二三。而過隙之年。實已登於七十。屬當告老。敢用乞身。伏望陛下。鑒此輸誠。許其謝事。旌旄印綬。儻獲上還。香火林泉。敢忘祝頌。　乞休致第二劄子。蕪詞雖達。睿旨未俞。輒再瀆於宸嚴。冀少回於淵聽。伏念臣蚤繇末學。誤玷隆知。慮無一得之愚。歲有九遷之寵。仕宦得兼將相。疾病獲返鄉閭。父母恩深。乾坤施厚。而臣報未殫於犬馬。景已迫於桑榆。氣血俱衰。精神弗逮。有心戀德。無力服勞。慨廩粟之徒糜。施面顏而有靦。乃遵禮法。上冒聽明。既未賜於矜從。復恭承於褒諭。捫心

至感揣分難安重念臣昔在康撞尚無足取今茲衰苶又何能為唯退縮以引年可省循而補過固不敢以掛冠為樂而辟數為高也伏望陛下察此悃誠知非矯偽賜之哀憫許以歸休誓將遲暮之遠途仰答成全之大造

乙休致第三劄子荐蒙優詔之丁寧未遂休官之懇款撫躬銜戴拜命凌兢臣聞虧盈益謙天道示戒知止不殆老氏垂規臣雖至愚心明此理蓋臣祿以無功受固出貪饕爵以無德高亦為僥濫老不知止天則虧盈是以禍伏于中病攻其内若或終無悔悟必將自速顛隮故哀鳴靡憚於再三而恕許有祈於萬一仰惟陛下包荒大度矜欲至仁以善降祥合天心之化育無私遣命鑒物理之乘除赦臣喋喋之愆憫臣拳拳之義特回聖斷俯遂危衷豈唯獲拜於哭殘抑使少延於視息此恩此德成始成終生永效於傾葵汲猶期於結草

王東牟先生集聞劉行簡給事休致作詩寄之郡下一卷書云自鄱甑來剝啄驚晝眠柴門手自開上有驪珠光照耀分塵埃讀之未盡行喜談生寒灰黃門白首郎上疏稱乞骸帝曰大布衣錫汝陛文階天孫鉛錄祕論撰須儒魁榮名不汝遺汝往時欽哉夕即拜帝命雪涕何紛濯恩許歸舊廬徑卧南山喬此翁山澤仙不賦章綬材誤因文彩露遂落天網恢一游三十年所得非不諧文名動青瑣筆力

幽黃能左省豈不榮珠庭重徘徊業父一掉頭百挽終不回吾意天地間清風有根栽人心感披拂達者分條枚二疏楊巨源同上百尺臺劉翁傳其風蒼舒次隤數况復祖于孫此道同坏胎前劉脫功名養氣如嬰孩至今一蕭詩諷詠及陪僮翁今亦何有曠達忘悲哀清風既不死餅大無恥罍歲晚春物動吳山發寒梅顧翁強賦之為花吐瓊瑰林頭拂易傳林下鳴新醅它時三徑邊為翁剪蒿萊

朱梅菴集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大以詩見賀已和荅之復賦一首

闕干首蓿久空槃未覺清羸帶眼寬老去光華叨黨籍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否且喜閑身得暫安漢祚中天那可料又年太歲又涒（湯昆反）灘（建隆庚申距今乙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先君慨然顧諸子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歎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盡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盡然感涕云）

趙蕃淳熙稿賀向伯元通判休致語鄰林再世企踈堂不但私榮國有光畢娶了知家法在耐官爰自祖風長眼明圖史猶年少手種檜松今老蒼父客同時亦同盛成都卜宅匪它揚（謂壽朋）

劉後村集休致

休致後欣榮念薄利名中伏禍機深蘭卿叐佳能全璧踈傳歸饒有賜金福過安知銜橛機朝回猶嘆費香飡

山中猿鶴休猜怪方表先生鐵石心

洪秘監徐常丞有詩賀余休致次韻四首

還笏何須待掩紳世間無債是元身為渠父詠常存漢累大玄經坐美新朝露晚他夸奪子曉星有幾典刑人由來老幹禁霜雪不問東皇探借春

玉座分明念老臣孤忠何路更前陳無枯樹賦如開府有病梨篇似照鄰粥鉢不愁饕餮饋蔬盤何用膾紛繪儘教巷靜門羅爵絕勝山空冢卧麟

既衰戒得又書紳所得毫毛所失身踈傅畫圖傳不朽胡公糞土謗如新古詢黃髮非無意今繫蒼生尚有人吾老而休君未可時來偏與物為春

好語嘘枯極主臣未應公幹勝徐陳爭三十里敢言智有萬萬錢難買隣殘燭可留終斷簡瘦筇扶出拜新綸德星若肯過田舍只膾溪鮮代脯麟

諸公載酒賀余休致水村農御有詩次韻二首

聖世烏巢可俯窺已身豈必避危機半車徑駕史傑出麟筆曾嘉季友歸逞叓相邀入真率垂崖安肯慕輕肥山林深寂雲天遠存闕心寧不可磯

目青陳編懶更窺博通似恐洩天機大愚苦要騎麟下小黠猶能化鶴歸覓句瘦肩兩山聳絕粮乾燕上池肥平生慕用徐先輩異世溪邊共一磯

別無穴隙可鑽窺常恐寘行踐檻機恰則賜環煩内引俄然隻履已西歸都忘紫禁煙花繞絕喜青山筍蕨肥應被水村翁冷笑爭墩未了又爭

磯

覺海難將淺見窺打包徑去契禪機何曾胡蝶暫成夢除却杜鵑誰勸歸江上風濤猶洶湧盤中泉土頗甘肥但當叱犢勤耕野不必然犀往照磯

腆書深遠絕難窺止足書中向上機但看杖扶悖入不如扇賜曲江歸年饑方慮溝中瘠肝食欲令天下肥念此令人生内熱溪邊賴有滌煩磯（見盧鴻處士草堂圖）

時事渾如坐井窺逢人不敢問邊機達官未寄寒衣去故里何心晝錦歸笑矍鑠翁鳶跕墮愛玄真子鱖魚肥綠陰多處宜垂釣莫管楸花落滿磯

戶外荒園久不窺桔槔已息漢陰機與鷄窠老略相似微鹿門翁誰與歸訓儉家饒支伏臘力農田不問磽肥由來位重多憂責未必沙堤可勝磯

指法金針不許窺笑他貧女織寒機譎仙曲奏調羹賜之問詩成奪錦歸論定會盼銀信召春濃漫姤玉環肥（梅妃曰太真為肥婢）溪邊漚鷺偷相語只怕先生又下磯（張平崖有夫御下漁磯之句）

陸海潘江莫測窺手揮巧斷執神機昔如曾野麟初獲今似遼天鶴獨歸外物何殊竿木戲内丹不待藥苗肥只愁外戶蒲輪至去坐猕鶿勿坐磯

高屋從來有鬼窺鐵門關柱費心機逃堯欲去未忍去捨曹不歸何處歸欵段馬饒如狗大堂厨羊不似蝝肥賜金未可都揮散要買荒山樸斷磯

曹勛松隱集再乞休致未遂得二詩呈之奇鄉友

晚歲

歸心豈易收。掛冠已去復淹留。來方更倩多奇節。司馬相如故倦遊。林上詩書供一笑。山中松桂入清愁。兒童怪我經春病。此意還能掩得不。　祿祿雖能早致身。中年東海與西秦。只宜桐栢山中老。不是麒麟閣上人。故病未休新病起。黑頭應笑白頭新。天公早賜還山詔。懷抱紛紛倦俗塵。休致後効樂天體。　從來受性豈其天。遇物常隨處處緣。未病遽為辭職去。欲歸亟引掛冠年。胃寒須放尋梅步。更窘常留買藥錢。思許天台遂幽篆。清風一棹送歸船。高九萬澗谷小藁賀楊東山休致。　莫言納祿尋常事。試讀唐人夢謁賦。騎驢徑上東山巘。九州四海風蕭蕭。大瓢貯雲杓斛月。卻跨陰崖聽冰折。松蘿影薄寒花妍。白鷗飛來亦欣然。江湖續集陳允平賀伯父大資休致。　不戀清時白玉墀。便將身世寄滄浪。三朝元老黃扉閣。四海聞人綠野堂。楚楚菁蘭秋帶雨。蕭蕭寒菊晚宜霜。擬成東角耆英社。儘樂壺天日月長。呂希德先生集和陳長倩休致二首。　惜君有高才。舒卷莫非道。趨時忽倦遊。謝事不待老。私謀惟恐晚。公論歎其早。平生真所得。憂恨未嘗抱。白日由此閑。紅塵灑然少。鼓棹勿遲遲。湘川秋色好。進取雖繁時。退藏亦在道。懷與志不會。須惜流年老。不知笑君拙。知者美君早。知與不知閒。要在慨予抱。得無釣石重。失乃錙銖少。明鏡洗無心。向

誰論醜好。劉後村集和誠齋休致韻。（念奴嬌）此翁雙手。頓閑處、且把香籌籠袖。西掖北門辭不要。肯要南柯太守。小小亭臺。些些竹木。何必靈和柳。地行仙裏。合推儀傚班首。取次著絕交書。續歸田錄。誰擘先生肘。莫遣朝衣梅蹊了。留祝南山之壽。蒼妓上廳。老僧封院。得似樗庵叟。虛名身後。生前且一杯酒。　夢中忘卻已閑退。詠草猶藏懷袖。文不會鋪張粉飾。武又安能戰守。兀似葫蘆。辣於薑桂。衰颯於蒲柳。沒安頓處。不如歸老丘首。歲晚筋力都非。任空花眩眼。枯楊生肘。客舉前修三數箇。待與劉君為壽。或號愁郎楊朴。或稱鈍漢玉川。或自呼聾叟。次山一篇。齊物讀時嘸以卮酒。　戲衫拋了。下棚去誰笑郭郎長袖。小小草庵無寶貝。何必神訶鬼守。黃妳篝燈。青奴拂榻。莫要他桃柳。（退之二妾）客來問字。此翁高卧搖首。彷彿曾子當年。商歌滿屋。衣不完肘。（時曾子捉衿而肘見）混沌若教休鑿竅。巧曆安知其壽。文叔故人。仲華幾箇。輸與羊裘叟。浮生如寄。切身之物惟酒。楊誠齋集上章乞休致戲作念奴嬌詞以自賀。　老夫歸去。有三徑足可長拖衫袖。一道官銜清徹骨。別有監臨主守。主守清風。監臨明月。兼管栽花柳。登山臨水。作（音佐）詩二首兩首。休說白日昇天。莫誇金印斗大。懸雙肘。且說廬陵新盛事。三箇閒人眉壽。揀罷官身。歸農押錄。致政誠齋叟。只

愁醉穀螺江門外私酒。（拜仕）

帝王高致。

朱文公封事首下明詔以求直言。此尤足以見帝王之高致。知為治之先務也。

龜蒙高致。

辛文房唐才子傳陸龜蒙幼而聰悟。有高致。家藏書萬卷。無聲色之娛。舉進士不中。從張搏遊湖蘇。又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率官屬就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撰論。

張喬高致。

辛文房唐才子傳張喬有高致。十年不窺園。以苦學詩句清雅。迥少其倫。當時南東才子。如許棠等。與喬亦稱十哲。俱以韻律馳聲。

雅人深致

晉書烈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世說新語謝公因子弟集聚。問毛詩何句最佳。遏玄稱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謨定命。遠猷辰吉。謂此句偏有雅人深致。

山林清致。

太平廣記兵部員外郎李約。汧公之子也。以近屬宰相子。而雅度玄機。蕭沖遠。德行既優。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詩調皆高絕。一時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談。晨起草裹頭。對客蹙融。便過一日。多蓄古器。

在潤州。嘗得古鐵一片。擊之清越。又養一猨。名生。公嘗以之隨逐。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琴。猨必嘯和。傾壺達夕。不俟外賓。醉而後已。約曾佐李庶人錡浙西幕。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讚招隱寺標致。一日庶人宴於寺中。明日謂約曰。十郎常誇招隱寺。昨遊宴細看。何殊州中。李笑曰其所賞者疎野耳。若遠山將翠幕遮。古松用綵物裹。腥膻音樂。亂山鳥聲。此則實不如在叔父大廳也。一庶人性又嗜茶。能自煎。謂人曰。茶須緩火方得。

頗有野致。

北史茹皓傳。皓性微工巧。多所興立。為山於天泉池西。採掘北芒及南山佳石。徙竹汝潁。羅蒔其間。經構樓觀。列於上下。樹草栽木。頗有野致。

令問標致。

續澄懷錄天國山人張令問。幼有業許之節。放意林泉。長於詩。行與杜光庭詩云。試問朝中為宰相。何如林下作神仙。一壺美酒一爐藥。飽聽松聲白晝眠。其標致如此。

夷險一致

覃書足用卿輔相憲祖。逮于朕躬。履歷四朝。夷險一致。（出唐劉禹錫撰細公據官第一表。）忠孝兩全。夷險一致。紀綱列郡。節制戎師。動揚休聲。對著茂實。（出白居易文。除陳執恭僕。）念昔帝師。為國元義。亞傳承之。夷險一致。（出宋朱文公祭劉樞密文。）中外済更。夷險一致。西掖絲綸。妙皇猷之潤色。

東儲羽翼。惟正道之清明。宋王與鈞文。賀池州郭給事。**事理一致**。百川學海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禮。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偁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兵農一致**。袁起巖東塘集賀施元樞啓。竊以制勝于周。合兵農而一致。世接於漢。判文武為二途。**終始一致**。袁絜齋集豐樓記。忠臣事君。終始一致。無日不以國家為念。無日不以豐登為期。**德無二致**。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淮南運使書。故古之人德無二致。而行無一途。或過門而不入。或蓽靜以自廣。**風騷極致**。師友法言李太白遠別離。蜀道難。杜子美寓居同谷。七歌之類。風騷之極致。不在屈原之下。**功名立致**。張南軒集答竹通判啓。義形辭色。識辯安危。惟阻險之備嘗。宜功名之立致。（詳見啓）**太平可致**。遼史太宗紀。大同元年夏四月。皇太弟遣使問軍前事。上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仲威張彥澤下鎮州。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司屬雖存。官吏廢墮。猶雛飛之像。徒有空業。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在盜賊屯結。土功不息。餽餉非

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路酋帥亦相黨附。夙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戶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致。且改鎮州為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槩如此。**恩由上致**。韓昌黎集謝許受韓弘物狀。恩由上致。利則臣歸。**迫迮捆致**。經子法語毛詩。集于苞栩。注苞稹也。稹者。根相迫迮。捆致也。正義云。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根相迫迮。捆致亦謂叢生。**愔愔雅致**。顏氏家訓琴瑟愔愔雅致。有風味哉。**陶甄妙致**。歐陽詹集春盤賦。多事佳人。假盤盂而作地。疏綺繡以為春。叢林具秀。百卉爭新。一本一根。叶陶甄之妙致。片花片葉。得造化之窮神。**覺皇宗致**。雪竇祖英集三寶讚序云。不沽不待。但邀仰覺皇宗致。**盛名不可力致**。類說陳庾兩策科名皆非正榜。嘗曰吾必使子孫居之。其子九思舉進士。亦以老榜。君子曰。大器不可以力發。盛名不可以力致。**像以誠致**。梁高僧傳晉慧遠傳云。陶侃鎮廣南。海中得阿育王

所鑄佛像。送寒溪寺。侃移潯陽。以像有靈。遣使迎接。及上船。船遂覆沒。荆楚間謠曰。陶惟劍雄。像以神標。可以誠致。難以力招。慧遠寺成。祈心奉請。像乃飄然自至。**萬彙不同致**。歐陽詹集弔漢武帝文。夫一物各異道。萬彙不同致。帝王之與神仙。林泉之與朝市。**六驥不致**。荀子脩身篇。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注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飢鷹可以鼠兔致**。尚意譬喻論策貪則害身章。飢鷹可以鼠兔致。**詩文**。敬齋古今黈論致字義。米元章治第潤州。有小軒面西山。用王徽之朝來致有爽氣語。名致爽。石林先生以為世以致字為學以致其道之致。非也。魏晉以來。多以致為語佐。似是訓甚。李子曰。以致爽之致為致其道之致固謬。又云。似是訓甚。則其言義含糊摸稜手耳。致自為甚致。爽自得以名軒。此亦何必深論。若以致為語助。則大段乖刺矣。玉堂記事致字說。先儒解致字。往往不盡。如致中和。天地位焉。鄭康成云。致。行之至也。致樂以治心。云致。深審也。周易略例。主心致一也。孔穎達云。致。猶歸也。禮器。禮也者。物之致也。鄭云。致之言至也。極也。其他諸經往

往指為極盡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君子以致命遂志。與病則致其憂之類是也。此皆意有未盡。蓋致盡之意。有取與納之意。如喪致乎哀而止。見危致命。謂之極盡可也。如致中和。致知之類。則又有取之意焉。吾聞致師者。亦有之意也。用致夫人。凡春秋以某事致。七十而致事。致為臣而歸。則又有納之意。與盡之意。凡此皆難以一字通解也。今人謂招致者。亦有取意也。檀弓齊穀王姬之喪。當為告。古毒反。聲之誤也。告下告上之辭。故誤為鞠。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知當為如字之誤也。言父母之喪。號哭思慕。如欲父母復反。陳旅安雅堂集致亭記。曹郡王致道先生。因其字。而名曰亭曰致亭。蓋取曾論所述子夏之言也。致道使余記之。屢辭弗獲。乃言曰。儒者之任甚重也。道甚遠也。而吾欲以眇然之身。任其所甚重。而必至其所甚遠者焉。亦難矣。是故君子之教人也。必考前言以審其所嚮。求往行以迪其軌轍。身吾車也。載之不可不弘。氣吾馬也。策之不可以不力。志吾御也。持之不可以不致。夫如是。則庶乎重與遠者之可至也。易之文言傳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以剛健而致力於學。亦奚重與遠之有哉。致道登巖屏棄俗事。聚書嶧山之幽。晝誦而夜思。蓋欲約華藉之浩然者而會通之。亦良勤矣。學成賓興。遂擢進士第。學者私相最曰

先生為學。猶農夫之治穡事也。今其穫矣。吾不可不致力於學乎。玄道聞之曰。吾之為學。非欲致進士而止也。周子不云乎。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吾雖不敢妄意古人所造之地。俛然日有孳孳。不敢半塗而自畫也。是故致道所以名亭之意。余又聞致道。曩居嶧山。寔漢韋賢讀書之所也。因為誦韋氏之詩曰。誰為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請書此以為記。致道名思誠。學行純正。士林之望也。累官翰苑。其文又並著云。江湖後集

宋謙父四時佳致。　面勢東湖勝。翛然宅一區。靜惟仁者樂。善迺舜之徒。秋勁刪詩筆。春融點易朱。小牕梅竹瘦。不識世榮枯。

置

洪武正韻知勢切。貫而立也。詩。置我鞉鼓。又驛也。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書有使宜。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黃霸傳。郵亭。師古曰。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又設也。安也。赦也。建也。措也。棄也。又音治。許慎說文。置。赦也。从网直。陟吏切。徐鍇通釋。直與罷同意。非聲亦會意。置之則去之也。竹記反。顧野王玉篇竹利切。又要置。猪吏切。顏元孫干祿字書。置置。（上通下正。）丁度集韻古作[illegible][illegible]。又直吏切。樹也。周禮。凡試廬事置而搖之。戴侗六書故按置之用於經傳者。一曰廢置。建也。周禮曰。置以馭其行。廢以馭其罪。傳曰。建置豐氏。孟子曰。置君而後去之。二曰錯置。舍也。與寘通。易曰。寘于叢棘。詩云。寘彼周行。傳曰。饋盤飧置璧焉。又曰置虛命徹。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值。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直。正作置。）買（新藏作置。在高僧傳上帙中。）韓道昭五音類聚。置陟記切。攝古文置字。楊桓六書統。知母。置（原聲。）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赦也。直者不當罪而网之。知其直則置而不問。故从网直為置。與罷同意。因借安設也。詩。置我鞉鼓。俗音植。不出。又驛館也。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傳舍也。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真[illegible]置。

篆書　置（天台經幢。）置置（並雲臺碑。）置（崔希裕纂古。）置置（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纂古文韻海。）置（徐鉉篆韻。）

隸書　置（衡方碑見洪邁隸韻。）置（吳仲山碑。）置（孫根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置（顏真卿。）置置（並蔡襄。）

草書　置（章草。）置置置（並張錦溪。）置（鮮于樞。）

五置　羅泌路史黃帝紀。黃帝命匠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五置而有市。市有館。以族朝聘之需。

先置　漢制叢錄。天子凡所行幸出入。有司先置供具於前。故揚雄校獵賦云。先置乎白揚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謂此。燕王旦等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太官先置。盖以僭

擬之。非語之。

驛置　漢書李陵傳。有使宜用驛置以聞。

郵置　西漢博聞郭太傅注云。說文曰。郵。境上傳書舍也。步遞曰郵。馬遞曰置。廣雅曰。郵。驛也。置。亦驛也。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廄置　史記田儋傳。田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注。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

傳置　文紀。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史記正義曰。樂產云。傳置一也。謂乘傳者以傳受君命。乘置者以置馬取用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廣雅云。置。驛也。（師古曰。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

疾置　西漢博聞。江充發兵入丞相府。是時上避暑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

善置　史記曹參世家。取碭狐父祈善置。（文穎曰。善置。置名也。晉灼曰。祈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祈亭。劉氏音連。又如字。善置。並名。漢為驛置館。）

十里一置　東漢書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注。置。驛也。）海錄碎事。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之害。無數。於時。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

倒置　莊子繕性篇。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吾憂而已矣。今寄去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物者。謂之倒置之民。韓元吉登對錄。元吉對曰。祖宗朝選人上殿。多與改合入官。今乃於薦來改官者。陛下卻自擇退。則恩怨倒置矣。獻言者實不思也。設若上殿後皆放。以則一年之間。不知幾次。豈足為異恩哉。

拄置　西漢書西域傳。宣帝時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以道當為拄置。（注。師古曰。拄者。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不曉。於拄為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拄於心。皆失之矣。）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

樹置　世說新語。王大將軍始欲下都處分。樹置。先遣參軍告朝廷。諷旨。時賢祖逖。車騎尚未鎮壽春。瞋目厲聲。語使人曰。卿語阿黑。（敦小字也。）何敢不遜。催攝而去。須臾不爾。我將三千兵槊腳令上。王聞之而止。

天置　海錄碎事。沙鉢略上表隋文帝云。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

標置　南史

二融傳。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盻，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晉史：揮麈劉惔，字真長。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

安置

資治通鑑隋紀。開皇九年，帝以陳叔寶子弟既多，恐其在京城爲非，乃分置邊州，給田業使爲生，歲時賜衣服以安之。近事會元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十月，罷興州刺史馮暉，坐乜乾渠爲蜀人來侵，奔歸鳳翔，配同州衙前安置，自此始也。元一統志呂大防，宋元祐爲相，使元祐之政有嘉祐忠厚之風，可謂賢明矣。紹聖初，宰相章惇誣以罪，責居安州。大防之兄大忠，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秦州，入奏事，哲宗曰：大防朴，爲人所賣，三二年又當相見。惇聞之懼，乃諷言者詆斥，再責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年七十一。循人敬慕大防，聞其謫居，皆爭以先覩爲快，逮聞薨，相與歎惜曰：山川不靈，此老不來爲吾州重。　李綱，宋建炎元年，自澧州安置，移萬安軍，十一月二十五日南渡至瓊州，後三日德音聽還，以十二月五日北歸。題于遠華館，綱來往鯨波，初不以憂患熏心，作乘桴浮于海賦。　劉子羽，宋紹興八年，漳州安置。子羽進論兵事，與新論不合故也。趙鼎，宋紹興九年，與秦檜論和戎及議宗子出閤不合，安置潮州，後移吉陽。又趙牲之遺史云：紹興十七年八月，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軍月具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子汾至，委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必當誅及一家。死則汝曹無患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又容齋隨筆云：紹興中，趙忠簡公謫朱崖，士大夫畏秦禍不敢寄聲。張淵道爲廣西帥，遣書持藥及酒麪爲餽。忠簡答書，令存於張氏。鼎自吉陽軍安置，時鼎子汾力請侍行，鼎不忍使之俱死瘴地，乃手書付曰：紹聖初，呂微仲丞相謫嶺外，惟一子曰景山，愛之，不令同行，而景山堅欲隨去，將過嶺，呂顧其子謂曰：吾萬死何卹，汝何辜欲俱死瘴鄉乎？我不若先死，猶有後也。呂遂縱飲而死。吾不令汝侍行，亦微仲意也。微仲，大防字也。景定中，陳宗禮以提點廣南刑獄，延接所至，皆唐宋名賢謫所。會聞吳潛安置循州，宗禮賦詩曰：六絲不枉行千里，多少流人謫籍香。語聞，亦坐貶。　吳潛，字毅夫，宋開慶己未十月再相，居左席。明年庚申，改元景定，潛以江上有大敵，先請下罪己詔，丁大全雖罷相，而朱熠之徒在樞府，密

請遷都，潛奮折之曰：是無國也。上欲議建儲，潛請少緩。學校上書排斥丁大全、董宋臣，潛奏令大全致其事，宋臣送安吉州居止。又上八根之疏，所以規切人主病根深矣。殿中侍御史沈炎知理宗不悅於潛，即入疏劾潛罷政。御批有謂吳潛力庇大全，力搖國本，力主遷幸，以此罪之。會賈似道自江上歸，爲右揆，而小人又間諜云：斷橋之役，諸將知有趙葵，不知有公。蓋吳左相以公上流懸隔，賈公必死久矣，幸而公亟至，齊安始行右丞相事，號召諸將，遂成大功。由是似道有愠色。理宗語輔臣及經筵官曰：吳潛秉時驚朕，因其去也，朕之疾十減七八。或者謂奉天之平，追讎陸贄書言，無以異此。炎等屢入奏劾潛，因及大全，自是黜謫。潛必與大全並命。楊棟謂江萬里曰：吳毅夫得罪於陛下，不得罪於天下；大全得罪於天下，不得罪於陛下。萬里然之，遂宣言於衆。萬里坐罷政，宗正少卿劉震孫在似道坐中，起曰：吳毅夫南行，公當救止，不然，無以自白於天下。似道勃然。明日震孫罷去。潛由建昌軍再責授潮州節度副使，循州安置。景定三年十一月也。潛居貢院，郡守劉宗申覬望廪肉，常不繼，夜遣卒挈斧傳呼，其所以侵辱者至矣。循士莫不唾罵宗申，而歎息於潛也。景定末，潛有詩曰：生在雪川爲墩鎮，死在循江貢院中。這場雜劇真好笑，來時無物去時空。遂擲筆而逝，年七十。宗申走書至行在，揚言吳潛之死，實有功，責報甚至。尋以臺疏重責。公論快之。咸淳五年，春，度宗夜夢潛白衣伏於殿下，遂有復少保，仍舊許國公，謚莊愍之命。賈似道謂出命太重，封還之，僅復紫金光祿大夫而已。方輿勝覽劉安世，宋紹聖初，援子厚入相，公謫知南安軍，又貶英州，徙梅州。先生謫南七年，未嘗一日病。問其故，則曰：絕慾斷酒，以是無恙。後北歸十年，壽幾八十。張致遠詩：曾井有泉消毒瘴，程江無屋祀高賢。　孔平仲，坐黨籍英州安置。輿地紀勝陸升之，字仲高，會稽人，任浙西提舉。紹興二十四年，以言事忤時宰，安置雷州。三十二年，詔許自便。宋許景衡，横塘集宋勝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制　朕昭示好惡，大判淑慝。惡屏姦巧，投畀夷裔，不獨少清於仕籍，庶幾大正於邦刑。爾以浮薄之資，席世家之舊，粵從卑冗，依憑親黨，出守節藩，入貳扃省。華除要職，談笑得之。比緣奏稟，稱造語言，敢爾面謾，且陳己力，徇私背公，嗟爾何至於此。以無爲有，聞者爲之憤然；向覽彈章，如從薄責。而公論未允，言者弗置。其以散秩斥之荆蠻。服我寬矜，毋忘循省。　李莊簡公集量移郴州安置謝表　久拘海島，已爲終老之期；亟從近藩，復有再生之望。恩深難報，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賦性顓蒙，天資狷淺，孤忠自許，獨立無朋，遍列肩居，本求

協濟桐前論事。豈敢當同仰憑聖主之當陽。不顧權臣之在側。果遭奇中。卒蹈危機。飄泊一身。遷流萬里。黎蠻雜處。魑魅爲鄰。二子長亡。全家隔絶。寄隻身而無託。撫孤影以自憐。敢謂聖慈。俯矜愚昧。察其老死之無日。示以歸還之有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剛。躬持慈覽。聰明不作。而百度自正。神武不殺。而萬國咸寧。遂令管蒯之微。均被雨露之潤。臣敢不益堅晩節。誓竭愚忠。行步龍鍾。莫展驅馳之力。壯心消隕。難陪帷幄之謀。欲酬隆天厚地之恩。但有銜環結草之報。　瓊州安置謝表　臣某言。今年二月十六日準藤州公文。送到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移臣瓊州安置。臣尋於當月二十日起離藤州。至三月十五日已至瓊州貶所訖者。投寘嶠南。採公言而未厭。竄流海外。據罪戾以猶輕。悵來日之無多。豈生還之敢望。徒懷結戀。莫報恩私。中謝。伏念臣寒苦立身。間關出仕。躬受聖神之眷。屢更要劇之除。越自從班。超預機政。而臣剛褊自任。戇愚不移。器小疾顛。亟投閑而置散。根孤易拔。卒負纍以招尤。顧九死以猶甘。雖三黜而無憾。捫心自訟。沒齒何言。空貽歲月之多難。遑簡書之畏。尚全視息。未即誅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仁覆物。干戈戢戢。故得百姓之歡心。溫凊不違。以盡一人之榮養。有如草芥。咸被矜容。而臣年僅七旬。父拘

囚於瘴地。行踰萬里。更冒涉於鯨波。伏望憐臣奉事之有年。憫臣廢黜之已久。稍回眷遇。曲賜保全。大明中天。庶容光之必照。時雨及物。幸枯朽之再生。永依樵牧之群。以畢桑榆之境。　移昌化軍安置謝表　十年遠徙。猶冀生還。三黜愈嚴。未知死所。驚魂失據。危涕自零。中謝。伏念臣性實戇愚。老益頑鄙。遭時遇主。妄有意於功名。抱槧懷鉛。本無稱於翰墨。年齡衰晩。志氣凋零。久雜處於黎蠻。唯歸依於佛祖。每師遜遯。深悟己非。敢效鄙人妄議朝政。而臣子盍默。平居里巷。不擇交游。愆咎橫生。語言妄發。納官贖罪。罕逢國士之知。下石反擠。近出鄉人之手。仰恃聖神之眷。未加斧鉞之誅。恩重命輕。咎深責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天地之大德。擴日月之盛明。憐臣嘗冒近班。念臣頻更煩使。年同絳老。宜久辱於泥塗。罪比虞翻。盍永拘於海島。捐軀無路。沒齒何言。　趙忠正德文集謝到潮州安置表　竄身知過。宜湯網之不遺。屈法施仁。荷堯雲之曲庇。徒知幸免。何以自容。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方。力難任重。冒竊寵靈之久。積成纍戾之多。屢搞伏以祈閑。亦蒙恩而賜可。而臣憂患踵至。癃瘵日增。始抱疾以逐家。即銜悲而哭子。齒髮凋悴於感傷之後。精神昏耗於驅馳之餘。其誰爲之。無足憐者。載念百爲之俱謬。寘之九死以奚逃。自信直前。安處危機之上。孰迷不

返。年投罪罟之中。幸沐洪私。止流荒裔。聞命就道。寧辭險阻之備嘗。杜門省愆。更覺悔尤之自取。豈勝莫及。流涕何追。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并包。離明旁照。曲全體貌。奬勸臣工。憐臣瞽瞶之餘。嘗叨顧遇。容臣桑榆之暮。不足誅夷。臣敢不上體不殺之仁。益勵自新之志。身留瘴海。分甘老於漁樵。目斷雲天。心永傾於葵藿。　謝到吉陽軍安置表　一謫五年。咎將誰執。再投萬里。職本自貽。罪大難名。恩深莫報。中謝。伏念臣起從孤遠。幸際休明。誤被眷知。叨逾寵數。既昧禍福之倚伏。不虞罪惡之貫盈。宜自省循。益跌周慎。天其或者。將必至於顛隮。臣猶知之。因難逃於譴罰。苟全軀領。有愧面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蘊堯仁。躬行舜孝。王者之法難犯。固有刑章。聖人之德好生。終歸善貸。如臣纍戾。尚辱哀矜。白首何歸。恢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之不移。　宋蘇東坡集謝惠州安置表　仁聖曲全。大欲畀之民社。群言交擊。必將致之死亡。尚荷寬恩。止投荒服。臣中謝。伏念臣性資褊淺。學術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難赦之咎。遭其狂妄。久合誅夷。方尚口乃窮之時。蓋擢髮莫數其罪。豈謂天幸。得全此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爲之資。行不忍人之政。湯網開其三面。舜干舞于兩階。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憐憫。知臣老死無日。不足誅鋤。明降德音。許全餘

息。故使疏憤之馬。猶獲蓋帷。觳觫之牛。得逭刀匕。臣敢不祗膺嚴訓。託命至仁。洗心自新。沒齒無怨。但以瘴癘之地。魑魅爲鄰。衰疾交攻。無復首丘之望。精誠未泯。空餘結草之忠。

措置

朱子語續録。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桓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桓溫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比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跌脫底王儉耳。安比王儉只是有些英氣。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蓋秦人國内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堅之來。在安亦只得發兵去迎敵。當來苻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生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正淳曰。必不能。卻須逃去。曰。逃將安住。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殺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章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嘗疑之。既不與他爲異。亦何必如此。至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辨。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又曰。謝安之與苻堅。如近世陳魯公之於元顏亮。幸而雖得他死耳。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卻有措置。然

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宋李忠定公集與李尚書措置畫一劄子某竊觀六朝於上流重地必擇名臣為之帥守使自為家計乃能鎮撫一方屏翰王室皆有實效不事虛文私竊慕之故自到豫章以來修築城池為可守計創置營房使兵民不相雜處繕治器甲修造官府倉庫措置財賦蓄積金穀團結軍伍招捕盜賊皆幸稍稍就緒庶幾古人之萬一少副朝廷委任之意今具下項　一修築城池　洪州城池北面尤為闊遠皆係荒閑田地無人居止又城外一帶盡是漲沙高與城齊可以下瞰城中若欲為可守之計其勢不得不修治因朝廷有覷減指揮具奏條陳利害且乞給降空名告勑等得旨給空名告勑五萬貫自去年收買木植燒變塼甓等至今春興工止是本州廂軍壯及他州剗刷到兵卒共五百餘人漸次修築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觀壯夫以助工役日給錢米月有犒設皆大使司辦給並不支用漕司經費至十一月半畢工為城七百二十丈壕與城等為樓櫓一百二十餘坐計七百餘間為城門十有一所計三十餘間器具皮籬砲座等併舊城皆一新未嘗調發民戶一夫無顆粒分文歛於民者用新塼百二十餘萬口皆自置窑燒變及令窑戶高價攬撲皆有數在工房可稽考也恭發到豫章日顧一登新城按視及登新舊城以望漲

沙方見裁減利害之不謬　一築置營房　洪州自兵火之後營房並無存者廂禁軍與民雜處不可鈐束兼得朝廷指揮每歲防秋許勾抽本路隸將不隸將兵按閱使喚亦無寺觀屋宇可以屯泊不免建置營屋大使司支錢與諸州收買木植及令諸縣根括戶絕拋棄屋宇拆移改造置營房三千餘間並係瓦屋除撥付本州廂禁軍遞營外造客軍營房一所五百餘間見令屯泊諸州及步諒軍馬使司工房及洪州工案皆有圖籍具在可稽考也　一繕治器甲　大使司元降畫一撥兵二萬人自近年以來並撥付都督行府及岳飛下去年春乃無一人一騎留者併與器甲軍須一切席卷而去某去歲到官檢視甲仗庫空空如也因奏朝廷已降告勑以漸製造督責兩作院嚴其課程又分委諸州製造逮今已積三千餘副金鼓旗幟弓弩刀槍之類率皆新置又以格式造戰船戰車三勝弓合蟬等等皆有名色數目在工房願恭發因暇日試閱視之　一建置官府倉廩　洪州素無吏舍止以設廳前廊屋為之難以檢察因規度郡廳之南造使院三十間以居羣吏郡以設廳前舊吏舍分置甲仗激賞營田儀從添賜等庫下馬門外舊皆草屋為造房廊數十間收其直歸公使庫州學舊未全備為增修兩廊齋舍等五十餘間大堂倉自兵火後全無屋宇為造新敖八座計四十餘間以貯大使司并常平司米斛前此並無教閱之所為造新兵射廳及閱武堂防城器具之類不可無安頓去處為造東南壁及西北壁防城庫兩所共四十間無館賓客之所為置侯參謀宅以充行衙見令貴路分居止皆有數目在工房　一措置財賦　洪州前此財賦所以匱乏者非唯以年凶民貧用度廣之故不治其源使之然也諸縣者財賦之源置而不問每遇緩急窘迫之際乃召縣令使之甘認應副豈非倒置乎某自到任將諸縣合納窠名錢一切根刷見名色將本縣合支用之數分撥窠名存留應副外自餘并諸司錢物並令解州次月五日前到違限者治之又每季因通判行縣委之剗刷以此源源而來不絕官吏軍民請受並按月排日支給軍衣之類亦前期椿辦不闕月椿錢最為難辦本州應副岳飛月六千餘緡田邦直月一千二百餘緡養甲世景兵月九千餘緡凡一萬六千餘緡此皆的確不可闕者今月椿庫常有二三萬緡見管蓋緣中間力申朝廷理會減免每月折帛錢三千餘貫及撥到發運司二分錢及朱墨勘合錢等所以粗有羸餘又每差使司回易官載米斛前去湖北回易充撥應副岳飛軍中既有利息又省脚費此不可不知也某去歲初到官日大軍倉米止有四石六斗軍資庫錢止有二百餘

貫令錢貫米數頗多於前日春衣錢亦已椿下二萬貫幸取倉庫都曆及稟支曆試閱視之　一積蓄金穀　使司坌鈒頗有積蓄未嘗有毫髮歛取於民者皆係措置回易均節用度收拾失陷所致近交割與權官錢約計七十餘萬緡米計八萬餘石州縣之數不在是也亦嘗具數申奏朝廷近聞有金字牌撥錢二十萬緡銀二十萬兩金三百兩赴江州椿管聽候朝廷指揮取此猶可若再取即不堪命矣所以積蓄得此錢米者蓋緣每每力申明朝廷若一切委隨則掃地皆盡矣於中米猶可惜去歲初到升百三十秋得一稔升十數文寸積銖累以及此數若不妄散以陳易新可以常為洪州之根本非細事也洪州歲用米八萬餘石而所得耗米止及其半何以支梧此亦須有以處之方欲申明洪州聚三司官吏數倍他州而所得耗米絕少何以能給謂如安撫司漕司官吏自當責辦一路宜於吉撫等州耗米多處約度應副乃為長久之策更在裁度也　一團結軍伍　大使司初有兵二萬人至去年春尚有數千人朝廷撥與岳飛遂無一人一騎留者某自行在乞得中世景軍將帶前來纔及千人其後累乞兵于朝廷止是關送都督行府及乞兵于都督行府報云候有警急日遣發然竟無一人一騎來者既而有淮上之捷僥倖少安自今年春以賊盜

紛擾之故。屢次申陳。蒙朝廷差到李貴步諒軍馬各千餘人。令秋並勾赴本司教閱。以申景世將本軍為前軍。賈和仲將諸州起發隸將不隸將兵為左軍。任仕安將洪州禁軍為中軍。李貴步諒各將本部兵為右軍後軍。共六十餘人。團結教閱。軍聲粗振。然其間如申世景李貴步諒之軍。多西北人。差可用。如本州及諸州兵。但可張聲勢耳。此五統制者。皆一時之選。更在有以駕馭激勸之也。　一招捕盜賊。　本路盜賊。虔為最。吉撫筠袁次之。去年到任之初。遠方人但聞遣一前宰相為大使。意謂統兵必多。往往戢服。其後虔守孫邀功生事。致虔寇已受招安者。譸起。戢破吉州。賴本司遣兵襲逐破之。復歸巢穴。然所遣不過數百人。羣盜窺見鮮少。遂相數學。紛紛不已。延及撫吉筠袁。亦有竊發者。所幸將士用命招捕一火了當。又措置一火。方漸衰息。至秋初。得張杀直來守虔州。相與商議措置。又得朝廷差李貴步諒兩軍前來。渠魁如周十隆謝小鬼等。悉就招撫。如劉宣熊定李安靜等。悉就擒捕。凡招捕過羣盜六十餘火。其間每火有至數千人者。皆有人數姓名在刑房。亦嘗開具申奏。今一路盜賊有名字者。悉已淨盡。大抵江西民俗獷悍。輕生喜亂。有仇殺之風。全在巡尉得人。於其微時用心緝捕。無使滋蔓。則亦不能為大害也。要當使之伏業田畝。而無科須之擾。延為上策耳。　前件八事。謹以晚聞。亦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之意。幸冀昭察。

宗澤忠簡公集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建炎元年九月）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洺州四向劄寨。密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日。統押人馬。自滑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叶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數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方夫未易橐戢。臣每思前日之失。蓋由將相恃賴太平。恬不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令更沿襲不修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薾無能。見過河相度。別具奏聞者。

處置

撰遺三大處置。漢初病於諸侯強大。主父偃建分王諸侯子弟之說。諸侯遂弱。唐衰。病於藩鎮跋扈。趙普建收其精兵制其錢穀之計。藩鎮遂消。宋南渡息兵。張韓劉岳擁兵方面不釋。秦檜各除樞密使召之。由是兵權去手。偃之說。賈誼發之。普之說。烏重胤發之。檜之策。范同言之。但偃普忠謀。檜則姦謀也。　處置兩得。處事有任理而行。成敗聽之自天者。有苟一時之安。成敗徐為之圖者。有不擇利害。不量彼己。成敗付之幸不幸者。余謂付之幸不幸。無所處置者也。苟一時之安。強於處置者也。任理而聽其成敗。勝於處置者也。若姦雄睥睨之秋。反側危疑之際。勝則失於知變。強則不免遺禍。幸則存亡立判。欲我不失體。彼得無必詞。最難兩得。嘗讀史數事掩卷。載以己見。然後知古人不可及。唐德宗即位。銳意除藩鎮。藩鎮憚其威。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蓋嘗朝廷也。德宗欲受恐見欺。不受又逆其來意。時崔祐甫為相。請遣使就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獻錢頒之。使人人戴上恩。又諸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正己大慚。宋真宗時。西夏納款。因言國饑乞糧百萬。蓋借恤災覘宋也。時王旦為相。請具糧京師。詔彼自遣人來取。夏去汴懸隔。自取得不補失矣。西夏得詔。謂朝廷有人。後元昊復叛。及將約款。先令責臣野利以書通朝廷。朝廷復書。議所以稱。或請尊以太尉。寵莊敬爭之曰。太尉國之三公。待陪臣以此。待元昊將如何。令野利書來自稱寧令。此其國之官稱也。依此稱之足矣。（宋初與契丹講和。或言稱北朝。王沂公乞只稱契丹。）紹興中韓世忠守淮。以所部兵少。乞摘張俊部趙密一將為助。俊疑世忠吞己。拒命不從。時趙鼎為相。撥御前楊沂中一將助

世忠。而抽趙密入衛。俊遂無辭。又時陳規守德安。盜李橫圍城不解。久則假乞糧覘規。規予之。繼又指名索籍娼妓。雖末節而大體辱矣。規命斬妓首付之。橫大沮。此於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之意。雖不相似。然執小義。妨大權。王通以為皇之不極。則有捐一人活千萬人。亦權變之機也。近時孟無庵（珙）帥荊房。將某謀叛事頗彰著。會卒白某者。請帥府發其姦。無庵集佐屬議。或請發兵。或請招安。無庵聞發兵語一笑。問若何招安。又卒無善策。明日無庵自批斷云。白某敢誣守將。實犯階級。斬首送本軍號令。然房州激此。必錢糧不敷。幫給不時。今於制司支錢米若干下本軍犒一次。卒首至房。叛將大安。犒既行。士皆雷動。越數月。蜀有警。調房守赴援。因移其兵權置法焉。廟告卒于房。追錄以官。權賞其妻子。不煩干戈坐消一城之變。時應山李庭芝參其幕。言無庵不惜一人之命以全千萬人之命。真是帥才。余聞之應山客劉清臣。

特置

韻府羣玉。太宗省內外官為七百三十員。然已有員外置。後又有特置同正員。

後天布置

鄭榦條中天述致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

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此言後天之布置也。衡邪異置（羅泌路史發揮論幣所起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文也。雖貨幣遺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因而不改者。）彼此相鈍置（禪林僧寶傳楊岐會禪師問僧曰敗葉堆雲朝離何處。對曰。觀音。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其僧無對。會曰。第二上座道看。亦無對。會曰。彼此相鈍置。詳本傳。）思而不置（元王惲總管王公碑過政令之不便。時俗之未安。思而不置。憂形于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祥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毛道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二寘

制

洪武正韻知勢切節也裁也斷也正也御也檢也法禁也造也顔師古注漢書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許慎說文㓺从刀从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一曰止也征例切㓺古文制如此徐鍇通釋論語既富矣教之故曰物成而裁斷也會意正曳反吾衍續釋从未聲商書曰以義制事顧野王玉篇之世切作也古作制陸法言廣韻禁制又制作法制亦作剬張參五經文字制从古未字吳棫韻補叶音之則切崔駰達旨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剛云緒帝紀乃設毛晃禮部韻畧文中子續書有制曰帝者之制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者乎戴侗六書故裁制短長小大之齊也引之爲制作制度（剬作製）又征列切莊周曰制河以東（今作淛浙）釋行均龍龕手鑑剬（舊藏作剬）韓道昭五音集韻亦作剬剬楊桓六書統知母㓺裁制以造物也从刀从未致思於未然已制而不能悔矣制（隸）㓺戉从左手持木以刀修之也㓺戉从彡从木既成飾之以色也㓺㓺戉从刀彡从未思而後制之成而後飾之也㓺戉从二在木中割木爲二也已上並古文制（未詳）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本作剬隸作制周伯琦六書正譌制與剬字同意剬作製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陟列切義同廣韻總征利切字滌倂義古作剬趙謙聲音文字通剬照剬切節斷之義从刀所以裁制俗隸變作制凡从皆然借止也制古文韻會定正字切知計知眞體制

（篆書）制（古孝經）制（秦雲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制（古文）制（古孝經）制（古尚書）制（汗簡）制（並古文）制（郭忠恕永安院殿記）制制（並秦權）制（注水匜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制制（並徐鉉篆韻）制制（並六書統）（隸書）制（度尚碑見洪适漢隸分韻）制（堯母碑）制（置年史碑）制（禮器碑）制（石經公羊並漢隸字源）（眞書）制（王羲之）制（智永）（行書）制（蘇軾）（草書）制（章草）制（王導）制（智永）制（黃庭堅）制制制（並張歸漢）制（趙子昂）

帝制

事物紀原劉勰文心雕龍曰古者有命無制周禮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其二曰命是也蘇氏演義曰制者止也禁也斷也古君上馭人或制斷而行之或禁制而止之漢書云太后稱制是也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臣等謹與博士議曰泰皇最貴臣等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叢録自秦并天下令丞相御史議帝號丞相綰等因請命爲制令爲詔蔡邕言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漢因之刑法志載文帝下令曰制詔御史云云之類是也鮑昱傳注漢官儀曰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此漢制書之制也又秦并天下群臣上尊號于時始有制曰可之言漢制因之蔡邕言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之曰可是蔡中郎獨斷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宮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北史周本紀靜帝大象二年二月乙丑改制詔爲天制勅爲天敕資治通鑑唐則天天授元年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唐會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樹藩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革舊政赦宥降慮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賛能勸勉勤勞則用之四曰發日勅謂御畫發勅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已上罪用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食禄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疋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曰勅旨謂百司承旨而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勅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勅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也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舊制冊書詔勅總名曰詔天授元年避諱改詔曰制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謂祭祀支度國用授六品已下官斷流已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並爲奏抄二曰奏彈謂御史糾劾百司不法之事也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之疑事下公卿議理有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日狀皆審署申覆而施行焉覆奏畫可訖留門下省爲案更寫一通侍中注制可印署送尚書省施行者　又中書以黃白二麻爲綸命重輕之辨開元三年十月始用黃麻紙寫詔上元三年二月制敕並用黃麻紙唐書百官志中書省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皇后皇太子封諸王臨軒冊命則用之二曰制書大賞罰赦宥慮囚

大除授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勉贊勞則用之四曰發敕廢置州縣增減官吏發兵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下官則用之五曰敕旨百官奏請施行則用之六曰論事敕書戒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牒隨事承制不易於舊則用之皆宣署申覆然後行焉　門下省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以度支國用授六品以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用之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自露布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以授尚書省（太宗謂王珪曰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神龍元年九月一日敕門下及都省日判錄敕目三日一進）尚書省凡上之逮下其制有六一曰制二曰敕三曰冊天子用之四曰令皇太子用之五曰教親王公主用之六曰符省下於州州下於縣縣下於鄉下之達上其制有六一曰表二曰狀三曰牋四曰啓五曰辭六曰牒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凡授內外百司之事皆印其發日為程一日受二日報諸司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必遣於省部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凡制敕計奏之數省符告宣之節歲終為斷　唐六典冊書用簡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敕牒用黃藤紙書用絹貞觀中十一年始用黃紙寫敕制上元三年詔尚書省頒下諸司州縣並用黃紙（閏三月二十日詔）翰林志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制書並白麻（一云麻紙雙日起草隻日宣即細奏敕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唐初將相官告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宰相及使相告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吐蕃宰相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官書用黃麻紙（元和八年八月壬寅吏部定官告紙軸之色物）開元十六年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中書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翰林院　宋史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庭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敘贈典應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敕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曰敕牓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用之皆承制畫旨以授門下省令宣之侍郎奉之

舍人行之留其所得旨為底　雲谷雜紀詔制首以門下二字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為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亮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珊瑚鉤詩話帝王之言出法度以制人者謂之制　朝野類要但是聖旨文字皆為制書　江少虞類苑制書不可稱德音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種自分等差宋冢吉德音非可名制書乃臣下奉行制書之名天子自謂德音非也余按唐常袞集赦令一門總謂之德音蓋得之矣　淮南子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注制令典于其有大章也）文中子周公篇賈瓊問讀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于制範者有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注制命也秦改命為制漢因之也　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湛然其下恬然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焉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注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志皆同制矣）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注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賈瓊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恤人乎（注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帝制衰而天下言制矣（注續書所以救此失也）薛生曰和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注以待其復興也）

太后稱制

西漢書高后紀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其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呂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孝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　東漢書永元十四年夏陰后廢立鄧貴人為皇后元興元年帝崩長子平原王有疾而諸皇子夭沒前後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人間殤帝生始百日后乃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及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兩漢紀和熹鄧皇后傳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斂衽於虛器直生懷懣懸書於象魏借之儀者殆其惑哉然而建光之後王柄有歸遂乃名賢戮辱便孽黨進衰斁之來茲焉有徵故知持權引謗所幸者非己焉心卿惠自終者唯國是以班母一說闔門辭事愛姪微愆髡剔謝罪將杜根逢誅未值其誠乎　通鑑綱目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元年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復稱制（初魏尚書李敷李訢少相親善後訢為相）

（州刺史受賂爲人所告獄後嚴之魏太上聞之檻車徵訢案驗當死時敷弟弈得幸於馮太后太上意已踈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情所不忍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爲爲人死也有馮闡者先爲敷所敗令詢其弟敷陰事可得也訢從之令范檦列敷事三十餘條有司以聞太上怒遂誅敷弈訢得減死論未幾復爲尚書馮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密行鴆春大赦改元復臨朝稱制）　唐中宗嗣聖三年太后歸政于豫王旦尋復稱制（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四年春正月庚午上疾復作壬申大漸命太子監國宦官欲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之比也太子雖少但待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爲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兄太常卿郭釗聞有是議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于寢殿鐵圍山叢談魯公在北門爲承旨既草哲廟元符末命於是太上從端邸始即大位遂有垂簾之舉時欽聖憲肅向後命御樂院內侍黃經臣傳旨曰嗣君已長本不應垂簾以皇帝聖孝宮中累日拜請泣涕不已令姑備聖意繼俟國事稍定則當還政必不敢上同章憲明肅與宣仁聖烈二后終身稱制御可依此草詔明示天下當是時魯公既唯命即書所被旨載諸學士院及家集是後雖同聽斷曾不半歲永泰靈駕猶未發引即還就東朝之養矣外廷或請張且不知欽聖盛德之本旨如此宋史章獻太后傳太后遺誥尊楊淑妃爲皇太后居宮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習知天下情僞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繼稱制乎乃詔刪去遺誥同議軍國事語第存后號奉緡錢二萬助湯沐俟名其所居宮曰保慶皇太后　元史太宗紀壬寅春六皇后乃馬真氏始稱制

草制

（舊唐書憲宗紀元和）八年九月以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爲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翰林草制謂之白麻王佖責罷中書草制因爲例也　崔羣傳崔羣爲湖南觀察都團練使穆宗即位徵拜吏部侍郎召見別殿謂羣曰我昇儲位知卿爲羽翼羣曰先帝之意元在陛下頃者授陛下淮西節度使臣奉命草制且曰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若不知先帝深旨臣豈敢輕言數日拜御史中丞浹旬授檢校兵部尚書　武元衡傳元衡從弟儒衡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氣岸高雅論事有風彩群邪惡之尤爲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將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計沮之以離其寵有狄兼謨者梁公仁傑之後時爲襄陽從事楚乃自草制詞召狄兼謨爲拾遺曰朕聽政餘暇躬覽國書知奸臣擅權之由見母后竊位之事我國家神器大寶將遂傳於他人洪惟昊穹降鑒儲祉誕生仁傑保佑中宗使絕維更張明辟乃復宜福胄胤與國無窮及兼謨制出儒衡泣訴於御前言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當時不以爲累憲宗再三撫慰之自是薄楚爲人　新唐書令狐楚列傳楚爲翰林學士進中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刺史後他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吹釼錄裴度往淮西督戰恐翰林學士令狐楚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楚草制失辭罷之續世說封敖爲中書舍人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武宗賜之宮錦封李德裕爲衛國公守太尉制云遏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鎮盜兵壺關晝鎖遼膝嘉話關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他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座中解其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唐書大中年間白敏中爲荊南節度使高璩試大理評事爲敏中掌書記尋入拜右拾遺間一歲充翰林學士草敏中加太子太傅制乃賀敏中狀云去年草檄猶依劉表之門今日揮毫獲叙周公之德時人以爲盛事　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二年中書舍人崔嘏坐草李德裕制不盡言其罪己丑貶端州刺史　唐懿宗咸通十一年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劉瞻罷相制辭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　唐語林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以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契大遲人問曰何也曰出語不是當蓋忿其責詞云亦有聲名耳　太平廣記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雖記覽如神而父瓌訓勵嚴至常令衣青布襦伏於林下出其脛受槚楚及壯而文學該博冠於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爲詔試爲思之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足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召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尚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於御前玄宗親爲舉衾以覆之既醒授

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邪由是器重已注意於大用矣儒學警悟明皇雜録上相蘇頲命當直中書舍人蕭嵩草制嫌其不工因謂曰國之瓌琁其父名也撤帳中屏風賜嵩坐使就改定久之乃成仍不精審恚曰蕭嵩虛有其表耳又嘗欲相張齊丘夜問直宿為誰知其為中書侍郎韋沆即召入寢殿謂曰朕欲命相記其人而忘其名今為侯伯沆曰豈張齊丘耶即命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沆跪御榻前援毫而成又唐會要則天嘗引中書舍人陸餘慶入令草詔餘慶回惑至晚意不能裁一詞按此三事皆於榻前受旨蓋此時代言未歸北門所召者中書舍人中書侍郎也其後唐末一事憲宗時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無廉揮翰兩不相知書制之後乃相慶賀禮絶之敘生於座上則又在院中豈唐初時亟對御草定不以歸院乎又文彥博對仁宗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近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改命舍人草制樂史廣卓異記誒五代晉書范質為翰林學士時戎王將圖南寇少帝徵外諸侯用兵因是觀其進退以去留之八月一日有制命一十五將以北京留守劉充為行營都統等是夜質直金門帝以制多令召别學士共草公奏曰令或夜閉禁門

必恐漏泄機密臣之罪也不若臣獨草遲明已封進訖付外丞相於閤中覽制咸異之曰昔草五王制者傳作美談今范公獨草十五將麻制具大手筆也質周太祖朝拜相容齋四筆宰相拜罷恩典重輕詞臣受旨者得以高下其手李文正公昉太平興國八年以工部尚書為集賢史館相端拱元年為布衣翟馬周所訟太宗召學士賈黄中草制罷為右僕射令詔書切責黄中言僕射百寮師長今自工部尚書拜乃為殊遷非黜責之義若以均勞逸為辭斯為得體上然之其詞云端揆崇資非賢不授昉素高閑望久展謨猷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擅吉人之美輟從三事總彼六卿用資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其美如此淳化二年復歸舊廳四年又罷優加左僕射學士張洎言近者霖霪百餘日昉職在燮和陰陽不能決意引退僕射之重右減於左位望不侔因而授之何以示勸上批洎奏尾止令罷守本官洎遂草制峻詆腦詞云燮和陰陽輔於天地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啓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宜敷朝旨用罷鼎司昉自處機衡曾無規畫擁化源而滋久孤物望以何深俾長中臺尚為優渥可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歷考前後制麻只言可某官其云罷知政事者洎創增之也國史昉傳云昉厚善洎及昉罷洎草制乃

如此紹興二十九年沈該罷制學士周麟之於結句後添入可罷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蓋用此云江南餘載嘗論李丞相昉以老而為愈駭每下朝使童子誦詩以資戲之張洎與錢若水俱直太宗夜開滋福殿召二人使草制詞加昉左僕射班宜有優美之辭洎歷前數唐以來十餘名相皆有德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若水欲進辭之洎當帝前以笏排若水曰陛下熟知矣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黄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亹懼罹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江少虞類苑景德初北戎請盟欲撰答書大小體制時趙文定安仁為學士獨記太祖朝書禮規式詔撰之及修講盟好之制深體輕重朝論美之或禁直書廳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拜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聲韻奇險難以賡載者必拜章瀝懇陳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允焉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學士草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須刻之間雖繽紛而至必獨當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賾性詰研窮理體以備顧問焉趙善璙自警編真宗既疾甚殆不復知事李迪丁謂同作相內侍雷允恭傳宣中書欲以林特為樞密副使迪不可曰除兩府須面奉聖旨豈日爭之上前聲色俱厲謂辭屈撓

首鞠躬而已二相皆以郡罷允恭傳宣以中書闕人權留謂發遣請未白奏事上亦無語退過學士院問吏今日學士誰直曰劉學士筠謂呼筠出傳旨令謂復相可草麻筠曰命相必面得旨果爾今日必有宣召麻乃可為也謂無如之何他日再奏事復退過學士院問誰直曰錢學士惟演謂復以聖旨語之惟演即從命既復相乃逐李公及其黨正人為之一空將草李公責詞時宋宣獻知制誥當直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宋不得已從之詞既上謂猶嫌其不切多所改定及謂貶朱崖宋猶掌詞命即為之詞曰無將之戒深著於魯經不道之誅難逃於漢法天下快之能改齋漫録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故成袁高之志云石林燕語神宗欲用賜叔為中丞不以為嫌乃召蘇子容就曾魯公第草制中云惟爾一門公卿三朝侍從久欲登於近用尚有避於當途況朕方以至公待人不疑群下豈以兄弟之微事而廢朝廷之推才矧在仁祖之時已草親嫌之制臺端之拜無以易卿著上意也四六談塵紹興曲赦福建本翟公巽為承旨當制翟入參秦叔厚直院當制遂用其文其曰朕臨朝不怡視古太息者是也　秦叔厚草蜀將

制曰已夫秦川之險故言蜀道之難車炳為中司遷作碑文曰川未失也秦自辯其語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繫三字先公以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兹無恨於同時張達明徽行余相罷節鉞換觀文吏房請詞程伯起舍人當制開於先公先公云念雖經武之雄終匪隆儒之體吳丞相元忠宣和間當外制作种師中制云系出終南處士之後世有山西良將之規　康平仲執權在揚州當宗閣封制以舉似僕云想望夷門未泯思恩之佳氣顧瞻淮甸安能鬱鬱而久居漁隱叢話韓去非草故相義陽公起復制云眷予次輔方宅大憂為言者令貼麻陳改云方服私艱說者又以為語忌王初寮草鄭華陽持餘服麻云矧君臣相與之際當諒乃心顧忠孝兩全之難重違所請　熙寧間鄧潤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詠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齊詩之美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孫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漢代上公語典而重　王荊公拜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云若媯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衆及繡人久佇於公歸或以為先後失倫王初寮作宣德門成賞功制云闕道穹隆兩觀嵺翔於霄漢闕庭煥麗千戶開闔於陰陽時謂工則工矣但嗅下句不來邵氏聞見錄王荊公初未有以罪申公也會神宗語執政呂公著嘗言韓琦乞罷青苗錢數為執事者所沮將興晉陽之甲以誅君側之惡荊公因用此為申公罪除侍讀學士知潁州宋次道當制辭荊公使之明著其罪陳相陽叔以為不可次道但數奏失實援據非宜荊公怒自改之曰比大臣之抗章因便殿之興對輒誣方鎮有除惡之謀深駭予聞無事理之實申公素謹密實無此言或云孫覺莘老嘗為上言今藩鎮大臣如此論列而遭挫折若當唐末五代之際必有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者矣上已忘其人因記美須誤以為申公也舊聞證誤王安石薦李定陳襄彈之未行間除御史宋次道李大臨蘇子容不草制封還之其後攝官修起居章衡行下贊不肯於此可見韓璀編類之語錄按李資深制乃直舍人院蔡仲遠行之王日嚴曮為少蓬權直禁林秦會之加恩取熊叔雅啟一聯入制詞中云大風動地不移存趙之心白刃在前獨奮安劉之略翊日即除禮部侍郎按中興玉堂制草此紹興二十年五月秦會之提舉玉牒進高宗中興聖統加恩制也時日嚴以右史直北扉實當此制二十一年四月日嚴乃遷儀曹武卿仲言亦誤王公四六話神宗首用富鄭公作上相以司空侍中

為昭文館大學士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傾心一作聞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纔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鄧溫伯行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特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悅生隨抄神宗初召鄭獬夕對內東門命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趙抃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歸舍人院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鄭獬傳）春渚紀聞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為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既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曹子宣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遣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沖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為樞密許為黃門也澠水燕談錄劉原父文章敏贍嘗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成文辭典麗各得其體真天才也歐陽文忠公聞而嘆曰昔王勃一日草五王策未足尚也清波雜志故事鎖學士院有四制則並命學士分草謂之雙鎖劉原父立馬而草九制人固已服其敏鄧溫伯為內相當元豐末建儲親王及內外將相進恩一夕獨草制二十二道益敏而工其有腹藁邪續通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侍御史翟思言昨日竊覩錢勰批荅鄭雍詔書有群邪共攻之語又聞卻作群邪交攻意有未盡須至再陳恭惟陛下以武王之孝繼志述事以大舜之知任賢去邪朝廷清明天下欣慶今勰乃以臣等悉任風憲指為群邪則未知勰之處心積慮仰視陛下為何如主也伏望聖慈詳酌畫理施行　左正言劉拯言伏覩士論籍籍謂翰林學士錢勰撰賜尚書右丞鄭雍詔有弗容群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之語蓋指去年臣等嘗彈奏雍反覆不忠也按勰處代言之職其遣辭命雖出於勰傳之天下載之後世乃陛下言也若臣等彈奏雍果出厚誣則朝廷耳目之任豈容群枉竊據已賜譴斥以示天下若臣等彈奏苟非誣罔則勰之代言不實意在朋比妄假陛下之語以扇惑朝廷亦乞詳察施行遂詔錢勰落職守本官池州仍放謝辭　初元祐間章惇罷知樞密出知汝州勰草制詞有云怏怏非少主之臣悻悻無大臣之節及惇入相勰知開封府反側已而擢翰林學士乃安曾布數毀勰於上前上未聽也於

是蔡卞與黃履同在經筵為履誦弗咨群枉數欲動搖等語履問何故卞曰似近時答語不知誰為之亟令學士院檢呈乃知觀所作履等遂相繼論列雍既罷政觀亦貶絀而卞即為右丞觀得罪初非悖意也紹興僕員志異敏字元忠妙齡秀發政和初上庠釋褐授浙東學事司幹官後遷給事中以言事落職退居惟揚遂歸白沙數年不以一事干人宣和五年復召還為物兼直禁林制詞溫厚人多誦之蔡京罷相麻云再圖揆路之崇本乎德意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河北德音云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訓誨之德墨莊漫錄陳恭公執中素不喜歐陽文忠公其知陳州時公自潁移南京過陳拒而不見後公還朝作學士陳為首相公遂不造其門已而陳出知亳州尋罷使相換觀文公當草制自謂必不得好詞及制出詞甚美至云杜門却掃善避權勢而先嫌處事執心不為毀譽而更守陳大驚喜曰使與我相知深者不能道此此得我之實也手錄一本寄門下客李師中曰吾恨不早識此人甕牖閑評蘇東坡任翰林學士日作除范純仁右僕射制云得臣奉己而不在民若以左氏傳改之乃為呂臣非楚得臣也　蘇東坡作呂公著除司徒制云仁莫大於求舊且人惟求舊恐非仁字殆傳寫之誤耳王明清揮麈後錄靖康中東

坡先生追復元職贖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澀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舍人慚而怨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窘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曲洧舊聞陸宣公翰林集載建中中宰相拜免往往數人合為一制蓋唐故事也國朝建隆初除相猶循此體近世雖侍從官亦不然唯庶官並命則或數人合為一制又制詞率用字數多寡為輕重官愈尊則詞愈多且必過為稱譽近類啓事稱宰輔必曰伊周儒學議論之臣必曰董賈將帥必曰方呂牧守必曰龔黃至拜宰相麻詞姓名之下率以五字為句循習如此竟不知起於何人程致道為中書舍人嘗論之　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急而出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都下紙為之貴暨紹聖初牽復知江寧府惠卿所作到任謝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讀者無不失笑又自叙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險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辭東坡當筆故也浩然齋雅談建炎末柔福帝姬自北歸朝廷

封為福國長公主下降駙馬都尉高世榮汪浮溪當制云趙城方患晉元帝困於南馳江左復興益壽宜充於禁臠可謂善用事既主隨抄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先作白麻又不能辨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約萬俟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蒼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孝宗將勸勤周益公自右揆轉首台而留仲至以參預虞立時李景山巘以鎖闥直禁林並草二制而於益公制中多所訓飭至有患夫容身之語益公不自安三上章力辭又四章求去其辭免第二劄子有中外臣庶明知兩相制書抑揚不同在於人情寧免觀望蓋指此也奏入上召景山入對令貼麻改定又親批其奏云朕登庸元輔委任尤深遂上詞章實難從允既命載之答詔益公復言所訓飭乃與將帥所草洪适制並同恐是一時遣詞循用前例蔣子禮草洪景伯右僕射制累云毋偏阿於親舊期公選於賢能毋朋比以徇私毋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思容身必任其責景伯坐此語即被劾居位僅七十日而去後兩月子禮自中書舍人除簽書樞密院事因以非才求去會胡子

遠侍御入對及景山事上曰朕何嘗令如此措辭遂批出李巘與郡明日將上乞除職名上不許景山既去乃以倪正父著作兼翰林權直而尤延之侍郎兼直學士院尤延之益公所引也二月光宗受禪三月遺補二公並罷而黃牧仲諫自監察御史除左司諫牧仲論事不合指四月罷去而謝昌國諤自諫長遷中司何自然自權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胡子遠自南猶真除兵部侍郎自然本益公所厚為司業二年不遷殊怏怏仲至既執政白用為祭酒故德之於是自然攻益公益公求去再請而遂罷故益公第二狀中有右揆賢德中外具瞻之語蓋謂是也初罷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昌國以不論列之故改權工部尚書而范子由處義自新知滁州除殿中侍御史益公方懇辭除職典藩之命自然又論之處義亦助其說五月九日內批免朝辭在外宮觀六月延之罷去昌國亦以雜學士出守泉州黃擇倫自太府寺丞除右正言七月景山復入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踰年進本曹尚書三年春真拜學士五年七月趙子直以定策功拜樞密使景山草麻有大尉本兵柄之語子直以為侮己銜之八月轉景山學士承旨黃子由時以左史暫兼鎖闥駁之乃除寶文閣學士知婺州蓋景山兩在禁林皆由草制而去位自是不復起矣宋史張闡為翰林

學士嘗夜感寒草制藁進帝猶坐賞其警敏賜詩以爲寵　倪思傳光宗即位時思爲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一夕命併草除公師四制詞精敏在廷誦歎　史彌遠拜相請改麻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爲禹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類說曾布坐市易事謫守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往見曾曰始欲繳詞文忠之棗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昔晏元獻當國宋子京在翰林旦夕親密中秋赴公宴出妓賦詩翌日罷相宋草詞頗極醜詆揮毫之際餘醒尚在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慚然而去（能改齋漫録）楊文公億有重名嘗因草制爲執政者多所塗竄楊甚不平因取藁本上塗抹處以濃墨傳之就加爲鞋底樣題其旁曰世業楊家鞋底人或問其意曰此是踏別人脚迹當時傳以爲笑爾後舍人草制被黜抹者則相謂曰又遭鞋底東原録舊說草制詔每爲宰相圖却令改謂之喫鞋底四朝聞見録陳東歐陽澈（尤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已陰風上用手批寘二子極刑予嘗得東將臨刑家信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甃甃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知頃即受戮畧無慽戚戰慄之態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蓋黄潛善汪伯彦潛善已先死伯彦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污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冤冤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彦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彦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彦落職制其畧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用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適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衷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彦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寤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謀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鄉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污殺士之名仰視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於朕躬誼難寬於爾責蓋東澈書顯攻黄汪爲黄汪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扣頭請免二子上僅

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黄汪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復習騈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救罷詞賦之失而、乙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義學取士汨沒心術耗敝精神晩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躬經其於雕鎸緝綴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直以陛下德意志慮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君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黄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稱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常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鏞嘗試詞學有司亦僅與中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陳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畧刻不差且遣皂衣立門以俟陳每餽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於粮料院之雲根云　公當制除吳環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盡忠厚乃隆佑親弟又號熟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盡例亦用劉中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函以劄繳入從之抵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尤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倦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欽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爾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慶元黨論之起中書舍人陳傅良追削家居嘉泰會赦復官予詞制詞曰日者宗相當國凶愎自用論者指爲大姦佀矣蓋亦考其所以然蓋一妄庸人耳何物小子敢名元惡而一時大夫士遂與附夾幾有二王劉李之號朕甚憫之其詞蓋皆順時好指趙忠定汝愚也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思帥福閩即東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望日除御史遂上章論聚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呈六七且謂臣嘗學詞科於思思非不記此特出於一旦私憤遂忘故典以藩臣

而議王制不懋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辭先所居官陳與真文忠最厚盖辨明故典頗賀於文忠云　寧皇主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以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冑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鶴林玉露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須並軒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帖妥然過訖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荆公草加官制不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行或謂荆公意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襃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耳劉後村集辛酉國史實錄院日曆會要玉牒經武要略勑令所進書太保右丞相賈某拜太傅加食邑時余兼保直預備一制反宣鎖余適不當日遂藏稾不出朝士多見之惟洪仲晉侍郎錄副而去後失其稾不能追省猶彷彿記三數語首聯云總羣書奏七略載嘉汗竹之勞立太傅曰三公夏峻面魏之拜中間云昔夫子卻萊夷之後定古文之百篇周公踐商奄而歸作太平之六典向非天資學力之俱到安能文事武備之兩全尾聯云於戲倚相楚之良史豈惟讀上古之墳典索丘謝傅晉之偉人可以繫中國之衣冠禮樂語意稍著題與尋常進書加恩者不同壬戌二月宣鎖草楊蕃孫建節皇姪乃裕檢校少保制三鼓盡進藁呈

四鼓後宣諭間蕃孫制所稱渭陽二字時將解衣就枕旋呼燭作回奏不葉勞苦有衰颯意前無八十四更燭下作蠅頭之句老學庵筆記謝任伯參政在西掖草蔡太師謫散官制大為士大夫所稱其數京之罪曰列聖詒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耘鉏略盡其語出於張文潛論唐明皇曰太宗之法度廢革略盡貞觀之風俗變壞無餘也困學紀聞翰苑未嘗草追贈制紹定六年十月史彌遠贈中書令追封衞王令學士院降制學士言非典故詔特與降制愧郯錄周文忠必大玉堂雜紀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遂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伏行數十華未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迺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闕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乃命相矣太上自即位以來尤深考慎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劄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又當在內東門令所紀惟於便殿則南渡草制蓋惟存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摘葉草制

（北夢瑣言李琪嬰臨濠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來梁時累爲翰林學士）

據石草制

（隋書薛道衡中書省有盤石常據以草制）

却馬草制

（趙善璆自警編太宗時王禹偁爲翰林學士嘗草繼遷制送馬五十疋以備濡潤禹偁以狀不如式却之及出守滁州聞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顧肯此虧價哉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爲怪也歸田錄）

憑鼓草制

（宋史列傳朱勝非試中書舍人兼禮直學士院時方草制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

依樣草制

（別釋常談宋朝陶穀久在詞禁太祖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之依樣畫葫蘆爾）

代父草制

（容齋三筆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項代草制詞也項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

弟草兄制

（續通鑑長編熙寧七年五月癸丑翰林學士韓維知河陽維自以言不用懇求去會兄絳入相又援故事乞補外出絳入相維實草其制時人榮之宋史曾肇傳肇爲翰林學士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弟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焉衣冠榮之明清揮麈錄元符末曾文肅自知樞密拜相公弟文昭爲翰林鎖宿禁中面對諭旨草麻文昭力辭上曰弟草兄麻太平美事禁中以檢兄韓絳故事矣不須辭文昭始拜命蓋熙寧初韓康公入相實持國當制國朝以來兩家而已）

兄草弟制

（江少虞類苑錢希白於予爲從父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忝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惟座主拜相門生草麻前代記之矣金坡遺事）

幼能草制

（宋史和㠓傳㠓好脩飾容儀自五鼓

張燈燭至辯色冠帶方畢雖幼能屬文殊少警策每草制必精思討索而後成拘於引類偶對頗失典誥之體上以其貴家子能業又甚寵待之

自矜草制

（齋東埜語）洪景盧居翰苑日嘗入直值制誥沓至自早至晡凡視二十餘草事竟小步庭間見老叟負暄花陰洪何之對云京師人也累世為院吏今八十餘幼時及識元祐間諸學士今子孫復為吏故養老於此因言聞今日文書甚多學士必大勞神也洪喜其言曰今日草二十餘制皆已畢事矣老者復頌云學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見洪矜之云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老者復首肯咨嗟曰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自恨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是時使有地縫亦當入矣

乏人草制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裴澈自賊中奔詣行在時百官未集乏人草制右拾遺樂朋龜謁田令孜而拜之由是擢為翰林學士

迫趣草制

（邵博編）按歐陽文忠公慶曆制草序曰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出敕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歎諭之意而還誥命於三代之文又劉原甫侍讀墓誌稱其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卻坐一揮九制凡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由是言之則是除目既下必用是日草詞且不得從容下直而為之也元祐初林子中樞密除中書舍人言者論其非因及張邃明中書曰昨日聞主者督撰命告詞甚急意嫌之為謀欲希早受命成其姦黨也則命詞之限當元祐時已不得如前者之迫矣翟公巽資政居政和間詞命獨為一時之冠然文思遲滯尤惡人趣之有趣之者輒默誌其旁凡一趣則故遲一日有遲延至旬餘者其後人稍聞之莫敢復趣矣

不草制

（悅生隨抄）貞元初盧杞還饒州刺史袁高不肯草制且唐初中書議軍國事舍人各以己意論之謂之五花判事不特草制而已呂許公每事欲自專而使天子從臣行文書如胥吏過矣哉續世說昭宗在鳳翔韋貽範為相多受人賂許一官既丁母憂日為債家所譟故急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命翰林學士韓渥草貽範起復制渥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渥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而奏之上即命罷草仍賜敕褒美之頃訖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使中人也語渥曰學士

無以性命為戲渥不答闔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楊文公懼不自安託母疾而去（邵博編）皇祐初胡文恭公宿為知制誥封還楊懷敏復除內侍副都知詞頭不草翊日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潞公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年富弼亦曾封還詞頭上意乃解而改命舍人草制已而臺諫亦論其非其命遂寢而舍人封還詞頭者自弼相繼蓋起於富成於胡也（石林燕語）熙寧初中書議定改宗室條制召學士王禹玉草制禹玉辭曰學士天子私人也若降詔付中書施行則當草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紹興初王剛中居正獨員為中書舍人時適當三制一其弟居修改京官二甥婿劉立道除起居舍人三本身磨勘剛中引嫌自言乃命左司郎官周綱權舍人命詞行下其後李舍人誼兼直學士院屬李丞相伯紀辭免潭帥有詔不允而李嘗劾伯紀伯紀免章略曰當時言路公肆詆誣李亦以為言乃命劉舍人正草制為都司行制詞聞下草批答人二事皆東都所未有也先是胡尚書文修直學士院其姨丞公請祠不許胡當為答詔引嫌于朝乃命胡明仲舍人為之遂為故事紹興初王剛中為中書舍人其弟居修除太常丞引嫌乞改命官草制自是為例余嘗以故事考之學士舍人當弟兄除官制皆不應避錢惟演使相麻其從兄希白所草也曾子宣右僕射麻其弟子開所草也若謂一時宣鎖豈為異數則元豐官制初行子開除吏部郎中子宣時為中書舍人行詞亦不避考南豐類藁而可見也不知引避起於何時

愧草制

（宋史劉筠傳）進翰林院學士初筠嘗草丁謂與李迪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樞密院南行殊側面而過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誤草制

（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夏四月甲子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為平章事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常密薦二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初相無越遷門下侍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試制

（翰林志）學士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後增試賦一首

就宅視制

（唐闕史）路舍人羣與盧給事弘正性情相善紫微清瘦古澹未嘗言市朝夕拜恬悟富貴未嘗言山水紫微曰謀為昨有制草則就宅視之夕拜未

審己告有賓客則就省謁之

御筆改制

（劉後村續集）上聖學尤高詞臣進小字本或用事稍晦或一兩字未安必反復詢究或御筆徑改定光顏氏畫滅李梅亭草其制用銷金字取漢人銷金石之語上改銷字爲鑠字程滄州草種放用皇靈字上改皇靈爲國威余擬科舉詔草揚鎮建節呂文德加恩制進小字本上於中間疑一二字皆宣諭下閤即具出處回奏或再改進上或依改本或批不必改凡聖筆所定莫不曲當此類不能悉記

宣仁批制

（石林燕語）元祐初宣仁太后受冊有司援文德故事爲請宣仁不許令學士院降詔蘇子瞻當制頗斥天聖之制猶以御文德爲非是既進本宣仁批出曰如此是彰先姑之失可別作一意但言吾德薄不敢比方前人聞者無不畏服是歲冊禮止御崇政殿

降制

（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二年六月乙丑以監句當左神策竇文場監勾當右神策霍仙鳴皆爲護軍中尉監左神威軍使張尚進監右神威軍使焦希望皆爲中護軍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節度使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耳衣緋者無幾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朕今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爲之矣文場叩頭謝遂焚其麻命并統軍自今中書降敕明日上謂絪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悟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節度使致仕謂之納節例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紹興中如前執政葉少蘊劉貴妃父懋淳熙中大將戚關輩皆然慶元中鄭惠肅興裔除節度使致仕始降麻非舊典也近歲畢再遇允於廢斥身後除節鉞致仕亦降麻自是爲例

廄馬負制

（新唐書代宗沈皇后傳）德宗即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單池飾以廄馬負載賜其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二寘

制

宣制

（五代薛史後周太祖紀）乾祐元年春漢高祖不豫及大漸帝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即位拜樞密使加檢校太尉舊制樞密使未加使相者不宣麻制至是宣之自帝之始也（老學庵筆記）蘇子容詩云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蘇子由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昔時宣制皆曼延其聲如歌詠之狀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有旨下閤門令平讀遂爲故事（放翁家世舊聞）往時殿廷宣制皆曼延其聲若戰詠者故蘇黃門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今但平讀不復曼聲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此游在都下時嘗以問閤門官無復知者（政和五禮新儀）文德殿宣制其日俟東上閤門官押制書到東上閤門外置於案上引贊官報宰臣僚班知班先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入殿庭就位次引望參官以次入左散騎常侍在橫街東南黃道之東給事中左諫議大夫在其東起居郎左司諫符寶郎左正言又在其東御史大夫在左散騎常侍之南中丞在其東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又在其東特進在御史大夫之南六曹尚書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在其東與御史大夫班齊次六曹侍郎開封尹至大司成（開封尹以下稍空）次太常卿至中大夫次殿中少監至中散大夫次七寺少卿至奉直大夫次左右司員外郎至朝奉大夫次六曹員外郎至朝奉郎次太常丞至承議郎次開封知縣至奉議郎次太史局正至通直郎又在其東太子三師在特進之南三少在其東次賓客詹事次左右庶子以下又在其東每等各重行異位並西向北上右散騎常侍在橫街南西黃道之西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在其西起居舍人右司諫正言又在其西每等各重行異位並東向北上引贊官引門下省宰臣立於本省班南稍前（如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入立於本省官之上）東上閤門官引制案當殿北向揖訖稍西東向立引贊官引宰臣於制案前北向立搢笏跪閤門承受行首捧制授宰臣俛伏興執笏捧制歸位搢笏轉授通事舍人（宰臣不赴即門下侍郎受又不赴即通事舍人受位如常位之儀）執笏捧制南向揖訖由東黃道赴宣制石位西向揖訖就位北向立搢笏宣讀（若赦書德音或后妃親王皇子帝姬制書後舍人宣有制在位官皆再拜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舍人

執笏捧制搢笏授宰臣宰臣付有司百官以次退如班內有官除授俟宣姓名引贊官引本官北向立（東班官於宣制石東西班官於宣制石西）再拜聽宣訖再拜搢笏舞蹈再拜加恩者引歸本班出鎮罷相者引赴朝堂楊內翰談苑翰林規制自妃后皇太子親王公主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制用白麻紙書每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降付正衙宣讀其麻即付中書門下當日本院官告院取索綾紙待詔為官告只用麻詞官告所署中書三司官宣奉行並依告身體式常用閣長一人衛位玉堂雜記凡鎖院或親被旨或受熟狀本院即關閤門令月某日有鎖院事閤門傳之即關報御史臺集文臣職事官承務郎釐務官通直郎已上明日赴文德殿聽麻宰相樞密皆不往惟輪參知政事一員押麻麻卷自內出閤門啓御封兩史對展宣贊舍人南面搢笏叉手大聲讀首尾詞及階位姓名下數句并所除之官而讀之不盡宣也聽訖知閤門官以授參政參政付中書吏百官不拜而退若大詔令及兩后之類則宰執文武百僚俱入文亦盡讀拜舞然後退宋韓魏公安陽集祫享加恩押班宣制詩　大祫休成慶澤新廣庭宣制寵臣鄰非煙薦瑞龍宮殿（宣制時輕霧鬱然）出綍敷言贊搢紳風結冰層駢玉著日融霜瓦串魚鱗移時始放金吾仗鵷鷺齊飛出禁闈

同日宣制

宋史孟昶世家　昶既降其子玄喆與昶同日宣制撿校太尉泰寧軍節度昶卒賜玄喆羊五百口酒五百甕玄喆獻馬二百疋白玉水精鞍勒副之（太平廣記）武元衡與韋貫之同年及第武拜門下侍郎韋罷長安尉赴選元衡以為萬年丞過堂日元衡謝曰某與先輩同年及第使先輩未離塵土元衡之罪也貫之嗚咽流涕而退後數年除補闕是年元衡帥西川三年後入相與貫之同日宣制

迎制

建安續志　制書到太守率眾官具威儀就平政橋迎迓回至鎮雅儀下轎率眾官步入宣詔頒春亭幕次小須出次率眾官就香案再拜拈香司賓引察判行至制書亭左立司法右立察判搢笏就亭捧制書回身於亭左稍位面南立司賓請太守行進左稍位面北與察判對立察判跪進制書太守搢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捧制書趨右稍位面北與司法對立跪進制書司法搢笏跪接各俛伏興太守歸香案前少立司法捧制書上宣制臺面南立讀畢下臺捧制書奉安舊緣亭內同察判復位太守率眾官再拜禮畢皆舊例所無也

還制

唐書憲宗紀元和十四年三月丁未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為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未宜獎用上令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忍遂弃其子其制方行伊洛淵源朱光庭還給事中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中劉丞相摯罷政守鄆公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歲餘知潞州遷集賢院學士道學名臣言行錄劉摯罷相守鄆州朱光庭封還麻制以摯有功大臣不當無名而去言者指臣為朋黨願救斥而不辭使鄭雍攻之公遂出知亳州元史姚樞傳二年拜樞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改任大司農

追制

唐元稹長慶集論追制表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信也令苟不信患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黎元至於牧守字人之官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見近除寧州刺史論係慶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靖曹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羔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復改郎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反然後下不敢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人信豈異事哉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於取信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微舉者之詞察

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詔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責不敢偷安苟有所裨萬死無恨無任愚迫懇款之至

應制

鄭氏譚綺應制謂入臣應天子言也舊唐書后妃列傳女學士尚宮宋氏若昭父庭芬世為儒學有詞藻生五女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歸田錄真宗朝歲歲賞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王明清餘話元祐二年東坡先生入翰林暇日會張秦晁陳李六君子于私第有旨令撰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口宣茶藥詔東坡應制就牘書云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顧韋公曰能代下轉語否各辭之坡隨筆便書云雖光明無所不臨而躔次有所止舍群公大以賞服唐張說之集應制奉和詩牛斗三分國龍驤一統年智高寧受制風急肯迴船有策擒吳

韶無言讓范宣撲狐　因勢展功重爲鏡偏舊跡灰塵散枯墳故老傳百代逢明主何辭死道邊　夏氏階隋亂自言河朔推王師進殺水兵氣臨山東前掃成皐陣卻下洛陽宮義合帝圖起威加天宇同軒臺百年外虞典一兕風戰龍思王業倚馬賦神功　河上無名老知非漢代人先探道德要留待聖明辰玄妙爲天下清虛用谷神化將和氣一用與太初隣靈廟睍遺象仙歌入至真皇心齋萬物何處不同塵　西嶽鎮皇京中峯入太清玉鑾重嶺應緹騎薄雲迎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先情舊廟清林古新碑綠字生群臣願封岱還駕勒鴻名　太原俗尚武高皇初奮庸星軒三晉壤土樂二堯封北風遂舉鶴西河亦上龍主德起王業繼明賴人雍六葉改昌期再興廣聖蹤傳呼大駕來文物如雲從建營火百里繼觀人千重翠華渡汾樓白日臨罕峯枌榆恩賁洽桑梓舊情恭佳運感不追清時惜難逢詩發尊祖心頌看盛德容顧君及春事迴輿綏萬邦　蒲坂横臨晉華芝曉望秦關城雄地險橋路扼天津樓映行宮日堤含官樹春黃雲隨寶鼎紫氣逐真人東詠唐虞跡西觀周漢塵山河非國寶明主愛忠臣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迴舊宅鳳德詠餘分入室神如在升堂樂似聞懸知一王法今日侍明君　周召嘗分陝

詩書空復傳何知萬乘幾追賞二南爲郡帶洪河側宮臨大道邊洛城將日近佳氣滿山川　上陽柳色喚春歸臨渭桃花拂水飛總爲朝廷巡幸去頓教京洛少光輝　昨從分峽山南口馳道依依漸花柳入關正投寒食前還京逢洛清明後路上天心重預遊御前恩賜特風流便幕那能鏤鷄子行宮櫻巧帖毛毬　渭橋南渡花如撲麥隴青青斷人日漢家行樹直新豐秦地驪山抱温谷香池春溜波光平預歡浴日照京城今歲隨宜過寒食明年倍宴作清明　唐陳拾遺集奉和皇帝丘禮撫事述懷應制　大君忘自我應運居紫宸揖讓期明辟謳歌且順人軒宮帝圖盛皇極禮容中南面朝萬國東堂會百神雲陛旂裳滿天庭玉帛陳鍾石和睿思雷雨被深仁承平信娛樂王業本艱辛願罷瑤池宴來觀農扈春　卑宮昭夏德尊老務光親微臣敢拜手歌舞頌惟新　唐杜審言詩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分野都畿列時乘六御均京師舊西幸洛道此東巡文物驅三統聲名走百神龍旗紫滿夕鳳輦拂鈎陳撫迹地靈古游情皇鑒新山追散馬日水憶釣魚人禹食傳中使堯樽遍下臣省方稱國阜問道識風淳歲晩天行吉年豐景從親歡娛包歷代宇宙忽疑春　沈雲卿集扈從出長安應制　漢宅規模壯周都景命隆西賓讓東主法駕幸天中太史占星應春官奏

日同旌門起長樂帳殿出新豐翕習黃山下紆餘清渭東金麾張畫月珠幰戴相風是節嚴陰始寒郊散野蓬薄霜露上路殘雪繞離宮賜帛矜耆老褰旒問小童復除恩載洽望秩禮新崇臣忝承明召多慙獻賦雄　唐李翰林集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眞訣自從茅氏得恩波應阻洞庭歸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借問欲栖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　唐李君虞集中橋北送穆質兄弟應制　戲贈蕭二策　洛水橋邊雁影疎陸機兄弟駐行車欲陳漢帝登封草猶待蕭郎寄內書　唐王維類說重陽應制　四海方無事三秋有大年無窮菊花節長奉柏梁篇　建寧志遊遊正月十五日夜應制　洛城三五夜天子萬年春綵仗移雙闕瓊筵會九賓舞成蒼頡字燈作法王輪不覺東方日遂隨御藻新　古今詩話曹翰賜韻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弱尚嫌弓力軟眼昏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舊戰袍　宋晁文莊公集觀唐明皇山水宇流杯石應制　開元留翠刻昭代奉宸游綠酒隨杯泛紅泉滿宇流澄清涵玉宇瀲灔轉銀鉤實埒鑾傳布羲圖洛畫浮漚波分睿思無露直前旒若許銘天德圖青豈易儔　趙孟頫松雪齋集應制月中仙　春滿皇州

見祥煙擁日初照龍樓宮花苑柳映仙仗雲移金鼎香浮寶光生玉斧聽鳴鳳簫韶樂奏德與和氣游天生聖人千載布有祥瑞電繞虹流有雲成五色芝生三秀四海太平致民物雍熙朝野歌謳千官齋拜舞玉杯進長生春酒願皇慶萬年天子與天齊壽　應制萬年歡　閶闔初開正蒼蒼曙色天上春迴絳幘雞人時報禁漏頻催九奏鈞天帝樂御香惹千官環珮鳴鞘靜萬岳三呼萬歲聲震如雷殊方異域盡來滿彤庭貢琛呈化無外日繞龍顏雲近絳闕蓬萊四海歡欣鼓舞聖德過唐虞三代年年宴王母瑤池紫霞長進瓊杯　晁次膺集應制黃河清慢　晴景初升風細細雲收天淡如洗望外鳳皇城闕葱葱佳氣朝罷香烟滿袖侍臣報天顏有喜夜來連得封章奏大河徹底清泚君王壽與天齊馨香動上穹頻降祥瑞大晟奏功六樂初調宮徵合殿薰風乍轉萬花覆千官盡醉內家傳詔重開宴未央宮裏　能改齋漫錄王觀應制清平樂　黃金殿裏燭影雙龍戲勸得官家真箇醉進酒猶呼萬歲折旋舞徹伊州君恩與整搔頭一夜御前宣住六宮多少人愁　中州樂府王內翰應制清平樂　瓊枝瑤月隱選黃金闕宮鬢蛾兒雙翠葉點綴離南闕雪東風扇影低還紅雲不隔天顏夜夜華燈萬樹年年碧海三山　晏元獻公類要應制　呂公應制撲居第

一獨荷殊桂御札垂褒（呂渭表云去年衣陛下與太子諸王賦詩賜宴中書宮付通示百寮凡在朝臣不承和惟臣等一人獨荷殊桂仍家序賜臣上御札獎溫）天衢有虞之世百工賡和於卿雲（尚書大傳曰舜時百工相和為卿雲之歌）卿雲爛兮（云云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貞元好文簡文士而應制　貞元應制之篇特加考第　仰和宸篇異太真李紓之上等敢冀鮑防之次等（劉太真亡友於詩句出一篇人皆誠論德宗文思俊拔每有御製即令朝臣畢和貞元四年九月賜宴曲江亭帝為詩序曰因重陽之會聊示所懷因詔曰卿等重陽會宴朕想歡洽欣慰良多情發于中因制詩序令賜卿等一本可令中書門下簡定文詞士三五十人應制同用清字明日內於延英門進來由是百寮皆和上自考第其詩以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為上等鮑防于邵等四人為次等張濛殷亮等二十三人為下等又元龜曰鮑防于頎為次等張濛劉滋等二十二人為中等李晟馬燧李泌三人宰相不加考第晧卯昊天天注衆星也）召雲者龍命呂者律（附）隆烽永歎遠壑必盈（烽水中烽也處高烽而長歎遠壑之中盈而響應也九五尊高喻於隆烽六二卑下同於遠壑唱和相應也）命宮相應（音調而遠至累例）草樂府之新詞宜徵太白（李白天寶初待詔翰林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廣緒賡揚（爾雅曰賡揚續也）唐帝御詩佇晉公之唱和（唐紀曰裴度病文宗賜詩御札曰朕詩集中要有卿唱和詩度恙未痊因無心力詩及門而卒）武士彎弓文人下筆（後魏書曰南安脩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帝幾於華林都亭詔左右賦詩不能者並可聽射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筆下臣）集敢拜君命之辱而為之詞云（蕭嵩公主碑云詔內著司文之臣論次懿實云云）枚皐（字少孺為郎）從行至甘泉（雍河東東巡狩封泰山塞決河宣房）游觀三輔離宮館（臨山澤弋）獵射馭（狗馬）蹵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娸（音欺醜也）東方朔（又自）詆娸其文骩（委字）骳（音彼言屈曲也）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柏梁臺詩太官令預焉（太官令日粗粱偏栗洗李梅）朝廷大手筆中勅以付崔融（中宗實錄曰融字安成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以洛出寶圖頌天皇后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中勅付融撰之）宗讓龍

川廟碑一夜便就（三國典略曰梁宗懍少聰敏好讀書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小學士梁主使製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詰朝呈上梁主美之）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柳惲為侍中高祖曲宴之賦詔賦詩率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　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為高祖所美）劉劭（字孔才為散騎常侍）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第從臣之嘉頌王褒與張子僑等（並選西都賦曰云云注漢書曰宣帝頗好儒業云云並待詔）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也）嚴忽奇（漢藝文志常侍郎嚴忽奇賦十一篇注云枚皐同時或云助之昆弟）從行（至茂陵）詔造賦　王筠（梁書云筠字元禮為太子家令）辭壓高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沈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趙充國（文選云充國為將屢有大功）畫形於未央宮（成帝時以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揚雄為充國圖畫之頌（今雄充國頌是也）日月出爽而爝（爵）大不息（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曰云云其於光也不亦難乎）至尊所改（梁陸倕石闕銘曰鑿石彰崖重軒窮陛已流上自製模十四字是云云）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又曰倕字佐公云云竝絕當世賜以束帛朝野榮之）韓安國作几賦不成（西京雜記云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為賦云云鄒陽代宗）安國鄒陽皆罰酒三斗空賦有以詩不成罰酒一斗（南史蕭介傳曰梁武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蕭飲盡頃已不變言笑因召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甚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矯制

漢制叢錄春秋之義大夫出竟事漢因此意立為矯制之法曰矯詔者謂托言受詔也按功臣表注律矯制大害要斬有矯制害矯制不害武帝世浩侯王恢坐矯制害當死宜春侯衛抗坐矯制不害免侯而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張湯劾以矯制大害法至死此其別也其後孫寶出廣漢群盜坐矯制免官馮奉世斬莎車王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坐矯制皆不得封觀是則知漢家矯制之法重矣西漢書高五王傳矯制以令天下師古曰矯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矯音矯西漢會要武帝即位汲黯為謁者東粵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本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常丞

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勢宜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耕種贍民器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至秋乃能舉火此其與實反者非偃已前三奏無詔不惟所為不許而直矯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此明聖所必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今所犯罪重所就者小偃自予必死而為之邪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制顓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召偃即罪奏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終軍傳）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功臣表）宣帝元康元年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

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上甚說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馮奉世傳）元帝建昭三年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匈奴至支單于於康居始至支單于困辱使者上書驕嫚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至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孺子欲沮衆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遂斬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康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至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至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至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

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威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至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威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

數有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至支單于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故隱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利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至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閼氏貴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內不煩一夫之役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百蠻名顯四海爲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康衡石顯以爲至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乃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陳湯傳）兩漢蒙求宋均字叔庠會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旣至而尚已沒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太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新唐書李勣傳勣孫敬業歷太僕少卿襲英國公諸武擅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憤之敬業等求人忠謀起兵先諭其黨監察御史薛璋求使江都及至令雍人韋超告州長史陳敬之反璋乃收繫之敬業即矯制殺敬之自稱州司馬宋史衛膚敏傳靖康初高麗遣使來賀命膚敏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旣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賞　程大昌傳孝宗銳意事功貴近或預密議命令四出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眞矯制人不復言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申三省審奏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上然之

墨制

（宋史西蜀孟昶世家）昶父知祥事後唐武皇明宗即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宗即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劉守光據幽州誑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率諸鎮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尚書令

遺制

（舊唐書中宗上官昭容傳）中宗崩昭容草遺制曲叙其功（而加優賞）

改革制

（文苑英華改尚書省中書門下省九寺十二衛名及官稱號改正朔改錢文字錢斤兩詳審刪定申理寃）濫獄大理丞廢刑部獄制（一作改元光宅赦）鸞臺朕聞上皇建極體元氣以育羣生大聖承天法開陽而陶庶類與時舒卷叶三正而推移隨道汙隆應五鈴以通變故能牢籠宇宙埏埴人靈符景運而財成契休期以光宅昔有隋標季率土淪胥豺狼肆吞噬之災億兆被虔劉之酷高祖神堯皇帝披圖汾水仗鉞參墟廓氛祲而安四維掃欃槍而清六合太宗文武聖皇帝負日月而膺運皷雷霆而震威蕩海夷山功浹八荒之外救焚拯溺仁霑萬域之表樂和禮洽天平地成茂績光於遂初鴻名冠於開闢高宗天皇大帝雲房誕睿虹渚降靈受綠錯之禎符應朱綈之景命飛車來龍臣軒頊之不臣沒羽浮金賓禹湯之未賓開邊服遠更闢寓於先基富國寧人重增輝於前烈撫臨當宁調五氣於明堂考瑞升中朝百神於日觀淳淳衆俗寧知覆燾之恩蠢蠢庶萌孰辨陶甄之力固已千年旌旦三聖重光歷選前書無聞往載豈謂道隆金鏡運迫鼎湖方延翠渚之祥遽訖白雲之駕以社稷之大任屬荒眇之微躬欽奉遺言載深悲懼遂以兹非德關導嗣皇式綜萬機載宣風化所以賴王公卿士各竭忠誠若濟巨川實憑舟楫然自恭臨朝序已積炎涼教靡致於移風道尚慙於變俗良以哀迷在疚荼蓼纏身（二作心）陵廟未安匪遑寧處今者鳳京還蹕龍馭上升既因大禮之終宜更中區之始朕每臨赤縣求瘼之志每盈于育蒼生恤隱之懷鎮切唯我勵精爲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區寓致南風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報先恩冀上不負於尊靈下微申於主懇夫五行迭（一作遞）用列代相承欲崇其德先遵所尚故夏以金運來饗而尚玄周以木行貴騂而尚赤將隆母德必欲子扶近者地不藏珍山無祕寶皇家土（一作上）德勝氣彌彰宜崇白貴之象以輔黃中之運自今以後旗幟皆從金色仍飾之以紫畫以雜文其應合改者所司詳依典故供奉帷幔咸用紫色自錄府衛所旗並改以皂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以碧其在京諸司文官職事五品已上清官并六品七品清官並每日入朝之時常服袴褶諸州縣長官在公衙亦準此自餘官朔望朝參皆依舊其色皆依本品又鎮星之在太微已歷年載著土精之美應表坤作之元符宜同咸帝以時爲事又東都宜改爲神都宮名太初宮但列著分司各因時而立號建官置職咸適事以標名而今曹僚之中稱謂多爽宜改尚書省爲文昌臺左僕射爲文昌左相右僕射爲文昌右相吏部尚書爲天官尚

書戶部尚書爲地官尚書禮部尚書爲春官尚書兵部尚書爲夏官尚書刑部尚書爲秋官尚書工部尚書爲冬官尚書門下省改爲鸞臺中書省改爲鳳閣侍中改爲納中中書令改爲內史太常寺改爲司禮寺鴻臚寺改爲司賓寺宗正寺改爲司屬寺光祿寺改爲司膳寺太府寺改爲司府寺太僕寺改爲司僕寺衛尉寺改爲司衛寺大理寺改爲司刑寺司農寺依舊左右衛亦依舊左右驍衛爲左右武衛左右武衛爲左右鷹揚衛左右威衛爲左右豹韜衛左右領軍衛爲左右玉鈐衛左右金吾衛依舊其餘曹司及官寮名未改者所司速制名奏聞又司隸之官監郡之職所以廵省風俗剌舉愆違令人物殷繁區㝢遐曠而所在州縣未能澄肅可置右肅政御史臺一司其職員一準御史臺專知諸州按察其舊御史臺改爲左肅政御史臺專知在京百司及監諸軍旅并出使其諸州錄事參軍宜依舊仍令在京五品已上清官每日於章善顯福等門各一人待詔朕當覲訪正道詳求得失又言元皇（一無上字）帝者皇室之源超道德而無爲琵畫仙而不測業光衆妙仁覃庶品豈使寶龍見御宸居光毋竟無尊位可上尊號曰元天太后宜於老君廟所敕立尊像以申誠薦又洛州界內所有帝王之陵及自古清直之臣忠廉之佐並令州縣就其塋域一申祭享又自武德已來元勲佐命或以忠𣪍事主或以道德匡君非身有犯緣子孫絕封者前詔雖已處分或恐尚有闕遺宜降霈澤重申前命又往日光朝聖武蕩定遐方日月照臨咸爲郡縣皆荷生成之惠無復遠近之殊朕矜撫之懷豈隔中外每念其殄嗣愍惻良深繼絕興亡寔惟本志宜各求其後胤立以承嗣（一作享獻）其諸都護漢官及鎮兵等並悉放還其營奉山陵使及鹵簿使等並依別勅處分又兩京之所係賦寔繁亦令所司作優量法使勞逸得所靈駕所涉千里斯遥在路黎氓（一作萌）莫不哀奉念其勞弊情增感惻其緣供頓及山陵者並免今年課稅又比來諸道軍行叙勲多濫或端居不出以貨買勲真偽相蒙深爲巨蠹自今以後所司宜明爲條例務令禁斷責成斯在可不勉歟如更有違必越法科處余又比命放出宮女已降詔書然以在內多時咸悉願住但念其各有親屬豈可久致分離宜準前恩即令放出又隆平日久戶口滋多物務既繁歟隱斯衆其上州萬戶已上大縣萬戶已上各宜析出別置州縣惟雍洛二州不在此限又濟時之道求賢是務其官人及百姓等或器標瑚璉材堪棟幹或在職清慎或抱德幽棲或武藝馳聲或文藻流譽宜令京官九品已上及諸州長官各舉一人咸以名薦務取得賢之實無貽濫吹之譏又

前者有詔具述內外官寮備陳行事以申勸沮仍恐百官在職尚有虧違令欲重降霈（一作深）恩更無寬宥棄瑕錄用罔責於前非滌罪論功必期於後善若又不悛已過重挂跡羅當使寘以嚴刑倍加其罰思與士庶共此惟新可大赦天下改文明元年爲光宅元年自九月五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皆赦除之流人未達前所者放還其犯十惡官人枉法受財監臨主守自盜所監臨劫賊殺人故殺人謀殺人及反逆緣生并軍將臨戎挂敵喪律鎮遏失所虧損師徒及常赦所不原免者並不在赦例亡官失爵量加收叙諸年八十已上各賜粟二石綿帛二段九十已上賜粟三石綿帛三段百歲已上賜粟五石綿帛五段並依舊例版授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一作表）門閭鰥寡惸獨篤疾之徒不能自存者並加賑恤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其詔書內事有未盡者仍令所司作條例處分

安養百姓及諸改革制

勑愛人者天地之德育物者陽和之氣朕立極行政體元順時期於緝熙致俾仁壽令永惟春令慶在發生當萬有之遂心慮一物之失所敕人恤隱雖已著於成式施惠布德俾更弘於新令其天下百姓有均然單貧不存濟者緣租庸先立長行每鄉量放十丁猶恐編戶之中懸磬者衆限數既少或未優洽若有此色尚軫于懷特宜每鄉前放三十丁仍準首條處分待貧產稍成任依恒式其所放丁委縣令對村鄉一一審定務須得實仍令太守子細案覆本道使察訪如有不當者本里正村正先決一百配入軍團縣令解太守本道使不舉者量貶降七德爲武必先禁暴五材並用誰能去兵自古蓋非獲已關山遠戍雖多戀本之情祿位高懸終有懋功之賞若能感激信可優矜其諸征行人家有兼丁如載限向滿情願自相替者宜聽其家內應合更差防及諸雜科一切放免古者黜陟幽明廉問風俗匪唯察吏亦以恤人令考績之期已過於三載求瘼之意欲觀於四方宜即選擇使臣分往諸道訪察官吏善惡兼問百姓疾苦兼太守縣令老耄者比聞諸郡或縣損處爭令賑恤猶慮艱辛須更優矜務使周濟其開元二十九載內外官所舉太守縣令等朕撫字之任急於用賢特令舉親務欲求實翹車既至頃網無遺不限登科皆令効職既推心而無負期濟理而有成一自守官向已終秩思聞爲政之績以觀推薦之義尤有處分必行賞罰尤須審察將復前言廻日並具狀聞奏且量地制已大小雖殊置吏養人遠近如一比來中下縣令或非精選吏曹因循但務填

闕天下大率小縣猶多主於蒼生詎免其弊若無優奬豈致循良既在得人寧拘格限宜於選人內取中外清資是明經進士應制明法并資蔭出身有幹局書判者各於當邑內量減一兩選注擬赴任之日仍令引見朕當察審去就其老弱者吏不得輒注考滿之後準畿官等例三選聽集在任有政績尤異者三考外委本道採訪使與通狀應是下縣仍並升為中下縣又令長字人不可蹔闕比來補授直至選時亦有縣在僻遠多不情願遂虛其位累載闕人既無本官為政不一戶口逃散莫不由茲自今已後宜令選司先量才注擬如非時有事故等闕具所由當月牒中書門下於內外官中簡擇進擬遣令在京員外人數猶衆既無職事頗亦滯才其高品者宜簡擇量授郡守六品已下堪理人者亦授縣令俾其効用冀有成績天下郡縣先有欠公廨本處令既分税錢並準式依本足例支給使學其祿以蠲其心經國之制省官為本況分司撿務既有常員授職任人須存定限若踰程式實紊紀綱其內外六品已下員外官至考滿後一切並停各依選例自今已後吏不得注擬其皇親諸親幼小及諸色承恩授官軍功技術內省左右龍武軍并諸蕃官等不在此限所司仍具作條件處分且禮經垂訓篇目攸殊或未盡於通體是有乖於大義借如先命四

子所以授時周分六官曹不繫月先王行令蓋取於斯苟分至之可言何弦望之足舉其禮記月令宜改為時令但五方定位岳鎮總其靈萬物阜成雲雨施其潤上帝攸宅衆區是仰且岱宗西岳先以封崇其中岳等三方典禮猶闕朕以眇身紹膺鴻緒紫微夙謀黃屋非尊屬天衢未亨王室多難載迫公卿之議遂歷數之重凜乎馭朽慄若涉泉自臨萬邦斯為三載頃者居遏密之際莫議郊禋之禮霜露之思日月增深今三元吉辰萬物伊始假于清廟并彼圓丘躬耕祈穀率禮斯備大官視膳而牲絜奉常陳樂而邑和爰自降制之始迄于禮畢之際祥風候律瑞日揚光卿雲紛集於壇場甘雨傳流於郊甸非常之慶豈獨在予宜因天地之心式覃雷雨之澤可大赦天下

撫問制

（宋胡寅斐然集撫問張浚制）卿心存社稷志殄寇讎初陪端揆之司未皇暖席首念大江之險請往視師貔虎奮其積威旌旗改其舊觀紓思夙駕行次上流裴度勤勞先底蔡方之績孔明開濟先收赤壁之功惟爾忠誠體予憂顧規摸既定委付得宜式遄其歸毋久于外運籌決勝方資帷幄之謀論道經邦何獨兵甲之間今俾信使往諭朕懷

取應制

（宋任希夷斯庵集取應宗子制）朕念屬籍之蕃衍開數路以兼收設為取應之科俾奉大廷之對其言可采爰命以官益厲爾修欽承予渥

迎上皇制

（舊唐書迎上皇制）我國家出震乘乾立極開統謳歌曆數啓聖十齡文物聲名軼圖六葉安祿山夷羯賤類粗立邊功遂肆兇殘變起倉卒而毒流四海塗炭萬靈朕興言痛憤提戈問罪自靈武聚一旅之衆至鳳翔合百萬之師親總元戎掃清群孽俾中王俶受委元帥能振天聲子儀決勝無前克成大業歎回紇葉護雲南子弟諸蕃兵馬力戰平兇勢若摧枯易同破竹朕早承聖訓嘗讀禮經義切奉先恐不克荷令復宗廟於函洛迎上皇於巴蜀導鑾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寰宇載寧朕願畢矣且復八將有主敬當天地之心興言在予實憑社稷之祐令兩京無虞三靈通慶可以昭事宜在覃恩待上皇到日當取處分

進講尚書制

（宋王東牟先生集巫伋進講尚書制）具官某講筵高三侍之選藏壁出四代之書先舜之治垂衣裳畫其稽古文武之政在方冊可以驗今顧惟儒宗宜備晝訪以爾多見守約資深選原憲臺持糾察之公諫省有彌縫之益入侍經幄詳聞起辭諒學術之該通尤典謨之淹貫於五十八篇之定舉大義以數陳若十餘萬言之繁鑒空文之無補庶裨聖治日佇英猷

勞慰勳臣制

（舊唐書穆宗紀勞慰勳臣制）朕聞帝王之宅四海子育群生如天無不覆如日無不燭乃睠冀方仍長戎帥念于三軍之士洎于四州之人或懷忠積誠而思用莫展或災荒兵役而望恤何階令則昌運一開誠節咸著王承元首陳章疏願赴闕庭永念父兄之忠克固君臣之義已加殊奬別委重藩又念成德軍將士等叶謀向義丹款載申萬欲效其器能各以列之爵秩大將史重歸牛元翼已超授寵榮令更都加厚賜宜令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貫王澤所洽天網方恢宥過釋冤與人休泰其管內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並宜釋放朕以武伐之勳勞光于彝鼎士貞之恭恪繼披節旄承宗感恩亦克立效永言十代之宥俾錫一門之榮承宗兄弟已授官爵其承宗葬事亦差官監視務令周厚

免租減罪制

（五代薛史免租税課利減罪制）王者愛育萬方慈養百姓恨不驅之以仁壽撫之以淳和而炎黃有戰伐之師堯舜有干戈之用諒不獲已具徵病諸然則去害除妖興兵動衆殺黑龍而濟中土刑白馬而誓諸侯終能永遠暫勞以至同文共軌古今無異方冊具存朕以眇末之身託億兆之上四海未乂八年于茲業業兢兢日慎　日雖踰山越海肅慎方來而召雨徵

風蚩尤尚在顧兹殘孽勞我大邦將士久於戰征黎庶疲於力役木牛暫息則師人有乏糧之憂流馬盡行則丁壯有無聊之苦况青春告謝朱夏已臨妨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覃在宥之恩稍示厥憂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存濟除兩京已放免外應宋亳穎鄆齊[illegible]滑鄭濮沂密青登萊淄陳許均房襄鄧沁隨陝華雍晉絳懷汝商等三十二州應欠貞明四年終已前夏秋兩稅并鄆齊滑濮襄晉輝等七州兼欠貞明四年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佃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淹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鄉閭租稅虛掛於帳籍其有衷私遠年債負生利過倍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更與徵理之限兗州城內自張守進違背朝廷結連蕃寇久勞攻討頗困生靈言念傷殘尋加給復應天下見禁罪人如犯大辟合抵極刑者宜示好生特令減死除準格律常赦不原外徒流遞減一等左降官未經量移者與量移已量移者便與復資云

巡察本管制

（文苑英華遣王志愔等各巡察本管內制）　上天降禍大行太上皇厭代升遐俾予一人煢煢在疚攀號荼毒顧向摧隕百辟卿士等上遵遺詔下徇群心寘區任啟社稷務重資於聽斷不可暫缺遂立哀迷適從勤請恭惟顧託之旨思致和平之化雖在荒疚敢忘負荷是用泣血撫膺親覽視事夫后王者代天理物師長者助朕理人物之所以茂育人之所以蕃庶蓋欲遂其性而安其業也朕每置旌進善反席勉賢恐閭閻有愁苦之聲草澤無明敭之舉吏或慢法官或非才因之致理且未爲得其何以康庶（詔令作賦）政恤寬刑問慱發招茂異寬賦斂節征（詔令作吏）徭使天下爲無爲事無事也頃分遣率則曰使臣將求人瘼克宣朕命諸道按察使揚州長史王志愔廣州都督宋璟益州長史韋抗博州都督（詔令作潤州判史）程行諶汴州刺史倪若水魏州刺史楊茂謙（詔令作欽）靈州都督強循潤州刺史李濬荊州長史任昭理秦州都督張嘉貞洪州都督楊虛受梁州都督張守潔等並邁迹垂憲偉才通識有其直方無所迴避宜令各巡本管內官人有清介獨立可以標映士林或文吏兼優可以潤益邦政者百姓中有文儒異等道極專門或武力超倫聲伴敵國者並精加訪擇具以名聞其官人有老弱及久病妨於政事并才用劣下全不稱職者上佐已下委使人便停務其官吏要者使簡清勤人權攝其京官及畿內州委御史大夫及吏部長官準此詳察錄奏諸道僻遠州及嶺南道委使人量差判官分道巡按其天下囚徒慮有冤滯宜令大理寺及本巡使所在按理流罪已（詔令作以）下非犯名教及官典取受並聽減一等杖贖即是非理均事可疑者并杖已下罪並宜放免緣山陵所科夫匠等有父母年老家無中男已上者容其侍養不須差遣其河南河北遭蝗虫州十分損二已上者差科雜役量事矜恤（詔令作放）百姓間有不穩便事委按察使與本州長官商度隨事處分奏聞布告遐邇令知朕意主者施行

宣諭大理制

（元王惲秋澗集按賀）其宣諭大理國制　幼懷奇節筮仕昌時及知遇於先朝遂撫綏于大理揚威絕域昔狀定遠之功服事彤庭屢抗伏波之請宜推前效俾煥綸章汝其宣暢皇猷洋溢方外爰體綏懷之意以安遐邇之情轉爲招徠式副所托

祠官毋有所祈制

史記孝文紀毋有所祈制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是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墠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喬永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二寘

制

除官制

（宋劉攽彭城集）皇叔右武衛大將軍環州刺史叔滕可遂郡團練使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騖可授大將軍制　勅百官奉事由功實以為資級公族論恩在久次則當遷敘此朝廷治內外之法本忠厚之意也具官叔滕天潢之別漸漬德潤麟趾之世信厚有取於使領俗官環衛兼刺名郡既積年勞宜加爵秩假雄稱於團結資威望於使領勉服光寵益勵名節仲騖備官環衛貴視命卿既積年勞宜加爵秩不移幕府之號姑假元帥之寵勉服休命益勵名節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仲歟可遂郡防禦使皇叔右監門率府率仲璪可右千牛衛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公族之恩戚踈有敘存著賞延之典浹隆郵之義以乃父遺願而有言矜諸子羈窶而為請並從加秩以尉衆下竹駒過隙既就外除維祚蹊榮肇推新命咸思恪慎以報義方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仲的可右武衛大將軍遂郡刺史皇叔太子右監門率府率仲葳可小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朕纘嗣昌業肇慶列位小大之臣莫不受賜矧其屬在公族可使後於庶姓而爾等皆以親憂弗俟歲命既給違禮宜中前寵或進躋武衛而領郡符或升列環尹初備幕府散服異數益修善行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袁州刺史仲遠可遂郡團練使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叔羅可遂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吾以材能賦爵而宗室以戚屬處位吾以功事課吏而公族以年勞計最治親之禮異於外朝所以崇惇敘之典厚而勿薄雖然宗子之能畏慎無過其亦有信厚之風家被寵數不為濫矣仲遠倫位環尹外領州符稍加團結之名以示遷擢之次叔羅備位環尹既開幕府稍假左符之重以示專城之貴祇服休命毋怠恪居可（蔡端明集）皇親大將軍遂郡制　勅昔我祖宗聖神以有天下付畀於予惟是孝誠以克保乂親執蘧籩見于郊廟宗籍群辟莫不齋明以奉祠事庶幾敦於善行成於美化況慶賚之行于何嗇焉具官某天資信厚濟以學術爾雅勸發率繇禮度勳階井賦用觀親賢汝其念之無懈夙夜（韓維南陽集）皇兄右屯衛大將軍克愉可依前右屯衛大將軍照州刺史制　勅朕承祖宗之憲厚骨肉之親命官而不責以事所以全愛也計考而敘進其秩所以示寵也具官某襲是慶善挺然秀穎幼服仁

義之訓遂爲全人入備孝悌之規靡有過事宜卽衛軍之領進兼刺部之榮當體渥恩益勤令德可鄭獬鄖溪集皇兄仲銳等賜閣可舊官制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縗衣苴杖寢苫乎堊室宜將放爲無窮之哀乎文與情稱再期而後釋此人道之至隆也爾公族之秀執喪得禮祥禫既徹方安佩而登朝宜申嘉詔俾服舊次勉圖令名以盡顯親之美可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克頤可遂郡刺史制　王者之於宗族尚恩而不責義所以睦其本根廣天下以愛也具官某生于王家有此爵號向以微累久能自脩其賜以郡刺史之秩往哉祇殘永服我光寵可宋文鑑除皇弟偲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制　朕奉承燕謀獲紹大統永懷先烈曷勝哀疚之情眷顧同生宜厚寵封之典孚我明命揚于治廷皇弟偲岐嶷得於自然溫文見於異稟挾天材之美質應帝武之嘉祥未臨射天之辰遽起號弓之慕踰年於此錫壤惟時矧周人尚親尤重本支之務漢廷左戚亦隆禨祿之封規我半楚之疆截澈濱河之域苴茅制社授鉞啟邦用建上公尹茲北國策勳加等衍邑實租於戲西望裕陵敢忘幼子之愛東朝長信進預諸孫之遊往服恩榮益延壽祉胡文恭公集皇姪宗懿可端州刺史皇姪宗述可右屯衛大將軍制。　勑國家承軒祖之詒謀法陶唐之

敦族封爵同姓體乾大宗道在維寧恩宜加䘏具官某孝恭履德信厚成風具官某性茂溫文體資美嶷並稟玉林之粹悉含銀派之和膺被寵章叅居環衛奉朝惟恪居邸有聞朕濬百世之遠源謹九宗之屬籍惟時賢亮司我本支宜疇營職之勞遂遷家子之秩特升藩刺對總嚴除宣惟茲是似之美才蓋以褒乃親之有德惟欽擢敘勿替踐脩　皇姪宗樸可貴州刺史皇姪宗藝可左領衛大將軍制　勑分建宗屏叅睦本支環設衛官拱扈宸極號爲要職舉屬茂親以爾宗樸迥稟靈華居然信厚以爾宗藝夙成體哲樂善爲猷並茲緜瓞之昌咸睦大宗之訓師言是率禮範攸循屬敦欽以崇風宜褒嘉而進秩列城遂剌大將超遷且光閭寄之雄兼衛嚴除之重宜懋遵於法度用對越於寵休許景衡橫塘集越王偲第八男已特賜名可除右驍衛將軍制　朕惟祖宗明帝堯之俊德以親睦九族積周家之忠厚而本支百世慶流王邸克生多男肇頒爵命以爲爾寵蓋有國之常典非近屬之私恩矧吾叔父見謂大雅之不群宜爾諸子咸知爲善之最樂往服訓辭永綏福履可　越王偲第十二女可宗姬制　勑眷吾叔父爲時賢王席餘慶於祖宗鍾愛於閨闈爰稽邦典載錫恩章爾性稟靜專習知淑慎服姆師之訓見於夙成閱圖史之規庶幾克踐

益崇懿德允協令名尚體眷懷永綏社祿可蘇魏公集皇太后殿樊氏可典賓馮氏可典贊吳氏可掌籍楊氏可掌記制　勑周官女史掌內官內令之法則今兩宮給事之職是矣閱歲既久增秩其宜皇太后殿具官某氏言德有聞閑和自飭早陞宮掖祇奉母儀嘉其積勤推以優渥俾進司於典掌宜益務於欽承可　太皇太后殿典言吳氏可司設典言杜氏可司正吳氏可典贊李氏可典記花氏可典珍張氏可典綵劉氏可典正王氏可典計董氏可典設制　勑宮省有秩典司各殊矧長信之置官事掖庭而寖久宜頒渥命用獎能勤太皇太后殿具官某氏性稟閑和體資柔婉自入承於嬪御嘉蔣歷於歲華遂陞婦式之班俾重慈闈之侍往膺恩渙無怠祇欽可鄒道鄉先生集宮人朱氏可掌珍制　宮官由掌而上始預品秩所以謹名分而嚴勸獎也惟時寶貨之事尤資贊助之勤審求其人肆以命爾往其祇敬以稱恩榮夏文莊公集甘州外甥細紇可汗王夜落隔可特進懷寧順化可汗王制　勑王者孝治萬方益重展親之典恩加群后務昭崇德之規矧在吾甥久綏遠略特舉褒優之命用伸眷倚之懷具官某茂烈傳家美威服眾智慮深邃詳練於武經志慎直方克敦於臣節而自撫臨西夏屏翰中原允彰保塞之勳特茂勤王之業仍遵脩

於職貢是愈見於忠誠寔簡朕心特隆朝獎進褒功之懿號兼馭貴之榮階爰越等威用旌忠毅噫山河誓寵朕務在於推恩金石盟心爾無忘於報國終始一志以保令名可　工部郎中張士遜可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充壽春郡王府官制　勑朕以愛子膺封建之禮慎選端士以輔導之俾其居處出入之際聞忠孝方正之言故朕久思其人未易輕受自非耆重孰副東求以爾具官張某資性淑均理尚清簡糾彈憲府潛軌外臺端懿之風碩茂斯允以爾具官崔某業文甚雅守道不廻引籍諫垣勵精史局老成之德慰厲良多是用簡自朕心命之王府第進左民之秩或兼上館之榮爾其祇荷寵章協宣懿效規諷禮誼以臻于道予有望於汝也某可劉攽彭城集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出士蒲令括損之士綿可並遂郡刺史右千牛衛將軍仲謹可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勑具官某等詩云振振公族夫能學問以知古文采以見志則可謂有信厚之風習爲善之樂矣爾等咸以經術待試有司銓能程藝率有可取嘉其忘膏粱之佚安儒素之業宜有甄賞以示推列進秩加等是謂休寵益勵操守毋怠初心可胡文恭公集霍保安可樞密承旨南班貫德明可樞密承旨帶南班小將軍制　勑具官某等夫樞宥惟重實總於幾微音旨所承尤資於篤慎以爾保

安材敏而濟以爾德明性諒且和並隸戟廷據閑審政蹈蘊規而無忽習事典而有餘歲勞自陳府奏來上差進右曹之掌兼增武弁之榮用奬恪恭益思敦勉徐鉉騎省集保定郡公景迪可朝散大夫檢校左僕射賜紫制　敕朕歷選列辟見其雄親名器之難必當慎簡信不可私於其屬也故我䖍龍務先推公保定郡公景迪靜惟端方動必孝敬佩師友之訓成信厚之風宗室之間問望尤著屬我嗣服之始叶于立慶之恩爾其率循令猷惠迪前烈勿驕勿惰以永乃成王黃州小畜集授翰林學士承旨可依前工部尚書平章事制　門下天道無為運五行而亨品物聖人有作設四輔以泰蒸民方隆大寶之基宜擇具瞻之位其有老于文學世事練綸貢昌言于顧問之間變古道于典謨之際宜從禁苑擢在台司庶符命說之篇式展致君之術具官某尼丘孕質昴宿垂精驥有德而可稱鳳非時而不下爰自優游丹禁輝映皇家驅三代之文章雲蒸筆下慎一人之禁密鷄立朝端諫畋獵以上書請登封而作頌步鼇頭而且久歷華樹以攸宜未離喉舌之資更受股心之寄沙堤金印別光東閣之榮鈴索花磚寵赴北門之召極人臣之位資王佐之才勉思啓沃之謨勿忝崇高之位於戲予為元首汝乃股肱推公共以為心弗私名器事鄉諧之茂業用乂

邦家誠之易之期太平之可致也可依前件　授御史大夫可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坐霜臺而司憲振肅王綱踐黃閣以持衡緝熙帝載恭惟重柄允屬純臣其有首冠鷲行位崇烏府弄印之名已著和羹之命爰行具官某兗嶽神羊舜庭威鳳五色槩補天之石四方觀測景之表儼威谷而青女司霜爲祥琉而黃人守日爰自位尊亞相道切致君挺屈軼以當軒雖能指佞駭艅艎而在岸宜命濟川趙充已振於威稜邴吉佇觀於調燮式擢三台之位仍加五教之資罔敢汝私益從師錫於戲君之命相唯過失是求相之愛君惟公忠是衆勿咈人欲勿依于違蹻富壽而和陰陽實有望于汝也往欽哉可依前件鄭獬鄖溪集知西山保州董允仲可檢校戶部尚書制　朕之初踐祚德澤浸於無垠東漸乎日域西洎乎月窟罔有不及而況蜀土之徼縻我爵號歲奉琛貢而來庭者哉具官某以才武之傑授節西土綏撫族類不渝不震胥附而面內適茲大賚思被寵光將誇美于有衆朕甚嘉之夫賞𧶘金而賜龜紋蓋倣古焉宜用進秩以榮我之休命可王珪公華陽集觀文殿大學士行戶部尚書知許州宋祥可兵部尚書知河陽制　敕文昌本惟古之司而總國之萬務盟津無關梁之阻而帶畿之一都維德重者秩益峻政務者寄愈劇切謀者詰

之望宜蕃譽命之承具官某兗粹誠于心文明貫學道入則統百工之序以熙天之載出則倡九州之牧以阜民之風朕居懷覲文之訪而淹留潁川之治歲聿踰閏寵未隆賢時夏官以進卿蕃河雒之更闕左陪西部之勝中峙三城之雄土樂而俗康訟清而教易方推良翰之倚猶洗舊鈞之勞復聲如還家闕云補可曾鞏元豐類藁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相所以究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以貳其長朕稽于古義以正官號故合是寵秩以命吾共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謀繫人之望者夫豈虛授某莊毅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使文昌左轄之任舉璜闡參議之効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嚮于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志無忘訓詞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為宰相之任舊矣自唐政不綱而失其守令朕董正治官使三省之長皆復其任而於尚書左右丞左右省侍郎秩有升降使貳吾任政之臣夫綱轄之地與御史更相察舉所以警官邪明憲度而侍郎於左右省無不統理則其所繫於體尤重非傑出之材不在茲選某官端方篤實學有本源預于政機人望惟允某強毅

忠厚通于古今謀謨廟堂休有令聞是用命爾以為選首其尚体余所以處爾之重勿苟勿隨使百工庶尹皆知爾之不私于法罔敢不正而政令之自上出者罔不得宜以稱朕所以作則垂法始令行後之意爾可勉矣于有望焉胡文恭公集丁度可兵部侍郎張觀可尚書左丞制　敕具官某朕圖政綱之舊嘉老成之人進退無於閒言出處全於美節功庸蔚茂朝野式瞻特陞爵秩之崇益示儀形之峻具官丁某志經道德性合誠明典冊檀乎辭宗風業推於時匠具官張某材合厚樸體合大圭德好是民彝仁以為己任並歷更衆職宣暢本朝承召皆於鑾坡備勸講於帷幄匪惟授道多所納忠資其器畧之賢寘在樞鈞之地夙夜勞止功效炳然及解去於繁機用優崇於禁職並延陞於別殿或倚仕於輔藩時望益隆朕心所簡不有殊典曷寵舊臣天轄之崇維正於八座夏卿之貳典軒於七兵並用褒優益彰峻重當體尚賢之意惟欽進律之恩特我舊人宜傾多訓唐杜牧樊川集崔璪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喉舌百官之本綱轄天下之要我政國之大事三人為衆一舉得之唯君知臣予不敢讓正議大夫尚書左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璪德可標準言成文章揚歷中外道益光顯左省駁議不畏強禦分憂陝服尹茲

東郊政既安人化能被俗擢任藻鑑旌職牢籠材皆適宜官無適事分鎮股肱之部遂成功實之臣陟處綱曹副以中憲每師蘧瑗常慕史魚抨彈之勇正當特病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蘇滌行冠人倫爵高天秩仁義禮樂之是務克代怨欲之不行翱翔禁闈出入諷議汲黯爲郡寧聞卧理下惠去國皆以直道洎宣室思賢甘泉召雍遂滕盡忠代言稽古近以微恙懇請自便君子之道進退可觀正議大夫前權知尚書戶部侍郎上柱國符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崔與上知自待不器難名既擅高文兼通樸學掌言論閣典貴春闈詞同三代之風士拔一時之秀振舉職業昭宣令名詩曰多士文王以寧禮曰官脩天子爲樂皆爾琛等實端清時予爲爾之德隣爾膺予之慎選典刑不忘於哀敬提綱唯在於公勤舉司馬法勿踵近習各膺重任企佇上酬宜於夙夜無瘝官業琛可守刑部尚書散官勳如故滌可左丞散官勳如故與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敕冉有仲由孔氏門人之高弟也尚曰處於小國可爲具臣況今照臨百官撫御四海綰牢籠澧覲之職掌五兵六師之重次弟超擢爲吾大寮若非僉諧豈敢輕授正議

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上柱國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金魚袋裴休仁義禮樂文行忠信積此八者以爲成人前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太中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裴諗在元和代唯帝念功四夷九州文化武伏皆爾先父貴著大勳天必作仁門有令嗣道直才富行備名高文學而浹洽專精率履而清淨恭儉而皆周歷華顯踐更臺閣處事可法出言成章咸毅自綸閣任寄方伯敎訓以禮生聚以仁千里封疆一口歌詠休乃命以取士時稱得人用其公方委之管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鈎校籍賦末減賦取公財不耗疲人樂生望爲準繩立作據依名實兼備德位兩高漢史曰理行尤異者就加禮曰有功於人者進律秩崇八座官副夏卿舉以授之予亦何愧夫宰相佐天子公卿助宰相股肱指臂任同一身有事必言未爲越局無由受情勉答寵榮休可禮部尚書依前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諗可權知尚書兵部侍郎散官勳封賜如故夏文莊公集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晁迥可刑部侍郎餘依舊制　敕國家頌次祖宗之典允資石茂之才既紬繹以成書寔精研之備至宜推異渥式獎名儒具官某苟致淵通貲氣渟素韞深學之學

藻潤於訓詞敦棲約之風靜一於流競表儀群士茂篤明姿而自總緝舊章編研史策歷年滋久宣力居多宜擢貳於秋卿俾增輝於內禁勉膺寵春無怠欽承可　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陳彭年可工部侍郎餘依舊制　敕朕以頌次先猷總裁大典誕播無疆之美寔資命世之才式慶成書宜加茂寵具官某清徽映世景行服人閑練典章周旋要近辨禮樂陛降之數敦訓辭深厚之規明識遠猷藹於時望而自鋪觀注記紬繹信書約五始之舊文宣兩制之鴻烈時乃之力朕甚嘉之宜擢貳於冬卿用增榮於禁省服茲休命更竭乃誠可　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晏殊可刑部侍郎餘如故制　敕內樞之重密命是繫允賴忠賢參綜兵要眷惟勳舊宜峻等威具官某道藝該明資性方格自懷名教之樂淡於榮進之塗簡自先朝列於儲寀輔朕初載克暢於大猷登汝近司俞昭於懿德宜進天臺之秩用增樞軸之崇更佇訏謨恪迪予志可　起居舍人知制誥判昭文館盛度可工部郎中餘依舊制　敕國家均慶頌祇之宮多歷年所大校群吏之治咸欽其勞在於侍臣宜有殊寵以爾具官某周才敏用奥學雄文演潤之詞日彰深厚之美銓衡之任時推平允之材久次近班攝昭令望宜正名於郎位俾增美於掖垣更務誠明副茲甄奬可　刑部員外郎

知制誥新知揚州王隨可工部郎中餘依舊制　敕某朕總惟輦慶多歷歲年中外庶官已從考陟左右近職宜有褒優以爾早列綸闈出司留鑰能以寬政惠茲蒸人方剖寄於藩條宜持隆於郎選佇聞治迹以稱朕懷可　翰林學士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可兵部郎中餘依舊制　敕均慶隆雕歲時滋久陟明群吏甄奬居多眷惟清近之臣宜茂褒優之典具官某韻宇宏遠資氣淑均潔已無瑕早勵懷霜之志富官有守克彰匪石之心自振藻於禁林寔飛英於儁域年華屢改時譽彌芳宜進秩於中臺俾增輝於內省佩服優寵更務夙宵可王珪華陽集樞密副使給事中王堯臣可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制　敕中階之吏允化鴻樞之幹萬兵雖股肱之勢均然帷幄之體異匪國峻德時易近司以爾具官某執文醇深器識高正早推賢級之冠遂服禁途之游訓辭豈於常談心計美于邦賦望久而逾美德劭而益沖鄉廷省寮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算多勝邊烽靡驚膺進秩於地官尚同寅於宰路況智略可以斷國論經術可以緯皇猷往圖厥庸以底于治可鄭內翰鄖溪集韋觀可給事中度敕休可兵部郎中知制誥同制　敕職之要莫先于駁正文之選莫難於司言將使朝綱有條朕命惟允在二者得人而已中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

刺史上騎都尉韋覲精微專直適于事典可使乎春議而坐左曹朝散大夫尚書禮部郎中上柱國皮敬休温裕端明飾以辭藻可使書誥命而專右席而輪輮鑿枘各適所宜夫惟刺史守列城郎官應列宿選任倚注非不榮重然吾左右前後方求正人如覲敬休不宜疏遠亦猶有聲之玉無纇之珠不寘於佩服掌握之間皆非其所也宜自欽謹無忝吾言覲可行給事中散官勳如故敬休可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散官勳如故宋劉敞彭城集承議郎殿中侍御史上官均可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葉祖洽可禮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六曹屬郎朝之精選号曰頭司尤為重任春官之掌邦禮祈父之主戎事決非美材曷當遴柬以均祖洽器識宏茂文彩贍麗或恪職風憲或收譽臺妙宜有峻遷以副衆望論其初試始被幄蘭之寵銓此久次益見應星之貴勉脩職業毋負恩渥可　金部郎中范鍔可京東轉運副使京東轉運副使侯利建可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朝廷經費調度金穀為重內則文昌地官之屬外則漕臺使者之任非其深思敏智不足以當吾慎選以某久更吏職綽著能譽惟此司存雖有中外之別至其職業非復劇易之判易地而處陳力就列益圖善最以副民望可　兵部郎中杜常可屯田少卿祠部郎中向宗旦可兵部郎中大常丞賈易可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等六曹九寺所以挈提綱目釐舉庶務朝廷賢以為治者也屬郎卿貳是為妙選有以久次增秩或繇良材初試吾所簡閱未嘗輕付常賦格幹濟陳力維舊宗旦樞機周密應務敏達易儒學脩明士論稱述此其在官皆有休譽進而用之吾何愛焉武部掌兵伍之符籍祠曹主中外之祀事光祿之任尤為繁夥非若漢代謀門戶之禁而已其惟恪恭勤勵可以稱職汝其勉之可　曾鞏元豐類稾黄好謙戶部員外郎劉珵戶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闥典領尤重邦之儁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寔稽於信賞可洪平齋集王子申落致仕除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韓厥既老而稟政留侯導引不食穀而強起材足以為斯世用詎容得謝爾稱尚渾厚風致簡遠郡國選表再召爾辭遂以垂車請幅巾林壑獨立氛𡏖之表回泊乎世味矣朕訪西南人物於朝謂爾年耆德明精神未衰懷香憲部勉為一來霜峽放舟使覲當知朕能致華髮於萬里願不避歟可徐鉉騎省集水部郎中判刑部蕭儼可祠部郎中賜紫制　勑某官蕭儼夫王者之為政也任能衆直理刑懋功如斯而已矣今秋官卿佐皆闕爾儼實專其司定法察情克舉攸職切言直氣屢聞於朝靡私厥躬何其愛朕之深也

方將圖致遹屬均恩是用就升右曹仍加命服俾稚省闥時予寵章爾其念哉無易乃心無回乃行決獄以寬蒞官以公平一心克終于慎嘉汝可　浙西判官高越可檢校水部郎中賜紫制　勑王者之建藩輔也必命重臣以臨之又擇賢士以佐之政成當近留而增秩古之制也高越以儒學淹雅見稱于時頃自南宮直于東觀筆削之言方勵弓旌之禮是求從事大邦率多婉畫有嘉令望爰屬慶恩俾假正郎仍紆紫綬服我加等之命無懈盡規之心元憲公集尚書司封員外郎知明州張弇可尚書祠部郎中制　勑具官張弇資性淳夷操行廉素鄉咨郎選參寀縣讞心焉首公善弗求譽嘉聞美課尋寵巨藩而前此攸司大比來上始延恩格吏踐歲成亦既一周雖或佗吝宜真握蘭之秩無懋剖符之績可王珪華陽集河北都運使李參可諫議大夫江淮等路都大發運使高良夫可司勳郎中制　勑邊方控朔蓋天下之要西峙兵師之雄神都即汳則邦中之費南幹山澤之賦朕閱幹臣於最籍將使節于外臺蓋委重則必傳之寵賞先則思責于辦以爾具官李參風強而銳有世資之達以爾具官高良夫器敏而沈無吏文之害並楙首職之裕薦更使煩之勞或提封百城以經于大河之北或運策千里以制于長淮之東隄繇未平民力甚敝維爾參主潬之是宣邦計或道歲漕不登維爾良夫心畫之是濟茲命列諫職於右曙進郎秩於中省率蹈台訓以承于休可夏文莊公集職方員外郎閻仲卿可屯田郎中知耀州制　勑某資性矜嚴當官盡瘁薦更事任屢易歲時將治近藩對於便坐俾正握蘭之秩用增分虎之榮善愛吾民以荅殊寵　刑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查道可右司郎中餘依舊制　勑朕自祇薦坤靈荐歷年所考陟載行於庶位數陛宜厚於通辰具官某性本温良識惟清達田朔近署克遵慎密之規典掌攸司允著公勤之績蔚有詞藻頌其聲明久揩茂恩未副朝論特進中臺之秩式增內閣之榮吏勵誠明表予春待可彭汝礪鄱陽集韓晉卿大理少卿林英鴻臚少卿范子諒倉部郎中制　勑某等大理掌治邦之刑獄以察寃枉以糾萬民鴻臚掌治邦之賓客以詔朝貢以和遠人倉部掌治邦之倉庾以謹出納以足邦用皆以佐朕經邦國安天下任責亦重矣爾等更踐中外顯聞惟舊敬聽朕命尚克有成哉可元蒙齋集劉炳除金部郎中李韶除都官郎中制　勑具官尚書郎高選也非有資望不輕授爾炳愿而和爾韶清而通嘗為朕牧民且登諸朝矣青綾入直班序寖穹非徒為爾榮尚其懋勉異時稱為端平郎吏惟乃之休劉攽彭城集水部郎中王諤可知濟州都水監丞

錢惟可水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臺郎重選郡守優寄朝廷待材用之宅。兼仕官之美是皆雍容內外之望用為吏互出入之地以謁效官文昌既歷歲月俾分符竹往臨鉅野以曜領護都水丞事修擧進升省闥仍茌起曹勉副茂恩力圖來效可　朝散郎守兵部郎中程博文可太府少卿承議郎陳次升可兵部郎官制　敕具官某等太府主貨賄之藏司其出納夏官主五兵之要謹其符籍貳卿副郎皆精選也以博文練歷省闥綽著士望以次升臨按淮甸克宣使指並用登進以德材略夫其廁惟月之班，爾應星之象為寵多矣爾其勉之可周麟之海陵集莫伯虛除刑部郎官制　朕憫念庶獄敉寧嘉師其斷治既屬之理官例成又聽于司寇郎曹所領貴任匪輕爾以明允之資通法理之事周旋棘寺踐歷三官是必能習察獄之麗知播刑之迪者俾升憲部用展爾長決讞則詳審其重輕理寃則深求其情偽爾無佚訓尚勉之哉　路彬除刑部郎官制　朕擇吉人以觀于五刑之中惟時秋官實掌邦禁郎吏之選非才莫居以爾法理詳明輔之文雅擢在棘路適三十年自評而丞一再為正又審五易憲車于外轍環於湖廣江漢之郊茲圖老成入踐省戶使汝持議之際不減平反之時斯為祥刑朕不多告　胡■除兵部郎官制　朕耀德以為威

安民以為武任賢以為折衝之具戎部雖設始同清曹擢蘭省者優游于其間非老成謹厚之士不畀也以爾業履純茂多所踐更自蜀趨朝贊事外府久攝承于夏官之屬爰嘉乃績就命為真惟立武之常規與除戎之大戒載在古訓非儒者不能知之往思悉心以助而長　李庚除兵部郎官制　文昌列曹雖受察于御史府然郎官著位實居六察之右或自臺而升省或繇省以入臺二者均謂之遷惟才無所不可以爾器範清穎士之譽髦敏於事為果達而濟須以公薦序于憲僚既升三院之聯蜚聲一時之望擢自我多畀之握蘭時方拜兵戎政簡矣若夫正邦之大法立武之常經職在司存有不可廢昔之所察今之所為委任不殊往其懋勉可　褚籍除工部郎官制　朕用人之方惟器是適謂賢者不可以一職拘也。苟才有餘地必使之踐更於臺省之間以爾質直而文心貌俱古蓋一鄉之所謂善士在時論亦以為通儒回翔臺僚既已久矣序于郎吏孰曰不宜。夫三院之聯六曹之屬皆選也惟前日之察人與今日之察於人為少異耳其事雖異其理則同毋謂次遷不慮于績可　陳相除左司郎官制　中臺本天下之政六職治其繁而都司總其要典領至重在乎得人以爾遂雅而文達于世用司我輿駕。舊為望郎贊謀樞庭再踐厥屬識慮精

審倫見於斯肆以汝遷升于寀掾惟慎密足以彌綸省闥惟詳整足以糾正諸曹爾所優為奚俟予訓　王晞亮除左司郎官黃祖舜除右司郎官制　文昌天府庶務之淵分之以六官而總之於宰士允自部而上之省者無不關焉蓋所以佐丞轄而理曹事自昔多以周材之敏識望實之俱稱者為之今吾尚書郎如晞亮之精詳審明如祖舜之爽達彊濟皆宿儒也或久與典選或屈於司儲爰嘉已試之能並正彌綸之任夫省闥乃要地都官為劇司惟待其要在於提綱之間則居其劇無不迎刃而解往承厥叙益究汝心洪平齋集周操都絜並除吏部郎官季南壽除考功郎官張孝祥除禮部郎官制　中臺號政本六偽分郎闕吏禮二曹元為高選朕屬精庶務思有實才官人之方先試其攝及此試可從而類升益操也以積學師賢關潔也以通才貳工監南壽辭林之秀孝祥舉首之英久在石渠校讎秘籍今並以兼官之舊錫命而為真典銓者當兩選之繁考績者据七司之會隸南宮者有舍人之目各踐厥次毋隳爾成可　工部郎中鄭寅除尚左郎官制　敕具官某良以止為體能時止則止然後能時行則行爾簡粹而通亮為郡嘗以治理効聞顧時俗之流從又孰能無變化惟荃蕙之俱茅也而恬然歸絜坐玩歲華持化機之轉移偕眾正而

彙集其將有行乎郎選甚高毋憚于劇朕方思所以進爾者可　考功員外郎桂萬榮除尚右郎官制　敕具官某比歲倖門開而吏道雜武級猥濫尤甚綜核方嚴銓覈宜允爾為考功郎氣嚴詞屬吏莫敢欺推是以修審官西院之法鑒揭而妍醜分衡設而輕重判劇曹其澄乎來哉何日三錫厥命用惟其材毋謂序進可袁蒙齋集趙汝遇除軍器監趙必愿除戶部郎官制　敕具官除戎器戒不虞義著於革不傷財不害民訓垂於範。而吾聖門講明實學有勇知方子路能之治賦足民冉求能之皆確然有可用之實爾汝遇之謹重職在繕戎爾必愿之明練職在理財一為監長。一為郎曹其足食足兵之所深賴乎治兵而毋佳兵治財而無病民此則聖門之所尚而宗英之所以培植宗社者也懋哉服我休命唐白居易長慶集奉天縣令崔鄯可倉部員外郎判度支案制　敕奉天縣令崔鄯大允南宮郎無非慎選者也況官之劇有堆案盈机之文有月計歲會之課故員郎不可逾時闕不待滿歲遷事劇才難斷可知矣而鄯自操白簡宰赤縣繩舉違拶惠養鰥惸皆有善聲著于官次宜能於彼而不能於此乎爾宜準廩人佐計務決繁析滯期有可觀可依前件宋夏文莊公集三司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段曄可吏部員外郎餘如故　敕國家鼎慶汾脽于

並六品庶官大校成用陟明業劇宣勞特宜疏寵具官某等操履端肅器局淹通貳乃計臣度邦賦龍山澤之利公家之用咸充積歲月之勤鉤考之文未至用特進於賞典俾脩勸於能臣祇荷寵章更思況瘁可　王旦弟度支員外郎判國子監旭可尚書司封員外郎依舊制　勑某有帝降衷賚予良弼交脩封祀之典宣臻揖讓之治佑我鴻業格于皇穹哀哉云亡追悼何已眷乃同氣素有令名邇金穀之要司總膠庠之學館實延之寵宜異于常勉繼前脩式光華緒可　屯田員外郎同判定州張撝可都官員外郎餘如故制　勑某朕以郡縣之治責在庶官三年有成懋於加賞故有就進爵秩以勸勤勞者也以爾業文中選屬節首公關決郡條熟習吏事有司會課善最居多建禮增榮命數滋重勉思幹裕以答寵靈可　屯田員外郎監荊南鹽麴商稅務陳易從可都官員外郎餘如故制　勑某等有虞氏之制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朕舉而行之以勸臣下以爾等服勤官次各有吏能校課最於攸司上聞閱於宰府宜進文昌之秩式升中御之丞各荷寵靈更圖來効可　新差荊湖北路提點刑獄太常博士江嗣宗可屯田員外郎餘依舊制　勑勞臣不進材臣不勸故朕宣明考績黜陟流品以觀具官某等服勤官次引籍朝闈緯有政能多歷年所

岦觀陟狀用錫寵章司興建曹墾田列職臺郎之選於是為優勉竭乃誠無忝休命可　太常博士知廣德軍陳覃可屯田員外郎餘依舊制　勑某等古者以尚書郎主屯田積穀之事以充經用國家頗重其選未易授人今爾等辭藝該明吏事周敏在劾可紀會課居多以升厥官更佇來効可　太常博士知眉州劉忠正可屯田員外郎等詞制　勑某等漢魏以尚書郎主墾田虞衡之事分曹建禮職亦甚重以爾等清潔秉志勤勞首公或守郡坤維或詳刑嶺表皆以吏課列於有司考覈以聞陟明斯在第陞華序用勸朝倫欽踐厥官更思況瘁可　太常博士充祕閣校理韓義可祠部員外郎餘如故太常博士胡淳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文昌政化之本臺郎要近之官儻非特材曷稱朝選以爾韓某敏文深學躬博雅之姿胡某吏理精詳懷青白之操並處曲臺之秩或參祕館之榮第課當近賞勞斯在宜分曹於建禮俾應宿於太微勉勵清修無忝朕命可　胡文恭公集關詠可屯田郎中趙稟可職方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夫治以得人為本而守長尤難官以稱職為賢而名實須允我疇吏伐第進者曹胥獲美才咸進褒典以爾詠性度閑遠履尚清修以爾稟識致疏通志用開敏率自為良之舊屢試劇煩之能進服臺聯外援符寄虔我典刑之守濟

于文雅之風或海沂以康頻堤閘之利或徼外無梗濟遠夷之安列上年庸稔於朝聽正以墾屯之秩職諸方貢之宜並躋名郎且旌良翰益樹於吏之課勿忘黜陟之恩　廖詢可都官郎中馮振可都官員外郎制　勑某等朕設課吏之格較比民之績申唐虞之簡舊去漢魏之煩密均用一閱參比衆功爾等體行清修風力強濟自服王官之序屢試吏責之能分握符書臨長藩服上計文而可紀應考法以當遷宜正秋臺之聯進丞郎省之務取稱掄官之典勉修良翰之風　章悌可屯田郎中趙永裕張肅並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等孝宣之治信賞而衆職理京房有言舉功而萬化成政平吏良繇此物也朕率由舊典詳試庶工褒勤勵庸以風內外以爾悌行義深篤以爾肅風節清修以爾永裕出舊德之門有名駒之質並奮縣士彥而稔服朝聯典城臨民涖官行政節以廉著治用最聞列上年庸考法中臺之選起草為華右曹之煩墾田居劇或進正員之重或峻副郎之選並寵清流茲為茂典益圖敏政庸對陟恩　邢亨吳迪並可比部員外郎冠玭李咸熙並可國子博士張永懋可水部員外郎張景純可國子博士張仲莊可太常博士馮溫舒可屯田員外郎制　勑某等昔堯以職而試臣漢用法而課吏咸責實以觀效亦累優而取陟

以爾等士矩尤飭吏文滋習謹政條之賦則嚴而不苛裁事局之繁則敏而能力績咸所治章下有司較閱閱而信然稽功令而審若差進中臺之秩參服上庠之聯資地本優儀品兼峻往踐乃職彌懋爾勤　宋元憲公集尚書屯田郎中知衢州胡旻可尚書都官郎中尚書駕部員外郎知慈州涉績可尚書虞部郎中尚書比部員外郎知巴州陳甫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蒙州田瑜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勑具官胡旻等故事南宮郎專治臺務國朝均內外之任率真拜而煩使之亦既有遷尚本其次以爾等咸服士操胥濟吏文蒔歲結勞登朝有著分掌州任參穆化條前勤著聞令治通眾合是課目愜于褒章都肄朕虞僕駕田部或正或貳勉即厥官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馬尋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張泌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制　勑具官馬尋等夫臺郎始於墾田省書總於鈞比皆一時之俊選也以爾尋劭智甫給持法敏詳而斷守軍牙有緣鍵之政以爾泌屬辭辨麗秉操廉約而游腰縣組有撫字之勤並見考歲成來結官最宜陞承務之劇且勸叙才之規往服寵嘉毋忘祇飭可　太常博士通判定州馬僑可尚書屯田員外郎國子博士知濱州盧南金可尚書虞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馬僑等或俊茂服官或淳固宿業各敏乃事

序登于朝鼎者敉貳遠慶假領州縣雖新莅未久而前課已周宜疇三歲之績並允一臺之拜體余郎選勉爾史勤可　國子博士郭長吉可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西京制　敕具官郭長吉業治儒經仕優官簿畢階郎署協布郡條失於保任遂罹降斥屬郊恩之蕩釁加京守之薦能俾復典虞之曹往參主綸之政悉心營職以稱所知可　尚書職方員外郎知衡州任旦尚書職方員外郎監衢州清酒務郭昭著並可尚書屯田郎中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廬州陳執方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任旦等各以吏能參寘郡選或州藩爲政頗迪惠和或榷酤示譏已淹時序並通前績偕集攸司正秩員外清曹剸選案名即授尚勗官成可　尚書都官中郎知處州黃禹昌可尚書職方郎中淮南路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黃禹昌等朕以較吏之法責于攸司官無內外三歲一考循課即授褒勸在焉以爾禹昌勤身蹈和白首無懈以爾越小心衆矩清獻稱劭並累書閱簿參真郎闈或華袾爲州籍教條之懋或赤車衆部副欽恤之懷率以年勞愜我朝奬陟司方志貳度國征往服寵階尚結來最可　應賢良方正科太常博士蘇紳可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通判應茂才異等科張方平可秘書省校書郎充知縣制　敕具官蘇紳等國家振

復賢科皆求邦彥非以角空文於無用蓋將佇進猷之斯音膺是選者不其難哉以爾等抗志經墳洗精道素或昌辰委質已列於朝綠或別郡論秀游偕於計物並能貫穿前載發揮大猷溢奏牘以獻文騰薦章而署行爰臨便坐躬覽著篇雖異等之未躋亦洽聞而可錄茲爲第賞誠協育才憶結華綬以陟郎曹視野巾而登秘省贊條外閫字俗通封併示寵章勉永來譽可　劉攽彭城集朝散大夫權知曹州王彥韶可衛尉少卿朝奉大夫駕部郎中張脩可鴻臚少卿朝散郎蘇注可司封郎中承議郎太常丞周秩可駕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等中都列官皆有分職地崇望高者卿寺郎曹也非其美材未嘗輕授以某等持身端直臨事詳敏外典州郡內史臺閣久次咸效皆有可紀是用遴加寵進以極智略或佽貳惟月或上應列星至于副郎並爲茂選欽服寵光欽懋職業可　曾鞏元豐類藁于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宮室城隍程匠度材之事郎於起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康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　范石湖大全集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周闓可戶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財賦制　國家謹供軍之制特全師所營必以王官持節護饋饟寄朕耳目分國顧憂班序甚高舉在凡舉使命大夫上以

爾詳明練習籍有才擧來輔東部席固未温進擢郎星將我使事調度審則軍不乏興甘苦均則士有奮志繄汝之職往其欽哉　洪平齋集川秦都大茶馬趙如琥除戶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尚書郎非民曹暴白不授矧地官之屬選高而劇可輕予爾將漕于夔就建帥閫不許急以牟利不矯異以干名刀耕火種之民悉安之朕惟推救畀節以示獎勵孰與入奉明光之爲密式遄其歸贊我邦計涸窮若何而裕煩冗若何而節幣經物重若何而權推此類具言之用觀爾蘊可　沈氏三先生集都官員外郎揚異等可並職方員外郎殿中丞李之純可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張宗雅可都官員外郎制　敕具等朕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庶幾乎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如漢之全盛時故考百工之績而陟降之未嘗不詳且慎也今有司以爾等代閱之狀來上咸應于法而無駁者其可以不賞而陟之哉其各增秩一等尚書副郎秩宗博士皆清選也其各懋之與我同底于治可　鄭起潛立齋外制藁朝奉大夫尚書考功郎中兼宗學博士胡泓除吏部郎中朝請大夫屯田郎中丘迪嘉除兵部郎中通直郎行都官員外郎陳昉除刑部員外郎承議郎權發遣處州葉秀發除屯田員外郎制　太微後一十五星尉然曰郎位尚書郎重矣雖事有繁簡而位望等也爾泓以

宿學該深歷司績陞右銓爾迪嘉以長才練達歷司田曹戎部爾昉以雅望靖共歷司隸陟士師爾秀發以通儒理劇歷郡最入農部惟茲四人一朝而並命之諸曹之事擧矣往欽哉思稱朕選擢之意　蘇魏公集職方員外郎夏旻可屯田郎中駕部員外郎俞康直可虞部郎中散官如故虞部員外郎鄭謌可職方員外郎散官如故虞部員外郎姜正顏可比部員外郎國子博士傅共可虞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周之六廉唐之四善皆天官比吏之法今之考課參用其制視功賦祿厥惟舊哉以爾蚤聯闓臺總服吏政一官恪次四載于茲治以最聞行無過事稽於有司之令應被增秩之條勉服忠規以對休命可　職方員外郎陳傅可屯田郎中虞部員外郎孫昱可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等考陟之典尚矣自有虞以來未之或廢蓋疇能比吏勸功賞善有國之法不可闕焉以爾等委贄策名居官任職民政有拊循之效郡網藉關決之明稽熙四期嘉事勞之可錄進班一等亦疇勸之所存服我恩榮終其報稱可　駕部員外郎李茂先可虞部郎中屯田員外郎馮積可都官員外郎虞部員外郎蔣僅可比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某等昔有虞之熙衆功也九載而能否別周官之比羣吏也三年而治最陞夫授方任能核功書過久則實已廢速則實

武當四歲迄然我將其中以爾等夙以吏資仕于朝廷自登郎選屢試政陞準職之勤訖無曠事議年之課且應功書並進等於右曹示時能於往效尚思勉懋無忘欽承可　遂山縣令貫祥母著作佐郎周綸母並年九十一歲封縣君南宮縣令董京父年九十一歲可守秘書省校書郎制　勅某向者已事泰壇均釐列位厥有親年之耄未登封賞之科特霈殊私式彰孝治以爾壽康之福寔應詔求變善所終誠宜表顯寵以蓬丘之列湯邑之號用為子舍之榮益保餘齡無忘休渥可沈氏三先生集太常博士郭璞可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劉介可國子博士貢善大夫石介可殿中丞國子博士王諤並可虞部員外郎制　勅某等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堯舜之所難也然所以能使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者非有考績之典歟今夫外廷之士衆矣固未嘗人人而從容乎朕前也然則安得人人而辨之哉故祖述唐虞憲章三后所以稽益審官之法甚備庶幾乎黜陟之明勸沮之信而在位者皆得其材今乃以爾等來上皆應其法而當遷者也朕甚嘉之其各遷一等往服新命毋忝我丕顯之訓可　宋景文公集王球可工部郎中張叔詹盧安並比部員外郎制　勅王球等或夙尚閑奥或理懷脩舉並宣力繁缺績用屢升陟狀鈞校年庸茲久格有成例朝嘉爾勞況吏二千石朕所侚辨就膺進秩之典皆竢報成之良正司外曹官以差進可鄭獬鄖溪集職方郎中馮沆致仕一子可試校書郎制　爾之父以忠潔自脩白首不懈引章言老請佚其餘年詔音財及而奄已淪謝加賜一子廣示朕之茂恩可　敦遣人韓盈可試校書郎知縣制　判史書爾行義甚高鄉里師之善積于家而實行于朝古之道也其以某試蘭臺校書爾其勉教不懈以師其民俾至於為善而後已則於時豈小補也哉可袁蒙齋集蔡仲龍除秘丞兼屯田杜範除秘書郎制　勅具官十洲遊為號風月不到處職為丞郎儒者高選也爾仲龍夙推自特爾範猶方有守蔚然今聞士論推之同時登瀛之榮豈汝私哉朕率屬群工治事于局木天雖無吏責經史皆實學也及茲暇日培植器業如或知爾舉而措之乃闕後艱劉行簡苕溪集劉才邵除秘書丞李百藥秘書郎制　勅具官某聞府士之冀北追風汗血之駿在馬識者朝暮而取之無留良也爾等召自外服問以所知論議切理有當朕意丞郎之職其選甚高往屬爾脩以俟識拔可蔡端明集李評殿中丞宋敏脩太常博士揚慥奉禮部郎制　勅具官某等天下以文治而士人以詞進者為日舊矣惟爾評生於貴戚早聞善訓綴學屬文特然有立敏脩豐愷世以儒聞能名其家經術益

茂命試列等榮然可觀或迄殿省之聯或與奉常之列率為恩渥勉務敦脩洪平齋集歸順人同鼎武翼郎王闓顯武翼大夫呼延實求伯友脩武郎制　勅具官某國家推天覆之仁含逆取順豈以南北為間爾等執羈紲以從亡廣遂窮力屈來身歸命朕不汝棄也易畀武級之勞毋忘忠力之報可吳泳鶴林集張文用授隨龍武經大夫王倫授保義郎董有恭授武翼郎制　勅具官某卑陵之書如天球弘璧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經筵進讀今已終篇恩光所霑下逮而屬既優既渥矣爾其敬謹于儀往祗厥事毋曰一官可以幸得也可　楊鳳孫授中大夫揚蕃孫授朝奉大夫揚行孫授朝請郎楊纘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等昔我文母保佑朕躬有大功於天下今升自閟宮祔于太室戚畹內外嘉與推恩蓋報其親者不敢弗盡也爾等生自高華素于富貴有敬謹威儀之度無康好佚豫之失竝升一秩宜懋厥官毋曰居寵而不思危也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西寧州教授歙州進士黃庭瞻可將仕郎振宏院闕黃庭瞻吏部供到今年七月內奉聖旨西寧州蕃學措置就緒其蕃族子弟甚有能書漢字通誦孝經漸習論語皆知嚮方慕義化華獷俗所有蕃學教授黃庭瞻與假將仕郎以為訓誘不倦之勸本部取家狀未到未曾給付身奉聖旨黃庭瞻特與將仕郎仍疾速出給付身制　勅具官某朕建蕃學于西寧既克就緒爾以進士預講授之選訓誘為勤今蕃族子弟能通書文誦習儒典嚮方慕義俗由化革雖朝廷聲教所暨爾預有勞宜錫官榮昭示勸獎欽承恩命尚其勉哉可宋元憲公集十二考人前明州錄事參軍劉愿可大理寺丞秦舉人前渭州司理參軍張京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愿各以廉廉參于調補或郡綱督刷通績前勞或州獄首公見稱敏識閱其吏啓嘉乃官成宜從振滯之條兼懋舉知之格省僚寺屬勉服榮階可　十二考人前權楚州團練判官高中正可大理寺丞秦舉人前江陵府節度推官劉湜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劉湜等咸錄吏資早介戎幕或風力清勁見舉所知或勞考優深載待允令得于銓啓嘉乃官成秘局刑司各備其屬可　十二考人前鎮國軍節度推官知鄜城縣宋康可大理寺丞秦舉人前權岳州軍事判官監納潭州茶米場陳選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宋康等比者作為恩格差次使勤銓覈有條陞獎惟叙以爾等屢由選集出補賓從或假以縣章積資於功狀或蒞乎茗稅見保於監司宜懋乃勞改騰優秩佐郎丞率分以命之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大軍節度推官張從宜可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張從宜久調中銓屢賓外府近援赦格歸貲

歲勤緊書考之滋多頗振淹而有序宜緣信賞俾陟榮塗勉非達立之華更圖縣綬之舉可蘇魏公集奏舉人前陝州陝縣尉常景可光祿寺丞奏舉人前晉州趙城縣令安壽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郎內闕丞蘭臺選佐皆京司之美官也銓選部而陞者非詞學之科與公卿之世不得預焉以爾等仕於縣邑或令或尉皆有善狀稱於知己中銓考實使坐推恩各用爾資進增厥秩既爰奬擢之命宜盡公忠之心可　大理寺丞李得臣可守太子中舍光祿寺丞吳立禮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爾籍隸京司職吏民政庶方之守既已效於官成累久之勤兹亦應乎功令宜甄時於善最俾叙進於榮資爾其欽承以永來譽可　前虢州虢略縣令錢公績可大理寺丞前代州軍事判官張佑前權知果州團練判官鄭士衡可並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令之仕於郡縣者既限以積累之資則其器能可見矣又難以保任之法則其操守可知矣會課來上閱實靡差真之京司是謂慎選以爾等或起於門調或進自儒科典邑佐州咸有善狀廷尉之屬蘭臺之聯皆曰美官俾之並命偕此榮路益思後勤可　袁州分宜縣主簿前虔州受納板木場兼監排岸司劉最淮南節度推官前知鄆州中都縣事王仲安可並大理寺丞劒南西川節度推官前知梁山軍梁山縣事趙清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或决科從仕或延賞入官並有廉能之資綿更縣邑之課臺章言狀銓筦條勞辦職者敏幹可稱字民者拊循著效用擢京司之列兹爲責任之階勉思後勤勿渝素守可　前權潤州觀察推官方仲謀前山南西道節度推官郭子彥可並大理寺丞前權撫州軍事推官韓仲衍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士之由選部而陞京司者榮進之階漸也非計最如格未嘗輕授今薦者以爾有幹蠱之譽而有司又言應陟明之典臨引便坐擢爲王官爾其益思登進之艱終圖遠到之效副我甄任不亦休哉可　張擴東窗集張閣范寯並除祕書郎內張閣兼史院檢討官趙衡錢周材並除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廣儲英髦實侍器使石渠東觀咸以次陞譬猶合抱之材長養成就豈一日之積哉以爾閣爾寯問學之審詞藝之工朕故使之典四庫之書以資其博以爾衡爾周材器識之遠行實之予朕故使秉太史之筆以信其公雖尚周旋三館之游然亦曲盡一時之選乃若編摩之助教導之勤各因爾能尚賴餘力許應龍東澗集徐雄除祕書丞史彌鞏除祕書郎余元廣除著作佐郎制　蓬萊道山清華之選也非碩學鴻儒蓋不輕畀以爾雄剛毅有守公正亡私屢振職於成均宜進丞於中祕以爾彌鞏安

恬不競悃愊無華既爲模範於金枝宜掌圖書於祕府以爾元廣身端行治學廣聞多允爲冊府之英流晉秉著庭之直筆罔非吉士允穆師言茂對榮恩益宏進業胡文恭公集周僑臧論道杜濟可並殿中丞陸養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以才辯之華升掾俊紱以力局之敏進列京司臨長邊服之民賦宣劇邑之譜判治無壅控帶有勞吏民便焉歲月營止圖稽齋代之實並從進秩之科丞廟省者洵且華佐史觀者尉其美咸自修勑勿忝褒嘉　全余白祖或李秉可並大理寺丞周復張熙可並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欲選清能拔寒素故保任之法專施監司而課最之方一歸銓審參覆不謬褒陟乃行以爾或奮跡才章或進以經藝擢籌大幕領治一同亦從尉察之司往鑒筦榷之局並委來脩之士宜教遲茂之恩領著吏筵進丞法爲悉近朝聞之陟益宣公路之勤　杜諮可大理寺丞張文吉可著作佐郎制　勑某等或積資至華或被舉治縣參畫有補撫字弗苛監司薦聞銓覆應狀秘丘領著獻寺爲丞尚勉來課之脩以對陟恩之茂　綦愚劉濟並可大理寺丞韓標可著作佐郎制　勑某等或力文升科或治經著第習知爲吏之敏舉遵行己之方幕有姚籌邑無遺事薦書交於公府滿課集於銓臺擢佐脩書之筵進丞治獄之署益思勉勵用對褒遷　李琦可供備庫副使李臧李琚李球並可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某等朕以浚泉在詠懐聖氏之懿渭水興嗟增逝者之感眷言諸舅洽被遺恩以爾等妙年自修沖規可尚參從貴里分籍禁庭惟舉義之在憂服苴麻而居制咸聞推慕良足哀矜覽遺表以泫然稽舊章而允若擢升使介進陟班聯思乃究於外家義無慚於前代勉思樹立姑務顯揚　李球可內殿崇班李玘可內殿承制制　勑某等內寢之聯視諸朝秩外家之貴體自朕躬主於拜除宜在優異爾等戚苑貴種仙李真枝被長君退讓之風承鄧氏法度之教咸自脩綜莫不柔嘉久從班籍之編名未稱小侯之立學宜峻近庭之秩且光左相之賢往服寵褒益思淑慎　孫周可左藏庫副使王日宣可禮賓副使王克讓任守素毛永保可並內殿承制制　勑具官某等夫捍營卒邇邊警式遏外侮通爲兵官稽厥勞效軍最差進茂秩抑惟邦典爾等膺材武之選有力局之用數更委使見稱攘敵齋伐自列應書當遷司帑列都典客近局或從著定之峻而承音制之重率由功次咸用詔除尚緊拊循以底綏靖　任希夷斯庵集曾懋祕書丞李鳴鳳著作佐郎制　三館儲材均爲清職六卿設屬式重列曹已試有聞次遷惟允爾懋優于文學久服周行爾鳴鳳蔚有詞華嘗冠兩

選或秘圖書之府或躋著作之庭兼儆郎闈采昌賢業其服寵光之渥勉爲搆塞之圖沈氏三先生集內殿承制唐誂等並可供備庫副使內殿崇班張宗納等並可內殿承制　勅某等天下乂安方外無警而兵之不試者久矣材武之臣寧後有非常之功而敢希不次之賞乎然方鎮存屯戍邊圉有徼候樹守講輯譏察讙何之勞亦不可遺也爾等並以勇選而領軍事按籍以遷或貳諸使或承制二日皆曰顯爵其往祗服益圖祈報可　蘇魏公集皇城使向寶可貴州刺史依舊皇城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段充可內殿承制餘依舊制　勅具官某等夫爵祿班等所以待有勞之臣勞而不圖何以示勸爾等咸以精悍之質禦于疆埸之衛能殲種酋稟信威令攬元臣之列削述成效以良多爰嘉乃勤進增爾秩或裨專城之守或承內著之聯俾以寵名益重邊圉並爲優異之典更佇撫綏之謀可　左藏庫副使曹繼明可供備庫使西京左藏庫使雍規可文思使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王文郁可內殿承制依舊閤門祗候內殿崇班韓見素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某夫仕者久而不遷則才愚同滯進而不以其敘則流品弗甄令有司所以限年而校功循階而進秩者繇此道也爾以材武擢于治朝內外順使之勞訖無曠事歲月薦更之比已應彤書稍陞等於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二十

官聯且嗜膚於伐閱往承恩渥無怠後勤可　宋元憲公集殿中丞知單州碭山縣王文美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真定府馮日宣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王文美等國家多出中朝臣以宰百里蓋欲寵厥任而急綏吾民政苟有成賞不淹晷既以勸善亦俾久官惟爾等榮名儒家效智公局日以謹飭蹈于廉隅修方累勞遂列閣籍比荷臺詔出撫縣封並能審諭教條緝伏愁歎均有善狀列在攸司因其大比之辰且光即授之寵經庠盾省分以命之益勵乃誠毋替來譽可　殿中丞新差知温州平陽縣楊中和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張子元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楊中和等夫考課之法所以明淑慝而敘功次也馭厥群吏存于彝章以爾等並服朝紳荐更歲籥或經明有法克邵素猷或阿調累勞頗書善狀屬茲大較咸用序遷議禮曲臺分曹盾省各祗寵渙無替令名可　河東路轉運使尚書兵部員外郎陳琰可尚書工部郎中殿中丞通判興元府李公謹可國子博士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知鄭州呂公綽可太常丞太子中舍知明州奉化縣陳世長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陳琰等夫冬部郎曹胄筵師職容臺之御膚盾省之監聯並爲華階以敘能吏惟爾等懿文典學克佇幹材或將漕使軺或剖符寰郡或倅承於州事或撫輯於縣封並貿歲成克猷朝

賞宜就增於榮級且究懋於乃勞成命罔私奈訓無忽可　尚書虞部員外郎通判益州楚經可尚書比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越州蕭山縣王簡可尚書屯田員外郎殿中丞前知封州劉直温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知漢州綿竹縣趙臺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楚經等尚書曹有比司掌屯之員中朝臣有師庠盾省之屬各著官簿以陟吏資惟爾等智效事經籍引朝紱或勤於外補方贊郡條或績乃舊勞累允縣譜並齎闕來上賀歲有周宜序美資文獎成績毋或懈位以忝懋功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晁邁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國子博士通判南安軍徐紹齡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集賢校理知復州王琪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知鬱林州查沖之可殿中丞制　勅具官晁邁等課功之黜陟視勞之殿最我有彝法付之攸司以爾等早服仕階進班朝次或華顯郎署或頻升經庠或文雅游書林或廉端備儲案並緣外補參積歲勤然方奉真祠佇軍壘守支郡撫遐陬宜即官成序進恩等今以駕曹虞務蘊野盾省之屬以命之其各無忽可　夏文莊公集利州路轉運使工部郎中呂言可刑部郎中餘如故殿中丞同判鄧州朱正基殿中丞知華州華陰縣事楊政化並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越州餘姚縣事章覺可殿中丞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二十一

餘如故制　勅國家引一代之材布四方之政省錄勤吏日簡朕懷以爾其等性蹈謙雍治中寬猛往監司於郡國或撫養於黎蒸咸能首公克底成績建禮司刑之重東序講學之榮泊中御之屬丞皆上臺之清舉第勞而授惟政是繫無替厥官以忝予命可　都官郎中知邢州嚴穎可職方郎中餘如故荊湖南路轉運使職方員外郎康孝基可祠部郎中餘如故太常丞同判福州王濆可太常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知鄆州平陰縣事陳保和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勅國家尊右文治重愛生民以臺省之要官筦郡國之衆務疾非甄善唯恐後焉以爾具官某等心識甚明材用尤備考其官閥各有事功宜舉成科並增顯秩爾其除煩就約徇公滅私勉繼前修無替朕命可　祠部郎中知宣州江嗣宗可度支郎中餘如故屯田郎中知臨江軍熊同文可都官郎中餘如故太常博士知岳州張鎮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國子博士知榮州趙瑜可虞部員外郎餘如故殿中丞知富順監朱良治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同判眉州文可觀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勅郡國朝廷之屏翰牧守生民之父母教化所自選授至艱勞之不圖吏將安勸以爾具官某等踐履方格文詞詳明或處千里之師或貳諸侯之治爰考官閥率如風謠宜郎所居第進榮秩夫清約

可以行己寬厚可以安人勉逮前良無替朕命可　金部郎中知洛州李文著可司勳郎中餘如故太常博士同判蘇州李意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殿中丞同判汾州馬振可太常博士餘如故殿中丞同判鼎州魏化基可國子博士餘如故太子洗馬知汝州襄城縣事秉允恭可殿中丞餘如故制　勑朕懋建郡吏分幹中區貴以及勞爵以序德以簡寺塹度修絜文禮精詳考閱閥之所更訖無衰殿董功次而差授並用甄陞勉圖後勲以永終譽可　太子中允知滎州公孫儀可太常丞餘依舊制　勑某等竭慮首公勤心幹裕有司較其課最宰府詳其閥閱名在貴格朝命是行或引籍曲臺或發長中御各欽茂遲更勵乃誠可　祕書丞同判延州劉訥可太常博士餘如故太子中舍知揚州天長縣事徐吝賓可殿中丞餘如故殿中丞楚繼芳可國子博士權御史臺推直官殿中丞戴融可太常博士餘如故著作佐郎充北宅諸院教授王式可祕書丞餘如故制　勑具官某等或詳曉攻經或兼該學術服勤官次第課可嘉進秩朝闈寵章斯允更圖來効以答茂恩可　大理評事唐均可衛尉寺丞餘如故制　勑具官某等夙承勲緒久踐仕塗吏課有成朝賞斯舉寔維引籍寔擬於上臺周衛陞榮最親於中禁勉服休寵無怠厥官可　唐南東路轉運使司封員外郎李適可工部郎中職方員外郎知鄂州高慎交可屯田郎中祕書丞知岳州臨湘縣事張惟諤可太常博士祕書丞知洪州豐城縣事孟虛舟可太常博士太子中舍知信州上饒縣事貫守文可殿中丞太子中舍同判信州張同文可殿中丞殿中丞知白州劉宗諒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宣州宣城縣事查慶之可太子中舍衛尉寺丞知湖州烏程縣事方仲弓可大理寺丞制　勑國家敦厚治本重惜生民以臺省要官長州縣衆職復柬良儁式備監司勤之可圖寵爾珠等具官某等志尚清約事任頫繁往幹漕輓之權或分守宰之寄夙謀載舉善最有聞並書厥勞第增乃秩勉遵寬大之詔稱茲褒異之恩思齊古人以永休譽可　殿中丞田慶餘譚雍並可國子博士太子中舍畢從善可殿中丞太常博士同判揚州吳待問可屯田員外郎餘如故太子中舍知汾州平遥縣事李永世可殿中丞餘如故衛尉寺丞知淄州淄川縣事李庭堅衛尉寺丞監温州前倉鎮茶鹽酒稅務向約並可大理寺丞餘如故制　勑以祿詔爵以德懋官順考舊章無尚於此以爾具官某等政體勤敏風行潔清宜錄乃勲遴增爾秩式旌課最昭勸官師服此朝榮更當自竭可（胡文恭公集）田化愚可虞部員外郎鄭偕可太常博士張當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某等

夫守宰為任最親斯民政伐有成宜崇吾賞以爾等或仕緣鄉物或進籍世資縣官次之累勤自朝聯而進序劬外班政迹著不苛案內守民文綱無害並用年勤之茂合于功懋之科升領澤虞典司儀範至于府省之劇並為朝紱之華就祇臺恩尚圖官治　薛仲蘭可屯田員外郎蔣祕卜仲可並太常博士馬仲旦可殿中丞制　勑朕考內外吏職筭計見效累優以成陟意賞以中信故功懋者進而節廉者起具官某等或畬從遠考或蔭自官華並服王官之茂咸從朝著之後更試政事參訪行能或典守列城流敦弟之化或長治劇已宣愛利之風條上年庸申校吏迹在狀甚白於法宜遷起欽右曹實墾屯戶口之掌稍遷禮閣有贊導來與之榮至於府省之聯並號朝闈之美往祇渥茂勿廢操脩　丁宗臣可太常博士丁寶臣可太常丞制　勑具官某等國家試功之典參任以職考課之法質成於閱用甄美效亦存至勸以爾宗臣吏資強敏器質莊重以爾寶臣文典而蔚才敏且精是惟天倫並入吾彀所試有迹厥脩弗懲或鳴絃以字人或剖符而守境並時上計據法得遷入丞樂卿進掌儀範悉號朝闈之美足為家閥之榮就服寵褒益思勉勵　路綸可虞部員外郎沒熙載可太常博士裴見素可國子博士馬璟可衛尉寺丞制　勑某等賓興以春入豫吾彀或沿家學之進亦資世賞之延銓服吏能分從官使闗掌郡僚參布縣條領筭商車通著最日有司覆實彝格應遷司訓虞典野最至於經序之選均為朝品之華當思力公勿為官忝　鄭獬鄖溪集　太子中允集賢校理趙彥若可太常丞依前職制　金馬石渠是為蓬山藏室博見洽聞之士於此而登公相者班班而出以爾之博學強記守之以醇固沈酣乎書林蓋已久矣丞貳奉常茲為次補博風而翔則在爾之所勉焉可　宋景文公集　咸舜元可比部員外郎陸仲息可國子博士王逢吉郭永祚並可殿中丞李從夏侯錫並可祕書丞制　勑咸舜元等三歲之限天道小成朕課吏勞稽法於此以爾等文敏強濟業於官下經營效力謂我詔條事無廢情文不諉上年比如令朝次遴遷省闈庠戶芸簽府司資踐有華褒進則同各仍前任益貽來譽可　唐元稹長慶集　袁重光雅州刺史李踐方大理寺丞制　勑盧國郡貫平羌江帶邛峽關西南蠻經畧之地也大理寺寺獄行視刑書我國家生人之司命也任非其才為患不細前鄜坊丹延等州觀察判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袁重光佐覲風於鄜畤聞有能名前湖南團練判官兼監察御史李踐方參練卒於湘中號為柔立宜當懸患之選且盡衰敬之心姑務勝殘無或枉撓佇爾布政叶予好生

重光可使持節雅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踐方可大理寺丞宋元憲公集十二考人前權建雄軍節度推官張行成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南安軍錄事參軍慎晃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行成等國朝考吏雖黃綬一命皆責在銓審而覆于殿庭剏𠪚累勞圖用稽實以爾等亟參調補咸寡悔尤或年老應於敘條或保任列於公牘宜從信賞于以懋官秘省卿曹各備其屬可　十二考人前權保康軍節度推官田頻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陳州司理參軍孫淮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田頻等聞者詔書以吏久不遷始限考法才而可任參責舉知。蓋因方任人非可以一故也惟爾等或從事戎幕或訊獄輔州年勤應條薦狀符格覆自銓啓愜于余求省禹卿丞各服榮序可　前權清海軍節度掌書記林杞可著作佐郎前明州錄事參軍錢訪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林杞等或士類美材或王門遺緒並沿官牒久服銓流杞以作記之工載華戎府訪以智郡之敏流聲藩掾薦能累牘鉤課如書遂立佐貳秩路分來各踐榮次無忝爾知可　大理寺丞通判邕州鄭史可太子中舍衞尉寺丞知益州成都縣王景良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鄭史等補吏有資施政惟敏比緣卿屬之選分任邊州之遐或協贊守條或懋成牢課並緣歲滿宜奬職勞儲采通闈

法丞署局咨祗榮次尚績來勤可　十二考人興元府觀察支使張蕭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真州錄事參軍張孝友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張蕭等載名銓符展體官次或序才累牘委公車之封或綈課周星無社陵之殿並列在奏籍應于賞科蘭臺佐郎棘位丞屬勉服並命思稱撫官可　十二考人前益州節度判官尚頌可殿中丞奏舉人前權筠州軍事推官林高可著作佐郎前真定府錄事參軍張立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尚頌等夫中御之丞列朝品著書之佐參仕彥司刑之屬選吏文階敘材之榮塗勸勞之優秩以爾等咸有成績調于中銓或年考寖深或保任狎至質諸功狀符厥賞科宜並命於華聯俾陳力於來效可宋沈氏三先生集奏舉人前真定錄事參軍李及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青州錄事參軍趙億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州縣之吏以千數吾未始一登進於前而辨其賢不肖也故命有司考其推薦之多者參質其殿最以聞朕則親臨而擢之。夫豈不重且慎哉今汝等其選也或屬廷尉或佐東觀往悉乃心。以服乃事毋俾有壞以負我重且慎之意可　奏舉人前同州郃陽縣令張于可著作佐郎奏舉人前權西京留守判官張宗說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天下士大夫達於朝廷者吾既知之矣彼州縣之吏動以千數畢

且達矣朕亦何從而辨之乎故設爲薦任之法而取之一有汚敗刑茲無赦然則薦而任之者亦已難哉今擢爾于東觀宗說廷尉茲列于王官其往祇飭保爾一節毋辱于己知毋背我官訓可　蘇魏公集前權知雲安軍判官馮越石前華州下邽縣令張果之可並著作佐郎集慶軍節度推官前知磁州文城縣彭天麟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士之由選調而陞京司者如用外官之保任如復有司之視成最狀上聞使廷臨引咨相其質敷納以言然後命之良亦艱矣惟爾閥閱之茂咸應斯格有如辭章之美並由科級而仕擢以臺秩俾爲王官漸階通顯之塗益慎進趨之守。可　周益公大全集右朝奉郎陳唐獬主管官告院虞似良並除大理寺丞主管右治獄制　勑具官陳唐獬等唐虞之時畫衣冠而民不犯然猶有欽恤之戒況於後世何敢非刑爾唐獬彊明不私爾似良脩絜自好或暘對便坐或拔尤周行並丞士師時乃簡推惟良折獄尚忱念哉可依前件　鄭起潛立庵集朝奉郎趙崇巘除大理寺正朝請大夫趙師呂除大理寺丞制　朕承列聖仁厚之餘於刑尤謹乃者勒銘以儆有位廷尉天下之平也。其事重故其建官視他司爲詳爾崇巘明習文法三入李廷宜爲正爾師呂詳練民事擢鎮戎監宜爲丞欽哉協佐而長求惟厥中以稱朕擢

刑之訓　胡文恭公集魚周物王鄰臣可並殿中丞周端李格可並太子中舍崔宗旦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等官今著最臺賞有格從取三期之效博勸庶工之進爾等或得諸髦彥或奮自經術歷踐任吏之法擢以獻丞之名蒸盛府之元僚宰象雷之大邑咸著善狀悉上計書鉤考信然褒進爲允厥局之尚參掌名物宮僚之貳通受令言乃自法卿之屬並爲官制之華往服茂恩益圖來績　前石州方山縣令王佐可著作佐郎前泗州盱眙縣令吳天常睦州司法參軍前監溫州在城商稅務傅燮可並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久從掾令之職咸有幹廉之稱使者交章攸司覆實言爾最狀甫應遷科朕親御便廷詧相其質可以才使因而敘遷進屬上臺之聯益思良吏之守可　陸絳可著作佐郎張靖聶堯可並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等邑大夫司百里之命郡督郵秉一州之綱二者之任則均三人之行各異以爾絳名有幹局侍諸才範舉將爲多治縣有迹以爾靖通法家之學以爾堯本經術之明吏資並深官簿無缺終更赴集鉤考應書參丞理官用信吾賞有以自效勿替厥修　郭評可太子中舍李偉可大理寺丞制　勑某春坊允僚比東臺之封駁秋卿丞屬佐廷尉之讞疑或頫用才流或參選吏幹以爾等修辭入第掾軍從事之招治禮得

科歷郡決漕之任外章交薦滿課終更質諸銓條均有治狀宜寵承華之秩往司李法之書犒勵來勤勿更前守　晏曆可殿中丞王登王康王允並可太子中舍王獻臣可大理寺丞制　敕某等或出曲辦之家而材實自美或佩滿籯之詩而術學素優以踐王官之華參從吏職之試剖盤根而瓶解甘藿食以自清驛上計文臺中考法精遷中尚之局進隸東禁之條並通朝閣亦丞卿讞咸在修敕勿忝褒升　陳允可著作佐郎邢裕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漢之法有最課而得遷晉之令生優舉而乃陟國家開薦任之例委監司之官推敘則精才否尤辨爾等或用材質之美揚于王庭或以經藝之優縻我人爵佩緜銅墨為郡紀綱治有愛利之風官無遺曠之事需章雜薦選部修閻領著秘丘決平讞寺並為盤陸之漸勿忘風矩之修　周約可著作佐郎郭瀕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同升茂士分踐俊科比訟牒以肆勤識治庖之效智樹風達邑綰務要津政條以修局事無壅監司之薦應法銓審之較中科入著秘局進丞讞寺並居美秩咸服茂恩　孫諮可著作佐郎王師旦王震可並大理寺丞夏侯維可衛尉寺丞朱彭可大理寺丞制　敕國家著定考法差進銓流壹責監司之實參稽保任之法省審既正遷陟乃宜以爾等或州舉升科或世貲補吏除軍從事為郡決曹領筭商車典臨茗局職修課舉行斂節廉按察之薦條聞鉤校之司覆實書省有佐鄉屬置丞並從臺格之遷益慶朝寵之茂無易而守吏效其來　楚泰可大理寺丞依舊直講制　敕具官某朕選通經義講說有法者勸導胄子爾本學力自致俊等鄉國登酒之薦置在詳講之負適敘外勞亦已久次雖中坐細故而見稱大臣參閱薦章足驗素行姑寵法卿之屬仍敎學省之經尚圖後行毋替忠訓　宋洪平齋集葛達除著作郎劉炳除司農寺丞制　敕具官某等漢良二千石必選名渤海入為水衡都尉潁川入為太子太傅左馮翊入為大鴻臚美意猶在也爾達修潔而寬厚守嚴能使其民咸樂於有生承明有庭進為之長爾炳詳明而通敏守徽能與其民相安於無事司均有丞俾還其舊文學政事之科雖異表屬藩輔之意則同或汗竹之攜華或治粟之贊計各攄素蘊用對殊獎可　趙巍除大理寺丞陶木司農寺丞趙崇凿太府寺丞姚珽國子監丞賈似道軍器監丞制　敕具官某等漢宣帝厲精求治綜核名實以練群臣黜陟有序衆職修理上下無苟且之意迄濟中興朕甚慕之爾巍世業之華器能精敏爾木儒林之望議論堅明爾崇凿公族之秀材諝通暢爾珽決科之雋講習有源爾似道克家之美趣尚不

尚廷尉大農太府有丞冑監戎監亦有丞往焉我分治之丞者承也所以承輔其長使無曠職也政事文學法理之士雖自令咸稱厥職則予以懌可　權知信州史彌志除將作監丞制　敕具官某上饒聞于江浙頃俾辛軼紀律以駭吾民剪其萌可幾乎爾優於應變勇於討惡尸二渠于市而群姦之魄褫千里底定朕甚材之召丞匠監用旌爾能繕修務簡益培雅望可　太社令李肺顏除大理司直制　敕具官某三尺法枉於舞文吏之手朕甚憫焉必得古之遺直而後可為邦之司直爾詞藻有華業履有度所居官惟法守是謹以是議法於廷尉不撓不折不偕不濫而王道行皇極立矣枉已未有能直人則玉軔之戒可　趙綝除大理寺丞諸葛十朋除大理寺司直制　敕具官某等獄重事也鍛鍊以為巧擿摭以為察析律以為嚴深文以為公而民命近止國脈斲矣理官其可不選爾綝器涵渾璞薰然忠厚長者之風挈繩直於圜棘刑不失仁故就遷之丞爾十朋步中規矩藹然惻怛無華之美贊畫於閫帥利不失義故俾繼綝司邦之直皆以達吾好生之德也敬之哉惟良折獄可　鄭起潛立庵集朝請郎直寶章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鄒仲之除大理寺丞朝奉大夫提舉福建市舶劉克遜除太府寺丞承議郎行軍器監主簿章端子除司農寺丞制　廷尉刑獄之平大農天倉之總太府貢賦之貳皆號劇繁丞實贊之爾仲之詳練世故宜贊廷尉爾端子明習吏事宜贊大農爾克遜歆歷外庸宜贊太府為官擇人各佐而長以審輕重以稽委積以謹出納丞哉欽欽刑獄之政舉矣汝不負承朕有明陟　劉攽彭城集前河北提刑王端可將作少監新差通判瀛州李敦順可軍器監丞制　敕具官某等百工之事萃於二監將作謹於樸斲軍器嚴於補繕非有程不可以稽其勤堅非精心不可見其功監命官之重從可知矣以某刻舉時當以其會計明審推其有餘允宜縈使或丞或貳寔皆寵命勉力自強以副推擇可　汪藻浮溪集張宗臣大理寺丞孔仲原大理司直制　皐陶為大李漢法罪人必正于理豈不以獄者人之司命固不可苟哉今爾等有職於其間蓋朝廷遴選也其思欽慎以對寵休　林光朝艾軒集俞澂除大理丞徐存除大理丞王夢若除大理司直制　具官某等廷尉之屬所繫為不輕惟廉平近厚者則其所予奪無或差舛爾澂貫穿諸律於獄之成則聽之爾存練習古義於獄之疑則折之爾夢若數隨漢使不避勞苦人情法意何嘗相遠爾其念哉爾惟胥訓告胥保惠各以其職舉則無負朕同日命爾之意可　任希夷斯庵集貴挺大理正趙懋夫大理丞袁萬頃大理司直制　正丞

司直皆理官也朕敬于刑非明審者不使之典治爾從爾懋夫中外吏迭已試有聞爾萬頃志行安恬不移所守或遐陞於厥次或特優於汝遷雖一時訟繫之不煩而四方奏讞之頻上精加閱實尚克勉哉宋元憲公集大理寺丞知蘇州長州縣薛糾監杭州糧料院杜植並可太子中舍光祿寺丞通判海州石延年可大理評事監徐州鹽稅務王諄可光祿寺丞監霸州鹽酒稅馬湜監穎州酒稅李熙政並可衛尉寺丞簽署鄭州節判官廳公事王政路可將作監丞太常寺奉禮郎監開封府陳留縣鹽稅務晁仲紘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薛糾等胄緒之良材敏從政率階京署參服吏文或化協郡條或最聞縣普或幕籌甚姚或句利載登並稽三歲之庸宜陞一等之秩諸寀卿寀各楙乃官可夏文莊公集太常寺奉禮郎監濱州鹽酒稅務陳崇德可大理評事餘依舊制　勑某等素擅藝文早藉勲蔭並登仕路各著吏能勤勞有成考較惟允第加寵擢用示陟明勉撫厥官以永休譽可胡文恭公集武康可太常博士裴耕馬光張應符申屠會可並殿中丞史珍薛端可並守太子中舍李巽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某等朕日者右饗合宮咸澤庶位並覲一等之秩用洽三神之和爾等頗皆曲恩差進茂級而滿課已上於考格當遷吏勞不可以外遺王澤當令

於下究並申後寵匪隅前恩往承朝紼之華勿替王官之守　張師中可太常博士游埜可秘書丞陳知德可大理評事制　勑朕用閭戚之比計吏治之脩雖官有大小之差而法無內外之異所以均朝賞壹臺制也以爾師中材資粹美夙業脩舉以爾埜南土之秀以爾知德舊門之良總朕朝聯升掾京局中幹事職外握縣條來上勤膚參應褒典西京重於博士江左美於王官至於詳讞之聯並為進陟之美欽祇無忽褒勸在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　二寘

制

除官制二

宋劉攽彭城集承議郎光祿寺丞王忿可太常博士宣德郎呂由庚可光祿寺丞承奉郎王犽可太常寺大祝制　具官某等九卿之屬效職筆斂皆朝廷之精選而養材待用之地也以忿學術通敏究知今古使為博士可以綜練禮文以由庚持身謹飭紹其家世使丞光祿可以佽助卿事以犽幼壯好學傳其父書使為祝官可以陳信正辭並承休命所思圖報可胡文恭公集邢夢臣可秘書丞韓公彥徐總可並光祿寺丞杜子才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具官某等朕分建庶工參濟群務謹推陟之法示開勸之方計勞以升限年為得以爾等或技自俊茂或蔭諸高華率用才資雜治邑扃所至職辦乃今官成稽參歷書差次更秩進丞中秘掾屬內卿遠於祝史之聯胥服王官之次咸思自效勿廢聿脩　孫薰可大理寺丞軍鼎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具官某等畬錄蔭格服在京聯臨軍右蜀之民典幹剸都之節越從官次列上年勤適敕從勤之方爰用稍遷之法讞丞進

秩祝史陞名尚服箴言交修節素　竇彤王穆可並秘書丞俞希及可太常寺太祝制　勑某等或以才令之選策於時髦或以諷訓之修育自門子參試以事往服厥官列郡之政脩有司之職舉歲勞均著朝賞懋推宜承本省之清往虔祝英之告勉而端節服我褒恩洪平齋集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辛充承除太府卿制　勑具官某朕閱班薄嘅興才難之嘆得非比年以來抱有用之才而彝於頓挫老於閑退者多乎爾純實無華廉靖不競越在外服治譽夙著顧善刀而藏之若將終身焉朕方收召四方俊乂以重周行起爾軍士又進爾治藏之長豈以貨賄出納為足以煩吾老成哉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尚求無媿於古可　直秘閣知溫州游九功除司農少卿制　勑具官某良二千石入為九卿漢法也北海朱邑以治行第一掌周稷之業蓋此其選爾膚敏而靜平易而立宗蜀剸關屢更名郡剛不土戩柔不至坯民安其政而有去思可謂良矣朕懲吏道放紛之弊循久　實思用其良不俟東嘉上計以漢法選贰司均夫長於治民者必優於　國信能為朕養其和節其流而時斟酌焉錢穀之問其紓乎可　秘書少監徐僑除太常少卿制　勑具官某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而變不兼命也而筆勳陋巷之士夫予遠以四

代禮樂付之何哉爾好古學行古道贍彼淇奧其谷比於禮考槃在澗其節比於樂。朕方網羅衆俊聚之本朝老成典刑思見如渴擢貳蓬省聯而未集又舉奉常亞卿以進之特行則行惜然一來講明王道於玉帛鍾鼓之外以善人心。視獨善有間矣毋使朕有聱曹二主之歎可　唐白居易長慶集裴弘泰可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制　勑前度支河北榷鹽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郎中使持節貝州諸軍事兼權知貝州刺史侍御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泰九土之貢百品之貨辨其名物謹其出納常在外府統以上卿宜求幹敏之才以爲之貳而弘泰頃分推務兼撫郡民當單興之時法行政立則受藏之府事繁物殷量其器能可以專委殆屑是任無替前勞可守太府少卿知左藏庫出納散官勳賜如故　周益公大全集戶部郎中李安國除太府少卿湖廣總領不俟投告疾速朝辭訖赴發前去制　勑具官某國家養兵百萬雲布於江淮荊蜀之間置治粟使者四擇列寺介卿若尚書郎畀之其在武昌者總六道八十郡之賦任隆事夥甲於三方以爾有肅給疏通之才濟愛人利物之心是以明而不苛辨而不擾列屬版部有華厥聲擢佐司府往督餉道外計之重殆無復加夫衛民者兵也贍兵者民也用不可以不足力不可以不裕二者兼濟則予汝嘉可　鄒道鄉先生集向紃轉左朝議大夫除司農卿等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皇太后功存宗社與國無窮奄棄東朝遂終大事所以致孝養者不可得矣推恩外氏其敢後乎爾等乃懿德之諸父而中臺之高選也率職以事上捨身以齊家致于公言咸有令聞式昭異數用陟文階或冠卿列於司農或正郎位於司計往其祗恪茂對寵休　楊文公集除太常少卿分司制（大中祥符六年六月日左司諫知制誥緣振行仍降中書劄子奉聖旨且令在陽翟縣將治疾痊損日發赴西京）　勑朕以內署之職任重地親非賢才而莫居於待遇而尤異其有忽露章而引疾不俟命而遽行過群議之弗容由朕心之獨斷尚加寵命特示優恩翰林學士正奉大夫行尚書戶部郎中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史館上柱國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紫金魚袋楊某早以清才入居丹禁雍容可尚博雅有聞名實相符久忝侍從之列文采是用克施演潤之功頗彰勤瘁之心遽罹寒暑之疾惟爾母氏列狀具陳願解職於深嚴冀燕居而順養達予聞聽良用惻然宜推從欲之仁式表優賢之命貳卿樂寺分務西都勉就便安無忘欽服可特授守太常少卿分司西京散官勳封賜如故仍放朝謝。　蘇東坡大全集杜訢鍾離景伯除少卿監制　勑朝議大夫

少府少監杜訢中散大夫鍾離景伯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數求偶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景伯旣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貳益圖汝守將觀厥成並可依前官訢守衞尉少卿景伯行少府少監　夏文莊公集右諫議大夫忝知政事魯宗道可給事中餘如故制　勑朕紹隆景業大庇中區實賴股肱之臣燮和天地之道務在尊寵式表眷懷具官某神粟嶽靈氣載挺直文章雅正道蘊深明方重敢言忠孚無間簡自先聖輔予中人不吐剛而茹柔常疾非而覩吾偕率群后翊贊正司洽緣重熙莫匪嘉績宜升崇於瑣闥示嘉寵於黃扉更賴盡規奉若時命可　左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孫僅可給事中餘如故制　勑國家肇慶汾雎逮茲六稔庶官考績咸叙其勞眷乃侍臣宜加寵異具官某懷行明識成於夙齡麗藻清規冠我特彥而自諫垣引籍慶殿兼榮于彼藩宣奏課而連最審茲邦憲處法以善平。績用居多歲月滋久俾擢居於瑣闥用持聳於朝榮往踐厥官更圖來効可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仕中正可給事中餘依舊制。　勑汾脽均慶積有歲時考課最於官司已陟明於群吏眷繁劇於京府宜疏寵於侍臣具官某學識該通器致宏遠積純粹之性懷幹裕之材而自入直樞廷兼榮諫省藩宣巨屏惠撫於黎蒸尹正中畿肅清於豪右惟積勞之滋久宜信賞之有加特進秩於瑣闥俾增崇於密侍荷茲寵異無怠乃誠可　宋元憲公集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丁度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晁宗愨並可尚書右司郎中依前充職翰林侍讀學士諫議大夫梅詢可給事中依前充職制　勑中臺綱轄望冠郎闈左曹駁正地榮瑣闥非我才悊疇豪盛選以爾具官丁度識文敏行謙而有守具官晁宗愨英辭素節介實能通具官梅詢吉履清規久而彌劭並頗碩賢路光華王國或玉堂視草宣潤色之勤或露門陪學副諮諏之益分蒞朝爲咸充歲勞寵秩應星崇聯拜夕宜用近侍之最交允序遷之舉率乃秘職尚重榮林可　胡文恭公集富弼可資政殿大學士依前給事中制　勑朕設別殿之職寵名儒之賢資其學優居乃詢於道術儕其名重出明殿於新垣惟吾體貌之臣適寄股肱之郡宜疇功次爲峻儀刑以爾具官某履正踏方秉文經哲才周通於治體識迎照於幾先鄉復賢科首蹐德舉籍甚朝廷之望居然廊廟之姿直質弗流讜言罔伏殊勳出對扶無所憚之心大節極臨有不可奪之色高其忠力嘉乃淇謨擢亞内樞屢籌前筋懋勞久職歷寄二藩睠言表海之邦號曰東秦之重教條班錄恩信施行

流庸自歸并應不作厥勞甚茂乃勝方深忽覽來章姑求便郡深惟紆縱之俗方資控帶之才況德刑已孚雖驟移於守相而士風可樂足奉侍於慈親歸進貳於禮卿復條陳於讓牘雖高已節終嚮朕心是用褒進大名中貽異數斯協至公之典以將東顧之懷少煩撫臨益在綏靖惟當懋勉以竟倚毗唐白居易長慶集義武軍行營兵馬使高從政等五人河東節度行營兵馬使傳義等二十四人並破賊可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制　勑古者賞不逾時所以勸勳庸也爵有加等所以激忠勇也而某官高從政等以義武之師統晉陽之甲前蹈白刃中推赤心大摧賊徒連告戎捷超榮速賞甯賞當之故視軍功遞遷憲秩破竹之勢其思有終可依前件

崔琯可職方郎中侍御史知雜制　勑近歲已來副相多缺朝綱國紀專委中憲而侍御史一人得總臺事以左右之今御史中丞德裕以中散大夫行尚書吏部員外郎上柱國崔琯守文無害莅事惟精在郎署中推有才理奏補是職請觀其能因而可之仍加寵秩操執舉措爾無自輕可行尚書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散官勳如故　太常博士王申伯可侍御史鹽鐵推官監察御史裏行高諧河東節度叅謀兼監察御史崔植並可監察御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王申伯學優行茂飾以詞藻執禮定議多得其中某官高諧溫莊潔白不交勢利某官崔植外和內直通知政典在倫輩內而人皆謂之滯淹唯是二三子之才吾得於御史中丞僧孺御史吾耳目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辨淑慝振紀律廣吾之聰明焉並命同升無忝是舉可依前件　盧昂可監察御史裏行知轉運永豐院制　勑虢州司户參軍盧昂前負瑕疵事多曖昧今聞修省善亦昭彰況有大僚同知情狀且明非罪仍舉有才吾信人言遂可其奏爾思自効無辱所知可依前件　除拾遺監察等制　謂南縣尉度敀休等咸文行清茂士之秀者宜從吏列擢在朝行各隨才用分命以職司諫執憲佇有可稱杜牧樊川集　皇甫鉟除右司員外郎鄭溁除侍御史內供奉等制　勑夫聖人之理百代同道無他術也綱紀盡舉而關轄不寬故提綱主轄之司爲邦立理之本言於其屬豈敢輕取浙西道都團練副使朝議郎檢校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緋魚袋皇甫鉟鄉里秀人臺閣名士能以文學發爲官業朝議大夫前守河南縣令上柱國鄭溁生於清族克肖素風凡守郡邑皆著理行會府藏委之任憲司抨彈之授汝得不戒之夫爲政也日夜思之勤而行之此乃子產之言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此乃詩人之所稱也四海百司之條目舉之在勤破制懷法之

奸蠢糾之在敢率是二者可曰當官各服寵榮無忝遷擢鉟可尚書右司員外郎散官賜如故溁可侍御史內供奉散官封勳如故　韋退之除户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頵除監察御史等制　勑仲尼見負版者則必式之此古爲國根本不敢不敬況其官屬豈可輕用漢家授御史多於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古人垂旨可以知之朝議郎行殿中侍御史韋退之等皆章甫高冠逢掖褒博表裏文行師法典常退之審歷憲臺久居官次性既安靜事皆達練德融典校延閣服膺群書美價廣譽旁溢遠暢頵佐賢侯名聲籍甚留滯在外而非所宜地官爲郎南臺持斧皆有職業佇見風彩各思率勵以副甄昇並可依前件宋夏文莊公集　監察御史知陜州軍府事李階可殿中侍御史餘依舊制　勑某分陜奧區介於司雍控引川陸蕃輔京師共治之臣甚難其選苟得良牧何吝寵章以爾文藝優深識度宏遠頻繁事任淹歷歲時絜己臨人在公正色潛鄰之治民甚便之宜進榮資俾臨劇郡必有嘉効以稱朕知可王魏公集　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范鏜可依前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充監察御史裏行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綱紀糾正之地舊制職務從簡官不必備今朝廷方講明憲令增置佐屬所以飭庶政而廣言路也爾文章吏事有聞於特任副選掄勉祗厥職可王安石臨川集　龍圖閣直學士李柬之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制　勑古之仕者難進易退陵夷至於後世而禮義廉恥幾乎息恬於勢利者鮮矣而苟得躁進者不乏於朝教之本乎朕深患之顧吾左右親近之臣行義合於古之仕者宜從其志使在位之貪者有愧而慕焉具官某名臣之子能自修敕出爲藩維之任入爲侍從之官而乃力辭顯榮退就閒職別都執憲地清務簡特峻秋官之秩仍通麗正之班吾惟爾嘉其往居息可宋元憲公集　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石中立除尚書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制　敕登賢于朝所以贊機務均逸于位所以優老成矧左户亞卿之聯西清別殿之職合是寵數且解近司以爾具官石中立文雅兼資英素無競早階朝弁遂服材林自書命於掖曹旋升華於禁從藹然休問溢于公朝歸籍珪璋之美入參槐鼎之重左右大政勤勞厥躬年序甫周道沖彌勝宜適終謙之懇惆嬰賦政之煩特進寵名仍光祕秩往膺兼授尚對徽恩可李沆集　除趙普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　閑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肇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

縣開國伯趙普功參締造業茂經綸宗袞緯之淳精契風雲之良會洵贊樞揆之務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膺於大用俾踐台衡之位仍兼書殿之崇爾其罄乃一心熙予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兌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修鄭起潛立庵集通奉大夫華文閣待制淮南東路制置安撫使兼知揚州李曾伯除寶章閣直學士制　淮海揚州久藉東土爾侯之重圖書秘府肆陛西清學士之華錫以絲綸光于牙纛具官某中和而篤實謹重而閎深密膺堂上之兵留有胷中之甲智慮沉潛於言表算有成謀事幾迎解於目前神無滯用入則摛綸於省闥出則總護於戎旃以十連之帥鎮星紀之區如七尺之軀護風寒之處北門之管鑰汝寄西州之唇齒汝兼城池高深事事皆有其備卒乘輯睦人人咸得其心以守則持重而養威以戰則奮厲而倡勇寬予憂顧嘉汝勤勞爾錯執鞞賁之嫌朕欲示勸功之信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尚書竹帛之功名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迄保江淮之清晏祇承茂渥益厲壯猷。馬碧梧玩芳集朝請大夫試兵部侍郎兩淮制置使兼知揚州李庭芝除寶章閣直學士依舊制　元帥崇詩書久輸方而佐辟學士備顧問爰進律以褒功迺惟英儒允稱茂渥具官某經綸學富韜御謀長材能空冀北

之良人物挺漢東之秀正封從軍之句益欲驅海若而逐天狼德裕籌邊之圖可以扼吐蕃而控南詔五年制閫兩道撫師齊人章章而歸魯種中伯壘壘而離周翰率彼淮浦賢於長城春爾條桑秋爾滌場坐喜邊民之復業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嗟非帥閫之成勞伊功伐之可稱屬倚毗之方厚登華邃閣增重禁塗仍資固圉之謀嗣奮折衝之略噫寧人有指疆土永言寶守之儲賢者能立邦家在固金甌之業式寬憂顧益懋綏懷可。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兼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兼侍讀牟子才特授試禮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兼福建運使江萬里除資政殿學士依舊任制。　漢褒循吏下郡國之璽書唐寵藩臣賜便殿之衣物矧我阜陵之潛邸。付之樞筦之舊儒亮采有邦治理著惟良之效武序在位寵名高特置之班具官某學自丘軻道陳堯舜文章行世則江河萬古之流論諫憂時則仁義百篇之奏積係人望擢在政塗同寅協恭夙已聞兩社而輔公室宜德流化又頃倡九牧以阜兆民開之輿樞建爲盛府大條責倍汝則平易。近民淳俗參會汝則清修苦節治有異等人無間言既奏最於雄藩合升華於秘殿事權增重恩數又新噫朕皆知之無曰建州之云遠民之望也。姑爲潁川而借留益懋蕃宣嗣膺簡注可張紫微先生集梁楊祖爲措置。

掄捕虔吉州盜賊今已盡靜除顯謨閣學士制　勑潢池詰盜既收方面之功循吏著稱宜用增秩之典載之盟府行以賞書具官某蔭藉高華材資華給初從行於天下居多負繩之勞速法從於甘泉益振侍臣之譽深通明於吏理克紹續於家聲瞻此江西久離冠攘吏唯憂於生課但肆譴言賦率用於文移未嘗自出爰資敏政輔以兵威取彼山渠破其巢窟里閭安堵抱鼓稀鳴曾無司歲之閒盡去積年之害載嘉猷狀宜賁恩章升華學士之班增重价藩之寄令行禁止既嚴連帥之威幾俗易風移尚慕古人之條教益殫夙夜以惠黎蒸可范石湖大全集起復新知廬州葉衡可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制　奪情之典實自從戎基命之司正關立武既可緣於古誼宜更錫於詔除具官某才猷應於時須風績懋於僉論出分藩郡卓有能聲入領計曹敏無闕事既閱時之在疚申變禮以遄歸弗與其辭妻招乃至朕念北陲作牧圉惟金革之虞而右府爲僚亦總甲兵之間爰進寶儲之直俾須密命之承揆理弗殊留行惟允懷忘家而憂國。當移孝以爲忠。　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沈度可祕閣修撰寧國府長吏制　朕惟前代時若遠遣親王爲國藩翰又稽天聖令甲立之參佐以贊理庶僚紀綱衆務職有常古非敢私于我家疇咨時才往踐厥次以爾聞見

有家儒雅飾吏公府卿寺駸駸近密而轍環江閩泊然難進故以論撰清班俾輔吾子昔之遴選此官者號稱天下第一惟清介正立者宜焉爾尚無愧其克欽承　劉後村續集陳綺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制　古太尉掾均爲公府之僚今承旨廳實長樞廷之屬粤自改元豐之新制類多處法從之名臣具官某智畧輻湊於上前麾節轍環於天下心平氣定居然能見而雷聲事至物來甚於龜卜而燭照治賦鄙牙籌之瑣屑聽訟察掐蕳之隱微久勞煩以米鹽簿書且周旋乎亭障堡戍朕方修車備器圖回復古之功孰能借著運籌。裨贊本兵之地。與聞機密稍亟論思強本可以折衝直前可以論事。噫在元祐則安世由風憲除在紹興則剛中以功名顯益攄賢業追企前修鄭起潛立庵集朝請郎守太常少卿兼樞密副都承旨趙希垩除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制　庀職樸廷訏謨密勿侍朝便殿導旨禁嚴自熙寧以三館兼行逮紹興則兩制充選茲爲重任允屬清流爾才挺宗英學高儒望行己恭而事上敬知無不爲見善明而用心剛介然有守久摛綸於省闥復陪輔於籌帷國論賴以主張選舉資之裁決廼正宥府欽承之職載陞道山論譔之名方四郊多壘之時出納朕命凡五兵六師之事敉寧圖功惟乃之休則予以懌洪平齋集趙立夫除祕

閤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制　勅具官某天下之勢猶衛朕既遣東廷參出長外服必博選民庸入治內服然後無輕重之偏爾頃錄九列覲風近甸贊畿不擾而百嘉戢蓋吏師也季宣屬精政事樞機周密周書加詳密責加謹維爾老於議而精於憲式適其歸以撰著中秘參有廷之尊旨周密以濟中興其庶矣乎可　宗正少卿張嗣古除秘閣修撰樞密院副都承旨制　勅具官某朕長馭中原樞掾皆得以與聞廟算則導宣密命日與柱下史並直文物尚嚴近爾識照未然之機材擅有用之器莫記言于朝國勢膚情論建甚悉恨不果用也白首重來識益定材益老其以中秘論謨參承宥密制勝之略保大之謀凡可以贊吾樞紐者毋憚毋忽可寘侍

尊白堂集同知程松父九萬特除集英殿修撰制　朕惟明有國善善之風謹古訓親親之義得人而用均知移孝之固推本而言益見教忠之效玆有成命形于贊書某官父某蘊當今平治之才負邁往不群之器頡頏仕路先豪俊以著艱際遇清朝視功名猶唾手分符典州則最課輙上扶鉞分閫則威名遠聞聿觀賢嗣之飛騰力以親嫌而引避凡華勝踐暫韜斂於風雲萬里宏程自優游於歲月琳宮均逸錦里推尊眷家學之有傳簡朕心而大用是為有子方正位於樞廷豈不懷御爰陞華於秘殿重為

異數孰謂彝章念本朝曾不數人良深嘉歎在一門實云盛事宜有光華其亟欽承以永終譽　胡文恭公集宋祁可依前右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制　勅具官某國之大典莫尚於策書世有史官實顓於筆削思立言於不朽用垂法於將來亶爾耆英遹尸述作以爾學通今古文擅宗師職可貫於動微才足經於治本歸代言於掖省復定草於禁林盤誥之風炳於三代訓辭之體厚厥二京歷近輔以政成睠邇英之藉舊峙省勸講召復近嚴纂撰次之秩負冀選掄之任職絕踰焉碩參寄編摩制度文章用與一時之美才流職業史增二患之華有若世官實惟家學尚倚數經之善勿忘書法之良　孫抃可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制　勅史官尚矣歷代有之述春秋五例之餘頡邦國四方之掌必也書法使善惡昭於前其次立言用文采表於後惟是撰著之美則宜後碩之流具官某篤行直躬高文强學達禹吾治體之要有壺遂君子之風晨從西臺服在禁署規淮南報賜之草作伯翁封拜之書行於諸侯宣惟謨訓之孚置諸太史亦葉謀業之長加復同官之僚率取一時之望對執南董之簡運煥唐虞之文緝熙于猷往踐乃職　周琮李用晦可並司天中官正于淵舒易簡可並司天監丞王士隆可守少府監主簿充翰林待詔制

勅某言天之學古有三家學若渾儀脂合乾體朕緬懷往範悉夫舊傳因命究研月令制作適觀成績第用賞勞爾等通石田之經深梓慎之術能奉吾詔成鴉乃精克正規模弗忒晷度差進清臺之秩并豫禁林之職往服朝恩無替爾職　張紫微先生集陳補韓世忠奏為與金牌郎君迎敵自淮陽城下差委去湖陵十秋同共措置逐次獲捷欲乞除落過其元帶貼職詳察施行奉旨右朝請大夫參謀官依舊右文殿修撰制　勅濟威于寬國資闢外之良捘策于軍亦賴幙中之彥爾頃詒吏議召在刑書荐歷歲時既從昭雪逮北偏師之出具宣贊畫之勞宜還論譔之華以示寵優之渥尚殫夙夜益茂遠圖可　唐杜牧樊川集張幼彰授修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等制　勅翰林待詔昭武校尉前守左驍衛將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幼彰等幼彰修已鴻都奏伎巧於丹青用志不分與古爭品審以武進曉能知書屢以辭章上干丞相知實以謹良紹務師儒以詳練守職或藝或勞或遷或拔將軍佐寮皆為寵擢各守職秩無忘專慎可依前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直弘文館等制　勅將士郎前守京兆府藍田縣主簿楊知退等國家盪定齊魯餘三十年多用名儒鎮之以還古俗其諸賓吏皆為秀彥弘文館四部群書十八學士詳考理

亂鋪陳王道此乃貞觀之故事也若非名士固不與焉知退文行溫雅副幕府之求延望才學聲華膺丞相之選當戰伐之後切於供饋庠績自以清幹稱於有司予非能知咸徇其請各宜率勵無累所舉可依前件　宋夏文莊公集翰林院藝學殿中丞同正蔡齊古可依前殿中丞同正充翰林院待詔制　勅漢金馬有待詔之臣備清問侍從之職唐禁林有執藝之士陳太古雅正之聲朝廷因之並建其選以爾具官某早工絕技克暢治音宜書歲月之勞式獎均調之業。往階顯秩無忝隆恩可　王珪華陽集國子監直講胡瑗可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制　勅前代稱治之世含文章禮樂之作則何觀焉朕方游精太平思與儒賢以講劘道藝于禁中維爾少而學古白首不懈其行義純正言論淵博蓋嘗攬于近臣之章茲命爾通朝閣侍經幄其稽聖人之言切于當世治亂之監者日極陳之夫遠弄諛邪親禮端艾朕靡有意虖可　彭汝礪鄱陽集鄭穆楊王府翊善直集賢院盛僑揚王府侍講制　勅某等維朕叔父為時賢王令德孝恭好善不倦朕柬廠屬尤難其人以爾穆白首一節久而彌彰以爾僑秉心無邪。見於已試並祇厥服用介厥成可　葉均試秘書監直龍圖閣制　勅夫鳩聚圖籍用考古今養育人材以待任使俾長厥事其人為難具官某莊重而有

文淳壹而不撓爲改太府之命使登大蓬之榮勉偕厥僚以副朕意可洪文安公小隱集右承奉郎田公輔轉兩官除直秘閣賜紫章服制　汝父董上流之寄今二十年矣爲國長城朕欲見而未能也故延覲其子致朕意焉疊進文階寓榮中秘金章紫綬併華爾身式遄其歸無忘忠孝　左中奉大夫直敷文閣知臨安府張偶除直顯謨閣制　國家嚮賞之柄輕重祇功功之所在雖微必錄蓋以示勸也爾尹正天府以材諝聞都城亢工特爾董護從不愆素逆馬一新有司議勞實在最等西清邃直璧綴而升朕之所以寵爾者至矣其思勉懋以稱所蒙周益公大全集一省樞密院奏武鉅昨收復鄧州其知房州司馬倬首遣鄉兵二千人應副錢糧共濟國事閏二月十七日聖旨特除直秘閣制　勑具官某南陽版籍歸我職方莫府上功朕既以差而賞之矣惟汝塡臨淵郡協比鄰邦悉其賦輿助關境土寓直圖書之府宜獨爲汝勸哉表而出之所以使搢紳介胄問知吾文正公之有後也　直秘閣知盱眙軍龔鏊職事脩舉可除直徽猷閣制　勑具官某國家閒暇守邊城者雖微扞禦之勞然久於其官使斯民按堵撫字無曠是亦能矣升華內閣寵以重書毋替厥勤益觀來效可隨龍從義郎趙衍依孫墻例除閤門祇候制　勑具官某祖宗之世凡

隸名上閤者皆書之冊其重如此近世用人衆矣朕欲稍遴其選而爾錄攀附得之非幸耶尚思共恪廉平以稱恩渥毋使人謂朕爲私汝可劉後村續集承奉郎貫德潤除直秘閣制　古之王者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况於軍相予乎爾生而穎異雖未勝衣冠而趨拜朕前有成人之風擢之延閣示嘉奬奇童之意此日之拱把他日之聳壑昂霄者也益勤于學以對寵光可　知漳州洪天錫除直寶謨閣依舊任制　昔汲黯在廷以嚴見憚及出爲右內史則職事不廢守二郡則閉閤卧治而政清禮嚴助吾丘壽王數年不上計至勤璽書督責者異矣爾由前御史牧清漳其未至也皆有薄淮陽之疑其既至也躬細務而不流於清談舉大綱而不事於小察士曰吾得嚴師矣民曰吾得慈母矣朕以爲有黯之風奎閣寓直雖嘗借留用漢故事以爲郡國二千石之勸可　高著齋薇垣類藁朝請大夫知興化軍張友直秘閣依舊制　觀近臣以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持是以爲審官之鑑人爲虔武爾天資疏明官業詳整以介潔而臨財故有餘積以撫字而臨民故有留愛越我一二邦以修爲海濱大老丞稱而明揚之肆觀所主進直蓬丘仍泣民牖嗣膺顯陟可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朝請郎同管構成都府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龐寅孫可依前

官除直秘閣姜邊依舊制　勑具官某爾以材力之優任按茶事收息饒羨勞列可嘉芸閣寵名選授惟慎增華使指爲爾之榮往其欽承益圖勸實可林光朝艾軒集知廬州王希呂除直寶文閣再任制　具官某西顧淮壖莫尚總戎之重北連邊隙蓋取折衝之選延錫贊書是爲申命以爾受才明雋積慮正平百步生風獨養諫臣之氣一行繫日要從史氏之公眷雄閫而重臨表長才之已試並修耕築用儆事功肆加因任之華莫厚寵名之賁尚迪明訓益振良圖可洪适盤洲集知盱眙軍郭淑直閣制　制爵祿天下之砥石也有勞必賞能者斯勸爾材智聞敵遇事風生一障之衆弗憚險易視探虎穴如行坦途列職道山姓汝體國張紫微先生集宋萬年爲金賊侵化糾集軍馬竭力保捍敦減過官依舊給還仍差權知慶陽軍府兼主管經畧安撫司公事節制鄜延環慶路軍馬換給仍陞除直顯謨閣制　朕惟狡虜入寇自非智者獻謀勇者出力以逆折其鋒曷能有濟哉爾奮身儒學擢任邊隙糾合義旅爲國保民大帥上功三復嘉歎陞華延閣用勸忠勤尚懋爾圖以底成績　小使臣帶閤門祇候制　朕惟陝服河外淪陷積年忠義之徒未嘗忘漢累佽可爲之會皆立昭明之功覽獻狀之脊來顧疇庸之可後俾進秩於武列且庀職於九闈益屬

爾圖嗣膺襃陟　牛遵爲措置捍禦賊馬保守宿州備見宣力忠義可嘉特除閤門祇候兼殿前司選鋒軍將官依舊添差宿州兵馬鈐轄統制本州管內諸山寨鄉義民兵制　勑符離今最被邊寇適仇讎爲朝夕釋憾之地朕念其餘民不忘日夜爾能糾合義旅全父兄之親見忠勇之節可無寵奬以厲其餘俾庀職於九闈兼將屯於七萃益思奮發嗣有襃陞可翟忠惠先生集汝州防禦使知客省事錢愕除樞密都丞旨中亮大夫趙希古知客省事左武郎朱孝莊蔡書東上閤門制　朕惟成周侍御之臣粵虎賁小尹暨于攜僕罔不秉德祇畏丞弼厥辟夙夜無斁戲息朕用昭德塞違以厭庶尹逵御事用進迹于文武以爾具官某將事歷年罔有逸德朕嘉乃庸無斁乃事其陟前列往踐乃職曰愕爾承朕命曰希古爾典衞國曰孝莊其以爾莅上閤咸聽朕訖無棄爾成嗚呼戒哉弗慎厥初其艱有終汪藻浮溪集俞隨劉公彥知東上閤門事制　朕肇開四門延納多士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寮具官某秉德忠純受材閑敏地處攢班之邃秩升廉使之崇其服端閑統司謁者肅等威於表著之位傳臚句於陛廉之間嗣有寵襃無忘祇恪夏文莊公集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王懷忠可內殿崇班依舊閤門祇候制　勑某早列官常荐經事任歲時滋

久勞効可嘉特踰寵於近班仍兼棠於上閤勉思勤瘁以答甄明可釣

容直製撰應奉文字孫渥可將仕郎守衛州參軍依舊祗應制　勅某環衛之師寔有武樂汝早爲其屬造彼優韡頗積歲時未預官牒爰加散掾以賞厥勞吏務竭心庸資獻曲可　周益公大全集昭化軍節度使嗣濮王士輅女夫司公度除閤門祗候制　勅某人傳曰厚於仁者薄於義厚於義者薄於仁念我宗英老而無子閤因賜對爲壻求官本之人情寵以華職睦族固爲仁矣合宜獨非義乎厚薄之分朕所不取可　忠訓郎武學博士張德明除閤門祗候與副都監差遣制　勅具官某服采于朝以觀人之器識護兵于外以試人之事功凡用群才皆存深意爾脩身閱古多譽無疵右學累年諸生所信列之上閤許以外遷尚勉爾爲朕方有試可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右班殿直渠誼可依前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制　勅具官某朕念爾父被遇先朝服勤邊陲聲績兼茂宜推恩典寵錄其孤聯職閤門選授攸慎今以命爾維以勤忠往務欽承無替厥紹可　劉行簡暫溪集故嗣濮王仲湜壻承節郎孟思恭可閤門祗候充供職制　勅具官某上閤之職號稱華要選擇惟遴不以假人爾以王郎之親復膺是寵其思自飭以稱所蒙可　王東牟先生集裴良琮轉秉義郎除閤門祗候制

具官某朕以東朝之戚屬上閤之班聯庸示眷恩俾閑儀矩往當祗肅思副寵嘉　胡文恭公集孟永寧可新州新興縣主簿充翰林侍詔御書院祗候制　勅某恪奉嚴宸頗精楷法籍禁門而惟舊成寶刻而有勞特踰一命之崇且獎六書之善益專小學往服茂恩　錢彥遠可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制　勅具官某夫納忠之先莫若箴王闕興治之美無如任諫臣援推渥茂之恩用獎正方之士質之公論咸曰職修以爾風議閎才謀兼劭以富平之德器出太伯之世家紹休前人協比介第繇對大策著聞本朝數奏其言咸有補於世務參試以政復無害於吏文嘉其行能任以言責議論慷慨進公委蛇獻納既勤往陟宜及古史之任參記言動麗正之學領技典文舉用二職之華進增七諍之重爾其勿念後悔無廢前勞審思諸宜勤補不逮讜言切至朕罔咈焉　李先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制　勅具官某夫有言責者思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保氏之仕則主進諫右史之業則司書法均是二職皆拾遺補過之臣也自非忠正之士疇勝左右之選以爾莊修有素方介不撓比膺憲屬之選進處臺端之嚴糾肅朝聯切劘治體間陳得失頗見納用有嘉已試之効且疇久次之勞寵以記言委之諫職爾其往服休命數進苦言深圖爲替之勤勿爲拱

默之計周爰補察以竚來忠　王珪華陽集招箭班殿侍訾彥澤在班及十五年補承節郎仍舊存留在班祗應制　勅具官某方罷遣衛士而次第官使之爾以藝成令祗舊次宜益矜奮以須後恩可　沈氏三先生集度支員外郎直秘閣同脩起居注司馬光可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餘如故制

勅某朕奉祖宗之成業以臨天下夙興夜寐而欲寡其過未能也故博延亮直之臣使得裨補警戒其不逮庶幾有益敎察于群臣而得爾光惟爾光學有原本行有師法方而能通直而不撓可謂卓然特達者矣其正秩右史參職諫省往服乃位盡規毋隱務稱朕所以舉爾之意可　唐白居易長慶集辛丘度可工部員外郎李石可左補闕李仍叔可右補闕三人同制　勅朝散大夫右補闕內供奉飛騎尉辛丘度等朕詔丞相求方略忠讜之士置于左右而播等以石暨仍叔應詔言其爲人孚實謇直嘗以文行謀畫容於幕府之間臨事敢言當官能守可使來帶同升諸朝又言丘度介潔靜專不交勢利宜加推獎以勸其徒況久次者轉遷後來者登進皆適所用乎章可之可依前件　宋徐鉉騎省集侍御史王仲連可起居舍人監察米崇楷可右補闕制　勅朕嘗思古先哲王所以致理區中垂憲萬祀者蓋有史臣以記其過有諫官以擿其違或面諍于庭或舉書于冊故政令所及罔不化成而怠情之心先自入矣將振斯典必求其人某官王仲連愛藉才能亟參秩序正己而率下盡節而向公某官米崇楷早員特名尋升閤籍佩常以臨事慎獨以修身而並服豸冠或司綱憲或立朝多按劾之奏或典刑有欽恤之心叶我懋章宜升右掖勉修官業以副簡求直筆正言先有所諱可　周益公大全集入內內侍省寄資拱衛大夫遙郡丞宣使李寀與歸吏部特差幹辦內藏庫填見闕制　勅祗事宮闈既殫勤力易官銓部厥有故常具官某兢畏以自修溫純而寡過階視横班之峻職參留務之崇藉爾幹材司吾禁帑尚體儉勤之意毋忘出納之公可

劉敦義除武學博士填見闕樊仁遠除武學學諭填復置闕制　勅某人春學秋射以考遊倅之藝列於夏官周制也右學蓋其遺意歟爾敦義得師友之淵原爾仁遠慕功名而慷慨進錄科選寵以同升古者命將在公卿後世拔士於行伍用非所養議者病之爾其即藝業以求奇士使不待援筆而有自見者可　韓維南陽集河北轉運使太常少卿沈立可依前太常少卿充集賢修撰知滄州填見闕制　勅提兵要制邊劇者必有加職之授所以示寵而重威也式圖俊良奚吝褒渥具官某敏於聞見雅自約修內足群書多明於義理久更衆職並著於事功宜較將漕之籌進

司論撰之筆宣我條詔爲圖翰垣憲惟寬恵可以得民和惟嚴莊可以正師律毋易乃事則罔所愆可　禮賓副使知忻州靳宗臣可崇儀副使知麟州填李授移起闕制　勑某雲中據代地之要以扼虜衝兵符所寄常慎其選以爾雅抱武畧文宣忠力綏御民俗條教不煩訓齊軍戎紀律甚設故超授使領往臨所部毋詠利以生患毋媮安而納侮惟靜而勝時乃之功可唐杜牧樊川集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滔櫟湯縣封集賢校理等制　勑在春秋時晉爲諸侯國也尚立公族大夫教育諸卿之子富有賢哲不假搜聘召同列而會者三百餘年況今天覆盡得而爲畫無遺名卿賢相之家清風素範之族子孫森羅髦俊並作次第叙進豈嘆之才歷使判官將士郎守國子監大學博士蕭孜等或以秀異得譽文學決科或以行實立身遭逢知己皆後生可畏之士爲當時有才之人東觀著述殿閣典校參畫幕府開導獻納清秩美職二者兼之不由階級安至堂奧勉於脩慎以俟超升可依前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湯縣令王仲連贊善大夫等制　勑中散大夫前使持節利州諸軍事守利州刺史上柱國姚克柔等仲尼曰人道之大莫先爲政之功者其長人乎克柔嘗典一郡愈知爲理承鼎增寅等開敏有材幹能堪事河池名郡畿內小侯仕於清時皆爲良遇大凡爲理之要先事孤務警諸草木無倦栽培仲連莅蔣官遇歲月滋久東朝贊導亦曰升遷各慎厥官無忝榮命可依前件宋王珪華陽集　秘書郎馮京可直集賢院著作郎沈遘可集賢校理制　勑某等國家開冊書之府周審寵廷天下豪英之士以典校讐其中所以廣儒術而養國器也以爾京志識高邁文粹於時以爾遘業復純茂才裕諸用朕頃延較多士爾等藻詞逸贍咸在異等之選今試制呂還命給札于禁林而奏篇益麗茲並擢亞太常與游書殿其日思勉楙以稱予奬育之意可蘇魏公集　祠部郎中充集賢校理丁諷可金部郎中依前集賢校理散官如故制　勑尚書郎皆謂之清望而左曹尤貴令雖限年序擢自非臺閣之選不得預遷焉以爾具官某地冑高華器質和厚榮踐世職稔服省闥會課應條進曹有典自列諱終之禮且援换秩之科易以司金皆聰左戶往膺寵異之渥益懋公忠之爲可王安石臨川集　同尚書門下平章事韓琦奏親姪孫浩守秘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曾公亮親男孝純將作監主簿姪孫諶試秘校樞密使張昇奏親孫男戒守秘校參知政事歐陽修奏男辯大常寺太祝參知政事趙槩奏孫男元緒太常寺太祝樞密副使吳奎奏長男璟守太常寺太祝次男瓌試秘校制

勑某朕受純嘏於神靈而布之在位其官顯者得任其子弟以及孫曾爾生大臣之家是爲賢者之類往保祿秩可無慎哉可胡文恭公集　樞密使王親姪孫廷年給事中參知政事劉親孫男子雅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孫男燾並可守秘校制　勑某男某國家誕辰故事推恩通列法得任於門子禮特優於政獮以爾年妙志美體安節和本諸恵訓之深稔於宵雅之肄宜有官簿周賓京司祇我恩章勉于學力　李元方可國子博士范家郝大同可並守殿中丞呂惟和崔象明可殿中丞黃延慶可右贊善大夫制　勑某等藉通王官名任宰士於規隨而尤曉亦幹固之兼資允屬三宮之文追復九房之祀推行制度省闥繁文亦緊敏用之明不爽允庚之素勤屢試泛等宜優入典經庠進丞循省速儲坊之條爲皆朝序之聯華往服襃遷益思恭慎　龔鼎臣可秘書丞張瑤王鎡可並大理評事陳知常可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國家因充典之舊采周官之法率用一闕參比百工著爲成規況存大勸爾等早階文藝之選或資冑緒之華服在縣章恪居利局書伐來上舉最當遷擢丞秘丘進陟儲寀胥及列卿之屬對司理法之平往荷茂恩益圖敏政　陳藻可秘書丞梁谷可左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某等夏口帶江民俗喜訟天水被塞風謡尚武涖其屬邑尤資健令適有威治爰賦茂恩以爾或進自丞簿或仕以承學並華史局之選咸佩縣同之章齋伐自陳按書當陟丞清聯於本省躋榮序於東朝並無寵數益勵端操　周大象可秘書丞任利有可殿中丞陳之損可贊善大夫制　勑國家制法以檢官成計年而考吏治勞能者進否者知勸具官某等或策名以文或籍資而仕並承風訓之益咸閑節行之修居邑者簡恵而不苛領局者強敏而能力以勞自白在法宜遷進丞秘丘入隸循省速升僚於東禁並著籍於外朝往其欽承務乃脩綜宋元憲公集　著作佐郎監洪州酒稅鄭修可秘書丞監澧州稅務丁可度可太子左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鄭修等籍法京司勤宣吏局或權財官釀或收羊門征並循齋伐之規來滿計年之格宜疇善狀擢寘外朝書首即遷儲坊序拜姑仍績課尚謹終更可　大理寺丞監南劍州商稅張鑑可殿中丞簽書西京留守判官廳公事王瑜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張鑑等或席蔭效官或緣儒補吏鄉縣卿屬參委事經都幕借壽郡征書貨率搜考法來諗歲成殿監有條官坊著籍宜予賞典並服朝聯可　太子中舍劉德之可殿中丞大理寺丞溫嗣良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勑具官劉德之等咸以吏勤恪于官次或縣章歷試多列最之或訟牘見

詎近蒙澄雪並越歲成之目宜偕朝漢之恩庸省分職儲坊有籍各祗榮序尚朕攸箴可夏文莊公集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蜀州晉原縣事張錫可太子右贊善大夫餘依舊制　敕某等明經中選敎學登科竭節効官在公凝績攸司大校賞典並行是用進秩上臺升華中御或飛榮於鶴禁或佐局於蘭臺各勵乃誠以荅朝獎可　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蜀州永康縣兼兵馬監押任文素可太子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　敕某等國家考課績光善最所以辨百工之能求四方之政者也以爾等早中朝選恪居官次勤宣幹力偕來彙章歲月貿移職用備舉攸司大校信賞並行引籍外臺振纓中御洎春坊之書訪皆仕路之美遷吏務夙宵無忝恩獎可唐白居易長慶集李肇可中散大夫鄆州刺史王鎰朗州刺史溫造可朝散大夫三人同制　敕朝請大夫使持節澧州諸軍事澧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肇等乃者李景儉使酒獲戾而肇等與之會合飲失於檢慎宜有所懲由是左遷分為郡守今首坐者既復班列緣累者亦當徵還但以長吏數易其弊頗甚況聞三郡皆有政能人方便安不宜遷換故吾以乘章階級並命而就加之蓋漢制進爵秩降璽書慰勞良二千石之旨也爾當是命得不勉哉宋劉攽彭城集朝議大夫充集賢院校理諸王府翊善王洙可中散大夫直秘閣差遣依舊制　敕具官某大夫以上皆高爵也至于中散品秩益崇祿稟益厚吾所以待材庸之士其能自致此者鮮焉以汝數學多聞內行兢兢歷詞館久次王府有以自守事常裕如考課當遷俾從明陟昔子雲叔夜偕在此官貼延閣通直之選仍藩邸置醴之舊祗服休寵益思恪展可鄭獬鄖溪集左司郎中知制誥張瓌可左諫議大夫依前職制　漢之諫大夫常選通才蹇正之士故其忠言鯁論以開悟世主之聰明後世鮮及焉今以汝明於古學高簡而有廉隅久次掖垣脩其詔令數處駮議抗而不撓於歲當遷乃進以為諫大夫代王者之訓言兼爭臣之美秩朕於帷幄之臣可謂德懋於賞矣可夏文莊公集起復雲麾將軍解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郭崇仁可落起復授金紫光祿大夫餘依舊制　敕某彝鼎傳勳詩書稟訓早列通侯之貴遽銜陟屺之哀爰及外除宜加茂寵俾進階於三品仍視秩於六官益隆團結之榮更勵夙宵之節可翟忠惠先生集徽猷閣待制知興仁府錢邦可通議大夫舉行新法有勞制　善為國者因民所欲而利導之使神人百物皆得其極朕為資帑以權重輕民既裕矣亦惟爾吏推原德意克底成績具官某能以豈弟不忽鰥寡承法令數迪有衆夫爾既推朕之良法能顯信于下而

朕可無必行之賞以取信於爾乎宋元憲公集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尚書都官員外郎晁宗簡可尚書司封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鳳翔府崔嶧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太子中舍監兗州酒務王整大理寺丞知南雄州陳鑄並可殿中丞大理寺丞知福州長溪縣鄭戡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晁宗簡等並稱吉士參服具僚或使較糾循近承朝委或州符倅守交輯政經或御屬佩縣章或宮官掌酤利雜馬會課咸克應條郎省分曹殿廬贊府逮于儲寀莫匪朝榮即寵爾勞用信吾賞可　尚書比部員外郎知房州徐弁可尚書駕部員外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楚州沈周可尚書都官員外郎國子博士陳宗纘可尚書虞部員外郎殿中丞監台州商稅趙德亮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知[illegible]州滴河縣張利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徐弁等夫序官之方責實為効功賞所值寄於平衡茲乃一通邇而均勸沮也爾等並緣仕牒參服王畿或郡縣布條或閩臺引籍或戴藩有最或征旅載勤咸以歲成列在恩格星闈郎選米廩胄師逮于儲坊亦寵朝紱差次而授各竭乃衷可　大理寺丞知威州趙祐可殿中丞知雲安軍李敏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趙祐等各服吏資參補卿屬鼎分邇徼之守過嗣前勞之庸計最上聞恩典無廢陪官賔省引籍寰坊有著于朝且寵其任尚緒終課思稱序遷可　殿中丞監在京豐濟稷米倉李宗傑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尚正德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李宗傑等或經主服官或蔭格延賞智効兹久歲成屢更而參掌倉儲之煩外司酒利之筦通貿前課抑惟舊章國胄清階寰坊華籍宜從並命且寵稍遷可　大理寺丞知河南府登封縣李虞卿可太子右贊善大夫監河陽清酒務聶德一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李虞卿等並飭吏資旅參卿屬或邑折斂政或官釀左司齎伐于朝覲勞滿歲訖無殿狀胥協寵階宜對成於儲坊且通榮於閨籍益虔官守尚對恩褒可　太子中舍劉世寧可殿中丞大理寺丞劉文正可太子中舍制　敕具官劉世寧等醇謹服官綱紗累課或序華儲禁或列寀刑卿率職殊聯稽勞比牒宜錄歲成之效予遷朝著之榮可夏文莊公集大理寺丞李象之可太子中舍等詞制　敕某等經術該通吏能幹敏振纓理寺陟狀甚明結綬賓庭薦章交上或陞華於鶴禁或佐職於棘卿各示甄明勉思自効可　大理寺丞充三門發運判官錢智周可太子中舍餘依舊制　敕某等國家以功詔祿以能與食申明善最之格旌辨勤勞之臣所以勸天下以至公也爾等各負吏能屢分朝命竭心從政案已在公美課有聞賞典斯在宜進銅扉之職或忝棘

路之榮吏務聿脩以永終譽可　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姜矜等可大子中舍餘依舊制　勑某早踐官榮克彰幹力及有考最引對軒墀宜用陟明以旌勤效或青閣振藻遑踐於朝闈或執路陛華共評於李法勉膺獎更勵夙宵可　沈氏三先生集著作佐郎仕捕可秘書丞大理寺丞劉長年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有百里之地斯可以為政矣耕桑有時也勿奪馬貢賦有藝也勿擾馬衆之所利者導之衆之所害者去之先之則信。勞之則悅繼之以無倦如是而已今爾等所居皆大縣也亦嘗念於此乎。有司考績蓋用常法升位于朝我恩則享爾其服我之訓夙夜以思無作官等無延民蓋無廢我丕顯之命可　大理寺丞馬希元𢯱絳耿仲穫時選陳安世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天下治安郡縣衆職鉅細煩簡皆有常法吾士大夫當其任者能遵之而勿失循之而弗捜使官無廢事民無病政吏無姦聞以至于朝者皆良吏也以爾等並有伐閱在於有司自秩廷尉於茲二歲豈可不遷以勸之哉其升東宮之屬通籍于朝亦足以顯矣其益自懋以進不已可　胡文恭公集呂湜可殿中丞楊極高良倚並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或進繇經明或仕以蔭入郡從習致並用法選擢丞京司典治刑獄外顯出納之客對宣宰字之條局以幹聞改用

勤著。參稽成課進楙陟思優以中省之職豫於儲禁之家始陪朝拱尚服官箴。　王希顏可殿中丞盛行甫大理寺丞王詢並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或憑藉蔭格或究研律學參承京局外握縣條服在廉平能無玷缺最凡所上鈞校弗疑進陞肩尚之華擢豫儲僚之選並班朝著仍寄邑同勉思聿脩有以自效　曾朝宗可庫部員外郎徐峻可太常博士董壽范存並可殿中丞。呂公垂可右贊善大夫李需趙昌王軋祐並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書代以期視成於閭考合功令差進秩次使在位者得以勸仰。而有力者無所怨遺爾等或擢自秀科或奮從力學亦階舊德之食參賦治民之經安靜無華廉平有迹類上三年之計進稽六叙之文據法當遷在賞宜信司甲侍事抱蕞相儀尚丞典名物之煩儲案通表著之藉並為朝選之美就服詔除之榮務推精誠勉思政術　牛拱辰可國子博士吳椽。周諧陳舍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並達於從政恪在首公馴致法丞參服省署或以絃歌之最著廠縣同或以征算之餽慈於局次有司獻狀主計為言年屬有成臺格應賞經庠峻於儀品儲案籍於班聯並為茂恩益樹勤績　蕭煦可太常博士焦盛王博張九可並國子博士馬直方王延慶明稷歐陽炳張仲宣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

等或修辭干祿或治經服官亦藉舊門之資早承食德之美擢升門序列寘京司參服吏勞協宣公力條陳滿課鈞校陟書豐有積勤訖無通事稍遷禮閣叙進經庠乃暨奉儲之僚並豫班朝之籍咸思砥節用慰遷恩　朱湜李隨並可虞部員外郎劉襲禮可太常博士黃淳朱處約並可殿中丞張赴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詳試則吏職修叙進則官治勸考課之法若天下之砥石所以聳行義而激節廉也爾等或治經素明而食惟舊德或進以文雅而拔諸畯良參服王官分條民政歷三期而成最用群吏之計治鈞覆中典差次命秩進山虞以承務陪野最而相儀肩省入丞儲禁升屬且申吾賞彌勸爾勞　張述任伯傳並可殿中丞蘇咸相里周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或早中臨軒之選或嘗藉舊門之資以補吏員進丞京屬吏試力局則宰盛之利甚饒分宰縣同則鳴絃之政居最參稽來伐協應陟書對遷肩省之華並寵儲僚之秩益思自效無廢聿修　謝順素可職方員外郎趙慎微可比部員外郎王得賢可虞部員外郎張揖仁可太常博士冀尚王日宣可並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夫吏績成於外賞格著於中因閥閱之成勞逮置郵而傳命就用遷秩以明丕賞爾等資承吏幹之敏參服王官之采肅將朝委領刺州疆或宣賦縣條或典

幹事局有寬平愛利之迹無煩苛淺底之譏列上計文優中遷法臺賦之劇則有主方貢司勿計惟山澤之大緊虞衡之掌至於舉常儀範承華僚選咸用流品之入差次名秩之除陞陟在茲欽祇無忽　張興可屯田員外郎文保卿沈遵並可殿中丞李昭慶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朕稽勞類能博考衆職限年增秩以勸庶工爾等用辭學之優或世資之舊進服王官之序屢試文吏之煩闕遲符書參布條教居官之迹可紀課吏之法當遷第用厥勞差進以秩璧田司肩東省承華並通文石之班往服治朝之寵益思自效無忘稍遷　李從善可殿中丞趙沐可太子中舍制　勑具官某等承藉世資參服官使比吏郡邑之任咸聞節素之修官下政成臺中課集參稽弗謬擢叙是宜用丞肩省之聯兼備儲坊之案益思慎獲無忝襃恩　韓維南陽集殿中丞魏宏可國子博士大理寺丞陳太初可太子中舍制　勑某等三年之考非有顯勞而後陟也爾等並以幹力列于事守滿歲會課。於法當遷。益勤所為以圖其稱可　夏文莊公集翰林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李維可中書舍人餘依舊制　勑國家五纘布慶六載于茲處位陟明。久從於鈞校近臣凝績。特舉於徽章以爾具官某瑞世明姿慶門華緒。立言以道無外獎之勤。虛己待人有不疲之鑒而自陞華禁

省刑職中臺。夙夜浚明，得大夫之體；訓詞深厚，合王者之言。而星火屢改於新陽，車服靡登於舊數。是用簡自朕意，俾圖爾勞。宜正秩於綸閣，用增榮於密侍。膺茲異選，更勵乃誠。可。周益公大全集武翼郎皇甫倜與轉三官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勑：具官某，淮漢以北，燕薊以南，民吾故民，土吾故土。淪陷雖久，其父老子弟豈無戴宋而思自奮者乎。今爾崛起東蔡之間，力當一面，以少擊衆，屢收雋功，朕甚嘉之。進階三等，參華上閤，未足以旌汝也。修爾車馬，礪爾鋒刃，朕將命將徂征，而與偕行焉。可。　武經郎鄂昇元係敦武郎閤門祗候緣轉武翼郎依例除落閤職可特與除閤門宣贊舍人制。　勑：具官某，介于諸使，即解上閤之職者，例也；拔自衆人，進掌贊導之儀者，恩也。例不可越，公道存焉；若夫恩以馭幸，則人主執其柄矣。往思謹畏，用稱所蒙。可。劉後村續集武功大夫淮西副總管御前武勝左統制李貴爲鄂城功賞除帶行閤門宣贊舍人制。　鄂城之圍，爾當東隅，且戰且守，不解甲者百餘日，血衣猶在，吝賞可予。既陞總戎，兼領閤職，以旌勞績，以倡勇敢。可。　武功大夫淮東總管孫亞柳世隆淮西總管金之才兩淮制司帳前都統制孫應武武略大夫淮西副總管吳思忠武義大夫淮西副總管朱世英爲漣水戍役功賞並除帶行閤門宣贊舍人制。

漣水之役，吾將士暴露戰甚苦，三年然後克之。閒臣以爾六人者功狀來上，吾尤重閤職，命爾兼領，益殫忠力，以報國恩。可。張紫微先生集正使帶團練刺史閤門宣贊舍人制。　士夫所重者節義，國家所恃者人心。懷節義以立功名，其何不濟；因人心而圖恢復，亦將庶幾。覽觀獻狀之來，殊契予衷之素。其敷贊命，以勸勞勤。爾等拔從行伍之中，深明逆順之理。秉心忠壯，立義不侵，遂篤良圖，以有殊績。其貴秩於諸使，仍進領於兵圍，祗服官榮，嗣有褒陟。翟忠惠先生集尚書右司員外郎馮熙載除起居郎陳邦光起居舍人制。　朕惟堯言布於天下，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夫唐堯文武之世尚矣，豈非當世史氏得其所託然歟。朕躬御治朝，日慎萬機，凡君臣相與吁俞議論，與夫國之大政事、典禮，咸書之簡策，委于爾近侍之臣。表言而不文則不足行遠，事而不實則不足傳信。爾等富於問學，其爲朕書法不隱，以詔天下後世，豈非汝國之良史乎。周麟之海陵集唐文若除起居郎王剛中除起居舍人制。　左右史雖以記言動爲職，而論思獻納，實視從臣，地近扶清，每加遴選。故本朝用士多取於蘭臺之英，苟非其人，不輕授受。以爾文若學贍而詞蔚，似其先人；以爾剛中行峻而才清，書與前列。或於石渠有博覽之譽，或於蓬觀有佐謨之勤。肆茲同陞，載筆入侍，惟

守官以據正，惟臨陛以盡恭。朕於此除，覬汝遠器。可。陳止齋集起居舍人兼侍講劉光祖除起居郎司農少卿鄭馹除起居舍人制。　勑：具官某，左右史朕所嘉賴，以謹言動。爰自嗣服，咸閱其人，皆舊學也。爾光祖、馹頃在諫察，蔚爲國士；而光祖繇霜臺，馹繇騎省，各以論事不避權近，俄而去國。朕甚懷之，蓋嘗歎息，安得三益以自近也。今茲歸止，實慰我心。其以光祖序進左坳，馹權居右陛，豈徒以是爲私乎。其繼自今，直筆在前，則出入不欽，覩令不臧，將懼思焉。爾其懋哉，勿替初意。可。劉後村續集吳堅除起居郎徐復除起居舍人制。　朕考累朝之記注，嘉先正之忠賢。襄援臺端綱條，水沴良貴叱對班之久；臣銓攻和議之非。雖異時各極騰上之榮，然萬世猶壯直前之舉。乃登雅望，以繼高風。爾堅珪璧其身，端介不容於巷貿；爾復玉雪之操，清貧無改於神臞。亦既于于而來，未審汲汲於進。居然爲曲臺道山之重，進之侍玉階香案之傍。戲言出於思，當謹翦桐之際；大事書之策，可無執簡之人。矧躬有賴於論思，元子亦煩於輔導。噫，祈招詩未遠，良史不知之乎。起居注不書，天下亦記之矣。祗若予訓，益修爾官。可。胡文恭公集徐宗況可兵部員外郎陳旭吳奎可起居舍人制。　勑：某等，朕永思孝道，儀刑前王，即路寢之秘嚴，修合宮之齋享。率義而尊配，典明德

以薦馨香。神靈居歆，天人合況。因以孝朝慶之典，時則孚諫當之臣。以爾宗況行義清脩，志力強正；以爾旭風識經遠，學術研幽；以爾奎方潔無滲，勁正不撓。並以瓌望，而充本朝。或審冠惠文，論事有切劘之益；或入對制策，納忠無回隱之私。置之諫垣，稱我閣職，復能奮錄直道，數進苦言。遭齋祓之陪祠，率嚴恭而服禮。熙成奕祉，畢施澤勞。入妙一臺，進聯二史。往承茲渥，益思而忠。劉行簡苕溪集程克俊起居郎王鉌起居舍人制。　勑：具官某，朕設左右柱史之職，簪筆殿坳，言動必書，實用自警，非但率循故事而已。選任之重，異於庶工。惟克俊鉌博物能言，絕出倫類；鉌由識擢，克俊次遷，敏自朕心，式昭寵遇。勉之無斁，將觀爾能。可。虞儔尊白堂集王容起居郎章良能起居舍人制。　朕惟左右史之並建，所以記人君之言動，垂之萬世，以爲信書，其責顧不重歟。爾容萬言之策，嘗冠倫魁，粤自典州，晉登郎省；爾良能華國之文，見推士類，紬書東觀，兼直北扉。即其識拔之優，膺在選掄之數。爾其務存直筆，君舉必書，庶幾朕每臨期，有以自警。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曾一奇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齡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六　二寘

制　除官制九

宋高著齋薇垣類藁　直秘閣湖南運判項寅孫特授直寶謨閣權發遣澧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制　重湖以南爲重鎮久矣南以五嶺爲限北以洞庭爲封前志大其地馬爲連有帥何擇非人爾脩能懿識充以過庭之聞弟昆咸以材明稱固嘗命爾使于江漢使于岷蜀使于湖湘賦輿漕將官脩其職茲從舊部改畀中權進直寶儀兼華藩紱毋謂長沙地褊不稱爾長　中奉大夫華文閣待制知澧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楊恢特授知靜江府充廣南西路經略安撫使制　久勞于外有嘉漢侍從之臣不已于行復畀唐經略之任載煩漢號書得坤朋具官某識洞韜光材超衆有習禮樂詩書之素明甲兵錢穀之方粵去周行積膺重寄何畏于楚氛之惡何憂乎蜀道之難方從新府以上功又聽重湖之謀帥素風寒當備數處而疾痛不止一方是使轍環當勞槖從其任殿邦於桂荒其仍佚對於松陛近侍綏懷遠防窺閫迪雄南服雖資臨長於列藩日下西清豈不

興思於半夜亟祇顯命往奏膚公　中奉大夫華文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恢特授知澧州充荆湖南路安撫使制　嶺嶠雄峙居其南洞庭合流限其北重湖之右非重鎮乎不擇材而畀之中權周攸濟具官某以儒術發身以通材敏事每欲爲時展究以自見乎用以事任劄屬不已于行比顧則分楚憂西望則授蜀寄使于江介方賴輯寧行使止居秭如也蠢彼韃豪由蜀窺荆湖以南遂當嚴爲守備膚命爾以藩符兼華帥錢毋謂長沙地褊不稱爾長扞我于難以永終譽　吳泳鶴林集趙彥吶授權兵部侍郎依舊四川安撫制置使制　朕荷天西顧全畀予有家謀帥坤維莫如我同姓比覽籌邊之奏式嘉破虜之勳弗蹐禁涂昌重制府具官某望嚴而氣裕志大而識沈早從兵間蔚有義聞變門討賊其勇足以奪三軍之心岷郡扞城其謀足以制千里之難中更蜀道之擾慨想宗臣之忠毅拔之於積毀孤危之餘而任之於敗軍訌潰之際二矛置傳每與用晚之嗟畀鉞出征終畀爲真之命提虎旅於仙原之北蕩羯胡於花峽之西燕及肇城亦歸王土肆盼春日之詔俾亞夏卿之聯毋狃於既勝而驕士心毋恃其不來而弛邊備更思長策以勵後圖　徐樸埜集必顧授煥章閣學士知福州福建路安撫制　勑統閫臣而授鉞允資八座之賢峻

嫣閼以錫名。增重十連之寄。起家有命。咨衆無譁。具官趙必頴。宗國騰英。相門濟美。夙識於前言往行。所至有惠政。休聲臺閣。典章之司。胥其練習。廟朝訏謨之地。賴以彌綸。徧歷乎法從論思之班。周知乎戶版生齒之數。不以薄書期會爲末務。惟以邦國周度爲素備。嘗盡瘁以忘疲。不見是而無悶。維時圖任。頒命承流。三山矛森之俱高。八郡綱維之兼總。必務保障而黔黎樂業。必流清淨而滄海無波。憲德足以稱隆名。其益懋圖書之秘政。有以慰遐嶠。當如在畿甸之間。惟爾之能。欽哉毋忽。可。鄭起潛立庵外制

和州防禦使淮西安撫副使兼知廬州呂文德特授福州觀察使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總統兩淮出戰軍馬捍禦邊面制。　護風寒之衛。非宿望隆名不足以奪敵人之氣。合雲屯之衆。非高爵厚祿不足以壯將軍之威。惟予傑臣。膺此褒律。具官某。神鋒勁捷。膽略沉雄。勇蓋三軍。久矣賊匈奴之志。身更百戰。殺然有良將之風。驅馳疆場之間。趨赴功名之會。命即就道。事不辭難。其正位於廉車。用提師於突騎。必可畏若合泥之虎。必相應如常山之蛇。禦侮折衝。雖千萬人吾往矣。論功行賞。豈萬戶侯足道哉。益肩乃心。毋替朕命。高若齋敵坦翀纂

左武大夫達州刺史右衛大將軍差權廬州駐劄御前淮西安撫司强勇諸軍副都統制聶斌因韃賊攻圍廬州。實率將士分任地分。極力戰禦。特轉三官。比轉特授忠州團練使依前職事制。　商誥之實。亦惟功懋。周誓之書。猶厚功多。苟成月三捷之勛。何靳日九遷之寵。用頒鳳綍。式畀虎臣。具官某。蹈義忠純。賦姿傑特。徒御憚憚而不已。戎容暨暨而有威。歷年于茲。多積用戎。頃擢陞於邊紋。且超進於横階。志日益堅。功日益驗。乃者轢羯肆其猖獗。淮淝被其憑陵。賁餘勇以率先。一鼓作氣。與衆士而同力。九卻干城。用進戎圖。式昭膚獎。勉圖奇効。以稱異恩。文苑英華

授張濬特進守右僕射依前充諸道租庸使制。　勑。古者建官。取諸垂象。故左右執法。附于文昌。以總六卿。以提庶政。用人知本。邦國繫焉。（一作興邦國焉）進賢既協於衢公。致理詎宜於虛位。具官張濬。剛而能斷。寬則有容。保和而實孕元精。索隱而若陳洪範。他山攻玉。鮮類尚瑳。九牧貢金。自成周鼎。光皇帝爰立作相。朕小子圖任舊人。每覩夾輔之材。且致勤行之道。必將率衆由己。化兵爲農。載胡越以同舟。渾車書於外戶。志所未就。我實盡知。經營向在於四方。親愛未遺於百姓。雖聚財之任。不欲冗煩大臣。而復國所資。安可有稽征賦。存居端右。兼陟崇階。得名器之所歸。在典章而斯重。永期弘濟。更集前功。可依前件。尹洙撰

徐鉉江顯授常州刺史充親從第三指揮都指揮使制。　勑具官某。古者

天子。必有親軍。令之親事。親從是也。爾洸勇忠實。夙夜有勞。比及三年。實應遷務。仍都使號。兼綰州符。勉竭勛勤。以報榮遇。可。

袁晟授湖州刺史充殿前指揮使左班都虞候依舊押行門祗應制。　勑具官某。朕有熊羆之士。事先後王以虞度。朕俟爲職。其選嚴矣。爾糾糾武夫之勇。番番良士之忠。比及三年。厥有成績。肆升華於州刺。仍祗事於行門。思懋厥脩。少寬予恤。可。

李大聲授武節郎遊擊軍統制制。　勑具官某。結髮從軍。累能辦賊。戍濠備塞。以驚勇聞。今又進秩而陞於制府矣。沿江千里。使闖如羆虎當道。朕何憂。可。

康守正授容州觀察使特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臨安府駐劄不釐務制。　勑朕脩文德以來遠人。棄細故而階大道。凡列藩衛。並爲王臣。具官某。生長殊鄰。拔援貴冑。載我淮濆。豈無嬰城拒守之私。歸于齊疆。終有慕義來賓之意。昔涖撫於蜀國。今召趨於闕庭。涵濡華風。寖遵皇化。既擢升於廉使。仍典總於戎旃。朕方弘孝廟之規摹。爾宜効蕭己之恭順。往祗明命。嗣有寵休。可。

李實授同州團練使慶元府兵馬總管制。　勑漢虎賁宿衛。積久必遷。唐神策正官。依資改授。今之三歲轉員。尚其制也。具官某。以拳勇選。以忠實著。既掌先後王之旅。又兼左右廂之屯。比及三年。厥有勞効。正兵屯之任。陞總府之華。蘇益優恩。爾尚迪果毅。以對休寵。可。

劉廷美授秉義郎閤州刺史充京西路兵鈐制。　勑具官某。襄州上流重鎮。適者叛賊竊兇。墮我金城。雖擁兵之將。貔虎熊羆之士。弗能扞。爾呂樊城土豪。乃能獎率義旅。驅賊徒而殲之。昔人稱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百人。子之謂矣。捷書夜聞。朕用嘉嘆。陞華遂刺。俾總兵鈐。尚有功見知之意。可。

張天綱授武翼郎添差隆興府兵馬鈐轄制。　勑某。春秋書潞子之爵。漢史紀陽侯之封。既日來庭。詎無錫寵。爾仕於僞國。陽絕中華。天討所臨。窮而歸我。朕以天地爲心。靡不含覆。如守正者挈屬內附。尚冠帶而臣妾之。則汝天綱何惜武爵戎鈐。不以畀汝。可。

顏順仲授直秘閣兩浙運副制。　勑具官某。二浙素號劇部。凡領轉輸者率爲戶京之儲。紹興舊典也。爾闊奥而智敏。擅而能。假守桐廬。蔚有善狀。嘗未滿歲。俾丞大農。畀之畿甸之漕。亦可謂越彝比矣。仲尼有言。敏則有功。公則說。毋恃其敏而首拳乎公。朕深有望焉。可。洪文安公小隱集

大尉武泰軍節度使劉錡授威武軍節度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制。　門下。執干戈而衛社稷。文書方面之勳。具齋戒而設壇場。宜付扞城之寄。頓予耆將。爲國元功。茲趣覲以鼎來。適成師之選建。亟消剛旦。誕揚明綸。太尉武泰軍節度使知荊南軍府事充荊湖北路安撫使荊南駐

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劉錡世濟英規天資義槩沉鷙有守跨山西六郡之良文武自將涸濟北一編之要頃疇宿望起鎮上流草木皆知其威藜藿為之不采吳漢隱若敵國忠烈晃然李勣賢於長城名聲藉甚眷京口金湯之固接石頭形勢之雄外控大江內護行闕諱三軍之元帥無易老成賜一札之細書遂膺號召載稽輿誦即畀中權更節制於督藩衍賦腴於多邑以昧在廷之聽以增推轂之光於戲得猛士以守四方朕既寬於憂顧屬大事而當一面爾益體於倚毗往恢壯猶以荅休命可特授威武軍節度使依前太尉改差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封如故

劉銳封渠蘇劉義特轉十官得旨將六官作三官於右武大夫上轉行親衛大夫三官作一官轉行遙郡防禦使餘一官給據可特授親衛大夫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賞必眡功宜首及軒昂赴敵之士時方多事焉可無奔走禦侮之臣廼進祟階以獎殊績具官某古山西之氏族今江表之英雄傳一編書與孫吳之意合擧萬人敵笑荆卿之術踈下襄樊之精甲如建瓴援漢郢之危城於累卵雖稟大臣之妙筭亦資羣帥之協心往亟廉車秩超橫列執干戈以衛而既宣勞聽

鼙鼓而思朕方注意益恢宏略庶荅隆知可　親衛大夫和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知安慶府池州都統制蘇劉義為昨在重慶全城郤敵特授五官制　曩騰戎捷坐收全取勝之功今獎戰多殊愧不踰時之義雖稟元臣之方略亦資羣帥之忠勤具官某頃提師于往援井絡全城全壁數州脫鬼薄之危氈帳隕星萬里載帝羓而去相既歸衮爾亦擁麾及茲踐信賞之言示不忘前勞之意憲武爵重横行之秩舊典可稽廉車視法從之班中權增重可[illegible]寶謨閣直學士朝請郎賜紫金魚袋李大同特授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馬步軍都總管制　英雄豪傑之才固有消磨於一得一失之際剛彊堅忍之士乃或成就於幾獻幾刖之餘若其閱理而歷年多則當遇事而衆理解用疇耆耇式畀中權具官某術業孔脩材姿夙異秀發儒林之藻備更世道之難良玉自珍詎信終遷於鼠璞方輪不斷冀能强飾以紆青自達於朝不懈于位慶風雲之際會備朝夕之論思影影去國之身輕豐疊嚴邦之望重用分符於長樂仍兼櫚於全閩爾其循清淨為政之規達於從政爾其體平易近民之道律我有民往哉惟欽行所無事　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何元壽特授守太府卿仍舊淮西總領制　江淮號財賦之淵自離秋難征役不休經

用不足以奉戰士非通材習知本末源流何可使治其賦爾機猷膚敏識略浚明備知戎情深識時務庀賦六路以贍濟摶移餉右淮士得宿飽觀器知巧深所嘆嘉肆疇爾庸居卿司府仍申巽命典領賦輿往服顯休以永終譽　朝請大夫權發遣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公事兼提舉本路常平等事兼提舉弓手寨兵黃自明特授直秘閣權湖南轉運判官制　蜀氛不靜武陵澧浦當為先事之防湖以南接畛則灌輸之職又非昔比不遴其選得者爾以材猷端勁器業老成閱歷歲深仕不擇地故備知軍戎情識當世務頃方使而陳臬廣右兼庀庾司僃脩其職風烈藹然易漕湖湘陞華延閣通道之餉汎舟之役無敢不供往欽厥官嗣有明陟　朝奉大夫新差知贛州提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甲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陳賁特授權湖北轉運判官專一提督措置營屯田事專一措置提督脩城提領措置樁管軍糧制　分路揚鑣以漕引庀司則同湖右越居上游其占位曰督營屯曰供城築曰督樁糧事比諸道為劇不遴其選得者爾以文彥早居異等嘗行天下半歸服王官素位而行莫能枉吾直也翱翔外服馳驅原華凡欲使而歷試雖時材難不宜數擾輒從大江以西易使于湖以北我任我筆往盡乃心　太府寺丞

四川宣參李文子特授直寶章閣成都運判制　予嘗以爾父游于蜀宣閫之間用命爾以佐師治法征謀於爾乎咨蜀難未瘳餉事滋急漕將之任爾益請知昔者薦使蜀右具有顯庸晉直寶儲使于益部往紓疚痳以圖康阜（碧梧玩芳集）　集英殿脩撰江東運副兼淮西總領陸景思特授權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制　朕嘉與儒臣精求國計周官以小司徒掌教唯人民土地之稽本朝以四總領供軍有錢穀甲兵之問孰膺隆委允屬通材具官某學該體用之源家擅文章之籙風緐駿望早上通塗四葉代言允茲潤色十連為帥式倚藩宣察其器能政理之長不在言語文字之末雖精筆妙墨揚雄寂其善鳴然畫笏筭邊劉晏本於道御既勤轉漕併總賦輿惟六官服采而版部寂勞四鄙宿兵而大農益耗量入為出計臣所以阜邦財自西徂東王人均於領餉事其升從槖仍駕使軺諒無乏興庶幾宿飽意振甘泉之烽既高獻納之通聯濟京口之航宜賛誓清之述略可（平齋集）　李江轉四官授武功大夫依舊淮東路兵馬鈐轄制　勑具官某于台之役大小三十七戰而城降士用命也莫府上功謂爾勇鷙而敢戰宜受醲賞峻躋武級總戎海陵報國赤心更觀來效可（梅埜集）　黃自然授直秘閣廣西運判制　勑桂海距天遠邈一道部使者之寄甚

重匪輕。簡拔循良之望。陟隆名以寵其行。蓋知遣使臣以禮樂。言遠有光華者如此。爾自然器姿宏拓。志節婞脩。治郡既以殊最聞。徵舶提綱。非所以庬卿者。易節而南。晉之壑職。非但欲卿廣漕運而已。凡吏治之能否。士風之媺惡。民生之休戚。皆惟觀采風謠而施政與教焉。績用茲成。不次圖任。欽哉。其無斁。可。唐白居易天長慶集。姚元康等授官充推官掌書記制。勑。朝散郎行祕書省祕書郎姚元康。儒林郎試太常寺恊律郎鄭懿等蓋部浮陽。皆大征鎮也。文昌全略。皆賢將相也。而能以禮聘士。以職任才。多聞得人。咸樂為用。況爾等壽謀文藻。各負所長。苟能贊察廉。掌奏記。孜孜不怠。翩翩有聲。慰薦發升。其則不遠。元康可試左武衛倉曹參軍。充劒南西川觀察推官。散官如故。懿可試左金吾衛兵曹參軍。充橫海軍節度掌書記。散官如故。宋王黃州小畜集。授王扶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掌書記制。　勑。將仕郎守大名府清平縣主簿王扶。古人云。知人實難。而必知不易也。爾以文學策名。以廉平佐邑。而忠武軍節度使潘美。謂爾有折衝樽俎之略。縱橫書檄之才。爰上奏章。命爲記室。且拜廷評之秩。俾增戎幕之榮。彼知人而不疑。爾必知而何報。勉思婉畫。勿忝初筵。文苑英華授賞回鳳翔節度副使崔瀣觀察判官韓渥節度掌書記等制。　勑具官崔瀣等。漢詔子弟理郡國。必擇諸儒有材行者以左右之。故韓安國王尊之徒。皆能守法相導。炯然可觀。而顯位高名。終亦自得。令朕以汧岐輿壤而輔京師。推擇統理。皆從其請。憲以南越之雄。當類東閩綖之招延。爾等豈直陟金階一作臺躡珠履而已。勉贊羣書。無惑盃觴。報恩一作國酬知。於是乎在。可依前件。洪适盤洲集。湯思退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授觀文殿大學士。提領江州太平興國宮。依前特岐國公制。門下。冢宰佐王治國。意實注於安危。大臣以道事君。時具瞻於進退。睠惟雅望。久翊繁機。既繟上印之誠。宜厚東鈞之禮。誕揚坦制。寵告庠工。具官某。魁宇清明。材猷超詣。攜堯舜之道。阿衡尊美於有商。品淵騫之篤。揚雄度越於諸子。軒然俊域。籍甚要津。烜赫北門。從綍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帷幄之良籌。結慧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衮。尊予棐紹。復俾贊襄。精熈載之忠規。整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耳忘私。應變守文。常以令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甚堅。選舉如皐陶。任益尊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已洎於千鍾。遂其嘗藥之懷。失我和羹之助。茲推渥典。用貴歸途。鼎秘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青氊之舊。喜慍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遊。無忘遐心。斯能

終譽高著。齊[illegible]宰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知紹興軍府事充兩浙東路安撫使趙善湘。依前資政殿大學士。特授金紫光祿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制。　敕。截蛟之勇。屢觀應變之經綸。繕解牛之刀。深得保身之明哲。肆徇祝羞之請。載隆增秩之恩。爰錫明綸。式昭異獎。具官某。樸獻敏邁識。略閑深。堂堂雄俊之寶臣。振振信厚之公子。材周於用。功多于時。技曰之冠成。擒靡清淮。滿持戟之士失伍。日靖海邦。爲公姓祭酒而有儀。望帝鄉近親而不閑。屢祈閑退。莫克挽留。用疏寵於文階。仍儲神於道館。意大議自朝廷。而就閑尚惟同姓之咨。忠臣在畎畝而不忘。諒有嘉謀之告。其祗顯命。以荷美名。集英殿脩撰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游九功。特授寶謨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制。　朝臣無有者。父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此鮑宣所歎。朕三復斯言而有感焉。具官某。樸猷碩膚。論議純實。雅有經綸素志。周游中外。望實具著。既茂民庸。復附穫寀。屬時疾疢。予欲得此者成人以憂國之心。通古今之略。共圖康濟。顧乃嘉遯以潔身抗志。為懷高直。西清。養閑真館。不欲奪爾志也。其圖永譽。毋有遐心。　權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說書牛大年。特授集英殿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制。　詩曰。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傳者以為誓不過君之朝。而先儒非之。曰。此自陳不得過君之朝也。參以孟軻三宿出晝之義。當以後說為信。爾材閑老成。居以廉謹。自將歷官中外。盡而不污。執德固而制行和。由使蜀來歸。留寘郎位。而不我屑。起諸家食。顧將引以自近。遽省宗星。嬌嫺經幄。冀擢乃后予彝憲。甫登禁甬。蜀爲浩然而歸。諒其嘉遯於馬逍遙。加昇祠庭。仍陞論譔。其深味詩人忠厚之言。無有遐心。洪平齋集。陳埴。授中奉大夫直敷文閣宮觀制。　勑具官某。朕覲攬八柄。進退百辟。以成調燮之化。苟爵於先甲。當其材則申命之。爾准乎無愆。凝乎有度。踈乎聲稱江右。鏞斧之行。雖未竟乃功。亦既勞止。增秩進職。於更化之前。今不與易也。其祠均佚。善刀而藏。時方急材。尚觀新硎之發。可。馬碧梧玩芳集。翰林學士知制誥兼給事中兼脩史牟子才特授端明殿學士與宮觀制。朕惟哲宗元祐之初。嘉范鎮老成之望。陟延康之秘殿。錫以恩華。賦崇樞之真祠。遂其安逸。用頒漢制。併奬蜀珍。具官某人有典刑。學深源委。須從劍棧來瑞朝廷。忠言嘉謨。偉論豈殊於軾轍。精筆妙墨。英詞未遜於淵雲。被遇先皇。久登法從。比纘鴻疇之始。實傾黃髮之詢。肆疇學士之真。執若禁林之老。以疾求諗。拜疏不休。勞侍從而厭承明。共彈懈切。專精神而輔醫藥。宜聽優游。超昇涣綸。式稽故典。入關而住。多病已遂留侯之高風

在亂而忠不忘毋替吏生之直節可異沐鶴林集侯忠信授左武大夫休舊宮觀制 勑朕聞先王以立武為善經中國以除戎為大事儻能稱職何愛賞官其官某洸鶩而有謀於忠而能勇東塵海道馳驅戎馬之間嗚伏閣門服習禮文之內雖在祠庭之均佚每思武庫之前勞叱緣控陳茲用褒擢因之以戎圍之任華之以左武之階往其欽承服此嘉命可 王安行可特授州防禦使依舊宮觀制 勑橫班序爵固存定法之常解帶還官或出特恩之異具官某韜藏武略曉暢戎情築定遠之城以身而護塞調安豐之卒不踰月而擒胡右鞬之賞未酬左武之階猶舊爰念勤勞之久肆升捍禦之班仍佚祠庭式對寵渥可 蔡興授州團練使提舉宮觀制 勑祈父之詩曰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夫不轉于憂恤而轉于安佚者是固六軍之士所深望也具官某洸毅而勇淑均而良神策諸軍既共武衛溪渠大郡亦帶戎團令旅力既愆矣式正使名畀休禁務尚體閑勞之意可 希說授州防禦使依前皇叔提舉佑神觀制 勑具官某端肅嗣秀王於屬為近而爾於王為子於朕則父黨也王不幸即世遺奏一官閱十年而後陳請朕甚憫焉落環衛之階正軍防之任爾宜敬謹勿墜家聲可 與褰換授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勑具官某麟

趾之詩作而周家盛鴻寶之書成而漢祚隆宗英得人磐石增壯爾天潢之秀禹穴之英令于容臺丞于棘寺既閑禮法矣國家換授有典故以廬陵遙刺命之俾奉會朝仍畀祠廩體予睦族之意懋乃維城之庸可 希丞換授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高州刺史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勑具官某周封三叔而伯不獲是分唯不尚年蓋昭德也爾佑厚世濟溫文性成於宗屬為親於榮邸為近於朕則父黨也而克自抑畏不期侈驕既多淑聲宜有異數於是以爾內領諸衛外牧方州佚以真祠免其朝請朕之展親至矣敬服王命益懋乃庸可 希丞授蘄州防禦使仍提舉佑神觀制 勑朕紹帝統緒思皇本支凡隸親賢率躋尊顯具官某出高明之冑履忱恂之德於屬則近於文恭為兄於朕則父黨也曩分遙刺既廩祠官今秩軍防仍免朝請朕之所以待汝者亦厚矣汝其思祿位之難稱念燕安之易懷庶於宗盟可永終譽可 與芮換授楊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制 勑朕惟周隆母弟之親入為卿士唐蔚諸王之愛遠處京師懿我熙朝兼此異數況申之以換文之典而優之以錫觐之恩非曰爾私寔惟予莫具官某出神明之冑躬儒素之風端介不撓于中甚德而度紛華無奪于外大盈若沖朕嘗追惟榮邸之生因篤親支之友故自大

宗而陞繕監錄少理而擢西廟凡所屢遷亦云殊寵然仁人之於弟當循法度之公而君子之於親不以姑息之愛用易廉車之節仍兼真館之祠若曰孟侯毋慢家人之訓其惟吉士永陪京室之朝可 與芮授武康軍承宣使依舊提舉佑神觀制 勑朕監觀烈祖厚撫宗盟謂濮王之屬嘗序遷璉矣英宗之識以皇弟之恩不可殺懿哉神考之謨豈予親支繼此緣與具官某氣韶而質美行介而知良有芳斯猷不偕于貴出則幹于侯方惟汝英入則儀于朝序惟汝嘉遂超廉使之華徑典留臺之重仍祠真館日奉使朝朕其弟封既已篤廣親之愛命作冊畢尚其需疏爵之榮毋逸有邦毋懈于位可 謝來伯換授蘄州防禦使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勑東漢后族不過九卿國朝戚里不除侍從雖服文雅必換武資蓋公法也具官某履行孝謹稟資溫純出王謝之故家為鄧陰之尊屬而不有貴冑蔚然儒風進女誡以奉坤儀繹聖謨而裨乙覽肆予嘉歎示以優恩擢從戎監之班對授兵防之任非特私於名器亦膺寵于才良益茂光猷以佚甄擢可 謝來伯授州觀察使仍舊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勑朕惟先王建國親諸侯何分異姓伯舅加勞賜一級當有殊恩矧伊近戚之尊豈愛懋官之寵具官某器懷競爽儒雅好脩雖冑出相門而不以

相門自高雖姻連掖庭而不以掖庭致貴每說學於搢紳之圍曾爭名於俊造之場固曰汝能當為朕屈昔野王以德顯尚難陪與於列卿而與侯以經名不過徙封於東國爰覽攜章之上既知故典之詳仍啟男邦進升廉察毋曰爾身之在外尚思忠德之復君往承之休以輔予治可高者齋薇垣類藁朝奉郎直祕閣主管佑神觀喬通孫特授直華文閣主管佑神觀制 不懈于位有耆壽俊能世其家有賢子孫彰德旌賢孰先斯者爾材姿醇亮術業修明聽祖訓所述聞薰陶成性留東閣以觀士淑文得師畏名逃以不居恬榮利而弗顧昔者震有傳家之賜導有踵德之珣人以是期爾世家朕因之嘗欲玉汝肆陞嫣閣仍領京祠往敬爾官式光厥紹朝請郎羅愚特授直祕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制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父能勵相我國家肆用登爾于朝屬更化悉為民選佚爾以見大夫在行嘗從臨遣詔以清勤典聽朕言咸能稱塞屢更麾節率以最聞式遄其歸乃辭以疾肇陞延閣仍畀真祠其服顯休圖濟世美 馬碧梧玩芳集謝堂特授華文閣待制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制 十連為帥方預謀顧問之英三命益共竟莫遁循牆之請嫣閣特陞於佚對珍臺仍領於內祠謙柄有光浚歟示寵具官某風猷明浚材術疏通生重侯累將之門豈軒

見之爲貴得經生學士之趣有詩書以自娛察其理人御衆之長付以閫府作牧之事閫閾之寄甚重豈輕選掄東山之志不俞疊形沖遜吾汗爲反汝志良嘉得非高牙大纛之榮不易綵服班衣之樂松陪峻陟抑瞻屢帝之華藥館自怡獨挹淨丘之秩併歸朝請庸表寵嘉噫共理而無愁恨之民朕方課漢循吏之績遴職而有懋勳之跡爾乃希晉賢成之風益勉令猷副朕殊渥可斯庵任希夷集共玖特授太尉前提舉萬壽觀制　朕祇荷皇圖之重仰懷祖后之慈崇四姓之小侯聿稽漢制主五兵之大柄式隆秦官念厥秩之久虛惟其人而後畀肆揚詔冊誕告臣工具官某知易而端良誠恍而通敏人咸稱其長者己尤篤於小心進列朝廷抑抑威儀之度退安里第溫溫孝友之風富貴無驕傍之思言行絕悔尤之累顯被累朝之遇夙分大纛之光比者宗祀之熙成既以戶封而申命載惟憲聖之盛烈保佑實深有加申伯之良彌旌賞宜厚賜非常之渥升于掌武之階蕩節㺉戈仍領維藩之寄珍臺琳館更從均佚之游併衍真腴增陪多邑於戲右賢左戚固應異數之並隆思滿好謙尚乃平時之素履其服寵光之茂寀宣譽處之休繄爾老成奚煩訓誥王珪華陽集文彥博授依前檢校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德軍節度使判太原府制　門下眷大河之東領太原之道而折畔羌之侮左制撞胡之衝每析寄於閫付必圖良於邦翰適疇廊廟之舊往殿股肱之臣命告剛辰訾予羣聽具官某氣嚴而中裕道粹而外馳達古今治亂之原洞文武弛張之略自振藻於昌會亟揚聲於邇塗參凝九德之忱進顏大僚之服居則斡天元化靡萬類之弗熙出則直國寬條罔幽情之不達兩踐中階之冠比均留鑰之司勤勞邦事之圖往弄歲除之隔按常山而徙節即揆路以陞聯雖懷几席之思終賴撫邊之寄矧叔虞之舊壤有全晉之遺風道俯松阡應待衙旌之駐朝期竹馬式先縣弩之驅茲茂常恩亦華素志於戲槐庭贊道既高儒者之榮玉帳論兵又極元戎之貴惟忠蓋可以圖永非威惠不足服人矧爾老成詎煩深訓可劉後村集右武大夫徐安民作知峽州半年間運米三十六萬石上藥特授左武大夫依前帶行御器械知江陵府制　漕粟於邊從古通患況舟之役泝江尤難既能體國以服勤焉可踰時而吝賞具官某爲將則頗牧牧民則龔黃頃守夷陵有勞餉道三峽倒流之險跬步莫前萬艘連檣而來銜尾不絕馬騰士飽師克凱還雖旌麾移於渚宮然功狀上於幕府憲進之广廣峻品秩於橫行畀以中權託藩宣於連率可馬碧梧玩芳集洪的特授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制

雙溪疊嶂之清古多賢守一札十行之寵今用詞人賜予太常伯之尊列在東諸侯之上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出處之光具官某行有宮庭文諧律呂家學克承於堂構父教之忠詞垣繼掌於絲綸世濟其美踐歷既久聲實具孚每嘉謇棻之論思有味夏甌之啓沃屢勇辭於豹尾俄深游於弋鴻諒其進退之宜副以蕃宣之寄憲聽尚書覆奏遂嚴徐近侍之班懷太守章往綺眺白詩人之賦歌襦孔邇召履斯還可　宣奉大夫楊棟特授資政殿學士知建寧府制　執政吾股肱嘗共一堂之寅協郡守民師帥尚資九牧之阜成陟秘殿之穹班拊儒書之舊國具官某鈞深致遠實大聲宏君才多識前言茂明古學儒者在朝美政廣昔宸猷自秉事樞晉陪機務本精神之相得亦禮貌之未衰有政其與聞之吾方倚重責言不可償也人或求全升之隆名付以鉅鎮蓋曲全於進退仍允賴於蕃宣憲考亭義理之源上泝關洛建安文物之郡遠比泗洙平時既熟於講明今日遂施於教化卿優爲矣朕有望焉可吳泳鶴林集張可大授顯大夫添差淮南西路馬步軍副總管依舊知壽春府制　勅具官某壽陽前控陳潁後蔽光豐寔今南北重鎮爾忠忱果毅爲諸將所推往來其障於諸叛連衢之衝乃能脩葺城堡調壹歸附獨隱若一敵國焉亦可嘉矣何惜一階不以旌汝益壯爾猷嗣有後用可　李虎授左武大夫依舊達州刺史知淮安州制　勅趙范對陣之語孰如徐庶之思念其親溫嶠絕裾之風豈若馮勳之貴顯其母不圖薄俗復見斯人具官某胄出山西聲馳漢北陷槍而刺尤忠頸清淮海之塵尺箠而鞭摩光盡拔高郵之職功雖高於李愬義弗背於張飛娘言誕草之懷用有從弟之請載披柔牘特晉崇階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既膺妙簡令刺史居牧伯之位仍懋顯庸多而戰功尤我休命可高耆齋徵垣類槀朝請大夫直秘閣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樓治特授知嘉興府節制澉浦金山水軍制　親承音旨切於諷道言式瞻儀刑優於習禮度此以薰炙言也朕於論世以是得人爲多爾父以駿假輔我先后時爲世儒宗學者仰之爾得諸庭授博所見聞用能出入中外咸有績譽再奉計最以歸方從卿職以光厥紹上武尼之恬如也嘉乘輔藩匪賢不畀往宅乃牧式表衆賢　承議郎充成都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邪仲璉特授權發遣紹熙府制　三榮望郡也千里宅生之寄在守臣寧得不遴其選爾以代閥故家歷官所至醒釀醇厚之風陶如也崇陵來郎厥寄匪輕分錫藩符往其卧治懋敬哉毋謂天遠　司封員外郎邢凱特授直秘閣與州郡差遣制　予惟耆壽俊在厥服乃足以重本朝

肆用錄爾民賡舍于主爵潛華郎省未展厥猷顧爾少有四方志恬守一官復惟錦緗自持力詭一麾思以治理效自見用嘉雅尚進直蓬丘往服思煒益國報稱　朝請大夫守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呂午特授權知泉州軍州事制　清源爲郡風土淳而民物阜與我共理其惟良二千石乎爾業履端郡材猷浚明嘗挈外庸來游王所知而不貢茹柔吐剛也則寘諸松篘以逖官邪以疏政粃以詰軍慝咸能敏事稱職宗籍史筵方將賴汝顧欲詭一麾以行其志肆庸作命宅是南邦往即康功庶有返命韓維南陽集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傅求可特授依前給事中充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制　勑唐臣有言曰輦轂之政務先彈壓蓋大衆之所居方國之是則浩穰難治威愛是兼爰咨尹正之明以首風化之地以爾具官某質厚有守和易不流邊閫外條屢觀能於煩使棨塗營職久進寵於邇聯向進拔於特才嘗撫治於京剸權衡不撓抱鼓沈聲爰加顯擢之私式佇肅清之效召自荊湊委之神畿錄握斗之華資陟河龍之祕序無替前兹庸稱茂恩可劉後村集阮思聰援蜀之功賞未酬勞鄂渚水陸戰禦獲捷非一特轉十官授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知黃州制予奔走禦侮賴其張撣於閫威賞輕重眂功將以激昂於士氣廼超武

爵以獎戰多具官某沈鷙善謀梟雄健鬬磔石貫矢餘勇犇衆膽落而失驚執殳爲王前驅白刃身輕而可蹈推鋒而已峽枕奠遏旂而漢江鏡清佩專城之左符亞廉車之一等威稜遠慴有漢家飛將之名位望浸崇加卿于冠軍之號其祇新渥益勉壯圖可馬碧梧玩芳集太中大夫常挺授寶章閣學士知漳州制　勑朕參稽師言如持衡尺愛惜臣子如護珪璋苟能守道守官允藉爲綱爲紀雖責言不可償也然有過人皆見之斷自上恩優之外服假侍從清華之職爲近臣進退之光具官某夙推高科浸登華貫自論思獻納峻升文石之班蘇潤色討論遂陟黃扉之秩既優居於二省爰寵畀於一麾王道無黨無偏本乎至正君子或出或處初亦何常憲南漳名藩西清妙選及瓜而代尚覯千里之歌懦與環則還何待三年之奉計增而諒節體我眷懷可胡文恭公集賜梁適特授依前行尚書禮部侍郎知鄭州仍改賜功臣制　門下繞機政之煩均屏翰之遠左右脩輔蓋陟恪之久勞內外肆勤在眷眂之一體爰正庭號用告朝倫具官梁適局致夷通性業閑熟入我穀英之選參予素從之華召自複門侍于通閣琢贊書於明命備進讀於丘墳嘉話納於論思敏用彰於孫濟鼎圖制閫之效推戴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聞於政道遄數奏於

扆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苟愿比作變異重仍嘖有煩言違於予聽曾叔聲之甚建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崇始卒之恩參錄舊勲尚仍前秩以春官亞旅之重涖黃圖右壤之雄臨長鄭人班錄漢詔於戲台宰之職任國之綱維寰輔之邦陪京之襟帶往服茲命尚體至恩唐白居易長慶集知渭橋院官蘇潤授員外郎依前職前進士王績授校書郎江西巡官制　勑某官蘇潤嘗以幹良分領劇務受任稱職主者上聞績既有成賞安可闕前進士王績亦以藝學籍名太常蓍其令聞及此慰薦一以課進一以才升咸加班榮同以褒獎臺官校職爾各欽承可依前件　衛佐崔蕃授攝頓監牧使判官校書郎李景讓校東畿防禦巡官制　勑其官崔蕃等咸因文行自致班序或佐衛蘭錡或典校蓬山各從所知將展其用夫司牧坰野備禦都畿所以班馬政而遏寇虞也茲皆重務爾勉贊之可依前件　授柳傑等四人官充鄜渭節度推巡制　勑試太子司議郎柳傑等古者公府得自選吏屬今仍古制亦命領征鎮者必先禮聘而後升聞鄜渭帥承元輸忠仗順炳焉有大節於國奉上注下實藉參佐以左右之而傑等或綠飾詞華或貯蓄才行擒摩思誠以待已知宜展籌謀用光慰薦傑可某官充鄜渭節度推官　楊子

留後戣麃授金州刺史兼侍御史河陰令韋同憲授南鄭令韋弁授絳州長史三人同制　勑某官戣麃等令之郡守古侯伯也令之邑令古子男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郡邑之間承上率下者州長史也凡此之官與吾共理使吾人安而無怨者其在吏良而政平乎金春之郡也秦告專達得行異政以麃清平信惠臨事能守小大之職率著名績故仍憲簡俾往牧之南鄭梁之邑也上有賢帥無憂掣肘以同憲河陰有政可以移用故換銅印俾往宰之而絳爲名藩弁實良士命之貳亦叶其宜宜各悉心脩舉三職可依前件　裴度韓弘等各賜一子官并授姪女婿等制　勑其官某等謁廟郊天改元肆眚是爲大慶與衆共之矧股肱心膂之臣與吾同體廷賞任子其可廢乎爾等或以文華或以吏職有所脩立累於義方自當褒升況霈慶澤俾擧展親之典用叶推恩之道猶子愛婿各命以官爾其敬承無忝朝奬可依前件　崔植一子官廻授姪某制　勑丞相植典職樞務亦既逾歲而能明我目達我聰左右我躬以底于道況屬郊祀禱贊大儀寵錫之間植宜加等而念其猶子乞用推恩既叶舊章允膺新命其姪某可某官　蕭俛一子廻授三從弟仲制　勑吏部尚書蕭俛頃在台庭時逢郊禮大行慶澤先及輔臣當延賞於亂

嗣顧推恩於友愛厥有典例因而從之咨爾弟仲可恭成命可河中府參軍 李懋李顧辟平王滑馬總孔戢崔郾李翺李文悅咸賜爵一級并迴授男同制 勑封爵之設在乎賞勸有以褒德有以序勳聳善興功實由茲道而某官李懋等或望崇台鼎或委重旌旄爰及藩條共分憂寄有勞於事無怠于心宜疏爵以啓封許推恩而及嗣祇受厥命永孚于休可依前件 入迴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御監賓客諮議衛佐同制 勑某官夏侯仕戡等前命鄭憮之入迴紇也爾等參護使車用祇王命悉心盡力有恪恭踐滯之勤焉宜以省寺軍衛之班宮坊府邸之列舉爲賓典分以寵之俾等旌勞於是乎在可依前件 西川大將賀若夲等一十二人授御史中丞殿中監察及諸州司馬制 勑丞相鎮蜀志在憂邊俾靜蕃蠻實資將校故加寵任以責成功某官某等若干人類例勳勞進登班秩憲官名重郡佐祿優參以命之足爲榮獎爾宜恭承主帥愼守封疆戮力一心無落戎事可依前件 烏行初授衛佐制 勑烏行初重胤之子早稟義方詩禮弓裘式聞不墜賞延之典本勸忠勳環衛之官兼資愼擇非唯父任亦以才升可左衛胄參軍 翰林待詔李景亮授左司禦率府長史依前待詔制 勑某官李景亮夫執藝事上者必揆日

時計勞績而後進爵秩以旌服勤況待詔宮闈飾躬晨夜比於他職宜有加恩宮坊衛官以示優獎可依前件（文苑英華） 授虞岫常州別駕羅溫遠州長史制 勑虞岫等凡別駕長史務簡俸優故在京百司諸侯留邸祈以勸勤事之吏郎既奉職之勞今以命爾等即循例也可依前件 授侯蘊贊善大夫李仁誨■州長史蘇汾坊州長史制 勑某官某等或以忠勤彰於侯正或以奏獻著彼勞能況侯蘊李仁誨親奉禁營始陪輦路不有遷命將何勸人可 授鄜州判官王堅檢校兵部尚書王彥瓌翟州長史程佩恩州司馬制 勑迺者雕陰仍歲征討厥土既塉（薄土也秦昔切）其人用勞誠節是圖貢輸無怠而堅等能奉連帥來爲使臣不有超昇孰旌優異五兵重秩式燿賓階與夫進典午丞郡之榮者皆拔茅連茹之謂也可依前件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等制 勑具官某等青社霅溪之守臣各脩職貢俾爾來朝實冒險艱所宜酬獎有以兼廷評之命而許留於官有以移掌庾之秩而與夫椽臨海者皆遂爾晝錦之榮也可依前件 授張蟇端陵丞李項虹縣主簿裴昇新井縣尉等制 勑張蟇等或園陵攝官屬籍吉士宗正以其事跡貢表薦揚裴昇等各以去任在官勞績深自論列情有可依丞簿陵邑各從資序可依前件 授宋

郁廣都尉王去惑臨安縣尉主簿顏熉鳳翔文學等制 勑太宗文皇帝論學書骨力逾政化根源朕既違微言則思觀真跡又欲廣書籍之府以正是非存忠烈之家以勵風俗三者皆吾夢想也而宋郁等進獻論列有以副焉丞簿文學用酬其意可依前件韓維南陽集 守溫州瑞金縣尉文勛可特授虔州稽雲縣令制 勑某盜發不得有常罰獲者願可以不賞歟縣令朕之所重也爾以勞處其知自勉可唐元稹長慶集 劉惠通授謁者監制 勑宣議郎內侍省宮闈局令賜緋魚袋劉惠通頓吾愛之俾在左右將我家命達于四方去盡行人之詞還致諸臣之後言必忠信事無尤違使朕不出戶而知三軍之意者爾有力焉深念其勤將以爲報階秩兼進用示恩榮各依前件 諸使收淄青敘錄將士等授官爵勳制 某等能執干戈討定逋孽功懋懋賞厥惟舊哉分命庶官秩建五等次用于十有二勳式示等威蓋以勞之小大爲上下也杜牧樊川集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丞簿制 勑某臣等感恩知義奉贄不闕居大海之外爲有禮之賓爾國是也自列國卿至于署丞皆吾文吏之選次第授爾亦所以表他國不同禮也將我恩寵耀爾殊隣愼勿怠違永作藩屏並可依前件仍並放還蕃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壽院

等制 勑權知鹽鐵廬壽院事朝請郎侍御史內供奉韋宗立等近者妖復河湟訓定羌虜江湖之閒人安而不擾供饋之費財有餘而力不屈實由管榷之名臣今者尚書休以爾宗立等上言咸曰清白處己勤謹奉公予安能知無不可者暨頊與潛皆稱名士自有丞相爲爾已知守職佐藩無忝新命可依前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勑具官某等夫折衝果毅皆吾武位以延勇士國朝以此進立戰功至將軍者衆矣自府兵一廢名存實亡今之來者豈其人哉近以邊陲隙開寇戎患結豈無萬人之敵奮於下位之中但使披文空增樹粺並可依前件李衛公集 授鄭裔綽渭南縣尉直弘文館制 勑宣議郎前行京兆府參軍驍騎尉滎陽縣開國子鄭裔綽昔漢武帝云有社稷臣汲黯近之矣緬懷先正實邁前良況兩代持衡皆有貞節守正去位遺風凜然爾生於德門早服儒訓黃金不遺惟守於一經白環比德方榮於四代嘉其勵行不隕令名俾從丹地之游佇繼緇衣之美可京兆府渭南縣尉直弘文館散官勳如故宋蔡端明集 李士隆授濟州任城尉與萬戶請受制 勑具官某尉能除盜時乃脩官格有敍勞茲用推賞易居近邑增畀奉祿勉圖敎職之勤益荷懋功之美 李絢男柜特授太常寺太祝男柾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官某男某等

朕念乃父早中科選以文華深厚而居詞命之職以材智敏明而付浩穰之治方膺外補奄爾淪逝錄其副子以伸予懷武遷與禮臺武嚴名匠寺並爲優寵勉自進脩宋景文公集吃咩族軍主吃埋將校銀酒監武制　勅吃咩克奮忠勇翕破亡叛赤心保塞見効可嘉俾煥寵靈還主也部可

曾鞏元豐類藁知制誥校中司制　典掌明命總持憲綱非博學有文採毅忠篤曷可以兼斯任哉某志行清美材質敏達更踐內外試用惟允論思禁掖肅政朝端蔽自朕知拔於不次惟明於體要可以光於訓辭惟公於是非可以施於判暫尚懋欽守方觀爾能韓駒陵陽集周僅等校官制　勅具官某職文之貴遠自禹時念汝服勞賜之爵秩可李壁雁湖集沈高黃杞閑辰之陳孟堅制　禮盛泰時思洽綿區爾等善積于身齡衍十袠貴老之誼特命以官華髮青衫往教閭里　朱邦光制　紫壇竣事澤逮高年爾身見六朝齡衍十袠因其子請特命以官推我至恩俾民知孝

劉後村集承議郎諸軍計院充江州分司掄閱文字成公業爲拘確茶課及數特授太府寺主簿依舊任制　事非才不集而有才者或過用其才朕甚患之爾宰邑監郡有治辦聲使之治賦未嘗施繆巧事操切而歲計之有餘庶乎善用其才者簿正外府以徃爾能毋廢前功對越新渥可

李壇敘順本朝請贖父過既歸漣海之境土復獻山東之版圖義槩忠忱古今鮮儷節鎮王爵恩寵宜優可特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其故父全特與追復官爵改正日曆令所屬討論施行　門下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華而外夷載加蓋世之家肯決歸朝之策凜義槩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彝誕播絲綸肆盼印節李壇闗河閒氣淮海俊人市駿骨而捐金招徠遺軼聞雞聲而起舞牾寐功名感卒有爲戎之言抱曾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之跡膚致勲臣之跛乏朕述舊事諫丹赤之初心爾效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既舉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王會圖無撻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晋爲圖馬援知帝王有真而來於漢專意英雄所見今古略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禁峻二府督師之拜珍草地之逋虜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徑䟽於王爵永肩忠蓋式對寵褒可　口宣　有勅卿擇主之誼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勵英豪以獎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許應龍東澗集何李朋將一官回授與父何璞制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此人子之至願也爾子李羽擢第奉常通籍宰邑欲以慶恩一秩增封其父特從所請俾遂榮親之志允爲異渥尚克欽承馬碧梧玩芳集新除秘閣脩撰洪天錫特授侍御史制　朕以眇躬丕膺大統元祐嗣服用劉摯居臺端隆興初年擢十朋長御史爰考兩朝之成憲特招先帝之直臣具官某學問淵深風采凝峻秋霜始擊嘗勵志於鷹鸇歲寒後凋不改柯於松栢迪惟烈考嘉獎端良外咨禮樂之光華內典圖書之清重翔而後集盍歸乎來肆朕纂承首加號召惟初政之得失闗言路之重輕今無大夫中丞合峻躋於橫楣古有法家拂士宜密侍於細氈君德緝熙朝綱肅穆唐介論事益無避於重來蘇軾陳言冀有聞於入侍增而諒節對我寵光可文苑英華授崔義進侍御史趙光裔鄭祁殿中丞李皎監察等制　勅崔義進等善近以風憲之任委諸名卿中外肅然佇其振舉果於掄選獻擬菁英且言澄漕秉彞進退由禮（句）義進之脩整也無怠（句）墻岸山立（句）時情翕然（句）光裔之峭稍疑也不黨（句）英華發外（句）清動積中（句）祁之蘊蓄也無多謝於前脩（句）閒善若驚（句）覆簣不止（句）皎之砥礪也頗自强於遠槩皆克荷告訓求爲聞人俾之整肅周行懋乂風殺（一作教肯）可從觸邪指佞庶有可觀爾當其才朕俞其請各揚厥職懋對天休可依

前件爲著齋薇垣類藁朝奉大夫權通判黃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高行孫特授行籍田令差遣如故制　黃爲淮壖重地謹護風寒非良遵垂之臣罔與共守爾出名閥爲郡别乘當國荒民流之衝具宣勞勩宜惟千里嘉賴長江傳波爾與有力馬權司帝籍式華半刺尚懋績以承天休

潼川路運判李文子行太府寺丞西川宣撫司參議制　蜀離狄難予假蜀耆舊以樞莞往宣國威匪簡乃儀雖愛莫助爾材猷敏劭游蜀道有年矣地勢之險夷人物之細大兵力之堅脆財計之虧盈咸所練習旬宣求助惟爾爲良進丞司府往其參謀式遏奔謀俾民康共則爾主賓尚有辭于蜀　吳甲授軍器監丞四川宣參制　蜀離狄難故假鄉老以樞庭之重就宣國威簡像爲助予望其盡擇賢馬爾學問醇正氣稟剛明辛卯寧浯寇至不去備更險難一節弗渝宣幕聚奔而長表閒以爾參謀望府予稽于衆僉云是足以鎮犀輕其進丞武監式表朝掄宜疾爾驅往從其長鄉國之難未紓亟圖叶濟衛後樂先生集太中大夫集英殿脩撰知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主管江南西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施康年特授寶謨閣待制依前官職制　五材誰能去兵方飾臨邊之備八柄爵以馭貴爰疏進律之恩矧侯對之清班報內朝之近侍式秩書

賛膚示眷懷其官某德宇粹温器資方重憲臺諫省風采凜然農扈宰儀瞽稱藉甚比厥承明之直往分帥閫之雄屬疆埸之多虞選戎徒於諸道簡稽有法期會靡淹兹峻陟於華聯示寵褒於良翰雖義存體國初何意於論功然賞不踰時庶聞風而知勸祗承新渥益懋遠猷可　吳泳鶴林集齊仲甫授額外翰林醫官沈仲齡授額外翰林醫官制　勑具官某人等禮曰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爾等國醫官也給事東朝歲月滋久進以祔于太室各進一階階可升也官不可移也往其懋承之可　刁起授宗學諭兼景獻府教授奉議郎戴杰授武學諭制　勑具官某等古者師氏教人以事而諭諸德國家之學校置諭猶古意也爾起年耆器邵爾杰才老意新供有聞于時朕謂起掌教外宗故命之訓迪宗庠謂杰常分教天府故命之誘誨右序爾其茂明嘉學招諸主而教之俾屬籍之英樂爲善而不倦于貴驕冠之士崇詩書而不專于武則予汝嘉可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涇州廣鋭第三十一指揮都虞候李吉秦鳳路戢補廣鋭都虞候齊貴可並特授左侍禁制　勑具官某爾久服戎行積有勞勩帥司條奏宜易前班命爾官榮往其懋勉可　王材因殺逆賊王闕耶布賊馬立功授進義校尉制　勑爾頃以捕賊有功應賞申錫書命祗服官榮可　虞

儔尊白堂集曾炎林埔並右司制　朕惟文昌乃政事之本有一日萬幾之繫中臺分左右之聯掌二十四司之事猶振領而裘挈殆舉綱而目張必得其人乃勝厥任爾炎有當世之志遇錯節盤根始見其長爾埔推古人所爲真璞玉渾金莫名其器俱懋經綸之業備殫中外之勞而用之未盡其才惟怃乎必有餘地久回翔於省户宜序進於都公寧唯糾厥稽違毋俾庶官之曠要使熟於聞見以爲待用之資既簡深知何庸多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七　二寘

制

兼官制

唐元稹長慶集韓皐吏部尚書趙宗儒兼太常卿制　勑令天下官人之道或幾乎息矣禮樂之用又安能施設於俗化哉是以選賢與能之柄或礙於胥徒冠婚喪祭之儀不行於鄉士處理害教斯執甚焉改而更張我則未暇就爲之制其在於選任素重之望以鎮之乎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韓皐銀青光禄大夫守吏部尚書趙宗儒等任官臺閣周環大僚或三四朝或五十載新進趨風之士吏王迭處於將相間而皐等精義不渝物務尤勁事朕小子猶吾祖宗肆予冲人庭實寵炳夫銓鏡萬品不無勤勳蕭韶九成頗延順養更用老舊以均勞逸至於官業非予敢知祗聽法儀庶用咨稟攢保傳之重仍端揆之榮唯恐不多無以優異皐可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宗儒可守太子少傅兼太常卿事散官勲封如故　文鑑除呂蒙正中書侍郎兼户部尚書平章事制　天道無私日月星辰肋其照皇王不宰股肱輔弼代其

工所以端拱守成垂衣制理永建丕平之景運遐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參大政而已淹星歲事王公而無捨寅奮宜頒出綍之殊恩俾正持衡之重柄爰擇剛日特降命書推忠佐理功臣朝散大夫給事中參知政事柱國東平郡開國男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有濟時之略輔之以温恭挺命世之才守之以循默爰觀舜陛之進善遂指魏闕以來儀臨軒覩敏贍之能射策見縱横之略暨兹登用益著謨明公忠推社稷之臣凝重見廟堂之器眷兹大體又斁具瞻宜宣作礪之功克懋秉鈞之績别錫褒功之美號仍陞馭貴之崇階勲藉增崇井田加賦預列侯之峻爵同大利之計畫頗優息之在兹謀名器之無假於戲雲從龍而風從虎今也其時啓乃心而沃朕心必求諸道爾宜周旋庶政佐佑眇躬緩兹宵旰之憂翊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劉後村集陳昉除户部侍郎兼權刑部尚書制　積多而有餘是天下之大命刑成而不變宜君子之盡心招徠一代之英賢登拜六卿之長貳具官某有仁者之勇得聖人之清孤竹風標坐使懦頑之志立紫芝眉宇能令鄙吝之意消衆競爲於爾綠爾勤求於易牧仁聲載路東欲留西欲歸遺愛在人社而稷尸而祝屬群賢之衆進豈宿望之獨遺以小司徒兼太常伯雖予環之已概然

聽履之益寄版曹有侍於阜通憲部尤資於欽恤噫無三千之蓄非國積主計之才有一夫之泣向隅亦司刑之責對揚眷簡愈罄忠嘉可徐鉉騎省集右揆嚴續除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制　門下天作司牧必生丞弼非君臣同體道則不明非律呂交感功則不濟繄予眇質肩荷景靈不有時賢豈戡多難敬若先意疇茲舊臣某純粹炳靈忠和成性襲台鼎之慶連肺腑之親歷舉累朝坐更庶尹憂國家之事知無不爲經夷險之間中立不倚言必由於忠信行必自於誠明勞而弗矜謙以自牧先朝鑒其誠志任以腹心須當巡守之初俾貳主留之寄盡規竭慮夜思晝行京輔以寧時乃之力及舉揚末命以佑冲人送往事居禮無違者忠勳茂績人無間然令二后在天萬物思理予方乃眷民亦具瞻是用命作司空倚爲左相兼國史樞機之任進升階食賦之資豈曰寵章是同憂責嗚呼受遺作輔厥惟艱哉爾其崇遠大之謨布簡寬之政詢箴諫之士塞便佞之言滿假自賢則其智益蔽虛懷接物則其猷益光念茲在茲以底于道可彭汝礪鄱陽集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制　朕若稽先王惠迪高后咸有明德施于邦家上達日月星辰下逮草木鳥獸夷狄蠻貊罔不來王山川鬼神亦先用人爰及厥后畢予于休蓋惟一二

之臣朕建長久之策我求于輔僉曰汝賢丕造治廷誕揚孚號其官某直方而惇裕莊毅而靜深獨兼文武之資更典始終之學其才爲山川之大其器爲規矩之嚴仁人以之爲己歸懦夫聞之有立志厥邦于外威行上將之壇開府以居服視三公之袞斷自朕志詢于師言用登左揆之崇仍治東臺之務嗚呼民爲邦本惟汝其承食爲民天惟汝其義君子難進汝其無違小人亂邦汝其必察朕有過汝惟告朕不敢不改朕之德汝惟相朕不敢忘朕有攸行汝爲大輿朕有攸濟汝爲舟楫克正其本乃能齊其末克成其始蓋圖厥終哉在堯舜之時有若大禹臯陶克熙于帝載在商周之時有若周公伊尹惟亮天工具有成名見于來世汝比靡悔時惟朕休翟忠惠先生集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格于皇天迪我高后嗟爾萬方之有衆聽予一人之作猷具官某爲國世臣若時元老有申伯柔惠之德操此萬邦有山甫將明之忠式是百辟勲在盟府紀于太常淑旂綏章壯十乘元戎之寄黼裳赤舄兼三事大夫之儀疇論道經邦之遠猷對代天理物之元宰眷茲屏翰作朕股肱邁命袞衣之歸爰暨介圭之覲賚予良弼維簡在上帝之心建爾上公以欽若先王之烈具膺

四海師表萬民其正左輔之名往總兩臺之務朕欲四方其訓無競得人汝惟庶績咸熙允釐在位俾乃保乂格于丕平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致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於戲欲治已久得時爲難由成湯而至文王若伊尹萊朱之視見乃齊宣之知孟氏曾管仲晏子之不爲往肩乃心以輔台德許應龍東澗集徐清叟除太常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孫伏伽言三事當時之君嘉其剴切不次擢用以厲群臣朕甚慕之以爾特立無朋至剛以直經帷勸講屢進嘉猷擢真副端愈殫讜論肆予畀以奉常之職仍攝貳卿庶陪言語侍從之班日有獻納論思之益悉攄所蘊以副予知范石湖大全集知臨安府姚憲可司農少卿兼權戶部侍郎制　昔少皞列九農正之官成周有小司徒之職令吾設卿以治粟立貳于司元惟裕民足國之是圖故稽古建官而惟謹以爾疏通而知體精敏而用和纖節動符轍環殆偏邦儲民力日擊國存才素許於辦多職何憂於共二夫顧難國後則天不能貧散滯取贏則國有餘蓄戒崇衆之不發雖拾濡以何庸朕選惟艱爾功其懋儻不孤於委任夫豈後於褒陞　新知通州許克昌可秘書省秘書郎兼權司封郎官制　朕惟人才實難世道所惜嘗恐有遐遺之歎故弗忘留落之餘爾負以藝文光乎俊造一跌不振十稔于茲

此得覲於清閒能告猷於閑邃輟其之郡留以在廷送典領於書林且攝丞於郎位晉用之亟否傾則然脂車良辰發軔英軌洪平齋集軍器監丞謝奕禮除大宗正丞兼權兵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丞郎朕所重非其人不輕畀爾章平之裔有詩禮之傳陰馬之族無富貴之累可謂雅器矣丞我太宗攝組郎省豈特用爲爾榮恭儉惟德恪勤迺事朕將以是覲爾之致遠可　太府寺簿趙汝謨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兵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刪潤置官隸樞屬爲畢在紹興有若直臣銓在乾道有若名儒熹能大其官爾拔于公族名在甲科歎掌州縣坐閱群飛之剌天而無競心不既賢乎朕蒐英獵雋肯在選中推掾省廷攝郎武部以貫穿馳騁之材與閒廟畫從容援古證以訂邦國之若否所居官大矣毋安於卑而不之勉可　太常寺簿朱揚祖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刑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八陵隔於腥壒踰百年雖虜燼滅仟來以圖朕灑涕恭覽慨懷朝謁謀及卿士爾銳於行化暑拔榛祇欵陵下橋山弓劍儼乎猶昔而嵩洛之王氣可挹也星言歸奏良慰朕心進編摩於宥府乃攝事於郎曹姑獎忠勤實惟選掄可　任希夷斯庵集趙懋夫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司宗設屬實班禹列寺之間讞刑有郎必審中三尺之選以爾才業甚茂敭歷已深再

履周行榮暢華閥宜晉丞於瑤籍兼攝事於蘭闈秩序本文叶贊維城之固欽恤典憲迄臻空囹之風汝往欽哉思以領此　吳格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制　勑具官某朕於輪對之班寓以選材之意苟條陳之剴切知抱負之淵深亟加不次之除庸厲敢言之氣爾頃陳時弊雅契于衷貳九卿於周行於時未久俞三丞於屬籍茲選尤高晉攝郎闈使裨憲部惟寵榮之俾至宜稱塞之是圖　陳孔石太常丞兼權工部郎官制　朕猶寀才傑求之惟恐不及矧周行之舊久勞于外可不式遄其歸以爲表著之重乎爾夙以器能之茂異加之師友之淵源欲自見於事功每克加於底績聞者皇華之兩畀卓然風采之有聞茲膺晉列清途持示褒顯奉常典禮尤資儒學之英起部程工素擬老成之彥其欽予渥益遵爾猷　鄧仁勇太常丞兼工部郎官制　奉常之典三禮悉屬儒英起部之總百工亦資才彥爾於二者亶謂兼長自蜀州縣之官已力公上之事暨登朝著尤効賢勞宜貳於容臺仍攝承於郎省其體朕知之異益思奮厲之圖　曾煥秘書郎兼權禮部郎官制　蓬山實萃於英游郎選尤宜於文士盍閱芸香之帙益昌麗藻之華爾學世其家名副于實早潛心於墳籍素刻意於詞章館下之誨諸生已嘉教育中秘之書四部宜俾典司益圖爾業之充以副疇咨之選　劉後村集程元鳳除秘書丞兼權刑部郎官制　三館惟丞職最高六曹之郎選尤遴若一朝而併授必當代之勝流爾標度之清文行之粹居後進之前列有士林之美名掌教辟雍師道可法談經宮邸古誼與稽朕固知爾之學矣涉筆秘丘發舒英華讞刑省戶昭雪幽枉又將試爾之材焉可　劉良貴除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制　三丞惟瑤牒最清二十四司惟珍部尤劇朕環顧在廷得其人焉爾博洽可以專筆削精明可以燭姦欺優游其二既清且要必極鋪張揚厲以成一代之鉅典必究本末源流以足大農之經費則爾爲有勞於國丞郎而上進進未已也　劉良貴除秘書丞兼金部郎官制　自六朝以秘書丞爲第一官瀛洲諸學士莫敢望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爾通倫類而明體用前由丞郎拜牧守擁麾而不果行特方急材起家冊府遂亟長貳士林之高選也疊組珍部實掌出納郎舍之劇曹也人效一官而不足爾兼二者而有餘可許應龍東澗集鄭逢辰除宗正丞兼金部郎官制　入門兼用布列班行所以崇德象賢也以爾謙和通敏克紹家聲農扈爲丞恪勤匪懈推贊宗邸仍攝珍曹其思睦族之方益究理財之策克稱厥職則予汝嘉　方大琮除著作郎兼侍左郎官制　承明著作之庭昔人以爲文學之清選非史

才不居必得名流始稱厥職以爾氣溫而和詞嚴以則登省闈之前列馳宦路之休聲采足周行晉丞外府究心職守見謂公勤方推實於蓬山復晉司於論譔仍兼銓選膺示簡知往服厥官益宏遠業洪平齋集大宗正丞蔣峴除軍器少監仍兼權侍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武監戎部之附庸官閒無事少也占位涉筆無幾隤然鄉用之材於此乎儲爾學問醇茂義理融暢恬夷而莊舒卷阿吉士其人歟丞我麟宗攝郎銓省凡業文書填委不動聲氣隨手冰泮而九品無遺鑒體用具矣試材以劇養望以暇鵷滕犀渠姑貳程作朕方圖所以進爾者可　秘書丞彭方除著作佐郎兼權侍左郎官制　勑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往後乎綸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以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丞于秘丘攝組畫省銓綜餘隙盡讀未見之書翰涵日富進之佐著益將闖其中而肆其外用昌斯文豈特爲時佳史部哉可　劉克莊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權侍右郎官制　勑具官某時政記者國史之椎輪經武要畧則先朝勝制典刑之橐括其書纂次於樞屬自昔必名儒文士爾家傳儒藝發著文聲韞抱不凡脫餌科級諸老先生多之薄正屬籍進升刪潤維汗青之稱也與開廟畫攝事郎潛精遊簡通對我殊構可　陶木除秘書丞兼右司郎官制　勑具官某中書之務清而後朕簡節疏目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置掾不可不謹也爾衷夷表莊言寡理中蔚爲通達國體之器轉丞道山脫氛埃而凌沆瀣俾得以悉心於省闥塈紛疏壅剔煩撮要中書之務其清乎神宗聖訓有云左右司須是學爲宰相爾雖兼官尚帥志毋怠可　劉後村集吳君擢除將作監兼侍左郎官制　爾自雪守召還郎舍也朕命大臣擇職業可以自見者試爾之才乃掾公府甚宜其官屬夏享原廟序進群像朕惟大臣寂清左選尤劇爾以有餘之材治甚清之職宜易易耳銓曹持衡尺裁量天下選人官失其栖使主令得以施其伯州犂之手賢愚同滯孤寒失職者病之所爲選擇而使于也以清局兼劇曹庶乎益有以自見矣可　鄭起潛立庵外制藁朝請郎太常丞兼權侍右郎官劉巍除秘書丞兼侍左郎官奉議郎守秘書丞張霆振除秘書省著作郎兼權侍右郎官制　冊府著庭最爲清選文銓武選供號劇曹爾巍經術該通爾霆振詞華蔚贍貳丞冊府而文銓共二貳長著廷而武選得兼相輝群玉之堂交映積星之舍既清且要各懋乃庸任市夷斯庵集丁焴大宗正丞兼權尚書左郎官制　尚書郎皆高選而天官之屬實爲諸曹之冠使之晉丞宗正兼典史銓斯亦不次之舉爾學行醇

茂器度弘深譽早著於立朝政有聞於貳郡來歸未久官次屢遷式昭蘭
眷之深豈謂使蕃之遲其欽予命益懋爾能　某昭著作郎兼左司郎官
制　著庭設官必備三長之美中臺有屬實贊萬事之機茲得其人僉言
惟允以爾風猷敏卲識慮通明由畿邑以登朝貳蓬山而既久宜伸厥次
膺表爾能吏觀優游固不勞於著譔鼎司要重其式謹於彌綸克對寵光
嗣膺甄拔高者齊薇垣類蒙承議郎徐應卿特授守尚書度支郎官兼尚
書右司郎官制　郎選莫勞於支度省務莫劇於都曹非有清通材明之
考其能以一身兼二任乎爾積學深醇賦財亮茂能以儒術飾吏故歷官
率著良稱嘗貳周行列于樞掾多所裨益乃至論奏剴切有犯無隱則雖
忤世犯患不悔也朕久不見有懷其人肆用延登俾共二事欽哉若予柔
朝散大夫試太府卿兼勑令所删修官顔順仲特授試司農卿兼勑令
所删修官兼尚書左司郎中制　大農外府庫庾氏長子孫其間方當國
用單乏之秋不擇材明者爲之長孰與參稽而卑通之爾以批郤導窾之
材吏迭中外職業具修内而劇司要曹咸所周歷自使嶺右以歸即勞爾
以治藏之長顧念穡臣亦惟爾宜肆用序遷兼裨省務錢穀閒至廟堂將
悉於爾乎咨宋劉後村集張稱孫除將作少監兼右曹郎官制　人材各

有所長若其儒雅足與士大夫相頡頏使之右櫜鞬而左鞭弭用違其
材矣爾以藩邸之姻有士林之譽屢上春官鐵研欲穿而壯心未已豈與
曾伍者哉少匠尚書郎皆高選也可以展究爾之才學矣往其欽哉可
何式除軍器少監兼權度支郎官制　非歷郡不爲郎先朝病其法之拘
也貳錄二監經通要津於以越故常而待奇傑爾起蜀道來漢廷凜然寒
露之潔溫然春風之和大夫國人皆稱其賢丞宗正郎版曹擢顯榮矣擢
貳武監仍兼計省夫工技之精出納之吝非所以煩儒者也姑養資望朕
將不次進汝矣可　家坤翁除樞密院編修官兼度支郎官制　方今急
政要務非兵與財乎朕委任宰輔提其綱又謹簡乃僚治其目西府之有
編摩計省之有度支凡邊防幾密國計盈虛皆與聞焉非止責以纂修經
武之書出納有司之事爾名法從之子材而賢縣譜尤高登畿有美譽賛
閫有婉畫其以太尉掾兼尚書郎帷籌鞭算必有以裨科撰紓經費者汝
往欽哉可　蔡抗除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屯田郎官制　朕甚重朱氏之
學誦其詩讀其書者皆尊寵之況於其門人高弟之後乎蓋早從致亭深
入閫奧晚坐鈎黨以終者爾王父也隱居丘園不求聞達獨抱遺經以老
者爾嚴考也爾源委如是故試玉堂則陳正大之論掾公府則有忠益之

言及對便朝則空臆犯顔無所回隱非師之傳人家之鉅子乎樞屬爲其
郎潛共二予不吝褒嘉之寵爾益思嗣守之難可吳泳鶴林集袁申儒授
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制　勑具官某漢有著作庭晉有著作
省元康間始置佐著作而郎於是選者非淹洽之才不以輕畀爾耆儒之
秀既博既文讎書西崑涉筆東觀不朞月之間一命再命於汝亦華矣榮
名止於一時直筆定於萬世往佐而長無墜方來可　陳止齋集朝散大夫
尚書戶部員外郎趙諡除軍器監兼權兵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戎監之
設本以嚴飭武備而休兵歲久繕修之職各有司存長貳亦惟總其凡而
已以爾舊鄉之孫克自抑畏久在郎省能恭悔尤序進爲長仍攝民曹往
其祇欽無替于舊可韓維南陽集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尚書都官郎
中毋沆可兼尚書司封郎中差遣如故制　勑某河東外控疆埸之阻内
總郡邑之廣吏雜文武俗兼夷漢爾以才選受使者之任而能底慎庶獄
澄清列城可謂有勞矣進官一等以示褒勸益懋嘉猷且有優陟可唐元
稹長慶集崔既檢校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制　勑崔既等自元和以來
有大勲烈於天下先帝賚予以保衛者唯司空度度亦齊慄祇畏不自滿
大慎簡其屬毗于厥政惟既及洙咸在茲選是用敭我紀察副其勤求惟

爾敬玄舊佐藩服効誠于長議以序遷我莪鈇冠晶晶銀印受之以任其
樂所從可依前件　裴溫兼監察御史裏行充清海軍節度參謀制　勑
前洛陽縣尉裴溫等南極北向戶北至于桂林秀帶邕容分置征鎮而南
海尤居劇地舊制輒得臨蒞諸管參酌庶務茲惟郡察溫等受知於人爲
報不易勤盡檢白可以無瑕可依前件白居易長慶集李彤授檢校工部
郎中充鄭滑節度副使王源中授檢校刑部員外郎充觀察判官各兼侍
御史賜緋紫制　勑萬年令李彤侍御史王源中等舜以五長綏四國若
令之節制也周以十聯率諸侯君令之廉察也國家合爲一柄付有功諸
侯故其陪臣選任益重或輟朝籍授簡書者往往而有況承元有大忠于
國受重任于外使其承上蒞下敬始善終實在庶寮叶力以濟令以彤宰
京邑有理劇之用如水在器撓之不濁以源中立憲府有糾正之能如刃
發硎割之無滯一可以倅戎事二可以佐軺車二職交脩在此一舉臺郎
憲吏金印銀章加于爾身無忝我命可依前件宋元憲公集起居舍人知
諫院姚仲孫可尚書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制　勑漢家以文中
御史參選目唐制以郎知雜事雄官儀明其緣飾風采濟于幹用然後能
振綱紀而澄姦伏也我有公選屬之名材以爾具官姚仲孫肅給自將和

王無撓早服賢樂亟結史勤歸推朝闈之華入光諫署之列重以言責涉于歲期書疇厥勞進序清秩而遣滕靡懈視履有方善非近名且不爲訐達其雅尚宜渥寵褒俾階左戶之榮改率南臺之屬樹贊鐕枉茲有望焉可 監察御史裏行高若訥可尚書主客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裏行制 勑具官高若訥志操清潔風宇韶令早繇辭等擢在雋科自撫巾於仕塗遂引籍於朝散曾靡屯否休有厥聲比緣慰薦之章寓行察視之列屬攸司大較舊課有成適嚴歲期當懋恩典俾陞郎位之寵且參殿中之憲往服兼命無懈遐誠可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夷簡元隨表宗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敕某下元隨表宗早率隸勤載懷忠事屬吾元揆均逸近藩嘉其執侍之良協乃補除之次綏綱庫秩憲職武勳併示寵私勉懷祇恪可 贈太保中書令王曙元隨高貴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教練使制 敕某下元隨高貴早繇家隸事予台臣屬茲終位之哀軫以服勞之舊正名牙職攝寵朝階勉荷遺恩以忠初惠可 環州洪德寨熟戶白馬族巡檢殿侍勃移男嵬環州洪德寨熟戶白馬族軍主你埋男彰你並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充本族軍主制 敕故具官勃移男嵬彰等世款邊關義承主略惟乃親之盡瘁固所屬以上聞宜襲寵名且綏舊族文階庠職憲秩武勳併示恩褒勉繼忠恪可 溪洞彭師安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具官彭師安荊土邊酋武谿舊姓舉承王略式遏夷獯比參邏察之權且有捕擒之效騰章來上疏寵爾宜文散胄官憲條勳級往祇優渥益劭忠勤可 慶州蕃部羅泥男障羅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慶州東谷寨界熟戶外尸族蕃部羅泥男障羅乃考以扞塞之酋主幢仍世歸緣外禦弗及身防殞命疆陲書忠慕府眷言嗣嫡宜襲官榮勉撫族人尚終光構可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硤州軍州事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舒通旻可加雲騎尉制 敕具官舒通旻邊種推豪世官內屬父祇疆事能稟朝規屢全出徼之俘獮顯來王之節騰章自達疏賞攸宜俾進勳名用光忠效可 熟戶俞龍潘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敕秦州永寧寨熟戶俞龍潘乃父以祇服世勞奉承邊略奄遺緒業屬爾後昆纘綸方次須紹襲宜推陞於軍簿俾保訓於族人仍視官榮且謹吾圉可 唐白居易長慶集王智興可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

武寧軍節度副使領本道兵馬副行營制 勑沂州刺史御史大夫王智興李愿李愬之鎮武寧也汝爲裨將勵節忘身濟成大功汝實有力獎其誠效擢授郡符海沂之間久著聲績宜加新命以寵舊勞仍提銳師往副戎律夫將之撫衆如子弟則衆之視將如父兄苟推赤心而無疑必蹈白刃而不悔勉親士卒傳剪寇戎可依前件 王魏公集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丁執禮可依前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兼監察御史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朝廷綱紀所在以糾正官邪主平邦憲爲職非忠厚端諒明於治體者孰能勝其任哉爾文學行義該洽敏明內外踐揚號爲稱職監察之選實爾故官其往欽承愈思懋勉可 夏文莊公集故知吉州向光璿男守琀可銀青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吉州軍州事制 勑某汝世荷朝榮夙懷忠節特允邊臣之請俾分列郡之權寵數有加國章斯重益輸丹款以荅隆恩可 西蕃魋狸族首領潘般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本族軍主制 勑某性稟忠純志懷削界來歸德化達朕聽聞宜霈殊恩旌忠効可 洪文安公小隱集溪洞夷人首領龔萬堯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寧遠州溪洞巡檢制 樞密院奏兵部申夔州路鈐轄安撫司奏黔州申相

陽寨管下溪洞夷人首領龔萬堯狀故父龔士稀係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寧遠州溪洞巡檢身故乞承襲尋行下勘會龔士稀於紹興二十四年七月身故龔萬堯係第二親男合該承襲爾世篤忝勤惠綏種落父死子繼厥有舊章峻升崇祿之階分畀五溪之寄益肩忠孝永保光榮 知富州田洪昉長男思富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富州軍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夔州路安撫司中據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富州軍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田洪昉狀見年八十餘歲在邊行履不前所有上件州額告印主前乞令長男田思富依溪洞父來體例承代承襲舉聖旨依爾世篤忝勤惠綏種落父老子繼厥有故常峻升崇祿之階分畀五溪之寄惟忠與孝永保光榮 張廣東憲集由彥宣承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京賜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充東路都誓首制 勑具官某朕疏厚典以懷遠人爵秩土疆聽其世襲以爾父久於撫御備罄忠勤遽以疾辭請延其嗣參稽故事服錫賚書玉璽所加種落自附益恭臣職毋墜前修 洪适盤洲集某延甚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靡私涵覆尤州

之外謂之蕃國所貴懷來眷惟卉服之英能慕華風之美承祧有慶錫壤爲禁某浴義浸仁質忠履信心傾葵藿達輸就日之誠世受綵綸不闕梯山之貢既處天倫之長宜稱海嶠之雄當茲似續之初貴以便蕃之渥銀艾祿臣之秩兼風霜憲府之官擬備郎之元寮陟勲階之華品併斯徽數爲我遐藩憲尊君之道無它主于恭順撫俗之方有要務在溫慈祇服訓言益綏福禔高着齋徽垣類藁廣西經畧司奏宜州申知南丹州莫光熙子白身莫異德照舊例承襲故父莫光熙元頫官資彈壓諸洞番衆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南丹州諸軍事南丹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知南丹州公事武騎尉制　朕丕冒海隅仁同一視凡而內屬咸用寵綏爾世篤忠勤保于要服考終于紹厥有故常貴仕崇階兼官勲級悉所不靳以重州權益務孝恭長綏種落　知溪洞奉化州故田洪萬男思越奉聖旨可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知溪洞奉化州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制　勅具官某師臣言爾當襲父恩宜錫官榮俾嗣厥服階勲職秩併示寵嘉往務欽承無忘忠孝可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蔡安孫直秘閣知襄陽府兼安撫制　勅具官蔡安孫延閣預英俊之游天府任兵民之寄併爲異數宜屬朕官以爾性識精明材猷通敏既備吏於事任嘗茂著於聲稱爰推出綍之恩肆錫分符之寵往臨一路總按列城宜充務於綏懷其勿忘於報稱可洪平齋集陳隆之除屯田郎官兼知興元府兼利州路安撫制　勅具官某諸葛亮壯駐漢中以圖中原以木牛流馬爲未足又雜耕于渭上食足兵強而後國勢振遺蹟可尋也爾材猷卓躒志氣軒岸健颿柔櫓駕順風於長川誰能禦之褒斜建藩聯雍蔽益威名一震膚公亟奏朕知其當一面有餘也惟邊關雖靖田萊尚荒墾原堡濬溝洫貸牛種以耕最今急務咨爾良牧郎于司田以莅之墾屯積穀貔貅宿飽秦隴在吾目中矣往哉圖稱簡拔可　趙彥霈除直寶謨閣權知廣州兼廣東路經畧安撫制　勅具官某自唐以來嶺南服者能使海嶺之陬既足既濡幾何人哉宅牧必謹爾嚴於治已而不絕物切於愛民而不近名公族之英吏之良也起秉蜀傳畀治使節刀布之利方興番禺課帥又轂以往爲官擇人奚嫌數易矣貪泉不能汙夷齊之操固也以身爲表州縣吏聞風皆趨於精白則遵海而南斯民安必樂業如中州矣朕益以廉頑立懦而望汝可　何琮依舊直徽猷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撫制　勅具官某君子而有才國之寶臣也故孔子以爲難爾爲臺諫清而不隘和而有立質直而知體敷對詳雅藹然君子之風轂自版曹出將漕指

不苛不弛威愛胥濟豺虎興於前而色不動談笑而殲之才之稱也閫中謀帥弁印蓋久就爲朕往以詩書禮樂陶其民於整暇使朕無方面之才之歎顧不美歟可　金部郎中黃壯猷除直秘閣權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制　勅具官某會稽東南鉅鎮中興百年之馮翊朕之豐沛也吏治剛則亢柔則圮故牧守以識體爲良爾韞姿敏明處事精密聞者攬轡左制政得寬猛之中朕深知之轂自望郎出殿帥閫中秘寓直擁高牙大纛而東豈特以華舊部之觀哉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又曰康濟小民率自中德禮刑政導齊有序而上下相安於和樂體斯得矣重楷帶而輕和買抑思乃言之踐可　陳隆之除直華文閣知興元府兼安撫制　勅具官某西顧之憂朕未嘗一日忘也制蜀既分置使副又以謀帥鎮得非原堡大其險難於方面之勲乎爾出入兵間而勝畧雄往來塞下而機籌熟洞難重執與渠重進直文奎建屏作牧民生之未殖者爾集之軍政之未戢者爾飭之邊防之未密者爾緝之聲援合而彼已無異情志應公而內外有實政守固而戰克矣往勿替朕命可　李安國轉武功郎依舊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制　勅具官某爾忠烈有傳材勇自奮入庀八屯之列備宣十稔之勞既應賞科宜升華級往任蕃宣之寄力圖控禦之勲可　馮田改差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制　勅具官某襄沔上流爲安康以守行帥事左符每艱其選爾守洋川有治行制閫精才周應變績著籌邊宜易鎮要藩信如其言吾得良牧矣郡據秦楚蜀之會距商虢孔邇非識常山蛇勢不足以圖攻守而撫軍字民其本也毋急毋易可　張榮徽先生集閻琪爲擒獲順番人張雷轉拱衛大夫果州團練使陞充永興軍路兵馬都監權知耀州兼管內安撫依前統領忠義軍馬換給制　屬者黠虜犯順方華原之被圍有倅二心欲幡城而應賊乃因變告已即大刑封畛無虞忠勤是賴具官某出入行陳勇敢無前撫輯屯營恩威有護因姦謀之竊發爰武斷以知名事已殆而復安賊將成而卒敗載觀獻狀良用歎嘉俾進横列之階兼委郡符之寄益堅勤畧以稱恩榮高着齋徽垣類藁

朝散郎朱銓可依前朝散郎權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仍借紫制　邕筦周索也越居嶠南之外則疆以戎索非疏通撞濟者臨之則民夷交相爲瘉矣爾祖以大儒繼絕學私淑諸人登其門者咸能推所得以善世爾猶逮聞祖訓歷官有年嘗觀爾于周行矣邕非易治之地用勞爾以殿臨往紹先聞剡意綏御其按風興夜寐之節敬爾有官可洪平齋集童頤除直秘閣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勅具官某夔子

之國楚蜀衿吭時平急於拊綏有邊嚴於控扼牧民御衆必惟其材爾氣岸瑰偉風釆英發曩守齊安默不撓于擅衝陽又以節用愛人著推之坐鎮三峽肇護十連不惟刀耕火種之民懷生而樂業平沙八陣歷歷無復折衝應變之略盡在目中矣往哉毋憚叱馭可　尤爚除直祕閣權知江陵府兼主管湖北路安撫司公事制　勅具官某荆州用武之國東連吳會西通巴蜀而北控京洛經理中原之秋宅乃攸尤難其人爾涉深而養之固蓄厚而發之閎太阿龍泉之出匣斷蛟剸犀忽若篲氾豈安陸專城足以展其材寓直中祕全護荆楚觀三國必爭之形勢考羊陸守禦之規摹熊卧虎視精神折衝上流之顧寬則朕可安意而圖中原矣往懋厥功用副推擇可劉後村集魏克愚除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主管浙西安撫司公事制　六飛都杭以來尹漕皆治輦下皆以名卿爲之尹闕則漕次攝或就拜列聖相承皆然爾岷峨之英文靖之子得於天者高故心通而神悟講於家庭者熟故見廣而聞多使之陳臬事漕計無擊斷之迹有治辦之實朕察其才有餘而用未究者京兆弄印無以易克其以卿少行大尹事先朝多命儒臣領開封所以示表儀而厚根本也豈必若趙廣漢輩設銗筩鉤距以察爲明乎或謂今之京邑至難者有二曰糴價曰物估蓋

昔之長於心計者推劉晏史稱其能權萬貨重輕使無甚貴賤而物常平然則平其未滅之價下其甚高之估爾必有以處此孟子曰若夫潤澤之則在子矣爾其勉之可　李鏞除陞直煥章閣依舊知紹興府兼主管兩浙東路安撫司公事制　漢黃霸有言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霸爲西京循吏之冠其論如此可謂天下之名言矣朕以爾帥越有治理效以大臣召昔人送表於郡國之意也然未再歲三調守送故迎新得無費耗公私乎吏得無緣絕簿書爲姦乎所易新吏又未必賢乎夫爲寺監擇長官易爲一路擇守帥難是用進律奎閣姑爲越人少留庶幾吏守成規民拜終惠參之兩岐禾之同穎者可食棠之蔽芾者可勿剪且以慰鄭人歌僑河內借恂之意鄭起潛立庵外制集朝請大夫太府少卿謝逵除直敷文閣知靜江府兼經畧安撫司公事制　朕懲長吏數易之弊法累朝因任之規務在安民尤不忘遠有上聞其治行輒申命以璽書矧惟十國以爲遠不但千里之蒙福爾才猷敏郎正術疏通頃從郡最以召環復自郎潛而分土縣麾而節皆廣與湘戴畤八桂之膺已播五襦之詠嘗以卿召旋爲朕留爰陞內閣之班就畀帥垣之綏指麾部屬多至二

十五州綏撫蠻猺不知幾百餘種庶有上下相安之便而無新故更代之勞共理惟良端足分於憂顧矣成在久尚毋替於初終惟暨厥心將選所表　修武郎左屯衛郎將俞興權發遣夔州兼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制　夔當全蜀之口據荆楚上游委寄甚重焉爾奮身忠勇有志功名茲用分虎符而畀之實兼一道藩垣之任爾其控三峽以保我荆蜀之間上寬顧憂副有褒陟吳泳鶴林集尤焴授淮南路運判兼權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制　勅具官某朕愛護人才如護嘉木長短小大各裁其偏而器使之蓋欲以待材用之宅也爾乾道淳熙名臣之孫淡明而文淹洽而辨一揖七載才益老氣益堅悍抵掌談功名益不衰朕嘗試之樞掾矣淮淝重鎮帥事久虛是用畀汝將輸共貳其事爾其念食者生民之命兵者不祥之器謹之重之毋使徃兵而食不足則惟汝嘉可綦崈禮北海集武功大夫忠州刺史淮南西路提刑馬識遠可除右武大夫知壽春府兼淮南西路安撫使制　勅監司帥守爲職不同然於恤民禦寇平亭獄訟經略所部逆待不虞方時艱難其責任均也具官某學究韜鈐治對盤錯參縣累武擢寘倫魁更事任之既多出材能而自見其還使節往厥要藩進升横列之榮以重中權之寄維淮右當水陸奔衝之會而壽春承

兵火傷殘之餘屏翰長江輔車近甸乃眷按臨之舊當知緩急之宜必內安閭里之居斷消姦宄而外謹關梁之備深戒侵凌務足食而足兵俾且耕而且戰需爾報政寬予顧憂可　知徐州趙立治郡忠勞顯著可特轉武德大夫兼閤門宣贊舍人充管內安撫使制　勅具官某彭門當淮楚要衝之會承兵火傷殘之餘井邑丘墟閭閻埃燼爾能收合離散保守城隍經畫有方忠勞顯著載嘉乃績蔑進厥官兼儐贊之榮名領撫綏之重寄蓋彈爾力以稱朕恩可劉後村集馬光祖依舊觀文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制　朕考祖宗之典故重省府之事權元豐以前尊任三司之使領嘉定之際或由兩地而尹蕃況當大弊極壞之餘又非承平無事之比孰膺隆委茲得全才具官某奕世鉅儒中朝宿望磊磊落落伏波章句士乎巍巍堂堂北平傑魁人也氣吞北來飛渡之虜影提下流赴援之師安社稷見卿之心全江淮繫誰之力南仲于方之命久矣宣勤吉甫自鎬而歸茲馬飲至屬主計告大農之之絕而都人思舊尹之神明官無紅腐之宿儲民或赤窮而貴糴常情處此憂憂乎其難哉老手爲之綽綽然餘裕矣眡政塗之異數仍書殿之隆名如武侯之集眾思如韋公之勤小物上副朕心之注倚下慰國人之瞻儀噫周官九府之

藏予欲阜通於財貨商邑四方之極予思培植於本根乃眷耆龎寔煩訓告可　馬光祖除同知樞密院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制　修介圭之覲方委寄以浩繁借前箸而籌遂延登於宥密廼敷播告以示褒崇具官某挺傑魁閒出之材秉光嶽未分之氣出而召畢入則夔龍全江淮濟中興既勞運於天塹先京師後諸夏重尹正於日畿然張其目必先舉其綱作而行孰若坐而論時咨公議擢副本兵朕欲周家樞機爾叶心於邴魏朕欲彈壓箪轂爾接踵於敞尊智畧之所經綸威稜之所震讋內全浩溝中之瘠外掃清塞下之塵運堂上之兵類有若人扣囊底之智足辦此事至於米鹽淩雜又其土苴緒餘民貧宜抛已張之弓政弊宜調久膠之瑟噫韓富同升樞府皆練習於邊情歐蔡兼領開封尤精勤於吏事顧如舊德寔愧前脩可拄盟錄中書侍郎徐處仁大宰兼門下侍郎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制　勅門下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迭用方吏張於初載盡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焉往大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徐處仁秉心擅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輕薛宣之方畧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歉黃髮之詢實慰蒼生之望朕恭承聖訓嗣守丕基思藝祖之艱難法仁皇之忠厚周封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漢制二千條期盡遵於軌迹欲興聖統無踰近臣膺登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增爵秩昭示寵光於戲多難以興在強勉而行道無爲而治期垂拱以仰成其蹈古人之爲毋貿天下之譽可特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兼神霄宮使胡寅斐然集　仇愈知明州兼沿海制置制　忠智之士立國所資險阨之邦維人無競時克堪於重寄有試可之近臣具官某政擅吏師材通世務輔以敢爲之氣毅然不撓之忠睠東海之冠擅通鄞江之藩輔羆虎星羅於要害舳艫鱗次於渺茫施置隨時惟敏果足以應變形聲格敵非明略安能折衝付爾裁制之權委爾拊循之政欽若予訓勉圖乃功詳應龍東澗集　趙與𥲅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制　四明兼海道之寄任重責專非通敏有謀長於撫御者朕不輕畀以爾望重宗英才周世用所居而治既馳輔郡之聲何施不宜復奏計臺之最時咨閫寄僉曰汝諧爰升邃閣之華增重制垣之任講求民瘼訓練舟師控扼要衝阜通蠻舶往修厥職以副予知馬碧梧玩芳集　銀青光祿大夫參知政事葉夢鼎特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制　勅朕臨御初元優禮近弼閒兩杜而輔公室不果駕王留行倡九牧以阜兆民庶戮與我共理用敷渙號允務師虞具官某厚德鎮

浮明謨經遠被渥昭考登進大僚贍帝鄉之雲愴陳末命升賜谷之日協贊重明卜遠攸光送終爲大躬復吉之役肅告因山之成陳貢新之憂忽易急流之退遐不謂矣乃從維之朕念大臣爲股肱之良人主有體貌之敬訪予落止不能遣朝卧而治之猶可任郡勝言瀛海實通天台姑令近甸之建牙何異故鄉之衣錦升班親殿申衍祖畬意儒以道得民往布維新之澤王任人共政敢忘求舊之圖倘海表之懷仁則京師之蒙福可異泳鶴林集　趙葵降授中奉大夫依舊兵侍兼淮東制置使制　勑楮衰指泗口以出征咸謂中原之可復孝之得河南而不守坐隳成業以空還每思古人深惜事會具官某志非不勇才亦長雄戮鯨鯢於淮甸之東共推忠壯將貔虎於渙河之北自許馳驅既收應天復擣清汴所宜撫新附弔遺黎峙糗糧而足軍擇士馬以待用而貪功向洛值虜突防九畿之籍既歸旋聞再失兩軍之士未愁亦復俱犇總戎若斯爲國何賴姑正二階之罰以符衆論之公儻能思過於箕谷不戒之初尚可圖功於于殽既敗之後可許應龍東澗集　劉之傑除祕撰兼制置副使制　朕惟荊襄傷殘之餘兵力單弱民生凋瘵捍防經理實難其人非資已試之才曷任維藩之寄以爾身兼數器望冠群公裹師荊南寬明精練理內禦外克壯其猶具悅民懷遺壓不警今茲謀帥僉曰汝宜特升祕殿之華俾貳制垣之任徒得君重勉爲朕行不惟慰舊治去思之心抑以成真儒無敵之效勉圖厥濟以寬顧憂高著齋薇垣類稾　朝散郎寶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何琮依舊寶章閣待制慶元府兼沿海制置副使制　工用不相習則有扞格之虞人馬不相得則有跡跑之憂嘗從事此州者來爲邦伯不亦宜乎具官某學識醇明器姿篤厚儒術飾吏事溫溫維德之基論諫當帝心蹇蹇匪躬之故不趨邇利而積外庸維今海邦非昔樂國士一日而三失五嘗病於師律之否臧民三力而二入公復苦於歲輸之不入以爾嘗託南昌之隱又歌海沂之康既諳習於民風宜殿臨於邦土用勞從棠兼貳制垣爾其壓滄海以停波將冀并京師而家福亟祇成命勉即康功劉後村集　朱熠仍舊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大使制　農業首八政方將活青州之饑大臣慮四方其可安綠野之趣起弼諧之舊德總牧餌之重權具官某學貫九流材周萬變伏青蒲而焚諫稾忠愛之誼深持色綫而補帝裳彌縫之功大輔政於國家多虞之際乞身於中外庶定之餘出處付之無心進退綽乎有裕雖燕燕居息與造物而共遊然巖巖具瞻適生民而未可屬時兵會積困勞傷近則鴻雁之謀稍深遠則玁狁

之待。爲衆兼此二任。畀之全材。節戟來迎。臺府並建。必集思廣益。罷行務合於群情。必安富恤貧。扶抑悉歸於公。是使四境咸無損瘠。而連營不至乏興。昔伊尹之澤被於匹夫。蕭何之功及於萬世。頖鄉區畫。寬朕顧憂。惠荒政。採饑民之窮。諒多裨益。仁人後天下而樂。行以家歸。可。馬碧梧玩芳集朝散大夫曾孝慶特授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使制。　樑江帶湖之府。重於洪都。飛蜀輓粟之權。付之大漕。孰堪守刺之隆。委我有侍從之舊臣。具官某賦資溫醇。受材明敏。翱翔班路。蓋嘗攬轡登車。慷慨言坡。以至簪筆持橐。進退有裕。寵辱不驚。茲予纘服之初。畀汝起家之命。睠言統府。風重潛藩。大纛高牙。控上流而鎮守。木牛流馬。護江右之轉輸。匪藉通材。胥共二任。其升華於熱撰。爰申錫於溫綸。選表公卿。朕欲稽漢循吏之故事。令修庭戶。爾其遵唐觀察之宏規。可。彭汝礪鄱陽集彭次雲擢發遣成都府路計度轉運副使。揚國寶權發遣陝西運判制。　勑具等何以聚人曰財。故國計莫敢或緩。苟惟後義先利。則民命或有不堪。惟能均節不失其中。然後公私各得其所。俾克厥任。每難其人。爾等傳實不苟。彊敏有濟。更踐中外。今閩惟休。惟成都財用之饒。惟陝右兵食之聚。使典漕事。咸曰汝宜。調視盈虛。懲察貪暴。時乃汝職。往單厥心。可。劉後村集曾

穎茂依前集英殿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路轉運副使制。　朕。慨念江鄉簡求尹漕。頎閒會府。思廣平陽春之來。爰及列城。願于駿福星之照。選於已試。誰不曰然。具官某。纔足以語九流。智足以應萬變。論思禁路。並遊東馬之閒。揮壓神皋。不在啟尊之下。頃拂衣而勇去。屬解墨而載調。深爲冀軫之區。適值兵戈之後。蹀血踐數州之境。生聚殲焉。捜粟餉萬竈之屯。本根撥矣。孰可任斯於凋瘵。爾嘗游擁於節麾。必推採焚拯溺之心。必體被髮纓冠之義。必復五善。必寬一分。使落霞孤鶩之觀復還。而木牛流馬之運不絕。民有生意。軍無乏興。憲覃舟之路。立碑難忘於遺愛。魏年之心存闕尚告於遠猷。可。　何達吉敘朝散大夫。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兼四川制參制。　自蜀有狄難。士大夫避地東南者衆。戴置鄉國於度外矣。爾由策名解褐。至擁麾持節。蓋登巖之日淺。而仕蜀之時多。中罣吏議。縮手袖閒。朕惟人材實難。詎宜以一眚掩德。稍復厲門之騎。付以飛輓之任。制垣初建。就命爾參其軍事。昔人被髮纓冠以救鄉鄰之鬪。爾其投袂而起。叱馭而行。以寬朕西顧之憂。可。　何夢然除中大夫同知樞密事兼參知政事制。　朕。位置將臣。圖回國事。遣戍役以衛中國。既叶咸道德之威。進英俊以強本朝。遂兼斡鈞樞之柄。誕修播告。昭示倚毗。具官某材全而德不形

器。恃而用無迹。首膺親擢。見謂敢言。放驩兜流共工。壯矣去凶之舉。沮廷齡叱義府。發於嫉惡之心。爲朝廷振頹壞之紀綱。爲君上肅陵夷之廉陛。泊登宥密。益鑿忠勤。屬者水當潤下。而橫流雷已收聲。而洊震遠則四郊帶甲之士。減竈之期。賒近則三州不粒之民。內溝之慮切。誦采薇之詩。有愧。念發棠之惠未周。必精神折衝。必飢溺由己。惟籌制勝。爰晉貳於本兵。鼎味主和。其與聞於大政。仍陟文階之峻。以昭寵命之新。眷知愈隆。憂責亦重。憲舉明主。建長策。有如王吉所云。爲良臣。荷美名。毋負魏公之志。顧惟賢輔。覃佚訓言。可。劉行簡苕溪集四川轉運副使陳遠猷。除右文殿修撰。張深除直徽猷閣。並兼陝西路轉運副使。專管熙秦兩路制。　勑具官某。書殿延閣。寓直之名。所以勸功而懋德。授受之際。朕不敢私。以爾遠猷智識之明。爾深贊實之茂。增隆寄委。茲用序遷。夫秦蜀之饒。有無相足。乘朕。十稔始還。其舊民物利疚。兩地惟均。爾等所宜知也。轉輸之事。其爲朕并任之。取諸濟而已。尚勉之哉。可。高著齋薇垣類藁趙汝捍依舊直敷文閣。特授淮南轉運判官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制。　北邊有興。淮以南蕭然耗矣。戎戍不退。飢戍不遂。漕引不既艱乎。爾器姿閎達。政術疏通。昔漕于畿。繼潛郎省。頻年家食。予不汝忘。我任我輦。在今淮浦爲急。肆疇已試。擢

領方輸。督府征行。往兼貴送。使事有指。其速爾驅。　林宋偉特授權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兼都督江淮京湖四川軍馬行府隨軍轉運制。　荆楚地控上游。爲今風寒要處。灌輸之勞。視昔加倍。漕引之寄。何擇非人。爾術業敏明。識猷肅括。以儒飾吏。靡政不修。遂入周行。荐陪省議。錢穀甲兵之事。咸以猷稱。肆用起家。擢將使指。我任我輦。無敢不供。許應龍東澗集吳機除軍器監丞兼權淮西提刑兼都督府隨軍轉運制。　領內職而攝外臺蓋異遷也。以爾疏通無壅。沉靜有謀。俾貳齊安。協力捍禦。寵以戎監勾稽之職。俾綰郡符。復轉爲丞。兼持使節。仍飛輓於蜀粟。以贍給於兵戎。其展壯猷。以須異擢。可。　曹穎茂直寶章閣知隆興府兼江西運判制。　麾節之任。其事俱繁。兼而領之。尤爲重寄。以爾望隆喬木。光映華。性資則溫乎其和。才具則施無不可。出奏使節。州麾之最。入騰郎闈省闥之聲。雖久鬱於遠猷。俾再仮於游刃。特升邃閣。擢鎮帥藩。兼司將漕之權。膺展澄清之志。其思報稱。以俟褒遷。　兵部員外郎成都運判楊履正除軍器監兼四川宣撫判官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制。　宣威總四道之權。責專任重。必立其貳。庶相與協贊以成制勝之功。儻匪宏才。曷膺茲寄。以爾忠烈名家。熟知兵略。昨任綿守。適值擾攘。應變隨機。卒安反側。領計臺而參幕府。益

長壯猷肆陞武監之華仍貲元戎之職并謀合智樂侮折衝勉立勲庸以
寬憂顧　虞晋除直寳章閣知夔州主管安撫司公事兼運判制　夔門
當荆蜀之衝任分閫之寄者其責尤重非才高通變長於綏馭者曷稱其
職以爾量宏識遠心正氣和見諸歷試之間蔚有可稱之實六轡如組方
賴咨諏十國爲遠尤資鎮撫肆陞邃閣兼領漕臺整師以修我戎給餉不
絶粮道皆汝所優爲者勉圖偉績嗣有異恩　朱鑑依舊將作監丞淮西
制參兼運判制　朕理内御外爲官擇人計畫轉輸皆爲重寄兼斯二者
必賴通才以爾入門兼美内外具宜班行緯著於聲稱藩屏復宣於勞績
戴念西淮之境實當要路之衝稗贊制垣斡旋漕計衆之公論咸曰汝宜
以匠丞而兼領之其委任蓋不輕矣勉圖來效以副予知　參知政事李
鳴復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立政惟人既克勝於重任定位以
德宜晋總於洪樞涣號維新師言允穆具官某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
中不倚和不流每務愛君而憂國告于内順于外未嘗揚己以取名晋陞
參預之司益厲忠嘉之節以經綸自任而志安社稷雖聲色不動而勢尊
朝廷肆陞宥密之班兼領疑丞之職仍加多邑併衍真畬憲允武允文已
足爲萬邦之憲善謀善斷豈難折千里之衝其體至懷共圖丕乂高著齋

蔽垣類藁陳隆之依舊起復將作監兼知利州兼利州路安撫司公事兼
運判制　我無良邊隆之臣故使韃家歲爲蜀患民之虔劉無載每一西
顧朕心惻然爾以材畧自賁是使而掌握中權以制西事我師不支虜復
深入爾志又而未酬衆亦觖望肆用奪情起之晋經仍司匠監復守益昌
允帥垣漕引爾忝兼之往紓鄉國之難毋復逗遛洪适盤洲集虞允文同
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制　朕仰承慈訓光紹慶基經武整軍莫重
本兵之寄移風易俗常懷修政之難時有異材助吾上治具官某學周貫
變識緼經綸運量上之奇兵方顯兼資之畧揷舟中之敵國遂成無競之
功茲陟宥庭仍裨政路已見贊襄之効庸知密勿之長離婁燭千里之陽
物情難隱柳下蠧百世之上時望浚髙宜副斗樞併參天緯所賴股肱之
助無復毫釐之差憲衆賢和於朝當法臯夔之迹一相處乎内非周邵之
權益展英規用隆華問徐梅埜先生集李性傳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制　勅尚書代喉舌夙簡在於帝心執政猶股肱爰坐
躋於宥府兼二台衡之秩併隆書殿之名涣號甫頒師言允穆具官李性
傳靖共而正直博厚而疏通世衍斯文祖父兄之並美家擅良史才學識
之三長爲今儒雅之宗有古典刑之懿叅膺簡注徧陟髙華從容乎記注

之司溫潤乎緝熙之益澄不清而撓不濁用則行而舍則藏嘗自詭於一
麾已孚惠於千里還甘泉之故步陟司馬之崇班緬懷去國之餘每甚見
賢之渴茲默調於政瑟喜來益於朋簪維時科瑣之事旅載念樞機之寄
重夙夜基命宥密咨爾相維朝夕執事溫恭期予于治俾進陪於政路仍
申錫於圭腴憲折千里遐衝當使寒狄人之心膽建萬世長策尤資大王
室之勲勞式克欽承往求攸濟可馬碧梧玩芳集簽書樞密院事姚希得
除同知兼參政制　朕未有艾率貽考以繼猷王用丕欽圖舊人而共政
晋貳三軍五兵之本併參一日萬機之繁乃播綸言式彰枋用具官某德
全方大望著顒昂參帷幄之謀先帝早加於大用偉衣冠之侍沖人尚及
於從遊悵杞國之悲推悼周家之降割敢保元子克酬弘濟之言教求皆
人不貳惟艱之託迪惟初服式仰丕成邊尚宿師朝方莅政徽彼染土孰
先事以綢繆莫予荓蜂壽後患之懲茲宜資賢老用新化猷臣人顯哉必
嘉謀嘉猷之入告孺子王矣惟立政立事以自今可洪平齋集陳一薦除
軍器監簿兼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制　勅具官某奉掾以王官兼之朕親
政適丁未嘗輕假人也爾抱駿拔之材贊襄峴之畫積勞著矣今嚴内梁
外淮右爲要思得識機達體者參外閫之謀宜莫如汝武監有薄以榮其

行朕不得而吝也繫弱之弓關輩之甲尚精思古制以告可　淮西安撫
司機宜兼通判廬州劉子澄除軍器監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勅
具官某邊閫上介之置非内地比中原事機之集非他時比故擇材尤謹
爾氣稟英邁論議英發與聞經畧西事之機籌亦既熟矣班王朝而長莫
府厥任適重深沉者無躁謀老成者多遠慮爾能贊乃牧圖全而制勝功
懋懋賞朕所不吝也可許應龍東澗集陳一薦除司農寺丞兼京湖制置
司參議官制　貲畫制垣必兼内職所以重其選也爾自捉儒科存更邊
任典藩將漕所至見稱俾晋丞於大農仍從參於議幕隨機應變爾所素
明益展壯猷以須顯用高著齋蔽垣類藁兵部郎中兼知江州喬似孫特
授直秘閣江西運判兼都督府參議官制　大江以西昔爲樂土漕臣有澄
按之權無灌輸之責比邊有興循名而責實矣爾材猷浚明閱歷滋久郡
乘三組善狀升聞擢領郎潛仍司州牧未足以究爾長選諸所表亟畀漕
將兼佐征謀以埤督府往濟汎舟之役益興攬轡之風叱馭驅之使事有
指　朝散郎賜緋魚袋趙希柈特授行軍器監主簿兼京西湖北制置使
司參議官制　蜀道爲虜所御荆襄遂爲要衝制閫謹簡乃僚以自從匪
材不以爾材猷亮茂蔚爲麟宗之英久居上游佐閫宣勞以肅給敏明稱

夷陵底績督府制垣威用名聞于嘉乃績肆命勾稽式監仍參閫謨往洽爾庸嗣膺明陟　黃夢桂行軍器監主簿兼淮西安撫司參議官制　歲在閹茂虜騎迭我合肥爾名家子能戮力以佐其長拒虜而奪之氣于城底績爾實共功肆命爾以勾稽武監參典征謀往洽爾庸嗣有顯命　鄧泳試將作監兼都督府參議官制　都督府之建事任不輕非謹簡乃僚罔克有濟爾以儒紱發身周游江漢之域習知軍戎情乃者業而郎潛畀而閫貳未報期月之政而幕府聚彥招汝來前肆膺命爾以匠監貳畫籌惟往服厥官以圖來効　丁仁行軍器監兼知太平州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當塗爲風寒處以江之北四面受敵不足恃也覩城之託何擇非人爾學富材贍方爲諸生已志事功暨以儒科自奮則身行天下半治法征謀競爲列聞所咨比由郎選佐師往赴淮援人服儒勇督府重聞肆命爾以武監往分左符仍參籌幄采石翦酋具有紹興遺烈勉之哉　李曾伯特授尚書兵部員外郎兼江東轉運判官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淮浦圍荒民流而江左以灌輸供億使乎使乎在今非劇寄乎爾以世臣之家而能深自刻厲博文好修馳驅襄蜀周游江淮甲兵錢穀之事咸所周知頻年佐師亦惟聞命引道于城赴援屢奏膚公肆命郎于武部兼與漕

將仍從督帳參籌馬祇若茲其往　將作監丞兼知江州兼督視府參議官喬似孫特授尚書兵部郎中兼知江州兼都督行府參議官制　漢宣帝以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吏治之盛朕慨慕焉爾以通材偉畧又我受民中圉江防其嚴師律侯度亦既脩矣郎于武部仍撫舊封督帳參謀兼得君重選表之命尚欽共以須　參議郎守軍器監丞兼浙西制置使司參議官洪夢炎特授知大宗正丞兼浙西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材不困於用爲器學不通於政爲藝士而知此可與語經綸矣爾儒獻具美材分風高批難理棼顯有丕績始登汝於右庠圍將以淑後生浙右肇新制閫以爾表聞丞武監佐籌帷則又上功矣肆嘉爾勞進丞瑤籍仍陪議幄往洽爾庸以歸　武學博士洪夢炎特授守軍器監丞兼兩浙西路制置使司參議官制　朕迪遵紹興成憲命重臣開制閫于浙右兼治甸徐聽擇廷臣自從爾問學醇明材猷敏邁故府務庠休有榮問講征謀識時務又莫汝若幕府遴材以羅致表聞轉丞武監陪議籌帷盡既厥心往從其長劉行簡苕溪集楊應議落致仕差充提舉京城四壁檢察諸門兼節制軍馬司參議官制　勑大夫年至則告老于朝不以官職之事累焉古之制也至於精爽未衰忠義內激於國休戚獨能慨然如秦越人之相視哉具官某智識不群親賢好義廉靖之操有如冰霜服在近班見稱忠謹挂冠神武亦復淹時屬中都之既寧委近臣而居守眷爾養恬之久起於得謝之餘俾贊軍謀往固封守衛公雖老尚堪以行馬援據鞍故應矍鑠體朕至意益恢遠圖可劉後村集李伯玉除淮西運判兼沿江制置司參謀官制　朕前以尚書郎召汝向用矣而閫臣有謀議之辟宰臣有將輸之擬以緩急難易言之則邊籌急漕務緩錢穀甲兵難簿書則胥易然則粮荷戶而建計臺駕輻車而秉檄筆本牛之餉不乏興王麟之畫無遺算在此行矣今正路宏開群賢畢集獨倫魁勝流久淹外服爾雖無連茹之心朕寧免積薪之愧行且歌四牡之詩以勞使臣之來矣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武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淅

上缺二頁

至德豈有紂在上而文王自擅稱王乎縱文王自稱王豈有十餘年之間紂之君臣亦坐視其稱王而不誅其背叛之罪乎如春秋時周室尚存而是以王稱者亦罕有蓋亦萬之一二也學者捨諸家之小說而信經可也孔子序書惟十有一年武王伐商不言其爲文王之十一年作書者於泰誓上篇只言文考肅將天威下篇又言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未嘗言文王也至武成之書武王既受命朝諸侯始追封爲文王故稱曰我文考文王自是而下紛紛相聯屬而文王之名不絕其事遂甚明白楊子雲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殽亂則折諸聖爲觀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胡士行詳觧脫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別學官張霸偽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偽泰誓始廢陳大猷集傳易大傳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春秋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韶舜樂名武武王樂名）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

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孟子武王伐紂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蘇氏曰夫子言大武龜龜者尤爲也名吾無所然其不足於湯武明矣）唐孔氏曰經云大會孟津故名泰誓（新安王氏曰古文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顧氏曰見上義）陳大猷或問吳氏曰孔子論文王曰有事君之小心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詩序曰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當紂爲四夷交侵之時文王猶稟命如此觀文王之心之德與其稟命恐所謂大勳者初未嘗有意也至武王時則紂之惡極矣武王雖欲爲文王之順而仁有所不忍故奉天命以征之方欲誓諸侯以必其征伐之功其敘文王之辭蓋不得不然後世讀書至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讀詩至武王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與此之類皆當三思詩序與孔子之言此說善許謙叢說讀泰誓者有三大條目其先辨其一舊說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武王立仍冒文王之年而不改元至三年觀兵孟津蓋因書

九年大統未集及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而附合書序十有一年之說此不可信蔡氏已辨之其一小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氏謂序十一年爲觀兵經十三年伐紂歐陽公從序以爲經誤此說非當從經蔡氏亦已辨其一王曰蔡氏以爲史臣追稱此說非也湯武知天命已去桀紂而歸己故正位號以天子而伐獨夫若猶用舊名則是諸侯而伐天子豈足號令天下哉泰誓牧誓武成諸篇證驗明白蔡氏皆曲爲之說故反有滯礙類上帝告皇天天子之禮也予一人天子之名也六師天子之六軍也豈特此哉如曰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曰昭我周王若當時未稱王史何故破碎本語一一改之書釋題林氏曰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書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董仲舒所引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等語皆用僞太誓中文餘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見晦菴書說纂註吳氏曰按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或二字古通用湯六數桀罪未嘗斥爲桀武十數紂罪未嘗不呼爲受餘見傳　王氏炎見陳大猷集傳　顧氏見正義孝愍音訓新安王氏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孔安國云周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即位三年觀兵

以卜諸侯之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伐紂歐陽脩著論非之曰文王未嘗改元而誣其改元武王宜改元而反不改元皆妄也蓋經書十三年即武王即位之十三年序言十一年序文偶訛爾新安王炎曰序言一月即武成一月壬辰之月也戊午即中篇戊午次河朔之日也**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書傳會選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之受命改元武王冒先君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亦惑於書敘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蔡氏傳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餘見會選鄒季友音釋傳見形甸反下同虞芮如銳反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觀去聲下觀政如字夫音扶下同并去聲長平聲數雙遇反下同無藝左傳注藝法制也畬羊諸反於音烏治平聲陳師觀兵適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或問伯夷扣馬之諫有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之說則於蔡傳不能無疑豈有十三年而不葬其父者乎愚曰不然太史公之妄耳伯夷聞西伯善養老久與太公同歸之聖人遂事不諫伯夷獨不能諫之於平日而乃爭於發於事不可已之時乎且孟津之會文王之葬久矣孰知扣馬之諫

必無此事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疏云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合爲十有三年**疏云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八十四即位而九十三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三代有正朔有正月正月皆以寅起數是爲孟春之月百王之不易者也正朔者又謂之正歲商周十二月即建丑月也周用十一月即建子月也前此諸儒分别未明故有紛紛之論然謂之不改月數謂之改月數則皆有據且所以證改月者如左氏傳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昭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夫南至即建子月也而左氏見之正月二月孟子言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朱子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又禮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凡此皆足以爲改月數之驗其不改者則如蔡氏之所引然七月篇云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曰爲改歲朱子引來

萊呂氏云三正之通於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用之故朱子每隨文解之於歲月不改月之說無定論惟蔡氏五說甚確又按古周書周月篇云惟一月既南至日短極是月斗柄建子又云四時成歲歲有春秋冬夏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愚謂正月則以寅起數所謂百王所同也其正朔則各不同惟朝覲會同用之其農事自依夏正也今考之經傳又似東周以來始有以子月起數者恐末世國異政之所爲在東周之前固無之讀是書者自當以蔡傳爲正不必爲他書所惑也晦菴書說顯道問先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爲文王稱王不知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考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也只是羈縻那事體自是不同了又云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必差誤說者乃以十一年爲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人傑）問子丑寅之書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建亥之月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僩）書孔安國傳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陸德明釋文孟津（地名也）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孔穎達正義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　傳三分（至）孟春　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群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要義十有三年春謂周之孟春以三統曆知之（見孔傳及正義）史浩講義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非文王取而有之民自從化然猶不肯有貳於紂故曰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亦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文王未嘗受命亦未嘗有伐紂之心後世惑於太誓之辭乃取諸侯歸西伯之時爲受命又有修德以傾商政之說漢儒傳疑和爲一談唯唐韓愈作文王操叙羑里之拘曰嗚呼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足以白文王之志矣然武王於此書曰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又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若以九年逆數至三年喪畢觀兵孟津已而復至誠已十有三年矣是文王果於九年之前受天命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乃曰文王實受命見紂之不道不忍伐之待其自斃抑又厚誣文王者殊不知武王爲此說蓋有意驅西土之人以赴敵也且文王之德豈唯西土之人服天下之人亦服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者豈爲武王哉爲文王之德在人而不厭也武王雖爲此舉懼人心之未服故託以文王嘗有此志諸侯素信文王者亦且不疑而武王之功或可必成矣此太公之謀也或者又曰載木主而行未之詳也若果然與木主俱行則知武王每以文王爲辭者懼民心之未從也後世固有託扶蘇項燕以起事者詐也猶可以得民心而況文王真有道化及民而未嘗得施設者則武王舉之以信諸侯未爲過也雖然大雅有文王受命作周之詩武王卒伐功之詩何耶二篇者後世稱美之詩也若以爲當時所作西伯爾安有文王之號乎大傳謂武王牧野既事柴上帝率諸侯追王太王王季文昌故至武成始稱文考文王又安可引之以傅會太誓之辭乎黄度書說稱春則序一月爲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書王書正月則爲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爲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衆諸侯大會故名泰誓拙齋林之奇全解一月戊午（至）大會于孟津　一月戊午者十有一年之正月戊午也不謂之正月戊午而曰一月者唐孔氏曰武王以紂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史以一月名之此說是也顧氏以爲古文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此雖亦一說然考之其他諸書未嘗有以正月爲一月者則顧氏之說未敢以爲然也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伐紂必自孟津濟河之北泰誓三篇皆其渡河之時誓師之辭也故史官追錄其事故作泰誓三篇先儒謂皆以渡河而作上篇未次時作中篇既次乃作下篇明日乃作其意蓋以謂三篇之作皆在渡河也後然而據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則是上篇之作當是未渡孟津時所誓既誓而後渡河已渡河矣至明日戊午乃始作中篇之誓也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而篇首言惟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是春者即序所謂一月戊午也故漢孔氏曰此周之孟春蓋古者改正朔則必以其所用之正月爲四時之首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故此

以建子之月而爲春春秋書春王正月即此月也秦誓作時周之正朔猶未改也而得以周之時數月者此蓋出於史記秦誓之時所追錄之時月也漢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曆以正月爲歲首顔師古曰此謂建寅之月據未正曆以前用建亥之月爲歲首而此之以正月爲歲首史官追正其月名故今漢書自高祖元年以下如秦正以建亥之月爲正者則皆改爲冬十月與此篇所載正周大會于孟津謂諸侯皆以其師來集于孟津將共濟師陳大猷集傳呂氏曰大會所謂不期而至者八百國也（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王天與纂傳漢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按朱子云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觀之則商人但以建丑之月爲歲首而不改月號時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說考之則周人以建子之月爲正月而不改時改月者後王之獨文不改時者天時不可改故祭祀田獵猶以夏時爲正以書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考之則古史例不書時令詳周禮與詩其不改月時並有明證惟此所書春大會孟津即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之會考之漢唐志實爲建子之月與夫春秋傳日南至之云豈惟改月乃併時改之然則改者意時王以是新時人之耳目而不改者乃其理之一定故朱子又謂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此說爲得之陳櫟纂疏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之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丙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紀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而於卯辰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

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說尤明的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月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欲顔子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正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之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隘於一偏明矣以十三年春爲孟春建寅之月其失同上詳辨見武成（孔氏唐孔氏見正義林氏見拙齋全解）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書傳會選蔡氏傳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程伯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人苟不稱王建號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不順矣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湯誥敢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類于上帝是用天子之禮也周禮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成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子禮也周禮王六軍泰誓謂大巡六師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鄒季友音釋傳王曰者史臣追稱治（平聲。程伯圭曰見會選）孔安國傳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重言嗟我友邦冢君又牧誓孔穎達正義傳冢大至聽誓　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爲治也同志爲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牧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令總呼國君皆爲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要義友邦親之冢君尊之（見孔傳黃度書說）王者於諸侯爲友詩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其卿大夫下至庶士拙齋林之奇全解諸侯與武王共伐紂者皆與之同志有友之義焉故謂之友邦冢君者大君也尊之稱也越及也謂友邦諸侯及我周御事之臣以至庶士之賤皆明聽我誓誥之言蓋將言我所以伐罪弔民之意也夫紂君也武王臣也以臣伐君天下之至逆也武王豈逆天下之大

順而樂爲此懟德之舉哉蓋有不得已於其間也齊宣王問於孟子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紂之爲君既失夫爲君之道神怒之民怨之則武王不得不應天順人以伐紂非敢加無禮於其君也蓋以紂失爲君之道而天下之人既不以之爲君矣則我雖欲不興師以伐之不可得也故將論其所以弔伐之意則必推言天之所以立君者將使之仁民而愛物今紂則不然此所以見絶于天也胡士行詳解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伯諸侯）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友（順）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陳大猷集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說見湯誓冢說見伊訓（新安王氏曰諸侯爲一國之主故曰冢君如冢宰冢子之類　愚曰凡會遇孔氏曰凡孔傳）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書傳會選蔡氏傳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

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鄒季友音釋傳（強上聲大音泰長上聲之爲去聲）朱晦菴書說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人傑）又曰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天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謨）又曰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孔安國傳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生之謂父母天地所生惟人爲貴）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誠聰明則爲大君而爲衆民父母）陸德明釋文亶（丁但切）重意元后作民父母孔穎達正義傳生之（至）爲貴　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爲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爲

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爲首引也要義人兼氣性故爲貴爲靈（見五義）黄度書說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爲靈聰明出類爲君父母斯民亶誠元首天子稱元后絜齋袁燮書鈔惟十有三年春（至）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既渡河紂都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尚未爲主故謂諸侯爲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爲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爲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爲人稟氣之偏者則爲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隸所謂靈者固自在然盡得這靈方纔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豈能至於聰明也惟亶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爲民父母蓋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衆人等其何以爲民父母乎

聰明二字不可不着目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聽之審然至於爲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蘖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爲而兢兢業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何爲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疏遠讒佞小人不敢有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以欲與聰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非聰明也且漢（宣帝明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宜可加戮明帝日要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

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亶聰明者也亶之為言信也實也雖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亶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為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拙齋林之奇全解惟天地萬物父母主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地萬物父母謂天地之於萬物無所不生無所不育猶父母之於子無所不愛然雖無不愛而其生育也非自然而然以聽萬物之自遂則必有賴於位乎天地之兩間而最靈於萬物以裁成而輔相之然後三才之道備而生育之功全故必擇夫誠有聰明之德充其所以靈於萬物者而為之元后彼既有聰明之德又居元后之位則能審於人性之好惡以為之父母然後斯民各得其所而至昆蟲草木之微亦無不遂其性者如此則裁成輔相之德於是為至人道盡而三才之位定矣此蓋言天地之道相須為用以成其化育也今紂之為君則不能盡其所以君父母之德以至於荼毒天下之民而暴殄天下之物使斯民不得其所而萬物莫有遂其性者則是負上天之所寄托而獲罪於天矣武王將欲興兵以為民除其害故先推言天地之所以立元后以為民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也柯山夏僎詳解惟

十有三年春主元后作民父母 此十三年春即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一此言十三必傳寫之誤前辯之詳矣周建子一月戊午即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以夏正言之則十一月也十一月而言春者蓋既改正朔則必以所建之月為春故春秋書春正月亦以建子之月也武王以子月啓行丑月伐紂則改正朔乃在丑月子月未有正朔而即以春言者史官追録之也此蓋史官欲録泰誓故推本其欲作泰誓之年月謂武王以即位之十一年建子之孟春大會同盟之諸侯於孟津欲共伐紂紂都朝歌在河之北武王與諸侯在河南今既大會欲渡師孟津故誓衆而數紂之罪以明今日不可不伐之意自王曰以下即武王誓師之言也（説見拙齋全解）然武王之誓必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者其意蓋謂天地以至和之氣化生萬物則天地實萬物之父母也然天地雖生萬物而萬物或有生無知有知無義而各得其偏而無其全惟人獨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而為萬物之最靈則天地生萬物於人為最厚故既予以善性又恐其汩於嗜欲道於利實而淺夫其情故又於人之中求其誠有聰明之德者使之居元后之位既居其位則輔相其宜裁成其道皆付之於元后使之全天地莫全

之功則父母斯民之任又在人君矣惟天之愛民也厚既使之靈於物又為之擇君而司牧之則為人君者教之安之養之使無負上天之意可也而紂乃荼毒斯民使不得其所而負上天之託此武王所以先推言天地為民立君以父母之意然後數紂之罪則紂所以無所逃其罪也黄鼎卿尚書精義王曰嗟我友邦冢君主元后作民父母 無垢曰史記云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則是武王與八百國之諸侯及八百國卿士大夫之心皆一而無貳皆誠而非偽故同為此舉也天下之心如此武王特因天下之心而倡之耳使其間有一夫異心則是武王之舉乃盜賊而非天意也 又曰人惟萬物之靈在萬物中為最靈者耳至此元后則大不相似是元后又於萬物之中又超然聰明出乎萬靈之上靈謂靈於萬物耳至於聰明又豈止於靈而已哉惟聰則所聞者遠惟明則所見者深聰明安可強作耶惟天生聰明實異於衆人者乃能合天而為君耳元后聰明在萬靈中所謂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也惟其聰明如此故其所聞所見高出乎四海九州之上而為天下父母其政教法制無非保護斯民有同赤子蓋民比萬物曰靈比聰明之君則為至愚矣儻非聰明之君保護之其罹害而貽禍必矣紂為元后而以淫酗倡率天下使皆為淫酗之民為民

父母當如是乎嗚呼元后之任亦大矣天地為萬物父母耳而元后乃為萬靈父母可不自重武王將以數紂之罪故先立此四句以見人主之任其重如此也 張氏曰友邦者親之也冢君者尊之也 又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無天何生無地何形此天地為萬物之父母也然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則有生有知又且有義此人所以獨靈於萬物矣靈者神之降而在人者也人為萬物之靈非亶聰明不足以治之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乂此亶聰明而後作元后者亶聰明者言其聰明之德充實乎內坦然而行之者也與所謂作聰明者異矣元后之於民治之以義所以制其強撫之以慈所以恤其弱有以制之則民必尊之有以撫之則民必親之尊之親之父母之道也紂之無道喪其聰明殘害于爾萬姓不足以作民父母此天之所以震怒而命武王以伐之也 呂氏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凡有形有氣皆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天地為萬物之父母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惟最靈天地以一元之氣丕冒天下本無厚薄惟得其精與粹者為人得其偏與凡者為萬物皆自然而然莫知為而為者亶者言其誠實也聰明非靈之外別有一箇聰明不過得精粹清徹使作元后此言人君之職分作民

父母。此見與天地同功處。此數句雖然。武王因伐紂而言。然百聖之相傳六經之總會。皆不過此道理。此最精處。學者能含味此四句。則可以通貫六經。覩見百聖。（孔氏曰。見正義。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惟十有三年春。王元后作民父母。惟十有三年春。三字必是差錯。何以知之。中篇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即書序所謂一月戊午也。豈十有一年用戊午日渡孟津。至十三年又用戊午日。以次河朔耶。萬一史臣聞見之誤。前後傳寫之訛。或遭秦皇焚烈之後。補綴拾遺。蓋未可知也。大會言諸侯之師與戎狄皆在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嗟者有惻怛之意友邦者。武王爲西伯。與國之諸侯皆友邦也。冢君。即諸侯尊之也。御事者諸侯之卿治事者。庶士者。將卒而下也。孟津之會。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此亶語誥之所能及哉。觀人心之所向。則天意可知。使武王此舉爲不義。則雖一國。猶且不得而強從。況八百國乎。明聽我之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人君之職。天人之至理也。非武王不能爲此言。蓋以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觀之。人與萬物同此稟受。然氣質之性。自有偏全。人者萬物之一也。物得其偏。惟人得其全故人獨靈於物。蓋其入孝出悌。踐仁履義。與萬物不同者。此其性之靈善者也。然人雖有此靈。亦有不能保此靈者。必得聖人爲之君以愛養之。父母之。然後斯民得以各遂其善。亶者誠信也。言實有此聰明之德也。聰明亦靈也。非於靈之外。別有聰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故其德所以獨高乎天下也。觀人與物殊。則天地之愛人。可謂厚矣。觀聖人與人殊。則天地之愛人。又如何哉。今也紂失其聰明。是爲君者不能保其靈矣。何以化天下之人。而使之保其靈哉。武王以君道自任者也。胡士行詳解惟天地萬物父母。王元后作民父母。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稱父母。元氣生始。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物。性之神靈。人皆有之。而能性其性者。不皆然也。故天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此又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也。聰明不失此靈耳。非靈外別有聰明也。陳大猷集傳新安王氏曰。萬物稟氣於天。受形於地。故曰天地萬物父母。　廣韻曰。靈。神也。善也。妙也。　孝經曰（見正義。）　愚曰。人心備萬物之理。才備萬物之能。御物而不御於物。是爲萬物之靈。（康節邵氏曰。人目收萬物之色。耳收萬物之聲。鼻收萬物之臭。口收萬物之味。）　聰明。說見堯典。　新安王氏曰。誠聰明者。生知之聖也。　元后。說見禹謨。　愚曰。天地雖萬物之父母。而不能自全其愛。人雖萬物之靈。而不能自保其靈。亶聰

明之聖人。則又人之靈者也。故俾之作元后。以父母斯民。裁成輔相。使民物各得以盡其性。然後天地之愛始全。而三才之道始備。此言天地立君之本意也。（易曰。見會通。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仁山金履祥表注亶明爲君之道。（王天與纂傳）王曰。嗟我友邦冢君。王元后作民父母。　嗟說見甘誓。　朱子曰。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則於人類之中又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育之。所謂作民父母也。然自古聖賢。惟堯舜生知安行。爲能履此位。當此責而無愧。若湯武聰明之質。固不如堯舜之全矣。惟能學知利行。是以能復其聰明之全體。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不及而及之之至。則未嘗不同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書釋題惟天地萬物父母。王元后作民父母。　陳氏曰。天地產萬物而人於萬物之中。爲得天地中和之氣。人君宰治人民。其聰明必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天亶其聰明者。無他是欲使之代天以子愛人民爾。（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見晦菴書說。）纂註新安胡氏曰。萬物莫不稟氣於天。受形於地。乾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一大父母也。　孫氏曰。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成。所以成之者。君也。　唐氏曰。配天地以作民父母。與易象言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一也。　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箕子以之終皇極。（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呂氏曰。見精義。）融堂錢時書解惟十有三年春。王元后作民父母。　經書十有三年春而序以一月。書之明其爲周之春正月也。序不書春而特書曰一月。抑亦行夏時之本旨歟。（王充耘讀書管見）亶聰明作元后　聰明作元后。蓋合萬國而聽於一人。其舉直而錯枉。是是而非非。必無纖毫過差。而後足以服天下。非極聰明者不能。故商書亦言惟天生聰明時乂。人言明哲實作則。（鄒悅道斷法）惟天地萬物父母。王元后作民父母　破合萬物而並育者。天地之至德。統萬民而首出者。聖人之至誠。　此理一分殊之說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萬物之所以生成。孰有外於天地者。故以天地總言。物固物也。人亦物也。聖人亦物也。此以理之一言之也。靈萬物者。人之所以異於物。亶聰明者。聖人所以異於人。其位爲元后。亦不過爲民父母。不能偏及於物也。此以分殊言之也。天地無爲。故理一。聖人有迹。故分殊。能備其聰明之實。以幾於天地之仁。其仁民愛物。安知不與

天地同功。特本其初而論之。則理一分殊之辨。不可以不明。而君天下者之仁不偏愛。當以愛為先務耳。張辛書義梯雲惟天地萬物父母。冐造化之所生。固有異類。造化之所愛。而無異心。蓋類雖異。而愛之之心同也。是以萬物生成天地之間。然有所不同。而父母之愛。未嘗有彼此之間也。惟天地萬物父母。見于泰誓之書。原寧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萬物。蓋物者兩儀之所生也。能生於未有之初。不能養於既生之後。如是而天徒積氣地徒積塊而已。豈萬物咸戴之意哉。此父母之愛。所以為造化之心也。請今夫高明悠久。有形而無不覆者天也。博厚廣大。有形而無不載者地也。根荄之微。芽甲之細。草木同一生也。而天地之心。無分於草木也。鱗介之多。飛潜之夥。禽獸同一生也。而天地之心。亦無分於禽獸也。萬物同此生。則天地亦同此愛也。謂之萬物父母。信乎其為父母矣。證人之言曰。萬物生於天地之間。生焉而無不自遂。形焉而無不自成。若彼此各任其自然而已。今必謂從其天地之養育。然後得以生成者。何哉。蓋四時之差行。雖生而不榮。寒暑之錯繆。雖長而不茂。知此。可與言天地之為萬物父母矣。

元后作民父母。　人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蚕焉而無不自衣。耕焉而無不自食。無彼此各任其自然而已。今必謂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者。何

哉。蓋暴亂之不平。雖有粟焉得而食之。遑居而無教。雖有衣則近於禽獸。知此。可與語元后之為民父母矣。結昔有商之季世。天物暴殄。使無以遂其生。於是武王誓師之際。有及于此者。亦欲體天心之公。而去其害物者也。宜乎濟河之舉。群師爭奮。戎衣不再。而天下大定也歟。

元后作民父母。冐人君有以臨天下之民。故必有以愛天下之民。蓋臨之而不能愛之非所以為人君之道也。是以古之聖人。出而為元后之尊。其愛民之心。殆猶父母之於赤子也。夫如是。可以為天下之主矣。元后作民父母。武王所以言之也。原夫民生於天地之間。有形焉不能以自保。有生焉不能以自遂。夫使為人君者苟不知所以愛恤之道。而草間禽獸以視之。牛羊以用之。如是則豈天置君之意哉。蓋天之意。必以父母之心而愛於民可也。講今夫尊而君神明。威而君雷霆。領萬方以為之主。奄九有以為之師。人君之尊如此。而仁愛惻怛之不加。則天下之民。奚賴焉。則必飢焉而與之以食。寒焉而與之以衣。隨其所以而處之。從其所欲而予之。如是而已。證柳書聞之。君之於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可親也。而不可疎也。譬之路傍之草。尚惜乎芳芭。釁鍾之牛。猶閔其無罪。而況民貴於物。反不以親而愛之。豈為民父母之意哉。結武王當有商之季世。而天下之民。荼毒之不忍。王欲仗黃鉞以誅之。恐軍之心有所未諭。故於誓師之際。有及于此。宜乎兵不血刃。一戎衣天下大定也歟。陳復陽課義惟天地萬物父母。至元后作民父母。

天賦聖人以不世出之資者。所以使之君長斯民。代天而理物者也。且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作民父母。萬姓賴之以生。萬物賴之以育。始能無愧於天德聰明之實。無負於天心付托之重也。聖君知之。暴君昧之。武王發此以誓師。豈非百王之標準。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者歟。嘗謂萬物莫不稟氣於天而賦形於地。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一大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故其一性之內。具四端備萬善。為萬物之靈。而知覺獨異於物。聖人則得其最秀而最靈者。故氣稟清明本原瑩徹。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天德聰明。真實無妄。不待勉强。故能為億兆之君師。於天下之民。撫之字之。保之養之。察其利病。順其好惡。使疲癃殘疾。鰥寡孤獨。無一不得其所。元后者。萬姓之一大父母也。夫天地能生萬物而不能理物。能生萬民而不能治民。聖人者出。既有天德。又居天位則財成輔相之職。父母君長之任。捨聖人其誰哉。是故受天地父母斯民之任者。則當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則必盡天地父母斯民之道。故其仁

民愛物。益然惻隱。無一民非我所生之赤子。在我所當撫。無一物非我同生而異類。在我所當育。然後能承天之命。為天之子。荅天之休也。當商之季。紂為昏虐。失其作民父母之道。於是上天篤生武王以代之。孟津之會誓師之初。首發此語。示天下以天德之大。天命之篤。所以體天為民者。本無一毫利之之心也。嗚呼。非聖人其孰能知惟天愛民之理。惟辟奉天之道若是乎。柳又論之。成湯於伐夏之初。誥于萬方。有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即武王誓師之旨也。然而湯之誥。首以君師自任。武之誓。首以父母自處。父母所以生之。君師所以教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其義一而已矣。不然。何以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書傳會選。蔡氏傳。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即下文所云也。鄒季友音釋。經（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受讀曰紂。鄭氏云。紂。帝乙之子。帝乙愛而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為紂。陸氏改以立政為受德為紂之字。此却非是。立政自以其德與受德對稱耳。）仁山金履祥表註。受失為君之道。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

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書傳會選。蔡氏傳。沈湎。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剔。割剝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勳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於言外得之。陳氏大猷曰。天命文考。何自而見。觀民心歸文王而怨紂。此即天命。三山陳氏曰。文王所謂大勳。惟在化紂改過自新。天下之民各得其安。此文王之勳也。鄒季友音釋。經。湎。彌兗反。陂。班麋反。炙。之石反。刳。空胡反。剔。它歷反。孕。以證反。傳。障。之亮反。炮。音庖。烙。音洛。又音閣。謐。覓畢反。朱晦菴書說。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

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蔡徐元聘）又因說文王事商。先生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蘇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先生曰。這也見未得在。但是文王伐崇。伐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翦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自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蔡徐元聘）孔安國傳。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耆酒。冒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　皇天震怒。命文王敬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陸德明釋文。覃（丁但切）。冒（莫報切。注下同）。嗜（市志切）。[illegible]（常利切）。酷（苦毒切）。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切）。障（之亮切）。匱（其媿切）。刳（口胡切）。剔（他歷切）。孕（以證切。徐養證切）。重意　皇天震怒。洪範。帝乃震怒。肅將天威。君奭。誕將天威。孔穎達正義。傳沈湎至無辜。　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傳一人至政亂。　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爾。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堭也。

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歆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曰。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火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刳剔孕婦也。　要義。官人以世不以賢才。（九）正義。闍謂之臺。榭是臺上屋。今之廳是也。（十）正義。黃度書說。今

商王受至殘害于爾萬姓　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赦觀民何有天爲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此豈所以爲民父母哉沉湎嗜酒冒亂女色心志內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叙有德而私其世天覆無生育而朘削之以崇飾非度皆爲弗克敬天也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紂滅天理至此極矣放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也而又歷數其罪如此涼薄殆甚歟非也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爲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爲惡不如是之甚矣會者數十萬一語不貸其敢出諸口哉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西伯出羑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以上其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前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勳未集而文王終紂使文王爲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也真西山大學衍義今商王受至臣下化之　臣按受之惡衆矣而武王誓衆乃以沉湎爲首者人惟一心明則萬善所從出惛則衆惡所自生未有沉溺于酒而志不惛者志一惛則無所不有矣故曰冒色曰暴虐曰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無不具焉宜武王以爲問罪之首也夫成湯惟其不迩聲色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受惟其沉湎冒色也故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心有惛明之異故政有得失之殊後之人主其可不鑑黃彝卿尚書精義今商王受至爾將天威　無垢曰昏庸之君以謂蚩蚩之民耳而不知民心即天心也民喜即天喜民怒即天怒不以民爲心如此是不以天爲心也然則降災下民者豈非不敬上天乎夫有天下者所戒莫過酒色教人耳有一於此未嘗不敗亡者也豈有爲人君者若不肖子弟而耽酒濫色若凶惡盜賊而酷暴虐殺乎顧此姿質在下則天子誅之在上則天下誅之此宇宙中所不容者也又曰舜罰弗及嗣而紂乃罪人以族舜賞延于世而紂乃官人以世是其所爲每與舜相反矣由舜之道足以得天下由紂之道足以亡天下人主當自擇焉賞與官人有別乎曰有賞以祿耳而官人乃不問賢不肖皆使在位當紂之時受紂之私恩者決非賢者也然則湯有孥戮之刑則如之何曰戮辱也非族之謂也湯肯族誅人乎決不然也　又曰自義理而行則以民爲重自人欲而行則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爲重以民爲重則如漢文惜十家之產而罷營露臺以宮室至侈服爲重所以紂殘害萬姓

營此不急之務而不恤也吁人欲其可長哉然人欲不行於茅屋衡門之間而每行於四海九州之主茅衡之下衣弊履穿羹藜飯糗人欲何自而行乎尊臨四海雄霸九州號之則聽禁之則止人欲恣行無所忌憚不足怪也此皐陶所以告禹而曰兢兢業業湯得天下所以言慄慄危懼唯恐人欲之起也爲天下君者常以民爲心則發一號出一令興一事廢一法唯恐有害於民安得至此極耶　又曰君天下自有君天下之責亡天下自有亡天下之責不可強也觀紂姿稟乃盜賊之雄者耳天欲亡商必生此人良可痛也夫忠良而焚炙之孕婦而刳剔之此何等法度亦將何所不至哉當時商家在庭賢者爲多不知忠良爲誰也　皇甫謐云紂刳比干妻而視其胎嗚呼殺諫臣而刳其妻及殺其未產之子凶虐如此此所以能亡商家之社稷歟　又曰紂之凶暴如此此豈天心也哉天下之心皆怒是乃皇天震怒也紂兇暴臨於四海而文王忠厚亦臨於四海四海之人皆憤怒紂而歸心於文王欲文王舉湯故事而征之民心如此是乃天命文考肅將天威也西伯戡黎則文王嘗行天威以警紂矣使文王不死豈止戡黎而已哉此非文王私意也天下之心也天下之心天之心也自堯舜以來積至于商凡千七百有餘國而文王聖德獨卓然出于諸國之上則天之生文王正所以伐紂也　呂曰聖人雖相去千百里之遠求其端則不過公私而已惟其公則天地萬物都如一體上則翼翼小心順帝之則下則慄慄危懼懷保小民惟其私則限七尺之軀此外皆壅蔽隔絕以天爲蒼蒼空虛之物而不知敬以民爲蚩蚩無知之物而不知愛又沉湎冒色只是一箇昏昧知七尺之軀養其體所以冒於聲色無所忌憚元初之聰明已自斲喪殆盡或幾乎熄矣　又曰人誰無好惡好惡出於公心便有節出於私意便無節惟紂出於私意故惡一人不已必至於族好一人不已必及其世　又曰紂之惡極天之怒亦與之俱極天之於人叩之小則小鳴叩之大則大鳴此見天人一體處紂之所以爲惡只是一箇弗敬上天文王之所以爲聖只是一箇肅將天威若是毫髮怠惰便是人欲非天威（孔氏曰見正義）（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胡士行詳解今商王受至刳剔孕婦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爲而乃如是耶天安得不怒陳大猷集傳愚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惡孰不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況於他乎宜其不知體天愛民而爲惡日深也　酒說見嗣征　愚曰以無所敬愛之心又昏於酒荒于色（新安王氏曰聰明安在）人欲愈熾則凶惡愈肆敢行言果於暴虐也　新安王氏曰罪人以族則濫

及無辜。官人以世。則濫及無德。　東陽馬氏曰。侈服。謂九服用侈靡。不止衣服。耗匱民財。以殘害萬姓。　陳氏曰。此言紂殘虐不能作民父母也。　新安王氏曰。刳。剖也。剔。去肉也。孕婦。懷子者。（孔氏曰見孔傳。呂氏曰見精義。）　皇天震怒。至大勳未集。　呂氏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至此天理盡滅。紂之心。即天之心。天本無怒。紂之惡極。故天之怒與之俱極。　又曰。天威非敬則不能將。毫髮怠慢。即是人欲。非天威矣。（愚曰見會選。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周伐受。文王未伐。武王未遽伐受。終不悛。許謙叢說。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作一句。謂皇天命文考。使敬將天威以定天下。武考字絕句。則謂皇天既怒紂。則命我文考矣。文王於是敬將其天威。欲有為而未集。董鼎輯錄纂註。沈酒冒色。至大勳未集。　輯錄問諸儒之說。以為武王未誅紂。則稱文王為文考。以明文王在位未嘗稱王之證。及既誅紂。乃稱文考為文王。然既曰文考。則其謚定矣。若如其言將稱為文公耶。曰此等事無證佐。皆不可曉。闕之可也。（問餘見晦菴書說。）纂註新安陳氏曰。蔡氏愚謂以下七句。曲為文王文飾。不若語錄盡之。（陳氏曰見陳大猷集傳。）陳櫟纂疏。陳氏經曰。泰誓只言文考。至武成始追王稱文考文王。（語錄見晦菴書。）王充耘問斷。泰誓書言文王大勳未集。而武成則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何歟。至穆王言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則以烈歸武王。而文王僅及其謨。又何歟。而周公亦以受有殷命為文王。與穆王之言不其戾乎。答有追稱前王之功而言者。有直指前王之事而言者。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此直指其事而言者也。書言文王克成厥勳。此追稱其功而言者也。文王非無烈也。而謨顯於文。武王非無謨也。而烈盛於武。文顯於前。武承於後。父作之。子述之。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下自歸于文王之德。武王非欲伐紂。而上帝臨汝。不得不致其伐耳。其曰文謨武烈者。各指其盛者而言也。且當商之季。而三分有二。則天命之歸文王可知已。周公言文王受有殷命。豈欺我哉。文王雖率商之叛國以事紂。然其伐崇伐密。以至於侵阮戡黎。大功未集。而文王崩。則泰誓言大勳未集。豈不信哉。至於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尚迪有祿。無非卒文王之伐功而已。克成厥勳。不歸之文王可乎。雖然伐商者非文武之本心也。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之而後已。使商罪貫盈於文王之時。則牧野之師固有所不容已。使受惡悛於武王之日。則君臣之分。又豈敢有所不盡哉。然則言文王之謨。則功可見。言武王之烈。則謨可知。前聖後聖。其揆一而已矣。豈容異觀。　又答周之王業。垂成於文王之世。而大定於武王之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也。不過纘文王之緒而已。故以伐殷之事言之。則在於武王之時。雖謂文王為大勳未集可也。以積累創造言之。則太王基王迹。王季勤王家。至文王受命為西伯。而三分天下有其二。商已駸駸乎為周矣。雖謂文考克成厥勳可也。雖謂文考受有殷命可也。此專論文王者如此。若以文武並言。則文王造周。有安天下之謨。武王除暴。有定天下之烈。一顯於前。一承於後。父作子述。此則有不可掩者。言既各有因而發。則亦奚相悖之有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二寘

誓　書泰誓二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書傳會選蔡氏傳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於凶惡盜賊之人即其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鄒季友音釋經悛丑緣反粢音咨盛時征反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傳長上聲觀去聲背音佩下同朱梅庵書說伊川謂無觀政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要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吝徐元杰孔安國傳肆予小子發至觀政于商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至遺厥先宗廟弗祀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陸德明釋文悛七全切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懲直承切不爭爭鬬之爭孔穎達正義傳悛改至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爲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史浩講義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至觀政于商友邦者武王同列之諸侯故曰友冢長也皆謂之長尊之也御事庶士者武王同行之士卒故曰我御事庶士豈無下賤者而皆謂之士獎之也夫天地之大所主者生殺之權爾然其大德則專於生而已又以其權寄之于人而立人之聰明者以爲君君之大德亦曰好生而已是以天地人君俱得稱父母父母者豈非生我之謂乎今商王紂一切反此弗敬上天是不知生之所自也降災下民是不知執生之權也凡民有好生惡殺之性與天地通者皆不得其所欲豈天地立人君之本意乎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王不得已而用刑得其情尚有哀矜之心紂乃於沈湎冒色中肆行暴虐民豈有生意乎夫罪人不孥罰止其身賞延于世非命以官先王不得已而用賞罰爵有功罪猶止其身付之無私爾紂乃於濫刑濫賞中延及無辜無功之人民豈有生意乎先王以甘酒嗜音峻宇雕墻爲戒所以奉天地也今紂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爲父母者不如是也先王以遏惡揚善毋夭胎爲戒所以順天地也今紂乃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爲父母者不如是也暴虐也族也殘害也焚炙也刳剔也皆主於殺與好生之德異矣民無所怙恃而可謂之父母乎既與皇天之意不合宜其震怒也居是時有一人以生民爲心豈不可以君天下而爲人父母乎則觀政于商民實有來蘇之望矣武王其又奚辭黃度書說肆予小子發至罔懲其侮豈惟無悛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故民攘竊犧牲牷用乃能責命于天皆乘黎之後觀祖伊其子之言則乘黎爲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皆以紂爲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乘黎爲武王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爲十一年先儒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皆牽合十一年十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文王伐飢（或作耆）祖伊乃告紂皆非泰誓文王武王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飢所謂衆言殽亂折諸聖當一以經爲證絜齋袁燮書鈔今商王受至罔懲其侮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爲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爲此官則子繼之孫又繼之賢乎不賢乎皆不問也人

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沉湎冒色昏迷而不知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爲罪也詳觀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沉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昏迷其聰明雖紂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曉見紂所以不可爲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盾乘黎之類皆黨紂爲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其勢甚逼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爲吾有民有命略不懲戒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拙齋林之奇全解　祭統曰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可以觀政矣所謂觀政者蓋謂政之勤怠美惡由餕可以觀之此言觀政亦猶是也蓋當文王之時紂爲不道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也爲皇天之所震怒而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伐之矣既以伐紂之事命於文考而大勲猶未集則其所以伐紂而集文考之大勲者是乃武王之任也然其所以至於即位十一年之久而後往伐之者蓋予小子發與汝有邦之諸侯尚且顧君臣之大分而猶有不忍之心尚有望於紂之幡然而改自怨自艾而歸於善者十餘年而觀紂之政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其所以不得已而爲此孟津之舉也武王之心只如是而漢儒不之察乃以觀政轉而爲觀兵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而爲周師再舉之說此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於理而不通然歷代諸儒往往多從而信之以爲誠然惟程氏之說曰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絕則紂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脅其君乎此言大可以規正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也故某推本此說而附益之以觀政之不可爲觀兵以信周師之實未嘗再舉也武王觀紂之政以爲其萬一之悔悟而紂罔有悛心方且夷倨而居此夷字當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言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而無禮於是弗祀上帝與夫天地神祇之在祀典者以至遺棄其先世之宗廟亦弗之祀既傲慢無禮而又弗顧於宗廟神祇之祀於是國家之所藏蓄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所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皆所謂既于盜也至於此

則紂之心亦可以自省矣方且肆然自肆於上以謂吾有民可賴以安蓋恃其有如林之旅也謂有命自天必不至於是蓋所謂謂己有天命也惟其所恃者如此故無有能懲其侈侮之心者此其罔有悛心之實也夫紂之罔有悛心其事可謂衆矣而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人之爲不善雖至於盤樂怠傲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昭昭然不可欺者則猶或畏憚而有所不敢爲苟不復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而遺之以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之也至於殺饋餉之童子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而伐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虐之甚然文王猶未忍伐而事之武王猶未忍伐而觀之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而率諸侯以伐之蓋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矣故武王遂言其所以致討而卒其伐功之意蔣山夏僎詳解　武王上既言上天立君之意故此遂數紂罪以見上天之意如此而紂所爲乃如彼故知其得罪於天也夫天之亶聰明作元后將使之父母斯民也今商王受乃弗敬上天降災罪于下民豈上天立君之本意哉然又不特如此沉湎于酒貪冒貨色酒謂之沉湎者蓋被酒所困若沉于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耆酒謂之沉湎貪色謂之冒者蓋惟色是求晝夜冒進不知廉耻也惟其沉湎冒色惽然無知故暴虐之事敢於必行曾無忌心以罪加人則誅及族類以官使人則延及于世夫罰弗及嗣虞舜之法也大臣有功子孫世祿未嘗官世亦古之制也今紂自任一己之喜怒一怒其人則不論輕重誅及其族一喜其人則不論賢否世守其官又恣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萬民宮室其所常居者也臺則積土爲之所以觀望也榭又臺上有屋者也陂則障澤水使之不流者也池則掘地停水者也侈服則華侈其衣服者也凡此皆役民之力歛民之財爲之所以殘害萬民也既害民矣於忠良之人又焚炙之即加以炮烙之刑也於有孕之婦則刳剔之刳刲也剔去肉至骨也此言刳剔則是刳剔其腹以視其胎也皇甫謐言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所據而云也惟紂惡積不可揜罪大不可解如此故皇天惟是震動而怒其所爲命我文考敬受天之威命以伐之雖奉天威以伐有罪而大功終未能有成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也文考之功既未能有成則成其所未成者實武王責也故武王於是自謂我小子發與汝友邦之諸侯共觀舊政遲而至十有一年蓋庶幾紂之改過而歸於善也林少穎謂武王即位十一年而後往伐者蓋謂

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焉幾紂惕然而改自然自艾而歸於善矣何觀察其政事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曾無悛革之心此所以不得已而爲孟津之舉武王之意則是如此而漢儒不察乃謂觀政轉爲觀兵以附會此經十一年與十三年而謂周師再舉殊不知此說考於經而不合揆於理而不通惟程氏觀兵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已絕則紂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三年若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敢以兵會君于此說大可見漢儒之失而解後學之疑故特舉以驗周師實未嘗再舉也夫武王所以遲至十一年觀紂之政者特冀萬一改悔而紂乃罔有悛革之心方且夷倨而居此夷與原壤夷俟之夷同蓋倨肆而無禮也惟其倨肆無禮故於上帝與在天之神在地之祇紂皆不祀非特不祀上帝神祇而先世之宗廟亦遺之而弗祀凡國家所蓄藏犧牲粢盛以爲祭之備者皆盡于凶災盜賊無復存者如春秋書鼷鼠食郊牛角御廩災之類所謂既于凶也如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之類所謂既于盜也夫祭祀之犧牲粢盛爲凶盜所以使侮如此在紂亦可以自省矣而方且掩然自肆於上以謂吾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雖侵侮如此曾不知所以懲艾則其罔有悛心也可知矣宜武王所以必伐無赦也林少穎謂紂之

罔有悛心其事衆矣而武王必以犧牲粢盛既于凶盜爲言者蓋以人之爲不善雖至於暨樂怠敖無所顧藉然其心苟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則猶或畏憚而不敢爲苟不知天地鬼神矣則其爲惡何所不至哉故湯之於葛見其不祀則遺之牛羊粢盛而未忍伐也至於殺童子而奪其餉則知其心之不復悛革於是興師伐之今紂之惡至於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可謂暴矣文王尤未忍伐至于犧牲粢盛既于凶盜而罔懲其侮則知其罔有悛心故率諸侯伐之蓋紂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者至此而決故也此說極善黃彝卿尚書精義大勳未集至罔懲其侮　無垢曰西伯戡黎而紂改過與夫紂不改過而文王卒有天下則是大勳已集也自戡黎之後紂雖不改過而文王不幸死矣是文王之所以受天之付託者未成其功也文王既死紂之凶惡不改武王繼父之志述父之事豈得恝然坐視而不顧哉故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起伐紂之師至孟津而不渡所以伺察商之政事發紂之邪心化之遷善改過退而不伐蓋以俟紂之改過也則周家忠厚之意可謂深矣　又曰嗚呼弗畏天地百神祖先宗廟豈畏武王之兵哉事至於此無可爲矣想紂之心寧燼身懸首以取快終不肯改過自新以遷善也　又曰古之祭祀於犧牲粢盛甚嚴且

謹祀五帝則前之三月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有事於耕藉以供天地祖宗之粢盛其所以如此者上以荷天地之付託下以承祖宗之基業示不敢輕之意也今祀天地犧牲粢盛之物盡爲凶盜所攘竊而容食之紂乃縱而不問其罪是與凶盜同心也是不有天地宗廟也是以天地之付託祖宗之基業委之於凶盜也不祥莫大焉犧牲粢盛爲凶盜所攘或以爲不可乃曰吾有民以謂天下之民死生在我吾有命以謂吾既爲君天命在我何所不可哉凶盜攘竊犧牲粢盛人以謂當殺我以謂無害忠良諫輔人以爲當敬我以謂當殺在我意耳有何不可哉其侮慢之心滋甚上至天帝下至后土旁至百神親至祖考略無分毫懲創改悔之心不燼身懸首則不已小人無賴爲凶盜者類如是乃以置四海九州之上商緒何其不幸哉　東坡曰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一王後也余切以謂不然武王誅紂尚使武庚微子爲商後使紂改過安得僅同武庚微子耶此非所以論武王也聖賢所爲豈至於此第未深思之耳惟其罔有悛心偃然如舊略不知改此武王所以決意伐之而無退志也　劉氏曰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

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非示強也退非示弱也進所以警其可畏退所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畏終不改然後取之足以知武王之進非示弱而棄之明矣　張氏曰人君者神民之主也今紂弗事神祇遺厥宗廟大則自絕于天地遠則自絕于先王則其爲惡無過於此然其昏迷曾不自悟乃曰吾有民有命言有民可以守邦有命可以享國此其惡之有加而無已也惟其如此故罔懲其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紂之罔懲其侮則有自侮之道此武王之所以伐之也　陳氏曰聖人之舉事其圖終也甚審其發端也甚謹堯舜之不爲惡與桀紂之不爲善如水之不可使熱如炭之不可使寒安有改過之理武王觀兵猶或庶幾紂有悛心者仁厚之辭也君臣之分不敢以遽潰也故武王退守臣節遷以數年紂死而諸侯歸周亦無不可然紂惡極矣民窮久矣天怒甚矣武王不得已而再駕亦武王之所甚病也　呂氏曰先儒以大勳未集謂文王不能定天下故勳未集以此觀文王却是以利心觀文王蓋天下以肇修人紀盤頓天下付與文王當其天命未絕人心未離時文王能定亦是大勳既集若使紂一旦惕然改悔率天下諸侯以朝王雖謂之大勳既集亦可文王既不能滅紂又不能化紂此大勳所以未集陳經詳解今商王受罔懲其侮

自此以下皆數紂之惡也。今商王受弗敬上天，人之善莫大於敬，自敬心而充之，善將無所不至矣。人之不善莫大於不敬，自不敬之心而推之，惡亦無所不至矣。人主居至尊之位，無可以爲畏者，惟當畏天。今既弗敬上天，則不畏天矣，故降災下民也。冐色而暴虐也。罪人以族，官人以世，以至于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皆自夫不敬之發也。惟人爲萬物之靈，在所當愛，而反降害之。一己之欲不可肆也，沉湎于酒，則貪冐于色，則縱欲而無厭，敢行暴虐。惟仁者爲能有不忍人之心，不仁者則有忍心，故敢以爲暴虐而無忌憚。惡惡止於其身可也，罪其人而及併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及之。賞延于世，有功而使之世食祿可也，官人不問其賢才，而使之居上位。賞而僭，則所賞者皆與紂同惡者也。罰而濫，則所罰者乃不與紂同其惡者也。安有至公之理哉。宮室之是修，臺榭之是營，陂池之是築，侈服之是奉，無非竭民力以自奉，故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紂作炮烙之刑。忠良，如比干以諫死之類也。孕婦，說者謂比干之妻懷孕，則刳剔而視之。其殘忍暴虐之狀，一至於此，則已極矣。皇天震怒，豈自外來哉，天之震怒者即紂之惡已極處是也。文王之德日彰，紂之惡已極，决無兩立之理，故命我文考肅敬以行天威。所謂天威者，亦非自外至，即文王之肅將處便爲

天威。此天人所以爲一理也。大勳未集者，文王豈於此有利商之心哉。文王之所謂大勳者，其道得以達之天下，而使之得其所者，即大勳也。如使紂能恐懼修省，反前日之不善，爲今日之善，則文王就臣子之位，可以無憾。天下之民亦得其所安，豈非文王之大勳乎。惟其不然，所以爲大勳未集。言其未得遂文王之志，望道未之見之時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我小子遂與爾友邦之大君治兵于孟津，以觀商之政，視其能改與否。於此可見武王不得已之心，使武王有利商之心，則遂大舉而取之矣，安用觀政。此蓋天惟五年須暇之意。紂若因此悔過，則武王退而就臣子之位，武王之本心亦遂矣。柰何紂無有悛改之心，乃夷居者，肆然在上，恬不知戒，上帝神祇愈不知敬，先宗廟祭祀之事愈不知修，犧牲粢盛者所以事上帝神祇與先宗廟祭祀之具是也。既盡爲凶人所盜，而紂曾莫之知。此則罪之大者，亦如成湯責葛伯只言其不祀也。紂之惡如此，乃反以爲吾有民之可托，有命之足恃。夫人君之所托者民也，而紂之民則離心德矣，烏可托。人君之所恃者命也，而紂則取怒於天矣，烏可恃。罔懲其侮者，言侮慢日甚，未始有懲創之心，是紂終不改過矣。孟津之會，武王其能自己哉。陳大猷集傳：肆予小子發至罔懲其侮。　犧牲　說見微子

惡曰。既于凶盜，而紂不顧，方曰吾有民有命，恃其民命，不懲止其侮慢然。紂所謂有民，徒見天下林林之衆耳，不知民心已離。所謂有命，徒見身居人上耳，不知天命已絶。（林氏拙齋曰見拙齋全解。孔氏曰見孔傳。）黄震日鈔：古註與諸家皆謂觀商政之善惡，或以爲觀兵者非矣。蔡氏以商畫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爲據，謂以諸侯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恐亦不若古註爲徑。王天與纂傳：今商王受至罔懲其侮。　呂氏曰：推原紂惡之本也。紂惡本於不敬，上不知有天，下豈知有民。故降災虐而不恤也。敢者，果敢之謂，行之愈力，無所忌憚也。　蘇氏曰：等殺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等殺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于世，非官人也。　宮室說見伊訓。（林氏曰見拙齋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正義。蔡氏曰見會選。朱子曰見晦菴書說。陸氏曰見釋文。陳氏曰見大猷集傳。許謙叢說）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師能左右之曰以。之以謂武王率諸侯事殷，以觀殷之政事，視其能悛惡與否，非謂有所窺伺也。（融堂錢時書解）沉湎冐色而下，皆降災之事。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書傳會選：蔡氏傳：佑，助。寵，愛也。）天佑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誅，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鄭季友音釋：經：（相，去聲。）傳：（長，上聲。左右，音佐佑。夫，音扶。）朱晦菴書說：佛經云：佛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聖人亦爲這一大事出來。這箇道理雖人所固有，若非聖人，如何得如此光明正大。你不曉得，我說在這裏，交你曉。你不會做底，我做下樣子在此，與你做。只是要持守這箇道理，交他常主在世間，上拄天，下拄地，常如此端正。才一日無人維持，便傾倒了，少間脚拄天，頭拄地，顛倒錯亂，便都壞了。所以說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做，却在你。做得好也由你，做得不好也由你。所以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既撫養你，又教導你，使無一夫不遂其性。如堯舜之時，真箇是寵綏四方。只是世間不好的人，不定疊底事，才遇堯舜，都安帖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因其才智做得工業，然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其一二，而師之道則絶無矣。卓孔安國傳：天佑下民。

至作之師。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爲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陸德明釋文。爲立上于爲切。相。息亮切。否。方有切。重意。寵綏四方。盤庚底綏四方。孔穎達正義。天）佑至厥志。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爲之君上。使臨政之。爲之師保。使教誨之。爲人君爲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爲有罪也。爲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爲師。非謂別置師也。　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爲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　傳越遠至其志。　正義曰。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爲遠也。武王伐紂。内責爲民除害。外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己志欲爲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

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要義。君與民爲師。非別置師。（見正義）黄度書說。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善遠罪。則爲越厥志。衆絜齋袁燮書鈔。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拯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爲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也。此心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爲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漢武帝之伐匈奴。唐太宗之伐高麗。疲中國之力以事遠夷。皆越厥志者也。況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爲則不然。是爲越厥志也。拙齋林之奇全解。前言紂之所以自絕于天地鬼神矣。於是遂言己之致討。以卒其伐功之意也。天之佑助下民。將欲使之各得其所。而無流離陷溺之患。則必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君師立。然後斯民無有不得其所者。蓋君師者。所以代天而理民也。故荀子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

之三本也。紂既喪其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而又失其所以爲君師之道。則是三本絕矣。故武王既言遺棄其宗廟神祇之祀。而又言其失君師之道。以見其所以至於危亡者。皆其所自取也。上帝之所以立君師。惟欲其相助上帝。以寵愛綏安此四方之民而已。天既命紂以寵綏四方之任。而紂不能勝。方且荼毒斯民。故天改命文王。爲之君師。大勳未集。而武王纘之。則其所以相上帝以寵綏四方者。在武王不敢不勉焉。紂之有罪則伐之。無罪則赦之。不可踰越於我先王之志也。王氏曰。有罪不忘赦。無罪不忘伐。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何敢越也。孟子曰。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蓋有罪於此而不能相上帝以伐之者。武王之所恥也。此說得之矣。柯山夏僎詳解。武王上既數紂罪。故此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謂紂之罪如上所言。暴虐如此。上天見其暴虐。不忍下民被害。於是佑助而命我作之君以治之。作之師以教之。天意既如此。故今日惟當助相上帝。以寵定四方之民而已。所謂相上帝綏四方者。即今日伐紂之事。紂既滅。則虐政不行。而民自安矣。武王伐紂。既欲相上帝安四方。故有紂之有罪無罪。武王其敢自任其意而妄加誅戮哉。紂有罪則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則順上帝而赦之。或伐或赦。視上帝

之意如何耳。武王其敢逆其志而妄行哉。故曰予曷敢有越厥志。一說。又謂武王上既數紂之罪。故此遂言上天立君之意。謂上天有佑助下民之意。故立之君師者。所以助上帝而安斯民。今紂爲君師。所爲乃如此。是謂得罪於天。則天滅之。天滅之則紂之有罪無罪。與武王之當伐不當伐。皆天意也。武王豈敢違天意哉。二說皆通。黄彝卿尚書精義　無垢曰。天之愛民。如父母之愛赤子。豈容殘害。如紂者在民上。恣爲苛政。暴刑以殺斯民哉。所以作君師以救民也。夫桀無道。則天生聰明如湯者以乂之。紂爲無道。則天佑君師如武王者以救之。有桀必有湯。有紂必有武王。此自然之理也。天道茫然不可測知。使有一人其德足以爲天下君。其道足以爲天下師。此豈偶然哉。君師之所在。乃天所在也。上帝愛民。爲君師者能寵綏四方。是乃所相上帝也。寵。謂使之如意。綏。謂使之得所。紂在上。四方不如意。不得所者多矣。是大失上帝之心也。上帝無心。以民爲心。民如意。則上帝如意。民得所。則上帝亦得所。爲人主者。欲尊敬上帝。宜尊敬斯民而已矣。故孟子曰。民爲貴。夫知武王之心者。則以爲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論武王之迹者。則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若武王之志。志在救民。以謂有罪者不敢恕也。以謂無罪者不敢喜也。不以有罪無罪之說貳

其心唯秉彛民之志，直之無前，雖死生不適此志也。張氏曰：民之有欲，無主乃亂，故天佑下民而作之君者，所以治之也。民之有常性而克綏厥猷者惟后，故天佑下民作之師者，所以教之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則君師之任，有罪而不妄赦，無罪而不妄誅。其志在於克相上帝，寵綏四方，非可越也。　王日休曰：武王於此遂以天子自任矣。以文王爲受命，則己當爲天子也。（林氏王氏曰見拙齋全解。）胡士行詳解：紂之伐，天也，武王何心哉。陳大猷集傳惡曰：君師皆一人之責。漢唐賢君但知有爲君之責，不知有爲師之責，故刑政徒尚，教化不立，抑不知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也。爲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愛綏安四方。紂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任君師者獨不在我乎。　又曰：有罪者所當伐，（指紂也。）無罪者所當赦。（指當時之民。）其志在乎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而已。予何敢踰越也。　孟子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陳氏曰見陳經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天命爲君，代受之責不可違。（陳櫟纂疏）陳氏經曰：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責，則任君師獨不在我乎。我當相天以討紂之有罪，而綏定天下之無罪者，所不得而私也。（語錄見晦菴書說。融堂錢時書解）此下申明元后作民父母之事。王充耘主意：天佑下民至寵綏四方。　上天以愛民爲心，故重其責於聖人。聖人以奉天爲心，故致其愛於天下。鄒悅道斷法：天相民，聖人相天，皆不過爲民而已。故君之於民，不惟君以長之，尤必師以教之。不特政事之所加，而深明教化之所及。凡此者皆以愛民而措之久安長治之域耳。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即綏而安之以厚其生，此經綸參贊之道，非特民之所望於君，而亦天之所托於君也。爲人君者豈可謂不能而聽斯民之自爲之理者哉。陳雅言卓躍：此武王誓師之言，在作之師截。武王言天之愛民至矣。天能予人以耳目口鼻之形，而不能使之無饑餓凍餒之患，故立之君養之。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立之師以教之。爲君者當曰：天之所以命我爲君者，其意爲何如？蓋四方之民，天欲養之，而吾必代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而寵綏四方之民，使無一之不得其養也。是豈徒以君位而責我哉。天之所以命我爲師者，其意爲安在？蓋四方之民，天欲教之，而吾必任之，惟其能相上帝之所不及，而寵綏四方之民，使無一之不由於教也。是豈徒以師位而尊我哉。蓋是時獨夫作亂，君師之道，固蔑明矣。武王誓師之際，首及乎此，深以君師之責，舍我其誰。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書傳會選）蔡氏傳：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公三十一年，晉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十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此章傳文悉本有得於心，多作有得於身。十萬曰億，多誤寫作百萬曰億。今正之。鄒季友音釋：經（度，待各反，下同。傳量，音平聲。身當從朱子晚年所定改爲心。子朝，左傳陸音如字。一音馴。通考：百萬曰億，採應劭風俗通云：十萬曰億。詩毛氏傳云：萬萬曰億。鄭箋云：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爲田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國語韋昭註云：十萬爲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蔡傳云：百萬爲億，不知何所據。然洛誥傳又言：十萬曰億。則於此不應異釋也，豈傳寫者之誤耶。程伯圭曰：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千乘之衆，則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分爲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纂）陳師凱旁通：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輯纂引林氏云：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技吾強也。度義，彼曲直也。）百萬曰億。（輯纂引余氏言：此謂百萬曰億。洛誥訓十萬曰億。新安陳氏曰：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爲億，未見所本。）孔安國傳：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强。揆度優劣，勝負可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三千一心，言同欲。）陸德明釋文：度（徒洛切，下注同。）億（十萬曰億。）正誤：勝負可見，負作貟誤。負从側人从貝，非从力也。孔穎達正義：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爲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民之大義，與紂無者爲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勉力而戰也。黃度書說：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協之。雖三仁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自以爲求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仁山金履祥表

註勢不難伐理不可不伐武王恐有違天之罪書釋題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　石林葉氏曰同有是力足以相抗則度其德之可勝與否均爲是德而不可勝失則度其義之孰輕孰重事君以存臣道亦德也事天以救民亦德也與其存一己之臣道不若救民之大惠此之謂度義董鼎輯録纂註纂註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於身身當作心按孟子曰道若大路然邵子曰道猶路也萬古在前萬世在後誰能不由此道而行凡日用事物當然之理決不可不由者是之謂道道乃衆人公共之路必須能行此道而有得於吾心然後可謂之德禮記鄉飲酒曰德者得也得於吾身也朱子暮年榜公堂取據於德一條改有得於身爲有得於心仍俾六經用此爲通例禮記其身己是切己終必曰心益見向裏下工夫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余氏曰見李過陳氏曰見纂疏陳櫟纂疏愚按此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説百萬曰億未見所本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介軒董氏曰見纂註杞山趙友聞主意先儒於同德度義則訓之曰德得也行道而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及於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則又釋之曰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何其説之不同歟且德足以該義矣而必參義以配德又何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書傳會選蔡氏傳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鄒季友音釋傳長上聲孔安國傳商罪貫盈至厥罪惟鈞　紂之爲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陸德明釋文貫工亂切孔穎達正義傳紂之至同罪　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黄度書説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審矣天命在武王不能順天而討之存其罪與爲惡者鈞是故此義爲嚴果齋袁燮書鈔同力度德至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及覆壽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衆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則義又所當爲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爲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武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能使人心之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爲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爲不合於義則一人誘之一人敗之求其一心得乎黄彛鄉尚書精義無垢曰行兵之道度彼度己蓋非一事也而其大體最在力德義而已力不同則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矣豈敢言兵哉或曰漢光武以八千破王莽百萬晉謝石亦以五千破苻堅百萬何力之有乎曰先王之兵不論幸而論必力雖若強而理則甚弱是可必而非幸也此又不可不知使力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又當度彼己之德也彼德爲盛則陸抗不敢犯羊祜矣使德同矣其可戰乎曰未可也其上又有事焉其事惟何曰又當度彼己之義也彼義爲勝則晉文不敢犯楚衆矣使力勝而德又勝德勝而義又勝則有前無後有進無退一戰決矣論紂之力則億萬異心而武王乃三千一心論紂之德則淫酗肆虐而武王乃聰明齊聖論紂之義則侮慢天地而武王乃救民水火以彼己度之武王之勝久矣不待牧野之戰而後爲勝也使行兵者識此大體其取勝也必矣心存於利則人各有心心存於義則古今一心紂率天下於利人人快己所欲故雖有臣億萬如此之多然惟億萬心以其趍於利也武王率天下以義故雖有臣三千耳如此之少然惟一心以其趍於義也趍於利則唯知一己安知君父此紂自賊其躬也趍於義則惟知公義所在安知一己此武王所以得天下也夫人心即天心也武王之心未欲誅紂是天意猶須暇之也武王之心今誓師必往是天意必欲誅紂也武王儻起絲毫私意以俟之是弗順此心也弗順此心是弗順天心也弗順天心是同紂爲惡也閔實其罪與紂鈞耳可不畏哉　張氏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力之有彊弱者也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此德之有吉凶者也相時之宜師出有名此義有可否者也力不同未可以論德以彊弱之勢有所不侔也德不同未可以言義以吉凶之理有所未辨也故力同然後可以度德德同然後可以度義武王以一心之三千當紂之億萬心之衆則周之力爲強

矣武王以世世修德比紂之貫盈之惡則周之德爲吉矣奉將天命以誅無道則周之義爲可知矣雖然武王之伐紂非出於一人之私意實天命而已天命之不從則弗順天者也弗順天則其罪與紂等矣　陳氏曰力均則以德勝德均則以義勝今紂三者皆無　呂氏曰天下事本是心人心離便是獨夫人心合便是天子民心離合都不干民事人君有以統屬之武王能統宗會元自然一心紂不能統屬自然爲獨夫只是一箇心到紂之衆如何會有許多蓋紂私心外蔽天下衆心皆無一箇總攝去處宜乎人人自有一心也（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杜壽全解陳經詳解）天佑下民至厥罪惟鈞　上文既數紂之惡此則武王自任之辭天之意欲有以佑助下民必立之君師以治之教之爲之君師者當相上帝以寵綏四方寵愛也綏安也天之所以望於君與君之所以答乎天無非爲民而已紂之惡如彼既不能當君師之任則當君師之任者獨不在武王乎武王既以君師任諸己是以有必往之志以我爲有罪者謂不當以臣伐君以我爲無罪者謂其當拯民於塗炭乎皆不暇問惟知不越乎我之志蓋武王之志在於順天救民而已此志一定有進而無退有出而無入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聖人不計較人之勝負而論其理之曲直力同則度其德之如何德同則度其義之如何德有是非則義有可否能度義則不失其時宜矣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只有一心安得億萬天下之理惟公與私公則至一私則萬殊紂不能使天下趨向歸一人各有心者以其私也武王所以能統攝人心皆歸於一者以其公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紂惡之貫亦已滿矣言其極於此矣天命誅之以言其理之所不容也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此二句見得武王之知天天道眇茫聖人何自而知之以其理而知之天以君師之命畀之紂紂不能任其責故天誅之而以君師之任畀之武王武王於此設若謙退不居而辭其責則是逆天意也天必移其所以誅紂者而誅武王矣宜乎武王以此必往而無疑蓋其力與德與義皆天理之所寓也非於德義之外別有天也（貫古亂反）（[illegible]貫者串物之名即今錢貫之貫貫盈者積而至盈也古註謂惡貫已滿是矣蔡解以貫爲通恐貫通與貫滿各是一義）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書傳會選蔡氏傳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

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叙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鄒季友音釋傳直戀反祭名陳師凱旁通冢土太社也祭社曰宜（冢知隴切太社土神也故知土爲太社孫炎爾雅注云宜者宜求見福佑也）孔安國曰予小子夙夜祗懼至底天之罰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陸德明釋文類（師祭名冢中勇切底之履切重直龍切）類于上帝舜典重意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胤征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湯誓亦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下篇奉予一人行天之罰孔穎達正義傳祭社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illegible]受命文考告廟于冢土祭社（見上[illegible]音度書[illegible]）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祝太師造于廟宜于社類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梨齋表熒書鈔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懼武王曰夙夜祗懼把天下不韙之名爲此征伐之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易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即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時紂未甚無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爲武王觀兵孟津而歸紂若改五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甚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弑之名而爲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

上帝。而又類於上帝矣。祭冢土矣。於是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從而致之。故謂之底。陳大猷集傳同力度德至致天之伐。 愚曰。惟億萬心。則其力不敵矣。商罪貫積盈溢。則其德不敵矣。天命誅之。則其義不敵矣。 唐孔氏曰。天命我誅紂。至與同罪也。（見正義。）呂氏曰。天理與人欲。只一箇當爲與不當爲。蓋紂之惡。不過爲其所不當爲。此即逆天。今日天既命武王伐紂。是當爲也。若不往伐。則是不爲其所當爲。亦爲逆天。其罪與紂同耳。 新安王氏曰。弗順天。則罪鈞。故早夜祗懼。 類說見舜典。釋文。類師祭也。毛詩傳曰。冢土。大社也。（呂氏曰。此與湯敢告于上天神后同。 林氏曰并釋文。見拙齋全解。新安王氏曰。見旁通。張氏曰。見精義。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孔氏曰。見孔傳。孫夫曰。見正義。）

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書傳會選蔡氏傳。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鄒季友音釋。（傳應去聲。）孔安國傳。天矜于民。至天必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陸德明釋文。從之（上才容切。）重意。爾尚弼予一人。湯誓。爾尚輔予一人。周官。弼予一人。史浩講義。惟受罔有悛心。至時哉弗可失。 王者遇災而懼。則身修行。故能轉禍爲福。至於列國相侵。猶以其懼而修德。不敢加兵。則變故之來。豈可以間暇應哉。今商王既無改過之心。復安居若無事。坐致其亡也。況商之先祖莫不以祭祀爲重。傳曰。商人明鬼。明鬼言尊天事祖。而弗敢慢也。柰何不肖之嗣。一切廢敗犧牲粢盛。盡于凶盜。恬弗之問。其於外侮又弗之懼。寡曰。吾有民心可恃。有天命可憑。殊不知天之與民。所以庇人君者。以其上能事天。下能愛民而已。紂既反是。尚欲保民心天命乎。天之佑民。使之爲君以立政。爲師以立教。惟能輔相上帝。以寵綏其民。乃爲勝任。今紂有罪無罪。予曷敢違民心哉。此見武王之應乎人也。夫力同則度其德。德同則度其義。使服事商而盡臣節。德也。使撥亂世而反之正。亦德也。同是德也與其坐視斯民之塗炭。孰若措斯民於晏粲之世。於是可以義起矣。義之所數。理之曲直。形焉。宜乎億兆離心。不若三千之同德也。商之罪已貫通乎幽明。盈溢乎宇宙。天命誅之。予曷敢拒天命哉。此見武王之順乎天也。

順乎天而應乎人。豈敢苟居若紂乎。則夙夜祗懼。武王之心非爲己也。古者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武王出師用此法也。今將爾衆而行天罰。夫豈私意。天固矜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爾但輔我。此行必當去穢德而緣永清之效矣。爾不赴功。則將有失時之患。可不務乎。貫度書說。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 觀民情向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殷。然而弼予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 絜齋袁燮書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即民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今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必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一時間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於無窮。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乘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利者之說。晉武取孫皓。以爲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爲而爲。即時也。理當爲而不爲。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時乎未至。雖欲爲之不可得。時乎已至。雖欲不爲亦不可得。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爲此征伐之舉。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 拙齋林之奇全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 既論紂之有罪。不可以不討。故下文又論其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蓋古人有此語。武王舉之。以證其伐紂必克之事也。春秋左氏傳。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善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善鈞以卜。蓋亦是舉古人之言。以證其所欲爲之事也。其文勢正與此同。武王舉此言者。蓋謂凡勝負之義。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我之伐紂。其力其德其義。皆有勝之理。紂當是時。以言其力。則億兆離心。以言其德。則爲天命之所誅。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於是遂言我國家之所以得是三者。紂之所以失是三者。以爲證也。紂聚群不逞之人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至於有億兆萬人。然而人各有心。皆懷離背之志我周有臣三千。皆有其一心。以與上之人同其好惡。罔有二三也。紂之臣億萬。其力宜彊矣。以其億萬心。故雖強而弱。武王但有臣三千。其勢弱於紂矣。以其永肩一心。故雖弱而強。商周之不敵。既以明甚。而況紂之惡貫

積盈溢。見絶於天人。今在所必誅。而我文考之德。爲上天之所命。其於義不可不誅紂。則我之所以爲此孟津之衆者。不惟其力之必勝。而其德與義。亦皆紂之所不能敵也。紂之罪至於貫盈。而無悛革之心。故天命我國家往誅之。苟釋之而不誅。則厥罪惟鈞。某於湯誥。夏王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既詳論矣。大紂之所以罔懲其悔者。大抵恃其有民有命故也。自武王觀之。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則所謂有民不足恃也。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其所謂有命者不足恃也。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紂方且恬然自肆。罔有悛心。無有懲其悔者。武王纘文王之緒。適當天人之所歸。則其所處之勢。固不得不應天順人。以拯生民之命於塗炭之中。故予小子。夙夜祗懼。敬天之命。而不敢自寧。於是受伐紂之命于文考之廟。又且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伐紂之事。告于天地神祇而後行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此言受命文考。即是造于禰也。冢土。即社也。周官肆師曰。類造上帝。鄭氏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蓋古者祭于昊天上帝。則有郊祀之常禮。苟非常祀。而以其事告于天者。則其禮依郊祀而爲之。舜受堯之禪。類于上帝。與此篇同。是皆以事告于天。而非郊祀之常禮也。王制謂天子將出。類于上帝。是亦非常禮也。是以其祭皆謂之類。既以類上帝爲依郊祀而爲之。則宜于冢土。與王制宜于社。其曰宜者。亦當是非祭祀之常禮。權其事宜。以制其禮。則謂之宜也。紂既弗祀矣。居以失天人之心。故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則所以昭各于天地神明之心。而遂與諸侯與夫御事庶士之衆。渡此孟津。而致天之罰於紂也。昔師曠曰。天之愛民甚矣。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蓋天之所以立君者。凡以爲民而已。民欲以爲君。天則必佑之。民不欲以爲君。天則必棄之。紂之居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爲已甚矣。民之不欲以爲君亦已久矣。宜其爲天之所斷棄也。故武王於此篇之中。尤致意焉。篇首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言惟聰明之君。有以代天理物。然後人道盡。而化育之功成。於是遂數紂之罪。以見其不足以爲父母矣。既論不足以爲民父母者。於是又論其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言紂既失君師之任而天遂以之命我國家。則不可不克相上帝。以寵綏四方也。既言其不可不伐紂矣。於是又言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其伐之必克也。其終始反覆之意。大抵言天之立君而託以民。紂不能副其所託。而又暴虐之。則其所以至於滅亡者。皆其所自取。非武王以私意而伐之也。惟其

所以伐紂者。皆本之於天命而不敢赦。則爾友邦冢君。庶士御事。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蓋紂以獨夫爲天下逋逃主。以致四海之濁亂者。誅一獨夫。則惡之根本已除矣。此所以能永清四海也。時哉弗可失。孔氏曰。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同合之時。不可違失。此言是也。大抵聖人不能爲時。亦不能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爲也。能不失時而已。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此皆聖賢所以出處窮通之大致。而孟子論之。則皆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以其所遭者皆有不可失之時。堯授舜以天下。舜授禹以天下。非輕以天下與人也。天實與之矣。堯舜不可失其所以與之之時也。湯伐桀。武王伐紂。非利於取人之天下也。天實奪之矣。湯武不可以失其所取之時也。取之與之。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故韓獻子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蓋當文王之時紂雖爲不道。猶有可存之理。則文王率叛國以事之。爲知時。及武王之時紂之不道。無復有可存之理。則武王率叛國以伐之。爲知時。苟使文王先時而伐之。武王後時而不伐。則俱爲不知時矣。禮運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言蓋與孟子之言相爲表裏。（柯山夏僎詳解）武王既論紂不可不討。故此又論討之必克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此蓋古有是語。論料敵制勝之道也。武王舉此。蓋謂凡勝負之勢。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今紂雖有億萬之衆。然紂無德義。人心不歸。各自異心。是人雖多。不足以語力。非特不足以語力。而以暴虐失人心。則德義又爲可言哉。若夫武王則異是矣。雖臣三千不若億萬之衆。然一心一德。與億萬心故不可同日而語。是人雖少。而力有餘。非特力有餘。而得人心如此。則德義又可矣。故武王既言同力度德。同德度義。而必繼以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者。正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而今日必勝無疑也。商周不敵如此。況紂之罪惡。今已盈滿。如繩之貫穿於物而繩以盈。不可復貫。罪大惡積如此。故今日之誅。乃命我以誅惡弔民也。我其敢赦哉。我若赦而不誅。則不順天矣。不順天。則罪與紂均。蓋紂之罪惟逆天。意不能君民。故天誅之。武王敢違天意而不誅。是逆天也。故罪與紂同。武王言此。所見紂不可不伐也。武王既言縱紂不誅。則得罪於天。故遂以予小子。夙夜祗懼。蓋我小子。念天威可畏如此。早夜祗敬恐懼不敢安居。遂受命於文考之廟。蓋伐紂之舉。天本命於文王。文王九年。大勳未

集故武王卒其伐功既欲卒文王之伐功故不可不受命於文王既受命於文王於是類于上帝則告之天神也宜于冢土冢大也謂大地也則告之地祇也上帝謂之類冢土謂之宜皆祭名也類則事類告之也宜則以事宜告之也既類上帝宜冢土於是遂與爾有衆之諸侯致天罰於紂然則天之所以致罰於紂者乃紂虐民民不忍荼毒上天矜憐之於是因民之所欲而罰之故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武王言此蓋欲見今日之事非己之私乃天之罰非天之罰乃民之欲也今日之事既是天因民欲使我奉行故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幾助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以永清四海可也其可不知所勉哉其所以不可不知所勉者以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故也故曰時哉不可失黃（彝卿尚書精義）予小子夙夜祇懼至時哉弗可失　無垢曰以弗順天誅紂則武王之罪與紂同所以武王夙夜祇懼而不敢已是以以此意告于鬼神皇天后土而以爾有衆致天罰於紂也致天之罰以言非出私己也夫天之伐紂豈諄諄然命武王哉視民之所欲而已民不堪紂之暴虐如在湯火中日夜欲去紂之心如決疣潰癰民之心如此武王之心亦如此天以民爲心民心如此則天之心可知矣何以知天之心如此哉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豈有不從乎於是武王告友邦冢君及御事庶士以天意如此弗可已也予一人意已決矣爾輩庶幾翊助我以成此大功蓋凡舉事莫不有時欲四海永清顧難得其時耳今天意將清四海此時豈可失也蓋紂之所爲賫腥臊宇宙穢濁天地去紂一人則四海永清矣　張氏曰紂爲無道之甚武王以天命行天討可以無畏矣猶曰夙夜祇懼者蓋人之所畏不得不畏不畏者己也畏之者所以同於人也　呂氏曰天於民甚親得天人之際處源清則流清紂是源頭去得紂便是永清四海時不可失是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之意（林氏韓獻子曰益也林氏全解陳經詳解）夙夜祇懼所以見武王之心即敬心也紂之惡在於弗敬上天文王之德在於齋將天威武王之德在於夙夜祇懼敬與不敬而聖愚分焉使武王於此知天命人心之歸己而遂泰然自足豈所以爲武王哉惟祇懼之心有加無已故受命文考者受伐商之命也類上帝宜冢土者告于天神與社之神而後行參之天地而不悖質之鬼神而無疑者類與宜皆祭之名以爾有衆致天之罰則非武王之私意矣觀三篇之書大率以天爲言且以武王之聖紂之不肖不待教而天淵矣民之歸周而叛商不待告諭而影響矣今也天之一辭叮嚀告戒置之於口舌牙頰有所不言言之而天不能釋武

王非過慮者歟余於此可見武王之心雖去之千百載。即其言而默思之其齋嚴肅歛溫清淳和謂之夙夜祇懼詎不信然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道高遠難測武王言之如是其曉然者後世以天人爲二理。故以天自天民自民聖人以天人爲一致惟以民情之好惡見天意之從違民之所欲即天之所從也孟津之會八百諸侯此豈人力也哉爾尚弼輔我一人永清四海蓋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源清則流必清源濁則流必濁今君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故曰永清有禮義廉潔之風清也無盜竊濫僭之風非清乎有推辭揖遜之心清也無貪婪鬬奪之心非清乎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是亦伯夷之清聞其風者亦莫不清然也時哉不可失聖人不能爲時亦不失時時者當其可之謂也武王此舉亦爲時措之宜而已此即度義也甚矣時之難知也惟聖人爲能知之使武王而居文王之世則當服事商蓋服事商者時也使武王當堯舜之世則當揖遜揖遜者亦時也今武王之伐商以謂時哉不可失豈非伐商者乃武王之所謂時者乎故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胡士行詳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時灼然不可失所謂勅天之命也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比也陳大猷集傳

天矜于民至時哉弗可失。　愚曰矜與天亦哀于四方民之意同。　葉氏曰紂穢德濁亂天下故伐紂爲清四海（三山陳氏曰見陳經詳解呂氏曰公胡士行詳解。）仁山金履祥表註終承天爲君之責王天與纂傳天佑下民至時哉弗可失。　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以下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　張氏曰知武王者以爲體天救民是武王無罪也。罪武王者以爲以臣伐君是武王有罪也。武王志在救民不以有罪無罪二其心惟救民之志不遑也。　呂氏曰事不過公私兩端計較利害者私也。稱量德義者公也。　鄭氏曰鈞與均同平也。　眞氏曰常固正也。變而不失其正是亦常而已矣。湯武所處乃君臣之變也桀紂之暴使非湯武出而征之則生民之類將靡滅而後已。又豈湯武之心哉故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　呂氏曰此見天之與民甚親仲舒所謂天人之際也。　陳氏曰武王伐紂不崇朝而會朝清明蓋決其濁則清者自見。（林氏曰見林氏全解。漢孔氏曰見孔傳。朱子曰見晦菴書說。唐孔氏曰見正義。呂氏曰見胡士行詳解。）禮運

曰也如本今能歸室錢。時書解同力度德。至時哉弗可失。紂之罪如繩之穿物。其貫已滿。不可復加。薛季宣古文訓惟十𠂇弎季旾大峕亏盟津。王曰嗟我友㫹冢君。㦰我馭事𢉖士。明聽𣃔。惟兲埅万物父母。惟人萬物㞢霝。亶聰明𠈯元后。元后𠈯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兲。夅烖丅民。沈湎冒色。敢行虣虐。辠人㠯㷭。官人㠯丗。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㠯殘害亏尒萬姓。焚炙忠良。刳剔𦘔婦。皇兲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兲威。大勛未集。肆予小子發。㠯尒友㫹冢君。觀政亏商。惟受罔𠂇悛心。乃𡰥居。弗事上帝神示。遺𠂤先宗廟弗禩。犧牲粢盛。既亏凶盜。乃曰吾𠂇民𠂇命。罔懲亓侮。兲祐丅民。𠈯㞢君。𠈯㞢帀。惟亓克相上帝。寵綏三方。𠂇辠亡辠。予害敢𠂇𧻚𠂤志。同力庀惪。同惪庀誼。受𠂇臣億萬。惟億萬心。予𠂇臣弎千。惟弌心。商辠貫盈。兲命誅㞢。予弗順兲。𠂤辠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亏上帝。宜亏冢土。㠯尒𠂇眾。底兲㞢罰。兲矜亏民。民㞢所欲。兲必从㞢。尒尚㢸予弌人。永清三乘。時哉弗可失。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者謂虞芮質厥成。為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大統未集。為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為通數文王之年。按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為有臣。謂之欺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道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稟天地之性。人為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為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于酒色。恣為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賞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于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刳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儆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粢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以有侮為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為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秩有德。為天命。誅有罪。為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德不義。雖有天下之眾。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皆無二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應。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所以為伐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既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罪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為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溫縣界。朱祖義句解泰誓舊府標題。惟十有三年春。（正月戊午。即是序所謂十有一年。一月戊午也。前言十二。此言十三。蓋傳寫之誤也。周以十一月建子為正月。言春者。蓋紀改正朔。以所建之月為春也。）大會于孟津。（大會諸侯於孟津而將濟。）王曰（武王誓眾言。）嗟我友邦冢君。（嗟嘆我同志之邦大君諸侯。）越我御事庶士。（及我周治事之臣與眾士之聽者。）明聽誓。（明聽我誓言。）惟天地萬物父母。（惟天地化生萬物。為之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人稟五行之秀氣。備五常之正性。為萬物之最靈。）亶聰明。（天地於人之中。又擇誠有此聰明之實者。）作元后。（使為大君。可以生民。）元后作民父母。（大君又為民之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武王數紂之罪。以見上天之意。紂不敬上天之付托。）降災下民。（降災罪於下民。）沈湎冒色。（耽溺于酒。貪冒于色。）敢行暴虐。（敢行酷暴。虐殺無辜。）罪人以族。（以罪加人。誅及族類。）官人以世。（以官使人。延及于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修所居宮室。臺則積土為之。榭又臺上有屋者。陂則障水使不流。池則掘地以停水。侈服則華其衣服。凡此皆役民之力。斂民之財以為之。）以殘害于爾萬姓。（以此殘害于爾萬民。）焚炙忠良。（忠良加以炮烙之刑。使不敢言。）刳剔孕婦。（孕婦則剖割其腹。去肉至骨。以視其胎。）皇天震怒。（惟紂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故天怒其所為。）命我文考。（乃命我文考文王。）肅將天威。（敬行天威。命以伐之。）大勳未集。（大功未有所成。）肆予小子發。（武王自稱小子發。武王名。故我於十有一年。）以爾友邦冢君。（與爾同心之友長君諸侯。）觀政于商。（共觀商政。欲紂改過而歸於善。）惟紂罔有悛心。（惟受遷至十一年之久。無悛改之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乃平居不祀天地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又遺棄先世宗廟而不祀。）犧牲粢盛。（此國家所當先敬之犧牛羊豕之牲。黍稷稻粱在器曰盛。）既于凶盜。（盡為凶人所盜。）乃曰（方且自

（拜而言）吾有民有命。（我下有人民可賴以安。上有天命可恃以存）罔懲其侮。（更不懲創侮慢之心）天佑下民。（武王既數紂罪。故遂言我今日所以伐罪救民之意。於是上天佑助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今我作君以治之。作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惟我今日能相助上天）寵綏四方。（寵愛綏安四方之民）有罪無罪。（紂之有罪。當順上帝之意而伐之。若其無罪。當順上帝之意而赦之。或伐或赦。但視上天之志如何）予曷敢有越厥志。（我何敢有違上帝之志而妄行哉）同力度德。（大抵征戰之事。力同則料度其德。而有德者勝）同德度義。（德同則料度其義。而有義者勝）受有臣億萬。（今受有臣十千萬）惟億萬心。（其心不一）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心一所以見力與德義。紂皆不我敵也）商罪貫盈。（紂罪惡如繩之貫物。繩亦盈滿）天命誅之。（故天命我誅之）予弗順天。（我若不順天誅之）厥罪惟鈞。（其得罪於天與紂同）予小子夙夜祗懼。（我於是早夜祗敬畏懼。不敢安居）受命文考。（受命于我文德之父文王）類于上帝。（以物之類天者祀天也）宜于冢土。（祭社曰宜。冢土社神也）以爾有衆。（遂以爾有衆之諸侯）厎天之罰。（致天之罰於紂）天矜于民。（上天常矜憐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罰紂。天必從而罰之）爾尚弼予一人。（爾有邦冢君。御事庶士。庶衆輔弼我一人。掃除紂之暴虐）永清四海。（以長清四海。如源清則流清。今欲去紂之惡。是清其源。而天下皆清矣）時哉弗可失。（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遺失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五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韓雅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二寘

世　皇極經世書三十

皇極經世

辰日聲入闢

舌○○岳日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辰月聲入闢

入○○霍骨

○十●●●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觀物篇之四十七

石水音閉清

癸血一飛必■

■■■■■■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閉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六十）

觀物篇之四十八

石火音閉濁

揆賢寅吹阜■

■■■■■■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二百一十二是）

（謂閉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六十）

辰星聲入闢

○○○六德

○○●●●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六十四）

辰辰聲入翕

○○○玉北

○妻●●○

（辰辰聲七下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是）

（謂入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觀物篇之四十九

石土音閉清

弃□米尾匹■

■■■■■■

（石土音三上和天之用聲二百一十二是）

（謂閉音清聲閉音清聲五百六十）

觀物篇之五十

石石音閉濁

蚪尭民未兢■

■■■■■■

（石石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百一十二是）

（謂閉音濁聲閉音濁聲五百六十）

辰日聲入之一闢

閉音清和律一之一

多癸 可癸 个癸 舌癸

一音 禾癸 火癸 化癸 八癸

一聲 開癸 宰癸 愛癸 ○癸

回癸 每癸 退癸 ○癸

良癸 兩癸 向癸 ○癸

一音 光癸 廣癸 況癸 ○癸

三聲 丁癸 井癸 亘癸 ○癸

兄癸 永癸 瑩癸 ○癸

石水音閉之一清

入聲闢唱呂一之一

古古 古甲 古九 古癸

一音 古□ 古□ 古近 古揆

一聲 古坤 古巧 古丘 古弃

古□ 古□ 古乾 古蚪

古黑 古花 古香 古血

二音 古黄 古華 古雄 古賢

一聲 古五 古瓦 古仰 古□

古吾 古牙 古月 古尭

千癸 典癸 旦癸 ○癸

一音 元癸 犬癸 半癸 ○癸

三聲 臣癸 引癸 艮癸 ○癸

君癸 允癸 巽癸 ○癸

刀癸 早癸 孝癸 岳癸

一音 毛癸 寶癸 報癸 雹癸

四聲 牛癸 手癸 奏癸 六癸

○癸 ○癸 ○癸 玉癸

古安 古亞 古乙 古一

三音 古□ 古爻 古王 古寅

一聲 古母 古馬 古美 古米

古目 古皃 古眉 古民

古夫 古法 古□ 古飛

四音 古父 古凡 古□ 古吠

一聲 古武 古晚 古□ 古尾

古文 古万 古□ 古未

妻癸 子癸 四癸 日癸
一音 衰癸 ○癸 帥癸 骨癸
五聲 ○癸 ○癸 ○癸 德癸
龜癸 水癸 貴癸 北癸

宫癸 孔癸 衆癸 ○癸
一音 龍癸 甬癸 用癸 ○癸
六聲 魚癸 鼠癸 去癸 ○癸
烏癸 虎癸 兎癸 ○癸

古卜 古百 古丙 古必
五音 古步 古白 古備 古鼻
一聲 古普 古朴 古品 古匹
古旁 古排 古平 古瓶

古東 古丹 古帝 古■
六音 古兑 古大 古弟 古■
一聲 古土 古貪 古天 古■
古同 古覃 古田 古■

心癸 審癸 禁癸 ○癸
一音 ○癸 ○癸 ○癸 十癸
七聲 男癸 坎癸 欠癸 ○癸
○癸 ○癸 ○癸 妾癸

●癸 ●癸 ●癸 ●癸
一音 ●癸 ●癸 ●癸 ●癸
八聲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古乃 古妳 古女 古■
七音 古内 古南 古年 古■
一聲 古老 古冷 古吕 古■
古鹿 古犖 古离 古■

古走 古哉 古足 古■
八音 古自 古在 古匠 古■
一聲 古草 古采 古七 古■
古曹 古才 古全 古■

●癸 ●癸 ●癸 ●癸
一音 ●癸 ●癸 ●癸 ●癸
九聲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一音 ●癸 ●癸 ●癸 ●癸
十聲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癸

古思 古三 古星 古■
九音 古寺 古□ 古象 古■
一聲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 古山 古手 古■
十音 古■ 古士 古石 古■
一聲 古■ 古□ 古耳 古■
古■ 古□ 古二 古■

閉音清和律一之二

多血 可血 个血 舌血
二音 禾血 火血 化血 八血
一聲 開血 宰血 愛血 ○血
回血 每血 退血 ○血

良血 兩血 向血 ○血
二音 光血 廣血 況血 ○血
二聲 丁血 井血 亘血 ○血
兄血 永血 瑩血 ○血

古■ 古莊 古震 古■
十一音 古■ 古乍 古□ 古■
一聲 古■ 古叉 古赤 古■
古■ 古崇 古辰 古■

古■ 古卓 古中 古■
十二音 古■ 古宅 古直 古■
二聲 古■ 古坼 古丑 古■
古■ 古茶 古呈 古■

二音三聲

千血	元血	臣血	君血
典血	犬血	引血	允血
旦血	半血	艮血	巽血
○血	○血	○血	○血

二音四聲

刀血	毛血	牛血	○血
早血	寶血	斗血	○血
孝血	報血	奏血	○血
岳血	霍血	六血	玉血

二音五聲

妻血	衰血	○血	龜血
子血	○血	○血	水血
四血	帥血	○血	貴血
日血	骨血	德血	北血

二音六聲

宮血	龍血	魚血	烏血
孔血	甬血	鼠血	虎血
衆血	用血	去血	兔血
○血	○血	○血	○血

入聲闢唱呂一之二

一音二聲

○古	○□	○坤	○□
○甲	○□	○巧	○□
○九	○近	○丘	○乾
○癸	○揆	○弃	○虬

二音二聲

○黑	○黄	○五	○吾
○花	○華	○瓦	○牙
○香	○雄	○仰	○月
○血	○賢	○□	○堯

三音二聲

○安	○□	○母	○目
○亞	○爻	○馬	○皃
○乙	○王	○美	○眉
○一	○寅	○米	○民

四音二聲

○夫	○父	○武	○文
○法	○凡	○晚	○万
○□	○□	○□	○□
○飛	○吠	○尾	○未

二音七聲

心血	○血	男血	○血
審血	○血	坎血	○血
禁血	○血	欠血	○血
○血	十血	○血	妾血

二音八聲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二音九聲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二音十聲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血

五音二聲

○卜	○步	○普	旁
○百	○白	○朴	排
○丙	○備	○品	平
○必	○鼻	○匹	瓶

六音二聲

○東	○兑	○土	○同
○丹	○大	○貪	○覃
○帝	○弟	○天	○田
○■	○■	○■	○■

七音二聲

○乃	○内	○老	○鹿
○妳	○南	○冷	○犖
○女	○年	○呂	○離
○■	○■	○■	○■

八音二聲

○走	○自	○草	○曹
○哉	○在	○采	○才
○足	○匠	○七	○全
○■	○■	○■	○■

開音清和律一之三

三音
一聲

多一可一个一舌一
禾一火一化一八一
開一宰一愛一○一
回一每一退一○一

三音
二聲

良一兩一向一○一
光一廣一況一○一
丁一井一亘一○一
兄一永一瑩一○一

九音
二聲

○思○三○星○■
○寺○□○象○■
○□○□○□○■
○□○□○□○■

十音
二聲

○■○山○十○■
○■○士○石○■
○■○□○耳○■
○■○□○二○■

三音
三聲

千一典一旦一○一
元一犬一半一○一
臣一引一艮一○一
君一允一巽一○一

三音
四聲

刀一早一孝一岳一
毛一寶一報一霍一
牛一斗一奏一六一
○一○一○一玉一

十一音
二聲

○■○莊○震○■
○■○乍○□○■
○■○叉○赤○■
○■○崇○辰○■

十二音
二聲

○■○卓○中○■
○■○宅○直○■
○■○坼○丑○■
○■○茶○呈○■

三音
五聲

妻一子一四一日一
衰一○一帥一骨一
○一○一○一德一
龜一水一貴一北一

三音
六聲

宮一孔一眾一○一
龍一甬一用一○一
魚一鼠一去一○一
烏一虎一兔一○一

入聲闢唱呂一之三

一音
三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棄
○□○□○乾○虯

二音
三聲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三音
七聲

心一審一禁一○一
○一○一○一十一
男一坎一欠一○一
○一○一○一妾一

三音
八聲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三音
三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兒○眉○民

四音
三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三音
九聲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音
十聲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五音
三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葡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六音
三聲
○東 ○丹 ○帝 ○■
○兌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開音清和律一之四

四音
一聲
多飛 可飛 个飛 舌飛
禾飛 火飛 化飛 八飛
開飛 宰飛 愛飛 ○飛
回飛 每飛 退飛 ○飛

四音
二聲
良飛 兩飛 向飛 ○飛
光飛 廣飛 況飛 ○飛
丁飛 井飛 亘飛 ○飛
兄飛 永飛 瑩飛 ○飛

七音
三聲
○乃 ○妳 ○女 ○■
○內 ○南 ○年 ○■
○老 ○冷 ○呂 ○■
○鹿 ○犖 ○离 ○■

八音
三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四音
三聲
千飛 典飛 旦飛 ○飛
元飛 犬飛 半飛 ○飛
臣飛 引飛 艮飛 ○飛
君飛 允飛 巽飛 ○飛

四音
四聲
刀飛 早飛 孝飛 岳飛
毛飛 寶飛 報飛 雹飛
牛飛 斗飛 奏飛 六飛
○飛 ○飛 ○飛 玉飛

九音
三聲
○思 ○三 ○星 ○■
○寺 ○□ ○象 ○■
○□ ○□ ○□ ○■
○□ ○□ ○□ ○■

十音
三聲
○■ ○山 ○手 ○■
○■ ○士 ○石 ○■
○■ ○□ ○耳 ○■
○■ ○□ ○二 ○■

四音
五聲
妻飛 子飛 四飛 日飛
衰飛 ○飛 帥飛 骨飛
○飛 ○飛 ○飛 德飛
龜飛 水飛 貴飛 北飛

四音
六聲
宮飛 孔飛 眾飛 ○飛
龍飛 甬飛 用飛 ○飛
魚飛 鼠飛 去飛 ○飛
烏飛 虎飛 兔飛 ○飛

十一音
三聲
○■ ○莊 ○震 ○■
○■ ○乍 ○□ ○■
○■ ○叉 ○赤 ○■
○■ ○崇 ○辰 ○■

十二音
三聲
○■ ○卓 ○中 ○■
○■ ○宅 ○直 ○■
○■ ○坼 ○丑 ○■
○■ ○茶 ○呈 ○■

四音
七聲

心飛 審飛 禁飛 ○飛
○飛 ○飛 ○飛 十飛
男飛 坎飛 欠飛 ○飛
○飛 ○飛 ○飛 妾飛

四音
八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入聲闢唱呂一之四

一音
四聲

岳古 岳甲 岳九 岳癸
岳□ 岳□ 岳近 岳揆
岳坤 岳巧 岳丘 岳弃
岳□ 岳□ 岳乾 岳虯

二音
四聲

岳黑 岳花 岳香 岳血
岳黃 岳華 岳雄 岳賢
岳五 岳瓦 岳仰 岳□
岳吾 岳牙 岳月 岳堯

四音
九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四音
十聲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飛

三音
四聲

岳安 岳亞 岳乙 岳一
岳□ 岳爻 岳王 岳寅
岳母 岳馬 岳美 岳米
岳目 岳皃 岳眉 岳民

四音
四聲

岳夫 岳法 岳□ 岳飛
岳父 岳凡 岳□ 岳吠
岳武 岳晚 岳□ 岳尾
岳文 岳万 岳□ 岳未

闢音清和律一之五

五音
一聲

多必 可必 个必 舌必
禾必 火必 化必 八必
開必 宰必 愛必 ○必
回必 每必 退必 ○必

五音
二聲

良必 兩必 向必 ○必
光必 廣必 況必 ○必
丁必 井必 亘必 ○必
兄必 永必 瑩必 ○必

五音
四聲

岳卜 岳百 岳丙 岳必
岳步 岳白 岳精 岳鼻
岳普 岳朴 岳品 岳匹
岳旁 岳排 岳平 岳瓶

六音
四聲

岳東 岳丹 岳帝 岳■
岳兑 岳大 岳弟 岳■
岳土 岳貪 岳天 岳■
岳同 岳覃 岳田 岳■

五音
三聲

千必 典必 旦必 ○必
元必 犬必 半必 ○必
臣必 引必 艮必 ○必
君必 允必 巽必 ○必

五音
四聲

刀必 早必 孝必 岳必
毛必 寶必 報必 霍必
牛必 斗必 奏必 六必
○必 ○必 ○必 玉必

七音
四聲

岳乃 岳妳 岳女 岳■
岳內 岳南 岳年 岳■
岳老 岳冷 岳呂 岳■
岳鹿 岳犖 岳离 岳■

八音
四聲

岳走 岳哉 岳足 岳■
岳自 岳在 岳匠 岳■
岳草 岳采 岳七 岳■
岳曹 岳才 岳全 岳■

五音五聲

妾必	衰必	○必	龜必
子必	○必	○必	水必
四必	帥必	○必	貴必
日必	骨必	德必	北必

五音六聲

宮必	龍必	魚必	烏必
孔必	甬必	鼠必	虎必
衆必	用必	去必	兔必
○必	○必	○必	○必

九音四聲

岳思	岳寺	岳□	岳□
岳三	岳□	岳□	岳□
岳星	岳象	岳□	岳□
岳■	岳■	岳■	岳■

十音四聲

岳■	岳■	岳■	岳■
岳山	岳士	岳□	岳□
岳手	岳石	岳耳	岳二
岳■	岳■	岳■	岳■

五音七聲

心必	○必	男必	●必
審必	○必	坎必	●必
禁必	○必	欠必	●必
○必	十必	○必	妾必

五音八聲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十一音四聲

岳■	岳■	岳■	岳■
岳莊	岳乍	岳叉	岳崇
岳震	岳□	岳赤	岳辰
岳■	岳■	岳■	岳■

十二音四聲

岳■	岳■	岳■	岳■
岳卓	岳宅	岳坼	岳茶
岳中	岳直	岳丑	岳呈
岳■	岳■	岳■	岳■

五音九聲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五音十聲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必

入聲闢唱呂一之五

一音五聲

日古	日□	日坤	日□
日甲	日□	日巧	日□
日九	日近	日丘	日乾
日癸	日揆	日弃	日虯

二音五聲

日黑	日黄	日五	日吾
日花	日華	日瓦	日牙
日香	日雄	日仰	日月
日血	日賢	日□	日堯

闢音清和律一之六

六音一聲

多■	禾■	開■	回■
可■	火■	宰■	每■
个■	化■	愛■	退■
舌■	八■	○■	○■

六音二聲

良■	光■	丁■	兄■
兩■	廣■	井■	永■
向■	況■	亘■	瑩■
○■	○■	○■	○■

三音五聲

日安	日■	日母	日目
日亞	日爻	日馬	日兒
日乙	日王	日美	日眉
日一	日寅	日米	日民

四音五聲

日夫	日父	日武	日文
日法	日凡	日晚	日万
日□	日□	日□	日□
日飛	日吠	日尾	日未

六音　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六音　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五音　五聲

日卜日百日丙日必
日步日白日葡日鼻
日普日朴日品日匹
日旁日排日平日瓶

六音　五聲

日東日丹日帝日■
日兌日大日弟日■
日土日貪日天日■
日同日覃日田日■

六音　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六音　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兔■○■

七音　五聲

日乃日妳日女日■
日內日南日年日■
日老日冷日呂日■
日鹿日犖日离日■

八音　五聲

日走日哉日足日■
日自日在日匠日■
日草日采日七日■
日曹日才日全日■

六音　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六音　八聲

●■●■●■●■
●■●■●■●■
●■●■●■●■
●■●■●■●■

九音　五聲

日思日三日星日■
日寺日□日象日■
日■日■日■日■
日■日■日■日■

十音　五聲

日■日山日手日■
日■日士日石日■
日■日□日耳日■
日■日□日二日■

六音　九聲

●■●■●■●■
●■●■●■●■
●■●■●■●■
●■●■●■●■

六音　十聲

●■●■●■●■
●■●■●■●■
●■●■●■●■
●■●■●■●■

十一音　五聲

日■日莊日震日■
日■日乍日□日■
日■日叉日赤日■
日■日崇日辰日■

十二音　五聲

日■日卓日中日■
日■日宅日直日■
日■日坼日丑日■
日■日茶日呈日■

閉音清和律一之七

七音一聲

多■可■个■古■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七音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入聲闢唱呂一之六

一音六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六聲

○黑○花○香○血
○黄○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七音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七音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三音六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六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七音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七音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兔■○■

五音六聲

○卜○百○丙○必
○步○白○備○鼻
○普○朴○品○匹
○旁○排○平○瓶

六音六聲

○東○丹○帝○■
○兌○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七音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七音八聲

●■●■●■●■
●■●■●■●■
●■●■●■●■
●■●■●■●■

七音六聲

○乃○妳○女○■
○內○南○年○■
○老○冷○呂○■
○鹿○犖○離○■

八音六聲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七音九聲
●■●■●■●■
●■●■●■●■
●■●■●■●■
●■●■●■●■

七音十聲
●■●■●■●■
●■●■●■●■
●■●■●■●■
●■●■●■●■

九音六聲
○思○三○星○■
○寺○□○象○■
○□○□○□○■
○□○□○□○■

十音六聲
○■○山○手○■
○■○土○石○■
○■○□○耳○■
○■○□○二○■

闢音清和律一之八

八音一聲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八音二聲
良■兩■向■○■
光■廣■况■○■
丁■井■亘■○■
兄■永■瑩■○■

十一音六聲
○■○莊○震○■
○■○乍○□○■
○■○叉○赤○■
○■○崇○辰○■

十二音六聲
○■○卓○中○■
○■○宅○直○■
○■○坼○丑○■
○■○茶○呈○■

八音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八音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入聲闢唱呂一之七

一音七聲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七聲
○黑○花○香○血
○黄○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八音五聲
妾■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八音六聲
宮■孔■衆■○■
龍■甬■用■○■
魚■乳■去■○■
烏■虎■兔■○■

三音七聲
○安○亞○乙○一
○□○爻○王○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七聲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万○□○未

八音
七聲

心■ 審■ 禁■ ○■
○■ ○■ ○■ 十■
男■ 坎■ 欠■ ○■
○■ ○■ ○■ 妾■

八音
八聲

●■ ●■ ●■ ●■
●■ ●■ ●■ ●■
●■ ●■ ●■ ●■
●■ ●■ ●■ ●■

五音
七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備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六音
七聲

○東 ○丹 ○帝 ○■
○兑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八音
九聲

●■ ●■ ●■ ●■
●■ ●■ ●■ ●■
●■ ●■ ●■ ●■
●■ ●■ ●■ ●■

八音
十聲

●■ ●■ ●■ ●■
●■ ●■ ●■ ●■
●■ ●■ ●■ ●■
●■ ●■ ●■ ●■

七音
七聲

○乃 ○妳 ○女 ○■
○内 ○南 ○年 ○■
○老 ○冷 ○吕 ○■
○鹿 ○犖 ○离 ○■

八音
七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閉音清和律一之九

九音
一聲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開■ 宰■ 愛■ ○■
回■ 每■ 退■ ○■

九音
二聲

良■ 兩■ 向■ ○■
光■ 廣■ 況■ ○■
丁■ 井■ 亘■ ○■
兄■ 永■ 瑩■ ○■

九音
七聲

○思 ○三 ○星 ○■
○寺 ○□ ○象 ○■
○□ ○□ ○□ ○■
○□ ○□ ○□ ○■

十音
七聲

○■ ○山 ○手 ○■
○■ ○士 ○石 ○■
○■ ○□ ○耳 ○■
○■ ○□ ○二 ○■

九音
三聲

千■ 典■ 旦■ ○■
元■ 犬■ 半■ ○■
臣■ 引■ 艮■ ○■
君■ 允■ 巽■ ○■

九音
四聲

刀■ 早■ 孝■ 岳■
毛■ 寶■ 報■ 霍■
牛■ 斗■ 奏■ 六■
○■ ○■ ○■ 玉■

十一音
七聲

○■ ○莊 ○震 ○■
○■ ○乍 ○□ ○■
○■ ○叉 ○赤 ○■
○■ ○崇 ○辰 ○■

十二音
七聲

○■ ○卓 ○中 ○■
○■ ○宅 ○直 ○■
○■ ○坼 ○丑 ○■
○■ ○茶 ○呈 ○■

九音
五聲

妻▮ 子▮ 四▮ 日▮
衰▮ ○▮ 帥▮ 骨▮
○▮ ○▮ ○▮ 德▮
龜▮ 水▮ 貴▮ 北▮

九音
六聲

宮▮ 孔▮ 衆▮ ○▮
龍▮ 甬▮ 用▮ ○▮
魚▮ 鼠▮ 去▮ ○▮
烏▮ 虎▮ 兔▮ ○▮

入聲闢唱呂一之八

一音
八聲

●古 ●甲 ●九 ●癸
●□ ●□ ●近 ●揆
●坤 ●巧 ●丘 ●弃
●□ ●□ ●乾 ●虬

二音
八聲

●黑 ●花 ●香 ●血
●黃 ●華 ●雄 ●賢
●五 ●瓦 ●仰 ●□
●吾 ●牙 ●月 ●堯

九音
七聲

心▮ 審▮ 禁▮ ○▮
○▮ ○▮ ○▮ 十▮
男▮ 坎▮ 欠▮ ○▮
○▮ ○▮ ○▮ 妾▮

九音
八聲

●▮ ●▮ ●▮ ●▮
●▮ ●▮ ●▮ ●▮
●▮ ●▮ ●▮ ●▮
●▮ ●▮ ●▮ ●▮

三音
八聲

●安 ●亞 ●乙 ●一
●□ ●爻 ●王 ●寅
●母 ●馬 ●美 ●米
●目 ●皃 ●眉 ●民

四音
八聲

●夫 ●法 ●□ ●飛
●父 ●凡 ●□ ●吠
●武 ●晚 ●□ ●尾
●文 ●万 ●□ ●未

九音
九聲

●▮ ●▮ ●▮ ●▮
●▮ ●▮ ●▮ ●▮
●▮ ●▮ ●▮ ●▮
●▮ ●▮ ●▮ ●▮

九音
十聲

●▮ ●▮ ●▮ ●▮
●▮ ●▮ ●▮ ●▮
●▮ ●▮ ●▮ ●▮
●▮ ●▮ ●▮ ●▮

五音
八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精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六音
八聲

●東 ●丹 ●帝 ●▮
●兌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闢音清和律一之十

十音
一聲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開▮ 宰▮ 愛▮ ○▮
回▮ 每▮ 退▮ ○▮

十音
二聲

良▮ 兩▮ 向▮ ○▮
光▮ 廣▮ 況▮ ○▮
丁▮ 井▮ 亘▮ ○▮
兄▮ 永▮ 瑩▮ ○▮

七音
八聲

●乃 ●妳 ●女 ●▮
●內 ●南 ●年 ●▮
●老 ●冷 ●呂 ●▮
●鹿 ●犖 ●离 ●▮

八音
八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十音
三聲

千▮	元▮	臣▮	君▮
典▮	犬▮	引▮	允▮
旦▮	半▮	艮▮	巽▮
○▮	○▮	○▮	○▮

十音
四聲

刀▮	毛▮	牛▮	○▮
早▮	寶▮	斗▮	○▮
孝▮	報▮	奏▮	○▮
岳▮	霍▮	六▮	玉▮

九音
八聲

●思	●寺	●□	●□
●三	●□	●□	●□
●星	●象	●□	●□
●▮	●▮	●▮	●▮

十音
八聲

●▮	●▮	●▮	●▮
●山	●士	●□	●□
●手	●石	●耳	●二
●▮	●▮	●▮	●▮

十音
五聲

妻▮	衰▮	○▮	龜▮
子▮	○▮	○▮	水▮
四▮	帥▮	○▮	貴▮
日▮	骨▮	德▮	北▮

十音
六聲

宮▮	龍▮	魚▮	烏▮
孔▮	甬▮	鼠▮	虎▮
衆▮	用▮	去▮	兔▮
○▮	○▮	○▮	○▮

十一音
八聲

●▮	●▮	●▮	●▮
●莊	●乍	●叉	●崇
●震	●□	●赤	●辰
●▮	●▮	●▮	●▮

十二音
八聲

●▮	●▮	●▮	●▮
●卓	●宅	●坼	●茶
●中	●直	●丑	●呈
●▮	●▮	●▮	●▮

十音
七聲

心▮	○▮	男▮	○▮
審▮	○▮	坎▮	○▮
禁▮	○▮	欠▮	○▮
○▮	十▮	○▮	妾▮

十音
八聲

●▮	●▮	●▮	●▮
●▮	●▮	●▮	●▮
●▮	●▮	●▮	●▮
●▮	●▮	●▮	●▮

入聲闢唱呂一之九

一音
九聲

●古	●□	●坤	●□
●甲	●□	●巧	●□
●九	●近	●丘	●乾
●癸	●揆	●弃	●虯

二音
九聲

●黑	●黃	●五	●吾
●花	●華	●瓦	●牙
●香	●雄	●仰	●月
●血	●賢	●□	●堯

十音
九聲

●▮	●▮	●▮	●▮
●▮	●▮	●▮	●▮
●▮	●▮	●▮	●▮
●▮	●▮	●▮	●▮

十音
十聲

●▮	●▮	●▮	●▮
●▮	●▮	●▮	●▮
●▮	●▮	●▮	●▮
●▮	●▮	●▮	●▮

三音
九聲

●安	●□	●母	●目
●亞	●爻	●馬	●皃
●乙	●王	●美	●眉
●一	●寅	●米	●民

四音
九聲

●夫	●父	●武	●文
●法	●凡	●晚	●万
●□	●□	●□	●□
●飛	●吠	●尾	●未

閉音清和律一之十一

十一音一聲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十一音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五音九聲

●卜●百●丙●必
●步●白●葡●鼻
●普●朴●品●匹
●旁●排●平●瓶

六音九聲

●東●丹●帝●■
●兌●大●弟●■
●土●貪●天●■
●同●覃●田●■

十一音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十一音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七音九聲

●乃●妳●女●■
●內●南●年●■
●老●冷●呂●■
●鹿●犖●离●■

八音九聲

●走●哉●足●■
●自●在●匠●■
●草●采●七●■
●曹●才●全●■

十一音五聲

妻■子■四■日■
衰■○■帥■骨■
○■○■○■德■
龜■水■貴■北■

十一音六聲

宮■孔■眾■○■
龍■甬■用■○■
魚■鼠■去■○■
烏■虎■兔■○■

九音九聲

●思●三●星●■
●寺●□●象●■
●□●□●□●■
●□●□●□●■

十音九聲

●■●山●手●■
●■●土●石●■
●■●□●耳●■
●■●□●二●■

十一音七聲

心■審■禁■○■
○■○■○■十■
男■坎■欠■○■
○■○■○■妾■

十一音八聲

●■●■●■●■
●■●■●■●■
●■●■●■●■
●■●■●■●■

十一音九聲

●■●莊●震●■
●■●乍●□●■
●■●叉●赤●■
●■●崇●辰●■

十二音九聲

●■●卓●中●■
●■●宅●直●■
●■●坼●丑●■
●■●茶●呈●■

十二音九聲

●■　●■　●■　●■
●■　●■　●■　●■
●■　●■　●■　●■
●■　●■　●■　●■

十二音十聲

●■　●■　●■　●■
●■　●■　●■　●■
●■　●■　●■　●■
●■　●■　●■　●■

入聲闢唱呂一之十

一音十聲

●古　●甲　●九　●癸
●□　●□　●近　●揆
●坤　●巧　●丘　●弃
●□　●□　●乾　●虯

二音十聲

●黑　●花　●香　●血
●黄　●華　●雄　●賢
●五　●瓦　●仰　●□
●吾　●牙　●月　●堯

闢音清和律一之十二

十二音一聲

多■　可■　个■　舌■
禾■　火■　化■　八■
開■　宰■　愛■　○■
回■　每■　退■　○■

十二音二聲

良■　兩■　向■　○■
光■　廣■　況■　○■
丁■　井■　亘■　○■
兄■　永■　瑩■　○■

三音十聲

●安　●亞　●乙　●一
●□　●爻　●王　●寅
●母　●馬　●美　●米
●目　●皃　●眉　●民

四音十聲

●夫　●法　●□　●飛
●父　●凡　●□　●吠
●武　●晚　●□　●尾
●文　●万　●□　●未

十二音三聲

千■　典■　旦■　○■
元■　犬■　半■　○■
臣■　引■　艮■　○■
君■　允■　巽■　○■

十二音四聲

刀■　早■　孝■　岳■
毛■　寶■　報■　霍■
牛■　斗■　奏■　六■
○■　○■　○■　玉■

五音十聲

●卜　●百　●丙　●必
●步　●白　●備　●鼻
●普　●朴　●品　●匹
●旁　●排　●平　●瓶

六音十聲

●東　●丹　●帝　●■
●兌　●大　●弟　●■
●土　●貪　●天　●■
●同　●覃　●田　●■

十二音五聲

妻■　子■　四■　日■
衰■　○■　帥■　骨■
○■　○■　○■　德■
龜■　水■　貴■　北■

十二音六聲

宮■　孔■　衆■　○■
龍■　甬■　用■　○■
魚■　鼠■　去■　○■
烏■　虎■　兎■　○■

七音十聲

●乃　●妳　●女　●■
●内　●南　●年　●■
●老　●冷　●呂　●■
●鹿　●犖　●离　●■

八音十聲

●走　●哉　●足　●■
●自　●在　●匠　●■
●草　●采　●七　●■
●曹　●才　●全　●■

十二音七聲

心▮	○▮	男▮	○▮
審▮	○▮	坎▮	○▮
禁▮	十▮	欠▮	○▮
○▮	十▮	○▮	妾▮

十二音八聲

●▮	●▮	●▮	●▮
●▮	●▮	●▮	●▮
●▮	●▮	●▮	●▮
●▮	●▮	●▮	●▮

九音十聲

●思	●寺	●▯	●▯
●三	●▯	●▯	●▯
●星	●象	●▯	●▯
●▮	●▮	●▮	●▮

十音十聲

●	●	●	●
●山	●士	●▯	●▯
●手	●石	●耳	●二
●▮	●▮	●▮	●▮

十二音九聲

●▮	●▮	●▮	●▮
●▮	●▮	●▮	●▮
●▮	●▮	●▮	●▮
●▮	●▮	●▮	●▮

十二音十聲

●▮	●▮	●▮	●▮
●▮	●▮	●▮	●▮
●▮	●▮	●▮	●▮
●▮	●▮	●▮	●▮

十一音十聲

●▮	●▮	●▮	●▮
●莊	●乍	●叉	●崇
●震	●▯	●赤	●辰
●▮	●▮	●▮	●▮

十二音十聲

●▮	●▮	●▮	●▮
●卓	●宅	●坼	●茶
●中	●直	●丑	●呈
●▮	●▮	●▮	●▮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二　二寘

寺

相國寺

刋誤志寺在開封府開封縣唐延和元年立額（本北齊大建國寺後廢唐為歙州司馬鄭審之宅因疾捨為招提坊復置寺肅宗以舊封相王改曰相國寺見汴州記一云鄭景之宅至道中增修修寺記宋白撰太宗御題額寺額記呂夷簡撰）正殿北資聖閣（按寺舊有重閣高三百尺擬梓州西臺塔唐大順初災後唐長興二年復修構咸平中改曰資聖又重樓三門至道元年造）其南仁濟寶奎二殿（東曰仁濟立銅人式并刻鍼灸圖經于石有仁宗御篆夏竦撰序西曰寶奎有仁宗飛白書章得象篆額晏殊撰記寶奎北有經藏天聖初降真宗御集）其西法華院有佛牙碑太宗真宗仁宗御製頌偈贊（梵佛牙碑賈昌朝書御製釋迦立石題篆額王曉撰序并書又寺之東庫有真宗御製法音集箋注題名記晁文莊公撰）東南隅普滿塔（按普滿塔唐至德中建寺舊有僧惠雲鑄彌勒像肅宗書寺額王溫裝佛並畫神吳道子畫文殊維摩李秀刻障日邊思順造排雲閣石抱玉畫變相車政道畫天王環師畫梵王帝釋僧智儼造位次圖世以此為十絕又有上陽石獅李邕書韓幹畫末肖絕倫又據汴州記有田神功李紳真今失其所）塔旁羅漢院有桂籍堂（崇新賜第進士多集於此呂申公御書并題名云云寺中又有披剃院記宋綬撰資聖閣新院記李淑撰浴室記吳育撰）

開封志寺在祥符縣大寧坊見存[illegible]門評舊傳相國寺有十絕余攷能改齋漫錄所載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此十絕之一也又攷談叢所載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初木工喻浩曰他皆可能惟不解卷簷門內兩井亭近代木工不能及也寺之十絕此其二耳是與太宗御書為三絕也第未知彼七絕為何物耶然本朝名畫人氏云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大殿內彌勒聖容乃唐中宗朝僧惠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睿宗親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四日改舊相國寺為大相國寺御題牌額為二絕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門外善神為為三絕大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為四絕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五絕明皇天寶四載令邊思順修建排雲寶閣為六絕石抱玉畫護國除災患變相為七絕明皇勅車道政依于闐國傳樣畫北方毗沙門天王為八絕環師畫梵王帝釋及東廊障日內畫法華經二十八品功德變相

為九絶西序北壁僧智儼畫三余國因來入道位次圖為十絶又郤引此為十絶何也周草窓先生記樓閣最高而見者相國寺資聖閣朝元宫閣登雲樓資聖閣雄麗五層滴水廬山五百銅羅漢在焉國初曽粉所取者也朝元宫閣舊上清諸祥宫移至巖光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大王樓又稱譚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鉅璫譚稹有之其奇峻雄麗皆非東南所有朝元宫殿前有太石香爐二製作高雅閣煕春閣前元有十餘座徽宗每宴煕春則用此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也朝元宫盧皇臺亦上清移來下有青石礎二刻畫龍鳳團花極工巧舊特是米溢椒蘭殿舊物臺上有拜石方廣二丈許光瑩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内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内禁時徽宗立於中林靈素王文卿居兩傍也又云相國寺佛殿後壁有崴平四年翰林高待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瞻子由孫子發秦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中先生亦來（才本）十八月五日老申一百一歳又片石刻坡翁草書晴適石色皆如玄玉　清波别志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每虞火㷔乃分東西各為兩禪兩律自汚腥羶矣知今存數院皡出撞日往逆經寺門遥望浮屠峻峙有指示曰此舊景德

院也匆匆攬轡徑過所可見者棟宇宏麗耳國不暇指顧問處所紹興初故老閑坐必談京師風物且喜歎曽元寵甚時傳歸京眾去十小閣聽之感慨有流涕者五六十年後更無人説著益者舊日就淪謝言之可勝於悒事物紀原唐房像石幢九了　寺肇自中宗叶季始置于兹宋會要云開寶六年太祖修西塔曰廣願元祐元年僧中悠立又云咸平五年名後閣曰資聖東京記則云景德五年賜名也神宗熙寧間重修飾之併諸院為八東曰寶嚴寶梵寶覺惠林西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海東京記又曰仁濟殿天聖八年建後與資聖閣同賜名也百川學海燕翼詒謀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皇帝至道二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五月壬寅賜之魏泰東軒筆録舊傳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至今地屬信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移亭子近東寺基舊極大包數坊之地今南北講堂巷即寺之講院戒身即寺之戒壇也能改齋漫録大相國寺舊榜太宗御書寺十絶之一政和中改為宫御書賜額舊榜遂為高麗使乞歸其後復改為寺御書仍賜今額（舊唐書五行志）

大順二年十月汴州相國寺佛閣災是日晚微風震雷寺僧見赤塊在三門樓藤網中周迴一匝而火作良久亦塊北飛越前殿飛入佛閣網中如三門周遶轉而火作如是三日不息訖為灰燼文苑英華唐李邕大相國寺碑大聖不徒作作必有因化不徒闡闡必有攝故大事所會一法所傳若天若人或賢或達雖萬方出興而三獸度河使不聞者聞未悟者悟至虚也哉此寺御蓋古魏建國有濮州之像自要素而來及遊將復歸堅守常住人至萬且千飛聲啟當周壯觀圖生如請泰要如損攝有若鄴人鄭賓者生心起諸便目失明有若鄴人陳掖者興言誹徒帳體及言皆追悔自青齋中在今或決身為奴或鑄鍾依佛延和初載奉諸改為大相國寺復置額焉先天中内府降財御書題額（一作勝）睿宗通夢靈應擎發臨遣傾德僧真諦戴馳戴驅乃慰乃止昭宣涯命寵錫神幡吏人候迎法侶圍繞谿塵里罪鄰原者不可勝計夫以金仙聖容之表先主感之代邸嘉名之舊先主操之筆精池水（見上）　上躬之故能鍾乾坤激日月景光逬曜德寓弘覆昌云比也我開元神武皇帝受元禧祚國傳寶睦九族叶萬邦功濟而業成道光而孝理慈康父子義結華戎寰瀛之濱大輿之上顒顒而戴欣欣而係遠纖路于茲（一作慈）寓目于茲（一作慈）者莫不瞻大名歛

聖札仰天性而注遺澤荷慈氏而歎堅林刹刀者周告勞檀施者周辭費莊嚴不獨於示相功德何止於無為碁布黄金圖擬碧絡雲廊八景雨散四花國土威神塔廟崇麗此其極也雖五香紫府太息芳馨千燈赤城永懷照灼人間天上物外異鄉　四言也上坐知隱寺主充琛都維那上智儼皆妙覺圓常對境亡境彌入後地因如德如合之不离混以相濟咸以為他方所至廣法界惟三虛空所至弘度門惟一况乎實相感通之應聖跡飛動之神安可默頌聲騰題記者已乃作頌曰佛法住持正教弘益真容見寺先帝書額藩邸鴻名建國前跡我皇孝理我人光澤日月明明家邦赫赫觀妙追遠懷恩惟昔八部莊嚴四天感激以式永代是紀豐石

國朝清理册寺在開封府　宋白銘曰臣供職業林伏膺典策伽藍故事緗素預聞按大相國寺本北齊建國寺也唐室睿宗改賜今額大凡有土地然後置國城有國城然後興棟宇恭承制旨願畢其辭謹再拜而颺言曰天生烝民樹之司牧創業垂統建邦設都上古已還弗常厥所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周都酆鎬漢都長安咸以為天下之君係域中之大乃睠梁園古屬豫州主于斗極之三度入房星之五無名山大川之阻衛四通五達之郊梁開平中昇為京闕晉漢有周三代因之嗟天道玄遠有開必先

惟周之興為宋經始建宗社于斯築新城于斯太祖皇帝潛陽在下玄德昇聞百姓與能三靈改卜爰尊禪讓方陟元后以為必躬必親所以康世難破澤潞惟揚之妖不壯不麗何以威外夷闢皇居應門之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增嚴禋上帝之壇大禁衛速營之制由是荆湖內附吳蜀一統鑾明而治十有七年太宗皇帝德合天地明齊日月肇膺顧命一妥長君旅張四維奮迅獨斷盛我吳越享國百齡我以尺一而召之蕞尔并汾不庭二紀我以一戎而下之功成制禮治定作樂新集仙祕閣之署革籍田東封之儀既而麟鳳効祥草木呈瑞垂衣端拱二十二祀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之應運也紫氣充庭黃雲作蓋壽邸通三之貴宸宮明兩之朝膺數在躬大寶曰位以至誠奉六廟以純孝尊萬安接盤維以雍睦御臣民以公正禮無違者文思化成六合無不雍之夫四海多來賓之國皇猷既已彰矣昌期亦已隆矣一旦負黼扆語侍臣曰朕荷九天眷命襲二聖丕基寅畏奉行弗敢失[illegible]八　有慶時泛小康行大中之道吾無間然存方外之教意無所闕太祖草封禪為開寶之號太宗錫龍興以太平之名別開啓聖之梵宮寶作上帝之壯觀唯相國寺勅建三門御書賜額餘未成就我當循之乃宣內臣飭大匠百工麕至衆材山積岳立正殿翼舒長廊左鐘曰樓右經曰藏後拔層閣北通便門廣庭之內花木羅生中廡之外僧居鱗次大殿睟容即悲雲師所鑄彌勒瑞像也前樓衆聖即穎川郡所迎五百羅漢也其形勢之雄制度之廣剞劂之妙丹青之美星繁高手雲萃名工外國之希[illegible]式巧聚精會神爭能角勝極思而成之也倖夫酥梭烏枝梅渠虹伸繡栭文楯琁題玉砌金碧輝映雲霞失容爭鏵玲瓏盛韶合奏森善法於目前飄樂音於耳界若能龍華春日然燈月夕都人士女百億如雲綺羅繽紛花鬘瓔珞巡禮圍繞捧種衆香仰而歎之咒兜率廣嚴攝歸于人世又若天伏鬼部風懷畏敬千乘萬騎流水如龍旌旗蔽空歌吹沸渭悲攔肉飛佳[illegible]實未術而望之疑蓋珠閣風神化于海上猗歟麗也殊勝也皆不可稱[illegible]所[illegible]黃大矣哉雖大雄氏真大聖人也佐佑大君興隆大化是記付囑為世外護故將以法王能仁無帝王要道參而行之經言貴大則無思不服經言慈悲則視民如傷經言忍辱則國君含垢經言利益則我覃如春德惟日新精進也設于天命持戒也如是知見如是信解然由造有相之功德廣無邊之福田胤皇圖如泰山磯蒼生於壽域冀究沴不作僭賊不生風雨應若衆區謐寧者歟古云登高能賦作器能銘彼猶小者尚以文為昔爾栖柠顯陀之碑江總記栖霞之

述庾信述鳳林之景王勃演牛頭之詞鴻筆遺妍爲跡畫在蜀夫門與位汴水陽涯旁連牡牛之城近對蒼龍之闕構此大壯宜揚頌聲臣久玷鼇山學慚鳳麾學徽靚與文愧非工摛詔揚然抽毫銘曰地象為輿天形如蓋四序循環三辰出入吁嗟五代日不暇給祖宗耿光神祇降祥受天永命得人者昌崛起大宋作驗皇唐赫赫太祖聰明神武櫛風沐雨拔攘九土捷纖蝸矩炳文如虎明明太宗寬仁肅恭務材訓農萬方來同顙帝禋宗神德猶龍重熙累洽慶流三葉玉塞鑾兵銅梁獻捷文物葳蕤禎符雜遝信及豚魚混一車書儒道墳索道講玄虛勅行二教諦奉真如隋是之側寺名相國髮第天宮光華日域下福黎人上延聖曆輪焉奐焉立邑相宣春陵寶馬許史雲軿爭起勝地如會諸天不可思議歎未曾有悅擇群心歡呼萬口千封受塵一時斗徹捴日占星揚于紫庭黃麻錫詔華陝刊銘金田寶刹萬祀千齡元王惲秋澗集汴梁相國寺化工疏　汴梁路大相國寺住持僧柴其多者　音修前殿所有化緣疏文合行開具者伏以梵宮鑑鬱無驗相國宏規傑閣巋存猶是李唐遺構浩劫頹浮雲之衛秋風動喬木之悲剩二三之殘僧將修完而何力幸蒙府眷尚賴人謀況有生超黙而執非善心在稽首歸依者當體上意能何心而樂施或分園以稍金同新殿若清光與後天人偉觀風鈴如語響泛潮音天女散花有來衆士祝延聖壽載繪具業之香翔贊皇圖永比犧盧之固註蹟宋梅聖俞宛陵集劉元甫觀相國寺淨土揚惠之塑像與道子畫又越僧鼓琴閑僧寫真予解其說　[illegible]　都下將踰三十春不聞此畫塑想子得亦新慈寺臨大道常多車馬塵設如前日手晦昧已甚人咼分今與古曷辨偽與真閣緇圖鳳姿越僧弹龍唇但如五彩爛徒謂五音淳飄纖屬聲高猊驚胖子神不張評譜品索玉翮得弦二君才調高言若羽翮振將令壽常工千歲傳不泯范石湖大全集相國寺詩（寺珍物少陵御書十排背皆胡仙所須而八）偃蹇趺吻護查文金碧浮圖晴古塵閒說今朝都開寺羊裘胡帽趁時新劉攽彭城集秋雪過相國寺詩　六花飛舞滿長安古寺樓臺白玉攢長眉老僧見客語兩年秋雪耗中寒劉公是先生集雪中詣相國寺詩　西風卷雪白如沙宗漢空林開白花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牕煎越茶

慈孝寺

祥符志寺在開封府祥符縣天聖五年置本蔡國公主宅有崇先殿以奉真宗聖容又有章獻太后彰德殿（寺仲夏據宋續書）事物紀原寺故駙馬都尉吳元扆宅也天聖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詔建寺奉真宗神御初議名慈聖將太后號有

此二字改賜今名東京記曰戒壇院本寺園寶元初僧文旦營搆戒壇慶曆五年賜額也宋夏文莊公集慈孝寺銘（并序）維天聖四載冬十二月洛苑副使入內內侍省押班江德明被旨治故燕國英惠長公主第爲佛寺資福于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始聖上以皇太后濬發鴻誓祗迪淨因園創美名永昭慈訓三事之臣相與進曰陛下以聰哲廣運承燕翼之謀太后以寬仁勤儉膺顧託之重垂簾訪對齋居聽政雨露均澤榮悴畢露日月並明忠邪洞判陽郊再卜歲歷五頒六幕晏清百嘉楙育此太后至慈以佑祠聖景貺侍臨陛下至孝以事母儀黎苗歡服在昔名寺方冊具焉或以紀年或以盛德今額以慈孝爲名庶稱道於無窮輝映於前代有制可之仍命近臣銘於樂石臣聞東漢已還有天下者繼體承基尊祖親禰黄流玉瓚觀盥之享嚴高棟清壇外倚之容備屬象之餘然顧恭遺思奉先之典有終欲報之哀無極或以佛國追福或以釋像薦靈旁行不流厥惟舊矣唐氏中微[illegible]祚隨劉搖亂群雄紛擾戡祀踰於二百歷世幾乎三十文燁昏棧山川圮裂室廬主荆棘郛郭成墟屬大塊之戴欲定下民之命爰肇我國家天人合應祖宗重光並翦鯨鯢再造戴夏縣殘去殺解百王之樊紐翹期立象攡五精之王氣憲洪範順乾則宣國以建永圖剗霸軌拓皇衢納民以遵大道功有震疊坤維格天光表而太山之高未增德有常睨邈矣蒸雲潤海而梁父之基未附上帝儲蓍祉而有待先聖膺寶命而惟新其宅藩房踐儲邸則三鷄問寢四時省膳周文之孝德也尹正京轂寵綏都畿有虞之歷試也其步天階御神器則攸縱多能宣精道藝陶唐之文思也躬秉六師外攘夷狄成湯之聖武也大哉以日躋之美承天贊之業仁經之義緯之根本於道德粉飾乎禮樂信以來遠念鸞之兵寢虛以受人純亮之臣進萬景以之昭晰元化以之絪縕包舉大寧叅倅遂始故能延歎駕席蘿圖萃中珍輯天瑞紀官立制克稱乎神物升中降禪不顯於上儀鄭丘頌祇曲里尊道秩無文以拜貺纂名山而紀迹均大賚賜明有穫太素宣至和于兆庶之恩豐貢萬靈之禮洽方將祓精館齋大庭而思帝所以甚歡厭天下之爲累徽琴瑟而弗憚倦與焉而羅游聖人入侍興居冠帶不褫太后親嘗藥石夙夜必躬靡愛牲牷徧走群望載禁圭璧並植三壇屑瓊藥而無功碎玉靈而罔效於是祈竺乾之秘教捨沁水之名園行其有瘳卽徨庶役靡獲夢齡之感終指彤日之報乃遺髯斷荆山之鼎空成鏡晞酒清劉天之遊不返宇宙儯但人神震動六宮攀號萬國縞素皇帝起初載臨宸極章明百度儀德包元以儀

形乎風烈皇太后恭遵制保重熙平決萬樞悖然兼覽以對越乎威神以爲能類帝者聖人善饗親者孝子乃緣先朝之意深講昭事之文以真皇之受元符膺秘記曆宙之頌褒也始嚴安聖之殿于玉清之廷奉詩誨迪璿源六羽之監觀也繼作奉真之殿于景靈之館又以洛師吉壤藏祖降靈有應天之院雅陽奧區王業資始有鴻慶之宮四範睟容並安寶宇盡漢祖龍顔之妙增開元玉石之華皆衣冠是將旒扆如在薦櫻獻鮪馳傳相望濡露履霜因時增愴人以爲禴祀極乎禮異幽贊之宜哀感竭乎情無名助之禮乃從嚮近職命有司中述緒言繼成累志卽鳳臺之餘址建廡苑之精廬因舊垣而不廣慮民居也鳩庶工而惟簡形人力也祇植之園設像無傾成之顧巖洞隱飾疑堂邑之山林讚唄傳聞變平陽之歌舞回廊四注飛觀相臨落斯干之雅章成春秋之逢事以五年冬十月詔擇練僧三十以奉重修置淨人二十有五以給灑掃拔官守之句佛德明以董之議尊奉之制命太常以恭之先寘禁中肖像文考是月壬申乃率適臣戒宗室導自天章之閣至于會慶之殿紫帷奉香坐歌達旦翌日群后長謁百靈備從中命工公奉安于寺之崇真殿緇黄先道儀衛清路幡華旗旆左右相見鍾磬笙篁前後間作帷帝設次簪紱在廷太史候辰攸司錯事言膺殿牓出於宸翰飛毫舉鳳拂素騰龍孝德聖能並煥謚曰甲戌上運法駕公卿以奉馨薦越翌日太后御珊輿總嬪侍以獻令芳都人陪塗鮮車擊轂或鼓舞蹈德或感泣懷恩望帝鄉之雲慘凄共色聽魚山之梵讚歎相趨先帝付受之道光矣後聖恭事之禮至矣書所云克篤前烈詩所云聿追來孝者也史官奉詔謹爲銘曰有宋赫赫兩宮明明慈昭神育孝總天經思文眞皇悲哀罔極曾館方虛給園斯闢斗城北望廣路東披朱楹叢倚紺瓦翬飛寶網羅空金繩表道滿月光明青蓮相好有殿中峙定奉先朝彫雲繡楹綺棟陵駁隆準如生清輝若在祇薦馨香疑聞謦欬供帳咸具服御畢陳優纂雖遠手澤猶新閒館旁建藻局相屬庭有寓龍山多疊玉巖樹蒼蔚靈游往來兩華紛護飆馭徘徊日監孝思永錫純嘏時萬斯年在宥天下

黄庭堅豫章集慈孝寺餞子敦席上奉同孔經父八韻

日永知槐夏雲黄喜麥秋（歐陽公詩語載說師民詩云麥秋衣氣潤槐夏午陰清王介甫詩綠成白雪桑重綠到金黄麥亦青禮記月令麥秋至）同朝國事集賜沐更功休（孟子曰得侍同朝甚喜漢書薛宣傳曰日至吏以令休）祇園冠蓋地清與耳目謀（先云祇園此言勝氏先云僧伽藍摩此云衆園由祇陀太子園造佛精舍因以爲名柳子厚小丘記

曰府治之北數日得浩浩之聲與耳謀晴雲浮若挽飛霓落文楸陸羽茶經曰沐餘者湯之華也如積大褁朗有浮雲鱗鱗然若綺見上注飛霓謂暴發文楸謂暴向北爭墳書曰本國王子入貢出本國如楸玉向今暖暴子丘江之若者如楸日色一客衆主人醉此領虎頭虎頸持龍節排河使東流積氾雷于問四象主人卿大夫士虞中皆哭不絕此借用其字司隸掌節曰澤國用龍節孟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厥田惟上上桑麻十數州封功不汗馬可封萬戶侯禹貢雍州厥田惟上上左傳曰諸侯書時計功漢書蕭何傳曰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之勞顧居臣等上何也李廣傳曰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

青岡寺（開封府志青岡寺在本府通許縣東南）

善護寺（開封府志善護寺在陽武縣治東郭外廢壞不存）

歐陽寺（開封府志歐陽寺在新鄭縣）

城皐寺（開封府志城皐寺在新鄭縣東北敬豐都）

自然山寺（開封府志自然山寺在新鄭縣西南永安都）

香峪寺（開封府志香峪寺在密縣西北三十里已廢舊基尚見存）

洪濟寺（開封府志洪濟寺在許州城內東北一里基址尚見存）

王孟寺（開封府志王孟寺在襄城縣庚河保　一在縣南二十里）

洪村寺（開封府志洪村寺在襄城縣穎橋保）

屈村寺（開封府志屈村寺在襄城縣東北三十里世傳屈平子孫所居之地後人因以其宅為寺焉）

駝口寺（開封府志駝口寺在襄城縣東南四十里）

善村寺（開封府志善村寺在鈞州城西北隅）

紫雲寺（元一統志紫雲寺在襄城縣紫雲山楚莊王妻妙湖公主證果因地古塔今存）

彼岸寺（開封府志彼岸寺在郾城縣西北一里六十步有古塔存焉元一統志寺在郾城縣蘇穎濱有詩詠文珠院古栢云曾有大栢孔明祠行盡天涯未見之此樹便高稱于行它山只可作孫枝棟梁如是誰家用舟楫惟應海水宜春暮飛鵲集無數青田老鶴未曾知）

華臺寺（開封府志華臺寺在陳州北關新建）

靈通寺（元一統志靈通寺在陳州宛丘先生張耒字文潛嘗寓於此植雙棗于僧舍作問雙棗賦）

建中寺（洛陽伽藍記建中寺普泰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所立也本是閹官司空劉騰宅屋宇奢侈梁棟踰制一里之間廊廡充溢堂比宣光殿門匹乾明門博敞弘麗諸王莫及也在西陽門內御道北謂延年里正光年中元乂專權太后幽隔永巷騰為謀主乂是江陽王繼之子太后妹壻熙平初明帝幼沖諸王權上太后拜乂為侍中領軍左右令總禁兵委以腹心反得幽隔永巷六年太后哭曰養虎自齧長虺成蛇至孝昌年太后反政遂誅乂等沒騰田宅元乂誅日騰已物故太后追思騰罪發墓殘尸使其神靈無所歸趣以宅賜王雍建義元年尚書令樂平王尒朱世隆為榮追福題以為寺朱門黃閣所謂仙居也以前廳為佛殿後堂為講堂金花寶蓋遍滿其中有一涼風堂本騰避暑之處淒涼常冷經夏無蠅有萬年千歲之樹也洛陽志寺在孝義里）

長秋寺（洛陽伽藍記長秋寺在劉騰所立也騰初為長秋令卿因以為名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一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處寺北有濛汜池夏則有水冬則竭矣中有三層浮圖一所金盤靈刹曜諸城內作六牙白象負釋迦在虛空中莊嚴佛事悉用金玉作工之異難可具陳四月四日此像常出辟邪師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幢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

瑤光寺（洛陽伽藍記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在閶闔城門御道北東去千秋門二里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園中有凌雲臺即是魏文帝所築者臺上有八角井高祖於井北造涼風觀登之遠望目極洛川臺下有碧海曲池臺東宣慈觀去地十丈觀東有靈芝釣臺累木為之出於海中去地二十丈風生戶牖雲起梁棟丹楹刻桷圖寫列仙刻石為鯨魚背負釣臺既如從地踊出又似空中飛下釣臺南有宣光殿北有嘉福殿西有九龍殿殿前有龍吐水成一海凡四殿皆有飛閣向靈芝往來三伏之月皇帝在靈芝臺以避暑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鐸垂雲表作攻之妙埒美永寧講殿尼房五百餘間綺踈連亘戶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勝言牛筋狗骨之木鷄頭鴨脚之草亦悉備焉椒房嬪御學道之所掖庭美人並在其中亦有名族處女性愛道場落髮辭親來儀此寺珍麗之飾服修道之衣投心八正歸誠一乘永安三年中尒朱入洛陽縱兵大掠時有秀胡騎數十人入瑤光寺婬穢自此後頗獲譏訕京師語曰洛陽女兒急作髻瑤光寺尼奪作壻瑤光寺北有承明門有金墉城即魏氏所築晉永康中惠帝幽於金墉城東有洛陽小城永嘉中所築城東北角有魏文帝百尺樓年歲既久形制如初高祖在城內作光極殿因名金墉城門為光

極門人作重樓飛閣遍城上下從地望之有如雲也 **景樂寺** 洛陽伽藍記寺太傅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懌是孝文皇帝之子宣武皇帝之弟閶闔南御道西望永寧寺正相當寺西有司徒府東有大將軍高肇宅北連義井里井里北門外有桑樹數株枝條繁茂下有甘井一所石槽鐵罐供給行人飲水庇廕多有憩者有佛殿一所像輦在焉雕刻巧妙冠絕一時堂廡周環曲房連接輕條拂戶花蘂被庭至於六齋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觀者以為至天堂及文獻王薨寺禁稍寬百姓出入無復限礙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異端奇術摠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目亂精迷自建義已後京師頻有大兵此戲遂隱也 **昭儀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閹官等所立也在東陽門內一里御道南東陽門內道北大北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后臨朝閹寺專寵宦者之家積金滿堂是以蕭忻云高軒斗升者閹官之釐婦胡馬鳴珂者莫不黃門之養息也忻陽平人也愛尚文籍少有民譽見閹寺寵盛遂發此言因即知名為治書侍御史寺有一佛二菩薩素工精絕京師所無也四月七日常詣景明景明三像恒出迎之伎樂之盛與劉騰相比堂前有酒樹麵木昭儀寺有池京師學徒謂為翟泉也衒之按杜預注春秋云翟泉在晉太倉西南按晉太倉在建春門內今太倉在東陽門內此地今在太倉西南明非翟泉也後隱士趙逸云此地是晉侍中石崇家池池南有綠珠樓於是學徒始寤經過者想見綠珠之容也 **願會寺** 洛陽伽藍記寺中書侍郎王翊捨宅立也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繞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復高五尺然又凡為五重每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施者甚眾帝聞而惡之以為惑眾命給事中黃門侍郎元紀伐殺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血流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光明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願會寺南宜壽里內有苞信縣令段暉宅地下常聞鍾聲時見五色光明照于堂宇暉甚異之遂掘光所得金像一軀可高三尺有二菩薩趺上銘云晉太始二年五月十五日侍中中書荀勗造暉遂捨宅為光明寺時人咸云此荀勗舊宅其後盜者欲竊此像像與菩薩合聲喝賊盜者驚怖應即殞倒眾僧聞像叫聲遂來捉得賊 **胡統寺** 洛陽伽藍記寺太后從姑所立也入

道為尼遂居此寺在永寧南一里許寶塔五重金刹高聳洞房周匝對戶交疏朱柱素壁甚為佳麗其寺諸尼帝城名德善於開導工談義理常入宮與太后說法其資養緇流徒無比也 **修梵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清陽門內御道北有金剛鳩鴿不入鳥雀不棲菩提達磨云得其真相也寺北有永和里漢太師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今猶有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錄尚書長孫稚尚書右僕射郭祚吏部尚書邢鸞廷尉卿元洪超衛尉卿許伯桃梁州刺史尉成興等六宅皆高門華屋齋館敞麗楸槐蔭途桐楊夾植當世名為貴里掘此地者輒得金玉寶玩之物邢鸞家常掘丹砂及錢數十萬銘云董太師之物後卓夜中隨鸞索此物鸞不與之經年鸞遂卒矣 **嵩明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修梵寺西高牆峻宇比屋連甍亦是名寺 **景林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開陽門內講道東講殿疊起房廡連屬丹楹炫日繡桷迎風實為勝地寺西有園多饒奇果春鳥秋蟬鳴聲相續中有禪房一所內置祇洹精舍形製雖小巧構難加以禪閣虛靜隱室凝邃嘉樹夾牖芳杜匝階雖云朝市想同巖谷靜行之僧繩坐其內飧風服道結跏數息有石銘一所國子博士盧白頭為其文白頭一字景裕范陽人也性愛恬靜丘園放敖學極六經說通百氏普泰初起家為國子博士雖在朱門以注述為事注周易行之於世也 **景明寺** 洛陽伽藍記宣武皇帝景明年中所立因以為名在宣陽門外一里御道東其寺東西南北方五百步前望嵩山少室却負帝城青林垂影綠水為文形勝之地爽塏獨美山縣堂觀光盛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房簷之外皆是山池松竹蘭芷垂列堦墀含風團露流香吐馥至正元年中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地百仞是以邢子才碑文云俯聞激電傍屬奔星是也妝飾華麗侔於永寧金盤寶鐸煥爛霞表寺有三池萑蒲菱藕水物生焉或黃甲紫鱗出沒於繁藻或青鳧白鴈沉浮於綠水碾磑舂簸皆用水功伽藍之妙最為稱首時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師諸像皆來此寺尚書祠部曹錄像有一千餘軀至八日以次入宣陽門向閶闔宮前受皇帝散花于時金花映日寶蓋浮雲幡幢若林香烟似霧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名僧德眾負錫為群信徒法侶持花成藪車騎填咽繁衍相傾時有西域胡沙門見此唱言佛國至永熙年中始詔國子祭酒邢子才為寺碑文子才河間人也志性通敏風情雅潤下帷覃思溫故

知新文宗學府跨班馬而孤上英規勝範陵許郭而獨高是以衣冠之士輻湊在門懷道之賓去來滿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門沾其賞者猶德東吳之句籍甚當時聲布遐邇正光末解褐為世宗挽郎奏朝請尋進中書侍郎黃門子才洽聞博見無所不通軍國制度罔不訪及自王室不靖虎門業廢復遷國子祭酒謨訓上庠子才罰惰賞勤專心勸誘青領之生竟懷雅術洙泗之風茲焉復盛永熙年末以母老辭帝不許之子才答請懇至辭淚俱下帝乃許之詔以光祿大夫歸養私室所在之處給事力五人歲一朝以備顧問王侯祖道若漢朝之送二疏暨皇居徙鄴民訟殷繁前格後詔自相與奪法吏疑獄簿領成山乃勅子才與散騎常侍溫子昇撰麟趾新制十五篇省府以之決疑州郡用為治本武定中除驃騎大將軍西兗州刺史為政清靜吏民安之後徵為中書令時戎馬在郊朝廷多事國禮朝儀咸自子才出所制詩賦詔策章表碑頌贊記五百篇皆傳於世隣國欽其模楷朝野以為美談也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中記在鄴城東北三臺東今之景明村是也

大統寺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利民里

秦太師公二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景明寺南一里西寺大

后所立東寺皇姨所造並為父追福因以名之時人號為雙女寺並門俱隣洛水林木扶疏布葉垂陰各有五層浮圖一所高五十丈素綵畫工比於景明至於六齋常有中黃門一人監護僧舍襯施供具諸寺莫及焉寺東有靈臺一所基址雖頹猶高五丈餘即是漢光武所立者靈臺東辟雍是魏武所立作者至我正光中造明堂於辟雍之西南上圓下方八牕四闥汝南王復造磚浮圖於靈臺之上孝昌初妖賊四侵州郡失據朝廷設募征格於堂之北從戎者拜曠夜將軍偏將軍裨將軍當時甲冑之士號明堂將虎賁駱子淵者自云洛陽人昔孝昌戍在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令達其家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是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了無人家可問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來問何從而來徬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切甚怪之俄而酒至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具飲訖辭還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為悽恨別甚慇懃老翁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岸對水淥波連漪唯見一童子可年十五新溺死鼻中出血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

高陽王寺

洛陽伽藍記寺高陽王雍之宅也在津陽門外三里御道西雍為尒朱榮所害也捨宅以為寺正光中雍為丞相給與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止第宅匹於帝宮白殿丹楹窈窕連亘飛簷反宇轇轕周通僮僕六千伎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侈未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鐃吹發響笳聲哀轉入則歌姬舞女擊竹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於禁苑芳草如積珍木連陰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為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陳留侯李崇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崇為尚書令儀同三司亦富傾天下僮僕千人而性多儉悋惡衣麤食食常無肉止有韭茹韭菹崇客李元佑語人云李令公一食十八種人問其故元佑曰二韭一十八聞者大笑世人即以為譏罵雍薨後諸妓悉令入道或有嫁者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為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宅近青陽門徐鼓箜篌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脩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脩容亦能為綠水歌艷姿善火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

曲焉高陽宅北有中甘里里內潁川荀子文年十三幼而聰辯神情卓異雖黃琬文舉無以加之正光初廣宗潘崇和講服氏春秋於城東照義里子文攝齊北面就和受道時趙郡李才問子文曰荀生住在何處子文對曰僕住在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城南有四夷館才以此譏之子文對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之崇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虛言也舉學皆笑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三　二寘

寺

崇虛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城西即漢之濯龍園也延熹九年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園設華蓋之坐用郊天之樂此其地也高祖遷京之始以地給民憇者多見妖怪是以人皆云之遂立寺焉

明懸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彭城武宣王勰所立也在建春門外石橋南穀水周廻遶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有四柱在道南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將馬憲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頹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衒之案劉澄之山川古今記戴延之西征記並云晉太康元年造此則失之遠矣按澄之等並生自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暫來經過至於舊事多非親覽聞諸道路便爲穿鑿誤我後學日月已甚有三層塔一所未加莊嚴寺東有中朝時常滿倉高祖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也

瓔珞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建春門外御道北所謂建陽里也即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輦所居處里內有瓔珞慈善暉和通覺暉玄宗聖魏昌熙平崇真因果等十寺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聖利養百姓所供也洛陽志云有像一軀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

魏昌尼寺

洛陽伽藍記魏昌尼寺閹官瀛州刺史李次壽所立也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

景興尼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亦閹官等所共立也有金像輦去地三丈上施寶蓋四面垂金鈴七寶珠飛天伎樂望之雲表作工甚精難可揚推像出之日常詔羽林一百人擧此像絲竹雜伎皆由旨給

太康寺

洛陽伽藍記寺在崇義里里內有京兆人杜子休宅地形顯敞門臨御道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見子休宅歎息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塼爲之指子休園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塼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舍宅爲靈應寺所得之塼造爲三層浮圖好事者尋逸問晉朝京師何如今日逸曰晉時民少於今日王侯第宅與今日相似又云自永嘉已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符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爲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符堅自是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史官皆自韻也人皆貴遠賤近以爲信然當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問其故逸曰生時中庸之人耳及死也碑文墓誌不窮天地之人得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尹等跡牧民之臣浮虎慕其清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當時構文之士慙逸此言步兵校尉李澄問曰太尉府前塼浮圖形制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逸云晉義熙十二年劉裕伐姚泓軍人所作汝南王聞之而異拜爲義父因而問何所服餌以致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年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已後遁去莫知所在

熙平寺

洛陽志熙平寺在建陽里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崇三寶衆僧利養百姓所供

秦太上君寺

洛陽伽藍記秦太上君寺胡太后所立也在東陽門二里御道北所謂暉文里里內有太保崔光太傅李延實冀州刺史李韶祕書監鄭道昭等四宅並豐堂崛起高門洞開趙逸云廷實宅是蜀主劉禪宅東有修和宅是吳王孫皓宅李紹宅是晉司空張華宅當時太后正號崇訓母天下號父爲秦太上公母爲秦太上君爲母追福因以名焉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刹入雲高門向街佛事粧飾等於永寧誦室禪堂周流重疊花林芳卉遍滿堦墀常有大德名僧講一切經受業沙門亦有千數又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閑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勅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塼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懷塼和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返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然懷塼之義起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大夫曰齊人外矯庶幾內懷鄙吝輕同羽毛利等錐刀好馳虛譽阿附成名威勢所在側肩競入求其榮利甜然濃泗臂於四方慕勢叙甚號齊世子爲慕勢諸郎臨緇官徒有在

京邑閭懐埒慕勢咸共恥之唯崔孝忠一人不以為意問其故孝忠曰譬丘風俗太公餘化稷下儒林禮義所出今雖凌遲足為天下模楷荀濟人非許郭不識東家雖復芳言自口豈榮辱也

正始寺

（洛陽伽藍記）正始寺百官等所立也正始中立因以為名在東陽門外御道南所謂敬義里也里內有典虞曹㡉宇精淨美於景林衆僧房前高林對牖青松綠檉連枝交映多有枳樹而不中食有石碑一枚背上有侍中崔光施錢四十萬陳留侯李崇施錢二十萬自餘百官各有差少者不減五千已下後人刊之敬義里南有昭德里里內有尚書僕射游肇御史尉李彪七兵尚書崔林幽州刺史常景司農張倫等五宅彪景出自儒生居室儉素唯倫最為豪侈齋宇光麗服翫精奇車馬出入逾於邦君園林山池之美諸王莫及倫造景陽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巖複嶺嶔崟相屬深蹊洞壑邐迤連接高林巨樹足使日月蔽虧懸葛垂蘿能令風煙出入崎嶇石路似壅而通崢嶸澗道盤紆復直是以山情野興之士遊以忘歸天水人姜質志性疎誕麻衣葛巾有逸民之操見偏愛之如不能已遂造亭山賦行傳於世其辭曰今予重者昔重昔先民之重由朴由純然則純朴之體與造化而津勉哀上之客柱下之吏卧無為以明心託自然以圖志飢以山水為富不以章甫為貴任性浮沉若淡兮無味今司農張氏實鍾其人巨量接於物表夭矯洞達其貞青松未勝其潔白玉不比其珍心托空而棲有情入古以如新跡不專流巖又不偏華上卜居動靜之間不以山水為忘庭起半丘半壑聽以目達心想進不入聲榮退不為隱放今乃決石通泉拔嶺巖前斜與危雲等與危與典棟相連下天津之高霧納滄海之遠煙纖列之狀一如古崩剝之勢似千年若乃絕嶺懸坡蹭蹬蹉跎水未徐如浪峭山石不高復危多五尋百拔十步千過則知巫山弗及未蓬萊如何其中煙花露草或傾或倒霜幹風枝半聳半垂玉葉金莖散滿階墀然目之綺裂鼻之馨既共綠春等茂復與白雪齊清或言神明之骨陰陽之精天地未覺生此人鬼為識其中羽徒紛泊色雜若黃綠頭紫頰舒翠連房白鶴生於異縣丹丘出自他鄉皆遠來以臻此藉水木以翔翔不憶春於沙漠遂忘秋於高陽非斯人之感至伺候為之迷方豈不俗之所務入有神惟之異趣能造者其必詩哉往者無不賦或就堯封之地或入多雲之處氣嶺與梅岑隨春之所悟遠神仙所賞近為朝士所知求解脫於服佩預參次於山垂子英遊魚於玉質王喬繫鵠於松枝歌方丈不足以妙詠此處態多奇嗣宗聞之動魄叔夜聽此驚魂恨不能鑽地出

一醉此山門別有王孫公子遜遁容儀思山念水命駕相隨峯岑委曲真石陵欹庭為仁智之田故能種此石山森羅兮草木長育兮風煙孤松既能却老半石亦可留年若不坐卧兮於其側春夏兮其遊陟白骨兮徒自朽方寸心兮何所憶

景寧寺

（洛陽伽藍記景寧寺）太保司徒公楊椿所立也在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南所謂景寧里也高祖遷都洛邑椿創居此里遂分宅為寺因以名之制飾甚美綺柱珠簾椿弟慎冀州刺史慎弟津司空並立性寬雅貴義輕財四世同居一門三從朝貴義居未之有也普泰中為尒朱世隆所誅後捨宅為建中寺出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里西北角有蘇秦塚塚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此塚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孝義里東即是洛陽小市北有車馬將軍張景仁宅景仁會稽山陰人也正光年初從蕭寶夤歸化拜羽林監賜宅城南歸正里民間號為吳人坊南來投化者多居其內近伊洛二水任其習御里三千餘家自立巷市所賣口味是水族時人謂為魚鱉市也景仁住此以為恥遂徙居孝義里焉時朝廷方欲招懷荒服待吳兒甚厚褰裳渡於江者皆居不次之位景仁無汗馬之勞高官通顯永安二年蕭衍遣主書陳慶之送北海入洛陽僭帝位慶之為侍中景仁在南之日與慶之有舊遂設酒引邀慶之過宅司農卿蕭彪尚書右丞張嵩並在其座彪亦是南人唯有中大夫楊元慎給事中大夫王昫是中原士族慶之因醉謂蕭張等曰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元慎正色曰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虫蟻壃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言復閩楚難言不可變改雖立君臣上慢下暴是以劉劭殺父於前休龍淫母於後見逆人倫禽獸不異加以山陰請壻賣夫朋淫於家不顧譏笑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楊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陵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粱何為不遜以至於此慶之等見元慎清辭雅句縱橫奔發杜口流汗含聲不言於後數日慶之遇病心上急痛訪人解治元慎自云能解慶之遂憑元慎元慎即口含水噀慶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茗飲作漿呷啜蓴羹唼嗍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乍至中土思憶本鄉急手速去還爾丹陽若其寒門之鬼頭猶修網魚漉鼈在河之洲咀

嚮爰稱搖拾鵝頭蛙羹蚌臛以為膳羞布袍芒屨倒騎水牛流湘江漢鼓棹遨遊隨浪䢢浪唫偶沉浮白苧起舞揚波發謳急手速去還邁揚州慶之伏枕曰揚君見辱深矣自此後吳兒更不敢解悟北海尋伏誅其慶之還奔蕭衍蕭衍用其為司州刺史欽重北人特異於常朱异怪復問之曰自晉宋以來號洛陽為荒中此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日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可業重慶之因此羽儀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竟相模楷褒衣博帶被及秣陵元慎弘農人晉冀州刺史峻六世孫曾祖泰從宋武入關為上洛太守七年偽肯來朝明帝賜爵臨晉侯廣武郡陳郡太守贈梁州刺史謚烈侯祖撫明經為中博士父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叔父許河南令蜀郡太守世以學行著聞名高州里元慎情尚卑退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為時羈樂山愛水好遊林澤博識文淵清言入神造次應對莫有稱者讀老莊善言玄理性嗜酒飲至一石神不亂常慷慨歎不得與籍同時生不願仕宦為中散常辭疾退閑未嘗修敬諸貴亦不慶弔親知貴為交友故時人弗識也或有人慕其高義投刺在門元慎稱疾高卧加以意思深長善於解夢孝昌年廣陵王元淵初除儀同三司總衆十萬討葛榮夜夢著衮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元慎曰三公之祥淵聖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當得三公廣陵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其言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雁以問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雁君當得大夫之職俄然令伯除為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問於元慎曰君當得城陽令其後有功封城陽元慎群夢義出萬途隨意會情皆有神驗雖令與侯小乖按令今百里即是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為妙著時人譬周宣及尒朱兆入洛陽即棄官與華陰隱士王騰周遊上洛山孝義里東市北殖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煞豬豬忽唱乞命聲及四隣隣人謂胡兄弟相鬬而來觀之乃豬也即捨宅為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普泰元年此寺金像生毛眉髮悉皆具足尚書左丞魏季景謂人曰張天錫有此事其國遂滅此亦不祥之徵至明年而廣陵被廢

寶明寺

（洛陽志寺在孝義里之西北）

歸覺寺

（洛陽志歸覺寺在城東里民劉胡以屠為業永安中豬忽人言胡即以所居建寺舉家度為僧云）

冲覺寺

（洛陽

伽藍記）冲覺寺太傅清河王懌捨宅所立也在西明門外一里御道北懌親王之中最有名行世各愛之特隆諸弟延昌四年世宗崩懌與高陽王雍廣平王懷並受遺詔輔翼孝明時帝始年六歲太后代總萬機以懌名德茂親體道居政事無大小多諮詢之是以熙平神龜之際勢傾人主第宅豐大踰於高陽西北有樓出凌雲臺俯臨朝市目極京師古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者也樓下有儒林館延賓堂形製並如清暑殿土山釣池冠於當世斜峯入牖曲沼環堂樹響飛嚶堦叢花藥懌愛賓客重文藻海內才子莫不輻輳府僚臣佐並選雋民後至於清晨美景騁望高臺珍羞具設琴笙並奏芳醴盈罍嘉賓滿席使梁王愧兔園之游陳思慚雀臺之讌正光初元乂秉權閉太后於後宮薨懌於下省孝昌元年太后還總萬機追贈懌太子太師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挽歌二部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謚曰文獻圖懌像於建始殿拔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為黃門侍郎從王國三卿為執戟者近代所無也為文獻追福建五層浮圖一所工作與瑤光寺相似也

宣忠寺

（洛陽伽藍記宣忠寺侍中司州牧城陽王所立也在西陽門外一里御道南永安中）北海入洛莊帝北巡自餘諸王各懷二望唯徽獨從莊帝至長子城大兵阻河雌雄未決徽願入洛陽捨宅為寺及北海敗散國道重暉遂捨宅焉永安末莊帝謀殺尒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徽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後十月念始九月可尒已不徽曰婦人產主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遣徽馳至太原王第告云皇儲誕育值榮與上黨王天穆博戲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徽素大度量喜怒不形於色無欣內外懽叫榮遂信之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榮穆既誅拜徽太師司馬餘官如故典統禁兵偏被委任及尒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一門刺史皆是徽之將接以有舊恩故往投之祖仁謂子弟等曰如聞尒朱兆募城陽王甚重擒獲者千戶侯今日富貴至矣遂斬送之徽初投祖仁家賫金一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貨故行此事所得金馬總親之內均分之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信矣哉兆得徽首亦不勲賞祖仁兆忽夢徽云我有金兩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悟覺即自思量城陽位望隆重未聞清貧常自入其家採掠本無金銀一百斤馬五十疋此夢或真至曉掩祖仁徵其金馬祖仁謂

人家告望風娛詠云云得金一百斤馬五十疋兆疑其藏隱依夢徵之祖仁諸房素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送兆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捉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鞭捶之以及於死時人以為交報楊衒之云崇善之家必有餘慶積禍之門殃所必集祖仁負恩反噬貪貨殺徵徵即託夢增徵金馬假手於兆還以斃之使祖仁備經楚撻窮其塗炭雖魏侯之笞田蚡秦主之刺姚萇以此論之不能加也

王典御寺洛陽志寺在寘忠寺東閹官王桃湯所立也時閹官伽藍皆為尼寺唯桃湯獨造僧寺世人稱之英雄門有三層浮圖一所工踰昭義宦者招提最為入室至於六齋常擊鼓歌舞也

靈覺寺（洛陽志靈覺寺在城西）

禪靈寺（洛陽志禪）靈寺在大夏門御道東南史齊廢帝海陵恭王紀先是武帝立於都下當世以為壯觀天意若曰禪者禪也靈者神明之目也武帝晏駕而帝業傾移也金樓子箴戒篇齊武帝時內人出家為異衣住禪靈寺者猶受帶之如初

隱靈寺（金樓子箴戒篇齊武帝時隱靈寺雕）飾炫麗四月八日皆往往以宦門坊門有禮拜者男女不得同日至也僧尼並皆妍少俗少心不盡或以箱篋貯姦人而進之從為覘伺所得並皆誅死

荷澤寺（洛陽志荷澤寺在宜人坊西南隅唐神龍二年睿宗在潘為武太后追福建慈澤寺景雲三年改荷澤會昌中）廢後重建

洪巖寺（洛陽志寺在三門津西五里有石室水澤無名氏秋霽詩云四野雲收無點翳依巖古刹秋晴霽山色帶）露細貢香溪樹橫烟濃滴秋喧喧幽鳥語聲和悠悠西風拂面過石運鮮苔增紫翠空餘木落紅黃多宋艾性夫刹語宿洪巖寺詩云支杖去而僧物休可語形枯面冷住山人彷彿錢塘老惠勤寺寒不充黃粟飯佛寒添綉碧苔紋秋聲節屋三間雨野色松巖幾樹雲嚼菜熏香消語久一燈明滅夜將分

秦國寺（洛陽志秦國寺在修行坊本唐張易之宅）

靈仙寺（洛陽志靈仙寺在皇女臺上景）明中僧道恒建

河間寺（洛陽志河間寺在壽丘里河間王琛以宅建）

追光寺（洛陽伽藍記寺在壽）丘里侍中尚書令東平王略之宅也略生而岐嶷幼則老成博洽群書好道不倦神龜中為黃門侍郎元乂專政虐加宰輔略密與其兄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欲起義兵問罪君側雄規不就釁起同謀略弟兄四人並羅塗炭唯略一身逃命江右蕭衍素聞略名見其器度寬雅文學優贍甚敬重

之謂曰洛中如王者幾人略對曰臣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鴦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衍大笑乃封略為中山王食邑千戶位比皇子又除宣城太守給鼓吹一部劍卒千人略為政清肅甚有治聲江東朝貴侈於矜尚見略入朝莫不憚其進止尋遷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孝昌元年明帝宥吳人江革請略歸國江革者蕭衍之大將也蕭衍謂曰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略曰臣遭家禍難白骨未收乞還本朝敘錄存沒因即悲泣衍哀而遣之乃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綉錦寶玩之物不可稱數親帥百官送於江上作五言詩贈者百餘人凡見禮敬如親比略始濟淮明帝拜略侍中義陽王食邑千戶略至闕詔曰昔劉蒼好善利建東平曹植能文大啟陳國是用聲彪盤石義鬱維城侍中義陽王略體自藩華門勳風著內潤外朗兄弟偉如既見義亡家循身狥國永言忠烈何日忘之往雖弛擔為梁今使言旋闕有志有節能始能終方傳美丹青懸諸日月略前未至之日即心立稱故封義陽然國既邊地寓食它邑求之二三未為盡善宜比德均風是芳業然可改封東平王戶數如前尋進尚書令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侍中如故略從容閑雅本自天資出南入北轉復高邁言論動止朝野師模建義元年薨於河陰贈太保謚曰文貞嗣王景式捨宅為此寺

融覺寺（洛陽伽藍記融覺寺清河文獻王懌所立也在閶闔）門外御道南有五層浮圖一所與沖覺寺齊等佛殿僧房充溢一里比丘曇謨最善於禪學講涅槃花嚴僧徒千人天竺國胡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為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諸夷號為羅漢曉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真教不能過也流支讀曇謨最大乘義章每彈指讚歎唱言微妙即為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遙禮之號曇謨最為東方聖人

波斯胡寺（洛陽志波斯胡寺在修善坊長安志寺在義寧坊街東之北貞觀十二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羅所立一在醴泉坊街南之）東儀鳳二年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景龍中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西溪叢語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將祆教詣闕聞奏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勅波斯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俱改為大秦寺矣

脩竹尼寺（洛陽志寺在思順坊）

本後魏匠妻王寺在故城之西隋大業三年改修行寺從閑化坊唐武德元年徙偃師縣顯慶二年徙於此景雲三年改昭成寺韋述記云寺後舊圖經云晉天福四年改復舊名

脩行寺（洛陽志脩行寺隋建）**隋圓行寺**（洛陽志隋圓行寺在淳風坊）

太原寺（洛陽志寺在積德坊唐有武后母榮國夫人宅後立寺武后登上陽宮遥見之輙悽感乃徙于積德坊）

唐昭成寺（洛陽志唐昭成寺在清化坊）**花嚴寺**（洛陽志寺在唐鄭善果宅其南即拜洛壇太府寺賜坊之地長安志寺在本縣有會聖院真如塔在縣南三十里貞觀中建唐會要寺在景行坊景龍三年立開元二十一年改為同德唐興寺唐嚴維詩和皇甫大夫夏日遊花嚴寺（作大人老手同行）初弟華嚴會王家少長行封吉龍節駐禮塔鴈行成蓮界千峯靜梅天一雨清禪庭未可戀聖主寄蒼生）

衛國寺（洛陽志寺在積業坊唐神龍二年節愍太子建以本封為之會昌中廢光化中復建有小院十一所）

天女尼寺（洛陽志寺在河南錫冨坊唐貞觀九年建景福寺武后改天女寺會昌中廢後唐同光二年重建宋有小院二十九唐會要寺在敦化坊）

唐麟趾尼寺（洛陽志唐麟趾尼寺在興藝坊）

聖善寺（唐會要寺在章善坊神龍元年二月立為中興寺二年中宗為武太后追福改為聖善寺寺內有報慈閣中宗為武后所立景龍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制東都改造聖善寺更開拓五十餘步以廣僧房計破百姓數十家監察以慈德名之太平廣記唐東都聖善寺綿構壯麗甲於天下修寺記云殿基掘地及泉以餧灰蕪土錯雜實之蓋所以備其傾墊也巢賊陷洛陽之前年寺僧嘗見殿東鴟吻上有青碧霏烟衝達天漢如簡如幢其圓合抱是日天無纖雲斯氣也自卯至酉而後銷歇烟中隱隱然如有物上下於其間觀者堵列竟不可諭至明年盡滅於賊燧（出唐史闕）洛陽志李華無畏三藏碑　惟和尚輪王先啟號善無畏釋迦如來季父甘露飯王之後其先自中天竺因難分八王烏荼父曰佛手王以和尚生有聖姿逹識早能兼備德藝故歷試焉十歲統戎十三嗣位睹諸兄舉兵構亂不得已而後征之接刃中體拌輪傷頂軍以順勝兄以愛全乃白母后告群臣曰向者親征義斷恩也今以國讓行其志也因置位於兄固求入道太后哀許賜以傳國寶珠南至海濱得珠勝招提入法華三昧聚沙建

塔寺一萬區黑蛇傷指而不退息身寄商船往中印度密備禪誦口放白光無風三日而舟行萬里與商人同遇群盗跍於併令和尚懇帖徒侶黙誦真言七俱胝尊全現身相盗果為他寇所殲寇乃露罪歸誠指蹤夷除越窮荒猶毒水至中天境上乃遇其王王之夫人即和尚妹也和尚服同凡品而徒侶以君禮事之王問獲其由嗟稱不足菩提眷屬是日同歸慈雲布陰一境丕變於是發三乘之藏究諸部之宗品偈章句誦無遺者就龍宮之義理得師子之頻伸名振五天尊為稱首那爛陀寺像法之泉源衆聖之都會乃捨寶珠瑩大像額端晝如月魄夜則光耀僧有達摩鞠多掌定門之秘鑰佩如來之密印顏如四十許實八百年也和尚投體兩足奉為本師鉢中非國食示一禪僧華人也見油餌尚溫粟飯餘煖僧而歎曰中國去此十萬八千里是彼朝熟而午時至此何神速也會中盡駭而和尚黙然本師謂和尚曰中國白馬寺重閣新成吾適受供而反汝能不言真可學也乃授以摠持密教龍神圍繞森在目前無量印契一時受頓即日灌頂為天人師稱曰三藏三藏有六義內為戒定慧外為經律論以陁羅尼而統攝之惟陁羅尼菩提速疾之輪下脫吉祥之海三世諸佛生於此門大慧照所傳一燈而已殊異燈亦無違由是有百億釋迦微塵三昧菩提金剛懋攝於諸定向月懸閑於法身頓升階位降於大覺此其旨也和尚適禮聖跡周行大荒不悔艱難每所三至為迦葉剃髮受觀音摩頂嘗結夏於靈鷲山有猛獸前路深入山穴穴明如晝有牟尼立像左右侍者已相如生中印大旱求和尚請雨觀音大聖在日輪中手執淨瓶注水於地中感咽於變之下問往昔於佛世之人為者不言十問其一鐵金為貝葉寫大般若鎔銀起窣堵波等佛身拊母后謂和尚已化淚竭喪明及寄蹤問安朗然如故大雖識從外道如林九十六宗各專其見和尚皆隨所執衆喻破疑解邪縛於心門捨迷津於覺路法雨大小而均澤定水方圓而滿器什異學之旗鼓建心王之勝幢使其以金制狂即身觀佛大師喜曰善男子中國有緣可以行矣乃頂辭奉下至迦葉濕彌國中夜決河河無津梁浮空以濟受請於長者有羅漢降曰我小乘之聖大德而登地菩薩乃讓席推尊和尚授以名衣乃升空而去至烏腸國有白鼠馴遶日獻金錢講毗盧於突厥之庭而可敦了請法和尚乃安禪樹下法為金字列在空中突厥之妻有以手按其乳乳為三道飛注和尚口者乃合掌端容曰此我前生母也或伏衆刃三斫支體無所傷斫者唯聞銅聲而已至雪山天池而和尚不愈本師自空而至曰菩薩身同世間不捨生死汝

久離諸相寧有病耶言畢而冲天則洸然而愈矣路出吐蕃與商旅同次夷人貪貨率衆合圍乃寄爲心印而蕃豪請罪至中國西境夜有神見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中州禮足而滅以驍勇經至西川涉龍沙陷駝足沒千衆下和尚入泉三日止龍宮而化之牽駝出岸經無霑濕睿宗道尊德盛之契無爲詔僧若耶及將軍史獻出玉門塞表以俟來儀開元紹興重光大化聖皇參與真僧見其姿狀非常躬御丹青圖之殿壁及和尚至正與夢合符天子光靈而致悅之飾內道場尊爲教主自寧薛二王而下皆跪席捧器爲師賓大士於天台接梵筵於帝座禮國師以廣成之道致人主於如來之乘巍巍法門於此爲盛有術者挺兇神之契奉變化之功承詔御前効其神異和尚恬然不動而術者手足無施矣其餘秘要代莫聞也累請居外勑諸寺迎迓隨駕至洛京詔於聖善寺安置自出內之後奔走華夷和尚臨之貴賤如一奉儀形者蓮華開於眼界業言說者甘露降於心源超然自悟曰有其人矣法侶高標唯尊奉長老寶思惟其餘皆接以門人之禮禪師一行者定慧之餘術窮天地有所未達咨而後行和尚質粹神邁氣和言簡不捨律儀而身心自在不離坐席而顧力俱圓有來學應觸應無礙故衆妙懸解藝能兼於百工大悲普熏草木

同于一子不知其極也於本院鑄金銅靈塔以此功德應緣護世呼爲模範妙極人天寺衆以銷冶至廣庭除深隘慮風至大盛災延寶坊哭而言曰無可爲憂自當有驗及鼓鑄之日大雪蔽空靈塔既成瑞花飄席前後奉詔禳旱致雨滅火返風昭昭然遍諸耳目矣從容上請大庇緇林正法之興繫於龍象信也表求還國優詔不許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七日右脅累足涅槃於禪室享齡九十九僧臘八十法界淒涼天心震悼詔鴻臚卿李峴威儀賓律師護喪事以其月日葬於龍門山涕慕傾都山川變色弟子寶思禪師榮陽鄭氏明畏禪師瑯邪王氏皆高族上才超然自覺息言爲樂說之辯妙用即禪都之宗入和尚之室唯茲二人而乾元之歲再造天維大君心繼無緣之悲躬行不匱之孝由是釋梵鹿彈天龍濟師山擯掃除人祇清淨位光付囑教大興行二禪師奉以偈頌刻諸石法離文字道不可名以慧門入感慕之心有同類于喟然之歎其文曰釋宮尊種龍伏出池捨位成道爲天人師度微塵衆行甘露慈仁消大怖辨洗群疑法本不我令于待之隨方演教聿來中國帝后承迎天花滿識懽喜園花惟聞蒼蔔百千萬億調伏其心灌頂在昔聲聞現今山王高妙海月圓深因於是滅空悲鶴林伊水西山冥冥石室金棺此閉式瞻無日雙寶昭典教尊言家師我者因因明悟實

白居易如信大師功德幢記　有唐東都臨壇開法大師長慶四年二月十三日終于聖善寺華嚴院春秋七十有五夏臘五十二是月二十二日移窆于龍門山之南岡寶曆元年某月某日遷葬于奉先寺祔真先師塔廟穴之上不封不樹不廟不碑不勞人不傷財唯立佛頂尊勝陀羅尼一幢幢高若干尺圓若干尺六隅七層上覆下承佛儀在上經咒在中記讚在下皆師所屬累而門人奉遺志也師姓康號如信襄城人始成童授蓮華經於釋嚴既具戒學四律於釋晤後傳六祖心要於本院先師淨名楞伽俱舍百法經根論彼閫罔不通爲蹤是禪與律交修定與慧相養蓄爲道粹揭爲僧豪自建中訖長慶凡九遷大寺居十補大德位涖法會主僧監者二十二年勤宣佛命卒復祖業若貴若賤若賢若愚小中大乘人遊我門繞我座禮我足如羽附鳳如水會海於戲非夫動爲儀言爲法心爲道場者則安能使化緣法衆悅隨欣戴一至於是耶同學大德繼居大院者曰智如弟子上首者曰嚴隱暨歸靖藏周常貴懷嵩圓照貞操等若干人聚謀幢事琢刻既成將師治命請蘇州刺史白居易爲記記既訖因書二四句偈以讚云師之度世以定以慧爲醫藥師救療一切師之闍維不塔不祠作功德幢與衆共之

文苑英華宋務光諫開拓聖善寺表　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人爲務節用爲先故唐堯至化彩椽不斷漢文深仁露臺罷構西方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不勞匠夫竊歎豈菩薩無相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孝思罔極崇建明因（疑作田）土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舍宴坐有餘禪寺道場經行已足若更開拓奪人使利貧者有擠墜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事非急切何至於斯況陽和發生播殖伊始興役丁匠廢業農工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爲臣聞夫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夫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夫父母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爲念何欲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事徵車屯於塞下比户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燧興一面之虞水旱害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父母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傷邊卒艱勤之弊察下人勞悴之聲董遒逃休力役實倉廩息農桑杜邪枉之門正尚恥之路請不急務一切懲停應須拓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克給黎元乂安

韓維南陽集聖善寺詩（自龍巖飛石）陟逕凡幾盤坐宴聊一息龍去空舊巖崖崩有遺石不見林下僧烏啼山寂寂

福光寺

元一統志寺在河南府唐梁度保壁洛邑皇甫浞爲從事

裴公討淮西賞賜巨萬盡捐以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公謝之因請湜作唐紀姚崇十事曰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洛陽志寺在積德坊本隋楊素宅之半也唐大帝時為武后母楊氏上元二年立為太后寺。垂拱中改報福寺又改衛國寺天授中改福先寺後門臨上東門街重樓往佛門內有佛浮圖大定中建四向石壁多唐宋名人刻名寺後門有唐應天皇帝撰三藏聖教序碑相王旦書武后修浮圖記武三思書寺中小院十一宋有太祖太宗真宗三帝影殿今惟塔及二碑及一二殿舍存餘皆卑小

福先塔題名　元和二年十月九日處士石洪濬川吏部員外王仲舒弘中洛陽縣令潘高陽乾明國子博士韓愈退之前試右衛胄曹李演廣文前錢塘縣尉鄭絿文明同遊　人太常博士通判留守司隴西李及之公達秘書丞通判永興軍濟南張扶叔文留推官趙郡李師錫堯夫同觀昌黎文公名刻慶曆云云天聖二年樞密直學士知留府陳堯佐觀昌黎題名詩云唐儒抱材者森森高若林賢哉韓退之秀出千萬尋文參元化淳道泛滄溟深清名終古存豈止浮圖陰　禮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留臺飛廻因而更唱少助推賢　英英唐韓公雷動詞文雄伊昔矜力誅真龍劇直躬刻石名益光尊儒道更隆對此歛塵襟快哉如清風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留府事王隨尚書都官員外郎同判府事麻溫舒太常博士同判留守司事王渙國子博士前知平陽郡事張緯太子中舍知府司錄事樂沂知府推官廳公事張汝止天聖七年閏十一月九日同遊此　王據叔潛呂言問若谷尹焞彥明宣和四年八月晦日遊　工部尚書知樞密院事修國史兼群牧制置使陳堯叟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同修玉清昭應宮使李宗諤大中祥符三年仲秋十月二日　汾陰之寄過是寺命大理丞王真題給事中知河南府兼留守司事同群牧管內勸農事薛映同通判王好古王拯推官陳汝礪大中祥符三年孟夏二十九日題　張穀秉彝貞祐四年清明後三日遊唐劉賓客外集福先寺雪中訓別樂天詩　龍門賓客會龍宮東去旌旗駐上東二八笙歌雲幕下三千世界雪花中離堂未暗排紅燭別曲含凄颺晚風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向吳儂

御題寺

（洛陽志寺在靈寶南門裏唐寶應元年德宗以皇子為天下兵馬元帥統兵征史朝義過）之題詩壁間厥後十七年即位寺僧玄覺詣長安求寺額詔以御題名之唐德宗御題詩云高僧居淨域客子戀皇宮試訪毗耶室旋遊方丈中禪林吹梵響惠草散香風妙說三玄義能談不二宗色空雙已泯內外兩緣同識盡無生理方覺出樊籠　無名氏詩　解鞍投宿倚禪宮識破浮生萬境空夜靜猶聞簷外雨朝來知是葉間風

五張寺

（洛陽志寺在陝州）弘農郡庾信經藏碑云蓋聞如來說法萬萬恒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豈直優波提舍祇夜修多而已哉是以然燈禪河貝多羅樹七處八會三清四說皮紙骨筆木葉山花象負之所未勝龍藏之所不盡雖復銀函東度金疊南翻秦景還傳竺聞私記譬猶得海水之一珠不下崐山之片玉若夫人雲傑藏師子雷音梵志往生聲聞說戒雪山羅漢之論鷲嶺菩提之法本無極際何可勝言弘農五張寺者南陽張元高寓居此地昔者千金之族見徙五陵大姓之民移家六郡蓋其派也元高五子負荷遺訓鄙經辨志並蚤成名入室生光咸能顯德加以尊承基業敬受法門兄弟同居共捨為寺伽藍肇建即以五張為名是知城居趙信仍名趙信之城殿入蕭何即號蕭何之殿加以象馬無憾衣裘是捨春園柳路變入禪林蠶月桑津迴成定水平輿雖盛豈可獨擅二龍扶風最良不得專稱五馬寺主三藏大法師法映邑主洛川刺史張隆等財行法擅身心罄竭無化鄉邑道俗數千敬造一切德輪見成三百餘部實書金繩金檢剖之蔡東之簡裝之綾素之珠並入香城咸封禪閣坐堂伏檻甍非湘水之神綠房紫的足擬恭王之殿高宇西望長河北臨鼎氣常乎爐烟咸起戶牖寥廓吹萬龍門之風梁棟峥嵘落客河源之樹僧徒雲集不遠燉煌之城學侶相奔更合華陰之市兩陝昔分實基王化二陵全阻翻馳羽檄虞公屈産之亂風塵郭伯甘棠彫零霜露雖復無能共治未遑渡河之歎烽折是警無擾移關之民是以法王御世天人論道汲引四流周圍五怖故能調伏衆情消除結縛法水津梁得無砥柱之難香山徹逕非復終南之險天子命我試守此邦墨竈未黔孔席無暖纔臨都尉之境即有樓船之役既而南風不競北道言旋幕府既開邦君且止鄉俗耆老依然此別屬茲法事須余制文聊以課虛為銘云爾舍衛之國祇洹之園三明極地八會窮源連河鼓說勝辯爭論波挑東渡祇夜南翻非空即色離有無言遠人上足獨悟重脊身雖繫馬心遊騰猿禪樓却月義殿翔鵠迴風香蓋反露珠幡西臨砥柱東背蝶輮河鳴陽峽山鬱蘇門翔禽歇轉流潤兹宜渡河餘飲移關舊村昔為戰服今成塞垣城疑廣武地似樓煩嶊峰並照象馬爭奔無鍾襲莒有雨圜泉不資十力誰釋三悲風傾地柱火及天元銀鉤永固金牒長存封君馬首方事南蕃言從揚僕請謝劉昆。

支提寺（洛陽志支提寺在靈寶東門裏唐貞元四年正月奉勅建）**延林寺**（洛陽志延林寺在靈寶南六十里皇祐二年建）**龍北寺**（洛陽志龍北寺在靈寶東南二十五里嘉祐八年建）**勝善寺**（洛陽志本石敬愛寺在石道間鑿三龕石像其地甚廣開元二十七年建有上方中方世傳武后避暑之地山下有泉沸湧成小池號眞珠泉南有石井其深迴丈水出井上與眞珠泉會流作小壋于道右會宋改今名　威崿登勝善寺閣望龍門詩　高閣聊登望遥分禹鑿門刹連多寶塔樹滿給孤園香繞超三界清流振陸渾根慈弘孝理行道行眞源空淨祥烟靄晴明愛日溫頓從初地起長奉下生尊）**追聖寺**（洛陽志追聖寺北海王建在報德寺東）**旌孝寺**（洛陽志旌孝寺在洛陽南八十里府店西二里故伊闕西北七里二程先生有墳寺也）**褒賢寺**（洛陽志褒賢寺在洛陽南七十里彭婆店東范文正公有墳寺也）**石舊堂寺**（洛陽志石舊堂寺在石舊谷中三里吳融詩云石舊臺頭有一僧朝無香積夜無燈近樵俗客如蹤跡幾向中方斷石層）**光寶寺**（洛陽伽藍記寺在西陽門外御道北有三層浮圖一所以石為基形製甚古盡工雕刻隱士趙逸見而歎曰晉朝石塔寺今為光寶寺也人問其故逸曰晉朝三十二寺盡皆湮滅唯此寺獨存指園中一處曰此是浴室前五步應有一井衆僧掘之果得屋及井焉井雖塡塞塼口如初浴堂下猶有石數十枚當時園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歎息焉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被崖芙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傍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遊此寺雷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爪以為興適晉泰末雍州刺史隴西王尒朱天光總士馬於此寺寺門無何都直天光見而惡之其年天光戰敗斬於東市也）**宗聖寺**（洛陽伽藍記寺有像一軀舉高三丈八尺端嚴殊特相好畢備士庶瞻仰目不暫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騰輝獨絕世表妙伎雜樂亞於劉騰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　二寘

寺

禪虛寺（洛陽伽藍記寺在大夏門御道西寺前有閱武場歲終農隙甲士習戰千乘萬騎常在於此有羽林馬僧相善角觝戲擲戟與百尺樹齊等虎賁張車渠擲刀出樓一丈帝亦觀戲在樓恒令三人對為角觝中朝時宣武場在大夏門東北今為光風園苜蓿於此出焉）**凝玄寺**（洛陽伽藍記寺廻閹官濟州刺史賈粲所立也在廣莫門外一里御道東所謂永平里也注即漢太上皇廣處遷京之初創居北里值母亡捨以為寺地形高顯下臨城闕房廡精麗竹栢成林實是淨行息心之所也王公卿士來遊觀為五言者不可勝數）**竹閣寺**（河南府圖經志寺在宜陽縣治西九十里中州元氣集雷希顏竹閣寺記　自虞人水衡之官廢天壤之間出林佳處皆為佛老者流之所專然其徒有勤惰其法從而喧寂其居之興廢隨之洛邑天下之中西走崤函山川雄隘關而河之持用武之地稍折而南不三數舍至女几山下崇崗限其陰洛水貫之川原衍沃脩竹喬木擁望泉行竹間泠泠有聲出其塗者頓忘塵土登涉之勞而怳然如行畫圖異境也其封域苦寒介於周秦之間民刀耕而能勞苦迄今猶然厥土宜稻與麻極水陸之饒道連昌宮抵三鄉而西得浮圖之居曰竹閣負崇崗而面女几萬竹森然為之衛自門而陟漸而至其堂有二泉出其腹珠璣冰玉頃刻萬斛泉俯以清竹仰以茂或曰竹非出石間物性殊喜水凡山之有水者竹之所在也蹭級而升有閣之象合是二物浮圖所以得名與其年初予與文士陵川劉景元嘗一遊焉時秋冬之交風澄氣肅南望女几千鬟萬髻秀峙於風塵之表西睨烏啄白馬諸峯皆嶄然柱天玉色連延無有間斷計四時之景倏忽變化而無窮也俛視洛川縈紆如練其灌溉之利不知其幾千百畝慨然念神禹之功乎揖竹君歲寒之節凜然可畏降而酌泉鐘乳流牙頰間終席有餘味予嘗竊嘆曰茲萃天下之美浮屠然日享之不既幸矣予蓋十年于今而念不置也吾倍京一日有僧福祥來謁袖出數詩有島可之風試與之語劇談山林之勝而槩及竹閣且避席曰此寺僧德鑾實主張之願丐文以為之記茲值僕和門之意也則應之曰吾儒者也談一浮圖居之勝不若考其山川風俗之所以然記一夫之勤惰不若

推本道術發興之由三代以降獨虞人水衡之官廢田可不復井矣吾民之食者數口之家生無措足之地雖石田犖确下田斥鹵盻盻然終身不能有尺寸者而浮屠氏方鼓其師之說擅其膏腴占其名勝飽食暖衣若子若孫夾手付畀夫道之不行吾徒實任其責而若等實享其利且任其責者既負負而無可言至於享其利者亦當求其所以然庶幾不自愧云

（宋[illegible]戒一雲坡集）題西湖竹閣寺詩　入門纔見方埌竹使覺玲瓏日影寒峯勢近環簷外立湖光更好竹中看烟霞古淡僧容瘦風露清高鶴夢殘乞占兩亭涼坐足再須登閣倚闌干　人　千古清風白樂天昔時曾此飽參禪自從西閣無吟跡惟有東坡閣舊傳來往祇應湖工寺聽聞猿說海中仙我來再拜祠堂下笑摘巖花薦井泉（江湖續集）周衡題西湖竹閣寺詩　精舍蕭疏近水涼分明一徑綠況滄乾移山近湖背隱故出樓高寺倒藏春透露楨齋曲檻晚翻風蘚遍修塢長堤泛畫人稀少未聽蟬聲伴夕陽

梁周寺（河南府圖經志寺在孟津縣西二十五里唐開元二十三年建有碑銘記可考）

洪教寺（河南府圖經志寺在新安縣治東北二十五里）

遍覺寺（河南府圖經志遍覺寺在宜陽縣治南四十里）

原光寺（河南府圖經志原光寺在宜陽縣治西北六十里）

紫蓋寺（河南府圖經志紫蓋寺在永寧縣西五十里）

月山寺（河南府圖經志月山寺在永寧縣東北五十里元一統志寺在懷慶府郡城東北四十里在太行之叢巖嶺之上樓閣參）差下視黃流川平如掌楊西庵詩有川連水竹人家近山倚金銀佛寺開之句

十方淨土寺（河南府圖經志十方）淨土寺在鞏縣西北五里大力山之陽寺廢遺址尚存

會善戒壇寺（河南府圖經志會善戒壇寺在登封）縣西十里按唐宋舊碑云後魏孝文帝避暑之宮也有恭陵王者施禪僧澄覺為精舍至隋開皇中賜名會善至唐重修復廢梁宋復興今寺宇即僧全審之所構也內有受戒石壇故又名寺曰戒壇唐宋間天下僧尼受戒於此元末兵革禪宇廊房已廢佛殿尚存

佛光寺（[illegible]志）寺在緱氏山西南谷內唐玄奘三藏聽論之處寺有甘泉（三藏）（元史之太原志）寺在本府代州五臺縣（成安志）寺在神龍殿之東（[illegible]）

（[illegible]）題佛光寺詩　藏教雖殊覺兩亡倚欄終日念行藏已忻境寂洗塵慮更覺心清聞妙香孤鳥帶烟來遠樹斷雲收雨下斜陽人間木卜蝸牛（含凄日模秋益自傷）

少林寺（河南府圖經志寺在登封縣西北二十里少室山北麓按大藏弘明集及唐碑後魏孝文帝與）高僧跋陀之所翻也至梁普通中有達摩禪師自西域航海而來至於金陵與梁武帝對問不契即折蘆渡江來居此面壁九年有僧神光立雪齊腰求安心法即斯處也今有面壁石倒存焉又有立雪庭面壁庵皆是遺跡也前山曰少室峯有名城峯其頂有二祖庵院有四井傳為二祖卓錫泉此又隱居之所周武納元嵩之說禁釋氏之教寺因而廢隋文帝祚復興改為陟岵至唐復名曰少林歷五代金宋興廢不一廨宇尚存　河南府志寺在緱氏縣西南二十里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為西域僧跋陀建（跋陀有道業深為高祖敬信於少室山立寺居之公給衣食有羅漢）臺（上中有忠公和尚十二環錫）常夜降甘露一名甘露臺後周武帝廢隋文帝開皇中再置唐玄宗御書寺額有鄯羅延神像（大貯作巧寺妙神彩號人武后曾迎入宮還神勒碑天寶十四年立人有三品松五品槐背武后所封武后封嶽留寶冠在寺有少姨畫像又梁於今無燈閣寺東草路又有達磨翻經臺梁達摩於此面壁九年跋陀止水淵止水錫稠禪師伏虎錫床解虎錫文忠公青玉簽寺西有一祖庵名是僧惠可斷臂求法）

（於達摩達摩付法之處）國朝清理冊寺在開封府　吏部尚書裴漼文記曰原夫旦嵩梵界聖緣開萬化之先日照王宮神跡蘊三靈之始包五塵以光世衆教久傳於曠劫龍群有以示凡法身初應於中古見神通之力廣救苦因開智惠之門深明樂界鶴林變色觀其戀慕之心鳥塔開靡適真瞻仰之路少林寺者後魏孝文之所立也東京近甸大室西偏正晨居六合之中清都控九州之會㵎山北時亘宛洛之天門穎水南流連荊河之雲澤信帝畿之靈境陽城之福地沙門跋陀者天竺人也空心玄解志性淹遠傳不二法門有甚深道業緬自西域來遊國都孝文屈黃屋之尊申緇林之敬太和中詔有司於此寺處之淨供法衣取給公府法師遁於寺西臺造舍利塔塔後造翻經堂香水成塗金繩為約苦心精力畢夜作晝多寶全身之地不日就功如來金口之說連雲可庇西緣長澗文松栢之蕭森北拒深崖庭蒨望之宜蔡烟花濃露橫下天香象嶺清音曉傳空樂跋陀息心兹地樂靜安居感而遂通境來斯證菩羅之際若有神人致石磬一長四尺規制自然聲律咸具得之河曲空闊漢使之鼓浮于泗濱徒入夏王之貢嘗絃風夜合清響於中天雖梵霜晨諧妙音於上刹時有三藏法師勒那譯經論選集刹土稠禪師探求正法住持塔廟屺嵩不居

光塵易遠虹梁所指表設猶存周武帝建德中納元嵩之說斷釋老之教率土伽藍咸從廢毀明皇帝繼明正位追崇景福大象中初復佛象及天尊象延於兩京各立一寺因孝思所置以陟岵為名其洛中陟岵即此寺也隋高祖受禪正邦既改徽號已升唯此寺名特令仍舊開皇中有詔二教初興四方普洽山林學徒歸依者衆其栢谷此地一百頃宜賜少林寺大業之末九服分崩群盗攻剽無限眞俗此寺為山賊所劫僧徒拒之賊遂縱火焚塔院院中衆宇倏焉同滅瞻言靈塔歸然獨存天龍保持山祇福護神力所及昔未曾有寺西北五十里有栢谷墅群峯合沓深谷逶迤樓壁緣雲涌窺龍界高頂俯日傍臨鳥道居晉成塢在齊為郡王充潛號署曰轅川乘其地險以立峯戍擁兵洛邑將圖梵宮皇唐五運之休期受千齡之景命拂長蛇薦食之患拯生人塗炭之災太祖文皇帝龍躍太原軍次廣武大開幕府躬踐戎行僧志操惠瑒曇宗等審靈睠之所在辯謳歌有屬率衆以拒偽師抗表以明大順執充姪仁則以歸本朝太宗嘉其義烈頻降璽書宣慰既奉優教兼承寵錫賜地卌頃水碾一具即栢谷莊是也迫海寓既平憲章云始偽主寺觀盡令廢除僧普護洞曉二門遠該三行詣闕進表特蒙置立武德中寺有白雀見貞觀中明禪師重造塔之辰白雀復示見璘圖攀啓初欲呈祥寶啟繞興遙聞相賀高宗天皇大帝光紹鴻業欽明至理審因緣避每延聖敬戚聿中乘輿戾止御飛白書題金字波若碑留情象及說物永溥中御札又飛白書一飛字題寺壁雲開領鶴電傳遊龍神章競秀於椒塗雲泉永飛於錦石雕甍增耀若綴春葩金臺分輝似懸秋露天皇升遐則天大聖皇后為先聖造功德垂拱中有冬竹抽笋塔院後復有藤生證聖中中使送錢於藤生處修理階陛寺上方普光堂功德隨日修造自是飛鳥莫敢翔集此寺跋陀蹤置業造神徽皇家尊崇事光幽秘跡符屬臻於動植靈應亟發於庭除果聖屬心每頌澄澤王言宸翰既疊映於雞峯寶像珠幡亦交馳於龍砦皇上膺圖廣運神用多能藉明臺之化清繹天池之墨妙以此寺有先聖締構之跡御書碑額七字十一年冬先降恩旨付一行師賜少林寺鎮勤梵天宮殿榜曰月之光華佛地園林動烟霞之氣色漢元魏武徒衒奇於篆素鍾繇蔡雍虛致美於緗簡日者明勅令天下者觀田莊一切括責皇上以此寺地及碾先聖光錫多歷年所檗帶名山延棄靈跡群山是宅遠羅閟之金峯上德居之掩育王之石室特還寺衆不入官收曾是國土崇絕天人歸仰固以名冠諸境禮殊恒剎矣高僧跋陀明三藏心禪諸門弟子惠光道房稠

禪師等精勤梵行克傳勝業惠光弟子僧達曇隱法上法師等十大德亦號十英後有達磨禪師深入惠門津梁是寄弟子惠可禪師等玄悟法寶嘗託茲山周大象中寺初復選沙門中德業灼然者置菩薩僧一百二十人惠遠法師洪遵律師即其數也皇唐貞觀之後有明導慈雲玄素智勤律師虛求一義洞眞諦之源復有大師諱法如為定門之首傳燈妙理第子惠超妙思奇拔惠契玄蹤文部煥然宗室易燒景龍中勅中岳少林寺置大德十人數內有闕寺中揀補人不外假座無虛授澄什聯華林遠接武皇霜殆周於二紀蘭菊每芳於十步上座寺主都維那等牢籠法藏遵息禪林惠致神珠戒啟甘露海內靈岳莫如嵩山山中道場茲為勝殿二室迴合八谷潺湲地匝貝花門連石柱妙樓香閣俯映喬林金剎寶林上搖清漢法界之幽贊如彼皇家之福應如此天長地久不傳切利之宮劫盡塵微凱記鐵圍之會精求貞石傳訪良工將因墨客之詞式頌金仙之德聿宣了義遠諭眞空其詞曰恒沙國土微塵品類妄見飛奔正心蘊積昏途莫曉淨根將墜樂於蓋纏若安夢寐丞哉大聖降跡閻浮潛迴寶軸廣運慈舟實識度示爰有降乘紺宮西闢白馬東流迷因慢生悟為信起王剎斯建寶山載峙花臺竹林清泉妙水靜唯眞相湛然攸止巖巖嵩嶺河洛巨鎮下屬九溪上干千仞天壁重阻仙都清峻式創招提是資誘進蛻彼上後上德載誕耆闍傳業西土演教中華孝文中欲思錫仍如經營宴室迴出雲霞中岳北阯嵩高西嶺斜界玉池洞開栢谷紆餘嵩澗連延水木贊　起　云雖卜室吾師苦行清修道場勵精像宇身力經堂金界融直椒塗水香散花育地棲禪待方群空應眞默識開士乘盃往集振錫戾止龍譯幽偈發揮妙理仙磬感靈神雀降祉運交土木代歷周隨劫大遠起廣風梵吹法身威翳淨國同懸致聞興後詎振崩離神光應期撥亂反正皇矣覺力大弘福慶式遏醜徒聿扶興聖果降恩旨無數錫命高宗時豫先右卜征巫迴雕輦憂侍虹旌巖題玉札地振金聲跡符薦至在物斯呈我皇龍興有典咸秩總岳上界式備神筆雲揮大圖鸞迴少室華蓋仙露林昇佛日護持八正每俟能仁跋陀降德稠公有隣厥後眞侶更傳子因辯才高行無替清塵偉焉梵衆代有明哲令我諸公蘊彼禪悅芳越蘭杜淨瑜冰雪遠締津梁無非苦節績上靈岳山間寶殿秀出梵天孤標神縣芥城可竭業田有變眞石永刊靈花常遍唐宋之問詩奉和過少林寺應制

紺宇橫天室迴鑾指帝州曙陰迎日盡春色抱巖流空樂繁行漏香烟薄綵油玉青從此挹仙馭接浮丘沈雲卿集遊少林寺詩

長歌邀

寶地徙倚對珠林鴈塔風霜古龍池歲月深紺園澄夕霽碧殿下秋陰歸路烟霞晚山蟬處處吟　宋文潞公集宿少林寺詩　六六仙峯緑靜居俗塵至此暫消除西來未悟禪師意北去還馳使者車（予方被命移守北都）五品封槐今尚在九年面壁昔何如心知一宿猶難覺花藏重尋貝葉書　梅聖俞宛陵集少林寺詩　紅旌過翠谷林際識蓮宇門對數十峯花開第一祖禪庭松色寒石室苔痕古寂寂不逢人空簷鶯方亂　司馬溫公傳家集和君貺少林寺詩　達磨自去傳佛心緒言迷世到于今既習變發歸西域安得遺靈在少林孤月正明高殿冷清風不繼老松深潞公自愛山泉美青為幽禪此訪尋　李方叔濟南集少林寺詩　禪老家風古少林道場遺跡蔽烟岑山遮石脚斜陽早雲鎖鐘聲出谷深更發度關天杳杳九年面壁海沉沉欲知苗裔能傳法須樹猶明祖佛心　乾坤清氣　盧處道少林寺詩　古刹東風裏逢僧一解顏收經出深竹披衲下空山來要天花墜卿看石影閒何妨病居士明日到田間　中州集趙元宿少林寺詩　雙輪走雜埃下嶺分閒道行行得精舍翠崦作迴抱諸峯如客來故故顏色好征衫滿塵土慚愧方丈老慇懃一瓣香為我除熱惱世緣如落花離網跡俱掃簡中有佳處行脚恨不早一庵祖師傳異日覲結草

嵩岳寺

河南府志寺在登封縣東南九里（今洛人但曰岳寺）後魏孝文帝避暑宮孝明正光元年建為西閑居寺後易為觀隋文帝仁壽二年改曰嵩岳寺唐大帝後改避暑宮後再為寺（舊傳有衛從者字老師自服勤國來訪其兄並傳道者已引一大禁一以盧遇人有疾即祀藥服之皆愈一日堂前會齋皆食二分曰吾食其一僧曰留頗望可與人同食從樂其大首云句悲須臾大化為黑龍當雷遁作震堂宇遂裂為破山觀主隋為寺云）其殿額大帝御書（相傳為跡書今亡）寺前石門為天下之冠武后造傳浮圖崇十八級（在石門內清時建傳云昔有二人造塔功巧特異既成不知所去塔內多古畫筆極精妙）殿石基上佛像一鋪其左武后真容（皆神功鬼巧非人力所能佛座前有武后捨佛文武后有德子在內今亡）金銅像（在殿內武后鑄）又有武后石室（在經藏院又云求堂其後刻六祖禪師影於壁俗云石影堂今置佛像其中外壁悉刻諸經皆開元中名人之跡）石瑞像（在東南院傳云其像昔浮於河達於洛嵩人不能致寺僧以香花迎請遂致之）其南有逍遙臺（從魏孝明帝此擇經大帝武后常避暑焉曰廣其宮殿惠寺臺上有呂蓬成碑）三花亭（在臺東從魏孝明建）元一統志寺在河南有武則天遊幸御路文苑英華唐李邕嵩岳寺碑

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於有為律寂者慧門也待於無物今之作者居然昇乎至若智常不生妙用不動心滅法滅性空色空翁是化成竟非生廢所以平等之觀一說於有無自在之心大道於權實導師假其方便法雨任其根莖流水盡納於海環聚沙俱成於佛道大矣廣矣不可得而談也嵩岳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宮也正光元年牓閑居寺廣大佛剎殫極國財濟濟僧徒彌七百衆落落堂宇逾一千間藩戚近臣逝將依止碩德圓戒作為宗師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釋中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寺為觀古塔為壇八部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事敘獲全隋開皇五年隸僧三（一作二）百人仁壽一（一作二）載改題嵩岳寺又度僧一百五十人逮豺狼恣睢龍象凋落天宮墜構劫火潛境（一作切先焚然）唯寺主明藏等八人莫敢為尸不殿臣補且王充西拒蟻聚洛師文武東遷鳳翔岩邑民承羽檄光應義旗乾衆供軍悉心事主及傳奏遐討以充嵩為師尼曰僧坊盡為除削獨茲寶地尤（一作大）見褒崇實（一作賓）典殊科明勑洊及不依廢省有錄熟慮特賜田碾四所代有都維那惠果等勤宣法要大壯經行追思前人勞榮翳貫十五層塔者後魏之所立也發地四鋪而聳陵空八相而圓方大十二戶牖數百加之六代禪祖同示法牙靈質妙莊嚴成偉麗崖徒常刀圓以化開其東七佛殿者亦曩時之鳳陽殿也其四定光佛堂者瑞像之戾止昔有石像故應現身浮于河達于洛離京轂也萬輩迎請天柱不迴惟此寺也一僧花香日輪俄轉其南古塔者隋仁壽二年置舍利於群岳以撫天下茲為極焉其始也亭亭孤興規制一絶今茲也巖巖對出形影雙美後有無量壽殿者諸師禮懺誦念之場也則天太后護送鎮國金銅像置焉今知福利所資讚成其廣休憶寶帳當陽之鋪有三金絡花鬘備物之儀不一皆光（一作相）滿利（一作伏虞）月色陵崖丹爵海藻之國工侍八天之神妙道逍樓者魏王之所構也引流插竹上激登樓美鏡溁於玉池金虬飛於布水食堂前古鐵鐘者重千斤函二十石正光年中寺僧之所造也昔兵戎孔殷冦攘偕作私已竊而為寶公府論而作仇後有都維那惠登發夕（一作力）通夢遑明獨往以一己之力抗分衆之徒轉戰而行衝聚而至雖神靈伏鬼風雨移山莫之捷也西方禪院者魏八極殿之餘址也時有遠禪師坐必居山行不出俗四國是仰百福攸歸明準帝廣光落象設南有輔山者古之靈臺也中宗孝和皇帝詔於其頂造為大通秀禪師造十三級浮圖及有提靈廟極地之峻因山之雄華夷（一作大）聞傳時序瞻仰每至獻春仲月諱日齋

儀鳳降長空靈臨層嶺委鸑貞栢挾天揄逕（一作延）迎寶階騰衆星闕作禮者使登（一作發）師子圓遠者更攝峰王其所由為所以然矣若不以達磨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於信信咨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上（一作尚）寂皆要出林間福潤寓內其恍倚也陰陽所啓居四嶽之宗其津梁也蓋意所傳稱十方之首莫不佛前受記法中出家湛然觀心了然見性學無學自有證明因非一（一作無）因本末（一作大）清淨閒頓漸者欲依其根設戒律者將攝於亂然後微妙之義深入一如廣大之功遍滿三界則知和雅所訓皆荷法衆慈悲所加盡為佛子是以無言之教響之若山不舍之攬列之如市則有和上姪寺主堅意者急信之力統僧之綱崇現前之因鳩最後之施相與上座崇泰都維那囊慶等至矣廣矣經之營之身田底平福河流注今昔紛擾雜事夥多是以功累四朝法業七代感化可以函靈應緣起所以廣玄河（一作成）故待尊容赫曦光照日月履屋弘敞夥戲山川迴向有足廣四生鎮重有足安萬國豈伊一丘一壑之異一水一石之奇禪林玲瓏曾深隱見祥河皎潔升朧澄明而已哉成以為表於代者業以成形藏於塞者法亦無相非文曷以陳大略非石曷以示將來乃命道與禪師千里求蒙一言書事身積（統作精）每極臨紙集空愧

達津之本悟期法主之可通其詞曰西域傳香闍山世尊成道於其間南部州嵩岳寺達磨傳法於茲地天之柱帝之宮赫奕奕兮飛九空禪之門覺之經寂微微兮通衆聖鎮四國定有力開十方慧有光立豐碑之隱隱表大福之穰穰

長興土德寺

（河南府志）寺在登封縣歸恩鄉本鎮星寺後唐改今額（縣內古碣九曜真沒壁木塌畫天王出進僊）

般舟尼寺

（河南府志）般舟尼寺在登封縣北一十五里後魏建唐元和四年重修（後唐用舊名舟立此寺）

芳桂寺

（河南府志）芳桂寺在澠池縣西五里唐大帝儀鳳四年造紫桂宮宮有九玄殿永淳元年改芳桂宮弘道元年廢之後主為芳桂寺會昌中廢

善意寺

（河南府志）善意寺在壽安縣西一百步

衆香寺

（河南府志）衆香寺在伊闕縣西北一百三十步元一統志唐史遺事云牡丹前史無述惟謝康樂集中云竹間水際多牡丹唐開元末裴士淹奉使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歸植於第名公嘗有詩詠臨功記裴公裕書衆香寺壁 土馬鴒未暖便得香林遊迴頭市塵隔延步衆石幽林迴起高興襟宇涵清秋勞生多苦事不得且逗留

京兆王寺

（河南府志寺在永泰寺東嶺之西頂上寺前有池池內生青白蓮花九節菖蒲異於常者傳云昔京兆上党大風疾來居西頂人謂曰池中九節菖蒲服之可愈遂志心服餌一年而疾愈因構精舍以居焉）

迴鑾寺

（洛陽志寺在陝州南二里後周社宋咸平三年建）張詠製碑文宋張乖崖集陝府迴鑾寺記 粵若我佛之教也以大悲憫挨無量苦厄大智慧破一切邪見色想未空文字流行滋法雨之惠施清大宅之烟焰茫茫苾蒭貢精進以成果悠悠光俗識罪善以蒙福存於中國者正由是歟周天王書懸象之變漢天子證金人之夢其源濫觴覆以成海吳魏之后咸與仲之廣於晉宋盛於齊梁也王城郡縣想象於祇園名山大川半同於鷲嶺靈因聖果釋典備存焉迴鑾寺者唐代宗迎正之所建也天網踈踈胡羯肆虐惟陝之休鑾輿至止王德斷而後續有黃帝所以吉帝休也青天裂而再補者尚父所以戡戹難也大明始更帝其念哉大曆二年詔陝牧節東諸侯歲貢之貲為朕寺之所以表殊蹟而謝玄聖也寶應元年薦賜名號所以誌聖感而示無窮也緇徒靈趣歎甚希有洎唐祚告衰内夷作梗巢孽蔡盜揭竿而挺流毒於陝猶幾未殄擅爐靈刹資為候之具清磬鴻鐘號成鼙鼓之響殊功勝事一旦委地者哉

降及有梁繼天稱帝宗臣異王允釐斯土精六度可以參五常存善所以增孝德眷彼遺墟遂發誠願我既路以雲委四衆因而影附民力不匱功用斯集猗乎大像中尊欲示有為之教三門外既因嚴衆帝之居高閣層樓若峯之峙長廊正殿如翼相附宴堂食廬罔不兼備天祐二年夏四月門吏告成王命我先師嘗志大德主為師姓郭氏當郡沙子人也幼趣精舍因感習性之斷長悟塵累卓有擺落之志謂心可傳禮長智於成鷄歎聖將遠參文殊於五臺戒珠不缺慧炬增照既兆真寂之應終動王侯之請登堂之後歎言善哉靜節可以勵俗有作所以成住室與磬懸行亦冰立頎椽蘖如冠雕隨意刻落為坎焰非心地與之平坦日增月衡以至休哉言念蒸人迷遠真覺故和其容以附衆正其詞而行化惟和與正其斷民之紛歎於是登師堂者積必易處誕必守節暨用開視愚或成暨豈殊悲玄遍空獨利學者亦使忠義仁孝因由是生今主院未志本至派心隨昭通事師如父禮師如佛三十年内一物不遺實僧國之能賢而玄門之宗主也其器其克肯觀此盛因慕助援毫用存實錄金壇示法愧引翰捨無窮石柱疏銘冀存功於不朽汾州志寺在介休縣一名興國寺在縣西南四十里唐景龍三年建

萬回寺

（河南府圖經志）

寺在舊閿鄉縣南二里，即萬回禪師之故宅也。復為寺，兵燹，僅基存焉。

石窟靈崖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通鑑梁紀：魏世宗在洛陽作瑤光寺，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巖寺於伊闕口，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入中國以來，塔廟之盛，未之有也。今寺中尚存龕，類龍門諸龕。

盧巖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范蜀公有詩。宋張舜民畫墁集盧巖寺詩（盧鴻所隱）：先生事業老空谷，弟子幾多依絳紗。鶴板當年來上國，碧巖今日屬僧家。松風生韻延虛室，瀑水噴珠纖蘚花。我有故山歸未得，年年塵夢繞天涯。

嵩崇福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北，有宋流杯亭在焉。靈笈云：第六中岳嵩山，高七千丈，周迴一千里，名上帝司真之天，即聖祖為黃帝治中岳，主德分精。黃帝駐蹕，上有仙人貝多之樹，玉女織錦之臺，石髓瓊漿，玉人金像，上應柳星之精，下應周地之分野，在洛河登封縣，仙人鄧雪山理之。初學記云：嵩山者，五嶽之中嶽也。白虎通曰：中央之嶽，獨加高字者，何也？中嶽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宋大中祥符四年，於嵩山置鴻漫宮，最後嵩山置崇福宮。

三鄉寺 元一統志 三鄉寺在河南府，張文潛渡洛水遊三鄉，入寺中有留題，人有題崇化寺詩。

熊耳寺 元一統志 熊耳寺在永寧縣東北，有熊耳山，有寺。

懸泉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鳳凰臺，有張文潛留題秋山晚氣涼，幽路轉石壁。稍如步武峻，漸與雞犬隔。層崖峙我西，懸瀑垂百尺。巔騰構重巘，晝夜碎珪璧。天寒行已流，嶺轉客轡息。鞍愛下山泉，潺潺馬蹄側。重門敞幽寺，臺殿互開闢。野僧三四人，披衣出迎客。陰陰修竹靜，下有神龍宅。泓澄一畝泉，黝黝萬古色。翛然改瞻視，異物如不隔。蕭蕭毛髮竦，佇立動神魄。雲低秋天陰，木落山入夕。房寒燈火青，夜久人語寂。通宵澹無夢，起望曉天白。山川接周韓，清洛去不極。我無軒冕意，野性自夙昔。塵埃阻幽好，奔走愧謀食。偷閒到丘壑，便欲老泉石。君看在籠鶴，豈願潛六翮。將歸且復止，既去復吾某。寄語山中人，行當躡雙屐。一在山西介休縣東南二十里，南巖下有石室。

定智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新安縣，隋開皇八年建。

薦佛寺 元一統志 寺在河南府嵩山，范蜀公有題詠。

智力寺 元一統志 寺在磁州武安縣。齊高歡薨於太原，默置於鼓山天宮之傍，即此。釜陽乃虛陵也。太平廣記：唐相州有智力寺，僧慧永居之。

善才寺 元一統志 寺在鈞州陽翟縣，漢張良有故宅。

酺池寺 元一統志 寺在汴梁路，號鐵佛寺，今舊碑尚存。前賢多題詠。

婆臺寺 元一統志 婆臺寺在汴梁路，在陳州門內。

踢佛寺 元一統志 踢佛寺在汴梁路府西草場巷街南十方。

八關寺 元一統志 寺在汴梁路陳留縣。簡齋陳與義有詩云：開門臨過春，出門綠滿城。八關池上柳，絮罷但藏鶯。世故劇千嶂（居王書侍替群峯如帽乇而嘗其劇者君李丞蕭說書足作上世先），今朝此開竹（杜牧之竹居雲漢錄詩崇物登臨開始見觀為開客此開打）。草木隨時好，客懷終難平（杜寄杜位詩峽中為客恨又不歸時終身恨不平）。寺有石壁勝，詩無康樂聲。扶鞍不得上，新月水中生（謝靈運集封康樂公，有石壁精舍詩云：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

又

故鎮易為客，了身一置與。貪遊八關寺（忌郭子公書見八卷觀氏奉詩），青青天氣肅，澹澹春意初。東風經古池，滿面生紆餘（頭陀寺碑百雉紆餘猶去由貌為容道學群紆餘為研卯中緯壯士八世信少娛广本法華入就出注云千悄日出晚謂中時）。時來照古水，點檢舊與贊。日暮登古原，微白見遠壠。念我遂初賦，徘徊月生樓（上大元判飲為朝見大白八度出為五原太守作遂初賦以寄意其詩有云昔遂如之韵孫与遠闕圍之闕邁世說孫綽集王賦小目吉止足之分作遂初賦言書緯憶槐謚移都洛綽諫不從曰致意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變有旨詩樓上耕烟月瞻中居設人）。懸懸不問抱，情情就歸途（終風詩將然我思相告詩憂心情悄幸愚物林園曉舞時同憂不問意欣欣獨傷塵）。

法行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鎮東南，隋開皇十年置，大業十年廢，上元二年於鎮西北重置。

願力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鎮西一十里，本名敬因宮，唐神龍元年置，後改此名。

聖寨寺 相臺志 聖寨寺在彰德府鎮東一十四里。

古路寺 相臺志 古路寺在彰德府鎮南一十五里，唐上元十四年建。

妙福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東一百步，北齊時置於鄴縣東城公子坊內，本名廣法寺，後移置於此。隋開皇七年改今額。

太原公主寺 相臺志 寺在彰德府臨彰縣。按鄴都故事云：太原公主，齊高祖之女，為東魏孝靜帝后。文宣禪位以後，為太原公主。天保六年，公主為尼，因置此寺。

（於苑後周平齊寺今廢）**陸居士寺**（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鄴城東南十七里按王劭齊志云文宣天保六年）梁司徒陸法和以江陵有侯景之亂乃以梁益州萬交廣十州諸軍事來降上書不稱臣自號荊州居士帝深埋異之又鄴中記云其徒七百餘人悉作禪法帝令使往觀其所處不見作禪室各立率堵伏于其窟上法和忽以世跡不與俗交帝嘗賜以牛馬駱駝等法和悉驅諸野縱之曰放爾隨緣勿以食生為意嘗書壁曰十年天子猶年可周年天子忽如火後文宣發帝緣其言寺今廢 **文昌寺**（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漳縣按鄴中記後魏興和二年以魏文昌殿名加為寺號寺僧二百餘人常旨供給齋食齊亡寺廢 **修定寺**（相臺）志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鎮西七十里合水山下本名合水寺北齊大統法上所建後有釋僧猛修道於此寺齊帝嘗獵于西山夫一虎搜逐甚急虎走入寺者伏僧猛僧猛以衣覆之虎遂獲免眾以其修道堅定故改名修定寺內有龍花寺圖又山之絕頂有彌勒堂眾物共嚴備禪華嚴接續高僧傳亦法上所作也隋大業十一年寺廢唐正觀十年重建 **清行寺**（相臺志清行寺在彰德府臨彰縣鎮南一里唐正觀十年置）**天樂寺**（太平寰宇記寺在相州鄴縣有石虎因佛圖澄造寺內有文石香爐即澄所執供養者又有烏鵲飛準赤烏飛龍等舟）**因明寺**（相臺志因名寺在相州長興二年建）**聖道尼寺**（相臺志聖道尼寺在相州周顯德二年建）**光天寺**（相臺志光天寺在相州隋開皇元年建）**慈閏寺**（相臺志慈閏寺在彰德府湯陰縣南門內街東唐天壽二年置）**陀彌寺**（相臺志陀彌寺在彰德府湯陰縣城東北隅）**北陳王寺**（相臺志北陳王寺在湯陰縣東北五里前梁大同五年置）**緣感寺**（相臺志緣感寺在湯陰縣東北十七里唐上元二年置）**超俗寺**（相臺志超俗寺在湯陰縣西南三十里唐上元二年置）**釋林寺**（相臺志釋林寺在湯陰縣西北三十里隋開皇四年置）**寂淨寺**（相臺志寂淨寺在彰德府林慮縣城外西南唐正觀十三年置今廢）**崇曠寺**（相臺志崇曠寺在林慮縣城內西南隅唐上元二年置今廢）**定覺寺**（相臺志定覺寺在林慮縣北三

十里唐上元二年置今廢）**覆護寺**（相臺志覆護寺在林慮縣東一里不獲其置時今廢）**烘峪寶嵓寺**（相臺志寺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南三十里寶村已廢碑存）**鉷谷寺**（相臺志僧達姓李上谷人齊文宣受禪特加殊）禮達性好林泉不樂居都城文宣乃於林慮山造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焉以居之　杜仁傑遊鉷峪寺詩（與松之公韻）岸巖子鉷山有闕斜何物命寶嚴已將水作拂更以珠為簾金門望不極光佐時傳塘向來得朋地故人先有占茲遊豈偶然窮覽寧敢厭此景復此客取魚熊掌兼初登指乍梁稍逐蕉蔥紺隨步盡量忖款仄入修纖中霜蚪秋色落葉即鏡奩老木山晁形拉此岳蒼髯其披絡惟石擊彼千歲蟠路窮嫌抱合萬古龍飛潛最愛西北峽為我豁滯淹驚濤忽噴薄白日飛雨露娛坐來淹晏衣袖翠已粘居者去不返清福乃爾廉過客欲久留世故紫京天欽餘淫尊散酬來誰與參 **善應寺**（元一統志寺在彰德路師拓字無忌有白鶴壁遊善應泊山詩今湯陰縣有鶴壁鎮　一在林）慶府山陽元遺山有詩　相臺志杜仁傑善應寺道中詩（司佑之韻）樹縣紅羅帳山呈綠玉脉清溪一流水獨木獲橫橋老病自知止隱居雖見招中途遇知己相從與靜遊　元好問善應寺詩　平崗回合盡桑麻百汊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重複武陵何處覓仙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闕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遊魚亂歸宿爭教白鷺避風標　山中魚鳥厭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請舊題還自笑七年鞍馬只紅塵（可明日當來坐寺北窗終日聚時昨之句已七年矣）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沙底枉費潺潺落枕聲　張正倫遊善應寺詩　黃塵漲眼厭城居明秀山川別一區形勢大綱盤谷序典刑小樣輞川圖崇荊敘寂卧雞犬聲岸紛紛鴻雁見我欲幽棲煙月底明年準擬結茅廬　元許有壬至正集遊善應寺詞（浣溪沙）崖上留題破紫烟巖前瀹茗挹清泉潺潺三日酒如川有水有山高士宅無風無雨小春天人間真見地行仙 **定國寺**（續相臺志溫子昇韓陵山定國寺碑）昔晉文尊周績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永言會同之所兵車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遺過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尒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禄去王室政

出私門銅馬騰馳金虎亂嘷九嬰暴起十日並出攸壁縱往入物既盡頭會冥欽衍軸其空大承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戢務操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袍納山嶽於胷懷擁玄雲以上騰看青天而高引鍾鼓嘈贊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棄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砊砊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桓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勵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靈仙總萃鳴玉鑾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供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梁蕭趙記 韓陵山定國寺碑文後魏溫子昇所撰也宋尚書徐陵當奉使至鄴道過韓陵因覽斯文心愛其才藤手自錄之事見前史大定戊戌之歲予出鎮相臺下車之日首訪此碑寺僧云經五代之亂寺遭火焚碑亦毀裂無復遺跡存焉予恐後世湮滅乃尋討舊文命工刊之於石庶使傳之不朽 王庭筠詩蕭寺殘僧不出門我來弔古幾消魂故都鄴縣河重甲戰處猶知賀六渾長空澹澹沒飛鳥春草年年生古原田翁相宜知許事日在醉歸山下村 太原志寺在本府令天龍寺石窟銘云齊皇建中并州定國寺僧圻造

長廣公寺

相臺志陸馥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及代還吏人大斂布帛以遺之馥皆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因名長廣公寺後為太保卒

花藏寺

續相臺志杜瑛花藏寺詩 僧吟哄路晁遲驚城外僧居亦地靈雪壓毛濤松有塔風翻樹頂栢無鈴事多妄動看我業心未能安默誦經但恐歸來業緣在塵埃昧眼畫冥冥 武商遊花藏寺詩 遠院珍珍長柏楠遠壁絕欲祖瞿曇上人趺坐禪初定門掩蒼苔不放叅 平激顛風撼老柯春深流水漲新波有形有跡為天運棄將禪心不動何 入門不及拜堂皇會看西山倚短墻到此便如開靜域洗除熱惱覺清涼 蛛廉曳曳拂斜櫳几素風翻貝葉書地僻日長人跡少滿庭芳草雜春蕪 落花寂寂撲窗扉幽鳥忘機掠坐飛靜聽老僧談妙理達留終日不思歸 小松偃蹇擁簷低側相陰森夾路齊長教主僧能作務旋開流水溉蔬畦

墨龗寺

續相臺志杜瑛墨龗寺詩 真性空明月在潭倚看人世局塵涵水通石竇溪無底地入山門路半街見說朝衣赴東市擬將野服老西嵓夢中畫是詩中趣笑攬閒雲倚碧杉。

澤陽寺

相臺志澤陽寺在彰德府林慮縣西南二十里義蘭井村已廢

元符禪寺

元一統志寺在廣平路磁州滏陽縣境內二祖慧可說法之地唐開元中建妙常塔真元中賜號普覺禪寺宋元符中賜今額。

盖墳寺

衛輝府志盖墳寺在獲嘉縣東南二十里程曹村西自五代晉漢有之元丙寅間重修兵興廢毀惟有一塔。

白茅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山陽鎮西北太行之麓有金沙銀沙二泉其味甘潔可烹 元王惲秋澗集遊白茅寺詩 為愛西山欲偏經春風吹馬上投層千章古木偎崖寺一點清光守律燈石罅題名留故事松陰移榻對殘僧婆娑最樂雙泉水潤入高峯露氣凝。

玄極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西七十里太行山前俗傳齊魏間有之元朝重修

劉固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獲嘉縣劉固村東萊本中宿此寺有詩云劉伶墳上土（寺北下即劉伶墓之）佛殿古崔嵬生久野僧出。天寒飢鳥來千年醉裏魂一弔死前灰木盡先生意空留數字回

六度寺

元一統志寺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壇山陳君村中元王惲秋澗集六度寺十絕 荒村到寺才三里古屋懸崖廢盤閒從此重經題品過衛人古識有壇山。山下石田百畝餘子孫春戀祖來居向人爭說新官好二稅輸來雜泛無 縈紆一水繞深澗野叟何知說太公壇下古碑堪踣語大書深刻太康中 太行東麓太公泉。喬木蒼煙擁壞垣千載祇應尊有德不須深泥竹書言 老鶴餧雛百丈崖。羽毛古鶴攫人來孤巢牢落風埃底何處呼鷹是故臺 聖泉流潤遶南村。共說來年雨水匀山若有靈能假手六花先壓壠頭塵 枝撑佛宇老風烟歲月仍題聖曆年零落亂山終悵望捫蘿應入青泉 先子能聲以吏聞。生平遊戲見詩文遺書忽入孤兒眼淚灑西山日暮雲。 鷹揚春自鷄幽西草木荒山壁壘低。賣食解牛真妄說斷碑明指是穀溪。 山中宿麥苦無多。喜見園科際雨坡縱未痛收終有望。入城容易揭差科

沐澗寺

元一統志沐澗寺在懷慶去都城四十里。在太行之巖下有石甕。狀若天成。流泉瀑瀉。出於石竅修竹叢茂。崖壁峭立。多有宋金名人詩刻。

仙霞寺

元一統志寺在南陽路南陽縣丹霞山東北去縣二百里。萬山重複至此坦平故天然禪師於此地建庵致創僧寺不翅巢嶽繼而有成。每至旦暮。彩霞赫熾起自山谷。故稱仙霞之名也必賢聖之所居俗呼曰留山。唐進士王東撰。

送天然禪師入丹霞山詩碑鄧州守鄭誠作。咸通十年立。豐山寺（元一統志：寺在南陽路南陽縣豐山之絕頂，有院存焉。上有僧伽塑像，邑人祈雨殊有靈應，蓋因下有神湫，號曰清冷湫，宜乎人之歸仰也。）菖蒲寺（元一統志：寺在南陽路南陽縣東南七十里，舊新野縣有此寺。魏典略云：孝文皇帝南巡狩至新野。臨淯水而見菖蒲，執而歎曰：兩菖蒲新野樂。遂建西菖蒲寺以美之。今謂之興國天王院。）登禪寺（南陽志：登禪寺在鎮平縣西一十五里）鄂城寺（南陽志：鄂城寺在鎮平縣北四十五里，有磚塔，較層至今尚存）潤國寺（南陽志：潤國寺在鎮平縣東三十里）興佛寺（南陽志：興佛寺在鎮平縣西一十三里。）弘德寺（南陽志：弘德寺在鎮平縣西北一十五里）塔亭寺（南陽志：塔亭寺在鄧縣西四十里）嵢峪寺（南陽志：嵢峪寺在鄧縣西四十里）壽峯寺（南陽志：壽峯寺在鄧縣西四十里。）尼摩寺（南陽志：尼摩寺在裕州西北五十里）熊古寺（南陽志：寺在舞陽縣西南）丈八寺（南陽志：丈八寺在舞陽縣西北二十里。）寧剎寺（南陽志：寺在舞陽縣西北）璋環寺（南陽志：璋環寺在舞陽縣東北五十里。）風穴寺（南陽志：風穴寺在汝州北二十里）杏華寺（元一統志：寺在順陽縣西南三里，有杏華山，其山皆杏華繁盛，有水出於其間，里俗相傳謂之香水。山上有僧寺舍數十間，筠竿環合，石磴盤紆，又有石磴泉清澈如鑑，邑人抹石以占祥咎）馬引山寺（元一統志：寺在淅水縣南，聚名馬引者，民居不百步，有山不甚高，峯卽邑中僧剎龍業下院也。歐陽文正公修少依舅鄭生為學于此，書堂在僧舍後，有修竹萬竿環合，下有江水縈廻，西北一望，萬山重複，奧氣撲人。山之側鄭生居舍，院有文正公祠堂。鄭主有甥曰識，少亦讀書，奏補選調至左拾遺。院有龍圖庵，志國禪師舊隱也。陳堯咨守鄧，日與住僧友善，爲奏院額，賜名龍圖庵。時堯咨以龍圖守鄧，故名之）師王寺（元一統志：師王寺在汝州梁縣）鵲山寺（元一統志：鵲山寺在汝寧府信陽縣羅山）卓斧山寺（元一統志：卓斧山寺在汝寧府信陽縣舊州北五十里。）

高祖寺（元一統志：寺在光州固始縣東北，俗傳漢高祖固陵之敗，自此城龍塘而遁，距固陵三十里而憩。又五十里而止。止之地曰龍窠，宿之地曰高祖寺。）德勝寺（元一統志：德勝寺在汝寧府新蔡縣西二十五里。地名平信寺，壞塔存。）金佛寺（元一統志：金佛寺在汝寧府遂平縣南塔下巷，寺壞塔存。）泰嶽寺（鳳陽府圖經志：泰嶽寺在光州息縣東，兵燹遺址尚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二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宣鶴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

三未

賁（洪武正韻必忌切卦名飾也又剛貝二韻許慎說文賁从貝卉聲彼義切徐鍇通釋尚書賁若草木卉草也傳寫多聲字房文反又部娟反顏野王玉篇彼寄切又布門切虎賁勇士扶非切人姓陸法言廣韻又肥墳奔三音郭忠恕佩觿集賁賁上扶云翻三尺龜又保昆翻又音祕下尸更神含二翻宋重脩廣韻亦姓漢有賁赫戴侗六書故蘇卉木華炳也書云賁若草木引之爲賁飾易曰賁者飾也又扶云切與憤通詩云賁鼓維鏞。也氏曰人也又補魂切古有虎賁言其勇趨與奔通又扶粉切記曰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又方問切與憤通記曰賁軍之將楊桓六書統習母賁从貝从卉卉木之總名飾物者莫若卉貝之飾禮亦若是也余見具韻奉母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魏弃亮正字韻綱又通昆切勇而疾走曰虎賁又地名符分切大也字潔傳義巡磬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賁以貝飾器物也。又卉木華炳也从卉意貝聲是爲同音並義借卦名韓注見眞韻韻會定正字切第）

（篆書）賁（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賁（高勉齋學）

賁（六書統）（草書）賁（皇象）賁（並張鄧漢）賁（鮮于樞草書集韻）

白賁（易賁上九白賁無咎本義賁極反本復於無色經子法語周易白賁經任質素不文飾卑數陵陽集白賁爲惠司王招音作致飾雖云賁則亨含章內照乃爲眞離明外附天光發艮止中存道體純玉質未琱虹貫日素功後繪物生春也應笑我去猶白不比黑羊正直人）

處身白賁（不陸平靜癸呂祖謙文玩心黃中處身白賁傳澄衍溢不見涯涘）

上下爲賁（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徐鍇著賁論十餘篇後主扎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鍇爲序君臣上下互爲賁飾儒者榮之）

元賁（僧名聖寶語錄送小師元賁　愧爾來師爲吾弟子學雖無聞道亦擬乎飛鮮月照復流水斯意斯言手如不忘行行躚躚兮步蘭芷善應休宗手不知也已之）

良賁（僧名宋高僧傳唐釋良賁姓郭氏河中虞鄉人識鑒淵曠風表峻越善經論識解之性入罕加焉書預不空譯場勅令撰仁王護國經疏大曆中無疾而終詳義解傳）

寧賁（僧名宋高僧傳釋寧賁姓李隴西人善提直幹挺秀七尺村豪里宿惜其異狀歸依瞻仰同味醍醐大和中恬然化滅詳雜科傳）

曇賁（僧名五燈會元曇賁禪師四明人四明太守以雪竇命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閑藍方喜得抽頭退鼓于今打未休莫把亂麻千丈重重來換我一雙眸嗣育王諶禪師詳禪偈）

䷕（離下艮上）

（程子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李謙齋詳解卦氣八月準以飾爲持辭法坤之一陰自上而來二以文乾成離之明乾之一陽自二而往上以文坤成艮之止故離下艮上成卦曰賁易粹總義䷕一止賁之成卦離下艮上以六爻比應剛柔相文而已攷其爻義初以陽剛應四則言賁其趾不以不義而行也二之陰柔比於上下二陽而五不應焉則言賁其須必有所待而後行也三雖陽剛无應而比於上下之二柔故言賁如濡如必以正而後行也比下三爻離體皆有不進之意至上三爻艮體則全以止爲義四應初比三言賁如皤如則白而不受飾也五无正應而比

於上言束帛戔戔則白而不過於飾也上无正應而比於言言白賁无咎則白而終歸於无所飾也然豈徒飾哉始則因天下之質而飾之以文終則反天下之文而歸之於質離明艮止之義云爾楊瀛四尚易通三變自泰來與噬嗑爲反對趙汝楳輯聞於卦變爲艮重離於爻變爲三陽爻卦⚋⚋⚊⚊九二與上六互易而變合兩卦則剛上賁乎柔柔下賁乎剛折六爻則初賁四爲正三賁四而疑二在下无與賁故須三以同興五二皆柔故五反而賁上以君賁臣亦下賁也四與上則交賁者也陳湃讀易編卦艮上離下山下有火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又剛上柔下交而成文賁之義異登纂言三之七上之十二緯三陽泰變主六二郭雍解伏羲之賁經先天離宮第七卦後天離五卦之反對）

賁亨小利有攸往（程子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朱子本義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

攸往孔穎達正義賁飾也以剛柔二象交相文飾也賁亨者以柔來文剛而得亨通故曰賁亨也小利有攸往者以剛上文柔不得中正故不能大有所往故云小利有攸往也　要義賁以剛上文柔不得中位故小利（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賁亨　虞翻曰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柔來文剛陰陽交故亨也　小利有攸往　虞翻曰小謂五五失正動得位體離以剛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鄭玄曰賁文飾也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在上天地二文相飾成賁者也猶人君以剛柔仁義之道飾成其德也剛柔雜仁義合然後嘉會禮通故亨也卦互體坎艮艮止於上坎險於下夾震在中故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則可矣陳了齋說物相雜。天文也文不可以已見明以止者見之明以止亦文也郭雍解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

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大有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李光讀易詳說賁飾之事固非聖賢之所尚也然質勝文則野交物之際文亦不可已有其質而加賁飾焉所以能亨通也譬之車服器械適用而已加以雕鏤文采徒為觀美雖不可已亦不可過也故小利而已若涉險難非文飾所能濟也朱漢上叢說賁王弼注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此即卦變也而弼力詆卦變是終日數十而不知二五也賁自泰來泰上之乾二乾二之坤上剛柔相文故曰賁天玄地黃玄黃者天

地之雜也夫子筮賁愀然其色不平曰以其離乎所謂離者即乾上坤下相文之文也李衡義海撮要雜自外來而柔得正故亨艮反於上而剛失中故小利有攸往（陸小當作不郭　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鄭玄見前李鼎祚集解見前）項安世玩辭賁之卦辭微夫子之彖則從之說者其難通之賁亨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謂外卦也二剛為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也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卦之發用如此豈堪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無所施也凡卦之法以內卦為主事外卦為發用故夫子釋之如此　總論卦義　古人之於文不敢一日離也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使夫人而可以徑行則將無所不至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為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昏所以飾其情而養其耻也荀子不知而以為偽晏子不知而以為勞戰國之君以為迂關西晉之士以為翳吾獨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以為此所以奉天命之變成人倫之化。不可以一日無也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今觀賁之六爻。无一爻凶咎者。雖疑者亦終於无尤。雖吝者亦終於有喜聖人之貴文如此若之何其

以庸人之不便而遂廢經世之大防也哉蔡節齋訓解賁飾也剛上柔下交而成文賁之義也　亨剛也乾剛得柔故剛則亨也　小利有攸往柔也坤柔得剛故柔利有所往也　馮椅輯註賁彼為反文飾也或作寄符文反或讀古班字並非　亨小象因其質而賁文之无其質則文无所施故所亨者小小謂六二文乾也　利有攸往占天下有自然之文不容但已故以有攸往為利往謂上九往文坤也馮椅輯傳賁賛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正義曰賁飾也以剛柔二象相文飾也張敬夫曰三陰三陽相雜而成文劉氏曰有質為主故文以飾之程可久曰賁所以飾質也上艮為質下離為飾不以所賁踰質也郭子和曰柔來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剛上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林黃中曰噬嗑與賁皆為頤中有物之象一為噬嗑一為賁者噬嗑得頤之下動賁得頤之上止動故為噬止故為賁也程正叔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賁本以飾質也飾取其文故亦為文非謂賁為文也而成卦之義凡三陰三陽則以乾坤之純體言之觀其陰陽所雜升降往來而取義焉此卦上二陰則本坤也下二陽則

本乾也今坤之六自上來居乾之二則是柔來而文乾之剛而成離之文明也乾之九二往居坤之上則是剛上而文坤之柔而成艮之止也以陰陽往來相文言之則文之在天者如此以文明以止言之則文之在人者如此在天之文天之所以為飾在人之文人之所以為飾也孔子之言可考不誣如此諸說多訛坤上乾下謂自泰生攻之者併與其說卦變而非之因一泰字之誤而遂使文王名卦之義不明亦攻之者之過也　離卦曰賁无色也　有色則為采非文矣故六爻皆無其色不過曰白賁而已（右明卦義）　象賛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庶政治道之文也明取火象不敢折獄止其明也（右明卦用）　序卦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程正叔曰物之合必有文乃飾也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賁之所以次噬嗑也李子思曰上離下震雷之震動所以示威也故為噬嗑彊梗之象上艮下離離顯其光而艮止不動則是與噬嗑相反矣反威刑之事是為文教故聖人因觀其剛柔相錯之文而得其與文止武之象焉明翼之用（右明卦序）　亨小利有攸往。賛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　此象以賛文傳寫意故以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上。諸儒无一人能正之者。傅會其說。象理舛謬不可以據今一正之則理與象槩然如白黑之易辨矣夫三陰三陽之卦以純體之變又為義今坤之上九自二分之而成艮乾之六二自上來而成離艮離相遇然後成賁夫陰為小則賛所謂柔來者小也自內之外為往則賛所謂剛上者往也柔不能自亨麗於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能皆利分於上則利故有攸往曰利蓋柔本陰滯今六居陰窮自坤之上來麗乾之二則成剛之文而小者得亨矣剛本居上今九居下體分乾之二上居坤之上則成柔之文而往者為利矣亨小以柔來言利有攸往以分剛上言也其象與理豈不昭乎若揭日月也哉（右明卦象）（占田味學易蹊徑）　離為文明之會蓋謂陽明之氣會於離方而為文者也賁卦離下艮上坎震互之是坎艮震之陽皆會於離而合為文明者也賁之象夫自乾至觀為卦凡二十而三男三女相遇之卦有四焉屯蒙隨蠱是也震坎艮巽兌皆已出而相遇獨離未之見今離配震而為噬嗑配艮而為賁易卦三男三女相遇之象始偏矣所以天地開闢以來文止於周而不可復加其義已具於此 （上互卦震）（下互卦坎）　震在互卦離在下卦皆有亨之德亨之象離之陰為小附麗於坎之險乃震動而上為艮又止之則所往不能大矣小利

有攸往之象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者飾也離卦曰賁无色者何耶蓋賁者因其无色而飾之以色故曰无色禮器曰无文不行賁是文而行之則為賁之亨故曰賁亨然文至亨通不當過有施為恐以文滅質惟小利有攸往而已豈堪大事哉所謂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樂記曰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樂記所謂禮樂之文其賁卦之義乎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有於禮社稷之謂也欲知賁之小利有攸往請以是觀之魏（了翁集義）　藍田呂氏曰賁致飾以文也　東萊呂氏曰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華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楊瀛四尚易通悉曰賁文飾也物相雜故曰文離中陰艮上陽二象相須陰陽交雜之文也上卦本坤而上六來文九二之剛下卦本乾而九二上文上六之柔。剛柔交錯之文也按郭氏舉正云。小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蓋外卦為艮艮止在前。不利有所往也分剛上而文柔主上九言。居賁極而反白賁艮以止之。又何往之有云。趙汝楳輯聞物相雜曰文剛柔交文故卦名賁　文華飾物。然後物可通行。禮樂飾治。然後治可旁達。賁則亨也。如文質不稱則小利有攸往徐相直說山下有大草木眾品皆被光采故為賁物有賁然後能亨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賁則有文故小利有攸往姑汾遺叟証類指龜賁來自泰上六降來于二故象曰柔來而文剛賁飾也非泰則不能分剛上而文柔乾之九二分于上九為天文天象也人文則詩書禮樂故曰觀乎天文以察其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文飾之義也張應珍解賁文飾也山為質離為文飾賁之義也亦如泰之上六來文乾剛而為離故亨九二上文坤柔而為艮故小利有所往剛往文柔所得非大故大事非所利也蘇起翁讀易記賁飾之道非徒加文彩而已天文人文其賁甚大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賁也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曰賁亨坤三來居乾之二柔得中位故小利有攸往往行也陰為小也陳深讀易編賁飾也乾剛為質於內六二以柔來文之本剛而得柔助離明於內大者通矣六二主文明之道既得位无往不通故亨　坤柔為質於外上九以剛往文之而艮止於外本柔得剛小者利而有所進也　又上九雖變非主卦之爻剛而不得中是以但小利陳普解賁文飾也自泰來柔來文剛剛往文柔也亨二居內為主而中正　小利有攸往二來居內而柔剛往居外而成小實之體故可行而不能大有所用卦有小大此類是也丁易東象義賁亨

（小利有攸往賁三陽之卦自泰來二上相易也又為三陰之卦自否來初三易四五也然以自泰取義賁離下艮上之卦也賁文飾也柔自上而來二文乾以為離剛自二而往上文坤以為艮上下相文故成賁離明而艮止明有文明之象止則各止其所有截然不紊之象柔來文剛居中得正可以亨矣然剛上文柔文上而不文五五仍柔也柔則小矣故雖有往所利者小也或謂艮為小故亨小利有攸往亦通　或曰當以小字絕句利有攸往一句但以彖傳質之未通　此卦以柔文剛有以文治化天下之象吳澄纂言賁此羲皇離下艮上之卦而文王名之曰賁賁文飾也亨從貝諧卉聲艮水嘉背有文如飾故為文飾之義卦自泰變二之剛往上文外二柔上之柔來下文內二剛　亨占也內卦文明衆美之會　小利有攸往占也小謂陰也外卦剛止於上四五二柔宜往上以求其文俞琰集說賁亨小利有攸往賁文飾也此卦下離上艮離本乾體質剛而文以柔也艮本坤體質柔而文以剛也剛柔上下交相文飾故為賁也亨通也小字依郭京作不字往進也賁既亨矣而又加進則文滅質矣豈宜往哉內文明而外止。文明故亨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李杞易訓賁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然文飾之道特可增其光彩。故小利於進保八原旨賁

賁文飾也陰陽交錯則成文賁自泰來上之柔來二而文剛分二之剛上而文柔　亨柔來而文剛為離居中得正无不亨矣　小利有攸往陰小陽大分剛上而文柔上卦俱陰本柔而得剛故小利有攸往張清子集註愚謂賁飾也因其質而加文曰賁凡賁之道能為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卦體三剛三柔往來交錯而成文賁之象也亨剛也乾本剛而得柔以文之故剛者亨也小柔也坤本柔而得剛以文之故小利有攸往胡一桂纂註徐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賁飾之也賁以剛柔往來交錯為文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為質於內而柔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故亨坤柔為質於外而剛往文之本柔得剛小者利矣趙珪解卦艮上離下山下有火明照山木有光故為賁賁文飾也夫事與物必加文飾乃可行是以亨然必有其質而後可加以文質美而有文則所謂文質彬彬者矣若徒尚賁飾於外但可小利有攸往也胡炳文通元本不立无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為大文為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往亦謂有本而後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小利有攸往文王卦變例也孔子彖傳分明以賁自泰變來謂泰上六來文九二之剛泰九二上文上六之柔成能賁卦朱子又推及損與既濟變來亦有相文之義若謂自噬嗑變賁則小正指噬嗑六三言六自三往居四九自四來居三謂之小利有攸往可也況賁乃噬嗑之反其象尤近意文王所取或在此所謂小往是也夫子自發柔來剛上相文之義朱子又自彖傳推廣之大抵卦變一可變六十四由人是取通焉止矣但謂夫子即文王之說朱子即文王夫子之說則有所來可也　郭氏京曰不利有攸往與彖傳並誤作小利　余氏曰本義說卦變專取兩爻相比而相易故多失正意賁與渙其最著者要當隨地而觀耳至於損益亦是卦變以其不可用相比相易之例遂止曰卦體殺皆未然也（所引徐氏曰見前胡一桂纂註）陳應潤爻變易緼賁飾也文彩之著于外也山下有火草木皆被其光人有文采天下皆貴其飾亨通也。小利有攸往如山下之火不能光照天下故所往則小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噬嗑以明刑賁以明禮禮刑相為表裏。故其序如此　蒙謂加物以飾。而不能變其質。故雖可以致亨而但利小進也梁寅參義賁者文飾之道也。有質而加之文。斯可以亨矣朝廷文之以儀制而亨焉官主文之以禮貌而亨焉家人文之以倫序而亨焉官府文之以教令而亨

為擬之事物。凡有質者无不待於文也文則无不亨也然既亨矣而曰小利有攸往何也文飾之道但加之文采耳非能變其實也故文之過盛非所利也恃此以進為非所利也但小利於有往而已矣世之不知本者或忘其當務之急而屑屑焉於文飾雖欲其亨亦安得而亨乎涂溍生易疑擬題卦言利有攸往者凡賁則言小利有攸往又言利有攸往者三而无妄六二獨言則何歟卦言无攸利者二又言无攸利者八有攸之與无攸其旨何如）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程子傳卦為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相交為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為艮乃為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為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文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

耳事由文而願益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交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必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朱子本義賁亨亨字疑衍柔來止天文也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朱子語類伊川說乾坤變爲六子非是卦不是逆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淵）賁彖辭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賜）賁卦天文也之上。先儒多言脫剛柔交錯四字。看來合有四字（僩）王弼註彖曰賁亨（止）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不分文何由生故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剛上文柔不得中位不若柔來文剛故小

利有攸往　天文也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陸德明音義賁彼僞反徐甫寄反李軌府鬼反傅氏云賁古斑字文章貌鄭云變也文飾之貌王肅符文反云有文飾黃白色反宮一世卦剛上時掌反注剛上皆同孔穎達正義彖曰賁亨（止）小利有攸往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者此釋賁亨之義不直言賁連云賁亨者由賁而致亨事義相連也若大哉乾元以元連乾者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剛以文相飾是賁義也相飾即有爲亨故云賁亨亨之下不重以賁字結之者以亨之與賁相連而釋所以亨下不得重結賁字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釋小利有攸往義乾體在下今分乾之九二上向文飾坤之上六是分剛上而文柔也棄此九二之中往居无位之地棄善從惡往无大利故小利有攸往也　注剛柔不分至小利有攸往　坤之上六何以來居二位不居於初三乾之九二何以分居上位不居於五者乾性剛亢故以已九二上居坤極坤性柔順不爲順首故以已上六下居乾之二位也且若柔不分居乾二剛不分居坤極則不得文明以止故也又陽本在上陰本在下應分剛而下分柔而上何因分剛向上分柔向下者今謂此本泰卦故也若天地交泰則剛柔得交者乾上坤下

則是天地否閉剛柔不得交故分剛而上分柔而下也　天文也天之爲體二象剛柔剛柔交錯成文是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離也以止艮也用此文明之道裁止於人是人之文德之教此賁卦之象既有天文人文欲廣美天文人文之義聖人用之以治於物也要義賁柔來文剛謂坤上六來居二剛柔不分文何由生天文剛柔交錯人文詩書禮樂坤柔居二乾剛居上此本泰卦（見前正義）李鼎祚作集解彖曰賁亨（止）利有攸往　荀爽曰此本泰卦謂陰從上來居乾之中文飾剛道交於中和故亨也分乾之二居坤之上上飾柔道兼據二陰故小利有攸往矣　天文也　虞翻曰謂五利變之正成巽體離艮爲星離日坎月巽爲高五天位離爲文明日月星辰高麗於上故稱天之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虞翻曰人謂三乾爲人文明離止艮也震動離明五變據四二五分則止文三故以三爲人文也蘇軾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文明以止人文也剛不得柔以濟之則不能亨柔不附剛則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剛剛者所以亨也剛之文柔小者所以利往也乾之爲離坤之爲艮陰陽之勢數也文明以止。離艮之德也勢數推之。天其德以爲人。易有剛柔往來上下相易之說而其最著者賁之彖也故學者訟是　推其所從變曰　此大

感也一卦之變爲六十三豈獨爲賁也哉學者徒知泰之爲賁又烏知賁之不爲泰乎凡易之所謂剛柔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皆一陽而二陰凡三子之卦有言剛來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皆一陰而二陽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則無是言也凡六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剛下恒之彖曰剛上而柔下損之彖曰損下益上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此六者適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獨取其六何也曰聖人之所取以爲卦亦多術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變或取其剛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違行訟之類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類是也取其變順中有物曰噬嗑之類是也取其剛柔之相易賁之類是也夫剛柔之相易其所取以爲卦之一端也遇其所取是則言其不取者則不言也又可以盡怪之歟馮椅輯註賁志卦　亨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小以六二一爻之變明卦象二之柔自上而來文乾之剛柔陰小也所謂亨小指六二也　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以上九一爻之變明卦占分二之剛上於上而文坤

之柔所謂利有攸往指上九也今本誤於卦下使柔一亨字卻於亨字下移小字置於利有攸往之上錯亂文義今正之柔來文剛分剛上文柔此明卦義說以柔來文剛明象分剛文柔明占故併入在贊下上上聲　天文也又併以剛柔往來相文推廣卦義以此為文之在天者　文明以止人文也以卦性明文之在人者又以二文字明卦義鄭汝諧翼傳彖曰賁亨止小利有攸往剛柔相文而為賁賁飾也凡致飾之道能文其質不能加乎其質柔來而文剛以剛為質質勝於文也故亨分剛上而文柔以柔為質文勝於質也故小利有攸往三代之忠質文雖各有失而夫子之欲從者則先進之禮樂也張應珍解彖曰賁亨止天文也止於上而明於下者星宿也星宿天之文也陳深讀易編彖曰柔來而文剛故亨釋賁義柔來文剛謂內卦也二剛為質而柔來文中得中得正故有能亨之道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剛上文柔謂外卦也內之一剛分而上往以居于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非正之位豈大事哉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剛往柔來謂之天文則天文以二爻變卦而言也　文明以止謂之人文以離艮成卦而言也陳晉解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剛上而文柔故

小利有攸往　陰陽剛柔相求相得者也故柔來文剛而剛受之安之亨者受之安之不相疑也剛大柔小剛常統柔柔常事剛而陰道常虛常之分剛往以益柔亦理之所宜也　天文也剛柔相交日月四時寒暑之出入往來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文明則為人道止則不過於文而得其中吳澄纂言賁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以卦變釋彖辭項氏曰二剛為質而以柔文之則卦之內體固有能亨之道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為質而以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而已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無所施也澄按項說小字雖未合文義然亦一義張清子附錄彖曰賁亨止天文也古註說賁卦自泰來先儒非之以為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都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卦之理（各王合）胡一桂纂註蔡氏曰柔來而文剛二也坤下交乾而為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為艮也剛柔往來自然之文故曰天文胡炳文通柔來而文剛止天文也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為主則謂剛往而文柔可也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為主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為離則陰為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為艮則陽為

陰之主而止於外象傳以陰為小者此意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董真卿會通柔來而文剛止天文也　馮氏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分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則理與象不舛謬矣又曰柔不能自亨麗於剛則亨故亨曰小剛不皆利分於上則利故利有攸往其下文則因上文以推廣卦義　郭氏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此夫子廣釋賁卦有天文之象欲人君取義以理化人審詳天文及人文誤脫昭然（所引本氏曰及馮氏椅曰本自上以下見前胡一桂纂注馮椅輯注）齊履謙本說賁飾也事致飾則可亨然又慮其飾之或過故復曰小利有攸往往謂往致其飾與其史也寧野之意解蒙精蘊大義彖曰賁亨止人文也自陰陽之交錯而見天象之自然即上下之定分而知人道之當然蓋因其質而加文非有所增飾也觀此則知賁飾之道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順天象之照然而見陰陽有序而不乖觀人道之當然而知上下有文以相接蓋天以變為文人以止為文天人之用既異則聖人之用亦異矣　先儒曰剛柔不分文何由生然天下之人須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飾之

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之飾耳非能變其質也五星日月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之次含此天之文即卦中之往來交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燦然有文以相接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文之止也是則即卦之離明而艮止者也天人之文雖同而其用則異變與所謂異也何則使天之文無變則二氣無所推移四時不能代謝天道幾乎熄矣故天之文必有變而後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則名分不知有定貴賤或至相凌人道幾於紊矣故人之道必明而止然後其文成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星辰之次與夫盈虛消息之理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而審其休咎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道之以禮樂風之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以化天下而成禮俗也　蒙謂陰陽無停機而上下有定分聖人安得不因其文之異而致其用之殊哉梁寅參義賁亨柔來而文剛止天文也謂之天文者其剛柔交錯一往一來更相賁飾皆自然而成文如天之文也大傳曰物相雜故曰文物相雜者剛柔交錯之謂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內離為文明外艮而止於其所文明而各得其分此人道有倫序之象也故謂之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程子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

（之遷改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日月星辰為天文也泰震春兌秋賁坎冬離夏巽為進退日月星辰進退盈縮謂朓側朒也歷象在天成變故以察時變矣張南軒解云者民皆觀天之文以察時變且如九月中日躔大火之次昏見營室在東以知東寒將至天示營室使我經營居室以庇冬寒是亦觀天文之一也以至五緯失經彗孛出見以告時君之禎祥以明時政之得失洞察今來之變異不可勝言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程子傳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也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體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取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為象有以形為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乾卦中升降也如訟無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為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成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也朱子本義極言賁道之大者卜子夏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剛下而柔來文之天降氣於地而為文也柔上而分剛象分地懸象於天而為文也天降氣於地周而通也故亨地懸象於上可以觀文而則時中柔而非實應未足以濟也故小利有攸往皆成文於天也別尊卑之序別同異之道建上治於下下繫治於上止而待其治也觀其天文可以敬授人時察其人文可以自己而化成天下治也王弼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解天之文則時變可知也解人之文則化成可為也　解音蟹下同　重言　利有攸往二十一本卦復无妄大畜大過常損夬革各二巽一　重意　革君子以治歷明時觀觀乎天文以化成天下離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恒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穎達正義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言聖人當觀視天文剛柔交錯相飾成文以察四時變化若四月純陽用事陰在其中靡草死也十月純陰用事陽在其中薺麥生也是觀剛柔而察時變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聖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李鼎祚集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虞翻曰泰乾為人五二動體既濟賁離象重明麗正故以化成天下也　干寶曰四時之變懸乎日月聖人之化成乎文章觀日月而要其會通觀文明而化成天下　楊龜山經說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為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為賁也凡賁之道能為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亨剛上而文柔則其質弱矣故小利有攸往而已夫剛柔相文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以察時變傳曰器以藏禮禮藏於器則文止矣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　張紫巖傳致飾聖人不得已夫子筮得賁卦其色愀然惡夫文勝質而日趨於禮文之末流也讀禮運書聖人之心可見矣序卦曰致飾而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賁非聖人本心因時之宜有不得不用其飾耳賁何以亨且利有攸往哉曰聖人象辭釋之詳聖人以賁之亨利直本之天文蓋天道自然其剛柔之相飾亦出於自然運動四時生成萬物始始終終莫知窮已非若人之弱文喪質莫知返焉者惟文明以止則文不滅質得賁之正而同於天矣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聖人本致飾之道於天不徒為也夫日月星辰相錯以成歲時天文之序蓋本於自然若人文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剛柔之宜上下之分內外之別亦各有一定不易之理聖人明夫文本於質其質固有其文因之不可違不可過也違則悖過則逆曰文明以止人文之化成于下天文之動順于上上下相應其道通矣柔來文剛謂坤上來居乾中分剛上而文柔謂乾二徙居坤上柔來則剛得中而浸以盛故亨剛上文柔其利在柔柔利剛往以止其窮故利有攸往剛大柔小卦辭首曰賁亨小利有攸往見聖人與質不與文心也嗚呼質宜勝文也尚矣治天下者曷可不明其止止則化成離下為文明艮上為止艮一變為賁賁賁止郭雍解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釋賁之彖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

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盡噬嗑賁之彖皆以卦變為主臨川則云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亦可為旅亦可為諸卦盖諸卦皆自乾坤來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為質而柔為文也以剛為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也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為質而剛為文也以柔為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上九二爻為主是為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為主地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體為艮下體為離自為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相文而獨歸之天盖已擬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而得人文盖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李光讀易詳說乾坤純陰純陽之卦有父母之象乾施一陽於坤而成震坎艮故謂之男坤施一陰於乾而成巽離兌故謂之女六十四卦皆因乾坤而成非獨六子而已離下艮上為賁離體本乾坤以一柔來居其中以文二剛故剛不至於暴而物無不遂也艮體本坤乾以一剛分處於上以文二柔剛柔相雜而相濟陰陽異位而相成此卦之所以為賁也二在下卦之中故言來來者來居於內也來居於內變而為離則文明矣九處上卦之極故言分分處於外也分處於外變而為艮則止靜矣陰柔無近柔來居中而文剛則可以遂物矣故亨陽剛至健剛上而文柔則可以涉難矣故小利有攸往也日月之往來星辰之布列剛柔錯綜陰陽相交自然而成理者天文也陰麗於下而文明其上陽止乎上而節制其下禮樂政刑必假於人為者人文也觀乎天文則四時之代謝可察矣觀乎人文則天下之風俗可變矣聖人推廣賁飾之意豈徒為觀美而已仰觀天文俯察人理必歸於有用所以成孝敬而厚人倫美教化而移風俗者用此道也此賁飾之大者也朱漢上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賁本泰也坤之上六來居於二以一柔而文二剛則柔得中而亨文柔德也故曰賁亨九二分而往於上以一剛而文二柔剛不得中而柔得中小者之利也然不往則小者无以濟之不能文矣故曰小利有攸往柔來文剛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者亦得中上下相文而不失乎中則賁也非過飾也故曰賁賁者文飾之道曰往曰來者往來相錯因其質而文之易傳

曰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以天文言之无非剛柔交錯陰陽之精在地象物成列光耀離合皆剛柔也日陽也而為離月陰也而為坎緯星動者陽也而太白辰星為陰經星不動者陰也而析木鶉首為陽北斗據天二極不動故曰天文也以人文言之坤來文乾而成離坤文而離明文明也艮止也父剛子柔君剛臣柔夫剛婦柔朋友者剛柔之合長幼者剛柔之序五者交錯粲然成文天理也非人為也上下內外尊卑貴賤其文明而不亂各當其分而止矣文明以止則倫亂不生奸害不作故日月軌五星順序萬物自遂天文人文其理一也故曰文明以止人文也此合乾坤剛柔艮離兩體而言賁也聖人觀乎天文則知剛柔有常矣故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春震秋兌泰之特也夏離冬坎賁之特也以易為賁四時五變之象也觀乎人文知天下之情必麗乎中正中正者理之所當得者也故彰之卒服明之薄色天下自化矣柔麗乎中正者化成天下之道也乾天也二變艮成也二柔麗乎中正也仰觀天文俯觀人文不順乎天則反乎人文而已矣此推原卦變以盡賁之道也在卦氣為八月故太玄準之以飾曾穜易粹言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燕山郭氏曰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甚哉斯言之過也互體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且賁之成卦變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剛九二之剛上文於上六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下相錯而相文天文人文備於此矣此言不可誣也而鄭康成之徒又謂離為日天文也艮為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為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幾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率由是也惟人也內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嚮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和上行之以成教下化之以成俗豈出於或使之然哉蓋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蝕之異積祲之祥而知吉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

之道解阯錫虞之應則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易說）（所引龜山楊氏曰白賁郭氏曰見前楊龜山經說郭雍解）鄭剛中窺餘柔來而文剛謂泰之上六下爲六二所謂柔來而文剛也柔來而得中是以亨分剛上而文柔謂泰之九二往爲上九所謂分剛上而文柔也往而太過是以有利有攸往諸家之義皆同天之文則剛柔是也謂往來二爻也人之文齊剛柔也而其著見者則文明以止謂上下二體也天人之文雖同而其用則異變與止所謂異也何則使天之文无變則二氣无所推遷四序不能代謝天道幾乎息矣故天之文必有變然後其文久使人之文不止則名分不知有定貴賤或至相踰人道幾於紊矣故人之文必明而止然後其文成雖然變久則不能无差彌綸輔相天以是道付之聖人故聖人當觀其文以察其變觀其文察其變所以相天也止則狃於无變精神心術之運動聖人又必有作而成之者故當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化成天下所以成其文也聖人之用賁大率存乎離離爲目所以觀天觀人者皆離也離爲大以神道設教化成天下者亦離也天人之文備乎離艮聖人盛能乎兩間而被飾萬物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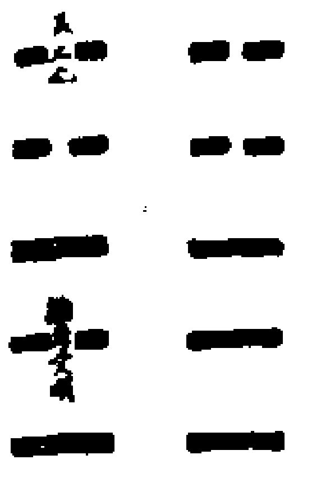
盡是矣或問言天人之文而不及地者何也曰艮爲山互體有震木坎水地之文不過乎山川草木言天人而離艮居其上下地之文在其中矣李衡義海撮要陰陽之氣與政通政失於下則二氣乘於上聖人察時變脩政和民以消其變也（石）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四字（徐氏）（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來須上傳五見前）楊萬里傳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爲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爻上而艮止之則大之氣焰彰積光華而成文故爲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辯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繢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大赤山青林栗集解下離上艮成卦曰賁者初爲離二爲坎三爲震四爲艮離爲赤坎爲黑震爲青艮爲黃夫賁之言文也文也者五色是也賁之四象而无其白何也曰白者金之色也兌爲白者金盛於酉也巽爲白者金生於巳也金歸於丑其在坎艮之間乎是以上卦三爻六四體乎艮坎而有皤如白馬

之象六五上九皆得艮之一體而有束帛白賁之辭也然則五色者四象具之矣不言餘色而三稱白者所以發明之歟或曰乾爲大赤坤爲大黑而賁无其象可謂備乎曰乾坤者天地也天地也者五行之所自生五色之所自成五色備而天地之色在其中矣離南方也坎北方也離坎也者天地之中也震東方也艮東北也震艮也者天地之終始也日月星辰經緯於天山川草木森羅於地是以謂之賁也賁亨小利有攸往何謂也曰賁之下卦爲離離柔也麗也柔而麗者不能以自亨也今以相賁爲義則上卦之柔來文乎剛其象爲坎是以亨也上卦爲艮艮止也少也少而止者不能有所往也今以相賁爲義則下卦之剛上而文柔其象爲震是以利有攸往也亨者通也往者行也坎爲通震爲行故也故子曰柔來而文剛故亨明離之不能自亨者坎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明艮之不能往往者震也先儒不究厥旨乃謂泰變爲賁故有柔來剛上之義近世易家病其无據乃取而圖之由泰否而變者十有八由復姤而變者十由臨遯而變者二十有八甚哉其謬也愚嘗著論以闢其失兹列其梗槩于夫子既釋彖辭又總而言之曰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蓋以四象言之則天文粲然矣以二象言之則人文煥然矣言天而不及地者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形質流於地而文彩彰乎天言天而地可知矣是故日月代明離坎之象五星錯緯五形之象此則所謂粲然者也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故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也至於文明以止則專取離艮以明人事非明无以燭天下之幽非止无以制天下之動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此則所謂煥然者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貴有常尊賤有等威上不僭下下不僭上故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賁之六位一剛一柔一動一靜坎離天地之中艮震天地之終始離明而坎幽艮止而震動陰陽迭用質文交錯而三才之義備矣楊慈湖傳先儒以爲此卦本下乾上坤坤之上爻來爲六二而文乾分乾之中爻上爲上九而文坤靜觀六畫誠有斯象偏剛偏柔不可獨用必資相濟相賁以成章舜命禹征有苗剛德也伯益贊禹而班師以柔文之也成王質之柔者也周公以大聖輔之剛上文柔也本質剛大柔來文之則亨其功大本質大故也本質陰柔雖剛往文之僅小利有攸往而已本質小故也舜之得益禹周公之遇成王非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其君臣相遇剛柔相遭相文功業小大皆天然之文非人之所能爲也至於文明以止一定不易之文則人文也人倫是也尊

有常尊卑有常卑禮有常序其文甚明而萬古不易夫君臣剛柔之所遇特變之形不可不觀而察之也人文人心之所自有自善自正順而導之左之右之使无失其所有而自化自成矣人文如此天文如彼其事不同而文則一也六十四卦其事不同道則一也學者至此卦往往不能不淺而精於事惟觀其事不省其道夫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可爲不知之百姓也項安世玩辭文明以止人文也　獨陰不文獨陽不文一陰一陽而後成文故惟賁爲不搽於異有文之者有止之者而後人文成矣禮以節文二字爲訓蓋謂是也賁喜異嗟嗟好同二卦正相反　天文　人文　剛往柔來謂之天文則天文以二文變卦言也故曰以察時變文明以止謂之人文則人文以離艮成卦言也故曰以化成天下　李謙齋詳解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賁者泰之變也天下之至文常生於太平極治之世故禮樂之興由于王道之盛而典禮之行亦自于會通之觀泰之極而至於賁則賁者所以餙治之具也坤上六之柔來而文乾九二之剛故亨乾九二之剛上而文坤上六之柔故小利有攸往一剛一柔相錯而成此天之所以爲文也艮上而離下離之文而艮止之故文不至於勝質而无浮虛之弊此人之所以爲文也夫天下有自然之文在天則剛柔相錯在人則文明以止聖人之於天下何爲哉不過觀之而已觀乎天文則知日月星辰之運行寒暑陰陽之來往有至變存焉故以察時變觀乎人文則知君臣上下之間父子兄弟夫婦之際粲然有文以相接故以之化成天下聖人之觀非好察也蓋所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之也故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勞蔡節齋訓解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釋賁彖辭柔來而文剛二也坤下交乾而爲離也分剛上而文柔上也乾上交坤而爲艮也剛柔往來自然之文故曰天文文明以止合二卦德言文明德也以上德止于業也典禮治具粲然可舉故曰人文以察時變考寒暑代謝也以化成天下致風俗醇厚也馮椅輯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上文以推廣卦義楊廷秀曰天文之著者三辰五星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

田疇學易蹊徑　泰變賁圖



賁卦自泰來九二與上六相易也故有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之象　離爲日坎爲月艮爲星震爲辰日月星辰天文之象

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王輔嗣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居位得中是以亨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剛上文柔不得中位故小利有攸往其說甚當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蓋因卦變而得之而略例之辭乃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源巧愈彌甚是何反譏卦變耶蓋泰者雖是世已通泰然上下純剛純柔儀非有以文之則禮樂未著法度未彰抑亦國家之闕典故聖人以泰變而爲賁故賁亨則是謂內卦也小利有攸往則是謂外卦也二剛爲質而以柔文之則是剛爲質而柔爲文是柔得于剛而遂至於亨通及內之一剛分往居外反使二柔爲質而以剛文之則是柔爲質而剛爲文也卦之發用如此豈唯大事哉止小利有攸往而已大抵以柔文剛則順以剛文柔則悖蓋其質既弱則文无所施也九卦之法以內卦爲主事外卦爲發用故夫子之釋如此天文也三字正是接上文之辭或者以爲其上闕剛柔相錯四字安有此理蓋天爲剛德雲是陰柔之氣以雲陰柔之氣來文天之剛德則雲行雨施而品物咸亨矣日爲陽宗陽剛也月爲陰宗陰柔也月受日光以爲明是日分其剛陽而文餙乎月之陰柔惟月受日之明而見乎夜是以亦利乎寄往故曰小利有攸往寄往非人之所常行故曰小利此天文之爲賁也文明以止者下卦離離爲文明上卦艮艮爲止故曰文明以止夫九文至於彰明則文已盛矣須當止而不可復過於文乃人文也若文明之後不能抑止而愈欲從事於文飾則浮華勝而質朴消乃虛文耳虛文日長正性日剝則人道絕矣此賁之後繼之以剝者此也禮之所謂節文亦是文明以止之義夫日月星辰往來運行天文也而時變繫焉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相接之禮人文也而教化繫焉或者多以爲晝夜寒暑春秋冬夏可以觀天之文而究察四時之更變然此特其一耳殊弗思古今之殊帝興王成其變何可以一二數此之謂時變雖聖人立爲百世可知之論要之其變有漸其成有兆豈可不察況乎時變欲闕則先見于天文是以羲和爲相保章之官帝王不敢廢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蓋古之聖人謂人之情不可以徑行也是故因其羞惡辭遜之節而爲之文以飾之其交也以禮其合也以義百拜而飲三辭而受六禮而昏所以飾其情而養其耻也荀子不知而以爲偽晏子不知而以爲勞獨孔子知古之帝王觀此以成就天下人倫之化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意蓋有見於此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剛柔相錯自然之文文明以止人爲之文文明不止則文必勝質名存實喪不可以化成天下　漢上朱氏曰星月之

光皆離之陽也故坎離以中相易而賁分剛上而文柔來說　又天文圖

右圖徐氏云天文也上說剛柔交錯四字故彖總而釋之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王弼秉洲安定皆用此義石徂徠不然之曰彖辭亨小利有攸往中間更无異文即言天文者言剛柔也者天之文也天之文即剛柔二氣也二氣交錯成天之文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者天文也臣曰日爲陽月爲陰歲熒惑鎮爲陽太白辰爲陰斗魁爲陽尾爲陰天南爲陽北爲陰東爲陽西爲陰日月東行天西轉日自牽牛至東井分剛上而文柔也月自角至壁柔來而文剛也五星東行有遲有速北斗西行昏明迭建二十八宿分配五行各有陰陽四時隱見星於中外之官无名之星河漢之精皆發乎陰陽者也則二氣交錯成天之文信矣　東萊呂氏曰彖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无不亨柔本弱也文之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之飾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爲大聖人之事業周公廿君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滅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爲文爾此一段當看觀字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所引蠱山楊氏曰賁上來人）（曰見前楊蠱山程說未僕上）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賁亨小利有攸往上以化成天下賁自泰來以二爲主柔本在上降而居二柔來而文剛故亨亨者指來卦而言賁之本體也剛本在二升而居上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陰爲小二用六小往則大來上與五應何利如之於卦爲大畜賁之變體也方其爲賁離自乾來及爲大畜離復成乾乾天之上互震與兌日生於東朝彩煥發日沒於西夜光陸離所謂天文者如此通晝夜之道知幽明之故時變之所由察也不變而但爲賁離以麗之艮以止之君臣尊卑男女內外粲然有文禮爲之節所謂人文者如此聖人嚮明而治天下之所由化成也天人皆有自然之文聖人觀象所以通變而神化也易稜總義賁之爲義離在下爲文之盛艮在上爲文之節卦本泰體二上相易爲艮與離離之上下二剛得一柔以文其中故曰柔來而文剛艮之三柔在下得一剛以文其上故曰分剛上而文柔柔來而文剛則內卦之中爲離之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外卦之上爲艮之止故小利有攸往剛柔相錯所以爲天文也離明艮止亦所以爲人文也參天理人而伍斷文之貴者又在乎觀文之主而已惟能觀天文以察四時之

變斯能觀人文以成天下之化由是君臣上下禮樂教化粲然有文以相接豈徒文而已哉楊瀛四尚易遺楊彬夫曰純乎陰者謂之陰純乎陽者謂之陽陰陽交錯者謂之文使離而本乾則乾自乾艮而本坤則坤自坤爾俱何取於文哉坤以三陰以上一柔而置諸乾中而後爲離乾以三陽以中一陽分而置之坤上而後爲艮柔或來而文剛剛或上而文柔經緯交錯森然可觀茲其所以爲文也揚雄作太玄以經緯爲文得乾坤離之象也柔來文剛謂之亨剛上文柔謂之小利其才不同也是文也仰觀於天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俯察諸人仁義禮樂人之文也聖人觀天以察時變以日月有長短盈虧星辰有昏旦伏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仁義有興衰禮樂有因革損益　悉待之師曰賁所以文其質而不能加其質二本乾質剛也故柔來文之則亨上本坤質柔也故分剛上而文之則小利有攸往　悉按郭京舉正云古本注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天文也上脫剛柔交錯一句以彖辭次序之柔來文剛釋賁亨剛上文柔釋小利有攸往而後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辭義明順始無失虧朱子之說亦然。所（引蠱風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文變之說於此卦最明也卦非專也義各有攸當蓋不得盡然學者當舉陽以觀之卦自䷊來未變之先純剛純柔質而已耳既變則上六之柔來爲九二以文下卦之剛是以亨也九二本在純剛之中分而爲上九以文上卦之柔宜亦可言亨乃推以爲小利有攸往之由蓋柔來文剛者剛爲質柔爲文猶之君之內緼剛正外示謙和雖蠻貊可行也剛上文柔者柔爲質剛爲文猶之羊質虎皮外強中餒庸可大有爲於天下耶上九有天之象五四二爻有變日星之象天文於是可觀故曰天文也郭京謂天文也上欠四字遂取注文剛柔交錯之語足之蓋未知此義文明言離止言艮人文粲然儀不止於禮義則流蕩淫靡罔所底極文之弊有不勝言觀乎天文日月往來星辰經緯四時以之變遷聖人從而察之不察則變者茫昧凡所考觀乎人文典章狀紛文物備具而人情未免不同聖人從而化之不化則風俗不成推言天人之貴其大如此徐相直說彖言賁之所以爲貴者下體本坤柔來文其剛爲離剛得柔文之故亨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爲艮柔得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言剛柔相文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者日月星辰之錯列則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人理之倫序使之截然不亂所以化成天

下也張悳弥解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禮樂制度文章政事人文也當觀盛代以為則斟酌時宜以為用庶幾化成於天下也蘇起翁讀易記彖曰賁亨止以化成天下剛柔相錯而成文賁自泰來坤之上六來居二柔來文乾之剛也居位得中故亨乾之九二分居上剛往文坤之柔也剛往文柔則柔來文剛陽居上極陰來居二而二居中得正且為大臣之位是小利有攸往往行也不必曰自上來下也離為日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指離艮二體言天文為離日人文為艮止何故天文反居下而人文反居上耶蓋離本乾天而艮本坤地故也天地之位不易乾坤之氣相通其日在天循行無窮四時迭運因此以察時變也觀賁飾之人文以化成天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化成天下之人文也賁豈徒飾而已哉天文主乎變人文主乎止不變則四時何取乎運行不止則文過滅質故天文以察時變言人文以文明以止言也離為目故以觀言陳深讀易編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日月往來星辰經緯天文也觀之以察四時之變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倫之序觀之而制度品節教化天下以成其俗此言聖人觀賁之卦廣賁之道也陳普解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特變寒暑治亂盛衰皆是以人文化天下而成者亦惟得其中而不過為觀之則得其理而能為之裁制持守丁易東象義賁亨柔來而文剛止以化成天下此釋賁之彖辭也賁自泰來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謂上六之柔下來二為文剛九二之剛分而之上為文柔也天文指上文剛文柔而言離文明而艮止其道光明天文也日月運行而經星各止其次舍離艮之象也離文明以止人文也明德止善之謂止仁止敬止忠止孝粲然有文此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倫以正則化成於天下也郭居正曰石經天文也之上有剛柔相錯四字理或然也　或曰以象變言之泰下體本天故曰天文離為日互坎為月艮為石星隕于石石在天則星也日月星辰天文也下離互坎冬夏之象互震伏兌春秋之象故曰察時變離為見故言觀艮為物之成故化成天下　馮氏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小剛上而文柔故利有攸往小以柔言也傳寫之誤亦通鄭鍔圖說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先天自立春明夷賁至立冬艮謙凡四十八卦否至坤无妄至復凡十六卦四十八卦者乃天地人四分而用三也十六卦者天地人四分而用一也夫四十八卦乃是八卦四十八爻之盡數也明夷與否天地之文數也故自明夷以下明入地中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蓋取諸此也明夷者先天之立春也賁卦次之故先天自賁以上天之用數也明夷以下地有无之數也否以下地有无之數也艮以上天之用數也故自賁之文明順行四十八卦至艮而止矣以入文觀之自立春至立冬天下萬物皆化而成也以天文觀之自立春之寅至子立冬戌盡亥物三時之變而盡入於地聖人於此明察之矣賁自泰變二六相之也坤之上六下易乾之九二也彖曰賁亨以坤上六之柔下來文乾九二之剛柔又得中故亨乾分九二之剛上文坤六之柔剛不得中故小利有攸往雖曰小利然乾陽居於最上者天文也復天之離至夏午位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故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者天文也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者人文也柔麗乎中正故亨也文明以止離下艮上也故聖人觀賁之天文以察四時之變觀賁之人文以化成天下萬物也吳澄纂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敘

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程子曰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觀之以察四時之遷改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之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　賁下舊本有亨字朱子曰宜衍今刪去天文也上舊本无剛柔交錯四字胡氏曰蓋遺脫朱子曰或然也澄按王弼註天文也三字自為一節不與上文連而註云剛柔交錯而成天文則疑若當時此四字未遺脫然今從胡氏說補之俞琰集說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為賁之上九即非自泰來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復姤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皆自泰否來非也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夫乾坤者衆卦之父母三百八十四爻无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爻為然哉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可以言小也柔來而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　郭京曰天上上脫剛柔交錯一句　紫陽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天文謂七政之錯行列宿之森布人文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序

文明謂尊卑貴賤上下大小粲然有文以相接也止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分之所止也文貴乎明不明則無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無過與不及之患然後不害其爲文禮以節文爲義者此也夫賁人文也而兼言天文天人同一理也聖人仰觀天文以審察四時之變蓋觀夫賁之剛柔交錯也俯觀人文而爲之移風易俗以化成天下蓋觀夫賁之文明以止也剛上之上（上聲）李簡學易記賁亨小利有攸往止化成天下伊川曰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謂成卦中升降也如訟無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白雲曰賁飾也交相飾之謂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文也以剛爲質而柔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亨賁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爲質而剛爲文也以柔爲質而剛文之又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以小利有攸往也　天文者猶上文剛柔相文而言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日月星辰之謂也文明以止人之文尊別上下禮文之謂也止謂各止其所止也文明以止謂明乎尊卑上下之分而不亂也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東作西成時變可知矣觀乎人文則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則麟趾騶虞化成可知矣　集李杞易訓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天下之事無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以卦才言上下二體剛柔交相文飾而成賁下體本乾坤以一陰來文於乾之剛以成離故亨分乾之中爻往文於坤之柔以成艮故小利有攸往剛柔相文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觀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以察四時之遷改觀人理之倫序以教化天下成其禮俗綱叢衍義（闕文）　陽剛而無柔以文之則獨陽不生不能成其大陰柔而無剛以文之則獨陰不成不能成其小夫乾爲陽剛待坤陰以承之則能廣其始物之功日爲陽剛有月陰以終之則能延其照晝之光造化之間其剛所以亨者柔來文之也君爲臣剛陽剛之屬也必群臣相離始足以致天下之治夫爲妻剛陽剛之屬也必內助相成始足以成一家之慶人倫之際所以亨者柔來文剛

也今夫坤爲陰柔而無成固不可並夫乾之大生亦必承乾之施然後有終焉月爲陰柔而無光固不可配日之大明亦必借日之光然後能照夜焉則造化之間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來文之也臣綱在君柔順而不敢專命固不能運大權矣然必天其君而後能行臣職焉妻綱在夫柔順而無攸遂固不足與大政矣然必天其夫而後能行婦道焉是人倫之際柔之所以小利有攸往者剛來文之也剛之與柔以分言之則有尊卑以位言之則有貴賤以德言之則有健順分雖不同而理則相須此一不獨立而二則爲文也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以卦變言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剛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此剛得柔之助而亨也卦自損來者剛自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剛自五而文上此柔得剛之助而小利有攸往也剛柔交錯即卦體可以觀天之文文明以止艮爲止離爲明即卦德可以觀人之文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柔來文剛其質本剛故亨剛上文柔其質本柔故所利者小吾觀唐虞之際曆堯以羲和而正天文日中星鳥知其爲仲春日永星火知其爲仲夏宵中星虛知其爲仲秋日短星昴知其爲仲冬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置曆象以授人時則觀天文而察時變者在是敷五典而五典從制禮樂以合天地之化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則觀人文而化成天下者在是故曰重華曰文明後世語賁文之盛者唐虞其誰與此卦其變爲困卦其象大明山下有賁飾之象其占則小利有攸往也　張清子集註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丘行可曰柔自上而下曰來剛自下而上曰上　愚謂純乎陽者謂之乾純乎陰者謂之坤陰陽交錯者謂之文夫賁本乾坤之變也乾剛爲質於內以坤之上六來居乎二文之而成離二得中位故亨坤柔爲質於外以乾之九二往居乎上文之而成艮上不當位故小利有攸往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天文者日月星辰麗乎天是也觀天文則可以察四時之變遷矣人文者三綱五常粲然有文是也觀人文則可以成天下之化矣此是聖人用賁之道也（所引白雲曰項氏曰見前郭雍解項安世玩辭趙瑾解）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柔文乾之剛爲六二其文在中故亨分剛文上文坤之柔爲上九上外也但文飾於外故小利有攸往剛往上柔來下相交成文天之文也離明艮止是文明以止乃人之文也又極言天人之文觀乎

天之文可以察四時運行之變化觀乎人之文可以教化成天下之禮俗胡炳文通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分九二之剛居上九三畫卦上本天位也有天文時變之象上六之柔來居九二三畫卦二本人位也有人文成化之象（董真卿會通）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雙湖先生曰文王曰賁卦彖辭惟曰賁亨小利有攸往蓋指卦中一陰先往而後剛來以成卦小指陰柔言也今夫子彖傳則曰柔來而後剛上是論卦變不同於文王矣且其曰剛柔相文曰天人之文是又全發已意彖辭所未有也若是者不謂之夫子不盡同於先聖可乎以三畫卦論柔來文剛而在離中有人文之象則上文柔而在艮上有天文之象互震為春互坎為冬而包震秋於其間有察時變之象因六二之來而離文明之卦已成又有化成天下之象焉細玩其辭而卦象昭然可見矣陳應潤爻變易縕彖曰賁亨止化成天下柔來而文剛下卦

之離柔來也而文飾上卦之剛故能亨通分剛上而文柔分上卦艮之剛而文飾下卦之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日月星辰也人文詩書禮樂也文明而止離艮之交也觀天之文以察時變日月或有薄蝕水旱或至災異以驗人之休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有盛衰天運有消長治天下者盡於天文人文致之康能轉禍為福使災異變為禎祥而天下大治郭雍解一本天文也之上有剛柔交錯四字義或正也時變如四時晝夜之異氣其為天之文安能得而如之乎人文如禮樂刑政之屬其文豈不美哉梁寅叅義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者觀之於卦也夫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此天之文也而卦之剛柔交錯有似焉故聖人觀之於卦以察四時之遷改則曆以治矣君臣上下之位序制度儀章之品節此人之文也而卦之文明以止有似焉故聖人觀之於卦以革天下之風俗則化以成矣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經綸天下之大經其聖人用賁之道歟易纂胡氏曰賁乃噬嗑之反卦自噬嗑來六自三往居四九自四來居三謂之小往疑文王所取出此　饒氏曰天文是日月星辰月之盈虧日之贏縮星虛星昴之象可以見四時之變人文即三千三百之禮彖文剛文柔本義只取卦變不如程傳謂上下二體交相為

文蓋以坤之柔下交乾之中文陽是固剛底以柔文之故可行而亨以乾之剛上交坤之上文陰是固柔底以剛文之但能小利有攸往　馮氏曰柔自上而來文乾之剛柔陰小也所謂亨小指六二也分二之剛上於上而文坤之柔所謂利有攸往指上九也（所引徐氏曰胡氏雲峯曰郭氏曰余氏曰朱氏曰胡氏雲峯曰項氏曰馮氏曰見前胡一桂纂注胡炳文通董真卿會通項安世玩辭張清子集註）龔碕經義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論人之所由立既不外乎理之自然推理之所至著自可致其效之必然一至著之理煥然於斯人日用之間者皆聖人建觀博致以措之於用者也如使人之理未著則文明之義微矣聖人何所推之以成天人變化之致哉此彖賁者所以發明之也謂人之為人所以立於天地之間者非有他也不過一自然之文耳聖人之為治非能外此文而增益之也以此文而觀天則時可察以此文而觀人則天下化成一人文之著而用之於天人者如此則文豈苟云乎哉云云意哉然也自有天地則有此人自有此人則有此文凡其為是紀綱萬化凡其為是顯設萬事凡其為是品節萬務至賾而不亂至雜而不淆皆文之為也人而非文則不得為人天地非文則不得為天地文之為言亦曰萬物之

各得其理云耳然則位天人之兩間成變化之極治顧可舍人文而外求之哉今夫父子之有恩以相愛君臣之有義以相敬朋友之相信也兄弟之友夫婦之別也孰為是者豈非自然之文寓乎其間歟吾今而後知人之為人獨異於鳥獸者以其有此文也人之文如此聖人而欲順天治人捨此何適矣是故仰而觀乎天則雲漢之昭垂日星之炳耀所謂時變者可於此乎察俯而觀乎人則綱常之不亂物采之畢著所謂政化者可於此乎成吾故曰論人之所由立既不外乎理之自然推理之所並著自可致其效於必然非此歟離下艮上是之謂賁以離之火過艮之山山下有火取其光明昭晰之義火過於山取其止即不行之義此文明以止聖人獨指之以為人文也由人文以往則察時變化天下無施而不可此聖人所以有攸往之利也賁豈苟文乎哉雖然天文一理也幽顯一致也林林而在下即其昭昭而在上者也聚廬而托處即其壘象而著明者也人道一亂於下則天道必亂於上在人之文一有顛錯而不齊則日星之軌度必有不得其常者矣論至於此則人文其可忽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三未

賁（賁卦二）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上下有大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朱子語類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无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說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說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說離上說无折獄是說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

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而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說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李象）　問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而言之如今州郡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旬時他須有許多時日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僩）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山下有火賁（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遇著此象底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須待囚訊鞫勘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卜子夏傳及其未也雖君子柰之何哉王弼註處賁之時上物

以文明不可以毅刑故君子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陸德明音義以明蜀才本作命折之舌反註同鄭云斷也斷音丁亂反孔穎達正義山下有火賁者欲見火上照山有光明文飾也又取山含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有火賁也以明庶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李鼎祚集解象曰山下有火賁王廙曰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爲體層峯峻嶺峭嶮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爲明坤爲庶政故明庶政坎爲獄三在獄得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張橫渠說象曰山下有火賁止无敢折獄无敢折獄者明不燕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蘇軾傳觀乎天文止无敢折獄明庶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楊龜山經說象曰山下有火賁止无敢折獄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陳了齋說明庶政无敢折獄人文也張紫巖傳用明於政而不用於獄必使无訟也明而能止故於獄不敢折不止則必恃明而察察用之且无政教復刑罰賁飾之道所宜然也離明爲庶政互體坎坎險爲獄艮止爲无敢折獄夫庶政明而獄訟息君子於賁不敢折獄汲汲惟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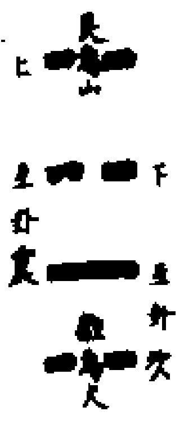
政之明孟傳其本矣山下有火山止於上火傳於下其明之著旁燭萬物君庶政文脩治道有光云自非德止於身而明加於下其孰能體此象哉郭雍解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庶政然無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皆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賁无除間之義者孟動則間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爲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李光讀易詳說山者鳥獸草木之所生出也山下有火則光景所燭物無不照者故有賁之象君子體此以明庶政則凡見於政事者無不加賁焉獨獄訟之間當用其誠實而以法令爲師譬木及於古人其敢以片言折之乎獄者性命所係聖人於此有畏懼之心焉故曰无敢折獄也朱漢上傳山下有火託物以明其乎晉之自昭明德也賁飾之象君子體之以明庶政者初二三四正坤爲衆政者正也无敢折獄者折獄之道在於用常人吉士衆矜獄情不恃明察也不尚文飾也或曰噬嗑亦明也明罰何也曰噬嗑六三九四六五上

九不正不正者罰之賁无敢折獄下四爻正也庶政明而後折獄乃无枉濫鄭剛中窺餘上艮下離爲賁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者以賁爲文飾之象折獄者不以飾爲能也上離下艮爲旅君子明慎用刑不留獄者以旅爲失所之象山上之大難以久照也非特如此繫止於下而上以明臨之爲人所治者也旅則如之靜止於上而明見於外自治者也賁則如之大抵政者正也將以正物也臧武仲曰上之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君子以自明庶政爲急故於折獄有所不敢又賁自泰卦中來用是知賁飾之文生乎天地交泰上下志同之後彼革創者安得有是乎雖然泰而賁矣聖人尚訓以明庶政者與除戎器必於革衆之時同義李衡義海撮要庶政失而至於獄訟必也使无訟乎故獄訟至幽隱有剛明之德則可賁之象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凡諸卦有離象者多以刑獄言之此象文明化治之卦聖人戒之恐人惑也代居上而峻且明則下病於太察當先照其本原。（孫坦）（所引王弼註見前）楊萬里傳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文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敵明不及獄則明不矜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林栗集解山者艮也火者離也山上有

火則散而燎原是以爲旅也山下有火則止而有耀是以爲賁也山有草木火矣其下无華燦爛而成五采之文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謹庶獄亦猶是爾明庶政則取諸離毋敢折獄則取諸艮也敢讀如老子勇於敢之敢獄者人命所繫情僞萬端其可任一己之聰明而以果敢折之哉山上有火其明著矣獄之不留固其宜也山下有火其明未著无敢於折不亦宜乎楊慈湖傳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火焉而明昧无用刑之象賁文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乎刑也在養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獄武德也武文之反也使以折獄爲本務无不得已之意焉則刑益繁民益亂失本末之叙故也秦漢而下罕明斯旨項安世玩辭山有質火文之大在山下而不在山上者文可以表質不可以滅質也故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獄用文以脩明庶政則周之禮樂庶事備也不亦可乎用文以折獄則張湯杜周賢於皋陶矣豈所以求民情哉明庶政屬離无敢折獄屬艮李謙齋詳解政者所以化民之本也刑者所以輔治之具也庶政既明則民自化刑可設而不用矣故无敢折獄无敢者非不敢也不忍也治至於用獄君子之不得已而況敢乎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山下有火賁有山之材

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賁之象也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有文飾矣馮椅輯註山下有火賁（上）无敢折獄　王景孟曰明有所止之象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諸說惟此可通都曰法離之明而明庶政法艮之止而无敢折獄程可久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離象稱火豐噬嗑稱電者雙明於幽闇之間不以爲常也竊謂庶政飾治者也故於賁言也

田疇學易蹊徑賁大象



離下艮上

離爲明艮爲光明震爲善離爲政明庶政之象　坎爲獄艮止之无敢折獄之象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或者解賁卦之象皆不得賁之義蓋以火爲炎上之物火在山下則草木皆被其輝光故曰賁然山上有火草木亦能被其輝光何聖人反曰旅耶況乎山之有童者乎此非通論也愚嘗研索而得賁之說蓋賁者飾也以文爲飾賁无色也因无色而飾之以色故曰賁舜之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實取諸賁周服九章尊日月星辰升之於旂而山在火

上之象具在衣裳也如故山在上火在下則止爲山下有火也豈非賁之象乎君子在賁之時固當脩明庶政以爲文飾之美觀若獄之一事則專務情實又不當專文飾之辭以折之也孔子稱子路以片言折獄者蓋取其不以文辭而勝其情實也然在易卦內外一或有離則多言刑獄之事如豐旅噬嗑皆是以離爲至明可以燭其幽隱故也賁亦有之況獄者亦庶政之一端聖人慮人之恣其明於政而察於政故特戒之曰无敢折獄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山下有火可以燭乎細微而不可以及遠庶政之目細微不遺獄情遠而難知也　東萊呂氏曰象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爲故曰无敢折獄（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註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艮爲山山下有火互震於中日將出之時也東方未明光華已爛賁之象也聖人南面聽政用其明也離爲獄折獄非明不可而曰无敢者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所宜審克不敢輕於用其明也

剛柔得中所以為賁易核聽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所明者庶政而已是以明其小而不及乎大獄者民命所係大政也書言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庸可忽哉是以君子盡心焉无敢折獄懼其明不及遠而過於察君子用賁之道也 易象龜鑑單曰人君用此不敢恃一己之光傷天下之生也艮為山有草木賁於上離為火有光彩賁於下然艮止也離明也離明於下而艮止於上明不使之過也人君知賁之有文而又明焉不患乎無文患乎文之枝蔓生也不患乎無明患乎明之淵㷊察也雖明乎庶政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固不可欺然於折獄則云無敢恐一己之見或差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吾何敢用明以折獄乎或者曰片言可以折獄吾夫子何取於由不知吾夫子乃所以譏由之好勇故曰其由也歟唯由之過於好勇則可以片言折獄雖夫子亦不敢觀賁之象曰無敢豫之象曰明謹中孚之象曰議獄緩死夫子譏由之意深矣復世三覆奏至五覆奏不害為明君以是知由也敢於折獄何敢望夫子楊瀛四尚易通廬陵楊氏曰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楊彬夫曰艮篤實離文明 愚得之師曰賁噬嗑之反也噬嗑動而明故明罰勅法修刑也賁明而止故明庶政无敢折獄修政也周公去三監之間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康誥之書猶奉拳於無或刑人殺人之語益見噬嗑者非聖人之得已而賁者聖人之盛治也明庶政體離无敢折獄體艮大可以窮山之幽而君子不以明而窮獄之隱明而止其无侵獄市之意也故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撓於用明故離象稱大豐噬嗑稱雷電者皆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 愚曰山下有火火赤山青賁文之象庶政者大綱小紀井井有條體離之明以修明之折獄者獄者平也若用文以折獄則舞文弄法深文巧詆不得天下之平矣故曰无敢非不敢也聖人戒用刑者之知止不輕於用刑也 趙汝楳輯聞艮為山離為火山之下巖谷隱晦之所也有火賁之則明矣明庶政者體離之德政事庶多不明則淆亂折獄者斷獄論罪也必如大明當天照臨燭幽隱无遺然後可得其情山下之火所燭有限或明於此闇於彼或文數其罪詆致以是折獄哉 徐相直說火在山下其照甚廣庶類皆被光明此賁之象也君子法象脩明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臨政圖貴文明而折獄不可過用其明 姑汾遺叟證類指蠡山下有火止以文明不以威刑也君子法之无敢折獄 張應珍解山下有火動植萬狀一一照見君子體此以明庶政也離為獄互震為豐有折獄致刑象而艮止之是以无敢折獄 蘇起翁讀易記艮山之下有離

火火炎上而山為火照無物不見君子觀此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至於折獄斷訟則有無敢之心何也離明固足以折獄艮止則不敢輕於折獄也折獄豈尚文哉文之過則不實又文明之時非以刑為急以文治化成天下不尚刑也 陳深讀易編火在山下草木輝映雖文彩照著而明不遠君子觀象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庶政事之小者用文以修明之則庶事備折獄事之大者用文以折之豈所求於民情哉卦内離明而外艮止故取此象明庶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艮上說 陳普解明者一一皆理離以剛夾柔為獄之象文明則用獄之利也故言獄之卦五皆離中孚无離亦互離也離明可以折獄矣而山止之於外文為受人讞審而畫之遏之不敢以輕之象折獄事之大故也 丁易東象義此釋賁卦畫離下艮上四字也山下有火以離艮二象言明庶政取離之明无敢折獄取艮之止 或曰互坎為獄自泰來上本坤坤為事庶政也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賁三在獄中得正故无敢折獄又豐九居四震動故折獄賁九居上艮止故无敢折獄 鄧錡圖說君子以賁之全象用觀乎人文化成天下以此明用庶政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无敢折獄也蓋人文之離南方萬物皆相見君子以之明用庶政天文之艮乃先天之艮也萬物至此西北先天之艮盡殺而收之矣夫噬嗑六五利于用獄今反為賁之六二柔來文其剛也豈以人之獄情如剛先天之艮盡殺而收之矣謂柔既文剛而又得中无將噬嗑之果敢剛明盡折其獄之情焉蓋盡法則无民矣故曰无敢折獄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吳澄纂言山下有火此釋離下艮上也麗於物而其焰炎熱者有體之火來麗於物而其氣溫暖者无體之火山下有火者山腹之内有此无體之火也 醫書六氣論火分為二有君火有相火而以溫暖之氣為君火炎著之氣為相火 邵子謂火半隱半見蓋隱而无體者君火見而有體者相火也易之以火為象者十卦惟賁卦之火是以君火言 賁此重卦之名草木暢茂而光華為賁古文篆曰賁若草木大者溫暖之氣能養萬物山下有此火氣蘊藏於内則山上之草木暢茂賁然有光華故卦名為賁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朱子曰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 項氏曰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獄 澄謂明者離之明无敢者艮之止庶政又艮象猶山中之多庶物也折獄又離象猶大光之能照見也交互取象具明但可用於艮之庶政止而不敢用於離之折獄也 俞琰集說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艮山靜而止質也離火動而明文也火明於山下則質而以

文故曰山下有大賁夫山下安得有大所以有大者有人於此居之也人居於山下則烟火轢集與荒山寂寥之境不同矣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　秀巖李氏曰政與獄皆有大小不當執庶字以爲小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者脩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書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謂口才也口才且不以斷獄則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君子而如是則非君子矣豐卦明於內而動於外故其象曰折獄致刑賁則明於內而止於外故其象曰明庶政无敢折獄　深居馮氏曰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又曰光之以臨觀之教養假之以噬嗑賁之刑政刑特以輔教而已保八原吉君子體而用之以離明而脩庶政以艮止而省刑罰乃成文明之治也胡震衍義山止於上火明於下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之象又火在山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君子體離明之象而昭明庶政則大綱小紀秩然有序本數末度昭然曉示而文明之治達諸天下體艮止之象而无敢折獄則无敢有折獄之心明不肆用情實不沒使民无訟好生之意常達於天下明庶政養民之心急也无敢折獄害民之心輕也洪氏曰政事尚顯設文以飾治可也獄事尚貞實飾辭以文致不可也爾乎噬嗑旅使當去則以用獄爲利特乎賁治文敎既明則以折獄爲後此又時措之宜也張清子集註沙隨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下豐於用明故稱大豐噬嗑稱電者雙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爲常也　愚謂艮山之下有離火爲故然見山下草木之光輝君子觀山下之大用之以爲斯世之賁者也然離爲獄折獄非明不可而曰无敢者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所宜審克故不敢輕用其明也蓋明在內者但可脩其庶政以著典章文物之盛獄爲大事則止而不敢折折獄乃刑之已斷者也若輕於折獄則恐賁飾之文勝而不得其情實宜明以止之象乎此大象但言明而不言文蓋文飾非折獄之道也明庶政離象无敢折獄艮象趙珪解君子觀山大賁之象以來飾之道明其庶政无敢用文飾以折獄程子曰折獄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胡炳文通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象无敢折艮象陳應潤爻變易縕折獄之君子明而又明者也山下之火其光未大明庶政則可折獄則未可无他量力之未遠也陳納易象本義賁者飾也故卦以山下有火爲象謂以火之明麗乎山之下其輝光發越而草木之文縣然在目有不容掩者君子觀賁之象用其明於庶

政可也用其明於折獄可乎用其明於庶政則不狐疑以無決不猶豫以難行紀綱未整者吾整之使有目者皆可見號令未肅者吾肅之使有耳者皆可聞不止於一事爲之來凡繫乎民生之休戚者皆欲其理不止於一施設之暫凡關乎國家之利害者皆欲其舉用其明而无敢折獄則推哀矜之心矜仁恤之念不以得其情爲喜而慮其麗於法而不免不以書其罪爲能而憂其入於刑而雖宥是故大舜以刑期無刑而用皐陶文王以庶獄庶謹而任牧夫而吾夫子亦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彼昧於庶政者乃尊以刑法繩天下是以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安得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而告之乎吁梁寅參義山下有大則能照乎山上見其草木之生各止其所故君子法之以明照群下而思不出位其明於庶政者以離明在內而必致其察也无敢折獄者以艮止於外而各有職司也周書言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蓋亦无敢折獄之意鄭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自根柢中來處賁之時止物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明庶政而无敢折獄明庶政離明象致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賁則有文飾矣以文折獄則近於舞文而巧詆以明折獄則傷於過明而苛察山上有火旅其明在外遇事速而果決故利用刑不可尚獄山下有大賁其明在內遇事詳而審察也故无敢折獄然无敢折獄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也離爲刑獄四卦賁旅豐噬嗑也　蒙謂君子觀文明以止之象故雖欲成乎文而不敢果於斷也賁清之攝要賁象餘意曰艮山之下而有離火照明庶物故爲賁之象君子用離之明以明其政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用艮之止以无敢折獄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沒其情也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相反者賁止在外明在內旅止在內明在外也（所引則系二象以下六條見前孔穎達正義朱漢上傳馮椅輯傳李衡義海撮要）易纂饒氏曰賁是明而止有所礙不敢自以爲明所以无敢折獄不如噬嗑威明並行之利用也本義山下之大明不及遠於諸爻才德上可說於君子不患明不及遠只是明而止不過於用（所引張氏曰系氏曰見前張清子集註系卦判解）吳梓經義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賁　因人事以察自然之文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合物理以論自然之文聖人所以示大易之象蓋文之爲文其著於人事物理之間者皆非強其所本无也不過因其自然而加之飾耳人徒知聖人恢文治於天下有以極其文明之盛而不知聖人宗主斯文亦惟因人情而爲之品節此易

之所以有賁之象焉夫自有斯世以來固未嘗一日而无文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間兄弟朋友之際本秩然而有序惟夫聖人者作獨觀化原即其自然之文運以導之變化人心陶成風俗使天下日趍於文則聖人之化於斯成矣然聖人之所以化天下者曷嘗以私意爲之哉觀之易象則可見矣彼其山於至高之勢止於其上草木生焉昆虫出焉本紛然而不齊惟其下有至明之火爲之旁燭則輝光炳耀相雜成文昭著而不可掩合二物而象之以賁則賁之所謂文明者寧復有外於自然者乎是故不觀諸象則无以見天下之治實因人事之自然不觀諸象則无以見大易之彖實合物理之自然然則天下之理凡其出於自然而然者蓋无往而不然者也賁之彖曰云云其意以此一不獨立二則爲文世之善論文者未有過於斯言矣嗚呼亦孰知夫以止而爲文者乎何者文不可以不用亦不可以過用蓋厭忽簡陋人之情也崇高緣飾亦人情也亨嘉之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典禮以行文不可以不用信矣然而華藻之盛忠信之衰也文彩之勝器質之賊也數度之制貴乎能節上下之辨在乎定志文其可過乎。嗟夫天下之理有質有文質无文則野文勝質則流凡其相資而後顯。相待而後行何莫非出於自然而然。有不得不然。初不容加毫末於其間也。如使聖人不觀人文而建之教化必欲納天下於希夷淡泊之鄉。則禮樂之具刑政之施或缺略而不周固无以措生民於理或者緣飾徒侈而其實不存文爲具舉而詐偽求勝蕩然相與日流於无所止之域則風俗浮靡而治效日以隳矣胡不驗於易之象乎方賁之未爲賁也離自爲明艮自爲止於賁何有也迨夫止焉而麗之以明則止之不可易者得以隨所寓而見明焉而得所止則明之不可掩者得以有所麗而久隨寓而見此賁之所以爲文得麗而久此文之所以爲賁飾於此則知聖人必參人事自然之文而飾治大易必合於物理自然之文而成卦事不以文之爲文固不可以不用亦不可以過用乎合彖象而求之一本諸自然而已矣況夫人不能无生有生斯有父子人不能无長幼有長幼必有兄弟以其不能无匹偶也是以有夫婦焉以其不能无上下也是以有君臣焉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人之大倫是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由外鑠者也曷嘗有一人之可廢乎是文哉文而可廢則人道不立矣然習矣而不知行之而不察必有聖人者出而任斯文之責達觀乎此故爲之朝覲之禮以導之則朝廷之上秩然有文以相接也爲之定省之禮以導之則閨門之內雍然有恩以相與也教之以婚姻之禮則男女之別明而淫僻之罪

消教之以鄉飲酒之禮則長幼之序定而爭鬬之獄息章其物采而悅之者易趍順其情性而節之者不過陶萬方於和平之域宅四表於文明之下化而成之粹然一歸於正吾故曰因人事以察自然之文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此也雖然人有是事物有是理以人之事揆物之理未始或異也賁之爲卦其所以成體者非山與火之相須乎使山下有風則但見其振動盪壞而未見其爲文明故其象爲蠱而不爲賁山下有雷則但見其蘊蓄含洪而未見其爲文明故其象爲頤而不爲賁惟夫艮於物爲山而居上離於物爲火而在下以艮而乘乎離則止之有所而明无不燭以火而麗於山則輝光內著而安靜外峙衆爲草木其爲華爲色者无一而不著也微之爲昆虫其或飛或躍者无一而能遁況夫生息之富萌蘖之叢形象之多物物昭明粲不可掩在在呈露洞无所蔽合其所立之象定其所稱之名則賁者然也致飾而亨。其文明有若此者不謂之賁而何吾故曰合物理以論自然之文。聖人所以示大易之象此也。大哉賁之用。自有天地以至于今。无一日而不存也。隆古盛時。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民物阜安。萬化畢理。充溢勃鬱乎兩間。蕩乎莫之能名。何者爲質。何者非質。何者爲文。何者非文。世不古矣。文盛而質衰。其所謂文者趍於華而遁其實。徇於文而滅其質。繹思其故皇極不建而斯人真以僞鑿性。愛情趍。於是夫其所以爲文矣聖人於賁安得不動夫慨慨之憂哉非憂夫賁也憂夫文勝而質不稱也以卦考之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此賁之成卦也理之所在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必有下有彼必有此有質必有文自然而然也故前乎此曰文明以止則是文寓於實可也馴至於徇其文不可也後乎此曰无敢折獄則是實稱其文也文泯其實不可也聖人忠厚之意隱然於辭意之表此吾所以知聖人於賁蓋有憂焉在昔唐虞成周和萬邦而黎民於變敷五典而五典克從與夫五禮六樂之防民則化之被于天下者光跨歷成矣曰煥乎有文曰郁郁乎文賁之爲盛於斯可考然而夫子之言先進後進則欲從野人論文質史野則欲爲君子又若惡夫文者何耶蓋人之尚質本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自然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文理禮之文也甘受和白受采苟无忠信不可虛拘者此也卦之上九所以有取於白賁者其亦憂天下後世徒尚其文而先事於觀美則大者驕奢淫佚於其上小者放僻邪侈於其下雖欲化之則難矣然則白賁无咎其敦儉之道歟知此始可與言易也已矣始可與論文也已矣吳說之易疑問賁與旅象皆離艮何

故大在山下則爲旅大在山下則爲賁　逍遙公曰大者文明之物大在山下人皆得而用之燦然而可觀故爲賁賁者文明之象也親寡爲旅大在山上失其所居如人之失所則爲旅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子傳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朱子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王弼註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棄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舍車而徒義弗乘之謂也　趾一本作止鄭云趾足舍音捨下及註同車音居鄭張本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大音符陸德明音義（見前上彖註）孔穎達正義在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无位之地乃棄於不義之車而從有義之徒步故

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潔不苟就輿乘是以義不肯乘故象云義弗乘也要義車字漢以來始有居音（見前上彖註）李鼎祚集解初九賁其趾虞翻曰應在震震爲足故賁其趾也　舍車而徒　虞翻曰應在艮艮爲舍坎爲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陳了翁說以舍爲初剛以爲義都絜易變體義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此賁之艮也而又辭云剛者蓋君子於辭受趣舍之際未嘗苟也與其苟得於勢榮不若辭之以義則用義榮以數飾而美於勢榮多矣賁其趾者義榮也舍車者辭勢榮而不受也其象則初九舍比已之二以從正應之四也舍車則得艮之止失徒行則所謂時行也艮以止爲主而時行則行故賁其趾舍車而徒而變體爲艮然因以義榮致飾於行止之際則與艮之本體異爲乃爲賁之艮而已王革叟音訓其趾陸氏曰一本作止晁氏曰按止古文車晁氏曰按車古文蔡節齋訓解初九賁其趾趾在體之下人所用以步者在卦之下故取以爲象　舍車而徒車乘載者也徒步行也所飾者趾則所重在趾故有舍車而徒之象馮椅輯註初九賁其趾致飾於其初之象止同噬嗑初九舍車而徒占舍今捨車今輿古居與余二聲通用鄭張作輿徒徒行也趙汝楳輯聞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趾下之象書言車服以庸車所以貴吾

行舍車不以車行爲趾之義　居卦之下賁其趾者也初欲上賁乎四故舍其賁我者以賁人以車賁四甘心徒行可謂得賁之正姑汾遺叟証類指龜以剛處下居於无位賁飾其趾義不乘與舍車徒也方之古人如晉之陶潛不折腰於小人棄杖屨而歸太守王弘屢謁不肯見因俟於道就坐弘見潛履弊言之潛舒足使易之此不謂賁其趾義弗乘也陳深讀易編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在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趾在下人所用以行者初在下趾之象也所以賁其行義弗當乘辱也非賁也故寧守義舍車而徒行而自以爲賁也謂自貴于下也蓋所貴者在趾而不在車也陳普解初九賁其趾剛於下而文明飾其賤役者也　舍車而徒二陽皆居上乘柔初獨處下無所乘蓋不處不義之富貴而甘於貧賤者也正義不謀利故不言吉丁易東象義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初在下爲足故爲賁其趾車所乘者也徒步行也下无所乘故爲舍車用足徒行之象乘車所以賁其趾徒行則勞其趾矣　以象言之初九應四而四互震震爲足故爲賁其趾二互坎坎爲輿舍車而徒舍二之車而從四正應也　閒四亦互坎何以知車之爲二曰二互坎不互震故二專爲車也故釋象言義弗乘於義當從正應不當非義而從二耳。　此爻剛而得正。介然自守棄

貧賤行乎貧賤不爲時之貴飾所動也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爲賁之艮　賁其趾象也初畫在下爲趾賁其趾者屝屨之屬以飾其趾爲行計也　舍車而徒象也二三四互坎爲車徒步行也二之柔來飾初之剛初剛不受其飾而惟自飾故舍二之車而自飾其趾以步行内飾於已而不資外飾於人剛正而明者能之俞琰集說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在下而能自脩飾故曰賁其趾徒謂徒步而行也車指二捨六二之車而自徒行故曰舍車而徒初九剛正而不苟合故其象如此舍音捨張清子附錄剛德明體自貴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此也胡炳文通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剛豈不見自互坎之車遽舍之而徒步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趾象見噬嗑初爻下車前有互坎象初未入坎體故有舍車徒行象齊履謙本說趾止也初剛在下不賴其貴者浮寅叅義初以陽在下而與四爲應四近君之大臣而柔弱之甚又有閒

陽不能引而進之如初者將何爲哉亦自賁飾其所行而无藉於駟馬之賁斯可也賁其趾自飾其行也舍車而徒以賤爲貴也人所爲貴於軒冕者尚賁飾而已然有命焉而不可致則有吾身之富貴者在焉而何慕於其外也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晚食以當肉无罪以當貴豈非賁趾舍車之義歟易纂張氏曰車二也徒初也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二之車則寧徒步而行往以從四也車何足以賁吾趾哉　先儒曰舍車以二三四坎體有車輿之象徒者初爻陽而陽剛居下也榮在趾大夫去位之象此是以去位爲榮者　胡氏雲峰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於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得位爲榮而自以去位在下爲榮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程子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朱子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卜子夏傳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剛而未位獨立其志不超其應不苟乎乘也故飾其趾將徒行也其義豈乘哉明其時之不可也李鼎祚集解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也今近四弃於二比故曰舍車

車士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於剛艮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而徒徒塵賤之事也自飾其行故曰賁其趾趾謂初也　王弼曰在下故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張横渠說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文明之德以賁居賤脩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蘇軾傳文剛者六二也初九九三无爻者也自六二言之則初九其趾九三其須也初九之應在四六二之爻初九之所不受也車者所以養趾爲行文也初九爲趾則六二之所以文初九者爲車矣初九自絜以答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也楊龜山經說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爲臣不見諸侯義也故召之則不往往見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賁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爲愧仁義之慝輿馬之飾原憲不爲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張紫巖傳自脩廉隅義不苟從曰賁其趾陽在下爲趾互坎爲車二在前有載而行之之意曰舍車避寵從義不苟以趨正應得賁之貞不然更爲比周求安榮抵尼辱何所望於賁飾哉鄭雍解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爲榮而不以徒行爲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平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廣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无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李光讀易詳說九居於初此陽剛君子隱而未見者也發跡之初尤當自重原憲之貧捉襟肘見納屨踵決及歌商頌之聲若出金石高車駟馬者益有愧焉車固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君子於辭受進退之際惟義之從耳顏蠋緩行以當車君子不以爲辱所治愈下得車愈多者君子不以爲榮賁之初九能自貴重寧徒行而舍軒車之盛其爲光華賁飾之道莫大焉初比於二而正應在四不比於近而遠從正應故有舍車徒行之象伊尹耕有莘之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君子居窮隱約能自重如此豈以徒行爲辱乘軒車爲榮哉朱漢上傳艮爲指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坤爲輿二坎爲輪車也四震爲大塗爲足足趾行乎大塗者徒行也初九於六二爲近於六四爲遠舍二車弗乘寧徒行而弗辭者六二非正應義弗乘也夫車所以

賁其行義弗當乘而乘之辱也非賁也是以寧徒行雖跣足賁也古之人有弗肯乘人之車緩步以當車者守義故也鄭剛中窺餘有德无位君子在下固窮之時也固窮之道无他脩飾其所行而已矣此賁之初九所以賁其趾舍車而徒也賁其趾者脩飾其所行之謂舍車而徒者義不屑就之謂雖然初豈終窮者哉往无所應則白馬翰如矣其不徒行孰大於是復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素履與賁其趾易地皆然故皆見於初九由是知脩飾揆度當觀其窮賤之時集傳謂坎爲輪車也四震爲大塗又爲足徒行也二於初非正應故初不肯乘其車李衡義海撮要初在四軒車之象四德不順故義不乘舍四處下徒步之象隂居下无位乘則僭矣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故處賁之時六爻須交相賁飾初本應四恐九三爲寇二近而无應從二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徒行遠而勞苟非其義寧就勞而舍安石氏之象舍車不乘得居下之理亦賁之道（所引王弼註見前）楊萬里傳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

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特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況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捺武王侯覇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教民也亦賁世之榮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林栗集解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坎故曰賁其趾初九與六四相賁者也下卦之下趾之象也故曰舍車而徒初近於二而配於四二四皆坎也坎為車而四有艮體艮止也六四之車止於上而六二之車當其前舍二而從四不得不徒行矣以剛明之才而居最下之地安於徒行者也夫乘車安也徒行勞也初九過六二之車斯可乘矣可乘而不乘者以為物不可以苟合也吾之所應者四也其可過二之車而遂乘之歟夫所為設車者將以賁其趾也苟為義不當乘而乘之則夫賁者祇所以為趾歟是故君子寧舍車而徒行不見利而忘義乃所以賁其趾也故子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夫豈終於徒行而已哉六四之馬翰如矣楊慈湖傳初九在下義不乘車君子以義為榮不以車為榮義在於徒其榮在徒義在於趾其賁在趾入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王華叟音訓義弗乘晁氏曰鄭王作不乘誠齋詳解車服身之章也受之非其道則非以為榮而反以為辱初九居卦之下賁乎其趾者也既无其位又无其功而有車輿之錫則受之為非宜故不若舍車徒行之為安何者以其義不可乘而弗乘之也是故義之所在則孔子之不徒行不以為過義之所不可則王蠋之徐行當車不以為辱君子之辭受取舍亦惟其義而已矣蔡節齋訓解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處卦最下亦理无可乘之者馮椅輯註舍車而徒初九占義弗義乘也弗不肯也乘平聲於義當以趾徒行故不肯乘車馮椅輯傳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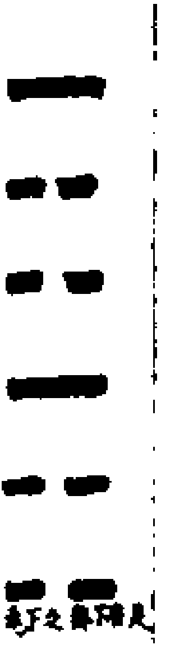
石守道曰初與四為正應故剛柔相賁而陽九三六二近初而无應可以相賁然初志于本應舍六二之車且趣正應者義當然也不可舍本應而從非匹也程正叔曰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以車徒為象者因止以與行為義楊中立曰一卦之下止之象也賁其止徒行之象也劉長民曰居下无位來則僭矣素貧賤行乎貧賤行而宜之之義也郭子和曰止在下徒行賤者之事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為辱是以古之人繫馬千駟不受唯義所在而已初之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

失義者耿胏道曰六二虛中車之象也都聖與曰无所乘而步謂之徒步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也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則无所乘之象也

賁其趾不賁其車則是舍車而徒者也初應四而剛柔相賁情相得者也自初至四凡歷三位則行之而往也中隔九三則四不我即近比六二則可以相賁然一卦之中唯初九六四獨為正應義不可舍之而即近也六二欲載初以往初九寧賁其趾以行而不賁六二之車故六四亦有匪冦昏媾之義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賁初九其殆庶幾乎（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賁初九　賁之艮

離下艮上　艮為指在下卦之下足之趾也賁其趾之象　離中虛車之象艮為徑路



艮下艮上　變離之中虛而足趾止於徑路之下　舍車而徒之象　艮止之義弗乘之

象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周官典命所載自上公至于士其命有九而車之等亦有九庶人不命所以无車詩雖以役車為衆人之車而非可以乘者是以貞而且乘必為招冦之媒而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初九處无位之地剛而為柔始爻上而反退止是未命者也固當脩飾踐履不行非義故曰賁其趾正窮觀其所不為之時也然徒行趾之勞乘車趾之安惟其未命則不可乘車故寧舍乘車之安而就徒行之勞非好勞而惡逸也以其義弗可乘則不以車為安而以義為安爾孟子後車數十乘從於諸侯而不以為泰蓋可乘弗乘適為非義故也卦變重艮艮者止其所也賁飾之初而能止其所是脩飾於踐履而合義者也所以艮之初爻亦有艮其趾之辭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居賁之時以剛居下其體文明致飾于其足者也致飾其足不可污以不義不義之車不若行之絜也

五峰胡氏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為吏烈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東萊呂氏曰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蔑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重賤為高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

以光華此足以光君子不有外物之意（此引陽淳先王曰龜山楊氏曰賁）（上本人曰見用依倣楽乳楊龜山程張朱呂上傳）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趾耦而在下以剛居之賁其趾也離爲車艮爲徑路初用而柔變離爲艮舍車而徒也初剛四柔當位有應而爻言變何也蓋四雖應初而乘三之剛於義未安不若初變爲柔爲艮其趾則各止其所而无咎矣易祓總義初在卦下未交乎上自賁而已故言賁其趾趾所以行也二三四互坎體爲車車在前而初載之固足以賁其行然可車而車則以車爲榮剝之上九君子得輿是也不可車而車則以車爲辱解之六三負且乘是也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義弗克乘則寧舍車而徒自責在下亦惟其義而已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孟子曰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弗乘也以爻應言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參易而即難此舍車而徒之象　楊彬夫曰六二虛中有車之象　愚得之師曰初爻賁之艮艮其止止其所也初居下無位舍徒乘車恐出其位矣惟以文明之道而自賁其所行宜賤行乎貧賤雖繫馬千駟而弗受也此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一斷之以義也艮爲徑路有車徒趾行之象或曰二三四互體坎坎車在前初可乘之　愚曰初以陽居下君子之抱道而在下者當文明之世蕴剛明之德惟自賁飾毋乃獨善其身耶蓋仕止久速必當其可用舍行藏惟義所在義者立身行己之大閑也若枉道徇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哉初爻爲足故曰趾初雖文飾故曰賁趾因趾之象曰車徒顏蠋曰緩步以當車其初九舍二從四之志乎夫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所謂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初九義弗乘之旨也此當賁之初而稱守義之君子也不然子雲從莽子厚從叔文人見其賁也吾見其不賁也義安在哉（此引屋後以下之見前易爲里陳）趙汝楳集聞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乘軒雖榮審義爲重初之弗乘全義故也徐相直說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剛明无位惟自賁其所行而已義不當乘寧舍車輿而徒行象曰舍車而徒者於義不當乘也張應珍解初九趾也六二車也賁其趾文在下也賁卦剛上文柔柔來文剛以近言之則初九宜賁六二今寧舍六二之車而徒行蓋應在六四且義弗當乘也蘇起翁讀易記初九在下爲趾之義初比二應四二近而四遠初寧舍二而應四是猶舍車而徒行義弗乘車車本以賁其趾也二爲初之車以義不可舍正應而乘之乘之適足爲辱不足爲賁寧可徒步而行安於分義從其正應豈不光明二三四互坎爲輿多書此初之不敢乘也陳深讀易編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取舍以義爲尚不義則反爲汙何足爲賁也陳普解義者亦理之當然而已丁易東象義此以下釋賁六爻象辭也初九與四爲應於義當從正應不當非義從二故舍車而徒也鄧錡圖說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艮之初六艮其趾也賁艮之變也既濟離初曳其輪也賁者飾也初與四應賁其艮之趾也六二賁主有車者也坎爲輪是也既濟初與四應坎亦爲輪今賁初九舍二之車賁四之趾故曰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謂二雖有車而下比初九終非其義四雖徒行上下正應此真義也寧守義以徒行弗乘非義之車也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吳澄纂言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義弗乘六二之車者蓋以就賁於所比之陰柔爲非義也俞琰集說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己上莫可乘也義弗可乘故寧舍安而就勞哉李恕易訓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以剛明居下文无所施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所以行者也行或不正則舍車輿之安寧就徒行之苦蓋初近二而正應在四二雖近而妄於義不正不可乘也保八原旨初九初居離下賁之始也　賁其趾文明在下爲趾　舍車而徒前互坎爲輪爲車下卦震震爲足爲大塗徒行也舍車而徒行者棄利而就義也初九近於六二正應於六四不從六二之近而從六四之遠舍易從難舍車而徒行也守節倚貧而行正道二雖有車而不乘寧徒行而從於六四乃文明之君子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體而用之舍車而徒從其正也二非不正爲非己之應也守節處義故弗乘也胡震衍義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君子斯文之所在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善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无位之地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唯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今居賁飾文明之時二吾近而非吾應四吾應而與吾遠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强從何也義也此舍車而徒行之象也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諫武王伐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夫君子所以設飾其身在於節義之賁不在於祿位之賁在於天爵之貴不在於人爵之貴賁之初九有忠信以爲輿有禮義以爲器其出言有章其行有検榮令聞廣譽施於身致飾於下位者自得也故大車檻檻

不足以辱其身以義不當乘寧舍之而徒行也象曰義弗乘也君子取舍在於義而已知其義則捐王斷國亦不可以徒行也如其非義則守身獨善亦不可以苟取也初九之行乎貧賤豈悖義以為高哉若夫出車彭彭旗旐央央南仲之承王命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山甫之城東方也此則義之當乘而不徒賁其趾也程氏曰舍二從四舍易從難如舍車而徒行守節義君子之飾賁也張清子集註愚謂初九居下體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者乃自賁飾其所行而已初與四為正應而九三陽之未能遮舍雖比於二則非正也車二也徒初也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二之車則寧徒步而行往以從四也車何足以賁吾趾哉古之人有係馬千駟而不顧者初九有之（所引郭氏曰見前易村輯傳）趙瓘解初九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九亡君子在下九位當文賁之世趾足也文飾其趾。所以行也初切近二文明之大臣二下比初之賢而與賁初九守正弗從以有六四正應在上求已相賁舍近以從遠者從正也乘車謂從二也徒行謂從四也舍乘車而徒行者不敢不從正也象云義弗乘君子之道非正不從二非己應故舍其車以義弗當乘也胡炳文通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即孟子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陳應潤爻變易縕初九

賁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九變艮。艮之初六亦曰艮其趾。此又曰賁其趾又變之互文也。艮為少男。又為賁于趾。未能著于外未仕者也。車。公卿大夫所乘之器也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者以此如漢召申公枚乘皆以安車而聘舍車而徒義弗乘者此必隱德之士遺時不平不肯應聘甘為徒行如漢韓康被召不起郡縣強之而行至半途棄車而遁此則舍車而徒安行其志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義弗乘則非以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　蒙謂夫寧舍易而從難君子所以賁其行而不苟也郭易解義者守節之意初居下未仕乘車可乎賁清之撮要初本應四恐九三為寇二近而无應從二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徒行遠而勞苟非其義寧就勞而舍安也　六二虛中車之象也九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无所乘之象（所引居下无位以下見前易村輯傳）董真卿會通程氏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敢嫌於用明故稱大豐噬嗑稱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所引蔡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煥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三未

賁（賁卦三）

六二賁其須（程子傳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唯繫於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朱子本義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王弼注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俱无應而比焉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爲物上附者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故曰賁其須也　須如字字從彡水邊者非比毗志反下同上附時掌反循似遵反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注孔穎達正義賁其須者須是上須於面六二當上附於三若似賁飾其須也循其所履以附於上與上同爲興起故象云與上興也都絜易變體義六二賁其須比賁之大畜也而又辭云爾者蓋六以柔附剛自下附上而飾之以中正之德若須比上體以生而九三近

而相得則猶上體之於頤焉須之爲物雖柔而下垂然陽氣外發而上達猶六二以柔順從上而有中正之德也首呈陽之體若无首之尊而須之所比以生猶九三之剛正而與六二近而相得也大畜之義君以剛而止健臣以健而受畜不特止之而已又有養賢之禮焉須比上體以生而能發生以滋養之之象也故六二言賁其須而變爲大畜然因柔順比上飾以中正而在上之剛正者兼收並畜與之同升故爲賁之大畜而與其本體異矣王莘叟音訓其須陸氏曰如字字從彡從水邊作非晁氏曰採須與歸妹六三同今文作嬬賤妾也趙復齋說六二賁其須與三皆无應相須成賁蔡節齋訓解在頤曰須須者附上之物二與上爲剛柔往來之文故附上爲賁而取須爲象或曰須者附頤而生自然之賁上四又有頤象故以須爲義馮椅輯注致飾於其上之象占在象中須令積趙汝楳輯聞須待也　以卦言則二本下賁乎剛者也以文言則身處乎下无可賁者未免少須以待九三是殆不能賁人亦无所受賁者也陳深讀易編二離體文明而中正爲賁之主在頤曰須附上之物上四又有頤象三即頤下頷也二猶須附頤而生自然之賁也二陰柔三陽剛俱无應故二附三而動剛柔相賁賁其須也陳普解自三至上頤象二須象也處下守位動止隨上而已不在己蓋守分量能安靜而不自用者也丁易東象義須賤妾之稱天文須女是也六二在下无應妾之象當賁之時受賁于上爲賁其須　以變象言之二變互兑兑爲妾須女之象卦自泰來二本互兑兑亦妾也得六自上而來遂成離是妾之受賁于上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賁哉故釋象曰與上興也然二既成離守中居下雖受上賁而不過爲緑衣黄裳之飾則能不失其分而文在其中矣先儒多因賁其趾而謂賁其須爲頤下之須以三至五有頤之象非不可通但於歸妹不合且以須賁頤非賁其須故不取或問頤下之須與趾爲類何以不取曰賁于丘園亦與趾類乎　此又取自上而來賁下之義吳澄纂言六二六居第二畫爲賁之大畜　賁其須象也三四五上肖頤六二在頤下須之象頤之美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如須之賁非有待於外物而賁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六二卦之主也以一柔來文下卦之二剛初九自賁而不受六二之賁矣六二跡自賁又附麗於九三而爲九三之賁也吳澄纂言外翼須賁二。賁其須。　賁三四五上有頤之象。六二在頤下須之象也俞琰集說六二賁其須。二无應而比三三亦无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賁。賁以柔來文

剛故云。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illegible]。然必從陽。陽則不能自進六二既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illegible]曰賁[illegible]六二蓋得文明以止之義象胡一桂纂注程子曰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所附胡炳文通又自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有須象本義以二與三皆无應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乎[illegible]上三剛正得而附矣董眞卿會通朱子曰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血盛則須滋血衰則減耗林氏象曰須所以賁其頤也齊履謙本義須待也二柔在內有待而賁者梁寅參義陰麗於陽而成章者也六二自坤之上六來居離之中圖爲文明之主者然其賁飾也必附三而動故曰賁其須須附頤而生者也賁上四又外實中虛有頤之象故三取象於須也或曰須需也六二文明中正之賢能賁飾其行以需六五束帛之聘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程子傳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繫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卜子夏傳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得其三而爲文若須之附頤也柔而位卑依剛以爲文也李鼎祚集解侯果曰自三至上有頤之象也

二在順下須之象也上无其應三亦无應若能上承於三與之同德雖俱无應可相與而興起也（徐總幹說）賁其須起意在上也（蘇軾傳）六二施陰於二陽之間初九有應而不受九三无應而內之无應而內之者正也是以仰賁其須須者附上而與之興也（楊氏龜山經說）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爲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已其爲賁也不能爲有不能爲无有須之象也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陳了齋說）須需也中而與上故興（張紫巖傳）文本於質質衰文婁旋聖人著此象復世猶有頤沛未流者夫須譬文采藏儀足以藻飾治具而才德俱弱不能自立以有爲于天下者九三雖乾剛德且處三有順體二待以興曰賁其須先王用人先道德後文藝謂其待人而興不能卓然自立于當世也二自坤來文乾之剛且位居離中有附麗象而其麗正曰與上興惟柔中是以得所麗而興矣非剛德其質不足以自爲耳吁不有剛健爲賁之君子其何以行于世而救文勝之弊耶（郭雍解）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王弼之清淡猶以須爲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爲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九三有應而興賁之事也然其

須也乃所以爲賁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爲之助則可與於君矣（李光讀易詳說）須附於頤猶一身之中爲最顯焉賁飾之出於自然者二比於三同體者賁須不能自立隨質而動得所麗則相待而成美文質之相須非能有所加損也其動作皆因其所附之質耳故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朱漢上傳）二言賁飾之道也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有順體二柔在順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資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譬之須生於順血盛則茸滋血衰則減耗非增益爲之飾與上興也與相與也二三相資而成震起也柔資上行有興之象是故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雖彖列鏤玄黃之飾因其有尊卑貴賤之奮而明之貴賤不同其文亦異不豈不稜惟其稱也（耿子成曰）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不知文待質而後興也（曾穜易粹言）兼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易說）（所引係朱子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横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衍義海撮要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胡）須待也三與已從俱得其賁故曰賁其須也（沈）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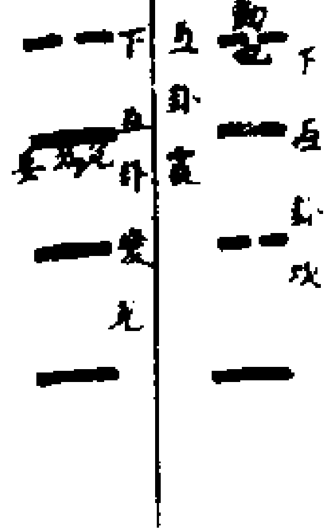
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陳）（所引王弼注卜子夏傳見前）楊萬里傳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矜身也矜道也矜吾道猶矜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者也遠自坤之上六急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衷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己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求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議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叔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能者矣至曰未遑擧吾道而委諸漢吳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林栗集解六二坎也以陰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承九三之離故曰賁其須須血之餘也坎爲血故有須象六二與九三相賁者也上附於三有須附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賁其頤也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无九三之質則六二之文无所施矣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无六二之文則九三之質亦奚爲矣故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賁其須與上興也須附於頤隨上而興六二九三之象矣（楊慈湖傳）六二柔不能自立依剛

而立。亦猶須不能自興。從頤而興。九三一陽在上。有頤之象。六二麗而附乎下。有須之象六二離體自知也明故能依九三而成賁。其有不度德。不量力妄欲以弱才獨任有覆餗之凶矣六二雖无吉亦免凶自知之明也（李謙齋詳解）須待也二爲離之主文明之至者也二有文明之德而自居於陰柔之地含章不露有所待而後發上之人有以致之而後爲之興起夫豈肯浮躁暴露以苟求於人哉伯夷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聞文王作興而遂有盍歸乎來之嘆此與上興之義也（蔡節齋訓解）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上謂上爻也或謂上四爻（馮椅輯註）賁其須六二象占　與上興也上去聲謂九三興起也如須傳頤而動（馮椅輯傳）六二賁其須文從水邊者非或謂今文鬚髯也然文義雖通或引歸妹以須爲鼻須之義謂離之二陽待二來賁於文象雖通而孔子與上興之意又不相合妄之一字而二義不必遷就歸妹以爲之說也贊曰與上興也（王輔嗣曰）得其位而无應三亦无應而比則近而相得者也須之爲物傳上者也程可久曰乘初爲逆王景孟曰初舍二以赴五无應近傳於九三可以相賁自三至上有頤象林黃中曰上傳於三須傳頤之象也須也者所以賁其頤也楊中立曰離麗也陰麗乎陽者也二雖爲文明之至然以陰麗陽而

已有須傳順之象焉李氏曰陰之麗陽正在於二唯六二重陰而善麗必上傳於九三之陽以致其飾須者柔而上傳於剛以為飾文有專之義者以其有待而後興也　古人用字往往聲同則義通此說兼專待為義然則引歸妹以須為雜者可以解其惑矣　卜子夏曰柔依剛以成文衆氏曰陰不自能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自興也待上而後興　陰麗乎陽二寔依三而興然柔来而文剛則二乃賁三者也須傳於順而所賁在須須所以賁順順非能賁須也大抵一陰麗二陽為文明之象交相賁者也然離性炎上故初舍車而徒二舍初而賁三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賁六二　賁之大畜



離下　二居互卦變兌之下兌
艮上　為妾須之象上互卦
乾下　震為動二附乎震而動
艮上　為與上興之象

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或者因王輔嗣以須為鬚皆從其說不知賁其須即歸妹以須之須也。天官書。須女四星賤妾之稱織女三星天女也。陸

震曰天文織女貴須女賤則須為賤妾可知賁其須是賁飾其賤妾者也歸妹六五又辭曰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蓋君尚德娣尚飾賁其須以容飾為尚者也故序小星之詩者曰惠及賤妾。進御於君其詩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鄭氏箋云謂諸妾肅肅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此又以六居二居坎之下乃陰之得位而在下者也變為乾兌乾君也兌說也說於君者也。是以夫子釋其象曰與上興也夫夙謂之興夜謂之寐御於君而不當夕則興而不寐矣所以六二變坎之夜為兌之夕故曰賁其須與上興者以此卦變大畜賁飾其須君之所畜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須以柔附其上為上之賁者也　五峯胡氏曰六二文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東萊呂氏曰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頤領文主於本无本之文則不足貴（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凡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二以一柔而處二剛之間二剛皆賴其賁然陰柔而貳其賁則非義矣故二當賁其須須與上興謂賁三也柔之文剛不能加乎其質故以取義其不賁初而賁三何也初已應四二不必賁之矣三則上无其應二所當賁也趙以夫易通初為趾二反曰須何也蓋五乃輔頰之位以柔居之須之象也二用而剛往合乎五賁其須也動而得應與上興也象言小利有攸往此爻也壯于頄解而拇皆以應爻取義　易祓總義下卦離體離之言麗者正在六二蓋二以一柔退處二陽之中有待於上而後行故言賁其須易之言須者皆須待之義蓋九三之陽剛在上有相賁相需之象故曰與上興也與上興則剛柔相濟不輕於所麗庸可忽也　弋陽瀛四尚易通潘氏曰須需也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俟飾其德以須特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　愚得之師曰二文賁之大畜六二為文明之主自上而来麗於二陽之中已有蓄止蓄積之象所蓄大則所賁者愈大矣然我待賁者也上興則我與之興上興有不家食吉之義

愚曰二為文明賁之主也五方賁丘園之束帛有意於下聘二之賁須求也待也惟有席珍待聘而已此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必待成湯三聘而後幡然而起者二自坤上六来。為一代文明之佐是欲與上興起文明之治。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按諸儒須有二義初九為趾以人身推之則須為順之順隨者。但三四五皆无近取諸身之象不若須需之義為優蓋須有君臣相須之意與者君臣上下之相與也。（所引廬陵楊

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剛柔交賁者又之情也剛必上賁柔必下賁者卦之義也二雖須三而三終不下賁亦姑與上同興而已交不以正。故不言賁而言興　徐相直說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須待也上无應切近於三不肯屑就但以道義賁飾其身待時而動也象言與上興者猶待文王而興也　姑汾遯叟証類情龜賁飾之時獨不能也六二中正而應九三而无應近而志同相得也二附於三飾上也故曰賁其須也方之古人如嵇康結任安志同位異千里相思時一往焉古之精賢也　張應珍解須鬚也卦有頤象六二處頤之下為鬚六二所賁者九三鬚之所附者頤下故云與上興也興動也九三互震為動　蘇起翁讀易記六二主文明之大臣而六五非應由是賁其須焉須待也脩飾吾身以待時時至則與上作興時之未至則寧須以待之卦變乾與上興也二三四互坎坎險不可行須也卦變大畜畜止也亦須也　或謂須宜小利有攸往之義不知往豈遠往須待而興上皆興往則利矣　陳深讀易編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柔无應附其上三剛而興則剛柔相文也　丁易東象義六二受賁於上以卦變言六自上而来者也上苟不動二豈受賁哉故曰與上興也　鄧錡圖說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天文所麗日月眼目

地文所麗百穀草木人文所麗看睫須髮夫人之須髮亦猶地之草木也六二賁主柔文順下坎為髮附于頤下須也故曰賁其須賁之上九乃天文也分剛上而文柔也故上九止之我亦止之上九興之我亦興之人文隨天剛柔相與故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吳澄纂言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程子曰須隨頤而動者繫於所附與上同興也俞琰集說上謂九三在其上也九三賁也文待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興起也李簡學易記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六二以文明中正為一卦之主將以文明之道賁天下者也五居君位而不應不應則不可以有為矣須待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為賁歟與上興者謂與三相賁而起也（未安定曰書俠庵語）李恕易訓二賁之主故言賁道凡賁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如人須然動止係頤不係於須蓋須不自起隨上而起也保八原旨六二陰柔處於離中文明之君子下卦之主也 賁其須須即此需待也脩飾賁道待時而行也二雖當位而无應故以文明脩其道待上求而進之共成治賁之功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君子體而用之隱居待時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耳 胡震衍義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須隨頤而動者也六二當賁飾之時居離明之位柔順中正三以陽剛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是二有文明之德以賁飾其從人之道也。二之從剛而動。猶須從頤而動也。從剛而動必以賁吉者。二之從三非邪吉邪說而文其狥物之過也非令色足恭而文其悅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為汲引則從之有尊貴以為應援則從之不然子敖之從適以為樂正子之屏彌子之主雖得衛卿猶以自污焉象曰與上興也六二為離之主有中正之德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有離明之質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賁六二君子其得賁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相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得失故也潘氏曰柔不能自奮上也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張清子集註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潘氏曰須需也二居文明之中而上无應援柔不能自奮正不肯妄求脩飾其德以須時用待文王而後興者也 進齋曰須附頤而生者也賁上四爻外實中虛有頤之象六二柔順无應而上比九三故依附九三之陽以為之主乃賁飾其頤下之須者也二才柔不能自興隨三而興亦猶須之附頤而動者也故曰與上興也 愚謂六二自坤上六而來居離之中為賁之主

能佐興文明之治者也須者待也與者許也二與五本无應義亦必須待六五柔順之君下求六二文明之臣加以束帛之聘然後許其君以作興賁治之功此六二以待聘而為光賁也（所引子夏曰龜山曰見前卜子夏傳楊龜山經說）趙珪解六二賁其須止與上興也二中正文明之盛所以賁者皆是自然而然譬須生於頤自生之飾不假為也傳曰美須長太則賢須為身飾之美歟二之文飾出於自然必待五位之君舉而興之則賁道得行象云與上興是須不自興隨頤而興也陳應潤爻變易緼男子與婦人異者唯須與鬚耳六二變大畜下卦為乾乾為首須文采之賁于首年之壯矣二居臣位有大畜之才必有威嚴勇敢以畜君如唐刺史張巡之怒須髮輒張忠勇之氣見於須髮諸葛亮稱關羽之才曰孟起黥彭之徒皆不及髯之絕類離群也蓋羽之須髯美而勇故亮以髯稱之唐中宗時宦官用事雍州刺史盧從一見无須者必曲加承接呼時至于此天下可羞士君子文采之見于須者年之壯矣。時之可以仕矣。與上興者。待上之聘召而興人君聘賢蓋亦求其大丈夫者。（孟起馬超字黥英布彭彭越）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柔依剛而成文也有本則有文大人之須不離於頤頷文生於本也无本之文則不足貴。 蒙謂動止唯係於所附此賁之所以不能變其質也。聖人以二為賁主故主言賁道 郭雍解六二賁其須須有待而後可行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與上興者反須之義也上可與之興之以興何須之有賁須之攝要賁之一卦柔來文剛在於六二須坤之上六來而成文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上无正應未可以往與九三合志同心以興起也（所引自三至上以下二條見前李鼎祚集解易程傳）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程子傳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為賁之盛也朱子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王弼註處下體之極居得其位與二相比俱履其正和合相潤以成其文者也既得其飾又得其潤故曰賁如濡如也永保其貞物莫之陵故曰永貞吉也 濡如更反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重言永貞吉三本卦益陸德明音義（見前王例註孔穎達）正義賁如濡如者賁如華飾之貌濡如潤澤之理居得其位與二相比和

合文飾而有潤澤故曰賁如濡如其美如此長保貞吉物莫之陵故象云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陳了齋說用六之吉以不違險離也故曰濡如艮也故曰翰如用六也故終无尤而吝皆有終者亦以用六故也都絜易變體義此賁之順也而文辭云爾者順之象曰順正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蓋頤義訓養而養貴乎正自養正則有以成已矣所養正則有以成物矣賁之九三以陽居陽自飾正也六二柔正柔比而我以剛正成之所飾正也人之德性本固自正惟誠其意則自飾正而无以害吾之性矣唯責以善則飾人以正而有以全彼之性矣故賁飾以正而有養正之義於是變體為頤而物我兩全近而相得非他文之所能預也然因致飾以正而有自養所養皆正之義故為賁之頤而與順之本體異矣趙復齋說永貞捨內取二也兩柔交賁文之過潤捨其一焉則上柔下故永貞吉蔡節齋訓解九三賁如濡如濡沾濕也陷二柔之中故賁而濡　永貞吉有坎象坎維心亨故永貞吉馮椅輯註九三賁如濡如致飾潤澤之象如語辭濡厥儒　永貞吉占趙汝楳輯聞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詩六轡如濡鮮澤之貌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九三重剛又居離明之極以此施賁宜乎光澤之盛如此然三與上位應而德敵兩剛不胥賁故舍上而賁四賁不以正疑於為邪故聖人以永貞戒之欲其長守正道乃始得吉不然變正復邪爭不招上九之怨適之初九不適六二故必正而後吉九卦三不賁上故亦以正為戒也又皆然姑汾遁叟証類指龜　六二居離之中附上以文故曰賁其須九三居坎之中附其下故曰濡如濡澤也相比和合人莫之陵此又復如任安反移康中正樂道雖復被鍾會誣告悉不變蓋賢者无應也陳深讀易編濡沾濕也九三剛陷二柔之中故賁而濡言文明不潤也三居互坎之中故曰濡如賁飾之盛為二陰所濡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蒙音解九三賁如濡如處衆陰中若有濡染　永貞吉能久其所居之正則所守固而陰邪終莫之陵丁易東象義處二陰之中故濡如又位得正故永貞吉與二同體上九既非正應終不能陵之也　以象言之九三本體為離離為文故賁如互坎之中坎為水故濡如文而光澤者也　此又剛正而能自飾者也吳澄纂言九三九居第三畫為賁之順　賁如濡如象也九三者互坎之中畫坎水有濡象猶詩言六轡如濡謂所飾之文采鮮澤也處文明之極一剛在二柔之間錯雜成文故賁如又六二之柔飾之於下賁之最盛者也故濡如　永貞吉占也傅二之飾而不溺於二故長

永正主其事則吉也俞琰集說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濡潤也九三處六二六三之間相與潤色而成文故曰賁如濡如然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此亦文明以止之意也胡炳文通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為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為溺陷之濡矣齊履謙本說三賁乎五者三為遠故不賁而反濡濡沈沒也永貞者守在已梁寅參義九三處文明之極而上下之陰皆附麗焉故曰賁如言賁之盛也三在二陰之中有坎之象故曰濡如言賁之盛而潤澤也如三之所處固正矣然陽在陰中則易於溺溺則失其正矣故又戒以長永其貞則吉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程子傳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卜子夏傳九三賁如止終莫之陵也剛以得位兩柔輔之賁然而有文濡如而沃其潤雖阻似應賓位相保可以長守其正則物不能陵而獲其吉李鼎祚集解虞氏曰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也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也體剛履正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也張橫渠說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蘇軾傳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見近而不貞則失其正故九三不貞於二而貳於四則其配亦見陵於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則无以相賁也自九三言之賁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兩獲焉然而以永貞於二為吉也楊龜山經說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為二陰所濡非貞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貞乃吉永貞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則孰能陵之張紫巖傳九三以陽居二陰間有互坎體坎水也濡也上下二陰柔也小人也其賁也懼或濡之厥正不永則浸浸焉將相率為不善陵孰大焉君子之於貞不使一日忘於心用貞守道小人不敢以非義相諛說濡其遠矣三處離上而獲吉于賁永貞功也三有剛德用能永貞位不中故先有濡如憂郭雍解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盡有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李光讀易詳說賁飾之道常失之華侈而无其實君有德以潤其身而飾以斐然之文如玉之溫于石珠之媚于川其潤

澤光采有不可掩者故曰賁如濡如也永貞吉者九三以陽剛而居陽位處離分之極賁之盛者賁飾之盛則流而爲奢溢故戒以永貞則吉也永貞者長守正道不爲群陰之所誘則小人終莫敢陵之也朱漢上傳　六二以柔賁剛賁如也九三坎體以剛賁柔坎水濡之澤潤而有光輝濡如也剛柔相賁文飾之盛禮之致隆者也然二非正應以近相得故相賁相濡以成文九三守正不動二亦柔麗乎中正故吉三賁將變動而失正則上且自外而陵之禮者法之大分去爭奪之道也永正誰能陵之令夫冨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而不犍單箸過乎朝而不斂者知禮法之不可以干也苟失其正衆其間者有覬心焉安能自免於陵轢乎故終莫之陵者永貞之吉三下卦之終三不動永貞之象李衡易海撮要　三接上體始相賁飾故曰賁如濡變也上下交相賁飾則能變其體而成文然物相飾不固則散永貞則吉（收）　二三非應而相親惟不犯非禮能守正道則物莫之陵（石）　賁如自飾濡如六二飾之剛上柔下各得其正柔之正者又蒙而柔焉二待上而興不足以稱吉（介）　（所引王弼註卜子夏傳朱漢上傳見前）鄭剛中窺餘　六二賁其須（上）終莫之陵也　侯果曰自三以上有順之象二在順下須之象也須以賁順亦待順而後動此序卦所謂

物不可以苟合受之以賁者也何則二與三皆无正應獨以近比而相飾有潤澤之理故九三曰賁如濡如雖然比出於正則爲潤澤之美故二得與之偕興苟近比相飾不出於正則諂諛和悅將有濡沫之嫌濡如之云蓋有深戒六二一爻所以不言凶吉悔尤而於九三見之也與初爻不言吉凶而初六四見之同意或問六二九三謂之正乎曰兩爻皆居得其位聖人猶恐其或渝也則爲之文曰永貞吉惟永貞則莫之陵集傳謂三以坎水潤澤於二故曰濡如（楊萬里傳）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極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濡之乎詩曰六轡沃若又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一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爲哉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禮去則魯衰耕叟集解　九三下體爲離上體爲震以

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无其應而介於二四之間故曰賁如濡如九三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爲四所濡四坎也坎爲水故有濡如之象今有繒帛於此既有其質又有其文或者濡之而不爲染污者希矣夫子其言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故曰永貞吉三既受賁於二唯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爲吉矣凡賁之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初應於四三附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受四之濡然後位定而不爭矣故子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憑陵也自上陵下指六四也楊慈湖傳　賁卦離以剛柔相濟爲賁而柔以得剛爲美剛以比柔爲醜卦分剛上而文柔臣之事君不得已也比肩而居非所善也而九三居二陰之間乃有小人之濡汙君子之象天下之變固有不得已居乎小人之間而不失其程若爲小人所濡而實不濡也賁如濡如此君子與小人相應之道孔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者以其有濡如之迹也而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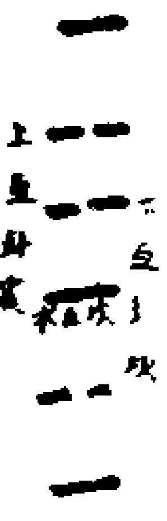
正

之陵可也此聖人教君子之言當如是發也九三與上九皆陽无相應之象故有與上下二陰相濡之象趙復齋說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二異乎三四則衆之取二捨四則有傾无陵李珮齋詳解　九三賁如濡如上終莫之陵也賁如濡如者潤色之至焉者也聖人以文治天下制度脩身而紀綱具舉君臣上下之分寓於禮文之表歷千萬世而不可紊故天下永守其貞而莫敢爲犯陵之習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當是之時周室之衰亦已久矣而猶足以憑藉維持而永其天命故齊晉雖強而亦知有尊王之義而不敢萌犯上之心所謂終莫之陵者於周見之蔡節齋訓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侮也能永貞則二柔終不能濡侮焉待賴註永貞之吉九三占　終莫之陵也陵相加也謂四據上陵下能永貞則四雖欲陵己終莫之能也馮椅輯傳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贊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劉長民曰三接上體上下交相賁而成文李去非曰互體爲坎有離明之文有坎水之潤日月雨露滋潤明照无非文也馮當可曰剛過之陽二陰夾輔之其賁飾之道顯矣以陰陽相賁而言則九三得二四而賁然一陽陷二陰之中然於濡溺非三能永久貞固自守以義則免已矣林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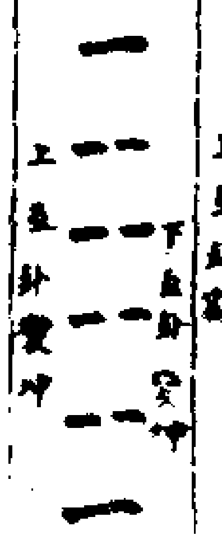
中曰上九其應以陽剛介於二陰之間本文與六二相賁者也而承於六四兼四成坎水爲四所濡本文既受賁於二惟當永守其正不染於四斯爲吉矣賁之爲象曰明與止文成不亂謂之明位定不爭謂之止四應於初三倚於二然後文成而不亂矣初不乘二之車三不乘四之濡然後位定而不爭矣　間乎二陰故有賁如之象互體有坎水故有濡如之象然已處下體四處上體本不相屬也惟其離性炎上故上屬於四而成坎水之濡能永貞固自守下體與二自足相比成文不涉於四則得之矣此作易者教人處此之方也（右明象占）　張舜文曰文滅質則弊末勝本則衰苟无剛實之德而受飾焉其能久乎楊廷秀曰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粗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一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永久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禮去則魯衰（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賁九三　賁之順



離下
艮上



震下
艮上

三居離下文明之極賁如之象離爲乾卦互坎之水潤焉濡如之象互變重坤永貞吉之象三爲下卦之終乃是互震之動又下卦雖復爲動然上下互卦皆變爲坤靜於莫之陵之象

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三爲內之侯位變則爲柔故不事武勇而事文飾賁如濡如是以文相接而粉澤潤色流傳而不朽者也春秋書諸侯外相見朝曰如是凡如字若一句文并失之儒指則文獻日亡國勢日削九三體剛用柔故能守文不失而人莫敢陵之蓋周魯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吉勸之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迓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觀論語左氏稱子産之事正此爻之賁也夫曰爲命曰脩飾曰潤色曰辭令曰禮豈非賁如濡如乎曰數世之福豈非永貞之吉乎曰无大國之討豈非終莫之陵乎卦變爲頤賁飾其順善辭令者也魏了翁集義　藍田

呂氏曰賁如濡如賁之盛也居文明之極處二陰之間交錯成文至于潤澤可謂盛矣上陵下替文不明也知文明之盛引嫌明微等威以辨守是不變至于悠久物莫之陵也　五峯胡氏曰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大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及世之亂矣雖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重之投漆治趙遷之投李牧袁紹之投田豐是也終爲人所陵辱矣　東萊呂氏曰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爲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爲人所重而凡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爲人所愛而亦爲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爲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一陰不可以賁二陽二陽則可受二陰之賁三處二陰之間二陰交賁之故濡如濡

潤澤也然受二陰之賁惟久於正則吉否則爲二陰之所陵柔養陰之文賁易以陵柔乎陽故言之趙以夫易通三用而柔應上之剛剛柔相錯賁如也以柔變剛濡如也居失其位是爲順之上爲飲而三當其位上終不得而陵之所以吉也易中言濡皆指陰爻易核總義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陰陽相文謂之賁如然以陽居陽又離體炎上爲炎必待上下二陰相濡則其勢易以陵衆以爲終莫之陵者九三剛之正者也六二六四柔之正者也剛柔相比永守其正故曰永貞之吉楊瀛四尚易通潘氏曰陵勝也文然不能勝質也　愚得之師曰三爻賁之願賁飾於外者然光濡潤澤非賁沐所能加者則必其中之有養也三之順順養也故有賁如濡如之象延廐之人盛飾而出顏色枯槁望之光彩无所養也賁豈能濡如哉然順養正也養得正則吉三惟永貞此所以吉而終莫之陵也或曰二三四互體坎坎水有濡象　愚曰三居文明之極介乎二陰而文飾之賁之至也濡如言鮮明光澤如雨露之沾濡者（所引龜山楊氏曰虛陵陽也曰見前楊龜山經說楊萬里誠齋易傳趙汝楳輯聞）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舍上而賁四上九宜不能平于中三能永守其正則上九終

不能侵陵於我徐相直說　居文明之極賁如也爲二四二陰所濡濡如也詩曰六轡濡如言光潤之至也如語助也須常永正固則吉象言能永正固誰其陵之莫之陵不敢侮也張應珍解濡之爲言潤色也永貞言久其正也九三至剛互坎爲水水潤下如有文華而復加之潤色也夫文過其實人或非之能久居其正則吉且人莫之敢陵也九三下同六二上親六四其志不一故有永貞之戒蘇起翁搢易記九三亦无應與自爲賁飾以爲潤澤故曰賁如濡如離明爲賁互坎爲濡然三處離之極爲賁之極極則賁易過於文上九白賁者又得陵我矣必永久貞正其爲賁永出於正則得其吉而上九之白賁不相侵陵矣非應故也李恕九三以離明之賁處不中之位不能恃久貞正以爲賁故戒之文變震震有侵陵震動之怨永貞則非所慮矣陳深讀易編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三守永貞雖在二柔之間莫之陵侮也丁易東象義九三雖與二同體爲二所濡然上非正應亦不爲上所陵侮也鄭舜圖說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三與上九不應下比六二賁主如者往來之謂也如非助辭至于大有六五交如威如離之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晉之六二晉如愁如之類俱是大義理不可直作語助矣六二賁主乃柔來而文剛當无來如者也故曰賁如分剛上而文柔當无往如者也九三乃坎中之陽故以潤澤之濡如於上九上九不應下比賁如之主故止濡如於六二也又况既濟之離柔有曳輪濡尾之象故曰賁如濡如九三得位以陽比陰利於永貞乃可爲吉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苟謂九三之吉不守永貞之道夫六二之柔上九之剛相與爲文其志止歸上九之終今九三雖爲下卦之終亦莫之陵也故曰終莫之陵也陵爲陵也吳澄纂言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謂漸平迤九三與上九同位山之高也若降在六二則與六五同位陵之卑也俞琰集說陵勝也終莫之陵者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雖文終莫能勝之也李簡學易記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　伊川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光彩之盛則有潤澤故云賁如濡如　雷氏曰賁如濡如以禮文潤飾之謂也貞而不永則非有終者也故曰永貞吉夫國家无禮文以潤飾之則貴賤尊卑失其正而相陵矣身无禮文以潤飾之則人侮之矣故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李恕易訓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故其賁飾之盛光彩潤澤如濡濕然永常貞正則吉賁飾之時常而且正則人終不能陵侮也保八原旨九三居離上剛明之極也賁

如明極而大盛濡如互體見坎易中坎稱濡言以剛文與柔文相間下卦俱得其正與二四互相光飾有潤澤之義也永貞吉二與四非己之應賁在久常正固則得吉也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迫也君子體而用之處事當以雍容和緩從容而不迫也胡震衍義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也然三與二四非正應故戒以常永貞正則吉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君子於正道无少玷缺則誰敢侮之夫英華之絢爛而本根之不植則其英華不能秀也丹青之錯陳素地之不先則其丹青无所施也文彩之相賁而正道之不常則其相賁也易至於陵慢今九三文飾之盛至於濡如不徒威儀容節得其宜而潤澤也雖言辭議論皆有潤色之文焉不徒立身行己得其賁而潤澤也雖應事接物皆有潤澤之文焉不唯施之一身得其潤澤而施之天下國家皆得其賁而潤澤也然有儀文之奐然者必有正理之儀則則不過乎正也象曰終莫之陵也大抵有華无實人所侮也有聲无情人之侮也有濡如之文又有永貞之道則誰敢陵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所以爲文章者是亦性與天道之發爾孰謂文可以藏其質乎三居文明之極爲二陰所濡非正固則移其質凶之道也正固則二陰孰能陵之楊氏曰賁如自飾也濡如待物而後飾者也待人而飾易爲人所犯必得永貞則吉張清子集注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董漢曰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吉於賁矣　愚謂九三處文明之極上无正應而下比六二與之相賁故曰賁如陰陽和洽自然潤澤故曰濡如詩云六轡沃若亦取光潤之義然三與六二自足相賁以潤色之若更溺於六四則柔勝於剛文過於質不可以久惟永久其貞斯爲吉也陵者以上陵下也三能以剛貞自守則六四終莫之侵陵也（所引誠齋曰潘氏曰邵爵曰見前楊萬里傳楊瀛四尚易通明）（一桂纂註）胡一桂纂註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趙廷解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三處二四之間爲二柔所賁濡如潤澤有光輝之貌然二與四皆非正應以相比而相賁其賁不繼不能行矣戒以永久貞固如此則吉象云終莫之陵若所賁有替而不繼則爲人所陵慢如永貞得吉是終莫有陵之者矣陳應潤爻變易緼九三賁如濡如止終莫之陵也濡滯也孟子曰是何濡

滯也之濡三不當位過時而不仕故曰賁如濡如何以知其然耶以上下文義攷之初九賁其趾年之少也六二賁其須年之壯也至于六四賁如皤如年已老矣是則六三之濡如過於強仕之年而未能進用濡滯之說明矣然人有文采隱于田野人君苟未徵聘當永守貞正則吉九三變順韋能順養苟不永貞則有妄進之失能守永貞雖能而陵犯於我也如漢公孫弘年六十始應詔對策朱買臣近五十尚樵薪以自給是皆濡如之久者信矣（解蒙精蘊大義）家頤慶有餘而正不足聖人所深戒也（郭昺解）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陵者上乘下之意陵之以失其永貞今也永其貞而得吉上欲陵之其能之乎陵指冝之九也賁清之擬要有離之文以自飾故曰賁如有坎之水以自潤故曰濡如體剛履止故永貞吉與二同德故終莫之陵 三賁將變動而失正則上自外陵之（所引三與四相賁以下四條見前李衡義海撮要易輯傳）易纂饒氏曰一陽陷於二陰之中互二三四坎體須守其貞則吉不畏於濡如也（所引饒氏曰胡氏曰見前胡一桂纂註胡炳文通）

六四賁如皤如

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程子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求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己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朱子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爾故其象如此 朱子語類賁六四白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學蒙） 白賁無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拘各自說一義（淵） 王弼注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己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欲靜則疑初之應欲進則懼三之難故或飾或素。內懷疑懼也鮮潔其馬翰如以待雖履正位未能果其志也三為剛猛未可輕犯匪寇乃婚終無尤也 皤白波反說文云老人貌董音槃云馬作足橫行曰皤鄭陸作燔音煩荀作波翰戶旦反董黃云馬舉頭高卬也馬荀云高也鄭云白也亦作寒案反媾古豆反閡五代反難乃旦反下同 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義）孔穎達正義象曰永貞之吉止匪寇婚媾賁如皤如者皤是素白之色六四有應在初欲往從之三為己難故己猶豫或以文飾故賁如也或守質素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者但鮮潔其馬其色翰如徘徊待

之未敢輒進也匪寇婚媾者若非九三為己魁言乃得與初為婚媾也 要義四應初而三寇故鮮潔其馬以待（見前王弼注李鼎祚集解）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陸績曰震為馬為白故曰白馬翰如素皤亦白素之貌也（所引王弼曰見前王弼注）都絜易變體義比賁之離也而文辭云周者蓋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粲然相接所謂人文也而有天合者焉有人合者焉莊子曰賑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然則五者雖皆人文而兄弟之視他人致飾簡矣而父子尤簡其致飾皆不足道而六四之於初九具君臣夫婦朋友之義致飾之文不可苟也則其相應也離之文明於是為至蓋離者萬物相見之時文以文之有附麗之義而必於六四言之者初與四為正應而為六二所間故言白馬蓋致飾之未成也然六二終不能間初而初九終應乎四故言翰如言其來比之速也其為文明附麗之義尤可貴矣故變離之體焉然因致飾而復有文明附麗之義故為賁之離而與離之本體異矣且賁具文明以止之義而復成卦初九在內卦之下舍車而弗乘則非車服以彰之而文明之義為不足以其舍車而徒則具時止時行之義而已。是以獨為艮之體焉六四之於初。有皤如之疑矣。有白馬之疑矣有寇至之疑矣則艮止之義為不足以其變翰如之應蓋比己之親則具文明附麗之義而已是以獨為離之體焉 項安世玩辭賁如皤如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斲琱為璞伏貌尚忠也 翰如 姚小彭氏曰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與皤皆白色也 蔡節齋訓解六四賁如皤如皤白而不飾也邇迫乎三故賁而復止也 白馬翰如白馬無飾也翰飛也雖不敢賁而求應乎初至急也 匪寇婚媾寇三也婚媾初也非迫於寇則已婚媾矣 馮椅輯註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未致飾而人求之之象皤白波反或聲煩髮白貌或作燔波皆非翰戶旦反叶聲寒董黃白馬舉頭高卬貌謂所賁髮白而猶未加飾有來白馬翰飛而來賁之者謂初九也 匪寇婚媾占同上六二寇謂迫於九三婚媾初九正應也 趙汝楳輯聞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皓首也馬以駕車初之所舍也翰如董遇云馬舉頭高卬為翰當音寒疾飛之義婚遇陰陽胥求也寇婚遇猶云怨耦曰仇蓋指九三 四為賁之最盛而曰皤如曰白馬皆以白為賁者賁文也文則易流聖人戒之謂不必文繡絢爛而復為賁也初以正應賁四在四受之可以無嫌第三以位比亦復來賁有公孫黑強委禽焉之事三之來以求婚遇由四視之則寇也四不受三

之賁猶不與寇為婚遘也始於遘變証顯指題有應於初飾而待之三當其路不得其志又欲累其目而往就之惟三不果進也彼各守正匪寇害之終成婚媾方之古人如劉備關羽徐州事失羽歸曹操復知備欲往不能欲待不可為操所寇終必相會象曰終無尤也陳深讀易編四與初正應相賁者也適近乎三為其所隔故不成賁皤白也白而不飾也四无所賁飾其馬亦白翰飛也求應於初至急也有互震故取馬之象然非迫於九三之寇則與初婚媾矣四當賁道之變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陳普解六四賁如皤如皤白也切近於三疑若受其文而能潔正自守終无所染　白馬翰如陰順陽為馬皤如故為白馬翰如志在從初向之如欲飛也關羽身在曹操而心在劉備類此　匪寇婚媾非三為寇則與初合矣丁易東象義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四應初初體離亦如也皤白也无飾之義翰如疾飛貌位正而有正應欲下從初隔於三則三寇也匪隔於三則可以之婚媾之初矣蓋六四純白之質非九三所能間也以象變言之四變則互巽巽為白皤如也本體互震震為馬馬而變白白馬也。離為飛翰如也近乘九二三互坎為寇　此爻當位有應乘剛而无尤也吳澄纂言六四六居第四畫為賁之離　賁如皤如象也九三居

文明之極六四有輝光之體二爻當上下剛柔相雜之際故皆曰賁如賁之盛卦以六二自外來而文二剛上九自內往而文二柔也九三與六二比近而得其賁故濡如六四與上九隔遠而不得其賁故皤如言白而未受采也　白馬翰如象也六四震馬之中畫坎馬之上畫變為剛則成巽為白翰如言其走之疾如羽翰也六四非得上九文柔之賁故疾走以就正應而求賁於初九之陽　匪寇婚媾象也四與初正應然初九孤潔自守近不昵二遠不交四二比爻也不就之者義也四應爻也就之者正也初不昵二而并疑四因六四之下求初九之疑始釋而知六四非寇也乃己之婚媾也象同也六二吳澄纂言外翼白　賁四白馬上白賁　大過初白茅　白西方之色巽為白兌亦為白巽兌同體也賁二三四互坎三四五互震馬也六四變為剛成巽白也故曰白馬泰上六下二爻剛九三上上爻柔而成賁爻極反質賁復為泰則二三四成兌兌得西方之白上與兌之中畫應故曰白賁凡八卦之色乾坎赤坤離黑震艮蒼巽兌白俞琰集説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為皤馬白為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平聲鄭氏註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變文反於質故其象如此四之應在初初賁其趾而徒行四乃皤其髮而乘白馬其情不相合如此匪媾如何然而質不可以无文文不可以无質賁六爻唯六四初九兩爻相應蓋剛柔相配文質相合匪寇也乃婚媾也胡一桂附錄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无飾之象如此（學案）　愚謂馬震坎象皆取互體指九三言也翰如言九三求六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胡炳文通二五與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為賁而為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人與馬俱白象曰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為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己為寇乃欲與己為婚媾爾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董真卿會通王氏大寶曰皤髮白采飾於柔陰盛陽衰皤如之象　呂氏曰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己寇　張子曰六四以柔居陰性為艮止志堅行絜終无尤也　雙湖先生曰皤如四之自飾也白馬翰如惡是指三言三之求非寇乃是求婚媾耳馬取互坎震象亦皆以九三成坎震則馬九三象矣皤翰皆白色凡物之潔者日乾則白至坎得離故取白象上九白賁亦

蒙此義寇亦坎象不言吉凶者四守正以待正應可知矣（所引姚氏曰見前項要也凡）齊履謙本説四亦賁于五者四亦柔故不賁而反皤皤質素也白馬者亦以白飾為解寇三也婚媾初也梁寅參義六四在離明之外為艮止之始乃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也故云賁如皤如夫初舍車為在下而无所乘故也四在九三之上則有所乘矣故云白馬翰如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然四本與初為應而三乃逼近故疑其為寇而三實非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四之與三雖非正應然三得正而四亦得正以正而合又何尤乎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子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朱子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无他患也卜子夏傳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得位有應賁而成文故絜其儀白其馬欲翰如而速往也懼三為寇而不敢進退當位正應疑何久乎寇爽則合矣王弼註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重言匪寇婚媾四本卦二也睽各一　終无尤也五本

卦剥蹇鼎旅（孔頴達正義）六四當位疑者以其當位得與初為應但礙於三故遲疑也若不當位則與初非應何須欲往而致遲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者釋匪寇婚媾之義若待匪有寇難乃為婚媾則終无尤過若犯寇難而為婚媾則終有尤也（李鼎祚集解）象曰六四當位疑也（案坎為盜故疑當位乘三悖禮難飾應初遠陽故曰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虞翻曰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也）（張横渠說）六四賁如皤如止於无尤也以陰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東蘇軾傳）六四當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賁賁初九而初九全其潔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潔者凡以為四也四可不以潔答之乎是以絜其車為翼然而往從之以三為寇而莫之媾也此四者危疑之間交爭之際也然卒見於侵陵之禍者以四者之无不貞也（楊龜山經說）則止文柔而為艮艮止也剛止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剛分柔則止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陳了齋說）當位疑也故曰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要其終也終无尤應初也其義亦何舍而已矣（張紫巖傳）四近臣潔白其德以自守初自下從之猶馬疾馳者然初四皆未受飾質之美者惟四以

柔居柔得道守律義不苟從婚以來剛疑初幸如其同己應之賁以顯同志潤道行終可以无尤尤於賁感夷互坎居四為皤如為白馬剛阻為寇且乘之清者為質質德以清潔為本清潔而後利澤及天下中庸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賁之交飾无惡夫德潤而備故初四有皤如白馬象若上九白賁德大成矣艮變巽為皤如初本乾體乾為金為馬為白為初與四正應為婚媾（郭雍解）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健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之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立困之賁皆虛己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為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姻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李光讀易詳說）四與初為正應初以陽剛在下守節義而輕富貴者四欲往從亦當以潔白之操應之故賁如皤如也皤潔白也白馬翰如者聘賢必以車馬馬取其色白者詩人以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亦取潔白之義翰如飛翔而往也聘既以其道則幡然而來矣匪寇婚媾者古之聘賢猶嫁娶之用媒聘故以婚媾爲喻四之

應初初之從四乃正應也而九三以陽剛間乎其間四又乘之故與三為仇所以遲疑而不敢遽進也非三為難則四與初合久矣夫陰陽之相求剛柔之相賁乃理之常六四下應初九位固當矣又乘九三之剛此當位之所以致疑也初與四既以正道相應小人為間者終莫能害之故終无尤也（朱漢上傳）六四初九以正相賁也六四之柔下賁初九賁如也初九之剛上賁六四成巽六二為須巽為白皤如也言初之賁四純白相賁飾也六四當位伏巽為不果有疑志也四所以疑者初間於三坎為盜為寇內外之際四有乘剛之險初四未獲賁也雖未獲賁而應之志其疾如白馬翰如飛騰而赴之匪九三之寇則遂婚媾矣初離為雉之四巽為雞翰如也翰剛文也震為作足之馬震變巽故曰白馬翰如震長男離中女男女合故曰婚媾純白无偶雖能間之始疑而終合故曰終无尤也四之所尤者三也三下卦之終（李衡義海撮要）初九為應義不來申四慕之愈切初高其潔白之道欲飛翔而來也（陸所引王弼註孔頴達正義小有異）（傳朱漢上傳並見前）鄭剛中窺餘李鼎祚謂坎為盜初與四相應而三間乎其中坎盜阻之也故六四雖當位不能无疑夫初不肯乘二之車徒行以求四四知初獨已亦心馳而下赴之蓬雖處中其不疾而速固有若白

馬之翰如也宜曰白馬者蓋初與中阻於寇未遂婚姻之義所以相賁飾者未相反故馬取其白董遇謂馬舉頭高仰為翰此不疾而速之意也集傳謂震男離女婚姻之象震為作足之馬有伏巽馬巽為白陸績謂震為馬為白楊萬里傳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文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居間而憂疑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其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林栗集解六四下體為坎上體為艮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下應乎初九之乾故曰賁如皤如皤猶白也坎艮之間其位在丑丑金之所歸其色白故有皤如之象六四與初九相賁者也物相雜故曰文來有一色而成文者也今曰賁如又曰皤如何謂也曰六四體是艮止隔於二又未遇其配雖與初九有賁如之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故曰白馬翰如坎艮皆馬也謂之白馬猶皤如之義也翰馬翼也馬以足而言翰者謂其從初之志如馬之將翰飛也故

曰匪寇婚媾初遘於二二體坎坎為盜故有寇象然二與三相賁非為寇者也二三合則四於初為媾矣故子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九三六四皆當其位故其去就不能无疑然終與初合則可以无尤矣聖人之為賁也所以飾天下之物不可以苟合也賁之道行而君臣父子夫婦各安其分而保其合爭鬬不興禍亂不作故六二與上同與而三九濡如永貞則終莫之陵也初九舍車而徒而六四與之婚媾則終无尤也不既明甚矣乎楊慈湖傳六四與初九正應而下比九三陰陽相比疑有相與之情故曰當位疑也而六四正應於初應於初則不比於三矣三之於四非正應也四之於初乃正應也正者君子之道不正者小人之道故四以三為寇皤白也六四賁如皤如言其潔白不為小人所汙染也如白馬之驟往應乎初九之陽志專應乎正一无駁雜斷不與九三之寇為婚媾不與九三之寇為婚媾則人雖始疑之終不尤之也項安世玩辭九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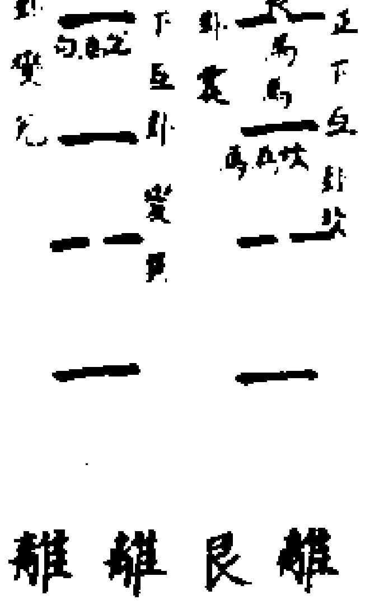
六四　九三六四在兩卦之交其文皆盛而不相得三以乾之重剛而處離之上賁之發揚而明麗者也其文光燿可鑑故曰賁如濡如詩所謂六轡如濡也四以坤之柔而處艮之下賁之陰靜而篤實者也其文淳白而无華故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人與馬俱白言德與位俱靜也兩文

相違而相反如此故其情不得不疑然三有剛正之質非徒文也以正守文孰能傾之又何慮於四哉故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凡卦主四而變四當文位之變與三相反識有可疑之迹然而四亦居正非相呼之人也文明之與篤實純剛之與純柔濡如之與皤如非相為寇實相為婚剛柔相錯離艮相交天下之至文也而於四何尤焉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在賁之時以相雜為文兩文體性雖異終歸於文故兩象皆以終為言李衡詳解皤如以其潔也翰如以其速也四有應於初欲往而從之故以皤如之賁而乘翰如之馬其從初之志亦堅矣然以其迫近於三而為三所閒故初不能无疑焉夫初之所以疑我者豈非謂我為寇讎也哉而不知匪寇也乃婚媾也吾以潔白自守而反指為寇之疑疑釋則可以有合尚何過尤之有馮衍守節於更始亦可謂能絜其志者也及其歸光武也而光武猶以前日之憾疑之夫守道自絜者乃君子之常而懷疑待物者非人君之量光武於此則失之矣而衍何罪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六四當位疑也當乘剛之位故疑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邪不能害正終得遂其志也馮椅輯註六四當位疑也以當位明文義謂疑於所與有初與三之婚寇陰善疑凡言疑皆爻文也　匪寇婚媾占　終无尤

也謂能不從寇而以婚媾則終无怨尤三四兩爻皆言終蓋本不如是處得其道然後如是故曰終无尤叶胖恬馮椅輯傳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賛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程正叔曰四與初為正應本相賁者也為三所隔故皤如而未獲者也林黃中曰物相雜故曰文未有一色而成文者也本爻艮體而止艮於九三未遇其配雖有賁如之象而皤如之質猶在也郭子和曰初以剛強之飾其上而未翰如之馬也馬之未所以飾四之皤四亦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陰希聲曰初九義不乘車欲飛翔而來也王介父曰馬者不動以進之象蹟初九不從二而來應已也翰如其志疾也離體而陽爻故疾王輔嗣曰有應在初而閡於三為已寇難二志相感不獲通亨呂與叔曰九三近而不相得故為已寇　與五同體又以臣承君本相賁者也而皆陰爻不成文也則下比九三宜相賁者也三性雖上體而本爻性靜止以異體而不受賁也唯初九正應也而閡於三之寇故過期而不遂婚媾復已皤如初九以二來文剛不專所賁而舍之如馬之飛求賁於己而其馬尚白則亦未受賁之象也九三雖欲寇己己不從之以初為正配婚媾故也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四應初理也以隔三故賁初未成自昔先達在上之君

子欲引其類以自顯而為非類所隔不獲在下之用者亦多矣程可久曰三與四陰陽相比然近而不相得不受賁者也張子厚曰以柔居陰性為艮止故志堅行絜終无尤也李子思曰六四六陰處當其位與九三重剛不中者從弱靜躁之不侔蓋天下有自然之文要各有當然之分而不容於苟合也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賁六四　賁之離



離下
艮上

離下
離上

四居上卦變離文明之始賁如之象
皤素色也兌西方其色白皤如之象
象　震為作足之馬坎為美脊之馬
變兌為白白馬之象離為飛翰如之
象　坎為盜寇之象變巽為順匪寇
之象　六爻唯初與四為有應四坎
為中男初離為中女離禮也坎法也
二爻以禮法相賁婚媾之象　以六
居四以陰居陰當位之象　巽為進
退為不果疑之象　艮是成終之卦

變離之吉兌之說巽之順終无尤之象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尤也四為外諸侯位居震之中而變兌動而歡說是亦以文相接而相朝者也故亦曰賁如皤雖是素色說文亦訓老人貌其來者既年高所乘之馬又且色白而如翰飛之速非是與我為敵者乃是我之婚媾也初婚曰婚重婚曰媾是有一過再過不一過之意有客之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追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即此爻之故賁也蓋微子作詩而去殷成王作微子之命歷文王武王而至於成王之時其年亦必耄矣故曰賁如皤如殷尚白微子乘白馬而來見於周廟檀弓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氏註翰白色也又引易曰白馬翰如正謂此也頌言有萋有且追琢其旅皆賁如之實也鄭氏所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頌所謂淫威書所謂備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此爻所以言匪寇婚媾也初婚曰婚是微子歸周之初也重婚曰媾是周殺武庚而立微子也夫在周之時而行殷家天子之禮樂其來見也又來戎事之翰此象所以言當位疑也頌之終曰降福孔夷而微子之命亦終之曰往哉惟休此象所以言終无尤也。卦變云離離者麗也賁之離始離而終附麗者也其微子去殷歸周之象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六四以陰居陰當乎位質也。以四應初剛柔相錯文也雖與初應而近比九三近而不相得以為已寇賁如者欲應初也皤如者安於當位以辟寇也有是疑也故或文或質然潔白其行以待之寇卒不可得而犯則婚媾諧矣。東萊呂氏曰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求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之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後橫渠說楊龜山程頤朱子上）傳鄭汝諧翼傳（及程氏）趙以夫易通四之柔應乎初之剛賁如也以柔居陰其質本白皤如也震為大塗於馬為馬足為的顙馳騁康莊如飛如翰白馬翰如之象四與初應婚媾也乘三之剛寇也若不為三所間則與初親矣匪寇婚媾也居雖當位下乘乎剛未免可疑待三之變更配乎初何尤之有此爻亦以不變言變則為離之突如矣易祓總義皤白也六四陰居陰位未發為賁且艮體為止故言白四互三五震體為動在下為左白之馬足在上為白顙之的顙白馬也正應在初累於有行是謂白馬翰如九三以互坎阻之故以寇言能无疑乎然九三亦以

陽剛上行與初同德與四相比非為寇而害我乃為婚媾而親我其終亡應相賁上承乎六五而終无尤於我賁道之善者也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四又賁之離離旋賁者也艮受賁者也四居艮體以陰居陰不能往而受賁離亦不來賁之故當賁之世而其首皤如而所乘之馬亦白也皤髮白貌白受采而四求賁之心故乘馬翰如疾往以就之也始焉不得離之賁其親之加寇難今往就之而艮男離女自相配合乃婚媾也蓋四以陰居陰而在艮所當之位固可疑其不得以受賁今之於離則匪寇婚媾而始之怨尤終可无矣離為飛鳥故有翰如之象或曰四互三五震體動下為左白之馬足在上為白顙之的顙白馬也　愚曰賁主文明三為賁之極矣四與上九无應故皤白也馬亦白也如上之白賁也來受賁者馬為人所乘指初九之剛也初四正應隔於九三其相賁之心疾如飛馬之翰也匪寇婚媾有二義若非九三之寇難間之則可以成初九婚媾之親又九三非欲為寇難也欲與四為婚媾以奪初九耳其義俱通然諸說或以四為五所隔不受上九之賁或以四自處潔白不欲受飾於三終不若初四之為正應（所引郭子和曰見前郭雍傳趙汝楳輯聞）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位未有疑者至此不能无疑蓋我雖當位而初九九三皆以陽上賁一正一否。其情適然是以疑也四能謹嘉耦怨耦之別非三而不受則始雖有疑終无尤悔徐相直說六四賁如皤如上終无尤也四應初相賁者也為三所隔不獲賁故曰皤如皤白也馬在下而動未獲相賁又云白馬其從應之志如飛故曰翰如然匪為三所寇隔則已與初為婚媾矣象言四雖當位疑三而未敢動也然義直理勝終得相賁无怨尤也張應珍解為賁者離也受賁者艮也故六四賁如皤如上九白賁是皆文飾之美皤然成章猶繪事後素也六四之志下應初九其應若白馬翰然勇於前來以當位之嫌或疑九三為阻然三非寇我是親我者也九三既非我寇則其終有應於初九而无尤也蘇起翁擣易記六四以白為賁其身皤如而白馬如飛翰之迅與初為應速於就之匪寇婚媾也六四之飾但以白素何也六四自當其位然有疑心所疑何事疑相近於二而不應已也知初舍車而徒不好紛華故以白素之飾而迎逆也賁飾簡淡終无過尤而況初與己匪寇而乃陰陽之婚媾哉艮少男離中女婚媾也離伏坎坎為盜寇也伏坎匪寇也三四五互震為馬四變蕩則二三四互巽巽為白宜其皤如又以白馬為飾也又變重離賁飾文明之盛歟陳深讀易編六四當位疑也以六居四當位也雖應位而以重陰來

三之重剛欲與初應而介乎其間故不得不疑也　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始疑三之寇終與初正應而合故无怨尤又得以相賁也陳晉解六四當位疑也賁當位而疑衆於三丁易東象義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四與初各當其位雖有九三之寇可疑終與初為婚媾也鄭舒圖說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雜卦言賁无色也夫太素色之始也故上九之剛曰白賁无咎賁之主也初與四應舍車而徒二上賁主賁其須也四今應初亦曰賁如皤如蓋賁為白賁坎為發故曰賁如皤如坎震為馬賁色本白下應離初之剛如馬之飛翰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之陰下應初剛中有坎剛閒之難曰坎寇寔匪寇也初四正應婚卽媾矣與也匪寇婚媾群同而意異故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雖曰坎寇寔匪其寇六四當位下來應初雖不為九三之閒亦未見有所疑故曰六四當位疑也寇匪其寇婚已媾矣九三雖為下卦之終何所尤乎故曰終无尤也吳澄纂言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六四居當其位非有可疑者也其始也初九疑之而不相其終也知其匪寇乃婚媾也則无尤之意而與之為應矣俞琰集說郭京曰六四下有皤如二字節齋蔡氏曰所當之位可疑也蓋以當字作平聲四當賁道變

章之位與初正應四止而初文見體性各異而不相得彼此皆不能无疑然體性雖異合之則成章始以我為寇而見疑終則與我為婚媾而疑釋故无尤也終无尤此與剝蹇鼎旅凡五言之皆一意李簡學易記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　雷氏曰六四自飾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飾于初故曰皤如初九體乾馬也義而不汙白馬也舍二之車而弗乘專志於四動而趍上疾若飛然故曰白馬翰如六四以陰居陰正而不足於明是以初九之來本以親己疑其為寇也始雖疑而終能以正相賁復何尤哉李恕易訓皤白也未獲賁也四與初應相賁者也本欲賁如而為三所閒乃不獲相賁而皤如然從初之志如翰飛然故白馬翰如非為三之寇所隔則遂其初之婚媾矣四與初遠而三介其閒是所當之位為可疑也雖為三所隔而正應必合終无過尤也保八易音六四賁如皤如皤者白也初與四剛柔相易為賁巽為白或飾或素四應初未獲相賁白之象也　白馬翰如震坎為馬變巽為白馬離為雉有飛象翰如也四欲往賁初疑三所隔以其相賁之志不合或飾或素蓋進之志如飛終莫能止白馬翰如也　匪寇婚媾既進而得與初合三亦與二互相光飾前疑俱釋匪寇讎乃婚媾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君子體而用之六四

當位已下三爻當擬之而復言議之而復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蓋言不可當疑而數謀也故曰无尤矣胡震衍義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而為九三所隔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初以正應而居正白馬之象也其初四求應之至如馬之翰飛而至也使六四匪為九三寇讎之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夫一不獨立二則為文應與之相接而邪妄之可間者勢之變也邪妄之既去而應與之必合者理之常也賁六四與初為應而相賁者也賁以皤言為以白言是為三所隔未獲相賁也然道義之交莫如初九三則妄求者也應與之正莫如初九三則枉道者也雖四為三所間而其從政從剛之志始如馬之翰如也貞妄不兩立有特而妄去則貞者合賢與不肖不兩成有特賢者親則不肖者疏矣六四與初既以正道而相賁九三何終能間之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謂正應在初而三當之是所當之位為可疑懼此所以從初之志如飛翰也又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不能為寇而終獲相親亦无尤也白雲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是以為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亦之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illegible]虛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志飾其趾而來翰如

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人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已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朱子曰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賁如皤如其質可受初九之賁白馬翰如其志欲從初之意也張清子集註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也　愚謂賁至六四已過中矣由離入艮漸反於質凡文明以止之時也四與初剛柔相應故曰賁如四為九三所隔不能遽合未受初九之賁者也故曰皤如皤白也馬在下而動者謂初九翰如飛也馬以白言亦未受六四之賁者也白馬即初九欲求六四之正應飾其趾而來疾如飛翰之馬白馬即衍書白馬之白是已翰如即詩云如飛如翰是已寇三也婚媾初也匪寇為九三之寇所隔則四與初為婚媾矣象言當位者以六居四也疑者疑三也言六四當位得正不牽於邪故有疑三之心況四本多懼以柔而下乘九三之剛豈不懷疑乎然初四正應終必相賁亦无怨尤也趙瑾解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四得賁之正處賁飾之世其質皤然必待正應初九之剛賢來與相賁初乃為三所隔塞不獲相應塞久必通初乃得如白馬翰飛之疾而來媾匪三為寇隔乃婚媾相親相賁久矣

象云當位疑也初九以六四所當之位比三爲賁疑而不來終无尤令則正應相賁如婚媾相親是終无過尤矣胡炳文通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三欲與四爲婚媾可疑者三也守正而不與亦不與三也董真卿會通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潘氏曰初四正應始雖疑慮終必自合復何尤哉陳應潤爻變易縕六四賁如皤如止終无尤也皤如須髮之白者翰如馬之行如飛者四居不當之位上不與五應下不與二接而象曰六四當位疑也何哉士君子有文采之賁未遇于時隱而在下至于須髮皤然之白无意進用忽有白馬之來如飛翰之急初疑其爲寇不疑人君聘召之來禮如婚媾使之居大臣之任至此當位无疑矣六四變離文明之時人君之求賢之急也如此終无尤者老而得君以行其志不負平生之所學何怨之有如文王之聘呂望漢武之徵申公皆當德之高者古者求賢多求老成與刑應事之深者非若後世限以耄期而弗用解蒙精蘊大義　先儒曰三當其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　蒙謂有相賁之道而未獲其賁者由其有間也而吾夫子又言其始之離而終之合也賁指之撮要　初九爲應義不乘車四慕之愈切初高其絜白之道欲飛翔而來也以其守正待應故終无尤所引四與初正應以下二條見（前朝袁行義孔穎達正義）易纂饒氏曰四以初應爲賁爲九三所間白馬指九三陽爲白翰如則求我之意然其心初非爲寇乃求婚媾緣九三得正非强暴者所謂終莫之尤九三无正應而求四四又乘剛誠有可疑六四所處者正故始雖疑而終莫之尤也（所引朱氏曰明已曰見周易節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未

賁（賁卦四）

賁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程子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寄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復賁於外比之賢賁於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其裁制如束帛而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裁翦紛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裁制而成用也其賁於人與蒙同而象不言吝者蓋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賁責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朱子本義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朱子語類賁于丘園是簡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淵）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是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然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砥）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尚然也（僩）　先生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簡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義考之從水則爲淺從貝則爲賤從金則爲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居尊位却如此敦本尚儉便似吝嗇如衛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却終吉此在賁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没了（營）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曰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敦本說吝曰某之意正要如此說或以戔戔爲盛多之貌先生曰非

也戔戔者淺小之義片淺字多字皆殘字或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人傑）（楊用之文蔚錄。）賁于丘園者是務農尚本之義（學蒙）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人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云如何丘園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翦之象尤艱曲說不出又八字只平白在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其說則說又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翦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學蒙）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束帛解作翦裁恐無此理且如今將束帛示人人決不思量從翦裁上去（義剛）趙與迴易遺說朱子語錄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敦本尚實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戔戔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束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吝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戔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戔則為淺從人從戔則為俴從貝從戔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翦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吝終吉文義稍協又問曰賁无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銖）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董銖錄）王弼註處得尊位為飾之主飾之盛者也施飾於物其道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賁于丘園帛乃戔戔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也陸德明音義賁于黃本賁作世束帛子夏傳云五匹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戔在千反馬云委積貌薛虞云禮之多也文音殘黃云猥積貌一云顯見貌子夏傳作殘殘（孔穎達正義）賁于丘園者丘園是質素之處六五處得尊位為飾之主若能施飾在於質素之處不華侈費用則所束之帛戔戔衆多也吝終吉者初時儉約故是其吝也必儉約之吝乃得終吉而有喜也故象云六五之吉有喜也　注處得尊位至乃得終吉也　為飾之主飾之盛者若宮室輿服之屬五為飾主若施設華飾在於輿服宮館之物則大道損害也施飾丘園盛莫大焉者丘謂丘墟園謂園圃唯草木所生是質素之處非華美之所若能施飾每事質素與丘園相似盛莫大焉故賁于束帛丘園乃落者束帛財物也舉束帛言之則

金銀珠玉之等皆是也若賁飾於此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故云丘園乃落也賁于丘園帛乃戔戔者設飾在於丘園質素之所則不靡費財物束帛乃戔戔衆多也諸儒以為若賁飾束帛不用聘士則丘園之士乃落也若賁飾丘園之士與之故束帛乃戔戔也諸家注見多為此解但今案輔嗣之注全无聘賢之意且又之與象亦无待士之文輔嗣云用莫過儉泰而能約故必吝焉乃得終吉此則普論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也若從先師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所以漢聘隱士或乃用羔鴈玄纁蒲輪駟馬豈止束帛之間而云儉約之事今觀註意故為此解耳要義註以儉約釋賁于丘園无聘賢意　漢聘士用羔鴈（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艮為山五半山故稱丘木果曰園故賁于丘園也六五失正動之成巽巽為帛為繩艮手持故束帛以艮斷巽故戔戔失位无應故吝變而得正故終吉矣都絜易變體義此賁之家人也而文解云爾者夫賢者隱于丘園也家居而未立朝家食而未受祿人君或未敢召也將欲起之於其家而恭欽不可以无賁必以贄先焉而將其意所謂賢者亦未嘗拜賜於庭也受之於其家而已湯之於伊尹聘諸畎畝之中魯君之於顏闔使者亦至其家焉而曰此闔之家也去就雖殊而賁于丘園變體為家人之義則一矣若乃束帛戔戔亦克儉于家之道夫儉于家可也用儉以聘賢者則猶出納之吝矣然君子惟不可虛拘苟有恭欽之實則不以厚薄為之去就故終能得賢而有慶賀之吉若齊國之衆三質於其君是已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雖然此周幣聘於賢者而欲起之於其家且束帛戔戔有克儉于家之義故為賁之家人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六五賁上聘于隱者上九賁五來受聘命項安世玩辭六五艮中爻也艮工爻為山故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也戔戔者委積之貌自賁之時言之不賁其宮室而用力於丘園之中積桑柘積絲帛可謂吝矣要其終則束帛委積而百禮可行黼黻文章之用祭祀賓客婚姻之義皆由之成貴孰盛於是故雖吝而終吉也吝屬艮終吉屬離艮與離合故有喜凡諸卦言有喜有慶者皆取陰陽相合之義蔡節齋訓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丘園國外之地束帛三玄三纁象陰陽為束也戔戔文從二戈蓋相次不一之義言禮文被乎國外聘賢之多也　吝終吉吝又柔也終吉位正也求賢專以束帛為事不求者豈能盡至哉故亦可吝然得位重禮亦賢者之所喜來故終吉焉馮椅輯註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致飾於幽隱而以物將之之象丘園隱逸者之所

吝束帛聘幣戔戔委積貌虞翻云禮之多也在千反或靡殘或作殘殘者非　吝於吉占趙汝楳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丘園隱者所居詩樂彼之園上九卦外之象六五之柔當下賁於二而二亦柔乃舍二而賁上故曰賁于丘園束帛禮之文也詩幣帛以將其厚意五匹為束不用玄纁者貴質素也戔戔盛多貌　二五君臣之正位好爵所當與靡今不以賁在位之賢而賁于丘園之士可謂吝矣人文明盛之時隱約窮居者易於廢弃五能移以賁之廉然立懦廉貪返華為樸以化天下始雖吝終則吉也（姑汾俞史廷翔猶龜）處賁之特陰居尊位謙退儉約不為華飾于田園廣其桑麻也故得束帛戔戔之多道雖吝而終吉方之古人如七月之詩構大王居邠之德惟農是務教民稼穡宜其王也（東萊讀易）編艮為山六五居體之中山之半為丘人艮為果蓏丘園之象五柔中履尊位能賁于丘園之賢者所飾遠矣遠且不遺況邇者乎賁于丘園乃所以賁飾天下非特賁飾下士而已束帛戔戔聘幣之禮束帛三玄二纁也戔戔淺小之意謂儉而用禮也如此亦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漸至賁之上有反本之義六五坤體為吝嗇故曰吝終吉陳普解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丘上象圍三四象皆近己之地也束帛陰柔象本義六

五柔中勢不尚實故有丘園之象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卦辭小字已有此意　吝不廣也　終吉本實丁易東象義艮為山為果蓏丘園之象謂上九也戔戔委積貌艮又為宮室當賁之時以柔居剛不賁于宮室而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蓋不事乎果蓏之末而以蠶桑之事為先也務本而不事其末以爭吝矣要其終而束帛委積百禮可行是謂終吉亦可喜也　以象變言之自泰來上又本坤變又為坤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也坤為吝嗇又為有終故吝終吉或以互震為玄黃雜厥玄黃幣帛也故以束帛言亦通　此爻言賁于丘園而終致束帛之積始吝而終吉也黃氏日抄古註以為聘賢圖於卦外立說程傳以丘園為上九以束帛戔戔為文其裁制亦未見其確然有合者晦菴謂務農尚儉按雞山忌微有此意鄭氏則與晦菴暗合宜詳其說吳氏纂言六五六居第五畫為賁之家人　賁于丘園象也六五爭中艮體有德之賢止而不仕者也艮之中畫山之半也為丘園丘之有草木者互震草也艮木也丘園賢者隱處之地上九一剛為二柔之君賁二柔者也六四陽爻不受其賁所賁者六五而已以上九賁六五為上之人禮聘賢者思光下逮賁于丘園之象　束帛戔戔象也五兩為束坤為帛而坤之上畫連

束之於外之象戔戔委積貌多也賢者隱處而受聘幣之禮其光顯榮耀被于丘園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湯以幣聘之也　吝占也柔雖得中而不當位故吝　終吉占也受君賜之榮故終吉吳澄纂言外翼丘　賁五賁于丘園　頤二拂經于丘頤　渙四渙有丘　丘之高得山之半故艮之中畫為丘賁六五渙六四皆艮之中畫頤六五艮中畫也二與五之位相應拂者上摩之義六二仰拂以求養於上九必經過六五之丘故曰拂經于丘頤經如陶淵明所云崎嶇而經丘之經　帛　賁五束帛戔戔坤為帛坤之上畫連束之於外也俞琰集說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賁于丘園謂敦本務實矯天下之文而歸之質也帛以十端為束戔音殘戔戔淺小不足貌六五柔順得中亦非儉不中禮者但聘賢而為禮淺小是乃吝嗇也然禮奢寧儉而以此化成天下故亦終吉胡一桂附錄纂疏子夏傳云束帛五疋為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胡炳文通諸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賢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質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為吉又於上九賁極反本之為无咎也董真卿會通項氏曰艮上又為山

故中爻為丘園丘園者束帛之所由出　孔子曰諸儒以為賁飾丘園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則晉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惟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雙湖先生曰坤為帛三陰坤體五艮為手九三一陽間之有艮手束帛之象齋復讓本說賁于丘園與困于酒食語意正相似酒食非困人之具丘園豈多文之地大凡賁反此類他書有之束帛禮幣戔戔委積貌言處而不用深寅參義六五當賁飾之時居至尊之位宜徵舉丘園之賢以共成文明之治者也然陰性吝嗇其賁飾於丘園之賢者止於束帛之戔戔而已束帛薄物也戔戔淺小之意也將招致賢才而物薄如是可羞吝矣然賢人者不以幣帛為悅而以恭敬為悅也如六五之虛中待賢則幣帛雖微而賢者亦進矣此其所以終吉歟董文甫經義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賢者之德著於下故人君之禮隆於上夫高尚之士人君所當尊尚者也使其清瑞遠德輝映於原野之間而策文鴻典乏膏於朝廷之上果何以風厲天下哉賁之君子隱居以求志王侯之不事高蹈一世傲睨物表丘園之賁无非超遠之德也是豈不足加尚哉下有遺才則上有殊禮即戔戔之束帛而寓其渠渠之厚意焉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於天下矣賁之九五

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以此蓋嘗論廉貪立懦固譽於賢者之節行而激昂奮勵尤關於人主之禮貌寬閑之野寂寞之濱獨樂治歌乎閑固距視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世未嘗乏也然而湯之聘幣不加則莘野之夫人不以為貴文之輜軿不勤則渭濱之老人亦不知其為高也嗟夫世俗之人紛紛於富貴之間而不知自止是者志於尊榮而肆為驕矜之習顧視岩居穴處之士莫不頻蹙喔咿而不樂犯者黎藿不飽而猶不媛習為貧賤之所摧折仰望貴人之輝光則為之顛倒而失措豈天下皆棄貌之士而曾无恬退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滿輪束帛不加於守道秉德之賢何以激天下之高風而属天下之清節哉且夫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蓋具賢足能竊伏海瀕利祿之念輕而待養之心重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蕞塵滯慮一掃而空超邁高遠一世莫及。幽閒草野之人皆飽聞而厭道之其清輝之光耀高義之發揚丘園頓為之增光而草木亦為之改觀矣作而興之使天下聞風而慕其機顧不在上之人歟。一介行李將命丘園卑辭重幣以隆其禮束帛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璀璨溢目。隆寵榮光感激其心以義請而強委重焉。于以旌其遁德而表其素履。齊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孰有不為之興起者哉。嗟夫衣敝緼袍。華於佩玉玄袞亦為棄猶敝屣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矯世厲鈍之具非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加哉古之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高蹈隱淪以待天下之清舉也身名俱高傳播萬世後之君子貪榮慕祿患得患失覆富貴而蹈危機有所不恤也居爭奪競之中而見超邁清高之舉崇尚獎厲靡敢後乎幣帛筐篚靡敢吝乎雖然天下固有邁高而以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山之巔水之湄忍愚若而人焉則林麓未必非纓紱之闈澗溪未必非怨激之聲也苟則逃名者所以求名无譽者所以千譽萬世之下猶有公論固毋庸於世而盜名也是必有賁于丘園之君子而後可湯望之經義束帛戔戔惟其有高尚之質必以隆其尊尚之禮禮非文則不行也使其清規逸德之士而不能以繁文縟典之幣而來之彼將於歸潔其身而已矣賁之君子高蹈一世傲視物表利祿之念輕待養之心重吾將何以拔其在野而列之在朝者乎今也即戔戔之束帛而為其渠渠之厚意則尊尚之禮既見於一人而高尚之德益著見於天下矣賁之六五有曰云云夫衣敝緼袍華於佩玉玄袞亦為弃猶敝屣君子固不可以貨取也而人主厲世原鈍之具舍是則不能以虛行也禮貌之盛衰於我何加哉古之君子委身於寬閑之野肆志於寂寞之濱視一世之功名富貴於我如浮雲者後之君子貪榮慕祿患得患失覆富貴而蹈危機有所不恤也居爭競之中而見恬退之士崇高獎厲靡敢後乎幣帛筐篚靡敢吝乎有人於此隱居以求志王侯之不事蕞塵滯慮一掃而空超邁高遠一世莫及清輝煌耀表而出之高義發揚作而興之其機顧不在上之人歟俾其一介行李將命丘園卑辭重幣以隆其禮束帛加璧以尊其德織文貝錦璀璨溢目隆寵榮光感激其心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嗟夫湯之聘幣不加則莘野之耕夫人不以為貴文之輜軿不勤則渭濱之老人不以為高後世之士進則輕就人之爵祿退則不能自甘於窮寂之歸達者尊榮貴者推抑豈天下皆爭奮奔競之習而曾无超邁清高之守哉隆爵厚賞惟及於爭名貪進之夫而猶輪束帛不加於守道秉隱之賢果何以風厲天下者乎。雖然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彼其特立獨行是非不顧忠肝義膽終古不磨。不過以一時之辱。而易萬世之榮又奚必戔戔束帛而後為崇獎之具哉。吁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程子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卜子夏傳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不在於彩賁之作也。柔以居陽。獨保儉德。不固則以為飾守中黃以為賁化之首也故賁丘園之儉焉納富用約故戔戔其束帛蓋也過儉不飾雖可惜也致理於文終獲其志故吉有者喜也王弼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喜如字徐許意反无妄大畜卦做此　重意大畜豐六五之吉有慶也餘見噬嗑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間賁飾丘陵以為園圃隱士之象也五為王位體中履和勤賢之主尊道之君也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飾上成功故終吉而有喜也虞氏曰五變之陽故有喜凡言喜慶皆陽爻束帛戔戔委積之貌　按六五離爻離為中女午為蠶絲束帛之象張横渠說六五賁于丘園上有喜也陰陽相固物所早生柔中之德比於上九上九敦素固可恃而致富雖為悔吝然獲其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每（一作區）蘇軾傳丘園者僻陋无人之地也五无應於下而上九之所賁也故曰賁于丘園而上九亦无應者也夫兩窮而无歸則薄禮可以相縻而長久也是以雖吝而有終可不謂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則吝而吉可也戔戔小也楊龜山經說先生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小矣束帛戔戔用禮薄矣非人君所賁天下之道也故吝夫丘園已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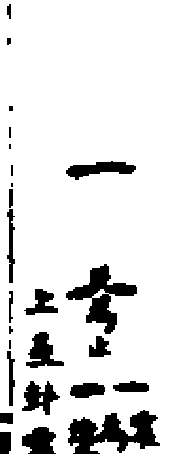
也六二正應之象也然二為文明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喜陳了齋說初九之舍行乾也六五之吝用坤也君子之文又與而天同果而已安用飾賁飾也故終乃有喜張紫巖傳為賁飾主非得巖野賢則无以反素樸而復其治安能无致飾之吝邪以陰處尊位下乘坎險為吝艮為山為丘園丘園指上九五本坤位坤為帛為衆為束帛戔戔得賢而治道立喜之大也九五柔中得艮之止故能屈身禮賢以成離明之治離南方其性喜雖位乎內為有喜郭雍解六五為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莘周之賁也及於渭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賓幣帛循匪之意也于晏傳云三玄二纁象陰陽為束帛數以戔戔為多何氏馬氏云戔戔委積貌許叔重以戔從二戈蓋謂有相次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為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以貨取而在禮不廢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以喜樂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為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為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為賢者窮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為國之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賁之時為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陸于陵之類皆誠為郊野陸陵何獨假丘園以為質素也況質素為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為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賁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若設飾於丘園質素之所則束帛乃戔戔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耶管墨嗇利之學會鄙小道豈足以充賁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於束帛戔戔之多又安足以為聖人之道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氏之言害義孔氏殊於文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殊不復聞矣李光讀易詳說六五當全盛之世為賁之主國可以崇臺榭廣苑囿之觀六五居中正之位雖賁于丘園而束帛戔戔不為侈也故雖吝而終獲其吉象言六五之吉有喜者吝道宜有憂虞當賁之世能以儉約自處後必獲福

故有喜也又丘園隱者所寓如初九之賢舍車而徒守其節義而安於賁約者人主所當聘用也三玄二纁謂之束帛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世菲薄如此以禮為主而非吝也故終獲其吉以卦體言之六五一爻聖人示奢淫之戒其意深矣然以丘園為隱者所寓其從來亦遠矣姑存二說不敢決也朱漢上傳艮為山為果蓏山半為丘而有果蓏丘園也五尊位柔中外賁上九之賢故曰賁于丘園坤為帛艮手束之束帛五兩坤數也三玄二纁天地奇耦之文上五相賁之象戔戔委積貌坤為衆束帛其上多而委積用之外聘故曰束帛戔戔夫五得尊位當賁天下六二不應近比上九吝道也然柔中孚禮上九自外賁之始吝而終吉正則吉也陰陽得位曰喜上來賁五陽得位而正喜盖孰為之哉好賢樂善有得于誠心故曰六五之吉有喜也曾穜易粹言兼山郭氏曰六五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以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之基亦至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束有不盛者焉尚且束帛以養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禮之意也儉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沒禮傷廉而遺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侈極美與夫得賢於畎畝之中幡然改是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者可同言之哉易說（所引俱朱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上九有止靜篤實之德五能以戔戔之帛致而聘之唯二有文明之德待聘而行雖進故吝束帛非豐以聘丘園之士故為盛多（牧）居賁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賁飾六五下无應與六四相近四亦陰文故比於上九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束帛將禮之中但賁于所近吝狄之道石　丘園敦賁之地使天下之務農重穀之事則國用豐年又當吝嗇節用故終獲吉（胡）　戔戔損少儉而用禮不失中也介丘墟園林質素之象此卦有孚盈缶亦著信於質素之事也（代）（所引孔穎達正義蘇軾傳朱漢上傳並見前）鄭剛中窺餘周官禮圖經野鄭司農謂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野則九夫為井四邑為丘之類丘園蓋在野之地也賁于國則城郭宮室之屬皆在所飾侈財害力為多賁于野不過乎山林津梁溝澮之事必无事於雕飾之侈初雖若吝而束帛戔戔終吉之道也蓋廣用宏[illegible]賁則於時不得不然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先於六五推明節用終吉之理又於上九見白賁反質无咎之意諸賁者宜知此也或謂五无應上比九以求賁焉又謂艮為山五半山故稱丘木果曰園當如是則五當為丘園不應以束帛自賁也謂賁上九則上

非丘園矣獨王弼无待賢之意戔在千切又音殘子夏傳作殘殘委積貌楊萬里傳六五文明以止之君兼羣臣潔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盡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蓋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善孰大焉百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軻喜吉孰大焉然賁之特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恥乎且隱丘園者誰哉初六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與乎子房而六五賢於高祖可以爲六二歟而爲六五賢矣六五何恥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爲吝嗇故曰吝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於東萊集解六五艮也以陰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上九之賁故曰賁于丘園六五與上九相賁者也上九艮之極反而成震者也艮爲山故有丘園之象丘園者賢人君子隱遯之所在也艮反而成震始隱而終見矣。故曰束帛戔戔束帛者聘賢之物戔戔者鮮少之貌賢者不可以虛拘不可以貨聘是故束帛以將其誠戔戔以表其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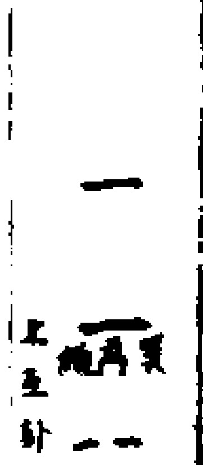
故曰吝終吉夫宗廟之禮朝廷之儀賁之盛也不施於此而施於丘園其爲賁也可謂吝矣錦繡纂組黼黻文章賁之盛也不施於此而施於束帛其爲賁也可謂吝矣然而終吉者有得賢之喜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不亦吉乎上在一卦之終故有終吉之象子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三使人以幣聘之用能致君於堯舜之隆其斯以爲喜乎楊慈湖傳半山曰丘六五居艮中又艮爲山有丘園之象六五以丘園爲賁賁飾之世六五能反本善矣束帛戔戔然儉陋雖於賁之特爲吝嗇而終於吉象曰有喜者六五之所爲雖人情之所不快而實可喜也六五有丘園之象故有戔戔之象戔音殘李謙齋詳解丘園者山林隱遯之地也天下文明之世必至於野无遺賢而後爲至治之極故雖賢者之隱于丘園高蹈不屈而束帛戔戔有以增華木據焉之光物雖菲薄而恭敬以將之在我者雖若可吝而終以獲吉何者以其有得賢之喜也成湯之幣聘三至於有莘之野而光武之安車玄纁亦屢往反於嚴光之室賁于丘園其謂是耶馮椅輯註六五之吉占　有喜也喜去聲凡喜怒去聲體也上聲用也有喜君臣相得之辭馮椅輯傳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程可久曰柔得尊位而承應皆陰不足相賁也上九无位可以賁之丘園逸民之所居也張舜元曰艮爲山有丘園之象蘭惠卿曰凡言丘者皆指在上之文如丘頤渙有丘之類是也石守道曰一陰一陽交相賁之乃成賁之道上九居卦外无位之地丘園之象也束帛戔戔者大凡人相親必有物以爲禮交相文飾五居君位如聘草茅之賢禮不可薄必有物以將其厚意如古之玄纁玉帛羔鴈之類也卜子夏曰五疋爲束三玄二纁象陰陽也蘭惠卿曰非其正應故謂之吝然二不相應而上九陽剛之賢我能賁之是以終吉鄭舜舉曰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郭子和曰六五爲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聖人不遐遺之義也丘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商之賁也及於耕莘周之賁也及於漁釣束帛聘幣之禮湯聘伊尹文王聘呂望賁其幣帛豈虛之意也　賢者高蹈丘園蓋有堅持其操聘之而不至者矣故曰吝然豈无以湯之聘幣幡然而改者哉故終吉說者多惑於吝謂陰爲吝嗇故以戔戔爲狹少束帛爲薄禮丘園爲質素皆不明易中悔吝之指者也石明象占田畸學易蹊徑

賁六五　賁之家人



離下　五居艮山之中。震塗之上。山中而有

艮上　塗爲丘園之象。艮手巽繩爲束震



離下　爲玄黃束帛戔戔之象巽爲蓋吝

巽上　之象艮爲成終之卦變巽之順離之喜終吉之象

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五爲賁主以柔居中變艮爲巽是能靜止柔巽不務文華於无用之中乃推賁飾之心而賁飾於蠶桑之地使天下不興无衣无褐之嘆故束帛戔戔而委積也雖然人无號寒之憂則民富而國亦富矣不可更務奢侈尤當吝嗇躬儉節用然後能終富盛而獲吉豈非人君有喜慶之事故嘗爲之說黍稷稻粱曾孫之福束帛戔戔六五之喜葛覃七月之詩即此爻之實也或謂丘園指上九之賢六五之君以聘幣之禮招之光賁于丘園之間恐失易辭之意卦變家人賁飾於家者尚儉儉者家人之道吝終吉之象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六五賁飾之時以處尊位致乎文者也以柔居中其體則止文極知反能止乎中矣飾乎丘園樹藝而已衆給人足束帛所以戔戔既知反本則不妄費緜知吝而終吉者也文多賊質反飾其本以止乎中而保吉故可喜也　新安朱氏語録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奢寧儉故得終吉　又曰賁于丘園是務農爲本之意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

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小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句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又問致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先生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賁氏辭光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然是有之方與下文綴从且得分曉　東萊呂氏曰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柔勢常于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以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爲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所[illegible]乎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淺上來比以前依歸半說揚龜山經說來復上傳趙以夫易通二居地之上艮山震木之下丘園也五用而剛下應六二之臣陳羅幣帛以禮聘之賁于丘園也變艮爲巽巽爲繩互離爲絲下體復離束帛戔戔之象吝者不復還其柔也終吉者當位有應其喜宜也易被總義朱文公易本傳曰戔戔淺小之意今按字義水之小者曰淺貝之小者曰賤錢殘俴賤皆小貌　六五賁之主也宜若人文大備爲賁今丘園爲野外束帛乃菲薄戔戔非盛禮則所賁亦小矣何以爲六五之象蓋五以柔中在上陰道常之加以艮體爲止用儉爲賁其德固以吝而吉象以六五之吉爲有喜者陰陽相得爲喜五比四而四與離體三爻相順是以上承乎五雖吝而能賁終吉之道也楊瀛四尚易通鄒子和曰子夏傳云三玄二纁象陰陽爲束帛馬氏曰戔戔委積貌先儒多以賁于丘園爲聘士獨王弼以爲國之道不尚華侈而貴儉約若設於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戔戔衆多此晉星喜利之學貪鄙小道豈足以充賁六五之義乎　愚得之師曰五爻賁之家人六五以柔中之君而下賁丘園之士雖戔戔之束帛具於聘幣之勞乎比上下相交求之道也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若時當家人之時居王假有家之位則男女之相求而相愛其道亦猶是也大抵齊家治國其所以賁飾相須者一理古者男女非聘幣不交不親況五以賁治之主而下賁於巖穴之士則六五之有喜亦猶家人之相愛而有喜也或曰五變巽巽爲利市三倍有束帛戔戔之象　愚曰五以柔中爲賁之君而下賁丘園出應時須之士比賁之盛世野无遺賢之象也或曰五艮體爲山坤中爲地有丘園象自近而賁遠也所引虛崇楊六以見前揚爲主傳趙汝楳輯聞六五之口有喜也賁飾衰顯之思哉施於變律國事寧不可憂今丘園之賁宜有足喜者徐相直吹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上以剛德在外丘園之賢也五能以幣帛聘飾之故曰賁于丘園戔戔吉其多

也亦已得已皆小人不得已舉逸民用之可謂吝矣然終成其治所以吉也象言人君與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也張思叔解戔戔微小貌丘園民也六五賁于丘園之隱者上九也陰爲不富故束帛戔戔禮雖吝以其尚賢故吉而有喜也古者天子舉賢必以安車束帛爲聘○子夏傳云五疋爲束三玄二纁蘇起翁續易記六五人君之賁異乎常人矣是爲賁于丘園○賢者在下車舍車而徒步則高蹈丘園雅志可想六五之君以束帛而光賁其丘園戔戔淺小之稱雖一束之帛極爲淺少似乎吝嗇然竟以好賢樂士而得終吉好賢樂士而賢士咸爲之用其喜樂爲何如故其吉不自他來而皆六五足以自致之故曰六五之吉又變陽則三四五互離賢者來歸文明之運也艮伏兌喜悦也六五本坤體爲帛爲吝嗇戔戔吝也初九變陰亦爲艮艮爲山爲果蓏丘園也陳深讀易編六五之吉有喜也易中諸卦言有喜有慶皆取陰陽相合之義艮與離中德合而成文故曰有喜丁易東象義六五賁于丘園雖无華飾終成束帛故有喜也張文饒五艮體伏兌爲悦故以喜言鄒鑄圖說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　或曰六皇極通變言帝堯生唐始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中二千一百五十七卦得賁之大五夏星甲巳五日起損初九乃會之元月會午宮自升象盡井而生矣貌泯以已意非之何足道哉○夫賁之六五○近乎皆相見天下嚮明而治者也○下觀乎六二人文〻文以察時變爲丘盛郊圍○萬物相見明草木麗乎土也○故自正月天地交泰以左右民○是比賁之六五天下之功　人文化成天下食貨衆多也○六五无應故有吝道恐玩物喪志也終吉者謂近上九天文之剛也○故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謂物之狀成○說言乎兌也○故曰有喜也○吳澄纂言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聘幣之至可喜之事也俞琰集說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比與大畜升凡三言之皆一意李恕易訓束帛聘幣也戔戔委積貌五爲賁之主天下之治由我而賁者也然求以賁飾天下莫先於賁飾賢者丘園賢者窮處之地也聘以束帛雖爲賁道然終得吉聘禮質者粉飾治平故有喜也保八卦皆六五陰居尊位柔順之君也　賁于丘園艮爲山爲果蓏有丘園之象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阪丘園謂在外而近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蓋言丘園中所隱之賢士即指上九也　束帛戔戔吝終吉喻六五如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裁剪而成之自度以柔弱

之質而處尊位才德不足不能而戔戔者翦裁分裂之狀蓋言必當屈身降志求比於丘園中所隱之賢能輔助成功耳雖少羞吝終享其功既吉而且喜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君子體而用之居上不驕所以功成名遂矣胡震衍義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旌賢以隆賁之禮故得賢以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得文明以止之德無群賢藻飾之業不以列于朝著佩玉鳴珂者為已足又加賁于巖谷擢揄隈埋之儒厚意之將有筐篚焉委積之貌有玄纁焉吝於非其人施之於惟其人則賢才之來上而賁君則光昭君德啟沃王心一人之吉也次而賁國家則潤色皇猷黼黻政化國家之吉也大而賁天下則宣明禮樂發揮綱常天下之吉也象曰有喜也謂其加禮賢臣轉吝為吉故其可喜者祇可喜也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家非特飾丘園窮士而已束帛戔戔馮氏曰戔戔委積貌詳慎以戔從二戈非謂有相須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所也程氏曰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受人裁制而成六五陰柔之質寄於上九陽剛之賢受賁於上九者也丘園在外而近且高者指上九也六五柔弱不能自為為可吝少然能從於人受其裁製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享其吉美是可喜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愚謂六五為賁之主。丘在外而高者園圃也。上九居艮山之上。故曰丘園。丘園者。其伊之莘傅之巖乎。五以柔居尊。必須禮貌上九在外高尚之賢。而光賁於丘園之隱者加以一束戔戔之帛。而往聘之。聘賢之幣雖吝嗇。而求賢之意則隆厚故始若吝而終必吉六五坤體坤為吝嗇象言六五之吉而有喜者蓋人主以為天下得人而喜亦猶詩云君子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所引子夏曰見前賁卦所趙蛙解六五賁于丘園止有喜也六五皇猷文飾之盛主當世有位之臣皆受賁飾相輝相映懷德之士未有位者武處于丘園之地盛文之主不能致之為可羞吝戔戔剪裁端正之狀誠能以束帛戔戔之厚幣禮而聘之則丘園之士亦被國家光賁之飾至此則天下之賢无不受賁者矣是始吝而終吉也象云有喜謂丘園之士皆為盛文之主出而為用是國家有喜也丘者上九是也園者初九是也陳應潤爻變易縕丘園山林之隱遁也不肯苟進人君所當禮聘五居尊位為賁之主豈可令有德之士隱于丘園而不用六五變陽上卦為巽通卦為家人士君子有巽順之德又能齊家才美外見人君以束帛聘之禮也戔戔淺薄貌人君聘賢不能豐厚而用戔戔之束帛吝之甚也然束帛之禮輕求賢之意切終至吉而有慶也如伊尹耕于莘野湯使人幣聘之尹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幡然而起卒至相湯伐桀吉而有喜可勝言哉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艮體有丘園之象　蒙謂不能自賁而受制於人雖乏君人之才終能成賁之功亦聖人所喜也易纂鮑氏曰乃賁之主以樸為賁雖曰吝嗇然禮之奢也寧儉（所引胡氏曰見前胡炳文通）

上九白賁无咎

程子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真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朱子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趙與迿易遺說朱子語錄白賁无咎據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吝自說一義（夏淵錄）王弼註處飾之終飾終反素故任其質素不勞文飾而无咎也以白為飾而无患憂得志者也孔穎達正義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飾終則反素故在其質素不勞文飾故曰白賁无咎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上得志也言居上得志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巽上故曰白賁乘五陰變而得位故无咎矣陳了齋說上九應而志上白而非色　習撰宜熱賁文都絜易變體義此賁之明夷也。而文解云罔者蓋君子非不明而常自晦故能致樂告之善。猶白非无色而同於无色故能致五來之所施也。自晦猶之白也。致樂告之善則猶致五來之彰施焉。蓋賁之義也何則素乃可作繪賁乃能生文此白賁之賁也。上九在一卦之外而居六位之上則似之矣陰虛之賁陽。月魄之遡日此白賁之象也明夷務晦而君子用晦而明則以之矣向使君子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則安有樂告以善者哉故不自以為明則人皆獻厥明矣不自以為聰則人皆獻厥聰矣此用晦而明之道而白賁之義如之故為明夷之變體焉然此特因白賁有用晦而明之象故為賁之明夷而與其本體異矣趙復齋說賁之極反質也艮止故靜自文之極得白乃所以為賁也項安世玩辭賁如皤如　白賁　賁如皤如者其文自白如白羽之白白雪之白也白賁者以白文之如斷襴為襆伏韜尚忠也項安世說賁六二柔來文剛為賁其須賁之來也上九剛上而文柔為白賁文之本也蔡節齋訓解上九白賁无咎白素也至賁无文當文柔之位賁之至者也不事外飾何咎之有馮倚輯註上九白賁終於數飾成文之象白賁即繪畫之事後素功也无咎占謂能以白賁五來則无咎趙汝楳輯聞上九白賁无咎五色之實白亦色也素練白華取其質素非无色者特不使文勝質耳　上九當文賁之世而能不競於紛華盛麗退處丘園之間斯固絜己清脩之士人君

不以錦繡之光衣被蓬谷而以質素賁之何咎之有始汾進叟拙顯惜龜賁極則反素任真守志抱朴无素故无咎也方之古人如隋之時天下騷飾奢華邁達長亂惟彼王績隱迹韜光不累于位不務虛名常笑无文中子以文耀世績真隱者也陳深讀易編上九處賁之極白素也賁飾太盛。則有咎惟能反本而尚質素爲成德之終故无咎亦夫子從先進之意也陳普解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則爲善補過矣○易象義上九處賁之極反文歸質者也體艮所以止其文白賁則无事於文矣故雜卦曰賁无色也色且尚无何咎之有　以象言之伏兌則西方之色白賁也　此爻反文歸質之象吳澄纂言上九上之畫得九爲賁之明矣　白賁象也賁自泰變者也泰之九二升在上而文二柔泰之上六降在二而文二剛然初九不賁爻二之賁爻二之賁者惟九三一剛六四不能受上之賁受上之賁者惟六五一柔濡如之賁丘園之賁虛文之飾固有之不爲惡矣无之不爲大損二爻成賁之功亦或解矣賁極當變變而復于泰則善不變而受之剝則凍矣文飾反質賁復爲泰以還其初上九復于二六二復于上則三剛三柔皆守其質而不相文所謂白也泰二三四五兌爲白故曰白賁。於卦終總言。賁極而反質者通全卦而言非專指上九一爻言也。

无咎占也。文極必變。復反于質。則不至於弊矣。故无咎。　六畫俱九。六爲賁之固俞琰集說上九白賁无咎。上九白賁非无飾也以質素爲飾耳。賁極而返本如此故无過飾之咎胡一桂附錄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大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　胡炳文通初取上下之義賁其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爲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儀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歟董真卿會通朱氏附錄白賁无咎據則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悉拘各自說一義耳　龍氏仁夫曰艮上九居靜止之極此有道之賢遁去紛華泊然世外以質素爲賁飾者故爲无咎之占　徐氏之祥曰易上九三十二爻惟八艮體无凶咎　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　項氏曰離主飾艮主白　李氏舜臣曰雜卦賁无色也其白賁之謂乎夫卦以賁飾爲義而初九舍車而徒以示素履於一步之初六五束帛戔戔而躬行素儉之禮於九重之上諸爻所以相賁大率育清脩潔白而非浮靡之事至於上九白賁則凡世間之色无可觀矣大哉賁无色也非知來始有易之初者不足以語此齋復熟本說白然後賁上

剛在上受下之賁者梁寅參義上九白賁无咎以陽剛而在艮上剛而不屈止而不動是賢人之高尚而不屑於世用者也故云白賁无咎六五之君方以束帛徵賢者而上九无歆羨之心甘澹泊之守所謂白賁也居於治世而不能有爲雖若可恥然量能揣分不隳其節亦善矣其何咎之有易纂楊氏曰惟白之爲物可以青黃赤黑者以其質而受飾者衆也此白賁所以爲无咎　魏氏曰此是文極而反質上取終之義故終則反質所引徐氏曰李氏曰項氏曰胡氏曰見前董真卿會通胡炳文通涂潛生易說擬題賁初九何以有舍車而徒之象六二在下體何以取象於須六四陰柔得位何以有匪寇婚媾之占六五君位何以有丘園束帛之吝賁者飾也上九何以白賁而无咎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程子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既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何謂得志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脩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子夏傳上九白賁无咎止止得志也剛居柔上

其尚賢也知存之而不能保終始而得治者自得其文也人之所尚也豈在依柔而復飾哉超然以素物无累矣又何咎乎上而違世蓋亨志也李鼎祚集解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干寶曰白素也延山林之人采素士之言以飾其政故上得志也　虞翻曰上之正得位體成既濟故曰得志坎爲志也張橫渠說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賁故曰上得志也上一作止蘇軾傳夫柔之文剛也往附於剛以賁從人者也剛之文柔也柔來附之以人從賁者也以賁從之則賁存乎人以人從賁則賁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陽行其志而陰聽命惟其所賁故曰白賁受賁莫若白楊龜山經說賁无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爲能賁有質爲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張紫巖傳變文復質惟以身化者能之上九體剛止之德以乾剛飾坤柔而已不受飾爲白賁夫脩身至於反樸還質道德之化文可變也上剛止而明行誠志潔无媿天人得志於身閨已學推而大之且將得志于天下六五之君盡誠禮于束帛之賁蓋知夫文久必弊天下將受其害得白賁如上者而後風俗可淳治道可復聖人之意遠矣夫艮其道光明曰白賁郭雍解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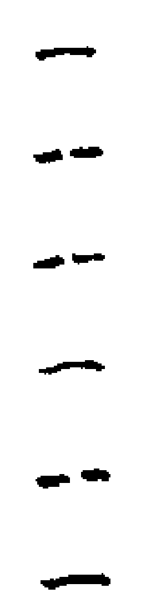
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可乎詩云緜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偽矣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之謂性也聖人體其質而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教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僿矣大者驕奢淫泆於其上小者放辟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教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僿以忠予以繼周雖百世可以此三代之治所以復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流湎淫泆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忘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其義一也方夫賁之時則白賁為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李光讀易詳說賁之道雖尚乎賁飾然舜用漆器群臣諫焉蓋漆器不已必用犀象犀象不已必用金玉觀賁之六爻雖本乎賁飾而常以質素為先上九賢人處尊位而衆所視効者故以質素為飾則其所自奉者无華侈之過奢靡之失也故曰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所志在於儉約今已處顯位而能行其所願則平昔之志遂矣故曰上得志也朱漢上傳上九賁之極有不賁者焉聖人因天地自然之文立王制為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也其志在於著誠去偽使人各由其情不失其本真矣末流之弊尚文勝質而本真喪焉豈賁飾之初志哉志者動於中之謂也上九變動反三三有伏巽而離體離者乾再索而成巽之變也巽為白離為文有色生於无色故曰白賁白質也賁文也五色本於素五味本於淡五聲本於虛質者文之本上九變動而反本則文何由勝咎何由有我志得矣故曰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質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夫是之謂大隆故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藁鞂之尚丹漆雕幾之美而素車之尚荀子曰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悅夫終則有始質者文之始上九之白賁文在其中矣變而通之三代損益之道是以无咎而得志不然事生送死而无敬文墨子之道焉得為无咎賁四至上其爻皆以巽人文相賁以禮讓為本曾穜易粹言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樸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當文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義理禮之文也苟无忠信不可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為之偽也人為之偽殆不若白賁之為得也禮曰有以文為貴者有以素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恭无文父黨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然後知質者自然之質文者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上下相文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偽乎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至於偽何可尚也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恭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筮曰白宜正白黑宜正黑其有取而言之哉（易說）（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賁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龜山楊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居于卦外不與內文交相賁飾脩誠不事外飾者也（石）以君言之自有為以至无為（明）（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蘇軾傳見前李鼎祚集解）鄭剛中窺餘賁以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參而文生然至於上九則賁極矣極則向之分而上者必復其位九復其位則向之下而來者亦還其所剛柔各歸其真尚安得有文乎此上九之賁所以為白也雖然白者本也不得已化而為文文不勝質復反其本以此居上其志得矣上九在伏巽之上巽為白楊萬里傳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賁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奢之時者未為矯而齊詐非其人危冠於美新之俗者未為隨而附仕非

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林栗集解上九震也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乘六五之艮故曰白賁无咎上九與六五相賁者也六居五而九在上屈己尊賢之義也記曰甘受和白受采詩曰素以為絢兮子曰繪事後素皆謂无其質者不可有其文也今六五上九皆文質彬彬相合以成賁者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宜是以為无咎也世之君子德非純白而託於丘園以衆賁飾者蓋有之矣求譽而致至希寵而辱來能无咎者亦已鮮矣樊英李渤之流是也如伊尹太公望四皓諸葛孔明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後識者无所容其喙故于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九得行其志見於有為斯為无咎矣楊慈湖傳賁飾至於此極矣上九超然於一卦之外乃艮止其賁一以白為貴焉一用質實疑人情之所不悅聖人於是是之曰无咎无也人心不至於不悅也忠誠相與人必不咎象曰上得志者人心本善本純誠而不雜禮文之興人心未必不流而入於偽故禮貴乎去偽又曰防民之偽今也白賁則一由中心行之无毫髮致飾之偽故曰上得志也正人心之本然也周文之敝纖側者當用忠質亦人心之所厭也故无咎項安世玩辭六二　上九　六二柔來而文剛主內卦之文者也內卦以文為文故曰賁其須須麗於身最為虛文也然陽氣不盛不足以賁其須則須陽同其盛也故曰賁其須與上興也二與上爻而成卦二以上為主猶須以陽為主也聖人言此所以深明文之與質未嘗相離也故不言吉凶明吉凶之繫於質也上九分剛上而文柔主外卦之文者也外卦以質為文故曰白賁白本非所以為賁也然文之初興必自質始則白故在衆采之先文之既極必以質終則白又在衆采之後是則白者賁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以艮之白過賁之飾本非得志之時以其在卦之終主賁之成是以得遂其篤實之志聖人言此所以深明質之與文未嘗相悖也故言无咎盖行與時違疑於有咎也　上三爻　賁之上三爻皆若與卦相反故其初皆不為人所明四以為寇致疑終以婚媾而无尤五以務實見吝終以成功而有喜上以處賁而白若當有咎終以在卦之終而得志蓋朴素篤厚之人其初常若悖時而難合及其久也察其本心之相成見其事理之當然始足以見方而致喜盖必至於終而後得志也　六爻　初最在下為趾君子之飾其趾惟不以不義乎之則天下之至潔也初九剛正而在下故其象如此二以陰麗陽而成離蓋附人而得飾者也故為須須不能自賁附頤而得賁然而无譏焉者凡物之相麗自外至者為邪由中出者為正須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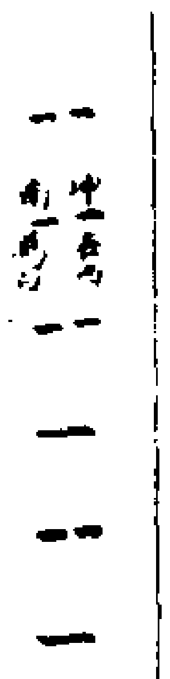
中出者也六二柔麗乎中正故其象如此三居離之極文盛而溢故為濡如精稍者居之則文敵日亡國勢日削九三剛正有餘但能守文不失則人莫敢陵周魯之亡非文之罪不能守其文之罪也故以永貞勸之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自三以下屬離故下三爻皆以文為賁自四以上屬艮艮為篤實而主白故上三爻皆以白為賁四與三切鄰三以純陽用文四以純陰止之三方濡如四一變而盡白故有相寇之疑然賁之時義正欲以異為文如異姓相交而為婚姻非四之過舉也五為柔尊而不主事有后妃之象焉用其賁于丘園治束帛以為文章此婦人之文也上為成賁之主有能止之勢又居至極之時其義當上故用其淳白而得志於上此人君之文也諸爻皆自賁者也故以賁字冠句首上九為賁之主賁人者也故賁字在下君以淳白賁外治后以淳白賁內治四為大臣又以淳白自賁君臣家國共行篤厚之化以正天下之文象所謂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其此之謂乎李謙齋詳解上九白賁无咎上上得志也虞夏之質不勝其文商周之文不勝其弊夫文而至於不勝其弊則其文亦靡矣上九居賁之極患其至於靡也故以白賁无咎白賁无咎者以其質而反之也天下方趨於極文之世而吾能以潔白之質裁其過而使之不至於流蕩雖為賁之極而无浮靡之風此所謂文明以止者尚何咎之有抑董仲舒謂漢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夫漢承周秦之後文之弊亦已極矣救文者莫若忠孰謂仲舒為緩而不切哉馮椅輯註白賁无咎上九象占　上得志也居上故曰上得志謂得賁飾之如其志也馮椅輯傳上九白賁无咎賁曰上得志也　劉長民曰繪事後素居上而能正五采也呂與叔曰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繪畫之事後素功衆色淆亂非白无以別之繪事至於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德也　六五居尊位總下之四爻衆色相錯以文者也上居其終以白而成之故无衆色混淆之咎考功曰雜五色以章之之謂功繪事後素所以章之也（據紋於於百不某據石明矣占）　馮當可曰六爻皆取陰陽相雜以為賁初比四二比三二四爻三以為賁五比上上終之之事皆无吉凶者文飾之事華也非實也末也非本也其得失有間矣林黃中曰初九六四相應而成文組織也六二九三相傳而成文繡繪也六五上九相合而成文綢繆也或曰六五上九不亦相傳而成文乎曰六二純柔也不傳於九三則不能以成文九三純剛也不傳於柔則亦不能以成文六五以柔居陽上九以剛居陰既成文矣而皆无應得非相合以成者乎李氏曰卦以剛柔相文為賁則六文

宜各有賁之義惟以文明人事則所爲之意各不同也（右明上九）

田嗛學易蹊徑賁上九　賁之明夷



離下　上卦艮變爲坤坤爲白白賁之象
艮上　艮止而坤靜无咎之象。艮之上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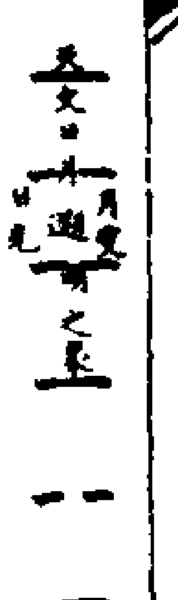


離下　剛上而文柔者也雖在外无位而實
坤上　尸賁者也上得志之象

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或者解此爻多作白受采說大槩以時方尚文能以純白之質而受衆采斯可以得志於天下非也蓋賁之上九剛變爲柔艮止而爲坤靜是文明以止還淳反朴之時夫先王之治天下也必欲彰之以車服明之以藻色揚之以聲音光之以詩書顯設以是潤飾以是者豈欲爲是虛文也哉誠懼民性之易流風俗之不如古因其槩然之文而俾之相接庶幾得以見君臣父子三綱五常自然之理以維持天下之文相與處於久安而不至於變非撒鉞之生耳故周官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者此也賁自初六至于六五皆以賁乎履句首而以其之字釋之是賁其物之賁則其用力於文飾可謂至矣。然自下至上皆從事於賁則誠爲太過過則虛文勝而

賁實衰矣人於此其憂愈甚於无文不行之際也是以周公當賁之上爻欲因其文敝而反其質朴之性故曰白賁白賁者風俗質素何所事乎外飾也則知前日之以文治者乃所以爲今日白賁之地也歟尚文既極此可以補其過矣故曰无咎爲人上者以文反質而治至於斯豈非得行其志者乎故曰上得志也卦變明夷晦其明也白賁之象（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至白之象也畫繪之事後素功極乎藻絢必尚素功者衆色淆亂非白无以别之也蓋會至于素功飾之道盡矣上之志得矣　東萊呂氏曰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有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依橫渠說楊龜山鍊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六五賁于丘園止上得志也五比四而應二以柔遇柔无所賁也剛陽在上可以爲賁故五當賁于丘園丘園在外而近指上九而言也束帛戔戔盛其禮以賁之然後得九之賁已如高祖之賁四皓光武之賁嚴光是也在內无所賁而資賁於在外之賢固吝矣終必吉者人君禮賢之事也禮賢而賢不就何傷於人君之盛德上九高潔處外不與物賁故曰白賁无咎使四皓而受高祖之爵嚴光而應光武之聘與蕭曹鄧禹等耳何以遂其高尚之節哉故上之白賁乃得志也趙以夫易通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卦本泰陰爲白則上文柔白而賁之也雖无三之應而有五之孚其志得行何咎之有易祓總義上九分剛而上以離明居艮止之極飾終反素謂之白賁雜卦言賁无色者是也蓋下三爻言賁四與五則言賁與白至上九先言白而後言賁則反文而歸之於无色澹泊在上自得其志而超出乎憂患之外是以无咎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賁飾之極則嫌於失實必曰白賁而後可所謂白賁云者非不受賁也去其偶落其華使无勝質之文如所謂先進禮樂之野是也夫所謂先進禮樂之野何也曰古者非不知酒醴之美也而玄酒明水之尚非不知黼黻文繡之美也而疏布之尚非不知莞簟之安也而蒲越藁鞂之尚先進之禮樂如此曾何足以動蕩人之侈心故其意在於者誠而去偽而不失其本真爾大禮必簡至敬无文賁極反本飾无過咎然後上九之志得矣　愚得之師曰上文賁之明夷離爲火主明明入地中是夷其明也。賁主文飾賁而白質是返其素也。賁之上變爲明夷故有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之象。　愚曰傳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令賁盛之極。反曰白賁何哉。蓋易窮則變。文窮則質。艮止爲賁。由其質也。此文明鬱藻之世。有還淳反朴之風也。在上而安於文義。故曰上得志也。

鄭氏賁天之圖



鄭氏賁艮離撓離爲日月星辰天之文也艮爲山川草木地之文也賁重離艮以爲象而孔子獨曰天文者象有天文之理而无地文之理也坤亦爲文說說卦坤爲文文者質之衍也坤得乾質衍以三數其文乎天文論象有日月遞明之象也日月因遞明而合朔朔晦相循而四時成矣此所以察時變也離有繼明之意而賁變離之四爻日月相抱持也此所以爲天之要道焉（所引廬陵楊氏曰見前楊萬里傳趙汝楳輯聞）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九蓋隱居求志之賢君以賁素爲賁可以得所志矣光武不強嚴光之留得志也德宗強李泌以金紫豈其志哉（徐相直齋）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白素也賁之極唯尚質素故无過飾之咎象言在上而剛成賁之功而得志也張應珍解以白爲飾則文章備矣剛在上而无咎乃賁之成也九二之剛上而文柔且爲艮卦之主是以得志也蘇起翁讀易記上九居賁之終爲文飾之極文極則過於華偽故以反質爲賁況上九下无應與以白素自飾賁飾簡淡有何過咎曰賁而无咎以其居上安於无與无位而自得幽雅之志也離卦曰賁无色也亦以賁極而

反賁皺貢自六四來以貢如皤如白馬翰如爲言上九以白賁吉㫖有取於白何也艮狀兑兑爲西方白色故爲皤爲白馬爲白賁陳深讀易編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處事之外居艮止之上賁極而反乎朴素不事文飾優游自如故曰上得志也丁易東象義上九守其質素而不爲文所變亦自得其素志者也 或曰上得三者也三互坎爲志石貴泉鄭綺圖說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賁无色也繪事後素是也謂上九乃當彖分剛上而文柔者也下无九三之應本有咎以其天文賁主乃得无咎故曰白賁无咎夫人與萬物皆從天之賁飾天道本素賁无色也故乾兑之金下生坎水乾知太始自白而黑也黑生青青生紅紅生黃黃復入白原始反終四時之功成矣故聖人觀乎上九天文以察時變觀乎六二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天時之變既成萬物非上九之得志乎驗其時則德功相交之初也吳澄纂言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上復反爲泰之九二故得志俞琰集說上亦以位言上之所以得志蓋以六五之志同李簡學易記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九以剛文柔而居无位之地有功成不居之象故曰白賁功成不居何咎之有李恕易訓賁于丘園諸家解多不同惟白雲郭氏解明白正大今特取之上賁之極文之敝也惟質白其賁不使華沒其實則无咎居无位之地而得遂其質素之志也保八原旨上九陽居艮上賁極而知止者也 白賁飾終而反素也反賁爲素反文爲質知止矣 无咎反其質則不過於文明守其素則不失其本是以无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君子體而用之凡事但能原始反終故得志耳 胡震衍義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失其本真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曰上得志也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既在上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偽失真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夫質勝文固不可文勝質亦不可宮室而文勝質則爲瑤臺瓊室飲食而文勝質則爲酒池肉林衣服而文勝質則爲侈文襲服大圭不琢不必雕刻以爲文大羹不和不必八珍以爲文大路越席不必金玉之飾也犧樽疏布不必綺縠也以質素爲飾而不以華袞爲飾此白賁之所以无咎然上九之白賁非曰儉不中禮也賁極而本之以質乃所以爲文質之中也象曰上得志也救本尚實中道不失可以得其志願也使華而失實則流弊之極必有欲爲而不遂其心者矣朱子曰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張清子集註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潘氏曰處賁之極文變爲素絜白自守其志得矣 楊氏曰五色之飾拘於青者青而不能黃拘於赤者赤而不能黑惟白之爲物可以青黃赤黑者以其質而受飾者衆也此白賁所以爲无咎上九之白賁聖人取之者以其處賁之極而能白可謂既彫既琢還反於朴之謂也賁極而不朴則酒池肉林瓊臺瑤室无所不至矣 愚謂上九處賁之極飾反於素有白受采之質故曰白賁雜卦云賁无色也无色即白也夫賁有天玄地黃火赤山青之色於上九賁反而白則无色矣无色則无文又變有過飾之咎上九始得遂其志矣（所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趙瑄解上乃賁之終賁極矯弊之時也九以德居之且矯弊如反手之易耳然以言矯弊不若身行之爲愈白素質也九在上衆所共瞻之地以白素爲質表率其下于以矯賁之弊是則无咎矣象曰上得志蓋上行則下效在上者尚質下皆效之是在上者得志也陳應潤爻變易縕上九白賁无咎止上得志也上九變明夷君子用晦時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士君子隱德于中文采不欲外見兑用晦之時乎如子路衣敝縕袍子夏衣若懸鶉以至王章牛衣梁鴻隱居之服皆白賁也才美內蘊不尚外飾何咎之有如鄒子成戴鶡冠隋丰豐衣緋褌皆禍之招也唐楊炯呼朝士无才德而朱紫者謂之麒麟楦有愧於白賁多矣非上之得志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之極文之窮也既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无咎大抵內三爻離明以文明爲賁外三爻艮止以篤實爲賁易上卦三爻惟入艮體而无凶咎 彖謂處文盛之極而以質素爲賁則无過飾之咎而能成賁之功矣郭昺解白賁无咎上得志也白者不尚文也以不尚文爲上之得志賁清之採要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偽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所引居于卦外以下二條見前李衡義海撮要王弼注）史徵口訣義賁亨小利有攸往賁飾也以剛柔交雜而相文飾也象曰山下有火賁王廣云山下有火文明相照夫山之爲體層峰峻嶺巖巒峭聳參差被日光照耀如以雕飾彌見文章賁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庶衆也敢果也折斷也君子以明鑒之德必須審察爲衆庶之政无直果敢折斷獄訟當審慎用刑也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者趾足也處无位之地不尚華侈所飾在於足趾故曰賁其趾以其執志耿介不乘不義之車而從有義徒步故曰舍車而徒也六二賁其須須頦也與三相近情意相得以下親上猶如頦之附面脩其所理隨三興動故小象云與上興也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者與二相得以飾以潤故曰賁如濡如也

以其非應相親永保其正物莫能犯故曰永貞吉也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者四應在初被三隔礙志惟猶豫或文或素故曰賁如皤如賁素也既不得前進但鮮絜其馬翰如徘徊以待之矣故曰白馬翰如也若非九三與己爲寇難即與初己爲婚媾故曰匪寇婚媾也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者處得尊位爲飾之主不尚華飾所貴質素故其施飾如似丘園丘園所生草木質素而已則不靡費國之盈盛乃束帛珍寶戔戔衆多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也若能儉而約復費用得宜處儉約之吝乃得終吉故曰吝終吉也上九白賁无咎者處飾之終終乃反素矣他人以色爲飾而我以素爲飾守志任真得其本性何咎之有哉蔡節齋卦爻辭指賁飾也飾之之道易過乎實初之賁趾至于舍車而徒三之賁至于濡如四之賁至皤而皤如五之賁至及乎丘園是皆有心爲賁者也有心爲賁則未免過實惟上以剛爲艮主能以止爲賁者也以止爲賁賁之至也二與上爲往來之爻故亦能從上爲賁故取須爲象須者自然之賁也賁之六爻惟上爲善最而二次之趙善譽易說賁隨自否變故隨則无故既隨矣其不隨者不可不去也故又變而爲噬嗑嗑自泰變故嗑則必飾既飾矣不可以无文飾之也故又變而爲賁上六之柔來居乾陽

之中而爲離九二之剛上處坤陰之上而爲艮剛柔交相以爲文也然柔文剛則曰亨剛文柔則曰小利有攸往者柔來而居二得中得正故亨剛進而居外又否之漸也故小利有攸往而已賁之六爻專以剛柔相比相應而後是以爲文初九近六二也而有六四之應故雖在下亦能賁飾其所行苟非其義寧舍車而徒爾以其才剛而有離之明也六二柔麗乎中正而上下二陽賁之其所以爲飾者美矣然正應在五而六五不能相應必有待而後興也故曰賁其須須者待也惟得時得君而後足以致文明之化也九三居六二六四之間賴二陰之相濡以爲賁者也然處乎陰柔之間常患乎不正而易流故曰永正吉能永正則終莫之陵矣六四雖有初九之應而乘九三之剛故疑九三之寇己而不獲陽剛之賁曰賁如皤如者言其白而不受飾也曰匪寇婚媾言當賁之時剛柔相比以爲文雖乘剛亦婚媾而非寇也六五下无其應而比于上九之陽有賁于在外之賢之象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非謂幣聘當吝也謂其獨賁於上九則吝而未廣也然不失爲好賢下士故終吉也上九居賁飾之極而在艮止之終故惟反之質素而後无咎故曰白賁无咎深言其不可過於文也此雜卦所謂賁无色者也（无定色也）傷齋四尚易通賁卦總說古无

聖王繼天立道爲民物主鴻荒太素之初未識所謂賁也十三卦之聖人自取諸乾坤以下亦未見所謂賁也人文肇開王度黼藻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時文思憲允臻其極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斯時也其文盛之時乎然聖人設卦名之曰賁乃取於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旨所貴乎六五主賁之君貴文明以止之賁下則弓旌旁招俊乂之賢雖高蹈丘園者有明揚側陋之風上則身履儉質之德示還朴爲天下先而使民心有還淳返朴之俗仰以觀於天文而日月星辰之順軌俯以察於時變而禮樂刑政之脩明夫如是則乾清坤夷日光玉粲文浮而上也山川草木自形自色文形而下也在理則文理密察在事則文物昭而上宣明下治輝鎬然文質彬彬之盛際則賁治之世稱爲文明之君不可尚已否則上之化下者非雲漢爲章之文下之賁上者无風行水上之文情僞相扇矯飾日偷上以虛文示下下以繁文事上以樸愚爲迂闊以質實爲疏庸以耳目發縱爲能以苛察鉤距爲明而風俗大壞不可救藥者皆文之流禍也此賁之聖人於彖則取天文人文之觀於爻則取白賁无咎之旨古文之主可以觀象張清子總論丘行可曰賁之一卦以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

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賁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无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三比二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進齋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陳宓童子問賁亨小利有攸往何謂也曰賁者文飾之謂凡易之道剛柔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易中三陰三陽之卦皆自泰來賁分泰卦上六之柔而文於下文分泰卦九二之剛而文於上剛柔往來相雜曰文故謂之賁陰陽往來故日月運行星辰昭回爲天之文文明以止功成治定制禮作樂爲人之文上觀天文下觀人文則天人之文各得其當賁道亨矣何所往而不利焉六爻獨初與四應而二與五三與上皆非正應未能大通故謂之亨小者此也邵氏曰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張鋪敍十百主出規制億萬千年成賴樸此言天文人文之相賁也正齋陳氏曰圭璧黼黻藻山龍飾衣裳不聞遂古初而興自虞唐蹤車崇騎射隸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秦

亦忽以亡此言賁飾不可以大過故彖曰文明以止上九曰白賁序卦曰賁之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是也又問山下有火何以爲賁曰火在山下輝光焉燭賁及草木粲然有文君子觀是象也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蓋文一也以之脩明庶政則爲成周禮樂備庶事舉朱氏曰天亨諸照凍人文亦泰開是也以之折獄則爲秩斷趙張深文之士上齊陳以引法令如牛毛斷獄信手成篇書積丘山趙張眼俞明萬人立丁國樹舊尊且崇未有三代前誰獨有此君正謂是也又問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何謂也向初九以陽居一卦之下賁其趾也六二在上以虛受人如車可乘以行殺初與四應二非己應寧舍二之車徒行以應四義不可乘故也頗蠋曰徒行可以當車杜氏曰出門无所待徒步覺自由邵氏曰惟其義所在安知利與名是也又問六二賁其須何謂也曰須者待也又有上下相須之義威儀三百禮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六二中正之臣上待六五之君以興文明之治然六五非其正應故下有所待上不能興如漢賈誼方欲定制度興禮樂而絳灌少文之人是害之故文帝有謙遜未遑之說其視周公制禮作樂於成周盛治之時者不同矣長樂李氏曰彼哉絳灌嬰妨賢草具纔成誼已遷想是賊猾并纖薄不使三百與三千是也又問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何謂也曰九三與六二相得以相飾濡如者潤於二而弗應於上以此而永貞故吉上九雖剛而終莫之陵我也邵氏曰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陵是也又問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何謂也曰賁者飾也皤者白也白馬者其質素也翰者羽有五色是其文也六四與九三各當其位疑若相飾以相賁今也賁如皤如似飾而非飾白馬翰如似素而非素似是而非者疑也匪寇婚媾者待初九正應而後往九三近而非正應故不苟合九三雖匪寇而初九則吾之婚媾也待其正應而後合何尤之有諺曰有緣千里能相合无緣對面不相逢是也又問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何謂也曰居賁之時須一陰一陽交相賁飾五居尊位二非正應四與上相近四亦陰爻上居卦外无位之地皆不可比獨初九之賢舍車而徒守其素分安於貧約丘園隱者之所寓此人主所當聘者也三玄二纁謂之束帛淺小謂之戔戔物薄而禮厚當賁飾全盛之世菲薄如此以禮爲主非吝也故於後其吉此商湯三使以幣往聘伊尹於有莘之野之象邵氏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義既在前利在其間又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既能圖大小在其前梅溪王氏曰家居樂道有躬耕耶育要君事割烹湯後不加三聘

禮未應改志焉若生是也人問上九白賁无咎何謂也曰上處賁極還淳返朴无所飾以視下在上而得志莫盛於此邵氏曰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又曰莫因不知方知淡樂爲无聲始識希此白賁无文之謂也　曾貫易學變通或問賁以剛柔相文而成體離卦乃曰賁无色何也曰賁自泰而來內體本乾而柔來文之是離其本然之天也及上九之變爲泰則內體復爲乾是賁極反本反其本然之天也聖人以无色爲賁其所感深矣曰剛柔交錯非一卦也獨取柔文剛剛文柔而爲賁何也曰賁之所以爲賁者以卦象而言則取山下有火之象以卦德而言則取離明艮止之義至於柔來文剛剛上文柔乃夫子於成卦之後而得剛柔相文之義非文王名卦係辭之本旨也曰柔來何以而能文剛剛上何以而能文柔乎曰內本乾體因柔來而成離此離以文明而賁於內也外本坤體因剛上而成艮此艮亦以光輝而賁於外也內外交賁此所以爲文也曰彖傳獨取天文人文何也曰離之明也由下而成成則下體之人位也故有取人文之象艮之光輝由上而成上則外體之天位故有取天文之象也曰卦之取義者柔來剛上圖而文之取義象爲相賁之義乎象爲自賁之義乎曰卦惟初九之與六四陰陽各正上下相賁故初九則弗乘二之非道之車乃所以爲賁德之正四則弗從三之不正之婚媾終无守正之尤此則正應之相賁者也二五俱應不能相賁而二附而動近賁於三五敦本於上賁不及於下至於三上俱陽亦不能相賁故三則近比於二而有賁濡之悅上則極於反本而有白賁之象此雖非正應之賁然剛柔交錯亦不害其爲賁之象也　鮑恂會要賁離下艮上柔來文剛剛往文柔剛柔相文賁飾之象故爲賁又山下有火文明以止故爲賁以六爻論初爲賁之始安於素復故曰賁其止舍車而徒上爲賁之極復於无飾故曰白賁无咎此二爻各以本文而爲賁也二比三附三而動故曰賁其須三居二四兩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故曰濡如四應初求賁於初故曰翰如五比上志從於上故曰賁于丘園此四爻以爻位剛柔相應而爲賁者也但內卦離體以文明爲賁故下三爻辭多文飾之義外艮體以篤實爲賁故上三爻辭多質素之義然禮无體不立无文不行甚矣不可一日以无文也若文勝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安施乎此彖傳言文明以止乃所以救文勝之弊上爻言白賁又所以示賁極反本之意也今觀賁六爻剛柔相文離艮成體占辭无一爻凶咎者吉者終莫之陵疑者終无尤悠吝者終於有喜而无咎者又得之賁之道其盛矣哉　朱相義句解賁（卦名賁文飾）

（也剛柔相間雜而成文賁質亨事物待飾而多通）小利有攸往（文者但飾其質而飾之非大變之也故小利於有所往而加進）彖曰（總斷賁卦）賁亨（舉卦辭）柔來而文剛（上六之柔來為六二而文飾其下卦之剛故亨文雖柔而質本剛又得中居正故亨通）分剛上而文柔（分九二之剛上進為上九而文飾其上卦之柔故）小利有攸往（文雖剛而質本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於有所往）天文也（剛柔交錯乃天之文）文明以止（雖文明而知止）人文也（制度有節乃人之文）觀乎天文（觀天文之剛柔）以察時變（則可以考察四時陰陽之變動）觀乎人文（觀人文之明於所止）以化成天下（則剛常昭著可以化民而成就天下之美俗）象曰（卦之體艮）山下有火賁（艮山之下有離火而明照庶物故卦名曰賁）君子以明庶政（君子用此離明之飾以明著其庶多之政事）无敢折獄（用艮之止其飾不采失以斷刑蓋獄貴得其真情不可加以文飾）初九（最下陽爻）賁其趾（陽明居下而无位但賁飾其所行之趾）舍車而徒（不當以榮貴自飾則寧舍其車輿而徒步以行舍音捨）象曰舍車而徒（舍其車輿之飾而徒行）義弗乘也（居下位者義不當乘也）六二（下卦中央陰爻）賁其須（柔而上附於九三之陽乃賁飾其頤下之鬚者）象曰賁其須（賁飾而於其須）與上興也（與上之陽同其興進）

九三（下卦之上陽爻）賁如濡如（陽居陽位而上下爻皆以陰爻之故其賁飾如水之濡沃）永貞吉（永久正固而獲吉）象曰永貞之吉（有永久貞正之吉者）終莫之陵也（居群陰之中終久莫敢陵犯之）六四（上卦之下陰爻）賁如皤如（與初九陰陽正應賁之以賁飾又為九三所隔故或皤以素皤音婆）白馬翰如（質素故為白色乘馬則欲進而相求為翰則舉頭而有待如翰語也喻十）匪寇婚媾（匪九三所能寇則與初九為婚媾而常親矣媾古豆反）象曰六四（指說其以六而居四）當位疑也（然四與三雖當位而下乘三剛與初未應故有疑）匪寇婚媾（非為寇者也乃求為婚也）終无尤也（終竟相得而无尤怨）六五（上卦中央陰爻）賁于丘園（以柔居尊必貴高尚則德之賢故所賁飾者上九在外丘園之隱士）束帛戔戔（忠柔而物微得中而禮盛故以一束戔戔之帛而往聘賢人戔音殘）吝終吉（謹嚴其帛而不輕用於人則若吝嗇而然得其吉）象曰六五之吉（以陰居尊而乃吉者）有喜也（有君臣相遇之喜）上九（最高陽爻）白賁（居賁飾之極厭於華麗則尚質素以為賁）无咎（乃无過飾之咎）象曰白賁无咎（質素而无咎者）上得志也（居上位而得其志故不待於虛飾）焦氏易林賁　政不暴虐鳳凰來舍四時順節民安其居（注鳳凰堯為太平之世則見黃帝時集于阿閣

堯時來止于庭舜時來儀文王時鳴于岐山）賁之乾　八口九頭長舌破家帝辛沉湎商城其墟（注帝辛紂也書泰誓武王數紂日沉湎冒色）坤　鬼守我門呼伯入山去其室家舍其兆墓（無注）屯　日出阜東山蔽其明章甫薦履箕子佯狂（注章甫禮冠商時無道箕子佯狂而為奴）蒙　戴盆望天不見星辰顧小失大福逃牆外（無注）需　兩輪並轉南上大阪四馬共轅無有重難與語笑言（無注）訟　羊驚狼虎聳耳群聚行旅稽難留連愁苦一云從風群聚（無注）師　樸生荊山命制輸班袍衣剝脫夏熱冬寒立餓枯槁眾人莫憐（注荊山多產異材班公輸子魯班也）比　鳥飛無翼兔走折足不常其德自為羞辱（無注）小畜　條風制殺萬物生出明庶長養花葉茂榮（無注）履　坤厚地德庶物蕃息平康正直以綏大福（注易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泰　昴畢附耳將軍承怒徑路陽塞燕雀驚駭（注昴畢附耳皆星名）否　東風啟戶黔喙翱舞各樂其類咸得生處（無注）同人　兩足四翼飛入家國寧我伯姊與母相得（無注）大有　歲暮花落陽入陰室萬物伏匿藏不可得（無注）謙　釋然遠咎避患害早田獲三狐以貝為寶（注周易解九二田獲三狐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晦之小人也獲如解變化除去之如田之

獲狐也）豫　鵲退部宿不見頭目日以困急不能自復（無注）隨　秋華冬朔數被嚴霜鷄犬夜鳴家擾不寧（注華為名鵲屬即鵲也）蠱　班馬還師以息勞罷役夫嘉喜入戶見妻（注春秋齊師夜遁有班馬之聲）臨　老陽日衰條多枯枝爵級不進逐下推隤（注陽當作楊）觀　順風吹火牽騎驥尾易為功力因懼受福（無注）噬嗑　六人俱行各遺其囊黃鵠失珠无以為明（無注）剝　依叔倫偶志下勞苦是相辰食韓子低頭（注淮陰人韓信家貧嘗寄食於南昌亭長月受辱於胯下詳見本傳）復　三牛生狗以戌為母荊夷上侵姬伯出走（注三牛一作三羊見坤之震一作三馬生駒見否之姤）頤　鴻鵠高飛鳴求其雌雌來在戶雄哺嘻嘻甚獨勞苦炰鱉膾鯉（注炰音思）大過　褰衣涉河水深漬罷賴幸舟子濟脫无他（無注）坎　虎饕龍猾太山之崖天命不祐不見其雌（無注）離　明不處暗智不復危終日卒歲樂以笑歌（無注）咸　三足俱行傾危善僵六指不便累弟兄鬪枉閡車失其正當（注閡音礙）恒　舍車而徒亡其駮牛雖喪白頭酒以療憂（無注）无妄　鵲盜我珠逃於東都鵠怨追求邪氏之墟不見蹤跡反為患災（注未詳）大畜　升輿中進舉事不遂哺橐毀蠱失其道理（無注）遯　折薪熾酒使媒求婦和合

齊宋姜子悅喜（註詩伐柯篇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又衡門篇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大壯　夜視无明不利賓商子反笑歡與市為坑（無註）晉　徙行離車不肖泥塗利以休居（無註）明夷　作室山根人以為安一昔崩顛破我壷飧（無註）家人　山東山西各自言安雖相登望竟未同堂（無註）睽　君子在朝凶言去消驚駭逐狼不見英雄（無註）蹇　饑饉嘖嘖大嶮山根不測我鄰獨不蒙恩（註饉音隱）解　南山之蹊真人所在德配唐虞天命為子保祐歆享身受大慶（註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也）損　龍蛇所聚大水來處泱泱濤濤浸漫殭殭使我无賴（註漢書笑殭音益）益　禱衆苦益暴德歡服邊鄙不聳以安王國（無註）夬　光體春成陳倉鷄鳴陽明失道不能自守消亡為咎（註按秦紀索隱註曰漢書郊祀志云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牢祠之號曰陳寶又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祭于此者也）姤　下衆苞稂十年无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註荀當作郇下衆詩云冽彼下泉浸彼苞稂又云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伯郇侯文王之後嘗為周伯治諸侯有功）萃　仁德不暴五精就舍四牧允鶩民安其居（無註）升　隨和重寶衆多貪有相

如睨柱趙王危殆（註隨侯見蛇傷救藥封之後蛇銜珠以報卞和得玉嘗獻於楚懷王藺相如奉璧于秦曰臣願與璧俱碎於柱矣遂全璧歸趙）困　鳳生五雛長於南郭君子康寧悅樂身榮（無註）井　二人為侶俱歸北海入門上堂拜謁王母勞賜我酒女功悅喜（無註）革　逐憂去殃滲泥生梁下田為王（無註）鼎　東門之壇茹藘在坂禮義不行與我心反（註詩東門之墠茹藘在坂言城東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坂坂之上有草也）震　鬼遇稻盧甘樂趨鰌羅驅不去（無註）艮　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遙不歸思我君母公子奉請王孫嘉許（註高子高克也詩云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註云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作此詩也）漸　讒人所言語不成全虎狼之患不為我殘（無註）歸妹　張羅捕鳩鳥麗其災雌雄俱得為罔所賊（無註）豐　安仁尚德東隣慕義來安吾國（無註）旅　猾醜如誠前後相違言如鶯咬語不可知（無註）巽　懷望越鄉不可遠行蔡侯兩裘久苦流離（註左傳定公三年蔡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兌　伯氏歸國多所恨惑車傾蓋亡身常驚惶乃得其願雌雄相從（無註）渙　火石相得乾无潤澤利少囊縮紙益

促迫（無註）節　君知聖哲鳴呼其友鎮德之徒可以權仕（無註）中孚　騎豚逐羊不見所望經涉虎廬亡豚失羊（無註）小過　玄黃瘣隤行者勞罷役夫憔悴處于畏哀（註詩卷耳篇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又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又云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既濟　右手掩目不見長叔失其所得悔吝相仍（無註）未濟　免冠進賢步出朝門儀體不正賊孽為患（註漢書貢禹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見責免冠謝輿服志進賢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

京房易（陸績註）賁泰取象上六柔來文剛九二剛上文柔成賁之體止於文明賁者飾也五色不成謂之賁文彩雜也山下有火取象文明火土分象與離為飛伏（己卯火丙辰土）世立元士六四諸侯在應陰柔居尊文柔當世素尚居高侯王无累易云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建始辛卯至丙申（春分立秋）積算起丙申至乙未周而復始（金土入卦起算五星從位起鎮星（鎮星入卦）參宿從位降己卯（參宿配賁卦初九陽位）起算分氣候二十八（起六位五行算吉凶）土火木分陰陽相應為散體上九積陽素尚全身遠害貴其正道起於潛至於用九（取乾初上為尚也）陰陽升降適變隨時離入乾將之大畜次降六二中虛為三連入大畜卦（陰消陽長）

鬼谷卦影

山火賁

艮上
離下

⚊ 丙寅木　官鬼
⚋ 丙子水　妻才
⚋ 丙戌土　兄弟　應
⚊ 己亥水　妻才
⚋ 己丑土　兄弟
⚊ 己卯木　官鬼　世

斷曰　賁者飾也文章交錯兩相交易變惡為善多是交關財物與書求官家宅田蠶皆吉行人至病安婚姻成官事吉防孕女　詩曰　錦文光彩衆多權也利修文也利官作事得人相賁飾只防公事起多端（甲辰旬世空亡兄空二甲子甲寅旬才空）全動　修飾自新明庶政戔戔束帛免沉淪波深穩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全靜　蹲鹿天星至虎駝雙履行衣冠躋上立賢梯高平　甲日　用望未成心未穩戔戔束帛恐沉淪波深急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乙日　花開逢夜雨笑盡有憂生只怕貪迷著仍防患與驚　丙日　花殘人散後滿樹又花開不望功名事功名望外來　丁日　可疑可疑有奇有奇花殘人散屬來我西　戊日　喜又喜飛生李非常喜只恐无終始　己日　有遇有遇金烏玉兔酒正濃時花殘日暮　庚日　金交莫問前程事望外佳聲入戶來休將閑事空惆悵牆頭壞樹一枝開　辛日　大斧破鼠背鶴兒反見傷一場暗陰事无故有災殃　壬日　夢有仙官降素雲覺來依舊是黃昏欲知驚處前程事莫忘當初首路人　癸日　小徑被蛇驚敲門不作

鬆鬼刀長在手人語不堪聽　世動　見失在女奴問公知得元自來主竊者淹老莫差吁　應動　內蘊光華德家門被寵新文章如錦秀嶺欄飾諸身

郭璞洞林影

⚊ 丙寅木 官鬼
⚋ 丙子水 妻才
⚋ 應 丙戌土 兄弟
⚊ 己亥水 妻才
⚋ 己丑土 兄弟
⚊ 世 己卯木 官鬼

十一月卦（主兆）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詩曰山火賁卦看出入非災橫禍事留連春後殘花秋後草岩頭病馬浪頭船求財辛苦得便失作事艱難破又負惟有求名人占此文章萬選中青錢　折字　賁者飾也賁字上有世字濟世之兆上有十字中有廾字此為卅初十廿日皆有期望下有貝去八成目添曾成贈賁添口成噴添土成墳有廾字元一口乃是喜中不喜　鬼谷云　喜來元口笑攝內一枝傳　象傳　車行無險阻舟泛可通津雨露從天降門庭又一新　象陰　一條雲路兩重門光到西園未遇春非脫紫薇花欲滿此特方得遇東君　初爻己卯木　有分攀龍角昇天日有歸月中一仙女攀桂待多時　二爻己丑土　汨沒塵埃鐵度秋平生志意未能酬春來方得施張處武整衣冠吞出頭　三爻己亥水　五百仙中始綴名天恩君寵一時榮歸未正好花開後勝賞何妨醒玉均　四爻丙戌土　莫怪淹留久達春快利多求名無有利遇喜見清和　五爻丙子水　祿從工天降喜至不須來昔日憂愁事達羊見始周　六爻丙寅木　官資早已到朝增金紫榮身必自諸一日沾恩祿與子始知餘慶不沉埋　占風水　祖代羅城降氣雄穿珠前後備奇奉待數羊為三春遇木土兒孫活計豐　來猶聚集形宜高下又為雄龍堂石形王見出林形長房得意次房昭顯人丁重立後可若見犬來境山便是魁應一丙壬兩宮水旺財一艮坤一離山癸向一公訟利正一妻憂少丁一重立人丁一枝鬼龍無人識賁飾加增土作賁時山卯庫卻相逢兩宮秀水真奇特才若湧泉從此生永皆朝比派派巽為才溫向日止賁前庫卯排徧六丑山未向坐雙角向雙角常人不葬丑未賁前便接貪狼水來山坐定巨門星源派悠悠能富貴紫袍寶馬佩金章果是富貴無相應更加陰陽相扶助進益人丁旺子芳水流去急元用出雙生于洛地元氣一條即倒冷筆達周年盤公事人　丁卻旺兒兔水朝主女人產厄不怕三房四背敗古云山飛水走急投塲　占求官遷職求財百事吉婚姻成六甲生男占行人至官事亦有貴人提攜田蠶興旺失物難尋病不死留連東南上傷亡占家宅不安

海底眼

康節卦影

六親　傳爻

⚊ 官鬼 丙寅木 外卦出現 ⚊ [illegible]
⚋ 妻才 丙子水 ⚋ [illegible]
⚋ 應 兄弟 丙戌土 ⚋ 應 [illegible]
⚊ 妻才 己亥水 ⚊ [illegible]
⚋ 兄弟 己丑土 ⚋ [illegible]
⚊ 世 官鬼 己卯木 ⚊ 世 [illegible]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虎出深林踩　此卦占宅不和宜禳謝婚姻吉求財吉田蠶興旺公訟凶孕生男葬吉出貴子　解曰　賁飾也鬼爻持世人宅不和犬馬有羅羊狀　佛工求福才祿光亭有火得力保佑合家　昔嘗仲叔手卜得此卦後得金從此相讓也　詩　壞墻倚柱竹竿頭鼠耗資才不用憂門內遠遭達犬馬自身福氣不順求　病　病人不死最留連山神野鬼急頭求更宜急謝公婆鬼東方社有廟光僥　斷曰　山火光明四海清此卦（有光明通泰之義所卜之人久不通之事當被淹塞之久若為甲下之人則當矣若長上人則昏昧其卦孫坐承事可也如能四方上下來注相採元榮達利百事皆成化得後卦更好夫賁卦與大有乾離并類大卦當有異已之人從扶如意武龍驚者子生繼此卦最奇者已亥水為妻才臨於身元達　甲申日卜而見之文動有孕也　甲午日卜見文與四爻動而相應不日而生其指日中卜為子孫在外化子孫妻才者學人受毀也更能於益卦求胎急決有吉之也）勾陳偏出家人患　訣曰（如見勾陳白虎臨於宅爻動女人有患家人患婦也）白虎多因戶主癎（白虎騰蛇臨宅爻動及見三爻動亦不拘白虎動眼目耳鼻疾化得火爻者有頭痛病風衰有疾）家宅有哭三位暗（見宅爻是才化為鬼勾陳動白虎又臨是宅暗昧求才坐事忌此爻化鬼則難成易敗求官之人若五六位中有天喜青龍子孫者大吉）塚墳元禍六爻明（六爻為墓用　甲寅日之丙寅動有墓閒之喜化青龍者有天祥之象）門神被犯兼壇鬼（艮在外損之門離在內壇之壇初爻戊爻旨木神官鬼也餘見剝卦中）朱雀刑人丑艮主（此卦元金爻是子孫見朱雀臨宅爻動及化戌午火刑於人口公訟忌刑貴也）

雙林影

⚊ 鬼 寅木
⚋ 才 子水
⚋ 兄 應 戌土
⚊ 才 亥水
⚋ 兄 丑土
⚊ 鬼 世 卯木

詩曰　錦文光彩衆多誰大利修文先職負作事得人光責飾只防官病是非達　山下有火賁家庭事稱情有謀謀未遂何嘆是非聲遇了重山險而今始展顏賞才從此順商羽恐調殘　謀為求才吉田蠶七分貴順打合用事吉但二五七月官非相擾宜忍自然散人口歎悲陰小不安宜

卯福　功名　來帛戔戔花殘再鮮高人指處明月團圓遇商音人可就六甲　喜事臨門弄章鹿存一枝花綻馬散可分（有包宜卯偏應申子辰日時）　婚姻　貴飾家道泰因緣叱歲華開言莫惆悵鴛侶好生進宜問前　占病　啾唧苦攢眉災星正會時宜求禳致福雲散月光輝（應亥卯未）　公事　碌碌勞心冗閑愁耳伴來烏鵲來又去官府又傷懷　訟无大凶有貴人來免悠悠宜和　出行　特地東風起牆挑花正開重山宜進步口吻且和諧　在外　安貴人合事如意打合有成口舌宜忌（應亥卯未申子辰日）　行人　出入行人至何須苦苦憂門前聞喜鵲從此事方周　行人吉（應亥卯巳申日有喜）　交易　因喜逢大月缺重負事定臨難方見憂煎。　事成但防人破喜有貴人（應申子辰日可成）　失物　皎月被烏雲烏雲掩不明只因牛二尾惹得是非聲（應亥卯未日時）。失勿難見可向東南竹木人家問　見貴　不爲人情合惟期事再新團圓真皎月散卻許多也。　貴人順宜向前（應亥卯未日）　求財　金谷漸團圓花殘又再鮮。凡謀才得遂一任近尊前求才並遂不宜遲遲有貴。

大珠林

丙寅　官鬼　丙子　妻財　丙戌　兄弟（應）　己亥　妻財　己丑　兄弟　己卯　官鬼（世）　七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此卦是管輅卜得此卦後獲金。彼此相遇終顯義名　贊曰　賁者飾也。光彩顯爲火色含丹文章交錯應雜其間進擢榮益來帛戔戔　頌曰　賁卦元來花錦生居官食祿甚歡榮初從噬嗑相挑撥且是安全保利貞　歌曰　賁見山中火元明照物華拜官離玉案起婦見金車裴絹天生好吳綾本自佳芳菲呈五色事似白蓮花客人尋進退必得舊還家

卜至元龜

丙寅木　━━━　官鬼
丙子水　━ ━　妻才
丙戌土　━ ━　應　兄弟
己亥水　━━━　妻才
己丑土　━ ━　兄弟
己卯木　━━━　世　官鬼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猛虎靠岩之謀光明通泰之象　春，散事重新　夏主疾病留連　秋百事吉　冬公訟口舌　解曰　賁者飾也如日在山萬物光彩文章交錯自然裝飾占者遇之如人受富貴自然光亨亦同天祐不可慢易　象曰　喜慶交加門庭增飾精妹發明災除福集謙退不矜榮亨元極。今日光亨皆由積德　象曰　眾惡皆消滅吉喜自然生如人行暗路今卻見天明　此卦求官遷職見貴相喜宅不和身災宜禳謝婚姻成田蠶熟求財遂意　公訟凶孕生男病人不死難安犯家先及東方神廟祭之吉　六甲旬斷　子旬求財吉　戌旬平家宅安　申旬　身吉財吉父母空亡　午旬　官病不妨　辰旬　世空訟病吉　寅旬　官病留連　日六神斷　初爻己卯木官鬼持世　甲乙　青龍世喜至玄武鬼合門戶主驚怨不妨　丙丁　朱雀世謀親憂至　戊己　勾陳木世病犯伏戶傷亡不妨　庚辛　白虎損才　壬癸　門戶不寧　十干詩斷　甲丙戊庚壬　行身无阻險舟泛自通津雨露從天降求謀事漸新　乙丁己辛癸　祿從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愁事逢羊始見周。　六爻詩斷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二吉）去偽從誠實徒行卻舍車。不煩增賁飾簡儉是良圖　六二　賁其須（三吉）攀龍元有分獨用竟難成遇鼠逢牛日因人爲發明　九三　賁如濡如永貞吉（上三）門庭多喜慶潤色更增光待到蛇迎虎金閨姓字香　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平）中心雖欲速其奈卻遲延守正无休患居安福自天。　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大吉）福祿從天降門中喜氣新去奢從儉約終保大光亨。　上九　白賁无咎（三）務本歸誠實何須更飾非春風依舊到花發去年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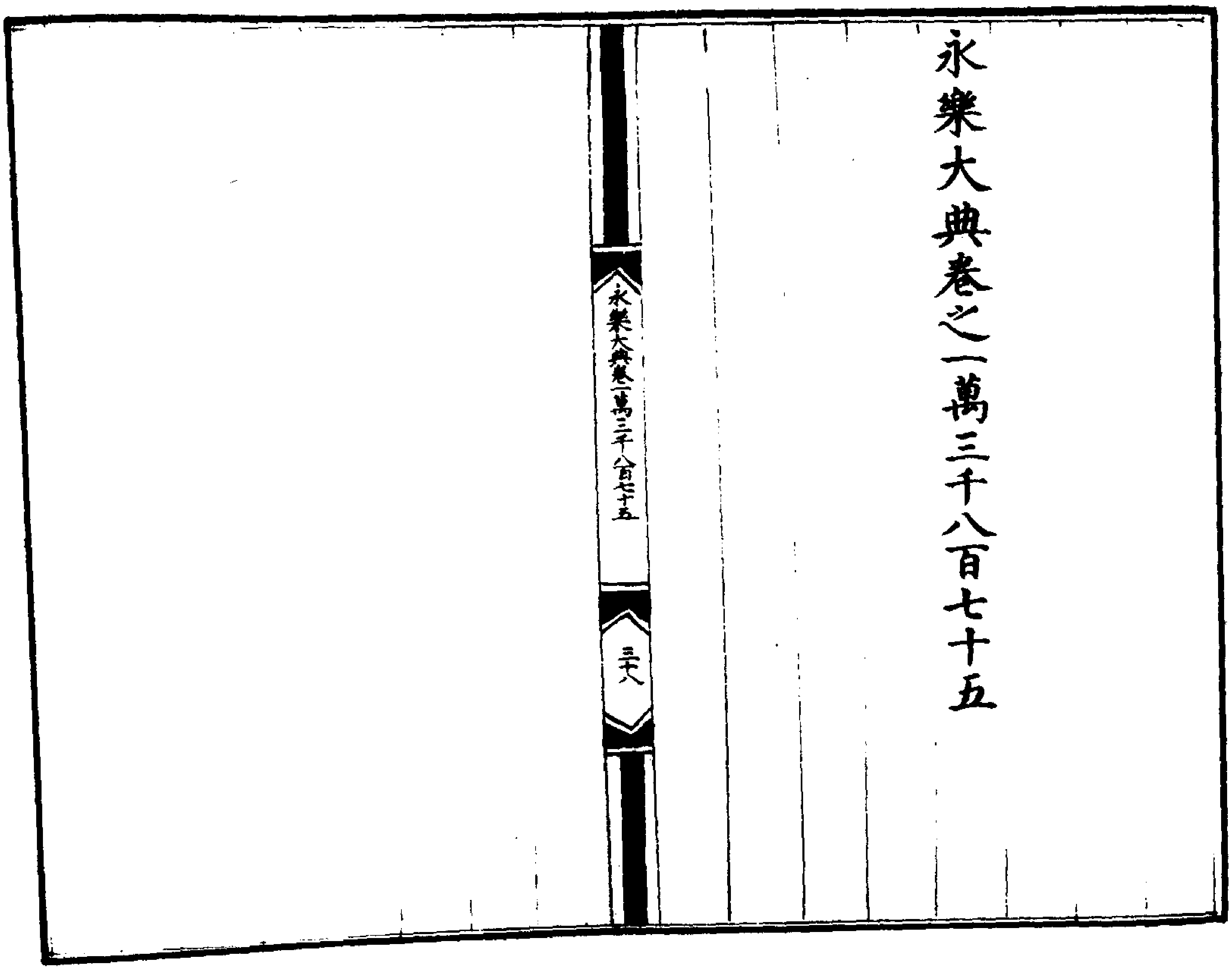
諸家斷易奇書

土

丙寅木　━━━　官鬼
丙子水　━ ━　妻財
丙戌土　━ ━　應　兄弟
己亥水　━━━　妻財
己丑土　━ ━　兄弟
己卯木　━━━　世　官鬼

十一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此是管輅卜得，後獲金相遇終顯名義　贊曰　賁者飾也。光彩烜赫，火色含丹文章交錯應雜其間遷退榮益。束帛戔戔。　解曰　雨下（潤澤也）車行路（有運轉也）舟張帆在江中（通明亂也）官人著公服登梯。（乃是攀雲梯也）仙女在雲中執桂（乃蟾娥親付桂枝也）　晦庵斷例　賁亨小利有攸往　晦庵曰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晦庵曰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六二賁其須　晦庵曰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晦庵曰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晦庵曰人白馬亦白矣四初相賁爲九三隔而不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　六五賁如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晦庵曰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陰吝故有束帛之象戔戔小意雖可吝然禮奢寧儉也　上九白賁无咎　晦庵曰賁極反本復於無色善補過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五
三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繼泉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六 三未

賁 賁卦五

鬼谷卦影 丙寅木丙子水丙戌土己亥水己丑土己卯木

山火賁 艮上離下

⚊ ⚋ ⚋應 ⚊ ⚋ ⚊世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斷曰賁者飾也文章交錯兩相交易變惡爲善多是交關財物契書求官家宅田蠶皆吉行人至病安婚姻成官事吉孕生女 詩曰 錦文光彩象多推也利脩文也利官作事得人相資飾只防公事起多端（甲辰旬世空亡鬼空亡甲子甲寅旬財空） 全動脩飾自新明庶政戔戔束帛免沉淪波深穩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全靜務鹿天星至虎駝雙獲行永冠鞍上立寶槊稱高平 甲日用望未成心未穩戔戔束帛恐沉淪波深急渡宜防險前後傾危不陷身 乙日花開連夜雨笑盡有憂生只怕貪迷着仍防患與驚 丙日花殘人散後滿樹又開花不望功名事功名望外來 丁日可疑可疑有奇不奇花殘人散爾東我西 戊日喜又喜兆生李非常喜只恐無終始 己日有遇有遇金烏玉兔酒正濃時花殘日暮 庚日金戈莫問前程事望外佳聲入戶來休將閒事空惆悵擡頭瓊樹一枝開 辛日大斧破鼠背難兒反見傷一場暗陰事無故有災殃 壬日夢有仙官降紫雲覺來依舊是黃昏欲知驚起前程事莫忘當初指路人 癸日小徑被蛇驚敲門不作聲寇刀長在手人語不堪聽 世動見失在女奴問公知得無自來主竊者擒老莫嗟吁 應動內蘊光華德家門被寵新文章如錦繡燦爛飾諸身

郭璞洞林影

丙寅木丙子水丙戌土己亥水己丑土己卯木

⚊ ⚋ ⚋ ⚊ ⚋ ⚊ 世 十一月卦

十二 飛己卯木

兆 伏丙辰土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詩曰山火賁卦省出入非災橫禍事留連春後殘花秋後草嚴頭病馬浪頭船求財辛苦得便失作事艱難破又圓惟有求名人占此文章萬選中

青錢 拆字賁者飾也賁字上有世字濟世之兆上有十字中有廿字此爲卅初十廿日皆有期望下有具去八成目添貝成賁添口成噴添土成墳有卅字無一口乃是喜中不喜鬼谷云喜來無口笑櫃內一枝傳象賜車行無險阻舟泛可通津雨露從天降門庭又一新 象陰一條雲路雨重門先到西園未遇春非時紫薇花欲滿此時方得遇東君 初爻己卯木 有分攀龍角昇天自有梯月中一仙女捧桂待多時 二爻己丑土 汨沒塵埃幾度秋平生志意未能酬春來方得施張處試整衣冠再出頭 三爻己亥水 五百仙中始擬名天恩君寵一時榮歸來正好名來有利遇喜見清和 四爻丙戌土 莫怪淹留久遠春快利多求花開後勝賞何妨醉玉均 五爻丙子水 祿從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愁事從今見始周 六爻丙寅木 官資早已到朝堦金紫榮身兄是諧一日占恩孫與子始知餘慶不塵埋 占風水 祖代離城降氣雄穿珠前後揖奇峯待數年馬三春遇木上兒孫活計豐 寒鵝聚集形宜高下又爲雌龍望石形王先出林形長房得意次房照顧人丁重立後可誇見火來燒山便是魁應一丙壬兩宮水旺財一艮坤一離山癸向一公訟利正一妻憂少丁一重立人丁一枝鬼龍無人識賁飾加增土作墳財山印庫卻相逢兩宮秀水眞奇特財若湧泉從此生水皆朝北泒泒噀爲財溫溫何日止墳前庫印排（後六）丑山未向坐雙角向雙角常人不葬丑未墳前便接貪狼水來山坐定巨門星源泒悠悠能富貴紫袍寶馬佩金章秀是富貴無相應更加陰騭相扶助進益人丁桂子芳水流去急無用出雙生子落地無氣一發即倒冷筆退因牛鹽公事人丁卻旺寃鬼水朝主女人產厄不怕三房四皆敗古云山飛水走急移場 占求官遷職求財百事吉婚姻成六甲生男占行人至官事凶有貴人提携田蠶興旺失物難尋病不死留連東南上傷亡占家宅不安

海底眼

六親（官鬼丙寅）木（妻財丙子）水（兄弟丙戌）土（子孫丙申）金（父母丙午）火（兄弟丙辰）土

⚊ ⚋ ⚋應 ⚊ ⚋ ⚊世

傍爻 外卦出現

康節卦影

丙寅木 丙子水 丙戌土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飛己卯木

⚊ ⚋ ⚋應 ⚊ ⚋ ⚊世　十一月卦正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伏丙辰土

虎出深林課　此卦占宅不和宜禳謝婚姻吉求財吉田蠶興旺公訟凶孕生男葬吉出貴子　解曰賁飾也鬼爻持世入宅不和犬馬有難羊猴未華佛上求福財祿光亨香火得力保佑合家　昔管仲叔牙卜得此卦後得金彼此相讓也　詩琉璃毬掛竹竿頭鼠耗資財不用憂門内迍邅逢犬馬自生福氣不須求　病　病人不死最留連山神野鬼急須求更宜急謝公婆鬼東方社有廟寬　斷曰山火光明四海青（此卦有光明通泰之異所卜之人久不通之事曾被掩蓋之乎若爲界下之人則當矣若長上人則晴昧其卦課望求事可也如記四方上下來往相謀光榮達利百事皆成化得後卦更好矣賁卦與人有純雜兵須六卦皆有異色之人提携如意）　武龍驚者子生離（此卦最奇者己亥水爲妻財臨於身宅逢甲申旬卜而宅爻動有孕也甲午旬卜出入與四爻動而相應不日而生其譜旬中卜若子孫在外化子孫妻財者孕婦憂疑也更能於益卦求胎息訣看吉之也）　勾陳偏出家人患（訣曰如見勾陳白虎臨於宅爻動女人有患家人息婦也）　白虎多困户主盲（白虎螣蛇臨宅爻動及見三爻動亦不拘白虎動眼目耳鼻疾化得火爻者有頭風長有疾）　家宅有灾三位暗（見宅爻是財化爲鬼勾陳動白虎入臨是宅晴昧求財望事忌此爻化鬼則雖我易敗求官之人若五六位中有天喜青龍子孫者大吉）　塚墳無禍六爻明（六爻爲墓圍甲寅旬之丙寅動有墓園之喜化青龍者有天爵之榮）　門神被犯兼壇鬼（艮在外謂之門離在内謂之壇神初爻戌爻皆木神官鬼也餘見剥卦中）　朱雀刑人丑艮生（此卦無金爻是子孫見朱雀臨宅爻動及化戌午人刑於人口公訟恐刑責也）

雙林影

⚊ 鬼 寅木
⚋ 財 子水
⚋ 兄應 戌土
⚊ 財 亥水
⚋ 兄 丑土
⚊ 鬼世 卯木

詩曰錦文光彩象多憐大利偕文見職員作事得人光賁飾只妨官病是非連山下有火貴家庭事稱情有謀謀未遂何嘆是非聲遇了重山險而今始展頹資財從此順商羽恐凋殘謀爲求財吉田蠶七分貢順打合用事吉但二五七月官非相撓宜思自然散人口啾唧陰小不安宜叩福功名求帛戔戔花殘再鮮高人指處明月團圓　遇商音人可就　六甲喜事臨門弄璋鹿存一枝花綻馬欵可分　有厄宜叩福應申子辰日時

婚姻賁飾家道泰因緣此歲華閑言莫惆悵鴛侶好生涯　宜向前　占

病啾唧苦攢眉灾星正會時宜求鍾馗福雲散月光輝　應亥卯未　公事碌碌勞心冗閑愁耳伴柔烏鵲來又去官府又傷懷　訟無大凶有貴人未免悠悠宜和　出行特地東風起墻東花正開重山宜進步口吻且和諧　在外安貴人和事如意打合有成口舌宜忍應亥卯未申子辰日　行人出入行人至何須苦苦憂門前聞喜鵲從此事方周　行人吉應亥卯巳申日有音　交易因喜逢犬月欵重圍事定臨難方免憂煎　事成但防人破喜有貴人應申子辰日可成　失物皎月被烏雲掩不明只因牛二尾惹得是非聲　應亥卯未日時失物難見可向東南竹木人家門　見貴不爾人情合惟期事再新團圓真皎月散卻許多也　婚人順宜向前應亥卯未日　求財金谷漸團圓花殘又再鮮凡謀財得遂一任近尊前　求財並遂不宜遲遲有貴人

火珠林

丙寅　丙子　丙戌應　己亥　己丑　己卯世　飛己卯木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七月卦　伏丙辰土

此卦是管鮑卜得此卦後獲金彼此相遜終顯義名　賛曰賁者飾也光彩類馬火色含册文章交錯應離其間進耀榮益束帛戔戔　頌曰賁卦元來花錦生居官食祿甚欽榮初從嗤嗑相拋擲且是安全保利貞　歌曰賁見山中火元明照物華拜官離王案起婦見金車楚娟天生好吳綾本自佳芳菲星五色爭似白蓮花客人尋進退必得舊還家

卜筮元龜

艮上　離下　艮宮一世

丙寅水　丙子水　丙戌土　己亥水　己丑土　己卯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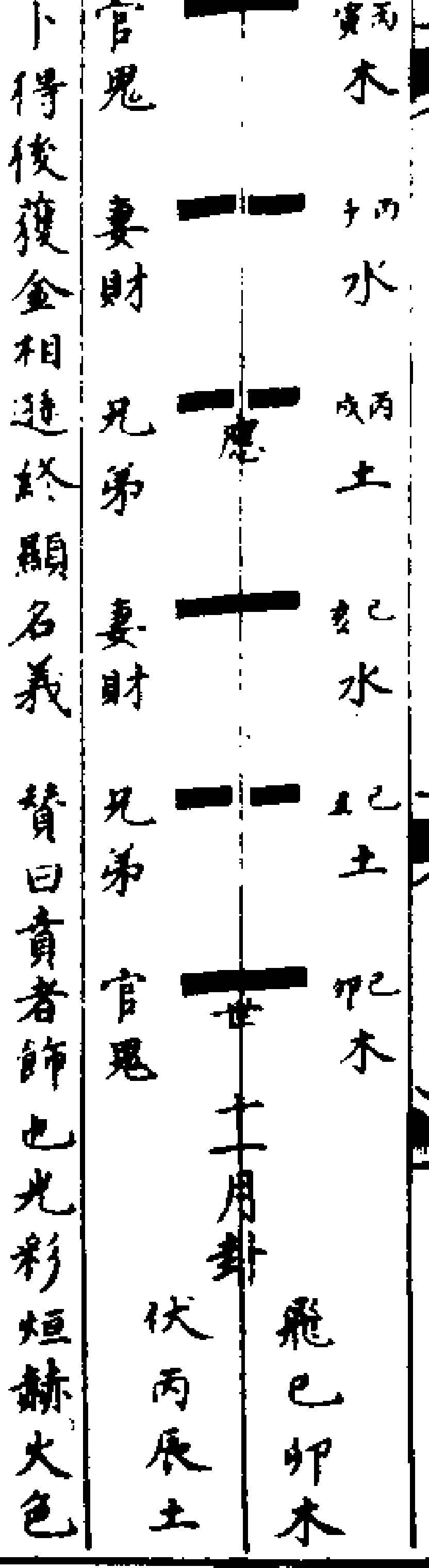
⚊ ⚋ ⚋應 ⚊ ⚋ ⚊世　十二月卦　飛己卯木　伏丙辰土

官鬼　妻財　兄弟　妻財　兄弟　官鬼

猛虎靠巖之課光明通泰之象　春故事重新　夏主病疾留連　秋百事吉　冬公訟口舌　解曰賁者飾也如日在山萬物光彩文章交錯自然裝飾占者遇之如人受富貴自然光亨亦同天祐不可慢易　彖曰喜慶交加門庭增飾晴昧發明灾除福集謙退不矜榮亨無極今日光亨皆由積德　象曰衆惡皆消滅吉喜自然生如人行暗路今卻見天明　此卦求官遷職見貴相喜宅不和身灾宜禳謝婚姻成田蠶熟求財遂意公

訟凶孕生男病人不死難求紀家宅及東方神廟祭之吉 六甲旬斷 子旬 求財吉 戌旬 平家宅安 申旬 身吉財吉父母空亡 午旬 官病不妨 辰旬 世空訟病吉 寅旬 官病留連 日六神斷 初爻己卯木官鬼持世 甲乙 青龍世喜至玄武鬼合門戶主驚恐不妨 丙丁 朱雀世謀耕憂至 戊己 勾陳木世病纏伏尸傷亡不妨 庚辛 白虎損財 壬癸 門戶不寧 十干詩斷 甲丙戊庚壬 行舟無阻險舟泛自通津關路從天降求謀事漸新 乙丁己辛癸 祿從天上降喜至不須求昔日憂愁事逢羊始見周 六爻詩斷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吉） 去偽從誠實徒行卻舍車不煩增賁飾簡儉是良圖 六二賁其須（吉） 攀龍元有分獨開竟難成愚蒙還未日因人為發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上吉） 門庭多喜慶潤色更增光待到蛇迎虎金閨姓字香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平） 中心雖欲速其柰卻遲延守正無休咎居安福自天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大吉） 福祿從天降門中喜氣新去奢從儉約終保大光亨 上九白賁無咎（吉） 務本歸誠實何須更飾非春風依舊到花發去年枝

諸家斷易奇書



此是管鮑卜得後獲金相遊終顯名義 賁曰賁者飾也光彩烜赫火色含丹文章交錯應離其閒進退縈盈束帛戔戔 解曰雨下潤澤也 車行路（有運轉也） 舟張帆在江中（遇順風也） 官人着公服登梯（乃足躡雲梯也） 仙女在雲中執桂（乃姮娥親付桂枝也） 晦菴斷例 賁亨小利有攸往 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初九 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六二 賁其須 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九三 賁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閒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六四 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人白馬亦白矣四初相賁為九三隔而不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 六五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陰吝故有束帛之象戔戔小意雖可吝然禮奢寧儉也 上九 白賁無咎 賁極反本復於無色善補過矣

晦菴語續錄 賁彖辭先儒云天文也上有剛柔相錯四字恐是有之方與下文相似且得分曉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本義云明庶政是之小者無折獄是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他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問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先生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又曰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復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云要囚至于旬時他自是有許多時日此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飾之象如此 問賁六五賁于丘園是在艮體

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先生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又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先生曰 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卻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終得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是簡務農尚儉戔戔是狹小不足之意以字義考之從水則為淺從貝則為賤從金則為錢如所謂束帛戔戔六五居尊位卻如此歛本尚儉便以吝嗇如文公漢文帝雖是吝卻終吉此在賁卦有逆本之到上九便白賁和束帛之類都沒了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生曰如何園丘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剪裁之象尤雜曲說不去這八字平白在這裏若如他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賁于丘園者是務農尚本之義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者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瀘齋文集 賁亨小利有攸往至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天地之物未嘗不成於兩有上則有下有

此則有彼有文則有質一不獨立待兩而行兩雖別也一則主之所以為兩動於情也主之於一後於性也今夫賁之為卦山上火下以火燭山物物陳露文所由生是兩月之相為用也然火為能燭山則所燭能燭後也所燭先也先者定矣屹不移矣後者憧憧徒往來矣故賁之主在艮其兩在離離反其光艮固自知艮在焉離則失照觀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夫剛未嘗往也文來柔之來者有缺然不足屈而下之之意然剛拒而不接則恐於不和而無以致亨於是特分焉上而文分者有裕然有餘施而與之之意故柔文剛也是以亨剛文柔也小利有攸往小謂柔也謂柔得所附而不能有攸往也由是觀之剛本無文柔之心亦無有心求柔之文已也柔自託焉而剛亦因以致用故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彼之說固一曲然亦識獨見乎此也至子夏論詩則曰繪事後素其亦知繪素之俱而繪必後於素乎然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則曰天文也人文以止則曰人文也又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何也蓋天其質也剛也日月辰緯之錯行四時六氣之推遷柔也所以文之也錯行者明晦之不同推遷者寒暑之自異而為天者常穹然臨之聽其自爾而莫之或為故觀之者特曰察時變而不曰天變蓋變在時而不在天此蓋柔來分剛之說也至於人文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是矣夫林然而生孰非人也方其萃聚之衆則若不可齊趣操之異若不可合然為君臣則志同也為父子則情親也為夫婦則好合也為長幼則悌順也是皆懽然相通繫然相接繫縛而可觀其文明蓋如此雖文明矣然志同者有分也情親者有等也好合者有別也悌順者有倫也則其止又如此聖人於是因其文明也發揮之以飾其外因其止也維綱之以制其內機緘默運使由而不知不曰化成之乎雖然二者固並行而不悖然文明必曰以止何哉蓋文明固待止而後能託以顯也若止則疑無待於文明姑亦勉而應焉此又柔來文剛之說也夫以天文人文觀者各異至於以剛為本而柔從之則一而已吾於是論天下之文必先乎天下之質不幸而過事質無文故艮至於上九猶曰敦艮而離之過則有焚如死如之凶不然夫子何以筮而得此愀然而悲而莊周氏悼戰國之敝亦有滅質之嘆董仲舒察武帝之浮虛亦有損周用夏之對卦之上六曰白賁而大傳曰賁無色古之聖賢其皆如此乎嚴澤論賁伊川曰合而後有文此說甚好小利有攸往當看小字雖如賁之文章亦止於小利有攸往而已彖曰天下之人先須看其基本如何剛本強也文之以柔故無不亨柔本弱也文以剛則小利有攸往文者文飾之也因其質之厚薄而加飾耳文王聖人也得尚父佐輔之故為大聖人之事業周公伊尹聖人也所佐者太甲成王而已則亦止於太甲成王之事業日月星辰雲漢之章天之文也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人之文也此理之在天人常昭然未嘗泯沒人惟不加考究則不見其為文爾此一段當看觀乎唯能觀察此理則在天者可以知時變在人者可以化成天下也　彖曰山下有火賁火在山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賁賁文也山下有火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先敢折大抵先敢折獄者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常者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無敢折獄　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爻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驕富貴蓋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服爲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　六二大凡有本則有文夫人之須不離於順頷文生於本無本之文則不足貴　九三居內卦之極又有離體故為文明之極故曰賁如濡如然又曰永貞吉何也蓋文之極須當守以正大凡有文之人自為人所重而此象乃曰終莫之陵者此蓋有說文士雖為人所愛而亦為人所薄若唐之王楊盧駱雖有文采終為人薄者以不正故耳若孔子孟子非不文也而後人仰之莫不肅然而敬者以其永正也六經之文亦然　六四白馬翰如此一句須當看且四與初為正應為九三之剛間隔故未婚媾初四雖為九三間隔然其從正應之志如馬之飛故後必合凡人於事其所當合者終不為人所間然亦不可以為當合而不思慮也必如馬之飛翰而後可　六五大凡居君位者當使我裁制于人不可受人之裁制今六五雖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故求上九之賢而資比之故云吝然自知其才柔弱不足有為而資求於人與不求者固異矣故曰終吉　上九伊川曰惟能質白其賁則無過飾之咎此一過字須當看　易傳於賁卦論取象卦變之義甚詳恐讀者易遽曉今釋其可圖隨文釋之　傳曰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　復是陽長剝是陽消所以名為復者陽復名剝者陽剝　又曰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為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

䷩

巽上震下益（上本是乾。下本是坤、損上體四之陽將來益下體初之陰此損上益下也故四變爲陰初變成陽。）

䷨

艮上兌下損（上本是坤、下本是乾、損下體三之陽將來益上體上之陰此損下益上也、故三變爲陰。上變成陽。）

又曰。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

䷪

兌上乾下夬（夬。五陽決上之陰、是剛決柔。）

䷫

乾上巽下姤（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故曰柔遇剛。）

又曰鼎又以卦形爲象

䷱

離上巽下鼎

又曰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

䷚

艮上震下頤（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

又頤領之象

䷔

離上震下噬嗑（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又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有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也

又曰訟無妄云剛來非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

䷅

乾上坎下訟（彖曰剛來而得中也謂之剛來）者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二之爻爲坎也剛爻只是從外而坤卦來非從上體乾卦來蓋上體乾三陽自足元不移動豈自上體來乎

䷘

乾上震下無妄（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謂下體本是坤卦剛自外而來變初之一爻爲震此剛爻亦非從上體來與訟卦同

又曰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

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

先儒說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

䷊

坤上乾下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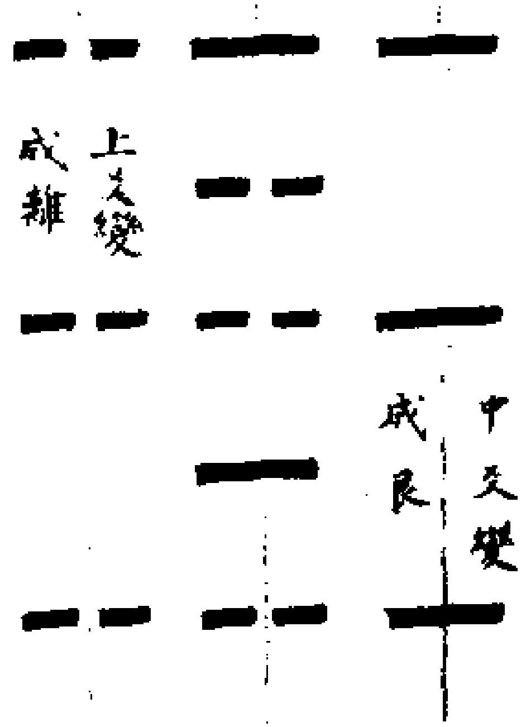
此爻本泰九二之剛分此爻上於此而文其柔

䷕

艮上離下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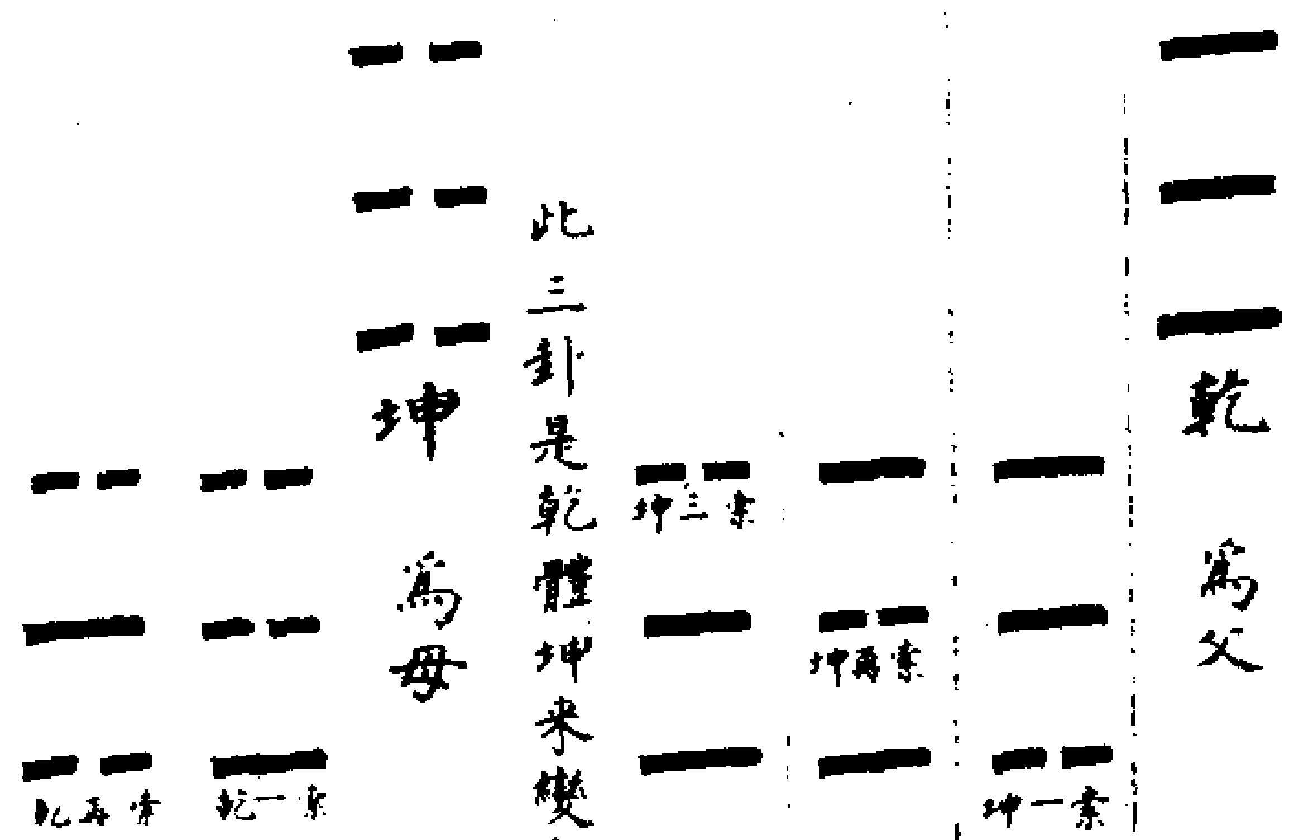
此爻本泰上六之柔來此文其剛

伊川程氏說



艮上離下賁

又曰乾坤變而爲六子



乾　爲父

坤初求於乾而得長女曰巽第一爻變故曰長

坤再求於乾而得中女曰離第二爻變故曰中

坤三求於乾而得少女曰兌第三爻變故曰少

此三卦是乾體坤來變之也

坤　爲母

乾初求於坤而得長男曰震

乾再求於坤而得中男曰坎

☶（乾三青）乾三求於坤而得少男曰艮

此三卦是坤體乾來變之也

五峯胡宏大集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李氏使閔子騫爲費宰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爲吏烈爲商賈以自穢乃免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六二大明賁之主其質陰柔隨質之善惡而賁之耳故不能變其質也如叔孫通制禮儀因漢高所能行者而已　六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三處文明之極陽奇陰耦陽居其中陰陽交合情文悅澤賁之盛也如舜得十六相文王得四友漢高得三傑光武得二十八將唐太宗得房杜王魏君臣相輔光被天下後世而膏澤下於斯民賁如濡如也方世之亂英雄角逐君擇其臣臣擇其君非素有定分也皆以情義意氣決相從耳苟不長守正固而繼之以疑阻猜嫌則君臣必不相保未有能終者也安得吉如陳靈之殺洩冶趙遷之殺李牧袁紹之殺田豐是也終爲人所陵辱矣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陳埴木鐘集賁之彖論人文則曰

文明以止論天文而不言其所謂文王弼註曰剛柔交錯而成文不知其所謂剛柔者抑上文所謂剛柔耶遇意上文之所謂剛柔者以上下二体而言恐非所謂天之文也　此作欵文看亦得只就上文認亦得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錯只此便是自然之天文剛柔交錯即日月代明非天文而何志筌書白賁　賁之上九白賁無咎上得志也養素故得志也上九無位處賁之極白賁者也夫文所以該衆而白則質素是萬理畢具存乎其間而不彰也惟白受彩而色備焉色之本也夫性命有理道德有義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理窮則義存聖人之學終於存義義存則無義矣成性存存性存則無性也龍蛇之蟄以存身身存則無身矣身存於白賁色之至也皆所以探其本上九處艮之上艮止而不獲其身則其身存也文柔而至於白賁其色存也凡有色者皆從太素中出無不具此者惡在不見耳知其義者特通理而已見素斯能養素斯得志矣夫五色皆所以養無色者五味皆所以養無味者五聲皆所以養無聲者五臭皆所以養無臭者內外相應未嘗有精粗輕重之差而不見其本斯爲末之所勝乃始歸咎而思屏去之非達本者也孔子於禮樂從先進而繪事後素則以爲起予深諭此也申之以賁無色所以啓後人者至矣宋文天祥文集

經筵講義熙明殿進講　欽天圖周易賁卦䷕（離下艮上）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爲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爲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爲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爲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係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欽天爲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按圖義而爲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爲證不一莫不以人事爲主時之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叢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即則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歷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銷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以此見天雖有

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災也才側身脩行則爲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爲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爲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脩省爲聖明之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柰何不敬方舟先生後集

䷕（離下艮上）賁震坎

右賁上下體震坎互體震足趾動而艮止之爲趾坎爲輿而止除故舍車六五艮山爲丘坤土爲圃束帛質素五數曰束群書足用聖賢孔子嘗筮卦得賁愀然不平子張曰師聞卜者得賁吉也而色有不平何也對曰以其離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賁非正色之卦夫質也黑白宜正今則賁非吾兆也吾丹漆不文白玉不彫也質有餘不足飾故也（家語好生篇）

⿰必卩

必忌切許慎說文⿰必卩宰之也从卩必聲兵媚切陸法言廣韻好貌徐鍇通釋彼至切楊桓六書統幫毋⿰必卩（統聲）⿰必卩（隸）倪鏜六書類釋又毗至切春秋晉楚戰于⿰必卩在鄭州管城縣宇溱傳義彼義切音祕趙謙聲音文字通以卩所以制也

篆書貱（張仲簠）貱（晉姜鼎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貱（徐鉉篆韻）

貱 必忌切許慎說文貱迻予也从貝皮聲彼義切徐鍇通釋春秋傳楚薳啓彊言曰齊與晉貱夕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傳媚反顧野王玉篇悲僞切益也司馬光類篇一曰貱貤次第也又兵媚切楊桓六書統帋母貱說見賔韻統聲貱隸省熊忠韻會舉要宮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迻予也从貝所予物也今僃用畀韻會定正字切幫計幫賓邊貱 篆書貱（六書統）

粊 必忌切許慎說文粊惡米也从米比聲周書有粊誓兵媚切徐鍇通釋按古文尚書費誓如此春秋作費魯地名今沂州費縣筆媚反顧野王玉篇音祕地名粊同上文鄙冀切陸法言廣韻魯東郊地名丁度集韻亦作⿰米非司馬光類篇蒲昧切又補妹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米非粊音祕二兩楊桓六書統帋母粊从米比聲粊統母粊隸⿰米非从米非聲⿰米非隸 篆書粊（古論語）粊（籀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粊

粊 ⿰米非（並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三未

痹 必忌切許慎說文痹溼病也从疒畀聲必至切司馬光類篇則營衛气不至而頑痹也彼二反顧野王玉篇畀利切陸法言廣韻䀘意切脚冷司馬光類篇或作疪疪毗至切戴侗六書故病肌肉麻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必寐切楊桓六書統幫母痹疒聲痹隸疪或从比聲疪隸韻會定正字切幫計幫賓邊痹 篆書痹（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痹（徐鉉篆韻）痹 痹（並六書統）

行書痹（王羲之）

諸痹證治

素問痹論篇黃帝問曰痹之安生（王冰註安猶何也言何以生）岐伯對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雜合而為痹發起亦殊矣）其風氣勝者為行痹寒氣勝者為痛痹濕氣勝者為著痹也（風則陽受之故為痹行寒則陰受之故為痹痛濕則皮肉筋脈受之故為痹著而不去也故凡痹從風寒濕之所生也）帝曰其有五者何也（言風寒濕氣各異則三痹生有五而何氣之勝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痹以春遇此者為筋痹以夏遇此者為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痹以秋遇此者為皮痹（冬主骨春主筋夏主脈秋主皮至陰主肌肉故各為其痹也至陰為戊己月及土寄三月也）帝曰內舍五臟六腑何氣使然（言皮肉筋骨脈痹以五時之外偶然內舍臟腑何以致之）岐伯曰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久病不去則入於是）故骨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痹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濕之氣也（時謂氣王之月也肝王春心王夏肺王秋腎王冬脾王四季之月感謂感應也）凡痹之客五臟者肺痹者煩滿喘而嘔（以藏氣應息又其脈還循胃口故使煩滿喘而嘔）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合脈受邪則脈不通利也邪氣內擾故煩也手心主心包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歷絡小腸其支別者從心系上挾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故煩則心下鼓滿暴上氣而喘噎乾也心主為噫以下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若是逆氣上乘於心則恐畏也神懼凌弱故爾）肝痹者夜臥則驚多飲數

小便上為引如懷（肝主驚駭氣相應故中夜卧則驚也肝之脉循陰股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脇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多飲水數小便上引少腹痛如懷妊之狀）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腎者胃之關關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尻以代踵謂足攣急也脊以代頭謂身踡屈也踵足跟也腎之脉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氣不足而受邪故不伸展　林億新校正云詳然骨一作然谷）脾痺者四肢解墯發欬嘔汁為大塞（土王四季外主四肢故四肢解墯又以其脉起於足循腨胻上膝股也然脾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發欬嘔汁脾氣養肺胃復連咽故上為大塞也）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大腸之脉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小腸之脉又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今小腸有邪則脉不下鬲脉不下鬲則腸不行化而胃氣蓄熱故多飲水而不得下出也腸胃中陽氣與邪氣奔喘交爭得時通利以陽氣不化故時或得通則為飧泄）胞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為清涕（膀胱為津液之府胞內居之少腹處關元之中內藏胞器然膀胱之脉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今胞受風寒濕氣則膀胱太陽之脉不得下流於足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也小便既澀太陽之脉不得下行故上爍其腦而為清涕出於鼻竅矣沃猶灌也林億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內痛二字作兩髀）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陰謂五神藏也所以說神藏與消亡者言人安靜不涉邪氣則神氣寧以內藏人躁動觸冒邪氣則神被害而離散藏無所守故曰消亡此言五臟受邪之為痺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臟以躁動致傷府以食飲見損皆謂過用越性則受其邪此言六府受邪之為痺也）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淫氣遺溺痺聚在腎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淫氣飢絕痺聚在脾（淫氣謂氣之妄行者各隨藏之所主而入為痺也林億新校正云詳從上凡痺之客五臟者至此全元起本在陰陽別論中此王氏之所移也）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從外不去則益深至於身內）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帝曰痺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臟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入臟者死以神去也筋骨疼久以其深也皮膚易已以浮淺也由斯深淺故有是不同）帝

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四方雖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但動過其分則六府致傷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穀之寒熱感則害六府林億新校正云按傷寒論曰物性剛柔餐居亦異）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濕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六府俞亦謂背俞也膽俞在十椎之傍胃俞在十二椎之傍三焦俞在十三椎之傍大腸俞在十六椎之傍小腸俞在十八椎之傍膀胱俞在十九椎之傍隨形分長短而取之如是各去脊同身寸之一寸五分並足太陽脉氣之所發也林億新校正云詳六府俞並在本椎下兩傍此注言在椎之傍者文略也）帝曰以鍼治之柰何岐伯曰五臟有俞六府有合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林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隨作治）則病瘳也（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谿皆經脉之所注也太衝在足大指間本節後二寸陷者中林億新校正云按刺腰痛注云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二寸陷者中動脉應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陵在手掌後骨兩筋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淵在手掌後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胃合入于三里膽合入于陽陵泉大腸合入于曲池小腸合入于小海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三里在膝下三寸胻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一寸胻外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少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曲池在肘外輔屈肘曲骨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陽在足膕中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伸而取之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脉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林億新校正云按刺熱注委中在足膝後屈處餘並用此故經言循脉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過謂脉所經過處林億新校正云詳王氏以委陽為三焦合按甲乙經云委陽三焦下輔俞也足太陽之別絡三焦之合自在手少陽經天井穴為少陽肝之所入為合詳此六府之合俱引本經所入之穴獨三焦不引本經所入之穴者王氏之誤也王氏但見甲乙經云三焦合于委陽彼說自

（其彼又以大腸合于巨虛上廉小腸合于下廉此以曲池少海為之故知當以天井穴為合也）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痺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臟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水入於經其血乃成又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林億新校正云按別本寶作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此故水穀精氣合榮氣運行而入於脈也）故循脈上下貫五臟絡六府也（榮行脈內故無所不至）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悍氣謂浮盛之氣也以其浮盛之氣故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中也）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肓腹（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謂脈外也肓膜謂五臟之間鬲中膜也以其浮盛故能布散於肓腹之中空虛之處熏其肓膜令氣宣通也肓音荒）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濕氣合故不為痺帝曰善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濕其故何也岐伯曰痛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痛也（風寒濕氣客於肉分之間迫切而為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肉裂則痛故有寒則痛也）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濇經絡時踈故不通（林億新校正按甲乙經不通作不痛按甲乙經此條論不痛與不仁兩事後言不痛是載明不痛之為重也）皮膚不營故

為不仁（不仁者皮頑不知有無也）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病本生於風寒濕氣故陰氣益之也）其熱者陽氣多陰　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為痺熱（遭遇也言遇於陰氣陰氣不勝故為熱林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遭作乘）其多汗而濡者此其逢濕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中表相應則相感也）帝曰夫痺之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痺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而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痺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帝曰善（蟲謂皮中如蟲行縱謂縱緩不相就林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蟲作急）

總論宣明五氣篇邪入於陰則痺　五臟生成篇卧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痺　異法方宜論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腐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痺　至真要大論篇少陰在泉主勝則鬲中衆痺皆作發於胠脇　靈樞壽夭剛柔篇病在陰者命曰痺　刺節真邪篇虛邪留而不去則痺　五變篇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痺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痺黃帝曰痺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　九鍼篇岐伯曰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故為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也　華佗中藏經痺者風寒暑濕之氣中於人臟腑之為也入腑則病淺易治入臟則病深難治而有風痺寒痺濕痺熱痺氣痺又有筋骨血肉氣之五痺也大凡風寒暑濕之邪入於心則名血痺入於脾則名肉痺入於肝則名筋痺入於肺則名氣痺入於腎則名骨痺感病則一其治乃異痺者閉也五臟六腑感於邪氣亂於真氣閉而不仁故曰閉也又痺病或痛或痒或淋或急或緩而不能收持或拳而不能舒張或行力艱難或言語謇澁或半身不遂或四肢拳縮或口眼偏邪或手足欹側或行步而不能言語或不能行步而左偏枯或右壅滯或上不通於下或下不通於上或大腑閉塞或左右手疼痛或即疾而即死或感體而未亡或喘滿不寐或昏冒而不醒種種諸證皆出於痺也痺者風寒暑濕之氣中於人則使之然其於脈候形證治療之法各亦不同焉　孫思邈千金要方諸痺由風寒濕三氣幷客於分肉之間迫切而為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肉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於皮膚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為痺也其風最多者不仁則腫為行痺走無常處其寒多者則為痛痺其濕多者則為著痺冷汗濡

但隨血脈上下不能左右去者則為周痺也痺在肌中更發更止左以應左右以應右者為偏痺也夫痺其陽氣少而陰氣多者故令身寒從中出其陽氣多而陰氣少者則痺且熱也諸痺風勝者則易愈在皮間亦易愈在筋骨則難痊也久痺入深令榮衛濇經絡時踈則不知痛風痺濕痺周痺筋痺脈痺肌痺皮痺骨痺胞痺各有證候形如風狀得脈別也脈微濇其證身體不仁　素矩傷寒新書治痺投大熱藥因而大便結口乾舌燥者在以潤利湯劑時間踈解腠中諸痺疾當如形體諸痺病狀常以風寒濕方為治不可一理投升降氣藥而已　聖濟總錄論曰飲天和食地德皆陰陽也然陽為氣陰為血氣為衛血為榮氣衛血榮通貫一身周而復會如環無端豈鬱閉而不流哉夫惟動靜居處失其常邪氣乘間曾不知覺此風寒濕三氣所以雜至合而為痺淺則客於肌膚深則留於骨髓陽多者行流散徙而靡常陰多者凝泣滯礙而有著雖異狀殊態然即三氣以求之則所謂痺者可得而察矣且痺害於身其為疾也初若無足治至其蔓而難圖則偏廢弗舉四體不隨皆自詒伊戚者也可不慎哉　論曰痺雖異狀然皆本於三氣寒氣多者謂之冷痺其證令人腳膝疼痛行履艱難四肢攣麻身體俱痛甚則有一身不隨者　王貺濟世全生指迷方若始覺

肌肉不仁久而變生他證病名曰痹此由風寒濕三氣客於經絡舍於血脉搏於榮衛故令皮膚痹而不仁有熱則肌肉骨節煩疼有寒則冷痛以春得之在筋夏得之在脉秋得之在皮冬得之在骨四季得之在肌肉又久而不去各傳其臟筋痹不已舍之於肝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上爲引如懷脉痹不已舍之於心其脉不通煩滿心下鼓暴上氣肌痹不已舍之於脾其狀四肢懈墮發渴嘔汁上爲大塞皮痹不已舍之於肺其狀煩滿而喘嘔骨痹不已舍之於腎其狀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右此諸證雖多必先肌肉不仁其始治當以增損小續命湯隨證小不同者當依本法病久入深則以曾公酒（方見後）（陳無擇三因方）夫風濕寒三氣雜至合而爲痹雖曰合痹其用自殊風勝則爲行痹寒勝則爲痛痹濕勝則爲著痹三氣襲人經絡入於筋脉皮肉肌骨久而不已則入五臟凡使人煩滿喘而吐者是痹客於肺煩心上氣嗌乾恐噫厥脹滿者是痹客於心多飲數小便小腹痛如懷妊夜卧則驚者是痹客於肝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者是痹客於腎四肢懈墮發咳嘔沫上爲大塞者是痹客於脾又有腸痹者數飲而小便不利中氣喘急時發飧泄又胞痹者小便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澁於小便上爲清涕又六府各有俞風寒濕中其俞而食飲應之故循俞而入各舍其府治之隨其府俞以施針灸之法仍服逐風濕寒發散等藥則病自愈大抵痹之爲病寒多則痛風多則行濕多則着在骨則重而不擧在脉則血凝而不流在筋則屈而不伸在肉則不仁在皮則寒逢寒則急逢熱則縱又有血痹以類相從附于此門外有支飲作痹見痰飲門嚴用和濟生方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皆因體虛腠理空疎受風寒濕氣而成痹也大率痹病總而言之凡有五種筋痹脉痹皮痹骨痹肌痹是也筋痹之爲病應乎肝其狀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脉痹之爲病應乎心其狀血脉不流令人痿黄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嗌乾善噫肌痹之爲病應乎脾其狀四肢懈怠發欬嘔吐皮痹之爲病應乎肺其狀皮膚無所知覺氣奔喘滿骨痹之爲病應乎腎其狀骨重不可擧不遂而痛善脹診其脉大而濇爲痹脉來急者亦爲痹脉濇而緊者亦爲痹又有風血痹陰邪入於血經故也外有支飲亦令人痹當隨證施治劉守真宣明論方痹謂風寒濕三氣相合而爲痹風者百疾之長善行數變當汗惡風目瞤脇痛或走注四肢皮膚不仁屈伸

不便張子和儒門事親夫痹之爲狀麻木不仁以風濕寒三氣合而成之故內經曰風氣勝者爲行痹風則陽受之故其痹行旦劇而夜靜世俗莫知反呼爲走注疼痛虎咬之疾寒氣勝者爲痛痹寒則陰受之故其痹痛旦靜而夜劇世俗不知反呼爲鬼忤濕氣勝者爲著痹濕勝則傷筋脉皮肉故其痹著而不去肌肉削而著骨世俗不知反呼爲偏枯此病之作多在四時陰雨之時及三月九月太陽寒水用事之月故草枯水寒之爲甚或瀕水之地勞力之人辛苦失度觸冒風雨寢處津濕痹從外入況五方土地寒暑殊氣剛柔異稟食飲起居莫不相戾故所受之邪各有淺深或痛或不痛或仁或不仁或筋屈而不能伸或引而不能縮寒則蟲行熱則縱緩不相亂也皮痹不已而成肉痹肉痹不已而成脉痹脉痹不已而成筋痹筋痹不已而成骨痹久而不已内舍其合若腑臟俱病雖有智者不能善圖也凡病痹之人其脉沉濇今人論方者見諸痹證遽作脚氣治之豈知内經中本無脚氣之説或曰諸方亦有脚氣統論又有脚氣方藥若止取素問則諸方皆非耶曰痹病以濕熱爲源風寒爲兼三氣合而爲痹柰何治此者不問經絡不分臟腑不辨表裏便作寒濕脚氣烏之附之乳之沒之種種燥熱攻之中脘灸之臍下燒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湯之炕之以至便旋澁滯前後俱閟虛燥轉甚肌膚日削食飲不入邪氣外侵雖遇扁華亦難措手若此者何哉胃膈間有寒痰不去故也痹病本不死死者醫之誤也雖亦用蒸之法必先涌去其寒痰然後諸法皆効內經曰五臟有俞穴六府有合穴循脉之本分各有所發之源以砭石補之則痹病瘳此在內經中明白具載如之何不讀也陳下酒監魏德新因赴冬選犯寒而行真氣元衰加之坐卧冷濕食飲失節以冬遇此遂作骨痹骨屬腎也腰之高骨壞而不用兩胯似折面黑如炭前後臁痛痿厥嗜卧徧問諸醫皆作腎虛治之余先以玲瓏竈熨蒸數日次以苦劑上涌訖寒痰三二升下虛上實明可見矣次以淡劑使白术除脾濕令茯苓養腎水責官桂伐風木寒氣偏勝則加薑附否則不加又刺腎俞大谿二穴二日一刺前後一月平復如故僕嘗用治傷寒汗下吐三法移爲治風痹痿厥之法愈者多矣王好古醫壘元戎四時之正氣八節之風來朝太乙也風氣安靜乃可利經脉調血氣故曆志忌之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灸刺風朝太乙其見天元玉冊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　四時者所以分春夏秋冬之氣所在以時調之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逢天地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臟故曰天忌君子不可不

知也　海藏云宣八節風而已凡七十二候中諸節之氣寒暑溫涼應尒其變異常者皆可避忌之　酒濕之為病亦能作痺證口眼喎斜䏶或半身不遂。渾似中風舌語不正當泄濕毒不可作風病治之而皆汗也。衍義所論甚當易簡所論與相同孫允賢醫方集成凡痺疾自有五種。筋痺脉痺骨痺皮痺肌痺是也多由體虛之人。腠理空踈為風寒濕三氣所侵不能隨時驅散流注經絡久而為痺其為病也寒多則掣痛。風多則引注濕多則重著其病在筋者則屈而不能伸應乎肝其證夜卧多驚飲食少小便數其病在脉者則血凝而不流應乎心其證令人痿黃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嗌乾善噫其病在骨者則重而不能舉。應乎腎其證手足不遂而多痛心腹脹滿其病在皮者多寒遇寒則急逢熱則縱應乎肺其證皮膚無所知覺氣奔喘滿其病在肌肉者多不仁應乎脾其證四肢懈怠發咳嘔吐診其脉大而濇或來急而緊俱為痺之候也治之當辨其所感風寒濕三氣注于何部分其表裏須從偏勝者主以藥餌又有停畜水飲亦令人痺又當隨證治之至如白虎歷節遍身痛者無非風寒濕三氣乘之巢氏云飲酒多風汗出入水遂成斯疾久而不愈令人骨節蹉跌恐為癲癇之病如有此證治之宜早為貴表當時大方論曰原痺之為病乃風寒濕毒之氣共合而成痺也其狀肌肉頑厚或則疼痛或先揩末漸蔓他處久而不治變生異證感疾之由多因酒色之後坐卧當風汗出入水過藥冷濕衣潤衣穿漬侵日漸月漬積成此疾皆緣腠理先虛膚嫩不密外邪之氣得以侵客先中經絡後之五藏其以春遇痺者為筋痺筋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肝肝痺之狀夜卧則驚飲食多小便數夏遇痺者為脉痺脉痺之狀血脉不流令人痿黃脉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心心痺之狀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咽乾善噫仲夏遇痺為肌痺肌痺之狀皮肉粗厚膚理胼胝或復重膇肌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脾脾痺之狀四肢懈惰發欬作嘔秋遇痺為皮痺皮痺之狀皮膚都無所知覺皮痺不已則移入於肺肺痺之狀氣奔喘痛冬遇痺者為骨痺骨痺之狀骨重不可舉四肢不遂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腎腎痺之狀善脹腰重診其脉大澁者為痺脉急澁而緊者皆為痺凡病不仁痿厥脉虛者生緊者死治驗　趙素風科集驗方史記齊王故為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為齊王即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以為厥足臣意診脉以為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即以大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

內診之時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味甘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世彌久故水味為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瘥愈　盛弘之荊州記云酈縣菊水太尉胡廣久患風羸常飲此水後疾遂瘳　眞誥云李整採服石腦療風痺盡損而得長生　甄權治魯州刺史庫狄嶔風痺不能挽弓權使彀矢鄉堋立鍼其肩髃一進曰可以射矣果如其言　類用方藥　靈樞壽夭剛柔篇黃帝曰寒痺之為病奈何伯高答曰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黃帝曰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之黃帝曰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升蜀椒一斤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馬矢熅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之并用滓與綿絮複布為複巾長六七尺為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入至于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　張子和儒門事親凡大人小兒風濕寒三氣合而為痺及手足麻痺不仁內經曰榮虛衛實皮膚不仁痺而不知痒痛可用蔚金散吐之次服導水丸經寒之藥泄之泄訖次以辛溫之藥發散汗出後常服當歸芍藥烏附行經和血之藥則愈矣　凡男子婦人小兒手足麻痺肌肉不仁者風寒濕三氣相雜至合為痺先用黃芩芍藥湯吐之吐訖次用通解丸通經而瀉之瀉訖更用辛甘之劑汗之汗瀉之後可用當歸清涼飲子烏荊丸除濕丹和血行經之藥則愈矣　張子和活法心要痺謂坐濕當風客經絡淺則皮膚深則骨髓其本謂濕去濕甘遂牽牛為主。

脉

素問脉要精微論胃脉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按之至骨脉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　平人氣象論脉濇曰痺　靈樞論疾診尺篇血脉多黑為久痺　王叔和脉經尺脉虛小者痿痺脚疼　尺脉細而急者筋攣痺不能行　寸口中虛弱者傷氣氣不足大如桃李實苦痺也　肝脉微緩為水瘕痺　左手關前寸口陽實者小腸實也苦

心下急痺　右手尺中神門以後脈陰實者足少陰經也病苦痺　脾脈沉之而濡浮之而虛苦腹脹煩滿胃中有熱不嗜食食而不化四肢苦痺時不仁巢元方病源診其脈尺中虛小者是脛寒痿痺也裳永平扁鵲脈髓診脈大而濇者為痺脈來急者為痺

方

楊子建萬全護命方治冷痺風其病狀腰膝間疼痛冷痺行履艱阻精神不足忽時疼痛兩足厥冷此病蓋因久坐濕地忽曾經冷處睡臥得但臨病發時覺多困少力精神不守渾身筋骨沉重無力然後發作宜服此方

石斛（去根）　五味子　茯苓　當歸

續斷　芎　木瓜　萆薢（各半兩）

官桂（去皮）　附子（炮去皮）　防風　羌活

獨活　細辛（各一分）　川椒（去目子）　木香（各三銖）

牛膝（一兩）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早朝空心鹽湯酒任下四十丸

和劑局方加減三五七散治八風五痺癱瘓嚲曳口眼喎斜眉角牽引項背拘強牙關緊急心中憤悶神色如醉遍身發熱骨節煩疼肌肉麻木腰膝不仁皮膚瞤動或如蟲行又治陽虛頭痛風寒入腦目旋運轉有似舟船之上耳內蟬鳴或如風雨之聲應風寒濕痺腳氣緩弱等疾並能治之

即係大三五七散

山茱萸　乾薑（炮）　茯苓（去皮各三斤）

附子（炮去皮臍三十五箇）　細辛（一斤八兩）　防風（去蘆四斤）

右為細末每服貳錢溫酒調下食前

聖濟總錄天麻散治諸痺身體痛麻或多瘙痒筋脈拘急言語謇澀手足不隨方

天麻　白附子（炮）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芎藭　獨活（去蘆頭）　當歸（切焙）　桂（去麤皮各半兩）

白僵蠶（炒）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萆薢（各三分）

乾蠍（去土炒）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煖竹瀝半盞酒半盞調下不計時

巴戟天湯治冷痺腳膝疼痛行履艱難方

巴戟天（去心三兩）　五加皮（二兩）　萆薢

牛膝（酒浸切焙）　石斛（去根）　甘草（炙各一兩半）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各一兩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右九味㕮咀如麻豆每服五錢匕生薑三片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空心溫服

牛膝散治冷痺腳膝疼痛無力

牛膝（酒浸切焙一兩）　桂（去麤皮半兩）　山茱萸（一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空心溫酒調二錢匕日再服

萆薢丸治風冷痺遊走無定處亦名血痺方

萆薢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焙）

澤瀉（各一兩）　熟乾地黃（焙二兩半）　地膚子

乾漆（炒煙出）　狗脊（去毛各三分）　白朮（半兩）

茵芋（一分）

右一十味擣羅為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二十丸日再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烏頭丸治宿患風癬遍身黑色肌體如木皮膚麤澀及四肢麻痺宜服

草烏頭一斤入竹蘿子內以水浸用瓦子於蘿內就水中瀧洗如打菱角法直候瀧洗去大皮及尖脫起令乾用麻油四兩鹽四兩入銚內炒令深黃色傾出油只留鹽并烏頭再炒令黑色煙出為度取一枚劈破心內如米一點白恰好也如白多再炒趁熱杵羅為末用醋糊丸如梧子大乾之每服三十丸空心晚食前溫酒下　賁州資福文雅白老元祐間有此疾服數年肌體黑點頓除腳力強健視聽不衰有一宗人遍身紫癜風身如墨服踰年體悅澤教予服之亦得一年許諸風疹瘡瘍皆除然性差熱雖制去毒要之五七日作烏頭粥啜之為佳粥法用預章集中者

王貺濟世全生指迷方曹公酒

茵芋　川烏頭（炮去皮臍）　躑躅花（各一兩一分）

天雄（炮去皮臍）　防己　石斛（去根各一兩）

細辛（去苗）　柏子仁　牛膝（去苗）　甘草（炙）

通草　桂（去皮取心）　山茱萸　秦艽（去苗土）

黃芩　茵蔯蒿　瞿麥　附子（炮去皮臍）

杜仲（去皮）　澤瀉　王不留行　石南

防風　遠志（去心）　生乾地黃（各半兩）

右㕮咀酒四斗漬十日每服一合常令酒氣相續

魏八家藏方　五痺湯治風痺寒痺氣痺濕痺血痺等五疾。并皮膚頑麻肌肉酸痛手足不隨一臂無力腰脊強硬筋脉拘急發熱惡風不時汗出或飲酒當風肌肉頑麻臂痛舉物艱難紹興宋藏一丞相前後以錢數千緡并指使恩澤與國醫樊彥端死得於其子丞相之子元忠少卿以傳余云前後治人無一不立驗元忠家一園人因夏月大雨中治園中濕四肢發熱如火腰膝痛楚如刀剌直聲號叫祈死不能救之三服即安。元忠總領淮東軍馬錢粮屯軍鎮江凡軍士及婦人病風寒濕血氣痺五者服之無不効驗前後合此藥幾千餘斤濟人真愈疾萬全神方也

片子薑黃（四兩）　白术（四兩春月減半炒）　川羌活（二兩）

甘草（一兩炙）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薑十片煎至七分。去滓。稍熱食前服

陳暐家藏方　治腰脚冷痺風麻肢節疼痛不思飲食服芎桂散

牛膝（二兩去苗酒浸）　白茯苓（一兩去皮）

桂心（去麁皮不見火）　川芎　防風（去蘆）

人參（去蘆）　附子（炮去皮臍）　當歸（去蘆剉微炒）

川烏頭（炮去皮臍各一兩）　羌活（各三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

白术（各半兩炒）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棗子三枚。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黎民壽簡易方　芎附散治五積痺腿并臂閒發作不定此脾胃虛。衛氣不溫。分肉為風寒濕所著

川芎　附子　黃耆　白术

防風　當歸　桂心　柴胡

甘草　熟地黃（各等分）

右為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三片棗一箇同煎至八分去滓食前日三服常服不生壅熱兼消積冷

嚴用和濟生方　茯苓湯治支飲手足麻痺多睡眩冒

半夏（湯泡七次）　赤茯苓（去皮）　橘紅（各一兩）　枳實（去穰麩炒）

桔梗（去蘆）　甘草（炙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七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蠲痺湯治身體煩疼項背拘急或痛或重舉動艱難及手足冷痺腰腿沉重筋脉無力

當歸（去蘆酒浸）　赤芍藥　黃耆（去蘆）　片子薑黃

羌活（各一兩半）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五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御藥院方　熏蒸方治腎氣衰少脾腎肝三經受於寒濕停於腿膝使經絡凝而不行變成脚痺故發疼痛此藥能和榮衛通經絡

小麥麩（約四五斤）　小椒（一把）　酒（一盞）

葱白（三大莖寸切）　醋（不計多少攪拌上件麩等濕潤）

（馬尾）　鹽（一把）

右件以銀器炒令極熱攤卧褥下將所患腿脚就卧熏蒸薄衣被蓋得汗出勻遍約半箇時辰徹去炒麩止就鋪褥中卧待一兩時辰以來覺汗稍解再用状陽粉撲傳汗孔然後出鋪卧中勿見風

淋渫烏頭散治一切頑痺不仁及筋骨疼痛攣急

澤烏頭（生用不去皮）　木鱉子（去殼）　白芥子

鱉甲（去裙襴炙一兩）　杏仁（生用不去皮一伯箇）

右為麁末都作一次用水三大椀煎數沸去滓乘熱淋渫患處冷即再煖熱依前淋渫三五遍其藥無力不用

柳森可用方　大風引湯治痺滿上氣遍身脹膝痛去風濕痛

大豆（三升）　附子（三兩）　枳實　澤瀉

陳皮（三味各四兩）　甘草　茯苓

防風（三味各二兩）

右為麁末酒二斗水二斗煑大豆取一斗內藥煑取三升分三服三劑腫消去豆澤瀉更服三劑

趙素風科集驗　細辛湯治諸痺

細辛（去苗）　枳實（麩炒去穰）　白术（去蘆）　瓜蔞

乾薑（各三兩炮）　桂心　赤茯苓（各五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溫酒調下日進二服不拘時候

蒼耳散治諸風百痺

蒼耳葉（五月初五日午時摘不拘多少洗淨暴乾）

右爲末以酒調服方寸匕日三夜一服若吐逆煉蜜爲丸服之風輕則易治若身體有風處皆如粟顆或如麻豆大此爲風毒氣出也以針刺潰之出黃汁乃止量病輕重服之此藥能辟百惡衆家可服殺蟲痔進食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亦可修合

善應膏治諸寒痺骨節酸痛並宜服之

兩頭尖 浮萍草 良薑（各二兩） 芸薹子

川烏（各一兩炮去皮臍） 當歸（半兩去蘆） 乳香（另研）

沒藥（各少許另研）

右爲細末醋糊調成膏貼於患處

芸薹子散

芸薹子 白芥子（各二兩） 陳皮（去白一兩）

右爲細末釅醋調成膏敷貼患處數次覺熱便去其藥疼痛即止大有成効

危亦林得効方烏頭湯治寒冷濕痺流於經絡攣縮不得轉側

大烏頭 細辛 川椒 甘草

秦艽 附子 官桂 白芍藥（各七分）

川獨活（一兩三錢半）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半棗二枚同煎至八分去滓空心食前服

三痺湯治血氣凝滯手足拘攣痺風痺氣痺等疾

川續斷 杜仲（去皮切薑汁炒） 防風

桂心 華陰細辛 人參 白茯苓

當歸 白芍藥 甘草（各一兩） 秦艽

生地黃 川芎 川獨活（各半兩） 黃耆

川牛膝（各一兩）

右剉散每服五錢水二盞薑三片棗一枚煎至一盞去滓熱服不拘時但腹稍空服

袁當時大方魯公酒治諸痺諸風風眩心亂耳目聾暗淚出鼻不聞香臭口爛生瘡風腫瘰癧喉下生瘡煩熱厥逆上氣胸脇肩胛痛手疼不自帶衣腰脊不能俛仰脚疼不仁難以久立八風十二痺五緩六急半身不遂四肢偏枯筋攣不可屈伸賊風咽喉閉塞哽哽不利或如錐刀所刺行皮膚中無有常處久久不治入人五臟中或在心下或在膏肓遊走四肢偏有冷處如風所吹或覺肌膚不仁屈以代踵脊以代頭名曰痺病及一應

久寒積聚風濕五勞七傷虛損百疾並皆治之

山芋 躑躅花 烏頭（各五分） 茵芋

天雄（生） 防己 石斛（各四分） 細辛

栢子仁 牛膝 山茱萸 甘草（炒）

通草 秦艽 黃耆 附子（生）

瞿麥 杜仲（炒去絲） 天門冬（去心） 澤瀉

石楠葉 防風（去叉） 遠志（去心） 熟地黃

乾薑（炮） 桂心（三兩）

右件爲粗末酒五十大盞漬之十日每服一盞加至四盞可爲末服亦可爲丸酒下

沉香天麻煎治風氣不順骨痛或生赤點癮疹熱腫久久不治則如痺筋骨緩弱

五靈脂 赤小豆 附子 白术（各四兩）

天麻（二兩） 玄參 乾蝎（去毒） 羌活

防風（各一兩） 地榆（一兩） 沉香（一兩酒一升熬成膏）

右以沉香膏和丸如梧桐子大荊芥酒服二十丸春末夏初發生赤根白頭瘡加當歸僵蠶各半兩尤宜服之

心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陽明有餘病脉痺身時熱不足病心痺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心脉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巢元方病源思慮煩多則損心心虛故邪乘之邪積而不去則時害飲食心中愊愊如滿蘊蘊而痛是謂之心痺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赤脉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王叔和經脉夫脉當取太過與不及陽微陰弦則胷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胷痺心痛者以其脉陰弦故也胷痺之病喘息欬唾胷背痛短氣寸口脉沉而遲關上小緊數者栝樓薤白白酒湯主之巢元方病源診其脉沉而弦者心痺之候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心痺心痛蜀椒一兩熬令黃末之以狗心血丸之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生薑湯下日五服

太平聖惠方治心痺心中愊塞而痛不能下食木香散
木香（三分）　青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半夏（三分湯洗七徧去滑）
枳殻（三分麩炒微黄去瓤）　訶黎勒皮（一兩）
桂心（三分）　前胡（一兩去蘆頭）　五味子（三分）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治心痺胷中滿塞心中微痛煩悶不能食赤茯苓湯
赤茯苓（三分）　人參（三分去蘆頭）　半夏（三分湯洗七遍去滑）
柴胡（三分去苗）　前胡（三分去蘆頭）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桂心（三分）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人麩炒微黄）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治心痺滿急刺痛不可俛仰氣促欬唾不利宜服此方
前胡（三分去蘆頭）　木香（三分）　五味子（三分）
赤芍藥（三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當歸（三分）

檳榔（三分）　青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治心痺胷中氣堅急心微痛氣短促欬唾亦痛不能食方
枳實（三分麩炒微黄）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三分）　細辛（二分）　桔梗（三分去蘆頭）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治心氣虚損邪冷所乘胷膈否塞心中痺痛食飲不得青橘皮丸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一兩）　當歸（三分）
細辛（半兩）　訶黎勒皮（一兩）　吴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白术（三分）　赤茯苓（三分）　枳殻（半兩麩炒微黄去瓤）
蘿蔔子（半兩微炒）　木香（三分）　蓬莪术（三分）
檳榔（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温酒下三十丸日三四服

肝痺

論

素問玉機眞藏論肺傳之肝病名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　四時刺逆從論少陽有餘病筋痺脇滿不足病肝痺聖濟總録論曰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又曰以春遇此者爲筋痺又曰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蓋五臟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肝之合筋也故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則舍於肝也其證夜卧則驚多飲小便數上爲引懷者是也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青脉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脉緊靈樞邪氣藏府病形篇肝脉微大爲肝痺陰縮欬引少腹

聖濟總録茯神湯治心痺神思昏塞四肢不利胷中煩悶時復恐悸
茯神（去木）　羌活（去蘆頭）　龍齒　麥門冬（去心焙）
麻黄（去根節各一兩）　蔓荆實　人參
薏苡仁　防風（去叉）　遠志（去心）　犀角屑（各三分）

赤芍藥　甘草（微炙各半兩）
右一十三味麄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五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計時候

治心痺秦艽湯邪氣乘虚恍惚不樂身體強直面目變色
秦艽（去苗土）　菖蒲　桂（去麄皮）　當歸（切焙）
蔓荆實　人參　附子（炮裂去皮臍）
黄芩（去黑心）　甘草（炙）　遠志（去心）　防風（去叉各半兩）
龍骨　赤石脂　白茯苓（去黑皮）　白芍藥
芎藭　防己（各三分）
右一十七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計時候

犀角散治心痺精神恍惚恐畏悶亂不得睡卧志氣不定言語錯誤
犀角屑　牛黄（別研）　麝香（別研）　羚羊角屑（各一兩）
丹砂（別研半兩）　防風　天麻　獨活（去蘆頭）
人參　茯神（去木）　沙參（去蘆頭）　天竺黄（別研）
升麻　龍齒（各一分）　麥門冬（去心焙半兩）

白鮮皮（一分）　遠志（去心一分）　龍腦（别研半分）　甘草（微炙一分）

右一十九味除别研者外擣羅爲散同研藥一處拌勻再研細每服二錢匕煎麥門冬湯調下不計時候

薏苡仁湯治肝痺筋脉不利拘攣急痛夜卧多驚上氣煩滿方

薏苡仁　羌活（去蘆頭）　蔓荆實　荆芥穗（各二兩）
白术　木瓜（去核）　防風（去叉）　牛膝（酒浸切焙）
甘草（炙各一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

人參散治肝痺氣逆胷脇引痛眠卧多驚筋脉攣急鎮肝去邪方

人參（二兩）　酸棗人（微炒）　杜仲（去皮剉微炒）
黄耆（蜜炙剉）　茯神（去木各一兩）　五味子
羌活（去蘆頭）　丹砂（飛研）　芎藭　細辛（去苗葉）
秦艽（去苗土）　熟乾地黄（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除丹砂外同擣羅爲散入丹砂研勻每服一錢匕溫酒調下不拘時候日三

萆薢丸治肝痺緩筋脉去邪毒調榮衛

萆薢　羌活（去蘆頭）　天麻（酒浸一宿切焙各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半兩）　没藥（研）　乳香（研各一分）

右六味將四味擣羅爲末入没藥乳香同研勻煉蜜和丸如彈丸大每服一丸空心溫酒化下日再

補肝湯治肝痺兩脇下滿筋急不得太息疝瘕四逆搶心腹痛目不明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二錢）　烏頭（四枚炮裂去皮臍）
薏苡仁　獨活（各一兩）　附子（兩枚炮裂去皮臍）
栢子仁（研）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山茱萸　桂（去麤皮各三兩）　甘草（炙剉半兩）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入研藥拌勻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大棗二枚擘破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服不計時候

細辛湯治肝虚氣痺兩脇脹滿筋脉拘不得喘息四肢少力眼目不明

細辛（去苗葉）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　栢子仁（研）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山茱萸
甘草（炙剉各三分）　蔓荆實　木瓜（去核）

枳殻（去瓤麩炒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大棗三枚擘破同煎數沸去滓取七分溫服不計時候

防風湯治肝痺頭目昏塞四肢不利胷膈虚煩

防風（去叉一兩）　芎藭　黄耆（剉）　五味子
人參　茯神（去木）　活（去蘆頭）　羚羊角（鎊屑）
前胡（去蘆頭各三分）　細辛（去苗葉）　酸棗（仁微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二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大棗三枚擘破同煎取七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牛膝湯治肝痺筋攣肢體不遂方

牛膝（剉焙）　防風（去叉）　丹參　前胡（去蘆頭各二兩）
石斛（去根二兩半）　杜仲（去麁皮塗酥炙剉）
秦艽（去苗土）　續斷（各一兩半）　陳橘皮（湯洗去白焙一兩）
大麻仁（研一合）

右一十味除大麻仁外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五七沸剉下麻仁少許煎至一盞去滓空腹服日二

茯神散治肝痺多驚悸神思不安方

茯神（去木）　酸棗仁（微炒）　黄耆（剉）　人參（各一兩）
熟乾地黄（焙）　遠志（去心）　五味子（各半兩）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
丹砂（别研半兩）

右九味除丹砂外擣羅爲散入丹砂末再研勻每服一錢匕以溫酒調下不計時候

趙素風科集驗白歛散治肝痺腫痛筋脉痿輭並宜服之

白歛（半兩）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溫酒調下不拘時候日二夜一服之以熱行爲度若不覺者加至一錢服

脾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陰有餘病肉痺寒中不足病脾痺聖濟總録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又曰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痺肌痺不已復感於邪内舍於痺是爲脾痺其狀四肢解惰發欬嘔汁上爲大塞經所謂諸

痺不已。亦益內者如此

方

聖濟總錄治脾痺。肌肉消瘦。心腹脹滿水穀不化食即欲嘔。飲食無味四肢怠惰。或時自利黃耆丸

黃耆（剉）　石斛（去根）　附子（炮裂去皮臍）

肉蓯蓉（酒浸切焙）　益智（去皮）　白朮

人參（各一兩）　桂（去麤皮）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各一兩半）

訶梨勒（煨去核二兩）　五味子　當歸（切焙）

白豆蔻（去皮）　沉香（剉）　高良薑　枳實（去瓤麩炒各三分）

吳茱萸（湯浸焙炒）　丁香（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為細末煮棗肉和擣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溫酒下

白朮湯治脾痺。心腹脹滿不欲飲食食則氣滯、體重四肢無力

白朮　人參　華澄茄（各一兩）　訶梨勒（煨去核二兩）

草豆蔻（去皮）　丁香　黃耆　附子（炮裂去皮臍）

白茯苓　麥蘖（微炒）　沉香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木香（各三分）　枳實（去瓤麩炒）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生薑五片。棗二枚擘破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

黃耆酒。治脾痺、肉極虛寒。體重怠惰四肢不欲舉動、關節疼痛。不嗜飲食

黃耆　桂（去麤皮）　巴戟天（去心）　石斛（去根）

澤瀉　白茯苓（去黑皮）　柏子仁　乾薑（炮）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三兩）　防風（去叉）　獨活（去蘆頭）

人參（各二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芍藥　附子（炮裂去皮臍）

茵芋　烏頭（炮裂去皮臍）　半夏（湯洗七遍去滑）

細辛（去苗葉）　白朮　黃芩（去黑心）　栝樓根

山茱萸（各一兩）

右二十三味㕮咀絹袋盛、以清酒三斗漬之秋冬七日、春夏三日。初服三合。漸加之以微麻木為効日再

大半夏湯治脾痺四肢怠惰發欬

半夏（為末生薑汁和作餅暴乾伍兩）　白朮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　甘草（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二兩）　桂（去麤皮三兩）

右八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三

麻黃湯治脾痺四肢解惰肉極肌熱方

麻黃（去根節）　枳實（去瓤麩炒）　防風（去叉）　白朮

細辛（去苗葉各三兩）　石膏（碎八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四兩）

甘草（炙）　桂（去麤皮各二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三

治脾痺四肢解惰皮膚不通外不得泄風引湯

獨活（去蘆頭四兩）　當歸（切焙）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兩）

乾薑（炮）　甘草（炙）　人參

黃耆　防風（去叉各二兩）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大豆（二升熬去皮）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酒半盞、煎一盞去滓溫服日三夜一

法麴丸治脾痺發欬嘔汁溫中

法麴（炒）　吳茱萸（湯浸焙炒）　小麥蘖（微炒各五合）

甘草（炙）　枳實（去瓤麩炒）　桂（去麤皮）　厚朴（去麤皮薑汁炙）

當歸（切焙）　白茯苓（去黑皮各三兩）　細辛（去苗葉）

乾薑（炮）　麥門冬（去心焙）　人參　桔梗（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右一十五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食前熟水下日三

肺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少陰有餘病皮痺隱疹不足、病肺痺聖濟總錄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皮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是為肺痺其候胷背痛甚上氣煩滿喘痺嘔是也治肺痺

脉

素問五藏生成篇曰脉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胷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得之醉而使內也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肺脉微大為肺痺引胷背起惡日光

方

聖濟總録橘皮丸上下否塞不能息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桔梗（剉炒） 乾薑（炮裂） 厚朴（去麄皮生薑汁炙） 枳實（去瓤麩炒） 細辛（去苗葉各三分）
胡椒 蜀椒（去閉口及目炒汗出） 烏頭（炮裂去皮尖各二兩） 蓽撥（二兩半） 人參 桂（去麄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白茯苓（去黑皮） 前胡（去蘆頭） 防葵 芎藭（各一兩） 甘草（炙） 當歸（切焙各二兩）
白朮 吳茱萸（湯洗焙乾炒各一兩半） 大黃（濕紙裹煨香熟半兩） 檳榔（剉一兩） 葶藶（隔紙炒一分）
紫蘇子（炒二兩）

右二十五味擣羅為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溫酒下日三覺有熱者空腹服之

杏仁丸治肺痺後感風冷胸脇滿急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赤茯苓（去黑皮） 防葵（各二兩） 吳茱萸（湯洗焙乾炒）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桂（去麄皮） 防風（去叉） 澤瀉（各一兩） 白朮 射干 芍藥 紫蘇子（微炒） 桔梗（剉炒） 枳實（去瓤麩炒微黃各一兩半）

右一十四味擣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食前溫酒下漸加至三十丸日再

當歸湯治肺痺上氣閉塞胷中脇下支滿乍作乍止不得飲食脣乾口燥手足冷痛

當歸（切焙） 防風（去叉） 黃耆（細剉各二兩） 柴胡（去苗八兩） 細辛（去苗葉） 麻黃（去根節煑一二沸掠去沫焙乾） 人參（各一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黃五十枚） 桂（去麄皮三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徧五兩） 黃芩（去黑心一兩）

右一十一味麄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七片棗二枚擘破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日三夜二

五味子湯治肺痺上氣發欬

五味子（三兩） 紫蘇子（炒八兩） 麻黃（去根節） 細辛（去苗葉） 紫菀（去苗土）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各二兩） 人參
當歸（焙各一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徧三兩） 杏仁（一兩去皮尖）

右一十一味麄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上氣病亦單煑紫蘇子及生紫蘇葉冬月煑乾枝莖葉服

紫蘇子湯治肺痺胷心滿塞上氣不下

紫蘇子（炒八兩） 半夏（湯洗去滑七徧五兩） 陳橘皮（湯洗去白焙） 桂（去麄皮各三兩） 甘草（炙） 人參
白朮（各二兩）

右七味麄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棗二枚擘破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腎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陽有餘病骨痺身重不足病腎痺聖濟總録論曰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又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痺骨痺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是為腎痺其證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蓋腎者胃之關關閉不利則胃氣不行所以善脹筋骨拘迫故其下攣急其上踡屈

所以言代踵代頭也治驗張杲醫說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淳于意諸客坐未上食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腰脅痛不可俛仰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臟急治之方今客腎濡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腰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倩者女婿也）見建家京下方石（京者倉廩之屬）即弄之建亦欲效之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腰脊動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腰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意即以柔湯使服十八日所以病愈

脉

素問五臟生成篇黑脉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痺

方

聖濟總録遠志丸治腎臟虛乏久感寒濕因而成痺補損益氣

遠志（去心） 山芋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各一兩） 石斛（去根） 天雄（炮裂去皮臍）
巴戟天（去心） 人參 山茱萸 澤瀉 菟絲子（酒浸一宿別擣） 茯神（去木） 覆盆子

續斷　生乾地黃（焙）　桂（去麤皮）　鹿茸（酒浸去毛）
甘草（炙剉）　附子（炮裂去皮臍）　牡丹皮
白茯苓（去黑皮）　五味子　杜仲（去麤皮炙剉各一兩）
蛇牀子　楮實（微炒）　黃耆（各一兩）
右二十六味擣羅為末煉蜜和擣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
溫酒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防風丸治腎臟虛冷邪氣乘虛身體冷痺不仁手足牽強舉動艱難或肌
肉瞤動引腰脊及左右偏及不能飲食或因房室發動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　細辛（去苗葉）　白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麤皮）　澤瀉（各半兩）
甘草（炙剉）　紫菀（去苗）　芎藭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栝樓根（各三分）　山茱萸　熟乾地黃（焙）　半夏（湯洗七遍去
滑焙）　獨活（去蘆頭）　山芋（各一分）　黃耆（三兩剉）
右一十八味擣羅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腹溫酒下十
丸日再服未差更加丸數此藥宜久服

茵芋散治腎臟中風濕腰痛脚膝偏枯皮膚瘰痺語聲謇澀兩耳虛鳴舉
體之力面無顏色志意不樂骨節痠疼
茵芋（去莖）　杜仲（去麤皮炙剉）
石龍芮　羊躑躅（微炒）　麝香（研）　石南
當歸（剉炒）　乾蠍（微炒）　桑螵蛸（微炒）　狗脊（去毛）
赤箭　獨活（去蘆頭）　附子（炮裂去皮臍）　菖蒲（各半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甘菊花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木香　麻黃（去根節煮掠去沫焙）　芎藭（各三分）
萆薢（剉一兩）
右二十一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食前溫酒調下日再服

白附子丸治腎臟中風脚膝麻痺腰背強直疼痛言語不利面色萎黑肌
體羸瘦
白附子（炮裂）　乾蠍（微炒）　防風（去叉）　天麻
天雄（炮裂去皮臍）　黃耆（剉）　萆薢
獨活（去蘆頭）　丹參　當歸（剉炒）　海桐皮（剉）
肉蓯蓉（去皺皮酒一宿焙）　補骨脂　仙靈脾（各三分）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　桂（去麤皮）　安息香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各一兩）　雄黃（研水飛過）　麝香（研各半兩）
右二十味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
丸空心溫酒下日再服

石龍芮湯治腎經蔵氣虛外邪雜至脚膝緩弱腰脊不可轉側日加疼痺
石龍芮　獨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茯神（去木）
杜仲（去麤皮炙剉）　萆薢　丹參
羌活（去蘆頭）　五味子　細辛（去苗葉）　牛膝（酒浸切焙）
當歸（剉炒）　人參（各三分）　天雄（炮裂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　桂（去麤皮各一兩）
枳殼（去瓤麩炒半兩）
右一十七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六
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麻黃湯治腎虛中風濕腰脚緩弱頑痺不仁顏色蒼黑語音渾濁志意不
定頭目昏腰背強痛四肢拘急體重無力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　羌活（去蘆頭）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側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防己　當歸（剉炒）　海桐皮　牛膝（酒浸切焙）
甘菊花　羚羊角（鎊）　茵芋（去莖）　五加皮（各三分）
甘草（炙剉半兩）　防風（去叉）　白朮（各三兩）
右一十六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七
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牛膝酒治腎氣虛冷後感寒濕為痺
牛膝　秦艽（去苗土）　芎藭　防風（去叉）
桂（去麤皮）　獨活（去蘆頭）　丹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
二兩）　杜仲（去麤皮剉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石斛（去根）　麥門冬（去心）　乾薑（炮）　地骨皮（各一兩半）
五加皮（五兩）　薏苡仁（一兩）　大麻仁（炒半兩）
右一十七味剉如麻豆以生絹袋盛酒一斗浸春夏三日秋冬五
日每服半盞空心溫服日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八　三未

痺（諸痺證治二）

痛痺

論

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切循其經絡之疑澀結而不通者在於身皆爲痛痺甚則不行故凝澀凝澀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聖濟總錄論曰寒氣勝者爲痛痺夫宜通而塞則爲痛痺之有痛以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也痛本於寒氣偏勝寒氣偏勝則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治宜通引榮衛溫潤經絡血氣得溫則宣流自無壅閼矣

脉

靈樞邪客篇脉大以澀者爲痛痺　禁服篇寸口緊則痛痺　入迎緊則爲痛痺

方

聖濟總錄茯苓湯治風濕痺四肢疼痺拘攣浮腫

赤茯苓（去黑皮）　桑根白皮（各二兩）　防己

桂（去麤皮）　芎藭　芍藥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半）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棗一枚去核煎取一盞去滓溫服連三服後以熱薑粥投之汗出爲度（劉守真宣明論方有防風無防己驗龍台有甘草二兩無芎藭一味）

天雄丸治風濕痺皮肉不仁骨髓疼痛不可忍者

天雄（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桂（去麤皮一兩半）　乾薑（炮三兩）　防風（去叉三兩）

右五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酒下日三夜一

去毒丸治風濕痺腰脚疼痛不可忍久不差者

天雄（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麤皮各一兩）　白僵蠶（直者炒三兩）

防風（去叉三分）

右五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酒下日三夜一

當歸摩膏治諸風寒濕骨肉痺痛

當歸（切焙）　細辛（去苗葉各一兩半）　桂（去麤皮一兩）

生地黃（一斤切研絞取汁）　天雄（十枚去皮臍生用）

乾薑（炮三分）　白芷（三分留一塊不剉全用）　芎藭（半兩）

丹砂（研一兩）　烏頭（去皮臍生用一兩三分）　松脂（四兩）

豬脂（五斤剉煉去滓）

右一十二味先將八味剉如大豆粒以地黃汁浸一宿與豬脂松脂同慢火煎候前留者一塊白芷黃色以厚綿濾去滓瓷合盛入丹砂末不住攪至凝即止每用藥用火炙手摩病處千徧

茵芋浸酒治風寒濕痺皮肉不仁骨髓疼痛不可忍方

茵芋（去麤莖）　萆薢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狗脊（去毛）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石斛（去根）　生薑（各一兩）

右九味㕮咀以生絹袋貯以酒一斗浸經三兩宿每服一盞或二盞溫服服盡酒一半更可添新酒浸之覺藥味淡即再合

著痺

論

素問痺論篇濕氣勝者爲著痺聖濟總錄論曰內經謂濕氣勝者爲著痺

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蓋濕土也土性重緩榮衛之氣與濕俱留所以濕勝則著而不移也其證多汗而濡者以陰其盛也治宜除寒濕通行經絡則差

方

聖濟總錄石斛散治寒濕痺著而不散四肢不仁脚弱拘攣或疼痛不能行趺踵上膝少腹堅不欲食

石斛（去根二兩）　天門冬（去心一兩半炒剉）　附子（炮裂去皮臍三分）

獨活（去蘆頭三分）　桂（去麤皮半兩）　桔梗（炒）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　細辛（去苗葉各半兩）

麻黃（去根節三分）　山茱萸　五味子

白芷（各半兩）　前胡（去蘆頭）　秦艽（去土各三分）

烏頭（炮裂去皮臍）　人參　天雄（炮裂去皮臍）

（各半兩）　當歸（切焙）　防風（去叉）　莽草（微炙各三分）

白朮（半兩）　杜仲（去麤皮炙剉三分）　乾薑（炮半兩）

右二十三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未知稍稍加之不拘時候

側子湯治寒濕痺留著不去皮膚不仁手足無力
側子（炮去皮臍）　五加皮（各一兩）　磁石（煅醋焠七遍）
羚羊角（鎊）　防風（去叉）　薏苡仁　麻黃（去根節）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各一兩）　甘菊花
防己　葛根　赤芍藥　芎藭
秦艽（去苗土）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七分去滓溫服不計
時候

附子丸治寒濕痺留著不去四肢緩弱皮膚不仁精神昏塞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莽草（微炙半兩）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二兩）　天南星（炮三分）　烏頭（炮裂去皮臍半兩）
天麻（三分）　乾蠍（炒半兩）　桂（去麁皮三分）　防風（去叉半兩）
薏苡仁　楓香脂（各一兩）　芎藭（三分）　萆薢（一兩）
仙靈脾（一兩）　羌活（去蘆頭三分）
右一十五味擣羅為末以糯米粥和擣數百杵丸菉豆大每服十丸
荆芥湯或溫酒各下不拘時

天雄浸酒治寒濕著痺皮肉不仁至骨髓疼痛者
天雄（炮裂去皮臍）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防風（去叉）　獨活（去蘆頭）　當歸（切焙）　白朮（各二兩）
五加皮　芎藭　桂（去麁皮）　乾薑（炮各一兩半）
右一十味剉如麻豆以夾絹囊盛用無灰清酒一斗浸春夏五日秋
冬七日每溫飲一盞任性加減以知為度

白花蛇丸治寒濕著痺皮膚不仁或肢節疼痛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　仙靈脾　乾蠍（炒各一兩）
茵芋　烏頭（炮裂去皮臍）　天南星（炮各半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天麻　桂（去麁皮）
麻黃（去根節）　鹿角（鎊）　萆薢（各一兩）　桑螵蛸（炒半兩）
雄黃（研）　麝香（研各一分）
右一十五味擣研為末拌和令勻別用天麻末三兩以無灰酒一大
椀慢火熬成膏和前藥末更擣五七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服薄荷酒
下二十丸不拘時

茯苓湯治風濕痺留著不去四肢㿏麻拘攣浮腫
赤茯苓（去黑皮）　桑根白皮（各二兩）　防己
桂（去麁皮）　芎藭（各一兩半）　甘草（炙三兩）　芍藥
當歸（切焙）　麻黃（去根節先煑掠去沫焙乾各一兩半）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六錢匕以水二盞棗三枚擘破同煎去滓取一
盞溫服空心臨卧時如欲出汗服藥了以生薑熱粥投之汗出慎外
風（直明方無防己有防風）

乾蠍散治寒濕痺留著不去四肢不仁
乾蠍（炒）　側子（炮裂去皮臍）　獨活（去蘆頭）
桑螵蛸（炒各一兩）　躑躅花（醋拌炒）　天南星（炮各半兩）
萆薢（剉）　天麻　桂（去麁皮各一兩）
右九味擣羅為散每服一錢匕溫酒下不拘時

側子浸酒治寒濕著痺四肢皮膚不仁以至腳弱不能行
側子（炮裂去皮臍）　牛膝（去苗）　丹參（去苗土）
山茱萸　杜仲（去麁皮）　石斛（去根）　蒴藋根（各二兩）
防風（去叉）　蜀椒（去合口并目炒出汗）　細辛（去苗葉）
獨活（去蘆頭）　秦艽（去苗土）　桂（去麁皮）　芎藭

當歸（切焙）　白朮　茵芋（去麁莖各一兩半）
乾薑（炮一兩）　五加皮（二兩半）　薏苡仁（炒半升）
右二十味細剉如麻豆以夾生絹囊盛貯清酒二斗春夏浸三日秋
冬五日初服溫半盞日再未知稍加服

摩風膏治風濕著痺服藥雖多肌肉猶㿏痺摩之
防風（去叉）　羌活（去蘆頭）　芎藭　細辛（去苗葉）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炒出汗）　當歸　躑躅花（各半兩）
白歛　白及　丹參　苦參
黑參　桂（去麁皮）　附子（去皮臍）　烏頭（去皮臍）
皂莢（去皮）　莽草（各一分）　杏仁（去皮尖并雙人半兩）
右一十八味細剉如麻豆以米醋二升拌勻浸三宿熬乾同臘月豬
脂二斤以文武火煎一日綿濾去滓瓷缾貯每用少許點摩㿏痺處
兼治一切風毒其膏年歲深久者尤佳

龍虎膏治風濕著痺肌肉㿏厚不知痛痒方
龍骨（二兩）　虎骨（三兩酥炙）　當歸（切焙）
桂（去麁皮各一兩）　皂莢（半斤肥者去子）

右五味擣羅為末先別用好肥皂莢十挺以苦酒三升挼取汁去滓入鐺中煎減半即入前藥同煎稀餳入瓷合盛每用少許揩摩痛痹處

行痹

論

素問痹論篇其風氣勝者為行痹聖濟總錄論曰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其風氣勝者為行痹夫氣之在人本自流通所以痹者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病然三氣之中各有陰陽風為陽氣善行數變故風氣勝則為行痹其證上下左右無所留止隨其所至氣血不通是也治法雖通行血氣宜多以治風之劑

方

聖濟總錄防風湯治行痹行走無定方

防風（去叉）　甘草（炙剉各一兩）　黃芩（去黑心三分）
當歸（切焙）　赤茯苓（去黑皮各一兩）　秦艽（去苗土）
葛根（剉各三分）　桂（去麤皮）　杏仁（湯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半兩）

右一十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酒一盞水一盞棗三枚擘破生薑五片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二夜一（風科集驗方云一方加杏仁桂心依本方加半兩）

羚羊角丸治行痹頭面四肢龍著筋脉攣急手足不隨痰涎膠黏語澀昏濁口眼偏喎

羚羊角（鎊一兩）　木香　青橘皮（湯浸去白焙）
半夏（湯洗同生薑擣麴焙乾）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芎藭　藿香葉　乾蠍（去土炒）　白花蛇（酒炙去皮骨）
白附子（炮）　天麻（酒浸切焙各半兩）　檳榔（剉）
丹砂（研各一兩）　麝香（研）　牛黃（研）　龍腦（研各一兩）

右一十七味除研藥外為細末再和勻用皂莢薄荷搗裂汁各一梃同熬成膏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七丸溫酒或薄荷湯下不計時服

萆薢丸治風痹行走無定處亦治血痹

萆薢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焙乾）
澤瀉（各一兩）　生乾地黃（焙二兩半）　白朮（半兩）
菖蒲　蠐螬（微炒）　乾漆（炒煙出）　狗脊（去毛）
車前子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一分）

右一十二味為細末煉蜜丸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三

趙素風科集驗方玄參湯治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痹常汗惡風目瞤而動走注四肢皮膚不仁屈伸不便是厥陰風木之所致也

玄參（去蘆）　地骨皮（各一兩）　升麻　前胡（各一兩半去蘆）
酸棗仁（二錢）　羚羊角屑（二兩）

右為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半去滓食後溫服日進二服

皮痹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少陰有餘病皮痹聖濟總錄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以秋遇此者為皮痹蓋肺主皮毛於五行為金於四時為秋當秋之時感於三氣則為皮痹蓋正言其時之所感者爾固有非秋時而得之者皮膚不榮而為不仁則其證然也

方

聖濟總錄防風湯治肺中風寒濕項強頭昏胸滿短氣噓吸顫掉言語聲嘶四肢緩弱皮膚瘰痹

防風（去叉）　芎藭　麻黃（去根節各一兩）
獨活（去蘆頭）　桂（去麤皮）　前胡（去蘆頭）　五味子
附子（炮裂去皮臍）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人參　茯神（去木炙三分）　細辛（去苗葉）
甘菊花　黃耆　山茱萸　甘草（炙剉各半兩）

右一十六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八分去滓稍熱服不拘時

赤箭丸治肺感外邪皮膚瘰痹項強背痛四肢緩弱胃昧昏塞心胸短氣

赤箭　羌活（去蘆頭）　細辛（去苗葉）　桂（去麤皮）
當歸（剉炒）　甘菊花　防風（去叉）　天雄（炮裂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　蔓荊實（去皮）　白朮　杏仁（去双去皮尖）
棗仁（炒研）　萆薢（剉）　茯神（去木）　山茱萸
羚羊角（鎊）　芎藭　犀角（鎊）　五加皮（剉）
五味子　阿膠（炙令燥）　人參　楓香脂（研）
天南星（炮）　白附子（炮各半兩）　龍腦（研）
牛黃（研各一錢）　麝香（研一錢）

右二十八味擣羅二十三味極細與研者五味拌勻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荆芥湯下不拘時

羗活湯治皮痺皮中如蟲行腹脅脹滿大腸不利語聲不出

羗活（去蘆頭）　蒺藜子（炒去角）　沙參　丹參

麻黄（去根節）　白术　羚羊角（鎊）　細辛（去苗葉）

萆薢　五加皮　五味子　生乾地黄（焙）

赤茯苓（去黒皮）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　菖蒲（去毛）

枳殻（去瓤麸炒）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麁皮各三分）　木通　檳榔（各半兩）

右二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温服不拘時

天麻散治皮痺肌肉不仁心胷氣促項背鞕強

天麻　附子（炮裂去皮臍）　麻黄（去根節）

白花蛇肉（酥拌炒）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

芎藭　菖蒲　荆芥穗　黄耆（剉）

桑根白皮（剉）　蒺藜子（炒去角）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研各三分）

牛黄（研）　麝香（研各一分）

右一十五味擣羅十二味為散與研者三味拌匀再羅每服一錢匕薄荷酒調下不拘時

蒴藋蒸湯治皮痺方

蒴藋根（并葉）　桃皮（并葉）　菖蒲葉（各剉三升）

細糠（一斗）　秫米（五升）

右五味以水一石五斗煑取米熟為度以大盆盛作小竹牀子罩盆人坐牀上四面將席薦障風別以被衣蓋覆身上覺氣急即旋開孔取氣如兩食久遍身汗出凡經三蒸非惟治風寒濕痺但是皮膚中一切冷氣皆能去之

麻黄湯治風寒濕之氣感於肺經皮膚頑痺不仁

麻黄（去根節）　桂（去麁皮）　人參　芎藭

附子（炮裂去皮臍）　防風（去叉）　芍藥

黄芩（去黒心）　白术　甘草（炙剉各一兩）

茯苓（去黒皮三分）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蓋覆出汗愈

蔓荆實丸治皮痺不仁

蔓荆實（去浮皮三分）　防風（去叉）　羗活（去蘆頭）

桔梗（炒）　白附子（炮）　枳殻（去瓤麸炒）　蒺藜（炒去角各半兩）

皂莢（半斤不蚛者新水浸一宿揉熟絹濾去滓入麪少許熬成膏）

右八味擣羅七味為末入膏中和擣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後熟水下

天麻丸治皮膚頑痺

天麻（酒浸切焙二兩）　玄參　没藥（研）

地榆　烏頭（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麝香（研一分）

右六味擣羅四味為末與二味研者和匀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食前温酒下

袁當時大方大露宿丸治氣極虛寒皮痺不已內舍於肺寒氣入客於六腑腹脹虛滿寒冷百病

礬石　乾薑（炮）　桂心　皂莢（炙黄）

桔梗（炒）　附子（生去皮臍）

右等分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酒服先只十丸日三漸加慎熱物及近火

肌痺

論

素問痺論篇大經空虛發為肌痺聖濟總録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至陰遇此者則為肌痺其狀皮膚弗營肌肉頑厚而不仁是也

方

聖濟總録治肌肉頑痺肢體怠惰緩弱惡風頭疼舌本強言語謇澀天麻丸方

天麻　獨活（去蘆頭各一兩）　人參

防風（去叉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麁皮）　麻黄（去根節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當歸（切焙）　白术　羚羊角（鎊屑）　芎藭

薏苡仁　乾蠍（去土微炒）　牛膝（去苗酒浸焙）

茯神（去木）　天南星（剉麩拌炒各半兩）　白僵蠶（微炒各三分）

牛黄（研）　麝香（研各一分）　烏蛇肉（酒浸去骨酥炒令黄一兩）

丹砂（别研半兩）　龍腦（别研一分）
右二十三味除四味别研外擣羅爲末入所研藥拌勻再羅煉蜜和杵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十丸至十五丸不拘時服

麻黃湯治肌痹淫淫如鼠走四體津液脫腠理開汗大泄爲脾風風氣藏於皮膚肉色敗鼻見黃色止汗通肉解痹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乾）　枳實（去瓤麸炒微黃）
細辛（去苗葉）　白朮　防風（去叉各三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四兩）　甘草（炙剉二兩）　桂（去麤皮二兩）
石膏（碎研兩）　當歸（切焙）　芍藥（各二兩）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半分切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西州續命湯治肌痹津液開泄時復不仁或四肢急痛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乾）　當歸（切焙）　石膏（碎各二兩）
芎藭　桂（去麤皮）　甘草（炙）　黃芩（去黑心）
防風（去叉）　芍藥（各一兩）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炒四十枚）
右一十味麤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一棗大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細辛湯治肌痹淫淫如蟲行或腠理開疏汗出皮膚肉色不澤唇鼻黃
細辛（去苗葉）　防風（去叉）　白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麤皮各一兩）　石膏（碎）　麻黃（去根節煎掠去沫焙乾各二兩）　枳實（去瓤麸炒微黃）
甘草（炙剉各半兩）　黃耆　當歸（切焙各一兩）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脉痹

論

聖濟總錄論曰血性得溫則宣流得寒則凝澀凝澀不行則皮毛萎悴肌肉痛痹內經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痹又曰夏遇此者爲脉痹痹則血凝不流可知也

方

聖濟總錄導痹湯治脉痹血道壅澀
黃耆（剉四兩）　當歸（切焙）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龍齒　遠志（去心）　甘草（炙各三兩）　桂（去麤皮）
半夏（湯洗七遍焙各五兩）　枳實（去瓤麸炒）　桔梗（去蘆頭生）
茯神（去木各二兩）
右一十二味麤擣篩每服先以水二盞煑粳米半合米熟去米即入藥五錢匕生薑五片大棗二枚擘破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溫服不計時候

人參丸治脉痹通行血脉
人參　麥門冬（去心焙）　茯神（去木）　龍齒
遠志（去心）　黃耆（剉）　菖蒲　赤石脂（各一兩）
熟乾地黃（焙二兩）
右九味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梧桐子大每服食後良久以清粥飲下三十丸

黃耆湯治脉痹身體不仁
黃耆（剉）　芍藥　桂（去麤皮各三兩）
當歸（切焙）　菖蒲　白茯苓（去黑皮）　人參（各二兩）
右七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大棗二枚擘破同

煎去滓取一盞溫服不計時

升麻湯治脉痹面顏脫色脫空虛口唇色赤乾燥消痹顧熱潤悅顏色
升麻　射干　芎藭　人參（各三兩）
赤小豆（五合）　生薑（二兩半）　麥門冬（去心焙）　萎蕤（各四兩）
生地黃（二兩半）　甘草（炙二兩）　竹葉（切一升）
右一十一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計時日三

防風湯治風濕脉痹皮膚不仁
防風（去叉）　當歸（切焙）　秦艽（去苗土）　赤茯苓（去黑皮）
茵芋（去麤莖）　甘草（炙）　杏仁（去皮尖雙仁麸炒）
桂（去麤皮）　獨活（去蘆頭各一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以酒水各半盞入生薑半分切煎取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芍藥湯治脉痹榮衛不通四肢疼痹
芍藥　熟乾地黃（焙）　當歸（切焙各二兩）
防風（去叉）　秦艽（去苗土）　羌活（去蘆頭）　防己

芎藭　白术（各一兩）　桂（去麁皮）　甘草（炙各三分）

右一十一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温服日二服

筋痺

論

華佗中藏經筋痺者由怒叫無時行使奔急淫邪傷肝肝失其氣因而寒熱所客久而不去流入筋會則使人筋急而不能舒緩也故名曰筋痺宜活血以補肝温氣以養腎然後服餌湯丸治得其合自瘳也不然則害人矣聖濟總録論曰内經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又曰以春遇此者爲筋痺其狀拘急屈而不伸是也筋痺不已復感於邪内舍於肝是爲肝痺其狀夜卧則驚飲多數小便上爲引如懷蓋淫氣乏竭痺聚在肝治法以筋痺爲先筋痺既平則邪弗入於肝矣

脉

靈樞邪氣臟腑病形篇肝脉微濇爲瘛攣筋痺華佗中藏經筋痺者其脉左關中弦急而數浮沉而有力是也

方

聖濟總録天麻丸治筋風四肢攣痺

天麻（二兩）　苦參（二兩）　細辛（去苗葉二兩）

菖蒲（二兩）　牛膝（去苗酒浸焙二兩）　赤箭（二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地榆（二兩）　人參（二兩）

芎藭（一兩）　桂（去麁皮一兩）　木香（一兩）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乾一兩半）　當歸（切焙）　赤芍藥

酸棗仁（微炒）　威靈仙（去土）　藁本（去苗土）　防風（去叉剉）

獨活（去蘆頭各二兩）

右二十味擣羅爲細末煉蜜和杵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温酒下二十丸日二服加至三十丸

牛膝湯治筋痺以筋虚爲風所傷故筋攣縮腰背不伸强直時痛

牛膝（去苗酒浸剉焙）　防風（去叉）　丹參

前胡（去蘆頭各二兩）　石斛（去根二兩半）

杜仲（去麁皮塗酥炙剉）　秦艽（去苗土）　續斷（各一兩半）

陳橘皮（湯去白焙一兩）　大麻仁（研一合）

右一十味除大麻仁外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五七沸別下麻仁末一錢匕煎至一盞去滓空腹服日二

獨活散治筋痺肢體拘急不得伸展

獨活（去蘆頭三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

薏苡仁　蒼耳　防風（去叉）　蔓荆實

芎藭　細辛（去苗葉）　秦艽（去苗土）　菖蒲（各二兩）

右一十味擣羅爲細散每服一錢匕空腹以温酒調下日二不計時候

補肝湯治肝痺兩脅下滿筋急不得太息疝瘕四逆搶心腹痛目不明

白茯苓（去黑皮一兩二錢）　烏頭（四枚炮裂去皮臍）

蕤仁（研）　栢子仁（研）　防風（去叉）　細辛（去苗葉各二兩）

山茱萸（去核）　桂（去麁皮各三分）　甘草（炙剉半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入研藥拌匀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大棗二枚擘開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服不計時

五加皮酒治筋痺多悲思顔色蒼白四肢不營諸筋拘攣伸動縮急腹中轉痛

五加皮　枳殼（[illegible]）　豬椒根皮（各八兩）

丹砂（[illegible]兩）　桂（去麁皮三兩）　當歸（切焙三兩）　甘草（[illegible]）

天雄（炮裂去皮臍）　白鮮皮　秦椒（去閉口及目炒出汗）

木通（剉各四兩）　芎藭　乾薑（炮各五兩）

薏苡仁（半升）　大麻仁（三升）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大以夾絹囊盛貯清酒三斗漬之春夏三四宿秋冬六七宿初服三二合稍加之以知爲度

楊仁齋直指方脚筋冷縮頑痺方

大川椒（去目二分炒出汗）　萆薢　辣桂

川白薑　華陰細辛（各一分）

右爲末酒麪糊丸桐子大每七十丸食前温酒下

危亦林得效方羚羊角湯治筋痺肢節束痛

羚羊角　薄桂　附子　獨活（各一兩三錢半）

白芍藥　防風　芎藭（各一兩）

右剉散每服三大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同煎至八分取清汁服日可一二服

骨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太陽有餘病骨痺靈樞刺節眞邪虚邪内搏於骨則爲骨痺華佗中藏經骨痺者乃嗜慾不節傷於腎也氣内消則不能關禁不能關禁則中上俱亂中上亂則三焦之氣痞而不通三焦痞則飲食不糟粕飲食不糟粕則精氣日衰精氣日衰則邪氣妄入邪氣妄入則上衝心舌上衝心舌則爲不語中犯脾胃則爲不充下流腰膝則爲不遂傍攻四肢則爲不仁其證不一要在詳明治療之法列在後章聖濟總録論曰内經謂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温然不凍慄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榮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也夫骨者腎之餘髓者精之所充也腎水流行則髓滿而骨強迨夫天癸虧而凝濇則腎脂不長腎脂不長則髓涸而氣不行骨乃痺而其證内寒也雖寒不爲凍慄則以肝心二氣爲陽火一水不能勝之特爲骨寒而已外證當攣節則以髓少而筋燥故攣縮而急也

脉

華佗中藏經骨痺者寒在中則脉遲熱在中則脉數風在中則脉浮濕在

中則脉濡虚在中則脉滑

方

聖濟總録蓯蓉丸補骨髓治寒濕肉濡

肉蓯蓉（酒浸切焙一兩） 獺肝（一具塗酥炙切）
柴胡（去苗）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白茯苓（去黑皮三分） 巴戟天（去心）
黄耆（剉各一兩） 人參（半兩） 澤瀉 附子（炮裂去皮臍）
熟乾地黄（切焙半兩） 遠志（去心一兩） 山芋 蒺藜子（炒去角各）
各三分 石斛（去根三分） 五味子 桃仁（湯浸去皮尖）
半兩 厚朴（去麤皮薑汁炙） 桂（去麤皮）
薏仁（炒別研） 木香（各半兩） 當歸（切焙三分） 芍藥
丁香 赤石脂 檳榔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乾薑（炮）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炒研）
白朮 牡丹皮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炒出汗）
甘草（炙剉） 芎藭 牡蠣（炒各半兩）
山茱萸

右三十五味擣研爲末再和勻煉蜜和杵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温酒下三十丸不拘時日三服

石斛丸治腎虚骨痺肌體羸瘦腰脚疼痛飲食無味小便滑數方

石斛（去根） 牛膝（酒浸切焙） 續斷（各三分） 菟絲子（酒浸別擣）
石龍芮（炒） 桂（去麤皮各一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三分 鹿茸（去毛酥炙一兩） 杜仲（去麤皮炙剉）
白茯苓（去黑皮） 熟乾地黄（切焙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
一兩 巴戟天（去心半兩） 防風（去叉三分）
桑螵蛸（炙） 芎藭（各半兩） 山茱萸（三分） 覆盆子（半兩）
補骨脂（微炒） 蓽澄茄（各三分） 五味子（半兩） 澤瀉（一兩）
沉香 蘹香子（微炒各三分） 薏苡仁（炒一兩）

右二十五味擣羅爲末煉蜜和杵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温酒下三十丸日二服

熟乾地黄丸治腎虚骨痺面色萎黑足冷耳鳴四肢羸瘦脚膝緩弱小便滑數補腎

熟乾地黄（切焙） 肉蓯蓉（酒浸切焙） 磁石（煅醋淬各二兩）
山茱萸（三分） 桂（去麤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山芋（三分） 牛膝（酒浸切焙一兩） 石南
白茯苓（去黑皮） 澤瀉 黄耆（剉各三分） 鹿茸（去毛酥炙二兩）
五味子（三分） 石斛（去根剉一兩） 覆盆子
遠志（去心各三兩） 補骨脂（微炒一兩）
萆薢（剉） 巴戟天（去心各三分） 杜仲（去麤皮炙剉）
一兩 菟絲子（二兩酒浸別擣） 白龍骨（一兩）

右二十三味擣羅爲末煉蜜和杵數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温酒下三十丸日三服

附子獨活湯治腎藏中風寒濕成骨痺腰脊疼痛不得俛仰兩脚冷痺緩弱不遂頭昏耳聾語音渾濁四肢沉重

附子（炮裂去皮臍） 獨活（去蘆頭各一兩）
防風（去叉） 芎藭 丹參 萆薢
菖蒲（各半兩） 天麻 桂（去麤皮各一兩）
黄耆（半兩） 當歸（切焙一兩） 細辛（去苗葉）
山茱萸 白朮 甘菊花 牛膝（酒浸切焙）
枳殼（去瓤麩炒） 甘草（炙剉各半兩）

右一十八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以水一盞生薑三片煎至七分
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鹿茸天麻丸治腎藏氣虛骨痺緩弱腰脊痠疼臍腹虛冷顔色不澤志意
昏憒方

鹿茸（去毛酥炙二兩）　天麻（一兩半）　附子（炮裂去皮臍）
巴戟天（去心）　菖蒲（各一兩）　石斛（去根剉一兩半）
乾蠍（去土炒）　萆薢（剉）　桂（去麤皮）　牛膝（酒浸切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獨活（去蘆頭）　丹參
當歸（切焙）　杜仲（去麤皮炙剉各一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一兩半）　磁石（煅醋淬細研水飛過一兩）

右一十七味擣羅爲末煉蜜和勻擣三五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
二十丸加至三十丸空心及晚食前以溫酒下

腎瀝湯治腎臟久虛骨疼腰痛足冷少食無力

磁石（煅醋淬二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黄耆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芎藭
桂（去麤皮）　菖蒲　當歸（切焙）　熟乾地黄（切焙）

石斛（去根）　覆盆子　乾薑（炮）　附子（炮裂去皮臍）
五味子（各一兩）

右一十五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用羊腎一隻去脂膜先用水二
盞煑腎取汁一盞去腎入藥末煎至七分去滓溫服空心日午夜卧
共三服

肉痺

論

華佗中藏經肉痺者飲食不節膏粱肥美之所爲也痺者肉之本氣以食則肉不榮肌膚不澤則紋理疎凡風寒暑濕之邪易爲入故久不治則爲肉痺也肉痺之狀其先能食而不能光悅四肢而不持者是也宜節飲食以調其臟常起居以安其導然後依經補瀉以求於愈也

脉

華佗中藏經肉痺者其右關脉按舉無力而往來澀也

腸痺

論

聖濟總録論曰内經曰腸痺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夫大腸者傳導之官其所以傳導者皆中和之氣今風寒濕三氣乘虛客於腸間則邪留而和氣閉矣故其證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大小腸氣痺水道不通故雖多飲而不得溲便幷氣於大腸使糟粕不化故中氣喘爭時發飧泄也

方

聖濟總録治腸痺寒濕内搏腹滿氣急大便飧泄吳茱萸散

吳茱萸（湯浸焙乾炒半兩）　肉豆蔻仁　乾薑（炮）
甘草（炙各半兩）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厚朴（去麤皮生薑
汁炙）　高良薑（各二兩）　縮砂仁　陳麴（炒）
白朮（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粥飲調下食前服

草豆蔻散治腸虛寒濕内攻腹痛飧泄

草豆蔻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各一兩）　桂（去麤皮）
木香　白朮　當歸（切焙）　白豆蔻仁
丁香　肉豆蔻仁　高良薑（各半兩）

右一十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煎生薑棗湯調下食前服

赤茯苓丸治腸痺腹滿喘爭小便不利大便飧泄

赤茯苓（去黑皮）　白朮　桂（去麤皮各二兩）
木香　訶梨勒（煨去核）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各一兩）　草豆蔻（五枚）

右八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下空心食
前日二服

訶梨勒湯治腸痺飧泄腹脹氣痛飲食不化

訶梨勒（煨用皮一兩半）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當歸（切焙三分）　桔梗（炒半兩）　肉豆蔻（去殼三分）
木香（半兩）　吳茱萸（湯洗七遍焙乾微炒一分）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一兩）　甘草（炙剉一分）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棗二枚煎至七
分去滓食前稍熱服

木香丸治腸痺腹脹疼痛時復飧泄食不消

木香（一兩）　訶梨勒（煨用皮一兩半）　白朮（一兩）
桂（去麤皮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蕪荑（微炒一兩）

高良薑（剉一兩）　肉豆蔻（去殼半兩）　甘草（炙剉半兩）　厚朴（去皮以生薑汁炙透二兩）　乾薑（炮三分）

右一十一味擣羅爲末以麴末煮作糊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子大食前生薑棗湯下二十丸

訶梨勒丸治腸痺飧泄腹脇脹滿

訶梨勒（煨用皮一兩）　乾薑（炮三分）　當歸（剉微炒一兩）

黃連（去須一兩）　白术（一兩）　木香（三分）　厚朴（去麁皮生薑汁炙一兩）

右七味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粥飲下不拘時候

木香散治腸痺腹脹飧泄小便不利

木香（三兩）　訶梨勒（煨去皮半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乾薑（炮一兩）　厚朴（去麁皮塗生薑汁炙二兩）

枳實（去瓤麩炒一兩）　赤茯苓（去黑皮一兩）

甘草（炙剉半兩）　當歸（剉微炒一兩）

右九味擣羅爲細末每服二錢匕粥飲調下食前

周痺

論

靈樞周痺篇黃帝問于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脉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聞此痛在血脉之中邪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針其慉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也黃帝曰善刺之柰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岐伯對曰周痺者在于血脉之中隨脉以上隨脉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柰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遏（一作過下同）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遏之後刺其下以脫之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濕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發則如是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內不在藏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脉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瘛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巽之理經脉陰陽之病也聖濟總錄論曰夫風寒濕之爲痺本痺而不通今乃能周身上下者以其邪中於血脉之間與脉流通隨其上下升降無徹也故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遏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遏之後刺其下以脫之刺法附于鍼灸卷外宜除以藥治之

方

聖濟總錄巴戟天散治周痺肢體痿弱不能行履方

巴戟天（去心半兩）　芎藭（一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三分）

白歛（一分）　黃耆（炙剉）　桂（去麁皮）

細辛（去苗葉炒各半兩）　桔梗（炒一兩）　人參（半兩）

芍藥（一分）　牡荊實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半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一分）　萆薢（炒半兩）　赤茯苓（去黑皮）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各一兩）　山芋　菊花（未開者微炒）

秦艽（去苗土各半兩）　烏喙（炮裂去皮臍）

遠志（去心各一兩）　山茱萸　黃芩（去黑心）

白术（微炒）　石斛（去根剉）　白礬（研如粉各半兩）

五味子（三分）　龍膽（去苗土）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各一分）

厚朴（去麁皮生薑汁炙五兩）　菖蒲（九節者去須節米泔日浸浸切焙用一兩）

右三十一味除白礬別研外將三十味擣羅爲末次入白礬末拌勻重羅每服半錢匕漸加至一錢匕溫酒調下日二夜一未覺身脅口痺熱即漸加至一錢半匕如覺大痺心煩以少許豉湯解之

遠志散治周痺不仁

遠志（去心）　黃耆（炙剉各半兩）　芍藥（一兩）

五味子　黃芩（去黑心各一分）　赤茯苓（去黑皮）

牡荊實（微炒三分）　秦艽（去苗土一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　天雄（炮裂去皮臍）　菊花（未開者炒各）

細辛（去苗葉微炒）　山茱萸

半兩）　防風（去叉三分）　狗脊（去毛）　桂（去麁皮）

芎藭　蕪荑（微炒半兩）　菖蒲（米泔浸去節切焙）

萎蕤（去土及須焙各三分）　白歛（去土）　山芋

附子（炮裂去皮臍）　龍膽（去蘆土）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各半兩）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巴戟天（去心各一分）

右二十九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空心溫酒調下漸加至二錢匕日二夜一

黃芩湯治風痺身體不仁

黃芩（去黑心）　甘草（炙剉）　防風（去叉各半兩）

秦艽（去苗土）　葛根（剉）　杏仁（去皮尖雙仁麩炒各一分）

桂（去麤皮）　當歸（切焙）　赤茯苓（去黑皮各半兩）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六錢匕以水酒各一盞棗二枚擘破生薑一棗大切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白朮散治積年風痺頭髮禿落瘙胗生瘡氣脉不通搔之不覺痛痒

白朮（微炒三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石斛（去根剉半兩）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乾薑（炮）　天雄（炮裂去皮臍）

細辛（去苗葉輕炒各三分）　羊躑躅（微炒半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一兩）　石南（用葉濕醋微炒三分）

桂（去麤皮一兩）　防風（去叉二兩半）

右一十二味擣羅爲散每服半錢至一錢匕漸加至一錢半溫豆淋酒三合調下空心臨卧各一服每服藥後宜以少白羊腨脊汁下藥續更用三合溫豆淋酒衝滌令接藥力常令有酒氣其藥以韋皮袋貯勿泄其氣初服身與股膝有汗宜避外風

金牙散治風痺脚脛細瘦瘙弱不能行立

金牙（別研細一兩）　防風（去叉）　側子（炮裂去皮臍）

當歸（切焙）　石膏（別研細）　桂（去麤皮各二兩）

芎藭（一兩半）　白朮（微炒三兩）　澤瀉　細辛（去苗葉輕炒）

黃芩（去黑心）　赤茯苓（去黑皮各一兩半）　石南葉（濕酒炒）

人參（二兩）

右一十四味除金牙石膏別研外將十二味擣羅爲散方入金牙石膏末拌勻重羅每服一盞半匕漸加至二錢匕空心溫酒調下日二夜一未覺更增藥至二錢半

附子散治風痺肢體脚膝無力

附子（炮裂去皮臍）　狗脊（去毛各一兩）

山芋　熟乾地黃（焙）　王孫（去土生用）　桂（去麤皮）

天雄（炮裂去皮臍）　山茱萸　秦艽（去苗土）

乾漆（酒炒令煙出）　防風（去叉）　甘草（炙各半兩）

白歛（一兩）

右一十三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空心溫酒調下日二夜一漸加至一錢半匕服之一月愈

六生散治風痺身體拘痛腰脚痺痛方

生菖蒲（九節者去毛節切焙）　生乾地黃（焙）　生枸杞根

生商陸根（淨洗切焙各一斤）　生烏頭（剉去皮臍四兩）

生薑（去皮切焙二斤）

右六味先焙了和秤及本方分兩後以醇酒一斗五升淹浸一宿漉出暴乾復內酒中令酒盡再暴乾擣羅爲散每服半錢匕以清酒一盞調下漸加至一錢匕空心臨卧各一

續命湯治八風十二痺

羌活（去蘆頭三兩）　茯神（去木）　薏苡仁（炒各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每服六錢匕水二盞煎取一盞別入竹瀝一匙許更煎數沸去滓溫服日二夜一

白石英浸酒方治風濕周痺肢節中痛不可持物行動無力。耳聾及腎藏虛損益精髓保神守中

白石英（碎如大麻粒）　磁石（火煅令赤醋淬如此五遍搗各五兩）

右二味麤擣篩生絹囊貯以酒一升浸經五六日每服不計時隨性溫服服將盡可更添酒浸之

醍醐方治寒濕周痺

醍醐（一兩）

右一味每日空心以溫酒五合和一匙許服之

大豆蘖治周痺除五藏留滯胃中結聚益氣止毒潤皮毛補腎藏方

大豆蘖（一升炒令香熟）

右一味擣爲末每空腹溫酒調下半匙漸加至一匙

野駝脂治風痺方

野駝脂（鍊了濾過一斤）

右一味別入好酥四兩同鍊攪勻每服半匙以熱酒半盞和化服之漸加至一匙空心食前各一

氣痺

論

素問逆調論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岐伯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華佗中藏經氣痺者愁思喜怒過則氣結於上久而不消則傷肺傷肺則生氣漸衰而邪氣愈勝留於上則胷腹痺而不能食注於下則腰脚重而不能行攻於左則左不遂衝於右則右不仁貫於舌則不能言遺於腸則不能溺壅而不散則痛流而不聚則麻真經既損難以醫治邪氣不勝易爲痊愈宜節思憂以養氣戒怒以全真最爲良矣聖濟總錄夫陽虛生外寒陰盛生内寒人身陰陽偏勝則自生寒熱不必外傷於邪氣也痺氣内寒者以氣痺而血不能運陽虛而陰自勝也血凝泣而脉不通故其證身寒如從水中出也

脉

華佗中藏經氣痺者其脉右手寸口沉而遲澁者是也

方

聖濟總錄溫補鹿茸丸治陽氣虛陰氣盛痺氣内寒如從水中出

鹿茸（去毛酥炙四兩）　人參　天雄（炮裂去皮臍）

五加皮（剉）　五味子　牛膝（酒浸切焙）　防風（去叉）
遠志（去心）　石斛（去根）　山芋　狗脊（去毛各一兩）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熟乾地黃（焙各三兩）
白茯苓（去黑皮）　菟絲子（酒浸别擣各一兩一分）　覆盆子
石龍芮（各二兩）　萆薢　石南　蛇牀子（炒去皮）
白朮（各三分）　巴戟天（去心酒浸焙）　天門冬（去心焙）
杜仲（剉炒各一兩半）　乾薑（炮裂）　桂（去麤皮）
吳茱萸（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細辛（去苗葉）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各三分）

右三十味除菟絲子别擣外擣羅爲末再拌匀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稍加至三十丸空心食前日三

補益巴戟天丸治陽衰陰盛痺氣身寒

巴戟天（去心酒浸焙）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白龍骨　五味子　鹿茸（去毛酥炙）　白茯苓（去黑皮）
天雄（炮裂去皮臍）　續斷　山芋
白石英（各二兩半）　覆盆子　熟乾地黃（焙二兩）

菟絲子（酒浸别擣各三兩）　蛇牀子（炒去皮一兩）
遠志（去心）　乾薑（炮裂各一兩半）

右一十六味除菟絲子别擣外同擣羅爲末入菟絲子拌匀再羅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二十丸加至三十丸日再

補益黃耆丸治陰盛陽虛痺氣身寒如從水中出

黃耆（剉）　鹿茸（去毛酥炙）　白茯苓（去黑皮）　烏頭（炮裂去皮臍）
乾薑（炮裂各三分）　桂（去麤皮）　芎藭
當歸（切焙）　熟乾地黃（焙各一兩）　白朮
菟絲子（酒浸一宿别擣）　五味子　栢子仁
枸杞根皮（剉各一兩半）　大棗（去核二十枚焙）

右一十五味除菟絲子别擣外同擣羅再拌匀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十五丸日三

蓯蓉丸治陽虛陰盛痺氣身寒如從水中出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石斛（剉）　當歸（切焙）　桂（去麤皮各一兩）
蜀椒（去目及閉口炒出汗）　牛膝（剉酒浸焙）　陳橘皮（湯浸去白

乾薑（炮裂各一兩半）

右九味擣羅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食前溫酒下日三服

天雄丸治陽虛陰盛痺氣身寒如從水中出

天雄（炮裂去皮臍）　烏頭（炮裂去皮臍）
石龍芮　王不留行　王孫　蜀椒（去目及閉口
者炒出汗各一兩）　肉蓯蓉（去皺皮酒浸切焙）
當歸（切焙）　天麻（剉各二兩）　蛇牀子（炒半兩）

右一十味擣羅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三十丸日再

附子丸治痺氣中寒陽虛陰盛身寒如水中出

附子（炮裂去皮臍）　烏頭（炮裂去皮臍）
桂（去麤皮）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　菖蒲（去須剉）
甘草（炙各一兩）　天麻　補骨脂（炒）　白朮（各二兩）

右九味擣羅爲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溫酒下三十丸日再

袁當時大方萬勝散治一切風四肢皮膚疼痛或憂愁氣痺肢體不遂及榮衛不和皮膚急痛

虎脛骨（酒炙） 梅桐皮 烏藥 附子（各八錢）
松節（三兩碎剉以酒半盞淋炒乾）
右爲粗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熱痺

論

素問四時刺逆從論厥陰有餘病陰痺不足病生熱痺聖濟總錄論曰内經於痺論有云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陽遭陰故爲痺熱蓋腑臟壅熱復遇風寒濕之雜至客搏經絡留而不行陽遭其陰故㾪痺熻熱而悶也

方

聖濟總錄石南散治熱痺肌肉熱極體上如鼠走唇口反㰶皮膚色變兼治諸風

石南葉（漿醋微炒） 山芋（各一兩） 黃耆（剉三分）
天雄（炮裂去皮臍一兩） 山茱萸（一兩半） 桃花（生用）
菊花（未開者炒各三分） 真珠（別研一分） 石膏（別研）
升麻（各一兩） 甘草（炙剉三分） 萎蕤（剉一兩） 丹砂（一分別研仍與真珠石膏末一處同研極細）

右一十三味別研外將十味擣羅爲末次入所研者藥拌匀每服一錢匕空心溫酒調下日二夜一漸加至二錢匕

升麻湯治熱痺

升麻 射干 甘草（炙剉） 芎藭
人參（各二兩） 赤小豆（炒三合） 生薑（薄切焙） 麥門冬（去心焙）
萎蕤（各三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四錢匕以水二盞生地黃汁半合青竹葉十五片同煎至一盞半去滓溫服不計時候

防風丸治熱痺

防風（去叉） 羌活（去蘆頭） 茯神（去木） 牛膝（酒浸切焙）
桂（去麤皮） 人參 枳殼（去瓤麩炒） 五加皮（剉）
芍藥 丹參 薏苡仁 玄參
麥門冬（去心焙） 生乾地黃（焙以上各一兩） 磁石（煅醋淬四兩）
檳榔（剉二兩） 松子仁 大黃（剉炒） 木香（各半兩）

右一十九味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三十丸加至四十丸空心食前

升麻湯治熱痺（宣明論云治熱痺肌肉熱極體上如鼠走唇口反㰶皮色變兼諸風皆治）

升麻（三兩） 茯神（去木） 人參 防風（去叉）
犀角（鎊） 羚羊角（鎊） 羌活（去蘆頭以上各二兩）
桂（去麤皮半兩）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一塊拍碎竹瀝少許同煎取一盞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生地黃湯治熱痺方

生地黃（研取汁） 竹瀝 荊瀝（各一升）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各三兩） 附子（一枚重者炮去皮臍八破之）

右六味除前三味外餘三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地黃汁竹瀝荊瀝各少許同煎數沸去滓取一盞溫服不計時候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一鶚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　三未

痺　諸痺證治三

風痺

論

素問移精變氣論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風乃服　靈樞壽夭剛柔篇陰陽俱病命曰風痺　厥病篇風痺淫濼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湯中股脛淫濼煩心頭痛時嘔時悗眩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也　九針篇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為深痺也故為之治針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痺　張仲景金匱方論夫風之為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為痺　巢元方病源痺者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狀肌肉頑厚或疼痛由人體虛腠理開故受風邪也（候未醫治去其邪毛中經絡之後入於五藏）病在陽曰風在陰曰痺陰陽俱病曰風痺其以春遇痺者為筋痺則筋屈筋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肝其狀夜臥則驚飲食多少便數夏遇痺者為脈痺脈痺則血凝不流令人痿黃脈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心其狀心下鼓氣暴上逆喘不通嗌乾喜噫仲夏遇痺為肌痺肌痺不已復遇邪者則移入脾其狀四支懈惰發咳嘔汁秋遇痺者為皮痺則皮膚無所知皮痺不已又遇邪則移入於肺其狀氣奔痛冬遇痺者為骨痺則骨重不可舉不隨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則移入於腎其狀喜脹診其脈大而澀者為痺脈來急者為痺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法云一曰以右踵拘左足拇指除風痺二曰以左踵拘右足拇指除厥痺三曰兩手更引足趺置膝上除體痺　又曰因汗入水即成骨痺　又曰偃臥合兩膝頭翻兩足生腰坐口內氣脹據自極七息除痺痛熱痛兩脛不隨　又云踞坐生腰以兩手引兩踵以鼻內氣自極七息布兩膝頭除痺嘔引兩手　又云恐尿不便膝冷成痺　又云偃臥端展兩手足臂以鼻內氣自極七息搖足三十而止除胸足寒周身痺厥逆　又云正倚壁不息行氣從頭至足止愈大風偏枯諸痺　又云左右手夾據地以仰引腰五息止去痿痺利九竅　又云仰兩足指引五息止腰背痺枯令人耳聞聲久行眼耳諸根無有罣礙　又云踞伸右腳兩手抱左

膝頭土椄以鼻内氣自極七息除難屈伸拜起脛中痛疼痺　又云左右拱兩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勞倦風痺不隨　又云凡人常覺脊倔強而悶仰面努髆井向上頭左右兩向挼之左右三七一住待血行氣動定然始更用初緩後急不得先急後緩若無病人常欲得旦起午時日沒三辰如用辰別二七除寒熱病脊腰頸項痛風痺兩張頭痛以鼻内氣自極七息除腰痺背痛口内生瘡牙齒風頭眩盡除　又云大汗勿偏脫衣喜偏風半身不遂　養生經要集云大汗急傳粉着汗濕衣令人得瘡大小便不利　風痺手足不隨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風多者為風痺風痺之狀肌膚盡痛諸陽之經盡起於手足而循行於身體風寒之客肌膚初始為痺後傷陽經隨其虛處而停滯與血氣相搏血氣行則遲緩使機關弛縱故風痺而復手足不隨也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養生方導引法云左右拱手兩臂不息九通治臂足痛勞倦風痺不隨王濬醫學證類　血虛生風氣痺之狀亦類中風世人呼曰中風或又呼云中氣所謂熱則生風蓋大綱之論其實疼痛癱瘓縱掣攣痺之證因於血虛氣不流行者多閒有起居失節為賊風所中亦必因虛而傳故治風者必先順氣活血固護主本乃佐以宣疎之藥為宜其疾多者乃精液不守尤忌於吐吐甚疾脫則精竭而斃矣其法當用好丹鎮墜以主氣用南星附子以發疾歸經乃為善治　類用方藥魏氏家藏方治風痺方訣夫凡風痺真氣昏亂致有偏緩軟弱喎斜涎流不隨之候切不可便服風藥吐瀉因此有損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蓋緣常人多忽事機先有目瞤腰痺腳疼舌澀面赤貪食等候並謂等閒無慮一旦疾作昏沉舉族驚惶止務速安頃刻之間藥餌妄進不知性命之存亡在須臾其次庸醫不明此理偶遇人家倉卒招請計無所出便據方書用藥或吐或利或便用針灸拙術醫施遂致不救最下者求速效急近利不顧害之在後也凡如此者未有能已人之疾若也惟明哲之士審觀要理萬一夫於衛生遂至此疾切不可當驚憂之際任人妄攻以自取斃止用正氣藥便是救性命之要策也莫若用附子木香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木香炮過二錢半為細末每服四錢薑十片水二椀攪令溫服有熱則候藥冷服之比壞正氣者蓋有閒矣氣正則精神漸定數日之後服風藥未晚也小續命湯之類併煎藥勤服自可取差風藥如碧霞金虎靈寶之類最不可服初虞世論之甚詳蘇沈方所用藥丸合人情今錄此方以為後來之戒

脉

靈樞論疾診尺尺膚濇者風痺也巢元方病源診其脉大而澀者為痺脉來急者為痺太平聖惠方脉澀而緊者為痺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大續命散治八風十二痺偏枯不仁手足拘急疼痛不得伸屈頭眩不能自舉起止顛倒或卧苦驚如墮地狀盜汗臨事不起婦人帶下無子風入五臟甚者恐怖見鬼來收攝或與鬼神交通悲愁哭泣忽忽欲走方

麻黃　烏頭　防風　桂心
甘草　人參　杏仁　石膏
蜀椒　芍藥　當歸　蘭茹（巢作芎藭）
黃芩　茯苓　乾薑（各一兩）

右十五味治下篩以酒服方寸匕日再後加以知為度

續命煑散治風無輕重皆主之方

麻黃　芎藭　獨活　防風
甘草　杏仁（各三兩）　桂心　附子
茯苓　升麻　細辛　人參
防風（各二兩）　石膏（五兩）　白朮（四兩）

右十五味麤篩下以五方五匕內小絹袋子中以水四升和生薑三兩煑取二升半分三服日日勿絕慎風冷大良吾嘗中風言語蹇澀四肢痑曳處此方日服四服十日十夜服之不絕得愈

白斂散治風痺腫筋急展轉易常處方

白斂（半兩）　附子（六銖）

右二味治下篩酒服半刀圭日三不知增至一刀圭身中熱行為候十日便覺

治風痺遊走無定處名曰血痺大易方

萆薢　薯蕷　牛膝　澤瀉（各二兩）
地膚子　白朮（各半兩）　乾漆　蠐螬
狗脊　車前子　天雄（各十銖）　茵芋（六銖）
山茱萸（三十銖）　乾地黃（二兩半）

右十四味為末蜜和丸如梧桐大酒下十丸日三後稍加

治諸風痺方

防風　甘草　黃芩　桂心

當歸　茯苓（各一兩）　秦艽　葛根（各二兩）
生薑（五兩）　大棗（三十枚）　杏仁（五十枚）
右十一味㕮咀以酒水各四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取汗

附子酒治大風冷痰癖脹滿諸痺方
大附子一枚（重二兩者亦云二枚）
右用酒五升漬春五日每服一合日再以瘥為度聖濟總錄三枚以唇口麻痺為度日再

孫思邈千金翼方黃耆湯主八風十二痺手腳疼痛氣不和不能食飲方
黃耆　當歸　桂心　甘草（炙各三兩）
白朮　烏頭（炮去皮）　芎藭　防風
乾地黃（各二兩）　生薑（四兩切）　前胡（一兩半）
右一十一味㕮咀以水一斗一升煮取三升半分四服此湯和而補
有氣者加半夏四兩

大八風湯主毒風頑痺𤸷曳或手腳不隨身體偏枯或毒弱不任或風入五臟恍恍惚惚多語善忘有時恐怖或肢節疼痛頭眩煩悶或腰脊強直不得俛仰腹滿不食咳嗽或始遇病時卒倒悶絕即不能語便失瘖半身

不隨不仁沈重皆由體虛恃少不避風冷所致方
烏頭（熟去皮）　黃芩　芍藥　遠志（去心）
獨活　防風　芎藭　麻黃（去節）
秦艽　石斛　人參　茯苓
石膏（碎）　黃耆　紫菀（各二兩）　當歸（二兩半）
升麻（一兩半）　大豆（二合）　五味子（五分）　乾薑
桂心　甘草（炙各二兩半）　杏仁（四十枚去尖）
（及雙仁）
右二十三味㕮咀以水一斗三升酒二升合煮取四升強人分四服少力人分五六服

王燾外臺秘要方六生散古今錄驗療急風痺身軀拘痛
生菖蒲（一斤切）　生地黃（一斤切）　枸杞根（一斤切）　生商陸根（一斤切）
生烏頭（半斤切）　生薑（二斤切）
右六味以淳酒漬之一宿出暴乾復內酒中令酒盡暴令燥擣下篩以酒一升服一錢匕日再服之忌豬羊肉冷水蕪荑餳

太平聖惠方細辛散治中風痺頭目昏悶肢節疼痛宜服
細辛（一兩）　赤茯苓（一兩）　白朮（一兩）　芎藭（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當歸（一兩剉微炒）　麻黃（二兩去根節）
石膏（二兩）　乾薑（一兩半炮裂剉）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獨活（一兩半）　防風（一兩半去蘆頭）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麻黃散治風痺四肢懈惰不能自舉宜服方
麻黃（一兩去根節）　防風（一兩去蘆頭）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芎藭（一兩）　桂心（一兩）
黃芩（一兩）　赤芍藥（一兩）　人參（一兩去蘆頭）
秦艽（一兩去苗）　茵芋（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白花蛇散治風痺關節不利手足頑麻宜服

白花蛇（二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　白附子（一兩炮裂）
磁石（一兩燒醋淬七遍細研）　側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麻（半兩）　狗脊（半兩去毛）　萆薢（半兩剉）　細辛（半兩）
白僵蠶（半兩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白芷（半兩）　芎藭（半兩）　白蘚皮（半兩）　羌活（半兩）
蔓荊子（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磁石同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

羌活散治風痺手腳不仁宜服
羌活（一兩）　漢防己（一兩）　荊芥（一握）　薏苡仁（二兩）
酸棗仁（一兩）　黃松節（二兩）　天麻（一兩半）　附子（一兩半炮裂去皮臍）　防風（一兩去蘆頭）　麻黃（一兩去根節）
道人頭（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二錢

獨活散治風痺身體不舉常多無力宜服
獨活（三分）　萆薢（一兩）　細辛（一兩）　丹參（三分）

防風（一兩去蘆）人參（一兩去蘆頭）乾薑（一兩炮裂剉）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牛膝（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二錢
天麻丸。治虛損傷風。手足無力肢體乾燥風痺不仁宜服
天麻（一兩）木香（半兩）人參（半兩去蘆頭）
赤茯苓（半兩）白芷（半兩）羌活（半兩）天蓼木（半兩）
芎藭（半兩）當歸（半兩剉微炒）麻黃（一兩去根節）
烏蛇（二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白附子（半兩炮裂）
龍骨（一分）麋角膠（半兩擣碎炒令黃燥）甘菊花（半兩）
生乾地黃（半兩）細辛（半兩）牛黃（一分細研）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十丸。
蛜蝌丸。治風寒入於肌肉。氣血不宣。肢體不仁。牽引腰背。風痺疼痛宜服
蛜蝌（一兩炒去足）虎脛骨（三分酒浸炙黃）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白蒺藜（一兩微炒去刺）
安息香（三分）檳榔（三分）麻黃（一兩去根節）

芎藭（三分）狗脊（三分去毛）赤茯苓（三分）白花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肉桂（三分去皺皮）赤箭（三分）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防風（三分去蘆）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薄荷酒下十丸。
烏蛇丸。治風痺手足緩弱。不能伸舉。宜服方
烏蛇（三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天南星（一兩炮裂）
乾蝎（一兩微炒）白附子（一兩炮裂）羌活（二兩）
白僵蠶（一兩微炒）麻黃（二兩去根節）
防風（三分去蘆頭）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豆淋酒下十丸。
羌活丸。治風痺榮衛不行四肢疼痛。宜服
羌活（一兩）天麻（一兩）附子（一兩半炮裂去皮臍）
麻黃（一兩去根節）蛜蝌（三分微炒）桂心（一兩）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十丸。
又方
麻黃（五兩去根節了秤）桂心（二兩）
右擣細羅為散。以酒二升慢火煎如餳。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茶匙頻服。以汗出為度。
又方
川烏頭（二兩去皮切碎以大豆同炒。候豆汗出即住）
乾蝎（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釅醋一中盞熬成膏可丸即丸如菉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七丸。
五加皮酒。治風痺不仁。四肢攣急。疼痛方。
五加皮細剉一升。以清酒一斗漬十日。溫服一中盞。三服亦可與术地黃各二十斤細剉。以水一石五斗。煮取一石。以漬細麴十斤。黍米一石。淨淘炊熟。都拌和入甕。蓋覆如法。候熟任性飲之。不令至醉
菖蒲酒。主大風十二痺。通血脉。調榮衛治骨立痿黃醫所不治者。服一劑

服經百日。顏色豐足。氣力倍常。耳目聰明。行及奔馬。髮白更黑。齒落再生晝夜有光。延年益壽。久服得與神通。
菖蒲（削治薄切曝乾一斤。以生絹袋盛之）
右以好酒一石。入不津甕中。安藥囊在酒中。密封泥之。百日發視之如綠葉色。復炊一斗秫米內酒中。復封四十日。便漉去滓。溫飲一盞日三。其藥滓曝乾擣細羅為散。酒調一錢服之。尤妙。
又方
菖蒲擣絞取汁五斗。糯米五斗炊熟。細麴五斤擣碎相拌令勻入甕密蓋三七日即開。每溫飲一中盞日三服之
又方
菖蒲（一斗細剉蒸熟）生术（一斗去皮細剉）
右二味都入絹袋盛。用清酒五斗。入不津甕中盛密封春冬二七日秋夏一七日取開每溫飲一盞。日三。令人不老強健面色光澤。神效
松葉浸酒除一切風攣蹙疼悶手不上頭腰背強直兩脚疼痛頑痺不能久立半身不遂頭風耳聾目暗見風淚出鼻不聞香臭唇口生瘡惡疰流轉如錐刀所刺皆悉主之

松葉（七斤）　獨活（十兩）　麻黃（十兩去根節）
右都細剉入生絹袋盛以酒五斗入甕密封漬之春秋七日冬十日
夏五日候日足每溫飲一小盞日三
松葉浸酒去大風治骨節疼痛方
五粒松葉（二十斤剉碎淨洗漉乾）　清酒（一石）
右二味都入於不津甕中密封七七日熟量力飲之
松節酒治百節風虛腳痺疼痛方
松節（十斤捶碎以水一石煑取汁五斗去滓）　糯米（五斗炊熟）
細麴（五斤擣碎）
右三味拌和入甕密封三七日開取酒可溫飲一盞日三
和劑局方麝香天麻丸治風痺手足不遂或少力顫掉血脉凝濇肌肉頑
痺遍身疼痛轉側不利筋脉拘攣不得屈伸
黴背乾浮萍草（去土四兩）　麻黃（去根節二兩）
防風（去蘆叉）　天麻（去蘆鄆州者佳各一兩已上四味依法事持
了。焙為細末）　沒藥（別研極細）　朱砂（研飛各二兩）
安息香（別研細）　乳香（研）　麝香（研各一兩）　血竭（別研極細三兩）

槐膠（別研細一兩半）
右件藥除研藥外將碾出藥同研拌勻煉濾白沙蜜與安息香同熬
過候成劑入臼擣杵熟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以溫酒或荊芥湯
化下空心服患處微汗為效如不欲化服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
十丸依前湯使下
聖濟總錄虎骨散治中諸風毒冷痺偏枯不隨骨節疼痛手足攣拳方
虎骨（酥炙黃）　敗龜（酥炙黃各一兩）　何首烏（酒蘸去黑皮）
羌活（去蘆頭各半兩）　當歸（細切焙乾）　芎藭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秦艽（去苗土各三分）
附子（炮裂去皮臍半兩）　威靈仙（洗焙）　蒺藜沙（炒各三分）
延胡索（與糯米同炒米赤為度半兩）　皂莢（去黑皮并子
炙黃一兩）　檳榔（煨三分）　生乾地黃（焙一兩）
右一十五味擣羅為散每服溫酒調下三錢匕不拘時
菖蒲散治風冷痺身體俱痛方
菖蒲（剉）　生地黃（去土切）　枸杞根（去心各四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二兩剉）　生商陸根（去土切四兩）

生薑（薄切八兩）
右六味以清酒三升漬一宿暴乾復內酒中以酒盡乾為度暴乾擣
篩為細末每服空心溫酒調一錢匕日再服
羌活飲治風冷痺膝冷痛頓覺無力方
羌活（去蘆頭一兩半）　防風（去叉二兩）　五加皮（剉一兩）
赤芍藥（二兩）　薏苡仁（一兩）　羚羊角（鎊三分）　檳榔（一枚鷄心者煨）
磁石（火煅醋淬五兩）
右八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
空心溫服
豬實丸治風冷痺下焦虛寒腰腳不隨方
豬實（微炒三兩）　桂（去麤皮二分）　枳殼（去瓤麩炒三分）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檳榔（煨剉）　乾薑（炮各一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晚食前溫酒下二十丸
山茱萸丸治風痺遊走無常處亦治血痺方
山茱萸（炒一兩一分）　生乾地黃（焙二兩半）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焙）　澤瀉

萆薢（各一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　蠐螬（微炒）
車前子　乾漆（炒烟出）　狗脊（去毛）　白术
地膚子（各三分）　茵芋（去麤莖半兩）
右一十四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溫酒下二十丸加至
三十丸日三
乾地黃丸治諸風痺走移無定方
生乾地黃（焙）　澤瀉　山茱萸（炒各一兩）
山芋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白术（剉各半兩）
天雄（炮裂去皮臍一分）　蠐螬（微炒）　乾漆（炒烟出）
狗脊（去毛）　車前子　茵芋（各三錢）　萆薢（炒半兩）
右一十三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空腹用溫酒下二十丸
日二夜一
楊倓家藏方虎骨酒治八風五痺手足無力步履艱難腿膝緩弱骨節疼
痛久服補肝經養水臟調暢氣血通行榮衛補虛排邪大益真氣
虎脛骨（酥炙黃二兩半）　附子（炮去皮臍一兩半）
川芎　當歸（洗焙）　川烏頭（炮去皮臍大一兩半）

羌活（去蘆頭）　赤芍藥　獨活（去蘆頭）　杜仲（去麤皮細剉炒斷絲）
萆薢　白朮　防風（去蘆頭）
肉蓯蓉（洗焙）　牛膝（酒浸一宿焙）　金毛狗脊（火燎去毛）
黃耆　肉桂（去粗皮）　白茯苓（去皮）　白蒺藜（微炒去刺）
人參（去蘆頭）　天麻（去苗）　續斷（已上一十九味各一兩）

右件剉如麻豆大，以生絹袋子盛，用無灰酒二斗浸之，瓷瓶口。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每服一盞，湯溫溫空心食前臨卧飲，盡酒，其滓焙乾為細末。每服二大錢，熱酒調下。孫氏仁存活法秘方內無肉蓯蓉、牛膝、金毛狗脊、肉桂四味。

循絡丸治風痺氣滯血脈凝澀筋脈拘攣肢節腰膝強痛行履艱難

沒藥（別研）　乳香（別研）　虎骨（酥炙黃）　敗龜（酥炙）
當歸（洗焙）　五靈脂（已上六味各二兩）　白附子（炮）
天麻（去苗酒浸焙）　斷續　全蝎（去毒炒）　天南星（炮）
附子（炮去皮臍）　川烏頭（炮去皮臍尖）　杜仲（去麤皮炒）
地龍（去土炒）　威靈仙（去苗）　牛膝（去苗酒浸一宿）　烏蛇（酒浸去皮骨取肉焙）
肉蓯蓉（酒浸天）　朱砂（別研已上一十四味各一兩）

右件並為細末。酒煮麪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溫服吞下。

王璆百一選方三聖散。大治手足風痺，口眼喎斜，左癱右瘓，骨節酸疼，脚弱無力，行步不平，一切風疾。又名扶筋散。

當歸（洗焙）　肉桂（去皮）　玄胡索

右等分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空心臨卧，日進三服。除孕婦外者，悉皆可服。

十便良方川芎煎。治風痺骨節痛方。（鄭奉方）

老大芎（不計多少）

右一味磨汁煎，服一盞二盞，即安。

浸藥酒治風腰脚疼痛冷痺宜服

虎脛骨（一斤）　側子（五兩）　當歸（五兩）

右件藥細剉，以生絹袋盛，以清酒一斗五升浸之。春夏三日，秋冬七日。每服暖一小盞服之。不耐酒人，隨性飲之，常令醺醺。

附香散治中風偏痺經絡不通手足緩弱臂膝酸疼其證始作脈息不洪數者先宜服此藥

附子（二枚）　木香（二錢）

右件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生薑十片，煎至一盞，温服，食前。

楊仁齋直指方人參順氣散治諸風戰掉攣掣眩暈喎邪麻痺疼痛

川芎　桔梗　白朮　白芷
陳皮　枳殼（炒）　甘草（各　兩炒）　麻黃（去節）
天台烏藥（去心各一兩半）　人參　白薑（炮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二錢，薑棗煎服。

烏藥順氣散證治同前亦主脚氣

烏藥（去心）　麻黃（去節）　陳皮（各二兩）　川芎
枳殼（炒）　桔梗　白芷　直僵蠶（炒去絲）
甘草（炒各一兩）　白薑（炮半兩）

右為末，每二錢，薑棗煎服。

類集本草諸方治主風痺偏枯筋骨攣縮癱瘓膚不仁疼冷等

取芙（音夭）枝葉擣碎，大甑中蒸令熱，鋪床上，展臥其中，冷更易，骨節間風盡出，當得大汗，以補藥及羹粥食之。慎風冷勞役。（生江南羅山葉長寧冬月不凋山人總用也）

治大風冷痰癖脹滿諸痺等病。

用大附子一枚重半兩者，二枚亦得。炮之，酒漬，春冬五日，夏秋三日。服一合，以差為度，日再服，無所不治。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沒藥散治遍身百節風虛麻痺日夜不止走注疼痛

虎骨（四兩酥炙黃色）　沒藥（二兩）

右二味為細末。每服三五錢，酒調下。

又方

水蛭（半兩炒）　麝香（一錢半）

右為末，酒一中盞，調下二錢，立減。

王好古醫壘元戎八風散治八風十二痺猥退病半身不遂節痛皮門筋緩急痛不在一處目眩失伸恍惚妄言身上瘖瘰面上皰起黃汗染衣燥濕不等顏色作赤乍白乍青乍黑乍寒乍熱身反張一切等證（入厥滲澄）

麻黃　白朮（各一斤）　栝蔞根　甘草
蔓荊　天雄　白芷　防風
芍藥　石膏　天門冬（各十兩）　羌活（二斤）
黃芩（一斤五兩）　附子（三十枚）　山茱萸　食茱萸

躑躅花（各五升）　茵蔯（十四兩）　大黃（半斤）　細辛

乾薑　桂心（各五兩）　丹參　雄黃

朱砂（各一兩另研）

右二十五味為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一月後再五日十日知百日差一歲可常服先食

一法治風此菌風字非傷風自汗即中風痺而無汗故用麻黃後越脾中有風痺字（入大陽證麻黃湯例）

麻黃（一兩）　川山甲（二錢）　人參（二錢）

右水酒各一捥同煎服

脚痳可用方牛膝丸治風痺腰脚疼痛冷痺筋骨無力

牛膝　萆薢　杜仲　附子

乳香　安息香　石斛（七味各一兩）

酸棗仁　防風　丹參　川芎

當歸　桂心　羌活　白茯苓（八味各三錢）

右擣為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腹酒下

龍虎丹治腰脚風痛如神

草烏　白膠香　五靈脂（三味各半斤）

木鱉　地龍（二味各一兩）　乳香（半兩）

右各洗日乾秤研為末并花水丸如一彈大每一丸分酒磨下先嚼胡桃半枚呷藥送下仍先於地面磨薑貼痛處後方喫藥仍先盡量飲酒令醉乃服藥凡丸此藥可陰乾三日方爆極乾以布袋盛懸當風處年深轉輕不得見火便無力乳香唯多佳丸時以宴熏掌中綏丸令覺香氣出即止

萆薢散治風痺腰脚疼痛及冷痺不仁

萆薢（二兩）　防風　羌活　附子

薏苡仁　石斛　牛膝　赤芍藥

杜仲（八味各一兩）　桂心　當歸

酸棗仁（三味各三分）

右擣為散每服四錢水酒各半中盞煎六分食前服秦氏大方亦可作丸酒下忌生冷油膩諸滑物也先居帖木兒達魯花赤方

白蛇浸酒治風痺骨髓及腰脚疼痛行步稍難兼風毒走注皮膚痒痛不知方

白花蛇（一條半斤重者）　虎脛骨（一條）　當歸

川芎（二味各一兩半）　附子　桂心

熟地黃　山茱萸　萆薢

石斛　細辛　黃芪

天麻（十一味各二兩）　獨活（三兩）　枳殼（一兩）

肉蓯蓉（二兩半）

右細剉以生絹袋盛好酒三斗於瓷甕子內密封浸七日後開隨性煖飲常令醺醺勿令大醉其酒旋添酒味薄即換藥

治風痺腰脚疼痛

杜仲（二兩）　石南　羌活　防風

附子　牛膝（五味各三兩）

右細剉生絹袋盛好酒三斗瓷甕中浸七日後開取每日三四度飲一琖

松節散治風寒冷濕搏於筋骨使筋骨攣急行步艱難但是諸筋攣疼痛悉主之方

茯苓中心木（一兩剉如米）　乳香（一錢別研末）

右入銀石器中炒留三分性研為細末每服二錢木瓜酒下

循絡丹治風痺氣滯血脈凝澀筋脈拘急肢節腰膝強痛行步艱難

沒藥　乳香　虎骨　敗龜

當歸　五靈脂（六味各二兩）　白附子

天麻　全蝎　南星　附子

川烏　杜仲　地龍　威靈仙

牛膝　續斷　烏蛇肉　肉蓯蓉

朱砂（十四味各一兩）

右擣末酒煮麪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酒下空心食前

白石英磁石及諸草藥浸酒能除風虛痺濕筋攣脚弱陰痿脉寒視聽不明

白石英　磁石（二味各五兩生打研）　石斛

牛膝　附子（三味各三兩）　萆薢

丹參　防風　山茱萸　黃芪

羌活　羚羊角　酸棗仁（八味各一兩）

生乾地黃　官桂　白茯苓（三味各二兩）

杜仲（一兩半）

右細剉以絹袋盛用酒二斗入瓷瓶密封浸二七日後每日空心及

晚食前煖一小盞服之其酒服五七日旋添一二升至酒味薄即止

鍾乳酒治風虛勞損脚疼冷痺羸瘦攣弱不能行

鍾乳石（八兩土研末）　丹參　石斛
杜仲　天門冬（四味各五兩）　牛膝
防風　黃芪　芎藭　當歸（五味各四兩）
附子　桂心　秦艽　乾薑（四味各三兩）
山茱萸　薏苡仁（二味各一升）

右㕮咀清酒三斗漬之三日初服三合日再稍稍加之

趙素風科集驗附子獨活湯治風痺並宜服之

附子（炮去皮臍）　獨活（去蘆）　防風（去蘆）　芎藭
丹參（去蘆）　萆薢（酒浸）　菖蒲　細辛（去苗）
黃耆（去蘆）　山茱萸　白术（去蘆）　甘菊花
牛膝（酒浸）　枳殼（麩炒去瓤）　甘草（各半兩炙）　桂心
當歸（去蘆）　天麻（各一兩）

右為㕮咀每服四錢水二盞生薑五片同煎至一盞半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防風湯治風痺並宜服之

防風（去蘆）　甘草（炙）　黃芩　當歸（去蘆）
赤茯苓（去皮）　桂心（各一兩）　秦艽（去土）　葛根
杏仁（五十枚麩炒去皮尖）

右為㕮咀每服五錢酒水各二盞生薑五片棗二枚同煎至一盞半去柤熱服不拘時候汗出為度

靈烏丹治風氣及一切冷氣疼痛麻痺並宜服之

川烏頭（二兩河水浸七日去皮臍切片子乾用）　何首烏（一兩同上法製）
牛膝（一兩酒浸焙乾）

右為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以硃砂為衣每服七丸漸加至二十丸空心溫酒送下病瘥即止

解風痺湯治肉熱極肌痺淫邪身上如鼠行津液脫色腠理開汗大泄為脾風氣藏於皮膚肉色黃鼻上見黃色麻黃根止汗通肉

麻黃根　防己（去皮一作防風）　枳實（麩炒去瓤）
細辛（去苗）　白朮（去蘆）　生薑　附子（炮去皮臍）
甘草（炙）　桂心（各一兩）　石膏（二兩）

右十味為㕮咀以水九升煮麻黃去沫下諸藥煎取三升去柤分作三服不拘時候

亳州太清宮龍虎紫芝煎台諸中風癱瘓痿痺語言蹇澀痰涎壅塞亦可常服

附子（重一兩炮去皮臍）　川烏（炮去皮臍）　草烏頭（剉炒）
桂心　細辛（去苗）　乾薑（各一兩炮）　白芷
零陵香　藿香葉　白茯苓（去皮）　香附子（炒）
桂花　白附子（炮）　丁香　木香（各一兩半）
甘草（炙）　細墨（各二兩燒去烟）　麻黃（八兩去節）
胡椒（一錢）　腦子（另研）　麝香（各一錢研）　甘松（二兩半去土）
米粉（四兩炒黃色）　糯米（一升）

右為細末用糯米粥為膏搗千餘下捏為錠約節樣大每服一寸細嚼好酒送下茶清亦得每日進二服病重者二寸忌食豬魚雞肉動風之物

孫氏仁存活法秘方七烏丸治風痺之疾遍身走痒諸藥不效素問論痺云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風氣勝者行痺上下左右無留隨所至耳惟服此藥不終劑而愈亦治風濕腰痛脚氣之疾有風氣人大宜服此

大川烏　草烏（各去皮尖）　何首烏　牙皂（各二兩）
烏藥（二兩）　黑豆（半升）　烏梅（五十箇）

右用酒二升米醋二升用砂瓶浸一宿煮乾取出焙乾為末酒糊為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病在上食後病在下食前酒吞脚氣木瓜湯下此小瘡瘍數服見效

證治

治男子婦人手足風痺或震掉手不能動

草烏（炒）　當歸　芍藥　烏豆（炒似人牀七八分）
四件各二兩半　忍冬（三兩）

右四件同豆乘熱置酒內用酒二十升浸兩日後逐日溫酒酒盡晒乾為丸亦治婦人雞爪風

朱當時大方薏苡仁散治風寒容滯經絡手臂麻木筋脈拘攣通經入絡活血行氣

薏苡仁　當歸　白芍藥　天麻（各四錢）
獨活　白朮　虎骨（炙）　杜仲（炒）
麻黃　乳香　桂心（各二錢）　甘草（炙）

麝香　沒藥（各一錢）　檳榔（真者，大者二錢）
右件為細末，每服一錢，酒調荊芥湯任下，食後。
祛風散，理氣祛風，治手足肢體麻痺
白附子　白朮　白芷　薄荷葉
藁本　防風（去叉）　芎藭　羌活
天麻　山藥　細辛　全蝎（去毒，各一兩）
甘草（炙）　藿香（各二錢）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煎七分，去滓服。
仙授續斷方，黑虎丹，治男子婦人手足麻痺
川烏（一斤）　木鱉（一斤）　地龍（十兩）　黑豆（半升）
五靈脂（二兩）　松墨（二兩，醋炒）
右四味為末，五靈脂醋研，碎麪糊為丸，龍眼大，每一丸或二丸，細
嚼，酒下，薄荷茶亦可，不拘時。
首烏丸，治風損寬筋。
何首烏（十斤，黑豆半升同蒸熟）　牽牛子（十兩，炒）　牛膝（二十兩）
薄荷（二十兩）　川烏（二兩）　青木　皂角（二斤[illegible]燒

存性，一斤，蚕天用）
右為末，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葱湯或薄荷湯，不拘時下。

血痺

論

張仲景金匱方論：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
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脈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
緊，宜針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華佗中藏經：血痺者，飲酒過多，懷熱太
盛，或寒折於經絡，或濕犯於榮衛，因而血搏，遂成其咎。故使人血不能榮
外，氣不能養內，內外已失，漸漸消削。左先枯則右不能舉，右先枯則左不
能伸，上先枯則上不能制於下，下先枯則下不能剋於上，中先枯則中不
能通疎。百證千狀，皆失血也。　巢元方病源：血痺者，由體虛，邪入於陰經故
也。血為陰，邪入於血而痺，故為血痺也。其狀形體如被微風所吹。此由憂
樂之人，骨弱肌膚充盛，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膚腠開，為風邪所侵
也。診其脈自微濇，在寸口而關上小緊，血痺也。宜可針引陽氣。（聖濟總錄
云：後以藥治之，令脈和緊去則愈）

脈

華佗中藏經：診其脈左手寸口脈結而不流利，或斷絕者是也。巢元方病
源：診其脈自微濇，在寸口而關上小緊，血痺也。

方

張仲景金匱方論：黃耆桂枝五物湯，治血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
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
黃耆（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二兩）　生薑（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孫思邈千金要方名
黃耆湯，內有人參二錢）
許旌二真人方：茵芋散，治風血痺者，是風血相搏，客於皮膚內，故罨與痺
氣不得通，故非時發腫，猶不定，繞體來日卻消，更於別處又腫，消長不定，
此之證也。
茵芋（二錢半，用莖）　萆薢　山芋
牛膝　山茱萸（微炒，各一兩）　熟地黃（一兩半）
地膚子（半兩，去土）　澤瀉（半兩）　白朮（七錢半）
金毛狗脊（七錢半）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計時候。
太平聖惠方：防風散，治風血痺，皮膚不仁，宜服方。
防風（二兩，去蘆頭）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獨活（三分）
當歸（一兩）　赤茯苓（一兩）　秦艽（一兩，去苗）
茵芋（半兩）　桂心（三分）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酒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
滓，不計時候溫服。
側子散，治風血痺，身體不仁，宜服方。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赤芍藥（一兩）　桂心（一兩）
萆薢（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麻黃（一兩，去根節）
當歸（一兩）　丹參（一兩）　細辛（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
滓，不計時候溫服。
麻黃散，治風血痺，肌膚不仁，四肢緩弱，宜服。
麻黃（三分，去根節）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白朮（三分）　芎藭（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蛜蝌（一分微炒去足）　桂心（三分）　附子（一兩炮裂去
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豆淋酒調下一錢

芎藭散治風血痺體虛風邪入血肌膚頑痺方

芎藭一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雄（一兩炮裂去
皮臍）　石南一兩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躑躅花（半兩醋拌勻炒乾）　秦艽（一兩去苗）　防風（一兩去蘆頭）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

地黃丸治血氣痺走無定處及諸風痺宜服方

生乾地黃一兩　澤瀉一兩　山茱萸一兩　萆薢（一兩剉）
薯蕷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白朮（三分）　天雄（三分炮裂去
皮臍）　蠐螬（三分炙微黃）　乾漆（三分擣碎炒
令烟出）　狗脊（三分去毛）　車前子（三分）　芎藭（三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

候以溫酒下二十丸趙素風科集驗內一方有地膚子半兩加減地
黃丸內無地膚子山茱萸二味

董汲脚氣治法總要木瓜丸木瓜約及四兩者四枚先燎熟去皮核擣與
熟艾四兩相合蒸爛研勻以備和後藥

木香　白附子　羌活　沒藥
白朮（已上各半兩）　舶上茴香（炒）　川楝肉（炒）
白牽牛（炒熟已上各七錢半）　威靈仙（析之內有白點者即不用）
蜻子（擂淨秤一兩）

右為細末先以前木瓜艾和搜候少乾餘入少熟蜜和丸如梧子大
每服二十丸食飲空時以木瓜湯或酒吞下地道稍秘滯即空心服
有小壅亦可空心服

聖濟總錄乾地黃丸治血痺去邪益心悅顏色壯筋力

生乾地黃（焙二兩半）　五味子　桂（去麄皮）
秦艽（去苗土）　獨活（去蘆頭）　附子（炮裂去皮臍）
石斛（去根各一兩半）　遠志（去心一兩）　肉蓯蓉（酒浸切焙）
萆薢（炒）　兔絲子（酒浸別擣）　蛇床子（炒）

牛膝（酒浸切焙）　狗脊（去毛）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各一兩半）
訶梨勒皮　檳榔（各三兩半剉）

右一十七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食前溫服
下二十丸

萆薢丸治血痺手足痺麻不仁遊走無定方

萆薢（炒）　山芋　牛膝（酒浸切焙各一兩）
白朮（半兩）　澤瀉一兩　地膚子（炒半兩）　乾漆（炒令烟出）
蠐螬（生研）　天雄（炮裂去皮臍各三分）　熟乾地黃（焙一兩）
狗脊（去毛半兩）　芎藭（去麄莖一分）　山茱萸一兩
車前子（炒三分）

右一十四味除蠐螬研入外擣羅為末和令勻煉蜜和丸如梧桐子
大空心食前溫酒下十丸至十五丸日二夜一

芍藥湯治風血痺身體不仁肉冷方

赤芍藥　側子（炮裂去皮臍）　桂（去麄皮）
麻黃（去根節）　萆薢（炒）　當歸（切焙）　丹砂（各一兩）
細辛（去苗葉）　甘草（炙剉各半兩）

右九味剉如麻豆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入生薑五片同煎至六分去
滓溫服不計時候

黃耆酒治血痺及諸痺甚者四肢不隨方

黃耆　獨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甘草
蜀椒（去目并閉口者炒出汗）　附子（炮裂去皮臍）
白朮　牛膝　芎藭　細辛（去苗葉各三兩）
乾薑（炮三兩半）　當歸（切焙）　桂（去麄皮各三兩半）
葛根　秦艽（去苗土）　烏頭（炮裂去皮臍）
山茱萸（各二兩）　大黃（一兩生剉）

右一十八味剉如麻豆用夾絹囊盛貯以清酒一斗浸之春夏五日
秋冬七日初服一合日再夜一漸增之以知為度虛弱者加蓯蓉二
兩下利者加女萎三兩心下有水加茯苓二兩一方加石斛菖蒲各
二兩

萆薢酒治痺及五臟六腑皮膚骨髓肌肉筋脉等疾不問新久方

萆薢　防風（去叉）　兔絲子　杜仲（去麄皮剉炒）
黃耆　菊花　天雄（炮裂去皮臍）

石斛（去根）　生乾地黃（焙）　地骨皮　續斷

金牙（碎醋淬）　石南　肉蓯蓉（酒浸切焙）

蜀椒（去目及閉口者炒出汗各一兩）

右一十五味㕮咀如麻豆大絹囊盛貯以無灰酒五升浸二七日每日任性服候減一升即旋添酒一升藥力薄即別製年老者亦可服

茵芋酒治風血脾肌體手足痿弱四肢拘攣

茵芋（去麤莖）　附子（炮裂去皮臍）　天雄（炮裂去皮臍）

秦艽（去苗土）　烏頭（炮裂去皮臍）　女萎

防風（去叉）　羊躑躅　防己　石南

細辛（去苗葉）　桂（去麤皮各一兩）

右一十二味㕮咀如麻豆大絹囊盛貯以清酒五升浸之冬七日夏三日春秋五日初服一合日三漸增之

萆薢丸治風邪遊走無定處名曰血痺

萆薢（剉炒令黃）　山芎　牛膝（切焙）　澤瀉（各一兩）

白朮（一分）　地膚子（半兩）　山茱萸（炒一兩一分）

狗脊（細剉去毛三分）　茵芋（用葉炙過一分）

熟乾地黃（焙二兩半）

右一十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溫酒下不拘時稍加至十五丸（後總錄有乾漆無山茱萸）

陳無擇三因方黃芪五物湯治尊樂人骨弱肌重因疲勞汗出卧不時動搖加以微風遂作血痺脉當陰陽俱微尺中小緊身躰如風痺狀（方見本門金匱）

嚴用和濟生方防風湯治血痺皮膚不仁

防風（去蘆二兩）　川獨活（去蘆洗）　川當歸（去蘆洗）　赤茯苓（去皮）

秦艽（去蘆洗）　赤芍藥　黃芩（各一兩）　桂心（不見火）

杏仁（去皮尖）　甘草（炙各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五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袁當時大方靈龜散治血風偏注筋骨痛

敗龜（炙）　漏蘆（並酥炙）　威靈仙　延胡索

牛膝（酒浸）　虎骨（酥炙）　桂心　地龍（去土）

白然銅（燒醋淬）　當歸（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酒調下

風濕痺

論

巢元方病源風濕痺病之狀或皮膚頑厚或肌肉酸痛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成痺其風濕氣多而寒氣少者為風濕痺也由血氣虛則受風濕而成此病久不差入於經絡搏於陽經亦變令身體手足不隨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養生方導引法云任臂不息十二通愈足濕痺不任行腰脊痺痛又正卧疊兩手著背下伸兩脚不息十二通愈足濕痺不任行腰脊痛痺有偏患者。患左壓右足患右壓左足久行手亦如足用行滿十方止。又云以手摩腹從足至頭正卧蹙臂導引以手持引足住任臂閉氣不息十二通以治痺濕不可任腰脊痛聖濟總錄論風濕痺者。以風濕之氣傷人經絡而為痺也。其狀皮膚痺厚肌肉酸痛蓋由真氣虛弱為風濕所勝。久不差入於經絡。搏於陽經致關機縱緩不能維持故令身躰手足不隨也。 治驗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常仲明病濕痺五七年矣。戴人令上涌之。後可瀉五七次。其藥則舟車濬川通經神祐益腎自春及秋。必十餘次方能愈。公之疾不必鍼灸與令嗣皆宜涌但腊月非其時也。欲俟春時恐于東遷令姑屏病之大勢。至春和時人氣在上。可再涌之以去其根。今如所論。 又一衲子。因陰雨卧濕地。一半手足皆不隨若遇陰雨其病轉加諸醫皆作中風偏枯治之用當歸芍藥乳香沒藥自然銅之類久反大便澀風燥生經歲不已。戴人以舟車丸下三十餘行去青黃沫水五升次以淡劑滲泄之。數日手足皆舉。戴人曰。夫風濕寒三氣合而成痺水痺得寒而浮畜於皮腠之間久而不去內舍其合。曰用去水之藥可也。水濕者人身中之寒物也。寒去則血行也。行則氣和。氣和則愈矣。

類用方藥。潘思敬加減藥證腿膝濕痺。平胃兒縣子。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風痺散主三十年惡風濕痺鬢髮落隱疹生瘡氣脉不通抓搔不覺痛痒

附子（炮去皮）　乾薑　白朮（各四兩）　石斛（半兩）

蜀椒（去目一分汗及閉口者）　天雄（炮去皮）　細辛

躑躅　白斂　烏頭（炮去皮）　石南

桂心（各三分）

右一十二味擣篩為散酒服五分匕以少羊髓下藥日再勿大飽食服即更服常令有酒勢先服吐下藥後乃服之以韋袋貯藥勿洩忌

冷水房室百日。

淮南八公石斛散、主風濕痺疼、腰腳不遂、

石斛　防風　茯苓　乾薑
細辛　雲母　杜仲（炙）　遠志（去心）
兔絲子　天雄（炮去皮）　人參　蓯蓉
萆薢　桂心　乾地黃　牛膝
蛇床子　薯蕷　巴戟天　續斷
山茱萸　白朮（各一兩）　菊花　附子（炮去皮）
蜀椒（去目閉口者汗）　五味子（各二兩）

右二十六味擣篩為散、酒服方寸匕、日再、

太平聖惠方麻黃散、治風濕痺、面如針刺、身體不仁、汗出短氣、不能飲食、宜服、

麻黃（三兩去根節）　芎藭（一兩）
桂心（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皮臍）　五加皮（一兩）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　白朮（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側子散、治風濕痺、皮膚不仁、手足無力、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五加皮（一兩）　磁石（二兩燒醋淬
七遍細研）　甘菊花（半兩）　漢防已（半兩）　葛根（半兩剉）
羚羊角屑（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杏仁（一兩湯浸去
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薏苡仁（一兩）　赤芍藥（半兩）
芎藭（半兩）　芎芃（半兩去苗）　麻黃（一兩去根節）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狗脊散、治風濕痺、四肢不仁。肌肉瞤動、舉體無力、宜服、

狗脊（半兩去毛）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薯蕷（三分）
王孫（三分）　熟乾地黃（三分）　天雄（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三分）　山茱萸（三分）　秦艽（三分去苗）　白斂（三分）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酒各一中盞、煎至一盞、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二服、

茵芋散、治風濕痺、不仁、身體汗出、惡風、宜服、（聖濟總錄作防已湯）

茵芋（一兩）　白朮（一兩半）　漢防已（二兩）　桂心（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丹參（一兩）　細辛（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五加皮（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二服、

麻黃散、治風濕痺、肌膚不仁、宜服、（聖濟總錄作海桐皮湯、亦治肢體疼痛）

麻黃（二兩去根節）　天門冬（三兩去心焙）
漢防已（一兩）　海桐皮（一兩剉）　丹參（一兩）　桂心（一兩）
側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甘草（二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煎至七分、去滓、不計時候。分溫二服。

石斛散。治風濕痺。腳弱拘攣。疼痛不能行、趺踵上膝。小腹堅、不能食、宜服、

石斛（二兩去根剉）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獨活（三分）　天門冬（一兩半去心焙）　桂心（半兩）
桔梗（半兩去蘆頭）　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細辛（半兩）　麻黃（三分去根節）　山茱萸（半兩）
五味子（半兩）　前胡（三分去蘆頭）　白芷（半兩）
秦艽（三分去苗）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人參（半兩去蘆頭）
天雄（半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防風（三分去蘆頭）　莽草（三分微炙）　白朮（半兩）
杜仲（三分去麁皮炙令微黃剉）　乾薑（半兩炮裂剉）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未效稍稍加之、

側子散、治氣血虛、風邪濕痺、皮膚不仁、宜服、

側子（一兩以酒浸過炮裂去皮臍）　牛膝（一兩去苗）
白僵蠶（一兩生用）　天南星（一兩生用）
海桐皮（一兩剉）　狼毒（半兩以醋煑半日細切暴乾）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麝香都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熱豆淋酒調下二錢、

蛜蝌散、治風濕痺、身體四肢不仁、宜服、

蛆蝍（一兩微炒）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獨活（一兩）
天麻（一兩）　桑螵蛸（一兩微炒令乾）　躑躅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天南星（半兩炮）　萆薢（一兩剉）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一錢。

白花蛇丸治風濕痺皮膚不仁肢節疼痛宜服

白花蛇（一兩酒浸炙微黃去皮骨）　乾蝎（一兩微炒）
仙靈脾（一兩）　茵芋（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南星（半兩炮裂）　天麻（一兩）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桂心（一兩）　麻黃（一兩去根節）
鹿角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　萆薢（一兩剉）　桑螵蛸
雄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研入）
右件藥擣羅為散。都研令勻。用天麻三兩擣羅為末。以無灰酒一大椀。慢火熬成膏。用和藥末。更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用薄荷酒下二十丸。

天雄丸治風痺濕。手足攣急。皮膚不仁宜服。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麻黃（一兩去根節）
天麻（一兩）　桂心（一兩）　天南星（三分炮裂）
羌活（一兩）　雄黃（半兩細研水飛過）　膩粉（半兩）
乾蝎（一兩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牛黃（一分細研）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豆淋酒下十丸。

附子丸。治風濕痺精神昏沉。四肢緩弱。皮膚不仁宜服

附子（一兩炮裂去臍）　莽草（半兩微炙）　白花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天南星（三分炮裂）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麻（三分）　乾蝎（半兩微炒）　桂心（三分）
防風（半兩去蘆頭）　薏苡仁（一兩）　楓香（一兩）
芎藭（三分）　萆薢（一兩）　羌活（三分）　仙靈脾（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糯米粥和擣三二百杵。丸如菉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荊芥湯下十丸。煖酒下亦得。

天蓼木丸治風濕痺腳膝緩弱宜服

天蓼木（一兩）　天麻（半兩）　芎藭（半兩）　獨活（半兩）
細辛（半兩）　防風（半兩去蘆頭）　藁本（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巴戟（半兩）　石斛（半兩去根）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蛇床子（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晚蠶蛾（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二十丸

萆薢丸治風冷濕痺五緩六急宜服堅骨益筋養血固髮方

萆薢（八兩剉）　牛膝（三兩去苗）　丹參（二兩）　附子（二兩炮裂去皮臍）
白朮（二兩）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三十丸（聖濟總錄云肢脉疼痛不能行步）

當歸散治風濕痺禪曳或手腳不遂或風入五臟恍恍惚惚多語喜忘又時恐怖或肢節疼痛頭眩煩悶或腰脊強直腹滿不食宜服

當歸（一兩剉微炒）　川升麻（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天門冬（一兩去心焙）　五味子（半兩）

赤芍藥（半兩）　遠志（半兩去心）　獨活（半兩）　麻黃（一兩去根節）
防風（半兩去蘆頭）　芎藭（半兩）　乾薑（半兩炮裂剉）
秦艽（一兩去苗）　桂心（半兩）　大豆（一合炒熟）　石斛（半兩去根剉）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人參（半兩去蘆）　白茯苓
紫菀（半兩洗去苗土）　石膏（一兩）　黃耆（半兩剉）
杏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入酒一合。更煎一兩沸。不計時候溫服

防風散。治風濕痺及偏風身體手足不遂筋脉攣急宜服

防風（一兩去蘆頭）　白朮（一兩）　芎藭（一兩）
細辛（一兩）　羌活（一兩）　茵芋（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狗脊（一兩去毛）　萆薢（一兩）　薏苡仁（二兩）　麻黃（四兩去根節）
側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赤箭（一兩）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柳森可用方內無防風）

天麻散。治風濕痺。身體頑麻。皮膚瘙痒。筋脉拘急。言語蹇澁。手足不遂。宜服方

天麻（半兩） 白附子（半兩炮裂） 羌活（半兩）
防風（半兩去蘆頭） 牛膝（三分去苗） 麻黃（一兩去根節）
芎藭（半兩） 萆薢（三分剉） 獨活（半兩） 當歸（半兩剉）
桂心（半兩） 乾蝎（一分微炒） 白僵蠶（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煖竹瀝酒調下二錢。

仙靈脾丸。治風濕痺。肢節疼痛。身體手足不遂。宜服。

仙靈脾（三分） 防風（半兩去蘆頭） 羌活（三分）
白附子（三分炮裂） 天麻（一兩） 天南星（半兩炮裂）
犀角屑（三分） 木香（半兩） 檳榔（半兩） 羚羊角（三分）
乳香（三分細研） 虎脛骨（三分塗酥炙令黃） 桂心（半兩）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牛膝（三分去苗） 白僵蠶（半兩微炒） 鹿茸（二分塗酥炙令黃去毛） 石斛（三分去根節） 麝香（一分細研）
海桐皮（三分剉） 乾蝎（半兩微炒） 烏蛇（二兩酒浸炙令黃去皮骨）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萆薢丸。治風濕痺。身體手足收攝不遂。肢節疼痛。言語蹇澀。宜服。

萆薢（一兩剉） 薏苡仁（一兩） 芎藭（半兩） 海桐皮（三分）
羌活（三分）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莽草（半兩微炙）
天麻（半兩） 乾蝎（一分微炒） 蟬殼（一分） 天南星（半兩炮裂）
白附子（半兩炮裂） 躑躅花（三分醋拌炒令乾）
當歸（半兩剉微炒） 牛膝（一兩去苗）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豆淋酒下二十丸。

又方（本當時大方。名金花散）

躑躅花（不限多少。以酒拌蒸一炊久。取出曬乾。）

右擣羅為末。用牛乳一合。酒二合。煖令熱。調下一錢。

聖濟總錄白花蛇丸。治風濕痺。四肢緩弱。皮膚不仁。精神昏憒。

白花蛇（酒浸去皮骨炙二兩） 薏苡仁 附子（炮裂去皮臍）

萆薢 仙靈脾（各一兩） 羌活（去蘆頭） 天南星（炮）
天麻 桂（去麤皮） 芎藭（各三分） 莽草（微炙）
乾蝎（去土炒） 烏頭（炮裂去皮臍） 防風（去叉）
楓香脂（各半兩）

右一十五味為細末。糯米粥和擣三百杵。丸如小豆大。每服十丸。荊芥湯。或溫酒下。

防己湯。治風濕痺。脉浮身重。汗出惡風。

防己（二兩） 甘草（炙） 黃耆（薄切） 麻黃（去根節先煎掠去沫焙各一兩） 白朮（一兩半）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棗二枚擘破。生薑三片。煎至一盞。去滓溫服。空心一服。夜卧併二服。服訖。用椒葱湯小浴。繼以生薑酒粥投之。汗出慎外風。皮膚中當如蟲行。

大甲丸。治男女惡風濕痺。周身不仁。小腹拘急。繞臍疞痛。頭目昏眩。時吐涎沫。欬欶背強。難以俛仰。心下慎懊。面目脫色。咽喉不利。耳聾惡寒。飲食失味。膀胱急滿。大小便不利。兩脛疼痛。手足厥逆。欬吸短氣。時復失精。白汗自出。夢寤不安。心神恍惚。肌膚瘾胗。

五味子（炒） 䗪蟲（熬） 芎藭 肉蓯蓉（酒浸切焙）
白薇 黃連（去鬚） 牡丹皮（各三分） 阿膠（炒燥）
麥門冬（去心焙） 續斷 石斛（去根） 甘草（炙剉）
吳茱萸（湯浸焙炒） 商陸根（切） 芒硝
細辛（去苗葉） 厚朴（去麤皮生薑汁炙剉） 黃芩（去黑心各半兩）
桂（去麤皮）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乾薑（炮）
當歸（切焙各一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
生乾地黃（焙各一兩一分） 大黃（二兩半）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分）

右二十六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日三夜再。溫水下。漸加至十丸。以知為度。

菖蒲散。治風濕痺。身體手足不隨。

菖蒲（九節者去鬚節米泔浸細切焙乾） 生乾地黃（焙）
枸杞根（各一兩半剉） 烏頭（炮裂去皮臍一兩）
商陸（一兩半剉） 生薑（切焙四兩）

右六味。㕮咀如麻豆。清酒二升浸一宿。暴乾。復內酒中。以酒盡為度。

暴乾擣羅為散。空心溫酒調下一錢匕。日再。

芍藥飲。治風濕痹身體疼痛惡風微腫

赤芍藥　麻黃（去根節先煑掠去沫焙）　天門冬（去心焙各
三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黃五十枚）

右四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一棗大切煎至八分
去滓溫服。

芍藥飲。治風濕痹皮膚痺麻。肌肉疼痛不可屈伸

赤芍藥　芎藭（各四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二兩）
甘草（炙三兩）

右四味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側子浸酒。治風濕痹不仁。脚弱不能行。

側子（炮裂去皮臍）　牛膝（酒浸切焙）　丹參
山茱萸（并子用）　杜仲（去麁皮炙剉）　石斛
蒴藋根（各二兩）　防風（去叉）　蜀椒（去目并閉口炒出汗）
細辛（去苗葉）　獨活（去蘆頭）　秦艽（去苗土）　桂（去麁皮）
芎藭　當歸　白朮　茵芋（去麁莖各一
兩半）　乾薑（炮一兩）　五加皮（二兩半）　薏苡仁（炒半升）

右二十味剉如麻豆大。以生絹囊貯。用清酒三斗浸。春夏三四宿。秋
冬六七宿。初服三合。日再。稍加之。以知為度。

巨勝浸酒。治風濕痹脚膝無力。筋攣急痛。

巨勝（炒一升半）　薏苡仁（炒半升）　生乾地黃（二兩）

右三味剉令勻。細生絹囊貯。以酒二斗浸。春夏三五日。秋冬六七日
每服五合。空心臨卧溫服。

牛膝大豆浸酒。治久患風濕痹。筋攣膝痛。兼理胃氣結聚。止毒熱。去黑痣
面䵟。潤皮毛。

牛膝（酒浸切焙一斤）　大豆（緊小者炒熟一升）
生地黃（洗切一斤）

右三味拌勻。同蒸一餉。傾出。絹囊貯。以酒三斗浸經宿。每服三合至
五合。空心日中夜卧溫服。

治風濕痹。脚膝痹厥。腰脚不隨。兼治一切風脚膝之疾。

麥麩末（一升）　鹽（三升）

右二味。蒸令氣餾。甑袋盛之。以足踏践袋上。冷則易之

陳元膏。治風濕痹方（趙素風科集驗云。倉舍道士。治一切風濕。骨肉疼痛）

當歸（生）　附子（生去皮臍）　天雄（生去皮臍）　烏頭（生去皮臍一
兩半）　生地黃（一斤擣取汁）　細辛（去苗葉）
乾薑（生）　芎藭（各一兩）　桂（去麁皮）　白芷（生用留一塊
不剉）　丹砂（別研）　雄黃（別研各半兩一分）
醋（一升半）　松脂（四兩）　豬肪（不中水者去筋膜別煉五斤）

右一十五味。除二味研者并地黃汁豬肪松脂醋等相次入外。餘剉
切如豆粒。先將地黃汁與醋拌勻浸一宿。取豬肪松脂同於淨器中
煎。常令小沸。候白芷色黃。傳溫用厚綿濾去滓。瓷合盛。入雄黃丹砂
末熟攪至凝止。每用塗摩病處。凡修合無令婦人小兒。及鷄犬見。

塗摩膏。治風濕痹。肌肉痺痹。四肢攣急。疼痛日久不差。令挾關脈緩。不能
維持。身體手足不隨。

牛膝（去苗）　芍藥　芎藭　當歸
白朮　白芷　蜀椒（去目并合口）
厚朴　雷丸　半夏（湯浸七遍去滑）
桔梗（炒）　細辛（去苗葉）　吳茱萸　桂（去麁皮）
附子（炮裂去皮臍）　木香　大腹
檳榔（各一兩）　酥（二兩）　駝脂（三兩）　臘月豬脂（三斤）

右二十一味。除後三味外。並細切。量藥多少。以酒漬一宿。先煉豬脂
成膏去滓。後盡入衆藥。以慢火從旦煎至晚。其膏成。以綿裹濾去滓
再入鐺中。投酥并駝脂。候消攪勻。以瓷器盛。每不拘多少。以藥摩之
經七日即歇三兩日再摩之。

羌活湯。治風濕痹。身體手足不隨。冷痛痺痹。

羌活（去蘆頭三分）　防風（去叉一兩）　五加皮（剉半兩）
赤芍藥（一兩）　薏苡仁（炒半兩）　羚羊角（鎊半兩）　檳榔（二枚煨剉）
磁石（煅醋淬二兩半）

右八味麁擣篩。每服六錢匕。水二盞。入生薑五片。煎取一盞。去滓。空
心溫服。日二夜一。並食前。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續斷丸。治風濕四肢浮腫。肌骨麻痹。甚則手足無力
筋脉緩急。

川續斷　萆薢　當歸（切微炒）　附子
防風　天麻（各一兩）　乳香　沒藥（各半兩）　川芎（三分）

右細末煉蜜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酒或飲下空心食前

王貺濟世全生指迷方麻黄朮湯

麻黄（去根節三兩）　桂（取心二兩）　甘草（炙一兩）
白朮（四兩）　杏仁（湯洗去皮尖半兩）

右為麤散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温服

薏苡仁湯

麻黄（去根節三兩）　杏仁（去皮尖半兩）
甘草（炙）　薏苡仁（各一兩）

右為麤散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温服

甘草附子湯

甘草（炙二兩）　附子（炮去皮臍一兩）　桂（取心四兩）

右為麤散每服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温服

瓜蔕散

瓜蔕　細辛（去苗）　藜蘆（去苗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用半字許內鼻中以氣通為度

防己湯

防己（四兩）　黄耆（四兩）　甘草（炙二兩）　蒼朮（去皮三兩）

右為麤散每服五錢水二盞薑三片棗一箇擘破同煎至一盞去滓温服

楊倓家藏方牛膝丸治諸風濕痺四肢拘攣脚膝疼痛脚氣等疾

牛膝（酒浸一宿焙乾）　肉蓯蓉（酒浸一宿焙乾）
川芎　羌活（去蘆頭）　當歸（洗焙）　杜仲（去麤皮生薑汁浸剉炒）
赤芍藥　麻黄（不去根節）　木香
沒藥（別研）　乳香（別研）　木瓜　附子（炮去皮臍）
萆薢　大腹皮　五加皮　薏苡仁（炒）
續斷

右件等分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用温酒送下空心食前

陳無擇三因方附子湯治風濕寒痺骨節疼痛皮膚不仁肌肉重着四肢緩縱（柳森可用方云身體疼痛如欲折肉如錐刀刺）

附子（生去皮臍）　白芍藥　桂（心）　甘草
白茯苓　人參（各三分）　白朮（一兩）

右為剉散每服四錢水三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柳森可用方內有生薑三兩）危亦林得效方云惡甜者減甘草一半兼治痠極筋脉氣虛倦怠偏身痠疼王好古醫壘元戎入厥陰證附子例

十便良方薏米粥治筋脉拘攣久風濕痺下氣除胷中邪氣利腸胃消水腫久服輕身益氣

右用薏苡仁一升擣末以水一升煑三兩匙匕作粥日三兩頓食之

魏氏家藏方油炒烏頭丸去風氣建脾煖水臟

草烏（二兩水浸軟去黑皮每箇剉作兩三塊焙乾揀去黑心者不用）
蒼朮（四兩剉作骰子塊）

右用銀銚入麻油一兩鹽半兩先入烏頭慢火炒微轉色次下蒼朮同炒候烏頭褐色乘熱入碾以細絹羅用白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温酒鹽湯下

蠲痛湯治濕痺腰脚疼痛

金毛狗脊（先用火燎去黄毛令淨剉碎再炒以香為度）
川萆薢（剉微炒）　天麻（温水洗淨剉）　大附子（炮去皮臍）
薏苡仁（炒香）　酸棗仁（温湯浴過）　人參（去蘆各二兩）

杜仲（去麤皮剉文武火炒絲斷為度各一兩半）　白朮
栢子仁（生）　甘草（炙各三分）　羌活（生）　川續斷（去苗焙）
當歸（温水洗淨切片焙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四大錢水一盞半生薑十片或七片煎至七分去滓通口服食前日進二服

黎民壽簡易方蠲痺湯治風濕搏身體煩痛項臂痛重舉動艱難及手足冷痺腰腿沉重筋骨無力

羌活　赤芍藥　薑黄　當歸（酒浸）
黄耆（蜜炙）　甘草（炙半兩）　防風（去蘆各二兩半）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五片煎至半盞去滓温服

嚴用和濟生方黄耆酒治風濕痺身體頑麻皮膚瘙痒筋脉攣急言語蹇澀手足不遂時覺不仁

黄耆（去蘆）　防風（去蘆）　官桂（不見火）　天麻
萆薢　石斛（去根）　虎骨（酥炙）　白芍藥
當歸（去蘆）　雲母粉　白朮　茵芋葉
木香（不見火）　仙靈脾　甘草　川續斷（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以生絹袋盛。以好酒一斗浸之。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每服一盞。溫煖服之。不拘時候。常令酒氣相續爲佳。危亦林得効方內無石斛。虎骨。二味

衛生家寶越婢湯。治風濕疼痺。脚弱不能行立。

麻黃（六兩去根節）　白朮（四兩）　石膏（半兩）

甘草（二兩炙）　大附子（一箇炮去皮尖臍）

右爲麄散。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七片。棗子三箇。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取汗。此藥大能散風濕。風盛麻痺者可服。王好古醫壘元戎入大陽證麻黃湯例。

類集本草諸方食醫心鏡。治補虛風濕痺方。

醍醐二大兩。煖酒一盃。和醍醐一匙。服之。

趙素風科集驗方逐濕湯。治風濕痺。脉浮身重。汗不得出。並宜服之。

漢防己（五兩去皮）　白朮（三兩去蘆）　黃耆（去蘆）

甘草（各二兩炙）

右爲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入生薑五片。棗二枚。同煎至一盞半。去滓。食後熱服。須臾汗出。如蟲行於皮膚之中。是其效也。

三五七散。治風濕寒痺。頭目眩暈。並宜服之。

附子（三兩炮去皮臍）　山茱萸（五兩）　乾山藥（七兩）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食後溫酒調下。

海桐皮酒。治濕痺手足弱。筋脉攣。肢節疼痺無力。不能行履。並宜服之。

海桐皮　牛膝（酒浸）　枳殼（麩炒去瓤）　杜仲（去皮絲剉炒）

防風（去蘆）　獨活（去蘆）　五加皮（各二兩）　生地黃（二兩半）

白朮（半兩去蘆）　薏苡仁（一兩）

右爲㕮咀。以生絹袋二箇。兩停盛藥。以好酒一斗五升。亦合兩瓷器內浸酒。每服一盞。日三夜二服之。常使酒力醺醺。百日行履如故。

曲魚膏。治風濕疼痺。四肢軃弱。偏跛不仁。并治癰腫惡瘡。

大黃（煨）　黃芩　莽草　巴豆（去皮心膜油）

野葛　牡丹　躑躅　芫花

川椒　皂角（去皮弦子）　藜蘆　附子（各一兩炮去皮臍）

右十二味爲㕮咀。以苦酒藥浸一宿。以成煎猪肪脂三斤。微火煎五七沸。另入白芷一斤。亦下。煎其白芷色黃。藥成去滓。微火炙手

摩病上。日三夜五用之。

山居備用補腎地黃酒。治老人久風濕痺。筋攣骨痛。潤皮毛。益氣力。補虛止毒。除面皯。

生地黃（一升切）　大豆（二升熬之）　生牛蒡根（一升切）

右以絹袋盛之。以酒二斗浸之五六日。任性空心溫服三二盞。恒作之尤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八十　三未

痺（諸痺證治四）

風寒濕痺身體手足不隨

論

靈樞賊風篇。嘗有所傷于濕氣。藏于血脉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墮墜。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為寒痺。　壽夭剛柔篇。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巢元方病源。風寒濕三氣合而為痺。其三氣時來。亦有偏多偏少。而風濕之氣偏多者。名風濕痺也。人腠理虛者。則由風濕氣傷之。搏於血氣。血氣不行。則不宣。真邪相擊。在於肌肉之間。故其肌膚盡痛。（聖濟總錄云。或皮膚痺甚。則邪氣湛入於諸陽之經。）諸陽之經。宣行陽氣。通於身體。風濕之氣。客在肌膚。初始為痺。若傷諸陽之經。陽氣行則遲緩。而機關弛縱。筋脉不收攝。故風濕痺而使身體手足不隨也。　類用方藥　施發續易簡方論。附子湯。本治風寒濕痺。已未盡善。頃見引以兼治疲極。筋力氣虛。倦怠遍躰酸疼。然此皆非風寒濕合病應有之證。況用主附為君。高其分兩。於氣虛倦怠人。非所宜投。一誤也。又云。去土附用熟附。加乾薑名八物湯。卻亦可治前項氣虛倦怠等證。二誤也。既用熟附。卻不能療癧節風。四肢疼痛。如攤緩不可忽。反主用之。三誤也。志寧不與刪修。卻於方後續云。大率風濕為患。遇用麻黃發表之藥。汗出既多。則腠理空虛。便有偏廢之疾。竊詳風濕為患。惟是風濕相搏。發為肢躰重疼。難以轉側等證。亦濕性重着故也。初無發熱頭痛惡寒等證。兼見雜醫之旨。亦未必無端輕用麻黃。何其以己度人。輒作旨從其淺。古書亦有汗多風去。濕不去。肢體浸重痛之旨耳。焉得便有偏廢之患。生風濕相搏。身疼煩不能自轉側。若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有桂枝附子湯例。桂枝二兩。附子一枚半（炮去皮）。甘草一兩（炙）。剉。每服五錢匕。水盞半。薑四片。棗一箇。煎八分。去滓溫服。若有前項桂枝附子湯證。悉具。或其人大便堅。小便自利者。有术附湯例。白术二兩。附子一箇。甘草一兩。每服五錢匕。生薑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煑七分。去滓溫服。日三服。若有前項病證。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有甘草附子湯例。甘草一兩。附子一枚（炮）。白术一兩。桂枝二兩。身腫者加防風二兩。悸氣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一兩半。剉碎。每服五錢匕。水盞半。煑七分。去滓溫服。微汗而解。以其證汗出惡風。故以桂枝為主病也。其藥未辨。宜以局方防己黃耆湯先進一二服。其病亦解。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故以防己為利小便之主病耳。志寧之說。駭人聽覽。觀者審之。　附子湯治風寒濕合痺。骨節疼痛固然。其中芍藥一味。獨不利於失血虛寒之人。服之反足增劇。古人云。減芍藥以避中寒。誠不誣也。此方所以用芍藥者。以其能去風止痛耳。然既有官桂減之。亦無害。不然。以獨活代之。獨活可以療風寒所擊手足攣痛。如此。則無問失血之人。凡有是病者。皆可服矣。

方

和劑局方五痺湯。治風寒濕邪客留肌體。手足緩弱。痛痺不仁。或氣血失順。痺滯不行。並皆治之。

羌活　防己　薑黃（片子底洗去灰）

白术（各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半。薑五片。煎至八分。去滓服。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

聖濟總錄防風飲。治風寒濕痺。半身不隨。不能語言。四肢麻木。或不知痛痺方。

防風（去叉一兩）　麻黃（去節湯煑掠去沫焙一兩半）

石膏　黃芩（去黑心）　芎藭　當歸（切焙各半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炒二十枚）　桂（去麁皮一兩）　熟乾地黃（焙）

甘草（炙各半兩）　防己（一兩）

右一十一味。麁擣篩。每服五錢匕。以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空心食前溫服。日二夜一。

巴戟湯。治風寒濕痺。脚膝疼痛。行履不得方。

巴戟天（去心一兩半）　五加皮（一兩）　萆薢（微炒）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石斛（去根各三兩）

防風（去叉）　白茯苓（去黑皮各九錢）　附子（炮裂去皮臍一兩）　甘草（微炙三分）

右九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空心食前溫服。日二夜一。

防己飲。治風寒濕痺。四肢攣急。或身體浮腫。

防己　桑根白皮（剉）　桂（去麁皮）　麻黃（去根節各三兩）

白茯苓（去黑皮四兩）
右五味。麤擣篩。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

牛膝散。治風寒濕痺。肢體腰膝冷疼。痲痺。動不相隨。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半兩）　桂（去麤皮一分）　山茱萸（半兩）
右三味。擣羅為散。每服二錢匕。溫酒調下。空心食前。日再。

蒼耳飲。治風寒濕痺。四肢拘攣。
蒼耳（微炒三兩）
右一味為末。每服二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乳香丸。治風寒濕。氣留於血脉。痲痺不仁。
乳香（研）　沒藥（研）　五靈脂（研各一分）
烏頭（炮裂去皮臍）　草烏頭（炮）　白僵蠶（炒）
附子（炮裂去皮臍）　自然銅（醋炒各半兩）
黑牽牛（瓦上炒）　天麻（酒浸切焙各一兩）
右一十味。擣羅為末。酒煑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至十五丸。薄荷酒下。

楮實丸。治風冷濕痺。腰脚不利。
楮實（六兩）　桂（去麤皮）　乾薑（炮）　枳殼（去瓤麩炒各一兩半）　牛膝（酒浸切焙三兩）　檳榔（剉二兩半）
右六味。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酒下。日三。

菖蒲散。治風濕冷痺。身體俱痛（方見風濕痺門）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烏頭湯。治寒冷濕痺。留於筋脉。攣縮不得轉側。
大烏頭　細辛　川椒　甘草
秦艽　附子　官桂　白芍藥（各七分）
乾薑　白茯苓　防風　當歸（各一兩）
川獨活（一兩三錢半）
右為麤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棗二枚。同煎至八分。去滓。空心食前服。
凡中風用續命排風。風引竹瀝諸湯。及神精丹茵芋酒之類。更加以灸。無不愈者。然此疾積習之久。非一日所能攻。皆大劑久而取效。唐書載王太后中風。喑啞不語。醫者蒸黃耆數斛以薰之。則差。蓋此類也。令人服三五盞求效。真醫也。亦遠矣。孟子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久而後知爾。

增損續斷丸。治榮衛澀少。寒濕從之。痺滯關節不利而痛者（出易老方）
川續斷　薏苡仁　牡丹皮　桂心
山芋　白茯苓　黃芪　山茱萸
石斛　麥門冬（各一兩）　乾地黃（三兩）　人參
防風（炙）　白朮　鹿角膠（各七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溫酒下。空心食前。

粥法。治風寒濕痺。麻木不仁。
川烏（生為末）
右用香熟白米作粥半椀。藥末四錢。同米用慢火熬熟。稀薄不要稠。下薑汁一茶脚許。蜜三大匙。攪勻。空心啜之。溫為佳。如是中濕。更入薏苡仁末二錢。增米作一中椀服。　此粥大治手足四肢不隨。痛重不能舉者。有此證預服防之。左氏云。風淫末疾。謂四肢為四末也。脾主四肢。風邪客於肝則淫脾。脾為肝尅。故疾在末。穀氣引風溫之藥徑入脾經。故四肢得安。此湯劑極有力。予嘗製此方。以授人服者良驗。

楊倓家藏方神力丸。治風寒濕痺。客搏經絡。四肢拘攣。及癱緩躄。脚膝無力。筋骨疼痛。並皆治之。
牛膝（去蘆頭酒浸一宿焙乾）　肉蓯蓉（酒浸一宿焙乾）

何首烏　川椒（去黑子閉口者炒已上四味各二兩）
木鼈子（去殼）　天南星（炮）　茴香（炒）　防風（去蘆頭）
萆薢　附子（炮去皮臍）　地龍（去土微炒）　羌活（去蘆頭）
烏藥　白蒺藜（炒去刺）　骨碎補（去苗）　金毛狗脊（去毛）
黃耆　赤小豆　覆盆子　白附子（已上一十六味各一兩）
右件為細末。酒煑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空心溫酒。或鹽湯下。

增味五痺湯。治風寒濕。合而為痺。肌體麻痺不仁。
羌活　防己　片子薑黃　白朮
海桐皮　當歸　白芍藥（各一兩）　甘草（炒七錢半）
右剉。每服三錢。薑十厚片。煎服。病在上食後。病在下食前。

瓜蒂散。吐法　用瓜蒂末一錢。熟水調下。若風癇證。須以瓜蒂散吐痰

衛生家寶蠲痛丸。治風寒濕痺。筋骨重疼。走注攻刺。腰脚無力。並宜服之。
草烏頭（四兩去皮尖鹽炒烟出）　天南星（二兩生）　京墨（半兩燒）
破故紙（三兩炒）　沒藥（一兩研）　地龍（二兩炒去土）

五靈脂（二兩炒）　乳香（半兩研）　白膠香（二兩絡開淤淨石上冷研）

右為末。醋煑麪糊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温酒下漸加丸數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四斤丸治風虛寒濕合成冷痹脚重或疼或不仁脚氣背乗。久冷四肢腫

天麻（去苗）　牛膝　乾木瓜（各半斤）　川烏頭（生）

乾蝎（各一兩半）

右五味酒浸三日焙乾為末。酒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食前服酒下

張潔古註脉訣朮附湯

白朮　附子（炮去皮臍各一兩）　乾薑（炮）

桂（各一兩）

右㕮咀如法煎一兩。食前服運在上焦

朮附湯

白朮（一兩）　附子（炮半兩）　甘草（炙三錢）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一大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温服。食前

衛生寶鑑木瓜虎骨丸治風寒濕。合而成痹脚重不仁疼痛少力足下癮

痛不能踏地脚膝筋攣不能屈伸項背拘急手臂無力耳内蟬鳴頭眩目運及腰脚行步艱難並宜服之

木瓜　麒麟竭（研）　虎脛骨（酒炙）　木香

自然銅（醋淬七次）　楓香脂　敗龜版

骨碎補（去毛）　甜瓜子　桂　當歸（焙各一兩）

乳香（研半兩）　地龍　安息香（重湯酒煑各二兩）

右各研和勻酒麪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温酒或木瓜湯送下空心食前加至五十丸

御藥院方五加皮丸治風寒濕氣合而成痹遍身疼痛難以轉側筋脉拘攣不能屈伸及頭目旋運心腹脹悶小便赤澀大便秘滯

五加皮　芍藥　當歸　芎

大腹子（連皮）　牛膝　陳皮　麻黄（去節）

石南葉　薏苡仁　赤小豆　杏仁（各半兩）

木瓜　獨活　杜仲（炒）　萆解（各一兩）

牽牛頭末（二兩）

右為細末。酒浸蒸餅為丸如豆大每服三四十丸木瓜湯下不拘時候

換骨丹。療血滯而不流。衛氣過而不通。風寒濕氣相搏筋血之間内含偏虛發為不遂之病氣感入風血凝五痹筋攣骨痛癱瘓偏枯一切風證並皆治之。服之神妙。難以言宣。

槐角子（炒黄熱）　桑白皮（去粗皮炙）　川芎　蒼朮（去皮）

白芷　蔓荆子（去萼）　人參　威靈仙

何首烏　防風（各二兩）　五味子　朱砂

香附子　苦參（各一兩）　麝香（半兩別研）

麻黄（一十斤）

右將麻黄去皮根。不去節用河水三石三斗三升。小斗七升是也。熬六斗。濾去麻黄。澄清再熬至二升半。入其餘藥末每一兩三錢作一十丸。朱砂為衣。每服一丸用酒一盞浸至晚溶化臨卧服之

茵芋散治風寒濕痹。皮肉不仁。骨髓疼痛不可忍者。宜服茵芋酒

茵芋　萆薢　蜀椒（出汗）　狗脊（去毛）

桂（去麁皮）　附子（炮各一兩）　牛膝（去苗酒浸）

石斛（去根）　生薑（各一兩半）

右件九味㕮咀。以生絹袋貯。以酒一斗浸經三兩宿。每服一盞或二

盞。酒服至半。再旋添新酒覺藥味淡再合。

韓義和煙霞聖効方治寒濕冷痹

釺滓（一兩醋炒七遍）　白芥末（四兩）

右同為細末。醋調貼。

趙素風科集驗方烏朮丸治風寒濕痹四肢疼痛拘攣不能行履並宜服之

川烏頭（炮去皮臍）　蒼朮　五靈脂

自然銅（各一兩火燒醋炙）

右為細末。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丸温酒送下漸加丸數服可麻不加丸數。一方加當歸。

萬靈丹治風寒濕三氣。合而成痹腿脚沉重手足麻木久則偏枯脚氣不能行履腰脊不能動移大治瘓風濕痹癱中者手足復舊大有神效極濟

方右靈龜丹

敗龜殻（七錢半醋炙）　五靈脂（微炒）　虎脛骨（醋浸火燒存性）

自然銅（煅醋碎）　生地黄（酒浸焙乾）

麻黄（去節各一兩）　川烏（生用）　草烏（剉如豆鹽炒各半兩不用鹽）

乳香（別研）　木香（各三錢半）　乾木瓜（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和丸如小彈子大每兩作十丸每丸分作二服用生薑自然汁同溫酒化開服更飲好酒一二盞投之空心臨卧各一服初服覺口唇吻微麻勿怪忌食油膩熱物

響骨膏治風寒濕痺筋骨腫脹走注疼痛並宜服之

生地黃（炒）　骨碎補（炒）　敗薑（各半斤炒）　蒲黃（四兩炒）

右爲細末每服用藥三匙入麪半匙米醋熬成膏熱貼患處一二十過訖。然後再敷上芸薑子散（方見諸痺方後）

艾元英如宜方五痺湯治風寒濕氣客留肌體四肢頑麻不仁

羗活　防已　白朮　片子薑黃

海桐皮　當歸　白芍藥（各一兩）　甘草

右㕮咀。薑十片煎。病在上食後服。病在下食前服

危亦林得効方理中湯。治寒濕痺。加附子天麻四分之一

袁當時大方海桐皮煎。治男子風寒濕痺。氣血凝滯筋骨疼痛手足麻木

烏頭（生）　海桐皮　牛膝　骨碎補

虎骨（炙）　當歸（各四兩）　木鼈子　白膠香（別研）

乳香（各二兩別研）　自然銅　沒藥（各一兩別研）

右件爲末。醋煑麪糊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丸。至十五丸。茶湯酒鹽湯下。

身體麻木　附

論

李東垣試効方丁未年。九月間。李正臣夫人病。診得六脉俱中。得弦洪緩相合。按之無力。弦在其上。是風熱下陷入陰中。陽道不行。是證。合目則渾身麻晝減而夜甚。開目則麻木漸退。久則絶止。常開其目。此證不作。懼其麻木不敢合眼。致不得眠。身體皆重。時有痰嗽。覺胸中常似有痰而不利。時有躁作。氣短促而時喘。肌膚充盛。飲食大小便如常。惟畏其麻木不敢合眼爲最苦。觀其色脉形病相應而不逆。黃帝鍼經寒熱病第三陽盛瞋目而動輕。陰盛閉目而靜重。又云。諸脉皆屬於目。鍼經又云。開目則陽道行。陽氣遍布周身。閉目則陽道閉而不行。如晝夜之分。知陽衰而陰旺也。且麻木爲風。三尺之童皆以爲然。校之有區別耳。久坐而起。亦有麻木。譬如繩縛之人。釋之覺麻作而不敢動。良久則自已。以此驗之。非有風邪。乃氣不行也。何可治風。惟補其肺中之氣。則麻木自去矣。知經脉中陰火乘其陽分。火動於中。麻木也。當兼去其陰火。時痰嗽者。秋涼在外。在上而作也。當以溫劑實其皮毛。身重脉緩者。濕氣伏匿而作也。時見躁。當升陽助氣益血。微瀉陰火與濕。通行經脉。調其陰陽則已矣。非五臟六腑之本有邪也。補氣升陽和中湯主之

方

李東垣試効方芍藥補氣湯。治皮膚間麻木。此肺氣不行也（潔古老人立此方仲效）

黃芪（一兩）　白芍藥（一兩半）　橘皮（不去白一兩）

澤瀉（半兩）　甘草（炙一兩）

右件㕮咀。每服秤半兩。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如肌肉麻木。必待瀉營而愈。如濕熱相合。肢體沉疼。當瀉濕熱

導氣湯治兩腿麻木沉重。

黃芪（八錢）　甘草（六錢）　五味子（一百二十箇）

升麻（二錢）　柴胡（二錢）　當歸尾　澤瀉（各一錢）

紅花（半錢）　陳皮（一錢）　青皮（四錢）

右件㕮咀。分作四服。每服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熱服食前

䀣　必忌切。許慎說文。䀣。直視也。从目必聲。讀若詩云泌彼泉水。兵媚切。顧野王玉篇鄙利莫八。二切。陸法言廣韻直視貌。徐鍇通釋筆媚反。司馬光類篇一曰。自愧恨曰䀣。又莫筆切。方言懃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楊桓六書統幫母䀣（必聲）䀣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方音見轄韻

篆書　䀣（徐鉉篆韻）　隸書　䀣（六書統）

妼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必媚切。女名也。司馬光類篇兵媚切。楊桓六書統幫母妼（户聲）妼隸。字潛博義彼義切

篆書　妼（六書統）　隸書　妼（六書統）

⿰木閉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布計切。木名。宋重修廣韻蒲計切。司馬光類篇必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枇也。楊桓六書統幫母⿰木閉（从木閉聲）

篆書　⿰木閉（六書統）　隸書　⿰木閉（六書統）

⿰彳畢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方示切。使也。與律字同。丁度集韻趕止行也。或从足。从彳作蹕⿰彳畢（司馬光類篇必至切。又壁吉切。楊桓六書統幫母[illegible]）

並同从彳畢聲（彃隷）蹕（戶祭）蹕（隷）蹕或从足蹕（隷字潻博義）音蹕止行人也漢書出稱警入言蹕警者戒肅蹕者止行人霍光傳道上稱蹕漢儀法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蹕同上又質韻　篆書　蹕蹕（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蹕蹕蹕（並六書統）蹕（並六書統）　隷書　蹕蹕蹕（並六書統）

䩛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音秘張參五經文字弓𩊠也楊桓六書統聲母䩛从韋必聲䩛熊忠韻會舉要宫清音考工記注紲弓䩛引詩竹䩛緄縢今文詩作竹閉詩話云竹閉䩛也䩛弓檠也通作柲詩注弓檠曰柲弛則縛於弓裏備損傷以竹為之　篆書　䩛（六書統）　隷書　䩛（六書統）

萆　必忌切顧野王玉篇必至切裨婢切莞艸也陸法言廣韻鼠莞可為席張參五經文字必寐反司馬光類篇草名又禮部切楊桓六書統聲母萆（原聲）萆隷韓道昭五音類聚蓖音閉草為蓆也又甲畀切又萆補位補妮二切鼠莞也蠟細於龍須　篆書　萆（六書統）

𥘯　必忌切陸法言廣韻以豚祠司命也宋重修廣韻必至切又毗至切丁度集韻祠也或作肶祠司命謂之𥘯韓道昭五音類聚必利切楊桓六書統聲母𥘯（見聲𥘯非）𥘯或从肉肶（隷）　篆書　𥘯（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𥘯𥘯（並六書統）　隷書　𥘯（六書統）

鞞　必忌切張參五經文字甲埤反又必鼎反

粺　必忌切張參五經文字米之精者

𩪯　必忌切丁度集韻博雅髆猶髀也甲義切司馬光類篇必益切弓𢐿又毗亦切楊桓六書統聲母𩪯从骨辟聲𩪯隷　篆書　𩪯（六書統）

秘　必忌切丁度集韻密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兵媚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通作秘五音類聚蒲結切香也楊桓六書統聲母祕从禾必聲秘（隷字潻博義）彼義切　篆書　秘（唐韻）秘（古絳碧落文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秘（六書統）　隷書　秘（六書統）

覕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暫見也楊桓六書統並母覕（原聲）覕隷　篆書　覕（六書統）　隷書　覕（六書統）

𣀔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盡也一曰召使疾行楊桓六書統聲母𣀔（原聲）𣀔隷　篆書　𣀔（六書統）　隷書　𣀔（六書統）

仳　必忌切丁度集韻及也或作俾司馬光類篇必至切　篆書　仳仳（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𦔏　必忌切丁度集韻方言憖趙魏之間謂之𦔏司馬光類篇兵媚切又莫必切楊桓六書統聲母𦔏从耳必聲𦔏隷　篆書　𦔏（六書統）　隷書　𦔏（六書統）

篳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箸落也楊桓六書統聲母篳又必吉切統聲篳隷　篆書　篳（六書統）　隷書　篳（六書統）

彃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射也楊桓六書統聲母彃又必志切統聲彃隷　篆書　彃（六書統）　隷書　彃（六書統）

坡　必忌切丁度集韻阪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彼義也楊桓六書統聲母坡說見歌韻滂母　篆書　坡（六書統）

𤵸　必忌切丁度集韻病也司馬光類篇兵媚切楊桓六書統聲母𤵸（原聲）疲隷字潻傳義彼義切音賁　篆書　𤵸（六書統）

濆　必忌切丁度集韻闕人名史記鄭悼公濆司馬光類篇兵媚切又方未切泉涌出貌又父沸切濆渭水溢貌又怖拜切水聲楊桓六書統聲母濆義闕　篆書　濆（六書統）　隷書　濆（六書統）

蚍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蚍蜉艸名似葵紫色楊桓六書統聲母蚍余見支韻並母　篆書　蚍（六書統）

皕　必忌切丁度集韻二百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秘楊桓六書統聲母皕（統王）皕隷字潻傳義彼義切　篆書　皕（准叔鼎）皕（汗簡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皕（六書統）　隷書　皕（六書統）

妣　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母名楊桓六書統聲母妣余見紙韻　篆書　妣（六書統）　隷書　妣（六書統）

波　必忌切丁度集韻彼義切循水行也楊桓六書統聲母波見歌韻熊忠韻會舉要宫清音前諸侯王表波漢之陽西域傳傍南山北波河韻會定正字切幫計幫脣逆波　篆書　波（六書統）　隷書　波（六書統）

⿰忄罷（必忌切丁度集韻彼義切罷也揚桓六書統擊母。⿰忄罷从心罷聲。⿰忄罷隸　篆書⿰忄罷⿰忄罷並六書統　隸書⿰忄罷六書統）

⿰⿱立月毛（必忌切丁度集韻彼義切。廣雅⿰⿱立月毛頭斜也揚桓六書統擊母。⿰⿱立月毛說見真韻。本母字滚傳義又刪韻。希還切　篆書⿰⿱立月毛六書統）

⿱竹敏（必忌切丁度集韻箄衣車户也。一曰簿籌司馬光類篇必秩切揚桓六書統擊母。⿱竹敏从竹敏聲。⿱竹敏隸　篆書⿱竹敏六書統）

稗（必忌切丁度集韻必至切。縣名在琅邪揚桓六書統擊母。稗原聲。稗隸　篆書稗六書統　隸書稗六書統）

綼（必忌切丁度集韻綼也司馬光類篇必計切揚桓六書統擊母。綼从糸畀聲。綼隸字滚傳義將計切音閉　篆書綼六書統）

枈（必忌切司馬光類篇兵媚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秘。曾東卯地名也揚桓六書統擊母。枈原聲。枈隸字滚傳義彼義切　篆書枈六書統　隸書枈六書統）

畀（必忌切毛晃禮部韻鄭陽傳。舜封象於有畀。又支紙二韻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見平聲。此轉注。指南見畀平聲下也。予之曰畀去聲）

⿰𧾷必（必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秘）

詖（必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彼義切）

⿱比月（必忌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臂）

⿰米阝（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米阝）

⿰忄坒（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必迷切。誤也。又匹比。傅計二切。慎也）

疕（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必至切。脚冷濕病也）

⿱大扁（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大⿰片斤（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林必（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粊（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氵⿱必火（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比秘二音）

噴（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賁）

⿰舟畀（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畀）

閟（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閉習也。法也）

⿰亻⿱山匕（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庳庇二音）

⿰面阝（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邊記切）

⿱絲自（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秘）

⿱髟巾（必忌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匹未切。女大髻也）

婎（必忌切字滚傳義必至切。醜也　篆書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八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何鉤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三未）

戲

戲文二十七

小孫屠（古杭書會編撰）題目 李瓊梅設計覷春園 孫必貴相會成夫婦 朱邦傑識法明犯法 遭盆弔沒與小孫屠（末白）滿庭芳 白髮相催青春不再勸君莫羨精神賞心樂事乘興莫因循浮世落花流水鎮長是會少離頻須知道轉頭吉夢雖是百年人難容縱誦罷試追搜古傳往事閑憑想像梨園格範編撰出樂府新聲喧譁靜竚看歡笑和氣藹陽春（後行子弟不知敷演甚傳奇）衆應遭盆弔沒興小孫屠（再白）滿庭芳 昔日孫家雙名必達花朝行樂春風邂逅梅李氏賣酒亭上幸相逢從此將為夫婦兄弟諫苦不相從因外往瓊梅水性再續舊情濃將去梅香首級潛奔它處夫主勞籠陷兄弟必賣盆弔死郊中幸得天教再活逢嫂婦說破狂蹤三見兒一齊擒住退斷在開封（末下生唱）粉蝶兒 生長開封詩書盡皆歷遍奈功名五行薄淺論業華隨分有稱吾心願且閑懷共詩朋酒侶歡宴（白）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天未有因聖朝不負男兒志姊妹為伴一枝

春風鳳閣下領詔禮豹虎標中奪此身自歎蛛袍難掛體腰金衣紫是何人自家姓孫雙名必達祖居開封不幸家父先亡堂上只有萱親年紀高邁有兄弟孫必貴至親者止有三人謝賀老天可以安居幸遇時豐歲稔日暖風和曾約幾箇朋友因時行樂如何不見來（淨末上相見傳問攛个）（生唱）借奴嬌 同出西郊聽乳鶯枝上一聲啼起縈情惹恨恰似報人明媚偏宜雨雨三三穿花去載傳樽酬樂意（和）我共你赴此青春日日宴酌對花沉醉淨歡聚草嫩輕黃弄絲絲暗織素腸千縷天桃張錦無煙葉大峽拔遊觀萬卉爭開春羅綺步芳郊真得趣（和令前末唱）錦衣香 見淚子閑遊戲并艷質閑遊戲都赴玉勒金鞍共尋佳致小橋芳草柳陰堤鼎沸笙歌堂簪遺耳亂江山景致此身在畫圖裏（和）馬嘶芳草地粉蝶交飛雙雙往來遊人如蟻（生）停柳邊鶯飛度小橋臨綠水一簇魏紫姚黃鏡舒羅綺海棠枝上添臙脂是誰家院宇燕子來去引青春浪子小蒼頭閑草鬱壘（和）看雙雙歡鞭絮起粉牆陰笑聲鼎沸（同唱）漿水令 四時中春光最美共遊賞更莫待遲疑風逐日好天氣莫蹉跎過了護目傷悲花深處酒望垂可惜解貂留佩同歡會同歡會同歡醉歸扶歸去扶歸去帶好花枝（生）莫負媚景艷陽天（淨）拚卻西郊使萬錢（末）花謝尚有重開日（合）人老

終無再少年（丑下旦上）破陣子　自歎生來薄命一身誤落風塵多想前緣慳福分今世夫妻少至誠何時得稱心（白）妾身是開封府上廳角妓李瓊梅的便是自恨身如柳絮無情狂嫁東風貌若春花空守白晝幾度沉吟揮粉淚對人空滴悲多情對此三春好景就西郊這麗春園內沽買香醪一來趁時歡賞二來恐遇得箇情人亦是天假其便奴家身畔只有一使喚梅香在此就教它整頓酒器正是驚花尤怕春光老不肯教人狂度春（旦唱）破陣子　天若憐人孤苦令樽前遇箇良人（梅接唱）滿目春光堪遣興莫怨東風淚似傾當壚自遣情（旦）此身不幸墮煙花（梅）最苦春來越嘆嗟（合）柳陌尋芳人似蟻粉墻題恨子如鴉（旦唱）漁家燈　長吁嗟辜負朱顏狂度春愁聽得別苑垂楊黃鸝數聲兩眉暗鎖新愁恨自慵臨鸞鏡柰天不早從人鎮常是淚雨愁雲對東風淚滴新愁間舊愁（梅唱）剔銀燈　春山映秋波暗動情何須慮孤衾閣枕香醪路遠人沽飲嬌貌美風流厮稱日日同歡共飲尤強似嫦娥不嫁人（旦唱）從錦花　懶能臨掠烏雲鬢慵熙蜂唇對瓊當壚傚學文君暗想文君何時遇得知音一片至誠心柰何天也不由人（同唱）麻婆子　對景對景空題恨贏得悶上心止愁愁青春過年華暗逝人懨懨回首問東君桃花開謝遲春怕奴容顏老何時

遇箇人（旦白）梅香怕有賣春佳客來買酒你與我安排了酒器整頓則个（梅下生末淨）水底魚兒　柳綠花紅名園裏風景多杏開如錦綉夭桃如噴火王孫仕女笑嬉嬉同宴樂尋芳拾翠捐傾盃沉醉呵（生末淨）相見行令个（旦唱）喬合笙　羣花破蕋蕋紅白競粧無恨春光明媚香醪頻傍奇不須推拒（和）共陪笑語君還有意作畫欄為花主（梅）官人看取看取蜂蝶對對相逐花間遊戲何防對此時猛拚沉醉（和全前生唱）忒忒令　燕兒喃喃梁上對語未知它訴着何意料應說着衷腸如是兩箇鎮雙飛雙雙來雙雙去算何時似你（末）算人生百歲有數不歡樂更待何時大都三萬六千日何不遇花遇酒花前飲花下醉且開懷自舒（旦唱）紅綉鞋　謝得東君留意特來買醉霞姬賣芳菲惜花意（和）不妨做錦屏圍莫令人亂攀折（生）幸得花相會好似夜生冤水怕別後憶年時桃花面兩東西甚時節再相會（和全前全唱）剔鼓令　花影漸移紅日相將墮對花一任拚沉醉共捧着花戴枝花籃橋兒香韻奇花陰柳下人漸稀當歌對酒醺醺地教人道醉扶歸（生）酒錢多少（旦）這箇不妨看官人與多少（生）略有些小銀子權當酒錢（旦梅）謝得官人（生）娘子酒闌人散醉扶歸細柳輕輕拂地垂何時連理枝（旦）官人桃艷共杏艷美若得闌干遮盖圍方宜結果時（生）娘子

不須憂慮如蒙不外待小生多將些金珠去官司上下使了與娘子落籍從良不知意下如何（旦）只怕奴家無此福分若得官人如此周庇之時待奴托與終身未為晚矣（生畢末作別淨醉扶介同唱）粉蝶兒　一飲千鍾醺醺醉人扶路醉酩酊怎生移步（旦）愛花心須仗托闌杆遮護（生）惱柔腸教人九回千顧（生下孤唱）金雞叫　老景催人去年華事暗隨流水飄家道無虞縈心緒晨夕清香一炷謝天地（白）家道蕭疎未足憂且隨緣分度春秋月過十五光明少人到中年萬事休老身是開封夫主姓孫亡過數載只有兩箇孩兒大的必達自己夫主曾讀數行詩書之禮乃是箇儒人小的必貴為人聰惠性氣剛強只要提刀弄斧如今在街坊做箇屠戶養育老身日來所得孫二要出外打旋不知如何等它來時把幾句勸它則个（末上白）貴曾歸來汗濕衫算來方覺養家難自家姓孫排行第二在這街坊市上屠宰為生人口順只叫做小孫屠數日來不得買賣意下要買些人事投鄉外幾箇相識行打旋一遭免不得說與我母親知道（末見）（婆）孩兒我聽得道你要出外打旋怕家中得過且過出去做甚的（末告）得媽媽當言道坐喫箱空孩兒去尋得些少盤纏便回母親放心（婆）孩兒心去意難留留着是冤仇去則不妨只是早回便了（末）孩兒便回（婆唱）鋒鈔

兒　從來你行慣曾逢中慝過今日此行須是意莫流連遣我朝夕懸憂懸望得孩兒眼穿子母心兩處懸（和）鴻飛不到處總被利名牽（末）孩兒告娘休得憂怨人言小富由命大富由天但得安樂是前緣坐享不能自然暫離家即便轉（和）去處處莫遲延娘親望眼穿鴈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末下生唱）天下樂　一種相思聚兩眉因嬌貌可人意只得拚卻千金買把花名籍字除（白）天涯海角不窮時涯有相思無盡處畢人每常在家觀書覽史侍奉萱親只有那一日西郊麗春園內遊春杏花深處得遇李瓊梅當壚賣酒此婦人生得肌瑩瓊臺片雪臉如紅杏鮮研見它不覺惹起鶯鶯之恨欲求鸞鳳之歡說道若得落籍除名願為夫婦如今不免多將些金帛前往街前尋那舊契張面前去那本官根前說則个（末上白）昨晚那孫必達所托之事已自從本官根前覷過了今日特來這裏說與那人知道（末見生介生）張面前昨日所托之事如何（末）昨晚已曾本官根前說過了當請哥哥來（生）小生不多先有銀子兩鋌上下使用哥根前小生當自重重拜謝（末）不須如此（生）留兄兄乍（末）仁兄聽我言千萬與周全若得一力維持感恩即非淺（末）夫妻是宿緣當與你作兒轉放下心腸休憂慮管教你成姻眷（白）眼望旌捷門施耳聽好音消息（並下外唱）西地錦

下官心平公正畢職掌開封但民歌千里明忠正報和氣春風（白）下官權行千里職掌開封胥次澄清但絶非公之援希奇政事判絶有理之權真箇沾恩皆樂業一朝朝家庭喜安康此心如蘭之馨如秤之平真箇行處笑歡高唱道恐驚林外野人家當日的令史過來（淨扮朱令史上介白）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自家姓朱名傑見在充本府正名司吏滿街都呼我做朱外郎夜來有張面前說李瓊梅一事今日本官坐廳與此人完備此勾當（見外了叫旦介旦上唱）風馬兒　聞得提攜寸心喜來廳下聽台旨（梅扶唱）娘行離脫風塵去從今且免得人折柳梢枝（見外除名介旦唱）鍋鴨滿渡船　謝得恩官且免妾為娼妓這些恩德處怎忘之甚時能結學韓珠（和）從今除籍名字除付憑據從此去免怨嗟琉璃井幸脫離（外）自來平心地為你多嬌媚墮落煙花內本無禮快疾速移改遷便追（和同前淨）今日除名字皆是我恩德（旦）人非土木的不敢忘恩義（和）幸然脫得花門去心歡喜鸞鳳倩免沉迷如花貌絕風雨（末）本官心地事由公理踢脫這些兒果有陰德處（和仝梅）念奴娘子本是良人女早晚辦名香答謝天和地（和淨）莫忘當初共把盃（外）除却花名李瓊梅合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全山空手回（丑下）北曲（末唱）一枝花（打扮上）山遷江水長人遠天涯近

去駝登紫陌逃迷殘紅塵自離家鄉寂寞無人問朝朝愁悶損煞難路上堪行俺則是心中未穩暮萬地古道西風峻嶺過了夕陽流水孤村如今塵隨馬足何年盡常說勞落不必艱辛幾番回首幾度忘魂只為家中年老慈親朝夕侍奉無人明知孝悌人之大本想着受區勞育我痊身不能勾落業安平自喚付臨行曾把哥哥棗常付奉莫因循只怕哥哥把話不準迷戀着紅裙如今未遭際漢風雷信有一日得到家鄉桃李春打旋回來分參拜了母親答謝了眾神便受了奔波正的本（下婆唱）鳳春時　得失榮枯在命夫妻事豈非天為我的孩兒今成夫婦論此因緣事皆前定（白）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老身大的孩兒必達不曾婚娶半月前有媒婆來曾說親不擬三言兩句便說成就選今朝好日子便取將歸來只一件小的孩兒必貴出外打旋來回況是屠宰之家他婦來必有言語違的不妨今朝這早晚不見媒婆來（淨扮媒婆上白）開口成匹配舉口合鳳凰（生唱）迎仙客　謝娘子德提攜料想前生曾會伊燕雙飛一對兒（和）算來因契闕合合非容易（和旦）念奴家好人女幸遇君家才貌奇似鸞鳳一對兒（和婆）我孩兒德聰惠娶得媳婦百事宜鄭州郡一對兒（和梅）我娘子果嬌媚幸遇官人俊貌美似鴛鴦一對兒（和生）天生一對共諧和（旦）便覺門闌喜氣多（婆）遇飲酒時須飲酒（合）得高歌處且高歌（淨先下婆唱）繡帶兒　娘言語兒聽取如今景傍桑榆男婚女嫁正當年娘心免得憂慮妝喜願得諧老百歲期得榮貴我心歡喜（和）真奇異一雙兩美排宴飲雙雙做子飛（生）必達告娘行聽啓因緣事非容易今日裏情分和諧媽媽免得憂慮難比艷妝嬌貌多俊美論西施則如是（和仝前旦）奴自小良人女謝君家提攜到這裏不棄取甘為箕帚只願盡老連理和你共諧百歲直到底更無二心三意（和仝前梅）聽取梅香拜啓章今日到此豈非容易今日裏情分和諧謝恩家不惜千金買斷花為主應是此生緣分天際會願百歲未同魚水（和仝前末上白）歡來不似今朝喜來那似今日相逢必貴多謝得眾家行院相識會發拿喜何來恰才城外見二三箇伴當喫了兩三盃酒須索到家着母親見（婆拜介）孫二你回來了歡喜咱（末）歡喜甚的（婆）你的（哥哥娶嫂嫂末見生旦介末唱）朱哥兒　哥哥聽兄弟拜啓它須煙花潑妓水性從來怎由己終何會做得人頭妻伊不聽兄弟勸時也須看前人例（生）我兄弟說得自是它如今須脫了名籍我見它真實娶它歸娘親老待它看待（和）今日裏成親受喜休口快胡言語（旦）叔叔好不傍道理奴元是好人兒女墮落煙花怎由己將奴罵淚珠偷滴（和仝前婆）勸孩兒休得要

德地你嫂嫂看來也賢德自今一家要和氣改日與你娶房妻兒（和仝前梅）休得聽閑說是非勸娘行也休得嘔氣這般閑爭暮巴臂傍人聽是何張志（和仝前生）兄弟心性太踈狂（末）那堪門戶不相當（婆）今日夫成妻大禮（合）一齊攀送入蘭房（並下淨扮朱令史上）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自家暗相朱氏在先我在它家中來往多使了些錢後來因些閑言語上不曾踏上它門如今孫大娶它為妻見說孫大每日歸一盞酒此婦人常其心不定又和孫二爭又我待去它家走一遭又無因由真箇是眉頭一點愁終是不能消在先這婦女和我做伴時曾借我三錠鈔休昧心說這錢還我了爭奈我文書不曾把還它我如今只把這文書做索錢為由去它家裏走一遭恐怕它是因緣未斷三言兩句成合了正是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項下珠（下旦上唱）梁州令　一對鸞鳳共宴樂恨連日拋撇這冤家莫是信爛嗾把奴家恩和愛盡異落（白）鴛鴦本是飛禽性養殺終須不戀家自嫁孫家將謂如魚似水効學鸞鳳誰知把我新婚密愛如同白本連日不見回來知它是爭名奪利知它是戀酒迷花使奴無情無緒因倚繡床如何消遣（旦唱）梧桐樹　思量悶上心人去無蹤影怕似隨風柳絮無憑準却與舊日心不應誤我良宵寂寞守孤燈數盡更籌夜長人

初靜教人恨殺活短命無情弄綉針鎮日心不足落得恓惶爲它成孤冷終日熟約何情與睚到黃昏月上小聰明淚眼通宵揾濕鴛鴦枕曉來特獨對孤鸞鏡（外扶生叫開門介旦開門介生推叫推叫介旦唱）北曲新水令　却踏過滿庭芳草看花回怨王孫不思折桂每日上小樓沽美酒銷金帳裏共傳盃喫酒沈醉扶歸不由我不傷情若紫紫（又唱）南曲風入松　把前日席上泛綠蟻做夫妻永同連理誰知每日貪歡會熱熱地不思量歸計你那裏誰人共美教奴自守孤幃（又唱）北曲折桂令　幾回價守定香閨轉無眠情緒如癡直哭得蜂蠟煙清銀燈影墜寶篆香微才聽得促織兒聲沉四壁又聽得叫殘星報曉鄰雞隻影孤恓心下傷悲一弄兒淒涼擔從在愁眉（又唱）南曲風入松　我一心指望你攻書要改換門閭如今把奴成拋棄朝朝望朝朝不至好教人鴛衾裏冷落須鬧了我一箇枕頭兒（又唱）北曲水仙子　好因緣間阻武陵溪辜負花前月下期綠雲易散琉璃脆兮心底不似你搪鬧了少年夫妻不枉了真心真誠意不把我卻寒如賤妻不能勾步步相隨（又唱）南曲風入松　想伊聰慧伊伶俐伊冷戲今日裏怎如是念奴嬌媚奴風顛奴佔倚雖知我手同携（又唱）北曲鴈兒落　誰同鸞燕誰展鴛鴦被誰雙斟鸚鵡盃誰匹配鸞鳳對（又唱）

南曲風入松　細思量教我淚雙垂使奴虛度良時綉房懶入拈針指終朝裏沒情沒緒枕屏邊聲聲叫你情脉脉轉無語（又唱）北曲德勝令　則笑卓氏女忒心癡它被這睡魔王厮禁持則想醉裏乾坤大全不想花間雲雨期身靠着屏圍魂夢離根底酒病好難醫今朝醒覺遲（又唱）南曲風入松　看劉伶酒句爭醒時不似你沉醉如泥當初李白曾題記它得還唐朝皇帝（白李太白醉時揚妃捧硯力士脫靴龍巾拭唾御手調羹今日）也是醉枉教人千般告你別尋箇解愁底（淨上白）事不關心關心者亂到得孫大門首（叫門介旦）誰叫我小名（淨）是朱邦傑（旦）元來是朱外郎（開門）外郎怎生稀行（淨）我今日特來與娘子賀喜則个（旦）外郎你說這話如今奴家不比在先門戶（淨介）你在先借我三錠鈔不曾還我（旦）在先鈔都還外郎了（淨介）我不曾得（旦背介）外郎莫是把爲名故意來此（淨介）這睡的是誰（旦介）是丈夫（淨）怎中（旦）不妨醉也（淨介）（旦）外郎休戀故鄉生處好受恩深處便爲家（旦唱）石榴花　奴家從小流落在風塵幾番和你共枕同衾如今踢脫做良人誰知到此倍覺傷情聿君家殷勤到這裏想因緣已曾結定（和）花前要與同懽會伊和我兩同心娘子兒美鉛華翠堆雲梳挺巧愁精神金蓮三寸太輕盈言談舉止多風韻咱龐兒青春青春俏勸教

人道果然厮稱（和同前末上白）野花不種年年有煩惱無根日日生自家當朝一日和那婦人叫了一和雨下都有言語我早起晚西看它有些小破今朝聽得我哥出去和相識每喫酒我投家裏去走一遭（旦聽科介）叔人可恕無理難容我哥哥不在家誰在家喫酒（末叫開門淨走下末行礼介生唱）駐馬聽　酒困沉沉睡裏聽得人鬧爭是我荒驚惱覺自覺一身戰戰兢兢方知欲鬧這元因忽然見弟兄持刀刀連叫兩三聲莫不是嫂嫂不欽敬（末）聽說元因它元是娼家一婦人瞞着哥哥濃睡自與傍人並枕同衾我欲持刀一意捕奸情幾乎殺害我哥哥命（旦我有奸夫你不拿住它末）你言語恐生聽一場公事驚人聽（旦）哀告君聽奴在房兒裏欲睡寢怎知叔叔來此巧言花語扯奴衣襟（末揪二須不是這般樣人旦）因奴家不肯使生嗔將刀欲害伊家命（末哥哥休聽它家說揪二不放旦）只得叫鄰人將奴趕得沒投奔（生）此事難憑兩下差他人怎明（末哥哥甚不明去叔叔有奸夫旦）叔叔聲聲只道養着奸夫奸夫你說是何人（末鬥養着奸夫二）叔叔你忒急把人輕（末你這沒欺的歹呪旦去是命二）青青須有天爲證（末）你敢道一箇沒（旦沒丈）你休得強惺惺楊花水性無憑準（生）家醜從來不外揚（旦）誰知骨肉也參商（末）大家飛上梧桐樹（合）自有傍人說短長

（婆白）鷓山子　因甚家中鬧聲沸聽言語差他心下探自覺猜疑還未知何般（正）吉到堂前探取（兒心下多慮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不知夜來家中爲甚喧鬧待老媳婦叫過小孫屠出來問它則个孫屠在那里（末上白）當言不言謂之訥不言強言謂之借夜來只爲那賤人顛些不做出一場事來這事只得自相滅母親叫只得走一遭（見婆）孩兒夜來爲甚吵鬧教我知道（末）媽媽說甚底媽媽只是當日聞信哥說娶了這婦人有許多債事濟母親休問（婆）孩兒休要大驚小怪畢竟事以成了它是箇這般人把這言語都休說我從你爺爺在日已曾許下東岳三年香願以還兩年了今年一年便還足孩兒你如今與我收拾行李和我一同去還心願也免在家閑爭合口（末）母親也說得是孩兒如今便收拾行李母親和哥哥說一聲就教送出路上去便回（婆）如今你這辭行裝去不憚重重疊疊山（婆下場婆唱）掛真兒　東岳靈祠幾程路還心願只得前去只慮家中無人看覷叫出孩兒說與（生上唱）燕爾新婚正歡聚何曾肯暫離一步（旦上唱）驀然間得萱親有旨同向堂前施禮（婆唱）柰子花　相將岳帝生乾日欲同去燒香獻紙（生）便理會行裝前去但家務深慮之（旦）爲家慮恐難脫離須叫取叔叔前去（和）只交必貴辦行裝相同去便回歸（婆）如今即便登途

記吩事分付文（生）告媽媽寬心行路兩下里休憂慮（旦）媽媽須是早早回歸路途上自宜小心（和同前末唱）眼聽娘肯旨日今要往東岳去（旦）恨分離家中無人管顧奴（生）我知今相送娘行出外去側耳先回故里（末）更共待遲叫梅香安排數盃（梅）聽娘叫至（梅唱）紅芍藥　今去東岳一盃助和氣（安）梅香媳婦在房幃須是照管家計（旦）三人路途須仔細不妨早作歸計（和）名香一炷告神祇合家保無危酹派東郊已先醉門前早已排轎兒兩日三朝望你歸（旦）東峯東岳甚威靈名香一炷解虔誠萬事勸人休琢磨舉頭三尺有神明（生末婁先下旦下場白）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心戀落花梅香我當初指望共它同行同生一步不離誰知今日隨風例保飄然而去空使鴛衾閑半壁何日是歸期（梅）娘子不須憂慮（旦唱）梧葉兒　欲說破有誰聽不記暗叮嚀飄然去悄如水上萍盡把恩情悄似梧葉兒一片輕（梅）娘休慮且寬心何必自傷情雖然出去便回程房兒裏好凄清長嘆兩三聲它熱如火我冷如冰（旦）休只管戀它每入眼便為愁不須急性有日稱心共把恩情悄似冰（白）梅香它既然出去我鎮日沒情沒緒你入去安排三兩盃酒來待我自消遣則個（梅）理會得三盃和萬事一醉解千愁（梅先下淨扮小舍上白）靜中檢點生平事閑裏搜尋自所為前日不是我走得疾發些个遣小孫屠脚手我如今見說它家裏婆婆和孫大孫二一同出去燒香只有那婦人在家不免去走一遭（見旦介旦）朱令史你今日來得恰好我正安排幾盃和你對飲（淨）前日我好苦（旦）不是你跟快發做下來今日定門出去燒香便回來也三朝兩日如今不免叫過梅香將酒過來（梅）酒遣知己飲詩向會人吟酒在此（梅見淨介旦）梅香這官人是我的兄弟你去安排些食物一就與我關了外門待我和官人喫幾盃酒（梅）天上人間方便第一（梅先下旦唱）淘金令　燈前報蓋鵲噪簷前喜今日見你果是非容易淺斟低唱放些嬌癡怕甚花梢風雨辦堅着意一盃勸君須記取（和）同攜素手並着香肌共入羅幃掛連理（淨）因緣契合算來非容易一雙兩美我也成忔戲幾曾間阻兩下分離（和同前淨白）而今便叫梅香過來正好下手（旦）說得是梅香過來（梅上唱）桃李爭放聽得叫梅香只得臺前聽取使（梅白）姐姐這箇人是甚麼人你只管留它在家喫酒做甚底（旦）不干你事（淨殺梅香扮梅香作旦死尸科將梅香頭介旦淨白）不施萬丈深潭計怎得驪龍項下珠（並下外上）梅子黃時雨清

正當權公明無僥民無枉閑閑無飛（白）麾下十錠五錠墨寫下千枝萬枝樹引得林禽扮到來踏枝不着空歸去下官職判闕封一郡黎民今日早

衙門前鬧鬨不知甚事左右過來（淨扮朱令史上介既聞殺人）寧可昧神祇不可失道理廳上官人喚只是殺人事走一遭（見外跪聞介外）違的是人命事非通小道不打不招（淨扣了押生上介生唱）錦天樂　且停威告恩官略慈念昨日我堂親去燒香畢人送到半途回轉誰把我妻謀騙首級無有鮮血染望恩官乞賜明驗回心轉意念無辜怎生屈受刑憲（又唱）上小樓　公吏人排列兩邊不由我心驚膽戰怎推這贓鎖沉枷麻挺撒子受盡微煎假若使心似鐵這官法如爐燒條休悲我枉屈後死而如怨到今日怎知道番成罪愆畧畧望哀憐常言道公門可行方便人易說天須見拷打千般神魂亂空有日月須明不照覆盆下面便招作鬼死也埋冤（又唱）紅繡鞋　拷的我魂飛魄散打的我肉爛皮穿告你个有鑒察曹司望過金你是一帝教天赦飛下九重天殺人罪怎的免（生招了介）（末）朱令史既招成了枷收在牢裏待首級完備決斷（外唱）四邊靜　將定短招讀一遍把詞因好生看休要順人情依法自行遣（和）這場罪怎生釋免一一與招成三年待決斷（生）誰知命運遭乖蹇今朝受刑憲免教受棚扒感恩即非淺（和同前末）分明是你把妻兒騙今日怎胡言拷打更拼扒如今怎釋免（和同前生唱）一振棹　喫黃連心苦向誰言無處語莫得告蒼天（外）枷收了明日要歸勘將就理實說早過全（生）怎禁枷和鎖餓心腸淚漣漣情最苦身落在罪囚禁（外白）朝朝問取莫遲延但要公平不要錢（生）兄弟未歸誰管顧娘親誰把信音傳（淨）當初只道文章貴到此方知獄吏嚴（並下婆上）望遠行　離了故鄉跋涉崎嶇勞攘水宿風飡旅況怎消遣（末）那日方離家鄉回首家鄉怎想且幾步徐徐行上（婆）四犯臘梅花　高山疊疊途路長何時得到東嶽殿賽還心願一爐香也人寂寂奴恓惶相隨只有兒共娘舍波在旅邸滿眼是山花夾岸傷（和）路上逢花酒自倘佯一程管教分作兩程行（末）暮宿村店朝又往寬心放懷休惆悵拜還心願一爐香也見康健回故鄉朝行暮止兒共娘一心願得學拜舞綵衣堂上（和同前婆白）孩兒我身已自覺有些不快你可早尋個安歇處（末）媽媽前面便是草橋茅店且歇了明日早上殿還願孩兒早尋旅店且安宿身安便是無量福賽還香願早回家（並下旦上唱）夜行船　甘戚夫妻重會面由天付豈非人與（淨接唱）不入深淵驚人波浪爭得大海明珠（旦）不入驚人浪（淨）難遂得意魚（旦）朱外郎不是奴家設此一計今日怎得和君家相會（淨）謝得娘子（旦）官人休聽世上相思曲且盡樽前不老盃（旦唱）綉停針　自從那日打散鴛鴦似鎮長嘆吁袖羅紅濕臙脂淚愁到那人提

起謝老天開方便眼覷小計恰早投機自今一步不斷離在天只願做于
飛在地同為連理（淨）兩約雲期最苦情濃處[illegible]氏離間寸心豈戀鴛鴦被
爭奈咫尺千里今雖學莊周夢蝶願飛到伊行根底同坐同行同衾睡（旦）
望伊做主莫待傍人的講是論非綾衾香暖羅幃裏恩情願似當時論陽
臺朝雲暮雨爭如我憐惜歡娛共伊終久不斷離（淨）香伊覷美最苦秋波
獮人似癡臉桃紅露鶯唇媚淚揾娥眉傍人怎比窕然（似）春光結並幸然
折在屏幃裏從今契合非容易把閑愁從此勾除鉏堅心休提是共非（旦）
（淨白）在天同歸碧落入地共返黃泉（並下末上白）世上萬般哀苦事無過
死別與生離苦也去時同看母親去歸時只有獨自誰知母親還了香願
在房店中已自死了如今却只帶得它骸骨歸來且喜到得家鄉思量着
起來心如刺痛淚似珠傾（唱北曲端正好）當日重意離京城誰想今日
執愁悶（急回來不沙）悶的獨自箇和淚而行去時節喜恣恣親母登山嶺
（回來阿）背着箇磣可可骨匣相隨定（唱南曲錦纏道）奔行程哀哀不曾
住聲各不定注淚如傾挑着箇紙幡兒拾展痛苦傷情這骨匣一回價又
輕一回價又覺還沉莫不是親母顯威靈娘相扶相隨相佑到帝京到得
家中後見哥哥訴元因（唱北曲脫竹彩）白日裏泣而愁雲到晚西後憂

勞魂多則是俺嫂嫂估迫我小名似若在家已也有些名分（唱南曲刷子
序）心中自忖怨親娘可憐孫命（似若家裏死也）便累七追高不免請幾
箇僧人止不過做兩三夜道場香幾卷懺文心經暗自省也落得花草出
殯在西城（白）慚愧且喜到得城外則這般不敢家去把這骨匣兒在門外
具德寺裏前到家去說與哥哥知道請幾箇僧人取去（將骨匣介回家介
關門介）常言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我家怎地喫官司封了門不免去隔
壁隣舍王婆叫一聲（末叫淨扮王婆出）來來誰（末淨相見科淨）孫二你母
親不曾回來（末）好教婆婆得知一言難盡孫二同母親一路裏去到草橋
店母親身已不快還了香願到得店裏已自死了婆婆不知我家裏怎地
喫官司封了門（淨）你哥哥不聽人說話取了這個婦女不知做了不良事
濟你哥哥把它殺了如今官司拏去問成關在大牢裏（末唱鎖南枝）婆
婆聽我拜啟隨娘往東岳去誰信道得中途暮忽娘傾棄將死骨親帶歸
到家中因何把門閉（淨）聽我訴因依不覺淚暗滴你自和娘還願爭奈你
哥哥與妻閑爭氣殺死它喫拴持到如今禁在牢內（末白）你如今怎生救
我見哥哥一面也好（淨）你如今只把送飯為由見得它（末）孫二回來委是
沒分文（做科淨）孩兒我與你若見哥哥不要大驚小怪（末）理會得見時不

敢高聲哭怕人聞也斷腸（並下生唱）金瓏璁（淨扮上）清平天地裏是我
屈死難當哽咽淚汪汪親娘無信息共我兄弟何妨不道我落在牢房（末
上白）不信好人言果有今朝難今日果然如此來到牢門前只得叫送飯
（扣門科下見生送飯便飯介末唱）孝順哥　我哥不是怨自誰疑迷那得
人似你兄弟好言語佯佯䌫不理如風過耳它是風塵烟花潑妓你娶為
妻不思量有今日（生）你却說得是教人淚暗滴我當初取它歸將謂好行
止誰知甚的事到頭來全無區處受盡凌遲如今悔之無極（生問娘科末）
好教哥哥得知一言難盡孫二和母親去到草橋店母親身已不快還了
香願已自死了（生苦也生唱）憶多嬌　心痛悲珠淚暗滴不知我娘為下
鬼兒在囹牢誰看覷禍不單行苦也娘親怎知（末）作事濟不點實如今怎
生來救你早晚粥食休憂慮（淨推末科生下）假饒人心似鐵怎逃官法如
爐（生下末吊場見淨科物科）今日得君提拔起免教身在汙泥中（並下旦
上唱臨江仙）假意成謀居此處分明中我圈圍（淨）今生得遂我心期歡
娛嫌夜短快樂少人知（旦）奴家當晚得花門析戶與孫官人為夫妻止望
盡老今生百年誰知它㪷婦酒不是奴家設此一計把這梅香殺了和朱
外郎共同一處多少是好（淨[illegible]介淨）今日我便把這孫大殺了我與

你同諧鸞鳳之歡永享百年之樂（旦）計就月中擒玉兔謀成日裏捉金烏
（並下末上扮獄件牢介守牢末下）渾身是口不能言遍體排牙說不
得（下外上唱）惜奴嬌　職判獄封冤枉人心頑如鐵枉然官法如爐自識
（淨上說開介外）孫必達那殺人正賊已自拏獲得了如今將你看會單家
聽候（末扮獄卒上見生介生苦也天生唱）紅衲襖　我當初不三思撞着冤
家如醉癡最苦親娘又傾棄家私壞了懊恨遲今日遭橫死痛苦人怎知
情願捹死在黃泉陰府去理（末）望傳恩狠虎威害良民朱令史屈壞平人
怎為例下民易欺天怎欺落在羅網裏殺人還是誰我情願替哥哥做箇
刀下鬼（並吊殺末介弄下梅唱）高陽臺（作鬼上）一點幽魂滿懷冤苦冥冥
杳杳鮮悲鮮血流紅痛和淚滴交垂無端怨衝天地恨那人無語長吁冤
讐須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又唱山坡羊）怨氣衝天盈地怨魂冥冥何處
滴滴底鮮血沾衣袂李瓊梅和你假意兒將人殺了背違理萬叔冤仇難
如你冤家終須會見你（又唱後亭花）教奴怨恨你魂靈兒無所歸冤枉
難伸訴蒼天不可期你不與外人知施呈巧計使這般狠兒識眼將咱一
命傾（又唱水紅花）衝冤痛恨苦難追被伊虧悲風動處藏形無倚更無
依最難悲黃昏微雨畫在芭蕉葉底怨魂飛滅人淚珠垂也囉（又唱折桂

令　休想我死心塌地有一朝天地輪廻我那從前已往冤仇記你好忘恩義李瓊梅到陰司萬剮淩持（淨扮某子問鬭拖末上淨下外唱）少年心（扮東嶽泰山府君上）瞬目一觀塵時已列凡世（白）莫瞞天地莫瞞心心不瞞人禍不侵十二時中行好事災星過了福星臨小聖乃是東嶽泰山府君勸君莫作虧心事東嶽新添速報司切見李瓊梅淫婦謀殺人命孫必貴屈死郊中此人平日孝心可重今日有此之難上帝勅旨今差下小聖降數點甘雨其甦醒此人孫必貴甘雨沾身魂夢醒醒來冤枉自分明從空伸出摯雲手捏起天羅地網人（外下末活醒了介末唱）北新水令（介）夢魂中只聽得雨滋滋元來是死生別處渾身上都破損疼痛怎支吾（末作睬）於你有何辜天憐念小孫屠鎖南枝神魂亂手腳麻爭些半霎時身已化若不是老天周全甘雨從空下魂夢中把我頭面洒醒覺來自嗟呀（見捧介）北甜水令　拄杖身邊誰人撇下手顫怎生拿東倒西歪我怎生提拔戰兢兢氣力難加　香柳娘　想哥哥那里你還知麼兄弟在此身已化黃泉無旅店今夜宿誰家一命掩黃沙我如今掙開將拄杖按拿魂飛魄散（生將枷頭紙錢上介見鬼介）有鬼（末白）哥哥兄弟不是鬼在牢中遭盆弔死把我撇在郊外謝天降數點兒甘雨把我救醒哥哥兄弟不是鬼是人（生）兄弟你端的是來兄弟歎歎地起來扶着杖子行闌闌到家却作區處（旦上唱）花兒　荒郊傍晚星月相將漸生日沉西車馬遊人盡稀散潛步雨情廝蛇（見生末介）有鬼（生末白）你是鬼是人（旦）奴家不是鬼是人（生末）你不是鬼那死的却是誰（旦）那死的却是梅香你兩箇出去我和朱令史商量把梅香殺了切去了頭假作我的尸首誣賴你殺了奴家把你兄弟因禁牢中謀害你兩箇性命這的是我和朱令史同謀來（生末）元來是你這賤人和朱令史謀壞我弟兄來朱令史如今在那里（旦）在五里外庄子上（末生）你引我到那里去只教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並下淨上白）哼息自家今日眼跳有些箇不好李瓊梅緣何到如今不來知它是怎生（生末旦上撞淨介生唱）念佛子　聽此語方知是把梅香殺死逃避假尸形陷我落在圈圍（旦）聽取可笑伊忒不是為我每廝像伊妻無辜把人一纏擒住因為經過這里驀見伊形如鬼逐驚荒寸心如水（生末）你分明說此就理怎地胡推拒到今日更難分理李瓊梅料造惡貫滿當誅如今怎生饒你（旦）是前日不合恁的一時間設計到今日自伏不是（生末）幸遇你誰知三見鬼一齊都擒住千般受險危幸得天天周濟兩人怎掙扭口過身如何分理是共非到龍圖堦下聽取台旨（生末梅擒住旦淨白）今日

一齊擒去龍圖廳下分理便了正是休言長釣秋江上也有收綸罷釣時（並下外唱）七娘子　判斷甚嚴明受人間陰府幽冥負屈啣冤從公決斷心無私曲明如鏡（白）人間私語天聞若雷包拯便是奉勅命晝間下勅判斷間封日判陽間夜判陰管取人人無屈定教箇箇無冤遠遠望見一簇人來恐有蹊蹺不當穩便左右過來（生末梅擒旦淨上介生末唱）紫蘇丸　誰知假意將人害李瓊梅見今擒在（梅）在陰間啣冤怨痛傷悲（淨旦）誰知冤報冤和債（外白）你等有何冤抑各各從頭供狀一遍（生唱）縷縷金　它元賣酒接住寶花牌上除姓名做良人娶它為夫婦水性無準把梅香殺死私奔教我枉受刑禁龍圖聽元因（旦）奴家從幼小在風塵為它娶歸為夫婦心兒不定共朱邦傑一意私奔把梅香殺死一命（末）哥哥底娶為親誰知心走作便忘恩共着朱邦傑同諧繾綣把梅香殺死苦平人教我枉受幽冥（外）朱邦傑李瓊梅把梅香殺死了共私淫誣賴它兄弟在牢中囚禁謀夫殺叔罪非輕你兩箇合償它命（外白判）朱邦傑是把法犯法李瓊梅是謀殺故殺同謀殺死梅香誣賴孫大殺死妻室即係因奸謀殺其夫凌陷其弟事干惡逆除將朱邦傑妻小家產給償孫大兄弟將朱邦傑李瓊梅二人押赴市曹償還梅香性命（生唱）山花子　今朝謝得高明主賜黃金與作周庇李瓊梅瞞心昧己和它暗約共同謀計（和）感龍圖今朝斷理生離死別心痛梅香免得為怨鬼冤報冤家事從今脫離（末）賤人你自為娼妓哥哥把伊提挈豈（知）楊花怎拘作事更不存理（和同前旦）心寒膽碎悔之作不是不合共它設計都是一時情意（和同前梅）不念梅香當初事你指望共諧今世誰信舊生狂意共奸夫故殺奴身已（和同前外）李瓊梅感怨忘恩朱邦傑不仁不義依公斷並押街頭受凌遲（和同前淨）是當初不合同謀告公相周全寬恕（外）休要狂口胡言便押去（和同）驛程上摯殺兄弟　房店中已過尊靈前　無半點夫妻恩義懷一片狠毒心腸

張協狀元　題目　張秀才應舉往長安王貧女古廟受飢寒呆小二村調風月莽強人大鬧五雞山（末白）水調歌頭　韶華催白髮光景改朱容人生浮世渾如萍梗逐東西陌上爭紅鬭紫窗外鶯啼燕語花落滿庭空世態只如此何用苦匆匆　但咱們雖宦裔總皆通彈絲品竹那堪詠月與朝風苦會插科使砌何吝搽灰抹土歌笑滿堂中一似長江千尺浪別是一家風（再白）暫息諠譁略停笑語試看別樣門庭教坊格範緋綠可全聲酬酢詞源諢砌聽談論四座皆驚渾不比乍生後學謾自逞虛名狀元張叶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諸宮調唱

出來因廝羅響賢門雅靜仔細說教聽（唱）鳳時春　張叶詩書遍歷困故鄉功名未遂欲占春闈登科舉暫別爹娘獨自離鄉里（白）看的世上萬般俱下品思量惟有讀書高若論張叶家住西川成都府兀誰不識此人兀誰不敬重此人真箇此人朝經暮史晝覽夜習口不絕吟手不停披正是煉藥爐中無宿火讀書牕下有殘燈忽一日堂前啟覆爹媽今年大比之年你兒欲待上朝應舉覓些盤費之資前路支用爹娘不聽這句語萬事俱休才聽此一句話托地兩行淚下孩兒適十載學成文武藝今年貨與帝王家欲改換門閭報答雙親何須淚下（唱）小重山　前時一夢斷人腸教我暗思量平日不曾為宦旅憂患怎生當（白）孩兒覆爹媽自古道一更思二更想三更是夢大凡情性不拘夢幻非實大底死生由命富貴在天何苦憂慮爹娘兒兒苦苦要去不免與它數兩金銀以作盤纏再三叮囑孩兒道未晚先投宿雞鳴始過關逢橋須下馬有渡莫爭先孩兒領爹娘慈旨目即離去（唱）浪淘沙　迤邐離鄉關回首望家白雲直下把淚偷彈極目荒郊無旅店只聽得流水潺潺（白）話休絮煩那一日正行之次自覺心兒里悶在家春不知耕秋不知收真箇嬌妳妳也每日詩書為伴侶筆硯作生涯在路平地尚可那堪頓著一座高山名做五雞山怎見得山高巍巍峻碧漢望望入青天鴻鵠飛不過猿玃怕扳緣稜稜層層奈人行鳥道駒駒鮯鮯為藤柱須夫人皆平地上我獨出玄登難然未赴瑤池宴也教人道散神仙野猿啼子遠聞咽咽嗚嗚落葉辭柯近覩得撲撲簌簌前無旅店後無人家（唱）犯思園　刮地朔風柳絮飄山高無旅店景蕭條蹬嶮何處過今宵思量只恁地路迤邐（白）道尤未了只見怪風淅淅蘆葉飄飄野鳥驚呼山猿爭叫只見一个猛獸金睛閃爍尤如兩顆銅鈴錦體斑斕好若半園霞綺一副牙如排利刃十八爪密布鋼鉤跳出林浪之中直奔草徑之上唬得張叶三魂不付體七魄漸離身仆然倒地霎時間只聽得鞋履響腳步鳴張叶擡頭一見不是猛獸是个人如何打扮虎皮磕腦虎皮袍兩眼光輝志氣驍使留下金珠饒你命你還不肯不相饒（末介唱）遶池游　張叶拜啟念是讀書輩往長安挺欲應舉些少裹足路途里欲得支費望周全不須劫去（白）孫人不管它說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左手捽住張叶頭稍右手扯住一把光霍霍冷搜搜風尾樣刀番過刀背去張叶左肋上劈右肋上打打得它大痛無聲奪去查果金珠那時張叶性分如何慈鴉共喜鵲同枝吉凶事全然未保以恁唱說諸宮調何如把此話文數演後行腳色力齊鼓兒饒个攛掇末泥色饒个踏場（生上白）訛末（泥）

（末生）勞得謝送道呵（眾）相煩那子弟（生）後行子弟饒個燭影搖紅斷送（眾）動樂器（生踏場調數生白）望江南　多忔戲本事實風騷使拍超烘非樂事築毬打彈踐徒勞沒意品笙簫諳諢砌酥酥仗歌謳出入須還詩斷送中間惟有笑偏饒教看眾樂醄醄（唱）適來聽得一派樂聲不知誰家調弄（眾）燭影搖紅（生）暫借軋色（眾有生唱）罷學箇張狀元似像（眾）謝了（生）畫堂悄最堪宴樂繡簾香隔斷春風波艷艷盃行泛綠夜深深燭影搖紅（眾應）（生唱）燭影搖紅　燭影搖紅最宜浮浪多忔戲精奇古怪事堪觀編撰於中具真箇梨園院體論詼諧除師怎比九山書會近目翻騰別是風味一箇（若）抹上搽灰趨鎗出沒人皆喜況兼滿坐盡明公曾見從來底此段新奇差異更詞源移宮換羽大家推靜人眼難瞞與我分箇令利（白）祖來張叶居西川數年書卷鷄牕前有意冥朝輔明主風雲未際何慷慷一寸筆頭爛今古時復壁上飛雲煙功名富貴人之欲信智萬事由蒼天張叶夜來一夢不祥試尋幾箇朋友和它剔个（末淨）喋咀出（淨有个白拜揖末）一出來便鬧放大口尊兄先行（生仁兄先行淨契兄先行生末依次而行生）嗳休說男兒未際時困龍必有到天期十年牕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小子亂跌（末嗳淨）尊兄也嗳（末）可知是件人之所欲（末嗳末）這嗳卻與食字不同（末嗳淨又嗳末）也得詩書未必困男兒飽學應須折桂枝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小子亂跌（淨）尊兄鬧跌了（末）亂道（淨）尊兄也鬧跌了（生）亂道（淨）小子正是澤正是澤（末）到來這里打扶鼓（淨嗳末）哭得多少便飽了（淨）昨夜燈前正讀書（末）奇哉（淨）讀書直讀到鷄鳴（末）一夜睡不着（淨）外面囉嗖（末）莫是撳捷來（淨）不是外面囉嗖鬧門看（末）見甚底（淨）老鼠拖箇猒貓兒（末）只見貓兒拖老鼠（淨）老鼠拖貓兒（三合末爭淨）笑韻腳難押胡亂使了（末）杜工部後代（生）尊兄高姓（淨）小子詩賦（末）默記得一部韻略（淨）韻略有甚難一東二冬（末三和四淨）三文醬四文葱（末）那得是市賣帳（生）畢人夜來夜來俄得一夢（淨）小子最快說夢又會解夢（末）不知尊兄夢見甚底（生）夜來夢見兩山之間俄逢一虎傷卻左肱又傷外股似虎又如人如人又似虎（淨）惜乎尊兄正夢之間獨自了（末）如何（淨）若與子路同行一拳一踢打未着（介末）我卻不是大虫你也不是子路（淨）這夢小子員不得（末）法糊消食藥（淨）見說府衙前有箇員夢先生只是請它過來問它仔細（生）尊兄說得是（淨）明朝請過李巡來（生）造物何常困秀才（末）萬事不由人計較（合）算來都是命安排（末淨下生唱）粉蝶兒　徐步花衢只得回家扣嗄親看如何底（外作公出接）草堂中聽得鞋履響是孩兒來至你

讀書莫學浪兒門一箪（白）爹爹共惟萬福（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道亨則光濟天下道不亨則獨善一身汝朝經暮史晝讀夜習然後可言其命時日未至曲珠無係蟻之能運限通時直鈎有取魚之望（生唱）千秋歲論詩書緩視微吟處真箇得趣（外）黃榜將傳欲待我兒榮耀門閭（生）兒特啟今欲去未得取爹慈旨（合）願得身康健待明年那時喝道狀元歸（外）我聞伊夜來得一夢你便說箇詳細（生）兩山之間被一一非虎擒捉（外）人之夢不足信且一面裝行李（合）願得身榮貴管桃花浪暖一一躍雲衢（外白）孩兒康節先生說得好斷以決疑不可幾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我却說與你媽媽教逼邏些行李裝足之資你交副末底取員夢先生來員這夢看（生）大人說得恤是這箇謂之決疑（外）孩兒要去莫蹉跎（生）夢者奇哉喜更多（外）過飲酒時須飲酒（合）得高歌處且高歌（丑下旦唱）大聖樂　村落無人要斯笑這愁悶有誰知道閑來徐步桑麻徑裏獨自傾愀（又唱）叨叨令　貧則雖貧每恁地嬌這兩眉兒掃有時暗憶爹娘珠淚墮潤濕芳容甚人知道妾又無人要兼自執卓做人除非自若懷抱妾又無倚靠付分緣與人緝麻夜闌獨自一箇宿在古廟幾番焦燥命直不好埋冤知是幾宵受萬千愁悶千種寂寞虛度奴年少每日甘分粗衣布裙尋思今般格調若

要奴家好過得一箇意中人共作結髮夫妻相與諧老（白）古廟荒蕪怕見歸鴉叅獨自淚雙垂黃河尚有澄清日豈可人無得運時（下末上白）南人不夢馳北人不夢象若論夜間底夢時從自己心生那張介元教請過員夢先生兀底一間小屋山扇舊州青布簾大寫着員夢如神紙招子特書个聽聲揣骨且待男女吽一聲（叫生在丑在內應）誰誰（末）有少事相煩啟子（旦）慚愧二十四箇月日淺一人上門（末）又道千家貨（丑）出價見佛住把火燒香（末）先生拜揖（丑）無禮君子還是合婚選日揣骨聽聲打瓦鑽龜發課筭命（末）又道不曾學得本事那張介元特遣男女請先生員一夢（丑）咸都府旧家喚做每對手（末）怎地了不去爭交（丑）相隨一道去盤街（末）如何（丑）兩年脚不會出門（末）恰好是二十四箇月（日）（丑唱）陳聽聲潭家賽（末）待我說你（丑）權請六文做藏價賣（末）你也忒藏（丑）員夢人呼我做陸地仙幾番說中人喝采（生）先生少待男女請出那解元來底鞋履響早來（生唱）西地錦　見說道會聽聲冠朝野遍帝城佳名是則聞久矣有一夢說與聽（丑揖末白）丈丈拜揖（末）閉放死眼介元在這里（丑）在那里有解不枉做陳聽聲（生）早人要員一夢（丑）未說員夢先饒一箇聽聲（生）也好（丑）門下其聲甚清其韻又美先世以來不屬人類（生末）是甚事物（丑）別人不說你元

居烏衣國中前生是燕（末）把人作何看待（丑）兩句卦象說得好（生）如何說（丑）先世如何不是燕如何唱出遶梁聲（末）且打交你塵欶欶一道與男女揣箇骨看（丑）你要揣骨（末）相煩先生（丑捻末手）好一副骨頭（末）是何看待（丑）主門下不是正房生（末）是庶出（丑）不是庶出（末）如何（丑）你箇爹和娘數千年渾沒孩兒千方百計覓得你歸來養（末）奇哉如何見得（丑）莫怪說你箇骨是乞骨（末）且打你那骷髏（丑）今番員夢門下幾歲（生）十八歲（丑）四十八歲（末）只願度衆生十八歲（丑）甚莫時（生）子時（丑）子時是三更正有賊（末）防着你（丑）君子還得甚夢（生唱）西地錦　夢時節却未四更此身兩山上行暫見箇人如虎類被它傷却肱股（丑唱）川鮑老　君在兩山兩山成出字（末白）兩箇山是出字過一人假虎衣白虎筭來只在西方旺（末白）西方却是川地君出去向北儘得不免有些跌撲膿血疾千里外豹變一時揪熖歸來賀喜（末）從來見說見說君員夢果不知似恁地奇（生）張叶離家一千里外無夾危免得致疑（丑）先凶後吉身在清宵外君休慮（末）這也負恩女一夢續得謝伊（丑白）你也要復夢還是夢見甚底（末）夜來夢見一條蛇兒都是龍的頭角（丑）奇哉蛇身龍頭喚做蛇入龍窠格（末）你把我箇鱗當龍頭這箇當龍尾仰着頭閒看脚（末）如何（丑）廊緋（末）草葬過（丑）有四句

卦彖說得好（末）願隨（丑）道是蛇夢成龍莫爭閑不平安處也平安（末）慚愧（丑）如今却在青草內忽日成龍也末難辣辣辣（末）青宵有路（生）謝荷先生（丑）員夢錢（末）六文（丑）聽聲錢（末）又要也支六文（丑）揣骨錢（末）也與你六文（丑）看命合婚選日（末）你任休（生）得謝先生慇勤（丑）今朝員夢遇明公（末）世間多少迷途者（合）一指歧歸大道中（並下外唱）行香子　欲改門閭須教孩兒除非是攻着詩書（淨接）門兒咫尺不出多時爲孩兒欲出去淚偷垂（淨白）妝吽副末底過來（末出）觸來勿與饒事過心清涼（末）做得事先自嗽將來只莫管它便了（末背淨立淨叔）莫管它莫管它（扯末耳）你說誰（末）不曾說甚底（淨）有个（外）媽媽爲何恁地發怒（末）夥君每常恁地（淨）孩兒要出路又是我善你道焦燥不焦燥（末）教我如何（淨）吽與我吽過孩兒來（末）休休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淨）不聽自然無家中沒閙婆（末）你也忒炒（下生唱）武陵春　獨離西川無伴侶一路想恓惶（淨接）今日孩兒乍離娘（外合）一心在我兒行（淨白）野鳥同林宿天明各自飛孩兒去則猶閑且是無人照管我門戶這老乞兒只會喫飯偷我錢去布施念佛那一箇是人（外）布施布施休問落處（淨）學生（生）孩兒拜辭（淨）孩兒你去了有人少我錢時教誰去討（外）善哉善哉（淨）學你只會喫死飯（生）媽媽息怒（淨）吽副末底

過來（末作雨傘上）五里單牌十里雙堠只憑這些子（淨）叫輕放怕跌折了（末）說話一似當門犬（淨）哭孩兒你去有人少我課錢千萬與娘下狀論（外）孩兒要揀好時出去只管閑說（外唱）犯櫻桃花　孩兒去矣閣式傳消息（合）莫教兩頭顒成縈繫大家將息取試了即便歸（外）每日焚香禱告惟願我孩兒得遂平生志（合）但願此去名標金榜折取月中桂（淨白）孩兒你去千萬有好全帶花（生）全帶花（淨）似門前樟樹樣大底買一朶歸來與娘插在肩頭上（末）你好辛苦（生唱同前）張叶去矣怕路里無丈費（外淨）爹娘與你許多金珠你莫將容易怕人欺我兒（生）謝得爹娘恁旨須是每日裏禱告天和地（合同前）（淨白）孩兒有好掉篦似扁擔樣大底買一个歸來把與娘帶（末）怎地帶（淨唱同前）孩兒去矣媽媽憂憶你（合）須還是獸家自能將息雨下休憂慮頻頻寄書歸（淨）只被當直萬憾日夜罵着伊（末）你好沒巴臂（合同前）（末唱同前）早請去離又要尋宿處（淨）腌臢打脊閑兩當直着得隨它去路上偷飯喫（末）這夢得說破查晨與琴書兩具牢收記（合同前）（生白）孩兒拜辭爹媽便行（外）將息孩兒（淨）未好去叫妹妹出來拜辭哥哥（末）若一日又不說（淨）你去叫它出來（末）月是會叫小娘子出來拜辭解元（旦走出唱同前）哥哥去也妹妹來辭你京都有甚土宜則劇買些歸家里妹妹須待歸哥哥狗膽梳兒花朶鞋面頭鬚（末）休要閑理會（合同前）（丑白）亞哥亞哥狗膽梳千萬買歸頭鬚千萬買歸亞哥（末）稱你嬌臉兒（丑）亞哥有好膏藥買一箇歸（生）作甚用（丑）與妹妹貼箇龜臉駝背（末）再生箇花佗（淨）都送作嬔外去（外）試舉孩兒及早歸（丑）哥哥須記買頭鬚（淨）顧兒一舉登科日（合）正是雙親未老特（丑下旦唱）風馬兒　父母俱亡許多時知它受幾多災危獨自一身依古廟花朝月夜多是淚偷垂（白）奴家幼失恃怙又沒弟兄遠親房族更無一人諸姊妹又絕一箇祖無世業全沒衣裝（白）日三飡勤苦村庄機織黃昏一覺𥧌古廟荒蕪天色又寒雷兒欲下一盞明燈照神道買油費自少三文（又唱）儹黃花　奴家命恁窮此身無所用織絹更縛麻得人知重感得諸天打供又遭遇李大公柴米有時無教小二頻賚送今夜起朔風苦也如何恁凍（末出）荒村景寂寥地僻人行少公公教喚你們特來古廟（旦）萬福君來則甚想必是來路杳（末）東畔李三公有少事欲廝央靠特遣我門來你明日須早到（旦白）謝荷大公奴還不得大公廝提携如何過得一箇時辰奴家知了不是裝綿便是織絹明早奴家自來（末）娘子懶惰爲人只見貧勤苦強去求人（旦）曉得了貧居鬧市無相問（末）富在深山有遠親（丑下生挑擔來出唱）望遠行　鄉關漸遠飯闌

崢嶸巔險不慣行程愁悶怎消遣時聽峭里猿啼何日得臨帝輦步雲衢稱人心願（白）詩書飽學經歲時此來指望登雲梯草履行難被泥土遠觀劍閣山巍巍嘉江有渡波浩渺蘆花簇簇風凄凄獨立沙頭見梢子村庄破曉忽鷄啼（下）（丑作强人出）但自家不務農桑不忻斫代娘柔機犁使權懶能負重擔輕又要賭錢專欣喫酒別無運智風高時放火燒山欲運難容月黑夜偷牛過水販私鹽賣私茶是我時常道業剝人牛殺人大是我日逐營生一條扁擔敵得塞幕里官兵一柄朴刀敢殺當巡底弓手假使官程擔仗結隊火趕了均分縱饒挑販客家獨自箇擔來做已有沒道路放五七隻獵犬生擒底是麞麂猱擲有采時捉一兩箇大虫且落得做袍搵腦林浪裏假粧做猛獸山徑上潛等着客人今日天寒圖箇大膘懦弱底與它幾下刀背碩猾底與它一頓鐵查十頭羅刹不相饒八臂那吒渾不怕教你會使天上無窮計難免目前眼下憂（丑下末做客出唱）生查子　重重疊疊山渺渺茫茫水行貨已齎排獨自難區處（白）但小客肩擔五十秤背負五十斤通得諸路䟽扶辨得川廣行貨衝烟披霧不辭千里之迢遞滯雨冒風何惜此身之跋涉欲經過五嶺山上小客獨自不敢向前等待官程不然車仗㕑趕過去正是養家千百口只恐獨自失便宜（淨作客出喉）客長相待過嶺歇子（喉末喉）客長（淨末相喉末）甚人遠觀不審近觀分明誰（淨唱）不相見多時（末）我門不認得你（淨）不認得我一畨成都府提刑衙前打賣金駞駝底（末）是了我略記得手姿（淨）我是甚麼人我是客家行南走北有聲價人它來買金駞駝與我（末）我門約莫記得客長到被它打（淨）你說錯了（末）客長在下頭它在上頭打拳（淨）它都我不看打我在下面兩拳如飛有（末）你如何叫（淨）我不叫甚年會叫（末）恁地不叫（淨）大痛無聲都叫不出（末）依然喫拳踢（淨）時耐賣金駞駝底走來抱我腰被它把一拳打（末）膃（末）是我（淨）它打我一拳被我閃過踢了一脚（末）兒亂一和（淨）我是誰（末）有眼不識太山如今要過五嶺山怕有剪徑底刼掠人廝趕去（淨）好好好你撞着我是你有采客長是耶里人（末）是梓州人客長仙鄉耶里（淨）我是浙東路處州人相趯相打剩鎗使棒天下有名人（末）慚愧拖帶一道行（淨）你命快撞着我一道行（淨唱）復襄陽　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擔兒擔不起怎趕得程路氣力全無汗出悄如雨尚有三千里怎生行路（末白）挨也我上又不得下又不得且歇一歇了去坐地（末唱同前）一步遠一步一步遠一步你與我同出路也被人欺負遇着強人你門怎區處把擔杖錢和本使與它將去（淨白）我物事到強人來刼去你自放心我使

戦路棒與你看（末）顧問（淨使棒介）這个山上棒這个山下棒這个船上棒
這个水底棒這个你喫底（末）其餘地地頭棒（末）甚罪過（淨）棒來與它使棒
鎗來與它刺鎗有路上鎗馬上鎗海船上鎗如何使棒有南棒南北棒有
大開門有小開門賊若來時我便關了門（末）且是穩當（淨）棒更山東棒有
草棒我是徽州婺源縣祠山廣德軍鎗棒部署四山五岳刺鎗使棒有名
人（末）只怕你說得一丈（淨）我怕誰（丑走出唱）唯不得要去（末）尉遲閒看單
雄信（淨）來你喚做叔賊（末）莫要道着（丑叫）林浪裏五十箇大漢不得出來
我獨自一箇奈何它（末）好一對（四淨）你要對付誰（丑）對付你你來抵敵我
（淨）你來叔我物事（末）我也知得（丑）你要好時留下金珠買路我便饒你去
（淨）你抵得我一條棒過時便把與你去（丑）莫要走（淨）我不走一箇來我不
怕你（丑）兩箇來我也不怕你（淨）三箇來我也不怕你（丑）四箇來我也不怕
你（淨）五箇來我也不怕你（末）都說得一合（淨）要打是使打（丑）這里扶且打
短棒（淨丑米立）（末）客長怎地不動慚愧我且擔擔走了（丑）猜你那里去（末）
却又會說叫（丑）我思量鎗法（淨）我思量棒法（末）了得孫子（淨丑）打有介（淨）
倒告壯士乞條性命（丑打末）告乞留性命（丑）你也膽大它要來抵敵我我
把你擔杖去暑略地高聲我便殺了你經過此山者分明是你灾從前作
過事沒興一齊來（丑下淨在地喚末）客長你相悞（淨）挨也相救（末）好你說
一和大開門都使不得（淨）我只會使雪棒（末）又骨自說（吉）兩人查裏都把
去了（淨）查裏由閑可惜一條短棒（末）隨身之寶你且起來（淨唱）福州歌
伊奪擔去我底行貨都是川裏買來底我妻我兒家裏望消息（合）雪兒又
飛今夜兩人在那里睡（末）它來打你你不肯和順好言告它去使鎗使棒
一心逞雄威（合）擔兒把去今夜兩人在那里睡（淨）朔風又起擔兒裏紙被
襖兒盡叔去手兒腳兒渾身悄如水（合）雪兒又飛今夜兩人在那裏睡（末）
你莫打渠苦必苦廝打你每早先輸你腰我腰沒錢又無米（合）擔兒把去
今夜兩人在那里睡（末白）下山轉去休（淨）上山去（末）上山做甚麼（淨）沒擔
空手人最好上山（末）却來打渾下山去（淨）下山也好（末）如何（淨）下山去借
一條棒更相打一合（末）你使不得（淨）願你長做小婁羅自有傍人奈汝何
（末）百草怕霜霜怕日惡人自有惡人磨（並下生唱）七娘子　朔風四野雲
垂地向長空六花飛墜獨上高山全無力氣奔名奔利直如是（白）一陣風
來一陣沙千山萬里沒人家可憐回首鄉關路極目陰陰天一涯上山下
山山復上古木森森迭疊峰山陰經月雪難消恰值今宵雪又降前山高
處有人烟喜得今宵一夜眠苦也更無存宿處此身寄在阿誰邊（又唱）普

天樂　張叶告蒼天情孤苦從小裏蒙嚴父教六藝通武通文直欲更換
門戶今應舉天欲暮大雪紛紛登山路兩頭望更無宿處今夜若在此山
莫教叶此身遭遇狼虎（丑作猛人出伏在地上生白）怪風一陣有如裂帛
之聲唯猛獸棄富不得無禮吾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丑）起身唯漢子吾
乃一方壯士此處猛人便是官程不放它下山若是車伏豈容它空過汝
生得貌如秀士料想不是客家我且饒你一下鐵擔留金珠買路（生）叫壯
士（唱）凉草虫　姓張名叶是川里居本是讀書輩應着科舉有些路途費
我（白）逕要支望情念心全取饒張叶裹足一路來去（丑白）理會得飛賊投
火送過死來林浪裏五十箇大漢休得要出來（生）苦苦（丑）這是甚底（生）是
刀（丑）這是甚底（生）是查（丑）這底（生）是棒（丑）看你要那箇喫（生唱）胡搗練
張叶有些子盤貴錢怕一路欲支遠家又遠望周全望周全莫將去念身
上寒况兼又無旅店時運蹇望君今善眼相看（丑白）你到軟頑剝了衣裳
（生）告壯士善眼相看天色又寒（丑）金珠與我萬事俱休稍稍稽遲一查打
殺了你（生唱同前）金珠有些子做盤纏逕西川若要平分把一半與望周
全（丑白）一半回過一壁打（生）倒一半金珠便放行此山喚做萬人坑閻王
註定三更死不許留人到四更（丑下末作土地唱）臨江仙　裂帛一聲人
叫喚猛人打倒公庚當山土地泪雙流張解元不合在它煙爐裏爭鼓不
低頭（叫張解元醒生唱）搗多令　叔去我盤纏皮肉打悽孛一身如水没
此歸今夜更無存宿處我拚一命赴黃泉（末唱）油核桃　君令勉強起試
聽呵獨自怎生經過此咸災禍（生）我怎知初托大兩查一擊渾身破今宵
大雪寒殺我（合）命蹇時乖撞着它冤家要歸如何歸（生）今忽逢老者下山
呵宅居那里周全款宿一夜（末）問我時須說破當山土地吾親做墻伊規
身說些介話（合同前末）君今轉下山有一家朱門兩扇屋雖破是鴛鴦瓦
（生）又怎知它看我樹得尊呵周全我今宵免得心腸挂（合同前生）只得扶
病起下山呵尊神怎說叶心下略托大（末）草繋門君解破靠歇須有人溫
顧不消慮及道如何過（合同前末白）唯面來底甚人（生）精身看（末）兒子究
危扶取君依然足下起祥雲從空伸出擎雲手提起天羅地網人（末下生）
感得聖道去也只得山根試扣門滿空飛雪正紛紛洛陽無限花如錦待
我來時不過春（生下淨佐神出唱）出隊子　特降祥雲爲猛人知那路人
路人是張叶有佳名桂籍之中有姓名今宵定沒宿處來扣門（白）吾任五
鷄山下遠近俱聞聲價顯聖八百餘年三度有些爭錢來燒化尊管虎對
狼又拿豆麥禾稼雖氣味知它如何豬羊肉那曾緊挂祭吾時多是豆糕

糍糕陰空裏一箇鄉霸似泥神又似生神唱得曲說得些話張叶蓮寒被賊來驚吒當山土地無可奈何借此之處與它宿過一夜貧女回來必不容它憑小聖說教希吒吾殿下善惡判官顧一員到吾部下（末作判官出唱）五方鬼　呼喝一聲悄如雷鳴聽得元來是吾尊神未知說着緣底事召語直德惡猙獰有何事緣人驚（凈）五雞山下有一強人把張叶盡刼更沒分文又打一查皮肉破此人有一舉登科分科汝輩怎安穩（末白）告尊神如何商量（凈）移我供床與它打睡（末）又道錦被堆（凈）教它與貧女睡及弗穩便（末）也骨自曉人事（凈）爺爐裏又腌臢它來供床下睡小神思量外面門破弗好看叫小鬼來你兩箇權化作兩片門（末）判官如何做門（凈）且叫小鬼來商量（末）小鬼在疾速過來（丑做小鬼出唱同前）吾是直日小鬼甲頭也弗識肉也弗識酒（凈）唯汝口應是沒量斗（末）它喫了甚麼（凈）滿殿裏箇箇都是口臭（末）告你莫說自家醜（凈白）狀元張叶因被賊刼忽到此來我心快快外面門兒破得蹺蹊差你變作不得稽遲（丑）獨自只作得一片門那一片教誰做（凈）判官在左汝在右各家歸了一隻手有人到此忽扣門兩人不得要開口（末）好似呆底（丑）告尊神做殿門由閑只怕人撥去做東司門（末）甚般薰頭（凈）來候貧女歸往廟門開時要響閑時要迭稍稍

有違各人十下鐵槌（丑）單是鐵槌又着打釘（末）釘殺了你（凈）演一番看（末）（丑）做門有介（生出唱）五供養　五雞山下更沒人知我行藏衣裳剝去露痕傷雪兒又下朱門閉景物慚惶來古廟試問取投宿又何妨（又唱同前）尊神德試聽念是成都府裏才人張叶往往宸京取功名經過此山强人把我金珠都刼盡又被傷皮肉欲投眠是故特特啟朱門（凈）張又我最靈（末）會話如何不靈（生）拜謝得尊神特顯聰明（丑）朱門兩扇閑了又還扃（末）問如何便會做聲（凈）張又你胡亂去供床下睡一宵（生）謝得尊神幸然解得廟門開痛舌飢寒塞滿懷今夜閉門屋裏坐應沒禍從天上來（生下）（丑）你到無事我到禍從天上來（凈）低聲門也會說話（丑）低聲神也會唱曲（末）兩箇都合着口（丑）兩箇和你莫是三人（末）必有我師（凈）怕貧女歸來才說話貧女便驚了若還轉去李大公家又成利害都與我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末）貧女歸來稚靜着（凈）拄了門待貧女歸來自歎嗟（末）低言（丑）都低聲（旦唱）新水令　朔風凜冽實垂地見長空六花飛墜踏雪歸來也伏一點燈兒伴岑寂（白）作事不敗知必定沒前程甚人來撞開我廟門今日不是牙盤日裏頭都拄了叫開門（打旦背）（旦）逢逢逢（末）恰好打着二更（旦）叫開門（童打丑背丑叫）換手打那一邊也得（末合口）（旦唱）江兒水　甚人

入奴廟裏把門到拄（丑弗大邊拄末想你也丑判出）教奴獨立在雪兒裏漸漸朔風似刀割體渾身如脫在那江兒水甚人來投此處早早開門莫教奴家立地（旦打丑背叫開門開門丑喫驚末如何甚地響丑叫換腔生）路人無眠也投此處宿閑門怕風透了人難睡（拴住門閑丑淤末又來丑揍）此是奴賊刼它去（末不干你事丑道我是門神也不知生揍）衣裳剝盡身如水（凈）判官和着小鬼收拾威光且來此處立地（末白）都由你（丑）大王曉事外面寒冷教來裏面立地（末）不似暖閣（旦）告尊神奴家要問它仔細望收拾威光（凈）上頭便不要我在它面前立地（末）且尊重歇子（丑）今夜是人一邊使竹拄一邊大拳搥（末）强似去爭交（凈）兩片門兒入廟堂（丑）問它仔細不相妨（末）勸君自掃門前雪（合）休管它人屋上霜（末凈丑下旦唱）揭練子　君還是往何方不知怎地有痕傷見着伊委斷腸（生唱）鎮南枝張叶本是秀才成都府人因鄉薦貴冕欲往宸京奈何程途遠（旦）莫是登此處山狒五雞被人騙（生）因登此山上强人衣虎皮把叶刼掠淨賤一查打得皮肉破損鮮血滿今到此忽遇伊未審誰望情念（旦）奴家世本富室只因水火家不易（生）幼閒父母俱亡又沒兄和弟居此廟五七年又過君德狼狽（生）平日在家裏須讀古聖書這般雪兒才下多是飲着羊羔淺

斟綠蟻或賦詩或探梅又怎知這滋味（旦）君休要舉那時目前是物不如意衣又沒被席全無盡出不得已君口食奴自供要睡時先自睡（生）張叶且安置明朝定（末）起過身虛浮赤腫今夜命爐裏彎跧歸定風雨至（旦）奴進君些子粥更與君蓋命被（生白）衣食全無眼下憂誰知今日禍臨頭（旦）愁人莫向愁人說（合）說與愁人展轉愁（並下末作李大公出唱）豆葉黃瑞雪紛紛便覺豐登感得吾皇一人有慶（凈作李大婆扶唱）亞公早辰燒香謝神明惟願兩口兒夫妻頭白牙黃免得短穿（末）命字末沒一个是（凈）亞公我住五雞山下七八十年見了幾家成敗不知我屋裏長長亢大麥飯長長喫大等糞（末）又道珍羞百味我且問你你見誰家成敗（凈）且如那貧女屋裏姓王喚做王有錢只因父母喪亡水火盜賊害了家計如今只留得箇女孩兒在古廟中做種你箇老賊全不知慚羞（末）你有甚慚愧（凈）我屋裏也有錢（末）你又幾錢（凈）我如何沒錢我前日賣一箇豬又賣三隻雞又賣八斤芋一籃大等蔴（末）是你有錢珠子王員外（凈）可知我屋裏有錢屋外有田屋後有園屋傍有船屋上有天（末）巧算（凈）手裏有拳（末）我有模樣兒你適來說貧女則甚（凈唱）忒忒令　每常間緝麻做布那貧女趕得些功夫幾日來雪下你全不相顧叫小二來送一瓶酒一方米一塊

豆腐（末白）莫與它莫與它（淨）老書生你怎地了不得（末）我怕它喫了口腥臭（淨）肚饑米做飯湯把腐煮羨寒使喫酒那得會口腥臭（末）我也知得了你叫小二過來（淨）叫小二小二（丑作小二出唱同前）你閑時叫小二使走（末如何丑）今日是事卻都休（末你好會惱丑）嫩雞一隻一瓶濁酒我也不買油不擔水不封菜也不去看牛（末白）休休你今日也不須喫飯（丑）不容我喫飯我自去煮芋粥喫（淨）孩兒也把一碗與娘（末）這一對不弓了口（末）（淨合唱同前）大雪下渾身都似水我雙雙底早尋思貧女有時央靠它縫麻苧有些豆腐些兒酒些兒米教孩兒送與（丑白）送與个貧女賤人我不去（末淨）你罵它則甚（丑）我怪它（末淨）因甚怪它（丑）我一番見它在廟前立地我便問它貧女姐姐你人恁地孤孤單單我恁地白白淨淨底只是嘴烏（丑）你不然胡亂嫁與我那个丫頭到罵我欺我是小孩兒（末）明年恰好四十歲（丑）四十一歲（末）我知得了（淨）也好也好它若有遺一項我自與孩兒討个新婦（末）甚物事（淨）它須未打得酒水（末）你且與我斟酌（淨）孩兒看娘面送與它（丑）我只是不去（末）亞婆我有道禮你只說道改日娘自討與你做老婆它便擔去（淨）說得是叫孩兒你且送與它改日娘做衣服打扮你自討與你做老婆（丑）亞娘定定與小二討做老婆（末）不嫁你田庄（淨）來

來我去討米和酒并豆腐斷送你去（丑）我得老婆便去（末）且是快當你去再三傳語表娘心（丑）只怕前村雪又深（淨）此米應須還得下（合）果然勝似岳陽金（下生唱）皓相思　父母家鄉知幾遠怎知道兒狼狽（旦唱）斗聽得君家長吁氣亦帶累奴垂淚（生唱）獅子序　張叶恨時來至居家出路長是不利（旦）不在疎狂惟在自守已看造物何如（生）張叶只仗托詩書（旦）奴家惟憑針指（合）遂來順受須有通時（旦）愚意誰無禍當自遣將息身上沒事商議（生）眼下裏衣單又值雪況肚中飢餒（旦）粥食奴旦夕供些（生）衣裳身上藍縷（合）胡亂度日別有區處（生）聽啟自來不識恁底平日我衣冠濟濟（旦）沒奈何風雲際會時應是勝如今日（生）沒盤纏怎生得去（旦）休煩惱須待時至（合）常言道好事不在忙裡（旦）奴覷着君家貌美須有个荷衣看體（生）深謝得娘子恁地說卻又怎忘恩義（旦）奴供僐饍食粗衣（生）叶感戴此心此意（合）前生料得曾共結會（旦白）甚人來（丑作小二挑擔上唱）字字雙　一石兩石米和穀也一擔擔兩桶三桶臭物事也一擔擔四把五把大麁柴也一擔擔豆腐一頭酒一頭也一擔擔（旦白）小二哥大雪下你來則甚（丑唱）雙勸酒　阿爹阿娘教我傳語些兒酒米擔來與你要時你使留住不要我便將去（旦白）甚感大公大婆見這般雪兒下教你送來與我

我如何不要（丑放下）貧女姐喏（旦）小二哥解元在此着个拜揖（丑揖生）小哥是誰家令嗣（丑）小哥我是大哥今年四十一歲了（旦）這是李大公令嗣（丑）貧女姐這貧哥那里住（旦）小二哥莫恁地說（生）娘子張叶身上疼且入裏面去（旦）解元你去西廊胡亂喫些子飯了睡休（丑）兩人說話恁和同正是天生窮合窮（生）今日得君提掇起免教身在污泥中（生下丑）這（貧）哥是誰（旦）小二哥它是好人莫要傷觸它（丑）你叫做貧女它叫做貧哥（旦）它是秀才因過五鷄山被強人劫了如今特來我廟中安下一來雪兒正下二來身上查瘡未好好時自來叫取大公大婆（丑）我有些好事向你說（笑旦）小二哥有甚事（丑）我有笑（旦）笑且說（有个旦）有甚事如何不說（丑笑）我要說又怕你打我（旦）我不打你你自說（丑）我便說（旦）你說（丑）我爹和娘要教你與我做老婆（旦）教你來與我（丑）教你來與我做老婆（旦）唾打脊不曉事底呆子來傷觸人打个貧胎（打丑丑叫）好也保甲打老公老婆打老公（旦）作怪我嫁你看牛骨自不中二分像人七分像鬼（丑）我像鬼鬼頭髮須紅（旦）口邊乳腥未斷頭上胎髮由存到來出言道語（丑唾）丫頭兒胎髮恁地長你沒我屋中自餓殺了你（旦）我去說與你爹娘（丑扯旦）莫去說餓我老婆（旦）你卻又驚（末上）劒誅無義漢金贈有恩人我教孩兒送些物事來怎

地不見歸自在這里厮炒如何（旦唱）朱奴兒　奴感謝公婆恁地大雪下托物來想惠又感哥哥冒雪至出言語話咸無知你只道沒這樣兒怎敢要與奴為夫婿（末小娘子）適來它不擔那酒米我婆遂撩撥它說與改日娘行與你娶貧女它歡喜冒雪擔至你莫道沒這樣兒苦欺它道沒張志（丑）爹爹它欺我我說與你（旦）你說甚底（丑）我適來擔到廟前見一个苦胎與它厮纏口裏唱箇囉嗹囉囉嗹把小二便來薄賤你只道沒這樣兒甚人做得人宅眷（末白）回光返照敢子叫娘子這是甚人（旦）雪還不下大公情罵也自知了成都府有一秀才欲往京城赴試到這五鷄山被賊打一鐵査劫了盤盡身上沒衣口中沒食瘡痕沒藥醫歸去沒盤纏夜間又無被蓋廟裏又難安歇恰才問它仔細令嗣送酒米來（丑）个丫頭到官司直是會供狀我便是着嚮个（末）你只是沒道理孩兒你先歸去（丑）我歸去說與亞娘不要你做老婆（末）它不煩惱（丑）你莫欺我第一會讀書求第二會看水牛（末）點管喫跌（丑）自有釣魚處不在淺灘頭（旦叫）張解元大公在此扶痛出來相叫則个（生唱）夏雲峰　展愁眉舒病眼勉強徐步廊西（旦）張丈秀才且與大公施禮（末）久聞清德不探知不及前諧（生）正雪張叶在病中那值逆旅（末唱）賀筵開　老夫年老脚衰近日不出外故不探知（旦）那

更雨雪紛紛恁作威此處不曾得暫離（生）張叶因被狂人刼打一查長泪垂（旦末）君想是少些箇衣自覺寒多形恁底（生）娘行老丈恁底言語先世曾結會似親故知（旦）我公休與婆知種些善基有舊底衣服把贈與末几底老漢有粗道服贈君家須着取（生旦）深感謝我公恁底且得遮却血污衣（末白）老漢然雖是箇村疃落里人稍通得些个人事平日裏終不成跪拜底與它一貫唱喏底與它五百沒這般話頭只是架上沒你衣我衣懷中沒你錢我錢（生）足知公公大度（旦）奴家在此廟中將傍六七年不得公公吽喚誰來管你（生）謝荷公公張叶人非土木必有報謝之期（末）老漢且歸衣裳看取抵寒威（旦）不靠公公又靠誰（生）萬事到頭終有報合只爭來速與來遲（下）（後作勝花出唱）金錢子　桃杏儀容不覺又年笄歲畫堂中隨它伴侶聽這別院笙歌管絃聲沸驀忽心閑小樓東欄杆鎮倚（又唱）賞宮花序　勝花女四時中心下沒事縈繫除非上苑隨趁度芳菲歡會思之論梳粧和針指怎曉得仗托雲鬟粉面使婢隨侍臨鸞照時那飾容都是它筆承直白日笑語長是縈春臺則劇情和富豪家人中最貴最第一感得吾皇時召身赴瑤池春去夏月芰荷香鎮拂鼻小舟時泛和羨歌遊戲秋至綵樓高龍山登月正輝宴着紅裙終夜一任眠遲冬季賞雪膽瓶

簪梅數枝幾閒圍坐飲羊羔風味須知富貴自然嬌豔有不搽紅粉也相宜（白）自古道剗人不貴玉婈人不貴珠生于富貴之家皆不知此身之樂奴家爹爹王德用身爲宰執名號黑王媽媽兩國夫人劉氏知它享了多少榮華受了多少富貴家父當朝號赫王幾番宣喚也宮粧莫教轉面一回顧真个三十六宮無粉光（下）（生唱）薄媚令　愁多怨極歷盡萬千滋味幸幾日身安免憂（旦）聽得傍來無事使奴暗喜合又值那雪晴雨霽（生唱）紅衫兒　獨步廊西觀欲斷自覺孤恓奈眼前盡成怨憶（旦）此處村僻荒羌那人煙最稀早晚奴獨坐獨行　便過得（生）才到黃昏至虎嘯猿啼起論娘行恁嬌媚何不嫁箇良壻熟斂癡迷貌醜尤過一壁奈身無寸縷況兼親戚俱無誰來管你（生）算來張叶病相將漸漸可然恁地歸尤未得娘子無夫叶無婦共成比翼能學在肚裏異日風雲濟身定到鳳凰池一舉登科強在廟裏帶汝歸到吾鄉真箇好哩（旦）你好不度已你好忒容易這言語甚張志還嫁汝好端人疑惹人非奴似水徹底澄清沒纖毫點翳請君自即出門休在這裏（下）（末出賺）我且問伊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淨）我貧女緣何摳疾走出去（生）告婆知念叶歸鄉尤未得它又無夫叶獨自底我着言語扣它它摳着淚將人罵詈（末）我婆扯住（淨）秀才說話蹺蹊不要時

我做箇說合底請它歸着些言語說化伊（末）我婆要與你說作一對兒（生）仗托公公做主議（淨叫旦）出且休要怒起你歸來說箇仔細（旦）聽奴咨啓（旦唱）金蓮子　廟門鬧个閙留此處你沒活計我周全你好不傍道理（末）（淨）驀忽地恁說它便漾出去（生）畢人此住無所倚幸然娘子沒夫壻（末淨）你說得是我公婆看時精神恁磊落一對好夫妻（旦唱）醉太平　明日恁地神前拜跪神還喜妻嫁君時覓一箇聖杯（生）娘行恁說有些兒意（末）不消得我每爲媒氏（淨）公公你出个猪頭祭土地（合）有緣時賀喜（末）尾聲只此一言是的實（淨）婆婆勸你休走智（生）我異日風雲濟會時（淨白）明日公公辦些福物笑婆婆辦一張口兒（笑）（末）只會壚相你笑甚底（淨）做媒須着辦對面笑（末）你也忒笑（淨）莫怪說好對夫妻只是窮媒人畫在不言中（生）有緣千里能相會（合）無緣對面不相逢（下）（外扮夫人出唱）女冠子　位遷極品簪纓執象板派家傳詩禮門排朱紫更兼親戚盡皆豪邁當朝爲宰執一女笄年未及婚嫁這些兒愁悶鎮在心頭無緣可解（又唱）鵲沖天　沉吟一和猛省孩兒事未負嫋娜巧身材桃腮和杏臉每日把珠翠若神女貌玉女面百事盡皆能試看它能寫染強一京好宅眷年當笄歲感得吾皇數次宣着个好姻緣除非是狀元若招駙馬也不辱貌不偏難樂

耀兩俱全試看今歲裏必有个好姻眷（白）我底女孩兒它爹爹是當朝宰執媽媽是兩國夫人終不成（不求得）一个好因緣除非嫁个讀書人不問簪纓不問貧但願五湖風月在不愁無處下絲綸（下）（淨扮神出白）剔銀燈　吾血食一方却最靈百餘歲都說吾感應年年祭戶見沒節病獻四五楪芝麻糖餅一陌兩陌紙錢如何會通靈顯聖（白）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吾聞張叶乃清朝舉子帝國相儒欲要貧女作結髮夫妻（笑）有小聖底萬事俱休沒小聖底我白多年五雞山上一个大王剗地與人做鴨到叫作鴨精大王（末出唱）大影戲　今日設个几案喏些兒事要相干（淨相干莫是空口來問我末旦跪下又唱拜）韶歌子有个猪頭至（淨笑指）（末白賊老傷喜歡淨）斟些兒酒食須教滿（末）怕張叶貧女討杖杠是它夫妻是它賓緣千萬兒轉（淨）有猪頭看猪面看狗面（丑作小二出唱）縷縷金亞爹不曾見一个大猪頭移時還祭了我便搶將走（末）韶歌兩个成親後須要與酒（淨）尊神等候許多時如何恁生（末白你好急性搗拜元和娘子出來淨斟酒末旦末好生唱上）思園春　你要休時我未休（淨）早來吾殿下喫猪頭（旦）出靈杯不許後教我恁生留（生）添人葫蘆水上遊葫蘆兒況後我共伊休（淨白）你與小聖都一般又弗是能又弗是蠖（末）門里有君

子解元和娘子敬神如神在聽老漢請神（丑）亞爹我濕酒（末旦）未好待我請神了（淨）胡亂早濕酒（末）合着口（丑）亞爹早請神我要肉喫（末）不亏了口（末）我那神道威（淨）睜眼作威（末）怎比馬明王（末）喏香烟才起淨酒濕在盞裏（末）小二聽得（丑）神要斟酒（淨應末）香煙馥郁（淨韭十火燒肉丑偷喫）一（半末）如何小二（丑）神道不喫肥个（淨唱）肥个我不嫌精个我最忺從頭至脚板件件味都甜（末）我个神道靈（淨）可知道靈（末）廟祝甚年會肥（淨偷酒）（肉有介末）請介元禱祝（生唱）菊花新　靈神聽啓成都府任奈張叶自劾攻書因往宸京路途裏被劫取有袠足之費盡劫將去一查打倒冒瑞雪投入神祠裏睡不穩靠恙無限不如意忽逢貧女又沒夫叶為妻見欲成姻契獻神綠醸（末白）下馬當風酒當初獻小二濕酒（丑）濕酒了（末）未曾濕如何說濕酒了你直恁不志誠（打丑介）亞爹我濕酒了（末）低聲再濕酒（旦）（哭末）甚聲顫（淨）沒肉（丑應末）沒肉也應（丑）濕酒（淨入偷喫末）請娘子禱祝（旦唱）後衮　妾身年少裏父母俱傾弃在神廟六七年長獨睡論雲說雨怎曉得這言語偶遇它張叶要為夫婿神還靈異賜照枉許妾同連理若不是匆匆分散無終始不知如何但默默意如癡更滿斟一盞獻神綠醸（末白）一盞既斟酒當亞獻酒又不濕打這困雨（丑）亞爹酒濕了你莫打我口邊不濕畢竟是神喫了這回主張看（末）也好你更濕酒（丑唱）歇拍　哽咽無言淚揩拭濕酒時又沒人喫鷄鵝盃深漸遶還斷消消（淨偷酒末打）（唱）見得神靈異兩頭都是（淨）脫勤來獻謝你門三獻都不喫（末九背不喫）（淨拴）張叶是貧女因緣宿契今生重會何綉幃教魚水許結同心結永諧連理（生旦合唱）終衮　似鸞鳳和鳴相應青雲際效鶼鶼比翼鴛鴦雙雙戲相憐相愛偕畫老與伊隨侍把伊托在心兒裏（末）神歆鬼舞況我門村落皆歡喜願廝守終久于飛（合）身赴月宮折桂枝已兩兩同歡會這些滋味美（淨白）兩个已成姻眷（末）是也（淨）土地冥歸後殿（末）大王回雲也（淨）我去討那夫人（末）則甚底（淨）各自排个筵席（末）又要喫（淨）三獻三獻酒肉不曾見面（末）只說喫底（淨下）（丑）我去切肉來（末）我討你娘來（生旦）謝得全取兩成雙（丑）我討鹽來你討娘（末）今日歡娛嫌夜短（合）鬧時寂寞恨更長（末丑下）（旦唱）添字賞紅娘　先來是奴心兒裏悶驀撞見伊夤緣怎知君家共成連理枝共成鸞鳳飛（合）願得百歲鎮同諧渾不暫離（生）榮辱等來是前生定只得守已儒冠未必將人悮我直恁底悮我百事亏（合）願得一躍過龍門榮歸故里（旦）貧窮困苦誰知道雙眉暫舒君須異日休得要忘却奴厚期忘却來廟裏（合）願得相看鎮長恁如魚似水（生）詩書禮樂會躋

歷我敢負伊伊家放心不須要慮及辜我妻慮及辜負伊（合）願得前意鎮如和團圓到底（生旦白）相煩李大公兀底早來（丑出唱）賽紅娘　先來小生心兒悶見貧女又嫁（末接）三分似人休得要言語詐（丑）靠跌喫教醉熟熟我方才罵它（末白你罵它照管我打你生大婆末否來大婆來了旦大婆赤脚來淨穿鞋出唱）先來是我脚兒小步三寸蓮（末白）一尺三寸（淨拴）一个水穴闊三尺橫在廟前（末白是有一个水穴）（淨）被我脫下綉鞋兒自作度船（末白）教誰來撐任你（淨）着了鞋顛禮神道萬福（生）凡事仰賴婆婆主盟周全我夫妻兩口（淨會喜拜拜旦）謝得公公婆婆（丑）我自歸去（末）怎地歸去（丑）討耐它添兩字也得（生）甚字（旦）謝得公公婆婆哥哥多少是好（末）你好生受（淨）亞公今日慶幾酒也不問清也不問濁坐須要凳盤須要卓（末）這里有甚凳卓（淨）特特喚做慶幾如何無凳卓叫小二來它做卓（末）也好（淨）孩兒想你好似（丑）好似甚麼好似个新郎（末）甚般歇道你好似一隻卓子（丑）我是人教我做卓子（淨）我討果子與你喫（末）我討酒與你喫（丑）我做（末）慷慨（丑）喫酒便討酒來（末）可知（丑）喫肉便討肉來（末）可知（丑）我才叫你便是我肚飢（末）我知了只管分付你做卓（丑為卓生）公公去那里討卓來了（丑）是我做（末）你低聲（安盤在丑背上淨執盃旦執水丑偷喫有介）（生唱）排歌　張叶謝公婆（生）感豐豐家周庇（旦）從年少得濟惠到今日成姻契（丑亞爹末丑粗我你說丑肚飢將入哭末怕你照風藥來你喫淨拴）五百年前已曾注記我今日來擷擷你（丑又偷喫末淨合）勸君一盞莫辭推顧你夫妻諧百歲（旦對白旦唱）奴家勸婆綠醸也拚个熟熟醉（生）叶多謝家賜惠怎忘得恩和義（末）兩口從今日自當愛惜詩書自當記得（淨）你對夫妻且恁底奇哉對夫妻直恁底（末白）知己知彼（丑）做卓底腰屈又頭低有酒把一盞與卓子喫（末）你低聲（旦唱）紅綉鞋　小二在何處說話（丑）在卓下（淨）婆婆討卓來看甚稀姹（丑起身淨問卓那裏去了丑）告我娘那卓子人借去了（末問借去做甚丑）做功果遺漯淨使着它（末那些个喫）（淨生旦唱）刮鼓令　今夜盡歡（淨）我喫滑須教滿（丑）我每喫得十來碗教一掃喫盡鹽（末）娘兒兩个忒熱亂（生旦）一村只有君過門（合）前生已結今生分通宵裏飲芳樽通宵裏飲芳樽（生旦白）謝荷公婆又成括擾（末淨旦）圖安樂胡亂度時（生）相看幾日去京華（淨）未好尋思渫了它（末）休戀故鄉生處好（合）受恩深處便為家（並下）（外唱）風入松　東風習習破宮桃殘雪才消柳芽穿地拖金色（復接）奈深沉庭院簫條延遲燒燈過後園林一派如揩（外唱）祝英臺近　畫堂深人悄悄春入杏花梢青雨弄晴蝶粉蜂黃

相傍養花時候（后）碧藻翠荇水底牽風魚遊池沼（合）畫闌邊來往遊人嬉笑（外）時到粉墻低曲徑窈一段景偏好小院邊亭一簇神仙珠翠鎮相圍遶（后）聽道賣花聲過橋西奇葩爭巧（合）亂鶯啼遶着喬林鬧（外）清曉侍婢不惜千金相呼聞百草遺珥墮簪（合）戲看鞦韆不禁笑語聲高（后）夭桃過閑渾若燒空雛禽時叫覷景處覺得奴心煩惱（外）失笑我女休得閑愁寬取汝懷抱好事怎勿今歲賢良須是選个年少（后）焦燥此心非為求親容奴咨告（合）為傷取容光將老（外白）男便當婚女便當嫁今年卻是春選之年媽媽與你選个有才有貌底官人共成姻契（后）深感媽媽（外）止圖才學有佳名（后）不擇貧寒事便成（外）無限朱門生餓莩（合）幾多白屋出公卿（並下生上）水調歌頭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前程事業豈期中路惹災迍近日須諳貧女未是吾儕活計依舊困其身爭如投上國赴舉奪魁名（旦唱）荷葉鋪水面　才郎到此處時奴家正生悽念心雷若晴君家定着出廟門（合）誰知先世已曾結定恁困窮何時免得日縈縈（生）張叶到感我妻同諳已約百歲期因此閒不若上國奪桂枝（合）身榮那時也爭得氣沒褁足如何便得身會起（旦唱）孝順歌　奴愁悶又還君思之兩口直恁貧君家又無人奴家又無親全沒救兵去則依然奴還孤冷（合）怎得盤纏

盤纏到得寒京（生）叶令去也何時遂此情亦欲耀家庭亦欲要身榮亦欲願你願你時來大得一命（合）共樂歡諧歡諧共樂平生（旦）奴只得往廟前借取大公些个典與奴做盤纏又欲買些絹粧些舊歸又恐春寒衣衫不辦辦與衣衫一路免得身寒（生）望娘子借與娘子便去說前途怕錢久中途怕錢慳錢難與添更望娘行多方宛轉（合）宛轉些添回來自當償還（旦白）大樹之下草不沾霜奴家求庇於李大公大婆庄家有甚出路（生）還借得些子與多則濟事少則不濟事（旦）奴曉得李大婆每常閒快要頭髮做頭髢只怕吾家剃捨不得若去頂上圍圍剪些兒子與它看奴家要幾錢不到不得（生）如此卻好（旦）庄家本性自來慳（生）不算盤纏要還往（旦）信道上山擒虎易（合）方知開口告人難（並下末出白）久雨初晴隴麥肥大公新洗白藤衣梧桐角響炊烟起桑柘芽長戴勝飛老夫聞得那張解元渠了渾家要去赴試是和不是問取我婆則个（淨唱）麻婆子　二月春光好秧針細細抽有時移步出田頭蛇料兒熱數水中遊婆婆傷前撈一碗急忙去買油（末白）買油作甚麼用（淨）買三十錢麻油把蛇料兒煎了喫大麥飯（末）且是惡心（淨）惡心便喫白梅未能喫能解渴婆婆你知件事那張解元要去赴試（淨）貧女終不成也去（末）它如何去得兀底早來（旦唱）尹令　它命

又合孤令奴命又合孤令方得兩月安靜教奴又成愁悶（末淨）聞伊丈夫今直欲到帝京（末）它又更沒活路你又更沒覷救盤纏怎生區處（淨白看）（到處末抽轉）你也轉來厮覷（旦）如今去時沒褁足怎對付（淨）欲去在伊兩个不去在伊兩个說與我每一和又說與我公一和（末旦）如今來只得又靠我婆（淨）它說靠我尤閑你也說靠我（末）我不使底交椅（旦）河挾水緊人急計生張解元是讀書人既得婆婆周全望所賜周全求人須求大丈夫（末）濟人須濟急時無（淨笑）你問一切人我搽臙抹粉着裙繫衫我是大丈夫怕那老畜生有錢（末）人來投人鳥來投林你有甚錢把些子借它（淨）明人不作暗事你要得幾錢（旦）要得百來貫錢（淨）苦和你爹娘七代都賣與（末）胡亂搜尋看得幾錢把借它那張解元還得个綠衫上身時終不成忘了貧女（旦）貧女終不成忘了大公大婆（淨）丑公你去措置十貫五貫借它（末）說得是（淨）不是我自誇我那箱裏真个强你个老畜生（末）便是我沒（旦唱）添字尹令　奴家拜告聽取奴家道得婆周底直欲靠婆到老張叶要好出路宜及早（合）歸來後稱懷抱除非異時歸古廟掛綠袍（淨）婆婆有實不與公公道（末）不知底（淨）公公知道應是問婆借了（末）莫是夜明珠（旦）婆婆借與把取公公保（合同前）（末）長安古道盤費知多少婆婆早與它便起

程又早（旦）今朝倚靠非外來相援（合仝前）（旦白）世間成人者少婆婆有甚物借些子選解得三五貫錢相添出去（淨）婆婆只有兩領物事（末）莫是畜維道服（淨生）你有（旦）大婆莫是革子衣裳（淨唯）它屋裏有（末）只弓了我不是番羅革子便是大綾（淨唯）（末）甚底你便說（淨）我嫁你許多時身邊別無物事只有兩領兩領（末）甚底（淨）水牛皮（末）只好鞔鼓（淨）也好做鞋（末）可知（旦）奴家見婆說多時閑來剃捨不得而今剪一捻頭髮在此怕婆要做頭髢若得些錢便十分好（淨）好好我正要只是顏色不好（末）顏色恁地黑了（淨）不干紅色（末）你要粧鬼（淨）婆婆與你三五兩白金後去做得好時便還我你與我討半盞兒酒來（末）好好我也着得些个（淨）學（旦）謝得公婆（淨執酒旦唱）添字尹令　一盃社酒感你把頭髮剪婆婆頭髻看得許多價漆（旦）程途怕遠只要錢支遣（末淨合旦）伊歸去定說與我公婆望它今年去做狀元（旦）斟謝荷公婆非不知感奴家量淺一盞桃花臉前生姻眷結得我婆底緣（淨）婆婆懶出不得來相錢（合仝旦白）謝荷公婆妻且歸（淨）明朝依舊守孤幃（末）夫妻本是同林鳥（合）大限來時各自飛（並下生出致忿白）叵耐殺人可恕無禮難容貧女那賤人十人打底九人沒下自家不固實禍雖肯近傍你每正是情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從早上出去整日不見

歸來不道我每要出路莫管尋條紫棒在這里去教你難熬韓信難也有屈原愁（旦出唱）懶畫眉　早辰臨鸞此情傷我不爲爹來不爲娘頭髮剪了終須再長使奴心悒快不是奴家又誰嘗你行（生白惟）賤人行不動裙笑不露唇這是婦女體態休整日價去臉兒又紅那里去喫酒來打那賤人（打旦旦）屈丈夫有天可表有神可鑒待我自說（生）你快說若不直說從今日打至明日（旦唱）獅子序　你忒急性且聽我言你出路日子在眼前我一夜思之怕沒盤纏往大公家急忙去借典婆婆也沒金也沒典亦沒錢我每把頭髮便來剪得些錢苦把杯酒來相勸（生）沒瞞過我實是你哭隱僻處直是會打乖誰頭髮剪落使有人買這雙眼人說你最呆如今那得錢那得銀贖得酒你說不嘗是少怵把廟門閉勸問你何處歸來（生打）（旦旦唱）臨江仙　一堂神道你須知我門非別底底你不是男兒（生打旦旦）（叫李大公叫李大公）相救（生）叫甚麼李大公（末出）讀萬卷書知千古事解元你兩人廝炒則甚（生）張叶淹留在此出自我公周庇非不知感時耐那賤人知張叶要出去特地一日出去不歸來（末）使去（生）張叶要去使去又無行李初爲功名造物畧賜周全得叶叶終不成忘了公公婆婆我今日見它整日出去喫得臉兒酒歸來我且問你那里去來（旦唱）奈子花（公公）

我婆婆說要頭髻奴不得只剪下些兒婆婆喜歡教鬥綠飜沒巴臂使來打起想是奴家害了你家計（末）婆婆八年坎要頭髻才瞥見一地歡喜銀和酒是家裏底休鬧爭休得嘔氣聽啓你那个害了家計（生唱）早人欲往京畿從早閙等到今時婦人嗜酒貪歡喜終久後又成何濟想起這婦人害了我家計（旦出科介生白）元來如此公公恁地說幾乎錯認了定盤星（旦）丈夫汝是圖功名底人莫使恁地做作（末）休閙說我要再三傳語不及相送（生）張叶傾刻且來拜辭（末）不須得（生）荊婦凡百仰賴鄰庇提攜寸進自當修謝（末）惶恐（旦）去時奴又長思憶（生）欲寄音書山路僻（末）我每眼望推捷旗（合）大家耳聽好消息（末下旦唱）醉落魄　冤家做作好直恁把心不定（生）張叶去心不安穩不見歸來尋你那臉飾病（旦唱）四換頭　初入我廟門你不曾發這般嗔今日裏既定把奴家直恁地輕（生）伊不說一日價不見您從早晨閙只管價等（合）水一似清月一似明怒若發時惡氣便生（旦）知是君家直恁地去得緊奴不賣這髮君須去不成（生）此行必是好佳讖（旦）遂功名莫來適來反面沒前程（生）神須聽叶語會享恩我享汝恩（旦）君須記那時（合）在歐爐中血污衣（旦）你莫學王魁薄倖種把下書人打離聽（合）這般祿人這般祿心我時聞傳彩音（生）我門去後伊自行料不到

動春心（旦）月黑夜昏江奴一度惺惺幾年在孤廟冷清清（合）又還今夜覆單衾依舊泪盈盈（末出唱賺）婆子方知知道君家往帝京裏事兒特來此處送君行（淨）你須聽本不欲只管相親近有一事相煩靠轉君打從胡州過鏡兒買面與婆搽粉（末）好不思忖（生旦）我婆且自寬心張叶爲人恁底村婆要鏡沒時豈敢上婆門（淨）拜辭君我和伊（合）今夜有人相請隔岸村庄祭土神（末）只爲喫（淨）你道婆婆恁地了腳頭緊（末）好不安分（末淨下旦又唱）绛羅裙　君今去時奴阿好悶有些錢恁知奴便捧來助恁（生）落得一个瘦損阿好悶（合）各家把這泪偷揾（生）一回上心阿好悶感伊有許多村價至誠（旦）你不分奴是句阿好悶（合）元底須有神明（旦又唱）呼喚子堅心耐煩等須有日見人奴待見得情人了依然講舊情（生）眼下阿好悶悶直欲到宸京（旦）只恐我夫榮貴也嫌奴身畔貧（生唱）尾聲　這般人活短命（合）舉頭三尺有神明兩兩分飛阿好悶（生白）今夜枕頭都是泪（旦）望君此去登高第（生）馬前喝道狀元來（合）這回好个風流婿（並下末出）職遣一品名殘黑王身居八位之尊班五等侔之上畫堂靜悄華屋森嚴綉簾垂隅春風寶塔香遠沒人近公相升廳着个祇候（丑作相公出唱）鬪黑麻　帝德應過堯舜會太平我是清朝第一大臣（淨）所爲直是英俊論梗直最怕

人好底酸醋喫得五瓶（丑白）下官王德用官至樞密使相黑王名字誰人不知別無兒男只有一女小字勝花年方及笄未曾嫁娉今年是國家大比之年意下欲招一个狀元爲東床不知姻緣若何待夫人出來與它商議則个左右將坐物來（末）覆相公畫堂又遠書院又遠討來不迭（丑唱）快討來（末）公相最忍耐得事（丑）我近日不會忍耐（倒末倒）沒交椅且把你做交椅（丑坐末背末叫丑）莫要叫昔日馮丞相行至後花園入那容膝庵中敢恁地打坐三五日我不坐得一日一夜（末末丁我丑）堂后官（末諾丑）你如今要我周全你（末）乞賜相公周全（丑）五貫十貫也喚做周全（末）却是（丑）儒釋道三教中都有周全你做秀才便教你做官人算起來你做不得（末）如何（丑）秀才家須看讀書識之乎者也裹高桶頭巾着皮靴覺覺朴朴你不會卻做不得（末）是做不得（丑）你做道士便做知宮算起來你做不得（末）如何做不得（丑）道士家須尋真訪道飛符走籙（末）是做不得你做和尚便做長老住持大禪剎算來你也做不得長老你只做得常僧（末）如何比得常僧（丑）不是常僧如何在這裏學禮拜（末）你叫我恁地（末起身丑撕末）這回饒个跌大（丑）來來與我請過夫人與勝花小娘子出來（末）領鈞旨轉嗒頭便陞廳上屏風後回廊深杳畫堂前簾幕低垂看个小心專當祇候（丑）

你也行入裏面去傳語只在這裏立地（末）教我做那里去（外出唱）粉蝶兒　庭院深深春色惱人天氣（后接）向幽閨更無情味步芳堤遊上苑便貪遊戲（丑）我孩兒聽耿亞爹說你（丑白）孩兒你有罪過（外后）告爹爹孩兒沒罪過（丑）你沒罪過前日把亞爹裩子上許多餓虱都盪殺了（末）從來不度已（丑唱）駐馬聽　伊看我孩兒似這月裏嫦娥到強似它亞爹孩兒全沒老來惟憑着你門一个（外后）未知爹爹那雅意要如何早言一句說交破（丑）你休得誤人呵莫教我女青春過（外）兒恁嬌癡須要个讀書人為女壻我家裏公侯累代小可底蒼生怎為姻契（丑）五百名中有多少好才人與我女揀个一般美（外白）爹爹甚言語若非是狀元怎成匹配（后）朱紫驕驕不若荷衣一狀元況兼奴家是豪貴若非高甲怎生擧美（外）我王擇賢擧竟是今年與我兒選个福非淺（合）出得幾多錢招提那狀元為姻眷（末白）覆相公共得幾錢招提駙馬（丑）與它路湯錢十萬貫（末應）（丑）下馬錢十萬貫（末應）（丑）湯風錢接鞭錢遊街錢各十萬貫（末）覆相公許多錢那裏支（丑）城隍廟裏支（末）却是帋錢（丑）來你今年選个小小富貴看狀元年紀未滿三十者將我勝花娘子招為東床女壻（末）領鈞旨（丑）正是讀書可用覓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末）莫是有女（丑）是（末）奉饒一个撥手（合）爹爹年紀相當不到熱（外）有才莫問是寒儒（丑）文章士謁文章士（合）大丈夫投大丈夫（並下生唱）女冠子　那日是淹離古廟步莎逐柳堤多少見喬林芳樹上雖鶯叫酒旗掛杏花梢風飡水宿怕暮遲曉尋思自覺心堪傺護回首家山遙路遠杜鵑你休得叫過通宵（生白）水調歌頭　一心離故里隻影欲朝天半途遭難豈期貧女又留連長記絲衣堂上臨別雙親囑付細想是良言教逢橋須下馬過夜莫行船近日來離古廟意懸懸爹娘又應料它貧女淚漣漣是事一齊普樣挑取被包兩具度嶺涉長川正是鴈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生下旦唱）福清歌　自離故鄉尋思斷腸兩个月得共鸞鳳許多時守空房到如今依舊恁似我不嫁郎燕銜泥尋舊壘胥自成雙（白）村南村北梧桐角山後山前白菜花這般天氣情人不見神思又不快錢又沒憬丁米又沒半升只得往大公家去緝麻緝苧胡亂討些飯喫苦苦欲買春衣與夏衣待成衣着又過時恰才撰得春衫着是處山頭叫子規（又唱）虞美人　緝麻緝苧攻針指亦是不得已時常眼淚不曾乾只恐別郎容易見郎難（淨在戲房作犬吠淨白）小二去洋頭看怕有人來偷雞（作鷄叫）小二短命都不見（叫）雞走叫苦張小娘子（旦）大婆萬福不見婆婆七八日你怎地不來我家（末出）古人道得好命裏合喫粥煮飯忘了漉一

世恁地孤孤單單嫁得个人不及兩月又出去了（淨）它也相將到你眼如何恁地腫（旦）自張解元出去之後真个桃花臉上汪汪淚拭盡千行及萬行（淨）便是我亞公有時出去幹事五朝七日不見歸來我在屋裏心煩渾身都燥痒了你張介元出去渾身燥痒否（末）好鬼角煎丸（旦）那得這話奴身只是眼淚出（淨）我亞公在屋裏我便無事（丑）如何無事（淨）它在屋裏夜夜燒湯與我洗疥瘡便不痒（末）打着痒處（旦唱）上馬踢　眉兒那曾開花兒不收帶尋思淚滿腮這些緣分乖才與同諧舊忽成妨娉（末）（淨）我無等來它做得官時我兩口也得它拖帶（淨唱）婆婆贈自喜得你嫁夫婿圖它此去時早攀月桂枝金冠霞帔有分粧束你我稱儒人（指）（末）我的公公定着呼做保人（末白）我如何呼做保人（淨）你公是扶風爹是僕射你如何不是保人（末）人道三代相門（末唱同前）不是我自誇它目定及第着鞭衣錦歸便是榮貴時（淨）我做婆婆你做當直底（末又占又好底合）那時價喜賀炷明香大家答謝天地（旦白）怕它一擧登科未見歸（末）你安心定志數歸期（淨）黃河尚有澄清日（合）豈有人無得運時（並下丑唱）望吾鄉　家住西川回首淚暗垂中途怎知人劫去娶它貧女是不得已幸然脫此處都賊在眼下裏盡總是繁華地（白）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遭逢毒害手去住不由身尋思雷中路無眠扣廟門得它貧女顧不免議姻親宿食圖溫飽詩書暫溺淪重登京闕路盤費幾辛勤到得龍城裏身心一處新釣鰲施大手敢恥聖明君（末丑雙唱）窣地錦襠　青雲有志作儒流燈下翩翻知幾秋若得一擧占鰲頭方表詩書勤乃有（生白）拜揖（丑）拜揖尊兄高姓（生）小子姓張（丑）是弓邊長是立下早（生）却是弓邊長（丑）弓邊長蔚遲敬德器械（末）單雄信見你腳寒（生）尊兄域表子祿（末）只好着着名爺（丑）子祿因前番不第改作祿子（末）甚年得你兩角崢嶸（生）高姓（丑）姓華便喚做華祿子（末）華祿子只會污人門戶（丑）尊兄討行館了未（生）未討（丑）同途相識一道共店安泊（末）有采近大賣（生）尊兄行館在那里（丑）只在前面茶坊裏尊兄在樓上祿子在樓下（末）才說話便分高低（丑）尊兄若會欠賃錢方可與祿子做朋友（末）是結朋須勝已（丑）此處龍床廊下若江中之水非一源之流這裏便是行館（生）奇哉（末）尊兄你看茶坊濟楚樓上寬疎門前有食店酒樓來壁有浴堂米鋪才出門前便是試院要鬧却是棚欄左壁廂角奴鶯鶯樓右壁廂散妓花柳市此處安泊儘自不妨（生）謝荷諸公作然抵此（末）及請禮（丑）惶恐惶恐自家賃這般店得便宜處有四（生）請教看（丑）第一官司奈何自家不得（生）如何（丑）一萬年只喚做窮秀才（末）它殺不如自殺（丑）

第二蚊虫咬亂咬都奈何自家不得（生）（末）如何（丑）祿子一身都是頑皮（末）又道香肌似玉（丑）第三肚飢奈何自家不得（生）如何（末）想必出路打教慣了（丑）不是小子忍餓得法才肚飢時緊縛了腰一番腰緊便㗛一㗛（[illegible]）（末）又道酒肉皮袋（丑）第四店主人奈何自家不得（末）如何（丑）秀才家怕甚店主人（淨作吉婆出）好也好也店主人奈何你不得也須有店主婆少我房錢不還（擒丑）我奈何你不得（打丑有介）（丑）饒我店主婆大娘子（末）有許多稱呼（淨）少我三十个房錢（丑）只二十九个（多丑淨末）少你幾錢（淨）三十个（丑）二十九个（末）尊兄住得幾時小子方住一月（末）那一月是大是小（丑）是大（末）却是三十个（淨）你討房錢還我（丑）你來劫我（末）嫂嫂住休不看我面也看這官人面須是它引至（生）娘子寧耐（淨）賴我房錢（丑）它劫我錢（淨）[illegible]麻郎　打脊卷髻賴秀（丑）打脊卷髻賴狗（末）兩个不須動手（生）各請住休得要廝口（淨）賊猢猻（丑）雖猢猻（生）（末）看我面一齊住休（丑）我只是不還賃錢（淨）赶出去橋亭上眠（生）看取同人勸您（末）休要出言㤼偏（丑）你弄拳（淨）我弄拳（生末合）看口休得要鬬煎（淨）少我那房錢到嗔（丑）罵得我教人怎忍（末）你兩箇八兩半斤（生）好一對八答和主人（淨）我去論（丑）我去論（生）（末）大都來能欠幾文（丑）要你須看這秀才（淨）我看它伊休要來（末）你兩个賃胎苦胎（生）沒緊要休得要緊懷（淨）我討柴（丑）我討柴（生）（末）要廝打只得請退（淨白）解元萬福只在媳婦家安歇（末）却又荒（丑）不干尊兄事在這里安歇幾日便入試院（末）兩个早發遣（生）些子房錢忍耐休（末）秀才相罵歸人蓋（丑）我近來學得烏龜法合得縮頭時且縮頭（並下）（外唱）探春令　三年一度選英賢論學業非淺（后唱）又未知誰氏登甍首甚日滿奴心愿（后白）媽媽萬福（外）孩兒見鞍思馬覩物思人今年乃大比之年不拈个狀元為駙馬更待幾時叫堂后官過來（末）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亙古及今知它見了幾个狀元（喏）覆夫人娘子有甚鈞旨（外）幾朝學成文武藝今年貨與帝王家我意下欲趁取个勝花小娘子年正嬌癡好求匹配不知相公曾有鈞旨分付你排辦綵樓招納駙馬也（末）神伏兒　欲待取覆欲待取覆昨蒙鈞旨非不整齊綵樓如法價結束（合）秀才明日赴闕似爭着天祿只未知甚題目甚題目（外唱）滴溜子　豪家貴戚渾無數（合）定必欲嫁狀元（后）奴家分福前生定合嫁一个應少年（末）因緣因緣心堅管教石也穿（合）馬前馬前合人情度鞭（外）前日不須看入院（合）看遊街看執鞭（旦）紅樓數里簇兒擁（合）定應是看狀元（末）近年近年多應是狀元都少年（合）馬前馬前合人情度鞭（外白）既却白襴身掛綠（合）因緣相合奴家福（末）那時一

子受皇恩（合）正是滿家食天祿（並下）（旦唱）黃鶯兒　一去更無音耗使雙雙孤令未知甚日掛綠袍使奴家掛心它恁地我共伊定必占魁名早歸个人性江陵問及第是甚人（丑作小二出唱）吳小四　一箇大貧胎稱秀才教我阿娘來作媒一去京城更不回算它老婆真是呆指望平地一聲雷（旦白）小二哥（丑）呆應（旦）小二哥你唱甚底（丑）我弗曾唱（旦）我門道有耳朵你更唱與我聽（丑）笑你（它肯）（介）我唱你莫道是我做別人做十段我只記得兩段（旦）你唱我聽（丑唱）一个大貧胎稱秀才（旦白這了使烈聚合）元教我阿娘來做媒（旦白今唱你做了）（丑）一去京城更不回算它老婆真是呆（白道你等它是）（末）指望平地一聲雷（笑）（旦唱）同前　自從去京奴淚傾零難禁離別情日夜我尋思沒耗音我門怎知你笑人唱只曲教奴仔細聽（丑白）我弗做是我書院中雙老哥做又有一段（旦）你更唱（丑唱）兩相底逢窮合窮一去不見蹤腳踏浮萍手挐空歡你莫圖它做老公它畢竟是个兒頭風（旦白）自從嫁它奴辦旦識不成它負心一舉登科有姓名果然負奴絕耗音萬水千山奴也去尋（旦）小二哥你幾時去江陵府納稅（丑）小二便去怕知縣點追才點看定喫十五大棒（旦）休閑說你去街上有登科記買一本歸江陵府也有登科記賣（旦）可知（丑）我見應須自買歸（旦）登科早免淚珠垂（丑）十年窗下無人問（旦）一舉成名天下知（並下）（外唱）卜算子　百尺綵樓高十里人挨鬧（后）接狀元今日欲遊街（合）一段風光好（外白）孩兒人無率爾事非偶然我聞得今年狀元是西川人不知是姓甚名誰叫過堂後官問它則个（叫堂後官過來）（末出）一對天子詔四海狀元心癢夫人男女生長京華三年一度五歲却是兩番每見着狀元都不似今年底聰慧見說那狀元祖居西蜀家住城都三歲上讀得書五歲上屬得對文過李杜才並二程欽兒魁偉精神磊落擲管行雲似電面君對答如流一面旗不寫着甚人天下狀元張叶（後唱）福馬郎　知道是成都一秀才五百名中占天下魁今日裏定遊街（合）十里小紅樓人爭看唱道狀元來（占）公相當朝何用媒仗托我絲鞭去選大才當筵裏早安排（合）凝望綵樓高簇兒擁等取狀元來（末）旗幟交加樂器催快子行如電簇着大魁接鞭後勸三盃（合）管取洞房間姮娥貌擁狀元來（外白）我與勝花小娘子登百尺綵樓你祗候狀元來教相公親遞絲鞭（多）少好（末）自古及今是府眷揭起綵樓剩起絲鞭才不接明日相公別作道理（外）也說得是我女今番嫁狀元（末）馬前喝道剩絲鞭（后）時人莫訝登科早（合）月裏姮娥愛少年（下）（末）狀元何用覓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赫王相公勝花小娘子招狀元為

駙馬正喚做少女少郎情色相當狀元兀底早來（生扮狀元出唱）卜算子張叶受皇恩乍看荷衣綠回首爺娘萬里遙料已沾天祿（白）引領羣仙上紫微雲間相逐步相隨桃花已透三層浪桂子高攀第一枝閬苑更無前去馬杏園惟有後題詩男兒志氣當如此滿袖馨香天下知（后執鞭唱）（同前）嘈雜歡聲沸擁擁風流婿果與奴家有宿緣接取絲鞭去（末唱）大聖樂　采樓高處有嬌媚赫王府求女婿（生笑）翔鸞儀有梧桐樹又何苦婦高枝（后）是奴行三世簪纓裔奴今與望英賢離玉甕（末）（后）最風流處似神仙侯入蓬壺影裏（生）求名我不在求妻歡諧事心未喜豪家擅把絲鞭剌甚嬌媚又入人意（后）料想君家多是不曾娶君且接取絲鞭又妨甚底（末）（后）似相煎棄五百年未知道緣分何如（外）出我兒又得要癡迷夫妻事前定矣（末）（合）何須苦把絲鞭剌且說與相公知（生）是則無妻我身自不由己須有爹媽在家鄉尤未知（合）且遊街去五百年註定不在一時（末白）畫堂稟及相公知（生）不為求妻只為名（后）且自與人無舊分（合）非干人與我無情（后下）（丑出）請請（末）赫王相公請狀元相見（丑）請狀元卸了幞頭只帶个蓋帽（末）錯了卸了蓋帽只裹幞頭（丑）不只帶蓋帽且來學个鐘馗捉小鬼（末）與我魆地里休說（丑）拜揖（生）即日共惟（丑）即日恭惟愿我捉得一片牛皮一半靴皷一半做鞋兒（末）做鞋兒則甚底（丑）兩文摸一緉（末）只做一文道路（生）即日共惟先生公相（丑）先生公相願我捉得一个和尚下一截把來洗魃上一截把來擂醬（末）相公尊重（生）即日共惟先生公相鈞候萬福（丑）鈞候萬福願我捉得一盞粉一鋌墨把墨來畫烏觜把粉去門上畫个白鹿（末）好不尊重（末揖揖）（丑應）（末）要你開甚口（生唱）十五郎　張叶托在洪福今叨冒身掛綠（丑）念女子生得絕妙似我樣肌瑩玉（末即些个）采樓下已剌絲鞭狀元又此心不足（丑）敢欺人弗要我孩兒它無分你無福（生）張叶家住在西川隨爹媽心意轉（丑）看我女如花嬌面嫁不得一狀元（末）這般事兩家情願又何須定卻絲鞭（丑）料貨胎不是我因緣不筵宴請遂便（丑白）絲鞭不接忒相欺（生）只為求名不為妻（丑）悞我洞房花燭夜（合從）教金榜掛名時（生下）（丑）尀耐你道是狀元了我女千金之體嫁你个窮个窮（末）聽得不好看（丑）尀耐我不把女孩兒嫁與它（末）它也不要（丑）才着綠衫出東華門外便是破荷葉（末）只好裹着鷄頭（丑）我不把女孩兒嫁它才裹幞頭出東華門外多是多年堦級（末）只難為上下（丑）我弗把（末）（合）女孩兒嫁它（丑）才繫腰帶出東華門外便是烏梢蛇（末）說話好毒（丑唱）江頭送別　才及第才及第我女使嫁你張家府王家府怎不如是忒作怪不接

絲鞭去想它都蹺蹊（末）因緣事因緣事五百年註已定不肯它不肯怕沒別底（丑）怕沒別底須不是狀元（末）鈞旨得是（丑掛）它門既然相欺負夫人請出來商議（末白）夫人和勝花小娘子早來（外唱）金蕉葉　脫白掛綠苦不肯共成眷屬（后接）驀忽地思量鈌是奴沒分福（丑白）作怪作怪殺人可怨無禮難容（外）相公它怎地不接絲鞭（丑）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成仇敵它明分欺負下官（外唱）鬪蛇麻　幾年東床要納狀元怎知道新來底被它棄嫌不肯與接絲鞭使孩兒淚漣漣（合）因緣恁慳致使福緣分淺枉教姮娥謾愛少年（后）自古道東床女婿有萬千怎知它一舉便做着狀元奴只道永團圓必來接那絲鞭（合同前）（丑）你不是初來莫要虔鞭我粧做孩兒歛袄傍前（末）莫咫尺有神仙（丑）不接鞭且一拳（合仝前）（末）五百位官員何可向前又何若特骨底要嫁狀元（丑）伊着我此心堅石頭須定教它穿（合仝前）（丑白）孩兒且放心着它那里去受差遣爹爹乞判此一州不到不對付得張叶（外）我兒休要意沉吟（丑）這段因緣抵萬金（后）好似和鈎吞却線（合）剌人腸肚繫人心（下）（淨）賣登科記賣登科記（唱）花兒　三文買着狀元五百姓名及州縣兩本直你六文錢要千本交五貫文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只道張叶做狀元不知榜眼探花是那里人買一本看（白叫）買登科記（末上）買登科記（淨洋口小唐那里買）（末）遠里賣（淨）那里（末）回過頭（淨）轉（末）三打不回頭狀元那里人姓甚名誰（淨）姓成名都府（末）住在那里（淨）住在張州叶縣（末）你胡說莫是成都府人姓張名叶（淨）正是了（末）得我力氣第二名（淨）周子快（末）水漲船行遠第三名（淨）秦得夢（末）你也揣骨（淨）把三文來我要赶脚頭（末）踢得好戲毬（淨叫）登科買記登科買記（丑）赶買記（末）這條路且認得熟（淨）村鬱漢買甚底（末）你且末好去（丑）買記（末）買記（丑）氣揣我是鄉下人都說不出（末）啞兒得夢（丑）我有个無緣老婆有个老公去赴試寄我三文買个記（淨）買登科記（丑）買登科記已了个登（末）借條蠟燭來（丑）買科記（末）登科記（丑笑）又忘个科（末）失路狗兒（丑）把一本走（淨）把錢還我（丑）錢還你了（淨）錢還我（丑）記把還我（淨）（丑）相唖有个（末）你兩个佳休（淨）買我一本不還我錢（丑）把我錢不還我記（末）兩个要如何你也不須出錢你也不須把登科記我贈你一本善眼相看各家閙去休（淨白）干瞞了我三文（丑）保正街前下狀（淨）歸去看牛休（丑）見我打扮便歎付（末）兩个半斤八兩各家歸去不須嗔（淨）虧心折盡平生福（丑）行短天教一世貧（並下）（外唱）搏山子　天不從人這些願使子毋懸懸（后）誰信道不接絲鞭畢竟是非奴姻眷（合）這些兒分福早畨作憂怨（外唱）

醉太平　從來我意鎮有心使欲求伊姻契（后）誰知到此情一似鳳孤鸞隻（外）嗟吁傷懷謾留得那絲鞭瓊筵何畫堂空倚（后）料奴容貌不入那人眼目此兒（外）傷悲孩兒泪眼是怎生揾了還又重滴（后）紅樓數里不道有人感感恩之它門道讀得數行書始及第把人燋棄（合）算來時耐除非是着忘得憂特（外）終日搖搖擺擺莫風般我如醉如癡（后）樓頭那日不相遠怎有這場憂憶無緒相思做得病成也這一命將歸泉世（外）被它欺負舍羞恥駐是甚活計（外）爹意必欲與伊報它張叶今日仇隙（后）奴今自覺心如繫飯又那曾喫得心事除非我自知顛魁地濮垂（外白）不接絲鞭覷可休（后）這場時耐歸人羞（外）眼含四海三江淚（合）腹納乾坤天地愁（並下）（旦唱）山坡羊　知它你是及第知它你是不第知它在上國知它歸來未鎮使奴終日淚暗垂莫非不第了羞歸鄉里又恐燋奴貧窮憑地別也別來斷信息斷信息（淨）阿公也憑歡喜阿婆憑歡喜我阿兒歸報與娘行知會小二出江陵幹事歸道娘行交情買登科記見說張郎作狀元特也特來拜賀喜拜賀喜（旦）（白合掌）慚愧罪過婆婆（末上）山到岳根低水到大海淺天下有多少讀書人惟我張解元做狀元也難得（旦）公公萬福（末）知是也不是（末）娘子賀喜（淨）我小二才歸那畜生骨甘看了虧我眼識人（末）辨實者不貪（旦）（急記）張叶做狀元又是成都府人（淨）我當初分付買鏡歸今番十面也有末要覓多則甚（淨唱）笑奴婆　得兩面鏡兒我每好笑雙手把了時時來照左手照了右手又照右手照了左手又照（末白）淡粧濃粧也不好（旦）教小二哥來待問它仔細（末）娘子問它則甚（淨）小二便做東村庄頭去（旦）買甚底（淨）買五百錢粉五百錢臙脂怕張狀元寄鏡來（末）你也買忒多（淨）忒多我搽个搽了光光搽光光搽（末）離不得一个鏡鈸（旦）公公婆婆便是奴家父母一般方敢說這話那張解元未有信之前奴家便有此念還及第奴竟往京都討它看如何怕它兩行真个泪一片脫空心恐怕它自去接了別人絲鞭不然歸鄉里去奴家一點氣如何（淨）也說得是（末）去則允闕只怕沒錢作盤纏（旦唱）沉醉東風　與張叶相別往帝都我沒公婆後有誰相顧它既然掛綠立見豪富（末）你不去後護留此處（合）爹娘又無兄弟又無不如上國追尋着丈夫（淨）你不曾着那道途怕一路後怎熬得寒暑是沒裹足婆婆相助（旦）要歸來從斷不敢有負（合）囊篋又無故人又無不如上國追尋丈夫（末）不留伊是它不要汝你須是早尋着歸路你不早省教伊孤苦（淨）敢直憑底負它貧女（合）箱兒又無籠兒又無不如上國追尋丈夫（淨白）幸得兒夫作狀元（末）願你尋見莫埋冤（旦）馬蝗丁

住鸞鸞夥（合）你上天時我上天（並下）（生唱）似娘兒　張叶感皇恩折桂枝平步青雲望斷鄉關家山遠修書倩取專人預先通報雙親（白）養子不教父之過有書不學子之愚一朝名字掛金榜此身端若無價珠書中果有黃金屋書中果有千鍾粟書中果有福如山書中果有女如玉馬前喝道狀元來正是林中選大才跳過禹門三尺浪俄然平地一聲雷（下）（外唱）青花聲　那日紅樓數里要納夫婿誰知道苦相燋棄（淨扶）（后出）孩兒歎氣盡日沒情沒緒阿娘怎知懨懨害自覺着體（淨白）覆夫人勝花娘子病得利害服藥一似水潑石中湯澆雪上似病非病如醉如癡氣長長價吁泪冷冷價落飯又不喫睡又不着扶將出來消遣那情懷歇子（后作病人立）（外）孩兒你且放下心依媽媽勸則个（后唱）鴈過沙　那一日遇絲鞭道十分是好因緣前逆後擁一少年綠袍掩映桃花臉把奴家直苦成抛閃（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外）大凡事是因緣我孩兒莫憂煎侯門相府知有萬千讀書人怕沒為姻眷料它每福緣淺（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淨）請娘子看娟請娘子看娟笑一面休得要兩眉蹙遠山喫些个飯食渾莫管好因緣怕沒為方便（后）（低聲）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合）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丑）孩兒你休要泪漣漣我與你報仇冤終不怕它一狀元張叶受梓州為僉判（後苦）聽爹爹恁說腸欲斷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被人笑嫁不得一狀元（后叫則）（淨扶）（丑白）苦孩兒快把大艾丸灸腳後根（外）扶入蘭房看我兒（丑）急忙須早去求醫（淨）入門休問榮枯事（合）觀看容顏便得知（淨扶）（后下）（外）相公你莫說張叶受梓州僉判帶累我女孩兒（丑）不干我事教堂后官請个名醫討些藥與它喫（外）相公醫沒一个敢措手（淨走出）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覆夫人那勝花娘子才過屏風腳兒又軟方歸繡閣手兒便伸瞑秋波一似定志真仙欲雙眉一似捧心西子鬆口氣微微似喘喉嚨裏漉漉有痰緊閉牙關都不省人事（外）我孩兒如何（丑）要救須是及早（淨）青龍神共白虎同行（合）吉凶事全然未保（下）（末）看底莫道水性從來無定准還頭方了那頭因那勝花娘子一意要嫁狀元那張狀元心下好不活落赫王相公是當朝宰相娘子有些不周你道如何怕你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殿珠（丑）堂后官（末）喏（丑）我勝花娘子不濟事了（哭介）（末）相公且寬心（丑）討交椅來我孩兒三魂離素體七魄別陽臺你一面與我幹辦（末）領鈞旨（丑）（生唱）台州歌　丑奴是人道相公女子好做婦弗比小人子女窮合窮我个勝花娘子生得白蓮蓮一个頭髻長長似盤龍巧小

身才子常着个好千紅東華門外倚在小樓東當初只道个狀元迎出似喜相逢刺起絲鞭兩不管誰知道狀元似鬼頭風日日妙得亞參耳朶聾兩三日飯也不喫一口誰知你今日死了一場空（丑氣咽）（淨倒）（末救）相公咽倒快討些冷水來（叫）相公相公勝花娘子省了（丑）省了（丑）離里達（末唱）得快活（丑）莫管我底女孩兒爲你爭先不見了性命（末）大凡壽夭也是天命（末唱）（末）不敢說甚年渭水斷橋（丑）我明日上表乞判梓州直待報它仇隙（末）相公要判梓州這事儘得（丑）吾得吾皇賜梓州我每必欲報冤仇（末）狀元異日重相見應是它羞我不羞（並下）（淨粧神出）（唱）五方神　底一方爲神道鎮焦燥要好空口休禱告非酒非肉莫拋照（白）望江南吾顯聖八百有餘年每歲村公攝作主會與貧女做場慶又喜又埋冤張叶去今已奪魁元薄倖究家成閑阻癡心女子望團圓小聖不能言（末唱）烏夜啼　聽得你鷄鳴起（旦拜）撲簌簌淚雨下（末）你郎今掛綠在京華（旦）音書斷沒戌虛假（合）不免辭廟去京里訪尋它（淨）唯貧女你高門不求低門不就嫁个張叶惹一場其（末）跌在溝渠裏（旦）（末唱）五方神　告尊神今貧女上國去怕它張叶相拋棄望聖手遮攔奴到京里（淨唱）亭前柳　張叶自到京都及第也沒音書阿須得問神道已成虛（旦）告神奴今只得去（合）近日來怕迍邅見人蹤（旦）它還是把奴辜負是記不得苦到京里累不管下死工夫（淨）下梢頭有團圓日（旦）既爲官怕迍邅見人蹤神道念它孤平昔未慣出路今日裏辭廟去望相扶（淨）見它莫十分出言語惱伊時（合）怕迍邅見人蹤（淨白）汝去由閑我个廟裏誰與我關門閉戶（末）它不是孫敬（旦）作別公公將息奴家拜辭婆婆已畢（淨）不須去我便是亞婆（末）休說破（淨）唯梁園雖好非汝久戀之鄉（旦）謝得尊神（淨）若不容留急使回（末）久留惟恐惹迍災（旦）句雲本是無心物（合）又被清風引出來（並下）（生唱）青玉案　綠袍作着皇恩重對巻如流聖顏動援接絲鞭成何用恩之貧女要成鸞鳳迸日渾如夢（白）寒窻苦志知幾秋忽登桂籍占鰲頭已表平生丈夫志身名端與居金甌樓頭有女顏如玉自度此生慳分福不如歸去奉雙親侍奉雙親食天祿當頭莫有人吏來國正天心順官清民自安覆相公有何台旨（生）吾今受梓州僉判路遠不消通書走馬上任與我分付廳前人從還有官員往來儘自不妨還有村夫并婦人不得放入須容地前來通報如犯約束重行治罪（末）領台旨（生）仕宦但垂訪無心惹外非（末）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並下）（末淨作門子出唱）趙皮鞋　大元眞大才衙門白白兩扇開你還不曾會讀書蒼生還相見休要來（末白）這不主兵義不主財狀

元台旨除是朝士官員你便通報其次村里漢外方人及婦女莫容它來（淨）曉得了還是賣珠婆牙婆看生婆不要它來（末）怕傷觸了別人（淨）我最沒面目爹來也不相識（一出）（唱）喜遷鶯　喜到宸京涉山川萬般愁悶兒夫見免索奴方寸未知是何處深藏見在身邊尋覓渾不見故人（白）萬福借問些小事（末）娘子有甚事但說不妨（旦）新及第狀元何處安歇（末）凡底便是行衙里問那門子便知端的（旦）萬福（淨末）且是假大人（旦）聞新及第狀元在此安歇（淨）便是如今呼作府僉來作甚麼是討珠錢（末）待它自說（旦）奴家特來見狀元（淨）要見狀元使看紫衫我便傳名紙（旦）奴家是婦人（淨）婦人如何不扎腳（末）你須看它上面（淨）又看上頭上面（末）養熟狗兒（淨）（唱）趙皮鞋　狀元是誰收覆連它發怒直是毒你還欲要見它時如法底高叫奴萬福（旦白）奴家萬福萬福（生在戲房喝）甚麼婦人直入廳前門子當頭何不止約（淨）領台旨你聽得否快去快去（旦）容奴取稟狀元奴非別人（淨）你說教我知（旦唱）五更傳　這狀元是奴夫婿奴是它親娶妻才得兩箇月餘日苦相別特來京里買登科記試看時是奴夫及第不辭路遠來相尋覓你不知便教我出去（淨說得好孤悽）（末唱）趙皮鞋　我的狀元分付它官員相見便沒奈何還是婦女庄家到廳下三十小杖把門子打（淨白）出去出去（旦）奴家是狀元渾家慢行慢行怕頭上珠牌脫下來（末）又道路無拾遺（生在戲房喝）甚人囉唣何不打出去（旦）狀元奴不是別人是五鷄山上貧女（淨）貧女是乞婆打个乞婆（末）休要叢索性（旦唱）五更傳　我丈夫張叶是（淨白道看我本官台拜）（旦）在路途值雪正飛盤纏被劫得沒分文打一查血瀝瀝底沒投奔在廟中彎跧睡我醫你救你得成人你及第便沒恩沒義（生出白）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教你莫去胡亂放人入來又放婦女入廳堂（淨）非干男女事它自走入來（末）推得沒巴臂（生）門子打十三（淨）有分（旦）狀元萬福且息怒奴家不具榜子參賀（生）唯貧女會聞文中子曰辱莫大於不知恥辱貌陋身卑家貧世薄不曉蘋蘩之禮豈諳箕箒之婚吾乃貴豪女名貧女敢來冒瀆稱是我妻閉上衙門不去打出（生下）（淨打旦）（末）若是夫妻只得休（旦）奴家怎洗這場羞（淨）不如及早歸山去（合）免事恩官不到頭（淨將閉門介）（末淨下）（旦）有這般事（旦唱）五更傳　是我夫不相認見着我忙閉了門我當初閉門不留伊你及第應是無分千餘里到此來望你廝存問目下要歸沒盤纏我今宵更無投奔　你記得要來京里賣頭髮把錢與伊當初道嫁雞便逐雞飛好言語教奴出去沒盤費教化歸回鄉里買炷好香祝告天願你虧心長長榮貴（白）剪頭門

子將奴打後來却把奴家罵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下生唱）太師引　余去載窮途里被强人劫後那寸縷張叶送投荒廟貧女篤然留住說化我結為姻契唱名了故來尋覓都不適朱紫滿朝還知後與阿誰（旦）古詩云蜀水難截許氏龍汝身無寸縷裹沒分文縱有鸞膠危弦怎續張叶走馬上任五雞山必須經過剪草除根與它燒了古廟貧女相逢未推伊喫拳須記打拳時龍逢淺水遭蝦弄鳳入深林被雀欺（下旦提拔）（上唱）一枝花　奴住江陵府家內多豪貴幼年失恃怙鎮孤苦困往皇都特特來尋親故爭奈相辜負果足全無怎生底回歸鄉里（白）寂寞荒廟守清貧穿破家緣世務縈困為个人來被難遂為姻契指望相成三秋桂子郎曾折萬里萍蕪奴獨行今日相逢不下馬各自奔前程（又唱）金錢花　一街兩岸英賢相憐忍辱不敢埋冤薄賤故鄉有路沒盤纏今哀告望情念全取我兩文錢　一街兩岸官員宅眷念奴夫婦不團圓拆散赶奴出去怎留連千里遠沒盤纏全取我兩文錢（白）尋取兒夫到此來奈何薄命此情乖朝朝只好濃霜打才見春風眼便開（又唱）滿江紅　望大賢周濟我兩文錢歸鄉去（下末作公公出唱）綵搭紫狀元娘子去許多價時應是到京里兩口兒一對美（淨）記得我買將歸（末白）亞婆甚物事（淨）許我青銅鏡（末）照你它沒與土宜須有別底（淨）恁似它得來畫眉（末白）了得張敞（淨）亞公五雞山頭小路裏前面是个婦女後面一个人挑擔定是張小娘歸來（末）不是（淨）正是把个團圓底（末）我都望不見（淨）是个青銅鏡兒（末）不是鏡只是扇（淨）也不是鏡也不是扇只是个招風（末）你好惑風（末唱）（仝前）去時春暮子規正啼如今柳岸前枯見嫩菊開數枝料張狀元見它喜如魚投水如膠投漆（淨）兩个不記得當初買鏡歸作土宜（末白）亞婆且放心它自記得買將歸（淨）我命非親却是親（末）你們得鏡我無囘（淨）自家骨肉尚如此（合）何況區區陌路人（並下旦唱）哭梧桐　誰人誰人信道奴得恁時乖蹇一路里奔波到京華山路到處多巔險去時園空柳飄綿歸後梧桐更葉亂慚愧見得家鄉面（白）自古道花對花柳對柳奴家貌既醜家既貧如何招得狀元如今謝天地得歸故里只說與公婆道尋不見張狀元便了正是一朝波浪起劃地鴛鴦各自飛（又唱）泣秦娥　似啞子喫了黃栢教我苦在肚皮裏吞吐不下如魚遭餌（末）張小娘子你歸來了（旦）大婆萬福（淨）萬福（旦）不見婆婆多時公公在那里（淨）亞公張小娘子歸（末）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旦）大公萬福（末）娘子歸了（旦）方才到此（淨）小娘子有幾擔歸（旦）奴家獨自歸（淨）呆張狀元也不留你（旦）一言難盡（淨）你說（旦唱）

哭梧桐　一路自去時是奴喫薄賤水遠山高甚般價險難如見我先抛閃到得宸京討得眼兒穿三十六條巷尋得遍都不見那情人面（淨）婆婆望你歸道你為宅眷裙破衣穿瘦着臉一似乍出卑田院（旦）教化歸鄉為沒錢指望你送花又不見你便悞我多嬌面（末）它還有意時與你必相見（旦）怕日遠日疎負奴恩愿（末）尋思那人情感淺往復相將是一年（淨）記不得伊時須記得俺我要照看多嬌面（末白）君子為義小人為利它為狀元終不成輝避你（淨）亞公待我說它又未上任又未歸鄉又未入朝只是胡州去（末）買鏡歸（淨）可知（末）照你个臉兒（淨）張小娘子你如今莫煩惱胡亂在我家中睡日裏織些布夜裏緝些麻秋間收些炭春到採些茶冬天依舊忍凍夏月去釣黑麻（末）不說你本事（淨）別選个日子移在廟中去（旦唱）望梅花　謝得我尊神也被張叶直恁底悞可一似啞子喫了苦瓜到如今教我吞吐不下（旦拜淨當面立末白）它拜神你過去（淨）我過去神須是我做（末）休道本來面目（旦）多少辛勤不見郎（淨）欲兒一似土瓜黃（末）一年好意顏如玉（合）半載飄蓬鬢若霜（並下生出唱）河傳　瓜期到矣離征鞍着鞭迤邐前去春到柳塘冰釋魚遊春水山嵯峨舊山溪玩佳致（白）宸京不得遇窮冬人在風前雪月中酒債黃昏為事業詩情白日鎮相逢此身難入桂枝景平步須乘麃幕風更得个人離眼底畢懷無處不從容（末）一舉登科日雙親未老時（喏）恩官今日要離京（生）便是我登科之後尋思歸鄉路遠遠一面走馬上任到得任所却作區處（末）領台旨叫脚夫勝（丑出喏末）陳吉（淨出喏）李旺（丑喏末）又是你恩官台旨今日要離京你各人肩着擔杖（淨）挑擔尤閑（丑）工顧錢（生）一日各支三兩（淨）食錢（生）一日各二貫（丑）酒錢（生）一日各一貫（淨）草鞋錢（生）各支十文（丑）犒勞錢（生）到一市井各五貫（淨）過山錢（末）甚麼喚做過山錢（淨）平地上行容易過山過嶺使難（末）休要閑指望（生唱）上堂水陸　衣錦歸故鄉我們得意（生）倚門望我歸（合）雙親歡喜（生）各人為我快行（合）領台旨（生）日即便離城（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末唱）回首望帝京水村隔住長亭共短亭休對綠蟻（末）恩官教你快行（合）領台旨（末）目即便離城（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丑）行得氣喘（合）肚中飢餒（丑）都不見打火（合）歇歇了去（生）不行時我打你（合）領台旨（丑）漢東渡水（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淨）江陵在眼前（合）五鷄山至（淨）如按着地脉（合）不辭迢遞（生）快行我當你（合）領台旨（淨）回馬不用鞭（合）不覺過一里又一里（丑白）今番行不得了（淨）不見酒不見飯（末）那些个（生）前面是那里（末）五鷄山這山高侵斗形跨東南自東投東京西連西眉整十里全無旅

店行半日不見人煙但見得狼虎之蹤悲風颼颼時聞得猿猱之韻夜月輝輝打火便行（生）諸脚夫各支二百（淨丑）謝酒（喏末）且寧耐（生）喫罷酒各發擔過五鷄山方許討店不許廟宇寺觀止宿（叫）左右討個與我隨身（末）領台旨（淨丑）哥哥喫十錢酒面便紅（末）那曾恩官徐步自徜徉（淨）辛苦須教醉一場（生）此處野花攢地出（合）一般村酒透瓶香（淨丑末下生）恨消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时耐那貧女來京里不問情由冒犯下官今日到此我還見它後說一兩句好時尤自庶幾稍更無知一劍教死和那神廟一時打碎張叶為人非好时耐言語相撩撥這回剗草不除根惟恐萌芽春再發（下旦唱）天下樂　春到郊原日遲遲鎗旗展山谷裏幽居古廟渾無侶採些茶為活計（白）郊原春到不知時霹靂一聲驚曉枝枝頭頭蓓蕾吐雀舌帶露和烟折取歸幽居古廟無人管情取大婆來廝伴奴家此道不辭勞小籃不覺春風滿奴家緝麻才罷採桑稍閑不免喚過大婆廝伴去採茶叫婆婆（淨在戲房內應）誰誰（旦）相伴去採茶（淨）張小娘子我忙我忙（旦）甚底忙（淨）我扎脚忙（旦）扎脚片時間奴家相等（淨）你先去我喫飯了來（旦）婆婆早來採取社前春（淨）昨日婆婆採一斤（旦）有客莫教容易點（合）點茶須是喫茶人（旦唱）秋江送別　徐徐步野迳曉痕青柳弄金東風尚料峭麗

日升寒漸輕（生出）記得年時投上國早一年珠淚泠此山又登此身漸亨是你否極還泰生（旦）山高處个人好似奴家張解元（生）山脚下个人似貧女衣恁單（旦）天願得兒夫廝撞見問冤家心恁底偏（生）是貧女來（合）是張介元我今日會重見面（旦白）張狀元莫是尋思舊念再覷仙鄉（生）唯貧女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黃河既決不可障之以手吾今與汝不是因緣（旦）如何不是因緣（生）還是因緣何故到京罵吾（旦唱）刮鼓令　君恩愁少停且容奴說與你聽大雪下被強人刼去到古廟奴救你我為你幾艱辛登科到書歡奴到京（合）緣何一句便生嗔你門直是沒前程（生）伊前日到京我不成留住你敢說道我渾家來至我棨貴伊恁貧我不適你癡心別尋个計結來閉門（合同前旦）同連理至誠我許多恩情陪伴你賣頭髮得錢為盤費鴈塔上題姓名跋涉到宸京教門子打得身上疼（合全前生）一心要離京是州城不曾停我與伊家歡笑罵得我惡氣生說一和你惺惺才相見剪頭來罵人（合全前生白）貧女你自採茶有誰廝伴（旦）大婆喫飯隨後來（生看劍旦倒生）一劒教伊死了休黃泉路上必知羞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生下淨唱）步步嬌　仙卉叢叢春來早蓓蕾在枝頭少公公去採樵小二往田頭看秋苗見說嫩茶偏好每日還要一到（白）

老鴉未着棿衿被着張小娘子來叫廝伴去採茶且是不知它在那里去叫張小娘子（旦）婆婆相救（淨）你在那里（旦）奴家跌在深坑裏（淨看有介）苦苦我老人怎奈何得你公公快來（喂末出）人平不語水平不流婆婆你則甚底（淨）亞公張小娘子跌在深坑裏（末）甚麽坑裏（淨）在都坑裏（末）好惹一場臭我與你扶它起來（末淨唱）打毬場　論娘行見茶便折緣何到翻了喫跌莫是有人來陰害你渾身盡都是鮮血（旦唱）香遍滿　公婆且住待奴家款款鬆口氣說獨立岩頭攀茶來折豈知道失脚似刀斫臂折（合）遣一跌寸腸千百結（末）伊回京閒沒一日暫時得少歇織素織練不寧貼遣般時運這般惡歲月（合全前淨）伊才跌下那得遍身都是血寧可將伊脚骨跌折（淨）採茶人無數你門直是拙（合全前淨白）亞公亞公討門扇來扛將歸去（末）它不驗傷（旦）煩公婆扶奴家款款歸去（末淨白）行（淨唱）金牌郎　我扶你門歸去（合）我扶你門歸去勉強且行着山路（旦）我門直是孤苦（合）先自被人欺負你下得直是淋漉（旦）我門幾時得好得好（合）只得去尋些藥單（淨）我兒休要煩惱（合）款款回歸古廟只得靠着神道（旦白）半載常常淚滿腮（淨）恩之是你五行乖（末）算來莫怪君無禮（合）這跌分明是你災（並下外唱）薄倖　春日融和江山秀麗記孩兒貪愛這般天氣名園裏戲

鞦韆闘草嬉你神魂在那里（白）張解元早知今日悔不當初相府之家有一女求汝為東床女婿你只不肯帶累我女一息不來早歸泉世你如今赴梓州任所我相公也判梓州（喏）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末出）脚下（丑）轉身（末）你莫要應（丑）堂後官（末喏丑）與我請夫人出來（末）兀底夫人在此（丑）我不道是夫人只道是賣香藥底婆婆（末丑打諢外）相公赴任趂今日日子好（丑）堂後官與我叫過野方養娘來隨侍夫人上任（末）伺鈞旨叫野方養娘早出畫堂（丑）相公有事與你商量（末）肖是押勾（後既粧野方出唱）臨江仙　庭院深沉日正永（淨接）楊花點點沾襟（丑）許多侍婢汝知音（末）梓州今一任你去直夫人（後白）野方久居深院長守幽閨若得隨夫人到任多少是好謝得夫人（外）我門得那女兒在此真過心滿願足（淨尖）嬀嬀莫要提起（末）照管頭撞（丑）你與我請府眷轎先去我一面備馬來（末）領鈞旨（外唱）馬鞍兒　唱徹陽關斟別酒這一景最清佳夾岸見這山疊翠畫閣簇山花野花（末）聽得丁寧祝付小心伏事恩家（合）都來轎兒先去俺待跨馬匆匆去也（旦唱）徹陽關人悽慘路迢里景瀟洒綠水遠人憂細柳拂妝心嫩荷（淨）去意渾如奔騎日即早離京華（合唱）徹陽關離故里梓州路在天涯諸般伏都般發了請早乘香車寶馬（淨旦）二妾日今先

去少欲時等取恩家（八回外旦）小轎兒行數十乘（丑）彫鞍隨後奔前程（后）鶯啼驛樹錦蠻語（合）馬過溪橋蹀躞行（下旦行）錦纏道 苦天天幾年來勞籠看萬千尋思自埋冤少它張叶債負是奴前緣大雪下身無寸縷投古廟淚珠漣漣奴家使相憐與它身衣口食教人說化我共它成因眷只圖它共百年（過）綠襴踢 心腸變投京汴沒盤纏我把頭髮剪伊去赴魁選絕音書將奴要拋閃到京華何曾見伊面吽門子特骨恁薄賤到如今依舊把奴斬我命乖你情淺臂鎮疾每喲兜朝夕淚偷搵（白）狀元你今日害奴身不記當初徹骨貧又道奴誅無義漢全贈有恩人（下末出）一聲鼓打鑾鑾一棒羅聲（丑）騎馬也匆匆（末）相公馬上意悠揚看馬王二齊和着（丑）馬嘶照（末）自炒自賣（合）幫幫八八幫幫八八幫（丑）申報申報隨軍如何只有一面塔鼓（末）覆相公一面塔鼓卻有兩片皮（丑）兩片皮便如我口唇皮（末）眼前便見（末唱）林裏雞 過山又渡水（合）渡水小橋襯襯去馬蹄蹀蹊底（丑）只怕馬方路崎嶇踢殺你我不知踏殺你我不知（末白）覆相公這是五雞山山下有一古廟可以少歇（丑）怕府春不要入去（末）相公看日多轎兒都在廟前（丑）我眼帥昏如何不見（末）好隨風倒拖（丑）如何不討旅店不借寺觀終不成教相公倒廟（末）莫是去求夢覆相公這一帶都無旅店

又無寺觀此廟雖無勑額且是威靈比着官房到有些廣闊少歇（丑）也說得是（末）村落人家不足論不如古廟且安存（丑）閒鐘始覺山蔽寺到岸方知水隔村（下外唱）川撥棹 為孩兒特特來蜀地滿目萍蘋見古廟教人轉悲我尋思珠淚垂（白）長相思 好因緣惡因緣兒又青春正少年那堪遇狀元兒分慳子分慳馬上徘徊不接鞭濃婚結厚寬（末白）覆夫人前無旅店後絕茅簷村市人家難以安泊古廟中可以少歇（外）相公來未（末）相公下馬來（丑）幫幫八幫幫（叫）具報（末）具報甚人（丑）下官下馬多時馬後樂只管八幫幫幫（末）好具報你（丑）夫人你看一堂神道塑得精神（末）也是精神（丑）你看小兒到長丈二（末）是成長了（丑）夫人便做我眼見兒你也見兒（末）使得我恁地（后出）眼觀奇異物令人壽命長夫人在那里（外）野方有事欽欽說大驚小怪則甚（後唱）桃紅菊 野方直入廟中見一佳人困窮（私）勝花娘子無異血淥得衣衫然紅（丑白唓）你莫眼見髒（末）見鬼（丑）見髒（末）你好胖撇（外）廟中那得婦女我入裏面去看（末）覆夫人它既困窮卧房必不潔（淨）只教養娘扶出來看便了（外）野方你去扶它出來（后）野方便去活脫似勝花娘子（外）（丑）生得如何（后）一似臨溪雙洛浦對月兩姮娥（后下）（丑）夫人生得好時討來早辰閒侍奉我門湯藥黃昏侍奉我門上東司（末）你

好薰滴泥（后扶旦唱）香柳娘 數十年廢中少人存問獨自做人了灑沒投奔（后）你出來勉强作禮叫夫人霍索你方寸（旦）奴家萬福萬福尋思斷魂（合）你緣何愁悶（丑唱回前）眉兒和那眼兒與我兒無二身材最娜腰肢細（外）我暫見你門心下使憐伊因甚臉憔悴（后）不知怎底怎底鮮血污衣（合）緣何如是（旦）念妾自幼來清貧守己只因去採茶跌卻一臂（外）你獨自那得粥食與藥等將息你容儀（旦）前村自有大公相憐愛惜（合）是前生宿契（丑白）亞奴你恁地孤單何不隨我去任所直東司養娘子也快活（末）甚般差使（外）祖公有相無相但看面上它恁地精神磊落如何教它恁地只是討做養女便了（丑）你割捨隨我去任所與你醫教手好教你嫁個官人去（旦）奴家去則不妨一來怕沒福二來要門村前李大婆它肯時奴便去（丑）野方去討些粥食與它喫堂后官你竟往村前叫李大婆來（下）鏡鈎旨（后）誰知今日動王侯割捨娘行使去休（末）大抵洞還規格好不採紅粉也風流（下丑）亞奴實說元是甚人（旦唱）太子遊四門 奴本世豪奢爹娘憐妾多年幼兩俱亡是奴貧苦多織素與緝麻春來採茶怎知一跌了那臂有誰人管呵（丑白）我勝花娘子見報街道者（唱）太子遊四門撞見馬八六（淨出）劈劈朴朴（末出淨唱回前）媳婦建官人官人莫是貧女親（淨）在古

廟五六春有誰人采恁山上採茶芽跌一臂膊損告夫人周全此身又何須去施貧（丑白）吾乃韓王相公今判梓州郡貧女身上狠狽我女近才喪亡臉兒相類恁精神夫人要為養女汝若敢生阻節堂後官縛在馬前別有施行（淨拜）媳婦便得便得（末）你敢道不得（旦唱）鵝鴨滿渡船 論妾家豪貴又豈得隨人去（外）既然沒親沒依倚（末）婆婆何前不須說來拜啓（淨）媳婦拜告相公知這貧女底（合）從幼來在廟中旦夕裏是我周濟（丑）細想吾一女比它儀容美（外）所為及張叶悄無二（后）奴家煮些粥食伊去喫（丑）少住我要說仔細與醫教可（合）隨侍去做女兒改粧飾若珠翠（后）勸你休審約隨去你福至（合）最好俱豐足衣共食隨汝意（淨）從小我惜伊伊去婆亦去（合）病尤未可（淨）婆一路當直你廝繫縮免憂慮成伴侶歡風味（淨）我公休去你們家裏好好看孩兒（末）一味閑言語（外）我討你去當孩兒面（丑）親嫡女看養你臉兒美（合）隨後去嫁良婿（外）大婆辭已還逼行李（合）添個轎兒撞（淨）我自行將去（末）步三寸蓮（合）分明是前世裏曾契（合）到今世重會面做兒女（後白）娘行莫慮路遙遠（外）媽媽終朝怕寂寞（旦）不挺今朝重再會（丑）亞爹撞轎不辭勞（末）相公尊重休閑說婆子無心管我曹（淨）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末）到你作波濤曾駕小舟遊大海（合）

至今不怕浪頭高（丑下生唱）鬬牌令　一意要讀詩書一身望改換門閭一路到京里受銷鏈一查打得渾身破損一妻濟不得吾儒一舉早題鴈塔第一是張叶子表勸渠（白）韓文公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且如張叶獨占魁名狀元及第一來仰荅天地二來感謝聖恩三來荷蒙慈父今日已成大器幸然得到梓州擇吉日禮上十年總下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生下末唱）金蓮花　謾然回首望京城外瑞烟平咸庸静（旦）吴江一派水冷冷（后）蜀山青侵碧漢（合）但見連雲棧聽得野猿聲真个是屏幃也難后新來似娘子貌妖嬈（合）臉桃花櫻口小（外）今朝梳裹勝兒書（合）夜合花斜揷帶金爲鳳翠爲翹莫道勝花嬌也囉（旦）乍然梳洗嫦人差（合）捻閑愁眉杜皺（丑）閑隨爹嫣遊遨（合）好因緣來輻湊把你揀擬嫁一个好兒夫那更勍綢繆也囉（外）孩兒瘧疾幸然乾（合）自今番常打扮（后）沉香亭畔倚闌杆（合）夜合花紅牡丹姚黃開滿遠太湖山真个最堪觀也囉（丑白）孩兒放心亞爹今判梓州一郡兩年過依舊入朝有好因緣與你選一个自當我孩兒面（旦）只怕奴家福分微（外）相公休要憶孩兒（丑）歸家不見紅粉面（合）出去無人叫早歸（下丑）堂後官過來（末）出長江後浪催前浪一替新人趲舊人（喏）覆相公有何鈞旨（丑）吾今已到梓州諸衙人從並未放叅只

接見任文武官員看張狀元如何作區處（末）覆相公外面簪纓滿路朱紫盈街𠲿喝聲咽咽嗚嗚車馬聲蹀蹀躞躞寄居安有五府八位見任官有六部三司文員有幕職官監當官見有觀察使防禦使人從未敢放叅且點請兩位官員相見（丑）也說得好（淨出）脚下轉身（末）請請（丑）請（淨）柳屯田來相見（末）鈞旨教請（末唱）夜遊湖（合）那官員有萬千（丑）甚人才先來拜見（淨）小子名為柳屯田（合）揖揖兩个通寒暄（淨白）即日共惟萬福（丑）未及叅先有辱（淨）曾共烏門上畫个白鹿青霄有路（淨丑）揖揖兩个似代谷（末）甚時去得遂性（丑）請坐（淨）沒坐物　虛坐（有个）（末）你好不尊重（丑）記得小年騎竹馬（淨）看看又做白頭翁（丑）吏人這官人曾做三百單八隻詞博得个屯田員外郎（淨）耆卿也吟得詩做得詞趁得烘兒品得樂器射得弩踢得氣毬（末）那些个浪子班頭（丑）記得那一年射弩子好（淨）最知節揩佐弩須要看箭後塔箭不要犯它人幾番花氣還依得十場賭賽九場輸（丑）那得一年踢氣毬尊官記得（淨）相公踢得流星隨步轉明月逐人來記得耆卿踢个左簾（淨）相公踢个右簾（淨）耆卿踢个左拐（丑）當職踢个右拐（淨丑）相踢倒个（末）相公尊重（淨丑）說話忘懷（末）忒忘懷（淨丑）陽有介（淨）耆卿告退（丑）容送（淨）納步下（丑）今番這浮浪官人（末）好請見且請老成官員（末）如何

（丑）我問梓州風物如何（末）領鈞旨（淨上末）請請（淨）關西老將譚節使來相見（末）武職各當街墀（丑）是吾親契特免街墀（淨）洒伏事（唱）五韻美　洒家即日共惟（丑）聞聞不見你多時（淨）洒家一句關西兜不及通書（丑）下車未及叅侍（淨）降接不勝欣喜（丑）首辱先訪甚得罪（淨）洒家自出鈞旨（相揖）（丑白）請坐（淨丑坐生末唱叅淨應末）又來（淨丑）呆（生）是故是故（決有个丑）小子乍然至此更不知風物如何（淨）有問即對無問不答此間在都一路梓州諸行百萬戶錦繡珠璣數十里層樓華屋只一件榜示着飲酒是嚴禁厮打緊（白）前日兩个小人一个道欠錢一个道不欠錢十八般武藝都不會只會白廝打這个打一拳這个也打一拳（淨）這个踢一脚（丑）這个也踢一脚（淨丑）相踢倒（末）不尚庄身打扮唱湯（淨應末）你又來（淨）洒家告退（丑）容送（淨）納步（下生唱）生查子　不見去年人心事誰知得（末白）請請（丑）誰（末）僉判張狀元（丑）在那里（末）見在客位（丑唱）趕出去（末）朝廷衆官男女不敢（丑）且說相公歇息要相見待三年過（末）你不是陳處士（丑看生）不要我女兒便是你（末）相公尊重（丑）教它明日來（末）三日衙賀禮所當然（丑）不然它立地待鞋破方相見（末）八年過也見不得（丑）請請我自有道禮（末）領鈞旨請請（生唱）纏枝花　張叶是我不接見（末）領鈞旨教逐便（生揖）長官

既蒙天眷望特賜相薦（末）告恩官莫叱譴（丑）到把那驢騎轉永不見這畜生面（生）張叶也無觸犯怕禮數供不慣（丑）你不接絲鞭後哭損我一雙眼（生）叶後知悔已晚（丑）我女那神魂亂一世都喫不得飯（末白）可知（丑）汝是我無緣女婿從今不請（末）領鈞旨（丑）我女為妻抵萬金（生）分明張叶不知音（末）早知今日成閑管（合）悔不當初莫用心（並下外唱）一枝花　孩兒過來試出幽閨徐步花街（旦）喜奴今日會開懷是這花如錦柳垂帶（後淨合）穿紅度綠折朵奇葩帶奇葩帶（后）名園郡圃是處鞦韆花板爭厭（淨）關些百草唱些曲（外）戲蜂兒趂粉蝶兒舞（合）芳郊繡陌推觀金蓮步金蓮步（末）脚下轉身相公特特教請夫人（丑）狀元張叶到堦庭是我不接見也常請（合）不記為它害了孩兒命孩兒命（丑）明日坐廳狀元來時教立到天明（末）你毒得大驚人（外）還重相見也常請（合）教它自省不接絲鞭病絲鞭病（外）（白）相公它來時依舊莫與它相見（丑）教它直立到三更（淨）從三更直立到日頭出（末）兩个一對好心腸（丑）時耐不要見它面（末）相公不必苦憂煎（外）須是禁持張狀元（丑）直待勞心十百度（合）那時方識貴人情（下生唱）桃柳爭放　絲鞭剌起選英賢苦不肯秋採今朝奈何郡來接郡相逢有誰人可个叫左右過來（末白）只因差一念見出萬般形覆府僉那赫王相公乞

判梓州只為府僉一人大凡病須早醫作个道理生我悶似長江水涓涓不斷流譚節使為相公說得合與我將一小簡做狀元傳語請過來末男女使去請來生說合一人不可急末如今正好下工夫生水將杖探知深淺令人看語話辨賢愚生下末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府僉是快活底人如今被那赫王相公恁地禁持教男女去請那譚節使作和議見底府門高聳僕從縱橫不敢直入畫堂只在廳下祇候淨戲身出喝放轎子末喏節使方歸畫堂裏放轎子淨甚人直入裏面來末男女非別人張僉判有簡子申呈淨在那里末簡子在這里淨接信唱山坡羊叶惶恐再拜常侍眷愛苦屈大才少慰下懷不沐勸介必成禍胎尊等左右過來不宣張叶惶恐再拜淨白你府僉來請洒洒不去不得這後生必會長進末甚年晚得相法淨洒是廝殺漢只步砌去末也沒人來擡轎穿長街淨驀短巷末過茶坊淨扶酒庫末兀底便是府廳淨與你一貫酒錢末不須得淨你伏事洒辛苦末那些个請請生上揖淨唱細袖襖洒伏辟雲汗至生荷足下特步砌淨即刻共惟台候萬福生有小事冒瀆節使大尉判說甚底容一乞為君作指置生相公是叶故人為及第不議定親遂持來判此一郡今日見叶肯恁嗔來命君來命君欲要介和渾沒个因淨洒出自相庇論人情常是美見說一女已傾棄入道却有一女奇若是時若是時却當與君作个道理末那緋鞭剌右馬前再三教接不接那鞭勝花娘子早赴黃泉若得再合出自大賢合缺又圓缺又圓却與後人作个話傳淨白因緣因緣事非偶然容洒一面稟及相公不到不得生若沐周全不勝萬幸末夫人公相艷埋冤淨得女人番嫁狀元生花若有情花不謝合月如無限月重圓並下丑出白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梓州郡官員吾所重者只譚使一人末不知相公說甚底丑我說譚節使末如何丑郡闕西人最直淨上末請請丑誰末譚節使丑請來淨唱引番子即刻共惟判府相公有少事特欲來相議見夫人只怕失禮丑喚我兒和夫人至出來這里休要致疑合既是親戚親戚不妨對席外開道是關西老將太尉淨本不敢直入來謁見托在同官又是親戚請郡主出來這里聽洒拜啟休要致疑合同前旦徐步金蓮款款步砌外丑這老將却是吾親契旦萬福不罪來及參侍淨這郡主洒不曾見生得恁奇休要致疑合同前淨白三關四角場沿邊地十八寨人頭廝釘熱血廝潑是洒所知之事這事不當洒說既托親契只得冒犯丑請坐淨不須生丑不知節使有何事件淨只說張狀元有犯鈞嚴特委洒來介和外唱衆水令告莫說張狀

元才說後泪漣漣丑自古及今招駙馬合沒妻底定接鞭丑敢來將我女兒嬿致令半載病厭厭合忒福薄緣分慳外誰信我女心腸變日夜日夜憂更煎驀忽驀忽命赴黃泉淨洒特特來拜侍外丑方知道是不弃淨望君息取雷霆威丑外公不妨自說取淨狀元張叶望鈞庇洒欲冒瀆敢乞不罪外丑公有命不敢違淨洒豈知公有女情願情願甘做媒丑公意公意要與和議丑細尋思常愁起合因它後來一女兒外丑這一女吾最喜溫柔中更兼貌美丑狀元張叶段前非敢將此女與做夫妻淨蒙恩許丑外不敢違淨不枉教它成一對丑我女我女還恁底汝意汝意有甚言語旦怕奴家分福慳合夫妻事是前緣旦看爹媽心意轉合只此是良言旦感得提携謝英賢狀元註定與奴團圓深拜蒙愛憐前世已曾成姻眷奴荷奴荷公意堅合克日克日與教鴛鴦丑白三盃合大道且通自然郡齋少款片時淨深擾夫人與相公丑盡歡何苦恁匆匆外直待舞低楊柳樓心月合歌罷桃花扇底風並下生出唱紅芍藥才要罷瓊林出東華門外彩樓直下剌緋鞭將謂喜歡接取張叶此心不在彼只欲要耀吾閭里豈知接取相公兇今日尚不已末出白一手不能拍兩手鳴攫攫覆僉判今日得譚節使生相公有甚言語末譚太尉三盃已罷兀底使來淨作馬嘶淨看官底各人兩貫酒錢謝領賜喏喏喏末都是你一个請請末都是你一个請淨即日共惟台候萬福末甚般寒暄生不必講禮凡事得沐周庇淨好个青銅鏡分明不會磨末這是你本事淨相公女兒尊官恁地不要洒又見相公孩兒生得好生得好又有一女生得如何淨有腳有手也會行也會走也有鼻頭也有口末沒它須不成人淨戒後項親事料想必成汝去選日便匹偶末領鈞旨淨這回選日事周全末郡主依然嫁狀元生正是洒中曾得道合尤如花裏遇神仙下淨唱生姜牙洒親曾見譏致疑目下免得相輕視目下料得沒言語孩兒甚般價多姝麗令五百年前是因緣君今打合成一對生初不道事恁地一心自欲榮閭里一心又欲多琳翠雖知公相成嗔諱合同前淨違孩兒出步恁遲天生似玉肌膚體天生又得為夫婿今番且免爭閑氣合同前生非公如是事怎底今番定做風流婚今番且免鴛鴦拆便教選日成匹配合同前淨白相公今日笑顏開生非是尊官事末揩淨萬事不由人計較合算來都是命安排並下末扛傘出白取大和烟得擔泉帶月歸誰知赫王相公又有一个女兒今日日子好相公出百萬貫粧奩嫁取張狀元畢竟是有福有分正是羅綺相隨羅綺去布衣逐着布衣流丑拖花幞頭緷開開花幞頭來末

好花幞頭輕紅簇簇婉紫閙粧姚黄閙藍推白天香諳如雪兒引得遊蜂和粉蝶雙雙飛過粉墻來（丑）你是幹辦不當撞傘你把着花幞頭我與你撞傘（末）方才是弟兄（末拖幞頭丑撞傘末）正是打散弄琵琶合着兩會家（丑舞傘介唱）鬬雙鷄　幞頭兒幞頭兒甚般價好花兒鬬佐得恁巧傘兒簇得絶妙剩起恁地高風兒又飄（末）好似傀儡棚前一个紇老（末白）幞頭掇面簇奇葩（丑）試看荷衣襯愈佳（末）萬綠枝頭紅一點（合）動人春色不須多（下淨扮擋龍樂兒上）迓鼓（二遍）觀孔雀畫屏開無限姮娥擁大才一派笙簫嘹喨處神仙誤入小蓬萊（唱）綽閙綽閙天下狀元來兩行紅袖列朱門便是神仙未足論彩絲織成花世界香花吹散錦乾坤（並下生巾裹上唱）紫蘇丸　蓬萊路不遠兩情休怨寅緣淺只聽得絲竹管絃聲料今宵得遂鸞鴦願（末）請請赫王相公請狀元相見（丑上生唱）迎仙客　誰信道是因緣即日蒙恩賀萬全（丑）記年時不接那鞭怎知今日又還為姻眷（生）叶冒瀆望周全到此誰知月再圓（外）我女復嫁張狀元這番輻輳兩情福非淺（后唱迎仙客旦大庄上外）幽花子　蓋頭試待都揭起（后）春勝也不須留住（合）天生緣分克定好一對夫妻（旦）張叶記得斬却奴一臂如今怎得成匹配（丑錢往外）爹爹息怒聽取我兒拜啓（生）椎庭暫息聽取張叶稟許多詳細（外）孩兒你說破它何丐負（旦）啓初張叶被賊劫盡廟中來救睡一查擊搊奴供乃衣乃食續得遂成姻契及第怎接絲鞭娶別底（合）既當初已得做夫妻（今）日天教重會休得要恁說目前事不是（旦）費頭髮相助到京畿一舉鰲頭及第教門子打出臨了斬一臂（外唱）和佛兒　賢既曉文墨不當恁地合沒道理（丑）它是你妻兒怎拋棄（合）娶別底（生）張叶本意無心娶你在窮途身自不由己況天寒舉目又無親亂與伊家相娶（合）聽看你恁說讀書人甚張志（淨作李大婆上唱）紅綉鞋　狀元與婆婆施禮（合）不易（生）婆婆忘了你容儀（合）誰氏（淨）李大公那婆婆隨娘子去書了兒女施粉朱來到此處如何認不得（旦唱）越恁好　大公家裏有萬千恩共義（合）都休要恁說交懽處飲三盃（丑）從今兩情如魚似水日前那怨語（合）如今盡撇在東流水如今盡撇在東流水（外）好兒好女兩情廝綰繫（合）如鸞鳳對雙飛都誇道鄭州牧當初許我青銅鏡兒今番定有一面也買歸家裏百面也得歸家裏（生旦）古廟相逢結契姻（丑大）饒登甲第沒前程（淨貼）梓州重合鸞鳳偶（末合）一段因緣冠古今

宦門子弟錯立身（古杭才人新編）題目　衛州撞府粧旦色走南投北俏郎君戾家行院學踏爨宦門子弟錯立身（末白）鷓鴣天　完顏壽馬住西

京風流慷慨煞惺惺因迷散樂王金榜致使爹爹捍離門為路岐戀佳人金珠使盡沒分文賢每推靜看敷演宦門子弟錯立身（生唱）粉蝶兒　積世簪纓家傳宦門之裔更那堪富豪之後看詩書觀史記無心雅麗樂聲平無非四時佳致（白）自家一生豪放半世疎狂翰苑文章萬斛珠璣停腕下詞林風月一叢花錦聚胸中神儀似霽月清風雅貌如碧梧翠竹拈花摘草風流不讓柳耆卿詠月朝風文賦敦欺杜陵老自家延壽馬的便是父親是女直人氏見任河南府同知前日有東平散樂王金榜來這里做場看了這婦人有如三十三天天上女七十二洞洞中仙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鶴飛頂上尤如仙子下瑤池兔走身邊不若姮娥離月殿近日來與小生有一班半點之事爭奈撇不下此婦人如今瞞着我爹爹叫左右請它來書院中再整前歡多少是好左右過來（末應上）一呼下百諾（介生分付叫去介末介生唱）一封書　伊且住試聽喚取多嬌金榜來書房內等待休道侯門深似海說與婆婆休應猜只道家中管待客展華筵已安排是必教它疾快來（末）哥哥聽拜稟它是伶倫一婦人何須恁用心設終朝愁悶倒若要和它同共枕恐怕你爹行生嗔那時節難無因玷辱家門豪富人（生白）你不去時與我叫過狗兒都管過來（末叫淨介淨唱）七精令　相公不在家家老漢心下喜歡看管不認是阿誰我是一箇佗背鳥龜（白）從小在府裏合家見我喜相公常使喚凡事知就里如今年紀大又來伏事你若論我做皮條真个是無比若是說不肯一頓打出屎（末）都管舍人喚你（淨介去介見介生白）你如今和我去勾闌內打喚王金榜來書院中與它說話（淨）去不妨只怕相公得知連累我（生介淨）我有言語（生介淨白）自家是老都管喫飯便要滿要我做皮條酒肉要你管舍人使喚我請甚王金榜相公若知道打你娘箇本婦人剮了別舍人割了卯（末收介生）你且急去莫遲疑我每等候在書幃（淨）小姐若還不來後你在牀上弄瘵兒（並下外唱）梁州令（扮同知上）深感吾皇賜畫職官名播西京但一心中政慈公平清如水明如鏡亮如冰（白）但老夫生居女直掌判西京父為宰執當朝累代簪纓之裔說家法過如司馬掌王條勝似龐涓解使吏如秋夜月人在鏡中行老夫見任西京河南府完顏同知家中有一子延壽每日教它攻書這幾日老漢不曾到它書院中早上已曾分付狗兒監着孩兒不教它胡走若有些不到處不當穩便如今不免親去分付一遭却去坐衙正是行處莫教高聲唱道恐驚林外野人家（下度）（唱）紫蘇丸　伶倫門戶曾經歷早不覺鬢髮霜侵孩兒一箇幹家門筭來

總是前生定（白）老身幼習伶倫生居散樂曲按宮商知格調詞通大道入禪機老身趙茜梅如今年紀老大只靠一女王金榜作場爲活本是東平府人氏如今將孩兒到河南府作場多日今早挂了招子不免叫出孩兒來商量明日雜劇孩兒過來（旦唱）紫蘇丸　奴家年少正青春占州城煞有聲名把梨園格範盡番騰當場敷演人欽敬（白）娘萬福（虔）孩兒叫你去來別無甚事只爲衣飯明日做甚雜劇（旦）奴家今日身已不快懶去勾闌裏去（虔）你爹爹去收拾去了（旦）我身已不快去不得（虔唱）桂枝香　孩兒聽啓疾忙收拾侵早已挂了招子你卻百般推抵又不知你每生着何意生着何意教娘嘔氣靠着你這的是求衣飯不成悞了看的（旦）娘行聽啓孩兒說與如今病深着身豈是奴家推抵你只管苦苦將人催逼教奴怎地娘儘教它任取紅輪墜尤它悞看的（末上）勾闌收拾家中怎地莫是我的孩兒想是官身出去你娘兒兩箇休鬧爭氣婆婆且住聽說與陣馬挨樓滿不成悞看的（淨）適纔台旨教咱來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闌罷卻勾闌罷卻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遲疑你莫胡言語我和你也辣赤（虔末白）真箇是相公喚不是（淨）終不成我胡說（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兒與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來（淨）不要砌末只要小唱（末）（虔）恁地孩兒先去我去勾闌裏散了看的卻來望你孩兒此去莫從容相公排宴畫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處（合）一齊分付與東風（並下生唱）醉落魄　令人去久傳音耗至今不到（淨）心忙意急歸來報（旦）得見情人心下稱懷抱（相見介生白介）你一似蕭何不赴宴你好難請（旦）害贖的去尋羊小哥你好難得見（淨）悲秋生在脊梁上你好難入（生）小姐兩日不見你（旦）我要來你處又怕相公知道（生）我瞞了相公教它來請你來書院中說些話（旦唱）賞時花　憔悴容顏只爲你每日在書房攻甚詩書（生）閑話且休提你把這時行的傳奇（旦）看掌記你從頭與我再溫習（旦白）你直待要唱曲相公知道不是要處（生）不妨你帶得掌記來敷演一番（旦）這里有分付（淨看門介旦唱）排歌　聽說因依其中就裏一箇負心王魁孟姜女千里送寒衣脫像雲鄉鬼做媒鴛鴦會卓氏女郭華因爲買胭脂瓊蓮女船浪舉臨江驛內再相會（又）哪吒令　這一本傳奇周孛太尉這一本傳奇是崔護覓水這一本傳奇是秋胡戲妻這一本是關大王獨赴單刀會這一本是馬踐楊妃（又）排歌　柳耆卿欒城驛張珙西廂記殺狗勸夫嬌京娘四不知張叶斬貧女樂昌公主墻頭馬上擲青梅錦香亭上賦新詩契合皆因手帕兒洪和尚錯下書呂蒙正風雪破窑記楊寔遇韓瓊兒冤冤相

報趙氏孤兒（又）鵲踏枝　劉先主跳檀溪雷轟子薦福碑丙吉教子立起宣帝老萊子斑衣包待制上陳州糶米這一本是孟母三移（生唱）樂神安　一從當日心中指望燕鸞期功名不戀待何如捹卻和伊拋故里不圖身富貴（介）不去苦攻書但只教兩眉舒（又）六么令　一意隨它去情願爲路岐管甚麼抹土搽灰折莫擂鼓吹笛點拗收拾更溫習幾本雜劇問甚麼粧孤扮末諸般會更那堪會跳索撲旗只得同歡共樂同鴛被沖州撞府求衣覓食　尾聲　我和你同心意願得百歲鎮相隨盡老今生不暫離（淨介外上白）隔墻猶有耳窗外豈無人老夫幾日不曾到書院中（介下曾判書院中目淨介旦叫介　生見旦介罵介外唱）鎖南枝　潑殺奴沒道理書院中怎不攻文藝指望待掙紫腰金怎知你不成器因甚底來這里使與我捍出去（生）爹爹聽咨啓孩兒又怎知正在書房中獨坐忽見狗兒都管與它同來至我問它只因甚底它說道是爹爹喚它至（旦）相公聽奴拜啓它說道相公排宴會特地喚取奴來到這書房裏誰信道都是計智賺奴望容恕（淨）思量好奴婢只是怨恨你兩箇將咱連累如今打得我渾身上下都麻庬要把刀割下腿告相公沙八赤（外白）當初望你攻書已後爲官今日到地如此做作左右那里（末）有福之人人伏事無福之人伏事人（外）你速去喚散樂王恩深來（末）理會得一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末下婆末改扮上）威聲如霹靂人命若塵埃不知相公那里有甚事去走一遭（見外介外說付介）你今夜快與我收拾去不許在此住明日早若見你在此那時節別有施行老都管如今這小畜生鎖在家中不許順情明日慢慢問這廝（淨生先下外扮末上介）你明日若不去時教你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外下末上商量介）萬事不由人計較一生都是命安排（下淨生上白）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老都管我爹爹把我如此禁持我那婢人昨夜捍將去了我要性命何用不如尋箇死去（淨）舍人自古道千日在泥不如一日在世不如收拾些金銀爲路費往別處去住幾時別作商量等相公氣息再回來不遲不强如死了（生介生唱）玉交枝　只因癡迷與王金榜同諧比翼誰知被我爹捉住拆散了鴛侶情人去也不見蹤我如今在此無依倚免不得尋箇死處（淨唱）略聽說與衷殘生一命可惜若還放得伊家去恐把我每連累尋思你去真悽慘只得與你就着罪到前途作箇道理到前途作箇道理（生）惟有感恩並積恨惟有感恩并積恨（下外唱）西地錦　當職心懷公正更名播朝廷從官判斷無私曲管民樂昇平（白）但存公道正何必問前程（提兒子介）左右過來（淨

（上介）（末上介）一封天子詔四海狀元心聖旨宣喚疾速來朝老都管如今孩兒不知去向又蒙聖旨宣喚河南採訪一回打聽孩兒消息（淨）相公放心小人在家管看一就打聽舍人消息（末）請外快去（介）路上有花并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下淨唱上）提行路（白）　八聲甘州　子規兩三聲勸道不如歸去羇旅傷情花殘鶯老虛度幾多芳春家鄉萬里煙水萬重奈隔斷鱗鴻無處尋一身似雪裏楊花飛輕（旦）艱辛登山渡水見夕陽西下玉兔東生牧童吹笛驚動暮鴉投林殘霞散綺新月漸明望隱隱奇峯鎖暮雲冷冷見溪水圍遶孤村（末）奈行程路途勞頓到黃昏轉添愁悶山回路僻人絕影不覺長嘆兩三聲（旦）望斷天涯無故人使做鐵打心腸珠淚傾只傷著蠅頭微利蝸角虛名（卜）向村莊上借宿安此身只見孤館昏條扃（旦）想村醪易醒愁難醒暗思昔情人臨風對月歡娛頻宴飲轉教我添愁離恨悠今宵裏孤衾展轉誰與安存　尾聲　且寬心休憂悶放懷欵欵慢登程借宿今宵安此身（地舖介生也）江兒水　離了家鄉里奔路途不知定在何州住使我心中添愁悶悶得我今日成孤冷渡水登山勞頓未知何日再與多情歡會（旦）一似和針吞却線刺人腸肚繫人心（下末白）賣買歸來汗未消賣買歸來汗未消老漢在河南府做場只為完顏同知舍人延壽馬與我孩兒有些（介）（押去介）說收拾（介）不將辛苦藝不將辛苦藝（下生唱）越調　被父母禁持投東摸西將一箇表子依隨走南跳北典了衣服賣了馬足尖瘦兒兩頭脫悶得我孤身三不歸空滴溜下老大小荷包猛殺了鐐丁鋌底（人）紫花兒序　似這般失業似這般遂浪隨波忍冷就飢來到這圍墻直下柳樹週迴向這河中掬的長流水洗了面皮掠得我鬢髮怜俐著些箇吐津兒潤了撥浪便入城池（看於子介白）且入茶坊裏問箇端的茶博士過來（淨白）茶迎三島客湯送五湖賓（見生介生白）作場分付請旦（介旦唱）四國朝　聽得人呼喚特特來此處（見生不忍介）莊家調判難看區老（生）老鼠咬了葫蘆滕小姐好快嘴（旦）鸚鵡回言道馬歡來應口（生）耐打詖兒我較得你兩片（旦）你課牙比不得杜善甫串仗却似鄭元和（生）姐姐使錢不問家豪富風流不在着衣多（生唱）駐雲飛　你欵步難擡便做天仙難見你來我把你相看待它把我相櫻壞猜緣何在花街共人歡愛說又不做罵又佯不采正是本性難移山河易改山河易改（旦）便做真龍我也難從你逐浪波訊口胡應和譯話喫不過嗏一短是舊特科我把它糠破誰慣得如今脆似天來大你向咱行說箇甚麼你向咱行說箇甚麼（淨）仔細思之你是何人它是誰姐姐多嬌媚你却身

藍縷嗏模樣似乞的盖紙被日裏去街頭教他求衣食夜裏營諠樓下睡夜裏營諠樓下睡（生）覆水難收一度思量珠淚流指望長相守誰信不成就（旦）嗏一筆畫都勾免咱偶然剪髮拈香共你同說咒（生）只恐你心中不應口只恐你心中不應口（末卜上白）鴈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合才勾欄散罷對門茶店中叫孩兒去不知甚人在那里如今走一遭（見生旦介生借衣介）（說開介末）不爭你要來我家我孩兒要招箇做雜劇的（生唱）金蕉葉　子這撇末區老賺我學那劉要和行蹤步跡敢一箇小捎兒喉咽韻美我說散嗽咳呵如瓶貯水（末白）你會甚雜劇（生唱）鬼三台　我做來砂糖浮漚記關大王單刀會做管寧割席破體兒相府院扮張飛三脫稠扮尉遲敬德做陳驢兒風雪包待制喫推勘柳成錯背妻扮宰相做伊尹扶湯學子弟做羅帥末泥（末白）不嫁做雜劇的只嫁箇做院本的（生唱）調笑令　我這爨體不查科格樣全學賈校尉趁搶嘴臉天生會偏宜抹土搽灰打一聲哨土響半日一會道牙牙小來來胡為（末白）你會做甚院本（生唱）聖藥王　更做四不知雙鬭醫更做風流浪子兩相宜黃魯直打得底馬明王村里會佳期更做撇遞太湖石（末白）都不招別的只招寫掌記的（生唱）麻郎　我能添插更疾一管筆如飛真字能抄掌記更壓着御京書會（末白）我要招箇擂皷吹笛的（生唱）我舞得彈得唱得折莫大擂皷吹笛折莫大裝神弄鬼折莫特調當撲旂我是宦門子弟也做得恁行院人家女婿做院本生點箇水母砌拴一箇少年遊砌欒箇拆心彌背（末白）當初它也曾好來使了數錠鈔又是好人家兒郎既然胡亂且招它在家續後又別作道理延壽馬我招你自招你只怕你提不得杖鼓行頭（生唱）尾聲　正不過沿村轉莊撞工耕地我若得粧旦色如魚似水背杖鼓有何羞提行頭怕甚的（末白）既然如此且教它回去後日別作道理正是萬事不由人計較算來都是命安排（下淨末丑卜場一上白）在家中時孩子出路路岐人（介唱）菊花新　路岐岐路兩悠悠不到天涯未肯休這的是子弟下場頭（旦）挑行李怎禁生受（生說關子介唱）泣顏回　撞府共沖州遍走江湖之遊身為女婿只得忍恥含羞（介）伊家奈守有衷腸時伊難分剖怕爹娘捍逐前來將奴家共君偶然（生）休休提起淚交流那更堪兒說重心覺我親朋知道真箇笑破人口（旦）男兒到頭管終須和你得成就那時節有月登樓無花永不酌酒（末唱）撲燈蛾　你們不三思紅日漸西沉兩人沒來由只管此延遲（生）參行聽分剖參擔兒難擔生受更驢兒不肯快走（旦）致令得兩人途路恁淹留（虔）孩兒離家去久公公或不度已潑畜生

因甚底緣何尚然落後（末）婆婆住休又何用唧唧啾啾料不是冤家不就頭且捺着性兒疾速向前走（生唱）尾聲 終須共你同鴛偶事到頭如今不自由那些箇男兒得志秋（白）路上有花并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下外淨上）菊花新 深感當今聖主恩賜金紫雙魚公心正直遍採訪治國安民但願得國泰歲時豐富（外白）老夫蒼顏皓首身爲重職深感吾皇賜金紫雙魚托賴洪福採訪五湖四海真箇能教官吏如水潔解使民心似水清六兒我如今在此悶倦你與我去叫大行院來做此院本解悶（淨叫介生旦上末上　見外介　外訊問　末答院本　外打認就問子細介）

（外唱）排歌 自從當日不見我兒心下鎮長憂慮兩眼長是淚雙垂怎地孩兒爲路岐（合）今日裏得見你楚香子父謝神祇它鄉里重會遇夫妻百歲協于飛（生唱）斯日孩兒私奔故里歷盡萬山烟水途中寂寞痛傷悲到了東平得見伊（合同前　旦）告恩官聽拜啓當日書房裏一意會佳期驀忽撞着伊公相一時見却怒起令人星夜捍分離怎知道今日做夫妻謝得恩官作主議（合同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二　三未

憙（洪武正韻許意切。好也。悅也。亦作喜。又見紙韻。許慎說文憙从心从喜喜亦聲。許記切。徐鍇通釋喜在心。喜見爲此事。是悅爲此事也。會意。忻記反。顧野王玉篇樂也。丁度集韻憙或作僖。婁機廣干祿字憙喜上正下通。郭守正紫雲韻貫某群臣自憙。注好也。好爲志氣。揚桓六書統曉母憙爲去聲。注憘。書或如此。晉同古。余見尾韻。曉母。熊忠韻會舉要喜羽次清音。或省作喜。封禪書天子心獨喜其事。爲媚傳書方者。並許既切。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略說文憙从喜从心。憙獨好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曉近切。見上聲。尋从此爲方音。本作喜。作嬉非。）

（篆書）憙（徐鉉篆韻）憙憙憙（並六書統）（隸書）憙（楊震碑見洪邁漢隸分韻）憙（劉寬碑陰）憙（石門頌並見漢隸字源）（草書）憙（章草）憙憙憙（並張錦溪）憙（並鮮于樞）

嬉（洪武正韻許意切。可嬉。美姿顏也。又微尾二韻。宋重修廣韻又許紀切。又音熙。揚桓六書統曉母。嬉余見微尾二韻。曉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滌傳義又虛宜切。傳雅戲也。游也。美也。通作娭。相如賦吾欲往乎南娭。韻會定正字切曉訖。曉興嬉。）

（篆書）嬉（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嬉（六書統）（草書）嬉（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欷（洪武正韻許意切。泣餘聲。亦作唏。又微韻。許慎說文欷歔也。从欠稀省聲。香衣切。孫愐唐韻許既切。徐鍇通釋忻祈反。丁度集韻虛器切。悲也。楊桓六書統曉母欷余見微韻。曉母。熊忠韻會舉要許既切。羽次清音。字滌傳義香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曉近切。見平聲。此方音。或用唏。漢史丹噓唏而起。）

（篆書）欷（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欷（六書統）（隸書）欷（景君銘見洪邁漢隸分韻）（草書）欷欷（並張錦溪）欷（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唏（洪武正韻許意切。漢史丹噓唏而起。廣韻唏也。又微韻。宋重修廣韻許既切。丁度集韻許刹切。痛聲。釋行均龍龕手鑑唏唏二俗唏正。揚桓六書統

曉母。嘻參見微韻曉母字。漆傳義啼嗚也。篆書唏（六書統）

餼

洪武正韻許意切。饋客生食及芻米。詩傳牲腥曰餼。亦作氣、旣。許愼說文氣饋客芻米也。从米乞聲。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許旣切。餼（氣或从食）。𩞁（氣或从旣）。徐鍇通釋古雲乞字直乞而已。張參五經文字許乞反。司馬光類篇氣許氣切。或作槩氣。又丘旣切。雲气也。戴侗六書故氣以米饋也。別（作槩餼）。釋行均龍龕手鑑槩槩餼（並俗）餼（正餉也。又生牲曰餼也。玉篇又許乞反。䭇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虛氣切。餳餉也。楊桓六書統曉母气旁加食者闕文。（說文）餼（聲）槩居乞切。饋食生也。从食旣聲。與氣同。𩞁（或从旣）槩（並俗）。熊忠韻會舉要餼羽次濁音。說文本作氣。从米气聲。徐曰。气古雲乞字。今文作餼。詩牲牢饔餼。箋云。牛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云。牲可牽行。餼是已殺。語餼羊注。牲生曰餼。是已殺未亨。倪鏜六書類釋槩又作𩞁。（並見乞下）周伯琦六書正偽氣於旣切。又牲腥曰氣。去氣羊是也。俗作餼非。趙謙聲音文字通氣。曉近切。或用旣。中庸旣廩稱事。借芟草燒之曰氣。作燹非。又䳄氣。雲貌。作𩞁非。亦上聲讀。轉注見路音。餼亦加食。槩亦从旣。旣亦聲。韻會定正字切（曉計）。曉興撖餼。

篆書餼餼（並古論語）𩞁𩞁王𩞁（並大篆）槩（義雲章）燹（淮南子升仙記）餼（絳岩）落文氣餼（並說文）氣餼（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氣餼槩（並徐鉉篆）韻氣槩餼（並六書統）隸書餼（魏受禪來見洪邁漢隸分韻）𩞁槩（並六書統）草書餼（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饔餼

周禮秋官司儀致饔餼。疏曰。君使卿歸饔餼。又曰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書林事類禮聘義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饔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疏謂行聘之日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館。牲殺曰饔。生曰餼。又曰案聘禮致客有饔有餼。詩瓠葉注。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大行人上公禮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注。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牢。又賓之拜禮也。拜饔餼。國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公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語牢致饔。稟人獻餼。儀禮聘禮上介饔三牢。致饔無儐。賜饔唯羹餼。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又士無饔。無饔者無儐。注。謂歸餼歸大禮之日。旣受饔餼。請覿。注。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百官之富。若尤尊大之焉。餼之以其禮。上賓太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聘義注。圍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二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曰五雙。群介皆有餼。左傳曰。餼牽竭矣。服虔云。死曰饔。詩曰。牲牢饔餼鄭氏注云。腥曰餼。禮記聘義疏曰。以餼與牽相對。牽旣為生。餼則為死。腥曰餼者。以牲牢饔餼相對。牲牢旣為生。饔又為熟。故以餼為腥。又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

稍餼

（周禮冬官以致）稍餼。注。致稍餼。造賓客納稟食也。疏曰。謂賓客在館。主君使人造賓客。納稟食。稟食則稟米也。以其經云稍餼。稍稍致之。是米曰稟者也。

常餼

（禮記王制。鰥寡孤獨。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陳澔集說。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

館餼

（鄭氏）譯綺館餼。謂館給熟食也。

餼羊

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注。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注。羊存猶得存其禮。羊亡禮遂廢。

齊人饋餼

（左傳）桓公六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曹人致餼

（左傳桓公）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百人之餼

（左傳昭元年。楚公子圍之亂。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唯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

地主歸餼

（左傳哀公十二年。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旣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

漢祀皆餼

（羅泌路史九頭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所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漢祀皆餼。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

（檀食之）**耕者餘餼**（羅泌路史因提紀東戶氏之所載也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道上顆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餼宿之隴首）**帥置生餼**（唐綱史參寥子高彥休述　冦陷鍾陵毒痛逾歲郡會諸侯之師討之求格苗間統兵者帶統於賊壘王人智異日月而至宴犒迎餞旬無虛時先是自九江至于秋淺原實視肥狩及大軍加境帳飲為羞不常厥味蝟脾鼠肝亦登於俎是以二物也猶徵債於霧市逾月復鱉一日上命內臣之崇秩者慰撫於柳營有軍帥置生餼於皇華齋西伸幅以肉脚冠其首皇華書為珍餽不以羊呼者意其避心瞿之字也則命啓器乃刑刖一足盛於櫝中纏拗麻偃亦不割去皇華大駭終日不食參寥子曰鉤爪鋸牙食人之肉者豺狼也以豺狼戮最獷能分善惡於毛翼之間哉）**賓至之餼**（太平御覽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四乘馬於子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生久降郵土為賓至之餼耳）**賜以酒餼**（三槐王氏雜錄宋冕任執政宦主日賜以酒饌張文定以宣徽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文 宋余謙一文安家集謝牲餼表（代李山為安晚作）六蓮紀日生無補於明時一劄自天眷特加於適日（臣）巽辭弗獲渙湮難勝（臣）少本草縣老猶鼎鼐騶徒言赫以病見容孀僅目滿卅高已悔政爾抱素餐之愧無以分昃食之憂乃且記西峰之頵齡錫上方之珍品輕盈肩玉鳳傳餅餌之香錯落量珠秋飽稻粳之味宴俎旁羞於周興賜尊無舉於漢儀豈此寵榮慰其衰暮故必有生由之美方稱隆褒然既屢蓄汲之恩敢不重拜陛下仁先養老禮謹待賢謂明主顰笑之間靡輕賜予而執政股肱之義要使康強異數鼎來孤生有耀（臣）敢思一飽誓報萬分矜念由飢竊自期於為授興懷當饋顧他致於蕭曹

辭生餼表　不避斧鉞仰干宸聰伏念（臣）早緣遭遇晚樂安閒老矣不見殊猥玷中書之務任薄而厚饗深慙均者之言謂宜得謝於黃齡而乃欽華其初度寵加犬馬牢侍賜鶴與其回渙汗於既出之餘孰若戒鼎餘於未頒之始退循愚分領抑眷私　再辭表　為臥牀而書無記物主惰刀之愆特加善養亦既擯陳於去饕蓋將自逭於空餐請脅說無功久胃楚旌之使而蓄伋有禮難當曹鼎之思顧天聽之未回輒露忱而中禱頒終報餼牲之禮毋重貽老鳳之羞厚味實毒高位實難俱不容於踰分晚食當肉無罪當責嗣當請於投閑臻

祠部集謝生餼表　載誕丁辰方集己孤之感匪頒列品俾供式宴之私出拜王人之命於庭入閱宗族之慶於室恩榮相照喜幸交深（中謝）伏念（臣）偶以樸忠驟當睿選智小不足以養大體才近不足以經遠猷自坐論於中樞殆空餐於厚祿弟懼煩言之起敢希飫賜之臨豈謂尊號皇帝陛下分萬君之禮優丞弼記其生日將以懽恩均肥育之醪羞加精甘之醲饗仰對需雲之施愈慙鼎食之浮飽上德以何酬醉皇慈而難酢惟瘴風夜稱今日之所蒙稍立事功庶爾生之無忝（云云）

代謝生餼表　載育丁辰方集已孤之感匪頒列品俾供式宴之私出拜君父之命於庭入閱宗族之慶於室寵榮相照魂幸交深（中謝）伏念（臣）夙力不強時才甚陋萬鍾厚祿十年已負於空餐六印重權半歲頻慙於假器身逐戎旃之遠心存王室之間顧生之初在秋云嘉遽荷權恩之浹仍蒙飫賜之臨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優老臣始終舊物記其誕日嘉乃丁時均姬繫之精甘鰕醪章之肥育既醉既飽愈防鼎食之浮有猷有為畢望豐功之立庶殫塵露少荅雲天

衛後樂先生集謝賜生餼表　紀桑蓬而興感俯念親恩捧綸綍以知榮仰勤君賜出太官之蕃滋為私室之寵光（臣某中謝）伏念（臣）憂患餘生遭逢昭代因心盡孝莫酬父母之劬勞委質移忠懼負聖明之任

使自塵通列適纏多虞體旰食之懷方務捭於撙節積素餐之愧敢更冒於匪頒寧謂微蹤亦關睿聽貴昭肯之溫潤華養典之豐腴肥醴孔嘉稟庖有饎祇戴殊私之厚豈云故實之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祿謹詔功錫先予善斂敷五福均持欲壽之情體親群工優示共賢之意（臣）謹當職思師美食戒過浮覆餗預憂罔孚大亨之禮投醪罔報期緣既醉之時（臣）無任

宋景文公集代賜生餼表　（臣）某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羊酒米麪者帝仁垂惠命賜紛頒拳承于茲感慶兼萃臣某（中謝）竊念（臣）智救守器學淺于膚遭聖重熙陶文善化無為無造厥生適於詩人有之似之所志期乎先犢遽陪幾究趨備弁資仰頼玉覆之容陰弛執何之目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懋明舊體延及孤生記六物之有初賚多儀而元備餼醪殊奇體稻旅珍助宴喜之炮燔溢家居之斟酌而（臣）叨榮踰分因䩆有私父怙早違雖永懷於鍾釜母慈胥慶適親及於君羹緣載育之丁辰荷惟明之善養敢志夙暮以報涓埃臣無任

石湖大全集謝賜生餼表　伏奉詔書以（臣）生日特降中使賜（臣）羊酒米麪者初度載逢方矜蓼莪之感中天蕃錫遽叨橐鈇之恩拜賜焜煌拊躬震惕（中謝）伏念（臣）少孤多難幼學蚤荒嗟漫叶於熊祥悵莫償於鳥哺偶逢聖擇擢預政機寶滿

抑以先秋村攆樽而浸散設桑弧於門左雖粗効於馳驅寘擅轄於河濆終難逃於尸素矧突黔之未久已臺鼎之下臨魁其助勞之恩寵以無喜之具特適散使光賁私庭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壽躋民恩勤逮下中異帝遷於服食大烹獨謹於養賢在厥初生覲之大禮至若斗筲之陋亦污體貌之隆臣敢不式昌厥之心勉謀速之處予以馭其章雖帝洽於親榮忠可移於孝尚永肩於國事史浩鄮峯真隱漫錄生日謝賜牲餼表　戶列桑蓬方慨先親之顧復駟馳綸綍遠盼內府之旨蔪駕異數之使蓄重徽衷之跼蹐中謝伏念臣張皇擧附頊冒寵榮去國僅十五年忽蒙收召未朝已三數月茂著功勳每愧空餐徒煩丞饋敢意賤生之日大賜養賢之烹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無偏生成有素式循舊典下逮具臣坐增私室之光共侈盈庭之賜捫心知幸荷眷益隆臣敢不砥礪孤忠要期厚報劬勞在念恨無路以遺甘旨銘刻不忘敢有心於食志　孤矢開祥已負四方之壯志酒醴亟饋忽覿九陛之隆恩祇服寵章彌增懟汗中謝伏念臣自依光於日月薦承之於鈞衡報蔑涓塵恩深海嶽曾未知於死所偶及兒於生朝方悼顧復之光親獻覲旨嘉之厚禮醜類拜賜曹滿知榮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體貌通臣備明故事不問衰殘之晚暮特盼飲食之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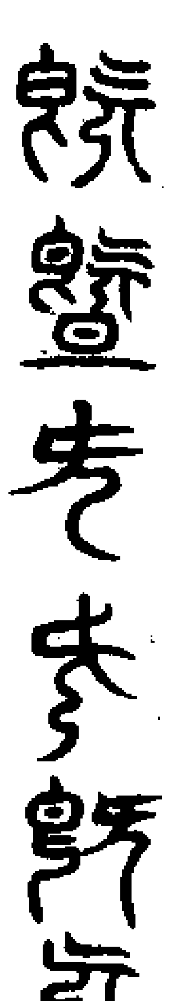
馨遂令尸祿素餐之人拜受醉酒飽德之賜臣敢不度恭嚴命滋味至珍甘旨益豐恨無復南陔之養升常圖報願載歌天保之詩衛博定菴類藁謝賜生日生餼表　劬勞興念載臨六射之辰錫予疏恩遽拜九重之命赧然是懼學矣不貲中謝伏念臣舊迹孱單達時隆盛陸九級而遠地久竊欞於鼎除鼎三足以承君實濫陪於公鋏自知遇災已幸丐閑既開異姓之封復陟而攬之位所衒朽質莫報大恩敢云初度之期猶軫不遺之念珍兼飲饌欽承厚意之將膳沃糧醴益重匪頒之式茲蓋皇帝陛下普臨庶類優寵舊臣矜此衰遲特示饗餐之腆眷言嘗昔尚加體貌之隆臣敢不內揣俯踰仰懷德惠賜尊推食豈唯醉飽之私銘骨鏤肌誓竭涓埃之報呂東萊集為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餼表　問初度於嘗今尚記攜提之次傳溫言於詔使有來臺飲之頒雖曰常彝實惟渥澤伏念臣久膺餞鑄浸迫衰遲勲業無成慚流年之尺璧劬勞莫報慨厚禄之千鍾每於載育之辰愧此多儀之錫讎乘繼肉雖廩有於使蕃食志食功迨兩無於稱塞退而自揆莫知所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物以仁馭臣以禮脩宣王之考牧庶物既蕃體義易之養賢舊章用舉光華異數蕃飾始青臣敢不進繹欸忠益肩移孝無復遺羹之惠永負親恩惟含哺之民共均君賜鞲

魏公安陽集謝生餼狀　推輯就館方侵於聘儀牢積在庭爰豐於餼禮仰銜恩惠伏積覩銘趙忠正德文集謝生日賜牲餼表（紹興六年）　黍孤既逮方感於劬勞賜品有加遽露於慶賚荷分頒之甚腆思稱效以彌艱（中謝）伏念臣偶玷譽求告懇圖隨職參師律莫摅帷幄之籌位忝台司久負作霖之命惟期罷黜少弭煩言伏蒙皇帝陛下茂舉彝儀優隆近輔備紀始生之日畢推乃聖之仁錫以稻粱申之牢醴濟蒲柳之弱質俾續於年齡均庖廩之餘珍用資於燕喜仰銜覆育誓堅棄捐衛後樂先生集謝牲餼狀　餉餽相望府無虛日餼牢甚腆官用彝章行慕有壇禮酒考牧致大烹於鼎象侈備物於炰羅割肉以歸奚取訑諧之辨賜生必薦敢懸鄉黨之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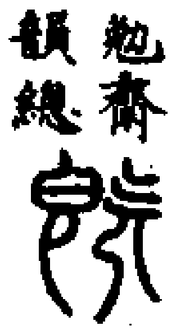
既

洪武正韻許意切禮記中庸既稟稱事又齊韻許慎說文既小食也从皀旡聲論語曰不使勝食既居未切揚桓六書統曉母餘又食已也从皀从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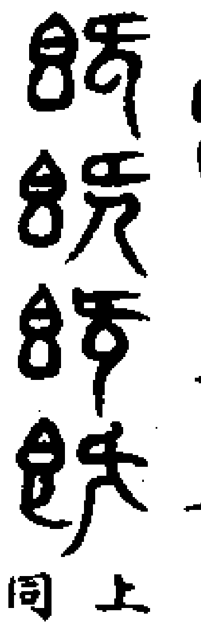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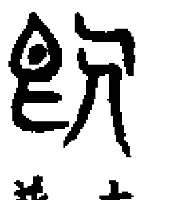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鐘鼎文



（上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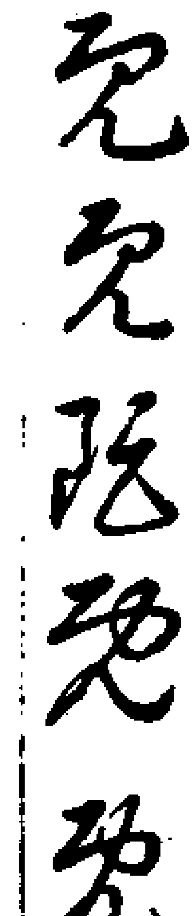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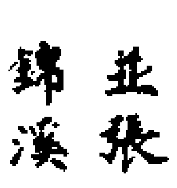
（大篆以上並六書統）

隸書 既（梁休碑） 既（馮緄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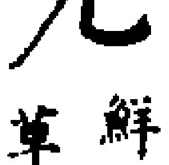
既（石經洪邁漢隸分韻） 既（華山廟楊並隸韻）

草書





（並張錦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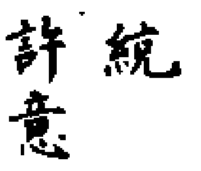


（鮮于樞兒草書集韻）

黖

洪武正韻許意切物生貌吳都賦萬物蠢生芒芒黖黖陸法言廣韻黖非黑也司馬光類篇許既切不明貌揚桓六書統曉母類从黑旡聲黖（隸書）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潘博義於既切（音）壁韻會定正字切曉許曉與掀黖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黖（六書統）

愾

洪武正韻許意切大息詩愾我寤歎又至也禮記愾乎天下矣又見恭讀許慎說文愾从心从氣氣亦聲許既切陸法言廣韻又苦愛切張參五經文字慨愾火記反又空蓋反見詩風司馬光類篇又丘蓋切悁也滿也又口既切又許訖切爾雅至也鄭樵六書畧聲兼意忾喜也忿轉注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公試都魁翁宏周道如砥賦八押謂字云可為永愾在此如左傳敵王所愾此非揚桓六書統曉母類（紐畀）愾（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次

清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許迄切又怒也左傳敵王所熂而獻其功雙音見泰韻

篆書熂（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熂（徐鉉篆韻）熂（高勉齋學書韻總）熂（六書統）

隸書熂（六書統）

草書熂（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熂

洪武正韻許意切芟草燒之顧野王玉篇許氣切燎除旁草也陸法言廣韻燹火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司馬光類篇雜草燒之曰熂又許竭切火焚山草也楊桓六書統曉母熂从火氣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曉許曉興擬熂

篆書熂（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熂（並六書統）

草書熂（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霼

洪武正韻許意切雲貌又泰韻顧野王玉篇又虛豈切陸法言廣韻靉霼雲狀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司馬光類篇又尾切毛晃禮部韻畧又靉霼不明貌見海賦霼音倚婁機廣干祿字又許豈切楊桓六書統曉母霼从雲氣聲霼（隸）能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又於既切義同

篆書霼霼（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霼霼（並六書統）

隸書霼霼（並六書統）

草書霼霼（並張錫溪）霼霼（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摡

洪武正韻許意切取也一曰拭也又泰韻宋重修廣韻許既切丁度集韻摡或作抚婁機廣干祿字又音慨韓道昭五音類聚許氣切詩云傾筐摡之本亦作墍又古代切滌也楊桓六書統曉母摡（隸作）抚（隸省）摡或从既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孝傳義於既切音戱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摡曉迄切或借溉作墍非今詩頃筐墍之作抚非又物主貌作既非吳都賦萬物蠢生芒芒摡摡俗字雙音見泰韻

篆書摡（六書統）摡（徐鉉篆韻）

隸書抚摡（六書統）

草書抚（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墍

洪武正韻許意切仰塗書惟其塗墍茨又取也詩頃筐墍之又息也詩伊余來墍民之攸墍墍有依附之義下之附上若仰塗然又作概許慎說文墍[illegible]从土既聲又其冀切徐鍇通釋許義反劉熙釋名墍猶熠熠細澤貫也顧野王玉篇虛既切又音洎張參五經文字許器反塗也宋重修廣韻許既切司馬光類篇墍古作塈又並居代切丁度集韻墍或書作墍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惟其塗墍茨注許既反在此如詩民之攸墍在此非釋行均龍龕手鑑墍（俗）墍（通）墍（正）楊桓六書統曉母墍（既聲）墍或書如此墍或从旡聲墍（隸）墍籀文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仰塗也師古曰即今仰泥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墍許迄切作墍墍非又止息也从土與坐同意既聲今文詩伊余來墍合正俗用墍韻會定正字切群訖群擊度墍

塈

洪武正韻許意切同上又音忌義同

篆書塈（大篆）塈（集韻）塈（古尚書）塈（籀文）塈（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塈（徐鉉篆韻）塈塈塈塈（並六書統）

隸書墍（范式碑見洪邁漢隸分韻）墍（六書統）

草書墍（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齂

洪武正韻許意切臥息許慎說文齂从鼻隶聲讀若虺許介切陸法言廣韻鼻息孫愐唐韻虛器切徐鍇通釋虛致反丁度集韻又于貴切孫炎讀鄭樵六書畧肩从自自即鼻又許介切聲無音釋行均龍龕手鑑許器許戒二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許貴切又况偽切又許偉切又許介切又火怪莫八呼八三切楊桓六書統曉母齂（隶聲）屓臥息也从自自鼻也从尸尸主也當坐作息恐誤熊忠韻會舉要齂羽次清音爾雅齂息也說文或作呬東夷謂息曰呬選思玄賦呬河林之蓁蓁亦作嚊挍獵賦吸嚊瀟率師古曰吸嚊開張也前志曹慎公執立嚊韻會定正字切曉訐曉興擬齂

篆書齂（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齂（徐鉉篆韻）齂（六書統）

隸書齂（六書統）

草書齂（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咥

洪武正韻許意切笑聲詩咥其笑矣又質屑二韻許慎說文咥大笑也从口至聲又直結切顧野王玉篇虛記虛吉二切又音迭徐鍇通釋忻記反

丁度集韻咥虛器切或作㕧戴侗六書故又許訖切亦笑聲也（或作憘也）又徒結切易曰履虎尾咥人凶咥也（陸氏直結切又丑栗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大結切易曰不咥人亨咥齧也又許其切喜笑又書夷切又許旣切歖歖又許四切息也又脂利切又丑利切又陟利切止也又丑栗切又許吉切又丁結切蛇咥氏又蕃姓揚桓六書統曉母咥余見知母（規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滂傳義又知義切音（知寘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曉近切嚶音見屑韻方音質韻韻會定正笑貌字切曉訖曉與撖咥

篆書 咥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咥 徐鉉篆韻 隸書 咥 六書統

草書 咥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屭 洪武正韻許意切贔屭作力貌魏都賦巨靈贔屭亦作屓見廣韻內顧野王玉篇屓虛器切贔屓丁度集韻亦作屓屓壯大貌司馬光類篇屓又于累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屓壯士作力貌屭許器反與屓同韓道昭五音篇海憶毅二音揚桓六書統曉母屓（本）屭或从丁屭聲屭（屭屭）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屓伯琦六書正僞屓鼈也从尸自聲俗作屭贔竝非韻會定正字切曉訏曉與撖屭

屓 洪武正韻許意切同上韓愈月蝕詩寒氣𡉚屓頑無風吳都賦巨鼇贔屭韻

篆書 屓 集韻 屓 同上竝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屓屭屓 竝六書統

隸書 屓屭 竝六書統

草書 屓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豷 洪武正韻許意切豕息又寒浞少子澆之弟也封於戈少康使其子后杼誘而殺之見左傳史記从豕从壹竝本从豸誤許慎說文豷豕息也从豕壹聲春秋傳曰生敖及豷許利切徐鍇通釋息喘息也許位反陸法言廣韻夏后氏有澆豷寒浞子名張參五經文字又火利反又許器反見春秋丁度集韻虛器切闕人名或从犬作獖司馬光類篇又壹計切戴侗六書故又曰豕駭痛聲左氏傳寒浞生澆及豷（别作𤞞）揚桓六書統曉母豷（从豕壹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字滂傳義書義切音戲趙謙聲音文字通豷豕之喘息故从豕壹聲左傳后杼滅豷于戈或作獖非韻會定正字切曉訏曉與撖豷

篆書 豷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豷 徐鉉篆韻 豷 六書統

草書 豷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呬 許意切許慎說文呬東夷謂息爲呬从口四聲詩曰犬夷呬矣虛器切顧野王玉篇大利切息也陸法言廣韻又丑致切除知也徐鍇通釋羊媚反丁度集韻許四切又默知也又衆聲也从四口司馬光類篇呬又丑二切又火季切亦作𠽱又匹備切喘息也據是字說今作喙揚桓六書統曉母呬（呬聲）呬（隸）𠽱或从鼻聲字滂傳義又丑利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呬許近切東夷謂息曰呬謂開張鼻臥息也隸亦从鼻隶聲爾雅隸呬息也作嚊非校獵賦吸嚊瀾率俗字也屓亦从尸自爲意人鼻臥息也借屭屓壯大貌一曰作力貌作贔屓非吳都賦巨鼇贔屓魏都賦巨靈贔屭俗字二字方音見泰韻

篆書 呬𠽱 竝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呬𠽱 徐鉉篆韻 呬 六書統 呬 六書類釋

隸書 呬 六書統

⿱雨覞 許意切許慎說文⿱雨覞見雨而止息从雨从覞讀若歘虛器切徐鍇通釋雨也周普故並視皆見此會意虛致反顧野王玉篇火利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玉篇又許爾苦顏二反雨雪貌揚桓六書統曉母⿱雨覞从二見衆見也既見微韻曉母趙謙聲音文字通曉近切从覞視雨爲意

篆書 ⿱雨覞 徐鉉篆韻 ⿱雨覞 六書統

滊 許意切許慎說文滊水涸也或曰泣下从水气聲詩曰汔可小康許訖切徐鍇通釋希氣反丁度集韻又許竭切字林鹽池也一曰以甘水和鹹水爲鹽曰滊司馬光類篇許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許氣反水也郭遂又音溪揚桓六書統曉母滊（氣聲）

篆書 滊 六書統

忥 許意切許慎說文忥癡貌从心气聲許旣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癡也陸法言廣韻又氣靜也丁度集韻虛器切博雅忥忥喜也鄭樵六書畧忔精

注釋行均龍龕手鑑炁（或作）炁息也静也揚桓六書統曉母炁說見曉母（字注）炁（隸）趙謙聲音文字通曉迄切方音見質韻

篆書炁　徐鉉篆韻炁炁　並六書統　隸書炁　六書統

鎎　許意切許慎說文鎎怒戰也从金氣聲春秋傳曰諸侯敵王所鎎許旣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丁度集韻鎎通作愾司馬光類篇又口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鎎（俗許旣反正作愾怒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鎎（戰也苦具也）揚桓六書統曉母鎎（說見聲）鎎（隸）

篆書鎎　徐鉉篆韻鎎　六書統　隸書鎎　六書統

餼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餼許氣切亦作餼又去訖切食怒也司馬光類篇許旣切飽也又許訖切揚桓六書統曉母餼去旣切从食气聲（象聲）餼（隸）字滲博義餼（同上）

篆書餼　六書統　隸書餼　六書統　草書餼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馬希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音戲馬走宋重修廣韻許旣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馬氣（或作）⿰馬希（正）揚桓六書統曉母⿰馬希从馬希聲（象聲）⿰馬希（隸）

篆書⿰馬希　六書統　隸書⿰馬希　六書統

⿰豕氣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豕壯大陸法言廣韻豕息也宋重修廣韻許旣切揚桓六書統曉母⿰豕氣从豕氣聲

篆書⿰豕氣　六書統

⿰角氣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記切好角也字滲博義香義切音戲⿰角氣（同上）

⿱旣心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古文炁字陸法言廣韻息也丁度集韻⿱旣心（忥）也亦書作⿱旣心司馬光類篇許旣切又於代切恚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旣心（俗許旣反正作炁息也）揚桓六書統曉母⿱旣心（說見聲）⿱旣心或从旡聲忥（隸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通作塈詩伊余來塈民之攸塈

篆書⿱旣心⿱旣心⿱旣心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旣心⿱旣心　並六書統

隸書⿱旣心　六書統

⿰世欠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呼世切欪欪笑意也孫愐唐韻呼計切氣越名丁度集韻气聲韓道昭五音類聚許計切氣越貌

⿰亻氣　許意切顧野王玉篇許氣切怒⿰亻氣也司馬光類篇許旣切揚桓六書統曉母⿰亻氣怒也从人氣聲⿰亻氣（隸）

篆書⿰亻氣⿰亻氣　並六書統　隸書⿰亻氣　六書統

燹　許意切陸法言廣韻野火也又音銑上聲揚桓六書統曉母燹火氣切說見真韻幫母寒韻曉母燹說見銑韻心母熊忠韻會舉要羽次清音吾衍續釋說文曰火也从火豩聲衍曰豩音邠非聲犬焚野而豕群奔也从二豕在火前指事蘇典反宋朝作吁位反趙謙聲音文字通見銑韻此方音

篆書燹　徐鉉篆韻豩　六書統

⿰牛氣　許意切陸法言廣韻牛病也宋重修廣韻許旣切丁度集韻牛撞謂之⿰牛氣一曰牛餉揚桓六書統曉母⿰牛氣从牛气聲

篆書⿰牛氣　六書統

⿰口尸　許意切陸法言廣韻呻也又火尸切丁度集韻虛器切或作⿰月戾揚桓六書統曉母⿰口尸詳見支韻曉母⿰月戾或从肉戾聲字滲博義香義切

篆書⿰月戾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口尸⿰月戾　並六書統

⿰口戲　許意切丁度集韻香義切⿰口戲戲聲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口戲說見支韻曉母

篆書⿰口戲　六書統

⿰口⿱气豆　許意切丁度集韻許記切聲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口⿱气豆（象聲）字滲博義香義切音戲

篆書⿰口⿱气豆　六書統

槩　許意切丁度集韻平木司馬光類篇許旣切又古對切平斗木又居代切又古忽切衰亂貌莊子獨何歆無槩鄭樵六書略擬轉注揚桓六書統曉母槩（象聲）槩（隸）

篆書槩　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槩　六書統

嘻　**⿰口憙**　許意切丁度集韻許記切笑也或从憙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於記切揚桓六書統曉母嘻余見之韻曉母⿰口憙（俗）字滲博義嘻香義切音戲

篆書嘻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嘻　六書統

⿹气虫　許意切丁度集韻⿹气虫蟲名或从旣作⿰虫旣司馬光類篇許旣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蟿蟲名又音氣五音類聚亦作⿰虫旣音餼蟲似蜻也揚桓六書統曉母⿹气虫从虫气聲⿰虫旣或

（从既聲）（篆書）⿰言既（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言既⿰言既（並六書統）

⿰言希　許意切丁度集韻虛器切語聲也又語氣揚桓六書統曉母⿰言希余見尾韻曉母字滲傳義香戲切音戲（篆書）⿰言希（六書統）

⿸疒希　許意切丁度集韻痛也揚桓六書統曉母⿸疒希余見𠒉韻曉母字滲傳義許既切⿸疒希（六書統）

⿰扌亥　許意切丁度集韻動搖貌揚桓六書統曉母⿰扌亥許既切从木亥聲又下革切果中核（亦聲）核（隸）字滲傳義核音欷（篆書）⿰扌亥（六書統）（隸書）⿰扌亥（六書統）

⿱大卒　許意切丁度集韻虛器切疾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大卒（亦聲）⿱大卒（隸）（篆書）⿱大卒（六書統）

攕　許意切丁度集韻擊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去寄切揚桓六書統曉母攕既見支韻曉母字滲傳義香義切（篆書）攕（六書統）

吚　許意切丁度集韻許四切呻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吚从口尹聲（亦聲）吚（隸）（篆書）吚（六書統）（隸書）吚（六書統）

⿺走韱　許意切丁度集韻虛器切走也揚桓六書統曉母⿺走韱（既見戲韻）（篆書）⿺走韱（六書統）

⿰火韱　許意切丁度集韻香義切燒也揚桓六書統曉母⿰火韱（亦聲）⿰火韱（隸）（篆書）⿰火韱（六書統）（隸書）⿰火韱（六書統）

娎　許意切丁度集韻顯計切喜貌揚桓六書統曉母娎又詳別切（既見屑韻）字滲傳義呼計切（篆書）娎

忚　許意切丁度集韻顯計切懵忚欺也揚桓六書統曉母忚（亦聲）忚（隸）字滲傳義呼計切又齊韻欺慢之貌（篆書）忚（六書統）（隸書）忚（六書統）

⿰亻四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火季切静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詩云閟宮有⿰亻四又火遂切揚桓六書統曉母⿰亻四从人四聲（亦聲）⿰亻四（隸）⿰亻皿或从人皿聲⿰亻皿（隸見𡬠韻）集克正字韻綱又忽械切又寂也（篆書）⿰亻四（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亻四⿰亻皿（並六書統）（隸書）⿰亻四⿰亻皿（並六書統）

⿰韋戈　許意切司馬光類聚許罽切纏也揚桓六書統曉母⿰韋戈从韋戈聲戟（財）字滲傳義虛又切（篆書）⿰韋戈（六書統）（隸書）⿰韋戈（六書統）

⿰忄四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許異切忻也揚桓六書統徹母⿰忄四許四切从心四聲字滲傳義火季切（篆書）⿰忄四（六書統）

⿰馬者　許意切司馬光類篇顯計切解牛聲莊子奏刀⿰馬者然徐邈讀又呼惠切又霍虢切又莫獲切又士益切又他歷切揚桓六書統曉母⿰馬者（亦聲）（篆書）⿰馬者（六書統）

⿰扌氣　許意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許既反

⿰言氣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集韻語氣字滲傳義許既切音欷

⿰月氣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䖋塊病

⿰馬氣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許氣切馬走也

⿸尸辛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屄義切伯名

⿰耳戈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呼木切視高貌也

⿹𢦏七⿹𢦏七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香記切

欻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集韻欻虛字滲傳義香義切音戲虛也

閒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呼異切門窮又胡介切揚桓六書統幫母閒古文閒从外門閉而見外也

醯　許意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呼帝切酸味也

⿰彳米　許意切字滲傳義許木切癈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三　三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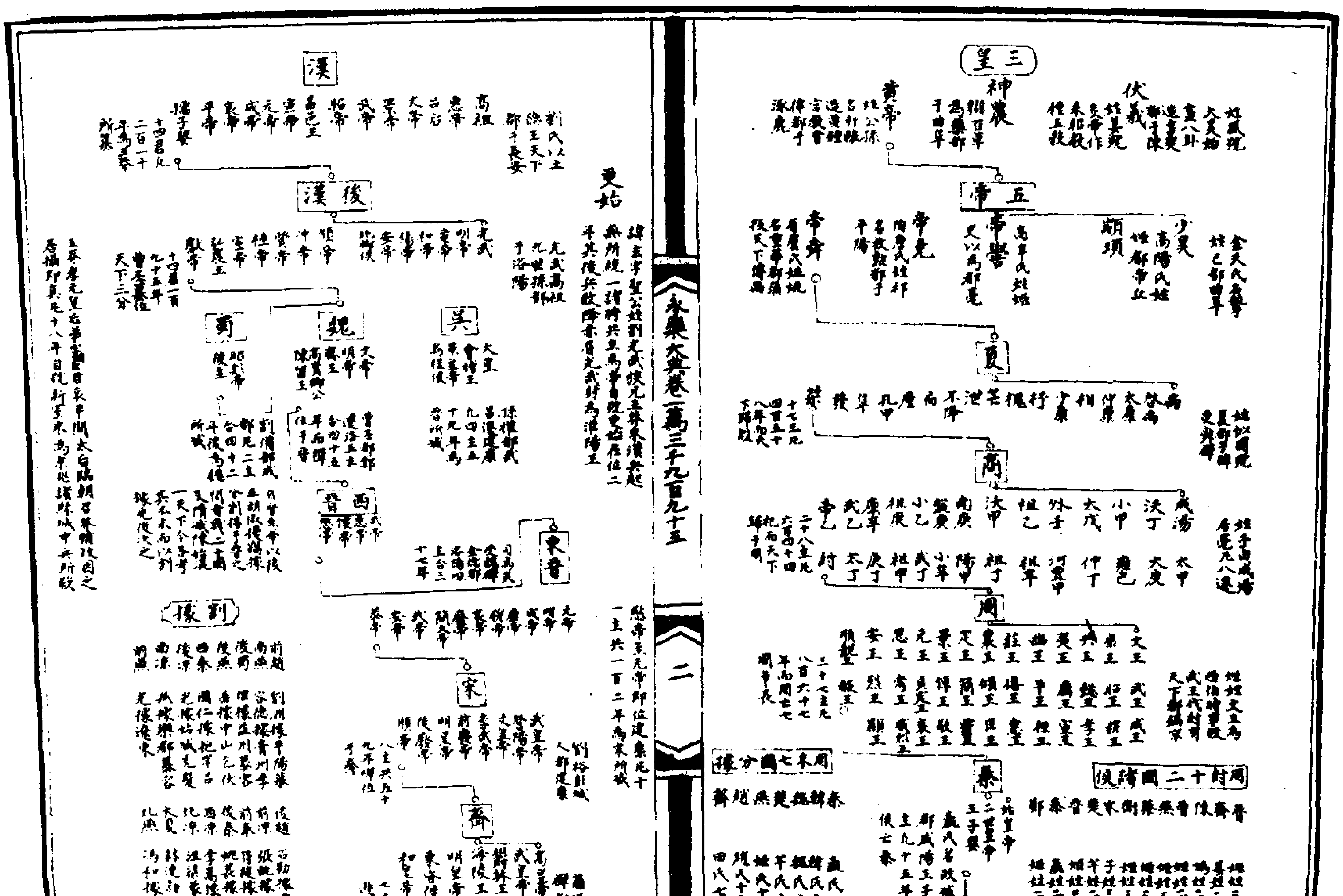
○系　洪武正韻胡戲切緒也繼也聯屬也亦作繫係許慎說文系繫也从糸丿聲凡系之屬皆从系胡計切䌛籀文从爪絲𦃇或从毄處徐鍇通釋音曳異契反劉熈釋名相連繫也顧野王玉篇下計切陸法言廣韻又姓郭忠恕佩觿集系系（上胡計翻緒也下莫狄翻細絲）宋重修廣韻又姓楚有系益丁度集韻兮肆切著也或作䌛籀作𦃇亦作結鄭樵六書畧从系而有所著焉象形婁機廣干祿字亦作絜束也戴侗六書故亦作𦃇又作係帶也郭守正紫雲韻亦作繫繫又本韻此字與下係字及繫音計者似不同然意義有相犯者宜審易繫辭胡詣反本系也又音繫續也繫辭焉而明吉凶音系孟繫周易本亦作系胡計反姤卦繫於金柅詩繫一人之本繫之周公召公孟繫馬千駟蕭何械繫並無音詩車服不繫其夫注本或作繼周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之民音計注係聯綴也注又此係字允序繫日繫月工帝反並音計坎卦係用徽纆隨卦拘係之並無音貫果係縲之注謂以長繩係之孟序係志於翰墨係累其子弟音繫光武系唐統接漢緒單系字然則系繫系繫四字音相近義畧同恐不可達押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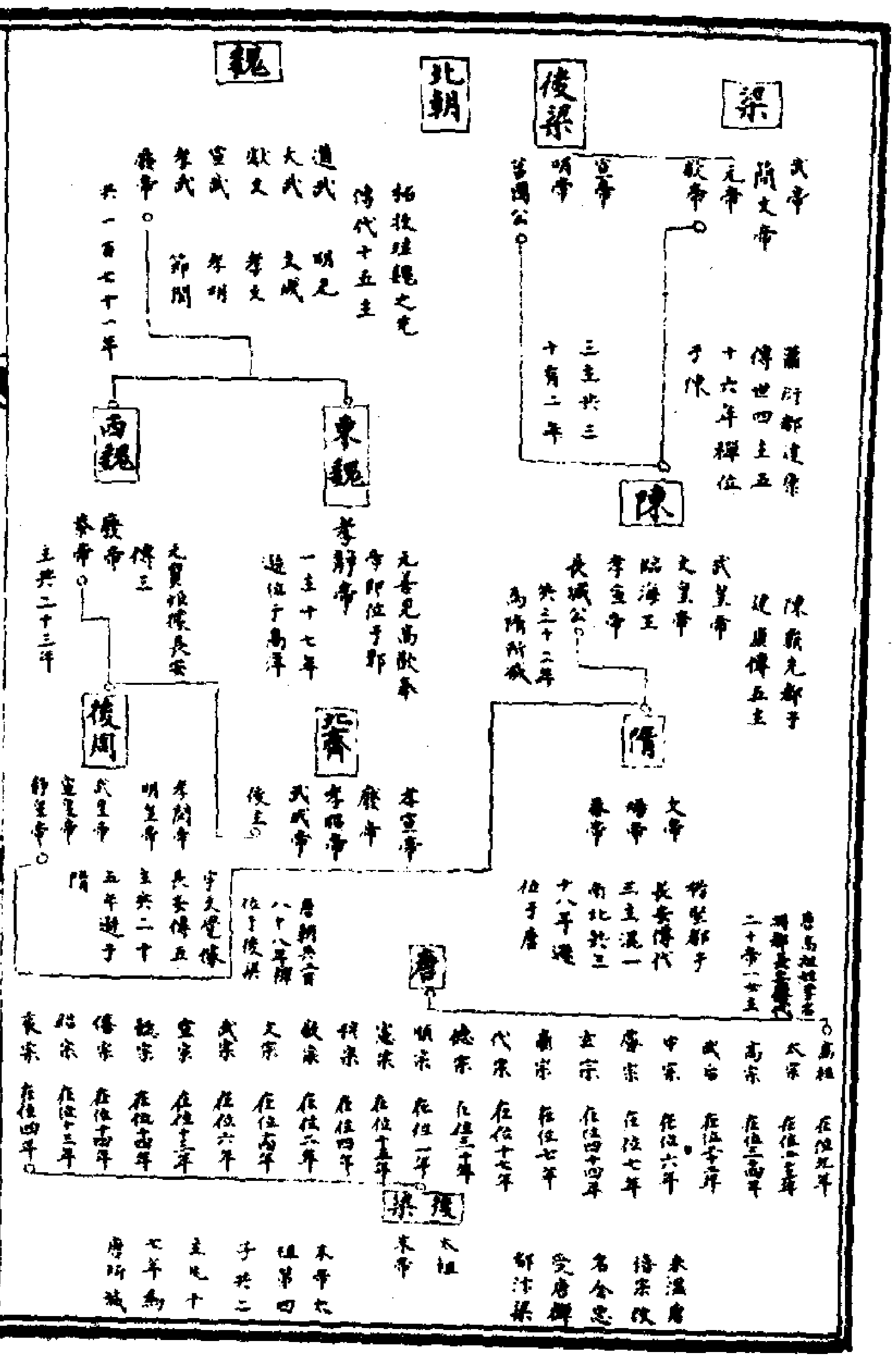
審李肩吾字通系計切繇縣等字从此韓道昭五音類聚系係長二音綮子孫相繫也與系同孫氏字說系近系音系楊桓六書統匣母系及系上用丿以指之書用其末以連之也系䌛（上統指事下轉注）系䌛（並籀）繫从繫省从處系繫處也繫同上說見見母結同上本古肩切二文並假借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說文从系丿聲便古編云系莫狄切細絲五忽或作繫周禮瞽矇奠世繫小事辨昭穆注世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周伯琦說文字原从系上有所連會意字潘博義筋也趙謙聲音文字通系匣蘭切縣聯屬也从系上指所連或曰从爪省用手聯系之意或丿聲並通俗混係因捐親屬世本曰係或混繫韻會定正字切匣計匣形質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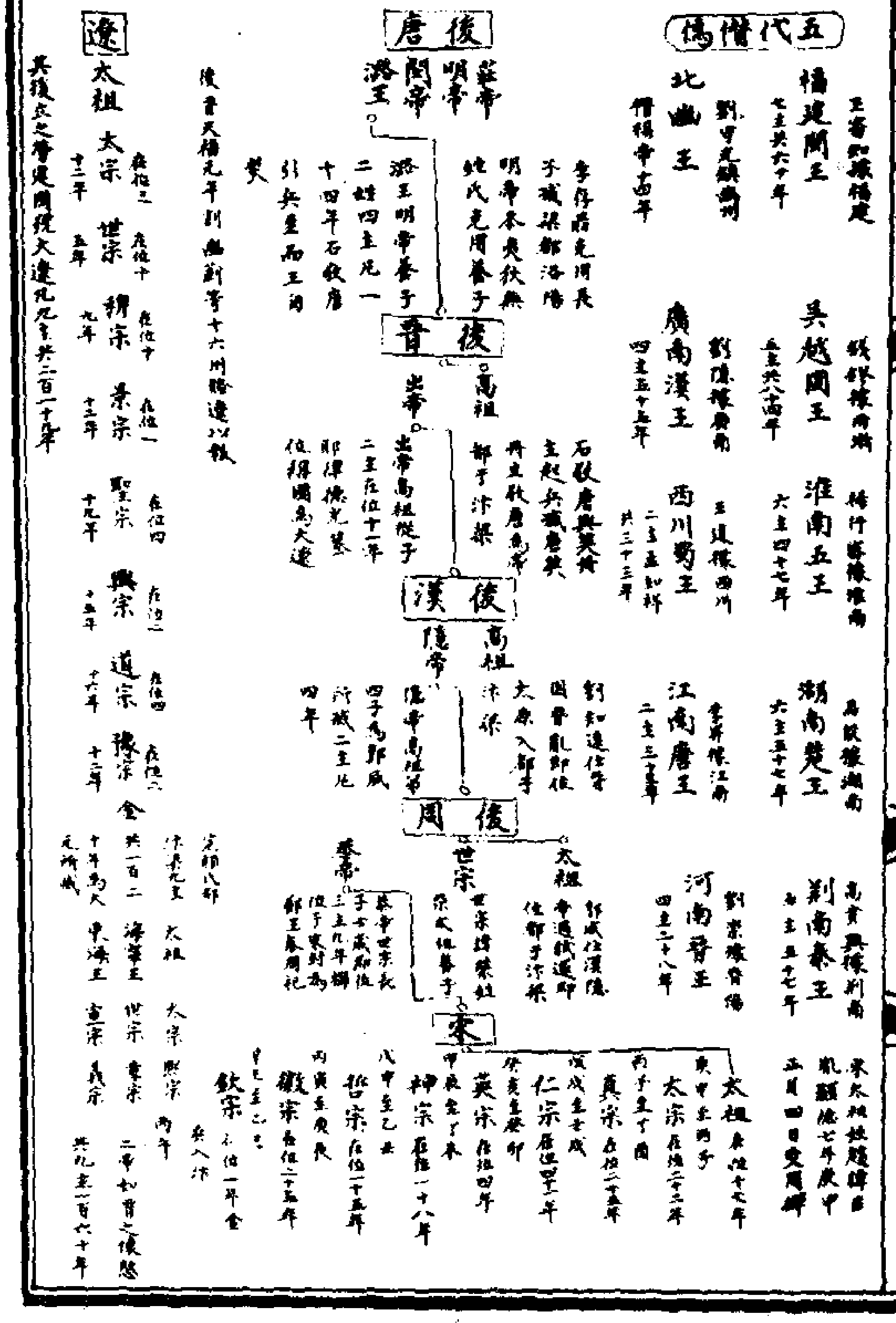
篆書　𦃇（並籀文）　系（汗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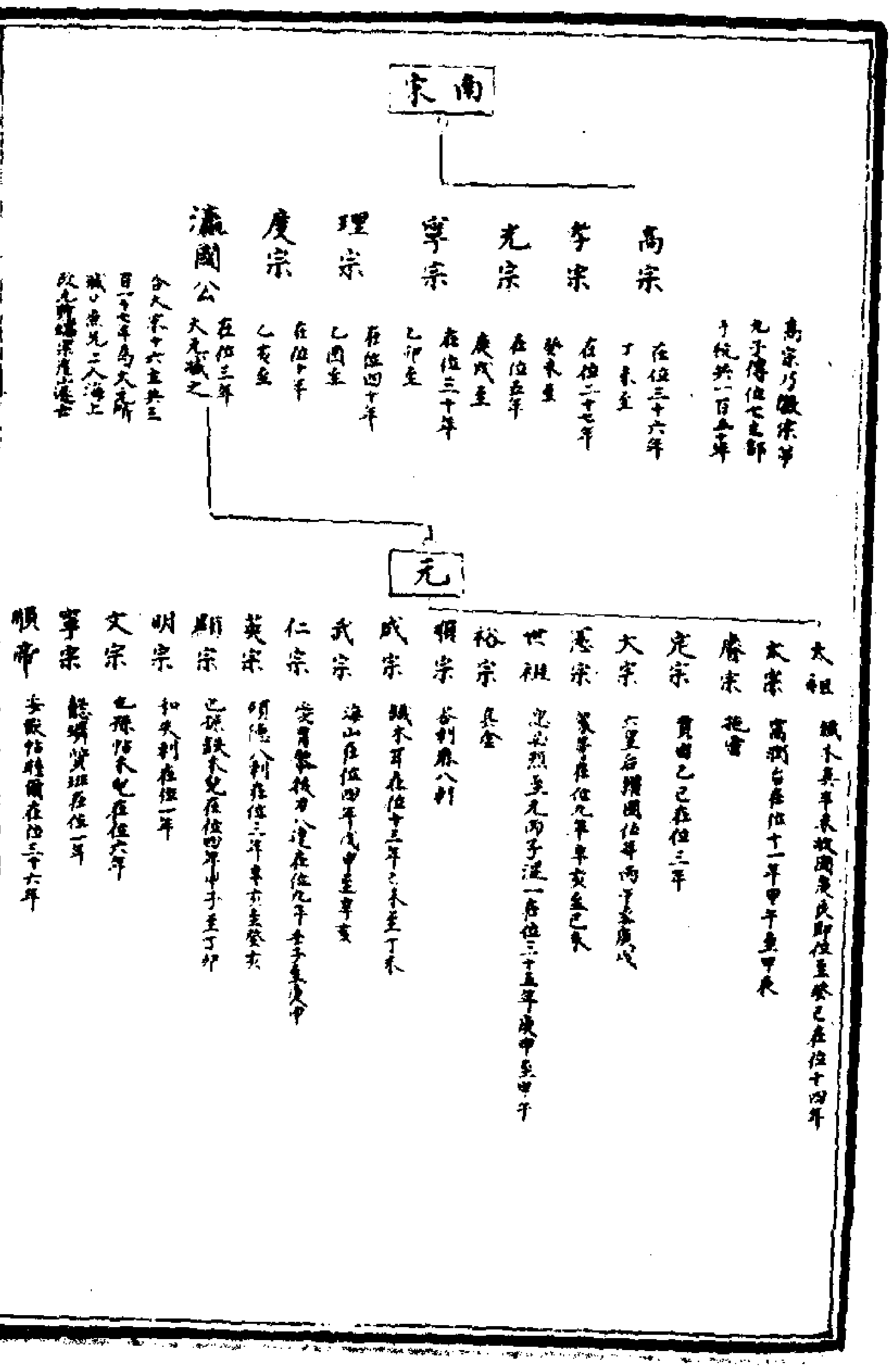
吉結（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系䌛（並徐鉉隸書篆韻）　系（夏堪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系（張表碑）

系（張平子碑並漢隸字源）　草書　系系系（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梁
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蕭衍都建康傳世四主五十六年禪位于陳
後梁
宣帝
明帝
莒國公
三主共三十有二年
陳
武皇帝
文皇帝
臨海王
孝宣帝
長城公
陳霸先都建康傳五主
共三十二年為隋所滅
北朝
魏
拓拔珪魏之先傳代十五主
道武
明元
太武
文成
獻文
孝文
宣武
孝明
孝武
節閔
廢帝
共一百七十一年
東魏
孝靜帝
元善見高歡奉帝即位于鄴
一主十七年遜位于高洋
西魏
元寶炬據長安
傳三
廢帝
恭帝
主共二十三年
北齊
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後周
孝閔帝
明皇帝
武皇帝
宣皇帝
靜皇帝
宇文覺據長安傳五主共二十五年遜于隋
隋
文帝
煬帝
恭帝
楊堅都長安傳代三主混一南北共三十八年遜位于唐
唐
高祖
太宗
高宗
武后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宗
唐朝共二百八十八年禪位于後梁
後梁
太祖
末帝
朱溫唐僖宗改名全忠受唐禪都汴梁
共二主凡十七年為唐所滅


五代僭偽
福建閩王
王審知據福建
北幽王
劉守光據幽州
吳越國王
錢鏐據兩浙
廣南漢王
劉隱據廣南
淮南吳王
楊行密據淮南
西川蜀王
王建據西川
湖南楚王
馬殷據湖南
江南唐王
李昪據江南
荊南秦王
高季興據荊南
河南晉王
劉崇據晉陽
後唐
莊帝
明帝
閔帝
潞王
後晉
高祖
出帝
後漢
高祖
隱帝
後周
太祖
世宗
恭帝
宋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
徽宗
欽宗
遼
太祖
太宗
世宗
穆宗
景宗
聖宗
興宗
道宗
天祚帝
金


南宋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瀛國公
元
太祖
太宗
睿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裕宗
順宗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顯宗
明宗
文宗
寧宗
順帝

胡氏致知編 伏羲之後有神農神農之後有黃帝是古三皇之後有少昊少昊之後有顓頊顓頊之後有高辛高辛之後有唐堯唐堯之後有虞舜是古五帝之傳統也五帝之後有大禹是為夏后氏傳十七君歷四百餘年而敗亡於桀故湯承之是為商王傳三十君歷六百年而敗亡於紂故武王承之是為周王傳三十七君歷八百餘年而陵夷於赧由夏而商由商而周是為三代自平王東遷之後雖春秋戰國之爭猶皆宗主於周也周衰秦昭王承之至始皇遂滅六國併一天下傳三世至子嬰而亡故高祖繼之是為西漢傳十二帝歷二百餘年而敗亡於孺子故王莽得以篡之莽酷烈天下思漢光武中興而誅莽是為東漢傳十二帝歷一百九十餘年而失於獻帝兩漢之君前後二十四帝而所稱者七制之主也漢之後三國承之以鼎峙有曹丕之魏劉備之蜀孫權之吳而天下三分矣三國之後有司馬炎立為西晉西晉之後繼而為東晉晉自惠帝以來五胡亂華群雄並起而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夏一蜀共十六國迭興迭滅於兩晉之間至劉裕取晉而為宋蕭道成取宋而為齊蕭衍取齊而為梁霸先滅梁而為陳是為南朝在東晉孝武之際而有拓跋珪立而為後魏魏後有寶炬而為西魏善見繼而為東魏東魏禪位故高洋起

而為北齊。西魏禪位。故宇文覺起而為後周。其後北齊乃為周所併。在西魏恭帝之際。又有蕭詧附庸立而為後梁。是謂北朝。周後禪隋。故楊堅繼而為隋。而南朝陳氏。北朝後梁。亦從而滅。天下一統矣。隋後禪位。故李淵起而為唐。傳二十一君。而所稱者三宗。歷二百九十年而衰於哀帝。故朱全忠繼之而為後梁。梁敗後故李存勗繼之而為後唐。唐敗後故石敬瑭繼之而為後晉。晉敗後故劉知遠繼之而為後漢。漢敗後故郭威繼之而為後周。是為五代。唐末之亂。諸節度有兵力者各據土僭號。若吳。楚。燕。秦。閩。蜀。吳越。南唐。南平。二漢。二蜀。十有餘國。承襲於五代之季而後滅。周敗後故趙太祖繼之是為大宋。傳一十六君。歷三百一十七年。而天下歸之

大元。傳位八君。歷八十餘年。而

大明繼之。嗚呼自三皇訖于五季。上下三千八百餘年。而三代居其半。信夫有道之長也。後之君天下者。能以三代之心為心。則是亦三代而已。將見國祚固如泰山。天下安如盤石。億萬斯年。以承天休。傳無窮而垂罔極也。猗歟休哉。

太昊炎帝。及黃帝。是謂三皇。掌天地。少昊顓頊及高辛。兼以唐虞號五帝。夏商周號曰三代。戰國七雄侯十二。秦惟二世有楚王。西漢後為莽篡位。東漢誅莽復中興。三國魏蜀吳繼至。西晉承魏都洛陽。東晉

起於司馬睿。南朝宋齊及梁陳。北號後魏東西魏。北齊後周同一隅。隋帝興時乃楊氏。李唐之後有五代。梁唐晉漢周相繼。宋授周禪握乾符。忠厚傳家十六世。帝王神器已有歸。大元接統八十載。

大明繼之又從新。一統乾坤千萬春。（拜各帝字）

通宗系

全史列傳。景祖時。直離海使部人遜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遜孫歲餘。厚其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為贈。結其厚意。

明譜系

程氏遺書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俗。與夫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工夫

詩文

容齋隨筆　唐書世系表　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譜諜。故多有謬誤。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於沈。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魯成公八年。為晉所滅。沈子生逞。字脩之。奔楚。遂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戌。戌生諸梁。諸梁子尹射。字脩文。其後入漢。有為齊王大傅敷德侯者。有為驃騎將軍者。有為彭城侯者。宋書沈約自叙云。金天氏之後。沈國在汝南平輿。定公四年為蔡所滅。秦末有逞者徵丞相不就。其後頗與唐表同。案聃季所封。自是一國。與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晉侵沈。獲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吳敗頓胡沈蔡之師于雞父。沈子逞滅。定四年。蔡滅沈。殺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為晉所滅。是文王之子。壽五百餘歲矣。逞為吳所殺。而表云奔楚。宋書云。秦召為丞相。沈尹戌為楚將。戰死於柏舉。正與嘉之死同時。而以為嘉之子。尹射書於左傳三十四年。始書諸梁。乃以為其子。又春秋時人立字皆從子。及伯仲豈有脩之。惟良。脩文之比。漢列侯表豈有所謂敷德。彭城侯。百官表豈有所謂驃騎將軍沈逵者。沈約稱一時文宗。妄譜其上世名氏官爵。固可嗤誚。又不分別兩沈國。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黃之沈。封於汾川。晉滅之。春秋之沈封於汝南。蔡滅之。顧合而為一。豈不讀左氏乎。歐陽公略不筆削。為可恨也。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為之序。且自其世家曰。文昇之十二世。祖諱檜。唐同光間避亂。自闕里來居溫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會。會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戶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于杭。宋德祐末。臧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

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溫州。既又娶于溧陽。携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溫。自溫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溫之僕已若溫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昧。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脩好學。故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教民不忘其所由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脩先世之志。勤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之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懼乎。君子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掾云。

孔濤闕里譜系序　吾家有譜舊矣。自練塘洪先生取我四十六代刑部侍郎舊譜。以歷代史。諸家書。前世石刻。參考成書。先伯祖資政樞密退學公通守桐汭日。復自四十七代之後緒成之。是本之正。圭無玷矣。金宋之亡。又復數世。聖元混一。車書會同。五十三代祕書朝城宰

澈。五十四代崇安軍節判訂定宗支圖本。分藏于家。朝城仲子太常院判思遠。皇慶間亦嘗進徽乙覽。藏之秘府。獨譜系未有全書爲可憾。濤暇日不揆。祖練塘退學所譜。撫以舊本。祖庭廣記。及朝城崇安二峯所訂圖本合隨世次增入。欽錄國朝褒崇之典。續于前紀。手寫成帙。鋟梓以傳永久。嗚呼。廣記雖存。版刻多缺。闕里通載。獨不及世。次顏氏外紀所載畧而不備。中亦不免有差互之失。所頼者朝城崇安所定宗圖爾。若其他近日刋行諸書。各以私意而成者。俱無取焉。濤學淺才卑。僭踰罪大。然纘述之責有不容緩者。知我罪我。惟祖聖之靈在天。惟公論在萬世矣。天曆二年歲次己巳。五月一日。五十三代孫承事郎平江路吳江州判官濤拜手謹書。

元韓性五雲漫藁十七史帝王世系序　歷代之史。見於諸史藝文志。唐四庫書目。已應數十百家。近代先儒。取其特著者。定爲十七史。太常舒公錄與書之卷帙。與作書者之名氏。謂之十七史纂。行於世。憲使何公壯治會稽。以其書授鄉博士劉君。復纂輯世系。紀年。以增益之。上下數千年。禪讓征伐。興亡治亂。可考見其大畧。誠史學之樞要也。按先儒定十七史之名。不詳著其目。學者各以意說。求合其數。或其紀論。往往不齊。首以春秋而析三國五代爲八。此館閣書目所著也。以史記爲首。而合梁陳二史爲

一。又益以崔鴻蕭方武之書。容齋洪公所定也。首以史記。終以五代。上不及春秋。下不取崔蕭二氏之書。舒公所評也。愚謂春秋聖人之書。不當下儕諸史。崔蕭所記列國之事。不得與正史比。舒公所評固不易之論。至若南北朝。各有正史。李延壽因其文而刪定焉。今七史既具。而復列李氏之書。則重複矣。誠以陳壽所著魏吳蜀爲三書。而除南北史之複出者。十七史之目。固昭然可見也。或謂三國志爲三書。則五代史亦可爲五書矣。是不然。三國志各自爲書。故可析。五代史之爲書。八姓之君紀於前。五代之臣傳於後。是固一書也。安可強而析哉。顧惟淺學謏聞。豈敢折衷諸儒之論。姑述管見。以俟博學君子是正焉。

虞文靖公集世系狀　大元故平州路達魯花赤。行省萬户贈推誠定遠佐運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忠武。塔本世系狀。延祐三年十二月。省部官奏事殿中。有旨曰。汝樞密臣迭里威實。曾祖塔本行省。昔在太祖皇帝朝。勞烈居多。人罕能比。及其子若孫。累多勤於吾家。其封勛贈謚。未賞之行。勑中書錫之制。下中書。以禮部翰林太常議。贈其高祖行省塔本推誠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營國公。謚忠武。夫人阿撒八烏達追封營國夫人。今祖阿里乞失帖木兒贈宣忠輔義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營國公謚武襄。夫人孛羅真追封營國夫人。父阿台贈宣力功臣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永平郡公。謚忠亮。兩夫人阿台阿狙氏並封永平郡夫人。既拜受詔。明年仲春吉。告祭于塋域。已事而還。秋七月。還河間路總管。將行言於其友人虞集曰。僕之三世。既獲錫命褒嘉。所以立德于家。積勞於人。承休于國者。欲拜名文之士。表之墓道。以示於衆。永於傳。若跡行之實。必求端而不華。信于遠以述之。唯子是託。不我拒也。予惟晚生。不獲接前烈緒餘。是惜。謹按長官程恭撰忠武碑。翰林侍制揭傒撰三代惠政記。而序之曰。公諱塔本。唐之北庭都護別失八里畏吾人也。父送吾攝沱沱生五子。公最幼。方童時。作止異于同輩。彤貌端整。音容清潔。性純粹聰敏。出人。未及冠。或聞於國太母。既見。察其儀度。委以事。皆集。謂堪器重。遂俾從事行宮。付人二十領之。以試。後隨軍征進。每建勛績。主財出納。穫息亦加。自是謨謀參讃爲多。不數年。大蒙倚任。太祖皇帝命使河西。及取金氏城邑。行陣有功。歲壬申。扈從太駕入中都。奉旨從哈撒兒大王收撫北京諸城郡。凡遇降民。則全活之。同行有嗜殺人者。公曰。攻城掠地。本爲生民。今殺之徒得空地。何用爲也。太祖聞之。甚然其言。是年。授金虎符。鎮撫北京行省都元帥。便宜行事。其管内北際沙漠。西南

接趙地。以及徽甸。而東至於高麗縣邑。長吏悉命公委之。未幾時政。政即着。會來京師。平州總管王諮。監軍程泰。刺史畢仲吉。輩兵議令人轉達於公曰。昔癸酉歲。天兵分帥東來。本州軍民固有歸附之意。爲主帥者所遏。不克如志。今天下既一。固民素心願請屬麾下。公曰。今爾曹欲若是。上意如何。遂俾人以事聞朝廷。遣使與公至平州。以公爲行省部元帥。歲庚辰九月也。至則詢民間有所惡即去之。所欲之未行者即先之。户定顧。人知程課。免於刑責。又郡中每歲出金四百定。比他郡特重。公力言於朝廷。得減五十定。世祖皇帝即位。中統元年八月。復受平灤路達魯花赤。三年諸王駙馬道由平灤供餉者計以銀數百五十定。省部欲罷不給。公赴朝廷保言辯析。凡數月始獲承授。遂以畀民。又念豪右權貴與編民徵收不齊。乃通爲文簿。以甲乙次之。而咸得均一。至于軍丁匠役皆然。至元十年。加懷遠大將軍平灤路達魯花赤兼管諸軍奥魯勸農事。值年谷不登。民飢。公與僚佐議欲發官廪以濟。曰。脫不蒙聽。願自償之。同僚皆從其言。侍以活者甚衆。後言于上司。然之。以郡地古孤竹國伯夷叔齊之風。萬世起敬。奏請于朝。立廟封公。又出己財立祠於小河堡。歲時致祭。像屬邇至。則先令家人備飲食供器。且曰所須並在。幸無及民。親戚鄉鄰貧者月給米麪

以周郵之死不能葬者，爲出棺槨衣被斂葬焉。至於聽訟，必溫言詳讞，罔迫抑不能自伸，雪者幾察審究，得其情而上。族屬有違令者，必據法論不少假。戎事緣日久，格而未便，皆舉行之。至廳事廨府樓亭榭有敗悉興，無廢弛。至元二十一年，加昭武大將軍、平灤路達魯花赤，餘如初。二十三年，乃頒版。朝廷遣使謂公曰：汝守東北久矣，畜馬蕃息，今當出馬以資，迴日倍汝酬也。公乃擇健馬五百匹以上，帝嘉之。時軍中得叛寇大銀璽一，即召公以賜。上曰：與汝爲據。二十五年元日，宴殿庭，上命承旨徹里雲傳旨謂尚書省臣桑哥、阿台事，汝曹毋議，朕自處之。未再承命，以疾卒于京師，壽六十一。歸葬于永平之先塋。公夫人二人，阿台阿蒙古氏，生女一。俎氏樂亭縣儒士之女，生子男三人，女一人。長曰也先不花，朝列大夫、僉將作院事；次迭里威實，端莊明敏，由廉訪僉司爲御史，裏行揚歷中外，將爲時用，前樞密院判、今嘉議大夫、河間路總管；次八十，奉直大夫、賫鈔提舉。側室所生男二人，答蘭帖木兒、孛寬，增則阿剌答，津丞相及納綿付總管家也。先帖木兒孫男（數）人，女（數）人。公孝友寬慈，忠信易直，繼祖先之志而政迹嚴勤，克述其美。郡之士民耆艾迄今頌其三世政化，好惡所將慶，尚縣長之自也。謹錄事狀，以備太史氏採擇。吳澂文言集。題河南世系後

大理先王仕金陵，米湊然閒，祀于學。既而有專祠，既而有書院，猶以爲未也。乃立五世孫奉祠事，再眷而殤，又以名幼學者承五世孫後。先生爲往聖繼學，而諸君子爲先生繼絕世，亦云厚矣。嗚呼！曾是足以報罔極之恩哉。二百年來，家識程子之書，人誦程子之言，口說沸溢，咸謂洛學盛行。嗚呼！果有一人能明斯道者乎？然則世之已絕而後續也，若何遂道之已續而又絕也。寧不重可嘆矣夫！唐王勃兄勵序倬彼我系一首　倬彼我系，舍弟虢州參軍勃所作也。傷迫乎家貧，道未成而受祿，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強而仕也。故本其情性，源其事業，因陳先人之迹，以議出處，致天爵之艱難也。　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錫社，派別枝流。居衛仕宋，臣嬴相劉。廼武廼文，或公或侯。　晉曆崩坼，衣冠殄弊。粵自太原，播徂江澨。禮喪賢隱，時屯道閉。王室如燬，生人多殪。　伊我有器，思逢其主。自東旋西，擇木開宇。田彼河曲，家于汾浦。天未厭亂，吾將誰輔。　伊我祖德，思濟九埏。不常厥所，于茲五遷。欲及時也，天豈顧焉。其位雖屈，其言則傳。　爰述帝制，大蒐王道。曰天曰人，是祖是考。禮樂咸若，詩書具草。貽厥孫謀，永爲家寶。　伊余小子，信慙明哲。彼網有條，彼車有轍。思屛人事，克終前烈。于嗟代網，卒余來綴。　來綴伊何，謂余曰仕。我瞻先達，三十方起。夫豈不懷，高山仰止。願言毓德，啜菽飲水。　有馬反哺，其聲嗷嗷。言念舊德，憂心忉忉。今我不養，歲月其滔。僶俛從役，豈敢告勞。　從役伊何，薄求卑位。告勞伊何，來參卿事。名存實爽，負信愆義。靜言遐思，中心是愧。家曾子傳，爵集觀故中書舍人張公所書時氏家系。　百年中表來陳宅，十世婚姻嫁娶圖。詞翰所形高祖徵，于孫其思舊盟渝。徐家二先生湘行藁題高蔡事世系圖（高九世祖事從爲太師。初其母夢夜承德而娠，遂生太師。）　食爲氏命穀之功，粢出師臣。周更豐一粒，濟飢能有幾，天教均施飫臣中。　循世視孫知祖德，按圖觀祖見孫賢。相門出相從來事，又到渠宗欲大年。　東庵滕仲禮東庵集題樊氏世系詩卷（樊埜金天會中胡礪榜登科，仕至臨潢府少尹。子大中，仕至洛陽丞。）　再實根株鮮復萎，周知造物靳才華。臨潢料是多陰德，還見兒孫續故家。

繫

洪武正韻：胡戲切。周禮瞽矇奠世繫。小史掌世繫，辨昭穆。注：世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又攣繫，聯絡也。亦作係。又霽韻。許慎說文：繫，繫䌌也。一曰惡絮。从糸，毄聲。又古詣切。陸法言廣韻：易之繫辭。顏元孫干祿字：繫繫（上通下正）。丁度集韻：吉棄切，聯也。王植正始音：屬也。古詣切，屬而有所著。胡計切。郭守正紫雲韻：繫，結也。又本韻。禮投人馬三年爲一繫。三十六匹。又詳系字注。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口奚切，約束留也。楊桓六書統：匣毋繫。又古季切。（晃）畢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一曰維也。或作毄。周禮司門注：毄馬。景帝詔：農桑毄畜。注：師古謂食養之畜。謂收放也。亦作係。易：係遯，有疾厲。左傳：係與人。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畧：縛繫。易：繫於金柅。趙謙聲音文字通：匣薊切。本音義在見音，俗與系係通用。韻會定正字切：匣計匣形。繫。

篆書　繫（王惟恭黃庭經）　繫（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繫（六書統）　隸書　繫（石經公羊）　毄（孔寵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繫（六書統）

衛逃綱繫　溫公潛虛：綱吝而散。衛（押）逃綱（曰）繫，不如其素。吝。曰：衛逃綱繫，制小失大也。（注：小過必治，則細民不容。大罪弗誅，則姦豪不畏。立法之意，本以扶微弱、制強梁。今而反之，不如其無。）

頌繫　西漢書惠帝紀：帝即位，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云：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

休遣徒繫　兩漢蒙求：虞延字子

大隊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殯于門外，百姓感悅之。

枉繫（唐沈雲卿集枉繫詩二首）吾憐曾家子，昔有投杼疑。吾憐姬公旦，非無鴟鴞詩。臣子竭忠孝，君親惑讒欺。萋斐離骨肉，含悲與此辭。昔日公冶長，非罪遇縲絏。聖人隆兄弟，古來歎獨絕。我無毫髮瑕，苦心懷冰雪。今世多秀士，誰欲繫明哲。

休戚所繫（宋王之道相山集江北禁侵掠劄子云）千里一守，休戚所繫。

風化所繫（元王惲秋澗集李宣差神道碑）云：一日擇蒙廟學，顧禮殿頹圮，公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此，興善心於民，即完治一新。

紀綱所繫（宋袁絜齋集黃學士行狀）云：大臣被劾，雖人主恩意隆盛，終不敢留。以言者紀綱所繫，利害非輕。

係

洪武正韻胡戲切，同上。又聯絡也，挈束也，繞也，屬也，貫也。賈誼賦：使騏驥不可係羈兮。貫誼傳：係單于頸而制其命。蘇武傳：鴈足有係帛書。孟子：係累其子弟。又吉詣切，結也，縛也。許慎說文：係，絜束也。从人从系，系亦聲。胡計切。顧野王玉篇何計切，繼也。又音計。陸法言廣韻連係。五經文字人工弟反，結束也。徐鍇通釋：巳惠反。司馬光類篇乃計切，又吉棄切。揚桓六書統匡母傒及人从系，束之以系也。（束聲）係（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或作結。前張釋之傳結韈。注：師古讀曰係。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匡罽切。从人从系，爲意。通用繫。又祓除惡穢，祭上巳，臨水祓除不祥，作禊，非。蘭亭記修禊事也。俗字。韻會定正字切匡計，匡形質係。

篆書 係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係 徐鉉篆韻 隸書 係 六書統

章草 係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盻

洪武正韻胡戲切，恨視。說文：一曰下視。與盼字不同。佩觿集曰：流俗以盻恨之盻爲盼睞之盼，莫以爲非。廣韻作研計切。說文作胡計切，恨視也。孟子：使民盻盻然。陸德明引說文作五禮切，亦誤。許慎說文：盻，从目兮聲。徐鍇通釋：漢西京有盻渭殿，異契反。陸法言廣韻又下戾切。郭忠恕佩觿集：盻盻。盻（上五計下戾二翻上恨視中匹莧美人動目下許乙翻佛肸古人）司馬光類篇又吾禮切。盻盻，勤苦不休息貌。毛晃禮部韻畧又音匹莧反，又匹襉切，二韻可以通押。釋行均龍龕手鑑：諧系二音。揚桓六書統匡母盻，又旁視。（統字）盻（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周伯琦六書正譌：盻，俗用盻，顧視也。趙撝謙聲音文字通匡蔚切，俗音五禮、研計二切，非，誤以爲匹莧切者，尤非。

篆書 盻 徐鉉篆韻 盻 六書統

隸書 盻 張平子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盻 六書統

禊

洪武正韻胡戲切。祓禊，除惡祭名。三月上巳臨水祓除不祥。顧野王玉篇胡契切。史記漢武禊霸上。顏元孫千祿字禊禊（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胡計切。司馬光類篇乃計切，又詰黠切。戴侗六書故：禊，祓也。後漢志曰：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謂之禊也。風俗通曰：禊者，絜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浴乎沂，風乎舞雩，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上巳祓禊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上，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霸水，亦此義也。郭守正紫雲韻又蘭亭修禊，此是孫是字說以禊（系）爲契。揚桓六書統匡母禊，从示契聲。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陰時夫韻府羣玉：水上盥絜也。字溱傳義，又古鍇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禊，本音義在見音，俗與系。係累其子弟。蘇武傳鴈足有係帛書。通用繫，擊非。蘭亭記修禊事也。俗字。又見錯切。韻會定正字切匡計，匡形質禊。

篆書 禊 集韻 禊 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禊 六書統

草書 禊 張錦溪 禊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祓禊

杜佑通典：祓禊，周制，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之）。通志禮畧：漢高后八月祓於灞上。後漢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魏氏以來但用三月三日，不用上巳也。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日，溱洧水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凡言祓者社）也。（以爲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以祈豐年也。一說郭虞三月上辰日上巳日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爲大忌，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

梁劉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然有庶人旬內夭其三女，何足驚彼

風俗乎杜篤賦乃稱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洛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也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瀉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禳國子水嬉此用七月十四日也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盃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杜祐通典凡言祓者祉者也以其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也後齊三月晦日奏祓除年暮春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師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備設云洛陽志晉汝南王亮母太妃伏氏嘗有小疾祓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晉朝賢士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扎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南齊書史臣曰按禊與其曲水其義叅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姑洗濯之也已者祉也言祈介祉也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後遂爲曲水按高后祓灞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瀉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爲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爲當藝文類聚後漢杜篤祓禊賦曰王侯公主暨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於是旨酒嘉殽方丈盈前浮棗絳水酹酒釀川若乃窈窕淑女美媵艷姝戴翡翠珥明珠曳離袿立水涯微風掩壒纖穀低回蘭蘇肸蠁感動情魂若乃隱逸未用鴻生俊儒冠高冕曳長裾坐沙渚談詩書詠伊呂歌唐虞　晉成公綏洛水禊賦曰考吉日簡良辰祓除解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振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沙場列罍樽飛羽觴　張協祓禊賦曰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葱翠以龍鱗游魚瀺灂於綠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群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奕奕祈祈車駕岬嵑充溢中逵粉葩翕習緣阿被湄振袖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浮雲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羅

罇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精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晉褚爽祓禊賦曰伊暮春之令月將解禊於通川凌元巳之清晨迎微風之泠然川迴瀾以澄映嶺插崿以霏煙輕霞舒於翠崖白雲映乎青天　夏侯湛祓禊賦曰美暮春之嘉辰兮靈氣之和柔結方軌之泰路散令節而宣遊爾乃鳴和鈴擢翠旗垂華纓散雲采軒清風卷旌飛輪焱起良馬電馳車駕鱗萃男女霧會服與羅穀華翳連蓋衆香玫於素襟結九齡乎時外繫瀾飈韡煒燁發越若乎朝春挺葩夕霞抱月爾乃臨清流背綠柯雲幕高接丹組四羅

詩唐沈雲卿集奉和祓禊　寶馬香車清渭濱紅桃綠柳禊堂春皇情尚憶垂竿佐天作先呈捧劍人歲時雖詠韋嗣立詩奉和三日祓禊渭濱

乘風祓禊逐風光扈蹕陪鑾渭渚傍還笑當時水濱老衰年八十侍文王

徐彥伯　晴風麗日滿芳洲柳色春筵祓錦流皆言侍蹕瓊溪上暫似乘槎天漢遊　劉憲　桃花欲落柳條長沙頭水上足風光此時御蹕來遊處願奉年年祓禊觴　李乂　上林花鳥暮春時上巳陪遊樂在茲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祠　范石湖大全集祓禊破陣子詞　漾泊天陽佳節近隨花下群賢只欠山陰脩禊帖却比蘭亭有管絃舞裙香未消溪竹斑中宵雨折捆雪裏饑煙喚起杜陵饑客恨人在長安曲水邊碧雲千疊山

修禊

事類叢永山陰修禊（并見蘭亭流觴）（注）韓流淵泉日記蘭亭之脩禊晉桓溫殷浩之時人以義之此文比金谷序新語以爲義之甚喜嗟名臣言行錄程子武帝之時齊王攸死諸賢亦必慨然矣　穎元豐二年諸賢修禊洛園先生席上賦詩末云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欲其溫柔忠厚聞之者自然感動會稽掇英集王勃脩禊于雲門王獻之山亭序　觀夫天下四海以宇宙爲城池人生百年用林泉爲窟宅雖朝野殊致出處異途莫不擁冠蓋於煙霞披薜蘿於山水況乎山陰舊地王逸少之池亭永興新郊許玄度之風月琴臺寥落猶傳隱遁之賓釀渚荒凉尚有過逢之客僕并蕩漾若海上之槎乘羽蓋參差似遼東之鶴起或昂昂騁驥或泛泛飛鳧俱安名利之場各得逍遙之地而上屬無爲之地下揆玄邈之風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禊于獻之山亭也遑遑風景出沒媚於郊原片片仙雲遠近生於林薄雜花爭發非止桃蹊遑鳥亂飛有于鶯谷王孫春草處處皆青仲統芳園家家並翠於是攜旨酒列芳筵先祓禊于長洲却申文於促席良談吐玉長江與斜漢爭流清歌遶梁白雲將紅塵並落他鄉易感自悽恨於茲晨羇客何情更離

娱於此日加以今之視昔已非昔日之懽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人之情也能不應乎置題娃字以傾懐抱使夫會稽竹箭則惟我於東南見早琳琅亦歸予於西北樓攻媿先生集題汪季路所藏脩禊序永和歲癸丑群賢會蘭亭流觴各賦詩風流見丹青右軍草禊序文米繫日星選文乃見遺至今恨昭明字畫冣能意自言勝平生七傳到永師辯藏過金籯辯才尤秘重名已徹天庭屢詔不肯獻託言墮戎兵妙選蕭御史微服山陰行譎詭殆萬狀徑取歸神京辯才怳如失何異刼六丁文皇好已甚丁寧殉昭陵當時馮趙輩臨寫賜公卿惟此定武本謂出歐率更採擇獨稱善遂以鐫瑾變流傳迨五季皆在御寢扃耶律殘石晉輝晚不知名意必希世寶鑑長載輜軿帝羓既北去棄與朽壤幷人乃過知者龕置太守廳或云政宣間此石歸紹彭又言入內府宣取恐違程焚青繼短駈拓本手不傳壁紙至三四肥瘠逆異形南渡愈難見得者輒取矜見我十數本對之心欲醒汪侯端明子耆古自弱齡錦囊荷傾倒快觀書失聲帶流及右天往往字不成而此獨全好護持如有靈尤王號傳稚意論誰與評硬黃極摹寫唐人苦無稱虞本滿東南瑣瑣不足呈猶有婁與撫碱砆近璵珩右軍再三作已覺不稱情心慕且手追安能效筆精響搨固近似形似神

不清不如悉其意對手隨縱橫況我筆素拙何由望群英近亦得舊物庶幾窺典刑此本更高勝著語安敢輕孤夙逃難繼悵望冥鴻征葛勝仲丹陽集癸丑重三日與客泛溪脩禊甚樂客曰永和蘭亭之集乃癸丑歲今不知幾何年相與推筭自是歲甲子一周爲晉義熙九年又一周爲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八年大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丑凡七百八十年矣相與感歲月之易得而賦詩云快雨齋亭午晴曦作春研部曲饒勝士共開浮藁蓮中流恇嘯詠隱浪金壺偏紅芰初出水捽紉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十年可憐右軍癡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筦絃尺六細腰舞女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懽不問來者傳宛陵群英集張師曾暮春懷蘭亭脩禊春序忽已晏閑齋悄沉沉林樾含清晝時禽變流音景曠文墨牽感慨還盈襟昔人遺物後嘉會在山陰萬風激頹俗奇藻照斯今我顧追往躅誰來同賞心表起巖東塘集題王順伯秘書所藏蘭亭脩禊永和九年暮春日蘭亭脩禊群賢集含毫欲下意已先媚日暄風佐搖筆當時一筆三百字但說斯文感今昔誰知已作尤物看流傳人間天上得天高地遠闊不示僅許

一二翻摹勒忽然飛上白雲俱徑入昭陵陪玉骨識真之士已絶少真者一去嗟難覔紛紛好事眼空眩只把殘碑慕真迹蕭郎袖去明真贋定武傳來差甲乙如丁如爪辨形似不豐不露分肥瘠人亡無復見風流搜貫精神疲得失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說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饑欲食有時瞥眼道傍見倒屣迎之如不及才藏軸已過三萬集古錄多千卷快平生著意右軍處並蓄兼收一何力賞音本在筆墨外何必此優而彼劣清波萬頃渾一照明月一輪雲半入是中元不礙真趣亂象典刑尤歷歷知我罪我春秋乎政爾未容言語直我方隨群學其書門户弗撞纏僅立幾年冥搜政無那剩欲流涎分半席閑公善本三四五不覺長歎書卷側羲之死矣空貴公家九萬簽安得斯人寫金石李少陵集蘭亭脩禊　蘭亭修禊永和中群賢高會俱雍容右軍作序亦寫耳藁草乃致傳無窮自言疑若有神助他日屢書終不同歷代傳寶在秘府尤其甚者唐太宗當時搜取極心力摸本一一效群公惟此真蹟最奇絶蕭梁閑皇有遺蹤親御奎文賜元嘉龍蟠鳳翥何其工辯才所秘昭陵此本一洗凡馬空崔家兄弟列清要晦子況復稱龜龍圖書四部實於儲當時尚有貞觀風自謂此爲冣善本水衡皀液題甚恭李王深得撥鐙法筆力絶

勁雄江東右軍以來皆妙筆名勝異代如相從病餘扶憊行掃松李君攜來爲發蒙平生多看舊墨本一見使我開心胸摩挲歎息不自已至寶豈入明光宮隱居像實政不悉異亂或能牛斗衝叩門有客勿傾倒恐有御史來乘驄曹彥約昌谷集曹彥約陪韓蔡虞秋斛暨脩禊事即席中所有緘菜絮素分韻得緘字　雨餘春水壓堤沙柳未花飛蒲茁芽清流數湍石佛寺崇山峻嶺野人家大酉之仙擅溪壑秦俗未改書成車居夷驟侍群賢集惠風鼓動生精華去年可疑張進士市人物色爭矜誇今年蟻擇無所適坐看孤鶩齊落霞長官敏者唐史部八龍受種令澄注兩年分韻得此老未覺景物相寵嘉世南弄筆好商確宴客自許窮琢雕萬金鼎至我亦喜使欲染指魚與蠏漢司隸後寂靜者家有白壁無點瑕扣之清越聲韻響滿座失喜相歎呀嗟予窮陋一不有冠者八九乃獨擊歸而掃婦得斗酒夜坐可剪魚可又偶欲占射酒似闕自覺筆晚無有差賸中會劉不易得辰宋未死甘押衙自從修禊卜師友一洗萬古況兩蝸但恐朝家用賢急去我使立文石花泮宮先生官舍意此四子窮騎奢年前共得石居士留客嵌空到日斜（廣文去年共飲水竹人家坐石上至晚是日偶不赴）方秋崖集上已脩禊杜謝兩園　海棠過後只去揚令與良辰卜醉

鄉，定勝永和三月禊，併遊杜、謝兩流觴。定州刻石猶真贋，晉世衣冠今在三。陶寫豈無絲竹在，不酬酒渴與詩狂。程明道集　陳公廙園脩禊事，席上賦。　盛集蘭亭舊，風流洛社今。坐中有俗客，水曲有清音。香篆來還去，花枝泛復沉。未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　王漢濱先生集　皇華館以上巳落成，因脩禊事，題詩紀之　泉上新臺紫翠環，暮春脩禊俯潺湲。漢流尚帶桃花水，雲氣初披杏子山。柳絮輕颺晴日暖，竹光不動午陰閑。時和歲稔游人樂，一醉聊開病守顏。（杏子在軍之西，天每欲雨則此山出雲，收則雨止。）　姚鏞行湘叢稿　憲北林預脩禊事。　王節先期泛禊川，携壺與客上樓船。江亭野寺山山好，梅子櫻桃樹樹圓。看竹靜行松下道，瀹茶寒汲石根泉。清遊盡日惟觴詠，不學蘭亭悅管絃。元程端禮畏齋集　上巳陪東巖赤山蘭泉脩禊分韻。　被禊記佳節，浴此蘭泉清。芳漬不待擬，水止元無聲。惜悅竟忘言，一振華裾輕。未真飄爲妄，至樂無違生。國朝顧祿詩　觀晉人脩禊圖。　閒披臨禊圖，令我思古人。一時晉名士，曠達任天真。暮陽正和煦，逍遙蘭渚濱。羽觴逐輕流，陶然飲其醇。吟眺窮有象，冥搜入無垠。奇才互馳騁，藻思俱清新。宋後得逸少，白紵方綸巾。風神自歡朗，揮毫著雄文。高情獨超絕，誰能追後塵。

觀禊

晉書王導傳　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轝，具威儀，導與王敦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唐王維集　奉和聖製上巳日於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萬戶上，輦過百花中。畫鷁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被禊，灞滻亦朝宗。

禊事

容齋隨筆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詩一章，四座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巳，鮮有用其事。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遊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表卻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元貢泰甫閩南集　跋王右軍禊事圖。　右禊事圖一卷，晉王羲之與孫統等四十一人會山陰蘭亭故事也。蘭亭之會，實當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去今千有餘年，其人才之賢否，詩詞之高下，皆得並傳而不廢者，徒以右軍書法妙絕當世故也。右軍書法之妙，人固知之，其亦有能誦其卓行高節者乎？况是時江左雖小安，而中州陸沉日久，不識諸公觴詠之餘，亦嘗惕然興故都之慨否乎？覽古思今，寧無愴然。

禊飲

唐蕭穎士集　禊飲序　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取諸句萌發達，陽景數煦，握芳蘭，臨清川，素和觸絜，用徹介祉，厥義存矣。晉氏中朝，始衆燕胥之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亹爲盛集焉。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湍，專城之賤也；而方伯之懽，未始前聞，以俟乎今。辰會天寶乙未暮春三月，河南連帥魏陳留守李公，以政成務簡，方國多暇，率府郡佐史二三賓客，悵飲於蓮池，備祓除之禮。渠有蓮池上矣，前迤瀲灩，右匯郭，渺瀰淪漣，望日澄天，舟檝是臨。泛波景，從其右則遠原紫禽，崇岡傑竦，嘉嗀異芳，雜樹連青，即爲臺亭，登眺斯在。爾乃郡曹頒鑣以給費，縣吏領徒而修嶼，先夕以定，詰朝而集事。是日方牧，乃攜車徒，或推擠，卯出乎北牖，辰濟乎南川。匪疾匪阻，翼翼闐闐，以我駕于東爲，然後降春流，颺綠觴，芳羞綏，舞清謳，援青蘋，駭紫鱗，迴環中汀，緬望南津，飲于已，酣于未，歡樂卒，賦既醉，坐闕而罷怠，日入而未闋。陶陶乎有以表勝境佳辰之具美，名公好事之厚意，下客不敢闕於前載。曰：天德洽，禮成，則詠歌繫之，梁故魏也。請皆賦詩志焉。文苑英華　楊炯三月三日奉使京宮雨中禊飲序。　三月上巳，有祓除禊飲，舊成俗久矣。摯虞對而不經，束晢言而有禮。漢廷故事，衣冠就玄霸之橋；晉國遺風，輜軿擁華嬀之浦。興泰宮緒，我大周之建也，境連伊塞，岸隔河都，清景必在於三伏，浮寒不踰於十里。占星已畢，擢仙闕而感百神；匪日將感，宜聖皇而福四海。吾儕忝與，露寢初參，雲輅遽北京之宴，樂生南山之霧，雨相與會良友，陶暮春，席幽林，觴曲水。是日也，雜英初發，群物半榮，春遠逸而止山，雪嶔崟而藏谷。高人一坐，把轡交陰；作者肆筵，芝蘭氣逸。襲歌詠，不登管絃；嵇叔夜之鳴琴，偏依綠竹；鄒子期之春酒，本出青山。論史可聽，談玄愈默，不覺齊萬品，溢九圍，愛流波，惜遲景，顧盼相謂，雖非巢許之間，左右同聲，盍各發泉之助，染翰操牘，賦詩言志，人探一言，其題四韻。　詩宋元憲公集　去年三月，禊飲池上，歲月易得，忽復暮春，因再宴，偶作一首。　前歲屬元巳，置酒蒼煙臺。芳序忽復周，春風正徘徊。惟言速僚友，亟使具觥罍。長渠溢芳溜，列坐浮香來。靈簪合衆樂，隱若南山雷。舞袂紛雜襲，寶冠儼崔嵬。美人前爲壽，顏色如瓊瑰。祝我千萬日，行樂

無疑猜新歌㫖天衢興視行雲四我時語四座。鉉貫誠難我。妙頴無再春
白髮惟相催。跖蹻蓋聖智孔顔罹憂摧區區百世後羨慕同塵灰。吾欲挈
瑝斗踞海爲金罍。把茲忘憂物。與爾同嘲諧。天地爲一朝。長短何足哀。曾
陽久不作。白日任西頹。韓泥潤泉集上鏡稧飲　流芳振花信。暢叙記來
晉。何知昀崔嵬。未覺景急峻。泛觴河陽春。庶且雅俗鎮。李忍齋扣舷初葉
鹿湖以稧飲載酒見過有詩次韻。　浮生聚散水雲身。平日迎逢況今辰。
君採蘭亭千古意。我添萹屋十分春。園香生怕風掀幙。拾翠翻宜雨洗塵。
老去只眈詩酒樂。心情那到水邊人。江湖續集建安朱繼芳李賓次韻檮
亭稧飲。　圮上遝成集稧亭。杉松自古草仍新。彩虹卧飲流盃水。白鷺飛
迎入座賓。俛仰已成今古事。東西更晉往來人。聚蚊金谷皆安在。若見吾
徒合
主臣。

妎

洪武正韻胡戲切苛妎也。又心不了也。妬也。又秦顔顧野王玉篇胡計切。又音害嫿。（同上）戴侗六書故妎又胡戒切。楚語曰。妎其讒慝。韋昭曰。覆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妎（俗）妎（或作）妎（正字林云炙妎妒也）楊桓六書統匣母䯿又胡蓋切。（說聲妎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匣前切見本音。一此方音爾雅苛妎也。如此音。

篆書 妎 六書統　隸書 妎 六書統

䫤

胡戲切。許慎說文䫤。司人也。一曰恐也。（从頁契聲。讀若禊。）胡計切。顧野王玉篇下計切。又音挈。徐鍇通釋異契反。司馬光類篇又結計切。又乙𢘍切恐䫤。又詰結切。顧䫤短䫤。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苦結切。又乙劃切。楊桓六書統匣母䫤（从頁契聲）說見谿母。

篆書 䫤 六書統

稧

胡戲切。顧野王玉篇羌計切。禾稈也。陸法言廣韻稧事祓除。顔元孫干祿字稧稧（上通下正）宋重修廣韻胡計切。稧事換秧。司馬光類篇吳人謂稧稻曰稧。又詰結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口列切。禾稈。楊桓六書統匣母稧（从禾契聲）。

篆書 稧 六書統　真書 稧 王羲之

閕

胡戲切。顧野王玉篇門扇。又胡介切。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扇靠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閕閕（二俗）閕（今）閕（正）楊桓六書統匣母閕（从門介聲）閕隸

篆書 閕 六書統　隸書 閕 六書統

蒵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胡計切。䔍蒵也。丁度集韻䔍系（一曰草名）。楊桓六書統匣母蒵（余見齊韻匣母）

篆書 蒵 六書統

𦞦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喉脈腴（上同）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喉脈也一曰腹也。或作腴。司馬光類篇又奚結切。博雅𦞦肭膜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結反。膜𦞦。楊桓六書統匣母𦞦（从月絜聲）𦞦（隸）腴（或从契聲）𦞦（隸）

篆書 腴（集韻見杜从古）　書 腴（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腴（同上）　隸書 𦞦 腴（並六書統）

㥟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恨也。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恨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戶佳切。憤㥟。心不平也。楊桓六書統匣母㥟（从心奚聲）。

篆書 㥟 六書統

㨙

胡戲切。陸法言廣韻㨙㨙。宋重修廣韻胡計切。丁度集韻抗越之間謂㨙曰㨙。或作搽。釋行均龍龕手鑑又胡佳反。㨙物。楊桓六書統匣母㨙（余見齊韻匣母㨙或从系聲。㨙隸）

篆書 㨙 搽（並六書統）　隸書 搽 六書統

韢

胡戲切。丁度集韻說文。橐紐也。一曰戴。膩囊。楊桓六書統匣母韢（惠聲韢隸）

篆書 韢 六書統　隸書 韢

榽

胡戲切。丁度集韻榽木名。爾雅。𥀁榽橀。細葉似檀。楊桓六書統匣母榽。說見齊韻匣母字滲博義胡計切又胡雞切

篆書 榽 六書統

嫨

胡戲切。丁度集韻怯也。一曰妬女。楊桓六書統匣母嫨（余見齊韻匣母字滲博義胡計切）

篆書 嫨 六書統

𧝁

胡戲切。丁度集韻帶也。或作𥠖。司馬光類篇胡計切。楊桓六書統匣母𧝁（从衣奚聲）𧝁或从系𦇍或从艸从係。字滲博義音係

篆書 𧝁 𦂽 𦇍（並六書統）

郋

胡戲切。丁度集韻郋（名在召陵）。楊桓六書統匣母郋（系聲郋隸）

篆書 郋 六書統　隸書 郋 六書統

闟闌（胡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二俗。下記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闌。）

𠲝𠲝嗘（胡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三俗。胡計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喺音係字。）

蹊（胡戲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胡計胡禮二反。）

鵗（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手利切鳥也）

欯（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係。）

𧩱（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系。）

褉（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係。）

系（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胡計反。）

闟（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繫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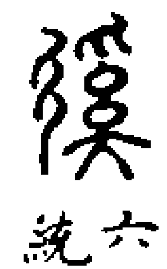
𠠊（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胡圭切。減也。削也。字滌傳義音攜。𠠊同上。）

㛍（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繫心不平也。）

𢟪（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刑計切）

悄（胡戲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胡第切。奎也。）

傒（胡戲切。揚桓六書統匜母傒胡計切。待也。从人奚聲。）篆書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汪可宗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六　四霽

祭（祭文四）

挋使楊誠齋賫馥祭王挋使謙仲大　嗚呼淳熙作惡我守荆溪公職璧水一見異知厥後八載公為小宰我入郎署剎日相待自此投外以漆傳膠顧我異邪。昔公定交。歲在淵灘。我以讒出公尹豫章館我勤卿來歲之冬。我長道山公持鈞柄。再見解顏我既予立公亦孤峙寒栖獨巢昏存昏對真後一年我使江東。公歸淮壤尊酒再同夜闌秉燭追歡不足一攜而別曾月轉轂。誰謂此別遂千其秋。忽聞公薨我淚滂流孝宗季年丕文八極。遠仲王親。近瞻慶曆儀儀衆賢金海玉淵孰為之宗未武公先有謂其議有毀異己伯夷之清史魚之直作帝耳目作帝股肱上所深知下所深惜帝有命宮公其梁棟帝有靈囿公其麟鳳晚卧霞外風嘯月嘻手折若木淮纓戚池身潜名起人望靡已盡歸乎來衆我明世赴告驛聞善人失聳王折蘭摧萬憤欲傾嗟我老矣沈痾垂死云胡不天又哭知己千里命駕。已負此期。一束生芻弗躬致之濡淚漬墨以寫哀些一簡行李摯諸靈坐。嗚呼哀哉尚饗周益公大全集祭王謙仲樞使文（嘉泰四年）惟公儲慶華宗。炳靈淮壖德行文學游夏淵騫自儀周行氣節凜然被遇孝宗它人莫肩出宰入臺持法甚堅及欲用公獨趣拘攣上所倚信戚尸要權公一糾之懦然捨擿宰臣遽斥上或遷延公一篤之隨以超遷言聽計從易若轉圜進斡鈞樞將持化鈞龍去鼎湖公居帥閫晚歸故鄉導引節宣謂當期頤胡不永年聖皇震悼異數稠疊我昔同朝心親貌疏江淮相望音驛間傳執云訃來遽訣終天寄奠觴泣涕漣漣

兩府宋魯仲友記齋集代張丞相祭劉兩府文　嗚呼古有名將如公近之天方滅胡奪公何為公生山西雄姿傑出文武兼備忠誠獨立干戈衛社險夷三紀公爾忘私卒勤以死虜昔亂華萬億犬羊發憤覺警百為一當醜類殲國威遂振膽落兇酋謂吾有人扶闔猶厲作鎮淮良按鉞淮左軍聲用張狂胡大入出師以律輿疾啓行推鋒制敵偏將違令虜張莫推封豕在前長蛇後來人為寒心公方勇鬥衆勝而旋江津是守病既有加告休于都謂宜勿藥收之桑榆天道難知忽焉川逝有識痛心凡民隕涕匈奴未滅家靡餘財結草圖報遺言可哀卹典隆厚國恩始終用而不早恨亦何窮靈車遄邁背旐有翩致奠水濱洒淚潜然

寶學宋孫祠部集代祭張寶學文。嗚呼厥有木焉材堪棟梁而他室是用。不克構于明堂與夫賢人器包經綸而官止近侍不及秉乎大鈞。可用悲而共乎嘆明堂之不構豈木之陋實掄材之弗偶大鈞之不秉豈賢之病寔有生之弗慶惟公業優純正材謀偉奇鼎司袞章。除寔與公期宜而弗為其命也歟俛惟務狷絪縕毛託泣魂西風錯踈酒薄聊一薦於由衷慨哲人之不作尚饗孫方平樂全集祭張寶學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八月癸酉朔四日丙子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于故京東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張公之靈在坤六二臣道之美日直方大維德之體公仕初躋實勤素履肅以直內有勁如矢義以方外其平如砥守長郡邑忠恕愷悌承介臺省清規遠患陟降侍從周密在屬幹輸魍魎總戎在鄙寬國之憂急民之事知無不為于公之判閒無不革于政之弊惟日不足竭精盡瘁竟彫沖壽以遘疹沴靡究志用遠淪智氣比者秣陵寄理風軌帳軾津館徽音未耳洛師汶上訊勝接置晤言未諧素車修至直杖在廬阻從弔位悵怛盈衷寄茲一酹尚饗司馬溫公傳家集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從仕以勤力當官入侍禁嚴出憂臺省出殿惠化周流藩宣將漕則蕭積貴行監是則民夷懷服處無微而不臻職無煩而不舉朝倚器幹時推精力壽考而終福祿流厚今茲自宋遷周捨卑就燥卜宅得吉祖載及期光等早側賓客之末晚陪嗣子之遊式陳醉羞用薦衷素尚饗　代王懿臣祭故秦帥蔡密學文　惟靈德涵粹淳學貫根柢讀禎儒館陟降文陛在昔興廟粵遇前聖即龍飛九天首被倶禮乃處禁掖書詔有體乃直樞府出帥邊垠行有前蘇居有列際泰庭蕭闐相望兄弟兵威陣形破竹聚米朝夕大用物論所係如何彼蒼不相謂悌笑語猶在手足已踣雨民雨兵一聲萬涕振槲東逈雨木煙光失哀以詞爰薦肴醴尚享

御史大夫唐獨孤及毘陵集祭揚州韋大夫文　年月日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賜紫金魚袋獨孤及謹以嘉蔬柔毛之奠敬祭于故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淮南道節度觀察處置使韋公之靈王命九伯底綏四方惟公創符作藩于揚往歲斯民匪迪匪康自公戾止視之如傷飭吏以儒出言有章革刻煩苛載戢暴強將吏奉君君網在綱或作威以素典常民斯輯睦政亦允臧和氣被物豐年降祥天之輔仁公宜職昌柰何不淑景命遽央百城悼心萬民何望及我列城備守封壃獲有罪戾庇身餘光德之所覆今也則亡撫思

遺愛追蹈餘芳俛仰興懷望慕悽凉拘限所職路阻且長遙抒下情奇酒一觴中丞之靈亦來符哉　為杜相公祭崔中丞文　嗚呼子有四教文行忠信雖公佩服終身不磷惠迹敦厚溫恭淑慎趨善如流唯賢是進公方可與利用無朕騄驥絕塵青萍浮夕景參戎府九牧大郡敦化詳謀作程垂訓不踰高位了此巨業從從上天殲我賢儁嗚呼佑自約齡實奉周旋綢繆出處四十餘年昔佐此府周行接聯佑參末介公總中權朝整金鏃夕同綺筵揮動戚筆沈吟風煙對博千場春日秋天氣振耳熱勝負爭前今也冥冥音容邈然況思永痛涕泣攀綿嗚呼世且多故攝定茲地苟安其宅豈靈之意悠悠顯疾浩浩官吏無因執紼遠送幽壤天慘景淑雲愁鳥思傾一卮以寫哀誠痛百年之永異　為劉尚書祭張中丞文二首　維年月日祭于某官之靈惟靈和粹在躬行方而通瀟灑囂塵之外翱翔禮樂之中與物大信推之至公落落賢人之慶似扶長者之風學有餘力備攻衆藝壞壁文章龍蛇草隸江湖之地東西無際獨有高名聞乎早歲赫赫太師光鎮北門大啓幕府盡心招延運籌帷幄之內折衝樽俎之前鬱然時論謂爲得賢某也不才接武隨肩綢繆三益周旋十年或朝遊古寺或夜接華筵歡呼戲笑嘯傲風煙神理無狀忽鍾沈疾顧佁無悰慄仁若失陰深府會家落煙日排直義不間於同心而話咲每爭手從席何士林之淵藪碎金捐與玉質其以抗旁詠司戎律方屬理兵未遑造室舂言禊契何盡勝淶一丙有年百齡戢戟舊鄉過逸素惟蕭瑟望精爽以申哀誠不知涕淚之所出　又　惟靈總四科之要推六藝之先襟懷瀟散文翰聯翩寄情琴酒長嘯風煙有名當世三十餘年誠謂羽翼中朝潤色王度翔鸞彩鳳翅翼雲路崔萇江海綻跳晚暮道乃克華疾成沈痾崇巖絕（集作丹）壑松摧桂蠹哀弦下泉永寐不宿某頃同舍周旋後塵肺腸見許筆硯相親顧以虛庸每慕仁人實獎鄙志於茲大申素何將時奄落窮塵永懷道義臨風酸辛盡棄柳車白日青春卿關樹老峨蜀燮斬戎事見羁執紼無因具薄羞以寫意聊寄悲於江濱生守歧陵某祭辛中丞文　嗚呼猛獸在山惠及黎蒸朝廷重輕實係臺閣表表卓公勁節清標參副臺端以直去朝晚從祠館拂衣高蹈屢詔不回望實彌邵天子注想起公南床念時多艱歘然來翔崇論竑議肇古遺直信道而行不詭不激吾皇從善疾如轉圜虛懷聽納公亦盡言擢長御史謂即大用被病乞身眷禮彌重臨漳使郵延闓清班覽煩卧治政跂言旋既歸里門告老稱篤奄即長夜百身何贖吾晚守公鄉始獲從公聚散忘疲露電一空觴酒寓哀侑以斐詞

公亦無憾惟行之悲嗚呼哀哉尚享　元胡祇遹紫山集祭王中丞子勉文　我年十七君冠而婚君來自東識我先人命我以兄事君我於是時總角未巾雖曰為學罔有見聞觀君落筆端水飛雲觀君立言天葩奇芬從君切磋脈理始分從君琢磨精粗有倫如醉如醒如夜而晨日往月來越十冬春秦王開府招賢禮賓明年渡江智勇獲伸君以才學拜首綸思中統龍飛官制一新勳德譽望立朝名臣揚歷中外應瑞昌辰官三十年雍雍中中優遊書舊詔掌絲綸簣其一疾絕筆獲麟四海知君莫如我真賢愛君莫如我親百犯不較量海無垠萬事無心性天安仁不加不損貴富賤貧與君交游如酒飲醇將期暮年林下水濱一觴一詠不厭煩頻談天人學精義入神觀萬物變闢人易門言不虛支聖經翼輪行無妄動高風絕塵嗚呼天乎奪我鍾釣酹地呼天哀怨終身英靈在天聽我斯文　元許有壬至正集祭珊竹居仁中丞文　惟公生於貴胄稟有淑質濟以華學中以定力米釋豪習身心鄉魯從容道義周旋規矩孝能養志忠則致身一代收十如公幾人持書南臺屢亦冠豸奪知之深實與儕輩參司准漕重任易勝公慰而教予將有稱焉克康曠役以起秩喜見顏色謂言不食撞撞于役路寒過門公不憚煩禮意益敦江瀕送迎風雨飛鞚一堂傾倒百壺首送鸞闡執法表勵南紀將期德政無善均似彼蒼者天良殲哲萎易名隱卒是尚不拖病舟此來念昔送迎茫茫公逝踽踽予行豈無公貴厭飽甫耶顯印圭璋夢或暫侍絮酒樂何復假澄心公乎格思監此哀忱　王惲秋澗集中丞王公祭文　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二月辛亥朔越八日戊午友生王惲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正議大夫中丞王公之靈嗚呼朋友之重義列天倫切切偲偲疇非弟兄惟君顧我而我宗君以志則一以分則親如漆斯固如蘭斯馨而敬而愛久而益新爰自垂髫以及於冠授業蘇門各伸志願智愚雖殊道則一貫君秉淵塞浩無涯岸脫略辭華好謀能斷寄論士心剸酢萬變如匪中立鮮不棼亂此予少君餘何足算我時念君大器已見歎我鄙薄敢我愚陋治任將歸而予獨春繼分使符有累無獻在昔相度有君昌黎辟佐戎幕大為己知及論國計莫之與覩裴非少韓有崖其間謙忍就事材為實難穆穆忠武曰伊曰呂桃李盈門多士如雨同升諸公曰傑是與初拜中舍謂輕所處長屋六曹是為之所自後騰揚人知所主曰史曰張曰姚曰許交口為揄蟠蟠鳳翥望君廟堂致主是氣其經綸國業固是以見君之器宇彼或無知奚我趄趑准海歸來道在心小角巾私第日事墳討周防有餘蛇虺結蟻讒火燒城甚

於原𤩆伊鬱積中不無熱惱害切諗予憂世心情觀閱何多受侮不少每見㦨寬外物一掃擴量沖融致養強矯死非所憚此何足換如金在鎔百鍊不撓白首窮途亦足枯槁留使當謀爲世儀表此天下之公論非一己之私禱云何不憖不憖遺此一老吾乃知蒼蒼難施於爲有未曉者念君問學天人理微臨終永訣按我腹藁語何琅琅秋空日杲淚洒行間茂陵遺草衰衰二子越玉陳寶賢而有大適追來孝所存者長況不爲夫鍾鼎一事古人誰了嗚呼事豈蓋棺夫復何尚精爽不昧而來者是保我奠兩楹腹痛如撫與公平生相期遠到苦樂行違知者惟鮑悠悠常情異心同貌老夫知音自深痛悼我過孰寡我愆孰蹈有恤無聞徒辟而摽淚下河傾寄茲一抱嗚呼哀哉尚享

路參中丞王兄永訣文　維君丰度凝遠內明而外闇以予交游之久頗髣髴其一二其所以斯疾而至於斯者而皆命之所致耶豈用有餘而嗇於行耶物或犯而隱不校耶欲求合而反得爭耶寡所受而戕老慷耶不然何氣運衰謝業業影而蓓耶方謗之興予適在縣寄來集乎西溪致一言於諸公之間力雖微而莫辨庶幾友義盡予心之拳拳用是生有以書慰之殁有以文誄之又因以不敏復銘而責之辭固婁然恩釐單無愧而已今者執紼送永隔泉路然古人神交同聞存殁臨岐贈言敘不憚其再瀆伏惟明靈鑒茲微悃尚享

王沂伊濱集祭馬中丞文　嗚呼惟公河嶽之英智足以周物而養之以氣質之厚才足以經世而輔之以學術之精發爲大章山峙川行春陽滿野萬物滋榮溫然如圭璧之潤澤炯然如河漢之清明其超逸如輕車駿馬之馳其窈妙如幽蘭白芷之馨信足以高視一世以鴻其聲昔在延祐始以辭鳴天球神鼎瑞於王廷一震晉聞非雷非霆横飛直前不挾黨朋公事文宗逢時持清公簡上知字而不名于省于臺大猷是經何以迪上維時典刑何以格下示之權衡其在樞機施及含生野有儲峙外無甲兵引疾言歸若憚滿盈胡不三事胡不百齡諒自立之卓偉夫何憾乎泉下淮水逶迤淮山崢嶸想徜徉于烏嶺巖鶴峙而鶯停僚友之好繾綣之情哀由衷觸孰知沸零聊寓薦於卮酒冀斯言以見誠

殿丞宋蘇魏公集祭韓殿丞文　夫以萬石承家累業濟美能用優學仕于明朝振鷺在庭登通於閶籍左魚爲郡已試於吏能方將凌厲亨衢顯揚先世才用既適志業亘量降年弗長中道而畫相君動猶予之戚士友傷秀林之摧精旐將歸豆觴爲奠米歆菲薄用表信誠

侍御文苑英華梁肅爲杜尚書祭劉侍御文　唯公天挺貞淳肅恭溫仁以禮立志以道潔身惟靜惟動克儉克勤正直自立家邦必聞久仕其闕嘉名益振上曰爾才監戎于闕身許九重禮逮三軍軍中協睦閫式不觀朱紱煌煌映于銀章方期奏耕歸侍天王外迫夷瘴內纏膏肓不永斯年令也則亡浮江涉淮遠窆舊鄉丹旐翩翩言過維揚某早接公游乃弔公喪追懷宿昔感涕沾裳秋日淒淒浮雲無光敬陳薄奠悲塞中腸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剡源集祭王侍御文　惟公德業之茂資望之美蓋有朝廷辭命諸公狀誌贊之詳矣固非晚生末學所能稱述其彷彿也重念眞以世契獲拜座隅後得與公諸子交游義同子姓是以羹顔之卑不與他比今茲守郡見公松楸感舊悼懷不能與懦恭奠薄醑以薦丹誠尚享

至正集祭劉傳之侍御文　維年月日具位許有壬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贈通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蜀郡劉文靖公之墓惟公業精於勤學本於儒渊乎泓渟溫其璠璵昔佐南臬公實協恭群議聚訟懦守武攻築室道謀公獨我同中書兩曹機務是膺公右我左一日同升副憲淮南秋之作漕陝部合并一哭悄惻升堂拜親握手論文脫落流俗尚論古人雲萍之蹤又復南北公位躋隆年則未及俄聞引疾請老賦歸我高其行馳書賀之山林秋時松楠遠萎慨臨哭之無由幸託名於豐碑竭來黎江省先子之手植遵彼嶽麓拜佳城之崔嵬雖朋友之墓有宿草則不哭而平生三仕之合始終二家之契詎能止涕泗之交頤一觴墓前公其格思尚饗

御史私靜衍集祭張御史文　亡友故監察御史張君仲實之靈嗚呼精勤之志俊逸之材博洽之學清謹之節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方德轄集祭御史劉公文　嗚呼噫嘻天之生才爲天下也棄才於天而使嘿不得施耶施之未遂而奪之已劇豈造物者亦有靳於才而不使得盡展其所爲耶嗚呼噫嘻公廉足以律貪墨而不傷於和仁足以活枯羸而不期於知發姦擿伏凜乎明也而行之以欽恤尊賢容衆粹乎溫也而攝之以威儀乃鳴斯琴我簾晝垂乃雨我旱乃穀我飢庭無留訟野無突騎撫其窮山之鴻鴈極負隣壤之鰥嫠至於洋洋泮宮之頌籍籍菁莪之詩撫惠澤之而漸忍復觀夫墮淚之碑菟背盡於黃堂泣廉車而來思父母近只田野熙熙殆驪馬之重來屬江南之薦饑我饑我羸公則飲之我流我離公則集之有僵于途公則扶之有瘝于室公則起之嗚呼天之所以降才於公公之所以扶植於我與我之所以有望於公者豈皆足止於斯彼庸庸哆哆而生者皆是以公才德獨去此而焉歸豈造物果有靳於才而不憖遺

聊足刺如之何而不悲。嗚呼悲嗟，悵來者之誰繼，撫新水而莫追。陳清奠於桐鄉，望輀車於天涯。清風休休，棠陰遲遲，儼音容之如在，尚嫌然其監慈。嗚呼噫嘻。

張西岩集祭樂御史先生文　嗚呼，夫士見稱於世者，上乃為材德，次乃為文章。獨公文德二者皆具，此所以馳聲門而騰光輝。其持身也正，其處心也良，其立志也大，其養氣也剛。其接物於內也，則春風和氣；其臨事於外也，則烈日秋霜。真一代端奇之士，迥乎拔其俗而異其常也。昔者獻長楊之賦，分仙桂之香，小試一邑，德澤雨滂，佳氣百里，熙熙洋洋。牛刀武城，鼓稱其治，而能最於河陽。及其入為御史，落落堂堂，豸冠巍峩，愁露鋒鋩，秋鷹寒鶚，立峭行昂，神讋鬼驚，惡伏姦藏，是以肅清於京都，振動於嚴廊。觀其持守，聽其議論，謂將進而大用，或當執國政而提國綱者矣。若之何忽時乖而運左，值地老而天荒，乃流寓於燕趙，弗從世而徜徉。幾王侯，輕富貴，嫉諂諛，懷剛腸，以經傳而自娛，雖老釋而不忘。方潛心乎樂易，等萬物於秋據遽夢乎其一病，竟莫愈於膏肓。嗚呼，時命不臧，天道冥茫，胡為乎使公不壽而康也哉。嗟嗟，公之逝兮，播遺氣而不後，蒼生為之望絕兮，士林為之悲傷。矧余生忝鄉梓兮，亦嘗蓋青衿之行，失趨長以祖道兮，礙隔邢襄。痛幽明之遠異兮，涕霑其裳，酹駕水之悠悠兮，鶴山蒼蒼。佇英靈而莫覩兮，徒執巾以彷徨。噫嘻吁，尚享。

詹事　汪玉山集祭王詹事文　嗚呼，在漢武宣，得人雖盛，獨仲舒贊表裏純正。茲二人者，公實兼之。春秋之學，諸儒宗師；勁直之節，本朝表儀。言有不合，奉身以退，歷守四郡，治行皆最，輿論藉藉，爲其久外。迨茲召還，則既病悴，賀者在門，弔已相繼。斯民所矜，斯文所繫，何才之難而奪之易。竊其設施，百未一二，慨念平昔，道義相契，今其已矣，潸然出涕。生芻一束，惟以見意。嗚呼哀哉。

陳止齋集祭王詹事文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厖，是以爲俗。中更權臣，擯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倡之，惟公嗣興，砥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臺之下，公車不駕，市無翔價。簫臺之下，梅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遺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鄉人父老，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憖莫止之，羽儀四海，匪我敢私。忍爲此態，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王詹事文　惟公天興勁特，世推忠純，正色立朝，奸邪所憚。其於古今大義，胷中見之甚明，非苟然假竊者比也。蓋自癸巳大臣至於沒齒，凡十五年，凜如一日。去年之春，復來造朝，身雖已病，受君獨篤。惟昔先人雅嘗重公，公巍然，孫生晚蒙公知，去違朝路，曾未幾日，遽聞來訃。越在道途，迄今定止，始克遣一觴之奠，蓋爲茲世痛公之亡，而非獨下交

之私情也。

真西山集祭王詹事　瞻是東山，為一都會，牧守相望，多時名臣。惟梅溪公遺愛尤盛，蓋其所以脩身治人者，一出於誠，故邦人思之，愈久不替。某自少小，即嘗誦公中和安靜之詩，仰心高山，于茲有日。敢圖使倖獲繼賢躅於四十七年之間，方將朝夕勉焉，以師慕其萬一。茲誠炯炯，公其鑒之。

給事　唐韓昌黎集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御上或無侍字）。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進秀，有司第之（貢或作舉）。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非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蠱，纂大有光。屢辟使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臺吏蓋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採。府遷幽都，頑悖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板，惟義之殷，豈利之踐。悖醜發囂，闖府屠割（或作刺），償其恨犯。君獨高眺，露刃成林，兵夫猿竄（刃或作夕），千萬為徒，誅讓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如，懸屍喪邑。君義不辱，救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於葬或作權葬，輿或作與）。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享。

劉攽彭城集為人祭唐給事文　惟公之生，惪氣潔脩，清不可渝，如川之流，博學淹辭，既以周用，尺牘之珍，又象所共。金華深嚴，多聞是資，出入兩朝，天子寵之。胡天降年，福不售德，脩途方騁，既軸頫軛。嗚呼哀哉。某夙以姻婭，得從偶游，於人之美，使我心憂。勝豆雖陳，公豈來臨，文以叙悲，公知此心。尚享。

歐陽公集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翰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而萬物不能逃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猶然無異乎瓦甓。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歟，學通於今古，精識達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作之孽，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至寶於幽無窮。此所以士大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況相知於道義，而久接於遊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涕而沾膺。尚饗。

何澹小山雜著祭王給事文　嗚呼，人孰無朋，朋宜以心。與君定交，莫逆至今。君歸自鄞，我始忝第，里閈從游，肝膽洞視。自比朝瑣，亦相先後，君入我隨，我步君驟。君去瑣闈，我始被知，

建居言庵君擁雲嵬自西而東聲聞絡繹我以疾歸君亦倦息稍尋舊盟以詩以奕君卜南園以閑華第固山之勝天設奇偉軒豁呈露如君心胷君老據此其樂豈窮武昌彼滄有詔趣行君辭再三踏雪遠征南樸北樹待君品題大書深刻筆雄句奇一代風流三郡治最青冥家家君獨久外易鎮稍近總疾少留有蘊尚閟何悲不瘳惟君生平不立城府高談傾座勇義自負巧手運斤渾然天成累呂斯大鳳池有聲風生批敕回天有力跬步政塗其止或尼謂君事業尚駕千里用則在人羊胡亦止君捐舍館又有奇塊靈輀甫歸中壺繼亡嗚呼八世如一大夢廣廈告成兩楹已拱始與君約晚歲渠渠婁重以姻盟百世不虧何期一朝君先我去離豚之慼思君千古嗚呼已矣往莫贖矣我懷抑鬱誰與語矣斗酒之酹薦書是畏寵兮有知歆我茲誄

祭閣宋陳耆卿篔窻集祭王參閣文。 世失東萊士樸不撲不見其人思見其徒公受心印不敢不逮精實落華剛竊解膚鏗然名家俗學可奴人曰東萊其生如初普我郡庠廢不支嗇自公至止克行彝趣不巧爲容不嗟爲機身帥以正積勍風祛二年故里一日中都諸老改顏爭挽爲東翼翼欲府英良之匠信胥一瓶金馬石渠大化莅莅朝榮夕枯公路中道人

歟天驄載念往昔總角超隅不鄙謂我千里之駒別日已遠居然故悉誦公之言既媿且喟亦謂暇日載馳載驅意熟公誨而哭公殂炯炯此懷嗚復鑒余憶公兮清癯問公兮今安歸一酹兮公來徐徐秋風兮爲我欷歔

舍人宋景文公集王偉祭文三道 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正月甲子朔十八日辛巳皇帝遣入內內侍省內西頭供奉官句當內東門司張茂則致祭于故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偉之靈 揆日既良祖載惟始方從愧抑言闕泉塗俾即私庭聿陳嘉奠尚享 嗟隧既周龜筮兹叶體魄則降魂無不之永念宅實特崇芳酹 惟爾代家聯英公姓方休厥問進席兹榮不淑于身未如與嘆殯階云具夙夕無辰特致祖奠用崇哀禮尚享

華鎮雲溪居士集祭高郵縣中書孫舍人文 惟靈某昔初仕在公之里時公然閒識公眉宇淡然往還相與如水南北一別寒暑八遷門闌迎奚奄聞訣然戟至相忘如江湖間某進趨曹公在西掖見公言貌不異疇昔矜其躋陞勞公剪拂伊何人斯不厚以義熟視其困忍不見書公爲其爲形於辭氣朝堂之上慷慨與言俾其心愧拱手汗顏倉黃出力爲之羽翰乃知大人推義惟忠然否之際殊感不容矯然特操古之遺風巖巖太山介如其守千將鏌鋣不可撓揉妍媸必分寧悔塵垢念此寒鄙自

公吹噓每思書紳庶酬眷私公既去逝知復奚爲出不錢行葬不執紼愧此飽業歲月忽忽豈惟宿草龍木其拱翰墨長在緒言莫祈隻鷄綿酒昔有成規未或鄙絶歎此菲儀尚饗

唐權載之集祭故唐舍人文 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正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戶部侍郎權德輿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故禮部郎中知制誥唐君之靈嗚呼文偏行茂才全特冠知名時推偶賢合章振藻金石在懸緣情於言朱組相鮮憶昔準湖與君覲止忘形合志違適道理瓜步邗溝吳山楚水芝蘭之室三十年矣君自左史進居臺郎予叨禮官亦忝周行熙春至止休沐相將攬盡皆於上闕俄出守於遐方盛山雲安風水忽淹屈此二郡俄然半世文章煥發書札相繼年敵若言款曲嘉會顧我忝躋愧君淪滯屢封薦章靡以人廢每與公範交修宿契不進不止中心自誓大君纘明元凱持衡方開宣室以待賈生裁成訓命所謂文柄詔君居之士友相慶遲遲征軒來自荊門凡我周人戴勞夢魂屢指嚮日俟君西垣不及百里俄歸九原嗚呼文偏此痛難言壽堂野土一別終古平昔風姿杳無處所樽酒籩幣涕零如雨冥冥之間神其聽否尚饗

周益公大全集祭莫子齋舍人文（同學士院權直崔大雅） 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庚寅朔四日癸巳翰林學士中奉大

夫知制誥兼侍讀太子詹事兼脩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庶食之奠敢昭告于近故直院中書舍人莫公之靈惟公行飭文敏內剛外和名重月評秀發儒科入爲王官退食逶迤恂恂寡言鮮或譏訶見義則爲勇敢橫戈作卿列監禁掖鑾坡再至三至人歎蹉跎乃心怡然守道無頗往裨王藩舉聞孔多于溫于粟中和可歌君登從班進賢嶔嶔屢薦之欽嬰此微痾賜告於家禮殊繁衍禺中草制大而傾河甫息在林遽隨逝波搢紳駭聞爭以爲訛謂仁必壽豈知其他刻伊雙贊亦云未備奄忽如斯天理則那吾徒爲條方賴切嗟脯醢之奠朝爲駢羅酹觴再拜有淚滂沱嗚呼哀哉尚享

祭紫微韓舍人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一日甲戌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薦致奠于亡友紫微韓君仲文之靈維夏阜月曉魄隅出明發不寐悲纏心胃昔母氏之劬勞復禮衣於啟日晨有使來致君慰札發函號讀悚非手筆云咸外寒方偃諸室口占書辭意殊詳密我弗以憂誰不有疾緘報章而未達傳凶問于奄忽世人事之無常何變故之倉卒也嗚呼哀哉惟我與君義則友生情猶天倫忘形莫逆爲那存真吾適頃麗之和氣稟洎蘭之薰在明道之癸酉始傾蓋于京華洎寶元之庚辰並飛綍于大苑欽才致之開敏

挹風雨之道簡景行業之英賞味辭義之破焉何宴嬉之不同諒趨舍之無間曾決日以駕游朝吳班而恨遠歲困欵以南謫同江淮之往蹇俄叨命於秣陵君來司兮漕輓及春物之未闌見畫艦於津館揮酹袂以相屬覽遷景之遽短遡江山兮清曠澹懷抱之攄展嘉召兮暮秋悵石城兮飲餞久相望兮中流君之舟兮已艤策余馬以獨歸城鴉噪兮落晚侍年華之未徂奚離索之多歎亦孰謂乎夫君遽然夭于此且嗚呼哀哉人倫貴哉嗟我不明謂君器業實時之英必當操柄而立功名此蓋公議匪私交情甫慶拔垣之擢方參法從之榮曾蓬瀛之未售列靈府之從衡擢鵬翼於順風憤驥御於脩程世大難兮多艱天施化兮靡乎惟才彥之不可多得余哀君兮乃為聖朝與蒼生哭之慟兮寢門重余憂兮呼嗟指幻泡之起滅彼真諦之論精紛物我兮異同亦達觀之齊寔惟延佇兮妄立緬朔為兮殤彭寄余誠於一酹將無怨兮友聲尚饗歐陽公集祭謝希深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祗從于滑並用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一作公乎）性明於誠循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之上所以歎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況於吾徒師友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一作甚困）而勉以自彊其後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初來訪公近我而咲與我別久撫其頸若故而氣揚清風之館覽秀之源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芰之清香及告還（一作去）已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龍縣無歸來容公邦歡言未幾遽聞于林不見五日而入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吊或賻其家或力其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數也奚（一作何）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去者以公而彷徨始脩將行期公餞我今其去也來奠公觴敍言悲矣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浪尚享王安石臨川集祭沈中舍文　惟公之生于朝搢紳夫人嫡之以作封君皆以壽終而世有人昔我先子公倫之舊施于不肖是為世友不腆之文既藏于丘惟是區區以贊醪蓋　祭沈舍人文　惟公之德孔潔且碩淡泊超然更無忤逆德實不類不容如石遂抗其行卒不克馳謂天惡賢我不敢知果好之耶今又何其惟公於我義兼師友何以薦誠有醪惟酒物則微矣其誠則有彭汝礪鄱陽集祭顏舍人文　在昔兗公具體而微遺周

之季歎不克施赫赫聞孫今聞孔時積載安行不躁不淫乃侍勸講乃典訓詞乃治膠庠學者是依當途而顛其孰扼之翩翩其旒既撫于歸靈輀在途老稚涕洟其悅從公游公惠好之逮屏于徐公敬不衰乃哭公喪亦孔之悲祗薦酒觴侑以我辭公則不忘其或知之嗚呼哀哉　祭顏舍人文　惟精之歸我方告病祭不能躬則非不敬有炎公德是不可忘陳辭薦酒亦孔之傷嗚呼哀哉李彌遜竹溪集祭林時旉舍人文　維紹興九年歲次己未八月癸酉朔初一日戊申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米故舍人林公親家之靈惟公抱英特不世之材負閎遠有為之志皇華冏之文誥諤濟時之義倬擢秀於辭林寔其英於癸歲方擅蘭於華省繼簪筆於清陛更待命而割邑紙分符而閩衛惟津曉與諳能宜入朝而見忌難喜憾之不加而薦紳惜君子之居外謂將躡青雲而坐廟堂扶聖神之至治何不憖此一老奄衣冠而永棄嗚呼哀哉嗟賤子之登門今頻遇之特異振衣汝水之生歛板蘆山之東接席歎於三餘獲周旋於兩紀悵契闊之十年絕音書於萬里何一訣而終天慘臨風而酸鼻念舊盟之可尋幸庶幾公之有子于託姻好於松蘿伴蘋蘩之是祀兹有事於宅兆屬諸辰之將至雖女子之有幸顧婦儀之未備生不服勤於箕帚葬不致恭於賵襚敢陳奠於椒漿寓餘哀於一詠噫德何臧而年胡不長才何大而仕胡不遂意餘芳而騰馥派後昆與來裔冀精誠其有知永毋忘於下庭嗚呼哀哉尚饗張橫浦先生集祭呂居仁舍人文　嗚呼聖學不傳何啻千載吟哦風月組繡文字轉相祖述謂此極致正心脩身不復掛齒孰如我公師友淵源文以宣之詩以詠之天下之士誦公之文服公之詩者多矣而得公之意者蓋未見其一二也若乃勸講露門直筆太史代言西掖視草北門即公之忠正恭儉躬行履歷至死不亂者發之於英華而注之於筆削爾我之識公最晚而公知我最深同處于朝而不相往來間好此學而未嘗談論神交默契不欺不愧其亦庶幾焉嗚呼萬事已矣夫復何言觴酒豆肉千里寓哀惟英靈其享之許景衡橫塘集祭宣州劉舍人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家召還公在朝廷僦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遣舊其喜洋洋嗟我豚家推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敎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肯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別淚幾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中炎涂發軔千里伊誰挽之征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于今維後之貽公葬荊川千夫臨穴而我何為薄祿羈紲寄酒寓辭以寫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張南軒集祭

安國舍人文。年月日具位某率某官某、就城北祓禊亭為位、敬祭于亡友官使顯學舍人張公之靈。嗚呼。去年此時。送公湘濱。豈期今茲。哭公失聲。英爽在目。交情不忘。邈不復見。我涕以滂。惟公天資邁偉。發越而不壽考。以呂王國。今茲之哭。豈吾黨私。醴有非多。公其臨之。

祭安國舍人文。嗟乎。如君而止斯邪。其英邁豪特之氣。其復可得邪。其如長江大河。奔逸洶湧。渺然無際。而獨不見其東匯溟渤之時邪。又如驊騮綠耳。追風絕塵。一日千里。而獨不見其日冀稅駕之所邪。此某所以痛之深。惜之至。而哭之悲也。惟君布衣被簡遇。十年之間。入司帝命。出領數路。文章之煒燁。政事之超卓。多士之所共知。亦不待某之贊歎。惟其孝友恂恂。朝夕則入有不待而盡知者。方自荊州歸。某以書抵君。謂及此閒暇。專意承志。實進德脩業之要。君深以為然。孰謂曾未數月。乃有此聞。某顧蓋荷知久。而獨為言有動切。不以為迂。此意何可忘也。道阻且長。不得往哭。遣致一奠。孰知予悲。

洪文安公小隱集祭張安國舍人文。維乾道六年歲次庚寅十月丁未朔。十七日癸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經略徽學直院舍人張公之靈。維公奮發妙齡。獨冠儒林之選。出遭興運。蔚為禁闥之英。六郡能聲。兩朝雅望。遠紹曲江之風度。允有京兆之威儀。伯英善書。咸推草聖。燕公大手。夙擅詞宗。某忝以孤蹤。獲陪俊躅。摘吻之所接踵。驅馳我於同升。畨水經行。尚想高談之衮衮。湘江聞訃。裹勤尺牘之翩翩。悵把別之滋深。已矇悲於長訣。九原不悶。誰為黃絹之辭。三舍相望。姑致生芻之奠。臨風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韓元吉南澗集祭張舍人文。嗚呼。安國之才。一日千里。信朝燕而暮越。歷萬險而不躓。非方皐與造父。孰得搏其銜轡。發嘉譽於兒童。有英名於多士。脫蛟鯨之盤涎。排鴛鷺而接翅。奮長纓於册府。見諸老之戰扶。出擁六州之麾。入載兩院之制。斛珠璧於大詞。捷風雨乎政事。灑妙墨之淋浪。傾高談於意氣。迸倫望其威聲。黎民歌其遺惠。馳驟十有五年。崎不謂之已試。亦足以方駕群豪。軼步當世矣。嗟人生之多艱。固靡限乎富貴。春昔賢之有言。無八九之如意。況屈吾安國之指于不滿其一二。上則謝於父母。下則拊于兄弟。委澗藻之莫收。乏階蘭之茂符。觸炎歊而遘疾。卧空舟而倏逝。謾盡指於朋友。付弱女於諸娌。功名鼎來。齋志沒地。它人不能一日行路為之隕涕。尚何三事之可希。百齡之足計。我方銜憂。公計奄至。死生契闊。俯仰則異。僅餘豐碑絕筆于字。揮慟哭之云阻。寫斗酒而往酹。望孤墳於鍾山。尤彷像於一醉也。

祭汪舍人文。嗚呼。養元抱器。博學濟以道學。寬裕有守。其立不倚。其合不苟。其仕于時。涅而不緇。其言于君。朝論夕奏。義可則可。義否則否。上亦謂為可以大受。寘之諫垣。試之江右。匪日而歸。眷賚益懋。紫微高閣。威鳳來儀。群飛翱翔。瞠若乎後。誠實之褒。用則未究。遽以疾辭。其又誰咎。意其少逭。何天不祐。嗚呼哀哉。古亦有言。善人是富。矧如養原。而不俾壽。邦國之悲。惜莫能救。嗟我識公。歲云未久。為僚省曹。傾蓋如舊。不鄙謂我。宜卞以友。彝集于朝。盛德日就。契闊數月。我實在疚。書來諄諄。猶未去手。謂當一見。懸我奔走。豈期我行。乃還公柩。隻雞之觴。失此以侑。孰知我哀。有淚如酒。

代祭謝舍人文。惟公負抱才猷。業不得施。出贊戎機。僅越歲時。云于一疾。遽爾淪棄。天不慭遺。而止於斯乎。嗚呼哀哉。公從予遊。十年于茲。壎篪。登山臨流。賦詩一觴一詠。相與追隨。琳琅金薤之書。璀璨瓊琚之辭。前無古人。誰其似之。召記玉樓。翩然言歸。公不我留。我心傷悲。嗚呼哀哉。日月有期。時將葬矣。奠以生芻。薦之芳醴。巫陽下招。魂兮徠只。

祭許舍人幹譽文。嗚呼。士有文學。行義信於朋友。忠信篤敬。行乎蠻貊。而坎壈一世。若有以阨之者。其為人邪。其將歸之天邪。嗟嗟幹譽。恬靜不競。弱志好脩。同官奉常。閱歲兩周。文史相從。有唱必酬。贊道天步。日近冕旒。既還郎署。持節萬里。使不失詞。語皆稱首。及在精康。秉筆立崎。增繳既張。鴻鵠高飛。江湖放浪瀰。推追隨。落落難合。耿耿自奇。公隱下峯。我守霅川。公來訪我。一嘆惟然。曹未幾日。召對紫宸。偉哉三策。有屈有伸。將大用公。試以親民。赴官上饒。公無愠喜。行未兩驛。遽疾不起。嗚呼幹譽。宜享壽祉。胡不百年。而止於此。十載空山。真可逃死。嗚呼哀哉。仁者必壽。壽者必仁。孰無子。反憂其親。孰如幹譽。脩然反真。尸海一漚。太空浮雲。音容渺矣。欲見無因。聊致薄奠。寓哀一尊。嗚呼哀哉。尚饗。

代養志姪祭王舍人墨卿。推公學術根源。本乎性天。行業施為。無非自然。致養北堂。晨昏必親。觀色無違。雖時孝純。發策決科。光明甚遠。珥筆螭坳。載成帝旗。載持漢節。命于丹陛。駕之不俟。以承天子。禮行簡驩。乃遂謹愬。志之弗伸。維此之故。天胡不仁。仁人不壽。以予外舅。而仁靡究。我祖仲氏。寔升我君。君不我棄。婚姻孔云。顧惟寡學。尚其未教。如何治命。禮成不報。門之未掃。丈人以行。誰歟來者。提携我後。生奠牢之設。匪清匪馨。於呼哀哉。君其歆我誠。

諫議汪藻浮溪集祭盧諫議文。惟公奮于南服。以學發身。篤信所得。務為貴珍。始仕學省。亨塗可循。力請補外。心無屈伸。天子嗣服。數求正人。有以公告。當膺選掄。遂應召節。來朝帝宸。初副臺屬。旋升諫臣。當宁傾待。有疑必詢。公亦展盡。屢嬰逆鱗。坐佚初政。朝綱一新。衆謂朝夕。登公要津。孰云

小泰。隨以大也。如木合抱，摧之半夜。訃牘來上，天顏爲咽。褒贈絶等，從中出綸。惟歎脩短，誰迸大鈞。公獨非命，天乎不仁。旅櫬千里，旁無族姻。銘旌所過，見者酸辛。矧我同省，餘光幸覿。川塗契闊，笑語未頻。茲焉已矣，揮涕滿巾。有酒既酌，有殽既陳。公來一訣，永反其真。尚饗。

林艾軒集祭范諫議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某等，敬致祭于故諫議蜀郡范公之靈。嗚呼！客去喊哦，欲見何時。況復危酒，從此長辭。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步臺省，百步生風。公在時輩，子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踈。道州有道，尚或棄去。公當泉流，巍然砥柱。其位愈高，其貌愈下。曾謂逝者，乃如晝夜。嗟名上屢十年，猶新一夕。視公，公爲古人。雖是餘韻，若撞巨鐘。嶽有宿草，蜀山萬重。我輩來哭，獻笥雖物，莫間行舟。痛遺心骨，嗚呼悲哉！尚饗。

周益公大全集祭劉汝一度諫議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二月丙寅朔，十日乙亥，具位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諫議殿撰劉公之靈。惟公學博而醇，氣和而剛。文擒家俊，行高一鄉。石林之業，龍溪之汪。謂公晁董，交飛薦章。追其仕矣，或抑或揚。晩登諫垣，膺譽孔彰。飛龍在天，進佩水蒼。主聖臣直，號盈皂囊。雖分左符，宸眷未忘。論諫之華，儒林以光。于津于襄，蘇枯弱強。上欲用公，公足弗良。心扶甫閉，奄兮淪亡。位非不顯，年非不長。有蘊莫施，寧隱且殤。士夫太息，我涕用滂。念昔瀛洲，分校鉛黃。直則並舍，歸則連牆。今焉百里，莫奠公喪。無窮之恨，寫此一觴。嗚呼哀哉！尚享。

真西山集故諫議奠國正祭文。　新天子有事于合宫，推恩宇内，凡忠臣義士之名蹟顯著者，俾長吏二千石致祠焉，所以風勸臣節也。惟公昌言直道，照映青史。馬鬣之封，近在城隅。曰忠與義，時出公右。是用躬致天子之命于墓下，而不敢諉之有司焉。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斧乞錢之日，實彼秉鈞顓國之時。縈悴殊塗，亦既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亡窮。幽彼光茱，埋骨茲土，積蘇猶晦，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俳佪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爲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于此；又不使蔡覺于異邦，而覺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爲世之法戒乎！雖然，使公之言行，則王室不至於中微，蔡氏亦免於大僇。是公之論蔡也，不特忠於蔡氏；而蔡之害公也，不惟禍國，祗以自禍也歟！敬仰之餘，併陳梗槩。公之英烈，尚聞斯言。尚享。

沈存中長興集祭張諫議大夫文　維年月日，具官沈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故南京留守右諫議大夫張公丈人之靈。嗚呼！公果逝耶？某過睢陽，是時見公，神與氣并，顏晧有輝，厭昂自喜。歎如岡陵，我時病羸，憂心感強。恨不公如，去今四月，蓋

君宿昔。何哭之遽，奄然即夕。某始官揚州，以吏事公。公以見我，獨人之忠。執手把袂，待以友朋。亟論于朝，藉于公卿。不我沉湮，繄公之明。後歲數四，婿公門下，從公之遊。歲月一紀，知公譽公。公秉理則然，不知公者，亦謂公豐。行則公完，性則公仁。謂多有年，宜不爾艱。彼不有相，亦克難老。如公脩而不壽考，誰實靳公？遽此厄暴，公厚聽我。志公何時，公之面目。宛宛我思，藐然終天，無復從期。寫哀無從，蓋此單疏。聞乎無聞，冥冥去逢。嗚呼哀哉！尚饗。

補闕

唐黃滔御史集祭崔補闕文　故右補闕博陵崔府君之靈：惟大唐有進士科，無岩穴詔，故鵠版之降，不易其人。元和之起也，則有陽諫議城，凜凜清風；其不起也，則盧諫議仝，昭昭高道。一以摧豪之忌，空福道丞；一以光舜之世，但樂箕潁。其後陸君濤以中慙應召，憲君寔以中諫赴徵，未妥起草伏蒲，何如人也。洎博陵崔君之生也，迥稟高奇，叢之文學，近則繼李乘之蹤，隨貢遂則同毛義之志，奉親東浮謝公舊州，式避戈戟，遁於仙岩清谷，允書經綸，而以酒美肉穰，澤騰川娟，五府三顧，懸榻開樽，不辭小國之禮，蓋切高堂之養。既而大君之恩，夢說四輔之急，爲雄繄三詔而就門。恭七人而列職，仲舒謫帝必演春秋，呂望扶竿定爲師傅。奈何龍蛇起陸，烏兔無光，莫扶劉氏之宗祧，空泣袁安之涕。泗闕中越絶，蒼素守鶯賢王之結，嘉姻時議之期，良輔。豈意皇天不祐，白日無憑。涓滴之至，茂陵尸微之入，瑶桂。芝焚蘭艾，梁壞山頹。雖人生之有定期，實上德之爲不幸。嗚呼！閩中二月，煙光秀絶，脂轄赴闕，鯤鳳嘈贊，其稍南浦，魂斷涕咽，而況昨日軒車，今朝塗芻。唱薤露以出門，飛松楸而戒途。五離擇日，九象卜居。其在雒蘇，其存情沽。懸蛇結疊，聞蟻成妖。迴生之祖洲之草，續斷無藥水之膠。陳尼重來而何望，楚魂一散而難招。嗚呼！神道甚微，天理難究。桂蠹蘭敗，龜年鶴壽，在長短而且然，於妍醜而何有？某等早承餘眷，晚獲聯姻，式感極外家，廻自出之念；式恩深猶子，多引進之仁；式敬屬丈人之行；式情兼內妹之親。有美吾姨，慶靈攸屬，尊公則師長庶僚，夫人則儀形六族。門高齊世之侯，家享萬鍾之祿。經過狄狎，出入潛陪，朕人玉潤，覆水蓬閣。春歸別墅，月滿高臺。嵇山頹倒，謝雪徘徊。惜景而持觴，欲繫遊歡而秉燭相催。中歎年離，命多至止。伸叔辭辟而方返，梅福罷官而未幾。一則歸從回鳥之峯，一則至自跕鳶之水。將爲篇栽竹，緣爭斬梓，駈弄射鴻，招何釣鯉。黯契關於屯夷，極平生之宴喜。良覩雖屢，深懷未從。三贇莫効，一箏俄終。露先寒而頂業，漏未盡而聞鐘。今則列樹開封，撰著得吉。絳旐前引，桐

梢後出隱軫原野。淒蒼雲日。將歸宿莽之戾。欲閉青松之室。歟勤賢偶莫望諸孤來歸下國。且寓皇都。江遠唯咫。天高但呼。必有餘慶。非無後圖。嗚呼哀哉。壺有芳醪。俎多肥羜。叫號不聞。精靈何處。鬱憤徒極。含辭莫舒莫有鑒於酸斯。庶無乖於酬飲。

學士宋王安石臨川集祭馬龍圖文　嗚呼余託業於進士。熟君名於無聲。既備官於淮南。習為縣之風謠。去幕府而西遊。依國門之嶕嶢。始逢君之軼韵。屢顧我而回鑣。逢揚子之既見。方皖城之寓漂。遂有通家之好。終無挾長之驕。君言事以北出。予罷官而南僑。一江亭之邂逅。話宿昔以終宵。以牧官之在列。當御史之還朝。又追隨於暇日。心所好而忘遙。距半歲之幾何。怨水淺而風飄。書半塗於萬里。棄餘日於一朝。雖知君之日久。信智遠而才趨。考前人之治亂。講後世之脅脇。釋眾言之抵牾。排異學之傾挾。眾相紛以異緒。君獨悟而同條。嗟吳人之已矣。斤欲奮而誰要。想明靈之猶在。冀薄禮之能招。

祭韓欽聖學士文。　嗟爾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慷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豪兮衆息。年何尤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其壺觴兮酹琴瑟。奉衾車兮啓名。豈獨悲兮吾儕。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喜兮魂魄。

張方平樂全集祭王龍圖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五月丁已朔二十二日戊寅。太子太保致仕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王公之靈。先正文康。仁朝根宲。有顯事功。國策攸載。公起世家。學優而仕。直哉惟清。風類是似。惟公之資。信厚為質。頗餌之萌。不接心術。欲其立朝。允秉常德。施於政事。允蹈淳則。天地之理。見於簡易。君子之道。本於愷悌。陪京二年。治用誠恕。民悅無苛。先吞其去。方謀借留。言上未及。忽驚鍾虡。父老相泣。維木上壽。星紀六周。乘其積善。邀與天游。有子克孝。白華之潔。逝莫能從。一號三絕。我聞傷之。爰作斯誄。著其至性。以彰于世。嗚呼尚饗。

劉敞彭城集祭張龍圖文。　惟公亮直自躬。儒術肤時。緣飾彬彬。動為吏師。大邦維屏。天子是毗。所居赫赫。去而見思。金陵都會。未即始封。大新城宇。百堵穹隆。落師汶陽。周魯遺風。二邦美化。於古比崇。龍馬近臣。柄轄儲侍。將我相我。故事多矣。天不慭遺。公胡不俟。殲我良碩。奪茲重器。嗚呼哀哉。某昔以庸虛。預居下僚。從事別都。匪夕匪覲。親隆軌範。躬服教條。薰而炙之。德音孔昭。奄承訃聞。震悼曷已。守官小邦。去公千里。欲奔不能。疾心如燬。酒肴匪馨。恭致常禮。嗚呼哀哉。尚饗。

為眾人祭王十八學士文。　君以文章奮志。發身施於為政。寬而利人。凡出從事傳古則。迂便文自勞。又非遠圖。居實精心。處躬不疑。所居可紀。去而見思。南亳之都。全吳之疆。饑饉荐臻。民卒流亡。田萊既闢。百堵還定。閭誰之勞。復此完盛。上嘉成功。亟降命書。東暨海邦。比維參墟。觿刀方剛。經營是宜。金印載服。惆其有暉。傳車在門。揭節訃日。旦不能朝。君忍臥疾。賓來問君。笑言自怡。援此吉人。何慮何疑。沴疹發中。變若翻水。晨夕俛仰。君遂已矣。福善之說。古或不信。導引而壽。君復自慎。葬然臻此。不可推測。豈天有命。雖聖不釋。君齋所懷。不得盡施。以生者懷。重君之悲。某等辱從。君游交契。攸久豈伊。異人兄弟。攜男哭君之傷。情鈞意同。昇旐有翩。君喪還東。覘然語言。暫然眉宇。不見不聞。遡君負古。潔饌豐盛。清酒在罇。一別長絕。寫心此文。嗚呼哀哉尚饗。

范文正公集祭吳龍圖文。　維慶曆三年九月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龍圖學士兄之靈。嗚呼。與兄相知。積有年矣。行可師法。言皆名理。日重一日。人望公起。憂國憂民。早衰而死。嗚呼。天有五行。播于群靈。惟純惟粹。哲人乃生。厥生不易。厥遺未行。一朝往矣。天地何情。嗚呼。我不得知。泣而懷之。又失此人。寧莫我悲。魂兮有生。來休盛時。尚饗。

范忠宣公集祭陳龍圖文。（紹聖元年七月）唯公材猷膚敏。學術淵通。勝蓋龍虎。光垂蜺虹。踐歷要路。華外揚中。所至可述。名高實充。宣力累朝。服休四紀。臨劇而簡。視難如易。屢領使權。十年近侍。晚請琳宮。告歸故里。昔我先貢。已挹風規。間年賜第。並升彤墀。仕官相望。鮮合多離。公居河橋。我忝并師。假道來之。再陪高誼。別未幾年。訃音遽至。我病辭位。聞公遘凶。往弔莫可。哀情曷窮。竭來訃下。公穴將封。敬陳薄奠。聊寫初終。尚饗。

彭汝礪鄱陽集祭謝龍圖文。　惟南謝氏。厥世有聲。公少名聞。不顯不承。橫飛直翥。不挾黨朋。睥睨公卿。不屈毫芒。博觀洽聞。該括後先。譬如大江。吞納百川。不見其原。亦無畔涯。作為辭章。氣象簡嚴。譬如南山。崒嵂巍岩。其實伊何。松檜梗楠。與命曷仇。匪公匪侯。乃即收斂。殯埋一丘。惟其輝光。則不可收。吾惟萬物。並寓一氣。一僨一起。實如兒戲。成者為首。不成為尾。用者為虎。不用為鼠。為首為先。為尾為後。為虎非強。為鼠非弱。公既不疑。予以何悔。惟才之難。振古如茲。游從雖晚。友益可思。馳祭孔哀。文以昭之。

祭張孝秦龍圖文。　嗚呼山川之靈。在人為英。或者得之。恃才而矜。惟仁惟厚。惟正惟和。本立既固。所取洪多。嗚呼。張公兼此眾美。有浮而彰。哲不肩以人亦有言。仁者宜壽。胡為是公不耋而疾。伊昔宣和。某士于庭。我實與公聯芳而升。契闊再見。十有二年。古佛之廬。徑山之巔。規模宏豪。肯犯豐律。意公達期。吾徒之喜。自入十載。僕官番陽。公來持節。實治是邦。相得之歡。吐

誠以果我。惟公尊。公亦我可。惟兵與刑。國柄之式。仁者居之。士歌以彝。東人之子。坐復公來。惟是南國。念去以衰。如何無忘。倚然莫懷。公之初至。無意於棣。人憂其逝。公病其違。十年拂巾。單摟佐縣。韶東偶來。賁論以萬。既升于朝。士論與起。重車析軸。莫究其肯。顧惟衰庸。漸德既豐。嗣嗣一挑順江而東。莫遂執紼。悲懷何窮。謹致薄奠。姑明其衷。惡夫涕之無從。王東牟先生集祭程伯禹龍圖文。　嗚呼。天生哲人。為後學師。公稟于天。實允蹈之。名冠多士。位升要途。三十六載。遺泰形胸。暮惟前哲。歐王蘇公。六十六年。咸以令終。公之反真。亦極惟此。豈其名儒。光後同軌。惟我於公。實聯姻婭。津亭一別。音容永謝。不能越境。白馬素巾。寫哀一奠。有媿古人。單西臺先生集祭宋龍圖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乙未八月丙申朔十五日庚戌。文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信陽軍羅山縣令畢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修史龍圖諫議宋公之靈。唯公渾厚恬澹。柔嘉粹純。天與其質。相之以文。白玉縝栗。芳華敷芬。不哩不嘖。唯中是循。世有儒服。閑書不觀。游談縱蕩。偷目前。卷握之寫。視人偃然。公獨篤卷。汪洋波瀾。靴為國典。郊丘廟祧。辟雍封禪。明堂會朝。臺閣府寺。森羅綱條。而公之腹。牢籠并包。惟宋有書。全匱石室。五世百年。英聲茂實。禮樂制度。聖功盛德。賢士大夫忠言偉績。為建太史。欲屬之筆。學士如椿。而公第一。判公字書。有法而妍。虞薛歐褚。肩稱後先。始也家學。今而自然。天子之作。公實書之。銘記來頌。公書乃宜。石半天下。皆公之碑。更自宣獻。其門燁燁。公大厥後。而又有子。天胡不弔。六十而止。嗚呼哀哉。我今哭公。想見其形。哭公而慟。如聞公聲。公書在目。儼然叮嚀。自我先世。姻婭蟬聯。曰姑與姊。宜家之賢。中外出入。逾七十年。我實後生。上公之堂。公顧而盛。吾門之光。公殞而替。吾族之傷。如公有守。如公有常。如公有識。而壽不長。天不可問。哀哉蒼蒼。尚饗。李莊簡公集祭張龍圖柔直文。　維紹興八年。歲次戊午四月丁巳朔二十七日癸未。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亡友虔州府君龍圖張公柔直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材。夫豈偶然。或負其器業。可為世用。而年於不試。或已試不盡。而中道夭閼者。古人皆歸之天。嗟嗟柔直。忠信孝友。雖武夫悍卒。皆知其賢。易豐其德。而嗇以年。嗚呼哀哉。我初識子。傾蓋握手。惟其純誠。持以悠久。入獄雖變。猶可行。虎豹可馴。麋麻可友。其臨民馭衆。雖救除不設。而民之愛之。如父如母。嗟嗟世人。厭常好奇。任數設詐。謂人莫知。謂民可罔。謂君可欺。孰如柔直。胸懷坦夷。貌如其心。燥濕莫移。嗚呼柔直。早厠英躔。中遭放逐。晚跌復振。晚剖符竹。鶴轉休聲。如漢龔遂。化被

獷俗。弄兵潢池。賣刀買犢。子之云亡。邦失良牧。如晉羊祜。鄜民巷哭。行者望碑。墮淚濡目。嗚呼哀哉。我來江西。實總甲兵。入境之初。書來歡迓。謂奄忽邊隔幽明。雙親在堂。二孤惸惸。我亦老矣。朋舊凋零。寓詞千里。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王初寮先生集祭宋龍圖文（代米芾作）　昔元豐公暨雲錄。風王謝。高致撝于孫。隱然國器。維公英特。絕類離倫。忠孝天挺。名其仲氏。鴻筆大典。焜照一世。伯兮喋喋。邊郡相位。勳書太常。事載太史。儀聲日新。庖丁解牛。奏刀如神。飛黃蒼雲。萬里騰振。降才之殊。會遇聖辰。崇寧親政。首承帝徵。肇建四輔。內尊京師。公持漕節。知無不為。經營中書。弗逐弗遷。帝用是嘉。龍渥杳施。既登華路。遂長天府。華數事劇。紛至如雨。公舉有綱。風行指顧。聲威整整。誰敢予侮。決遣如流。備形上語。趙張三王。不見比數。公俄外遷。險夷一德。卧治淮陽。來撫汲直。發輔嚴近。宜在朝夕。奄忽訃聞。中外嗟惻。大階極品。內朝秘職。贈賻加等。中貴宅穸。念我宗袞。元憲肇流。寅緣及我。早從公游。姻婭通家。情文相投。別日幾何。六見秦秋。公今脫屣。逝去莫留。生存華屋。零落山丘。惟公衍業。未及經濟。流慶所鍾。當在後嗣。法從之賢。德實肖似。相門榮華。有隆無替。我獨懷公。撫舊涕泗。為國惜才。豈但存義。遣詞往奠。必歆此意。尚饗。曾肇元豐類藁。祭王達龍圖文。　惟公有獨立之志。不竊之材。揚旌閩楚。按節江淮。止如山淵。動若風雷。衆皆異其施設。曾孰測其津涯。若夫拯急難於水火。下鳥傑於萬萊。趨拘攣而不惑。豈淺狹之能俯。至於稱物引類。興言寓懷。遠參騷雅。近雜朝諧。衆兼組藻。美軼瑰瑰。皆足以聲高多士。望隆九陔。然而位不過郎中。名不過直閣。流落白頭。遠近一槩。豈人事之當然。信命存於冥漠。昏愚不肖。早辱公知。拊循愛勉。施及其私。聞公之逝。惻楚歔欷。戴德莫酬。寓薦以辭。

祭宋龍圖文。　嗟呼次道。公之一（無之）字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海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廷。羣公百司。解惑釋疑。公為蓍龜。公在太史。雖僚與屬。正謬辨訛。公為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失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而動有常度。言不忤物。而辭無可疵。靖退之風。愈老而彌邵。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篤友尚舊。比義親仁。進往烈而競逐。豈庸態之能謙。然而登蹈屬於儒館。晚逶蛇於從臣。曾未得歷禁林之獻納。任廊廟之猷掄。何鸞儀而鵠峙。忽飈逝而星淪。哭公之喪者。客不絕於門庭。弔公之家者。伏相望於道路。雖昏鈍之少興。獨凋郁而有素。泪淋浪而莫收。情切怛而莫想。嗚呼。唐李五君。史贊其錄。公蒐亡而集實。盡旁羅而遠屬。至於帝

宅神刑祖功宗德威在筆削具存方冊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終極則公住雖歷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磨滅豈得公之毫芒余衆而以此聊寓焉於一觴（攜芳大全集）趙承之祭宋龍圖文　逝川何往尚餘不憖之悲新敎再升俄及既除之厲悵音容之莫見紛涕波以無從眷此三川之堠素掌五務之惠經過峴首忍看叔子之碑悵望桐鄉爭哭仲卿之墓斯惟晚進獲嗣前塵迹盼睞以有初荷顧存之甚渥高山景行敢忘舊尹之規萍斗酒隻雞是效邦人之悰愴禮則陋矣公其吐諸尚饗汪藻浮溪集祭張徽猷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辛酉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汪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官徽猷張公之靈公出西蜀大儒之家逢時中興大振厥華翰國利器深藏莫耴揚于丹墀天子嘆嗟進直延閣恩光日加西清近班嚙手可誇一日去國君門遂賒甘心外庸兩郡幷嘉吏畏民愛聲聞邇遐徐公有常不陋不奢晚復靜退紬書五車煌章粹温無可指瑕游戲翰墨如錐畫沙叢林飽參諸障莫遮心法照了談餘雨花中年養生擅健靡他云何鵩飛庚子日斜重到舊治歲方及瓜士方宗師誰借齒牙行哭相弔堂空絳紗某久叨游從敢並箏差一觴永訣衰豈有涯尚饗（一云至印豈總于人所誇曉塗說門兩部聽蛙蛤咿中古其書五車）韓元吉南澗集祭資政殿大學士賀公文　嗟世重輕無競惟人匪人司之世從而紛徇世則違莫人之云猗歟我公挺然不群自其少時氣槩凌雲視世所趨眇如埃塵或去而來或屈而伸不可生致矧能昧覩偉矣暮年出逢聖神寵以獻納付之陶鈞如梓傳舟如車得輪世則大驚望其經綸狂虜初張公使其罵違公將老復踐其庭秉禮不折勇且有仁歸則掛冠卧于海濱帝實念公當龍飛春起執事振以靖我民公不可留是謀是詢惟公平生見于話言士有一善罔不爲論曰此報國曉而摘數嗟我兄弟亦出公門公不我私我其公恩奄不見矣慟哭聲吞嗚呼哀哉死生在公視猶朝昏手惟上壽德惟達尊哀榮兼何無愧九原公喪既久義不克奔望公之堂惸然諸孫公其知我歔欷之文矣詞侑觴公寧不聞馮大師集祭張學士文　公之文章貴於治平嘉祐之際公之出處見於熙寧元豐之間銘雖平生其詞尤艱嗚呼公之亡寧就不悲而公之道悲者未必能盡知公也嗚呼某雖至愚公實厚之公主文場收予棄遺公在選曹力爲維持京師雪寒温我旅羈飲酒擁爐傾肝肺談經說讖語世咲嘻謂予勿留我當西歸公歸嘉陽我官在梓爲賀爲慰相去千里居喪得病安以名理或文或騷郵寄

相示顧我未老期公復起人事變化如斯而已嗚呼公之魂不知所之公之墓呂從騎依公子公弟契好不衰侑奠斯文聊以致哀黄庶伐檀集代祭提刑陸學士文　祭于故提刑陸君學士之靈曰早擢科第以才藻聞不振于進積日以遷器其遠到莫始度量既伸既知爲臺之選乃官書林乃剸于衆事爲益著名能日香再試于外乃司邦刑攬轡所至訊獄有條符移之來墨蓋未乾曾不疾云而以訃音著也殲殞其誰莫嗟予藥勿持室斂勿見靚容于道觀者忍邪庵符所繫手奠莫前矣意以言侑此肴觴尚饗李彌遜竹溪集祭蔡子强學士文　嗚呼哀哉惟余子强挺拔諸彥才兼百能學妙一貫容德淵止高義雲旗英特之氣粹然見面承家孝友移及昧賤傷城居晉人以遷善四十專城抑強扶儒黃霸治潁民以除患歸來故廬築室其畔超然遠俗以道出處若將終身蛻視纓弁人曰不然國欲敷難君出而仕唾手可攀國功凌煙拭目斯見云何盖棺在此一旦（原缺）茲理孰判念我結友髮自弱冠聯姻于門並第漢殿二人同心蘭臭金斷一行參商歲月奔電我歸自北訪我鄉縣驩然兩翁驚顧三嘆夜語更僕畫席銷篆共追一笑牢結氷泮方將蹇驢百竭不憚訃音遽來疑駭竈亂頻年友朋彫喪過半奪我良戚天亦可怨百里拊棺蘋藻自薦衣衾在寢簡編在案想君音容零淚若霰尚期九原鑒此觴奠嗚呼哀哉尚饗李大隱先生集祭王無競學士文　嗚呼壽夭數也全其生者蓋寡富貴天也兼而有者幾希惟君少不惑於貨利能力學於文辭名譽光乎朋友發策扶乎天墀亶材獻之自勵與英俊而並馳精瑩於儒館竟坎壈而弗施洞庭之野震澤之涯泛扁舟而嘯傲追漁父以同嬉酌三吳之醇酎對十樣之蛾眉擷甫里之杞菊詠笠澤之書詩邀三賢之高躅美夫子其兼之何疾恙之倉猝與一世而長違昔壬辰之賜第識夫子於京師託同年之末契亦會少而多睽通婚姻而未久覩翰墨之勤斯遽成凶於不救心慘怛其猶疑嗟日月之于邁卜宅兆之有期聊擒辭於一奠望墓抑兮增悲嗚呼哀哉安熙默庵集祭劉先生文　維至元三十一年歲次甲午六月庚辰朔四日癸未後學鎮州安熙謹以茶果清酌之奠致祭于集賢學士泯翁先生之靈嗚呼哀哉山頹梁壞天不憖遺生榮死哀孰不摧慕嗚呼哀哉熙也晚學無知早蒙私淑罷勉勤勵于茲七年顧以鈍駑靴縻罔及學不加進頹惰無成尚企宮墻灑掃函丈覲承謦欬大啓愚衷孰謂難期不就此志俾茲凡陋抱恨於天嗚呼痛哉矧惟先生至誠樂育博熙之愚欲收教之謂我當來政此間適斯言在耳耿耿如存今其已矣將

安放矣先生此恩何日忘之。益爲奔走。奉輿以贊。舉觴以慟。爲此哀誄。嗚呼痛哉。仰止前脩。精思力造。親賢取友。進德脩業。熙雖不肖。敢負初心。伏惟先生寔鑒臨之。嗚呼痛哉尚饗。元虞伯生道園學古錄祭吴先生文。維元統元年歲在癸酉十二月辛卯朔三日癸巳。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家學生虞集。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近故學士先生吴公之靈曰。於乎。惟皇上帝。未喪斯文。篤生先生。在我聖元。肅肅先生。早勇進道。脫絕凡俗。非禮勿蹈。方貞直平。步趨准程。縷析條分。朱之治經。既即既安。體充用達。信其有爲。自此諸葛。求揔其要。歛而退藏。沉潛密微。歷覽無方。玩心神明。天人妙契。時行物生。獨探其會。私淑諸人。其書滿家。地負海涵。優游厭飫。至元以來。聖賢響作。屢聘益尊。辭從夙若。君子偕來。言觀言依。誨言周詳。虛至實歸。慨然歸歟。爲世楷則。折衷詳言。以究聖極。天錫眉壽。安和聰明。脩辭正經。於昭其成。及門之徒。景附嚮合。天不憗遺。鬱哭交怛。嗟我先君。來寓茲邑。取友定交。寔尚道德。小子不敏。竊聆緒言。粗茲有聞。敢昧其原。忝位于朝。每瞻先覺。承之滯留。詎曰能學。自江徂燕。厥里五千。琅琅寄詩。意逮我還。屬羅多故。待歸孔後。卒業之志。竟不能究。木壞山頹。後死之悲。一觴寓哀。匪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亯。

華鎮雲溪居士集代高郵縣祭故運使蔡學士文。　惟靈。萃江山之佳氣兮。質淘美而且仁。由道義之良術兮。學既富而允文。攬長轡登彼仕路兮。歘然許以相與。整脩翮而乘此嘉時兮。方翱翔乎要津。擷仙殿之蘭芬兮。肅秋霜於烏臺。贊天府之獄市兮。轉金粟於淮清。引脩塗而千里兮。曦馭飄忽於弇茲。指帝鄉爲歸路兮。夕駕言稅乎九原。偉淵泉之靈長兮。羌挹酌而未既。顧荊棘之細碎兮。方託庇於鄉雲。聆始聞兮怛慮。想清標兮銷魂。邁北駁之遄來兮。疑因時以按行。念南舟之不逮兮。寒涕淚而沾巾。惟故吏之共悼兮。誠肅將於菲物。慎茲辰之云邁兮。望永絕於清塵。尚享。蘇天爵滋溪集祭王國華學士文。　嗚呼公乎。東曹碩儒。溫恭自虞。和裕而舒。疇昔嚴侯。奮興田里。崇學延師。以養多士。遭時清明。爲士爲卿。優游周行。羽儀大廷。維茲鄉士。鄉人是好。推轂俊良。振拔枯槁。公乘其時。亦起於家。紓朱曳紫。歷游清華。歲易時遷。進居內相。作爲文章。維世所尚。其文伊何。制命冊書。駢四儷六。華榮葉敷。至治天子。肅奉廟祀。公於其時。適官禮寺。作新制度。夔夔小心。第懼弗勝。天威式臨。公之平生。無忤無競。不巧爲撓。廉慎以靜。慨彼鄉曹。群士景從。存者幾何。而公遽終。凡我同僚。情何有極。恭陳醪羞。以告哀惻。尚享。王沂伊濱集翰林院祭蔡學士文。　惟公儒

林師表。王室典刑。忠嘉屢見於謀猷。夷險不移於操履。仔肩一德。佐佑三朝。強識博聞。兼通當世之務。高文大冊。遠追作者之風。故得天下仰之爲著龜。朝廷倚之爲棟幹。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方且問明公之故事。倚方叔之壯猷。尊事五更。爰奉辟雍之對。追蹤四皓。遽思商洛之歸。人鏡云亡。泰山安仰。允聖驚嗟於上。群賢相弔於家。矧此常僚。久親高誼。聊陳薄奠。以訣終天。綦崇禮北海集王教授祭內翰先生文。唐叔維紹興十二年歲次癸亥月日。門生左從政郎充兗州州學教授王之望。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內翰寶學先生綦公之靈。古今所難。莫如文辭。文辭之中。體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爲。使世需者平。優游翰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夫艱難之際。呼吸變故。而發爲號令。以宣導上意。則皆欲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是皆繫威敗。關盛衰。非高世之才。不能善之。故代王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文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業。振英聲於翰苑者。凡五年于茲。其深厚爾雅。渾渾噩噩。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奇。隱順體勢。摩揣輕重。錙銖必較。曾一字而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雖呫呫然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稱爲真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奧。旁獵子史之浩博。而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實。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搢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嘉謀碩畫。密陳於中禁。而繫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不可得而周知。上方倚以爲相。而民之無祿。忽一卧而長辭。世失名臣之表。哲匠所以識與不識。皆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從容受教蓋一紀以推衣。公不以爲不肖。既屬誘掖矜憐撫存之意。最素厚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而靡於斗食。不得伸一慟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致一哀而已。若乃感念舊德。而像儀刑。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尚饗。張南軒集祭汪端明文。　嗚呼公之盛名。蓋四十年。有如黃鍾大呂。歸然在懸。使未攷擊。人之望之。亦知其爲聲樂之先。惟平日之所履。篤務斂乎昔賢。不與世以交驚。不絕俗而孤騫。獨好義以款款。而懷忠之拳拳。爲片善之見取。必挽後而推前。或所趨之有違。敢妄假於色言。顧規摹之若是。當斯世之其然。昔棲遲於下僚。窮師友之淵源。遂顯用於王朝。論拔擢而不偏。實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擅荃。屢賦政於藩方。亦惠澤之究宣。驟卧柯山。靜觀其旋。方玩心於義經。不自救而益虔。儼聲實之遺陰。時側席

之招延何天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責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嗚呼前輩風流于今邈焉典刑云亡後生孰傳念言悲戚公所知情義篤金石久而彌堅書猶在手人隔九泉屬拘印紱弗克奠緣孰知予悲涕泗而漣尚享

祭姚端明文　惟公早試劇煩見才猷之敏晚登廊廟觀寵數之便蕃方新十國之瞻遽作九原之隔凡茲民吏孰不傷嗟某昔歲朝班嘗奉笑言之歡如今官守幸遵規畫之餘念託契於交承敢異情於生死遠將一奠少見鄙誠尚享

呂東萊集祭汪端明文　嗚呼聞之大者君將有屬聚之粹者其不徒生倚衆篇之弗齊公取數其獨厲培之以嶽鎮之渾厚瀹之以澗瀍之清明其任重則較材絕識不能足其志道其遠則貴名顯仕不能留其行既予其資又乘其會蓋南渡群賢皆在之時而北方餘論未衰之際歎門墻而徧歷躋堂奧而獨詣合諸老之規模而融其異同總一代之統紀而攬其精粹更侍從於兩朝凜大節之弗渝慮先根本則或以為緩勤據憲章則或以為拘奮發陳義則或尤其亟彌綸藏用則或咎其徐少而論和既不施隨於小人之實晚而議戢復不苟同於君子之徒雖屢起而屢仆守常度而自如外屏衛於翰藩亦大體之可識明振毫末而終出於恕知兼僚屬而各付以職外視高雅而中實密察外視寬舒而中實肅給鎮撫經遠不求歲月之效調倡務實不事耳目之飾雖雍協而勢稜迄崛然而山立晚進後出自相長雄廣坐衆席舊人罕逢大雅之音尚聞於公學則正統文則正宗樂易乎躋前輩之風崇深簡重前輩之容士駭未見或媚或攻以身存法獨嚴其衡典則不隱繫公之功嗚呼進退有義弛張有時其用其捨我不敢知至於獲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卑十數年之壽考作二三子之指歸共箪瓢之淡泊錯簡編之闕遺於造物其何費乃一夕而奪之然則聞之大者竟亦何意聚之粹者蓋亦胡為瞻天運之鴻濛非小夫之所閱誇蒼旻而上愬則匪公之素期嗚呼繼自今以往鎮定大事顧盼倚毗重者不復嗣矣叡建大論呼吸判成敗者不復聞矣百年未明之心迹不復而究其實矣群籍未辨之真贋不復審其是矣斯文將安所寄斯民將安所係矣其佩紱趨隅木行兩周錄其世舊教育綢繆胼胝洞顯泯然相捐夫何理之不講小何事之不諮幸三卯之接吟謂事業之可疇聞訃欻其未幾息趣車之傳輔函宿舂而聽伐淚淋浪而莫收炯話言之如在策蹇步而敢媮躡此心而明薦夫何有乎繁羞尚享

衛宗武秋聲集奠常端明文　嗚呼凡圓形於淏津兮等浮漚於生死前乎名世之既往後乎方來而未

已往者寥寥不可見兮猶逝川之莫回來者紛紛於目睫兮孰若皓月華星之有煒惟公克繩其祖武兮考世家則實中興御史之名宗克肆其儒業兮於先祠而襲香鄣寔公之芳趾紆翅揚英兮乃甡剔省而擢巍科發聲騰實兮乃登華途而歷膴仕漢符方制而司六察兮信近代之罕聞蔚有光而揄前賢兮視先烈而愈偉嗟直道之難行兮志莫伸於權臣嘗幾時而左遷兮班退列於卿寺豈君子之不見幾兮固引去之甚勤惟我朝之尊有德兮夫豈容於易退爰予節而兼兩道兮儼照臨於福星推正身而肅百吏兮自澄清於浙水其論思禁近兮則有異具臣其彌縫有闕兮則無忝宰士擬呂黎以尹京兆兮乃力辭彈壓之尊出望之而守馮翊兮莫不謂輔佐之器暨升貳樞而次四府之聯將入廟堂而宅百揆之位何運序兮非移儼陵谷兮易置遼與世而相違兮傲淵明之閑關塈淡畫而絕交兮為漢人之禪軌公之德兮大圭片玉之不瑕公之行兮寒冰萬壑之難擬文如行雲流水之閒雅兮不為時花美女之纖妍政如熙陽瑞露之澂濡兮不為繁霜烈日之嚴厲內臺外節出藩入從之既歎九屢兮田惟洛陽之二頃居惟河汾之敝廬其高風廉尚之足以障頹瀾而挽薄俗兮又如此曰壽曰考而又老兮夢奠楹而若先有知全名節而以終兮事蓋榰而迄無所愧歎近世之尊崇顯貴者固繁如先生之光明俊偉者能幾某雖匪聚廬幸同州里顧以德而以年蓋師從而兄事記宦轍之周流兮逆良覿於氾紅依綠之郊涉歲月其幾何兮慨俯仰有魚龍鵬鷃之異建戟旄之復升兮冑獲綴班於文鵷喜聲光之密邇兮豈特希榮於附驥兼石之冀其熏炙兮庶增益其未能輪雲之傒其紛綸兮竟莫酬於素志聞公兮既脫荊榛喜公兮復還桑梓念抗章而往兮擬造請於大堂素出門若礙兮年莫至乎閭里訶續遣兮方僕夫之戴馳訃書至兮歎哲人之俄逝登門墻之為日淺兮每悵恨其納交未深慕風節之與人殊兮爰愛敬之不能自已遠致束芻而寓誠奠奉一觴而親酹哀哉已而靈兮鑒止

侍讀蔡端明集祭王侍讀文　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侍讀原叔八丈之靈惟靈學通貫變文紹高古華林勸導獻明帝所禁密顧問闕職斯補善與物同世罔有非當其議論乃心自處智力未究更于夷路孰不永年公何喬而不與孰不持秉公何後而不舉念哲人之逝殞豈外累之足數信問來門胥惟守之悵天涯之弔酹異西軒之笑語焉書牘之且存終已焉其無覩巖巖商丘新阡其下一奠仲哀幽懷莫叙尚饗

司馬溫公傳家集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殿中丞司馬

光太子左讚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杲卿前通州推官楚楷謹致祭于故侍讀學士郭公之靈嗚呼惟公之德清夷純白恪慎匪懈勤劬朝夕文爲國華行爲士則抱牘拱編雍容帝側賚錫之金坐命之席絶衆逾倫恩輝備極如何不淑奄從窀穸某等庸蔽久沐公恩承之下僚從公外蕃庶其闡遺誨之話言如妖如甥心何敢諼今茲相顧失涕來門瞻望靈帷萬其顏範凄風肅然髣髴如存嗚呼哀哉

拙芳大全集王介甫祭呂侍讀大

嗚呼伯夷相唐尚父匡周受氏胙國重光奕休千辰之逢發我文靖公實家嗣纘前之慶御書翰林典禮太常是爲世臣混燿家邦方騫方奮厥頂詭使震驚啓嗟上自天子凡居此列惟公弟像於公之殯祇薦睇羞嗚呼尚饗

呂伯恭祭張侍讀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間自是以來一紀之間面講書詩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之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纖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爽然自失邈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其天資淵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肝膽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類世之彊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豈士爲知己盡自應而然耶我行天下愛而忘其愚亦有

不減公者甚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彼抑有由也蓋公尊學求益欸焉懇惻有以發其實禎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已不黨同習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掃而自除也使我嘗得從公豈無分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底咬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行爲社稷生民福孰可限量耶嗚呼公今其死矣亦無所復望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蓋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綱綏不以存殁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谷試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它至於參觀編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侍暖暖姝姝不獲廣求其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動情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瘵猶有尊兄者存亦安知不能進申徒而謝子產耶耄衰豈能大直寫胸中之誠以告公而已（申徒事見莊子內篇五申徒嘉兀者也尊足事乃叔山無趾並見上）

陳古靈集祭張侍讀文

嗚呼天之生物必篤其材傾者使覆栽者使培惟公之生實富材良器渾以厚德博而方早踐書林晚登華近入論思忠危言屢進左官江表歷典州符安恬養素耽樂詩書謂公元老帝不遐遺

置諸左右以卒其施自聞公喪痛悼嗟惜如何哲人天嗇其澤公之好善乎昔相知公今逝矣知我其誰過公之廬不見靈輀銜哀尊斝以訴諸孫嗚呼哀哉

周益公大全集經筵同僚祭范西叔（仲芑）侍講文（程侍郎大昌程少卿叔逵蕭舍人燧）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壬寅朔十九日庚申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侍講諫議范公之靈共惟本朝世納諫諍有若范氏直臣相望在仁祖時忠文著節熙寧盛際舉國有聞豐太史公顯於元祐清規直道謚議正繼紀于信書播在衆口三宗致治三賢與焉中間寂寥既八十載源深流同公興酌之萬里來朝結知真主烏臺騎省言聽諫行風采凜然聲徹藉甚得特與位綽有祖風惟祿及年云胡不遂上心震悼朝論嗟咨某等並侍經帷幸聯僚契聞講爲負服公淹該音吐琅然今猶在耳豈期踰月遽哭喪舟酒殽雖微情則不已嗚呼哀哉尚饗

待制孫祠部集祭青州劉待制文（元瑜）

學有淵源志存寥廓憲府横飛霜秋一鶚正論所擊姦邪膽落其佐大農慮精器博金穀坐計毫釐較若屢典劇州寬平俗樂年來帥青自有方略勸其民人載塵耕鑿東其吏兵無

敢驕貴惟厥仕宦淹速誰度始緣中緩終止延閣用不及竟舟藏夜壑善人哭之聲動城郭士林之嗟才豐報約追惟昔游慈恩宴醵三紀于茲年契所託逝波朔風寄哀冥漠庶幾歆承亦有肴酌

潘良貴默成居士集祭王待制文

惟公孝行著于閭里清節冠於士夫學深入於聖域心獨專於易書登八十之上壽陟西清之禁塗布衣蔬食而樂夫晚歲坐脫立亡而蛻此幻軀可謂俯仰無愧而始卒有餘其少執經以問道蒙知遇而獨殊茲剖符而至郡謂綏悵以如初豈意死生之永隔曾不留於須臾贈高封於馬鬣諡行哭以遇車用恭陳於一奠致悼念之區區

周益公大全集祭宋待制文

惟公以絕人之才膺象賢之報年甫四十闕已游供奉之班總六路之漕矣於斯時也雖銓利兩人皆知之而孤忠膽智猶闇然其未暴也迨靖康之初元駭群小之媢寵掩慈孝於兩宮紛是非而顛倒散公篤志於君親竭誠於傳導則輔國之謀遂成而梁冀之舋可冒矣嗟時事之天知謂豈弟之神勞矣多言之不宥嘗未拜乎憎婦明明元后日臨天衷因永念夫先烈爰追揚於特操復通聯於邃清加異數於期耋想精神之折衝妙謀猷之入告胡厭薄於斯世乃歸全於高蹈覬一介之彌甥憶崇墉之屢造從容乎贛水之上款密乎鍾陵之與示元憲之遺書期妄

庸以遠到恍十年其一夢倏終天之是慄寓寸誠於豆觴寫至哀於誄禱惟令名其不朽則稽顙手手語可也　祭汪養源待制文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正月丙子朔十六日辛卯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敷文閣待制汪公之柩人孰無才考德或非位孰不顯得君者稀嗟惟我公充實光輝性有宮庭言無脂韋厥初漸于久始登鑾上一見之決付政機升之諫者試之棊扉正論攸興繫公是依氏之無棲公則病歸遺書繼聞皇心歔欷惟悲不肖世所訶譏公獨何取乃與衆違章江十日論析精微我舟既發公盍猶飛儻知永訣别袖忍揮念言及茲痛膺屢讀人生幾何朝露易晞惟有賢子不朽庶幾天鑒可必豈待禱祈遂陳奠觴已矣青徽嗚呼哀哉尚享　沈文通西溪集祭唐待制文　惟靈有直清之德立于本朝而身致顯榮有慶善之祥施于後嗣而代益昌茂固搢紳之所高行而鄉閭之所尊慕也某既為里人又通世契復幸守土得申所懷方將清明陳奠菲薄尚享　吳積金溪集祭劉待制文　欽祭于真定經略安撫待制劉公之靈嗚呼士患無時才不高世或困幽遠不能自致公由相門出偶盛際遺編斷簡博覽强記摭取其華刻劃藻繢其富錶襮以服爲詞見於大篇精緻盛麗易於決科猶屈伸臂遂陞儒館徊翔累歲典領

庶務所至稱治吳公堯陳贈告失辭公許于朝誓將死之率其家人追宰相馬妻御不遺至于闕下相不獲已爲黜詞臣公亦奪職駭聞搢紳公及喪除將老丘墓手植萬松哀感行路近臣謂公甚勇且孝當陛而黜何所示勸上意未回言者不已還公舊物公徐乃起出佐偏州過在同列公默不辯聞者歎忧熙寧之初抗疏論事指斥時宰恬不避忌天子聽之簡其姓氏擢居右史斷自上志替筆西掖謂且伊匪而廢故常出將使指遂帥高陽職則近侍兵奮不驕士女泄泄復以免歸法適然爾上照其情丕被煩使坐令淮壖永無遺利屬遣樞臣薄伐交趾畀公當畧以副經紀公有所陳至于數四朝廷難之竟以易地虔拒嶺表東接于閩鹽鐵之利剽奪相因無事交趾猶艱與人視莫如公終輯揗循大江之西鈐轄在洪守兼安撫乃肆于公盜賊屏息威行如冬吏亢于廷懼不見容誣公片言隣於不恭聽者媚與意有彼此公恥自辨引咎在己退安州廬不見憂喜英宗之立雖自天意桓桓吳公實倡其議元豐賞功覃及厥後待制天章公昔所有進罷潯陽遂鎮長樂悍山衆兵善良自若戍將報去百年與俱聚徒海上將指東吳公選驍銳以躡其後曾未朞月老猾授首上命宜尹以總西師開府泰廷氣臨一時出啟帥府多昔近司不則從官怡聲下之事無

當否有倡必隨既公之來不隋厥常涅涅其正矯矯其剛坐不暖席乃徙睢陽公則不較士論囂然易節真定尚覬九遷當軸處中以澤數天孰云盛强而不永年渾渾河流唯其所適物莫能回有如公直雖公之直冥心險夷群枉乘間屢以抵巇挾材不售其將各誰以既於死天實為之遂其在我公又何悲嗟今之人離合靡常朝紙其疾莫扼其亢公獨秉義不易于俗善於交際久而彌篤或以窮歸唯其所欲宜若金帛不能權情退審其私赦鄰惡衆積窮不偶衆所遐棄既登公門以後爲婣公獨憐之情均昆弟憶昨閩州復望步履公聞其來遑然以喜未及拖襜勞問洽至館之累月屢往都騎坐輒更僕寶駭瞻視加遵致禮無日而無使者遞集亦置坐隅追其西歸又辱追路縱飲蕭寺忘日之莫方午少休並榻笑語棄置形骸容相爾汝以詩叙情豪氣甚遠臨分悽然久乃能去嗚呼詎知此别遂隔幽明承訃之始顛仆失聲德大莫酬罷勉餘生日遂南來獲望銘旌有羞孔時酒冽而清薦以斯文庶昭歆誠　汪玉山集祭陳待制　在昔忠蠹敢論危言辨别正邪雖窮益堅世變紛更是非可知而彼異說猶或並馳公於家學周旋是奉邅佪一生晚乃進用再拜上前慷慨陳義非臣之私治忽所寄帝覽遺書臨朝歎息布告天下發揚潛德置公禁塗引以自

近亦使世人視此標準斯文廢興繫諸老成惟其所之尚有典刑公雖幽藩謂當逸歸如何不淑乃止於斯念我平生道誼是親建溪語離意氣勤勤曾未三月聞公訃音而我飄泊遠在西南生芻一束萬一此心公豈云亡儼其降臨嗚呼哀哉　張南軒集祭唐立夫待制文　惟公清夷粹温抗志千古文辭深嚴稱我王度獻納雍容有感無忤遇民如子伊教匪恕及臨事會不改平素人方忽忽已獨有裕嗚呼惟公之賢世或知之而鮮克窺其微蓋據梧隱几獨得志言之妙故飢食渴飲俱不外乎天機發則怛化則亦其宜先君與公道義之交豈獨賓客之敬貌然孤生早辱過聽推其所懷於公莫隱方抱鞏痛公復云亡東望鄱水有涕淋浪兇衷之初念篤先友敢遺無詞侑此卮酒　許景衡橫塘集祭張顯謨文　昔我試吏兩河之間人笑迂愚亦疾其頑公獨憐之遠見前輩從容函丈飲食教誨幕府多賢聞于四方我實何人亦玷揄揚惟公强學英果敏明折獄忠厚治邊威名今也則亡遽焉誰繼聞者涕泗翔門下士絜酒千里侑辭匪他永言報功疾賊柰何　廖剛高峯集代祭林顯謨文　惟公德厚而方神和以清自其先世爲時名卿公實以之騰茂飛英鷹揚飛舉■蓼聯芬亦既有子作帝肱股東府西樞華于一門公其誰如安富尊榮壽考而疾匪養則

愁天子聞之。遣醫十全。靈劑弗瘳。命也何言。期公百年。來國之鈞。吁嗟已矣。天胡不仁。雩秀一水。往哭無因。恭羞菲奠。斯格微禋。

修撰范太史集爲范相祭鮮于修撰文　嗚呼子駿。居今之世。志古之道。白首好學。耽耽玩易。見於事業。發爲文章。治民則惠。執義則強。柔亦不茹。剛亦不吐。邪則吾仇。正則吾與。余昔使蜀。封部實鄰。聞其風聲。愛慕其人。同分西臺。晚益相親。茂林脩竹。美景良辰。杯盤草具。笑語天真。通家之好。往事空陳。年將縱心。乃補家職。拳拳朴忠。侃侃正色。病不克施。於古遺直。告滿三月。退卧淮陽。凶訃遽來。我心憤傷。歸于其丘。實跡吾鄉。泝灘秋風。酹此一觴。尚享。

蜀勝仲丹陽集祭王修撰文　嗚呼。三季以後。士夫所養。以顯爲是。趨營擾擾。以巧爲得。嗜昏勿問。喪已山崖。得止銖兩。竭竭我公。介特覩構。志尚恬夷。情塗坦蕩。二十餘年。州縣疲軼。聊不嬰意。以道自廣。上目薦之。始拭識賞。天府事業。擢佐其長。游刃有餘。弊訟無枉。召對在前。帝方虛想。曰汝有子。天才英異。中詔內務。是職是掌。淵謀嘉猷。予所倚伏。能教之忠。惟予汝奬。卿大鴻臚。汝諧汝往。父子要津。紳紱所仰。萬鍾百年。謂當安享。遽兹不淑。善人誰做。訃音上聞。帝爲悵惘。賻賵之厚。詔發內帑。右文袞章。有光來壤。孝子升思。僕僕悟顏。寒族通姻。行實稱丈。輔車遽路。

載聘遺像。一觴寄哀。文谿親黨尚亨

劉行簡苕溪集祭族兄無言修撰文　嗚呼。天之生才。宜曰無意。既授之以能爲之質。必處之以可爲之地。與異於是者。其必有謂矣。夫天地之秀。在人爲賢才。在物爲山嶽。彼山嶽者亦責夫爲群物之利。是故丹砂金玉之寶。楩楠栝柏之材。取之而不窮。用之而不匱。至於奇峯峭壁。無所依而獨立。不借土以發生。則世不求其用。而以爲瑰偉絕特之觀。蓋造物者之戲也。嗚呼。公之生也。自其少時。有不可尚之氣。既洸洋乎六籍。又釣貫夫百氏。其雄辭妙思。沮金石而感鬼神。風雅離騷。配聖經而發鼓吹。當其抵掌而劇談。操筆而論著。老師宿儒。引避太息。而後輩初學。袖手屏息。而側睨。使其從容夜半。奉宣室之問。曾何有夫賈生代言內相。參戡難之功。而使武夫悍卒感泣思奮。亦何取夫陸贄。顧四紀之迴翔。寄跡吏乎中外。雖復躡蓬山之上。游贊明堂之坐。治與夫爲使者牧守。所至有絕人之稱。而用違所長。識者以爲公之才未試也。嗚呼。今則已矣。豈非造物者用公爲戲劇。且自夸其神聽耶。僕又悲夫人誰不逢。而公獨弗遇其如是也。僕等於公有兄弟宗族之親。而兼師友之義。曾閱歷之幾何。乃睽違而隔世。感知遇於疇昔。心悵焉而增愧。念後夜之莫追。遡西風而寬涕。獨緘詞以寓哀。尚平生之不昧。嗚呼。詞有窮矣而哀未既也。公其聞知之乎。尚享。

殿撰滿芳大全集吳元及祭王殿撰文　江海納靈。爲公之氣。岳嵩衡孕粹。爲公之神。鋒妙齡秀發。藉藉時譽。壯歲從官。蹇蹇匪躬。若乃作尹赤邑。轉漕徽東。吏術之高。權貴斂手。心計之妙。天府日充。斯是之令。河南士安領隨鐵。高蹈古人之蹤。名實播於衆口。姓字達於帝聰。謂當膺不次非常之選。羽儀臺閣。獻納殿陛。究其學而暴白其事功。進不由道。公寧困窮。嗚呼。大觀政和之間。柄臣專政。呼吸雷風。仰公之俊德。願出我門。人心則同。公若少貶。則鸞坡玉堂。倚案揮毫。固在公之掌中。直道而行。不卑小官。繡衣金節。海回於外臺者。蓋將一星。搢紳歎息。而公曾不略芥蔕於心。會真人御天風虎雲龍。抗章請老。均逸祠宮。狀貌逾逸。黑髮方瞳。子孫玉立。絲衣紫茸。森王家之杞梓。芬謝砌之芝蘭。知公陰德之有後。美公流慶之甚豐。宜齊齡於遼鶴。比秀於莊椿。哲人其萎。莫量彼穹。某以小女之無似。獲奉巾櫛於公之叔嗣。愧女蘿之短弱。幸依託於長松。念蕭寺之言離。陪樽俎之從容。恍一別之七年。徒書問之時通。忽丹旐之來歸。痛涕泗之無從。有殽在籩。有酒在鍾。冀公情好之如生。魂彷彿而鑒其衷。尚享。

左史林艾軒集祭劉左史少裴文　維乾道九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中申。禮部尚書太子詹事兼兵部尚書胡沂。吏部侍郎太子詹事李彥穎。起居郎太子諭德留正。國子司業太子侍讀林栗。祕書少監太子侍講陳騤。以清酌歡款之奠。致數酹于故庶子左史舍人劉公之靈。嗚呼。朝回並轡。亦既累日。雲斷雨散。此生長畢。公如鴻鵠。爲時一出。其聲遠揚。可以載徠。身在霜臺。名高石室。言動所記。螭頭挺筆。來步銅扉。相聞最悉。貌若恂恂。氣干而遠。有沃其華。且落其實。何爲可弔。三月枕疾。翛然對我。眼光如漆。無遽出户。悵爲君失。殆欲揮斥。孰爲此賀。古法所書。大夫曰卒。五十之年。未者何述。于嗟松州。獨立無匹。春晝一號。滿坪蕭瑟。尚饗。

度正性善堂草藁劉左史祭文　維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五月戊申朔二十有九日丙子。具位度某。謹以清酌之奠。致告于近故顯謨閣學士後溪先生劉公之靈。公以諸生入對臨軒。遭遇孝宗。搜羅直言。遂以蜀英擢居于前。尋召自於遠外。遂入綴于班聯。粹然發之清修。儼容止之可觀。被妙選於王府賓友。責於講官。慶四友之得人。盛一時之羽翰。會孝廟之倦勤。在光宗之初元。方肅清於朝網。乃遴選於臺端。念不負於耳目。當吐出其肺肝。首還俊偉小人之進。而力說仁明君子之還。不顧一身之危。專但欲朝廷之尊安。遂去國於當年。而推節於東川。雖召旨之屢頒。竟丐旆之莫瞻。值真人之

龍飛慨舊學于甘盤率衆賢之並進而群邪之莫干何天意之難知乃包藏於權奸既靈淪之横興入學禁之加嚴宜向之所謂仁人君子皆已斥棄於遠外而公亦廢居于家又悉謫于荆襄之間既攘臂以無忌遂妄意於中原幾肤危於宗社而天下有識莫不爲之心寒幸天意之早悟而人心之同然雖根節之已深然誅鋤之不難曾遺老之幾何皆戴起而駿奔勉白首以趨朝將單車而及門何屹屹而莫前抱耿耿而回轅然九重之念公欲再起之者未嘗不切切而天下善類視公以爲出處者未嘗不拳拳也公雖在外天下有事公未嘗不容跡以進及退而在家天下善類未嘗不仰公以爲北斗而倚公以爲泰山今其云亡朝廷之大政令大罔革何所考問後生小子將欲講磨詩書誦習禮義者又何所歸依而思慕爲念昔袖書以謁公公不以爲狂狷既又謁於晦翁亦復蒙其愛憐念此生之已晚幸及見於大賢自始迄今三十餘年悼晦翁之永已如公精神壽考若將未艾亦復歸於黄泉嗚呼哀哉無窮在後萬世在先將孰覺其瞶瞶將孰扶其奄奄敬寓辭於一觴不知涕泗之潸然伏惟尚饗

祭酒閻朗蘇平仲太史集祭許祭酒文　於戲人生一世盛衰戚休雖云異境自達人而觀之均夢幻與泡影夫得吾志也既非吾榮則失吾志也又豈吾病蓋不以錙毫而損益者惟君子所性至於人力莫能致者雖聖賢亦歸之有命我懷先生識高材挺博聞强記流華無競幼承家學力追先正蘊爲德行發爲文章莫不珠輝而玉瑩聆其議論接其威儀孰不駭視而傾聽昔先生之未出也識者見及門之士拘者以開躁者以靜放者以斂惰者以敏固知其規模可以任國家之政際聖明之龍興喜愉然於幣聘立談之間擢鳴籟處謂相見之何晚不煩以官師之職遂授斯文之柄侍經筵而領春坊奉宴閑而陪顧問對揚惟精白之心啓沃皆典謨之訓禮度越乎尋常名聲洋溢乎遠近凡其義以爲質遺以自殉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朋而比不詭以徇嗟易所謂謇謇而媢嫉者覆以爲悻悻吹毛求其疵瘢中傷成於俄頃位甫正於辟雍車忽道夫庾嶺尚賴滌澤之滂沛遂歸安於鄉井丹溪幽幽可游可詠若將終焉浩乎無悶然無賢不肖咸謂方今之時右文之運方挺四出招延英俊有如先生之老成宜膺求舊之眷而冠群公以進德胄中之大畜致君民於堯舜以增光於前人而奈格於後亂柰何松柏之堅貞竟同蒲柳以摧隕將善類之是瘁抑吾道之莫傳於戲天人之際消長之理蓋先生之所夙知亦先生之所自信齊幽明於一塗兮尚吾奉乎奚訣而况先生之耿耿者當不隨異物而斯

盡則其有生亦既異乎衆人之爲人也肉未寒而名已泯者能如此良有餘矣而亦可以無恨吾衷所不能釋然而相與臨穴而悲哽者夫豈徒懷契分於平生感死生其猶醉醒誠悼夫人物之眇然鄉學之灰冷環視餘子譬則蛙黽念先生不可復作雖大道之孔夷而吾其誰與馳騁

司業陳山齋集學官同祭王司業文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illegible]洽百氏然不爲空言而已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illegible]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爲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狎聞以諧戲俄而肅斂記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illegible]右夫流離虜圍其年方弱南望君親生以爲媿間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免而得之天與匪詔匪諭嗚呼誅垣數月懇蘊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此兩學是師用有第次士論方屬乃銜不施其等於官爲條有嚴位置公忘等衰家人儕類絶去繩執惠風和氣朗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悽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莫既吳泳鶴林大集祭陳司業文　悶之生而無所樹立則爲凡民澌然死而無覺知則爲偶人于少敏悟八窻洞明或詭其夢爲物中之象或指其頂爲天上之麟所以懸根含海氣之秀高第揭斗杓之明横下玉几徑參慈湖磨礱明德之鏡滌滓靈淵之珠紹聞徽言密受正印心之精神只此謂聖大無理之不燭細無疑之不瑩俯以習于鄉仰以儀于朝凜冰柱之屹立懿玉音之孔昭道則甚高時不吾以俗學薰胥危言入髓鳴丹鳳於燕雀之噍奏黄鍾於箏笛之耳豈一意以孤行羌衆兆之所棄紹定不合端平不容至嘉熙而三黜信吾道之窮非不知蹇蹇之爲患容容之多福然委厥美以狀容兮人非君之所欲攜攜轉而原子乘驚單關逢而賈生賦鵩雖運會之偶然抑生民之無祿夫孰扶擦擦笑言晏晏別予蒼溪是假聚散昭昭白日杳杳長夜祭于寶幢是真代謝胡泉山之嫡孫不兩載其就萎廣微已矣予又繼之予既爲天下痛又於爾家庭之私而哭之悲大道之行老老幼幼毋不哭子老不哭少夫何鶴髮之親連送二男之櫬此予所以長嗟而永悼也雖然朋友之誼死生不分昔之所欲講焉而未定者今説子子不知昔之所欲辯焉而不力者今呼子子不聞嗚呼天乎盍起之死而細與商論乎斯文尚饗元文類滕安上祭硯司業先生文　至元己丑十有二月朞日門生國子博士滕安上謹遣子羽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司業先生硯公之靈士之文章與世汙隆百年以來南北不同惟公述作有稽其中學者師之知所適從士之志操與歲盛衰一生之間終始自逵

惟公抱負、白首不移。學者仰之。得其表儀、於戲。教授東垣。淵淵乎經義之學。司業成均。表表乎忠孝之教。其起之暮也。固非淺淺之可議。其去之果也。又非膚膚之可效。公之歸老。猶振頹波。遽云逝矣。爲之奈何。八十雖壽。在公匪多。聞公易簀、了然不亂。平生之守、於此益見。自公之歸、學寐見之。況於永訣。無復見期、一官羈人。遂不及尸。千里致奠。寓哀一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陳海
圈點監生臣畢三畱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九　四霽

祭　祭文七

知縣宋蘇潁濱集祭王子敏知縣文　維年月日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知縣奉議王君子敏之靈昔我在宋吾兄在徐君家伯仲來學詩書行義不回詞章有餘我曰可人綴以婚姻旣親且友其行日新伯氏不淑殞于方春君登丙科又敏于政恵于上官民亦不病矯然衆中氣和而止孝友之善中發於誠均其有無以及孤惸嫁女娶婦期不負兄我居潁川君令陵臺十日税駕爲我徘徊受法道師不近酒杯我顔君笑自君奚爲隙駟遊矣爲樂何時去我三年遂病以衰失官居汝啓處未安伏枕不興將沒何言有志弗從使我永歎嗚呼尚饗楊誠齋集祭九叔知縣文　嗚呼惟我與公豈如他人族則小踈情則至親名則二人實則一身自幼至壯于學于仕我有公隨公無我棄公唱我和嗚同嗚異我少也賤無屋于鄉流離之悲我豈無腸公曰于歸于生我里他邦之人何得留于卜鄰接屋此心嗚知竹林之遊老以爲期別公三年此豈曰久如何

公歸乃在于櫬我思無公如屢失梁如駕失轄如涉失航天乎痛哉爲用吁天曰天與善公胡爲然厥操栢竹厥德蘊玉厥詩厥文凡今之儁天不祐公曷付之蘇既曰付之曷不祐之西垣南臺皆公知已薦口方開公則已矣我以官拘會哭則那寓辭一奠公乎奈何尚饗周益公大全集祭廬陵翁知縣文　惟君康平之政豈弟之謠甫勉二年如一夕朝方聽絃歌忽聞葬蕭維梓必恭陳此簞瓢劉漫塘先生集祭梁節卿知縣文　嗚呼哀哉仕其難於吏選讀牘選坑而公年勤積年亦既班改作邑人所難謂負邑債而公拊摩彫瘵亦既三載夷塗在前適行無碍云胡不淑而降疾殆跡其平生勇於爲人而已不自謀義之爲重而財非所貪蓋操尚之卓然宜得福之未艾而止於斯嗚不興嘅其早托姻懸屢承規誨雖死生之永隔想音容而如在年衰既憚於奔馳地遠莫覩於柩載抆淚修辭敬陳一觴庶哉享之公靈不昧真西山文集祭慶元張知縣基文　惟公英邁之姿嶷乎其山立潔白之操凜乎其淵澄發之於文則粹然義理之正施諸有政則藹然豈弟之積奈何進不獲踐清華之膴仕退不獲享耆艾之脩齡豈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不可必抑天之與人或殊其好惡之情嗚呼哀哉某之於君情深義厚而違莫之行不得執其紼臨穴之際不得以拊

其柩此所以慊焉於中而不勝自咎也雨露既濡愴然懐舊何以爲誠唯此卮酒雖欲見君撫棺捧腹一哭舉白而不可復得徒想像其平生有哀涕其如溜嗚呼哀哉陳耆卿篔窻集路祭王知縣文　嗚呼葉縣之政發源君娶兒馬不朝奄落暮霞莪莪青山竟是死斷腸以送之不如我同里表蒙齋先生集祭甥林慶中知縣文　嗟哉慶中我心傷感汝母守志兩髦是髪鞠汝誨汝汝苦食淡幸汝成立母心奚慊嗟哉慶中生理蕭蕭母之室廬一朝延燒甥婦寄寓風雨漂搖母心慄憂死于無聊嗟哉慶中汝既孝只天半奪之無母奚恃自茲從仕情味薄耳忽夫汝歸禍乃如此嗟哉慶中子然一身賴有伯父教汝諄諄胡然一疾竟爾沉淪兒方繈褓見者酸辛嗟哉慶中死生晝夜汝既適藉世俗所詫汝之不亡王祥流亞我心悲傷寓此一箪王東牟先生集祭楊仁靖知縣文　嗚呼天之生賢若將有爲己而不然人胡不悲惟君所秉柔恵正順內施于家外施于政視人如傷誠意殫盡人有七情君其去六無好無惡孰樂孰欲喜不形於顔揚愁不存於心曲惟良獨存化爲畏讒畢恭謙和行必擇路上天之報意其必豐如何不淑官止一同顧惟飄零寄托不屢聞君之訃志奪氣捐遣致薄奠哀情莫宣想而有靈監此誠悃王灼頤堂先生集祭湯敷文文全道

初公之來老稚歡迎平昔鄙壞已熟治聲姦吏重足良民衎舞教條一出坐以無事轉輸金穀銜命近畿急流勇退公曰懐歸偃息名藩公則歸矣微痾不復萬事遂已忠厚之德敏達之才不盡天付竟未大試公壯自嫌壽宜千億僅踰七十神理誰測哭者罷市同詞相弔爭去良牧奈此邀激公棄我歸受我此觴如朱仲卿永配桐鄉

縣丞唐權載之集祭故建昌崔丞文　維貞元十一年歲次乙亥十月朔日姪女壻起居舍人知制誥權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洪州建昌縣丞崔六伯之靈伏惟北州茂族中庸令人行有枝葉道無緇磷居常徐和動不違仁素履坦坦閨門申申于真恬退張仲孝友淡而不厭晦而能久亦既再命皆以退聞天爵之外視如浮雲謝病郊園深辭世紛遁多芝木家有典墳心遊杳冥手植芬蘂行樂春晩開襟日曛謬忝嘉姻獲奉深分羨時上聚族食江郡一葦可航百里而近長筵式宴虛室清論步長無違琴觴迭進仰名教之可樂見義方之善訓暇日則多窮年無悶不耗天理同乎大順頃服朝命言旋帝鄉盡室出祖至于水方離居未幾四牒爰涼凶訃忽來哀何可忘山川阻遠情禮未展化塗滌以無由想音徽而在眼歎姜知禮鯉也聞詩昔著婦行今推母儀婉彼令姪承哀涕淚遠

切諸孤之痛雖逮世文之戀有生必化從古同轍玄酒清滌用申永訣寄懷斯文了彼臨穴元吳澄支言集祭樂安縣丞黄從事文　嗚呼公生於梁長於梁老於揚卒於揚其質厚其氣剛其見定其行方始也辟地出蜀而遊終也辟世入山而逃出蜀伊何崎嶇萬里濡身以去就禄而仕入山伊何優游卒歲儉德以處傳正以斃辟地以生辟世以死張子之寧清則雖生而不奪寧則雖死而猶榮矜予識公于道宇之庭聞公爲當代鉅人所敬聽其言論風旨於是而信公之名既而從公於貳令之殿見公爲一邑士民所愛視其政事設施於是而得公之誠曾幾何時風震雨凌公於斯時職雖小官蹇蹇于下事不辭難又幾何時地陷天傾公於斯時嘆嘆微軀行於中義不受汙嗚呼平居無事凡百有位衒才華矜科第挾崇高夸寵利憑陵萬夫傲睨舉世及至一旦茫無寸討臨難苟免從風披靡自詭龍蛇不愧犬豕胡爲于寒松勁草之心乃見於下邑庶僚之底如公之志有隕無貳如公之節霜嚴日厲人知公禍福不動爲一時之勇孰知公充養有素非一朝之故公之劬書耆學寒暑不廢每愛然於芳草之艾蕭公之安居守賤表裏一致常怡然於陋巷之簞瓢公之好賢樂善心口嘆喟恨不即上之青霄公之憤世嫉邪辭色峻厲恨不即肆之市朝

逮祈死之不得慨偷生之不聊爰援迹於隨魅任爭席於牧樵憂患之端始無時而不有動直之氣不與累而俱消外無撓而力毅內有主而神全惟其所業之異所學之正是以雖老益壯雖窮益堅聖人未見剛者如公蓋庶幾焉嗚呼知公惟予知予惟公今其逝矣欲見何從有山崇崇有水溶溶今其藏矣哀慟何窮宴宴潛德凜凜高風一觴永訣尚鑒予衷

宋范太史文集祭從叔主簿文　昔至和之初越來京師叔在禰褓茂質日舒嘉祐之末再來赴舉叔始總角從師受書風姿粹美如玉之瑜熙寧元豐侍行入洛文章論議燁燁卓犖如蘭之茁以至馥郁如麟之育以見頭角如何不淑奄世隕落三十年間如夢一覺嗚呼親則叔姪年則姪老雖謂中年反哭壯少人生一世孰謂永久譬如共行一塗至有先後其間脩短竟亦何有惟其不亡是謂不朽尚饗

蔡端明集祭河南主簿張正夫文　維以薄奠致祭正夫之靈夫安仁義而遺勢利其特立君子當君子之爲無所擇道焉惟仁義勢利雖然其中予於所嚮之厚以觀其終正夫樂聞仁義之說所嚮雖厚天奪之年予不得觀其終矣嗚呼哀哉尚饗

劉漫塘集祭梁子重主簿文　嗚呼哀哉富貴人所欲患無其基予世上卿冠卿我龜早歲承恩綠綬班衣蘂闈一鼓奏凱遇時華堂淨深冀允

雲齊田數千箱園花四圍盧山後前再適瓜期遽焉羖駸孰止于兒云胡不淑而止於斯壽亦所欲患無其實于性高明紛華弗迷彼事燕遊酒肉淋漓武事婦人壅歹需呪否亦玩物厭常喜奇市馬駿骨貫方不龜于獨澹然千須澄瞭黃髮兒齒非于而誰云胡不淑而遽捐盛嗚呼哀哉父在觀志沒觀所爲三年無改亦既過之膠柱調瑟更張則宜孝子之心厥有成規户庭必肅契要必精有出無濫有入無斁戰戰兢兢臨深履危以保厥家俾成無虧云胡不淑弗究厥施嗚呼哀哉林林而生孰無母懷自昔曰季焉依結髮爲婦已翼連枝所期百年舉案齊眉幼子在旅長方兒娃哀哀婦姑忍是之思某以肺腑識面孩提十載相依誠意畢推書墨未乾訃音在耳月照屋梁尚想容儀臥病江濱寄情一危緘辭長慟知乎不知

孫燭湖先生集祭沈元授主簿文　嗚呼禍淫福善天實宜之回夭跖壽竟孰尸之鴻濛幽紛吹萬不齊使我恭人爲歡爲悲嗟嗟元授生也百羅孤孽一身凜然自持其未有家風雨塗泥既勤既營賓祭孔時實孝實敬實直不欺實義實康實篤不疵鄉有偉士學者有師以若所負莫量厥施嗟嗟元授命則爾違半生橋門往來栖栖蹭蹬一官不及秦飢五十有三何歉之羸寡妻稚子有女未笄門户單氣孰撐孰支嗚呼哀哉自我識君十六七年我兄我嫺我逮好我知我期我以賢其群偲偲其別悄悄憂君之病幸君之瘥亦既見止喜怳翩遷曾是不遐而隔終天入門撫柩淚下道永自古有死今亦何言歆哉一觴鑒我惓惓

宋錢塘韋驤先生集祭海門牛縣尉文　君勇於擒盜約於奉身動勞江海之間被染疾瘴之氣確然遊去良可嗟悼靈車將行故里何在聊陳薄奠以慰旅魂尚饗

鄧博建庵類藁祭張縣尉文　嗚呼公之少年氣壓里閭志有事於四方羞搞項手一隅去閩嶺以長徧指谷陽其我居曾閱歲之幾何而坐致乎名與利俱謂將官一日而九遷壽百歲而不渝胡爲乎天之不淑止中道而乃徂嗚呼哀哉孰有能居官如吉仲之嚴且明者耶孰有能惇親如吉仲之義且情者耶孰有能鄉孤如吉仲之樂且誠者耶嗚呼哀哉吉仲之生也勇有餘而嬰物之方慾言甚壯而輕身之不貲今其亡也衣冠條其繪事音容闃而莫窺載遣車以在塗悲送客於兩岐肴在俎有酒在卮能復高歌以自侑說劍以相怡耶嗚呼哀哉尚忍言之耶吾儕姻親相與歲時君肅于門喜見於眉今其往矣終天之思遽道一觴歌此奠詞嗚呼哀哉尚饗

真西山集祭林縣尉文　某往者叨守泉山與邦之遊凡尊先賢勵末俗有關於教道者賴君建明爲多而貢宇之

增關亦其始撰及再至而君逝矣追念昔者為之永慨襄事有期輒陳薄奠屬君仲氏為薦陳之靈兮彷彿尚克來享林希逸竹溪文集祭高要林縣尉文　嗚呼卿月竟止斯乎一第乃爾不第何如燈窗勤勤畚威豐宇所致成身以慰父母年踰六十始祿其衣風木之感言之涕洟黃綬而西卿復爾耳三易郡侯非不知己露臺一刺方爾萌芽春雖有信梅猶未花俄爾書來以歸樾告我復其書僕猶未到何意罪已遽殞其身挽紳鳴玉世果何人君於交遊風有美養文室而通又厄以數士非懷隱孰不求名如斯而已亦曰有成人世空花短長皆夢底許匆匆則亦可痛聰惟一慟宜速而遲亞爵以告云胡不悲清漳集李公懋祭長泰陳縣尉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長泰縣尉陳君之靈嗚呼公白屋以窮儒力耿科第作尉于長泰憤賊之擾民銳意誅討力不能抗卒陷于賊斷其支體宛轉號呼數日而盡嗚呼痛哉廣東總管韓公擒捕劇賊俘馘殆盡今取華齊等八高四首級以告公此殺公之賊也又以紙錢百疇公之家使致其喪歸鄉里且暫趣州縣具實聞朝廷乞命公之子以官庶幾慰公千古憤鬱之氣嗚呼公堂有偏親室有稚子其將何所託乎抑有親戚故人追念乎素出力以輕其家者乎不然有富室大族感憤義烈捐金指廩以救鄉曲之義者乎嗚呼痛哉人等死耳死於獄死於貧死於疾使其視公之死於職事得無愧乎懷人不能左提右挈以脫公之厄必將鑒公之志誠志節以昌其後公死無愧余言不欺鬼其安之尚饗

周益公大全集祭林虞仲教授文　維乾道元年歲次乙酉六月戊寅朔十三日庚寅具位劉令猷具位周某謹以清酌茶果之奠告于虞仲教授同年林兄之柩嗚呼君學雖苦詞藻則敏君貌雖瘠志氣則腴一第起家逝遊泮衢百艱隨之寸步崎嶇再終親喪小試師儒講經一年乃與病俱臨食不盡逢觴不斟以楣頻仍人為君虞君獨謝醫我疾且蘇卒莫能興豈命也夫人生夢幻百年須臾何壽何夭何榮何枯君則往矣傷哉其孥男幼未亂女髫未笄弔者酸辛忍聞呱呱情義所鍾況於吾徒遠為七閩南負海隅何以再拜贈基之榆何以千里撫君遺孤薄酹我酒薄奠我蔬哭送江濵目斷檣烏終天之訣已矣嗚呼伏惟尚饗史杯楊湖居士集祭王教授文　世之賢而才者少夭者亦少少者稀有天胡與之以世之所少世之富且康者多壽者亦多多者易得天胡奪之以世之所多天乎天乎謂止而贖子之賢才閭里惟過鄉丈屬薦愈鈍愈磨一鳴驚人金牓巍巍藍綬拜親　等聯科相若其知命教以師同日並除兄弟一時喜無幾何何哀之耶相繼奄忽誰意踵此乎天乎兄子懷之悲子之來弔子慟為誰淚下如洗自古有死耳不遽忘乎亦為鬼天乎天乎果不可恃乎不于外乎不于鄙採錦囊業異好賤嗜乎之云亡詩成誰寄墓步可封乎將為大塚而數尺劉蛻嗚呼哀哉尚惟饗之彭止堂集祭戚教授文　嗚呼伯瑞止於此耶一氣聚散抑其理耶數不足憂聚何喜耶而我奉奉悼君死耶抑有所感不自已耶交遊固多孰君比耶靜而不浮山之歸耶動而有勇川之逝耶稟氣之全如此幾耶命之不長其誰使耶嗚呼已矣吾誰啓耶其寄此哀唯此紙耶嗚呼哀哉伏惟尚饗謝無逸溪堂集祭汪伯更教授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二月甲午朔十八日辛亥友人濮陽吳璪弟質姪與涑陽夏謝逸弟邁潁川陳之奇弟孝國江夏黃涑渤海李端卿濟陽江野謹以清酌之奠昭告于亡友伯更教授之靈嗚呼哀哉天之生賢疑若甚艱何生之甚艱而奪之甚速孰若初不生賢而皆生不肖庶幾享其壽考而保其爵祿彼不肖者何德於天而畀之以富貴輔之以康強彼賢者何負於天而嬰之以疾病申之以困辱豈禍善福淫者古人之我欺而蒼蒼者終不可卜耶嗚呼哀哉廉恥道喪忠義氣寒衆時射利變節從俗者滔滔皆是乞食墦間舐痔得車者面有德色故鏡邪如山貪墨成風

而莫之救藥正人端士無事顧天而無與明白嗚呼哀哉孰有記聞該博文章敏贍如吾伯更之學孰有忠孝純全操守堅正如吾伯更之德孰有貧賤困厄而不為利勢所回如吾伯更之勇決孰有告糴入廣衆中而防患周身如吾伯更之慎默人誰無朋友孰有如吾伯更之諒直至於晚聞祖師之道而知死生之說則伯更之高妙超邁又非寡聞淺見者之可測奈何家貧母老而益之以憂患妻死無後而困之以奇疾一臥不起奄忽以逝而遂有幽明之隔也嗚呼哀哉豈其信然耶豈其傳之妄耶以為信然則伯更之賢不應止此以為傳之妄則叔野之訃不吾誑也今舟次于水濱而旅櫬寄於浮屠信乎其然矣則想其平生思其出處不知其所如往也嗚呼哀哉伯更胡不為我少留乎胡為遽捨我而去乎豈不念風擺竹牖青燈夜寒讀書而飢吟乎豈不念野步水東濯足南湖焚香清坐於蕭寺乎豈不念談論古今譏評得失慷慨激昂以為壯乎豈不念夜飲達旦抵掌笑歌詼諧嘲誚以為戲乎豈不念致君澤民激濁揚清相期為立朝之事乎豈不念買田築室鑿池種竹相約為隱居之計乎若此事之小者固伯更之不念豈不念弟妹婚嫁何以為成禮乎豈不念老母垂白何以奉甘旨乎朋友固不足道也何忍

棄其母弟而不顧乎嗚呼哀哉賀將以城南之地葬伯更而助其生事而遂人狀伯更之行而乞呂氏銘其墓叔野被薦而遂與之俱行弟妹昏嫁琛與諸友皆為之調護諸弟皆欲砥節礪行種學積文期有所建立苟或危墮荒嬉則朋友交攻而聚罵之而伯更之靈陰有所訴居仁書來欲為伯更立謚如孟東野而逸以謂私立名號迺相標榜恐其禍有不測如東漢之黨錮兄黯光晦迹者伯更平昔之心而聲名暴耀者亦伯更之所悲伯更之德行卓卓如此雖不立謚而名自垂於萬古琛等與伯更相别之後髮益白而齒益搖矣尚有此身復不知幾寒暑矣人皆一死先後不同伯更之死已安其死矣嗚呼哀哉有酒在觴有殽在俎傾寫懷抱寓此毫素不知伯更尚能知否一慟腸裂涕泣如雨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孔濤道

源集祖奠董教授紹昌文　惟靈眉山盛族家世書詩壯歲北徙以儒業醫老成忠厚心無自欺唾面自乾不校稚雌捐金報本開天有基天道不僭報復其宜晚膺一命為醫之師厲氣所染吉門可疑造化終相痛苦莫拖起居如常屬纊弗迷七秩有五恨不期頤惟我先子共款玳璨繼以締姻夫豈人為亦遽逝矣重我悽悲祖奠永别靈其鑒知

宣教宋復齋先生文集祭周宣教文　惟公厚德克享富壽康寧考終五

福咸備而子孫之孝誠所以送終者無不盡其至則公之哀榮終始可以無憾矣惟鄉閭族姻失所宗仰後生小子不復見寬厚長者之規蓋疾病困厄者不復蒙所以拯救撫卹與夫銜恩慕德者其情皆有所不能自已此其所以家悲人感悽愴慕戀之不能忘也某辱在子壻而以衰荒臯癃不得與執紼之列痛念不復得見老成敢致薄奠以寓永訣之意廖行之

省齋文集祭劉宣教文　惟靈蚤中鄉選晚登科名學以苦耽仕則未伸於朋友有信於親族有情高誼大志樂善教人惟予與公情意交深少年為友中年為姻以妙理教我予以至言悅我心思從遊之至久繄凡生之乃分悲公之身有祿而不得終養其母念公之子有祿而不能致養其親何吉士而悖五福之康寧也耶清酌既奠庶羞既陳再拜流涕靈其是歆

祭王宣教文（安常）　惟公抱負正學襟期古人詞源倒峽摛華生春桂籍俯拾拔足薑塵仕不苟進志在養親禮其所守屈而未伸謂宜闊步行滲要津胡為一疾遽殞其真嗚呼哀哉脩短固有定而公之數才踰知命之年死生固無憾而公之堂且有垂白之老顧天道之難測而公去之何早嗚呼哀哉恨切九泉痛極終天逝水不返遺言是編惟公之後有子曰賢當益大乎公之門而公於此復何憾焉安常夙通閥閱復締姻聯方蒿倚之是託何哲人之遽隕嗚呼哀哉有酒且旨有俎登延寫哀一時殞涕潸然公其來歸鑒此拳拳

學諭宋廖行之省齋文集祭范學諭文（孟卿）　竊惟名門蘊于衡陽昆弟文譽父子危科鄉邦所難曾無一憾惟堂前之萱草方榮老萊之斑衣遽爾噫天上之白玉樓成乎地下之脩文郎缺乎栩然蝴蝶成莊周之夢乎不欲封侯甘赤松之游乎嗚呼哀哉

總幹宋陳耆卿篔窻文集祭王存道總幹文　嗚呼存道乎足以彈萬字兮不能敗一京扶舌足以瀉三江兮不能恕其窮於造物伊少日之褰遵兮可以横飛於空闊誰韋其翼使下垂兮乃欲達而不達屹贅書之兩登兮且遲遲乎一技之折捻之以太學之齏鹽兮始升名於解褐人意其平昔之抱負兮可以勇行而不輟柰之何入眼之青衫兮已不禁乎垂脰之白髮沃數雨於洪都兮慰儒生之樗渴屈俎豆而裨軍餉兮疑其不足以有發或曰彿遠而級大兮固無嫌於猥屑胡棄命之不融兮庭百年於飛雪慨吾黨於膠庠兮早相從而甚悅耳驚聞於不祥兮初甚疑其浪說恍二千里之銘旌兮自湖湘而歸浙乃知君之果死兮欲呼天而孰為之徹嗚呼萬事無端兮前途如漆一生英槩兮今丘今穴氣有聚散兮豈間賢

哲文以為酹兮千秋此别

巡官唐李文公集祭劉巡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觀察判官攝監察御史李翱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劉君之靈我等與君同列賓筵共食偕行歲辰在邇公事多暇嬉遊自歡揶揄於（集作于）塘荷秀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歌（京本作欣）酒終夜觴膩往遽哭言無虞咸盡其歡君實强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祿來臻柰何遘疾（集作疾）針藥弗瘳日冀返初憂危遽傅長路來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蜀本作幼女稚男）或童或孩發聲悲切吊者酸悽祔葬舊域隨喪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有酒一（蜀本作豆）巵我未吉（集作一别）去去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保甲翟忠惠先生集祭保甲於淋文　覩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防城保甲忠義死難之士於君之靈嗚呼哀哉杭卒叛命蕩為賊區我昔治師恭行天誅士衆驛騷陰與賊圖戰則先進均為萑蒲爾獨忠義奮然前驅梟亡被執怒此賊徒脅使必降誓死不汙裂眥髮衝氣象自如賊群來之曹射其軀矢如蝟毛慢罵如初嗚呼哀哉委身蹈義得死乃趨生氣如在歿與衆殊噫彼圍城深愧士夫嗚呼哀哉痛爾酷禍慘傷余膚我實負念致

爾不辜招魂于館歸安永塗力能報德哀死字孤魂兮來歸登此表東嗚呼哀哉

致政宋楊鐵齋文集祭劉公佐致政參議文　嗚昔之秋我往拜公公老不扶鬢髮白紅秋又聿至則聞公病我首斯絰其或遑肯云何不淑遽至於斯以哀吊哀有國無之我不知公知公者天弟仕凡及德高於年于賢而文我交之見義均孔懷豈待姻婭申以姻婭兩翁私覺曰予兩家百世相繆其憂則私其意不私交不金石義斯磷緇公今千載言復奚益一觴觴翁有淚沾臆鶴山大全集哭張致政文　嗚呼人亦有年公壽而臧人亦有德公流其光儀于一鄉聞于四方將子于仕卒擢弗忘蕃垣湯節孔脩且張藻衣華紱孔燠且長忍然郤眡消遙尚羊顧陸溪之嗣以自放於山巔水厓此人公不言之教而厥子是似寔承寔將爲我有士律我有民維此義方寔關政經償以晚出拜公于京高冠長珮攔其典刑德予云愛苑及其親撫歲月之俯遇慨前會之難并追遐感而未慭尚新益之是承復念間闊即期中更孩抱江介攜裔前榮忍聞公之云亡寧不使我摶膺而失聲也既壽允臧亦流而光今復有斯人郛簡書是畏欲吊不能薄奠申敬療思滯零劉漫塘先生文集祭潘致政文　惟公制行之方持論

之介在蕢而寂處約而泰宜惟安此性之澹泊抑以成其子之遠大嗚呼孰謂廣文會未抵於官舍而千鍾之養李路已嗟其不逮耶雖然子踐世科身登上壽人主若此遺憾何有老成云亡無復典刑一奠生芻傷哉此情。代諸士友祭潘致政文　河水東流灌注百川有悼昆侖實發之源鄧林之産可用棟國老木先彫澗壑庠邑昔歲賢嗣典我鄉校後主初學咸挹指教大知勵行細悟緝文匪私淑之家庭之間典刑凜然眉壽未艾恩榮再錫豈養弗待相彼純孝罔極之恩凡我及門云胡不悲金瀨湯湯可以航葦匍匐未皇鷄絮共致推述師承必本其先凡我同門永矢弗諼表蒙齋文集登拙堂致政承務文　惟天不輕畀人兮壽爲九五福之首皓首朱顏婆娑林下兮信人間之稀有集茲福于厥躬兮又回顧夫我後後人命懸于天兮孰預知肖堂與否偉韓公之獨稟於天兮蓋積善之素厚森堦除之蘭玉兮何弟恭而兄友歲在癸未兮二子雙雙乎蜚綬脈名門之輝光兮奮喧騰乎萬口咸謂儒家氣味不比北平之有子兮鸞鵠停峙足以傳諸不朽我未瞻公之典刑兮先於長嗣爲定交體質金玉兮義理薰陶一見傾蓋兮延接兒曹我仕大江之東兮又王事之相遣長嗣迎公以來兮兩臉有似乎蟠桃遂升堂以展敬兮情誼宴翅乎漆膠次嗣詞

學之純粹兮渺萬斛之波濤蔑墳庶之迭和兮暢一翁之逍遙覩實兮相邀淵涵兮山肴此樂何極兮知不知吾常囂囂人謂公才兮少時勇決過事敢爲兮志意猶烈晚年名堂以拙兮心如石鐵斂鋒鍔於不用兮嬰萬變而不折陋流俗之鍥薄兮遵原德之軌轍寧安吾之分義兮奚顧彼炙手之可熱倚長松之嘯詠兮凜清風之高潔此吾拙堂之所賦兮昔公一覽而擊節謂知于心兮勝予自說次嗣通籍兮慶事不絕長入朝路兮出分風月天子有詔兮峻秉常之班列將整裝而上征兮胡爲乎永訣問樂而中輟嗚呼歲幾兩周兮拙翁言別每交試兮憂心慘慘忽訃聞兮使我悲噎有子可託兮孫枝芽茁死生晝夜兮達人一瞥拙翁何憾兮茲理洞徹身有時而盡兮光明亘萬古而不滅到此乃知拙翁之作計兮今而後其計非拙靈乎有知諒我遠而不皇奔慟寓誠一卮千里對面其歆我詞臻燭湖先生集祭范致政文　嗚呼元祐諸公之沒百年其世嗣式微其風流或衰矣維致政公維范太史嫡孫而踐脩厥猷顯有嘉聞耄期講道師表後學豈惟蜀人之榮邦家實有光焉一日猶謝則故國老成無復存者可不痛哉某聞風自舊遠莫見之萬里西來庶獲我心若之何及門而公疾不半月而公亡矣天不慭遺我恨無極忱辭潔奠用寓一哀公乎有

靈尚克饗之許應龍東澗集祭致政鄒公文　凡人之生孰不教子子而能仕百不一二矧登鼇頭四海能幾身親見之抑又鮮矣惟公盛福世莫與京蘭玉擢第鼇占魁倫端趨藍袂拜舞椿庭閭里聚觀允謂極榮何以至斯積德所致其德伊何慈祥豈弟有學有文不求不忮利物愛人凜然風誼獲此盛事誰曰不宜謂當百年皓首龐眉覩子孫耀紫闥黃扉云胡不淑夜壑舟移方賀而吊人所共惜公師之封猶有異日某等契託年家義均子姪敬陳菲奠獻欷哽咽播芳大全集張欽夫祭秦致政文　某來桂林訪鄉之老成而將問政焉人士同辭以公爲稱首公雖以抗疾于家罕接人事然如珠玉之在淵游于其間亦足以借其輝潤惟公起自南土取科第歷仕以忠厚廉直稱亦嘗典州有澤於民已乃謝於未衰優游鄉閭子孫蒲前安佸獲福克享上壽在公庶幾乎無所恨矣然公之云亡後生失儀刑之尊居黨乏咨詢之益是用歎傷爲之流涕不腆一奠聊寓此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邢致政文　嗚呼曾仲生而多艱暫仕輒歸已乃掛冠其才有餘蓋可撥煩曾不少試老于家山閒止明堂惟適之安牕戶明潔日對尊顏坐上客滿不空杯柈且復重義周人急難謂饗壽康而年亦慳我家長沙殆若鄉閭故里益落爲之涕潸昔來茲堂舉酒相看今來益

堂惟白旐丹嗚呼哀哉尚饗

朝散宋蘇潁濱先生集祭范子中朝散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十二月丁亥朔初十日丙申具位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朝散范君子中之靈蘇氏范氏同出坤維蜀公吉休居潁之湄我老去國歸亦從之公逝久矣見其長子婚姻之故莫我遐棄一昨我門遂不再至嗟夫不淑病日以侵一臥歷時弗寤弗興一子既冠一衣始勝我見蜀公帝城西偏君與仲叔笑言相聯叔凡仲亡君獨蒼顏内撫孩童外接友朋恭敬愷悌此邦所稱嗟我寓新孰慰此心升堂不見哭不復聞俛仰幾何獨為古人鄉黨之好盡此一樽嗚呼尚饗

呂東萊集祭潘朝散文　嗚呼昔我見公子舍是陪入拜於堂笑言懽咍時公謝客燕寒埽埃一見傾倒童僕驚猜亟問亟勞厚禮莫儕我官旁郡音問踵來尺牘未報赴車告哀承問潸然亟走輿臺潛德幽光孰發孰開日薄事叢莫知所裁矧公視世漫方寒灰萬鎰千箱振窮恤災棄而如遺況此也哉諸子之孝本參並美必誠必信典訓罔乖禮門久闔自今其開

朝請播芳大全集黃魯直祭畢朝請文　惟公才能應世事實副名靡職不宜飛聲紫庭持節閩隴吏清刑平天子惠遠擇牧廬陵以公來尸方且圖功此邦風土教訟懷律聞公明慈望風投筆公來勤業直冤問疾三月報成小大如綈熙及縣邑簿領蹤遠天闕粉省養育丞鄉期公入踐膺受百祿如何鞠凶風火遇災猶不吉痛悼氏郡齋人望公起柰何水歸生存華屋搞木四壁大旆高車銘旌數尺升堂哭語雨淚來哭殽芳酒潔公不能嘗文以為哀哀涕隕膓哀哉尚饗

錢塘韋驤集祭張朝請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某日具位集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提舉朝請張君之靈嗚呼膓君於堂別君於郊于茲一年矣遠我以書于茲三月矣函問遽至既悲且驚恍然思之前之膓乃永訣之飲後之書乃垂閉之言嗚呼其可哀也矣某於君有婚姻之好交承之契而不能俯伏惟靈躬致一奠豈非拘於官守而以不可為為之恨乎聊寓菲誠伏惟尚饗

衛後樂先生集祭朝請大夫權知廣德軍兼管内勸農營田事袁君儒文　嗚呼惟公之生魁奕其全惟公之望舉世莫先實衆芳之所宗蔚佩蘭而握荃學該群玉之府文流萬斛之泉射策君門禮樂三千對切當乎帝心姓名炳乎魁壘遵青衢兮掉鞅騁逸駕兮加鞭或出宣於德意或入纖於班聯上與嗟於先晚俾參謀於乙擢於是雷域中以鼓元氣澤天下而派洪源肯究功業之緒餘終樂山林之靜便此特公之已試亦萬口之所傳

至於位不自驕明不自專徹縱之習一毫盡揃抑又公履行之粹竊禮賢下士拔茅茹連溫溫其容侃侃其言抑又公德量之沖淵馭吏來灑洽氏熙鮮視窮卹陵有貧必憐抑又公趣操之仁賢嗚呼哀哉天不慭遺莫逶逝川梁木壞而哲人萎悲者風而慘者烟人莫不驚嗟而悼痛孰知公遽然之靈悟人生幻化之理而安之於自然某世家托契幾數十年受知之始攜鴉翩翩全閩衆之再歸怱雷劒之遽儼孰知予悲涕泗沛漣屬徇甲綫弄走莫緣敢一奠於生芻寫哀誠於此編冀英靈之如在尚歆鑒於勤拳嗚呼哀哉

中奉董霜傑先生文集代祭張中奉文　惟公操履剛正學識高明早仕劇邑已播英聲利器奧蹈揺頭少年旋歷外臺風霜特異文紀理輪范滂攬轡狐狸安問澄清有志晚佩麟符出守一方神明其政韓愈孟嘗珠還合浦鱷徙潮陽天步方艱正期佐命那意抱痾已身三徙未幾朝廷推知肇慶詔書下日公已反真彼蒼者天奪此哲人識與不識皆為酸辛顧我數奇晦迹閭里公獨見知妻以兄子永懷厚德夙夜久此未遂報稱遽聞徂指緬想疇昔涕泗沉瀾酹此卮酒用寫肺肝　又　惟公明斷足以窮天下之法孰謂淹於提憲計畫足以理天下之財孰謂屈於運漕德澤足以福天下之衆孰謂止於一麾嗚呼自是豪偉既不獲大用於世天豈假之百年使遂乞身之樂真又此之壽耶雖然英姿奕氣固不與凡物同腐在天必為箕尾之精在地必為岳瀆之靈柰何世人不可復見也已得不俛首而歎歔某忝預姻末受知最深哀感之懷倍越等倫將承歸窆輒以危酒酹別受我不忘公其格諸

李彌遠竹溪集祭劉大中奉文　嗚呼士尚同以脂韋脫直道而不疑官狥利以踐隨指民事為闊迂公忿俗而遠纂將古人之並驅行寧撓而不屈言寧拙而不諛位寧卑而不干跡寧睽而不涪駕義軏以蹈危身任民之瘠瘼方墨綬而出宰發積廩以起瘠請免官以補逋帝省牘而曰都鬪當路之胥憎將洗垢而剔瘢持寸筵以排秦勢繁業方莫扶傍覩愕其發栗公然歌以自娛既名達而官遂屢易節而坎符事隨至而隨舉民隨至而隨蘇肅偷惰而崇善鋤强梗而矜惠方抗章而交上孰弊瘼之不涂方聖賢之相逢登俊良以連茹意公材之凜凜抑廊廟之時須俾明目以張膽幸遭直之不孤嗟蓋棺之奄忽瞻其程於半途惟獨行之易瑕宜於世而跋胡何造物之報德與其壽而不餘嗚呼哀哉昔我先子之於公跡未接而已孚公亦知我於未識以其子而妻諸顧聲同而氣類雖楚越而一區既登門而共席遂韜瑕而匿瑜接從容之

情語語或待旦而忘牖生劇談之擊節起推食而笑吁分別尋而義反戰形骸之可拘傷其道之不行曰從我而來村歲戊戌之南下載見公於江陽洗孤憤以一笑若解懸而噓枯憫羇逵之酸寒贈僕敍與馬驂旋騤離於異方道且長而歲徂悵鬼夢之尚隔特解頰於尺書懷隱憂以未爲展後會之可圖豈一訣而不返遂長逝於昏衢想聲容於耳目恍如在而倏無氣惚惚兮填臆涕漣漣兮墮襟雖然公之病也亦疾而瘥瘥公之死也瀝酒告語順化而不虞其視去來猶夜旦之常易於晚履之與棄纔則余獨尚何悲兮悲夫斯人之萎矣好古特立之士將孰行而與俱欲揹棺以大慟兮中流亡檝而墜車無與寄一觴以千里兮嗟我哀之莫如

播芳大全集趙承之祭王中奉文　受雖罔極難窮孝子之情表亦有終敢廢聖王之制再悲舊穀共哭老成歷剌五州祿既登於萬石繼生雙桂秀獨擅於一枝壽康備饗於千時榮耀愈彰於身後某等夙預鯉庭之下客並游儉府之清池誦遺愛以永懷願師子產入高門而實涕不見于公敢陳芬苾之羞用極悽傷之意公實如在祭其必歆哀哉尚饗

承奉慕容彥逢攄文堂集三省樞密院祭王承奉文　惟靈鍾慶云遠判公之孫性質穎悟容儀粹溫趨光有進嗣興相門奄忽逝矣此理寧論敍羞芬潔酒醴在尊寄誠一奠尚相其存

通奉文林暘湖居士集祭樓通奉文　天生才德意甚匪易爲既生之又艱初試將留後福以永晚歲膺止其身抑昌厥世惟公英發妙年入仕服勞州縣冶越三紀剸錯題輿未究善美勇退急流即安閭里坐觀冢嗣進陟樞庭恩許歸省一世所榮仍錫瑤帶錯落萬釘示勸義方觀聽竦興嗚呼華貲累遷三品爰登康寧好德八十二齡夫豈不多皆古難并某幸與令子廟堂同升遭時艱厄期共致平緬懷教忠聞訃失聲式陳一酹遠展哀誠

承議播芳大全集趙承之祭王天經承議文　傾蓋之交有如夙昔闔棺之歎邃隔平生謂難老於百年乃弗興於一病猿驚鶴怨永乖丹竈之期木壞山頹無復綵衣之樂聊薦羞於嘉旨冀來格於顧歆惟君之悲使我出涕嗚呼尚饗　又　以公爲達邪而仕不過於郡吏以公爲窮邪而行可法於鄉人以公之歿爲無恨邪而壽不足以配其德以公之生爲有慊邪而子既能以顯其身彼死生之理公固原其終始則得喪之際人何用於悲欣凡此服官之列與夫慕義之倫其所以聞訃而太息潸淚而沾巾者乃不忍吾儕之感以遂失其親則飲食之菲惡酒醴之儉薄皆不遑愧

蓋姑以共致其悲云嗚呼尚饗

黃霽直祭李承議文　人具五福曠世千一觀君初終優入其域壽則耋老富半其州耳目聰明胡考之休種德不倦託于有秋子孫繩繩官學俗稼膝下晚歸笑言而化于大夫公有譽薦紳宗族稱稱邦黨歸仁薰然慈良惟君有之在朝恭敬大夫似之昔我兒息歸君之孫我家不造姻婭孔云我投厄門日與死通衣我食我再見天日君之指館我在戎幕送車百兩莫助引紼南郡安陸不能三舍我爲有竊莫拜墓下有殽維旅有酒維醑寓文寫哀文不逮歎嗚呼哀哉尚饗

大夫文苑英華穆員祭福建鄭大夫文　維年月日故吏某官某敢薦薄奠于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鄭公之靈伏惟自天降靈爲國之楨溥博閎達昭融粹精中和植本體禮敷榮應物以顯逢時中清發自筮仕之初及乎懸車之期惟天命是信惟聖言是思德合明神心爲元龜動事黃裳之吉不稽洪範之疑論交審其始其結也不解用才要其終其報也不欺仲山吐茹吉甫文武四國朋儀蒸人父母憶昔高門熙灼寰宇榮冠一時名列三虎我公南邁遠鎮東土仲也壯齡相從萬古季兮不幸昔陷于虜忽如蔽霧須落繫犴倏爾成空天乎謂何某嘗以斯文忝膺辟史載筆如昨來車何泊我有甘棠東城桃李悠悠清漢水代流美願託遺孤以奉恩紀忝稷非簪徽誠所至嗚呼哀哉尚饗

唐李文公集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翺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發辟書使者來召言重禮至賓實之右內懼不稱又安敢辭仰公之德自託知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翺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吾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遷侍郎翺赴淛東官途有阻困不能通公陳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退于田公鎮劍川翺作東掾垂言於相為不以爲官罷在家臥病飲食惟公見念復召爲賓自偕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餘及陝郊聞公之喪失聲泣哭若大煎腸公爲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存色公出于外衆論曰歸精柏之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鯁道喪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必自盡自古皆爾殁而益光孰與公比喪車東去歸祔先壠臨路一號永訣於此嗚呼哀哉尚饗

宋范忠宣公集祭謝大夫文　元豐七年祭謝師厚嗚呼嗟乎生之多艱喪二子於濟南追咎以丐閑尚淚迹之盈襟奈何良朋之復失益知天道之難諶任孝子之嘉命俾勒誌於泉陰雖愚辭而莫獲愧才薄而弗任欽賢業以直書之願發於高深公有文以自傳既鏗玉而鏘金笑他人之復伏固光

燿于未今念相親於疇昔奪凋照其鐵心收嶓木以為器憐舊物於遺簪端歲寒以見期奪燥濕而移音痛生死之俄隔遡標韻之難尋昔郢人喪質于匠石發斤子期亡兮伯牙絕琴今我存而公歿悵星孤而月沉指斬斤而一奠慼哭慟之未歆。

祭正議大夫張昌言文元祐三年　唯公植德忠厚立心醇和積其學奮于賢科樂行內實不求世名畏人我知譽恐過情奉身清約布衣菲食及其臨義坦不少惜妄已有餘以活餒寒公之所易人之所難氣表色溫若無不容及所當仁未嘗苟同道行則進言違則退去就蕭然莫能留礙武濟之論萬世所偉河朔之奏百萬復起仁者必壽古聖謂宜公雖有年不究期頤士夫歎惜氏吏嗟咨家父征西公實從事忘年見親漸磨以義遂喪良朋捨斤揮涕抵不引紼芝不親臨寓辭寫哀尚想徽音晁无咎雞肋集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不遇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乎生出處參辰超忽纍乎為吏自昔所聞遂識高談則猶未親遭患未南邅迴千里偶公倦游亦歸臥里斬然在疚閉戶焦心我不往拜公未見吾屬氣收淚為公一語不知何為傾蓋如故過眾百士得一人焉以千載語則猶並乎為公數臨亦患慰我如何不淑龜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露肖尚想霜髯老鶴孤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也吾弟為僚横經泮水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弟窮人今論心誰與公獨爭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晤語無期何以紓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元劉中齋集祭中順大夫周如心文

維年月日戊子契家弟劉岳申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近故中順大夫湖南道宣慰副使周公之靈嗚呼美周必復周而復始重建至元重逢丙子彼一時也　華有燁此一時也湖南不起懷我思公文學法理威精其能難并具美南安之政猶在人耳俎豆軍旅見稱能任至今建昌廣譽未已耳目所及罕見其比晚為歸州人皆易使使公未老冀黃可擬公死一十不貳以佚方公壯歲仕何可止公於吾文敘事敘書從政有錄公命之奏　華堂堂其有其似九京可作敢告史氏隸石淋老人建康集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產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山同一營濱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未往莫頻語言相聞意則甚真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損不化藥可閱大椿云何不淑遽蛻塵幻化固然孔懷婚姻四十三年如越瞑晨中間憂樂肖可具陳陵雲超然一笑大鈞揆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何為淚落霑巾緘辭寓哀百念酸辛洪太師集祭范大夫文名子儀字中存

惟靈升全之傳世莫不聞文惠之出忠獻之孫當世名卿乃秀乃良惟公挺生識高才渾以義進退惡時趨弃既久乃行尚非其存轉漕豐殖秦川公振首逵霜風浩然悲慼行路二孤號天部吏依公始終踰年前自不漁不蚊將大厥施以承光勳一夕千古夫復奚云嗚呼盤盤蜀山道遠哭語再無由緣疏殽薄奠祖公道邊魂而不亡少歆茲筵播芳大全集王介父祭馬圮大夫文

嗚呼惟君才敏捷明為時能吏劇剸撥煩易於屠指近畏遠懷有譽無訾使于嶺南俗易吏鄙江東內遷厥聲萬起孰云一朝壽止如此據懷以辭薦此薄非元安熙默庵集祭少中大夫董公文

於惟明公氣豪志雄卓偉雋才博究旁通真人勃起羣賢鼎從謂公國士乃達宸聰會遇相良綏撫于東詔公與往參贊戎功自是以還疊試郡麾晚持憲節攬轡觀風致政未歸白首方幢世故之大事變之空消長之極代謝之殊有以自得坦然胸中優哉游哉燕處從容玩易一編鼓缶待終堂堂達尊郡儒所宗天不憖遺哲人之亡嗚呼哀哉某甫弱冠拱手趨庭實始拜公德容粹清公不我鄙誨語丁寧晚益愛我期許非輕謂子可語撫接獨傾執手晤言謦咳平生謙沖雍穆展矣老成每懷疇昨若仰晨星今則已矣誰復儀形聞公之訃怛焉內驚奠觴寢門無從涕零神兮如在尚鑒衷誠嗚呼哀哉尚饗。

掾文宋本至治集祭張掾史文

維至治元年五月甲戌朔越十又四日丁亥翰林修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宋本洎弟褧謹以隻雞壺酒致祭于太傅府掾史張君敬先之靈嗚呼哀哉我來京師弗俗之諳君介馬氏與我往來兄子我師讀緣句追游道日密傳無嫌猜息游暇豫絕去朋儕洗甚商舂繪事周雀悅我耳目控搏蹢踘于于其容易易其懷濡濡沫煦相忘形骸期君歲寒遠窮與嘗云胡不淑二豎構災成器棄置衆嗟右才辟掾不月佳城遽閱若昔戚戚商瞿之哀今僅有子之死未孩白雞之夢奇禍斯胎力命德位較縷以乖我有酒肉陳于殯階布辭歷酌心焉折摧嗚呼哀哉尚享白雞是歲辛酉也

妃嬪唐白居易長慶集祭故贈婕妤孟氏文

維元和二年歲次丁亥十二月甲寅朔十九日壬申皇帝遣某官某以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婕妤之靈自惟爾和順積中柔明奉上動靜合肅雍之體進退得婉孌之儀選在良家備茲內職修令類以顧德蘭蕙有香守明節而保身玉潔無玷方賁懿範以茂嘉猷彼美有聞于何不淑遽茲淪逝深用惻傷既卜日辰爰申奠酹以爾有班氏之明智故贈以婕妤以爾有宓妃之淑容故葬於洛濱

魂兮不昧，歆此誠懷。尚饗。洛浦原在長安。祭家王珪華陽集贈淑妃董氏堂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天子後宮，九嬪以秖。曾莫我知，其承有儀。夕奄奪魄，莊咏執節。憮有陳迹，帝女之悲。霜清高原，雲飛羞義。玉柩之將，以寄遠思。尚饗。

攢所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十月某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贈淑妃董氏之靈。惟靈法度幽閑，言容婉順，無福之壽，文華而零，紫某宵長，慶淵日薄，叐將清蹕，眷導餘悲。尚饗。強祠部集淑妃董氏贈祭文。秘書省請作。故淑妃董氏，以柔明之範，為後庭之率。以靜端之性，擢中闈之承。允執婦順，參基王化。聿懷內助，勇忘永悼。備有彤管，可鑑徽蹟。故大四妃之號，亞后之寵，所以極哀榮之典，而且慰吾懿主之悲也。爾其歆承，祇我休命。尚饗。彭汝礪鄱陽集御史臺祭沈貴妃文。　惟靈粤自世族，嬪于先皇，而無險詖之心，以成肅雍之德。既溫且惠，有華女史之書。終壽而藏，無愧淑人之謚。蓬組音於珩佩，方考德於折旒。祖帳靈衣，恨真游之不復；公輿方嶠，嗟仙馭之難留。某等竊冒寵光，熟聞柔則。爰陳薄祭，以告勤誠。播芳大全集薦緣伯祭濬賢妃文。　惟靈婉懋淵令，淑謹懿和。誕發簡儀，刑我宮掖。春秋鼎盛，俄闕瑤光。命之弗融，重傷情素。今靈輀慘霧，飛旐啓途。軫痛楸風，纏悲薤露。寓哀祖饋，遣家致儀。尚歆寵私，安此宅窆。嗚呼尚饗。蘇魏公集殯日祭貴儀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二月丙申朔，十九日甲寅，皇帝遣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從吉，致祭于贈貴儀林氏之靈。惟靈婦德之茂，世冑之華。恩承先眷，慶集王家。芳年奄謝，德音不瑕。殯宮設奠，恤禮有加。尚饗。　贈貴儀林氏祭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丙申朔，十八日癸丑，皇帝遣昭宣使、康州防禦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梁從吉，致祭于贈貴儀林氏之靈。惟靈粤自先朝，入充九御，乃眷良家，特承恩顧。詎謂嫣風，奄先晨露。將啓幽堂，復增遠慕。尚饗。王珪華陽集典記夫人王氏堂祭文。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某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故典記夫人王氏之靈。惟靈儀度幽閑，典于內記。命至不淑，方華而零。丹塗永違，愴有遺迹。玉觴之將，以寄遠哀。尚饗。

王夫人。范太史集河南府祭濮王夫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致祭于濮安懿王夫人。惟靈生自茂族，先配賢王。柔範令儀，四德式備。輔佐君子，有夙夜之勤；嚴事先祖，有齋潔之志。秉采蘩之職，成鵲巢之風。子孫衆多，福祿光大。宜家之義，流慶無疆。自奄遺王國，日月既遠。今得吉卜，歸祔寢園。輴車在塗，爰及封境。敢具薄禮，靈其鑒之。尚饗。　百官祭濮王夫人文

風姓之後，國於任城。胙土命氏，其源蓋遠。惟靈蘭精挺質，方怟稟秀柔儀。今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祗勤夙夜，嚴恭內事，精一其德，自先帝之世號恩啓封，奄違聖時，日月悠遠。既卜得吉，允祔寢園。輴車在途，爰及封境。恭致薄奠，靈其鑒之。尚享。　提轄祭濮王夫人文。　自昔聖賢之所由興，邦家之所以御。雖本身修，實資內助。懿厥碩人，夙欽師傳，惟濮定祥，起家是攝。輯睦內外，式安且書。王有烝嘗，蘋蘩是具；王有嘉賓，豆籩孔庶。如何不淑，奄先朝露。歲月其邁，音徽如昨。背千壘以即遠，適寢園而將祔。旐晚飄風，松深隱霧。盛禮惟稱，斯阡是固。某等任列外臺，職當陪赴。祗薦薄奠，惟識之寓。尚饗。　又祭文　濮惟大國，宗室之尊。宜有令德，為之內助。惟靈生秉慶善，歸于王家。輔佐君子，祗勤婦職。協睦宗族，閫式時恐。宜降年有永，受福無疆。而鳴玉早闕，光儀杳遠。擅美彤管，流芳舊宮。歲時既易，宅兆參卜。今屬盛禮，從祔園次。銘旌所向，途道有輝。某等職在封圻，敢薦薄奠，國夫人歐陽公集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枌祭）八月二十三日，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愴追感，備以禮奠。庶乎來歆。　堂祭文。八月二十六日，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闕於函向。俾載陳於祖奠，歆茲芳潔。尚體追懷。　墳祭文。八月二十六日，維靈壽考有終，譽能可錄。安茲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義。　路祭文。八月二十二日，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闕於佳城，載深惻怛。列茲奠禮，用慰營魂。強祠部集代開封知府推判官等祭安國夫人文　嗚呼夫人之生，慶門淑質，於赫元宰，曰嬪其室。婉婉其從，祇祇其惈。為婦伊何，祭職不失；為母伊何，德均以壹。爵從夫尊，克成厥家。大國斯封，象服載華。彼射者翟，飾首者珈。問朝中宮，前導後隨。命婦孔群，班莫我差。遘疾素秋，游神紫霞。露濕銘旐，風凄葬笳。宗族號送，爰百其車。奠進相屬，道途咨嗟。生榮沒盛，魂其知耶。伏惟尚享。　秉潔齋集鄉人祭魯國夫人文

人咮之生，必有賢配。聲氣相符，天作之對。猗歟夫人，生長名族。左圖右史，景仰高躅。來嬪大門，蔚有令儀。承上接下，德符不寡。儷我元宰，曲盡婦道。相對如賓，琴瑟靜好。元宰穎之，閨門肅雍。乃得專精，興起治功。君恩日深，相門益大。人所甚榮，不忘教戒。象服魚軒，湯沐大郡。人所歆羨，視之若無。克儉克勤，始終惟一。克齊其家，井井秩秩。平生學道，了達死生。曾不怛化，時行則行。人亦有言，仁者必壽。天胡啬之，其年不究。皇情愴然，念我宗工。失此良助，此心其恫。乃頒郵典，載優載渥。損我柔嘉，慰此冥漠。夫人之亡，孰不悲傷。矧我諸人，枌榆相望。痛念淑德，當今鮮儷。薄奠一觴，將此誠

惠林寺仲竹軒雜著路祭虞少傅福國太夫人文　公家于洛葬彼南陵回眎水壽在天一方世變時移置郵紛起遂偕夫人合葬於此嗟此僻陬賢者攸歸松茂栢悅川媚山輝出祖于途其敢廢禮直戒兒輩罔或無儀尚饗播芳大全集吴元及祭楚國太夫人文　嗚呼惟夫人胄出相門早歸名族以忠顯公勳業之著而夫人作其配以寶文公昆弟之賢而夫人為之母則夫人之淑質懿行不俟稱述蓋可見已忠顯公以沒身社稷而寶文公伯仲高才偉業振於當時惜夫鼓施未究而天不慭遺三數年間珠沉玉折相繼而逝惟夫人享封大國富貴康寧備如一日意其百齡極此五福豈謂塵境不留仙馭長往訃音忽逮聞者驚吁嗚呼哀哉某等鄉曲晚生韋布賤士異日固嘗聞夫人之盛德又嘗一登寶文公之門今茲聽望靈輀不任傷悼輙敢薦其菲薄以申柔拜之誠夫人其鑒之否乎尚饗汪彥彰祭魯國太夫人文　屬日既良窆儀將舉新阡在望旁可置於萬家襄事益光後何嫌於五鼎侍在公府之地獲陪執紼之賓敢駐遣車恭陳祖奠尚享　司馬溫祭周國太夫人文　某等前丞相之深知備太夫人之懿德趨走門下累紀于茲每升堂拜伏或違離在外猶存問遺一均生姓何期一旦永不待前薄酹薦誠悲號摧絕嗚呼尚享　王介甫祭秦國夫人文　於惟夫人順慎和恭上之岐岐實護于中關統大邦福祿之隆康寧壽考而以榮終喪車其行肇此明發上用舊德情之鬱結凡我在位敢忘心惻其云將之具此薄物嗚呼尚享沈文通西漢集祭秦國太夫人文　惟靈柔明之德形於閨門慶善之祥太子丞相丞相文武入輔出征再執匙柄作時阿衡大拜為封萬鍾惟養匪直也今來者難尚帝命丞相撫封太原師長百辟端揆之尊朝廷是榮縉紳是羨丞相請祠夫人之故安車駟馬即寧三川丞相純孝風于九壘五福既充百齡何促奄然其歸罔有不足天子致賻恩加禮豊寵靈光渥畢于泉宮某等藩在南望予弗及寄奠致詞哀盈悵集尚饗元蒲道源順齋叢藁興元路祭韓國太夫人文　茲者朝使護輿發自瀍中言歸祖兆秦牧于此敢不欽承上命以佐治具恭惟太夫人家嗣為國名臣允精允聖忠嘉顯著表前日之義奕福祿羅泰發向時之潜德柔儀懿範愈久彌新羨遊歲深莫遂升堂之拜啓行路遠徒仰祖奠之誠仰冀淑靈俯垂昭鑒　狄谷平章改葬祭顯妣韓國太夫人文　嗚呼昊天不弔早失所恃幸承遺訓遭遇明時榮寵薦加叅聞大政祿弗及養哀隕曷勝請告未俞展掃遂闕越惟顯考被璽聿懷夙夜憂惶欲諜合葬茲因餘慶仰荷天恩啓圖錫類光賁泉壤命官

治具遷附祖塋舉柩之初敢以誠告恩靈如存捨舊圖新無震無虞時此休命侍營窆域從我先公永奠攸居縣祀罔極郡夫人唐元稹長慶集祭禮部庾侍郎扶風郡太夫人文　外孫女壻朝議郎守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元稹謹以清酌嘉蔬之奠昭告于庾氏太夫人扶風郡太君韋氏之靈赫赫韋韋祁祁騫騫嵩峙洛澤清源公卿妻累贊孝騎簪金玉不耗芝蘭有根厥生孟母德盛教導訓下以順睦族以姻猶子猶女惟弟惟昆至者慶者終無間言他族之長豈無異濕紀我均養人用不怒佛氏有云世火焚熾恩劬斷綱摩尼照惛心焉獨得深入妙門嗚呼良人早世素室空存戒歌以久為軻避喧教自誓亂成于雅嬪嬪為重器瑚璉璵璠南北臺省累西掖垣吏踐迭處以懇朝奮孝女視膳令姊執笄封崇茅社抱弄參孫陵閣始茂慄駟戲弃神不可恃天何足論嗚呼哀哉白日入地晝萎羅軒燎火宵燼銘旌曉翻望望踰闕遲遲伏轅佳城啟兆風樹秋原哀子泣無行人斷魂積也幼婦時惟外孫令姪具縣謫徂遐瀟井堂不及執刖空數伏讀良妹琨薦芳樽辭訣有禮懷愴無恨嗚呼哀哉伏惟尚享衛後樂先生集祭安康郡太夫人韋氏先生外姑嗚呼彤史不作懿範罕聞說如安康蔚其清芬齊家睦族曰儉與仁念我嗟昔賓掌拊循及以女歸恩至且勤飲食教誨所意則均餘四十載追惟若新遺者某來出守江瀆就養以行以榮以欣旅乃還豫還息里門相彼異粟藥吾可嫌云胡不淑荒厥潤頹重念幼子冠而未婚治命炳然許妻以孫芳將卜吉用永世姻歷幾魚軒復來顧存款睇語朋集賓親奄忽仙去有懷曷伸惟古五福全者幾人孰如安康備于一身繹繹其葉久悟性真死生之變等於浮雲哀榮始終奚憾無寬我獨感舊隕涕沾巾曾是衰謝奠酹其親敢效二弟往薦斯文　馬碧梧玩芳集祭咸寧郡太夫人文　嗚呼諸孤夫母亦既踰年母棺在堂如聞其聲母像在几如見其容孰知日月有期體魄則降母之聲容將去此而何之十年間八喪而半世幾展塚集暮齡而一生淒薄觀是諸孫其何以報吾母者嘖昔京師戲綵戲圖母謂諸孫吾不復此樂矣異時見我其徽諸畫工孰知此語之竟為不祥乎浙江潮千里掉將錢呼母而別淚涕長潸孰知此生之不可再見乎全鶴之阡相其陰陽感母之德孝職相望山聯且良面直未坤以安尊靈以庇來裔擇卜良辰輀車既啓血淚徹泉終天而苦嗚呼痛哉兒太史集故贈永嘉夫人王氏堂祭大二十八　日惟靈服在內庭來備法度祗勤夙夜靡有怨遑遑隕厥身乃加追命將頒之夕送以其賜尚饗　又讀所祭

文。　惟靈序職宮闈其儀令淑生有禮殊渥有恩崇遺冀敢塗致我誠惻尚饗林李仲竹軒雜著路祭平原大安郡二夫人文　嗟嗟夫人德合事符同出名族以佐賢夫同入兆域以奉舅姑亂離以來誰其式如祖于道左甯比鄉閭尚事鄭遺鄉集祭范郡太夫人文　夫人既沒父黨相弔曰吾家不幸夫黨相弔曰吾宗不幸鄉黨之眷載者相揖曰吾黍律不幸自其為父以至為母自其為婦以至為姑作止語默禮樂詩書迄于霜矣弗改其初君今之世而獲與國史所載者俱令則古矣我心何如我有兄弟誰慰懌之我有嬪繁誰奉承之我有悼偶誰撫育之我有閨門誰儀刑之嗚呼生死之際學者所難夫人處之戴笑戴言病既革而部樂纘欲屬而求遂覺還身于正寢以終其天乎予某等分職府事實聞是語佳城似歸重以懷楚厥有真誠託之殽醑遡靈車而再拜臨冥冥其來舉太夫人唐李義山集祭韓氏老姑文（故易定韓尚書太夫人）猗歟我家世奉玄德讓弟受封勳王賜國名芳彝鼎勳盈文（冊）李孟國高奉晉樂郡恭惟柔範載累淵塞既作女師乃為嬪則潁水波清梁園月明言從百兩且拜雙旌託媛令弟配國名卿入從述職出轄事征鑾斯不振鳳凰和鳴此時同慶東郡分榮使者貴渠公子壽彀帝念允是人思仲氏仗節赴敵斬竭盡瘁無以家為或從王事禮優內子詩美夫人是紘縝統山嶽淵藪子允罕見異獻如寶綠衣有感荻茀仍新逵歎夜川遊閒晝哭原阡舊署孟隣斯卜閑居獻壽作賦之官弓表望槊救水成歎福善餘基好謙舊社復自良人集于之子爰從上蔡去臨易水空報登壇未聞叟復晁父先歸莫之能比趙母上書蓋不得已寒暄結恙嗛濕為瘵徒虛百祿靡劫三豎嗚呼壽夭所賦彭殤不移誰能了悟既不憂悲何茲達識乃先先知同易簀以統正如買櫝而措期苟有所累安能及斯道遠轜轃程遙河洛建兆臨塗移舟就壑日慘林巔風悽灌薄積霧茫茫行煙漠漠某等誠深通舊情協先親始自童子至於成人年將二紀恩冠六姻念升堂之如昨慟幽夜之無晨歌傳行路舂輟比鄰雖寓辭之有所終含酸而莫伸虔清巵酹俎薄羞芹唯餘彤管有美清塵嗚呼哀哉彭汝礪鄱陽集祭傳兵部太夫人文　某昔以不肖得事令子兵部幕下兵部賓私之曰予昔為諫官進得以直事人主退而四顧無衆私之憂此吾親致之也歷陽之貶路人咨嗟歎息以為危殆而吾親飲食笑言歡樂如平常于不以危言止論忤天子類邑為難而以吾親不憂困窮為難某於是歎曰予進以為榮不得以為不足此婦人女子之常情而夫人高見獨出精思以義卒成就令子之名

與日月相終。然則夫人真賢哉榮養方逮而此也又為夫人傷之嗚呼王漫塘先生集代孫尚書祭席參母太夫人文　惟夫人容德之美族姓之華早以嘉稱來嬪大家輔佐君子蔚為名卿和鳴之慶垂于後昆篤生賢子致位丞輔入相出將允文允武經如方進為世儒宗夫人之訓翟母同風政如不疑嚴而不殘夫人之訓雋母比寬莫榮於妻莫尊於母再世顯光孰與為儷養極萬鍾享茲永年孰如夫人五福純全始終哀榮舉無與比嗚呼清芬永光女史丹旐之來航紼靡逢遠寓一奠我心悲傷李壁鴈湖集祭太夫人孫氏文　素車既駕兮風蕭颸兮旐翳兮層雲慘薤歌一發兮雙涕流夫人淑慈兮閒吾州家素所述兮古匹傳況有賢子兮蹇好修與余遊久兮情綢繆方建纛兮東諸侯惠頻前逝兮不可留哀啾啾兮終身憂勉卒令聞兮慰脩夜之悠悠簡良侯即崇兵奠以送往兮江之頭魂其有知兮舉瑤玉之一觴唐仲友說齋集祭王丞相母太夫人文　惟坤之載母道是儀有克全之五福具宜惟太夫人博厚其資毓于慶門耆儒是歸婦順妻柔鞠子而惠通生英傑皇家是毗歲逾星終潭府七袠衮章定省綵服遨嬉慈顏念鄉需章抗辭真祠畫錦高堂燕怡四座親姻誕辰百厄邑如姚花謂當期頤令終上壽憾無毫絲于心何窮孺慕以悲人孰無母孰光以輝惟太夫人在古亦希捧門下客受恩無涯敢陳薄奠灑淚致辭史蓮峯先生集祭謝宰母太夫人文　有儼潛江令尹則賢魯山潔清武城歌絃豈弟收人不動箠鞭厥惟令母寔誨使然頎熟頎蒙獲泰宜聯熟聞德馨考之僉言曰初作嬪睦嫺家傳慈祥肅雍幽正靜專韻郁壺閫如蘭蓀荃藻蘋餘閒服膺簡編圖史紛綸旁羅貫穿授子以經叢金笑指發為曹訓婦言盈篇謝蘊吟詠的歷珠璣筆追衛家落紙雲煙具此衆美婦德之全詩歌女士夫人有焉謂宜壽豈千載華顏風木不停朝露忽先豈其瑤池雲輜翩蹮或往淨方坐於寶蓮凱風之悲攀擁莫還我卜升堂受婦拜前是則今儀來之周旋今也未思空撫几筵恭陳豆籩淚流迸泉播芳大全集熊子復祭史丞相母夫人文　惟靈懿範鸖于閭里慶紀鮮于閨門早占夢熊之祥是產攀龍之傑踐公槐而擁帥鉞綠服娛親覽帝畿而還家園板輿扶老蓋一時之罕並實五福之兼全嗟弗弔於上穹歎莫留於長擲某仰高自昔守職于蕭顏靡達於升堂敢薄陳於奠斝衛後樂先生集祭沈尚書母太夫人文　溫溫淑德肅肅令儀鞠育大賢義均母慈孝哉大昌子職是祗列鼎而養承顏以怡恩封狎至有煒其輝謂宜百年介以壽祺云何不弔睒逝莫追生榮死哀靡人不思龜遊北

堂喧言孔悲一腸
騎萬千里寫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　四霽

祭

祭文八

夫人唐韓昌黎集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維年月日是本作貞元九年歲次癸酉八月朔日方無謹於二字）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賴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亂（物斷切祝曰亂由也周禮輿未亂者皆不為奴鍾曰男八歲而亂）一年兄宦王官提攜負任長洛后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飧疾疹（音夫）水火無災及身（疹或作沴）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薦及凶也兄罹讒口承命遠遷（遠或作南）窮荒海隅天閟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為夷蠻水浮陸走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反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口方作日云從閩杭蜀本　今按百日偕行無理當从口為是然或以祭老成文有就食江南事丁孤苦之語疑不得有百口不知此亦通良賤而言閨門之衆未必實計百人也）春秋霜露薦敉蘋蘩

以事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予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晏貫于王名延有聞念茲頑頓非訓曷因（頓或作鈍方云漢書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耻者頓讀頓曰鈍）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禄仕而還以為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于或作於）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以期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宋王黃洲小畜集祭韋氏夫人文（同年奭的之母）嗚呼陰偶陽奇天地拘百六之數勞生休死古今同七十之期適往雖閒於寞哭攀號寔動於孝思凡人有長猶周閫兮必終無母何恃罔劬勞兮孔悲惟靈貞純內蘊柔順外馳以上客兮已悟盍令淑兮天資祖德有光家聲奧五百之數婦道斯備采蘋列二南之詩在昔烝嘗成禮室家用宜環珮之音合節保阿之訓無違事舅姑兮嘀嘀穆親族兮熙熙儼如賓之容式符于閫則痛未亡之日勤修于母儀仁哉親兮我髮必斷鄰哉善兮我居必移紋得花縣啓封埴耀從夫之貴桂枝並折指翩訓子之規哉青宮兮贊導哉墨綬兮撫綏立朝者誨之以直道宰人者戒之以無私慶高門兮若是躋上壽兮何疑嗟人生之無定信天道之難知年來

兮霧滿洞庭循思懷攜日下兮人迴上國已報焚芝心肝摧兮君剖劉涕四亂兮如綆縻瑰魄兮已沉萬里哀號兮莫覩靈輀鐘鼎珍羞家廟徒陳於異代封崇曲冊泉扃止漏於他時有富貴兮不能及也念鞠育兮何日忘之顧泣血兮罔極詠終天兮已而某欽慕德門交游令子同年幸忝於丹墀結綬仍連於百里食而捨肉方健羨於頴封令也則亡又同悲於渭水聊薦奠以是陳庶英魄兮降此伏惟尚饗

劉龍雲先生集祭王夫人文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閫視古無愧亦有成烈柔閑靜莊是訓是服粹完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暉孚弱撫養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赫家聲龜組侍旁惟夫人之業終始一德惟琬惟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歟百齡飄驟至比隙駒八十于茲誰夫人如丹旐有翩指日徂南薄饌薦辭庶其無憖尚饗　又　伊死生之大變如索綯之糾紛捨水乎而歸全斯足矣而何言懿夫人之閫世豐宜家而淑溫成夫子於佽助迪終吉而純純粵乎時之里閈爭挹馥而取芬如黼章而繡組燁焜燿其闇門方視古以騁烈豈長訣之足泯瞰閩山之墓莪指歸塗乎穸窀迎哀音於素旐綴感嗟於路人悲隙辭而一醱庶髣髴而臨存尚饗　又　猗歟夫人王宗是媚如裘斯爆裕我中饋亦有秩德靜專柔懿亦有修慶厥紹

昆裔婦順母儀終譽來蹔播粹里閈不能者愧人生孔艱十五夭瘥天不畀年而夫人畀來世患苦衰落彤管紳綬聯聯夫人門地昔孟母賢實惟有子其閨寂寥今則高視峩峩閩山嵬巍是咨指期斯須式莛式几靡織弗將亦職惟吏天辭偁觴尚其臨止尚饗

歐陽公集祭金城夫人文　修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修遭罹酷罰方在衰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忍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享

李跨鼇集祭宋夫人文　惟靈月窟之遊星橋之歸回風雲旗去將何之昔立厥配有美一人登高能賦擲地有聲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忝仙客以登瀛繼相如而諭蜀能生龍子驥生鳳雛板輿周流越王故居愛石青煙碧梧珠雨鬼兮不來往朝常所悵香軒之縹渺指閬苑以容與彼美人兮驂青鸞而延竚尚饗

周美成清真集祭王夫人文　婉靜柔嘉由生而知母儀婦則宗黨所推氣溫色莊門內諧熙家肥于良時養孔時凡所可願無一或虧雖亢百年孰云非宜云何不淑奄及大期嗚呼哀哉某託婚自昔德門是歸衛良去職蒙被恩私空館見居飲啼寒衣日月幾何終天永違恤隱之仁莫報毫釐設醱告誠又遠總悼緘辭千里用寫我悲

蘇東坡集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攜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實之咻然有務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進好學而刪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徽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遵其穎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欷及葬纔奠莫親匪愧于食有靦昔人寓辭于罍備此一觴尚饗

劉給事集祭張宗博夫人文　夫人生長于永嘉而卒葬陶山蓋從其先舅姑之兆域亦其平日志意之所安者也禮婦人不及事舅姑謂之不幸令也生則逮事死焉從之嗚呼夫人可以無憾靈輿啓行佺趣壙所日月不遠以待大葬道路瞻視罔不嗟嘆矧予至親悲痛何極聊陳薄奠詎盡哀誠

彭汝礪鄱陽集祭張夫人文（張判官汲之妻）粵自今族來婿大家輔成其夫亦既有子天不介善令人云亡某風從君子之游實比兄弟之戚爰馳薄奠以薦哀誠

秦觀淮海集代祭歐陽夫人文　吁嗟夫人出于華宗來嬪高門實配文忠惟我文忠一世之師道德餘業發為大辭如天有斗如歲有春四方以正萬物為新吁嗟夫人其德惟稱內宗外姻俱承厥慶文忠前薨朝野涕瀾令夫人逝士亦永歎矧在敝族晚通姻好承函蓋熟撫室驚悼新鄭之原文忠之塋歸合有期千車送行守土汝南征駕莫還敬致薄辭以奠一觴

許景衡橫塘集祭韓夫人文　猗歟

夫人洵淑且儀入嬪大家承祀孔時燁燁大家萬畝一辭亦惟夫人洵仰且宜君子惟良絃誦書詩典遊何多磊落瑰奇有來四方入門如歸君子宴斯有肉如坻有酒如池笑語歌呼卒歲娛嬉夫人裕然有饒其辭言吉君子汝無彼違厥餉惟賢我無汝疵大月南金瞽埴藏匙斥奉其須視如壓泥很彼女婦規規銖錙曾何彼知日惟已私客主在黨有侶弗隨彼閱夫人厚頼怛怩天畀善人福履將之命難忱哉而不嗇之考日惟良葬卑東馳萬松之顛閬湖之湄更千萬年夫人是思其從遊君子歷年于茲設奠柩前以寫我悲

王十朋梅溪集代祭萬夫人文　嗚呼婦人五福世罕有也天畀夫人獨何厚也東平先生以絃誦先吾鄉以節行高一時賢士夫人爭求見之而夫人實為其婦也扶風府君溫厚儒雅至今鄉里稱為長者而夫人實為其偶也蚌腹生珠藍田出玉一門四味如唐之袁夫人有子實昌厥後也崇儒奇才東林佳士嘉入門闌如唐之李夫人有女實擅鸞友也履柔順於一身逢孝慈於六親夫人之德固無忝也閨閫寇乎鄉閭齒髮逮乎稀年夫人富壽固秉受也湖山之南佳城鬱蔥夫人之藏當不朽也某忝跂箏之末欽聞懿德亦云久也今夕何夕奉茲窆窀堂灑涕酹斯酒也

廖剛高峯集代祭中書夫人文　吁嗟夫人柔嘉欽止天

實相德以配君子載錫命書煌煌金珠夫人視之淡然若無狄狄舉圖大臣則勤夫人助之承夜惟寅龍眉在黨褰衣在笥惟家之慶夫人有淪奄其逝矣日月弗居有懷慇行就不欽歔若水之濱既卜佳城狂男薄奠式錢銘旌 呂祖儉大愚叟集祭王夫人文石巖之丙子丁未秋祭 嗚呼室家之壺其理容微有以宜之百順是嬌夫人秀行隱而難見柔相夫君柔順婉娩門內之恩上下穆如諸子詵詵稱其君家夫君愛我同于兄弟惠風暢和伐木常 季女凝絕未知所從實惟夫人相其始終夫人亡矣我心傷悲窀穸之期遠不及知薄奠菲辭以將是意尚歷幾化日吾女歸於德門間先姑之軌儀以為奉上接下之規嗚呼哀哉 林光朝艾軒集祭方漳浦夫人文 五年夏四月甲辰忝戚具位林某以牲醴殽蔌致祭于故漳浦夫人親家婆婆之靈嗚呼三十年來里有賢母哭之當名涕零如雨四月之吉肇衣登堂不知夫人如許枕疾更歷旬時焦焦求活驚憂入心恍如吾母夫人之賢通人數爭所不決者他山之石我有君命荅賁即遠以此一醉繼是悵斷嗚呼悲夫尚享 祭林龍圖夫人文 二年秋八月既望越六日甲戌姨子具位某以千里一食致奠祭于永嘉故龍圖夫人母母嗚呼有來曲問不遠朱荊引紙未竟哀隨涕零惟是結交有如弟兄不曰吾母胡然用情人事聚散蓋亦何憑牀下一拜乃異死生何年登堂有淚縱橫奠以東芻不聞哭聲尚享 祭曹夫人文 歲在庚午禱延先君惟我諸孤逮此閒出喘息不死幸動百出既卜宅穸遂往事居亦曰歲幾百年無恙少報助勞鞠育之恩誰謂昊天不弔荐臻奪我所恃荼毒窮極允賴不孝依以食貧粒勤敎水怡頻承志而無揚名顯親之望惟季弟某總角讀書母氏勞苦出入顧護期於有成以副倚門四十餘年虛不瞑死不能三釜以及其親某之不孝亦何可言乃循齋長奄絰成服攀號墓絕五情分割痛極終天何所追及嗚呼哀哉 祭墓文三首 嗚呼歲律云莫逝者不返霜露之感有痛在心某諸孤偶不即死以克有成事今日之遷續于墓左將以十有一月而葬求得其情大如是而已鳥鵲勝之羹吁號以告 某等不孝不能大有所成至養生送死百事惟撲令茲宅兆卜之終吉權厝員土僅自列於委巷之孝而已一朝千古痛極於斯 紹興二十有九年十一月既望越三日丁酉某諸孤敢以魚菽之奠昭告于考君承事妣太孺人墓下嗚呼十年無寄視此靈丘瞻望父母焉其有極尚享 陳亮龍川集祭妻姑劉夫人文 維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十有一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姪女夫陳亮與其妻何氏男沆等以庶羞之奠

陳之道周敬祭于物故劉夫人何氏之行柩嗚呼夫人有兄女為我婦請孤是以議我以銘墓婦德女美吾辭略具親戚情義亦既悉吐云胡今義備此驚嗟所不忍見輀車即路萬事瓦解音容其邈五十餘年遂為堆土杯酒從容莫復其處時節問信殺致無所慟且出涕昔以此敎兄女昔者固嘗弄許今乃不與會葬之數事有後先歸壽其母遊風而撫有淚如雨生必有死在昔自古哀樂從之人道如許後先相送堪失常度觴酒豆肉至情所寓門庭徑塗鬼猶有靈是耶非耶亦小駐異時夫人嘗命兄女還有澣錯意不妨屢雖小戲劇未酬前諾今亦猜猜以登于祖尚如平生能享此不千古語既何時可節 祭郭伯山母夫人文 嗚呼風俗移人善於天賦少而安焉老無他慕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聖賢所難不改其度婦德靜重肯輕舉措事有巨細不知何慮柔麻綠枲是為先務飲食祭祀是曰內助豈必奇節藉以自著雖有異能亦德之害惟其澹然不愆于書及其所難不移風土東白壯縣昔稱健武一夫倡號勇於彪虎鄉先生無間小獨室人俱前以佐其怒搖手鼓舌非必有積習俗使然欲其無慣至死不悔以當門戶婦人女子能識退者於其中閒務為淡泊婦職之外一毫不與謹所當為安於極富使其夫子知足從怨男則講學莊觀惟女夫人凝為土以自護地道無成歸妻有所安得形質為此顛踣載所難發俾有依據我識諸子以及其父不侍登堂德譽載路俟尊晚景死生萬緒慶門亦復寥落而去伯山丁憂我亦聞訃奔走驚固今未知處朔風一號有淚盈俎 祭樓德潤母夫人文 惟靈守寡之操有以參列於古先撫孤之仁有以見夫子於地下所積之厚所收不徵援與東西履屋終始年踰八十為人子者孝有滿時令至再三有國家者以錫類爵天報之來須而人道之有終念一旦之息微所不忍見追平生之色養距其充嬉此賢嗣之所以創鉅而痛深而朋友之所以哭哀而涕出聚觴而薦豈曰無從望堂而登於茲永已 祭林和叔母夫人文 嗚呼欲知其母視子之賢子賢而達母享其安富貴尊榮百福具焉飛騰之初而母棄捐此在人情孰不盡然況於其子寧生全親為此者嗚呼荼天哉培傾覆倚伏變遷一往一來如環無端有幸不幸理難槩然必其在人為之後先吉凶禍福則罔所懟雖懟不憯其終不偏夫人相因繩牽綠連惟太夫人和柔靜淑夫婦如賓燕喜吉顯衣不慕侈惡其靡食取財足惟其澤鮮七品之封八十之年康寧考終子孫滿前凡我鄉井三數衣冠錯珠而輕莫我秩擾光德如此厥有由緣子孫罔極曰不其延於今未足視後必繽安得彩

管夫此無錫我辭之悲抑揚周旋有是寸誠爲之薦觴楊誠齋集祭汪氏夫人文　嗚呼逝世大家執隸厥業于江之涯維王與汪于閫有光燕然相望有齋夫人維汪之孫王氏是嬪茂族相輝是似是宜執盛與奠暴脈沃如坐舟穆如姊德肅如邦君之來燕軒則借鵲巢與傳云胡不淑逝者其逑隕霜于薇菲然醴囊不腆不豐小君之奠　路祭文　夫人所怙蒙自幕府扶日御天再考宋宇遂相光堯宅是元精中興時膺其執與侶如夏女艾如周山甫如漢鄧禹如唐尚父盛德所流實淵實溥是生夫人與則有裕蘋蘩中清環珮中矩謂天不祐德豐厥付謂天不忒齡嗇厥與邪君方昌雲翮鳳翥諸郎玉立繼繼多譽偕老之章陟屺之司遂發此詩誰謂荼苦江水滋只江日暮只靈載路只歆此觴只歐陽守道巽齋集祭曾夫人文　嗚呼我有從母夫人之姑從母歸劉常所表閭母念伯姊告我兒時關絕一世音莫聞知亦既知矣從母死矣母念姊心終古已矣從母子孫來陟我堂母年已高感泣數行聞姊冢姊曰維夫人惠肯顧我情意彌親視我母類肆呻言笑夫人恩姑曰與姑肖母對夫人悲極而慟相期暮年頻數往還天罰極我事母不終母永棄予寧知我惆于今五年夫人亦逝訃音之來雋感雨泣憶昔夫人對母盃酒予兄予姊娛侍左右今者予母予姊予兄五年之間盡隔幽明嗚呼予生獨此荼毒不堪聞訃爲夫人哭聞訃于今奄踰七旬哭奠當親敢遣他人我有外姑先訃而病踰月而喪兩月而朞既寓我廬則共其憂我不能來既此之由人之親喪豈異予苦過時不弔我心惻楚矧是親黨不如路莩既負夫人亦愧其孫憶昔夫人偕聘遠遣我母嘗之夫人手饋今我薄奠何以報之我哀夫人我母之恩嗚呼哀哉真西山集王侍郎母夫人祭文　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未嬪德門之初宗伯之年未冠也保惠之至其備護驪龍之珠鞠育之劬又如字丹穴之雛然能養而不教者母道之常也而夫人獨知徙鄰之深意欲其勉經訓之菑畬廸騰岳麓群英所履前則有五峯之遺風後則有南軒之宏綱頻謂嗣賢汝游汝居挹靈峯千仞之秀以助汝胷中奇偉吸長江萬里之潤以滋汝筆端之芬腴豈晨昏之帶懷蓋深惜於居諸然其始也或以爲遠其子若於慈焉爾及迨夫上天廷之大對壓薄海之群儒厥聲赫然如霆之迅如日之起然後爲教子之力蓋於慈而有餘嗚呼夫人其古之賢母歟方蘭陔之娛侍極綵服之驩愉謂耆齡之未艾奄長夜其云徂矣已從宗伯游幾聞懿範之一二欲揚厲鋪張以示後世之大筆之椽如噫嗟兮今晨宴柳兮在塗朔風凛兮號空嚴霜慘兮冽虐悵

莫留於仙馭徒泣餞而輀車嗚呼哀哉尚饗陳藻樂軒集祭陳監場夫人文　四年中冬之月丙申朔越九日甲辰某以牛酒一奠致祭于故監場夫人林氏之柩吾里有母年瀕九十如此滅沒行道傷惜母也教子唯是擇鄰與其子游耆老歎人母饋之食無或難色至今黨巷謂是母德厥特親戚夜或宴（一作與）聚母也衰年端坐無譁此來涕淚喪車登堂百年女法一夕云亡群孫望悲各自讀書諸婿豪華亦有懸燕蕭騷海畔如母者鮮母也且死復何所恨里有故母古昔可聞嗟哉莫見慈慈傷鬼立冬大耜遠日不來危酒長訣華屋蒼苔恭容秀遠攝文堂集祭壽光夫人文　某等罪逆不孝禍稱上延俾我慈親奄棄遐壽夏五月自京師扶侍神柩循汴東下達于淮泗又東濟于江秋七月至於宜興越得吉卜以巽日甲申安厝于邑南滕嶺之原嗚呼痛哉自今以往一之日二之日永千萬年無復見我慈親號呼擗踊心肝摧裂罪逆深蒼天不孝深蒼天尚饗王灼頤堂集祭王夫人文（代作）　惟靈柔儀靜肅令德惠和雅譽初歸于慶門來接以事其夫子從徼達者慎終如初彖脈是宜既茂龍嘉之典彤管有煒無漸箴訓之言閨閫聳觀賓仲傳頌況中樞之元老實四海之偉人華髮扶閑相與優游而卒歲蒼天難問忽爲生死之異途雖夢幻以難逃顧表祭之彝畫言念夙昔實知門楣休戚一家刳肝肺而自誓悲號三奠恨是罰之相逢因文見誠伏惟尚饗李端叔姑溪集祭某氏夫人文　嗚呼木求而得不思而至自非積累豈復如是八十之年臨終而仙冥者之符執不謂然夫人之賢乃其自出端靜柔閑不愧典則來嬪君家實配我公僉然宗之有德有功公且逝矣奄然先之意將糞除以侍公歸茫茫青都表表淨土不復則佛國有其處萬世之後瞻望何及生者之情徒歎其泣嶽蓋羅列巘掌後光去嘗庶與公俱歆此一奠播芳大全集陳了翁祭鄒侍郎母夫人文　鄒公有母海內所知新州之行夫人安之何以安之命之使爲請必萬里再貫南陵白首相娛鼓舞聖時此樂未饗化爲喬松母哭其子則公之其誰不悲于因循規同此者誰嗚呼夫人亦止於斯　趙承之祭李彥思母曾夫人文　曾氏世顯名德相望廬陵士女亦稱其芳於惟夫人季孟之列歸于賢夫仕有奇節式載以子不隕厥問當官而行在默不恆宜壽其母以慰其子如何夫人而止於此我於夫人如子輩行胡寧忍予遽隔泉壤今我之至入門失聲涕泣陳詞維以爲誠嗚呼尚饗　又　祭孫幾仲母吳夫人文　士有一善足以發身閨門之美人莫得聞文所載書竹帛如衛彤管之傳蓋不千一如有所養宜有所試較吾

夫人全德之士昔事君子逮及養姑左右色難曰我母如不弗無榛垂表良人鳲鳩之德四子則均拊嬰孺孤甚愛其季有不順隨却食眡咏子祇其教莫我敢違並官于朝兄弟熙熙伯叔官達既顯于國藩之肆肄不惜詞色伯任廷尉人以不寬甚以釋之繫論則然与總兵戎連率方伯緣服于麾其養有赫公家之政預不在裏從容乎時戒勿生事欲伯之將于邊八年鎮靜之澤被于幽燕歲時烝嘗咏且以服歸之進新執事有肅子孫林林持孺弄揮如兒之嬉哭語邀戲饗兼五福養極萬鍾有斃雖白視猶則童衆謂夫人壽且難老庶幾百年其壽可保嗚呼柰何而止八十有子舉顛隮慕血泣嗚呼哀哉昔以軍留遂吏門下夫人顧憐等以相姬既錢津水獲科于堂溫然其容雖齊而康曾不朞年變故如此何恃之悲痛苦在已嗚呼哀哉凡吏于門莫如我久欲知夫人孰出余右衛哀致詞緩緝遣不辭茲一觴再拜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又祭楊夫人文　於惟夫人有嬪其華胄貴門高文公之家䖍班配德必以其倫作嬪田公諫議之孫錫爵封君祿二千石不顯惟子官亦朝籍人生實難鮮克耆壽七十之年五福具有令終淑始可以無悲惟其懿德殘有餘思嗚呼哀哉弱弟不肖僕姻慶門綱緜被遇承昔承恩天降鞠凶喪我先子凡弟惸惸誰恤誰恃如何夫人逮亦辭世嗚呼哀哉荼蓼之故几筵在堂闕罰而弔心往形訪恭以牢醴致于使人誠固志展哀豈言申嗚呼尚饗　趙德莊　祭劉樞密母夫人卓氏文　嗚呼公輔之門其華奕奕何以相之風自火出展如夫人象是懿德象服炳煌以宜家國厥初百兩既富以吉易佐于中敷在王室慶積而流前事有述養以大享名冠樞極孰不有年維孝乃佚孰不有初直觀其卒歲陰之窮原野蕭瑟胡不吉行丹旐冀冀斯哀斯榮閭里動色有酒在逵肴豆伊蕆維我假字罄是舊綬一奠之誠以代執紼嗚呼哀哉尚饗劉夙文集祭曾夫人文　年月日具官劉某謹致告于太夫人曾氏嗚呼生不同姓過於本支非末俗之所及而昔者人倫之所宜某輩卑託隸膝攀衣受師時月登堂燕好款篤如將獨厚者二三等爰及夫人之賢實所以約己厚物者悉為可推謂如夫人之賢非古之所謂關雎者而為誰生人短長果不足像而兇將及於百年之期熙熙一介之士且將深惜者以謂行能之美學業之富是以海內如被纏綿夫人有子無閒乎賢與不肖識與不識皆將企其所施而且落落未偶屈於一時豈議論素定而不可揜者如麗日之昭聲是則斗酒未羹非以為夫人憾而明悔終訣聊以寓哀於斯唐士耻靈巖集代人祭戴夫人文　人莫難於耆壽尤莫難於遺後嗟嗟夫人二者具有尚想含飴知德之厚既有以死矣是能不朽儒冠我教諸孫之友令聲升堂拜此清酎元王惲秋澗集祭廣平郡夫人完顏氏文　徒單學士母懿懿夫人金源之裔分派天潢坤柔所華式承陰教毓其令容作配德門被之僮僮蘋蘩主饋化成肅雍孟母之訓伯姬之烈是則是以號以封立人之道莫鮮續大子從儒宗種德孔邇令伯陳情不仕而怨菽水盡歡心予日嘗素髮垂領斑衣在身問安眎膳藹然長昏野服瀟然林下之秀蘭玉盈庭歲時上壽日薄西山其明則昏曾是微恙而不及瘳起居燕樂叟叟融融彼高明家具慶則那若母若子為壽如何親不知憂孝養終天事此全福幾人則然懿懿夫人足慰下泉[illegible]周源騰氣慧曜居河之滸有儼新宮楣樹無憾哀以送終懿懿夫人為婦盡道為母有儀彤管有煒千古是徵尚享

郡君宋擴祠部集祭齊郡君文　惟靈秉生德門靜柔令懿作配君子母姊是師貴而從夫顯封是宜象服魚軒屏水鸞舞如何奄忽遽隕淑姿博酒肴殽備哀以辭悲克不昧其顧歆之尚饗綦容彥遵禮文堂集三省祭祭顯謹母全郡君文　惟靈有婉其德有淑其儀閨門之譽協于祭詩厥初告吉夢維熊羆是生賢子蔚為庭芝去侍從奉仲飭朝纓清規雅望龍膺眷知方隆榮養溫清具宜奄其淪謝何痛如之莫有芳醴薦有明粢尚其來泯監此忱辭尚饗

縣君宋張舜民畫墁集祭永寧范縣君文二首　嗚呼夫人婦德之懿得之天質內治既修始終不虧繡衣之貴良人其歸大邑之封象服是宜閨門裕如壽考維祺禍故無常而止於斯音容寂寂茫然莫追聊陳薄奠維以告悲　又　維君出自慶源嬪于高門壽以淑德宜其家人福祿康寧宜與偕老何其奄忽遽在物先丹旐啓塗新阡載卜敬陳疏奠所望格斯

祭壽光縣君文　昔有鄭公榮綰閒綬號為名卿課最之首非時公賢母德所授壽光之居巖閒敢候欲聞懿意則無所受但觀其子不在鄭侯是以知之既賢且壽今其往矣可以不朽聊以奠之庶羞清酒楊龜山集祭楚守縣君文　於惟夫人伊洛右族歸嬪雅納懿柔靜淑功施于內德行昭彰中外式孚允也其臧雝雝和鳴禮衣編飭太邑之封視夫之秩謂宜百年黃髮偕老天胡不相中道而夭歸旐翩翩江流瀰瀰魂兮何之與水俱逝酒肴既饗肅祖其行薦以斯文以寓哀誠攻媿大全集黃魯直　祭李德素縣君文　嗚呼夫人出閨靜恭來嬪大家肅肅雍雍提德振賢為世名士人皆領然有子如此惟我息女獲羞蘋蘩夫人意哀教訓甚備文

子于歸我寡嬖獎令我不憂維夫人德耆老就養訃音忽聞嗚呼夫人胡不爲年絕咸羞莫如親酌獻以文代哭靈鑒無遠嗚呼哀哉　汪彥章

祭壽光縣君文　某等得罪神明傾奪茲陰煢然孤露駒猶不如日月有期禮當即遠攀號莫及糜潰肺肝不敢滅生以死爲殉忍羞苟食如秦長昏灑血呼天冤訴何所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又　嗚呼太丘之孫總行雞鳴相爾攸矣乎陽繼嬪舅姑不逮恭老終身歲時祭享必潔以親采蘋其職法度是循嗚媯其德惟一惟均受錫爵邑從爵而高爲生今子事業青雲義方詒訓逮大厥門常巷衿紀勿及其真今終有淑夫復何云牛眠吉吉指日高門爾酒既旨爾殽伊蒸臨岐阻蹇用表精勤嗚呼尚享　又

祭靖安縣君文　嗚呼余之先人遺息十數事親日長惟余與汝相望卒歲汝遽而先曾未再稔先人不天嗚呼哀哉天倫云亡誰不痛楚今余此心倍極摧苦雖汝福慧不見缺虧出嫗高族慶無不宜大邑啓封煥燿宗祊而不永年天獨何啬嗚呼哀哉死如有知從地下遊侍先子承容薦羞顧予瞏然越在苦次攀慕無由生覩如死嗚呼哀哉人生百年如究過風况今白首幾不汝從欽訣祖行在此卮酒同氣之恩寧復歆否

孺人宋董霜傑先生集代祭董氏孺人文　壽踰七年奄爲空塵誰亦人

世之所稱在夫人君可無憾而後人易爲其悲重惟夫人之平生誠可傷心而涕洟伯鸞其夫方妙齡而遽折考叔其子正榮養而先萎禍故相仍而困於命憂懷寢劇而至於斯雖然囿此與情之深悼其如造化之逆施所幸有嗣孫之秀發有彤史以光輝僅英魂之不昧母抱恨而依依怏鬱天宮會摩耶於忉利愍揚仙姊訪王母於瑤池勝我屏膺實忝宗文刻後令子先君善之沛蹁相亦歲寒不衰沖年武林亦際風姿嘗聞先君欣然者誰先君語余我言匪私王公正孺當世吏師克成厥美盡出偏悲汝盍性拜少瞻母儀如何不敏嚴訓是遵爾後南北積有歲時先君令子各成永歸豈謂世契膠漆未離猶子至家妻以孫枝感此風誼銘刻肝脾但未脩敘居常怛怩今焉已矣追悔奚爲屬别秦樓仰音容而安在殊亡謝廬驚人物以俱非猶伏繁誠於酹一卮翌日歸安重挽靈輀廖行之省齋集

祭唐孺人文　嗚呼夫人有子起家爲儒咸飛英兮士林僕發軔兮天衢而夫人年登七袠賓敬于夫德鵷鶵兮一視輯閨壼兮溫如謂上壽兮則宜慘蔭樹兮云胡傾前閫兮悵卜兆丹旐兮臨途舉州里兮悅嗟凄行路兮歎戲嗚呼夫人身賢兮子俱熾昌大兮門閭惠方進兮未果迹陶母兮焉誰將彤管兮流芳貴青蘭兮特書某母賢子之友兮且嘗拜兮躊躇歎

寓誠於一奠兮抑無愧於誄諸曾協雲莊集同官祭江總幹孺人文　維靈產自望族嬪于相家奧味不殊世德相埒婉懋淑慎著聲閨房云胡不祥璧玉戕毀雖啬其壽而止於斯念我友朋夫北嘉耦並致絕奠尚其歆鑒嗚呼哀哉尚享　元陸子方集代祭孺人湯氏文　惟靈生自儒家嬪于名族姆傅婉娩閨門雍肅采葛歸寧之意樂采蘩齊酌之義篤于棻駿以游宦孫垂髫而習讀期六珈之偕老享五鼎之後禄夫何藁砧先逝惟靈遂哭未終日月之制復值水凰之酷驚疑甫定憂患相續嗟百齡其未艾遽一夕之不淑某等同里婚姻通家婣睦痛死別之傷懷想音容而在目薄言難罄一奠江曲　又　嗚呼哀哉生存華屋零落山丘古人同悲令此其尤藁砧之喪相繼於中壼同穴之義尤慘於栢舟寡惟靈而重弔不歲籥之再周某幼而同里長也依劉受上床之獨拜階東閣之英游晚歸婚於仲氏托松蘿之綢繆云胡一夕閱此千秋嗚呼哀哉年光過隙人世浮漚感念疇昔我心百憂隔州之山鬱鬱松楸境宮雙奠淚灑江流　又　嗚呼哀哉先君之喪靈几未終女兄之亡血淚霑胸天乎何罪降此鞠凶惟靈體閨中之秀有林下之風溫柔良善貞靜懿恭幼鍾愛於家君長擇配于華宗教子之嚴斷機於孟母事夫之敬舉案於梁鴻意百年之偕

老何一夕而俱空匪桃夭之家宜乃大車之穴同嗚呼哀哉手足之情抱恨無窮舅甥之義敢不盡忠冀死者之有知俾降心以相從此言可質白石青松

令人宋許景衡橫塘集祭都司令人文　嗚呼令人世族望于吳越慶澤所鍾不獨替笏亦有懿淑嗣其德善孰如令人秀出閨閫入嬪大家孝謹順意族姻忻慕媵侍熙熙凡人所難令人則易相我都司發聞當世使于四方煒著顯榮帝寵嘉之申錫無斁珩首金花有煒其命宜啓大國式洪茲慶胡不少須奄忽變故訃音四馳興悲道路矧惟疵陋出入門閫賢行預聞二紀之間靈輀北歸屬靡賤事寓哀以文往侑斯觶周益公大全集

祭趙溫叔雄舍人母楊令人文　乾道八年二月嗟嗟夫人行爲女師三遷之教允義且慈帝謂予賢母其可知錫之令名眾服是宜母來蜀道子逆湖陵築然金章迎拜通逵都人縱觀羨慕嗟咨子且廊廟母當期頤有班策衣忍焉齋袠有華蘭陵究其素惟榮悴難講傍觀涕洟矧鄙不肖託契于茲升堂而拜謂且不遐孰云夫人而遽止斯走弔令子心焉孔悲墜游

渭南集祭王侍御令人文　惟靈生自大家來嬪德門眾服有煒娣姒如雲相我御史克勤藻蘋諸子甚材欣然薦紳世所領懷孰如夫人惟是孤

生實忝外姻萬里爲依如在鄉鄰遣此不淑慘然酸辛尊酬之微備以斯文

周博士集祭劉令人文　惟順與正女子之事令人有之克相夫子哀此良人泣繼以死我思古人此非烈婦身埋九原義動千古我則姻婭逮其季毋不敢以傷致此觴俎

宜人康剛高峯集代祭蔡宜人文　惟靈蘭玉殊稟綺羅慶門配時英之超軼兮方晉享於鼎貴宛琴瑟之和好兮俄絃斷於駒奔悵音容之永隔兮嗟進惟於既往餘粉澤之芳膩兮慘閨閫而晝昏悲夫哀哉吳山鬱蒼兮苕水瀰漫擁旌旆以營葬兮于山間與水源無復曩昔兮寥邈而衆之魚軒一祖載而不復返兮君之何其不須決而銷魂嗚呼哀哉風鬆厭德雖亡若存惟厚終之至意兮篤情文之備縟願死生可以理遣兮盡亦師于漆園之鼓盆聊潔誠於一觴尚有鑒於忘言嗚呼哀哉

陳亮龍川集祭王道父母宜人文　嗚呼宜人少從其夫艱勤以起家晚從其子驅馳以遊宦三年薄領一月朝行而徑履千里專城之寄校與之樂人生亦可無憾群賢聚朝召命鼎至而遽罹蒼天罔極之痛長卑之行識者以爲大哀人之隱憂于之巨創突發並至其胡可言嗚呼人壽百歲儻不可以八十九十兮貴極人臣獨不可見其子爲卿監法從乎天運之公人心之私苟其相值公私合一厥或參差爲此來凡富貴之來半道而失終天之恨寧此抄忽兼向與令子爲偎逃之相期晚節末路蓋肯華之異向跡雖小康心實如初追念昔遊幾成一夢值茲凶變共哭三衢趣報兒曹命陳薄奠指日東望臨風涕零

葉水心集祭林宜人文　字夫之孤過於己生教夫所尊如其父兄亦岸之林累百爲儒皆曰夫人其書宜書毋因于亡姑以歸長婉也二孫親抱彼吮理有逆施事有關虧惟其不瑕足以永歸

淑人　葉水心集祭林太御淑人文　蚤與大農久參內署遂親閫奥且挨語言奉以賢孫嬪於戚息恒綳兩晝意愛兼深鼎食再豐况值年齡之永丹砂累驗宜招衆脉之回慶甚生榮悲成死隔酹觴有溢揮淚若流

周益公集爲仲師屬祭吳漕之母徐淑人文　嗟惟淑人嬪于大家早慶三遷之教晚綏五福之遐儼孫曹兮在列棨綵綸兮履加惟爲善之獲報信天道之無差憶四月之維夏瞻版輿而歎嘉曾晦朔之幾何易繡衣以素麻雖榮養之無憾終人生之有涯旅官僚而薦酒聊以慰夫皇華

播芳大全集宋无勝　祭屠淑人文　葉木會公葬問含憒容乃聞夫人遽亦竟逝其爲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齋莊化被閨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

敢想淑靈錄我歆鑒

汪彥章　祭趙淑人文　嗚呼天奪我中饋之良二紀于茲俟葬松岑隔亦復年多幸叨榮于朝廩蒙天子恩數褒我賢配命書俱存乃消剛辰吉于葬下惟靈不昧鑒而受之

孫仲益　祭韋淑人文　嗚呼俛僂十年如屈伸頃夜壑舟移逝無留轉中州鼎沸共此百罹又於其間有合有離垂老扶荒一訣首路萬里計聞奄至大故藁葬空山未視定封但睨宿草動搖春風還時不祥抱恨入地何辜于神而至於此玉潭之源鬱鬱佳城諏龜視日我以櫬迎潮波不揚若有神護抱櫬哭哭兒啼猶慕嗚呼已矣闗此新宮敬酹一觴涕淚沾胷嗚呼哀哉尚饗

恭人王漢濱先生集處州同官祭王守閤政恭人文　惟夫人體鍾純懿胄出高華作配君子撝成有家易稱中饋禮標內則由始暨終其儀不忒顒顒使君四佩守符循良之政所至藹如自家移官厥由內輔成此令名夫人之助積善之報既壽而康死生奄忽理不可常煌煌彤軒來未閱月一卧不起聞者悲咽凡我諸人素仰德聲恭陳薄薦用展哀誠

處州同官路祭王守恭人文　夫人始來時維孟春魚軒徐驅風和日暄鼓樂在前迎者如雲夫人今歸歲既莫秋靈車遽發雲慘天愁哀挽悽然聞者涕流令德在時云胡不淑日月幾何來歌往哭丹旐西飛祖送傾城道周一奠鑒此悲誠

廖行之省齋集祭宋恭人文　夫人家道之純閫政之令族姻是孚頗如它人匪聞則譽莫譽于聞而得其人嗣有令聞惟嗣則賢本諸夫人其賢益信母賢嗣俱宜天所相俾壽而康曾謂斯年弗登五紀天莫若命先民有云常于善人云胡弗證昔夫人之行從子官遊氣與春競及夫人之歸西風號秋凄其悲臨行路之人猶觴傷悅有淚盈睫矧惟鄉生游賢嗣門風昔所欽哽噎奠斯匪曰酒肴有言莫盡

又再祭宋恭人文　嗚呼夫人始從于于衷越歸葬于五馬之原俛仰春秋兮榮表具焉昔葬曾之孟母亦仕齋而復還惟安於平生之故信有于之能賢夫人其踵逮于是鵲芳猷於古先沒徽禮惟昔諸人皆具淳美回光返照何適不拜幸同寬親各主慎喜尊道貴德利益無比天尊大慈澤無不被食施有盡法施無已隨果受生盛如教旨惠兮有靈穎鑒斯誄

崔宮教集祭梁憲恭人文　端良之德令淑之姿克昌爾門婦道有裨富貴康艾百年其期奄斯淪沒聞者嗟悲清酤薄奠鬼其歆之

碩人　宋張守毗陵集祭許龍學妻趙碩人文　嗚呼清獻之德表于搢紳慶鍾其家紳有典刑猗歟夫人婉懋靜淑來歸是匹克宜右族承尊接下率禮弗違正相所格家道以肥男踐攸達夫扶從橐炳蔚後先鸞臺龍閣

開號顯榮豕豕蘭玉謂登期頤享有全福天乎難諶不假之年川流逝矣空華寂然兼謬領州庭㮣聞懿德敢緣不契薦此薄物嗚呼哀哉尚饗衛湜樂先生集祭王少卿母大碩人文　柔懿維則壽考且仁肅穆婦儀光于德門篤生賢子秉是正直載揚萬里名震殊域挺挺風烈忠身徇公猗歟母訓實維教忠自鎮神臯晉貳卿寺恭秉祆輿有華綵侍晨服魚軒焉不百年嗟嗟淑德沄沄逝川瞻睇兹幃登拜弗及菲奠寓誠涕泗於邑

遠祖播芳大全集汪彥章　祭遠祖顯靈英濟王文　嗚呼隋失厥馭中原沸騰擾擾名字群雄競稱王起閭里幾同販繒有地千里一方所憑聞真主出瞿如履冰遷籍疆土轉唐以興屢錫寵詔入知勳懋既殁廟下成思秉承廟食故壞丘淵右陵層記五百若王始覺遠入吾宗神光愈明精雨請禱信而有徵乃進王爵彝章並升燕及後裔日蕃歲增散處諸邑非雲則仍聞顯于世如膏續燈小子何幸守符是膺身叨寵矣懼材弗勝日賴陰相宜其股肱欲走祠下拘攣莫能爰薦菲薄寘之豆登用告來者毋忘禴烝尚饗任希夷斯菴集祭眉州陽震宮文　維嘉定十年歲次丁丑八月己酉朔遠孫中大夫權工部尚書兼給事中兼太子左庶子兼同脩國史兼實錄院同脩撰兼直學士院汝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希謹因扶姪廸功郎新城都府華陽縣尉周復廸功郎新城都府新繁縣尉瑞祖擢弟歸蜀敬以清酌致奠于眉山陽震宮始祖寧江節推洎六世祖光祿大卿之墓粵惟我祖昌于眉山譜牒所紀名績班班自節推君善積五世至光祿卿譽纓始熾堂封奕奕列樹宸官昭穆惟敘象梓必恭有檜于庭閱世不改有枌于鄉生氣如在允義瀘州種德深厚二蘇詩文謂吾父友始遷于淮而殉于光抱道不偶是為賢良追龍學公家督大起直節讜言表表國史滁州王父乃家武陽中散吾世僅綰銅章昔號二任瀘州實弟同大任君偕慶曆弟取青拾芥繼世有聞傳齕襲戟踵武有人肇聞顯白忠敏諫議攜李似居維陽敗遜光祿之裔或留故邦或閩或浙或荊或江丁丑之科有西戾止桂籍同登　華濟美謂我父行六世伋同永言祖德餘慶有鍾閒以松楸訪以閭里惕然以思是然以喜載念不肖自綴微官每念隨牒一訪故閭今茲白首謬假常伯雖抱風心嶮巇已迫諸父兄弟歲時烝嘗我獨懷愧遡天一方二子言歸澂誠易識潰綿奠熏西望涕泣陳書鄉貢總集五世祖墓祭文　維江南為蘭皐之秀陳之先域實根幹焉往歲鄰雖宜騎水齧其趾爐香之冀十步九跌者屢矣是子孫之罪也一二年來始克披竹軒覆稍還棧道五世之嗣亦得以天子命

服拜焉夫科名祿仕非以貴其先也仁義道德所以燕其後也如鏡印形如谷荅聲其實聯後續常勢爾而豈有他哉百年之間實漢久矣而神靈固不昧也百年之後鉅栢幾丈母或不淑為山靈之辱韓魏公安陽集祭告四代祖鼓城府君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某月某朔某日四代孫具官某謹遣男忠彥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高祖鼓城府君高祖母夫人張氏之靈琦閱家集見真定主簿張度所撰府君墓銘知天福二年中興夫人同葬於趙州贊皇縣東太平鄉之北馬村當五代之亂天下兵興子孫於歲時展祀蓋不能及逮今百有餘載遂失訪辨琦自致官以來志求所在而患不得鄉邑老舊之人以詢究之今會贊皇人前晉州司理鄭嗣宗行服北歸見過私第問所謂北馬村者乃云所居之地也遂以誠託之來幾嗣宗復至且言是村有韓評事墓在焉請使家人親驗某竊念年祀既遠若不一視銘誌則恐後之子孫與鄉邑遠近之人尚有疑者故遣男忠彥擇日以告暨開墳隧拂拭誌石使衆目視之釋然必信然後增益封樹以時致享于孫承之崇奉無窮惟靈鑒此至誠歆此薄薦毋以輕有犯瀆而賜大咎孝孫之幸也尚饗

曾祖劉忠肅公集熙寧九年祭先塋文　維年月日孝孫男某謹遣新婦任氏長男跂躬詣先塋之次用某日具清酌庶羞致享于三代考妣之靈惟某幼而孤流離四方弗克踐先王恭信哀三禮得罪于上帝神明不敢違乃天實悔禍保佑先人緒餘弗俾失墜以活其嗣人循傷于員三十年于茲始克大事如是其在某之身何有惟心以率力守視洒掃塵身于墓次終以報稱先人則曰豈敢如以自竭其愚則曰庶幾哉然方有罪于朝為世大僇志弗克遂又五年于茲雖日哀痰繼之以夜其心慘然而官禁有詠祈天天高亦罔克有濟蓋蚤夜惟念古之人有禮祭祀欽承婦子是賴用敢祈致禮意命之從事以代不肖之身明德加惠尚顧歆茲乃若敢念所願則中心于是終身如是焉敢云忘焉云敢違尚饗元王惲秋澗集辭墓祭文　維至元九年歲次壬申四月乙未朔十七日辛亥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男孫惲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曾祖王父顯考三府君之靈惲自至元五年冬十月被召赴臺中外無故至元九年春三月用前資翰林修撰由監察御史改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已擇此月十九日赴任所以分以勢有不得不然者今當遠離墓次伏冀明靈特垂陰祐尚饗　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告祖宗文　至元廿六年歲次己丑八月丁未朔越四日庚戌孝孫惲敢昭告于王氏三代祖

考祖妣之靈憚不肖後承祖宗遺訓以至今日又於此月初三日欽奉宣
命道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是皆祖宗奕業德積之故越
小子何敢焉伏惟光顧宜知所自特陳薄奠是用昭告尚享
祖陳書卿共隱集先祖墓祭文　士有足不出戶而鄉鄰柔其善彼嗣被
其福者吾祖是也譬諸碩果已則不食而胚胎潤澤來者甘之故吾祖之
衷夫半狄業而獨吾父昆弟克儒厥家克保厥田廬而無失也此非吾祖
況積不較波流所暨然耶今耆卿恭兹思之題歸拜墓下視松楸先幹備
有生氣吾祖之在九京當亦笑粲歆此酒也吾祖史陰相之俾世守不墜
則祖之令名益章敬再拜以祈
伯祖鄭剛中北山集祭伯祖中散墳文　伯祖中散以書生起家五福備
具爲時聞人後世支分派別各事生業雖以方様之變禍毒流行所謂生
業者亦復凋替吾家之風流掃地矣每見規摹寢覽志業不繼詩書文字
化爲異物則未嘗不撫膺痛恨涕下霑襟今者某得以進士取科名於八
十年寒落之後非敢以爲光也庶其可以承先志而激將來惟吾伯祖尚
當有知
叔祖陳默堂集代翁子靜祭奉議叔祖文　維宣和四年三月庚申朔十

二日辛未具位翁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致政奉議陳公之靈嗚
呼我官沙陽善政茂聞公實教我唯仁得民遵公此言百廢一新靈禾半
年民氣如春惟公里居有德有齒奬借贊助民以易使方須功成遽喪先
子衘哀而去遺恨何已哀傷贈誄恩隆一時有德未報公今永歸禍患疾
困哭不及憚奠盃一觴莫知我悲韓魏公安陽集祭告五代叔祖二處士
文　維嘉祐八年歲次癸卯某月某朔某日五代孫具官某謹遣男忠彥
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五代叔祖處士五代叔祖母夫人之靈某嘗聞
家諜知五代祖而上實葬博野年祀殊邈雖勤于推訪大懼不知所在比
得從姪升錄二誌銘來告且言向葺壞墳之所得也詳所欽三代則二處
士乃某五代祖庶子之親弟也不勝驚嘆悲喜之情故使忠彥擇良日具
薄薦完補頹缺再嚴封樹仍飭子孫歲事祀傳於無窮惟靈歆而鑒之以
重稱于永裔尚饗黄氏日抄祭叔祖機察靈隱先生墓諱待一字仲清在
昔先人來從東嘉富而好德樸不務華迨我叔祖始以文振幼未得師起
而自奮熟誦古書達旦無眠天資超詣竟探本原其在矜年學老子說二
登講席聽者千百既而憮然復歸于儒銳意斯世勇爵攸逢南北講解公
亦歸老築室白沙放懷詩酒有詞爲妖一變徑除煕煕英風雖老不渝齋

志莫旨遂侯來者焉教遊于彬彬儒雅始餘園辟公賜之詩匪徒言賀以
遂大期既而稍長受書吾父俾繼先志必稱叔祖歲在丙辰稱第奉常皆
公之賜感極涕涕惟公松楸積民竊據垂四十年乃復天祐哦歸便撫僊
拜墓傍公靈猶存酹此一觴韓元吉南澗集祭四十四撫幹叔文　淳熙
八年歲次辛丑五月二十五日庚子族姪易族孫元吉元脩等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叔公四十四撫幹韓公之靈嗚呼吾先聖人謂葬曰歸
死或未葬魂猶如羈惟公之喪遠來自燕旅泊萬里踰三十暮有仕者
歸焉可期既續公後人皆涕洟某等咸寓是邦運車載馳禪寂之山母弟
所栖公其往焉庶安於斯
父司馬溫公傳家集令公掩墳祭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嘆重茵列
鼎雖識爲榮掩坎脫墳身不親在羨門既鍵長夜無晨瞻望題封於兹永
絕興言及此心奔飛馳觸地號天肝腸寸絕胡銓澹菴集謂嘉言葬父祖
奠祝文　維紹興二十四年歲次甲戌十二月朔某日孤子某敢昭告于
先考某人踰月則葬士之常禮春秋變之不葬有三而士不與焉惟先君
旅櫬奄易歲月日夜悼心夫圖不皇康寧雖風俗之陋一至於此實人子
不克襄事無所歸咎嗚呼嘉言尚忍言之宅兆既得卜將以某日安厝嗚

呼哀哉尚饗李濬軒集先考神像祭文　維慶元元年歲次乙卯十月壬
子朔二日癸丑孤某向者重建義方堂于先塋之前亦不敢失墜先訓堂
成置香火於其中以奉靈遊而未有像設今乃尋獲舊真一本重加表飾
卜以是日奉安於香火所謹以酒果昭告于先考奏名進士李公之靈曰
公自弱冠學富有聞家難將危志弗果伸抱恨早世僅逾五旬有堂義方
貽厥子孫棟宇耽耽名不可埋攸建于斯周詔後人公之道義發乎精神
已瞑乃傳髣髴其真安奉有嚴昭示無垠入拜公像尚如公存仰此先訓
期於允遵公亦赫靈大振於大何以報公日新又新尚饗林亦之綱山集
代沈春墓祭文　嗚呼吾父在日先言死時稱家有無吹骨埋之吾父逮
人以我無及嗟我人子焉酬罔極喪變之後貧無上壽雖四載僣藏屋
中不知我者謂我何難卜兆爲辭叩胷洞肝寔敢長久積分累銖幸逢全
木以坎以瘞親舊往來嗟吁歔欷上有日星下無晝昃陳藻樂軒集南山
墓祭文　三十年十有二月二十有五日孤子某謹以觴酒果殽之祭敢
昭告于考君承事墓下嗚呼十年松楸有如昨日如是一杯又將隔歲敢
告　代陳封叔祭父墓文　二年冬十月某日衛自許孤奉考君處士之
柩卜葬于西隱之原以是日掩坎有以杯酒盤殽致酹之嗚呼昔者死喪

我尚童穉瞿然𠳹號曾莫可使十年佛屋寂歷空寂此念一來摧剝肺肝豈謂殘喘尚及吾母他山落日瑩瑩累土邱彼毀垢松栢不死其有來養曰阿爺之墓 魏鶴山大全集祭先墓文 某不學不令徒頼世積之休俾𦀚薄技濫函儒科自癸亥遊朝遂不獲躬汛埽于松檟夙夜懍懍惟祭祀之之共是懼最後還校書郎丐守漢嘉以歸清朝未遑惟欲適從中遭叛亂道訟往復逮今年六月始獲善還舍里越三月始展墓下之拜而致壞奠焉明日則㬋黄於父母妻之塋自顧么麽繫誰云致實惟我先世克積我家遺我後人休其不肖嗣特積德行之成以不隊厥世爲身咎雖然尚有可勉者体受敬身以期無忝以庶幾顯揚萬一則今其未死兢斯惕斯惟神實保祐之 又 某治郡亡狀誤叨恩除司臬東梓需中審朝廷待報解郡會憲漕空官制司迷令上事遂於前月之晦上眉山印綬朔十月之望祗服司存敢具所以忝竊告謝于祠下靜惟庸虛荐更中外茫然報效亦既苟免今委寄日劇依依于未知所以將厚望撰隆指者惟神尚陰相之俾毋僨敗而作神羞 張南軒集省墓祭文 某往者惟念古不墓祭之義每未展省號哭于前不敢用世俗之禮以行其所不安而其中心終有所未滿者近讀周官有祭於墓爲尸之文乃始悚然深惟先王之意存

世俗之禮所以緣人情之不忍而立尸以饗所以明事神之義蓋其處之者精矣是用今茲敬体此義爲位于亭具酒殽之薦以寫其追慕之誠惟事之始不敢不告俛伏流涕不知所云考妣之神實鑒臨之 文天祥文山集祭墓文 維己卯五月丁未朔越二十有六日壬申孝子文某自嶺南被執北行至南安軍謹具香幣遣人馳告于先考太師革齋墓下嗚呼人誰不爲臣而我欲盡忠不得爲忠人誰不爲子而我欲盡孝不得爲孝天乎使我至於此極耶始我起兵赴難勤王仲弟將家避于南荒宗廟不守遷我異壤大臣之義國亡與亡靈武興師辟后歸國再相出師身荷憂責江西之役義聲四克謂親拜墓以剪荆棘不虞晝集一朕崎嶇妻妾子女六人爲俘收拾散亡息于海隅庶幾會合以爲後圖惡運推遷天所發棄有母之喪尋失適子哭泣未乾敵臨其壘倉皇之間二女夭逝翼爲囚虜形影獨存仰藥不濟竟北其轅繫足繫頸過我里門望墓相從恨不九京遂指松楸有言君擅繼今文子實典祀事有姪曰升我身是嗣興言及此淚血如水嗚呼自古危亂之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我生不辰遭此百凶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鑒之 李彌遜竹溪集代兄長祭墓文 我家

于閩覺自遘孥其後三世出從官檄有子有孫南北異適歸心旌搖道阻且遐頻年江淮寇至擾迹衣冠駭奔半路鋒鏑脫身南來如救焚溺一枝故林飲馬赴擾峩峩蒼山千仞立壁餘二百年託此窀穸載掃楸松載集殊感有核在豆酒醴在尊緬惟先靈鑒茲誠赤念我千里肩來又息屛除後艱保之無斁 家庵文業祭先考後山墓文 祖父積德子孫蒙福遂登風憲持節南服八閩是綏群黎涸刷帝憐朴愚宥罪復職時子始生宗祀有承命之曰篤因官以名是惟祖父遺祉所鍾夢想塋基松栢參空播芳大全集熊子復 祭先考獨善先生祠堂文 某猥蒙先慶方校石渠之文薦誤上恩史紬金匱之書蓋有典謨爲則章先舜之盛然猶春秋解則非游夏之能脩書屬纂於四朝秉筆鉅膺於一介幸斯文之亦預皆吾父之所貽知幾載國史之言敢含毫而弗次于長述先人之享雖流涕以何從 先考奉議祠堂祭文 典冊府之秘藏纔叨序轉攝辭闈之邏直遑冒蔭除維此誤於上恩蓋實緣於先慶懷錦漢風月之藏徒夢繞於祠堂寓塋坡雲霧之墓阻躬陳於薦豆 祭先考祠堂祭文 士孰不知學學而儒雅足以飾吏乃士之賢吏孰不爲政政而剛明足以去惡乃吏之先茲二者雖乎一舉而兩得之矣又孰見其雖老而彌堅惟公醉飽六經網

羅百氏胃中之所停蓄浩乎江河之巨浸文焰之所發耀爛如星日之高懸若其偉望推美乎當代懿行儼然乎古人今庠校願得以爲文奮乎百世之下克生孔孟之典淵騫奈何徒賢之以如此之德且賦之以如此之才而不使折桂林之一枝搏鵬程之九萬誰爲此者蓋乎莫致之命莫爲之天而仕猶足以行其志功猶足以及其民祿猶足以贍其親而令聞廣譽遂與卓茂曾恭並流無窮者乃公平昔所蘊之萬一獨有爲於耆艾之年至於厭簪紱之懷未樂漢山之勝賞養恬少室遁意松菴一觴一詠歡樂虛日人皆謂公爲山中宰相閬苑神仙善既積夫厥躬壽雖富而合延奄玉樓之落成亟鶴馭之言旋雖芳蘭下凋一時以爲恨而高風不泯萬古以摘傳愴衣恩之罔極念欲報以莊然更卜吉於桑岡庶安止於新阡清颸吹林素月滿川漢光起而相蕩烟色散而爭妍公生則覽此今死寧捨旗靈車在塗繐帳云遷望佳城而永訣空悼涕而漣漣聊寓辭於一奠公來歆某吉蠲嗚呼哀哉伏惟尚享 王之道相山集遷葬告皇考文（丙辰年秋） 歲在甲寅維暮之冬時以不孝獲罪昊穹官軍始擾遑遑繼至遠適寰動不克襄事三日而殯忽焉二周眷言遺令涕泗滂流軒居之原肇脩新阡歸葬有期敢以告遷 何澹小山雜著何澹祭先墓文 維嘉定二年歲

次己巳十月辛酉朔初二日壬戌，孝男孫表子何某謹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亡考提舉郎中贈太師鄭國公、亡妣齊國太夫人石氏之靈。某罪逆深重，天降酷罰，歲在戊戌，先夫所恃，母子相依，存活于世，今歲六月，禍延慈闈，忽死泣血，奉表還舍，涓選利年，以圖合祔，陰陽所說多端，神靈欲得安妥，爰取百日之內，以先山尖，敘卜十月之朔，以諧窀穸，既遵同穴之命，即修合饗之儀，念教忠之訓，則樹木已蒼，追母懷之愛，則音容永隔，哀號擗踊，痛極終天。元方德麟集清明望祭先墓文。　墓祭非古也，近世則慎之矣，今也又不得祭於墓，而望祭於家，爲益人事之甚不得已而禮之變也。嗚呼，爲人子若孫至於不得已而行禮之變，霜露之感何如哉？悠悠蒼天，哀哀我心，一觴揭虔，神其鑒之。林光朝艾軒集代祭鄭湘鄉父文。　嗚呼，今海內以爲有子如鄭原者，若是而足矣。空山送死，吾伯氏不可見，前者吾母推柩未及埋而衣冠畢來，昨者來今不來，取觴大呼，何言而可道也。不孝蒼天。任希夷斯菴集祭林縣丞父文。　某辱與公令子實忝事契，惟任與楊同進士第，公其父行，曰有拜禮，少暇須之，忽聞公逝，公年八十。何憾於世，五鼎榮親，子仕未艾，事有不然，人爲流涕。洪适盤洲文集祭陳安撫父文。　惟公隱曜含和，里閈冠月，季祉賢嗣，持禮飽聞，拾芥巍科，騰聲榮路，皇華方伯，鼎貴未央，吉夢出綸，屢策潛隆，其敘官東浙，雙表是經，鄉之吉人，遐想高躅，況官佀之好，情篤鯉庭，豈隻雞之詞，不如昔者，磬折以薦，靈其格思。陳亮龍川集祭金伯清父文。　龍川陳亮謹再拜致一觴之酹于新物故某人之靈。嗚呼，讀書取於庇其身，治生取於足其家，身苟庇矣，有開其華，家苟足矣，不遑其奢。鉄心措慮，造端不差，報施常理，爲應匪賒，故諸子力學勤生，統緒既定，宜君之暮年，晚景付託良佳，何一旦之逝去，致有識之咨嗟，況於樂善之不倦，重以內行之無瑕，壽不應嗇，理宜有加，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若伯夷者善人非耶，雖倚伏之終，存而變化之周，遽念歸怨之何所，矢陳辭之靡他，追疇昔之樽酒，爲今茲之靜嘉，謂實漢之如在，想英靈之未遐，苟餘誠之可享，豈多言之爲夸，既升堂之不見，宜有涕以無涯。

伯父家陳耆卿篔窗集祭伯父文。　嗟乎，士之離桑梓，蛻松楸，而客于千里之遠者，名與利餌之也。其貧刻骨而追恬於利，其毫滿腹而終遜於名，遂遂他土之死，弗醒，雖然，此不足評也。伯父之生也，不以豐悴爲工拙，則其死也，豈以遠近爲圓缺。臨命洮覺，哭指秋月，此時此意，其與留連妾婦者影相絕矣。伯父無憾也，而耆卿則有憾焉，始而往不得已也，中而歸可

以處也，可以處而不欲，伯父之志也，欲與處而不能，耆卿之愧也。前歲之春，爭枉其車，今歲之秋，止枉其書，以爲安耶，則已告病，以爲病耶，言則嫺嫺。嗚呼，豈謂耆卿身未及前，而伯父之目已先瞑也。仲兄之來告我窀穸所重憾者，力如蟬翼。嗚呼，伯父遠矣，耆卿之憾無從釋矣，紛紛多言，祇益爲贅，天實爲之，柰之何哉？嗚呼，尚饗。

叔父晁无咎雞肋集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縛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既窀穸，及吉卜，而隸行琢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大夫，嘗勾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研席，先君愛之，備同叔實，爲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埏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昔我叔父事親竭力，庶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厝于魚山之兆，十月乙酉，是期窆我先祖，從我先人，宜曰宅此，惟安乃藏，時薦其事，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享。宋景文公集致皇叔祭文。　惟王帝子帝弟，朕之從父，厥有昭德，以振本支，爵隆地親，訖無纖悔，庶倚鎭石，扞寧我家，天不慭遺，宗艾頃隕，戚顏之痛，無所寄懷，今縗作在衣，同姓畢會，時伸奠酹，較究榮哀，凜然之烈，在幽無間，蕃英告歆，揮宮啓道，方遵碣郵，永即泉窆，睿聖矜慈，官師結慘，特陳芳酹，用寫哀悰。黃庭堅豫章集祭叔父給事文。　嗚呼，叔父忠信足以感欺，履和裕足以諧怨，爭行不祈報之施，爲不近名之清，孝弟達於草木，勤勞載於朝廷，謂當朝夕三事，光輝九族，白首庶民，百僚是式，貴靠青瑣，曾不朞月，如何昊天，殲奪斯亟，嗚呼哀哉。在昔叔父典獄宣城，收民會昌，恐一不情，視之如傷，司農封捨，御史彈察，持節振饑鰥寡，受職六年，在黃民可，即戎教之信義，不奪農功，元祐考績，民兵蠢政，監觀四方，維耆不病，使者舉明，以謝遺逃。維叔父留中郎民曹，是將是郎，并護隴蜀，食茶秦馬，夷夏與足，入佐衆司，典閣和美，起居柱下，日近清明，人謂叔父宜在帝側，山龍黼黻，潤色衮職，二聖材之，俾參密旨，有冤楚獄，無根受誣，叔父拜章，極謝閏功，亦憂兵食，遂判闕中，日月照臨，白珪無考，未給中方，時將未老，陰德在民，民功在邦，善士彈冠，豈惟我家。嗚呼，何負於神祇，忽遽隕傾。

越在衰削聞訃顛踣荼蓼熏心無淚續哭今我不天又失叔父彼蒼者何忍此窮露凡弟之子猶子然有是言叔父附我我乃信然平生拜至教誨笑色今哭歸船斷桂枯木凡延在堂不聞金玉之音酌酒不勝落涕隕心嗚呼哀哉劉給事集謁十四叔墓祭文　某自幼昔業被叔父教誨爰以誤恩竊官于朝德厚賜深未知報稱遽去五載叔父不幸捐館某愈戀眷寵不克詣告以歸今以禍罰還家叔父之葬已更歲籥其為悲痛尚復何言薄奠薦誠有淚如雨嗚呼哀哉鄭剛中北山集祭族叔通判文　伏自甲午孟春與吾叔別華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條公之書也已及月當季夏忽訃在耳蒼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舟楫飄搖徒近公之柩也已今則靈輀在道窆兆已啟閒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翁蔥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愈遠而愈疏愈疏而愈傷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茫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蛻也耶揮涕臨風何嗟及已汪藻浮溪集祭族叔承議文　嗟惟我公全德自名酬酢萬事一本以誠魏有東鄒唐有魯山千載相望與公為三世人雖多藻繪琮璧外雖彖然中滿瑕謫公獨樸茂不為琢彫經術自奮通班漢朝世人紛爭步趨機穽術窮歎繹還須相勝公獨淳至不為巧戲兩淮劇邑指很化之文為人師行為人則凡人所避無一能慕坐槩淳薄如隄捍川天胡不留使至百年公於死生視若泡影世人則憂風俗雖正吾宗之幸家有德人光蒙公知受與予均聞公永歸不克馳送寓辭寫哀非公誰慟尚享胡銓澹菴集祭三十五叔文代寅維紹興二十八年歲次戊寅四月朔庚寅二十一日庚戌姪男某謹遣姪男鍔姪孫繼寧等以香茗清酌之奠祭于近叔三十五叔父府君之靈政和之末公坐史議避地江淮日月其逝宣和癸卯銓進賢關公遺僕鍾問其燠寒靖康改元實來帝京是望崎嶇訪銓弟兄執手涕滂銓忝中科公喜異常伯氏世長時亦在部客土異方不期而遇丙午十月始先至詣銓適歸省不獲會面建炎二祀類試維揚忽焉相遭把酒道舊感嘆世故且喜且悲自是違暮雪不挾日虜忽南渡大駕蒼皇千官失措奉公以奔儀真暫寓不忍言別摻袂依依曰此何時遂別而歸公亦通楚三歲長沙轉側兵間乃克還家復撰杖履從容久之山房野廬疏綸追隨日奉誨言曰禮曰詩時方搶攘銓始喪父惟公是賴孰謂何怙父行八人兄十有五弟姪昆孫蓋以百數歲時為壽軒蓋填戶居無幾何公復汎江自江入淮欲避錢塘紹興丙辰銓始召見明年首更賜對便殿

時初息馬驛駐金陵公來自淮又獲趨承是冬十月銓官客院扈駕徙杭公止淮甸遂上湘潭往觀峴首爰自襄陽徒步西走路經人鮮艷瀕瞿塘蜀道孔艱險阻備嘗玄黓閏茂公始送旆銓時竄閩又重復罪道江適嶺遠與公會公曰新興號大法場汝宜慎節惟學是強銓拜稽首奉以周旋解手還嶺忽十六年鱷水蛇山颶霧蠻煙萬里來崖鯨波粘天母死不知兄斃孰殯不孝不忠死不塞罪強顏忍恥攻苦塵編易禮春秋三書是箋莫繙前志廓答往訓柔兆困敦恩徙內郡于衡之陽道出江左上章乞賦嘗母遷顏因緣拜公于永和鎮壽考康寧容若韶齔回視向來父行惟公凡惟一存涕泪攢胷自春涉秋誨藥是親曰汝生還古今幾人慰勞見帑薰然慈仁慨嗟歔欷醖入四鄰遂合族姻觴我劬勞步爵銜盃子孫振振一日不見忽以病告疾走罷門公强起哭執手指喉瘍生于要銓曰何傷此固易療誰謂擯留日引月增止藥謝醫寢不克興銓進王事進退維谷以父命辭於義則曲拜辭床下悲不敢哭欲超膺拳將恐將懼其懼伊何惧聞公訃忽走書來一旦千古喪不得奔歛不得視棺不得憑誰卹其孤遠寓奠誠莫克親致呼號于天罪乃至是我聞有命自使朝夕庶幾閩閫以助定窆望鄉傷懷痛貫何極嗚呼哀哉尚饗康刪高峯集祭叔父叔母文　嗚呼哀哉吾父之黨惟叔與姑吾姑逝矣叔今人祖惟叔之威次及其配復先半載亦已頫背嗚呼哀哉去家一年失二尊長想音容之如在倘死生猶久掌吾叔自少文雅聞塞孰謂不學允允孝養頃情其義志高意廣命也大謬死幾於狂叔母之賢未見倫比事上則孝送終如始撫下則慈視我如子豈惟親屬內外曾不聞於閒言而其懿美之行實著於閭里家於衣食幾二十年若初未容之時而泰然不形於辭色吾叔病志不復省事叔之如未病之時而意不為之少弛嗚呼哀哉人患不賢賢亦終於是而已耳天之畀付所斷者壽齊眉偕老人或鮮有如吾叔父叔母之年方庶幾乎可以無憾獨恨渥愛之恩未報方洩盈襟而決袖嗚呼哀哉朱晦庵大全集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母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于窖之川粤既南歸遂不復見及叔母于帝之鄉告還未幾即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巍然徽弟之賢孰與此事既被先澤行矣官榮尚與後人無忽嗣慶一觴所酹林長草豐淨實不亡歆此誠意尚享范太史集祭從叔承事文　嗚呼叔之文章其敗科第如俯拾芥而仕不登於館閣叔之才能其處繁劇如新發硎而仕不至於公卿天惟與之聰明而不畀之壽考平生所有百未一施某與叔相從實自幼少日未

月往凡四十年譬如期松栢於九霄望驊騮以千里中道而止命也柰何嗚呼叔之須長忠文八十上思予吉来㫖未哭今也不幸忠文大故復蒙賜告還長即路一慟而訣竟此薄具尚享　陳止齋集祭八一叔文　惟叔厚重之德温恭之度語無觸犯動無疾步蓋嘗深居燕坐玩意緗素娛輸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覲園雖比鄰聚訟轍跡旁午而漠然不顧至於里有慝苦疾有長故會不逾於風雨必躬問而身勤若迺內行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循歷年如一日友二兄而猶泰春旁洽於弟姪一一己笑而匿怒然其胷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欺者矣嗚呼文足以決科而老於布衣富足以長世而不昌於亂䢖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晞露究人事其可闕筭蒼蒼之難詳觀其前十日而戒客却扶服以寢布約兒曹之奠釋曰何予其可付余間繼宗之子經理收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為諱苟予也足以訊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啚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進暮之一老之尊前嗟衆擇之失措此集事所以羅拜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推仆　袁絜齋集祭叔父通判文　昔我先君與吾叔父曾無間言俱敏于學好是懿德厥有本原其何維何洪河長江衆流所弃其德維何拱璧大圭天然粹温先君既歿每見叔父如親猶存教我誨我六經百氏靡不討論叔父之賢智愚咸躋誰不致尊典教兩州賛治一邦名徹帝閽年登上壽好古嗜書神明不昏謂當期頤永錫難老福祿使黃如何不天武陵風月曾不半分位不配德倏然長往孰招其魂二子早世允承其家猶有二孫畢力經營葺其新阡董漢之墳吉人云亡行路霣涕矧其弟兄長夫叔父孰開其明孰導其源追念千昔警策諄諄水天弗譴無以報德惟當勉勵不辱吾門輔中首進画顯永隔有淚如綆嗚呼哀哉　陳默堂集祭公叙十叔文　維紹興十四年歲次甲子十月戊寅朔二十一日戊戌姪具位淵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故叔父承事之靈嗚呼我曾叔祖特進公之盛德上配尚書公勲業之富為無忝下啓諫議公名節之重為有光輝今映古無與倫擬則以貴荷之於前而誘掖之於後者傳其道故也故其鍾之為陂澤發之為泉源者特進公之力為多此其後世子孫蕃衍盛大世守家法愈久而弗墜也歟惟我叔父乃特進公之嗣孫賢而有才者也特進公平生好施不倦晚無餘資而其子孫有散於異鄉而不能以自存者公獨以儉自持幻甯為富且聚其弟姪歸僚衆伴若婚若嫁俾之各得其所守墳墓而不去又以其餘力進諸子於學問有以文章取科第者天之報

施其不可信耶蓋公生則安逸歿以壽考凡人之所難得者在公皆可以無憾而於特進公諸孫之列獨能無愧者誠有自也淵也不肖少從公遊以至於老其威跡無間則父子之仁也其尊卑忘分則朋友之義也其疑有質其行有導其緩急有所赴想今其亡矣凡利害憂樂莫與同者迨基之極何可言耶念公避地東去以為即返吾里也不果遂遂及公屬纊之際又不聞付囑之音以至復土循以疾病不能任責仰惟受予之厚何以為報有淚如雨其明此心聊陳薄奠脩以斯文以泄其哀公其饗之哉　韓元吉南澗集祭三十三司戶叔文　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族叔父前處州司戶三十三迪功之墳某再叨守州始克訪叔塋屢僅乃得之追念昔者叔攝事于茲相與甚款逮三十年祖航為僧四十八娘遠嫁龍泉無為叔後者傷感之懷如何可述　周博士集祭二十叔文　水部仕君官于平陽中更五季混亂八荒藝祖受命統臨萬方屯田自衢乃還故鄉年尚童稚其歸母將四海初定俗習寰起家刀筆恭靖敦良始教子書人知義方校理決科于家有光聞今五世其德彌芳仕亦来艾處亦有常里居僑寓千指五房皆幸飽煖無或流亡惟後之人匪流之長水嘉三祖五位最昌三一四三五五同堂八人既逝叔少且孫惟吾叔父吾父之行吾父既歿叔父惟藏今又逝矣念其可忘連體共氣一安百康豈有疎戚莫不痛傷纍纍諸孤將誰之望覲從父祖澤家百祥孝心惟徽德報惟彰哀今弗見涕零其漣薄奠脩之淒其來饗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祭叔季文　某罪逆不孝行負神明禍延我叔季上及於藏部經延史筆時之榮異園不賤傷業履之美譽望之隆恩寵茲來艾也其以鄉閭之舊後武從班朝直從容日奉言笑間闊踰月奄隔生死聞問悲惋寔倍常情說增苾芬陳辭侑祭英靈不昧尚克知歆　李流謙澹齋集祭二十叔父文　嗚呼痛哉五門鮮佑積罹凶殃伯姊叉姑連歲須亡淚未洗睫痛備割腸叔又維之根株益壞四海甚廣生物茫茫非我骨肉胡越相望自先君子瑧莫高翔諸孤傳然叔為巨防視以耆艾白髮高堂猶父之序來凡厲腸雖此莫諸何事彼蒼唯叔平生愿實謹詳不諂不曲不迎不悖裕齋弗泰吝亦弗傷唯有直心金渾玉剛言行于家德畫于鄉以敬以宗德者汗芒薄疹何屬採隙披猖數樂不支非決之強卦未及門驚疑欲狂審知不誣腎胃如戕天祺以恩年非不長受之欲生雖壽猶殤一官繫匏去留傍徨有解紱者遄還梓桑天固遣之使莫厥衷一慟幾絕孰收其滂尚其享之有醫酒肴　播芳大全集熊子復祭十叔父朝請文　昔我先君與十

叔父未冠而孤家四壁立高平夫人黑髮滿梳攜持來歸一錢之秉必自己出先君與叔父躬苦服勞晝耕夜讀陋巷簞食人不堪憂飲水歠盡其孝辛勤十年用立門戶高堂致養祿則逮親錫爵九卿燕及皇祖子孫秩秩遂為大家兄弟白首舉酒相對夫豈不懷昔困今遂百鎰之詩以昔為我時我諸子寔預聞之緒聖無祿先君即世我與二三孤悼心失圖引領瞻望曰惟祖惟父其誰卹予躬叔父千里啓書泣數行下車不及載閩蜀來歸俾我先君後從先大夫以安于九原非叔父之力其誰克尸之我是用銘膺鏤腸不敢失墜冀或未死其猶報厚恩嗚呼孰謂叔父棄我而先逝乎昔叔父之既告老也我猶庶幾曰終更亟歸以歲為期烝烝酌酒鞠跽奉觴起前致詞上千萬壽我見叔父先君存焉天不悔禍家難重仍重姑季母姑兼隕霜惟獨叔父今也則亡生不承顏病不嘗藥臨櫬雖慟屬纊誰託虧恩負義生慚死怍嗚呼哀哉福清之慈足以撫後嗣大廟之孝足以紹先烈惟我叔父其何憾焉惟是平生不耀有德孝弟忠信寔秉金石人或弗識昧其覺知是惟子弟之責我不得而敢辭賴與諸兄仲叔季弟收拾懿美緝比行事將考遠日刊之窀穸以照叔父之醇則欲報罔極雖不萬一而下見先君庶無愧於異時也長河洋洋莫不親酹匪酒則多續以涕淚嗚呼哀哉尚饗

林亦之網山集代姪祭叔父文　維年嘉泰之四維月生陽維日生明縣尉叔氏塈于南谷之原姪某謹以卮酒一令致酹于墓下於乎傾蓋論心絲髮無藏况在閭井不輸肺腸人無小大知其匪他有來弔者孰不號咷又况一門弟兄伯叔甲　一一非有餘不足上約婚姻下諸部曲一一周情未嘗退縮於是宗黨感德為多循常一異曷報其勞

劉後村集祭季父習靜居士文　昔我兩翁手澤萬卷六丈夫子讀之殆徧或終隱約或捐光顯季父尤賢審思明辯近參朱張上泝鄒魯遡古以來聖經賢傳精粗融液顛末穿貫研窮微奧點竄紕繆自幼酷嗜至耄靡倦依山結茅鄰不覩面瘦節登覽深衣閒燕洞洞屬屬兢兢戰戰義理之會事物之變本諸師說傳以己見修諸家庭化于鄉縣天錫高齡為諸老殿方伯之聘廉使之薦謝公捧鼻良恐不免孫鶴有約烝鳳無慕曷不慭遺奄隨露電嗚呼哀哉閒落措言深味者鮮隆乾門戶未絕如綫堂堂季父真知實踐前修典刑故家文獻譬如長松屹立霜霰尚難措倸矧肯攀援周不能貴秦不能賤老死布韋滯淹軒冕晚見家子脫吏部選百乘來迎兩擬恩莫謂神直謙謂天福善胡為奇禍併牽羅罔行道之人莫不涕洟愚幼顓蒙季父訓勉久挾杖屨亦侍筆硯欲追高致自嘆駑蹇每聞精論常愧蠡淺歲晚竹林長希小阮歘遂來歸音容已遠哀猶如新禮則不腆嗚呼哀哉

宋陳亮龍川集祭王本叔父文　嗚呼父子之恩沒身莫酬四氏孰貴士方好脩昔公有子讀書是謀亦既得仕惟父之求克天子復其仕合州少望止則又拔其尤我亦登黨廁此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綢繆亦有甘苦共此伯淳寔主上下一笑哀猶謂彼手容少見未周進與婦言有此容不非予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參差去留進登王朝我死以休或假雞料或官巡陬我獨窮甚豺狼是伐賢子何為遂厭撐舟公亦厭之二病不瘳嗟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為此者蒼天悠悠未有已時寧有定憂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鄰文脩奠以事諸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章言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一　四霽

祭（祭文九）

祭兄唐白居易長慶集祭符離六兄文　維貞元十七年某月某日從祖弟居易等謹祭于符離主簿六兄之靈嗚呼聖忘情愚不及情情所鍾者惟居易與兄豈不以親莫愛於弟兄別莫痛於死生斯親也而有斯別也孰能不哀從中來而失聲去年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黙欷之間欣然一覩相顧笑語相勉行役中路邊別情甚感激孰知此別爲生死隔別兄遇疾于路路無藥石歸全于家家無金帛環堵之室不容弔客稚齒之子未知哀戚自古孔懷之痛亦莫我之與劇古人有言神福仁天福敎又曰惡有餘殃善有餘慶惟兄道源乎大和德秩乎至性以孝友肥其身以仁信種其行而位不登於再命年不及於知命何報施之我欺俾吾兄之不幸嗚呼已焉哉既卜遠日既宅新阡春草之中蓋爲塋田雖水南岸符離東偏其地則遍其別終天惟弟與家人儼拜哭於車前魂兮有知鑑斯文歆斯廷知居易之心兢兢然

祭烏工卜山文（時在宣城）　維貞元十七年七月七日從　祖弟居易謹以清酌（身鄣祭于故烏江主簿十五）兄之靈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書曰非天夭人人中絕命則冉求斯疾顏回不幸何繆舛之若斯諒聖賢之同病惟兄之生生而不庚孩失其怙幼喪所親旁無兄弟甐然一身自強自立以至成人蓋以孤子靡託孝友弥敦自居易與兄及高九行簡雖從祖之昆弟甚同氣之天倫故雖百里信宿之別曷常不惻然而悲辛別終天之永訣知後期而無因徒撫膺而隕涕諒況痛之難伸追思乎早歲離阻各悲客傳中年集會共喜長成同叅選於東都俱署吏於西京居則共被而寢出則連騎而行友于四人同年成名優遊笑傲怡怡弟兄雖不伴八龍三虎亦自謂當家一時之榮及兄辭簿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悲逆旅而逢或酒或歌宴衎從容何朝不遊何夕不同常以兄仁信根于心孝悌積于躬謂至行之有答必景福以來從嗚呼位始及一命祿未過數鍾年及不得四十而殁於道途之中鬱壯志而未展結幽憤於無窮況舊業東洛先塋北邙三千里外身殁陵陽有妹出嫁無男主喪悠悠孤旐未辨還鄉宣城之西荒草道傍旅殯於此行路悲凉秋風蕭蕭白日無光豚今晨之弟姪對前日之盃觴稽首再拜魂兮來享進三奠而退慟孰不神酸而骨傷哀哉伏惟尚饗　祭

浮梁大兄文（時在九江）維元和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五月己亥居易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跪奠大哥于座前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脩身施於為政行成門内信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温重形於酒德異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辭家未踰數月寢疾未及兩旬皇天無知降此凶酷交遊行路尚為興歎骨肉親愛豈可勝哀舉聲一號心骨俱碎今屬日時叶吉宅兆有期下邽南原永附松檟居易負釁職身不自由伏枕之初既闕在左右執紼之際又不獲躬親痛恨所鍾倍百常理嗚呼追思曩昔同氣四人泉壤九重剛奴早逝巴蜀萬里行簡未歸煢然一身漂棄在此自哥至止形影相依死灰之心重有生意豈料逝弓之日毛羽摧頹垂白之年手足斷落誰無兄弟孰不死生酌痛量悲莫如今日宅相癡小居易無男撫視之間過於猶子其餘情禮非此能申伏異慈靈俯鑒悲懇哀纏痛結言不成文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柳宗元集祭從兄文（柳寬字存誠子厚五從族兄）嗚呼我姓嬋嫣（童云上音蟬下於虔切長兄）由古而蓄鍾鼎世紹圭茅並分至於有國爵列加尊聯事尚書十有八人中遭諸武抑遏顰寃踣弊不振（潘云踣蒲北匹候二切）數逾百年近者紛紛稍出能賢族屬矜曜（本缺二）　曼于前君修其辭楚越猶傳

從事諸侯假手郡藩（孫設當作守）（今本集字支於人）敦史畏威惡戚宣神乎我欺命迄不延（寬中屬氣恬淡卒年四十七）興起之望是越是愆歲首去我將瀕海埃蜀遊歡娛涉月彌旬伏藥膏肓晝淩風煙理策嘔喻（童云上烏于切說文曰欲也下音歈或作歐同）靡舟潺湲（孫鉏山切湲于權切水流貌）將辭又辭就往而旋今者之來徒御淒然壺帷襜襜（孫云襜昌占切壺貌衣蔽前）飛旐翩翩升拜無形合哭雜闇（合一本作洽）逝歸從祔于鄧之原銘墓有辭發我狂言祗陳其悲匪媿于文觴有音酒豆有豣肩（豣與豜同小豕也）伊奠之菲而誠孔繁靈耶罔耶有涕漣漣

韓昌黎集祭十二兄文（公從兄岌也）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十二兄故虢州司戶府君之靈（或無故字）嗚呼維我皇祖有孫八人（孫曰皇祖叡宗桂州長史興曰某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己兄於世系及公集才五人又有弇侍御史死平涼之盟其二人逝矣）惟兄與我後死孤存荐何於今又棄而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歛不摩棺瘞不繞墳趨奔東制生死斷恩（奔或作生非是）歸女教男反胥本原其不有年以補我懲長號送哀以薦此文尚享（尚上或有嗚呼字）

宋播方大全集陳了翁祭秉議兄文　維宣和元年歲次己亥七月壬申朔初三日丁未宣教郎管勾江州太平觀賜緋魚袋陳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致奉議之靈嗚呼束髮以仕七十而歸既悉其中心閑無為居有室廬游有園池花疎水竹取意設施阡陌臺榭鄉黨交隨笑語譴捲酒者燕嬉耳聰利視分毫羹齒歡大肉足能安馳他人高年或壯或羸耄悼獨健世罕有之去年九月書來江湄字畫遒勁未減昔時語不詩復百無可疑喜茲康寧念不及醫云何奄忽不到期願嗚呼哀哉死生隔矣欲撫住棺跡繫異里凡為旅者歲久必歸獨未得也云胡不悲昔窴合浦還而復流江湖淮海十有八秋罪大譴薄恩隆命微升沉通塞入定莫違兩莢霜悴誰能易之首丘志願老益不移越為擇巢思離南枝此心同也將一語誰非我族類難吐肝脾胎書雖遠尚慰族思今絕筆矣永無見期祭不躬奠哭不近惟江瀕有窮奠窮此悲嗚呼哀哉尚享

孫仲益祭百一兄文　嗚呼吾兄之沒十有四年中罹多故共提攜建避盜徂遷靡有定所矣海之陬又以謫去生還萬里歸視殯宮久不克葬有愧在中荊溪之陽中山之阻卜云其吉安以即路護外有椁甓中為堂既固既安萬世之藏嗚呼尚享

清江三孔集孔平仲祭三兄侍郎文　元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弟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　靈嗚呼昔我先君有子七人

平仲與兄歲晚獨存相期築室（謝官居老于豐城若元初）平進多仇云何例斥遂死于憂謫居池陽寓舍猶逆醫頤藥偏心摧氣變今夏相見扶持小安中途承訃或冀謬傳扁舟南還門巷非昔孤訴孀號舉目悽惻昔我往矣送我以言今我來斯叩棺莫聞大川有窮此恨無盡敬奠一觴肝腸糜殞嗚呼哀哉尚享

蘇東坡集祭堂兄子正文　維元豐五年歲次壬戌正月癸未朔三日乙酉弟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軾謹以家饌酒果之奠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内行飭脩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慍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靡雍謹絜喜兄于眉人各有心酸鹹異嗜冊素相訾稷稷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偕富貴壽考捨兄昇離云何不徹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還于南老與命會歸耕無期歛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瘠隊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饗勿辭嗚呼哀哉尚享

劉給事集謁十七兄墓祭文　自昔兄長既克大葬甚踰月即為蓬萊之行違去松楸經及七載竊官于朝濫綴班列兄賜實多久欲歸省墳園志願未遂今天降禍兄

妣喪亡日月不居奄經時序號天扣地哀痛何言苟延殘生以畢大事未即死滅不敢不展謁墓下嗚呼哀哉畢西臺先生集祭仲兄舍人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正月壬辰朔六日丁酉弟奉議郎充秘閣校理新差知虢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輕車都尉借紫畢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詳定舍人八兄之靈已巳之歲某羅家禍以墳墓之故獨居于鄭喪舍内外之喪漸營襄事其一則先妣馮翊郡夫人次則吾兄也至庚午歲之孟秋可以葬矣而嫂氏獨謂歲時月日或不利於吾兄之兒女不知得於何人出於何書而誰教之也書十返人三往而竟不易其使宗親内外訖嫂氏萬端大要舉尊喪而卑喪從之不一一校天下古今之所同也而嫂氏移書宋歷躬家返使勸某且言不必會葬故當時内外大小凡舉十有五喪而遺吾兄雖鄰人知之而為恨豈可量耶其後吾兄之子益長嫂氏既悔之歲在丙子始克葬吾兄而某千里偶得會葬於此平昔之恨庶幾少拜唯吾兄孝能適親之心忠可事主之德早歲家無擔石之儲教養諸弟嫁諸妹宦學婚葬各得其所及居朝廷以行義材識見稱於時雖大制作一經其手遂為不刊之典蓋治家之管仲而本朝之蘇綽也不幸早世不得殫見於事業蔽塗京城之旬　丁丑年而後克葬豈皆有命而徒有時耶追念疇昔言悲心惻文作：　臨穴之哀尚享張孝祥于湖居士集代諸父祭伯父文　維紹興二十六年歲次丙子十月己巳朔初六日甲戌弟具位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先兄宮使待制張公之靈嗚呼哀哉我家故微我祖則振何以振之曰德與仁逮我先君其艱其勤益揚厥光而卒不信我觀于鄉莫我之貧人孰我忍而成我親化貧以廉易澆以醇龘龘陰功與天理并鍾美于公克宏厥因先君是師少則有稱游于黨庠頎然鳳麟踔厲風發超逸絕塵徒步入關聲成均擢第以歸謂當親榮陟岵告凶銜哀茹辛終喪筮仕浙河之濆攜我諸季奉先夫人則孝則慈卿事俯循家徒壁立穆然春溫猗湖亂華京闕纏氛慟器仰天上書扣閽狡童遺誅樞臣提軍以公參籌亟奏厥勳帝膺寵嘉召見榮宸公矢其謀慷慨自陳忠憤激發肝膽輪囷主辱臣死臣敢愛身願張皇威于彼殊鄰宗伯之長異數式敦黃金九鐶專朱兩輪我出我疆虎狼猙獰紛驅脅使從九死是瀕公曰我死本朝則尊嘻罵逆豫汝亡無辰義動醜虜野心亦馴顧視介者既降而犯公欲斬之懼而胥斧虜縶維公犬羊與群沙漠窒積煙雲塵昏一節起居面黧膚皴飢腸齧氈凍衣結鶉懷闕傾日思親望雲引脰南鄉淚乾吞聲生還何時十五秋春天子憐公番

番良臣我國爾功其贊國鈞柄臣忌公公歌小旻外祠延閣淹留海濱毋予白首絲衣更新世賞之渥燕及弟昆風木不停鯀疾荐臻三年廬墓裹然哀巽終老抱戚齋厨無葷蔬毳既屏公道乃申一麾池陽起膺帝綸布政未月恩惠浹洽條疏鄭敕剔蠹理勞引疾遄還莫綸所云嗚呼哀哉小留歸裝桐川之陰相與諸公告訣周詳曰俉大命傾于浹旬爰作治命累數千言書之簡篇標列縷分曰以我喪歸葬四明偏告朋友暨郡守丞丈移我書如前之陳我之得書忽然以驚言豈戲耶抑有其徵遽往侍公何疾之嬰酌酒賦詩歡如平生惟是後前指揮衣衾我苦謂公棄此弗貞公笑不答促我以行六月乙未公之初生疇昔之夜既沐而薰顧謂諸孤汝眠勿興寢以衣冠寂無聞聲早起視公則公既薨體柔色敷蟬蛻之輕嗚呼哀哉使以訃行于杭于昇我與訃聞摧肝沸心奔走會喪籲天不聞喪我元老衰我宗祊我輩宦學須公以成胥保胥誨惟予是承有德未報去騎箕星二叔安鄂欲未弗能手足同體翦焉摧傾嗚呼哀哉我公之生松貞蘭芬金石其剛水鑑之清終始大節𣏌在汗青尚須鴻儒基隧其銘嗚呼哀哉公之文章如漢兩京渾渾其全鑿鑿其精揮毫落筆龍蛇矯騰一千百篇紙價為增敬用纂輯畀之宮、　哉我取遺訓一一作程廼茲諸孤婚嫁教令我輩任責文耳之　言豈無畀相嗚呼哀哉窀穸之期卜此歲季小留于致其居則窆諸孤在傍以妥厥靈逝者不留三虞是臨帝有齋章賁于幽扃匪作斯文惟以薦誠尚享范忠宣公集祭十九兄監簿文　雨露既濡對時興感薦享之禮敢忘虔恭謹陳奠以伸拜掃胡銓澹庵集祭德明兄文（辛自後為代叔兄作）維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四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弟鐸等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近故從兄貢元之靈惟兄平生辛苦圖立門戶早歲貢名西廱連不得志于有司退就耕養不怨不尤一昨秋祀思兄當應書以母夫人命不克行將以今年冬決策而西凡我一二昆弟將兄是望以振吾宗天作奇禍兄志不就溘先朝露我宗人大失所依嗚呼自亂來諸父諸兄太半成空其存者在叔惟二在兄惟四花春月秋招呼詩酒吾兄未嘗不來來未嘗不極歡而罷也不見踰月忽以病告一旦千古兄行中又賊一人矣追惟臨岐之言直然薰心前兄寓城吾里屬有警病不及和藥斂不及省棺念平生手足之恩愧恨次胄尚當糾合宗族撫兄之孤以卒兄之喪以慰兄母夫人垂老之悲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嗚呼哀哉尚饗廖剛高峯集亡兄殯所祭文嗚呼哀哉手足之戚惟兄一人家事勞苦兄先以身念我孱劣未嘗使親

辛露微祿歷代艱勤豈期中道死生永分千里贛川於來訣別促膝款語相守幾月病一沾身便以死處閒及後事了無一語始知我兄乃貞丈夫雖不享壽與壽何殊嗚呼哀哉我妣諱辰兄奠適歸我祖是日亦棄庭闈使我聞之倍增痛傷悵此日月何期不良嗚呼哀哉十年來歸閭里相迎豈無親戚不見我兄依然旅櫬未卽佳辰纏詞一爵式寫哀情嗚呼哀哉潘貴良默成集祭三二兄教授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三二教授之靈嗚呼哀哉爲人之子父沒而弟獲見爲人之弟兄亡而奠之臨舉天下之沉痛無以復加而可爲終身之恨也曩者先考得疾某官於行朝奔馳而歸已不聞易簀之語今吾兄奄忽弃世遂何期命蹇數奇至一跌而不復嗚呼哀哉有才有智時不我偶豪氣蟠屈低心俛首騫翔騰踊非後進之諸生則俯視之朋友已獨贊贊而無所施遂放懷於杯酒嗚呼哀哉自人觀之酒實作病兄寄於斯庶幾酒聖萬事不問沈酣遂性三十餘年歡伯爲命癖達頹晉宋之高人雖有諫者如伯倫之弗聽嗚呼哀哉某之官兄至贛川相對驛亭嗚咽凄然謂各老矣離別心酸某丁寧止酒爲某假守郢水又不果盡忠難之情是豈事有適然蓋某行負神明遣物者重以乖戾悲摧之罰句娃以書卞　某卜用季秋之壬寅吉嗚呼哀哉輀車既行蓋隧永塞容音一別　陟岡望之泣繼以血惟言有盡此情無窮尚冀英靈鑒此卑悃嗚呼哀哉　又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三二教授之靈嗚呼哀哉仲夏之月與吾兄別迨今纔四十有八日遽聞吾兄之訃恍然如夢而驚疑其說既發緘見季成之字始大驚疾呼冤痛號咷肝心爲之潰裂嗚呼哀哉天禍我家一至是耶先考捐館在丙辰歲是年九月仲嚴下世戊午之冬叔愚病終曾未十月吾兄復踵其長往之蹤豈有一州一里而我家革此閔凶嗚呼哀哉吾兄天資佼敏神速妙年爲文聲振場屋老生縮手士子退服皆謂富貴功名不待求而自相逼兄且言近者致疾之緣願加節慎以釋憂懸此遺書辭亦申前言夫何一別竟弗之瘳嗚呼哀哉先考在堂歲時爲壽兄弟六人後先左右自先考亡今未四年兩弟與兄皆卜新阡某雖幸存吊影自憐顧今已病悲憂衰悴亦豈久於人寰念凡人之喪猶匍匐往救而吾兄之死某乃拘縻官守不得拊棺視斂徒仰天大慟愧痛均於心顙援筆陳情姑寓一哀於五百里若無涯之痛則非毫楮所得而宣嗚呼哀哉鄭剛中北山集祭族兄巨中并同母姊姚氏文　伏自庚子盗起鄰邦時方羈寓于彼浦陽越辛丑春所在搶攘鄉曲甿隸化爲豺狼兄于是時遺我書曰姊命

爾歸俱遁巖穴念欲從兄道已阻絕遥遥北望回首心折仲春之初有逃者來具言我家爲鬼爲灰如我兄輩等罹禍災痛哭狂走肺肝以摧王爲出師蕩滌釖寇我得生還如魚脫罟亟走社里手足蹈舞願見吾姊如願見母顧瞻里巷且問且驚豈謂吾姊亦已逝傾當此傍徨籲天無聲魂魄不召欲無此生維後姪珍嗣立門戶我恨生窮受莫之助兩家相歡誠心則著究觀其跡今弟如故珍亦年來困於征求畚鍤累土大事宿留今已得卜手持松楸將奉二靈永藏諸幽我念我兄自昔相友姊姚以還情款猶厚姊撫視我亦自年幼南北侍親如足如手爰失母氏我孤一身幸有吾姊克肖慈親今亦相棄爲土下人終鮮如是天胡弗仁凡此中抱緘秘已久至於今茲會未皇卹輀車將行敢薦有酒有淚零然靈其知否曹勛松隱集祭二兄鈐轄文　惟兄世爲清門先業遠展居亳之右閥閱日新兄忠信孝友起家委吏克庠帑綸不憚瑣細官于臨安晝二十年中間契闊顧我江壖話舊聖夜聯背晴軒劇談書史典章如存我被再詔骨肉團聚十載闕下每同燕豫兄被選擢鈐兵池陽我亦掛冠亟渡浙江自爾別去未閱兩歲遽以訃報五內驚潰四海之間有此一兄奈何兄捨逝水東傾兄真去耶嗚呼哀哉兄竟去卞焉　某有子行大子道文采門戶世業克紹烏鎮佳城悽愴（此八字）　在樸董穎霜傑先生集祭先兄文　秋風蕭蕭兮萬竅悲吟我思兄兮耳未聽而霜樸秋雲漠漠兮千里愁陰我思兄兮目未舉而摧心英魂飄忽逝波弗返光景遄飛兮卒哭餞臨宵難語兮奈天高而地厚恨有餘兮緣義重而思深我方切摧兮慈母罹夫兄能友愛兮諸苦無侵期百歲兮共奏塤篪之樂曷一朝兮轉爲號泣之音哀而且歎兮山川黯黮招之不來兮泉壤幽沉嗚呼兄乎萬事已矣人生電露始達茲理何以寓誠伊奠之非　祭兄歸窆文　待鄭我兄音容一別嚴律崢嶸于今十月時雖爾移恨不我絕彼美泉臺卜筮已協歸安有期愈增涕霣爵此一觴終天永訣李壁鴈湖集再祭信兄文　士之生世窮達不論論其所傳兄之文章與其氣節古人差肩不幸不偶一跌不振時實使然雖屈一時流芳無窮尚慰九泉龍鵠之東山秀水匯歸安新阡勒銘藏幽龜致蕪額我哀莫畫天理未泯會見二子怒飛摩天聯葦遺編者袞殘嫂某敢不虔以茲微誠一慟告別肝摧心穿嗚呼哀哉　再祭倩兄文　嗚呼惟我兄弟隨翁西還凡存五人並肘差肩聯翩華雍雍鴈行豈期一朝天降不祥落其芳華折其勁翰没者已矣存者厚顏嗚呼父母之篤愛兄弟之至情呱呱幼稚哀哀嫠人所以望兄者益

甚速且大余何棄之而奄歸於九京天地之厚殊與伯氏偕差而陰陽家之説廷謂不然近徙喬林巖壑相望燕萬悽慘猶庶幾往來其間也幽室之銘某既勉致蕪鄙之辭若其平生之言則某嘗於六月十九日致薄奠所以告兄者備矣靈車即途今遂永訣天地有盡我哀無窮嗚呼哀哉尚享

祭季修九兄文　維淳熙七年六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弟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賢良承務九兄之靈曰嗚呼兄也其尚得聞此言也耶七兄之亡吾兄弟相泣慟哭噫嘻太息口不絕聲誠以陟崗之變隆而同胞之義切少壯相守黄髮為期半道摧折是誠可悲已惟兄年益高重以此變觸目悽動至命某逆張氏婦於左綿歸兄祖廟某強應諾顧災禍方新意默默不樂為此行迫於親命御痛即塗暨抵左綿甫信宿而得八兄書報兄自某遠去覺遂得疾某以端午日離家而兄以十一日遽至大故也嗚呼哀哉天乎何奪之速而至於此極也何兄昆鶺鴒之未幾而強季屬去之後至也惟兄篤於孝友方視某來歸之初雖暫睽隔而憾慘增劇送某及門默然含辛某亦徘徊顧瞻相視流涕嗚呼某當是時苟能力告父母以未去側猶庶幾獲留而因循僶俛竟憚發口此其為罪殺身何贖也嗚呼七兄名立宦成号　多慮酹惟具與兄則如左右手未嘗跬步相離去情之　所不能盡知而某與兄獨得於心者未易一二言也豈謂兄之病告某乃不得侍其飲食藥餌而死也又不得具其棺槨衣衾琅琅之音不獲聞刻骨之恨至於沒世不可磨矣兄之天資穎異靚深炅秀而又身兼數器高拔不群凡世之人尋尋嗜書則於家事罔克偏舉雖鄭康成所以能成其業者亦為父母昆弟所容惟兄服勞幹蠱纖悉曲盡退而講習則旁搜遠紹洞幽微玄雖老儒經生有所不能逮也凡世之人孜孜勤藝則於時務必不兼通雖高仲舒多識古事而於今則有所不知兄種學積文涵濡演迤至論當世之故則諳練通達燭照龜卜雖久宦遊有所不能及也挾瑰瑋之才備純固之行充之以正大之學謂雖暫屈必將踔厲風發霧雨於四海而某之鈍頑亦得依乘輔翼兼名其間嗚呼哀哉青燈夜窗兄之所以語我者何如而今乃遂棄某而死耶已矣風雨不渝寧復對床之約池塘未敗永無春草之詩睽違數辰俛仰千古功名之念自數難拔業[illegible]之歎併成蕭颯戚悵飲泣誰知此心惟兄益年厥聞鼎鍾名公鉅卿見者斂容折節倒屣願交下風其中知兄為深相期以共由斯道者惟玉山汪先生莆田龔公焉然玉山以文學道德師表一世兄最推仰龔公雖〻　者然所為未盡合古兄以不

快之而猶望其可與有為也亡幾何汪公捐館舍而龔公坐忤權貴亦斥死嶺外兄每歎息於邑強起愚書卒見排擯歸志浩然不以介蒂名譽愈高而素守彌堅清議愈歸重而流俗之讐言則有所不必聞也嗚呼兄雖不遇而五十篇之文爛如日星蓋已篤之宸衷仰備乙讀天子至以神筆鈞纂宣諭輔臣欲有所舉行而家君奏事殿省金口獎勵備極優渥中外竦聽日遲朝陽之鳴而或者忌兄名高才周必將大有所攖拂逆設擯斥俾不獲伸嗚呼不伸於一時必伸於萬世又安知後來不尋諸故府如主父偃祖貢生遺藁而行之也呂伯恭嘗與某書兄之此文備學術之正宗而曾子固陳君舉以謂淵源皆自元祐殆無一字頗僻嗚呼兄之胄次國何但此風雷變化百未一施而韜光斂輝長逝濱漢無乃名在絳闕職列丹臺如王平甫之住靈芝宮耶仲純甫之主長白山耶不然巖巖清峙廊廟之具天既生之若將有意而胡遽奪之也兄約齋之文凡兩大編暨未秀南時少作一篇所著備範及長形勢錄等書具在篋笥心畫絢爛兒兮如新撫玩興慨不覺長慟昔江南李泰伯自次其文曰天將壽我乎所為固未止此不然亦可藉手以見古人矣兄年三十有三雲升川增擴放高驚使極其所如往泰伯豈足為兄乎〻　可特語言文字而已哉而某之愚則謂後之君子因其　辭者猶可昭示無窮以憫余在原之思也少服當第其卷帙以書告翰林周公為之序篇且審廬陵劉子澄為之後序兄其以為可乎嗚呼七兄之終也門戶之寄猶賴有兄兄隨以亡某何用生然所以猶強顏苟存未即殞越者實以父母既老而兩兄之所以望我者猶欲竭力奉承不敢失墜耳嗟嗟季脩今其死矣某其不復進為於世矣縱或時運可為亦將悒悒鮮歡無與共斯樂者矣又況某之迂拙疎介與俗多不合耶是誠不若退而求志自放於山林之為愈也嗚呼爰自今春荊州即世兄太息於邑如汪龔死而時加戚焉往往兄弟群居談笑疊發之際兄獨怛然不懌某以是知兄憂世之心雖適丁時命大繆猶萬一冀道之可行而平生心交川逝飆歇宜兄之不能忘懷於此而兄之心豈為富貴利達而言也方欽為文弔荊州而七兄病七兄病亡而兄復繼之嗚呼天乎殄喪賢哲而莠稂善良豈消長之循環抑存亡之有數寧獨兄弟鍾孔懷之戚抑亦朝野興珍瘁之哀反覆思惟猶恍以疑談辭如雲妙質秀眉儼然意兄之復起而忽不知死生之異路也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某知兄惟兄我知悵斯人之永已悼再見之無期仰歌鶺鴒苦淚雙垂浮雲為我陰鳴蟬為我悲嗚呼噫嘻天實為

之理不可推從巳三歲肌膚玉雪咿啞學語兄寂俾愛憐生甫六十日眉目如畫實為英物兄辛勤一生齎志没地歛福畜裕尚在此兒若乃撫視煦育以待其成教之誨之俾他日嶷嶷有立則其之報兄者庶其在此嗚呼哀哉淚有盡而痛無窮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兄其知之耶其不知之耶尚饗

許景衡横塘集祭亡兄文　嗟我之生膺脩弗靈俾克有成惟賢父兄有列于朝初膺贈典兄時欣然曰適我願命書及門祇奠于廟尚須消吉立壟是吉天禍我家變故靡常雲飛川逝有志莫償今我來歸恭踐言語顧念疇昔涕零如雨

葛勝仲丹陽集祭亡兄司成文　嗚呼我辜于天天不我畀罰其元昆闔門百口有如水木拔本塞源未諗遷陟書墨尚濕訃音在門變慶為弔心摧肝裂哀號叫閽憶赴臨汝兄出郊寺教戒撫循寧知三日從容宴笑永隔九原人琴俱亡風流頓盡茲尚忍言先公盛德理宜有後烜赫衍繁兄實濟美脩仁行義所聞必尊靖共厥位不肯嗜咨封黨懷護帝用嘉之擢紬史課頌闡詞垣詵詵天才付以調護聽其講論文陛進對三接奬詞玉色康溫謂當大用而躓中道孰究本元河通道得令啓業殯歸駕軜軒追惟庭學我斵我誨友愛特教生業微祿小豫弗與初喪弗奔負釁至重遺辭乎乙矣　予來哉尚享

唐仲友說齋集代御史祭兄文　嗚呼自　爹百罹手足路覺伯兄二季偶酷荐臻銜哀未究從喪仲兄惟兄之德孝友且仁承上不僻撫孤孔勤謂宜百年五福是享中道云亡天報何奕今歲孟春我有遠行再拜而別兄甚康寧兄捨我去我未及歸良醫滿門藥石莫施奔走靡及不見兄容拊棺攀號膚徹肝胃日月遄邁奄臨窀穸靈輀夙駕永遷幽宅遣左祖觴以伸一訣想兄如存哀慟殞絕嗚呼

張南軒集祭經幹八兄文　嗟哉吾兄生也多屯惟生之艱宜永厥齡胡亦嗇之而止於斯命也不齊其孰為之乙酉之夏過我湘濱撫我苫塊話言諄諄為我久留去則不忍舟中之別有淚如隕我觀吾兄齒髮未衰顧言愛身相逢有時兄復一笑子言甚真我徒且式當從南征側聞還家有以自娛釀酒擊鮮賓筵則都謂當婆娑舉此觥歲豈期訃來駭痛曷已遠在萬里走哭無從寄此一觴酹西南風

祭南康太守四九兄文　嗚呼同祖兄弟今存四人惟兄能文自于妙齡意期遠大以翼吾門僅守一州才未克伸豈謂茲朝乃傳訃音驚怛慟哭痛心原傾為位一奠哀哉此情嗚呼哀哉尚享

又　嗚呼哀哉惟兄早歲秀發而文泰國之思篤於諸孫忠獻之愛視子攸均荆惟伯父實艱實瘽未究之業付之吾兄謂當遠大以翼以承如何

中道車折其輪僅歷一州莫覩厥成嗚呼哀哉某之於兄少長於親論文講藝豈無友生眷川之別慘焉酸辛視兄之容溢而不禁酒酣錚傈顧言愛身少屏剛劑以致和平孰期一疾竟以此傾嗚呼哀哉于今幾年遠寓響濱鳴鴈莫聯每傷予心矧茲永訣痛復可任念當挈歸以近榆枌乃聞治命旅葬是云嗚呼哀哉遺字見屬奉之涕零將絕泚筆又何則明嗚呼哀哉屬拘印綬奔走不能向風長號薄奠是陳猶子幼弱念言悍悍敢不扶持兄言是遵尚惟英爽其或來歆嗚呼哀哉尚享

范石湖大全集祭亡兄工部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十二月己卯朔初一日弟中大夫知明州軍州事兼沿海制置使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兄致政運使工部之靈惟兄以履踐為問學故不載之空言以廉隅為事業故無所合於時好非其道義一介不取意所安樂簞瓢晏如清淨絕欲半世塵外天游逍遥八極環堵儋石堅忍如苦行道人冰霜孤潔如臞儒列仙雖入儀郎位出將使節騫騰朝野德流江湖視若夢境弃爲如脫兄之離垢遯俗久矣故能通乎晝夜之道安時處順來去如一其屬疾也謝醫却藥弗問家事知不可為則焚香盥手翛然告終昔善其生今善其死逝者如此可謂全歸嗚呼是足以見先白乙矣　山下矣惟我范氏奕世同

居簿官離逖咸非本心歸我丿　八禿基三徑椒荒兄曰時哉相汝經營又曰老矣與汝俱佚貌是不肯未克挂冠復起典州與兄別離平生屢別蓋亦屢見奉遺盤門謂我遄歸豈其生離化為死別嗚呼哀哉西河正東北城梢南藍輿相過兒童識知鄉之二老獨餘一翁我今雖歸歸亦何心新圖異書誰與共閱釀成果熟誰與共嘗横塘之雪石湖之月誰其方舟吳臺越城包山洞庭桃李之蹊橘中之洲誰其曳杖而行前即逢春秋姻親會同惟吾伯兄之敬與夫冠婚喪祭故家遺俗凡情文百為折衷於大宗之門者今舉無適與歸矣兄之存亡固為范氏重輕而白首殘年抱觸目無窮之悲者又某之所獨也翼翼吳都芊芊九原豈無他人不如吾兄酹觴鄧江與潮俱西莫知我哀兄其知之尚饗

鷹大師集祭三家兄正臣文　兄仁義孝悌出於天性平生少疾病多快樂每意兄有遐壽豈謂數年所苦淹鬱亦不期遂至此也嗚呼哀哉某六十年未嘗與兄有一間言臨老多出入兄相慕戀昨陳乞遂州亦為去兄相近朝夕相聞近七姉眷省本令迎來官就醫藥且得侍食飲兄顏面還云著熱又難遠行不旬間安知遂有終天之隔嗚呼痛哉人生多憂兄弟男女某與二十二主簿固可憂者若兄弟皆治生有立無有某是兄弟後更無餘憾也

而某所痛者兄存不待　湯藥臨終又不得助奉衣衾徒以斗升之禄。使某長抱手足無窮之感嗚呼其可忘也哉翁翁六十四歲哥哥大夫六十三歲今兄亦止於此然則某之人間止於三數年而已恐與兄相見有期但哀痛之情於未死之前不能已爾周益公文全集祭袁州兄嫂文　維淳熙十六年歲次己酉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弟具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兄袁州太守大嫂安人王氏之塋惟兄仁心義槩秉彝於天又濟之以家傳處則孝弟恭肅爲州閭之楷式出則公勤康敏而於國事尤拳拳焉故縉紳朋舊罔不稱其德塗巷小夫亦能知其賢茲固公論有不可掩者而非兄弟之私言也自邑而倅由倅而守入方期於九遷而不肖之弟叨備二府遂決意於林泉識與不識皆曰外當付以使節入當陪於邇聯某既惜已而忘内舉之嫌彼侍從近臣雖誦其可薦亦未免指某以爲嫌使兄有撥繁治劇之才而不獲展有致君澤民之志而不及宣嗟天命之難諶後耆壽於百年急難之義告歸宜遄愧屢請之弗俞歷七載而遷延逮奉祠於故里始展墓於新阡區區本志夫豈其然盖將晚歲芒鞵竹杖從兄於青原白鷺之上乃今觴酒豆肉哭兄於荒煙野草之間是宜肝心之糜潰何止泣涕之漣洏　哀哉尚饗劉後村集祭都官兄文　二祖二父迭奏塤篪　相洎我與兄生而桐依小兄兩歲垂髫佩觿遊則同隊學則共師兄患我鈍兄勤我嬉亦既昏宦分袂析炊其間歲月倏合忽暌我違端平兄遇嘉熙皆掾紫樞皆郎粉闈我生狂瞽晨招莫麾兄益謹用奉使右轍性不忤物仕方達時曾未幾何亦蹈危機我召自南顧戀母慈兄與居厚實先得歸我亦寢召鼎足奉祠每云一門有三寀禧相與徜徉山巔水涯我先起廢居厚踵隨兄有知己歲晚進爲薦口方開歸門忽馳嗚呼世尚清談實用則稀單旅未學財穀不知兄佐戎幕蹈險出奇幹無爲有師以不飢髯譜兄高百年之思乃箏平視蘇綽穆之轍劣不數劉晏五琦宜總賦輿宜主計司暫畀一節遂閑七春和扁袖手謂世無醫兄涉中年清苦自持婚嫁俱畢伏臘粗支手葺數椽不汰不侈架設圖書朱陳鼎奕鄰有覯朋傍無妾姬謂言後凋詎意早衰兄素達生胷懷坦夷豈厭憂患去如蛻遺頃失冢子肄姊生離近喪丘嫂蕭然房帷門户之寄付之阿宜托孤愛女閨者齎咨追記疇昔竹馬互騎安知衰莫原鴒折翼廣陵之操遂絶于茲洛社之遊無復後期欲往哭兄使事羈絆此瓣香灑洗涕淚尚享劉漫塘集祭成忠兄文　人誰無生惟兄之生生而述遺人誰無死惟兄之死死而可憐方在孩提慈母

鍾愛。少有疾痛。積憂成痗。不叱不呵。惟教惟誨。比夫慈母。歲十二周。侍親爲學。拾載西州。歸來鄉關。絆有休暇。援筆成詩。時有佳句。喧傳眾口。謂繼其父。再游場屋。意氣軒軒。命也奈何。五窮草馬。或嗟其後。或跋其前。慮不及長。有墮隊伍。姻親分絶。邪閭路阻。寒衣飢食。誰拊誰顧。傳守窮閻。罔不聯擇。二子長矣。教則某責。兄其幸矣。庶蓋前愆。如何二子。皆頑不悛。餘子尚幼。但索梨栗。仲子差強。從師旅食。悠悠目前。有懷曷釋。嗚呼哀哉。方達事之事興。而戍役之屢連。某度勝負之難常。懼吾兄之不免。啟形脩牒門之請。載馳幕府之書。庶脫戎籍。得安里居。又慮俸廩既絶。瓢石無儲。遺來奉命。恰之官次。得以田園悉分兄弟。既而已脫伍符。已分地利。意即反於雲茅。遂倦將而弇歲。何意得免於兵而不免於病。晝耿耿之未度。而元期之已至乎。嗚呼痛哉。某官學遠方。家有弱弟。所望兄歸。緩急有恃。吾兄去我而死。吾弟情然於事。利何爲而知就。害何爲而知避乎。嗚呼天乎。曠檢事之至難。疾病眾之所避。事難而妻子不之謹。衆避而閭里不之視。則夫喪具必有不精。周身必有不備者矣。嗚呼吾兄之亡。某家之主。當教而子且嫁而女。子之淑思。當異厥慶。庶幾雖待。不替厥緒。官事有攜。秋風既清。某當觀歸。祔兄先塋。一觴之[illegible]　法兄恭靖先生文　嗚呼某恚不精。兄學之成。堂肯[illegible]　之嚴。炳然聖經。名志不聞。兄早有聲。五登賢書。屈于月評。射策甲科。直言駭聽。吾祖吾父。壽七十二。念昔先人。皆莫之比。兄之得年。抑又過此。繼世象賢。是殊人意。兄之二子。金昆玉季。子又生孫。蘭階濟濟。加之薄有田園可耕可桑。伏臘祭賓。有必其香。既基既堂。實以脩廊。宜室宜家。小大平康。嗚呼吾兄。夫何憾焉。待從乎逸。何者非天。始勤終逸。人世幾何。如兄生平。所得已多。死生離合。人情所重。蓋指事已。第不爲慟。一觴之奠。闔族同之。泣涙陳辭。兄其聽之。嗚呼哀哉尚饗。　葬兄祭文　具家饌致祭。泣涕而言曰。某等嘗爲兄卜原蔣村。事弗克遂。乃今卜葬。惟蔣村爲宜。蓋疇昔之言。固其兆。歸先君之塋相距百步。祖父祖母之塋。亦僅五里。山勢蜿蜒。泉流青泚。惟兄安之。不肖勢不能及。自餘幼者須拊。長者須教。使門户粗立。不墜兄末年之志。某等敢不身任。姪姪咸在。斯言不踐。兄其鑒之。卮酒豆肉。敬陳祖奠。　恭靖兄大葬文　嗚呼。大廈之材。雪霜幾經。人冶之金。百鍊乃精。人生多艱。孰如吾兄早歲而孤。屋敝且傾。家徒四壁。甑無斗升。日夕從師。朝齏暮鹽。十月絺綌。晚風冷冷。肩寒而游。入學金陵。空囊羞澁。隻影伶俜。室[illegible]殘炙。獨依短檠月書李放。稍稍呈能。有友招徠。並某分燈。每夜歷門。常畫而學。成而

歸漸著月評五登賢書再冠群英識者謂宜拾芥紫青餘子碌碌拔茅彙征而此遅回鬢髮星星晩承清問奏策明廷慷慨直言朝陽鳳鳴擢居第一。兄阻吾成小試警曹值歲不登辛部使者惻怛哀矜檄參郡掾以拊飢甿朝驅夕馳殆徧郊坰致使流離返跡救寧屬負溢格銓曹有程最爾澄江。持三尺平遅次建年寂寞荆州時而往。毅旦揚舲值彼淫融忌此獨醒。翩然歸舟滿載月明叢祠賦祿袖手家庭譬彼老驥瘦骨鋒稜萬里長塗。獨足騫騰使得一縣薄賦輕刑拊字心勞寧媿陽城使臨一州患養恭愁。愁恨數息具誰汝令使當一路激濁揚清貪夫解印臈夫鬼驚使立清朝。正笏彰纓必扶正論盡破淫朋命也奈何朝露先零萬不一施貪志冥冥。矧惟嫂氏懿德有稱佐兄立家井井繩繩云何不淑死喪相仍嗚呼哀哉。其幼荷提携長獲齊名中年得疾厭心搞形所望吾兄克振家聲而止於斯哀何可勝揚西之原祖考建塋卜其宅兆雅志是承輀車將載一奠陳情諸孫衆多季子煢煢門戶之責展弋非輕某雖不肖儻假餘齡左扶右持敢不竭誠斯言或欺兄猶有靈嗚呼哀哉伏惟尚享馬碧梧玩芳集

祭祖先兄提幹文　嗚呼阿兄亡矣葬矣五十年間始而褰衣遡東推梨。中而持空後鴈前鴻終而號旻[illegible]　、之幾時而悲歎之百緒也日邁月征音容隔矣山長々　仁。祖于庭食聚其餘俎歸于館兄弟而賓客之矣中年别兄臨别輒悲孰知此别殁世為期畫思冥茫夜夢見之瓊瑰盈懷枕簟潛顚嗚呼此年此時浙江之濆輕舟迎我呼我中流今年此時豊殖之阡靈車送兄葬兄高丘孰寒暑之一瞬而俯仰之千秋。戦恨飲泣勒文藏幽何生年之卒卒而脩夜之悠悠寒吹為我悲凍雲為我愁明發遂行單杯永訣逝者冤歸存者肝裂嗚呼哀哉

祭先兄提幹文　嗚呼吾兄而止是耶五十年兄弟之親依十五年伯仲之出處而止是耶兄今亡矣其存者豈不可得而言耶吾嘗評兄山林而懷天下之事畎畝而深當世之憂簞瓢枰茹而有愛人及物之志使其官高則首公盡瘁不為勞使其家肥則解衣推食不為吝使其遺時致身則捐軀蹈患不為難而位不足以稱其德勢不足以行其志年不足以盡其材而止於是耶吾兄弟幼孤二父遽謝時兄纔九齡率諸弟以學鷄初鳴琅琅誦書史白首不衰家故窮空以闢門授徒為業林矣危生闕文卷商題評寒暑不輟暮年課子亦如之患者勉書辭經足以累兄壽乎兄為布衣嘗竊有杜陵吾廬獨破之懷又有昌黎平生悲詫之興晩歲值其不才弟為育宰相金書抵京師輒一喜而一懼喜也以平安之來懼也以責善之故家事不言言國事身事不言言他人事朝廷罷行而議論不齊曰汝弟知鄉州縣官才不才而升沉或異曰汝弟詳辦兄係卑官材稍困滯曰汝司人物而弟能揄揚振拔之歟弟既還山兄之此言不復聞此書不復出。而此志亦不復伸矣意者憤世疾邪足以累兄壽乎兄有場屋之夙負而本無進取之心有科第之壯圖而本無官職之念草袍挑簡義檄迫之月折燈碁儉幕招之登極推恩普天轉秩兄無所陳初官小判章交公車兄無所顧再調餘月京剡再至兄無所求他日馳書其弟曰吾姑以課子乎糴為事是亦為政矣今年弟得危疾抱兄而泣曰脫不濟門戶衰矣萬石廢安石得無仕進志乎兄聞而悲之乃肯就泉幕不三月而疾不起意者任職居官又大累兄之壽乎弟以大暑大寒之月投牀卧病兄呻不寧六月來京喪其長女纔兩日兄不顧而來十一月來京携春官下又纔兩日兄又不顧而來暴衣露冠風饕雨紲惟恐一日其弟之旅死也而豈料其身之不免乎蒼蒼者無信乎茫茫者無神乎病者痊而壯者殞乎吾亡者僅存而無病者長往乎庸庸達官而皎皎者下僚乎嗚呼痛哉兄於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然而直心無他腸中虛無纖累亦戞戞乎其難矣鄉閭紛爭兄調護之士夫謂[illegible]　、旻兄猶制之儒生窶貧。兄悌級之鐵鼐待情兄平[illegible]　[illegible]者夫聲何以得此於人乎人誰不死縉紳死權死於官負販死財死於塗介胄死勇死於敵兄平生孝養一日還任必欲扶憊祭母墓而後行醫師勉以疾不宜拜必拜而伏枕不能興竟起手足於凱風寒泉之廬良得死所矣然則兄魂何之乎將蕩為太空與化俱逝乎抑從先夫人若平生歡乎兄則無憾弟將畸依弟年踰五十官歷二府何所求於世亦不敢復為世用矣一身失左臂而欲為人可不可歟今而後惟偕季弟奉孀嫂撫孤雛若哺若寄者以至成人然後他日有以見兄於地下耳予由東府之詩盤州當脚之賦可復思乎一哭而涕零再哭而魂驚三哭而聲咽四哭而腸絶嗚呼痛哉尚饗黄氏日抄

祭月山庵再從兄七解元汝霖　始兄之生家道方興兄弟錚錚爭以文鳴謂宜此時可立門戶俾我晩末仰成餘緒何命之乖昔無一成堂堂大家翻成凋零豈有數歟天高難問感今念昔徒劇悵悵雖兄得壽惟兄可憐寂寂月山竟此終焉非予為倩幾莫葬胥幸而得葬尚復何說白沙之原爾弟之墳往哉相依以永萬年陳默堂先生集

祭先兄文　惟兄忠信孝友德全于天襟度坦夷與世周旋貧而無求困而寡怨自昔罕聞于今親見平生詩酒雅有直趣議判紛然不改其度我亦有

言謂我勿郵人生百年如駒過隙吾師無功以醉為鄉一杯到手萬慮俱忘門戶得汝庶幾有立幼稚滿前吳憂不給再拜此言此意良厚四十無成我則有負前年辭親求試辟雍志竟未酬扁舟還東不謂吾母奄弃諸孤百死中途偶還敝廬號呼相持心肝隕裂過襄大事兄以毀折嗚呼哀哉兄弟二人手足之愛里閭所聞毀產教我終窶不願未報此恩遺我而去天禍亟至積纍所延既喪吾母又喪吾兄我雖在世與死奚擇徒以愛妹尚忍餘息憂大事叢勢微力弱俯視猶子日虞衰削兄既委我我不敢壯未議婚嫁保無凍飢死生貧富兄已深達匪兄之憂我志不越天命靡常期之十年儻未就木酬兄豈難喪事即遠所不敢稽盡歸俗禮於事為宜官塗之原宅兆惟吉從吾親遊宜無不適靈輀將駕莫此一觴以告此心誓終不忘李潛軒集代妻父祭從兄居士　惟靈服膺孝友人無間言遊于庠序列鴈差肩運有通塞處之恬然一旦弃去黙求性天脩脩文室布衣蔬食日給何營姑曰藥術有餘則施凍餒殘疾三十寒暑渾如一日人僞紛紛公造者真履卻萬變孰驚其神仙化者誰惟公闇人彼豈無待御風凌雲公之云逝特其委蛻葬之高原亦聊復爾死生去來公無悲喜而來也獨感念疇昔咨嗟涕泣（亨也）　肯者矣啓劉清鉉王九

萬作弟祭兄文　惟靈以道　於榮利亦何心於善愁兩庵之間三十餘年自謂清虛餘齡可延夫何微疾醫不及藥生死旦暮使人駭愕弟兄五人兄實居長發歲聯之相依何遽先往嗚呼哀哉上有百歲之親而遽違其甘旨下有半晬之孫而未及其長成度兄於此既不能瞑九泉之目而弟之於兄曾不及侍湯劑問安否此其所恨而吞聲也耶薄言卮酒聊寫哀悃靈其不昧鑒此悲悰宋謝邁幼槃集祭無逸兄文　嗚呼舉從兄弟孰如兄賢豈特群從此邦則然猗歟幾希豈唯此邦世之偉人其心則降兄與信民猶璧一雙庚寅之秋汪子云亡自楚訃聞衆為盡傷豈知此來兄又竟歿僅闕三稔乃叠遭璧凡今知聞孰不霑臆某也晚生少兄七歲讀書相從兄冠我髫兄視我為不曰兒戲教之誨之以俟其成及我既冠待以友朋歡然之恩不惟弟兄我壯益羇祿大升斗客于下邑計以餬口兄書日來問我安否去年從兄走于京師風塵饑途間以凍飢造其旅逆病不能支我侍兄行逆旅謁醫操藥饋粥鮮克以時從者息肩哭聲在帷嗚呼我不忍思尚忍言之兄之詩文為世所珍廣微之書以遺後人欲銘其藏必得名世我來往求書石以識載我以尊酌以祖行肺肝焗然有淚如澠陳瓘了齋集祭四兄主簿文　嗚呼昔在閩

里兄壯弟幼幼者有親康寧而壽菴山之木今既拱矣慟哭而別三十年矣鴈叙睽闊罔極未報遽窮之餘失壯得老白首異縣詎忘首立亦有裔木異我松楸我有城社七峯參雲我有閭巷寂寞之濱勉繫莫往蝶夢不已豈無他人莫如兄弟春祈秋社鼓缶擊壤老袖醉觥驪路可想把酒相屬謂當有期胡不少延遽成此悲嗚呼哀哉死生隔矣異時或歸不見兄矣平生官微但笑不顰奕或不黔等視貧賤富貴於我或如浮雲俗目管侮寧移我真真以一之繫慮自卻歲計有餘百疾之藥雖康且壽雖考厭終天屬之情痛傷何窮欲往躬奠勢不可馳千里遙慟異盡心飛何濟小山雜著祭十七兄省幹文　嗚呼嗟我與兄生逢艱林少相儔依長益相得孰無兄弟愛慕我極伯父之亡于今十年原有寒鴒宿蘇永歎兄官武陵我來于抗與兄相望將一我顧畏羣為章見輒吐露愛我誨我懷不忍去甲午之冬王事有行間關及門笑書方傾我偶被命僕被春闈兄事既竣言歸彩衣謂兄其徐且歸官次或言兄病方事藥餌問病之始證若陽明鑒以熱投如火益薪其毒斑斑又不得解則益內攻不食而憤我亟作書鑒不可信其毒宜汗所言有據聞兄已病不復瞽省七月之初有僮踵門隽一紙書而無兄名我始已也　號呼僮仆妻孥少馬牧

聲念兄厚德不遐其年豈迪　弟願徐而信之斂服已畢有嫠在閭有稚在膝母氏煢煢伯也隻立兄獨奈何而亡之亟陟彼高岡永隔泉路嗟我有生誰語離愁疇昔之夜夢兄如存我憶兄亡相對涕零悲不能言覺猶有聲旦起視之伯氏書來言已得卜葬亦有期我驚以泣兄魂其知豈期愛我來與我別我望兄猶曾不信宿哭此簡書莫臨其穴兄生契闊大謬平日嗚呼已矣痛永訣矣生而為仁神弗福矣祿不榮其窮而文未昌于世知者但矣兄之著述有業在嘉將輝之使詩文有可考而兄為不亡是所願來於今而不來於後也兄之精識宜鑒斯言　祭大兄知丞文（淳熙辛丑十二月）嗚呼同氣之親惟兄尚存兄才與年下視弟昆伯父既殁仲兄之亡門戶之寄匪兄孰當謂兄其壽甫踰強仕謂兄其祿止佐縣治有母在堂有子在抱及瓜將歸閩藥一笑天乎弗祐宿疾再罹單其在官衰訃俟歸早貽我書俾辦舟楫墨猶未乾身已永訣某坐謁告僅能奔訃仰天椎心莫知所訴人誰不死兄死誠酷有志不伸有言莫吉念兄平昔期脫選曹生前謝事得秩于朝兹沐君恩敬吾兄振意兄之鬼亦榮斯投西望先隴啓兹新阡微官生廉顧影自憐手足彫零肝心脊裂生死殊塗感傷一概洪适盤洲集祭從兄雖老文　嗚呼自我還鄉

同兄之居朝言夕語縞弄琴書暇時杯酒弈博投壺雜以笑謔朋友之如自兄他徙悵不數見相過必款不忍背面兄既卜築仍復鄰墻日貫鵂傺彼棣此梁曰有蠟梅封之後堂朱欄彫砌日以榆香有舞有歌樂未渠央我來夾方錢我雙港轡北帆南別愁分兩方春之季得冬日書盈紙諄諄詢我歸歟曾不旬浹訃音忽至技得書時兄已下世天胡不仁夭此良器丹衣孔單不能濆淚嗚呼哀哉自大王父遂分兩支夕拜之後別駕繡衣繡衣父子繼蹤九泉別駕早殞兄又不延三房孤嫠衰経忝同行道感傷有此災凶惟我達蹇宦心已灰謂其接屋杖屨之陪羣從凋落孰相往來逝者之戚存者之哀數千里隔參辰則近病不問狀斂不撫櫬銜此酸辛痛如受刃流聞卜兆石潭之陽尚期言歸以送窆藏嗟嗟難兄人琴俱亡

臞軒先生集祭從兄嵩少冲文

嗚呼能不能謂之才幸不幸謂之命世有妄男子而僥倖成名亦有老文學而終身蹭蹬此志士所以多苦心必蓋棺而後事始定吾兄少年席珍待聘方聲譽之交馳屬春秋之鼎盛夫何抱璞而衒卞和之宄鼓琴而無子期之聽澤水涸而蛟龍愁暮天寒而騏驥病挽始豁然而達觀蓋未始不順受其正矣幼辱兄攜長知兄敬每旅試於文場惟兄方手審訂載乙郢而尤勤將收功於桑揄何舟移乎宿信告殮斯辰广才誰知此疾

袁絜齋集祭戴宣義文（代先淑人作）

嗚呼昔我先君積善成德燕及後昆圖學之樂萃于一門遭時艱虞老拜驚奔慶源未竭數口猶存雙親兩兄與己而五喪亂既平幸且安處嗟我微軀阨于棗梢保抱攜持賴兄以全親闈辭世終天抱痛猶有兩兄白首康共相期百年三壽作朋云何不淑喪我伯兄惟我伯兄色和氣清處己待物一根于誠天屬之愛同氣之親情義相與始終惟均典刑未泯篤老不昏自古有死哀哉若人有懷疇昔五人相侍豈謂今者兩人而止窀穸有期幽顯永隔祖奠一觴心焉如割嗚呼哀哉

元宋玄僖庸庵藁代趙聲翁祭兄文（己卯）

嗟我老君遭時艱難克承世作拓業以勤生我兄弟同母五人兄為冢子碩大且敦吾宗所望諸弟所尊若子若婦若姪若孫以及姻戚咸蒙訓言端居一室外務罔干跡與物疏心定周旋故應所及事獨萬全有恢前績夫豈偶然嗟夫世家與運凋殘往往華盛降為孤寒有猶先澤吾門尚延人事所致寧獨自天我之昆弟振株相聯兄處養望厚重弗遷隱然長城禦侮敢前我與子靜外力是宣其餘兄弟贊翼翩翩以應兄志如是有年庶幾先君慰於九泉天禍我家強者先殞[illegible]兄靜弟相繼弃捐已失一臂動作闕焉又喪元兄我益力單惟兄

之貴家受封懇惟兄之篤足裕後昆惟兄之嗣有為郎官惟兄之壽白髮蒼顏終于正寢既順且安兄志厭矣我又何歎所以悲慕鍾情天倫兄弟之中惟二人存且自兄沒世事日艱弟亦老矣無意人間惟願後人念及本原相與扶持世世無斁兄在幽冥其相先君啓于先生以佑吾門兄今就葬何日來還設祭棺前涕淚其潸

陸子方集代弟姪甥祭亡者文

先君鍾慶一女三子季弟先亡惟兄是侍兄之才德妙年挺出孝於事親友于弟姪舅甥之情尤親而寄意圖樂於晚歲舞共樂於班衣胡傾逝於一朝空物是而人非嗚呼夜雨之床猶疑對話白水之誓無復同心弃我日之耿耿即厚夜之沉沉命也奈何天無無辜惟堂泣鶴髮之母堂室抱雛嬰之孤（杲）等親親之義生死不忘有淚如傾敬奠一觴尚饗　祭表兄宋

胡五峯集祭表兄范伯達文

嗚呼表兄鞠于我家孩幼聰惠蘭茁其芽固永壽君之所鍾愛而文定公之所稱誇與我兄弟情均靡它同隊嬉戲言語嘔啞發蒙就傅唱和弦歌誦詩讀書共李分瓜居我姑喪哀毀莫加從親宿師侍祿京華數載奉喪南歸西陂寢苫泣血哀深蓼莪嶄然頭角志尚有嘉奉養偏繼弟妹撫摩天性孝友能容以和勤力耕耘姑之桑麻兄弟朋友相從相過帶經問擊口ㄱ　斫下述丘軻妙在肯次神化森羅作為文章未壯登[illegible]　一官于長沙寓嶺之阿流落雖深事業烝烝大臣知之薦登蓬瀛卓對冊陛納忠大君國論未定奏記輔臣好不可恃雖負治兵特罹疾之退職祠庭聞高東南藉藉厥聲不戚困躓自樂其正久乃監郡徙二大州廊廟思賢明詔徵求萬仁本心獻于前旅天子嘉之秘閣名收有忌我者持節分憂剖符南海散地歸休嗚呼少壯未嘗不合并既老至而長分離況外家之多難而孤露之已衰思往日之不可得已冀今來猶可致書而相綏嗚呼天乎何斯人之不淑而訃音之奄來也敬數薄奠式陳斐辭以寫予慟哭無窮之悲歐陽守道

巽齋集祭表兄劉季容文

嗚呼我生孔後舅家日微誰無母黨念我實姊幼聞母言曰予伯姊歸于安福㫌門劉氏存亡安否杳莫聞知未弁而別予孫為離母言之悲予識不忘暨識德固初捻其詳因緣拜兄則已班白誰識同出而此睽隔兄拜予母如母存焉予母見兄出涕潸然因甥念姊感今道舊至戚至疏理所無有伯範之來問兄起居謂兄無恙母心擇如肅肅㫌門門內千指惟兄典刑西溪是似今胡一疾而至於斯聞變盡傷累日歔欷予欲往哭而勢不獲諸父有疾問予朝夕邇我旬浹哭兄于堂我心往矣如此辦香兄於泉壤見兄之母為言有妹憶姊如幼嗚呼哀

哉元方聽麟集祭表兄汪思義　嗚呼公乎有人如公倫此去而不還耶公之勤儉足以警惰游公之堅忍足以折輕飢[illegible]水之共■華之樂又足以汎捲囊之頻而汗然莫之顧故天之所以富且壽公者蓋亦欲矜式夫蚩蚩者焉山穎梁壞霜露淒然後之富且壽而不媿於公者幾人況敢望其襲遺風而抗衡嗚呼公乎是雖閭里之人亦將失聲於巷哭又況某處平生姻黨之間一觴秋風雨淚洗瀾耿音容之如在悵此別之終天嗚呼哀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二　四霽

祭　祭文十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己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在宗切水聲也）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從音縱爾雅曰母之姊妹為從母）相及齠齓（齠與齔義同毀齒也家語曰男子八歲而齔齠音條齓音櫬）並罹偏咎（靖節年三十七母孟氏卒是偏咎為失怙也）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飢寒[illegible]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illegible]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illegible]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寡婦也）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孫逖祭亡弟故左羽林軍兵曹參軍文　余年有五爾實以生四十餘載而為弟兄撫髫並育接袵相成柰何棄予長隔幽明爾之德器寬仁溫厚天道何欺不假爾壽爾之緣飾文學政事天道何欺不假爾位未至中扶繞過強仕奄忽如斯嗟何及矣予忝右職爾位中司兩京為別數稔于茲頃雖一見倏已三時會合常少悠悠我思近有東訊驚言西上顧日望期心存目想當乘疾置以戒徂兩方欲再馳豈圖長往醫不及診藥不及嘗壯年殞命暴疾羅殃無一言以告訣有萬恨於冥茫長號永慟裂膽抽腸爾逢昊天威余限主事倉卒之辰急難靡寄遣奠之日奔臨莫遂痛緒彌深衰構益至今也來斯驂移時律目絕遺象心摧虛室顧天倫之有戚若具体之喪一隙情短之間歸在先後而相恤撫遺孤以流動氣

腷臆而內坼。伊物情之共傷，豈余心之忍此。蓬也未立，稷兮仍稚。以吾視之，何但猶子。神本不滅，爾則有知。精爽如在，知余心期。同蕭永絕，采藤空施。銜酸沃酹，哀不能支。

唐白居易長慶集祭弟文　維大和二年歲次戊申十二月壬子朔三十日辛巳，二十二哥居易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郎中二十三郎知退之靈。日月不居，新婦龜兒等號酷如昨，俄及歲暮，奄過大祥。禮制云終，追號永遠，哀纏手足，悲裂肝心。痛深痛深，孤苦孤苦。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兩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吾去年春授祕書監，賜紫，今年春除刑部侍郎。孤苦零丁，又加衰疾，殆無生意，豈有宦情。所以僶俛至今，侍終龜俛服制。今已請長告，或求分司，即擬移家，盡居洛下。亦是夙意，今方決行。養病撫孤，聊以終老。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吾竟無兒，窮獨而已。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斷斷。卿娘、盧八等同寄蘇州，免至飢凍。遂儕在符離莊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場官，各知平善。骨兒、石竹、香鈿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膳娘新婦看養。下邽楊琳莊，今年買了，并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了ミ。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撿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為白ミ　無不究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閑一卷，力攬肺腸，每讀一篇，血涌文字。擬憑崔二十四舍人撰序，他日及吾文集同付龜羅收。傳前年已來，合家所造齋供功德，皆領得否？朔望晨夕，驚奠復嘗來無？不諭音容，潛殁已久，乃相夢寐，相見全稀。豈幽冥道殊，莫有拘礙，將精爽遷散，杳無覺知？不然，何一去三年，而茫昧若此。吾今頭白眼暗，筋力日衰，黃壤之期，亦應不遠。但恐前後乖隔，不知得見爾無？下邽北村爾塋之東，是吾它日歸定之位。神縱不合，骨且相依。豈戀餘生，願畢此志。嗚呼！奠筵將撤，幃帳欲收。此生之間，豈有見日？未死之際，應無忘期。仰天一號，心骨破碎。猶冀萬一聞吾此言。痛心痛心，千萬千萬。尚饗。

祭小弟文　維元和八年歲次癸巳二月某朔二十五日，仲兄居易、季兄行簡，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弟金剛奴。嗚呼！川水一逝，不復再還；手足一斷，無因重連。唯吾與爾，其苦亦然。黃壚白日，相見無緣。每一念至，腸熱骨酸，如以刀火，刺灼心肝。況爾之生，生也不夭，苗而不秀，九歲夭焉。昔權殯爾，離南古原。今改葬爾，渭北新阡。祔先塋之北，次就卑位，於東偏，冀魂之不孤，庶宅兆之永安。嗚呼！自爾捨我，歸于下泉，日來月往，二十二年。吾等罪逆不孝，殃罰所延，一別爾後，再罹凶釁，灰心垢面，泣血漣

漣，松檟之下，其生尚殘。昔爾孤於地下，今我孤於人間。與其偷生而孤苦，不若就死而團圓。欲自決以毀滅，又傷孝於歸全。進退不可，中心煩冤。仰天一號，痛苦萬端。嗚呼！爾魂在几，爾骨在棺。吾覩奠酬，於爾床前。苟神理之有知，豈不聞吾此言。尚饗。

柳宗元集祭弟宗直文（子厚同祖父弟，字正夫）　維年月日（元和十年七月），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靈。吾門彫喪，歲月已久，但見禍謫，未聞昌延。使爾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為單子（一作各有單緒），健健早夭（健七到切），汝又繼終，兩房祭祀，今已無主。吾又未有男子，爾曹則雖有如無。一門嗣續，不絕如綫（卯綫字係公羊傳句）。仁義正直，天竟不知，理極道乖，無所告訴。汝生有志氣，好善嫉邪，勤學成癖，攻文致病，年纔三十，不祿命盡（一本作年過三十不卦命書）。蒼天蒼天，豈有真宰？如汝德業，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謗年深，使汝負才自棄，志願不就。罪非他人，死喪之中，益復為愧。汝墨法絕代，識者尚稀（一本作稀音尚希），及所著文，不令沉沒，吾皆收錄，以授知音。文類之功（宗直撰西漢文類四十卷），更亦廣布，使傳於世，以慰汝靈。知在永州私有孕婦，吾專優恤，以俟其期。男為小宗，女亦當愛。延于長大，必使有歸。撫育教視，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口乚一

○本韓充塞汝已久病來此，伴吾到未數日，自云小差，寢不覺便為古人。茫茫上天，豈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飾以殯殮（殮丈忍切指宗），寄與高原。死生同歸，誓不相棄，庶幾有靈，知我哀懇。

李文公集祭從弟祕書少監文　祕書少監十弟諱之之靈。惟君文行脩絜，夙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推挹，遂登諫省，蔚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祕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頓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音遽至。嗚呼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孰知？嗚呼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邈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摧傷，懷貫心骨。有酒在觴，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執其辭之，亡矣長別。嗚呼哀哉！尚饗。

宋晁太史集祭從弟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月朔日，兄某遣姪淞致祭于亡弟五郎之靈。嗚呼！昔我先祖，教訓諸孫，蚤聞詩禮，惟我弟昆。叔父入官，有才未試，病厄其生，半塗而逝。流風餘澤，宜在後人。如何不淑，壽止中身。古之盛時，兄不哭弟，今也忍焉，驚心隕涕。死生隔闊，道阻且長，何以寫哀，寓此奠觴。嗚呼哀哉！尚饗。

蔡端明集祭弟文　專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弟開封府太康主簿七郎君山之靈。嗚呼！吾至家始五日，得汝訃音，以六月七日感疾，終于官。哀苦號叫，驚迷失次，反覆思

應汝之行於父母孝謹於兄弟友悌於當官涖事公廉無私事細大莫不盡其心焉天鑒孔邇汝不應不壽而少亡豈赴告之者謬也發書尋繹皆姪彝與將生手疏日月苦疾終始無一謬者嗚呼汝其死矣吾聞死而復生者若秦之謀人石勒之子是也猶幸其非望又涉旬月無有來問嗚呼汝不復生矣汝之永訣矣二親並老早暮涕泣望祭千里之外汝之妻孥必歸江南旅櫬異鄉不獨生者悲慟使死者爲有知銜恨九原終古無已嗚呼哀哉吾自五歲與汝從學及吾年十五再就鄉舉汝時十三蓋亦與焉衆所指目期必遠到其後三年與汝北遊京師吾先得官爲臨漳從事及罷歸汝復登弟還家騈首拜慶鄉閭榮之吾佐西都留守幕府汝時選注太康西來過我留遊久之去年吾忝對讎麗名書府汝以畿縣繼來相見今年夏四月吾謁告歸覲別汝於國門之外誰謂此別爲生死之別乎嗚呼哀哉疾不臨藥死不親斂殯不拊棺吾恨如何汝即死寧無一言以別我乎豈赴告者忍不書也將疾力而不暇及耶其亦忘我於無言耶吾於汝愛爲兄弟而學業爲朋友每聚義通夕若出入經史記傳浩博貫穿吾不在汝右遠振諸理論吾或有先焉汝有遺文吾當録次以傳于後汝子猶吾子也教爵養育侍其成乀乀書土則吾志足矣嗚呼

哀哉吾材與藝下汝遠甚乎臣矣吾力薄而倚重思此益悲乎居職論當世得失卓然朋有方人者今豈復能力於是哉聖人推天引神以錫福降殃於善惡而作民鑒至於善不及福而惡不及殃學者惑之然則賢而夭孰謂其不壽也惡而壽孰謂其不夭也君子之論人也在賢與不賢耳不繫其壽且夭也汝之行之學之文雖不充壽吾謂之壽也夫何恨哉獨手足之念無所窮極古有達觀之士一死生而超乎無有用是哀戚情愛吾不忍爲也嗚呼哀哉語言嘻嘻寂而不聞有饌陳前不食不飲魂兮何之其無知乎吾徒自苦耳其有知乎吾知汝之悲與吾均矣伏紙顛倒不盡所懷嗚呼哀哉尚饗劉攽彭城集祭亡弟縣丞文　前年四月汝來見我念汝當官才高志果於以求名往無不可故我別汝恩而不傷汝行無幾報汝婦喪十旬未半汝繼以亡何辜如此不淑不臧豈我不德感此咎殃我心猶疑謂汝在官後來不歸一別終天我年尚衰六十有幾前喪汝婦兒女失恃我矜汝孤誰與撫視我重傷悼鬢白目翳日月流逝爰及祥祭几筵將徹在禮有制招延淨侶廣作佛事益乎無益自盡人意奠汝以詞靈其髣髴嗚呼哀哉尚饗劉學易先生集祭弟法曹文　月日兄某與弟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弟之武法曹之靈我等流於荒裔纍罹酷罰零丁孤苦弟所委悉六月晦前得疾雖病尚能言語屬累後事適朔以來昏閉三日以及大故舉家號呼殞絶相屬門戶一破萬事瓦解頭緒錯選無所措手阿爹旅櫬別寓新興阿姐望殯未測所向汝之孀幼法當歸鄆豈肯違汝易簀之言訊之有司謂當奏畫孀幼呱呱亦以事訴萬里跋涉是歸之死溫存煖熱要吾二人以此壽量遂卜近郊其地丁向西北牢然構爲新宮百步而遠又弟三子長業宗實後汝九日亦復夭化祔于室隅同就安厝嗚呼哀哉蓋指之後人理了足萬事體歇尚復何言而汝兄與弟身任百責日重一日誰助我者此於吾弟能忘懷耶平時語言一大事法綢晉鄉重推所信可死且不昧唯此一念恒毋淪溺世間諸緣自有次弟以吾二人殷動辦護似無足憂汝目不瞑豈有戀耶咄汝往哉捨此癡愛違後三日有酒安慰骨肉皆臨尚顧歆茲播芳大全集黄山谷祭知命弟文　君歿荆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俾侍有兄弟夭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卜旅殯僧坊雖遠王靚理則安實無驚無恐扶將上攀絶勸一觴君其尚享鄒道鄉集祭乚　彙諸孤久已十五年

而痛念罔極賴以自慰者乃　人至此極耶老母在堂左右奉承方且兄弟同之孰謂爾獨遭不幸耶爾孝弟著于閨門忠信推于朋友恭謙和厚見稱于州閭神宜聽之介以遠福而乃位不正九品年不滿於五十果孰使之然耶嗚呼已矣尚何言哉今月癸酉將舉爾柩葬于德澤鄉王莊之原前視先塋裁二百步惟祖惟考爾其往從之若夫爾之子猶吾子也教之誨之以成爾志以無忝于爾後則吾以爲己任焉爾固可以無憾惟終天永訣痛切心腑不勝骨肉之情尚饗韓駒陵陽集祭亡弟子頌文　嗚呼哀哉吾自庚子別汝而西值亂漂流相望天末去秋得信知汝在吳猶冀暮年兄弟相見忽得訃告摧裂肺肝病吾不知葬吾不送山川悠遠币祭復將追惟平生無復生意嗚呼哀哉昔在童丱違業讀書夕同衾幬情義寂寥汝性靜嘿不求人知胄次了然下筆疊疊先君鍾愛望汝有成中歲病瘍又涉憂患主氣摧沮奄至淪亡嗚呼皇天不仁甚矣吾嘗叨冒薦汝爲官及去朝廷輒復譽處使汝沉滯罪實在吾修愧于心何能已已聞在浦江頗有遺愛彼人重義寄寓誠宜老大臨川亦非安處而素業已盡不能往彼遂既有立必能保家族吾明年即爲蔭補庶從祿仕以承汝後男婚女嫁吾並主之汝尚有知皆勿顧念吾嗔遺賊

自謂必死豈期今日屢哭同生飛服未除須又繼去悲來傷人吾衰豈久臨文涕淚已矣何言

林季仲竹軒雜著祭德和弟文

嗚呼同祖所出兄弟八人十年之間半委埃塵天寒鴈逺哀叫求群每論此事相對酸辛邪知今日倘又及汝誰同奉祠誰與御侮門戶衰頹誰撑誰柱于姪頑冥誰告誰語死我老矣萬事休休所望諸弟收骨山丘何辜于天不汝少留後者先之孰測其由人之爲言昏嫁未畢我思男女雖無家室獨哀賢弟去無還日文以辦哀千百之一嗚呼哀哉尚饗

德和弟卒哭祭文

維紹興十四年九月四日從弟德和卒哭斯臨某以團欒時醪侻而酹之曰嗚呼吾家汝賴如鼎依足足之折矣禍莫斯酷日居月諸奄焉卒哭去去何之庭空草緑衰切予衷物改于目尚想平生陳此肴蔌嗚呼哀哉尚饗

祭寮院弟文

嗚呼吾弟其信然邪其不然邪其信然邪旬日以來書問連綿取而讀之墨猶未乾其不然邪何溯得逺來必非謬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于天何豐其才而嗇其年志氣凌厲横騖孤騫瞬息千里不俟着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吾汝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顛汝爲季子兄所愛憐赴官江左期此承顔日夕望汝來至膝前　之間邪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兄惟我與汝自幼　僅立門戶苟免飢寒方飛折翼半涉失舡誰慰庭闈之衰月誰教原隰之急難誰受子姪之付託誰同文藝之討論誰倚扶攜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吾方吞聲飲泣含悲茹酸記音訊以問日月強笑語以奉晨昏吾親之寛亦汝之安也吾已瀝懇于朝言旋故園隷爾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姊幼女責我當專儻溘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恨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尚饗

寮院弟小祥祭文

維紹興十年四月望寮院弟服制一周某以酒肴之奠侃而酹之曰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誰無兄弟唯我與汝變故洊更年幾幼學大難是丁汝存母腹數月乃生我保我抱迨爾能行我訓我誨期爾有成天卒相之否終則傾而我三人皆竊科名服興就養亦以將迎往往隣里指以爲榮方汝做裝赴官金陵我守東陽道路所經庭闈儀望不寐至明禍起倉猝廼訃之來冤鍾少子母之至情銜哀忍泣不敢以驚詭通音訊示若生平終所不忍惱其餘齡牋言疇昔窮苦自憐殘編斷簡寒窗短檠得句相賞疑辭共評豈唯寮弟實曰良朋汝亡競與妾歲有聲意氣萬住翰墨縱横王良秣駒千里于征出門輒繫罔究脩程茲予來歸寂寂戶庭奄及小祥百感填膺花藥草翳几席塵凝境隨

念改淚應心零八十之親誰省誰寧一門之事誰經誰營哀哀嫠婦呱呱孺嬰儻于塞責相見佳城嗚呼哀哉尚饗

寮院弟大祥祭文

嗚呼日没復出木落再榮哀我人斯于何其征門巷苔委几席塵凝空存遺像廻對青燈歲月流邁霜露洊更奄及祥除百感填膺惟死與生晝夜之經匪我不知涕實自零勿念老人甘旨拘寧勿念諸女終當有行我獨念汝才力從横蒐爲不施遂即幽冥酒汝所嗜酌之孔盈對我不飲若爲此情嗚呼哀哉尚饗

王十朋梅溪集代人祭族弟文

嗟吾宗之薄祜兮如吾弟其無多方妙齡兮確有志乎琢磨將興家以詩書兮變習俗而丘軻荀戴月之少假兮持此心而匪他庶頭角之成就兮異蒼穹之足摩云予命之不淑兮遭不起乎沉痾凋朱顔於鼎盛兮脫綠葉於庭柯驚好夢於須臾兮委青春於逝波嗚呼雙親在堂兮贅髮皤孤兒嫡婦兮柰若何凛霜風於玄朔兮埋爾骨於山阿酹一觴而永訣兮覺老淚之滂沱

張廣遠惡集祭弟彥取文

惟我祖父凡十六孫群居出處如鴒在原孝友之聲決于一門或斡蠱用譽或從官顯親内睦外禦手足義均遂道日肥人無間言雲駛川逝歲月其奔或壽或否孰亡孰存言無恙特在者二人人生幾何又復哭君諸孤在疚實傷吾（中闕）兄官南豐卒殯其身拔攬言還行路悲辛卜葬有　訣亡魂嗚呼尚饗

許景衡横塘集代人祭弟文

嗚呼凡人之生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事父母以孝而畜妻子以恩此天性之同然別恭順慈和若汝之所存今汝之死也脫衭育於未央割定省於晨昏偏親八十扶杖而送柩少妻稚子呱呱而撫棺此豈汝所願欲邪將造物之不仁紛行路以慘悲矧爲汝之弟昆葬車既東往安丘墳惟是天性之同然與凡汝之所存今則已矣尚詒慶於後人汝有知乎寔聞我言

潘良貴默成集祭季成弟文

嗚呼哀哉汝在襁褓已負英氣三歲識字人皆汝異咸曰吾家產此神童年甫七齡秀爽疏通我居鄉校安貧自適携汝相隨日均飲食迨我仕宦汝入上庠學問日新落筆成章角藝秋闈兩預賓薦未即翺翔忽遭時變紹興乙卯解褐來歸歸拜老人閭里榮之旋登仕路不歷州縣書局道山卓然自見出倅九江行及瓜期誰料汝壽而止於斯嗚呼哀哉去臘之朔聞汝山訃我抱寃痛無所赴愬延頸舉踵望江之西汝疾汝病何者爲醫恨我在逺嗟我無翼誰其使汝而至於極嗚呼哀哉汝之性行汝之人物汝之文采汝之器識不獨親者期以逺到凡厥鄉人罔不稱道奚止一鄉爲此旦評縉紳之間亦浸有聲胡爲一夕遽潰于成嗚呼哀哉自汝之亡柩涉

大江悍悍孤遺行李渺茫使我日夜悲憂攪腸今汝亡來丹旐還鄉生死
永睽心重畫傷嗚呼哀哉天禍我家門戶衰替兄弟六人四人殞逝顧我
老矣豈久於世哀情無窮鄉寓一祭

九江祭季成弟文　嗚呼季成吾日夜望爾及瓜而歸胡爲一旦遽以訃聞予使吾驚呼跳擲痛裂胷髓而罔知所爲嗚呼天禍我家何不絕于衰頹疾病之身而乃奮爾方興未艾之年予吾遣人馳赴九江歸爾之柩與爾之孤吾忍死以俟它未暇言嗚呼痛哉

祭亡弟仲嚴文　嗚呼哀哉兄弟六人幼同苦辛我雖先仕養則食貧囊官京師菽水奉親爾在髫齔時方青春揮毫落紙文采日新赫然聲華厭服等倫謂卽季齊以昌厥身誰料數奇動輒邅迍垂二十年有志佛伸嗚呼哀哉今歲孟春俄失所怙我奔未歸始聞親訃荼毒餘生同爾孤露既奉窀穸日益號慕摧裂肝心爾病益痼邪氣乘之下泄上吐醫者百療反成結聚每一爾視惘然失措意爾強壯茲實災數日夜以冀平復如故何期一夕捨我而去嗚呼哀哉仲嚴仲嚴爾飄飄遊往之氣自此不可得而見矣琅琅論議之音自此不可得而聞矣徒使我哭如崩雷洟如懸河瞀瞀然不止鴻鴈之失序睽睽焉台司手足之傷戈嗚呼哀哉惟平生志在一丘自喪老妣欲亡以　一流泊然於世殆將

無求期在晚年康樂燕休杖屨　予此志弗酬一嬰疾病卒莫之瘳嗚呼哀哉金盆之山小[illegible]　基木已拱考妣在焉我當竭力護爾之柩從葬兆域以圖不朽此亦爾之志也嗚呼哀哉惟言有終世情無窮矢辭棺前以寫我衷嗚呼哀哉

祭亡弟仲嚴文　惟靈之亡八十四日松楸之南卜地云吉群峯競秀嘉木爭出爰作幽堂溫然聲寂冀日丙午歸爾是室惟我鴈行飄零其一駢首痛哭涕淚交溢冀以告哀靈兮昭鑒

李忠定公集祭九弟司法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七月丁卯朔　日從兄具位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從弟司法九郎幼成之靈惟靈天資純茂孝友溫恭雖曰未學內行則充掾于吳興夙績甚著摘發姦伏已有顯譽江浙弗靖從居閩溪兄季相從如塤如箎雖攖疾疾不廢言笑藥餌之扶尚期壽考我來江南再三惜別言則涕零如將永訣閱時未幾遽聞訃音心焉如割慟哭霑襟言念先叔友于先公施及後人有來雍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之美吾家爲懿汝少先往吾衰幾何閱水成川前後之波雖夭何傷雖壽何羨幼化茫茫晝夜之變千里致奠聊寫我哀無滯南方魂兮歸來嗚呼哀哉尚饗

陳亮龍川集代妻父祭弟茂恭文　嗟乎茂恭子真死耶吾以子爲氣壓耳今撫棺而無聲七日而不復嗟乎茂恭子真死耶八十之親皤然在疚余老且病子左予右裂母之肝斷余之肘余將尾子而問焉不知天高而地厚嗟乎冤哉去冬十月之交余得疾危甚謂旦暮且不救悲兒話別交執其手不孝之責賴子以沒首歛泣吞聲以寧其母何意危者之獲存而安乎無疾者夜半負之而徑走耶嗟乎茂恭子之生也竟何爲哉經史子氏章分句剖大雅之文一一上口詩不杜而則陳文出韓而入柳歷宋不能執騷以居前頽楊相顧釋筆而斂後世精其一子無遺漏至於純明果敢端方孝友言動有常進退有守愛君憂國不忘吠畝皆是天資而非矯揉斯文推子以歃盟有識期子以大受匪予知子予亦自負百未償一竟以不偶蓋世道之所關豈一門之私徭嗟乎冤哉生兒孰不欲其佳有弟孰不欲其秀生而奪之不如無有子之二孤足寬而姊子之自著足以不朽獨余母子何恃而久是以頓足呼天長號大慟問子能自寧於九泉否神明昭然來歆此酒

代妻祭弟何少嘉文　嗚呼吾弟棄我而去曾莫我告今又葬矣迫期而報欲辦一飯形影相吊有東無西徒此號叫強學力行汝才既邵愛敬且發汝心皎皎汝不自欺人亦汝保何生之圭而奪之早汝今且病有妻尚少汝往安乎予庶克紹覆載無了　不能供到闔關變

化其端固妙兄弟一體隔世身　不存其身惟其感召吾夫視汝形影相照臨穴不及背此真[illegible]　一日七驛空焉悔懊搏酒薦禮爲我一酹

唐仲友說齋集祭念五弟文　嗚呼事有悔而不及恨而無窮悲而不可及解者未有若吾之別汝而行汝之捨吾而逝也王事適我不得終視汝疾日夜引頸冀聞汝瘳月行未周訃者在門慟哭東望欲拊棺一號而不可得也吾悔吾恨悲何可解嗚呼我考清白平止中壽諸孤煢煢貧不自給吾每與汝卻顧恐懼曰吾兄弟承先業若屋四楹苟傾其一壓覆是同何圖一旦壯者先折嗚呼吾與汝親則手足義則師友汝登吾推吾輩汝冀肱折翅墮吾何聊生臨訣之言痛徹肝鬲嗚呼吾門衰悴一至此邪歲在辛卯喪我猶子曾是四年汝又竟夭庭芝階蘭嚴霜春隕吾宗孰亢吾業孰繼直諒多聞邈不可復見士友雨泣而況於吾嗚呼汝性媺惠汝識闊達讀書爲文吾不汝逮期汝萬里出門折軸天邪人邪吾不能知視汝不終惟悔惟恨嗚呼汝娶十年一子不育汝妻則賢三女何怙繼絕字孤吾不忍汝負命不可期吾寧自保念此而悲誰其能釋嗚呼汝自幼多疾比年日侵惟醫惟藥汝惟吾聽汝疾未瘳吾別汝行汝猶以書來諗吾猶望汝以生數百里間鬼交鬼動每一夢汝豈旦必聞問雖汝

既逝亦復如是吾實負汝汝亦明吾不得已邪嗚呼猶子與汝忍死之蜀吾皆不得聞必曰以先塋爲歸則汝二人之孝友素志卜窆云吉汝神其寧士俊惟汝擕亦惟汝誨吾纂守符使歸會汝喪一觴致哀汝尚有聞汝書汝言吾敢不汝復道長風淒淚墮清血念汝如存萬言何益嗚呼哀哉

周益公大全集祭子柔弟文　維紹興二十二年歲次壬申七月丙申朔二十四日己未兄具位周某謹以清酌之奠告于亡弟子柔十解元之柩昔吾弟之病革命大化而投諸清冷之淵我知之矣慮以遺骨累兄也故忍死以爲是言噫嘻痛哉寓棺佛寺今二年矣會仲兄調官西歸始得返君鳳山之原雖川浮陸走未免手撼頻而一勞永逸蓋將從先大夫於九泉惟兄不友戀嫪寸祿拘牽文禁既不得共載而西又不容引紼而前寫苦言於一奠抱沉恨以終天冀英靈之未泯涉遠道以安然趣庸齋逮來館集祭弟帳幹墳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再控辭不獲已祗拜命行造闕庭違遠松楸不勝悵然敬以薄祭見忱爾其鑒之　弟味道漳州使君祭文　頃哭大兄執手淚墮猶云斗粟賴爾同歎爾遷奄殁今我哀惸吾宗不多又弱一個爾心甚乎爾丁丁貞爲善若渴棄榮如唾神何所疵乃降之禍天道親仁欲則　軻倚早蕆矣勸分事影繼聆謖廖無拜勞舞諱　乡恐心如摧摧孰知永訣不報疰可抱恨一方莫過兹甚遣亻化爲一面亦睽爾子書云爾逝如卧目未暝聞猶能寂坐何去之速駭愕書儒莫視爾險淚皆盡破傳聞漳泯號泣道左追感循良襲黄治課生於桐鄉見留香火於爾奚憾況子克荷裘于隻影嗚聲誰和摘瓜至蒂獨留碩果每一慟爾不覺哀過幾欲無生凡百廢惰爾旐來歸爾鬼安妥英爽凜然盍夢於我一樽酹爾文寫悲衷　爾于掌銘孝誠通天欲持鐘粥以至三年吾爲爾思只有一子過於毀瘠則將何恃況其稟弱風寒易鑠若更蔬腸胃氣轉薄先王禮經以義酌情哀至滅性以不孝稱吾爲之懼俾勿茹素爾尚祐之顯揚事邾

祭弟漳州使君文　月正元日上親擢兄於要列控辭不獲被旨趣行即日就道惟是日夜念弟未得寃穸今茲兄有遠行無由視爾葬事思之泫然流涕惟當執筆以發爾幽光非祭弁白此忱

劉後村集祭古田弟文　嗚呼憶去秋之行役至太末而相遇惜六年之久睽懽一夕之暫聚遂联床而參語屢更僕而績炬既刹落於驕榮亦究極於歸趣嘆學識之精詣訝顏髮之蒼素串蹤驗而忍發馬睨踞而迴顧謂衣錦以趨庭廼苴麻而陟岵味書辭之悲哽述割痛之深鉅棘吉日而撤葳徵鄙文而銘墓子御

卸而端居余觴謎而汰去方夜雨之尋盟忍曉風之吹訃承父祖之嬌傳起群從而獨步少穎悟而有聞長秀美而無度見弧鼎皆辟易先千夫獨贊熛罘得雋於名場寖通籍於選部揮判斤於盤錯發新意於陳腐實士林之挺出划吏幹之尤裕始不諧於俗好終難掩於民譽奈何俾之幽憂且重嬰以沉痼氣上拂乎雲霄命卷隨於朝露嗚呼哀哉豈負抉其逸才致時運之多捂抑寃覩於天巧雖造物而亦訴惟再世之文獻將一脊而投付意文藝之必嗇爵長麻而無籍情本切於倫紀事兄關於門戶莫致詰於杳冥但可諉諸氣數痛莫痛於季父之未窆哀莫哀於四子之失哺胡不留于衰瀧同之阡畢尚平之娶胡不待我爲鳥衣之游賁患違之句悲寒落之鴈行陳非薄之雞絮嗚呼哀哉

祭工部弟文　與子同胞六十暑寒粤自髮髦至勝衣冠燈火共親齏鹽剖虀止則聯棲飛則接翰以記覽言子敏我須以才思言子瞻我慳去而宦游子易我難出與世接我危子安我如射侯百矢所攢子如美璞了無瑕瘢嘗再立朝不善剸鑽泊三典州動拊凋殘邦人愛之若龍與寬互市之清閑於夷蠻屬者致紀起部握蘭儀徙借留慰被撫騤我滯鄱陽子留泉山江闊脩阻得書絕艱聞有奇疾客滕理間不以告我畀几　呂環鵲白朝堂爲易名藩既肸郡紱歸覲悲顔　氣戍逆吏叩關自言病起舉步蹣跚茅山福地本忝清　乡多以旌考槃我屢約子宦情已關山林之樂水菽之歡豈必鐘鼎贊於瓢簞及茲謎逐謂言檀欒歸路得訃嘗血未乾覩國九喪兄髮亦斑門戶寂寞婦兒弱孱子焉往哉棹臂不還法書停披素琴罷彈齧石誰磨名蓋誰肯獨餘詩卷皆手自刪靡事礀鍋亦無恍筆唐人高處極力追攀水心佳評亘古不刊生前之榮一鄧兩輔身後之恨千緒萬端舊畜不腴新廬未完遺言琅琅聞者悲酸稿髮鍾情忍閉闔棺鵠原孔懷桐與哭栽不瞑子目幾裂我肝寢此卮酒捲秩洗瀾嗚呼哀哉

工部弟祖奠文　嗚呼梅鄉多風天寒歲暮人家相戚瑾塞北戶汝何爲哉魂車祖馬捨此先廬即彼中野吾辛勤一生養汝侍老汝兄汝弟賴汝充宗汝姊汝子仰汝終身汝拜臂長逝略不返顧六親之人相與悲哀慟絕號叫汝而不聞也然宅兆已成時日已練前之悲哀慟絕號叫者雖欲祝留汝而不可得也悲夫豈不甚可痛哉汝數有盡我哀無極族族送汝幽明永隔嗚呼哀哉

工部弟掩坎文　嗚呼吾當大耋之年失鍾愛之子固已無腸可斷無淚可滴矣別臨宅穸痛如之何然逝者之復於土猶行者之至于家也西山之麓汝所游憩汝安歸之以

蕃汝繼嗚呼哀哉

祭六二弟文

吾翁七子鍾愛在季翁棄諸孤君猶髫丱晝荻而訓賴有母氏識之無字了棐倜義粹美之質非由矯勵精詣之言不假絺繪周選賢能漢拔茂異君獨何為羅舉求志一生不屈三紀虞待盡敬極孝閨門之內安行實踐鄉黨之際先緒如綫賴以不墜君趣棲遯我仕跋涉且耕且讀味書之味靈桀水硯相對不厭捲卷遺忘質君博記下筆矗淺愍君苦思蓋如是者二十餘禩每曰樂哉家庭講肄我睨腸環與君分袂別幾何時聞哭中鎖常日清談不屑鄙事一旦瓣慷俯同群碎絕無蒙叟皷缶之意但有安仁悼亡之製我竊憂之累書寬譬彭殤同盡人生危脆中年以後不宜劬瘁君有近訊附銅魚使上勸加餐下諷早退我感君言如決去計我方景慕漆園傲吏君亦依佛崇桑彥士所望甚狹帝必余畀夫何歸涂或以訃至猶謂謁傳耿蘭之類既審其然慟絕仆地同產凋零奪五存二君健且爾我衰奚恃外姻內族迎我蕭寺問矜其問不見愛弟徐問何恙不疾而逝其於去來如屈身臂彼方外人視此有愧兒女尚幼婚嫁都未天其或者假我數歲當以身任尚平之累嗚呼幽室將啓小齋永閉有倡誰和有問誰對老人目枯以血續淚斟漫觴奠祭

亡弟二居士文

嗚呼哀哉冬之間可哀惟弟汝方再朞吾母傾逝疾無毋擣矛廟食無甘肥衣靡鮮黼年既踰冠我始擢弟建鄴儀真文何官卑祿薄救水僅纔覲没家分汝能自勵雖乘雖芋力勤樹藝舊穀出貸餘帛盈篚云何不淑晚失伉儷訃誤續弦囊空二婢娉去奠留弦續終弃鄧物變遷鬱悒歔欷成此尼疾百藥弗治痛楚呻吟以迄于斃嗚呼哀哉脩短有數離合有義數可柰何義無私聚講之不明兄罪曷贖汝其有知宜自悲此家產雖薄欲均所畀女侍所歸資遣未備責皆在兄汝勿屑意喪服既成式陳初祭汝女汝歸汝于及婿以及姻族濟濟在位嗟予老矣而失同氣追惟平生淚血盈眥魂兮不昧來鑒來歆

葬亡弟祭文

嗚呼生而有死人道之常生而多艱既死則忘汝之末路懷其可悲汝則亡矣我悔何追兒女之托一屬于我猶有鬼神我其敢墮兒必知學我當勉之女將有行我當遣之我力雖薄我志未昧當加之意過汝之在汝之素志死從先妣故葬汝姊不遠一里吾祖吾宗後先相望脩竹茂林鬱乎蒼蒼涓日合葬此月丁酉前期三日將起汝柩又前一日率汝兒女與族長幼慟哭別汝有肴在列有酒盈卮汝靈昭昭其母吐之里巷依然親姻具來汝獨何之嗚呼哀哉

亡弟小祥祭文

嗚呼哀哉朞而練是曰小祥蓋孝子至此始練衣練

冠而朞之喪至此釋矣夫感霜露之變君子猶必有悽愴之心況死者日遠而生者日以卽吉可不為大哀乎深惟吾弟之沒孝拳於愛女弱子惟女夫怙恃煢然無依猶幸及吾弟之存已締姻茅氏既葬而遣之既遣而婦姑夫婿之間相安難於遽歸故練祭不與幼子知學日延師誨之凡吾弟之葬女之歸與延師之費一出於兄不以煩姪輩蓋吾弟田園不多蓄積不素貲廣則家無以立故兄不敢不勉而恐吾弟之憂其家不異於生故祥以告二姪今雖甚和居喪以來亦未見失德然血氣方剛猶不保其往吾弟有靈尚陰相之嗚呼哀哉

祭外弟文

惟汝直諒之資誠慤之性推于親黨信于州閭不幸家貧早歲外繼暨余出仕請命親庭挈歸之歸授之人情宜所甚願而汝更遲廻謂方其初我以貧而弃遺彼以絕而求繼已弃而復取之不原其初不仁已繼而復絕之不顧其後不義不仁不義吾何可安雖然首丘之狐不背本也銜環之雀不忘恩也吾其敢主一而廢一於是竭其力於此以供人子之職仍其姓於彼以致二老之養供其職於此而不忝所生致其養於彼而不孤所養事雖不聞於往古而使古君子處此其應變從權委曲兩盡亦可以愈此謂其俯養無愧周應壽介期頤何期一朝遽隔千古烏乎雖然人患無居而汝已有宅一區人患無田而汝已有四丈夫子則亦既足矣夫復何憾惟是宅成而虞而更事猶淺田園粗具而戶門細故猶未有任責者則汝亦何能無介然故疾雖已亟而心猶幸生氣雖已微而神猶不亂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吾少多難母喪弟病而兄不顧家吾父為貧所驅在家日少吾與病弟得不死於髫亂則惟爾母是賴爾同生兄亦吾季弟勤苦務學謂當有成以報爾母甫冠而死吾豈忘之已許以爾第四子為爾兄後凡吾所有異時此子與吾子同之猶有鬼神其敢違情凡爾家事吾當自力惟是吾年已高吾視聽已衰齒已搖髮已秃目訃在世曾幾何時方將委家事於汝以休吾心而汝反委家事於吾是吾身懷幸而存吾心殊未有寧一之日嗚呼哀哉嗚呼痛哉指木一知治命不復更易其它寒暑之服略具不止可斂手足形而已惟是東園之地宏下僻窄非神所安汝言雖在耳不敢苟徇尚別圖之今既大歛謹率汝家人成服以告呱呱之子向也斑衣今也衰絰汝猶有知尚忍見之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外弟大祥祭文

嗚呼惟我兄弟五人庶出者二汝實居幼方汝之生吾母之死已久吾父假館金陵書報得男吾父且喜且憂吾今四子猶不免於飢寒又益一為其何以為計蓋及其未有知也

求者予之會有以陳氏告者汝之所生幸其家之近而鷄犬之相聞也幸其累之輕而衣之可營也不乏於使乳下乎啼飢而號寒也故乞與不斷旣興而吾父聞之亦曰幸甚後此十有五年吾始擢第大常未幾而汝所生物故又三年吾尉江寧而汝同胞兄又物故吾念汝所生鞠育之恩汝兄情義之篤而吾與汝天倫終不可泯遂白吾父取汝以歸以陳氏父母老無它營不能一日捨汝而生也使仍家陳氏而往來兩閒比陳氏父沒汝旣盡為人後之道始使汝將母而歸與吾同門而異戶後十有餘年而汝母始沒生事死葬展也無憾自汝之歸凡吾所以事親所以營家無一不與汝謀汝之為人誠實而不欺正直而不阿忠厚而不刻故一家之中上下愛敬內外信服吾方建汝新居之成兩家之子弟皆壯有立吾與汝盡置家務幅巾藜杖逍遥田里以樂餘年嗚呼孰謂汝居未成而身已死予子甫壯而服已終乎嗚呼哀哉夫三年之喪旣畢則死事已矣惟當為生者計吾昔雖取汝以歸而汝尚仍陳姓況思有大不可者凡今民庶之家皆不免科役惟嘗仕者則否吾幸藉先世之澤忝為命士吾父以鄮典列於八品凡我同父之人其子若孫皆　全自別於民庶而汝姓不復深恐諸子或未能自取科級以之　親可不為大哀乎故父及汝凡廷未徹告之家廟　逐劉姓惟留汝長子為陳氏嗣或應嗣陳氏者疑於無公　嗣絶者謂無子可以立孫若爾則汝子之為陳氏孫不亦宜乎若夫家之田宅皆所自營不相侵奪家之長幼皆有定序不勞強捱則又甚易知甚易行汝靈不昧尚歆聽之嗚呼哀哉

外弟諸子歸宗告家廟文

吾先考以家之貧早以季弟庚出繼陳氏後以長兄出外長弟殘疾第二弟達民實與同胞兄又以疾逝復命庚以歸為之娶婦為之立家亦旣有子子又生孫矣不幸亡沒今已祥祭其應宗姓不復後有科役非異姓親所能庇謹及祥祭之日白之宗黨俾其一家盡還劉姓惟留已娶之子為陳氏孫世奉其祀惟吾祖宗尚寵嘉之

敎吾觀鶴山大全集哭宗五弟文

嗚呼天乎何使汝至于此極也汝質聰慧扶植門戶將於汝望焉而不自謹疾夭喪盛年發婦幼子今將疇依言念及此涕泗横集郡紱攸繫汝病不及視藥汝死不得憑棺負汝多矣遣人以奠將誠臨風一慟涕筆俱下

哭宗三弟文

嗚呼天禍我家乃至此夫自諸父淪喪中外弟兄相依為命脫喪未幾淳甫兄舍我而去今僅八閱月而弟亦相從于九原藐是餘息亦何爽於久生也諱音未既舉室號慟乃挈挈羸並走蕭寺為位而哭神亦有知以歆余薦乎否也

哭叔州弟文

嗚呼昔在我大父有子七人以其一以後高氏自諸父即世二家兄弟相依以生今其僅存高氏六千石而魏氏之從唯予與汝予仕王朝得罪南遷汝貳成都汝守簡守叙行理之間歲時不絶知汝盡瘁民事寔昭令猶嗇身我行縝靖王略汝德日懋予心寔寧上恩寵鴻俾予以故官還里汝數奏記予問道所從出訖于十月之望予書尚歷歷也艤舟夔子忽予凶問長號永嘆義不能生嗚呼予將誰望矣予汝之齒少於予汝之自持其身則癯於予而汝猶不可恃乎我祖父辛勤立家嗚呼其自今誰與共守孤拜稱室自悼至壯雖其字之而敎誨之予汝委有立志紹聞嗇德學脩行明仕于州縣恍謹肅恬所至稱治今而止於是豈惟天禍我家方時多故匪才弗義而又弱一箇凡在善類不汝盡傷乎道阻且脩冠我為捷撫棺一慟悠悠其何期乎銜哀矢詞聞道馳使以諗諸墳廟儐類我先靈數旬之間得反其田里則尚與其二三孤圖所以送汝終事凡汝欲為而未及者予尚有辭于責乎嗚呼哀哉尚鑒茲乎尚饗

茲乎趙孟堅彝齋文編祭持要弟文

年月日赤兄弟某等祭于孟三郎推帥僉文林之靈嗚呼騏驥千里出　墜地應手碎裂惜哉傷哉惟汝聰明肇自弱齡翩翩文　且胄薦摽名南宮前矗拾芥取青充其餘力學靡　盼工雜著旣博且宏施於宦業緯緯有聲三任五考弁　吳入淮幕府選表暫飛五鴉棠勲亦早未歲為期秩改班到達業窮宦期汝非小奠汝騰驤門戶有耀天乎不仁竟爾已焉不使之終老郡方汝疾殃相望一方莫究病源攻其膏肓或云服餌殷匪溫良果因之而致損傷邪抑一定者數不可加其短長郡爾兄在都聞汝病亟相從訂訊日者龜莢布蓍算揲咸弗謂吉短燭寒宵相顧失色的報未來莫為汝詰摧搗急腳言計歷歷曰季冬九日日未斜側天亡若人鵩鳥入室又相與掩泣街衢猶與此言之非的也誰謂汝之俊偉汝之光碩奄然一逝真成永隔嗚呼哀哉寂汝悲者丁男未胤覩髮半白及此云亡叢變允極命汝之繼歸汝之胄事責從長木應禽卒書報汝父相與綢繆挹月舉掛吊汝毚毚汝尚知否吾淚血滴尚饗黎

定齋集祭亡弟允夫文

嗚呼哀哉吾弟允夫生稟令姿言不妄發行無小疵種學良苦緝文甚工一命不霑萬事已空嗚呼哀哉死生常理人孰不然惟予不壽遽弃盛年脩短有數古今不齊惟予無後誰其嗣之老母哭予少婦哭夫何所歸咎天乎人乎況我同產唯予二人予從我學我為予婚我仕我已莫不我隨踰嶺以南泝江而西水浮陸走雪虐風饕如予

龝脅宣甚其勞我不知止乃以累人子之屬疾得非我因病不我告懼貽親憂養成此疾百藥勿瘳棄我而死嗟我之屯奪我賢弟天胡不仁臨絕語我以柩東還居官有守欲去孔艱我亦何心忍爲此留露章丐祠行矣歸休先護子喪權厝毗陵它日改卜必求佳城顧我終鮮影隻形單念予長往魂孤骨寒安流以濟勿恐勿驚渥酒告哀有淚如傾嗚呼哀哉尚饗

林亦之網山集代陳敎夫　弟壽夫文　元年春三月乙未十四兄以酒殽魚羮之奠致祭于故壽夫十五弟之靈嗚呼汝何促迫乃爲此沒竟滅其身無尸可哭亦有敝廬於斯百年誰是客死汝乃不反九十之母懸懸汝歸一日南風幾回倚門豈謂汝死已閱數月衆屋一號眇視天末汝有幼婦汝有弱子我不敢哭恐慟其母堂之左辟招汝魂魄無限傷心寓此卮酒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文　元年夏四月既望越十有二日壬午故海陽四十弟以是日掩土從父之兄三十九兄以卮酒家饌哭之墓下且誄之曰少年登科少年宦遊少年而死於女無所憾一匠之墓阿雛未能祭而吾爲之祭此汝妻汝母所以搥胷裂肺欲嘔其血者也

代章由之祭弟海陽尉文　冬十月既望越浹　厶海陽縣尉四十弟之柩歸殯于珠野原頭三十九兄以杯酒々　彐哉嗚呼冤哉汝不緣寸祿汝視南潮陽數百千里　扌無緣髮突如丘山嗚呼痛哉嗚呼冤哉人孰不有死ㄏ　亻其死也汝母老矣汝婦幼貌復無所字汝如之何其死也凶問之來吾哭之累夕即招汝之魂魄爲汝之主謂喪有無後无無主也親戚閭巷朋友姻舊來者哭於我所視靈坐之旁闃然扶者莫不長嗟痛涕以是爲深冤也吾走兩驛徬汝之柩汝母見我一哭幾絕汝婦憑棺而立自己不能哭嗚呼痛哉天之禍人無乃太甚耶既而阿母呼我言曰吾與幼婦兩身一命惟汝生死之汝能生我我即活不則吾二人不待及門而死也語畢拊膺大哭吾亦哭如是三呼我皆哭吾亦三哭卒不曉其語汝之兩男乃從其旁而申予固不敢逆母之命然予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母曰汝夫婦尚少此非所當慮吾之子死矣吾今無所依倚汝其許我即有令醜子扶經隨以入汝不許我則速持我之柩來我亦不顧此命也嗚呼痛哉吾無父母阿母即吾母也吾母以生死詛我吾其敢逆之哉質之古人有名其從弟之子爲穀者蓋取其兩家共此一子也昔有是言吾其敢逆之哉雖然汝婦今有遺娠苟男也即以醜子歸于我或我更得男也則以此男爲汝之後而阿醜亦歸于我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然則吾誰欺欺天乎吾惟有一子如之何其續汝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

馬碧梧玩芳集祭亡弟總幹文　嗚呼紹定之元先人即世兄纔九齡弟甫四歲我生七年亦未毀齒母抱群雛家徒四壁晝荻而教採梠而食食我猶艱教我誰即維方氏姑欲抱汝去曰勤齋翁實能訓汝取諸其懷涕零而興獨余從兄詩書相和帶經而鉏飯牛而歌每嗟予季講習若何更六寒暑徵一音郵母懷弟康命我往求川谷之長林澗之幽行即其家忽遇諸塗曾暨魏履燕牧與俱翁耄而荒予娛以僖我心不决告母還諸又閱三霜始勇一行泥塗濺濺雨雪彭彭遂扶子歸俾學我傍來書受徒負笈從兄簡編之樂絃誦之聲或雖三號或夜參半忘食已晡燃薪欲旦我擢儒科棄此先園予自矜喬魚躍于淵我官江圻去此東岡子自婚媾鳳求其凰戊午初薦我留家巷姦回曰丁以癡物相合者冥升背者遠放其人虎視其黨雖盱嘖有煩言慊慮愁居子於此時而奉鄉書辛酉再薦我列朝紳便嬖曰林以吠犬狺請誅嚴齋欲誅其身我對延和細爲上陳本朝家法不殺大臣無滑此手以傷吾仁一言蹇蹇萬目睽睽究我者我奇怒我者我麾子於此時而薦胄闈謂爲援仲再進再嘖謂爲不遂孰憑孰翼以賢　以門品授秩嗚呼哀哉命鄉論秀一第崎嶇惟有司不月　天下無邦既中年之鬱鬱又睨厥之皇皇伊寒尸々　始忽亢而懷姤孰投簪而欽衆忍號山穹乃熟黃粱臨絕　何琅琅曰懷抱其靡終以妻子爲余累念予平生諸緣略備婚嫁畢團兒孫孔峙先人之緒業未蔑姑氏之蒸嘗有繼僑顏齡之關天可含笑而入地維昔之時老不哭少何令之衰兄哭其弟昔兄之亡三人行而損一人於易爲損今弟之歿二患貌而弱一个於傳爲危有丈以觴無決可揮如身無臂如車無軏孤鴻失侶獨唳雲長庚孤明不陪月嗚呼哀哉尚饗

九日祭亡弟總幹文　維着雍困敦之歲無射之月亡弟總幹止堂君三年制終將以良月祓除其兄某乃莫菊之辰奉糕酒之奠別靈筵而告之曰嗚呼古人有言閑居愛重九之名今我不樂獨立無同氣之親嗟余季之冥升閱黃花之三零始而挽棺外舍中而設几中庭終而隙駒迅馳祥琴成聲吾寡兄弟而弟忍也孰敢違先王之禮經然則酒能洗胷中之磊隗菊能制短世之頹齡予感物思人兮涕泗橫流今懷昔兮寢夢驚吾嘗與君奉母齊山江涵秋影欣然適携壺之趣又嘗與君從兄東府風吹松竹惻然感對床之情或寵鑿左持或雲液細傾今辰何辰酌此醁醽故吾今吾視此伶傳刻終年之大病將鬼趣而入形腹彭亨而不能納糧聲足雍腫而不能踰柴荊嗟若

君存能不我矜余又安能登高望遠臨流歎逝拂汝君山之陽而視汝白雲之京也靈兮何之鬼兮何營將爲浮漚爲飛塵弃我捐我即九原之昏昏抑爲祥雲爲慶星福我壽我驅二豎於冥冥乎嗚呼明年縱健人應老昨日追歡意已遲非東坡九日懷子由之賦乎鴻鴈池邊照雙影鶺鴒原上憶三人非涪翁九日懷知命之句乎彼懷兮一時吾懷兮千古圖辭寫哀有淚如雨嗚呼哀哉尚享洪适盤州集祭樞弟文　嗚呼親則手足義則友朋少有同志刻苦聚螢聯中科目闕步蓬瀛權理詞禁遂陟樞衡自昔監郡始相契闊三十年中少會多別細數從容七十其月團池相望苦竹冢宰對酒賦詩曾無虛日建康之歸依君有疾日望藥喜扶衰何必天乎不仁鵩鳥入室蟰腳情話今折其一悲苦填膺傷感陳迹酹此一觴淚若泉出　樞弟周祥祭文　嗚呼終天之訣于今旬歲想象平生屢飛清淚風梗鶺原暮景煢煢傾此一觴悲在心髓　樞弟葬事祭文　嗚呼生死之隔忽其三年追思友愛陳迹依然松檜成列日追新阡靈輀將啓丹旐翩翩隕淚清酒痛橫九原　參議弟祭文　少小嬉戲今也白首屈指終更扶羸色酒天乎降災弟及中壽千里對旌樞奠此一觴老淚盈袖　代弟祭文　霜風獵獵吹戈長翼茂松之下維

彼靈丘卜云其臧祖載有日陳靈其歆止宇

溪陽先生集哭羅三弟貢元堂長文　胞翁之三足長兄不幸早世惟吾與弟形影相依從師問學夙夜勤奔勉嗣前烈某庚子叨弟老不欲仕弟猶奮發隻影南遊期于有成歸光儒門此弟之志也既篤不弟夷猶東南於焉久留豈弟之心哉丁未之夏某廷于入對胥會西湖之上吟風弄月怡愉對床不勝其樂弟勸兄留兄勸弟返不能相謀東西各別脉脉臨岐曷勝嗚噎爾影一分萬里魂絕十書九不到何以為懷哉城都別時弟許甲寅西歸癸丑收書又復愆期約遊南岳某日夜相望冀一相見聚首商畧避世優游遺老今年春鄉先達有召對者某丁寧修書約與弟會豈謂弟已於去年仲夏不救嗚呼痛哉兒輩已久聞喪過某病不以告禮制哭泣於是有缺甫喪麻三十日而奄及小祥手足之義大有不論可勝痛哉就喪有禮我不敢廢某未第貧不能留弟於蜀既仕祿薄不能迎弟于南使弟流落萬里辛勤而終生不得相養病不得相救死不得斂殯不得盡制某之罪也終身之痛其有窮乎弟自幼能悅親事長事先妣極孝敬某與兄姉皆不逮也先妣鍾愛無斁刻不念弟此事可以格天地而通神明加之勉勉勤勤尊賢師友德行文學世罕其匹兄謂弟必膺

五福而止乎是真可悼也一孀二孤已命男某應夬卯尋遣人往撫州迎接歸川侍奉教養某來即見尚能顧此俾克成立以慰弟志弟之著述亦為姪搜收藏歸川以圖刊傳九原庶無憾也弟嗜音詞魂氣則無不之兄聊具一觴以寫誠焉昭明有融髣髴來歆李濬軒集祭亡弟成老文　爾於兄弟其生獨後死則爾先誰執其咎下從先人爾又何悲配食時祀悠悠我思　祭亡弟仲老文　去臘汝手字方喜汝脫厄雖未免臨汀之行然大率若不足深憂者揮淚遺書相勉以處患難之道無何老僕不忠聞汝感疾於南劒妄意以為時氣委其書於何氏妹而還方再遣汝仲子而汝之病革矣嗚呼痛哉方其病也不得拜汝之藥餌遺至氣脫脈盡而不可救暨其亡也不得視汝之屬纊求必誠必信以斂手足形此生者之所甚恨也天其或者爲舟西來在途旬餘始達故里既易棺衾骨肉環視其面如生哭而問諸左右則知汝臨終之際也善其言及所以區處後事歷歷不亂亦可謂收之桑榆能不自同於醉生夢死者矣嗚呼哀哉吾兄弟四人仲季相繼而夭原其致此莫不有由然一物之成敗係於數者尚可以推況稟天地之中以生者其不苟爾汝之語能歸之於天則我輩自今固可以忘言矣焉得之之日月有時命汝

諸子奉柩以葬鄉周於棺家上昉水秀拱揖顧抱汝其安歸以利汝後若夫先疇典籍可以業子孫使中饋量入為出而緩急不失其序諸子各隨資稟而士農不失其職至於維持大綱兄與叔弟當分任其責則汝之門戶折而復振尚庶幾焉竊為不然徒有區區之心亦末如之何也已一觴之奠錢汝永訣慨念同氣不覺淚血　再祭成老　維淳熙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壬午朔初二日癸未兄某順同姪道祖以家饌清酌之奠別于亡過百十三弟成老之靈天禍我家一何慘也吾先子實生四男命叔氏後仲父其居膝下者三人而已吾年十四遭失所怙零丁孤苦汝時生纔數月甫及成童恩苦危疾內則吾母日夜保抱外則劣兄請祈救藥幸不至夭長而傾巍眉目如畫吾以幹蠱為己責專勉汝以問學資性警悟衆謂必大吾門不幸先妣棄背兄弟出處不齊遂復分異汝較藝舉場往輒不偶伏闕上書入儆不召長年道路固已喪志況經人間憂患可悲可愕者亦云不少矣無何仲氏忽蹈禍機蔓娶其鄰往往而是至於臨危下石者未必非平日親厚之人吾惴惴慄慄重足仰面傍徨乞救動遭白眼求其一出言一引手欲解我於皇圍者蓋亦鮮矣汝乃欲揮三寸舌沆沆求援信乎其氣沮致疾以死嗚呼見

哉痛莫甚於此矣四人之中吾年獨長仲秀相繼下世今其存者惟吾與叔氏同氣之親猶有四妹一則心疾不事三則隨官四方相見有時彫零若此老境何堪汝為歸入諒不復我顧矣嗚呼哀哉吾能撫汝以生不能起汝以死能友愛於身存不能致力於喪葬此吾抱恨於無窮然吾之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人不勝天久矣汝英爽如在豈不吾亮耶爲聞葬期相去止隔三日牽叔氏及遣姪會忙具奠意復不爲姑用見勤拳勝一觴想念平生終天之訣腸裂復蘇尚饗　祭表弟史浩鄮峯漫録祭表弟吳叔懷省幹文　惟靈學足裕身材能幹蠱刻意儒素思紹父祖場屋失利生計益窶出贅異縣朔立門戶攻苦食淡銖積寸累迄于有成居列倉庚我實中表常加存撫晩膺於朝遂擧贅組捧檄丹丘摧酤是豪廉介自將一毫不取意其遠大享衢闊步豈伊微疾遽終官所嗚呼哀哉他人有命旋子封姉他人有家歌童舞女惟吾叔懷儉約如故憂歷丘山樂無緣纏年踰上壽竟亡羇旅此鄉黨親戚所以悼其晏暮有貧而不享猶其平生徒勞而無補也二子弁喪靈輿克擧尚祈肖似以昌厥緒我欲往弔江山脩阻寓哀薄奠有淚如雨劉後村　表弟文　嗚虖吾念伯姊歸汝季女不腆齎裝散如風雨　具汝老戚身僨家

肥汝復何為以鵃為餌母愁妻夕　婁醫銖劑石酒良術莫施嗚虖伯姊何罪季女何負　兒女誰撫汝之二親併汝三喪卒哭之內當卜龕藏兒入從師女長擇匹猶有鬼神此語可質吾老多感逆見臨之履此一觴汝寧不知嗚呼哀哉　祭男宋戴栩浣川集

玉山祭男德茂文　嗚呼痛哉余為父不明使朱彥明醫汝以致此耶彥明東山下一賤隸耳比年以來人稱其善極鶩疾所至必結里巷之稚狡者為之耳目以故交口譽之汝試太學來歸得病七日已汗逾三日無故忽再熱余與妻千三伯丈議之以為食傷邪則飯粥窬合不下咽矣以為風邪則重帷複帳之外未嘗闖首也妻伯丈治余疾效應若響余以其非專科欲參用一人而妻伯丈以彥明為薦適與衆論合余悅御從之孰知其二證莫辨見傻自賢汝本虛羸而連進石膏湯以速汝斃耶汝既逝之後旋聞彥明一月之內殺者三人南郭之何下淺而殁以陰為陽也新河之李胃結而殂以陽為陰也數日而汝繼之又復以陰為陽豈彥明茫無知見但逃丘懲劉而汝適嬰其鋒耶汝且死彥明謂已平復而謂侍病孔嫗之脉汝必死既而皆不驗彥明之無術較然矣嗚呼痛哉余自病後怔忪過事惘惘感於衆論所謂心官不思而蔽者妻伯丈訣辨如雲牽屈其

生人亦挽而從彼何耶豈汝大數有期如繩斷之必有處耶抑余獲戾于鬼神去冬不死而移禍於汝耶將彥明汝之怨對而假手於醫以殺汝耶汝之聰敏慈孝鄉黨知之朋友知之姻族共知之余將勒之堅石以志汝葬今未暇述也姑撫余之所恨所悔又者而告汝汝夙昔不能飲散肉近益衰減所嗜唯鰕蛞鯖鰒魚又數齋素齋則作湯餅麩炙而已今用汝之所嗜置之靈几汝去絕一紙光動額墨神識了然豈以死隔音賓耶翻其來臨對我交慟嗚呼痛哉劉忠肅公集祭谿文　祭于亡男奉議二郎之靈惟汝孝于父母善于弟兄行已應物一以至誠橫逆不校憂樂不驚少自刻苦以取科名安其所傃克有厥聲士林同詞期以公卿嗚呼哀哉德吉氣靜此壽之理吾謂異時必將賴爾天胡奪之遽先吾逝白頭衰年哭爾壯子事之顛左有至於此嗚呼哀哉書來報疾汝批紙尾凡數十言常時無異云偶大病十去八矣豐言無他數日可起本不馳告念非得已地遠思親願還一弟辭意怊怊有叙有紀但惟所書多不成字中心悶默憂恍如醉亟遣壁先朔日訃至嗚呼哀哉天之賦汝亦既粹美反嗇其生使不少俟其誰牢持必有所以豈曰偶然自生自死殆吾不修釁惡積累罰鍾汝身汝則何罪聞汝臨終妻孥守視汝父汝母汝兄弟妹無一在傍四

顧歔欷若有所屬索筆與紙手不能持強諦其字曰不幸千萬可獨爲此嗚呼哀哉又聞前年赴官遣鄙出門傍徨密語二季曰此行閔忍不自意安得休哉同此庭侍柷勿告吾懼貽親累豈汝自有所知魄兆已至使吾蚤聞必留汝止而不吾告何所牽制嗚呼哀哉又聞初疾風寒爲厲頭目痛昏大壯脈體付之庸醫語爲腳氣諸所毒藥連投大劑一晝夜中數十下利陽脫陰竭外浮中痞浸以消泄上益呕噦才十餘日攉此艱壘至于大故神不亂昧豐手不仁殺人何易欲雖有定豈無冤者嗚呼哀哉人之有生會歸于無浩浩萬古瞬息須臾其間長短何較錙銖古之達觀宜此萬殊禍福同戶彭殤一區忘情齊物與天爲徒吾視斯人豈無愧歟情累纏著若有根株八月庚申兒汝喪車慘慘儀衆栗栗黎纛聲慟親友數聞道途天高神幽吾哀莫呼江盡海竭吾淚有餘勢隔面目嗟何及乎唯有盡心撫汝諸孤松楸之下一室山隅以俟歲月歸汝先壠陳古靈先生集

祭仙孫五郎文　嗚呼仙孫生汝七十日未熟汝面汝遽亡耶黄巖之別舟中抱汝不覺出涕深知汝幼不利遠行過在父母復將誰見吾在京師聞汝之歸擧家疾疢十死四五凡十月餘日不得汝壞一書心亦驚憂然又聞汝于母康寧不復省察豈意汝遽如此耶朋友家人具知汝事諱不

吾言故吾今日之心猶望望然欲即見汝孫益來汝儂書又諱不言及得李甫先生書始知汝誠亡也嗚呼仙孫汝負吾耶吾朋友四五人皆憂驚髫髮未有嗣子吾又多病不保久長及汝之生始安吾心故吾日夕冀汝長立上奉汝先翁之祀下以繼吾之老豈知汝遽如此耶汝將不為吾兒則不如勿生生既不幸而人亦當使吾見而訣之焉使吾於身置汝不足於心也吾嘗與汝孃言人之於骨肉無老幼生則相養死當葬埋封識使之不忘聞汝亡時孃亦不待聞知未知置汝於何所耶汝身幸存是天錫吾兒也汝身不存吾生何樂也吾無意於世久矣思汝先亡翁與二兄亡婆泊與世母皆早世墳墓未安常欲買一山族而葬之合官盧其旁以老吾身今汝又亡吾志愈決矣使吾今日即居顯官享豐祿以苟富貴若吾靦與吾子血肉在土於吾何安雖然吾今日之力未能圖之尚須任滿河陽罷入遠官可六七年汝身尚幸存即圖南歸卜盧墓事瘞汝於亡翁之側安汝於吾盧之旁吾心始安焉嗚呼仙孫恨汝未知吾言汝知吾心之苦否也今遣梁益歸請汝孃洗酒瘞吾文於汝旁以安汝魂汝能知乎嗚呼哀哉

黎瑞明集祭八廷評文　以酒肉之奠告汝廷評八郎之靈天之理不可推人之事不可期嗟爾生而純明宜百其福冀爾大成以熾吾族奈何生不及壽仕不及祿作善之慶昌云反覆噫情莫若父子之親痛莫若死生之別情深痛重腸胃分裂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十朋梅溪集祭孟丙文　嗟嗟孟丙吾幼兒也七歲而亡吁可悲也汝生而眉目分明神氣清秀骨有伏犀之奇也聲音琅琅語話了了而世事稍稍能知也吾與朋友講習二兄侍立而汝必隨也吾徒數十人汝類能識其姓第名字遞而品藻之於其私也吾謂汝早慧如許他日必未易量豈意止於斯也吾之所飲恨者既汝之病救汝之遲也初亦謂汝起止輕健豈數日之間遽至弗支也生於村落所恨苦者無妙藥良醫也致汝無辜由我之罪茹苦抱痛無窮時也當汝之死家禍方殷而仲兄之勢尤危也吾方愴惶驚怖不得盡下殤之禮以葬汝遂殯三匝以哭汝情雖鍾而恩已虧也汝今死已百日矣汝母方獲視汝之殯而吾方獲祭汝以詞也汝昔在襁褓婆鍾愛汝今附葬于側魂魄必有依也汝父母親戚朝夕哭泣以思汝夜常夢寐以見汝冀汝有再生之期也天地鬼神憫惻汝之横夭釋我之罪愆使復為吾子以慰暮景之思也汝或夤緣未繼現識有知當隨父母以歸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三　四霽

祭

祭文十一

姪　唐韓昌黎集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方無日字。文苑作貞元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文苑郎下有子字。今按郎子是當時語。雖不必存亦不可不知也。今從補之。）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憶記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往上或無吾字。）又二年吾佐董丞相於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孥（補下或有事字。）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佐上或有又字者。上或有使字。）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或有兩圖字。一屬上句。非是。）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謂或作為。而下或有先字。）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方云蜀人文房什云退之祭春視荒荒今俗本作茫茫非是陳后山詩平陳鄴毛視荒荒本此也。今按古書如荒忽之類皆一字也。意義多相通當存之。）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存方作在。）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去或作知。）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或無其夢邪三字。）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非上或有者字。）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業或作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明方作傳作是。）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壽方作年。）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

為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蒼下或無者字）。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志氣方作氣志）。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樊曰。汝之子始十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之後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耶。）又可冀其成立耶（十或作一。方云老成二子。曰湘。曰滂。以季子出繼。則湘固宜十歲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往往而劇（比或作此）。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為憂也（而下或無之字。憂下或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斯下或有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或作日月）。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或無如字。言或作時）。（今按。陸德明經典釋文序。論當時語音之訛。有曰。而如靡異。則此如字即而字之轉耳。不知當言月日者。蓋言耿蘭之報。所以無月日者。由其不知赴告之體。當具月日以報也。）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東上或有蓋字。方無其不然乎一語）。今吾使建中祭汝。弔

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或作葬）。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方無終葬二字。願下或有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憑其棺。窆（陂驗切。下棺也）不臨其穴（憑上臨上或並有得字）。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相養以生。相守以死（行或作何）。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方作盡）。（今按。或當作待盡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或無此句）。尚饗。

胡文簡公集祭姪文

維紹興十一年。歲次辛酉。四月己巳朔。二十三日辛卯。叔積中。兄宗古。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念六郎貢士之靈曰。吾於汝年則長矣。體力衰矣。汝年未十五。則少於我也。體力方強。則不如我之疲也。吾方賴汝持門戶。張大宗族。庶幾逸我以老。且百年。託汝以子孫。吾雖瞑。無遺恨焉。嗚呼。孰謂汝遽舍吾而歿乎。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衰者全乎。汝之孤弱不克塞。汝之母則垂年矣。皆吾之所深憂。吾既失所託。而汝反以是累我耶。汝則瞑矣。吾百年何能瞑乎。嗚呼悲夫。尚享。

宋林艾軒集祭王郎文

二月既望越決日庚辰。叔具位林某。以觴酒肴蔌。告汝秘校王郎。孺人五十六姐之靈。嗚呼。吾在嶺海。聞汝夫婦。相將來歸。一夕遂迎。春風滿屋。我涉里門。中表畢來。獨汝夫婦。蔽寄荒村。我懷仲氏。涕淚如注。更須一往。撫汝之孤。尊酒告汝。悲恨何窮。尚享。

元方德麟集祭姪鍾祖文

嗚呼。七袠之年可謂壽矣。華亂自腴。曾何歉乎。此榮啓期所以樂。而顏淵所以為康也。存順沒寧。吾知子無待於外矣。嗚呼。百世衣冠之緒。一門骨肉之情。又忍見夫輀車將駕。而千古之永訣耶。祖奠一觴。予其知也耶。

代祭姪汪道夫直夫文

維年月日。故道夫直夫將歸窆于黃山之原。霜風凄其。丹旐翩然。斷壟殘照。驛驛其將下。素車白馬。躑躅而不前。於是季父某。駐其柩於道周。酹而哭之曰。嗚呼孟也。幹父用譽。庶乎家之楨也。嗚呼仲也。惟學遜志。庶乎業之榮也。嗚呼天地。數殞璞碎。而不使之成也。霜風丹旐。可盈盈也。寡妻弱子。何煢煢也。竹林棋墅。恍宿昔之隔生也。埋璧黃壤。予何以為情也。嗚呼。子也尚於此乎歆。

表姪宋孫燭湖先生集祭表姪某幼明秀才文

嗚呼。事有不容於前知

數有不可以預期。德或爽而為憾。善或終之以悲。人生孰無一死。若汝之死。則吾實莫知其所為。吾之族。親固少。其業儒者尤少。業儒而可共學者又加少。自我先君。蓋嘗歎息於斯。而惟乃父。我之自出。視我先君。亦步亦馳。暨汝伯氏。亦克自立。惟吾兄弟是依。汝昔稚齒。而我宦游。及歸自蜀。見汝始冠。而甚愛其天資。我之在鄉。汝不我離。我牢琴川。復以汝隨。汝疾而歸。我送以詩。我己未之滿戍。急官譴之百罹。繫窮途而相望。汝隱憂而涕洟。幸再歲之來還。汝疾平而尚羸。吾嘗疑汝骨清寒而難壽。猶默謂汝眼端秀而一奇。數我書而酷肖。聽我言而善思。澹外物以無好。儼晴室而不欺。蓋其生也二十八年。未嘗有子弟之過。若金玉之無疵。嗚呼。吾是以嘗欲扶持以成就汝。汝何忍捨我而遽死也。捨我猶可。何忍捨而母而兄而遽死也。吾邑前大夫常侯。世為名家。身為名人。汝惟幼賤寒族異鄉。欲交何由。去年之春。侯初訪我。為子求師。吾未有以對也。而汝來自外。適在吾傍。吾愕且喜。即以汝授侯。自是每得侯書。未嘗不稱賞汝。傳聞一邑。遂皆知汝之為善士。當是時。而母而兄以德以善。蓋可知矣。然汝仲氏代汝舘。舘曾不兩月。忽夭非命。是則因我舉汝。而使汝家不見汝仲氏之死也。抑猶未以為深悲而甚憾也。而汝於侯。膠漆目堅。侯解而西。苦欲汝獨。而母

而兄皆聽汝行汝之別予意雖踟躕然豈謂其終天之訣乎汝客帝里來
傳我死想汝心驚宿病復萌章既相聞書來勤勤買藥求方勸我自防尋
報汝疾亦已就康胡云又病遂止於此嗚呼是又因我而使汝家不得見
汝之死也其能不悲之深而慟之甚乎哉雖然汝為何人生長何方而常
侯一門內外百口附汝如子弟哀汝如其骨肉醫藥棺斂毫髮無悔而吾
常侯親為奔走浙江之上具舟徒以濟汝使汝伯氏迎汝之柩不勞寸力
輕行善達以送而家是孰使之然歟莫之為而為者非天歟莫之致而致
者非命歟然則汝雖欲勿死於異鄉其可得耶雖然汝母老矣去年哭一
子今年又哭一子雖曰非我累之實亦由我致之吾猶自悲且自慼而況
於汝家也汝喪及門吾既哭汝吾嘗適鄞汝葬未決脫或後期不克臨穴
用先一奠極寫予哀嗟汝已矣無復望矣然予之文固不足傳於世其萬
而有一傳則汝之名猶可托予以不腐於汝足矣嗚呼汝靈其克知之哀
哉痛哉
妻父宋李壁雁湖集祭丈人張大卿文　維嘉定四年太歲辛未二月甲
寅朔二十一日甲戌子婿降授朝議大夫丹稜縣開國子食邑九百戶食
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觀使都運寶

謨大卿丈人之奠嗚呼盛德故家蟬聯奕奕文獻世遠益綿維公鍾
美穎脫妙年有萬載籍馳騁貫穿發為詞章其筆如椽雅奧郁穆鍾磬在
編書兼八法鳳舉鴻仙錯落繭素秀勁清妍維公之才自視無前藝業之
富蔚如山淵充其素意圖像凌烟早僅詞館晚載月班有欲援之持素英
躡彼佚側目遽起而挺瀋條使旨妻謹布宣徽逐所至封懋癉砭緊此全
能世孰與肩晚探至道妙極幽玄擺落萬累咫尺三山要其指歸洙泗之
傳蝶順之江鏡瀉明顥蒐騎侍側養伴參鸞紳綾景從文義虔研何意一
疾亟棄而倦酣彼膚回波浸株連所羈山嶽所挾毫消嗟嗟先生乃困奇
偏晚遂投紱高節獨全維其言立並美儒先褒綍游下光照埃蜒緊公之
女相我豆籩教飭有素甚淑而賢寅緣登門十閏周旋惠不自計出嬰世
患乙丑之秋遠使幽燕兵禍已作公憂見顏逮聞其歸喜形詩篇旋以亡
狀任參扶顛不敢愛死惟辱知憐一聆公喪焦心破肝婦病在牀隨翁入
泉禍釁併集我亦南遷汝水峩峯蓋將終焉皇覽下燭萬里西還室空無
人誰不煩惆淚盡遺掛餘悲莫消趙來拜公墓草芊芊圖書故在堂奧依
然而我已衰脫齒童顛緬懷疇昔斷斤絕絃賴有令子顧我拳拳宛如公
存栢茂石堅爰夭忱詞釃酒盈船其靈未泯其鑒精虔　又　祭外舅張

大卿文　猗歟公先奕葉簪纓時美無裕寔鍾名卿才郎峻明蚤有顯問
鵷鷺汗血高厲遠騁一登蓬丘游最外庸歷傳所臨穆如清風仁深拯饑
全活萬計文業必親周有寬滯肅儀南宮廷尉是司議法不阿讜口乘之
休于中閫要起旋仆惟其蹇侃卒與時忤挂冠不愈維天子思尚以書詩
誨其里人從養于眉時過我廬室邇人遠公懷弗紓謂予遄歸老同獻歌
遽棄而先嗟哉柰何公之吐辭王質天葩豐約中度自是名家晚探道
真益自骨髓浮夸剥落妙契一唯春秋會論亦既成書心所獨詣前無諸
儒予雲不興此理誰晰藏諸名山姑待後世如某愚陋獲登公門以離甥
舅情實弟昆少狂高論弗能下氣公受其才弗我孔異別公而東歲行五
春承之榮林恩大無裨方丁危疑深入旄餙義不敢辭頓貽公憂問關主
還豢跳便坐出非無名時則未可公許我忠以詩數褒修攘有序予盡良
圖屬兵既交軍償將夫上思囊言俾貳宰席宰辭弗獲棟橈是虞方佇砭
石書來計俱吁嗟乎公而止斯耶升直禹謨綸言甚華組弗大施是則有
命所哀若人風流頓盡公女為孝哭不可聞語我銘公公受予文歸當如
言令繫萬里將誠菲奠淚血盈旨周益公大全集祭外舅王察院文　維
乾道六年歲次庚寅閏五月庚辰朔二十六日乙巳壻具位周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舅提刑察院王公之靈嗚呼公有通經博古之
學而不盡施於事業有撥繁濟劇之才而不盡見於施為官雖通而人猶
悼其屈年雖高而志未向乎衰此中外所共悉非親黨得而私也惟鄙不
肖為公所知二十年間有合有離往聞公抱病於南溪之上蓋嘗冒彭蠡
之險涉長江之危曾是四旬之綏慢然隔世之悲雖徘徊之累月迄差池
於葬期念佳城之一閟候芳歲之三馳粵自江而徂浙忘雨沐以風吹逮
弭櫂於故居懷握手於平時何英姿之凜凜乃封土之纍纍跪陳辭而薦
酒恭無言而寄思嗚呼哀哉尚饗樂軒集代祭丈人文　年月日丈
人提刑林公之柩出將葬于藍前山塢丘耕方某以腸酒豆肉哭酹于道
周從甥趙淳以遺先執初獻嗚呼我三人者均受庥恩昨者送公顯顯歸
軒今者送公杳杳歸兔有限緣法無窮乾坤耕也自少忝遊公門我族雖
斷公如女存我男已長則公外孫公培其枝實痛在根在某之婦有二女
昆皆嫁而死情鍾莫分挈以婿俱隨公守藩飲食教戒欲報難論淳觀猶
子先儒格言誰能踐履從公請婚乃如孫姪分餘公溫況此一層施寧惲
煩治家埋部同是一源嘉謀厲刻肉徹天關惜哉繡斧未究平反用雖不
盡留付諸孫朔風鈴鼓寒日旌旛云徂何往歸掩高原何以告忱匆匆酹

樽何以告哀汪汪淚痕。代祭婦翁文　吁嗟丈人吾母氏之從弟吾爲丈人婿不五載而賦斷絃之悲今二十年而蒼顏白髮來哭丈人之喪嗚呼五婦未嫁而姨氏已寡婦翁舅靈茲焉並出哀麻嗷嗷曩時之人惟將氏姨也嗚呼骨肉凋落頭顱幸存顧今妻子疑是前身淒涼生理禮亦風懷何以爲酬惟多出涕而已矣　又　於乎已矣平頭六十周非長久甲子一周亦非不壽血氣方剛已能學佛喜溢顏間與人無忤我爲子壻敬公長者公亦愛我如其息也我有男女初生男家公撫二孫愛憐豈涯豎舟夜移起尋無所公德滿懷瀝爲危髒炎炎夏日慘戚如秋行行柩車問哭少留於乎已矣　代祭婦翁文　於乎誰無父子父子摩空十載聲名繼徒南宮一第誰無罕能延世父子負郎門戶不替孰哭難見瑩管題輿孰哭丈人河源大夫我來請昏亦慕君屋豈謂登堂再拜而哭寒日朝光萋鏵前將欄路一觴語人不能長　又　嗚呼昨者所媒來則相許謂識吾翁眞淳我語我亦何今感君特達異哉未見死生契闊三酌道周曰公女婿何待拔雲自多隕涕　又　嗚呼進士甲科邦人喜悅待官七載赴官幾月有人於此爲禍非常幸公之家薄田有種遺物戲場翻覆變化達者爲常人以爲訝伊誰之柩坎此山阿官職雖卑姓字巍峨念昔先人與

公交處顧我小子誤蒙推許我雖託昏在公身後想公有靈享我斯酒宋葛勝仲丹陽集祭外舅張朝散文　嗚呼元豐季年公墨諫紙攄忠論事慷慨奇偉可羅可行曰此曰彼逆鱗敢嬰懦者興起流離十霜以閔自喜紹聖簡未擢官大理適臣讒言文中御史帝曰汝僉召升軒陛間陳纚纚朝綱國是帝用嘉之言傾其耳謂當施行徑躋華仕如何南萁簸成哆侈都饒陽進尺退咫天不慭遺乃終于此惟公少時趣尚洵美浮念雜好如華塵滓沉涵摩經該總百氏陰陽星歷醫卜方伎一物不知爲身之恥蓄藏既多會無數問關没身命也天知昔我弱齡從親漣水公實奇之有擧無詭謂器萬乘謂駒千里恩勤綢繆乃妻以子出入門牆且踰一紀不我鄙愚教載撫視孰謂半塗遽失憑恃公介之婦又實女弟贄幣未行已隔生死丹旐有翩言旋歸止遣辭寄哀泣濡輔几尚想平生歆此嘉肴尚饗蔡[illegible]之達[illegible]文堂集祭舅劉奉文　某罪逆不孝故春三月扶護東下秋七月與丈人相遇于維揚時丈人氣貌悅懌步趨輕捷矚視有力飲啖陪常威謂壽祉方未艾也拜別不半年凶問奄至嗚呼哀哉尚忍言之邪承靈柩毗陵某方泣血待盡不敢違几筵前詣喪次謹遣弟某往致薄奠伏惟尊魂持垂鑒祭劉給事集祭張宗博文　惟公沉識偉器見于風成登

擅辭場領袖後生旋宰劇邑治煩有聲受佐大府趨來帝京擢贊宗藩公族是程優游靜退利徑靡重有識咨嗟躁進革情謂公見知臺省飛纓云胡不淑禍患相仍綿延累載竟殞厥靈嗚呼哀哉如何不肖舊辱公知館我甥室時布衣提甥剪拂綢繆到今闓非公之賜何以至斯昔公罷歟遠歸海涯我亦去國假守淮西相望天末江湖渺瀰孰謂數月公訃遽來聞問驚怛肝膽沸糜龍斤來歸公喪在堂入門望帷涕泗已滂嗚呼哀哉謂才必達公乃困阨謂仁者壽公壽不多悠悠蒼天曰如之何公有令子克紹厥緒公今云亡豈復茲慮惟我鈍頑凜凜危懼厚德不報尚期末路敢以菲薄恭薦情素冀公不昧歆此具粗彭汝礪鄱陽集祭舅子發文　元豐六年寡妻德化君卒後二年夫所特從三月外姑卒又二年吾舅卒欲寫吾哀未之能今年正月朔伺卒嗚呼吾舅氣蜺虹而操冰雪才足以大其家而有餘志足以紹其先而不忝一病輒不救嗚呼其奈何夫物少必壯壯必老老必衰衰必死雖有智力不能爲計然吾舅壯伺少乃相繼踵死則老而衰且病者其何逃　又祭外舅甯公文　我昔未至公問我以書我之欲至公逆我于途既拜于堂愛誨勤勤今我來斯不復見聞乃徒見山間蒼筤之竹冢上蓊蔚之松摩青雲而蔽日泣夜雨而號風朝夕兮子

淚無盡兮予愁徒陳詞以薦酒幸靈歆之來游　猗與舅氏剛毅靜嘉克成其身以有厥家不艾不耆善孰尸祀彼月斯征衰經者除有醴有牲孔碩孔時孰發我思文以昭之郭岳祥閒居集祭妻父王公文　嗚呼晴月暖風寫公德容匯澤春浸狀公心胸不負其施而善厥躬亦既耳止今闓孰蒙維時不獲有壽其逕早經末疾凡杖一室翛然癯鶴風骨萃葎我來拜公載色載笑嗣以王彝視我遠到我騎公趺祝以難老歲時候問謂復見之十年不見往矣莫追嗚呼我年十七爲公之婿年三十二哭公之逝今既六十公始即窆身居子列義當分過白頭幸存滿淚爲芬妻兄宋胡寅斐然集祭妻兄張撫幹良臣文　昔我髫年群試南宮即以藝文受知而翁收置門闌妻以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劾官洛社君在定陶匹馬見過意方逸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弔古搜奇歡不忘會戊壓全來相與契闊己卯會語丈人已沒曾未三年子復悼亡君之仲氏立木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笑雜集如夢中事丙寅之秋予還武夷未及尋君君喜而來留止彌旬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固如舊豈謂此別遽隔死生一朝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資樸茂之行謹幹之才樂易之性青衿下僚迄不一施僕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季弟武部之澤庶其

在是望君千里遠遣此觴嗚昔之思曷日而忘

外祖周益公大全集祭外祖王給事家諸文　維淳熙十年歲次癸卯十月壬辰朔外孫具位周某謹遣使李椿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外祖給事待制贈少保王公外祖母衛國夫人宋氏亡舅通判二十八大夫亡妗宜人韓氏之瑩共惟外氏昔爲大家今茲丘壠近在陽羨而祚胤湮替宿草弗除某繫官于朝未由拜掃蓋冬之朔俗重祭墓道遣伸奠酹不勝凱風寒泉之思伏惟尚享元王惲秋澗集遷奉安縣丞外祖并外媪王氏祭文　惲以前歲後十一月二十三日爲遷奉之事已告尊靈今者應期舉厝永慰幽寞以順從祖以安則鄉榭我外媪閟此玄堂靳雖衰宗在公木傳有劬妖以主祀重時思而不忘是則不必其子而光揚也有牲斯豺有酒斯香惟神昭鑒歆此一觴尚饗

親家清江三孔集孔平仲祭親家應朝散文　維紹聖二年歲次乙亥正月戊寅朔日具位謹以庶羞清酌之奠致祭于故親家朝散應君之靈嗚呼我之女弟君之弟婦歲年不章人情宜疎惟君繾綣愈久彌篤德義可託復聯昏姻乃以息女歸君之子鄉土接連世契稠疊惟君中粹外溫又廉且直謂當進用爲儀天朝夫何奄忽以至大故聞訃失聲哭不待次山川阻脩職事有守寓誠一奠悲來無窮播芳大全集陳了翁祭未時發親家文　嗚呼昔會靜海于今六年君護喪歸我以竄遷迨隔三江懼無還期天子仁聖復令我歸離台之時未待君訃單舸北來猶冀復晤白沙之傳初信且疑今知果矣孰如我悲君老苦學趨一而專富而能貧內無間言寂默能仁爲方外師志者於仁孰得而疵仁則於壽胡不期頤天所促延人莫可知君於世味澹乎其歸苦樂壽夭存殁豈移淮江阻脩莫不以時情發於辭君其鑒之嗚呼尚饗　又　惟靈之生婦德著兮柔淑且慧忘怨悲兮賢哉主饋尤克勖兮敬長恤孫宗姻譽兮既肥其家儉而治兮振振繩繩繁而庶兮宜耆而艾何朝露兮彼蒼者天明而鑒兮胡其不仁奪之遽兮如晝而夜抑定數兮伊令仲子予女女兮粵予外孫而許娶兮再世婚姻嗟莫顧兮追懷感傷曷云喻兮載以清酤殺饌具兮伊禮之薄盡其愫兮嗚呼靈兮莫予吐兮

姑夫播芳大全集祭姑夫李提舉文　嗚呼昔我先君愛鍾令女擇所宜從以歸予子子昔悼亡我方居憂痛在手足涕不可收李妹繼適今能娛時予既須矣孰知我悲我非明哲禍福罔宜予亦放廢一斥不歸窮達死生所遭各異海波桑田變遷不已數極而化亦又奚傷君子之道死也不

忘尚饗李大隱先生集祭石長孺文　昔我先公宦遊東越論交豪俊接武耆哲君於是時妙齡秀發瑤林琪樹煒映閒閻吐辭爲論下筆成章才兼終賈氣壓王楊時我季姑年及結褵請君英特望族是歸材與命妨場屋差池屢試蘭省弗克雄飛安貧樂道淵飲嵓棲覃思麟經訂正是非使者論篤促對天墀謂宜得志有所設施老於一命糜食叢祠云乎不淑與世長辭顧予晚進念昔追隨升堂之歲以君爲師迄于今日能誦君詩我亦老矣霜髭滿頤聞君之喪曷勝其悲絮酒千里詞以侑之

姊妹夫文苑英華符載爲崔氏妹祭丈夫何郎文　嗚呼莫莫女蘿縈紆葛藟我有弱妹克配君子關雎之化夫婦之始禮奉豆籩義齊生死常恐寡訓昧章情禮夙夜箴規庶無愧耻結褵成昏垂三十春樂踰鼓琴敬越如賓才盛遺貴爲唐碩臣旌旗樹羽夏水之濱鼎食錦衣長戟朱輪宗族百口庇公清塵浩浩陂池常爲無津防蒴水涸哀此窮鱗嗚呼序當仲姊自慙疎妹用禮過恭豈家甚泰良辰美景長幼高會錯落園方抑揚眄睞神理如何杳杳茫茫朝榮夕落使人摧傷言自漢江將歸洛陽長旗旅櫬靚墳舊鄉苟可薦誠蘋藻馨香感深恩而何報嗟沉痛於孤嫠宋張嵲紫微文集祭姊夫王性之　嗚呼性之一至此耶室廬廢爲丘壠囊金盡於賦手名未列於王官年不登於中壽漂轉困窮客死異縣母妻兒女尾解氷散校性之平日之所行與没世之所遭何其外戾乖剌耶夫炎崐崗玉石共盡無復善惡之責耶不然誰使性之至於此極也彼爲性之親戚朋友者豈無餘力而不援之共處豈無餘資而不賙其窮苦而使性之卒至此者非天也其親戚朋友之罪歟然而當性之阨窮之日正盜賊塞路之秋夷夏隔絕咫尺萬里彼雖有餘粟安能裹飯於豺狼之前雖有餘力安能營救於鋒刃之下雖有餘資安能相賙於倉猝之際然則使性之至如此極者其天也非親戚朋友之罪歟某嘗歷觀亂離以來士卒黎庶不隕身於溝壑則必潰體於戈矛而性之於擾攘紛亂之中猶僅没於牖下顧雖失所而未爲不得其死也然則何必深痛乎然世固有沓貪冒没飽食於衆人菜色之時狡猾陰狠全膚於衆人肝腦塗地之際揚揚愉愉保其醜類者多矣而性之生平吉德甚孝而仁讓夷急病恩及路人是宜保其家室裕及後昆亢彼宗族爲大閭門者也而卒至於此安得不深痛乎嗚呼悠悠人世數十年客其間禍福亦何推擇方其處世固有悲懽及其長逝一無得失彼西方之聖人每以是而大觀性之素留心於此道宜隨所會而超然不必遺恨於囊篋待其遠離於蓋纏彼一漚之起滅曾何利害之

足言。使夫死而可甚。吾願以是而獻焉。

女婿　張舜民集祭郭婿朝散文（缺中）　嗚呼。昔子之去我也。亦何遽也。如有追而弗及。今去還也。亦可德也。如有呼而弗應。其去也在日之陽。其還也在歲之首。無百日之永。有死生之別。青楊化爲異物。輿馬轉爲歸柩。仰天不聞。叩地徹咎。嗚呼哀哉。請言其初。子之世父。我之畏友。四十年間。出處先後。教養子姪。兩人成就。兄弟同榜。獨子未偶。時我見子。念可以取。願以息女。入奉箕帚。鄉俗家風。不待咨究。我旅鄜延。州縣奔走。適籍朝閤。易如反手。心類康莊。莫涯量實。四海兄弟。百年舊友。志欲共覽。耻於獨有。愚智共期。必得倪壽。騄駬騮一夕而路。玄酒大羹一毀而覆。父老子悼。吾亦顏朽。生理茫茫。孰測孰究。塞途草草。孰倚孰守。客轄兩還。路人悲疚。寡婦在傍。孺孤泣右。魂兮忽驚。來燕茲酒。宋張方平樂全集祭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天申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日月。外舅具官遣息某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郎之靈。嗚呼。我在滑臺。聞子彥秀。鄉黨世交。遂成姻媾。往牧蜀都。子校書一上中第。聲光煒如。學問涵洽。辭章爾雅。敏於從政。有過人者。朝廷屬才。擢之不次。京西河北。俾專使指。此時尊府。寖匆近輔。　箸聯華剡車棲部驥。髦未騁。驚翮方整。悵望脩途。空嗟倒景。籍始通朝。年未强仕。實勤其官。以速彤庥。勅歸庭闈。寵光甚渥。今出都門。素旌緯綍。吉凶糾纆。勢靡有定。將如之何。不推之命。慨余老矣。緊爾之託。而反爾哭。事奚可度。四子余出。總角相扶。遣息往酹。且撫其孤。尚饗。陳耆卿篔窗集代叔祭基仲夫婦文　哀哉基仲。竟止此耶。人孰不死。子何酷耶。子以孑然遺孤。尸一門祠續之寄。家之興亡。惟子是視。而幼克自立。以至于成人。既勞厥生。且勉於學。可以爲子矣。吾女歸子。樂其臭味之相茹也。蓋與子攻苦食淡者七年。而不敢怨。可以爲婦矣。是豈獨汝家之幸。亦我家之幸也。吾女歸吉。我曰我不能終事厥母。願有以事父。自是而後。凡吾家尾末之事。惟吾女之問。子亦朝暮往來。一盃相屬。婷洽如家人也。嗚呼。吾今六十有四矣。齒髮搖白。來日幾何。兒女之託。亦惟子夫婦之望。何辜于天。乃使其相繼以沒地也。同時屬疾。吾亦以爲常事耳。越數日而弗瘳。又數日而浸劇。子卒以是死。而吾女則生。吾意其猶足以撫子之嬰孩而俟其長也。不十日。又以訃聞。人耶天耶。嗟子夫婦。受難受之艱。年而得所不當得之凶禍。游魂悽悽今也何在。其升騰飄忽而歸于天乎。其沉寥澌盡而流爲泉乎。其與化俱往而入於無有乎。其怨憤凝結而猶在世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所最痛者。幾

幾稚子。娟娟弱女。主事滿前。誰爲之主。在生無伸眉之日。死未有歸骨之所。此雖行道之人。猶爲齎咨。而況於內外姻黨之間哉。吾自哭汝以來。生意數落。凡凡飲食。常如醉夢。既爲汝悲。亦以自傷其不幸。而壯者其難保若此。衰墮者可望其長久耶。一慟之餘。雲慘月惻。言不能文。姑叙以臆。嗚呼哀哉。元陸子方集代人祭黃郎文　嗚呼。才子王勃舟次南昌。詠落霞與秋水。弔陳迹於滕王。知閻公之得婿。殊不讓於子章。奈陰幣之雖焚。嗟宿債之未償。豈行儉之先見。偶墜舟於海洋。嗚呼。人事悠悠。天理茫茫。彼愚而壽。此哲而亡。予膝下之季女。萱草凋於北堂。求君子以偕老。嘉坦腹於東床。差數旦於鴻鴈。期天槤於春陽。忽東野之馬佚。欲濟川而無梁。痛遊者之如斯。慨予懷之永傷。嗚呼。白日冥冥。碧水泱泱。結桂爲旗。芙蓉爲裳。乘雲上下。與波翱翔。儼雀屏其改素。昏玉鏡而無光。予女身未得以奉箕帚之役。義不得以薦蘋藻之芳。生芻一束。余于是將敬酹滿爽。共此一觴。元程禮部集祭外甥文　嗚呼。爲人父母。孰不願男女之有家室。昌熾盛大爲百世之傳哉。子之賢良。弱女是托。謂宜偕老。以成厥家。何期半年。相繼夭折。前乖父母之望。後缺子嗣之承。豈子夫婦壽命之不長。實我骨肉分薄之所致。生不得以遂其愛。死不得以視其終。顧予何人。尚在斯世。嗚呼。宋囂河陽之役。間關萬里。此情何時而忘耶。嗚呼。媛媛。吾不得而見汝矣。吾之期女也遠。故視女如棄。不如女之望我也恒在於目前。自今觀之。女歸寧而送我之日。是乃訣別終天之年。嗚呼。吾實負女。而又何言耶。吾與女母俱老矣。吾將去此而歸。女知無知。吾徒抱恨而已。如有知也。尚當見女於黃泉。嗚呼哀哉。尚饗。

外甥　唐柳宗元集祭外甥崔駢文（崔簡之子）　祭于鄉郎之魂。嗚呼。天性靈奇（恡即吝字）。厥不可食。既審又力。神誰以堪。汝不是思。而縱其志。盜其管籥。褰其篋匱。抽深扶密。擇重揭貴（童云。揭丘桀切。舉也。又巨列切。負也。又去例切。高舉也）。矜騁之多能。守吏失職。訴帝行事。果殄爾躬。以寧其位。豈不信耶。不然。無鬼誅之行。而中道夭死（莊子。爲不善者。鬼誅之）。有俊穎之才。而三見廢委。仁充其軀。毒中骨髓。其何以爲累也。兄弟逾十。我出惟八（左傳成公十四年。我之自出。注。外甥也。謂柳氏所生八子）。既孤。數祀中公存沒。我爲汝舅。汝爲我甥。求仁具得。爲藝繼成。天下莫倫。古罕並行。人而思之。幾不欲生。嗚呼哀哉。既致其愛。秖極其哀。泰越萬里。心魂排徊。念與汝別。桓公之臺。顧余猶壯。視爾如孩。戲抽佛菓（菓即果字。今謂之菓）。前次沱隈（童云。上待何切。下烏回切。水曲也）。笑領即路。鳴鞘不廻（童云。鞘音

（稍，又音笑。刀室也。潘云：進持長鉞鳴鞘中。）豈云古今。自此而乖。孰爲鬼神。
忌是陰誅。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謁醫問巫。卒以幽昧。葬之東野。誰賵誰會。
（賵，撫鳳切。賵，送死也。）既虞以奠。誰主誰醊。（醊，豐外切。虞祭名。禮記：醊既已）
（竟崔君遠夭而虞祭以安神靈）孤魂冥冥。何託何逝。嗚呼哀哉。刑賽繼之。
以病告余。銜憂驅使。裹藥操書。雖驚狀劇。猶恃神扶。豈知所賴。終以誤吾。
我自得罪。無望還都。想爾新墓。少陵之隅。何時歸祔。圮土下呼。漬淚徹墳。
以沾以塗。此心未慊。秖益惟紆。累見于夢。寧知有無。寄之哀辭。惟祖及童。
嗚呼哀哉。　祭崔氏外甥文（二本作崔君是則祭二甥文。即處道守訥適
涕仍死者）　年月日。八舅十舅敬祭外甥韋六小卿之魂。嗚呼。生有孝姿。
淑且茂兮。謂吉其終。道克就兮。胡典而喪。離厥咎兮。蹈道而違。死誰祐兮。
豈汝之昧。不能究兮。將奪之鑒。使昏霿兮。（童云：霿，武賦切。與霧同。）反覆攬
予。哀何救兮。骨肉無從。魂焉歸兮。庶我來歸。醊以侑兮。（醊音綴。禮記注：食
餘曰餕。言祭祔之餘以祭二甥）酒實于觴。肉盈豆兮。豈伊異人。余所授兮。
來耶否耶。歆氣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簡之女名媛。嫁朗州司戶薛巽）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靈。凡我諸甥。惟爾爲首。甥於我氏。（甥一本
作生）恩顧彌厚。惠明貞淑。仁愛孝友。女德之全。素風斯守。播於族屬。承馨
自久。恭惟伯姊（崔氏之母。子厚姊也）道茂行高。上承下訓。克敬能恭。夙有
儀則。刑于汝曹。雖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謂崔簡）以文誨我。周流辯
論。有疑必果。悟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其羨。易以生禍。汝及諸弟。流離莫
從。幸獲我依。以慰困窮。歸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榮壽。遽罹災凶。嗚呼哀
哉。汝自艱酷。二弟繼終。海門之哀。今古罕同。駢也英文。敷暢浩通。賁期振
耀。弘我儒風。又茲夭閼。神理何蒙。（夭，於表切。閼音遏。莊子逍遙篇：莫之夭
閼。此夭謂崔氏弟處道、守訥。奉其櫬還。度海遇風溺死。崔駢即卿郎。亦死
也。）盛德餘慶。宜福其曹。胡然降戾。惟禍之逢。嗚呼哀哉。前歲詔追。廷授遠
牧。（元和十年。子厚召至京師。又出爲柳州刺史。）武陵使道。往來信宿。（武陵
即朗州。）幸茲再見。綏我心曲。猶且輕別。騁程務速。孰知自此。遂閒幽躅。（除
玉切）臨視無路。遡風慟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觸。邙阜有位。青烏載卜。（崔氏
葬北邙山南。青烏乃相墓書）道途尚艱。歲月逾蹙。方俟歸紖。（文忍切。棺索
也）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復。嗚呼哀哉。
祖母播芳大全集趙德莊遷葬祖母祭文　嗚呼。盛衰之理。其不可常哉。
其可悲也哉。某尚忍言之。方我太夫人之康寧也。慈祥之化。熙怡怡愉。子
孫同年擢第而歸。男書女繡。內外盈室。旨甘滫瀡。抱其曾孫。時節出遊。板

輿手持。升堂上壽。觴累十。自意平生。每當如此。曾不知其樂也。及其衰
也。太夫人不待耋而化。父僅免喪。賫志以殁。壯者少者。相繼淪亡。十年之
間。零落殆盡。於是生有不能養。而死有不得葬者矣。尚其幸者。太夫人親
饗其盛之樂。而不知其衰之悲也。邈焉佛廬。非神所安。祭拜掃除。不具而
缺。歲時霜露。肺肝如焚。蓋又十年。而後其遷。時簡拔稍建。門戶諸孫宦學
粗有成立。乃克襄大事。于今茲山川精華。有桂有松。靈車孔安。姻族畢至。
而某蒙上哀眷。還持使者之節。以來行路。咨嗟且弔且慶。庶幾乎曩者之
盛矣。神靈在上。喜耶悲耶。顧我諸孤。彿復思耶。冥冥終古。逝若斯耶。嗚呼
哀哉。尚饗。　元王惲集先祖妣韓氏祭文　中統元年庚申秋九月丙寅朔
十有一日丙子。男孫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祖妣韓氏
先昌黎之裔。枝分派析。散處於衛。衣冠煌煌。文經武緯。越宋有光。司空之
貴。惲覩其譜。本支十世。猗嗟祖妣。實出其系。薰沐膏腴。生夫盛世。德婉柔
嘉。主夫中饋。貞祐初元。金兵四潰。萬室一存。厄若旒綴。時維祖妣。歸于王
氏。內助我祖。畢力家事。邊濟坤柔。外扶貞義。我室復繼。內治雖嚴。詩而脫
脫。我祖先歸。我考時擇。勤苦流寓。柏舟自誓。鞠養從拐。遂成偉器。名甲京
師。一日騰沸。抱飴諸孫。免夫火水。至克負薪。其恩非細。欲報之德。昊天罔
既。八十之春。不爲早逝。顧惟不孝。學養殊禁。有衡不衽。涕泗而被。庚申之
秋。應辟東曹。力解幕官。惟曹是王。慮其不淑。庶獲奔赴。間還所求。心不違
慶。后土皇天。實聞斯語。司日之間。事易其故。天誘忠衷。駕言西鶩。拜省庭
闈。病焉少愈。九月初吉。星河尚曙。有物告終。聲裂軒戶。奄奄在床。痛留不
去。日薄西山。矯首云暮。風樹之悲。有淚如注。盤盤新阡。賓惟高原。安之安
之。一遵訓言。傳家之範。敬奉周旋。在配我祖。何千萬年。嗚呼尚饗。
伯母宋劉漫塘集祭伯母太孺人洪氏文　某等幼稚。即失母儀。是訓是
育。伯母焉依。長與諸兄。各奉其親。歲時往來。喜色忻忻。彼有嘉殽。此有旨
酒。綵衣獻酬。閒然無有。天禍我家。降此鞠凶。吾父之葬。馬鬣新封。哀號之
聲。兩家相聞。寧復前時。笑語追奔。興言及此。五內崩分。雖然人命。七十已
八十二。人有病苦。已殁而逝。人寡仁積。已有孫子。生也如斯。可無憾已。惟
此孤主。觴景陰懷。重羅此憂。感念無涯。一觴之奠。寄此深衷。
母林季仲竹軒雜著祭林給事母文　猗歟夫人。夙有淑姿。歸於德門。室
家其宜。良人偕老。鬢髮霜垂。同生堂上。環立佳兒。金章煥耀。間錯彩衣。終
始光榮。恨一無遺。其如孝子。罔極是思。某辱獲升堂。瞻拜今儀。展誠薄醊
侑以斯詞。尚饗。　陳亮龍川集祭郭伯瞻母文　何郭大家。里閭相望。世有

姻連成此吉昌夫人柔淑於何用彰出從于郭適合其當女功姑置婦職是襄外餉賓客內謹烝嘗必敬必戒頊剡敢忘宜家宜子拱立于旁睠惟夫君以志自強藏鑑臣萬詩書是將論德聖賢結交老蒼無以相之歲月茫茫今其已矣有來感傷吾事未了付之諸郎兒亦自知若何終喪弔者在門有淚浪浪林亦之網山集祭曹子徵母文 淳熙改元春正月丙午林某謹以清酒殽蔌之奠致酹于故孺人陳氏之靈嗚呼昨者故人墳土初畢去之七日又弔乃室茫茫太空孰為短長遽令文叟其說多方通家之集如今幾年劉郎去後孟母復捐豈堪逝者如此翩翩追舊酸摧淚點雙懸狸首一卮亦云有子勿謂幽壤卒焉若是況乃問淑一門之懿視此酹辭庶可勿愧 祭陳子白母文 嗚呼昨者死喪并陌共嘆矧於我輩尤切淒斷嗟嗟夫人良婦賢母絲調鳳鳴蘭芳芝秀何為一疾遽隔恭澌年過五十已不為夭王珪之客梁鴻之賓風雨盤豆義如家人行矣舅靈同是一哭孤墳屋角痛注心目 代林蒙仲祭母文 嗚呼吾母之柩車未出門我則不敢即死吾母之柩車既出門吾又思所以舉吾母之念我亦不敢即死號天叫地情不逮語嗚呼冤哉嗚呼痛哉 代方士登祭母文 嗚呼吾母竟止是耶斷機之訓嚴闈梏之夕陽千冤萬恨吐腸嘔血晨朝日東靈車且發縱有卮酒纍纍兒女何情而為此一訣也耶嗚呼蒼天不孝蒼天 代曾子徵祭母二首文 九年冬十有一月五日癸酉孤子某敬以卮酒豚魚之奠敢昭告于亡母孺人嗚呼空山送柩日其有幾曾是突禍飆焉又至天之降殃如不克甕延者屠裂尚有母氏含辛茹苦同是衰死今則與誰號欽吾母零丁一身單弱一女大叫空堂其何忍處三日而殮哭者畢聚所視前喪寬乎已矣 又 嗚呼未及半年乃送雙柩生人慘禍盡於此身況茲一杯是為永訣眼枯無淚瀝血以吉陳藻樂軒集代祭鄭氏母文 年月日滎陽太孺人范氏出殯鄭某十一人君克虞而有孟母之喪也敢弔以辭曰八十之母光于里域而況有子後生矜式上庠校賦相如選行擬是賀杯捧壽登堂奚乃生朔繫其行李俶日周頭鬢黃而已譽春童冠游詠舞雩先王衰絰但以嗟吁道傍一酹攀車少留小子於母諸孫輩流 代林若愚祭母文 嗚呼吾翁之死家無儋石前喪後喪語不同日胡為斯須有斕其顏後喪前喪皆有此極雖則送終惟家之乏子何心哉有楨寧蓋昔為裹斬如此滅裂不曰喪齊焚其巢窓捫心一盃何者可說不孝蒼天竟兮來食 又 嗚呼人有提孩而母喪者有老而母存者有死而母哭之者老而母存者吾雖欲之不可得吾兒

弟娶婦生子吾姊妹或嫁或笄今環服而嗷嗷視孩提而母喪與夫死而母哭之者遠矣然吾愛母之情又豈若是已耶吾翁及此況如何其靈車去去相見無時泉關可叩吾母歸歟有呼不聞空涕漣如陳耆卿篔窗集考妣墓祭文 今歲夏五月乙酉集英殿賜進士第不肖孤辰在選中退而泣下霑襟曰雁孤之能父母之德也惟父種學深行躓于名途又不得怡愉以老獨畀付在耆卿曰而雪吾恥吾其不死吾母與聞此言手持厥家而縱耆卿於學震凌風雨間關幾慟然不敢一日捨學以嬉顧母迄壽且康庶萬有一可共斗祿也嗚呼母又死矣榮念灰矣去秋一檄賓惟邦君之意之厚隨矩行邁卒以捷告春官復染指焉昔也勞而弗收今也情而穫雖一第瑣尾不足以耀然戶門之責微塞泉壤之志略伸識與不識咸口誦二親之賢而謂天理不終泯也耆卿何力之有焉繼自今願永無怠以答揚二親之遺訓若曰忝於祿而不知義不肖孤實恥之矯首青山尚克臨鑒 祭董子順母文 嗚呼人事好乖從古而然倚伏乘除戶此者天淑哉夫人勇往教子登瀛千金擲如敝屣天毒降戾伯也不年淚眼關山望幾不蒉仲也起家藍袍歸覲賀笮橫陳足洗前恨而復不競隕霜於春既哭其女仍摧其身嗚呼種果遺邊豈不風雨迨其實兮弗使染指變化起滅固理之常乃如夫人尤可惻傷身後千鍾生前盃酒靖言思之誰薄誰厚 祭陳監所生母文 嗚呼不腆敝邑山空水深令子云來實護我心司日所閒螢花不樹其果然耶當食失箸我觀世綿蒲葉槿花枯者匪夭榮者匪遐惟其家聲消厥聞範照常春皦皦長旦千六百里在漢之湄長風柏船竟其舊歸播芳大全集趙德莊遷葬母祭文 嗚呼諸孤不孝早失母慈時方亂餘父仕不耦江城藁葬旋踵去之兒雖稚童寧不知痛日夜望父壽考顯融十有三年遽罹大故父素清峻兒官又卑弟呼妹號隨彼閩嶠葬雖兒事力惟它今西望母喪不敢言祔飲此沉恨天地有窮惟禍之延譬彼烈火死灰叔生窮無歸廩十年神怒始息嫁娶官學稍為主人兒宰是邦與民相樂退而可老乃營母宮遠茲告遷兒亦白首阿中目力始終服勞諸孤四方不能咸集兒獨最幸蒙上哀矜載以軺車歸為母寵親郊之慶父升卿班母貴如之綸告鼎至積善之報匪我後人惟兒弟兄視母如在或仕或處實為一家謹侍松楸困斂息太母也安止寧知兒孤嗚呼哀哉尚享 王介甫祭呂望之母文 嗚呼賢矣夫人善持門閫晤若玉雪一其終初允孝維婦允仁維姑實生才子我所歎欽秉義率法固而不渝夫人之教著不可誣歸殯宅兮無悔無愉維子之故具此

祖壼 嗚呼尚享 元續仲源某祭顯妣文 某仰承積慶 忝仕于朝 初忘親貪戀微祿 實以家世簪纓所傳 勉庶幾用光遺緒 既蒙封贈 予竊世科 先德致然 自惟何力 因循於外 覲省曠時 得告言還 行及鄉里 始聞凶訃 慟哭何追 嗚呼 養生既乖 送終弗及 負此大罪 天地罔容 小祥將臨 設此菲祭 不勝哀慕 如見茲顏 尚享

國朝吳海聞過齋集鷄心嶺墓祭文 歲在庚戌冬十有一月壬寅 哀子海既葬我妣浯州令府君宜人楊氏 我所生母高氏及弟福寧監稅吳次宗于懷安縣恭順里鷄心嶺 而奠以告曰 嗚呼 自吾親之歿二十年而後克葬 傷哉貧也 負罪忍死 生天地間 仰惟鞠育之恩 顧茲哀病之年 昊天罔極 其曷云報 今宅兆既建 言即窀穸 千秋萬古 永無見期 攀戀松楸 不勝感愴 吾弟次宗以君之賢 克繼先緒 遭世擾亂 遂退不仕 年亦何促 知命不俟 君昔垂絶之時 呼兄欲言而不得言者 豈非以後屬我邪 今葬二母于茲 君實從葬 我殤子槃亦附于冢 天光照臨 土燥以剛 山川秀妍 四時異景 君其樂之 猶有神靈 相其後昆

慈母畢西臺先生集祭范待制慈母文 太夫人躬治其家 既不墜文正公之法度 而生子復能自奮發 入為天子從官 出總邊事 號賢帥 人皆曰太夫人教之也 夫人治家既率循其先世 教子又貫為時名臣 近代以門戶為事者之至願 而況錦衣華髮 享其榮祿數十年 至親屈天子之使 褒恤于家 則雖亡有不亡者 某為太夫人之子待制所知 未得上堂再拜為壽 而遽聞訃音於千里之外 是宜有以相待制公之哀 則酒醴殽蔌之奠岳滯淺而送之者 豈無從出哉 伏惟尚享

叔母宋楊誠齋集祭十三叔母文 某幼而無母 俟父老而哭繼母 煢煢余生 未即死者 有叔父而猶父 有叔母而猶母也 歲在己酉 天奪我叔父 今茲天又奪我叔母 未死之身 其將疇依 天乎痛哉 天乎寃哉 其惟叔母大孺人 女德柔惠 婦職孝敬 母道宣慈 生膺恩封 年享九齡 子孫盈庭 相傳詩禮 復何憾焉 誰云壽卮 變為奠酒 嗚呼哀哉 尚享

又 嗟我先妣 叔母其似 嗟我繼妣 叔母其弟 二妣棄我 我生栖然 有叔母在 如母存焉 有昊降割 又奪叔母 疾哉余生 何恃何怙 寃無骨肉 莫非後來 母今逝矣 云胡不哀 有飯其粗 有酌其醑 一觴送歸 云胡不舉 自此永訣 千年不晨 卿聘高堂 有淚盈巾 嗚呼哀哉 伏惟尚享

丈母唐柳宗元集祭獨孤氏丈母文（獨孤中叔之女） 維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 祭于獨孤氏丈母之靈 惟靈育德涵仁 克生賢子（獨孤中叔字子重 年二十七）生而不淑 未壯而死 名播九圍 望高群士 雖微祿位 人羡其美 在抱無孫 承家之祀 孝女良婿 適遭燕喜 其義與子 重道契義 均知心為貴 實在斯人 奉養宜繼 將致其勤 竟罹禍讁 遽紀淪風 志斯阻徽 哀莫申 冀榮來路 私願獲隊 遽此承訃 天乎不仁 嗚呼哀哉 昔也高堂 世悲其獨 今茲玄室 孝道當復 神感昭融 不疾而逝 靈識逾濟 承歡戴穆式致其安寧 寔其妻願 言有知 以慰幽躅（瑀除玉切）

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丈母項氏太孺人祭文 維紹興二十年歲次庚午十二月癸卯朔十日壬子 婿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丈母太孺人項氏之靈 欽惟懿淑 克有全德 耽玩圖史 遺訓是式 婦道柔順 母儀均一 閫外肅睦 咸賴壼則 福享高年 榮膺褒錫 有子有孫 蘭芳玉立 得其一二 人以為難 能兼有之 何所憾焉 顧惟親黨 素所宗仰 於其逝也 能不悲愴 頃緣姻契 獲預東牀 丙寅之冬 赴官南漳 念及歸時 再拜外堂 豈謂凶訃 聞於清江 加穫弗及 撫棺增傷 痛念永隔 流淚浪浪 尚期不昧 來舉奠觴

陳淳樂軒集代林耀卿祭丈母文 嗚呼夫人 偶來未還 竟爾不起 夫豈終焉 蓋亦有地 生則欲事 死其敢負 置棺我屋 哭之如母 于嗟白頭 嫁夫育男 一夕瞑目 谷東西南 唯暮之春 遠日斯至 子來迎柩 歸祀故里 一杯長訣 寵無悠悠 義隨子歸 我不敢留

林亦之網山集代三婿祭丈母文（陳逢愛 劉均 李宗呂） 吁嗟吾母 女全三索 吾母及陳 同年易簀 母方問醫 數源先行 今於夜臺 見曾不曾 兩家稍隔 近惟宗呂 剩有數回歡陪言笑 今其已矣 夢過難尋 亦惟出門 觸事傷心 灼也立生 雁陳匪孝 母老何憂 所憂獨此 死生既判 此念宜休 三人拜哭 肴獻無酬

代顏氏壻祭丈母文 嗚呼人生聚散 固有前緣 身後安排 其定爾前 莊生寓言 卜埋衛靈 凡百非偶 石棺先銘 今茲宅兆 宛然者 鳳山後山前皆吾眷屬 勿言無嗣 以主斯墳 松楸拜掃 蓋有外孫 雖更後代 蹤跡難踈 吾家有塚 在其鄰居

代祭丈母文 嗚呼 吾生兒而母愛惜之 詈吾兒而母詈啟之 是曰天倫 是曰天屬 雖欲勿哭 如之何而勿哭也已

又 嗚呼婦翁 好問豈關 嫁女一錢寸帛 母潛積貯 性耆婦工 老亦忘勞 以是二女 曲沐恩波 沂也一生 依歸蓋久 壯則外姑 幼焉舅母 宗傳晚來 尚擔往拜 見心重歎 息渠鍾突 沂心孔哀 傳心不足 喪雖獲奔 酹惟躬哭

嫂蘇穎濱集再祭亡嫂王氏文 維崇寧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酉朔二十三日丁未 具官蘇轍與新婦德陽郡夫人史氏 謹以家饌酒果之奠 致祭于亡嫂同安郡君王氏之靈 嗚呼 天禍我家 兄歸自南 沒于毗陵 諸孤護喪 行于淮汴 望之拊膺 自嫂之亡 旅殯西圻 九年于今 兄沒有命 葬我嵩

少土厚水深邁往吉遷及迨新婦靈輀是升道出潁川家寓于茲迎哭傷心遠日孟秋水潦方降喪行不能塋兆東南精舍在焉有佛與僧往寓其室以須兄至歸于丘林雖非故鄉親族不遐匆畏匆矜嗚呼尚享劉給事集七十嫂方氏祭文　嗚呼先兄之亡十有九年惟我令嫂送往事存鞠育二子迨及諸孫至于有成實艱且勤念昔官學兄當我門道路饔粮悉出厚恩嫂實相之絕口不言我婦來歸教誨周旋雖曰娣姒如弟妹焉兇艱旋為豈不曰賢云胡南來避地秦川不幸得疾藥石不瘳神識奄忽遂歸九泉嗚呼哀哉生死脩短厥數在天雖云異鄉如鄰邑然魂魄流行往歸不難旋館于茲神其少安音容永違日改月遷一奠靈帷摧胷裂肝

妻唐獨孤及毗陵集祭亡妻博陵郡君文　大曆八年二月十五日檢校司封郎中兼舒州刺史獨孤及謹以清酌果菓之奠祭于故博陵郡君之靈嗚呼及頑惟鄙薄謬忝合好採蘩助祭歲時未幾執手偕老昊天遽奪齊體苦晚遺跡太早猶未知壽域有涯短長否係其極耶將及薄祐遠費宜爾淑明所棄耶屋壁掛存琴瑟響絕脩法勸義今將疇依日月有時龜筮告協將涉故路祔于先塋及爾印綬所拘不獲親自封樹豈慶此別死生間之注歲方舟偕來今也單精獨歸郊歧一慟心骨可絕嗔者萬事無非去塵變化茫茫往矣何道今日卮酒將抒永別尚饗元稹長慶集祭亡妻韋氏文　嗚呼叙官閥誌德行具哀詞陳薦奠皆生者之事也於死者何有哉然而死者為不知也故聖人有無之嗚呼死而有知豈夫人而不知予之心乎尚何言哉且曰人必有死死何足悲死且不悲則壽夭貴賤縗麻哭泣藐爾遺稚蹙然鰥夫皆死之末也何悲焉況夫人之生也選甘而味借光而衣順耳而聲便心而使親戚驕其意父兄可其求將二十年矣非于之幸耶逮歸于我始知賤貧食亦不飽衣亦不温然而不悔于色不戚于言他人以我為拙夫人以我為專置生涯於濩落夫人以我為適道捐晝夜於朋宴夫人以我為狎暱隱于章中之言嗚呼成我者朋友恕我者夫人有夫如此其感也非夫人之仁耶嗚呼歔欷恨亦有之始予為吏得祿甚微魂自前之戚戚每相緩以前期縱斯言之可踐奈夫人之已而況攜手於千里忽分形而獨飛昔慘悽於少別今永逝與終離將何以解予懷之萬恨故前此而言曰死猶不悲嗚呼哀哉惟神尚饗宋劉敞彭城集祭亡妻穎陽縣君韓氏文　嗚呼日月不居節序代逝傷悼如昨忽焉周歲追惟話言衎衎令德惟在未更究然餘澤情懷權劃有涕漣而象壤冥漠詎復我知素心依佛覺悟至理超生淨土想必去此禮制有經明

當變服奠觴陳詞祔廷以哭嗚呼哀哉尚饗洪忠宣公鄱陽集代張遠郡祭妻韓氏文　自供蘋蘩弗狃門地鍾禮復行郝法仍備持身温恭臨事明慧睦姻交修臧獲無濟不入外言唯主中饋家道游心空門垂意十有八年和鳴伉儷伏暑方闌秋商荐至匪天降灾何物為厲遽嬰沈痾俄歎天逝下壽非長猶虧五歲弗耆蒲堂孰不歔欷偕老弗諧如賓且置我痛悼亡兒號夫恃二毛已侵四德時繼永遂鰥居終梢厲幣用慰孤魂聊伸獨志濤詩可哦莊歌莫綴未免撫矜寧忘隕淚欲遣哀情為陳薄祭葛立方歸愚集亡妻大祥祭文　嗚呼伉儷之哭頓隔泉壤日月逝矣俄及大祥徹几中堂遷神家廟聊陳薄奠式燕芳魂號呼不聞有淚如雨嗚呼哀哉許景衡横塘集祭亡妻文　祭告于前妻陳孺人嗟汝歸余余方初官憂患窮空實罹百艱義命之安亦克自娛匪汝勤儉孰左右予尚期壽祉愛享其報云何不淑卒罹短夭自汝云沒于今九年顧念平生不忘朝昏歲行壬辰有降自天追榮之恩下逮九泉生也何戚沒也何慶國有典常服此休命食飲蒲前衣冠在笥汝歆受之生者之意陳亮龍川集祭王丞內子文　嗚呼伉儷雖以義合而相配相求天實為之脩短固有命存而且感且傷人實當之況其配也於天下為最佳及其傷也於天下為最慘此長號大慟所以不能自已而朋友不敢以理相譬解者亦知情之未易奪也嗚呼天乎人乎是皆不可得而知而死者渙然冰釋生者怡然理順乃於處變為無憾而人常未易至此雖托契於夫君豈能保安人之釋然耶情之所窮理之所在一酹之不敢廢語言之不敢苟者不敢以死者為無知也安人豈以其言為墮於杳眇而不足聽耶情文苟稱安人其鑒之葉水心集祭妻令人文　嗚呼予之物變周匝不止於辦一家材明勇決不止於了一身余寡偶而少徒忽遇子而獲親雖月艱而歲棘常旦友而暮賓何慮之多而食之鮮豈衣之敝而苟之新動息先至如鶴驚分尺寸自違如葦涉津竟復奚為丘夷谷堙哀哉悲夫拔塵凡而高騫既冏滯於牲靈撫楹關而遠離亦靡吝於情貞哀莫哀於道無成悲莫悲於事難乎昔余疾屢絕子誓以偕死今子病亟往余不知無生栗枯槎之介雪喋野鷹而吞聲大塊湧湧誰濁誰清昭此無昧浩乎獨行林艾軒集代方正字祭妻劉孺人文　元年冬十月丙申左從事郎新改差泉州州學教授方著以果蔬一食之祭告亡妻孺人劉氏嗚呼汝以阿氏逆婦未有來日汝之魂夢飛揚出屋竟以是不待活嗚呼痛哉吾遇物多褊急汝之事我如事父吾彌年挑疾手足無所用每須一物不即來便欲自戲汝又何含我而

去耶卜日而歛汝子以觴酒哭汝且想阿戎是日方寸自裂也此又所不忍道嗚呼痛哉唐仲友頴齋代人祭妻文 嗚呼自丁之逝晦朔三換風凄酸眸觴緒擾感追惟平生安樂患難在予何懟予豈無憾惟兩有丘予昔窮處惟子予同躬親勞苦陳駒電邁回首三紀卜窆云吉豈伊偶爾新阡予營附棺必誠誓將同穴庶其安靈即遠有期相戱不反跬莫一觴有涕其隕 又 嗚呼自予我歸餘四十年始終百罹不可殫言予安于室不困而遷期子百年胡棄而先子榮沈疾我數行役子不我尤知我艱棘我迓于廬生理蕭瑟賴予我寬子忠誠劇藥石靡效天耶人耶我亦白首而又奚嗟所嗟弱女煢煢何恃念此畫傷曷維其已古有達人我何能為奚子一觴涕泗漣洏劉漫塘集繼室安人梁氏成服祭文 惟君席貴盛之勢而不驕稟高明之資而克順其奉己至約而待人則豐持家甚嚴而臨下則恕是用相我二十有三年之間使養生送死上不負於偏親厚往薄來外不失於宗族姻黨烝嘗之薦得以無闕衣食之奉得以有繼而又安貧喜静使某得以逍遥田里苟樂餘生雖古烈婦何以加諸而一病累月竟至不起嗚呼哀哉臨訣之言惓惓兒女雖幼粗亦曉解目今數飭不廢武可成立以遂君志女以久病動須人扶此君之所重戚戚者而君

目未瞑女行自如豈嗜昔夢其能行周兆見於今邪嗚呼哀哉棺歛之名女隸吉君治命令用四季衣各一襲餘悉篋藏以俟諸子既娶均以惠之使諸婦猶識先姑手澤某奉命而行其敢不謹自餘金珠首飾雖常所服用皆不以歛君靈不昧尚識斯意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君以二十有一日癸未棄世越翼日即遂小歛以長子奉君治命成姻婚三日丙戌方遷乃克大歛迨于今衾服始具某始克與諸子及君之諸婦成服于柩前因致薄祭以奠以告其痛方甚事方殷言不成文君靈昭昭庶其念此嗚呼哀哉 繼室小祥祭文 死生一決日月不留嗟君之亡倏然歲周君性高明古哲婦儔其視有生如水浮漚豈其晻然有懷舊丘惟是男女未知戚休學業不勤梨棗是求臨訣之言繾綣綢繆深惟此心早夜以憂幸此期月未底悔尤女雖未悉厥疾已瘳冢婦相與女工是謀男雖不敢而性未湯擇士之賢朝夕與游庶其有覺或謹厥脩練而慨然我思悠悠夜夢見之精氣飛浮有酒伊湑籩豆庶羞君靈不昧尚鑒茲不 代弟冬節祭妻文 夫婦之情人所甚重死生一別恍然如夢去歲書雲齊眉歡哄今也長至號泣擗踊蘋藻祭祀巾櫛誰共賓朋往來燕享誰奉嗟君之亡家事倥傯失此內助害其隨踵遑惟平昔豈不悼痛節物變遷尤增感慟魂兮

何在聊陳非供羽我哀思寓之一物 又 惟君孝敬以事吾親以祀我祖宗勤儉以飾其身以殖吾家凡吾所以寒衣飢食不愆其度而斷斷自給不至於空乏者皆君之力也嗚呼君遽去我而死乎死人所不免而君之死何其遽也噫昔之夜弔死問生誠意懇懇無斁微見於顏而歸而嘔繼而熱謂是衝風感寒之常而平旦以死告自常人聞之猶驚怛夫豈況吾與君夫婦之情也哉況夫婦相依以生如吾與君也哉嗚呼哀哉人之將死精與主者不厚別懷恨恨猶不忍訣而君之死竟不吐一語人之於死者精不厚猶醫卜並用以幸其生而君得疾之夜吾視以為常僅一謁醫已不及事嗚呼君死則已而我終天之痛何時而已乎謹以君死之五日率君兒女與君諸婢衰麻祭告以妥君之靈魂而有知歆茲忱意陳藻樂軒集祭妻大祥文 嘉定庚辰良月丁亥朔越日而吾室劉氏大祥夫陳藻以卮酒家殽告之曰老不得閒我常出入長男長婦香火晨夕女嫁雖近朔難歸拜季初節序其夫足代汝妹三年禮過而癯幽明且隔汝知之乎隻弟游浙次丁客淮喪汝終失勢渠未回夤緣聚散蓋非偶然衰晚章存徹汝靈筵 代祭妻大祥文 昨者相離不能斯須可忍許時幽明異途汝聞吾哭汝當何如哭之不聞吾空眼枯吾翁在堂七十有八仰事無

人若何能療飢來依汝我心庶安苟不依汝處之亦難嗚呼蒼天 祭妻入坎文 嘉定己卯二月壬寅夫陳藻以亡室劉氏坎于北山之原越日癸卯乃以卮酒家殽哭酹之此於檀弓為變禮也曰世俗流傳葬祀新墳以相山者祈祝云云天地神祇草木靈鬼尊卑混淆吾不敢聞昨以苟率告于土地令茲一酹亡人其嗜有無當薦幽明難議一念之形左右希至南谷山外神無與致 代子俞祭妻入窆文 汝病多時吾疑汝死棄我而行吾亦已矣長女之婿與吾次女強健何疑死乃隨汝一來哭母一來哭姑五旬三變誰堪此乎送汝入土憤彼雙殯嗚呼嗚呼曷為肺肝 代丘叔喬祭妻文 年月日吾室中陳氏以是日掩坎夫丘某哭告以觴謹令哀子相上香酌酒以吾老而不任拜跪故也嗚呼五十年前今朝生相相今生朝哭埋母氏思昔團欒今曰鰥夫日辰一律吉凶殊塗嗚呼阿嬰生居墓東死藏屋後君緣先斷誓藏相守髮幸俱華棺依靈柩居也知歎藏焉其否嗚呼哀哉 代劉源仲祭妻文 嗚呼昔我鰥婦汝嘗嫁夫半生夢斷老大相依有年二十再依何曾汝病久長見我真情知汝者我慟汝者吾勸余勿哭何以斯須我飽我溫汝悚多少蔬食化珍垢衣澣濯今其已矣我獨奈何雖欲鼓盆哭不能歌 代吳叔清祭妻文 慶元庚申

除日辛亥。而一歲中朔之氣盡於甲辰。吾婦黃氏。以是日徹內殯于外攢亦襄事漸遠之義也。夫吳某以危酒家殽酹于殯。事其辭曰。十有二載。事無關心。事今關我。恨能不深。我母視汝。謂爲姑姪。可以團欒。遽成慘戚。汝母所生。惟汝一身。矧今耄及。天太遽人。小兒群哭。見者生哀。未群哭者重傷我懷。柩車將出。少留一言。骨朽相依。千古同墳。　代盧子俞祭妻辭堂文。　嘉定丙子臘月己未。吾室中古龍林氏之喪。以其夜爲大夜也。夫盧某。孝衰男某婦氏幼孫以觴酒豆肉哭遣于柩下。其辭曰。姊妹四人。以序當家。天明貿易。夜雨絲麻。資嫁自營。豐人共誇。君季及行。刹新家什。工曰小娘。此非念及。答曰住持。此當辦集。及來歸我。我實幸然。若內若外。助我周旋。婚嫁才畢。病即嬰纏。惟君姿禀。女中丈夫。孤標特操。不肯卑汙。似能早裝。先我暮途。　代遠仲祭妻文。　嗚呼。汝之喪也。而吾葬室蒙中蕭然矣。二子長成且娶。忙焉啻焉。十有五年而後及此。役役生之急矣。禮吾不敢知也。於乎襄也。歸我七年而汝病。病及八年而汝歿。娶之日也。如是耳。而離散焉。今不知吾日有幾也。身世遣而骨汝依。朽而後滅。雖然其同穴也。知耶不知耶。其不知也。哀以送之。　代立伯野祭妻文。　嗚呼。六合空闊。屋含我隣。人衆何限。伉儷汝覯。因緣有是。因緣反無。百年一夢。三載須

臾。歎窮即滅。誓不可留。情深痛極。自殞乃瘳。父母一我。曰婦一汝。生曰汝歸。與我同乳。茲焉吾父。吁嗟有時。奈何吾母。言即涕悲。汝不生男。吾母奈何。幸有一孫。亦慰阿婆。視人嬉笑。曾不吁嗟。兒我適矣。汝我怛兮。汝爺何方。天南別駕。不能偕行。女子有嫁。汝舅幾程。往省汝爺。何日計書。可到天涯。汝媽念汝。汝行作夢。勿作夢魂。汝媽驚慟。天明蕭鼓。送汝前村。迎汝幾時。餞汝此樽。袛言汝病。誰知汝折。床頭數語。嗚呼此訣。　又　年月日吾室中林氏其亡也。朞月矣。男公說雖有三年之喪。幼且弗知。夫立耕以是夕釋衰麻。徹汝靈座。祔者夫于吾家之先。阿官阿家。哭汝如初喪。嗚呼吾夫婦一生一死之情。吐于曩者出殯將汝之辭矣。今觴酒豆肉。再告曰。嗚呼。吾叔與汝叔。今夏還自邕管。言汝家去歲迫除。始聞汝喪。汝父汝母汝弟外祖母。哀慟他鄉。不以活爲命也。嗚呼。吾今忍言之耶。近得汝弟書謂汝爺沿檄往某州。大小無恙也。子剛六歲。立允之子渠。昔年少豈乖一汝驚駭。而焉是耶。汝別幾時。吾家婦氏翩翩繼往。南屋六姨。上元合巹。端午蓋棺。人如四二姆。僅四十而已矣。六七郎枉勞聘約黃氏女。亦相見於彼耶。人生短促。不獨汝夭。汝生曉解。今汝有靈。想益悟應。不憾其死。向汝之將殯也。整襟徹哭。曰我且何適。嗚呼。汝今何適耶。生佳耶。死樂耶。尚憶有

父母骨肉。夫婿嬰兒。閭里耶。依憑道釋。爲汝冥途。曰罪曰懺。是非有無。貨財衣服。惟楮之化。不妄不乏。祭享來下。嗚呼。留棺野寺。非不葬埋。俟汝父母。天外歸來。庶幾一見。謫其至懷。雖然卜穴。千古同哉。奠有畢而言有終。嗚呼痛哉。　胡銓澹菴集祭妻劉孺人文　維紹興二十九年歲次己卯七月某日。夫期服胡某謹遣姪男濟致牲酒之奠于故室孺人劉氏之靈。自君爲吾家婦。三十有二年。家人短長。不入吾耳。事吾父吾母盡孝。居舅姑之喪盡哀。事吾兄嫂如事舅姑。與吾處嶺海同患難十有五年。垢衣糲食如一日。未嘗慍見。不死于嶺海。而歸死于鄉。此君平生爲善之報。吾滯留衡州。君疾不得視醫藥。病不得聞將死之言。殁不得訣別。以盡辭。斂不得憑棺以盡悲。葬不得哭墓以送終。罪我之由。其又奚咎。嗚呼哀哉。吾老矣君不偕老。是爲無涯之戚。然壽五十有四。命服在躬。餘二十年。婦以行如君蓋少。況男女不失教。男也克襄事。而女有所歸。其餘幼子弱女。當長養成就。以卒君之志。復何憾。恨吾之葬吾。雖在遠而猶子詵詵。皆能助執紼與吾送終一也。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吾尚忍言之。尚饗。　沈忠敏公集安厝亡妻淑人范氏祭文　嗚呼。自君之逝。既闋初祥。定穸未安。夙夕靡忘。爰得吉卜。大壯之陽。與我先壟。喬木相望。將舉君柩。茲焉永藏。引觴告訣。

言出涕滂。嗚呼哀哉。尚饗。　祭權殯吉亡妻淑人范氏文。　嗚呼哀哉。君歸我家。十有九年。我仕不偶。半世迍邅。羈窮閩山。奉我周旋。克相內事。見謂爲賢。比我叨榮。遭時多艱。心期安平。白首相歡。別我經旬。歸斂君魂。空閨無人。誰與話言。嗚呼哀哉。弱子稚女。號呼徹天。失此慈母。誰拊誰憐。顧瞻山林。卜云未安。今舉君柩。藁葬祇園。牛衣之泣。尚何可論。長號永訣。夫聲煩冤。嗚呼哀哉。尚饗。　王之道相山集遷葬告先妻文　汝以盛年棄諸子事厥姑于地下。在汝亦云幸矣。而諸子癡且頑。男及冠而忽於詩禮之學。女以笄而昧於箕帚之奉。啓迪扶持。獨能無意耶。先妣之死。汝實送之。先考之殂。汝其知之。今將遷先妣於祖塋之東。舉先考於相山之西。而合葬於軒車之南檀林之麓。以汝侍先妣而居於右。以亡姪童兒侍先考而居於左。汝其有知。庶鑒此心。　李濬軒集萬松閣壽藏祭前妻墓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三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夫李某以家饌清酌昭薦于前妻高氏之墓。某與君結髮六十年矣。共處九年而君長逝。卜葬溪東鶴嶺之麓。曰李衆已五十年矣。君之行實。予嘗銘其阡焉。惟是氣序流易。松風草露。有慨於予心者。迨今猶未忘也。予後君一歲生。今七十七。既老且病。齒牙筋絡。日夕作楚。中歲以來。又病脚氣。自去夏發動。疼痛交攻。唯恃湯

粥以苟全性命思欲預爲終制卜於他所又輒不合嘗因往來見君兆域之左正直坤維約十舉武以可以爲予歸全之所以問日者莫不以爲宜退而喜曰予與君契闊許久今乃營壽藏於其側使異時尚獲相依於冥漠之中雖百千春秋孰究其終窮既安且固以利我後雖前時相從之日淺亦可無憾今也偶值歲月日時之良日者以謂用之存没俱便遂鳩工平治基址凡百務從質實自首丘之外唯有水路拜壇下創門庭實不可闕者粗令爲之庶彼此無害但不至廣有興造以傷山氣至於整治墓道穿池栽樹修葺守屋日以精舍廣闢窓戶使子子孫孫中有好學喜静者隸業其中因以省視丘壟皆兩地之所同也當其始事辭觴以告嗚呼吾言悲夫魂其有靈尚鑒茲哉 播芳大全集孫仲益祭前室吳氏墳文 恭惟伉儷之好貴同貧賤之交夭不假年死生契闊追慟九原之隔貪榮一紀之餘託備藩維進參法從爰乘終衣之典實資內助之賢象軸錦囊光賁泉壤英魂如在歆此寵靈嗚呼哀哉尚享 吳元及祭婦吳氏文 惟靈挺蘭蕙之質于李英之胄而執箕帚之奉于子雲素範之門鸞鳳聲巧樋李華芬光婦德之肅雍以和夫家而舅姑綽以孝聞具此數美是宜康寧壽考視靈椿以久存風魂雪魄忽先朝露故天道以寧論雖死主壽

太遠人視之猶旦暮而親耳諸孤惘然無依曷勝乎肅肅之夜月黯黯之愁雲某幸聯瓜葛久被仁恩聞訃何遽抱恨無言氣已絕而復續聲已發而屢吞嗚呼哀哉蘆花雪飛菊蕊金噴況是人情最難死別那堪秋色偏易銷魂肉在俎兮酒在樽薦生芻兮淚霑巾尚饗 葛謙白祭亡妻大祥文 嗚呼伉儷之愛頓隔泉壤日月逝矣俄及大祥徹几中堂遷神家廟聊陳薄奠式燕芳魂號呼不聞有淚如雨嗚呼哀哉趙庸齋蓬萊館集祭鄭碩人殯所文 予歸來得聞爲爾卜地凡三年矣近始得一二所而日者謂爾葬年月未利且予又叨上覲擢之命控辭不獲被旨趣行旦夕即就道乃尚滯爾於殯房不勝悽惻之至敬以菲祭白此衷悃爾其鑒之啓到青錢羅澗谷撰夫祭妻文 嗚呼爾生名家來嬪于我奉我宗廟四時蘋藻事我諸兄恭執婦道歲在壬子我車入城爾抱幼子獨以歸寧其在癸丑我如臨安爾書之來勉我取官滿謂結髮偕老百年爾獨何辜半途而遽九原何許爾去不歸嬰孩三尺予將疇依嗚呼宜安之源衰草枯楊舅姑之墳在於其側數椽暫建以奉瓷兮行將卜地以爲爾宅祖奠于庭靈其飫食 元陸子方集代夫祭妻文 嗚呼哀哉夫婦之義著在三綱死生孔懷不啻神傷昔君來嬪逮事姑嫜孝養無違迄于終喪手鞠二雛訓

以訓章長也不淑孝也在傍女歸寧家婦饋下堂意其晚節享壽而康豈牲太甚奪命弗長嗚呼哀哉君疾甚危醫庸弗詳始于憂勞七情內戕乘以驚疑至于膏肓回生無丹逐鬼無香嗚呼哀哉舍西百步水遶龍崗汝生所命卜吉而藏轜車在野寒日無光嗚呼哀哉吾今而後撫汝子女念汝之自出嬪汝姻戚如汝之未亡百年同穴此誓不忘靈其有知來歆此觴嗚呼哀哉王惲秋澗集爲姓氏告亡妻文 維丁亥歲六月十八日丁丑夫惲謹以茶果之奠告于夫人之靈推之爲姓世不多有故嘗詢其所從出爲汝討論者有年一無所見適讀潛夫氏姓論曰雍氏建氏南氏舒堅氏曹陽氏黑肱氏皆出楚之芈姓者光君熊繹氏之後其來光且遠矣嗚呼夫人殁而有靈亦將歆慰其光且遠者周是不敢不告尚享周恕齋稾集亡妻改主祭文 維年月日夫恕敢昭告于顯嬪朱氏夫人奉四月日制書追封汝京兆郡夫人恕以延祐六年祗奉召命備位宮臣國家恩及幽漢有此褒贈生同其艱而不得同其慶哀可言耶謹告 元陸子方集代祭人妻某氏文 嗚呼上壽百年止三萬六千日靈之享壽八十有九去百年而咫尺雖蓋棺而無憾終遇變而哀戚惟靈生自名家嬪于華宗溫柔良善貞修靜恭懿厥哲婦如冰如玉洵美且仁命也不淑藁砧先逝

衆雛亦飛煢煢弱質靡室疇依瞻彼兩方瞑目長歸其遠道言旋入門驚訃總車素幔空堂日莫寄哀一奠爲淚如泉清酒在壺嘉實在籩魂兮來歸有風肅然嗚呼哀哉

弟婦胡銓澹庵集代妻劉祭弟姒文（甲戌） 維長叔姒相與最久一別十年忽以死訃念汝之爲居長俱有亦既抱孫我未有婦云胡不淑止四十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嗚呼哀哉尚享 宋胡寅斐然集祭季弟婦詹氏文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同祭于三十四嬸詹氏惟靈生自名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祇肅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昆相其夫君克有諸孫室家令儀外無間言歷時多難冀其辛勤謂享晚福以永其年何期奄忽命也難論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醴具此常饌終天永訣有淚盈巾魂乎來歆尚克有聞 劉漫塘集祭弟婦聶氏文 嗚呼哀哉人之家凡醯醢之陳鼎俎之實棗餌果蔬之供以祀以烝者皆有致實以相傳授予兄既娶予於繼稱爲長不幸再娶前者夭繼者後家之故實前無所傳後無所授猶幸來者可以對問故家之遺風則惟吾弟婦是賴蓋其來也猶及事我亡姊與亡姊所生今亦已矣一奠之哀豈直悲吾弟之夫賢內也哉戴栩浣川集族祭教忠弟令閫宜人文 嗚呼潘楊父

友。地檀儒門。王謝家秀。天嬈篤倫。兩美之合。于古罕聞。展如夫人。懿積累恭。敎成桂堂。明經家婦。其養伊甘。其薦伊楚。相彼夫子。如玉斯組。和以慈物。敏以幹務。煌煌天闕。著籍以朝。朱轓翠節。介于憒繅。豈不赫奕。而已靡驕。慶餘順至。天道孔昭。繄世賜階。雖天莫巧。五福斯矣。雖疾是悼。四十二春。半爲治療。有劑萬金。莫覿一效。嗚呼痛哉。某等蔭于閨嘉。風稔音徽。姊規姒式。老喏雖依。粤閩偷計。遼泗跂歸。一觴縮酹。安此精畢。

姊范大史集。祭姊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十月庚戌朔九日戊午。弟某以清酌時羞之奠。祭于七姊仙源縣君之靈。慶曆戊子。大江之南。惟汝初生。先成我八年。夙喪先妣。汝始總角。先君鍾愛。懷抱鞠育。兄弟不夭。蚤皆孤苦。我來京師。汝侍祖母李。父是依。既長有歸。水陸萬里。從官東西。惟汝德性幽閑。令淑孝事舅姑。睦于姻族。父昔在洛。汝惟兩川。自我不見。幾二十年。兄喪東來。慰我顏色。汝無間言。以爲我戚。東遊吳越。道喪其子。憂結于中。繼之以死。嗟我兄弟。白首來斷。今汝先我。孰知我悲。惟汝之夫。清介特立。將護汝柩。返于鄉邑。今汝藁殯。旅魂飄揚。吉別終天。酹此一觴。嗚呼哀哉。尚饗。李覯湖集。祭姊范夫人文。　維嘉定五年歲次壬申六月丙子朔二十五日庚子。弟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近故恭人益姊之靈曰。嗚呼。人之生世。憂患何恔。曩謫臨川。大姊訃聞。獨哭珠州。淚眦莫乾。龍鍾得歸。所睠弟昆。歡不盡意。旋合旋分。今年舉杯。祝姊生辰。綠竹滿坐。不一破顏。隨兄俱東。載飭行軒。遠送于野。拭袂銷魂。别未浹日。委化如煙。嗟我同氣。僅存五人。白髮相依。老益加親。又弱一个。悲胡忍云。惟姊淑靈。頎然長身。秦國鍾愛。甚貞且仁。命之不遂。禍故洊臻。扶持范門。亦既恩勤。顧也好學。先姊而淪。獨幸遠識。處之無難。獨怙此日。榮爲形神。晏勉進藥。以時加餐。何所厭苦。一卧弗振。我知姊心。有銜不伸。歿不臨床。歛不撫棺。遣酹一觴。摧膺破肝。

妹朱晦菴集。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于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縻郡綫。病弗及療。歛弗克臨。歸來撫棺。一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尚其歆享。嗚呼痛哉。呂祖儉大愚叟集。祭亡妹三娘文（壬寅季夏）　嗚呼。父黨之姻。莫親於吾姑之家。而吾姑亡矣。蘭皐之會。羽書旁午。然觴酒一行。尊者在堂。卑者在廡。我則日從兄嬉。而忘其爲可憂也。黃岡之歸。吾親望荆溪之上。而喜見顏色。時雖年少。而亦知其爲可樂也。臨安之集。親者皆在。吾姑體不康。氣不愉。則固已私憂過計。而無復曩時之趣也。逮夫吾妹奉

箕帚於門闈。猶以逮事舅姑爲幸也。家焉而舅姑歿。歸焉而父母亡。是乃人間之至痛。世事之最悲。則又有非烈丈夫之所能堪也。然猶歲時與其良人歸省於松楸。而我一二兄弟。亦得時往來以相勞苦。庶幾兩家之情義相屬而未替也。我既不天。喪其元兄。而吾妹適從西來。相對悲慟。聊以慰夫形影之孤也。自冬徂春四閱月矣。朝夕視其飲食起居。誠不見有它苦也。扁舟西歸。雖在衰絰之中。勉強扶持。送諸竟外。蓋自憂其命之不長而後日之難再也。嗚呼哀哉。吾姑亡矣。吾妹以盛年而不克承其宗祀。奈天之蒼蒼。山川之茫茫。煙雲風雨。杳靄晦明之不常。而今而後。兩家之情義其厚耶薄耶。其邇至於闊疏耶。其尚可得而久耶。我之齒髮日夜衰。其尚能相與綢繆而如疇昔耶。念昔先人。涕零如雨。一觴之奠。實維茲故。嗚呼哀哉。陳晉卿質齋集。祭妹二縣君文　嗚呼。兄弟之愛。如四體之於身。爾其死矣。吾何愛其生。兄于早世。兄弟孤惸。爾年最幼。尤鍾愛于母兄。棲遲窮居。十有餘年。惡衣糲食。同茹艱辛。兄既得仕。爾德脩明。學禮與詩。習以業蘋。後又十年。爾乃從人。事夫柔嘉。琴瑟斯鳴。生雖孔艱。克配賢仁。孰謂不遐福祉綿綿。聞爾訃音。哀不勝情。哭不憑棺。不見容聲。酹酒以文。尚感精神。死生永訣。長想無因。嗚呼哀哉。儲芳大全集。孫仲益。祭邑氏妹出殯祭文。　嗚呼哀哉。某政和初與吳氏妹侍先妣太淑人。將吾妹歸于同縣之邑氏。大家勝衣冠者數十百指。而夫君甕然獨秀。蔚爲宗廟瑚璉之器。後四十年。而吳氏病沒於京師。又四年而太淑人感疾而逝。中更喪亂。死生契闊。而邑氏尊章亦已下世。獨吾妹克相其夫兮。男冠女婚。持門戶之寄。謂當壽兮百年。與君子偕老兮。云何以病而遽殁。嗚呼哀哉。追數存歿兮。閱一瞬而三紀。嗟余巋然獨存兮。隻影隨而卧起。始結縭以踐其行兮。又窆墓而送之死。鬱萬感以中集兮。溢兩眥其如洗。手足情所鍾兮。此身歿而後已。魂揚揚以來歸兮。歆余觴豆之薄祭。嗚呼哀哉。伏惟尚享。周惇書集。祭女弟悅師文　西方聖人。明世之說。以親戚爲緣累。以死生爲幻妄。汝願學焉。而爲之徒。棄天屬。得其適於昨。主蛻脫天形。復其真於今。死汝既無憾。吾亦奚悲。乃若吾徒。學於中國。明人倫於一姓。未嘗不哀也。而亦未嘗哀過。晝夜乎一貫。未嘗不死也。而亦未嘗死。故吾哀而不傷。非累也。謂汝死而不亡。非幻也。汝既學焉。知其理矣。如或以生爲戀。以死爲憂。則何所見焉。而爲之學。何所學焉。而爲之徒。

女。儲芳大全集。孫仲益。祭女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亡女二娘之靈。嗚呼哀哉。與汝爲父子三十有一年。不謂衰老棄我而先天乎

何壹不畀汝壽一夕遇疾忽奄不救槩女疾革言於語言託夫與子半辭莫宣天降災殄莫謂汝酷人誰不死抱恨就木汝夫館我迨十年餘要恭飯糗共其有無豈謂女亡而加薄厚庶幾久要定此窮閻嗟此二雛咻咻誰憐如見汝面在吾目前歸女教男冀成汝志吾雖老矣猶有兄弟獨念汝夫纔仕之秋誰復為汝贈守一丘先塋之次卜此新宮祖禰相望我祭其從季冬之月吉日庚午汝其願歆以封以樹念汝永歸五內若焚樹之惻絕汝聞不聞嗚呼哀哉尚享

黃魯直母安康太君祭亡女陳氏十娘文

汝嫁十年五歲歸寧姑婢不可知我憐汝我祖江南三年搖搖無晝甲子汝兄還朝道淮泝洛望汝來寧不聞車音乃聞哭聲汝疾何藥汝斂何服臨絕之情不能我告哀憐至骨哭淚至衆我創如新于今七年乳母來歸壻亦繼室昔所抱兒亦既結髮惟汝面目永隔枯杳嗚呼昊天忍此荼毒父於客土勤我夢思日月之吉宅兆有期我病在牀不能奮飛寓奠千里文不及龍哀哉尚饗

趙孟堅彝齋文編祭女文

年月日母兄遺幹者施椿遠將祭奠告于亡女趙氏五三縣主孺人之靈吾女縣主喚復應否哀哉吾腹誕吾女僅汝及長愛之鍾也生而慧成人而淑盛年而夭云亡未之信也相望千里病不及視死不及訣殮不及臨痛之甚也報訃無司蔬甫舉桂又莫親往遣老代祭哀柳至也家釀清冽汝飲斯使以解生蒭汝歆饗否吾詞悲惻汝知聞否哀哉汝幼而長甘苦吾同歷叙于茲汝其聽取汝未及笄儀已成人承順已難了無齟齬吾家儒素攻苦淡泊習以安之組紃縫紉教輒通解待人接物婉娩春容人皆汝期壽考成立自議姻盟極慕閥閱不量齎大竭力遣嫁汝兄三年奔波于外一縷一物親辦親營必當汝心不計難易汝所知也從人以來十有四載良人諸汝姑嫜恤汝妯娌友汝族黨姻盟咸愛敬汝上下內外媵妾皂隸無間言於汝哀汝為人有可尚者閨內之事於汝屬也惟母及兄亦汝期也汝自堅立克負荷也天何慘諸畀汝淑質不長汝年斬焉中夭又無嗣息璧碎雲飛空中聲疾聞者悼悵何況所親何況骨肉若罔知覺木石其心汝訃之來母之與兄適皆在病哭枯無淚啼絕無聲逾今兩旬行住坐卧唯啼唯泣思汝面目想汝平生一見無門冥冥夢覓亦莫再逢苦痛苦痛何可復說汝無別病惟苦腳氣頻年發動玩視為常極道宿疾豈謂丧生去冬極寒書來說病固知增劇滿望春和可從藥善早知遽爾作急救療豈至斯耶汝㝡解事多慮多思親睦姻黨殫力逢迎惟求禮貌心之所請力有不加營耗精神病亦由此去年此時兄將之官母病在道旅泊煙雨問藥醫師

汝躬汝夫深相存卹汝曰繼夜衣不解帶調侍藥餌備極孝心況在少年不惜支體救親病患如古孝烈使為男夫忠孝應至及吾病退揚帆啓行送吾城西雲堅塔院閒淚告別不忍舍吾吾在華顛每虞風燭未經年歲翻哭汝喪哀莫甚此汝既云往所可無憾惟在送終閒自瞑目厭于有尋拘忌過多屏從別舍為人子婦豈是孤鬼欲遣蕭寺尤非禮式汝之靈爽寞默之中應念何咎生死遽殊昨為同室之人今為舍外之鬼母兄數書曉汝尊者即安汝柩姑停竹西徐議歸藏必有攸處汝其安止母恐母驚以順命於其氣不消再生必遇悲隨念到萬萬千千哭已無腸且此收拾送汝每七薦供於斯百日期年及至攢葬須再祭聞哀哉

哀哉吾女吾女止於是耶止於是也高天高天訊問不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四　四霽

祭　祭文十二

先生宋韓魏公安陽集祭安退先生劉君文　維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八月朔某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安退先生劉君之靈嗚呼先生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情然不少屈於世兮遂樂窮處唯謝杯而放歌晚而紀歎棄置家事欲融怡於太和澹然如此而天猶不祐兮亦奄隨於逝波余方罷西帥還故鄉借號途而亟過瞻先生之墳土未乾兮不能一奠於山阿徒遣使指陳薄薦以將其意也嗚呼先生其知余之悲兮奈何奈何尚饗　蘇東坡集祭遠遊先生吳君文　朝奉郎提舉成都府玉局觀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故田子野遠遊吳君先生之靈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然自求閉門垂帷兀然坐忘有似乎徽或似壺子杜氣發機遍交公卿靡所求希急人緩己忘其渴飢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幹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

歎歔欷一觴吉訣逝舟東飛尚饗　強祠部集祭文學陸先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杭州文學陸先生之靈某辱先生諸孤命徵以不工之銘污先生墓石道盛德衆有所漏而不盡紀縱紀之又才弱辭俚將不能暢其美於無窮而取責於後世是未足為先生報而適足負先生也某始以少年出窮巷鄉黨無知而禮之者先生一見獨忘其蠢之尊納以為上客日規月誘其後意未有一日而不繼前時者既而某待薦於鄉待第於廷州以掾於徽縣以令於民莫不去受先生教而歸拜先生賜也前年來京師先生飲以別徹酒把袂眷眷有不忍分之色今某官此而先生死且葬矣不得泣送先生之柩見其入於土中某之恨何時可已耶尚饗　王十朋梅溪集祭潘先生文　紈袴不餓儒冠誤身吁嗟先生乃爾邅迍何負於心何罪於人何命之不淑何天之不仁何才之豐而命之嗇何氣之壯而志之湮先生之文也浩乎如韓愈之無涯先生之才也飄然如謫仙之不羈弄翰染墨也李義山之險怪絺章繪句也庾開府之清新蕭瑟乎東野之寒寂寞乎原憲之貧鬱鬱乎鄭廣文之坎軻栖栖乎杜陵老之酸辛此窮萬言曾不直一杯之水豈非命壓人頭蓋不許其伸也耶二十餘年淹徊海濱孰學道而不先生是師孰擇善而不先生是臨主盟吾鄉之絳帳作成吾黨之斯文紛紛後生頭角嶄然大豈自賢非教曷因施厚報輕痛何可陳投老而行備嘗險艱小戰輒衂大期遲臻戲侮有揶揄之鬼除禳無鬱壘之神酒杯多握手之交蓋棺無慟哭之賓幸有嗣之可托賴葭莩之懿親某等摳衣最久辜恩最甚今日之奠已不及哀奠徒傷血淚之沾巾　林艾軒集祭鄭湘鄉先生文　林某趙伯達方耒白劉朔以四月晚浹越三日丙辰哭湘鄉先生之靈於西郭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海內豪傑沒藏不逸酸痛寬惜其在我輩湘鄉文律如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真如嶧山對夫後來不及見湘鄉之名百代淩騰屈原賈誼丈非不足而蹈道則未也客有過長沙者誶之于三先生亦欲相與破夫禍迫之度而為是衡揚聊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濱一夕危酒我思古人尚饗　衆門人群奠祭文　年月日門人林亦之等昭告于艾軒先生墓下嗚呼不謂泰山頹而梁木壞乎父兮生我母兮鞠我而成就我者誰也吾師乎吾師乎恩深天地黃丹一粒點鐵成金三二子儷息孔氏戶庭嚅嚅道具有所自來天不慭遺酹酒一卮相攜而哭慟聲以歸嗚呼江山空蔡州矣予將焉依周益公大全集門生進士王子俊祭益公文　天之生賢自古實難匪賢之難蓋難其全誕集厥成惟我公

則然公學伊何通天地人相其胷中萬古畢陳何以況之瀚海無津公文伊何紹韓歐陽燁燁星辰卷舒河江何以況之杲日伊煌有歸斯望可馬及呂有赫者勲韓暨文富前哲所長公靡一不具公在廟堂國有柱石其在四方世有矜式自初徂終備道全德嗚呼嗟哉十月朔旦天降鞠凶國喪其楨士夫其宗梁壞山頹日星晦蒙疹瘁之悲達于天下安微之嘆尤酷于鄉社駿訃音之忽傳紛行路其泣下昔我方冠狂簡有斐公見其文曰此非餘子職是備誘假以溢美拜公道周如平生懽飲食教載出入其門三十三年緬久益勤我困場屋公輒為喟移書撫我且勸且勵歲在十襲今豈忍復發視比往造公公病不能出獨拜牀下猶諄諄焉哀其窮而悼其屈天乎痛哉孰知其遂為永訣之日也我持圜鑿舉世方枘知我惟公猶足自慰繼自今其安所望於世也薄奠載陳公乎不聞我涕如傾我心如焚如可贖兮寧九殞我身姚成一雪坡集祭師范石莊先生文　嗚呼先生之學出史入經先生之文周孔思情操筆吐辭藻絢華發春花意主秋水瀾浩不鄙謂勉可學古人毋陋之習刊陳叩新孟子丘明次則韓歐匪此三者謂姑舍是文史之暇教之經綸如是尊主如是庇民評古商今竟朝窮夕問語他人終莫詣極才大用罕名位弗竊放意盃酒窮達

不知勉叨誤恩誨出天子陸奏蘇書言猶在耳受恩罔極報效未能天胡奪之遽夢兩楹如見來歸挾茹荼毒方父之葬又師之哭茲奉冠劍藏于新塘恨以寢苫不能窒壙明日遂行卮酒爲別先生何之有淚皆血

劉中齋集祭草廬先生吳公文　嗚呼臨川天挺人豪在宋盛時尊經術者無如王氏之高尊德性者無如陸氏之高之二氏者其視勢利之在天下曾不如泰山之秋毫皇元肇興先生特起道程朱之門學參王陸以遊邀諛經於雜亂紛糾既解之後若易而實難析理於毫釐千里既謬之末宜速而反嫌蓋議禮者易訟而難決學易者易判而難據惟得當如子路之折獄惟得意如庖丁之善刃其博學强記在前史爲獨行其善教不倦與後出如同袍望古之人以汲汲過不知者而費費不媢疾以爲賊不耽悅以爲僕是故尊爵兼天人之貴而榮名極一時之遺進而啓沃大者謂伊傅訓命之數陳退而講習小者爲菁莪棫樸之薰陶伊川康節有其名而無其祿申公轅固與之壽而乏其膏公之存也自南自北皆知悅服公之沒也識與不識皆爲號咷岳申蓋緣末屬辱視同曹由延譽以知名如拔尤而譽髦恨及門之遲暮忽聞訃而哀警望山頹其已已感川逝之滔滔惟公之門生兒子在天下如吾徒者殆雙鳧乘雁之一毛而自今而越帶恨誰昔之曾卑感病軀之羸晏寄薄奠於春醪蓋將爲朝野之永歎非徒動閭里之長號

薛季宣浪語集莫濟祭薛季宣先生文　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狹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生斯人其必將回狂瀾於千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又何其忍棄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國書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謦欬之餘方將日覩直諒多聞之益盡讀篋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數日驚死生之頓殊寫衷情之短章灑哀淚於生芻嗚呼吾老矣不知餘生尚復見人物如公者乎

又周砥祭文　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探頤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闡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欲之謬妄採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通事無不練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積驚到賦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辱賞施之政事見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衆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爲徒剛而已爾而知者亦惟稱其直諒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數人言之則大而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夫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俾吾顡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何止爲薛使君而已耶

高宗商等祭從政郎新漢陽軍學教授石斗文　自周之衰衆置儒術百家競馳莫適于一及其作者曾不一二匪時之運儒復摧否我宋勃興斯文是矜是長是崇是膺是登乃生諸儒以昌學士六經之明千古之秘藍青冰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顧其高明而實中庸顧其挺特而乃疏通辟撥辟精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辟拒靡從九流會同探周案孔萬法之宗匪今爲紳而才之匱緊吾先生一有根蒂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緊吾先生與事物俱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澂其顡忽焉其已其夢其非日既參落忽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大剋我時之慟匪直報德

薛季宣祭迪功郎潘景憲　瞻望門墻十年未得幸會適諧兩司几席延纜延閩延子延姪公曰可教我惧不充嗚呼哀哉事會之乖痛將奈何違離三月來音不嘉疑我殺衆罪我桑麻我復貢窶其何呂家嗚呼哀哉季夏之書誘掖勸拳中途留秩與赴俱前詢旬不及彼蒼者天尚曰庶幾執紼南阡嗚呼哀哉友朋至音大葬有期校日不十病軀莫支銜哀抱愧天心此辭詰止容止終身之思嗚呼哀哉惟公問學純粹汪洋洙泗家法濂洛王章百不一褫衣冠閟藏續晝日月我謂不量嗚呼哀哉予末小子稟資滯固淵源有素竊識所權登門之晚夫師之遽欲不夙夜無忝所付焉

琨梧玩芳集祭東澗先生湯文清公文　嗚呼匯澤之陽大江之東巍巍堂堂公爲儒宗諤諤拘拘我起孤童徐巖之梧大酒從容有序言之適契豈孤論之罕同我東匡廬公薦劍清亟馳奏篇以諗講語曰大綱小物之對甚奇而往乘來軫之喻良苦無時臨齋之峇書容臺之刻贊我方惕惕而未敢條艇公乃忻忻而命之越粗曾斯文之深慕辱大老之期許也嗚呼咸淳之初天子踐祚白首重來曰吾賢傅公幾時而遯荒我何爲而歸輔考槃在澗於汝信處上方加璧而延公乃牢關而拒書切怪公猶少景仁之一歲而獨斷元祐之一案孰知公已無意於仁義之陳王前將乃謳吟而之帚折也嗚呼自端平衆正咸集之時乾淳餘論未衰之際數門墻而遍歷躋堂奧而獨請蓋群公先正聚典刑豈新學小生窺其一二人物渺然心短氣折公雖未究其壯猷天已竟全其大節蓋嘗誦公奚久軒之斯文爲之屢歎而深悲孰知今將擧以奠公能不重爲之感咽嗚呼公墳既新我簡如故沂公之言了翁之蹟終身誦之有涕如雨

彭汝礪鄱陽集祭倪先生文　嗟夫先生其何之乎其上浮而優武降而人而爲先知爲先覺以濟天下

乎其高明博厚。生育萬物。疑而為泰山之千仞乎。藏蛟龍育珠璣。汪洋汗漫。而為江海乎。為景星甘露鳳凰麒麟。以瑞太平乎。嵯嵓嶇阿為喬松乎。堅剛為金乎。溫潤為玉乎。嗚呼。此不可知也。知為先生涕泣而已。仕不足以達先生於昔。貧不足以葬先生於死。言不足以行先生之道於天下。銘不足以昭先生之德於後世。嗚呼柰何。未晦庵集祭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漢然高風。猗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唯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氷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秘神彰。風霆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虫。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貫之中。其外無餘。縷析毫分。其分則殊。體用混貟。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悌。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摳衣。發其蔽昏。侯伯聞風。擁篲以迎。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之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為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為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既厚以全。進不獲施。退未人傳。狥身以歿。孰云非天。某也小生。丱角趨拜。恭惟先生。實共源泒。閩閭佩佩。欽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即事即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遺。涼秋已分。其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懸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走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陳藻樂軒集祭網山先生文。　十有三年春二月朔。網山先生以是日出殯。前一夕。門人陳藻以危酒盤飧。哭醉于柩下。於乎。我有形體。受之父母。我有肺肝。其來何處。少年狼狽。一過逆旅。豈謂天壤。有是遭遇。我無依歸。自今日始。太虛常存。先生不死。我所未思。太虛皆是。我思及之。先生已矣。嗟嗟網山。有道有文。不知知之。何待余言。此夕此危。聊道情素。來視青山。青山非故。　犀斜墓祭十一首文。　慶元之元。維月既申。維日己酉。門人陳藻自漁溪走犀斜。拜謁網山先生之墓。丘其嘗為丹井徒也。以宣厥辭。烏乎。天開六經。又晦其說。老艾始傳。先生以徹。日月暫開。雲霧即翳。俗人貴得。先生不第。先生不顯。天晦六經。縱我來祭。矜能幾青紅泉之徒。實有

數人。一見先生。誓終厥身。侍郎祠下。每歲一封。知之又難。嬉笑而道。終身從我。其人益稀。崢嶸場屋。孰非其師。先生松栢。聊與之來。來書何處。舉似談諧。　門人陳某合其徒拜掃于網山先生之墓。於乎。昔我為客。朝晡美食。懷抱亡聊。如次遭責。蓋以六經。未明訓釋。其後客居。雖食多蔬。六經咀嚼。美超膏腴。可不有年。工家一吁。　年月日。門人陳某合漁溪之集一十有五人。走犀斜致吉于墓下。今歲大比。行且謂先生峽門之篇矣。某感而為之詞曰。先生文筆。千載仰高。試然終窮。葬此山阿。人之能者。不見之能。不能之譏。乃歸先生。來者懲創。不敢慕學。昔者昌黎。俗下是作。某其老矣。操不成音。安得壺飧。哭傲山林。　二年冬十月有八日癸卯。學生陳某合漁溪之集二十人。走犀斜。又去歲時月也。以酒漿殽果致祭于網山先生墓下曰。昔者以無飯而未娶。曰不娶。年逾壯室。先生之在紅泉也。曰予夢汝娶其子而宴吾家。汝謂不娶。終娶矣。先沒後五年。而某有婦。今生男也。噫。人久遊于地下。夢始協于人間。是耶非耶。心感涕零。因其拜掃。瀝酒以告。惟先生其聽之。　先生沒入壓載三十。我以見聞其徒有集與之特篇。登墳薦酒。其力可為。僅能八九歲。除日忌。庶幾二紀。我有微誠。迄于母死。母死之年。我便闕然。乃知世事何者非緣。時也嗣續。記問亦足。夫何言慟。一諸流俗。入于其居。家風素儒。詡恭非鬼。蓋室粘符。觀形察勢。我甘禮辭。豈期香火。至今遂逝。墳棗山村。反成羈寓。我因嗣到。焚香告言。思昔拜揖。辭拜夢草。今此愚息。梵朋儒保。遂使人嗟。先生及我。死後休論。生前絕倒。　門人陳某敬以雞醑致告于先生墓下曰。昔我侍講。遠在紅泉。見人稚子。先生惻然。惻然者何。因懷其稚。父也不延。三雛皆未去之幾何。又三夫二兒乎。綺伯全家羈寄。雖存一季。莫之弔生。我獨來哭。犀斜墳塋。舊史嘅空。昔哀父老。此衆此叟。又奚及我。久諳世變。成毀元無。幸留殘喘。且覓來蕪。　嘉定己卯暮春之間。其日丁未。門人陳某以其徒十數人。拜掃于網山先生犀斜之墓。烏乎先生。僅存孫子。飄蕩無家。侍郎户冷。落絮殘花。一雛困躓。一則榮叢。到了齊同。見聞數嗟。尋山賣弄。以墳不佳。受誑依畝。以輕釋迎。我當懲艾。而又撐挐。先生顧我。是耶非耶。　先生留月。念彼拜經。其徒太半。往時未生。茲焉屯堆。丹井子弟。感歎前篇。須臾人世。寒風落葉。與來掃松。庶使知之。見聞所從。時也早孤。幸如有種。慚非杜鄭。亡益張崍。先生廬墓。來者從學。墻屋雖頹。青馬如昨。今歲還往。尚遺數人。有偕到此。相視沾巾。　門人陳某漁溪聚徒。今歲橫塘七人與俱。仲秋科舉。盍秋罷齋。漁溪諸生。暑不能來。橫塘歸者。便道過此。一杯上墳。同是拜起。　橫塘

既進劉冀其主也綱山林子之遊十有三載矣長從藻遊耆老先生之丈如儈春因頋一掃其墓陳藻為之詞曰厚斜之墳子孫淒落祭祀荒蕪地以為悲豈知化今寧有是哉是曰天倫造化胚胎人之所親惟其血屬到此有餘豈其不足先生其聽之林亦之綱山集祭林司法文　年月日法司林先生訃來學生某聚哭于里門佛屋且以卮酒一食敬酹之嗚呼先生少年場屋姓字轔轔里閭樸樕脫屣草草白頭一官雷州參軍尺寸未騁叢祠招魂南為儋耳北是鬼門妾侍不死吾黨悲竟不獨一身旅櫬歎人經涉半年出問初聞六月爽海萬里故園恭不可見徒有此尊哀哉王君實牌軒槊祭林通甫先生墓文　嗚呼湖海之英如公者豢儒冠誤人公竟止此談經講道三傳踵荃人謂先生為盧玉川具眼達觀齊一生死人謂先生為蒙莊于少而好游足跡四方人謂先生為馬子長古貌古心寄興幽雅人謂先生為孟東野酒酣行樂縱筆歌行人謂先生為石曼卿知壽不遐晚不納室人謂先生為仲明逸其位甚卑而遺則尊其身云亡而德則存我筆游從為日既久天喪斯文哲人不壽撫棺而慟一酹拊哀魂如可招盍歸乎來東山之藏故居之右君子之終沒而不朽　祭海陽縣尉林碏豈獻先生文　先生之學涵古茹今先生之文曼玉鏘金三十餘年援業青衿晚得一第僅償苦心初筮譽雷上官刮眼來事可為仕途覆坦人亦有言黃花香晚天假之齡如是其短嗚呼茫茫彼蒼於物有情亨者使泰枯者使榮獨於先生嗇而不羸前華彫喪空餘典刑吾黨向來受教席下一奠俎前有淚盈把鄉先生亡祭之於社誰倡義風興起來者萍石湖大全集祭樂先生文　維年月日門生敷文閣直學士朝請郎四川安撫制置使范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欽祭于删定監簿先生樂公之墓嗚呼有如先生之間關兵燼九死一生于然而立身者乎有如先生之學問攻苦兼貫六藝深醇而成全者乎又有如先生之甫上朝謁突不及黔忽焉數晦朔而翁媪相從於九原者乎嗚呼此先生身世則然也又有如教誨成就自童而習之以至同升諸公如某之託契於樂氏之門者乎藐然遠戍萬里來歸謂當復登堂受教安知其忽焉撫行之下拜先生之墳乎有非斯者慟哭以奠其何能將追攜之誠而酹平生之恩勤乎嗚呼哀哉尚饗衛俊樂先生集門生林子燕祭衛經文　嗚呼公之盛名踰四十年企眾目以同瞻如明星之麗天徒觀輝而起敬孰知中之所存惟我公之純懿顧安得而名言但見夫忠於事君孝於奉親孝友于兄弟內睦乎閨門聽謀猷而纔纔杞邑哭而溫溫首群彥於淳熙之際贊洪鈞於嘉

定之元氣四方之壯觀茲盛世之才難偉君子之間生國衆美之備全若德心之廣大於一節而可觀人之常情多以貴而忽賤公之素志每樂善而忘勢謂太平之基本實皆在於得賢繄等級之相因猶詩詠於南山吉人多則助之而益壯士習卑則承之者弗堅故公之於士也養其氣則惟廉隅之護廣其衣則無左右之先篤於守義者挽之而恐後樂於赴功者推之而使前苟片善之足來必兼收而屏捐嗟賤子之何知亦兩塵於薦貢念甲申之初歲得晉升於台躔蔭名闈之嘉木衍潭府之賓筵悼日月之既除苦魚鷹之難傳何音容之不可復見同松江之逝川聆凶訃以驚恍滿涕泗而潸然益興懷於公道寧獨感於私恩屬官守之所縻欲奔慟而無緣杖清淚以一灑寄純恍於九泉嗚呼哀哉　門生林孝聞祭文　嗚呼洪惟我公英特間生王質金相雋發妙齡木本元元聖學是承對策片辭偉論鏗鏘帝覽興嘉擢冠群英陞華冊府彙望著庭翰涵益豐出郡天京晉濟郎宿出馳使星政隆井畫吏膽霜凝戴筆螭坳澟然直聲張穩殊鄰抗節英嬰值權姦之擅朝紛佞習之頽傾屹底柱於中流世皆醉而獨醒佯十年之靖退坐十載之芳馨俄分符而起廢旋趣覲以留行啓論思於法從日啓沃於皇明憤政柄之下移憂國勢之搶攘贊神謨於密勿肅天憲而掃清遂參秉於樞機公道仆而復興振周綱於既解調漢瑟於當更起故老於閒放拔茅茹而彙征斥朋邪於荒裔屏豺虎之縱橫息違陸之鼓鞞蘇炎夏之靈特愉快於憔悴變凶札為豐登何讒巧之敗類賀白黑於青蠅竟勇退於急流適綠野之幽情傒司馬之再相霈霖雨於寰瀛胡渠木之遽摧俱失聲而涕零嗚呼材生世而實難患無位與其名既登著於倫魁復致身於顯榮然而材不得以盡用道不能以大亨卒齎志於九原莫致詰於杳冥豈泰少而否多天未欲致乎升平顧邅佪之未學蚤棲跡於崇闕門登龍而慕李衣薦鶚而懟銜厚恩而莫報悼本志之無成聞凶訃而長號慘心析而魂驚蓋素車而奔赴悵藏守之纏縈聊奉芻於總帷阻執紼於佳城憑浮雲以寄哀徹幽恨於泉扃嗚呼哀哉　學生王遂祭文　嗚呼國之方興必有偉人秉其全德作我宗臣時有顯晦道無詘伸清名不朽以終其身若昔盛治是惟乾淳篤生賢才如氣之春首推多士仁義是陳玉立揚休照映搢紳疾視偉權不魯執塵十有三年高卧海濱國事日非公始屢犟起佐先皇大化更新披凶去邪偃武息民眾正朋來裔夷率賓為政數月治效翕臻翩然引去深衣角巾自澤牧洪易鎮于閩大體既舉小物畢覩雲油雨沛卷藏若神豈期恝然忘世疾呻

後樂之志。與范昕均。哀見當朝。黃髮是詢。武公壽考。咸倚告辰。棟壞梁頹。天胡不仁。明哲雁罹。古訓式遵。終始不瑕。一德之純。某蒙恩再世。更托命姻。奬拔期待。絕出等倫。巍然孤露。蒙難離也。撰屨雖疏。奏記尚頻。及茲殄瘁。百贖無因。平生之誨。在耳諄諄。不敢辱知。維以自珍。千里來訃。涕泗酸辛。寫心以辭。式號蒼旻。 學生湯仕龍祭文 嗚呼。文敷國華。炳炳璇魁。政貳國均。煌煌上台。光明四朝。粹節環材。虞廷股肱。湯鼎鹽梅。時龍六飛。安否問裝。期咨黃髮。忠論天回。一鑑遽亡。帝曰傷哉。昕朝輟視。厥典恩該。鏤熏青琬。勒休蘭臺。憶昨桐郡。衰綫斯來。迎以綵衣。鈴閣徘徊。悲歡儀舁。木壞山頹。嗚呼。丹旐揚兮素車推。蒼黎慘兮衷腸摧。玉棺飛兮遊鈞天。賓帶寒兮主晚。塔聽靈綍兮莫攀。泣誄哭辭兮遙寫哀。 顧然祭衛經文 維公。熙在社稷。而身遂勇退。名動蠻貊。而天不慭遺。能言之士。類皆失聲慨歎。發爲哀誄。而重爲天下惜之。然也。何庸乎贅辭。獨其懷感遇之私。喪師資之益。然則不能自已於言。而庶幾乎寫其深悲。然少且賤。仰蒙春知。咯金銘之兼貴。許王樹之爲依。既聞明於韻蒙。亦屢綴其階危。嫻婭使之蟬聯。顧衰宗而惠綏。身九隕以莫報。徒佩德以淪肌。嗚呼哀哉。公嗜讀書惄如調飢。猶司馬公退居洛師。晨意夜燈。精力爲疲。然侍席下。摑截而歸。言皆在耳。云胡勿思。然困場屋。公憐數奇。猶富韓公。念跂魏時。書來諗我。榜帖尚遺。媿大人厚。如詔其兒。豈料墨妙。絕筆於斯。嗚呼哀哉。後樂堂空。西園露滋。公固厭乎濁世。歸太虛兮騎箕。今安仰兮安放。痛梁壞兮山頹。涕如川兮心折。路杳冥兮莫追。牲齋兮一簋。酒薄兮盈卮。隻雞兮謾橋公之奠。百韻兮無張籍之詩。風蕭蕭兮靈來下。哀誠寓兮此辭。尚享。 字溪陽先生集 承直郎張用奎 嗚呼。先生之亡。天之喪坤文。書字溪之園。發濂溪不盡之意。字溪之易。發朱程不盡之蘊。先生雖亡。有不亡者。而况五福備膺。如先生者希。世科陸續。如一門者又希。先生何憾焉。峽山蒼蒼。蜀江湯湯。白水之卜。先生所藏。爐峯之上兮。公龜之所遊。爐峰之路兮。公鬼之所徵。其有隨魄而進。不隨魄而藏者。長存乎四方。操觴潤先生墓。祭石南康文 嗚呼。論斯文之興衰。推世道之升降。非晚進小子所敢知也。至於師友凋落。使遐鄉後學無考德問業之地。賢德消盡。使當世君子懐孤立寡助之感。頻年之間。千里交訃。則雖如某之愚。苟一念之猶不自知。其痛心雨淚而不能已也。嗚呼。有如先生之賢。其尚忍言哉。先生體道之微。講學之至。未易窺測。抑嘗竊識之。氣貌溫恭而辭音清厲。襟懷夷曠而禮度詳審。平居柔忍而臨事敢斷。自奉簡薄而遇人委曲。此古所謂成德之士

非耶。先生居鄉恂恂。與物亡忤。雖所親故。知我何如人也。起而登朝。遭條極論。忠犯顏色。風猷貸然。當是時。天子有意納用。而先生深惟一時出處之故。謂有不得留者。謂吾將母從容東歸。有志之士。引領稱歎。自恨弗及。而先生之義。聞於天下矣。自頃諸公言論風旨。精見於世。讒忌輒起。訕笑交集。而先生安然就義。蕭然徇道。獨未有非之者。此其規模氣象。真任重道遠之事。天下之所望於先生者。可勝計哉。嗚呼。先生齒髮未衰。名德方昭。其胷中自強之念。又未始息也。南康之麾未行。而以喪罷。喪未終而身從之。天乎天乎。尚何言哉。某來官黃巖。始拜先生于台。每捧檄上下城府。未嘗不得見焉。先生愛之。而憂其學之急而荒也。適五月之晦。面會某曰。子朝夕而去官過郡。其館于我。吾將與熟論斯事。而後別焉。某謝曰。此固小子所願請者也。孰爲言未終月。而以訃至。使其抱無涯之恨。而不獲竟先生之德耶。嗚呼。先生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繼自今誦六經之言。述師友之訓。惕焉夙夜。寨乎愧怍。以不爲親之憂。儻庶幾乎先生愛我之心耶。嗚呼哀哉。呂東萊集 祭林宗丞文 嗚呼。昔我伯祖西垣公。躬受中原文獻之傳。載而之南。裵回顧瞻。未得所付。逾嶺入閩。而先生與二李伯仲實來。一見意合。遂定師生之分。於是嵩洛關輔諸儒之源流。靡不講磨。歷元祐群史之本末。靡不咨以廣大爲心。而陋專門之曉昧。以踐履爲實。而刊繁文之枝葉。致嚴乎辭受出處。而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而欲其毫釐不差。昕夕函丈。聞無不信。信無不行。前望聖賢。大都九執。自詭以必可至三歲。一語士子莫重焉。先生方上名於春官。慨然惜會合之難。而緒業之未竟也。亟改轅解鞅。而輟行。其視內外輕重之分。可謂審矣。里居之良。若方若陸。若郡之士（一作者）若胡若劉。更唱迭和。於寂寞之濱。磻積淳蓄。固未有捨所爲爲人意也。未幾。聲光四出。而不可遏。州黨推擇。居東南之席。踵門請起。至再至三。不得已而臨之。長髦之士。知嚮大學。知尊前輩。知宗正論。則皆先生與二李公之力焉。嗚呼。西垣公既不及公道之間。而二李亦皆以布衣死。獨先生甫入東觀。若將有爲。而病輒隨之。中原諸老之規模。遂不得再白於世。其用捨必有所繫矣。嗚呼。心違之判。固非迷者之論。區區專信耳目。而量君子之用心。則亦有大謬不然者。先生所遇。迕少合。意雖可尋。而事不大見。中雖無愧。而外不及知。悠悠斯世。識此心者。幾何人哉。嗚呼。先生之卧家。左支膺。右支頤。手不能指揮。口不能劇談。若無與乎世道之升降。抑不知百圍之木顛。重立枯楯。足爲丘樊之鎮。一旦仆地。則意象衰落。無復故國之遺矣。嗚呼痛哉。某未冠。綴弟子之末。材

期待之厚獨出於千百人之右顧瑣薄安所取此實惟我西垣公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祓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且髮日衰業弗加修愚不自惜大懼先生之功力爲虛擲每覥然慙惕然恐也聞先生之喪念以群從事而思慮不專條貫靡究筆屢下而復輟也既半歲矣而所言者乃止於是蓋至善難名至痛無文而迄不能成章也先生之存音問雖闊踪舉首南望猶有處焉今遽撤其所畏幾何而不爲小人之歸也惟當與二三子尊所聞行所知使先生於未伸之志猶有考也嗚呼哀哉

祭張正甫文　某小子之不肖而不獲卒事先生以濟其身也抑先生之存猶羅情繫聞而不克奮起令先生之靈其何望以爲慶而不渝於小子也九經百氏具在昭揭豈書之不存而人亡政息將何教以步其步而趨其趨而庶幾萬一於吾心也歲在壬辰實拜先生于時何知課試是師逮及半歲進而謁講席退而從朋友乎私則知其所以爲士蓋不止乎利祿之是資自是以來目接睟容耳熟明訓歆動感發時輒興起而弗克終日尋亦委頓蓋兒心之未閑而世念之頻入不知是身之寄物吝獲徇從以弗克乎天地之性也惟先生之明如見肺腑然以引以翼導其奮而閑其頹蓋某雖跡遠而于寧不來實悠悠其思乎先生之心也嗚呼先生豈煦濡小子一人之私哉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先生受疾某亦病卧家之方艱父母痛髮疾疚纖芥交爲憂擾雖志念益衰然方舟于河驚風觸石過險而懼亦兒心銷落無幾餘矣每静而獨思向之所以從先生者盡廢習未嘗不自恨而至於流滯也聞先生之方健私竊自計期之一二年之後委身先生之門觀體交感妄從樂進庶幾無或喪亡而夫身而先生則死矣某之凡庸其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者屢矣然至于今日而志猶未已也嗚呼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忽思痛哉尚享

黄氏日抄祭林懋源上舍文　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嗚呼痛哉尚忍言之先生邁往不群洞達無疑笑語撇天醉墨淋漓蟠虹電而駕風霆斯其爲先生之氣命胡爲而止於斯先生才藻天至直大瓌奇流從肺腑掃盡辭枝揭日月而瀉江漢斯其爲先生之文命胡爲而止於斯先生篤叙姻黨周急艱厄飽厚賻家無留貲激清風而振頹波斯其爲先生之德命胡爲而止於斯年十五魁鄉校年二十魁大學昭昭乎英特之問灼灼乎遠大之期以先生之氣之文之德固宜一魁天下大展宏規何五上南宮雖畫圖之青衫不可得嗚呼痛哉尚忍言之不知命果何爲而止於斯乘白雲而至帝鄉超鴻濛而契希夷意生氣至今猶凜凜斗牛間雖死猶不死耳不然其又何忍而言之某晚學無聞獨

蒙異知保護於風波崄巇之地而奬掖於萍蓬困苦之時蓋將終身所恃以增壯今一旦舍我其何之古人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吾鮑叔也今日之慟歟無異終天之戚風木之悲

祭鎮江節幹安恭蔡永嘉人名橡　惟靈徧師諸老博極群書文追古作聲滿江湖先生蓋嘗以年少而預當代之名儒徧謁公卿銳志當時世屢排闔歷陳利害先生蓋嘗以韋布而聞天下之大計徧交名勝盃酒淋浪凡有寸善靡不推揚先生蓋嘗以羈困而任人才之主張嗚呼世變之下如江河人才之稀如晨星士有一介之特起莫不與時以峥嶸何先生之卓犖反邅鬱而不光久京華之逐逐虛歲月之堂堂甫白頭之超模俄丹旐之還鄉慨兒女之未了嗟田園之已荒雖生前之數非短而身後之憂尚長惟平生之著述紛積案而盈箱嗚呼天乎何才之豐而命之凉耶某也夫學亦蒙誤知自此大故力莫助之今哀再拜奠此一卮嗚呼先生尚其歆而

李石方舟集祭張子覺文　先生之喪兩紀于茲後豈無人顧怜以悲行路欲掩義則我師我則老矣不忘角羈奮然其家告我定期禮既不廢緩則可追後猶義之天或未衰嗚呼哀哉我欲臨容吏書繫縻夢想如昨冀以寓詞嗚呼哀哉

黃應龍東澗集祭包宏齋文　嗚呼天之將喪文也歟先生卓立而遽至於斯恭惟鄉邦之諸老及親乾淳之大儒嘆氣蹟之凋颯獨宏齋歸然靈光之尚餘年高德邵心壯體舒明白直大健決雍于慨有志於斯大豈當世之孰無求其精式遺其粗每寢淫數外之高虛涉其流不窮其源多耽溺詞采之教陳惟先生學博而守至約造古而用弗迂施之政事則確然實政發之謨訓則坦若宏謨及門之士無有叩而不應誨人之忠靡私親而間疏長善疾惡訂頑砭愚茲前賢之綫脈允後學之師模其仕不爲不顯而頎然郭外之居其壽不爲不壽而浩然彊壯之初忽遽傳於奠夢奇握札之疾書示朋友以告別指道義之定趨以八袠逾七之老而精爽昭晰無誤之言猶足廉鄙薄而立懦夫先生於何憾耶痛典刑之益遠而吾道不勝其愈孤悲夫悲夫逝虎空山而狐鼠嗥呼老蛟蟄淵而蛇虺塞途然而大公至正之道固與天地流而日星俱私意邪說縱爲超超神鬼人靈又焉可誣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後死者其誰乎民極必有與立世教必有所扶末乎小子云何其吁惟當歸拜先生之墓退則守先人之敝廬以相從於九原之墟先生神明其鑒諸噫嘻嗚呼（伊川遺書言近來衆中衰颯諸賢相繼死去不是小事）

劉後村集祭林煥章文　士方盛壯道義自將此身主璧外物秕糠高爲虞夷次爲晢張及既華皓無復激昂或辱乃

去武留以僅小為中白大為尚光偉哉丈人講貫素詳歸不待年釣遊于鄉其視觀廟無異朝堂十任廿考猶佯汾陽晏子之裘趙臺之囊伯厚之車幼安之床人不堪憂公樂而康高謝相慶晚而衆剛彼皆倒逆此不耽荒古有大老非公孰當屬纊之頃至言琅琅不入禪佛亦非老莊曳杖之歌音節慨慷胥不慭遺頽山摧梁光氏有言嗣司救褒誰繫我足足其車稍請予謂我宴登門墻葬有日矣俾為銘章併致哀誄靈座之傍公不我吐歆此鄉

有宣城志王侍郎祭師學老文　嗚呼在昔伏生九十其餘頭童齒豁口誦故書後有尚平僅足衣食酒間撫絃醉後卧憤穢彼有宣郎公最賢不予其位而優其年襞積故實如探懷袖李書纂脩已縮蝗蝝必揆二山必祈斗斛必復果州之遺復死者天下不死者我公笑不言其亦曰可矣

胡祇遹紫山集祭宋海卯文　不爵而貴其貴益尊四嗣宦達賢而有丈先生閒居家人厭君不祿而富其富愈足風亭水軒夏清冬燠法書名畫牙籤寶軸先生燕居羲皇遐域八十康彊孰謂不壽名卿材士半師半友謦望一時孰謂不偶天錫五福或薄或偏先生之身獨擅兼全先生觀化造物兒童海卯一點萬象皆空天上人間去住我從謨天易賁無喪無得嗟嗟後學失所矜式敬置几筵有淚沾臆

蘇天爵滋溪集祭默庵先生墓文　於惟安氏世為儒家爰及先生再振厥華資稟清美威儀柔嘉圓方有則圭璧無瑕窮經講道探討幽遐作為文章粟米絲麻務適於用靡事浮誇容城況翁名著昭代德有本根學有原派先生聞之欲走趨拜適翁云亡遂墓長慨又聞南方禮樂攸在盍往游焉以觀其會中途疾作還歸言遂教授鄉里群士景從賢愚銳鈍萬不齊同如飲大河如撞巨鍾隨叩隨應取之不窮邪說是排正學是宗操存涵養博大明通它人所難先生從容天爵少年實侍函丈曾未卒業奉親北上天降禍災哲人淪喪凡我同門孰不惆悵綱羅遺文序次事狀天爵此心惟先王實諒之尚饗

國朝宋玄僖庸菴集祭苓栲苯先生文　惟公耿介之資與俗寡諧高邁之識弗惑崇蹊尚論古今多契其懷有志當世不展其才偃蹇以老特立草萊彼熱不附彼涼不睽曲直之辨短長之裁施于鄉閭好惡不齊當其憤世剛腸莫摧或行田間或坐水厓霞晨月夕嘉容適來鑽捻雞黍談笑尋娛喜怒憂恚發為歌詩不事彫刻時出作奇世道愈隘知公者希淵珠璞玉孰覩光輝兵興宇內盜賊日滋公既疾病曰無禱醫續我迫兵治我棺衣得死為幸吾死已遲三日而葬勿俟其時緇黃之事無為我為常所往來至者可知一醉墳土已不我遺公有治命令子不違吾儕哭公適時而悲顏髓老成存者其誰山寒木落雲高鶴飛公不可起九泉永歸羅拜墓下涕泗漣洏設祭陳誠靈其鑒兹

學士宋呂東萊集祭徐宗卿文　嗚呼子於單流號為端靖見我前輩厥聞日振加之數年道戰將勝何辜於天乃終絕命遂此一厄千載之曠尚享

祭張季清文　嗚呼游於師友之間紛然自持豈其無人晉業而歸耳目改前移養錄奪不失其初心者蓋亦寡矣子之在吾門偲偲和飭執經不忽於是時猶未知其為獨異也自我不見于今五年有來自西者皆道子於兄弟無違言於里閭無遺行安常謹禮不受變前俗吾方幸於得子迨此暇日將過子之廬而子則死矣嗚呼庠序之籍日增而務實之士不加益一觴之慟豈獨故舊之情而已哉尚享

祭于恍道文　嗚呼自予束書從予遊於明招八年于茲矣每見每進筆端津津如春木之向榮意其前塗蓋未艾也我來自山而子死間至析屐失聲猶聳風傳之或誤也嗟昔之夜子語我身名未立予開疑其色不舒亦以為是適然耳庸詎知一再旬之後乃大出於所憂之外耶流光悠悠兩川東下命也奈何付此杯酒嗚呼哀哉尚享

祭潘子皐文　名揚利區爵穰勢的稀奔耋馳百年一日義路仁宅道源性淵有能用力一日百年之子之才之識之操

萬里首途遽以病告意長數短獲歉殖豐寸心悍然特此以終有親未報有弟未立有養未充有志未畢合是數者屬之吾徒矢口而言言發不渝里門相望伯仲叔季胥以撫存亦孔之易道學之責喬嶽高丘毋或不勝重遺子羞嗚呼哀哉

祭詹子齋文　嗚呼入事父兄出事公卿視之至近居然高深昔在講席聽者如林子於是時奉持兢兢既踐子職亦祇官箴坤中主本順德日升天則奮之疾疢相乘涉春夏秋泯不呻吟胡不呻吟恐憂其親惜哉此士哀哉此心風雨寒燠饑異之情嗚呼尚享播芳大全集

呂祖謙祭蔣從道文　嗚呼弁脈之禮然弦歌之聲然子游其間美呻吟扶策而業然貫匠之舊然怪珍之錯然子處其間兮講誦下帷而喈然覩甚瀆兮志則堅力既憊兮道方遭出門軸析兮淪畫景於虞淵大塊噫兮化機旋森回薄兮紛糾纏夭壽不貳兮人莫怨猗朋游兮昔惟聯交一臂兮失九泉懸傳觴兮江之壖暮山合兮橫蒼煙嗚呼尚享

呂祖謙祭陳耀卿文　嗚呼菁菁嶽團群植並區夭壽豐悴一本萬殊以子之年方苞方敷岷山導江適觀厥初病不復興嘆驚吾徒游從之義其比姻壺

呂祖儉大愚叟集祭江子昂文（顯）　呼予與爾父相從不知其幾年迨汝之既長而所以相屬之意甚堅蓋將視汝如子而極其雕鏤死生之變如

東逝川。汝雖庶幾知所以正其終。而父子之義。師友之情。又烏得而相猜。命不齊兮。而其歎或偏。學雖無窮兮。而其志則遽與單杯而哭。抵皆遑豈之深踊。凡四周遊。歎不思汝之疇昔。而為之法。然顧汝惓惓父子之念。未必不有憾於九泉。其自今與汝。又相與勉勵。而終其所傳汝。而有知其尚因斯言而有以歸夫金張殊[illegible]僕集 祭張生文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晝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從其道以忘其身。亦敵之深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也。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易有難為而無學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幼未壯。敏而好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无所養。妻寡而无其養。晚節末路。委為窮今。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陸子壽集 祭王伯通文 嗟嗟通伯。何其困於疾耶。生二十有五年。余不知其未見之前。自余至門下之日。已覺氣宇之弗全。何執別之間歲。忽訃音之遽傳。傷善人之早逝。為出涕之潸然。惟君之姚與君之乳母。尤悲哽而不可言。念相去之千里。無由親哭於靈筵。為一慟於蕭寺。痛幽靈之渺綿。嗟嗟通伯。其尚知乎。否耶。追惟君之於平昔。亦可謂子弟之賢。語吶吶而不出諸口。而孝友

睦姻之意。何如是其拳拳。既不畜其所業。奚獨不永於降年。況伉儷之未于。忽中道而棄捐。慕柏舟之清節。日泣涕之漣漣。動高堂之傷感。為悲惻之弗諼。以通伯之孝愛。寧能無恨於黃泉。然自方外者而觀之。則有以照其本無。蓋人生於斯世。與夢幻而不殊。方父母之未生。曾何有於形軀。既形軀之不有。何恩愛之有乎。今通伯之既死。蓋無以異乎未生之初。由是觀之。通伯之所以為通伯者。固自若也。又何必悲愴而嗟呼。然則予之所以致祭於通伯者。豈特親戚傷念之情而已哉。亦誠通伯尚能聞此言。悟此理否耶。

豫官搘芳大全集 李伯純祭許大資文。 嗚呼。天地磅礴。河嶽炳靈。篤生異人。鬱為世英。長松老鶴。其儀形也。粹玉精金。其性情也。澄淵藻鑑。燭理明也。設準持衡。稱物平也。經緯書史。大章成也。貫古通今。議論閎也。金石鏗鏘。詩句清也。鸞鵠翔翥。字畫精也。勇於名義。去就輕也。憂國如家。衷忠誠也。致位通顯。不自榮也。恬澹寂寞。傳此生也。士一于此。垂世立名。而公兼之。以大其聲。嗚呼哀哉。易道陰陽。消長盛衰。春秋分明。褒貶是非。彌綸天地。立萬世規。先聖制作。孰大於斯。公獨潛心。抉擿杳微。解駮三傳。執轅九師。發明象數。傳其指歸。義畫解經。燦然有輝。嗚呼哀哉。漢有祿隱。時惟

子雲英材拔萃。高識邁倫。擬古著書。法言大玄。士有異論。或否或然。公獨好之。推尊其人。訓釋微辭。與義一新。所見絕俗。豈其後身。嗚呼哀哉。我之識公。踰二十年。史館同僚。飽聞緒言。樞府槐堂。兩接官聯。引身以退。歸騎連翩。我謫湖外。公寓江邊。邂逅相遇。廬山之樊。握手深談。達旦不眠。我適嶺海。關冒瘴煙。與死為鄰。歎愕無涯。尺書屢及。夫豈相憐。追其北歸。喜見顏間。頗言相從。杖屨林泉。云何奄忽。朝露溘先。傷心涕零。三嘆之篇。嗚呼哀哉。國步艱難。賢智驅馳。梁棟之壞。哲人遽萎。巍然一老。天不慭遺。人之云亡。有識同悲。旅櫬漂泊。臨水之湄。無適非土。公其永歸。聊具薄奠。侑以此辭。英爽不泯。庶其聽之。尚享。 趙承之祭路特正文 公之盛德茂烈。見諸行事。而深功厚澤。被於黎元。言行於朝廷。而著以為法。行顯於天下。而師以為範者。固已炳煥卓偉。抑無待於名言。若夫隱謀與美。淵潛海蓄。所可耳聞而目見者。則必俟夫門生之載與故吏之傳。蓋公忠於為國。而恕於接下。其興利除害。好善疾惡。皆出於天性之自然。明可以析毫髮。而察不傷物。剛可以涅金石。而怒不過奪。然老姦宿猾。望風震疊。毋若負芒刺而臨深淵。搏擊豪強。繩治姑息。勇於立政。不自顧計。凜乎如嗜欲之當前錯綜萬事。探隱索伏。聰明精悍。迎見逆解。動挽制於幾先。威儀務嚴。詞令

爾雅。雍容劇談。聽者忘倦。若瀉萬壑而注乎川。待士有禮。馭吏有體。而甄別流品。獎激後進。勤於廢食與忘眠。如某之不肖者。昔忝為吏。其提挈誨誘。志於就者。無異乎父兄之愛憐。感恩荷德。刻肌鏤骨。思欲圖區區之報者。意未晚也。乃遽隔於重泉。赴官東南。道末之鄙。望公門而不忍進者。紛涕淚之如漣。嗚呼。死生終始。公知之矣。則人間哀樂。與夫得失榮辱。公豈復念於斯焉。而尚想平生。設薦肴而者啟吏之體也。顧公來飲此酒。以叙決於終天。嗚呼哀哉。尚享。宋孫燭湖先生集 祭興元吳侯文 惟公早以世功。特膺廣獎。入司禁旅。出護邊屯。兼鎮七州。獨當一面。軍民服其恩信夷狄憚其威名。旋寵畀於節旄。遂超陞於槐棘。若夫安邊之精慮。奉上之小心。約己以足兵。愛人而好士。求諸古昔。難可擬倫。是宜上而漢公卿之廟謀。下而蜀父兄之輿論。皆視公身之安否。以為西鄙之重輕。嗟乎。二十年備豫之規模。數千里習聞之號令。政精神之未艾。期勳業之大成。胡一疾之弗支。雖百身而莫贖。慕屬茲分閫。託在同盟。方陳腹心之言。共訂本根之計。曾未乾於報墨。忽已奉於訃音。哽涕泗之無從。悯英靈之如在。敬馳菲奠。庸寫一哀。 祭同班樓大聲文 嗚呼。物以久弊。理或可徵。方華而萎。使人震驚。粤余同班。適造帝廷。君立第三。風姿玉冰。陞輪相語。識君

姓名壽母在都文昌維兄此又通籍一門孔榮想君歸拜笑語盈盈捐提
革止申我交情已箸纖悉條畫精明傾鄉於君四座嘉成匪推其才實惟
其誠即此一班見君平生措諸事業井井繩繩小闕不見體微不寧如何
不淑一寐弗興嗚呼丁未丁丑僅三閱旬慶者未已哭者在門東海洋洋
逝川沄沄君乎何之忍違其親銘旌出舍行道酸辛一奠永訣君聞不聞
張南軒集祭儲經屬文　惟靈早以藝文有聲場屋晚游幙府簡默自將
致鄉邦然藹懷美寄因循一疾遂至沉綿獨貧同儕共舉終事嗚呼可哀
也夫尚享李莊簡公集祭孫昌文　維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九月戊辰
朔初八日乙亥具位李某令遣虞候陳武以酒食之奠致祭于故吏進義
校尉孫昌之靈惟丁未之初汝方事予實二十年武林之變犬狼豺虎戈
矛滿前棄逃竄伏晝夜擁護脫予鋒從予之得罪臺與皂隸散如雲煙汝
獨萬里梯山航海從予南遷嗚呼哀哉豈謂汝之一病藥石靡效竟至沉
綿汝之主也能自刻勵抄經坐禪今其死也必不泯然淪墮九泉死生出
沒敗壞相續理之常然予所恨者日冀勿藥從予北還今其永訣不可柰
何必歸之天嗚呼哀哉茶毗歸骨予敢忘汝屬續之言聊致薄奠鬼其有
知享吾意焉

親友唐張曲江集為吏部侍郎祭故人文　維開元十年歲次壬戌二月
癸酉朔十七日己丑吏部侍郎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敬祭故某公之靈
聞夫仁必壽孝所謂神道善亦慶延以為信然今夫子之不禄而聖舉之
是懲孝友純固禮讓周旋行所以直業所以專識公才而天假故官政以
日宣歸使是式朝宿既至十部稱賢二人思媚鳳凰于彼雲霄以冀朝然胡
靈殲我良懿嗚呼哀哉夫子之逝平生之懷襟抱素合遊處嘗偕清風對
榮文石同儕自茲兩掖殆將一紀展轉清貫促離君子爲其愛而甫云觀
止正司空之掃第屬荊州之罷市歎交臂而相失歎痛心其何已今卜兆
有日祖載在庭颸然象設寘爾音形驅白馬而何見瞻素車之已扃德音
不忘應甘棠之勿翦交情乃見伊黍稷之非馨嗚呼哀哉尚饗沈亞之下
賢集劉巖夫哀文　秀才劉巖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
曰號呼窒塞聲嘶嗚兮一溢不入百體瘠兮體象竭目髮根枯兮肥黃權
亂如霜無兮形容若龍骸骨瘠兮悲占六腑神無居兮魂魄惝惝容四隅
兮去依風雲將君趾兮待得他之赴幽都兮生誠果克志意舒兮厚姻薄
養世有諸兮俗浸且廣無誰沫兮清魂佳字赫來國兮鼎鼓海陸備肴菹
兮異梅狄略洪濃腴兮逞果錯實慈味殊兮酣顏若纈視若殊兮香津桂

醑蛾沉浮兮綠蟻既發有罇盈兮醪醴百味君安須兮惟君子之嘗忽所
如兮三爵與洗祝廷呼兮為君洗奠一饗余兮　黃御史集祭林先輩用謙文
　維光化三年歲次庚申十一月日敬祭于林君執友之靈惟靈夫達注
之足以千里之為程已馳之而俄沮懈谷之音以六律之為用既參之而
忽泯夫不永其終始何痛如之嗚呼林君得以言矣君負相如之詞賦慕
郤氏之科名一紀秦城千門稱刺雖衆口大聲其風凜人罕如焉而三春
果困於鶯喬歎何奇也然則女貞而十年必字藥靈而九轉須成果契至
公克昇上第既已東堂得意南國言旋龍珠則動彩於襟中鳳序則增輝
於天際將冀盛清風於吾道豈期歎逝水於人生屈原之難問者天蔡澤
之不知者命螺江煙景方驪丁令之羽毛騎陳光陰俄啓雷參之手足誠
壽夭靡移於風契且鬼神何害於善人禍福吉凶倏揚瞬眯淒涼物理慘
怛人情今則壽城斯閉貞魂永蟄龍頭水咽山上雲愁鄒攸之繼世無兒
語留身後崔曙之遺孤有女詩在生前雖衰盛之同休亦存亡之至痛某
京關進退硯席參差幸忝先鳴獨欣繼捷未賀桂枝之入手忽從薤露以
傷心脩短有哉吁嗟何極靈輀戒路丹旐翩風遠寓丹誠聊陳薄奠顧無
冥感鑒歆於斯嗚呼哀哉　宋錢塘韋驤集祭故陳太中文　維紹聖二年

歲次乙亥正月某朔某日某甲子具位韋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故致政太中陳公之靈惟公德性純厚術學淵通動皆中禮言必由衷衆
所矜式不渝初終施於為政公平愷悌不吐不茹剛柔兼濟連剖郡符去
思不替恬於利達舉不近名蘊蓄光深出位弗營先期引年未究所行日
月遇遠脩齡耄耋奄棄已養正人是悼清白遺風子孫允蹈嗚呼哀哉感
公眷遇婚姻之私别公門墻五年于茲豈意終身不瞻表儀遡仰靈殯隔
異千里遥致薄奠將誠而已杖淚寓辭公其歆止尚饗　祭張大資文
惟公挺材特明逢時得君操術仁誼被物及民以孝以悌儀刑縉紳溫恭
不阿洼楷有倫股肱中朝盡瘁致身藩屏于外政肅而淳出處徇道學行
志伸可謂全德蔚為大臣不壽維何天豈不仁誰其尸之莫詰其因公殁
淮郛衆希公歸優廣膏澤副人所祈覽謝遺傳莫不歎欷某也雖忝婚姻
之私追仰涕零匪衆是哀欲哭于殯官守拘縻道阻且長不能奮飛遥致
薄奠公其鑒茲嗚呼哀哉尚饗　彭城劉攽集祭王景彝文　惟公忠以衛
上簡以正己節惠之光兼此二美生榮沒哀前聖攸臧僉論所同公也不
亡歲月之吉歸葬舊封宰木有嚴天子之公某朋舊之好執紼是宜守官
鄰邦遠莫致之恭陳薄奠告公以心靈其有知庶亦來臨尚饗清江三孔

集孔平仲祭應卿文　惟公仁施于親戚誼著于友朋剛方誠厚謙畏廉潔日止一食家無媵侍耳目聰明筋力如壯而又利害不嬰其心喜慍不形于色兼是數者皆宜享年出守章江曾未半歲從容宴語奄至大故此物理之不可曉而出於人意之不圖聞訃驚悍血涕如雨向者先人不幸實在京師變起倉卒誰告誰託公臨其喪日或三四親視匳事手加朝服慰老恤幼祭饋哭泣使子弟爲之亦不過此是時諸孤在外獨某先歸故知公尤詳以此思勤宜如何報及公喪背宜何爲心而又方纏重憂近以大事山川阻脩情理莫展其爲痛恨又何可言此身未死粗立於世苟有可以盡其義以復公德其敢有愛公靈如在當鑒此懷輒具以文哀無次序張舜民畫墁集祭郭厚叔文　嗚呼古人謂友道不變者謂之歲寒惟我與公可有斯言我家兄弟公家弟昆爰自幼學至於成人今則老死各勉一官始以德友終以親姻淡成愛存不忝鄉論七月兄亡九月公殁我以兄憂加之公郵念兄終始正與公同以直立性以道典學五十得官終老食貧不愧于天不負于人清名勁節可動鬼神富貴功名於我浮雲我以兄喪來事于鄆望公數舍不得親臨長號永恨略見斯文　祭范七宣德文　與之子亮夫隱之在陰有倚伏機之在心成禍福如蟻循磨始卑轉

穀賁賤賢愚同歸一宿善惡如施不差報復獨於吾子輙有深惑彝世忠嘉受才金玉入孝出弟妙年式穀源深流長萬里舉足如何一生跌胡退谷蹤食布衣逃名守默少偶數奇多憂足辱既壽其壽又鏟其祿曾未中年奄歸泉谷惠迪獲吉未可執信善惡無餘戒我論篤嗟予縱心去年尤駛川流之速親友凋零半年三哭離緒雖陳盡心習目千里寄哀思聽工祝尚饗劉學易先生集祭蔡敦之文　嗚呼哀哉惟君行己蘊官蔚有模楷莊重安和備於衆事而欿焉若不足事機情乃紛其靡避兮端殖義以自贍謂深固之未易摇兮少傾而則折彼蒼之不靈兮將人事之憾也君之志已乎莫申詎嘗儌之能知文史足用而筆未不售色養雖謹宗族稱之而窮貧以遊遺娛然無悔不忍與物忤而怨者或懟其私繫君主之不逢兮又無以善其死母安季子妻返外氏兮女病而無壯子惸然單棲魂情情而俱往兮卒無所止昔官守不祥遭故者實多遂改葬以即利兮意且如善人何曾逋君與禍訟兮謂善不善者非耶嗚呼哀哉君容貌如故兮音款欬其未歇聯車騎銜杯酒之不可再兮獨安取彼異域肴寒酒薄君其勿吐而強之兮遂於此乎永訣　祭韓擇之文　嗚呼士之逢時資植本原稽其遇合繫命之存公抱利器舉無留難材譽藉甚師聽孔諠學

殊眷知我對異恩寵語稠繆錫馬既蕃賜自西征來騁東軒攬轡驅車剖劇撥煩豪猾遠屏民力用寬我饉是豐我相是究謂茲趣裝歸侍禁垣典領事樞遂駕騰騫誰使奄忽中晝徂彝維帝識公公實自論誓不徒報稍軀長元遇事感激前靡險艱大寢棄食力竭氣殫盡瘁以沒此心如丹嗚呼哀哉雖我哀宗早接世皆占籍封圻執公話言藹然疾病枉駕在門視我疾艾情義益敦豈其異朝竭爲瞽惠吝未就車食不終飧幼孺號呼泣血摧肝叉卒隕淚閭巷永歎百身可贖往扣天閽我獨疲卧莫撫公棺有觴中奠騁涕洟瀾嗚呼哀哉　祭王彥祖文（與鄉人同祭）　惟公德履純茂踐揚高華服休五朝棠社百歲名臣之後風流頓還玠公來歸永有攸望數舍之隔翛然不留奄棄東維空號左轂嗚呼哀哉凡我里社衆潸襲芳興聲同悲寓此巵酒嗚呼哀哉鄭俠西塘集祭安之文　俠以言事獲罪方茲卯側目思膾其肉而醢其骨親戚故舊有不相顧而安之過我於此美言厚禮既欵且喜蓋未嘗識面而一旦相值情過戚屬治明化之堂以居我曰使爲介夫得罪予之願也當此之時有識如安之者幾人耶夙夜多事竭力盡節誨人不能明人不足恕人不免助人不逮朋友有急難積身以前當今之時有義如安之者幾人耶惟忠厚明白愷悌慨義謂安之

宜眉垂白老尚享榮祿豈意至於此而弔公之孤拜公之影哉天涯一宦聚指三百內外之給其費相直俸廩朝入支計夕空義不居財安之為甚靈輀北還資用無幾子女幼稚其將安倚當今之時復有貧如安之者乎公嘗語予曰所以區區仕途當得榮贈考妣斯已矣而甫升朝序遽掩靈棺斯願未酬黃泉莫慰當今之時復有不足如安之者乎然則所為如彼所遇如此天之厚報必在公後以聖淵之老成而諸弟能服膺先生之誨言豈有男子十數皆堂堂數尺獨惠公之後無挺然立於時者哉惟窮旅薄宦所以遇公者未久遂有終天之別能無自痛而嘆夫良善之不甚章於世哉尊酒盤肴欲公之來飲之食之如平日也能無以其微薄而鑒其誠心尚饗　祭梁邦憲文　死之與生二往一返故生者為行人死者為歸鬼歸乎道而已矣惟道茫洋天地寄薄日月故骨肉一歸于土而神氣無不之矣夫拜墓於此又何生之喜而死之悲乎然而颼愁林草木摧折芝蘭梓漆則衆所嗟惜以其材之美而不極乎用耳若子之摧折芝蘭梓漆之於草木也俠忝與子友而又辱在姻婭知子之美而見其用於時者未及老髮愁焉宴寂其孰能不慟於中乎嗚呼哀哉堂有白髮之親膝有垂髫之稚飄然旅櫬千里而歸方茲病苦猶時不能持觴酒道傷一時且

弔予之老母稚子豈予之本心也哉故遣兒子前致香茶之奠而述情以文伏惟尚饗 劉龍雲先生集祭鄒通直文　嗚呼誰豐財稽德則厚君裕於德而不財既爵以恩叙莫能生存君侈于福生以爵聞孰昌其壽其高彌百之年及中斷止麻源之北章水之東有嗣歸旐髣髴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曾肇元豐類藁祭張唐公文（熙寧六年六月）維公作德于躬實方實厚實夷實訏實堅實茂彼嗜而争我有不惑彼嫉為朋我肆而特我抗其難維彼之黙始煒其華儒林禮官通碩其實侍從之班維帝時咨維士時附尚其昌言式久在序告疾于朝迺長甸服里無嘆聲士女輯穆以老得謝徹其歸裝車御未驅訃聞四方維予老人公同年友公子我婿又託婚媾賓肴于豆賓酒于觴馳辭告誠維以永傷 文同丹淵集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中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善於拙者有所蒙賴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為僚相與營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遣問以時仲不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均友悌後皆從宦間問不失每一達遇傾倒肝膈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心常謂幸是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子天道何耶嗚呼哀哉某承訃之辰願一撫柩遷視守印去不能得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知之耶抑必有靈當歆之也 王安石臨川集祭虞靖之文　嗣耿直諒醇明博美敢於為義我實知子違我所願窮吾所耻奈何終窮命也天只前年僕馬來自田里白顧衰苶相見悲喜輸吾肝膈與逆其艱衰老解追緬懷山水念我難繼庶今少止翛然為辭遂隔生死寓哀一醉嗚呼已矣 蘇潁濱集為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轓留連列郡周旋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為夢寐之頃士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緩末姻仍叨屬部哭言未接涕泣長詞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幻泡影長短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聞畧細行從軍西方睥睨隣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赫奕富貴依頃未安西樞斥歛南屏盤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從茲馳騁嗚呼不叙一寐不醒老幼盈前鐘鄉誰省盛衰奄忽驚怛群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已安命知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

觴孰為悲哽尚饗 蘇東坡集祭王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下迸泉寫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髮然矧如夫子又晟且賢愛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于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胄隱然攜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駈並馳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君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感舉我一遷嗚呼哀哉　祭曾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訶相揖于輿莫或違之伯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遣伯遷黃公在浮光山縣川通可跂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友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有吉不祥凶訃在門妻絕肝腸諸子煢煢匍匐哀荒公嗜讀書聽于大詞亦達于政實維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尚享 畢西臺先生集祭張應之朝奉文　生而死乃理之常如應之之逝也獨為可傷嗚呼應之官學有公卿之志居家欲衣食之穰然諦識災疾抵垂違蹇不釋於下位而孤兒幼女婦孫孀獲僅飽於糟糠嗟惟居官治民鬱抑掩塞不得見於施設至於私門之願子孫之計亦終貧而不償嗚呼應之嘗悲人之死矣謂區區於是非屑屑於得喪者為可笑而吾復悲應之之亡則夫得喪是非果真不足以芥蔕而後來之士猶奔走出力而遑遑將知之而死者與不知者有間抑知與不知同歸於盡而夫而都忘故自應之之卒交游執友失聲出涕雖輿臺隸卒亦欷歔感槩而不自禁者此乃應之之所長想音容於平昔接神靈以馨香反袂掩泣國人情之不免而死生禍福則難問而茫茫伏惟尚饗 范忠宣公集祭范蜀公文　嘉祐之初仁宗弗豫國嗣未建四方震驚群公戚憂寒心噤舌孰不畏禍相顧莫發公為諫官引義自當國之憂危我以死當上章天子清選宗室擇賢而儲時不可失蹟入不報在旁股慄騰書大臣開譬禍福我擇死所遑他是卹非常之為中外遑遑一進一退瞻相低昂公心如山公語金石章十有七一意始吾言不時孚卒以去職烈烈英考繼天而王嗚呼我公寔發其祥熙寧之初有政有事有利有害譁然大議孰不知之孰克言之匪言之艱而身孔危公曰我責上書列陳如彼蓍龜協謀鬼神公言益切沮者益至公曰我愧身用言廢遂請致仕沮者意行衆為謗訕匪謗伊榮捨祿卧家纔六十餘孰不事君退羞以居唯二大節人一有之足以不朽而公優為詞賦文章為學者師清淨恬和無有吝疵二聖意

賢耆老咸仕起公于家公謝不至穆穆衆德獨公弗臨唯俾搢紳化我邇心國樂無竟鄭嗣弗燕公之審音匯學自天推析毫縷至于窮年將沒之歲以樂來上國有和聲實治之象道德壽考孰與公鄰不卒用公憾有斷人其奈拙晚奉公游出處義同辱公我收于許于洛燕歡徘徊一別不再聞訃而哀一時老成零落山丘豈惟交知邦國之憂寫哀斯文涕泗橫流尚饗　祭王中散文（字不疑元祐二年五月）　唯公國士之秀相門之英行著溫恭道唯直清老盡色養外忘寵榮退就閒官冲淡無營夢與兆山遊川莫停仁者宜壽公享遐齡德必有位公登列卿積善之報子孫繩繩在公無憾善人咸咨翊其朋游涕泗交頤絕絃有恨廢斤想思祖奠弗躬菲紼靡持義以言公知不知嗚呼哀哉陳後山集鄉人祭張殿直文　負山之下有隱人焉行修于鄉而名昧于世豈君之澤而人之敝耶世不識君昌視其子亦教厥孫又葬以禮有銘于石以播厥美使孫如子君則不已國人之思奠以送之秦觀淮海集祭馬通議文　惟公盛德之後克承厥先不激為高不詭為偭不見瑕玼器實渾然踐更中外垂五十年長者之風四方是傳始使六路國用充委旋歸二邊羌虜唯唯蒙詩江都下車風靡法度具存頌聲未已我來此邦公適厭事杖屨阡陌優游卒歲方期暇日從公遊詣戢云奄然棄我而逝日月飄忽端如箸絃承凶未幾遽卜新阡惟時淮海春御戒旋悲鳥號木愁雲蔽川念公此行無復來還奠觴薦誠用訣終天尚饗東堂先生集祭鄒庭誨文　石渠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攜盤桓寥寥至今漁樵所安尚意山間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廊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羆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盡定交尊俎豈唯姻戚氣則如許予才闒茸寡諧於世所賴得君差強人意奮髯高談氣蓋一座有非吾曹睥目欲噬君真偉人秀眉奇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曉更婉熟不揆不固元和騰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翛然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笑以汝爲君年不足行樂則過胡用百憂盡搖髮墮罷予西征相酌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為壽予為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款嬉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自泫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劉左史集祭王正翁文　嗟嗟正翁而遽然耶其一去而終不復返也耶昔公之赴官臨川也予往江心泒嶼餞之曰公仕矣且去鄉里其亦有私事未集者乎予不敏願質力焉公曰吾仕矣又何求然吾他日歸顧未有廬可居者公

營我盡為我經營之予曰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宮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日予固晝夜望公之歸以寧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獲處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之子將以公之柩葬于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侍母親往以薄奠祭公于新居之正寢惟公有知其聽斯文以審我哀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馮縉雲先生集劉雲安祭文　惟靈士夫之賢如吾禹川交游之中一二數焉宣和之末鴈塔石聯拔識英姿殆十五年歲在丙辰僕宰丹稜君在德陽音驛相連通夢交魂書記翩翩迄于丁巳我來日邊蹭蹬之蹤踰歲而還始入瞿唐君至雲安邂逅相遇可以覿聽君則順流我舟逆牽激箭叅差心無由寧猶謂異時境接雲煙沐其餘波浩乎川淵挹其清芳郁若蘭荃一見之期猶有可言嗚呼哀哉僕來之官公沒已先風昔所龔忱隔九泉公之尊親華髮被肩公之季弟卒在公前公女未嫁公嗣未傳胡為速化不仁乎天丹旐沂江親哭在船豁我悲思薦以蘋蘩禹川何許涕泗潸然伏惟尚饗蘇過斜川集祭常子然文　烏乎詩禮道喪僅不控賵以待為榮以夫為悲陋矣稽古躬利乘時若商賈伏龍斷物且彼君子者以心為師譬猶農夫載耘載耔雖有饑饉吾志不移猗歟子然信道自持抱其家學衛吾氣機如資章甫越人何為身則不偶論無少畢白首為郎理復何疑嗟我先君昔遭南裘萬里致書公時布衣同臭使然志其厥危先君即世義不敢遺請婚僕人不諒于瘧嗟予兄弟坎壈無依方擊閽納公獨見私倒其廩囷決其瀋籬我唱子和終日不違曰我有財汝其宰之豈其一別訃音遽隨安蛻而行樂不待賢為仁必壽天不吾欺云何抱璞竟不少施易簀之言我不復知兩楹之奠莫餞其歸惟以鄙詞致薇涕潸想其音聲歎然在帷庶歆其靈來此一卮　祭岑彥休文　嗚呼去古道遠士惟利趨介拾青紫枕籍詩書如商賈然資丹與車得於古人持其腐餘惟彥休父世業於儒自試而明六經是娛擷其英華趾前弗如譬彼農夫以菑以畬既耕且種且穫且儲雖有水旱孰知饑虞登陟甋科馳聲天衢金馬玉堂指日可須乃請試郡遭迴闕遲絃歌而已古良大夫推其肺肝樹倔戰孤毋武傷之問吾體膚去患勿疑利吾耰鉏上黨之治益隆於初剛亦不吐弱焉必扶眷年而歸遂與世疏幅巾深衣築室場居左墳右典東觀石渠鄙里化之訓其稚雛嗟余適家三世鄉閭臭味既同婚姻與俱逾年不見嚮然清臞隱几而坐胄見衣隅豈期斯人千里半途望哭其堂若見巾裾搢紳淚灑達巷歔欷聊陳一奠往致生芻楊龜山集祭某人文　元祐之初公方妙年

氣公青雲駿擧詩琴惟時先公均勞于藩膺門未登訣辱厲樓自茲以還始從公游頡頏相與歲律屢周予行闕跡戴時不逢蠖屈弗伸卒老于窮已而退休公亦流滯畏途崎嶇如燕巢幕二十年間江湖相忘却歸杜門莫辱聲光竭來南徐遇公江濱披腹道舊情好益親公之歲寒謂宜難老云何不淑遽聞凶耗旻天高高胡不慭遺追念平生涕落交頤萬辭薄奠以泄予悲公乎不忘其知我悲　史林楊湖居士集祭李觀文文　惟公志氣自強從古鮮儷功名疾懷任困不置豈以謀身亦將救世故百姓之譽不約交歸而祿位之崇遂居更試出師三州威聲正厲請宴琳宮歸劇就易豈黃閣繫櫃大已倦游而赤松黃石將從休憩謂宜永年奄忽長逝何天假之才而不以壽畀也林生固晩尚及同時雖微雅故俱值時危聞訃三歎何能不悲遣致薄奠靈其鑒之嗚呼哀哉尚饗彭汝礪鄱陽集祭李觀文　彼殖其財利或倍蓰君非不力既成或毀彼執其子後先未繫君獨不獲生於沒齒孰曰不藏善則富矣委聽姻婭聞訃是悲驛祭則試文以侑之播芳大全集王介甫祭王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乃可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縛習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杜慶州文　嗚呼慶州一世之英濯濯其靈磬磬其明材能稱於天下言行信於朝廷孰多其予而不足以齡不肖之身始佐公務公從來東有賜於明昔飲同堂今其於庭酒有則薄奠者維誠再拜事公我不如生嗚呼哀哉尚饗　陳了翁祭鄒綎之文　嗚呼綎之冥冥鴻也單瓢自足覩鼎鐘也宜止則止艮其躬也有物有寵家雍雍也彼臧彼否默爾容也孰喜孰怒寂乎中也盥而一薦志在顒也射己之鵠審其中也棄彼所爭不與同也色猜無介而自通也其積彌高不自窮也其剝彌利飽磨礱也志道則士耕則農也齋戒其年顧普豐也洛口之剝再呈終也我儽魑魅不吾攻也衆侮而逝來益恭也孰不彼信獨由衷也火勢炎烈堅不鎔也派流於漫趨必東也詩來了齋手自封也馨積吾前藏闕芎也讀而味之餒可充也歲寒不易挺挺松也還里骨樂願未從也故不少延棄我終也隱几坐逝沒不窮也不哭其有獲豈空也俗網廻跡惘不逢也卒以歲計孰汙隆也人生流寓猶波蓬也谷無停響隨彼閧也衆耳聵聵聽獨聰也閧奚聞乎示以聾也生死不貳歸其宮也儒耶佛耶一視融也嗚呼尚饗　黃魯直祭徐德占文

嗚呼德占文足以弼亮天工武足以折衝樽俎識足以超萬人之毀譽量足以任百世之榮名璞玉渾金未加繩墨不借一臂而自發於林丘大臣歌肯來之詩天子興見晩之歎一日而三錫命驚動漢朝試之難能無一不可迎刃而解事無全牛決獄大疑手平如水論議魁壘氣吞西州經之為鵬翼天其翼志九萬里未出戶庭山覆於前天作奇禍忠肉義骨對獄甘心巍巍堂堂萬事盡矣嗚呼哀哉惟時睿聖制作斯文顧申公之無奇侍臺遂以為相提師十萬墜虜計中凶語上聞天光震動嗚呼身膏原野而葬衣冠於故土覩遠先塋而即萬鬼以為鄰自古以為才難才者又至於此臨其穴惴惴其慄嗚呼奈何酌酒祖行能復飲否心折無欵有淚如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仲良長官文　嗚呼仲良遂至於斯母老妻少君獨何之嗚呼哀哉昔我外妹歸君伯氏以是瓜葛不我遐棄元叔無恙我竄荒遐予黔予夔恤我無家我未還東元叔下世急難其誰義與實深萬里遠客冬寒來溫仲良之義如元叔存我病荊州幾死衛路涉夏徂秋君三來顧笑語而別忽聞訃音失此豪士使予霑襟白髮在堂不當棄去有子有弟君亦何負能人急難在義不傾我與元老能立君否薄歸上冢不待身往寓奠一觴君其尚饗　祭劉凝之文　嗚呼公乎智謀足以御固剛毅足以行可獨清足以執物自勝足以立我凡者遠而歸全諒無此以棲福方燕及於朱仍闖門戶之嵯峨忽厭俗而去仙遣白日而蛻卧亡吾黨之龜鑑哀髮之傾隳伊曩時之倦遊貫航髀而坎坷遂投劾於頻尾置牘息於寒饑朱膂疏於江湖詑有屋於春蘋執盈虛以化物取衆棄而致彰問江嚏之有秩上橘柚之歲課閒亭觀之百種季祿竹之萬箇衰餘刃之不試故優裕於菑播據几杖以彷徉樂知識之未遇味寵公之幽禪觀有物於石火歲三會之潛灘記初志其不枉雖歐陽之大章發高唱而無和配公石而成三何巧舌之能破蠹髮蹤而戀嫪生表氣而不果載銘旌而來歸遺稚子以危旨彼聞公之清風亦何面以承唾初不肖之及門華諸孫之孩孺公悉詳而愷悌獲聞教而侍坐歎歲晩而升堂見虞主而泪墮漣樽酒其儼尚列群悲於楚些嗚呼尚饗　祭李彥深文　嗚呼彥深華路泥塗賢於駟馬之駕扉門風雨安取數仞之堂體孤路之溫而不恥縕袍壞絮知膏粱之味不厭脫粟寒漿終一世而阨窮內不疚其何傷維相知之不早始傾蓋於汝陽披蓁叢之瑣碎見叢蘭之孤芳況深而敬學易簡而廉方鄙非仁而不覩棄非義而不嘗遍人情之難堪既摧折而愈剛號饑寒之滿屋仰歸鴻之南翔擁群書而寤嘆擅榮觀於文章論若

人之豈第謂百歲而康彊忽靜寐而不覺問歸來兮未央丟親戚與朋友即萬鬼而為鄉嗚呼虞氏之不為政久矣士不厭於糟糠戴困窮以執世疇人至今傳其惠康身與螻蟻共盡名與日月爭光我觀古而視今信吾友之不亡所以發書而掩涕不忍癡孤與嫠孀婦弱女而教男定子宅于南山之崗有謝公之知予固特達於珪璋在吾儕之可力尚終莫肴具潔而酒香思曩時之笑語同飲食之淋浪列樗蒲之花燭呼五白而繞牀儻神理之不昧以斯文而來麟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元叔文　嗚呼元叔之義世不可少赴人急難秋陽皦皦奉親色難慈友諸少家人槩齊門巷灑掃築屋聚書延聘師表青青子佩如魚游沼凡厥富室乾沒紛擾君常晏然萬鍾忽杪壽母令妻升堂宴笑慈以旨甘歌舞姝妙里人欣欣皆謂之好攜提季夏舍有鵩鳥屏藥治歸竟夜無曉已人奔走上下是禱人亦有言蓋棺事了生榮死哀誰謂君夭我遷黔我形影相弔衣我食我歲使交道立雙望山複江迴繞屬辭羞莫氣結天杪平生不昧尚饗馨醪嗚呼哀哉

祭周晉叔文　豫章黃庭堅洛下王琳謹以清酌時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晉叔周兄之靈嗚呼晉叔遂至于斯大奪善人今賢愚一詞自古皆有死君子以息君年四十則奪之亟終日怡怡恭順孝慈一朝夫之誰能

不悲君材齊敏練達世故風雨如晦不渝其度雍容和平不驕色聲事不後時物無復情庭堅在儕傾蓋如舊琳辱君游義兼僚友平時相從尊壺奕棊勸善舉過笑言嘻嘻一日不見使人詠思寄聲安不借問宿昔子不過我我必往即萬事渠盡華堂山阿無復見時嗚呼奈何問君何之君不能語祖莚一觴其淚如雨尚饗

趙承之祭馬處厚文　我思古人世遠莫即堂堂馬公生有遺直我思仁祖英宗之時堂堂馬公吾及見之汲黯在朝姦諛奪氣子產治民沒有餘惠堂堂馬公兼此數器衛武雖老戒慎愈篤于公有子高門是卜堂堂馬公饗是全福昔帝疇咨並起耆老嗟來馬公薦紳是保誰私黨仇力判同異公老而歸亦以類廢明明天子建中靖國還公故官閔勞以力公不慍喜曰維順天天不我留去之超然昔我先子佐官朔方遠及不肖亦升公堂天降慶罰先君棄余公遣使令來撫諸孤感公之恩種不即死公今云云我亦誰恃先民有言蜀蜀救之我不勇往願其厚而尚想平生薦是牢醴事公如存我不敢替尚饗

崔正言祭王正孺文　嗚呼元豐之初君來潁濱君時尚少姿已不群自我見之無三十年約己小心吾無間然君既出仕我竊科舉各天一方乖其出處曠絕音塵刻詣笑語我後三年罷秩陝西間關千里見君京師君兒益豐腴

初見時謂君貴富人登黃耇我衰我孱豈復能久建中改號我還韓城見君之季以及友朋云得君書遂還里閭匪朝則夕見君之面後此五日我謁釋之云有人來君病甚危血釀于嚨雖已接治再弱其足又熱其肌季往視之單馬疾馳中見覺師訊其安危曰君無恙笑溫于顏歲後釋之乃吉我云夜聞哭聲哀動四鄰起往聽之君家哭君見君仲父曰是廷叔來慰其家相持慟哭我聞震駭搏掌失聲哉哉若人而損其齡如我多病反餘其生我聞君母緯有賢聲王潔霜嚴古之老成克齊其家又撫孤子君雖闔棺可以無事君其有知聆我數言尚月一來飲此酹尊嗚呼尚饗

余坦祭崔正言文　先生為行之難如山峯巒疎天嶒屹雖世無自尚能仰觀為詩之清如水雪冰塵清瑩明雖世昏濁亦知悟醒嗚呼此特過毫萬分之餘屈而不用見於窮居固已舉世特立亭亭鶴孤高視古今積之為徒豈特爭衡兒輩坐雄萬夫者也猶有論議隱隱硠硠疾雷震霆膽戰骨驚誠邪醢佞擒姦蕩朋利於莫耶堅於甲兵獨我輩人飽於聽聞恨未一試數之八紘既被召用置在諫闈公業病起身不可過平生之懷有待一發堂堂三疏皦若日月百年姦魁奴視唾唱凶芽逆蘖力捍手拔雖百未一展而海內響動萬眾訇訇邪情崩沮魄喪氣奪天胡不假遽爾中奪

大川將濟楫維何折嗚呼哀哉雖非不壽猶未七十何前日不死而今日死也嗚呼天乎其有意乎其無意乎其不為公惜乎其不為蒼生惜乎予愚無知不足以知之凡我親舊痛公無後愴公田園無所畀付雖出於恩義故惜與平昔所歎慕要是以小人之腹量君子之慮死者泯泯多寡何歎萬世之下當有知音有識之士式公之門表公之墓奚荒園一頃壞穴數畝禁采樵郤孤兒之足語也顧予何人愚鈍莫比天下知音一人而已公自長年來婿吾姊我時垂髫猶未毀齒聞其誦書知非凡子嘗謂予曰嘻此千章木但毫末耳蹊之歲年必自雲起至于成童伴公夜語試我文章屬以詩句公舉燈瑩我偶花蛛公大驚歎此語勝我子當以文於世間步奚必區區等科舉自此吾文必以似公公之賞可必有次第采章摘句必當人意我既冠年出游太學或者譏予是兒美質觀有成立使之游學恐遂放恣公笑曰是郎豈大學所能壞者也我既登第已婚元氏或又譏予是子入仕必私于元將倚若人以覓舉至公又笑曰吾元郎當有識者豈肯因人求舉哉況所懷負固自不同也嗚呼此二事皆公昔對吾母言者也我痛念公如母存焉豈特渭陽康公與一知己管仲鮑叔子產叔皮之比也嗚呼我聞公疾方妻吉病不能往視門遇公喪吾妻適死不能慟哭悲

難相遭。筋力無禮。負愧已餘。徒有泣淚。淚下如綆。而不知止也。公召諫官。我亦御史。拉我同行。庶戮同心。念其貧病。貸之白金。我不敢承。歸公衛女。豈不敢自愧于幽明者也。幸坦今病少間。遣哀一誄。以陳平生。言之不文。亦或見情。嗚呼尚享。

賈公哲祭崔正言文

嗚呼德符。汝潁奇士。鄉之先達。苦節平生。無遺毫髮。介介自守。與世鑿闊。欣然言笑。於我投合。我來鄉居。公踰五十。行成名立。氷玉剛潔。我近四十。髮俱未白。老壯相從。情敦意洽。於始見之。相得眉睫。邂逅聞談。一語三日。謂捨而去。游宦遠涉。及歸如初。期我巖穴。昨在邑中。暮春之末。過我園林。相共飲食。我追選限。次日先發。公後旬朔。負補遺闕。相見京師。公居言責。賓客延門。冠佩奕奕。豈不思公。從容平昔。慨念眉宇。久不獲揖。入對天子。昆弟往謁。謂余不來。乃此一月。遂解衣冠。坐其懸榻。語欲更僕。日既西夕。山城幽居。自放泉石。去吏十年。鮮縱羈縶。罣微累形。百骸未伏。僕悍鞭長。群馬取捷。天衢九達。夏日赫烈。熱風囂塵。罹此痒暍。伏枕悁悁。吁欷蕞尊。迨五十日。病以增劇。二諫大夫。助之諗疾。天子曰噫。舉茲朝列。孰如老成。剛腸勁節。方欲倚之。言動天關。祠于琳宮。賦予廷閣。畀以優閑。庶其勿藥。東裝戒僕。疾且向革。吉命臨門。是夕殞殁。張范擇衣。愧以死託。懼有不知。謂余周悉。後有餘壁。此有行

囊。無以賞余。聊厚非薄。明明茲言。理無擇堅。歷問他事。一不肯屑。平生所學。日所製作。人隨去取。無復留蓄。故所上事。世務指切。并近奏牘。則皆不失。慨慨在床。以待啓刻。軌視火之。無可言說。中心了然。迨至易簀。奠爲性化。安眠委蛻。棺具既堅。爰用紵漆。朝衣入斂。餘從不設。兩街凶肆。取募殭精。贊力是圖。旅櫬是絜。都門之道。坦無阻埃。水潦未降。無泥可汨。滯泗長郊。不及引紼。余待朝辭。後乃至邑。南園壯蒿。方爲痛哭。弔公佳倩。女久出適。來自泰中。齎其父經。夫婦銜恤。祠公故室。奠先祖考。盡用家法。出財襯傭。精意郭七。发卜三浮。穿土百尺。營冢是封。植之剛柏。嗟余之章。偷墮是獲。指力不施。友責大塞。晏晏高原。歸安公宅。人世是非。無芬黑白。妙理所盡。有蹄莊易。嘗爲公言。公如黙識。四禪中人。形幹枯臘。世味泊然。少所受著。公乃其徒。早自悟入。溷濁世間。那復遺跡。悠悠斯心。無足念嫉。情識顛倒。雖可致詰。筆墨慟哭。叩門以累。睠彼山丘。悼茲華屋。兩隨王命。今茲歸骨。侑觴以詞。聊助權咽。尚饗。

晁說之祭崔正言文

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惡疾邪。仕而屢躓。曾不慘嗟。遠官沅湘。觸詩思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若若無能。而畏人。識者鬱閻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度元魯山之流。在本朝則王子野江鄰幾之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呼。逆於晦蒙。身偶嵩蓬。上皇有命。執憲殿中。匹馬入門。遽不待容。天子夢寐賢哲。召補諫列。兄曰時哉。權不用祈。膠然稍前。言則業業。衆人危之。天子欣納。是燒一對。病卧累月。却藥餌而稀罕。奏章疏以稠疊。孰不有言。恐莫兄如。枕首仰筆。裂帛以書。語弱難閱。玆勇有餘。豈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徬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躲悌。俟死周行。幸蒙恩賜。覲生故鄉。天子曰咨。古之淳朴。以疾歸閑。寵之龍閣。示予禽賢。待爾勿藥。衛帝命以再生。宜巫咸之不作。嗚呼天乎。理或冥漠。但驚朝露。寧論夜壑。記之少兄。二歲以兄事之。名同書於邦籍。情每見於危詩。今也兄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箕潁。手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苦淚而一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四

永樂大典

卷一四〇五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耀棠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五　四霽

祭（祭文十三）

宋播芳大全集 黄泰之祭梅卿叔文　惟靈慷慨正直得於天資莊靜夷雅量出流輩種學績文優游乎聖賢之域砥節礪行周旋乎規矩之內奉親長著孝友之風飭子弟有義方之誨緊厥德之純備宜享齡之永艾胡六旬而甫及乃一疾而遽蜕莫能詰造化於小兒殆將任勞逸於大塊某等怡愉骨肉繾綣愛情茶甌酒盞日聚時會感佳節之過眼悵音容之何在憐黄花而無色對西風而一酹嗟物是以人非覺肝裂而腸碎歆此恨於終天想英靈之不昧嗚呼尚享

祭商通直文　嗚呼蒼天喪我耆德邦人諸友莫或矜式惟公操履舉世所難末俗披靡屹立其閒雖刀之利人所競馳而公湛然若無以爲一經教子人曰不切而公終日食不違咽乃闢義齋于室之西擇師訓徒邦人是依有子八人頭角嶄嶄談經解頤議論不凡天子有詔廣學育才天下之士于于而來公命諸子勉之于庠士而懷居焉足成名着鞭爭先不踰數年蜚聲上庠仕路聯翩公以子貴

荐膺綸命人皆曰公陰德之應翁媪相對蘭玉滿前人皆曰公五福之全今其往矣公亦瞑目我輩鍾爲能不慟哭斗酒酹公如將見之公如有知其鑒于茲嗚呼尚饗

祭鄭大著文　嗚呼理固有不幸而幸當然而反不然者其顛倒不可曉未有如公之甚也公之所學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也公之所養孟子之至大至剛以直也公之操履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儒行之所謂特立獨行也以愛親之心愛君以正己之學正人險夷一節始終之心表裏一致此公之所優爲而卓卓乎聖賢之域也僕視公爲畏友公亦喜僕之無他故相信愛獨深有善必告也聞過必諫也庠序肄業同也館閣校讎同也僕之塵忝偶先公之一年也公之補郡亦相繼以去國也去冬僕將之官握手道別無他屬也惟撙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之語以相勉也僕既汨汨南來且逾半載每得公書寒暄之外則節欲防瘴而已體國愛民而已世俗獎借無一辭及之也嗚呼今之所謂士大夫其有賢於公者耶死於國死於病吾無憾也豈謂一世英俊而死於草木之變耶僕始聞之而未信也意公以直而受謗也中信之而猶疑也意其薄傷而終瘳也既而的且信矣蓋涕泗交下寢食不美者凡不知其幾旦夜也嗚呼公竟殞於是耶此僕所以求其說而不可得不免舉

而歸之不可曉也僕非爲長友惜也爲天下賢士惜也爲朝廷惜直臣惜也想夫一時縉紳推氣海内痛心蓋不獨僕之惜之如此之深且切也抑又聞之前輩有爲幽明逐之說者謂冥司主斷必求夫世之忠亮正直之人而爲之吾意公之遠往或者公爲是耶公之母老而慈弟才而應婦弱而淑子幼而孤相與求公死之說而不可得畫亦以是求之僕杖淚海濱官情雲薄一觴奇酹形與神馳公其歆歆於此耶尚享　孫仲宣祭鄒次魏文　嗚呼嗟我愈愚屢屬罪罟白首龍鍾杖开南土交親解散麕走狼顧如避垢汙掉臂而去病卧空山一室環堵爭席滿前警夫爾汝之子英妙文中之虎携書衔袖過余逆旅議論蠭出稽經引古西階東序九鼎十鼓翰墨之場群獸俟俟引脰一鳴千鈞射鼠我老歸耕十變寒暑相望一涯二江之阻被襆囊書獨行踽踽悪然顧我漢陰之圃倒衣迎門喜於欲舞促膝晤言殺雞炊黍訣別幾何俛仰再撫千里訃聞方食失筯豈其夢耶而遽如許老人無徒吾孰與處子有齊室圖書之府製名耘業義取韓愈書未徹銘欒石之補遺墨瀾然尚秘箱笥文成欲致未及子睹掩卷驚呼老疾如雨子今在殯寧聞我語糜栽挂劍徐君之墓嗚呼哀哉尚享　葉儀鳳祭飛英子文　嗚呼飛英命止於斯耶吾不敢怨蒼蒼恨冥冥不生子則已既範子形又賦子才柰何子之壽遽止斯耶子以少年豪邁之氣可以貫白日凌青雲蓋將魁日起家夫何一跌秋闈槐黃有恨竟以明月之珠夜光之璧暗損委於風沙嗚呼飛英古來才大難爲用志士幽人莫嘆嗟子安知其終不售乃鬱鬱憤悶一至於斯耶嗟子之文妙奪春葩振陽和於筆端筆端之樹皆萌芽嗟子之賦飛霜晨露莫能過嗟子之詩池塘春草何以加雲山之會萬里圭璧赤城之巖萬丈雲霞惜乎不爲封禪書不作洛圖頌柰何撑腸柱腹抱萬卷而爲庆耶嗟子之筆龍騰虎拏得乎應心不模而佳行行春蚓字字秋蛇非顏非柳迥然一家不書磨崖碑不寫洛陽賦柰何捲銀鈎收鐵畫擲斐拳而去耶嗚呼飛英子何往乎雖往而神不泯吾疑天上玉樓成地下修文闕不然紫陽真人銘星宮玉皇上帝須析札夫何德星降此酷罰青帝春風竟十八嗚呼凝爾神駐爾車小試爲我留須臾歆再拜而三奠告汝曰自古之初靡不有終董常以弱冠死顏回以壯室殂仲淹悲之深曰吾何逝宣尼哭之慟曰天喪予予以董顏之賢而壽且不及我無賢聖之道而哀誠有餘嗚呼飛英子何辜傷如我者古未有天如此子者古亦無此言不必文此意不必德嗚呼汝知之乎填然鼓聲登堂聚徒琀琀濟濟摇衣趨隅當此之時子安

在情何如月淡管席風清綺疎銀缸掩映琅琅誦書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何如旬月休假詩酒相娛笑語緊發滿堂歡呼當此之時子安在情何如嗚呼飛英得無悲乎天陰雨濕欲一覿子之面可復得乎空階步月欲一執子之手可復得乎琴劍縱橫手澤如故嗚呼飛英往去此而死乎子之得疾一切廢置問則詩書惟慮學廢吾傷子之賢吾戚子之既造化之間儻有再生之理則必爲名卿鉅公而續厥志子之將行兮無他說但呼嚴君告以枯竭余聞此語嗚咽哽咽嗟呼天地之魄消山川之氣絕春江鴨緑兮浪千頃春柳鵝黃兮愁萬結春風怨兮春花殘吾故人兮千秋永訣痛割腸而欲斷酸通肝而欲裂心寒寸寸灰淚泣滴滴血九泉深處聞不聞有恨終天兮飛英此別嗚呼哀哉尚享　汪彥常祭俞武節文　嗟予與君同一甲子少而周旋今則三紀况連婚姻情莫君比中間倦游雖見無幾見斯忘形笑語終晷稍相離群書輒盈几比聞君歸自適生理客來舉觴客去揮毫間嬰微痾旋即拜起云何訃音忽到余耳嗚呼哀哉惟君之文貫穿經史揮毫詞場觀者血指惟君之材實中煩使一官意行三仕三已余年早衰世味如水三靈之陽日拱松梓顧還印章同蠟屐齒踏山死然君則已矣嗚呼哀哉人生百年曾不旋踵幾人如君卒以樂死濁醪一樽寄酹千里屬辭寫哀弁用當誄嗚呼哀哉尚享　祭太學同舍文　嗚呼某人命止斯耶以君之年如猗蘭杞菊方欲擢秀而遽摧其芽以君之才如連城瑜珞方欲追琢而遽毀於瑕玷君之慈祥愷悌尚友之久而中道奪去其誰不嗟嗚呼哀哉人生世間如沫聚水合散須臾寧有定體蟲臂鼠肝均在鑪錘方生方死其樂等爾子之逝其初何足追企但悲夫北窓之間几席蕭然霜月明秋風激想夫音容尚存而人則已矣况於家山阻深覺絶千里壽親在堂誰繼甘脆室有孺人今則誰恃旅魂孤歎何日歸止興言及茲涕淚如洗嗚呼哀哉悠悠百年壽夭一終死必有所在子則窮白馬素車歃替交情於元伯隻鷄斗酒聊陳哀酹於橋公嗚呼哀哉尚享　王國錄祭鄭狀元文　惟靈虎吠訥而志在廊廟以章布而氣陵公卿成均獻書天子色動金鑾綉筆碓豪膽驚筆閒鋤鋒于宇宙高文矩赫乎著度蓋其學本仁義故無詭說行蹈中庸故無矯名方習俗之澆漓賴公執古之禮行古之道以藥其既病方士風之委靡賴公其振也持其論也正以支其將傾含香蘭省姑試其攄事剖竹名城將觀其治民如鵬之飛勢摩九霄胡爲而遽折其翼如車之載日適萬里胡爲而遽跌其衝嗟雖公之精神同流天地固不恃形而立然公死之異遠近傳播孰不驚嗟

而涕零具等久諧色笑俄隔幽冥菲奠告哀蓋亦傷乎吾道之無人尚享

又　惟靈不遠之後由顏而得故視聽言動己常自克至大之養自軻而傳故貧賤富貴氣常浩然布衣陳事而敢論時政之可論以詞披對策而能言諫官之未言小人以懼而君子以恃士氣益增而吾道益尊何承明之厭直乃力求於補藩何逆者之在遠而弔者之盈門豈非以直道處世者易以罹人之機穽故神運而解者亦所以全其天某忝同僉選叨在虛前屬予多病賴公着鞭以塞學校師儒之責以酬君親教育之恩駭聞凶訃如失鶴原含哀菲奠少慰幽魂尚享許景衡橫塘集祭王經國文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爲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人皆公倦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爲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鄭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其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雄生惟公爲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徹甫下而公訃聞搢紳齋咨論著初終恩録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遇事而發功立名顯矧吾經國豈弟美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寔同臭味而公所造非我敢跂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靈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歡今奠一觴嗚呼經國姻若平生　祭王義夫文　嗟我涉世了無一得天寔矜之界以三益有如義夫王國之英勁氣直辭期我有成百鍊之剛莫挹一勺挹彼秋潦灌于尋尺出處三紀將起復仆惟惠在民曰吾父母後生笑公進不自營我獨知之惟義之行俛首一邑興悲父老胡不百年福禄是考嗟予昏塞誰發藥之天既畀之曷又奪之念昔爲僚兩河之間傾蓋銜杯綽有餘歡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公語一出獨驚四座歲月幾何奄忽陳迹遡風北望涕淚淋漉位不侔德雖我亦疑公寔有子天豈吾欺　祭劉元脩文　嗚呼元脩玉璞金渾孝友孜孜交際溫溫事竟紛然錯節盤根至于元脩一掃劇煩維昔先公德高丘園不有其躬以燕後昆屹屹仲氏瑣闥掖垣簪笏相仍榮耀里門川游洋洋雲飛軒軒各適其適可以忘言念我季妹早奉蘋蘩元脩友之琴瑟蘭蓀二紀之間歎如晨昏後先幾何各返九原一時族姻僅爾有存言念及旃涕淚河翻此理尚矣宜勿復論永懷平生奠此一尊　祭蔡濟仲文　嗚呼朋友道喪道學不明我雖冥頑而得友生偉歟濟仲相與以誠誘掖切磋期予有成今子死矣伥伥吾行我愧子知子墓我銘爾父命我我敢不承未絃蹤越世人莫聽往以斯文告于冥冥我獨何爲涕泗雨零寓辭千里侑此一觴廖剛高峯集祭鄭無慾文　吾母之黨昆弟莫存惟公與母舅姑弟昆念昔

貰舍從公于處自少及壯分甘共苦我竊科第公仍困蹭晚乃得禄詎憫素志清節高義窮益可觀孥稚未飽孤貧悉歎持此懿行何福不介壽則幾矣所享安在前死三日猶寄我書書詞無異謂病其蘇浮生無根倏然已逝情親契厚寧不殞涕魂乎歸乎旅櫬經從嗚呼已矣豈復見公張橫浦先生集祭史幾先文　嗚呼幾先勤以律己儉以成家語人以信出言無譁鄉閭之所宗仰君子謂之無瑕惟我與公心實相知我謫于南三惠以書慇懃問勞語畢嗟吁今我北歸意則無喜謂當與公一盃相屬優游卒歲林下笑歌此意未遂公則已亡訃音來告老淚滿頰聞公有子力學未已當大公門少遂公志薄殽在俎清酒一卮公如有靈庶其享之　祭解帥文　惟公剛而能審武而好文老而不衰幼則有聞憶我平生初未識君謫居橫浦乃把清芬樽酒相樂談謔如雲酒酣耳熱氣凌三軍倒廪傾囷兩忘主賓嵐瘴所都飲冷食新日捐月削病輙彌旬竟至不起嗟誰與親君居藍田死乃江濱首丘弗獲藁葬此辰肉馨而潔酒醇以清能復享此有淚濡巾　祭鄭仲遠文　公有治民之才有華國之文有深遠之度有奇詭之策而議論剛正人物軒昂謂必居諫官御史之員西掖北門之職而年未登五十官止於九品位不過縣令百未一施罥疾而死嗚呼哀哉我堂有老母室有寡孤流離顛沛以至於此嗚呼哀哉念我與君義乃同年情如兄弟不見顏色僅過年餘平生之歡終天之訣嗚呼哀哉我病不及知歛不及哭觴豆之奠遠致老懷公如有知庶或享之　祭虞深之文

嗚呼深之公之爲人篤於中外信於朋友寬以臨民禮以待士遇事不惑應變無窮識利害之所歸知終始之必爾如蓍龜之先見如軒鑑之清明挾此之材用此之德以年則當享上壽以官則當位大夫今官止於一簿年不滿六十一病不復竟成永訣嗚呼痛哉我之與公始於學校之舊終爲姻婭之親情同弟昆義均休戚我寓嶺下交親邈然煢影自憐斷蓬無託凛乎佳公兩遣問勞書詞懇惻藥物豐備今則已矣尚何言哉回思孀妹遠憐孤兒痛徹于心其誰我慰生芻之奠一寓哀號朱松韋齋集祭鄭龍巖文　我慰允溪少未聞道不安厥官跌宕物表維賢率君不我瑕疵美疢潛去砭之藥之吧稍有聞進悔何及見客則多賢我師德允仙之別俯仰六年公宦龍巖手書見存知我倦游日困羇寠督以赴銓攜家來寓來官公卿日訪代期阻闊十舍致予望之重九之書緊然累紙既再涉旬與訃俱至嗚呼哀哉公與人交通介之間外同光塵涇渭了然達於民政心爲衡石清畏人知不求赫赫勝日婆娑萬事一尊考評書詩有流有

源辰矣吉人宜壽宜貴豈其微痾一昨遂蛻位高疾顛基薄崇墉播惡遺臭形渥而凶公齋令名全歸牖下位雖不充無復憾者樂樂諸孤甫以長歸身有吏責往弔不時德義之隆遺像永慨孰知予悲寄此一酹王十朋梅溪集祭孫子尚文　嗟嗟子尚君亡矣夫千里風傳真乎偽乎謂果然耶君氣如長虹貌如明珠才如錦繡語如瓊琚體有四乳之奇目無再閱之書意造物者不偶然而生之必將富貴其形軀豈青春之方壯不富一命而云殂謂果不然耶鄉八西還訃音不虛謂君初諧和鳳之鳴日更晦朔之餘死於鵩吉賈生之月而地於勾踐之故都嗚呼悲乎吾平生道義之故人果為異鄉之新鬼乎自聞訃兮十日晝痛哭而夜欷歔豈無友朋知心已無白雪陽春歌誰和予流水高山彈誰聽予君歸不留孰為我徒長記與君從容聯席於金谿之日涕泣分袂於白沙之初付悲歡聚散於一夢閱十年如過隙之駒我匏繫於蕭臺君萍飄於太湖渺天涯與海角歎影隻而形孤前年仲春書傳鯉魚謂將從伯氏於天台必命駕而尋吾念君不負於一諾困嘗辦雞黍而掃吾廬望車音兮杳杳鬱吾懷兮不舒豈千里之期不可審而行止有非人所能為者歟吾亦謂二人函髮未衰而後會必有豈知一別而死生殊途天乎痛哉天乎痛哉柰罪逆殘生縗絰未除不獲敘臣鄉之執紼訪元伯之輀車明慶招提君嘗寓居意神魂之或在冀一來之生芻　祭張器先文　秀自妙發德由少成嗟予鄉薦蜚英月評蕭灑宗之風流長卿壯游上庠益馳令名選壓萬中賦高二京覃思稽古下帷校經史學最長詩律尤精暮景侵尋一第始登宦在館閣盡揚王庭天乎命乎卒于一丞嗚呼哀哉我守泉南君官福清惠然肯來不寒前盟賓主俱病相視而驚醫藥是急酒杯莫傾猶有笑談以話交情別未踰月兩家寄聲報牘方達訃音忽聆嗚呼哀哉四海之內孰非弟兄君有同僚役事是營署雖孔熾義不可停我有官守往弔莫能走價遣奠馨香淨零　祭萬先之文　嗟嗟先之厚德美才命止於斯天乎痛哉必大之門詵詵蘭玉子方妙齡已見頭角聲蜚槐市蔚為上游虀鹽十年一第始狀遠官清湘師儒是職南方多士惟子是式紛紛輩行彈冠帝鄉子獨恬然不干廟堂得椽南昌需次家食胡為一疾竟至於革上相知己諸公薦賢命在匪伊胡不少延慈親在堂壯婦在室兒女滿前百事未畢子可無憾有鴒在原後事可託如身之存散落人間光鑑遺蹟集而傳之歟任其責故鄉語別曾未踰年子死我病兩俱可憐凶訃南來孰不嘆息遣奠一觴老淚迸滴　代祭萬叔永文　嗟嗟我公德尊一鄉宗族協和門

閑阜康六子趨庭一桂先芳豈惟一門鄉閭之光賀客在廬弔客倚墻哀哉古人命胡不長家君與公情好相忘婚姻世脩如謝與王一二年來游宦遠方恨不親臨元伯之喪家書有命遣酹一觴　祭曹夢良文　嗚呼我與夢良三紀論交義則弟兄堅如漆膠君方妙齡卓然自立才雋氣豪人莫能及書生事業有短有長君如巧匠能圓能方李詩謝賦賈論晁策聲蜚廣場筆掃勍敵少從明師學有淵源推以教人典刑具存散為篇章戲成駢儷一言之出高睨前輩肄業太學君居我先同登科名若相待然作掾嚴陵赫然有譽需次閒泮行將美赴我嘗以君名聞廟朝拭目以觀聳壑昂霄胡為一疾遽然不起命壓人頭乃止於此嗚呼前年之冬我赴泉南以書見招至于再三訪君許峯禮盛觴豆送我坡南珠玉滿袖滿擬歸來重登慶門孰知訃音中途遽聞孺人孀居婚嫁未畢族大義高必能周卹狀君文行撫君孤遺我或未死其何敢辭追念交遊零落可痛我老君死云胡不慟　祭吳守文　嗚呼乙未之前未墜胞胎君奚為耶壬寅之後謝去根識又安歸耶六十八年幻界塵勞返如斯耶仕至一麾奉極千金竟何禆耶君子是親小人是疎亦賢非耶所恨未達大善知識挑發機耶過此已往未之或知益耘耔耶轉腦回頭霜落果熟香芳菲耶昔我語君圓覺楞嚴歸程皆耶君函烈觀頗亦鶩省覺有悟耶目光蕭蕭氣息奄奄遂捐撕耶惜不在旁擻起精神贈半辭耶豈君無朋獨我知君天臨之耶確實之論坦夷之度書所貽耶君深感激記此兩言著此心耶我在武林君在江陵蓋斯時耶兩言雖微萬善孫興毋相唔耶如君為人匪惟此土舉世希耶恨無知音洞見幽境為發揮耶安用發揮他有一轉寄所思耶度君未耕拔出苦輪自在飛耶十類珠品三類最崇其中栖耶文者弗悖明者弗惑達弗疑耶擇一而處與之相離亦豈平耶身異性存孤山洪川抑有期耶忍訣微聲君其知耶其不知耶胡五峯集祭范元作文　嗚呼身之窮達在於命耶抑在智耶命之濟否由於天耶抑由人耶粵觀于公竟如何耶少處患難芝蘭萌芽長富文史浸有聲華承考之志克已無邪在丞與之任于朝家起佐二州時多虺蛇從容談笑解其紛拏仍使六路馳驅驛上裕國計下捐民嗟嘖有煩言載鬼一車婆娑散地種柳栽花有臺有觀無競無諍毋怨毋惡莫惜莫嗟子子孫孫綿綿如瓜昔之用也鶚薦有嘉後之弃也玉本無瑕達在命只濟由林加優我游我人生有涯寂於巨室天高土返一觴致奠魂其歆哉鄭剛中北山集祭潘朝議文　公之享年已尊于吾里而又耳目聰明心志寬裕對人無衰老急迫

之客故人之有覲者無不指公以爲頗公之有子也賢于天下而又醍醐酥酪以次皆佳雍容紳笏者半一門矣故人之數子者無不視公以爲法嗚呼美哉某伏念與時雖與舍人兄弟輩有場屋舊自顧身方窮晚勢不可求親然公每見必閑愫笑語示以雅故不相忘之意不謂今已使我追望如古人矣嗚呼悲哉鄉邦賢丈人云亡而拘縻寸祿遠在海濱哭不望帷葬不臨究遣一介之吏持觴豆以薦區區雖臨風愴然有涕如綆負負多矣嗚呼愧哉尚享　又代人作　惟公蚤年脩身慎行稱於州里不以家貧爲累而以教子爲心及其後也安榮壽考坐收教子之功家貧如故而休顯之名享之甚寵嗚呼可謂賢也已矣高掩九原計無遺恨一觴之奠聊薦區區非爲悲也尚享　祭樓通奉文　嘗謂人之享年也皆惡夭然亦豈能必永公數踰八十鄉黨稱仁一亡恨人之仕宦也皆惡窮然亦豈能必達公官至三品始終無玷二亡恨人之有子也皆惡不肖然亦豈能必賢公子爲二府中外是賴三亡恨人生得三亡恨而死其於身名之美州里之光亦休矣雖然公之子以奉親爲願而不以富貴利達爲榮公之心以山林爲趣而不以珪組寵榮爲樂故去年褎子丐歸切至上止令奉金帶將德意予嚴程之告俾迎公以來而公終弗肯至也今年癸亥紀罪五星出東方王丙大夫來薄裝丞相請行之日。公遽爲朝廷致根臣於苦疢中誅薄遺易簀之恨而當樂不遠之痛。頓閒邊禮。嗚呼。夔龍之室。自難久虛它日建立功名成就低侯之畫。以中興名臣流涕而拜於廟下。則公之微恨可以盡釋而孝子茹荼之感彌爲苟祿縶生係拘省户。一觴之奠寓悲無垠拜遣斯文有涕零落尚享　葛立方歸愚集祭莫秀文　嗚呼枯恭三百卿當傾三峽之辯金鉞十二不假醉歸琵琶之賓漼月溪之清洸恐西塵之污人勇掛冠於神武及強仕之青春悟歲華之電掣凜風雨而難晨歎雖登於大耋官僅綴於朝紳忽蛻骨而仙去賢竟厄於巳辰。嗚呼哀哉惟孫脩之內美攬蘭蕙以自紉見古人於黃卷擁佔畢而微吟。忽棄置於糟粕思獨味於玄津歸資深而逢原遂奔逸而絕塵尚後車於氣習猶吐故而納新鍊華池以漱液溺丹田以存真戲五禽於社席養不死之谷神謂當出綠髓而三洗畢壽量於莊椿宜期遽窘一杯之土而夜蒼石之麒麟也嗚呼哀哉惟我公之先世通曾門之外姻公棟宇於書水我田園於江濱情雖篤於中外地若隔於胡秦欲見公而不可結肝膽以輪囷。泊歲逢於作噩動妖祲於蒼旻紛地豸之踐蹂鳴清蹕以東巡乃挈孥而避也因卜築以依仁望門墻之咫尺航一葦於銜海破雲程而放溜舞清

風於白蘋每登門而侍坐辱誨集之諄諄別音徽之我何驚馭景於義輪忽訃音之在耳愴心膂以酸辛歎德惟而一慟落老淚以雲中雖伯道之無兒知德音之不泯有令孫之踵蹤與九死之爲隣始墨面而重跡走牽山之崢峒訪眠牛之吉兆得佳城於荊榛意公從之必大蔚曾玄之詵詵公何憾於即世其永安於窀穸會靈輀之啓行觸愁霧於松筠病莫掎於執紼恐哀情之莫伸致肴羞而薦精斛桂酒之清醇聊作文以侑奠歎楚語於靈均　葛勝仲丹楊集祭劉須政文　嗚呼昔長此邦公來逆我道義周旋。三玖槐火惟政與文猥見許可時乎訟清舒嘯而坐五亭攜觴四水泛舸去職七年。家國俱禍及再臨郡。我往拜公公病卧閣。華堂穹崇語及時事。淚涕交胥。衆製見投。文猶不窮盍起事筆閣於游從十日不見。遽罹鞠凶。嗚呼哀哉惟公妙年。詞藻英發大場倫魁經實俊傑。書板鍾張。才儷管葛謂當青冥。闊步高驤晚塗跋疐。意殊不屑薦更州麾連持使節布政合宮。著書省闥在公爲窮。在人爲達晚作一子。天其乘除有孫繩繩且大公閭。惟我固陋。日困羽書。食不遑暇。阻送精車遂致奠醊泣血漣如何以侑尊。如玉生芻。尚享林季仲竹軒雜著祭林尚友文　嗚呼我居安固君在横楊。良覿伊阻。隔水相望。茲有北湖。竹淨泉香君一見之。愛而弗忘。延趣延譬于垣于牆林巒迤邐棟宇高涼時其從之度約越固期以卒歲杖屨徜徉。事不可知命不于常轉盻之間君遽云亡嗚呼哀哉公自妙齡落筆成章。我等驚歎縮首觀旁試吏于閩政聲載揚民歌舞之見所未嘗判牘交上召自遠方權與寺簿日未遑央譬如林騏馳彼康莊問塗方騁蹶于微霜。嗚呼哀哉我思天道自古茫茫欲詰其然非癡則狂孰愚而鄙孰智而臧。百年之後相逐北邙況我斯邑。不弔彼蒼大浸稽天。禍及九鄉殘骸露齒娃氏弗詳鳥啄其腦魚嘬其腸懷死牖下歛以疏棺不曰幸歟奚用盡傷嗚呼尚友。舉我一觴尚饗，　祭沈元量文　項吾二人同與計偕風檣雨篷于江于淮庚彼辟水寒燈冷齋共論身世浩歎傷懷于乖科名君困場屋。隔闊興思。亂我心曲茲焉寓居門巷相屬匪唯求舊實鄰是卜念初至止。庭識弗治分我佳菊植彼短籬相期九日當此霜姿花竟悴矣人後何之。水木相生命自不夭松鶴其形相亦難老疾之方殆載咨載考乃大不然巨測穹昊嗟我友朋半在鬼籍老眼欲枯無淚可滴今又哭君斯夕何夕陳辭侑觴聊叙平昔、嗚呼哀哉尚饗呂東萊集祭邢邦用文　嗚呼子之於學篤矣質性淳固可謂有學之資兄弟雍和可謂有學之地培于德門。左右觀法則既知學之實游於四方師友講論則益知學之方

小試曹掾素慷得仲若使其信學之堅還歸鄉閭儒風方起若多其共學之助天下相子者何其多邪青蔔狎至哭其二季未已而身從之奪之者又何其驟也大時不齊消息盈虛之理予其閱之矣全而歸之於予何憾一觴之慟蓋故舊之義婣戚之情所不能已也日者邦榮之喪其眞辭蓋曰將見仲氏而致此哀焉庸詎知未及見予而復哀予耶嗚呼哀哉

祭張荆州文　昔者某以郡文學事公於嚴陵聲同氣合莫逆無閒自是以來一紀之間而講書請區區一得之慮有時自以爲過公矣及聞公論綱舉領挈明白嚴正無繳繞回互激發偏倚之病然後釋然心悅奐然自失逸然始知其不可及此某所以願終身事公而不去者也某天資溢訥交際酬酢心所欲言口或不能發明獨與公合堂同席之際傾倒肺肝無所留藏意所未安辭氣勁切反覆世之強直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夫豈士爲知己盡自應爾歟我行天下受而忘其愚亦有不滅者矣內反諸心豈敢負之乃獨勇於此而怯於彼抑有由也蓋公孳孳求益敦篤懇惻有以發其冥頑勇於改過奮厲明決有以起其緩縱而不立己不黨同胄懷坦然無復隔閡雖平生退縮固滯之態亦不稀而自除也使我常得從公豈無方寸之進使公以愛我之心充而擴之馴致於以虛受人之地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善則爲社稷生民之福孰可限量邪嗚呼公今其死矣我無所復望矣雖然有一于此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眷其志承其業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咨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於參觀備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暖姝姝不獲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在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眊衰豈復能文直寫胷中之誠以告公而已尚享

祭孟行古文　嗚呼誰獨無知乎誰獨無死乎誰獨無哭乎今此哭君淚翻九河寸腸千絶莫究哀情之深悲夫愚生之處友也三十載而無所得夫子一見其文嘆有目之無識自是而達樂人之善者首以爲稱謂若此者當求之古人嗚呼既感切矣每聞之來食則輟飯遜恭迎顧如有所獲攜坐劇談爲之終日愚慮君體弱而勞君故示愚以不倦之色一番辭去慘若有失念其貧而母老嗟安分之可恤然而所期我者有大於首甘所舉我者將有以稱實天乎人乎君其奄忽昔日橫以豪俠得士而其客猶樂與之死況夫子之門皆游夏之徒以愚準之其情曷已嗚呼尚享

祭吳上舍文　質先一介首婺從公旬於見聞釋蠡谷童穎公指誨發賸擊豢獲寵夫子墻仞其崇二十年間士類翕從四海賢俊想聞其風相語以正志合道同未幾羣賢相踵逝川又奪我公遂空英躍此不係人蓋歸之天某聞訃適執公喪未能即弔徒切涕傷公之問學道德文章以至終始衰榮之際則又方病不能致思吾一奠俯以無辭尚享

呂祖儉大愚叟集祭戚溫仲文爲來作　嗚呼震澤之會學者如林規圓矩方所資者深歲改月化三歎遺音士各有志孰得而盡長善救失敎亦多術惟是之從何拘何執質之厚者其學將益固質之敏者其志將益裕進而仕者不越其思退而處者各安其素履道坦坦無所回互不爲異說不爲虛論循循有序始若遲鈍尊其所聞安於無悶風雨漂搖雪霜相隨心之憂矣莫知所之庶幾同志旋相扶持惟兄之姿甚秀而文來游吾門以張吾軍筆端疊疊沛水行雲既登科級既涉宦塗三年于靳我爲卒瘠歸見朋友其心益虛問訊松菊振拂詩書欲就新儒辭氣安徐亦復奚求其樂只且理歸於一論定於衆兄之居休屬屬洞洞方欲從兄相與折衷誦聲在堂慕聲在戶一尊諱笑何所疾苦曾未幾日遽成千古聚散之理死生之故師友歡忻倏若旦暮兄又舍去曾不少駐嗟嗟難兄在湖之北要翁子稱譽然執獨死者已矣如何勿哭素服致衰皆兄舊游觴奠雖微此意則周慨念嗟昔蓋相爲謀嗚呼哀哉

祭宗明之文　嗚呼子之始來兮秋之深子之復來兮暮之春退然若不能言兮其貌恂恂進而與之晤語兮其聽詳諄任之以事兮既能公其心而不視之爲越秦他日推之以官兮必能深戒於因循方幸得子兮庶幾歲晏之相親曾一月之不見兮何病勢之已臻甚欲見子於卧內兮又恐動子之頻呻子之不淑兮命則也我失此士兮意酸辛念子之親兮官於海之濱想子之心兮抱此恨於蒼旻顧子之同遊兮昔言笑以相與今則孰不感動而傷神大化縱浪兮浩無津死生離合兮性之眞子之學兮將有志於輔仁子之文兮又若春木之彬彬江上之舟兮已藏於壑夢中之蝶兮其迹已陳悼歲月之如駛感事變之相因予固已等是非得喪於微塵則凡我同盟其可不強學力行而勿羞於賤貧鷄黍之奠莫備庶珍跪奠陳詞環以友人予如有知此意不埋嗚呼哀哉

黃次李三餘集祭梁谿文　炎運有赫九陽之厄帝賚我公振其顛踣宣和初歲王城赤水載筆直前鬪陳陰沴流離艱棘不挫愈勵歸班拳常媛書儀至定策中禁替佐天子震動朝廷旁觀病悸大明生東人有遺從效死不去㨗其姦兇二帝重歡兩河亦還摩情中娟墮我太原公身南

遷國亦大去帝出商丘眷予作輔請都南陽稍晚朔方有志不就舍之則藏乘桴而浮賜環而返生覩咫顏臣死不憾長沙豫章虎旗牙幢從客辭受萬夫之望國步未夷獻情難測期公百年安宋社稷如何昊天曾不慭遺股肱或虧邦國殄瘁公無間然我有餘痛匪哭其私為天下慟晦庵集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覩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為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鶚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積讓人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情激峻厲嶢嶢嶽嶽明主所為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為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為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為戚嗟而氣索偉哉自明之為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措之鄒陳之間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遠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粤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惓款實千載以為期書適往而訃來歎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歌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亡

跽陳情於一醉詞與泆而俱揚嗚呼哀哉尚饗　祭劉子禮文　從來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于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遊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強色莊言厲論議英發衮衮不窮而臨事應酬從容財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閎達老大多材貞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烈豈謂中歲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問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翻然南歸想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遊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卧易簀之旦神守泰然徧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未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已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吝憾丈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聲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便緘詞遠寄一醉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亂蘭茁其芽誦書琅然見者驚嗟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慎府再值省員世路威夷耻復自肢婆娑林丘始適于頃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穰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

我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為君屈君獨起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栲腰夏飽甕兒夜吠校考書紫豈嘶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執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瀧涕別我於君情逾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跧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思契申以昏姻遠莅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遊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蹁躚扶病哭君我不自還一奠殯門酸畢饌薄唯此意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業水心集祭劉酌父文　嗚呼羽翮勁矣而不飛股肱良矣而不馳阨於樵漁羞瘦望肥厥田一夫墝瘠半之稅役有由令愁不穡邑庭百弓莽焉空基命為木客隨彼匠師出沒濤瀧吐吞濁飢竟以此死莫知我悲曰古荊溪美嶺合垂水錯如畫我哦我嘻曷不自放誰所縶維尚有鬼神攜以同歸張南軒集祭吳晦叔文　嗚呼惟君早登五峯之門即循進取之習從事義理今幾二十年思慮益親操履益固而其曉悉人情通練世義持之以忠信行之以周密蓋有用之實才而進學之良資也豈謂一旦止於斯邪某與君論心為日亦久切磋講究友誼金石訃音來傳泣下莫止嗟乎任道之艱而同志益落此予之所悲而志益落比予

之所悲之且憂也官守所拘未能往哭一奠遣致言不後文嗚呼哀哉尚享林艾軒集祭林萍齋商卿文　某年月日同郡林某以盤飧卮酒致祭祭于教授萍齋商卿九兄之靈嗚呼死而易簀謂得其正吾子之死可以言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子於場屋乃如鴻毛自幼而壯今又老矣鵠書屢下堅卧不起蒙絲雜子異喙同辭若為夭矯所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為高六合一籠又將何逃解去褐衣未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柴桑子來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予於崔琳異時相從聞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兹焉悉數相逢戚嗟無書可傳旦暮之過是豈徒然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亦有卮酒云何勿哭尚享　代祭鄭公臺文　予欲一來為是同堂合席數日之間乃有大瘳不然者相去旬時便為隔世一哭未終忽成嗟涕惟是難兄亦有難弟子之文筆愔愔而起近來場屋有此姓字不意搖危一夕墜地乃翁遠游何但千里子為不待其或倒置空山讀書荒椽八九何以哭君寂寥卮酒　祭鄭公是文　三年冬十一月乙亥具位林某以卮酒一食致酹于故秀異鄭氏谿東生之靈於呼吾欲哭爾出門入門若有絆吾足者屏子行以哭他日數紙諧老來手谿東謂爾吾家湘鄉來朝日出阿爺白頭隨其子而哭我不得一

哭爾肝肺如墮。雖然庠之面。猶吾面也。尚書胡寅斐然集祭顏巽文　嗟嗟顏生。蜀負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衛生之經耶。晨出夜歸。胃犯瘴氛耶。酒焦水浴。寒侵而熱蒸耶。昧攸藥石。執損益於吾身耶。延子外館。教我二孫。不縱不苛。訓飭甚勤。見子所業。干祿之文。寫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軍。維時追隨人事。趨走頻煩。未克自責。方將遲以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爲己而學。凡致遠在識器。天奭歆以賦汝。勿遂末而暴弃。何曄然之春華。遽隕霜而萎瘁。既歛殯爾。酹以薄祭。旅魂悠悠。豈能一至。陳亮龍川集祭宗式之文　嗚呼式之。少失怙恃。同室乖梗。縱或不順。困子亦猛。萬事瓦解。不待肉冷。天人相遭。有幸不幸。五行之運。厚薄偏正。參差不齊。孰得其稱。其初則曰。感必有應。未亦有言。以待天定。嗚呼式之。與子有違。所違亦等。子獨於中。降年不永。身在有餘。誰爲子請。我獨僅存。未失綱領。小小顛倒。天有正令。兒切婦弱。莫適與競。張官置吏。禮樂刑政。寧使孤寡。徒歸之命。嗚呼式之。攝子子路。幽明異境。力所不及。分應退聽。天果定乎。姑以自靖。人果衆乎。天豈易勝。我既因縶。理亦炳炳。爲子小次。以觀究竟。方未定時。胡可比並。念子無窮。變決交迸。　祭孫仲季文　嗚呼。天之生子。殆若有意。變化倚伏。惟人自致。是以君子。勉所未至。兢兢業業。天人之際。理之難知。

乘其所恃。念子之初。亦或可避。彼其與之以識。而偏於才。備其能而嗇於德。文足以自見。而勞於成名。志足以自立。而困於無命。子憂其才之不足。余獨以德爲可貴。子方以名爲可求。余獨以命爲可畏。今余不幸而言中。使子賫恨而入地。重慈親之憂。有幼子之累。父必以咎而自歸。要在其子之有罪。然皇帝王伯之道。聖賢士君子之學。平時樂與子共之者。萬事瓦解。而余尤不自知其多辯也。嘆來者之未涯。傷疇昔之有愧。苟子之姓名與我隱顯於百世之下。則或爲九泉之慰。　又　嗚呼。十人之聚。則有短長。命已不齊。固理之常。積而至百。胡可較量。念昔相從。意氣方張。禍福之來。孰避孰當。而謂如子。適是不祥。不祥何尤。當之可傷。相與別子。列以豆觴。汝飲滴酒。如在吾旁。所欲學者。帝伯皇王。追念此志。有淚盈眶。爾友咸在。爾魂茫茫。爾不能飲。飲爾以漿。各以意接。言不能詳。失聲而號。痛裂肺腸。何以慰子。汝身不忘。道過爾墓。悵望斯岡。千載吾銘。歸安其藏。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歛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闊闊。御吏束濕。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間。不析以慍。我從公游。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順。公行

及爪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雲。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止敝緼。誇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灑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郭德揚文　嗚呼。昔君尚及父兄在時。協贊上下。爲家之肥。比于弟姪。誦書及詩。君又於中。唱使必隨。俯仰先後。力用不遺。閱世之久。實觀盛衰。晚值兄疾。賴君羽儀。家道愈昌。匪朝斯規。君家甥館。來龍是宜。予亦自喬。輝映孝文。君方婆娑。不與世違。六十非夭。而止於斯。念昔於君。年甫近之。見敍情話。寧此心期。我困因縶。莫哭繐帷。墓草若何。酹此蕪辭。　祭宗成老文　亮年十八九時。諸公不以爲不肖。雖大父行父行。往往辱與之游。其後又與年華相若者相與上下其論。晚乃與一時後生相從講畫。雖才俊比肩。可喜可愕。至於動心怵目。無所不有。然其厚德偉度。要不後前人。比以故尤思與父行游。不厭公於其間。厚德偉度。尤爲傑然。而既親且舊。其慕用不一端而足也。乃亦竟死耶。八十之親。子又方冠。一弟何爲。萬事水泮。盛衰相尋。百年之嘆。人物藐然。寓哀一奠。　祭林聖材文　惟靈讀書將以爲善。而不志乎舉選。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乎得祿。孝悌稱於宗族鄉黨。慈愛隆於父子弟昆。非有表然之名。足以自見於世。而有粹然之善。足以無愧於心。胡不百年。終此大數。失一善士。空其一鄉。有幾子孫。佑之

我世。雖天報之可必。而老波之易零。一奠因循。多病良久。靈其勿吐。意則昭然。李石方舟集祭王錫祉制幹文　錫祉之禍。天假手河伯以逞。此奇耶。何至上累厥親。下不遺育也。一母三子。併徃。獨內子幸脫。天欲俾之尚有覲於世。絕而復續耶。不然。傳家著書。有文幾束。祭誰主而葬誰卜也。嗚呼哀哉。耿耿負義。謂可蹈海。至所狎玩。於三十仞者。獨不能以一葦託宿乎。舉頭峽山。有異楚蜀。交游永已。錯愕痛恨。寓奠以去。有未可盡其哭者。嗚呼哀哉。陳止齋集祭張孟卑文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爲。而挺出忠甫。肥遯而孤騫。雅夫寬夫。接于英躔。亦有姻婭。聲華滿前。我來變清。詩書之淵。孟卑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是不及屢。既而諸老淪亡。松凋蔓延。於赫家聲。殺以弗綿。孟卑永嘆。逝將誰懋。吾學未就。乎何食眠。習爲文詞。短章鉅篇。駿不可羈。闊略注箋。及試場屋。句屢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衆憐。屢貫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親九泉。晚喜世科。至於潛然。而其料事。察於蓍龜。憂時過於貂蟬。每一發憤。于酒是使。竟成沉痾。殆若自捐。嗚呼孟卑。工於成家而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求之昔人。亦足謂賢。我妻厥姊。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革之書。筆墨倒顛。屬予以婿。抑何惓惓。

會余東歸哭此殯莚莫塞彌悲爲之失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張闇之文　余請祭闇公文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遺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研一席畫書數簡汎拂度藏旦旦不解施及米鹽講若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爲壻恨不及祭闇公無恙然猶及兄樹諸弟奉仲母以圜居也俛仰之間事變不齊西東其廬几筵相望弟寡子經室自爲孤嗚呼此予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缺不憑棺窆不樹穴所以述其平生而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迺今彌年兄具觴豆叙侑寫哀因以自鐫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沈次卿文　吾每過吾邑必歎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元誠云亡宦無揶浴之助士無切磋之益韋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注行可眺迹而止中壽誰不沾臆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廉之科竟淪謝于幽仄相彼後進車馬赫奕常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觀潮覿有古栢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恨不鄰巷相與朝夕日治草具居爲上客我慷則多豈以飲食曾謂背面在亡之隔丈以哭之未叙潛德匪無強宗爲刻拳石

祭張忠甫文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纛百年之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以驚有譁笑譏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兄既信而從邦人友朋有官閒致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衛門重於公卿自昔蓋棺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愧則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余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刲絕肺肝倣像短彝其爲銘文刻切惟奇葬視其穿風雨必時令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歆之祭以令羞雖酒瘠漓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兄遺時之偷交道日衰我不能惇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閒受君託言永矢弗諼吁嗟忠父其尚肯來

祭張國紀文　嗟呼國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之夭兮決懸河而可乾招子之魂兮冥冥其安逝托子之孥兮交貧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途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慈若兮弗翦與害更膺兮鼎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族兮報之豐自譬焉不延厥世以余講聞兮籍甚於目睹兮每皆至國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莅昧宣天若人我不諫或邂逅兮聖賢以爲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酹

祭孫忱卿文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爲養歟則田園室廬於吾鄉可以甲乙數也爲好騁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居簡出雖鄰不覿也抑爲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嚮使然歟則衆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者則名在世欲退藏而無條也忱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旅斂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爲之辦護有姊婿爲之受弔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即相聞之歸其櫬之適倖爲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報善人矣薄具告哀文以慰之

祭鄭自明文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爲諸生固曰士以一死何鄉不可及其居朝伉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聞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爲上言之無諱人數以爲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聞其私蓋衛生甚謹也嘗訪君叟亭之上當暑命酒余食瓜果而君禁之勿多食他日過余羹菌以饋君曰疇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不近也嘏若飲水靡不慎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死而將有以處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推其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爲惑也天嗇其年人害其名嗚呼哀哉曷爲自明余故爲斯文以哭君之陳唯室先生集

祭林從事文　嗚呼世之窮奇有甚如公不但五兒棲武進職直疑百輩運嗇窮凶使公終老蹉躓其躬公在垂髫先卿淪世懸遜諸兄多艱險易詞林筆耕文場校藝謂且不成前脩可繼竟就世賞事與願違孰理孰憲再官海涵性跡召禍剌天孽飛峻晴吳黙白首來歸館娃之西天平之北坡陀其丘陰森古木跌冠裂裳魚潛雉伏物理乘除宜膺戩穀何圖造物付與非豐墨突不黔飯甑塵空茹蔬菽水環堵之宮笑傲游嬉如享萬鍾或備其貧攝職近縣庶幾一飽以慰眾願書來告別情詞眷眷期我之來秋興孰見遣訊再往一字不酬孰知訃來中傷如抽吾母吾兄今獨公留公又往矣老人之憂推公之學老且不倦靡暑靡凉揮屋萬卷半皆手寫肄古籀篆今竟何施善惡安辨歲在庚子先君傾殂惸惸婺婦纍纍遺孤公行千里撫柩號呼恩蒙之深古人與俱今聞公訃我獨病暍欲往不能決流心折我齒方壯尚賒歲月圖報之心安俟長舌陸子壽集

祭張謙仲文　嗚呼謙仲而止於是耶自余行於天下蓋閱人之既多枝流俗以不污如謙仲其幾何不鄙余之闊迂命三子而從游非有見乎其心曷爲篤信而不與衆佯過君門者半載何禮意之勤勤君訪余於暨陽慘將別而傷神余還侍而再東忽聞訃於道傍駭善人之遽喪爲出涕而永傷屬方試於行都闕致哭乎哀幃弔諸孤以尺紙問襄事之何時及十月之將定余已還於故鄉痛相望於千里徒屬意於銘章庶潛德之有耀警流俗之

迷狂勉令子之繼志慰君靈於渺茫念鬼神之如在知余心之弗忘阻臨穴以永訣聊寄哀於一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六　四霽

祭　祭文十四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祭王子與文　大易之文執神而明聖有微言千載莫呈公曰嗟歎三聖所更先天之學莫之司盟遂委軒裳帽巾林禽纂室燕居絕韋以名義之孔聖廟貌肖形侑以希夷子雲君平曰此吾師吾所已靈吾抱此書以送此生吾蔽一言曰象數聲下陋漢學田河焦京我方稱衣往問易經謂公百年宜以易鳴大耋之嗟易書未成已乎此老誰乎與刑昔已其存見我笑迎令尚彷彿未舉此觴濮江之東淚與江積　祭汪叔量文　彼良者玉載妙其雕有挺其才宜即之工欲溫潤蓋世若公潤松兮幹捎雲荊璞兮氣吐虹曾不得備重鎮於東序為一柱於公宮況摧折而靡悄方迪吉而告凶宜朋知之見聞驚此溘之無從嗚呼哀哉我則姻家契合趣同歲三載之周旋發其葬而啓蒙慶吾兒之附蔭得水清之婦翁消鄙吝之纍懷狀著述之新功移別袂之一翻想音儀於鱗鴻楚水兮悠悠淮山兮崇崇千里兮相望夢境兮與通我昔計行擬訪公而

舂容云亦辦未省老衰之萍蓬宦遊拘攣于既阻西姻事嘗畫君不果東曾蕉鹿之一寤痛幽明之異蹤嗚呼哀哉孰如公之賞予真兮雁綴其恭孰如公之愛予子兮一係其衷孰如公之純誠儼恪兮歲寒始終今焉已矣孰與之釘出處而諱汚隆千里之逖兮薄酹是供楚水可壓兮淮山可堅悵此恨之難窮尚饗　祭林子長右司文　堂堂如公世第一流其學粹醇其文炳彪其守之卓其用之周其驗推也今代之元劉其數術也前身之求由郎省宰掾課效獨優西麾東節播之歡謳此其小試爾奚終不得斟酌國論丹青帝猷然其翛然物表之志蓋嘗術揚軒裳一壑一丘其所以和歸來之章而新積塘之居也足以見其不患不吳而歎既公侯我革從公許以好修為種則陰情則姻婭稍來周旋觴詠唱酬色笑愛子熙然而春名理規摹凜乎其秋日月以冀者踐丹地躡黃閣而侍冕旒之派引茹連固非所斬廉或借生上客為羊河為劉侯為杕鄠嗚呼已矣恒賸裂而胃抽酌彼醁清侑此甘柔公其茹之愁我沉憂戴栩浣川集祭蔡子重文　世寔須才既植而培才必用世既控而制伊余子重既空于辱既克援之而陸與況學研于心書以自訂晉平辟雍晏歲萊嶺夜現畫縫今古蘇醒道信于師友無間言丞進非枉屢黜非愆將略相謨題品歆傳水

心有任也甚將相之句秣陵之畫妥江帖淮伸縮在手細大殫懷代匠而斷圓世所排松川之政餘種恍弱吏息馳逃販絕蠹落隨鋤而製厥數雄卑嗚呼跡前之跌匪哲曷明繇後之饕靡凡弗稱宰路深知帝聰東在時將子即子不時待嗚呼來哉擢第三紀考績六書人旁已優彼缺此徐曜定於山萬兵弗眡病壽一摑無故而悖智行若神千載可推死溘半旬誰匿其知嗟此性靈偕煌而化判伊外物胡可易乾延尹赤縣延籍金閨有緋其章笏象珮魚哭子不聞酹子以易張侶拙軒初蒙蔡樓先田文　惟公卑舉之行績密之文父先師友燁乎著聞不恃貴胄出處仕真不矜已能談綵尚勤業措迹厚撫摩以仁江城牧守蘭省侍君陳二三策心和氣平每期今日兄弟君氏室猷重望名傾縉紳退惟先世屢交寂覿歲晚書汗久而愈新公能繼志契誼尤臻紀述官業豈無他人再拜敬請謂有前因公厥史筆推我典刑青天白日衆知清明向者小贄今獲大伸感入骨髓拒秋浪云舊冬入都胥稱賓閣莫詹俊英徒走跂跂虞水蓑苣郵鄉比鄰公晝涉筆歷二十五春人思德政無非真情深慚佐理尅繼芳塵公不我棄譽規必頻望公自此位登上卿望公自此壽開百齡卿稱前輩朝推老成堂則甚邇諸渺魚鱗謹持訃問遠至江津精卑莅止真觴躬陳嗚呼

永已慨想平生

祭虞文善兄之文　年月日邦城張某敢以香酒祭于省元千一丈之靈嗚呼平生師友惟道可遵如文善之誠慤某敬心之所存今其已矣往奠一觴

曹楨林集祭了常居士文　於戲觀人有術無越厥志誠不可揜以類而至惟公之生了常自名常匪易了必詣其精人皆疑公有得佛老佛老之常實戾于道吾屬儒服有溺荒唐儒曰無物曷厥立方有能於此方立動變終始循環其常始見公之言了蓋了於斯井蛙夏蟲彼奚與知僕以事親誠所欽慕以名稱志其位惟素公之自修言義必誠無餒于心何差之承公之交物奚以相與不沒不振於物奚忤公之篁仕勇退知我田而無禽非位非時公之貽謀一以詩禮久而日新已是古悔聖師急善道貴朝聞公之溘化復何憾云惟是頹耄雅懷求益難窮姻婭而面未覿猿之以常奚分叮哇太虛爲室我之與公日相往來人亡德存目擊心會我登公堂了常者無乎不在尚饗

祭包濟仲文　相違兒群情最親於母黨有懷肺腑好致篤於姻家圓期同出處於忘年孰謂判死生於半路眷言興悼殞涕無從惟公氣溫而平貌豐且偉言若訥而事則辨性至寬而禮則嚴愛洽閭門義均手足有先生長者許其近厚雖小夫賤隸曾不忌欺咸謂若人必膺龐祉夫何二豎之纏遽傷三甲之隆會今年之歲在辰判戲陽之數重五疾因候迫樂豈人能晝檻臨門不獨弔沉湘之鬼生男在襁且將莫如玉之人恨莫恨兮善積而禍隨傷莫傷兮母衰而子少不獲中壽何辜彼蒼觀物而人已非有言而情莫致求田問舍念平昔以相謀約手論心痛無因而再及永言契闊聊薦芳馨尚饗

李壁雁湖集祭張彭州子建文　維嘉定六年歲次癸酉十月丁酉朔十六日壬子眷朝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彭州使君張學士尊兄之靈曰嗚呼子建而止斯耶我先君之子婿於是盡矣可不爲之寀歎而深悲耶某憶丈贏行百里而哭君君其子知其不知耶維公秀敏天賦妙齡決科種學績文如絲在梭事敏和義士賴琢磨試邑雲安民已孔瘳于資于邛里距巷歌不媚于譽而得民歡祖紛委訟折斯羅一經青琴綠春弗嗟老史部立如鬼畏懼而君恬愉曾國諳訶或事驚猛挺然太阿或務繳繞宛若回波君蹈節法視彼則耶內已塞蔡外正靡他惜此異能陸沉于嵩曦賊干紀殆爲奸詭獨子情憤欲春以戈灑血自請滅跡潛沱予時在朝閱奏歎驚臨變不欺維義之明嗟爾奸愚毀冠裂纓逆順罔識胡顏以生賤稍進君以激群倫會我寘逐有懷弗信西還過君于鄰之滄老伴無幾眷焉鍾情屬允寨州君政已成法

許勿避引去誰令眉彭再命帝涯雖新有怙其權勢如炙熏側當壯轅愼歎邊廻別我衡茅魁馬祖征炎景翕赩山路艱勤蹄鷄而疾一臥弗振雖時名卿賢君故人生我寸館死斂必親挺殯舊里興衰路行而況孤嫠悲毒忍聞維庠賓嗣先訓恪遵益勉于善無俗之論以慰我婿娣之望以大爾張氏之門持此告君君其克歆一酹寫勤涕如川傾

追祭伯虞兄文　嗚呼執別里門俛仰三夏悠悠我思書忽蚤把歸不及病忽以訃聞衡悲莫寘闕默朔所從公汗青日困程督旋走窮遠抵冒梓毒稍拂塵全章以全歸悉視遺墨燗然光輝竹君之章蕭散疎勁豈其若人風流頓盡身予兩昆志大論高一斥以死煩寃孔多歲晚不居墓木將拱凄涼舊隱夜雨誰共尚有存者交相扶持併我用晦戢君良規君今云亡孰砭我失士微切嗟其何能植嗟嗟伯虞允蹈準繩行峻以厲學博而深孰爲之匹寧道明復使居學者諸儒是爾布衣蓁奚卒老空山尚友木石脈膺孔顏我哀今人文律愈下源源一科汨正培雅君之不售與彼異馳寧拂乎今於古庶幾平生之言風捲秋葉永懷斷鴈淚盡心折序德於石銘其歆辭躭爲薄靡則斷後時

祭丈宜甫閣國文　惟君之先蓄德深厚恬於進取弗祈弗羅遂君秀發擢科選規矩自立根乎忠善潛青要史善勤奸憸

惜不大施四牡十乘耳順之年掛冠神武冥機係素皇祖是似十有之杞角巾丘壑青燈皓首卷不停披子孫詵繩克纘賢阡涖官提身奉教惟謹其自屛迹盡一星終每惟末契竊企高風要圖畫譬如昔者英有酒交酌有詩載賡群言百氏相與考評庶俾後學識茲典刑此志未遂遽聞殞傾鄉之老成於此盡矣一尊往奠矣辭非綺　吳巖祭馬梓州文　余昔取友窮高即深各耀芒角利劍銑鐔獨公恂恂醇厚靖默玉質金相準正繩直仕不苟合亦既願庸鷄省任職摛竭納忠恭勿從容風靡四遠兼掌帝制仍預講席眷獎甚注步須為真翻然翱翔娉節邁倫登車建牙其治大肆靡人不稱惟遂及梓弗厲弗震匪亟匪徐泰和薰蒸民以怡愉凡東之人飲食必視顧公百年我鞠我育既妙為政後工文詞一唱三嘆朱絃素絲既而讀易深詣理窟惟希夷子與我意合我來令人冒沒輕儇撥棄閑檢以售貪饕竊獨歎公於善寂篤使坐廟堂足鎮浮俗流轉居外終為莫遭用不盡才其名益高世變絲棼時運飆迅平生故交零落殆盡老尚能學惟余二人衰遲鮮濟相予益親我歸弊廬遠殞壯息公書慰撫愛愈篤既寂後數詩琅鏘玉琴方玩寶墨忽聞訃音公於死生久已坐照況有賢子令德克紹我後矣悵雪涕沾襟一樽注酹文以矢心薦季宣涙踏集黃

度祭薛常州文　始度試官於永嘉交陳子以尚賢邂先生之高風每服膺而拳拳追承贊而欬謁接清音之琅然天光發而外映神遠覩而蔵淵緊下學兮上達左右取而逢原會貫九流於一貫瑩神機之通圓惆俗學之失真徽空言於簡編懷詩書之不可應世殆孔壁之無傳若夫樂易踐通沈深靖專其識造微其動中權有如風雲之感遇籌帷幄而經綸庶乎徐元直李鄴侯之事業而識者謂度為知言嗟乎先生其已矣倏訃音之來前將人世之迫窄乘箕尾而追摩仙吾獨哭而不知其慟恐斯文之難淪彼後生之蹭蹬將安仰夫北斗與泰山也念公昔者中都庀官我將從之公使淮壖以粮而歸日埃公還公出守雲我有家艱公書招我我行實難伊會之期夫何屢遷天實遺兮一見維余頓兮莫錫葬九原兮不作吝昔行兮匪度嗚呼哀哉殄弗與兮桑余葬弗助兮引椎命矣鷄兮清酒侑以文兮滌淺　友人張淳鄭伯熊祭薛常州文　公不壽臧誰為之咎悲天尤人非公似好公之問學君舉當道傾倒見聞窮極要妙我叙二者一語矣了由前悲尤由後襲蹈故皆異之惟矢情抱自從公遊十見重九年其合離常恨靡久我所未聞公必析剖一事一辭稱引精到語安理從出我意表嵗過質疑每見輒有論所未及非一二數直諒多聞其倫益少求

之古人實我良友我面視公十年以老公之欽愛每知其篤我寢險艱公銳為狀進退揚眷公不輟口信義昭然具見肺腑淳伏窮閻茹蔡待稿佃熊亦歸相與執手每一念公西望引脰公守苕霅始半歲考俄改毗陵其次尤後歸謂我言歎奇不稱說則多矣於時何取行亦乃祠從容農訟待次來歸己過我料說聞斯言不閱而笑私度會期豈一昔晝接陪數四別恨方深若公入朝以及出守中閒兩淮銜命奔走論議罷行辭受去就謁欲問公曾未詳扣何事之速而變之早我悼宋卿尚餘戚撓今又哭公不但疾首罔誦此辭以薦羞酒　友張淳等祭薛常州文　曰身可愛矣實哉以懲坎其非坎橋不蹶撥誰謂在公而有是為如公材識于今小人其歸奄忽無疾遽茲永違天哉可問報絶何階一觴寓誠罔極之悲王君實臞軒集祭親友林湮清叔文　嗚呼人誰不死子死於溺九月初余聞之於道途未敢以為的也未兩日而言之者益衆往往以為實也余欲問訊於子家恐子之覩驚且傷也又數日始知子家已招魂于水濱余然後撫膺而痛泣也自是以來余食不能以下咽寢不能以終夕也一夕夢子卧床簀之間余有言而子默默也既覺則月照屋梁恍然如見子之顏色也嗚呼子其竟止於斯耶子其竟止於斯耶子於余為世姻而交情則金石

也余初聚徒於龍池子之年纔二十一也朋友五十餘人子獨為吾門之巨擘也與余累年為文字遊子之學日進於一日也余既登第於太常則冀子聯翩於桂籍也去秋不利於貢闈則冀子策勳於環璧也中夏俟捷音不至則冀子歸之亟也不夏待中都書謂子有厭厭之疾也初秋寄書於子勸子以肩輿而歸恐病後之無力也不謂子舍陸而川遂有風濤之厄也嗚呼文人才士之薄命如子者蓋不一也賈誼止於二十三而李賀則二十七也今子年三十一而死亦未足為子惜也獨以死而不得正所以不能不為子戚戚也然自古有如子之不幸者皆不容以致詰也屈原自沉於汨羅而李白自投於采石也子豈二子之流故與之相從於水仙之宮也嗚呼才者鬼神之所嫉也壽者造化之所嗇也使子無如是之才則亦不為功名役也使子不困於功名之行則必亦令終於寢室也然自達道者觀之則又等生死於一夢付去來於一息也莊周之徒所以不有其身謂不免乎烏鳶螻蟻之所食也蓋一點英靈之氣凡所至皆可求其魂魄惟是可傷可念者子有雙親望子之成名於棒檄也子有少妻望子之和鳴於琴瑟也子何忍使老者之虛其望使少者之喪其匹也余與朋友所期待於子者何如又何忍使數月間而幽明之永隔也一慟生芻之

前雖充千悲不足以寫悲傷之臆也嗚呼哀哉子每能飲其量如斯今斛一盃子不能傾子其知此情耶其不知此情耶哀哉

祭鄭都承子敬文

丁酉　嗚呼哀哉仲春初澣方得公書情文溢紙細字渠渠謂困痰冷藥最是需我每美公精於調理紅顏怡怡高談疊疊縱有微疴亦偶然爾一日行路忽有異傳我不敢信心極懸懸徐詰其實公果溘然嗚呼哀哉公生相門實則儒素涵茹摩書肄習典故不但多聞且通世務太和試邑藹有休稱入還院轄再轉爲丞翦官要職駐步可登維時權姦其門可炙公心恥之抗章丐出吾官寧罪吾道不屈高牙大纛作牧廬陵民肌春暖吏膽水凝不畏強禦撓言而興浩然來歸一丘一壑與陳後齋追隨最樂閫俾者美専美于洛十有七載冰山乃傾還以郎召承旨祖庭一語不合拂袖而行有詔起家畀以津守致庇民瘼是圖是究千里詠歌二天宏獲延者望日出勸農耕歸坐鈴閣疾已三更曾謂頃刻乃隔死生嗚呼哀哉賢者存亡有關天運比年以來德星屢殞我欲問天天不可問後齋冢木轉乎蒼煙建呂仙去閭里淒然又弱一个人何望焉嗚呼官至元士官不爲小年踰耳順年不爲夭所可恨者積壹視耿郡失良牧朝失蓋臣子失名父里失言人知與不知愴然傷神某也辱知重非一日迎拜素車有泆盈臆危涕寫哀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又

嗚呼嘉定之間朝登浮峯公閒于家十有六載端平儒相收召諸賢公得起廢一歲數遷是時朝廷號小元祐公在都司賢業未究三陽方長群陰伏爲陣脚一動公去翩然出守清漳未春奏最胡爲元身中宵蟬蛻乎來宇宙白晝晦冥天荒地老雨悽風盲元夫鉅人乃不得壽俗物茫茫厖眉皓首靖康之際海內流離龜山和靖皆身見之執若元城與了翁老騎鯨而仙不見此禍公今往矣釣天其游千年芳魄聊寄此丘子孫能賢滿種松檟吉人之藏過者下馬

欽仲文祭連袂謝充恭文

嗚呼人道亦大矣歟托於朋友或締契於姻婭始情分之雖密終交道之難全問有全之於其人而囿觚之於其天此吾今日所以爲欽仲而一慟蓋不勝其愴然也始吾與欽仲爲友道同氣合者垂二十年散則無一月而不遺㨾聚則無一日而不共筵我嘗砭君之過君亦絕我之愆凡書素之所寄皆中心之所宣如淵明親戚情話之悅如子美人生襟袂之連及余自長沙而吉至君嘗咭我於婁室之偏東燭相對而如夢心事未剖而遽掁自後僮价之往來乃言偶困於沉綿然以宿痾之屢愈將謂後恙之必瘥亦豈料賈誼之殀化而長吉之遽仙也哉嗚呼欽仲已矣在閨門則孝友而無閒在姻族則進義而相先何厄運

之推移使門戶之遠邇既嘶悲於此岵又抱痛於斷絃獨其身之僅存然夜壑之移船此道路之人皆傷吾人之不壽不獨于涕泗之漣漣所可幸者君有子已近志學之歲君有弟可謂克家之賢若夫受託于托孤之寄念翟公書門之言余不敢以不勉君可瞑目於九泉嗚呼昔我至止側聞出送今我來思忍相弃捐只雞斗酒酹君柩前嗚呼哀哉逝者如川

祭海豐宰賴養智文

嗚昔之日辱君大盟芝蘭臭味金石交情君來吾莆大暢教鐸我時適從論文甚樂君自莆歸得宰惠陽惟此美人在天一方物色使鄣將寄雙鯉有自南來曰君止此嗚呼清源勝秀壁水名流宰卑方篤誰折其翰海內平來善類彫弃公亦無年歿於下位有子尚幼未能扶桑賴有王季扶攜還鄉舟航載道見者隕淚薄酒一卮朋友之誼歆陽

守道吳齋集祭劉澤民文

嗚呼澤民別君幾時遽弃我而逝耶去歲中秋君爲予留言笑盡日精神煒如也前時病根掃去盡矣而又以此斃耶秋冬之交頻有書來最後謂鮮覲違伏情緒作惡亦未知離家之日能自遣否也路行幾許而至於斯豈醫藥之不便抑給侍之無人耶比至大故誰歆而誰謹耶君之母老弟孤猶人多病而子方孩君不沒於家而沒於道遺言誰與聽身後誰與寄耶嗚呼澤民論心之友一世幾人君多予遠五歲困望其往後歎誨以上下其議論以終予之身一日棄予而將誰觀起觀今世習陋論乎其爲士者什百而特立有見者一二無之余豈歆快人而過詆亦實罕見如吾澤民者煒然意氣以前脩自期如何天與之以才又輔之以如此之學而責志以歿僅止於斯子母老矣君來訪予必再拜致敬予母未嘗得此於他人蓋君之交遊獨用古人之誼予隱之於心嘗欲升君之堂拜君之母豈特子姪之敬亦庶幾以答子之施今以哭君來而拜斯母也如何強出慰語背面而掩涕君母即子母此母何辜于天垂白而奪其令子君又何辜有垂白之親而不得終侍世間深悲至痛豈復有甚於此耶嗚呼澤民磊磊胸中知欲何施研析義理聖賢爲歸自己而物本末不遺出爲小官介特自持其身皎然如玉不污而奪立形織者或反病其不少隨蓋君非今世之士不但學有到處而高明自其天資至於卓犖之名古雅之詩詞米襴縵筆墨淋漓才藝百出又其餘事餘子望視卻立直以爲超軼絕塵而不可後逮世有此人逝四十而后官一官而不竟然則庸庸碌碌而富貴壽考其人縱不足道而予又何憾已矣澤民死生一也大虛不能不有既有必返於無顧其寓形宇宙有久有速而同歸一盡齊壽顙天亦復何殊茍歸全而無愧又焉用夫感諸愚不肖而久

生縱食息其何如有弟足以養母圍范滂之所云君乃厄于天年不與滂而並論幸希尹之肖君母欝欝乎九原若抱負之不反展雖孔孟而猶然彼古人之不朽豈皆事業之有傳況君之子雖弱使懲君之心也可長大有立亦安知其不為偉器而大君之門天理茫茫兮不可究詰君固達人兮獨子情之難勝酹君酒兮猶平生訴予衷兮寄斯文嗚呼哀哉　祭劉定翁文　嗚呼哀哉自我托契未滿十年日月淺矣而稔君賢端厚敦重不妄笑言出對賓客氣貌温温退處閒燕寂不聞聲和氣藹然長切卑尊僮僕給使有朴無偽清風一堂白日空庭他人所趄君不一營我來候君每寬所存待人接物如恐有傷罕言人過而敬其長胷中皂白了然分明取是舍非顧我攸行人誰己知盡日杜門謹飭其身以訓子孫嗟乎此老商有典刑令又云亡我淚雨零以我坎壈憂患半生君交胥甬而特有情伯子為我戚夏于征他人或疑君曰當然子能急義非厄其前訪我語我書見于顏聞伯子歸君猶惓惓嗟乎此情骨肉情慳如何死别境旦暮間一奠寫痛痛摧心肝嗚呼哀哉劉後村集臞軒梅坎祭文　嗚呼兄殁僕有妻死之病兄葬僕抱不天之痛前不得拊棺而哭後不得臨穴以送念斬板之莫措徒艱苦而内訟憶訣指之如生恍精爽之入夢猶承掌珠之戚見託銘筆之重無希文永叔之力量何以發吳卿子美之豪縱於九而有靳則朋友之安用惟長息之受敎屬佳城之裹奉隊生芻之不腆望宰木而長慟嗚呼哀哉　祭鄭子歆左司文　嗚呼吏氏之季我閱八年公更倍之閉關蕭然我已情荒公方精專聚書如山手自校研魯壁汲冢則後盡前上考洙泗閩洛之傳左馬下按吳嚴續編義理精微事物本原治亂消長典章革沿鉤索抄纂網羅貫穿胷有五車手無寸牘卷而懷之北陌東阡我雖空空大節偶全執鞭屬橐與公周旋始供紅顏俄各華顛晚遇端平相繼招延我滯冷局公稍進遷遂掾省闥靡勤不宣議挈綱維晉起沉綿議去冗蠹伸縮弛張議抑使倖杜絶扳緣衆方狺狺公獨惓惓或摘語公前有穿淵公笑而荅成功則天去國匆匆如箭離弦出東華門呼西興船寄家蕭寺禪榻茗煙明年我遂歸相後先公往牧漳我來判泉一春澗跡驛堠三千走介未達聞公已僊驚呼失聲腸熱涕漣嗚呼昔在元樞光輔慶元公其嫡嗣珪藏家塾庭無宮羽室無姝妍原明公休未知孰賢昔在端明名重淳乾公其外孫盡讀架藏所承大猷所漸淵源茶山東萊則其匹焉不秉史筆不侍講筵不為給諫令有所懸世運艱虞哲人逝還逝者奚憾生者自悼它日我歸水涯山巔誰借異書誰續微言有感

誰祛有瑕誰鐫迅哉露電遽然山川白馬之峰手書原梧楸老矣稚竹可孫祖者幾人素車翩翩嗟我不羽安能飛翔覆酒其芻滴淚入泉嗚呼哀哉　祭湯仲能文　嗚呼早抱存齋中交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所稱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泝淵孟粗而事物妙而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筆緒論闡端未竟審思明辨傳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揄事條達析理確訂森嚴之言如蓮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之亂國風之興進還古雅掃去哇鄭訛訛遠捜沾丐殘賸蓄以深厚持以誠款約以平實發以剛勁給禮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讒評或云名高見忌重定又疑詰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掾忽落于阱既能容之賴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牽焉旋淖維君屹然鐵壁萬仞寧棄折錯肯顧陸沉九冠一整衆醉獨醒起牧澗墅蕭蕭雪鬢堂冊腸豆庭絶笞榜辦香為曹鳴鼓攻鄭無侯燕書有僧苦硬未嘗乏興持不獻剥自吾得君情氣頗振從容叩擊宮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臘書至肝膈傾盡首叙契闊末言疾疢上畀君節乜聚相度予寧一月小休三徑彼便來論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陸無車豈川無舟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列嘗言時政流涕納忠易簀疵痛俯仰十年方來對讜曷不諱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秀筆誅佞曷不摛文鳴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殲一老不慭先漢康文有唐卓行繫士冠冕亦國龜鏡厦摧棟桴航失纜矴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欺僞情往此來奠君儻來聽嗚呼哀哉　祭張敏則都承文　嗚呼閒禧合而儵離端平入而驟出首調亭於學禁亦諫止於邊隙名益退而愈重節後凋而不詘雖里巷之屏處尚國人之矜式與其少而積金孰若晚而全璧慨舊人之無多幸故老之遺一謂方介於眉壽乃不起於瘍疾渺世道其誰恃恍神理之難詰嗚呼自我來衷朝夕親炙我有積疑過楊雄之宅公無一事至言偃之室論多同而少異情每見而加密憶閒酒樽且餞召馹我拜手而起賀公深顰而太息曰時事如此吾年如此乃先賢歸巾之時古人祈死之日嗚呼言猶在耳追記歷歷幾日不見遂至此極寢門一哭感慨填膺既深為州里哀又重為朝廷惜也嗚呼哀哉　祭樊漕王中甫文　嗚呼虜窺宣化黑懺如蟻舁人夜驚縛筏濟矣羽書爆彈來如激矢嗟我與公一夕九起江風刮面淮雪裂指調發應分頃刻千紙戍舷防隘募士斫壘我方撓怯對食忘匕公愈閑暇削牘行醻及夫解嚴捷旗送喜公成漢江我屏田里獄祠甫恭公使變于青袍如故

公已巍然書來訪舊清言亹亹昨逢峽舟手題牘尾公健我衰痛牽腰跡蜀丹甚靈邛竹尤美多病所須惟此而已公歿歲餘賁關莫訴一朝二物西來萬里發書長慟公止於此悲夫千載而上毫分髮理三逵之事目擊身履人急我紓人動我止其財精練其器瓌偉竟後何為激電逝水嗚呼往哭立可二孫稚晝後哭次魏惟孤女耳公有英嗣珠郎玉峙方彼二人公為不死同時幕府零落無幾矣詞淺哀公其歆只嗚呼哀哉　祭唐伯玉常卿文　先朝遺直多出華宗雍熙諫院慶曆殿中請尚方劍嬰權門鋒誰其似之堂堂坦翁端平親擢冠豸秉驄內而掖庭上而清躬奄戚之貴宸鉞之崇大者廷諍小亦囊封或奉白簡對仗力攻臣無他腸臣有孤忠名如泰山身如斷蓬客有錢者舉手屬公方之鄒陳又曰任冀公獨感慨慨然變容所上諫書欲沃帝聰乃如客言未諫余衷盜名之人與竊睛同惟公素心可質蒼穹瘴海之南大江之東孤棧雖遠節森尚雄帝曰公歸滌霧飈風俾典曲臺古鼎編鍾方際休明倏罹閔凶平生大節忠孝寂隆退不忘君如在顯融老尤慕親甚於孩童臞不勝衣奄然告終匪人之亡惟國之空我如石頑資公磨礱少忝交游晚叨賓恭辛丑登高飛桂之峰嘗舉別酒澆磊磈胷歸相後先吾未衰癃犢可負轅奴可宿舂彼望未寒此興亦濃閏六月卧為三日聾譬履顛矣士另怦憐譬舟沉矣孰濟不通我有長劍欲掛短松久病着床寸步需筇抱此一歎孰憂無悰死者可作吾將誰從往此來易敬告哀悃嗚呼哀哉劉漫塘集祭洪貢士文　惟君和順中積孝友天至德成于家如玉之粹養性以靜制行之獨幽谷蘭芳嶺勝無俗惟利惟名舉世營營君心澹然沉寥太清四上賢書累達大興場屋舊游十九軒冕從渠我嗟吾寧彼羨闢我田萊葺我墻屋我志未逢惟友之屬曰無過求僅取給足名身之殃利怨之聚世方多虞君實長慮既全其生復全其死跂脈示倫意蓋出此命豈由亂禮非周夷人亦有言智者過之遠日已卜親戚胥會割牲釃酒修辭以酹以明君心以釋世疑君靈昭昭尚笑領之　祭王節夫文　人稱七十君過其五歲晚安居有子有婦且有孩提以相媚嫵一室迴環果蔬桑苧雖食無餘然亦不稟一疾彌留苦無痛楚撒手而行無憾仰俯某不小人歸繫君之助拊棺一慟有淚如雨　祭王親文　惟靈為養遂什一之利而於人無毫髮之欺退食于家兄弟怡怡屬大浸之連年而有秋之失期恐吼救之不歡致負薪之有疾一朝長往萬事永畢哀哀二母惸惸孀妻有子未立云何不悲某辜託姻聯莫陪祖送寄情斯文用伸一慟嗚呼哀哉　祭湯元瑞貢元

文　惟君幼孤學以成已如澗底松鬱然特起文詞爛熳思致深長如有源水浩浩湯湯以昌其詩短章大篇筆走龍蛇紙落雲煙霜降水涸方見涯渚云何不淑一朝千古西山嵯峨南蕩渺瀰淒其風月誰其領之洮湖之北煙霏之東寂寥詩盟誰主誰宗厲足未書錦囊新製老我不聞誰袪其蔽歛葬之禮惟厚之從君有石友毋憂其終女病已瘳男貿良嘉君其行矣毋憂於家我以弟故來弔獨後君靈昭昭毋我有咎卮酒之奠以寫余哀吾道非耶嗚呼哀哉黄勉齋集祭王子正文清津人　嗟夫士風之薄至此極也少而為學軌歛熟爛文離浮薄無可用者之實也壯而從宦嘗私背公憚煩習惰謾不知其所職也至於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則左拏右攫東馳西騖無所不用其力也中州大邑滔滔皆是國無以責夫退荒下國也嗟哉王君一代之英南方之特也策勳詞場參發踔厲潛心道閫涵泳從容躬行實踐非外飾也蜚聲宦途焦勞國事致身朝列罄竭忠悃鞠躬盡瘁毋自逸也然其視名利之去來泊然若浮雲之在太空一毫非義則欲屏之以萬鍾之貴而不可得也士大夫而皆若是何患風俗之不厚民生之不得休息也如君之賢固宜享期頤躋貴顯為世則也胡積之厚報者嗇也胡用之遲奪者亟也某亦同門多艱疎也慈勤傾倉惡當德也哭君之亡病弗克也奔君之葬阻行役也緘辭寫哀不知涕淚之橫臆也　祭范伯崇文　道之不明患無其徒或義之談而利是趨或始之銳而卒乃渝人無常心吾道始孤在昔夫子發揮聖謨紛然而前摳衣坐隅豈無其人孰公之如公資簡嚴濟以怡愉早登師門稽首受書致知力行無替厥初某也亡庸從師以居所敬惟公公尤眷予尚期晚年依公里閈孰謂老成忽焉以徂師亡道微捨公孰扶孰剖我疑孰砭我愚孰知我哀嗚呼天乎　祭劉正之文　嗚呼正之天資偉然不出戶庭而相羊詩禮之圃不越里閈而涵泳師友之淵故其學積於身行著於家事業施於官而嫺鄉編於親故至其大節之不可及者則不為威惕而不為利遷貴要人所趨而義所不可則寧沉伏於州縣之吏權勢人所畏而意所不樂則怒罵於公侯之前退休于家而以遂初自命是宜一毫榮辱禍福之所能拘牽者哉某之定交三十餘年歲晚論心金石其堅蓋將卜鄰於屏山之下而依我友以終老孰謂先師既歿季通伯休相繼以逝今又哭吾平之則自今以往善孰吾告而過孰吾鐫耶然則失我良友既足為斯世惜而尤某之所以深自憐也嗚呼痛哉曹文簡公集祭劉仲明文　維開禧二年歲次丙寅正月癸未朔十一日癸巳具官曹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

于混菴居士劉公之靈曰我與居士如桴遇舟生不同姓居不同州相望覯賞若瓜若葛夤緣會同其實契闊我年未壯我學未多有二三子與我相遇居士謂我子來近我有寺莫欒修潔亦頗我往從之寒暑再更情誼相與間不容聲我遊四方我居苫塊我家村落我官遠外慰我寂寥問我窮愁別久不見貽書置郵人或稱之二人臭味居士云然我亦自謂二十餘年手足弟兄有財共用有田共耕我赴豫章會我寬勝歡笑未終好語是贈日落棹發舉酒一觴江濶岸澂戒我夜航執別幾何言猶在耳孰缺其軀一病不起訃音初傳愧表朧寒吏有常執哭不近棺今我來思宅兆卜日望根江干風動蕭瑟述行何人次對貳卿託銘何人史館著庭後嗣奚觀觀此傑作我言贊虎愧彼筆削有酒有殽匪旨匪嘉以奠以告涕泗如何尚饗

曹彥約昌谷集祭晏子中文　嗚呼晏公有滿中尊主之學而一班不及覓有出類濂時之略而一籌不及畫入太學列諸生而天下高其行仕州縣執吏猷而善類稱其德不表襮以近名不矯嬌以塞責本之以師友輔之以簡冊使之隸王體而斷國論猶將銘旂常而攷金石試一色未竟而亟止主造化之命者不幾乎失職矣我之識公匪以門地我之敬公匪但親契嘉定改元更化大議冠帶橋門夸觀竊睨一言不合罪且

立至西壘幕府摩肩屬袂坐視邊釁恬不介意判乃讒言青蠅可畏公於此時不為身計拜書闕下直言無諱匹馬劍關視若平地彼謗自生我心無愧適於此時賂合臭味遂定姻好遂託後嗣期公壽考可以永庇梁木遽壞吾將安恃我老且病身其餘幾僅有餘息無復生理匪才誌墓義不可已公有潛德百未一指既歸城而論別判南浦猶屬耳謂後會之可期而九原之不可復起矣知丹旐之將舉渺相望於一水頓筋力之不逮非倚老而敎禮地既遠而奠薄極酸寒之可鄙臨風遣介淚落竟趾尚享

祭許定夫文　維寶慶元年歲次乙酉四月辛卯朔中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曹某謹遣子士洸致祭于制置鎮撫都承待制許公之靈嗚呼定夫守邊而不得行其志乎將立志大鋭而適爲之累乎豈他人倡之而適遭其隙乎將有所忿嫉而反激其恚乎豈事勢有不可而嘗試之乎將逆知其然而不避乎謂中原之可復者孰首議乎舉吾國以聽命而猶曰請文乎歲衣食於我者寧有既乎候疾視其上而無忌憚者彼何意乎孰吞其鉤餌而受其弊乎孰與之橐橐而曲爲之庇乎不然何其招憂之速而取禍之駛也生定夫而邊事以寧尚可媿也死定夫而邊事莫測益可畏也堂堂中國天子明叡寶慶紀元今方改歲群心望治制閫是恃一夫作難前功盡廢求今之人中無定計成敗立論若瞠若醉閫定夫之屈百不一二洗垢索瘢其衆如蝟時乎選才用已不易得才而用之棄如唾涕棄不足道更欲文致聽決附和誰與為地此余聞定夫之事既已短氣而憂端及國又鑒蘇之不置也靈舉未歸官守所縻遣子代奠傾瀉胷次一則念舊一則論世當暑作奠助我悽厲尚饗

楊慈湖集祭孫元禮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二月戊戌朔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楊某謹遣致一奠之禮于故明仲孫君至契嗟我明仲生長富春之山谷間曰龍門富春人士絕少國家三歲舉士能秉筆與文者不踰五十其能務實不務文求諸內不求諸外有志於道者吾於龍門見二人焉曰明仲又明仲之尊行曰季器其子弟從其教蒸蒸于善盛哉可謂難得矣而明仲純悟進德有證聞執事敬之一言日夜拱手至右以運用其左猶拱其專如此如此者閱兩旬忽大喜喜止又驟悲悲止而泰然和平實自是發言頓異曩時及其為里正也公移方急嘗曰出入阡陌奔走應耕憂勞苦辛則甚矣而實未嘗微動某至于今猶識明仲斯言明仲方日進不已忽焉大化天地間失此賢哲誠可痛嗟千里寓誠此誠不隔明仲清明終不可殞滅嘗聞某此言尚饗

真西山集祭趙經略文　謹以清酌之

真致祭于某官之靈嗚呼哀哉維忠定公爲國元臣如旦在周如摯在殷君爲之子伊陟伯禽謂宜紹格天之功嗣建侯之寵秩尊安於廟祏垂光燿於琳琅而乃官止選曹郎位裁桂林伯彼蒼者天其難知耶何以俾忠臣之有後其可恃耶抑何違奪於斯人嗚呼哀哉君之修身義以爲質端直自持標表惟一其嫉惡若仇其與善若恥其遠利若浼其辟寵若疾思昔從游於華王之上春容於杯酒之間開口論心抵掌劇談凡所以發予之衷而作予之惰者真益友之言距今十年而君偉然之正論毅然之勁氣猶若鏗乎其在耳凛乎其在顏色辛未之夏君守潼城載酒江干以祖其行頹賸同僚莫非俊英若仲章若貫之與吾顏常父允磊落而峥嶸然當是時曾未知其可樂也歲月幾何而三君子者相尋而偕逝遂撫恨於泉扃然後知若人之不易有此樂之不再得前世之士所以當歡而感慨惜別而傷情嗚呼哀哉自我來南獲交叔氏炯然清修玉立泥滓於惟德門有此兄弟遂締姻盟以永百世君寓于越我家吳興相去幾何十日之程謂當異時千里命駕何悟一朝君逝予舍善人云亡吾黨益孤我懷之悲豈爲私乎聞君之喪遠在海隅往奠一觴聲與淚俱嗚呼哀哉尚饗

祭倪通守文　惟年歲月日特服真某謹專人以香茶清酌之奠致告于

伏故于榮道守大夫倪君之靈嗚呼哀哉我使江端子遊幕府我實何能賴子云補政令之出酌其否臧利害之分權其短長語無一阿事有十反知子之心相期者遠我塵南下子在舊川問于以書美其治象文昌之仁民曰父母其道伊何告我以故書來娓娓本末具陳曰政之源在端厥身母崇燕賜母黷琛貨民以儉安俗以靜化予雖不敏允蹈斯言免我于郵緊子使然我旆西行子在紉浦載酒客亭促膝夜語越明年秋杖經來歸子過言我憂形色辭謂予深墨衰致所致其節其抑毋或過哀既別每書言尤諄諄子之愛予嗟後與倫渠緣山頹國失元老棘人欒欒隨以訃告我聞驚歎隕涕失聲胡為德門大禍是併豈其摧傷致此彫耗昔嘗戒子頻仍自蹈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賢人所嗟昔疑其誕今果然耶堂堂文昌天既奪之有子而材復天閼之巖巖蒼松風雨拔之猗猗碧梧霜雪折之子榮已矣無復見期徑酹一觴莫抒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陳藻樂軒集代

祭曾叔貫文　嗚呼君有宿疾初無甚阻旬月以來斯須即愈忽焉過醫欲杜其將炙之二百艾借非常或聞痛呼走異其艾醫曰明年身肥兩大其熟焦火氣奔而上藥下能吞天年未衰于嗟昨日晨起太變豈謂今朝乃謀益非曰醫殺我曰我為之我如有命誰聽用醫令其易悔酹以斯文來者醫人勿欲醫君

附祭劉將仕文　開禧改元之孟秋將仕劉文之几筵有朔祭也從甥陳藻歆以瓜果附而告之曰人不可以不交財而其難乎交財既不交財奚親奚友多以其寄掩為己有二十年前託公經始其後公老付之二子二子以公昨有所然借我浮家越日所還公惟無欺我故無貧是以交道久而益伸兩代交財美滿而休昔為民間今有薄嘗公之烈性寧不足以愧乎鄙流人皆自恕孰知厥尤

祭陳叔盟墓文　嗚呼鴉象為牽填城布野龐眉鶴髮高年大耋人如吾兄四十而死弟也當同死之晚矣默由變態人世紛紛獨為安靜遺物不欣盡其死矣埋之山足人能為善以訏流俗

祭劉叔平文　嘉定壬申八日之明日吾弟叔平之喪以其朝成服兄某焚香酌酒哭之于柩下陳藻執再獻且爲之辭曰嗚呼朝而聞道夕可以死四十有三亦無憾矣死視其兄母辱以佛曰有主婦恐不我恤乃呼厥婦曰我告汝臧獲叫呶婦人意沮我中勸之汝婦勉從傳以先王禮送其終更有葬兌俗忌紛紜莫有延澤我不欲聞人如叔平此為豪傑士以揚屋情其早訣林亦之綱山集祭曾聲之文

嗚呼故人有子故人有孫胡為一集一雛不存我近客還過我紛紛人各謂汝非昔郎君我喜未已哭聲忽聞三世孀嫠煢煢一門伯道無嗣可續

其傳叔祖母蜀終餘年質之蒼天天其愈高唯是朋儔相對悲號新涼雨過月明秋毫亡者已矣未亡奈何

祭林伯謨文　嗚呼伯謨其死矣乎昔人於昆弟父母無間言乃謂之孝君之事親唯謹爾其視諸弟壹漿豆肉寒袍暑衣蓋有人之所難者而君無難色嗚呼君乎惡可謂之世人而已乎綠煙之下花竹如畫君不可見傷如之何悲酸數語道此胷臆勿謂泉閒聞無白日

祭林斯客文　癸巳之歲春正月十有三日丁丑林某合徒友二十人以卮酒粱飱酹于故林生二十四秀才之靈嗚呼哀哉汝走僑耳曰哭其父豈謂逃身復死於是按彼圖經此為何處爾父爾子於焉俱死哀然伯兄纍纍病軀乃自朱崖隨一衰奴骸骨兩函出入崎嶇十日五日行否俱無夜所宿枝路傍草峭我聽此語累及驚吁亦有災喪可曾似此等為死耳況有若苦勿謂鯨波邈焉已隔所聞哭聲乃其故集一杯招汝至其來止無為天末羇愁之鬼嗚呼哀哉

林公執祭文　三年冬十月壬子同郡生林某并姓名三十人以卮酒粱飱致將酹于故承事十丈林公之靈嗚呼八十之老故國喬木有此彫落云胡不哭街南巷北生事如麻壺藤市中所謂君家君家何如教子一經十年聲名欃雲弟兒閩人於是謂公有子問詩問禮來者楚楚我輩小子陳良之徒斗酒哭公義其然乎死而有知聊聽吾語有子如此公其不死

祭林斯行文　二年秋九月朔日己卯同舍三十人謹以卮酒盤飱之奠致酹于故友人斯行林生之靈嗟乎斯行其於季庚娟娟可憐胡為一死不逮中年所嗜雕蟲不險不俗豈謂歲月一等埋伏乃如萊哇使可終老何必去來舊書古道嗟乎斯行日者變種來自僑耳令者東吳復哭吾子人生憔悴於一門首尾五年三度招魂行道相諳已自驚吁况乃故遊悲充何如嗟乎斯行華亭水鄉鶴唳三更夜航船上歌聲短長欲弔羇魂致奠之往白日一卮其或可想

祭清遠林尉文　嗚呼里閭老大如曉星寥落君不可見傷如之何君之胷中了如童兒一物不留况乃是非門庭庠陛人喚其儉君則甚安不動一念以此所積富而且壽以此不惑死生如晝紛紛來哭視君前輩豈為一哭無從而潰十月寒原衰草殘雲情寓此酒悲視斯文

代衆人祭林美政文　七年夏四月辛亥故承事林君以是日大招王仁合徒友二十人以杯酒盤飱致酹之綱山林亦之爲之詞曰嗚呼君於井間所謂善人平生好事相見情親兒郎華華一皆業文獨力當門不憚苦辛胡為歲晚若有促迫朱崖萬里隻身羇客生無來書死不知日只憑南風狀召鬼魂人生憔裂何者可說所幸諸子屹然自立櫳椰海頭漱

濠島居旅骸何寄舉目悲吁二子徒跣窮涉號慕長逢歸魂須一相遇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危酒登臺延君家鄉衆絜齋集祭貴宅之文　嗚呼公乎生長名門人品卓如長纔六尺膽大於軀見義勇於必爲見惡果於軀除若大川之決勢莫能禦若莫耶之刃利無與俱自參謀於查幕始漸展於宏圖洎丞郡於豫章憫疾疫之毒痛委巷窮閻低壓勤渠人給之藥病者以蘇推是心於作牧達民情之幽紆推是心於建臺究預用之盈虛當邊陲之解驛分閫寄於名都氣譽甚衰誰敢侮予帝深矜其勞勖俾易鎮於南徐俄一疾兮不起飛丹旐兮歸歟殊勳未立眞才先殂朝家失所倚伏壯士爲之長吁生輕財而重義歿傾囊兮無餘信清敏之裔孫庶乃祖兮無殊嗟我與公肝膽交孚屢貽我以書尺畧此心之鬱紆覯徒接於誨言講濟時之規模此志莫酬愴烏歎歔念事帷兮一慟纏哀病兮躊躇陳薄奠兮一觴表素心之區區嗚呼哀哉家則堂先生集祭文蔚文　我居江表君居古瀛地雖有南北之異學初無彼此之分粵從定交歲寒五閱匪道不談匪經不說更可互否有磋有琢以君爲受道之器故期君以遠大之業維茲仲春初講大學君發問而再三我欲言而復輟將俟遠朋之來集乃更擇端而具列一夕不來千古永訣欲言浩如竟付哽咽君志堅

強君操端潔議論據正典刑具設我要君以北方之名流君所希者中州之賢哲幣聘將馳脩途欲發春風整輿夜舟移壑嚴乎方剛窮居寡慾非疾非衰胡奪之速蓋力行者或有時而弗壽趨雖者或反常而能久是賦分之弗齊而人生之常有嗚呼嗟夫死生之變學問之事吾與君言亦幾悉矣圓形宇內莫貴者人人所以貴厥惟此心形氣有時而澌盡心體湛然而常明能靜能安視死生有若夜旦惟精惟一與化同其流行願致予之所已知益恢子之所未宏性子之性仁子之仁豁方寸於宇宙納八荒於戶庭擺脫世間之幻妄昭融本體之眞純必使本然而固有者浩乎其不可息則雖逝也而有不泯者存嗚呼洪平齋集祭孫漢州文　嗚呼君宣我枕共此天目竹西定交日稔月熟清不失和惠濟以蕭縕抱國器洒淳風福越在庚辰太少擇牧旅鶴與琴萬里追逐曉鼓齋發暮燈分宿短髮相扶蘆花映燭風恬日舒前山迎綠推蓬喚酌爛煑魚鮮雲變風怒雪浪翻屋更呼逃號扶岸拂舳瞿唐灔澦奔蜀飛嶽舟失豪篷蛟鰐葬腹中子桂林峭磴危巖聿車青冥於蒐起伏脫險趨曠秀水佳竹交口勞苦翠命傳祿頻年過從分誼骨肉綢繆勸酬供饌度曲我守江油君倅綿谷相望幾驛靡善不吉幕府奏功蜀坡解蜀我趍行東君蒋華鞍風猋絕世等

視榮辱尉薦寂寥駢函紫幅效平如水行粹如玉謂壽而臧胡奪之速嗷嗷召汚落落起辭人不勝天天定斯復江颸有靈穩送歸鶴所不滿君早訪松菊西望歟亭設位慟哭平生故人安得正叔嗚呼哀哉黃氏日抄祭稅院田公竹軒文（名穆）嗚呼靈乎以靈之堂堂遽一疾而即冥冥乎靈已風月吟懷江湖雅量咳唾珠璣騷壇之將不幸而列西班世益莫知宗仰也名將閫孫渾槐宅相有翁水清亦世師匠不幸而列西班人未錄揆獎也嗚呼此皆靈可悲之大者而猶有大可悲者在也嘗薦禮闈退鶻南宮嘗官荒庠輙窘窮途歸側屋需遠祿兒初視飯不足莫我知兮抱幽獨惟有風流醞藉浩然不以窮達死生而變者與晉宋曠千載而一續嗚呼悲夫能信余言之不妄者又誰歟此集所以重爲賢者哭　祭倪帥幹文（庚子十二月十八日紹興府帥幹王山人名珙）惟公稟姿之淳賦性之仁謂宜遠到可福斯民何一第十五年之淹回而五對千萬狀之艱迍金閨之籍甫通總闈之眞已陳嗚呼惜哉天宜不祐善人某幸託年盟之舊又聯泰寀之新忍見一朝之先露蔑資千里之問津臨風危涕聊寄酸辛　祭羅季清文　氣質磊落材猷英特生甫二十七年即身擢上第仕又二十七年尚家徒四壁此其挾以遊於天下者落魄任情故天下識與不識皆知

有季清奈何乎人間之遷謫未晚天上之玉樓已成嗚呼惜夫使季清幸而壽天下事方將賴之今不幸而不壽家之事尚無與支鄉之事尚無與爲而況乎遠思此又使人不能不重爲之悲某與季清屋角相並長而同學于邑于郡君方弱冠嘗約余鄉會而未果入君既擢第亦徑過門而不我問音信之隔踰二十年癸亥之春始會臨安某時既仕書篆握手是冬之夜訪某京口時某爲君作制帙書祝君身事粗極勤渠榮滿來歸舉負亦足再會臨安舉酒相屬誰戒尺之通籍尚遲君識既老以悠遠期且言近後自號耻獨屬某爲記悉君心腹胡未半年候以訃聞嗚呼惜夫其尚何言文天祥集祭郭正言文（名闡）雖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賦如冰知德者寡鳳音寘寘朝光作之烏臺峨峨霜風薄之公遷諫坡歲月幾何白首丹心之死靡它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地可質神昇東逝返于五羊曲江吾師菊老未亡不愧二賢公可千古爲酌廉泉一涕如雨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一鳳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一　四霽

第（及第五）

宋汪玉山集及第謝丞相啓。　清問揚廷。獲預詳延之列。嚴宸賜第。輙居先賦之先。揣義質之無庸。玷巍科而非據。竣兢失次。辭避莫遑。竊以國家之安危。繫於人才之進退。號稱多士之衆。必曰先王之時。上而三事大夫。下而百司庶府。凡厥在位。罔匪正人。今有臺有萊。德音是茂。載薪載槱。髦士攸宜。若釆芑於新田。若菁莪於中沚。籲俊以尊上帝。養賢以及萬民。所以用之而不窮。抑亦求之爲有道。始於教養。終以賓興。德進言揚。廣開數路。鄉舉里選。曲盡群情。敷奏其言也。必明試而後庸。論辨其才也。必位定而後稟。朝廷有責實之政。君相有知人之明。如其不然。何以得此。至於後世。寖失遺風。選舉法存。祇以塞人情而應故事。仕進流冗。類皆追時好而取世資。上有取士之名。士無學古之志。雖曰無傷。常以爲憂。洪惟眞人。今兼承丕緒。體堯舜之孝弟。躬文武之勤勞。方當干戈多事之時。不替科舉三年之制。蓋欲講求於闕政。求將搜攬於遺才。共圖復古之康功。仰繼得賢之

盛事。豈於今日。徒尚空文。宜有間出之異人。來副旁招之妙選。如某者。賦才短拙。稟性顓蒙。學僻而迂。識少且賤。離跡釋僑。粗求師友之淵源。研精卑思。莫見聖人之涯涘。姑守庸愚之分。敢萌僥倖之心。以童稚無聞之人。負賢能所難之任。仰孤君父之意。俯畏朋友之譏。退省其私。不知所處。此蓋伏遇史館都督僕射相公。著龜當代。師表萬邦。堂堂漢相之風。赫赫周民之望。有剛大不屈之氣。足以任天下之重。有誠明自得之學。足以拾君心之非。收拾群才於士風彫喪之餘。發明吾道於邪說縱橫之際。載念常江之臨鎮。獲觀泮水之規模。漸漬薰蒸。親承德化。獎提誘掖。曲荷眷憐。遂致困窮。益勵儒夫之志。粗知趣向。願爲君子之歸。自惟不才。何以圖報。雖無治安之策。上贊廟堂中興之謀。敢以中庸明道之書。永爲座右修身之戒。　及第謝信州太守。　侍問楓庭。愧乏片言之善。登名桂籍。誤居多士之先。拜命若驚。循涯知幸。竊以四郊多壘。非國家閑暇之時。萬衆臨軒。有社稷安危之計。識湯聞於主論。豈徒狥於空文。宜得間出之異材。來副中興之嘉會。誰云庸儒。首與執收。如某者。學僻而迂。識少且賤。離跡釋僑。粗求師友之淵源。研思卑精。莫見聖賢之涯涘。姑守庸愚之分。敢萌僥倖之心。以童稚無聞之人。負賢能所難之任。仰孤君父之意。動畏友朋之譏。退

省其私。不知所處。竣兢失次。辭避無從。某官翰藪斯文。楷模後進。揭二天之日月。臨千里之江山。遂令叢爾之資。亦玷褒然之舉。空慙晚學。莫伸拔薙之規。願與邦人。共詠甘棠之愛。其爲感佩。未易名言。　王十朋梅溪集及第謝宰相啓。　地借玉階。恭上萬言之對。名登虎榜。濫居千佛之先。揣分踰涯。撫躬知愧。竊以奏言試功者。堯舜遺意。臨軒取仕者。祖宗令規。一新熙寧之科。備見神廟之志。謂三題不足發于大夫平日之蘊蓄。而群策可以陳我國家時政之闕遺。著爲永彝。以幸多士。夫何首當時之選者。無切直之論。遂使擬進士之對者。有阿諛之譏。既波蕩以相承。致源流之寖失。近代尤甚。澆風益滋。大臣多忌而動有嫌疑。學者懷憤而莫伸梗槩。物極必變。道開始公。申嚴容之禁。而務在令行。防壅蔽之害。而悉闢聖覽。求忠讜則丁寧有詔。第高下則寵褒有辭。既當清明不諱之朝。宜得瓌偉非凡之士。如某草茅賤子。庠序鄙生。由行藝以進升。廁英髦而旅試。俯慚俗學。累無可取之二三。仰懼天威。事去欲陳之五六。念交淺言深。猶或不可。非主聖臣賢。其能有容。龍雖怒其嬰鱗。龜偶居於前列。上自親擢。受知不減於孫洪。言略施行。悟意有踰於賞擢。靜惟僥冒。抑有夤緣。茲蓋伏遇僕射相公。以道事君。無私應物。參羽儀於法從。茂著忠嘉。今掌握於化鈞。亟圖

康濟。比露封章之請。益開宸聽之聰。獎勵進言。傳衷宏中之大體。深衛讜政。戒李吉甫之褊心。蓋將植太平之基。豈獨爲諸生之賜。某敢不益堅儒業。恪守官箴。勉來事之可爲。慕古人而有作。不負天子。惟殫精白之心。願爲良臣。冀奉周旋之誨。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張參政（綱）某官。厚德鎮浮。宏材拔萃。爲一時之耆彥。聳百辟之表儀。明以保身。揖高風於赤松子。任而共政。繼前列於曲江公。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遂將順其美於德納之際。　陳樞密（誠之）某官稟純粹清明之姿。富博洽宏深之學。茂明大對。擢桂林之一枝。踐歷要途。搏鵬程之萬里。風虞宸眷。進握兵權。材兼文武。而表夏聳觀。榮冠古今。而縉紳景慕。惟昔漸陽公之德化。竊嘗聞夫子之文章。方慚不肖其範模。何意允傳其衣鉢。　楊侍郎（椿）某官。學極群書。文凌四傑。纚纚議論。有眉山先生之流風。藹藹聲稱。繼關西夫子之遺懿。允矣儒林之冠。儀于從橐之班。承師槐市而既被作成。奏對楓宸而復膺推獎。　李侍郎（樅）某官。模楷士流。羽儀朝著。分符便郡。循良遠過於龔黃。持橐從班。儒雅同稱於班馬。比膺詔綍。親職文衡。革委靡而振士風。進忠讜以當上意。　賀侍郎（允中）某官。爲世儒宗。握時文柄。實杜牧於高第。本崔郾之公心。號李白爲謫仙。見李真之雅識。爲盛代而聞公道。賀吾君而求

直言。遂至繆膺首膺選擢。　劉侍郎（才邵）其官學校舊人。文章大手。仁爲己任。典刑備著於老成。道與時行。德業兼全其父大。峻班行於筆橐。演誥命於絲綸。主張斯文。提撕後進。　王侍郎（佐）其官朝著老成。士林碩望。蚤被知於宸衷。久更踐於禁途。出鎮侯藩。藹黃霸循良之譽。入司閫討。侍劉晏取筆之寵。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陳侍郎（康伯）其官器粹珪璋。學深淵海。蚤著士林之望。亟膺宸眷之知。高玉山恬養之風。久淹琳館。復紫橐清華之舊。起覆天官。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張侍郎。　其官學海淵深。量陂宏大。蚤著士林之望。久膺宸眷之知。居務論思。豈獨侍臯陶之理。發明仁恕。益能紹廷尉之平。欲振起斯文於委靡之餘。故將順其美於聽納之際。　王舍人綸。其官心醉六經。名先四傑。詞章典雅。有漢朝制誥之風。衡鑑精明。繼先公考校之盛。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舉首之榮。濫膺宗盟之末。　趙舍人（逵）其官挺秀坤維。結知天眷。策名龍首。茂騰四海之英聲。執筆螭頭。益厚一人之寵遇。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射策之諛聞。輒繼傳衣之盛事。　周舍人（麟之）其官巍擢異科。荐更要職。鼎歆河漢。詞章不減機雲。羽儀天朝。人物有如晉宋。振起吾道。主張斯文。遂令蕞爾之才。輒玷褎然之舉。

孫少卿（道夫）其官挺秀岷峨。騰英庠序。挾黼黻之文於方冊。藹衿儒之詠於黌宮。瓚閱來歸。快郎星之先覩。曲臺進擢。仰卿月之清輝。比掌文衡。親承御札。哲鑑獨高於衆目。狂言特薦於匹夫。幸出自天。恩歸有地。　周侍御（方崇）其官剛毅不回。精忠自守。雍容禁近。還鵷鷺而接夔龍。排擊姦邪。若鷹鸇之逐鳥雀。比膺綸綍。親職文衡。猥收狂率之言。上副聖明之旨。　王殿院（珪）其官受氣剛方。立朝挺正。位升橫榻。益揚謇諤之風。望著中臺。允盡糾繩之職。力主張於公道。務振起於斯文。遂致妄庸叨膺選擢。　凌司諫（哲）其官勁特不回。端方自守。直言中病。有王魏善諫之風。奏章屢焚。無管晏暴君之失。力主張於吾道。務振起於斯文。遂致繆膺撰膺選擢。　王郎中（剛中）其官問學淵深。氣節洪毅。楓宸射策。名切亞於龍頭。蘭省懷香。望獨高於鵷序。惟文柄之有屬。體上心之欲求。揭以平衡。志不回於馮宿。借之褒袞。言有取於劉蕡。遂令舉首之榮。濫被宗明之末。　孟郡王。其官器粹璵璠。慶傳珪組。襲亞聖大才之儒雅。光隆祐奕世之德勳。政道龔黃。作股肱於藩郡。望高陰馬。資肺腑於懿親。方詔復蓬萊之遊。俄榮拜瀛洲之長。有光吾道。時振斯文。遂令蒐瓚之流。首被甄收之列。陳默堂集代鄧彥通及第謝陳達野運使啓　草茅賤士。瞻日月之餘光。糟粕腐儒。奉絲綸之明詔。此古人難以必遇。在今日乃得盡言。敢論末第之際。但慶平生之幸。竊以三代賢能之書廢。兩漢選舉之法疎。道不同條。人爲異趣。華藻名家之學。激昂死黨之風。因循東晉之清虛。爛熳李唐之詞賦。功名冨貴尚多有之。用舍行藏無足道者。賈太傅因讒夫而傷古。張廷尉貶高論以狥君。十事要功甚矣姚崇之謫。三書自薦惜哉韓愈之卑。賢者未免有疵。衆人夫復何望。若夫顏子之樂陋巷。孟氏之游諸侯。其處也藏器待時。其出也殉身以道。亦曰得君而後用。固非異俗以爲高。方嘉會千載難逢。適大聖萬世一遇。宜展山林之素蘊。以膺廊廟之旁求。志雖止於爲貧。進不妨於行義。此所以盟心鐵硯。裹飯棘圍。雖鼓瑟不利於王。而焚舟必期於圖霸。如某者。嶔崎歷落真可笑。潦倒羸跡已不堪。學詩每慚面牆。下筆固無腹稾。流落喪家之狗。浮沉水上之萍。父侍詔於公車。屢隨書於禮部。周全反復者四千里。不啻險阻艱難者二十年有餘。呵故將於夜中。誰非醉尉。辱王孫於胯下。蓋是少年。越時自知不工。立意誠亦有待。乃者長貽譏於畫虎。妄有意於連鼇。復緣鄉吏之薦名。遂預春官之別考。孤軍當隊。遠屬失群。不圖寒族之微。忝在貴游之末。雖適羹無路。空餘寸草之心。然捧檄承顏。不負一經之教。靜量忝竊。蓋有實緣。此蓋伏遇某官。道大兼容。仁深覆育。一麾南國。三載故鄉。衣錦飛榮。復擁八城之寄。登車思治。坐令萬物之春。曾是品題。致蒙收錄。念昔曳裾而稱客。于今斂板以趨庭。雖禮數之相違。諒故情之猶在。竹頭木屑。既叨暇日之收。馬勃牛溲。願備異時之用。適此以往。未知所裁。鄭（剛中）北山集謝及第啓　丹墀侍問。擢懷千慮之愚。清禁臚傳。繆玷三人之列。省躬循愧。聞命震惶。竊以取士之科。得人爲貴。然在上者或偏私而自用。則在下者多諂媚以求名。苟容汲黯之忠。豈乏劉蕡之策。國家運極否。數啓中興。於干戈僅息之時。講科舉必行之至。來此多士。坐之廣庭。聖詔謙恭。深見虛懷之意。衆心感激。誰非流涕之人。宜得英材。式符優選。如某者。東陽冷族。南巷貧家。虛公業於半生。駐姓名之三上。昔遊學校。妄求烏啄以充飢。回顧詩書。似種石田而無效。志雖堅而身向老。祿未及而親已無。瘦馬嘶風。飢鷹側翅。念晉州男子。尚包葦席以自言。彼新店民家。猶因畋獵而得諫。幸側奏名之籍。敢虞犯上之誅。既逢斧斤。復叨紳笏。但猶滋味。頗嗟咀嚼之遲。徒覺秕糠。分在竊魁之數。深惟忝冒。實有夤緣。此蓋僕射相公。學貫古今。材兼將相。以周公伊尹之業爲己任。以宣王光武之事望吾君。機務益繁。智力旁出。取虞淵之日。再俾光明。堅魏闕之心。不辭險阻。大慰蒼生之望。實爲洪業之

基永鑒貴水無煩乞火致茲膺殰亦預甄陶其敢不益勵前修勉圖後效不能衡躍過爲私已之謀惟有朴忠無負恩門之賜過此已往未知所裁蔔立方歸愚集謝及第啓

提無援之孤軍謂當折北奮甲飛之弱羽敢冀圖南忽驚較藝以奏名繼肩臨軒而賜第遂辰特幸揣分奚堪竊以國莫重於人材士要先於器識虞夏商周之際本德義以明揚秦漢隋唐以來用文詞而博舉蓋深於涵養則其歸必至於渾厚而慎於踐履則所到未易以測量惟睿主之作成斯賢才之觀化國家偶中否之運聖上挺勃興之資當用武而尤急於搜賢方在疚而不忘於試士以賢良顯俊而仍舉三年取士之制以詩賦掄材而兼求六經探道之人既容門子之登場又集宗英而戰藝欲伏俊髦之衆共扶基本之强宜得英能以光拔舉如某者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早被訓於鯉庭旋樞衣於虎胄大小百戰首末十年抱槧懷鉛屈首短檠之燈火汗顏血指何心長鋏之車魚得齒官聯本緣門調使辱歲月奔走塵埃念弟兄中第者四人而父祖聯科者三世失壽陵之步恐負初心學袁氏之吟期承素業再鼓餘勇復理舊文旅筆陣之千人致鈆刀於一割敢圖精鑒不棄下材刻避旁親之嫌關付別頭之試紛然多士取者五人非夙禱於吹噓豈遽容於叨冒茲蓋伏遇某官中興基桂後學耆龜斯文魯國之真儒此道商民之先覺每品題於人物用培殖於邦基狂狷不遺是亦教誨而已賤微兼取而況親炙者乎實有寅緣致此僥倖某敢不格尊士撿篤守官常勉所不能戢其不及龍門杳杳祖逃黜穎之羞天漢迢迢更假乘槎之便王漢濱先生集謝及第啓

階任子之恩已忝賤役應興賢之詔復忝巍科備鄙分以非宜撫踈才而自愧竊以國家惟百年之計留意人才學者以一日之長致身科目凡彼公卿之蹊徑悉由文字以權輿始類浮文終收實用逮使清朝篤意精掄名較藝之足憑俊進希聲以射策決科爲可貴故此艱難之際亦嚴搜選之彦神州尚隔於一隅江表自稱爲多士雖未卜擒胡之月亦不虚進牓之天方三祀之亮陰肅九重而恭默龍池輟試將權衡於近侍之臣鴈塔書名等甲乙於春官之考訓辭甚切聖意有加精求賦日之才博來濟時之略謹其聲律蓋將觀組織之工訪以古今所以考經綸之術自非詞兼衆體才擅數長則何以副睿哲之旁求處英賢之上列如某者衣冠寒族庠序晚生無遊觀廣覽之資有孤陋寡聞之累專心弱歲攻書紉以徒勞刻意前修佩韋絃而自飭妄起功名之意早遊教化之原博士一經生徒數載月程文藝屢收得雋之功秋賦賢能亦在先鳴之列自詭穿楊之術

不知拾芥之難龍門未躍於西河鯨鬣遂掀於東海合繻以出彈鋏而歸繼纓風樹之悲無復星槎之興十年兵火脱盜賊於中原萬里風波從衣冠而南渡講道於絶糧之際談經於弛檐之餘素志難以安行嘗險艱而已備偶緣世賞獲厠官聯鐵遣鑄硯之心金負滿籯之訓絶意冥鵬之寥廓甘心斥鷃之翱翔然素業傳家懼弓冶箕裘之墮青衫入仕有塵埃撲楚之羞痛自激昂載加勉勵家無文史重興五厄之嗟官有簿書更苦三餘之窘心耗於囊中之句目昏於檠下之書過時已覺於難成中道幾思於自畫向用朝廷之事比許選首善之薦名來求禮部之選掄偶犯有司之程度霜蹄遂蹶鎩氣空呈復垂翅於回谿獨倚輈於虞阪功同獲臂疑骨相之難封命有龍章恨神仙之多障有求弗獲欲罷不能屬詔綍之肆頒厲辭鋒而再鼓既與漕臺之計復觀王國之光朋來集四海之英顯出盡一時之秀時方用賦皆升堂入室之流士必通經多專門名家之學至有荆山之韞珠無滄海之遺可謂盛哉吁足畏也方錙銖之必較怨穅粃以居前然而求劒刻舟守舊方而甚滯好竽鼓瑟追時態以尤跌文或病其雕蟲技幾成於畫虎既瑕瑜之不掩宜葑菲之俱遺何圖戩散之詞猶玷公明之選人非東晉莫與劉琰之流賦異阿房愁居杜牧之下尚次甲科之後獲塵乙夜之觀自揣奇窮已爲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才高人傑道契天民以兼資文武之才膺注意安危之寄計存廟社威名獨重於朝端位冠臣鄰風采想聞於天下久持魁柄力運化樞折衝於敵人窺伺之秋鎮雅俗於國勢危疑之日臨大事而不亂蓋胷中之氣有餘推至公而必行故宇内之心自服國有中興之漸士無先職之憂致此庸虚有茲叨冒某敢不益崇儒行勉服官箴隨所遇於他時期粗伸於素志被君相作人之澤雖匪成才師聖賢行已之方則爲報德翟忠惠先生集代轉官賜第謝執政

比膺帝眷亟進官聯仍拜賜於芝函遂登名於桂籍寵光横及感涕交流伏念某性昧知方才疎適變少爲遊學不能收場屋之功晚乃遭時已叨陳侍從之列荷大均之曲造懼小器之疾顛每究勤渠勉圖稱塞技已窮而難强力弗給而易疲至如饋餉之薄勞乃是轉輸之常職俾之增秩固慚恩數之已優假以决科更使品流之稍異自惟何者可得兼之此蓋伏遇某官道濟衆區功存廟社削除醜類既恢經武之圖褆別羣材更助右文之化故捐殊賞以賁微軀某敢不竭節奉公推誠事上謹邦國貢輸之備識朝廷法令之宜庶幾此心何敢云報陳長方唯室集謝及第啓

校藝南宮濫居下列拜恩北闕遂覲清光顧事業之空疎被寵

榮而秪愧伏念某得依丈席爰自孤童意廣而材卑心空而質薄磨礲樸斵每勤匠氏之功長養護持倍費場師之力訖無堪稱徒閱歲年以至遇先師門獲交多士指南所自發軔云初皆君子之使然非小生之能爾謹知末路深失本心以平生之所聞望有司而求售江湖巨浸中道而乃變污瀆培塿學山卒歲而僅同丘垤尚祈誘掖使有依歸恭惟某官盛德典刑斯文羽翼忘名忘世久從造物之游呼馬呼牛一聽時人之目江山宴坐聲教鄙傳咫稱斯世之龍門威指當今之吳下耆年如衛武多蓋若南翁行胥三老之求無復五噫之歎某敢不力行舊學克謹官箴無愧前修庶幾後日既下酬於素志亦上報於深知史浩鄮峯真隱漫錄及第謝秦太師啓　蘭省奏名偶忝八士楓宸唱第復玷丙科得過所期榮不蓋媿竊以先王致治宜莫急於賢能後世取人乃獨詳於科目自庠序之商周之教養致師友無游夏之淵源黨同伐異者皆訓詁之腐儒文盛用寡者類彫刻之童子好惡己殊於鑿枘取舍每病於參商亦既背馳誰其兼善屬聖君有為之日正賢輔相逢之秋業雅黜浮一變斯氏之耳目息邪距詖大振吾道之紀綱採義理於聖人之言賢人之言辯典則於詩人之賦詞人之賦近酌祖宗之遺制遠追唐虞之頹風合為一科期於兩盡話音所主士氣

頓申鼓篋鼎來揚鞭霧集懷折角解頤之辯躡凌雲歌雪之奇當八面之銳鋒應兩端之善問較以穿楊之藝莫不爭先要之折桂之榮豈誠易得如某者識非造理才不違人登羅陟岵之悲長類斷機之訓顧箕裘之未緒每水炭於中懷晝供菽水之庭闈夜對簡編之燈火棲身巖谷絕意雲霄茲逢偃革之時遂起彈冠之興初偕漕計再預鄉書豈期下里之巴人偶運高陽之才子賈誼升堂而相如入室漸非能賦之流高堂傳禮而徐氏為容浪得明經之譽載惟革會必有實緣茲蓋伏遇某官道格神祇數隆古昔以一命衮為萬衆師尹躬暨于成湯天開一德周公傳之孔子時集大成禮制樂作而措率土於一陶仁漸義摩而起斯文於五厄力扶王道大正人心俊良既樂於登崇碩儒亦思於興起致茲凱叙亦被選掄某敢不增所未高修其可願超風有使慰執鞭欣慕之心在治云初污造物甄陶之手誓竭尋常之效仰酬萬一之恩　及第謝秦內翰啓　較藝南宮偶參八士獻言中禁復玷丙科揣分已踰撫躬知愧竊以古今共道惟得賢而立邦基國家有為乃觀文而化天下自堯舜廣招徠之路至漢唐發科目之程識高伊管者實洛下之諸生才似班揚者亦開元之進士翱翔丹地比比有聞照映青編班班可攷迨聖皇之撫運得良弼以中興肆

霖雨之命而進高宗歌清風之詩而繼宣后三歲定棘闈之制四門多搜市之游博採布衣駕諸侯之軺傳中求閥閱與刺史之計偕賦就凌雲豈唯司馬經明拾芥不數夏侯率歸典雅之流盡去浮華之習蹇然出當是舉翕爾咸高其才至於雄據上游蓋亦對為名士顧茲殊選宜屬可人如某者湖海窮徒乾坤長物鯉庭一問已纏陟岵之悲軻室三遷尚賴斷機之訓啜菽每懷於養志荷鋤敢怠於帶經雪積螢飛飽聽宵中之栗漏花開葉脫幾經林下之春秋屬逢偃革之時遂起彈冠之興秋天薦鶚漕臺嘗預於後塵春浪化魚天路俄聞於首唱事既分於宵壤勢因隔於仙凡懷卞和泣玉之誠敢辭再刖舉孟明焚舟之策當在此行果遂跡於衒龍後分香於郄桂雖慶長挈大未足為優而吹枯噓生豈無所自茲蓋伏遇某官道優聖域文扶國華絳帳談經鄙向歆之立異彤墀射策超晁董之未言遂結主知允諧人望北門視草煥王者之絲綸東觀提綱講諸儒之領袖居之甚寵進也未央行超青瑣之班即拜白麻之詔門凝瑞氣森然畫戟之多位處台躔美矣緇衣之並收士尚勤於吐握成人每借於齒牙致此孱庸亦蒙采錄某敢不益堅操履深懋進修附驥攀鱗猶念昔年之場屋磨刀錯玉正祈此日之陶鎔誓竭駑才仰酬洪造陳止齋恭及第謝

陳克齋先生啓　北面受經久廁青衿之列南宮擢第偶收黃卷之功起自布韋齒之髫穉凌兢知愧俯僂歸思竊以學之邪正繫乎所傳道之廢興視其所授事無偏舉理實相資故傳之得其宗則若升泰嶽而知衆山儻授之非其人則必下喬木而入幽谷在人之取友必端矣而此亦擇善而從之求易所以當明辯物正言莫難探賾而師所以傳道授業解惑實藉舉隅是以漢人之言本之田何焦生之說託之孟氏苟不有先覺之民孰為之倡則孰能使後進之士知所從伏念某知識迂踈氣質卑下掘井而幾為廢井學山而不至於高山彫蟲篆刻而旋覺其非切摘章編而深達其旨自志於學已近為人數十年結髮從師雖未若施讎之久三萬言訓故舉義乃幸續了公之書故今微蹤蓋竊寸祿恭惟某官受天間氣為世儒宗含英咀華而作文章研精覃思以立訓傳儒棲遲於枳棘即騰踔於雲霄而樂善無厭誨人不倦大明君子之教以育天下之才彌綸天地之道則先生相與言溥博淵泉之功則弟子不能學自憐朽質幾侍絡紗雖循循然善誘今與其進不與其退然斷斷兮無他技傳其言未得其書豈意決科乃能中選究言侁員皆出提撕某敢不益勵丹心仰酬素願學優則仕仕優則學固無卒業之年人而為鬼鬼而為人未盡服勤之義姚成

一雪坡集及弟謝年存齋啓。　斗牘重望。願登四海之龍門。天遂初心。得附九霄之鳳翼。沾寸階而非喜。拜文席以為榮。平生所期。一旦而獲。惟先後有相須之理。而感應亦必然之機。東坡慕歐陽子於兒時。竟歸門下。道原為司馬公之史學。遂入選中。立心素有於依歸。造化乃為之成就。使介甫為考官。則東坡在所不取。如熙寧用新經。則道原有所不能。延觀所造。亦繫於數。某生當後晚。志慕前修。雖愛讀東坡之文。無能為役。偶生在道原之里。竊慕其人。釣名射利之念甚輕。嘗國破時之心則重。獨於平日。仰止高風。聞其論諫。則以為今之歐陽。敬其德望。則以為昔之司馬。無階望履。有志執鞭。偶來群試於蘭宮。忽值並持於藻鑑。恃斯文之有主。奇肆斐狂。以直言而取人。果蒙賞識。蓋雲霄之隻手。濯江漢之窮鱗。拔之衆人所不好之中。有此諸卷莫能及之許。賦或識其體字。公則稱其工緻於發明。論或疑其剽文。公則稱其奇傑而雋壯。謂之撫餘子而立其上。謂之必素學之飽於中。至於三策之敷陳。尤辱一言之獎借。如僕輩不可勝數。豈真在於下風。無高論令今可行。安能動於人聽。雖過情之聲聞。亦定價於品題。舍栴舍栴。苟亦無慙。戩為歪棄。類我類我。久則肖矣。獨以鉢傳。方憂身之寡寡。而受物之汶汶。乃謂人之諾諾。不如士之諤諤。不嫌金躍。力與王咸向來欲敬為南豐之辦香。今日乃得拜西山之風采。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品。庶為好脚跡之門生。一時未足以盡人。異日當觀其立己。學從純謹。自合摳衣膺當侍對於君庭。未敢謝恩於師席。舍館定而見長者。固負深愆。杖屨摻而侍先生。終修膚敬。蛻身仙舉。肉骨恩深。永言感藏。何敢背負。茲蓋恭遇某官。國家碩望。宇宙直聲。古者有臣。如汲黯斯進矣。天下欲治。舍孟軻其誰哉。代言摛盤誥之文。作史秉權衡之筆。奉詔求士。為國搜賢。不遺菲葑。俾厠桃李。其敢不力鞭所學。益礪厥修。為歐陽之蘇而不為之奇。為司馬之劉而不為邢恕。飲水食糵。忍凍看梅。歸潔其身。弗畔於道。從横對三千字。已攄殿陛之忠。結裘作第一流。庶不門墻之辱。心丹有蘊。手墨未燥。　及第謝鄭慥堂啓。　平生立志。願出正人君子之門。一旦進身。果在弟子門人之列。忝甄書而非喜。在爐冶以為榮。豈惟誇吾榜中之得人。蓋將稱於天下曰知己。雖至寶不為衆好。非妙耳寧賞絕音。韓子之文。好則皆以為笑。惟東坡之學。或者亦謂之縱横。然而有陸宣公則置韓於虎榜之間。有歐永叔則進蘇於龍門之上。非韓蘇之難得。蓋陸歐之罕逢。古之奇聞。今者復見。小材如某。拙樣脊時。非孔孟之書不觀。惟程朱之言是好。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羨寵

榮。通之事父。達之事君。但知忠孝。屢蹇場屋。分甘山林。偶然秋賦之充。腳爾春官之試。靜觀世事。深切私憂。默而不言。是負所學。許而肆論。必忤於時。但思突梯卷臠以得官。不若拙直狂疎而失利。矧今時之年。鄭即古者之陸歐。可侍以言。未為不遇。私意自期而語口。老天果使之如心。雖云機會之來。蓋亦氣類之感。眇然窺管。曷當卓識之衰。鈍甚割鉛。曷當勁氣之許。至謂已騰踔餘子之表。又豈止榮華一字之褒。隻手雲霄。惟鱗風雨。非蓬春育。幾因冬烘。平生不襲陳言。而疑其剽文。所學一本先儒。而謂之擬理。君然一笑。知者幾何。不入他人之籠中。亦奚所憾。獲出先生之門下。益極其榮。向來欲敬為南豐之香。今日乃果得李君之御。文章小技。豈盡所長。節義大閑。願與之立。必作硬脊梁之人物。庶為好脚跡之門生。有此遭逢。何敢背負。茲者恭遇某官。兩間正氣。四海名流。偉望壓時。黃河泰山之高大。孤忠許國。青天白日之清明。主京泮則勇擊姦儔。對承明則極言時事。處己如此。求人亦然。故使小材。遂蒙大造。其敢不如韓於陸。為歐之蘇。歸潔其身。弗畔於道。領英雄三百輩。何知科第之榮。作人物第一流。庶不師門之辱。矢心已定。腐舌莫宣。　王初寮先生集謝及第啓。　某啓。三月二十三日。勅下禮部貢院。放牒蒙恩賜前件及第。四月二十九日。延和殿謝恩。仍當日釋褐者。鄉老賓能。已塵首舉。春官奏藝。復玷乙科。仰承賜第之優。俯被章身之寵。祗膺甄擢。彌積凌兢。竊以國家之治亂。惟人世道之廢興有命。故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才。懷有為之資。必待有為之際。古今之理不異。彼此之勢相須。以棫樸之能官。則文王以寧。以菁莪之樂育。則周士也貴。逮諸侯之割據。及戰國之紛爭。皇皇之人。猶且載質而出疆。區區之士。亦與分庭而抗禮。蓋上有好善忘勢之誠意。雖完庫停囚之類。皆取而不疑。下無發策決科之空文。雖捭闔揣摩之言。尚近於可用。斯宗廟賓客所以各得其治。而草創潤色所以不乏乎才。特無扶世導民之大猷。故有富國強兵之明驗。去周浸遠。由漢以還。德行道藝之書。略而不講。經術詞章之尚。更以相攻。或追雅頌之汪洋。或追聖神之恍惚。既踐詳延之地。均為進取之資。孰不可以得人。終亦見之行事。在當時之寵辱。寔終已之枯榮。況設科至多。而進士最為高選。矧用人不一。而名公悉出此塗。惟得賢則可立太平。惟顯俊則可尊上帝。大欲成廟堂之勳業。小欲著臺閣之規模。自非天下之英才。曷副朝廷之本意。如某者。學不足以造道。器不足以適時。一鄉偶擅於儒家。諸祖盡登於文舉。遂服過庭之訓。姑為挾策之遊。然而親侍無養。既不能負笈羸糧以從師友。性資至介。又不能接席

群居以處校庠環堵以藏坐井何見謂當自勉乃博觀聖賢傳記之書耻不自能乃兼為義理聲律之習少也偶爾長而適然千名之來試業再舉志學之後薦書四上頗久嗟於不售詎敢意於有成志目中眉竟悼初心之負循頂至踵尚榮今日之逢共惟嗣聖仁明輔臣忠厚德隆上古如成王文帝之時道叶大中兼嘉祐熙寧之政實千載難逢之代乃群英並進之秋未何鄙生亦值亨會此蓋伏遇其官誠存博愛度極兼容得循循誘人之方有善善樂終之意不與其退固多場屋之光先為之容更及門墻之舊遂令孱陋輒預拔擢惟古人之懐所知寧有時已雖君子不責其報將如義何退量匪堪㧞可自愛無忘所學豈惟遵官府之商書不辱其門安敢愧士林之風義

歐陽守道巽齋集登第謝啓

奏對疏虜宜從顯黜上恩寬大猶置末科請循叨忝之由偶出薦揚之賜戴君之次感德亦深切惟朝家取人以文姑曰因其表而信其裏書生由學入仕亦將隨所寓而究所施如視此以為平生之榮則幾何不負進士之目試以策名之後追念為士之時丈夫寄娛莊生所謂南面之王不與易蔡董取給孟子嘗曰萬鍾於我又何加惟戴履天地之間有古今君臣之義安能高蹈遠舉不在人間然而幼學壯行無非天理故近世儒宗初不廢舉業謂名卿良

相何嘗由異途出處非我所欲行止則時之可不敢逃此生於無用是謂盡其命之當然此義不明而祿是嗜其於志得誠可憫傷夢寐不清長被榮枯之作崇詩書何用秪為投合之良媒初志既畢後來可想求所樂非所性也雖大功大烈猶不得已之為況能貴即能賤之若一階一級又何足道之有嘗以為稷契伊周之業本是第二義而又惜孔孟顏曾之學不盡見諸行蓋向上更不容言而成物亦我所願此大易也蒙以下之事而中庸內外時措之宜流而山止而川初無定質油然雲沛然雨何病太虛皆不為則誰為之謂之進則斯進矣顧如庸陋無所覬覦天畀其才不足奮發於趨事赴功之烈性局於隘何以周旋於奉命承令之間但可為宇宙中一幸生之人而自謂國家事何至屬於我有如去年賓興之詔備寫當宁才難之憂非真能實藝無以副時需豈末學小生所敢望鄉賦猶以世為士類時在壯年依稀赴舉之行得之幸也漫浪如京之役出於偶然旋叨奏籍之名例拜出身之賜惕然深省報若為圖此去公家即是委質為臣之始從來一命可辦濟人利物之心須勉已之不能以敬天之所付遷之入選假我閒居親養得安未奪班衣之樂吏事可學儻無美錦之傷惟習中抱負之奇覺意外遭逢之易追惟獎借允有依歸茲蓋恭遇其官間氣得秀盛名盖世凜凜著立朝之節溫溫藹閭郡之稱粹乎端人正士之容修己以敬純以君子長者之道近仁而忠更使廬陵大明洛學心傳古聖又逢今日之周程人得宗師行見將來之揚謝相期此邦之意不淺其為後學之幸何多其親炙非疎受知已素歌鹿鳴而勸駕榮幸列於門生侍燕坐以論文分乃忘於氏伍於此認成就誘掖之美非徒事貢舉故常之規敢不永堅一心益勵素志雖甚不敏已粗知理欲界限之分惟謹自持庶不在名教罪人之列

播芳大全集馮京謝狀元及第啓

雲龍之庭方第英選賓衘之古轍興甦倫攙失其安撫然自悼恭以國家畢洪包之德立太平之基朝庭阜夔岳牧呂召文章臺閣高蹈商周之淳禮樂勝庠遠駕漢唐之右何治臻此眞賢効歟豈不由數路而求上聞無壅雖然茲一介之揚官使適當其取士也固其得人也盛然猶虛懷未沃側席尚勞羊鴈草萊方旌巖穴無郡不趣駕無鄉不獻書雜遝充庭覧輝而下光華達旦聳壑自期尚非學四部書才萬人敵無蹤踔之近韻有濟寧之深圖則何以副上疇咨為人舉首如某者生江湖卑薄之地遠京師英雄之躔徒憑籍於家傳復浸淫於儒冶然而辭氣軟弱不合古人經術疏通難應常敵每惟奉檄之過喜又讀考槃之卒章以養干祿俯身圖進諂方謀

選郡以計偕射澤舉旌已無心於唱獲尚方奏牘敢先意以觀書雖玷名闈辛膺報罷豈謂日月居上不弃幽而照臨權衡在前不擇物之輕重求何嘗見偶中科程曾是下中之材敢當第一之選焉能致此信有由然此蓋伏遇其官宗師上才器育名士大鈞埏土難逃真宰之私蟠木輪囷本自先容之賜致茲淺陋及此旌揚謹當激昂自持磨勵無玷令而試治眷及清白之風必也造庭免蹈阿諛之節毋慾雅志以答隆恩

劉輝謝狀元及第啓

楓宸序進方拜於天威臚唱下傳遽登於選殿名隸恩書之表躬華服賜之榮寵渥甚優省循增愧竊以聖人分職責乎量材君子入官中乎博選材拔乎類然後不次而舉學足乎己然後有為於時是以任人無廢功在朝無倖位茲君臣之大節寔古今之常行我國家急於求賢妄之為治詠菁莪而長育法卷阿而詳延闢舜四門開漢數路巖遁谷隱嵬我穀中楫器將材由此塗出群職盡翹翹之楚百年陶漸濟之寧業由委質而尚訪逸民阜夔盈庭而猶思多士故於闕歲設此寓科能六經者欲挽其滯淹拋碩畫者欲達於甄擢一封溟汗四海嚮風于于而振衣冠靳靳而見頭角與鄉書者損之過半試辭省者收之幾稀拔荊取蘭剖石求璞意欲精擇勢當五難在於明庭尤責茂實限晷刻而奏藝延旬浹而

考文。庇摘或形。雲泮相邀。覆較衰然之選。欲收卓爾之賢。惟大蓄其德者居之則宜。非深造乎道者得之為謬。上以副虛宸襟而顯儀。下以見陟亨衢而正君。苟屬匪人。曷壓群議。如某者。朴野庸質。遐僻寒門。學無淵源。幼則孤苦。親亡而兄弟衰。貲竭而賓舊疎。陋室畫扃。無簞瓢而自樂。隻形弔影。任萍梗以何之。絜空橐而起江湖。冒紅塵而客京國。棲遲大學。齟齬百端。漸漬訓言。粗究經綸之略。覬覦斗祿。勉加篆刻之功。不自愧羞。時以進取。兩冠士籍。固非和氏之珍。一出春闈。有類齊門之瑟。默量空瑣。欲退藏。幸逢盛辰。恥為棄物。遂承明詔。再奮儒心。復濫齒於薦書。又例偕於奏籍。衆呈文於左墄。尤縮手於淵題。韋傳僅成。骫骳殊甚。揣蹇難之常。然在寤寐而弗皇。深憂闤市之民。賈而不售。豈意危巢之鷇。鳴輒驚人。勍敵在前。戰非心勝。素修亡狀。舉出不虞。朝乃窮民。暮躋巍級。顧惟蕞爾。豈有致然。茲蓋伏遇某官。潤色帝猷。埏陶士類。權衡待物。日月照幽。擴掄采菲之仁。始終推轂之賜。致茲枯朽。亦遂滋榮。謹當充實四端。砥礪一節。少成事業。上荅恩休。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張全真謝第三名及第啓。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頓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為文。道既失而章句始興。文寖隆而義理愈隱。上則設為科目。以取天下之士。士則競持技業。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譁衆取寵。不知其非。爭為巧說硬辭。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徒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顧或不然。蓋夫實不至而唯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為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尚賢。務惟政要之謀。閔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露肝膽。著在簡編。料別其條。盡言無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而某性本惷愚。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奧。粗識聖經之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蓋嘗探賾索隱。俯察仰觀。內撡一身。外措萬事。通知文武之道。求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累試。獲事聖明。自信乎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慙於猥并。衆猶或病其闊疎。竊憂排圭之文。有不應於甲令。又懼公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遂蒙親擢。攙之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得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政。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故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學。歲幾四十。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望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脫成於器業。庶仰荅於恩私。　謝及第啓。　猥以瑣材。濫

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德之科。固有等第。文藝之事。至為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而於今則儒者以此自見。國家稽倣前制。謀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兼掎。惟去留盡出於至公。而上下莫容於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於進士得人為盛。如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於自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效。粗修章句而一無應敵之能。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尚盛。不至三竭而再衰。頗於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伏況年齡已壯。時命未遭。閱歲月以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老丘園。適有夤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託不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樸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問。怵惕危厲。不知所言。敢周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於上第。何慚尚列於丙科。視彼在前。邈焉弗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太謬。不然。而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上持王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於空語。稽諸故事。固不止於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擧國中之秀。皆歸錄用。惟所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兼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啓。受蔭人　猥以不才。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於茲有媿。竊以進士之選。為法最詳。得人之多。莫此為盛。矧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頗於收材。或有未盡。文為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苟未登於名第。許從常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高。習業益衆。如某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淵源。未究天人之際。唯恐典刑之未。弗克繼於老成。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從於先進。然而嘗持所學。見黜有司。姑忍一慚。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為尤。況夫平世之尚文。時乃異人之間出。風聲所暨。俗化一新。其有所長。孰不願試。則亦安能碌碌於俗吏。至於沒沒以終身。竊伏惟恩。用自砥礪。寧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才。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除任子。病夫不學之流。其志在適中。善惟從衆。不敢為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秦喜謝及第啓。　春闈較藝。已誤甄收。天陛賜科。更叨親擢。名浮於實。愧甚於榮。竊惟載籍之傳。深著坦明之制。上之取材也必求實用。士之為學者不俟空言。雖居環堵之中。已懋佐時之略。躬耕莘野。期斯道以覺民。爰起傅巖。遂交修而迪后。蓋蓄積之有素。豈僥倖於偶然。千載之逢。

一見而溶。爲選舉之本意。將網羅於若人。暨乎中世之陵夷。雖復前蹤之髣髴。學祇謀於利祿。志靡在於經綸。棄舊俗者下喬而出幽。求速售者變情而狥勢。高談王道。謂周召而迺留。夷考事功。終管晏之弗及。顧規模之陋矣。嗟人物之眇然。肆吾皇之紹開。屬昌期之興起。表章聖教。發明六藝之歸。潤色先猷。度越百王之上。方巍巍而措治。茲汲汲於得人。逮三歲之規舉。發由中之紹。偕四方之計。朋來技萃之才。逮宗伯之貢名。御廣朝而臨試。威顏咫尺。清問丁寧。格上帝而紹祖宗。行孝治而安社稷。慮萬微之有闕。合群言而博詢。畢竭臣愚。求稱上旨。是必議論誠當世之務。文章追作者之風。講天人之際。如仲舒明治亂之原。如賈誼仰膺帝眷。庶協衆心。如某者。性質甚卑。淵源猶淺。佩父師之教詔。樂朋友之漸摩。第求家學之傳寫。計世資之取精。一行作者必將奔走於簿書。而萬卷有神。昌若周旋於簡冊。莫窺閫奧。徒積歲陰。悵素志之未充。懼修名之不立。寔慚韓愈自謂無學而能致效。文饒恥就有司而試舉。英豪之逸駕。乏翰墨之新功。縱史欲前回。皇失決幸。諸公之過聽。與多士以同升。釋褐離疏。俾脫泥塗之辱。馭風騎氣。獲從汗漫之游。內省愚庸。獨憂忝冒。茲蓋伏遇某官。善推引類。仁欲達人。默付無心。可謂至公之選。一經精鑒。孰懷偶失之憂。士喜遇

於知音。弊急更於往轍。致茲薄技。赤玷殊科。某敢不克己好修。服膺知勉。仕非爲祿。雖自肯於風心。才不逮人。恐漸忘於故步。誓益勤於大業。期少答於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陳誠之謝及第啓。

楓宸射策仰酬鑾只之識。萱陛第同。叨中褒然之選。祇膺渙汗。深切兢慚。竊以聖世搜賢。非止奉行於故事。儒冠奏藝。豈徒崇尚於虛文。欲其明於道而達於時。是以考其言而求其効。自成周取士之法壞。至西漢取人之路多。寖更魏晉之空踈。荐歷隨唐之綺靡。士風洗薄。而操守無法。道術缺裂。而議論不公。又況經術之弊。至於乖異而尚專門。辭章之弊。至於雕篆而昧大體。雖人材之盛。號出於流輩。而科目所得。何補於國家。追還上代之純風。允屬中興之華旦。皇家投戈講藝。歸馬脩文。詳延四海之時髦。荐講三千之里選。講王體而持國論。鏟式資鈞軸之臣。下明詔而發德音。猶博訪草萊之士。秉謙沖而在御。發清問以臨庭。俯收藥石之言。盡揖罄悅之說。毋甚高論。撰文所以命張釋之。莫取虛名。盧敷所以告魏文帝。茲實大公至正之選。宜得絕類離倫之人。自非洞識時宜。詳達國體。如仲舒好古。平昔所蘊者盡發於三篇。如姚崇自知。始終所行者不外於十事。則何以上副宸旨。下當衆心。如某者本匪過人。行惟脩己。執蹈聖賢之訓。其衷詩禮之家。少成慕

曾省之三。壯識愧淵知之十。歲陛賁館。分經舊占於無雙。季試鄉闈。較賦復居於第一。然而發辭未廣。困躓尤多。意增益不能。而先拂其所爲。故亟勉不及。而猶恐其或失。幸隨鳳詔。忝預鷄書。勉陪濟濟之俊躔。俄捧堂堂之中陣。十陪增價。喜逢伯樂之知。一鳴驚人。頓聳齊庭之聽。退惟虛冒。實有貴緣。茲蓋伏遇某官。問世碩儒。斯民先覺。當吾道不傳之任。振斯文久墜之餘。謂學者狃於見聞。競肆異同之論。以公道正其取與。用敦教化之原。既嚴選以待真才。又兼收而無棄善。遂令孱瑣。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勵操修。俾全業履。動警維鵜之誚。勉全製錦之能。滲漉恩生。上荅飛龍之造。拚懷庇厚。永懷棲燕之安。至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及第啓。

獻策楓宸。敢意四夔之列。第名桂籍。俄參六驥之聯。踰分已多。視榮惟愧。於皇烈考。肇新宏規。即義理之在人心。明道德以訓天下。士純習尚。芟夷雕篆之浮華。經有師承。剔抉章句之固陋。越離明之繼照。佑人文以化成。稽神措於熙豐。昭前功於崇觀。鄗都首善。濬學海之淵源。泮水承流。廣化風之鼓舞。革歷世相因之科舉。還百王已墜之賓興。與周並休。自我作古。睿謨蚤定。浮議莫搖。大典肆頒。輿情更慶。絃歌相屬。癃老扶杖以傾聞。冠帶環居。遠夷解髮而向化。一同中外。咸仰聲明。雖樵叟笑不談王。而懦夫皆有立志。

中材知進於君子之域。曲士還比於大方之家。術業增崇。英豪間出。矧及三年之比。沓來萬國之儒。扶搖搏北海之鵬。羽翼振西雝之鷺。巨魚縱壑。快若爭先。倉庚鳴春。惡能自已。宜得方聞之彥。允膺簡拔之光。如某者。識愧疏通。器非凝遠。才能至下。初乏豫章之矩。鄉里常聞。未採會稽之究。零丁末族。孤苦餘生。早貽手澤之悲。中困鴒原之戚。雖水霜之志操有在。而土木之形骸僅存。妄覬亨衢。慕從方餌。鄉書四上。屢叨前列之龜。禮部數奇。更類退飛之鷁。誰念黃金之虛擲。謾嗟明月之暗投。進退茫然。遲回久矣。忍清時之自棄。幸新學之具修。洋渙芹萊之游。黽勉燈窗之樂。方首登於貢板。復濫中於春闈。宜鼫鼠之技易窮。而鉛刀之割難再。豈容僥倖。妄玷甄收。至於披典謨渾灝之文。拜禮樂制作之問。彤庭覲密。仰堯天之俯臨。寸晷迅馳。覺雄思之益苦。敷繹罔究。揚推未工。即今致古而事頗闊疎。以言足志而文幾觀骸。輒上塵於睿覽。俾崇與於甲科。忝冒若斯。貴緣有自。茲蓋伏遇判部侍郎。佐王遠業。命世宏材。德厚而純。氣剛以大。撫循京兆。人有去思。協贊秋官。世稱平允。上眷忠嘉之節。士依衡鑑之公。是俾寸長。得偕殊選。某敢不益修名檢。祇服官箴。勉所未能。期於有至。蹈獲率循於義命。施爲庶見於事功。上酬覆燾之恩。次荅吹噓之力。過此以往。未知

所哉。　晁之道謝及第啓。　大廷獻策。嘗妄奏於朴忠。哲鑒辨才。亦與榮於群俊。豈愚者必有一得。蓋明主可爲至言。幸非所宜。榮以爲懪切憍國家柄大公而取士。闢敎路以官人。謂辭藻所以程才。故精以淵雲之賦。謂經術所以造士。故首以周孔之文。試益謹於端門。策加詳於祕殿。人思在列。學愈專精。閭里之間。笑不談於仁義。公卿之胄。恥獨美於膏粱。雖章承家。無忘獻藝。競篤青箱之學。爭先黃絹之辭。豈以捷遲而並趨。蓋恥前人之不逮。上方勸學。士已成風。一出此途。多至名士。欲副甚盛之選。宜得非常之才。如某者。學不適時。器非涉道。一官聊爾。似是馬曹。淺尚逸然。不堪吏職。學孟軻之求已。甘鄧禹之笑人。雖獨好於簡編。本不長於科舉。勇慙州綽。詎合先鳴。學謝公孫。果羞復上。徒以過時千載。食德百年。四世繼直於書林。五葉踵登於辭級。殆無虛勝。並繼芳塵。後生或以爲難能。前輩亦許其盛事。顧雖極陋。亦恥無功。幸三駕之有成。甘十年之不調。竊雖借一氣。尚當千。唯人才本出於下中。故名字難居於甲乙。圖王得侶。雖匪初心。轉衣爲裳。未爲失計。屬時家甫入與考官。當漢殿以臚傳。越周行而告謝。縉紳贊喜。父子知榮。雖中鵠之未工。庶續貂之已幸。退循忝冒。實有竇緣。此蓋伏遇某官。盛德熙朝。高風蓋世。文章議論。後進宗師。道德淵源。允牧稱歎。謂育才所以爲報。故使人樂其有成。憐此孱庸。假之歲月。俾不迷於薄領。庶或就於聲名。凡茲尺寸之功。盡出帡幪之賜。某敢不益堅短志。期稱厚恩。壁即望於楷揮。力願殫於犬馬。阮瞻三語。自知非才。毆茂一言。竊嘗有志。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蔣芾謝及第啓。　紫宸射策。上塵乙夜之觀。黃甲陞華。中介三人之列。方流輩聳驚於舉首。而姓名忽次於臚傳。人爲之驚。已得不愧。伏以國家接千歲之統。文章同三代之風。凡公卿士夫之多。皆庠序科舉中出。經綸事業。在當時固已發揮。耆舊老成。至斯世賴其康濟。得人之盛。振古所無。洪惟上聖之興。允繼右文之治。自頃夕烽之未息。猶講藝於投戈。迨今外戶之不扃。益崇儒而重道。禮闈大闢。士論交攸。紛然驕矯以擔簦。舉領業名而委贄。其進也爭於售玉。而選焉吝於汰金。附鳳翼而攀龍鱗。孰無是志。拔犀角而擢象齒。競欲相先。然徼如燎火者。或驚見日月之光。且來從下國者。或未知朝廷之體。則取青紫未易於拾地芥。而收科第安能如摘頷髭。惟龍腹之榮。宜得鼇頭之俊。豈伊蒙陋。獲與選掄。如某者。賦性迂疏。受才謭薄。幼荷鯉庭之訓。粗工蟲篆之能。三紙無驢。自知寡要。一斑窺豹。難語通方。猥以世恩。許聯士籍。兩玷外臺之鶚薦。每至南宮而鷁飛。乏萬選萬中之才。懷再進再屈之恥。技止此耳。

望幾絕於清流。行武使之前。遂忘於大敵。蹉困獸之猶鬬。俄死灰之復燃。然孟明三舉。以焚舟僅成霸業。卞和兩獻。而刖足幸遇良工。勉造明庭。欽奉大對。趨玉陛方寸之地。瞻天顏咫尺之威。恭傳上問之淵源。灼見中興之樞要。輒引經誼。仰冒宸聰。惟易一書。歷世三古。識非輔嗣。誰知初上終始之文。才謝退之。烏睹潔淨精微之義。迨巡短晷。紬繹成文。何草茅之微言。誤冕旒之親覽。惟懼汗顏而血指。敢言志目而中眉。初無黃絹之辭。復得青氈之舊。牧故物於三十年之後。竊異等於幾千人之中。百數何補於時。曹參宜次於蕭相。衆者皆出其下。吳起敢先於田文。冒寵已多。歸恩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稟天間氣。爲世大賢。蓄文武之全才。蘊經綸之妙略。忠嘉許國。已深當宁之知。典策酬庸。佇慰具瞻之望。梯航吾道。羽翼斯文。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葑無以其下體。致茲庸賤。亦預甄陶。斷木何知。誤被青黃之飾。鏌鋣自躍。實繫陶冶之功。某敢不益勵操修。恪遵檢押。鵬搏鯤化。尚庶幾九萬之程。狗盜雞鳴。期不愧三千之客。適此以往。未知所裁。　石敏若謝及第啓。　揚眉吐氣。聲摩鵬翼之高程。血指汗顏。亦作龍門之下客。戰之罪也。天實爲之。竊以詩書無慕於功名。文藝久畢於器識。嵇康未嘗揆業。豪傑横行於萬人。相如不善決科。風采聳觀於一座。歷觀慷慨可喜之士。類皆灑落不羈之才。横閱靈府之宮。廷刷腐儒之章句。敗編缺簡。恥爲紙上之塵言。名山大川。攬作胸中之秀氣。平吞雲夢而縱闊步。長揖乾坤以無四方。蓋抱其所得者駭世驚人。故施於有政者凌霄聳壑。後世已矣。流風奈何。本真爛熳於英華。名節飄浮於奔競。偉服綮綮。動數百群。枯腸寥寥。況無千卷。安得巨力。障其頹波。幸逢君子之持盈。恭仰大人之繼照。龍恩厚澤。蒸寰宇以交流。渙號溫辭。雜歌聲而四起。祖慶曆寬平之治。重元豐教育之光。聖經無復面牆。童子皆能執筆。掀揚小伎。叱迅雷濃霧之遲。獻豁大逵。覩白日青天之快。某也觀此。居嘗慨然。如切如瑳。而師友起予。必躬必親。而父兄誨我。奮發綿力。激昂壯心。知短晷之易流。惜清時之難得。十年蒲葉。莫窺鳳虎之文章。幾度桃花。未聳蛟龍之頭角。忽慰寶覩之願。輒千三歲之賓興。獲見收於鄉大夫。遂入貢於春宗伯。况皇都搜拔之際。皆傑士奔騰而來。投五十牿之餌。以釣震海之魚。開七百里之羅。以吹截雲之翼。文決猛獸。詞森健鋒。鳴渦一殘。綠袍爛斕。則有雄驁孟東野。汪洋韓退之。變化轟雷霆。光彩赫天地。掉臂旁若。我冠自如。飛墨客之徽聲。鼓丈夫之氣焰。儒林根幹。直欺山木之百圍。筆陣波瀾。倒瀉銀河之千尺。自笑淺識。輕追俊游。傾羲匿曜。以迫逐鈍驥。零雨其濛。以推

驚儒臚鬣聲起而百嘗動餇氣衝而群怒張焦唇燥吻者常然舐筆含毫者屢矣執早凡自得之貌而水炭於時輩飾惟險不婚之語而錙銖於有司置在末科預知如此此蓋伏遇某官帳廓全度捲包不能凡爲總角之兒童亦識先生之姓字謫仙之高吟醉拂千首焦遂之雄辯卓驚四筵傲睨軒冕之儻來惠賦田園之歸去雲泉漱玉激幽人劉隱之清腰帶垂金佩天子龍飛之漢挈提後進分貸餘光私憐謭薄之材未勉揶揄之笑雖充庠較尚辱賡門策敢不懷怯敵之餘羞勉力行之後學妄貪寸祿遂紆俗吏之青衫誰識此心長在古人之黃卷。　熊子復謝及第啓。　獻賢能之書屢偕於秋計陳治安之策猥第於春廷年浸老而可羞名浪得而爲愧竊以設科不求實行世莫復於商周對策徒尚空言人孰追於晁董非洞開寥廓之見曷振起拘攣之文自熙寧天子之下詢方講明庶事之闕而眉陽蘇公之上疏已譏所諸生之諛厥後在元祐者專詆變更居紹聖者盛陳繼述惟上人先定於國是則多士不至於學非當聖君御極之初固嚮取蒭蕘之議獨大臣秉鈞之久每諱聞骨鯁之辭况覩攬於權綱庸痛黙於附會降十行之訓札既節於有司宜一介之讜言豈虞於不第如某者才底滯而無韻學荒淺而不根應舉冤官未免彫蟲而篆刻實文爲

浩又幾毀是而畫墁戲報罷於太常每見憐於先達今者方鎖闈之拆號諸公猶恐其或遺及淡墨之標名舉子共憐其總遇未有作者之壹髮空涸時人之齒牙既而旅見法宮筆試文陛謂聖明出治圖毓乎其有成功則跡賤進言宜畢之無甚高論寧姑爲斗升之計不敢犯咫尺之威聊脫落於白丁猥注擬於黃甲蓋伏遇參政妙宗道壹雄帥文壇學者仰如泰山言皆析衷蒼生望爲霖雨時即登庸行大道以示公得英才而爲樂遂使溝中之斷乃爲席上之珍其敢不極師友之淵源振文章之光艷直言極諫雖莫紹於世科博學宏辭尚勉追於時輩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史天秩謝及第啓。　程文秘禁上塵乙夜之觀唱第明廷幸遇丙科之選寵光被體愧汗溢顔竊以士欲得志而澤民儒以席珍而待聘所學者立己立人之事所明者治家治國之經晨炊不繼而有膽足一切之心短褐不完而有衣被萬物之願立廣居而泰定養大體以曲全浩氣塞乎兩間汪量涵乎萬頃義之所在一介不以取人富若儻來萬鍾何加於我以禮動以義止不榮通不愧窮守一性之宮庭斥小夫之禽犢簞瓢如在即安顔巷之貧版築可捐出應傅巖之夢此爲士者所以行己而有國者於此欽才翩然遷谷之鶯振若充庭之鷺謀王體而斷國論于以吐胸中之奇登

金門而上玉堂故能任天下之重歷古有作用儒爲先洪惟治朝崇尚儒道備成禮樂煥有文章主上以經術造士而人不讀非聖之書左右以儒雅飾吏而世皆知王佐之學治具修舉人材作興處賢關者不厭虀鹽游鄉校者競紓衿佩山東山西有將相之器水南水北無釣耕之徒科詔一頒鄉書四集父子懷款向之學兄弟擅機雲之名揮袂如雲退毫似堵爲飛魚躍悉歸鼓舞之神車庶馬閑盡入鞭馳之手試業以三年之遠致言於一日之長宜得絕倫博習之才以應側席詳延之意如某者武皇遺種西蜀鯫生聞詩饋鯉之庭受教咲猪之手襲青氈之舊物對黃卷之聖人不辭一字之師謾習三冬之學兩登鄉舉旋試省闈驅馳危棧之中踐履畏塗之上往復萬里猶嘗膽之苦跂仰一第若登天之難抱負壓縞樓遲故國夜堂松月有客子之悲吟春草池塘無王孫之好夢再拜神而乞巧三揖鬼以送窮釣魚無得而信守不移畫虎未成而揶揄者衆間遇改元之赦中宣免舉之文傷弓之羽已怯於虛弦獻璞之趾又愁於再刖跼蹐中路荏苒六期更閱四壁之琴書屢變一窻之螢雪秋侵潘鬢臨鑑生悲愁入庾懷向風流悵賞音難卜顧影自憐固嘗欲問舍求田又不忍裂冠毀冕感桑榆之晚景想場屋之舊游既叨再叙之恩頗吐自鳴之氣省額

六百餘冠萬士偶於沙汰之中亦在招延之內南宮奏籍北闕宣題策以道化而求設施之宜質之象數而驗通貫之學仰聖詢之微妙顧素業之空疎悉苦言艱託於闈筆東漁西獵僅獲終篇方懷報罷之虞遽拜言揚之命天威鑠目臚唱駭魂黃甲勑符名籍恩綸之重綠袍手版身紓賜服之榮脫白屋之塵埃向青雲之岐路靜言忝冒實有覔緣此蓋伏遇某官絳帳大儒青城名俊譽高日下望重斗南歷試賢關掃千人之筆陣揭來秘府紓萬丈之文虹旋探石室之書行赴金鑾之右溫顔如玉咳唾成珠羽翼斯文鑪鍾後進殘薪振響最爲堂上之音敗鼓產黃甚作龍中之物致使書癡之迹獲逢英彀之收其敢不飾厲常規勉行所學靖恭爾位不遺君子之威儀歸潔其身更尚古人之名節廣全微志上荅洪私。　陸務觀謝賜及第啓。　明庭賜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暮拜兩科之寵感深涓滴愧極汗顔伏以明廷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致身之始又思多岐頃列聖豈私於俊造之科而群賢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被絃歌則梅堯臣見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朋友借譽而不以爲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顧惟至當故無可慚如某者醴醜而無奇迂疎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

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恍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此蓋伏遇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張一目之羅。始非得爵之道。至於售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惜妄庸。以風四方。弗欲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輸於實効。聖君所行。即是故事。時將得於遺材。敢伸賀公道之開。輒仰叙私情之謝。

張維之謝及第啓。　昔爲鄉書誤偕一鶚。比遊英轂。復貫雙鵰。顧非黃絹之辭。冒副青錢之選。榮生意表。愧溢顏間。竊以振古以還。斯文幾喪。六經毀於傳注。大道碎於詞章。枚煨燼之餘塵。麗篆刻之華藻。殘編魚蠹。小技鼠竊。公卿出於此塗。德業愧於當世。諸子往而不反。斯道潰而復興。洪惟皇宋之開基。繼有真人之累葉。化流華夏。教育膠庠。多士聿臻。異才間出。關百家之糟粕。窮六藝之淵源。集鸞西雝。采芹泮水。巍巍唐虞之世。洋洋洙泗之風。率皆以一而當千。烏在拔十而得五。坐將舟中之敵國。就非堂上之奇兵。欲空冀北之群。必擅斗南之譽。如某者。箕裘末業。樗櫟散材。五歲屬文肆小子之有造。七年取友。與先生之並行。鄴中無七子之聲。稷下靡千人之服。巨魚失水。幾同掉尾而乞憐。飛鳥依人。屢欲干霄而直上。世味漸猶於嚼蠟。時名徒體於畫墁。管仲之器小哉。汲黯之戇甚矣。帶牛佩犢。父躬南畝之耕。漱石枕流。已遂北山之志。屬芝函之下布。廓槐市以彌新。凡與成均。普同長育。青燈侍旦。樂亦在中。黃卷窮年。老之將至。遽承詔綍。憖推陰於鵠原。幾墜家聲。愧題名於鴈塔。獨嘆屠龍之無用。益羞畫虎之不成。久止齋庭。復整三年之羽。有同漢客。誤乘八月之槎。尚憐志目而中眉。尤笑得盧而勝雉。禹門三級。良已奔於前功。郄桂一枝。猶獲收於後効。舉軍驚淮陰之將。解衣識畫史之真。冀飛翮長者之在前。若積薪後者之居上。竊思際會。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薦更華近。夙著忠嘉。參董群綱。總司百辟。方宸衷之簡在。期台席以復升。慮及遐遺。力扶後進。務英雄而入彀。思俊乂之在官。遂致寒蹤。首叨榮選。某敢不敦脩節槩。勉赴功名。期忠孝曲全於身。誓窮通不改其節。素絲効質。白水盟心。庶爲君子之儒。少荅大人之賜。

王民望回王先輩謝及第啓。　伏承擢秀儒林。策名仕版。素鈌雅問。倍及驩悰。惟是穆清之臣。尤高康茂之選。人浸文治。術陶聖真。闢衢逵以待奔逸之才。略華藻而收根本之學。與以輿問巨目。評以宗工碩生。充賦者數雖三千。中等者中纔一二。預於此者。不其榮哉。而況奮飛接羽於鵷原。煒燁聯芳於棣蕚。固爲朝野之異觀。坐挹淮湖之駿聲。仍沐冲懷。遠貽長牘。其於景佩。曷既喻言。

徐棣埜登第謝丞相啓。　南宮奏賦。已不逃揚枇之瀸。北闕登名。復有甚積薪之媿。退省僥踰之過分。端由造化之爐植。

散贊辯奮。羨臧尺積。伏念某。嬰婣百出。艱苦半生。勉焉加篤學之功。求以爲進道之實。窮理致用。父師誨誘之諄諄。修身治心。蚤夜持循之汲汲。非止爲利祿計。要不辜天地生。娛侍家庭。粗得事親之樂。群居里黨。嘗玷拔俗之稱。潔惟苟脫文墨之中。則亦期爲事業之地。韓昌黎屢屈於唐選。無患有司之不明。賈洛陽獨右於漢庭。猶病少年之太銳。方一札重賓興之中。僥。倖四方來學術之遂淺。欲其該此理之精微。足以定終身之根據。用是三獻而後售。憪然一鳴而皆驚。屬吾皇御宇之九年。傍盛世臨軒之再策。光明緝熙之聖學。渾乎卓冠於五三。本原功用之常談。何以仰裨於萬一。蓋治法有不離於道法。惟誠心則能悟於上心。不揣瞽言。冒通宸聽。班先龍首。愁無鼂董之忠規。識冷龜山。敢繼汪劉之遐武。捫心知自。揣己奚堪。茲蓋恭遇某官。道貫乾坤。量包溟渤。踵伊周之盛軌。兼姚宋之全材。喜定紹定之規模。相業始終之如一。越國曾國之功烈。家聲先後之相輝。以一身遏萬變之衝。任千古所獨難之事。引君當道。報國惟賢。自一秉於洪鈞。已九書於黃牒。凡中外材能之衆。知範圍攄治之歸。遂得微蹤。猥叨誤遷。某敢不懋加激勵。圖報選掄。語王曾之平生。初不萌溫飽之志。逮于陽之長策。庶永懷遭遇之榮。獨德之私。有言則淺。

陳耆卿篔窗集登第謝漕臺主司。　較藝星臺。猥玷白頭之選擢。策名胼陛。遂陪衆羽之奮飛。脫半生坎壈之蹤。繫一日扶持之力。欲謝已瞭。捫心而驚。而有鄉大夫選舉之方。而無部使者賓興之法。末俗波蕩。多士雲奔。弃井邑而投異邦。匪惟失已。託姻婭而綴他族。且復欺君。延如門客之一塗。實慮朝家之三尺。嫌疑所在。鑒別首加。故所得者若不勝其榮。而徐思之或反以爲累。如某者。秋風一介。夜雪百罹。窺牖外之乾坤。幾於入夢。是籠中之日月。更覺驚魂。雖強路於槐花。每枉書於柿葉。故郊遂北勝已九回。上國圖南。肱仍三折。知窮通之有命。付得喪於無心。徒以青衿邇近之摩眉。濫師有若。邑蓋後先之接踵。謬舍羔公。投其老矣之身。奪我歸歟之興。豺養志已乖於將母。雖得祿不足以及親。祇抱遺編。永棲幽谷。屬聖主下搜揚之詔。而賢侯多追遺之言。強尋擊揖之盟。遂逐焚舟之戰。半塗而悔。幾欲吾返於鄉枌。狹路可傷。未免旁求於圖棘。嗟窮鬼之爲崇。懼惟神之不靈。敢謂奎雷。怨紆岩電。眡屆哲人之尺度。權輿賤子之才名。染指南宮。結眉北闕。雖鈍遲寡偶。遠慙考叔之先登。然狂直見容。猶勝劉蕡之不第。致身及此。舉手爲譏。茲蓋伏遇某官。沂水正傳。閩山佳氣。思天寥邈。九霄之鳳。橫翔萬動。聖明十

朋之遊前列方其來芹思樂之日已有拔茅征吉之風又柄遂持儒冠胥慶闈拔盖先於豪俊激昂猥及於疎庸傳伏生之書信是源流之不誤對丁寛之易尚懃剖析之未真積是叨遹若何稱塞其敢不磨礱晚節扶拭古心之一命浮榮敢效兒童之驕溢百年正學願追師友之淵源歸侍云溪編摩抑末

陳了齋集與孫司諫及第啓

以被褐之賤而親瞻天子之光忘負薪之愚而輒陳當世之務有得於此已足為榮矧非瑰傑之文濫處華流之右可謂之幸豈其所宜竊以道之廢興常係乎時士之進退必安乎命故榮通醜窮者雖非為已之學而尊德樂道者宜有經世之謀惟投心不介於行藏則得志可期於事業把關擊柝任或處此以為貧紆朱懷金勢可資之以行道當授受之際處之而不苟則出處之節炳焉而可觀違乎善教之已衰惜也流風之寖弊上之用舍趣乎滅裂下之去就昧於適從所得茂然其來久矣豈昔人遺絶之難繼蓋後世教養之無方（亦作不明）利害相劇誰復古之廉者上下同失非獨士有罪焉間雖謀論之可收卒亦空言而無補既乏賢能之助固宜功烈之卑適值索塗嗟力行而曷至向牆入君欲深造以何由天開顯顯之朝神贊巍巍之主卓爾獨運超然遠覽按跡文武而鋪張甚盛之基究心唐虞而闡繹無前之業昭明經術啓迪士心繫維皎皎之駒新熱芃芃之樸異人並出片善不遺載惟寒陋之資獲際亨嘉之會窮櫚藜藿初甘原憲之貧陋巷簞瓢更慕顏回之樂講首善方先於上國執經來就于東膠青衿累年困齏鹽之不足白雲千里陟屺岵以長吟文章既拙於趨時進取敢希於得路偶緣奏籍猥預試言歷詆上世之人材傳考先王之治效顧千載寂寥之迹不可勝求而一旦倉卒之言安能具列日數轉徙心旌動搖深思治亂之所關大懼事辭之弗稱況乃權衡在上不容銖兩之差式何據攄無堪濫中輪轅之用授非所據處不遑寧此蓋伏遇某官德盛兼容仁深樂育風彩尚淹於八郡聲猷實昧乎四方風知直道以事君每欲以人而報國諸生之後曲膺倒屣之迎廣坐之間獨辱解頤而笑撫懦心而有激佩詩誨而不忘獻言略效其胷中受賜實歸於門下苟於利祿圖非平昔之本謀慎乃獻為知有公忠之可慕

清漳集黃預謝第一甲及第啓

論秀上庠曾玷崇寧之遴選試言九陛復參大觀之群英愧作者之七人叨下士之一位前天有寵燭地無容竊以遂有序而黨有庠必先立教師以賢而儒以道然後得人故學以明倫則三代共之而上之好賢則四方至者緯被聖人之化榮乎天下之才松有託於景山芑欲成於菑畝思皇多士宜王國之克

生無曠庶官亮天工之是代茲有室之大競實無疆之惟休共惟熙朝篤生睿主率時昭考若昔大猷蘊聖學之淵源推道德之上宜為眾人之谷開人天之天俾學者以聖賢為師故申之以孝悌之義嗣興雍泮親定詔條殊行藝以興賢順詩書而造士雲開師席雨化儒林金玉成追琢之章芹藻有薦脩之美百材皆就菁菁之莪在阿八得來思皎皎之駒出谷用三年而大比屈萬乘以俯臨王言親出於絲綸天威靡違於咫尺文章丕煥仰尭舜之難名禮樂大興參唐虞之虛問取人為善以道觀言宜得傳物治聞之人允副至誠樂與之意矧茲前列豈及凡流如某者樗櫟散材治表末習邇庭聞學結髮事師力徒勉乎已千智不聞於過百向偕郡計來隸賢關憂患百罹僥尋一紀拜經綸辯興一時合選之榮更備使令錄兩學生徒之事米非本甘於下體拔茅何幸於彙征感追而在王庠再拜而上愚對判經甚淺講業非工自慙鼫鼠五技之窮乃追逸驥六飛之駿而况伯考並進季也先登誤聯王氏之珠妄擬薛家之鳳仕進並由於三舍寵光實萃於一門循外莫堪歸思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行持正直政本中和蔚為國器之良暫式侯藩之寄河波餘潤溉千里之桑林鳳力甚高助九天之鵬翼故雖愚者亦與榮焉某敢不勵百拜以勉修堅一心而自信學不可已思勉小人之儒求為可知庶惟君子之命尚圖後効仰荅殊恩

啓劉淵海曾從龍狀元謝少傅啓

尭問肆頒光啓飛龍之盛旦漢科首選儒占靈鰲之上頭身蒙命服之榮名符宸奎之賜自天拜寵何地酬恩功以人才為國之重經文章與時而高下書德行而致道藝本由三物之興賢尚經術而用詞章繼以兩途而取士皆所以規恢治道潤色皇猷洪惟聖朝遠邁隆古自烈祖量試以墨義而諸公爭唱以古文立萬世承平之基洗五代衰微之氣涵養於昭陵英廟之盛成就於慶曆元祐之間韓范之碩德元勳皆由進士而選歐蘇之高文大策卓為學者所宗歷觀近世以來浸溺虛文之弊士學每淪於偏見偽徒滋習於多端揚波助瀾之金石冰霜之操連篇累牘率風雲月露之形嗣皇祗奉於燕謀當宁欲新於鴻業凡四闢禮闈以搜眾俊至再洒宸翰以詔主司公乃文衡深戒華靡固陋之習冒吾名器爭容浮誇輕躁之流盖將資時用以追古風抑欲謀王體而斷國論儻非傑特曷副簡求如某者白朴無華未愚有素衣冠冷落謏言槐鼎之故家燈火辛勤悉墜箕裘之末業年甫登於志學時已與於計偕既貽點額之羞益堅嘗膽之志守先人滿贏之訓窮經屢閱於星霜捐諸弟對床而言抗志不渝於風雨揠苗助長刻指徒勞屬當大

比之獻書復以詖才而充賦屬行相接浪誇白壁之一雙蟲篆非吾敢謂青錢之萬中叨奏名於蘭省幸賜對於楓宸聖謨親策於六條愚慮悉殫於一得若綫而不切則徒成於畫餅或訐以為直則何益於批鱗然重熙累洽之時寧庸多事在循名責實之世安用高談輙攄素蘊之忠申誦力行之語豈意誤塵於乙覽乃蒙推寘於甲科臚唱既傳儒衷罔措屈第一人而下坐適遵故事之當然偶由千載之相逢獲際聖賢而至此茲蓋伏遇某官擅璞玉南金之貴重極泰山北斗之高明補女媧之天自忠獻有光於帝籍馭虞淵之日至今公復紹於祖風方且躬周公還贄之勤懷鄭公推轂之意曲加容啓俾遂叨踰某敢不增所未能循其可縝溫飽非平生志敢承先正之言忠孝堅一生心敢效後圖之報依歸至切騈儷罔功

黃桂榜眼謝福帥陳丞相啓　黌堂肄業素非龍首之高名丹陛跂思偶亞鰲頭之妙選寵踰其分愧溢于懷切覩國家策士之文是廼先王奏言之意布常就列黼扆臨軒上非藉此以為美談下豈泛然而應故事凡當世利害近列講究之所未及或庶政闕失小臣畏避而不肯陳欲究天下難達之情當激書生敢言之氣頎虛文之安用惟實學之是求儻非議論高遠足以越常流則必學問閎深足以駭衆望若茲選擢始副詳延如某之愚於此何有久被朝廷教育之澤無補明時剽聞師友道德之談粗知大器雖用心之不苟然涉世以甚疏行藏求合於前脩毀譽一付於流俗在平時本無俛仰之態奏大對敢懷希合之心誦言于庭姑述所見其大旨欲尊帝王而賤功利其要機欲重臺諫而正紀綱論大宗之治則明指其醇疵語西漢之君則無取於文武蓋謂備全德者無適而有弊正大體者何為而不成凡紛然強兵富國之謀非古者正本澄源之要嘗聞大綱舉而衆目自正未有維楫失而中流可航仁義與言自許合孟軻之敬天人大槩終難免仲舒之迂策平平以亡奇言落落而難合何叨塵於一覽猶次寘於甲科緊愚言容可擇焉在素望初不及此靜惟僥冒厥有貴緣茲蓋伏遇某官學為帝者之師才攄王佐之畧經綸有道去就何心東西欲其歸留暫屈袞衣之在外輕重繫於用舍未容綠野之久遊眷茲符之雄藩屬隸枌榆之近壤天下雖在陰於巖望簡中實私托於鄰光淵生明珠豈有崖枯之理河潤九里寧無波及之餘肆彼庸虛猥蒙甄録某敢不益圖稱效勉究遠猷脩學問為從政之階守命義為持身之戒斐然小子敢論衣鉢之傳仰止高山徒有丘陵之望

採花謝余察院啓　某名楓陛偶簉新進士之榮綴蹟桃蹊曾是舊門生之數得若驚而增愧感且幸以知歸敢染柔箋少伸卑悃伏念某齎身庠舍厄職戎行每慨思于治之傳未忍棄布韋之習自懸右列兩玷賓興偶於預選於南宮復覩光於北闕以再衰三竭之氣敢覬奇功惟千慮一得之愚獲殫忠蘊暫掄輙塵於一覽臚傳叨占於甲科頓文武二途而冒寵踰涯矧兄弟一門而同時錫第共瞻宸袞親承日月之明重盩恩袍疊被乾坤之渥退循僥幸亶有夤緣茲蓋恭遇某官直節摩空高名蓋世摘姦指佞以掃積弊之蠹明目張膽以厲敢言之風凡多士皆為之激昂矧微蹤夙荷於成就遂令狂斐亦厠選掄某敢不確謹操持益圖報稱三聲廷唱偶隨等級以居前百拜恩深重念陶鎔之伊始

謝人賀賜第啓　比對明廷猥塵特舉兩章控避莫回天地之恩一紙來臨復拜友朋之賜未知稱塞積有慚惶伏念某才本迂疏識猶淺暗頃遊場屋首犯責攢既慴據籤之偶前復恐危拒之輙巧訟劉蕡之下第空辱公言與李賀而爭名幾成奇禍敢期末路復齒清流晨趨甲帳之嚴暮拜丙科之寵此蓋伏遇某官學窮游夏文媲卿雲槐花黃而並遊每記帝城之舊荔子丹而共醉未忘閩嶺之歡特假溢言偶膺異選千名記佛雖叨學者之光榮一日看花寧復少年之意氣

彭士楚謝及第啓　執經北面久依夫子之門墻拜命南歸誤玷聖朝之科目得踰所望愧溢于懷竊惟進士之科允謂清流之選常布假途而望佳冕旒親策以跡愚巖適谷隱入我彀中擢器將才由此塗出故露囊錐之穎者皆期立見決發弧之中者咸願先登矧惟廬陵素稱多士氣稟青原之秀才鍾螺浦之清人銜隋珍家藏卞璞議論文章之末皆醉翁數子之淵源經綸康濟之功盡澹老諸公之事業文風大振仕進居多或後先亞蘭省之魁或伯仲擢太常之第登禁林居八座比比可稱持從橐位三公源源相繼是足為衣冠之盛豈徒侈鄉里之觀必當其人乃稱茲選如某者賦才不穎托地甚寒謬承奕世之箕裘素被明師之陶冶妄提寸管于試有司幸摽薦鶚之名敢有釣鼇之望豈期末學獲對明庭唯才能本出於下中故名姓難居於甲乙擲盧得雉雖匪初心解褐取青已踰素分退循忝冒實有夤緣茲蓋恭遇某官學探畫前文妙天下月斧琢成於肝腸水壺寫就於精神入碧海掣鯨鯢特餘事耳上青雲誇騄駬尚且遲之暫分典於泮宮益養成於遠業長安日近行將入直於木天泥軾星馳姑且平分於風月鱣堂自此升矣驥足始可展其惟是譾才夙蒙異顧久被四科之樂育毋勞再駕以成功雖脫身韋布之中謹頊首函丈之側某敢不廣充素蘊仰慕前脩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業將有望於他年

庶免小人之歸。圖為國士之報。

鄭自成狀元謝余察院啓

徒步入關。獲奉大庭之對。采摭問漢。偶居多士之先。揣己懷慙。遭時為幸。切以皇綱肇立。聖化更新。傳訪直言。盡革十三年之弊。欣逢昭代。遂殫千一慮之愚。惟君子小人消長治亂之原。若內夏外夷和戰安危之計。智者嘗察於未萌之兆。庸人每安於近似之形。大權雖正。而未免多門。公議粗明。而迄無定志。上天變異之可畏。下民憤怨之未平。使曩時或進此言。已在謫訶之域。在今日樂聞其過。遂蒙拔擢之公。然非有穎脫之才。何足居臚傳之首。如某者性資朴魯。學術空疎。粤從承師問道以來。粗識憂國愛君之義。謂文章者哲人之細事。而節誼者天下之大閑。與其紆餘委曲以求華藻之工。孰若戇直剴切以攄草茅之蘊。蓋嘗歷觀答策。深鑒諛風。在熙寧則多言更變之宜。在紹聖則具論紹述之美。是為迎合。實可深羞。故當小安粗定之餘。力獻遠慮深憂之說。惟知報上。何意求名。矧惟四海之俊才。誰非飫論。敢謂三山之後進。參列鰲頭。茲蓋伏遇某官。學術淵微。氣節剛大。昌言而禪國是。正色以糾官邪。茲善類之攸宗。亦公論之自出。遂令孱陋。首被寵光。某敢不求踐所言。益勵其學。此心許國。蓋已存於未達之初。直道事君。其敢背於受知之後。

孫德興榜眼謝余察院啓

十年貫舍。飽翻蠹魚之書。一旦榮塲。偶聽鼇頭之唱。名踰於實。愧積于懷。惟國家數路以取人。若宄四起而應詔。賢能之舉於郡國。既拔其尤。行藝之攷於膠庠。亦稽其素。肵朝輻輳。天聽親臨。合彼此以並觀。雖毫釐而不謬。矧居前列。宜得儁能。伏念某樸樕小才。塵埃賤迹。回思容路。不知幾千。見斥詞闈。何啻一再。惟先世嘗躋於黃榜。而舊物未復於青氈。志不能精。益勵焚舟之舉。奠而後發。冀枚中的之功。幸舍選之陞優。造內庭而待問。明明天子。方急直言。譪譪吉人。豈無奇策。敢意十條之對。猥蒙乙夜之觀。當今蟻宄難防。鴻飛方集。雖欲更張而鼓瑟。尚如未理之棼絲。斐然不知所裁。正虞狂簡。抑亦以之為次。誤辱選掄。臚音三唱於楓宸。高第更聯於枌井。茲亦盛矣。何以得斯。茲蓋恭遇某官。直道不欺。大節屹立。正容為府。不惟斥遠於姦邪。造膝龍墀。抑且助求於賢哲。矧辱在年家之子姪。實有資哲匠之陶鎔。遂使孱微。亦沾成就。某敢不誓堅素履。益慕前修。節義為天下之閑。敢渝所守。溫飽非平生之志。敢服斯言。

周師銳登第謝余察院啓

春闈鶚立。蒙收後入之孟孫。天陛鴻傳。濫作先登之東郭。所謂自天而下。不知擧地之驚。祇服寵嘉。深懷傷屬。切以出師而受於學。自古則然。選武而立之科。由唐而始。惟今所舉。視昔加嚴。命題而試之兵機。馳騎以觀其武藝。得

人為盛。應詔實多。如某者才不逮中。學難語上。韜鈐略通。書僅得於一編。羅步虎侯。薄伎敢誇於七札。謾隨擧子。忙逐槐花。寧比武夫。藝穿楊葉。大比幸膺於鶚薦。南宮復與於鴈題。採進黃庭。遂塵清問。丹墀地近。寄點聱芻之班。黃屋天臨。親拜冕旒之賜。竭狂愚而罔隱。曾忌諱之不知。聖度優容。未忍加罪。上恩隆厚。仍置在前。聽初唱於臚傳。惟驚忝冒。視同登之士類。倍覺光榮。慙非李廣之無雙。誤占公孫之第一。晴惟僥倖。悉自吹噓。茲蓋恭遇某官。襟度沖夷。議論確寔。巍冠之獬豸。正直無私。問當路之豺狼。摯搏殆盡。屬殿廬之策士。輔宸極以程能。升黜既本於公心。去取式契於上意。致茲凡下。亦荷甄收。某敢不益厲操脩。愈堅志趣。榮進素定。願聞先哲之謨。功名自期。尚展平生之學。

張煥謝及第啓

日月樓遲。素負功名之志。風雲會遇。忽膺科第之榮。被寵若驚。過情而恥。切以用舍本由一院。窮通非有兩途。達乎己必達乎人。施之家即施之國。簞瓢陋巷。殷周之禮樂已明。耒耜華郊。君民之事業素定。第惟後效。未易前知。斐度取青淮蔡之師。正勳齊賢。解禍幽燕之策。未行豈謂大勳。俱由一第。信是題甄之秀。莫非入彀之英。如某者涼薄無聊。空疎有靦。參內聖外王之衣鉢。剽聞百氏之餘。摭中庸大學之菁華。徒立萬人之上。固知金鑄昏而兎注巧。敢謂鏌為鈍而鈆為銛。粤從點額以暴腮。尤切繩頭而剸股。一游黌宇。浪倍鶏泮之諸生。再試南宮。遂作龍門之仙客。扶搖九萬里而風斯下。縱橫三千字而日未斜。首數何補於時。曹參理屈。三者皆出其下。吳起功卑。僥倖至斯。吹噓有自。茲蓋伏遇某官。以館閣之才。而分學校之職。以廊廟之器。而從州縣之游。教雨露人。姑少正康成之席。屏星燭物。如親題仲擧之輿。六一先生之鄉里增輝。十八學士之瀛洲在望。宜令朽鈍。例入甄收。某既在選掄。當思報稱。名教之中有餘樂。敢替初心。忠孝之外無他腸。誓堅晚節。

羅匯謝及第。

三預周鄉之貢。徒玷鶚書。一從孔戶之升。遂登虎榜。何前失而後得。抑今是而昨非。雖寵若驚。有偉其遇。切念設科立目。上期蒐獵於英材。寬擧求官。士欲推行乎素學。如編排之先後。由分定之崇卑。是以本朝惟求忠孝之臣。凡在前哲不為溫飽之計。載惟吾郡。凜有高風。醉翁之文而濬廬之忠。益國之勳而誠齋之節。級次初為若異。事業蔚乎可觀。矧居維梓之邦。不遠伐柯之則。片言可以裨政。必為此圖。一分足以寬民。要推是念。賢當知其所慕。考書下以何嫌。如某者蚤著虛聲。頗全定力。謂決科射策。非止乎利祿。而致君澤物。自是以推與。蟲素習於篆雕。鼠屢窮於鼯技。逮偕計吏。未奏太常。持戟夫三。似難語勇。背城借一。復

銳皷行浪收蘭省之戰功預拜楓宸之賜第列甲乙丙丁之次刪薄書會計之聯儻萬有一獲展其平生居四之中何足以深計得識匪易端有自來茲蓋伏遇某官早蜚璧沼之聲旋騁蟾宮之步取士得倫魁之士衡鑑甚高命題合省試之題案簪可卜泮水一新於扁目文風大振於曩時某素辱品題果叨掄選誓益堅於素履用仰荅於殊知四舉而後有成每自笑鈍飛之翮一命皆可行志尚能遵前輩之規凡曰官箴更祈教載

張希華謝賜出身　萬里秋天已快搏飛之鶚三層春浪幸逃點額之鱗得之若驚望非所及敢憑尺素少露寸丹竊觀國家兼士之文及考先王求言之意布常就列黼扆臨軒上非藉此以為美談下豈泛然而應故事一篇訪問悉令對上聖之經六事疇咨皆俾究當今之務顧虛文之安用惟實學之是求儻非負仲舒博洽之才何以稱漢庭勤渠之問如某者反求諸已敢望其人誦詩三百篇粗究切磋之旨對策千餘字希陳剴切之言愧無賈誼之陳遂竊劉蕡之第幸雙親之未老冀寸祿以為榮不再戰以成功衆而後定雖五甲而無愧悉以何傷但知攄所蘊之猷為奚暇計決科之高下用究源流之自端由長育而成知有自來報何以稱恭惟某官穎川英傑璧水奇才早題鴈塔之名姑掌黌堂之教簪纓敬仰俱泰山北

斗之高冠獲從遊踏沂水雩風之盛聊居領袖未究規摹且為倡芹宮切莫厭居官之冷將召還芸閣豈久令坐席之溫所幸惷愚辱歸陶鑄某敢不鄙其不逮趨所未脩樂矣育材豈但見菁莪之詠美而報上又將歌天保之詩

趙時近謝及第啓　陪子大夫而對策猥叨題鴈之榮從古小宰以謂官仍玷棲鸞之職雖傍聖朝之睦叙重緜侯泮之作成甫歸拜於慈闈遽進干於消謁冒陳柔削祗控謝悰惟我王家眷予宗姓自試文賜第於皇祐暨創法赴舉於元豐上有激昂下無暴棄故接武龍門者衆矣或亞名鼇首者有之況薰陶歐里之文風且漸漬黌宮之教雨宜有親賢之露頡乃符明聖之臨軒如某者詞慚子建之波瀾學謝更生之淵海一經覃思粗若可興而可觀百戰爭名倘敢患得而患失至三上於禮部遂群遣於廣庭膺衮衣日月之輝欽承先問獻韋帶芻蕘之論莫禆舜聰遂聆金闕之傳臚例被銀袍而賜綠肯誇得意看一日長安之花所嘆强顏披三載考城之棘才尚堪於作吏祿幸可以及親僥踰若斯省循有自茲蓋伏遇某官才名卓冠師道彌尊一紙合浮圖之尖已騰鶚表諸生經巧治之鑄咸奮鵬程凡屬天々尤加風勵遂俾樗材之陋亦沾桂籍之香某敢不永堅乃心無負所學以湛靖有謀如劉子駿此未足以致君守卓犖大節若李文饒庶不辱於知己

周必大過省謝知舉啓　上策太常曾無高論拜恩文陛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竊惟當世之訏謨一視斯文之興廢雖譊譊之習初若紙上之虛語然疊疊之實乃關域中之至權遍觀書契以來可驗古今之證詩書純正於三王之盛治亦如之辭章浮靡於七代之衰言之醜也昧者莫知其說求之弗得其原誰能正己以儀形但曰與時而高下況乎張科目之選所以開功名之門人競而趍求中有司之程度風隨以變競吹一律之笙竽謂端厚浮薄之同流於教化作成而何賴天惟厭於俗弊道乃興於聖時盡祛五季之餘風丕舉一王之成法引天下於科舉以圓冶英雄豪傑之氣使天下之才智咸屈折文字筆墨之間倡之以仁義道德之歸嚴之以規矩準繩之正權衡一付於鴻碩風俗乃為之粹醇若王文正之抑新奇竟罷賈邊之異說而歐陽公之黜險怪能變劉煇之詭辭乃知善世之方端自得賢而振於斯為盛可考而知言經綸康濟之功孰匪韓范諸公之事業雖議論文章之末亦皆蘇黃數子之淵源自夸誕之繁興馴麗雜而無統甚乃用禪流之語皆迎媚時好之人此風一蕩於輕浮素行曾無於篤實慨然當宁之念屬此掄材之秋有是儒宗付之文柄將一洗於浇

薄之習以盡還於正始之風況臨軒和顏非但三年之故事凡對策高第必皆一世之豪英苟非其人不在此數如某者自怜頑鈍見識迂疎稽遲燈火者幾三十年奔走道途者踰二萬里蓋嘗聞先生長者之論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敢期五技之將窮乃有一技之可託如斯際遇厥有賁緣茲蓋伏遇某官昭代名流英躔焉望上會稽採禹穴稟人傑之地靈扶雲漢分天章極儒先之德業備藩宣於方國最治行於都畿將揆路以登庸乃春官而借重謂軍國之容急於牧馬而淮浙之執宜且耕戰之事莫若屯田而兵民之未決進諸生而博問期當務之悉通推黜浮崇雅之素心見救滯振海之明鑒遂令么麼亦在甄收某敢不益自勉於進脩謹勿忘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為德下為民期有見於斯世

登第謝萬倅啓　文陛奏篇曾無長策昕庭賜第亦玷末科起白面之諸生還青氈之舊物撫躬何幸揣分斯踰竊惟儒術之行非但科名之謂蓋正心誠意有古人之學乃致君澤民成當世之功假進士以為進身之階至成物則推成己之道惟其涵養之有素見諸舉措以奚難洪惟熙朝益尊多士若韓范經綸之勳業與歐蘇講學之淵源道匪虛行世咸蒙賴凡登萬中之選有輝千佛之名必當其人乃在此位如某者自憐頑鈍見識

迂跡。椄遲燈火者幾三十年。奔走道途者踰二萬里。獨以嘗從先生長者之後。頗欲自致學士大夫之間。厥有貴緣。而此際遇。玆蓋伏遇某官。均富德化。推好文儒。海沂之賴王祥。功已康於邦國。河南之敬黃霸。議皆合於人心。遂令牛馬走之微。亦玷龍虎榜之末。遭逢若此。報稱謂何。某敢不益自勉於進修。謹勿亡於矜式。壯所行。幼所學。當無負於此心。上為德下為民。期有見於斯世。　王庭珪謝新第人。　造庭待問。發策決科。豈惟黨友之華。蓋亦鄉閭之盛。恭惟某官。久籍時譽。待萬詞場。不有孤峯絕岸之文。豈預千佛名經之選。鴻都造榜。收一時翹楚之遺材。萬衆臨軒。喜天下英雄之入彀。行觀賢業。以濟中興。敢辱華牋。尚及衰朽。　龔茂良謝歐陽解元。　伏審隨牒漕臺。登名天府。首出羣儒之右。蔚為吾黨之光。伏惟省元。與學精深。長才卓越。明月夜光之寶。屢嘆暗投。玉杯繁露之書。終歸有用。玆聞謀野之獲。卧聽驚人之鳴。擧進士而首歐陽。豈特光於閭里。衆賢良而得晁錯。行遂冠於漢廷。某欣預榮觀。忽蒙盛贄。感銘既極。敷叙奚殫。州解元。　伏審論秀侯邦。觀光上國。方喜能書之上。遽蒙賓贄之臨。伏惟省元。文挾春華。名高月旦。擷奇取穎。已驚冀北之空。騰茂蜚英。彌覺斗南之重。某欣逢盛事。倍極歡悰。入對大廷。預想三千之牘。歸榮故里。行贈九萬之程。華鎮雲溪居士集賀盛且秘教及第啓。　右某啓。伏審拜命楓宸。陞華桂籍。伏惟慶慰。新恩秘教。淵源問學。藻繡詞章。果拾芥之奇。不墜滿籯之計。方圖奏記。先辱飛文。感服增深。敷宣奚旣。　代謝人賀子及第。　右某啓。星郵載路。適當聞喜之辰。桂籍騰芳。切有承家之慶。念異衆之雖舊。頗蘭玉以多慙。豈圖入彀之英。允屬過庭之子。年彌強仕。曾未越於禮經。名籍賢科。尚弗遺於世業。方矜既盈之慮。敢希溢美之談。進服謙沖。增深感韜。王之道相山集代張守彥智賀耒勤沈幼及第啓。　射策楓宸。笑却萬人之敵。升華桂籍。榮題千佛之名。朝廷得賢。邦國交慶。恭惟某官。筆走群象。心醉六經。翻水成文。追異時之大手。撞鍾待問。號當世之長頭。月評既高。風鑒加賞。摘髭收第。雖吏部之相推。驅羊取官。亦舍人之自許。果膺慎柬。獲慰欽遲。顧桑梓以何功。屬竿牘之過禮。贈同錦繡。當為匱衍之珍。報蔑瓊瑤。益重心顏之愧。　鄭剛中北山集賀蔡撫幹登第啓。　對策宸庭。標名前列。儒術可信。士類增榮。某官世積清芬。學傳正緒。不見塵埃之氣。允非州縣中人。滿殿春風。錫冠裳而換骨。全家和氣。連[illegible]萼以開華。某身縶邊遐。耳聞盛事。陪慶未遑於馳問。寘郵先荷於飛緘。感愧之情。敷宣罔旣。王漢濱先生集賀秦相子登第啓。　魁擢南宮。鼎陛上甲。並桂枝

而爭秀。持荷橐以躋榮。凡在陶鎔。悉同鼓舞。竊以世傳素業。從古為難。報至後昆。其天已定。貴大寶由於積厚。源深必致於流長。惟君擇臣。而臣擇君。茂熙帝載。宜子生孫。而孫生子。疊冠賢科。恭惟某官。盛德格天。陰功蓋代。躋斯民於仁壽。可謂無前。育天下之英材。固應有後。遂使含飴之愛。爭先入彀之雄。襲威鳳之羽毛。拳老龍之頭角。中庸繼統。與子思而皆然。江漢陳篇。看召公之是似。某遠聞盛事。喜倍常倫。三葉貂蟬。方仰傳家之慶。一巢燕雀。尤傾賀廈之誠。播芳大全集王贍叔賀狀元及第啓。　臚傳上第。魁冠群英。下明詔於九天。恩光桂籍。狀大名於一日。光映儒林。伏惟雕慶。恭惟某官。英氣凌雲。宏材聳壑。富以巾箱之學。發為金石之辭。卓爾異今。時推於間出。偉然大器。不俟於晚成。以妙齡秀發之資。奉高誼講聞之對。諸老誰先於賈傳。天子親擢於平津。喜黌舍之有人。擅辭場之得雋。惟他日公卿之路。當由此而致君。凡一時父母之心。皆向風而視子。華塗始踐。遠業難量。某久壓螢鹽。更窺珠玉。知洋洋於流水。偶贊文衡。引皓皓於明堂。實由聖鑒。擁長牋而肯頫。溢陋巷以生光。　賀狀元及第啓。　唱第中宸。冠名上甲。雖事從故典。推龍首以居先。而恩出清衷。並桂林而擢秀。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文知體要。學有淵源。望久重於鄉閭。聲特高於場屋。屢泣荊山之璞。知者其誰。獨入豐獄之光。終然莫掩。擅世學以獨步。沾皇澤以兼文。有孤黃卷之心。耻試紅塵之吏。再鼓作氣。一鳴驚人。免旒凝乙夜之觀。軒陛自春雷之震。以賢良三策而為舉首。遂繼家風。起徒步數年而取封侯。更看晚節。某頃因之使。忝預攸司。設網于河。偶值靈龜之入。窺班以管。詎窮文豹之奇。方喜得於真才。忽過蒙於盛禮。　汪彥章賀秦栖子狀元及第啓。　伏審令嗣狀元。親承聖問。擢冠群英。朝廷欣章舉之得人。天下慶公台之有子。臚傳一出。輿頌交馳。恭惟某官。勳塞兩儀。澤流百世。惟盛德神明之克相。故英才似續以方興。赫門閥之光輝。新江山之氣象。三年而奉詔。冢國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擅場屋敢言之氣。入衣冠盛事之圖。老成識面以爭先。童稚視身而願學。雖迫於典故。姑令王勃以居前。然結此眷知。行見曾公之拜後。某傳聞榜帖。屬守塵符。滄溟徒看於鵬搏。大廈莫陪於燕賀。暑風清淑。機務優游。願求育粹之和。益茂象賢之慶。　賀狀元及第啓。　蘭省登賢。鼎分三僚。楓宸賜第。獨擅一夔。首膺綸綍之褒。亟陟蓬瀛之峻。朝廷著為盛事。衣冠流為美談。伏惟某官。器博以周。才全而敏。心傳家學。世代王言。圖萬里之鵬搏。廿十年之蠖屈。高文大冊。謂非公而誰宜。為勁草孤標。顧於我不容

何病果趍明詔下應旁求眞一世英當萬人敵有昔山林骯髒之氣無時科舉骯髒之風卓爾不群褎然為首名未題於鴈塔身已致於麟臺力追前人每收舊物乃如無狀嘗佐攸司光覩大篇口誦手披之不厭精研奥旨心悅誠服而可知愧修謁之未遑辱貽音之驟及備陳至契盖伏下風惟韓氏之少師暨吾家之大武一時相與四海共傳逮至嚴君亦蒙持薦僕之恩地公實外門予幼文章已增光於太史羊公事業將不愧於中郎靜言浮議之有加深激悃悰而無已定交伊始啓事莫窮

吳叔玉賀第三人及第啓　賜第宸廷聯名鼎甲傳玉音而申諭謁桂籍以生花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經史淹該文辭贍蔚卓爾功名之志見於識論之英以賁為郎欲獻相如之賦隨計詣闕果蒙漢武之知殊科收擒領之功絕技有中眉之恨高名始唱實居季孟之間故事攸拘遂處王楊之後昭聲華於白日開遂轍於青雲某項預攸司獲覩大對拔象犀之實本自因人摽龍虎之稱徒欣得士過紆感服賜既長牋仰謙德之光亨增鄙悰之感激

陳阜卿賀秦相孫及第啓　省元較藝南宮首出譽髦之選陛華內閣特新次對之班遠廣漢之策名登甲科而賜第朝紳聚歎再觀臚句之傳究壹發祥交映本宗之盛驩騰遐邇事冠古今恭惟某官當代元勲生民先

覺優入聖域非堯舜之道不敢陳化成人文雖管晏之功可復許輦轂皇猷之麗抹梁王室之安西被東漸治巍巍而日起前英後哲福袞袞以川增府聯槐棘之榮庭萃芝蘭之秀惟時洪胄誕毓巨儒開德藝於晨昏奉義方於左右俯從布韋之士獨步翰墨之場動喜色於三台摽高名於千佛盖孟子近孔子之世況親見而知之而倍公實周公之孫宜熾昌之俾尒天意永延於相業興情傾屬於師瞻某久託大鈞遊聞盛事上聖主得人之頌雖愧軼材歌君子有穀之詩徒懷胥樂

賀秦待制及第啓　南省擅場廣廷賜第延登次對通內朝侍從之班典領真詞兼史館刊修之職增公府之盛事揚儒林之美觀播之邇遐孰不欣抃恭惟某官清標秀發鉅德早成文章頗華國之才共推大手經術稟趨庭之教自有異聞一從俊造之遊彌斂巍峩之選洎承聖問仍擢甲科魁星連台曜之輝緑服映恩袍之色遂席明綸之寵出蹈禁橐之榮奉香火于琳宮不違娛侍紬圖書於石室允籍編摩式彰眷注之深併集便藩之渥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惟左提右挈而仰成顏氏之子而閔氏之孫果後哲前英之繼起其濫將使節久托恩門襲戴傳龜鶴贊相延之慶抽毫進讀敢伸賓客之誠

賀秦少保男及第啓　省元擅場南省次對西清臚傳肅唱於大庭風采復高於前列一人增體貌之重四方傾星斗之誠武偃文修當昭代世臣之盛陰德陽報善慶門有子之賢凡在聽聞舉深歡抃恭惟某官德克宇宙功賛陶甄中外倚太平之基父子著大儒之効彌綸治績有古王佐之才模範士情曰予天民之覺神相百祥之積嗣生一代之英淡墨書名魁星助台階之象紫荷入侍雲衢近天漢之章旋躋甲第之華允貢上遊之選益隆譽處進拜寵榮教子義方得師承淵源之自有祖風烈永功名福祿之傳某迹託化鈞身拘官次誦衣冠之盛事賛恩閣袞袞之祥阻賓客之後塵罄賀悃區區之蘊

賀人子及第啓　慶發庭蘭榮攀月桂奏名墨榜已巍壓於群英策第楓宸竚首題於千佛宣騰士論喜溢親闈恭惟某官學海梯航儒宮柱石崇言闓議蔚為天下之宗師直道公心肅政臺綱之風憲久慰士林之望載騰砌玉之芳想九齡興於玄文恥一經窮於皓首談論久聞於款向才華兼擅於攙雲宜愁俗子之贏金況在故鄉而衣錦有是父有是子價重縉紳無以立無以言訓聞詩禮宜地芥之俯拾看雲路之軒昂行觀至德之榮同居禁莞更聽玄成之貴繼踵台司某頃佐邑於鄞州獲摳衣於絳帳進而加諸膝雖子弟無以加焉退則銘於心若天地不能忘也側聞伯魚之騰踏謾馳賀燕之驩呼傾展寸心輙先

尺牘永言借塗彌切凌兢

李守真賀人及第啓　奏藝明庭策名上第喧前騶於廣路觀者肩摩落餘葉於四方傳之紙貴望高時俊光動儒林乃太公養士之功亦諸生稽古之報恭惟某官天姿峻徹學術粹深璧水升堂七年並席金鑾唱籍一鳴驚人盖志大者氣全故實修而名至落落高騫於日下錚錚獨韻於彀中御史直聲固遒氣之自許平津相業不數歲而可期某夙仰英遊阻聞緒論方欲効李邕之識面慕盧仝之卜交奉詔殿廬幸觀落筆既補公府復枉過門惠然投我以夜光何有報君之玉案載懷深厚但極感藏通衢在望絕足方遒陽春白雪之音一時寡和金馬玉堂之步指日可期某猥預盛時喜聞榮捷雖仰洛中之價未覩塵尾之談

林岊塵賀人及第啓　兩家各生子惟城南能勸其讀書一門三秀才故天下皆歆其高第以古而視於今則榮恭惟某官學有新才文得真訣以胃中之氣猶尚乎耽耽而紙上之語不為乎區區詞場敢對於別頭筆陣肯輸於先手沙洲獨鳥須嘗占鼇首之題桂林一枝今乃下龍豬之拜雖黎嶺之姓名偶似亦莆陽之氣象所鍾士夫交口以劇談童稚祝身而願得一第恩子幸以見少年之文累月咨嗟將不量老翁之拙如其喜躍異乎尋常玆又得珠璣之投焉敢無瓊玖之報

賀人及第啓　予

何與娛。舊竊慕術推之請。身為勸駕。章許從計吏之行。旋開虎榜之姓名。益重鰐溪之人物。恭惟某官。文多奇氣。學有古心。獨婆娑乎海水之南。宜棲遲乎衡門之下。鯨波一釣。手引六鼇。鴈塔初登。名摽千佛。惟五嶺之外無而僅有。故一國之中望以為榮。遣士論官。本司馬司徒之職。皆兒嫁女亦老翁老婦之情。某喜不自勝。賀非敢後。偶未作咫尺之問。遽先辱左右之書。三年驚人。知毋負賢能之舉。一第恩子。願勉登仕宦之途。

張欽夫賀人及第啓。　承恩天陛。拜慶親庭。閭里為榮。士友增慰。惟策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勉圖。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昔賢之志。永為鄉國之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武

圓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四霽

地（相地九）

地理全書洞林照膽九宮篇　漢代張子房（一作張丁子）最精於數每言九宮之法經天驗地之要乎按易之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下行九宮鄭司農謂太乙者北辰名也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行九宮自坎宮始自此而行於坤宮又自此而行於震宮又自此而行於巽宮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既而從乾宮始又自此而行於兌宮又自此而行艮宮又自此而行於離宮行則周矣止遊息於太乙之宮而反於紫極下行起於坎宮而終於離也書以數考之蓋河圖天地之數也天地之數十有五故九宮之數旁斜橫直取之皆十五也北斗七星之樞機陰陽之原本運乎天中以臨制四方而建四時均五行也輔則傳乎闓陽而佐斗成功者也弼則道家者流飛步之躔以為當貴人星上一星是也。貴人則斗第三星所謂機星者雖不經見要以輔弼為斗之使耳黃帝經曰北

斗第一天樞星。則陽之魂精也。第二天璇星。則陰之魂精也。第三天機星則貴星之魂精也。第四天權星則玄冥之魂精也。第五玉衡星。則丹元之魂精也。第六闓陽星。則北極之魂精也。第七瑤光星。則天關之魂精大明也。第八洞明星。則輔星精陽明也。第九隱光星。則弼星之魂精明靈也。故郭璞取河圖天地之數自太乙所行之宮。寓之以貪。巨。祿。文。廉。武。破。與輔弼之星。覆（一作臨）于二十四山以審向背。以斷吉凶焉。曾楊乙丘延翰亦謂八卦之位通乎九星之氣。因作隱語。而詞氣鄙俚。文不逮意。時師往往妄意穿鑿增添句語以臆說號青囊不知九宮所屬之宮。果何從而得也。故予得備論之　變卦（天星訣篇）　乾天也。主乎動。故向與水取象焉。坤地也。主乎靜。故坐與山取法焉。故天卦從乾地卦從坤。

天卦從乾

一變上為生氣兌　☱　兌丁巳酉丑得貪狼入中宮

二變中為天醫震　☳　震庚亥卯未得巨門入中宮

三變下為絕體坤　☷　坤乙得祿存入中宮

四變中為遊魂坎　☵　坎癸申子辰得文曲入中宮

五變上為五鬼巽　☴　巽辛得廉貞入中宮

六變中為福德艮　☶　艮丙得武曲入中宮

七變下為絕命離。　☲　離壬寅午戌。得破軍入中宮。

八變上復為本宮乾　☰　乾甲得右弼入中宮。

地卦從坤

一變上為生氣艮　☶　艮丙得貪狼入中宮

二變中為天醫巽　☴　巽辛得巨門入中宮

三變下為絕體乾　☰　乾甲得祿存入中宮

四變中為遊魂離　☲　離壬寅午戌得文曲入中宮

五變上為五鬼震　☳　震庚亥卯未得廉貞入中宮

六變中為福德兌　☱　兌丁巳酉丑得武曲入中宮

七變下為絕命坎　☵　坎癸申子辰得破軍入中宮

八變上復歸本宮坤　☷　坤乙得左輔入中宮

天卦之乾山則獨以右弼臨中宮地卦之坤山則獨以左輔臨中宮何也蓋八九者老陰陽之數也數至此而極則變生焉故天卦起於九而地卦起於八也二卦既變而地理之能事畢矣故曰乾坤陰陽之門戶眾卦之父母也曾楊一之地母丘延翰之八幹蓋亦本於此俚詞隱語後人皆無

師承復泥於五音不知二十四山皆有可用之理良可嘆也地理全書洞林照膽天星篇　貪狼在天卦為兌在地卦為艮為旺龍為一木星為天尊為生氣（乃物受氣之始故云生氣）為小子為橫龍為孝友為聰明因公進財田蠶成熟登科喜慶之事（皆主之主發也）其臨水也黃金如玉紫蓋遶鄉子孫富貴如居重福則代昌榮也若居兌艮二山（兌在天卦為貪艮在地卦為貪）或生或向得貪狼故曰重福又坎山坐艮坤山坐兌亦曰重福他山觸類以推若兌艮臨丙丁曰陰陽相見（兌山下艮山丙地做此）吉凶以星主之山之相亦然此山若與廉貞山齊壯者亦曰交互然多成敗也葬得木旺之方與年月日時者為福甚速無氣則差緩然以太歲亥卯未或寅卯年為福應之年也（木雖主三六九然亦用太歲加之其五凶之星不異此也）巨門在天卦為震在地卦為巽在生龍為一土星為地福為天醫（為物頼土稼生以全其命故曰天醫）為中子為神童（十五年大發）為忠信為衣倉為庫藏為邑衣為技藝為長壽君子進官小人進財其應用之期常以辰戌丑未之年（一作亥子須二十年後大發也）若震巽二山巨門水或震巽二水有巨門山朝主長壽聰明進橫財也　祿存在天卦為坤在地卦為乾為病龍（以陰陽極故也）為二土星為天羅為絕體為中子

為焦渴為眼病為兇頑為跛脚為虛腫為瘦瘠為見血（一作為腸風）為勞嗽為項氣為語澁為產厄為絕嗣為妄語重凶一代主絕（乾坤山祿存水）其為財也為退財為破敗其臨水為壞壇為勝為蛇為泥水滿鄉為孤兇穴居為巢穿棺山與文曲山相高者至妖惟蠱毒殺人爛峰齊聳世代顛邪其災發以辰戌丑未年（或作申子又作申酉戌年巳午未月也）文曲在天卦為坎在地卦為離（不失其信而文明者曲）為一水星（又為地下計都星）為遊魂（大散水便流）為小人為遊龍其於子也為第四子為離鄉為退財為失火為決狹（陽小男陰小女也）為婬亂詞訟為巧技為娼妾為虛詐為鰥男為寡女為酒色為賭博為產厄為水疾為顛狂為勞病為患眼為足疾為瘰癧為瘡疥為中風為自縊為路死重凶之水為兵死（離坎二山於文曲水）其臨水也積水滿棺白蟻食骨若臨高猛之山或走出朝入又有重凶則蛇入鄉其災之發在申子辰年（一作亥卯未年）凡吉山水稍有文曲山勝者不免災　廉貞在天卦為巽在地卦為震為五鬼（或而巽順為五鬼雷動風蛇從忽變化故曰五鬼也）為獨火星為狂龍（狂一作敗為興科之卦為長子土者先有長子）為狂疾為拗執為不肖為刑獄為失火為虎咬為凶惡為欺詐為兇爭無義為鬼賊為女伎為伶人為自縊為悖逆為遺官為行刼為產厄為絕後為瘟黃為風病為足疾為見血為雷傷為長病為石壓其臨水也棺有水有鼠又主蟻虵入木根臨山而山射塚亦然重凶水為火深若遇吉星臨救則殺人遇赦臨山而與本山齊者小子亡若與貪狼齊壯者一邊白壇一邊白茜水亦然其災發以寅午戌年推之（一作巳午未年申子辰年殺長子）武曲在天卦為艮在地卦為兌（艮止而不失其時光明中而無外故從曲成萬物）為一金星為福龍為小子一曰長子為剛敏為進財為大富為入田為世官男為輔相女為命婦三年發其發之年以巳酉丑年也（一作申酉亥年也）破軍在天卦為離在地卦為坎為二金星為絕命為死龍為女子（一作長子）陽山男絕陰山女子多（一作女絕）為瘟黃為風疾為決脊為缺唇為足腫為啞吃為漏形為耳聾為產厄為破家為畫史為木工為雷震為溺死為陰賊為投軍為行刼為獄訟其極也為孤寡為絕嗣（陽終於子陰終於午）其臨水也若重凶則主軍兵死（離坎二山破軍水也一作離山坎入文曲也）主白壇土水入棺亦主狐鼠穴塚也惡石射山亦然其發在巳酉丑年（一作申子年殺少子）左輔於卦為坤為老陰為眾卦之母為明龍為二木星（仙師指為嗣非也）於子為第三而中子先發福也為世祿為代榮為守牧為駙馬為宮嬪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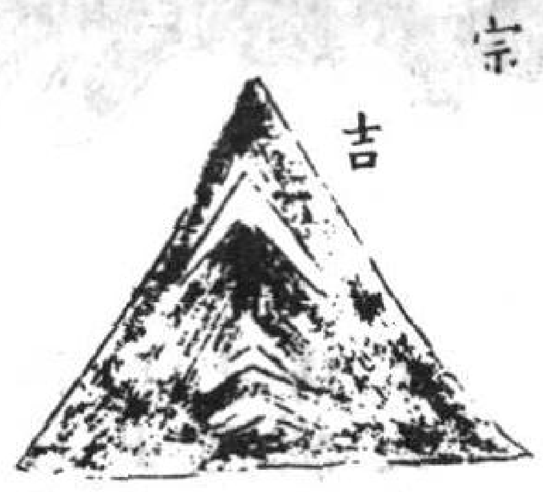
命婦為慈祥為孝友遇貪狼同為用者子孫昌盛其發以亥卯未年（木三三九數亦為太歲也）重福山水佳　右弼於卦為乾為孝友為老陽為眾卦之父為應為二火星三子皆主宜在公中（一作宜三子）然初盛後皆衰若遇生旺冠帶之鄉并方位五行生順與吉星併者則為善為祥明經色衣武勇遇凶星則為凶尤甚為色衣為術士為武人為路死為產厄為師巫為壓溺為衰敗為離鄉為刑徒為自縊為風聲為缺唇為兩姓為贅壻為養子為悖逆為孤寡為大風為勞嗽為瘟疫其極也為孤寡其臨水也蔴根入塚應以申酉亥子年（一作在寅午戌年月日時）凡凶星舊說惟以山配然以水斷之無不中凡地有善惡而星有吉凶吉凶之中又有深淺為瘟疫疾病死亡退財離鄉淫慾足疾瘡殘之類皆其淺者也其投軍暴死大敗絕嗣是法之類皆其深者也然皆視山與水穴三者如何凡地惡而水穴雖善終不免於凶也地善而水穴皆凶亦雖為福也大抵重凶之穴重凶之水則其災又甚（焉地有與穴吉而水凶雖有財穀言殘終不免災況水穴皆凶乎）又有地善穴吉水凶久或禍消者以凶水力盡故也以步量之流到吉星則又吉也只如一山落頭穴涉兩路者水吉者先受其吉水凶者先受其凶若坎山而下雙塚本皆下穴坐艮而有坤水二十步其左穴則全涉艮山右穴則坎山而微有艮蓋穴後吉初災右穴下則絕嗣左穴則坎山坐艮可以為吉微有艮山者初損長子也坤水二十步則在年災及坎山坤水則右受福矣左則全艮坤水而無子然二穴皆有衣食以形吉也他倣此地理精與九星龍法　貪狼似笋插青雲巨似牙梳頂坦平側月蛾眉文曲樣破衣粗石祿存星岩崖峭石廉貞斷圓淨奇峰武曲星纔網破軍多焰脚穿珠輔弼有來情五星三吉宜消息變動多般要辯明堪笑時師無見識只將宗廟使天星青囊經七星頌　貪狼星應正生又角左輔右弼形儀邈邈大主清官小主才學雙子雙孫才高卓犖巨門星應圓如甲冑有文有武有左有右輔富弼貴遮前擁後穴占天星子孫福壽祿存星應形容醜惡無左無右無城無郭山逆水背陰差陽錯穴犯此星子孫零落文曲星應勢如蛇蛐前後不續孤嶺獨坵男不忠直女不和柔此星之下示用占求廉貞星應癰擶昂藏上有瘟大下有刀鎗流水不遠氣脈不長若犯惡曜法主滅亡武曲星應豎圭立笏吐霧興雲中天突兀如樓如臺如宮如闕將相之威公侯之骨破軍星應破陷陰魂有手有足有頭有尾犬則成官小則成鬼此星之下何勞依倚　五星十一曜形斷　狼木丫角夜叉同（一木星）巨門頓鼓與懸鍾（一土星）祿蜘

蛛吏死鱔（二土星）文水鵝項出淫風（一水星）廉燈傘摺鏝頭破（獨火星）武紉頓盧及方峯（一金星）軍鎗排符破軍樣（二金星）輔枝蝶頭高嶺上（二木星）獨幹馬蹄梭中絲（平地二火獨土星）山則龜蛇群鵝像（二木星與左仙七星經同）九星斷　貪狼一木勢尖強兒孫秀麗足文章忽然丫角夜义起明經料選細推詳七峯八峯磊落去龍圖學士富文章左穿右傳列筆陣行龍旌節如旗鏘其間定有仙靈應或然世代生侯王若作天馬騰躍起當須萬斛盈千倉若作牙笋攢地面文武官顯居巖廊不惟富貴馳名利吏無福祿壽而昌　巨門一土少人知端正秀麗如娥眉有時殘月出天外有時隱隱生平夷挺生英傑事明主忠良正直如鼻夔懸鍾頓鼓高聳起富貴無全聲聞馳牛犇象舞勢勇猛授鉞閫外無復疑忽然疊疊凌空起水更良兮骨更奇斯地勿論富與貴神仙出世同安期肥厚遥長子孫衆勢若短兮多盈虧　武曲之星號一金卓圭立笏高千尋定主兵權富韜畧登壇既拜夷狄欽稜層高聳立屏幃文華秀發稱儒林蕤蕤樓臺高且壯危巖古怪當天心此地葬之勿猶豫榮華富貴輝來今更似方冠清且巧三五相連羅碧岑子孫聰明復秀麗芝蘭庭砌何森森　祿存二土君須忌醜惡崩欹不綿媚高峯孤起如撚掌低山卑濕如牛鼻或作棺材隨水流或若死尸眠平地自然虧缺不足看疾病顛狂遭刑剝兒孫墉懶走他鄉淫慾奸邪總連累　文曲一水何孤單生枝生足如蚰蜒亂花丘隴不接續三三五五飛翩翩也似驚蛇初出草也如鵝頸枕流泉坑溪反背無收拾縱然收拾還攣拳此地葬之主遊蕩男不忠兮女不賢　廉貞獨火大凶究麁大醜惡空崔嵬生枝發足桃符起首尾分張兩畔開形似桀甲勢分裂質不清兮似血衃毛髮焦枯氣脉散水流湍急聲如雷瘟黃死盡無官禍敗國亡家真可哀　破軍二金招凶惡山猛陰陽莫差錯峯巒突兀亂石崗不然破碎遺基鑿也作竹篙馬鞭勢也作兵戈與繩索左崎右嶮舉頭看入穴葫蘆塊然落明堂傾陷水潺潺龍虎二山伸兩脚若犯此星甚乖張當代兒孫見銷鑠　此七星或吉或凶行龍所主者然也　輔星常隨七星轉多在明堂左右見有時脫體離清波形勢或作關圈面或見龜蛇或見魚印山連接如絲線山厚水肥入多豊山瘦山走人奸賤作教閑塞不通風莫令大闢水流濺　輔弼二星常出在明堂前相對在左為左輔在右為右弼缺一非是　三台華蓋隨龍入磊石巉岩形岌業或作高峯勢挿天或作明堂皆頓集或在水口相牽連或在輔弼山頭立或然隱隱在溪坑胎息成龍氣藏蝕大成州郡産英豪小作鄉村兼鎮邑定知世代祿綿綿文韜武畧精專習　三台者華蓋冠蓋寶蓋是也頭平而圓在後龍見之者無有不貴　七星變作無窮極體樣相同人未識四維八干十二支轉換作身千百億本自一源分派殊不得明師還少識但為分授細推詳何用勞心吏勞力凶禍之心凶禍生福德之星招福德造化原來指掌間此是神仙真法則　已上七星形狀美惡俱見然欲求地安能盡得貪巨武而用之若於諸山中獨有一星秀拔而出者必不虛生地在前不遠矣指南詩曰有山奇異不閑生尋得真龍左右迎其餘散亂諸山皆為護從難以責其盡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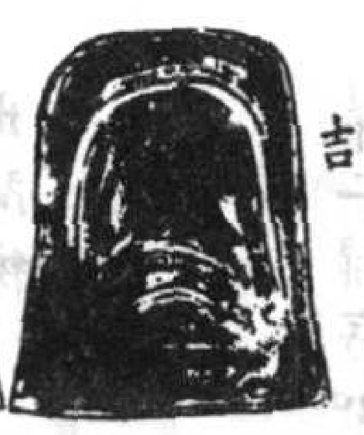
地理正宗

貪狼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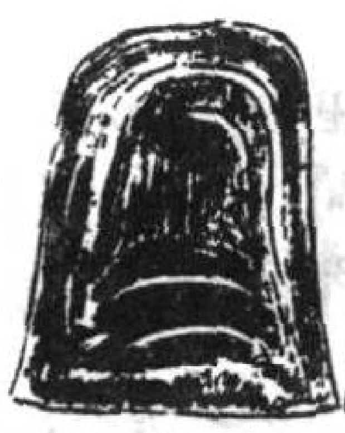
吉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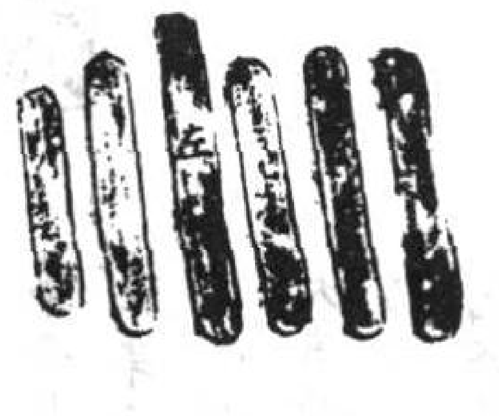
貪狼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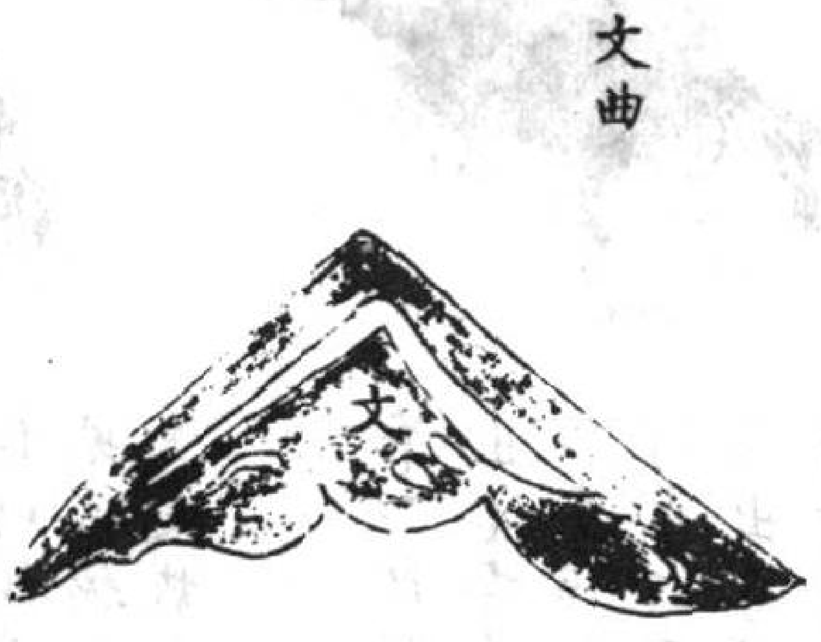


武曲星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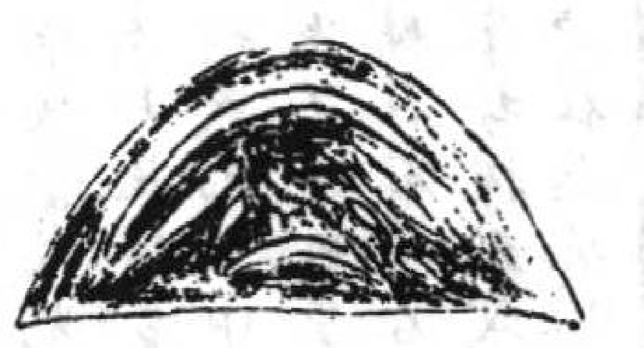
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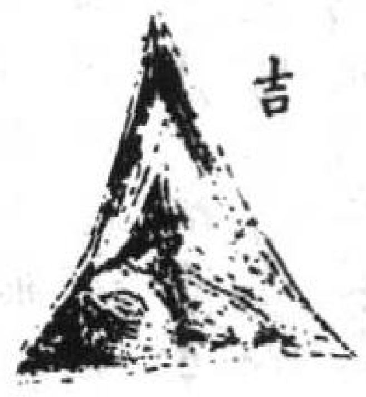


文曲

巨門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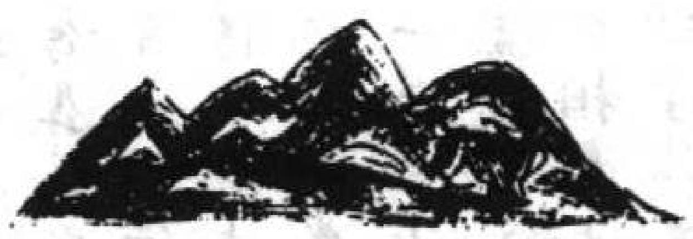


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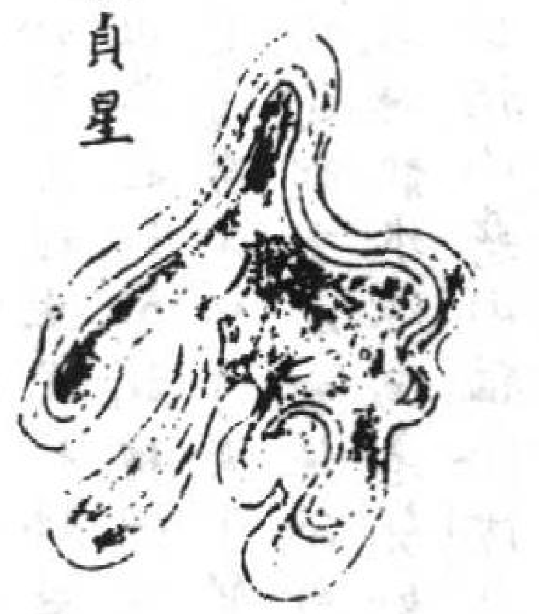


[illegible]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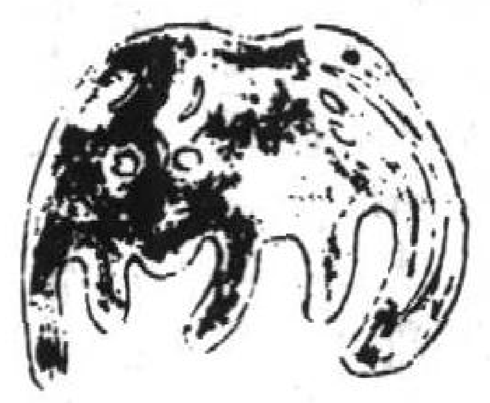
文曲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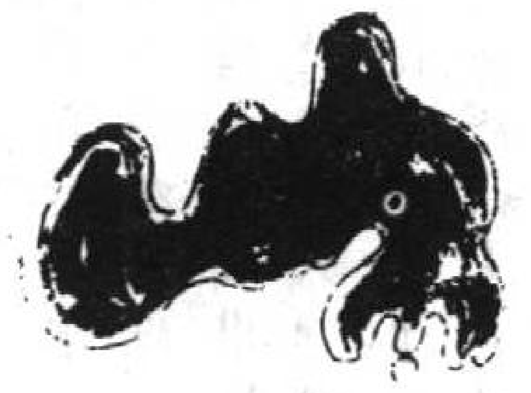
廉貞星



祿存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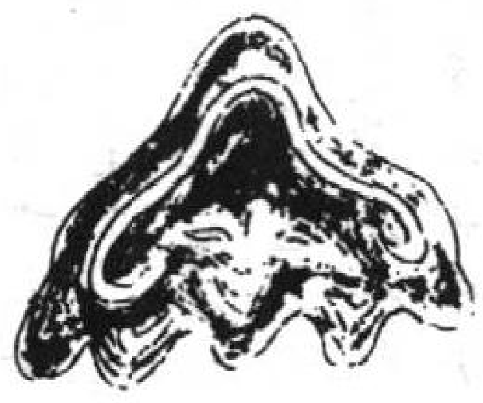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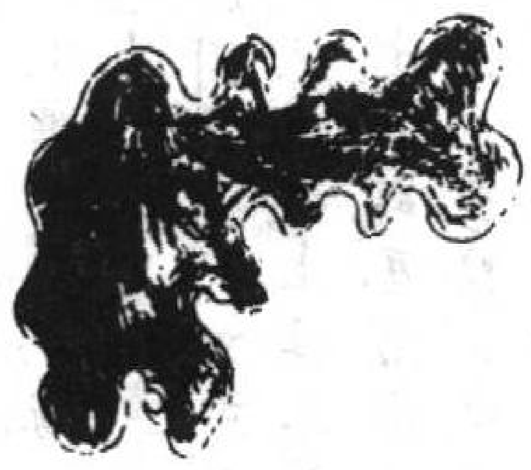
楊公直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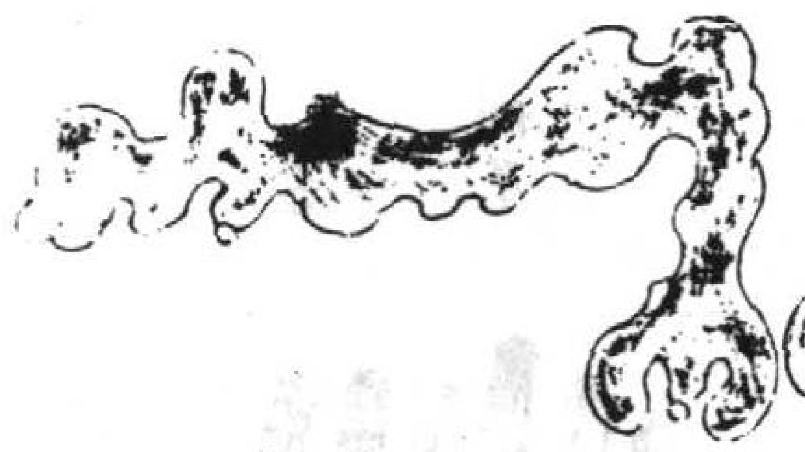
第一天宁星第一貪狼磊磊去天富龍行度聰明進士出三公披紫入黃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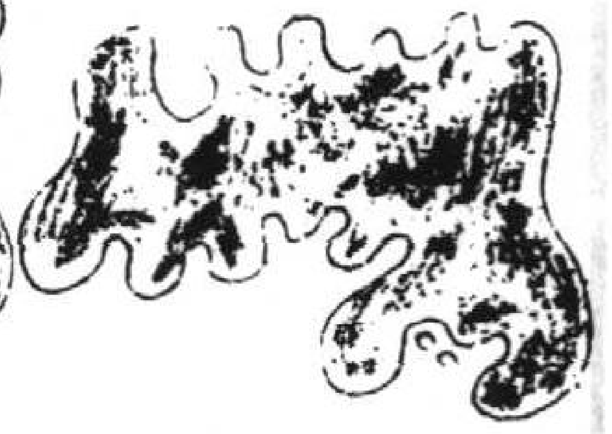
破軍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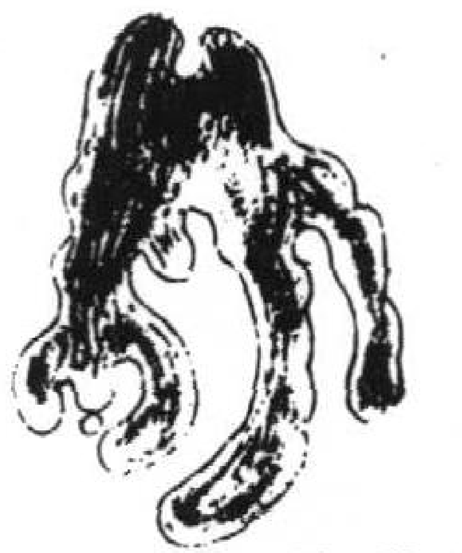
第二貪狼提轉運兩箇初生笋落處尊星四位生代代生州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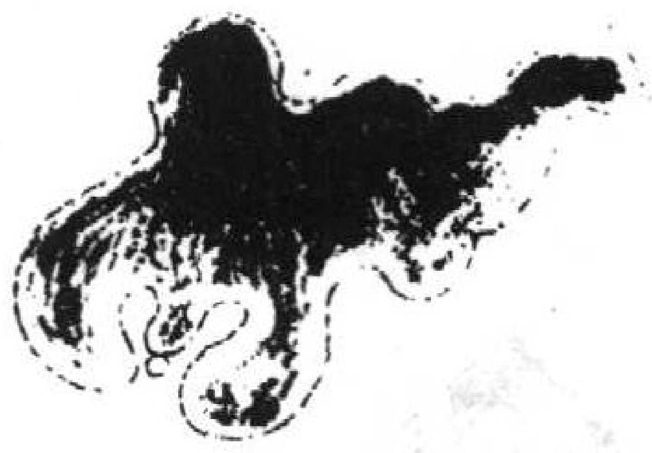




第三貪狼筆架樣恬適微微上兒孫進納得高官富貴遠鄉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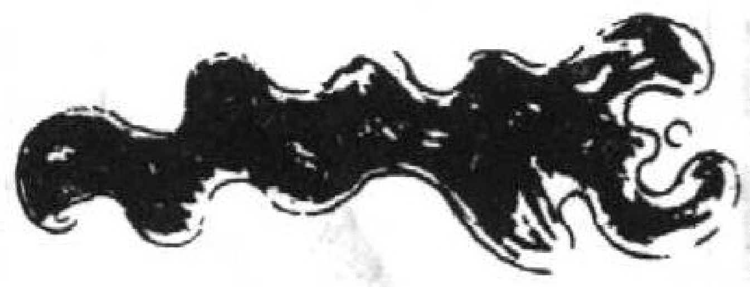
第二天福星第二巨門如鏡渡天貴龍行路兩頭兩箇笋芽生金榜上留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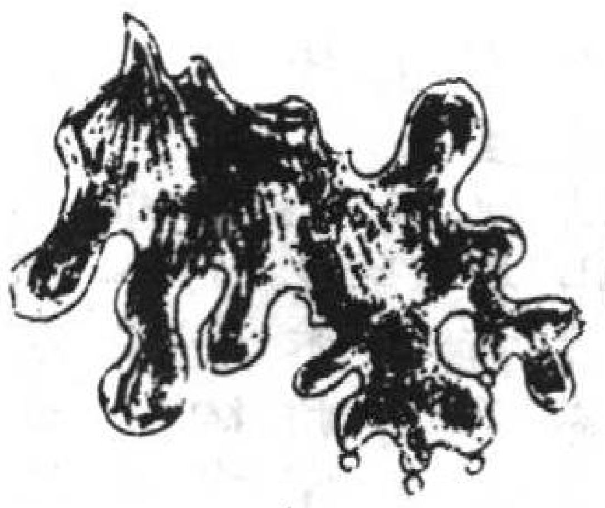




第四貪狼多秀麗三四尖峯起紫衫銀帶足田庄牛馬遍諸鄉銀瓶盞注家無數財穀盈倉庫兒孫聰慧及文章朱紫入朝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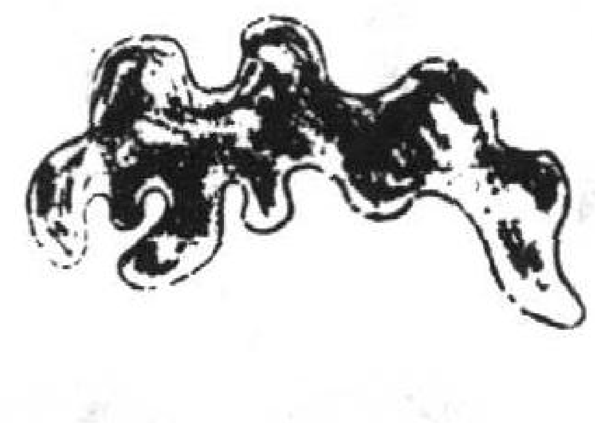
第二巨門從此出富貴多珍珠二星相接發龍行寺觀有聲名又出尊師無樂醫持經人念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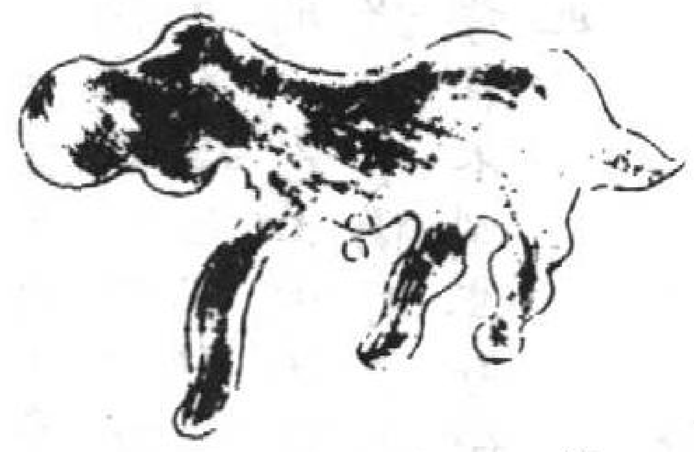




第三巨門雙子孫縣宰佐明君。又出使衙作亐手庄田諸鄉有。博龍若得福星來大德紫衣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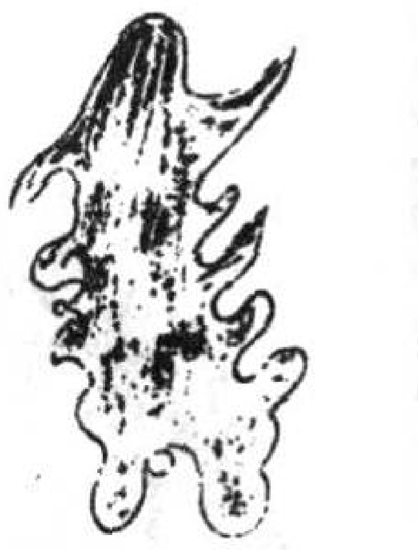
第一天羅賺第一祿存雙峯起。天瘟山厄此尖如牛角下崩消。瘟火自然招枉然火瘟疫死因花吏公事黃腫肐腰曲背行帶血損妻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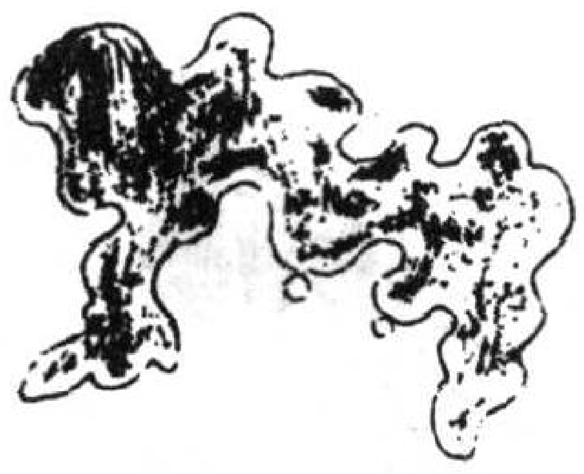


第四巨門如橫馬馳名傳天下乾生男女出家兒姜女世間稀。

第二祿存如孝帽爪脚生旒旒兒孫眼瞎不能行公事亂縱橫毒藥生離人外死歲歲牛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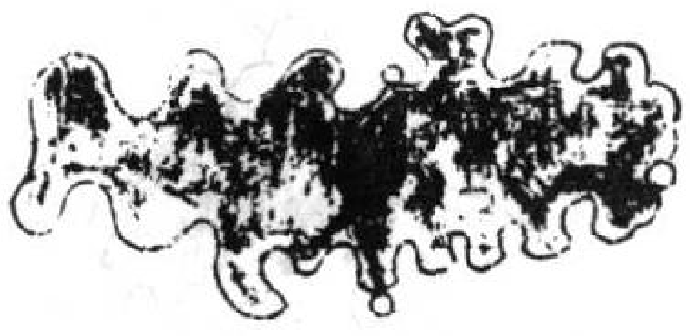


第三祿存衣架勢醜陋岩稜異。石峯磊磊脚風瘡龍發勢穿江。大石嵯峩臨水冷。後有半心崚面前百丈頂全峯。此地出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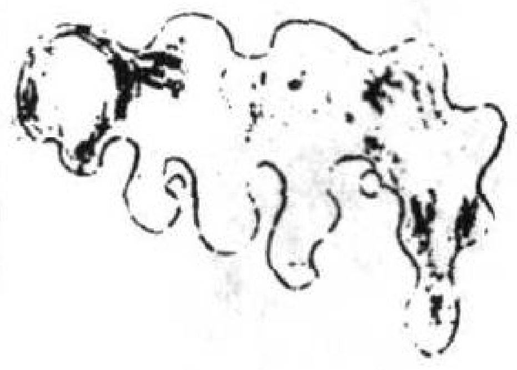


第一地計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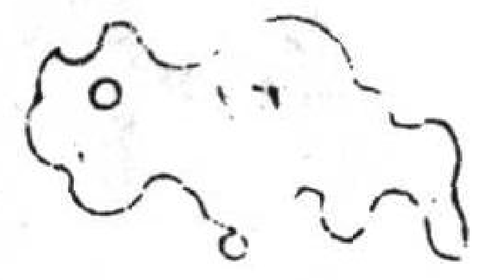
第一文曲覆笠形天賜敗龍星換妻產死離鄉去瘟病年年起山尖水秀敗船車衣祿旺些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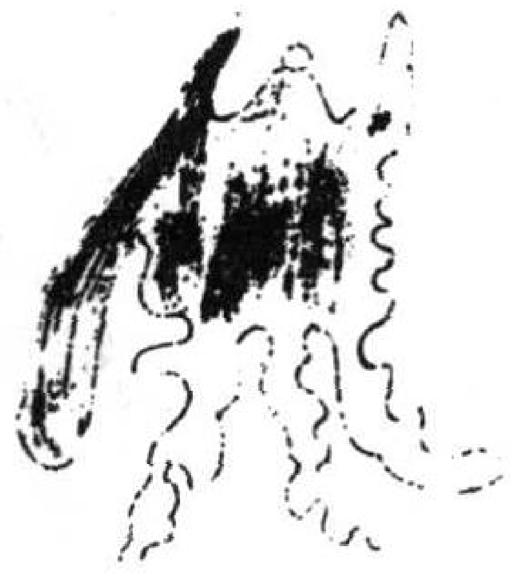
第四祿存去行宮。入水是蛟龍嵩山頓起凌雲。磔兒孫多學藝。忽然爪脚似拖鎗。打刼法場傷。岩石嵯峩起惡瘟。葬敗絕人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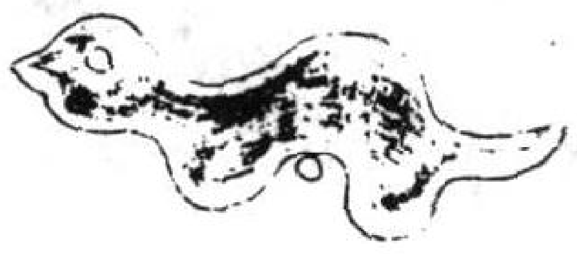
第二文曲水波形。快馬落深坑。決春投軍刺面毒。溺水投河路此星本性動風聲。淫慾不曽停。又出女人帶下疾黃腫常叫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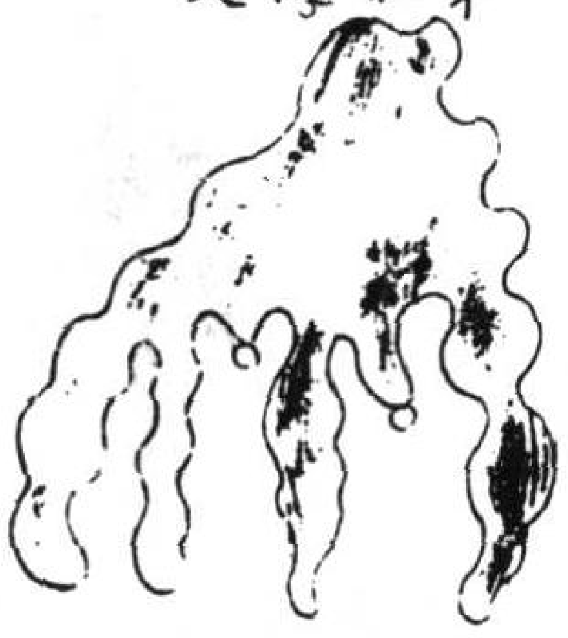
第三文曲覆箕男女動為非生離患眼破能行賭博啗人錢兒孫巧性及筆歌是非朝日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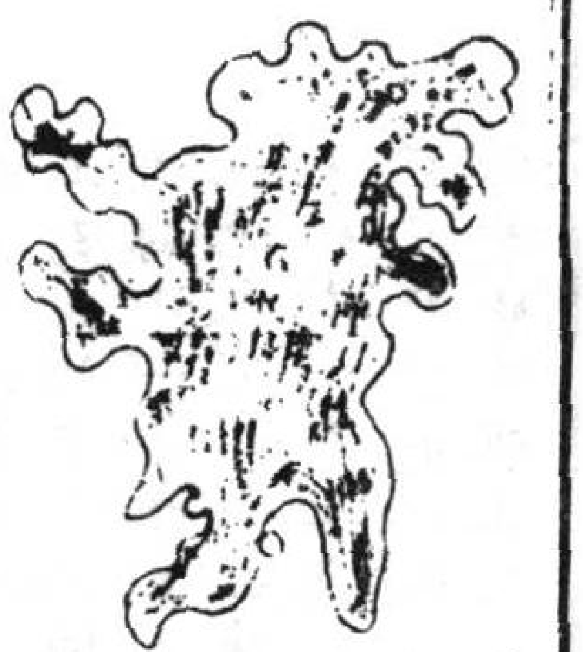
第一地羅睺第一廉貞火焰暴死傷龍是岩稜磊磔動雷傷犬發更瘟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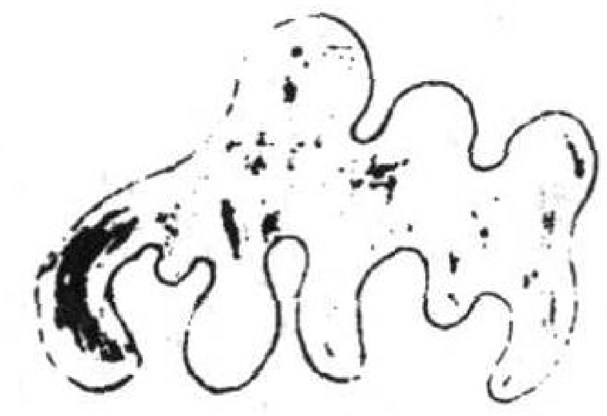
第四文曲凹微起奸非常不止若人下得此盤龍男女走西東產死卒快人緊死斬賭錢財是若無土地及壇場。師術足財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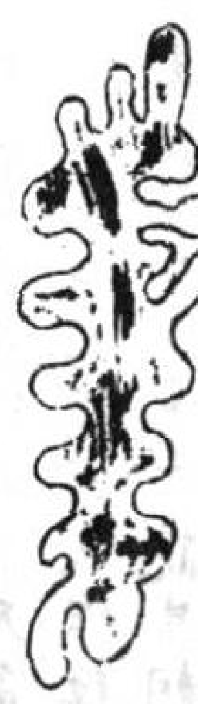
第二廉貞如旗走。打刼枯鎗有。忽然神廟對高樓。徒配甚分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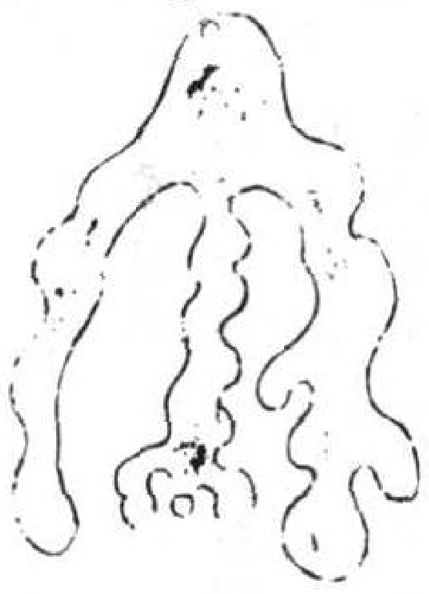
第三廉貞腔拱起爪御尖尖利。定出統軍武士人。旗隊盡於身。細石田碟磊磊出麻豆瘟黃卒。又出屠兒賣肉郎。賭博敗爺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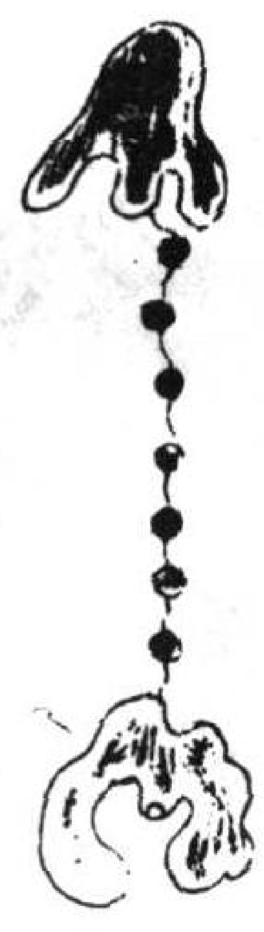
第一地尊星武曲三峯似覆鍾。吉星號財龍穀蠶絲帛盈倉庫。珠寶家無數。兒孫端正出聰明緋紫入朝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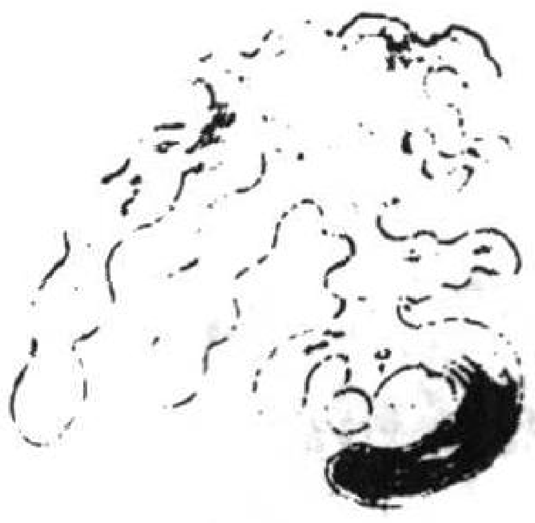
第四廉貞捲雲起。崩碎田頭磔。流瘟敗絕死傷龍。子北父還來。破石龍打牙齒。淫慾風聲起。產死血光自予亡。燒屋及禾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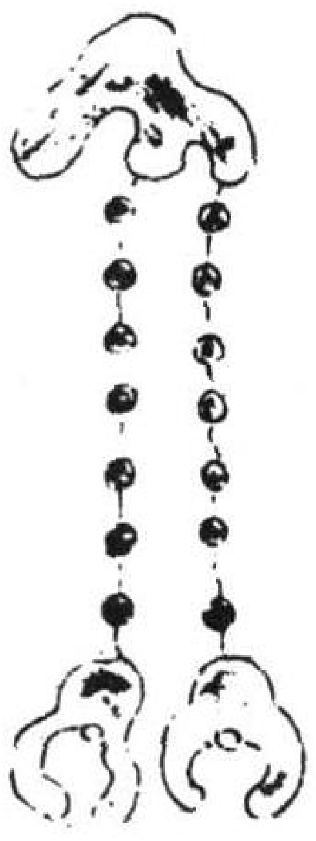
第二武曲貴人峯聳秀入雲中。狀元榜眼兒孫寔將相三公位。又出肥頭大肚人。孤寡兒孫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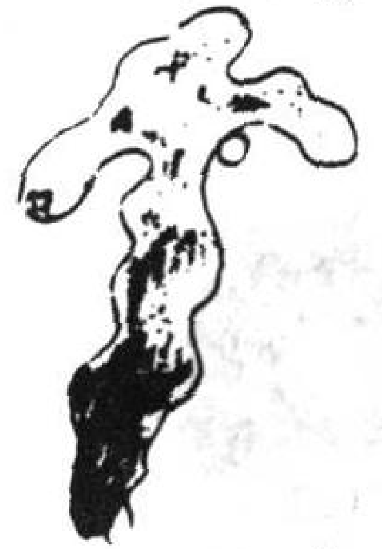
第三武曲穿珠勢兒孫多技藝多生男女及雙妻富貴着緋衣肥大女人為家主抱得別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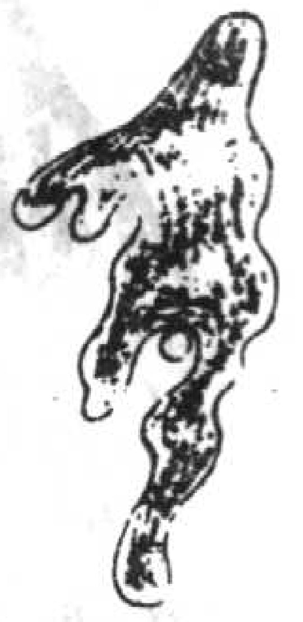
第一天計都第一破軍拖鎗勢絕龍星圖例殺傷內逆主徒流因賊配他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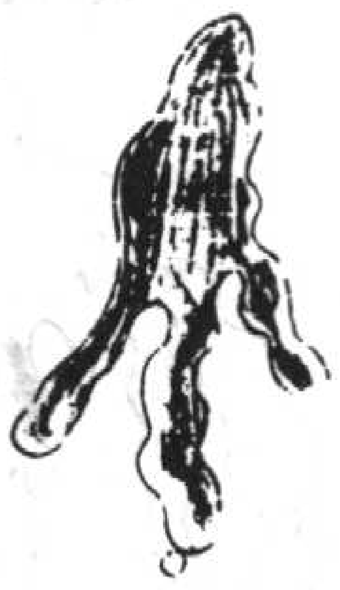
第四穿珠兩伴行衣食旺人丁。定出秀才無藝術。多財并財積。常進外家橫資財牛馬送將來。又出貪花人好色。風脚人衣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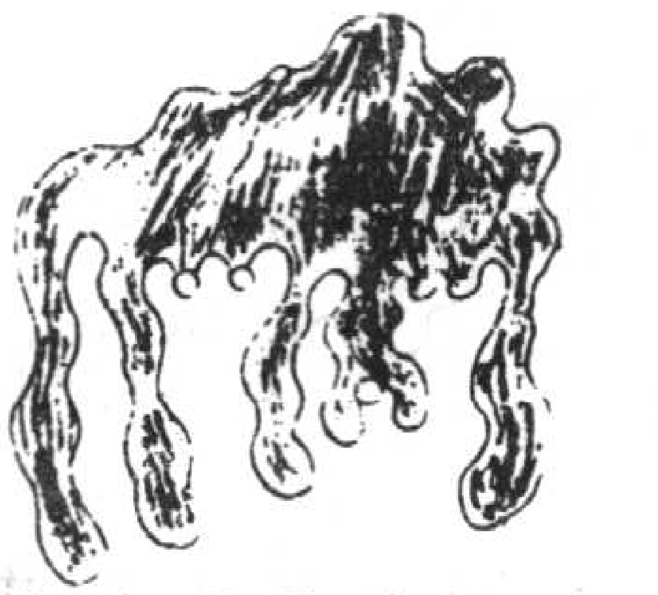
第二破軍如鎗插隨人去打刼山場草市及壇場。枉死動瘟黃。



第三磊磊相文指雙起相尖利兒孫捕賊法場亡活業出填房又出良醫并買藥慈病年年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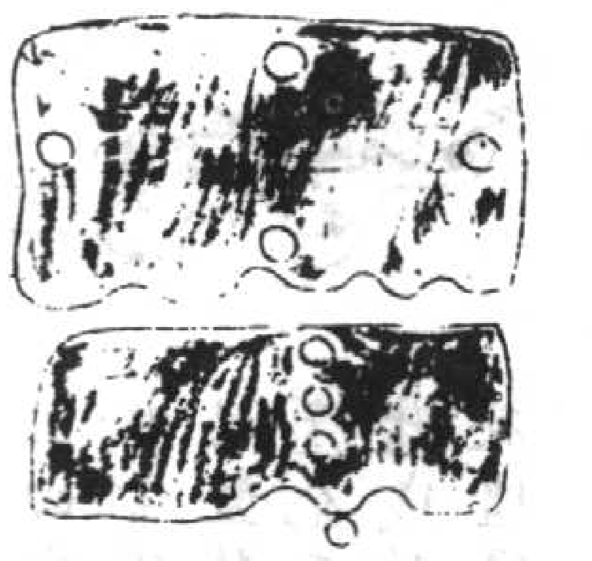


第四鎗劍亂縱橫露石赤身形道術裁縫人雜藝換妻退田地遭官口舌及奸非孤寡自然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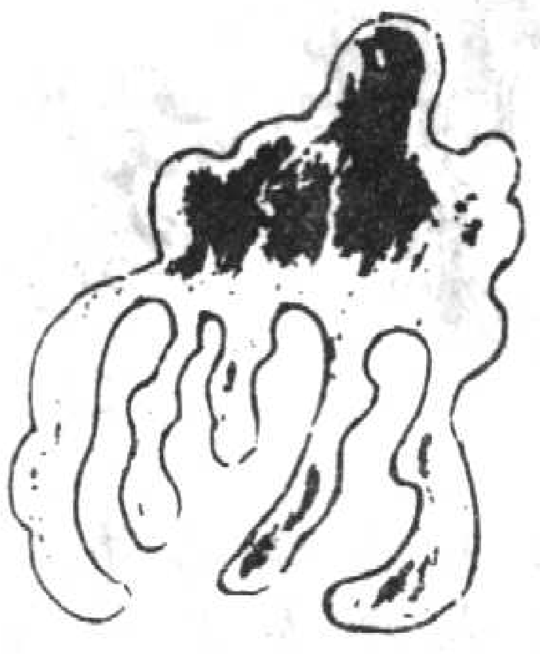


第一明龍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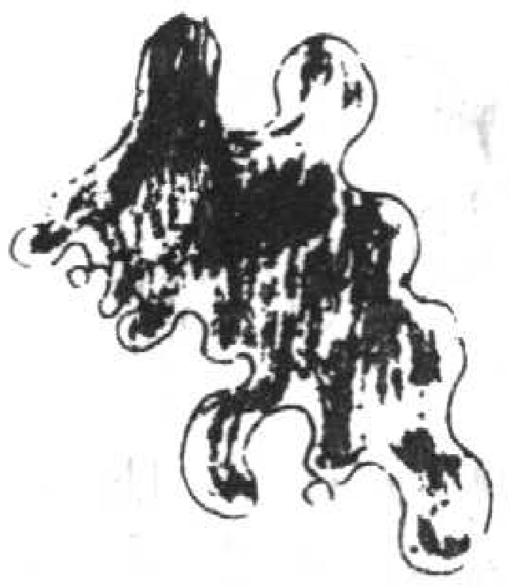
第一左輔蓮覆樣福龍居此上定出高官佐帝京七歲入朝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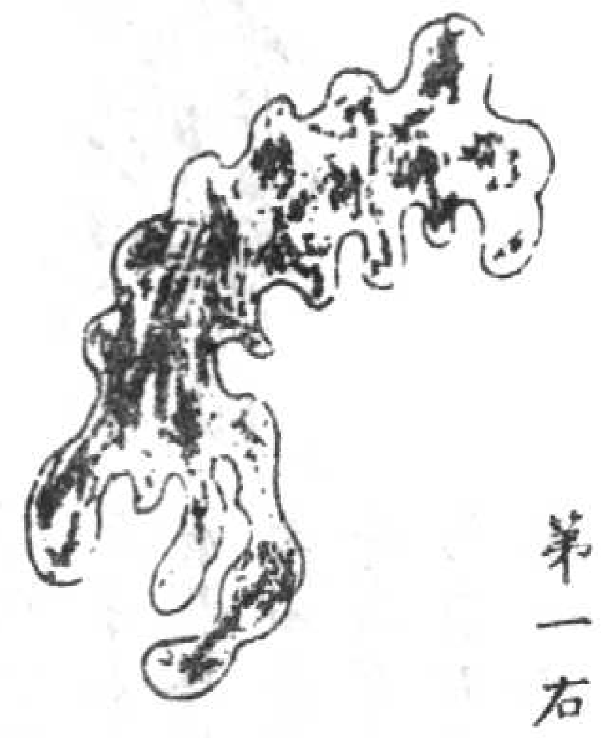
第二左輔號明龍兒孫聰俊入朝中面似獅形如半月有緣方遇得相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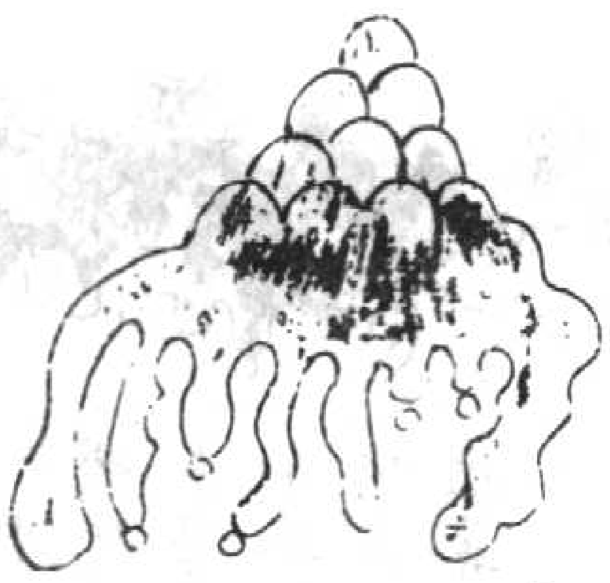
第三左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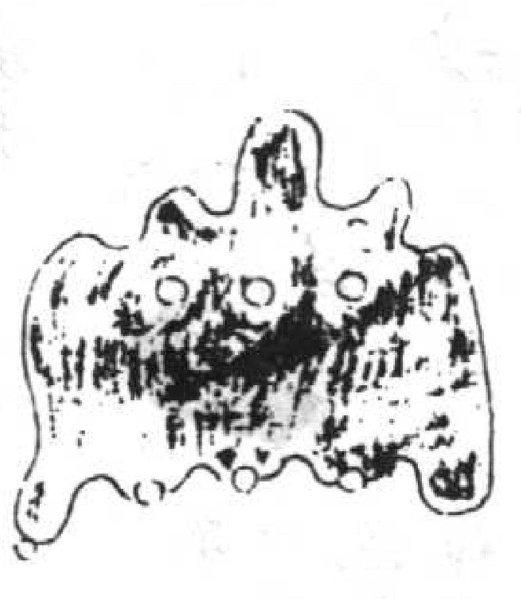
第四左輔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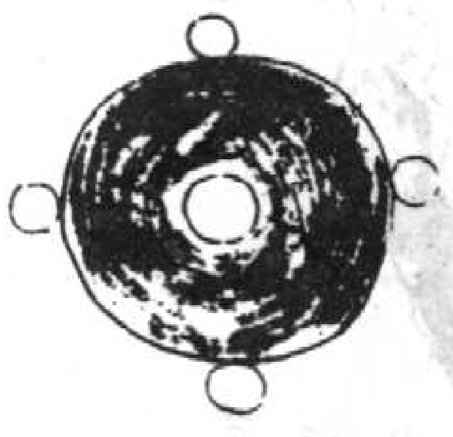
第一右弼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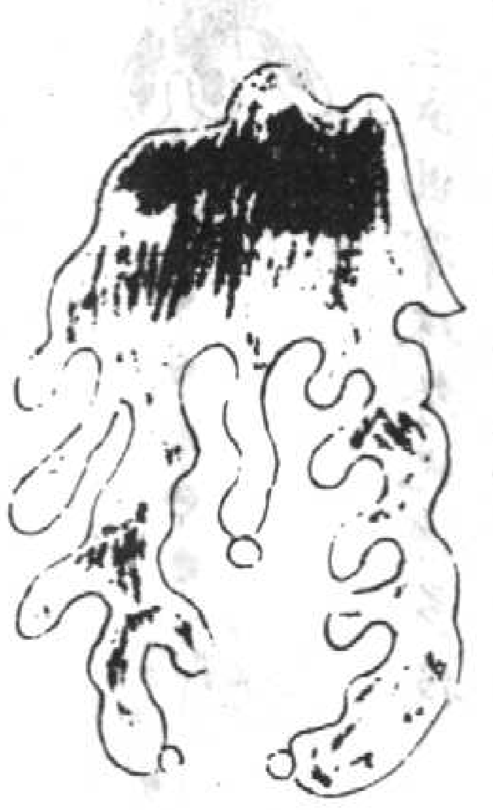
第二右弼星



第三右弼星



第四右弼



第五右弼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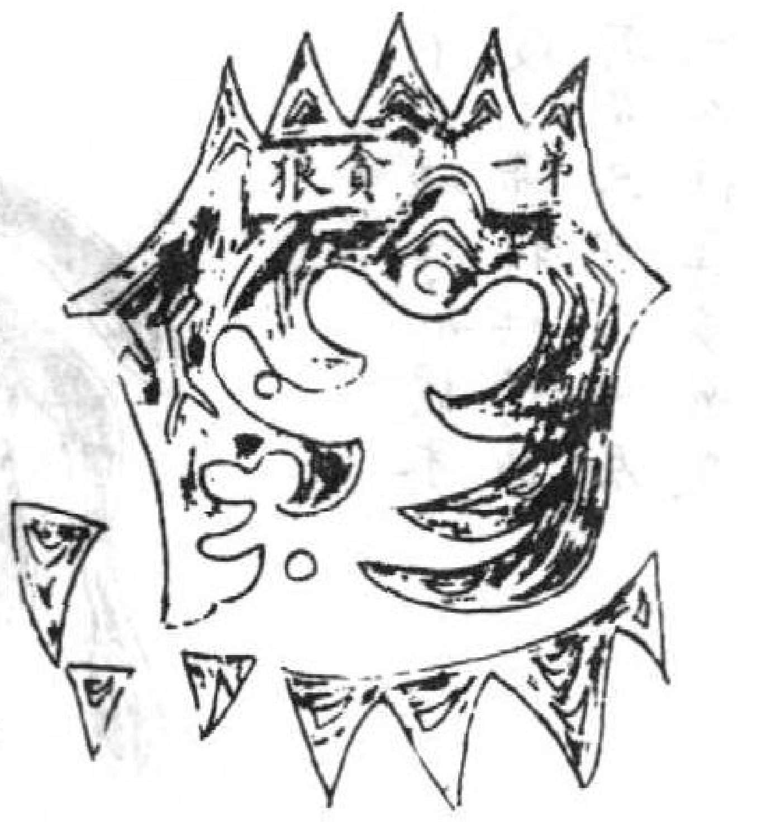
地理全書星辰　論星之說不一或曰九星或曰七星謂輔弼間於七星之中隱而不見或曰五星或曰十一曜名雖殊而實則一大抵肥圓端正生活回抱之形爲吉星飛斜欹側死懶逆背之形爲凶星千變萬態不過如此茲列諸家形圖及所主禍福并要括詩訣于後　九星要括　貪狼一木起尖巔左輔同形頭要圓巨門一似覆船案右弼如之聳兩肩文曲水星如旗倒祿似開旗手足偏彎轉抱身爲武曲破軍逆抱向身前更有廉貞不可下紅旗焰焰火燒天　左仙七星經　七星立極居天中三台輔弼布九宮起自藏龍天寶殿太陰太陽分西東左順右逆分兩路卻與二氣相派通中有北辰爲至尊出沒常爲天地根成龍若遇此星照貴顯隆富畢後昆或與天星相應接不然鎮鎖三城門　北辰者圓墩印是也上爲天關下爲地軸鎮塞水口凡墓宅得此者無不貴顯　大山大水爲州縣小山小水爲人村尋龍不辨七星形吉凶禍福何由明或在平洋顯復隱或爲丘山勢崢嶸或然怪石疊千仞或然毛髮奇復清有雌有雄立夫婦有父有母應所生藏牙縮爪龍欲住分牙布爪龍欲行天狐天角龍欲渡蜂腰鶴膝龍已成　凡欲認龍住泊只於後龍觀其頓伏或作藕斷絲牽蜂腰鶴膝之勢遠不過五里近則一二里龍勢即住便可觀其朝應

而尋真穴也千形萬狀無停留五岳四瀆經九州星峰上與天星應問君何處覓蹤由基山鑿土不識訣儘龍敗氣焉知休直山葬之犯天折曲山葬之犯咽喉左回右抱如爪瓠鬼山廢直如戈矛但知前後立賔主不知背戾如仇讐尋龍且用依經訣好把星峯細分别龍行上應三吉星見孫代代産賢哲次觀發勢有尊卑初龍小巧真龍拙一起一伏各羌殊變換之中分骨節有乳有節足安墳氣候潛藏尋叹穴吉星之下節目奇凶星之下節目劣崩洪節目最爲強氣脉相連無斷絶　崩洪之論其説不一有曰大石大木之所生大江大河之所注謂之崩洪有曰馬跡崩洪螺蚌崩洪横石崩洪節目崩洪交角崩洪之字崩洪也字崩洪川字崩洪十字崩洪斷續崩洪謂之十大崩洪然而不若崩山共水謂之崩洪其義最妙無過是兩山夾從一龍兩水交紏合流是也　龍行自有星峰應雌山低弱雄山勝行龍雖貴骨節奇入穴須教骨節稱不欲山曲如反弓不欲山直如伸脛吉星吉兮凶星凶不由人使由天定時師未識七星形爲作謌兮切須聽　本有九星止言七星者以輔弼二星不能爲星但隨七星流轉而已郭璞葬經遊龍篇　巔峰嶷崑聳柿蒼碧雲峰嵳峩壓衆高矗龍行之始節次設縮七星降照各定形勢貪狼如笋巨門半月武曲覆鍾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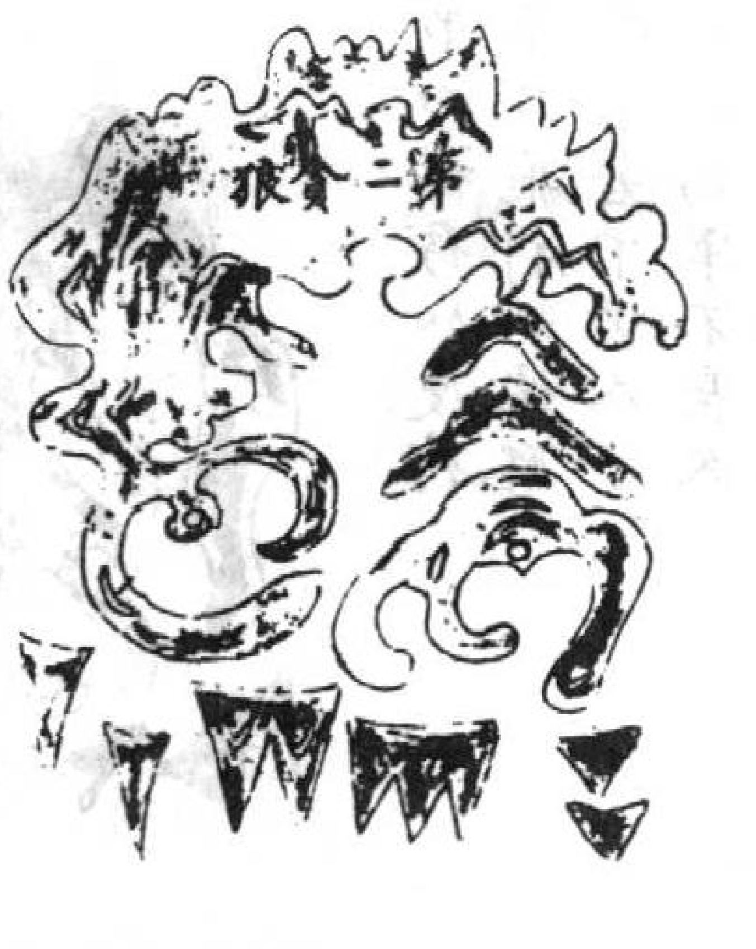
翼佐太乙隨僕寶殿巍巍龍樓侵漢老龍少龍穴分八九少微傍起。王侯之地龍行遠近須知其數貪狼五七巨門二八武曲三六惟此三者皆是吉也　貪狼須起五七峯如笋巨門須有二箇八箇如半月武曲須起三峯六峯如覆鍾此即正龍處是全氣　數之與形匪混匪差少龍之穴不過亭驛老龍之盡其去千里五七過水其氣方止。招摇太微數見表裏。天官武庫左右尊斷朱雀悠洋前張玉几朱雀玄堂火星高聳落處偃平。神仙之地禄存如厨斜側崎嶇真龍不遠幡花廟宇公事破家兇頑聾瞽。合之一金一木一土隨護武有天官武庫分阜兖委堪邊能致品官榮貴。文曲如綱水際遊漾龍行百里血食佛塲賭博離鄉女人婬蕩廉貞如纖岩崖侵漢廟食陂湖老龍破斷瘟火徒流横逆叛亂兼入天門太乙傍微。福禄富財數代不絶破軍如旗上火常隨老龍盡處定是陂池若邊正龍决配姦非其龍門欒欲落未落去之如奔駐之如躑始合閶陽蹻樞老龍三二百里未住天乙太乙隨護華蓋官蓋天英高舉。左三台右奴婢過水龍無全氣聚此是將軍威武分阜支隴氣住邊之必出將相鎮邊扞禦。

尋龍經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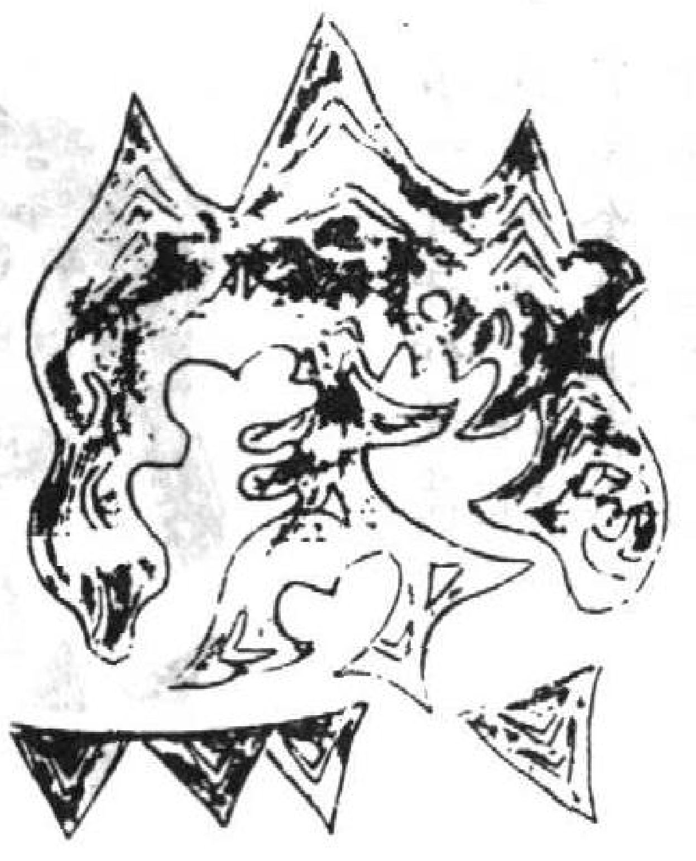
劉江東九星三十六後龍真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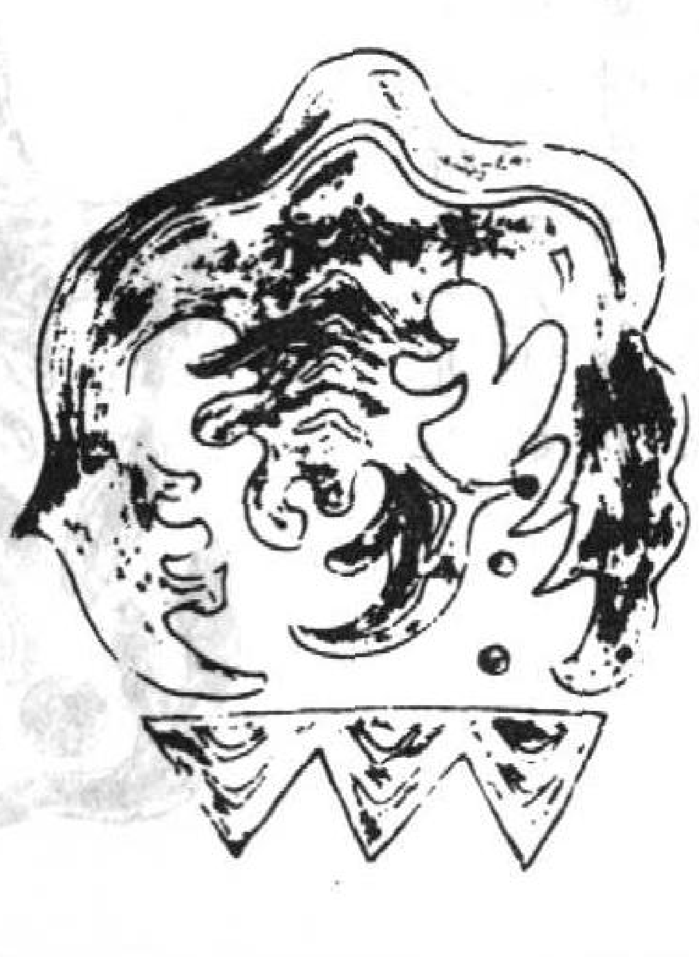
第一貪狼初生笋
龍現此星爲上品
星中一木號真人
必遇龍門金榜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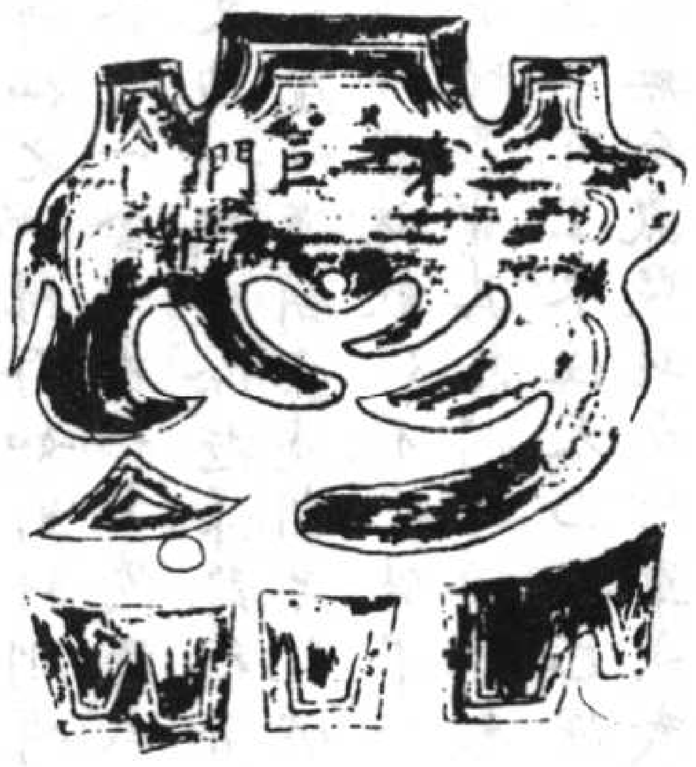
第二貪狼似覆鍾
天然富貴永無窮
龍帶此星爲上格
神童及第至三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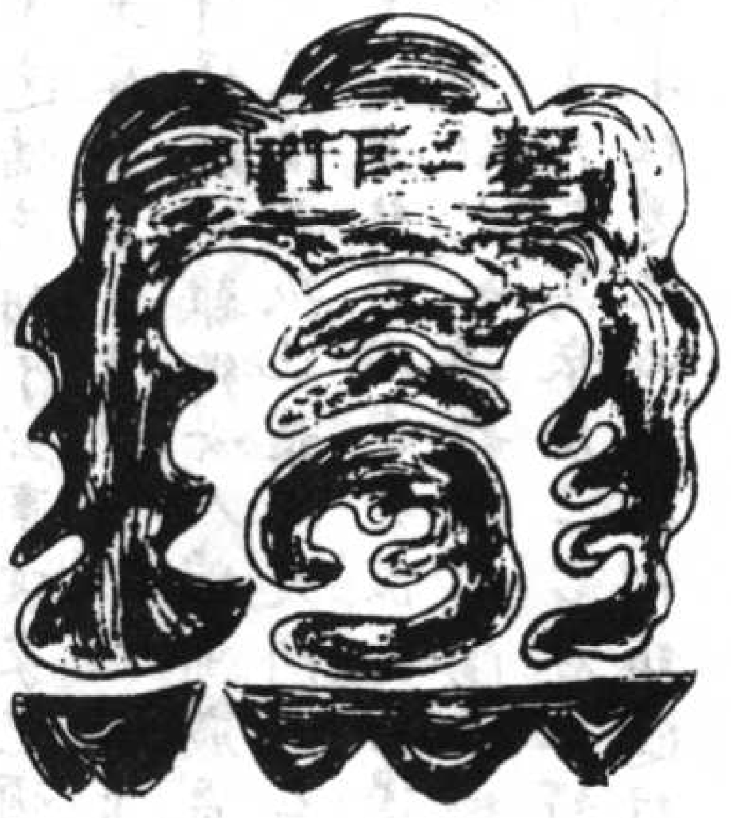
第三貪狼如金字
看他龍頭生木勢
一起一伏最爲良
諸子盡登黄榜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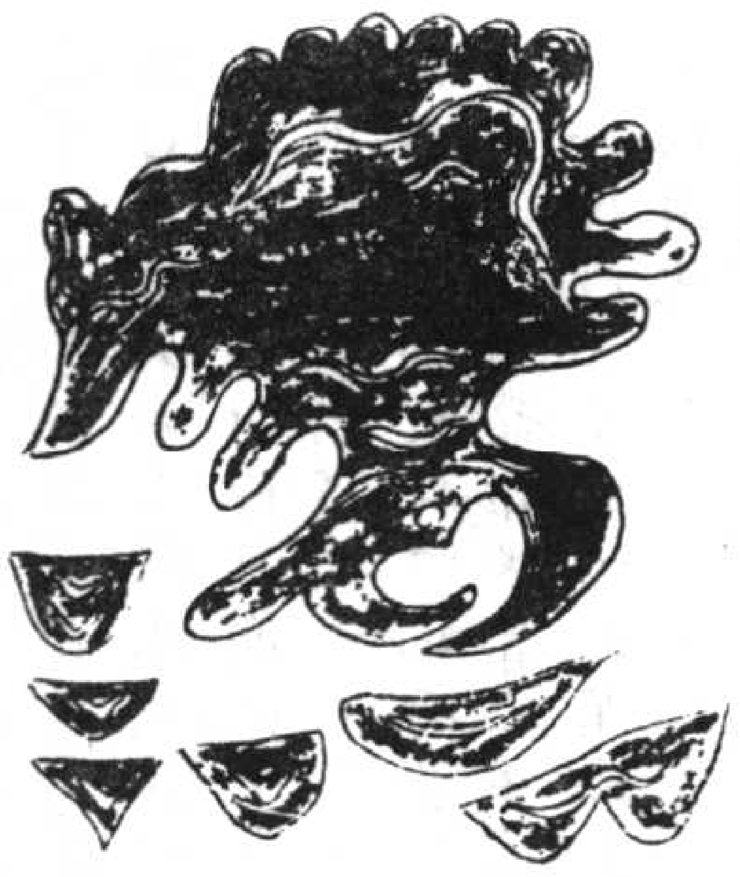
第四貪狼寶蓋落
喚作龍樓并鳳閣
能教朱紫滿門榮
必至朝郎近帝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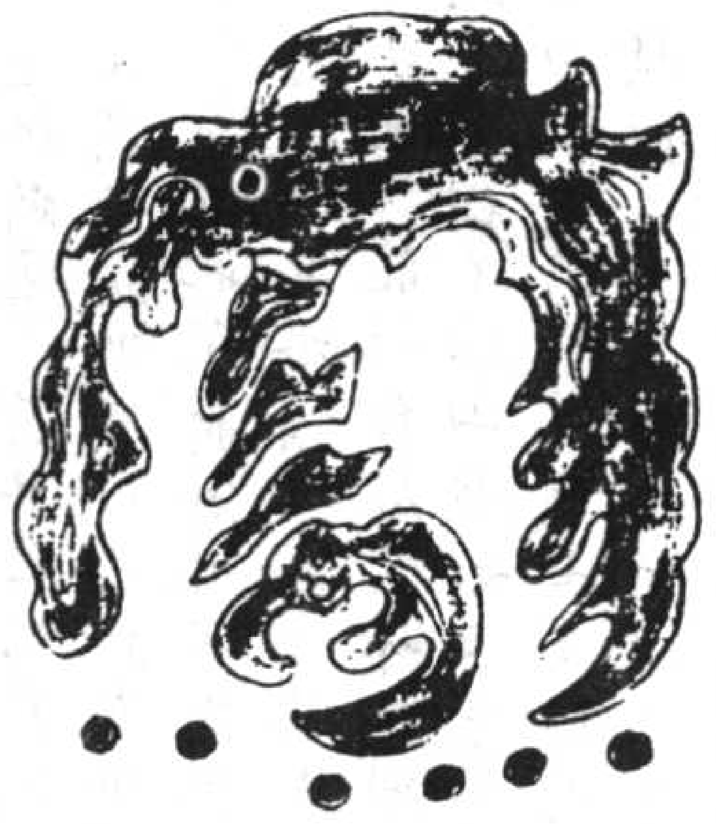
第一巨門如頓皷
時師仔細看龍祖
其星若見三五峯
進納爲官鎮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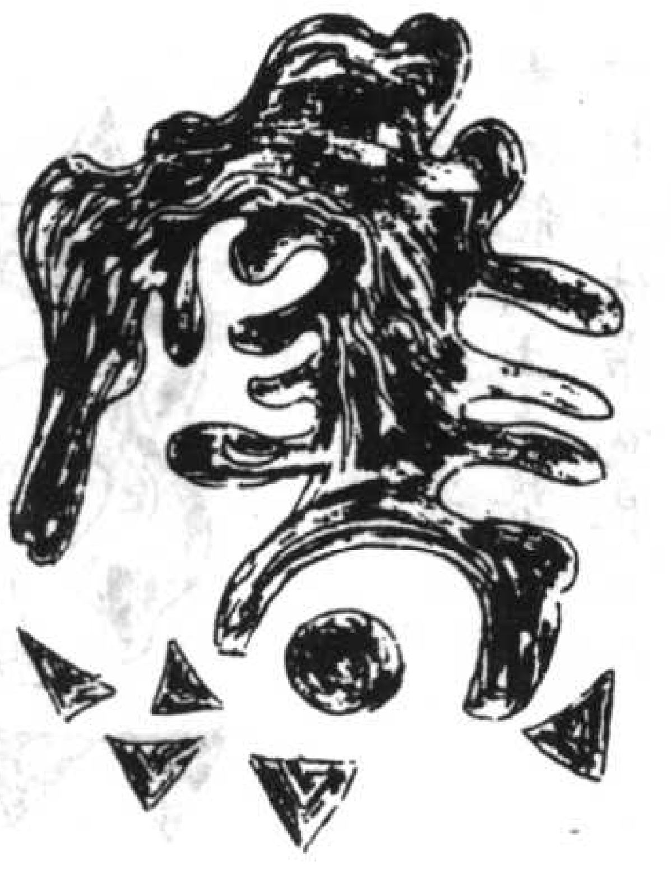
第二巨門如半月
莫向時師取次說
號爲太極正真人
九重出入朝金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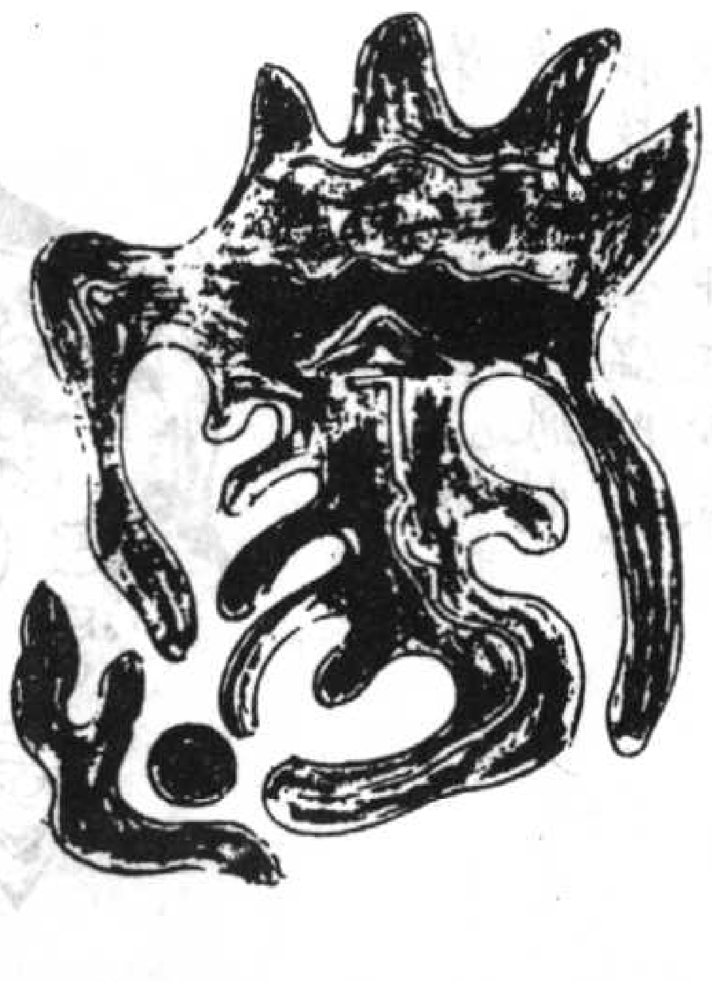
第三巨門如陣雲
時師子細看龍行
三男四女豊衣祿
更出爲官道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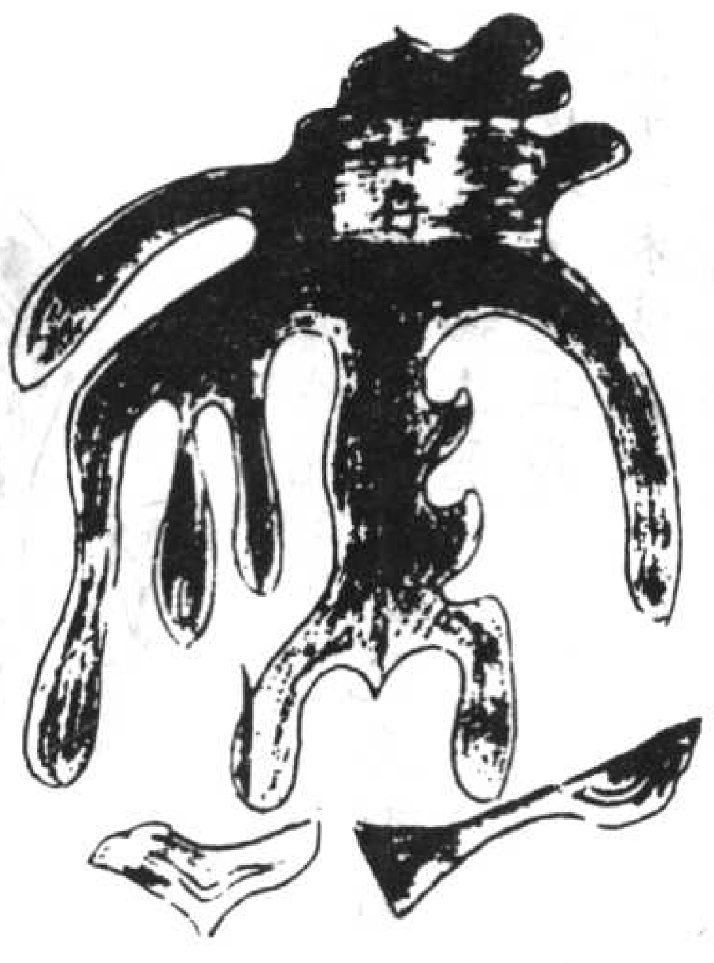
第四巨門若穿珠
宜作僧尼寺觀居
更有七星前後應
全家長幼入清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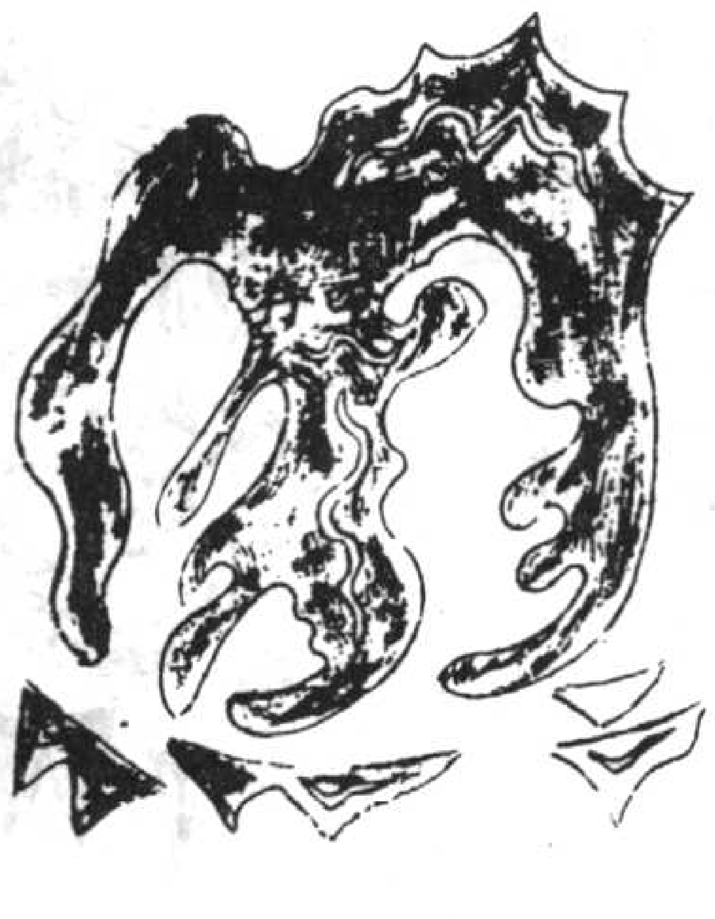
第一祿存如放筒
或横或直或斜蹤
下爲陰陽生吉穴
却歸滄海作蛟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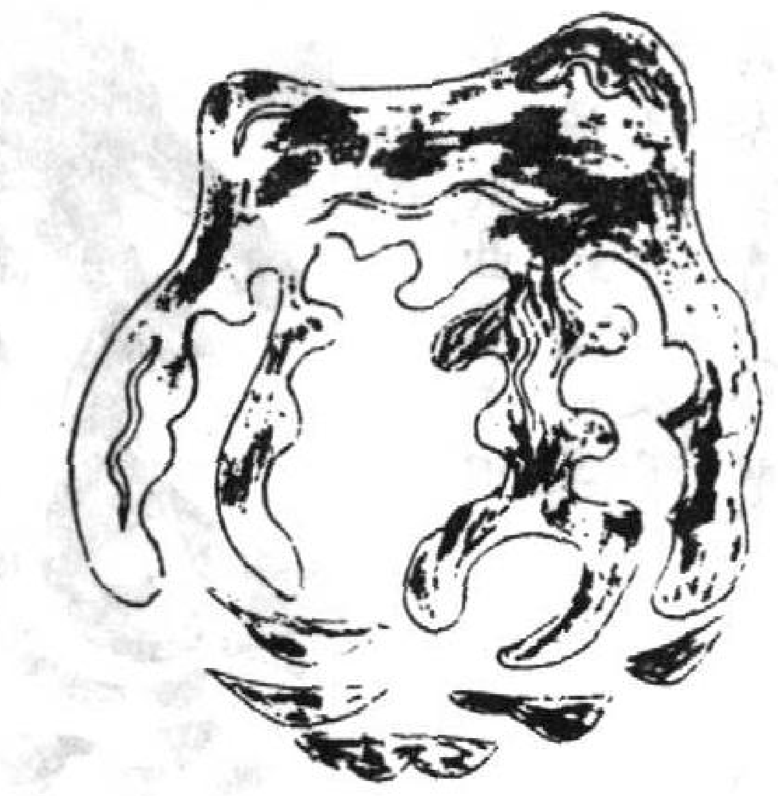
第二祿存如死蛇
頭尖帶石尾飛斜
鬼神住泊多興旺
百姓安居却破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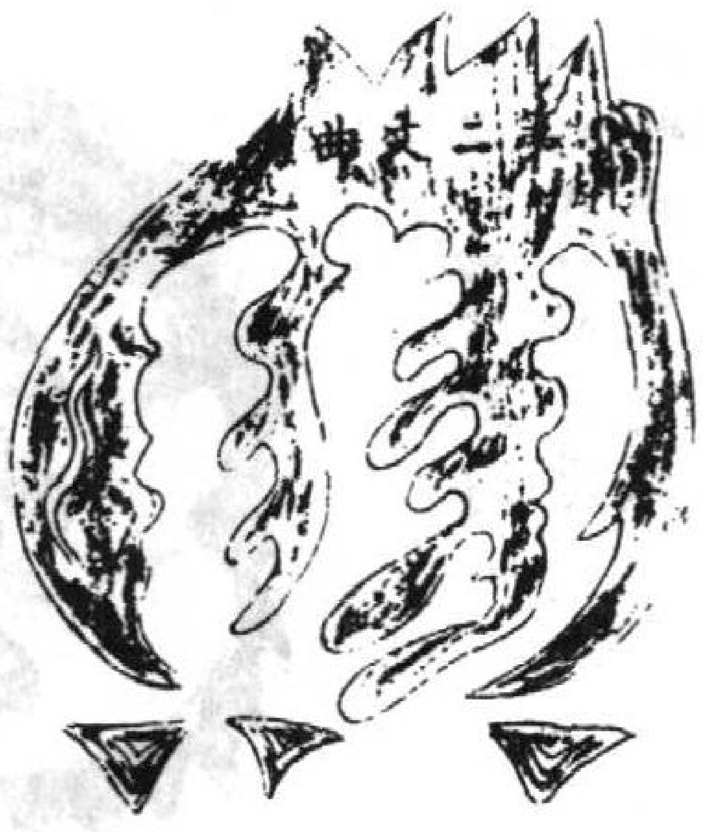
第三祿存如擔木
瘦小飛斜無轉曲
其星只可鬼神居
凡人住葬多哀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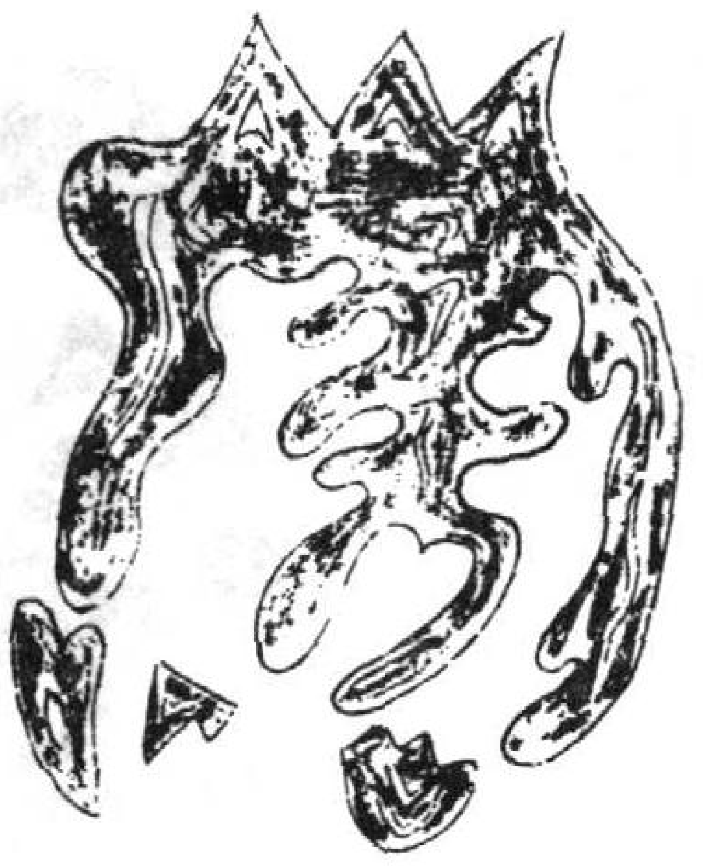
第四祿存如瘦狗
帶石飛斜形像醜
此星若下少人丁
爲寇爲軍不長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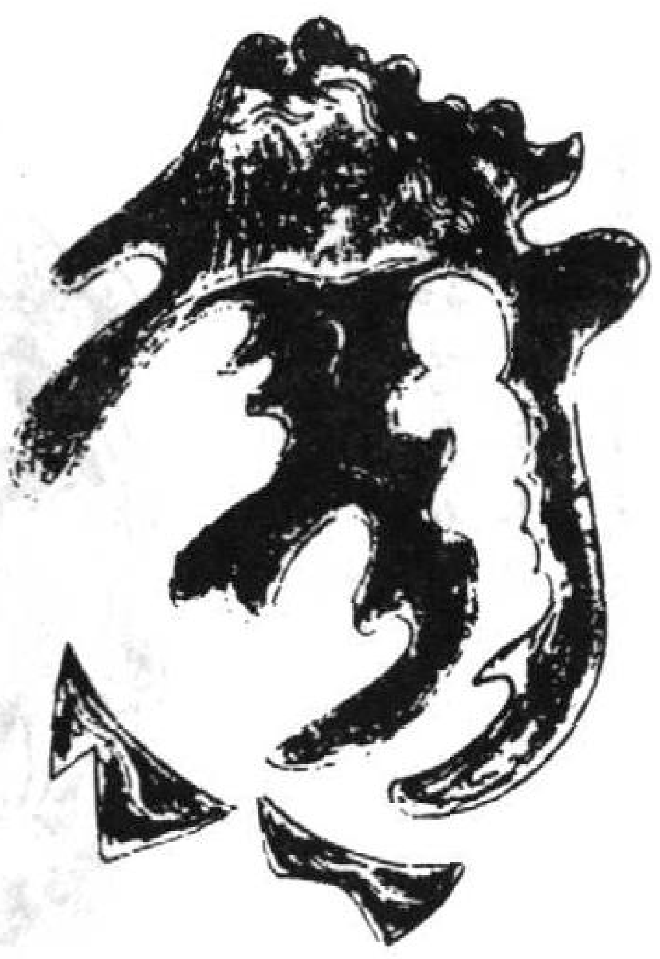
第一文曲衣架形一星一代不安寧縱使天然安吉穴也須男女變奸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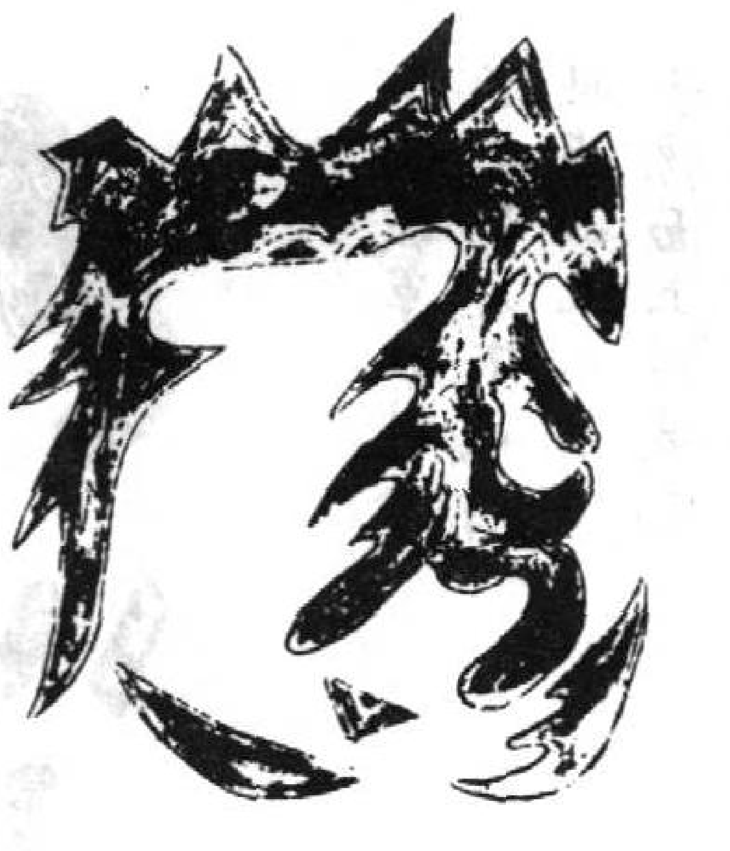
第二文曲如競船。中心一大兩頭尖。此星必定招淫慾女子風聲四境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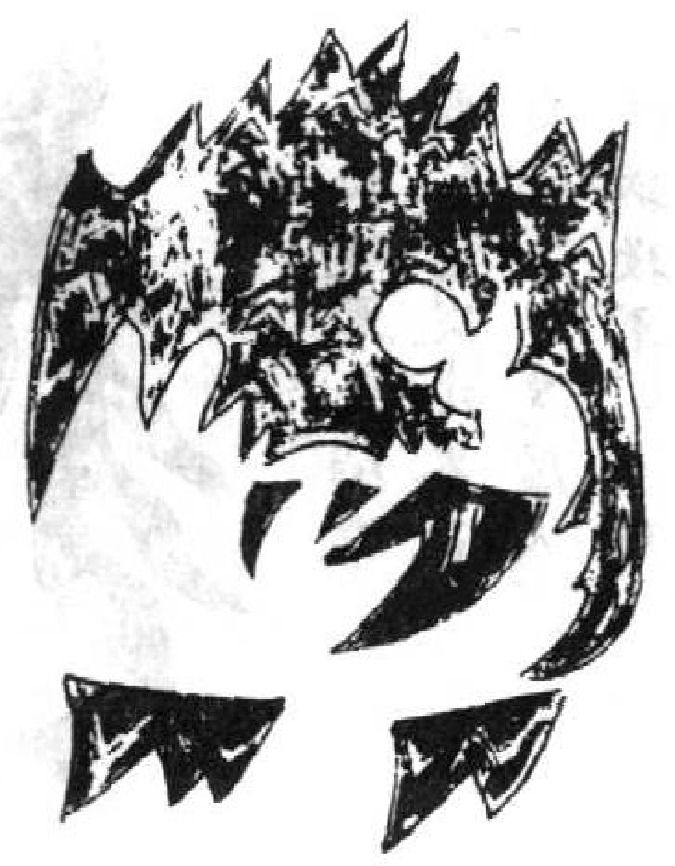
第三文曲如搗杵。仔細消詳龍上聚。縱使明堂吉水流。女人受寡男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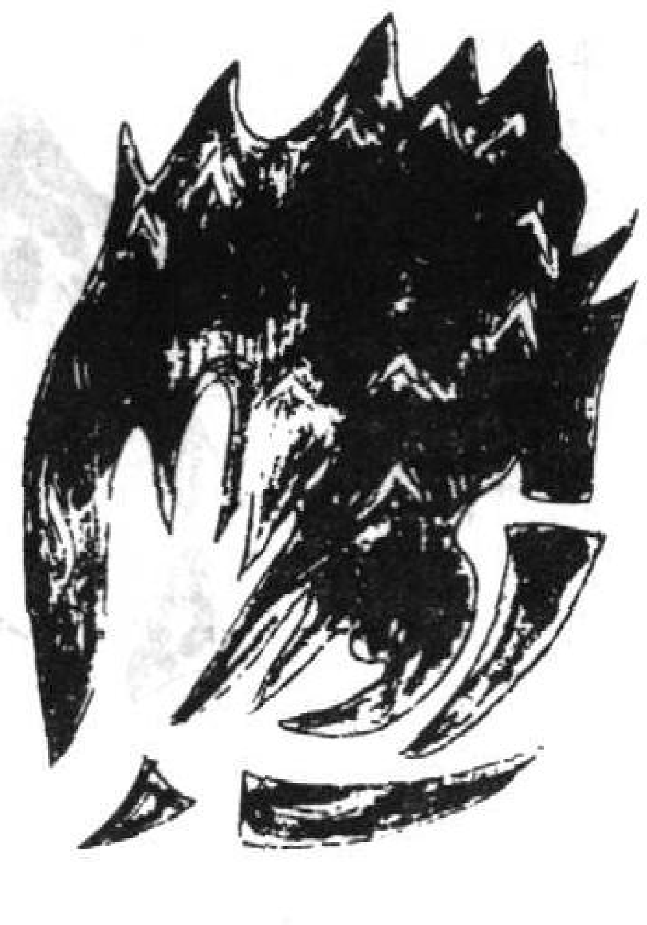
第四文曲如木杓。頭大尾尖形勢惡。前山縱吉也成凶。奉勸時師莫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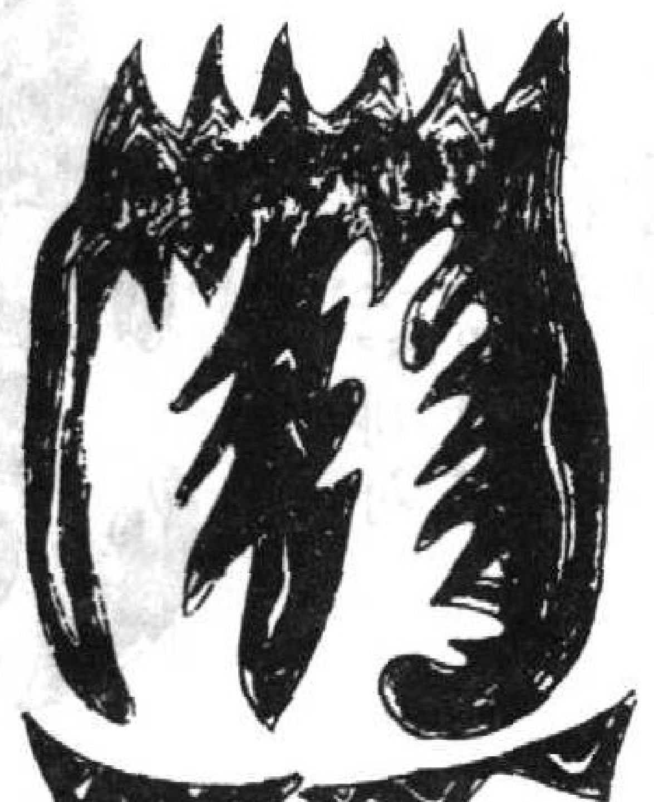
第一廉貞如坐馬。兩脚分明衆向下。此煞名爲瘟火星更出男孤并女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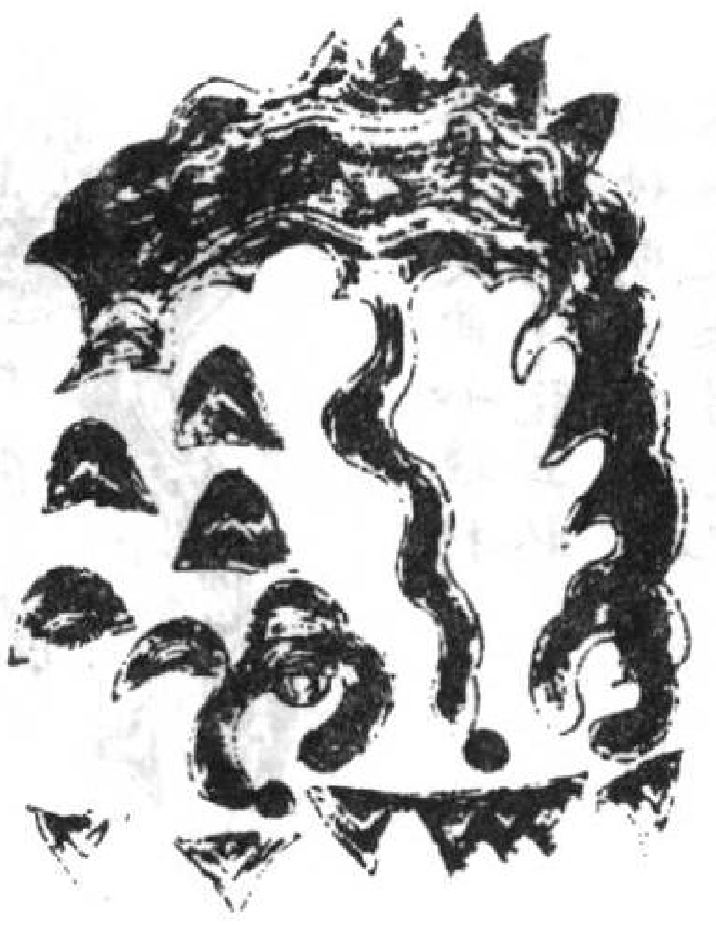
第二廉貞如頡旗。山尖帶石勢如飛。定是廟堂神鬼占。葬着爲軍剌面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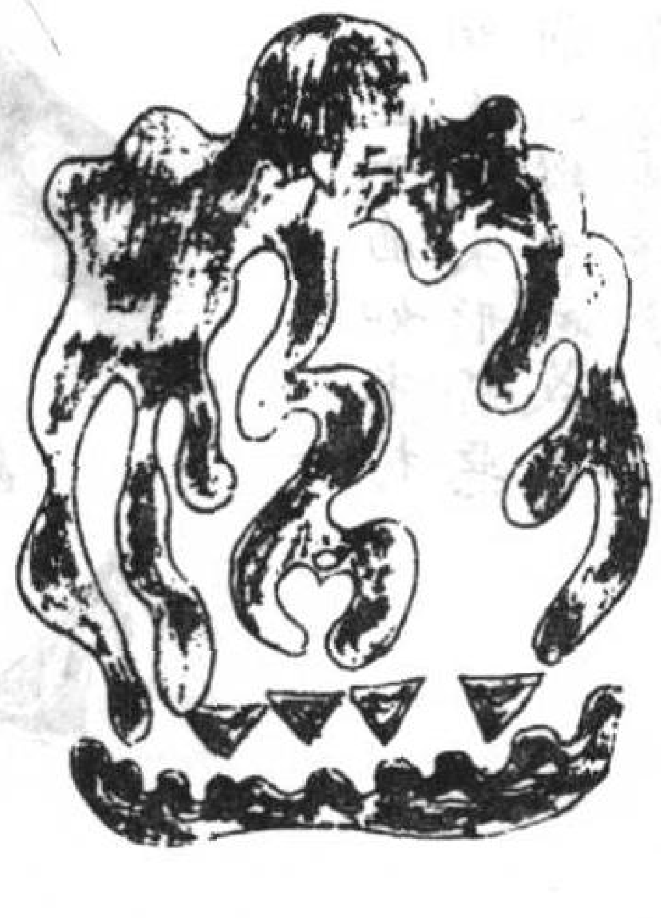
第三廉貞勢似鏘此星凶横最難當。定主離鄉拋業走。兒孫枉死陣前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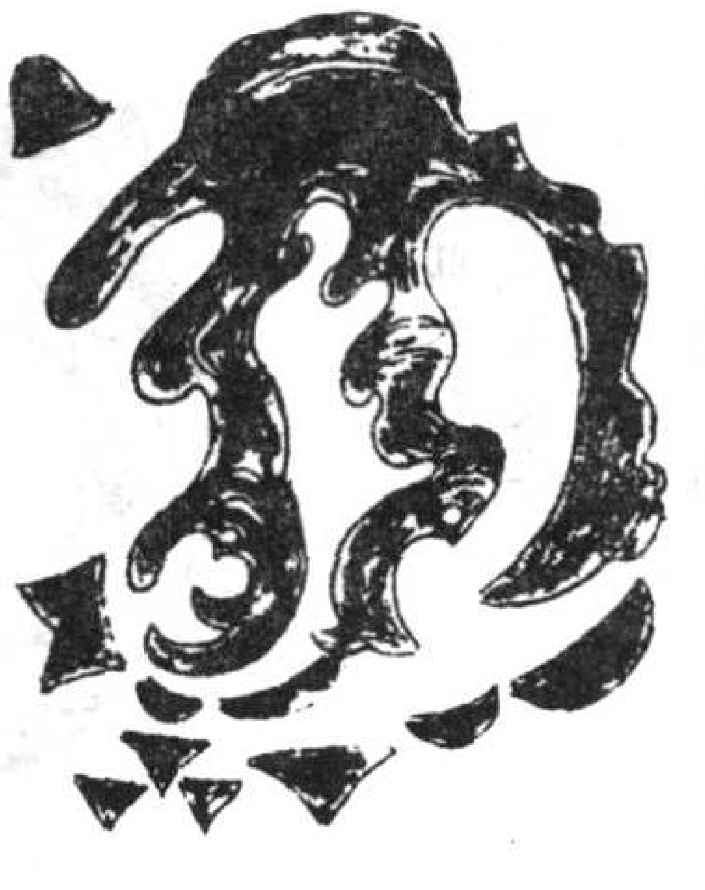
第四廉貞號破軍。此星凶惡少安榮。時師若亂遷墳宅。賣盡庄田無寸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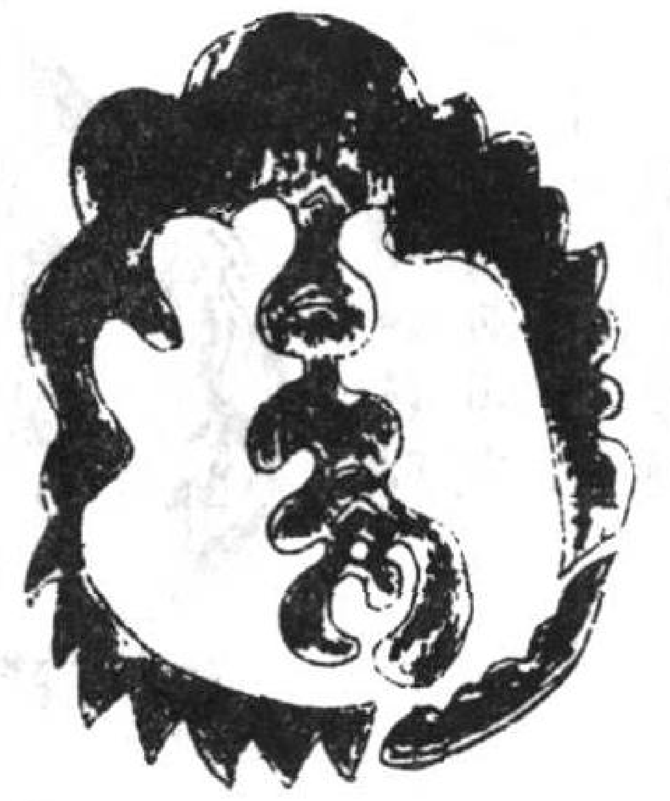
第一武曲如覆釜
此星代代家榮貴
生龍吉穴任栽量
萬斛千倉無盡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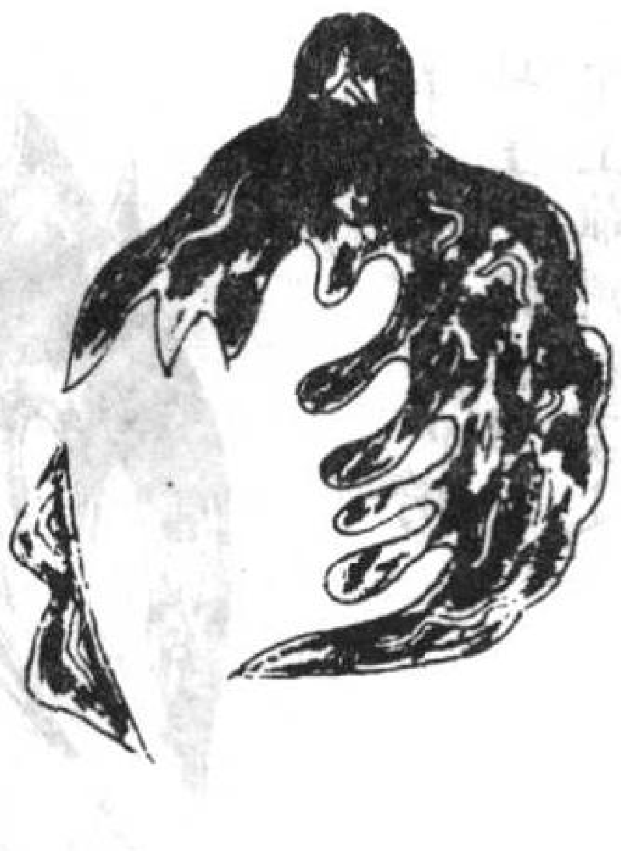
第二武曲似生蛇
宛轉如弓覆似瓜
尋取天然真正穴
榮華富貴孟嘗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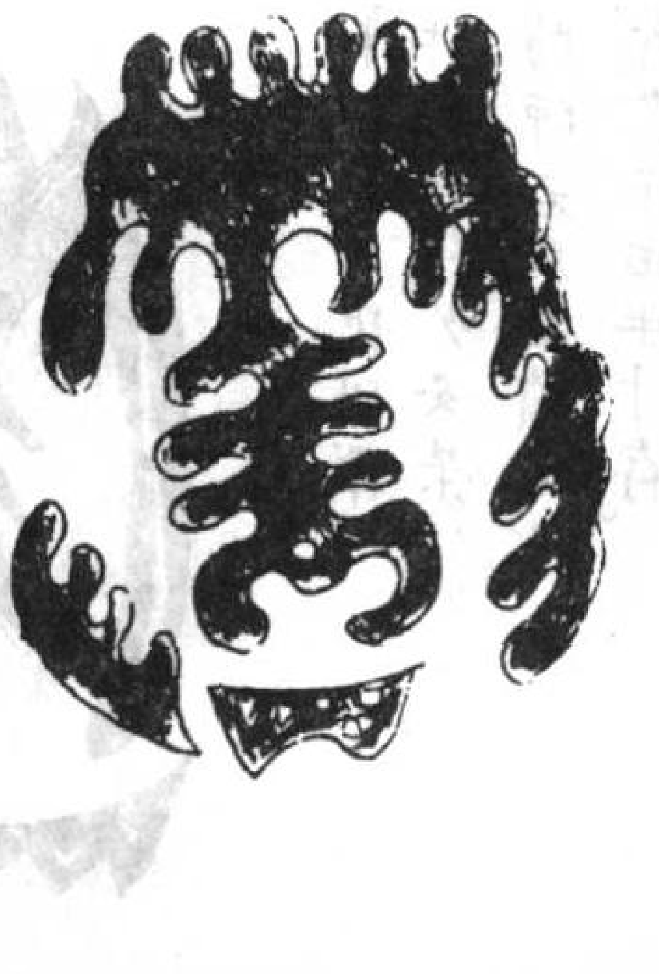
第三武曲落平田
氣像主蛇湧出泉
武起武行如浴卵。
其家富貴出清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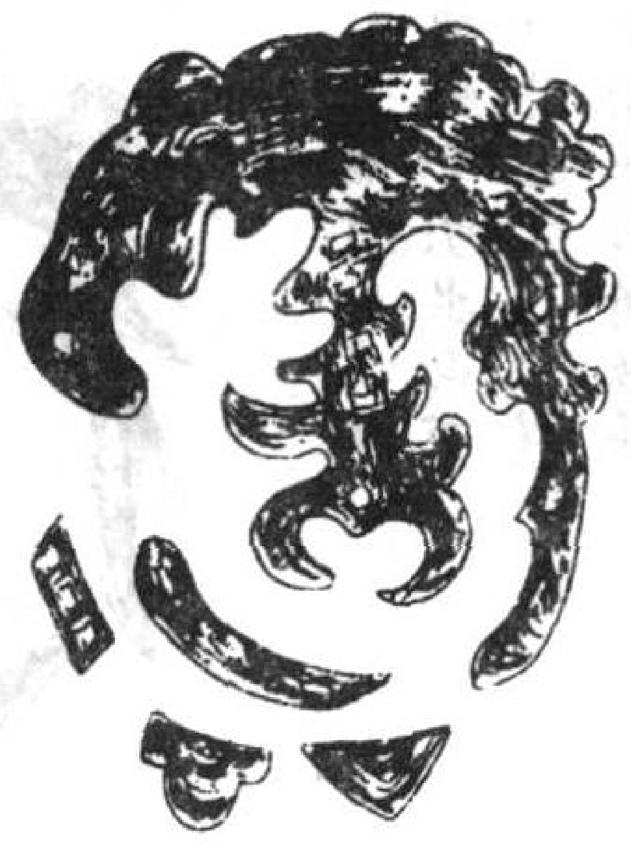
第四武曲實難尋。
閃歸平地散如雲
四畔團團如月起。
出人富貴斗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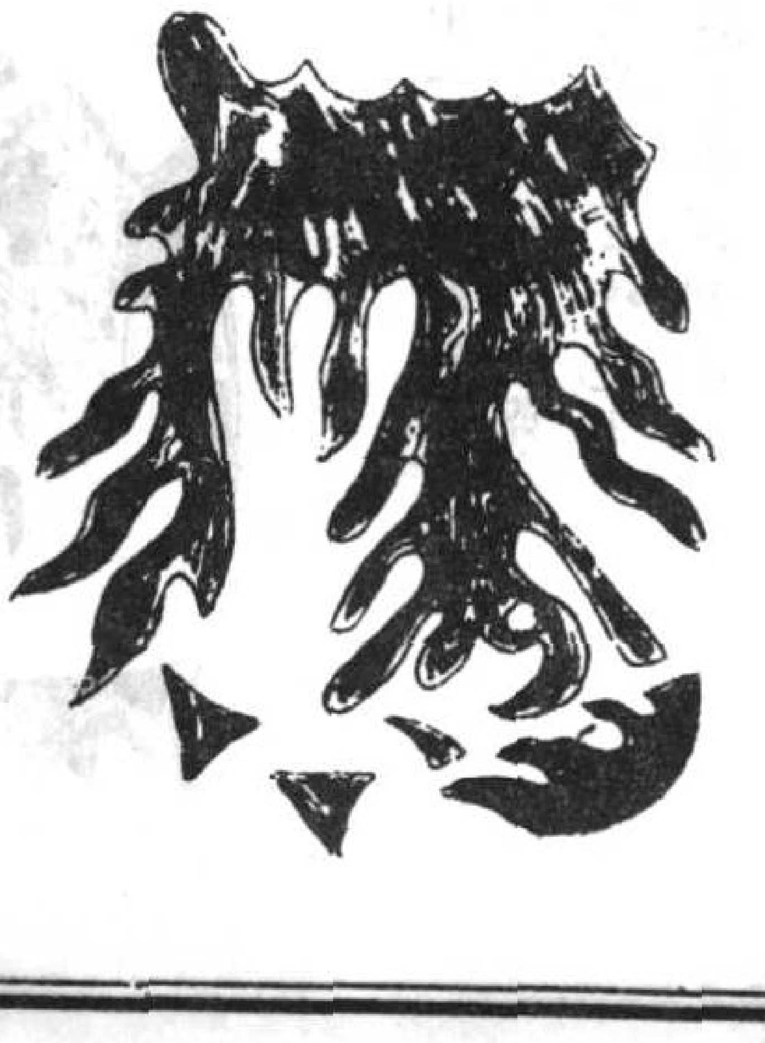
第一破軍如下傘
時師仔細認龍行。
半紀之年家大破
縱然不破也遭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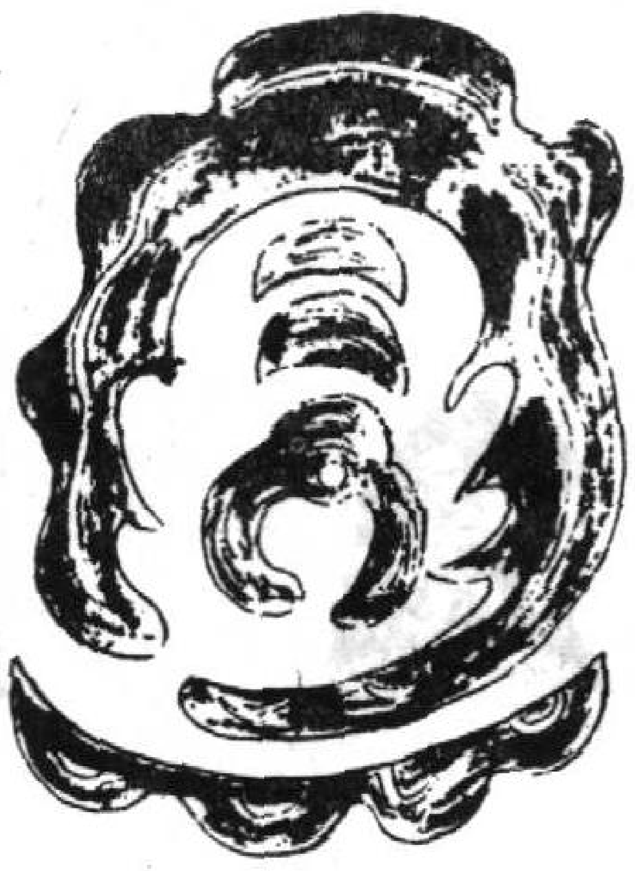
第二破軍如排符。
山尖帶石出身麄。
人家住葬招瘟大。
歲歲蠶絲遶底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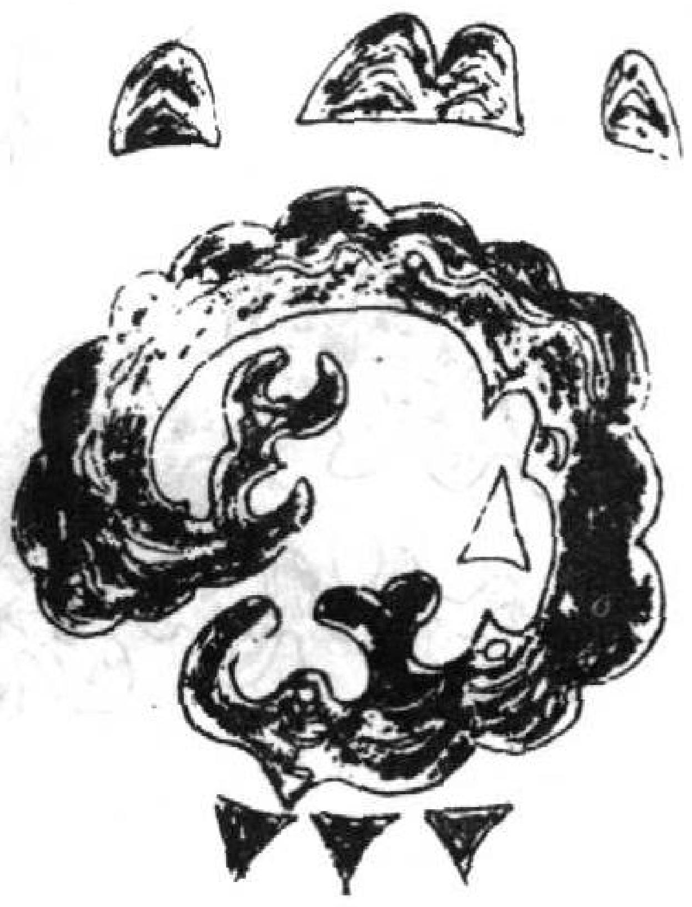
第三破軍如破倉
高低帶石不成行。
此箇凶星人莫下
子孫面上不風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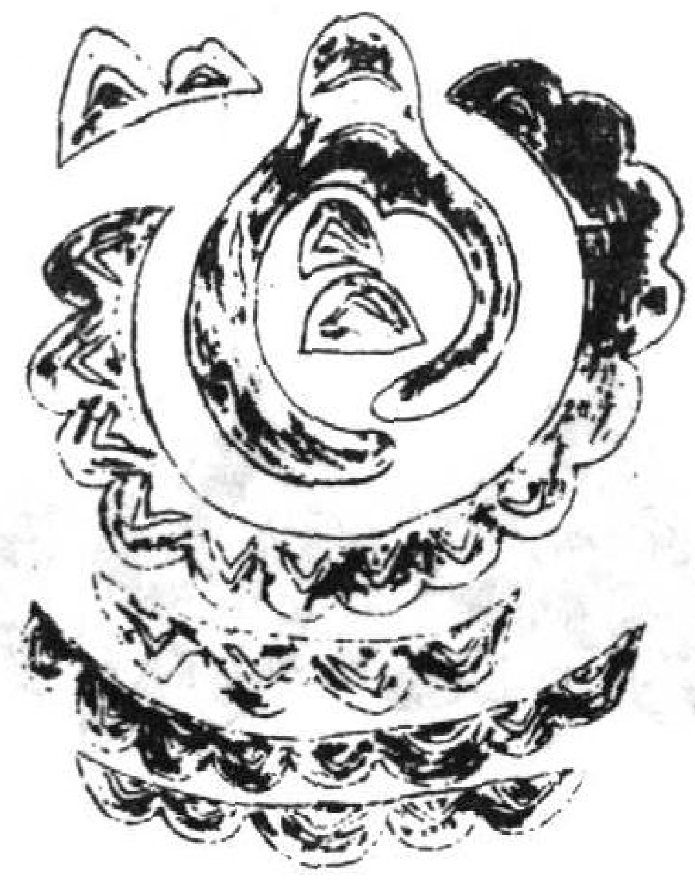
第四破軍火焰飛
鬼龍隨從走東西。
安墳立宅遭瘟火。
作賊拔軍剌面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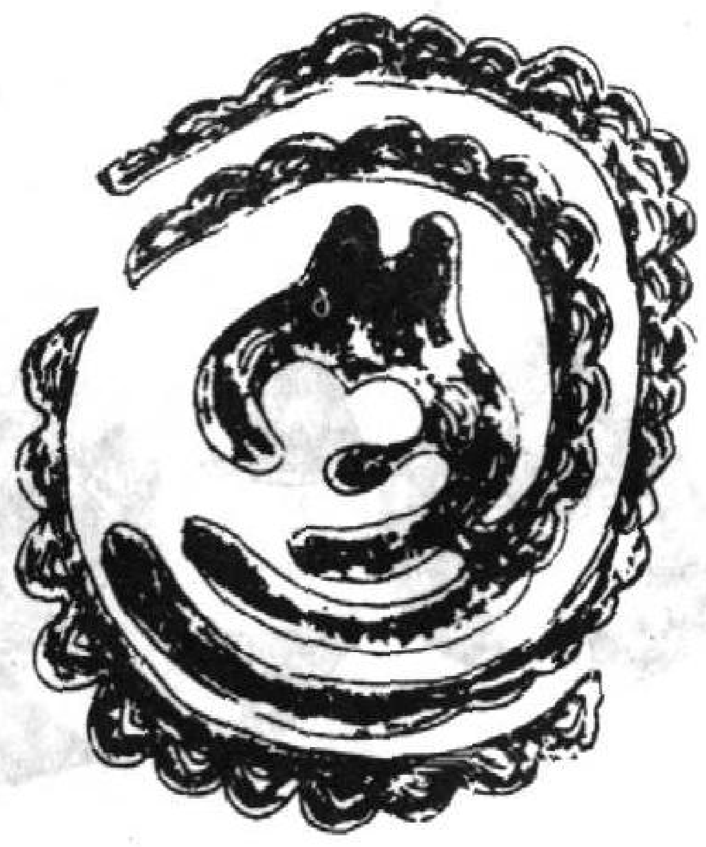
第一輔星勢最強、
騰騰兀兀覆如箱
牽連相似群魚隊、
下後兒孫入帝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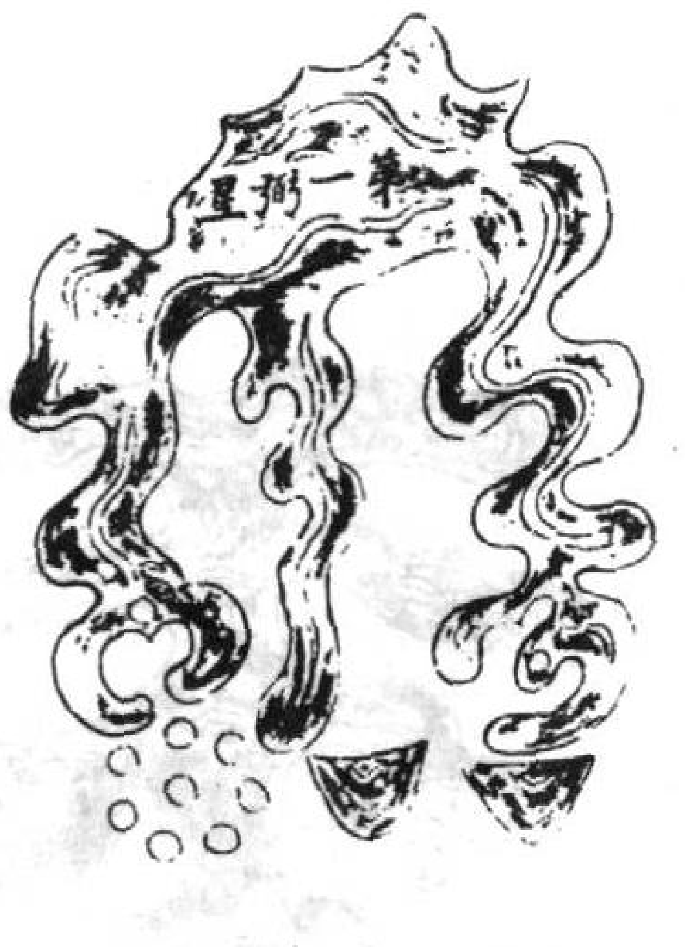
第二輔星如爪藤、
節節生峯自有情。
落穴燕巢如仰掌。
子孫代代轉光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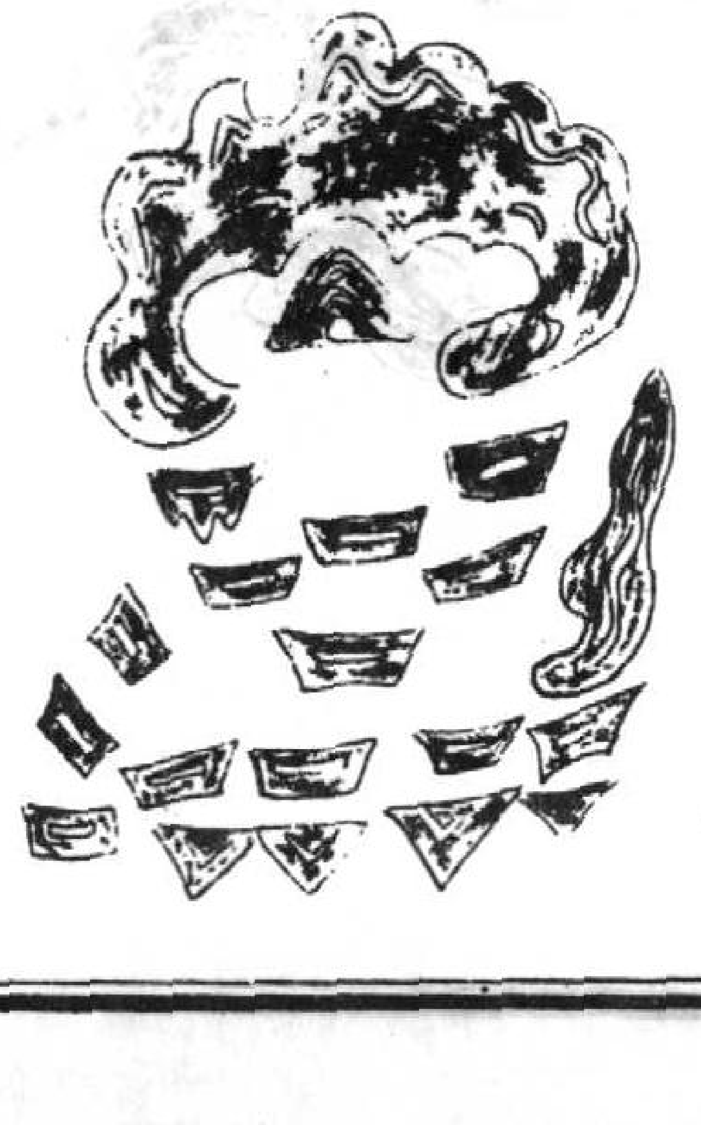
第三輔星如蓮花、
落穴如鍾覆似瓜、
四畔團團如月走、
安居立塚世榮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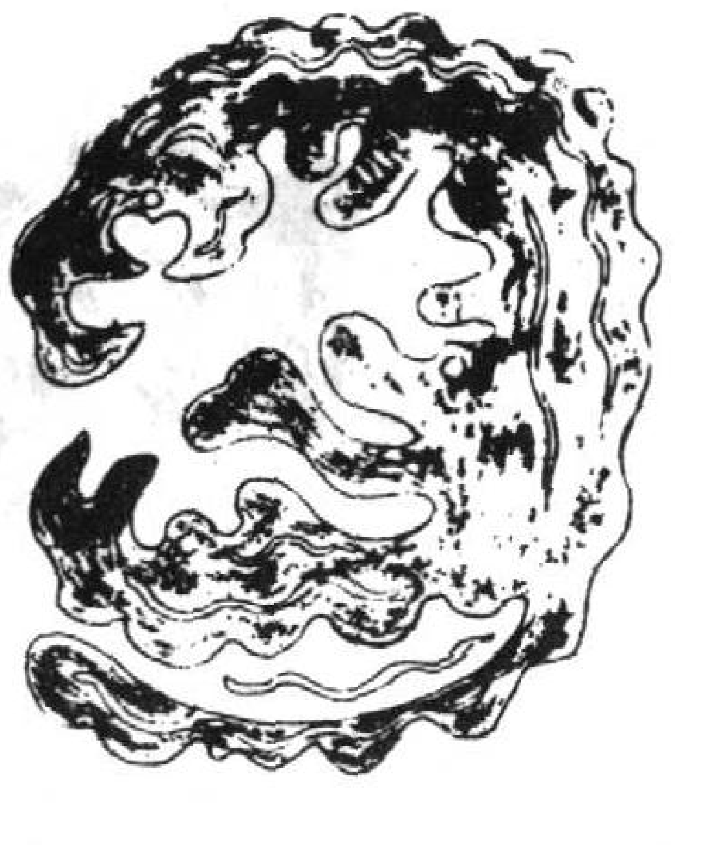
第四輔星別一形。
恰似群羊奔出林。
宛轉如弓盤似鳳。
彎彎作穴出郎卿。



第一獅星似爪騰、
節節生峯仔細看。
落穴穿珠如覆手。
穴中正取定朝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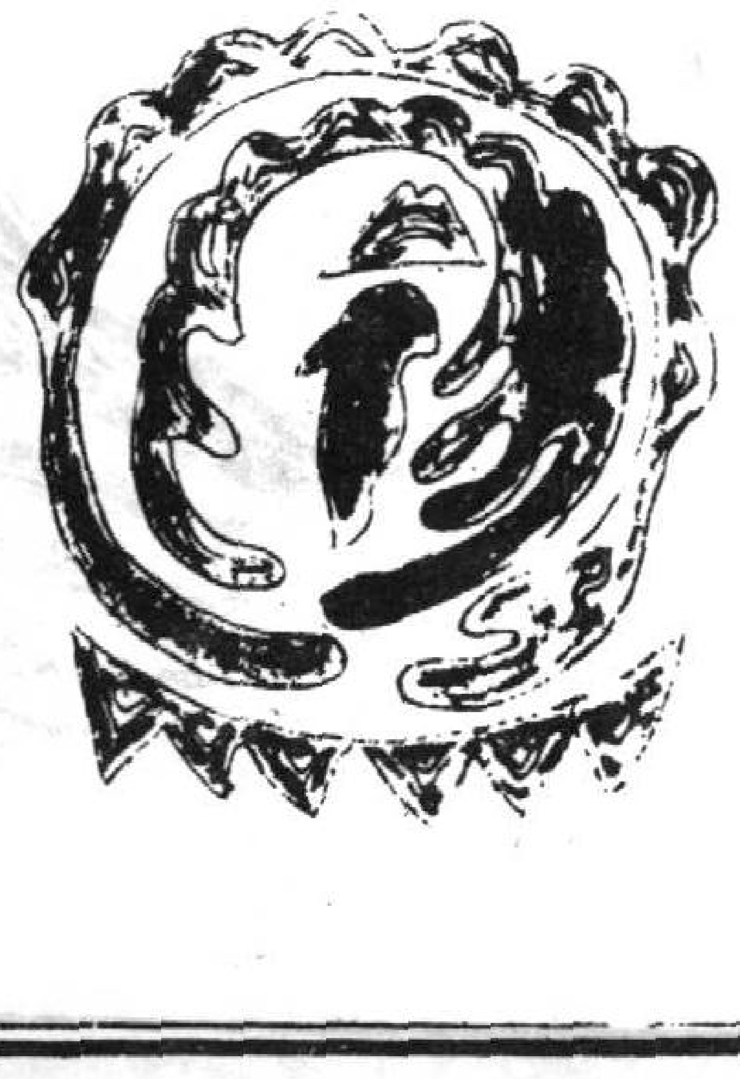


第二獅星似寒鴉。
成群飛泊落平沙、
但向田中求吉穴、
峯峯相對必榮華、



第三獅星如蘼蕪、
好似蜈蚣無數脚。
若人尋穴點真龍、
家富石崇有官爵

李淳風九星龍穴圖



第四獅星師難識、
真穴安遷應官職、
或在衆山人少知。
數條仙帶之中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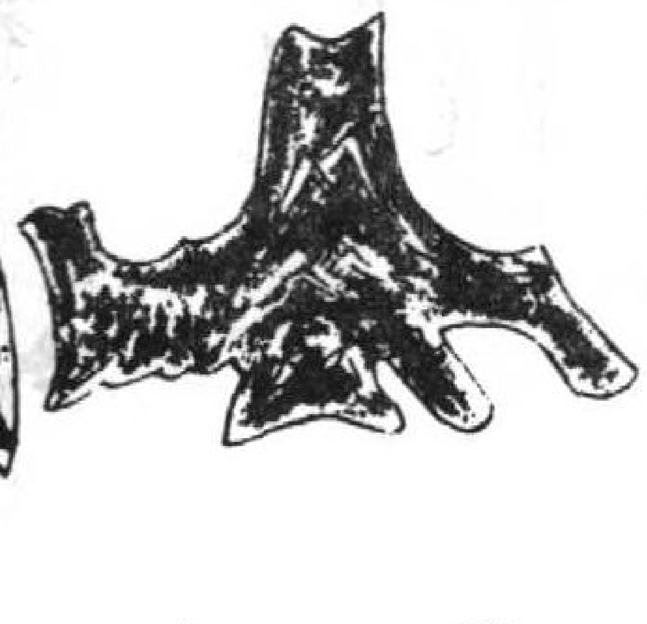
貪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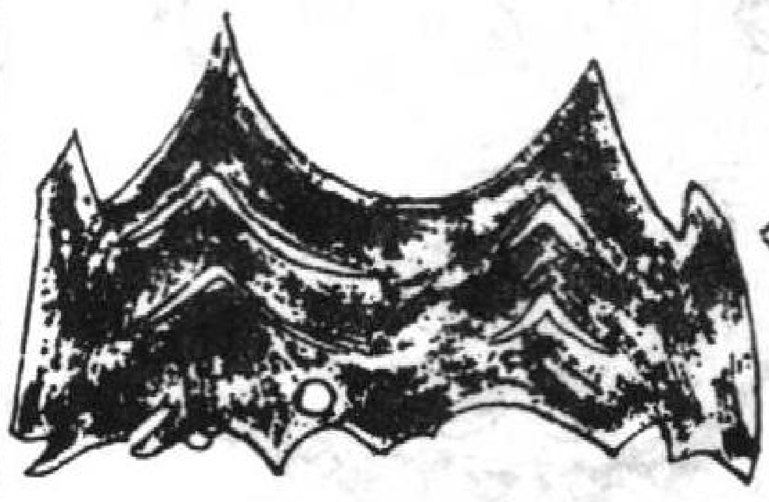
丫角

出五府

出侍從

天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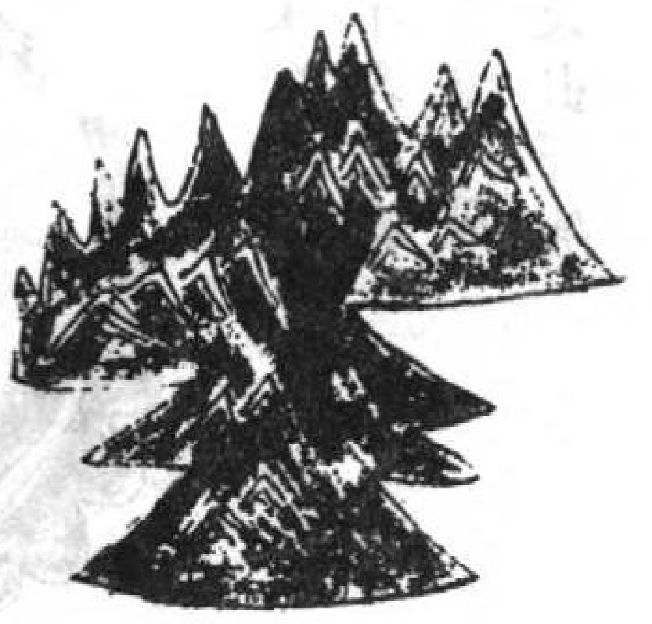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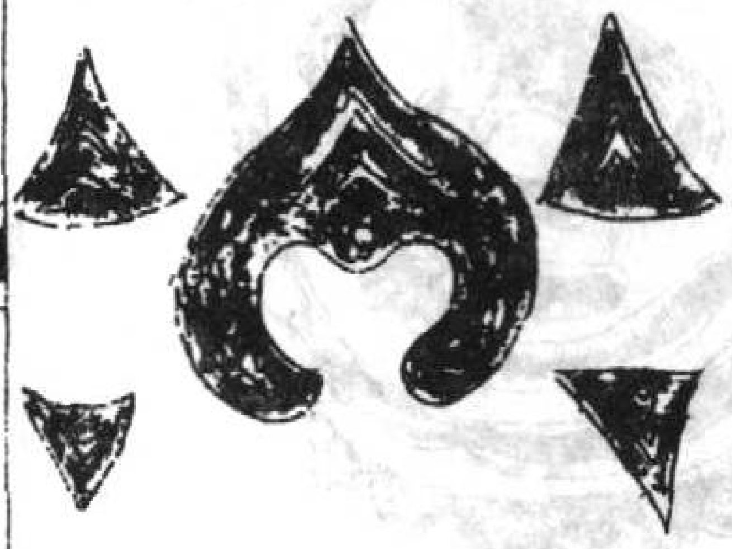


野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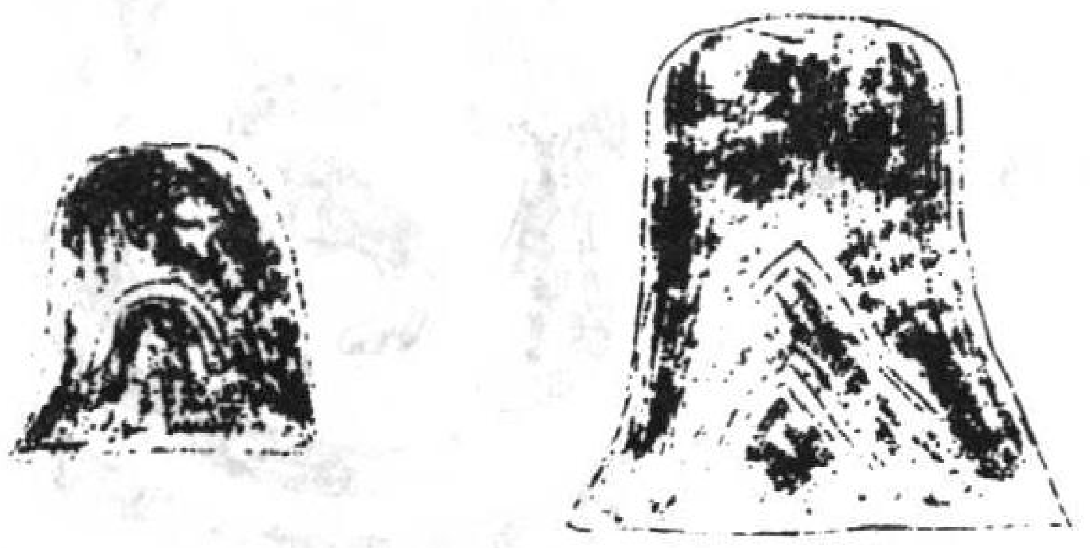
出五府

八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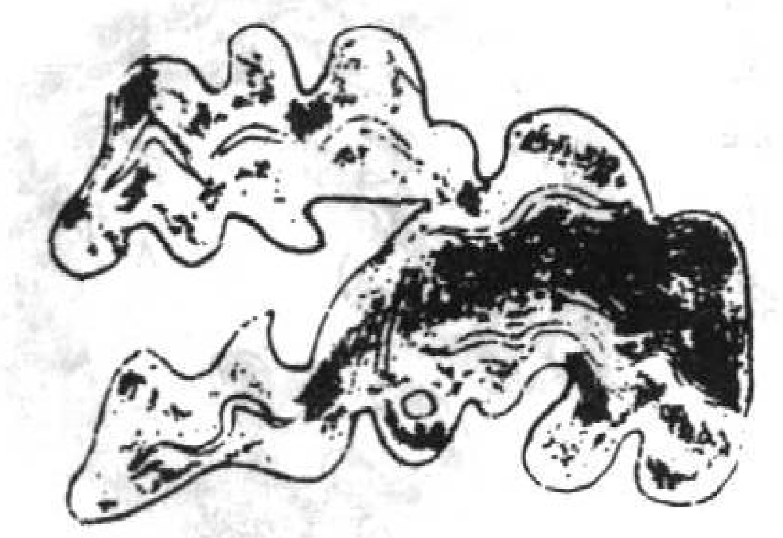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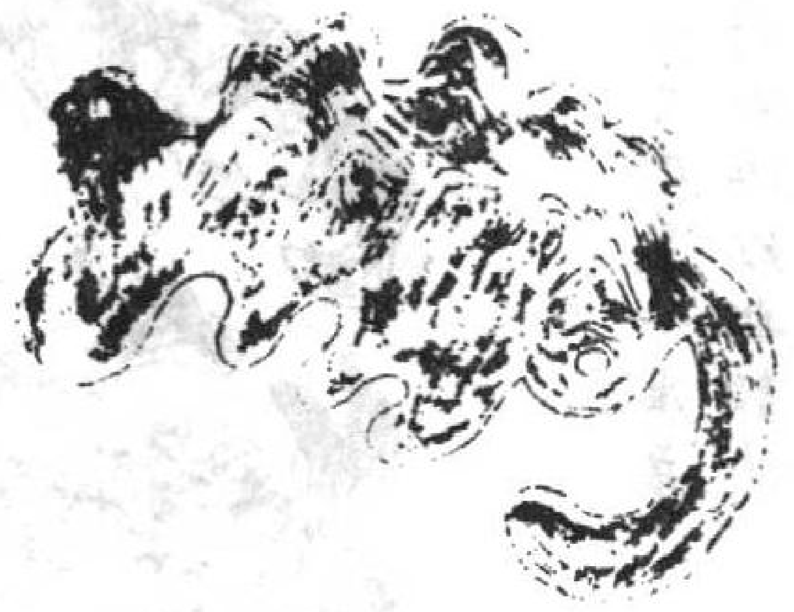
巨門



牛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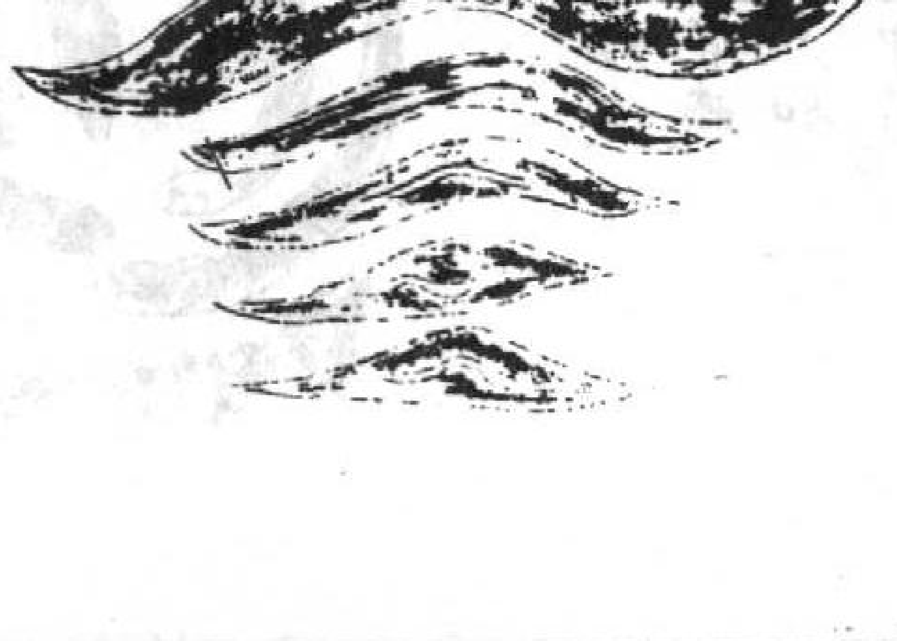


象舞



覆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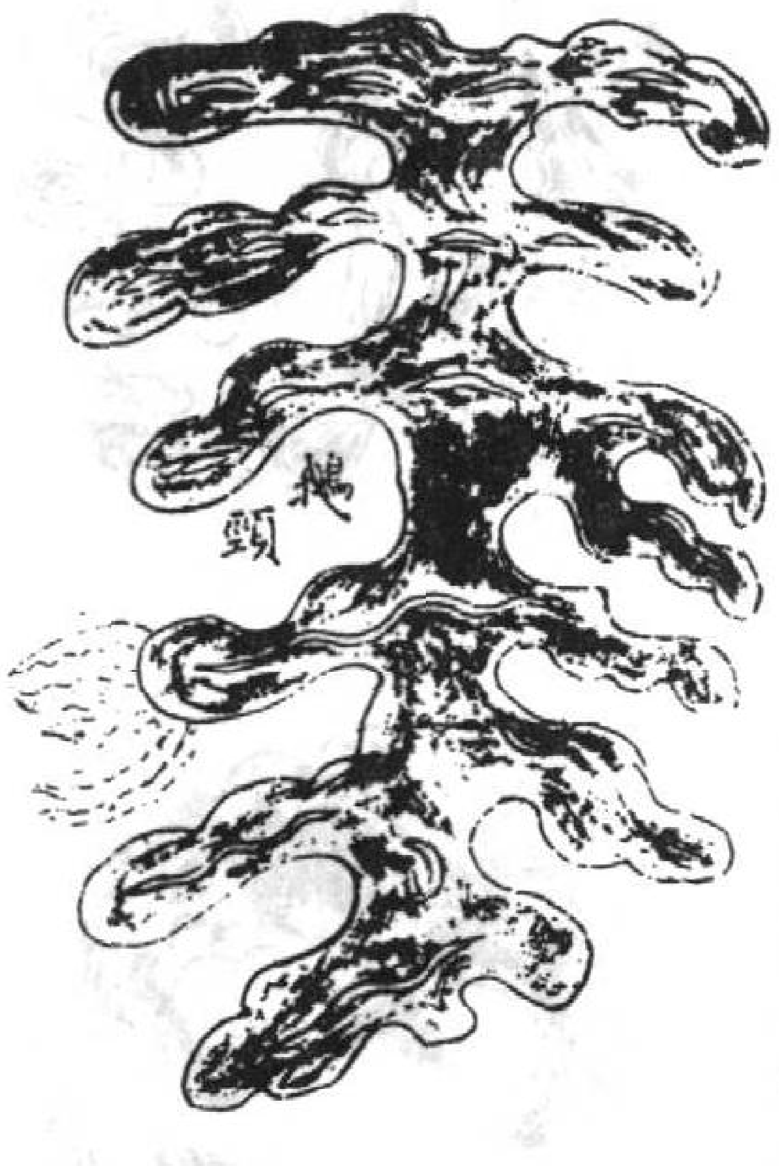
已上皆主貴



主富

文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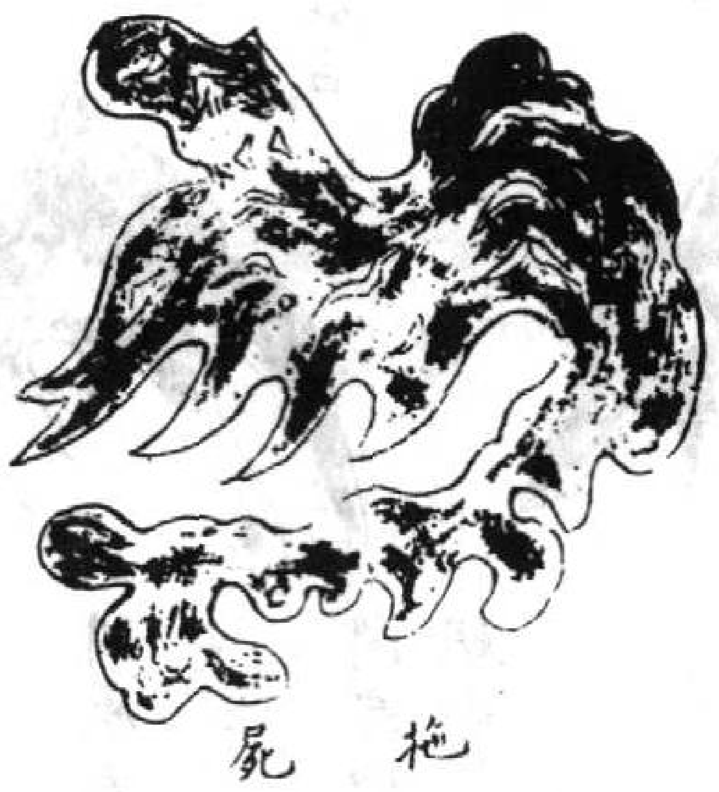
蜒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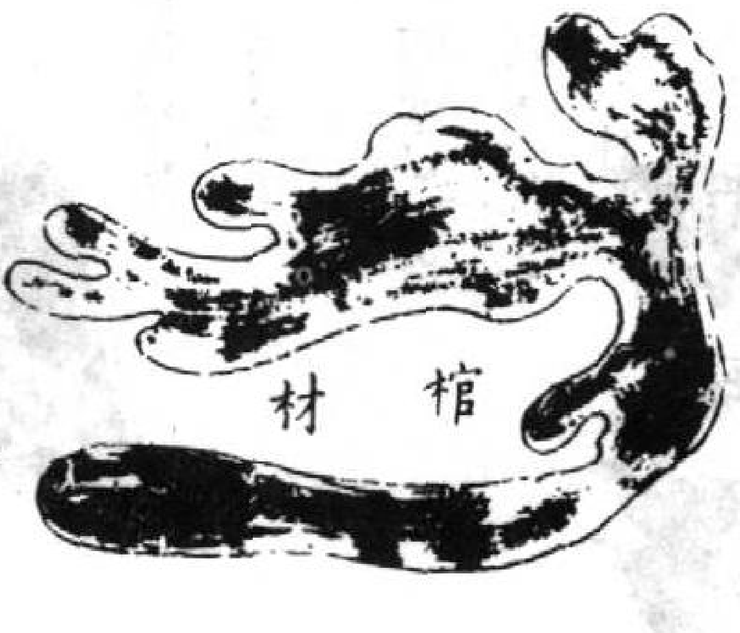
578391

祿存

孤峯撚拳



拖屍



棺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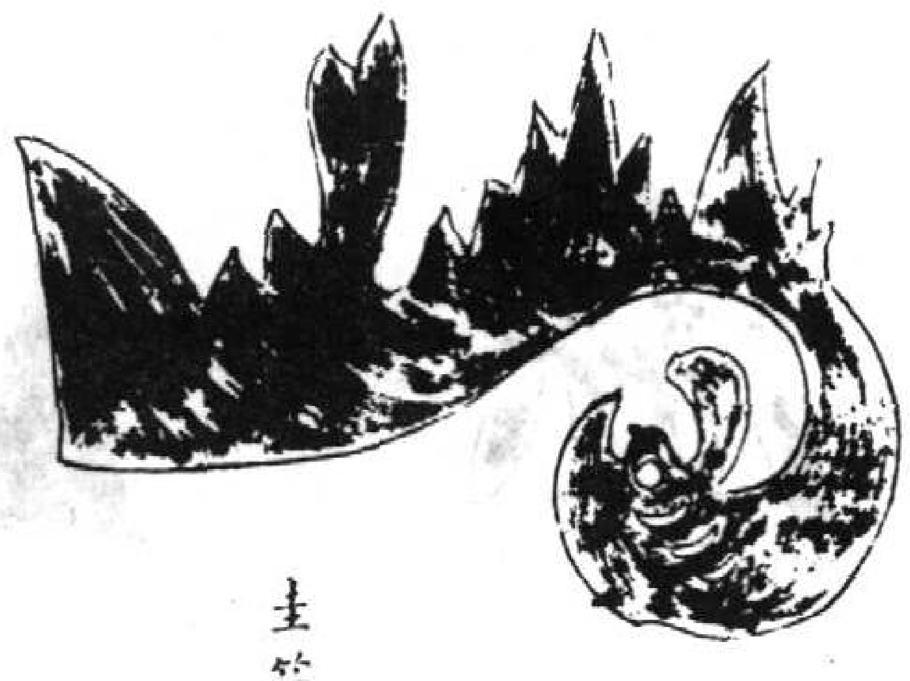
主少死
山絕

武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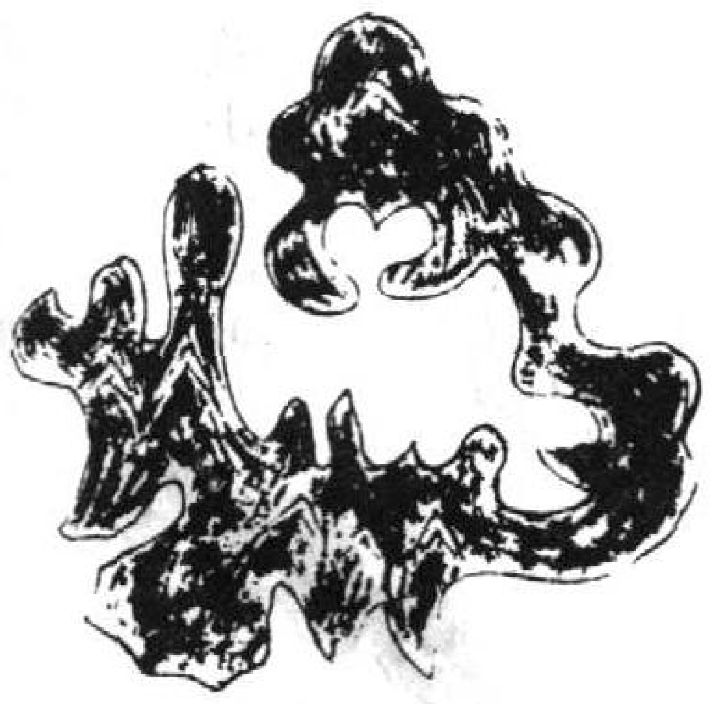
回龍

古堆

巉嵓



圭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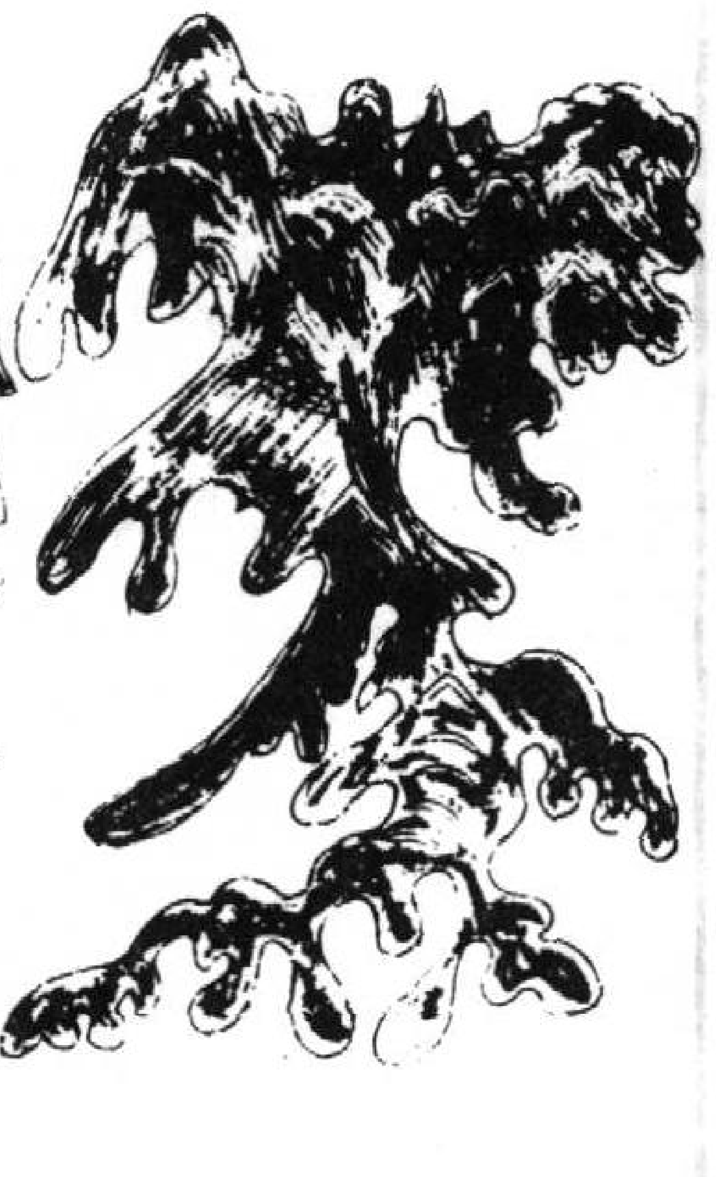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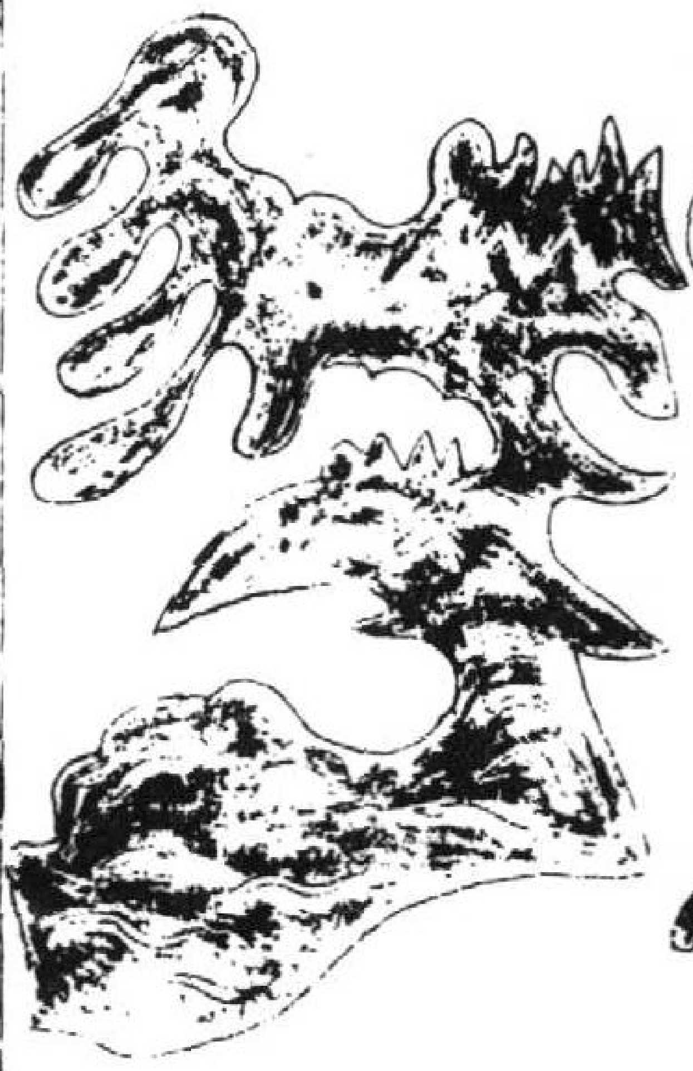
破軍

破傘

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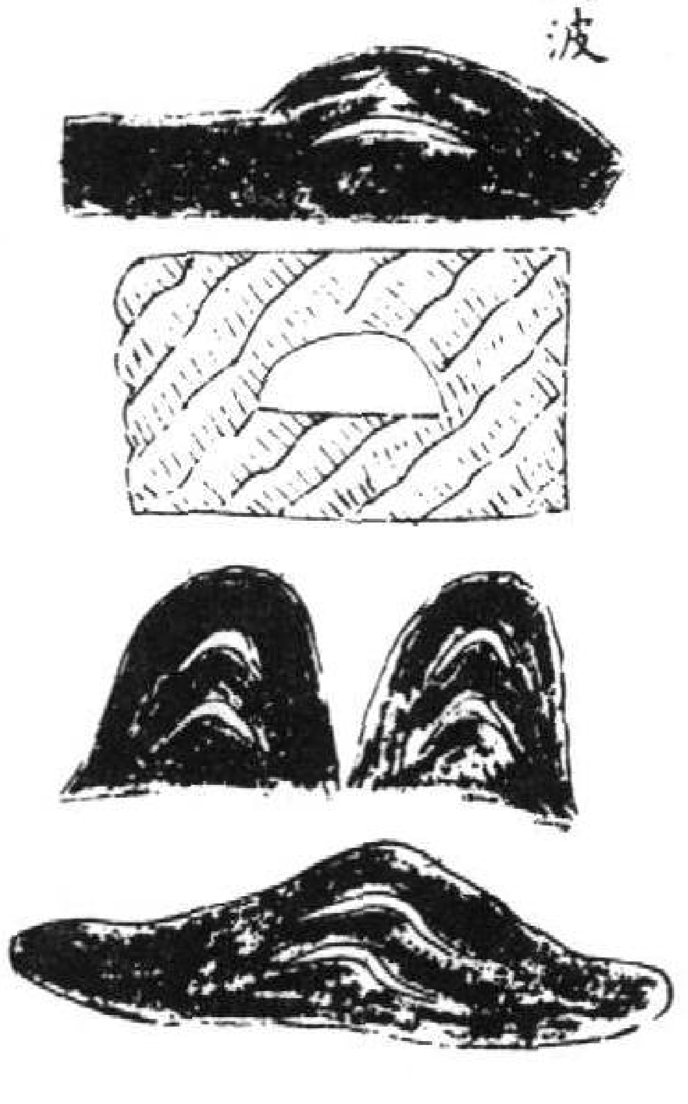
排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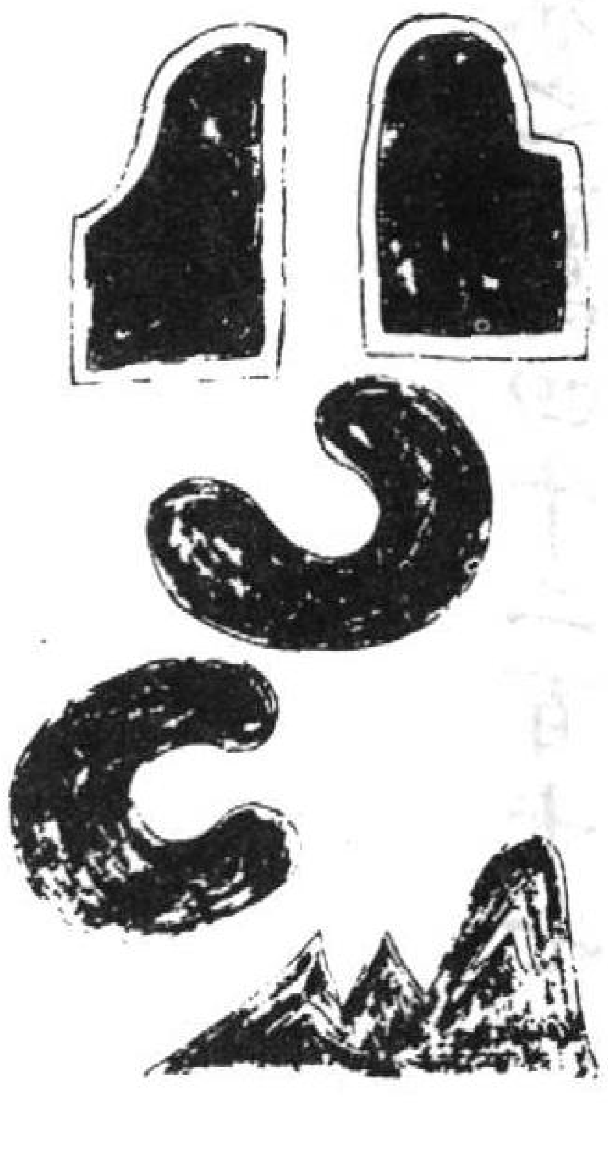


左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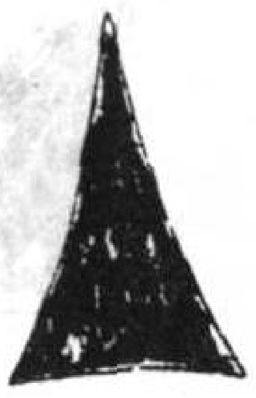
脫體離清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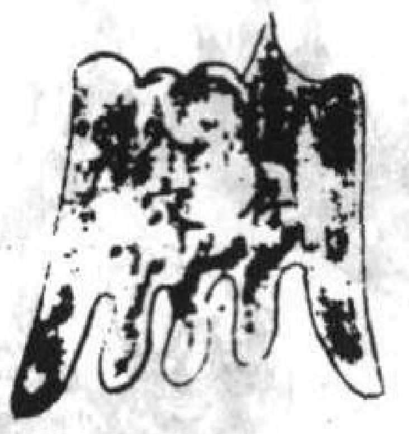
右弼



七星入穴真形
過江水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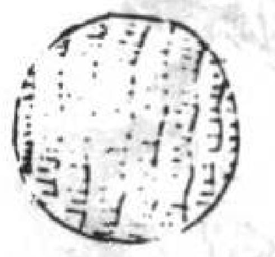
大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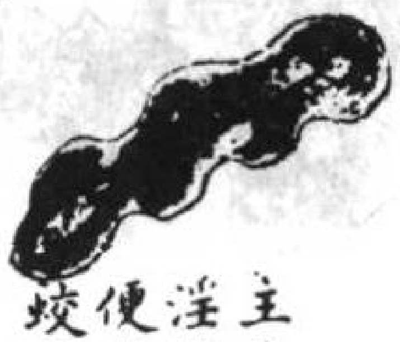
出官及紫

衣僧道寺觀

殺小口退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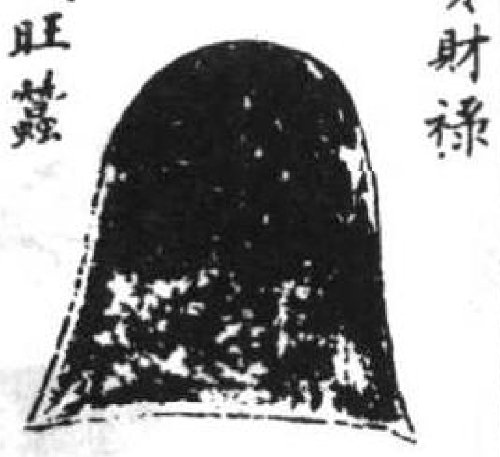
前有龍潭



主生離及
淫慾一發
便退前有
蛟龍穴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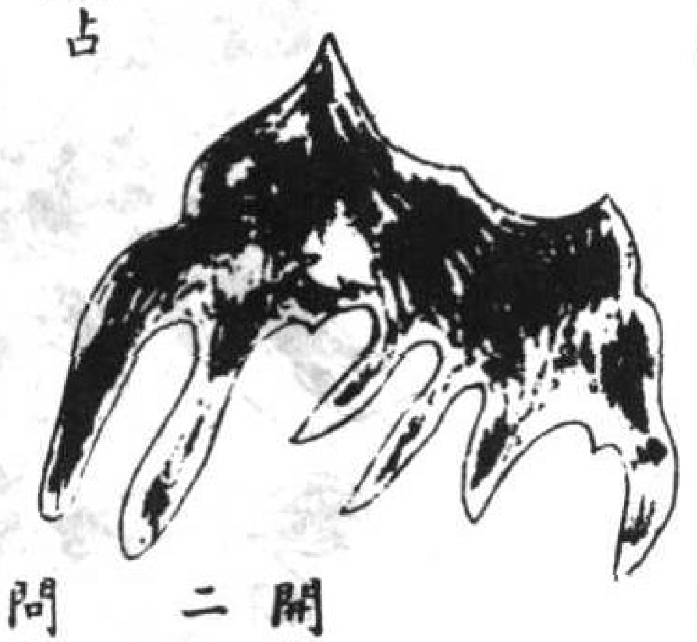
主換妻官司瘟疫

出大富貴財祿



開庫典錢旺蠶
二五八男大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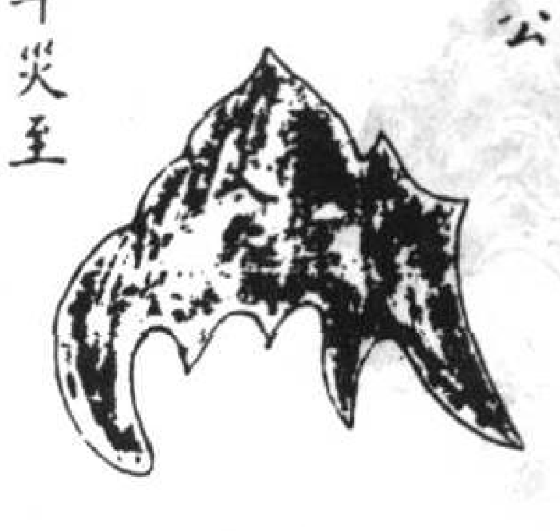
退敗前有神廟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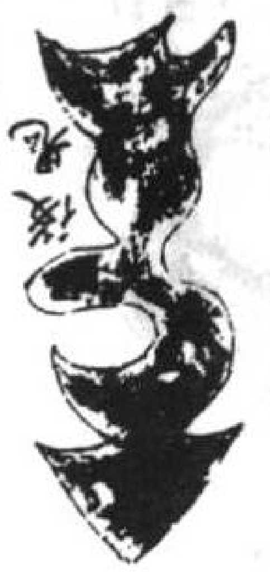
出投軍賊囚殺人公

問君如何謂之官
朝山背後逆拖山

事煞長大凶父年災至



前官
問君如何謂之鬼
主山背後有餘氣
七星入穴形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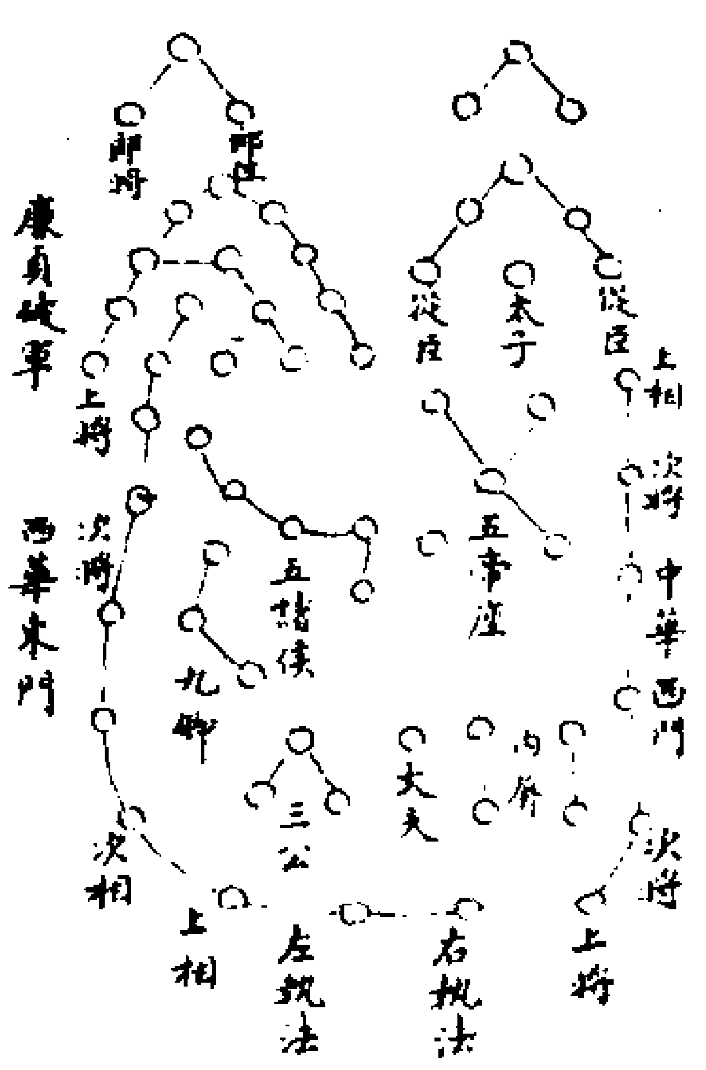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八　四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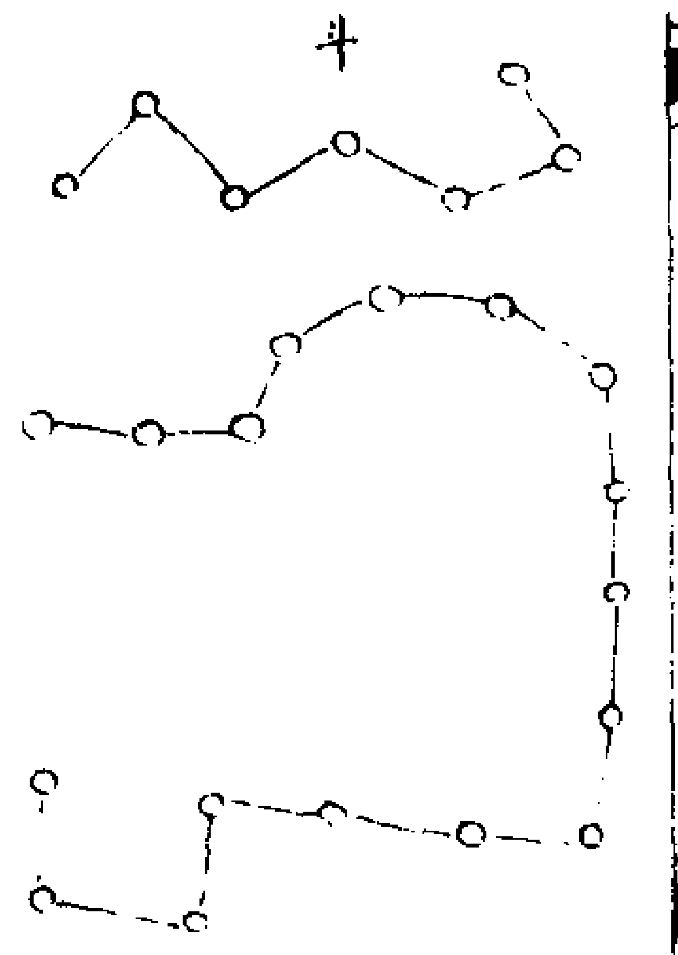
地（相地十）

垣局篇　北辰紫極垣北辰一星天中尊上相上將居四垣天一太一明堂照華蓋三台相後先此星萬里不得一此龍不許時人識識得之時不用栽留與皇朝鎮家國請從垣外論九星北斗星宮係數名貪巨武星并輔弼祿文廉破地中行九星人言有三吉貪巨武星是也三吉之餘有輔弼不知星曜定錙銖禍福之門教君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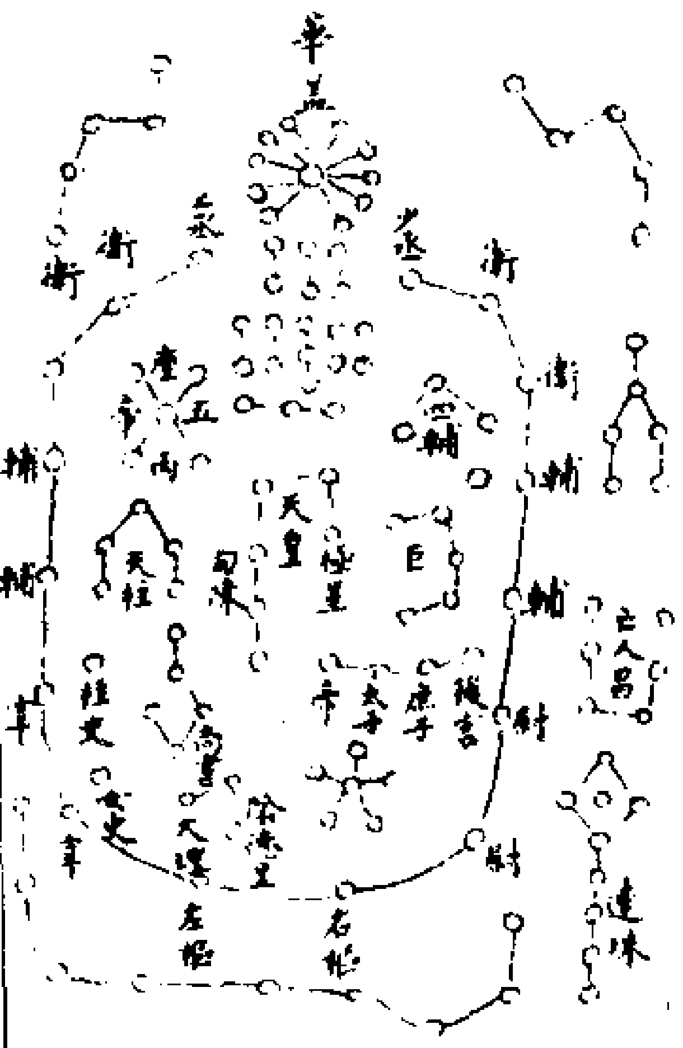
大微垣星局


上相
次將
中華西門
次將
上將
從臣
太子
從臣
五帝座
內屏
大夫
右執法
左執法
三公
五諸侯
九卿
郎將
郎位
上將
次將
次相
上相
廉貞破軍
西華東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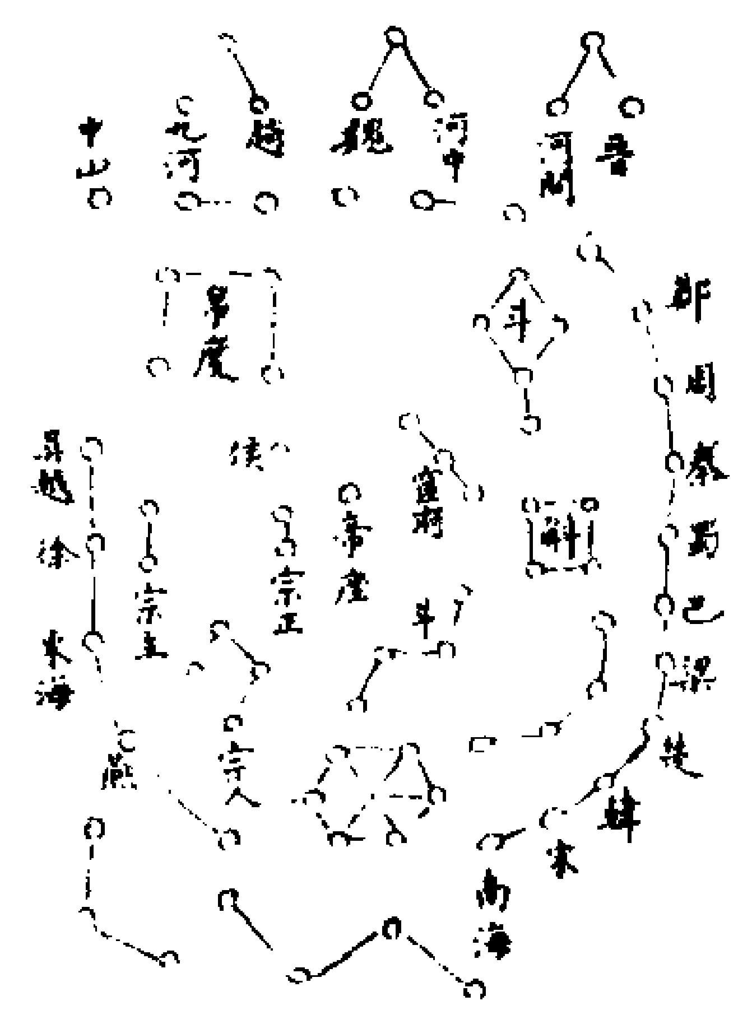
天苑星形局



紫微垣星局


華蓋
衛
衛
衛
輔
輔
輔
天皇
極星
五帝
天柱
太子
庶子
後宮
天理
左樞
右樞
射
射
連牀

天市垣星局


晉
河間
河中
魏
趙
九河
中山
鄭
周
秦
蜀
巴
梁
楚
韓
宋
南海
斗
斛
帛度
宦者
帝座
侯
宗正
宗人
宗星
吳越
徐
東海
燕

貪狼星篇　貪狼頓起笋生峯若是斜枝便不同斜枝到頂為破面尖而有脚號來龍脚下橫拖為帶劍文武功名從此辯橫看是嶺側是峯此是貪狼出陣龍側面成峯身直去不是為朝便不住莫來此處認高峯道是玄武在其中亦有高峯是玄武玄武落處四獸聚聚處方為龍聚峯四獸不顧只成空空亡龍上莫尋穴縱然有穴易欹減或為關峽似龍形正身前在峽中行時師多向峽中覔不識真龍斷續情貪狼自有十二樣尖圓平

直小為上欹斜側石倒破空禍福輕重自不同欹側似斜斜似側平似乘龍側似直貪即似巨倒似空空似有巖即似石問君來此如何覩莫道貪狼總一般欹是嵓崖破是折斜是邉有邉不同側是面尖身直去空是嵓穴多玲瓏側是飛峯偏不正七者未是貪狼龍平地卓然頓起笋此是尖貪本來性圓無欹側四面同平若卧叢在高嶺直如決脊引繩來小似筆頭插高塔五者方為貪正形吉凶禍福要詳明尖星要起廉貞位生出貪狼由此勢若見火星動焰時看他蹤迹落何地此龍不是尋常貴生出貪狼别有奇火星若起廉貞位落處須尋一百里中有貪狼小小峯有時回顧火星宮世人只道貪星好不識廉貞是祖宗貪狼若非廉作祖為官也不到三公高山嶺上平如掌中分細脉如蛇樣貴龍多是穿心去富龍只從旁生上高山如帳後面遮帳裏微微似帶斜帶舞下來如鼠尾此是貪狼上嶺蛇帶舞下來鶴仲頸此是貪狼下嶺蛇上嶺解生來紫客下嶺須為朽腐冢大山特起小為貴小山忽起大為勢高低大小斷續行此是貪狼真骨氣大抵九星有種類生子生孫巧相似相似方知骨氣真博換不真皆不是一博一換大生細從大博小最奇異博換退卸見真龍小峯依舊狼星起博換如人換好裳如蟬退殼蠶退筐或從大山落低小或從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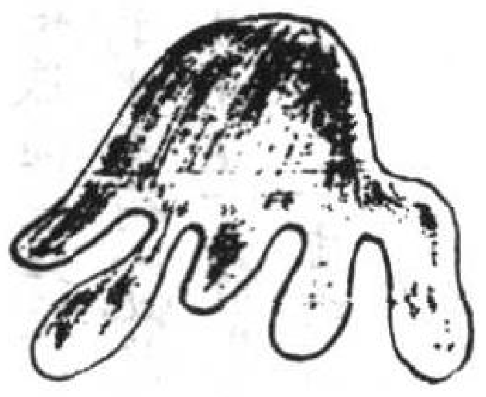
峯落平洋退卻傳換成幾段十條九條亂了亂中有一條卻是真若是真時斷了斷亂山四抱在面前不許一條出外邊只有真龍坐穴內亂山卻在外為纏此龍多從腰裏落田轉餘枝作城郭城郭彎環生捍門門外羅星當腰着羅星要在羅城外此與大星常作對大星龍始有羅星若是羅星不居內居內多為抱養瘵又為患眼墮胎山羅星若生羅城口城口皆為玉筍班羅城恰似城墻勢龍在城中聚真氣羅星若在城闕間時師喚作水口山欲識羅星真妙訣一邊枕水一邊田田中有骨脉相連或為頑石焦土堅此是羅星有餘氣卓立為星在水邊貪巨羅星尖與圓輔弼武曲方褊眠（橫也）祿文廉貞多破碎破軍尖破最為害（直射也）只有尖圓方褊星此是羅星得正形忽然四向皆是水兩山環合欝然青羅星亦自有種類浪說星辰在水邊

巨門星（屬土）巨門星峯覆鍾釜鍾釜之分有何故鍾高釜矮事不同高則為巨矮為輔二星雖然皆吉星金土不容有差互（巨土輔金）巨門福壽富貴牢輔弼隨龍厚薄助貴龍若行五六程臨落之時傳輔星如梭如印如側月三三兩兩聿聯行前關後峽相引從峽若多時龍猛裏剝到輔星三四重仔細夾此認龍蹤貪巨若無輔弼落髙嶺如何住得龍雖然輔弼是入穴作穴隨形又不同穴隨星辰作鉗乳形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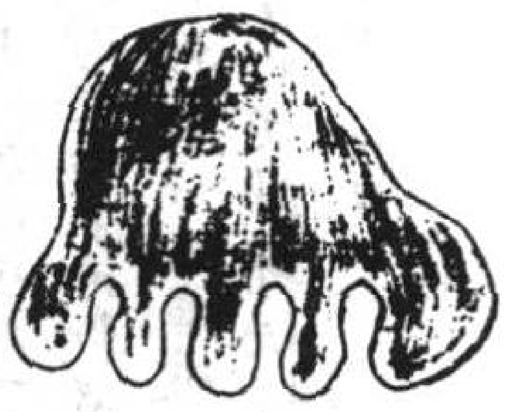
小隨龍宗園峯忽然長拖腳恐是鬼龍如覆杓覆箕覆掌是鬼龍莫來此處失真蹤請君細認前頭穴莫使參前使後空（空謂無托）

祿存星（屬土）

上形頓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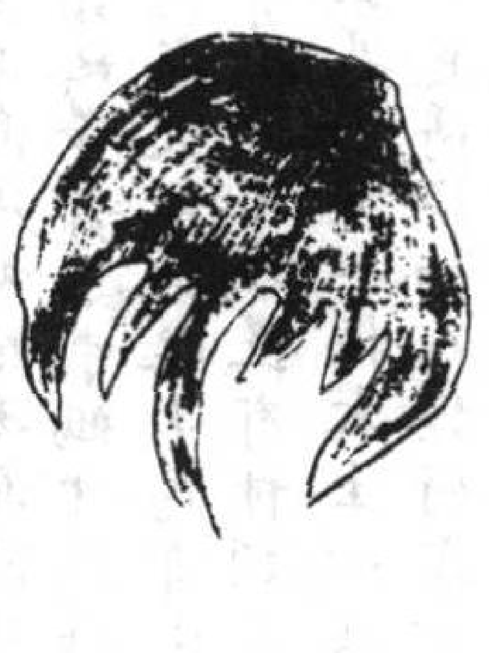


下形爪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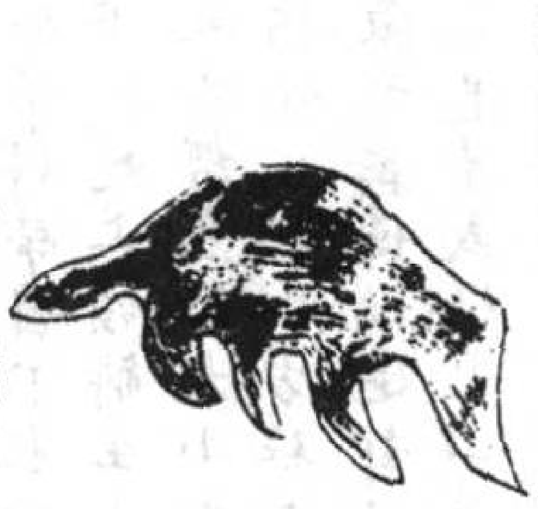


祿存上形如頓鼓下形有腳如爪瓢爪瓢前頭有小峯此是祿存帶祿處

大如螃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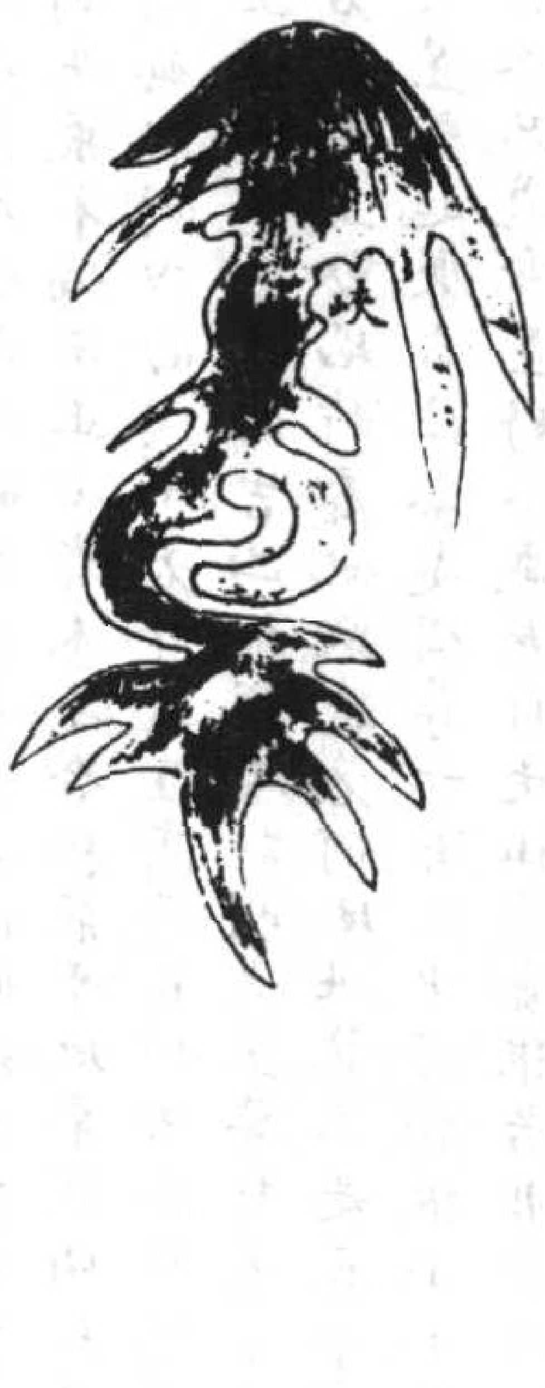


小似蜘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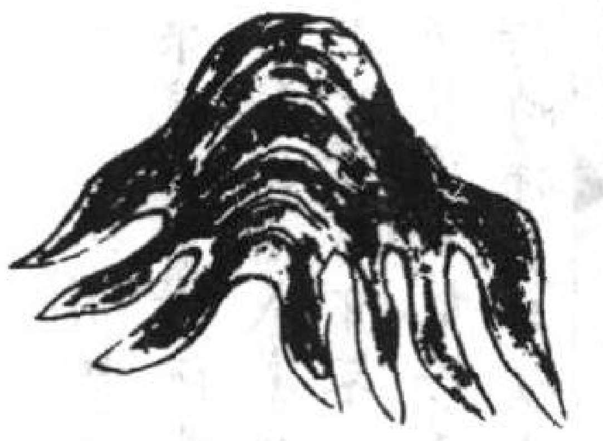
大如螃蠏小蜘蛛此是祿存帶殺處殺中若有橫磨劒此是權星先出武

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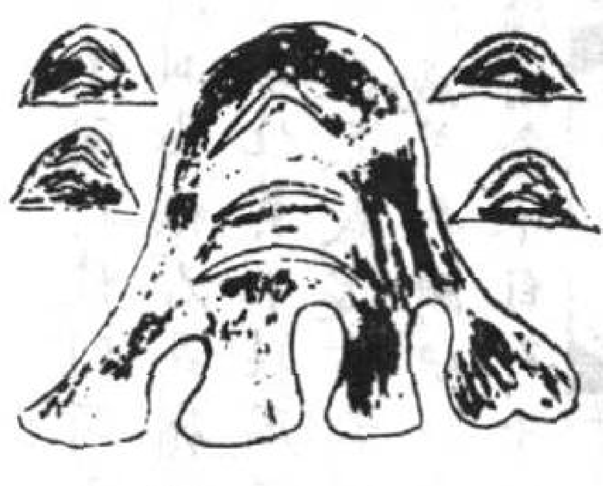


大龍大峽百十程寶殿龍樓去無數（尖是樓平是殿）忽逢此脊入長垣有（長垣如城）萬仞打圍君莫顧癡師偷眼旁睥睨曉者點觀佯不顧

亂茅爪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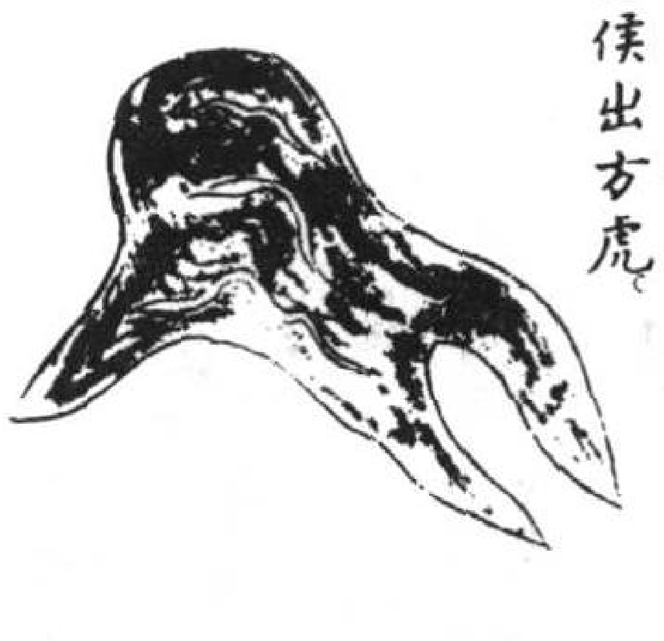


小圓帶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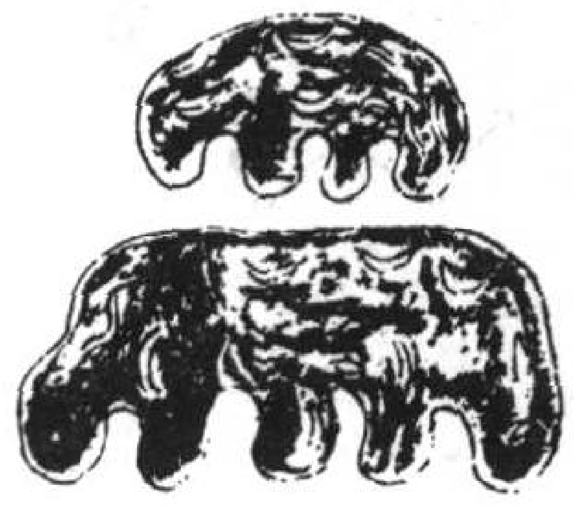


若然尖腳亂如茅喚作蚩尤旗爪距（天上有蚩尤旗星）小圓帶祿圓本身將相公侯出方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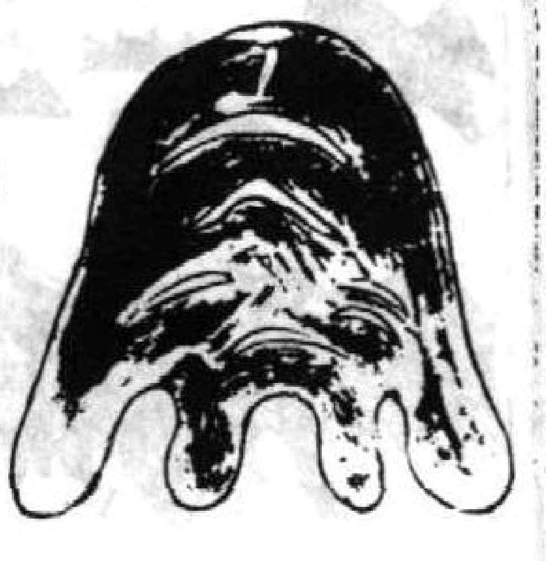
賊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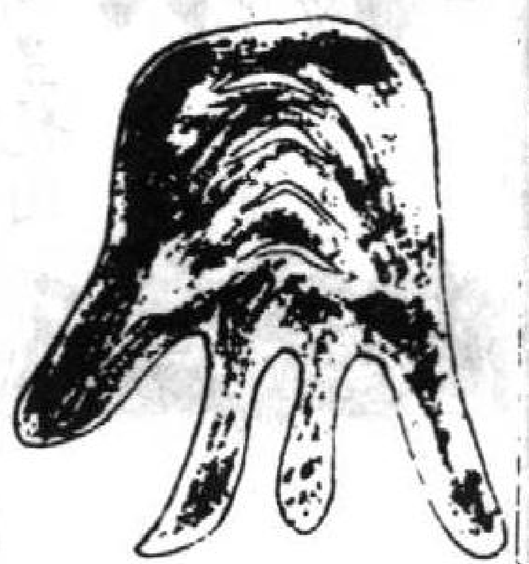
幢



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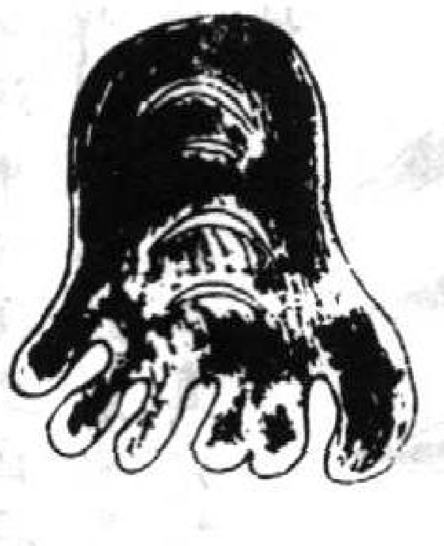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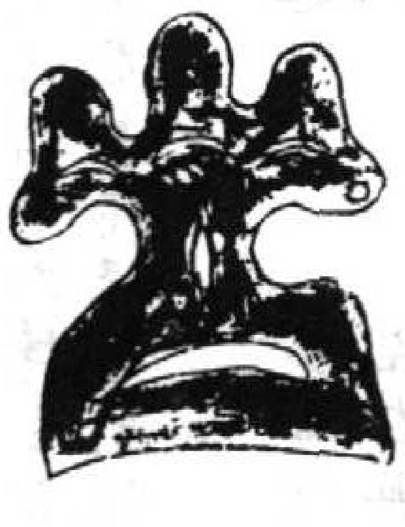
幡



大抵星辰嫌破碎不抱本身多作怪（無關無峽）端正龍神須無形醜惡龍神多破敗怪形異穴出凶豪殺戮平民終大壞草頭作亂因此山赤族誅夷償命債只緣龍上有攙搶賊旗倒側非旌幢旌幢對對端正立獨立欹側名攙搶（大星名號攙搶）頓鼓微方似武曲武曲端正下無足有足周圍真祿存圓靜方為武曲尊龍家最要仔細辯疑似亂真分背面背似面非豈真有此是祿存大移轉凹處是面凸是背作穴分金過如線凡看星辰看轉移轉移須教毋顧兒（有相似之形）枝分派別有真種忽作瓜蔓無東西十里半程無崗嶺平洋沙磧烟塵迷到此君須看水勢水勢莫問江與溪只要兩源相夾出交鎖外結重重圍祿存好處落平慢大作方州小鎮縣坪中時復亂石生或起橫山或梭面此處或如輔弼形輔弼無枝祿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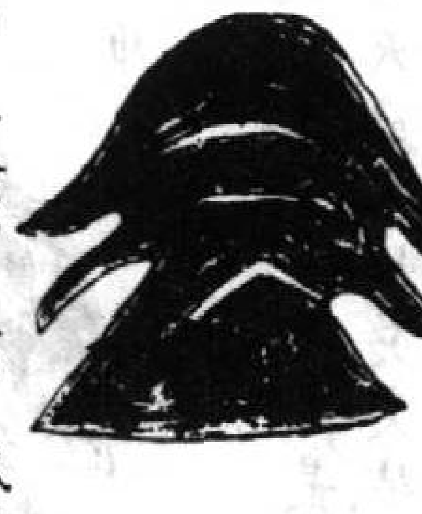
辮祿是帝車第三星（斗為帝車也）主為文也主兵九星行龍皆要祿最愛夾貪無巨軸或從武曲左右起此等貴龍看不足若逢此龍遠尋穴莫向高山尋促局若遇九星相夾行只分有腳并無足燕雲下嶺出九關中帶祿存三吉山（雲山燕山皆在高地峯高插天州府亦在川源上自祿存行龍變為三吉）高山峽裏多尖秀也有圓祿生孱顏君看山須分種類亂指橫行作正班祿破二星形無數也有正形落低處也有低形上巃頭雜亂分形君莫誤形在高頂為高形山頂上生祿存星形在平洋山卓立頂矮腳手亦橫平頂上生形頂必正平地生形腳亂行請君看我細排列禍福皆從龍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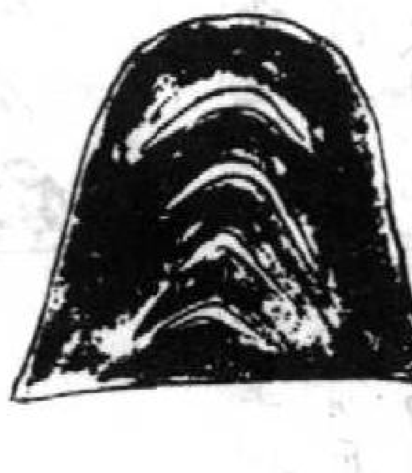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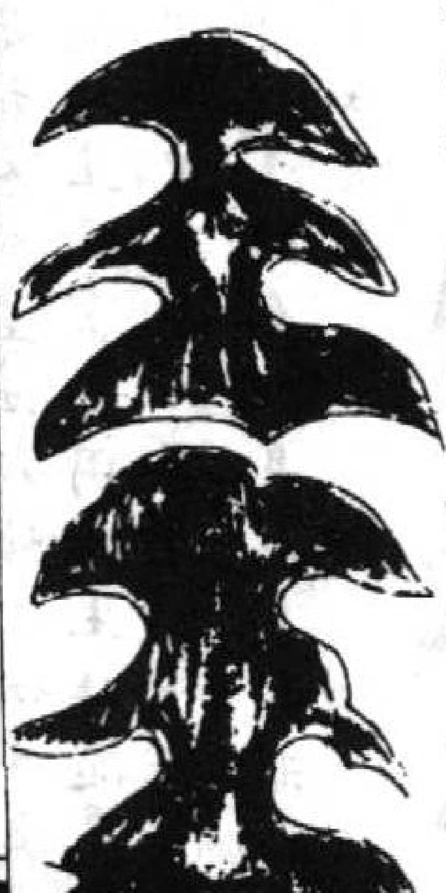


第一祿存如頓鼓腳手對對隨身去平行有腳如劍鋒旌節幡幢排次序此等星辰出大江中有小貪并小巨輔弼時從左右生隔岸山河遠相顧（謂隔山有相附）此是龍神作州縣雄據十州并一路忽然諸山作垣局萬水千山不消做（謂借易不可妄為也一云更求吉水為門戶）

覆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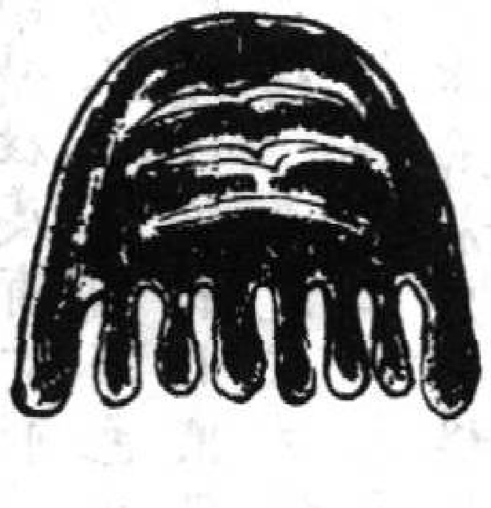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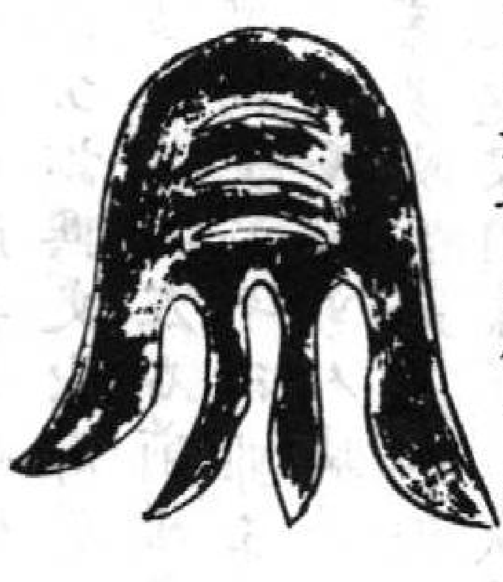


第二祿存如覆釜腳尖矛戟周回布有腳方名真祿存無腳名為祿推巨此星不是有威權白手成家積巨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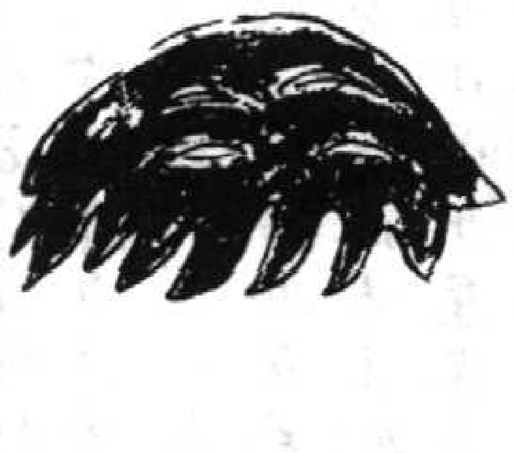
第三祿存鶴爪布兩短中長龍出路出路定為低小形隱隱前行忽蹲踞（忽然起峯也）有穴必生龍虎巧醜陋穴形龍不住（謂祿存有腳才生龍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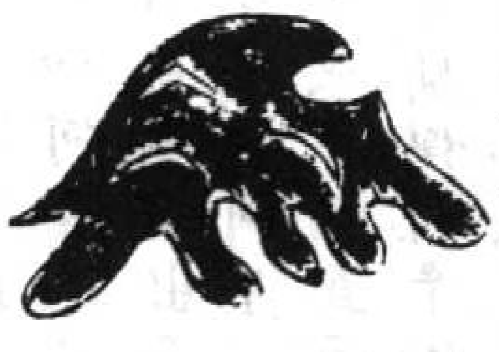
有腳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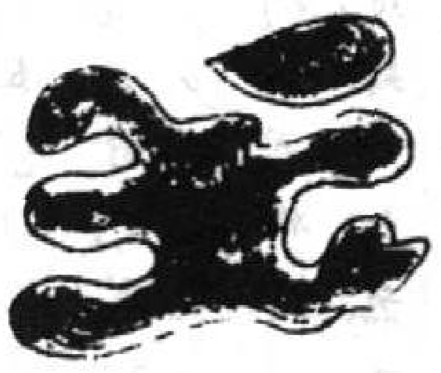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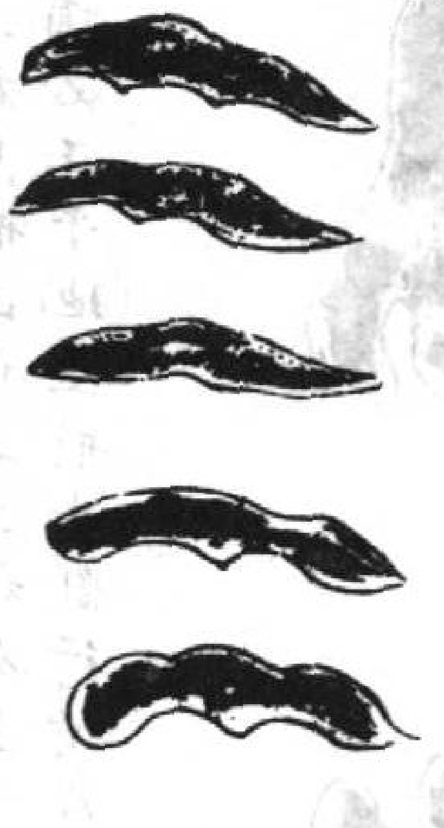
第四祿存肋扇具又似杠絲第五祿存如懸鶉破碎箕箒摺無數此星便是平行星星自頂分此龍只去作神宇撓棹回來斬關做高山大峽開三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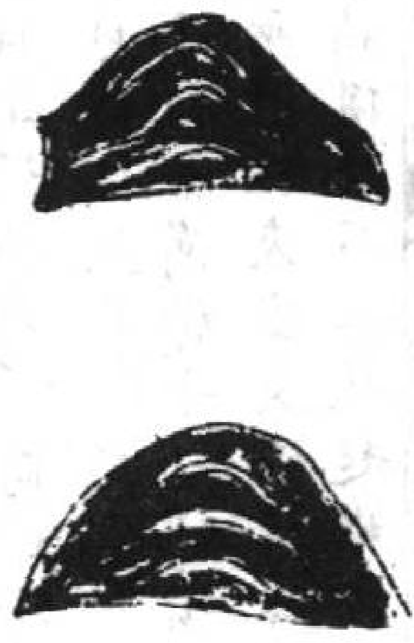
第六祿存落平洋勢如巨浪橫開張他星亦有落坪者此星平地亦飛揚（有脚多也）坪中時復生巨石石色只是黑與黃兩傍請看隨龍峽長短小大宜消詳護龍轉時看他落落處當隨水斟酌右轉背右不參差左轉背左無駁雜朝迎指正真穴形左右高低君莫錯祿存鬼形如披髮雖曰衆多勢如掠



第七祿存如長蛇左右無護無攔遮此龍是作貴龍從枕在水口身橫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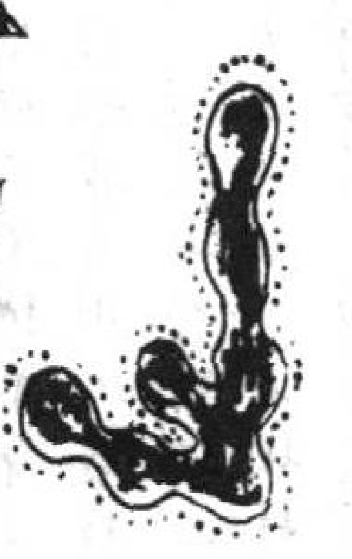
天下山山有祿存武凶武吉要君分莫道祿存全不善大爲將相公侯門要知五岳真龍落半是破祿相參錯太行頂上馬耳峯祿存身上貪狼龍泰山頂上有石觀上有日亭高一半此是祿存上有貪如此星峯孰能判海中洲渚亦有山君如論脈應難言不知地脈連中國遠出山形在海間東出青齊爲東岳過盡平洋大江壑地絡連延隨勢生澗水止龍君莫錯我觀破祿滿天下九等分星無只者君如只得祿存星琛寶連城貴無價

兠鍪



第八祿存在高頂如戴兠鍪有肩領漸低漸小去作穴定作窠鉗極端正此龍號爲八貴山捉穴真時最昌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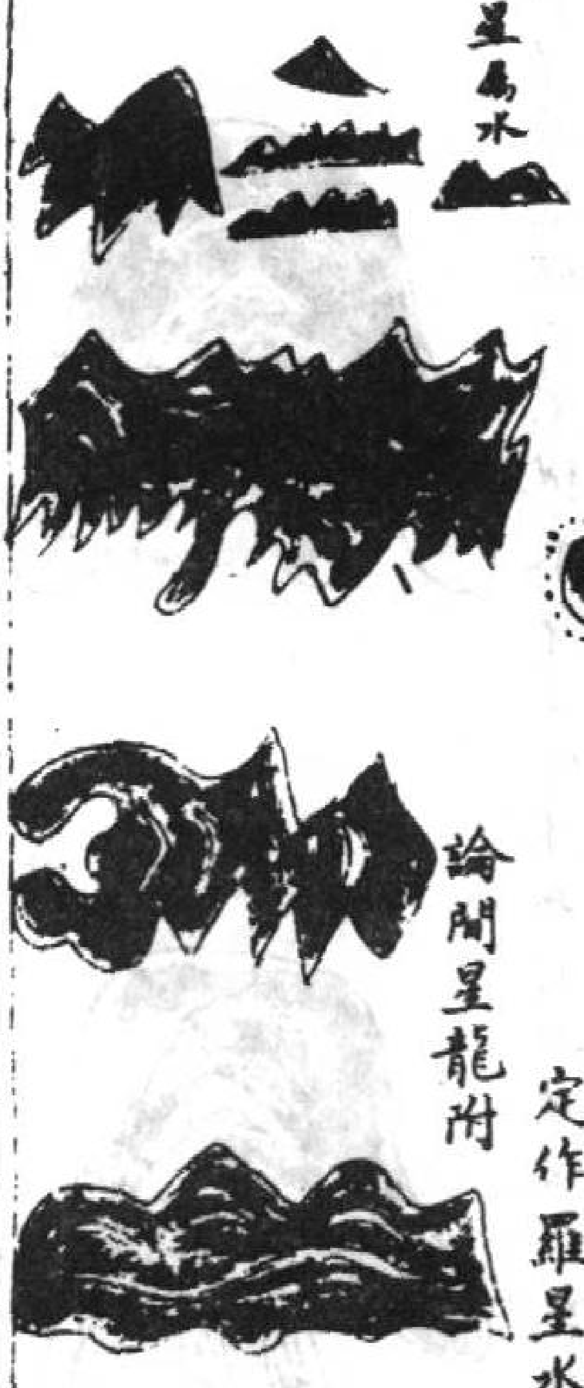
片片如落花



第九祿存如落花片片段段水夾沙不作蛟潭爲鬼穴定作羅星水口遮

論間星龍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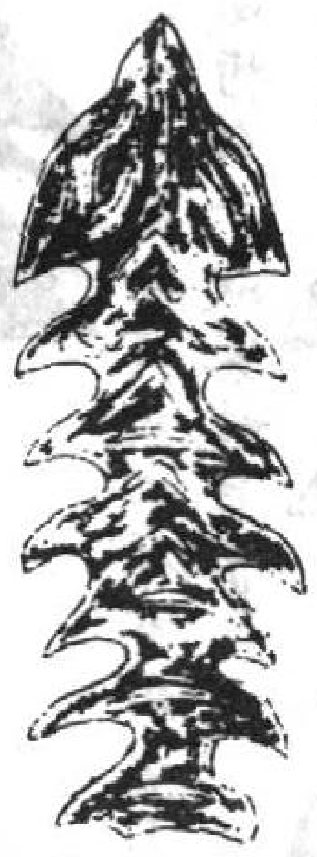
文曲星屬水



文曲正形蛾眉樣若作淫邪如撒網此星柔順最高情形神恰似生鱔樣問君如何生此山定出廉貞絕體上問君如何尋絕體本宮山上敗絕氣問君如何尋本宮寶殿之下初出龍認得星峯初出面看是何星細推辯九星皆挾文曲行文曲若無星無變變星便看何星多多者爲主分惡善文曲星柔最易見每遇旺方生側面側面成峯身直行（要回轉橫行）直去多如絲雜線此星山骨少星峯若有星峯輔弼同平地蛾眉却爲吉半嶺蛾眉最得力若有此星連接生女作宮嬪后妃職男家因婦得官班又得資財并美色凡起星峯必有情自然連接左右生若是無峯如鱔樣死龍散漫空縱橫縱饒佳處有穴形社壇廟宇血肉腥若是作墳并建宅女插花枝逐客行男人破家因酒色女人內亂公訟興更出麻勞鬼瘵辛令人冷退絕人丁因龍坪下數十里忽然卓立星峯起左右前後忽逢迎貪巨武輔取次生只得一峯龍便活蛾眉也變輔弼形平行雖云變輔弼只是低平少威力若得尊星生一峯便使柔星爲長雄男人端貌取科第女人主家權勝翁大率尋龍少全格雜出星峯多變易輔星似弼巨似文長短高低細辯識莫道凶龍不可栽也有凶龍起家國蓋緣未識間星龍貪中有廉文有弼武有破軍間斷生祿存或有巨武力十里之中卓一峯小者成

大弱成雄此是龍家間星法大頓小伏爲真蹤一山便斷爲一代看在何代生間龍使向此星定富貴因弱生旺隨星峯因弱之龍無氣力死鱔煙包入沙礫十里百里無從山獨自單行少收拾君如識得間星龍到處鄉村可尋覓龍非久遠既全氣易成易衰非人力

廉貞星屬火名紅旗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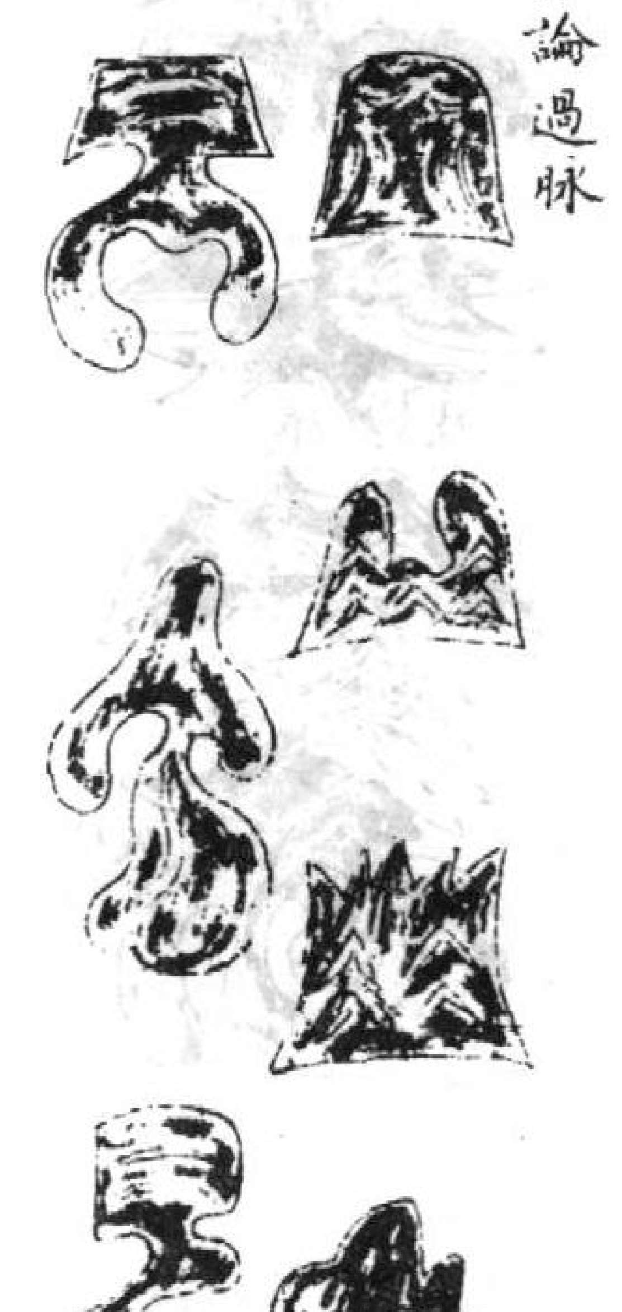
論山水及雌雄

廉貞如何號獨火此星得形最高大高山頂上石嵯峨傘摺饅頭袋絲破只緣尖焰聳天庭其性炎炎號火星起作龍樓并寶殿貪巨武曲因此生古人深識廉貞體喚作紅旗并曜氣此星威烈屬陽精高焰赤黑峯頭起（石色如此）高尖是樓平是殿請君來此細推辯亂峯頂上亂石間此處名爲聚講山聚講既成即分去分宗拜祖逞逞路尋宗尋嫡更尋兒龍來此處最堪疑却來此處橫生嶂形如帳幕開張樣一重入帳二重出四重五

重如巨浪㟅中有綫穿心行帳不穿心未入相帳幕多時貴亦多一千只是富家様兩幕兩帳是貴龍帳裏貴人最為上帳中隱隱仙帶飛帶舞低垂主興旺天關地軸兩邊迎異石龜蛇過處住高山頂上有池水兩池夾得真龍行（凡龍斷過處兩邊必有泉池高山頂上脉過處亦有水名曰池也）問君高頂何生水此是真龍樓上氣樓殿之上水泉生水還落去兩邊迎真龍却在泉中過也有單泉在傍抱單池終不及兩池池若傾崩反生禍池平兩水夾又清此處名為天漢星天漢天潢入閤道（三者紫微垣外星名巨門入處）此星入相居天庭更有衛龍在高頂水貼龍身入深井更無水出可追尋或有蒙泉小如鏡看他辯樓并下殿出帳聳下生何形應星生處別立形此是分枝擘脉證祖宗分了分兄弟来此分貪識真性分貪之處莫令差差謬一毫千里逈笋峯貪狼從此出鍾釜枕梭巨輔弼方峯是為武曲程最要來辯庶嫡行嫡庶不識出帳形便是龍家五吉星（貪巨武輔弼是也）廉貞惡石衆所畏不曉真陽火裏精此龍多向南方落北上衆山驚錯愕低頭歛衽出朝来莫向他方妄參錯凡起星峯皆有石若是土山起無力廉貞獨火氣衝天石骨稜層平處覓（平處亦有石也）廉星不生吉星峯定隔江河作應龍覲迎必應數百里遠望鼓角聲鼕鼕凡見廉

貞高聳石便上嶺頭看遠跡細認貞龍此處生華蓋穿心正龍出此龍最貴難尋覓五吉要從華蓋出此等真龍不易逢華蓋三峯品字立兩肩分作兩護龍此是兄弟從祖宗兄弟便為護龍去前迎後送生雌雄雌若為龍雄作應雄若為龍雌聽命問君如何辯雌雄高低肥瘠自不同低肥為雌雄高瘠只来此處識蹤跡真龍身上有正峯時作星峯拜祖宗但看護送與龍降又有迎龍同虎踞隨龍山水皆朝揖狐疑來此失蹤跡水口重重生異石（水口山上生磊磊之石）定有羅星當水立羅星外面有山關上生下生細尋覓盖緣羅星有真假真假天然有人力羅星旁水便生石羅星端圓最高職廉貞多生顧祖龍祖龍遠遠是朝峯更看鬼脚回轉處護托須生十數重送龍之山短在後托山不抱左右手纏龍纏過龍虎前三重五重福延綿纏多不許外山走那看長遠作水口送護托龍若十全富貴雙全真罕有尋龍千萬看纏山一重纏是一重關關門若有十重鎖定有王侯居此間大廉已具貪星內更述此篇為詳載有人曉得紅旗星遠有威權近凶悍權星斬斫得自由不繞兵權不肯休若遇廉貞不起石脚下也須生石壁石壁是背面土平平處尋龍出蹤跡貪巨武輔弼星行出身生處是何星剥龍換骨若九段此是公侯將相庭（剥龍者一星剥到九星凡生）紅旗氣焰威靈在愚妄時師駭妖恠權星威福得自專縱以文皆亦武權廉貞一變貪巨武文武全才登宰輔廉貞不作變換星潔身亂倫損君父

武曲星（属金）論過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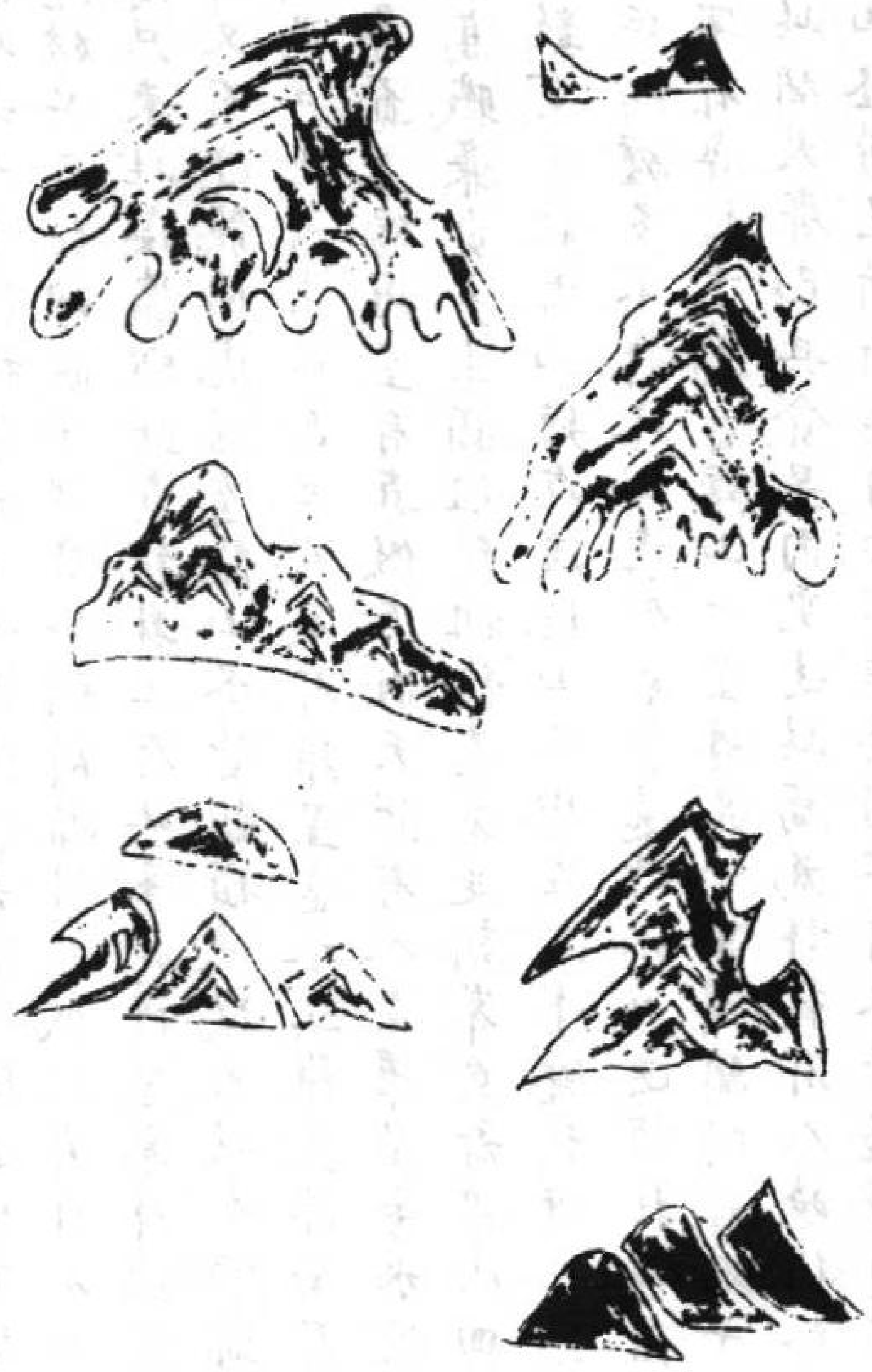


武曲尊星性端莊纔離宗祖即高昂星峯自與衆星別不尖不圓其體方高處定為頓笏様（高山頂上）且是無脚生兩傍如此星峯止一二方岡之下如驅羊方岡或如四角帳帳中出帶微飛揚飛揚要得穿帳去帳上兩角隨身張枝葉不多關峽少却有護衛隨身防帶旌帶節来擁護旌節之峯多是雙更有刀劒同護送刀劒送後前圓岡離蹤斷處多失脉拋梭馬跡蛛絲長梭中自有綫不斷蜂腰過處多趨蹌自是此星性尊貴護衛重

重来就體（不問高低左右山皆貼身来不用離隔也）每逢擺斷過處時兩傍定有衣冠吏衣冠之形似圓峯兩肩有脚衛真龍若是獨行無護衛定作神祠佛道宮平行穿珠行數里忽然又作方峯起方峯直去如橋杠背長頓類平尖貪平尖貪狼如一字生在山頂如卧蠶武曲橫從身中出貪狼直去如僧參夾輔護龍次第輔真龍在內左右函此龍住處無高壠閒生高穴隱潭潭獨在高山峽中者穴落高岡似草庵四圍若高來朝護前案朝迎亦高聳却作高穴似人形按劒端嚴似真武此星若行三十里內起方峯止三四峯峯端正方與長不肯欹斜失尊體峯上忽然生摺襵（一作疵）此與廉貞何以異凡起星峯不許斜更嫌生脚照他家端峯若生四花穴花穴端嚴要君別真龍直去向前行四句謾成龍虎穴此是武曲鈐峽来門氣來此偶生峽此龍誤子孫多人定來此處說真形要識四花穿心過但看護衛不曾停尊星自有尊星體方正如屏將相位武曲行龍少鬼劫盖緣兩位多羅列小公分處夾龍行不肯單行走空缺小公分處亂生枝枝葉雖多夾水隨護龍亦自有背面背後如壁面平夷平夷便是貼龍體龍過之時形怪異不起圓峯即馬旗攢劒幡龍歸此地護衛纏繞如打圍重重包裹外山歸至令武曲少關峽護送無容左右離明堂斷定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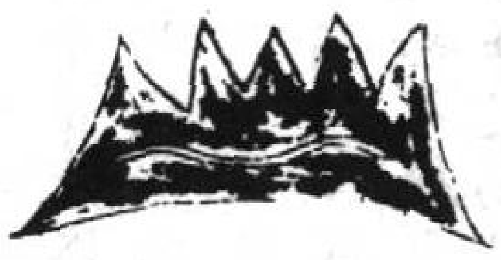
斗瀉橫案重重拜武低平貪後巨似武曲尖圓方聳不能齊三星尖圓方
聳處向此別辯無狐疑識星須識辯疑處識得真龍是聖師

破軍星屬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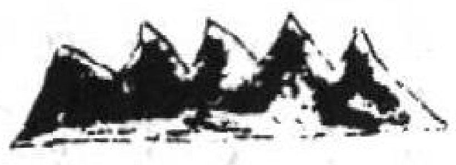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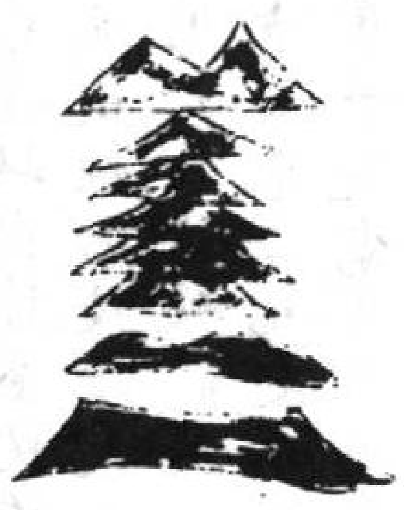
破軍星峯如走旗前頭高卓尾後低兩傍尖險落坑陷壁立側裂形傾欹

巨武三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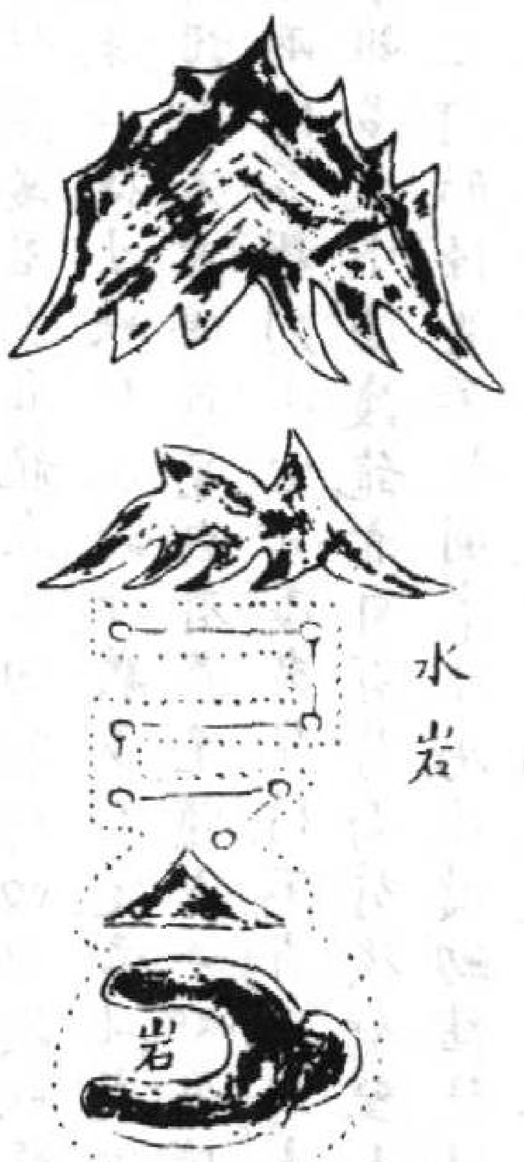
貪狼三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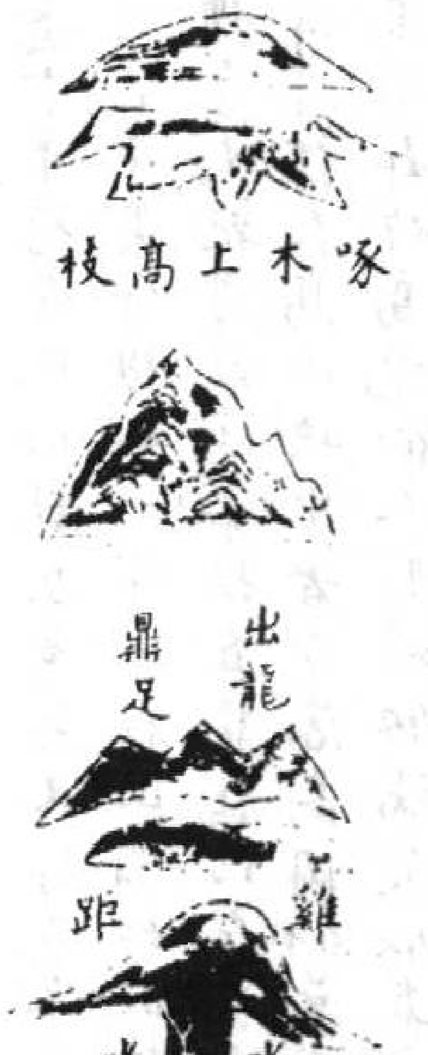


不知此星出六府上有三台遠為祖然後生出六曜星貪巨祿文廉武輔
三台星形號三堦六星兩兩魚眼挨雙尖雙圓如貪巨却在絕頂雙安排
雙尖定出貪狼去雙圓生出武巨來上台中台下台出行到六府文昌臺
文昌六星如偃月穿排六星似環玦平嶺上頭生六星六處微堆作凹凸
凹中微起似六星生出九星若排列　破軍皆受九星魔遂位生峯形象
奇山形在地不可移星氣下感禍福依尊星頓起真形了枝葉皆是破祿
隨尊星雖云有三吉三吉之餘有輔弼不知三吉不常生百處觀來無一
實蓋緣不識破軍星只說走旗拖尾出走旗拖尾是真形若出尊星形變
生與君細論破軍體逐一隨星種類名

天梯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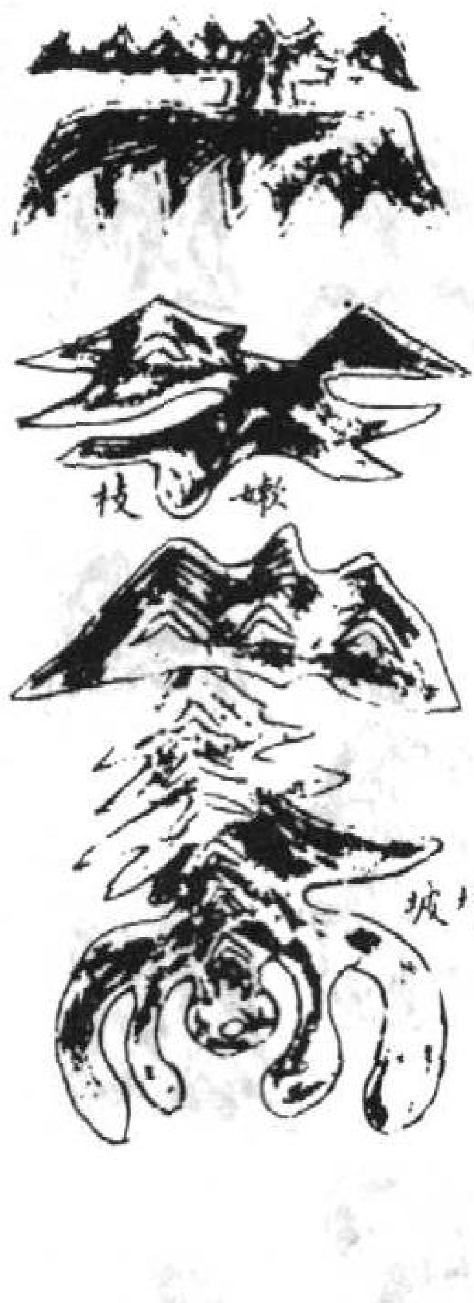


巨門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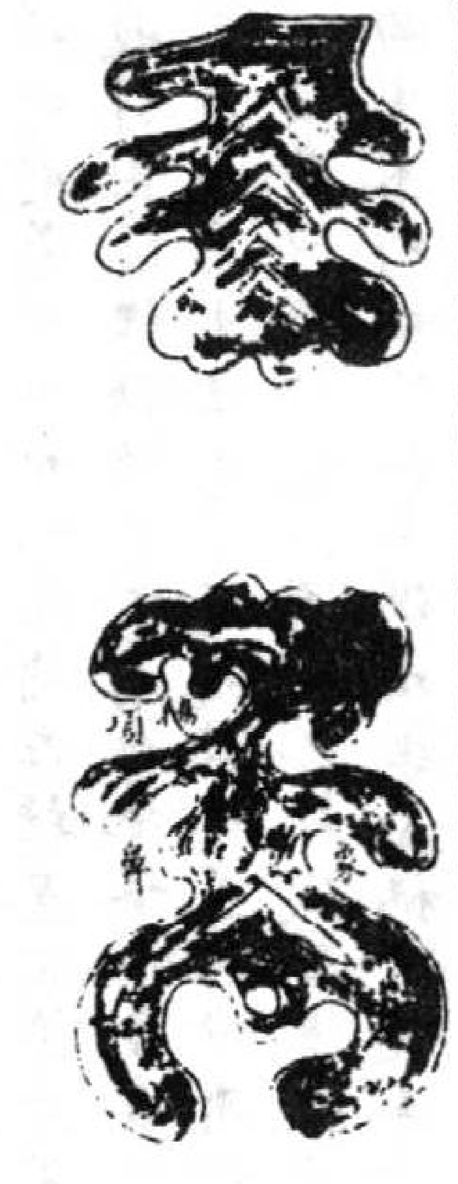
貪狼破軍如頓旗一層一級名天梯頂尖衝前有岩穴伸項猶如鷄作啼
項頭有帶下岩去引到平處如蛛絲欲斷不斷馬跡過東西隱顯接中絲
三吉星辰總如此此處名為吉破地過坪過水皆如是定有泉塘兩夾隨
貪下破軍巨門去去為垣局不須疑巨門破軍裂十字頂上微圓欹側取
勢如啄木上高枝直上高崖石背露此星出龍生鼎足爪甲巉巖若雞距
此龍富貴生王侯五換六移出宰輔（則換只是要項斷及要五換得星辰則尤佳也）

破軍變出祿存



祿存破軍在平嶺兩脇蛇行肋微露前如大木倒懸崖獨幹生枝葉無數
葉中生出嫩枝條又作高峯下坪去當知為穴亦不遠護從不來作神宇

破軍變出武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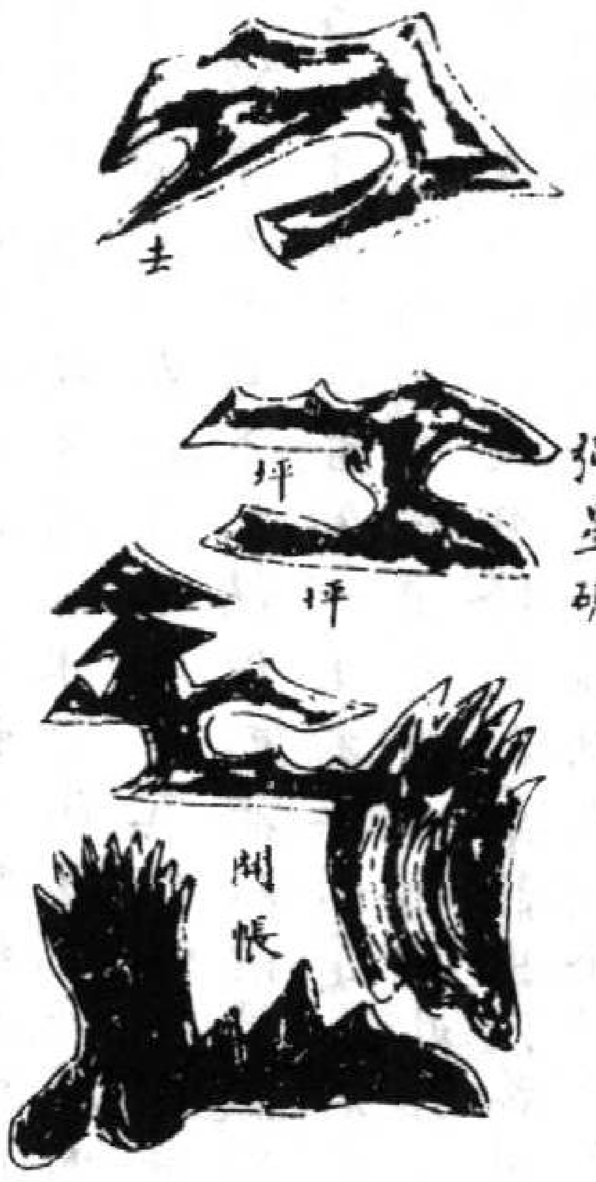


武曲破如破廚櫃身形擁腫崩形勢前頭走出鵝伸項嶺上下來如象鼻高山落下脚不尖作穴乳頭生富貴

輔星破

獅星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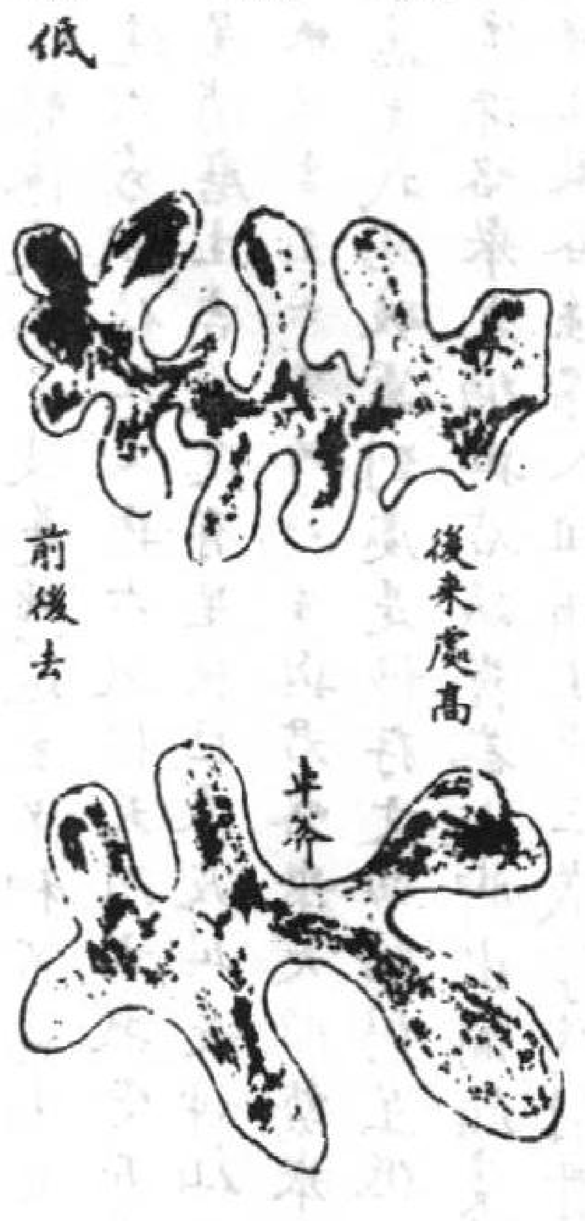
幞頭樣



廉貞破軍高崔嵬水流關峽聲轟雷輔星破軍如幞頭兩傍有脚如拋毬獅星破軍如鯉躍行到坪中一時卓三三兩兩坪中行直出身來橫布脚為神為廟為富貴只看纏護細斟酌纏多便是富貴龍纏少只為鍾鼓閣九星皆有破祿文三吉真形輔獅尊平行穿珠巨門祿欄棹尖拖是破軍吉星之下無不吉凶星之下凶所存況是凶龍不為穴只是閑行引過身縱饒有穴必是假假穴如何保久存時師只來尋龍脉來此峽內空低蹲便指纏護為槓氣或有遠秀出他村便說朝山朝水好下了凶事日入門只緣不識正龍出前面必出星辰尊尊星活了死龍骨換了破軍廉祿文破軍忽然橫開帳帳裏戈旗出生旺此龍去作將軍形前遇溪流為印杖破祿形像最為多枝蔓懸延氣少和不為尖刀即劍戟不作蛇行即擲梭三連六秀方位土上與六氣橫天河六氣變而生六秀凶星到此亦消磨凶星消磨生吉氣定有星辰巨浪波此是神仙絕妙法不比尋常格地羅（開帳出吉星六秀所以貴）與君略舉大形勢舉目一望皆山河天下江山幾萬里我見破軍到處是祿存文曲輔獅星低小山形總相類只有高山形像殊略舉大綱與君議崑崙山脚出關顛雙雙脚是破軍山連綿走出瀚海北風俗強悍人粗頑生兒三歲學騎射骨鯁剛方是此間山來壠石尖如削畫是狼峯更高卓此處如何不出文只為峯多反成濁高山大壠峯多尖不似平原一錐卓行行退卻大散關百二山河在彼間大纏大護到山谷水出黃河如玦環低平漸漸出熊耳萬里平洋漸如砥大梁形勢亦無山到處尋龍何處是識得星峯是等閑平處尋龍最是難若無河流與淮水渺渺茫茫不見山河流衝決山斷絕又無石骨又無脉君若到彼說星峯一句不容三寸古黃河在北大江南兩水夾行勢不絕行到青齊忽起峯兗州東岳揷天雄分枝擘脉鍾英氣聖賢多在曹邦中自古英雄出西北西北龍神少人識紫微垣局太微宮天市天苑太行東南龍高枝過蔥嶺黑鐵二山雪峰盛分出秦川及漢川五嶺分星入桂連山行有斷脉不斷直至江陰大海邊海門旺氣連閩越南兩水夾相交纏此是海門南繳絡貨財文武相交錯何處是貪何處文何處辯認武曲尊尋龍望氣先尋脉雲霧多生在龍脊春夏之交與二分夜望雲霓生處覓雲霓先生絕高頂此是龍樓寶殿定大脊微微雲自生霧氣如多反難辨先尋霧氣識正龍卻是枝龍觀遠應此是神人尋地法百里羅城不為迥知此然後論九星要識九星觀正形因就正龍行脚處認取破祿中間行天下山山有破祿破祿交橫有地軸祿存無祿（一云破只為關破軍不破只為欄長蛇與砂石之山）是關欄二星作水口必有羅星在水間天河之中有砥柱四川之口生灧澦大孤小孤彭蠡前釆石金山作門戶更有焦山羅刹石雖是羅星門不圓此是大尋羅星法識者便知愚未悟君如論及破軍星多是引龍無作護天龍須論大破軍小龍亂挾祿破文廉貞多是作龍祖輔獅隨龍富貴分廉貞若高龍不出只是為應兼為門請君看取州縣關何處不生水口山水口關欄皆破祿無脚交牙如疊環或為橫山如卧虎或作重重如瓜瓠禹鑿龍門透大河便是當時關水處大行走出河中府河北河南關兩所大河北來曲射東西山在水如眠龍馬耳山枕大江口絕無脚手為神廟靈壁山來截淮河更無一脚如橫戈海門二山鎖兩浙兩山相合如環玦文廉生脚鎖細流橫在水中為兩截大關大鎖數十重定有羅星橫截氣截住江河不許流關內不知多少地小羅小鎖及小關一州一縣須有欄十欄十鎖百十里定有王侯在此間鄉落羅星小關鎖枕水如戈石橫卧但看無脚是關欄重數多少分將佐君如能識水口山便說天戈并祿破（斗杓前一星號天戈而光明者是也）

後高

左輔



此武曲星出身如此

左輔星（屬水　論左輔所之地與大叫原命九星及轉換作允）左輔正形如幞頭前低後高大小毬。伸舒腰長如杖鼓後大前小駝峯佯下有兩脚平行去。或在武曲左右遊。此龍如何近武曲。自是分宗為伯叔分宗已作兩貴龍此與他星事不同。武曲兩傍必生輔不似他星變形去。左輔自有左輔形。方峯之下如卓斧此是武曲輔星形。若是真輔不如此。真輔自作貴龍身。幞頭橫脚高低去。高頂高峯圓落肩低處低落肩頂圓忽起堆處如累卵。又如梨栗堆簇聚頂上纍纍山結頂。斷定前頭深入垣。要知此星名侍衛。又到垣中最為貴東華西華門水橫水外四圍列峯位。此是垣前

執法星。却分左右為兵衛方正之垣號太微垣有四門號天市。紫微垣外前後門。華蓋三台前後衛。中有過水名御溝。抱城屈曲中間流。紫微垣內星辰足。天市太微少全局。朝迎未必皆真形。潮海拱辰勢如簇。千山萬水皆入朝。入到懷中九回曲。入垣輔弼形微細隱隱微微在平地。左衛右衛星傍羅。輔在垣中為近侍。右弼一星本無形。是以名為隱曜星。隨龍剝換隱迹去。脉迹便是隱曜行。只緣飛宮有九曜。因此強名右弼星。天下尋輔認南岳。雖有輔星垣氣弱。却有四龍輔大江。水口三峯卓如削此龍煙雲知幾處。河北河南只三四。更有終南泰華龍。出沒為垣盡如此。南來莫錯多輔星。又隨塞垣入沙漠。西京嵩山最難尋。已被前人曾妄作。東西垣局並長江中有黃河入水長。後山屏帳如斧扆下瞰秦淮枕水鄉。輔弼隱曜入大梁。却是英雄古戰場。大河九曲之中有輔弼九曲分入首。未人識得左輔星識得之時莫開口。如何識得左輔星次第生峯無雜形。天門上頭生寶殿。寶殿引出龍樓橫。樓中千萬尋池水。水是真龍上樓氣。兩池夾處龍脊高。池中崩傾非大地。池中石是輔弼星。只分有跡與無形。有形便是真左輔無跡便是隱曜行。縱饒不大也節錢。巨浪重重不堪說。巨浪是帳帳有柱。柱曲生峯巧如玦。杠星便是華蓋柄曲處生峰來作證。證出貪巨

祿文廉武破周而復始定。天戈直指破軍路此是天門龍出序。若出天門是正龍。不出天門形不具。一形不具便減力。次第排來君莫誤。自貪至破為次第。顛倒亂行名失序。一搏一斷尋斷處。斷處兩傍生擁護旌幢行作蓋天旗。旗似破軍或斜去看他橫帶如巨浪。浪衮一峯名出帳帳中過處中央行。不出中央不入相星行備具入垣時。怪怪奇奇合天象。我到京師驗前說。帝垣果有星羅列。南北雖短東西長。東華水遶西華岡。水從關口復來朝九曲九回朝帝闕。前星儼若在南上周召到此觀天象。上亐南岡望北岡。聖人卜宅分陰陽。北岡峙立天門上分作長垣在兩傍。垣上兩邊分九箇兩垣夾帝中央坐。要識垣中有帝星皇都坐定甚分明。君如要識左輔宿。凡入皇城辦垣局。重重圍遶八九重九重之外尤重複重山複嶺看輔星。高山頂上幞頭橫低處恰如千官入戴弁橫明經複笠細細觀來真不同。應是為垣皆富寵輔為上相弼次相破祿存衛廉次將文昌分明是後宮武曲貪狼帝星樣更有巨門最尊貴。喚作極星事非誑。三垣各有垣內星。凡是星峯皆內向垣星本不許人知若不明言二世迷。只到京城君便識重重外衛內垣低此龍不許時人識。留與皇家鎮京國請從九曜尋剝龍剝盡粗龍尋細跡要識真龍真輔相只看高低幞頭樣若是輔星

自作龍行行不識真形象若還三吉去作龍隨龍變形却不同貪狼反尖品字立武巨方圓三箇峯三峯節節隨身轉中有一峯是正面兩傍夾者是輔弼小大尖圓要君辯此龍初發在高山高處生峯亦生辯肩辯須明似幞頭衮衮低來似鯤毬平行鯉鯽露背脊有脚橫排如覆笠若是降樓并玉殿節節如樓下剝換倉下剝換如拋毬尖處帶出如龜浮此是下嶺方如此上嶺逆行推覆舟尖圓皆是品字立世人誤作三台求祿存剝換蜈蚣節微微短脚身邊列文曲梭中帶線行曲屈飛梭巧藏跡廉下變為梳齒形梳齒中央引龍出武曲幞頭無改換行到坪中斷復斷破軍之下夾兩鎗若作天戈如走電亂行失次出頭來又似鼠狼行帶箭纏多便作斷吉龍若是無纏為道院

右弼星（屬金）弼星本來無正形形隨八曜高低生要識弼星正形處八星斷處隱藏行隱藏是致名隱曜此是弼星最要妙拋梭馬跡線如絲蜘蛛過水上灘魚驚蛇入草失行迹斷脉斷跡尋來無。每每隨星作過脉脉是尊星名右弼左為輔星右弼星左右隨龍身上行。龍行之時有輔弼變換隨龍有蹤跡君如識得右弼星每到垣中多失迹。剝龍失脉失迹時地上未絲琴背覓若識弼星隱曜宮處處觀來皆是吉。此星多吉少傍凶蓋為藏形本無實藏形之時神殺藏却在地中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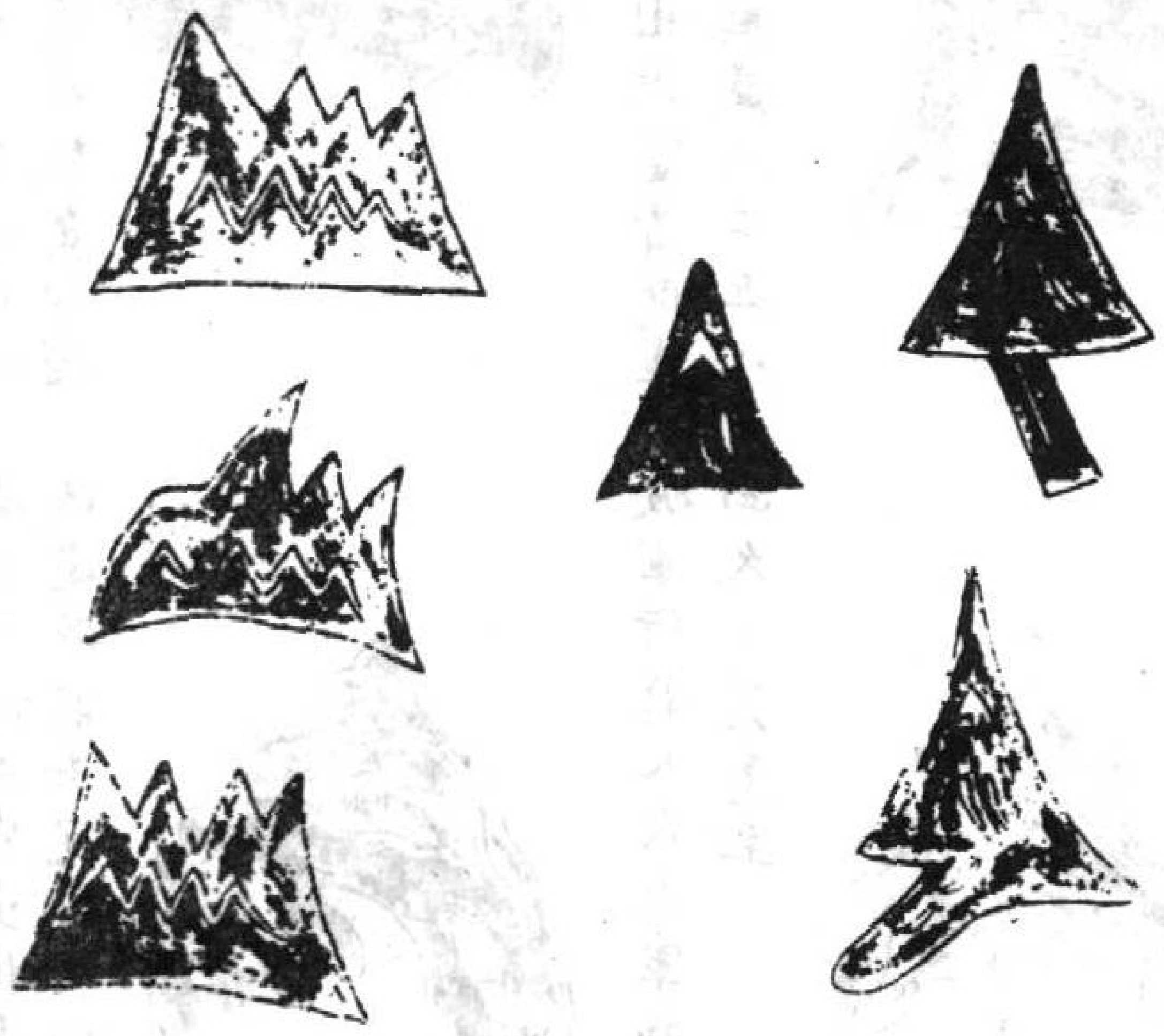
来脉此地平洋千百程不然彼處却是搠坪中還有水泒波高水一寸即是河只為時師眼力淺到彼茫然無柰何便云無處尋蹤跡直到有山方認得如此之人豈可言有穴在坪元自失只來山上覔龍虎又要公頭始云言不知山窮落坪去穴在坪中貴無敵癡師誤了幾多人又道埋葬畏早濕不知穴在水中者如此難憑怕泉漿蓋緣水漲在中間水退即同乾地忍且如兩淮平似掌也有州軍落窠瀝也有英雄在彼中豈無墳墓與宮室只將水注與水泒兩水夾泒是龍脊非惟搠脽在其中八脽入坪皆有縱前篇有時說坪處坪裏貪廉皆一同時師識盡真龍脉乃知富貴與豊隆（八脽皆不拘故有千地貪狼九星變穴）　貪下作穴是乳頭巨門作穴窩中求武曲作穴釵鉗覔祿廉梳齒犂鏵頭文曲穴來坪裏作高處亦是掌心落破軍作穴如戈矛尖也兩傍左右手皆收定有兩山來護轉不然一水過横泒輔星正穴燕巢仰若作高山掛燈樣若在低坪是鷄窠縱有圓頭亦四象此是剝換尋星穴尋穴隨龍細辯别龍若真兮穴亦真龍不真兮少真穴尋龍雖易裁穴難只為時人昧剝山剝龍換骨星變異識得凝龍穴不難古人望龍却正穴蓋將識龍尋換節識得龍家換骨星富貴令人無歇滅

九星形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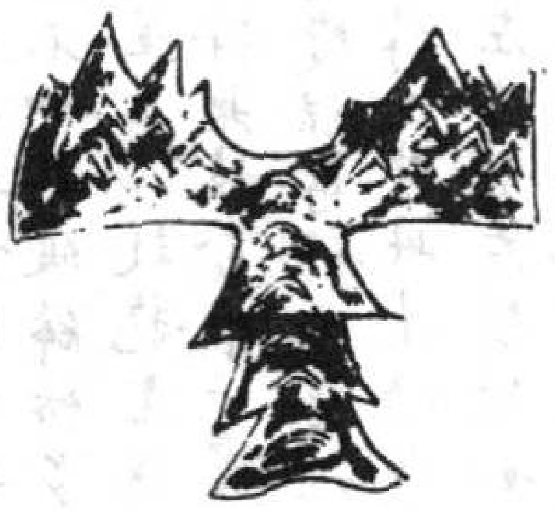
貪狼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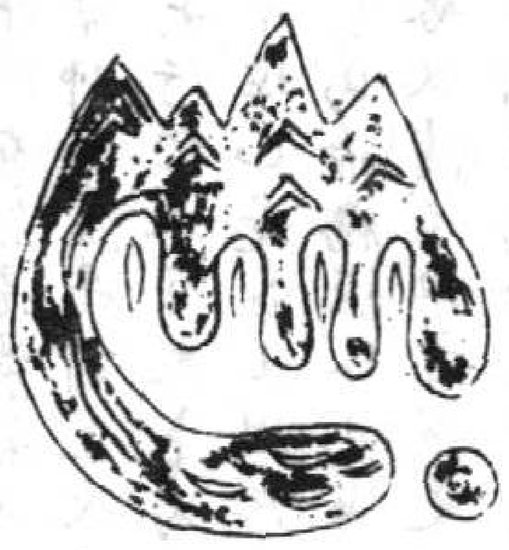
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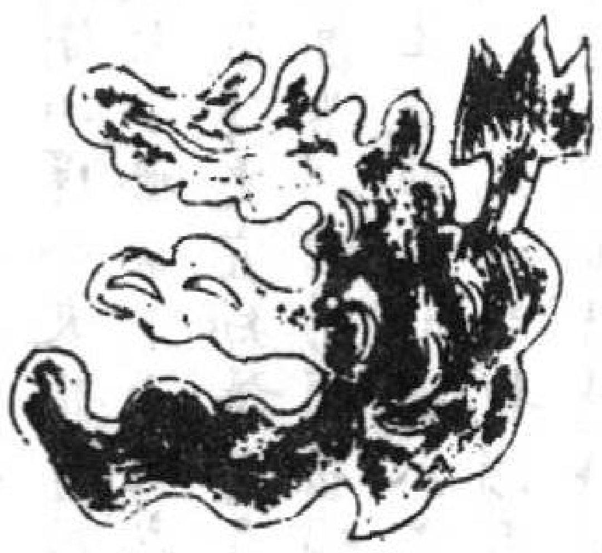
開帳



羅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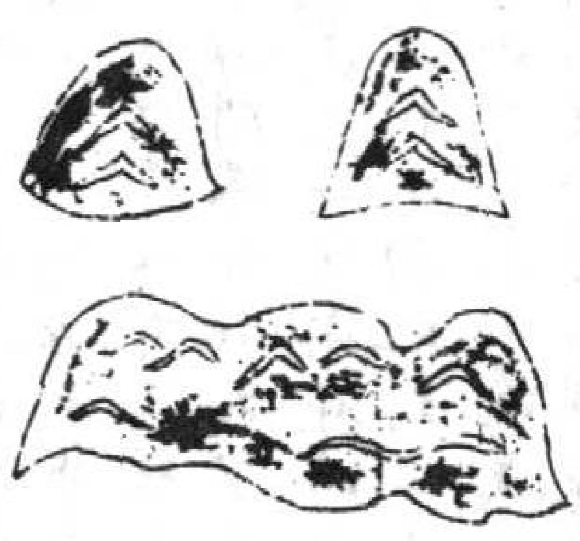
剝換之辯



巨門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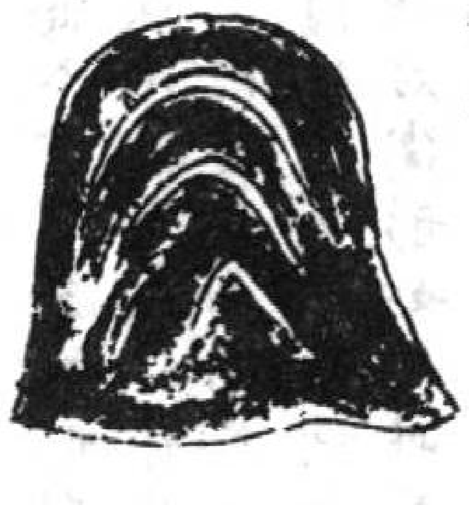
覆鍾

覆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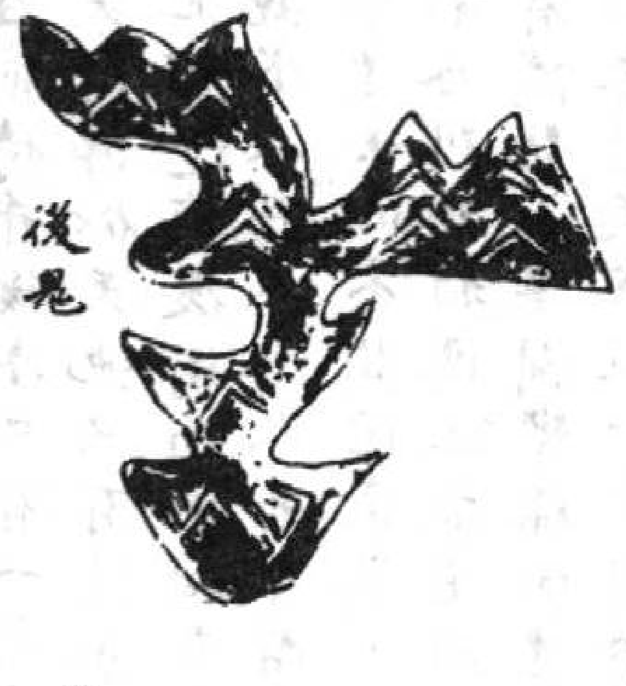


貪狼行龍入穴逢遇江水出大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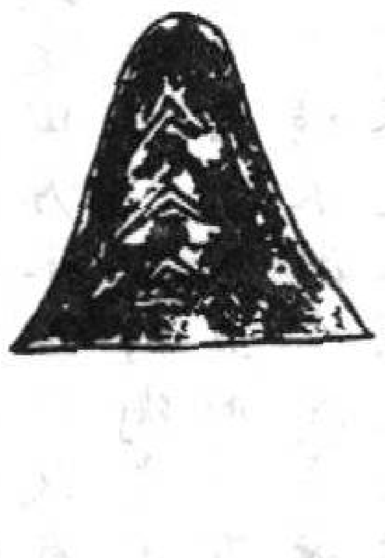
巨門行龍入穴出官出紫衣及出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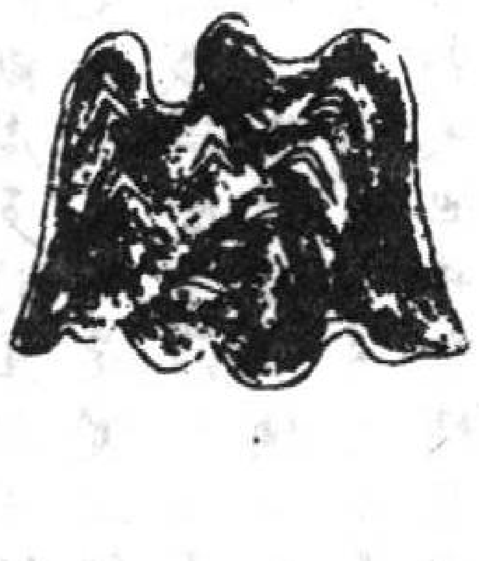
後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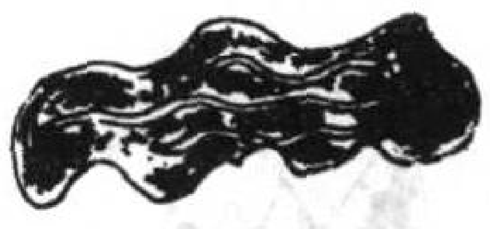
前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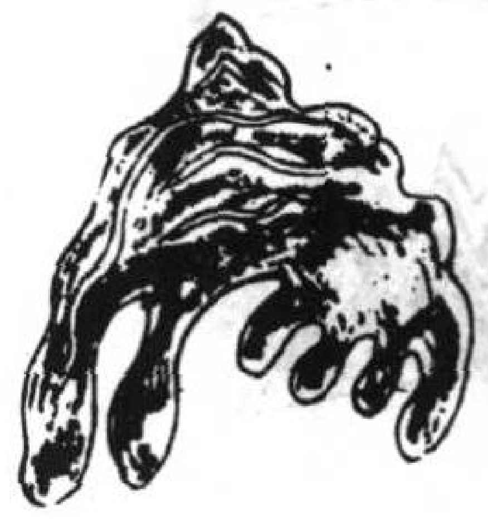
祿存行龍入穴然小口及少亡退散
前去必有龍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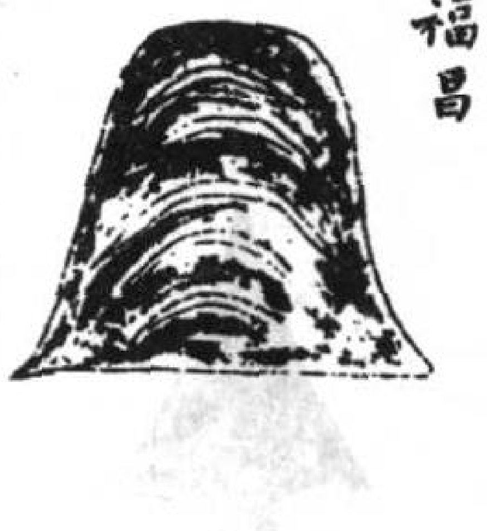
文曲行龍入穴出生雄媱慾一發便退前去必有蛟龍窟穴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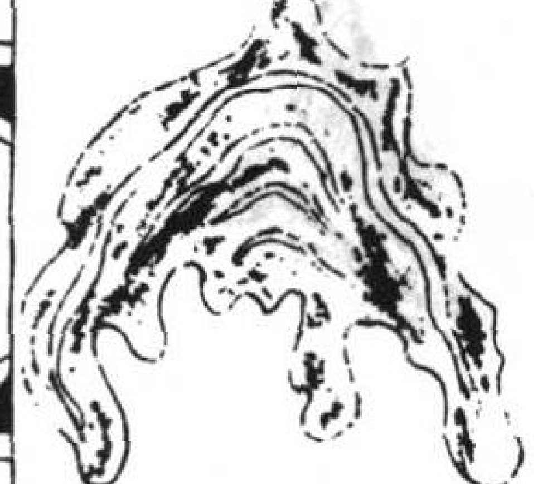
廉貞行龍入穴出換妻官事動瘟疫此後退敢前去定為神壇社廟之處



武曲行龍入穴出大富貴開庫典錢進財綠蠶興盛主二五八位男大發福昌



破軍行龍入穴出軍賊動公事殺長大凶欠年災患至



撼龍經　問傳換疑龍如何　問疑尋龍莫失蹤三吉自有三吉峯尖圓方地前去定作貪狼小小峯時時回顧火星宗及至剝入輔弼去猶作小峯顧祖宗如何變星剝換了却與前說事不同蓋緣餘龍行千里一剝一換一峯起由貪入巨入祿文次第變入廉武衷破軍盡變入輔弼每星十二大盤屈蛇行鵝項鶴爪分失落低平駿馬奔如此行來又數程傳換變易又前行前行直到藩垣裏四外有山關水至低平尚有輔弼形此是入垣尋至止餘龍行不問祖宗枝上顧祖却不同餘上剝換節節去枝上落穴必顧宗餘龍一變少亦九多者或至十二重（一星換多者十二重山屈曲少者九曲也）一星十二節始變周而復始換頭面貪尖巨圓小卧蠶如此周遭換盡貪換貪若盡即入巨亦如貪狼數節去多至十二少九變却變祿星分臺去（上形如頓鼓祿）為節數如貪巨換了文廉却至成傳換若周即輔星輔星三四獅起程獅星入首必平謾輔星入首多曲形此是變星變盡處變盡垣城四外迎凡觀一星便觀變識得變星知遠近遠從貪起至破軍換盡龍樓生寶殿雖然高聳却不同還是尖峯高出面一傳一換形不同豈可盡言顧祖宗（枝龍論小祖小宗幹龍論大祖大宗）君如識得變星法千里百里尋來龍誰人識得大龍脊山正好時無脚力裹費不

惜力不窮其家世代腰金公凡看變星先看斷斷處多時星必變如此斷絕屈曲行高入青冥衰鶴形鵝形漸低必斷絕斷絕復起是變星却從變星辯貪巨或是廉文武祿存只以變星逆求程識得變星節數法不必論程窮脚力只從變盡至弼星豈愁不識得垣城

衛龍篇

輔弼入垣星既曉纏送護托皆明了如何尚有侍衛星（中衛次衛上將次將）此星能明最精妙左侍右衛形如何此龍生處若無多除却天池并夾輔高山頂上有平坡天池之水滿則溢侍衛之水隨龍入深入坎井不聞聲恰似尾閭洩無跡道是天池又却非二山環合使人疑不如龍自中央過兩邊侍衛貼身隨要在前侍并後衛只有一泉貼身體正龍高枝侍衛低前池未滿後池繼看來彷彿似天池只有派泉彎處低或是田源水入坎或有乾窠如環隨兩池相逐前後衛兩池相夾左右司此是貴龍親侍衛高處是首低是尾只觀水派與不派水若深潛是衛氣龍身若有此真形一百里外垣墻生分垣遠去似不顧垣窮盡處面前橫垣中橫水從中過遠纏如帶五里生垣前外列如打圍垣氣足時無缺破垣前水直入垣來曲轉東西垣亦關却有隨龍小溪澗彎環抱體常低四橫城水遠太微勢直朝射入紫垣氣百源來聚天市垣一水抱曲是天園更有天苑內無澗却有大水

環三邊中洋宛然是紫氣河中河曲是天市關中只是天苑垣伊洛亦合是天肆京師華蓋是前星東京三水入中庭燕山最高象天市天市碣石轉抱紫太行之東有天市馬耳峯上有侍衛長江環外有三結三結垣前水中列中垣已是帝王州只是垣城氣多泄海門環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衛萬馬飛騰垣外包海外諸峯補垣氣盛衰長短固有時亦是山川積氣團略舉諸垣與君說更有難言誰得知上相次相既列上上將次將必也兩上衛次衛必居中所論衛龍合天象山川之氣上為星星辰列次應出形仰觀星象俯察理衛龍內堅隨龍行只是貼身不關峽以此可見天地情略言侍衛貼龍體詳別派星入無底衛山環合夾龍身此是垣關常紫閑層龍不如且履緜緜多龍少却成巖大言無當下士笑或笑或取吾何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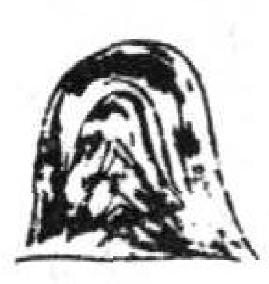
變星篇

疑龍盡說總無疑真龍藏倖更宜知識得真龍藏倖處豈逃真假餘兼枝貪狼一變巨門星星圓磊落頓鍾形頓笏頓鍾如頓鼓輔弼隨行變祿存祿星帶祿為異穴異穴生成鶴爪形鶴爪之形兩傍短一邊天然撑正身此是祿存帶祿去長股之穴為正形起頂或成衣裾更短短低生左右臂左臂短如挿笏形右臂短如佩魚勢時師到此多懷疑却嫌龍虎不纏衛也有龍虎兩頭尖左悖右紐休要嫌也有龍虎生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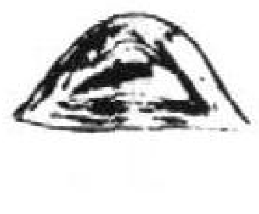
背時師到此何嘗喜也有穴在大石間也有穴在深潭裏也有左長右枝短也有左短右枝長也有主山似牛軛也有前案似拖鎗世俗庸師多不取那知異穴生賢良有如貪狼變文曲撒網之形非碌碌撒網之形似牛皮不着衣緋多食祿有如貪變破軍相天梯隱隱如旗樣旗山若作蓋天旗旗下能生公與相有如破軍變貪狼貪狼入穴如拖鎗拖鎗之穴人嫌醜只緣纏護兩山長貪變廉貞標蕊樣長枝有穴無人葬人言龍虎不歸遺那知葬了生公相變作輔星燕窠仰落在高處掛燈樣變作破軍如戈矛兩傍左右手皆收定有諸山作纏護不然特水之玄流貪狼不變生乳頭巨門不變窩中求武曲不變釵頭覓祿廉不變犂鐵頭文曲不變掌心作破軍不變戈與矛輔弼不變燕窠仰變與不變宜精求亦有異穴如關斧不拘左右生龍虎横龍却向直中遷直山却向横中覔大抵差形并異穴諸星退卸無他說主盟只求三吉山夫國大此三吉生枝轉羅列或是真龍生間氣重岡復嶺駐軍勢一斷二斷斷了斷鶴膝蜂腰真吉地吉地應有沂流案有案直須生本幹幹上生過我前來諸山藉此為護捍捍門之外有羅星便作公侯山水斷案如覆釜更如盂兩兩三三對面來似鼓似鍾兼似笏當知台輔飽賢才亦有行兵踏節山隻隻回頭顧此間横過面前為水口不許諸山更出關關外若有羅星見定出安邦事不難案山如筆揷青天對面推來始是真側面成峯身直去與我無情似有情時師見此多求穴下了那知悞殺人大抵諸山來此聚諸水流來來此住定有真龍此間作只恐不知龍住處住處多為醜惡形世俗庸師心裏懽君能識此變星篇便是陰陽地理仙底事龍神都照破只緣心鏡已昭圓

三般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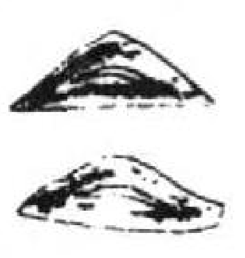
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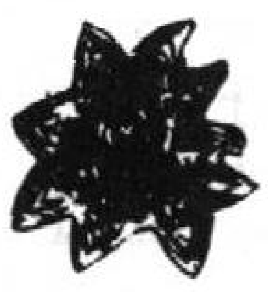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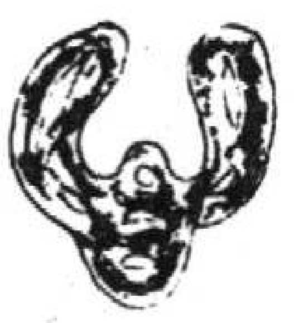
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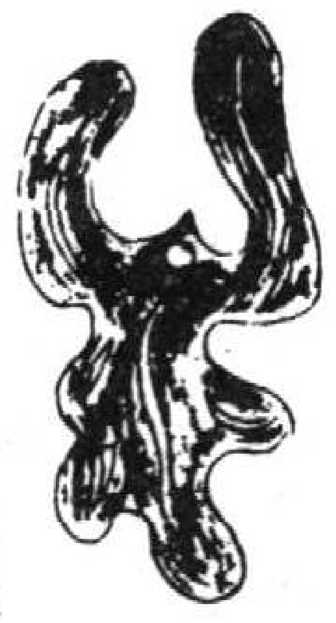
捲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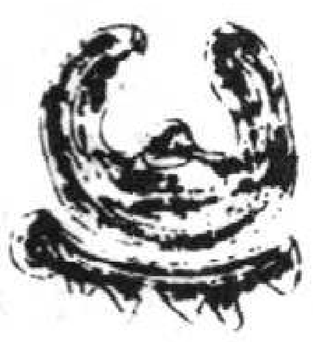
堂味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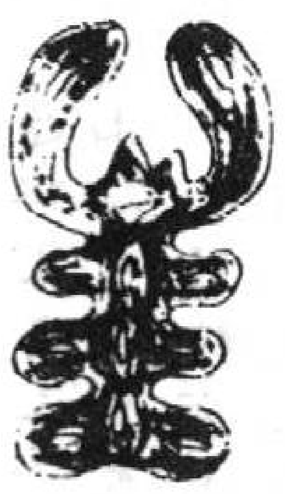
浮雲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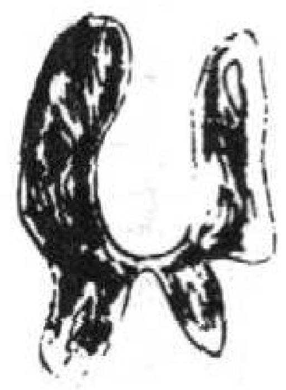
雉尾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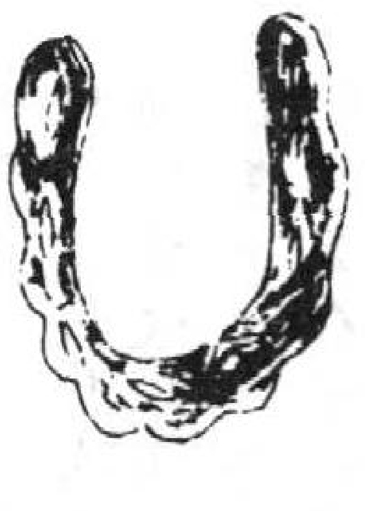
獨節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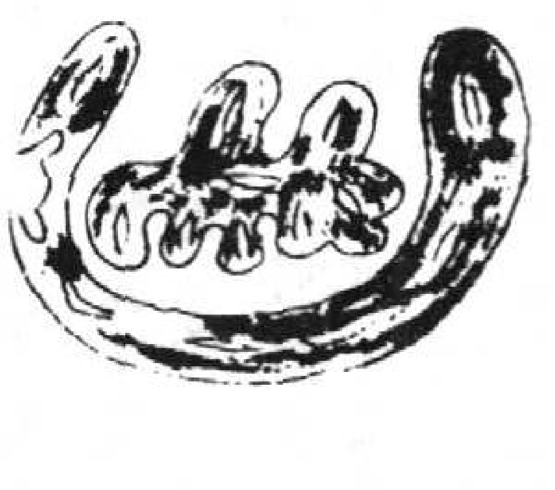
仰瓦捲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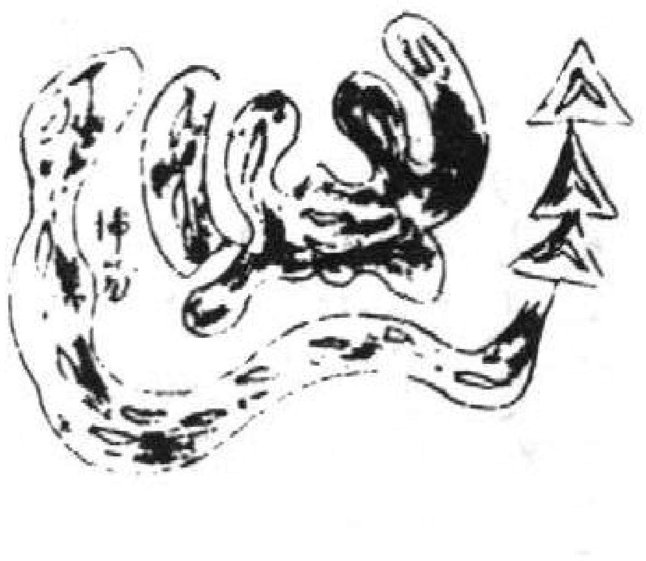


天梯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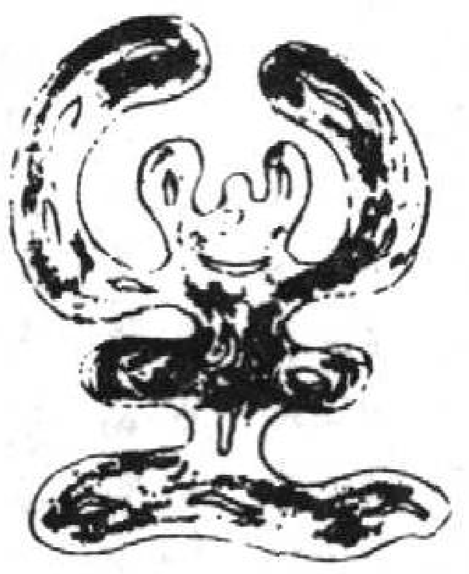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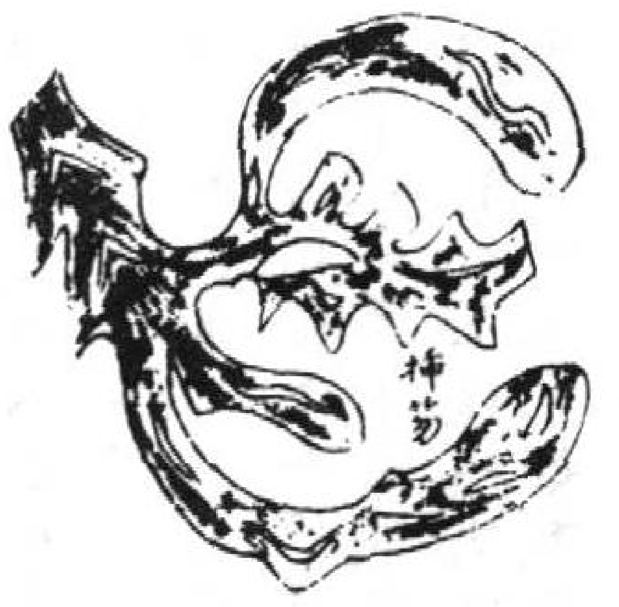
祿存鬼





玉枕鬼





呂公尋龍訣愁愁爲報時師道尋龍莫老草尋得龍真穴法真下了救貧人要識尋龍至妙法最高峯頂踏遍望四山龍發文血脉要相隨節節生峯起尖秋細認龍行路擺身直下是真龍會者盡皆通廣闊平洋無起處巨門星爲主尖尖頓起細紋雲献國上將軍破輔貪廉星出遜天下人欽敬石龍石骨過山河子息位龍案貪狼若見大漢水中相神童位巨文二位發龍行奇觀有紫名六部以來廉貞起神廟壇場衆祿仔磊磊作來龍連穴定災凶武曲好星天外起財帛重重至天乙太乙後頭高代代出英豪左右從龍來迎接堆峯三五疊面前峙立應龍山代代出高官龍行恰似鬪舡勢漿撑兩邊對山四水曲兩相鏡富貴足官僚龍若住時手足亂恰似舡泊岸兩邊一似舡撑撓對對盡來朝四神八將山來望實見龍神旺圍印面前有吐珠文曲定無虛尋龍望取迎龍案拜相分明見四畔山周似倒鞍龍在裏頭藏端正明堂實尊貴四畔山峯對前迎後擁似驅羊世代入朝堂第一正龍坐正骨大官從此出正穴須教出大官一舉作魁元第二回龍轉作穴要識龍骨郎山却來聚穴分明朱紫滿朝廷龍來住時身頭去認取龍行處龍若住時我便知脚手落遮遮尋得龍窮在此住更識龍藏處踏着龍神心裏驚方是正龍形更有石脉來龍好切莫向人道生處騰騰嵷峻岡凉傘盖頭藏四畔圍樂資庫起紫山前面峙功曹傳送起圍峰此地出三公更有飛龍似鳳翼萬里回頭揖前去後起似驅羊須得主山長踴躍起伏如征戰將相朝金殿恰似瓜藤拥上行落處看朝迎山凹絶頂升翼尾不用言有地真龍泊處好山峰八卦自然通（注起亂無龍）

八式歌

誰識貪狼一木星塚墳臨着出官榮更兼左輔天龍曜○北斗星中第一名（註曰貪狼一木左輔六卜主官榮在亥卯未年應）第六之星名武曲雅本屬金名貴局多生忠厚端正人男則高年家富足（註曰北斗第六星名尊貴旺巳酉丑年）巨門之星名一土必主外州開質庫進人田宅不言錢子孫代代居豪富（註曰壯應申子辰年大富貴）右衛星名天上火喜則爲祥忿爲禍廉貞獨火最堪驚徒流瘟火風聲擂（註曰北斗第九星注忌死并淫亂虛耗火災寅午戌年巳酉丑人大忌）斗柄一雖名破軍二金之雖不堪論敗亡決配年年有盜賊看看人作群（註曰北斗第七星名二金隨北斗所指必破故名破軍亥卯未年徒流之人破家貴産女人淫走巳酉丑午見）祿存之星名二土逃賊官災破門戶凶禍又出百工人出破水悲傷聾瞽（註曰北斗第三星見四官災破家主人凶禍人主百工如更山破水患主聾瞽也）更知文曲名爲水淫亂離鄉多巧藝或當貴曲得衣粮因賭破家切須忌（註曰北斗第四星出逆蕩離鄉亦出女人風聲破家貴産）陰陽之理誰能別此歌大槩皆剖說俗師昏惑無本原聾瞽豈能通至訣八式長歌君試看終始錄錄與君說（註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人之道曰陰與陽此後世所以少能辨別也）五星經論行龍九星形樣

歌

貪狼似筍入青雲巨如手梳項圓平側月賊肖文曲位破蘆便是祿存形岩崖峭壁無貞斷圓淨奇峯武曲星儷綱破軍多消浪穿珠輔弼有來情吉凶三五爲消息變動多端有辨明此是九星龍祖訣瓊林取集此仙經郤肉唐末黃巢至滿世遺文出禁城只有楊公范越鳳望觀龍氣識真形後人若有道玄妙五百年中一間生陰陽妙訣九星斷墳法

氣曜

貪狼是吉星山頭合得定昌榮穴水流來財帛旺富貴榮華自此生亥卯未年多吉慶杯盤盞注是金銀寅午戌年家大旺小男富貴有聲名　巨門能好更奢華女人營運作生涯尤買宮羽人田地角商人卸送銀子申子辰年多進入血財六畜旺如麻鴨生雙卵爲奇異鷄犬乘孜自戀家絶戶人田平價賣　祿存之星定起災婬亂誰知是禍胎水若長流人逃走水短爭分鄰女乘賭博與奏并好酒入含填房不用媒寅午戌年家大敗忽然家口化成灰自吊逃亡盜火動賒賣田園人笑矣　文曲之星定是凶戾病官災歲歲遭脚痛又招焦渴病白蟻紛紛滿郭中申子辰年損小口非災橫禍事重重寅午戌年家必敗女人自縊水來衝　廉貞聳起從龍粗遭瘟動火換身軀賭博換妻并主盜兒孫忤逆法刑徒申子辰年災禍應傷殘宅舍盡荒虛田牛價債人供息小郎奸婢被人欺　武曲星峯照塚堂金銀錢粟積千倉高官大職家中有産業爭榮代代昌亥卯未年多進入初因開庫買田庄後來先進古器物兒孫盡着紫公裳更有女人發偏早嫁人送業從相量　破軍之星極破家少年枉死好貪花亥卯未年田業退徒刑忤逆出顛邪　左輔之星最吉昌子孫清秀富大章先進商羽古器物倉圖篇鍍及牛羊　右弼行龍出大官銀瓶盞注四方傳寅午戌年官職至靈經妙訣不虛言坳哩人劉北嵓居士判立諸訣　尊帝極

巍哉嶙嶙擁護多爲龍來公爲萬山之始祖又名三氣乾李淳風小卷曰尊帝極星上應元始玉闕是名天龍明山論曰大易未分真體混淪無門無戶非乾非坤太初降氣太始肇形太素肇質輕清爲天重濁爲地衝和爲人形自此立數自此生此之消也

生龍

龍之始生處也從太初太始太素三氣乾之下則生一峯是也李淳風小卷曰尊帝極星下起主龍應如倉櫃如筆陣如屯兵如累卵隨五星所屬象周天二十八宿而

成氣鍾定所主之人　紫微　由主龍而下或遠或近挺然秀拔上石下土主生命之本　天甲　自紫微之下左邊生峯隨所向而推龍穴　天符　自天甲之右三起兩伏横行直布以洛書九宮數定世代長短　天受　自天符之下秀麗居中主生殺命限之原　日月二龍　居天受之左右如日月之狀圓淨端正左爲日右爲月主神仙極品　金鷄玉犬　亦出於天受之左右如鷄犬而生石左爲金鷄右爲玉犬主神仙極品　祖宗　自天受之下突起一峯爲祖次山爲宗論曰祖山高峻宗山次之由是而往父母胎息以序而分　發氣　論云自祖宗發足大頓小起如生蛇之度水如啄木之飛空金鏡圖云生氣攢聚如覆鍾如張蓋半石半土端正厚重而顯著者是也　氣色　發氣而下靈異變怪泉石幽清是也論曰或清泉所湧或生石不生石金鏡圖云夫氣呈或怪石穎異或人迹所會或井泉所湯或有水衝爲鎖龍使者　疊云　山山相疊如雲之狀也論曰神仙之地山如疊雲主升仙羽化之應　聚蟻　山峯叢雜煩碎如蟻之多也論曰市井之地如聚蟻主爲市井行度諸訣　父母　起雙峯圓厚者是也或一孫或一高一低金鏡圖云陰陽所應爲父母或如丫角或如兩乳主蔭益長久　胎息　如聚神如倉庫如攢庫金鏡圖云如倉庫

寄珠擁腫醜怪主綿遠不替　分受　一山厚大崔嵬自此而分枝擘脉以爲分受之地　子不離母　子不離母所以認正氣脉也李淳風小卷云乾以乾應坤以坤應石以石應土以土應毛髮以毛髮應流泉以流泉應此其正應也非正應者不必相之縱或成就亦小可衣食　雌雄　遠起二山一高一低或雌或雄或前或後可以是卜龍穴之遠近　真符　石山而尖秀高聳稜層爲陽居分受之左主貴　真武　土山而圓高爲陰居分受之右主富　天狐　單雄崔嵬如勒馬發足如飛牆　天角　單雌偃僂如犀牛發足如競渡　天狐天角二山相應主爲崩洪及神廟　九變　氣脉變盡九宮也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爲九宮龍有七十二骨節蓋八節一變也是爲七十二　十二換　氣脉周匝十二辰也子至亥是拾遺云有九變十二換然後成龍有此變換其應極品長壽富貴不絕龍貴六節一換即七十二骨節也　三横　爲陰脉緩經云横多三四直爲陽脉緊經云直多四　作脉　一云穿山脉兩邊對主二山如翼是也中脉若低小則曰穿山脉　操手回頭　左右交叉形如瓜瓣左仙經云去去回頭看祖宗其龍面前往忽然一去不回頭直出作洩濶　帝座　回頭之後突起一峯巍峩是也主富貴　天乙　生帝座之左主貴厚則

主富　太乙　生帝座之右主富高則主貴　太陽　圓峯帶石獨立於左要微開叉若不開叉又成單雄主神童狀元宰相　太陰　雙峯尖秀特出於右土山主丞監郎曹　五雲　五山如雲峯　六氣　六山相聚　仙童　山形如童子尖秀而奇出左　玉女　山形如玉女尖秀而清出右以上四山皆主神仙極品之應　紫氣　三峯聳壑凌霄者爲紫氣主貴壯大則主富若中峯尤高則爲三台　三台　三峯相排主富高大則主貴　鳳輦　三峯左右皆圓而中獨尖聳拔而高也　玉輦　如鳳輦而山頭平　華蓋　圓如覆釜低平主富　冠蓋　方圓類覆鍾峯頂有三石主貴　寶蓋　形圓而尖主富貴　叉掌　五峯秀拔屬陽　夜叉　二峯秀拔屬陰　鼓角　形如鼓角或尖而聳或圓而怪　羅城　形如城壁連綿不斷　金爐　直聳而腰微細究如覆鍾　玉軸　山項上横軸而平究如誥軸　旌節　尖峯挿雲有似旌節之狀　文林　中低兩頭昂有似文林之狀　陽旗　一峯高聳而斜挿枝脚皆斜有如旗狀左出　陰旗　二峯狀類陽旗右出　陽鼓　一峯圓淨如鼓左出　陰鼓　二峯狀類陽鼓右出　文陣　五峯踴躍相迎而秀左出　武陣　五峯狀類文陣石而勇右出　蜂腰　過度之處大而忽小爲陰

鶴膝　小而復大屬陽　三十六脉　四金　八木　五色　野火　奇沙　怪石　穿珠　拋毬　流星　斷猿　行雲　飛雪　驟雨　煙引　賽珠　秉風　帶血　車輅　含靈　含血　練飛　藕絲　仙帶　陽氣　陰氣　蜒蚰　螺蚌　琴絃　蜂腰　鶴膝　飛禽　走獸　攬衣　渡河　馬跡過水　形數映山　長虹渡水　受山　再起受山蓋受氣欲成就也李淳風小卷曰若前若後各起受山至如路斷水衝石脉神祠拋閃搏換陽江抵除遠近不同趍走異方　龍堂　龍母　主山四陷平處有水或云湖澗屬陰　陽星峽　主山過脉小處生石是也以人跡往來多少爲盛衰大小之驗爲陽（以上龍堂龍母陽星峽二星地多富貴）　十大崩洪　狐角　扃鑰　情易　露石　沉石　虛實　假借　傳遞　獨得　兩得（此十大崩洪自有圖注小卷所載非見）　陰陽亭驛　或穴之前後氣從爲堆阜是也穴在左爲陰亭驛在右爲陽亭驛世有亭驛圖小卷云見亭驛則取亭驛而立應一云穴前後氣爲堆阜爲陰亭驛水忽儲蓄而泄爲陽亭驛　陰陽節目　主山路斷爲陰節目前應橋梁津渡爲陽節目以人迹往來多少以卜興發大小　少中老盡　再起亦分父母胎息則爲少中老盡四穴說具小卷形載金鏡圖　龍樓　變雲傑出於主

山之前者是爲龍樓。寶殿　端而方出於主山之後者是爲寶殿。天祿　主山後左出圓厚主貴　天馬　主山後右出頭高主貴。男倉　主山後左出如倉主富。女庫　主山後右出如庫主富　文官　主山後左出尖秀主文。武庫　主山後右出厚大主武。左輔　主山後左出主高貴。右弼　主山後右出主高貴　東西二建　天地人祿財命六者東出主文西出主武分出兩邊則文武俱有楊筠松口訣尊帝極星下有紫微帝座橫直布列爲天符天甲天乙三山紫微主生命天符主姓限天甲主方域日月二龍列于左右不可闕也。祖宗之山多連五峯其下有發氣山又有氣色山陽星峽其地有石而人迹經之以人達來往多者爲盛少者爲衰。父母山雙峯初中終三氣胎息形候不同皆爲吉地。行度骨節七十有二一起一伏爲一節應十二年發受有四節曰少曰中曰盡曰老勢力小者少中爲強勢力大者盡老爲強大約山不以盡處爲盡若以盡處爲墓則多應窮絕理不長久。凡見蜂腰鶴膝之後更用別起立身不起立身者不長遠也。山家變化不一但清高者貴濁厚者富靈異者生異人如飄風盤旋者神仙風恬雨霽者佛跡也。應龍有五一曰後應二曰前應三曰催官應四曰浮龍應五曰天柱應。鬼龍者分枝擘脈者也。劫龍者分枝擘脈之多者也。子龍有反逆本龍者也。三者不可用。後有關。左山左水右山右水爲順右山左水左山右水爲逆順者吉逆者凶。有龍無虎取右穴有虎無龍取左穴。平洋之地穴宜高高山之地穴宜低高低枚捡。看左右朝應。平洋之地有十五穴受穴之地自然中正不拘頭尾八穴之法最爲切要（八穴者謂大小進主枝雄絕敗也有關在伏）山之脊爲天柱救不可下之其災立至。鬼門天關二穴不可犯。天關救男救長鬼門救女救小。穴之難定者用占星法決之。三十六玄機法定穴最妙。取穴之法先看來龍水。水最要三合橫流交入地戶者吉丁鎖者大吉交糾者小吉（多主神廟血食）水來處爲天門水去處爲地戶。大忌直山直水若山水相逆謂之陰寡陽孤其災立至。雌雄者地之根本地無雌雄者主絕雄前雌後者地遠雌前雄後者地近本地有雌雄水中有雌雄平地以大爲雄小爲雌水中以小爲雄大爲雌事應皆以雄不以雌雌從雄者也單雌單雄是傳骨換龍之處不用相之取穴之法亦用右山爲雌左山爲雄雄就雌取雌雌就雄取雄也。主客二山並要圓滿中正若只看得主山而客山不好則多災禍只看得客山而主山不好則主無子孫。來龍穴道要得皆好來龍好穴道不好立見凶災

穴道好來龍不好根下安穩爭奈風小卷推行龍山家里候。山以一起一伏爲應五里爲候破敗低小者不應里候水以一曲一折爲應五里爲候暴流斜側者不應里候故山以圓滿福厚節目分明方應五里之龍水以深沉鎖閉曲折分明方應五里之龍旋小則减旋大則添雌雄山應十里太陽山應百里太陰山應五十里天符天甲天乙三山應一千里寶殿山應五十里丫角山應五十里寶蓋山應二十里顯帝星應一十里真符真武山應三十里天掌山應四十里天孤天角搏換應一百里尊帝極星應一千里紫微山應三百里三台紫氣天乙太一應五十里天關地軸應一百里周圍一里之峯應十里十里之峯應百里百里之峯應千里各隨地勢厚薄高低而定至如水脈則以屈曲長短而定之天關地軸應一百里浮龍應三十里雌雄應三十里太陽應一百里太陰應五十里三星華蓋應三百里九龍九曲應一千里合流交劍應三十里天柱應一百里玄水豹參水猿應七十里玄武應三十里坡堰應一十里灘潭攔堤津當位者應一十里犬曲應一十里入葫蘆太陽應一百里小曲應五里地戶應十五里四伏應一十里天窩地鑰應三十里避煞應七十里深十丈應一十里深百丈應一百里會脈應一百里夫論淺深若深潭大澤江海之廣不以是而定但以或龍入穴之處而別差等。山以一起一伏爲一候自末至本有七十二候水以一曲一折爲一候自本至末有七十二候一候應五里七十二候應三百六十里方爲大地此篇山水里數與此同法三百六十以四十約之爲九節應出九品之貴三百六十里出一品三百二十里出二品二百八十里出三品二百四十里出四品二百里出五品百六十里出六品百二十里出七品八十里出八品四十里出九品其數或過或不及山或大或小水或長或短各以意加減言之又一候主十二里一候之中止起伏分明福厚圓滿水曲折分明深沉鎖閉則應有福山若破敗低小水若暴流斜側則應有禍山吉水凶山凶水吉則以相勝爲禍福亦或雜見也。雌雄如雙乳而秀也。太陽石峯峭而奇也太陰土峯峭而偶也。寶殿龍樓者以象言也丫角即夜叉也夜叉雙峯石而峭也華蓋官蓋寶蓋以高厚稱也顯帝星石見于山也亦有隱帝星石見于水也真符右山陽之應也真武土山陰之應也天掌五峯石而峭也三台紫氣之秀紫氣三台之厚者也天關地軸石峯相應于天門地戶者也外有天甲天符天乙見十九篇天孤天角見第四篇尊帝極紫微天乙太乙各見二十篇已上論山已下論水天關者伏沙在上也地軸者伏沙在下也浮龍伏

沙在中也太陽在東南也太陰在西北也雌雄者沙磧有大小相附也小者爲雄大者爲雌也二星華蓋石如品字在水中也九龍水九曲也合流交紉水所會也天柱見第三爲玄水豹參水猿以象言也玄武龜蛇也入葫蘆太陽伏沙貢石有水所遶也地戶水到玄武而又過去也天扃地鑰崩洪上下見也遊魚者石在水中平處以象言也推祖字正應祖宗山應峯巒五星爲受五氣全脉至有岡嶺堆疊起生龍應者下有王侯之地起聚蟻應者下有州閭市井之地起壘雲華蓋應者下有神仙之地有寶帳帝座宮嬪侍衛日月二龍金鷄玉犬起於天門凡峯巒中尊貴諸星應者皆爲吉地下起受山及入母山雌雄山及初中終三氣胎息分牙布爪發脉分枝如生龍神馬過太陽星應者主宰輔之權太陰星應者主侍郎卿監之位玄水豹參水猿應者主神仙佛跡之流至如王母隊仗仙童玉女爐竈罎橋之類前後各向所應及掌峯者五代將軍丫角峯者兩代將軍鼓角羅城者刺史諸侯真符真武者富貴遠長子孫昌盛天孤天角者賢人君子萬代留名文武兩全鳳輦玉輦金冠霞帳金箱玉印金爐玉軸旌節交床名主位極大臣王侯之封又若官蓋之山越於心其星主貴華蓋之山越於足其星主富寶蓋之山越於頂其星主富主貴其次又有三台主富高則主貴紫氣主貴壯大則主富天乙主貴厚則主富太一主富高則主貴帝座之下主富主貴陽旗陽鼓文陣主文太陰旗陰鼓武陣主武東建主文西建主武小大峯巒隨挨應變斷以定法至如流水斷截建置興廢看祖宗之源而定之又看門戶結聚北辰所鎮龍神所擇龜蛇所應以分優劣　祖宗應峯巒五座爲五行之氣足聚蟻寶帳帝座宮嬪侍衛以形象取之日月二龍以左右定之日右月左金雞見于左玉犬見於右亦以象取之父母老雌雄秀胎息有三初氣高中氣平終氣下太陽太陰天罡夜叉見第九篇仙童玉女爐竈罎橋鼓角羅城各以象言真符真武見第九篇鳳輦玉輦金冠霞帳金箱玉印金爐玉軸旌節交床亦皆以象言華蓋高且厚主富貴官蓋主貴寶蓋主富三台三峯而秀紫氣三峯而厚帝座天乙太乙三峯而正陽旗陽鼓文陣石而秀故主文陰旗陰鼓武陣石而勇故主武東建左也西建右也地理之妙首末相應若成龍之地流水所絕建置興廢只爲祖宗之原則其形勢成就皆可以見蓋自然相應非妙達造化者不足與語此　右小卷二十篇舊傳唐李淳風所作而新舊唐書皆不言淳風之精地理意者史偶有闕歟抑其術數無所不通也世傳黄巢之亂楊筠松竊祕府之書過地江南傳其術者如厲伯韶范越鳳

華是也今攷厲范所傳之術與此書相表裏信然矣其書大槩析理以定名因名以寓法以山有一氣來判之理故定其名爲尊帝極以山有陰陽其中有衛氣之理故定其名爲隱顯帝星太陽太陰天弧天角真符真武三台紫氣之類又爲天符天甲天乙帝座天乙太乙寶蓋官蓋華蓋之類有扶屬之理因定其名爲祖宗父母胎息隨從迎送左右賓主護應降伏之類惜其不見造化之全故其所析之理多有未盡所定之名多有未當析理未盡難以一二言定名未當如天乙太乙皆天帝之神而列於帝座之左右華蓋蔽覆帝座三台在人爲三公而以之主富又以北辰帝星鎮壓水口假令華蓋三台爲主山使北辰帝星居水口於理順乎又如十大崩洪之别八穴逆順之數分丁八戊之法純清純濁不清不濁三等之山之類尤雜而未純故不得已於諸篇之末致所疑焉然其所長雖百世不能改蹤天所覆窮地所載未能違也北嶽老人致推八位天龍判立請訣　尊帝極上應元始玉關是名天龍其下起生龍應如倉櫃如筆陣如也兵如累卵隨五星所屬象周天二十八宿而成氣候定所生之人下發紫微帝座者天帝之位也爲真龍正脉所衛會他門别脉不論也紫微之下三起三伏横行直布起天符山天符山以洛書九宮數而定世代又起天中山天中山以所向而推龍穴又起天受山天受山主生我命限之源也其間孕氣交媾各以成龍隨所受高低小大而詳之故論山者必論其所生以祖宗父母而細定之夫判立祖宗處身孕氣而發變立名山左右相應有陰有陽有日有月有輔有弼小大先後序立羣分類見氣色凡九變十二換然後成龍其分受支離儀形不一但以其氣力大小推之至於犄換之地形候同源子母不離所受之氣則一若流水分斷不違諸脉其中自有真蹤遇度或應神仙羽化之流如靈泉湧靈寶藏巨峯疊雲奇妙怪石人迹不通龍神所鎮若此之類應仙佛之宅也若帶八位天龍不可言之九變十二換者來龍有七十二骨節八節則一變六節則一換變者崩洪交互形候變異也換者經緯錯綜氣候換易也二十四骨節其中有三變四換也　推節目小大　山川之勢大都自西北之東南至如肇大星峯周迴爲遠有應都天八氣分受有應横天正氣分受有應全脉四氣分受凡過分受之地自有節目若前若後各起受山至如路斷水衝石脉神祠佛門犄換關江抵磔遠近不同起走異方雖用合流交㑹主其結局然有從氣過者有從氣旺者有從氣盡者有就其所生有迎其所應或遇一節一穴二節二穴三節三穴更有横流三合主客相對以爲向首大都

成龍大者節目亦大節目之中又起節目其拋閃者爲陽其搏換者爲陰其應不出五里也惟天柱突兀胎氣藏蟄爲最吉地也若有岩崖高峰之處而生節目平正者爲大地惟不可露風以八風俱滅不可失水以四水俱聚大都氣隨土運遇節則聚氣感風散風滅則凝氣至水絕水積則止若用節目者當先明此　都天者一峯而分八枝枝枝成穴横天者一枝而横布數節節節成龍四氣少中盡老也各有圖局天柱者石立如株見水中應神仙佛迹及有道之士　明山論節目　夫取山之法必原其本本者名山爲之祖宗爲之父母取水之法必推其來謂交流小大及發源遠近者此其要也故遠見一大山如車蓋而插於雲漢其下或作龍行儀蹇蜂足或作虎步大頓小起或作鳳翔羽翼翕張或如仙帶飛佩捲筏或散平洋鋪氈展席或累累如貫珠或逶迤如擭纖勢有萬端理歸一揆是知其一揆之要斷可與論地理矣一山之行則有正龍其成就結果則有正受或一里或十里或百里大爲京都帝輦小爲列郡方鎮然其行度委蛇伏節起伏於蜂腰鶴膝之處則節節成龍若夫起伏回旋將生就死水流玄武者則爲生旺生旺者節目之最貴者也石脉交互別立祖宗者則爲崩洪崩洪者節目之最重者也若一斷而支體不隨四象分散是爲死絕節目不用相之當於終氣之處身所謂正龍正受或爲大地或爲小地隨其輕重較量若終氣之處九宮四野山水交雜陰陽錯亂則又求其本於旺氣之下欲斷之前回看祖宗朝迎隨從不假他山流水拱抱神藏殺沒者則爲九族同脉九族同脉者節目之久長者也已上三宮節目以法相之大安隨水之横流交合而斷大小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二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　四霽

寄　詩十三

劉昚虛詩寄閻防（時在終南山豐德寺讀書）青暝南山色君與緇錫鄰深路入古寺亂花隨暮春紛紛對寂寞往往落衣巾松色空照水經聲時有人晚心復南望山遠情獨親應以修往業亦惟立此身深林度空夜煙月資清眞莫歎文明日彌年從隱淪　韋應物詩寄裕之　青雲一別阮家郎甚欲題詩遠寄將好句眼前常蹉遇佳人心上不曾忘誰家秋月茅亭底何處春風錦瑟旁昌谷烟霞久寂寞歡遊還肯到三鄉　次王無競見寄　客中重倚仲宣樓白草黃雲塞上秋山色不隨塵世改水聲還抱故城流　際中畏景那堪玩鏡裏衰顏秪自羞多愧詩人苦相憶遠傳佳句弔清愁　毛遂可詩寄陳子高　秋來目送鴈南飛不似春風鴈卻歸慚愧冝興老居士一生只在釣魚磯　何應龍詩寄胡雪江　借得官亭小似船六橋風月友三賢芙蓉未發荷花老一點詩情若箇邊　李濤詩寄范稅院倚樹　清敏當年寧寶唐至今遺愛在甘棠稅苗有例分三等吏卒無因下六鄉時異事殊民尚憶人已致息事堪傷如今白納重催吏也坐先生對越堂曹穴詩有寄　思君又是東風起樓倚浮雲自千里芳草不知人斷腸帶烟帶雨連春水　弋鎬詩寄劉無炳　征旆遙分苑路西馬蹄春去弋陽溪相思欲和烏啼曲一拂瑤弦意總迷　僧希晝詩早春闕下寄觀公　客心長念隱早晚得書招看月前期阻論山靜會遙微陽生遠道殘雪下中宵坐見青門柳依依又結條　寄徐任　鄉園書久斷寒夜起歸心遠路秦關外啼猿紛樹深貧遊年暗改醉卧月空沉焚夕踈林下相思廢靜吟　寄懷古　見說鵬陰卿人烟半雜羌秋深邊日短風勁曉笳長樹勢分孤壘河流出大荒遙知林下客吟苦夜禪忘　僧行肇詩寄然南仲徵君　紫閣浮清漢高眠稱此心住溪人未識歸路鶴知深峰晚迴寒翠猿狐發夜吟霜天獨西向無復夢山陰　僧闡悟詩寄方傚甫　市橋勞送別轉影又經時幾度月圓夜獨行誰共詩菊寒開欲遍書遠到應遲西瀑成庵未幽樓莫負期　共激詩病後寄閒父　暗蛩咽幽響隙月漏微光溪上風雨過脩然有餘涼病瘦鶴骨立低垂不能翔懷我山中兄關經焚道香猿鶴耿清夜鐘鳴悠夕陽商秋早晚至夢寐松楸蒼　蘇叔黨詩次韻趙承之寄王粹公　王謝風流不愧前碧梧翠竹總森然好歸禁鎖持簪槁卻卧關河閱

歲年目送秋鴻凌絕漠坐傳烽火到甘泉想君坐嘯空齋冷庭下蒲鞭無可鞭戴師古詩寄趙叔嘗　相知言莫盡別後意如何命笑春冰薄愁因夜雨多全家寓京國無地着吟哦會得窮通理從余緝辟蘿赤城左氏集右丞許少尹被召約送至白沙爲舟人所誤以詩寄之　短棹無尋處嚴城欲閉門水邊人獨自沙上月黃昏老別難禁淚空歸只斷魂定知今夜夢先過白沙村翁霖野詩寄遠人　秋氣日淒清秋夜紛未成在家猶不樂行路若爲情數處好一（作音）山色暮天聲一（作月）鴈聲分明相憶夢夜夜出江城僧徐進詩寄白閣元貞　一聞歸白閣吏不入長安絕頂無人上西風微夜寒懸崖乘雪度飛瀑過雲看應念馳名者青門得路難僧用文詩經泗上有寄　秋色動離襟相思寄旅吟河分隋樹盡路入楚雲深積水況孤嶼微陽着遠林故人不可見何處訪知音刹履道巖葉寄黃希聲　相會不數日相別又經時居然感我懷何以寫所思舉目皆我友我心知者誰知心而久離此情悲不悲　八月寒氣高芳蓮謝幽池時運迅不留俛仰黃華惲少年不再得而不從以嬉蕭條旅館秋滿耳寒蛩啼雲南志昳楊立春蠻地感懷寄友人皎然　坐對梅花憶舊都秋牽春到老云祖紅塵暗合城邊路白日西沉嶺外燕無用通衢慚老馬數時傾蓋會

醇儒抱琴惆悵月明夕無鴈音書寄得無　桂林志陶卿寄陽朔父老　兩官三任五流年舊事長懷一惘然爵祿豈知緣武進姓名猶賴得詩傳萬雲亭北山藏日雙月橋東水接天爲報崇賢諸父老寧君今悔把戎旃林旦翁詩寄葉唐卿　別後無書尺開門空一春久貧諳世事垂老念鄉人風雨吟燈夢乾坤客紛塵何時磯畔月照夜共持綸江陵張氏詩寄陳秋塘　五湖風雪分頭去千里淮山信脚行涉世真成妄男子談詩長憶老先生塘邊瓜茹須頻灌郭外田疇粗可耕莫倚瘦筇吟白髮浪傳新句入都城徐任詩寄舒州樂學士　皖伯臺前綠樹春吳塘初下碧漢分舊游風景長牽夢遠羨高齋望白雲劉光謙詩寄陳正叔雷希顏　東南形勝古徐州人物休評第數流落落陳雷天下士欲應連榻卧黃樓米芾寶晉山林集自建溯寄薛紹彭　老來書興獨未忘頗得薛老同徜徉天下有識推鑒定龍宮無術療膏肓淮風吹戰稀訟牒興客閑閑壺漿吟樹對山風景聚墨池灌硯龜魚藏珠臺實氣每貫日月觀桂實時分香銀淮燭天限織女煙海括地生靈光努兒乃是翰墨侶俠竹不使興衛將象管細細映瑞錦玉麟柴几鏽雲房依依煙華動勃鬱矯矯龍蛇起混茫持此以爲風月伴四時之樂樂未央部判不糾翰墨病聖恩養在林泉鄉風沙漲天

烏帽客胡不來從此荒　寄薛紹彭　歐怪褚嚴不自持猶能半蹈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顛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獨猿小解事僅超平淡如盲瞽可憐智永研空臼去本一步呈嗟嗟（法帖所載可見）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說手不隨誰云心在乃筆到天工自是秘精微二王之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貲殷勤公付薛紹彭散金購取重跋題中興江湖集寄荊帥劉待制　歷歷古荊州才堪獻壯遊星飛雲澤曉月破渚宮秋身世浮如客文章老不休運尋宋玉宅莫上仲宣樓雪入烹爐鼎花依弋鴈舟竹枝歌未穩處處有餘愁彭止堂集寄黃商伯兼簡詹元善　今日蠻荒好逢人說桂林秖應一片雪端在兩公心祈望羅明月生黎斷水沉滔滔迷所往莫忘指南針都梁志寓歙陽寄席大光二絕　心折零陵霜入鬢更憐短劍問何如江湖不是無來鴈只慣平生作報書　芭蕉急雨三更鬧客子殊方五月寒近得會稽消息否稍傳荊渚路岐寬　寄德升大光　君王優詔起群公也冀樵夫尺一中易着青衫隨世事難將白髮犯秋風共談太極非無意能繫蒼生本不同却倚紫陽千丈嶺遥瞻黃鵠九霄東李恭伯詩寄龍學　衆人皆競進唯我獨幽居處遠夢多亂身閑氣不舒干求非祿位好尚豈詩書日夜又

日夜霜寒鬢髮疎　又寄龍學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飯洛社又同遊脫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不著閑愁凌壺谷詩寄題志留山　天監長留杖錫飛千年通慧有傳衣青紅欄楯搖波影金碧樓臺繫月輝世外最尊惟佛法山中真樂息塵機叢林多少楊岐屋安得高人徧翠微江湖後集歲晚寄胡君擻　天道冥冥世道難未知何處可求安鼎中得米吞聲煮擔上逢梅泣血看死骨纍纍無主拾生蜀獲獵有人饕占星擬卜明年事病眼觀星夜色漫王魏公集常州寄呂進之五言一首　峩峩霍丘上可以望九州袞袞蔡河底日夜無停留予有山水近官冗亦少休登高望我居寄書託東舟非唯畏我思亦以解子憂我欲問子訊氷泥塞邗溝又欲識子處東山豈高丘惜哉所處異會合寧易求何時春風來從我繫臺遊嘉定史氏詩寄徐子新子碩伯仲　生無所成今老矣斷梗飛蓬何定止江湖汨沒二十年弟妹飄零八千里馬蹄能走困踬跼紡本煉鋼成繞指人前羞見兄長物欲辦一丘善吾兄君家兄弟久見知白頭如新有然始長公德義過兄直少公明敏師孺子長才經國有原本主父嚴安何足擬奉親鄉黨法慈孝護仕用舍何怛喜每思舉目誰我容自賀得友有如此擁爐夜語雜諧謔把酒論文談至理尋茶野

寺天或暮黄豆田舍日移歙陽郡別野三冬學衣有純綿食甘美攜笻踏雪松山頂。藉草觀魚石橋趾。功名絕口不復道。休樓謂可終焉耳。信哉聚散非人力。止或尼之行或使。伱爲石河父老留此竹編茅桑柘裏。小哇僅可種韭薤。遠壓猶堪植桃李。飽飯鋒度夏日長。破衣預畏西風起。病瘧更不問醫藥。絕跡那能入城市。早來雖勤戀德心。地僻無人致雙鯉。別時藝麻燕未歸。今燕空巢人積桑。一日已覺三歲長。東望肇光瞳頻企。壯歲猶君長家狗。流轉況如旋磨蟻。常擬古人報一飯。恐負此心成決齒。高柳鳴蜩日落西。獨立吞聲淚如水。　權倅叱陵七月送客城西門客既去日已夕矣。因記去歲與唐卿正郎登城東樓作乞巧歡成短章寄唐卿。　七月七日鐵行客西南缺月上城闕一聲歌送一杯酒。不是去年歌酒人。阮戶部集寄鄭良佐（良佐戶債甚多擾之者以爲仰小姐諸生多引去者徐蔡之乃同杜北居之子或者嫁其陰）可笑。書生著書貪日課。文士賣文救窮餓。青樓歌酒屬富兒。不意此名君乃荷。風波平地自誰始。一倡從知百人和。東曹男子蓄修謹。南郡諸生底通稿。平安敢煩街吏報。潔白長虞楚人此。流言不計兩曹參。樓上蕉靚枉驚憤。既含尤須辨南北。杜甚可無分小大。寧知宋玉笑登徒。或指宣尼作陽貨。璧已誤使張儀去。兵利徒爲少卿

禍。遠從兄食秖厚誣。價同舍金聊引過。無黥可息劓可補。未信白璧青蠅涴。君不見吾宗孟公士所傾。亦有俗子驚人坐。　任元受耿時舉有和篇。謹用韻爲寄（陳大一篇八留字齒然字韻）　射策明光最上游。千霄直氣稜雲浮。平生所聞任定祖十年堅卧巖壑幽。胷中經濟裝韜畧。價高連城人不酬。急流勇退莫予武。旁觀誰爲君王留。歸來萬事了無愧。罪我知我惟春秋。海沂之康談笑事。分毫未展惟幄籌。側庭能廷吾黨士。此客標置高南州。翰墨從容千萬字。韻高不作河西謳。谷持吾素報吾主。爲公不必須孫劉。嗟我已衰人不數。去來衆厲雙鳧鷗。　寄徐季東　小憩杯酒恨忽忽。別後誰來旅夢中。寒食東風歸去後。尋盟須過蒜山東。呂本中詩白公守蘇時。劉夢得守杭。有歲暮贈劉詩三首。因效其體寄齊州無欲二哥。雖聊愧聲華。然不慙分義。　過去生中作兄弟。依然骨肉有餘情。青衫校正同三館。白髮東南各一城。君此鄙生多事業。我方謝眺欠詩名。想當把酒笙歌裏。亦記長安痛飲生。　江南歲晚水風寒。野闊無人畫捲闌。過雨樓臺晚溪市。新霜松竹敬亭山。不悲仕宦從事拙。所喜形骸絕得閑。山數村醪君莫笑。亦勝首蓿滿朝盤。　關河戰國東秦地。風月南朝小謝城。數衆比君枯不出。溪山許我賭來贏。真珠金線雖無比。疊嶂雙溪亦有聲。一

事與君霄壤別。板輿時從老人行。　水西與李彥恢相從。余將取旌德趨徽州。彥恢先歸旌德相候。何元任亦自太平縣來相送。過于三溪驛。遂同過旌德道中寄二子三首。　水西投宿近秋霜。起聽晨鐘厭束裝。尚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　村場路僻多無酒。野菊寒深亦未花。底事中原歸不得。又扶衰病過天涯。　白頭懶入少年場。二老追隨却味長。預喜罇前聽清話。夜牕相對一爐香。　厲遷詩寄蕭平叔。　孤琴壓膝紉牖磨一曲罇前且放歌。身許未成多激烈。年光自感益蹉跎。雲隨帆影西風急。鴈引砧聲北思多。自是不歸歸便得。江南煙景復如何。　澧陽志趙世延寄夾山芳別圖。　本來包卸太虛空。萬象森羅立下風。假使悠悠千百世。聖人復出此心同。　薛友諒勸分山行至日偶得俚句寄呈西壁廉訪。　蕭條行色歲將闌。半山在途雨雪間。百姓不堪飢欲死。一身焉敢自求安。流移過野多捐瘠。撫字無功獨厚顏。人道今朝是長至。旋沽村酒慰荒寒。　鄒燧過桐江擬訪戴雲梅塢二郭文鳳急舟疾不果一見遂賦寄之。　戴雲家住此山邊。梅塢詩壇峻插天。路便好尋揚子宅。風狂難泊米家船。一生自歎身爲役。數里相思鴈不傳。雲想無心重出岫。梅應傲世學梅僊。　李庭詠閏臘月望日立春大雪寄蘭江諸公。　泥牛推倒不多寒。便覺和

風天上還。苒苒祥雲來海外。紛紛嘉瑞滿人間。酒酣紅頰生春暈。花不嫌人上鬢斑。　夜坐醒來詩興發。客懷如此未爲慳。　十七夜雪月交輝再寄諸公。　東風蕩盡四垂雲。恍若初開渾沌昏。天苑瓊花妝不去。廣寒蟾魄放來吞。須知圓缺難爲地。青爲清寒便掩門。貪賞不知天早晚。一盃還欲借春溫。　郭貫獲視澧陽旱傷爲上得小詩數首寄贈府推公亮庶幾以告牧民者。　長民職在牧斯民。疾痛當思切己身。一婦一夫皆我責。忍同居越視秦人。　食將適口須無味。數不充腸柰若何。寄語豪門飽溫者。由來益寡在捂多。　深山窮谷遍飢人。食盡田螺到草根。賑濟明係今已下。要將實惠答天恩。　訪求民瘼監司責。撫養黎元守令功。所願同心敷德澤。盡回列郡入春風。　沴氣爲災事豈常。救荒新政貴論量。武陵前日活民策。八道今行到澧陽。　溫州志陳陶寄溫州胡使君亂山蒼海曲中有橫陽道。東馬過鋼梁。老華生堪老。鶴鳴高崖裂。熊鬬深樹倒。絕壑無坤維。重林失蒼昊。躋攀寡儔侶。扶接念輿皂。俛仰慄欺空。無因擬靈草。梯窮闖戎墊。龜續賴紅橋。緣谿天地歸。縈紆村落好。悠悠思將徑。擾擾愧商皓。馳想永嘉侯。應傷此懷抱。（時胡守與可知溫州陳陶拔次駘山寄詩）　謝周卿寄鴈蕩山圖。　指點先憑探藥翁。丹青化出大槐宮。眼明小閣浮煙翠。齒冷

新詩贊雪風。二華行觀雄陝右。九使今已壓京東。此生的有尋山分。已覺温台入手中。　沈括寄永嘉王侍士　十萬櫜鞬臨易水。五營旗鼓出中山。去年今日西岑別。回首吳江夢寐間。　林泉生龍湫瀑布寄季和李君　鴈蕩峯頭春水生。無邊木葉作秋聲。六龍捲海上霄漢。萬馬呼風下雪城。春盡不知陽鳥去。崖高惟許白雲行。故人家在北山下。野竹寒流亦有情。　陳高寄題葉氏皆山樓　聞道君家樓絕奇。青山重疊間呆思。嵐氣常令枕几濕。日光應出樹林遲。二月三月雨晴後。千峰萬峰雲起時。想見登臨足幽賞。倚欄留客共題詩。洛陽志。楊鳳寄楊正卿兼簡李子徵。　洛陽自古衣冠地。勝友新來競結鄰。聞道草玄楊給事。又招著白李山人。石樓並禪煙波晚。金谷聯鑣野草春。悵悵東遊戎馬隔。幾回歸夢到天津。揚紫陽寄閔鄉夾谷師三首　薄書拋擲寄黃冠。過客如雲不作難。一片荊山青似玉。幾時同向月中看。　家在西原欲盡頭。門前流水至今流。世人貪作功名夢。誰向瓜田問故侯。　千征萬戰鬼爲鄰。歷盡興亡得此身。今日潼關坡下路。靜看車馬走紅塵。　寄閔鄉馬信之　馬氏家聲許白眉。少從翰墨晚從醫。經春一就成歡側。衆石膏肓不受治。袁州府宜春志陸經謫袁州道中寄子美。　憶昨共繫吳門舟。我行千里君獨留。江花繁爾不同醉。野月娟然增此愁。談笑還令舌本彊。詩篇頻覺筆鋒柔。滄浪書信無消息。鴻鴈來時數舉頭。　去年醉到紅花老。憂患相寬獨與君。今日天涯又春色。却尋高處望吳雲。青紅染出化成寺。羅縠繡開秀水紋。風物感人音信少。眼前雙燕謾紛紛。　蔡耕寄上宜春沈使君。　堦前石瀵水淙潺。深樾亭中六月寒。洗玉伴公臨翠竹。傾銀留我駐征鞍。龍門已恨相從晚。國士尤慚欲報難。萬丈光芒在行橐。歸來別作一流看。　徐師閔袁州劉司法亦和予摩字詩因次韻寄之。　袁州司法多無局。日暮歸來印幾窠。詩癖春風紫草木。書成快劒斫蛟鼉。遂知吏隱清如此。應悶卿曹累是何。頗憶病餘居士否。在家無意食韲摩。王貞白寄鄭谷。　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鑒。不要俗人知。火鼠重燒布。冰蠶乍吐絲。直須天上手。裁得領巾披。　齊己復寄鄭谷　白髮久慵簪。常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閑想坐禪心。上國楊花亂。滄洲荻筍深。不堪思翠蓋。西望獨霑襟。重慶郡志。余樵隱古調寄趙信庵　我所思。　思丞相趙公也。命佩相印。公辭不拜。天知公心眷之愈厚。而國人未知公之志。公高卧東山。吟嘯自若。其客余某擬四愁作詩以寄之。一章明其志也。二章言有君如此不可負也。三章叙從遊之義也。四章爲世事而致意也。託物以嗟歎。言近而指遠。

庶有補於用人之道焉。其辭曰。　我所思兮扳鳳凰。晨遊紫霧夕飲霜。欲往從之天茫茫。梧桐竹實非所求。翔而不下天爲愁。何爲百鳥自喧啾。我之懷矣心傷憂。我之所思兮鳳凰臺。鳳去臺空亦何哉。欲往從之人驚猜。浮雲自浮日自明。長安在望瓊枝生。有君如此想知心。君恩未報胡爲情。我所思兮天馬駛。朝遊閶闔暮王臺。欲往從之路不聞。記曾策蹇赴鞭彌。掃平僭叛麾沙囊。今雖老矣志未已。安石東山何時起。我所思兮荒年歉。曾飽天下飢人腹。欲往從之勢蓄縮。今年米賤人給足。志却忍飢妻啼哭。但願常常逢大熟。大家只貴豐年玉。　寄趙信庵　去年曾拜一書至今去吏猶未回。因思從公兄弟戡定禍亂。同獎王室以來。馳驅鞍馬間幾二十年。何嘗相去許遠。相離許久。乃一年不得信音。萬里不能見面。人生幾何。消得幾書。臨風悽斷。前月拜真帖之賜。囑壽公之子者讀三過。知先生思某勤甚。吾人交非勢利。親如骨肉。如之何而不思。承索舊作泛淮諸篇。此豈足言詩。別紙錄呈。蜀有寫某陋容者。人以爲相似。捲以達左右。或可以慰公思見下客之心。十二詩列其下。用當答書。紙恐益重相思耳。　飲滿梅花酒一卮。風前行散鬢如絲。嗅香嚼蘂無人問。此意難言心自知。　與楚從公二十年。緣何隻影面西川。吾人聚散關天道。此事由來不偶然。　腰帶新來頻減圍。休文憔悴遣誰知。請公試看丹青貌。爭似平淮少壯時。　年時已寄音書後。每向長江問鯉魚。縱有鯉魚解人意。百年能寄幾封書。　一簡遣報一簡詩。此是行軍淮浦時。底事逢人猶誦說。懸知無日不相思。　雪梅和月度疎籬。自是公家黃卷辭。一紙書來渾不說。如何祇說泛淮時。　言言微索舊時詩。於此知公有所思。只恐見詩思見面。傷心淪落各天涯。　有人曾到湖南者。能說江頭自種園。莫種閑花種梅樹。且圖疎影伴黃昏。　艤船浮戲水之涯。自汲清湘自煮茶。茶罷詩成仍治圃。相公眞是道人家。　想象人間十二樓。湘江東畔即瀛洲。應憐阿叔今孤冷。身在蜀天天盡頭。　淮南賓客舊紛紛。今在湖南有幾人。下客幾時官事了。去鋤瓜圃作比鄰。　介湖心事更清虛。曾共南樓一醉餘。遺我五詩猶在篋。相逢爲問近何如。溪川志。李宏和呂居仁澧縣旌德道中見寄　笋輿破曉路新霜。千里高安遠辨裝。會約明年追勝集。茱萸細把記重陽。

山環傑閣染深綠。石吐寒泉飛浪花。一夜秋霜不成寐。感時憂國思無涯。貢溪漱玉聲湍激。石壁參天路阻長。準擬解鞍能過我。新泉活火茗甌香。　番陽志。馬存寄范安道　西山石腳盤如城。芙蓉峯插龍泉精。有客高臥青雲層。孤吟自作太古聲。古聲無味淡如水。今人有耳甜如飴。君不見

登高山泛流水子期已沒不復生。數世數年無此耳。恨君不到蒼巖陰。不見此客搔頭吟。千崖萬壑聲動息。相知唯有清泉音。春風捲野濃如波。着人如醉將奈何。幾時見我銅鞮陌。爲唱襄陽拍手歌。邵陽志。沈伯達解印至大橋鋪寄邵陽父老。已過長亭一舍寬。送行猶自挽征鞍。我無惠政蘇凋瘵。何事邦人淚不乾。　六月十七日夜寄邢子友。　暑雨雖不足。涼風還有餘。樂此城陰夜。何殊山崦居。月明蒼檜立。露下芭蕉舒。試問塵寰間。今夕復焉如。　先寄邢子友。　作客今年樂有餘。邵陽岐路不崎嶇。山川好處歌紗帽。桃李香中度彩輿。欲見舊交驚歲月。剩排幽話說艱虞。人間書蹟非吾事。一首新詩未可無。　趙鼎過大橋并出界偶成四絶寄邵陽諸老三首。　行過郵亭日未西。遮留父老雜童兒。寄言我自無遺愛。底事潸然出涕洟。　聞說當年送沈君。一城攀卧盡沾巾。續貂雖不親傳授。也解規隨繼後塵。　邵陽拙政一年餘。不暇精思及遠圖。且了眼前無饑殍。家家溫飽是良謨。　郡志。胡舉奉寄武岡使君公肩國錄。　越起孤城湘以南。週遭煥翠擁浮嵐。使旄呼韓應欵塞。楚人何敢張如羊。　聾丞歸夢繞紫扉。羞逐中和樂職詩。人笑安能動萬衆。伯魚暫許長扶兎（第五扶兎）（長淇注在武岡北）陸有四明方丈同。帝咨良牧定登庸。未須料理黔中佐。此子只堪丘壑中。潼川志。張士遜和鄭城友生見寄。　鄭道六十里縣將深隱同。人家飛鳥外。官舍翠屏中。政則慙前輩。吟還得古風。多君有新作。不忘慰幽忡。　寄唐山人　梓潼江口涪江上。深僻還如鄠杜村。獨坐琴光嘖釣艇。萬秋寒影落吟軒。新編自集詩千首。好月誰同酒一罇。我有十年狂簡在。會須乘興雪中論。　寄陳書記赴闕　同院青霄着錦衣。翩翩還捧詔書歸。便籌應好稱神算。被鎧仍曾破賊圍。涪水夢回人乍到。翱翔風冷葉初飛。徒勞下吏偏多戀。薄宦飄然失所依。四明志。寄育王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貫海上遊。海舶破散身波浮。抱金滿篋人所寄。吹篋偶得還中州。毓身歸來不受報。祇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嵓幽。蒼煙冪冪池水湧。白玉萬蒻吹高秋。夜燃栢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留。沙礫慽怒黃雲愁。五更尺馬隨鴈起。想見郊郭花綢繆。百年誇奪終一丘。世間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異道異趣無相求。　舒亶梓老使君前被召約住它山謁善政侯祠。既不果以書見抵謂可歎惜。并示廣德湖新記。因成長句奉寄。　長江衮衮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浪似屋山欲浮。王侯神智禹所歎。萬鬼琢玉它山幽。梅梁巖巖卧龍蚪呦嗟。湍駛就斂犂巨靈。觸手愚公羞。障成十里沙中洲。丈分

股引聽所求。赤旱稽浸民不憂。那得虫蝗隨督郵。汙邪甌窶滿車篝。斯民飽煖何以酬。廟貌突兀寒溪頭。歲歲難忝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苗特人物紛鴈鶩。豈無鼎食腰金佩。朽骨往往空萬丘。姓名幾復人間留。唯侯施惠青如油。江聲浩浩風颼颼。千古不見使人愁。搢俗萬丈山標崎。使君不減裴商州。下車百廢隨鋤耰。一笑四境無瘡疣。天閑老步須驊騮。已聞歸作金華遊。欽賢訪古意未休。畫船載酒岸鳴騶。約我與往置牖牖。冠蓋紛紛徵莫偷。搔首悵望情綢繆。我聞使君亦何尤。西湖萬頃蛟龍湫。幾年荒蕪令則修。鼛鼓弗勝財不揩。長堤突嶂高岑樓。瀉有滄兮蕩有溝。餘波北注引漕舟。桑麻被野禾連疇。鶴鶴白鳥雜游鷖。菰蒲菱芡厭採搜。柳楊成幄蔭道周。耕漁呼歌羸病瘳。使君之賜侯可侔。天遣旌旆當悠悠。父老雪涕爭攀輈。地僻借恂恨無由。高文彌秀春華抽。豐碑峯峙鏡銀鈎。千年空此留海陬。君知此日思君否。還如今日人思侯。　盧天驥送中書懷寄奉化知縣。　自帶淵明漉酒巾。食鮭甘作庾郎貧。雖無殘菊簪華髮。賴有青山似故人。幾處鴉鳴牛背雨。經年衣犯馬蹄塵。待勞神武朝衫去。還我烟溪漱石身。　舟駛漸覺歲崢嶸。負郭蕪田未退耕。正恐山溪吹岸去。任從烟草與愁生。別來竹院門長掩。好去漁舟手自撐。漸悅歸心在何許。夕陽低處伴雲橫。謝伯初詩走筆寄吳陵歐陽永叔。　舟行無險似瞿塘。滿峽猿聲斷旅腸。萬里更堪人謫宦。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去似長沙非黜辱。比於連郡亦遐荒。（韓退之以言事初貶連州令。）可能作賦招巫渚。好爲投文弔耒陽。（杜子美下耒陽路經峽）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才如夢得多爲累。情甚安仁久悼亡。絶境化成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與詞懸待修青史。謀草當來露皂囊。不用臨流羨漁者。便將纓足濯滄浪。廣州府志。趙希晝寄廣南轉運陳學士。極望隨南斗。迢迢思欲迷。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殘日依山盡。長天向水低。遙知仙館夢。清夜怯猿啼。潮州府志。寄潮州于公九流。　扁舟如葉路東西。一片灘聲下惡谿。當日亭臺舊時客。相逢莫惜醉如泥。紹興府會稽志。白道猷寄若耶山竺道壹。　連峰數十里。脩林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鷄鳴知有人。閑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世下。猶有上皇民。閑此無事跡。以待殊俗賓。長嘯自林際。歸此保天真。津式志。儂賊冠五羊歸善蕭令注夜焚賊船城得以獲作詩寄之　賊計包藏久。兵權委付輕。百年銅鼓靜。半夜羽書驚。駛馬斯已至。殘民哭破城。然軍知感憤。先我已長纓。寄蕭注　騾駱新戎幕。牂牁古要藩。置書行絶域。銅柱入中原。月第笙歌

濕。秋城鼓角喧。儒纓彎頦。令信賈生言。王寂拙軒集寄王周拙道人

幾年風浪汨迷津。一息煙霞遂隱淪。結屋正宜居子午。放巾聊復記庚申。兒孫又繼平生志。如婦能甘抵死貧。解后相逢應笑我。蒼頭華髮走紅塵。

寄李敦美　別來歲月邊如許。鱗羽沉浮絕往還。欸接清談思寓直。未忘習氣夢催班。信知天上玉堂好。何似江西道院閒。他日相逢能似舊。秪應君眼與南山。　附寄陳州陳顯祖。　若到睢陽話汝陽。故人應也問行藏。但言甚矣吾衰矣。三友軒中作退堂。趙周臣詩㮁花島回寄王伯宜。水破村橋擁。春寒旅鴈低。遠山封霧小。高浪與雲齊。島寺明松雪。湖船蕩藕泥。詩情吟不盡。寄與畫中題。　寄元裕之　久雨新晴散痺頑。一軒涼思坐中閒。樹頭風寫無窮水。天末雲移不定山。宦味漸思生處樂。人生難得老來閒。紫芝眉宇何時見。誰與嵩山共往還。　寄陳正叔　渺渺西風去翼輕。霜林楓葉動秋聲。嵩邙覓秀容多可。河洛爭流思獨清。廣武山川留故壘。成皋草木閟空城。憑高一擲英雄淚。付與窮途阮步兵。睢安志參寥子雪竇寄彥騰　西湖漫天三日雪。上下一色迷空虛。層巒杳嶂杳難辨。彷彿樓觀疑有無。飢雛乳獸失所食。飛走阡陌空號呼。中國却羨啄木鳥。利觜自解搜朝晴。枕來鍾鼓報新霽。天半稍稍分浮圖。試憑高樓肆遠

目。千里顛倒羅瓊琚。逡巡夜月出海角。光彩猛射來城隅。方壺員嶠只在眼。綽約恍晤神仙居。咄哉浩景似欺壓。謂我不足爲傳模。風流江左杜從事。氣格豪贍凌相如。安得飄飄跨鸞鵠。手指尻尾來爲書。　寄參寥子八聲甘州　有情風萬里捲潮來。無情送潮歸。問錢塘江上。西興浦口。幾度斜暉。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誰似東坡老。白首忘機。　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筭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東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爲我沾衣。建昌（旴江志）黃曦寄李先生　久不見泰伯。中心頻損和。近聞來書卷。更卜好山阿。學古成儒癖。歎風蕩俗訛。周公法已矣。原憲事如何。毋老祿未及。身閒鬢不皤。新文海裔播。舊業釣竿拖。寡戚歌寧發。麻姑便屢過。時人一握小。吾道片雲多。友弟俱遊宦。池樊自撫淡。閒猿詩興逸。敲戶酒徒羅。鄉里名光也。朝廷禮後麼。年來魚信至。在我容蹉跎。　曾惇南豐道中寄介甫　應建胃煩暑。驅馳山水間。泥泉沃渴肺。沙風吹汗顏。疲駿鳴沫白。殆僕負肩殷。仰嗟旱雲高。俯愛芳陂潺。空郵降塵獨。淨館排霞閒。城隍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芙炫相照。翠樹欝可攀。野田雜青黃。雨露施尚慳。巫覡禱群望。簫鼓鳴雲山。憂農非吾職。望歲獨所歎。想當午日烈。行瞻月初彎。星斗弄光彩。羅絡龜火班。跋履雖

云僕。桑梓得暫還。林僧授館舍。田客扳鞍鞚。吾心本皎皎。彼詬徒顒顒。方捽定鑑照。即使征馬班。相羽木蘭楫。蕩漾窮溪灣。　寄建昌史君汝士胡丈　麻姑岩嶢青摩天。瀑泉奔騰千仞懸。星壇突兀倚絕壁。平原太師有銘鐫。神人一去已千歲。諸峯尚作翔鸞勢。史君雙旌來幾特。氣節清高兩相似。南城南豐萬家邑。異人間出俱屹立。故家遺俗今仍存。後來青紫如俯拾。史君落落真人豪。發硎聊爾試牛刀。肯堂坐嘯萬事理。村村作社沽春醪。我生江湖任流轉。老矣未識鄉閭面。但聞老父誇新尹。古稱循良今始見。五年兩把淮上麾。家山欲歸殊未期。逮呼江船渡彭蠡。扶藜去讀君山碑。　寄呂南公　主人第一河南守。之子無雙江夏才。曾見吹噓上霄漢。可能憔悴隱蒿萊。風騷寓興垂金薤。翰墨傳家富玉杯。傾蓋相知勝白首。扁舟臨別重徘徊。　紆娃寄詩題卷後　新詩句法自誰傳。把卷臨燈喜不眠。已是風花巧依草。要看霜幹老參天。雷勝之寄子由　我少即多難。邅回一生中。百年不易滿。寸寸彎彊弓。老矣復何言。榮辱今兩空。泥丸尚一路。（古云十分等加先一路泥梁門）所尚餘皆窮。似聞崆峒西。仇池迎此翁。胡爲適南海。復駕垂天虹。下視九萬里。浩浩皆積風。回望古合州。屬此琉璃鍾。離別何足道。我生豈有終。渡海十年歸。方鏡照兩童。還鄉亦何

有。雙假壺公龍。我眉向我笑。錦水爲君容。天人巧相勝。不獨數子工。指點舊遊處。蒿萊生故宮。　初到海康以十詩寄吳越親舊　修行三十年。未似死邊過。今番忽大悟。不恨飢已破。脩然爨竈中。豈有一毫挫。他時返故廬。當受公等賀。　伐木思我友。擁爐對青燈。送傣髭鬢上。但欠我曲肱。梅花滿鮮捧。清馥來相迎。風味略不改。夜深影崚嶒。　幽人卧未興。曉鼓亦何急。披衣自擁門。氛霧一時入。中庭雨方過。木葉有餘濕。悠然眺巖阿。倚杖得儆立。　一官戶限上。笑倒洛下賢。如何坐鉤黨。更作五嶺遷。造物乃誤我。不得戲毋前。白雲渺天末。有淚如湧泉。　平生學道心。未始頃刻忘。白髮但瞠若。政以世紛妨。今年徒炎陬。匡坐唯一床。物我不兩大。富貴渠自忙。　揮毫緊驕灑。當世已大奇。舌文一觸撲。北裔今付誰。淵源六經來。訓古未可遺。立言要不朽。會有來者嗟。　東隣朝代鼓。西里夜吹笛。蠻州鬼送迎。歌舞作朝夕。寬哉戮難豚。千百無復惜。誰能吟此風。爲我念邦伯。　人生夢幻中。茲理孰不曉。何爲對境疑。端是用力少。寄聲同舍郎。已大物則小。豈有百鍊剛。而向十指繞。　吳越生理難。親朋半貧病。附書訪死生。鴻鴈不容倩。那知海上城。萬戶與親競。若恨道路長。何由戒車乘。　勿謾歲云莫。夕陰滿紫荊。頭顱幾經此。白髮方爾生。忽然念鄉閭。聊作莊舃

聲門前斷車徹有酒自可傾　與楊渭伯別久矣置中忽枉近作句法老健借贈齋伯韻奉寄一首　化工勤草木青黃變郊野索居歲月馳懷舊意爾爲念昔三嵎游朋儕結詩社筆陣森戈鋋鏖戰不相下至今誦險語鬼夢驚清夜新篇忽飛來曹劉可凌跨坐令老鈍姿膽懾甘退舍鬪奇屬盛年夫我則不暇何當歎齋閣盡看珠璣瀉　寄題蕭山陰　人間何處無山川境因人勝久乃傳蘭亭端以内史玟便覺草木增華鮮竹林花臂我何愧金谷望塵渠可憐高情泡出雲漢上疾韻絕似羲黃前青鞋布襪昔屢到崇岡峻嶺令宛然南遷但惜清夢斷東眺不奈老眼穿石龍使君何其賢子載有意膠續絃一觴相屬有餘樂況轉九曲行漪漣令人乃作古人事却恨我不陪加鞭遥知有意妙天下如玉在山珠在淵試揮明光起草筆荒徼亦有青琅玕君不見長安城中車馬遺定武墨本直萬錢

目河居士莫汲（自化州來訪使提舉）二樂寄陸仲高　星振天以行周兮曠美人之遠予囊甘心於弋者兮久同繳而異筵嬰其鳴以相求兮幸翕翅以小舒朝予發乎石龍遇吳川而問途夕余宿溫村兮壯夜濤之轟車竿格澤以鼓帆兮尾方中而啓艫夫津涌於轉脰兮綠翼予乎太虛海波不動空明虛徐絢暖日之晴彩漾光風之春腴瞰八極之所入渺一碧而無際谿宇宙之全體混元氣於浩初寄一毫於萬頃涬不知其所如錮鋌欸以昭曠屹山背之穹魚聯綠之手久屬於么瑣其焉誅信生平斯遊之冠絕非彼老二口誰與徒頃焉有點黛浮於天末者舟人指以告曰此涸州也將犍焉抑豈所謂圓嶠方壺者乎予是行其何志未暇問神仙之有無也遲明發兮予東暮期宿君人之廬叩音於正如發懸鮮於西瞿予不知其何樂頓覺神王而氣愉亂曰樂莫樂兮涉滄海樂莫樂兮見故人萃二樂於一朝寧天公之我勤愧七年兮瘴州釋牢愁兮自今歸去來兮湖江味芳旨兮羞觀寄莫送於一笑于胥樂兮終身　寄陳阜卿校書陳漕山正字　一雁初傳萬里音不須細讀淚沾襟與君平日云何意要我殘年了此心憂患未從朝蹟出癡頑合受瘴煙侵他年再約城西社未怕香醪滿挽斟　霜風獵獵上征衫行盡江南更嶺南命有斗牛元不補祖無壬甲定何堪焚香已結西方社拄杖猶尋北客談試向城頭看落日蓬萊波浪渺清酣　結綬何曾上九關也教白髮冒南冠雲横天末空回首日落山腰尚擁鞍藜杖尋花秋向晚火圍酌酒夜初寒翻思時節過逢地絕似邯鄲一夢殘（尋花酌酒皆昔遊故事）　何太虛知非堂薰寄智王成僧來能說近平安豕抱陳編獨細看剩恨故人踈覲易無情賈客寄聲難四牕

人寂百虫語千里夢回新鴈寒心事書題俱草草西山雙疊碧雲端釘岳祥閒威集寄趙敏求　趙子貧愈好吟詩送此生焚巢同旅鳥況宅老書樂八座清門戶王塘好弟兄杉櫚先學和欲報恐無瓊　臘月二十五日偶憶孟浩然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之句因次和此篇奉寄達善　歸夢涉遠道青山非故廬歲時筋力減日夜鬢毛踈且免編民役休論邸報除百年餘二老莫遣寸陰虛（時有省府官到路縣爲儒人免役先朝每遇正旦朝會必有除命）　寄達善　渺渺思君處悠悠古道旁荊人獨自擽柳月昏黃渴鼠尋松溜飢烏背夕陽王塘在吾目空費九回腸　寄二林　久客誰爲主無歸莫問家古書澆茗椀凍酒嚥梅花巖靜松抛子沙虛筍養芽二林誰遠近佇立日西斜　寄袁季源　當世佳公子枝吾雅道多江南有文獻曹國自弦歌火後歸新第兵餘喜止戈公車行有召毋久戀松蘿　寄帥初　寄語揄林戴年來書不靈翠微雙鬢白茅舍一燈青醉後窮豪在吟成老健態楊梅時節近吾欲理行縢　病起寄二林　心地觕然平喬林夏氣清炎風蹴鳥亂涼雨滴蟬聲輪翟身攻守兮函誓死生吟成與誰寄二子在鄞城　寄子堂　昏眼迷烟雨脩眉隱樹林杜鵑知夜半蟋蟀候秋音靜悟平生事閑思萬古心蹉跎七十五既往莫追尋　又　來往没炎熱杉篁取遲徵蝶飛逢草住燕出認巢歸雲臥從衣冷風梳愛髮稀清談能解惱松麈爲君揮　又　不踐山中約時時夢見之況當春雨夜正作韭畫思種菊秋堪擷誅茅冬未遲人生難自料身後要名垂　寄正仲　雲峰雙鳥破雪邊一僧分紅酒回丹渥青編炎白紛風骨生月暈水落織冰文歲莫無來客閉門獨候君　寄袁中素季原　清談跳世慮知髮度年華雀飲盆中水蜂尋案上花郊原新射雉陂蕩早聞蛙得句何人贈棠溪有竹家　亂後寄正仲因諗恕齋樞相朔漢音耗　山人水南北別業瀼東西落葉屏風石斜陽水碓溪門荒翟公雀野迥孟嘗鷄樞相祖沙漠酸風萬里迷（石屏風正仲所寓地名水碓溪子所寓地俗名猶曰弁）帥初屢書有相訪之約且求予文集知予有藏山之志也近因獨大過我知其有來日矣作此寄之　流水不還對落花終到鄞偶逢歸峽客乃是寄書人古剎藏山志他生結願因煩君同校正字字莫留塵　寄子堂　欲出一雨隔相違十日強鼠過松落粉雉步麥搖芒酒盡夜難過書清日自長羊求三逕約來往莫相忘　寄正中　相對石屏風相邀石老翁魚遊山影裏鳥嘯水聲中詩卷行來了書囊倒不空茶箸君莫忘猶約待秋風　五月一日寄正仲　住處村非遠別時山更多花風

起情浪草露落明河世事老休問故人今幾何朝來新酒禁煮餅卧岩阿

和韻寄胡山甫　鄉心起老重見說買山成靜坐性情淡狐眠滋味清樵人時識面禪客共知名山色元無垢溪聲自不平池荷應足製山蕨想堪羹九日如今近思君出峽行　五月聞與正仲立耕養堂前見石榴一花吐因以荊公詩并俗語作對云萬綠一紅十風五雨好作尺牘中時令語正仲云只作詩語亦佳別後因補成章以寄之　石屏溪上晚風柔深念況思註易樓好酒自能和性氣閑愁何必上眉頭十風五雨天常順萬綠一紅春更留寵婢解炊新麥飯提魚仍就篆畦遊　寄正仲　淰淰清愁雙暮寒賓鴻去後燕來還流紅似雨人千里總翠如山屋萬間竹杖行藏觀動靜柴門開閭見忙閑何如上傳多髯客白飯魚羹養好顏　用韻寄胡元覺因梅所袖達　賓鴻風逆斷來勝魚腹書況未上曾躡白秋風鍊藥院研朱仙露讀書燈青峰極目先榆景黃鳥收聲有木冰欲問都城初破事顧君秉筆直無朋（李白秋日聶白琢禁院）　寄二林　等閑詩句無題目憶著二林新意生月皎皎時猿一箇風冷冷處竹千莖春花不及寒花耐山鳥何如水鳥清欲放詩瓢滄海渺　不如飛鴈入鄞城　寄帥初　西家女兒長日愁白頭鼻息撼林丘老去聲名惜雞肋世間富貴

爛羊頭青山白鷺水天遠綠葉黃鸝風日柔欲往榆林忘南北幾回吹笛上高樓　寄少白詩後因問訊小潘　詩翁山腸饕飽只向岩幽了白頭欲共君家阿戎語蟬聯書可吐難收　再寄正仲　澗碧山紅錦步障晚菘早韭五辰饋莫道亂來無樂事牀頭流水作琴聽（作音佐）　寄胡山甫　梅捎殘雨知頭數溪上無風麥自青遲子不來還獨卧踏簷啼鳥喚人醒（偕文卿華谷葉）寄杜北山　東風潮水濱一話一眉顰近世詩千卷到唐今幾人江楓煙外冷池草夢中春見說吟尤苦閑元漸逼真　再寄北山　久不知消息多應已二毛風流東晉在名字北山高閉戶聞霜葉臨窗看夜濤與誰同此興無似爾詩豪　寄源莊　斷鴻無處所心事若爲傳相去一千里別來三四年片雲依獨樹疎草占平川自恨驅馳甚從容未有緣　寄同舍　吾廬非不愛安處亦何曾客久諳風俗年饑懷友朋雪消庭覺雨寒結硯泥冰幾欲題書寄驅馳又未能　寄賓州連教欲寫長箋寄遠愁風煙漠漠水悠悠鴈飛只到衡陽住人在衡陽更上州　高談古詩寄吳黔幹　有偉千人傑能爲萬里遊挂帆春背鴈問驛夜驚鷗道路空留滯文章莫暗投九疑生雨徧三峽帶寒流采藥青神觀題詩白帝樓乾坤供爛醉星斗照閑愁漢巳歸蕭相天難壽武侯詞人頭欲雪

壯士淚如秋中下猶須東西南風倚籌有錢書盡買賊虜去終酬猿破高唐夢龍馴灔澦舟行人定安穩夏近可歸不　元好問遺山集寄錢唐曹士開　凌晨仰雙鴈接翼東南飛望入空濛中意滿江之湄佳人雲水遠行子霜露淒以君縱繾情牽我迢遞思樹膚憶游行彷彿此良時秋峰蒼寒碧夕渚含涼飆揚纎耀芳甸蕩漿凌清漪新聲激皓齒繁響屬朱絲識賞信娛人明德亦所斁曜靈迅頹景驚飆挾游塵悠悠念遠道眷眷懷苦辛顧言各自愛皓首期相覿　寄趙宜之（趙時在虞氏）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官責弩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華川今樂土華川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出蒼稜長林絕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麥穰當果穀煎木甘飴餳此物足以度荒歲況有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嵩前旱乾歲相仍耕田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龍翕念飛騰一瓶一缽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山幾來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夕秋風起羨殺吳中張季鷹　寄曹克明　風雨錢塘夜從君借榻眠相看成萬里此意又三年眉宇何時見文章到處傳自知無世用淮海巳歸田　寄士開　一別兩年裏漂搖無處家風烟低草樹雨露入桑麻水縮江鄉闊雲深天路賒君違應不

識顧頫鬢生華　寄呂溪南詩老幸感歎之　五年不與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又相悞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驕烟霧丈夫不合把鋤犂青鬢無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鯖飢鼯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涉雞號夠歎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莫上曹征西我知慚愧王衆阜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　寄成都李仲淵　一自秋風馬首西修名高與暮雲齊天遠蜀道鴈能到月落楚林烏欲棲文字若心應白髮相思勞夢問青泥君知知我今何似客氣年來寸寸低　寄答趙宜之兼簡漢南詩老　窗影朧朧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零夢潁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語伴微吟故人憔悴蓬茅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過阜州寄蕭侯澗岡重復亞湍流斜日黃榆嶺上頭地底寶符臨趙國眼中佛屋見阜州雲沙浩浩鴈良苦木葉蕭蕭風自秋別後故人應念我一詩聊與話離憂　寄辛老子　草堂西望渺烟霞夢寐西南一徑斜高羨鸞凰安枳棘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後日從公問奇字可能遺客侍侯巴　寄欽用顧頫京華首蓿槃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坐榻無氈客亦

寒蟲臂偶然煩造物蠹頭何者亦求官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寄荅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着書來約對床甚喜樵夫與爭席所憂薄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泰山引興長舊袖高談夜窓白幾時危坐聽琅琅（薄吏復登堂李長吉語景玄去歲大為催科所困）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衮衮便當隨世路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荊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携手笑春風　寄劉光甫　山澤臞儒亦自豪塵埃俗吏豈勝勞陶潛貧裏營三徑潘岳秋來見二毛芻狗已陳甘自棄轅駒未脫欲要逃因風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　寄史德秀兼呈濟上諸交游　久摔身世不相關雙入塵埃亦自難一旱且當逃赤地二年爭得厭青山陽臺寒食林花盛織岸南風草閣寒鄉社追隨有成約更教空負老來閑　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藜床默默動晨鍾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鴈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愧雲間陸士龍　寄荅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難售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中放月輪孤并州命駕饒千里嵇呂風流未可無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儘要元規擁上流東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篘歸程未覺西巷遠夜夜清伊繞石樓（王仲西巷以名酒甲洛中嘗賦觀瀾詩有狂瀾竟逐西風落依舊清伊繞石樓之句故并及之）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携一慨然楚客登臨動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淒凉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漢船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劔老風塵郎君未肯曾聞闕王輪何緣得買隣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梅同醉浙江春秖應千里東洲月處處相逢即故人　寄荅商孟卿　窈渺朱絃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掛夢山月瞑老鴈叫群江渚深興縣五年仍隔闊荒城連日想登臨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寄謝常君卿　百遍新篇卷又披得君畫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無例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唯有歲寒知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寄希顏二首（後一首希顏在徐州幕時作）　儘卧松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塵新悠悠華屋高貲盡几几田夫野老身戴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藏跡湶側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遙高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秋天長鴻鴈獨衰勞

酒船早晚東行便共舉一杯持兩螯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心塵土生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寄荅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遍看白壁明珠驚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欣禮數寬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薛瑞良郓州集）寄嚴文炳（以寄聲來問安兄音封空以為韻嚴寄書存問甚幸）　故人千里遠論心未遐棄不謂江淮隔尺書鴈能寄春風生展掩滿慰別後意陳義凜冰霜不獨相思字　隻影秋鴻驚獨夜秋葉零離索歛五霜搔首聽此聲豈無金石友相避參辰星安得木作腸與世無復情　子雲草玄宅門徑積莓苔昨夢憑說詩新雨無客來寂寂手可炙自詫甘寒灰蜀莊寂寞者念我首獨回　烏墅兩馮君風霆鵲休問自昔從之遊詩力借餘潤夫君稟一敵鴻筆上群俊舊壇令尋盟得句毋我靳（兩馮君謂真州父子）　嚴子老於菟虎炳豁賢關可憐五車學僅博九品官客程望至喜江閣山叢攢動懷造物心念子渠能安　善忘常憎醫獨者自尊足嚴子骯髒面如我不諧俗世情趣操間憎愛岐珉玉饒舌詫我賢秖取白眼辱（文炳每擇貲戚者子不然之本書云）　聯鑣行樂地俛仰成古今可但捧腸入貫珠無復骨纏綿棋酒伴電泡半銷沈何時兩衰翁話舊同清斟趙侯當腸環倔強恥媚竈張侯鳴琴手戍期幾時到何郎借賢書論價未足道多煩問何如好語君一報（三君與文炳同居吳子與之厚嘗有詩送之）　石湖良樂眼狀士冀北空嗟我孤所期經世老無庸一莊類芥庵報厚艾亦豐賓實得美謚表表無然羞（未書及二公故云）　嚴子從我時脩竦峙雙鵠章綬纍瘦骼此相胡宜肉當嗣溧陽尉苦語叩衰王寧當蘇門翁清嘯荅幽谷　寄遠詞　過黎陽而遂西兮煩嘉友之臨餞道躊躇而屢顧兮愁背馳而不可挽聿介弟之勤我兮守權與其益堅人情豈其惡逸兮慮我修塗之易倦緊高原與平隰兮冰雪凜其同踐山負石以當遷兮泥飛屐以相濺言招招以卬涉兮又風濤之交戰幾四載之皆乘兮初不悟其已遠亦既降乎盧阜兮縣尹告以舟難謀不主於雲夢兮果若大江之為限分渚陸之異遭兮弟亦曰予將返試往問於千帆兮前車近其當鑒挾忠信以臨深兮猶一覘而色變愛我者於是而委去兮吾然後知所恃之惟天寧戒懼之遂忘兮託命於南公之難大捨親戚與墳墓兮初豈以易芻豢抑甚弥其所懷兮每欲棄置而未忍行四方以經營兮贊力猶幸其可勉荊又用武之國兮庶幾少施乎吾雖至天性之慓濕兮蓋然

身陋巷而不厭。非將老無聞之爲病兮。且安往而不樂其貧賤。獨夫人之信此兮。跂予望而不之見。秋蘭何時其可致兮。聊以報予足繭。元程雪樓集寄閣子靜唐靜卿二翰長　故人天上近何如。白玉堂中足寶書。璚徹宮遷三鼓後。露摶仙掌九秋初。江湖政共丹心老。魚鴈全如鬢跡西北闌干天咫尺。欲乘黃鶴却躊躇。　次韻寄謝旿江學院諸先輩。　半生事業竟何成。冷笑猶然愧宋榮。日逐黃塵雙袂瞶。夢回綠幞一燈明。交情歎欵知君厚。佳句翩翩使我驚。皓首相期崇令德。殷勤遠寄白綠行。　寄喬達之　東魯相逢兩見秋。忽傳南牧古筠州。向來不負甘棠訟。此去真分黃屋憂。政裂多門從古患。民惟百病自今瘳。中朝人物知君擧。縱樂江南得久留　因羅冲夫行寄臧魯山二首　夢裏西江潑眼青。隔林遥見繡衣明。覺來得句無人寄。恰有新秋鴈一聲。　兩鬢清秋半廓風。歸裝無物有詩窮。南樓那似西山好。十二珠簾捲雨中。　人至承以二絕句見貺清簡幽深。情意都盡。披閱諷詠。如接芝宇。感慰可勝言哉。輙有小詞錄奉一笑。且以寄企嚮之意云。　短夢驚回北窓。一陣芭蕉雨。雨聲還住。斜日明高樹。　起望行雲送雨。前山去。山如霧。斷虹猶怒。且入雲深處。牟𪩘陵陽集次韻寄衡山齋　蜀客嗟留落。甘爲學圃遲。年華空自老。心事復誰知。未

有盡期。還須上冢時。諸餘何足論。相對但期期　寄昌化孫梅泉擇手春豬信宿然。未行俄已兩周天。雲臧尺素歡聞後。雪棖雙溪恐望前。高誼誰能似孫寧。舊題應復記蘇仙。何時布襪青鞋去。摘野芳苗古寺邊。　次韻寄史彥明　等閑看盡弁衡吠。芳郡卿煩奉檄馳。候管乍披新定志。郵簡忽見故人詩。君方清絕行明鏡。我正摧頹据槁枝。爲喜綵衣還膝下。椒拌趁得須花時。　奉寄沈公介石老仙　不貪富貴即神仙。若椀香爐古易編。誰向急流能勇退。方知介石是幾先。三花露下閒清淚。九鎖山中斷俗緣。書有詩人相共住。何時一笑醉丹泉。胡祇遹紫山集寄李二衍甫友舊　總角慎擇友。似君能幾人。君心淵以默。我懷粹以春。外若不易合。中情實相親。聯句風雪夜。並轡花柳晨。相離復相覓。歎恭日益新。君慕我無僞。我敬君無塵。有失須告教。樸納從具陳。有美不口譽。暗若獲嘉珍。古人不可到。已脫難驚鄰。相逢百慮消。何者爲賤貧。年來成遠隔。欲會良無因。君思我應切。我夢君亦頻。千里共明月。出門望通津。尺書何寥闊。亦豈少鴻鱗。寒溫諒無益。懶散任情真。君閑日無事。田園坐荒榛。我官久不調。進退兩邅迍。相思復相笑。有愧半百身。萬事盡乃爾。一心恒苦辛。何當謝手板。復我垣水濱。舉網得嘉魚。杯羹雜藏蓴。尋遂林下約。因羽時一伸。踏雲共携杖。對月同岸巾。有子辦溫飽。世作無懷民。安知青雲表。高閣貸麒麟　寄李裕卿友愛　憶昔少年日。不識分携愁。朝爲閭里嬉。莫爲閭里游。意如同隊魚。相夫即相求。江山爲我妍。日月爲我留。古今共揖擊。詩文相倡酬。艤舟南塘夏。戲馬廬山秋。入門父子歡。出門朋侶稠。笑談俯仰間。宇宙一蜉蝣。朱顏映綠鬢。一官非所憂。自期學業成。舉翮超崑丘。得時道復行。絕足追伊周。坐信古人書。歲序閒如流。龍飛啓昌運。仕籍粗見收。隨廢復隨起。急雨水生漚。朝應列宿光。暮與編民儔。我趨東州幕。君登省郎輔。我兒靜林据。君轅復西州。相望五千里。萍梗兩悠悠。相憶不相見。愧若鷹坐鞲。碌碌逐人後。不異群飛鷗。反爲流俗嗤。誰復信良籌。夜爲一無賴。展封千戶侯。舉國疾有口。一拜參廟謀。人生各有命。敢欲誰怨尤。念君得税駕。桑梓復優游。吟登舒嘯臺。醉下飲酒樓。讀書復觀物。萬象愁冥搜。笑我官游惡。相如今白頭。進退良有道。用舍隨沈浮。已愁三徑草。更愧五湖舟。　寄宋齊彥　半度嘗暫違。令人生鄙吝。一別十七年。杳不接音問。孤陋寡交游。孱懦不自振。看書未開卷。衰思已昏悶。異時或相逢。老醜勞細認。聞爲成坐穩。妄想俱忘盡。覺來問童僕。又欲昏黃近。廟堂咨故老。謨議發硎刃。東筆白玉堂。群賢仰清峻。人來話起居。德業日升進。詩文肆口成。草

聖電雷迅。老耳聞斯言。夢寐見神俊。斯文天未喪。付託當自信。大賢不虛生。晚節宜重慎。　寄答王仲謀　心交義已重。世契尤情親。結髮相追隨。歲年偕七旬。所學與踐履。言行頗同倫。俯慚太踈懶。仰慕能精勤。文章妙天下。更欲名千春。讀書老益壯。立言日求新。客來傳佳什。字字希世珍。日長正昏睡。拜誦整冠巾。勤厚思報復。搦筆不能文。南望徒引領。青山生暮雲　寄伯祿繼先子裕伯宣　泉源出山巔。潤下能及遠。居官處廟堂。長才庶可展。恩澤霑四海。竹帛懷華顯。豈同州郡職。碌碌互流轉。傳聞得崇拜。清議稱妙選。何煩責望深。自期良不淺。老懷喜無寐。芥蔕日消遣。貪爲中外賀。鄙語失裁剸。　寄子冕　憲府雖云久。門深蔓草荒。簷前噪鳥雀。墻外足豺狼。百怪群妖集。千鈞我弩張。勝殘何日是。亦復可憐傷。下馬數未解。覓民如堵墻。訟更十守令。文案百崖籍。迍邅行移落。紛紜論議長。我來片言決。喜劇淚沾裳。　衰思已多感。重重憂患深。凄迷異鄉夢。駭骨故園心。弊久姦尤容。才踈力不任。願擇宗匠手。無教示佳音。　寄耿壽之每每思交友。時時屢上心。俊才熊虎瑩。衰鬢雪霜侵。烜赫馳聲遠。經綸著思深。朝賢如有問。腰沈不勝金。　寄李敬甫劉漢卿陳耻新　歷歷思群彥。才如照夜珠。走盤光不定。鑑物焰難逾。碧海三秋翼。青雲萬里途。故人

汾水上白髮一癯儒　寄樂用之　別後常相憶秋風又颯然人來三致問歲半兩榮遷共望山公啓世推文舉賢只今世契分禮合重同年　寄子初　拜狀慙疎闊懷思未少忘既能同好尚寧有異行藏老喜心懷靜閒知日月長氣和消百疾此藥最爲良　寄韓通甫君美昆仲暨禹卿參卿　僻處西南遠音書久不通去春傷作別今歲又將終矯矯皇都彥栖栖白髮翁東郊復南陌杖屨幾時同　離別驚再歲一日未嘗忘每每將情達忩忩以事妨簡書防抵律韻語不成章千里幽并月流光共一觴　事歷埋猥賤展轉憶高人家在京師裏身如江海濱幽圖隨意廣佳酒逐時新猶有壓緣在時爲席上珍　寄子晃　儒術飾吏事精粗不相妨却笑料生拙翻爲按牘忙豈知抛土苴已足致平康坐使刑名子喧閙政事堂　寄贈耿壽之（從仲廣道之宗也）　傾蓋猶如故同朝十載餘通來聞福履重喜拜佳除庶類勞經濟通才看卷舒去人韓廣道幕客李尚書華（客一作倒辰）　寄高聖舉劉漢卿　外補求清簡那知益賤繁省伻甘指喉部介亦超奔百務如星火千愁入夢魂塵顏將俗狀卑辱不堪論　寄王經界彥才　齒髮臨衰境參商又七年思君常耿耿念我計懸懸老覺親朋寡閒驚歲月遷從今相慰意莫厭尺書傳　寄齊彥　倸止九四月囊空無一錢清霜寒似水老屋夜如年卧聽翻書册迎瞻坐馬鞴何時辱相過。一絮賦蕭然。　寄馬德昌　遺安堂深有餘慶瑞世皇皇生五鳳文章官業兩崢嶸。庸儒聞風亦飛動丈夫隨地豈偶然白璧萬金宜自重南風過鴈得新詩。字字鏗鏘堪詠諷想當談笑了官事高齋坐愛雲山供一時交友盡豪傑萬象無聲自翺弄一江風月酒滿船世無謫仙誰與共大鵬扶搖九萬里斥鷃蓬蒿莫攀奉人生難忘父母邦何時定作還鄉夢　寄何中丞馬侍御　取人以言已非法言亦見廢將何從正如茂林集鳥鳥紛紛誰辯雌與雄於今憲臺議最公鏡明妍醜難爲容一職得人百城治湯火息熖氷雪風　寄子勉　分手瀘溝又歲餘別來不得半行書廂行未犢新交寡雁字先從故友踈渭水綠波情戚棹樊川紅樹曉停車從教富貴相忘久時與人來問起居　寄雷彥正　才藝如君豈久閒可能高潔掩雲關行當與壯千群逐莫厭終南一帶山壯歲功名從造物絲衣蔬食悦慈顏西南望眼三千里夢裏芳蹤不可攀　寄趙輔之　荒詩前月下樊川想像開緘一莞然以我夢君常耿耿知君念我亦懸懸。鄙言懷惜馳千里何物相思破積年好在王雷三益樂月臺風榭任來篇　寄来誠甫　人來聽說拜佳除夜久無眠喜有餘德立不勞求捷徑仕偃仍

好更觀書調絃固合張還弛納衲當知急與徐吾弟天資素溫雅人間何處不安居　寄王景伯　江陵一見偶相逢別後相思似夢中歲月白駒飛過隙人生社燕避秋鴻愛君磊落青雲氣笑我蹉跎白髮翁樽酒論文定何日恨隨流水到江東　寄李裕卿　五載分飛一寄書年來更甚信音踈雖無尺牘傳聲迹賴有人來話起居委巷常思淹絕足俊才久合拜嘉除廟堂勿謂無知己滿網橫江百尺魚　寄杜巖山　拜君歲久欽君深別後憐君更苦吟衰柳寒烟迷徙倚廢城春水幾登臨　都將豐歲中年夢換却荒雞半夜心種竹買田隣舍約自慚無計即相尋　詩成政恐無人讀食足難爲作計踈百畝未供陶令酒一區先得子雲居坐聞里士來傳業榮勝王門強曳裾鄉社雞豚重相訪不妨騎馬到階除　寄謝隴西翁　打門問客自西來未語先襟覺少開走卒起傳有鈞命嶽崇端似上春臺只因眷恭蒙多問愈自兢兢愧不才邂逅何時接清論一江春水濯心埃　寄王子初　東南西北千餘里相憶相懸五六年俗狀塵顏時自笑急流勇退羨君先即時亦有一盃酒負郭誰無二頃田夢裏共溪溪上路藕花風露並吟鞭　寄張周卿　社燕秋鴻十五年秖爭青鬢與華顛雄才宜作横秋鶚老境惟便負郭田千里關山空目斷何時風雨對床眠年來夜夜還鄉夢接袂聯裾瀅水邊　寄陳濟民　霍家書盡見君詩心畫清雄絕妙辭南北十年成久別關河無日不相思夢中見面鬚如漆鏡裏嗟予鬢已絲白髮多來故人少笑談握手定何時　寄西巖諸公文甫士能文舉仲桓　年來長路苦奔馳却羨書牕靜掩扉坐守冷官如旅泊出逢高蓋炫輕肥塵生南浦閒游屐苔滿西溪舊釣磯屈指幾人麟閣像春風好在故山薇　宦情元薄似春氷況復重經寵辱驚猷自持才求好爵誰能努力趁虛名黄雞空負秋成約白髮潛隨夜雨生寄語山靈休見笑草堂無恙得歸耕　寄王秋澗　前歲同舟曉渡江歸來相繼月餘强平生進退常相似老去功名有底忙喜見童孫能灑掃屢逢新進問行藏求田負郭方今遂春暖安排手植桑　客至誰嗔少送迎鄉鄰子姪要傳經望前失後嗟昏耄數墨尋行甚典刑執卷真成村學究隔牕羞見夜飛螢休言稽古全無力不負當年汗簡青　錦繡文章下筆成甚無一字落柴荆青春得意新桃李白髮相看老弟兄　一世愛君心不淺百年見我眼偏明從今酬唱無虛日一字當留萬古名　衰老無能得退休有時往事上心頭居官合盡人臣敬過慮常無天下憂習氣不除還自笑多思無補竟何求高情四海王秋澗幽谷鳴禽幾獨遊　寄王立甫　短簷寒日前逃

紘夢裏清談又一年白髮衣冠俱老矣黃塵鞍馬兩茫然句無可詠詩難寄文不成章書懶傳唯有中天一明月照人相憶共嬋娟　寄吳蔓慶　經史詩文力有餘晴牕游戲八分書三徵不起非求價一適無邊足自知接譜覓花人遠送和煙種竹手親鋤料應安樂窩中夢不與辛毗共引裾　寄高道之陳介甫　不接清光逾十年無情歲月若流川經綸汗漫隨人用銓調怱忙逐歲遷一事未成宜老矣百年何處樂紋馬春風吹破黃粮夢擬買西山二頃田　寄傅士開　三十年前分袂時玉鞭驕馬怯辛姿今年燈下忽聚首鬢髮雲間似欲絲對語尚疑殘夜夢一盃難慰積年思雨中驛馬催人去黯黯傷離恨別時　太常引寄王提刑仲謀　七年分袂一相逢南又思白髮兩衰翁縱握手渾如夢中　共山如畫渲漢如練空幾度春風腸詠幾時同休直待功名景鐘　劉靜修集寄宋生　西南吾楚澤歷三江五湖眼中此尤物不可一日無有客報渾一胷次如還珠望極不可到送與風飄裾家人笑挽之恐遂凌空虛寄聲宦遊子歸與江山俱閒門望雲濤屋梁雙月孤西陵斷巴蜀南雲渺蒼梧徑圓一千里杯酒納有餘新詩想瀟灑興氣餘清臞明朝函丈中坐對江陵圖　寄彥通　吾子今應健山人老已癡迷藏高着眼興廢大觀恭感遇渾非昔忘懷若有思絃歌吾舊隱寂寞暮春時　寄荅祖丈　先友從遊地雍容几杖尊秋風太古觀春日樂郊園妙理欲自得高情誰與論別離空六載其待負知言　寄彥通　青蒻白飯思悠然燈火山亭暮雨前不意相思渾百里直教一別動經年久甘分席樵夫下敢望過門長者先自是烟霞愛招客可無佳句助清妍　寄張之傑　便擬庭闈捧檄過直須隨俗苦揚波一瓢有樂誰云細三釜無歡亦謾多戰國遺風餘管樂南朝清議尚王何見人時樣知吾拙獨誦滄浪太古歌　寄楊晉州二首　曾是吾鄉舊幕官秋風碧水記紅蓮而今卻憶當時事回首驚看十二年　南州選舉數三楊中朝衣冠半在三明日朝廷訪耆舊不應白首尚爲郎　寄毛得義　白沙翠竹北比鄰夢想南湖老聘君遥憶郡樓風景好幾時同看暮山雲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寄德明　德明寓燕作詩欲自絕且云但得爲一飽死鬼足矣士大夫憐之其詩末句有云功名拍手笑殺人四十八年如一夢予每愛此兩句近觀彌勒下生賦德明所作也因作詩以寄之　英俊志節本凌雲尙日飄零故國塵有道且同麋鹿友談玄能說虎狼仁辛然不作飽死鬼可惜空吟笑殺人彌勒下生何太早莫隨邪見說無因（楞伽經第十卷云未來世有人毀謗愚癡種無因而邪見破壞世間人故以有是句）

再用韻寄摶霄二首　王立堂堂氣挂杖雲川中隱寓天涯風神蕭散能談道格調清新解作詩鄙論我甘家讐詆（予作辨邪論摶霄嘗論之）雄材君已露囊錐澄澄胷次人誰識秖有清風明月知　所倒霜筠節外枝誰言法界有邊涯筌蹄意盡閑周易脂粉情忘束詰詩去歲生涯猶說劒今年活計更捐錐威音那畔真消息試問瞿曇也不知　寄景賢　因足疾在告彈琴適時脫臂作痛自訟其癡作詩以寄　湛然有過必人知笑寄龍崗自訟詩閒浮衆生苦爲樂華嚴皇覺藥能醫十年操甲足疾作三月彈琴臂力衰因病得閑閑卻病閑中雖病也便宜　寄天山周敬之　當年傾蓋識君初爛飲天山駐使車秋去安仁空有賦鴈來公瑾又無書林巒紅葉如人老籬落黃華亦我疎駕向天涯道岑寂強吟新句附雙魚　寄移剌子春　說與沙城劉子春湛然垂老酷思君同遊青塚秋將盡共飲天山酒半醺蜀紙題詩熟鍊字塵廬談道細論文五年回首如真夢衰草寒煙正斷魂　寄南塘老人張子真　張侯風味詎能忘黃米曾令我一嘗（昔予馳驛之漁陽道過南塘子真召予一飯黃粱抵死）解官違北闕逢生遯世釣南塘知來何假靈龜兆（昔論遁象頓知未來事）作賦能陳瑞鶴祥豈是西邊無土物不如詩句寄東陽　寄沙井劉子春　寄語沙城老故人別來贏得鬢邊塵馬蹄踏破關中月新句吟空河表春名利相縈余有數琴書自樂子非貧何時策杖君家去再試淵明漉酒巾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壯歲成名入士流一代詩聲如玉振千鈞筆力挽銀鉤平山邂逅初青眼汴水伶仃已白頭遥想荷花好時節故人吟倚仲宣樓　寄張子聞　憶昔攜琴論太玄（渠通太玄經）湛然初識子聞賢廻頭葱嶺仍千里分手松軒已五年（昔會萬松老人丈室）東望盧龍傾玉表西來青鳥闕金牋幾時重會燕山道一曲臨風奏水仙（子彈水仙公嘗學之）　寄景賢一十首　龍岡能覓淡中歡心與孤雲自在閑琴阮生涯事松菊詩書活計老丘山叩絃聲自無中出得句思從天外還踏破化工無盡藏閑人受用亦非慳　其二　龍岡漆水兩交歡縱意琴書傲老閑未得一言安海內已輸三箭定天山肯容詩思妨心慧豈使聲塵礙耳還信手拈來無不是清風明月有何慳　其三　人間聚散忘悲歡何似林泉遯世閑十載殘軀遊瀚海積年歸夢遶閭山（先人舊隱居也）空嵓猿鶴招予往滿駕琴書伴我還多謝龍崗憐老隱新詩酬酢略無慳　其四　絃索詞章且助歡羨渠臨老得安閑琴歌受子彈秋水詩句服君仰泰山聲古調淒真可聽辭雄韻險寔難還先難後易今方省居士襟

懷本不慳　其五　宦情觸處不成歡未得浮生半日閑鳥鴉有書慚北海澤民無術愧東山琴書習氣終難忌岩藪荒園忘得還卜隱龍岡成老伴肯教詩思筆頭慳　其六　廣文憐我失清歡每著琴詩伴我閑痛憶金聲并玉振酷思流水與高山詩壇吝嗇猶深閉琴債迂延未肯還一狀如今都領過龍岡須破兩重慳　其七　琴書吾子盡幽歡隨分清曆日月閑佳句典刑傳四海水仙聲韻徹三山每慚木李投君去卻得瓊瑤報我還從此龍岡開廩藏纖邊筆下更無慳　其八　世間何事最為歡爭似能偷忙裏閑得遇夜精須對月每逢春盛強登山無錢沽酒和衣典（一作和琴典）圖利吟詩倍本還綺語十章琴百曲莫教風月笑人慳　其九　我與先生久已歡而今皆願老來閑同舟鼓棹醉觀月並轡騎驢飽看山綺句綴成連譜拱純音彈了著詩還琴詩此際慵拈出可恐龍岡為紙慳　其十　閑入閑裏覓閑歡未得迴光未是閑叩道一螺對巨海參玄千里望恒山但能透徹穿三句何必拖泥辯八還箇事人人皆富有含生休恐釋迦慳　寄移剌國寶　昔年萍迹旅京華曾到風流國寶家居士萬予常契素先生愛客必烹茶明窓揮麈談禪髓淨几焚香頂佛牙回首五年如一夢夢中不覺過流沙（公所藏佛牙甚靈異）　恨離師太早淘汰未精起孔慕之念作是詩以寄之　吾師道化震清都參透絕塵我不如近日虛傳三島信幾年不得萬松書宗門淘汰猶嫌少習氣薰蒸尚未除惆悵天涯淪落客臨風不足憶鱸魚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筆法詞源我獨知君有家雞君自厭為何偏愛玉泉詩　魏初青崖集　寄商左山

清明後數日陪姚雪齋張隣野雅集於艷亭偶得五十六字奉呈左山相公千里一笑　嚴澤門西十里亭記從別後幾清明梯航遐國歸籌畫柱石中朝望老成滿眼青山連夜夢一尊明月兩鄉情花時更向東皐醉腸斷雲間百二城　寄遠別　千里長河五年戍萬山風雪斷來音屋頭昨夜霜如席愁折金閨一寸心　劉文貞公集　初夏寄宋先生　寥休百年何所寶幾多詩書堪到老閑書誦詩君掃箒富貴功名都一掃桃李春風酒一杯解釋襟懷洗煩惱江邊醒客卻是醉緣底形容太枯槁君無白日照丹心金節蘭言成草草蕭韶聲斷鳳不來上世羲皇更難考元氣淋漓光景差春入桑榆夏方早天香開到牡丹花魏紫姚黃定誰好策筇林下問幽人幽人一笑萬緣倒劃然背破出林來身在乾坤心灝灝孤鶴飛去九皐空但見白雲點積昊卻將此語寄幽人萬事紛紛何足道　寄顏仲復　用舍行藏或偶然忘懷一致是真賢功名無競自成大富貴強圖誰

保全未得恐人難語命既私造物豈知天人間萬事爐煙外只有心齋體象先　又　朱顏白髮任流年睥睨揶揄置兩邊皆醉皆醒人豈爾一鳴一息物當然飛騰起處須從地智力窮時便到天惟有無生話無盡何如緘口坐痴禪　別後寄滿巨源二首　內存直道外方圓愛殺僧中曾仲連浩瀚胸懷寬似海周旋眼孔大如天子瞻不許留於物夷甫何曾道着錢身與德雲無住著相逢常憶別峯巔　與君相識便相憐崇壽清歡豈偶然席上數聲歌宛轉酒筵終夜醉留連梨花淡月紗窓外楊柳溫風玉盞邊對此得同當日飲大家更放一迴顛　寄遠適反益　南屏一別重相思黃葉關山霜落時海鴈盡還沙暖消林烏不棄歲寒枝幽懷自慰三杯酒遠興誰酬七字詩他日春風重會面與君同唱鷓鴣詞　客桓州寄顏仲復　夢蝶莊周未夢前春心都付日高眠凍雲闇雪飛簷外鳴鴈因風到枕邊判斷行藏無兩字棲遲桓撫又三年故人不似中天月一月須還一度圓　月夜寄譚彥清　氣義相期見丈夫江湖襟度縱游魚交情歷久人皆敬世事經多子豈疎天意高秋隔雲漢月華清夜滿蒲盧幾時載對并州酒令是昨非總破除　寄崖夢臣　千里同狀嵗月深不交言語只交心文容和洽溫溫玉詩韻鏗鏘碎碎金樂府風流新摘阮頑堂雅淡舊和琴何年更採崆峒竹十二簫成鶴鳳音　山月託誠寄馮世昌　山色沉沉月色清擬將幽物託幽誠不嫌月小頻窺別還恐山高隔情山帳無塵猿絕怨月宮有藥兔長生分如山處心如月萬丈空青一鏡明　寄李周卿　閑裏詩書慰寂寥低垂絳帳謝塵囂心如秋月十分朗病逐春冰一向銷　陋巷顏淵貧有樂安車子貢富無驕更看萬丈頹波下砥柱巍巍不動搖　寄顏仲復　塵容俗狀髮婆娑不學流年四十過落魄身心從我幻別離情緒在君多詩中伐木然常課曲裏陽春已懶歌異日相逢一杯酒難能行止看如何　又　世事悠悠分有涯苦心追逐路多差但憐晚結蟠桃子誰羨朝榮木槿花四皓豈曹輕受命二疎終解早還家白蓮池上廬山色無限黃金可對誇　寄李德茂　陳雷未得定交情孫鵠山中恆負盟直北天寒一裘暖雲南路險幾夫平酴醾有力攻愁退白髮無端逐感生瘦馬長途瘴煙裏別來曾復夢從征　寄顏仲復　平生事願既相違來日悠悠去不迴天理細推元自定物情各是果誰非詩人但只憐佳句酒客何曾怯巨杯念我無才又無量微吟淺酌足知歸　又　年來幽獨水雲鄉暫謝黃塵道路忙世事誰能先得失人生都枉料行藏風前皓月吟懷興雨後青山望眼長富貴功名非我務只除好友是思量

河邊留雨寄李德茂　霜秋殘過中元節舊路重經東勝城明月既圓何用缺黃河難濁亦能清陰雲未散千山去冥雨還留一日行旴枚寒鴻飛不到仗誰傳此欲歸情　歲暮有懷寄仲修宗舊（四首）歲暮嚴風曉夜寒老煙蒼雪滿關山驚人思和陽春曲遠客賡歌行路難美酒欲期千日醉浮生誰得百年閑揚州廨舍周遭樹清淡梅花也屬官　歲寒親友淡相陪助發詩狂舉酒杯情與故人千里合夢隨隣笛一聲廻虛心立乎霜欺竹瘦影橫牕月夜梅天意微茫人莫測龍蛇飛動待春雷　凍柳未舒培老雪先於梅上見陽和青春歎日日漸近白髮逐年年轉多鳧短鶴長從彼爾兔寒烏熱崇梁何光陰總被閑消遣時復詩成對酒歌　蹤跡飄零事願違生平親舊足披離同人憂樂猶難易與世浮沉果是非寒雪自應隨臘盡菁莪何恨得春遲玉京一望漫於海安得超然控鶴飛　臘月圓夜嶺下寄宋義甫（四首）　瑤琴閑話一燈清夜夜窮廬過二更指下玉音猶在耳言中蘭與正含情將軍按坐吹龍笛僊子憑虛嘯鳳笙爲問成連門下客七絃曾有不平聲　老雪嚴風嶺上多玉京人恰醉顏酡一壺天地含春色三尺絲桐漾月波歲暮牛郎閑耒耜夜寒織女廢機梭憑君調取青陽律莫聽南隣子夜歌　車輪馬足繞羊腸眼見勞生道路忙燕市

豈無安分客宋家今有讀書郎嚴城樓上三聲角靜夜燈前一炷香想到古人留意處等閑不肯誤時光　聖賢深意在遺編照世儀刑有妙年行義方時皆合命體人圓處別無天蒼山松柏傲寒雪紫苑樓臺罷曉煙春色到頭都有幾小桃休與柳爭先　邁分寄李德茂　人間何物慰飄零詩酒端堪樂此生五七字吟長短句兩三杯酌古今情夢廻懶赴花間蝶春靜頻聞柳上鶯二滿三平聊且過隨緣元不費經營　王景初蘭軒集　至元十三年寄平陰縣尹郝文　佳人隔青山可愛不可見明月一杯酒秋風雨叢菊昨日平陰吏歸言見君面能無一封書慰我長瞻戀別來不可說世事雲千變家門足凶禍萍棲悲淚轉贇贇貢志高悠悠熱身賤閑來卷書坐默檢平生過只有歲寒心忠誠金百鍊遷窮霜露多歲晏游子倦日事遊糊口功名絕拳獲江山深苑筆得似聊城箭嗟捷世所輕覽鏊辰方長高詠考盤詩經綸付時彥　寄敎夫晉膳　天地新秋雨軒牕昨夜涼閑來添懶病老去惜流光鍾鼎宦情薄山林歸夢長故人司與李深憶話行藏　有寄　昔年詩酒接鄰墻今日風雲隔廟堂四海陽春隨化筆幾人潛德發幽光經綸不負平生學姓字當派後世香見說門闌多隙地好栽春雨種群芳　寄趙君實（三首）　手折瓊芳佩石蘭賞音人在碧雲端蒼龍秋卧海波閑白鶴夜鳴風露寒泣玉淚窮山寂寂問津人去水漫漫天涯早晚重相見樽酒爲歌行路難　氣斂青雲入酒狂賦成猶未獻長楊字形瀟落傳東晉詩句風流學晚唐長劒一爲鄉外客清砧三德月中霜夢歸堂上（君實所持堂名也）新秋雨猶記相逢說斷腸　漫判東來久未歸白雲心斷太行西一書薦鶚人何在三策懷君日又低雲路有朋秋鴈去風枝無侶夜烏啼東州滿眼交游在且莫哀吟動慘悽　寄張仁甫　曾向山齋對榻眠清談疊疊極幽玄春融蟬蛻無多事魚躍鳶飛共此天未用遠城沽趙璧且將流水奏牙絃思君重抱論文酒惆悵蒼山隔暮煙　有寄　奉高三載又鯨川自笑身如泛梗然處困不堪家累重謀生聊藉主人賢玉無善價應藏櫝琴有知音未絕絃最是松楸夜來夢風霜吹繞憲陵阡　寄申屠大用　蚩尤臺下華還春賓館淹留愧此身斷壟舊勞思郢質唱歌今覺困巴人悠悠世事關心遠歷歷交遊寄念頻白屋青燈兩行淚功名辛苦候錢神　飛黃騰路上雲煙廢井蛙留更可憐紉氣未消南斗下文星遙拱北辰邊人間俚玉嗟無地物外乘槎幸有天一策治安經濟在不須辛苦憶林泉　半生辛苦飯山前白石歌成郎自憐倦客情懷如中酒故人書信又經年六幺爭傳知誰勝三釜爲心覺子

賢別後錦囊應拍塞因風無惜寄華牋　寄李漢卿　碧雲天遠鴈書遲感舊空吟送別詩記得分襟斷腸處滿天風雨下樓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一　四霽

寄　詩十四

元趙孟頫松雪齋集　寄鮮于伯機　儒術久無用詩情難重陳起余懷有子輔世豈無人廊廟不乏才江湖多隱淪之子稱吏隱高才非衆隣脫身軒冕場築室西湖濱開軒弄玉琴臨池書練裙雷文繫周鼎鹿鳴娛嘉賓圖書左右列花竹自清新賦詩凌鮑謝往往絕埃塵我生寡所諧一見夙昔親誤落塵網中四度京華春澤雉難畜樊白鷗誰能馴韓性明善五雲漫藁　寄方文學　好在方文學能吟晚更工夢蹤頻夜見書近隔年通志氣真佳士風塵漸老翁何當秉殘燭相對說衆同　寄山中人　茶鼎無烟拾斷樵題詩每欲寄全缺誰將五粒松花酒乞與空山慰寂寥劉文簡公集　寄滕嵓甫（二首九年六月末）　一別經年久相思如子何天臨青瑣近春繞亂微多聲耀王公接才華行過還將錦囊句遠寄慰蹉跎　秋夜言懷寄曹幹臣時幹臣久不出故言幹臣爲家人絡緯故託意戲之　寂寂書窻絡緯鳴白毫千丈月華明幾多愁緒紛難理一段傷心織不成

牽挽生涯在頹巷擁帚事業愧韓黎此身未信拮据似俯仰但由人使令揭曼碩詩集　雜詩四首寄彭通復　日月麗中天列宿爛昭昭河漢高且深烏鵲以爲橋寒霜昨夜降時菊委嘉苗地勢西北傕終歲皆風飈玄工宰萬物時至有榮消常恐光景馳不得與消搖　區區九州內橫從數千里誰設山與河愚者分表裏京師天下本萬國赴如水珠犀從南來狗馬由西止浩浩荆吳船日夜行不已生材無定所一物孰非已皇天仁且廣君道亦如此我思古唐虞當日誰共理　巢由伏箕潁園綺居商顏洗耳甘自絜茹芝竟不還三傑足爲理五臣安可攀高尚誠所貴孔轍奚獨環吾聞有隱淪多在衛霍閒飯牛膝長飢百結凄以寒懷寶羞自獻邈然老空山　脉脉我所思彭氏騰遐蹤婉婉若處子未曾出房櫳相望四千里踰年闕相從五月君寄書九月達京中我書欲報君書到歲已窮豈不懷繾綣無由覩君容參差天際雲縹緲乘朔風羽翼不吾施翩彼南飛鴻君有高世行我無過時功天命人得違出處諒非同　春暮閒居寄城西程漢翁十五韻　迢迢曾城阿峨峨鳳凰山下有隱淪士能爲淮漢言兩日一寓音五日一承顏每談經濟事恒及離亂閒言辭多忼慨文字少凋殘不歎東逝川但憶南山田寧與無心遊不受衆目憐褰衣必峻崿散步亦名圃舒卷信在襟蕭寂固所安經春偶疾痾撫時增懦孱群書亂藥囊高卧掩荆關蹇余屬久要朝請常綦還醜劣愧高情焉知君所觀日出衆烏語蒼岑滿樓端申韋寫深誼謝薄何由宣　盧學士摯　古南杞海嶽蹤鍾陵相別聞尚宿留會稽有懷奉寄　鍾陵一分手幾日過錢塘五月山陰路千峰海上涼煙霞含景氣草木識天香夙昔經行處風流轉不忘陳旅安雅堂集　寄薩天錫　錢塘南去山總好騎馬看山到福州應似當年馬御史新詩題偏水邊樓　同恕榘菴集　寄藍田李耀卿先生　耳目聰明八十餘天教留在世師模溫純如此古來有中統以來今更無暮水朝山歸道悅春蘭秋菊入詩腴龍門一欵三年最清夢時時繞坐隅　書感寄郝復禮　當年萬事倚天公歲月因循失舊容足跡衆頭三叉路人心對面九疑峰挽河滌禍嗟難辨倒海儲愁畏不供珍重西源隱君子一丘何計得相從虞集道園遺藁　足痛吟寄貫無隱　足痛不復地匡坐畏長傲令人讀道書聊以釋幽抱修身身不衰此事聞頗早涉世得憂患時至遂枯槁茅簷苦穗雨更愁妨穫稻分當長飢吟稚子忽吾惱盈約固不齊受命自玄造東家種著芋健步常爲討況聞東海上旅生如爪棗食之不可死所嗟在遠道親往未必能假言亦非好　次韻董子羽見寄　家徒壁立相如宅森列雲山作畫屏前日遠煩天子使至今猶詫野夫亭有來妙句題章草政爾齋居讀道經積雪滿亭誰見問故人千里眼終青昔年供

奉懸清切簪筆春明近御屏一日攜書歸菊徑幾回對雪坐芳亭女蘿薜荔如新葺華蓋夫容歷舊經最憶先生天上去皇都應見草青青　寄薛玄卿　故人贈我漢時鏡殘質剝蝕遺空明開奩照見白鬚髮似是採芝商嶺生憶昔交游盡冥邈耿耿銀河曉星落惟有瓊臺瀟灑人長嘯西風滿寥廓　其與胡伯友書問疏闊稍久因楚石藏主待詔翹仰高誼賦寄此詩　喬木千章萬壑秋使君清興在危樓星沉夜水神魚化霜落寒汀宿鴈留紅袖烏絲酬楚客畫屏銀燭看吳鉤不知肯着枯藤杖來采芙蓉涉遠洲　寄楊友直　山林十載便幽趣城府連朝謝故人前席謾言宣室事小車且看洛陽春舞停紈扇清樽側醉插花枝白髮新人爲村頭農務急不辭鈴閣度江津　寄陳衆仲　承詔攜文入禁林一揮四間夜堂深五人存歿風流散十載沉浮老病侵曳屨想從青瑣步下帷傾聽白頭吟多材政有江西客衣錦歸時好寄音　寄陳溪山　坦坦幽貞夏日清高懷千尺自秋聲華山雲外觀真逸洛社春中憶舊英雅論圖書酬太守靜容簪佩列諸生丹成有道傳中表歲把芙蓉奉壽觥　寄楊臨川　五

月新涼似鑑湖吏民爭候使君車稻田兩足臨流喜墨沼雲生對客書疲瘵遠人訢獨得文章列郡竟誰如寫耕封內宜修敬老病衡茅禮節疎　寄蒙古松巖　驛舍相逢已十霜每懷高節倚雲蒼星辰馹佩趨黃道風月圖書侍玉皇萬壑秋聲回浩蕩九霄春夢入微茫金絲到地苔如玉擬斲青冥頌久長　寄賁元隱　清朝自寫玉宸文冠戴芙蓉着錦裾碧落開圖垂五采素雲引綠事三熏群真定錄渾相識上帝臨觀密自開書畢綠陰方數畝長疑驄戶宿春雲　寄趙中山　清鐘徹曉鐵爐乾十載霜鬢獨自看護法老龍思淨梵化人孤鶴報平安相逢歲晚頭俱雪想見春陽氣若蘭欲辦芒鞋求覿面晴虛雙景共清寒　寄來鶴亭主人　德清舊館何時到雨後春泉定滿池綠字久無弘景信紫苔應長少霞碑歎峰煙樹天垂野千頃鷗波雨散絲海內交遊多老去爲誰溪上放船遲　和范德機從楊撝進士見寄　清江先生最好奇十年不出髮如絲田舍每詢歸後計玉堂今見寄來詩風前雨過林花動日下雲行省樹移還覓舊遊春欲暮楊撝爲我道深期　次韻寄元復初　木落天清悲素秋故人何處海東頭尊前夜月仍留戶天際浮雲重倚樓影靜梧桐餘倦鳥眠明洲渚自輕鷗人生會合真堪惜長憶春風從兩騶　黃粱夢覺人千里白壁歸來月一虹尋酒幾時忘北海來書無路到東鄰卧龍宛宛冰生壑飛鶴翩翩雪灑江無限心期總寥落秋風煙樹引歸幢　題米友仁長江煙雨圖寄柯敬仲　米家自在江頭住愛向長江寫煙雨長江煙雨萬里餘書畫扁舟在何處古人翰墨今罕存好事千金安足論憑君寄語丹丘子盡買山田遺子孫　去冬過昭福留詩　溪上牧所既而蒙半村先生與國賓茂才青云諸名勝相繼屬和盛意不可忘也先從牧翁寄此尚需面叙區區也　隱居曾見繞清溪屋上青山屋下池老子風流宜白髮阿戎翰墨稱雄姿每懷高閣看雲後伐宿北鄰聽雨時安得青藜同照夜題詩寄惱牧牛師　寄王本齋　揚州何處好吹簫海闊天空碧樹遙故遣湘江孤鳳去長吟休負月明宵　寄張伯雨　湖中春水白鷗群長齋默朝三素君楊許寫經屋滿雲人間長史冠如雲　臨川艾蜚英茂才求書北游京師荒山久病筆墨盡廢偶有近詩二首寫寄國史侍講絲酒先生數千里外一笑契舊有同在者共一看之亦卜如衰朽托庇無恙也　烏鳴不鳴山更幽少學多聞今始休常年空喫人間飯聊爲田家事牧牛　牛角掛書田裏歸昔人行處不相違白蘋如雪鷺飛起耿耿銀河星宿稀　寄薛玄卿　碧落曾看沈侍郎旋簪冠玉謁虛皇風流外史渾相似潛月

疎星上建章　寄朱環溪　賢郎肯爲諸生出不厭闌干苜蓿盤爲我平安花竹報齋居日日共清歡　高堂修祀灌園翁白髮清樽見古風曾得遺文窺隱德猶令視昔後人同陸子方集寄戴帥初先生　詞章科目種當年壁水名流數子先杜甫生逢天寶末陶潛空憶義熙前明廷結綬懷新渥精壁移燈理舊編約對青山談出處一冬澗雪長新泉　王結文忠公集寄王誠甫　幽蘭生深林清香藹遐邇黃鵠志青雲舉翮日千里王子當妙齡強學惟爲己高譽滿鄉閭文章粲如綺一朝從辟書振袂翩然起霜臺足時英夫君望尤異食蘖無苦心飲冰堅素履發軔萬里途行行未云已鸞車待騏驥明堂須杞梓盛世立勳名輿情屬吾子我本蓬室士門前結車軌深居味道腴靜坐玩經史荷衣老江蘺玉佩紉芳芷深愧少師承期君爲指似別來知幾何俛仰踰一紀空記十年面未遂一笑喜引領北望君迢迢隔煙水南轅倘過我洗心聞妙理　寄康和之先生　龍門翩飽學雲谷要成功坐令百代下一變洙泗風微生一何幸恍若聞音聲寥寥千古夜日出扶桑東國朝諸多士道統歸許公邇來誰繼之四海尊菴公溫溫君子儒正學沃深衷廉隅屬其操道義飭其躬穎然物無競潛若心獨冲和風與愛日觸物春融融聲名四十年懷寶潛蒿蓬人間富與貴浮雲叟晴空鶚求詔徵入盛德師三雍還又謝病歸甘辭軒冕崇軒軒海上鶴冥冥天際鴻弋人復何慕詎肯安樊籠愧我蒙厚顧蒹葭倚長松豈惟鄉曲念又喜臭味同顧茲魯鈍質願言資磨礱何時侍函丈坐我春風中　景賢守村庠以詩寄之　遊仕歸來只舊貧蛙池清淺困修鱗公車未革三千牘童子聊陪六七人鳳閣鸞臺元有命雞棲豚穽暫爲隣青燈夜半彈長鋏慷慨悲歌氣益振　寄上劉時齋先生　悠悠軒冕各忘情萬里乾坤一草亭明月清風無盡藏聖經賢傳有餘馨花畦蔬圃觀生意詩筆文章寫性靈何日雍容陪杖屨揚休山立靜儀刑　寄李茂實伯李驎翩藝且賢洞山衣鉢得真傳思君屢賦停雲詠求友重吟伐木篇忍見飢鳶爭腐鼠更憐羣蟻慕餘羶丹山有鳥常孤吾一望朝陽一惘然嚴則遺音揚雄積寄句曲先生詩　一秋不見張句曲聞道移家近小孤近日風雲無處士百年山澤有真儒藍田種子多成玉丹井屋流光或化烏自寫黃庭新帖子媿聾閑放向西湖　句曲先生非隱淪吾嬾近市客來頻每騰湖上青鳥去不覺山中白兔馴古洞神瓜圓似斗空林老伏長如人金鐘玉几我所愛鶴氅烏巾許卜隣（[illegible]）寄汪李佩　外兄作尉金溪上賤子迎覲南浦邊絲棒政閑惟祿養弊衆時改復誰憐巢居

雲氣熏圖畫部曲春風樂管絃喜伏周郎問消息書來珍重惠華箋 寄黃存齋 南田隱君七十餘眼明猶堪細字書挑燈讀易山月落把酒賦詩秋雨踈可憐邊境尚帶甲何日故園飫荷鋤園風折梅問安否惠我佳報今何如 寄鄧子方 雲鶴去山人不還近輩復在西來山瑤琴夜弄江月白隸筆醉酒湘雲班四海交游成阻隔平生肴好只清閑何時過我論心曲林下柴扉晝不關（靜修文靖公集）寄鄭子文 瓜洲鄭處士學友最情深歷全數年夢山林終歲心人來如病愈書去恨無況忽值西還便飛毫寄遠音 子文華集張仲思家渠兩來招走筆爲寄 聞道朋簪盍歡馬數欲尋情馳身在病志往力難任坐卧嗟予體招邀見汝心涼秋應可起雅集未消沈 寄崔參政郝廉使 肇雪千峰對草堂一牕梅影互低昂栖遲且樂依賢相起走頻踈列下行晝有晴香生几席惜無嘉客共壺觴鳴騶飛鞚長廷紆好趁春風過野塘（王惲秋澗集）嗜昔一首寄胡紫山（戊子十二月廿二夜） 嗜昔夢紫山燕集街西居支撐凡傘底一笑春怡餘四顧盡佳客半是高陽徒紫山正襟坐手把一卷書疾讀且稱嘆照眼皆驪珠乃云某近作爲也真起予吾儕惜無數炯如曉星踈正須佳眠食善保千金軀別久得一會喜與老嫂俱呼兒具鐏酒張燈列肴蔬膓子不數行致辭前見揄平頭七十數眉毛雪樸樕扶關天或憐有書心使然又云悼亡來不以再娶圖老懷固瞑瞑宿業一掃除殘年累幸輕恐是得壽符叙闊夜向深對床卧斯須展轉寤寐間恍然到吾廬春明娛庭軒門繁雪色駒倏忽坐壞合意若傷道汚彼豈能我悅高氣初自如體骸合若一樂適歸不殊安得自伊始終歲同步趨或乘款段馬或駕下澤車春風十二窩醉墨翻瓊琚相看以佚老脫屣榮與枯夜寒薄重幃夢清誰遣呼桃邊有鐘鼓琴瑟應更壺起聽夜何其漏下三更初念茲夢何異自兒良可吁紫山俯秋澗玉峰映汚渠固知權其後庶可山澤臞援毫記所遇一字不敢渝弋書寫離索涸魚卿自濡何當樹素箏醉將植佚贅（取其使君不凡之意） 簡寄龐雲卿（時自滑州判改授濟源令） 軹井千年邑提封百里侯割繁人有類治簡事獨優白鳥翻林表青山滿街頭訟堂歸去早棲是釣詩鈎 寄蕭茂先 飄瀟襟韻耻吁嚶醉裏青衫兩鬢秋適介不隨衆俗變清貧當向古人求城居真似玉川子鄉思空懷馬少游蚤晚臨澗亭畔月一樽重爲紫髯留 和曲山詩韻寄紫山年兄 宦業務無一事成誰云祿足代吾耕最憐獨學無如友擬托鄰居度此生天外鳳凰誰得隨山間風月夢相迎詩來健羨凌雲句轉使孤懷不暢情 百計謀生

百不成薄田無數不任耕洗心大易韋當絕捫髀劉郎肉不生勢有大行虧倚伏人無定志到將迎累我去作山林計却恐吾儕計不情 壯年力學老無成白髮何堪事筆耕張子田園歸有賦老龐話語到無生（一作已分歸田暮歲子有時拄杖待王生）拏雲心事輸年少拭目時和喜迓迎有客過門閑語一言或補不無情 簡寄陳節齋 川來碧海三山客偶得新詩慰遠情晝接夜談懷鄧鄙風荷煙柳夢都城好翻故里三千牘且接秋風九萬程寂喜新涼撲炎暑梁王臺上月孤明 繼李昌道見贈詩韻以寄 當年初識歷亭仙青眼相看意悵然把臂喜談天下事洗心如聽玉琴絃時文變古多君雅遠馭長驅並我先北渚風煙儘瀟灑興來詩思想無邊 寄竹林劉隱居文甫兼簡苦齋詩老 蓬萊清淺到揚塵林下幽蘭有異芬萬壑煙霏分野色一庵閑地占溪雲鸞音時接公和歡樵隱休驚豹峪君儘看青山瞑華髮東州人事日紛紛 寄李士觀（時在襄陽兼簡好古郎中） 拚醉清樽洗別顏我來君往轉淒然還看漢水無三百不覩清揚已五年甕舞未收輸鬼笑侯蟲多足逐獎憐義襟誰似張京兆早萬吹噓使北旋（張京兆謂侯好古也時在襄陽徵理殘數等事） 雕州道中寄友人 奉詔東行獲所安却憐衰朽强爲顏恩緣至渥酬無地事不預防多後艱遠馭有方清百越纖埃何補萬三山殘年正要相料理既不容辭望早還 過歸德寄何相 白髮年前六十三强扶衰朽去江南心知義重吾何惜老不身安事恐犯努未厭能穿骨痛病軀朝可敵關嶽鄉關回首四千里正賴君侯與細參 寄贈總管韓君通甫暨弟君美兼簡公弼良友 都門贈別柳條青分袂南來歲屢更三載愧陪驄馬列久違轉見故人情每憐夜榻聞風雨羨殺韋家好弟兄登眺細傾燕市酒莓堂重醉■花榮 寄李松卿 山中風日淡無輝山下勝光欲爍衣辛苦南州李從事三年其奈肉山肥 交遊過眼日紛紛故舊如君有幾人岸幘一樽蕭寺月此回談話更情真 過道郎寄時伯威（左丞教授名震） 岱宗回望漸微茫空翠隨人過道郎三日曾蹡亭上話一樽風味詎能忘 寄苦齋老友 今年一病到龍鍾遲速前驅有不同健羨苦齋參附意秋風雙翩欲摩空 寄張老先 愛而不見我心勞好在天池刷羽毛三曲紫蕭風露冷黑山無際月明高 偶得二絶寄府君史子華 離離殘雪點山郊麥壟埋深不見苗春在草根泉脉底淡黃先到緑楊梢 人說中山有父風久從眉宇得沖融燈前近閱虞芮業轉見公明濟領中（相故羊祉議刑等事） 寄贈王嘉父 十日休閑一到衙冷官滋味賈長沙

醉歸多趂湖南月。馬上披香直到家。程端禮畏齋集范得甫往昌國因寄馬雲北。　汨汨鄞江流。赴海無時息。我友滄海去。遠訪安期迹。東望久延佇。煙波渺無極。憑君一問訊。早掛歸船席。　寄馮彥思名勉先生門人　一別馮君二十秋。十書九說欲東遊。爲君准擬避湖棹。先入明州次越州。　貢泰父閩南集　婁家港祠神回寄元臣叅憲子約監郡　函香海上祠神罷。獨駕樓船夜半廻。萬里長風催掛席。一天明月阻登臺。勝衣人仰邦侯至。玉節官分水部來。尺尺相望不相見。白蘋洲渚重裵回。劉仁本亦玄集寄金防禦令子文石。　叨陪防禦談戎事。聞說成均令子材。白璧一雙懷美器。黃金千佰築高臺。片雲載雨江南去。孤鴈傳書海上來。準擬明年二三月。桃花浪暖聽春雷。　次韻寄盛熙明　藥苗芝草淨纖纖。酒熟黃精石蜜甜。紫府靈丹通火候。紅爐飛雪白於鹽。　流水潺潺泛落花。悞因採藥到仙家。歸來幾換人間世。回首雲深路已賒。　吳萊淵頴集寄張子長　世豈無推挽。人誰有典刑。稍懷南國彥。恒愧北山靈。萬里麻衣敝。千年竹簡青。羲文先索象。曾頌或歌駉。杞梓儒林挺。魚龍俠窟經。塵埃完結綠。粉黛鍊娉婷。脫略蘇張穽。漸摩管樂硎。道途餘雪屩。巖穴但雲扃。本擬陳三策。吁嗟守一經。跡卑淪燕雀。跡遠及猱挺。種菊行荒擭。看松俯絕陘。仙棋閑度日。旅翮頻占星。故里青桐巷。費溪白鷺汀。交游多握手。歲月此忘形。志氣需來哲。才華壓妙齡。泰坑收不燼。漢粕浸奇馨。正器陳蓮豆。專門識鼎鉶。奔騰鞭逸駿。桓楊割分脛。卓立撐喬嶽。狐流溟涸涇。鶴飛持戟布。鯨吼扣非遷。別袂逢秋怯。隣燈入夜熒。沉沉猶在野。憲憲欲揚廷。舜厩騰儀鳳。堯階數曆蓂。蝸坳文錦褥。獸闘紫金釘。列徹環霄漢。游車發震霆。紬書官令史。吹律樂求伶。迓會君須競。棲遲我未寧。詹風歌警枕。井雨泣羸缾。古陌桑楊柳。空山老茯苓。只今馳尺楮。何所問南溟。　寄柳博士　試續儒林傳。南州定幾人。清操騰鳳翼。素手截鯨鱗。卓犖初觀國。軒騰早致身。燕秦爭騁俠。鄒魯共稱醇。旅翮渾如淬。家氊在一振。於馬微有道。自此教成均。學術諸賢識。才名六館親。土牀然燭夜。茸帳結繁晨。上下筳鏞閑。縱橫俎豆陳。岐原周鼓老。闕里魏碑真。白日需前席。青雲仰後塵。山林稽猛駭。文字到祥麟。豈獨呻佔畢。猶能逐縉紳。討論抽秘典。屢從得良臣。絕漢幽洲暗。滄波碣石隣。鸞旗飛旖旎。革輅壓輪囷。御苑材官集。離宮突騎巡。赤狐翻速譯。黃鼠割時珍。法酒蒲萄熟。天花芍藥春。遡風沙鶴健。衝雪野駝馴。北海誰求隱。東都或對賓。三闕寧談險。八極憩歸仁。悵望懷今古。賡歌邁等倫。短衣曾見寵。長鋏每忘貧。共往仍聯駟。同吟更接茵。玉山森巨石。

金水濯芳津。本擬追枚乘。終然愧邴詵。鹿鳴來已再。鵬擊去何因。已挺淮王桂。香生楚客蘋。聖朝初薦士。江漢有吞綸。　憶寄方子清　時子清久留吳中。　一別嗟何處。相思撫舊蹊。月明旋瀨北。雲起叠巖西。跋涉舟車動。過從芨篋隣。光因借燭。道味肯吹虀。好學螢分照。論交鷹擇棲。丘園心薜荔。海國氣鯨靦。卷帙藏翻盡。謳吟硯發鑿。經筌參老易。樂府錄鐃鞏。治法推周稼。濤風仰漢梯。談玄知野馬。考字守家雞。土域標疑象。天圖辨煇鶴。遺文多蠹墨。妙契極端倪。獨樹蟠桓久。平蕪眺望低。霜林紅玳瑁。霧雨碧玻瓈。屏跡依孤免。銷愁對鶖鷀。麈書投梵夾。美餉挈童觿。槲葉時邀峒藤梢戎胥谿。龍居晚雪瀑。虎路躋霞梯。出入恒聯袂。追隨數杖藜。竹山香嶺嶓。花島繡湖隄。尚義閑贊始。延儒振席齋。生徒修橐脯。祭品投菹鬻。錦石看還數。蒼松倚郤題。吾伊朝屢集。渾瀨夜同稽。自謂莒爲歌。人疑數似稊。中情真抑鬱。外物總荃蹄。歲序空流邁。濤波益悽悽。故袍寒擘繭。雄翮滑青鵜。騄騠韋帆水。紅黏史羼泥。娃宮釵細拾。甬里筆牀齋。鶴市歌喉引。醽鄉鱠手擕。吳趁誇粉黛。越產購珠犀。富業連楹圃。畬霖漬稻畦。占歸仍浩渺。結客重酸嘶。彼此身如寄。叅商夢欲迷。蓬飛甘掃軌。桂落得通閨。俠服狀丹電。神標化素霓。貧期金埒騁。賤許玉階躋。病失長憂痼。閑哉敢恨睽。携除須爾鑷。磨劍更于莬。本欲蹄王貢。茲猶纍阮猖。狂蹤奏積巖。弱謝艸犁。習靜求神悟。超群畏俗擿。清琴桑有經。鉅弩蹤非䡖。敎駕傳御轡。觀偶識撩折。鞠芝黨受調。抱璞刖聞蹄。性命緣窮鬼。功名屬變奚。悠悠鶩與鳳。泯泯處將魘。白谷令安駟。青霄古軌珪。毋寧枉隱遯。辛苦等黔黎。

寄陳生　落日未落山矜矜。我所思兮抗薪巖。豈其徒行固不可。亦有健馬可著銜。胡然獨處不我即。坐以嘗史攻詁諵。更疑弄筆發古帖。先漢蔽碣求鐫剝。於茲孰不我傾倒。但或嗜好殊酸鹹。結交似子乃有得。肯使縶屬非狩獮。令年一出本浪戰。滿地揮鞭嗜飫監。廳盧大劍區治鑄。靈鬼夜泣蛟龍函。早是銘鍇不我辯。彎弧底用窺熒攬。縱爾奇文聚慳鷁。政如絕力鞭神絨。邯鄲道上尚故步。我要我襟空餘識。毋寧容刀與墨水。枉使衆口相爲說。秋風吹江曉正急。薄暮徑去懸蒲帆。自期共作制勝策。酷類田父狀盧獲。杏花一色直不遠。繡綠巧蹙行春衫。黃精苗枯不足惜。白木敢負吾長鑱。嗟哉鹵莽又滅裂。但有莧鉀無人艾。待數將投乃盡哨。猶恐未陳即鼓儳。參乎賜也必貫一。曰吳曰陸俱適凡。季常可力自不力。不畏天顯無民嵒。子來不來我亦別。深衷深處多松樹。臨篇草草遽報我。愁思滿臆何庸緘。　寄吳正傳　自昔携手燕南門。長風灑雪衣不溫。向來所見

夢一覺今縱欲語舌後吞日斜忼慨與子別班馬跳躍東西奔邑摩中州翠嶽聳波濯列壞黃河渾指麾齊秦擊快鶻淩厲楚漢抽枯黿彼雖夫奚幸得此英氣挾酒猶飛騫常憶仲春大羽獵九衢絃直歸來轅緐女紛行引樂伎材官夾道羅弓韃須臾紛騰一萬騎足所未及塵高昏中使計功促莛秩崑崙玄圃惟目存威鳳文章倏能集祥麟郊藪將不諠信知天邑自壯麗誰使游士爭扳猨悲哉小草有遠志隨即大柱栖丘樊恢奇俊偉莫子若便可上拂勾陳垣來乘東楚又一載此地聞舊稱雄藩居民雜作他郡劇治道小試平生言秋行荒墝翠稻實夜艤巨灘明珠嫩定應橋首謂予懶青桂無花能返魂幽猨穿林鷺鶴唳大瓢挹海魚龍掀逵須出仕窮且隱肯以一腐終乾坤

寄俞國輔張宜之

手挾殘編只處塵山林着我最閑身梧可據瞑須熟華黍雖已補欲真危坐但看燈作暈遠游還覺剩生鱗相思正是多風雨滄海無涯可問津

寄吳正傳

日晚天寒攬敝裘西南月盡激江流養生有論空成懶招隱無騷却好游鷗鵲吟風燈照机蛟龍躍雪劍鳴耩平生自笑飛騰暮幸失心猶與道謀程以禮部集病起有懷吳德堅時教授鄞鄉不歸二詩寄之

抱琴過南澗澗水流濺濺上有脩竹林天風韻冷然我欲寫其聲竟日不能弦野老渡

澗來牽牛飲我前自云作勞苦覓藉草石眠問我此何爲聒聒不暫捐鍾期無後生伯牙空自憐此人聽以耳誰能聽以天君不如二子不如抱琴還再拜謝野老歸哉樂忘年

日日倚高樓遙望西溪山山深草樹長煙雲何綿蠻中有千歲松偃柯出雲間鳳凰翔其顛好鳥鳴喈喈仙人紫霞裾招我碧玉環浩歌激林谷玉貌安且閑問之不我言無乃吳綵鸞褰裳欲從之山險道路艱默坐自嘆息歲晏彫朱顏

桐廬舟中奉寄宋推官仲翔無柬余知事伯貞

換舟桐廬驛寒雨泝清曉微茫煙樹來眩轉沙洲繞危臺倚石壁釣者跡已杳念我平生歡語斷意未了方提文章印遙隔胥漢表前日過通仙穿梅度林篠壁間見妙墨勢若蛇蛟矯高詞接黃九幽夢到蘇小迎來定多事無復覩魚鳥空餘犴獄心攻苦如食蓼樓臺閩城邑欲往路深渺爲語幕中賢相將游鳳沼

寄王仲肅三首

好在王經歷幷人說下車指麾清案牘談笑到詩書曉幕香迎馬春閨食薦魚大刀頻寄贈心折憶吾廬

聞說西京學金源舊制存兩公達配享列坐失常尊藩府多才彥宮牆入討論勤銘須大手不朽在功言

莫怪音書少雲中使到稀愁邊成悵望夢裏想容輝鐵騎通南徼江鴻困北飛濁醪聊自遣一醉解春衣

寄張伯任

美較羊羔酒城南吏隱家攢眉蛾柳絮呵手看梅花官給桃花米隣分薄荷茶誰憐山寨吏冷廟作官衙

留飲城南寄漢翔諸君子

盡以思親恨裁成寄遠詩墨濃多是淚語苦不勝悲桐影風清處楓林月上時向來迎送地經過幾相思

舟次小直沽寄覃懷諸君子

東郭樓遲雪照蒼陌頭楊柳復纖纖惡懷思與諸公別老鬢都從幾日添身委風帆滄海曲夢隨煙隼太行尖名邦俗美前賢宅待看紛紛起孝廉

寄呂城諸葛用中

知君家住呂城限八百株桑手自栽長日讀書依玉局何年奏賦上金臺梅邊月照輕車去松底雲將好句來昭代右文天下盛曲阿古縣故多才

寄方叔高同含

翳庭榕樹語幽禽雨暖三山海氣深天外遠烽應罷警幙中奇玩豈多尋香凝翡翠懸朱户春逐鶯鶯上綉衾黃竹故人今白髮看雲南去重沉吟

寄吳秋山

未別愁心不可降況今別久隔他邦筆囊塵塞魚樓穴土屋燈殘蝎齧牕芸閣圖書如舊夢梨園歌管盡新腔思君欲寄長相憶安得雲安尺鯉雙

遣小童歸寄山東諸君子

天街東去路迢迢南望長河水漸消容子頭顱羞攬鏡冷官弦誦愧歌謠眼明翠羽雲間蓋夢老黃精雪後苗想得諸君未忘舊時時對月話良宵

寄俞季友

子也才高又妙年自宜獻賦上甘泉雍陽容含多明月詩到春來有幾篇

山雪都消水見沙

滿城桃杏欲開花青衫白髮東風裏南信初通倍憶家

寄熊原翁

自笑將軍不直錢學書學劍兩茫然今朝却走豐城道回首横岡十九年

江上書來慰舊游新詩滿紙一勝愁篝燈照壁元無寐又聽疎鐘起寺樓

志道齋前芹草春游思閣下桂華新滿頭白髮非前日祇有丹心向古人

潛江孔陽不可見黃家湖頭君讀書不辭入邑扣齋閣徑買小舟歸釣魚

寄萱生

寄語萱生好讀書日長樓館小牕虛他時落筆生風雨何恨腰懸玉帶魚

作家書寄方伯異三絶句

曲尺塢中看止水鶴籠尖上望遥天平生多少經邦策却與楊雄草太玄

丹頰無光白髮繁朝朝騎馬入橋門誰知一片思鄉夢長在江南野水村

侯家女欲嫁官人不料文章是告身何似癡獃田舍子春來畊餉自如賓

寄華生三絶

華也神清欇事疎吟詩增瘦要人扶看來自是風蟬質肯作塵埃葉底枯

念爾才名百未能只宜辛苦向書燈他年縱不成梁棟也勝空林掛樹藤

去年筆勢喜翩翩將謂名駒不受鞭恠得近來無一字定應廢懶墮狂顛

寄都水經歷月彥明并東仲禮監丞三絶句

遙望蓬萊海上山五雲樓閣在中間儂人借我三珠鶴海闊風高去却還

廟堂近日進阿衡四海謳歌荷聖明都水幞官才寂寞定裁封事報河清

行河使者幾時

廻喜得平安近信來滿面黃埃休自歎潼關西去是烏臺　寄馳仲安　客路新年風雨多歸心轉切柰愁何故人忽送梅花信羨飯相求意已過

春入靈山草樹新種花繞屋不勝春飄零江海成何事強起裁詩謝故人　十里溪山接郡城藍輿時作傍溪行城中塵土迷人目鄭子書堂滿意清　宿回溪望守村寄朱延年　竹邊兩讀寄來詩恨不臨風舉一卮十里溪山華屋近舟行水淺馬難騎　碧樹朱樓一逕斜路人猶指省元家門前不着閑車馬石磴蒼苔翳落花　遠樹重陰長似雨深山積潤易生雲短衣射虎成何事青竹題詩謾寄君　寄令狐素行　問政春深啼杜鵑渚潮風暖木蘭船梅花不寄江南信詩到于今又幾篇　任仕松鄉集北渡寄猶子惰（時任久山館中）　曉行北渡雲招招望舟子江波出潮頭天青沒犂尾鄰鄰冬浸田黃牛耕白水柴門日漸出屠酤十家市回首三神山已隔九十里三神下吾家破屋貯書史朗朗洛誦孫青燈照烏几揮手謝之來口腹有驅使五年食縣官一經授鄉里主人有深知羹香蓴菜美吾道行不行天命有沉止　乙未三月十九日別易初入城夜宿南渡早行一絕奉寄併簡達觀豐里　出門若有驅夜宿江南渡張燈野店小篾席供卧具故人難暫分夢寐已相遇彼美吳門仙懷抱不一吐亦有

溪上翁屢約具雞黍人生有離合雞鳴門前路天對明日心孤雲去來去

寄單祥卿　江山疑對面歲月久無書把酒相酬地論心未別初海莊供日料溪樹落秋儲兩地看車馬何時亦定居　丙戌秋日茂陽將歸表子禮館景陽亦歸湖西史館因寄　一身自笑無營有四壁誰憐故倦遊偏為忍貧偏得力不因識字不多愁鬢毛千丈頻呼櫛詩案三年不置郵更恐西風催二仲一樽明月共誰酬　寄杜孟傳三首　三年不過杜陵居兵後寒溫字亦無洞戶風低雲自遠樓臺寒久月偏孤愁深鄉國如來劫夢斷江湖壯士廬賴有殘書相慰藉老天未許便乘桴　身類愁中容易老情懷兵後更堪悲年年作客非緣酒事事輸人不獨詩拘曲橫經晨去早馬醫得食莫歸遲友朋泛愛休相辱溝壑寒溫只在斯　老楠蒼色水沄沄村落相思幾夢君猶爲貧來交舊雨又隨笑去事浮雲商聲烏几寒敲字洛誦黃蘗夜勘文欲趁西風羔鴈下道途霜雪更愁聞　曹伯啓漢泉集子方心國二隱君屢以書疏相問因伯亨都司赴召亟聯數語寄謝　官遊始至潛江日異代衣冠常接迹更見諸生列郡尾大篇巨軸輝金壁別來三十四周星世事消磨如過客區區耳順有五年坐覺羲娥急朝夕官情窮愁舊復新茫然迴首成今昔兩賢時得夢中看目力昏花心尚赤

道過東昌申仲禮僉司暨狀元護都達兒諸父台輔賢昆仲厚意相邀別後以詩寄謝　十載重逢骨鯁臣生涯飫斥向來貧一時敷棹紓情曲三接桑騶到水濱烏府前修儀範古鴻臚首唱姓名新清門幸喜陪清讌世路悠悠嬾問津　再用韻寄蔣四清諸公　短髮刁騷出帝鄉槐根夢覺戰爭場啓期自喜成三樂子美常思舉十觴作善降祥天可必忠言逆耳事難量襟懷近日無留滯居簡何須傚子桑　寄江陰諸君　六年蹤跡頻相離猶記河邊酌別時歸興暮雲同縹緲愁懷秋草共披離仕途蘩折還幽谷世態崢嶸又變棋想像芙蓉城裏住容膝頻讀送行詩　復用述懷韻寄吉甫師尹二公　物理盈虛豈易量更闌壽繹月侵床九年面壁師中夏三策回天黜異方驚馬不離芻牧地輕鷗常占水雲鄉誰能識得歸來趣古是今非夢一場　老夫迫於簡書束裝就道值層冰積雪阻舟淮甸進止俱難乃荷昌齡士安同志垂訪徒步泥塗三十餘里曾不爲勞令人感激不已別後聊寫薄况寄二英彥希同德川宗姪泊知己者倚和見示以慰寸懷　碌碌東淮已倦遊中臺飛檄又岐周曾聞雪擁藍關馬今見冰凝邵伯舟自咲此身難矍鑠却思何處不淹留蓬窗欲養澄清志鷗面汞汞不斷頭　寄張仲豪　簿書形役愧同倫仕學如公有幾人

勲業未慙賢相禪文章宜卜醉翁隣江淮去住風濤惡天地生成草木春珍重忘年欲傾倒短章聊爲寫情真　寄劉彥卿同舍二首　濟濟馨華久見稱青雲豪氣小陳登東州辟后人非舊始信千年谷變陵　君立吳蒙伯仲間我慙矣學似君難何時握手文山去得使兒曹刮目看　龍泉邑長可齋公（名也里可思丁）有善政惜予衰暮不及見向上功業因寄二絕　蘭渚芳馨颺遠風德人心事與天通龍泉善政休中止寧邑工夫寧相同　江湖煙水碧流長政譽洋洋達遠方寄語廬陵賢太守下風緊采細稱量　又性夫剩語與雪舟楊子圖十五年不相聞一日辱和猥句更號皓隱因復奉寄　羞把長裾事走趨已將身世混樵漁畏途咫尺如千里老友多年欠一書最喜山人題皓隱莫教帝書到幽居欲尋載雪舟邊路來爲槃翁賦遂初　寄清曠鄧隱夫　去年菊裏辱經過秋思蕭蕭又草坡兵火東南關氣數交游湖海隔風波書緣辟亂終年少詩想憂時近日多倘有鱗鴻幸相寄青燈無柰憶君何　留城寄曠翁翁時寓洪　吾年七十入城府君更老吾仍出山早歲相期作深隱至今頭白未能閑　其二　六年不見雲巢老端擬此來消渴心花落鳥啼春事闌不知何處倚欄吟　其三　東溪水長船多上南浦草深人未回昨日君家問消息書

歸方索暑衣來。元明善清河集寄翰苑諸公　蒼煙綠樹滿汀沙。負手行吟日又斜。江水有時窮地脉。海雲何處是天涯。生前費醉尊中水。夢裏曾乘海上槎。惆悵懷人重回首。晚風吹盡紫桐花。　寄直夫　嶽云低接使君舟。湘水無波桂樹稠。井洌自涵千古月。絃清誰寫一簾秋。青𢪛路暗空多夢。白鷗天遠不載愁。聞說匡廬當枕駕。案數珠未到滄洲。逢伯正詩寄桐廬李華甫　客裏光陰嘆白駒。青山何處故人蹤。花開花落難逢笑。潮去潮來莫寄書。北海酒深時自醉。西湖水淺晚堪漁。新詩忽見因相憶。何日攜琴話起居。張文穆公集　寄司性之　別來況味復何如。欲寄相思不廢書。當日提綱傳學事。秖今分席廣文居。關情湖上風光處。極目江東日莫餘。聞道桐川多故舊。此行為計未全疎。　寄柳老　旅食京華兩載同。錢塘邂逅吾叔忘。曾將湧剩伐鈴下。又報危檣過浙東。天闊雲飛俱莫景。雪凝冰沍易春風。關情總在闌干曲。明月雙溪徙倚中。　寄吳博文　別來冀北欲空羣。無棧橋邊待博文。豈是室家為已累。自緣衣袂有時分。醞釀納聚傷味木。腐蟲生穫解紛。相與寸心如雪月。牕前梅發倍思君。　寄焦達卿。　別後蹉跎白髮侵。關情日莫碧雲深。諸公飽把湖山趣。倦客銷殘鐵石心。身世百年渾是夢。交遊四海要知音。浙間久雨傷農否。

自古陽明可勝陰。　寄王桐廬　昔日班聯文字官。書違來覺舊盟寒。不求花縣弦歌樂。聊奉萱堂菽水歡。異政倚看馴雉樹。高風猶想釣魚竿。東南民力年來竭。凡事當於窄處寬。　寄張可與　好風詩卷寄郵音。回記錢塘舊盍簪。萬里交情經歲別。兩章性體大中吟。鹽梅同味陽和徧。桃李無言造化深。珍重晉人宗家貴。時分餘潤到山林。　寄蔡復齋三首　宇宙清明日月長。不知時序有炎涼。一庭野色無人共。桂子飄來何處香。　美人秋水滿丰標。老樹陰森鎖畫橋。幾度經過須繫棹。不緣茅店酒旗招。　夜雨西牕話歲寒。雲萍自昔聚時難。殷勤不在同衾處。長作西牕夜雨看。汪濟飯牛稾　挑閒得五言古句五首。奉寄曉山。　吾友曉山子。結交已二年。吾於桐人中。捨子復誰憐。九折羊腸險。百煉馬蹄堅。膝上無徽琴。大音不可傳。　夜雨鳴空堦。似向幽人語。我坐不知止。子胡長羈旅。邀焉天壤間。誰客誰復主。借此滴瀝聲。一洗塵俗耳。　悠哉北牕下。俛首自長吟。興來得一快。何翅直千金。伊誰恣巧訕。伊誰勝賞音。先生了不聞。駐目南山深。　天將昌吾詩。寒餓逼吾身。世人皆欲殺。吾句始通神。可與智者道。難為俗子陳。千秋萬歲後。不朽非珠珍。　牙籤三萬軸。能蓄不能讀。寒士食囊簡。咀嚼朝滿腹。世俗眩名實。二者驚耳目。豈知治天下。半部論語足。

寄滄洲子二首　問訊滄洲子。江頭長短亭。風波平地惡。煙雨一山青。知己大家落。懷人半醉醒。九皐鳴獨鶴。愁絕若為聽。　水盡流東去。胡為弱水西。一天愁不老。千里夢相迷。繫鴈音書杳。摶鵬羽翮低。匡山雲白處。還有老青藜。　寄竹坡　幾度思君無鴈過。詩成自對北牕吟。棋邊爭戰人間夢。醉裏疎狂物外心。一念了他千百億。剎那觀此去來今。重逢只歷談風月。莫恁閒愁怕不禁。　重寄　往古來今無盡愁。長江袞袞水東流。三年惕濯梁州脚。一月不稱工部頭。草幕單寒霜夜夢。綈袍黍冷暑天秋。故人不識人憔悴。猶說騎驢汗漫遊。　重寄　羨爛羊頭在片時。光聲歎動羽林兒。（竹間有不次之除）高齋老幹二千尺。輝映聯芳八九枝。便欲雲龍逐東野。卻愁魚鳥惟西施。扁舟幸有重來約。擬訪梅花酌別卮。　寄曉山（并序）　僕客同安一年矣。珷玞不辯真贗雜集。多才而[illegible]者非一。於行輩中。僕又為窮之魁。一片冷氊。何繫人休戚者。亦間關而後定。昔人把璞而號空山。良有以也。與曉山別稍久。寄以二律。聊紓吾悶。　並轡齊驅老柏邊。各分汀渚兩悽然。巷南巷北人千里。花落花開詩幾聯。識面兒童欺潦倒。知心耆舊咲拘攣。黃楊自是多屯厄。預把今年作閏年。　虎座聊求一席溫。咲渠奇蹇若多門。弄拳不害為丞相。走馬何能趕狀元。蘇軾政

為才。所忌張儀空喜舌猶存。孤峰頓向無何有。一任人間自曉昏。　即事即興。觀史得各絕。悉以寄曉山子。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　千里羊腸豈夢中。弱翎無力馭秋風。后皇嘉樹移為枳。到老甘香味不同。　風雨翻江入枕幃。門前瘦馬齕枯萁。癡人說夢渠難省。窮者工詩聖得知。　絕憐一把離騷骨。不受西風半點塵。袖裏且閑修鳳手。和頭讓與捧心人。　賦眉瓠齒映霓裳。咫尺侯門海渺茫。難遣異香乞韓壽。枉將秋水浸何郎。　鷄蟲得失一杯土。蠻觸交爭幾局碁。到老不關吾輩事。有工夫處且吟詩。　千金學得不龜藥。世俗寧分偽與真。驚馬無知狂泛駕。牝雞何事妄鳴晨。　引車直使魏無忌。結襪敢煩張釋之。此事令人行不得。拂門望拜尚嫌遲。　黃石一編張子房。曾論半部趙韓王。陶朱猗頓成何事。爭說渠家金滿箱。　萬里乾坤雨露新。太平天子太平臣。廟堂但喫魚羹飯。天下應無菜色人。宋誠夫至治集　立春日併得濟夫二書及雪寒書事廿六韻乃和寄　畏途饒塵泥。晚歲足霜霰。窮鬼交有道。詩魔屈不戰。世故劇雲狗。變滅鏡一片。陳迹象水馬。馳逐徒千徧。骯髒出頹巷。傲倪瞻禹甸。五方來垤蟻。九軌鋪江練。或以飢火驅。亦有名韁罥。抵欲求奇中。奚暇論盡善。竈養曳珠履。市倚耀玉瑱。期將龍斷鏟。復取獲穽填。念此竟膠柱。聊歸執書

眷生時心同切閱古意徒戀每痛書契造漸覺大圭瑑仰觀漢秀求自可曾一變久聞病官耗正當補士羨賈生吳公言賓王常何薦夜枕張（去声）遠志朝盤乏常膳拆海補敵綻凝塵揩破甑麥歌屬息擴雪詩附衣褡有弓挂扶桑無田食破硯尚當常激邪何肯隨庸儒寤言朝晝嗟眼肉臞如顴卯君去已久午帖至驚荐開門方高臥驅馬盍歸哉詩郵勤賈客春色動朝覲吹壎無他傳工瑟姑自衒　寄謝提點　赤闌橋下苑東墻憶着過從衹斷腸盆菊倚牕高數尺甕荷翻影學回塘茗餘移席談星坐酒半分明博塞忙回首交遊寧復此相逢塵土意荒涼　次王叅議韻寄胡貢外及渠程兩都事三人先有詩至　五月陪京雪未消薰風殿閣送雲韶蒲桃酒熟頻開燕櫻笋厨新早退朝歌扇隨人開霧縠舞衣無汗浥冰綃中都濤暑蹬仙路弱水蓬萊不易橋（蒲桃櫻笋借對）金山之陽白海陰天子法宮坐深沉廷臣盡用開國裔幕客長抱憂時心南口北口月色古東陘西陘雲氣深入境俱奇美三傑清詩君聽焦尾琴（東涼陘西涼陘皆近上京蓋清暑之地二人時皆扈從）　有寄　仙家漁父武陵溪夢覺空梁落月低拆得桃花無處寄芳香吹滿洞庭西　寄牛農師（渠時在武昌）三年煙月揚仙橋華正開時酒旋燒閒說湖亭春更好與誰同醉可憐宵

寄余彥廣　碧牕閒漱煮茶香佳客談詩話柄長入道如今謝康樂風流元不佩香囊　沙市江梅放早花一尊可是負芳華戟門下馬行人過不識郎君是柳家　詞客吳生遠擅場撫齋新記足稱揚西都許史膏粱子可見延陵小印章（吳彥輝為貴作撫隱齋記獎與良摩延陵輝款識章也西都一作尋常蕭勤齋集）寄僕散公　海角睽良覯年年擊石光離憂恒耿耿清渭日湯湯靜想研羲畫閒應集藥方培風看鵾鵠濮刹顧模將　寄子誠從善　早識荐作興民謠流離孰得安其家癡頑堅臥對丘壑宵坐況復書盈車食無精粗悉天物能致不死皆肴諺玉盤珍羞錯海陸生類有極饞無涯細麵火餅入健咲爵成快馬行深涉美如冠玉未屬厭乃今放飯寧非奢雨餘春韭脆無滓闢千首蓿烹柔嘉大庭遺經可久食聖神德澤何其遐既不能爲鳥來儀盛明世又不能爲獸擾不撞愉邪素飧草木且深愧敢論索米游京華　寄飛卿　枉山枉水昔未到乃今思之如故國德人在彼忽經歲神馬想亦終南奔一尉東南二千里蹣跚勃窣何如耳每同桃鄭對壺觴矯首長歌況有芷搴予蹤跡更堪論碎卸田家老瓦盆三雛索莫陪枯枘藥裹猶然不離身天生我材既樗散壽夭榮枯何足算安得奮飛在君傍一笑夜語雖聲斷　寄熙正　市橋官柳又揺金風物應撩久客吟杜宇一春啼更苦文君千載恨猶深風雲入手心難切兒女迎門望不禁總道吾廬勝錦里當時李杜果何心　戲寄安道在中　可笑殘年每過憂不安於命自貽羞阿凝無恙煩傳語過卻深冬不要衰莫道明年冬夜永祇應成个土饅頭　寄子明　女嫁男婚夢一場自憐多病羨康強無窮歲月無窮事淡淡交親最久長李布邅雲陽集　寄友人余承慶　衰衰紅塵客未歸秋風吹老舊荷衣幾回欲寄相思字不見瀟湘一鴈飛　楚因何事理南音萬里鄉關一寸心憔悴歸來還自斷此身只合老山林　吳山迢遞越山遙辛苦時人遠見招何似釣臺臺下路一蓑煙雨看春潮　與君同志復同鄉說劍論詩意味長珍重莫辭離別苦已聞鳴鳳在朝陽（宋晞顏瓢泉吟藁）寄鄭天趣　誰道分司此避辛一軒安止信悠哉庠無把案丞何負吟有詩盟鄭不來列屋摧銀排夕浪明珂暎玉破寒梅相逢對飲須成醉莫問春風幾日回　寄劉雲莊　憶向江湖誦子虛錦囊初見出驪珠窮途贈善逢佳士小伎於慙謁大巫四壁愁吟螢對語一燈清影鶴同孤採詩問字俱吾事還許來聞載酒無　附錄見和　名下爭傳信不虛知君蔽褐獨懷珠侏儒事業成優戲屈子祠章假楚巫醉墨經春題竹遍炊煙還干出林孤自隱俚耳知音少古

調人間可得無　寄衛載叔三首　西湖春色澀歌鐘十載分携一夢中今日歸來頭併白滿林黃葉卧秋風　畦蔬迭舍稻梁新白酒黃雞不負貧何事匆匆衆傳去青山元不解隨人　少年驚座縱雄談作掾輸君只語三不用歸來誇舌在試烹石鼎與同參（釋圓至詩）寄恩以仁　風柳青青條葉新別愁江畔又逢春交情似我如君少一度相逢勝故人（吳澄支言集）寄濟州張脫脫和孫　聖朝厚德偏窮垠驛置舟車待小臣斡倖宜防須特職選掄不苟得儒紳家聲藹藹千人傑客席溫溫四海春鄒吏向予談盛美短詩聊此寄情親（僧妙聲詩）寄貫吉甫　垂虹亭下白鷗波十里香風散芰荷見說掾曹公事簡晚涼攜酒聽漁歌　寄崔宗文　閒齋春樹晚陰稀舊雨曾來獨爾思錄事官清常倖薄多時不送草堂貲（王逢梧溪集）寄李守道（有後序）　西湖有奇士少負不羈才酒外嗜八分地畫青苔妻憂餠儲罄藜藿手自開黃雪白石窩捫膝視三台久安素貧賤惟恐富貴來風塵須東南衣冠就衰憤慟哭岳王墓北走燕昭臺平章造次見符檄隨所載徵兵復三州疾如破山雷無辜起塗炭寸管萬牛回釋褐慕董生玉帛讓與僮丈夫誓行志竊位良可哀時予客在丞遠愧郅與枚樂寇書再上翩然逆蒿萊騎雲仰驊騮失道甘駑駘天風莽花落離

恩浩江淮顧言輟予想曠野多賢材　守道諱介石性爽邁能書詩因約無所遇徽寇陷杭以書見省臣命草符檄遂器重之授松江府提控按牘從守鎮江後鎮江失守以不屈辱而死黃雪蓬竟白石窩皆其舊居室名

寄蘇上海彥祥廉隔李教諭　楓畫荻花乾蒼茫海國曙莫窮三尺法須貸一分寬集吏朝鳴鼓憂時夜整冠高情纘蘇題應念廣文寒

奉寄趙伯器參政尹時中員外五十韻　紹立淮南省符張閫外兵風雷朝煥發牛斗夜精明參政材超偉元僚器老成武林多樹政禁禦舊蜚英鳳暖文章蔚凝秋羽翼橫天池令並奮嶰管後和鳴地要尤膏沃時危必戰爭輔車依海岱衣帶限蠻荊玉葉開王邸煙花匝子城萬艘鹽雪積千里稻雲平織貝珠珍繁紅樓豔曲縈並緣胥狡黠貨殖驅驕盈汝梗初萌起河流寢妄行鎮綏增屏翰贊畫授權衡愛稼須除螣憐牛貴持廉式蛙曾覇主斬馬乃書生青汗三千牘丹心一寸誠相臣連萬騎郡邑望雙旌魘社湖移蚌綠絲井露醲里無安堵樂野有望塵驚馬鹵煙侵燧狐狸膽碎鉦五賢述古轍六脉歌新賡屯戍皆王土逋逃本爾氓長驅勞組練蓋掃愧攙搶躍擬相如檄降懲白起坑跋胡狼易備毒尾蠆難攖濟猛收神略踈恩涣虜情傳聞戲稱下莫作鬼方征回鶻罕唐室天驕撓漢營乾坤一羽扇社稷黍芋芡秋社交加影芙蓉裊娜莖超然延爽笏蕭若衛寒更慮念真如是功勳孰與京誓清懷晉逖虛左慕齊嬰好定龍蟠價毋登狗盜名石洪重儀辟韓愈達封迎故典何其盛斯文與有榮中州襟陝隴上國披幽并麟閣將來繪雞壇宿昔盟易莬言慎擇葵藿義同傾契闊商參恨棲遲畎畝耕小齋餘首蓿四境半蕪菁酒憶湑湑縹肪吹箇箇頳悲歌垂短褐慷慨瞻長纓親病常憂懼身奇鮮弟兄君公終隱迹充國燀家聲楚角關山曉吳陵草樹晴鶯知幽谷候雁識大江程報政梅全發封詩月迴清遷應語何遜閒閻少陰鏗

寄王率初　野人性僻貪出遊不知我者云何求仙風道骨本來有詩債未了今生酬去年匹馬當春邑作賦天山動山碧君家銀餅五尺高日西橫卧青苔石高齋三宿人事紛掉頭又入三巖雲棠梨開花叶杜宇思歸便發長江饒獨句路近芙蓉城郎望乾封湯如雨乾封親老拘微官芙蓉城外松楸寒艱難卧病傍鄉戚去住兩意含辛酸辛酸有時已去住何由已笛樓鴈過林滿霜織戶蛩嘶月涵水衣裳蕭蕭餘藥餌放懷且眺東南美泰伯祠高閶闔門堯夫宅化弦歌里承平況是官府好甲第垂槐拂馳道相逢英采讓周郎任擲金錢喚蘇小蘇小裙拖湘漢煙蛩織垂鬢珠翠鈿斂蛾含顰立在前檀槽玉軸鳴鵾弦弦聲

腸斷暫停手君佐新歡命行酒野人曠誕禮法疎自起鳴鳴衆擊缶如泥之醉不醒知就瞻夢遶豐溪酒鯉魚竹笋彷彿見愴悅重與君携離携離二三月君尚留西浙歲晏聞君回頭解憂思結今年天山我再來海棠暖照吹笙臺巫峰一半落杖屨（地有六峰）竟爲十日終徘徊終徘徊太滌倒世上悠悠似君少高盟端可同死生細故那能掛懷抱會當通家復通譜更共拜親仍拜嫂自此襟期霄漢間尺書長寄南飛鳥

寄程嶺程撝謙　憶君城南同筆研別來十載不相見好風吹我千里行又得遊從永豐縣永豐縣前山崇牙永豐溪頭水醬沙果留亂叶格磔語庭雪落畫櫻桃花遥知肥遺雲深裊猩閒酒香屐折齒青草陂塘魚喻喁黃泥芡含蠶眠起尊翁（其父名楨）須白秉手板弟郎（方言）羈貫覩文史滄浪或接莞爾咲空谷只待覺然喜我亦長歌求友章昨復夢對月滿床明河垂地斗轉曙將家尖剗青微茫三樓巖六峰石釋揚仙陳此其宅洞歌幼眇天明殷木密甘簪土瓜白安得胎禽各一隻下上煙霞縱心迹郤過程嶺論程易

寄倪元鎮　笠澤雨晴煙霧除放船適逢倪隱居黃河泰華意氣若金薤琳琅書畫如露浮著葉熟春酒水落桃花吹鱖魚莫嫌忘形禮法外難得合并憂患餘

寄陳東流　幅巾蕭散外形骸春日花明畫舫齋從事屢陪山簡馬休居新鎮庾郎魁中天列宿依宸極萬國豐年仰泰階來歲東流喧父老試應文采動江淮

寄謝新士達分憲過舉遺逸　朱紱銀魚古諫臣紫髯驄馬異常倫百司楊厲風霜節一道涵濡雨露辰幕靜柏陰高轉午庭深花萼暖輝春臺評屢動天朝聽社署曾聯宰相祠雲路久隨鵰直上泥塗今見蠖初伸行囊何有惟書劍歲晚相攜顧卜鄰

當時隨例與黃金不遣君王有悔心近使來傳延壽死回思終是漢恩深　妍醜何須問畫工美人終日侍宮中奉春初計真堪恨欲望單于效外翁　青冢千年恨不埋琵琶馬上幾時回宇文高氏爭雄日突厥柔然獻女來　已恨丹青誤妾身何煩更與妾傳神那知塞北風塵貌不似昭陽殿裏人　舊雪中郎妾不如脫身無計漫相於勸君莫射南飛鴈欲寄思鄉萬里書

石林世美寄張信之　少小共追遊君材異等儔筮仕燕山日親曾覲玉旒鳳詔開戎閫蓮幕總貔貅灞橋解俊馬維楊脫鷁裘昔旬金蘭契江湖一葉秋相看猶未足乘興竟扁舟遙遙望千里思君幾上樓青衫愁淚滿白髮鏡中稠東道荊溪上周南尚滯留崇文開館閣快上萬言籌爲政滿蘆易去邪一獨蒐清名達聖聰同拜富平侯　回首兒童日相看骨肉親靈椿思舊隱文富幾經春憩草年年綠庭花日日新歸期如有約同醉曲

江濵。　寄燕善秘卿　斜月穿櫳淡。霜風捲雪乾。壯心怜鬢鏁。老態覺躊
躕。紫禁黃扉遠。瓊樓玉宇寒。歸田知帝力。不改寸心丹。　寄史廣文　未
暑離家又隔寒。梅花誰共客中看。鱗鴻不寄平安字。目斷雲山獨倚闌。　盧
疎齋集寄胡文友廉掾。自餘還致文友見寄鄱屬邊西草。略酬附。侍眷舊
交。冀計鄙拙。尚須報章。庶釋問好。　琵琶洲冷綺霞空。幾度三餘夢寐中。
欲倩飛花寄詩去。春帆今日上江風。　正月廿有八日歸自溧水重過黃
池。宿宣城。見寄吳氏賢伯仲詩韻。　江左風流屬故家。笑儂獨有月團茶。
春宵玉樹芝蘭影。羞落寒齋柏燭花。　峩冠博帶稱高情。佳客曾來犬亦
迎。壓尾慣看談世說。唾壺煤聽短歌行。　李庭寓庵藁擬古寄王壽之　天
命固已定。智力安能移。居易以俟命。儌倖胡可為。獲禽羞詭遇。鑽穴賤相
窺。無益分內事。徒令雅道虧。人生天地間。一身乃知寄。兒女多冀爲。自迷
婚嫁累。懷我塵外客。蕭散煙霞地。往來從之遊。歡展豈難棄。明堂久不架。
大匠空華顛。朝夕一孟旻。智不如栝樓。山苗與澗松。結根良偶然。時命可
柰何。君子當樂天。　寄江西同年諸公。　宇內非無友。同年誼最深。俱辭
京洛去。潭似絕絃琴。散亂迷清思。寂寥況雅音。江湖路如線。行人何處尋。
不寄數行字。誰能知我心。平生論疇昔。豈謂值如今。　寄王彥良　聞名
久欲見。入門如故交。未語各相笑。眉目皆吾曹。清言涼風生。雅度秋雲高。
別去忽不見。今來生二毛。　寄奉化趙性傳　一月居官席未安。小舟隨
月到城間。偶逢丞相留人住。深感大夫思我還。沙田不雨即無水。州市出
門惟見山。烏私白鬢長汀上。卻羨諸公日且閑。　寄宋文卿二首（時在大
梁也田）　堆盤庭院夜深寒。羅雀門墻畫掩關。楊子素貧玄草在。馬卿多
病酒盃閑。衰年涉世猶糊口。往事逢人已厚顏。明日登樓重回首。五噫歌
罷看西山。　老思生入玉門（一作宋門）關。賦更衰於庾子山。洛下衣冠蓬
轉裏。梁王臺殿黍離間。鵬搏想快三千里。驥伏寧攀十二閑。魚鴈不來空
悵望。滹沱冰合朔風寒。　寄寧端甫　一別同年歲月深。雲泥今日異升
況。大鵬已展垂天翼。老馬空懷戀豆心。綉被擁香君醉卧。蓬窓聽雨我孤
吟。教民自是吾儒事。洗耳西風俟好音。　寄孟玉澗　逢人問我猶在。
白髮蒼顏薜荔衣。舊日情懷清夢斷。故人音信曙星稀。小窓梧竹知何處。
遠道風煙未得歸。多感畫圖相贈與。形容已比向來非。　寄王百一二首
應教松林吏著書。體中春到又何如。聽知人去須思汲。寄得詩來已起
予。湛露固應勝醴酒。秋風猶恐憶鱸魚。北潭花外西樓月。壓倒知章舊鑑
湖。　禾黍于今滿故宮。草茅疇昔過新豐。青衫歷徧人間世。白首誰成

塞上翁有意坐依豚犬輩。無方遠避虎狼叢。略來多背晴簷底。閑著雕蟲
戲小童。　再用送邦彥韻道懷遠寄　憶昔班荊會鄧州。何心託子楚之
遊。他時天上須開眼。今日人間只點頭。老馬尚街秦地草。白雲猶憶漢時
秋。釣魚船上千行淚。不爲清朝不得侯。　趙景溫還燕以詩寄梁都運
北來南去幾征鴻。十載燕山在眼中。邂逅相逢三語掾。平安首問五噫公。
解貂貰酒誰家子。擊筑行歌故國風。落日黃金臺下過。也應無處說詩窮。
寄毛顯卿　華髮蒼顏兩病翁。長因杯酒鬬英雄。愛君真率如元亮。笑
我疎狂似次公。轉首揆違經歲久。幾時談笑一樽同。昔人命駕輕千里。咫
尺長安在目中。　寄從戒師李大年　窮居索寞少知音。二老風流肯見
尋。妙藥時蒙康子饋。醇醪屢荷遠公斟。南來嗟我計元拙。北望思君情轉
深。何日一樽重會面。停杯細話別離心。　寄徒單雲甫　山斗高名四十
秋。晚年始得上瀛洲。胷中學問傳三篋。天下英豪放一頭。定有謀猷酬帝
眷。肯將藻繪混時流。草茅亦抱陳忠志。老病無階接儁遊。　別後寄平陽
諸公四首。　識字雖多不救飢。遑遑此去欲何之。季鷹自合歸來早。杓子
猶慙隱去遲。脆骨緊絃休入夢。矮梅高竹政宜詩。布帆無恙行人健。預報
故山猿鶴知。　臨岐草草具杯盤。綠酒雖傾懷不歡。歲久始知交契重。老
來更覺別離難。煙迷晚樹人初遠。路入春蕪眼漸寬。自笑平生聞道淺。陽
關聲裏涕汍瀾。　一寸歸心折大刀。短轅長路敢辭勞。疲驚脫鞚精神健。
老鶴辭籠羽翼高。詩社催科餘舊欠。醉鄉閭戶有新逃。到家恰是清明節。
卻折紅泥對小桃。　乍別親朋易感傷。卻登高處望平陽。深情密契三十
日痛飲狂歌幾百場。豺虎縱橫難再會。河山迢遞永相望。年年多少南飛
鴈。莫惜音書寄兩行。　寄張敏之五絕　河朔昏昏醉夢間。常山日日望
燕山。黃金臺上空秋草。屬國歸來鬢已班。　物外長春日月長。秋來梁燕
出宮墻。步虛聲散爐灰冷。雨滴空堦送夜涼。　御園晴日野花開。故國霜
風塞鴈來。九鼎十年牛礪角。江南唯有子山哀。（公嘗作東九鼎賦）　憶逐
梁王下吹臺。共憐何日使車迴。豈期亂後孤臣在。卻荷深情慰遠來。　欲
過都門謁故人。一尊濁酒再論文。秖愁月落西陵曉。白髮宮人哭塞雲。　許
有壬至正集次伯庸上都寄來韻　文章君瑞世。交友我忘年。典璽當撲
要。求人得俊賢。一封新獻議。三黜舊繩愆。甲觀通金闕。山房冷石田。嘉徵
應辟集。高踢看鶯遷。只有傷心處。歌闌相府蓮。　寄黃文復　吾友黃君
字文復。肥遁山林探理窟。高情萬事等浮雲。獨於樹藝常矻矻。枝頭能出
二色花。堂下雜栽多品菊。依墻沿砌僅存苔。當戶繞池皆種竹。非因百趾

無所歸五畝多應不容屋兩舟訪我黄鶴磯哭我人寰溟壓俗季也其徒頗好游簣土小山勞自築盆池繞貯數斗水要看芙蕖紅映綠常閒種藕便得花葯須再歲生意足君言我有已試方功比如船更神速土栽和餅壓汙泥勻埋石罅清漣沃君歸十日見毫芒薏尖出水青猶曲杖藜百繞望已切茄才如綫拳錢蟲鮮猶擁蓋渺何許黄萎遽似經霜酷其徒可哭又爲辭過夜蝥遺蛙肆毒新根食盡人莫知遂使卵胎成殈殰爾灰早用蟈氏典定見亭亭雲錦簇墨看千里忽飛來欲驗平生槖駝術我方絕倒力爲疲不覺閑緘撲再觸蛙耶人耶未易究政爾角惶中夢蕉鹿種蓮有道歎告君近效小成車戒寢入閣七澤闊於天會洗而今盌盆辱

寄明初

四載周旋似壓螢如何遽作馬牛風年來涉世真齒爛老去鴻家猶轉蓬月滿臂臺應策杖花閒洹水定從公役閑儀有娛心處寂憶相知一哭同

寄宋彝

從軍苦樂不難明肯使毛錐負此生鐵騎蹴雲秋校獵油幢歛雨夜論兵髮應灑瀟催全白詩爲江山助益清詔下凱旋今有日阿歸閣已候門迎

寄李仲舒二首

東門暫別已傷神駟騎何堪入海門明日洹溪桃李下春風誰與共清尊

水曹清貴治兵郛更有風煙助歸囊後夜吳松江上月多應移照栢臺霜

寄高元用

兩鬢煙塵朝共變一樽

風雪夜同衾爲君拈起當時語應見相思萬里心

仲達送予至湘陰別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悵然有懷作二絕寄之

吾子才華我最知鬢毛回首各成絲汨羅江上一杯酒萍水相逢又幾時

江蘺杜若滿汀洲驛國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故人何處望予舟

王沂伊濱集寄南臺張雄飛

不見張都事詩名到處傳齋房歌瑞草清廟奏朱絃琢句嚴秦法揮毫綠蜀箋驄青明翰閣衣繡濕蠻煙返照咸陽樹西風建業船鳳臺天上客烏府幕中仙樗散吾甘老蓬飄子獨憐驪駒王式傳白髮廣文氊頗有中山酒初無易絶編烏頭何日白馬首定誰圓欲繼還山集猶堪面壁禪寒燈搖遠夢殘曆卷流年思逐南飛雁悠悠入楚天

寄張順中四首

醉寫烏絲闌狂披紫綺裘時無李供奉誰識董糟丘月照清伊曉風生碧樹秋天津橋畔柳定拂酒家樓

薊北花先發周南草又青許身甘濩落懷友惜飄零擬就匡尊飲重看布被銘只愁清潁水照見鬢星星

金匱書成脫銅駝迹已迷憶同池上酌曾向壁間題仙子能騎鶴山翁解祝雞無才稱盛代有意學幽棲

子住雄橋邊堂成祀十賢何由薦蘋藻每恨隔山川杜就蟠螭繫書憑過雁傳伊流清見底誰覓孝廉船

寄李侍中

津亭官樹葉黄時把酒船頭話別離待詔欲然窮索米還家何事懶看棋空憐鬢髮驚秋早豈有文章結主知書到淮南人擬落定將佳句慰相思

寄蘇昌齡

別後瓊華幾度芳花前顧曲憶周郎竹西載酒金錢盡江上懷人碧草長給扎期君賦雲夢解纓容我濯滄浪相思莫道無來使佇看飛鴻拂建章

寄馬伯庸

法星光裏見文星知向東南攬轡行十道使車膺斧鉞六朝詞客樹降旌長干浪靜魚能息北固霜飛草樹明千里相思難命駕夢隨潮到石頭城

和薛翰林韻寄洛下諸公

綠陰門巷馬聲中却掃無人渴敬通洛下笑談山遶座江南消息水連空舊遊如夢了無迹病客觀心新有功欲向伊川買修竹風流他日與君同

寄四川支文舉三首

昔年我作成都客酒釀郫筒日日携惆悵浣花溪上路亂山無主子規啼

雪衣勸酒舷呼客烏鬼銜魚自上船多少海棠花上露春來不恭薛濤牋

蜀梅纖穠蜀薑辛彙碧裁紅更可人侍詔相如苦消渴煩君爲寄錦江春

寄賈本二首

遙憐閒事貫長頭叢樹萬雲又一秋我寄雙魚問消息誰能遣騎覓扁舟

君歸耕種水南田我望神嵩一慨然安得携琴午橋路竹陰多處寫寒泉

國朝宋玄僖庸庵後藁寄宋景濂先生三十韻

相處纔數月相違已三年人來即問訊矯首玉堂僊尺書固遑遽寸心每懸懸孰謂金蘭契而如澤梗然憶昨被殊渥草茅

倏章建平生坐環堵豈意乘官船修史與末役乏才愧群賢強述外夷傳荒疎僅成篇頗有班馬手筆削容巨編素餐竊恐懼衰疾頻纏綿小几聚藥裹空牀熏艾煙旅郎命如綫仁人俱見憐同舍既足藉同姓尤惓惓早脫辱安慰殘喘聊自延涼風送越柁而得歸園田當時十八士去留各有緣中秋佛寺裏明月照離筵後夜復叙別慘慽燈影前贈言諾教誨有暇寄江邊縹帙已拜惠所獲尚未全去年攖寧叟往還情爲傳我亦薦行邁南閩涉山川考藝非所任冑往誰舍旃知己諒興闌疲駑詎勝鞭鬢髮日已短貧病無由痊策杖山野間靜曠庶相便擊壤或歌詠忘憂臨澗泉緬懷青雲彥文會盛隨肩作詩謝疇昔一一莫能專諸公倘垂愛契闊寧我愆

寄滑攖寧三首

中秋虛約海邊來時叙驚心白髮催吟到桂花愁未了故懷更待菊花開

隻雞斗酒入江城稍見秋郊悵望情不信勞生長偪仄海邊有日聽車聲

江山荒落未應愁草木知名對晚秋誰道嚴寒添寂寞梅花處處可迴頭

白君瑞詞寄故人（風入松）

一冬不見雪花飛愛日落晴輝朧殘未解寒塘凍東風細已露春期正是年時衆馬相隨村落尋梅

故人別久信音稀排悶有新詩雁聲北去江城暖猶舒長花柳容儀屈指燒燈不遠等閒休鎖雙眉

寄臨安友（念奴嬌）

江干蹭蹬

鎮尋常懷想京城春色靜倚山亭凝望處惟見烏飛雲幕拂面埃塵跳（乞缺）老郎風流格年來却有短曩輕擇瞥猿　閒與俊逸嬉遊笙歌叢裏春戀中華國況是韶陽將近也應辦青驄金勒豐樂欄干西湖煙水遍賞蘇堤側舉觴須醉天隅厓渚孤客吳敦甫詞寄趙南仲（賀新郎）　煙樹瓜洲岸望旌旗獵獵遥空故人天遠不似沙鷗飛得度直到彤鞭側畔但徒倚危闌目斷自古鍾情須我輩況人間萬事思量遍濤似雪風如箭　楊州十里珠簾捲想桃根桃葉依稀舊家庭院誰把青紅吹到眼知有醉翁局段便回首舟移帆轉渺渺江波愁未了正淮山日暮雲撩亂閒酒盞倚歌扇蔡伸道詞寄友（滿庭芳）　煙鎖長隄雲橫孤嶼斷橋流水溶溶凭欄凝思遠目送征鴻桃葉溪邊舊事如春夢回首無蹤難忘處紫薇花下清夜一樽同　東城携手地尋芳選勝賞遍珍叢念紫簫聲閑燕子樓空好是盧郎未老佳期在端有相逢重重恨聊憑紅葉和淚寄西風晁次膺詞寄遠人（安公子）　漸漸東風暖杏梢梅萼紅深淺正好花前携素手却雲飛雨散是即是從來好事多磨難就中我與你纔相見便世間煩惱受了千千萬萬　回首空腸斷甚時與你同歡宴但得人心長在了管天須開眼又只恐日疎日遠衷腸變便忘了當本深深願待寄封書去更與丁寧一遍　寄友（訴衷情）　吳宮絕豔楚宮腰怯樹紫檀槽纖纖玉笋輕撚鶯語弄春嬌　鬆鈿帶嚲金翹暗香飄紅牙拍碎絳蠟燒殘月淡天高毛平仲詞又次韻寄陸務觀韓無咎（念奴嬌）　少年奇志笑功名畫虎文章刻鵠水夜漫漫悲晝短難挽蒼龍銜燭飛藿飄零浮雲遷變過眼郵傳速昔人真意渺然千載誰屬　猶喜二子當年諸公籍甚賞雲和孤竹翰墨流傳知幾許遺響宮商相續夢裏京華不須驚嘆春草年年綠赤霄歸去更看森電飲玉　人行次四安用前韻寄章叔通沈無隱（滿庭芳）　濩落難容崎嶇堪笑一年陸走川浮又携妻子兩度過神州紫蟹鱸魚正美涼天氣恰傍中秋今宵意無人伴我快瀉玉雙舟　功名聊爾耳千金聘楚萬戶封留又爭如物外閑曠優游好在東阡北陌相從有諸老風流家山近歸休去也不上望京樓楊炎正詞寄辛潭州（賀新郎）　夢裏驂鸞馭望蓬萊不遠翩然被風吹去吹到楚樓煙月上不記人間何處但疑是蓬壺別所縹緲霓裳天女隊奉一仙滿把流霞舉如喚我醉中舞　醉醒夢覺知何許問瀟湘今日誰與主盟尊俎無限青春難老意擬倩管絃寄與待新築沙堤穩步萬里雲霄都歷遍却依前流水桃源路留此筆爲君賦　又（念奴嬌）　漢天雲靜望一星飛過湘南湘北當是柳山猿鶴夢喚起日邊

消息羽扇綸巾浩然乘興此意無人識扁舟千里但聞清夜橫笛　記得天上人間去年今日曾作稱觴客明月風煙依舊似只覺蓬萊懸隔更恐明朝詔黃飛下趣駕沖霄翼衮衣繡履望公長在南極　又杏花楊柳對東風染盡一年春色彈壓煙光三萬頃誰識清都仙伯夜泛銀潢手移星緯飛墮從天闕御風乘興偶然身到鄉國　二年入樂昇平舞臺歌榭處處紅牙拍壽酒千觴斟不盡一醉何妨今夕更約明年鳳凰池上去作稱觴客梅花折得贈君調鼎消息　寄上官偉長序云扁舟何時下滄灣孤翮尚客東楚渺二千里寄一曲歌覩物懷人想見臨風激烈也（賀新郎）藟芷湘東國正愁予一江紅葉水程孤驛欲寫瀟湘無限意那得如椽彩筆但滿眼西風蕭瑟我所思兮何處所在鐔津津上滄灣側淮氏子閬風客　閬風仙客才無敵賦悲秋抑揚頓挫流離沈鬱百賦千詩朝復暮解道波濤春力憶共爾乘槎吹笛八表神遊吾夢見渺洞庭青草煙波隔空悵望楚天碧　向滈詞次韻王武子寄遠（清平樂）　離愁萬斛春恩難拘束瘦盡玉肌情徹骨蹙損兩眉修綠　畫屏羅幌褕君文鱗錦字尤勤長記酒醒香冷笑將磬子偎人　寄友（阮郎歸）　湘南樓上好憑欄西風吹鼻酸宦游何處不驚湍白鷗盟已寒　空飲恨廢追歡沈郎衣帶寬故人休放酒杯乾而今行路難　寄舊（西江月）　別後千思萬想眼前一日三秋小街欄檻記追遊料得新粧依舊　自笑非常帶瘦爲他無限閑愁莫將離恨寄鄜州聞道胥肢愈瘦耶律履詞寄雲中完顏公（虞美人）　水流霜落雲中早群雁雲中道夜來明月過西山料得水邊石上不勝寒　黃塵堆裏人相看未慣雲林眼當年曾說探崆峒怕有黃庭消息寄西風　又（朝中措）　何年仙節謫人寰玉立紫雲間氣吐虹蜺千丈辭源江漢瀾金門大隱管中誰見位列清班看取酒酣風味何如明月緱山　又（念奴嬌）　紫瓊窪樽算何年鑿琢雲根山骨理潤堅溫知雅稱袍格風流人物侍價因循一時奇遇得夫纔容髮千金先許玉堂初認髫鬚老坡疑是前身赤蚍宵孔肯逢留捫拂尚有當時耽玩趣習氣終難磨沒更莫矜誇武夷玉寶千尺興平嚴閑僉發暴隸僮已壓嗟咄萬俟子紹詞贈妓寄夢臆（江神子）　十年心事上眉端夢驚殘瑣牕寒雲聚隨風千里度關山琴裏知音無覓處狂粉淚釧金寬　瑶籍吟卷嬾重看憶前懽淚偷彈我已相將飛棹過長安爲說崔徽憔悴損須覓取錦箋還吳彥高詞寄友人（滿庭芳）　柳引青煙花傾紅雨老來怕見清明欲行還住天氣弄陰晴是處吹簫巷陌衫襟濆春酒如餳溪橋畔涓涓流水鵝大靜紫荊　高城天共遠

山遮望斷草喚愁生等五湖煙景今有誰爭懷斷湘靈鼓瑟寫不盡楚客多情空惆悵春閨夢短斜月曉聞鶯　又　千里傷春江南三月故人何處汀洲滿簪華髮花鳥莫深愁烽火年年未了清宵夢定繞林丘君知否人間得喪一笑付文楸　幽州山偃蹇孤雲何事飛去還留問來今往古誰不悠悠底眉間好色燈花報消息刀頭看看是珠簾暮卷天際識歸舟　又　誰挽銀河青冥都洗故教獨步蒼蟾露華仙掌清淚向人霑高棟層簷縹緲桂子時入珠簾冰壺裏雲衣霧鬢掬水弄春纖　眉尖多少恨銀盤潑汞寶鏡披奩待不放楸梧影轉西簷坐上淋漓醉墨人人看老子掀髯明年會清光未減白髮也休添　又　射虎將軍釣鼇公子騎鯨天上仙人少年豪氣貫斷杏園春海內文章第一屬車從九九清塵相逢地歲云暮矣何事又參辰　霑巾雲雷暗三韓底是方丈之濱要遠人都識物外精神養就經綸器業歸來看閶闔平津應憐我家山萬里老作北朝臣　寄友人（北將仙）　曉溪煙曳縷乍潤入芳草東風吹雨桃花破冰渚看蒲萄春漲孤舟掀舞淞吳沂楚記孤燈相對夜語到而今醉裏聽打小窗夢隨雙櫓　羈旅餘生飄蕩地角天涯故人何許離腸最苦思君意渺南浦會收身卻向小山叢桂重尋林下舊侶把千巖萬壑雲霞暮年占

取　陳子高詞　寄遠（浣溪沙）　橋北橋南新雨晴柳邊花底暮寒輕萬家燈火照溪明　鳧鷖差池官事了木山彩錯市人驚街頭酒賤唱歌聲　又　春晝溪頭春水生銅官山外夕陽明暖風無力小舟橫　萬事悠悠生處熟三杯兀兀醉時醒杏花楊柳莫多情　又　小院東風百草青拂牆桃杏已飄零絕知春意總無憑　盧女嫁遲終薄命徐娘身老謾多情洗香吹粉轉娉婷　寄友人（鷓鴣天）　白苧吳儂紅頰兒行歌半是使君詩山茶處處春猶淺燈市人人夜不歸　拚劇飲莫相違皇恩往往下丹墀揮毫卻對蓮花炬憶着嶺洲秉燭時　後齋先生集　又和吳季永侍郎見寄（滿江紅）　乍雨還晴正輕暖輕寒簾幕時悵望故人煙水鷺翻鷗落老去可堪離恨結新來轉覺吟情薄況等閒客裏送年華成揮霍　天一顧西南角人萬里風埃闊笑長卿歸蜀錦衣徒着不是等閒螳臂怒也休則道難蠻惡但千年往事誤平涼今番莫　陳亮龍川先生集　人有見誕以六月六日生者且言喜唱賀新郎因用東坡屋字韻追寄（賀新郎）　鏤刻黃金屋向炎天薔薇水洒淨瓶兒浴濕透生綃裙微褪誰把琉璃籍玉更箇甚微涼生熟品浪星兒無着處喚青奴記度新翻曲嬌不盡蘄州竹　一泓曲水鱗鱗蹙粉生紅香勝皓腕藕雙蓮獨拂掠烏雲新妝晚無奈纖腰似束

白鳥梅霞腸浮綠三島十洲身在否是天花只怕九心觸繞亂墜便蔌蔌　又　有實告以九月二十七日者因和葉少蘊樓字韻并寄　昵昵騈頭語笑黃花重陽去也不成分數傾國容華隨時拼依舊清歌妙舞苦未令都無星暑恰好良辰花共酒鬪樽前見在陽臺女朝共暮定何許　蓼紅徙倚明汀渚正蕭蕭迎風夾岸淡煙微雨萬轉龍涎燒未也好向兒家棲聚是有分天工須與以色事人能幾好願余綢無縫休離阻心一片縈千縷　高觀國詞　寄人（燭影搖紅）　別浦潮平遠村帆落煙江冷征鴻相喚着行飛不耐霜風緊重意吞吞未定正慘慘雲橫凍影酒醒情緒日晚登臨淒涼誰問　行樂京華軟紅不斷香紅隕試將心事卜歸期終是無憑準家落年華將盡誤玉人高樓凝恨第一休負西子湖邊江梅春信　代作寄人（江神子）　綠叢籬菊點嬌黃過重陽轉愁傷風急天高歸雁不成行此去郎邊知近遠秋水闊碧天長　郎心如妾妾如郎兩離腸一思量春到春愁秋色亦淒涼近得新詞知怨妾無處訴泣蘭芳　又（醉落托）　鈎簾翠濕寒江上雨晴風急亂峰低處明殘日雁字成行寫破暮天碧　鼓人天外長爲客倚闌一望情何極新來得箇歸消息去棹回舟數遍幾千隻　程正伯詞　又寄少城（鷓鴣天）　淚濕芙蓉城上花片飛何事苦參差驟

深不柰鶯無語巢穩爭如燕有家　情未老鬢先華可憐各自淡生涯楊花不解知人意猶自沾泥也學他　（南歌子）　兩燕歸新幕風鶴遶舊枝畫堂春盡日遲遲又是一番平綠漲西池　病起尊難盡腰寬帶易垂不堪村落子規啼聞道行人一去幾時歸　王以寧詞　和虞彥恭寄錢遜叔（蓦山溪）　平生堂上側蓋歌南浦醉望五州山渺千里銀濤東注錢郎英遠滿腹好精神窺素壁墨栖鴉歷歷題詩處　風裘雪帽踏遍荊湘路回首古揚州沁天外殘霞一縷德星光次何日照長沙漁父曲竹枝詞萬古歌來暮　劉鵰南詞　寄遠（鷓鴣天）　雪照山城玉指寒一聲羌笛怨樓間江南幾度梅花發人在天涯鬢已斑　星點點月團團倒流河漢入盃盤翰林風月三千首寄與吳姬忍淚看　趙獻之詞　寄遠別（望海潮）　雲垂餘髮霞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遊百街高選翩翩閬苑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脉脉似隔盈盈醉玉添春夢雲同夜惜卿卿　離腸草草同傾記靈犀舊曲曉枕餘酲海外九州郵亭一別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峰青悵斷雲殘雨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草千里路傍情　王仲浮詞　寄贈（水龍吟）　短衣匹馬清秋慣曾射虎南山下西風白水石鯨鱗甲山川圖畫千古神州一時盛事賓僚儒雅快長堤萬弩平原千騎波濤捲魚龍夜落日孤城吹角

笑歸來長圍初罷風雲慘澹貔貅得意旌旗閑暇　萬里天河會須一洗
中原兵馬省㩁橐嗚咽咸陽道左拜西還鸞趙秉文詞寄友（水龍吟）　半
生浮宦京華夢中猶記經行處燕南趙北風亭雪館幾年覊旅廣武山前
武昌城下昔人懷古到而今把酒中原北望人空老關河阻　回首秦宮
漢苑悵傷心野煙生樹天涯地角干戈搖蕩故人何許撫劒悲歌倚樓長
嘯有時凝竚但憑高一掬英雄老淚付長河去　又　燕秦草木知名漢
家自有中興將龍韜豹略金符熊柿元戎虎帳羽檄星馳貔貅勇倍犬羊
心喪望黃塵一騎甘泉奏捷天顏喜謀猷壯詔賜飛龍八尺晉康侯寵光
千丈輕裘緩帶綸巾羽扇投壺雅唱了卻功名事歸來到鳳凰池上且籌
閑莫遣髭鬚白了認炊煙像清江漁唱寄西疇黃大閑（臨江仙）　憶昔風
流秋社裏幾人冰雪矜期涼風吹散夢參差寒燈多少恨長笛不堪吹
別去化龍潭上水東來不寄相思白鷗應笑太忘機沙頭重載酒休負桂
花枝　懷舊寄林七膳部（瑣窗寒）　露濕沉沉洞房燈悄鵲離庭樹夜涼
如水人倚玉簫何處澹縱橫疎星斷河點衣黃葉飛四五向此時感舊非
關宋玉悲秋情緒　追念章臺路共綰鬱芳塵妬花惹絮舊遊夢寐總付
相思新句想風流還在匆匆暗驚鬢底霜幾縷凭危闌立盡歸鴻殘角凝

清曙吳澂支言集次韻寄皮達觀（水調歌頭）　四壺雲晻曖一夏雨濛濛千
奇百怪驚人海蜃眩青紅誰道穀城黃石混跡長安紫陌九萬里培風夜
歎澄霽皎月麗天中　問今年年幾許向童蒙愁癡自笑無裨造化竟何
功豈意京華倦客忽得蓬萊妙唱流響韻商宮此去兩神劒終久會雌雄
留大偉詞寄戴東沁園春　渥洼水遠一脉蘂泉蓬茲英雄似漢時文體
班揚地步晉人書法羲獻家風揮塵高談岸巾長嘯寰海知名馬治中人
都道更長其遶足冀北群空　一朝林下從容便傾蓋相忘達與窮看珠
璣萬斛異光照眼虹霓千丈豪氣噴胷廊廟真才蓬瀛仙品天上文星世
罕逢從今日且同宣教化竟至三公趙昌甫詞寄劉叔通（先生序云小重
山一闋傳聞叔通吾兄閒留建城銜杯之際可令歌以爲我吾小重山）
何地無溪瓶欠人有翁年八十住其濱直鈎元不事絲綸優游爾聊以遂
吾身　陶令賦歸辰未嘗輕出入犯風塵江州太守獨情親廬山醉誰主
復誰賓高琮詞東歸代同舟寄遠（一落索）　月下風前花畔此情不淺欲
留風月守花枝不道而今遠　檣外鷺飛沙晚煙斜雨短青山衹管一重
重向東下遮人眼（蘇幕遮）　墻頭花口寒猶禁放繡簾晝靜簾外時有
蜂兒趁揚花不定　闌干又還獨凭念翠低眉暈春夢枉惱人腸更厭厭

酒病米芾真詞（驀山溪）　西真姊妹只這梅花是來醉下瑤池粉
胭脂何曾梳洗冰姿素艷無意壓群芳獨自笑有時愁一點心難寄　雪
添蓁颯霜護盈盈淚壓世悔重來夢淒涼玉樓十二教暗香去就與惜花
人雲黯澹月朦朧今夜誰同醉　寄友（菩薩蠻）　鄉關散盡當年客春風
寂寞花無色長日掩重門江山眼外昏　畫圖高挂壁萬少參差碧想見
卧雲人松黃落洞門　又　芙蓉紅落秋風急夜寒紙帳霜華濕枕畔木
瓜香曉來清興長　輕舟青箬笠短棹溪光碧去覓謝三郎蘆花何處藏
寄贈（蘇武慢）　枕海山横陵江潮去雉堞秋風殘照闌尋桂子試聽菱
歌湖上晚來涼好幾處蘭舟採蓮遊女歸去隔花相惱奈長安不見劉郎
已老暗傷懷抱　誰信得舊日風流如今憔悴換卻五陵年少逢花倒趓
遇酒堅辭常是懶歌慵笑除奉天威掃平狂虜整頓乾坤都了共赤松携
手重期明月再遊蓬島　寄贈（浣溪沙）　銀海清泉洗玉杯恰篘白酒冷
偏宜水林稿嫩折青枝　爭看使君長壽曲旋教法部太平詞快風涼雨
大雲權蔡竹浩歌集寓向伸德宿雲軒幾兩月歸南豐道中寄（滿庭芳）
手染橙蘸盃搖燭影夜闌人意醺酣故人惜別卻酒更清談只合相從老
矣知何事還着征衫流年晚長途疋馬奔走亦何堪　江潭搖落後雲虛

絕壁雪舞空巖念行人歸鬢今已皤皤往事真成夢裏十年恨江北江南
休凝佇霜風卷地寒日又西銜　寄友（訴衷情）　夕陽低戶水當樓
風煙慘淡秋亂雲飛盡碧山留寒沙卧海鷗　渾似畫只供愁相看空淚
流故人如欲問安不病來今白頭　又（和）　闌干十二繞層樓珠簾捲素
秋當年携酒屢遲留識公惟白鷗　纔得趣又成愁情鍾我輩流買山同
隱肯來不迷憐笑點頭　寄賀司戶（鳳棲梧）　狂濫生涯今幾許勑賜湖
天萬頃煙波主約我小舟同老去要前一葉風掀舞　邂逅同尋溪上路
淡墨題詩正在雲深處別後作書頻寄語無忘林下蕭蕭雨　胥華公詞寄
李都運有之（阮郎歸）　人情冷暖共高低疎慵非所宜老夫碌碌本無機
閑教造物疑形木槁鬢絲垂山林先有期　故人只道挂冠遲此心應不知
張予野詞寄東坡（如夢令）　爲向東坡傳語人在雪堂深處別後有誰來
雪壓小橋無路歸去歸去江上一犂春雨　贈寄（西江月）　肅肅秕糠清
慎溫溫契苾知詩能推惻隱救民飢兇乃義方教子憲府兩飛鶚薦士林
競賦懷辭天門正是可前知入侍釣天從此　寄子山（[illegible]）　野樹秋
聲滿對雨壁風燈亂雲低翠帳煙銷素被藏動重幔甚客懷先自無消遣
更蘿落秋蟲嘆嘆樊川風流減舊懽難得重見　停酒說揚州平山月應

照綦觀綠綺爲誰揮空傳廣陵散但光紗短帽窄袖輕衫猶記竹西庭院老鶴何時去認瓊花一面（周端臣葵窗詞藁代寄賀新郎） 怕聽黃昏雨到黃昏陡頓瀟瀟雨聲不住香冷羅衾愁無寐難奈凄凄楚楚暗試把佳期重數樓外一行征鴈過更偏來撩理芳心苦心自吾向誰訴 菱花覷顛羞人覷歎紅低翠蹙不似舊家眉嫵目斷陽臺幽夢阻孤負朝朝暮暮怕淚落殘箏慵拊手撚梅花春又近料人間別有安排處雲碧柚爲君舞（向子湮詞） 紹興丁巳偏走浙東諸郡遂作天台鴈蕩之游致黃柑江鱗時足慰平生時拜御書齋林之賜因成長短句寄朱子發范元長陳去非翰林三學士以資玉堂中一笑（西江月） 得意穿雲度水及時斫玉分金茲游了却未來心誰我歸遲一任 居士何如學士翰林休笑鄰林箇中真味少知音不是清狂太甚 高續古詞寄王德新（江神子） 春風花柳日相催浙江梅臘前開開過山桃恰到野荼蘼商嶺東來三百里紅作陣綠成堆半山亭下釣魚臺拂層崖坐蒼苔林影湖光佳處兩三杯恨殺玉溪王老子忙箇甚不同來 又 衆人皆醉屈原醒笑劉伶酒爲名不道劉伶久矣笑螟壇死埜猎丘殊不悉緣底事赴清冷 醉鄉千古一聲平物忘情我忘形相去最皇不到一牛鳴若見三閭憑寄語吾有酒可同傾 又

二更彝飲四更回宴繁臺畫鄒枚誰念梁園回首便成灰今古廢興渾一夢憑底事寄悲哀 青天蕩蕩鏡奩開月光來且徘徊何用東生西沒苦相催世事悠悠吾老矣歌一曲盡餘杯 孟津官舍寄欽若欽用昆弟并長安故人（木蘭花慢） 流年春夢過記書劍入西州對得意江山十千沽酒着處歡遊興亡事天也老儘消沉不盡古今愁落日霸陵原上野煙凝碧池頭 風聲習氣想風流終擬覓菟裘待射虎南山短衣匹馬騰踏清秋黃塵道何時了料故人應也恠遲留只問寒沙過鴈幾番王粲登樓 二 擁都門冠蓋瑤圍秀轉春暉悵華屋生存丘山零落事往人非追隨舊家誰在但千年遼鶴去還歸繫馬鳳凰樓柱倚弓玉女憶扉 江頭花落亂鶯飛南望重依依渺天際歸舟雲間汀樹水繞山圍相期更當何處算古來相接眼中稀寄與蘭成新賦也應爲我沾衣 三 賦招魂九辯一尊酒與誰同對零落棲遲興已離合此意何窮匆匆百年世事意功名多在黑頭公喬木蕭蕭故國孤鴻澹澹長空 門前花柳又春風醉眼眩青紅問遺物何心村簫社鼓奔走兒童天東故人好在莫生平豪氣減元龍夢到琅邪臺上依然湖海沈縱 四 對西山搖落又匹馬過并州恨秋鴈年年長空澹澹事往情留白頭幾回南北竟何人談笑得封侯愁裏

狂歌湎酒夢中錦帶吳鈎 嚴城笳鼓動高秋萬竈擁貔貅覺全晉山河風聲習氣未減風流風流故家人物慨中宵拊枕憶同游不用聞雞起舞且須乘月登樓 寄德新丈（江神子） 草堂瀟洒浙江頭傍林丘買扁舟隔岸紅塵無路近沙鷗枕上看書樽有酒身外事更何求 暮雲歸鳥仲宣樓弊貂裘爲誰留千古書生那得盡封侯好生半山亭下路閒未老去來休 寄方城商師國器軍中寄同年李欽用（時欽用爲西臺掾在長安）（滿江紅） 漢水方城今古道幾回從迹留滯久浩歌狂醉此心誰識渭北清光搖草樹故人對酒應相憶記兩聰相對話離憂秋風夕 風月笛煙霞獲身易老時難得鳥飛天不盡野春平碧我夢秦東亭上飲舉頭但有長安日便與君重結入關期明年必 趙化醮碧軒得欽叔書有相調之語因代書以寄寺有長明燈龕即所見而言（洞仙歌） 青鐵向壁自買愁腸遠更恨歡狂負年少記陽關圖上尊酒留連見女淚輸與閒人坐釣茂陵多病後懶盡琴心無復求凰與同調似清風古殿風動幡搖晴晝永惟有龕燈靜照看蝴蝶飛來淡無情問墻角莪葵爲誰凝笑 寄德新丈（臨江仙） 自笑此身無定在北州又復南州買田何日遂歸休向來元落落此去亦悠悠 赤日黃塵三百里嵩丘幾度登樓故人多在玉溪頭清

泉明月曉高樹亂蟬秋 寄李輔之（照碧堂） 生死論交有情何似無情好滿前花草更覺今年老 塞上春遲湖上春風早東州道幾時飛到爛醉紅雲島 又 十六芳年錦兒嬌小瓊兒秀海棠紅綠恰到愁時候天上歌聲未省人間有休回首渭城烟柳腸斷離亭酒（吳彥高遺藁） 寄阿里仁甫（鵲橋仙） 維舟南浦臨流不渡路破城南蔬圃故人直是不相忘把酒看沙頭鷗鷺 青雲得路蘭臺烏府早脫新承恩露輕車切莫便乘風先報與山翁知取（曹伯啓漢泉集） 寄瞿德溫（鷓鴣天） 六度他鄉指月牙旅懷無日不思家歸來護讀蘇秦傳愁比他鄉日更加 貧活計拙生涯幾人曾愛屋頭鴉一樑朱墨幾經瀚土墊重覩兩部蛙 寄侯彻初郎兼簡希孟文友（清平樂） 情懷渺渺客舍天將曉百慮攻心渾未了不似湯郎多少 人生傀儡棚中此行那計西東指日天涯超異重占口角春風（盧疎齋集） 晚泊米石醉歌田不伐黑漆弩因次其韻寄蔣長卿僉司劉燕湖巨川（黑漆弩） 湘南長憶崧南住只怕失約了巢父纔歸舟喚醒湖光聽我蓬窗春雨 故人傾倒襟期我亦載愁東去記朝來黯別江濱又弭櫂蛾眉晚處 寄廣東廉政使者欽公無贈別趙景山知事（南鄉子） 嶺嶠荔枝新前歲曾逢舊使君下足扶胥江上雨南薰吹散蠻煙瘴海雲

去去幕中賓恰及梅開寂寞濱載酒隨車應共賞馭勤要識寒花別有春（許有壬至正集次李沁州見寄韻滿江紅） 徒倚危闌愛四面嵐光翠濕回首見踈雲黃葉遠林平蹟老眼都迷秋遠近壯遊已徧天南北有一官吏比在家時添幽寂 人間世天涯客嘆李杜招元白問晁因誰損鶴困誰益有酒直須拚醉倒古今長短嗟何極笑韓非孤憤若爲多常填臆

（同前） 一夜繁霜便染得乾坤澄寂秋滿眼蕭蕭雲樹淒淒風日山色偏供羈旅恨年光肯爲英雄息只寒華不減舊時香天應惜 官况薄勞耕織詩律在森戈戟更山城容我清尊瑶瑟不是皇家勞結網姓名底用人間識喜使君時有一箋來雲煙濕

次韻薛壽夫見寄（木蘭花慢） 笑予生多癖非酒病即書因任世態翻騰灰訛成豕沈變爲尤中條有亭無恙論三休吾更百宜休方外青山故在鏡中白髮新妝 天風蹁佩下瓊樓心事付東流向一壑雲深三年夢熟八表神遊淵明苦無多語只高標千古邈難儔老子新銜自署醉鄉談笑封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寫書官監正臣叢恕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二　四寘

寄

詩十五

元張西巖集寄徐容齋參政馬性齋右丞　謫居江海望蓬萊。九虎門深不下階。天上故人重會面。雲間簿宦也舒懷。廉車舊倚徐參政。右轄新添馬性齋。曾念歸舟行有日。麥花風裏渡長淮。　寄王府州晉卿　中朝多士正如雲。外郡何妨寄此身。晝角驚回十年夢。馬蹄行遍四郊春。學中已有收書者。境內事無發束人。却笑松江張府尹。擬將何意及斯民。　寄三山陳菊圃　夢中老圃菊花開。擬賦秋香愧不才。庭有諸郎皆玉樹。門無雜客半蒼苔。說湯東澗言猶記。聞卞南洲事可哀。擬倚爲賢書一紙。只愁不肯出山來。　寄泉州謝嬾庵（元之能詩者。今八十餘矣。）細齊擬擲學篇枝。令人常憶嬾庵師。路遙萬里莫通訊。年過九旬猶作詩。傳法山中雖有弟。論才天下更無兄。當年驄馬人將老。不似梅邊唱和時。　有寄　此身時卷或時舒。一片秋雲態所如。世味直從嘗後得。人情宜向遠中疎。動而得謗無非命。樂以忘憂只是書。見說松篋賢俊滿。近來誰敢問新除。　寄胛子升蕭閒杜都司　君道胷時多似我。我知應物不如君。三千北海從集筆。十二東秦著此身。兩洗大明湖上月。風吹華不注頭雲。少陵俊爾如相憶。爲寄新詩一篇真。　寄曹天爵　詩句驚人自昔聞。風流全似老徵君。秖從北渡南還後。便有他州異縣分。浮世難逢真賞識。短書聊致小慇懃。何時淦水西邊去。共對青山看白雲。　寄李玄輝　幾年不見雪庵師。心欲全灰鬢欲絲。醉我恨無千日酒。懷君嘗寄四山詩。竹床風雨鳴琴夜。布袖蛟龍落筆時。辛苦江湖萬餘里。只除故報故人知。　寄徐月觀　淮南一學費支撐。淮北諸公問姓名。紅米黃虀徒自苦。青衫白髮向誰榮。悤常有夢何時絕。詩本無根到處生。最好風軒幾竿竹。爲君高枕作秋聲。　寄劉梅溪　收拾篇章入集中。箏論南北與西東。掛名正自不須我。好這更誰能似翁。夜氣漾余華著露。秋聲入硯竹生風。余生直識梅溪興。欲拙心榮恨未同。　寄張可與　初到京城雪尚飛。匆匆又過藕花時。應酬常有千端事。唱和緣無一字詩。料月透簾朝起早。深泥沒馬夜歸遲。煩君天壁亭邊遇。說似滄波白鳥知。　寄完顏誠甫諸君　走遍江湖恰倚闌。闌來猶恐未能安。一身究竟圓自可。衆口鑠金元不難。收拾風煙詩卷重。消磨日月酒盃寬。有時忽起思君興。騎鶴樓高獨倚欄。　寄泉州諸君二首

偶因王事得遨遊。兩袖只今無別物。滿携來海入同州。鵲華雲盡碧參差。落日齊州道上時。白鳥飛來不飛去。向人有意德新詩。　寄張藍山（滿江紅）　古木寒藤高岸底。蕭然舟宿。一夜雨。翻風吹浪。浪高於屋。夢覺篷窗無共語。此時正自憐幽獨。道藍山老子送詩來。挑燈讀。　辭與理。俱能足。從別後。情尤篤。想鬢毛如鶴。目睛如鵠。四海如公知己少。有心日日相追逐。恨淮纓亭遠水縈紆。山重複。　寄鄉中諸友（大常卦）　一書除得海邊頭。悵無地著羇愁。何處望吾州。謾斜日高城倚樓。東湖湖上。錦雲十里。政好藕花秋。日日醉扁舟。也曾念山東舊遊。槐庭濟美集吾兄文夫宦遊天台。余持官于江左。不勝感離之情。用韋蘇州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眠爲韻。作十詩以寄。　秋風一夕來。木落江水波。稍將鴻南翔。奈有孤飛何。四海九弟兄。百年離別多。儻堅歸來心。富貴爾則那。　送君南浦上。風煙慘前知。當時長江水。已與滄溟期。海經途山外。人在高樓時。湖來君莫忘。中有清淚滴。　我家九五天。行人指城東。老槐閱世故。高蔭自清風。但量陵谷變。猶歎斤斧空。故國豈喬木。遂應入與同。（先文正公以氏集而不姓。日曰咸東太詩。）　先人昔營兆。蒿少買別墅。後生大迷樂。稍識田家苦。平生十貝牛。獨立方寸土。至今龍門灘。猶夢秋夜雨。　雨葉收餘音。寒蟲悲送夜。向來十年燈。歟歟瀹茶屢。借留頭錯料事。把傢歸世價出門已紀。倒一字不堪贈。　母慈懷遠音。積雨入衣褸。朝來烏鵲喜。門外書一幅。小邦王事繁。夜食忘歸沐。何處望飛鳥。山中酒初熟。　安道縣東山。少游志卿里。二龍各同淵。屈蟠有彼此。何年金華客。興世赤松子。此謀非人決。頭顱當自揣。　青以明自銷。翟以文故翳。雨蘇事業遠。卒與憂患對。夕陽西州道。江海饒餘悔。九折更徐驅。前有霞觀在。　田園久蕪沒。何適爲故鄉。眷茲南陽阡。松栢日蒼蒼。但恨實逢茅。無地安黎牀。米廉飲江水。此八郡傍忘。　小草有遠志。大椿可長年。山林自棲許。風雨堪獨眠。稍須三徑資。莫問五湖船。從今坐右銘。可刻招隱篇。　寄仲子一首　汝生十七年。不離父母膝。杭言求自試。立意堅且決。父母不汝拒。汝志誠少匹。東書下扁舟。挂席飛馬疾。書來報喜達。授館亦云佚。進修不多言。祝汝慎非一。　秋浦見陸次川。會其有廣德之役。同游齊山而別。既歸以詩寄之。　我車疾驅無停轍。君馬既抹猶少留。客懷那更見行色。勝地不能成縱遊。君去我愁歸路遠。蒼葉霜風山意晚。幾時雲外有音來。早送文書遠病眼。（子託次川直廣德官書）　寄蔣季莊一首　桃花水起問行舟。時不能留迹自留。何有聲名吁于慎。儻能幾消念之眾。前半或向中涂廢。古井

難待短綆求聞說。下帷書已就。願從紫露識春秋。遺風集肴約和光鄉見寄　高齋寒日靜。獨坐客淒清。沽酒盡一醉。借琴彈數聲、青燈懷舊夢。白首厭餘生。莫出官槐路。黃塵多馬行。　寄性學　昔向津亭望去舟。淮南風月約同遊。已聞王粲依劉表。終見常何薦馬周。紅葉有詩山寺曉。瓊花無主古祠秋。廣陵曾是干戈地。漸喜儒衣換短裘。共爲舉吾古類業　寄錢本芳　有客游桂城。于時秋告杪。值兹搖落景。耿縷憂心悄。行行道里遠。去去知己少。多君共儒素。傾蓋意道厚。道同心即契。敍娓論交後。永結芝蘭好。何時醉醇酎。睽違多一載。夢寐常携手。梁翰傷深衷。慼懆別離久。　寄傅時憲　憶昔分手時。四見易裘葛。昕夕耿懷思。曷已此心渴。丹崖成獨佳。瑤草向羲擬。樂與重冠遊。遲喜也衰朽。吾儕偉因侔。高誼竟誰奪。知己許論心。諒君眷儒素。　寄周所立　書屋俯長衢。柱頰已承晏。翛然舉玉趾。短策散輕步。神情獨散朗。吐論發深趣。君富儒林彥。藉藉播芳譽。自是荆山珍。無瑕表真度。本州連城價。良用嘆遇異。　寄權豊城　白璧絕纖瑕。瑩澈涵貞素。由來荆人璞。粹美非天賦。豊城列名區。寶氣襟煙霧。君膺竹符寄。發政推人恕。居畎積疲困。德意諒宣布。枉此照乘才。作郡謂清譽。　寄周所立　初綠稿喬林。華館微薰典。紛節蕭新篁。錦葉綴林樾。

脱巾挂蘿薜。陽景散清朗。洽此重裡倚。林丘恣幽賞。趙璧非常珍。妙鑑啓深契。蘭章枉芳札。亟誦慰遐想。單貽簡默譴。輒復懷扶養。思逐好風翔。深期謝條養。　寄人　崇岡矗高格。上有彩鳳鳴。疾風吹纖雲。值此天宇清。汾陽唐功臣。雲仍煌芳聲。覩此懷爭素。願言後光榮。　風雨晝淒淒。行邁戒脩塗。深冬銳雪霰。清寒迫微軀。不獨逃氛苦。切于復被侮。仁人鑒微衷。願賜尺素書。聲光久所及。文采亦有餘。贈以鼎呂重。固之釋康拘。感德已銘鏤。終當效區區。　寄劉彥行時在德安縣　聚散耿睽違。悵望渺廬嶽。緬驚光景邁。爰致音問邈。闇當理清秋。獲奏承嘉擢。從容辭大理。遐勉著岡摧。賢勞念明哲。寵命均優渥。君才當茂彥。妙蘊等荆璞。曠瞻萌鄗吞。未遂懷芳帶。引領雲錦開。蹤迹限陽朔。　寄陳伯昂　綠桐托清音。山水寄高調。鍾期邈云遠。誰爲發真妙。耿耿寸心存。泠泠七弦妙。胖啓聲俗聽。毋詒賊工誚。　獨鶴栖長松。歛翮亦聞止。高視浮雲端。毛羽霜雪比。長風動天末。千里煙塵起。頫頫霄漢心。奮迹志空委。　寄權建中　沂上精峯隔岸遠。官河秋樹日蕭蕭。書回南館人千里。花發米囊酒一瓢。夢覺眼看梁月落。相思心逐吳檣搖。回棹有邊衝門下。知是毋煩折簡招。　寄米遠人　畊雲選傍水邊村。還我攜琴過竹門。萬里邊風飛紫羅。五更山月滿玄猿。

銀牋木展殷勤意。翠袖光傾瀲灧尊。別後相思無處著。一時襟抱向誰論。　舊作一首寄李國器　水複山重路更紆。覓魚憑鴈致區區。異鄉對月家千里。客館篝燈酒一壺。老去多情懷舊侶。夜來飛夢過高湖。結鞋已擬千將利。不羨防身丈二殳。　寄李伯昭兼柬守吾　仁里曾聞好碑兵。鼓人於我貫逢迎。落花風雨殘春酒。遠道能忘倦客情。珍果引苗縣翠纖。乾螢分餟上書檠。西齋自守吾玄在。甫問仍煩寄一聲。　寄王槐堂　竹門深靜宜高隱。書榻從容憶借眠。銀燭醉酣霄共刻。米毫吟就已爭傳。鳳霜寒浸蛟湖月。鵰雪晴翻鳳沼煙。每欲因風修一札。渴心常逐莫旌縣。　寄枕一麟　占鵲衢門書信傳。相思心逐曉旌懸。承聞高步趁華省。備記行吟向錦川。帝子宅連霄漢上。龍精光射斗牛邊。硯池春泛薇花露。照檢雲篇筆似椽。　寄袁廷李國器　落花風急雨連朝。凝睇城南萬里橋。人去柘湖勞問訊。路經蘭渚擬停橈。詩成更貫芳尋酒。月滿誰閒別館蕭。續頫共悵歸未得。道逢戈甲氣猶驕。　寄八　路向西城郭外紆。別時扶醉出城隅。好風不有飛雲朶。清致何由濯露珠。碧沼香蘖紅霧濕。畫闌涼蔭華陰鋪。山迷水複徒延佇。回首那堪日又晡。　寄張與學揚觀我　別酒頻斟醉不辭。游絲飛絮落花時。心隨別鶴殷勤意。賦就約耕絕妙詞。屋外雲

林高隱快。溪邊魚鳥共追隨。故人招我歸來好。應向山中覓紫芝。　寄楊國賢　樓上玄經淀燕泥。屋邊煙樹與雲齊。錦囊佳句逢人寫。白柄長鑱釆藥携。高閣朧憑瞻紫氣。虛齋夜誦識青藜。佳時頻過璜溪上。停策相尋醉不迷。　寄周逢謙　短棹迷度碧山岑。華館秋清翠霭侵。石徑雨添蝸篆迹。松軒涼奏鳳笙音。鬭居最羨人如玉。老圃猶存菊綺金。一寸相思憑千里。書郵誰復計浮沉。　寄周恒彭鏞二首　詩邁酒債老來狂。城壓通津館宇涼。負氣于時常挾策。攜家作客不齋糧。月秋水夜號烏鵲。虹渚幽期浴鳳凰。遲我倚竿滄海上。筆牀茶具學敖郎。　湖邊結構竹門新。湖上無輸老故人。贊津慧才推異等。彤庭飛詔起儒臣。長飄會展摩天翼。巨海終歸縱壑鱗。我政多情頭欲白。莫陪韋甫作諸賓。　郡弟詩寄王鄉卿李太初　別來倚大更休論。老去情懷加外親。佩德不孤隣必有。騏材超衆志須伸。財逢慳處方能聚。學到成時則自貧。記語故鄉諸友舊。世間誰是合關人。　寄程介甫　滿眼兵塵不見邊。壯心何暇且求田。驅車夜櫟沙場月。纖騎情嘶海樹煙。秋意一天霜氣肅。斜陽千里野風狂。幾時了却江南事。貴鶴樓高醉玉船。　寄宋頫于淵　一樽傾盖倚前年。每話時情便惆然。白髮有緣淹瘴地。青雲無路祈釣天。賜關骨肉刀難斷。心票忠誠石自穿。海

北淮東光不遠。可能鴻鳫往來偏。　寄王進卿　北風萬里載連車。一道黄塵走海隅。紫塞夜寒霜更肅。蒼梧雲凍草仍枯。請纓壯節空長在。草檄雄才自恨無。寄語相望諸俊遊。後期何日醉姑蘇。　寄楊子與　半生詩酒愛倡狂。闊道從戎膽自張。探穴本期擒猛虎。觸藩誰信類羝羊。卿曹可惜當途少。達幕空淹日月長。誰與九泉王猛起。一杯同與把滄浪。　寄劉元禮郎仁卿　國士恩崇國士酬。丈夫肝膽莫輕留。折腰無米誰知辱。揮鋏歌魚自合羞。墨客史休愁失馬。仲宣何苦賦登樓。人生行止皆由命。枉聽殘蟬噪暮秋。　寄己正卿　有眼當盲有耳聾。此心幾與衆心同。浮雲自古遮晴日。明月何時遇好風。塞井狂勞揮雪刃。釣蟹虛負讀書功。前程默默還如漆。萬事方知不可窮。　寄陳有孚　牢落天涯二十春。倚門愁殺白頭親。肝腸鐵壯林頭劍。風雪空勞馬上身。三策無由陳至理。一瓢使合樂清貧。誰知昨夜關山月。猶照長安陌上塵。　寄寇長卿　風雲長若會時難。萬里飛空一翮閑。傾蓋不期逢北海。薄遊無分臥東山。函門浪急魚爭躍。喬木陰深鳥倦還。誰念棄繻人欲老。暮煙依舊鎖函關。　寄李唐卿　老檜寒凝雪尚欺。綠林春遠雨偏滋。我知物理皆由命。人道天心亦有私。短髮儘教絲滿鏡。壯懷休放酒空巵。劍鋒不是無揮處。恐被侯門一

例窺。　寄高致之　垂柳斜連戲子壕。廢城雙峙鬱巍嵬。龍門通古迷芳草。狗脊山高背落暉。千里別離人去後。兩鄉顛頓雁來稀。相思北上東州地。一片心魂日夜飛。　寄盧仲禮　和氣雍容幕底賓。一時談笑見情真。十年運啓歸天府。四海名香動紫宸。擲筆有神風自愈。劍鋒無血草能春。我來試問君前問。老眼何時洗戰塵。　寄郭良弼　帳隨驥尾志方舒。鶴立鷄群氣愈孤。半夜誰憐悲短褐。十年依舊哭窮途。口求無適當如啞。道不能行且似愚。行止儘從天意斷。丈夫何必強吹竽。　寄劉元禮　蒼蒼松栢體雖殊。操節輪囷一樣孤。可惜雪霜寒滿眼。撲教桃李笑如枯。天材棄有棟梁質。人力豈能斤斧屠。我已經塵久牢落。連雲大厦賴君扶。　寄李臣川　舉頭西望太行低。落日豺狼滿路岐。但覺人生非蓋日。休將世事動愁思。飄然詩興增椽筆。搖落山光入酒巵。自古英雄多豹變。揮戈休恨着鞭遲。　寄王鼎臣　生死論交入酒巵。此情終此俗兒非。性同太質將時賞。忘爲孤清與衆違。香餌滿鈎魚早得。瑤池無路鶴難歸。野雲一片離人賞。落日秋風自在飛。　寄王仲良　幾年奔走夜達明。贏得秋霜鏡裹驚。蓮社舊交休淡薄。朱門新撤枉經營。一篇詩意堪終老。二頃田園足治生。睡起紙窗紅日滿。夢魂全不到鷄聲。　寄郭良弼　禿髮高簪獬豸冠。

姓名香徹五雲間。風吹白筆烏臺靜。春滿紅蓮玉府閑。霜雪已枯三楚草。青峰巒又接九溪蠻。我來為向君侯說。盡力陽和挽得還。　寄王鼎臣　青衫挑遠憶相從。別後俱成白髮翁。三楚可憐誰獻玉。五溪空嘆獨標銅。天高總是東流水。地僻元無北去鴻。何日一燈風雨夜。銷殘畫地數英雄。　寄鼎臣元敬　無聲竹馬記通家。不覺秋霜入鬢華。千里夢魂勞北上。兩鄉風雨隔天涯。吟殘王屋山頭月。醉盡黄池縣裹花。回首自憐何命薄。戰塵西畔望流沙。　鳥窩鹿詩寄武逢米君章　不見米夫子。悠悠十五霜。生涯厭宦轄。世路足奔忙。待我開三徑。邀君共一觴。鶯花春未老。吾欲踏青陽。　寄友人　老去身無補。歸來計未全。白雲思故老。青鏡惜流年。吾道長城口。浮生未息肩。下民饑欲死。尺雨久瞻天。舉餌增三歎。何人食萬錢。君門九虎關。雙淚灑寒泉。　寄都下武仲輝　薄技從鄉客。悠悠三十春。青雲難力致。華髮爲誰新。破壁鳩巢拙。空齋鼠厭貧。幾時明白水。何處避黄塵。風雨一燈夜。江湖萬里身。倚樓傷遠目。聞雁憶佳賓。世守兒童歲。難尋弟妹親。爲章虛指鶴。然類若傷麟。白日催人老。青山入夢頻。本無食肉相。強作看花人。旅食猶無地。還家未有田。龍門今咫尺。一語是通津。　寄石老先生　故鄉南去一身遙。坐此消埃補聖朝。萬里青雲非所望。數莖

白髮不相饒。才如賈誼方流落。晚似馮唐豈見招。寄語山公休啓事。此先已判老漁樵。　首羊寄都下鄧伯明　此身無地可安排。幾度碑聲半夜雷。薄俗文章賤如土。傷心吾道冷於灰。燕巢未穩秋風起。蟻穴纔成急雨來。老却當年徐孺子。陳蕃一榻幾時開。　石渠金馬厭鴻儒。白髮青山卜隱居。千丈氣豪吾豈敢。心言詩好子何如。清愁頗有賢人酒。多病能忘太史書。他日呂安思叔夜。肯將尺素寄雙魚。　去去青山道路難。可憐東野一生寒。筆端妙句供愁得。燈下陳編忍淚看。吾道誰能三握髮。世途無復一彈冠。南唐風景猶憑賞。紅杏枝頭春未殘。　寄故人李君美　幾度思君費夢尋。新詩滿篋自長吟。浮雲流水十年事。淨几明窗此日心。草木變衰時節換。丘山零落淚痕深。何時攜手春風底。醉盡長門買賦金。　寄李彥修　人物何嘗有古今。人生奇偶不同襟。浮雲幾絮無根蒂。流水高山幾賞音。兩地相看千里月。一詩聊寄百年心。何時同醉貴公酒。縈情長門買賦金。　寄友人　半生南北苦無憀。湖海元龍有悅醉。本爲任真忘仕宦。誰憐直道卻多嗟。百年多病長辭酒。萬事關身不對詩。好對衰陽看舊說。此身不掛一鈎垂。　塵上衣冠兩鬢秋。孤雲着處儘淹流。何人共指陳驚座。得句空愁趙倚樓。行步任來從野鶴。隨波高下任虛舟。才藏萬卷非

吾事。老眼昏花愧鄴侯。 寄友人房千里 此生多病故人疎。閒卧荒城豈定居。勝日江山一杯酒。殘年燈火兩行書。望公勲業青雲上。笑我功名白髮餘。一諾千金傳季布。不知夫子意何如。 寄李芝元先生 一雙野鶴出樊籠。萬事人間一羽輕。林外青山曾識面。沙頭白鳥也忘情。古來鍾鼎多榮辱。此去煙霞好主盟。笑我無成亦華髮。感君詩筆謝宣城。 南山種豆蕪不治。嗚呼歳晩夫何爲。厭玉刖足古已錯。屠龍從學今始知。有時調弔屈原賦。無才可和淵明詩。須信人生行樂爾。欲待富貴知何時。 寄中山王元明及諸公 六十衰翁雪滿頭。風埃藍縷亦堪羞。夢中身世仍爲客。眼底風光只似秋。前日清樽逢北海。幾時明月滿南樓。便須携手高城下。野水添杯一醉休。 簪盍元是幕中賓。句從塵埃困鳳麟。且抱微官榮晩節。休辭低首向時人。薄書叢裏關心切。鞍馬怱怱入夢頻。待我平山堂下去。一尊全醉百年身。 棄繻只說漢終軍。四海何人識此君。百里相看宜命駕。一樽誰與細論文。詞傾杜氏三峽水。書法韋家五朶雲。何日與君成宴坐。不妨談笑夜將分。 便有新詩似錦囊。夷齊盜跖兩亡羊。功名富貴無相遇。險阻艱難已備嘗。頗有詩書遮老眼。盡將消渴潤枯腸。南城一水清如玉。何日尋前舞袖長。 西城風景入新圖。湖水湖光玉不如。曾

賞鶯花寒食節。却嫌風雨暮春初。百壺芳酒那辭醉。五斗餘酲不負渠。自古人生行樂爾。獨醒吾亦笑三閭。 寄許先生 此地深居宜隱淪。先生有道養天真。詩書事業傳千古。河岳英靈得幾人。儘著閒情酬歲月。不妨高卧看風塵。秋風颯颯鯨川道。應嘆窮途未了身。 百年多病倦登臨。歸計風霜日夜深。千里有懷思叔夜。一時乘興異山陰。細書老去慵遮眼。白髮秋來已上簪。誰似高人許夫子。朱絃三嘆有遺音。 旅食京華三十春。人間無地不通津。悠悠吾道三緘口。落落窮途一病身。薄俗文章寧自負。故園桃李爲誰新。請君細讀登樓賦。未是當年失意人。 賓主留連過友于。清風堂上厭歌呼。形骸放浪皆名士。鬢髮滄浪獨腐儒。健筆終當賦鸚鵡。佳人不用唱驪駒。小軒花木猶春色。醉入仙家碧山壺。 寄友人杜彥深 二十年前拜使君。滿樓明月滿樓春。而今青鏡悲華髮。前日朱門拱故人。且喜高名浮宇宙。不妨貧吏笑清貧。牧之風調何時見。南望青山一愴神。 寄芝元先生 末路文章不足誇。自研朱墨老生涯。客懷潦倒無人識。腸斷春衫襯落花。 青山隱隱水澄澄。幾夜西風念李膺。江上蓴鱸歸未得。一龕燈火伴山僧。 世人都笑鄭生狂。自爲非狂隱醉鄉。贏得一身無箇事。不妨閒處看人忙。 擾擾兒童井底蛙。幾人歸去卧煙霞。西風吹

覺邯鄲夢。綠水青山處處家。 寄保下郝遂初（太常卿） 人生能得幾相逢。漫中夜憶元龍。白髮調兒童。問百巧誰教百窮。幾時携手。浮香亭上。一醉餘春紅。天地醉鄉中。放長袖婆娑曉風。 寄保下胡仲明（望江判） 流年如電。歸心似水。求田問舍悠悠。蟻穴蜂衙。燕巢鳩計。元龍久厭拘囚。回首羨沙鷗。侍清風北渚。明月南樓。棄世事多艱。此身天地一虛舟。 青杉白髮堪羞。豈儒冠誤我。命壓人頭。太學三年。京華十口。算來依舊淹留。判後幾經秋。想音容漸老。文采風流。笑得浮香亭上。羯鼓醉梁州。 寄洪大容（水調歌頭） 關山渺無際。何處認三韓。遼陽煙樹千里。回首路漫漫。暫屈元龍湖海。坐鎮東方雅俗。心與野雲閑。姓字九天上。早晚召君還。記當時題好句。醉中看。二難兄弟俱在。門外駐金鞍。一別流年似水。悵想浮生如夢。贏得鬢毛斑。何日一尊酒。相對謝東山。 寄王元輔（江城少） 百年浮世幾人閑。說求官近長安。不道長安行路古來難。白璧明珠天地裏。人不識暗中看。 自憐東野一生寒。兩眉攢。鎖蒼山。質信丹梯千丈杳難攀。何日舉杯凌浩蕩。同一醉盡清懽。 又寄張世傑 平章都逆水流東。再相逢。一衰翁。不道而今豪氣減元龍。白髮青衫人老矣。才又向舞雩風。 片颿煙雨泱溟濛。渺孤鴻。太悤悤。誰似髯參依舊醉顏紅。明日九

重仙詔下。還又見紫泥封。 寄完州諸公 流年易換。客夢迷煙草。回首望高城。記西山畫棟華擁。横塘秋水雲錦萬荷。蓮思往日對薰風。況醉花前倒。 而今青鏡。白髮催人老。後會一尊同。說元龍座中吟嘯。虛名誤我依舊廣文寒。歸來好。酒闌望斷西州道。（右調驀山溪） 玉霄詩 寄張達善 長風吹我髮。想思天外秋。懷哉徐夫子。仰嘆白日流。天子九皐鶴啾啾。誰與倚。平生上客。敬公凜前修。人生如風花。萬物在所投。我昔及夫子。如遊鴻濛遊。堂堂薦鶚書。意欲空南州。嗚呼負知己。逝者何可留。閒公捲閒卧。古懷極清幽。諸生持玉杖。及門相泳游。赤手探理窟。鐵網珊瑚鈎。長如曲阜日。木鐸東家丘。今人旦暮計。文采如姚姒。安知張茂先。千古窮冥搜。惜哉紛未合。夜夜光斗牛。 寄劉須溪（時爲人所誣） 世路荊榛剪不開。何堪白眼妬奇才。翰林有約浩然出。熏鑪無情元禮來。萬里長風誰動孤村深雪自寒梅。蹶然老子雲先在。一笑昆明幾劫灰。 寄黎所寄 高寒風露潤瀛州。人在蒙山最上頭。（蒙山所居地名）倚杖八荒成獨立。閉門千古入冥搜。向來天上多相憶。此去山中未易留。待柳梢春意動。爲公猶猶向南州。 寄袁州喬仲山 平生風致頗追攀。絕憶吳雲翔雪間。子斗升江上水。使君圖畫峽中山。花陰千里圖春寂。書卷一燈供晝閒。安

僧西來共高閣。百壺江雨萬海濱。馬易之金臺集寄上京塗貞　大駕清秋發。千官八月坤。風高沙鴈起。霜落海鷹飛。朔士誰青眼。山人尚白衣。敢悼求書客。相望思依依。　寄南城梁九思先生　徵君奉詔出京時訪古關河歲月遲。泗水中派春漢刻（道收濟州。得漢刻九通于泗水之中。）泰山絕頂得秦碑。仙人久致青牛約。弟子能脩白鹿規。昨夜少微星炁動。朝來只恐史官知。（先生名有。字章深。文節公之孫。世居幽州。不求聞達。教授生徒百餘人。奉母至孝。天曆間。奉勑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其副分類為一百卷。曰文海英瀾。又修續列仙傳一十卷。）寄揚州成元璋先生　先生白髮好樓居。抱膝長吟興有餘。睡起茶煙浮几席。春深竹色上圖書。無因東閣論封事。有約南山共結廬。千里停雲勞夢想。八來應望致雙魚。　春易餘春堂集次韻寄師言　絡緯啼井幹。蟪蟀鳴階除。金高颯已應。炎夏忽云徂。安得寥天鶴。為寄尺素書。秋風到山郭。問予意何如。　貪夫元豢利。內熱久如惔。造物一狙翁。戲汝以朝三。何如湯虞文。冷官對青山。山中亦有芝。可以代朝飡。　墻西一老樹。陰翳蔽九牛。昔如垂天雲。一旦忽復收。枯枝與敗葉。萬化本同流。可能明繞春。代予餐遺秋。　寄爾張仲實（撰）　泰谷天下秀。土厚川泛泛。異人稍間出。百靈咸駿奔。先生攬龍姿。熊非雖具論。伏鉞志忠情。誓清河洛昏。驅職汗微亦。準旗麾不翻。雄名振遐裔。洪休貽後昆。篤生佳公子。承何振振。兩質珪璧粹。燃才瑚璉溫。方今泰階正。景星明紫垣。吉人既騎萃。髦士亦雲屯。來應清廟器。久落澄江濆。披允奉明詔。天網亘八埏。萬國鳳凰下。萬目睇孤騫。　錢轄之相過以公事不肯留作詩寄之　危坐困孤寂。幽忻恆微行。吾廬何所有。朝暮山縱橫。茲晨景物麗。水色搖新晴。穿雲度窈窕。柳暗千花明。竹林清畫風。忽得啼鳥聲。此際故人來。屣履走歡迎。握手叙情話。義同親弟兄。欲為十日飲。濆作江河傾。掉頭不肯住。簡書有期程。苛留更信宿。歸意浩已盈。後閒失判。暮殘尋得老兵。繞屋荷萬本。田田始抽萌。他時予重來。靚粧窺淺清。踏藕不洗泥。采菱可芼羹。姿刺紫角銳。笑剖蝤珠晶。茹芳亦約鮮。翻釣魚尾赬。逍遙送日入。更待月華生。　余家繞屋新種菱荷蒲芡。又買松江蓴菜。本備蔣於田之浙中。客有夏延之理。故早計以為可芼羹也。　寄鄧善之　布帆飄飛霜。秋暮肯寄雨。遺情悠賞延。佇後匪羈旅。既殊隨牒流。亦異遁蓑侶。相違見臺陰。風把槐延佇。坊雲高誼激。倚霧清解紆。悠思班荊言。春春傾蓋語。驟駒嗟已促。羽翮悵誰御。朋知會合難。為憐尚睽阻。娟娟蒼一方。聯綿隔煙嶼。倭茵悼岳泯。命駕恍遊呂。沮洳春水漲。蹤讀微日照。非

脈睇蒼茫。悵無征鴻羽。　寄吳興趙岩瀾　雪聲回空闊。樓塵凌海寒。特添羈旅思。更益暮愁端。有雁書難寄。無魚鋏屢彈。朋儕欣會合。衣馬快遊觀。彼美真琛還。相逢秪慨歎。章娘粧黛薄。李子黑貂殘。醉后愁仍破。歡興不殫。盃深鸞影減。壺缺怕歌闌。天地蘧廬小。江湖傳舍寬。有生均客寄未興為君歡。　寄宋李文　往歲崇門闕。衣冠振里閭。王賢才不世。積德微非虛。良治傳光業。遺嚴有故書。擒辭追賈馬。書藻過應徐。暫屈臨曹掾終看署石渠。騏馳長路始。鵬遇厚風初。早托逢迎舊。中偕合會殊。安驚爲日別。况闊十年餘。秋渚思同釣。春山憶並輿。素心勤屢省。華髮貴頻梳。傳問精神動。達杯憤懣舒。秪應披短褐。不擬曳長裾。風雪衣安户。蓬蒿仲蔚居。自持貧宴安。敢謝故人車。　與師言客錢唐凡三月餘師言歸後作詩奉寄　燈花猶記別時紅。為報君歸我亦東。豈意黃塵迷瘦馬。尚淹青眼送飛鴻。羣山積雪清相射。千樹寒梅望欲空。何遜揚州才思減。試煩妙語與春風。　寄湯師言倩德封書數詩故不章及之　遠根千安如見君。筆生官舍不嫌貧。山寒後悅時相命。江闊蛟螭夜有神。詩句秪添風土異。酒杯莫放鬢毛新。欲知別後嵇康懶。一紙書題亦倩人。　寄孔退之　昔從茂苑觀為政。江動雲飛五月秋。已識威名深屬望。相看談笑更風流。才華秪睥達人。說薄芳真想。與子遊。迷對青山憶平度。幾回獨倚仲宣樓。　寄陸治儀　寄語雲間陸士龍。近來談笑與誰同。圓機住住論千古。濁酒時時判一鍾。問道新居晉水隈。顏勝窮巷散蒿蓬。驅馳城郭還知否。江水桃花昨夜風。　陸序幼壯語事交仲春書懷寄之　懸席應寒門。筆耕常陋衖。守志侍凌雲。浩氣吐長虹。丈夫四方志。不使兒曹弄。松栢山儕生。斧斤始梁棟。峨古凌禮義。世途競喧哄。寸心謾鬱快。何敢寡敵衆。筆吏非吾事。辱身受持控。有暇輸酤納。無才恥鄉貢。貧甕久疏絕。直諒慕近送。興在有佳吟。心閒無怍夢。人不適詩書。何異蚊虻哄。無慶雪愚懷。片言自譏諷。　寄之不根吟節後用韻戲之　法令如大道。分布通萬衖。昭明在民上。何異仰天標。漢唐有天下。幾遺酷吏弄。巍哉詳琴堂。層欄接直棟。仁義出萬口。不在鵝碑哄。清濁與醒醉。屈平獨異衆。愚述學吏事。片楮曾代控。世途謾喉舌。未必如子貢。競尚下筆能。莫厭懷金送。人徙來狀學。甘作瓣提夢。冷眼觀時令。八九居糊甕。因思秦吉了。已入白氏諷。　九月望後五日因事有感偶成此語以寄袁庸求和焉（十六日立冬）　新冬已戒嚴。小屋初塞向。歲閒氣云備。天高月既望。家無儋石儲。日有琴書况。何須別貧病。但恐疑養賢。友遠在念。佳時適相訪。情新各歡悅。髮白兩惆悵。塵捐瑜附

閒傷時發悲壯。問余今何依。儕我老無恙。翩爾來詞章。忽焉相樵唱。我才不足言。君學何可量。未十乙未詩。先從遊山杖。縱步齊山顛。有懷越水上。百年城亦非。幾度沙移漲。倒指古英雄。令人今慘愴。小春人無霜。薄壙民未纔。野草青不凋。山梅紅欲放。既知日駸駸。何用心怏怏。碧金椎巨鼇。黃婁潙新醲。醉來歌一闋。問甚展幾綱。起望西湖西。夕陽隔青峰。

二十二日京師和韻至

人生踰中年。立志決趨向。富既不可求。貴亦不可望。鍾鼓樂清時。山林有佳況。忿慾誠懲窒。氣體在居養。師無畦步忘。道遺千里訪。一念持堅剛。萬緣絕惆悵。保嬰未狹劣。遺老憶壯。慕康亦幼境。杯蛇豈真恙。慚予下里歌。和君白雪唱。于度舊襟期。叔度素德量。尋幽水竹居。適趁煙霞棲。藥幸棄籠中。鷹已脫鞲上。今年值天時。閒門沒溪漲。交遊致聲聞。旁觀為悽愴。別久重盡鬢。情溫似挾纊。壟壟語莫周。浩浩歌欲放。永巢巖高寒。脂韋記悒怏。離燦黃金英。槽滴紅珠釀。但當計航尋。何暇悲展綱。作詩招梅魂。歸鶴入孤嶂。

寄之以詩謝我同復用韻寄之

風當共熱激。草木逢春榮。吾家宗儒道。道亨身自亨。夫子言乘桴。哭欲江海行。管寧恥割席。白眼睨公卿。凌雲亦有志。時失徒喧轟。且樂齏鹽計。勿共兒曹爭。出門豈有幾。累遇鄉曲英。論交知直諒。饜事慕純誠。不作鄙陋思。慧我金

石聲。披誦至再三。頓使耳目驚。哲利俱無累。琴書各有成。今荷開茅塞。書田復力耕。愁顏奉片楮。粗績高韻呈。章析斤削手。為我發句萌。茂才久事史。律令諳研精。莫學筆鋒利。常存心鏡明。坦蕩履正道。不患無功名。巍然楚屈平。居官誦獨清。

是日又以詩寄我

黃華佳節近。歲月嘆蹉跎。舊約違來冬。新詩別後多。書樓高侍月。魚沼靜無波。何日篤湖上。西風聽棹歌。

一身常坎壈。萬事總蹉跎。在昔黃金盡。如今白髮多。已甘成土木。未苦受風波。良友知心久。時來慰雅歌。

寄錢素庵

桃花飛盡榴花開。道人一別久不來。桂蘭著花五六十。小池倒影新樓臺。樓下讀書聲不絕。樓前風雨初休歇。湖塔方收七夕雲。海潮又望中秋月。佳朋不至成愁吟。西山杖履慵登臨。石屋小瑩猶解后。寶林大劫已消沉。高侯戲墨今厭藏。可賦仍存竹逃藪。羣僧散走無寸遺。空懷相催徒慨慨。龍泓寒碧無淺深。龍山佳木遂陰森。人生一瞬如露電。何不暈來遂賞心。

戲書寄呈胄子敬祝禮之二道友

我不學琉璃瓶。中涵萬象。無進形賢愚。見之俱有情。不識堅牢延千齡。徒知璀璨迷雙睛。嬰生守心不誠。一朝煠擊無餘聲。清冷雲中礔礰轟。惚恍象物無有歸空明。又不學牛皮燈。天昏地暗隱日星。添炷燒盡光不晶。硯然厭世為無能。不自照兮人不行。世之間見皆嗟憎。恭刀無用晏目盲。劫火怒發催沉升。一旦厭飛蔟起莫救攖。我欲學佛佛書寘。我欲學道道無名。我欲學儒窮六經。六經淵海深且宏。不儒不道亦不僧。而我如今作麼生。我欲學鈍避利勝。我欲學拙避巧爭。我身欲學如持盈。我心欲學如守城。饑兮獵食腸肚撐。寒兮敝褐手足輕。不學無術學無成。不平必鳴何必鳴。有客廟堂鏘珮珩。有客江海釣長鯨。工冷腰兮金破羸。勞矣手兮舌縱橫。蒼蒼居諸不少停。谷遷陵變松不榮。富貴福澤瑩秋螢。吉凶休咎旋風旌。我非避世好獨醒。我非誇人求自清。我知賦命如一燈。焚膏未盡心已驚。避風避雨避晴陰。頓護餘光照五更。

戊辰正月八日頓主又寄山中僧求正之因用其韻

別久心馳身未閒。偶逢棋子寄詩還。石橋不雨路常滑。竹室有風窗自關。我染衆塵奔道左。師無一事到人間。明朝樹下來聞法。莫放雲飛障雪山。

四月三日索菴告我以別期在一二日間余已曾兩作詩曲以餞之不果行此約恐定耳復用前韻及曲以寄之

言則非艱行則艱。身閒孰若吏心閒。功名不羨麒麟閣。姓字先通虎豹關。一笠一瓢隨處樂。三詩三曲餞君還。相逢屢說神仙事。未貴滄松能駐顏。

靈祠采廬山果秋巖入城復寄

心知沉迹隨。耳熟舊詩聲。返照僧歸寺。西風客憶家。傲寒使病骨。新夢惜年華。獨坐無聊賴。沿籬看

菊花。

拙寄

岑寂風煙異。荒寒夢寐危。擇交貧可久。為吏拙難醫。大闊粮艘上。孤管竹窗悲。快沽桑落酒。澆此滿懷詩。

寄琦秋巖

吟窮荒此地。靜極省吾生。秋老腸緣斷。江空月鬼明。松詹真鳥聚。竹榻夢僧清。別後蒼顏改。初逢慨暑槿。

寄樓恪齋館人兩黃丈

四明山水秀。二老器能殊。語劇欲流涕。吟清謾撚鬚。林香傳竹醉。溪影寫藤枯。愧我早微者。無階助遠圖。

錄秋日叢因寫客況寄王倅昆仲仲亦曾仕衡倅

富池羈客吟窮秋。吟成寫出還包羞。王家兄弟領此幽。識遣子瞻與子由。欲織寒江無機杼。兩眼遠睨遭烽樓。前時水顔岸不修。今日雲族蒙荒洲。洲上充樹葉不留。舟楫都漬泥塗浮。燒新晚爨雲于柔。方燒落釜鳴潮頭。欲填饑腹消客愁。飽時熟睡遊莊周。蝴蝶夢破嗟年流。不解俯首尋茶甌。飛鴻整陣聲何遼。憶君金玉孰可儔。自期雪夜訪君遊。乘興肯返山陰舟。

寄程中叔

奇才不泯揚馬名。善政重著龔黃績。政績才名資身榮。山林意趣無方寬。人生富貴擲中。何須強力爭豪雄。三光五岳蟠心胸。歲寒春色梅花風。我有小隱傍石屋。石上幾回斷黃獨。看來我已不會足。何事攢眉勞素懷。程子談河不礙碌。古意今情兩堪掬。歸歟歸歟毋忘塵。同尋牧童過天竺。

寄湖口張監渡

寂寞郵亭紫翠中。有懷不得遠相從。渡頭秋發

東西棹。西角長鳴上下鯉。江晚燕鴻秋信杳。野涼桑棗綠陰重。天空水闊雲橫斷。收拾新詩寄興濃。　寄周堂長　回首大江秋水西。杖藜閒步菊花籬。百年清酒甕中酒。萬事安危枰上碁。夢入莊生迷蝶處。歌窮寧子飯牛時。西風徐捎獨樓憑。屋枕瀌溪雲錦池。　甲戌重午留越寄武康同官　湘累莫弔楚宗迷。刃疾嗜嗜客會稽。心想同寅分席醉。身違重午借樓棲。今朝氣象悲歡異。幾輩蔘榴色澤齊。水際晚涼應有賦。藕花多處想供題。　寄韓玉輿二首　郭北下湖枕蒼綠。書屋案此五月瀾涼臺水榭自柳陰。獨飲愴程因鷄來。心心苕峯不得住。添聲禁回夢不足。世故屈指歌判從誰識其八美如玉。　涼夢幾回繞孤嶼。想見絕傳人間書。西湖瀛嶼綠更饑。君胡為兮不安處。信美非吾國所慮。樓臺近水何多阻。自顧形龐況樓濕。木膏共此清夜語。　富池客中寄范莉屋　客子鶩秋易斷魂。江墻落葉雨紛紛。蔽江雲勢山頭合。隔竹泉聲屋尾分。無日不宜閒問酒。有懷猶且強攜文。燈牀幾憶同君話。卷裏新篇可得聞。　寄揚雲靜　公籍檄塗成遠宦。我儕草檄守清貧。閒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不逮親。飲水曲肱無此量。解衣推食有何人。涼風四壁蛩新唱。偏惱淒回獨客身。　寄猩健大二首　身逾江國轉艱難。不似樓鴻落浦安。明月夜寒思把酒。何

時聽取客吟刊。　君家茂苑我孤山。相逢盜城慨未還。何自且棲南館遂客中羈侍暫偷閒。　謝天錫詩寄朱舜咨王伯循丁即休（并序）　元統二年秋八月。僕與淮東憲副朱舜咨。廣東憲僉王伯循。會于瓜洲江風山月亭上。過金山。登妙高臺。飲酒賦詩。京口鶴林寺僧即休風起渡江。晤別少年遊詞。即休既去。舜咨伯循留廣陵。僕獨涉淮過河北。人生聚散。信如雲萍。倒指歲月。舊遊如夢。向時舜咨有雨過江色淨五字。天趣妙發。未見竟篇。故以一字為一韻。賦詩寄上舜咨伯循并簡。鶴林主者了上人。　木落淮南秋。蘭橈泊瓜渚。把酒三人同。江亭看飛雨。雨過江色淨。妙意發天趣。歷歷江南山。一一青可數。　大江湧金山。穩若青蓮座。山下有龍宮。見水不散唾。江山萬古同。日月片帆過。把酒妙高臺。作歌醉相和。　飄飄鶴林僧。布襪青鞋雙。長江飛鉢渡。海磬魚龍聽。遠來作偈別。楚雨鳴秋霜。振錫獨歸去。天花飛滿江。　微茫揚子橋。細雨濕秋色。小艇載吳姬。搖搖語相接。風起布帆高。一住不可得。夜宿廣陵城。吹簫怨明月。　霜高木葉空。江清水花淨。離懷江水深。楚女曉妝靚。按拍聽歌聲。點筋行酒令。白露滿衣裳。迴野無斗柄。　寄丘以敬　孔門新壯觀。化雨遍南陔。紫雲鳳鳴律。青燈夜讀書。杏壇翻彩鳳。芹泮濯銀魚。館下諸生喜。如遊小石渠。　寄省郎

郭天錫　入道省郎好。簿書消畫閒。惟公不自喜。俠爾要思還。酒債西湖路。鄉心北固山。關愁早拋却。莫遣鬢毛斑。　寄康公亮　天涯流落思冲冲。臺閣多君義氣同。京國十年間獻策。瀟湘萬里獨飄蓬。故人書迅雲霄上。遠客鶤迷瘴癘中。秋寄相思無雁過。夢隨流水到江東。　寄南臺諸公　今日霜臺使介臣。明朝雪嶺度關人。黃茅萬里埋冠蓋。青史千年重縉紳。積爾聲名身後客。何如公道眼前伸。故人俱是乘驄客。應念沉淪瘴海身。　寄陳衆仲　江南少識陳衆仲。關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過。揮毫嘗向御前題。觀魚小沼鳳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湖上路。應騎款段踏春泥。　寄新廣宜諸公　玉節南來感慨多。壯年豪氣晴消磨。三山宮闕有人去。萬里衡陽無雁過。浩蕩燕山新雨露。瀰漫瘴海舊風波。門前空有朝天路。世事羈縻欲奈何。　代見寄　北牕終日對客坐。去卻恭軍不入城。山徑秋風吹落葉。隔窻疑是馬蹄聲。　寄曹克明　雨聲綠葉櫻桃肥。日長青草蝴蝶飛。江南三月春欲盡。白馬王孫何日歸。　余與觀志能。俱以公事赴北。舟至梁山泊。時荷花盛開。風雨大至。舟不相接。遂泊蘆葦中。余折蘆葉題詩寄志能。　題詩蘆葉雨斑斑。底事詩人不奈閑。滿泊荷花開欲遍。客程五月過梁山。（竹遠）　瀛淵集　寄史貴賓（先瑾丁本）

（同庚）淳祐六十翁。生遇時節好。朝遊魚樵社。晚入詩酒保。不為名利縛。剛被花月惱。時發少年狂。未省身已老。強歡無餘懽。聞者笑絕倒。齒髮漸凋疎。形容頓枯槁。平生千金脹。豈不自寶貴。幸然本根在。收歛尚及早。何必大藥資。延齡多壽考。也無政事堂。也無沙門島。　寄陳南翔張伯成主賓（州塚）　山水未遊徧。其如歸夢何。獨憐黃渚月。相隔白渠波。秋盡那無雁。霜遲尚有荷。終期共燈火。揮翰興書多。　寄南仲　坡翁昔年五十六。翰林侍讀為學士。溪翁年德與坡同。官職胡為未相似。我道閒人勝貴人。懷來軒冕浮雲比。翁今田園瀨水上。頗勝求田陽羨裏。翁今有弟夜雨對牀。聯頡勝卯君。懷遠驛中有感。秋風起。有時筆牀茶竈泛洮湖。柳外梅邊從徒倚。詩筒經卷靜工夫。光景流連一彈指。不論衆醉與獨醒。不問此非并彼是。客來不必及時事。有酒且斟無即止。從今笑傲五百年。銅狄銅駝皆敝發。小山老桂款秋香。下挂月照西風涼。今夕如此好風月。胡不招邀坡翁霞佩同頡頏。翁今放舟何所適。新詩漫表長相憶。舟中不可久留客。早歸來共賦碧雲篸白石。（五日出遊客）　和劉君佐韻寄董靖傳高士　雪晴江湖入暮年。何人華外小延緣。水痕不動玉平岸。春意欲回花滿天。懶出恐消梱復蠟。醉吟忘上學袍船。何當歸學林和靖。結屋梅深伴鶴眠。

寄陳仲觧（崇仁）　馬季璣遠送客船。梅花一別又三年。清風朗月思玄度。駿馬名姬羡謫仙。湖海倦遊予白髮。園林真樂子青氊。楚生卜宅平生志。歸日相從學力田。　寄武康王居正子中　曾向英溪采白蘋。江東日暮別經春。投金瀨上思歸客。浮玉山前憶故人。千里雲萍應念我。一庭風樹敢忘親。挂簑石腹苔衣厚。擬買漁舠作近鄰。　寄梁中砥　句曲峯巒翠倚苓琳宮瓊館宴神仙。水程繞陽一百里。脚債來償三十年。幾擬看山携酒去。相期聽雨對牀眠。何當撥遣塵間事。一試松根香客泉。　再寄子埜　西總隱几讀南華。頓悟亡羊與戰蝸。住久不知身是客。歸休誰謂女無家。向陽野竹先抽筍。倚雪官梅欲試花。我愛滕鄉真樂地。底須頻嘆玉川茶。　寄屠存博　三年塵土白鬚眉。擬向西湖濯客衣。林下杜鵑猶勸去。海邊鷗鳥亦知幾。及瓜將得麥丘代。存菊須尋栗里歸。見說中山屠博士。鄉心也趁白雲飛。　再寄子埜　霜力風威各逞強。老夫絮被不離牀。一貧已幸官將滿。百計無如歸最長。別後交朋難得信。夢中文字不成章。從來心似梅花白。莫入東風桃李場。　寄鄧善之　幾年不寄子公書。怨向燕南遣鯉魚。天近地遙歸未得。男婚女嫁事何如。壯遊自致青雲上。謾仕誰憐白髮餘。西浙林泉俱可隱。毋忘舊約共閒居。　寄戚子實　七不能堪一不成。閒雲自恨出山輕。柳枝駱馬愛心斷。蓴菜鱸魚歸興生。薄宦棲棲留泮水。故人渺渺隔臺城。對牀風雨何時卜。共翦青燈話到明。　寄周吉卿（慶孫）　采菊籬根葉尚青。閒門稚子喜新晴。笑翁錯料人間事。風雨如何不滿城。　四壁寒蛩已可憐。一庭風露轉淒然。杜陵便是歸來早。也有荒閒負郭田。　日日言歸未得歸。翻令兒女笑寒饑。而今已覺歸非遠。為報山猿野鶴知。　偶作寄李良甫　閒官長日無公事。靜室焚香讀好書。飲水飯蔬差可樂。妻兒休嘆食無魚。　山中有雲難寄君。庭下鳴蛙殊聒人。他時尋我江湖上。不是玄真即季真。　寄周吉卿（慶孫）　閒居偏愛十日菊。歸計何資三月糧。肉食不煩憂菜色。田家粳秫已炊香。　懷土懷居小丈夫。首丘祇覺老心孤。須營浙右歸耕地。五福星明正照吳。　老來足力覺全衰。一日山行兩日疲。歸去蹇驢須買得。山中出入不嫌遲。　寄京口諸友　郡邑山川我舊遊。歸舟千里十年秋。相逢若問村翁信。真女沙頭狎白鷗。　寄張伯雨答問近況　愁霖日夜水平畦。菜憫秋沉麥未收。聞道上司官賑濟。饑民塞破溧陽州。　去夏曾吟喜雨詩。今年苦雨溧人饑。三錢可得米一斗。恨不生身貞觀時。　屋舍田疇委白波。滿船妻子渡淮多。淮東見說荒尤甚。進退無門可柰何。　家書歷歷說凶荒。斗糴

挑春隔宿粮。六十一年今再見。繁華不似古錢塘。　馬虛中霞外集　松鶴吟寄儒士曹山　寒松屈鐵骨。氣聚丘壑陰。老怪不適用。廢脫斤斧侵。來風飾草木。衆色自成林。似聞孤飛鶴。飲翮還相尋。鶴性貞高潔。松色融古今。臭味既不殊。未見情先深。素琴三五絃。中有太古音。太行本不險。行人自嶔嶔。願持寒松操。寄此孤鶴心。僕恐不見信。遂作松鶴吟。　寄澂川楊如山　吾聞沙丘之。馬黃驪牝牡世莫知有方。皐去不復有。天風吹我滄海邊。悤地相逢釣鰲手。論文託契輸心胸。傾倒金樽斟綠酒。登高望望古意多。百年之業能幾何。男兒屑屑志不展。秋霜滿鬢空蹉跎。酒酣眼極情未平。笑指青山歌落日。却憐徐福向蓬丘。蒼蒼烟浪無消息。月明掛席我歸來。西湖十月梅花開。梅花開。動詩思。思君不待春鴈回。因之一寄平安字。　寄苕溪沈玉湖　霅溪春曉柳花飛。記得停橈送別時。短髮霜侵難信樂。壯心灰盡未忘詩。吳山佳麗金非舊。洛社風流尚有誰。何日相過一樽酒。西窗夜雨話襟期。　就前韻寄翁子善　已斷平生不問天。流年混混似原泉。短檠事業拋儒業。老境光陰味道玄。池草又生春夢裏。野梅開落暮愁邊。摩書讀盡成無用。自課青童學小僊。　寄東安陳渭叟　天上文星傍曉星。飄然情思憶詩人。眼前作者惟倪白。方外文游聞馬陳。江路秋風書不到。屋梁曉月夢空頻。園林草木霜搖落。惆悵梅花報小春。　寄蜀川高子長　春風巷陌喜逢君。歸計無端阻重尋。悵別不禁啼鴂曉。到家應是落花深。出門送客山當路。隱几讀書松滿林。自笑白頭城郭裏。釣竿空負五湖心。　寄越上張仲美　十載萍蓬悵別離。偶然一見又差池。薄書宦事何時了。杖屨春風幾日隨。俸薄不堪供鶴料。才高長是贈人詩。鏡湖波暖多回鴈。好寄書來亦未遲。　寄黃尊師　岸花開盡木芙蓉。兩意分涼到水紅。比似高眠消永日。試來湖上看秋風。　寄籌峯林芝巖　白晝頭顱老伴睽。來芝入去意何如。鳳溪春水依前綠。底事年餘始得書。　摘得籌峯穀雨茶。封題遠寄野人家。石前試火由真味。水到中泠覺浪誇。　長記荷花香滿衣。二三朋友共吟詩。百年聚散渾如夢。舊迹重尋又幾時。　甕頭濁酒且醺酣。送謝迎繁事事難。幾樹碧桃開似雪。一生又得一春看。　淡煙疎雨滿江城。怕聽村村九扈鳴。傳語林花休落盡。一春好句未曾成。　小院回廊日正長。綠陰幽草自生香。春風老矣猶多事。時送飛花出短墻。　花落花開一夜風。朝三暮四任狙公。人生未必無閒處。錯恨桃源路不通。　市聲不到野人居。滿院花陰晝睡餘。偶憶新城羅給事。枉將心力著讒書。　青鞋布襪厭遨遊。肯向何門學曳裾。錯為黃金供詞賦。生

惆悵馬相如。 過雨殘紅糝碧灣。夕陽偏戀水邊樓。白頭慣見春來去。縱聽啼鵑不醉愁。花㐲鐵詩寄李彥照御 古燕城下路。柳樹落西樓。每到重來處。長憐欲別時。鶴飛千照息。鵰集遠煙邊。此去泰州什。應須寄我知。 寄宿維揚驛寄懷王儀伯 水墅見明月。適隨歸棹圓。故人在郡國。今夜隔風煙。何日徵河內。常時稱潁川。經過應念此。書信頻流傳。 寄劉傳之 故人去南海。已度百花時。萬事須重到。孤舟何太遲。雲迷帝子渚。月過伏波祠。幕府文書省。來須慰我思。 寄別倪大同 知君久住玉真壇。日與飛仙弄紫環。從此便令行地縮。還誰不說上天難。鶴邊紅日浮觴送。馬首青山抱轍看。相好何因不相別。寄詩應到暮雲端。 寄友人 繡衣行部直南州。幙府英名發歲收。如此一臺兼二妙。令人萬里破千愁。桄榔葉暗潮聲蕎。薜荔花懸岳影移。此去三湘寧久住。近天須應璽書求。（縣尉之）莫山集 寄周子冶 天地爲羅網。衆鷲一死生。英雄莫自悔。肯裨或當雖照影渾疑鬼。殘形已作兵。詩書翻誤世。戈甲可收名。 周子能文士。携家入武夷。地幽真可隱。席暖不須移。融帳開何日。牙琴聽有時。扁舟衝野雪。卧病久相思。 寄杜德基 聞說徵君後。猶存版築中。天恩何日及。世道此時窮。黃耳書難報。青蚨囊已空。倚門惟有母。華髮對秋風。 寄毛伯善

狂樂勿相依。平生變是非。大呼將瑠忍。恚走不披衣。學仕斯難信。思親或欲歸。愁懇提耳誨。莫與聖賢違。 代毛生答 浮世容身狹。韶光過眼非。危盆盛社酒。槲葉製秋衣。禮樂休拘束。漁樵乞放歸。前林逐麋鹿。未與素心違。 寄李孟和 問學朝冠士。投簪幾日歸。里中朱紱少。世上白頭稀。隴杏登新酒。池荷足故衣。夕陽天際鳥。還向北林飛。 寄張雲松 關塞風塵晴。山林出處難。生涯謀到骸。世事笑儒冠。有酒判長醉。無衣度苦寒。南山有奇士。扣角夜謾謾。 寄彭務之 鄉閭誰信合爲難。數月曾無一日歡。釀酒祇應謀自醉。題詩未肯借人看。林間麋鹿全天性。澗底松筠保歲寒。青眼白頭相望在。閒門高興愧袁安。 寄劉蘭雪 故人出處本隨緣。近日清修擬學禪。愛子早承兵印重。在家先許佛燈傳。長空澹澹雲俱盡。清夜沉沉月正圓。我亦東林同社客。灰心世事了殘年。 寄雲松 早歲相知晚更親。別來併覺白頭新。浮雲世事凡千變。空谷生涯只一貧。古道相看松竹冷。頹崖共畏雪霜頻。題書報與加餐飯。臘盡風光漸轉春。 寄王叔善 十年前識王晟叟。驛舍題詩寄寂寥。南北風塵音信斷。東西岐路夢魂遙。雪霜已入詩人鬢。廣海長驅使者軺。驄馬清風誰不避。蠻中瘴癘一時消。 寄陳崇章 門雲野水平生趣。大帽寬衫未老身。五畝更

屋依舊俗。十年閑還候何人。詩名漸遠非長計。酒興全殊且耐貧。欲扣柴門連疾隱。好風良月憶相親。 寄張雲松 谷口生涯已白頭。量才揣分早知休。春風茆屋初巢燕。曉日桃林未放牛。犁犢刀田承素志。客來扶杖共清遊。南上芝草年年長。更與相尋綺里儔。 雲松隱者巢居處。上有丹山下有谿。花徑夕陽眠麋鹿。釣磯春雨集鳧鷖。十年種木春林遠。萬卷藏書草屋低。久欲相從叩羲畫。負笈長住碧巖西。 杜甫平生草堂興。老我正爾經營閒。漢流淺似浣花水。秋色高並成都山。愛客自須開竹逕。故人誰肯訪柴關。吟邊郡憶張君子。危坐奉叱也未閒。 寄張熏善 故人卜隱依山市。野老遷居到石村。濁酒近鄰謀共醉。新詩未穩許同論。南風吹筍初成竹。前雨移松已引根。肯向草堂尋杜甫。百年地僻有柴門。 寄林信夫 一官江北佐鳴絃。消息時因過客傳。不信況生悲失路。自甘陶令賦歸田。榕窗茶熟煙棲屋。荔浦帆歸月在船。憶昔過門慚二仲。蒼蒼風景舊山川。 寄葛仲温 中年相識少相親。逆旅未過不厭頻。貧賤雖殊嗟白髮。荒園有處避紅塵。玉壺且醉藍山月。丹鼎須分葛井春。更約明年同到石。桃花溪上兩烏巾。 寄余復嬰 幾年韜隱武夷山。肯向秋風棋杜頳賓。藥備從城裏過。園茶誰伴摘中閒。兆天龜笑傳神妙。何日刀圭乞火

還。不信塵埃空老大。溪頭已結屋三間。 擬寄葉希武 八十猶傳不入城。南州耆舊傳應成。自歌白石時長短。誰信滄浪又淺清。縱日已隨春樹遠。離愁更與暮雲平。凡材蒲柳多先悴。長向山中說姓名。 寄劉彥炳 九曲溪頭問草堂。名山不隱人還鄉。畫船邀客湖光近。金刹題詩竹影涼。帷幄十年心寂寞。幅巾三逕意何長。不知聽罷山陽笛。淚向南雲落幾行。 寄陳景忠 三年不見一書來。況憶論文共舉杯。藥籠素無醫國術。望車空絆濟時才。只今館閣思耆舊。何用山林問草萊。落日題詩勞悵望。齊天萬里雁空回。 寄陳德甫（三山府學訓導） 携手琅琊飲釀泉。別來書札罷流傳。三山海水連春樹。九曲僊巖隔暮煙。風景不隨人事異。老懷當作冷灰然。何時爲石山邊屋。重看題詩憶惠連。 寄張孟方 三年不見張君子。舊作書巢傍澗松。常與白雲分主客。偶因明月想形容。飯牛短褐歌深夜。采藥長鑱度遠峯。聞道近移毛義檄。棹頭深入萬山重。 寄老泉 草堂閑殺老狂夫。世上窮愁盡撥除。壯志豈期遊汗漫。輕身今欲託玄虛。市塵不入伴多病。道侶相安可久居。攬結林泉清氣在。不知詩興近何如。 寄蘇明遠 寫得冰梢帶晚霞。歸囊卷贈一枝斜。摩挲老眼看春色。郡齋墻頭出杏花。 筆下秋光最好看。相思千里寄來難。白頭已入廬山社。

猶憶東籬月影寒。稚子牽牛似挽車。微風落日笛鳴鳴。故人久識柴門處。爲作藍原野牧圖。　釣船移向夕陽邊。春水桃花綠滿川。一曲漁歌聊自樂。晚風休爲世人傳。　寄復嬰本淳　絶粒虛腸學饑日。無眠低户數更籌。仙家有説能飛舄。不扶凡艇送十洲。　到許孫蒼谷齋集寄鄭義山　萬山之間春日長。春山之外雲蒼茫。客來叩門稱清江。袖書上有鄭字章。廣文先生初入庠。門有來禮汀之陽。寄緘丁寧勞報章。得之倒屣心慨慷。喜極疾讀淚數行。四坐驚怪旁觀者。謝客卷書行倀倀。晝立夜坐中彷徨。書辭僅百語非詳。一紙雖短情亦傷。上言北行于南荒。中言出處還江鄉。感昔霞瑯相頡頏。今專一席各一方。幸不變化鬢已蒼。重遊藤澤臨修廊。俯仰陳迹一葦航。勞手倚醉闌干狂。今我衣冠領洋洋。此會二紀又半強。惟君記省平生嘗。使我回首悲行藏。住者驅馳翰墨場。君廿有七顯卬卬。我纔十八俱翱翔。君先十載名聲揚。我後突出高興亢。榜帖先後姓字香。餘子側目汗走僵。光華歛袵才能滄。咸曰二八且騰驤。此豈泥塗老風霜。名雖下生忌亦張。如惟死惟宕于宕。酒樓滔翻九霞觴。揚州飛狀琵琶倡。或借書記私皇皇。或惜阿瞞謗哴哴。一笑美惡孰在亡。標朋何許虛名彰。夢來合眼炊熟粱。莖爲人作春衣裳。誰數馬周推君房。彼如鐵榜誇裝潢。君我白衣娩靴鞣。長憶過君泡洲莊。迎門笑謂里下祥。兆曰貴客來倘佯。君期我爲鳳君凰。我娩君如秋後蟄。平二十著田海桑。亂餘無誰哀淪喪。惟君見我淚泗雙。我生無計逢風颶。吹落閩嶠樓幽篁。君詩戲斬念渠央。君行萬里排雲閶。我逃墓廬望兒岡。乎豪熱交頃刻涼。欲溺死夫剔非創。誰聞蹤蒙哀羸尪。儼不自植甘括囊。蹴蹐踏藉勇且剛。泉部高標亢埽墻。西舍泮岸池堤隍。豈無他日爾許忙。畏哉人心過劍鋩。我始避爾南之疆。藉此一宦走屠羊。豈比君錦榮且光。泛家上冢夜艤艎。攜兒講坐朝升堂。大江前陳風泱泱。高樓吟嘯漁鳴榔。親友上謁洽酒漿。清江之上嘉穀穰。清江之友繼摛揚。西有典則叔度黃。梅洞磅礴河汾王。高風持遠主壁墻。如心傳雅衍琮璜。入聞此士不可常。可惜抑鬱如干將。大秀萬目談虞唐。想已金華鳴鏘鏘。若此未收杜與桑。君宜誦如君家蒼。毋計彼欲與彼商。我儕可人心内痒。我友豈念我避荒。膝九攬巒四壯彭。原章一生志始償。前趣後謁來西廂。狂奴故態敢厚望。（狂奴自謂）故人何用中書郎。誰夢太白落月梁。飢爲伯鸞空其良。拔眼不泊思孃傍。捷路慣走甚君麞。巧舉善驕美古黃。蛇信慢昂頭地搶。我扯躁遠極自量。人生有命定低昂。所不宜侍徒披猖。及侍難巧命適當。以此於心澹平康。更拚數年耗官糧。昏嫁事

畢脱絡韁。祝君青雲日益騰。致身事業行輝煌。一洗廿載悶愁腸。因君感念著不忘。作詩寘心寫悵悵。百書安能盡毫芒。詩成摟鼓三撃鏜。風燈影亂雨打窗。　寄鶴田　夢繞江村岸柳淞。萬山井底望芊川。忽逢八十有三字。如見九華之上仙。有書新堂庭欸月。行看處士驛馳煙。閩山風致年年別。縣捐誰當致此賢。　蔡夢祥梅邊吟藁寄孫寧　憶昔孫朴真英豪。其表事業遺兒曹。文章聲望滿天下。至今仰望書樓高。只與太守揚善政。莅官處事如明鏡。千年汗竹載香名。歷世觀之皆起敬。公家功業有如斯。公家才學世所知。暫爾棲鸞來斗邑。矮屋打頭從人嗤。發揮政事春雷震。遊戲辭章驅筆陣。脩程騰踏未易量。直須腰掛黃金印。　寄陳侯　漢朝校尉揚威雄。百蠻畏服心沖沖。有孫膽氣吐長虹。六韜三略藏心胸。暨書喜拜新恩隆。睽門旌旆生春風。戰袍白晝耀日紅。穩騎鐵驄腰彤弓。將軍百戰爭先鋒。七擒七縱談笑中。黑頭早畫麒麟容。皇家青史標奇功。　寄張忠顯　衝寒按轡涖龜城。姑射仙人有意迎。柳絮風前春萬里。梨花月底夜三更。醉鄉空闊不知冷。詩興崢嶸轉覺清。秪恐客窻情緒惡。衾裯如鐵夢難成。　寄劉君錫　情分纔深又語離。停雲有恨復誰知。幾千餘里夢回處。二十四橋月落時。對酒每思君別後。望書徒惟鴈來遲。郵亭若也逢入便。不寄梅花也寄詩。　黃彥清詩寄天游　江漢秋風起。鄉山入夢頻。笮驚烏繞樹。又覩鴈來賓。笑詠嗟狂老。飄零憶故人。不知忙底事。一別斷無句。　寄金文壽陶彥承三首　危坐看修竹。孤吟每憶君。暫時來一見。經月去無聞。碧水鷗同侶。青宵鶴異群。臨風頻引領。情逸度江雲。　安穩金夫子。諸生若琢磨。江鄉秋看少。燈火夜涼多。浩氣衝牛斗。幽懷入薛蘿。草堂棋局靜。乘興即相過。　寄語陶徵士。新詩久不來。夢魂徒自想。懷抱共誰開。李杜雲霄志。陰何綺麗才。幾時同嘯詠。爲我薙蒿萊。　寄張飛卿　感激張徵士。荒封慰寂寥。勞壺消永日。對榻語終宵。秪恨相逢少。寧辭徒步遥。一從君去後。門外草齊腰。　寄于平　豈料嘗彼變。弟兄星散居。遥憐親近日。徒寄別離書。燕掃春風滿。螢窻夜月虛。何時仍共席。懷抱爲君舒。　次韻答施子善見寄　世事忽云變。故人消息稀。人書天外落。老眼發光輝。　憶昔苕溪上。分攜歲月深。山青雲白處。惟有夢相尋。　次韻寄鄭明德　軒軒意氣新追隨。未審儲郎收斷緣。君字已聞天子召。銀書還及野人知。十年湖海關心久。兩漢文章得意爲。鵰鶚秋高雲路闊。漁樵有席更分誰。　寄曲林　故人一別兩逢月。坐對草堂遥憶君。老梅稀疎數點雪。脩竹倭儼千竿雲。每逢風月興不淺。更覺歲寒心不群。時來春夜共

清酌何愧紫陽鄭虔文。　寄趙高士易窓慶上人雲岡　昨宵風雨釀春寒。曉日開雲路未乾。莠句定須香奪遠。杖藜還肯過蘇端。繡墩丈室留龍臥。點易塵窓倩鶴看。曾假飛龜扛飛錫。竹林深處登安歎。　寄丁彥誠　旅食江城春復秋。相思情逐水東流。憐君鑊鑠多文采。愧我飄零限阻脩。夜雨人懸徐孺榻。春風長倚仲宣樓。何時共對一樽酒。傾寫經年離別愁。　再寄曲林　湖上春風也太顛。燈前愁殺泛湖船。不知何處聽春雨。還憶草堂人未眠。（悵思魚詩）　寄王祖孝　許昌城中鋤菜。弘農道上騎牛。笑我兩宵剪燭。憐君月夜凭樓。　寄錢德鉉　何處逍遙好。莊生在漆園。倚花尋蝶夢。倚樹看蜂喧。惟迹多高趣。雄文亦寓言。紛紛逃復者。政街鶴乘軒。　寄曹彥魯　大尹久不見。音氏何所傳。挑燈註脉訣。閉閣積官蔵。舉世誰如己。逢人即吐心。不如馮玉句。長日萬機沉。　次韻寄野亭君二首　窈眇貞溪上。高樓獨出羣。楚氣都歛盡。秦火不能焚。檻倚波心月。窓開樹杪雲。城中多甲第。若箇得如君。　秋入野亭幽。何時許一遊。澗醪堪市買。村果近籬收。剩洗狂生竹。毛潤說客裘。獨憐傷世慮。無限為秉周。　寄宣元杰王元琮　昔者盧溝月。曾停十九車。氷聲深入地。霜氣倒飛花。路險羸牛乏。泥堅瘦馬瘸。橋殘餘不得。投宿野人家。　寄周復道　清事何方好。荊南漢上山。雅懷凌鮑謝。好手到荊關。花鳥春風碎。雲松白晝閑。王郎無與共。獨岸小青綸。　寄鍾伯紀　籌就春秋傳。緘封懶示人。共傳條例畧。獨許作王臣。葛亮終存漢。揚雄謾劇秦。憑君蟠材力。天下政風塵。　寄蔡漢臣　十四從戎日。先鋒百戰輕。材官推李牧。敵馬避秦瓔。代鼓春開塞。銜枚夜突營。何年靖淮楚。衣錦壽春城。　次來韻寄顧仲瑛　草堂深夜燭搖紅。尊俎文章集鉅公。十載行蹤兵火裏。一時盛事畫圖中。笙歌尚照桃花月。池館空聞柳絮風。此日嘉禾東郭外。虹橋晚步與誰同。　寄張希尹　別來好在張山長。門逕猶依教授廳。移石晚雲生鉄鉢。灌花春雨落銅瓶。壁間塵既同誰擿。席上風琴只自聽。對酒幾番懷故舊。舉觴仰勸少微星。　寄阮拱辰　途窮鰥哭未為狂。欵塵禪中最可傷。本謂天心收禍亂。豈期臣節尚披猖。大田宿麥連齊壤。白日秋氣敵楚疆。廣武山頭觀血戰。須君青眼鑑興亡。　寄林墉幽主者　籬邊古木度滄浪門外千檣瓊斷河。清磬數聲繞出定。雅琴一曲又賡歌。鳥情花思憐遊絕。雲影天光感慨多。何錫可衣纂芑葉。泪况名利欲如何。（儒仲裡詩）奉寄德剛正卿二先生（閒二老有言）　秋色南山氣未平。誰憐殘月伴長庚。昔年青佩新交友。今日華顛老弟兄。難著千金買靚舊。能消幾度過平生。何時一

勺鄉中水。細話悠悠世上名。　寄直卿　一謝麼麼塵市喧。喜君病愈愈加餐。五車書史古人友。三畝蓬蒿天下寬。世事驕騰新祿好。交朋零落舊盟寒。澗阿留得碩人在。千古清風詠考槃。　病中寄家人　遠院幽花香自裁。春來應望賦歸來。到家應在清明後。留著幽香待我開。　戴表元剡源集寄天台舒閬風先生　領雲黃處是台州。有箇詩翁住下頭。不寄一書春又晚。相思百里水空流。新瀧凍合鷺雛谷。舊夢花迷燕子樓。閑說遺芳烽燧急。定應重作峽中遊。（胡丙子同避兵台之峽石）　劉正仲壺寶山秋值王人而去次韻奉寄　日日松間數過蹊。詩成忽在水雲西。何人夜踏愁聽雨。無數春船倒上溪。燕筍出時斑豹美。鵑花開處杜鵑啼。未歸先踏來時路。醉筆山扁取次題。（斑豹魚石）　寄表李厚　莫笑衰頹老剡翁。出年過傲賤頑窮。坐窓漸愛日南至。行路不愁天北風。清話客多無酒對。舊頭交在有書通。閑知別墅林泉美。一策一鐙吾欲東。　十月朔旦寄黃勿兄弟　黃牛村前秋葉飛。青螺峯外海雲歸。故人相思書滿贊。客子獨行風舉衣。鳥鵲定占誰屋喜。鱸魚知比去年肥。當時歌酒江湖上。百里青書令亦稀。韓文靖公集寄李生　消災維保李。孤標是碧梧。高門留雨露。短褐混泥途。姿悍爭為小。懷深或類愚。洗心須具葉。游藝及樗蒲。政爾難藏穎。惟然獨抱竿。從容觀近數。僶俛事群趨。稍發琴心曲。能操晴背書。誰將窮周表。美使避珊瑚。他日逢何暮。清談動主睛。醉醒勞問我。書悠待令渠。契闊江湖迥。深寥歲月徂。青雲悲捷徑。白日仰亨衢。秋社分餘胙。南包橘柚初。飛騰如借順。能勿笑蹉跎。　寄方韶父先生　半落江南賦。知音寄渺茫。處康行處有。芝草夢中香。逆興滄溟闊。悲歌白髮長。平生今古淚。滴破綠蘿裳。　寄貢伯陽　揆別逢春雨。移舟落夜濤。忽驚滄海大。轉覺碧雲高。揚子多奇字。王祥忝佩刀。深情空繾綣。短髮正刁騷。　杭州寄子賤樽酒何人共。春光着處同。乾坤容野馬。歲月失飛鴻。俗眼能無白。風花故自紅。向來常處眾。早已負諸公。　寄方子踐子發　窮居悵無遂。祖藏幸戴陰。飛翅防芳華。侯森厲衣裳。曹颭扇叢薄。泫露棲喬林。樵蘇慨往古端操思繼今。折蘭問幽佩。解纓濯清潯。石林宥蕙蒨。佳栢鬱蕭森。遺世豈余敢。匡時非我任。覽已謝高軌。即事念所欽。纓綿阻遺里。緬邈桃岡岑。懷珍若訊。貽好在說藏。　寄俞子易　閑居寡歡悰。杜駕竹周旋。清宵遺懽夜。米火銷餘煙。嘉會良不易。贊把瑩所宣。撥余徇微業。春冬屢徂遷。者微作住哲。馳芳謝時賢。勝巍金三益。撣袂增慨然。秒秋凄且厲。郭圻曠阡眠。振颷寒飛霍。積霧迷迥川。歸閑歲復遒。蟠望情所牽。存期尚勿斁。輔仁庶

不譽紫芝無新曲。白駒有遺篇。矢心遂招要。贈言比芳荃。　寄朱仲山
異縣關心朔鴈飛。酒燈棋雨計頻違。寄書全覺嵇康懶。入夢多疑李白非。
黃葉閉門方寂寂。碧雲回首故依依。相違頗有梅花約。試摘來風走筆微。
寄陳君采　江海文采碧雲消。潘岳才華玉樹彫。從爾十年間捷鑰。森
然作者見風標。填花夕日揮相並。金匱名山路未逢。騰欲傾心魏遷住。高
朝無使覓蕭條。　寄葉審言　千里相思黃葉初。喜傳消息慰離居。姓名
淺入山公啓。懷袖元無賈誼書。已冺畊茫供賦欽。胡令汲引到樵漁。臨岐
躑躅頻回首。風雨蕭蕭馬正嘶。　寄張如心　摻美侏儒飽一囊。舊遊樓首
獨淒涼。達天斷鴈初沉日。匝地寒花欲有霜。聞道為郎須白髮。未妨高枕
侍黃梁。紅顏好在張公子。坐聽松風春晝長。　寄倪仁父先生　一官十
載尚沉淪。門巷蕭蕭白屋貧。自有陶公為社友。從呼杜老作詩人。兒曹故
復輕前輩。馬步誰當出後塵。招隱詩成無處寄。莫雲凝碧生愁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四寘

寄

詩十六

楊仲弘詩集寄王繼學二十韻　聖主敦皇極。元臣建上台。虛心求俊各
削迹去奸回。拜命超凡品。知君秉大材。淳風隨日播。公道應時開。負鼎資
烹飪。操刀貴割裁。鋪鋒行肯綮。異味合鹽梅。廟議常參決。朝班復共陪。艱
難須伏兕。路逆遠嫌猜。遺佚聞風起。英豪接踵來。經綸非重賈。辭藻亦鄒
枚。在野思雍載。盈庭想轂推。既將龍作友。忍假雉為媒。走也今留此。公乎
可念哉。執竿猶海上。扶耒即巖隈。自守幽人意。寧虞俗子咍。舊遊辭玉府。
故事憶金臺。落魄江湖間。蒼茫歲月催。丹心徒耿介。素髮已毿毸。勿謂交
如水。能忘恥及罍。飛黃當駕馭。猶足興駑駘。　寄劉師魯　好在劉公子。
遨遊興若何。江湖勞依望。歲月劇奔波。迹寄天涯遠。詩傳海內多。前賢題
詠處。一一為經過。　想君遊宦處。正值洞庭湖。落日波濤壯。晴天島嶼孤。
舟航通漢沔。風物覽衡巫。天下文章藪。非君孰起予。　寄維揚貫侯　經
國長才世豈多。羣邪嫉正柰公何。氣蒸雲霧藏喬嶽。聲轉滄溟放大河。遠
迹江湖猶棄絕。驚心歲月屢消磨。鵾鵬自有垂天翼。肯逐飛鴻入網羅。
寄袁伯長　幾年簪筆侍明光。直取才華補衛郎。祀事悉稽周典禮。頌聲
須假漢文章。雲垂迥野鴻稍遠。月滿高城下漏長。拔擢合袪危盛事。顧聞
作賦擬長楊。　寄曹雲西　羨君卜宅遠紛龐。長把綠綸釣大江。抗猶色
枯雲慘慘。芰荷聲急雨淙淙。消磨歲月書千卷。傲睨乾坤酒一缸。甫里當
年遺軼在。文鋒那肯竪幡降。柯敬仲詩　寄孟景中　一為京國吏。三別廣
陵春。野渡又芳草。滄江誰故人。柳煙麟閣近。花雨鳳城新。何日功名遂。重
賦隱淪。張以寧詩寄楚州甯山甫　夜燈促膝話。行藏坐使春風入客
鄉。此老襟懷那易得。斯人骨肉似難忘。酒邊諧笑詩成卷。兵後功名書滿
床。天地有情湖海闊。從今更覓養生方。　寄潘友竹　憶昔青燈夜話同。
別來凝佇幾西風。老天未覺負吾輩。俠路不關違此翁。酒後氣高終帶俠
詩中名出轉悽惋。悲歌對舞看明鏡。前日潘郎鬢已蓬。草堂集倪瓚寄陸
吉甫　昔者段干木。踰垣避其君。冥羽不可干。清風扇炎氣。德綿百世下。
吉甫賢且文。神鸞養奇彩。芳芷結幽芬。回視當世士。鷄鶩正紛紜。區區事
令爭。予歌以不羣。含毫作而嘆。此道誰復云。　林下寄張貞居　眼見藤
梢已過牆。手拈書卷復推床。聊因水檻覩魚鳥。欲出柴扃畏虎狼。冠製不

嫌龜殼小。水梲新剪鶴翎長。從來仕拙唯疎放。一月秋陰不下堂。

再用歸字韻寄張員居柳太常鄭明德

華陽外史從幽討。谷口高人亦賦歸。還憶惡溪對山坐。何時蘭閣看鴻飛。叢荒旭日悕玄髮。滴滴流泉浣素衣。寂寞松窗懸榻處。塵生麈尾不堪揮。

次韻郑九成見寄

郭外青山舊結廬。微茫野邊望中無。殘生竟抱煙霞癖。好事猶傳海嶽圖。夜壁松風懸雅樂。秋池蜀水酌商醽。倘從世外求玄賞。好趁輕舟看浴鳧。張翥蛻庵集

寄陳景初郑九成

憶向閶門繫柳條。遠煩相送過楓橋。夕陽陌上東西路。春水江頭早晚潮。老境此心惟白社。英年何路不青霄。詩材別後應俱進。時遣郵筒慰寂寥。

寄韓文璵與玉

自驚六十八年身。老病蹉跎又見春。京國歲殘梯雨雪。江淮兵入尚風塵。鄉書屢絕親知遠。宦伴常空僕馬貧。只憶練溪韓與玉。封詩寄與重傷神。

寄達兼善經歷柯敬仲博士

心悼旅寓各西東。長憶樽前笑語同。故國魚龍滄海上。儂家雞犬白雲中。百年人物無多見。一代文章有至公。等是不禁惆悵事。鬢絲黃葉共秋風。

寄成居竹（時張君已受詔而除徐揚州）

戰骨填溝塵滿城。尚書歸旐使人驚。方期渤海民留化。豈意中京賊畔盟。何日皇天知悔禍。中原故老望休兵。傷心揚子洲邊月。愁聽江流是哭聲。

寄成居竹貢舜臣

歲月崢嶸春又來。歸心遙在故園梅。十年厭見風塵惡。萬事徒增首日衰。大漠平鋪沙雪去。遠山直挽海雲開。近懷欲報成夫子。強起題詩對酒盃。

一見君詩倍黯然。荆南吳北各風煙。故人漸似星將曉。塵世真成海變田。桂在還吟招隱曲。鶴歸還記去家年。虎丘山水如無恙。有待先期置酒泉。

陳秋巖詩

徐浩然任西京經歷考滿回京訪予於城西寓舍賦此以寄

燕山逢舊友。書欲舞婆娑。屈指三年別。論心半夜過。車輕寒馬健。囊溢薦書多。卻問西京地。民風近若何。

用韻寄靜承肯贈行韻奉寄

喚醒舊夢十年前。老倚清閑似散仙。幾度行吟燕月下。遙思家住海雲邊。滿園夜學修丹術。花宴春忘舞錦韉。好信不來鴻雁遠。斷腸人在幕南天。徐良臣中流一壺集

寄祥俊卿郎中

驛馳自嘆誤儒冠。皓首歸來強自寬。芳帙蠹魚生雨潤。空梁巢燕落泥乾。紫薇春去宮花晚。碧海聲沉動地寒。萬事從前都付與。西風江上一漁竿。

多病相如懶著冠。潛蹤只愛酒杯寬。丹霞入望家何遠。白雲孤顏鬢欲乾。石壁古藤懸暮靄。山城久雨作春寒。衡州故舊今餘幾。獨對蕭蕭竹數竿。（右戊段多病後刻明當酒飲出王畔）

寄魏伯亮并東洪城諸友

參軍遠住古城阿。倦客維舟特遠過。一別雲分清夢少。相逢春盡落花多。百年身世如萍轉。兩鬢秋霜奈老何。深念同袍數公子。不堪憔悴久蹉跎。頓名世梅山集

寄童梅巖繼榮

數盡寒更六十點。鐘聲總了人雞催。枕間展轉不得睡。底事故人猶未來。

寄盧進齋

酒邊無日不同樂。獨吟齋中憶舊歡。意外一株紅杏樹。三年不得與君看。

懷寄周靜德應屬

老盡黃花梅又開。故人不見入城來。武康縣北三稀步。夜夜夢中行一回。

懷寄碧瀾趙右之（白非）

以詩相寄表慇懃。君信如何竟不聞。春向友朋門首過。有琴聲處必思君。

寄平江靈巖薛梅坡（府）

別君五十載春冬。遠想年來亦老容。見說多番入城市。路中相覓不相逢。

寄蒲鶴山呂雪村（頁）

君從廬墓我西來。數載衡無一字通。卻喜夢遊黃鶴寺。笑書勞手月明中。

寄中庵雪磯（黄谷）

病起何由慰所思。幾回重讀寄來詩。定應閉戶敲推處。雪滿漁磯未必知。

寄光福老儒古溪

藏一請[illegible]相聚日。鬢毛尚黑齒牙堅。傷心流落江湖上。不見溪翁四十年。

陳聚讀書子彥成

徵君住在碧山阿。長日清吟攬薜蘿。湖上有船應載酒。山陰無客不籠鵝。白雲冉冉迷高樹。翠雨蕭蕭濕細莎。夜靜吹笙騎鶴去。蓬萊宮殿月明多。

寄東湖隱君

東湖亭館隔塵氛。湖水晴生蜀錦紋。為有神無起蟄。莫教洗墨散青雲。

又寄綠陰亭主人

綠陰庭院坐飛觴。相對吹笙引鳳凰。最愛薰風動疏竹。水精簾幌散清涼。吳禮部集

寄張少長

賈生年十八。名聞洛陽中。馬遷萬里遊。落落聞其風。文章妙絕代。誰復嗣其蹤。之子有奇才。秀出金華東。慕遠稱字合。軼貫年歲同。高詞折老儒。晚空凡庸。輪囷五車貫。飄沓為緒空。洪河注濤瀉。快劍騰雷風。脱略師友資。捷疾神所供。漢廷多少年。笑談取侯封。胡為英俊人。衡門守蒿蓬。軒軒青雲上。奮翮追冥鴻。落筆中書堂。奏賦明光宮。致身賈馬儔。烜赫係所逢。予獨何為。十年抱文窮。才名多自誤。造物誰云公。見君喜自振。神張氣為雄。古來無世士。豈但言語工。冥搜契聖道。永衆光眛曨。勉作千載期。歲晏收奇功。

寄黃晉卿

繡湖有客今奇材。掾章千丈翻風雷。讀書蓋坐廣文館。騎馬欲上黃金臺。石頭城邊訪遺迹。長吟不換公卿徵。故山叢桂渺君歸。十年避禍無人識。我遊東城誦佳句。風雨深春綠陰暮。孤舟落日意空回。去燕來鴻不相遇。文章落落俗子嗔。賈生謫去揚雄貧。一時英作夾意士。千載同是非常人。相逢車蓋不用傾。與君異縣情已親。下條本逸王翰志。日夜悵望東南雲。故人別我今何適。書來尚作吳興客。天目雲愁百里陰。太湖浪激三州白。孤城渺莽雲浪底。高秋悵望川途隔。周南太史終歲滯。洛陽年少何人惜。似聞幕府招延君。法律應須早致身。腐儒白首遭笑罵。游戲聊復驚庸人。客中得士佳有餘。新詩滿幅來起予。人生可樂

在知己。素心不愿食有魚。青楓葉赤照野水。飛流翠蓋何時倚。念我孤登斷腸。閉門寂寞秋風裏。 寄李坦之 幽人一出九瑣。山朝吳暮越無時閑。煙霞縹緲隔清夢。風埃慘澹傷朱顏。今年閉門鼓江滸。袁樂高堂奉慈母。春深花落愁不起。高樹新篁響風雨。天涯獨鶴少儔侶。我時過君倚晤語。江空日暮孤雲飛。西望青山渺懷古。山中之人不復回。松聲澗水合清哀。落陽年少今亦老。漢廷卿相誰憐才。人生不遇休嗟戚。浮榮無根易起怨。千年閉氣文章在。半夜高吟鬼神泣。相逢三月一字無。近來清思知何如。 九鎖三茅備聖宮。故人招隱幾時同。青楓月落重江外。翠袖天寒絕谷中。文字相知惟我爾。精神不隔浙西東。長安冠蓋紛如數。老去誰憐貢與終。 寄葉審言併簡晉卿 燕塵越水舊襟裾。何事今年賦遂初。肉食終還虎頭相。身謀可復充國書。閉門深巷楊柳滿。送目停雲暮雨疎。不見黃生今數月。因君聊與問何如。 寄張子長 落落長遺俗子憎。別來懷抱向誰傾。有時錯莫呼張丈。無力吹爐薦貫生。吃石山中尋藥侶。說雲林下讀書聲。知君亦有逍遙興。肯與單栖嘆不平。丁繼道詩 寄王安道 平生爲愛林泉好。辛苦移家太白峯。門外溪聲千派瀑。屋頭山色萬株松。僧房夜話青燈淡。道院春遊白酒濃。折得梅花無使寄。幾回吟斷夕陽鍾。

寄廣東金曹仲 菊花泛酒秋正深。僧舍題詩遠相送。門外青山千萬重。安能隔斷相思夢。黃仲寶詩 次韻寄謝劉如溪蕭此閑吳近智士周叔娃三首 仕昔傳聞異溪邊。惜別怯。鄭莊真好客。正緊自懷鄉。亭憶清風在。書傳錦字香。若懷長嘯阿。予髮轉蒼浪。 有客閑如此。從教日月忙。一家雖異縣。三載若同鄉。巴水風煙冷。横溪草樹香。詩來驚別久。吟罷雨浪浪。 來往東吳道。長憐客意忙。夢殘風雨夜。身遠水雲鄉。萬壑樹無美。半池蓮漸香。竹林多暇日。高詠滿滄浪。 寄葉守正（溫州人能作皇梅酒後常爲湖州歌） 昔逢海客金川上。許訪山人紫蓋前。交臂又還違夜話。思君長想看雲眠。釀成桑落春浮甕。歌罷湖州月照筵。醉後枯腸芒角出。一枝光爲隴頭傳。楊翮詩 寄于清叔二首 暖沁香篝宿火溫。蜂紗紅燭照黃昏。自憐不廢千金夜。帳底吹笙到玉樽。 梅花亂落雪紛紛。兩袖東風酒半醺。春月滿堂歌舞散。高情渾欲夢梨雲。福建吳先生集 寄李復禮 二月已作麻姑書。山深苦無鴻鴈至。行人復自南海歸。始得致我平生意。憶君東上浮海航。微雪遊我三山陽。石房道霜海礪熟。滿甸漲綠山酪香。看花駐馬入僊館。握手臨觴披素欵。釣龍臺下呼月歸。楚舞吳歌間湘管。銀缸倒掛雪峰松。金杯盪動玻璃椀。心期未許濵渤深。語話祗恐清宵短。今年

芳草城西路。豈意把鞭忽相遇。扁舟風雨不少留。恨殺春江綠楊樹。祗今失海無消息。鐵羽西飛精長戟。黃塵漲天道路艱。安得乘風生羽翼。 寄黃子肅 官船衝雪漢陽城。黃鶴樓前江水明。衡霍千峰開曉霽。湘潭萬樹起秋聲。周南近日留司馬。宣室何時召賈生。聞說五雲霄漢上。朝陽只待鳳來鳴。 寄蔡志學 蔡子清詞麗衆英。松風水月見神清。蒼鷹未掣絹鈴迸。翠駁何愁剪刷成。洛中共午稱潘令。許下黃初擅阮生。今日間關還故里。皇天豈負汝英氣。 張子淵詩 寄樓仲凡 一日一相見。百年如此否。已知詩有趣。未放酒忘愁。馬下西隣樹。月明今夜樓。相看須白首。投老共林丘。 奉寄易之在京師 憶君日日共吟哦。三載懷人可奈何。聲價相隨詩價長。新交應似舊交多。春連宮樹鶯花合。人在瀛洲歲月過。千里有書如訊問。布衣仍舊住城阿。 單有成詩 奉寄子淵張孝廉易之馬徵君 山林二月尚蕭條。慚愧桃源學老樵。張馬詩名今並著。松喬隱地獨相招。野田春水芹芽長。別院東風燕語嬌。忽憶去年溪上醉。短蓬聽雨武陵橋。 杜國英詩 寄菊東勝逸 知有窮吟癖。尋常到處題。過橋清影瘦。入屋白頭低。醉漱寒泉井。閒鋤亂草畦。何時來訪我。只恐渡花溪。 寄舜賓王畢 羲之後代孫。相見又相親。語簡渾無俗。詩靈若有神。看花香觸鼻。步月

影隨身。何日武臺路。重來訪故人。 寄長卿黃士元 衰廬無錢未足憂。秖憂詩債未能酬。平生幾度得相會。好句一時難易求。林野月明遊狡兔。江湖浪暖浴閒鷗。知君自是歡顏士。只爲吟多雪滿頭。 寄賢佐樓備 嫻居盤谷書居屋。只爲窮吟雪滿顛。門巷綠陰濃潑地。家園紫筍直參天。楝花風起麥先熟。梅子雨寒蠶未眠。何日東湖湖上去。筆牀茶竈共遊船。 周衡之詩 寄張德甫 素河洗高秋。草蘭泫繁露。獨夜耿不寐。懷君美無度。反側欲中旦。安得寫襟素。徘徊采孤芳。欲寄恐遲暮。延跂渺予愁。華月在西樹。山翁自在吟 寄王子山魏彥明 自昔楚有材。江左實上遊。我初識王叟。頭白尤清修。三年坐冷署。草瓢義無求。驊騮生北土。珠玉走中州。漂零末路間。歎息當誰尤。微驅久已厭。邂逅獨見收。一身銷百悔。孤嘯排羣咻。未報國士知。徒積離居憂。昨來忽夢見。令我涕泗流。況聞魏公子。好德世寡儔。短篇瑩玉潔。小楷墻銀鉤。一見鄙吝消。載歌奇疾瘳。拊鼓無近音。澗溪有微羞。世俗多愛惡。反道貴綢繆。餘光未及接。嘉意何能酬。美哉宛溪水。搖落丹楓秋。願爲朝陽鳳。一過城南樓。 子山久留郡齋作得其詩有懷其人作此寄之 美人好奇服。行歌湖上春。閉門三日雪。坐擁紅麒麟。官壺貯華露。夜飲消客塵。哦詩寄寂寞。妙寫梅花真。商歌不諧俗。泰聲

空湯合華堂奏琴瑟。箏笛那敢陳。但憂聽者欲飄泊使苦辛。皆步亂來墨。勝貝經牙中。風翻多蹭蹬。霜蹄或逡巡。我今實骯髒。非子誰當親。而胡欲往從春水渺無津。來橋望歸旆。倘及帰鶯新。 寄陳景初 歲晚大江空。夫君去焉從。愁來無限思。别後若爲容。橋店沽春酒。寺樓聽晚鐘。馬周雖老矣。猶擬問新豐。 寄西來用大拙松江 則天如 亂雲迷路雪成堆。不見昂昂野鶴來。八世能消幾輛屐。春風又老一庭梅。巳公屋下詩偏好。庚信江南賦自哀。明白亭前好池水。憩怱留取照遲徊。 塵滿衣裳雪滿墉。出門無友讀無書。持來圓澤三生句。驚動相如四壁居。喚鶴亭前清夜半。繪魚江上康（康與寀同 出楚詞） 秋初。何時達物離人去。欲與閑雲共卷舒。

寄西來用大拙明子晦 當時飛步下青冥。五見流螢與落英。桑下豈無三宿戀。竹間猶記兩詩鳴。庚公康裏西風急。羊祜碑前落日明。我欲裏來訪陳迹。滿懷牢落向君傾。 少年共剪寒窗燭。老去還看屋上山。秋色無端又紅葉。故人想像亦蒼顔。高名不用求身後。大隱何當出世間。莫笑空函苦相贈。要持一片嶺雲閑。 寄金臺謝充章 石柱山中老病翁。十年深泊似飛蓬。詩居奴隷離騷上。身在風塵京洛中。社友半隨猿鶴化。草堂旋逐水雲空。思君不見令人瘦。謾寫平安寄北風。 黒雲垂地一聲雷。

驚破堦前華被堆。記得後庭歌玉樹。恨無明月照瑤臺。醉僂舞能嬌無賴。睡頬粧殘倚木闌。燒燭捲簾兒拍手。惜花心在鬢毛摧。究陵羣英集貢金

寄吳子彦 憶昔溪上别。于茲倏經年。胡爲不嗣音。令我心茫然。燕州六月旱。火雲蒸曉天。飛煙密如雨。朵參浮黄煙。秉筆事詞翰。娛非時正先大則月江南雨。官逵淺成川。豈無夏于累。萬里何由前。對食不能餐。枕肱重憂煎。老姥何瞥瞥。厥類紛牽連。緬懷嘉樹底。振襟弄清泉。雲林有高處。盍賦歸來篇。 寄張芳洲 客裏秋風厭道途。歸來決策俗樵漁。知心白石煙霞在。滿眼青山故舊疏。從熱選思覩枕簟。愛閑應娛負琴書。麻姑池上花如錦。何日相過駕短車。 前原道寄熊平窓 長憶春初一笑違。春懷無便寄書簡。餘波解洗徐炎惡。來路應憐泥潦霖。秉里歸來儲秉少。夔州以後作詩工。樽前底用悲秋苦。滿目西疇稿事豐。 汪澤民叔用龍溪公次南安軍詩韻寄仲芳光 十年江漢苦萍浮。爲客漁城參又秋。塵事滿襟寛帶眼。假官何物誤刀頭。春懷花樹宗家會。夢遶松楸故里愁。腹翠晴嵐佳句在。淒涼先哲此曾遊。 江鍊寄徐永堅 空谷有佳人。遠在天一方。大堅渺江海。高寒逼風霜。㶑㶑冰玉壺。緊緊雲漢章。敬亭有閑雲。孤飛英山雲脉脉一水隔。落落參與商。寒窗欲從之。羽短川陸長。永懷我耿不寐。明月

共夜光。何當脫坎壈。從子水雪鄉。 春仲寄鄧彦虛 高臺歷歷見關河。悵恨誰憐别後多。雙鬢盡從秋裏老。一春半向雨中過。溪陰殘雪黏青樹。江上微風起白波。料得壺天花事好。無由分賞欲如何。 文敬所自杭歸且聞學飛昇之術和韻奉寄 夢到麻秧日已斜。集英曾得對重華。海還古説瀛洲路。地上今無侍浪沙。已約詩人吟夜雨。更尋道士服朝霞。馬歸得意春風路。今度重來不見花。 王暐寄戴帥初（時任信州教授）虞席光主安隱無。上饒人物近何如。李君曾有新篇什。謝氏誰爲舊學徒。曲士幾曾關世道。斯文豈不在師儒。宣州日日有來使。莫寄靈峰水玉珠。（李明道謝叠山皆廣信人）

施裳仲寄朱理甫 别後誰憐久索居。寄書長恨便鴻無。青山招隱思佳士。白髮催人惜壯圖。休笑羊何臨海嶠。願如來陸會鵝湖。肯來邂逅成清話。不用郫筒滿眼酤。（理甫不皆酒） 趙由楚寄謝新安曾希文 天風西南來。爛然雲錦章。黄峯滴秀翠。拾拾無留藏。鏗然韶濩音。驚動摩鸞翔。薰香再三讀。洗我煙火腸。光施漸未能。欲報徒七襄。理衣戲庭下。爲引南豐香。 施霖寄黄彦清 正聲久微茫。塵滿綠桐衣。幾回思理曲。起我與世違。偶逢鍾子期。對之揮金徽。一彈再三歎。下指生光輝。但憂子期去。聽者亦復稀。 梅莫寄李通道 與君相别後。湖海久無書。

閒在龍舒郡。新開馬隊居。斯文欣未墜。客況近何如。信有鄱陽學。何門不曳裾。 王虎臣寄周千之（予昔爲掾潛川山水之勝處者尚與千之爭作遊頃追想昔遊之樂且恨千之之間闊詩以寄懷） 岸嶽金鵝筆作峯。登臨長憶與君同。窮搜洞穴驚山鬼。淺揖溪流怯射工。四海交遊雲聚散。百年蹤跡路西東。詩盟到老堅如石。莫遣音書似斷蓬。 韓彝珠寄示李生行所 李生頗耆學。泳野亦天真。刀筆從胥史。卜年賽社神。雲山當戶遠。野水過池新。蘭若携書地。相違已暮春。 寄蕭文開（爲里人也以事遠竄見衛） 賀蘭山外夏王城。長憶離愁折柳亭。蕭史笙吹雙鳳羽。曹速前帶雨鵝翎。五更枕上秋鴻叫。八月江南夜雨聽。七十一峰連五老。雲頭幾度想青青。 希還李提舉移家上饒予歸故山思一會不可得因想高風詩以寄之 種得桃花萬樹紅。一家雞犬碧雲中。天門劍氣寒沖斗。石室丹光夜貫虹。竹裏子規啼曉月。人間蝴蝶夢春風。晴波十里都如錦。愁殺漁郎路不通。 寄蕭伯興 一月吟詩一百篇。從將佳句萬人傳。閉門入雨無來客。高枕殘年紙醉眠。石子雲飛雙乳燕。蜀鵑春化幾啼鵑。結巢已在煙蘿裏。更有長蒿傍石泉。 張弘範寄劉仲澤 乙貞中秋約休遠九月期。來藉把菊坐。共賦南山詩。 青玉案寄劉仲澤 西風天際征鴻去。問曾

過燕山路。葉落虛庭空綠樹。一川秋意。滿懷愁緒。樓外瀟瀟雨。天涯望斷行雲暮。好看螢映寄情句。底是相思斷腸處。吟風賦月。論文說劍。無箇知音侶。 南鄉子寄劉仲澤 音信惟來稀。世態時情固自宜。莫比紅塵兒女輩。須知義士友情死不移。應是占花期。蕭鼓東城醉玉巵。誰念書生寒屋底。傷悲。恣泱聰前聽子規。鄰良貴詩伏觀待制先生二詩極其高古就以此本奉寄伯雨真人想焚香紫閣時一吟耳 月出古城東。海氣浮空濛。車騎各已息。宮闕何穹隆。牧馬草上露。吹笳沙際風。帳中忽聞鴈。傳令設雕弓。 五月十九日夜將適上都。關士陳聚仲同宿高齋。因諷舊得句云。月出古城東。久未能成章也。予憶連年遊從灤水之上。亦有此興而未及賦也。因用聚仲首句。足成此篇。明日雨氣作涼。賓客已退。諷詠不已。而合州楊一可來別。將南游茅山。問有書與劉宗師張伯雨否。即書此以寄。雖青山白雲。美人遠道。而寒沙白草。能無舊夢之感乎。一可亦久有詩名。伯雨試相與歌此。酌山泉一杯。為雲門翁壽。揚許諸公雖在天上。想亦聞此也。青城山樵者。太乙洞主虞翁生集言。 共讀貞居外史送友人還山之什。輒次韻一首上寄 書鴈無因得共飛。升龍有約與同歸。遙知道價於今重。自愧行年近古稀。何日重傾桑落酒。西風初製芰荷衣。壺公獨在

塵埃外。應笑馴泥未識機。王惲詩春日客居尉氏和友之見寄 不作寸莛撞巨鍾。歐緣鹹轉未從容。賡酬此日空相憶。邂逅何時得重逢。渺渺愁方隨迹遠。寅寅花正向人濃。蓮池春色徒迷眼。不屬窮途阮嗣宗。張介詩寄高君益二首 天下兵久動。吾徒竟若何。亂來為客久。別後念君多。擬作登樓賦。還成扣角歌。功名倘來物。聞處且蹉跎。 忽憶高書記。邊城又一秋。干戈千里夢。笳鼓五更愁。世事增歔欷。餘生轉蓼悠。東南天一角。漂泊海西頭。李重詩寄王鼎玉 豪氣元龍老不除。都緣為口走窮途。苦侵茶句禁愁否。月壓秦樓入夢無。就酒幾回傷射臂。愛山長是費吟鬚。從來薄宦無多味。早晚扁舟入五湖。王庭筠詩寄任君謨 才不封侯坐數奇。崎嶇歷落似桓彝。平生忠義自孤立。老去文章益崛奇。人物眇然今已矣。先主持此欲安之。狼山深絕無人處。歸和淵明五字詩。 寄崔唐卿二首 春工也自到天涯。只欲寒城四五花。無柰狂風兒薄相。一枝吹折落鄰家。 撩亂楊花自在飛。長條想見尚依依。休言暮雨留人住。好與游絲作伴歸。宋褧詩寄章允載兼柬項思復 憶昔到京歘與予寓官廨。一見即相驩。不翅舊交快。維時因道途。驅車久行邁。忽逢把擔初。欣若身脫械。握手坐氍毹。歡語畏疲憊。情投比黏膠。意愜甚搔疥。項君數過余。滯下妻方

瘥。三人互談讌。何殊合斜緣。騄驌出游衍。古跡探奇怪。路入青蓮宮。駐足聽梵唄。薄晚始旋邸。傾倒形忘瘵。周詳論書譜。從容說詩派。凡習尚浮華。遺音日已壞。作者劇紛夥。咸韶混夷韎。瀾倒并波隨。疇能挽危敗。顧余樗散材。頻年處卑隘。柄鑿乖方圓。甘遭世俗賣。人將譏嘲識。予乃欽教誨。昔言加箴規。默默使心解。酒酣示新篇。詞源極滂湃。却類任公子。投竿下牽犗。應知藝嘉禾。薅治絕稊稗。讀之神駭驚。秋鷙飛斯喝。政圖藉薰陶。別還隔遐界。欲叩寢食安。往復占爻卦。滴汭守衡茅。無從豁蒙瞶。譬諸鐵在爐。伊誰鼓風鞴。況乃患沉痾。軀命猶纖芥。侵尋閱暑寒。孱弱乏剛夬。精神盡凋耗。面目多腫會。布衾暖閉眠。藥貼晴磨曬。年來獲吉瘵。書齋仍掃灑。徐鶴亦爭慶。似棠煙霞債。綴賦詠雕蟲。攻篆學盤薤。有時看飛泉。四山寂無吳。思取古遺經。一覽適矣快。蘭膏繼日晷。矻矻磬昏懈。視己常欿然。進業慭質騃。志須成緣彙。未能悅宵蔽。篤信寡安中。懷悔劇蜂蠆。瞢暮自深藹。此語諒非戇。近聞子亦歸。親朋樂情話。千里感貽書。殷勤馳一介。兩翁年康彊。愧缺床下拜。靚簡立臺端。百士不敢噫。遄速競莫前。動若飛鶻鐵。歲月無停轍。季秋倏已屆。籬菊傍雲肥。江山日如畫。軒車幾時來。夜雨一燈掛。明德正可崇。相期各云勵。楊叔能詩寄邢彥忠 憶昔到鄆城。肅拜見

奇鬚。南榮漲新酒。釀我臨前簷。半酣出詩卷。句律麟經嚴。酌酒讀君詩。取魚熊掌兼。吟聲流水滑。吻舌兵鋒銛。君體為之動。真歡直虛謙。日篤一再周。長安見秋蟾。酷愛終南山。蒼玉刻角尖。豈知君在下。寒藻寒魚潛。我亦寓窮巷。旅食唯虀鹽。捧檄就狗縶。但未施髡鉗。安能走謁君。會合比鶼鶼。

寄雲甫 馬斯人喧雜。適從何處來。坐談恣胷臆。白日號風雷。有身不讀書。荊棘荒蒿萊。蘧蒢戚施輩。但解嗜殘盃。吾子如大防。橫遏狂瀾迴。士以氣為主。豁達心膽開。聞之喜不寐。東望心悠哉。持正不苟合。於此觀奇材。張仲實詩寄吳宜齋 夙昔志嚴堅。解印有餘榮。自與塵垢遠。益悟身世輕。穿雲拾瑤草。帶露養瓊英。托茲寄幽興。何意延遐齡。超然丹丘跡。想像難為名。 病起寄洪中行 病起行猶緩。家貧飲尚豪。水翁時獨立。風蝶晚相高。村散同攜機。機空異桔槔。朱絃含古調。不惜為君操。 寄鄧仲齋 夫子璠璵質。家傳復過庭。高科昭日月。雄筆倒滄溟。才足專文苑。名應著御屏。壓沙摧羽翮。蕭艾混芳馨。高卧從人遠。長吟只自聽。少年子虛賦。著景太玄經。草昧新騎康。囊乾舊聚螢。行歌花藹藹。坐釣水泠泠。愛侍巍篇翰。無緣侍典刑。登高為西望。遙拜老人星。 寄劉須溪 萊在錢塘客。登臨意自如。精神當日見。鄙吝一時祛。自謂無心出。旋聞有詔除。嚴將

呑屈賈。步直遊應徐。獻賦趁金馬。試經進石渠。任從文字始。材實抹梁儲。翰苑聚光趣。公卿席為虛。朝陽鳴鸑鷟。北海縱鯨魚。戲遊風塵地。深潛水竹屋。春宵冬月酒。老讀幼年書。猶懼為名累。何妨與世踈。碧雲千里合。疑望轉愁予。林清源詩寄方山陳體仁　江雲飛處暮山斜。咫尺懷人約屢賒。笑我一春無雪興。勞君幾夜落燈花。多因飲酒酬時事。少為看書誤歲華。寄語廉門人莫出。有時德操到君家。陳深源詩寄曹七尚幹　搖落江楓遠。故人傷客情。亂煙愁疊嶂。何處望孤城。殘月河橋暗。西風戍馬鳴。相思正遼絶。鴈過月痕生。寄鄭國正初心寫趣　驚猿雷初斷。腸吟楚客今。鹿雪滿簷。幾見漂翁木海濤。只言約艇在山陰。天空秦望孤鴻落。秋起西陵寒荻深。千古斜陽事無限。石麟荒草夜傷心。釋元淨詩寄草物元熏懷黃秘監張外史　思君雨落欲重還。却畏扶行木屐穿。總道松華壇上宴。不如師子崖中眠。湖山浩蕩鶯花節。客舍參差燕子天。最是難重龍井集。金華句曲兩詩仙。吳正傳詩和黃晉卿客杭見寄　一從君客江城去。詩思還涼酒殘空。天末倚樓孤岫雨。春深閉戶落花風。半生政坐才名誤。萬里誰憐意氣同。坐憶王孫詠招隱。萋萋草色向人濃。　書門蕭條已半年。如君近買過湖船。江光日暮吹紅雪。店樹春晴起綠煙。客裏光陰遽

如許。人間岐路正茫然。雖羣傍似從遊樂。紙貴錢塘四萬錢。鄭元祐詩奉寄玄洲尊師　一自玄洲手結廬。研泉分得倜脩除。鈎提石記脩人表。筆削山經作志書。丹竈曉溫松葉酒。茶甌春點菊苗菹。殘骸若有登真級。亦欲西遊候羽車。李孝光詩重寄二首　喜見辭章凌鮑謝。兼聞詩律通韋陶。雲霞此日交何厚。湖海平生氣太豪。麹壘蟹肥吹夜雨。松肪酒熟湧雲濤。鄒生本是龍門客。漫郎何妨著釣鼇。　鴻鴈南飛木葉落。放歌還上草玄亭。生涯狂客還吹笛。語入青童屢腦屏。歲晏風多衣自短。山空月出酒初醒。江南客子歸未得。深泊何煩影問形。范太樸詩寄張太乙張時留江浙　我曾身著夫容裳。騎麟游遍蓬萊鄉。蓬萊仙人留我住。醉挽大石歌瑤臺。高秋及上廬湖頂。下瞰八極天茫茫。石林風煙白日靜。但有瀨氣如飛霜。張君獨乘紫鳳凰。我得霞佩騎翱翔。星官下謁奏廣樂。衆客燕集翻霓裳。層樓高空不得寐。神飈夜擁金風僊。歸來雲林閉戶坐。思憶舊事心飛揚。竊聞三月之初吉。飛車直過東海傍。莫從故都漢未泰。定駕大舶窮扶桑。澗山迢遞澗水長。何由寄贈雙鳴璫。　寄山東黃君瑞（名瑞倚有易）（字有節婦白大娘詩）龍虎山頭送子歸。三年不見重相思。更無書到金谿縣。空有人傳節婦詩。白鳥沼波春㶏㶏。寒雲落日樹離離。相期歸水江頭

醉。為報輕車已載脂。洪子尚詩寄劉仲宣　遙憐劉公子。才華孰與俱。昔時樽屢對。今日信全無。月上潮生海。梅開雪滿湖。客懷應不惡。詩筆想頻呼。寄吳主一　與君清節重時髦。文彩斑斑出鳳毛。工部詩章夔府藻。中郎書法石經高。雲生太白尋瑤草。春滿東湖種碧桃。十載相聞未相識。卜鄰何日傍林皋。段元舉詩寄房希白　聚散渾如水上萍。卜鄰方穩又西行。別來詩酒遊何處。秋後髭鬚白幾莖。既絶功名場上念。莫忘雞黍眼前盟。江陵應會秦才叔。二頃經營早晚成。吳全節詩寄李南翁（全節。字閒閒。安仁人。早歲棄家居上清為黃冠師。元初從留國公張留孫赴京。進為副師。仕至特進上卿。掌玄教大宗人。卒。謚。）乃翁早結世皇知。滿篋珍藏宰相詩。行著一鄉稱善士。家傳三世見良賢。遠從魏闕聞名舊。同飲番江識面遲。往矣南溪賢太守。公餘獨與話襟期。吉子行詩寄柯德陽　蘭草驚秋色。來儀困赤霄。無書能累月。愁我忽今朝。道在非彈鋏。途窮豈折腰。山陰清絶地。且為息炎歊。陳剛中詩寄揚州教胡石塘　淮海胡文學。名猶滿帝都。人惟憐李白。我欲泣揚朱。家昔啼饑甚。身今病渴無。竹西歌吹近。想見列生徒。　昔日光明闕。昂然有此翁。方聞前貢傳。纔見罷中公。瘦已有如鶴。負猶氣似虹。北門端有待。豈必滯儒宮。徐來碩詩寄把一翁　泳

落西江水。東流不到君。別離情莫敘。憂喜事相聞。歲酒盃曾共。秋船袂思分。吟邊每懷此。心逐瀟山雲。杜清碧詩寄詹景仁　庾嶺梅花玉雪明。使君持節五羊城。白雲渺渺思親意。滄海悠悠戀闕情。秋氣肅時鷹隼擊。朔陽和處鳳凰鳴。山中芝草琅玕長。何日歸來掇絳英。　和鐵峯見寄　風雪燕山似素交。為曾輦路聽鳴梢。清溪月冷應同靜。紫陌塵深豈自清。未辯和羹鹽作霽。試看承露玉為梢。歲寒已約為三友。紅翠春深恐見拋。寄揚仲弘　老來自愛黃叔度。少日真期曾仲連。高卧獨無田二頃。忠諫誰有客三千。滄波渺渺浮鷗鷺。白日翩翩換歲年。却憶江東揚少君。劇談終夜不成眠。薛宗海詩寄余希聲　寄語中林友。相思人幾朝。書難為路阻。夢不怕山遙。風定落花淺。雨深青草驕。人情諒難必。不似往來潮。熊士元詩寄友人　萬木入搖落。吾生果若何。眼明燈影薄。人定雨聲多。瘦恐誰為累。狂應酒是魔。湖山有奇士。歲晏不相過。盧陵詩寄遠　山城春會寒。尋巢燕哭飛。牖雨蘼蕪香。深閨腸斷時。逢人寄遠信。欲寫先淚垂。君毋何妄言。夜來夢兒歸。陳昌詩寄謝履齋　水沉香冷簟紋清。風入珠櫺鶴夢驚。今夜天邊好明月。清風偏照闔閭城。沈欽詩寄劉小齋　村迥落葉赤。江空寒日黃。野鴉隨處宿。宮柳自成行。無路歸秦客。逢人問楚狂。長歌

一回首。悽側向滄落。李嶠詩寄唐伯慎　鶴林宮裏故人過。謝傳宅前秋水多。烏帽吟餘還放棹。黃庭寫罷更籠鵝。平頭奴子金盤鱠。皓齒佳人白苧歌。不得相從渡三泖。月明清夜奈愁何。　袁伯常詩寄子昂　故國王孫佩楚蘭。春雲涼月倚朱欄。玉削曲逝驚聲轉。金鼎香隨蝶夢殘。碧沚波清堪把釣。黃塵風急懶彈冠。水家文物惟君在。笑我氷姿跨曉鞍。　朱希顏詩寄張子政　野政老人隱者流。清溪遠屋似愚溝。自編蒲葉作素簡。時寫松花洗玉舟。仲運來邊踰東海。孺子還復栖南州。別來清事想不廢。詩成應畫李營丘。　張昱詩寄王梧溪　仙舟曾記過南堂。鶴鳥高梧日正長。胡蝶夢來春夢覺。牡丹欲盡燕泥忙。當時賓客知何住。此日音書或漫忘。猶有白頭王紫在。獨將詞賦動江鄉。　錢九方詩寄李紫賓　謫仙今住五茸西。醉後嬾披宮錦衣。天上玉堂無夢到。山中書舸載鵝歸。白雲滿屋詩連軸。大泖當門鱸正肥。安得還君清隱處。紫簫吹月轉山扉。　丁復詩寄劉安道號白雲巢　避世託巢處。白雲為故鄉。自期終不出。相憶竟難忘。華髮秋情遠。青精曉餌香。何當謝翁去。長是生君床。　寄謝子木　秦贇詩傚夢年年。漢官倉氏豈海賢。荒涼秋渭時時酒。彷彿番江夜夜船。湖海客身皆莫齒。家山兒歲幾春秋。何時與和歸來賦。白石（謝住家）黃沙（丁住家）來有田。

寄趙教授宗上人　故人秋浦舊遊處。精舍春風遠別時。雪曉煙昏寧獨醉。華傲白下盡相思。山城悲客寒生早。諸雁呼羣暮下遲。諸友總聞攀桂去。和來應有已公詩。　寄劉安道　千里題詩問異同。百年知己恨西東。淮山日短有雲去。楚塞夢長無路通。蘿屋晝閒芸草碧。柳垣秋靜木花紅。應憐下馬重岡驛。特地吹人滿面風。　周錙思勤過江寄郭誠之　澤國無官寄老潔。淮方有客借寒驢。安知到九難千祿。何用平生苦讀書。　雒詩寄劉時中　獨夜耿不寐。陰風淡如秋。故人置雙魚。遠道生離憂。明月落前楹。清露沾衣裘。豈不感時節。但歲聿云周。沄沄湘江波。日夜東南流。行子去不歸。苦心空悠悠。洞庭春草綠。芳蓀鬱滄洲。遲君君不來。欲往路阻脩。何當羽翰生。飛去從君游。　馬情詩寄曹平山　牢落英雄霜雪秋。故人一水隔雲邊。愁鴻已過江南月。獨鶴欲尋何處煙。殘夜讀書看酒在。前時得句向誰憐。桃花源上桃花主。肯爲東風住百年。　周巽詩寄王聖與　折柳河橋又隔年。夢魂時到五雲邊。湖驅衆水遠浮海。春入亂山青接天。花發正當人別後。雁回長在燕歸前。東風半紙分攜恨。聞寄西陵載雨船。　程端詩夜枕不寐奉寄小山　江上相望隔幾蓬。吟魂得得遠芝峯。闌山已共詩禪老。心事還如客路重。梅子雨收千里月。竹篇花落一聲鐘。思

君不見難平恨。坐聽清風敲玉龍。丁龍亨詩寄別小山　家住銀峯最上頭。與君俱作子長遊。桐焦爨下無人識。綿乳床頭動客愁。白鴈一聲荒塞月。黃花三逕故園秋。陽關暫酌舒州酒。依舊看江同倚樓。　劉白沙詩寄呈飯牛翁　早許關防意氣獨。莫教霜盡草頭枯。芒寒寧戚謳歌悲。色白滄翁牧養圖。露地相忘無賤豢。脂官雖巧不催租。時人欲識其中趣。山本龍瘦在氣蘇。　宋子虛詩寄王子長　薄宦仍依楚。長閒傍酒壚。客愁三月盡。春夢五更初。吟卷看花撚。行床並竹鋪。江湖有佳句。知我每相於。　郭翼詩次韻寄野航　十日不見華州掾。定是清遊在簡邊。青壁緣雲題石闕。白沙留月繫湖船。娟娟酒客杯香細。閒閒梅堆雪色鮮。歸來且累歲年暮。何問他儀識太玄。　劉宗叔詩寄益都李侯無簡叔能　風埃千里暗貂裘。豈意天東作勝游。來石洲邊逢李白。仲宣樓上得荊州。題詩坐對雲門曉。載酒來看石澗秋。回首清歡如一夢。試將別意問東流。　黃玠詩寄浣花主人　錦官城外浣花溪。萬里東風無盡時。出郭水清魚可數。緣溪路曲馬難騎。春星一夕草堂飲。夜雨幾年茅屋詩。何野前扶阿稽後。少陵野老鬢如絲。　呂夏卿詩答潭州曾子容使君見寄　梅花初寄隴頭春。錦段鶯傳避席人。絳帳飛騰雲漢外。米檣留滯雪霜新。（慶曆二年榜進士曾公門生）兩州穩移家家富。萬卷圖書字字真。自昔用文輕賈誼。嚴徐徒步作辭臣。　何得之詩寄暢淳甫　思君不見貴人思。何日人思能已時。又見鑾坡三月柳。數株濃綠自絲絲。　唐介詩寄杭州孫資政　何人富貴不圖安。大抵爲臣節欲完。手執牴撲謀國易。心存忠義入時難。臨風未覺龍媒老。衛斗誰知劍氣寒。天子聖神思舊德。肯教旌馭久盤桓。　馬伯庸詩寄邵允文　故友多年別。于今髮白無。清秋江鷺浴。長夏野猿呼。官舍栖書冊。齋廚具筍蒲。如貧不能薦。羞澀望東吳。　虞同文詩寄吳朝暘　小樓殘燭短。冠服侯晨鐘。紫陌嘶羣驥。丹宵駕六龍。朝回尋樂眾。病起寫書封。歲月驚華髮。松楸動慘容。春雲懷去友。夜雨夢歸農。淮海經年別。何時得偶從。　貫酸齋詩翰林寄友　興來何所作。唯杖歸而已。夢遊白玉堂。神物撼青史。我師秋谷叟。泰楚可豈無。中庵四海名。瀛老久無齒。琢重白雪樓。涕垂若行水。北山已東山。高卧呼不起。泊然萬卷懷。應苦患之比。諸孫趙子昂。揮遍長安紙。文郁老經學。闡義出明旨。後初持高節。擷賛備清美。希孟文氣游。道義淪於髓。無雲公諒翁。字學貴窮理。諸公衰盛時。奔會總知己。濃頭一杯外。相思各萬里。　寄海東　滄海歸心繞薜蘿。人間着處是行窩。花因有感嬌先褪。詩到無題料越多。明月過山朱古木。夕陽到岸東滄波。一尊謹辦

紅樓灑。洪起元龍聽浩歌。吳虎文詩寄貞居尊師　苦寒江水之烹魚。頻
憶故人張隱居。桂館祠臣初進賦。茅君弟子寂眈書。深山大澤龍蛇窟。白
露清霜杞鞠苗。日與比鄰髯處士。煎譚不見道何如。　三歲不逢張外史
梢前應是長松枝。茯苓在地山無雲。雲氣當窻石有芝。昨日故人來白下。
憶公何處寫烏絲。樓居備接冷風袂。與子貞譚海內詩。梁除吉詩山中歲
暮寄京口諸公　開來無處不沾衣。天遣孤心與願違。谷口空傳子真在。
故鄉誰望買臣歸。山深有虎難容迹。海闊無鷗莫露機。且盡一杯千日酒。
明年春事想芳菲。寄京口諸公　少年飛絮逐狂風。老去人間萬事慵。
說與京江故人道。布衣今住小茅峯。貢仲詩奉寄外史先生　尋師欲向
三茅去。卻轉秦淮興盡迴。乍可莫題鸚鵡賦。那能不上鳳凰臺。水從九節
蒲根出。月到三華樹頂來。望殺孤山舊時鶴。相思聊當一枝梅。柯九思詩
奉寄伯雨鍊師　十年不見張外史。從之未能思杖藜。黃庭寫罷山花發。
碧澗歸來春鳥啼。棐几圖書足清事。草堂泉石成幽棲。寄詩全擬意本厚。
報我蒼朮君毋稽。廿五詩有懷貞居外史欲過溪館未能也次友人韻奉
寄一首　先生絕似陶弘景。結屋臨流野色新。竹外分泉僧共語。林中守
杏虎能嗔。道書只許鈔來看。藥裹還堪寄得頻。見說溪頭鱖魚好。相從何

日理綠綆。李仲公詩寄舒元易　昔聞舒子言。今已向三載。可憐下愚者。
學敵不自解。百年真倏忽。況此猶雨露。嗟子古之徒。菲體辱相采。絕憐溝
中蛙。豈識江與海。江海未云足。天覆而地載。明年亦多幸。稍已開扭械。青
青溪上山。壑欲從子遊。倘或興所閒。雖死一何悔。虞伯生詩寄張翥　三
寄新詩竹下來。多君高興憶東淮。塵埃沒馬昏歸舍。風雨聽雞曉入齋。此
日陽城須諫議。當時方朔謾詼諧。瓊瑤花底相思夜。酒滿春城月滿街。陳
方詩寄周子羽　寒色蒼茫路不迷。夢如煙水浩無期。同吟夜樹秋深處。
獨立山齋月上時。柳港客行尋繫纜。草堂人至約論詩。風吹蟲石蕭蕭急。
目送斜陽冉冉遲。王彥昭詩寄張敏叔　當代詩翁見杜陵。年來史得庚
公清。星霜眥我雖無賴。雲水於人尚有情。江國不妨蒭白蟻。山城猶可飯
青精。釣磯高隱如相顧。便好乘風取次行。蘇伯宜詩寄張彥正　清河丈
人國長城。承明肰直軒裳轄。一丘一壑故自有。采驄蔡杖隨松聲。鴟夷盛
酒腹如壺。青話金門與石渠。向來天上張公子。新績山中種樹書。林文節
詩寄子瞻　吳郡梁鴻作部民。青陽令復得莊賓。文章父世無雙譽。世號
三蘇侍從嗣起第一人。勝事由來占斗牛。雅懷何必擬峨嵋。蘇山有舊渠
知否。此地他年即有草。林文忠詩和子中見寄　奇逃多聞老敬通。何人

慷慨鮮儔耦。十年簿領催衰白。一笑江山發醉紅。問道賦詩臨北固。未應
舉扇向西風。叩頭莫嘆無家客。歸擁峨峨一畝宮。同賦　崔嵬直上
大微通。一日登臨兩醉翁。雨過淮山橫嫩綠。日衡滄海露殘紅。人間酩酊
南華夢。物外騰騰樂莛風。好與峨峨金馬客。攜琴同侍未央宮。　飄零洛
社數遺民。詩酒當年困惡賓。元亮本無適俗韻。李章安是有名人。蘇山小
隱雖為客。江水西來亦帶岷。卷卻西湖千頃蓊。笑看魚尾更華華。張伯雨
詩寄楊廉夫　諸君登善降為曲。司馬天台是我師。閒閒時須費萬箋。清
齋還許食伊尼。五湖煙水舟無恙。一月春寒柳未知。生世不逢賢者識。僕
來誰問五羊皮。寄楊廉夫鄭明德　快雪時晴春意動。歸舟移纜向芳
塘。走尋飲伴雞豚社。誤落詩名錦繡坊。子雲奇字誰能問。鄭老樸期獨不
忘。闔閭城中可終老。安得四萬買滄浪。寄李和　孰與言詩李髯叟。一
日不見已為疎。因觀故京來白下。載閒新作過黃初。小峯侍月許攜被。中
林放鶴要迴車。杜陵醉歌不易得。定借華陽真逸書。寄同別峯　賀鑑
湖頭春夢非。寶林林下亦還稀。陰崖鰻井曹曹上。落日龜山故故非。布襪
青鞋身向老。赤髭白足意多違。摩尼政使無人識。護取傳家大布衣。周輔
河鎮菴集寄張以脩三首（時余再被徵）　萬事傳聞有是非。愁懷尚悲老

親知門衰祇歎零丁苦。官熱寧須爛熟思。風雨淒涼悲往事。乾坤閒闊此
何時。赤霄雅有鯤鵬翼。豈信鷦鷯戀一枝。　鳳麟何意老江湖。不道于今
結網珠。每憶故人登遠道。時憑過客問新除。少年自信虛前席。罷老猶聞
載後車。十載亂離驚入骨。祇今無夢到華胥。　青山茅屋瞰芝田。野鶴孤
雲是我緣。莫怪兒童忘舊學。且從父老問豐年。散財已比溝中斷。病賴攀
期世外憐。底事虛名如沐漆。不堪回首思綿綿。高彥敬詩寄趙子昂　奇
持江山看此身。一樽誰是張吾軍。梅花又結青青子。幾度思君不見君。
寄喬仲山　雞鳴上馬戴星還。鄰近人家見面難。一度思君一回夢。三千
里外得相看。王沂詩寄周宗周　北風吹葉擁階平。背倚寒窻聽雁聲。忽
憶別時情最苦。暮雲斜照度荒城。文與詩寄文煥章　楊子橋邊送客
舟。秣陵煙樹不勝愁。征鴻過盡無消息。注目寒江水倒流。陳景仁詩寄徐
廷端　蕭條陋巷日如愚。隨分單瓢樂有餘。莫惟詩簡跡佳侶。尋常懶寄
入城書。子玫寓京捷寄　忠孝從來不兩全。金章紫綬任天然。雙親倚
望逾三載。未若萊衣僅可憐。管窻詩寄貢泰父二首　都城春暖共君
遊。楊柳青青海子頭。別後江山空消息。闌干倚遍夕陽秋。　東望宣城與
水西。千岑杳杳入雲低。秋來秋盡還乘興。古木回巖聽馬嘶。王冕大詩寄

趙春洲　自從君過常州去，鴈過無由寄一緘。多說秋初歸故里，幾回天際望飛帆。吟成定乙刊新藁，開好還應換舊街。十載約遊風水洞，何當匹馬逐征衫。昭明先生讀書記詩寄句曲外史貢居尊師　十年不見最思君，坐對洞天生白雲。製藥上峰收白朮，煮羹南㵎擷香芹。巖虛夜吐金銀氣，谷暗朝藏虎豹群。因憶掛舟浮碧海，擬從蘭閣校玄文。漫游集寄倪元鎮（元鎮名瓚世居錫山）　林間誰識少微星，縷帶輕裘得此生。弄筆偶然成妙畫，說書初不釣佳名。三竿日上纔眠起，二月春歸正酒醒。欲到惠山嘗苦茗，期君倚杖聽泉聲。幽朝天谷吟藁寄萬德（每念萬歲樂所之勛因作詩以道其意）　憶昔河梁別，梅花兩岸開。波搖紅日影，回首意徘徊。雖南集代寄　懶將書寄遠，只有恨隨人。今朝庭樹上，胡蝶又尋春。幽朝玄虛吟藁寄王混然（寓用明河篇中意）　黃鶴山頭月，高人遺世心。望之不可見，使我自空吟。鶚瑞坡淨邊詩奉寄伯雨高人　外史栖靈石，閒門掩薜蘿。近來緣著作，少得事吟哦。霞染朝真帔，香圍煮藥鍋。出城如有興，攜棹一相過。國朝僧無詰蘭雪軒詩集寄蕭存吾　汝陷孤城裏，驚憂已半年。城降萬人盡，身免一家全。諸父能無恙，佳兒早自賢。讀書無養志，萬事付高天。抄錄雜詩寄李方伯　盱江李隱君高閣絕塵氛，浩蕩鯤鵬志，栖遲鹿豕群。一樽花外雨，半榻竹間雲。處處得其趣，長哦到夕曛。於仲穌留錢塘賦此以寄　寒風起兮悲夜條，寒月落兮城烏號。彼美人兮何處，湖水之間兮，以遊以遨。別君兮江口，望君兮江皐。山蒼蒼兮霧雨，潮滔滔兮波濤。設載俎兮爵有醪，我思君兮心煩勞。君不來兮有自匪，欲渡之無舠。寄彭彥脩　隱居縉谷靜無譁，山抱方池一逕斜。明月也知人似玉，獨分秋色到荷花。南遊寓興寄劉德玄知己　籍籍賢賓模，昂昂鶴出羣。高談驚四座，椎筆掃千軍。馬踏燕山雪，舟移海嶠雲。往來防禦事，一一賴斯文。寄的理翰伯貽同年　永嘉縣裏賢監邑，元是河東舊模賓。金榜春風題姓字，玉壺秋水照精神。十年不見頭俱白，百里遙聞政愈新。地接黃山無咫尺，有書須用寄來頻。季道俊詩寄東宮官　日午山中路，停驂進步難。驢侵苔徑滑，風入毳袍寒。去國終無補，謀身尚未安。一樽茅店酒，強飲不成歡。艱危勤扈從，俯仰盡周旋。小試屠龍技，翻成抱虎眠。脫鉤魚縱壑，漏網鳥沖天。萬事從今始，灰心未死前。十年陪顧問，一旦決安危。自合成功去，應慙識事遲。長城徒自壞，孤注莫相疑。辟穀求仙者，高名百世師。黃子蕭詩寄劉鳳溪　時有麻源之約不果往　南國佳人鬢欲絲，仙壇孤負杏花期。多情惟有東橋水，流到瓜州月上時。彭元亮詩寄無善

月在天邊恰半痕，手斟河漢上金盆。如今洗得都明徹，照見南山萬樹根。清江貝允良詩早春寄黃仲真　樂全先生七十餘，樂全堂深花事初。山中酒熟試留客，竹裏日高時讀書。黃冠野服真自稱，赤車駟馬今何如。相知還有忠拖在，適意共觀濠上魚。一鶴道人回叟山來遂盍贊光以詩寄之　三日不見已爲珠，別來忽復一秋餘。僑寄城邊又回鴈，桃花水生初上魚。可無薄酒試留客，定有新詩能起予。鋒蠼叟能連夜結，即聽危烏到階除。寄陳性天　西岳雲壑陳處士，移家秋浦四無鄰。先生虛室渾如雪，夢在青都別是春。搗藥或聞林下鳥，看花長悞世間人。我來更乞胡麻飯，爲爾題詩滿綠筠。汎掃天壇事老君，即從年少悟奇文。青童汲井朝分乳，玉女栽衣夜染雲。水上赤魚還可駕，山頭白鶴自成羣。遙知客去能長嘯，月冷天空半嶺聞。寄潘時雍　潘岳閒居學灌園，一椽茅屋近青門。野烏得食頻將子，慈竹圍陰定長孫。賓客過門車蓋合，兒童汲井轆轤喧。春風金谷空流水，且共高歌醉瓦盆。寄林叔大　湖州別駕三年別，文采風流想見之。水晶宮裏無傳舒，浮玉山前多賦詩。海燕空歸尋舊宅，吳蠶未老貢新絲。金門學士臨池處，還與何人話昔時。寄陳文舉四首　鳳凰臺下猶爲客，雪滿頭顱一病翁。卻憶仙人讀書處，月輪夜照水晶宮。秀州西去湖州近，幾處樓臺疊畫間。借我釣魚舟一葉，生看七十二青山。金夕火齋元非物，但取乾坤與坎離。采藥笑渠凌弱水，三山何路覓安期。當年我欲醫君癖，今日君應笑我狂。一曲雲林天定許，野猿山鳥未能忘。李五峰詩寄隆天錫　月子纖纖青海頭，使君昨夜過揚州。城中高結瓊花樣，去聽吹簫何處樓。二月江城未見花，笛聲永悲起誰家。曲中大半傷離別，馬上無人寫琵琶。寄朱希顏　城頭鼓鼙雨淒淒，溪子牽船上惡溪。會有行人回首處，兩邊楓樹鄂公啼。江邊鴻鴈下年年，客子何由聽琴玄。七十二灘秋月白，荻花風落釣魚船。寄邊原善　城上烏啼欲閉門，蕭蕭風雨又黃昏。無端畫角連雲起，鐵鑄梅花亦斷魂。王仁父詩寄戶部楊友直　柳繞柴扉水繞村，黃鸝初轉已春分。東風吹散梨花雨，醉卧青山看白雲。甯仲微詩寄叔靜　馬上清明南郭別，山中長夏幾相思。茅齋環竹生秋意，可是良宵對榻時。苓樑與撰詩來寄趙可程　聞子新登汴省廬，晨昏抱牘曳長裾。乾坤每造元非昔，日月重明自有初。作史要循三尺法，爲儒不負五車書。自慚衰朽渾無用，領理荒園學種蔬。宋濂羅山集俚詠寄鄭山長叔姪述嚴陵別意　結髮與子交，二十又五春。手足雖殊體，肝膽實同身。朝惟接觴翰，夜恍抱衾裯。款勤忠款，奇叔莫

米真游覩暇物所忘一旦忽東西剛腸肉無疾不覺萬行啼于時惜我出踐至歙溪濱離家二百里不忍兩相分情深忘道遠猶謂咫尺間行將過嚴瀨勒響于當還于方執手泣胡可使睽離中情一如河東流無止時流水到海止唯潮兩度來將心比潮水一日幾千廻欲別不成別背積睽登舟子騎白馬去十步九回頭出倚驄柱望望若逾濃馬首出復潛漸入烏龍峰峰高在天半未晚涵日車若阿人已隱恨不能嗟哦身雖遂棹發硯則隨子征嗔泊蘆花渚寢言吁子名遂還向前驅徘徊宣歙間李白題詩處瑞蘚升屏頻升高欲爲譽念子翩成愁想子已抵家伯仲聚綢繆自此積累思思業如絲絲素何三月今不得于音徽容鴻未返塞夜鵲尚飛南俚辭寫中悄一歌百感畢　寄王德潤　芳情在千里欲語意遲遲流月入中懷依俙逢素娥素娥來何暮春花滿春樹自是妾無心勿傷江水深　富貴履危機誰人不聞此如何弗之戒有若魚貪餌昨宵歌舞今朝去爲鬼爲鬼世莫懲攝衣升鬼庭（德潤謂撫濟事人至正乙未由中臺察院書吏出爲浙西憲用照磨予作此寄之未寄而德潤竟抵自劉死或者謂其兆已先于詩云）謝肅家屯萊既至濰州寄同考禮者滕西張紳士行上元楊翩文舉吳郡錢達伯行鄭元長卿嘉陵楊基孟載吳興年曾仲望燕山崔汾文中東嘉余堯臣諸暨姜漸羽儀余上虞謝肅凡十八皆自浙西而至南京者也　西戰重城破諸公此日危忽收文苑士同草聖朝儀一允非余惜亦生念母慈故鄉瞻望遠愁絶髩成絲　鍾伯震氏歸自荊南即游江浙詩以寄之　侍歸越上幽棲日豈於荊南佐政年白舫山川春夢遠綠窓花鳥異情牽吹簫又送含珠日把釣還依指石煙亦欲登青江游去酒醒同詠卜居篇　還至會稽寄鄉中諸公　南北飄零短髮斑故鄉今喜得生還大車碧幌中原草小舸青看兩浙山五斗米輕元亮達一杯酒重季鷹閒預欣會合應聯句捲海搜春思不慳　復職日聞得子寄鄉里諸公　海右信來徵吉夢日邊朝退感恩榮織成獬廌衣裳著抱送麒麟子已生白頭逐良驚白髮何煩永叔聽秋聲便船若得家山過亂神繁花醉一觥　寄別光弟　六人兄弟我先歸■等建前少一危須信死生元有命莫教諸姪廢書詩　張宏江湖於蕭袁寄魏用舟蕭簡鄒曹狂　吾愛魏夫子結屋河之源離月照靜室松風洒層軒無心慕朝市有興寄丘園惟慙泰谷士日與同清論　寄陳允彰　天書遠召赴神州我獨東行子尚留夜月醉餘花下酒春風送別柳邊舟半生不盡交游意兩地難忘去住憂安得判書相薦達瑯琊同集鳳池頭　寄孟憲　半杓玉

立照青春年少才華迥出羣白鴈不傳千里信青山空隔萬重雲宦遊聞海誰憐我色展庭闈獨羨君回首相思無限意丹楓黃葉正紛紜　妙年文采擅清芬態度飄然迥不羣青眼相看同阮籍奇才共許似終軍未舉月殿一枝桂曾覩蓬萊五色雲珍重校書劉向閣藜燈清夜好論文　寄府學郭廣文　與君自是故鄉親旅邸相逢各愴神九曲谿邊同作客一千里外未歸人西風三徑黃花晚斜日長洲白鴈新後日期君何處是玉梅花發曲江濱　次韻寄郭廣文　我遊京國別慈親君向賢宮領搢紳上佳俱爲游宦客登臨長作望鄉人風沙驛路梅花老煙雨長亭柳色新後夜想川如見憶早憑雙鯉寄江濱　題敦復湖濱寄餘干徐仲敏高允誠二良友兼贈彥明原祐茂異丙午之夏余寓于越與二公相知及乙未歲忽彥明原祐相過彥明則允誠之弟原祐則仲敏之子也　我昔來華原邁遭亂定初崎嶇訪家室到邑迎故廬維時方盛夏日永看未倶問津川無航問道途無車山家得少休快此蕉田餘南州一高士先卜王翰居晨夕相過從義高意勤劬雲蓬有賢孫萬卷藏家書時來侍䂬闈詩酒仍相娛長松結夏蔭衆木枝扶踈笑語坐移日交契金石如不意旅窩間見此業許佚由來十四秋荏苒流居諸片雲隔嗣音尺鯉鴈與魚諒彼懷舊心豈不長嗟吁兩地各皓首況復落魚成邇高主尚黑頭已喜登天衢斯文固有幸不免勞馳驅松茂相須悅彼智此則愚郡齋雨初晴燕坐鑪堂虛有客忽相過攬衣問誰歟衣冠出名門濟濟文義俱話間侍出處使我心疾除明時需才賢者易古名臣況乃賢父兄家世秖文儒賤貧豈不樂榮達多憂虞行藏在用舍與世同卷舒勖哉二君子必則寡與邀歸家盡孝友爲政當何殊吾觀聖賢心老大志不渝　寄友人　金陵自古帝王州水碧山青節氣柔夜雨催殘黃菊節西風吹老白蘋秋千家月色連天白萬戶砧聲接地稠兩載鄉音無便到豈無鴻鴈在汀洲　寄永福寺祀楚材友人鑑潤芳　故里雲松不厭看人飛金錫度長干鍾山得似芝山好適海何加學海寬美爾心如禪定久愧予身與客遑寒自從別後音書隔天外征鴻字字安江東遊子問歸期之子何心去曹邇臨汝雪晴宵剪燭武陵花落晝哦詩百年士論歸名節十載交情倚夢思明日重來尋舊約春風携酒看靈芝　寄宗泐金雲來寄俞處士　北風溪上雪念子思依依短褐天寒補長鑱日莫歸真宜忘世久漸覺出山稀笑問床頭錫何時扣竹扉　寄汪隱居　茅屋溪溪阿天寒補薜蘿白雲當面起流水繞簷過樂老披榛斲詩成倚樹哦因逢津寺客爲問近如何　寄舒仲宏　四方多難

此無譁好是舟臺隱者家半嶺白雲封藥草一溪流水隔桃花山中書史宜春日江上兵戈自歲華復到成陽嘆黃犬秪應輸與邵平瓜　南州滌禪師以蘇東坡詩求題遂用韻寄之　庵前春雨石苔斑清晝高眠尚掩關碧水多情歸古寺白雲何意戀南山蘇仙妙墨洗方外珣老真燈照世間想見東軒松竹老幾時容我共揆閑　到甚葭缺集寄黃仲美　二十年前別故人乾坤何處不風塵玉缸阻對簷花冬素髮羞同野草春幾極星辰空有象青冥波浪杳無津歡華過眼成今昔苦憶元方淚滿巾　寄江西黃伯善兄弟　我思美人兮乃在洞庭之陽彭蠡之陰衡波亘天三百里靜恨比之應更深揚瀾咆哮左蠡愁白日慘慘玄猿吟欲往從之憤余心忌黽鼉悅不可以駕風擬從兮雨淫淫望歙原之飛煙邀匡廬之高蒼霞滌日觀直南斗石門雙闕撑嶔嵌虹旌兮翠羽昌容兮鳳凰舞荻秋兮蘆襟玉笙吹兮紫鸞音望不見兮悲莫任江水湛湛愁楓林西來文魚到東海頻寄華札逍無金　寄宋景濂（四首）　我思美人兮乃在仙華之山山前夜半掛河漢天津兩旗俯可攀我欲從之阿河關衫乎不來白羊瓦瘦骨蝕盡莓苔頑風吹蕭蕭隔人間玄霜日夕凋玉顏有烏有鳥丁令威側身上下空孤飛女媧石墜鼇腳折海水散作雲霏霏山中有奇樹一華一十

秋美人何不折寄我使我歎恨長疑眸深沉洞谷山鬼集陰森六月氷霜留嗟哉美人誰與儔明年定約赤松子與爾草莽頂上游　有美一人兮美且仁自我不見兮不知幾春仰玄穹兮睇參辰為合為離兮孰測其因青冥無階兮江海無津風雨茫茫兮蛟龍騰身安得羽翼兮致我與隣　有美一人兮美且都青霞為衣兮白雲為裾被秋蘭兮佩珣玗忝和與游兮中黃與居瞻望弗及兮芳歲其徂山高水深兮道阻且紆安得羽翼兮致我與俱　有美一人兮在山中蒼眉黑鬚兮玉雪其容飲沆瀣兮食紫芝渫石泉兮濯清風遊初平兮從赤松超逍遥兮樂無窮安得羽翼兮致我與同　石光霽詩　寄揚州錢峰村　東望燕城動老懷昔曾蕭帶從操臺海潮不捲金焦去關勢還從巴蜀來秋日萊萸期共採春風芳藥向誰開近聞北郭氏居盛安得相從鬪草萊　顧祿詩集寄太傅掾薛晉民　公為太傅掾我尚晉諸生惜別經三載相望隔二京青雲遊子志白首故人情近報趨戎幕多因從北征　寄王安如先輩　我老卜幽居丘園戀安如有山一盃酒白髮數行書寵辱元無累清閑自有餘他年高士傳名重晉璠璵　寄浙江蕭九成書史　驪府文書簡湖山樂事多金樽花下醉白苧月中歌寂寞悲吾甚風流奈爾何無因買舟櫂與僕會相過　寄林文

學司倉　念爾林文學平生有我知客居仍索米公館謾題詩襆被同眠夜張燈共飲時別來渾不寐千里一追思　寄翰林進元霖編脩劉仲質典籍洎論公　高步瑀亨衛清宵直禁廬紫泥封詔後紅燭撿書餘綺服頒中禁琛羞出內廚自知才命薄安得從群儒　寄徐雲窩先生　閒憶雲窩老山居樂意多詩刪新著草酒釀早收禾小酌知誰共長吟想自歌幾時重到此憫慢賞池荷　寄郁煥文　安溪初識面爰子寂清奇文采珊瑚樹風流玉雪姿洗盃春飲酒剡燭夜聯詩一自分攜後空勞入夢思　寄西坪故人　卜築向西坪茅堂已備成山田收紫芋水碓搗紅杭門法遵僧子題詩寄友生何因相近住來往結鷗盟　寄吳景原　曾赴蕭塘揖手期遠名光已受公知銀燈照席三更夜畫閣閒爐十月時爛醉許容扉肯飲珠狂不請虎頭癡別來此會應難得每賦停雲慰遠思　寄李子姚比玉自號金框子　聞說姚門奕世傳橫清塘上舊風煙散人自號金框子上客曾留鐵笛仙揮麈談詩風滿袖洗樽行酒月當筵幾時我亦來相訪細閱傳家孝義編　汴城寄王伯純先生　憶昔臨岐贈詩無肴珠玉動人思一篇不下清風頌三歎難酬白雪詩南國離離江樹遠中原歷歷塞鴻悲因公每起懷鄉念何日重逢舊講帷　寄陳協和分教　楚

楚陳郎正少年江湖浪跡最堪憐新恩未受龍鸞誥舊業全荒杜鵑田黃閣聽鶯春夢裏碧窗聞雁夜愁邊白頭慈母東州遠何日看公衣錦旋　寄錢思復先生　詩名籍籍重清朝大雅遺音豈寂寥帝子錦機鳴月夜仙人玉珮度雲霄昌酬多著名公筆采錄終逢奉使軺自愧不才蒙見賞願分膏馥潤枯焦　高季迪並鳴集寄丁二倸　江頭料日草初熏目斷歸鴻隔楚雲舊宅因君相近住每思家處即思君　周巽泉性情集寄女婿陳紹音　明月出東山飛光照娥眉白雲生鏡石動有萬里期念子在遠道身為微祿縻九載一違秩會面知何時生女有所托誰能嗟遠離去春始歸寧懷抱乳下兒昔去大去遠草動仰姑慈成童戀祖母乳子乃在茲近得嘉定報衣成將寄誰並今吾孫去膝用慰離思眉山雲千疊錦水天一涯勖哉慎自保有志達所為　藍性之詩　寄鉛山曆九夫二首　聞君尚家經一榻卧雲蘿客路音書少秋山涕淚多湖光涵白鳥峰影倒青荷落日門生散空齋詠蓼莪　唐子節為屋城南杏作林問人多說藥留客自烹茶枸杞秋風老鵝湖冥雨深書編三絕後渠見古人心　早春寄同志　別離凡幾日江海又生春同是飄零客都非少壯人青燈偏感舊白髮漸添新歸夢南山下猶疑洽德倫　寄錢允吉　故人七月海南來言向

蘇州省覲去。故壘荒臺秋正深。斷鴈殘鴉日云暮。吳中風味詩尊艤。舟過
錢塘酒屢酤。錢王鐵箭江上有。子胥怒濤天下無。王事有程須早發。別家
又是中秋節。平生意氣薄青雲。千里樓期共明月。仙掌峯前綠霧消。去時
曾棨木蘭橈。秋草關山疲款段。雨苔節屋冷蟰蛸。問君井邑多吳語。今歲
湖田好禾黍。黃金白璧競奢華。淮北淮西忽羈旅。七閩僻遠民甚貧。三百
年來風俗淳。兵戈不厭耕織業。丘壑尚餘熊豹。令我昔携書臨海嶠。故人
高義今同鄉。客路艱難久自知。人生聚散那能料。臺中文彩兩大夫。幞下
秋水涵冰壺。金門雲錦鳳銜誥。月出夜光龍吐珠。羡君少年已筮仕。綠衣
拱繡非難事。若將問學取功名。遺緒閩南猶未墜。　到梧州知子啓會事
已先上平樂寄此　吹笙曾約共蓬壺。興盡山陰返櫂孤。夜月自憐烏繞
樹。朝陽空想鳳鳴梧。虹光圖畫應難見。河漢星槎未易呼。返日清江牽百
丈。綠樽雖好不同酤。　寄牛教子　閑向清溪隱太和。憧亭仙掌翠嵯峨。
君臣藥就黃芽熟。道德書成紫炁多。屢許秋風分枸杞。長憐明月共漁歌。
歸來愁煞青囊秘。瑤草春深滿澗阿。　倪仲直編脩涑業忠教授有約不
至以詩寄之　漢陽教授文章古。翰林編脩詩句清。二公高卧同客况。一
日不來孤我情。東風繞屋百草綠。細雨捲簾雙燕鳴。如此風光宜一醉。與

永那得酒同傾。　寄李謹之　露下梧桐爽氣浮。天低河漢近高樓。西風
鼓角晏涼夜。落日山川慘澹秋。尚憶麻門堪避世。孰憐燕領未封侯。海波
東去三山遠。劍氣徒勞望斗牛。　遊井水原寄劉士元熊孟東　運山西
來羣馬奔。下有流水如桃源。故家尚想衣冠盛。喬木徒悲丘壠存。天際斷
雲横翠黛。沙頭殘雨送黃昏。廬峯隱者相隣並。松菊蕭疎對掩門。　寄陳
朝玉　經年不見陳文學。孤負節層濁酒杯。尺書千里鴻鴈至。黃葉滿窻
風雨來。世亂固應爲士賤。好懷那得爲君開。正思春水扁舟好。擬有扶桑
海上回。　舟次北津奉寄李復禮葛充哲二先輩　清晨行李出西郭。日
午泊船當北津。白沙翠竹自成逕。紫燕黃鶯時近人。五年戎馬未休息。九
曲樵漁甘隱淪。安得此郡如李葛。狂歌痛飲度青春。　寄張孟方　屏山
喬木翠參天。共愛風流長史賢。古篆龍蛇全作劍。遺經科斗竹為編。愁覩
鶴髮垂霜栢。道士鵝羣戲墨泉。今代法書稱道楷。他年畫見筆如椽。　寄
張茂叔　黃岡處士舊知名。似爾文章老更成。芸閣雲深當夜永。蘭苕翡
翠共秋清。渚江有酒延漁父。白髮無人薦馬卿。春晏蓬萊消息近。手崗時
有劍光横。　臨津雨中作寄同志　天涯留滯孤舟日。雲壑號呼萬木風。
江上雨聲春作雪。斗間劍氣夜成虹。乾坤浩蕩看千古。嶺海澄清倚數公。

明日蓬萊望雲氣。朝陽鳴鳳在梧桐。　寄張雲松　白髮林居思不靡。舟
沙分得武夷君。梅邊玩易千山雪。松下籌燈一榻雲。紅葉臨池工鳥篆。青萍
在匣秘龍文。草堂回首慚逋客。猿鶴秋聲處處聞。　寄衡山李中卿　謫儒
歸去卧松巢。江上飛花送錦袍。細寫山川成史記。更吟蘭杜入離騷。洞庭
萬里秋風落。衡岳千峯夜月高。斫竹瑤琴寄相憶。海天清露鶴鳴皐。張孟
然詩寄高生　昔別高生時。春風百花落。把酒岐路間。彼此嘆飄泊。安知光
陰馳。形色已非昨。鳳凰治世鳥。羽毛諒多奇。只今已千載。如何不來儀。悲
哉岐山下。文王具在茲。　張孟循詩寄徐叔良　北斗正宸極。西山表帝京。
漢月旄頭混。華風朔漠行。通溝象河漢。飛觀寫方瀛。海上樓臺業。雲中歌
吹聲。丞相將軍府。五侯七貴卿。聽鷄候朝謁。辨色邐承明。左城紆華綺。右
街引蒼精。兩都馳御道。萬騎大蒐旌。馮埜光夏獮。詔蹕及秋清。罰獎皆類
聚。狼慊無逸征。強梁幷小弱。畏刀復歸誠。天地何終極。日月有虧盈。嶽愁
生戰伐。海思偶升平。英英塗山氏。草數稽詩名。誰念孤雄劍。久客豫章城。
寄清谿程自觀（并叙）乙未秋。余避地餘干西鄉之桃源。故人清谿程自觀來
訪。余方度嶺與盱江區伯成行蹤望古木間。自觀沿問而來。握手歡甚。遂
過其澗陂別館。使與偕行。是夜宿清谿。明日道訪玄明觀。萬石巢。勝酌而

去。望見澗陂驛。金剛寺。湖山渺然。秋水半落。避兵以來。悦慶窮谷。覽此清
汗。興起壯遊。弟卑徒厲涉。北風凄勁。仿偟久之。感風水致疾。作惡而別。思
想有賦。　昔在桃源住。高人遠見尋。偶然過北里。多藉歷雲岑。代特白駒
谷。君行紅柿林。形骸俱是客。道誼忽披襟。欲浪窮途拙。蹉跎老態侵。兵戈
相蕩射。天地一蕭森。俗隘旋高步。情單費苦吟。招邀勤夙好。離索感知音。
古路冷寒蛩。秋岡飲瞑禽。亂來詩併誦。著處酒同斟。上有清溪觀。月光流
研琴。共參黃石老。風度濼球琳。什佰紆驊驥。荆榛到碧潯。發揮千里目。搖
蕩五湖心。澤國兵猶阻。樓船將屢擒。此生期汗漫。寧分老嶇嶔。鴈際高田
出。兔頭迴照臨。寺雲黃杳杳。驛樹紫沉沉。很藉蕪葭閙。霏微渚溆陰。漸卑
何太苦。抗葦孰能任。憂患防生疾。凄涼怕厲深。散歸塗不昧。惡別恐難禁。
弱水限如昨。蓬山懷至今。興殊安道雪。交重子桑霖。舊學圖書冷。新冬蔚
雨滛。友朋希落落。節物去駸駸。詎敢忘傾蓋。從來何斷金。丹砂終晚受。盟
約定重尋。　寄胡子中二首　南山采芝术。北山采蘅薇。池上碧草滿。暮
春始還歸。水閣青雲士。朝夕入壇帷。砍窺神龍井。回策頓荆扉。煩憫几上
字。覽之有餘輝。茫然辰待來。悵然幽賞違。夜夢紫貝闕。洞開水碧闕。龍君
答玉書。其言簡且微。驪珠君自有。高風聊振衣。　青鳥何方來。銜書落窻

兒。乃是孤山寶。飛渡盱江水。閒攜讀其書。究見性洞子。制作何清新。絕謝騰逸軌。安知武定初。有此雄偉士。藏之篋笥中。持用結綠比。夜燈星漢回。歲月再更始。七襄未成報。筆墨愧塵滓。每誦微古篇。冷風為之起。　寄閩中陳子達　吾宗文雅姪。友弟自甌閩。試問杭川舊。緬懷鷥座入。儒冠生白髮。賢路改青雲。昔也明賢府。今之才廣文。睽違三十載。最邁感離分。已解方州組。歸安棋牧羣。耕田俟晚實。樹惠結幽芬。適有好風便。緘情一寄君。　寄薛茂才三首　一鶴過東海。翩翩好容儀。翻飛上林苑。照影昆明池。雖鶩與爭食。鳳凰亦低垂。吳山岩玉樹。自有摩空枝。　湖上愛留客。江頭頻送歸。移船傍花塢。把酒濕荷衣。消樹近方識。𡐦歌迷漸微。如何竹枝調。不遣寄巖扉。　淮北幽閒水。石瓶固漫空。零篁泣老翠。霞樹落秋紅。鷗瀨湖海入。尋源河漢通。誰能將一句。寫我達吳中。　次韻寄劉原善就簡何嘉父伯仲　綠筒曾跡小西山。黃金忽鑄大刀環。前籌入幕軍方動。古賦登樓客未還。回鳳羽儀青瑣闥。班超步武玉門關。自從一舍儀城裏。長是相思碧樹間。　聞君到處畫青山。飛動清溪岩玉環。堤樹不霜皆上碌。銀河入海又西還。隱居好傍雲門寺。客路正愁蘆子關。更有題詩長壽鮮。珊瑚留取照人間。　聞到河源紫華山。將軍亭館衆峯環。黃金百鎰招兵起。

白羽千夫射虎還。東閣官梅詩總好。南塘野竹興相關。弟兄愛客多豪俊。政在折衝尊俎間。　不見桃源百轉山。有懷湯洞石峰環。樹生龍耳春先到。雁斷蟹頭路欲還。吳楚煙塵今避地。嶠南車馬自間關。太平尚欲西猗去。歸老尋君萬壑間。　寄羅東高　每懷三竹過。來訪百花原。吟眾登臨倦。塵纓應接繁。山園依子宅。地接野人村。肥遯多佳趣。何如獨樂園。　劉圻父詞　寄劉令君潛夫（洞仙歌）　風饕雨足也。解為花地。收拾浮雲放新霽。愛調亭小草。照滴搖紅。新妝了。妃子朝來睡起。　遠如春有主。整頓歡娛。興在新亭錦圍底。便選歌燕趙。技簡鄒枚。須記作他日城山盛事。笑東君不用賞傷花。任飛去天涯在東風裏。恨莫詞　寄雲直卿（祝英臺近）　路重尋。門半掩。苔老舊時樹。採藥雲深。童子更無語。惟他流水迢遞。湖天日暮。想只在蘆花多處。　謾延佇。娃名題上芭蕉。涼夜未風雨。賴了秋聲。還聽斷腸句。幾回獨立長橋。扁舟欲渡。待招取白鷗歸去。　久客山陰王謝存問。余近作書以寄之（滿江紅）　山空天入海。倚樓望極。風急暮潮初。一簾鳴外雨。幾處閒田。隔水動春鋤。新煙禁柳。想如今已到西湖。猶記得當時深隱。門掩兩三株。　愁予。蒹洲古溆。斷梗疏萍。更漂流何處。空自覺圍羞帶減。影怯燈孤。常疑即見桃花面。甚近來翻笑無書。書縱遠。

如何費也都無。　余雖尋宋居。與趙元父一別四載。癸巳春。於古杭見之。形容憔悴。故態頓消。以余之太息。因寄斯調。且寄元父。當為予悄然而悲也。（憶舊遊）　漢江灘樹老。杜曲門荒。同是飄零。乍見翻疑夢。對瀟瀟亂髮。都是愁根。秉燭故人歸後。銅雀鎖春深。縱草帶堪題。爭如片葉能寄殷勤。　重尋已無處。尚記得依稀。柳下芳鄰。佇立東風外。想孤懷悵望。燕新晴鶯。俯仰十年前事。醉語醒還驚。曉曉日千峯。娟娟露濕花氣生。故侶詩酒留吳山蒼翠。渺渺芳余懷也。寄沈堯道諸公（憶舊遊）　記花樓放夜。換館移春。歡語燈邊。不了煙波興。又飄然獨去。重聽湘弦。溪風暗收榆粉。吹到沈郎錢。歎客裏光陰。消磨豔冶。都在樽前。　留連。殢人處。是鏡曲窺花。簾窄圍香。醉拂珊瑚樹。寫百年幽恨。分付吟牋。故鄉幾回飛夢。江雨夜深船。縱忘卻歸期。千山未必無杜鵑。　韞玉傳奇。惟吳中子弟為第一流。所謂識拍道字正聲清韻不狂俱得之矣。作平聲滿江紅贈之。（滿江紅）　傅粉何郎。比玉樹瓊枝讓誇。看生子東塗西抹。笑語浮華。蝴蝶一生花裏活。似花還卻似非花。最可人嬌豔。正芳年。如破瓜。　離別恨。生嘆嗟。歡情事。起喧譁。聽歌喉清潤。片玉無瑕。洗盡人間笙笛耳。賞音多向五侯家。好思量都在步蓮中。裙翠遮。　姚牧庵集　又寄珠齋（綠頭鴨）　笑珠齋

老來猶未情味。似煩呼緱山笙鶴。衣彰符號雲居。喜形容世間有幾。鸞綠約天外無餘。我恨離羣。陽春寡和。既簡來食武昌魚。對芳酒一聲金縷。綠竹用何如。今適信古人一言。名下無虛。記前回東山勝賞。萬株霜葉紅初向巖前綴。移玉勒。徜徉林下相失。籃輿。忘賦桃花。清新捷對。坐令辭客擲中書。看明日片帆東下。江渺正愁予。憑消遣算除。睡鄉能到華胥。（武昌歌姬小字催兒。已投肯于覲。珠齋予之曰雲居。其人姓王氏。）劉習之詞　寄人（鷓鴣天）　夢遶天涯去意濃。客愁春恨兩怱怱。綠波初漲桃花浪。畫鷁輕隨柳絮風。　無筆力。判虛空。關山千里兩心同。魚書鴈字都休問。只有啼痕筆袖紅。　山色都如歸興濃。春融融處客怱怱。岸花影裏鶯吟霧。江閣陰中燕受風。　恍晝摘。睇層空。情衷待說幾時同。不如且盡樽中綠。圖侍醐醐醉臉紅。

徛

洪武正韻　古詣切。石杠亦作碕。俗作倚。又齊韻。說文。徛。舉脛有度也。从彳奇聲。去奇切。爾雅石杠謂之徛。郭璞註。聚石水中以為步度彴也。孟子曰。歲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邢昺釋曰。按孟子文。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不病涉也。趙岐注云。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不知為政。當以時脩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是也。引此以證石杠為步橋也。此注作十月。誤。說。或所見本異。徐鍇通釋按即溪澗是有水。冬無水。橫木為之。至冬則去。今曰水彴。徛。音其寄。丁度集韻於義切。或从𢓊。司馬光類篇徛。居義切。毛晃禮部韻畧。徛。俗作彴。楊桓六書統。見母徛。余見大韻。谿母徛與倚同。从彳寄聲。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增韻亦作彴。非是。趙謙聲音文字通。見意切。見丌韻。北方音作彴。訓石杠。非。

篆書　徛　徛（並六書統）　草書　徛（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章右道
圈點監生臣傅道君
　　　臣許汝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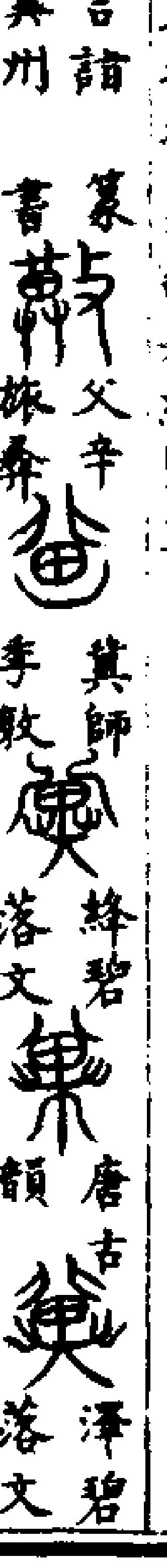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四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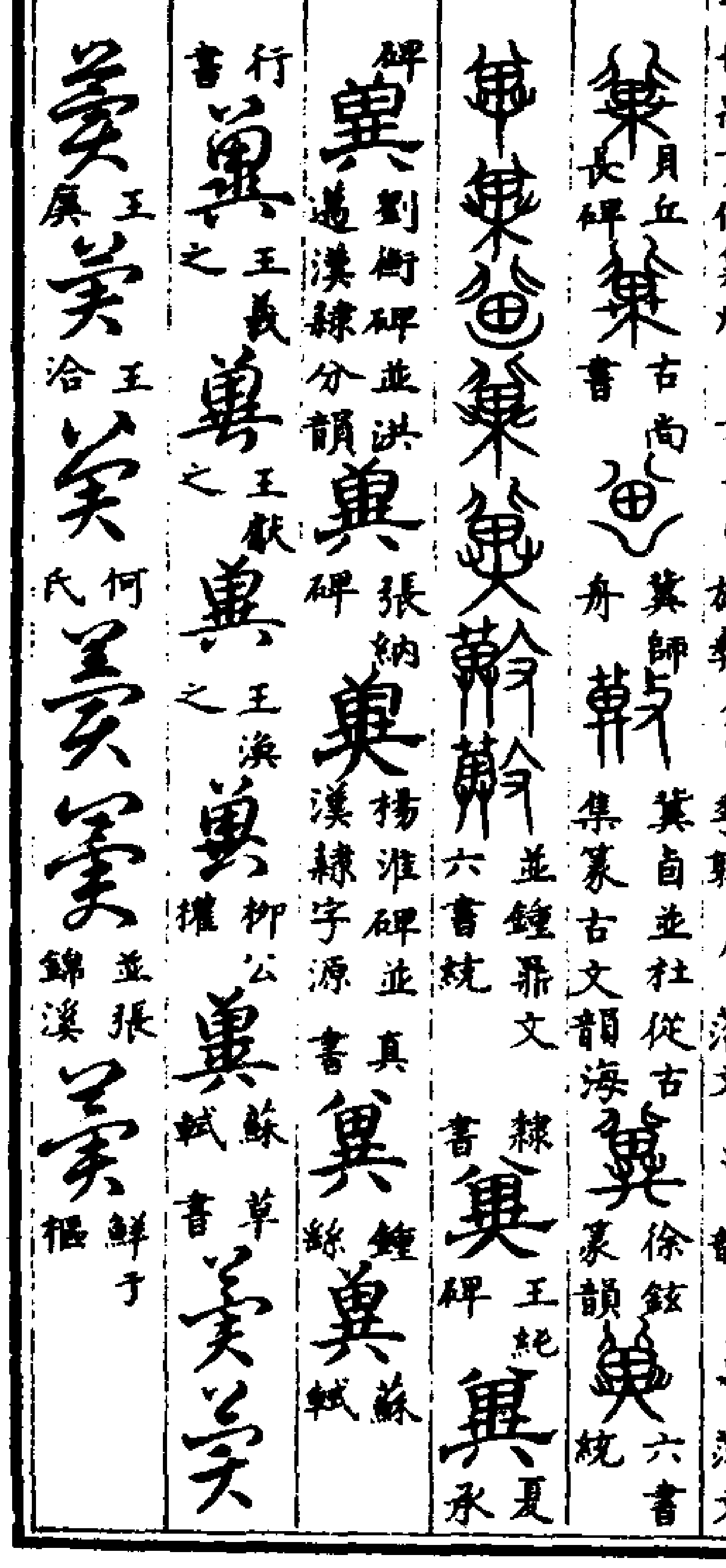
冀

（洪武正韻吉詣切。說文北方也。徐曰北方之州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五代改大名府。又秦鉅鹿郡地。魏置北冀州。又姓。又欲也。許慎說文𦊅从北異聲。凡利切。劉熙釋名冀州亦取地以為名也。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也。陸法言廣韻冀九州名。冀上同。見經典省。孫愐唐韻居致切。北方州名。故从北。唐玄度九經字樣𦊅冀（北方州也）尭所都冀於餘州。故从北从異。上說文。下隸省。徐鍇通釋訖示反。宋重修廣韻續漢書安平國。故信都郡。光武師薊南行。太守任光開出迎。今州城是。又姓。左傳晉大夫冀芮。丁度集韻州名。張有復古編冀別作𦊅非。毛晃禮部韻畧望也。亦作𦊅。戴侗六書故冀北方州也。借為冀望之冀。與覬通。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左傳見冀缺。稱注冀晉邑也。然其字從兩點。韻上無。梁冀同。郭守正紫雲韻漢梁冀。晉陳頵與王導書。中興可冀。郭子儀傳中興之功。日月可冀。又此冀字廣韻云字本作𦊅。經典省。作冀。押者當依韻押。此是北冀字。鄭之秀精明韻地名。釋行均龍龕手鑑冀俗冀正。又訖也。楊桓六書統見毋冀。就冀。隸冀。譌。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周魏州。唐改冀州。舜以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孚滌博義吉器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冀見意切。又彊直貌。又狠也。作㦀非。漢地志趙俗㦀悻餙贊曰。令北土謂彊直為㦀中俗。字韻會定正字切見訖見經堅冀。）

冀

（洪武正韻吉詣切。禹貢作冀州）





中冀

（羅泌路史後紀太昊氏衰。共工惟始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隳天綱。絕地紀。覆中冀。）

迎囂歸冀

（東漢書隗囂傳。王元入蜀求救。囂奔西城。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

復置冀州

（太平御覽魏志曰。太祖拔鄴。領冀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冀州所制者廣。天下服矣。太祖將從之。荀彧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地。所奪者衆。今分冀州。將皆動心。一旦生變。天下未易圖也。公從之。）

殺龍祭冀州

（晏元獻公類要女媧殺黑龍以祭。淮南子曰。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於是女媧殺黑龍以祭冀州。）

冀都風水

（朱子語類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个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泰山聳于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冀州

（書禹貢冀州。注。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既載壺口。注。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仁山金氏曰。凡禹貢所書之山。多是即山以名其地。非謂獨治其山也。治梁及岐。注。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狐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

大鎮。今六聖城在縣水之側。實古河堤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界岐者非是。曾氏曰。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施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徼實於梁山。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注。修自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太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揚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北則導汾水也。朱子曰。從太原至岳陽皆修之也。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統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蓋治之有難易。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注。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漳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發鳩山。名為濁漳。鄭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洛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清濁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無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厥土惟白壤。注。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瀉澤用鹿。其治田晴。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陳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注。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於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重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朱子曰。當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注。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遷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從。從其道也。孫炎曰。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縣古河絕遠。河未嘗遷徙。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者西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北之藪。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漳之南。率皆當西山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漳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北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從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在於田賦之後。冀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於田賦之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島夷皮服。注。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右碣石入于河。注。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鄭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首在河口海濱。故以志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薛季宣地理叢考為數言。隨山刊木。止入于河。為治水在層廣間僻。肇十有二州之後。而為貢為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為九。故禹書名。於州自為篇。其乎貢以別九州。皆為之事而弁無與也。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為貢為夏書。考之於序。蓋夏史追記禹蹟。書其任土作貢之參。自為夏書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為孔子遷其篇第也。數言行水也。禹之行水

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高山大川以導其流。敷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兗。南豫。西雍。三面臨河。碣石又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圻。敷土圖所先也。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畤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間。非禹貢之梁山也。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山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爲懷州武陟縣。漳水出潞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清漳即衛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呼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未改。諸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穢貊肅慎之屬。碣石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已去。復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衛漳以西。因可致功。土色既辨。種植有宜。而賦稅爲可作矣。白壤白土也。白土最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都畿有賦而無貢。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圻內固無之矣。京師有用取諸圻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非若圻外之賦。專以田爲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肥瘠。不係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功。賦稅視肥瘠爲。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賦之後者。冀州河患爲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島夷以皮爲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循海入河。至于冀州云。夾右者。海濡在其左也。禹貢冀州而反梁岐之治。互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未之信。是書既載壺口。不可誣也。爾雅兩河閒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邢昺疏釋曰。周禮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禹貢不說境界。孔安國云。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以其禹貢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言東河西河南河者皆據帝都冀州而言也。按禹貢導河自積石龍門南流謂之西河。至於華陰折而東經底柱孟津閒洛汭皆東流。謂之南河。至於大伾折而北流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之東河。此惟云兩河者從可知。李巡曰。兩河閒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春秋本末冀。今平陽府蒲州有冀亭。僖公傳二年。周惠王十九年。春晉獻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爲名。四馬曰

乘。自晉適虢。道出於虞。故借道。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年冀伐虞至鄍。鄍虞邑。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阪。）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說其心。冀國名。平陽皮氏縣東北有冀亭。軨音零。）文獻通考春秋時可考者。二十三國。晉　衛　邢　魏　霍　耿　北燕　邘　揚　冀　郇　尹　鼓　肥　黎　潞　陽　共　鮮虞　赤狄　無終　山戎　秦時爲郡十三　鉅鹿郡。邯鄲郡。太原郡。上黨郡。河東郡。三川郡。（北境）鴈門郡。遼西郡。右北平郡。漁陽郡。上谷郡。代郡。雲中郡。西漢書地理志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顏師古注在平陽永安縣東北。）其澤藪曰揚紆。（顏師古注爾雅曰。秦有楊紆。而此以爲冀州。未詳其義及所在。）其川漳。其浸汾潞。（顏師古注漳水出上黨長子。汾水出汾陽北山。潞出歸德。）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續後漢書冀州。（十一郡。漢九。魏二。）冀州禹貢河內之域。建安十七年。曹操自領州牧。割河內之蕩陰朝歌林慮東郡衛國頓丘東武陽發干鉅鹿之癭陶曲陽南和廣平之廣平任城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魏郡爲東西部。置左右都尉。曹丕篡代。以魏郡東部爲陽平。西部爲廣平云。

魏郡。（漢置。縣八。）鄴。長樂。魏。斥丘。安陽。蕩陰。內黃。
黎陽。

鉅鹿郡。（漢置。縣六。）癭陶。鉅鹿。

廣平郡。（魏置。縣十五。）廣平。邯鄲。易陽。武安。涉。襄國。
南和。任。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年。斥漳。
平恩。

陽平郡。（魏置。縣七。）元城。館陶。清泉。發干。東武陽。陽平。
樂平。

趙國。（漢置。縣九。）房子。元氏。平棘。高邑。中丘。柏人。
平鄉。下曲陽。鄗。

常山國。（漢置。縣八。）真定。石邑。井陘。上曲陽。蒲吾。南行唐。
靈壽。九門。

中山國。（漢置。縣八。）盧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陰。望都。
唐。北平。

安平國。（漢置。縣十二。）信都。下博。武邑。武遂。觀津。扶柳。

廣宗。經。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

勃海郡。（漢置。縣十四。）南皮。東光。浮陽。饒安。高城。

重合。東安陵。脩。廣川。阜城。東平舒。文安。章武。

束州。

河間國。（漢置。縣十。）樂城。武垣。鄚。易城。中水。成平。

博陸。高陽。北新城。蠡吾。

清河國。（漢置。縣六。）清河。東武城。繹幕。貝丘。靈。鄃。

文獻通考漢時為郡國二十四。縣三百七十三。

恒山郡十八縣。元氏。石邑。桑中。靈壽。蒲吾。上曲陽。九門。

井陘。房子。中丘。封斯。關。平棘。鄗。樂陽。

平臺。都鄉。南行唐。

魏郡十八縣。鄴。館陶。斥丘。沙。內黃。清淵。魏。

繁陽。元城。梁期。黎陽。即裴。武始。邯會。陰安。

平恩。邯溝。武安。

鉅鹿郡二十縣。鉅鹿。南䜌。廣阿。象氏。廮陶。宋子。楊氏。

臨平。下曲陽。貰。鄡。新市。堂陽。安定。敬武。

歷鄉。樂信。武陶。柏鄉。安鄉。

趙國四縣。邯鄲。易陽。柏人。襄國。

真定國四縣。真定。藁城。肥纍。緜曼。

河間國四縣。樂城。候井。武隧。弓高。

廣平國十六縣。廣平。張。朝平。南和。列人。斥章。任。

曲周。南曲。曲梁。廣鄉。平利。平鄉。陽臺。廣年。

城鄉。

中山國十四縣。盧奴。北平。北新城。唐。深澤。苦陘。安國。

曲逆。望都。新市。新處。毋極。陸成。安險。

河內郡十八縣。懷。汲。武德。波。山陽。河陽。州。

共。平皋。朝歌。修武。溫。埜王。獲嘉。軹。

沁水。隆慮。蕩陰。

信都國十七縣。信都。歷。扶柳。辟陽。南宮。下博。武邑。

觀津。高隄。廣川。樂鄉。平隄。桃。西梁。昌成。

東呂。脩。

太原郡二十一縣。晉陽。後人。界休。榆次。中都。丁離。茲氏。

狼孟。鄔。盂。平陶。汾陽。京陵。陽曲。大陵。

原平。祁。上艾。慮虒。陽邑。廣武。

廣陽國四縣。薊。方城。廣陽。陰鄉。

涿郡二十九縣。涿。迺。穀丘。故安。南深澤。范陽。蠡吾。

容城。易。廣望。鄚。高陽。州鄉。安平。樊輿。

成。良鄉。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饒陽。

中水。武垣。阿陵。阿武。高郭。新昌。

上黨郡十四縣。長子。屯留。余吾。銅鞮。沾。涅氏。襄垣。

壺關。泫氏。高都。潞。猗氏。陽阿。穀遠。

河東郡二十四縣。安邑。大陽。猗氏。解。蒲坂。河北。

左邑。汾陰。聞喜。濩澤。端氏。臨汾。垣。皮氏。

長修。平陽。襄陵。彘。楊。北屈。蒲子。絳。

狐讘。騏。

西河郡三十六縣。富昌。騶虞。鵠澤。平定。美稷。中陽。

樂街。徒經。皐狼。大成。廣田。圜陰。益闌。平周。

鴻門。藺。宣武。千章。增山。圜陽。廣衍。武車。

虎猛。離石。穀羅。饒。方利。博陵。隰成。臨水。

土軍。西都。平陸。陰山。觬是。鹽官。

鴈門郡十四縣。善無。沃陽。繁畤。中陵。陰館。樓煩。武州。

汪陶。劇陽。崞。平城。埒。馬邑。彊陰。

代郡十八縣。桑乾。道人。當城。高柳。馬城。班氏。延陵。

獂氏。廣昌。且如。平邑。陽原。東安陽。參合。平舒。

代。靈丘。鹵城。

雲中郡十一縣。雲中。咸陽。陶陵。楨陵。犢和。沙陵。

原陽。河陰。北輿。武泉。陽壽。

定襄郡十二縣。成樂。桐過。都武。武進。襄陰。武皐。駱。

安陶。武城。武要。定襄。復陸。

上谷郡十五縣。沮陽。泉上。潘。軍都。居庸。雊瞀。夷輿。

下落。昌平。廣寧。涿鹿。且居。茹。女祁。寧。

漁陽郡十二縣。漁陽。狐奴。路。雍奴。泉州。平谷。安樂。

厗奚。獷平。要陽。白檀。滑鹽。

右北平郡十六縣。十剛。無終。石城。廷陵。俊靡。薋。

徐無。聚陽。土垠。白狼。夕陽。昌城。驪成。廣成。

字。平明。

遼西郡十四縣。且慮。海陽。新安平。柳城。令支。肥如。賓從。

交黎。陽樂。孤蘇。徒河。文成。臨渝。絫。

晉書地理志冀州。按禹貢周禮並為河內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畢散為冀州分。為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為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二。戶三十萬六千。

趙國漢置統縣九。戶四萬二千。房子。元氏。平棘。高邑。六國相。

中丘。柏人。平鄉。下曲陽。故鼓子國。鄡。

鉅鹿國秦置統縣二。戶一萬四千。廮陶。鉅鹿

安平國漢置統縣八。戶二萬一千。信都。下博。武邑。武遂。

觀津。侯相。扶柳。廣宗。侯相。經。

平原國漢置統縣九。戶三萬一千。平原。高唐。茌平。博平。

聊城。安德。西平。昌。般。鬲。

樂陵國漢置統縣五。戶三萬三千。厭次。陽信。漯沃。新樂。

樂陵。有都尉居。

勃海郡漢置統縣十。戶四萬。南皮。東光。浮陽。饒安。高城。

重合。東安。陵脩。廣川。侯相　阜城。

章武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一萬三千。東平舒。文安。章武。

束州。

河間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七千。樂城。侯相　武垣。鄚。侯相

易城。中水。成平。

高陽國泰始元年置統縣四。戶七千。博陸。高陽。北新城。侯相　蠡吾。

博陵國漢置統縣四。戶一萬。安平。饒陽。南深澤。安國。

清河國漢置統縣六。戶二萬二千。清河。東武城。繹幕。侯相

貝丘。靈。鄃。

中山國漢置統縣八。戶三萬二千。盧奴。魏昌。新市。安喜。

蒲陰。望都。唐。北平。

常山郡漢置統縣八。戶二萬四千。真定。石邑。井陘。上曲陽。恒山在縣西北有版號飛狐口。蒲吾。南行唐。靈壽。九門。侯相

惠帝之後。冀州淪沒於石勒。勒以太興二年僭號於襄國。稱趙。後為慕容儁所滅。慕容氏又為苻堅所滅。孝武太元八年。堅敗。其地入慕容垂。垂僭號於中山。是為後燕。後燕卒滅於魏。楊正衡音義鄡。口堯反。廮陶。上嬰井反。下音遙。茌平。仕疑反。厭次。二玦反。漯。他合反。脩。音調。蠡。音禮。鄃。式朱反。陘。音刑。

文獻通考晉時為郡國二十九。縣一百九十五。

安平國八縣。信都。下博。武邑。武遂。觀津。扶柳。廣宗。經。

趙國九縣。房子。元氏。平棘。高邑。中丘。柏人。平鄉。

鄡。下曲陽。

鉅鹿國二縣。廮陶。鉅鹿。

章武國四縣。東平舒。文安。章武。束州。

頓丘郡四縣。頓丘。繁陽。陰安。衛。

魏郡八縣。鄴。長樂。魏。斥丘。安陽。蕩陰。內黃。

黎陽。

汲郡六縣。汲。朝歌。共。林慮。獲嘉。脩武。

河內郡九縣。野　州。懷。平皋。河陽。沁水。軹。

山陽。溫。

博陵國四縣。安平。饒陽。安國。南深澤。

常山郡八縣。真定。石邑、靈壽。上曲陽。蒲吾。井陘。九門。

南行唐。

河間國六縣。樂城。武垣。成平。易成。中水。鄚。

中山國八縣。盧奴。魏昌。新市。安喜。蒲陰。望都。唐。北平。

樂平郡五縣。沾。上艾。壽陽。轑陽。樂平。

大原國十三縣、路陽　陽曲。榆次。于離。盂。狼孟。陽邑。

大陵。祁　平陶。京陵。中都。鄔。

上黨郡十縣。潞。屯留。壺關。長子。泫氏。高都。銅鞮

涅氏。襄垣。武鄉。

廣平郡十五縣。廣平。邯鄲。易陽。武安。涉　襄國　南和

任。曲梁。列人。肥鄉。臨水。廣年　斥漳　平恩

河東郡九縣。安邑。聞喜　垣。汾陰　大陽　猗氏　解。

蒲坂　河北

高陽國四縣。博陸。高陽。北新城。蠡吾。

平陽郡十二縣。平陽。楊。端氏。永安。蒲子。狐讘。襄陵。

絳邑。濩澤。臨汾。北屈。皮氏。

鴈門郡八縣。廣武。崞。汪陶。平城。葰人。繁峙。原平。

馬邑。

西河國四縣。離石。隰城。中陽。介休。

代郡四縣。代。廣昌。平舒。當城。

新興郡五縣。九原。定襄。雲中。廣牧。晉昌。

范陽國八縣。涿。良鄉。方城。長鄉。遒。故安。范陽。

容城。

北平郡四縣。徐無。土垠。俊靡。無終。

燕國十縣。薊。安次。昌平。軍都。廣陽。潞。安國。

泉州。雍奴。狐奴。

廣寗郡三縣。下洛。涿鹿。潘。

遼西郡三縣。陽樂。肥如。海陽。

上谷郡二縣。沮陽。居庸。

隋書地理志冀州於古堯之都也。舜分州爲十二。冀州析置幽并。其於天文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屬冀州。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屬并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屬三河。則河內河東也。准之星次本皆冀州之域。帝居所在。故其界尤大。至夏廢幽并入焉。得唐之舊矣。信都清河河間博陵恒山趙郡武安襄國。其俗頗同。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錐。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志述其土風。悲歌忼慨。推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諺云仕官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語曰。魏郡清河。天公無奈何。斯皆輕狡所致。汲郡河內。得殷之故壤。考之舊說。有紂之餘教。汲又衛地。習仲由之勇。故漢之官人得以便宜從事。其多行殺戮。本以此焉。今風俗頗移。皆向於禮矣。長平上黨人多重農桑。性尤朴直。蓋少輕詐。河東絳郡文城臨汾龍泉西河。土地沃少瘠多。是以傷於儉嗇。其俗剛強。亦風氣然乎。太原山川重複。實一都之會。本雖後齊別都。人物殷阜。然不甚機巧。俗與上黨頗同。人性勁悍。習於戎馬。離石鴈門馬邑定襄樓煩涿郡上谷漁陽北平安樂遼西皆連接邊郡。習尚與太原同俗。故自古言勇俠者皆推幽并云。然涿郡太原自前代已來。皆多文雅之士。雖俱曰邊郡。然風教不爲比也。

文獻通考隋時爲郡三十。縣二百卅七。

常山郡八縣。真定。行唐。石邑。滋陽。九門。井陘。房山。

靈壽。

長平郡六縣。丹川。沁水。端氏。濩澤。高平。陵川。

魏郡十一縣。安陽。鄴。臨漳。成安。泉。堯城。洹水。

滏陽。臨水。林慮。臨淇。

汲郡八縣。衛。汲。隋興。黎陽。內黃。湯陰。臨河。

澧水。

文成郡四縣。吉昌。文成。伍城。昌寧。

臨汾郡七縣。臨汾。襄陵。翼氏。楊。霍邑。汾西。岳陽。

龍泉郡五縣。隰川。永和。樓山。石樓。蒲。

西河郡六縣。隰城。介休。永安。平遙。靈石。綿上。

離石郡五縣。離石。脩化。定胡。平夷。太和。

鴈門郡五縣。鴈門。繁峙。靈丘。五臺。崞。

馬邑郡四縣。善陽。神武。雲內。開陽。

樓煩郡三縣。靜樂。臨泉。秀容。

定襄郡一縣。大利。

太原郡十五縣。晉陽。太原。交城。汾陽。文水。祁。壽陽。

榆次。太谷。樂平。和順。遼山。平城。石艾。盂。

襄國郡七縣。龍岡。南和。平鄉。沙河。鉅鹿。內丘。柏仁。

武安郡八縣。永年。肥鄉。清漳。平恩。洺水。武安。邯鄲。

臨洺。

河東郡十縣。河東。桑泉。汾陰。龍門。芮城。夏。河北。

猗氏。虞鄉。安邑。

絳郡八縣。正平。翼城。絳。曲沃。稷山。聞喜。太平。垣。

安樂郡二縣。燕樂。密雲。

博陵郡十縣。鮮虞。北平。唐。恒陽。新樂。隋昌。毋極。

義豐。深澤。安平。

河內郡十縣。河內。溫。濟源。河陽。安昌。王屋。獲嘉。

新鄉。脩武。共城。

河間郡十三縣。河間。文安。樂壽。米城。景城。高陽。饒陽。
博野。清苑。長蘆。平舒。會城。鄚。
信都郡十二縣。長樂。堂陽。衡水。棗強。武邑。武強。南宮。
斌強。廉城。下博。蒱。阜城。
趙郡十一縣。平棘。高邑。贊皇。元氏。癭陶。欒城。大陸。
柏鄉。房子。藁城。鼓城。
上黨郡十縣。上黨。長子。潞城。屯留。襄垣。黎城。涉。鄉。
銅鞮。沁源。
涿郡九縣。薊。良鄉。安次。涿。固安。潞。雍奴。
昌平。懷戎。
上谷郡六縣。易。淶水。遒。遂城。永樂。飛狐。
遼西郡一縣。柳城。
北平郡一縣。盧龍。
漁陽郡一縣。無終。

杜祐通典古冀州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始也。冀州堯都。故禹理水自此而始也。以唐虞之都不言封界。餘州所至。即是其界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山在今文城郡吉昌縣。大岳在今平陽郡霍邑縣。即霍山也。雷首在今河東郡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即恐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猪山獨山寄名是也。）既脩太原。至于岳陽。（太原今太原府。岳陽即霍山也。亦曰太岳。）覃懷厎績。至于衡章。（覃懷近河地名。今河內郡也。厎致也。績功也。衡章。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貴鄉郡西北肥鄉縣界也。）厥土惟白壤。（柔土曰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名也。恒水出恒山。在今博陵郡恒陽縣界。衛水在今常山郡靈壽縣西山所出。大陸澤。鄭玄云在鉅鹿。此言水從故道。可以耕作。今趙郡象城縣界。）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居島夷而衣其皮。）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邊山名。在今北平郡盧龍縣也。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逆上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爾雅云秦有楊紆。而此以為冀州藪。未詳其處所在也。）川曰漳。浸曰汾潞。（漳水出今上黨郡長子縣發鳩山。汾水出今樓煩郡靜樂縣山。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其利松栢。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兼之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陵州鄉鄚中鉅鹿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其分也。今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大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南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皆是也。）箕則燕之分野。（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其分也。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媯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北境。樓煩之北境。皆是也。）兼得秦魏衛之交。（漢之西河。今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宜屬秦。漢之高陵以東盡河內。今河東平陽文城大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河北地河內之西境。並宜屬魏。漢之河南野王朝歌。今河內之東境汲郡皆宜屬衛矣。）秦平天下。置郡為鉅鹿。（今常山信都趙郡之東北境。博陵郡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燕寬州之域。景城之南境皆是也。）邯鄲。（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趙郡之西南境皆是也。）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媯川歸化順義歸德饒陽之北境。趙博陵之東境。瀛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是也。）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也。）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今柳城及北平郡之東境皆是也。）河東。（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大寧文城等郡皆是也。）上黨。（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皆是也。）太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及鴈門之南境樓煩等郡地皆是也。）代郡。（今安邊及馬邑之北境皆是也。）鴈門。（今馬邑之南境鴈門之北境皆是也。）雲中。（今雲中單于府是也。）及三川郡之北境。（今河內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領郡九。古冀州西境。則屬司隸。今河東絳郡平陽河內汲郡。）後漢並因前代。為冀州。（理於鄗。鄗今趙郡高邑縣。袁紹曹公理鄴。鄴今郡縣。鄗呼各反。）幽州。（理薊。今范陽郡縣。）并州。（理晉陽。今太原府。）魏並因之。晉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趙郡縣。）幽州。（領郡國七。理涿。今范陽郡是也。）并州。（領郡國六。）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劉元海。石勒慕容儁。又為苻堅所陷。堅敗慕容垂據之。後屬後魏。自此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北道。（范陽汲郡鄴郡廣平饒陽河間常山博陵信都趙郡鉅鹿文安上谷北平密雲媯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等郡。）河東道。（河東絳郡北平平陽太原上黨西河高平大寧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樓煩安邊雲中馬邑等郡。兼分入都畿。河內郡。）關內道。（單于。）

河內郡。（東至汲郡二百六十里。南至（原本缺）西至河南府濟陰縣七十三里。北至高平郡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滎陽郡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河南府百四十里。
西北到河南府界百七十里。　東北到汲郡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九百八十里。　去東京一百八十里。
戶五萬四十一百。　口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懷州。今理河內縣。領縣五。　河內。漢野王縣。有心水。自河南府濟源界流入。脩武。本殷寧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漢山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有濁鹿地。漢獻帝為山陽公居于此。獲嘉。漢武帝巡狩至汲縣之新中鄉。得南越相呂嘉首。因立獲嘉縣。後周置脩武郡。隋置殷州是也。武德。周司寇蘇忿生之邑。東魏置武德郡。漢射犬故城在今城北。又有漢平皐縣故城。在今縣西。

汲郡。東至靈昌郡一百十里。　南至靈昌郡酸棗縣七十五里。
西至河內郡二百六里。　北至鄴郡一百九十里。
東南到靈昌郡一百三十里。　西南到河內郡二百六十里。
西北到高平郡陵川縣四十里。　東北到鄴郡臨河縣一百六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里。　去東京三百九十里。
戶四萬六千九百八十。　口二十萬七千九百八十。

衛州。今理汲縣。領縣五。　汲。漢舊縣。牧野之地。即紂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衛。漢朝歌縣。古殷朝歌城在今縣西。紂都有糜臺。謂之殷墟。上宮臺。詩曰。要我于上宮。即此也。今縣西北有黑山。蘇門山。孫登隱處。淇水出共山。東至今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漢建安中。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晉大將軍桓溫為慕容暐將慕容垂所敗於枋頭。即此也。枋音方。淇音其。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共城。古共伯國故城。在縣東。漢共縣。黎陽。漢舊縣。魏置黎州。是黎陽。有白馬津。即酈生所云杜白馬之津是也。後魏改為黎陽津。又有枉人山。古凡伯國在此。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縣南七里。具張揖云成皐山是大伾山。謬也。

鄴郡。東至魏郡二百十里。　南至汲郡百九十里。
西至上黨郡二百里。　北至廣平郡百八十里。
東南到汲郡黎陽縣一百六十里。　西南到高平郡三百二十里。
西北到上黨郡黎城縣三百里。　東北到廣平郡肥鄉縣一百四十里。
去西京一千四百二十五里。　去東京五百六十里。
戶十萬九千四百五十。　口五十九萬一百九十六。

相州。今理安陽縣。領縣十一。　安陽。漢魏郡城。在今縣東北。有韓陵山。即高歡破爾朱兆之所。又有丹藍嵯山。堯城。有丹朱陵。又有鼎陽聚故墟。在今縣東。左傳云。晉荀盈卒於戲陽。注云。內黃縣戲陽城。戲與羲同。許宜反。洹水。有洹水。音桓。滏陽。有滏河滏水。隋置慈州。滏音父。內黃。漢舊縣。有繁河。漢繁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鄴。後漢末冀州刺史常理於此。有魏武帝文帝。觀臺等三陵臺。東魏北齊皆都於此。後周置相山。後從相州於安陽山。漳水在縣西。晉史曰。石勒踞押佐議欲都於鄴。將攻三臺。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進據襄國。林慮。漢為隆慮。後漢避殤帝諱。改為林慮。臨河。有王莽河。古淇河。及顓頊陵在焉。湯陰。古羑里城。紂拘周文王之所。漢蕩陰縣。蕩音湯也。成安。漢斥丘縣。故城在東南。地斥鹵。故名焉。臨漳。

廣平郡。東至清河郡臨清縣一百二十里。　南至鄴郡百八十里。
西至上黨郡涉縣界二百五十里。　北至鉅鹿郡南和縣五十里。
東南到魏郡魏縣界九十里。　西南到鄴郡滏陽縣界七十里。
西北到鉅鹿郡沙河縣界六十里。　東北到清河郡宋城縣百十里。
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　去東京七百六十里。

戶八萬九千二百九十。　口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

洺州。今理永年縣。領縣十。　永年。漢曲梁縣地。又漢廣平縣故城。在今縣地。隋以煬帝諱。改曰永年。雞澤。有沙河。曲周。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紂巨橋倉亦在於此。清漳。南逝漳水。邯鄲。戰國時趙國所都。自敬侯始都之。有叢臺。洪波臺。亦漢舊縣。邯山名。鄲盡也。漢趙王如意溫明殿在此焉。臨洺。漢易陽縣。北齊置襄郡。武安。漢舊縣。有武安縣。趙奢與秦軍戰破秦。武安屋瓦皆震。即此也。洺水。有衡漳瀆。武云禹貢曰。覃懷厎績至于衡漳。即此也。肥鄉。漢列人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有漳水。平恩。漢舊縣。

鉅鹿郡。東至清河郡二百三十里。　南至廣平郡臨洺縣六十五里。
西至樂平郡界二百四十里。　北至趙郡一百七十里。
東南到廣平郡曲周縣百十里。　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百二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樂平縣五十里。　東北到信都郡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千六百七十里。　去東京八百五十里。
戶六萬七千六百六十。　口四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

邢州。今理龍崗縣。領縣九。　龍崗。秦為信都縣。項羽改為襄國。漢至隋始改為龍崗。表儀領在縣北百五十里。左傳云。邢遷于夷儀。即此。南和。漢舊

縣後周置南和郡。平鄉。亦漢舊縣地。或云秦置鉅鹿郡於此。即古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鉅鹿。漢南欒縣地。漢鉅鹿縣。今平鄉縣地。沙河。漢襄國縣地。隋置。任。漢張縣地。內丘。漢曰中丘。隋以國諱改之。青山。隋置。堯山。

信都郡。東至平原郡二百十里。　南至清河郡百三十里。

　西至趙郡百六十里。　北至河間郡二百三十里。

　東南到博平郡三百里。　西南到鉅鹿郡二百六十里。

　西北到饒陽郡百三十里。　東北到景城郡三百五十里。

　去西京一千九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一百里。

　戶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　口八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

今之冀州。理信都縣。領縣九。信都。漢舊縣。禹導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降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漢舊城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扶柳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宮。漢舊縣。漢呂后封張敖子偃為南宮侯即此。降水故瀆。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堂陽。漢舊縣。在堂水之陽。武強。漢武隧縣。下博。漢舊縣。棗強。漢舊縣。又有漢廣川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衡水。有衡章故瀆。阜城。漢舊縣。武邑。漢舊縣。降水西南自衡水縣界而東北經縣城西北。

舊唐書地理志。冀州。隋信都郡。武德四年。改為冀州。領信都。衡水。武邑。棗強。南宮。堂陽。下博。武強。八縣。六年置總管府。移治所於下博。管冀。貝。深。宗。四州。貞觀元年。廢都督府。移州治於信都。又以下博武強二縣屬深州。十七年以廢深州之下博。武強。鹿城。廢觀州之阜城。來屬。龍朔二年改為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復舊。先天二年割下博。武強。鹿城。三縣屬深州。開元二年復以下博武強還冀州。天寶元年改為信都郡。乾元元年復為冀州。舊領縣六。信都。南宮。堂陽。棗強。武邑。衡水。　戶一萬六千二十三。口七萬二十七百三十三。天寶領縣九。戶一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五。口八十三萬五百二十。京師東北一千九百七十八里。至東都一千一百里。

趙郡　東至信都郡一百六十里。　南至鉅鹿郡一百七十九里。

　西至太原府五百五十九里。　北至常山郡一百里。

　東南到信都郡陽河相去一百六十五里。　西南到鉅鹿郡一百九十五里。

　西北到常山郡一百七十里。　東北到博陵郡三百十七里。

　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三百十里。

　戶六萬一千一百六十二。　口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十二。

趙州。今理平棘縣。領縣九。平棘。漢南平棘縣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宋子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槐水。元氏。漢舊縣。漢常山郡故城。在今縣西。後漢光武征彭寵。陰后生明帝於此。昭慶。漢廣河縣。後魏置殷州。及高南鉅鹿郡。後改為南趙郡。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舊是象城。天寶中改焉。欒城。漢之關縣地。贊皇。有贊皇山。高邑。漢之鄗縣。光武即位改名高邑。鄗音吁各反。柏鄉。漢鄗縣地。漢光武即位壇在此。漢高欒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臨城。漢舊縣也。有滻水。舊是房子。天寶中改焉。寧晉。舊廮陶縣。

常山郡。東至博陵郡四百二十四里。　南至趙郡一百里。

　西至太原府五百十六里。　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

　東南到博陵郡彭城縣一百九十里。　西南到太原府樂平縣三百二十里。

　西北到鴈門郡五百四十里。　東北到博陵郡一百二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　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里。

　戶五萬三千五百十。　口三十一萬七千七百十七。

恒州。今理真定縣。領縣九。真定。漢中山國之東垣邑。亦漢舊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也。鹿泉。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漢韓信破趙軍。斬陳餘於此。井陘。漢舊縣古井陘。武德初置井州。今縣城實中山國。靈壽。本中山國之都也。漢舊縣故城。在今西北。衡水在今西山東北。入滹沱河。滹音呼。

沱。音陀。槀城。後周置鉅鹿郡。隋置廉州。漢槀縣故城。在今縣西。槀。故肥字國。漢以為縣。亦在今縣西南。九門。漢舊縣。石邑。漢舊縣。井陘山甚險阻。故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請守之。不從。故城在今縣西北。俗謂之入文城。有早山。早音旅。今名抱犢山。四面危絶。山頂有二泉。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名焉。房山。漢蒲吾縣。後漢房山縣。在西北。俗曰王母山。上有西王母祠。行唐。漢舊縣。滋水所出。

博陵郡。東至河間郡二百八里。　南至趙郡三百十七里。

　西至常山郡一百二十四里。　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

　東南到饒陽郡一百七十里。　西南到常山郡一百二十里。

　西北到常山郡行唐縣七十里　東北到文安郡二百五十里。

　去西京二十一百里。　去東京一千二百里。

　戶七萬六十六百。　口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六。

定州。今理安喜縣。領縣十一。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名焉。北平。秦曲逆縣。漢為蒲陰縣。濡水所出。在今縣西北。鼓城。春秋鼓子國也。漢臨平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下曲陽縣在西。常陽。漢上曲陽縣也。常山在縣北一百四十里。常水所出。新樂。春秋時鮮

虞國。漢新市縣地。蓋帝堯始封之唐國。豐義。漢安國縣。又有漢解瀆亭。在今縣東北。望都。漢舊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有中人亭。左人亭即今縣地也。倒馬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也。毋極。漢舊縣。唐昌。漢苦陘縣。又有中山故城。在縣東北。有漢石口河。又西北有故關邑城。即漢關縣。深澤。漢南深澤縣。陘邑。

河間郡。東至景城郡二百里。南至信都郡二百三十里。

西至博陵郡二百八里。北至文安郡一百八里。

東南到景城郡弓高縣一百四十七里。西南到饒陽郡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上谷郡二百十里。東北到景城郡魯城縣二百五十七里。

去西京二千二百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

戶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口六十四萬二千五百六十二。

瀛州。今理河間縣。領縣六。河間。漢州鄉縣。後漢改武垣縣。漢武帝得鉤弋夫人於此。博野。漢博陵郡。後徙安平。又有漢蠡吾縣故城。在今縣西。蠡音禮。東城。漢舊縣。後魏置東州。樂壽。漢曰樂城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漢又曰水中縣。居西河之間。故曰水中。高陽。漢舊縣。後置高陽郡。郡有易水。平舒。晉置章武郡。

文安郡。東至（京本缺）　南至河間郡一百八里。

西至上谷郡靈山一百七十里。北至范陽郡二百八十里。

東南到景城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博陵郡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上谷郡一百八十里。東北到北平郡八百里。

去西京二千三百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四里。

戶五萬五百十。口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

莫州。今理鄚縣。領縣六。鄚。漢舊縣。清苑。漢樂鄉縣。漢高帝過趙。封樂毅之後樂巨叔於此。任丘。有孫任泛。泛。重練反。文安。漢舊縣故城。在東北。長豐。唐興。

饒陽郡。東至景城郡三百十五里。南至趙郡五百里。

西至常山郡一百八十里。北至上谷郡三百里。

東南到信都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趙郡一百九十里。

西北到博陵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河間郡一百五十里。

去西京二千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

戶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二。

深州。今理陸澤縣。領縣四。饒陽。漢舊縣。有蕪蔞亭在北。又有古博陵城。饒陽城。滹沱河舊在縣南。即光武所渡。魏武王因饒河故瀆。大今北注新溝。所以今在縣北。蔞。力供反。安平。漢舊縣。鹿城。漢貰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漢鄡城在東。衡漳水。今名衡水。亦名苦水。西南自趙郡寧晉縣界流入貰音夜反。鄡音苦堯反。陸澤。禹貢大陸澤亦在此。

上谷郡。東至范陽郡二百十四里。南至文安郡一百八十里。

西至安邊郡飛狐縣一百四十里。北至媯川郡懷戎縣南界鹿固城鎮。

東南到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博陵郡北平縣一百四十里。

西北到安邊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范陽郡良鄉縣界八十里。

去西京二千二百九十七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

戶四千九百一十二。口二十四萬五十八百七。

易州。今理易縣。領縣八。易。漢故安縣故城。在今縣南。有淶易二水。有燕臺。昭王求仙處。又有漢范陽縣故城。在縣東南。遂城。古遂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淶水。漢之遒縣。遒即由反。容城。漢舊縣。滿城。五迴。樓亭。坂城。

范陽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里。南至文安郡二百八十里。

西至上谷郡二百十四里。北至媯川郡二百十里。

東南到　西南到（京本缺）

西北到（京本缺）　東北到歸化郡八十里。

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

戶七萬九百六。口三十九萬五百八十五。

幽州。今理薊縣。領縣十一。薊。燕國都。碣石宮。漢為薊縣。舊置燕都。有桑乾水。慕容雋都於此也。歸義。漢易縣也。公孫瓚於此築城。名曰易京。後漢史曰。瓚修營壘樓觀。臨易河。通遼海。以鐵為門。乃曰。兵法云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足以待天下之變。為袁紹所破。後石季龍征慕容雋。迴惡其固而毀之。在今縣南十八里。又有巨馬水。范陽。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城。亦在北。又有漢廣陽國城。亦在西南。有督亢陂。溉田膏腴。荊軻獻圖於秦。安次。漢舊縣。固安。漢方城縣地也。昌平。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古居庸關在縣西北。齊改為納婁。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也。舊置東燕州。潞。漢舊縣。有潞河。漢平谷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漢安樂縣古城在西北。永清。舊是會昌。天寶中改焉。良鄉。漢舊縣。武清。廣寧。

順義郡。置在范陽郡城內。去西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郡同。

戶五十七百十八。　口一萬八十一百五十。
順州。理賓義縣。領縣一。　賓義。
歸化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五里。　西至范陽郡八十里。
南至嬀川郡二百里。　北至密雲郡七十里。
東南到漁陽郡二百十里。　西南到范陽郡八十里。
西北到　東北到密雲郡七十里。
去西京二千七百里。　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戶八百七十七。　口三千三百六十九。
順州之北境。理懷柔縣。天寶初置歸化郡。與順義郡領縣一。　懷柔。
歸德郡東至密雲郡八十里。　南至范陽郡九十里。
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五十里。　北至山五里。
東南到後魏廢易京城四十里。　西南到芹城五里。
西北到乾河山五里。　東北到東城鎮二十五里。
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三里。　去東京一千八百七十六里。
戶一千二百四十六。　口一萬一千五百九十一。
燕州　秦上谷郡地。歷代土地與范陽郡同。隋文帝時。粟末靺鞨有厥稽

部渠長率數千人舉部落內附。處之柳城燕郡之北。煬帝為置遼西郡。以取秦漢遼西之名也。統遼西懷遠瀘河三縣。大唐為燕州。或為歸德郡。領縣一。遼西。
嬀川郡。東至密雲郡二百十里。　南至范陽郡二百里。
西至安邊郡二百二十九里。　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
東南到范陽郡一百五十里。　西南到安邊郡四百四十里。
西北到新長城為界二百八十里。　東北到九十八里長城為界。
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　去東京一千九百里。
戶二千三百五十。　口一萬五百四十。
嬀州。今理懷戎縣。領縣二。　懷戎。漢潘縣地。漢上谷郡城在此。有涿鹿山。及蚩尤城。阪泉地。及涿水羙頭山。涿泉鳴雞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為名。代人憐之。立祠。有群雞鳴於祠上。故名鳴雞山。史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即此。漢武破匈奴。取河南地。弃上谷之斗僻縣造陽地以與胡。韋昭云在上谷。晉太康地志又云在五原塞之北。姬太康志誤。　嬀川。
漁陽郡。東至北平郡三百里。　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
西至范陽郡二百十里。　北至廢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
東南到北平郡石城縣一百八十五里。　西南到范陽郡雍奴縣界百二十五里。
西北到密雲郡二百十七里。　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二百里。
去西京二千八百二十里。　去東京二千二十里。
戶四千八百二十九。　口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七。
薊州。今理漁陽縣。文獻通考。薊作葪。領縣三。　漁陽。漢舊縣。有鮑丘水。又名路水。古北戎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燕後以為右北平郡。　三河。　玉田。
密雲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七里。　南至范陽郡潞縣界五十五里。
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一百三十里。　北至長城四十五里。
東南到范陽郡三河縣七十五里。　西南到范陽郡平昌縣界七十里。
西北到長濃水鎮四十五里。　東北到長城　塞一百十里。
去西京二千六百八十里。　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五里。
戶六千一百三十八。　口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七。
檀州。今理密雲縣。領縣二。　密雲。有路水自塞外流入。燕樂。後魏廣陽郡有長城。

北平郡。東至柳城郡七百里。　南至海二百里。
西至漁陽郡三百里。　北至上洛口八十里。
東南到榆林關一百八十里。　西南到馬城縣一百八十里。
西北到石城縣一百四十里。　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
去西京四千三百二十里。　去東京三千五百二十里。
戶三千三十一。　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五。
平州。今理盧龍縣。領縣三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石碣然而立。因名之。晉太康地志云。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　麗舊界。非此碣石也。漢遼西郡故城。在今郡東。又有漢令支縣城。臨閭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西北二百里。石城。漢舊縣。馬城。
柳城郡。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　南至海二百六十里。
西至北平郡七百里。　北至契丹界五十里。
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　西南到北平郡七十里。
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　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至契丹衙帳四百里。
去西京五千里。　去東京四千一百十里。
戶八百七十四。　口三千。

營州。今理柳城縣。領縣一。　柳城。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狄絫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十里。近者二十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河東郡。東至絳郡三百七十里。　南至弘農郡百七十里。
西至馮翊郡八十里。　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
東南到陝郡二百九十里。　西南到華陰郡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馮翊郡韓城縣百四十里。　東北到絳郡三百七十里。
去西京三百六十里。　去東京五百四十里。
戶七萬二百七。　口四十六萬一千八十。

蒲州。今理河東縣。領縣八。　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晉戰於河曲。即其地也。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為防。大唐開元十二年。河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嬀汭水今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又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桑泉。有二疑出漢解縣

故城。今縣東南。猗氏。漢舊縣。猗頓所居。古郇國也。有古令狐城。左傳云。晉文公從秦返國。濟河圍令狐。即此。安邑。夏舜舊都。今縣西有鳴條陌。湯與桀戰於此。漢舊縣。解。隋曰虞鄉。武德元年改之。虞鄉。漢解縣地。後於虞鄉城置解縣。更於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寶鼎。漢汾陰縣。有后土祠。湯廟。

永樂。武德二年。分芮城縣置。

絳郡。東至高平郡四百五十里。　南至陝郡二百二十里。
西至馮翊郡四百十里。　北至文城郡二百七十里。
東南到河南府五百里。　西南到江東郡三百七十里。
西北到文城郡三百里。　東北到平陽郡一百四十里。
去西京五百二十里。　去東京六百三十里。
戶八萬二十二百。　口五十一萬七十三百十。

絳州。今理正平縣。領縣十一。　正平。漢臨汾縣地。有汾澮二水。有高齊故武平關。在今縣西三十里。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鎮處。曲沃。漢絳縣地。春秋時晉曲沃地。臺駘神在此。翼城。古晉之翼邑。漢絳縣地。絳。春秋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漢聞喜縣地。聞喜。亦漢曲沃地。漢左邑縣之桐鄉。漢武行幸至此。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楊柳可為箭。高侯原在縣北。即十六國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處也。垣。漢舊縣。東北有歷山。流水所出。有古阜落城。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夏。漢安邑縣地。蓋以夏禹所都為名。夏都安邑城在今縣北十五里。龍門。古耿國。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鱉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漢皮氏縣故城在今縣南。今縣則後魏泰州所理。稷山。漢聞喜縣地。後魏龍門郡。後周勳州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二里。即王思政所築玉壁城。為周氏重鎮。齊神武再攻圍皆不利。萬泉。漢汾陰縣。太平。漢汾臨縣。

平陽郡。東至上黨郡三百九十里。　南至絳郡一百四十里。
西至文城郡二百十五里。　北至西河郡三百九十里。
東南到高平郡四百十里。　西南到文城郡二百十里。
西北到太寧郡二百五十里。　東北到陽城郡二百五十里。
去西京七百五十里。　去東京七百二十里。
戶六萬四十八百。　口四十二萬一十八百八十。

晉州。今理臨汾縣。領縣九。　臨汾。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襄陵。漢舊縣。有趙襄子墓。又有晉襄公之陵。因以為名。後魏擒赫連昌。又分此縣置擒昌縣。霍邑。漢彘縣。隋置今縣。周厲王無道。國人流王於彘。即此

地。又霍山。即職方冀州之鎮。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冀氏。漢隋縣地。後魏置冀氏縣。隋音居義反。汾西。後魏置汾西郡。洪洞。春秋楊國。晉滅之為楊邑。漢為楊縣也。故洪洞城在今縣北。東魏北齊鎮也。四顧重樓控援要險。神山。武德二年置浮山縣。後改焉。趙城。古造父邑。岳陽。漢教遠縣地。隋改之。有十畝原。左傳曰。晉侯十畝之戰。即此。

高平郡。東至汲郡四百十里。　南至河內郡一百四十里。
西至絳郡二百五十里。　北至上黨郡一百九十里。
東南到內郡武德縣三百里。　西南到河南府二百八十里。
西北到平陽郡四百十里。　東北到鄴郡三百二十里。
去西京一千四十里。　去東京六百六十里。
戶二萬七十五十。　口十四萬三十七百。

澤州。今理晉城縣。領縣六。　晉城。漢曰高都縣。隋曰丹川。有天井關在縣南太行山上。關南有大井泉三所。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中置沁。明吠反。沁水。後魏泰寧縣。端氏。七國時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于端氏也。漢為縣。故城在今縣西。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泫谷水。故為名。頭顱山。秦白起坑趙卒。築壘於壘中。因山為臺。故兒狼城。白起築。陽城。漢曰濩澤縣也。有嶕

崞山。濩澤水。析成山。禹貢所謂砥柱析城也。

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　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

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　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

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　西南到陽城郡沁縣界一百九十里。

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　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

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　去東京四百六十里。

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　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七。

潞州。今理上黨縣。領縣十。　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國史新甲所封。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康將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為邑大夫。有閼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武鄉。漢垣縣地。屯留。漢舊縣。又有漢徐吾故城。在今縣西北。有麻濆山。絳水出。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為名。有壺口故關。涉。漢舊縣有清漳水。襄垣。漢舊縣

樂平郡。東至廣平郡三百六十里。　南至上黨郡四百七十里。

西至太原府四百三十里。　北至太原府樂平縣二百六十里。

東南到上黨郡九十里。　西南到上黨郡一百里。

西北到太原府三百四十里。　東北到鉅鹿郡二百四十里。

去西京一千三百九十里。　去東京七百九十里。

戶九千五百六十七。　口五萬二百九十六。

儀州。今理遼山縣。領縣四。　遼山。漢垣縣。晉為遼陽縣。隋置今縣。北有光谷。榆社。漢垣縣地。晉於此置武鄉縣。石勒是此縣人。有石勒漚麻池。和順。漢沾縣地。即韓之閼與邑。平城。漢垣縣地。

陽城郡。東至上黨郡銅鞮縣七十里。　南至平陽郡翼氏縣一百五十里。

西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北至西河郡二百八十里。

東南到上黨郡屯留縣百四十里。　西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西河郡二百八十里。　東北到上黨界九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十里。　去東京六百四十里。

戶六千一百六十六。　口三萬三十三百九十。

沁州。今理沁源縣。領縣三。　沁源。漢穀遠縣。後魏改為沁源。有沁水。和川。綿上。

大寧郡。東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南至文城郡二百里。

西至延安郡三百九十里。　北至昌化郡二百五十里。

東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文城郡二百里。

西北到黃河為界百八十里。　東北到西河郡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九百十里。　去東京八百八十里。

戶一萬九千二百十。　口十三萬四千四百二十。

隰州。今理隰川縣。領縣六。　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大寧。漢北屈縣地。石樓。有石樓山。漢吐渾縣。後魏吐京郡。永和。漢狐讘縣。後周臨河郡。讘。章涉反。溫泉。蒲。漢蒲子縣地。

文城郡。東至平陽郡二百十里。　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

西至咸寧郡一百七十里。　北至大寧郡二百里。

東南到絳郡三百里。　西南到馮翊郡韓城縣界百七十里。

西北到延安郡二百九十里。　東北到西河郡五百里

去西京七百二十里。　去東京六百九十里。

戶一萬一千五百六十。　口六萬六十三。

慈州。今理吉昌縣。領縣五。　吉昌。漢北屈縣。左屈曰。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陂馬。有壺口山。故姚襄城在縣西。即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爭之處。仵城。漢北屈縣地。後魏仵城郡。文城。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龍門之上吉龍門。禹所鑿。漢北屈縣地。呂香。漢臨汾縣地。呂寧。漢臨汾縣地。後魏內陽郡。

西河郡。東至上黨郡四百四十里。　南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

西至昌化郡百六十里。　北至太原府二百里。

東南到陽城郡二百八十里。　西南到大寧郡二百六十五里。

西北到樓煩郡中間有界相隔山谷險隘。

東北到大寧郡二百里。　去西京十二百六里。

去東京九百三十里。　戶五萬八十五十。

口三十一萬六十二百八十。

汾州。今理隰城縣。領縣五。　隰城。漢慈氏縣。今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地。又有（原缺）縣。即晉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之所。介休。有綿上山。介之推祠。漢舊縣也。昭餘祁俗名鄔城泊。職方并州之藪。靈石。有介山。漢介休縣地。今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皆險固之處。孝義。漢中陽縣平遙。

太原府。東至趙郡五百五十里。　南至上黨郡四百五十里。
西至昌化郡三百九十里。　北至定襄郡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樂平郡二百四十里。　西南到西河郡二百里。
西北到樓煩地二百五十里。　東北到鴈門郡五百里。
去西京一千三百里。　去東京八百八十五里。
戶十三萬六千一百九。　口七十六萬八千四百六十四。

并州。今理晉陽太原二縣。領縣十三。太原。漢晉陽縣也。隋文帝移晉陽縣於州城中。舊晉陽置今縣有晉水。晉陽。隋文帝析移。有龍山、蒙山。文水。漢大陵縣。有大水、汾水。陽曲。漢狼孟縣故城在縣東北。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漢陽曲縣。今定襄郡定襄縣是也。後漢移置今縣。有乾燭谷。即羊腸坂也。樂平。舊樂平郡。隋置遼州。清源。漢榆次縣地。隋於古梗陽城置今縣。有清源水。太谷。縣西有大谷。漢陽邑縣地。祁。漢舊縣。晉大夫祁奚之邑。晉滅祁氏。分為七縣。以賈辛為祁大夫。後漢忠烈溫序墓在西北。榆次。春秋晉魏榆地。石言於此。漢舊縣。盂。漢舊縣。有虖池水。自鴈門郡來。壽陽。晉舊縣。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曰石艾。國家又改之。縣東有故關甚險固。交城。有羊腸山。隋煬帝改為漯谷嶺。

昌化郡。東至西河郡二百六十里。　南至大寧郡二百五十里。
西至上郡二百三十里。　北至樓煩郡二百三十里。
東南到大寧郡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大寧郡石樓縣百五十里。
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三十里。　東北到太原府三百九十里。
去西京十二百三十里。　去東京千一百十里。
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　口六萬四千三百四十。

石州。今理離石縣。領縣五。離石。漢舊縣。後南單于庭左國在。北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定胡。漢離石縣地。後周置定胡郡。在今縣西。隋置孟門關。其地險固。平夷。臨泉。方山。（古赤）洪水源。東流入離石縣界。

樓煩郡。東至定襄郡界二百四十里。　南至昌化郡界二百三十里。
西至榆林郡界一百八十里。　北至馬邑郡三百里。
東南到太原府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銀川郡三百里。
西北到榆林郡九十里。　東北到鴈門郡三百里。
去西京一千四百里。　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
戶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口七萬二千二百六。

嵐州。今理宜芳縣。領縣四。宜芳。有古秀容城。即漢汾陽縣。屬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合河。漢汾陽縣地。北齊日蔚汾縣。合和關在此。靜樂。漢陽縣地。有隋煬帝汾陽宮。有管涔山。劉曜敗處。汾水所出。嵐谷。

鴈門郡。東至安邊郡二百六十里。　南至太原府五百里。
西至樓煩郡一百六十里。　北至馬邑郡一百四十里。
東南到常山郡五百四十里。　西南到定襄郡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馬邑郡二百二十里。　東北到安邊郡界三百十里。
去西京一千六百四十里。　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
戶二萬一千二十。　口十萬一千四百五十。

代州。今理鴈門縣。領縣五。鴈門。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故平城。漢本平城縣也。有夏屋山。趙襄子會代王。因殺之於此。有句注山。一名西陘也。五臺。漢慮虒縣。隋改盧夷縣為五臺。有臺山。慮音盧。虒音夷。繁畤。漢舊縣。有虖池河。源出縣東南孤卓山。崞。漢舊縣。又有漢樓煩縣故城。在今縣東。東魏置廓州。崞音郭。唐林。

定襄郡。東至鴈門郡界九十里。　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

西至樓煩郡二百四十里。　北至鴈門郡二百五十里。
東南到太原郡界一百二十里。　西南到太原府及樓煩郡界百二十里。
西北到樓煩郡一百二十里。　東北到鴈門郡界二百五十里。
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　去東京一千六十里。
戶一萬五千三十八。　口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忻州。今理秀容縣。領縣二。秀容。漢汾陽縣。有嵐水。定襄。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

安邊郡。東至上谷郡三百二十里。　南至常山郡四百里。
西至鴈門郡二百六十里。　北至蕃境無郡。
東南到博陵郡四百九十里。　西南到鴈門郡三百十里。
西北到馬邑郡四百六里。　東北到嬀川郡四百四十里。
去西京九百里。　去東京一千五百里。
戶四千六百七。　口一萬八千二百。

蔚州。今理靈丘縣。領縣三。靈丘。漢舊縣。有趙武靈王陵。飛狐。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懷戎縣又有磨笄山。與嬀川郡山相連。隋置今縣。安邊。

馬邑郡。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南至鴈門郡百四十里。

西至樓煩郡三百四十里。北至單于府三百五十里。

東南到鴈門郡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郡三百里。

西北到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東北到故雲州二百六十里。

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

戶六千三百。口二萬五十八百。

朔州。今理善陽縣。領縣二。善陽。有秦馬邑城。武州塞。即此地。亦漢定襄縣地。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紫河發源於此。馬邑。漢舊縣。

雲中郡。東至桑乾郡督亡百五十里。南至鴈門郡界百六十里。

西至東夾谷五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

東南到榆林郡四百里。西南到神堆柵九十里。

西北到蕃柵百六十里。東北到陽河谷三百四十里蕃界。

去西京二千七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

戶三千一百六十。口七千九百三十。

雲州。今理雲中縣。領縣一。雲中。漢舊縣。隋日雲內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帝初破匈奴圍於此。有故馬邑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漢光武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單于。東至。　南至榆林郡一百二十里。

西至。　北至。

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一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十里。

戶二千一百。　口一萬三十。

單于大都護府。　領縣一。　金河。

風俗。

冀州充都所在。壇域尤廣。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離以夷獠。中夏唯冀州最大。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太行恒山之東。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為訴訟。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魏豐樂侯杜畿為河東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特多儒者。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韓信謂陳豨曰。代天下精兵處也。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為并州刺史。李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可以守也。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文獻通考。唐時為州四十三。縣二百二十一。縣名已見各州條下。此不重具。

恒州九縣。　相州十一縣。　邢州九縣。　定州十一縣。　懷州五縣。

磁州三縣。　深州四縣。　瀛州六縣。　莫州六縣。　冀州九縣。

趙州九縣。　并州十三縣。　潞州十縣。　晉州九縣。　代州五縣。

絳州七縣。　蒲州八縣。　澤州六縣。　汾州五縣。　忻州二縣。

隰州六縣。　慈州五縣。　儀州四縣。　憲州三縣。　嵐州四縣。

沁州三縣。　營州一縣。　平州三縣。　檀州二縣。　薊州三縣。

幽州十一縣。　涿州五縣。　順州三縣。　媯州一縣。　蔚州三縣。

朔州二縣。　雲州一縣。　易州六縣。　應州二縣。　新州二縣。

儒州一縣。　武州一縣。　單于大都護府一縣。

唐末營平二州陷于契丹。梁和劉仁恭父子據幽燕。繼而為晉王所滅。晉滅梁。稱唐。唐末。石敬瑭叛。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賂契丹。資其兵代唐。為晉。晉亡。漢繼之。漢亡為周。劉旻據河東。周世宗伐契丹。取瀛莫二州。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陸萬春
圈點監生臣畢三晉
臣傅道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四霽

冀（冀州二）

宋薛季宣地理叢考堯典申命和仲宅朔方曰幽都（注朔方北方也山海經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今雲中西北七百里契丹慶州之北有黑山黑水出廣中尊其神視岱岳蓋幽都云）禹貢冀州九河同為逆河入海島夷皮服之貢自夾右碣石入河爾雅燕曰幽州藪昭餘祁又東至孫竹謂之四荒職方幽州山鎮巫閭藪奚養川泲河浸淄時并州山恒藪昭餘祁川浸虖池嘔夷淶易商之幽州地包幽并東漸碣石周分冀兗東界達于肅慎（肅慎中朔時女真國）舊隸靺鞨也以為幽州淶易以南入并州矣詩稱梁山韓侯受命奄受北國因以為伯然則韓侯幽伯也漢幽州部周之亳燕朝鮮故地并州西部得朔方之境蓋自大河恒水以北（周嘔夷漢滱水也）魏分東部置平州而慕容氏資以造燕并州西部自漢末入匈奴晉末索頭唐入幽州益強大為後魏唐立平盧（安東）盧龍（幽）大同（雲）振武（單于）天德軍節度得漢幽并州地而義武軍亦頗得其南土（易）幽都之境自秦漢

趙為匈奴烏丸之境晉魏而下為奚契丹唐衰契丹取平盧及營平州地至晉盡以盧龍大同等軍予之迄于中朝為契丹南境而我之河北東路亦頗得易水以北為淶水西肅慎西二圖繪左地入契丹未能詳盡者尚當考見之云

（幽州契丹燕京薊有高梁水清泉河落馬水也唐立僑順州又沃州僑治廻城又有漢雍奴城陰鄉城石勒所置君子城訛曰箕子幽都薊北桃花山在北唐僑燕州治廣州歸平地永清清泉河南漢平谷城在北安樂城在西北昌平有九度水唐僑帶州軍都城芹城居庸關亦名古北口良鄉有大防山清渋廻城水古聖水也廣陽城唐僑順州歸義州瑞州夷賓州黎州治石窟堡僑威州治東閭城僑師州治鄯鄉城僑慎州治武清雍奴地有泉州城潞唐鮮州僑治故潞城香河安次西安次有常道城唐昌州僑治有易京易州易國安西北有九山窮獨山大黃嶺送荊陘燕丘水南易水宣水也中易水南易水也安國河易水也有蘭馬臺金臺荊卿城漸離城范陽城加夷城長安城漢劉史季宣築為妻范陽公主封邑遒城唐為淶水縣五公城唐五回縣移故治故治五回山東藤在西滿城則在易南契丹常置泰州故北平地涿州范陽漢涿有涿水臨地城唐僑濡城）

州。雲州。儒州。青山州。祁溝關。在西南。新昌。方城地。圖經寔方城。唐初自韋信城移置新城。涿南有管亢城。歸義。涿東北。平塞軍。寔武遂。可汗州。唐媯州。懷戎。寔潘城。移東治清夷軍。媯水逕故城中。古涿鹿水也。有阪泉涿鹿山。歷山。大翮山。小翮山。美頭山。古軒轅丘也。雞鳴山。唐斧山也。有涿鹿城。小寧城。缺門關。居庸塞。在東北。東連盧龍碣石。西屬大行常行。蓋古上谷郡地。唐自居庸以北。皆役於契丹。而臨潢及居等縣。悉為懷戎地矣。蔚州。靈丘。别在遂上。飛狐。寔廣昌。别判山在西北。又有唐斧山。即山之課谷飛狐關。代城。興唐。唯皆坱。到判山在東。朔州。鄯陽。寔馬邑。有武周山。黃河在西。句注山在東。南有陰館城。郭無城。神武。館陰地。馬邑。馬邑東。大同軍治。有桑乾泉。奉聖州。唐新州。為門西。永興。礬石。龍門。懷安。雲州。契丹雲中府。建西京。雲中。平城西有白登山。火山。紇真山。東安陽班氏。高柳。參合。雷城。永固。桑乾。道人。且如。馬城。平邑。昌平城。西北故塞外有單于臺。薊州。漁陽有治水路水。三河。潞地。玉田。寔無終。有徐無城。無終山。燕山。狩家塞口。馬盛河在東。檀州。密雲。寔虎奚。有沽河。鮑丘水。觀旨溪。桑溪。三城水。桃花山。赤城鎮。遠軍治。黑城川。德勝口塞在縣東北。有古北口。望雲。寔樂奚領。冷陘山在西北。亦曰庚山。其東南有九十九泉。古九泉水也。

泉西北。即儒州西。奉聖州。非上谷東。九十九泉。順州。懷柔。滑鹽西南。其東北有溪城。契丹耶律氏所起。古滑鹽城也。北安州。燕樂。寔安州。有濼水。御水。白檀城。安樂。孝東陽城。古北口在西。松亭關在東。北濼水西二路皆入中京。平州。盧龍。寔肥如。有濡河。盧水。温水。潤水。龍鮮水。黃洛水。陽洛水也。上谷塞口在北。古盧龍鎮在西北。營州。契丹興中府。柳城。有龍山。馬首山。麻首山。古白狼山也。州東南有鮮卑山。燕慕容氏所起也。山西北棘城。高陽氏之墟。其東塞外亦有鮮卑山。漢遼西郡城在郡東南。徒河城在東北。彭盧水自徒河入海。古平盧水也。亦曰唐龍水。有白狼水。雞鳴山。黃龍城。唐置信州。昌黎城。置崇州。昌州。徒河東有青山。置青山州。師州。鮮州。帶州。地入契丹。並不復見。宜州。唐燕州。遼西。寔次羅。南有營丘城。魏典圖嚴地記云。并營州也。不詳。慕容氏徙徒河縣治。立營丘郡。灤州。土垠。新平。令支地。義豐。幽州東五百里。平州西南二百里。灤河。肥如南。濼水東。樂水。雞水之鴆也。置羊。唐書吉音云出奚國都山。遼平州城東。不詳。馬城。寔海陽。石城。州西。寔臨榆。有驪城。索城。臨榆關在東南。渤海。昌城地。有沮姑海口。沽河口也。望都。定喜。二縣僑立。寨州。寨清。劇陽。溢在南。陶地西陸。應州。金城。武周。劇陽地。黃河在西。汏陽城。桐過城。渾源。北進地。有渾波

川。白道川。紫河一曰金河。古白渠也。有涼城。定襄城。武進城。振武軍。單于府。金河。寔盛樂。唐勝州。併入鄯陽嶺。長城在北。古定襄塞也。有金河泊。沙陵湖也。上承紫河。與濮川合入河。濮水。古芒干也。有雲中城。魏河頭殿在北。其北陰山北有李陵臺。陽原城西北青冢。草色常青。府至磧口七百里。有燕然山。故勝州。榆林縣在河南。古沙陵地。東有榆林關。河北有積陵城。南有君子津。富昌城。古西河郡也。天德軍。安北府治永清栅。隋大同城也。西受降城。寔臨河東至府百八十里。東北四十里。有單于臺。唐置燕然都護府。又二百六十里至磧口。又西北一千五百里至回鶻牙。中受降城。本原地。治拂雲堆北四十里。有故本城。周萬八百七十二步。壕塹深峻。實耽以為九原郡城也。西北至單二百里。北至磧口五百里。南渡河至麟州四百里。東受降城。寔盛陽。北距磧口七百里。儒州。縉山。紫夾鎮西。為門東。西北九十九泉。距幽州十餘里。歸化州。唐武州。文德。為門北。右唐故地。渝州。寔臨榆關東北。海州西北。招延州。招延州。北澤州。澤州。松亭關北。大定府。契丹中京。滑鹽地。耶律氏所起。漢城也。東營州。西儒州。東南建州。西北。饒州。建州。南渝州。東北霸州。西南小凌河。石城水也。利州。東北建州。南小凌河。蘭州。利州西南。海州。榆州東北。潤州。西渝州。遷州。西潤州東來

州。東北五里榆關。渝水入海于此。來州。歸德軍。東隰州。隰州。東南距海。自渝州以東皆距海郡路。北入建州。宜州。寔汝羅。西霸州。南錦州。西北白川州。東遼水。白川州。東黔州。西南霸州。霸州。東錦州。南嚴州。錦州。臨海軍。營丘地。東渡遼至顯州。西南嚴州。南距海。嚴州。南距海。東北錦州。海北州。東錦州。南距海。瀋州。東小遼水。北雙州。南安東府。安東府。契丹東京。寔安東。東。小遼水西十三山。又西大遼水。西北岩州。東南鴨綠水。西南錦州。西北顯州。岩州。古白岩城。東女貞界。南集州。北雲山縣。同州。東女貞。西安東。西南集州。西北雙州。耀州。東鴨綠江。南石城。西大遼水。北安東。開州。開遠軍東南石城。高麗國界。西來遠城。又西保州。西南吉州。吉州。東石城。西南鴨綠江。又南鹽州。西距海。保州。東鴨綠江。東南宣化軍。南距海。北有大陵河。鹽州。東保州。西南距海。北小鹽州。小鹽州。西距海南鹽州。西遼州。治遼縣縣。號姑平軍。東北醫巫閭山。東乾州。西北度遼至宜州。南距海。乾州。北醫巫閭山。東北七里至顯州。顯州。故渤海國都。漢無慮縣地。近省康州集州并入東遼州。遼州。寔遼陽西。西南安東。雙州。保安軍。東臨逆流河。大梁水也。西南遼州。南瀋州。北榆河州。銀州。東臨逆流河。女貞國界。至雙州北渤州。貴州。州城漢公孫康築。云康所據城非也。西瀋州。東女貞。信州。唐青山州。

東南北三面大貞界。西連流水。西黃龍府。北黑水。東南長春州。韓州東北女真。西渡遼水。至忠州。南通州。近省三河。榆河州。併入隱州。其地古菓平縣也。黃龍州。東南長春府。西北龍化州。南徽州。西南新州。西鴨子河。長春府。韶陽軍。西北黃龍府。龍化州。契丹東樓。東泉州。西南降聖州。南遂州。西南新州。北奪送河。通州。大餘府。三韓故地。北韓州。降聖州。北龍化州。東遼水。南驛州。驛州。東宗州。西紫濛川。西酒糟河。北潢水。祿州。東曼頭山。西南驛州。北奪送河。務州。北酒糟河。東南渡河。至豐且閭山。西中京。宗州。治熊山。縣在石熊山之陽。東渡遼。南入顯州。北潢水。炎入謂之吐護真河。云黃河別源。蓋紫濛川在潢水北。西南入河。潢水蓋濛川支流。謂之別源可也。紫濛川。今白馬濼。恩州。南中京。西馬孟山。西北渡潢至曼頭山。入宜坤州。北高州。高州。治三韓偽縣。東南恩州。西北饒州。惠州。東新州。西南中京。南建州。北渡潢水石橋。至高州。宜坤州。啓聖軍。西南上京。東有長泊周二百里。南距中京四日程。徒唐河經州北。東合長泊至曼頭山。北合鴨子河。永州。在冬菜山之陽。潢水北。西北上京。徒唐河出木葉山。烏州。契丹烏素部落。北鴨子河。東北遂州。東南群康山。遂州。鴨子河北。徽州。長春州。西南貴龍府。南臨潢府。契丹上京。唐松漠府。西南饒州。南潢水。祖州。天成軍。黑水

北。祖山。南。東北上京。饒州。唐饒樂府。南潢水。石橋在東西。南平地。松林北牝河黑水至祖州。慶州。黑山南。潢水北。東曼頭山。東南上京。北室韋國。西韃靼國。黑水出黑水。懷州。奉陵軍北潢水至上京。東南中京。西平地。松林西北韃靼國。　右胡地。近世建置郡縣當考。

平壤府。是朝鮮國內城。是九都。　右高麗國。

雄州。歸信。易西南易水。南唐瓦橋關也。巨馬河在北。周僑立歸義縣。容城。故城在西北。有巨馬水。易水。大泥淀。小泥淀。渾泥城。漢亞容侯盧他國也。南有三臺。燕魏舊界。信安軍。　歸義。南新鎮地。廣信軍。　遂城。易水南北新城地。有武遂津。遂荆陘。遂城山在西。是龍山。安肅軍。　安肅。是梁門會宵戍壘。周置梁門口砦。　右河北路。（雄州信安東路。廣信安肅西路。）

古國。　蚩尤氏。　孤竹。　周國。　薊。　燕。　無終。（亦曰山戎）　朝鮮。　肥如。　肅慎氏。　代。　漢國。　燕。　高句驪。　朝鮮。

續談助。冀州。舜有十二牧。為貢九州。則其一也。（晉志。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周人因焉。）春秋時為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屬趙。秦屬鉅鹿郡。漢置十三部刺史。冀州部郡國九。魏。鉅鹿。常山。清河。趙。廣平。真定。中山。信都。信都國。縣十七。（案信都國高帝置。景帝二年為廣川國。宣帝甘露一年復。應劭曰。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見前有漢志。注。漢末無置冀州。見通典。）後漢亦郡國九。（案光武至下博城西。有白衣父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守。光武即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出迎。即今州下博在漳水之下。故城在深州靜安縣南。一云大山有博縣。故北加下。）魏。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清河。趙。勃海。安平國十三城。州治高邑。秦曹為州治。鄴。魏時州治。信都。晉郡國十三。安平國縣八。初治信都。又治廮陶。後魏郡四。長樂郡縣八。（案通典後魏為長樂郡兼置冀州北齊後周因之。）復治信都。隋開皇初郡廢。大業初置信都郡。唐武德四年。改為冀州。秦年置總管府。徙治下博縣。正觀元年府廢。州復治信都。龍朔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更為魏州都督府。咸亨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復故名。天寶元年為信都郡。乾元元年復為冀州。（案冀州屯所部廣及三代同為冀州魏大業初中以鄴為王都。始移冀州治信都。石趙慕容垂或治鄴。或治冀州。）皇朝慶曆八年閏正月三日升為武安軍。（案周禮河內曰冀州。韋昭王國漢書云東西南北皆有河。故曰河內。爾雅云兩河間曰冀州。郭璞公自東河至西河。李巡曰。兩河間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道也。淮南子云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　風俗。　漢志云趙地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

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跕音它頰。躧與屣同。跕謂輕躡之也。）大率精急高氣執輕為姦。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按十三州志云冀州之地蓋古京也。人患剽悍。故語曰。仕官不偶值冀部。）　人物。　嘯父。冀州人。少在曲周市上補履。梁母得其掌火法。臨上三亮山與母別。數十火而登仙。見列仙傳。　山堂先生羣書考索。今信安。保定。瀛。莫。深。洺。磁。相。西南盡河之地。屬河東河北東西路。在漢。冀得司隸幽并等州十郡國之地。冀參幽州得司隸幽冀等州二十郡。在晉即幽司冀平等州。列郡在唐。冀為河東道冀參古幽。為河北道。

文獻通考。周已。宋受命。太宗以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盡得河東之地。宋承唐制。冀州之境。為河北河東兩路。其後又分河北為東西二路。宣和間遣使約女真夾攻遼。取石晉所沒之地十六州。遼既亡。金人止以薊景檀順涿易六州。二十四縣來歸。遼將張鈸又以平州來降。繼復為金所取。靖康後。冀地盡沒于金。

宋時為州四十七。縣一百七十四。（縣名已見各州條下。此不重具。）

真定府九縣。　相州六縣。　邢州八縣。　定州八縣。　懷州五縣。
磁州四縣。　深州五縣。　瀛州四縣。　雄州二縣。　霸州三縣。

冀州四縣。祁州三縣。冀州七縣。趙州七縣。保州一縣。
安肅軍一縣。廣信軍一縣。乾寧軍一縣。順安軍一縣。永定軍一縣。
信安軍一縣。保定軍一縣。承大軍一縣。太原府十縣。潞州八縣。
晉州十縣。代州四縣。絳州七縣。河中府五縣。鮮州三縣。
慶成軍一縣。澤州六縣。汾州五縣。忻州二縣。隰州六縣。
慈州三縣。遼州四縣。憲州一縣。嵐州三縣。威勝軍四縣。
平定軍二縣。寧化軍一縣。岢嵐軍一縣。火山軍一縣。保德軍一縣。
大通監一縣。永利監一縣。

真定府。春秋時鮮虞國之地。（左傳晉伐鮮虞。註中山新市縣。）戰國時屬趙。趙之東。恒山邑也。秦屬鉅鹿郡。漢高祖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郡。亦屬真定國。後漢屬常山國。晉後為常山郡。後魏因之。後周置恒州。領常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常山郡。唐乾元中。（杜佑通典云乾元元年。）復為恒州。武為常山郡。天寶中。（杜佑通典云天寶十五年。）改為平山郡。元和中改為鎮州。又為成德軍節度。屬河北道。宋同。領縣九。（真定。鹿泉。井陘。靈壽。九門。槀城。石邑。房山。行唐。）後唐為北都真定府。俄罷都。復為成德軍。晉改為常州順國軍。漢復為成德軍。真定府。後以趙州之元氏。欒城二縣來屬。宋。開寶閒。廢九門石邑二縣。端拱初。以鼓城隸祁州。淳化初以束鹿隸深州。慶曆八年置真定府路安撫使。統真定磁相邢趙洺六州。宋祖宗時。以河北為天下根本。以真定為河北根本。所以扼賊之衝。為國門戶。當時募集鄉兵。大修武備。有河漕以豐邊用。有商賈以集蜀業。三關置方田水稱。胡騎既有限隔。又屯重兵。與定州相犄角。捍禦實為重鎮。靖康末。陷於金。貢羅。領縣九。治真定。（真定。漢縣。有滹沱河。滋水。槀城。隋縣。晉陷虜。周復。獲鹿。唐縣。有井陘關。井陘。漢縣。燕趙謂山脊曰陘。下視如井。漢書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熙寧中省井陘入獲鹿平山。八年復治。井陘縣徙治天威軍。即縣治。軍使隸府。有二寨。金入為威州。平山。唐縣。有十五寨。白馬關。靈壽。本中山國之都。漢縣。衡水在西。有二寨。熙寧中省為鎮。入行唐。元祐初復之。元氏。漢縣。常山郡故城。光武征彭寵。生明帝於此。欒城。漢縣。有泜水。汶水。）

相州。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趙。秦為邯鄲郡地。兩漢為魏郡。魏武王建都於此。魏郡在鄴縣。晉亦為魏郡。後趙石虎。前燕慕容儁並都之。（杜佑通典。皆都於鄴。冉閔為慕容儁所滅。慕容暐為苻堅所滅也。太平御覽。晉書初童謠云。古在左。月在右。讓去言

武入口。古在左。月在右。胡字也。讓去言為襄也。武入口國也。季為石勒所）都。後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東魏靜帝初遷都于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齊又都焉。改為清都郡。置尹。後周置相州及魏郡。（自故鄴移治安陽城。）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魏郡。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訟。唐為相州。武為鄴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十一。（安陽。堯城。洹水。滏陽。臨河。成安。鄴。內黃。湯陰。林慮。臨漳。）梁為昭德軍節度。後唐降為軍事。晉為彰德節度。後以內黃城安洹水三縣屬大名府。宋因之。靖康二年陷於金。貢腊花。牡丹花。紗。知母。胡粉。絹。領縣六。治安陽。（安陽。即紂都之地。隋縣。有銅爵臺。西河洹水。鄴。漢縣。東魏北齊所都。有漳水。紫陌橋。西門渠。三臺。鳳陽門。熙寧五年省為鎮。入臨漳。湯陰。古羑里城。文王被囚之所。漢蕩陰縣。有羑水。蕩水。宣和初以縣隸濬州。尋復之。永定。唐縣。梁改長平。後唐復。臨漳。西門豹為令。造十二渠。決漳水溉民田。東魏縣。林慮。後魏縣。有隆慮山。洹水。漳水。）

邢州。古祖乙遷于邢。即此地也。亦邢國也。春秋時魏滅邢。魯僖公時晉伐衛取邢。其地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國。即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地。後漢因之。晉為鉅鹿趙二國。石勒都於此。（張賓說曰。襄國因山險形勝之國。可都之。）後魏為鉅鹿郡。隋置邢州。煬帝初置襄國郡。唐為邢州。武為鉅鹿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九。（龍岡。堯山。南和。平鄉。鉅鹿。青山。沙河。內黃。）後梁保又軍節度。後唐改安國軍。宋因之。宣和初陞為信德府。建炎二年陷於金。貢絹白磁盞解玉砂。領縣八。治龍岡。（龍岡。即秦信都縣。隋初改名。縣北有夷儀嶺。左傳邢遷夷儀即其地。有蓼水。渦水。宣和初改為邢臺。沙河。隋縣。南和。漢縣。後周置南和郡。任。漢張縣地。唐縣。有任水。漾水。熙寧五年省為鎮。入南和。元祐初復。平鄉。古大麓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晉為縣。熙寧閒省為鎮。鉅鹿。元祐初復之。鉅鹿。漢南欒縣。隋為縣。有廣澤河。堯山。唐縣。有泜水。熙寧初省為鎮。入內丘。元祐初復。內丘。隋縣。有礦溝水。龍騰水。）

定州。帝堯始封唐國之地。戰國初為中山國。後為魏所并。後又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漢高帝置中山郡。（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景帝改為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都中山。直中山君至慕容寶。為後魏所陷。）北岳常山在焉。後魏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

帝改為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陵郡。後改為高陽郡。唐為定州，或為博陵郡，又為義武軍節度，屬河北。宋同。領縣十一。安喜。義豐、北平、鼓城、深澤、恒陽、望都、唐昌、無極、陘邑。新樂。後周以深州博野屬。宋建隆初以易州北平屬。太平興國初改定武軍。雍熙間以博野置寧邊軍，景德初以蒲陰置祁州，以祁州無極慶曆八年始置定州路安撫使，統定保深祁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八州軍。政和三年陞為中山府。建炎初金人分兵據兩河，唯中山慶源保莫祁洺冀磁絳相州皆能堅守。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建炎二年三月，凡三歲，粮竭人困始陷。　貢羅大花綾。領縣八。治安喜。　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水，常黑曰盧，下流曰滱，因以名為縣焉。無極。漢舊縣。曲陽。漢縣。有北岳恒山，常水所出。陘邑。唐縣。望都。唐縣。堯始封於此。有堯母慶都山。唐水。於水。博水。金人改為慶都縣。唐。漢苦陘縣。新樂。春秋鮮虞國。隋縣。有泒水。常水。北平。漢縣。慶曆二年以北平寨建州，即縣治置軍使，隸州。

懷州。　禹貢覃懷之地。杜祐通典：禹貢曰覃懷底績。太行山在焉。周為畿內，及衛邘雍三國。邘音于。春秋時又屬晉。左傳襄王賜文公陽樊隰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杜註云：晉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陽也。又云武王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其田有隤懷是也。隤徒回反。戰國時為魏衛二國之境。秦始皇滅衛，其居角徙居野王，阻其山保之。胡亥廢角為庶人。以其地屬三川郡。項羽立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內。漢高帝初為殷國，尋更名河內郡。後漢因之。晉為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郡廢，而懷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河內郡。唐因之，亦為東畿內之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五。宋同。為河內郡團練，為防禦。建炎後陷於金。金隸河東南路。　貢牛膝、皂角。縣五。治河內。　河內。隋縣。有太行山，沁水、丹水、大會寨。　杜祐通典：漢野王縣，有沁水，自河南府濟源界流入。武德。周蘇忿生之邑。唐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河內。元祐初復。修武。商寗邑。漢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武陟。元祐初復。武陟。即魏文帝封漢獻帝居獨鹿之地。唐縣。獲嘉。漢武帝幸緱氏，至汲縣，得南越相呂嘉首，因以名其縣。有清水。

衛州。　殷之舊都。周既滅殷，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也。其後衛為翟人所滅，齊桓更封衛於河南楚丘，而河內殷墟復屬於晉。戰國時屬衛。秦并天下，為東郡、三川二郡之地。二漢為河內、魏二郡地。魏置朝歌郡，晉改置汲郡。後魏亦為汲郡、東郡，置義州。後周為衛州，又分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為汲、河內二郡地。唐為汲郡，屬河北

道。宋同。領縣五。　汲。共城。衛。新鄉。黎陽。晉以黎陽隸滑州，宋為汲郡防禦，靖康後陷於金。　貢綿絹。領縣四。治汲。　汲。即牧野之地。紂都近郊。有比干墓。漢縣。新鄉。隋縣。熙寧間廢為鎮，入汲。元祐初復。衛。隋縣。有蘇門山，麻耆，禮丘，酒池，析頭城。熙寧間廢為鎮，入黎陽。元祐初復。共城。古共伯國。隋縣。有麻門陂。

磁州。　本相州洺州之地。唐武德元年以相州之滏陽、臨水、成安置貞觀元年州廢，還其縣相州。永泰元年復以相州之滏陽、洺州之邯鄲、武安置天祐三年，以磁慈聲一，更名惠州，屬河北道。宋同。後唐復名磁州。宋為滏陽郡防禦，建炎後陷於金。　貢磁石。領縣四。治滏陽。　滏陽。後周縣。有鼓山。漳水。滏水。佛圖澄墓。武安。漢縣。有四寨。及治水。邯鄲。戰國時趙所都。漢有趙王如意墓，明殿。昭德。唐昭義縣。熙寧中省為鎮，入滏陽。

洺州。　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今郡南肥鄉縣界。春秋時赤狄之地。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即此。其後屬晉。七國時趙所都。秦屬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後漢省入鉅鹿。魏後為魏郡之西部。魏改為廣平郡。晉後魏因之。後周置洺州。隋置武安郡。唐初劉黑闥都之。剋平，置洺州，或為廣平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六。宋同。宋為廣平郡防禦。隋圖經云：今趙氏數百家，有祭祀別設客位，祀公孫杵臼程嬰。靖康後陷于金。　貢紬。領縣六。治永年。　永年。漢曲梁縣，隋改名。有洺水。雞澤縣。唐縣。有沙河。曲周。漢縣。有紂鉅橋倉。熙寧間省為鎮，入雞澤。元祐初復。平恩。漢縣。肥鄉。隋縣。列人城。平原君墓。臨洺。漢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永年。元祐初復。

深州。　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州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為博陵郡。晉為博陵國。後魏為郡。北齊同。隋廢郡，置深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唐復置深州，或為饒陽郡，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四。饒陽。束城。陸澤。安平。周以博野屬定州，以冀州武強來屬。宋雍熙四年廢陸澤。淳化初以真定府束鹿來屬。至道初以樂壽隸瀛州，為饒陽郡防禦。靖康後陷於金。　貢絹。領縣五。治靜安。　靜安。有對津水、大陸澤。漢下博縣。周以為軍。雍熙後廢軍，還屬。武強。唐縣。安平。漢縣。有沙水、滹沱河。束鹿。唐縣。饒陽。漢舊縣。有蕪蔞亭，漳水。

瀛州。　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上谷郡之地。漢屬涿郡。後漢為河間國。晉因之。後魏為河間郡。隋初廢郡，置瀛州。煬帝初州廢，復為河間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宋同。領縣六。　河間。樂壽。博野。高陽。平舒。束

城。晉高祖以賂契丹。周世宗復取之。以大城屬霸州。宋至道三年以高陽隷順安軍。以新州樂壽來屬。為瀛海軍節度使。舊名關南。慶曆八年始置高陽關路安撫使。統瀛莫雄貝冀滄永靜保定乾寧信安一十州。大觀二年陞為河間府。建炎初陷於金。金人以交河鎮肅寧寨增為二縣。貢絹。領縣四。治河間。　河間。（漢州鄉縣。武帝得鉤弋夫人於此。隋改今名。雍熙中於縣西置平虜寨。）樂壽。（漢樂城縣。有徒駭河。房淵。漢又曰中水縣。居兩河之間。故名。金人為獻州。）景城。（隋縣。有平虜寨。熙寧中省為鎮。入樂壽。）東城（後魏置東州。隋為縣。熙寧間省為鎮。入河間。元祐初復。）

雄州。　本唐涿州瓦橋關。在易水之東。當九河之末。其地控扼幽薊。晉陷契丹。周克復。建為州。置歸義縣。以易州容城來屬。自周世宗以來。西河之地置三關。霸州益津關。雄州瓦橋關。瀛州高陽關。分置重兵。與真定府定州相犄角。政和三年賜郡名曰易陽。為易陽郡防禦。屬河北道。靖康後沒于金。貢紬。領縣二。治歸信。　歸信。（唐歸義縣。隷涿州。周置於瓦橋關。太平興國初改。有拒馬河。）容城。（唐縣。州廢。建隆初復。）

霸州。　本唐幽州永清縣地。後置益津關。晉陷契丹。周復。以其地置霸州。以莫州之文安。瀛州之大城來屬。古上谷郡地。瀕海。皆斥鹵沮洳。東北近

三百里。野無所掠。非入寇之徑。何承矩曰。自陶河至泥姑口。屈曲九百里。天設險阻。其地利也。講習水戰之具。大為要害。政和間為永清防禦。屬河北道。靖康間陷於金。金人屬中都大興府路。以信安軍為縣來屬。　貢絹。領縣三。治永清。　永清。（唐縣。）文安。（漢縣。宋置八寨。）大城。（魏平舒縣。周改。上有滹沱河。）

莫州。　其地本屬瀛州。（杜佑通典云。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鄚州。開元十三年改為莫州。其後或為文安郡。屬河北道。宋因。領縣六。　鄚。　文安。　長豐。　任丘。　唐興。　清苑。　晉初陷契丹。周世宗復取之。以文安屬霸州。後又廢。宋太平興國間以清遠置保州。政和間為文安郡防禦。其地外捍海道。如易水之在鄚。滹沱之在任丘。文安所謂九十九淀不可具名。舊屯萬人以護塘泊。且多立城寨以守之。靖康初陷于金。　貢綿。領縣三。治莫。　莫。（漢縣。有易水。寇水。熙寧間省入任丘。）任丘。（唐縣。有高陽城。建寨二。）長豐。（唐縣。熙寧間省為鎮。）

祁州。　本唐定州地。分建祁州。宋端拱初以鎮州鼓城來屬。景德初移治於定州蒲陰。以無極隷定州。為蒲陰郡團練。屬河北道。靖康陷於金。紹興初。金遷其民。以其城為元帥府。九年復。十年金人衆國中之兵集此。　貢花絁。領縣三。治蒲陰。　蒲陰。（唐義封縣。太平興國初改。有塘河。沙河。）鼓城。（春秋鼓子國。隋為縣。）深澤。（唐縣。熙寧間省為鎮。入鼓城。元祐初復。）

冀州。　古冀兗二州之域。禹導河（自太岯山北。過洚水。至于大陸。案地理志。洚水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富郡南宮縣界。又東北入信都縣界。水經云。洚故瀆。又東北經辟陽亭北。入經信都城東。散入澤渚。按辟陽亭故今郡理東南三十五里。今縣乃漢信都國城。則郡理東入兗州之域。郡理西入冀州之域焉。）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太平御覽。孝公續趙記曰。趙孝成王造檀臺之宮。為趙都朝請。後故曰信都。　史記曰。秦時有客說張耳曰。兩君羈旅。雖以獨立立趙後。扶義可以就功。乃求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秦為鉅鹿郡地。漢高祖置為信都國。景帝改為廣川國。宣帝復為信都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平國。漢末兼置冀州。領郡國九。治於此。晉亦然。後魏為長樂郡。兼置冀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信都郡。唐為冀州。龍朔二年改為魏州。咸亨三年復舊。（程公說分記云。咸亨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復為冀州。）武為信都郡。屬河北道。宋因。領縣九。　信都。　南宮。　武強。　下博。　阜城。　武邑。　棗強。　衡水。　堂陽。　晉以堂陽屬真定府。周以武強隷深州。以堂陽

還屬。宋淳化初以阜城屬永靜軍。宣和間為安武軍節度。建炎二年陷于金。　貢絹。領縣七。治信都。　信都。（唐縣。有胡盧河。）南宮。（漢舊縣。上有漳水。枯瀆。滹沱河。呂后封張敖子偃為南宮侯。）蓨。（漢縣。有瀦津城。）堂陽。（隋縣。唐改蒲澤。漢後元豐間省為鎮。）棗強。（漢縣。有廣武城。）衡水。（隋縣。有衡漳故瀆。）武邑。（隋縣。有洚渠。）

趙州。　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為邯鄲鉅鹿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兼置冀州。（領郡國九。治鄗。分高邑縣。晉為趙國。亦置冀州。領郡國十三。治房子。）後魏為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為趙州。郡仍舊。隋改置欒州。煬帝改為趙州。尋復為趙郡。唐為趙州。或為趙郡。屬河北道。宋因。領縣九。　平棘。　寧晉。　元氏。　欒城。　高邑。　臨城。　昭慶。　柏鄉。　贊皇。　後以元氏欒城二縣隷真定府。宋為慶源軍節度。宣和初陞為慶源府。靖康後陷于金。金人為沃州。　貢綿絹。領縣七。治平棘。　平棘。（漢縣。有汶山。槐水。）寧晉。（唐縣。有嬰陶城。）高邑。（漢鄗縣。光武即位之地。熙寧省。元祐復。）柏鄉。（隋縣。有鄗壇。熙寧省。元祐復。）臨城。（唐縣。有敦與山。泜水。彭水。）贊皇。（隋縣。有贊皇山。四望山。熙寧省。元祐復。）隆平。（唐昭慶縣。開寶五年改為大陸澤。隋圖經云。大陸。大鹿。大河。一澤異名。又按爾雅云。四無山阜。）

（曠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為大陸。）

保州。本唐莫州清遠縣。其地漢為樂鄉。漢高祖封樂毅後樂巨叔于北。宋初置保塞軍。太平興國間建為州。屬河北道。政和間名清苑郡。自州之西皆無塘水。惟廣植林木以限胡騎。靖康後陷于金。金僞隸中都大興府路。置滿城縣。　貢絹。領縣一。　保塞。（後魏清苑縣。太平興國六年。改析易州滿城縣之南境入焉。有況遠可浪山寨。今復為清苑縣。）

安肅軍。本唐易州遂城縣地。後唐置宥戎鎮。周為梁門口寨。宋太平興國六年建為靜戎軍。析易州遂城縣三鄉置靜戎縣隸焉。景德元年并縣。改屬河北道。國初以梁門遂城二縣為安肅保信軍。所謂銅梁門鐵遂城者也。自童貫蔡攸既得燕山。謂安肅保信在內地皆廢為縣。移軍營廢擭權。宣和末始詔復為軍。而金寇已大入。遂陷金。隸中都大興府路。　貢素紽。領縣一。　安肅。中。（有易水漕河。）

廣信軍。本唐易州遂城縣。宋太平興國六年以其地建威虜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金為遂州。隸中都大興府路。　貢紬素子。領縣一。　遂城。（隋縣。有遂城山。徐河鮑河。）

永定軍。本唐定州博野縣。宋雍熙間建為寧邊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宣和七年廢為博野縣。靖康後陷于金。金人為蠡州。　貢紬。領縣一。　博野。（後魏縣。有滹沱水。）

乾寧軍。本唐幽州盧臺軍之地。石晉陷虜。周平三關。置永安縣。屬滄州。宋太平興國七年置軍。改縣曰乾寧。隸焉。屬河北道。大觀二年升為清州。賜郡名曰乾寧。靖康後陷于金。　貢紬。領縣一。　乾寧。（周縣。有獨流寨。）

順安軍。本唐瀛州高陽縣地。宋太平興國七年。因故唐興縣置唐興寨。淳化中建為軍。至道三年以瀛州高陽來屬。屬河北路。靖康後陷于金。金人為安州。隸中都大興路。置葛城縣。　貢絹。領縣一。　高陽。（漢縣。淳化中開易河。引水東注。至滹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悉為稻田也。清料峪。民受其利。）

信安軍。本霸州淤口寨。太平興國六年建破虜軍。景德二年改。有鴈頭口。黎陽渦。善駝口。麋角。周河口。田家。狼城口。七寨。屬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

保定軍。本涿州新鎮。太平興國六年建平戎軍。景德元年改屬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

永天軍。本鎮州娘子關。建隆元年為軍。仍隸鎮州河北道。靖康後陷于金。

并州。古之并州。盖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為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常水在今博陵郡。衛水在今常山郡。註已具上。）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曰常。藪曰昭餘祁。（常山在今博陵郡常陽縣界。昭餘祁在今西河郡介休縣界。）川曰虖池嘔夷。（虖池發源在今鴈門郡繁峙界。嘔夷在今安邊郡靈丘縣界。虖音呼。池音沱。）浸曰淶易。（淶水在今安邊郡飛狐縣界。易水發源在今上谷郡易縣界。）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穀宜五種。秦并天下。為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并州。領郡（九。兼得朔州之域。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後漢並因之。（理於晉陽。今府。）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弃之。（今鴈門郡及以北之地。悉弃之。）至晉亦置并州。（領郡國六。理晉陽。）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今平陽縣。）以東地盡入石勒。及符堅姚興赫連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河東為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析不可詳也。今之并州。（為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為唐侯所封之國。（按今博陵郡界有堯城。為堯始封之國。當

時徙於此也。後遷平陽。）及夏禹所都之地。（禹都。或為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河南府陽翟也。）亦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曰。帝遷高辛氏子實沈於大夏主參。金天氏之裔曰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云。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為晉星是也。）叔虞子燮改為晉侯。（唐有晉水。故改為晉。）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晉大鹵太原大夏夏虛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時為晉國。後為趙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不沒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領郡九。理於此。（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遂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能用之。）魏改為太原國。并州仍舊。晉因之。領（郡國六。理於此。）後魏為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唐為并州。高祖臣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後復為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為北京。屬河東道。宋同。又為河東節度。領縣十三。（太原。晉陽。文水。陽曲。樂平。清源。太谷。祁。榆次。孟。壽陽。廣陽。交城。後唐為西京。又

為北京。周太祖即位。劉旻據河東稱帝。都其地。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劉繼元。降為紫州軍事。毀其城。移治於榆次縣。又廢太原縣。以平定樂平二縣為平定軍。交城縣屬大通監。七年移治唐明鎮。寶元二年。以大通監交城縣隸州。嘉祐四年。復為太原府河東節度使。領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大觀元年。陞大都督府。劉安世曰。河東晉地也。昔高辛氏遷閼伯於商丘。主參。今應天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商。今太原是也。且參商不相能久矣。物不兩大。故國初但曰并州。不加府號。有深意也。又本朝下河東。在戊寅三年壬午日。實火土旺日。此參水神所忌。故克之。時宋受命已十九年矣。而晉始服。且太祖太宗嘗親征而得太原。正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繞數百里。兼太原則長安京城不可都矣。靖康元年五月。李綱為宣撫使。督諸軍救太原。九月九日。太原陷。晉之地屬本朝。總一百四十九年。郡城。故老傳晉并州刺史劉琨所築。其中又有三城。一曰大明城。董安于所築。又一城。東魏靜帝置晉陽宮於此。隋史名新城。又一城。開皇十六年築。今名倉城。貢大銅鑑。甘草。人參。礬石。領縣十。治陽曲。　陽曲（倚縣。有汾水。羊腸坂。貫阿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有天門關。赤塘關及二寨。）太谷（隋縣。有蔣谷水。大谷山。）榆次（春秋石言魏榆之地。隋縣。）壽陽（晉舊縣。）盂（古仇猶國之地。隋縣。）交城（有少陽山。狐突山。汾水。文水。）文水（漢大陵縣。有文水。大陵城。祁。晉大夫祁奚之邑。漢縣有胡甲水。）清源（隋縣。有清源水。）平晉（唐晉陽縣。太平興國中改。有介山。晉祠。潛丘。）

潞州。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晉伯宗數狄罪。曰奪黎氏地。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逼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上黨者。言其地極高。與天為黨。漢魏晉後魏不改。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唐為潞州。或為上黨郡。後以為大都督府昭義軍節度。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十。　上黨。　長子。　屯留。　潞城。　壺關。　襄垣。　銅鞮。　武鄉。　黎城。　涉。　梁改正義軍。後唐改安義軍。俄復為昭義軍。宋太平興國初改昭德軍。二年以銅鞮武鄉二縣屬威勝軍。後領河東路兵馬鈐轄。兼提舉澤絳州威勝軍屯駐駐泊本城兵馬巡檢事。建中靖國初。陞為隆德府。靖康後陷于金。　貢人參。蜜。蠟。領縣八。治上黨。　上黨（隋縣。有尺嶺。羊頭山。藍水。雞鳴水。濁漳。靖康時兩河之民多保聚於此。）長子（周史辛甲所封之地。隋縣。有麻谷山。發鳩山。神農城。羊頭山。長平關。）潞城（古潞子國。漢舊縣。）屯留（漢縣。有三峻水。絳水。）壺關（漢縣。以山形似壺。當置關。有抱犢山。羊腸坂。）襄垣（趙襄子所築。漢縣有銅

鞮水。）黎城（古黎侯國。隋縣。有白巖山。故壺口關。）涉（春秋赤狄國。隋縣。）

晉州。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魏。秦為河東郡地。二漢因之。魏分置平陽郡。晉因之。劉淵稱漢。僭偽建都于此。後魏為平陽郡。兼置唐州。後改為晉州。置總管府。東魏北齊皆為重鎮。隋初改平陽為平河郡。尋廢。煬帝初置臨汾郡。唐為晉州。或為平陽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九。　臨汾。　洪洞。　襄陵。　趙城。　霍邑。　神山。　汾西。　岳陽。　冀氏。梁為定昌軍節度。後唐改建雄軍。宋太平興國六年。廢沁州。以和川來屬。為建雄軍節度。政和六年。陞為平陽府。靖康後陷于金。金隸河東南路。文公朱熹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舜能都之。後世奢侈。不能都矣。　貢蜜。蠟燭。領縣十。治臨汾。　臨汾（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縣濱汾。澇。平。潏五水。）洪洞（晉大夫羊舌肸邑。隋縣。有霍山。霍水。）襄陵（晉襄公之陵。又有趙襄子墓。因以為名。宋建二寨。）神山（唐縣。）霍邑（漢彘縣。周人流厲王于此。有霍山。即職方氏冀州之鎮。禹貢所謂岳陽。有彘水。隋縣。）趙城（古造父之邑。有姑射山。女媧墓。政和二年以趙氏封始之地。又西面阻險。升為慶祚。）汾西（後魏置郡。隋為縣。宋置五寨。）冀氏（後魏縣。有三交水。）岳陽（隋為千畝縣。晉侯千畝之戰即此也。後改岳陽。）和川（隋縣。）

代州。古唐國之地。春秋時晉有之。及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襄子殺代王而取其地。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為太原雁門二郡之境。漢魏晉因之。後魏置梁城繁峙二郡。後周置肆州。隋文帝時為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雁門郡。唐為代州。或為雁門郡。（郡城後魏所置。郡南三十里有東陘關。甚險固。）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五。　雁門。　唐林。　五臺。　繁峙。　崞。宋景德二年省唐林縣。以郡為雁門郡防禦。其地三面臨邊。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最號要害。與忻州相應。後置十三砦守之。靖康後陷于金。金隸河東北路。　貢麝香。青礬。領縣四。治雁門。　雁門（漢廣武縣。有夏屋山。趙襄子殺代王之地。又有龍泉水。參合陘。東陘關。）五臺（隋縣。有五臺山。慮虒水。滹河。）崞（隋縣。其城石門關。）繁峙（隋縣。其城三面枕澗。東桂峽坂。極為險固。滹沱河源出焉。）

絳州。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新田之都也。戰國時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其龍門萬泉。即屬泰州。）西魏後周以為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廢州。後置絳郡。唐為絳州。或為

絳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七。宋同。後唐以河中府稷山來屬。宋為絳郡防禦。　貢防風蠟燭墨。領縣七。治正平。　正平。隋縣。有汾水。澮水。龍谷水。晉虒祁宮。曲沃。春秋時晉所都新田之地。隋縣。有絳山。臺駘祠。陘庭地。太平。後魏縣。有汾水關。翼城。春秋晉翼邑。隋縣。有古熒庭城。稷山。隋縣。有玉壁城。為後周重鎮。齊神武再攻圍不克。絳。春秋晉武公自曲沃徙此。後魏縣。有絳水。宋置三寨。垣。隋縣。有古皋落城。即周召分陜之地。今縣界東北六十里有邵原廟。與古棠本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

河中府。　唐虞所都蒲坂地。春秋時地屬魏。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也。畢萬之後十代。至文公列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地。屬魏。至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為河東郡。歷兩漢不改。博物志云。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興。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代皆衰絕。魏晉亦然。後魏以為河東郡。兼置雍州。及屬秦州。後周改為蒲州。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如舊。杜祐通典。時揚州功曹參軍兼正敎學士韓覃上疏曰。臣聞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眾。昔曾夏城中丘。春秋書之。為後誡。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

棄春秋之所書。季人盛衆之時。愚臣竊以為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尚以為損。豈況更建中都乎。且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劫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戶將安投乎。且隔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侈。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娛。不固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蔕。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郡之宮。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則福從無疆。天下幸甚。至六月三日詔停。乾元元年復為府。為河中節度。屬河東道。杜祐通典云。或為蒲州。或為河中郡。領縣八。宋同。後漢以聞喜安邑解三縣屬解州。宋改護國軍節度。大中祥符四年。以寶鼎為慶成軍。又以府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事。屬陝西路。建炎元年。沒于金。金屬河東南路。　貢五味子。龍骨。領縣八。治河東。　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晉戰于河曲。即其地。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為防。唐開元十二年。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鐵人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嬀汭水。今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又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桑泉。有三疑山。漢解縣故城。今縣東南猗氏舊

漢縣。猗頓所居。古郇國也。有古令狐城。左傳晉文公從晉反國。濟河圍令狐。即此。安邑。禹舜舊都。今縣西有鳴條陌。湯與桀戰于此。有鹽池。與解為兩池。解。隋虞鄉縣。武德初改。有鹽池。及紫泉監。虞鄉。漢解縣地。後於虞鄉城置解縣。更於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寶鼎。漢汾陰縣。有后土祠。湯[illegible]永樂。武德初分芮城縣置。

解州。　五代漢以河中府解縣置州。又以安邑聞喜二縣來屬。宋為防禦郡。屬陝西永興軍路。其地即夏桀鳴條之野。有沃鹽之利。建炎以來州屬邵興力戰。終不能守。遂沒於金。金隸河東南路。又割陝之平陸夏縣芮城三縣來隸。　貢鹽花。領縣三。治解。詳見河中府。

慶成軍。　本河中府寶鼎縣。大中祥符四年建為軍。隸河中府。七年直屬京師。領縣一。　榮河。即寶鼎縣。大中祥符時改。詳見河中府。

慈州。　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禹貢壺口之山在焉。戰國時為魏地。秦及二漢屬河東郡。魏晉屬平陽郡。東魏置定陽郡。及南汾州。北齊改南汾州為西汾州。後周改為汾州。隋初郡廢。置耿州。居耿吉城。後復為汾州。煬帝初州廢。置文成郡。唐為慈州。或為文城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五。　吉昌。　吉鄉。　呂香。　文城。　仵城。　周廢仵城呂香二縣。宋為

團練州。熙寧五年廢州。以吉鄉隸隰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為鎮隸焉。又以鄉寧隸晉州襄陵縣。元祐元年復吉鄉軍為慈州。靖康後陷於金。金為耿州。尋又改為吉州。　貢柴胡。領縣三。治吉鄉。　吉鄉。漢北屈縣。左傳屈產之乘是其地。唐改名。有壺口山。文城。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龍門之上古龍門禹所鑿。漢北屈縣。鄉寧。後魏昌寧縣。後唐改。

隰州。　春秋時晉之蒲城也。七國時屬魏。秦二漢為河東郡地。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北齊為汾州。後周置汾州及龍泉郡。隋初郡廢。後復置西汾州。尋又改為隰州。煬帝初州廢。置龍泉郡。唐為隰州。或為大寧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六。宋同。宋為團練。熙寧五年。廢慈州。以吉鄉縣隸州。即縣治置吉鄉軍使。仍省文城縣為鎮隸焉。元祐元年復慈州。于年以州之上平永寧兩關衛邊西界。以州為次邊。靖康沒于金。金隸河東南路。　貢蜜蠟。領縣六。治隰川。　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蒲。後周縣。有五鹿山。清谷川水。溫泉。唐縣。有湯泉。并開置三寨。永和。隋縣。有索陀谷水。和關。石樓。隋縣。有百井谷。屈產泉。建二寨。大寧。唐北屈縣地。

忻州。　戰國時屬趙。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魏置肆州。後周徙肆州於鴈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州。後改新興郡為忻州。因忻口為名。煬帝

初廢雲州及忻州。以其地屬㙻煩定襄二郡。唐復分置忻州。以忻州水為名。或為定襄郡。（漢有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屬河東路。（宋同。領縣二。宋同。）宋為團練。靖康後沒于金。金隸河東北路。　貢解玉砂。麝。領縣二。治秀容。（秀容。隋縣。有雲母山。忻川水。藍水。肆盧川水。有石嶺關。宋建四寨。定襄。漢陽曲縣。唐改。有石嶺關。甚險固。）

汾州。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屬太原郡。二漢屬太原河西二郡地。魏因之。晉屬太原郡西河國地。後魏又為西河郡。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隋置西河郡。唐為汾州。或為西河郡。屬河東道。領縣五。（溫城。平遙。介休。孝義。靈石。）宋因之。靖康後沒於金。金隸河北東路。　貢土綿。石膏。領縣五。治西河。　西河。（唐縣。有偶泉山。汾水。中陽。唐孝義縣。宋改。有勝水。平遙。後魏縣。有麻臺山。嬰澗水。介休。漢縣。有雀鼠谷。及介之推祠。靈石。隋縣。東南有高壁嶺。汾水關。皆險固之處。）

澤州。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其後屬趙。至秦破趙於長平。阬卒四十萬。即此地也。秦為上黨郡地。漢屬河東上黨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亦同。後魏以其地置建州。及高都。長平。安平三郡。北齊亦為建州。及置平陽高都二郡。後周併二郡為高平郡。隋初郡廢。置澤州。（因濩澤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長平郡。唐為澤州。或為高平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六。（宋同。）宋因之。禹貢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皆在州境。是全有太行之險固。靖康後沒于金。金隸河北東路。　貢白石英。禹餘糧。人參。領縣六。治晉城。　晉城。（唐縣。有太行山。丹水。白水。天井關。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泫谷水。故名。有頭顱山。秦白起阬趙卒。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故號光狼城。白起築。陽城。漢濩澤縣。有鳴嶢山。濩澤水。析城山。禹貢所謂底柱析城也。端氏。韓趙魏分晉。封晉君於此。漢為縣。陵川。漢泫氏縣地。隋為縣。沁水。隋縣。有沁水。麻臺山。馬邑城。）

遼州。春秋時屬晉。戰國初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二漢因之。晉為樂平郡。後魏為遼陽郡。隋屬太原郡。唐武德三年。分并州地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元年改為儀州。或為樂平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四。（宋同。）改為遼州。宋因之。熙寧七年二月州廢。省平城和順二縣為鎮。入遼山縣。隸平定郡。省榆社縣為鎮。入威勝軍武鄉縣。元豐八年復置州。縣並復。靖康後沒于金。金隸河東南路。　貢人參。領縣四。治遼山。　遼山。（漢垣縣地。隋為縣。有箕山。首谷山。遼陽山。遼陽水。榆社。晉置武鄉縣。石勒生於此。有溫麻池。和順。即韓之閼與邑。隋縣也。平城。隋縣。）

憲州。本㙻煩監牧。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州。領㙻煩。玄池。天池三縣。治㙻煩。屬河東道。（宋同。）宋咸平五年。以州畢隘多水潦。移治靜樂軍之靜樂縣。遂廢軍。又廢天池玄池二縣入靜樂。㙻煩改隸嵐州。熙寧三年廢憲州。以靜樂隸嵐州。十年復其州。仍領靜樂。政和五年。賜郡名汾源。靖康末。太原義士張橫。有眾二千。往來嵐憲間。紹興五年九月。敗金人于憲州。後年陷于金。　貢麝香。領縣一。　靜樂。（漢汾陽縣地。有隋煬帝汾陽宮。有管涔山。劉曜敗處。汾水所出。）

嵐州。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為胡地。有㙻煩王居焉。趙惠文王破㙻煩而取其地。其後北境屬燕。秦二漢為太原郡地。晉末陷于劉淵及魏。末於其地置嵐州。隋煬帝置㙻煩郡。唐為嵐州。或為㙻煩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四。（宜芳。合河。嵐谷。靜樂。）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谷隸岢嵐軍。咸平二年。以靜樂隸靜樂軍。五年以憲州㙻煩來屬。故郡城魏置岢嵐鎮。又置軍。為突厥之要衝。靖康後陷于金。金隸河東北路。　貢麝香。領縣三。治宜芳。　宜芳。（有古秀容城。即漢汾陰縣。屬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蹬縈委。若羊腸焉。合河。唐縣。以蔚汾二水。西與黃河合。因以為名。㙻煩。）

石州。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為秦魏二國之境。（秦本紀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是也。）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于庭。即左國城。晉屬西河國。劉淵起事於此。後石勒置永石郡。北齊置懷政郡。後改為離石郡。兼置西汾州。後周改西汾為石州。隋初郡廢。而石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石郡。唐為石州。或為昌化郡。屬河東道。（宋同。）領縣五。（宋同。）宋因之。元豐五年。置葭蘆吳堡二寨。隸州。舊帶嵐石隰三州都巡檢使。是年置葭蘆吳堡寨。隸邊都巡檢使。遂令三州各帶沿邊都巡檢使。元符二年陞葭蘆寨為晉寧軍。以州之臨泉縣隸焉。大觀三年。復以定胡隸晉。晉寧軍武經邊防云。嵐石隰三州西北置黃河。置城戍關。度河外入麟州路。扞夏國界。響合三州為一路。又石州為治。所置州兵。及遣戍外。又領蕃捉生一千六百二人。紹興九年。太行忠義入王忠值。取石州等十二郡。次年復陷金。金隸河東北路。割隰之溫泉來屬。　貢蜜蠟。領縣五。治離石。　離石。（漢舊縣。後南單于庭。左國城在此。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臨泉。唐縣。有臨泉水。平夷。後周縣。有寧鄉水。方山。隋縣。有赤洪水。定胡。隋置孟門關。其地險固。唐為縣。宋有三寨。）

威勝軍。本唐沁州之地。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又屬趙。秦。二漢為上黨郡

地。魏晉亦同。魏後屬義寧郡。隋初置沁州。煬帝廢爲沁源縣。屬上黨郡。唐復爲沁州。或爲陽城郡。屬河東路。領縣三。（沁源。綿上。和川。）宋太平興國二年。於潞州銅鞮縣界亂柳石圍中建爲軍。以銅鞮武鄉二縣來屬。六年。廢沁州。以沁源縣隸焉。寶元二年。以大通監綿上縣來隸。屬河東路。靖康後沒於金。金爲沁州。隸河東路。　貢土綿。領縣四。治銅鞮。銅鞮（春秋晉羊舌赤之邑。漢縣。有銅鞮山。銅鞮水。）武鄉（唐縣。有涅霍山。沁水。）沁源（後魏縣。有霍山。沁水。）綿上（介子推隱所。中有沁水。）

平定軍。宋太平興國二年。以鎮州廣陽寨建爲軍。四年。以并州平定樂平二縣來屬。屬河東路。靖康後沒於金。金人爲州。隸河東北路。　貢絹。領縣二。治平定。平定（唐廣陽縣。宋改。有二寨。）樂平（晉縣。有荊山。皐落山。漳水。一出樂平縣小山。名清漳。一出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濁漳。）

寧化軍。本嵐州地。劉崇置固軍。太平興國四年。徙軍城稍南。改爲寧化縣。五年。置軍。屬河東路。靖州後沒於金。　貢絹。領縣一。寧化（有雪山。建四寨。）

岢嵐軍。宋太平興國五年。以嵐州嵐谷縣建爲軍。景德中。築長城于草城川口。以爲控扼。其草城川。岐婁谷。洪谷。朝谷四路皆契丹界。靖康後陷于金。金爲州。隸河東北路。　貢絹。領縣一。嵐谷（唐縣。有岢嵐山。雪山。奇嵐水。）

火山軍。本嵐州地。劉崇置雄勇鎮。宋太平興國七年。建爲軍。徙治鎮西三十里。有雄勇偏頭董家横谷桔槔護水六寨。屬河東道。　貢柴胡。

保德軍。　宋淳化四年。析嵐州地。置定羌軍。景德元年。改屬河東道。　貢絹。

大通監。宋太平興國四年。以并州交城縣鐵冶建爲監。六年。廢沁州。以綿上縣來屬。屬河東路。舊領交城綿上二縣。天聖元年。改交城監。寶元二年。復是年以監及交城縣隸太原府。綿上縣隸威勝軍。靖康後沒於金。

永利監。宋太平興國四年。平太原。徙鹽務于平晉縣。本鹵縣也。咸平四年。建爲監。屬河東路。寶元二年。以隸太原府。靖康後沒於金。

營州。　殷時爲孤竹國地。（漢徙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柳城。即顓頊之墟。在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鬬於龍山。皝率屬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戲。解角而去。皝大悅。號曰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寶。爲馮跋所滅。至馮弘。爲後魏所滅也。）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爲高寶寧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爲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唐復爲營州。或爲柳城。萬歲通天元年。爲契丹所陷。聖曆二年。僑治漁陽。開元五年。又還治柳城。置平盧軍。東有鎮安軍。本燕郡守捉城。貞元二年。爲軍城。西有五守捉城。屬河北道。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滅仁恭而取其地。旣滅梁。復陷契丹。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末。契丹沒於金。　唐貢人葠。麝香。豹尾。骨骴。領縣一。柳城（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狄黎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故徒河縣。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里。餘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平州。　殷時孤竹國。春秋時山戎肥子二國地也。（今盧龍縣。有古孤竹城。伯夷叔齊之國也。）戰國時屬燕。秦爲右北平。及遼西二郡之境。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同。隋初置平州。煬帝初州廢。置北平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唐末。劉仁恭以遺契丹。後唐莊宗取之。後復陷契丹。契丹改平州爲遼興府。以營灤二州隸之。號爲平州路。迄晉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春。契丹將亡。其將張瑴以郡來降。隨沒於金。　唐貢熊鞹。蔓荊實。人參。領縣三。治盧龍。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自立。在海旁。故名之。晉太康地志同。秦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漢遼爲界。臨榆關在縣城東二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北西二百里。石城。漢舊縣。馬城。古海陽城。）

檀州。　春秋及戰國並爲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後魏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安州爲玄州。隋徙玄州於漁陽。（今漁陽郡。）尋復於今郡。置檀州。煬帝初改置安樂郡。唐爲檀州。或爲密雲郡。屬河北道。後晉高祖初起。以遺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宋宣和時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金人以州來歸。七年。金入寇。首取其地。　唐貢人葠。麝香。領縣二。治密雲。　密雲（有潞水。自塞外流入。）燕樂（後魏置。廣陽郡。有長城。）

薊州。　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郡。二漢因之。隋文帝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唐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爲漁陽郡。屬河北道。後晉沒於契丹。迄漢周及宋。皆不能取。宣和間與金合兵攻破契丹。五年。金人以州地來歸。七年。復沒於金。　唐貢白膠。領縣三。治

漁陽。漁陽（漢舊縣。有鮑丘水。又名潞水。古北戎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燕後以為右北平縣。神龍中。開平虜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難。又其北漲水為溝。以拒契丹。）三河。玉田。（古無終縣。）

幽州。古之幽州。蓋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為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州北荒矣。）昔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後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唐在遼東。於柳城郡東置祠遥禮。）藪曰貕養。（貕養澤。在東萊郡昌陽縣界。）川曰河泲。（河在今郡無■縣界。舊泲合在今北為郡博昌縣界。今無泲。即濟水。）浸曰菑時。（菑在今淄川郡淄川縣界。時在今北海郡臨淄縣界。）其利漁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馬牛羊豕也。）穀宜三種。（稷黍稻。）初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及秦滅燕。以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幽州。領郡國十。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玄菟樂浪等郡並今遼水之東。且在禹貢青州之域。）後改燕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因前代。（理於薊。今縣。）晉亦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涿。今范陽縣。）晉亂陷於石勒慕容雋苻堅。後入於魏。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謂范陽郡。古涿鹿也。（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也。）即燕國之都為。謂之渤碣之間。亦一都會也。（薊縣。燕之所都。渤。渤海。碣。碣石也。）秦為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澤。（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於此。）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為燕范陽二國。燕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此。）慕容雋常都之。後魏置幽州。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煬帝初併置涿郡。唐為幽州。或為范陽郡。又為大都督府。後唐為盧龍節度。石晉初沒於契丹。至宋僅得永清縣。置霸州。得盧臺軍地。置乾寧軍。餘悉為契丹所有。契丹改為燕山府。建為燕京。以轄檀。順。景。薊。涿。易。六郡。號為燕京路。宣和間與金合兵攻契丹。五年以其地來歸。七年金入寇。郭藥師以燕山叛降之。遂沒於金。紹興二十年。金主亮徙都之。改為大興府。號中都。　唐貢綾。綿。絹。角弓人蔘。栗。領縣九。治薊。薊。（燕國都碣石。前漢為薊縣。舊劑燕都有桑乾水。慕容雋都為此地。）幽都。（本薊地。隋於營州之境汝羅故城置遼西郡。以處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領三縣。遼西。瀘河。懷遠。土貢豹尾。是省瀘河。六年自營州遷於幽州城中。以首領世襲刺史。貞觀元年省懷遠。開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天寶元年曰歸德郡。建中二年為朱滔所滅。因廢為縣。）廣平。（天寶元年。析薊置。三載省。至德後復置。）潞。（漢舊縣。有潞河。漢平谷故城在今縣北。又漢安樂縣古城在西北。）武清。（本雍奴。天寶初更名。）永清。（舊會昌縣。天寶初更名。）安次。（舊漢縣。）良鄉。（漢舊縣。唐初名曰固節。神龍初更。）昌平。（漢舊縣。古居庸關在縣西。淮南子云天下九關塞。居庸是其一也。舊置東燕州。有狼山。）

涿州。　本幽州地。唐大曆四年。節度使朱希彩表析幽州之范陽歸義固安置。屬河北道。石晉初沒於契丹。漢周俱不能取。至宋僅得歸義一縣。以置雄州。又得新鎮地。以置保定軍。餘悉沒契丹。至宣和間與金人夾攻契丹。契丹將郭藥師以州來降。七年金入寇。陷于金。　唐置縣五。治范陽。范陽。（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有督亢陂。燕田貴膴。荊軻所獻圖十卷。即此地。）歸義。（漢易縣。公孫瓚于此築城。臨易河。通遼海。唐武德間來時有雍州。）固安。（漢方城縣地。）新昌。（大曆四年。析固安置。）新城。（太和六年。以故督亢地置。）

順州。　在范陽郡城。唐天寶初置。尋又改為順義。歸化二郡。屬河北道。石晉初沒於契丹。宋宣和時與金夾攻契丹。五年金以州地來歸。七年金入寇。復取其地。　唐領縣二。　賓義。（屬順義郡。）懷柔。（在順州之北境。屬歸德郡。）

媯州。　春秋戰國並屬燕。秦為上谷郡地。二漢因之。晉屬廣寧郡。後魏寄明帝廢。北齊置北燕郡。（杜佑通典作北燕郡。）隋屬涿郡。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復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為媯州。其後或為媯川郡。屬河北道。石晉沒於契丹。契丹改為可汗州。宋宣和末。金滅遼。取其地。　唐貢樺皮。胡祿。甲榆麝香。領縣二。　懷戎。（漢潘縣地。漢上谷郡城在此。有涿鹿山。及蚩尤城。阪泉。涿水。有唐并山。趙襄子妳自殺在其地。有桐。北九十里有長城。開元中張說所築。有居庸塞。鐵門關。）媯川。

蔚州。　周禮并州。川曰嘔夷。浸曰淶易。（嘔夷水。在靈丘縣界。淶水。在飛狐縣界。）戰國初屬趙。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東魏置北靈丘郡。後周置蔚州。隋置上谷郡。唐初沒突厥。武德六年置州。并置靈丘飛狐二縣。僑治陽曲。七年僑治繁畤。八年僑治秀容。故北恒州城。貞觀五年破突厥。復故地。還治靈丘。開元初。徙治安邊。至德二載。更為安邊郡。石晉時陷契丹。宋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陳翊以州來降。六年金攻翊。殺之。復取其地。　唐貢熊鞹。豹尾。松實。領縣三。　靈丘。（漢舊縣。有趙武靈王陵。）飛狐。（漢廣昌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與媯川郡山相[illegible]接界。今縣。安邊。開元時改為興唐縣。）

朔州。戰國屬燕。秦屬代。鴈門二郡地。漢爲定襄。鴈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鴈門二郡。漢末因亂。又置新興郡。（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鴈門之閒遂空。建安中。魏武王集荒郡之。今立新興郡。晉懷帝時。劉）琨表以鮮卑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即其地也。其後爲拓跋魏。建都於今郡北。燕置懷朔鎮。又遷洛後。遂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蔚榮之亂。又廢。北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置代郡。尋屬馬邑郡。（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唐初爲朔州。武爲馬邑郡。）建中中節度使馬燧徙治馬邑。後復故治。後唐爲振武軍。石晉初沒於契丹。宋宣和五年。契丹守將韓正以州來降。尋爲金人所逐。西取其地。　唐貢白鵰羽。豹尾。甘草。領縣二。　善陽。（有定馬邑城。武州塞。此地亦漢定襄縣地。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紫河。發源於此。）馬邑。（漢舊縣。開元中析善陽於大同軍城置。）

雲州。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即此。（雲中。今馬邑北郡平城。即今郡。隋雲內縣常安鎮也。）置代尹。（自天興元年。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遷洛陽。後改代尹爲萬）年尹。隋初屬馬邑郡。唐貞元十四年。自朔州北定襄城徙治定襄縣。永淳元年。爲黠戛所破。徙其民于朔州。開元十八年。復置。後爲天同軍節度。（杜佑通典云。大唐置雲州。武爲雲中郡。）屬河東道。石晉時沒契丹。契丹號爲西京。宣和末。金滅契丹。取其地。　唐貢犛牛尾。鵰羽。領縣一。　雲中。（漢舊縣。有白雲自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祖被圍于此。有故高柳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武帝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易州。春秋至戰國屬燕。秦置上谷郡。（晉書曰。在谷之上頭。故曰上谷。）二漢屬涿郡。晉爲范陽國。後魏亦爲上谷郡。隋初置昌黎郡。後兼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唐因之。屬河北道。宋惟得遂城。置安肅廣信二軍。得蒲城南境。以益保州。餘地悉以雍熙四年。陷于契丹。（武經邊防云。易州石晉割洛北。唐侯五代者。易州不在十六州城。職方攷亦稱五代俱有易州。武經誤也。）宣和四年。契丹將高鳳以郡來降。宣和末。沒於金。　唐貢紬綿墨。領縣六。　易。（有沫易二水。有燕臺。昭王求付處。又有道亡湯縣故城在縣東西。）容城。（漢舊縣。）遂城。（古遂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沫水。漢道縣。）蒲城。（舊永樂縣。）五回。（開元中。析易置。并置樓亭。故城。二縣。天寶後省。）

應州。　唐末置。後唐天成七年。升彰國軍節度。石晉時。沒於契丹。宋宣和五年。應州守將蘇京以州來降。京尋爲女真所逐。復取應州。領縣二。　金城。（後唐明宗。其縣人也。故以彰國軍名。以金城爲望縣。）混源。

新州。　唐末置。後唐同光二年。升威勝軍節度。屬河東道。石晉時沒於契丹。改爲奉聖州。其地在雲中府之東。領縣四。　永興。　礬石。　龍門。　懷安。

儒州。　唐末置。石晉時沒於契丹。領縣一。　縉山。

武州。　唐末置。屬河東道。後唐改爲毅州。石晉時沒於契丹。契丹改爲歸化州。南至新州七十里。宣和五年來歸。六年築圍壘堡。尋復爲女真所陷。領縣一。　文德。

單于大都督府。　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瀚海都護舊曰燕然都護府。）二府以磧爲界。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爲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　金河。（縣有長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像水。又南流入河。李陵臺。王昭君臺。）

藝文類聚。漢班彪冀州賦曰。夫何事於冀州。聊記公以遊居。歷九州而觀風。亦昔人之所娛。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岳而高遊。建封壇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乃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　漢揚雄冀州箴曰。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隆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沸。炫法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橫。漢興定制。改列藩王。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真定府冀州圖經誌書沿革　本禹貢冀兗二州之域。說者以爲城之東入兗。而西入冀。理或然也。春秋時爲晉東陽地。三家分晉。始屬趙。秦屬鉅鹿郡。漢高帝六年。分趙鉅鹿立清河信都恒山等郡。尋改信都爲國。景帝二年。改廣川國。後漢初。復爲郡。又改爲長安國。永平十五年。更名樂成。延光初。又更名安平。漢末。置冀州。晉太康五年。改爲長樂國。後魏改爲長樂郡。燕置冀州。北齊後周因之。隋開皇三年。郡省而冀州如路。煬帝初。州省。復爲信都郡。唐武德四年。復爲冀州。六年。置總管府。七年。改爲都督府。貞觀元年。省都督府。復移州治於信都。龍朔二年。改爲魏州。天寶元年。仍爲信都郡。乾元初。復爲冀州。五代因之。宋慶曆八年。升安武軍節度。又爲信都郡。金天會七年。仍爲武安軍。隸河北東路。元復爲冀州。屬真定路。洪武元年十月內附。仍爲冀州。隸真定府。二年。省信都縣入于州。今領縣四。棗強。南宮。武邑。新河。詳真定府下。

冀縣（西漢書地理志冀縣名屬天水郡。注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莽曰冀治。　師古曰。續漢郡國志云。有緹群山落門聚圉。讀與圉同。）

冀氏（千家姓晉音。　勃海。元和姓纂左傳冀國。今晉州冀氏是也。又晉大夫郤芮食采冀邑。亦為冀氏。芮生缺。唐侍御史冀元琇。太原人。子仲輔。職方郎中。姓氏急就篇後周冀雋。唐冀君武仲甫。冀重。古今姓氏辯證太原冀休光梁節度觀察留後。弟休獲梁觀察使。光六世孫德榮。宋有都官郎中。冀榮膺。司理參軍冀式。進士出身。冀隨。晉劉青鎮（角音）氏族略左傳冀國。今晉州冀氏縣也。子孫以國為氏。晉滅冀為郤氏食邑。冀芮之子孫以邑為氏。宋朝冀贍登進士第。并州人。望出渤海。羅泌路史陶唐氏紀其分。于冀者為冀氏。）

冀儁（周書列傳冀儁字僧儁。太原陽邑人也。性沉謹。善隸書。特工模寫。魏太昌初為賀拔岳墨曹參軍。及岳被害。太祖引為記室。時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志在平之。乃令儁偽為魏帝勑書。與費也頭。令將兵助太祖討悅。儁依舊勑模寫。及代舍人主書等署。與真無異。太祖大悅。費也頭已曾得魏帝勑書。及見此勑。不以為疑。遂遣步騎一千。授太祖節度。大統初除丞相府城局參軍。封長安縣男。邑二百戶。從復弘農戰沙苑。進爵為子。出為華州中正。十三年。遷襄樂郡守。尋徵教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入書學者亦行束修之禮。謂之謝章。儁以書字所興。起自蒼頡。若同常俗。未為合禮。遂啓太祖釋奠蒼頡及先聖先師。除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累遷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二年。以本官為大使巡歷州郡。察風俗理冤滯。遂拜小御正。尋出為湖州刺史。性靜退。每以清約自處。前後所歷頗有聲稱。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緣同三司。改封昌樂縣伯。又進爵為侯。增邑并前一千六百戶。後以疾卒。）

冀禹錫（中州己集禹錫字京父。龍山人。崇寧二年進士。調沉丘簿。與縣令者不相能。及令以贓敗。疑京父發之。乃賂遺權貴。誣京父以賓客依託之事。坐廢十年。朝臣薦其才者積數十人。終為銓曹所礙。居襄邑。部使者起之。循旁近諸縣。所至有父母之愛。農司治許昌。又為主事。區處饋餉。上下千餘里。不露聲跡。而條畫次第。皆具。雖繁雜米鹽。若不足經意者。問之即應。如指諸掌。一時吏如康伯祿。李欽止諸人多自以為不及也。正大中。當路諸公極力辨其被誣。乃得以常調守扶風丞。召補省掾不就。歸德奏充知事。及城被攻。京父為經歷官守禦之策。一府倚重之。車駕至。授左右司都事。兼應奉翰林文字。官奴之變。家人勸京父羸服免禍。不從。人有自外至者。京父問賊入禁中否。曰。禁中賊滿矣。乃自投水中。在京師時。希顏。仲澤。欽叔。京父相得甚歡。升堂拜親。有昆弟之義。而不肖徒以文字之故。得幸諸公間。希長予六歲。澤長四歲。欽與京少予二歲。希歿於正大辛卯之八月。年四十八。澤歿於明年之七月。年四十七。欽歿於其年十一月。年四十一歲。京歿於又明年之三月。年四十二。蓋不二三年。而五人者唯不肖不在耳。今日錄諸君子詩。感念平昔。不覺流涕之被面也。歸潛志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太學有聲。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卿皆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游飲酒。遂為其令所棄。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閒日與諸公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為行樞密院辟為都事。末帝東遷。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三。京父少年作詩。鍛鍊甚工。寫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光子詩有云。志策萬年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抄。又哭光子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聞誅高琪詔下。寄雷元吉云。聞亟喜讀故人書。四海窮愁一豁無。見說帝庭新殛鯀。遥知天意欲亡胡。兩宮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入坦途。冀向新亭共回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精緻。嘗作余先子哀詞。雷文希顏善之。元遺山詩冀京父　先公藻鑑識終童。會後崑山玉一峯。不見連城沽白璧。蚤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欲弔雲南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赤冀（官名　羅泌路史炎帝神農氏命赤冀創捄鈌為杵臼。作粗耨鈌鑄槈蕭井竈以濟萬民。燿直剡鐕以蒸以烹。民始播食而不䏚。注赤冀。即赤蓋。赤冀若也。一作赤制。炎帝之臣。與循提。諸稽。尤嘗皆十二文神。作冀者誤。按易傳九事。非必盡黃帝堯舜時。呂春秋云。赤冀作杵臼。而新論以杵臼為伏羲作。黃帝內傳以為黃帝作俎鋸錛鐕之類。事始等始各不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三百八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　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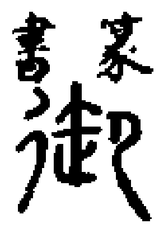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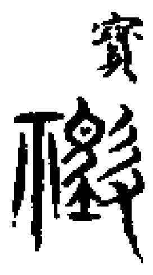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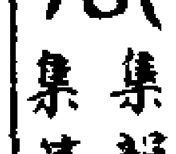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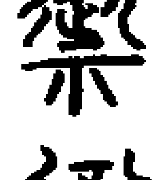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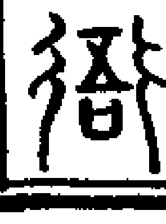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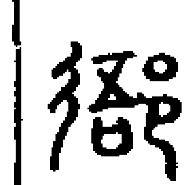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五御

禦

洪武正韻魚據切。止也。扞也。拒也。亦作御。又語韻。爾雅禦圉禁也。（郭璞注禁制。邢昺疏曰。皆謂禁制。小雅常云。外禦其務。毛萇曰。禦亦所以禁制。故皆為禁也。）竹前謂之禦。（注以葦衣軾。疏竹前謂之禦者。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葦為車飾也。詩傳云。箄。方文席也。）徐鍇通釋禦（祀也。從示御聲。又耗乘反。）丁度集韻禦（或作衙）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語。當也。應也。詞也。楊桓六書統㚘毋樂獄（並余見語韻。疑母御。卿名原案。）熊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論據切。見上聲。此轉注。式用御囿衛互見上聲。

（篆書）（神寶鑑）（豫讓文並見楊鉤鍾鼎集韻）（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備禦

冊府元龜自昔至治之世。守在四夷。其後戎干紀猾夏。侵敗王略。是用完其守備。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正其疆場。所以遏外侮而備不虞。斯有國之令典也。三代之際。狄難已作。降及秦漢。以訖于五代。武臣武叛。何常之有。繇是繕治險固。率厲威武。御之以策略。懷之以恩信。連城積粟。以守其要。材官長技。不忘乎戰。制置之術。悉講乎便宜。羈縻之義。必酌乎故實。至於采外庭之嘉論。納群下之婉畫。詰言可舉。永圖斯在。蓋夫禁鶩荒擾。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為善。置之度外。允謂乎得宜。然而備豫之方。慎固之道。不可以不為之慮矣。易漸卦九三。利用禦寇。順相保也。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水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植之林。以為阻固。皆有守禦。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詩鄭清人。刺文公也。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境。久而不召。師潰而還。周文王為西伯以救王之命。命南仲為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為軍壘以禦北狄之難。故作出車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襄除也。）禮記月令孟冬命司徒。固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徯徑。史記荀卿傳。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注。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于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詘而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二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秦始皇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西漢書。漢高祖二年十一月。繕治河上塞。（秦北攻胡。築河上塞。）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乘。登也。登而守之。）十一年正月。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少割以益之。不盡取也。）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常賢知溫良。請立以為代王。都晉陽。（一說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帝乃止。（要。音也。哀痛親誓之書。）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

內史欒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是時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毆與驅同）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言喪氣折也）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底與砥同。厲與礪同）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交兵也。）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讀曰漸。漸。浸也。）山林積石。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屮木所在。（屮古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猶聯延也。屬。聯也。）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萑。荻也。蕭。蒿也。）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

阬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集齊也）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彼我均不能相勝則須連結外援共制之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不須華夏之兵自其同類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與猶如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仄古側字）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伍人為伍二五為什）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騶謂矢之善者也材官有材力者騶發矢以射者也矢善故中則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閒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財與裁同）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荅焉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三章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立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

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密理謂其肌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皆發之）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北謂敗走）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蒙冒也）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之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壄古野字也）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離南畮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更謂易代也音庚）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渠荅鐵蒺藜也藺石城上雷石也雷音來內切）復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調為築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調音徒釣切）為中周虎落（虎落者外藩也若今竹虎落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先為室屋具田器通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通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初徙之時縣官自廩給其衣食於後能自贍乃止也）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大帝時二十等爵內無有卿名蓋謂其等給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而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得其所驅略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謂官為給價贖之）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上德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

利其才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東方諸郡民不習戰鬬當戍邊者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言發怨之人使行戍役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將送也資也）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稱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輯與輯同）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所以充實寬廣空虛之地）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平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二內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之往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昏謂昏姻配合也）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畜長六畜也種樹謂果木之屬長音竹兩切）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置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一之賢材有護（有保護之材者也）習地形

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令守其業也）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使其守勝從志而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之失惟陛下財察　後元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是比時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此說非也按百官表景帝初改衛尉中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郎中令屬官秩比二千石飛狐在代郡）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山險名也在鴈門陰館句音章句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在長安西北又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又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匈奴傳云置三將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又在渭北）宗正劉

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也）以備胡　武帝元光二年十月匈奴請和親上下其議（下音胡駕反）大行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故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負恃也）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自上古弗屬（不內屬於中國）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勢必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群臣議多附安國於是帝許和親明年鴈門馬邑豪聶一（聶首仲也）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乃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竟讀曰境其下竟同）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效致也致其計）臣聞全代之時（代未分之時也六國之時全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況今加以又太平）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惻值也）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天下同任（任事也）又遣子弟乘邊守塞（乘登也登其城而備守也）轉粟輓輸以為之備（輓引車也音

晚）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不于戒令恐懼也）臣竊以為擊之便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解脫其馬示閑鞍也投積其鞍若營壘也）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廣武鴈門縣常谿名）然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宿久留也）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襲因也復重也復音扶富切）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幾近也音巨依反）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槥小棺也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家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槥音衛）此二人所隱也（隱痛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語重作事也（祖祖廟也占問也重猶難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與讀曰豫）非

威不能制強弗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不牧謂不可牧養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音旱亟急也音居力切）至如猋風去如收電（猋疾風也音必遙切）畜牧為業弧弓射獵（以木曰弧以角曰弓）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權重不等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繆讀與穆同）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辟讀曰闢次下亦同）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為竟（竟讀曰境）累石為城樹榆為塞（塞上種榆也）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燧古燧字）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留止也言無所礙也）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發猶徵召也言威聲之盛北自月支以來皆可徵召而為臣也氏讀曰支）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舍止息也）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覆敗也墮毀也言兵與不同則取其所伐之國則毀其城也覆音芳目切墮音火規切）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故以取喻也）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為攻（敺與驅同）從行則迫衡行則中絕（從音子容反衡猶橫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後利謂不及於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虜獲也遺音弋季反）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方道也）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是年主父偃上書闕下朝奏召入見所言九事其一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傳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臣今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

陰中其行金也金行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搜索也取不孕者獮殺氣也振整旅眾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重難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靡散也）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竟地固澤鹵不生五穀（言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車船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黃腄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之）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獘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搏擊也持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本侵邊境而略人畜也）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程課也督責也）禽獸畜之不被為人夫不上觀虞夏商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使邊境之民罷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外國交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佗音徒何切）而秦政不行權分二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周書者本尚書之餘）願陛下熟計之

五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所以為固門上匈奴之路也）六年秋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

元朔二年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

三年春罷滄海郡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元光中公孫弘為博士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

為遝，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帝不聽。至是，弘為御史大夫，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帝使侍詔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　元狩四年，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　五年三月，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　元鼎六年秋，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匈河將軍趙破奴出令居，（匈河，水名，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皆二千里，不見虜而還。迺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　元封四年秋，匈奴冦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　太初元年五月，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　三年，句黎湖單于立。四月，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自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也。朐音劬。）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從横田說伉音悅即衛青子。）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天漢元年秋，發謫戍屯五原。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　元鳳五年六月，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告者，為人所告劾者；亡，為人所劾亡，謂被告劾而逃亡者。）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　是時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宣帝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帝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丞相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不可以兵事動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今按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帝從相言而止。

神爵元年三月，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詣金城。夏四月，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迺擊之。（徼，要也。要其倦極者。徼，工堯切。）　時漢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弛刑謂不加鉗者也。弛，言弛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迺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竟，讀曰境也。）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賷四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仍，頻也。）　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謂路回也。）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料計度也。）逐水中，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以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殆，近也。）　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也。）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要，邀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佗種劫略。（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也。）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帝迺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即，就也。就其郡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勑讓充國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迺擊罕羌，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遠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藁束數十。（皆謂直錢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萬餘之衆，若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產羊牛

之屬也（令謂技分之屬也一云畜食畜之所食即獸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以畜積日畜音蓄聚結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裂也瘃寒創也）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為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候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水北句廉上（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者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聚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在東則為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適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开諭以告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將騎四千人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為寇（阻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也）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釋置也辜也）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大計也臣聞兵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皆兵法之辭也致令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飭兵練戰士以須其至（飭整也須待也飭與飾同）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釋捨也）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忘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如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眾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臣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

二年匈奴單于將十餘萬其旁塞獵（旁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即罷兵

五鳳三年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御史大夫蕭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此德之盛也帝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車呼韓邪單于定其國

元帝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彡姐旁種反（彡音先廉切姐音子今西羌尚有此姓彡又音先冉切）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頻也登成也）京師穀石二百餘（石直二百餘錢）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饑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奉世曰羌虜近境內背叛（竟讀曰境）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帝問用兵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切）往者數不料敵（料量也）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軵（軵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軵車而餉音而隴切）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犀堅也）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耗減也音呼到反）守戰之備久廢不簡（簡謂選擇）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言創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和扇也音敷引切）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疾決利害

相萬也（相萬為萬倍也）。固事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且以將兵屯田，不言討伐）。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阪，音阪也。降同，音阪名也。阪，府扳切。降，下江切。陂，音河切）。先遣校尉在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　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賜以良家子王牆。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保，守也。自指保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帝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斥，開也。攘，卻也），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

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必，任也。任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易，音弋豉切）。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下木摧折或死枯僵落者。僵音姜），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勝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

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之），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車騎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言已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阪（河東之縣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成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

立，欲委身於中國，未知利害（假令，猶言或當也），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沮，壞也。音材汝反），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隙，音居逆反），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直義而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諼，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哀帝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厭猶禳也。又曰：上游，亦總謂北方耳，不必係于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帝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亂而後治之，戰之間而後獲勝）。二者皆微（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以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彊，蒙恬之

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大也。又曰石畫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音獲）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為書順辭以荅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徼要也。音工堯切）匈奴覺之而去徒費兵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操持也。音千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積土為封而又禪祭也）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匈奴中地名也）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佚與逸同）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喙口也。推百萬之師於獸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桀堅也。言其執支不順）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鮮少也。音先踐反）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伏音蒲北反）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顓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彊音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很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藉蕩姐之場（羌名屬。藉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菑古災字也）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先於未然謂計策豫定樂難折衝）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未然之時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嚴尤為王莽將莽分匈奴地立呼韓邪十五子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蟁古蚊字也。蝱音盲。螫音式亦切。敺與驅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約少也。少齎衣裝）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罷讀曰疲。耗損也。創音初向反。艾讀曰乂。次下亦同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阸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執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調發也。音徒釣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也）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鬴古釜字也。鍑釜之大口者也。鍑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

自隨則輕銳者少（重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累音力端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東漢書光武建武七年詔驃騎大將軍杜茂北屯田晋陽廣武以備胡寇九年正月隗囂死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持節如舊　十二年十二月參狼羌寇武都隴西太守馬援討降之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帝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令悉還金城客民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復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是歲朱茂屯田晋陽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寇邊帝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修烽火又發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衆郡施刑屯邊（施讀曰弛弛解也謂有赦令去其鉗釱赭衣謂之弛刑）築亭候（亭候伺候望敵之所）修烽燧　十三年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時帝以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上谷太守王霸將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是歲匈奴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已東匈奴左部遂侵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　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後鄯善王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天子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二十四年正月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

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僞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曰臣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閉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也帝從其議遂立比爲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五年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封其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沿邊諸郡爲漢偵候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又明章和之世皆保塞無事）二十六年南匈奴與北單于戰不利乃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中郎將段彬及副校尉王郁留西河擁護之爲設官府從事史掾史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及悉復緣邊八郡　二十七年南單于攜臣烏桓鮮卑並來入朝帝令太尉趙憙典邊事思爲久長規憙上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按建武六年以雲中五原人於常山居庸關以東二十六年徙令還雲中五原東觀記曰單于請令未有還人益盡亡北情況）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曼柏縣屬今勝州銀城縣）先是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南部須小骨都侯筈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畔鄭衆覺之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副校尉來苗左校尉閻章右校尉張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以謁者監領兵騎五千）又遣騎都尉秦彭將兵屯美稷　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占著謂附名籍）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凡徙者賜弓弩衣糧　十六年二月遣太僕祭肜出高闕（高闕山名以因名塞在朔方北）奉車都尉竇固出酒泉附馬都尉耿秉出居延（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縣爲張掖郡在甘州張掖縣東北）騎都尉來苗出平城伐北匈奴竇固破呼衍王於天山（呼衍匈奴王號天山即祁連山一名雪之山又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留兵屯伊吾盧城（本匈奴地名既破呼衍取其地也置宜禾都尉以爲屯田伊州納職縣伊吾故城是也）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　十七年八

月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張掖故匈奴昆邪王地也張國臂掖故曰張掖故城在甘州張掖縣西北）及張掖屬國繫囚右趾已下在兵者皆一切勿治其罪詣軍營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昆侖（昆侖山名因以為塞在今肅州酒泉縣西南山有昆侖之體故名之）塞擊破白山虜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白山冬夏有雪故曰白山匈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拜焉去蒲類海百里內）騎都尉劉張出擊車師請耿恭為司馬與奉車都尉竇固及從弟駙馬都尉秉破降之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校尉屯後王部金蒲城謁者關寵為戊己校尉屯前王柳中城屯各置數百人章帝初即位戊己校尉關寵屯車師前王城耿恭屯後王城北匈奴圍之關寵上書求救帝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司徒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又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效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建初元年春酒泉太守段彭大破車師於交河城帝不欲疲弊中國

以事夷狄乃迎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　二年三月甲辰罷伊吾盧屯兵　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卿皆言夷狄譎詐求欲無厭既得生口當復妄自誇大不可開許太僕袁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太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帝詔報曰久議沉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誾誾衎衎得禮之容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　章和元年四月丙子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七月詔死罪囚犯罪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　九月壬子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戍　和帝永元二年大將軍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左校尉耿夔所破逃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日矜己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十人議可許袁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並領降眾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

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乃是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太司徒歆坐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太倉令下獄死）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下要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八年八月辛酉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　十二年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渠帥餘眾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十四年二月乙卯修故西海郡（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地以為西海郡也光武建武中省金城入隴西郡至是復修之金城即蘭州縣也）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　安帝永初四年二月丁巳南匈奴寇常山乙丑初置長安雍二營都尉官（京兆虎牙扶風都尉以涼州近羌數犯三輔將兵衛護園陵扶風都尉居雍縣故俗人稱雍營焉而羌傳云虎牙都尉居長安）五年二月先零羌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

建光元年高句驪王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葅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已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少事是歲初置漁陽營兵（伏侯古今注曰置營兵千人也）延光二年張璫為敦煌太守上書陳三策以為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漠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盧山之壑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埶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埶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先世一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修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蹙國減土經有明誡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帝納之乃以班勇為西域長史將弛刑徒五百人西屯柳中勇遂破平車師（初曹宗為敦煌太守時北匈奴復率車師後部王共攻班等遂擊走其前王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因此請出兵擊匈奴報索班之恥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復部營兵三百人羈縻而已其後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者欲因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璫為太守遂建三策）三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詣敦煌隴西及度遼營（漢官儀度

遼將軍也五原曼柏縣）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詔幽并涼州刺史使各實二千石以下至黃綬年老不任軍事者上名嚴勑障塞繕設屯備立秋之後簡習戎馬十月辛巳詔減死罪以下徙邊丁亥鮮卑犯邊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告幽州刺史其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弩師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師從也五營五校也謂長水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也）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殺漸將王（匈奴有左右漸將王）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五年十月丙辰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衆反叛明年春蠻二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反賊勢轉盛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州郡并力討之歲餘兵穀不繼帝以為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濕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既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太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為九眞太守張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五年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乘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　是年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田　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戊午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　和平元年十一月辛巳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興元年十一月詔減天下死罪一等徙

邊戍　二年閏九月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永壽三年四月九眞蠻夷叛太守兒式討之戰歿遣九眞都尉魏朗擊破之後屯據日南　靈帝熹平五年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北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悉兵罷役封丞相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方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財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紀明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段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今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備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人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

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以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徵下獄贖為庶人　光和二年十月巴郡板楯蠻復叛寇掠將三蜀及漢中諸郡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羌人畏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冤州郡而牧守不為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伏　中平二年漢陽賊邊

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將遣車騎將軍皇甫嵩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弱宜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惟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車騎將軍掾應邵駁之曰鮮卑隔在漢北犬羊為群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國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沖亦率鮮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略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牟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續後漢書孫詔傳

韶伯父河為將軍屯京城為媯覽戴員所殺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孫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三國志魏文帝黃初三年二月鄯善等王各遣使奉獻西域遂通置戊己校尉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先是黃初五年步度根詣闕貢獻厚加賞賜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晉書武帝時關隴屢為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年山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山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四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無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其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

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忕終於覆敗紀明臨衛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此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潟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蕃育衆盛則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

之冝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粻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冦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尅雖有謀謨深計廟堂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者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飢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冝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徙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冦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横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

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濟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冦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冦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漢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冦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熈之際以一部大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甚微弱勢力不陳耳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西涼李暠修敦煌舊塞東西二圍以防北虜之患築敦煌舊塞西南二圍以威南虜後趙石季龍謀伐昌黎遣渡遼曹伏將青州之衆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後梁呂光時群議以高昌雖在西垂地居形勝外接胡虜易生翻覆宜遣子弟鎮之光以子覆為使持節鎮西將軍都督玉門

已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五御

禦

備禦二

南齊書太祖建元二年又置巴州以威靜之後魏書明元泰常八年正月蠕蠕犯塞二月築長城自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備置戍衛　太武始光初詔問公卿赫連蠕蠕征討先後北平王長孫嵩平陽侯長孫翰司空奚斤等曰赫連土居未能爲患蠕蠕世爲邊害宜先討大檀及則收其畜産足以富國不及則校獵陰山多殺禽獸皮肉筋角以充軍實亦愈於破一小國太常崔浩曰大檀遷徙鳥逝疾追則不足經久大衆則不能及之赫連屈丐土宇不過千里其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討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平馮跋帝默然遂西巡守　延和元年六月庚寅車駕伐和龍詔尚書左僕射安原等屯于漠南以禦蠕蠕　太延二年八月詔廣平公張黎發定州七郡一萬二千人通沙泉道　五年六月甲辰車駕西討沮渠牧犍侍中宜都王漢壽輔皇太子決留臺事大將軍長樂稽敬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太

平眞君五年帝蒐于河西詔司徒崔浩詣行在議軍事浩表曰昔漢武帝患匈奴彊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弊後遂入朝昔平京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徙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強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

六年八月徙諸種雜人五千餘家於北邊令人北徙畜牧至廣漢以餌蠕蠕　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　九年十二月北討至受降城不見蠕蠕因積糧城內留守而還　孝文延興五年六月曲赦京師死罪遣備蠕蠕大和中尚書中書監高閭上表曰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荒狡方命則播武功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代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古人代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患及百世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無住志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令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勑臺北諸屯倉庫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

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彊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游運永得不遣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遂之以禮恕之以情閫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雖三背而彌寵詔曰覽表具卿安邊之策此當與卿面論一二帝又引見群臣議伐蠕蠕前後再擾朔邊近有投化人云勑勒渠帥興兵叛之蠕蠕主身率徒衆追至西漠今爲應乘弊致討爲應休兵息民左僕射穆亮對曰自古以來有國有家莫不以戎事爲首蠕蠕子孫習其凶業頻爲寇擾爲患不悛自相違叛如臣愚見宜興軍討之雖不頓除巢穴且以挫其醜勢閭曰昔漢時天下一統故得窮追北狄今南有吳寇不宜懸軍深入帝曰先朝屢興征代者以有未賓之虜朕承太平之基何爲搖動兵革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便可停也帝又曰今欲遣蠕蠕使還應有書問以不得臣以爲宜有乃詔閭爲書於時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

卿爲中書監職典文詞所造音書不論彼之內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在閭對曰昔蠕蠕主敦崇和親其子不遵父志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閭遂引愆免冠謝罪帝謂閭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甚有使人之禮同行疾其敦厚每至陵辱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准使殷靈誕每下人不爲非禮之事及其還國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爲書旨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之　宣武延昌三年十月庚辰詔驍騎將軍馬義舒使蠕蠕　孝明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脩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事遣使報之司農少卿張子倫表曰古之聖主擅理物土辯章要司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一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以神武之資聖明之略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下世赫雷霆之威振熊羆之旅方役南轅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按劍璽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送款關上亦述遵遺志〇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強能言率職何憚而爲之何求而行此往日蔡通欵求和以誠肅未絕抑而不許先帝棄戎於前陛下交夷於後無乃上乖祖宗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以強懷即歸附示之以弱窺覦或起春秋所謂以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疎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以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既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於是乎在必其委贄玉帛之辰屈膝蕃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藉其珍物至於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以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衆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馮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以隆崇申之以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以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於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於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我舞干戚以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犬羊則當命辛李之將勒衛霍之師蕩定雲沙掃清逋孽飲馬瀚海之濱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戊己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思業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宜于以戎夷兼并而遂虧典制將取笑於當時貽醜於來業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荊莊問鼎王孫是折以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祀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

將何以職文命之景業遵重華之高風者哉臣以爲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不從　正光四年二月己卯以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遣尚書左丞元孚兼尚書爲北道行臺持節諭之（時帝以沃野薄骨律武川撫冥柔玄懷朔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令准古城邑詔河南尹酈道元持節兼黃門侍郎與都督李崇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以爲邊備）　東魏孝靜帝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爲東北道行臺差選勇士前潁州刺史奚思業爲河南大使簡發勇士　北齊神武爲東魏丞相武定元年八月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隥四十日罷　文宣帝天保元年受魏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徙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時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三年十月乙未營離石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時楊裝爲都水使者帝親御六軍北襲突厥仍詔裝監築長城作罷行南汾州事）六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鎮州九百餘里　七年十二月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武成帝河清二年三月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　後主武平元年十二月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後周書宣帝大象初徵拜于翼爲大司徒詔翼巡長城立亭障西自鴈門東至碣石創新改舊咸得其要害　隋書高祖開皇元年四月發稽胡修築長城二旬而罷（又云開皇初遣司農少卿崔仲方發丁三萬於朔方靈武築長城東至黃河西拒綏州南出勃嶺綿亘七百里明年帝復令仲方發丁十五萬於朔方已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以遏胡寇入黃門侍郎顏行本以北境須嚴塞遂修城最爲難服上表勸其使者臣聞南寧邊枝尉之統西域御部設之戒此見西羌鼠竊狗盜不父不子無君無臣異類殊方於斯爲下不悟羈縻之惠詎知含養之恩狼戾爲心獨乖正朔使人近至請付推科帝奇其志）二年十月癸酉皇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胡十二月乙酉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備胡　六年二月丁亥發丁男十萬築長城二旬而罷　七年二月發丁男十萬餘修築長城二旬而罷（日前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帝以長孫晟副汝南公宇文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攝圖弟處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而爲攝圖所忌密託心腹陰與晟盟晟與之游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

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喜。遷車都尉。開皇元年。攝圖曰。我周家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因與高寶寧攻陷臨渝鎮。約諸面部落謀共南侵。高祖新立。由是大懼。修築長城。發兵屯北境。命陰壽鎮幽州。虞慶則鎮并州。屯兵數萬人以為之備。晟先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叔姪兄弟各統強兵。俱號可汗。分居四面。內懷猜忌。外示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表。帝大悅。因召與語。晟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焉。因遣大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為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車騎將軍。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使。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孺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亦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回兵出塞。七年。攝圖死。遣晟持節拜其弟處羅侯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閭為葉護可汗。處羅侯因晟奏曰。阿波為天所滅。與五六千騎在山谷間。伏聽詔旨。當取之以獻。乃召文武議焉。安樂公元諧曰。請就彼梟首。以懲其惡。武陽公李充曰。請生將入朝。顯戮而示百姓。帝謂晟曰。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

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帝曰善。　煬帝大業初。右光祿大夫段文振以高祖容納突厥啓民。居于塞內。妻以公主。賞賜重疊。及煬帝即位。恩澤彌厚。狼子野心。恐為國患。乃上表曰。臣聞古者遠不間近。夷不亂華。周宣外攘夷狄。秦帝築城萬里。蓋遠圖良算。弗可忘也。竊見國家容納啓民。資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計。竊又未安。何則。夷狄之性。無親而貪。弱則歸投。強則反噬。蓋其本心。臣學非博覽。不能遠見。且聞晉朝劉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驗。衆所共知。以臣量之。必為國患。如臣之計。以時諭遣。令還塞外。然後明設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乃萬歲之長策也。又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吏部侍郎裴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三卷。入朝奏之。帝大悅。每日引矩至御座。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通西域。四夷經略。咸以委之。遷黃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後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　三年。七月丙子。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拒榆林。東至紫河。二旬而

罷。死者十五六。　八月。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隱。引之見帝。內史侍郎裴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別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其王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　四年七月辛巳。發丁男二十萬餘築長城。自榆谷而東。詔嵐州刺史衛玄監督之。　六年。遣侍御史韋節召突厥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他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黃門侍郎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強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分為兩。而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

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并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掠。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諭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又云。裴矩縱反間犬突厥酋長射匱使潛攻處羅。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異。十一年。八月。帝至鴈門。為突厥所圍。內史侍郎蕭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乃是閼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切聽輿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為戰。煬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即義成公主也）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義成主之助也。帝又將伐遼東。謂群臣曰。突厥狂悖為寇。勢何能為。一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為河

先郡守唐書高祖武德初以豐州絕遠先屬突厥交相往來吏不能禁隱太子建成議廢豐州虛其城郭權徙百姓寄居于靈州割并五原榆中之地於是突厥遣處羅之子都射設率所部萬餘家入處河南之地以靈州為境二年二月癸酉令州縣修治堡同以備胡三年七月甲戌遣皇太子建成鎮蒲州以備胡四年正月辛巳詔曰稽胡部類居近北邊習惡之徒未息從化潛竄山谷劫掠首鼠寇抄居民侵擾守候可令太子建成總統諸軍以時致討仍命驍勇方軌齊驅蹐谷彌山窮其巢穴元惡大憝即就誅夷驅略之民復其本業行軍節度期會進止皆委建成處分五年六月辛亥劉黑闥引突厥之衆寇山東遣車騎將軍元韶為瓜州道行軍總管以備邊八月甲戌吐谷渾寇岷州總管李長卿拒之反為所敗遣益州行臺右僕射竇軌渭州刺史且洛生援之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等率兵以拒之丙辰頡利可汗率騎十五萬人入鴈門己未突厥進寇并州以左監門將軍李動為齊州總管太子左衛率蘭謩為亳州總管驃騎將軍張　政為鄆州總管庚申皇太子建成出豳州道命太宗出秦州道以禦之突厥寇原州又令雲州總管李子和率兵趣雲中以掩可汗左武衛將軍段德操趣夏州邀其歸路辛酉帝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元璹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封德彝進曰若不戰而和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尅捷而後和親此則威恩兼舉帝然之戊辰吐谷渾陷洮州遣武州刺史賀拔亮防禦之六年七月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右武候大將軍李高遷不能禦率衆而遁為賊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率師援之七年六月遣邊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備胡八年正月己酉帝與群臣言備邊之事將作大匠于筠進曰未若多造船艦於五原靈武置舟師於黃河之中是以斷其入寇之中路中書侍郎溫彥博又進曰昔魏文帝掘長塹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帝並從之於是遣將軍桑顯和塹斷北邊要路又徵江南習水之士更發卒於靈州造戰船五月己酉帝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始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此土宇務共安民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為詔述朕此懷也侍中裴矩中書侍郎溫彥博進對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前亦於堤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與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四夷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帝乃止初帝以天下大定將偃武事遂罷十

二軍大敷文德至是突厥頻為寇掠帝志在滅之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為參旗將軍吏部尚書楊恭仁為鼓旗將軍淮安王神通為玄戈將軍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為井鉞將軍又衛大將軍張瑾為羽林將軍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為奇官將軍右監門將軍樊世興為天節將軍右武候將軍安修仁為招搖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楊毛為折威將軍左武候將軍王長諧為天紀將軍岐州刺史柴紹為平道將軍錢九隴為苑游將軍簡練士馬將圖大舉焉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兵於華亭縣及彈箏硤水部郎中姜行本築斷石嶺之道以備胡七月甲辰帝謂侍臣曰往以中原未定突厥方強吾慮其擾邊權同敵國今既入而歡心不顧盟誓方為攻取之計無容更事姑息其後書改為勅詔乙酉頡利可汗寇相州殺胡睦伽陁攻武興丙辰代州都督藺謩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勑復命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于太谷丁巳命秦王出蒲州以備胡寇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突厥寇靈州丁卯突厥寇潞沁韓三州左武候將軍安修仁擊胡睦伽陁於且渠川破之遣李靖出潞州道又令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九月癸丑突厥寇蘭州十月壬申吐谷渾寇疊州遣扶州刺史蔣善合師援之戊寅突厥寇鄯州霍國公柴紹帥師援之九年正月辛亥突厥聲言入寇勅州縣修城隍謹烽候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又徵兵屯于太谷遣秦王及皇太子建成勒兵以備胡後竟不行六月丁巳突厥數萬騎圍烏城遣齊王元吉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率兵援之辛未突厥寇渭州遣左衛將軍柴紹率兵禦之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檢校户部尚書裴矩等二十餘人各陳禦寇之術帝曰朕受天命子育黔首豈使凶徒害我黎庶朕將衛我躬親翦撲先事滅之然後施化公輩不須為慮也己卯突厥寇高陵辛巳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于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突厥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朝為覘自張形勢云二可汗總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反命帝誚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無所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輒將兵入我畿縣爾雖突厥亦須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等請禮遣之帝曰不然今若放還當為我懼遂繫思力於門下省于時兵馬大集遣瑀德彝分出慰勞帝出自玄武門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

可汗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衆軍繼至精甲耀日連旗蔽野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相顧色動由是大懼帝獨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又以輕敵固諫于馬前帝曰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蓋以我國家初有內難朕又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朕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朕故獨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剋與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茲始矣公等宜記之是日頡利請和詔許焉瑀等方歎曰非所測也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與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多請戰而陛下不納臣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帝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君臣之計惟財利是視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何往不勝我已令無忌李靖設伏於豳州以待之虜若奔還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我所以不戰者我即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我所不能忘懷也又匈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今我卷甲韜戈啗以玉帛彼既得所欲固知其退也然頑虜驕恣必自是始亡破之漸其在茲乎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等寧知之乎瑀再拜曰聖略宏遠誠非愚臣所及　九月丙戌遣殿中監盧寬將軍趙綽送突厥還請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帝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壬辰修緣邊障塞以備胡寇下詔曰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繕治河上漢室宏規所以作固京畿設險邊塞式遏寇虐隔礙華戎自隋氏季年中夏喪亂黔黎凋盡州城空虛突厥因之侵犯疆場乘間幸釁深入長驅寇暴滋甚莫能禦制皇運以來東西征伐兵車屢出未遑北討遂令胡馬再入至于涇渭蹂踐禾稼駭懼居民喪失既多勸廢生業分命師旅挫其鋒銳頻獲名王每夷渠帥然而凶狡不息寇侵未已禦以長筭利在修邊其北道諸州所置城塞粗已周遍未能備悉今約以和通雖云疲寇然蕃情難測更事修葺僉曰宜之朕以板築之功方資力役畚鍤之用興發且多念彼劬勞用深怵惕加以普給優復詔書始下旋即料召有若食言百姓將疑謂予不信但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醜虜憑陵實為民患其城塞鎮戍須有修補審量遠近計度功力所在軍民且共營辦所司具為條式務使成功宣示閭里明知此意　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獠反請兵討之帝曰獠依山險蓋是其常當撫以恩信自然知感何乃不弘仁化先縱兵威豈

為民父母之意也竟不許　貞觀元年長孫無忌為尚書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與中國和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陳攻取之策帝召蕭瑀及無忌問曰北蕃君臣昏亂殺戮無辜國家不違舊好便失攻昧之機今欲取亂侮亡復爽同盟之義二途未決孰為勝耶蕭瑀曰兼弱攻昧古之無善無忌曰今國家務在戢兵待其寇邊方可討擊彼既已弱必不能來若深入虜庭臣未見其可且按甲存信臣以為宜帝從無忌之議突厥尋而衰弊　二年四月丁亥突厥可汗為頡利可汗所攻遣使來乞師帝謂近臣朕與突厥頡利結為兄弟不可以不救又頡利與國通和不可失信其計安在兵部尚書杜如晦進曰夷狄無信其來自久國家雖為守信彼必背之不若因其亂而取之所謂取亂侮亡之道也帝然之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　四年三月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河南兗豫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帝將從之祕書監魏徵奏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絕宗廟神武且其世寇中國百姓冤讎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土匈奴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百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已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余魂以命歸我我援護之收居內地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民選其酋首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彥博既口給引類百

端。帝遂用其計。於朔方之地。自幽州至靈州。置祐順化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部衆。其酋首至者皆拜為將軍中郎將等官。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因而入居長安者數千家。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居交河城。十一月。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六月戊辰。帝曰。蓋蘇文殺其王而奪國政。誠不可忍。今日國家兵力取之不難。朕不欲勞費。故未動衆也。朕將勅契丹靺鞨以擾之何如。司空房玄齡曰。臣觀古之列國。無不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今陛下撫養蒼生。將士勇銳。力有餘而不用之。所謂止戈為武者也。司徒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弒君罪大懼恐大國。且聖王之來。四夷使曲在彼。又高麗王未有表疏告難。陛下且賜璽書以隱之。其覬獲自安。必當順以聽命。更恣無君之心。後而責之。未晚也。帝曰。善。　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高麗百濟侵凌臣國。累遭攻襲數十城。兩國連兵。期之必取。將以今茲九月大舉。臣社稷必不獲全。謹遣陪臣歸命大國。願乞偏師。以存救援。帝謂使人曰。我實哀爾為三國所侵。所以頻遣使人和爾三國。高麗百濟旋踵翻悔。意在吞滅而分爾土宇。爾國設何奇謀。以免顛越。使人曰。臣王事窮計盡。唯告急大國。冀以全之。帝曰。我少發邊兵。總契丹靺鞨。直入遼東。爾國自解。可緩爾一年之圍。此後知無繼兵。還肆侵侮。然四國俱擾。於爾未安。此為一策。我又能給爾數千朱袍丹幟。二國兵至。建而陳之。彼見者以為我兵。必皆奔走。此為二策。百濟國恃海之險。不修戎械。男女紛雜。好相宴聚。我以數十百船。載以甲卒。銜枚汎海。直襲其地。爾國以婦人為主。為隣國輕侮。失主延寇。靡歲休寧。我遣一宗枝。以為爾國主。而自不可獨往。當遣兵營護。待爾國安。任爾自守。此為四策。爾宜思之。將從何事。使人但唯而無對。帝歎其庸鄙。非乞師告急之才也。於是遣司農丞相里玄奬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命國家。朝貢不闕。爾與百濟。宜即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當出師擊爾國矣。　十八年。二月乙巳。相里玄奬使高麗還。玄奬初至平壤。蓋蘇文破新羅兩城。帝顧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動轉輒死。怨痛在心。道路以目。天子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弒君虐下。取之為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難。及北狄侵邊。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苦諫。惟陛下明略獨斷。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威懾服。為此也。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熒惑。然陛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

興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帝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但為魏徵苦諫。所以遂用其言。此之失機。亦由徵之誤計。而若御中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餘年間。邊境無事矣。帝曰。魏徵此諫。良為失中。然一計不當。隨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更發。我亦隨知事誤而竟不能涉言耳。　六月。詔曰。百濟高麗。恃其僻遠。每動兵甲。侵逼新羅。新羅日蹙。百姓塗炭。遣使請援。道路相望。朕情深愍念。爰命使者詔彼兩蕃。戢兵敦好。而高麗奸惑。攻擊未已。若不拯救。豈濟倒懸。宜令營州都督張儉守左宗衛率高履行等率幽營二都督府兵馬及契丹奚靺鞨往遼東問罪。屬遼水泛溢。儉等兵不得濟。　十九年。七月。帝征遼。營於安市城。使李勣攻安市。時從行文武亦以為摧高延壽十餘萬軍。高麗靺鞨來破竹之勢。今乃其時。張亮水軍在卑涉城。召之信宿相會。直取烏骨。渡鴨淥水。迫其難心。安有機變。掃清夷貊。在此行耳。獨司徒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行師。與諸將有異。事非萬全。不可徼幸。今建安新城賊衆十萬。若向烏骨。皆在吾後。不如先破安市。次取建安。獲其兩城。然後長驅而進。萬全之計也。　十二月。詔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馬鎮朔州。又命守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等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等十州兵馬鎮勝州。又令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候將軍薛孤吳仁等。發靈原寧盐慶等五州兵馬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馬。與道宗等相應。虜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先是又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引兵伐延陁。虜其駝馬數十口。葉護犯邊。二十年六月乙亥。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陁多彌可汗。大敗之。帝以延陁破。下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介為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軍衛大將軍執失思力領突厥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統所部兵。分道並進。又令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領涼州及胡兵間入以為聲援。初薛延陁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帝志懷遠人。於是發詔幸靈州與之會。可汗大悅。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帥也。蒙大國聖人樹立我為可汗。今復嫁我以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稅諸部羊馬以為聘財。或說可汗曰。我薛延陁可汗與大唐天子俱為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可汗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一覩天顏。無所復恨。然磧北之地。必當有主。舍我別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令三道發使受其羊馬。然延陁

先無府藏調歛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沙磧無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帝於是停幸靈州徵還三道之使既而其聘羊馬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為戎狄不可以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要令備禮以加重於是反其使者群臣或勸帝云既許以公主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帝謂之曰君等進計皆非也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彊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時中國彊而北狄弱漢兵一千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匍匐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長雜姓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數萬并力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今若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屈膝低首更遣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如君所言可謂養獸以自噬也吾今不與其女頗簡使命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君其志之既而李思摩數遣兵侵掠之延陀復遣突利失擊思摩至定襄抄百姓而去帝遣英國公李勣援之遣已出塞而還帝以其數與思摩交兵乃璽書責讓之又謂其使人曰語爾可汗我父子並東征高麗汝若能寇邊者但當來也可汗遣使數謝復請發兵助軍帝荅以優詔而止其兵及太

宗拔遼東諸城破駐蹕之陣降高延壽聲振戎狄而莫離支遣令靺鞨誑惑延陀啗以厚利延陀氣懾不敢動唐會郭孝恪正觀討龜茲破其國城國相那利遁去國人謂孝恪曰那利得志顧公備之城中舉應那利孝恪中矢卒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丁丑以高昌故地置安西都護府以尚舍奉御天山縣公麴智湛為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往鎮撫焉　三年六月戊申詔兵部尚書崔敦禮并州都督府長史張緒發并汾步騎萬人往茂州發遣延陀餘衆渡河置祁連州以處之　顯慶二年十二月伊麗道行軍總管蘇定方討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收其所據之地三年分其種落列置州縣以處木昆部落為匐延都督府以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為嗢鹿都督府以突騎施阿利施部為挈都督府以胡祿屋闕啜部為鹽泊都督府以攝舍提暾啜部為雙河都督府以鼠尼施處半部為鷹娑都督府其所役屬諸胡之國皆置州府並隸安西都護府　三年正月立龜茲王布失畢之子白素稽為龜茲王初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國相那利私通布失畢知而不能禁布失畢左右頻請討之由是國內不和遞相猜阻各遣使來告難帝聞而盡召之既而京師囚那利而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行至龜茲東內分泥師城而龜茲大將

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通使降於賀魯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於是詔左屯衛大將軍楊冑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死冑與羯獵顛決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殺之乃以其地為龜茲都督府又拜白素稽為都督以統其衆又移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國舊安西復為西州都督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天山縣公麴智湛為西州都督以統高昌之故地　總章二年九月詔吐谷渾慕容諾曷鉢部落移就涼州南近山安置時議者恐吐蕃以舊怨更擊之帝詔左相姜恪右相閻立本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司戎少常伯崔餘慶左衛將軍郭待封司元少常伯許圉師等議之欲發兵先擊吐蕃閻立本曰自去歲以來微少甘澤粟價騰踴倍於常年閭閻之間大有飢乏今又遠興師旅將恐轉益憂勞如臣愚見以為未可契苾何力又曰吐蕃在西經途稍遠又與諸羌連接臣恐大軍纔到便即西走且山路險阻遠逐甚難軍粮須繼未易深入慮其開春以後必來侵逼吐渾如其更來臣請不須救援蠻夷無識便謂國力已疲遂自驕矜無所懼憚然後命將出師一舉可滅之矣姜恪曰何力言非也吐谷渾歸附日久吐蕃衆盛逼之必不能禦儻若不救坐見滅亡此則邊境憂虞無所控告既虧聖德又沮國威臣之愚慮謂宜拯恤且使小蕃得存然後更圖大舉

議竟不定吐谷渾竟不移而止　上元三年二月帝以高麗餘衆反叛移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仕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百姓先從在涂河及徐兗等州者權移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以處之　儀鳳二年十二月勅曰朕君臨宇宙司牧黎元普天之下罔不率服蕞爾吐蕃僻居遐裔吐渾是其鄰國遂乃奪其土宇往者暫遣偏裨欲復渾王故地義存拯救事匪稱兵輒肆昏迷潛相掩襲既無備豫頗喪師徒因此鴟張每思狼顧除凶伐叛王者所急前歲將發六軍問其罪戾復以小寇無勞大舉披棘息兵庶其改過不思悔悛更起回邪敢縱狂惑專為寇盜或攻圍鎮戍或驅掠羊馬烽燧頻舉煙塵不息候隊來聞倏來忽往比者止令鎮遏未能即事翦莫懷寬大之恩遂長包藏之計禍盈惡稔當自覆滅今欲分命將帥窮其巢穴剋清氛服必寄英奇但秦雍之部俗稱勁勇汾晉之壤人擅驍雄宜令關內河東諸州廣求猛士在京者令中書門下於廟堂選試外州委使人與州縣相知揀練有膂力雄果弓馬灼然者盛宜甄擢即以猛士為名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為患召侍臣問吐蕃小醜屢犯邊塞我比務在安集未即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埸日駭圖之又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給事中劉景先奏曰攻之則兵威未足

鎮之則國力有餘宜撫養士卒守禦邊境中書舍人郭正一曰吐蕃作梗年歲已深興師不絕非無勞費近討則徒損兵威深入則未傾巢穴臣望少發兵募且遣備邊明立烽候勿令侵掠待國用豐足即一舉而滅之矣給事中皇甫文亮曰且令大將鎮撫蓄養將士良吏營田以救糧儲必待足食方可一舉而取之帝曰朕生於深宮未嘗躬擐甲胄親踐戎行宿將舊人多從物故自非授戈後傑安能克滅充渠海東二蕃往雖旅拒高麗不敢渡遼水百濟未敢越滄波往者頻歲遣兵糜費中國事雖已往我亦悔之今吐蕃侵我邊境事不得已須善謀之中書舍人劉禕之對曰臣觀自古聖主明君皆有夷狄為梗吐蕃時擾邊陲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馮陵未足為耻願戢萬乘之威寬萬姓之役給事中楊思徵曰聖人御物貴在從時今山賊陸梁邊夷桀驁弗能懷德未肯畏威和好之謀臣謂非便帝曰此賊驕很未識恩威罪跡貫盈方當就擒和好均然未可中書侍郎薛元超曰臣以為敵不可縱縱敵則患生防邊則卒老不如料揀士卒一舉滅之帝顧謂黃門侍郎來常曰自李勣亡後實無好將當今唯以張虔勗等差為優耳常奏曰昨者洮河兵馬足堪制敵但為諸將等失於部分遂無成功當今更無好將誠如聖旨竟議不定乃賜食而遣

之是年以吐蕃犯塞求州人課真宰諳閑上封事曰臣聞理天下之柄有二事焉文與武也然則文武之道雖有二門至於制勝御人其歸一揆然論武者則弓馬為先而不稽之以權略談文者則以篇章為首而不考之以經綸奔競相誇遂成浮俗臣嘗讀魏晉史每鄙何晏王衍終日談空近觀齊梁書才流亦復不少並何益於理亂哉從此而言也則陸士衡著辨士論而不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能穿札而不止鄢陵之奔斷可知矣昔趙岐撰禦寇之論山濤陳用兵之本皆坐運帷幄暗合孫吳臣又聞帝王之道務崇經略之術必使英奇自國家良將可得言矣李靖破突厥侯君集滅高昌蘇定方開西域李勣平遼東雖國之英靈亦其才力所至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強弱將有能否是知大將之臨戎也以智為本漢高之英雄大度尚曰吾寧鬬智魏武之神機靈絕猶依法孫吳有項籍之氣袁紹之基而皆智任情終以破滅何況復出其下哉當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蒙抽擢者此等本非幹力見知雖竭力盡誠亦不免於傾敗如何使當閫外之任哉後漢馬賢討西羌皇甫規陳其必敗宋文帝使王玄謨修復河南沈慶之知不能剋謝玄以書生之資拒苻堅百萬之衆郗超言其必勝雖復時有今古求之人事皆可推

之取驗大體觀其氣銳之與識略耳昔李左車陳湯呂蒙馬隆孟觀並出自貧賤勳效甚高未嘗聞其家代為將以四海之廣兆庶之衆其中豈無卓越之士臣恐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臣又聞之賞者禮之源罰者刑之本故禮崇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君子勗其心罰重小人懲其過然則賞罰者君國之紀綱古人云國無紀綱雖堯舜不能為化今罰不能行則賞亦難信故人間議者皆云近日征行虛有賞格而無其事良由小才之人不識大體恐賜勳庸漸傾倉庫留意錐刀將此益國徇目前之近利忘經久之遠圖所謂錯之毫釐失之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須應以實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比者師出無功未必不由於此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故商君移木而表信曹公割髮以明法豈禮也哉有由然也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紀不行勳仍淹滯臣以吏不奉法主司之過不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如秦懷恪使天下知聞皇天何能照遠而不照近哉臣識不稽古請以近事言之貞觀中萬年縣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審其奸詐棄之都市及征高麗總管張君乂擊賊不進斬之旗下臣以僞勳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向使早誅薛仁貴郭待封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

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未在旦夕且凡人識不經遠類皆隨時生言吐蕃戰時前隊死盡後隊方進衣甲堅厚人馬甚多又　有瘴氣不宜士馬官軍遠入利鈍難知前無克獲取覺之道不積百萬衆無為大舉之資臣以吐蕃之對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自然之明暗論其智也則我明而彼暗論其敵也則我大而彼小夫夷狄雖同之禽獸亦知憂其性命豈肯前隊皆死後隊方進由彼國虐用其人殘迫使然非心之所願必不戰不須死則兵法許敵能闘當以致第取之何憂於不克也向令遣將能殺吐蕃使其伏屍蔽野流血成河斂其頭顱聚為京觀臣恐此虜聞官軍鍾鼓之聲望風塵而走何暇前隊皆死後隊方進哉由薛仁貴郭待封蔑我師徒單人喪氣至今不振故虜得其便跳梁於山谷臣又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國家之兵可得而有供軍之糧不可得而濟又今狄之行仰藉馬力不得數十萬匹無以成大舉之資臣請不用太府之錢太倉之粟辦二十萬衆二年資糧馬五十萬匹以滅吐蕃使往還足用若天皇遊意經年之外此功可得而成自國家大平五十餘載百姓富饒四海安樂討當今之戶口其數即倍少於隋時料當今之資財其資還倍富於隋日卜式有言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匈奴可滅

臣之所願不至於此臣稅天下上至王公下及北庶但是挂籍之口口別稅錢一百文臣子之心孰不甘稅又請於天下禁馬州縣百姓得乘大馬不限牝牡足數嚴勅州縣明立簿帳不得使其隱漏不過叁年則人間精壯之馬可括得五十餘萬疋委州縣長官以所稅之錢加價爲市取若官軍大舉一朝可得而用議者以禁馬既久忽然聞許恐百姓因馬逐末罷過臣上觀秦漢下至周隋中原變故皆不由馬陳勝項籍之亂秦黃巾赤眉之擾漢並徒步而起亦無聞駿騎其後劉石亂華到籍馬足肆其吞噬有隋禁馬科格甚嚴楊玄感奮臂大呼天下因之喪亂夫胡虜以馬爲強若牧人衆馬則市取其強以益中國設不能久行之猶可五六年間通計乘騎使得漸減虜之威私馬既多遂是官有臣進退思惟終是國家之利且理有變通事無常准臣之所陳權以濟事必將不可久行後禁亦爲未失帝覽而善之授秘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郝處俊爲東臺侍郎　東西臺三品咸亨初上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虞侍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

令凡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則天神功元年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狄仁傑以百姓西戍疎勒等四鎮極爲凋弊遂上疏曰臣聞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自典籍所記聲教所及三代不能至者國家兼之矣此則今日之四境已逾於夏殷昔詩人矜薄伐大太原美化行於江漢則是前代之遠裔而國家之域中至前漢時匈奴無歲不犯邊殺掠吏人後漢則西羌侵軼漢中東寇三輔入河東上黨幾至洛陽由此言之則陛下今日之土宇過於漢朝遠矣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絶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若使無荒外以爲限窮貨財以騁欲非但不愛人力亦所以失天心也昔始皇窮兵極武以求廣地男不得耕於野女不得蠶於室長城之下死者如亂麻於是天下潰叛漢武追高文之宿憤藉四帝之儲實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庫府空虛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

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人侯故能爲天祐也昔人有言與覆同軌者未嘗獲安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近者國家頻歲出師所費滋廣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開守異域事等石田費用不支有損無益轉輸靡絶杼軸殆空越磧踰海分兵防守行役既久怨曠亦多詩人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念彼恭人涕零如雨此則前代怨思之詞也上不見恤則政不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蟲螟生而水旱起若此雖禱祠百神不能調陰陽矣方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江淮已南徵求不息人不復業則相聚爲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其所以然者皆爲遠戍方外以竭中國爭蠻貊不毛之地乖子育蒼生之道也昔漢元納賈捐之謀而罷朱崖之郡宣帝納魏相之策而棄車師之田豈不欲慕尚虛名蓋憚勞人力也近貞觀年中克平九姓冊李思摩爲可汗使統諸部者蓋以夷狄叛則伐之降則撫之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則近日之令典綏邊之故事竊見阿史那斛瑟羅陰山貴種代雄沙漠若委之四鎮使統諸蕃封爲可汗遣其禦寇則國家有繼絶之美荒外無轉輸之役如臣所見請損四鎮以肥中國罷安東以實遼西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則恒代之鎮重而邊州之備實矣況撫綏夷狄蓋防其

越境苟無侵侮之患則已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計校長短哉且王者外寧必有內憂蓋爲不勤修政故也伏願陛下棄之度外無以絶域未平爲念但當勅邊兵謹守備蓄銳以待敵待其所自致然後擊此李牧所以破匈奴也當今所要者若令邊城警守備遠斥候聚軍實蓄威武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自然賊深入必有顛躓之慮淺入必無虜獲之益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仁傑又請廢安東復高氏爲君長停江南之轉輸慰河北之勞弊數年之後可以安人富國事雖不行識者是之中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裴思諒攝右御史臺大夫充靈武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命內外官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浦上疏曰臣聞有虞咸熙苗人逆命殷宗大化鬼方不賓則戎狄交侵其來遠矣漢高帝納婁敬之議與匈奴和親妻其宗女賂以鉅萬冒頓益驕邊寇不止則遠荒之地凶悍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而降自三代無聞上策今匈奴不臣擾我亭障皇赫斯怒將整元戎臣聞方叔帥師功謌周雅去病雄武勲烈燕山則萬里折衝在於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杜預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

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材本不可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秦剋長平趙括受戮胡去馬邑王恢坐誅則棄軍有刑古之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枉國度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失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合紀録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拼勇之士班傅之儔易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聞昔者漢置新秦以實塞下亦因古法募人從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盧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即守家遠戰則利貨趍走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揚旂夕歌狀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臣聞漢邦郅都匈奴避境趙命李牧林胡遠竄則朔方之安危邊城之勝負地方千里制在一賢其邊州刺史不可不慎擇於其人而任之兼委訓兵屯田積粟謹設鋒燧精飾戈矛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此又古之善經也去歲允陽天下不稔利在保境不可窮兵使內郡黔黎各安其業擇其宰牧輕其徭賦事無適聚爵不以私愛人之財節其浮侈惜人之力不廣臺榭察地利天時以趨耕穫命秋獮冬狩以教戰陣則數年之後有勇智方略藏山積金革厚利然後整六軍絕大漠雷擊萬里風掃二庭斬蹛林之酋懸

藁街之邸使百蠻震怖五兵戢戢則上合天時下順人事理內以及外綏近以來遠以惠中國以靜四方臣少慕文儒不習軍旅奇正之術多愧前良獻替是司輕陳瞽議帝覽而善之　五月戊戌命右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為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景龍元年十月丁丑又命左屯衛將軍張仁亶攝右御史臺大夫充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睿宗景雲元年九月以前太子少師唐休璟為特進兼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　二年十月命太僕卿李回秀持節朔方後軍大總管以備胡寇阿史那獻為持節招慰十姓使　延和元年六月吏部尚書郭元振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以備胡寇　玄宗先天元年八月乙巳於河北漢州北界置渤海軍常陽軍媯蔚州界置懷柔軍每軍置兵五萬人顏真卿字清臣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具備明皇聞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顏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開元二年二月以鴻臚少卿王晙為朔方軍副大使總管判曰古者玁狁孔熾匈奴浸驕則設以三策雖屬備胡之典方於五材未聞去兵之義不有行者誰能扞之王晙倜儻多智堅剛立節每讀前史思齊古人詳

家而忘滅獫戎報國而躬先將校頃虜南牧城彼朔方瀚關洞開沙漠無事卿賈全軍之利剛推保塞之勞嘉其善謀必有成績昔北邊虜者任專而決外西護羗者功遂而條上用明分閫之重式副齊壇之期朝賞食諸衛其俞往其豐安定遠三城等軍及側近軍州並受晙節度其安北都護府移於中受降城置兵須足食理宜加屯今正農時足務耕種處置訖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朕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我國家光宅天下守在海外後於中代之義寘窮兵以黷武先以威德之懷欲安人而和衆將戒不虞諒非獲已突厥比通和好頗負盟約不有金革孰能鞭撻不有師徒誰扞牧圉昔者命彼南仲城于朔方軍出隴西勞於渭北此其備也今寒露腓草秋風揚塵必順時以致師方休農以蒐乘我圖靖國其在綏邊衛尉卿兼檢校左金吾衛大將軍涼國公李延昌克樹勳庸遍諳韜略關張萬人之敵勇不顧身程李二將之名忠於衛主並司戎事行料兵權可充隴右道防禦大使左武衛將軍白道恭等居運六奇行謀百勝早聞營平之議思韜嫖姚之捷可為之副宜取朔方後軍兵及前年朝堂應募健兒等總十萬人群牧馬四萬足於秦州成蘭渭等州界逐便屯集教練仍書報贊普共為聲援明加偵候勿使失機　十月戊辰

軍臣盧懷慎姚崇等奏曰頃者吐蕃以河為界神龍年中降公主吐蕃遂逾河築城置獨山九曲兩軍去積石三百里又於河上造橋吐蕃今既叛我此橋既因毀拆橋既毀城自然拔臣等望與郭知運蓋思貴等計議處期剪撲從之　四年三月關內節度薛訥請於夏州加三二千兵掌相姚崇盧懷慎議曰兵雖不厭多多則費廣降人既納中杖固亦無虞雖欲縱之其將何往況夏州素有馬二十疋兵一千三百人亦能用之足堪鎮遏待一二年後更量宜處分許之　七月以突厥默啜背恩降書於降附突厥等曰三姓葛邏祿太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洛匐雞玄池都督哥刀胡祿等卿類代已來為國藩捍比緣默啜侵擾中間屢阻款誠遂能改圖未遠而復每思忠節嘉歎實深已頻遣書當達此意然金山安置雖是舊居未知初來並得好否默啜兇悖神怒天忘豈唯不識朕恩亦乃負於卿等復讎雪恥今正其時度卿等忠勇之誠披彼殘逆之孽取之有同拾芥滅之何異摧枯兵威暫臨必自面縛故命鴻臚卿鄭嘉祚齎吾身袍帶等馳往宣慰便與卿等計會乘其衰弱早就翦除如或因循更令聚結非直有妨於此亦是不利於卿進退籌量固在於速其能捉獲默啜者已立賞格付嘉祚將往宜各勉思以副朝委今寄卿等錦袍鈿帶并刀子

礪石。至並領取。五年三月。庚戌。復置營州於柳城。詔曰。朕聞舞干戚者所以懷荒遠。固城池者。所以款戎夷。國家往有營州。茲爲虜障。使北狄不敢窺覘東蕃。由其輯睦者久矣。自趙翽失於鎮靜。部落因此攜離。頗見負塗之睽。旋聞改邑之嘆。高墉墳塹。故里爲墟。言念於此。每思聞復。奚饒樂郡王李大酺。賜婚來朝。已納呼韓之拜。契丹松漠郡王李失活。遣子入侍。彌嘉秺侯之節。咸申懇請。朕所難違。宜恢遠圖。用光舊業。其營州都督府宜依舊於柳州置。管內州縣鎮戍等。並准舊額。太子詹事姜師度。貝州刺史宋慶禮。左饒衛大將軍兼營田都督邵宏。鄭州刺史劉嘉言。屯田員外郎游子騫等。並負以幹事。恪勤在公。寔精衆官之選。任以一方之役。師度可充營田度支及修築。游子騫爲之副。宏可兼充燕郡經略鎮副使。仍兼知修築使事。應須人夫糧等。一物已上。依別勅處分。有司仍速支配。師度等並馳驛發遣。　七月。郭知運大破吐蕃。獻俘闕下。初帝欲遣阿史那獻爲北蕃主。而蘇祿拒而不納。乃命王惠宣恩賜慰諭。惠未行。會安西陽嘉惠奏至。宰相宋璟蘇頲奏曰。嘉惠表稱突騎施車鼻施勾引大食吐蕃擬取四鎮。見圍撥換及大石城。嘉惠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史獻同掩襲。臣等伏以突騎施等跡已叛換。葛邏祿等志欲討除。自是夷狄相攻。元非朝廷所遣。若大傷小滅。皆利在國家。成敗之狀。即當聞奏。王惠充使。本爲綏懷。事意既殊。未可令去。望待以西表至。續更商量從之。　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太原薄伐之地。句注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默啜鳴鏑之餘。自貽泯滅。骨咄祿男殺覆巢之餘。仍敢陸梁。九姓等雖類頗覩。而仇讎久著。譬彼西戎。已歇郅支之誠。同夫東越。初靈會稽之恥。深憂後怨。固請防萌。況高秋在律。胡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殺氣。振茲地險。張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衆置天兵軍。并州長史上柱國張嘉真有文武之才。勵忠公之操。較陳利害。頻奏封章。必能料敵於未形。臨宜以決勝。可充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喬典禮不易。其可用也。右監門衛中郎將薛徹軍旅之事。則嘗聞焉。並爲副。左拒遼陽之師。右連河上之戍。車徒列次。鼓角傳聲。俾其當斷一方。雲横萬里。弘茲廟算。稱朕意焉。　六年二月。戊子。制曰。戢兵始於威武。拒險先於要害。以制異俗。用綏遠人。九姓叢嗔。立類屬。先除梟鸞。列在蕃服。保其疆宇。然而猜戎頗近。寇盜時侵。雖文德未弘。武備斯設。濱垣通於句注。夏屋挑於燕山。是稱近胡掠藉邊虜。固可節其萬部。成犄角之形。也我六師。示張皇之勢。其尉州横野軍宜移於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仍置漢兵三萬人。以爲九姓之援拔

曳固都督頡質略等。並迎稚蕃緒。聲振朔垂。戎略既招。兵旅惟輯。各陳武列。分統軍政。頡質略出馬騎三千人。充横野軍討擊大使。同羅都督比言出馬騎二千人。充横野後軍討擊大使。迴紇可汗都督移健頡利發出馬一千人。充大將軍左軍討擊大使。僕固都督曳勒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左縈右拂。先偏後伍。作扞雲代。指清沙漠。宣威料敵。度功藏務。咨爾庶士。稱朕意焉。其伍都督討擊大使。各量給賜物一百疋。領本部落蕃兵。取天兵軍節度。其兵有事應須討逐。探候量宜追集。無事並放在部落營生。並使本軍存問務使安輯。應修築所及丈遣兵馬粮等。所司亦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六月。己丑。松漠郡王失活卒。降書於[illegible]加衙官靜析軍副大使可突于曰。自從松漠郡王殂殁。已遣使弔祭。卿蕃部大臣。衆情所望。事主送死。惟義與忠。並執讎婞。以副深委。近得押蕃使薛泰表云。突厥殺兒到大洛陽。言萬衆欲抄兩蕃。左手有急。右手不助。既在一身。得其自勉。力捍時須。覺察蕃防奸詐。自從默啜破敗。殘賊困窮。非時遠來。冒死邀利。以卿智勇。制彼狂愚。拉朽摧枯。不足爲諭。深思此便。以効忠功。動靜與宋慶礼等籌度。勿失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以爲武俗[illegible]和衆諒在師貞。必將簡其車徒。務其蒐獮。不教人戰。何以訓兵。今寰宇雖寧。邊陲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更申用武之略。其朔南磧西關內。隴右。河東。北通燕薊。既接邊隅。是防夷狄。據山川險要。量寇賊多少。分置軍旅。足成備禦。有事赴敵。可以拉朽摧枯。無事養人。可以拔距投石。而將吏非謹。甲兵不脩。加之侵暴。仍且役使。雖則屢提綱領。然猶故忽科條。宜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畏。永言此弊。增嘆于懷。又諸道軍城。例管夷落舊户。久應淳熟。新降更佇綏懷。如聞頗失於冥。蕃情不得其所。若非其行斂剝。何乃相繼離散。既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須加安全。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須依國法。比來表奏。多附漢官。或洩其事宜。不爲聞達。或換其文牒。乖違本情。自今已後。蕃州蕃官應有表奏。並令自差蕃使。不須更附漢官。雖復化染淳風。終是情因本性。刑罰不中。心固不安。其有犯法應科。不待便行決罰。具狀聞奏。然後科繩。洛爾軍寮。勉我王事。兵必須實。勇奮力。馬必須肥。牧秩養。器仗必須磨礪。粮儲必須贍積。馭蕃夷必須以威以恩。撫將士必須以罰以賞。辨於旗物。稱爾戈矛。使有勇而知方。將料敵而常勝。所謂文武並用。國之大經。團結十萬衆兵。別令訓習。分割數萬匹馬。皆有供須。什物備陳。行裝具足。候時而動。我武惟揚。俾太京風至。白露下。將以執有罪。覆昏愚。弘厥戎略。振斯天聲。清彼四方。期此一舉。其諸軍官吏。敕

吏私役兵及使漁一錢已上兼失偵候仍隍教習倉儲戎乏器械莫修蕃部不能安彤寇不能制有一虧犯國有嚴誅事或未同仍令有司作條件處分　六月己亥朔賊康待賓反北州不安下詔曰國家天覆萬方子育庶類要荒所列並入提封日月所照俱為臣妾莫不側我德澤納之仁壽神人以和烏獸咸若河曲之地密邇京畿諸蕃所居舊在於此自服王化列為編甿安其耕鑿積有年序而飄然遠誅構此紛擾勞我師旅擾其邊隅不思停育之德生亂滅亡之道官軍纔及一鼓而潰雖肇其首謀則有元惡然率以從亂咸為匪人朕思弘在宥之恩振以好生之惠代彼有罪捨其脅從使反側自安胡苟靡獲則跨張之豐爾實自取生成之德我則有焉宜令朔方軍大總管兵部尚書王晙宣崇恩命示以柔服諸軍戰士應須酬錄功勳及却投來吐渾党項左右廂降戶雜蕃并胡殘部落或善惡未分或久長取穩若須釐革一事已上並委王晙叔錄處置訖奏聞

十二年七月詔曰懷遠允納款附國家常事也邊塞嚴甲兵備軍旅本職也雖萬方知同不可薄其武備百蠻朝貢不可輕其種場今年十月東幸洛京西北土邊倍宜嚴警其河西隴右朔方太原幽州平盧諸節度使戒百衆粮坐甲秣馬利兵明教隊伍遠為偵候使風塵預知邀截有所安我

邊鄙威加戎狄賞罰在茲各宜祇勵　十三年帝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者告成之事或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為之用闕特勤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而益智李靖徐勣之流也二虜叶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則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為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勤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之女今之所求豈問真假若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　十四年五月辛丑於定鎮莫勿渝等五州置軍備突厥　十五年十二月制曰慎守疆埸所以備不虞訓理甲兵所以存禁暴列代通典有國永圖朕以虛薄君臨寓縣上奉天遺保在於生育下順人心無隳於夷夏柔服四裔底綏萬邦慕義向風盡為臣妾納貢述職咸赴闕庭唯

吐蕃小醜亡我大德侵軼封域抄掠邊甿言念於茲無忘鑒寐且本設方鎮以防緣邊至於警急宜相救援今故料合諸軍團結勁卒務令首尾相衛心力叶同張羅網之形開犄角之勢俾窮寇進不能犯退無所歸秣馬練兵觀釁而動屯田積穀圖敵是永殄戎可期戰勝斯在隴右道共團結馬步三萬五千人臨洮軍團八千人何源軍團六千人安仁白水軍各團一千五百人積石莫門軍各團二千人河西道蕃漢兵團結二萬六千人赤水軍團一萬人玉門豆盧軍各二千人並依舊統領以候不虞更於關內徵驍兵一萬人以六月下旬集臨洮十月無事放散於朔方取健兒弩手一萬人六月下旬集會州下十月無事便赴本道候賊所向朕於河西下卽令隴右兵取關川過朔方兵取新泉過與赤水軍合勢邀襲令河源積石莫門兵取背掩撲賊於河源下朔方兵從乳漫度河并臨洮軍兵馬河源軍合勢邀襲赤水軍取背掩撲賊於鳳林關下朔方兵赴臨洮與鄯州兵合勢邀襲河源積石兵取背掩撲所要甲仗逐便支供公私營種且耕且戰各宜訓勵以副朕懷　十六年三月丁未制曰隴右河西地接邊寇雖令團練士卒然須常戒不虞如聞吐蕃尚聚青海宜令蕭嵩張志亮等審察事勢倍加防禦當須畜銳以逸待勞其當賊路及要害軍鎮處須

量加兵馬任逐便通融處置仍揀擇有幹略人撿校明為探候動靜須知主將已下若提撕用心事無不理者當加重賞如縱官慢盜或過乖所者必寘嚴懲仍曉示使各勉職以副所委其管城真應築未了者並早令畢功勿致延緩闕於備守　二十七年正月詔曰邊寇防邊在於有備興師訓卒用戒不虞隴右諸軍地當戎虜允資振耀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大使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牧榮王琬自往隴右巡按處置庶弘廟略因達朕懷宜於關內及河東納資飛騎并諸色人中揀召取健兒三五萬人赴隴右防捍至秋末無事放還仍於當道將內詮擇一人與所由相知揀召應給糧賜所司速作條例處分　二十八年三月益州司馬章仇兼瓊密與安戎城中吐蕃翟都局及維州別駕董承晏等通謀都局等遂翻城歸款因引官軍入城盡殺吐蕃將士使監察御史許遠率兵鎮守帝聞之甚悅中書令李林甫上表曰伏以吐蕃此城正當衝要憑險自固恃以窺邊積年以來蟻聚為患縱百萬之衆難以施功陛下親紆祕策不興師旅頃令中使李思敬曉諭羌族莫不懷恩翻然改圖自相謀陷神算料於不測睿略通於未然累載逋誅中朝蕩盡大臣等今日奏事陛下從容謂臣等曰卿今但看四夷不久當漸摧喪德音纔降邊聞克捷

則知聖與天合。應如響至。前古已來。所未有也。請宣示百寮。編諸史策。手制答曰。此城儀鳳年中。羌引吐蕃。遂被圍守。歲月既久。攻伐亦多。其他巖險。非力所制。朝廷群議不勤取之。朕以小蕃無知。事須處置。授以奇計。所以行之。獲彼戎心。歸我城守。有足為慰也。　十月吐蕃又引衆寇安戎城。及維州章仇兼瓊。遣裨將率衆禦之。仍發關中彍騎以救援焉。時屬凝寒。賊久之自引退。詔改安戎城為平戎城。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陳國泰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五御

禦　備禦三

唐會天寶八年六月隴右哥舒翰率河東河西靈武及突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吐蕃石堡城拔之更名神武軍分兵鎮守是載又於木剌山置横塞軍城及安北入都護府命郭子儀領其後拜武衛大將軍後移横塞軍城及安北府於永清柵北築城改横塞軍爲天德軍子儀仍爲之使　十三載七月隴右哥舒翰以前年之後收黄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澆河郡於積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成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積石軍使臧奉忠爲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代宗大曆三年十二月以吐蕃歲犯西疆增修鎮守乃以邠寧節度馬璘爲涇原節度使鎮涇州以邠寧慶等州隸入朔方時朝議以馬璘孤軍在邠州不足捍蔽遂徙郭子儀軍自河中居邠仍兼邠寧節度令馬璘居涇自是京師寧晏

五年徙置當悉柘静恭五州于山險要害之地備吐蕃也　八年夏城奉天縣以備蕃寇　是年朝議以爲近歲蕃戎入邠寧之後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爲守宰臣元載嘗爲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之要害指畫於帝前曰今國家西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與原州界其間原州當西塞之口接隴山之固草肥水甘舊壘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棄之不居其西則監牧故地皆有長壕巨塹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黍稷不藝而有平涼府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移京西軍戍原州乘間築之貯粟一年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書覆至已逾月矣今運築並作不二旬可畢移子儀大軍居涇以爲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峻嶮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謂斷西戎之脛朝廷可高枕矣兼圖其地形以獻載密使人踰隴山入原州量井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皆具檢校左僕射田神功沮之曰興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書生言舉國從之聽誤矣帝遲疑不決會載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關内河東副元帥中書令郭子儀如行營引辭於延英殿語及邊事涕泗交集由是中書舍人常衮率常侍給舍諫議遺補一十八人詣閤門請論事有詔三人一引各盡己懐帝皆畢詞聽納乙酉詔曰自古聖帝明王之臨御也莫不法乾坤之覆載體山川之受納立德於太上還淳於至道清淨無事保合太和濟于羣生洽于四海豈垂意兵革勞心戰争也蓋有德化之所不綏招懐之所未諭不式王命毒流生人故有除暴禁淫之師安人止戈之武則神農黄帝堯舜禹湯之所不免也朕君臨萬邦十有三載德薄内愧中夜再興至如易簡寡仁龔默玄淡素懐所慕終食豈忘然自承統以來屬當多難伊川有盜國之孽朔野有叛君之將江湖海島伏戎數輩其在布武安能解嚴所以請於宗廟覲授經略誅結姦宄摧殄暴强三年之間方内底定此皆皇天祐我烈祖群后戴于一人是用集大勲于國家保萬姓於區夏豈伊寡薄能及此耶每思偃兵姑務柔遠將息馬以論道期彛干而脩德而西戎負約間歲犯邊朕常棄細過廣弘大體疆臣兵吏亟請長驅屢有誠勅不令掩襲兼約游騎不許擒生廣武謀之亦使還遣固以亭育之義豈隔華夷綏撫之恩寧殊遠邇故布文告以訓之叙舅甥以睦之彼亦嘗遣聘臣來脩舊好玉帛之禮纔至於上國烽燧之侵已及於近郊長其無猒昧於事大去冬踰我關隴入我郇邠驅人之馬牛掠人之

士女朕許其通好本在人安乘此不虞翻貽我詐每一興念悼于厥心豈朕不叶於親隣豈朕有負於恩信猶期懲艾未忍討除令大閲甲兵以增扞禦且私不戰之道用舉備邊之常所以然者念其載勤款跡求繼嘉姻事或由衷義從割愛因之寧遠豈復顧私當嚴四方之師永全二國之好儻更侵冐必示威刑宜令子儀以上郡北地四塞五原義渠稽胡鮮卑雜種馬步五萬衆嚴會栒邑克壯舊軍抱玉以晉之高都韓之上黨河湟義從汧隴少年凡三萬衆横絶高壁斜界連營馬璘以西域前庭車師後部兼廣武之戍下蔡之孫凡三萬衆據于朝那道當路之塞忠臣以盧龍柳城洎右北平漢東諸鎮江黄申息之師凡三萬衆屯于回中張大軍之援忠誠以武落别校右地奇鋒凡二萬衆出岐陽而北會希讓以三輔太常之徒六郡良家之子自渭上而西合汴宋淄青河陽幽前總四萬衆分列前後魏成德躬義永平總六萬衆大釘左右朕内整禁旅親誓諸將資以千金之賞錫以六牧之馬戎裝戰器軍用邊儲各有司存素皆精辦咨爾將相文武宣力之臣夫師克在和善戰不陣各宜保據經界屯據要衝斥候惟明首尾相應若能悔過何必勞人如或不恭自當伐罪然後眷求統一以制諸軍進取之宜俟於後命各敬爾守無黷武經賞罰之行國有明

興宣示中外知朕意焉　八月甲辰詔諸軍分統防秋將士其淮西鳳翔防秋兵士馬璘統之汴宋淄青成德軍兵士朱泚統之河陽永平軍兵士于儀統之揚楚兵士抱玉統之　十一年正月辛巳加朔方五城戍兵及增脩屯田備回紇也　十二年秋詔幽州盧龍節度使朱泚如奉天行營以備西戎李吉甫元和八年六胡州在靈武部下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單逃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以江淮田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　裴冕字章甫肅宗即位建言賣官度僧道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眾不爲宜　李德裕字文饒文宗大和三年成都既南失姚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畫爲蠻所有始韋皋招來南詔復嶲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之法德裕以皐啓戎資盜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決爾至元穎時長驅策入蹂剔千里蕩無孑遺今瘢夷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餫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之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

習貨物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文宗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　李芃字茂初達練時宜嚴備常若有敵　王思禮在太原器甲完備儲粟至百萬斛　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寇雖退壇理猶虞安邊之策必有良算各委常參官具所見封進每坐日三四人陳奏利害七年二月戊戌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涇原節度使劉昌請城于蕃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故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董率諸兵城之度支饋餉浹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圍之要兵器粮穀頗豐而人安焉　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蕃以來西北邊常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戍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衄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曰臣歷觀前代書史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治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

收糴令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常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底尊即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隣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捍寇讎曾莫知力不足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禦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强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彊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

危異狀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威之則類如殺降安得不從而撫之卽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奸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又遇中國喪亂之弊當狄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親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能已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不足以出攻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爲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變易者蓋有

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變。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情理之所一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陵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甿。力竭蠶織。西輸賄幣。北賂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畧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饋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保國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宜。物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敵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彊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討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

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剉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及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塹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則權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說而不狥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伎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彊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

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鬬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狃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倩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顒待飼。徼幸者猶患還期之賒緩。常念戎醜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拔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爲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筭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

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秖備紀綱遂令守要禦衝常在寡弱之輩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克獲旋返耳安邊之本所切在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賞以存勸罰以示懲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輕輗軏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衒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太務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不克行之於軍國之典章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月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以自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於相亂人雖欲善誰爲爲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憂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辭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吞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懲馭衆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日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材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之首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有司權監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彊盛爲中國甚大者莫大於吐蕃以吐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韜鈐藝乏趫敏動則中國畏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彊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化翕闢在於肢事之內如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必難進退必難則徐疾失宜徐疾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尫衆散爲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手九牧欲令齊

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隴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禦屬每俟邊事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兵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阽危固亦難矣夫以氣爲日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拆則弱今之邊兵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取在均濟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優厚踰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兵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倍之益此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偏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之所不能甘也況乎驕佚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久未忘懷孰能無慍不爲戎首則以可嘉而欲使其叶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軍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其事既足其求必然可以覈其不臧行其賞罰受賞者不以爲濫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

國國容不入軍君命有所不受誠為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令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克靖難則不可矣兩境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遛之間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減百為一其根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總制在朝不憂於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分力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

溉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布耕牛兼顧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完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人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彊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柬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根以

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授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弘委任之道以宣其恩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夷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則諸居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塵陳狂愚惟所省擇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九年三月辛酉將城鹽州詔曰設險守國易象垂文有備無患先王令典況修復舊制安國封疆援甲息人必在於此鹽州地當衝要遠介朔陲東達銀夏西援靈武密邇延慶保捍王畿乃者城池失守制備無據千里亭障烽燧不接三隅要害徒戍甚勤若非興集師徒繕修壁壘設攻守之具務耕戰之方則封內多虞諸華屢警由中及外皆靡寧居深惟永圖豈忘終食顧以薄德至化未孚既不能復前古之封致四夷之守與其臨事而重擾豈若先備而即安是用弘久遠之謀修五原之壘使邊城有守中夏克寧不有暫勞孰能永逸宜令左右神策軍及朔方河中絳邠寧慶兵馬副元帥渾瑊朔方靈鹽豐夏綏

銀節度都統杜希全邠寧節度使張獻甫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邢君牙夏綏銀節度使韓潭鄜坊丹延節度使王栖曜振武麟勝節度使范希朝各所部簡擇馬步將士合三萬五千人同赴鹽州左神策將軍兼御史中丞張昌宜充右神策軍鹽州行營節度使權知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杜彥光可鹽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應所板築及緣修城雜役等宜共取六千人充其餘將士皆列布營陣戒嚴設備明加斥候以警不虞其修城板築功役將士各賜絹布有差其鹽州防秋將士三年滿與代更加給賜仍委杜彥光具名聞奏悉與改轉其防遏將士等畢事便令放歸仍賜布帛有差其諸軍吏士都賜帛七千匹朕情非獲已志在靖人咨爾將相之臣忠良之士輸誠奉國陳力忘勞克茂功勳永安疆場必集兵事實惟眾心各相率勵以副朕意（貞元三年鹽州為吐蕃所陷毀其城而去自是塞外無保障靈武勢隔西逼鄜坊甚為邊患故命城之二旬而畢又詔兼御史大夫北子邈統兵五千兼御史中丞史復澄杜彥光之眾戍之是役也帝念將士之勞苦令度支供給又詔涇原劍南山南諸軍深討吐蕃以分其力由是板築之際虜無犯塞者及畢中外咸稱賀焉）十三年正月辛卯鳳翔邢君牙奏請於隴州西七十里平戎川築城以備西戎名永信城壬寅吐蕃贊普

遣使農宗昔齋表請修和好邊將以聞帝以其豺狼之心數負恩背約不受表狀任其使却歸。十七年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己丑陷麟州詔西川節度韋臯分遣偏將勒步騎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並進逼棲雞老翁故維州保州松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憲宗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朔宰臣杜祐上疏曰伏見近者党項與西戎潛通屢有降人指陳事跡而公卿廷議以爲誠當謹兵備戍侵軼益發甲卒邀其寇暴此蓋未達事機匹夫之常論耳夫蠻夷猾夏唐虞已然周宣中興獫狁爲害但命南仲往城朔方驅之太原及境而止誠不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平六國恃其兵力北築長城以拒匈奴西逐諸羌出于塞外勞力擾人結怨階亂中國未靜白徒競起海內雲擾實生謫戍漢武因文景之富命將興師遂至戶口減半竟下哀痛之詔罷田輪臺前史書之尚嘉其迷而後復蓋聖王之理天下也唯務綏靜蒸人西至流沙東漸于海惟南與北亦存聲教不以遠物爲珍匪求遐方入貢豈疲內而事外終得少而失多故前代納忠之臣並有佐君之議淮南王請息師於閩越賈捐之願棄地于朱崖安危利害高懸前史昔馮奉世矯漢帝之詔擊莎車傳其王首於京師威振西域宣帝大悅議加爵土之賞蕭望之獨以爲矯制違命雖有功効不可爲法

恐後之奉使者爭逐發兵馬爲國家生事述理明白其言遂行國家自天后已來突厥默啜兵強氣勇屢寇邊城爲害頗甚開元初邊將郝靈荃親捕斬之傳首闕下自以爲功代莫以二坐望寵爵宋璟爲相慮武臣邀功爲國生事止授以郎將由是訖開元之朝無人復議開邊中國遂寧外夷亦靜此皆成敗可徵鑒戒非遠且党項小蕃雜處中國本懷我德當示撫綏聞者邊將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馬或取其子女便賄方物徵爲役徒怨苦既多叛亡遂起或與北狄通使或與西戎寇邊有爲使然固當懲革傳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者之遠略也今戎醜方強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誡之完葺使保誠信絕其求取用示懷柔來則懲禦去則謹備自然彼懷我德革其姦謀何必遷圖興師坐致勞費陛下上聖至仁覆育群類動必師古謀無不臧伏望堅保永圖置兵衽席實天下幸甚臣識昧經綸學昔博究竊鼎鉉之寵侍爲朝廷之老辱恩深莫倫志懇思報臧否備閱芻蕘上陳有黷旒扆伏深惶悚帝深嘉納之。　三年正月庚子以將城臨涇詔麟遊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並修整士馬犄角相應從涇原節度使段祐之請也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爲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修常爲犬戎

所係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草每軍人耕穫屢爲蕃寇掠奪祐請修築誠者是非相半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八年七月以中受降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十月辛丑以普潤鎮兵四千人割屬涇原節度使仍分靈武道鹽州隸夏州自夏州至豐州初置八驛先是迴鶻自領部落南過磧取西城防禦使周懷義表至朝廷大恐以爲迴鶻聲言討吐蕃意是入寇宰臣李吉甫以爲迴鶻入寇且當漸絕和親不應便來犯邊但須設備不足爲慮因請自夏州至天德軍置廢館一十一所以通緩急又請發夏州騎士五百人營於經略故城應援驛使兼護党項帝悉從之。　九年五月庚申勅天寶中宥州寄理於經略軍寶應已後因循遂廢由是昆夷屢擾党項靡依蕃部之人撫懷莫及朕方弘遠略思復舊規宜於經略軍置宥州仍爲上州於郭下置延恩縣爲上縣屬夏綏銀觀察使時宰臣李吉甫又上言國家曰置六胡州在靈鹽界內開元中廢六州置宥州以寬宥爲名領諸降戶天寶末宥州寄理於經略軍蓋以地形居中可以總統蕃部北以應接天德南援夏州今經略頗靈又不置軍鎮非舊制也於是復置宥州理經略軍。　十五年正月乙未以邠寧節度使李光顏充都勾當修築鹽州城及防遏等使鹽州刺史李文悅爲

副。九月癸丑鄜坊奏發兵五百人赴塞門防援。　十月吐蕃入寇東川節度使王涯上言臣當道出軍徑入賊腹有兩路從龍州清川鎮入吐蕃界直抵故松州城是吐蕃舊置節度之所一路從綿州威蕃柵入蕃界直抵栖雞城是吐蕃險要之地涯又陳備禦吐蕃事宜曰臣伏見方今天下無犬吠之警海內同覆盂之安每蕃戎一警則中外咸震至陛下有旰食軫懷之憂斯乃臣等居大官受重寄者之深責也雖承詔發卒心馳寇庭其於爲國討除使戎人創艾晝夜思忖何補涓毫所以懷懷愚心願一陳竭臣覩自古長策照然可徵在於實邊兵選良將明斥候廣資儲杜其姦謀險其走集此朝之士大夫皆知不獨微臣只在舉行之耳然臣愚見所及猶欲布靈者誠願陛下不愛金帛之費以釣此虜之心臨遣信臣與之定約曰犬戎恃亂負恩爲邊鄙患者數矣能南制而伏之者唯在北蕃如能發而深入殺若干人取若干地則受若干之賞開懷以示之厚利以啗之所以勸聳要約者異於他日殊甚則匈奴之銳可得出也一戰之後西戎力衰然後選練驍雄乘便翦撲此誠制之一奇也。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夏州奏浙東湖南等道防秋兵不習邊事准詔留其器甲歸其人。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甲戌夏州節度使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刱

築堡樹以捍党項之衝。其壁壘屋宇。並出當軍材力。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陶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

寶曆元年十月。靈武上言。保靜縣界常渠置堡一所。差兵鎮守。　文宗開成元年。二月丙戌。詔荆州添置夔州雲安縣鎮兵五百人。以黔中上言。西南蠻擾動故也。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廻鶻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帝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李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廻鶻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窮技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盜。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捍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俄而廻鶻宰相嗢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人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之。漸近振武保大栅把頭峯。突入朔州州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

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得者。帝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帝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伐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　四月。天德軍使田牟奏。以廻鶻犯界。出軍三千人拒之。中書條奏再請制置邊上。其一曰。請速降中使宣諭生熟退渾党項。待天德交鋒後。任隨便出軍討逐。如有所獲。一任自收。仍據殺戮。別行優賞。二曰。自古出師皆有副貳。以防主將有故。便須得人。石雄驍勇善戰。當代無敵。望授天德軍都防禦副使。助田牟攻討。三曰。田牟都似不曉兵機。據奏狀已出三千人。必是全軍盡出。忽有不利。豈免空虛。馬上馳突是戎虜所長。攻城圍守是戎虜所短。田牟秖合堅守城壘。以俟救兵。望速詔田牟。輒不得出兵野戰。四曰。廻鶻馬軍難於扶敵。依林守險。須用勁弩手。望浙西取四百人。宣州取三百人。令取河西路赴天德。取田牟指使。五曰。嗢沒斯所通誠款。未知真僞。然早要別加官爵。奬其忠義。令遠近諸蕃知朝廷抵責可汗犯順。非是要滅廻鶻。六曰。廻鶻潰散乏糧。二年勞苦。人心易動。必可招降。望且遣田牟擾歸降者。許與優賞。旋給食遣太原安置。並從之。　八月。廻鶻烏介可汗過天德至把頭峯北。俘掠雲朔北川。詔劉沔出師守鴈門諸關。廻鶻首領屈武降幽州。授左武衛將軍同正。詔以廻鶻犯邊。漸侵內地。或攻或守。於理何安。令少師牛僧孺陳夷行與公卿集議可否以聞。僧孺令百寮議狀。以固守關防。俟其可擊則用兵。宰相李德裕議以廻鶻所恃者嗢沒赤心爾。今已離叛。其強弱之勢可見。戎人獷悍。不顧成敗。以失二將。乘忿入侵。出師急擊。破之必矣。守險示弱。虜無由退。擊之便。天子以爲然。乃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以太原節度使劉沔爲廻鶻南面招討使。以張仲武爲幽州盧龍節度檢校工部尚書封蘭陵郡王。充廻鶻東南招討使。以李思忠爲河西党項都將廻鶻西南面招討使。皆會軍於太原。　十月丁卯。廻鶻頻劫東涇已北。賜并州劉沔幽州張仲武密詔曰。自廻鶻本國殘破。寄命北邊。朕以其艱難之時。曾有勲力。平寧之後。繼以姻親。義在懷柔。情深撫愛。亦既轉粟賑救。降使撫循。示信推恩。朕無所媿。而狼顧塞上。鼠首雲中。閒有備雖暫移營。稍乘隙後來近塞。察其情。討殊未還歸。朕祇荷丕圖。撫臨萬寓。守祖宗之法制。思黎庶之乂安。豈可畜姦宄於塞垣。養蠆毒于懷袖。乘其馳突。必能驅除。昔晉侯報楚之功。避莊王於三舍。答秦之惠。緩孟明於二崤。安國庇人。大義斯在。卿宜遣使

告諭。明示朕懷。如或遲留。尚爲巧詐。即須犄角相應。臨以兵威。勉務良圖。副茲委遇。時廻鶻可汗宰相相次上表。請國家借兵十萬。助其收復故地。又借天德一城。與公主居止。及再請米糒羊馬。朝廷皆拒而不許。自是可汗或近振武保大栅。或入朔川把頭峯。來往不常。情計難測。尋突入太原部落。掠牛羊人口。轉戰至雲州城門。刺史張獻節嬰城自守。議者以廻鶻常質公主以行。深入漢界。至是密詔諸將遣邀奪公主。及擒致可汗。故有是詔。又授劉沔招撫廻紇詔曰。昔東漢中夏既寧。匈奴饑饉。邊將請命出塞。欲圖刻石之功。光武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雖滅大寇。不如息人。朕每覽前史。爲之興歎。又以大禹修德。有苗歸心。周務徂征。荒服不至。國存取亂。仕擇良圖。廻鶻順以本國荐饑。種落携貳。紇干斯乘其危亂。遂覆危巢。既焚老上之廷。盡翦名王之族。可汗地遠來附塞垣。朕言念姻親。不忘勲力。喻以呼韓美志。漢氏舊章。戎不亂華。國之大典。宜分兵食。救彼疲人。令歸漢四方議騰憮。屬可汗久嬰沉痼。酋長異心。雖隨畜所行。而控弦深入。頗已逾盟。邊將戎臣。屢抗其跡。纂蕃渾部落。咸請其驅除。朕以王者之師。以全取勝。匈奴見綵嘉貲敎之善籌焉。邑設權。戒王恢之兵首。推誠含垢。亦已踰時。況朔塞沍寒。有皸瘃之患。陰山道路。多曲折之艱。宜以德綏。豈勞

兵碎。惟爾久臨沙漠。頗識虜情。既啓十乘之行。必致六鸁之遁。資之告諭方俟成功。可本官兼充招撫迴鶻使。如不自改悔。終須驅逐。其諸道兵馬行營兵馬使。權令指揮。又授張仲武東面招撫迴鶻使。制曰。古人云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舉德于外。則福生于內。朕每念戎事。務安生靈。既示遠圖。宜假長算。迴鶻可汗寄託塞上。未歸虜庭。近者遣使薊門。懇陳誠款。宋人病告于予。反朝鮮心。附於樓船。我之信臣。實得腰領。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押奚契丹兩蕃經略盧龍軍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食邑三千戶張仲武。風雲感契。忠藻協誠。自升將壇。首翦狂虜。戈鋋亟聞。彗掃牛馬。殆至谷量。故能望影揣情。已深致虜之術。豈止聞風破膽。益堅慕義之心。遽奏封章。頗申告諭。既彼率服。寧忘懷柔。況虜騎往來。疾于風電。沙場夐遠。介以山川。臨敵應機。固難統一。比衛霍之襲單于。從異道而行。辛趙之擊罕羌。兩從其志。成于廟勝之策。在舉旄傑之臣。俾爾鷹揚。挫其狼顧將服蠻夷之叛。固在七擒。勉思將帥之風。無忘五利。宗以夏官之秩。委其統制之權。當一乃心。敬茲休命。可檢校兵部尚書兼充東面招撫迴鶻使其當道行營兵馬使及契丹室韋等。並自指揮。餘如故。主者施行。　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影援。李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西安。北庭須取迴鶻路去。今迴鶻破滅。又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若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爲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朱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後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蓋三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援虛事。卽是滅一迴鶻。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　九月丁亥。賜黠戛斯勅書曰。皇帝敬問黠戛斯可汗將軍諦德伊斯難珠至。覽書并白馬二疋。具悉。可汗降精外極。雄朔漠。以爲君。稟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特負英豪之氣。威推驍馭之才。眷想嘉猷。載深寤歎。來書云。溫仲令將軍歸國後。漢使不來。溫

仲令去日。朕書具云。遂遣報章。比當遣重臣冊命。自是可汗未諭此意。報答稍遲。來信又云。道路隔絕。蓋爲山川悠遠。未得與可汗封壤接連。非是兩國之情。猶有阻隔。想可汗明識。無復致疑。又云。兩地致書。彼此不會。且書不可以盡言。言不可以盡意。況蕃漢文字。傳譯不同。秖在共推赤心。永保盟好。豈必緣飾詞語。以此交歡。想每欲思惟。先想好意。不更疑惑。便是明識。又云。欲除兩極間惡刺。如此之事。最爲嘉言。緣迴鶻雄據北方。爲一代君長。諸蕃臣伏。百有餘年。今可汗掃除穹廬。大雪讎恥。功業既高于前古。威聲已振于北荒。固當深務遠圖。豈可更留餘孽。黑車子不度德量力。敢保危讎。則是係可汗獨力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況可汗前來訪送公主。云上天入地。必須覓得。今若捨而不問。何以取信。朕懷想可汗秉彼威狄。長驅精騎。問迴鶻逋逃之罪。行黑車子後服之誅。取若拾遺。從無再舉。從茲盪定。豈不美歟。來書又云。送公主到彼。無一語來。緣公主纔離可汗五月。便被迴鶻劫奪。所遣來使。盡被殺傷。公主二年之中。流離沙漠。事已隔遠。所以不再敘言。然趙蕃去日。已具感悅之心。是表懇懃之意。又聞今秋欲移往迴鶻牙帳。滅其大國。使保舊居。足使諸蕃畏威。迴鶻絕望。稍近漢境。頗謂良圖。所云請發遣兵馬。期集去處。緣黑車子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比聞迴鶻深意。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朕秋。當命幽州太原振武天德緣邊四鎮要路。出兵料可汗攻討之時。迴鶻必當潛遁。各令邀截。使可梟擒。此是軍期。須如符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叶一心。諦德伊斯難珠朕已於前殿面對。兼賜宴樂。並依來奏。更不遲留。朕續遣重臣。便申冊命。故先達此旨。令彼國明知。冊命之禮。並依迴鶻故事。可汗爰始立國。臨長諸蕃。須示隣壤情深。宗盟義重。以此鎮撫。誰敢不從。宜體至懷。共弘遠略。春暖。想可汗休泰。將相已下。並存問之。黠戛斯者。亦名紇吃斯。本前代堅昆國。在迴鶻西北。自稱李陵之後。初破迴鶻國之時。得太和公主。以天家貴種。又與國同姓。令達干十人送公主至塞上。中路爲烏介可汗所得。盡殺黠戛斯使人。乃質公主同行。及黠戛斯上表。問公主所在。及所遣使者十人。帝顧問宰臣。議者奏。以黠戛斯是迴鶻深讎。令烏介可汗尚須與通和。令自將兵馬。求殺使者罪人。兼討黑車子。容納可汗之罪。帝心未决。以迴鶻故事。自平祿山之後。歲賜絹三萬匹。以爲定制。又黠戛斯有可汗之名。慮不循臣禮。宰臣又奏云。今黠戛斯與迴鶻故事不同。未有大功。安敢邀利。如肯同迴鶻稱臣。卽加冊命。不爾便停。無傷國體。兼許爲宗盟。可以尊卑諭之。令展子孫之禮。帝意乃定。故降

此書。　五年七月。勅改單于都護爲安北置都護。初宰臣奏曰。塞北諸蕃皆爲振武。是單于故地。不可存其名號。以啓戎心。臣等謹詳國史。武德四年。平突厥。後於振武置雲州都督。武德五年。改爲單于大都督。聖曆元年。改爲安北都護。開元八年。復爲單于都護。其安北都護。本在天德。自貞觀二十年已後。移在甘州。遷徙不定。今單于都護。改爲安北置都護。如此制置。並循故事。乃有勅從之。　懿宗咸通十年十二月。勅荊南節度使杜悰議司天奏有小孛星氣經歷分野。恐有外夷兵水之患。緣邊藩鎮。最要隄防。宜訓習師徒。增築城堡。凡關制置。具事以聞。　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二月。（莊宗未即位尚稱昭宗年號）契丹阿保機攻幽州。城中困弊。上下惱懼。周德威使人間行以聞。帝憂形於色。召諸將議發兵之策。帝曰。鮮卑百萬。踐暴漁陽。德威獨坐孤城。計無生路。群情惱惱。日望援軍。今若出師。深虜衆寡不敵。且欲伺其機便。又慮失彼一隅。今日諸君計將安出。李審進曰。戎狄無厭。唯利是視。從古已來。常爲邊患。古公避狄於岐下。高祖受困於平城。然周垂定鼎之基。漢享卜年之慶。其後宣王薄伐。孝武窮征。垂基七百餘里。凡夷狄之侵中國。皆乘間隙而來。武以天子政衰。諸侯侵伐。兵連禍結。樹黨分朋。畿甸邦域之中。自相矛楯。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晉之烏丸鮮卑是也。武聖王創業之初。方誅暴亂。正弭中原之難。未遑邊備之師。遂有獯戎。入爲邊患。漢高之冒頓。太宗之突厥是也。獯鬻之人。昧於聽受。武因姦臣亡命。交構虜庭。扇誘禍源。指陳利害。召戎而至。擾犯邊城。漢之中行說。代宗之僕固懷恩。是也。擾犯之端。其來異勢。備禦之道。蓋亦隨時。夏之卯序。古公避狄。宣王薄伐。秦起長城。文景和親。漢武窮討。皆一時也。戎不亂華。著于前載。王基帝迹。皆順天時。今太王寓國。除凶伏順。討逆前無堅陣。所向摧鋒。阿保機背約渝盟。惑盧文進之姦策。遠驅戎虜。寇我漁陽。周德威社稷重臣。控茲要害。重圍之內。唯望援師。我若猶豫不前。竊恐城中生事。如失人衆地。虜勢何支。須興撲逐之師。以決安危之計。天命有在。阿保機無能爲也。如其勢道未平。我亦不孤於宗社。安民保大。在此一行。明宗時爲邢州節度使。曰。樊將軍願以十萬之師。橫行絕漠。傅介子欲奉單車之師。獨制兇酋。遠阻山川。猶希萬一。今阿保機親携醜類。犯我疆埸。原其歡心。本窺貨利。雖名百萬之衆。勝兵都有幾何。止無斥候之才。戰無行陣之法。交兵合鬬。唯恃騎軍。如其長戟交鋒。短兵接戰。纔聞鼓譟。即已敗亡。臣久在雲中。備知能否。從前料虜。每在彀中。願假臣突騎五千。蠕蠕獯戎。即時平蕩。閻寶又曰。去病忘家。思平冒頓。陳湯奮命。願斬郅支。豈獨幸於功名。實欲傾其臣節。古人效一夫之命。尚藏獯戎。當今聚萬旅之師。何憂患難。臣雖愚懦。請以命先。凡戎狄歡心。見利忘義。以爲玉帛子女可持蓋而驅之。以爲堅甲利兵。可斬木而當之。今但蒐選銳兵。控制山險。良弓勁弩。設伏待之。虜騎輕佻。度險不整。二人敗走。衆不敢支。我但持角陳兵。偃旗卧鼓。餌以羸卒。嘗以孤軍。追奔巖險之中。遇我伏藏之卒。萬弩齊發。則醜類無遺。保機之頭。坐見懸於蠻邸。願假臣精卒一萬。庶幾成殄掃之功。帝曰。苟如其言。吾當高枕矣。昔太宗得一李靖。卒平突厥。况予今有三人。吾無憂矣。諸將奉觴爲壽。讌樂而罷。四月。命明宗率師赴援。次于淶（音來）水。抵祁溝。諸關伺其賊勢。自是虜騎不過祁溝。帝又遣閻寶帥師。合真定之兵以附。既而分領騎軍。夜過祁溝。入賊部伍。俘擒而還。又有燕人自賊中來。言阿保機見在幽州南稍住攻城。其軍無營舍。皆聚氈帳以處。其中衆軍。分頭剽掠。全無警備。馬千百爲群。夜牧近地。挑戈而騎不廣。斥逸所獲我人。皆以長繩聯頸繫之於樹。中夜斷繩。皆得逃去。周德威遣人齎書告於明宗。言契丹約三十萬人。馬牛不知其數。賊以羊馬爲資。近聞所食。數以太半。阿保機譴讓盧文進。已悔其來。契丹勝兵散布射獵。保機帳前不滿萬人。宜夜出奇兵。掩其不備。明宗具其事聞。八月。明宗破虜於幽州。（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三年十一月。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奏。蠻寇必向邕州。若不先保護。遂欲遠征。恐蠻於後乘虛扼絕餉道。乃勅蔡襲屯海門。鄭愚分兵備禦。十二月。蔡襲又求益兵。勅山南東道發弩手千人赴。時南詔己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昭宗天復元年三月。朱全忠遣氏叔琮等將兵五萬攻李克用。四月。叔琮引兵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五代史。後唐同光二年三月。鎮州奏契丹將犯塞。乃令李紹斌。李從珂部署馬軍。分道備之。蕃漢內外馬步軍副總管李嗣源領諸軍屯於邢州。　三年二月己卯。文思殿宴罷。召郭崇韜於大明殿。後議邊事。言契丹部族方疆。幽州寡弱。威名宿將相繼徂落。如非勳望難伏夷人。崇韜曰。臣未奉聖謨。已有私畫。敢不上陳。因曰。李紹斌雖忠勤盡瘁。洞悉燕薊事情。然向來名位未高。蕃情恐未賓伏。此時彈壓。宜委重臣。上曰。正吾意也。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癸酉。北面招討副使王晏球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詔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途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四年四月丙辰。宣步軍指揮使楊漢章將步騎五千往雲朔巡邊。長興元年正月。定州奏於易州界檢行到奇峯嶺北黑兒口。修置砦柵己。分兵士守把。備契丹

侵軼故也。 七月。北京留守馮斌奏。諸蕃部三千餘帳近振武。請添兵控禦。 三年二月。引進使劉處讓奏。相度西路事。請修葺故武州以備邊。 四月庚申。契丹朝貢使鐵葛羅卿辭歸本部。帝顧謂侍臣曰。契丹遣使求歸翦刺。其事如何。侍臣對曰。翦刺之衆。此為我患。到今邊患稍息。蓋緣此輩受擒。若縱其歸。則後生吾敵。固不可從其請也。帝曰。苟欲和戎修好。不可慮及此也。帝意欲歸之。會冀州刺史楊檀罷郡。檀素部落人。尤請遣事。帝召檀以翦刺事謀之。奏曰。此輩初附王都。謀危社稷。陛下寬慈。貸其生命。苟若歸之。必復正南放箭。既知中國事情。為患深矣。帝曰。其實如此。非卿吾幾誤計矣。 十月戊午。帝御廣壽殿。謂范延光秦王從榮等曰。契丹欲謀犯塞。邊上宜得嚴重帥臣。卿等商量誰為可者以聞。甲戌。秦王從榮奏。伏見北面奏報。契丹族帳近塞。吐渾突厥已侵邊地。北面戍卒雖多。未有統率。早宜命大將。帝曰。卿等商量定未。俱奏曰。將校之中。唯石諱康義誠二人可行。諱素不欲為禁軍之副。即奏曰。臣願此行。帝曰。卿為吾行。事無不濟。即令宣旨施行。及受詔不落六軍副使。諱却邀延辭遜。帝曰。召義成來。遂令宣徽使朱弘昭知襄州事。代義成還京師。 十一月庚辰。帝謂近臣曰。北面頻奏蕃寇。宜令河東節度使李從溫且將兵士至鴈門已來巡撫。因令客省使劉處讓往太原。與從溫同出兵師。庚寅。帝謂新除河東節度使石諱曰。卿至河東。禦虜之要。但有塞斷鶻谷。凡諸關防禦守備。設法以待之。慎勿與之孤鬬。 四年三月。延州節度使安從進奏。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為留後。先是河西諸鎮皆言仁福連結契丹。嘗約虜使。朝廷以虜勢方盛。恐與仁福往來。若使深入河西。可以南侵關輔。為社稷之憂患。未有控制之術。會仁福死。欲移其嗣別鎮。命延帥安從進鎮之。恐其不從命。令邠州節度使藥彥稠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同率師援送安從進之鎮。帝又命安重益收聚諸軍。先配契丹及親從契丹直兩都。並隨重益。先是幽州捕送契丹惕隱已下六百人。及相次次投來者。散配諸軍。選其尤壯勁者立為契丹直。其首長皆賜姓吉。而言事者以為胡虜悍戾不可狎於君側。至是契丹首領吉趙實自京欲遁歸。奪船過河至深州。所由捕送斬之。是日命重益部而出征。因所斥之於外也。 四月己亥。隰州刺史劉遂凝奏。帝聞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與綏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為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如何。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盧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反襲從進。騎從士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衙隊一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為虜嗤也。況國家之患。正在夏州。夏州即平。綏銀自然景附。知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為夏州留夏。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內助之恩。恐併阻其謀。則生怨望。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彝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遂凝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請遂凝輕行。乃止。 六月。新州節度使王景戡奏。契丹國在左右相牙盧裒與臣書。家被都要鎮偷竊馬三匹。速宜送來。不然則出兵劉掠。范延光奏曰。北虜以我夏州未平。欲詭文相窺。時向初秋。所宜防備。緣邊戍兵合交番者。宜留候秋穫訖令還。帝從之。 末帝清泰元年。十一月辛丑。詔諭涇原邠寧岐隴戍兵。常選練備秦州邊事。 二年六月。樞密宣徽使進添都馬二十匹。河南尹百匹。時偵知北虜寇邊。自促騎軍。故有此獻。欲表率蕃鎮也。 晉高祖時。桑維翰鎮兖州。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衆內附。帝方通好於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彊。欲謀攻襲。戎使往返路出於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馬。而致於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契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帝覧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悖于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局。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量。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己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干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逆朝闕。未測端倪。思陛下頃在并汾。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絕計窮。勢式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王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漢。萬里赴難。一戰夷兇。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彊。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彊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

悉歸虜北。即今土地廣。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後。鋒鋭氣雄。南軍因敗衄以來。心沮膽怯。况今秋夏雖稔。而帑廪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爲戎首。縱使因兹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王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住無營柵。便苦澁。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善於走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則懼夷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則必逐寇而速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

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堯武略。尚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兹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爲耗蠹。不亦宜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爲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勝。原田沃衍。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盗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啓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略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於聖躬。而社稷防微。實資於睿略。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辭繁。俯伏惟懼於僭踰。禆補或希於萬一。謹冐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帝召使人於內寢。傳密旨於維翰曰。朕以北面之事。煩懣不決。今省卿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無憂也。　周世宗顯德二年三月庚午朔。辛未改李晏口爲靜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以來。常爲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無蕃籬。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爲梁冀之間。有胡蘆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於是詔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庀徒。濬其堤而增其岸。仍於河上築壘以屯戍兵。是時一一未畢。而虜至。彥超等迎擊退之。李晏口者。即河上之要津也。故賜以軍額。自是之後。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以肆掠。繇是河朔生民稍安其居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五御

禦　備禦四

涑水紀聞眞宗方議東封西祀修太平事業知秦州曹瑋奏羌人潛謀入寇請大益兵爲備上怒以爲虛張虜勢恐遏朝廷時李文定公迪新罷陜西運使還朝召見示以瑋奏欲斬瑋以戒妄言文定從容奏曰瑋武人遠在邊鄙不知朝廷事體輒有奏陳不足深罪臣觀邊將無出瑋之右者必不敢妄言臣敢謂陛下意但不欲鄭州門出兵耳臣籍諸州兵數爲小冊因取以進上指以某州若干某州若干戍秦州卿即傳詔密院發之旣而虜果大寇瑋迎敵大破之遂開山外之地上喜謂迪曰山外之捷卿之功也宋史李光傳光遷侍御史時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畫起晉降磁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援女眞刼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　劉韐傳韐知越州方臘陷衢婺越大震官吏悉遁或具舟請行韐曰吾爲郡守當與城存亡不爲動益厲戰守備寇至城下擊敗之拜述古殿直學士會稽志宣和二年冬睦州清溪縣民方臘起爲盜勢張甚及破杭州與越隔一水大震官吏往往遁去知州事徽猷閣待制劉韐獨調兵築城固守令民富者出財壯者出力士民皆奮已而盜益熾連陷衢婺二州以三年二月抵越城下衆數萬有首渠絳衣散髮被重甲而自號佛母指呼群盜蟻附攻城會有礮卒爲礮所激墮城中草積上不死具言賊中事公麾衆出直攻其腹心破之擒佛母者賊遂大潰僵尸蔽野不復敢進明台溫頼越扼賊喉牙得以皆全方受圍時公之子子羽年二十四五出入兵間且討且戰得賊首躬視行刑於市邑不驚士卒悸恃以增氣靖康二年公死事東都喪歸道出越境父老鮑方等祭之哭泣甚哀其文曰天地有覆載之德父母有養育之恩若乃枯骨重肉已死復生蘇之者其惟公乎昔公之帥越也仁恩惠化遐邇霑溉論湖田之弊捐十萬之租使我民溫衣飽食安於里閭則公之德澤在人已淪肌浹髓矣睦寇竊發全浙披靡破邑屠城無敢當者公獨宴然不動激濤鼓懦守孤城於虎焰之中猶雍驅除民卒按堵故當時歌謠曰我公按甲坐熊門百萬生灵一呼存嗚呼我有父母頼公保之我有妻子頼公蓄之我有室廬頼公全之我有田疇頼公闢之是以越人家有繪像巷有祠宇飲食必祝公至殞身殁齒子子孫孫永不敢忘也嗚呼公今死矣若廼公立朝之德望許國之忠烈四海所共知搢紳所皆言惟是越民感公恩德同於天地過於父母今靈輀來歸道出此境耄倪號君不約而同悵英魂之莫招覩甘棠之猶存雨泣雷慟天悲日昏公懷我民尚從歆其奠觴察其情至也哉濡血書詞告于靈下乾道中觀文殿大學士史公浩作公祠堂記曰宣和初忠顯劉公守會稽逾二年冬靑谿盜大起連陷杭睦明年春衢婺處亦失守於是乘銳四出直擣會稽遂集蝗緣賊怙其衆意公必嬰城欲以持久困之而公乃亟開闢麾衆出戰賊遂大潰死者相枕于野自是不敢復來時永嘉臨海四明以會稽爲蔽障卒頼以全制書褒勳自徽猷閣待制大中大夫拜述古殿直學士正奉大夫於是天下識與不識皆期公大用其後雖不幸不至輔相然守封疆死國難忠貫白日義感異類褒榮之典震耀一時秩奉常攷靖康死事之臣足以配李忠愍者惟公故諡曰忠顯浩後五十年來領郡事獲拜公生祠於圓通院邦人肅恭奉祀如公尚存思慕誦說如公始去盛德之容凜然如生望之足以廉貪而起懦嗚呼盛哉惟公無恙時有生祠二南維會稽北維眞定皆以禦寇捍難有大功于是邦也會稽之祠葺矣今天子神聖英武將北復趙魏廓清中原則眞定之祠行亦汛掃浩雖老尚庶幾見之乾道己丑七月望日句章史浩述　方劉公城守時待制沈公調爲士曹掾劉公募民能得賊首一級賞錢三萬沈公聞遽請見以爲如是則小人規利或殺平人乞令必生擒乃給賞仍倍其數不閲日郡人俘數十輩以獻帥命沈公覈之其閒附賊者財三四人乃請盡釋其餘劉公從之自後凡有稱得賊者悉付沈公辨證全活殆數千人沈公至大中大夫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年八十餘乃終嗣子繼顯于朝議者以爲陰德之報北盟錄宋靖康中邊報交馳風傳不一人心不定乃增置都大提舉守禦使司官吏並以樞密聶昌領之宋會要光堯皇帝建炎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宰臣李綱言帥府要郡次要郡乞朝廷給降度牒紫衣師號鹽鈔之屬及勸誘民户命之以官使出財助軍帥府常有三年之積要郡常有二年之積次要郡常有一年之積各修城池樓櫓務令堅險繕治器用并防城之具並令足備瀕水州郡創造戰船餘州創造戰車常切訓習從之　三年二月十六日户部尚書葉夢得言車駕駐蹕杭州所有隣近州軍地理險阻控扼去處備禦之策合博采衆議并召募土豪集召人兵亦恐有情願効力之人不能自達望出敕牓應士庶限五日有能通知道路措置備禦等事並令實

封武彩畫地圖。詣都省陳獻。從之。　二十一日。尚書省言。浙西路合把隘四處。除吳江一處外。其餘並旋措。欲每處差近上官一員。充專一統領措置把截。統轄事務。官其召募。欲就募本處土豪。立定官資。以一月為期。令各分募。仍自備粮食。一百人無官。借補進武校尉。有官人借轉一官。二百人無官人。借補承信郎。有官人借轉兩官。三百人無官人。借補承節郎。有官人借轉三官。合用兵器。欲令應募人隨土俗所宜自辦。統領官隨數量給價錢。從之。　三月十二日。吏部郎官鄭資之。除沿江措置防托。監察御史林之平。為沿海措置防托。並許辟置僚屬。所管地分。之平自杭州至太平州。資之自池州至荊南府。　既而之平言。應海船。乞於福建廣東沿海州軍雇募。分作三等。上等船面闊二丈四尺以上。中等面闊二丈以上。下等面闊一丈八尺以上。並以舡中堵為側。上等船募梢工二人。水手四十人。中等梢工一名。水手三十五人。下等梢工一名。水手二十五人。舡合用望斗箭隔鐵撞硬彈石砲火砲火箭及兵器等。兼防火家事之類。募舡候到日。別作旗號。令布沿海各認地分把隘。如有探報及觀望烽堠節次應援。舡十隻為一綜。差所募官一員管押。候到防托去處。及半年無散失敗闕。選人與循一資。大小使臣以下減三年磨勘。各與占射差遣一次。其舡

約募六百餘隻。分作三番。半年一易。詔並從之。又資之言。欲募江東西湖北有物力人戶及有子本舟舡。本處保明。權行借補。隨舡多寡。于本厚薄。與行補授。舡七隻以上通載及一万三千石。與補授承信郎。五隻以上通載一万石。與補進武校尉。三隻以上通載四千石。與補進義校尉。令其募二十綱。分諸路。江西八綱。江東路七綱。湖北路五綱。候舟船通快日。更行增募十舡。為一綱。每舡梢工棹手招頭募三十人。備戰之具。合用紙甲手砲鈎鎗木弩箭用紅竹。　火綱舡不必盡用戰艦。只尋常舡亦可。分作二運。一運即往來般載上供米。一運即居上流把隘。如此勞逸既均。緩急可濟。令共二十綱。除梢工棹手招頭外。其遇敵人兵五千四百人。係無探報時。合舡上供米。外有二千七百人往來江上。雖有蓄賊小寇。則無能為矣。不惟免長江之患。又無綱運失陷之虞。江南為岸。臨江縣鎮渡口。召募土豪把隘。五百人借承信郎。三百人校尉。二百人副尉。各給券。並從之。　五月十日。詔應措置防江等事。並隸制置使司總行。沿江州軍。上自荊南府岳州鄂州興國軍臨江軍江州池州南康軍太平州江寧府鎮江府常州江陰軍。平江府委自知通。令依按戶籍丁產簿。逐一點集。選有物力眾所推服之人。充隊長。各認地分。其防托處。務為便利。仍仰多置弓弩并箭。所有合用統制官水軍舟舡。並令沿江制置使陳彥文措置。自池州以下。令陳彥文分認地分。其江州向尚地方。可別差制置官一員。　七月二十一日。臣寮言。乞詔有司於江心內。凡有沙有山去處。要害之地。多置寨。每寨以五百人。戰舡十隻為率。從之。　十一月二十一日。詔兩浙提刑王輔。江東提刑姚舜明。浙東安撫司屬官郭元先。次將晁召募到人。一面分布守把衝要。並聽浙東防遏使節制。　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令江浙諸州於應合防托把隘安置寨柵去處。隨宜相度。各立硬寨。安泊人兵。收貯粮倉器甲。以逸待勞。仍措置務要過為隄備。　以三省樞密院言。已降指揮。令江浙守臣召募土豪。訓習武藝。據險置柵。外訪聞往往暴露無屯泊去處。遇有衝突。多致奔潰。故有是詔。　七月七日。詔江浙州縣福建提刑建州邵武軍守臣。將應干險隘。合置寨柵防托去處。指揮把隘官丁寧誡諭首領子細辨認。除姦細自合收捕送所屬根勘外。即不得阻節商旅。搜奪財物。別加傷害。　九月二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言。建康太平池州。皆係與金人對岸。緊要去處。欲乞兵五萬。內一萬五千人專令在建康府界守禦。一萬人在太平州。五千人在饒州。二萬人在池州。令已差到崔邦弼李貴小張俊王進兵約五千人。韓世清約六千人。外乞朝廷

貼足五萬人之數。付臣使喚。除今來已乞之數外。有未足數目。續次踏逐乞差。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右正言吳表臣言。臣僚請饒信等州連福建東接溫台。當賊馬之衝。尤宜嚴備。望申敕信州官吏。於險隘去處防托。外武且依去年例。置防遏司。或遴選良將。以為藩翰。自杭至嚴。自嚴至婺。有水陸兩路。尤係緊切去處。乞速賜措置。詔令王瓌常切整飭軍馬措置防托。　十九日。詔越州三江口係通接海道去處。理宜隄備。可令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日下選差近上統領官二員。將帶軍兵三千人前去防托。

是月二十四日。知越州陳汝錫言。三江口岸。皆係平漱沙地。少有居民。若張俊人到。無以存泊。必致暴露。三江去本州止十八里。望行下張俊差定人數。依舊在州屯泊。有緊急即遣前去。從之。　紹興三年十月十五日。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安撫使韓世忠言。臣寮乞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通州料角。皆海道要地。不可不備。除通州料角係本司所管地分。外有明州定海秀州華亭蘇州許浦。未隸本司。詔平江府江陰軍管下沿海地分。並隸韓世忠。令就近措置。　四年十月十日。詔通泰真揚州守臣。更切體度本處地利。從長措置。務要限阻賊船。及不得有傷湖泊水寨民社保聚。從臣寮請也。　十年六月八日。沿海制置使仇悆言。溫台明越四

州地分闊遠。海道浩渺。欲自越州至温。沿海處隨宜並置烽火。以相應接。過有緊急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壽皇聖帝隆興元年。八月三日。宰執進呈。范榮採報青州路有虜使到沂州。約七月二十九日船起。又城陽軍一路國公龍虎大王領大軍到約三十萬。沿海接連一帶。緩急亦恐李寶無以任責。陳康伯奏近日採報頗急。忠勇軍三千人。宣撫司不欲與李寶。范榮舊亦隸李寶。乞行撥隸。上曰。李寶海道自不相妨。范榮且教隸宣撫司。洪遵奏李寶膠西立功。北方自知名。今虜將蘇保衡。前年李寶曾獲其印。乞增兵與李寶往來海道。張大聲勢。周葵奏淮上。元無一定規模。如海州欲留忠義數千。泗州輕兵數千。虜大至則退保近。又欲般運米斛十萬石去泗州。前後之說。如此不同。上曰。糧止發去盱眙海泗。未可輕棄。恐張虜人之勢。遵奏秋風日高。邊報日急。淮上措置。似未有固守之意。如瓜州置木柵。准備虜騎衝突。使為渡江計。陳康伯湯思退奏大軍合在淮上。固守。神勁神勇軍止在江上。為聲勢。上曰。已擺布畢。緩急調發過江。同奏。緩急恐無及。上曰。虜人須備糧有警。可以調發。思退奏古者遣將授方略。遣使授指意。劉寶邵宏淵到日。乞陛下授以成算。 十四日。宰執進呈。臣僚言去年措置淮西濠壽積糧。廬巢屯兵。初秋皆辦。今兵不滿萬。又不積糧

議者皆以極邊務要清野。又聞沿江備禦亦未周備。秋風已高。食息寒心。上曰。廬州若不屯兵。虜或占據築城鑿池。為久戍之計。柰何。可令邵宏淵疾速過江措置。仍發馬軍張守忠助之。思退曰。見遣步軍郭振往淮東。欲作御營使司名目遣行。令權聽張浚節制。候張守忠行日亦然。上曰。善。十七日。宰執陳康伯等奏淮東有劉寶郭振邊防亦備。淮西未有措置。須令邵宏淵張守忠時俟大軍在廬州。別增兵於和州應援。上曰。恐虜人據廬州築城開濠。為屯守計。正當防守。 九月十四日。江淮東西路宣撫使張浚劄子。欲行下兩淮縣清野。馬草。唐鄧信陽沿邊一帶。依此措置。宰執陳康伯等奏去歲淮上清野。民皆失業。不可先事驚擾。上曰。臨時清野。止燒野草。不可驚動民間。 同日。海州採報虜人侵犯有日。止絕楚州以來綱運。上曰。前此朕曾理會海州。止用輕兵守。虜以重兵來。須當棄。唐鄧亦難守。惟泗州緊要。陳康伯等奏海州失守。則東海危。虜情不測。恐或窺伺海道。督府遣發鎮江官軍三千應援。人少亦無益。又無兵可增。若大舉則淮上又慮。李寶向在海州有功。可作聲勢。上曰。李寶防托海道自不相妨。 十六日。知廬州韓璡言。廬州並無差到一兵一騎。今來探報番賊通淮。乞早遣發大軍。陳康伯等奏合淝在今最為重地。不可不守。軍興以來。虜

人入寇。未始不由淮西。而廬州常有重兵。乞撥時俊一軍屯駐。却邵張守忠軍去巢縣。上曰。今日張浚奏來。已調發人馬去廬壽。 二年二月一日。都督江淮軍馬張浚言淮上都無事。上曰。胡昉未有信。北界未見運糧。若動衆須運糧。 八日。宰臣湯思退等言。北元帥書已依宸翰改定進入。上曰。王之望舟船在龜山撤泊。虜人都無消息。書云須見可否。又進呈張浚視師。及措置邊事指揮。上曰。督往措置防托。待朕札出有警即行。不須擇日。先是張浚奏虜自元亮之後。民心頗離。兼亦懲艾。勢未能動。長驅江淮。決無是事。今日書不可不答。更半月恐有報到。有所邀索。亦未可絕。但三月間春草生。須防衝突。乞明降指揮。令臣往淮上視師。免致臨期人情驚疑。無事則不須行。上曰。遣使答書。所以款之。正如弈棊着數。有蹤跡處便可取勝。浚又奏近日外間往往謂臣與宰執議論不和。便欲陛下用兵。今日若能保守江淮。已為盡善。萬一機會之來。王師得勝。虜衆潰散。不得不為進取之計。是時陛下須幸建康。亦望宰執協力。思退奏虜人變詐無窮。朝廷規摹要先定。萬一不和。當求機會於他日守禦之後。不可尋機會於和議未分之前也。周葵洪遵奏今日之舉。當量度國力。上曰。浪戰不可。須是機會不可強為。卿等同心事無不立。 三月十一日。宰執進呈盱眙軍

繳到北界榜。沿邊人戶。盡令起移入居裏地。指射荒田為業。湯思退等奏虜情不可測。或是示弱。或恐間牒往來。故徙沿邊之民。上曰。都不要管他。自為守備。 五月八日。詔東海縣係在遠地。控扼去處。雖軍士久戍。未可休息。可令范榮呂旺在東海縣依舊屯駐。並未得起發。嚴切備禦。候將來事定。當與優異推賞。 六月四日。淮西宣諭使王之望奏。同諸將分定把截關隘。戰守屯泊去處。上曰。可分明劄下王彥王之望等。雖地分各有所管。然兵不可太分。如要遏虜控扼。使虜人不得過。兵家無此理。却要遏人回奏。須要屯大兵於持重要害之地。又曰。使諸將各認地分則可。若有緩急。豈宜如此。將兵力分在數處。湯思退等奏誠如明詔。既退。相與言曰。自虜入寇以來。常用簽軍為先鋒。多至數十萬衆。而我兵常患于少。今又自分其兵。則力益弱矣。聖鑒如此。洞見今日用兵機要。 十月二十三日。詔令都督江淮軍馬和義郡王楊存中。與王琪郭振同共商議。真揚六合一帶。占據形勢險要去處。措置捍禦。毋致少失事機。 乾道三年。七月十九日。上謂宰執曰。淮東備禦事。此須責在陳敏。萬一有警。却恐推避誤事。卿等宜熟與之謀。魏杞奏曰。臣等昨與陳敏約。敏亦自任此事。今朝廷但當稍稍應副之則已。上曰。是。 以上乾道會要。宋史孟珙傳。珙時為京湖安

撫制置等使。大元兵至。盧珙言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禦備。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利害至重。金史宣宗紀。　真祐四年。十月丙寅。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穽。築垣墻於隙地。戊辰。詔吏禮兵工四部尚書。董防城之役。　蒙古網傳。綱行元帥府事。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清河縣淵口水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　完顏糾傳。糾奏曰。方雖議和。萬一輕騎侵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遂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潼關以自固。范文正公集奏乞宣諭大臣。定河東捍禦策狀。臣竊見契丹遣使來朝廷。言欲西征。今邊上探報。皆稱契丹大發兵馬。討伐呆家族。并夾山部落。及稱亦與元昊兵馬相殺。又報元昊亦已點集左廂軍馬。既是二國舉動大兵。必有大事。以臣料之。夾山等藩部小族。豈二國盡舉大兵攻討。此可疑一也。又元昊自來惟倚契丹侵凌中原。今無大故。何致便與契丹相絕。而舉兵相持。此可疑二也。自古聖賢議。皆稱夷狄無信。今朝廷便欲倚憑。此可疑三也。前來契丹邀中國進納物帛。欲屈伏朝廷。元昊僭號擾邊。屢擒將帥。如盟信可保。何至此。今日之舉。又可疑四也。河東地寰數年。占書亦主城陷。今二國之兵。萃於彼方。此又可大疑五也。又邊上探得契丹遣使二道。至南山寧化軍嵓嵐軍後面。觀步谷口道路。此又大可疑六也。設或二國不守盟信。卒然并衡以數十萬衆。乘不備而來。河東軍馬不多。名將極少。衆寡不敵。誰敢決戰。此大可憂一也。契丹素善攻城。今探得點集床子弩并砲手。皆攻城之具。與昔時不同。況元昊界無城可攻。如卻入漢界。併攻一兩城。破而屠之。則其餘城。乘風可下。此大可憂二也。萬一此虜。卻未并衡。以取中國之信。使安於疑。為後舉之策。此大可憂三也。今乞聖慈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則乞今日同署一奏。納於御前。使中外安靜。不更憂疑。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如大臣不敢保信。則乞指揮大臣。今日更不歸廳。便畫禦捍之策。抽何路軍馬。用何人將帥。添若干錢帛。援何處要害。如此定策。猶恐後時。不能當二虜之勢。或更因循度日。直俟大寇入境。然後為謀。則河東一傾。危逼宗社。臣待罪兩府。義當極論。不敢有隱。繫聖斷處之。王之道相山集王之道慰安淮南使自捍禦劄子。　契勘江北。自王彥光攻陷壽春以來。人心動搖。日夕延頸跂踵。仰望王師之來。不翅大旱之雨。迨今累月。杳無所聞。乃於八月初四日。承七月二十三日。括船禁渡。聖旨指揮。截自十月

一日已後。大江更不得通行。官私舟船。候過防秋。依舊。且畫括江北舟船。不能禁金人之必渡。而逆料金人遂絕江北之民。且曰過防秋而依舊。是猶人父兄急難。不能保其子弟。遂而去之。且戒之曰。他日安平。汝當歸。四方聞之。其誰不解體。益正與前日之棄河北淮北無以異也。今既不能遣兵戍淮以安其心。伏望宣撫端明。重以屬郡矜備數千里之民。無所依歸。備以之道之言。申奏朝廷。乞特發德音。下明詔。慰安淮南。使人自保守。如有能扞蔽一方。不陷虜。候過防秋。必行信賞。要使中外感動。至羸老癃疾。扶杖往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庶幾可以上回天聽。下協人望。張魏公奏議。奏黃州等處備禦事宜狀。　臣舟行自上流而下。旦暮反覆詢究形勢利害。大率長江要處。惟漢口釆石真揚出舟便利。今朝廷已各屯駐大軍控扼。此外黃州為緊。其次蘄。又其次舒。建炎中。虜人犯江西。自黃造筏以濟。蓋自黃至光。其路坦夷。不可不過防。而鄂州大軍家計。正與黃對境。相去不遠。臣近曾具劄子。乞戒勑吳拱堅壁清野。量分大軍照管諸軍家計。正以備黃。伏想已達聖覽。今聞成閔領後兵東下。又那差鄂州一兩軍。偕行上流水軍。並赴采石鎮。泛理固當然。臣過慮虜人窺襄漢之兵未解。萬一潛以精兵犯我。勢當有以應之。則衆寡或有不敵。兼是水軍亦須量留鄂渚。或別為之計。以備緩急。伏望聖慈。更賜詳酌。如臣言稍可采。乞自聖意處分施行。十二月上　李莊簡公奏議論守禦大計狀。臣以孤蹇無能之身。蒙陛下起之流落放棄之中。更歷內外。浸冒器使。十稔于茲。布衣衛茅之士。遭遇如臣者。果幾人哉。顧惟天地父母之恩。雖碎首屠肝。豈能稱塞。臣到任未幾。恭聞大駕移蹕平江府。將親御戎輅。誓師兩淮。此臣捐軀效命之秋。念方拘廣郡。綏留滯海濱。上之不能吐奇策以佐軍謀。下之不能執干戈以衛宗社。乞扈從。則貽干進之譏。獻謀議。則與空言之誚。夙夜憂憤。莫知計之所出。臣聞忠臣不以出處二其心。正士不以險夷易所守。臣豈敢預憂小人不根之言。遽有所畏避哉。況臣陛辭之日。陛下嘗許臣以言。儻有所見。其忍緘默。臣伏覩關報。劉光世張俊捍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泳傳。孰不慶幸。然臣聞強虜擁兵淮揚宿亳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禦虜。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人大隊深入為憂。昔楊琁問朱伺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卻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馬。此皆已事之

驗臣觀今日虜僞布置必有主謀願陛下勿輕此賊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使必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汝光黃廬壽間以牽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完謂齊公曰楚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扶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賊計非策之得也臣狂瞽之言蓋備數從列方無間進對造膝之語所謂萬全之策者嘗爲陛下陳之矣金人往年入寇無所得去冬又無所得而去士馬折傷困已太半異時雖欲復驅犬羊之衆以犯我孰肯爲用者此乃坐制強虜之術臣愚伏望陛下戒勅諸將各務持重不過隱忍三兩月間彼師老食盡然後廣設方畧出兵邀擊或邀其歸途我得勝筭矣僞地恃虜爲強虜騎既退則劉豫父子豈能立國乎復祖宗之故疆還二聖於沙漠當在此舉惟陛下特加聖慮臣狂愚冒昧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竹谿先生文集乞募土人守禦劄子　臣契勘自淮以南與僞境相接地分守之即多事棄之即資敵

當緩爲計以圖之訪聞諸將下各有逐處土人頗爲朝廷招集鄉民耕種田畝置立堡寨以守一方如劉綱孫暉之類者甚多若因所欲更加選擇可委之人其上使之守州其次使守縣鎮不必須保故地但使自擇要害可守之所處之仍委逐地分將即時出輕騎巡掠境上以爲衛護萬一寇至則避寇退復保其所事初朝廷量行應副稍加就緒即使自給漸次措置人兵別無大段費用目前雖未見其利數年之後增一藩籬之固爲利非輕伏乞聖慈更加詳酌可否施行李忠定公集奏知城上守禦器具有未備處劄子　臣今月依稟聖旨在新鄭門應副姚平仲下人馬器甲逐急將在軍已請器甲津般到新鄭門約計八千餘副據姚平仲稱得旨巡覷西北城堡廻至新鄭門已日晚乞來早交割臣已委官在門下管構訖并據姚平仲稱東西水門須用排杈木以防賊馬及城上守禦器具比之邊城有未備處臣已逐乞劄下京城所依應施行去訖合具奏知御筆卿竭力徇國朕甚嘉之中心不忘金人多詐姦謀不淺切在審詳行之奏知酸棗門守禦捍退賊馬劄子臣見在酸棗門城上同盧端措置守禦及催督張撝何灌王師古等接戰賊兵退屈勢必萬全不煩聖慮所乞差宰執分守四壁蓋慮驚東擊西事体不細切望留神所有劉延慶西壁闕人已差人

應副去訖謹具奏知御筆公忠略之志朕記於心更切詢問曾經邊塞人悉心體國分布防守存恤撫勞若賊兵退遁與等奬擢奏知防守酸棗門并乞分遣執政官分廵四壁守禦劄子臣適來已到新酸棗門躬率將士防守探得北賊已約三四百人過城壕內作過今已號令城上見嚴備守禦外即時劄付何灌張撝引兩頭項人馬前來掩殺合具奏知仍乞分遣執政官分廵四壁守禦御筆執政上城恐妨行遣號令已差蔡懋提舉自可廵城分官守禦張守毗陵集論守禦劄子　臣伏讀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其略以謂隆祐太后以及六宮前去江表百司庶府並令從行與二三謀臣宿將士庶軍人戮力同心以備寇敵進援中原念社稷之與存蹈鋒鏑而罔避遠近感悅以爲陛下志存宗社先民後己顒顒之望遂得所屬今則六宮百司啓行半月防秋之事未甚就緒而淮甸之間兇渠未靖貽將來之憂輦轂之下人心動搖無保聚之意竊謂陛下欲移蹕以避寇鋒遠近憂疑殊無固志臣固知廟堂之議未必然然而士庶之情不能户曉悠悠之談牢不可破蓋以但見江上守禦未有措置雖已點集民兵恐不可恃也建康城池未甚深峻雖已本府修治恐不能成也兼謂江北賊路不一而一杜充不能盡禦也以此三者便謂六飛不爲固守之計前日之

詔恐成虛文臣亦私憂備禦之策亦有未至今日已迫矣姑舉其簡易可行者願早爲之所臣聞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日官兵微弱盍亦大振起之行在之兵不計多少宜於建康府城之外以至江下分置營寨多設旗鼓星列碁布責之將領撫循訓練早晚教閱使鉦鼓之聲常聞於數百里外仍又間於虛寨設疑兵以助聲勢則大江之北偵我有備默銷姦謀日遣御營使副一員躬行按閱事藝稍精立加旌賞小不如令必正軍法每旬日則陛下一親臨按閱而又大賞罰之則士氣激揚人自賈勇必有可用之實豈惟先聲而已哉所有沿江防托即乞先用本州縣廂禁土軍弓手如或不足則益以民兵庶不專恃不教之民以捍方熾之慮也所有建康府修築城壁樓櫓即乞暫那諸軍併力修治責以旬日畢工庶不以輦轂之重而同州縣之役也如此則行在軍民必有爲陛下効死弗去之意如有緩急係爲進退然而所向之方當亦預定以防襲逐之患尤所不可忽者今日之事大且急無以加此其他瑣瑣皆不足爲陛下道如有可採即乞睿斷早賜施行取進止　論守禦劄子　臣伏見陛下上念宗社之重遠懷二聖母后思還京都形之詔音中外感悅然而西京未靜糧餽未充千乘萬騎難遽啓行而防秋之期纔一兩月秋高馬肥長驅深入其控

扼之地其守禦之方所當聚兵所當積粟葢非一途雖廟謨恭議未易測知而臣區區之私憂不能自已日夜念慮欲復貢其狂瞽之說臣聞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況金賊猖獗兇焰尚熾有必來必攻之理則爲備可少緩乎臣切謂其來犯淮甸凡有四路其一中路自兩京趨東京沿汴河由天長以來則衆人常行之路凡一千七百八十里可以控扼守禦者南京宿泗天長軍是也其一東路自滄濱趨京東由淮陽軍絶淮入楚州而來則自北直南大路凡一千九百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青沂淮陽楚州是也其一西路自西京趨穎昌蔡州順昌府廬滁真州而來則自西北而至東南凡一千八百一十五里可以控扼守禦者順昌廬滁真州是也其一上流自西京穎昌唐州至于襄陽凡一千一十里絶襄江而至荆南則一千二百九十五里自西京穎昌蔡光州而至黄州則一千三百六十里皆可沿江順流而下可以控扼守禦者襄陽荆南江之北則漢陽黄蘄和滁真州江之南則岳鄂興國江池太平州是也四路之中又有要害之地中路則泗州據淮天長據險爲可禦東路則青州據木陵關楚州據淮陰爲可禦西路則廬壽爲可禦上流則襄陽荆南蘄黄爲可禦不幸順流而下則沿江諸州各據地利以臨

之合從共禦庶乎其可也然當今之勢欲控扼守禦則無人欲聚兵積粟則無財仰給漕計不足横取民力而民力已困然亦豈以此而坐待其至邪伏望陛下詔諭大臣取四路守倅帥臣銓擇能否易其尤不才者然後於要害之郡各賜緡錢視大小爲等差責之募戰士責之儲芻粟責之繕甲兵使明斥候公賞罰進相援退相保陛下親降手詔委曲鐫諭許以便宜使之夙夜盡力捍蔽効死而辭如俟緩急臨時指揮決難辦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伏願陛下思惜寸陰之義而早圖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再論守禦并乞預措置六宫百司府庫劄子

臣恭惟陛下時巡四方駐驆淮甸還闕之意屢形詔旨然而鞏洛未清粮儲未廣兵力未強國勢未振雖遣馬慎應援河北竊恐烏合之衆未能必其有功雖遣信使相繼祈請竊恐狠子之心未能必其退聽臣昨論奏四路防秋擇其險阨以備守禦然猶恐兵民之心望風畏怯亦未必其能截然堅守以爲扞蔽也又況揚州四達之衝城不若京都之高厚池不若京都之深廣旁無高山大河之阻近無強藩重鎮之援而六宫在行百司庖驛以至府庫倉廩輜重甚多動靜之間利害相絶設或一旦有意外之警前禦強敵後逼大江臣恐良平之謀賁育之勇或無以善其後欲望睿慈詔督四路帥守

監司措置把隘事宜條具以聞鐫諭切責使之合從連衡扼其要害遏其奔衝不止爲嬰城自守之計然後稍可恃也仍詔大臣審度事機如六宫百司與夫府庫之積預行區處以圖萬全而陛下與羣臣專俟守禦條爲後圖則進退周旋庶幾簡易而不煩從容而不迫矣臣愚戇不足以案大事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取進止

應詔論備禦劄子

臣準御史臺承都省劄子臣寮上言邊事未寧乞大詢衆庶備禦之策奉聖旨行在職事官具所見聞奏者臣竊以金人自去冬以來破澶濮德魏側聞游騎及于濟鄆未有退師之期聖心焦勞主憂臣辱敢不自竭圖裨補於萬分臣觀今日強弱之勢理難與之決一旦之勝負雖已遣范瓊韓世忠會師東北固已盡國之勢力以事備禦不過如此矣然謂二將之兵可恃以無恐則非臣所敢聞也是宜廣詢計策以圖萬全臣竊謂今日莫先於遠斥候使平安警急之報速聞於朝廷昔三國時烽火一夕行於萬里而前日北京失守二十餘日而後知之臣謂更宜措置探報使之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今日之計有二而已一曰防淮二曰渡江然二者固有利害臣試爲陛下陳之何謂防淮利害使賊由常道而來則可防者有三自南京宿州而來則泗州爲可防自東平青沂入海州而來則楚州爲可防自青沂

入淮陽而來則楚之淮陰爲可防三路皆須渡淮則凡淮北舟船盡拘留淮南我屯重兵據地利臨之賊未必能遽渡而睢揚可以苟安此防淮之利也然而有三患焉一則我師惰驕勇於私鬭而怯於公戰久矣萬一賊騎抵淮則望旌旗而變色聞鉦鼓而失聲其不潰散者幾希而勝敗蓋不論也則今日之防淮猶向日之防河矣此一患也二則淮北舟船不能盡收斬木繫筏亦或能渡此二患也三則賊或偵知有備出吾不意由間道而來或以精鋭先絶吾渡江之路則坐受危困此三患也何謂渡江利害大約三倍於河而五倍於淮金人之所不測而勞師襲遠又非其利我宿重兵於建鄴鎮江亦據地利以臨之則賊未必能遽來此渡江之利也然亦有三患焉則一鑾輿南巡去中原益遠而中原之民易以動搖此一患也二則行在之兵多西人也未必樂於南去恐或肘腋生意外之事此二患也三則行在之兵不多鑾輿既動則必宿兵於淮上亦必宿兵於揚州又必有扈蹕而行者兵分勢弱一有緩急何以禦敵此三患也惟其利害相形故搢紳之論遂不能決若爲保守中原之計而幸其不來則防淮之策爲得也若爲宗廟社稷之計而出於萬全則渡江之策爲得也今權輕重之宜緩急之勢而不得已則姑爲南渡之討庶乎其可也然而所謂三患

不可不預為之謀當權輕重緩急別擇重師鎮守維揚則中原動搖未足憂也先詔諸將以利害禍福撿務之說徧諭將士使上下之情通然後啓行則兩兵不樂非所憂也建鄴鎮江亦各擇重帥使當一面則兵分勢弱亦非所憂也今渡江以圖萬全非捨淮而不防也特以淮不可恃而已若止防淮而不為渡江之計則不可蓋或淮不能遏猝有三患亦不免於避地將見爭舟競渡而指可掬矣又況千艘相銜出入兩閘度非數日不能畢若加促迫必使畢於朝夕之間亦恐舟未既而漕河涸矣則所謂渡江亦非倉猝所能辦也欲望聖慈詔大臣將帥預行區處渡江利害使之盡善以俟探報臣故曰探報速聞然後在我之計可得而用也或謂彼能渡淮則亦能渡江矣臣以為不然昔魏文帝以十餘萬衆欲渡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則金人未必能遽渡理恐然也（後上）

韓元吉南澗集十月末乞備禦白劄子　一虜已深入淮甸今日所當防江未聞朝廷火急措置如鎮江建康采石池口諸處人兵各有多少如何分布宜遣使不住宣諭激勵將士仍乞指揮沿江守臣速行團結民兵於無官兵處聲勢相望各守江岸以護鄉井為意但得人心齊一只能奮擊砲石踏弩放箭便可守禦蓋虜人恃衆渡江不比華人須擇岸口定是多縛排筏一時散渡若止控守渡口致其別處登岸不在官兵地分便至失事　一虜若未敢渡江只據淮甸得州守州得縣守縣則江左豈得奠枕今不知揚州和州尚有大軍多少并戍馬軍直來甚處會合樞密行府如何措置傳聞虜已乏糧責馬而食宜密降處分諸將此事更須精加察探恐其排筏木未備聲此誤我若果曾斷其糧道漸至飢乏乞上手書戒敕諸將皆以國事為念同心戮力出奇奮擊但痛敗得一兩陣使虜遁去然後可保無虞只便退軍保江虜已宿兵運糧則山寨水寨之人何所歸附將來淮甸如何攻取揚州不保通泰遂失海道直與常熟江陰相對矣沿江綱運如何運行豈得但以保江為言此事切須奏知審問諸將方畧　一自淮上交鋒今已一月虜人逼江又已旬餘陰雨沍寒前有大敵將士勞苦而朝廷未往常程雖欲外示閑暇然不急之務皆未省去無以鼓動軍心儻車駕未順動宜遣王人徧行撫問如特支犒設之類有不可緩者并歲幣之費亦宜且降指揮依數椿管欲專充激賞使用以慰累年積忿冒矢石之心　一虜既垂軍深入不顧其後但乞敕諸將之未渡江者若果已斷其糧道虜衆飢乏則可會合一戰此責拙速蓋慮其濟師運糧則我軍却當腹背受敵矣如其不然彼衆我寡但能堅壁清野時出奇兵

略其糧運擾其營壘虜若不歸延日持久彼國當自有變蓋中元人心已離所簽軍士涉數千里之遠豈不思歸特畏其法令嚴酷而我之勝形未見故未敢動爾其沿江諸將并監司帥臣總領等合令日下具平安狀申以察事機　一昨來降詔親征正欲激勵將士今虜已渡淮即亦宜徑臨江上然沿路排辦祗備多日恐難但乞却致將士及四方疑惑謂宜暫駐平江以相事勢今幸劉帥大捷宜令諸將之已渡江者疾速濟師以為掎角直須驅逐過淮方得今冬無慮其劉帥軍合先犒賞　一廣德軍一路自溧水直抵餘杭虜往年嘗由此入犯合有兵馬控禦乞選將星夜沿路擇要害措置亦集民兵團結仍多置斥堠如夾崗路吳江長橋亦宜密加屯守以備不虞此下策也不得不慮而平江沿海對淮亦宜復制置一官抽集水軍以為警邏　一自親征詔下有進發日子及虜已犯真州行朝居民類多遷徙四方士大夫之待選者往往亦歸竊恐傳播有過其實乞令進奏院日下報狀並入斥堠展使四方排日皆知朝廷動靜以消境內之虞如荊襄四川報狀尤要疾速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其斥堠鋪宜添差使臣不住往來驅催如有警急許巡鋪使臣徑具飛申務要知遠近事宜而朝廷機速房更乞嚴加約束無至漏洩近日劉帥有密奏人能誦之前者詔徹未頒已傳於外豈不決體傷事　一比見樞密行府已招効用則行在亦宜招集蓋輦轂之下無類游手至多富家大姓一旦遷移不肯放債借錢此輩無所得食便至失所昨來京師蓋嘗鼓唱橫議或於斜街暗巷恣行剽奪致居民不安豈若朝廷損少錢米聚而養之俾一二將校團結收管雖未必皆中用且得不至生事候平定日却行放散所費顯屬不多　一將來車駕進發亦乞三兩日一降指揮存問臨安居民如放房錢支賑濟米之類俾人日知巡幸所在如有捷報依次關留司出榜仍乞臨安府分差使臣責以軍法認定地分夜巡覺察賊盜并姦細放火驚動之擾　一近因人家遷徙傳聞嚴州界上并長河堰下已曾刼了舟船陸路亦有剽奪惡少乞降指揮側近州縣督責巡尉不住躬親於道路巡警若有此類並行軍法其巡尉失覺察亦以軍法從事庶得警肅王曾齋甲寅藁

丙辰上廟堂書　某切謂今日內治無一之可言惟治外之心尚存畏懼未敢盡出於私意也凡有愛君憂國亦於其可用力者竭其慮而已今日孰不曰糧兵斡腹之謀最可憂也愚則曰此不足憂蓋思揣之至辰沅千有餘里中間山川之險阻為最多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豈有踰千里險阻而能謀人之國哉惟無蜀為可憂耳況

令蜀之兵將尚可軒輊粗果有入寇之謀豈不慮蜀兵之尾其後可以抄其輜重可以絕其糧道可以斷其歸路粗之狡謀必不如是之疎也廣西湖北固不可不備而不足憂不然海道又豈不足乎夫海船與江艦不同進退實係於風非人力之可必得風而進也固易失風而退也極難彼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慮其欲退乎是海道不可不防而亦不足憂惟乎原曠野竊忽震蕩長驅直擣是其所長其實所當憂者只在兩淮耳然則自古擁重兵以窺江者未有不敗若狡虜黠酋知用羊祜之策識王朴之謀時出輕兵以擾之或掠我一二城左右望以俟間是淮南無日不被兵也江南之力日消月削雖有上知莫能爲之謀矣前日維揚之兵以累年虜至不戰有以召其來今春之捷以背城一戰出其不意所以敗而去後日豈恥之師勢所必至來之速憤兵也雖可畏而謀必淺來之遲則謀深而不可測但淮之列郡凋弊甚矣因其未至若不增屯積粟保險據勢有以大剗其鋒則兵禍未易解焉今日備禦之道未論某將當陞某將當黜某屯當脩某險當守某兵可以爲某援某衆可以爲某粮大略規撫不出疎陋苟安其弊固不止一事而其至深至切之害莫甚於清野非特無禦外亦併其內而大困焉而舉國不以爲非也昨自嵩之創此繆畫二十年來號

爲奇謀妙計行之愚言之不以爲恥如出一人如同一口而今日江南之困亦已深矣而猶未之悟也蓋自三代以來但聞募民徙塞下矣鼂民入粟實塞下矣至于屯田之利兵民雜耕書于史冊前後相望未聞以清野爲奇謀妙計也使清野果可以爲外治之上策則自古謀臣良將如英傑智略之人不應皆如是之愚而不知計之出此也古人亦自有清野之時彼兵來至閉城自守使敵至無所資以爲一時之暫可也當嵩之時適中原蕭殘之後盧葦一望數千里虎豹出沒其間虜人會粮遠戰易於乏絕不能不指南方爲續食之計是時清野以待之可坐而困敵能僥倖數年之安後之來者不知通變守以爲不可易之論而不計其術之窮也苟粗人必有南牧之志我雖清野彼自運粮積粟於沿淮諸郡輕騎裹粮一日夜可以直叩長江此時復可清野以待之乎譬之富家巨室平日豢養群奴其費固不貲也日足以爲藩屏之衛夜足以爲盜賊之防今有人爲之謀曰盜之所以窺伺者以主家有物可取耳使主家盡驚其所有空室以居之群奴可以熟睡無巡警之勞盜自不來不亦善乎盜則果不至也其如主家坐困而無以贍群奴何特此規撫不出疎陋苟安而已豈知其爲根本害也夫自南渡以來兩淮非不時時被兵而每年粟米麻麥絲綿漆累之過江南者舳艫相尾江南藉以爲用國以富強自清野之後此利遂絕使淮南之貨不及江南猶未爲大害今則不免竭江南之力以贍江北之屯凡昔之渡江而南者今反盡輸於江北矣又不止此也兩淮之流民內徙扶老攜幼百十爲群纍纍於道路者不絕此辨於江南以爲生者也今不知江南沃壤盛大之區可數者幾而可以充江北無窮之需乎所以爲根本之大害者此也夫兵食出於農者也養兵所以衛農業以自給今既不足以爲農業之衛又從而奪其常業驅其老弱使之轉乎溝壑是豈養兵之道與愚請得以索言清野之大繆安土重遷民之至情也昔盤庚不忍民之罹水患也開陳利害反覆叮嚀委曲以勉其不可不遷猶不能止百姓胥怨之言況粗騎之來未如患水之不可措手老弱者勢不能拒而自知逃避正不必驅之避也自避與驅之避其事情大不同自避者心死意銷而無他念驅之避則含怒蓄怨有時而發彼甘心於自避者皆老弱強壯者或欲自相團結或保險阻或候便利使奮身擊逐皆可一當百蓋彼自護其生產作業不待令而出死力以敵之善用兵者不過能發人心之憤導其勢而已今既足以分官軍之勞且無饋餉供給之需亦何苦自失其助哉方粗虜未至生業垂成遽下清野之令焚其廬毀其業驅迫流

離之人今未見粗騎之害而先受官軍之苦彼疾視其長上而歸怨於朝廷何可解也苟有勇士一呼皆爲劇盜其憂未易平一則失民兵之利二則失邊民之心最大者自困江南之力其病在於各自爲謀此不相恤在外者不恤朝廷之乏不恤民力之困在內者不恤邊備之虛不恤軍士之貧此愚所以夙夜隱憂而言不足以達君相之聽智不足以破通國之惑若夫省觀大勢斟酌可否操持大柄豈不在朝廷乎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下此一劄令侍從給舍臺諫館學百執事集議于朝條具其清野利害之實與夫今日備禦之策及所以區處流民之道惟聖天子平心遠覽采其良策力主於上力行於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臣聞禦戎之策有三曰戰曰守曰和因時施宜難執一然其事未嘗不相關焉銳於立功者則曰殘虜煙燼中原丘墟振兵直前當如摧枯拉朽之易不特慰來蘇之望亦可成魁復之勳是則攻戰之舉固不容緩然深謀遠慮者則曰理內斯可禦外強本斯可折衝兵財俱乏事力不繼而遽尋干戈則召釁稔禍功未成而害已見其可不爲備守之圖然城壘方營而侵軼已至糧食甫積而剽掠時驚羽檄交馳將左支右吾之不暇其能固其圉乎是人不容於不和也是必和親以紓其擾然後備守之計爲可圖備守以壯其勢然後征伐

之謀方可舉是以古人雖和未嘗不為守雖守亦曷嘗忘為戰之備哉請以漢家之事明之漢興之初平城之圍未報嫚書之辱未雪犂庭掃穴似不容已然而樊噲橫行之請則却之賈誼三表五餌之策則謝之和親之約細過之素冠蓋往來金繒賂遺曾不以為勞且費何耶蓋小屈者所以為大伸之基而欽翼匿形者未始不為傳擊計也况當是時民之瘡痍未瘳而休息之政未施公私之積尚乏而邊陲之警未寧則所以拳拳於議和者將以為備守之圖也故塞下之粟可得而積內帑之錢可得而羨材官騎士蒐閱於都試六郡良家之子閑習於馳射凡此者孰非為攻戰之備也迨夫國勢已強皇威益振然後馳陰山之北而使漢南無王庭焉極其盛也款塞而慕義稽首而稱藩推所由來亦和親之計有以基之今日和好之議意或出此是宜怯懾而不振者非所患者玩一時之少安而忘備禦之大計耳况狼子野心背服靡定其吞併種落每以和好為餐獻之計今當深思曲防以伐其謀外姑示講和之意而內實為強本之圖厲兵堅守常若敵至來則應之侵則禦之庶乎其可以自固也遠者難使之來或欲絕之以杜其窺伺或欲卑之以示吾名分或疑其虛偽而不應加禮此固所以尊國勢而杜戎心然此既通好於彼彼以使命而來已抵中都

亦難遽絕寵以錫賚勞以燕享隨時施宜不得不爾初非過於懲創而自損威重也雖和好成否難以預計然絕之早則憤心一生其能保其無間言乎釁端一開其患立見蓋不止於威重之少損也為此舉者姑欲因此而達和好之意款侵擾之兵而為安邊息民之計耳使和議既成尚當嚴於備禦况議猶未定可不亟思所以處之乎且今之師旅疲於攻守財用耗於調發郡邑困於應辦盡心力而為之備懼不給一或少緩突如其來得無彷徨失措乎兵之闕額者當補而訓練之必精城之頹圮者當修而防捍之必嚴事事而為之慮使無一之不盡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者此乃禦戎之上策也吁內修者如支傾極力拄撐不急則仆外攘者如奕棊當審彼己輕舉則失苟為計既審而又極力以柱之安強之效自可坐致雖然能戰而後可以守苟徒曰守之可以無虞也彼長驅而來與吾對壘擁兵直前其能閉關以自保乎抑鋒鏑不容於不交乎是則攻戰之具尤所當講今雖未為開拓之謀然豈終忘規恢之計生聚教訓可以成報復之功內修政事可以收外攘之效根本苟強皇威益振天道好還寧無可乘之機第今未可為耳今主議于中者既有定論而宣力於外者當為遠謀羊祜在襄陽務修德信使命常通剗穀為糧則輸絹以償

欲進詭計則却而不納二境之間懽然交和疑若安於苟且而無遠略矣孰知夫規恢之謀已寓於此而混一之功不旋踵而成今之任責者當以是為心毋貪小勝以窮追毋校小嫌而起釁養威持重待時而動俟文武之境土當侔德於宣王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取進止元郝經陵川集

備禦奏目　臣經言臣初離闕廷未知朝廷用兵次第雖條奏新政不敢遽言但舉備預大略一條而已今聞西北阻命朝廷處置自遼東至于豐靖以及河西其關隘備禦必無缺綻未知西域回鶻諸國及土波大理蜣出西南嘗為備禦否其土地廣遠兵力豪勁且其酋長多變詐懼乘虛作變與西北連衡道絕旭烈大王在所蟻聚轉相營惑使有反顧之憂又西蜀兩川新集或為搖蕩便有意外之變宜遣一大官知兵者選集回鶻諸國土波大理一帶馬於好水草險要處駐劄與關西宣撫司肱脾相應是斷西北右臂且張聲勢以接應旭烈大王軍馬則國勢日張西北日沮諸國不敢覬覦兩川得以倚重如不為備或有透漏則數千騎可以突出關西河南無結草之拒中原震動矣臣又切見江上退師以來宋人頗有輕中國之心蓋彼瘡痍未完不敢窺伺然國家不可不為之備四川河南京東山東當置四總帥西川自成都至興元接上均州置一帥河南自唐鄧

至陳潁置一帥京東自睢亳至宿泗置一帥山東自邳徐沂海并東北海口置一帥於陝西河南酌中處置一大行臺總統東西以壯國家藩垣便使宋人請和邊備亦當如此臣愚微眇爝火之見不敢自蔽且即入宋不勝戀闕故又及此伏取聖裁中統元年六月七日上進

分地守禦

北邊備對　冐頓既定建庭之地遂自其庭分左右而隨立王將以典主之凡其左王將（謂左賢王左谷蠡之類）則居東方（在單于之庭東故曰左）而直上谷以東接穢貉朝鮮其右王將則居西方（謂右賢王右谷蠡之類）而直上郡以西接氐羌此即班固之謂各有分地者也今用此之分地而推其所分之方則其居東方而典左地者自虜庭之東以至上谷朝鮮凡戰鬪皆任之而居西方典右地者盡西南羌氐之地亦其所任也於是兵出東方則左王將知之而其嘯召兵徒亦專出於左地也兵出其西右王右將亦任其責而調發亦出西方此其有分地而次第可致者也是故月支之地（即河西之郡）數為漢所敗於方為西則召休屠渾邪欲以不任誅之霍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則與之戰而獲其左方之旗鼓即其分地之可致者也李陵之兵救戰而鋭匈奴既為所勝遂悉召左右地兵以禦之惟此一役左右地兵皆召足

以見李陵爲虜所憚矣他時不嘗如此也

扞禦

東漢書虞延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新唐書鄭從讜列傳從讜餘慶孫及進士第授嶺南東道節度使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首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宋史列傳柳約知台州從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鈐轄管內單馬當是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奔閗官守者約於横潰中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兵後兵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修撰守郡如故

不畏強禦

詩烝民篇仲山甫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公羊傳莊公十二年宋萬弒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何以書賢仇牧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強禦柰何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史記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西漢書蓋寬饒不畏強禦（師古曰強梁而禦善者也）王尊剌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通鑑漢成紀司隸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石顯等顓擅權執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　郅都爲濟南守先誅瞯氏三百家豪猾餘皆股栗東漢書祭遵傳光武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董宣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殺之　張綱奏大將梁冀曰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饕上天不赦大辟宜加書奏京師震恐　下邳周紆爲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部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　鮑永傳永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事抗直不避強禦　蕭咸私謂王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　竇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

校尉河南尹附阿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按罪尊臣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尚書蜀郡張陵阿叱令出勑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寮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乃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不疑有愧色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請託樹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上將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誠非敢聞冀默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　李膺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貪殘無道懼罪逃匿兄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殺之晉書李熹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江寧志陶回性雅正不憚強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爲導所昵回常慷慨謂景非正人不宜親狎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已南史王峻傳謝覽出爲吳興郡平心不畏強禦亦由處俗情薄故也北史刁冲傳冲爲功曹主簿執心壯烈不畏強禦延昌中帝舅司徒高肇擅恣威權冲乃抗表極言其事辭旨懇直文義忠憤太傅清河王懌覽而嘆息通鑑唐韋湊爲京兆尹鄭光莊吏恣爲閭里患積年租稅不入湊勑而械之　蘇良嗣遇僧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捽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武三思嘗以事屬宋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之事乎　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刺史竇從一大懼亟命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強禦請謁路絕新唐書裴諝傳諝除右金吾將軍德宗即位以刑名治天下百吏震服時大行將嵗陵事禁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彊禦善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恃權耳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不亦可乎　李義府恃寵逼殺大理丞中丞王義方對仗叱義府令下三叱義府趨出宋史呂武忠梗出天性不避彊禦而好面折人過多觸忌諱故及於禍云　李芾爲人剛介不畏彊禦臨事精敏姦猾不能欺　張杓督理浙西荒政兼攝蘇湖二州有執政姻黨閉糴杓首治之帝獎其不畏彊禦　葉崇禮高宗時累居翰林端方亮直不憚強禦奏

（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宋名臣言行録杜莘老遷秘丞入謝上曰以卿忠直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奏言行龜鑑録晏公敦復立朝論事剛明目張膽不畏強禦）

百夫之禦（詩秦風黃鳥篇百夫之禦註禦猶當也）

強不能禦（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海南運判張朝散書是雖天實爲之而巧者不能以智圖強者不能以力禦會其至時意有適遂則志士仁人之所欣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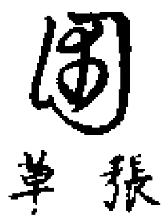
善守無禦（文子故善守無與禦）

防禦（事物紀原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領防禦使祿山犯順當衝諸郡皆置之則是防禦使自則天始也職林云至德後置舊唐書志曰至德後中原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不賜旌節也）

列禦氏（氏族畧鄭穆公時列禦寇著書）

圉（洪武正韻魚據切禦也止也扞也陲也賈誼敘傳以強守圉協韻去聲又語韻與棫韻楠圉本偶許切叶音牛據切養馬也漢書叙傳建設藩屏以

彊守圉吳楚合從賴誼之慮顔師古讀）（隸書）圉（圉令碑見洪邁漢隸分韻）（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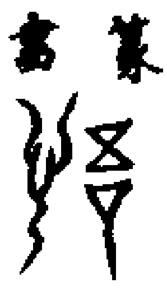


（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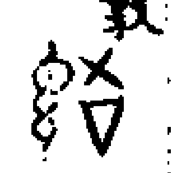
馬有圉（左傳昭七年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注養馬曰圉）

東圉（杜預釋例周地河南洛陽縣東南有圉鄉）**西圉**（杜預釋例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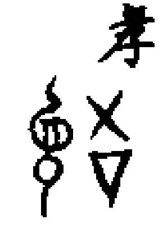
語（洪武正韻魚據切以言告人也又語韻陸法言廣韻又魚巨切孫愐唐韻說也告也宋重修廣韻牛倨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牛據切說示之也上與下言曰語又見上聲此字下註楊桓六書統疑母語余見語韻疑母魚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陰時夬韻府群玉答述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論據切見上聲此轉注告之也言語則上聲言事告人則去聲吾語女子語魯太師之類是也韻會定正字切疑踞疑迎切語）（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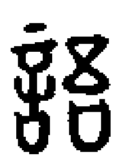
（柳葉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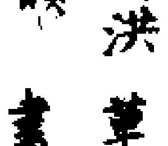
（古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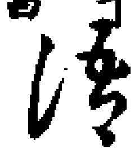


（裴光遠集綴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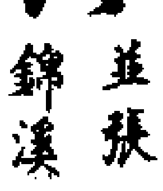


（六書統）（隸書）語（唐仙人碑見洪邁漢隸分韻）（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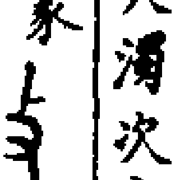
（並張錦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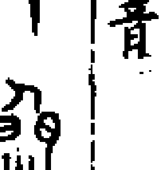


（鮮于樞竝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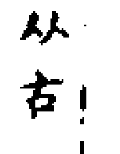
漁（洪武正韻魚據切佃漁揚雄解嘲或橫江潭而漁協韻音去聲又魚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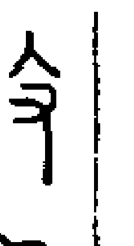
𢿎（洪武正韻魚據切周禮𢿎人釋文音魚又音御又亦作魰又魚韻丁度集韻魰捕魚也或从水作漁楊桓六書統疑母魰瀕並說見魚韻疑母魚忠韻會舉要角次濁次音）（篆書）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

卷一四五三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官臣吳紂考
圈點監生臣馬秉孝
臣危道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六　五御

○樹（洪武正韻殊遇切生植之總名也又扶樹植也許慎說文樹从木尌聲常句切尌籀文爾雅屏謂之樹郭璞注小牆當門中邢昺疏釋曰（屏謂之樹者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蔽之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郊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揚雄方言北燕朝鮮洌水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間謂之杜陸法言廣韻木總名也立也侸上同徐鍇通釋曰樹之言豎也故詩傳曰夏后樹鼓周禮有井樹謂井之周幹也時遇反宋重修廣韻又姓姓苑云云江東有之後魏官氏志樹洛干氏後改為樹氏丁度集韻古作尌司馬光類篇又上主切戴侗六書故尌古文種曰埶栽曰樹艸曰埶木曰樹引之則凡樹立者皆曰樹釋行均龍龕手鑑尌又音住韓道昭五音類聚侍注切揚桓六書統禪母樹从木从尌尌立也植立之也（林聲）樹樹（余見寘韻）禪母樹樹並鐘鼎尌从攴从壴植立也尌籀文考樹（古文）樹（同上）樹（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別（作尌非又持之也俗用樹義異趙謙聲音文字通禪據切作尌非又種蓺也从寸鼓之卜種也壴聲俗便用樹韻會定正字切禪踞禪神禪樹）

（篆書）樹（石鼓文）樹（大篆）樹樹樹（並古尚書）樹（雲臺碑）樹樹（並古文）樹（弥勒像記）樹（絳碧落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樹（樹數鼓見釋道泰韻選）樹樹（並徐鉉篆韻）樹樹樹樹樹（並六書統）（隸書）樹（六書統）（真書）樹（智永）樹（歐陽詢）樹（顏真卿）樹（柳公權）樹（蔡襄）（行書）樹（智果）樹（黃庭堅）（草書）樹（章草）樹（智永）樹樹（並黃庭堅）樹樹（並挨錦溪）樹（趙子昂）

扶桑樹（韻府郡玉碧海中樹長數千丈兩兩幹同根更相依倚日出處扶桑字）

月桂樹（席上腐談月中有蟾兔桂樹之說皆妄也然戰國時已有是說矣楚辭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朱晦菴注云菟與兔同世俗桂樹蟾兔之傳

其感父矣。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故日月徽黑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惑。

玉樹

古今事通崑崙之墟。北有玉樹。（按地圖。）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不木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太平廣記蓬球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迎風尋之。至玉女山。廓然宮殿盤欝。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雲谷雜記揚子雲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瑞。金人仡仡其承鐘虡。（音巨。）嵌巖巖其龍鱗。顏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三輔黃圖。甘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揚震關輔古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劉賓客嘉話錄。雲陽縣界多羅漢離宮故也。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雅為貶稱珍恠蓋不詳也。二說與顏師古注全不同。予謂皇圖嘉話所言者。乃甘泉所產之木也。子雲所稱。乃漢飾以象此木者也。何以言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以碧玉

為葉者。是欲肖樹色之青葱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此為據。今道釋宮宇。多飾金寶為花木。以為供神之具。正此類也。使果為種植之木。則子雲決不與璧飾鐘虡等並言矣。野客叢書。揚子雲甘泉賦。玉樹青葱。顏師古注。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而注文選。亦謂武帝植玉樹于此宮。以碧玉為葉。僕案三輔黃圖云。甘泉谷北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三二百年木也。揚震關輔古語記曰。耆老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揚雄甘泉賦。玉樹青葱者也。又觀隋唐嘉話。國史纂異。長安記聞見錄等雜書。皆言漢宮以槐為玉樹。因知晉人所謂芝蘭玉樹者。蓋指此物也。又考漢武故事。上起甲帳乙帳。前庭種玉樹。珊瑚為枝。碧玉為葉。自在神宮中。只非甘泉宮事。知師古與向之注為甚誤。而左思之見未審也。古來文士。如曹攄曹植王粲摯虞庾儵傳選庾信之徒。皆有槐賦。其述種於宮殿之間美致曲盡。獨未有以玉樹為言者何耶。紀少瑜詩。玉樹起千尋。曹植詩。綠蘿緣玉樹。得非即此乎。後漢梁劉七舉。亦曰玉樹青葱。李聊日聞錄。漢供神用玉樹。漢武既得欒大。即甘泉宮造甲乙帳。前庭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師古注云。玉樹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能改齋漫錄。三輔黃圖云。甘泉宮有槐根幹盤峙時為玉樹青葱。余按唐劉餗隋唐嘉話。謂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之失。三輔黃圖。以為槐之根幹則又甚矣。類說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雅為假稱珍恠不詳也。釋大昌演蕃露。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左思譏以假稱他土珍恠。按漢武帝故事。既得欒大。即造甘泉宮甲乙帳。前殿植玉樹。玉樹之法。葺珊瑚為枝。以碧玉為葉。花子或青或赤。悉以珠玉為之。故顏師古注云。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自然而生。左思失之。蓋為是也。長安記。玉以玉樹為槐也。當時並綠青葱之語兮江湖集靜齋玉樹謠　臨春閣下花蒙茸。雕闌玉樹沉香風。君王酣醉眠未起。滿床明月蛟綃紅。羅襦學士文章女。碧葉黃鸝呈好語。可憐日暮秋雨寒。鶯散一庭金翠羽。朱門流水自徘徊。井梧花落無人知。江南夢斷雁不飛。空城夜夜烏鴉啼。王之道相山集玉樹花　幾年埋沒亂荊榛。軒檻移來特地新。何事臨風忍相對。傷心一曲舊亡陳。北磵詩集玉樹曲　翠袖薄。霞裾飄。盈盈不動金步搖。步搖金扶翠翹玉。只知今夕歡難足。不知明日歡難續。瑤姬自是能吟女。壁合知還舊曜度。古菱花試小龍文雙鸞舞處亭亭分。近事會元唐傳記云

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青葱。故左思賦有之。人或非語過。蓋不知此樹也。

文玉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文玉樹。海錄碎事山海經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

五色玉樹

（王子年拾）遺記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

金樹

續談助洞冥記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生金樹。破其皮。間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金樹。

白銀樹

（太平廣記平原郡高苑城）西晉寧州刺史辟閭允墓前有白銀樹二十株。

珠樹

（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

三株樹

（山海經海）外南經。三珠樹在厭火國北。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柏。葉皆為珠。一曰其為樹若彗。（如彗星狀。）山海經圖讚。三珠所生。赤水之際。翹葉柏竦。美壯若彗。濯彩丹波。自相霞映。淮南鴻烈解。墜形訓。三珠樹在東北方。西溪叢語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其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雲鳳撫雲端。神鸞調玉音。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謹案圖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柏。葉皆為珠。其樹若彗。孔氏雜說。文中子為

隋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後卒。門人薛收等謚之曰文中子。二子曰福時。福作福時。仕唐爲雍州參軍。勃乃福時之子也。勃殺人。福時坐勃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溺水卒。勃兄勔。勮。萬歲通天中以誅死。勃勔勮時號王氏三珠樹。韻語陽秋。王福時之子。勔。勮。勃。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其後助。劼。勸。又皆以文顯。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自鄉還。說詩云。人主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頎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索[illegible]廢秋壁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耶。又觀挾功勤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素[illegible]廢之語。殆爲此二人設也。數頻唐王勔。王勮。王勃。皆著才名。故杜易簡稱爲三珠樹。又勃弟助。劼。勸。亦以文顯。父福時嘗謂韓思彥。思彥戲曰。武子有馬癖。君有譽兒癖。王家癖何多也。

寶樹 太平廣記。扶桑西至西海。海中有島。方二百里。島上有大林。林皆寶樹。中有萬餘家。其人皆巧能造寶器。所謂拂林國也。容齋四筆。行行相值。莖莖相望。枝枝相準。葉葉相向。華華相順。實實相當。此無量壽經所言天宮寶樹。塵世所有也。

璇樹 淮南鴻烈。昆侖之墟。上有珠樹玉樹璇樹。（詳玉樹下）

瓊樹 南史后妃傳。張貴妃名麗華。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及隋軍趨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

瑤樹 唐陳子昂詩。感遇曰。昆侖有瑤樹。安得采其英。（詳玉樹下）

朱樹 藝文類聚世說曰。朱樹松栢蜀玟頫朱赤公之昆崙山上有朱樹。

絳樹 淮南鴻烈解。昆侖墟之南有絳樹。（詳玉樹下）抱朴子內篇。玄芝萬株。絳樹特生。

碧樹 淮南鴻烈解。昆侖墟之北。有碧樹瑤樹。（詳玉樹下）王子年拾遺記。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煙丘碧樹。木本至洽集。碧樹（十月作）碧樹驚霜漆畫枚。白麓宋玉恰悲秋。芙蓉花好人爭醉。苜蓿沙寒客饒游。真宰曾懸徐孺榻。滄溟郡見李膺舟。苦心難伏劉玄石。千日醲過酒力侈。

珊瑚樹 南史。珊瑚樹出波斯國。長一二尺。劉勔傳。光是貴洸伐陳檀不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世說新語。晉石崇與王愷爭豪。愷之武帝甥也。帝每助愷。嘗以一珊瑚高二尺許。賜愷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己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自失。異物志。珊瑚生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距其國七八百里。名珊瑚樹洲。底有盤石。水深二十餘丈。珊瑚生於石上。初生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鐵網。先沒在水下。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尚黃。枝柯交錯。高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赤。便以鐵鈔其根。繫鐵網於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作。若過時不鑿。便枯索蟲蠹。其大者輸之王府。細者賣之。廣志。珊瑚大者可爲車軸。宋史外國傳。三佛齊國。開寶七年。來貢方物。內有珊瑚樹。

琅玕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玕見服常樹下）太平廣記。會稽謝玄卿。采藥遇神女。邀至東華夫人所居。夫人教侍女與共遊宮觀。中有其樹。皆丹柯碧葉。蓊鬱霄霓。微風時來。五音相節。云此即琅玕樹也。

玗琪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玗琪樹。（玗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任獨。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莖葉紫色。詘曲傾靡。有光彩。即玉樹之類也。于其兩音）

琪樹 韻語陽秋。山海經云。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玗琪樹。皆寶樹也。詩家用琪樹多矣。往往以爲僊樹。未易得見。故孫綽天台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蕭防云。桂宮露冷鶴歸早。琪樹風清鸞去遲。戎伯禽云。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綵霞春。蔡隱丘詠琪樹詩云。山上天將近。人間路漸遙。誰當雲裏見。知欲度僊橋。是人間未必有此樹也。而六朝事迹載寶林寺有琪樹在法堂前。梅摯有詩云。影借金田潤。香隨璧月流。遠疑元帝植。近想誌公遊。何耶。赤城志按孫綽賦云。琪樹璀璨而垂珠。李善註云。僊都所產。未言其狀也。至唐人詩詠始盛。李紳詩注云。垂條如弱柳。結子如碧珠。三年子乃一熟。每歲生者相續。一年者綠。二年者碧。三年者紅。綴條上璀錯相間。此言其狀。而其詩云。石橋峯上接元鶴。碧洞巖邊蔭羽人。水葉萬條垂碧實。玉珠千日保青春。月中泣露應同色。澗底侵雲上有塵。徒使伏根成琥珀。不知松老化龍鱗。又許渾詩云。月明琪樹陰。紀溶詩。閑踏莓苔遶琪樹。皆謂此也。楊弘道小亨集。琪樹歎。　初見琪樹稍出牆。再見琪樹花飛香。涼風蕭蕭鴈南翔。峴首山前多稻粱。龍沙高馬肥如羊。漢陽漢陰爲獵場。探鷹來鳴野水傍。琪樹晚實天早霜。不獨琪樹少顏色。中州草木皆萎黃。

玫瑰樹 長安志。西京雜記曰。樂游苑自生玫瑰樹。下多苜蓿。一名懷風。時人

（或謂之光風。風在其閒常蕭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懷風。太平御覽。樂游園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茂陵人謂之連枝草。）瓔珞樹（琴川志。常熟縣破山興福寺門外二老松如虬龍。屈蟠異甚。庭有瓔珞樹。左右各一。左開花。右結子。池産重萼千葉白蓮。芳色異常。）丹青樹（述異記。宜州嵩溪有丹青樹。葉直上聳雲。下無枝條。上有五色葉。圓如花蓋。故號為丹青樹。俗謂之五采樹。今在辰陽縣城。長安志。西京雜記曰。終南山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叢條。狀如車蓋。一青一赤。望之班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樹。）紫鉚樹（太平廣記。紫鉚樹出真臘國。真臘呼為勒佉。亦出波斯國。樹長一丈。枝條鬱茂。葉似橘。經冬而凋。三月開花。白色。不結子。天大霧露及雨霑濡。其樹枝條即出紫鉚。波斯國使烏海及沙利深所說並同。真臘國使折衝都尉沙門陀沙尼拔陀言。蟻運土於樹作窠。蟻壤得雨露凝結而成紫鉚。崑崙國者善。波斯國者次之。）碼碯鐙樹（新唐書吐火羅傳。永徽二年。吐火羅獻碼碯鐙樹。高三尺。）白環樹（太平廣記。西王母所居軒砌之下。植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琅然皆九奏八會之音。）

采華樹（黃山谷建章錄。大樹之山。西有采華之樹。根之則通萬國之言。）底珎樹（酉陽雜俎。阿馹。波斯國呼為阿馹。拂林呼為底珎樹。長大四五丈。枝葉繁茂。葉有五出。似椑麻。無花而實。實赤色。類椑子。味似乾柿。而一月壹熟。）珍枝樹（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元光元年。起壽靈壇。壇上種垂龍之木。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傾虹樹。亦名珍枝樹。別國洞冥記。垂龍木上有朱露。色如丹汁。灑其葉地皆成珠。亦曰珎枝樹。）鉄樹（古今事通。鐵樹海南多有。高二三尺。葉密而紅。不作花。予代祀蜀泉州。州士黃貞仲庭前一株作花。人以為祥。金華府志。義烏縣雲黃山上傅大士塔前有鐵樹。枝葉剝落。一餘微立。肌理不腐。積黑如鐵。故名。）石樹（宋書五行志。孫皓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莖紫色。詰屈傾靡。有光彩。山海經所載玉碧樹之類也。）烽火樹（酉陽雜俎。漢積草池中。珊瑚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為烽火樹。夜有光影。常似欲然。）競火樹（類說。有草名競火樹。言火不能燒也。植以厭火。又曰大河。言若河隔火。）慎火樹（酉陽雜俎。嶺南茄子。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為南選使。親見之。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大三四圍。慎火即景天也。俗呼為護火草。）音聲樹（秀雅堂脞記。都省從都堂門外大槐樹。謂之音聲樹。欲除拜。則此樹必有聲如歌吹。長安志。因話錄曰。尚書省都堂南門道東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聞絲竹之音。省郎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共枕樹（太平廣記。江南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競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美名。故來求為友。章許之。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共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塚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為共枕樹。）木蜜樹（齊民要術。廣志曰。木蜜樹號千歲。根甚大。伐之四五歲乃斷。取不腐者為香。生南方。枳木蜜枝可食。本草曰。木蜜一名木香。）女香樹（續談助。洞冥記。漢武帝俯月臺下穿影娥池。北有鳴琴之苑。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百年不歇也。）石樓樹（述異記。安清山有石樓樹。吳太皇元年。郡吏伍曜於海際得之。枝莖紫色。有光。南越謂之石連理也。）恒春樹（王子年拾遺記。燕昭王於通霞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

貢焉。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沉生。如今之沉香也。六帖補。燕昭王種常春樹。葉如蓮花。樹身似桂。樹花隨四時之色。春生碧花。春盡則落。夏生紅花。夏末則凋。秋生白花。秋殘則萎。冬生紫花。遇雪則謝。故號為常春樹。）冬青樹（溫革鎖碎錄。冬青樹。無子者。其皮為秦皮。治眼。有子者非也。邵氏聞見錄。謂萬年枝者。冬青也。玉樹者。槐也。宮苑中多此二木。特易以美名。冬青又名凍青。貴其有歲寒不改之節。故司馬長卿謂之文真。自不為文君地耶。趙嘏詩。宛陵館冬青樹。碧樹如烟覆晚波。清秋欲盡客重過。故園亦有如烟樹。鴻鴈不來風雨多。謝翱佛髮集。冬青樹引。別上潛。冬青樹。山南陲。九日靈禽居上枝。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恒星晝隕夜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無所移。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唐公旦夜拾靈殘骸。以一冬青樹為表。葬其下。或過其下。莫不慟哭。故曰冬青樹。）千年樹（太平廣記。按程靈銑宅。湖東二里。宅南有楮樹。其大數十圍。樹有靈。今村人數有祈禱。其祝辭號為千年樹。其墓在湖西北黃牢山下。故撿校刑部郎中程皓。即其後也。）萬年樹（古今事通。晉華林園。

有萬年樹十四株

長生樹

藝文類聚鄴中記云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雙長生樹枝條交於椽上團團車蓋形冬日不凋葉大如掌八月九月乃生華華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食也人謂之西王母長生樹洛陽宮殿簿曰明光殿前長生二含章殿前長生一株晉宮閣名曰華林園萬年長生二株

不死樹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不死樹言常生也山海經圖讚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請藥西姥烏得如羿　淮南鴻烈解崑崙之墟上有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説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在木禾之北）太平寰宇記不死樹食之乃壽

天生樹

古今事通大食勿斯離國有天生樹一年生子如栗而長名蒲盧可食次年再生即名麻茶乃沒石子也明年又生栗子是歲間生沒石子所以貴售一木而異產亦可異也

天上樹

李紳詩序新昌宅書堂前有藥樹一株今已盈拱則長慶中於翰林院西軒藥樹下移得纔長一寸僕夫封一泥團以歸植今則長成名之曰天上樹詩云白榆星底開紅甲珠樹宮中長紫霄

發日樹

續談助洞冥記香池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煙樹有汗滴地如松脂也一名開日樹

齊暾樹

酉陽雜俎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呼為齊䖍（青湯芳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為油以煑餅菓如中國人用巨勝也

扶芳樹

續談助大業雜記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它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夏月取其葉微火炙使香煑以飲碧綠色香甚美令人不渴

平露樹

稽瑞錄白虎通曰平露樹名也孫氏瑞應圖曰狀如車蓋生於庭以候四方之正其國正平則正一方不正則不應一方稍傾也其根若絲一名平慮王者慈仁則生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德道度叶中則生於庭白虎通曰賢不肖位不相踰亦生於庭

連理樹

北史魏本紀武帝太平真君六年丙辰上黨觀連理樹於玄氏　隋本紀高祖開皇元年三月己丑移盩厔連理樹植于宮庭胡安定言行錄延慶以母平生嗜栗遂植二栗樹於墓前樹既長而連理故參知政事蘇易簡史館朱台符述贊褒美之周密澄懷錄周子充遊廬山觀連理樹李紳詩別連理樹　盛唐縣有連理樹二株一株生於長樂鄉百姓地內從底兩枝向上為一體一本生於龍泉　百姓徐德地內兩根隔澗水交幹合為一體澗名香風水闊一丈五尺　垂陰散幕其業葉附幹將呈瑞木符十步蘭芬同秀彩萬年枝葉表皇風叟夷不及知無患雨露霑自不枯好住孤根託桃李莫令從此混榛蘇　郭翼草堂集連理樹　堂前好雙樹枝合葉交遮時有鴛鴦鳥來銜並蒂花

石連理樹

太平廣記永昌年中台州司馬孟詵奏臨海水下馮義得石連理樹三株皆白石金樓子志惟篇有石連理生樹高一尺五寸枝頭葉皆紫吳時人獻以為瑞

合歡樹

崔豹古今注合歡樹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耆舊續聞清遠有合歡樹宋時鳳集其上　宋史本紀端拱元年八月鳳凰集廣州清遠縣廨合歡樹樹下生芝三莖

貝多樹

酉陽雜俎貝多出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多羅婆（一曰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一曰婆力叉貝多）三者部婆（一曰婆力叉多羅多梨一曰多梨貝多）並書其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語漢翻為葉貝多婆（一曰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護亦得五六百年　釋氏有貝多樹下思惟經顧微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並諸交趾近出貝多枝彈材中第一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漢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山西腳下種極高大今有四樹一年三花述異記一說少室山有貝多樹與衆木有異一年三放花其花白色香美俗云漢世野人將子種於此　張籍集興善寺貝多樹　還應毫末長始見拂丹霄得子從西國成陰見昔朝勢隨雙刹直寒出四墻遥帶月啼春鳥連空噪暝蜩遠根穿古井高頂起涼飈影動懸燈夜聲繁過雨朝靜連松桂老堅任雪霜凋永共終南在應隨劫火燒　翻譯名義梵語貝多華言岸形如此方椶櫚直而且高

娑羅樹

酉陽雜俎俟騷莫生子如鷄卵既井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太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為密近木有娑羅樹特為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於松栝成陰不愧於桃李近差官拔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隣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齊民要術盛弘之荊州記曰巴陵縣南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木隨生旬日勢凌軒棟道人移房避之

木長便遍。但極晚秀。有外國沙門見之。名為娑羅也。彼僧所想之蔭常着花細白如雪。元嘉十一年。忽生一花。狀如芙蓉。長安志 酉陽雜俎曰。大慈恩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勑度三百僧。殿庭大娑羅樹。大曆中。安西進其木。據賜此寺。四橛。橛皆灼圓。其木大德行遺自種之。一株不活。豫章志 香城蘭若。在洪井上二十里。西山寂幽絕處。有西土娑羅樹。赤城志 娑羅樹出天台蓮華峯。其花特異。五月方開。徐大受詩。尤龍一葉鶴翎紅。開落黃梅烟雨中。千葉青蓮無路到。不知春在石橋東。太平廣記 黎州通望縣。有銷樟院。在縣東一百步。內有天王堂。前入栢樹下有大池。池南有娑羅兩樹。三四人連手合抱。方匣。先生花而後生葉。其花盛夏方開。謝時不背而墮。究轉至地。其花蓋有綿謂之娑羅綿。善政贊茂蓮時殉枯。古老相傳云。是肉齒和尚住持之靈跡也。縣界有和尚山。和尚廟。皆肉齒也。（出黎州通望縣陶禋）文苑英華 楚州淮陰縣娑羅樹碑 觀厥好德存樹。愛人及烏。有情不忘。雖小可作。夫施及者也。則有宗廟加欽。壇墓增悲。覩物可懷。此事期廣。此觸類者也。矧及通感靈變。玄符聖迹。根柢浮土。願茂佛時。燭金山之秘影。照玉毫之殊相。至若遲日法會茶毗。應身雙樹之間。光覆僧祇之衆。安可況耀散木。比列清林。

議上茅之生。踰堅固之神造者也。娑羅樹者。非中下物土所宜有者也。娑婆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颸。高蓋足以轉流景。慈禽翔而不集。好高止而不與巢。有以多矣。然深識者雖能排個仰止。而莫知宜識。博物者雖沉吟捐引。而莫辯嘉名。華葉自奇。榮枯常異。隨所方面。頗貞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書爾。或季春肇發。或仲夏萌生。發早先豐。隨晚暮儉。若且稿莖後吐。芳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古老多怪。時俗每驚。至者占於鬼謀。議者感於神樹。證聖載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城（疑作域）建（疑作達）茲中休宿。因依齊戒。瞻睇演夫本處。貞之舊聞（疑作闕）源。其始也。榮灼道成之際。究其末也。摧藏薪盡之余。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體。常青不壞。應現分榮。變白有終。示滅同盡。昔與釋迦蔭首。今為郡生立緣。夫佛病從人。一（有來字）大悲感故。樹萎因物。深悲理然。化能分身半枯。即是以有合相後茂。還齊宜表正聖。神靈既昂乘以變見。一攝而稱讚十方者也。淮陰縣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七發枚乘之丘。三傑楚王之宦勝。引飛甍。高旅接艫。每至。同雲冒山。終風振壑。官子惕息。橋工疚懷。萬貫延其萬艘。霧集空於曾渚。莫不瞑拜圍遶。焚香護持。後悔多尤。迴祈景福

於是風水相借。物色同和。挂帆啓行。萬舳駿邁。浮山崛起。而踈巘慶雲亂飛。而北峯雖電影施鞭。夸父杖策。罔可喻其神速焉。云狀其豁伏者哉。州牧宗子名仲康。廣孝惟家。大忠刑國。播清政以主郡。儀古式以在人。知徽知章有禮有樂。別駕扶風竇公名誠盈。盛門貴仕。懿懷令名。利用以學。生明畧以營道。上交不謟。下交不瀆。司馬宗子名曰景。虛受賢交。幹用柔克退遜中律。先後自公。且觀麟趾之詩。永弘驥子之任。邑宰清河張公名松質。範自雉節。忽尔傳（一作傳）聞。始於能賦。而彰中於成器。而立牧人通惠徇物合權。威肅攝於神明。慈惠安其父母。豈伊政理。自有才名。莫不淨慮（一作淨）盡一乘。追攀八樹歎　揷而多感。惟化生而永懷。大啓上緣。率以檀施。頃直得道禪寺主道玄。上座道約。都維那曇一等。皆妙覺圓常。禪門上首。痛金棺而既往。駭堅林而在茲。鄉里司徒玄簡。戴玄景。王玄琏。張仁藝。王懷徽。劉元隱。沈信詳等。夙悟大師。深入真際。勤行進力。護供嚴揚。州東大雲寺法師希玄。廣泒清流。圓祇懷本。戒行有以鎮浮俗。利言有以誨蒙求。既憑籍於衆心。求謀明於獨得。是摽靈跡。乃建豐碑。其詞曰。　政化之理兮甘棠猶存。寶乘之妙兮娑羅是敦。欽厥道成兮八相克尊。感乎示迹兮一歸可捫。與佛合緣兮榮落同時。歎爾化生兮感變誰思。休咎略徵

兮伺察不欺。流俗莫識兮綿曠驚疑。上人西方（一作遷）兮觀止增悲。榮皇靈既兮堅固在茲。方國傳聞兮想象悽其。迴首正信兮頂禮護持。優曇千年兮易足儀之。唐高僧傳荊南記曰。晉永康元年。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伐隨生。如是非一。樹生逾疾。咸共異之。置而不剪。旬日之間。植柯極棟。遂移房避之。但極晚秀。夏中方有花葉。多歷年稔。人莫識也。後外國僧見攀而流涕曰。此娑羅樹也。佛處其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梁高僧傳。釋僧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為娑羅樹。

莎羅樹

雲南志略 出金齒及元江地面。樹大者高三五丈。葉似木槿花。初開黃色。結子變白。一年正月四月二次開花結子。以三月八月採之。破其殼如柳綿。紡為線。白疊兜羅綿皆此為之。即漢地之木綿也。老學庵續記。定力佛殿前有七葉樹。一名莎羅樹。亦他處所無。朝士使人汲泉。輒令取樹一葉為驗。朱子語類。今月中有影。云是莎羅樹者乃是地形。未可知。

婆淡樹

酉陽雜俎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為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

菴羅樹

隋書列傳。真臘國有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

多

羅樹（梵覺眾雜記誰知多羅樹卸修蓮華臺華嚴經十四卷音釋云多羅花形如椶櫚葉長稠密大雨無漏此翻為高聳）**波羅樹**（新唐書摩揭它傳貞觀二十一年摩揭它遣使者自通于天子獻波羅樹類白楊）**菩提樹**（唐書天竺）言中國為摩訶震旦獻火珠欝金菩提樹五代薛史偽漢劉鋹傳廣州法性寺有菩提樹一株高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之所手植蓋四百餘年矣至宋乾德五年夏為大風所拔酉陽雜俎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王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常焚香散花繞樹作禮唐貞觀中頻遣使往來於寺設供并施袈裟至顯慶五年於寺立碑以紀聖德此樹梵名有二一曰賓撥梨一曰婆娑力叉二曰阿濕曷他婆一曰婆力叉西域記謂之畢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為稱故號菩提婆一曰婆力叉漢翻為樹昔中天無憂王翦伐之令事火婆羅門積薪焚焉熾焰中忽生兩樹無憂王因懺悔號灰菩提樹遂周以石垣至賞設迦至一曰王復掘之至泉其根不絕坑火焚

之溉以甘蔗汁沃其燋爛後摩揭陀國滿冑王無憂之曾孫也乃以千牛乳溉之信宿樹生故舊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見樹出垣上二丈餘廣州府誌菩提樹州人以灰水浸葉去其浮膜為元夕燈飾令光孝寺有之乃梁末真諦三藏所植南郡新書廣州法性寺有訶子樹甚多佛殿東有禪祖慧能受戒壇壇畔有半生菩提樹禮祖師啜乳湯者亦非俗客也近李夷庚自廣州來能煎此味士大夫爭授飲之雲南志菩提樹在姚安府姚州土產翻譯名義即畢鉢羅樹也昔佛在世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謂之菩提樹不思議境界經佛在摩竭提國菩提樹下成等正覺其菩提樹名阿攝波盤根深固擢本修直周圓無節如稱檀柱常於其上飛禽田異無能過者皮膚細潤眾色間發猶如羅綺密葉青翠繁枝布護周匝皆有妙花間散暐曄飛芳甚可愛樂分別緣生經佛在泥連河側菩提樹下成佛未久獨止其中心生思念世間苦法廣弘明集梁晉安王綱撰菩提樹頌并敘竊以因緣假有眾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聖人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遠業障而自迷八解十智遺歸宗而虛餘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道慜焰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鶩託白淨之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盡蓮之非真出彼四門驚浮雲之易滅於是佛日啟法雷震扶漸數

降權跡三寶現世一道知歸大接群蒼救茲未度法雨法水之潤等世界於無邊智燈智炬之光同虛空於莫限物因難量化緣將息林間白樹月映青枝悲哉六識沉淪八苦不有大聖誰拯慧橋皇帝體乾元之叡德合天地之紀識照王鏡之神理太平之運吞虞孕夏草漢籠周御六極而子蒼生翦二儀而布亭毒緝樂經禮偃武脩文茯茶不設麼九律之嚴科豢兩愛生解三驅之密網固以成池之靈自失汾水之德知慙少陽懋善於元貞蕃臣契知於槐衮八凱三虞九棘四科之士內宣王事運兼橫行等城推轂之將外守封疆一同文軌萬方共貫穿胸鏤臆之首短身長臂之師南越鎮石北極天涉東暨日枝西踰月紀莫不梯峰拄迥越繩度之山航海跨深沉浮毛之浪奉方入貢進忠請職獻同心之鳥貢比肩之獸爾乃嘉祥競發寶瑞咸委靈芝滴露月華鄉團義鳳仁虎日聞郡國如珠如璧既然照燭於中載若雲非雲亦徘徊於宮雉於是縣祭氏於仁壽濟動植於幽陰嚴樂氏族家給戶足斑白不提挈童稚有謳歌從善如流應風猶草間衰務本鑄刃銷鋒紅粒盈箱青蚨委貫上照天下濕泉天既咸矣地既平矣天子乃均一子慈四光示正行之因操出要之路廣設道場大弘妙法涅槃寶樺接惑眾於背流慈悲光明照群迷於未曉法輪遍于大

千清涼被於小葉喉天人舞鳳去照國而讚善菩薩飛衣越香土而來儀五百寶蓋騰光自合千千瓔珞懸空下墜龕室莊嚴國界殊特累三時之殿等四柱之臺雖漢后望神之宮軒轅侍仙之觀曾何足擬髣髴寶雲儀形等覺於是想成道之初建菩提之樹四海呈珍百工薦巧彫金鏤翠綴鏡懸珠製似雪山形同飛蓋四布垂陰五面益物名高滿月德踰普曜圭艷千光之樹連英五色之華壁日垂彩玉蒂生煙微風徐動寶枝成樂儼然妙色蔭此幽枝顯若金山尊如聚月信女百味之初諸天四鉢之狀數漫祥草連翻青雀伏吐電之麾卻擂山之鬼奇姿瓌質不可勝言此實生善之妙緣進行之深福當今盛美曩代未聞方應照德不窮懸諸日月嶷巍永業萬萬斯年敢作頌曰締史載觀靈篇秘鏡寶冊藏難帝圖掩映烏紀稱祥龍書表慶九州布德五絃作詠蕩哉至矣有梁啟聖功覆終古業受正令金輪降道玉衡齊政無思不服有德斯盛一乘運出五眼清淨業識康救昆蟲得性辟厭靈蓮堯庭神莢豈如道樹覆潤弘決扉密垂光芬芳委疊將動百華乍開千葉現彼法身圖茲瑞牒海度六舟域安四攝慧澤既播淳風普叶休明智境清朗法泉盲神嗟仰千佛稱傳榮光動照玉燭調年菩提永立波若長宣穆穆明后萬壽如天

桀多

樹齊民要術裴淵廣州記曰。槃多樹。不花而結實。實從皮中出。自根着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許生蟲。一樹者皆有數十。

繫彌樹廣志。繫彌樹子赤。如挾棗可食。

辟邪樹酉陽雜俎。安息香樹。出波斯國。波斯呼為辟邪樹。長三丈。皮色黃黑。葉有四角。經寒不凋。

群漢樹太平廣記。槃碧穡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為群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為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君遷樹齊民要術魏王花木志曰。君遷樹細似甘焦。子如馬乳。能改齋漫錄。按吳都賦。平仲君遷。二木名也。注云。君遷之木。子如瓠形。廣州有之。本草云。君遷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廣州府志陸龜蒙和皮日休寄南海詩云。庭中亦有君遷樹。莫向高臺望漢朝。是也。按文選吳都賦注云。平仲君遷二木。廣州有之。子如瓠形。又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漢臺。又司馬溫公類篇云。君遷木名。子如馬嬭。今不知何木。或云。俗呼為牛嬭子者是。

寄生樹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寄生樹賦并叙　寄生樹。即蔦木宛童也。一曰蔦。又曰寄屑。雖於載籍常聞其名。未覩其狀。丙辰歲秋。余寓隗臺

會有事于西鄉。道出大房林樾之間。有物連蜷相繚。（居休切）枝葉蓊蔚。根乎松楠。訪諸土人。知其所謂寄生樹者也。松楠蒼蒼。若有自高自得之色。寄生髣髴。如抱不過不足之氣。且大鈞播物。化育萬類。未始偏彼而私此。顧彼之所託。此之所寄。何嘗有以異焉。竊有所激。因為是賦。　有蒼官大夫。詰寓木宛童曰。嗟爾寄生。偷合取容。杀予之榮。贅予之形。蠹予之精。而有其主。是挺拔之姿。殘庇物之功。爾何為者。但髣乎其青葱。宛童曰。嗟爾儀雖異。其事同也。蔦類雖殊。其治一也。若盜洪覆之精華。竊后土之膏腴。森乎霄而直上。恃長榮而不枯。若之為蠹。可謂盛矣。小大之辯。亦有間矣。吾聚氣毋孕化成體。原道之真。循天之理。守自得之名。保不營之利。任無為之化。運自然之氣。若怙其秀。蘊奇為質。雖偭而美。自識其蹟。雜祿搏擽旁羅荊棘。紛拔煙霞。塵蔽風日。臨不測之積瀆。依倚天之絕壁。弗受令于霜威。以傲寒而為德。示一生之性。衒不易之勢。當風雨之所交。混雲霄之所會。庇石畬以欲飛。峻谷顛其岳墜。寔謂傾天之險。非謂不傾之地。地其傾乎。若將安有。若其顛乎。吾將安寄。吾之情狀。若之名跡。命之則二。根之則一。一其所得。奪其所失。是其不為大道之賊。蒼官大夫。吞聲附影。寒心絕氣。無以為應。慨然有間曰。吾子之所謂。不可以致詰。僕擬迷津。其於自

澥室於推移。昧於消息道之云微。孰知其極。頃沐清音。冥心凝寂。有如明月。卷狹玄室。淹延偏枯。良增欷（音希）邑。疑頑底滯。渙然冰釋。僕由是知天壤之間。未有一物不荷帝力。遷撓其節。頹風復起。蒼黃翻覆。莫知所以。拄其奇挺。兀然榮立。收聲斂色。恐焉口實。宛童昧其勝。瑣訟不知其所持。風節何其隳落。風聲何其衰微。弗虛而心。曷撲而塞。未矯其枉。無負其直。直其卷（音圈）曲。是其倒植（音植亦音值）。賦高其倔蹇。安其蒙蔽。屏清務之風。抱頑素之質。長引哀飆。悲音相激。劭精敗彩。辟（必郢切）榮耽悴。乖乎本真。困乎凋敝。荒其重陛（邊迷切）。劣其虺咸。倚風而號。冒雨而泣。盍規繩其道。斧藻其德。為永斬相忘于樂土。而其娑娑乎壽域。（爾雅。寓木。宛童。郭璞云。寄生樹也。一名蔦。本草。寄生。一名寄屑。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蔦。）

連百正詩寄生樹　嗟哉寄生樹。厥根不自立。矗矗棲林壑。森森動原隰。本非梁棟材。唯有禽鳥集。縱逃斤斧侵。寧免寒暑襲。一朝失所託。早暮不相及。人生同此寄。百年一呼吸。濕沫偷呴濡。躁灊強綴葺。未能與物化。安悟此機入。吾每歎吾生。愛思耀以泣。託根非其所。舉世淪以習。老枝年歲晚。病葉風雨急。神山杪何許。瑤草不可拾。

思惟樹齊民要術嵩山記曰。嵩寺中忽有思惟樹。即貝多樹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焉。

相思樹稽神異苑。搜神記曰。晉康王以韓馮妻美。納之。遣馮運土築吳公臺。後病死。其妻請臨葬。遂投墜而卒。遺書于王曰。王利其生。不利其死。願以尸骸賜馮合葬。王不許。使人埋之。令冢相望。既而王謂之。爾夫婦相從。則吾不利。一夕忽有梓樹。生于二冢之上。後合抱。身亞相就。因此有雌雄鴛鴦於樹上交頸悲鳴。因呼為相思樹。權德輿詩相思樹　家寄江東遠。身對江西春。空見相思樹。不見相思人。

鬬鏤樹隋書列傳。琉球國王所居曰波羅檀洞。壍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舍大一十六間。雕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

合離樹太平廣記。終南山多合離樹。葉似江離。而紅綠相雜。莖皆紫。氣如羅勒。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藂條。狀如車蓋。一青一赤。望之斑駁。如錦繡。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華蓋。亦生熊耳山。

古度樹齊民要術廣州記。古度樹無花。皮中生子。似杏而味酢。取煑以為粽。取之數日。不煑。化作飛蟻。交州記曰。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可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取之數日不煑。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著屋正黑。顧微廣州記曰。古度樹葉如栗而大於枇杷。無花。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杏。

（而味酢。取莢以爲粽。取之數日不莢。化作飛蛾。熙安縣有抵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炙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

白緣樹（齊民要術交州記。白緣樹高丈。實味甘美於胡桃。）

都昆樹（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都昆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如雞卵。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出九真交阯。）

都咸樹（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都咸樹野生。如手指大。長三寸。其色正黑。三月生花色。仍連著實。七八月熟。里民啖子。及柯皮乾作飲。芳香。出日南。）

都句樹（齊民要術交州記曰。都句樹似栟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啖。）

交讓樹（六帖橘潯陽記。黃金山有木。一年東邊榮。西邊枯。次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曰。交讓樹也。乃楠樹。）

夫編樹（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云。夫編樹野生。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成子。及握莢技下無雞鴨炙中好。亦中鹽藏。出交阯武平。）

服常樹（山海經海內西經。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服常樹。詳琅玕子。以珠爲樹。見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琅玕焉。莊周曰。有人三頭遞卧遞起。以伺琅玕與玗琪子。謂此人也。）

端正樹（楊太真外傳。玄宗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溫庭筠詩題端正樹　路傍佳樹碧雲愁。曾侍金輿幸驛樓。草木榮枯似人事。綠陰寂寞漢陵秋。）

閬扶樹（酉陽雜俎釋氏書。須彌山南有閬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蘇枋樹（齊民要術南方草木狀。蘇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漬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

返魂樹（太平廣記月支使者云。聚窟州在西海中申未洲上有大樹。與楓樹相似。名曰返魂樹。香氣聞數百里。死尸在地。聞氣乃活。述異記。聚窟洲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煑。取汁。又熬之。可丸。名驚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反生香。或名却死香。死尸在地。聞氣乃活。）

摩賊樹（酉陽雜俎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爲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人如栗黃可啖。）

黃心樹（元一統志。白樂天詩自序云。巴民呼爲黃心樹。大者高四五丈。涉冬不凋。身如青楊。葉如桂。花如蓮。香色艷膩皆然。獨房藥有異。四五月初花自開。近樹僅二十日。忠州鳴玉溪生者穠茂尤異。白樂天詩。幾度欲移移不得。天教拋擲在山間。）

董龍樹（長安志。董龍社樹在縣西南三十里。舊圖經曰。董龍監屋。人家貧。村社衆人祭社。遂出之龍。遂以泥造飾。祭之。後穿地得黃金。因大富。遂名董龍樹。）

毗野樹（隋書列傳。真臘國有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

金果樹（成都府志。金果樹在府城內。凡九樹。峭直無枝。皮若龍鱗。葉長大如鳳尾。根細似龍鬚。其狀大類棕櫚。實如棗而酸。八九月間熟。）

石瓜樹（雲南志略。石瓜樹生。瓜堅實如石。故名。善治心痛。出沿部路。）

舊蓬樹（雲南志。舊蓬樹。在建昌府樹有花皮。永寧州中縣土產）

櫓榾樹（雷陽志。櫓榾樹。雷州府物產。葉上有刺。）

木蘭樹（太平廣記。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所云木蘭舟。出於此也。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

荊楊樹（太平寰宇記。荊楊樹。一名豕樹。皮白。味如膽。異物志云。斯調州有木名摩厨。汁如脂）

哥母樹（齊民要術異物志云。哥母樹皮有莢。狀似栟櫚。但脆不中用。南人名其實爲哥南之當裂作三四片。廣州記曰。哥葉廣六七尺。接之當覆屋。）

馤齊樹（酉陽雜俎。馤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頂勃梨他。長一丈餘。圍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石楠樹（齊民要術南方記曰。石南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實如鷰卵。七八月熟。人採之取核。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宋景文公集石楠樹賦　予嘗被臺檄北走襃漢。襃漢間家樹石楠爲園池之玩。樹率高不過二三丈。柯葉婆娑如帷蓋然。惜其上國之遠。不能移植。竊爲賦之。以俟知己者。彼美嘉木。生于漢濱。擈純粹於天極。稟蕃鬯於媼神。十兩流液。重雲輸津。結深根乎與壤。蓄秀體於厥春。爾其阿那扶疎。嘗亭憁翠。枝糾交葉相積。不扶自直。挺乎其華。翠幄森覆。仙幢凝峙。秀金枝之末。燃障青綾。而半倚長煙。夜棲寒露晨委。激碓風而裊莖。沸蒙泉而漱趾。符亭育之大德。全婆娑之生意。乃有仲長廣宅。庾信中圍。共忘樊柳。咸尚樹萱。悅吾材之特異。捨群卉以取妍。乃培乃埴。載育載蕃。高臨反宇。近映閑軒。均常松之受命。等穠李之無言。然

熙幄。露重重蓋圓。非同江北之枳化。不愧東家之樹。究。至如合璧早紅。上弦挽白。送客影於瑣窗。薦翠霧於瑤席。帶寒蜩之嘶咽。狀翠禽之格磔。王孫感芳草之思。中婦休流黃之織。拾蘂未暇。攀條更惜。如爲兩樹。誌若爾於韓馮。脫致一枝。書贈行於越國。故其爲世愛玩。受天和煦。條枝紫滋。對萼星布。不戕梧檟。不夭斤斧。嬌鷓子之春華。同韓宣之嘉樹。不生于窮谷畏七年而未知。不生于少原。嗟錯薪之亂楚。幸得謚於芳林。獲庇根於中土。嗟上國之絕遠。憫孤生之溥枯。六枳雖乎萬國。三槐配於上公。卿史著中臺之柏。大夫祀東岳之松。顧弱質之雖陋。冀賞心之一逢。託陵阿之善養。弓根柢之先容。苟君子兮不顧。將老棄於山中。權載之詩石楠樹　石楠紅葉透簾春。憶得妝成下錦茵。試折一枝含萬恨。分明說向夢中人。白居易長慶詩石楠樹　可憐顏色好陰凉。葉翦紅牋花撲霜。傘蓋低垂金翡翠。薰籠亂搭繡衣裳。春芽細炷千燈焰。夏蘂濃焚百和香。見說上林無此樹。只教桃柳占年芳。

都桷樹 齊民要術南方草物狀曰。都桷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八九月熟。一如雞卵。里民取食

烏臼樹 齊民要術玄中記云。荊陽有烏臼。其實如雞頭。迮之如胡麻子。其汁味如豬脂。蜿菴張仲舉詩烏臼樹。西湖慈雲山

側。知精有詩。巾子峯前樹。適仙句最工。迥明霜寺外。半落石池中。鄭老惟書柿。崔郎只詠楓。山林正寂寞。借此作春紅。

椰子樹 太平寰宇記椰子樹。似檳榔而高大。葉長一丈。無陰陽結實一房。生三十餘子如瓜。其殼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肉有漿一升。清如水。甜如蜜。飲之愈渴。殼堪爲酒器。皮堪縛船。土人多種。

檳榔樹 太平寰宇記檳榔樹。如椶櫚。高七八丈。無枝柯。上有十許葉。正月結房生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穟穟堪爲扇。至五月熟。大如雞子。以海蠡殼燒作灰。名曰蛤奔。共扶留藤葉和而嚼之。甚美。除口氣。令人齒黑。故南中有黑齒之俗。廣州府圖經志　土產檳榔樹如椶櫚而葉長。結子纍然。

阿魏樹 酉陽雜俎阿魏出伽闍那國。即北天竺也。伽闍那呼爲形虞。亦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阿虞截。樹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葉似鼠耳。無花實。斷其枝。汁出如飴。久乃堅凝。名阿魏。拂林國僧彎所說同。摩伽陀國僧提婆言。取其汁如米豆。屑合成阿魏。

櫴子樹 任昉述異記頫渚山有櫴女狀又子樹。其木如玉色。渚人採之以爲狀。

柛子樹 雲南志柛子樹出大理中慶。曲靖僧俗。以作數珠念經。安寧州。及祿豐縣。曲靖府陸涼州。新興州並有柛子樹。

稷穀樹 郡祀志稷穀樹。陣古同。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穫。

木綿樹 元一統志左太沖吳都賦云。木則緜杙櫹五臣註云。木綿樹高大。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近奉御選其實者。取液以進。南海東莞並出。廣州府圖經志木綿樹高四五丈。花殷紅。大如甌。顆山茶。花時如錦漫天。既謝有綿飛似柳絮。可爲茵褥。一名班枝。

婆娑羅樹 秀雅堂雜記洛城山北。謂之邙山。上無林木。維北嶺上。古有樗樹。婆娑四五畝。楊素建都城。以此樹爲南北標準。嫌樗木名惡。號婆娑羅樹。按佛經言婆娑羅樹是如來涅槃之所。其言殊不祥。從楊玄感亂。李密圍城。及太宗征世充。皆於此樹駐車。下瞰城中。

婆那娑樹 酉陽雜俎婆那娑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呼爲阿蔀嚲樹。長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羅蜜樹 南海志波羅蜜樹。實大如冬瓜。三月採取。味甘酸二種。出大理永昌臨安百夷蠻中。

蜜波羅樹

太平寰宇記滕耕有蜜波羅樹。生絕石懸崖間。至堅白。堪爲箭。

婆田羅樹 隋書列傳真臘國有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

咀賴羅樹 新唐書天竺傳。太宗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太宗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采怪藥異石。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爲群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

歌畢佗樹 隋書列傳真臘國有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

如之何樹 太平御覽南荒中有如之何樹。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金刀割則飴。木刀割則辛。食之得地僊。

桂林八樹 山海經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番隅。今番禺縣。

芭蕉子樹 雲南志略初生子。不可食。移樹於有水處栽。所結子方可食之。正二月開花。紅色。如牛心。結子三五十。如皂莢。採七月取其子。以甑盛覆。架於大棚上。使熟。剝膚而食。其甘如飴。採時去其樹。明年復其故。四五月又花。冬月依前採之。秋食惹瘴。

訶梨

勒樹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云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飲變白髭髮令黑出九真

菴摩勒樹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云菴摩勒樹葉細似合昏花黃實似李青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

松門藥樹 文昌雜録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庭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齋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侍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僚既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戶部王員外言元昆駕部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蔥翠可愛予令閣右頗多人罕識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　五御

樹

蝦蟆丹樹 宋史外國傳闍婆國地不產茶其酒出椰子及蝦蟆丹樹蝦蟆丹樹華人未嘗見

無花果樹 雲南志略無花果樹不甚大葉生枝条狀如青李生食無味蜜煎甚佳

不耐癢樹 曲洧舊聞紅薇花或曰便是不耐癢樹也其花夏開秋猶不落世亦呼百日紅

婆羅那娑樹 北史真臘國傳其國有婆羅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隋書列傳真臘國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類異者有婆那娑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

娑樹 唐語林太宗朝婆臣羅國所獻娑樹一名菩提葉似紅藍實如蒺藜廣志莎樹多枝葉葉兩邊行列若飛鳥之翼其麵色白樹收麵不過一斛蜀志記莎樹出麵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桄榔出興古

棹樹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云棹樹幹葉俱似椿以其葉鬻汁漬果呼為棹汁若以棹汁雜彘肉食者即時雷震死棹出高涼郡

酒樹 南史扶南國傳南界有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花汁停盃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張華博物志酒樹出典孫因名振酒太平寰宇記瓊崖州有酒樹似安石榴其花著甕中即成美酒醉人

前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前樹野生二月花色連著實如手指長三寸六月熟以湯滴之削去核食以糟鹽藏之味辛可食出交阯

妖樹 毗陵志晉孝懷帝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茱萸樹四株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有鼯鼠出延陵羊祐令郭璞占曰此郡在明年當有妖樹生若瑞而非瑞辛螫之木也倘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之妖也是為木不曲直

芺樹 本草音夭有大毒主風痹偏枯筋骨攣縮癱瘓皮膚不仁疼冷等取枝葉搗碎大甑中蒸令熟鋪著床上展卧其中冷更易貫節間風盡出當得大汗補藥及芺粥食之避風冷勞復生江南深山葉長厚冬月不凋山人總識也

怪樹 太平廣記唐扶風竇寬者家于梁山太和八年秋自大理評事解縣權鹽使判官罷職退歸因治園屋命家童伐一樹既伐有血如流滂然注地食頃而盡寬異之且知為怪由是閉門絕人事至

明年冬十一月。鄭注李訓反。寬與注連。遂誅死於左禁軍中。太和中。有從事江夏者。其官舍嘗有怪異。每夕見一巨人。身盡黑。甚光。見之即悸而病死。後有許元長者。善視鬼。從事命元長以符術考召。後一夕。元長坐於堂西軒下。巨人忽至。元長出一符飛之。中其臂。劃然有聲。遂墜于地。巨人即去。元長視其墮臂。乃一枯木枝。至明日。有家僮謂元長曰。堂之東北隅。有枯樹焉。先生符今在其上。即往視之。其樹有一枝。峭折者。果巨人所墮臂也。即伐而焚之。宅遂無怪。**毒樹**經律異相地部云。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男女遊觀停息其下。或頭欲裂。或腰脊疼。或於樹下終。園人以長一丈柯斧遂所去之。未經旬日。生已如故。**奇樹**西域記。摩易陀國。有奇樹高八九尺。其餘兩枝。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歲月雖久。物無增減。**沒樹**酉陽雜俎。沒樹出波斯國。拂林呼為阿縒。長一丈許。皮青白色。葉似槐葉而長。花似橘花而大。子黑色。大如山茱萸。其味酸甜可食。**大樹**續博物十洲記。長洲在南海辰巳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千圍者。莊子逍遙遊。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莊子曰。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疏。擁腫。卷曲。不中直也。規圓而矩方。塗。道也。樗樗之樹。不材之木。根本擁腫。枝幹攣卷。繩墨不加。方圓無取。立之行路之傍。匠人曾不顧盼也。）舊唐書五行志。隋文時。自長安故城東南移於唐興村。置新都。今西內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今有大槐樹。柯葉森聳。即村門樹也。有司以行列不正。將去之。文帝曰。高穎坐此樹下。不可去也。劉公是先生集壺公祠大樹記　壺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累之歲年。壺公者。費長房之師。當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歸輒掛其壺而躍入焉。長房為市掾。見而惟之。就傳其方。一旦別長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挂壺處。則此樹是已。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為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一也。察其根。則蚪結而膠轕。察其幹。則空虛而穿穴。察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帶之上屬。則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三也。抉可異者三。汝南人世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推也。彭祖歟。其靈歟。其或使之歟。吾惡乎知之。咸平二年。有為壺公祠者。不能久。遂廢

慶曆初。夏丞相守此邦。乃益新之。於是民之祈福祥者。士之考伎術者。吏之覽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壺公也。能使壺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廟中。　壺公祠大樹詩　壺公飛升向千歲。茲樹懸壺今尚在。盤根虯屈蟠蛟龍。宂餘呀豁作天竇。移枝入土又旁出。四面童童若車蓋。大鈞播物信容易。父老相傳護驚駭。孔明廟前千丈栢。老子庭中左紐檜。天資正直本當壽。地養堅強自宜大。嗟爾朽質名賁聞。雖能所生世何賴。（此事州人不能道其名。）雷霆不及斤斧遺。但恐狐狸假為祟。　君入既羽化。伊樹亦千年。委餘龍蛇蟄。（此樹枝入下入土中。）交陰孔羊鮮。流光駒過隙。浮世海成田。信有壺中藥。能移物外天。真游競何許。神理直茫然。會見逢東鶴。悲歌感市郎。（壺中所居近市。今此樹乃在郡外。非漢時城是也。）余樵隱詩　大樹　大樹吾甚愛。終日坐其傍。人間有炎熱。此地自清涼。太平廣記。西京朝堂北頭有大槐樹。隋曰唐興村門首。文皇帝移長安城。將作大匠高穎常坐此樹下檢校。後栽樹行不正。欲去之。帝曰。高穎坐此樹下。不須殺之。至今先天一百三十年。其樹尚在。柯葉森竦。根株蟠礴。與諸樹不同。承天門正當唐興村門首。今唐家居焉。又曰。長安朝堂。即舊楊興村。村門大樹今見在。初周代有異僧。號為棖公。言詞抗惣。後多有驗。時村人於此樹下集言議。棖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便有遷都意。**乙樹**齊民要術南方記曰。乙樹生山中。取葉擣之。訖。和繻葉汁煑之。再沸止。味辛。曝乾。投魚肉羹中。出武平興古。**獨柳樹**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壬申。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西南獨柳樹下。（注。劉昫曰。獨柳樹在長安子城西南隅。）**獨桓樹**太平廣記。獨桓樹。頓丘南有應足山。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七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桓樹。**三合樹**太平寰宇記扶荒錄云。惠州河源縣相思亭。有木威樹。橄欖樹。黃支樹。此樹獨根。大十圍。去地二丈。為三支。號曰三合樹。**五願樹**應天府志。鍾山之最高峯北。有五願樹。乃柞木也。**五子樹**太平寰宇記。郡國志云。潮陽五子樹。實如梨。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金瘡及霍亂。**七葉樹**老學庵續筆記。東都定力院井泉甘寒。可亞閭門井。佛殿庭下有七葉樹。一名沙羅樹。亦他處所無。朝士使人汲泉。輒令取樹一葉為驗。**九花樹**古今事通。九花樹生南岳。雖經雪凝寒。必開便

（落號應春花。）

萬箭樹（雲南志在永昌府東五十里山道傍有古木一株二丈圍昔清平官高公出征經過道上樹俯首有恭揖之狀後人過者並不禮焉遂射之樹楠之箭數以萬計故名萬箭樹在蘭滄江東五十里自陸氏時撲蠻作盜出沒於此故過者射其樹以壓之。迄今過者必射樹高五丈餘箭鏃如蝟毛然。）

仙樹（齊民要術西河舊事曰祁連山有仙樹人行山中以療飢渴者輒得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亦不得見酉陽雜俎仙樹祁連山上有仙樹行旅得之止飢渴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甘鐵刀剖則苦木刀剖則酸蘆刀剖則辛會稽續志仙樹在餘姚縣祠宇觀孫應時詩云劉樊蟬蛻此登仙老木當時已挿天至今半枯元秀潤蒼皮新長更榮鮮蟠桃待熟三千歲銅狄重摩五百年化鶴來歸山寂寂徘徊誰與問因緣。）

神樹（三國魏志邴原列傳原到遼東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僧文瑀集神樹詞　村西大樹高入雲樹根作屋祠為神村農四時常祭賽但願長幼無灾也更乞風雨皆調適官不追呼無盜賊六畜蕃滋百穀成報神之賜何終極問農當年來生樹此樹之神何所附它時此樹朽而仆樹神又向何方去。農笑吾言吾笑農濁涇清渭終難同）

將軍樹（能改齋漫錄杜子美有過宋之問莊斷章云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自注云之問弟執金吾舊注引後漢馮異每所止舍獨在樹下軍中呼為大樹將軍余以為事雖本此亦自周庾信隋元行恭二人詩發之庾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云月落將軍樹風驚御史烏元行恭過故宅云頹城百戰後荒邑四鄰通將軍樹已折步兵途轉窮子美意取此惠州府志宋陳堯佐閬州人咸平元年以太常丞領郡一以誠信有遺愛於民嘗手植荔枝於州治之東廳郡人以比甘棠謂之將軍樹。蘇子瞻詩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旁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編鈴下也到黑衣郎九華負興詩將軍樹　細馬輕裘緩緩歸一樽原野亦光輝如今更訪將軍樹土木如何衣錦衣孫觀大全詩將軍樹　當年樹下遶兒嬉直到將軍衣錦時老榦千年龍化後如今空有寄生枝。）

小兒樹（太平御覽唐書曰波斯於西海中見一方石上有樹榦赤葉青樹上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笑動其手腳頭着樹枝。其使摘取一枝小兒便死令在大食王處。）

徐童樹（河朔訪古記元氏縣封龍

山脩真觀四周多徐童樹樹類梧桐時聚人。其子可以染碧移植他所則輒死俗呼為徐童華世謂北嶽徐真君登仙于此山記又云駱元素遇一老人傳藥十粒且告曰服此則不飢吾本姓徐氏字元英新受長桑君牒為北嶽長史言訖化童子乘雲而去因以名云。）

子美樹（輿地紀勝東柯谷杜甫舊居今為寺後園山下大樹至今呼為子美樹。）

羅漢樹（古今事通赤城志云羅漢樹結實如羅漢狀郡治祭雲亭前有之殆數百年俗傳有白猿出於月明時慶曆中有如鳳之鳥栖烟霧中天台萬年嶺之大杉宴坐峯之老檜皆有此名）

人面子樹（元一統志人面子樹葉似龍眼而長）

董奇大樹（太平廣記京兆董奇庭前有大樹陰映甚佳後霖雨奇獨在室忽有一小吏云承雲府君來乃見承雲著通天冠長八尺自稱方伯云身第三子有雋才方當與君周旋明日覺樹下有異每脯後無人輒有一少年就奇語戲或命取飲食而與半年奇氣殭壯一門無疾奇後適下墅其僕客三人相謂此樹幸可用貨之郎常不聽今試共斬斫之奇還樹神亦自爾絕矣）

金鷄樹（唐語林則天封嵩岳大赦改元萬歲登封壇南有大樹樹杪置金鷄因名樹為金鷄樹。）

木龍樹（太平廣記徐之高家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榦交横上平容十餘人坐枝抄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為木龍梁武帝遣人用寫焉）

白象樹（酉陽雜俎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鴛鴦樹（姬侍類偶海物異名記蜀王孟昶昆宮坪春燕姓李氏行則同輿坐則同席末年遣殺並命合葬墓上有樹生異花狀似鴛鴦交頸人不知名但曰鴛鴦樹時有歌曰願作墳上鴛鴦木作雙飛去作雙歸溫革瑣碎錄宋韓明妻美康王奪之妻自殺王埋之經宿生樹丈體相交王欲伐之化為鴛鴦飛去。）

蜻蜓樹（太平廣記昔妻約居嵩山居禪庭有一野姬手持一樹植之於庭言此是蜻蜓樹歲久芬芳鬱茂有一鳥身赤尾長常止息其上。）

蚊子樹（嶺南異物志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折裂蚊子群飛惟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翔鳳樹（太平御覽天目山有數百年樹曰翔鳳樹池曰蛟龍池。）

龜啣樹（吳興志德清縣南市保前臨大溪有餘石亭侯廟即孔愉

廟也故老相傳榆葬後龜銜棗樹種於此至今號龜銜樹

化蝶樹

太平廣記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獨花葉盛及凋落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焰焉數日皆化為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唐國入長安此必前兆也

社樹

蘇鶚演義周禮云二十五家為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今村墅閒多以大樹為社樹蓋此始也南史宋武帝紀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適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帝受禪而盛矣太平寰宇記在襄陽府武當縣隋圖經云南陽武當南門有社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為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蟲數圍長三丈群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木代樹前曾見夢於欣不之信後欣果死於治所晉書元帝紀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古者以為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從封東莞王於琅邪即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晧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寔符中興之兆

州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州樹野生三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成熟如李子五月熟剝核滋味甜出武平

國樹

齊民要術南方記曰國樹子如鴈卵野生三月花色連著實九月熟曝乾訖剝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趾

豫章樹

太平廣記洪州有豫章樹自秦至今千年以上遠近崇敬或桑婦女猪羊有胡超師遊於洪府見猪羊婦女遮列訴稱此神枉見殺害超乃積薪焚之夷其地為觀焉　東方荒外有豫章焉梓木樹主一州其高千丈圍百丈本上三百丈本如有枝條數張如帳上有玄狐黑猿樹主人為南北列並面向西南有九力士操斧伐之以占九州吉凶斫復其州有福遲者州伯有病積歲不復者其州滅亡七十言州伯死復者不剋復也

火洲樹

南史扶南國傳扶南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黑若小垢污則投火中復更精潔

仙巖樹

太平廣記陰隱客傳隱客當令工人鑿井旁通一穴工人循穴而行遂達仙境見巖壑中有大樹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

君山樹

太平廣記吳興柳歸舜隋開皇二十年自江南抵巴陵大風吹至君山下登岸行四五里見一大石石中央一樹高百尺條幹偃陰為五色翠葉如盤花徑尺餘色深碧蕊深紅異香成煙著物霏霏有鸚鵡數千翩翻其間相呼姓字

種樹

齊民要術凡栽一切樹木欲記其陰陽不令轉易陰陽易位則難生小小栽者不煩

記也大樹髡之不髡風搖則死小則不髡先為深坑內樹訖以水沃之著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搖則泥入根間無不活者不搖根虛多死其小樹則不爾然後下土堅築近上三寸不築取其柔彊也時時溉灌令潤澤每澆水盡即以燥土覆之覆則保澤不然則乾涸埋之欲深勿令撓動凡栽樹訖皆不用手捉及六畜觝突戰國策曰夫柳縱橫顛倒樹之皆生使千人樹之一人搖之則無生柳矣凡栽樹正月為上時諺曰正月可栽大樹言得時則易生也二月為中時三月為下時然棗雞口槐兔目桑蝦蟆眼榆負瘤散自餘雜木鼠耳虻翅各其時此等名目皆是葉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時栽種者葉皆即生早栽者葉晚出雖然大率寧早為佳不可晚也樹大率種數既多不可一一備舉凡不見者栽蒔之法皆求之此條　淮南子曰夫移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高誘曰夫樹易　文子曰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盛終日採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非時者功難立　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諸樹竹漆桐梓松柏雜木唯有果實者及望而止望謂十五日過十五日則果少實　食經曰種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長五寸內著芋魁中種之無芋大蕪菁根亦可用勝種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種　凡五果花盛時遭霜則無子常預於園中往往貯惡草生糞天雨新晴北風寒切是夜必霜此時放火作熅少得煙氣則免於霜矣　崔寔曰正月盡二月可剝樹枝二月盡三月可掩樹枝埋樹枝土中令生二歲已上可移種矣　凡種槐柳楸梓梧柞爾雅曰守宮槐葉晝聶宵炕注曰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守宮孫炎曰炕張也槐子熟時多收擘取數曝勿令蟲生五月夏至前十餘日以水浸之如浸麻子法也六七日當芽生好雨種麻時和麻子撒之當年之中即與麻齊熟刈去獨留槐槐既細長不能自立根別豎木以繩攔之冬天多風雨繩攔宜以茅裹不則傷皮成痕瘢也明年斸地令熟還於槐下種麻脅槐令長三年正月移而植之亭亭條直千百若一所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若隨宜取栽匪直長遲樹亦曲惡宜於園中割地種之若園好未移之間妨廢耕墾也其擇種藝必用凡栽樹須記南北枝坑中著水作泥即下樹栽搖令泥入根中即四面下土堅築上留三寸浮土埋令深澆令常濕勿令手近及六畜觝突凡一切樹正月十五日以前上時兼多子山居備用凡木皆有雌雄而雄者多不結實可鑿木作方寸穴取雌木填之乃實以銀杏雄樹試之即見又云凡栽樹記其陰陽不令轉易大木髡之小則不髡深坑內樹以水

沃土。令如薄泥。東西南北搖之良久。然後堅築。時時灌溉。埋之欲深。栽訖。不得用手捺。及六畜觝突。淮南子曰。移木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凡移木須愛護附根地。兩土封其根。處若此。處土不動。木即易活。　凡移樹不要傷動根。須潤掘深。不可去土。恐根傷。諺云。移樹無時。莫教樹知。　種一樹大枝向南。栽亦向南。　凡樹一移。當三年長。元日天未明。將火把於園中百樹上。從頭用火燎過。可免百蟲食葉之患。取本枝（別本作大枝）如斧柯及臂者。皆堪插。大者四五枝。小者二三枝。葉微動爲上時。將欲開芽爲下時。先作麻紉纏樹十餘匝。以鋸截樹。去地五六寸。不纏。則恐插時皮破。留高者。遇風則披折。宜以籠盛之。斜攕竹爲籤。刺木皮之際。令深一寸許。折取美好果枝。陽中者妙。陰中者少實。長五寸。亦斜籤之。令過心。大小長短與竹籤等。以刀子微劙樹枝。斜籤之際剝去黑皮。勿令傷青皮。傷則死。拔出竹籤。插枝。令到劙處。木邊向木。皮還近皮。插訖。以綿裹樹本頭。封熟牛糞泥於上。以土倍覆。令樹枝僅得出頭。以土壅四畔。當枝上沃水。水盡以土覆之。勿令堅涸。百不失一。其枝甚脆。培土時慎勿使掌撥。則折枝既生。樹傍有葉出。輒去之。不爾。即分氣。長遲。其十字破接者。十不枝一。農桑撮要。十一月種松杉檜栢等樹。自冬至後至春社前。皆可種之。則易得

生活。　正月栽桑樹。耕地宜熟。移栽時。行須要寬。橫行闊八步。長行相離四步。對栽桑。行中間可用牛耕。故田不廢。桑不致荒。二月內移栽亦可。臘月亦得。　正月移栽諸樹。自明暨梅。可移松栢槐榆等樹。二三月亦得。　十月包裹木瓜石榴諸般等樹。以穀草或稻草。將樹身包裹。用草繩或蔴麻絟定。泥封。以糠粃培壅其根。免致霜雪凍損。溫革瑣碎錄居處種樹。東種桃柳。南種梅棗。西種梔榆。北種柰杏。葉石林老人避暑錄。吾居雖略備。然材植不甚堅壯。度不過可支三十年。即一易。人生不能無役。閒中種木亦是一適。今山之松已多矣。地既加闢。當歲益種松一千。桐杉各三百。竹凡見隙地皆植之。盡五年而止。可更有松五千。桐杉各千五百。三十年後使居者視吾室敝。則伐而新之。竹但取其霜毀折與侵道妨行者。可不外求而足。令歲積善與此山竹無慮增數千竿。松栽生不滿三尺者處處有桐子已實。何其陰多萬之。冬春之閒。當與汝曹日策杖山行。自探擇僕之健而愿者兩人供役。吾不爲無事矣。然此居竟何有。吾年六十。猶思預植良材爲後計。柳子厚詩云。晚學壽張樊敬侯。種漆南園待成器。使子厚存寧免一笑耶。　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纔三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栢。有伐以爲椽者。雖陽近塋有檜而無松。亦不多得。州宅堂前有兩株。樛枝左紐。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宜。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伴抱。椎栢長差似遲爾。今環余左右者。略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藏似孔北海。檜深嚴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栢奇峻堅瘦似李元禮。吾閑居久。賓客益少。何幸得與四君子遊耶。金樓子雜記下篇。枚乘有云。種樹不見其長。有時而大。鎮說主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其實。次兩鼻兩耆食之賤人。後山談叢。昆無咎移樹法。其大根不可斷。雖旁出遠引。亦當盡取。如其橫出遠近。掘地而埋之。切須帶土。雖大木亦可活也。大木仍去其枝。唐柳宗元集郭橐駝傳。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隴土動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富人（一本豪字下有家字）爲觀遊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傚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一有以字）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

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去一本作亦）其蒔也若子。（蒔一本作時）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有焉字）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一本哉字上有矣字）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嘻一作喜）牧竪閑談種樹說有語乎移樹之訣者。凡移巨樹。其本藥以固。欲其屹然而不搖也。其土篩以膩。欲其襍焉而不膠也。其枝葉稀而或禿。欲其末輕而不振乎風也。其時日冬而防移。欲其液回而足乘乎春也。既種已。間一日斟水以溉焉。而

不可淫編辮以圍焉而不可近遲之歲月以俟焉而不可爪其膚然後性之傷者復天之病者徐而全精神内固横枝外茁生意沛乎其不可禦矣予曰是法也即種學法也凡學之着乎心亦猶樹之着乎土者也簡者其功疏以陋慢者其味淺以短疏且汙者其質誘以變令夫學也者非可易而爲也温故而肄觀味精深猶藥之欲其堅也葺編而絕程度績審猶篩之欲其膩也靠貴以攜之不事浮華之美觀猶末之欲其輕而秃也反侍以搡之不聽歲月之蹉跌猶春之欲其乘以棠也澆胃以聖賢之義理而不淫以邪也去誘以詩書之關鍵而不近以穀也計功以日新又新之矩度而不亟以益也夫是以養深而不可撼誘多而不可移行之而圍焉之而成蹻之而聖賢雖富貴臨乎前而不羨刀鋸加乎後而不懾否則涸可立而待也嗟夫人之學也而種之不如法是不如老圃者真不如也于鵠詩種樹　一樹新栽益四隣野夫如到舊山春樹成多是人先老垂白看他攀折人　許景衡横塘詩種樹　幽谷青青樹移根偕爾栽紙疑判棘地不稱棟梁村豈爲歲寒改稍看春色回清陰惟海國回首思悠哉韓淲澗泉詩種樹　種樹擁墻隈代茅開地偏老衰常鬥棘貧窘失求田精熟山前日陰涼澗底來賢哉陶五柳只愛北窗眠范煥詩種樹　種樹江頭

不記春年來年去秋陽神令朝忽向江頭見稍有清陰花路人　張伯雨詩種樹　植梓五十本移松八百栽山靈借好雨似爲道人來青意爭鬱勃細聲亦吹酒松如稚子長梓長來盈把吾衰詎能待將以蔭來者吾子行詩莫種樹　莫種樹種樹陰我屋長天如蓋青茫茫何用春風暫時綠韓琦安陽詩種樹　一亨中山四載餘栽成芳樹滿鄧衢州民如有甘棠念惜取清陰萬萬株

接樹

茅亭客話滕起士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澁不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後尋美果枝選陽年有鶴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活至時剪下便割於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十日其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是其時也將野樹以鋸截令去地五七寸中心劈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劉勿傷青皮插於野樹罅中外與野樹皮相齊等緊密用牛糞泥封之與笋籜苞裹其接處以麻細纏定上更以黄土泥搭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樹傍生芽葉即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黄休復云嘗依此法而樹樹皆成則不喻其野樹子實酸澁鶴膝枝甜美接酸澁樹上爲酸澁之氣所推又焉得遂於甜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澁何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難詳歟農桑衣食撮要附地栽去劈開接頭削尖插之黄泥封固用糞壅以草搽記勿令他物動搖頻澆水即活矣擇種藝必用正月接樹右取樹本如斧柯及臂者皆堪接謂之樹砧砧若稍大即去地一尺截之若去地近截之則地力太壯矣夾殺所接之木稍去地七八寸截之若砧小而高截則地氣難應須以細齒鋸截鋸麤則損其砧皮取快刀子於砧緣相對側劈開令深一寸每砧對接兩枝候俱活即待葉生去一枝弱者即取所接樹選其向陽細嫩枝如筯麤者長四五寸許陰枝即少實其枝須兩節兼須是二年枝方可接接時微批一頭入砧處插入砧緣劈處令入五分其入須兩邊批所接枝皮處插了令與砧皮齊切令寬急得中寬則陽氣不應急則力大夾殺全在細意酌度插枝了別取本色樹皮一片長尺餘闊三二分纏取接枝并砧緣瘡口恐雨水入纏訖即以黄泥泥之其砧面并枝頭並以黄泥封之對插一邊皆同此法泥訖仍以紙裹頭麻纏之恐其泥落故也砧上有葉生則旋去之仍以糞灰擁其根外以刺棘遮護勿使有物動撥其枝春雨得所尤易活其實内子相類者林檎梨向木瓜砧栗子向櫟砧上皆活蓋是類也

嫁樹

農桑衣食撮要正月嫁樹元日五更點火把照桑棗果木等樹則無蟲以刀斧斑駁敲打樹身則結實此謂之嫁樹韋氏月錄

注曰元日於樹上鑿一竅至心則取去年最繁枝打於竅中泥封之則繁

嘉樹

左傳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敢宿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太平寰宇記嘉樹在嘉州羅目縣東南三十里陽山江濱兩樹對植圍各三丈二尺上引枝横亘二丈圍徑相接連理陰庇百尺其木名黄葛號嘉樹齊民要術呂氏春秋曰餘暨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韓維南陽詩嘉樹　殘芳不入眼愛此嘉樹秀青雲重欲垂翠幄遠相蔽輕凉迎早夏繁影亂清晝每日更徂回聊斟一樽酒

譽樹

猗覺寮雜記昭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武子曰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之詩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帝正色以爲佞人譽樹一也而宣子喜太宗怒亦繁率不率爾

老樹

抱朴子登涉篇千日稱仙人者老樹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鄭公内翰鄖溪集老樹　老樹十百圍赤日不漏影廟貌畫鬼神跣閂見光景閩里頫驚動豚壺日叩清小巫口吟呀祝莫憂折蘗安敢議剪伐惟恐羅宍昔烏雀不敢巢繁陰倚塑塑豈有物所憑陰蟲設機穽吾聞夏后氏液金鑄九鼎窟宂盡發露夔罔皆遠屏自從九鼎亡草木亦有幸元遺山詩老

樹　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花沙平時泊鴈野迥已攢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干戈正飄忽不用苦思家。

孔塋樹　金樓子志怪篇孔子冢在魯城北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傳言孔子弟子既皆異國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塋中至今不生荊棘草木　齊民要術皇覽冢記曰孔子冢塋中樹數百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者人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持其國樹來種之故有柞枌雒離如貞五味毚檀之樹

繫馬樹　元一統志繫馬樹在滎陽縣東七里本古槐一株也俗傳漢高祖繫馬在此迫於汴洛東西古驛其形怪異往來好事者無不停輪駐馬玩之金正大五年正月二日趙秉文題一絕云滎陽縣東千古槐人言曾見漢朝來不知幾覺南柯夢直至如今喚不回其石龕於宣聖廟壁。

殿廷種樹　文昌雜錄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入曉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亦種花柳令殿廷唯對植槐楸欝欝然有嚴毅之氣也

藥室種樹　續後漢書滿昺傳昺族子岳自謂藥室種樹逍遙自得。

疏沼種樹　唐書白居易被遇憲宗時事無不言為當時所

忌乃放意文酒無立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搆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

夾道種樹　北史韋孝寬傳孝寬為雍州刺史勒部內當堠處植槐代之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

勸民種樹　遼史聖宗紀統和十五年春正月詔諸道勸民種樹。

當暑種樹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帝為芳樂苑窮奇極麗當暑種樹朝種夕死死而復種率無一生於是徵求人家望樹便取毀徹墻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插葉繫華烈日之中至便焦燥紛紜往還無復已極

旌功種樹　宋黃山谷建章錄後周罕渭南種樹以旌武功。

庭植嘉樹　宋書顏憲之傳武帝時憲之遷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時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徙植嘉樹　續世說姜皎玄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命之舍敘內侍宴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鬬雞常呼為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珎物不可勝數常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珎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為太常卿楚國公又為之下勑辨謗云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不伐嘉樹　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始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注不伐嘉樹為樵）

王畿封樹　周禮大司徒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注樹木溝上所以表助阻固也疏封樹之者畿上而作深溝上在溝上謂之為封封上樹木以為阻固故云而溝封之也）

始皇封樹　史記秦始皇紀二十八年始皇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

錢鏐封樹　群書類對事苑錢鏐里中有大樹幼時戲其下安坐大石指揮群兒為隊伍號令頗有法群兒皆憚之及貴封大樹為衣錦將軍。

中使封樹　唐國史補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饋竇文場文場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暢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皆拆入內。

傀人嘯樹　愛日齋叢鈔評唐溥紹之書如傀人嘯樹則真傀也。

文翁呪樹　太平廣記漢文翁嘗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

曰吾得二千石斧當着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守。

元達抱樹　晉書載紀劉聰既立左貴嬪劉氏為后將為起鳳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之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朱雲有云臣得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

王祥泣樹　世說新語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晉諸公贊曰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祥世家曰祥父融娶高平薛氏生祥繼室以廬江朱氏生覽晉陽秋曰後母數譖祥屢以非理使祥弟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婦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方盛寒冰凍母欲生魚時解衣將剖冰求之會有處冰小解魚出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忽欲黃雀炙祥念難卒致須臾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母之所須必自來無不得焉其誠至如此）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忽至祥抱樹而泣。（蕭廣濟孝子傳曰祥後母庭中有李始結子使祥晝視鳥雀夜則趨鼠一夜風雨大至祥抱泣至曉母見之惻然）

敬兒夢樹　南史張敬兒自

釵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杜樹欲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謗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

隣老醫樹

酉陽雜爼杜師仁嘗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歎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於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於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蠹如蝠乃傳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熟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繫子於樹

晉書鄧攸字伯道沒于石勒以牛馬負妻子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應自棄我兒耳其子朝棄而暮及攸繫之於樹而去卒以無嗣

歌感庭樹

洞冥記漢武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始十四玉膚柔輭吹氣如蘭娟聲輕弱不欲衣纓拂恐傷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旁唱廻風之曲庭中樹為之翻落

孝感墓樹

江淳教影響錄溫人趙彥霄兄第二人父母脈閣兄彥雲用度不節彥霄逐求析𢇁五年兩兄之生計蕩然彥霄因除夕邀兄嫂而告之曰向者初無分意以兄用度不節恐皆蕩盡俱有飢寒之憂今幸留一半亦足以給伏臘兄自今復歸中堂以主家務相聚四五年家道大興後更數年祖墓邊有樹悉皆交枝以此見夫孝道之感于神明也

買第愛樹

新唐書王義方為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乃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廉不貪類此

買鞭懸樹

晉史揮麈淳于智字叔平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或謂之曰淳于叔平神人也君何不試就卜知禍所在瑗性質直不信卜筮曰人生有命豈卜筮所移會智來應瑗謂曰此君寒士每多屯虞君有通靈之思可為一卦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北有大桑樹君徑至市當有一人持荊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諳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浚井得錢數十萬銅鐵器二十餘萬於是致贍病者亦愈

著屐上樹

太平廣記為傷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家人悉出見之牽牽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勝乃沒偃傳俟道華一日著木屐上樹枝曰他日殿我上昇眾怒之後七日果僊去

玩禁中樹

故事備要唐太宗嘗玩禁中樹曰此嘉木也宇文士及從旁美歎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不識佞人為誰今乃信然謝曰南衙群臣面折廷爭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貴為天子亦何聊帝意解

塚生花樹

太平廣記李正字弘卿學道見東王父敎之十七年後言身死家人埋之於武陵西塚上生花樹高七尺有人過見此花皆聰明文章盛

河邊之樹

續談助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華到秋不得久茂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栢華郭之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騏驎千秋萬歲不逢根斧斤之患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

力能拔樹

馬明叟實賓錄北齊時范陽盧曹以勇力稱曹身長九尺鬚面甚雄臂毛逆如猪鬣力能拔樹

大風拔樹

晉書劉曜記曜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而斬之大風拔樹昏霧四塞　劉聰記聰時平陽地震烈風拔樹發屋南史阮孝緒傳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北史北海王詳傳詳除太尉領司徒侍中初拜命其夜暴風震電拔其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宣武之覽政詳聞彭城王勰有震主之慮而欲奪其司徒大懼物議故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天威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太平廣記唐開元二年六月大風拔樹發屋長安街中樹連根出者十七八長安城初建隋將作大匠高熲所植槐樹殆三百餘年至是拔出開元四年太上皇崩　舊唐書代宗紀大曆十年八月甲申大雨雹暴風拔樹飄屋瓦落鴟吻人震死者十之二京畿損稼者七縣　五行志元和八年六月丙申富平大風折樹一千二百株

無風拔樹

舊唐書五行志十五年九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大雨兼雪街衢禁苑樹無風而摧折連根而拔者不知其數仍令閉坊市北門以禳之滄洲大水

震雷擊樹

太平廣記唐代州西十餘里有大槐震雷所擊中裂數丈雷公夾于樹間吼如霆震時狄仁傑往觀命鋸匠破樹得出（祥書）

鳳凰集楓樹

北史周本紀高祖武皇帝天和二年秋七月辛丑梁州上言鳳凰集楓樹群鳥列侍以萬數

鳳集桐樹

宋史五行志端拱元年八月清遠縣廨舍

（有鳳集桐樹高六尺衆禽隨之東北去知州李昌令圖以獻）

鳳在列樹（荀子哀公篇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之）

鸞降庭樹（唐翰揚仲昌為孝義令鸞降庭樹太守表其政）

鳩集庭樹（錦綉萬花谷唐王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後居戎職手孫相繼藩鎮一百年）

鶺鴒集庭樹（新唐書讓皇帝憲睿宗子帝於敦睦蓋天性然雖讒邪亂其間而卒無以搖時有鶺鴒千數集麟德殿庭樹翔棲浹日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愛之祥）

白燕巢樹（南史馬樞傳樞所居有白燕一雙巢於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

鵲鳴庭樹（北史張子信傳子信善卜筮武衛奚永洛與子信對有鵲鳴庭樹鬬而墮焉子信曰不善當有口舌事）

鵲巢庭樹（唐書刑法志玄宗即位勵精政事是歲刑部所斷天下死罪五十八人往時大理獄相傳烏鵲不栖至是有鵲巢其庭樹群臣稱賀以為幾致刑錯）

烏集廬樹（南史甄恬傳恬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烏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

鷺巢榕樹（夷堅志福州儀門外夾植榕樹每樹有白鷺千數巢其上鳴噪往來穢汚盈路過之者皆掩鼻）（薛直老瑯為守嘗乘涼輿出為糞污衣以為不祥欲盡伐其樹而未言是夜安撫司參議官曹博夢介冑者懇云某受命護府治所部數百人皆棲榕間今府主欲伐去吾無所歸矣願為一言悟既覺以不聞代樹事不以為意明夜復夢曰已即言之不然無及矣府主所惡不過鷺穢耳此甚易事請期三日悉去之悟許諾明日過府為言薛驚曰吾固欲伐之然未嘗出諸口而神已知可敬也至暮大雨閱三日乃止鷺群悉空樹濯濯如新）

鹿犯塋樹（新唐書褚無量傳無量居母喪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栢無量號訴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樹耶自是群鹿馴擾不復犯無量為終身不御其肉）

鯢魚上樹（酉陽雜俎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

鷄寒上樹（老學庵筆記淮南諺曰鷄寒上樹鴨寒下水驗之不然一媪曰鷄寒上距鴨寒下嘴上距謂縮一足下嘴謂藏咮翼間）

鼠巢于樹（前漢書外戚傳孝成報許后曰廼昔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

射鵶于樹（宋史劉熙古歷仕五代晉天福初孫鐸為汝州防禦使以熙古為從事熙古善射一日有鴟集戟門槐樹高百尺鐸惡之授以危石不去熙古引弓一發貫鴟于樹鐸喜令勿拔矢以旌其能）

鶴鳴鷄樹（群書類對事苑杜景儉為鳳閣侍郎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鷄樹）

蓄魚於樹（南史吳慶之傳慶之為宋江夏王義恭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為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為太守欲召為功曹吝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鳥得茂樹（唐獨孤及毘陵集揚州水亭燕集詩序遺言之言造適之咲與盃中物池上月風中絃五者以既余歡其可勝既乎于衆君子按公翰林如翔鳥之得茂樹也）

蝦蟇鳴于樹（北史魏本紀靜帝元象元年夏山東大水蝦蟇鳴于樹上）

蚍蜉撼大樹（唐韓昌黎詩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儒學警悟近時學者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隰子伐樹（韓非子說林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大事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趙翼伐樹（太平廣記永嘉松陽趙翼以義熙中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在經十日自歸閑空中有語聲或歌哭翼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我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又有孤峯名曰石樓四絕壁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衆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吳剛伐樹（類說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學僊有過責令伐樹）

阮修伐樹（續後漢書阮籍傳籍從子阮修嘗伐社樹或止之脩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伐樹則社亡矣）

率工伐樹（夷堅志顯謨閣待制董正封彥國知榮州使宅一樓極高可以遠眺而為大桐樹所蔽舉目殊有妨命伐去吏輩羅拜乞留曰此木為吾州鎮蓋踰二百年有神物居之頗著靈効尋常事以香火

不敢怠。若除之。定起大禍。無亦未必可致。力董賦性剛烈也。衆退。自率工匠運斤斧。自朝至暮。木已倒仆。其削忽暴風驚雲起。根中屋瓦飄揚。雷電晦冥。驟雨傾瀉。董與家人共聚一室。其上如奔馬騰躍。獸蹄鳥爪。穿透椽箔。如欲攫人之勢。老幼咸怖泣。呼相聞。董怡然不為動。未三刻許。風雷皆息。內外晏如。略無所撓。鄰人始歎誦其决。董壽過八十乃終。**王濟伐樹**晉史王濟傳。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共啖畢。伐樹而去。**取斧伐樹**東南紀聞。秦檜為相。都堂左揆閤前有榴。著實。時檜每默數焉。忽亡其二。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旁。倉卒對云。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服。蓋其機穽根於心。雖鬼瑣弗自覺。**春不伐樹**素履子履仁篇。春不伐樹。覆巢。夏不燎田。傷禾。秋賑孤。邱寡。冬覆蓋伏藏。君子順時履仁而行。仁功著矣。**奏伐藥樹**宋史侯仁寶傳。仁寶。宋時以蔭遷太子中允。盧多遜與趙普有隙。普罷相。即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宜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事奏。詔盡伐去。九年不代。**伐濯龍樹**魏志。建安末。曹操在

雒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而血出。惡之。遂病薨。**伐馳道樹**史記孝景紀。六年後九月。伐馳道樹。殖蘭池。**伐墓中樹**隋書趙炅傳。炅字賢通。天水西人也。炅少孤。養母至孝。年十四。有人伐其父墓中樹者。炅對之號慟。因執送官。見魏右僕射周惠達。長揖不拜。自述孤苦。涕泗交集。惠達為之隕涕。歎息者久之。及長。深沉有器局。略涉書史。周太祖引為相府參軍事。**伐董卓祠樹**北史魏蘭根傳。蘭根身長八尺。儀貌奇偉。母憂居喪。有孝稱。將葬。常山郡先有董卓祠。祠有柏樹。蘭根以卓凶逆。不應遺祠至今。乃啓刺史請伐為槨。左右人言有靈。蘭根了無疑懼。**斧刃著樹**太平廣記。貫達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頃城左右人莫不振怖。**拔劍斬樹**宋史。元達。初名守貞。洺州鷄澤人。身長八尺餘。負膂力。善射。家業農。不任作苦。委耒耜。慨歎而去之。事任俠。使酒。嘗醉。見道旁槐樹。拔劍斬之。樹立斷。達私喜曰。吾聞李將軍射石虎。飲羽。今樹為我斷。豈神助歟。後事太宗。累官為京城巡檢。**拔扈斫樹**南史。趙拔扈。新

城人。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樹生十丈餘。人聞傳以為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城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保荊州新城。求降。**孫臏斫樹**史記孫臏傳。臏與龐涓戰于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涓自剄。**吳人斫樹**群書類對事苑。杜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人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盜媿斫樹**續後漢書范粲傳。粲子喬居鄉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媿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頵聞而歎異之。**狂僧斫樹**稽神錄。建州有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其所言動。多有徵驗。癸卯歲。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礙旗旛。又曰。要歸一邊。及吾師之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寺若干人。處處書之。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為稱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其僧竟為軍

士所殺。初王氏之季。閩建多難。民不聊生。或問狂僧曰。時世何時當安。答曰。儂去即安矣。及其既死。閩嶺克平。皆如其言。**試稍折樹**南史羊侃字子頎。少以瓌偉稱。初為尚書郎。以力聞。車駕幸樂遊苑。侃預燕。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刺擊。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所折。俄而果折。因號為折樹稍。**望西陵樹**記室新書。武帝望樹之臺。悲涼自苦。魏武帝臨終謂左右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西陵樹。**夜宿野樹**太平廣記成仙公傳。仙公於後漢時為縣小吏。被使京師。還過長沙郡。投郵舍不及。遂宿於野樹下。忽聞樹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仙公異之。遂往市中。見二人單白傘相從。仙公遂呼之設食。食訖又隨之。以求濟生之術。二人乃與藥二丸。令服之。且語仙公曰。君當得地仙。後果仙去。**林無靜樹**世說新語。郭景純璞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社稷無樹**北史魏蕭芳以社稷無樹。上疏。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為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

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所宜木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柰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宣武從之

懸首高樹 魏帝循會心錄北魏爾朱兆之亂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家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疋祖仁利其財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他所使人於路邀殺之送首於兆兆亦不加勳賞兆夢徽謂已曰我有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疑其隱匿依夢徵之祖仁家舊有金三十斤馬三十疋盡以輸兆兆猶不信發怒執祖仁懸首高樹大石墜足搥之至死人以為造物之所以報祖仁者亦不恕矣

懸尸道邊樹 東漢書宗室傳東觀記曰趙惠王乾私出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尸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

旱指庭樹 唐書顏蕘有所旱者蕘指庭樹曰柯葉尚爾何旱為

卒風振樹 後魏書王早明風角卒風振樹早曰當有千里使日中至取我時太武圍涼州果召問之

瑤林瓊樹 續後漢書王戎傳戎有人倫風鑒常目王衍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

芝蘭玉樹 經遠堂分門故事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蘭叢玉樹 禪林僧寶傳瑛禪師往金陵保寧江淮縉紳都會休沐車騎填門奕棊煑茗如蘭叢玉樹而唯狙其中兀如枯株談劇有味

蒹葭倚玉樹 世說新語魏明帝使后弟毛曾與夏侯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

土中埋玉樹 晉書庾亮傳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自號栢樹 儒學警悟了和尚弟子因看庭前栢樹子話頭有省遂自號栢樹徑山杲閑而笑之曰使渠因悟乾屎橛則當自號乾屎橛耶

卿類社樹 世說新語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謂周侯漬）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借汝全樹 事類蒙求唐李義府召見太宗令詠烏云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當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宿息井樹 周禮秋官司寇野廬氏掌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注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井共飲食樹為蕃蔽）

德如桂樹 世說新語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畫紙作樹 太平廣記齊太尉司馬紱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辟釋寶誌誌畫紙作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盧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樹樹上有烏如誌所畫悟而登之烏竟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賜綵花樹 酉陽雜俎唐制立春賜侍臣綵花樹

一石一樹 唐書李德裕平泉莊記云以一石一樹與人者非佳子弟

火樹 唐杜工部集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

雌樹 韻府群玉庾威曰此槐瘦是雌樹生者

獨樹 唐杜工部詩雨風吹獨樹章泉趙蕃淳熙藁獨樹獨樹幽花明屋角頻驚門戶有光輝向來荒草與埋徑今日行人欲叩扉

雍樹 漢書夏侯嬰傳漢王擊籍不利馳去蹳（音撥）兩兒（孝惠魯元）棄之嬰收載行面雍（音擁）樹馳南陽人謂抱小兒曰雍樹面者大人以面目向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

三花樹 韻府群玉頭中欲掛三花樹

拜枯樹 韻府群玉有人好道拜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木生紫華甘如蜜食之即仙精誠之至也

大樹庇舍 太平廣記駱山人言王廷湊家庭合有大樹庇舍是其將貴之兆也是年果為衆扶立為留後

大樹自折 宋書五行志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之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

大樹自枯 太平廣記鳳州賓佐王郢員外時在相國滿存幕中籌畫賓佐最為相善有客任三郎者在馮府中家屬咸與之相識而獨親於王居無何忽謂王曰或有小失意即吾子之福也又旬月王

忽失主公意。因稱疾百餘日。主公致於度外。音問杳絕。任亦時來。一日謂王曰。此地將受灾。官街大樹自枯。事將逼矣。葉隕之時。事行也。速求尋醫以脫此禍。王以主公之怒未息。深以為不可。任曰。但三貢啓事。必有指揮如其言。數日內三貢啓。乞於開龍巳來尋醫。果使人傳旨相勉。遂以出院例錢匹段相遺倍厚於常。王乃入謝。留宴。又遺絲纈錦繡之物。及其家不旬。即從行北去。滿相於郊外宴餞。臨岐之晚。僅二百餘千。五六日至吳山縣。僦居。又才聞秦鳳州人言。已軍變矣。滿公歸褒中。同院皆死於難。王獨免其禍。又其年至長安開化坊西北角酒肆中。復見任公。問其所舍。再往謁之。失其所在矣。

大樹能語（抱朴子登涉篇。山中有大樹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

古樹自起（温州府志。顯通廟。在永嘉縣新河。宋致和二年七月。廟前有古木歲久摧塞通衢。陳守求吉將伐之。夜半樹忽自起。守異之。聞于朝。）

枯樹復生（新唐書五行志。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枯樹復生枝葉。老子唐祖也。占曰。枯木復生。權臣執政。眭孟以為有受命者。舊唐書五行志。大曆九年九月。晉州神山縣慶唐觀檜樹巳枯重榮。）

斷樹復立（西漢書五行志。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斷樹復立其故處。）

有樹湧出（新唐書五行志。貞元十年四月癸丑。地震。侍中渾瑊第。有樹湧出。樹枝皆戴蚯蚓。）

樹木成文（南齊書雲徵志。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為薪。剖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

樹支如人（西漢書五行志。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髭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為人狀。）

樹中人面（東漢書五行志。中平中。長安城西北六七里。空樹中有人面生鬢。）

樹變人形（晉書載記。劉曜時。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為人形。髮長一寸。鬚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頭在樹上（群書類對事苑。晉甘卓常自照鏡。不見其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尋遇害。）

樹貯失物（夷堅志。王深之漼家臨川。每失去盌楪鉼合及衣服之屬。輒譴責僕婢。然不復可得。一夕。暴風起屋東大皂莢樹吹折。斷處中空。凡王氏積年所失物。皆貯其內。半壞矣。其樹今猶在云。）

大皮裹大樹（事跋賸錄。老學菴筆記。僧行持。明州人。有高行而喜滑稽。嘗住餘姚法性。貧甚。有頌曰。大樹大皮裹。小樹小皮纏。門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

越樹如髮（周密澄懷錄。杜牧云。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樹如髮。）

長安樹如薺（漁隱叢話。復齋謾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故戴暠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還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迺知孟真得高詩意。）

處州多佳樹（莊季裕雞肋編。處州龍泉縣多佳樹。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山中尤多古楓木。其根破之。文若花錦。取以為几案盤器。又雜以他木陷作禽鳥花草。色像如畫。他處所未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

卷一四五四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諭德臣汪鏜

寫書官序班臣郭東郡

圈點監生臣陳子達

臣龔良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　五御

處（洪武正韻昌據切，所也。又語韻。陸法言廣韻處所也。又音杵。徐鍇通釋：𠙴或從虍聲。几，止也。從夂得几而止。按詩曰：爰居爰處。以爲居者定居，處者暫止而已。會意。賓佇反。丁度集韻俗作處，非。是張有復古編：从几夂，或作處，从虍，别作處，非。婁機廣干祿字俗作處。見上聲四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如徧而不處之處，又方朔傳置諸之正處，皆此去聲。上聲者非。王伯正始音謂所居，又昌呂切，居也。鄭之秀精明韻置諸安處。楊桓六書統：徵母𠙴，所處之地也。从処，虍聲。余見語韻。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又州名，隨置。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據切。見上聲。此轉注所居之所也。作處，非。韻會定正字。切徵號徵稱揮處。）

𠙴（篆書）処（集韻古文）処（唐古韻並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𠙴（六書統）處（隸書華山亭碑）處（魏元丕碑）處（先生碑並洪适漢隸分韻）處（修堯廟碑）處（靈臺碑）處（韓勑碑陰）處（華嶽碑）處（淮源廟碑）處（老子銘）處（唐扶頌）處（劉熊碑）處（婁先生碑）處（楊君碑）處（王君神道碑）處（楊信碑）處（楊著碑）處（楊震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處（智永）處（歐陽詢）處（虞世南）處處（並顏真卿）處（柳公權）處處（並蔡襄）

（行書）處處（並王獻之）處處（並蘇軾）處（黃庭堅）處處（並米芾）

（草書）處（張芝）處（謝安）處處處處（並王羲之）處處（並王獻之）處（張旭）處（智永）處（智果）處（懷素）處（黃庭堅）處處（並米芾）處處（並鮮于樞）處（趙子昂）

天子坐處（太平廣記：周代有異僧，號爲扶公。言詞恍惚，後多有驗。時村人於舊楊興村門大樹下言議，扶公忽來逐之曰：此天子坐處，汝等何故居此。及隋文帝即位，使有遷都之意。）

朕清坐處（宋史：范成大淳熙中，帥江東，豢行宮）

留守陞辭。明日辭選德殿。特設几閣宴酒三行。命侍行過西小軒。曰。此朕清坐處也。再坐。上曰。勸卿一盃。且有以為侑。公飲訖。二內侍奉縑素卷上有石湖二大字賜之。上為滿引。復袖御書蘇軾詩一軸以賜。

諸郎坐處 南齊書王僧虔宋孝武時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不居憲臺。王氏枝分居烏衣者位宦微減。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

掃客坐處 齊書王思遠為侍中。性簡潔。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墓取坐處 齊書柳世隆曉術數。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圖墓者正取其坐處。

置針坐處 唐書杜易遷太子中舍。屢諫章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着易常所坐處。刺之流血。

三無坐處 資治通鑑唐中宗景龍三年。特敕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

夢坐其處 晉書王恭再舉晉陽之師。夢劉牢之坐其處。旦謂牢之曰。事克以卿為北府。恭果為牢之所敗。

坐卧易處 西漢書杜延年字幼公。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坐有膝踝處 東漢書向栩。河內人。性卓詭不倫。常竈北坐版牀上。積久板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言語。後為侍中。朝廷大事。侃言正色。百官憚之。

英公好處 容齋四筆。夏英公既失時譽。且以慶曆聖德頌之故。不正之名愈彰。然固自有好處。元昊之叛。英公為四路經畧安撫招討使。韓魏公副之。賊犯山外。韓公令大將任福自懷遠城趨得勝寨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為賊誘。沒于好山川。朝論歸咎於韓。英公使人收散兵。得韓檄於衣帶間。言罪不在韓。故一但奪一官。英公以此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予是以表出之。

年好處 夷堅支。吳中士大夫。園圃多種橙橘者。好采東坡詩一年好處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之語。名之曰好處。惟陳彥存損魏塘所居之前一圃。獨標曰一年好處。頗為新奇。時彥存自中書檢正官丐外。為江東轉運副使。到任恰滿歲而卒。殆成讖云。然韓退之詩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花柳滿皇都。則好處二字。難專以歸橙橘也。

營丘佳處 江少虞類苑。皇祐中。范文正公鎮青。龍興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湧出。公剏亭泉上。刻石記之。其後青人思公之德。目之曰范公泉。環泉古木蒙密。塵跡不到。去市鄽纔數百步。而若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賦詩。鳴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瓏。珍禽上下。真物外之遊。似非人間世也。歐陽文忠公。劉翰林貢父。及諸名公多賦詩刻石。而文忠公乃屬武公蘇唐卿篆石榜之亭中。最為營丘佳處。元祐中。青守以其地與王氏為水磑。精使完葺。

終南佳處 唐書盧藏用始隱少室終南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處士。晚附太平。徇權利。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承禎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

作畫妙處 晉書顧愷之字長康。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為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曰。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詩精妙處 能改齋漫錄。衆人方學山谷詩。晁叔用獨學老杜詩。衆人求生西方時。高秀獨求生兜率。叔用嘗戲呂本中云。我詩非不如子。我做得子詩。只是子差熟耳。呂戲答云。只熟便是精妙處。叔用大笑以為然。

史記妙處 容齋五筆。太史公書不待稱說。若云褒贊其高古簡妙處。殆是摹寫星日之光輝。多見其不知量也。然予每展讀至魏世家。蘇秦。平原君。魯仲連傳。未嘗不驚呼擊節。不自知其所以然。魏公子無忌與王論韓事曰。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十餘語之間。五用魏字。蘇秦說趙肅侯曰。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平原君使楚。客毛遂願行。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于此矣。曰。三年于此矣。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留。遂力請行。而折楚王。再言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至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於堂下。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尚可想見。使人畏而仰之。卒定從而歸。至於趙。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秦圍趙。魯仲連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君曰。勝也何敢言事。魏客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在平原。往見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勝請為紹介

交之於將軍。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及見。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又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是三者重沓熟復。如駿馬下駐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於上而水波。真天下之至文也。

卧雲深處 頌古聯珠。宋太宗問僧近離甚處。曰。卧白雲庵。帝曰。卧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北磵簡曰。試問卧雲深處客。不知何以荅升平。蕩然至化難逃避。萬里堯天一點雲。

幽占堆雲處 禪林僧寶傳。谷泉禪師住芭蕉。將移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庵。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株。（詳禪僧）

責義帝之處 史記。漢酈食其說齊曰。漢王先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義帝之處。立諸侯之後。

欲得穰侯處 資治通鑑。司馬公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用白起。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功亦大矣。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如雎之言也。雎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耳。

諸佛出身處 頌古聯珠。雲門偃因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佛慧泉曰。東山水上行。出處甚分明。好看塵沙佛。波濤四面生。真淨文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目前一彈指。變現自分明。日面月面通佛手驢脚呈。皆承此恩力。言外度迷情。雲溪恭曰。諸佛東山水上行。擡頭衆步落深坑。雖如猢足拖泥水。不厲回途十萬程。大洪預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從裝無伴侶。獨自赴前程。湛堂準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面南看北斗。日午打三更。或安體曰。東山水上行。徧衫不染皂。壁上畫枯松。後園驢喫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赤膊抵沙蜂。攔醉和衣倒。覺報清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芦科出。崖懸花倒生。石菴瑠曰。要會東山水上行。溪邊石女夜吹笙。木人把板雲中拍。一曲涼州恰二更。率菴琮曰。東山水上行。乾元利貞亨。饒跳一箇字。才子近頭爭。荆叟珏曰。諸佛出身處。千般提度量。東山行水上。疑眼過扶桑。

諸佛行處 光明經。如來游於無量甚深法性。諸佛行處。

佛浣衣處 西域傳。佛昔盥浴次。西小池。佛嘗滌器處。次北小池。佛嘗有浣衣處。次之三池。龍止其中。味甘且淨。有侵觸者。金毘羅獸即而害之。次側有方石上有佛袈裟文迹。外道出人有輕蹈者。池龍掀興風雨害之。

郭有道宿處 東漢書。郭林宗每行宿逆旅。輒躬灑掃。及明去。後人至見之曰。此必郭有道宿處也。

居劉安衆處 南史。劉瑀性陵物。族叔秀之為丹陽。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

郎吏卧處 漢書。廣川王去以陽成昭信為后。去有幸姬陶望卿。昭信譖之曰。前畫工畫望卿舍。望卿袒裼傅粉其傍。又數出入南戶窺郎吏。去曰。是中當有自知者。昭信即誣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又言郎中令錦被。去至望卿所。令諸姬燒鐵共灼望卿。望卿投井死。

不知官曹處 東漢書。張玄為陳倉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徐業聞玄諸生。引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榮曜矣。請上堂。問難終日。

先王置酒處 五代史。唐李克用破邢州。還軍上黨。置酒三垂岡。伶人奏百年歌。時莊宗五歲在側。克用慨然曰。吾行老矣。此奇兒也。後二十年其代我戰於此乎。及克用卒。莊宗即晉王位。時梁兵攻上黨。王乃出兵至三垂岡。注曰。此先王置酒處也。

呂氏無處 史記呂后紀。呂禄與酈寄出游獵。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若為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

夫妻隱處 郡國志。長白山。陳仲子夫妻隱處。

前身為婦處 太平廣記。魏州守崔彥武部行一邑。愕然曰。吾昔曾在此處為婦人。因乘馬入曲巷。入門主人公出拜。升堂。東壁高六七尺處。曰。吾昔所誦法華經。并釵五隻。藏此壁中。其經第七卷尾。火燒失文字。穿之果得釵與經。主人泣曰。亡妻存日誦此經。藏此釵。彥武又指庭槐。言吾昔欲產時。解髮置此樹空中。令探樹。冗果得髮。於是彥武留衣物厚遺主人而去。

是汝入處 頌古聯珠。玄沙備因鏡清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否。曰聞。師曰。是汝入處。佛慧泉曰。從這裏入。頭上脚下俱濕。雖然通得咽喉。未免一場氣急。風淅淅。浪悠悠。清風何處起。人在木蘭舟。法雲秀曰。一滴偃溪水。四海少人聞。直饒言會得。也是弄精魂。白雲端曰。天生岩眼崑崙兒。有藝過人自不知。幾度黑風翻大海。波心出沒似閒嬉。羅漢南曰。風飄碎玉千峯雪。雨滴巖花萬國春。堪聽偃溪流水急。潺潺終日不堪聞。文古佛曰。杖老玄沙村。鏡清逐聞來聽偃溪聲。如今洗耳滄浪在。誰肯臨流便濯纓。楚安方曰。滔滔無

（問跣。只為太親切。有誰曾共聞。山河齊漏泄。文殊道曰。玄妙指示太深深。引線須憑一寸針。聞與不聞門外語。勸君休向俱溪尋。月林觀曰。乾坤獨立。從遠表入。風吹不着。雨打不濕。鉄山仁曰。一派寒泉下。舉傚玄沙。拈出為真機。鏡清雖向聞中入。流水何曾洗是非。）

總相念處（四教儀應作四句分別。一者境別觀亦別。二者境別而觀總。三者境總而觀別。四者觀總境亦總。初境別觀亦別。正是別相四念處位。次境別觀總。境總觀別。此二即二總相四念處之方便。）

別相念處（四教儀註引妙玄云。五陣既除。觀慧諦當能觀四諦而正。以苦諦為初門。作四念處觀。破四顛倒。析玄云。別謂各別。身受心法不同故。）

十種心念處（法集經所謂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法念處。念佛念處。念法。念僧。念戒。念捨。念天心念處。）

智不到處（宗門統要。道吾智禪師與雲巖同侍藥山次。山云。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即頭角生。師便珎重出去。巖遂問智師兄為什麼不祇對和尚。山云。我今日背痛。是他却會。汝去問取。巖遂問師兄適來為甚不祇對和尚。師云。我今日頭痛。你去問取和尚。後雲巖遷化。遣人馳辭書至。師覽後云。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道。然雖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報慈遂云。古人與麼道還知有也未。雲巖當時不會。什麼處是他不會處。翠巖芝云。道吾道雲巖不知有。悔當時不向伊說。只如與麼道。道吾還知有也無。）

是非不到處（頌古聯珠。韶山因僧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麼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自得暉曰。一片孤雲不露醜。白雲兒倚青山父。鶴巢露滴夢初回。新月半鈎升萬戶。木菴永曰。獨向滄溟截眾流。等閑舞棹擲金鈎。白雲不露烟波闊。橫笛一聲天地愁。）

制心一處（大悲心呪行法。實誦此神呪者。廣發菩提心。誓度一切眾生。身持齋戒。於淨室澡浴。着淨衣服。制心一處。更莫異緣。）

進止有常處（西漢書。霍光為大將軍。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常識視之。不失尺寸。資性端勁如此。）

不變異處（頌古聯珠。曹山辭洞山。山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丹霞淳曰。家家門掩蟾蜍月。處處鶯啼楊柳風。若謂縱橫無變異。猶如擲劒擬虛空。）

不落別處（頌古聯珠。龐居士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啞。真淨文曰。龐公全提。滴水滴凍。藥山闍黎兩眼定動。機不發時。一場困夢。本自天真。阿誰解用。上方益曰。全禪相送龐公。正值滿天雪下。片片不落別處。可憐有口如啞。直饒握得成團。墻過新羅去也。解道前路善為。免得東打西打。也大奇。三年留客住。莫待去時饑。冶父川曰。三尺寒光射斗牛。鏌鎁揮處鬼神愁。蠻夫不識將軍令。誤入重圍血濺流。石溪月曰。頭上漫漫。腳下漫漫。柱定即易。聱轉還難。金剛寶劒逼人寒。不墮機鋒句外看。雲居悟曰。落在雪裏。不犯腳手。釘觜鐵舌。也難下口。揮掌雪團劈面來。打着金剛腦背後。）

非干時處（僧寶傳。真淨文因行王問。諸經皆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文曰。頓成所演。直示眾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游戲三昧。互為賓主。非干時處。）

發蹤指示處（西漢書。蕭何為丞相。高祖以何功盛。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何未有汗馬之勞。特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上曰。獵追殺獸者狗也。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功狗也。發蹤指示。功人也。羣臣莫敢言。）

指示箇歇處（禪林僧寶傳。龍湖聞禪師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

答不在問處（禪林僧寶傳。風穴沼禪師曰。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

太學為芻牧處（東漢書。翟酺順帝時為將作大匠。上言。光武起太學。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明帝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宜兼存。故並傳至今。頃者頹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帝從之。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銘於學。）

有勝人處（南史。宋宗越。麤獷。惑一往意氣。無復二心。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因謀作難。誅死。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軍人遶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沈攸之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

有過人處（頌古聯珠。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嗣白雲端。初謁浮山遠和尚。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

遯菴演曰。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貴。覺來那直半分錢。　竹屋簡曰。忽死叮嚀見白雲。一盃鶴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去。田地無由見陸沉。　又　卒風暴雨忽迷蹤。撞入浮山桐子中。幾得白雲提得出。依然只是賣柴翁。

防護風寒數處 吳志。吳杞陟使魏。司馬文王謂曰。吳自西陵至江都。五千七百里。道里甚遠。難為堅固。陟曰。疆界雖遠。而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有八尺之軀。防護風寒亦數處耳。梁松之曰。若曰譬如金城萬雉。所急防者四門而已。方陟此對。不猶愈乎。

無著手處 晉書杜預伐吳。累克城邑。議者欲俟來冬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無措手處 後周書宗室宇文孝伯。宣帝誅之。隋文帝後謂高熲曰。孝伯實有周之良臣。若使此人在朝。我輩無措手處也。

無下筯處 晉書何曾仕太宰。性豪奢。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筯處。人以小紙為書者。勑記室勿報。其子劭亦有父風。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為限。　晉任愷。初尚魏明帝女。至武帝時為侍中。惡賈充為人。每裁抑焉。充求間。言愷為吏部尚書。侍覲轉希。數謗益至。稱愷豪侈用御食器。有司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免官。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初何劭以公子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

無棲泊處 頌古聯珠。潤州鶴林玄素禪師。有僧敲門。師云。誰。僧云。是僧。師云。莫道是僧。佛來也不著。僧云。為甚麼不著。師云無棲泊處。　松源岳曰。十月清霜重。臨風儆骨寒。若無棲泊處。攜手出長安。　自然恭曰。道箇佛來也不著。骨頭節節是黃金。不消三斤勘破了。鶴唳空山竹滿林。

覓箇住處 頌古聯珠。趙州諗禪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師曰。什麼處住得。居云。前面有古寺基。師曰。與麼則和尚自在取。師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去。師曰。什麼處住得。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識。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　拈室聞曰。展陣開旗各運籌。前鋒相敵未輕休。等閑露出反身句。直得千江水逆流。　卒菴琮曰。突出山前古寺基。趙州閑倚使攢眉。寥寥今古無人共。一片斷雲天外飛。

沒着文章處 老學菴筆記。呂吉甫在北都。甚愛晁之道。之道方以元符上書責官。

吉甫不敢薦。謂曰。君才如此。乃自陷罪籍。可惜也。之道對曰。詠之無他。但沒着文章處耳。其詩氣不抗如此。

讀書無用處 吳虎臣漫錄。程伯淳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閑讀了。都無用處。

詩體有定處 苕溪詩話。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自云。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皆儒冠事業也。自云。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誤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徒愛人而已。士故不能無望。故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能薦賢則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秖是走踆踆。又將去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則所如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見之亦不得而見矣。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為壓卷。蓋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如此。其他皆謂之變體可也。

左傳害理處 容齋三筆。左傳有害理處。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杜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閱於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如晉邢侯殺叔魚。叔魚見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義為悖焉矣。而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以弟陳尸為見榮。尤為大也。

題目出處 玉堂紀事（即書義題）本為規學設。不為無益。然而所試詩賦題目。或出經文傳記注疏文集諸子百家。雜以偏知。今乃揭示本文。其法亦善矣。唐時試題不具出處。如孫竹賓賦滿場不如出周禮。甚可笑也。彼有經義亦致義題。果何為也。劉治經人所業專一。若不識出處。將妄之甚。益固所當略也。主文已當缺然。

韻要出處（蔡寬夫詩話：劉禹錫嘉話云。作詩押韻要有出處。近欲押一餳字。六經中無此字。唯周禮吹簫處注有此一字。終不敢押。予按禹錫歷陽書事詩云。湖魚香勝肉。官酒重如餳。則何嘗按六經所出耶。洛陽伽藍記載河東人劉白墮善釀酒。盛暑曝之日中。經旬不壞。當時謂之鶴觴。白墮乃人名。子瞻詩云。獨看紅蕖傾白墮。石林避暑錄云。若以白墮爲酒。則醋浚曹公湯嬈右軍可也。予按文選魏武帝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康亦作酒人。而遷詩遂以爲酒用。東坡豈祖是耶。）

何須出處（老學菴筆記：東坡先生省試刑賞忠厚之至論。有云。皐陶爲士。將殺人。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爲小試官。得之以示歐陽公。公曰。此出何書。聖俞曰。何須出處。公以爲皆偶忘之。然亦大稱歎。初欲以爲魁。終以此不果。揭榜見東坡姓名。公謂聖俞曰。此郎必有所據。更恨吾輩不能記耳。及謁謝。首問之。東坡亦對曰。何須出處。乃與聖俞語合。公賞其豪邁。太息不已。）

中皆同處（東漢書陳愍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注。弩射有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器玩同處

晉書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按行曹公器物。書刀五枚。琉璃筆一枝。景初二年七月七日。劉婕妤云。見使此人依然按魏武於漢爲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外雜。

知酒肉處（白氏六帖：趙達如故人家。具食。）食畢。主人曰。乏嘉肴無以敘意。達因取雙箸再三縱橫曰。君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故相試耳。

知鵝肉黑白處（晉書載記：苻堅從子朗字元達。爲青州刺史。或人殺鵝食之。朗曰。此鵝栖半露。檢之亦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差。）

枕席有涕泣處（東漢書：馮異爲光武司隸主簿。自伯升之敗。光武不敢顯其悲戚。每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叩頭寬譬哀情。光武止之曰。卿勿妄言。）

食炙不知口處（晉書：司馬流與蘇峻戰。食炙不知口處。）

巢窟在何處（南史：齊謝瀹爲吏部尚書時。王晏爲尚書令。晏嘗與瀹共載。瀹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

居窮僻處（西漢書：蕭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爲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

種瓜溫處（漢書儒林傳：新豐有愍儒鄉。秦既焚書。并諸生爲郎七百人。密令冬種瓜驪山阬谷中溫處。瓜成。詔博士諸生就視之。爲伏機。諸生至。方相難。所更法不決。因發機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

印復故處（事類合璧：裴度平章中書。失印。度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印。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諸水火。緩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

獨無間處（史記：漢文謂馮唐公曰。眾我獨無間處。）

轉法輪處（釋迦譜：世尊思惟。王師大臣所遣憍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而此五人先聞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在於波羅柰國鹿野苑中。又此五人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

華嚴七處（華嚴經：菩提場。普光殿。忉利天。夜摩天。兜率天。他化天。逝多林。是爲七處也。）

陵谷代處（資治通鑑：後漢桓帝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楊賜對曰。今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屨倒易。陵谷代處。）

畫樓沽酒處（禪林僧寶傳：法昌遇和黃龍南偈曰。蘆棚上掛冬瓜。參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龍移他處（僧寶傳：重雲暉山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嘗促夾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

牽牛涼處（魏志：常林有牛暴田爲害。著涼處。自爲飲食。過於牛主。隋書：李士謙有牛犯其田。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於本主。）

讀書處（澧陽志：車武子讀書處。又老相傳此地靈。斷碑沒墨水雲腥。祇今我裁戴蘭江上。老查秋風不見螢。元劉將孫養吾集讀書處記：丞相信公之季弟稱文堂。丞賁聞蹤閒朝蹟。及丞相留燕山。與書如訣曰。我以忠死。仲以孝仕。季也其隱。隱當若之何。山中讀書可矣。其它日爲僧寺。爲陶潛。使千載之下以是稱吾三人。文堂受言。服膺讀書深家。無故山以外之跡。隨寓以讀書處扁之。歲年晚晚坐念。冒然往帛書。隨手裂去。局其使來者不忘。亦惟是筆墨傳着以貽永久。乃錄副墨硯予命之記。嗚呼。書畫在文山矣。尚何言。抑有書以來。凡具耳目心知者孰不知讀。而古今高材顯仕則有之矣。謂非書之功不可。而可謂之能讀者幾。書一也。而讀者異焉。予駁白頭閫師傳極牌書以爲之資。此亦一讀書也。何瞞飛揚鬱抑而欲名山精舍爲二十年規。此

亦一讀書也。書何與於人事而有遺恨者矣。意者書亦不能無憾於此也。書非以資讀。而讀者亦若有禍。昔人有罷相而或精其胷中欠讀數百卷者。有入翰林而恨其太晏不得老者。雖如萊公精忠大節。猶有置不滿於此。則書有不及讀者矣。前史贊相或再問再不如或講井田禮樂有厚衡以王論語半部斷章稱相業不可及。則書有不必讀者矣。書何假於讀而猶有不暇與不足。則書何負於世哉。嗚呼。書之効可睹矣。事業有不在於學問。而學問各自為是非。向微千鈞一鏤。猶有信公若而人。則教忠教孝永已如清談。而羲農以來為有餘媿矣。然則今之所為讀者何書也。是則有可言者矣。載籍以來。自删定筆削而後成書。注而為諸子百家。私之為傳授。為專門名家。為訓詁章句。為貼義套括。一反之為靚杭。大明之為理學。墨守者局師説。尊統承。擇便者借光寵捷功利。巧者姝禽擒曲阿世。淺者拾土梗。供辭章。最下又疣贅給科舉。三千年間讀書者具是矣。孰能反而求其初。孰能通而會其極。嗚呼。其自三代以來前脩往哲。晦明絶續變分綫析。以至斯世也。其亦幸而漢唐以下。而無議論之多門。場屋之遺累。以及此時也。學術之異同。不待辨而惟是之歸。義理之擇執。不必泥而惟善之師。觀於正大而得天地之所與立。揆之心胷而得聖賢之所與同。夫

豈呻其呫畢誦其糟粕之謂而已哉。文堂之於讀書也。既進而不顧。為河汾之十策。又幸退而不必如鄗根柜之教。遼東比幼安蔡床膝完則彼良苦。視淵明賦山海自適。則此有餘。其所自得者。丞相之所不能教。而吾亦不能得於言也。雖然。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堂之善其身足矣。茲名茲志又將以遺子方來。以之承家。以之教子。如斯而已乎。其於用世亦有政自不見者乎。抑此為讀書言之也。其使觀雪窖之帖。而興於今昔之故。以予文其間。豈不足以有感也。是則異夫世之所謂讀書者之撰矣。斯其不負信公之教也歟。文堂。名埠。字諸子。力學喜屬辭。皆讀書之効云。此帖九百七十八字。慷慨激烈。情生趣盡。百世之下。誦之者猶流涕也。別為刻藏此處。於是信公去世二十有三年矣。大德第八晝九書。 國朝吳廷臣清江集題山陰讀書處 蘭亭脩禊處。愛爾好林泉。閉戶不曾出。讀書洋小眠。青山秋氣平。綠樹午陰圓。何日期相過。西陵一問船。

滌硯處（元一統志諸葛武侯滌硯處在沅江縣西四十里卧龍寺。）

托身處（唐劉長卿集小烏篇上裴尹 銜花嶽有報恩時擇木誰容托身處。）

用心處（頌古聯珠首山念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你一問遲也。 投子青曰。未語能明達悟情。發吉方表赤心人。秪貪進步求名玉。爭信臺菡不受春。）

標心處（脩懺要當然須預識標心之處。進行之門。所謂圓常正信也。）

難眠處（晉書郭子許侍郎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嘗夜在丞相所飲二人歡極。丞相使使入己帳中眠。顧至曉猶展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懺悔處（脩懺要當行人親近良師學懺悔處。即不思議境理觀所諧之處也。）

親切處（頌古聯珠風穴沼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擕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萊皮毬。 投子青曰。親切曾仲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客。別棹還他漢地人。 首山念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吾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投子青曰。日暮陰雲郊野深。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兩畨殘水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緊要處（頌古聯珠雲峰存因僧問緊要處乞師指示。師曰。是甚麼。僧於言下大悟。 雲門云。雪峰向你道什麼。 圓悟勤曰。雪峰騎駿馬。雲門跨驢兒。一踏一踏相奔馳。長安有路非無路。夜半行時人不知。 又曰。無量劫來是簡甚麼。覷面全提。幾乎蹉過。不蹉過。土直堆頭且高卧。）

有長處（頌古聯珠雲門偃曰。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是好手。有僧出云。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水菴曰。舉手攀南斗。移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須是箇般人。 虛堂愚曰。膽如鴻王靜退門。誰信幽人不見君。花到海棠將寂寞。綉衣猶把麝香熏。 斷橋倫曰。將軍有令閃旌旗。胡騎紛紛頓失威。縱有突然驍驟者。不如身已陷重圍。）

無學處（頌古聯珠雲居因僧問全無學處。如何立身。師曰。無立身處。曰。佛事何勞。師曰。不同興化。 投子青曰。苔殿烟收紫氣旋。拱班宸極退先年。鳳樓不宿桃源客。豈並金光竊漢天。）

向何處（唐劉長卿集夕次檐石湖夢洛陽親故。 萬里雲海空。孤帆向何處。）

擇吉處（劉熙釋名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喫飯處（五代史晉李后傳。耶律德光曰。可無憂。管取一喫飯處）

不毛處（孔白六帖劉禹錫傳。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惡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荆州。有拘囚之思。身出荒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

深深處（頌古聯珠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矮子

（浪深溪。丹霞淳曰。白頭童子智尤長。半夜三更渡渺茫。任運往來無間斷。不消船艇與浮囊。）

真一處（大還寶章真一處中黃宮。）

分身三處（法苑珠林潛遁篇云。釋寶誌公迹多異。有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能光罽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出。又至其常所造廣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寤。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

三好處（止觀。好處有三。一深山遠谷。二頭陀抖擻。三蘭若伽藍。若離三處。餘則不可也。）

四念處（四教儀集註。四者數也。念者觀慧也。處者境也。今言四者。人於五陰起四倒。故於色多起淨倒。於受多起樂倒。於想行多起我倒。於心多起常倒。舉四倒故言四也。）

四居處（顯揚聖教論四居處廣說如經。一慈居處。三諦居處三捨居處四寂靜居處。）

五易處（貫理新書。豫讓囊而變容。吞炭變聲。必執裏子一歲而五易處。）

內六處（大集法門經。謂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外六處（大集法門經。謂色處。聲處。香處。味處。觸處。法處。）

十二處（楞嚴經註。言處者。蓋六根是受六塵所入之處。六塵是受六根所入

之處。則根塵互為所在之義。故名十二處。又曰。色與見二處。聽與聲二處。嗅與香二處。嘗與味二處。身與觸二處。意與法二處。十二處俱虛妄。有相因緣。非自然性。）

鳥飛處（唐劉長卿集。武丘寺仰見山僧來。遙從鳥飛處。）

知杖處（玉融新對廣字函高僧傳曰。釋曇霍蔬食苦行。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或藏其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莫能測。）

是道處（須真天子經。問何所處是道處。文殊答言。寂靜是道處。）

近離甚處

碧巖錄圜悟勤禪師舉仰山問僧近離甚處（天下人一般。也要問過。因風吹火。不可不作常程。）僧云廬山（實頭人難得。）山云曾遊五老峯麼（因行不妨掉臂。何曾蹉過。）僧云不曾到（移一步。面赤不如語直。也似忘前失後。）山云闍黎不曾遊山（太多事生。惜取眉毛好。這老漢著甚死急。）雲門云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殺人刀。活人劍。兩箇三箇。要知山上路。須是去來人。）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古人道。沒量大人向語脈裏轉卻。若是頂門具眼。舉著便知落處。看他一問一答。歷歷分明。雲門為什麼卻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古人到這裏。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一箇孤子也過他鑑不得。且道作麼生是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也不妨險峻。到這田地也。須是箇漢始可提撕。雲門拈云。這僧親從廬山來。因什麼卻道闍黎不曾遊山。溈山一日問仰山云。諸方若有僧來。汝將什麼驗他。仰山云。某甲有驗處。溈山云。子試舉看。仰山云。某甲尋常見僧來。只舉拂子向伊道。諸方還有這箇麼。待伊有語。只向伊道。這箇即且置。那箇如何。溈山云。此是向上人牙爪。豈不為好。馬祖問百丈。什麼處來。丈云。山下來。祖云。路上還逢着一人麼。丈云。不曾。祖云。什麼不曾逢着。丈云。若逢着即舉似和尚。祖云。那裏得這消息來。丈云。某甲罪過。祖云。卻是老僧罪過。仰山問僧正相類。此當時待他道曾到五老峯麼。這僧若是箇漢。但云禍事。卻道不曾到。這僧既不作家。仰山何不據令而行。免見後面許多葛藤。卻云闍黎不曾遊山。所以雲門道此語皆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若是出草之談。則不恁麼。出草入草（頭上漫漫。腳下漫漫。半明半合。也這麼。我也恁麼。）誰解尋討（頂門具一隻眼。闍黎不解尋討。）白雲重重（千重百匝。頭上安頭。）紅日杲杲（破也。瞎。舉眼即錯。）左顧無瑕（瞎漢依前無事。你作許多伎倆作什麼。）右盼已老（一念萬年過。）君不見寒山子（癩兒牽伴。）行太早（也不早。）十年歸不得（即今在什麼處。灼然。）忘卻來時道（渠儂

得自由。放過一著。便打。莫教忘前失後好。）出草入草。誰解尋討。雪竇卻如他落處。到這裏一手擡。一手搦。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大似草茸茸。煙冪冪。到這裏無一絲毫屬凡。無一絲毫屬聖。偏界不曾藏。一一蓋覆不得。所謂無心境界。寒不聞寒。熱不聞熱。都盧是箇大解脫門。左顧無瑕。右盼已老。懶瓚和尚隱居衡山石室中。唐德宗聞其名。遣使召之。使者至其室。宣言天子有詔。尊者當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而食。寒涕垂頤。未嘗答。使者笑曰。且勸尊者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起。使回奏。德宗甚欽歎之。似這般清寥寥。白的的。不受人處分。直是把得定。如生鐵鑄就相似。只如善道和尚遭沙汰後。更不復作僧。人呼為石室行者。每踏碓忘移步。僧問臨濟。石室行者忘移步。意旨如何。濟云。沒溺深坑。法眼圓成實性頌云。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月夜。任運落前溪。菓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謝家西。雪竇道。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寒山子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勞勞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卻來時道。永嘉又道。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時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真。到這裏。如癡似兀。方見此公案。若不到這田地。只在語言中

走有甚了日。　又舉示云。透出生死。撥轉機關。等閑截鐵斬釘。隨處蓋天蓋地。且道是什麼人行履處。試舉看。　舉雲門問僧近離甚處。（不可道西禪探竿影草。不可道東西南北。）僧云。西禪。（果然實頭。當時好與本分草料。）門云。西禪近日有何言句。（欲舉。恐驚和尚。深辨來風。也似和尚剛似縣拂。）僧展兩手。（敗闕了也。勾賊破家。不妨令人疑著。）門打一掌。（緘似兩行。好打伏概即追。）僧云。某甲話在。（你卻要翻款那。所以有便捷奪鼓底手斬。）門卻展兩手。（蛇為與青龍不解騎。）僧無語。（可惜。）門便打。（不可放過。此棒本是雲門喫。何故。當斷不斷。返招其亂。闍黎合喫多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合作麼生。）雲門問這僧近離甚處。僧云西禪。這箇是當面話。如閃電相似。門云。近日有何言句。也只是平常說話。這僧也不妨是箇作家。卻到去驗雲門。便展兩手。若是尋常人遭此一驗。便見手忙腳亂。他雲門有石火電光之機。便打一掌。僧云。打即故是。某甲話在。這僧有轉身處。所以雲門放開。卻展兩手。其僧無語。門便打。看他雲門自是作家。行一步如一步。落處會瞻前。亦解顧後。不失蹤由。這僧只解瞻前。不能顧後。頌云。　虎頭虎尾一時收。（刀。活人劍。須是這僧始得。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凜凜威風四百州。（坐斷天下人舌頭。蓋天蓋地。）卻問不如何大嶮。（不可貴加嗟峰。雪竇元來如今闕象拙似者也。）師云。放過一著。（若不放過。又作麼生。盡天下人一時落節。擊禪床一下。）雪竇頌得此話極易。會大意只頌雲門機鋒。所以道虎頭虎尾一時收。古人云。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雪竇只據款結案。雲門會據虎頭。又能收虎尾。僧展兩手。門便打。是據虎頭。雲門展兩手。僧無語。門又打。是收虎尾。頭尾齊收。眼似流星。自然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直得凜凜威風四百州。直得盡大地世界風颯颯地。卻問不如何大嶮。雪竇云。放過一著。且道如今不放過時又作麼生。盡大地人總須喫棒。如今禪和子纔道著。他展手時也。還他本分草料。似則也似。是則未是。雲門不可只恁麼教你休也。須別有事在。　又舉示云。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所以道若向上轉去。直得釋迦彌勒。文殊普賢。千聖萬聖。天下宗師。普皆飲氣吞聲。若向下轉去。醯雞蠛蠓。蠢動含靈。一一放大光明。一一壁立萬仞。儻或不上不下。又作麼生商量。有條攀條。無條攀例。試舉看。　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探竿影草。）僧便喝。（作家中來。且莫詐明頭。也解恁麼去。）州云。老僧被汝一喝。（陷虎之機。探人作麼。）僧又喝。（看取頭角。似則似。是則未是。只恐龍頭蛇尾。）州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逆水之波。未曾有一人出得頭。入那裏去。）僧

無語。（果然摸不著。）州便打云。（若依睦州盡令而行。盡大地草木悉斬為三段。）這掠虛頭漢。（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大凡扶豎宗教。須是有本分宗師眼目。有本分宗師作用。睦州機鋒如閃電相似。愛勘座主。尋常出一言半句。似箇荊棘叢相似。著腳手不得。他纔見僧來。便道見成公案。放你三十棒。又見僧云上座。僧回首。州云。擔板漢。又示眾云。未有箇入頭處。須得箇入頭處。既得箇入頭處。不得辜負老僧。睦州為人多如此。這僧也善雕琢。爭柰龍頭蛇尾。當時若不是睦州。也被他惑亂一場。只如他問近離什麼處。僧便喝。且道他意作麼生。這老漢也不忙。緩緩地向他道。老僧被汝一喝。似領他話在一邊。又似驗他相似。料身看他如何。這僧又喝。似則似。是則未是。被這老漢穿著鼻孔來也。遂問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這僧果然無語。州便打云。這掠虛頭漢。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可惜許這僧無語。惹得睦州道掠虛頭漢。若是諸人被睦州道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合作麼生秖對。免得他道掠虛頭漢。這裏若是識存亡。別休咎。腳踏實地漢。擬當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只為這僧無語。被這老漢便據款結案。聽取雪竇頌出。　兩喝與三喝。（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自古自今罕有人恁麼。）作者知機變。（若不是作家爭驗得。只恐不恁麼。）若謂騎虎頭。（瞎漢。虎頭如何騎得。多少人恁麼會。也有人此這見解。）二俱成瞎漢。（親言出親口。何止兩箇。自領出去。）誰瞎漢。（教拙拼頭有末後句。洎乎賺殺人。）拈來天下無人看。（看即不無。覷著即瞎。闍黎若著眼看。則兩手拈空。恁麼舉。且道是第幾機。）雪竇不妨有為人處。若不是作者。只是胡喝亂喝。所以古人道。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卻作一喝用。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興化道。我見你諸人東廊下也喝。西廊下也喝。且莫胡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氣息一點也無。待我甦醒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只管胡喝亂喝作什麼。臨濟道。我聞汝等總學我喝。我且問你。東堂有僧出。西堂有僧出。兩箇齊下喝。那箇是賓。那箇是主。你若分賓主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所以雪竇頌道。作者知機變。這僧雖被睦州收。他卻有識機變處。且道什麼處是這僧識機變處。雲門智禪師點這僧云。識法者懼。出頭道。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黃龍心和尚道。窮則變。變則通。這箇些子是祖師坐斷天下人舌頭處。你若識機變。舉著便知落處。有般漢云。管他道三喝四喝作什麼。只管喝將去。說什麼三十二十喝。喝到彌勒佛下生。謂之騎虎頭。若恁麼知見。不識睦州則故是。要見這僧大遠在。如人騎虎頭。須是手中有刀。

兼有轉變始得。雪竇道。若恁麼二俱成瞎漢。雪竇似倚天長劍。凜凜全威。若會得雪竇意自然千處萬處。一時會。便見他雪竇後面頌只是下註腳。又道雖瞎漢。且道是賓家瞎。是主家瞎。莫是賓主一時瞎麼。拈來天下與人看。此是活處。雪竇一時頌了也。為什麼。却道拈來天下與人看。且道作麼生。看開眼也著。合眼也著。還有人免得麼。

一生補處 四教儀註。一生補處者。猶有一品無明。故有一生。過此一生。即補妙覺之處。觀音玄記云。猶儲君之義也。

純陽極處 雲居子語錄。形之無凝結不住。升上腦宮。純陽極處。

那處 左傳莊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權。使鬪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注。那處楚地。）

納城處 雲南志。納城處。在曲靖府陸涼州。（唐以那郁縣地。）

詩 唐韓致光集兩處 樓上淺山橫。樓前潰水清。憐山又憐水。兩處總牽情。宋鄭獬伯詩清處爲書記曾魯卿作。小竹聊須長。閑花懶復栽。泉聲洗歌吹。雲氣障塵埃。鼎靜初香裊。琴橫月上來。有時聞警露。夢覺自蓬萊。張橫渠詩樂處 樂處加功勉處行。事無甘苦必心亨。絅衣容有文章在。低首時人莫怨爭。僧文珦詩靜處 常於靜處著閑身。別是清虛吟淡人。禪裏斷除千種法。吟中消受一生貧。聲名豈必存編簡。林壑從來有隱淪。雲月溪山無限景。對除一一意皆真。江湖積集是處 是處堪揮鉢。今朝又起單。湖高疑地窄。廬矮信天寬。阡陌嘉禾種。茅茨釣月灣。一風颿夕照。髣髴見青山。衛宗武集畔漁處 清漣萬頃浮。為湖港港一鏡涵太虛。其勢鱗次田畝畝。四望沃若皆膏腴。疏畦麥壟間若樹。洲蘋岸蓼連千萬。水村落照晚鐘寺。中有一山成畫圖。鄭谷無此寬閑埜。瀕無此浩渺區。吏於何所堪下釣。吏於何所堪荷鋤。誰與卜築於此居。我非其冠孔氏徒。時哉不偶堪避世。盡將把來以自娛。興來風月入吟嘯。錯落吐出鮫盤珠。人作內省有足樂。眇視外物芻狗如。膏粱於此且不顧。況爲醴餚而拖朱。則知之子命名者。是將寄意耕與漁。豈亦伯成子高之在野。莊周濠上之觀魚。艾性夫剩語陳庭翠水竹清處 晴波漾文綺。風篁弄家聲。居然三市中。看此一段清。幽人自地偏。淡趣由天成。洗耳日以靜。抱節日以貞。從君倚三絕。與我增雙明。僧文珦集萬山深處 萬山深處絕喧譁。野鶴孤猿共此家。莫使遊塵污泉石。有妨閑客臥烟霞。寒衣綠芰千層葉。饑食青松數樹花。無可破除無可羨。清貧却是好生涯。劉龍洲集登凌雲

高處 攝衣更上一層樓。才到雲霄最上頭。方識乾坤真轉轂。好加身世付虛舟。九秋草木嵐烟濕。萬里山川海氣浮。更欲杖藜窮地望。眼中何處認神州。江湖後集寄題江湖穩處 構屋求於穩處宜。到門還似上船時。江湖不必風波險。平地風波險不知。艾可叔詩次韻趙繡使題金鰲穩處 突兀窮崖俯雪洲。時時登覽喚漁舟。溪分南北地初合。月在山間天共流。三兩可人曾此會。百千年後復誰遊。桑田不變金鰲健。秖恐今翁白盡頭。蘭雪軒詩集題湖山佳處 彭蠡西南廬阜東。水雲終日氣濛濛。八江水濶添春綠。五老雲來滯晚紅。熊路巉巖洪井近。仙源迢遞武陵通。何由白髮長松下。共倚漁舟弄晚風。陸子方集溪山佳處 子昂為宣城友人書獨流不受美女鑒。醜石乃似頑夫形。行盡溪山千百里。只宜此地結茅亭。巖花半識元暉面。溪聲細和謫仙詩。行雲流水自今古。漁叟樵童了不知。元王逢梧溪集題程逵觀外史洞雲深處 洞雲深處神仙宅。空翠不收常晝冥。金鵲尾橫香挾靜。青蛇影卧土花腥。天壇端草敕雷雨。石竇寒泉注月星。更闢一龕高爽地。遲予來守內黃庭。鮮于樞兀詩題高萬里竹樹清處 幽人結亭在何許。樹花參差竹深處。紅香朶朶翠陰陰。滿肘秋聲與涼露。黃塵六月汗流漿。脫巾小扇八尺牀。先生一笑枕書卧。仰看簷日搖波光。平生雅趣愛林壑。是間蕭閑有真樂。石橋不許俗人來。終日相親只猿鶴。萬釘何羨帶十圍。口腹寧顧充甘肥。有竹正爾可無肉。有荷豈不堪爲衣。玉版炙。碧筩酒。衆人不如君獨有。更衝寒雪看疎梅。仍對春風賦垂柳。既不似子猷惟種竹一圍。又不學濂溪但説蓮一篇。滿前花木供觴詠。四時景物俱天然。竹君子。蓮君子。非君而誰可稱此。淤泥不染歲寒青。請以君子名斯亭。張思廉詩何處 何處情懷好。清溪白苧袍。晚煙浮樹動。秋氣挾天高。草閣愁鄉草。筇枝屬我曹。天空清可鑒。凭檻數纖毫。康文靖公集題吉安佑聖觀山水勝處（并引 錦文竹所李君翌淵彥題山水勝處篇什。伴已成集。復俾予賦其上。且予未到其處。不識所謂山水主人。獨清脉所者。而復觀其詩數首。嘆淸閑遠。又人吟觀。益擬抵內之勝慨者歟。因爲寫二絕句。）方我生平丘壑心。每聞勝槩欲登臨。何時解組林亭上。細詠雲山萬古音。玄關本與世無同。膠擾紛紜總若沖。茶竈爐薰疏戶外。息機吾與坐談空。國朝釋泐全室集翠微深處 爲日東僧工人作 翠微深處亂山中。巢室閑依桂樹叢。夜榻采來鳴空硐雨。曉簾花落滿林風。窓含烟靄衣長潤。櫓拂浮槎路不通。異域十年天萬里。幾番歸夢海雲東。竹梧深處爲汧陽陳縣丞作 竹梧深處可盤桓。靜愛枝頭語鳳鸞。

好似湘江春雨重。宣周金井曉霜寒。無人不道堪題句。有客從教徑造看。三載峨松沂水上。幾回飛夢曉琅玕。顧祿詩集題王叔閒怡雲處　嶺上浮雲日往還。高人相對自怡顏。肯邊半露天無野。白處渾疑雲滿山。變化不隨龍出去。悠揚長與鶴俱閒。幾時念我能攜贈。要看烟嵐起座間。　題徐耀周村莊處　南州徐孺擅高名。幾代英孫肯尚清。三徑已辭朝士籍。一犂甘偶野人耕。柴門半掩閒花落。古徑斜通暗草生。莫笑相過忘禮法。瓦盆盛酒竹根傾。　題胡彥古先生見山處　美人愛閒頻結屋依林泉。嘉木陰周遭。雜花競芳妍。有兄能讀書。有僕能力田。生涯既已足。輩際昇平年。時復陶一觴。欣欣合自然。出門將近山。彷彿九點烟。嘯歌出塵表。何必希神仙。元許有壬至正集水調歌頭（題扁蕩清山水勝處）　山水擅全勝。清得獨清人。神仙定在何處。此處可尋真。山有蓬萊氣像。水有瀛洲風物。人是葛天民。說得紫芝老。今盡碧桃春。　四時花。千日酒。一溪雲。回頭下望濁世。無地不紅塵。憶昔來蹈江右。因斷丹霞翠壁底事走踆踆。今日送君語。聊為自移文。

佛說無上處經

（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無上處。汝等諦聽。當為汝說。諸比丘白佛。唯然受教。佛告比丘。三無上處者。一佛無上處。二法無上處。三僧無上處。若諸衆生兩足四足。無足多足。若色無色。若想無想非想非無想。如來於中說無上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佛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諸比丘是名初無上處。復次諸比丘。於有為無為色無色法離欲法為無上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此法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諸比丘是名第二無上處。復次諸比丘。僧無上處者。若僧若群若衆若聚。若徒衆中。如來弟子僧為無上處。諸比丘。若有衆生能於此僧無上處起信向心者。於天人中得無上果報。是名三無上處。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處處經

（後漢沙門安世高譯）佛言。道人行道。若瞋恚意起時。即當制。已制使念善。是為道人行。若布施財則得之。便計無常。不隨身犯。謂不犯殺盜婬。是為不隨身犯。出瞋恚者。口亦不言。意亦不念。是為出瞋恚。意中大深聲者。譬如人作盜說言汝所作大無狀。是為意中大深聲。佛言。味味次第者。所食物外合之內分別其味。令不錯誤。是為味味次第。菩薩所以得如者。前世所食飲皆先上父母。道人然後自食。是故得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佛言。菩薩用四事。得四無所畏。一者自身所知。亦欲使人悉知。二者教人無厭極。三者等心無所藏匿。四者為人說經。從後不悔。是為四事。佛亦用四事。得四無畏。一者如法說。二者不受他人物。三者等心。四者戒具。佛言。復有四無所畏。一者如事說。二者無所愛惜。三者神足。四者不與人共爭。佛得頂中光明者。有三因緣。一者然燈施佛寺。二者愛樂明經。三者解人疑結。佛舉右手有四因緣。一者用惡人無反復故。二者以善人有反復故。三者現教。四者語人無作惡。佛舉右手。復四因緣。一者欲令十方人。皆來學道隨行意。二者為欲示人。我所行福令得是相。三者勸人皆令持戒。四者威儀自爾。亦為不欲見人惡態。是故舉右手。佛不著履。有三因緣。一者使行者少欲。二者現足下輪。三者令人見之歡喜。佛行。足去地四寸。有三因緣。一者見地有蟲蟻故。二者地有生草故。三者現神足故。亦欲令人意正。佛行地高下皆平。有三因緣。一者本行四等心。欲令一切安隱。地住水上。水中有神蟲蟻一切值佛足下皆安隱。同心志意。是故卑者為高。高者為卑。二者諸天鬼神行福。為佛除地故。高下為平。三者佛為菩薩時。通利道徑橋梁度人。故從是得福。故高下正平。欲令人意亦爾。佛不飛行。有四因緣。一者勸弟子欲令精進。二者欲令弟子聽經。三者報宿命惡。四者現相。是故不飛行。佛在世時。諸天鬼神龍人民。皆到佛所聽經。數千百重。行坐前後皆見佛面。所以者何。佛前世時。言語無前後。是故無不見佛面者。人卧皆隨佛所首。用佛尊故。佛初得道。不食七日。有四因緣。一者念道忘食。二者一心不饑。三者歡喜不渴。四者不念痛癢。惡想生死識。是為四。欲使人聽經亦爾。佛袈裟裹塵水不著。外垢不著。有二因緣。一者不念一切人惡故。二者見一切人有欲。欲令滅之。佛復洗袈裟者。外垢不著裏著。有身故有垢。所以者何。外行已盡。是故垢不著外。內行未盡是故垢著。用有身故。為內未盡。以有身為罪用。是故不惜身命。所以者何。復惜命用命得道故。佛說八十億萬因緣經。都治人三病。一者貪婬。二者瞋恚。三者愚癡。是三事。分為六故。應六衰。治三病經所以多者。譬如人服藥。病不愈。當更服餘藥。佛言。人意多端。疾轉故多經隨意療之。欲使疾解故。佛已得道。復有三病。六憂。六憂者。謂憂六入。三病者。謂心意識。廣受故。佛已得道。有是憂病。何況餘人。殃罪不畢。不得度世。佛業未竟。不得度世。佛棄餘壽二十年。有三因緣。一者同世間人貪身故。二者所教已盡。三者恐惡人誹謗之。得罪重故。使取般泥洹。佛度世去。亦不持身去。亦不持意去。但為苦滅耳。地水火風空常在世間。無有

斷時佛度世境身有三因緣一者腐爛故二者虫蛾生故三者人以香華持並來得福故佛笑口有五光光出者有五因緣一者欲令人有所問問所問有益故二者恐人言佛不知笑故三者現口中光四者天諸不至誠五者笑阿羅漢守空不得菩薩道光還從頂上入者當示後人大明故佛欲度世去諸比丘白佛言諸在世間人皆當從佛得福今佛度世去諸世間人民當復從誰得福佛言比丘我雖度世去經法當在復有四因緣可從得福一者畜生無所食餧之令得命二者見人得疾病無瞻視者當給與供養令得安隱三者貧窮孤獨當護視四者人獨一身行禪念道無所衣食當給視之是爲四事布施持善意與之其得福與佛等無有異尒時身皆痛後欲度世去佛指舍利弗令說經者有三因緣一者恐佛去後人不信餘比丘語故二者勸弟子意令解佛尚令比丘說經何況餘人三者現舍利弗功德恐餘比丘各自貢高欲得說經故是故佛使舍利弗說經佛度世去後諸阿羅漢共責數阿難佛在世時欲得水何以故不與十方一切皆當從佛解脫汝何以不留佛莫令般泥洹佛欲行四神足止住一劫亦可百劫亦可千劫汝何不勸佛行四神足阿難言如卿語佛爲不得自在耶當須我言故使住止一切在世間彌勒當那得來不作佛佛本行

共學道者有八十億萬人皆求菩薩道唯有兩人得道耳一者釋迦文二者彌勒其餘人有得阿羅漢辟支佛者佛忍辱過於地心軟過於水意堅過於須彌山功德過於海水智慧過於虛空以是故前得佛耳佛言彌勒不來下有四因緣一者有時福應彼間二者是間人麤無能受經者三者功德未滿四者世間有能說經者故彌勒不下當來下餘有五億七千六十萬歲彌勒時人眼皆見四千里彌勒時人眼見四千里者本行十因緣得一者不搶人眼明二者不捨人眼三者不覆蔽人眼四者不藏人善五者不視奴六者不視盜七者不視婬八者不視陰私及人短九者諸惡事不視十者然燈於佛寺是爲十事佛辟支佛阿羅漢是三人法同行異佛者爲覺意辟支佛爲見因緣知阿羅漢坐禪乃知辟支佛爲因緣見生死相自守不敢離行從見因緣得道故爲辟支佛佛者爲道行欲度脫人故故求辟支佛辟支佛自割身活五百人以木自刺其頸見因緣折枝如割土見血是水見爲物皆非常便取道有辟支佛先世爲菩薩五百劫身以有三十相無二相不及佛不及佛者無善權方便故佛說生死勤苦三惡道事有賊人意解便取阿羅漢雖作阿羅漢於中最尊所以者何用前世行菩薩道五百劫慈心欲度十方人故雖得阿羅漢智慧能曉方俗語初

爲阿羅漢時不能自覺前世爲菩薩佛使說佛功德復說阿羅漢功德尒乃知佛功德大便自悔欲轉意取佛佛言已得阿羅漢道不可復轉時使自悔言我何愚癡止取阿羅漢道佛便爲解意汝智勝餘阿羅漢智慧不及佛阿羅漢自斷苦不斷他人苦佛本行自斷苦亦斷他人苦是故不相及佛言舍利弗有三語悉以知人意一者麤語二者深語三者常語術是三語有善意即見有惡意亦見有惡意亦見欲意從是三語悉知人意舍利弗白佛言彈指之間人意有六十生死佛言有九百六十生死復不多要有三意有善意有惡意有欲意善意有三百二十惡意有三百二十欲意有三百二十彈指之間三意并行合爲九百六十生死除善意三百二十餘有六百四十生死意佛與舍利弗同行三十七品經智慧不等譬如喘息同從諸毛孔出入能覺便但知鼻息氣出入佛所知悉知諸毛孔舍利弗所知如鼻孔取舍利弗智分爲十六分滿一佛界三千大千日月天下衆人所知不及舍利弗所知一分取佛智分爲十六分滿一佛界中舍利弗所如不及佛智一分三十七品行有三輩有大三十七品有中三十七品有小三十七品意大得大意意中得中意意小得小意深妙具行三十七品使洞達何以故止分分爲十六分人中本十六意故佛分別是

故不同舍利弗知一切法語用時語護語守語佛使謂舍利弗去非時語用不可寄人故舍利弗本字優婆替舍利弗先佛度世去有三因緣一爲宿命盡二爲不欲見佛度世去三爲無所復度脫舍利弗行受人飯已還精舍中言當償債謂當坐禪念道爲償債不念道爲負債行受人施譬如負債未畢復更取前罪未竟今復造罪佛言食人施不可不念道亦自得復益一切用是故當償債佛言舍利弗黠第一目揵連神足第一阿難多聞第一羅云戒第一阿那律徹視第一佛使目揵連請舍利弗舍利弗言來我帶恐不能勝目揵連便牽帶三千大千日月天地悉動不能令起舍利弗便生意當先去到佛所目揵連從後行先舍利弗至佛知二人各第一十方天下比丘無有如羅云持戒者羅雲持戒有四因緣一者自念言我爲佛子二者謂令持多三者常自念我爲沙門四者持戒常欲勝餘比丘舍利弗復持一盂水著海水中扼撈之明旦往取故水去舍利弗尚能如此何況佛目揵連爲人所牽不飛去不能得神足故何以不能得神足用罪未畢故佛言弗迦沙王行至十二門復還不如其身中六分衆意能爲道不如身生意意生身不能分別是佛知可度故使往從宿王不如是佛佛問王行何法好何道而衣毛爲竪佛爲解身中事空於是便得道不

悉斷。不得阿羅漢。佛言。諸行者當如意能得道。佛言。昔者末利滿寫學經二十四年。得五言解。脇下柔解。示不復愛。何以故。本宿命使見五百佛。悉通知衆經。但聞識經道。不肯教人。復被病二十四日。臨死時。乃悔。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况乃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佛言。昔有旃那比丘得病。佛使舍利弗往與分衛。舍利弗因問之。汝眼寧有所識不。旃那對言曰。眼無有識。但見色識。生身生病對至。故有病身。亦不如死。設身死者。地水火風空皆當滅。但爲意識移生耳。佛遣舍利弗行分衛。過婬女家。便閉門作治道。謂舍利弗言。汝不與我共婬者。當入是大火中。舍利弗報言。寧入是大火中。不與汝共婬。婬使人墮惡道。無有出時。天使來下救之。佛言人但不能守戒。若能守者。於不憂爲邪道所中。佛言。昔有一比丘坐禪行道。佛弟難陀飲酒醉。欲往來到其邊歌戲。比丘白佛言。我欲避之去。佛言不須。是難陀於今當得道迹。佛即遣阿難往到其家。摩訶迦葉隨其後。舍利弗爲説經。目犍連現神足。難陀便歡喜。即得道迹。佛説比丘行道。但當堅心者。何憂不得道。比丘聞佛説此語。歡喜意解。便得阿羅漢。佛姊子名須耶察多。隨侍佛八年。使生今與我兄弟俱行。而獨端正。有三十二相。使惡意生。隨佛後神佛蹤。不令人見佛相。復於人中説佛無道。但言福中人意耳。舍利弗阿難聞之。便復愁憂不樂。佛言。須耶察多不爲説我惡。爲稱譽佛功德耳。言語中人意。有者人意多病故。佛語舍利弗。須耶察多不校計。但瞋耳。何以故。不計佛有三十二相。光明神足。但降伏邪道。故佛數數誡須耶察多。正真之言。是邪侍之侍。是故瞋耳。佛有姑姊年老。手自作機。織成袈裟持上佛。佛不受。如是復言。佛當哀矜我故。當受之。令我得福。阿難白佛言。可爲我受之。佛語阿難。令持與諸比丘僧。我亦是比丘僧。不如與衆人。後世當爲因緣。今世相見歡喜者。皆是前世親里善知識。何以故。如之相見意解故。佛言世間人相侍。但若薄不苦厚。佛言本侍佛者字孫喜。次字須耶察多。次字阿難。佛告諸比丘。我年老。欲得一人侍我。舍利弗。摩訶迦葉。目揵連等。各自願侍佛。佛言。不得。摩訶迦葉。目揵連因禪思惟。如佛欲得阿難。便叫阿難言。卿當侍佛。阿難言。我不欲往侍佛。我不能侍佛。目揵連言。不得不侍佛。阿難言。當聽我四事。一者佛餘衣我不欲受。二者佛餘飯我不用。三者若有人請佛。諸比丘不行。我亦不行。四者佛坐禪思道時。我當出入。得自在。佛言。大善。聽汝所願。於是阿難因侍佛。是故阿難獨能問佛。佛弟子阿那律。難提。金毗羅。三人共坐思。思惟七事。一者少欲得道。多欲不得道。二者知足得道。不知足不得道。三者精進得道。不精

進不得道。四者守六衰使不起得道。不守六衰放使起者不得道。五者自護得道。不自護不得道。六者守意得道。不守意不得道。七者智慧得道。不智慧不得道。共思惟七事時。去佛六十里。佛時坐禪。即知三人所念。便移意往坐三人前言。善哉善哉。我復語汝一事。不念家欲得道。念家欲不得道。於是三人歡喜。即得菩薩。佛語阿難。人眼所見四十二萬由旬。何以知之。日月去地四十二萬由旬。人眼所見日月。以是知眼所見者十方廣遠之處。日月億億萬倍。譬如大海中沙億億萬倍不能計知。人所作善惡殃福。即前後所作殃福億萬不可復計。一切善惡要在命盡時。作惡遠惡處。作善得善處。殃福皆預有處。皆預有父母兄弟妻子。得道使止。不得道不斷絶也。佛言。調達但教人作福。不教人行道。佛教人作福持戒守意得道。乃止。調達自意生念。我當現神足於國王阿闍世所。王隨我。餘人亦皆當隨我。便化作一白象。獨出入宮中。復化作一小兒。端正無比。使上王膝上。王大愛之。王見調達所作如是。王意呼調達勝佛。王使隨調達所語。王使民及未得道沙門。悉隨王至調達所問事。調達使至佛所言。佛年老。可不須復教授。弟子調達使呼舍利弗去。及諸沙門去。調達癡貪有是惡意。因亡神足。佛言。癡人所作顛倒。非諸佛法。調達自意念言。我當飛去。人見我飛。悉當隨事我。因欲飛去。使不能復飛。調達不能自覺亡神足。時即有婆羅門行等心。便從第一天上來下。語舍利弗。調達以亡神足。佛語舍利弗調達欲呼汝重合得罪。佛語天言。調達未得神足。我知當亡之。何况至今。佛言。人不當貪。調達但作貪故。亡失神足。佛言。羅漢有兩輩。一名舍沫自憂身得道。即欲度世去。二輩隨衛皆得度脱。佛與羅漢俱行三十七品經。譬如燈大。佛計校知有幾事。如其本末守而滅之。阿羅漢不計本末。直而滅之。佛譬如順樹從本至末。分别知之。阿羅漢行譬如從末至本。從本至末者。計本空從不知空者不得道。佛言。阿羅漢有盛陰。無五陰。所有皆現但不著耳。有色痛痒。思想識。無生死。佛言。阿羅漢有爲默。以得阿羅漢有三相。一者不復犯身口意。二者三毒滅。三者衣食不用作好。但滅饑寒意。有是三因緣。便能變化自在。意不著衰。故不得自在。佛言。意但當分别六衰不當著。著便不得道。佛言。阿羅漢飛行有二因緣。故令人不見。一者恐人見便多供養。二者恐惡人嫉妬之。佛言。現神足復有兩福。一者人見飛行便精進念道。二者從人受抱令得大福用。是故現神足意喜。故使得大福。佛言。有阿羅漢名憍梵鉢。已得阿羅漢道。反作牛呞。弟子問佛何以故。佛言。是比丘前世宿命時。七百世作牛。今世得道。餘習未盡故。佛語比丘。

當念身無常。有一比丘即報佛言。我念非常。人在世間極可五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三十歲。佛復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十歲。佛言莫說是語。復有比丘言可一歲。佛復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月。佛復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日。佛復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一時。佛復言莫說是語。復有一比丘言可呼吸間。佛言是也。佛言出息不還則屬後世。人命在呼吸之間耳。佛語諸比丘。當會坐一切。但當說法語。不能者息。閉目聲守意善聽。可從得道。諸比丘聞佛說此語。歡喜意解即得阿羅漢道。佛言比丘入人舍中。當如手在空中無所罣礙。意亦無所著。耳聞可意是爲著。聞不可意是爲著。有一比丘曰。佛可以不可肯著當云何得道。佛言比丘意解空都無所著。是應菩薩行。諸比丘聞此語皆歡喜踊躍即得無所從生法忍。佛言有一比丘於山中坐歎息。有一人問比丘。卿爲道何以歎息。比丘言。我在地獄中時五毒極痛。今得作人。復得見佛經戒。而復不得道。畏死復入是惡道中。是故歎息耳。爲比丘亦憂俗人。亦憂經戒。亦自憂身善惡不可得常。或有因緣來時使念妻子錢財。是爲憂惡道。佛言有一比丘到優婆夷家分衛。因爲說經。優婆夷便長跪涕泣出。比丘說經至夜半。優婆夷長跪不起。比丘言我行說經未嘗

見人精進乃尒。優婆夷報言。我家有一驢。鳴至夜半使死。是故淚出耳。佛言人說經不在爲多。但問解慧深也。有一比丘聞佛說是事。便往問佛言。爲我說一要法。令我得道。佛言非汝物莫取。是汝物便取。於是比丘即自思念天下萬物皆非我許。獨善是家物。於是比丘因白佛言。我已解佛言。解是便爲道耳。時有一比丘聞佛說此語。便往問佛。舍利弗爲得是來。佛言舍利弗悉得。比丘言舍利弗何以爲我持袈裟拂我面。佛言呼舍利弗來問之。舍利弗言我無惡意。所以爲者。欲令惡屏。所以持袈裟拂面者。欲令眼耳鼻口淨故。佛語比丘。是舍利弗。善權方便所作。於是比丘歡喜即得阿羅漢道。佛言昔一人往難比丘言。人死識念思想所知皆滅。行道得定意所知亦滅。有何等異。比丘報言俱滅。人死命盡神不滅隨行所生。但徹不可使見。所衛不同。爲善昇天。爲惡入淵。以是爲異。佛言有一比丘到優婆夷家分衛。見端正好。比丘便生邪念。因起。優婆夷即取飯與之。比丘使捨去。我不應受人施。優婆夷便報之言。已有悔意可受施耳。優婆夷便報比丘便受。佛言。譬如人有惡。即覺罪滅。比丘受施無有罪。佛告諸弟子。能計空制意。如彈指頃即可得道。佛言有一比丘坐得定意。有一優婆塞見坐處不平。牢起去。其女處。使婆塞後時五百劫不得安隱。何以故。斷

道念故。佛告諸弟子。有說經慎莫中斷。斷經罪重不可計。佛言有比丘行道得一禪自言我得道迹。第一禪福上生第七天下。壽一劫。得二禪自計得斯陀含。第二禪福上生十五天。壽八劫。得四禪自計我得阿羅漢。今我何故。不得生第十九天上。壽十六劫。作是言已。便言佛爲兩舌耳。即時從天墮地獄中。不覺大天上壽。便受地獄罪。譬如世間人得珍寶。一日爲火起燒盡之。人生惡意。爲橫燒善意。佛言人善惡相隨。無有解已。唯得道乃離俗耳。佛言日中後不食有五福。一者少婬。二者少卧。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道士知福不食。漱有三因緣。一者爲恐亦下垢故。二者爬癢隨可意。三者殺蚤蚊故。亦欲使意淨無欲。後不汙經。此者適可除外垢。心念惡不能除。爲學人第一當淨心爲本。心爲法本。心正則行方。行方則應道。佛言昔有沙彌與師共行。見地有金便默取之。語師言疾行。是間無人甚可畏。師言但坐有金故。令汝恐耳。棄金去便不復恐。弟子便爲師作禮言。我愚癡無所知故。金已棄。便不復懼。於是佛告諸弟子。學人貪道。如沙彌貪金。何憂不得道。佛言有比丘學道從師受經不精進。師教取牛馬糞數斗燒之。至宍不盡。師取大石持地獄中大燒之。即作灰。弟子大恐。長跪問師是何等。大師言。汝不讀經行道。死

後當入地獄。獄中大燒汝。不復移時。於是比丘惶怖。便更精進。日聞一阿含。便得羅漢道。佛言。善權方便。度人如是。佛言阿那含有三結。一者癡結。二者世間愛結。三者見未諦未盡結。阿那含譬如火上烟煙起。不能有所燒。須陀洹除八十八結。斯陀含除七結。阿那含除三結。阿羅漢無有結。須陀洹得道迹。斯陀含爲往來得道。阿那含爲不還世間。阿羅漢爲不復著。何等爲道迹。稍識苦。世間人皆不識苦。須陀洹爲識苦。斯陀含爲棄集。阿那含爲如盡。阿羅漢爲行道已竟。得須陀洹。前百劫乃得阿羅漢。以何故。乃百劫須陀洹。餘有十結不斷。不得阿羅漢。阿羅漢但自憂身畏罪。不欲預世間事。餘有十疑結不解。不解故使止住。須陀洹所棄常有五下結。一者貪欲結。二者瞋恚結。三者見行結。四者戒貪福結。五者疑意結。亦謂從六天已下。至世間貪欲瞋恚。貪身疑。爲下結。須陀洹見因緣者。謂不犯五戒。時當死死不犯。餘人見惡意犯五因緣。須陀洹斷故。受斯阿羅漢斯故悉斷。菩薩畢故罪。罪畢得道。乃知非常苦空。非身非道。人行道不當有所著。得須陀洹。得須陀洹行斯陀含。得斯陀含行阿那含。得阿那含。行阿羅漢。得阿羅漢。行辟支佛。得辟支佛。行菩薩。得菩薩。佛言學者隨意所作使得其報。如影響相隨。佛言鉢有四名。一名爲一供食。二名爲戒。三名爲

受四名而從是得福無有瑕穢。使應受福。持鉢使立戒。意中無惡念。佛言阿羅漢不食肉者。計萬生從頭至足。各自有字。無有肉名。辟支佛計本精所作不淨。故不食肉。佛計一切天下皆空無所有。有使滅。滅復生。要歸空故。爲無所有。諸弟子聞經歡喜。爲佛作禮而去。

絮　洪武正韻昌據切。調羮。禮記毋絮羮。注。絮猶調也。拌於味。疏云。就食器中調足鹽梅。是嫌是惡。又見上。陸法言廣韻和調食也。孫愐唐韻抽據切。丁度集韻楮御切。毛晃禮部韻畧𢹂據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書筋。楊桓六書統徹母絮坑聲。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穿據切。見心音。此轉注。就器中味調食也。韻會定正徹踞切。就豆羮中再加調和也。字切徹踞徹稱燀絮　篆書絮（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絮（高勉齋學書韻總）絮（六書統）

⿵門主　昌據切。顧野王玉篇丑注切。直⿵門主也。孫愐唐韻丑注切。郭忠恕佩觿集⿵門主閉。上丑住翻。塞門。下博計翻。手拒門也。丁度集韻或从广作⿸广主。釋行均龍龕手鑑⿸广主音注。下⿸广主⿸广主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門主丑遇切。楊桓六書統徹母⿵門主从門主聲⿵門主古聲⿵門主隸⿸户主从户主聲⿸户主隸　篆書⿸户主（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門主⿸户主（並六書統）　隸書⿵門主⿸户主（並六書統）

処　昌據切。顧野王玉篇爲昌御切。正也。

悇　昌據切。陸法言廣韻俾悇憂也。丁度集韻或从處。司馬光類篇楮御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抽據切。楊桓六書統徹母悇从心余聲悇隸古⿰忄處或从處聲⿰忄處隸。字滌傳義音絮。又慊憂也。　篆書⿰忄處（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悇⿰忄處（並六書統）　隸書悇⿰忄處（並六書統）

⿸疒余　昌據切。陸法言廣韻痴⿸疒余不達。宋重修廣韻抽據切。

楚　昌據切。孫愐唐韻創據切。楚利。又木名。又瘡所切。宋重修廣韻出歷山。毛晃禮部韻畧又辛痛。楊桓六書統徹母楚詳見語韻穿母　字滌傳義心利切　篆書楚（六書統）

⿰亻楚　昌據切。孫愐唐韻不滑也。宋重修廣韻瘡據切。楊桓六書統徹母⿰亻楚从人楚聲⿰亻楚隸　篆書⿰亻楚（六書統）　隸書⿰亻楚（六書統）

憷　昌據切。丁度集韻創據切。心利也。通作楚。韓道昭五音類聚初去切。楊桓六書統徹母憷余見語韻穿母　篆書憷（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憷（六書統）

⿰豆攴　昌據切。丁度集韻昌句切。儔作勇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充句切。爲也。

硫　昌據切。丁度集韻石不滑者。司馬光類篇創據切。楊桓六書統徹母硫㐬聲硫隸　篆書硫（六書統）　隸書硫（六書統）

⿱止文　昌據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五
五御

○著（洪武正韻陟慮切。明也。章也。紀述也。亦作著。又朝內列位曰表著。又見下魚語藥三韻。陸法言廣韻處也。宜也。補也。成也。定也。又張略長略二切。顯也。補千祿字著著著。上俗。中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竹去反。又紵略反。又竹呂反。見論語注。又音佇。又音除。見詩。丁度集韻著明也。立也。或从艸作著。古作节。司馬光類篇著。又遲據切。說文飯欹也。又陟略切。被服也。一曰置也。婁機廣干祿字著著。又直略切。附也。戴侗六書故箸以荼引絮充耳也。士喪禮曰。幎目䞓裏著。鄭氏曰。著充之以絮也。曰甯著用荼引之。則直略之音為附著。陟略之音為容著。陟慮之音借為表著之著。傳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著定。如今班位。各有蕝纈也。朝有常位。故曰著定。因之為顯著之義。中庸曰。形則著。著則明。又詩云。俟我於著乎而。（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穎達曰。爾雅門屏之間謂之著。宁宁著同。）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亦作著。樂記樂著太始。注直略反。著處作也。此非中庸明則著。注著形之大者。明著之顯者。張慮反。在此。左傳朝有著定。注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音切同上。釋行均龍龕手鑑著。又張略反。所著也。又知呂反。任也。又直略反。貪也。著陟據反。又直據反。楊桓六書統知母著（余見諸韻知母統）符。箸（以竹从者）大表著（[illegible]从艸从[illegible]古解字从止古立一物止於兩郎之間以[illegible]之微乃[illegible]故茁為明顯之義今人揖立所爲）之謂之所爲。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著陳據切。見林音。此轉注明顯也。作著茁茵非。又著直也。又紀述也。用注通。又朝內列位曰表著。即宁字方音。韻會定正字切知驢知真穗著）

著（洪武正韻陟慮切。同上。又見下。）

篆書　著　著（並古孝經）　著　著（上古文下雜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著（王庶子碑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著（徐鉉篆韻）　著（六書統）

隸書　著（王郁碑）　著（兄毋碑）　著（張納碑並洪適漢隸分韻）　著（脩光廟碑）　著（靈臺碑）　著（孔廟泰銘）　著（景君碑）　著（夏承碑）　著（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著（衛夫人）　著（歐陽詢）　著（虞世南）　著（褚遂良）　著（顏真卿）　著（肆退之）　著（黃庭堅）　著（蔡襄）

草書　著（王羲之）　著　著（並張紳漢

著（鮮于樞）

表著（左傳叔向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著。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於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

俟我於著（詩俟我於著乎而。（[illegible]）（言自揖也。著。門屏之間也。））

好惡著（禮記樂記。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疏著明也。所好所惡[illegible]）（若好惡著則賢不肖自然分別矣。））

精神淵著（世說新語。時人欲題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問周侯。周侯曰。可謂卓朗。桓公曰。精神淵著。（高坐傳曰。庾亮周顗桓彝一代名士。一見和尚。披襟致契。曾為和尚作目。久之未得。有云。尸黎密可謂卓朗。於是桓始咨嗟。以為標之極似。宣武嘗云。少見和尚。稱其精神淵著。當年出倫。其為名士所歎如此。））

以孝友著（新唐書李傑傳。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裔孫。少以孝友著。擢明經第。解褐齊州參軍。遷累天官員外郎。）

見微知著（許魯齋語錄。君子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若只待其發見而後遏止。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又曰。患生於害。害生於患。人能知患己者為己害。害己者為己患。則可與語矣。老子亦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邵子亦曰。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成殃。又曰。得便宜處勿再往。真有旨之言也。故前人亦有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之說。正如水能載舟而亦能覆舟。事事物物莫不反對。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而益己。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畏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積微致著（抱朴子疾謬篇。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群經所以折勁軸。）

尋微知著（抱朴子嘉遁篇。昔箕子觀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

超然玄著（晉書王戎善發談端。朝賢上巳日禊洛。或問王濟曰。昨遊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古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

吾宗天下著（劉貢父詩話。李絢公素有詩贈同姓人曰。吾宗天下著。王勝之輒取注之曰。居甘泉者以福著。（[illegible]）權貴樂者以木十著。（[illegible]））

藝。以木斗月矣。人以知李木斗。**圍棋者以慈著**。手力爲十而神思皆淵人寸爲手足十。**截楪者以御著**。手家楪楪。天下。擅善。而必與人中則。嚴文。自以御手寸。**作詩者以格達著**。𦆮也大人。者而術。所主執自起爲。詩句鄙下而自楪論達。手先當書人教素墻壁上人職若術實。狀之。約紀使市石灰史竹澧乾。本官力所紙命。賜者也之。此數人因勝之有云。遂自託不朽。**位高功著**五代史朱守殷傳。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私第。莊宗方惑群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既而明宗卒反于魏。**恩威兼著**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時魏王濬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清白著**南海志。宋楊長孺誠齋之子也。爲廣州經略使。知州事。清白著於時。有詔嘉獎。謂其清似吳隱之。**臺閣標著**晉二俊文集陸機孝侯周處碑。周紡晉故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皆旌揚名。臺閣標著。**威惠信著**宋歐陽公集鎮安軍節度使程公神道碑銘。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判延州。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允知夫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風生表著**宋楊誠齋集賀常州守陳時中交代啟。其宦。正心脩才之學。開物成務之才。形諸藝文。蓋玉振金聲之餘響。**濫巾朝著**罪以科目。亦鷥翔鳳翥之御從。頃法守於憲綱。凜風生於表著。**朝著**宋韓魏公安陽集辭免除官第一表。忝預直於書林。復濫巾於朝著。**世族昭著**宋歐陽公集表州宜春縣令程公神道碑。出入將相。爲時名臣。子孫蕃昌。世族昭著。推其所自來者遠矣。**名迹彰著**宋鄭獬鄖溪集薦江鍼狀。材通學博。詠鍊古今。經術文藝。爲世稱服。名迹彰著。逮三十年。而剛介廉正。不能趨附。**威望素著**宋李曾伯可齋集三辭免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奏狀。況今右廣爲國後戶。禾千百年之規。實邊荒萬里之衝。寇鄰溺不容。關繫者重。必威望之素著。廣

牧御之克勝。**忠勞炳著**宋吳泳鶴林集賜洪咨夔以甚加乙予祠不允詔。朕以卿蹈厲有邁凌實漢之氣節。英英有胡楨造化之詞章。觀政居帥。忠勞炳著。**風采宣著**宋王與均藍棲稟賀趙安撫劄子。治郡以功名見稱。主朝以風采宣著。**外著**宋真集後靈於中。其允內融。緣物而脈。其明外著。**廢著**史記食貨傳。子貢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又越句踐用計然。則所謂積著所著者。蓄積而貯。又孔子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注。廢舉停貯也。物賤則買停。時貴則轉易當貴。又千年當富商大賈廢居之也。注云。廢居蓄時蓄之名也。然則所謂廢舉。廢居。廢著。其義當以。**積著**史記貨殖傳。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大著**事物紀原。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晉元康二年。又謂之大著。**城著**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懷子爲下卿。宜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投杵。使欒盧集者已之城。**著地**史記曹參世家。攻著漯陰平原鬲盧。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西漢書地理志著。注。師古曰。音竹戶。又音直略反。而韋昭以爲著龍之著字。乃音地。公大夫之邑縣名。屬濟南郡。**雜著**臨川志。見百族。字元默。太中大夫之曾孫。家臨川。師象山陸先生。通理學。尤深於春秋。登淳熙二年第。調官如南康軍。至郡。通判旺發來寬。任氏與流從。會春祠。杖屨遊廬阜。所至賦詠。集爲歸田雜著。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從象山陸先生學。先生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氣象德秩。倫可與適道。主鄉陽濬卒。爲大有來任雜著。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雜著　漢祖與項羽爭天下。五年而後僅勝之。至其所推功。則曰吾不如子房。蕭何韓信。陳平曹參。蓋不與焉。則其平日所屬耳目者。可知已。酈侯以智合。故卒無當焉。鄙佚幾危。賴三人者而後免。韓生居平數曰。彼淮陰者。遠無子房之謀。近不聞三家之規。方且服。然以假王而請。其死也宜哉。大較蕭張之業。則何之不逮良亦明矣。然其受封也。高祖先之定位也。鄂秋與之。何初無一言自解也。雖賈田示行。卒以精苑見錄。其術出於廷尉亦章矣。彼留侯者。抄然不受三萬戶之封。位居六十二。在絳灌樊酈下。偏庳此其所以爲子房之智者歟。而頗稱乃以謂或以材德功勞。本無定次。就今有之。亦不當如是之遠。意者名勢功在當時。已不可衡窺。顧豈一時臣所及耶。兵以正合。以奇勝。豪傑之

攻秦也。周章自以百萬之師至戲下而不得進，沛公繼戰雖勝，亦擬不利，遂從轘轅略南陽，而西攻武關，破藍田，近日披靡擣秦人之背，竟降子嬰。吳王濞之舉兵也，其將田祿伯亦曰，願得五萬人循江淮而上，別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濞不能從，頓兵下邑，不戰而潰。夫兩人之相與鬬，扼吭拊背，人知其所為備，則殆未可以輒勝也。惟能卒然來不意而擊其後，故吾有不闢，闢必克矣。　劉夢得有言，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貴位。余考諸史，綰當太宗時為太中大夫，復拜梁王傅，顧綰乃以功次為中郎將至景帝立，始為王傅，繼以吳楚軍功封侯，遂遷丞相，則當孝文時綰固未貴也。又誼早死，而綰後達，尤便不倫。詩人雖欲傅會遣詞，乃不知其舛有如此者。　董仲舒為漢儒宗，斷棊一出，弟子以為大愚，劉更生通達古今，著洪範傳，其子從而攻之，若仇敵然。夫儒者之學，本所以明仁義，修教化，考論六藝，不大大中而已，不專己守獨，私有聖賢之說而自用之也，況于穿鑿附益，流為巫瞽，雖其門人子弟不得無罪，而師父之間實有以招之焉。然則逢門殺羿，詩禮發冢，信不誣矣。　李漢叙昌黎集，自云收拾遺文，無所墜失，今世傳者，稍稍各以其私錄附益外集，初尚四篇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末乎呂夏卿

所列者是也。它如祭汴州董相文，與劉秀才書，李翊書，是又嘗出於正集，見於柳宗元書，載於唐史其傳也，猶信。至如雷塘禱雨文，乃在子厚正集中，則非退之所作甚明。直諫表、論顧威狀、范蠡招種議，淺露鄙俚，吾益羞之。餘文有偽有真，觸所疑而不敢辨，夫孟軻荀楊而下，得其傳者惟韓愈氏。不幸浮屠之說勝，使愈之道卒蹟昧而不行，遺札無幾，又欲來其蹟而厚誣之，豈不重可悲歟。吾懼其終不能以自明也，於是乎書。　詩。烝民美樊侯之德，首言柔嘉，懼其不節之以禮也，則曰維則；言令儀令色，懼其不推之以誠也，則曰小心翼翼；言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四方明若否，而懼其道不足以自濟也，故乃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懼其流也，則又權之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夫言豈一端而已，後世之士不務明大雅之旨，遂拾單詞以為口實，見有忠而被誅，信而獲罪者，相與從而尤之曰：非明哲也，方朔之湛浮，胡廣之中庸，味道之模稜，餘慶之長者，視人泰然有自得色，蓋皆出於此矣。夫所謂明哲，豈方朔、胡廣之謂乎。所謂保身，豈味道、餘慶之謂乎。使樊侯不能不吐剛而畏強禦，幸而不死，是猶一持祿懦夫耳，顧安足以語道理哉。仲尼有言，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楊子雲亦曰：屑行翳路，衛衛而活，君子不貴也。　雷擊之隱然，地震之

君然，雖賁育之勇，無所為力，良平之謀，未如其自處，何者，發於不意故也。故君子不可不養靜以俟動。　羔裘之大夫，以其君不用道也，故去之。遵大路之君子，以其君失道也，故去之。至於南山，則大夫過其君之惡者也。夫過惡而後去，其辨之蓋不早矣，故序詩者異之於鄭檜。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若夫賢者，則未足以及此矣。詩於君子常以出處去就為言，至於賢者，然後有困窮放逐不能餐飽之詞。孟子所謂所就三，所去三者也。大哉君子，非以道事君者焉可以語是哉。　載馳之詩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夫人未嘗無懷也，而有所謂善懷者，蓋我懷人求賢也。每懷靡及，敎事也。與夫召南之有女懷春，衛詩之我之懷矣，固有間矣，是所謂亦各有行也。　晉獻之聽讒，特好之而已，未必信之也，故采苓刺之，其詩曰：人之為言，胡得焉，是尚庶幾其改也。陳之宣公，則既多信之矣，君子不獨刺之，而又憂之，其詩曰：心焉忉忉，心焉惕惕，初曰忉忉，終曰惕惕者，由憂而至於懼也。若夫東周之王，其於讒也又甚焉，采葛之詩曰：一日不見，如三歲兮，則是豈獨忉忉惕惕云哉。故序詩者以為懼讒之詩，蓋以憂為不足道也，至於幽王之時，則讒之禍成矣，君子得罪，而盜言孔甘，蕩然莫可救止也。巧言曰：無罪無辜，亂如

此憮，匪其止共，維王之卭，則所謂憂與懼者，固無及矣，使亦自哀其不幸而已，故曰傷讒焉。　孟子有言，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且謂以齊而王猶反手也。當是時，不獨庸人愚士私怪其說，雖其高弟弟子公孫丑之徒，蓋亦疑以為不然。吾讀褰裳之詩，見鄭人之厭苦於兵革，而思獲赴愬於他邦者，何其切也。其言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嗚呼。其勢豈不急，而其情豈不可悲哉。譬夫溺於水而陷於火者，方其四顧號呼，顧濟須臾之命，狂奔疾走，況復潰爛，當此之際，有一人焉，能援手而出之，解其塗炭之苦，而措於安平之地，則其人之感恩戴德，宜如何哉。齊桓公攘狄而衛，衛人思之，愈久而不忘，木瓜之詩是也。彼一伸者微仁義而摟諸侯，尚能如此，況乎以王者之仁政而撫亂世之遺黎乎。夫惟孟子能知之，故曰惟此時為然。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過之大者也。庭燎之光，鸞聲將將，過之小者也。宣王之過，過於勤而已。若夫齊君，則號令固亦不時矣。故庭燎之詩，止於箴之，而東方之無節，則在所刺也。　天下之治亂在夫人材之盛衰，國家之廢興，繫於賢者之出處，方厲王之際，人才微矣。梏先在位，而匪用其良，則賢者亦不可得而致也。宣王承其衰亂之餘烈，側身修行，其始也固嘗任賢使能，如烝民新美人林如采芑。

微接下如吉日。其臨政頗治之意。國家備具如此。於是始得夫吉甫。謀仲方虎中興之後。相與出而輔相。然後能攘戎狄。上修政事而會諸侯。號令自出。號爲中興。可謂如所本矣。然中人之志。不能不始勤勞而沒衰息也。故鶴鳴誨之如何。亦教之反其本而已。求賢所以本也。故言鶴鳴于九皋。聲聞於野。則其德音之著聞。不忘於難知也。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方其在淵。則魚可謂深而難求矣。然陽升則出而在渚。蓋賢者世治則見。惟有道而從之。則不忘於難致也。既能致之。則必能任之。上賢而下不肖。所以任之之。故又曰。樂彼之園。園有樹檀。其下維蘀。夫如是。則賢者得志而有功矣。吾能速舉而信任之。則天下之賢才。無昧遠貴賤。其有不爲吾用者乎。故於是則雖它山之石。而皆可以爲錯也。蓋宣王之所以興衰撥亂。由於任賢而使能。將欲使之持盈守成。而無廢前美。則非急於用人。其孰能致哉。然宣王卒以不惜。此皎皎白駒所以有空谷之適也。白駒賢者去之國人思望而欲其留之之詩也。皎皎白駒。食我場苗者。欲其來而食於我也。與丘中有麻。所謂將其來食同意。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者。將以留之也。所謂伊人於焉逍遙者。欲留而不得見。則思所謂白駒之賢者。於何爲而逍遙乎。皎皎白駒。食我場藿者。待之厚也。縶之維之。以永今夕者。留之久也。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者。愛之思之。則欲之矣。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者。欲其來之疾也。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者。以情望之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者。思之久而不可得見矣。則亦勉之以嘉遁而已。皎皎白駒。在彼空谷者。言賢者之退而窮處。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者。言雖窮而德有餘。居隱約而貌不衰也。與碩人俁俁。君子陽陽同意。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雖勉之以嘉遁。而又庶幾其復反也。庶幾其復反者。王猶足用爲善故也。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勤民以行。不以言也。

噫嘻言耕而不及穫。豐年言穫。而不及耕。載芟詳於播始而略於收成。良耜詳於收成而略於播始。祈與報之詩也。故其詞異。先王以爲非盡人事。則不敢以有祈也。故必致其耕播之勤。若夫成歲之功。則吾何力之有哉。其亦歸美以報神。主言之序當如此也。天有雨以施其澤。君有臣以行其政。澤自上而下者也。政自王而出者也。幽王之時。內有三事大夫。外有邦君諸侯。所以行政任事之臣。可謂衆多如雨矣。然內之則莫肯夙夜。外之則莫肯朝夕。百官之長各離居而弗親。暬御之賤反憯然而日瘁。卒至於戎成不退。飢成不遂。則雖衆多如雨。非所以爲政矣。衆多而無政。以其政不自於王出故也。政不自於王出。則猶雨之無正者也。故詩人取以況之。而序詩者從而解之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諸公之望王。豈徒餔啜云乎哉。蓋曰既見君子。庶幾有臧。則固將有以啓迪王心而告以善道。以解吾心之弈弈也。死喪無日。無幾相見。兄弟之情尚思也。豈不爾思。中心是悼。君臣之分。尚誼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故鼓咽咽。醉言歸。所謂道者如斯而已。

馬伏波好名喜功。憊不知止。晚節齟齬。卒困於境。不亦惜哉。或曰。人臣之義。國忘身。當五溪之任。而援以老見請行。安可乎。曰。五溪之事。度非己而不克。請行可也。已能克之。人亦能克之。又安用請。建武中興。士大夫爲侯王者以百數。天下既定。老臣宿將閑門而奉朝請。一日邊候有犬吠之虞。此後來新進爭功投足之秋也。頗援已封侯。揚節矣。已所已有。尚當分以與人。況可矍鑠而冒之哉。觀其戒松園也甚智。而教嚴敦也甚明。至於謀己則不周如此。惜乎時無有以孟子論爲婦之事告之者。悲夫。

慶賞刑威之謂政。仁義禮樂之謂教。孟子曰。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所以得民心。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必有漸靡存焉。此敷五教所以不可不在寬也。

春秋。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世子生不書。此何以書。穀梁氏所謂疑故志之者。近得其說矣。蓋方是時。

奉齊嘗之人。皆以子同爲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甥兮者。亦詩人探時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謹書之。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儒以道爲禮。學者疑焉。孔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先儒之說蓋出諸此。然則蝃蝀之詩所謂道化者。亦曰以禮化之而已。與汝墳之詩異矣。雄雉曰。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者。國人久役悲嘆之詞。與緜蠻所謂道之云遠。揚之水所謂曷曰還歸同意。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蓋德者所以爲政。而政者所以養民也。魏小而迫。君儉以嗇。至於殺桃而食棘。然不能用其民。思所以富而教之者。此序所謂無德教也。

舜之作歌。先股肱而後元首。皋繇賡歌。先元首而後股肱。君臣交相儆。上下相賴也。

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故能儼然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使民敬事之不厭。大車檻檻。大車啍啍。言民聞而畏之。卷阿所謂令聞也。毳衣如菼。毳衣如璊。言民望而畏之。卷阿所謂令望也。將其來施施。施施難進之意。將其來食。則君子之所就。非苟而已也。迎之致敬以有禮。言之將行其言也。斯食之矣。卒曰貽我佩玖。則君子之於食也。豈獨素餐云乎哉。施德於民蓋如此也。玖玉之美者。佩其服之親者。吉者朋友之交。於其好之也。則必雜佩以報之。亦吾親之。而遺之以其德也。

留子之始民如此。則其施可謂厚矣。此周民之所思而不置也。 先王未嘗有意於建功也。而功必由我而立。未嘗有意於得人也。而人必歸我而服者。無他焉。惟反身以修道而已。故其所以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也。蓋修辭非以廣業。而業自廣。文德非以來遠。而遠自來。道之所在。固有不斬然而然者矣。猶之丱角童子。才身日加長。而不自知。至於突然而弁者見之。寧求哉。何待也。此豈有所勉強而使然哉。蘇秦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侯志於求而不如其所以求。故有田剸之。而序詩者以謂所以求者非其道。夫所謂道者何哉。亦曰求諸己而已。夫子至於是邦。而必聞其政。其亦類是耶。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曰衷。則非由外鑠者也。曰恒。則天使我有是性也。可謂久矣。其衷也。其久也。而道固常存矣。彼所謂元后者。夫何為哉。若有其性。克綏厥猷而已。謂之若。則非有於逆也。謂之有。則勿梏亡之而已。謂之綏。則貴於安而無變也。故民之厚。謂之歸厚。民之彝。謂之秉彝。而君子之於經。亦在于反之而已。然則孟子道性善者。是耶。非歟。 玄鳥。序言祀高宗也。康成謂當作祫。祫者合也。合神主於太祖而序昭穆。詩上述玄鳥生商。成湯受命。若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蓋特以長發頌武之義推之爾。夫詩非一人作也。豈可以例言。閟宮頌僖。而姜嫄后稷文武周公之事。皆見于詩。安知其非頌周而特頌魯哉。鄭失之明矣。近世說者曰。上頌祖。下及孫子。言高宗之上有以紹祖。下有以詒孫也。吾有取焉。又詩曰。景員維河。毛以為景大員均。穎達釋曰。言商之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也。鄭以員河為云何。謂檖語辭也。夫景員維河四字耳。遂以謂其政大均。如河之潤物無不及。穿鑿之說。非人情也。鄭以為發語辭。文理頗順。亦未可據信。說者遂謂景讀如既景乃岡。員如聊樂我員。河為武丁所都。大抵皆牽強之說也。詩之來久矣。或字舛失真。或古今語異。明者辨之可也。 傳所以釋經也。傳失而後有箋。箋者所以助傳而正其失也。又有失焉。而於是乎有疏。然則疏者固宜折衷二說之失。衆而歸諸大中也。觀穎達之書。每每列為二說。毛謂以為。則從而失之。鄭謂彼焉。又從而失之。使後學之士。如觀江海。汪洋汎濫。叢雜分橋。靡所不有。然至於驚瀾怒濤。東西四流。使褰恃心目瞀然亡所適從。無一人能了然者。則疏者果何用耶。此穎達之大罪也。夫皇甫謐。腐儒也。其言博而多妄。然其釋湯所都之地。明辨晰晰。大正宿儒之謬。穎達以鄭說之不同也。既著之於前而復破之於後。是則正義之名。果安在哉。此余所甚病也。然觀其言。每略於毛而詳於鄭。則穎達者。真助鄭者

與。 人之處世。如毛之附皮。燕之巢幕。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幕傾危。則巢何以安。是以無貴賤。無智愚。同寅協恭。惟恐大器之不安。故上自三公坐而論道。九卿百僚。侍隸匡輔。左史納言。右史書事。智者竭其謀。才者效其力。百工執藝以諫。下至士傳言。庶人謗。上下之情通。如手足之衛腹心。如枝葉之庇本根。上之視下。如父母之愛其子。下之視上。如子孫之愛父母。中孚交通。無纖介之凝滯。首足之氣周流。無斯須之阻隔。是以心君康泰。百體順令。叔世以來。一一反是。君自聖於上。以天下之知莫己若。惟天下之莫違予。臣竟使於下。唯恐失其富貴。苟合違逆。賤辱百至。民頹罪於下。漠然無情。如秦人不知越人之肥瘠。天變於上。而無一人告之者。衆怨於下。而無一語陳之者。百司庶府。無一物之得而莫有言者。昏昏默默。共坐漏舟。可為寒心哉。 或曰。歷觀古今。治常少而亂常多。何也。曰。為政在人。人之類。數千年無一聖。數百年無一賢。聖賢不生。生而不得其位。政何以治。庸人之私智小慧。小人之刻薄殘忍。無智慧而行殘忍。頃刻之間。內不自靜。天下安得而不亂。故曰。為人君止於仁。仁則靜。靜則天地位。萬物育。大臣者人君之耳目股肱。耳聾於五音。目盲於五色。股肱墮於安佚。淫於遊荒。蠱惑其心。無所不至。心雖欲靜。其可得乎。 孟子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今之人。鹵莽苟且。自以為足。先己自欺不明。一旦出門接物。臨政顛倒錯繆。自以為是。漫不加省。不知所以為國家。又無繩愆糾繆。彰善癉惡之法。且無家塾鄉庠黨序國學之模範。然而欲士之成己。欲小民之被澤。欲皇極之建。欲帝載之熙。欲百務之具舉。欲泰山之磐石。無法遺安於子子孫孫。亦難矣。三代之世。上成其下。下成其上。季世以來。上下相蒙。招邪納姦。以術不以誠。上蒙其下也。諂面從之人日至。上曰可。下亦曰可。上曰不可。下亦曰不可。聲出而響應。形動而影隨。使為上者自明自聖。下蒙其上者也。正如一人之身。心不能養四體。四體不能衛腹心。互相殘賊。自以為計。惜哉。 清波樵志。仲車雜著數十條。臨川山陽板行。其一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近世升官。從而飾詞。已足恥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先是。教人為偽也。其兩府有除拜。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已不正。蓋賢者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出。此固然矣。但立法有素。豈易頓革。柄臣為國。具瞻既膺大拜。不應偃然即當其任。故三辭再辭。次及從官。量陳一辭而已。此豈由衷。特拘以法。其不應辭者。豈宜徹任輕進。不係時之重。而然歟。兩府初除。固已受命。特未受告耳。凡降告日。不供職。有嘗未受告也。 楊誠齋集應齋雜著序 淳熙季年。海內英傑。森布衣

著文儒玉趺武衛寵權建集孔鸞陞列仄才雖師師瑞慶濟濟華周無所與選孝宗皇帝二月御書拱殿顧見廷臣天顏怡愉因問左右宗子在廷者爲誰凡若干人皆謹對曰無之帝黙然嘗曰光明峻德首于九族周封八百同姓今吾聖神子孫枝葉扶疎俊乂草萃獨無一武誕寘文石是謂靈囿無麟太液無鶴也可于即詔通臣各舉所籍之良者二人居亡幾何舒戲會堪聞乎政駿茹拔駑振大者台斗小猶郎吏而應齋居士趙無咎是時方高卧南州狎東湖之鷗弄西山之雲遠追徐孺近訪山谷賦詩把酒與一世相忘詑不求諸公之舉而諸公亦無求無欲者君子至今恨之或者其謂無咎之才之文未卑歟曰無咎才固光人文亦不後人也然則諸公不求而薦之何也曰才者憎之媒也文者忌之胎也漢之董賈唐之李杜非不才無文之罪也才與文之罪也四子且然無咎可以無憾矣予自乾道辛卯在朝列時無咎爲蘇州別駕已聞其名後十八年予再補外過豫章始識之至其家見門巷蕭然槐柳蔚然如其爲幽人高士之廬也而其人老矣無咎既沒其子汝春求爲太和宰一再訪予於南溪之上出無咎詩文一編因曰應齋雜著求予序之其文大抵平淡夷易不爲追琢不主崖險要歸於適用而非寂非浮也至其詩皆感物而發觸興而作使

古今百家景物萬象皆不能役我而役於我嗚呼無咎主無遇也沒而詩文可傳求爲無遇也無咎可以無憾矣無咎諱善括嘗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撥煩決疑所至名跡焯焯云嘉泰壬戌仲夏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序

陳亮龍川集

鄭景望雜著序

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古論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致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公范淳夫爲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爲準而惓惓斯世若有隱憂則又學乎孔孟者也是宜其緒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軌轍之文不根之論是其導之心而識者宜必以是而盡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于後余永康陳亮也

陳耆卿

何澹小山雜著序

昔蘇公洵論文取象於易之渙而曰非能爲文也不能不爲文也又曰此爲天下之至文夫至生於能不以能爲爲至而以不能不爲爲至則是以麗自爲妙率勉而爲奇幾於淺陋文而教人以易矣然天下之至顯者理而鑿之者悔至近者事而隔之者遠至和者情性而撓之者不平惟不平故不正於是以粹易明白而陋而以詰屈聱牙爲古焉夫古非詰屈聱牙之謂也而學古者將之不置至鐫鏤琢削以求之求益工見益左益彼自謂其能爲爾詎識所謂不能不爲者哉故觀文殿學士何公少負軼才落筆驚豪雋自其試禮部試秘府解褐若流水義徼如揭日蓋天下誦之矣其後在禁路在政途在帥垣在祠館憂哀娛樂靡不於文發之其篇章曠而清其銘碣典而潤其記序婉而富其箋翰安而熟蓋有能爲之實而又有不能不爲之思以故言文者紀爲大雅之中貴有使乎之中貴有味約之中貴有度直之中貴有體公之文雖號粹易明白而非若他人之謂帥膚露也蓋固巧於樸而寄勇於閑暇辭之所主意亦隨之其斯以爲賢歟余記昔登公門公七十餘矣而片語不令客輕擲手自書問與余評文余應曰掀波駭浪不如安流峭岸孤峯不如平陸公首肯以爲至論後十五載始得公全藁於其季子嘉禾郡丞處信洛誦悲嗟如公已不見而可見者止此徼序不敢辭也公名澹字自然世謂公之文稱其名與字云端平改元五月日朝議大夫將作少監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兼考功郎官兼魏惠憲王府教授臨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陳耆卿謹序

王炎雙溪集

南窻雜著序

先大夫平生詩文遺藁題曰南窻雜著諸孤不天先大夫捐館舍于今四十有五年其不肖孤某用先大夫之學僥倖登科處則竊文以補伏臘之

不給出則隨牒轉徙餬其口於四方歲月侵尋許久而遺文未及編次逮念先大夫事祖母太夫人極愛敬問起居視飲食日日皆有常節有疾不離左右藥必嘗而後進承顏養志惟謹執喪苦次三年不飲酒不茹葷不入私室事兄嫂致恭且順行之以禮於其身無遺言教兄子以詩書不當如己子閭有悖之者待之泰然如常時未始含怒燕居與先太宜人相識如賓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臧獲有愚義蓄產二字不出諸口隱德畏行如此可以追配古人某不肖既不能發揚其幽光而遺文在篋手澤如新又不能編次成書跼天蹐地何所逃罪寔自臨湘解官歸里中搜遺藁如分寧及臨江解官入中都歸故里遺藁留分寧寓居逮不可即致懷吏大於會稡犬爛湮沒無傳無以見先大夫於泉下乃訪於親舊傳其副墨所傳者輯爲一編分三卷蓋所佚者三分之二尚俟他日取分寧所藏本足之

元吳萊淵穎集

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日趨於南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扶道德性命之理彬彬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國家兵戈離析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廢壞風俗蕩焉而大防意將自有[illegible]

如時識務之士雖豪智勇間奕頹茂而出於其間或者猶應其古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石陵倪先生朴實先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戰自效不下同父然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纍至老猶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沒先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徙筠陽故雖有志焉而終以寒窶而老死蓋予每覩先生之書則為之沈吟痛惜而不能自已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著為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為圖張之屋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時顧出為當世有用之學而不獲僅為儒者陳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為能知之先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他及者也然使先生之志且與同父並用於世天下之兵蜂集蟻聚勝負雖未可知必也人心國論之既定于一力守東南以為保障專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衆漢日以寧謐秦鳳陝號之間遺民豪傑義士壹舉向不為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有取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也夫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於一隅而禹跡之所被者率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崐崘黑水之流播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據依遠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自星宿海發源歷九渡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石之西黑水復流其兩界而經趨於滇越之外境若可以燭照而數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勒斗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溺乎羲和渾天之說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勾股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矣當呂公云云先生貽書同父謂宜方學以稱呂公後而同父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於今世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不學是以一切墮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為同竊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猶口給舌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恍時偈日偷儒憚事而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此皆見棄於先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又無貴于永康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固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皋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為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澗

湮塞棟宇傾蕩荒兒牧豎悲歌蹴踘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枉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錄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同恕渠菴集雜著詩

歲月滔滔不貸人迴頭二十有三春試為點檢工夫去益對湯盤話日新

德初總丱絕嬌癡人是人非但解熙失笑頗能通姓字有知爭得似無知

物識紛紜自古同賭為誰與辯雌雄柳州著論非封建猶說唐虞未至公

聖模賢範孔洋洋衆辯居行孰急荒

何物人間有真樂從渠文觴與膏粱

著（詩齊國風篇名）俟我於著（直據反叶直居反）乎而充耳以素（叶孫祖反）乎而尚之以瓊華（叶芳無反）乎而

朱子集傳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充耳以纊懸瑱所謂紞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瑱也　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也（胡一桂附錄纂疏朱子語錄問著篇是刺何人曰不知所刺但覺是親迎底詩古者五等之爵朝祭服皆以充耳亦不知是說何人把這所說尚之以青黃素瓊瑩英大抵只是押韻如斷章取義而云此是人子禮斷要待而看之看來只是押韻又如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不知是塞於耳中為復是垂在耳外看來恐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林子家錄孔氏曰見止表）毛萇傳鄭玄箋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傳云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素象瑱箋云我嫁者自謂也待我於著謂從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為紞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自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乎而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箋云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人君以玉為之瓊華石色似瓊也孔穎達正義俟我至乎而　毛以為士親迎夫既受婦於堂導之而出妻見其夫衣冠之飾此陳其辭也妻言君子待我於門內之著乎而我見君子塞耳之瑱以素象為之乎而又見其身之所佩飾之以瓊華之石乎而言士親迎妻見其服飾今不親迎故舉以刺之也　鄭以為總言人自親迎其妻見其冠飾君子待我於著之時我見君子充耳以素絲為之其末飾之以瓊華之石言用素絲為紞以懸瓊華之石為瑱也　傳俟待至象瑱　正義曰俟待釋詁文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李巡曰門屏之間

謂正門內兩塾間名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楚語稱卹公子張驟諫靈王，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置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繩為瑱。韋昭云：瑱所以塞耳。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是象可以為瑱。此言充耳以素，可以充耳而已。素者，唯象骨耳，故知素為象瑱。毛以此章陳（原本缺）蓋士以象為瑱也。　箋：我嫁至而云　正義曰：此說親迎之事，而言待我，則是夫之待妻，故知我是嫁者自謂也。士婚禮：壻親迎至於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事之以出，故此婦從君子而出至著，君子揖之。下箋亦云：揖我於庭。不言揖我於堂者，婚禮女立於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禮於堂上無揖，故不言之。婚禮止言以從，不言在庭著揖之。箋知揖之者，言待我，明其位待之也。下婚禮婦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夫家引入之時，每門而揖，明女家引出之時亦每門而揖，故知至著，君子揖之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所謂懸瑱，言懸瑱之繩用素，非為瑱耳。桓二年左傳云：衡紞紘綖，是懸瑱之繩，故云或名為紞。魯語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織縧為之，即今之絛紘，必用雜縧為之，故言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直言人君與臣不辨尊卑之異，蓋天子諸侯皆五色，卿大夫士皆三色，其五色無文，正以人君色尊，備物當具五色，臣則下（已下空處原本缺）宜降殺，以兩耳此則不親迎宜陳人臣親迎之事，經有素青黃三色，故為臣則三色，人解三色而獨言素者，以其素色分明，且所先見，故先言之。　女於堂，從堂而俟至庭至著，因所先見當在堂，見素而以素配著為章者，取　韻句故耳。或庭先見青，堂先見黃，以為章次。王肅云：王后織玄紞，天子之紞一玄而已，何云具五色乎？王基理之云：紞今之絛，宜有一色之絛，色不雜不成為絛，王后織玄紞者，舉夫色尊者言之耳，義或當然。　傳：瓊華至之服。　正義曰：瓊是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故云美石，士之服者，蓋謂衣服之飾，謂為佩也。玉藻云：士佩瓀玟。王此云石者，以石色似玉，故禮通貴賤皆以玉言之，毛以士賤，直言美石，故下章乃言似玉。王肅云：以美石飾象瑱，案瑱之所用，其物小耳，不應以石飾象共為一物，王氏之說，未必得傳旨也。瓊華、瓊瑩、瓊英，其文相類，傳以此章為士服，二章為卿大夫之服，卒章為人君之服者，以序言時不親迎，則於貴賤皆不親迎，此宜歷陳尊卑不親迎之事，故以每章為　耳，非以瓊華、瓊瑩、瓊英之文而知其

異人也，但陳尊卑不親迎之事，以大夫居位尊於士，其石當美於士服，故言似玉耳，其實三者皆美石也。　箋：尚猶至似瓊。　正義曰：尚謂尊尚此物，所為飾，上言充耳以素，謂紞用素也。此言飾之以瓊華，是就紞而加飾，故言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君子偕老說夫人之服，而云玉之瑱兮，故知人君以玉為瑱，君乃用玉，臣則不可，而瓊是玉名，嫌臣亦用玉，故辨之，云瓊華美石，色似瓊者也，非用瓊為瑱也。箋既言人君以玉，即云瓊華美石，二章箋云石色似瓊似瑩，皆以為似，則鄭意三章同說人臣親迎，非人君也。上箋唯言臣則三色，不辨臣之尊卑，蓋三章總言卿大夫士也，以言其於著於庭於堂，正是待有先後，不宜分為異人，故為總述人臣親迎之法。孫毓云：禮之名充耳，是塞耳，即所謂瑱懸當耳，故謂之塞耳，懸之者別謂之紞，不得謂之充耳，猶瑱不得名之為紞也，故曰玉之瑱兮。大設纓以為冠，不得謂冠是纓之飾，結組以懸佩，不可謂佩所以飾組，今獨以瑱為紞之飾，謬於名而失於實，非作者之意，以毛、王為長，斯不然矣。言充耳者，因當謂瑱為充耳，非謂紞也。但經言充耳以素，素絲懸之，非即以素為充耳也。既言充耳以素，未言充耳之體，又言飾之以瓊華，正謂以瓊華作充耳，人臣服之以為飾，非言以瓊華飾紞，何當引冠纓組佩以為難乎？經言飾之，必有所飾，若云不得以瓊華飾紞，則瓊華又何所飾哉？即如王肅之言，以美石飾象瑱，象骨賤於美石，謂之飾象，何也？下傳以青為青玉，黃為黃玉，又當以石飾玉乎？以經之文勢，既言充耳以素，即云飾之以瓊華，明以瓊華為充耳，懸之以素絲，故易傳以素為紞，瓊華為瑱也。陸德明釋文著（直居反，又直據反，又音佇，詩內協句，宜音直據反）親迎（魚敬反，下同）象瑱（吐殿反）以縣（音玄，下同）為紞（都覽反）。毛居正六經正誤：著。　尚之以瓊華乎而。作瓊誤，瓊从玉从夐，說文：瓊，赤玉也，从玉，夐聲。夐，營求也，从旻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經營而見之。朽正切，中从目，不从且也。木瓜詩作瓊要義，士親受婦于著，妻見其衣冠之飾。　門屏之閒為宁，著與宁音義同。　犀犛兕象之牙角，可為充耳。　箋：於庭著言揖，堂不揖者，堂上無揖。　紞為縣瑱之繩，今名絛。　王肅：天子之紞一玄，王基謂絛無一色。　鄭以素為紞，瓊華為瑱，與毛異。（並見正義）東萊呂氏讀詩記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充以塞，俟以玉加之。又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前漢地理志：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

異爵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毛氏曰並見毛傳。鄭氏曰並見鄭箋。孔氏曰並見正義。）嚴氏詩解嫁者言大子俟於夫家門屏之著。見其服飾有充耳設瑱之紞。紘以素絲爲之。紞用雜絲錦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其末尚飾以美石之瓊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俟於著。是不親迎也。（毛氏曰見毛傳。孔曰見正義。）華谷嚴粲詩緝瓊解見衛木瓜。設爲嫁者之辭。言其夫俟我於大家門屏之間。見其充耳以素絲爲紞也。其紞之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謂瑱也。服此服飾而止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而婿往婦家之禮不行矣。是不親迎也。此詩總言卿大夫士也。於著於庭於堂。止是詩有先後耳。毛以爲一章述士。二章述卿大夫。三章述人君。今從鄭義。補傳曰齊人廢親迎之禮。安然舒緩。俟我於其家門屏之間。（傳曰並見毛傳。釋音曰疏曰並見正義。朱氏曰見朱傳。箋曰見鄭箋。錢氏曰詩記曰並見讀詩記。）李簡詩學備忘耳畔懸物爲充耳。或石而紞。紞即今之絛繩。以絲織之。或素或青或黃。加以瓊玉之美而似花者。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呂氏曰見讀詩記。）李氏音訓俟於著。此婚禮所謂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婿揖婦入。婦見其婿充耳以素絲之紞。而紞末加以美石如瓊之華。服飾如此而止俟我於門屏之間。婿往婦家親迎之禮不行矣。詩傳纂註記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婿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謝氏曰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其不知禮耳。（疏曰孔氏曰並見正義。呂氏曰見讀詩記。嚴氏曰見詩緝。）李公凱句解俟我於著乎而（時人不行親迎之禮。女之將嫁者自謂其夫曰俟我於門屏之間。充耳以素乎而。以白絲縧織爲紞懸以充塞其耳。尚之以瓊華乎而。又加之以瓊華之美石於其上以爲飾也。威儀其盛。但惜乎不知禮耳。）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朱子集傳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時也。（到堂返揖乃賓之。曰堂下至門謂之庭。）毛萇傳鄭玄箋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傳云青青玉。箋云待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紞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傳云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箋云石色似瓊似瑩也。孔穎達正義傳青青玉。正義曰傳意充耳以青。謂以青玉爲瑱。

故云青謂青玉。此章說卿大夫之事。下章說人君之事。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言青玉黃玉亦謂玉石雜也。華谷嚴粲詩緝瓊瑩者美石如瓊之瑩也。瑩鮮潔也。鄭氏云玉色似瓊似瑩非也。（箋曰見鄭箋。曹氏曰見放齋詩說。）李簡詩學備忘瓊瑩即玉之瑩然明潔者。言服飾尤盛。禮儀則闕之也。（三山李氏曰並見朱傳。）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良反）乎而

朱子集傳賦也。瓊英亦美石似玉者。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輔廣童子問此詩嫁者明著其婿俟己之所。固若不滿其不行親迎之禮者。然下二句又都著美。不見有譏刺之意。此主嫁者言之辭。而詠之者因以見其時俗不親迎之失歟。胡一桂附錄纂疏疊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鄭氏曰見鄭箋。梁益詩傳旁通禮記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孔子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昏義曰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醮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以儀禮今並見讀詩記。）毛萇傳鄭玄箋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傳云黃黃玉。箋云黃紞之黃。尚之以瓊英乎而。傳云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箋云瓊英猶瓊華也。孔穎達正義箋瓊英猶瓊華。正義曰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英是華之別名。故言瓊英猶瓊華。二章瓊瑩俱玉石名也。故云似瓊似瑩。英華是玉光色。故不言似英似華耳。今定本云瓊英猶瓊華瓊瑩。兼言瓊瑩者蓋衍字也。陸德明釋文（瑩音榮又音營。）蘇轍潁濱集傳門屏之間曰著。禮婿親迎受婦於堂以出。揖之於庭。又揖之於著。於是婦人道見君子。故識其充耳之飾。充耳瑱也。所以懸之者曰紞。素青黃三者紞之色也。尚飾也。瓊華瓊瑩瓊英皆美石似玉者。所以爲瑱也。言此者刺時不親迎也。東萊呂氏讀詩記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李簡詩學備忘瓊英即玉之

如花藥者。呂入日也漬帖九。李怤音訓階而後至堂俟於堂。此皆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導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充耳塞耳也。即所謂瑱也。用雜絲織成絲。名曰紞。以懸瑱。紞天子諸侯用五色。臣用二色。素青黃蓋各舉所見之一也。尚加也。瑱。君用玉。臣用美石。瓊華蓋如瓊之光華耳。　總論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俟我於著乎而著門屏間也。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亦不必如此說。下章言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皆非地名。則上章亦不特謂之地名也。當作門屏間說。俟我於著乎而。蓋謂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我蓋指女子也。子之詩曰。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皆是言其親迎也。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蓋言男子親迎。既俟女於門屏間。又揖我於庭揖我於堂。導之而出。女子見其衣冠之飾。充耳以素爲懸瑱。而飾之以瓊而飾也。譬女敘美云。王后親織玄紞。懸瑱之物。以五色爲之。玄者。色之尊也。據此詩言素青黃者。即此所謂紞也。瓊英者。瓊華瓊瑩之類也。毛氏以爲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詩中本無此意。故鄭氏王氏皆不從其說。鄭氏謂三章具述人臣親迎之禮。王氏又謂仁以親之。義以帥之。信以成之。大道也。以充耳以素配義。以充耳以青配仁。以充耳以黃配信。此皆強生分別。異於毛氏者無幾。皆所不取也。　論曰。周易咸卦兌上艮下。彖曰。止而說。取女吉也。恒卦震上巽下。彖曰。雷風相與。蓋長久之象也。是以禮有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女也。道先乘車。婦車從之。所以反尊卑之正也。凡此皆是聖人禮法之所存。不可亂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蓋以天子之尊無二上。故其逆后。以三公逆之。春秋書王使劉夏逆王后于齊。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不使三公而使士往也。自諸侯以下皆有親迎之禮。春秋書公如齊逆女。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取讎女也。其餘諸侯使人逆女皆書之。蓋不如是。無以正夫婦之始也。輕之。則其敘也必不正矣。故詩人刺之曰。時不親迎也。然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爲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爲何如。其禮之廢不知幾年矣。而怪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　黃曰。婚姻之道。缺而親迎之禮不行。故詩人陳古義以刺今也。俟我於著乎而。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然下文曰庭曰堂。則著當如先儒曰門屏之間也。充耳謂瑱。以瓊玉爲之。以素青黃三色之絲而紞以垂之。尚飾也。親迎之服如此。今不復見矣。故齊會粹中詩說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蓋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毛公以爲門屏之間曰著。然則

著宁音義一也。說文曰。宮中謂之庭。則自門以內堂以前皆庭也。若以爲陳古者親迎之禮。則自著而庭。自庭而堂。婿迎婦之序。則女氏之著庭堂也。若以爲刺不親迎之詩。則始俟婦於著中。俟婦於庭。俟婦於堂。每偏而無禮。則男氏之著庭堂也。以士昏禮考之。婿爵弁纁裳緇袘。至于門外主人玄端出迎。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然則至於門外。所謂俟我於著也。至于階。所謂俟我於庭也。三讓賓升。所謂俟我於堂也。然不言他服。而獨充耳以爲興者。古其服士君子之盛服。而於親迎之禮無闕焉。猶旄丘褎如充耳之意故如此詩正刺不親迎。則爲男氏之著庭堂矣。所謂素青黃者紞也。以絲織之。所以垂瑱。傳曰王后織玄紞。玄尊者之紞色也。則素青黃者。卿大夫士之紞色也。所謂瓊華瓊瑩瓊英者瑱也。瓊玉也。英華瑩皆玉之光采也。尚猶飾也。謂之刺時則所刺非一人矣。戴岷隱積呂氏讀詩記著述不能親迎也。婿不出門俟於家庭。是不如有禮也。充耳以素加之瓊華。雖古其飾。因托以爲風也。世有親迎之禮而不能行。非充耳不聞。則何以哉。慈湖楊簡詩傳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則班固謂爲舒緩之體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一家之說。況多謬誤矣。可盡從。又況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意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我。殊非陳古之情衛宏蓋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於其間。當亦非美。故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況齊俗進於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俗亦美矣。雖當衰亂。風俗豈盡變而爲惡。無一事一爲之善乎。況是詩亦特美其禮義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夫之即道也。諸儒不知道。故穿鑿而無說。其害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推其說。且以素爲先。見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于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安知非玄裳黃裳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縣紞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赤者

爾瓊華其色之盛者歟瓊瑩其色之瑩者歟瓊英其精美歟尚者著之於紞端歟是詩禮儀其親迎歟鄭風言俟我于堂亦謂親迎也林岊講義充耳以素絲爲之紞其末飾之以瓊華爲瑱尊者用金卑者玉錐或用象瑱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著與宁音義同壻親迎女家主人揖入賓執鴈至廟門三揖三讓主人升西階賓升北面奠鴈再拜女立於房中南面壻於堂上待之拜受即降出婦人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是受女於堂也婿至夫家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懸瑱之紞用素青黃故美親織玄紞紞縄也以雜色舉玄者舉大色之尊者言之耳天子諸侯五色卿大夫士三色此言見素取其韻句耳瓊玉之美名華色有光華尚飾也紞紞而加飾嫌人臣用玉故傳云美石色似瓊玤璘名物鈔著　不親迎詩人設女子言（疏並見上義隋北見積詩北）劉玉汝詩纘緒賓主之禮三揖而後升堂親迎三揖亦用此禮故著詩述男不親迎惟俟婦至而揖入亦以此三章所言不斥言壻而必稱所見之充耳女而未婦辭當如是也親迎昏禮之所重蓋男先於女天地之大義也故冕而親迎君猶行之況衆人乎今齊國之人廢棄此禮爲男子者習以爲常曾不如婦人之猶知此禮也夫夫者家之主也親迎者昏之始也當始昏而不謹禮其何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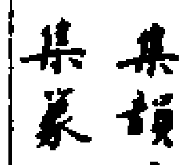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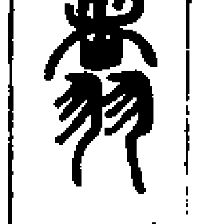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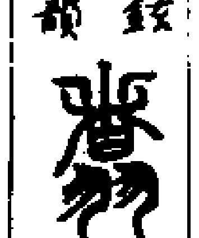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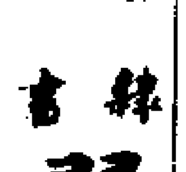
止其家猶幸有知禮之婦則家其庶幾乎然婦人從人者也而能如此不終隨其夫家之風者鮮矣此東方之日所以爲作歟夫子存此所以美此女之賢正爲夫之禮以示齊家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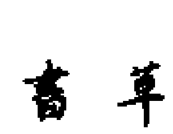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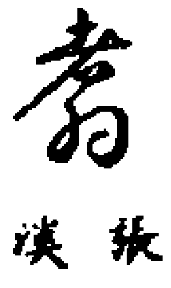
著齊國之風其爲勸戒豈明且切矣

著三章章三句

翥

洪武正韻陟慮切飛舉也許慎說文翥从羽者聲章庶切爾雅翥醜犇（非莫江判母背而土郭爲既釋曰翥飛也既頓也在翻能飛翥者誤釋爲皆判析母以而孔將而土）揚雄方言翥舉也（科翥也）楚謂之翥顧野王玉篇之庶切陸法言廣韻翥或作𦑳徐鍇通釋只庶反丁度集韻或從飛𦑳翥張有復古編翥別作𦐕非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此正龍翔鳳翥字但人誤呼有上聲釋行均龍龕手鑑之恕反翥（俗上作翥）孫氏字說以翥（注爲）爽楊桓六書統如母翥章恕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翔翥字集韻或作𦐕隨謀發音文字通照據切亦加羽作此作𦐕（非）俗音上聲亦（非）又𧑒名馬飛高舉也从習省爲意上象鳥飛舒翅之形轉注見有韻韻會定正字切如踞如其讀翥

篆書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元賓碑見洪适漢隸分韻

草書  （張芝漢）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鳳翥（文選張平子賦鳳遡風而欲翥）南翥（韻會鵰鶚飛翔必先南翥）軒翥（楚辭鸞鳥軒翥而翔飛）

騰翥（唐韓昌黎集金鵝既騰翥六合俄清新金鵝日也三國志孫策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

一人鸞翥（宋薛季宣浪語集唐風賦膳一人之鸞翥儼千官之景從我冠棠筮進其前佩劒峥嶸踵其後飛騎翥其如烟翊衛容其如雨）

螭蟠鳳翥（元王惲秋澗集祭中丞王公文曰史曰張曰姚曰許交口薦揄螭蟠鳳翥）

鳳翥行（宋北磵禪師集鳳翥行（奇戲八）破輿不蹇藤不拄短長後先白四丁旋雪甃衲裘秋鬢月露鼎滴無青冥平明驅入三家市市人驚見左右視笑云非病亦非狂不與人同與人異抑非湖海空橋陳不老不死亦不靈不然天台石橋寺方岩剝落泥塵真須臾一揮修門去却遣破輿歸鳳翥謂吾只借此樣僧非此樣僧莫借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 卷一四五四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趙繼祖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　六暮

○**鋪**（洪武正韻普故切。設也。陳也。又賈肆也。又見模韻。陸法言廣韻又普胡切。楊桓六書統滂番鋪余見模韻滂毋。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字滂模著門鋪首也。從金甫聲。所以銜環者。作龜蛇之形。以銅爲之。故名金鋪。又廣韻滂模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滂故切。見沽韻。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滂詠滂烤偏鋪。）篆書　鋪（六書統）　草書　鋪　鋪（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急遞鋪　事物紀原。蓋自三代有也。國語曰。晉以傳召伯宗。又吳王曰。徒遽來告。注云。徒。步。遽。傳車也。孟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皆周事也。然則遞蓋起於周。宋朝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出職）掌左傳有遽子來馹。驛馬也。則馬遞之制。已見於周矣。漢文帝乃詔太僕見馬餘皆給傳置也。筆談曰。驛傳舊有步馬急遞三等。急遞最遽。日行四百里。唯軍興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如古羽檄也。以朱漆木牌金字。日行五百里。軍前機速處分則速。御前發下三省樞密莫得與也。宋會要。太祖建隆二年五月十七日。詔諸道州府以軍卒代百姓爲遞夫。先是天下郵傳率役平民。至是帝知其弊。始盡易之。三年正月二十三日。詔郡縣起令不得差遣路居人充遞運脚力。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六月三日。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復舊制也。五代已來。乘充遞馬奉使於外。止樞密院給牒。至是以李飛之詐。始復用馬。八年十二月六日。詔自京至廣州傳置卒月別給百錢。端拱二年二月七日。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淳化三年四月二十一日。荊湖北路轉運司張詠請罷峽州至歸州界水遞人夫。從之。真宗咸平三年八月十四日。詔應文武臣僚三班使臣內臣御前忠佐天章待詔諸伎術官等。今後差出勾當公事。所請走馬頭子。回日畫時於所轄處送納。赴任即到本任送納。並繳納樞密院。訪聞差往四川廣南等處知州通判都監監押及勾當事朝臣。有例乘遞馬者。多請走馬頭子。乘騎遞馬。卽慢程進發。令使除急程赴任及勾當緊切公事。即得乞乘遞馬。餘不得更乞支借。如違。犯並勘罪嚴斷。五年七月十二日。省自京至廣南驛遞軍士及使臣計六千一百餘人。先是以廣南市舶陸運艱費。議自南安軍路泝舟抵京師。役戶部判官凌策與遞路轉運司計度。至是省之。人以爲便。六年七月。樞密院言。馬遞宣敕付外。別無文簿拘轄。縱有失墜。無由盡知。欲別置司以簿發遣。帝曰。雖別置司。至遞房宣敕。不知到發。恐難照會。可照諸州軍具遞月承受馬遞宣敕事目及月日。實封於次月五日已前入遞聞奏。候至遞房以文曆對會。景德元年二月。詔川峽路州軍監縣鎮等吏卒乘馬遞報公事者。自今禁止之。先是以川峽州郡多馳騎往來傳送官文書及報公事。人或驚疑。故禁止之。二年三月。詔河北兩路急脚鋪軍士除遞送鎮定總管司及雄州文書外。佗處文書不得承受。帝以急脚軍士晨夜馳走。甚爲勞止。故有是詔。四年閏五月。詔諸道州府遞處使臣多以細碎不急事驛遞以聞。自今非機密軍馬事。不得輒遣驛騎馳奏。七月十日。增置自京至宜州馬遞鋪。大中祥符元年十月。詔沿路所置急脚遞鋪。蓋令傳送文書。如聞有近上臣僚并往來中使多令齎持物色。負重奔馳。咸不堪命。自今非宣敕。並不得應副。三年三月。河北沿邊安撫司奏。河北諸州軍馬遞鋪兵士有父母骨肉散在諸鋪者。已配在一處。從之。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令諸州遞鋪兵士有子孫同在軍籍者。許同營居。時有言鋪兵子孫皆異居者。帝憫之。特有是命。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置梓州至綿州遞鋪。先是命民丁傳送。今革之也。天禧元年十月。令樞密院諸房副承旨邵文昭管勾支散遞鋪。舊例驛馬有闕。令群牧司左右騏驥院配定進呈。又命樞密院承旨張質管勾支散。至是質卒。命文昭代之。三年五月。屯田員外郎上官佖言。諸處巡轄馬遞鋪使臣多權差勾當職外公事。望自今免廢本職。從之。四年七月七日。遣使市小車給鳳翔府至綿州遞鋪。仍爲增葺鋪屋。以道險且遠故也。五年十月。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司周寔言。自今轄下如有倉場庫務綱運爲弊及水火損敗。令急遞差官點檢。非常程公事。許給遞馬一疋。從之。乾興元年七月（仁宗即位未改元）都進奏院言。諸道州府往來遞角內所少諸般文字物色。元降條貫尋牒巡轄馬遞鋪使臣驅遂根尋。緣使臣懼遭勘責。牙相推注。欲望自今巡轄使臣地分內有人偷折遞角。根究得實。即更不問罪。或已理爲勞績。如却爲佗處根逐得實。即取勘批上曆子。得替日第降差遣。從之。仁宗天聖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詔內臣諸司使副供奉已下於諸處役送金龍玉簡及建道場齋醮。不得占使舟卸往來。遞馬不得過三疋。如違。並科違制之罪。八月八日。詔諸道州軍馬遞鋪兵士如有作過罪至杖六十已上。情理重及頻犯者。並配隸本城下軍。如無本城兵士。即勒令重役。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河北沿邊安撫都監張淡成言。伏見天雄軍地

分馬鋪闕馬長行皆抽差諸般雜役有妨本鋪祗應乞降條約詔自今諸路馬鋪兵士不得抽赴他處功役。　七年閏二月詔自今應係乘遞馬文武使臣請到頭子勾當了日晝時於合係去處送納繳連赴樞密院仰都進奏院指揮在京諸門馬鋪每起供遞馬如京朝官使臣三日內非次實有事故即具緣由於樞密院納換仍令置簿拘轄逐旋勾銷有不納到者勘會元給月日計程數催促及取問住滯因依聞奏。　六月監察御史王嘉言言昨承遞馬往信州勘鞫公事竊見蘄黃州界多差配到雜犯軍人充馬遞鋪祗應別無人員鈐轄多接便爲非剽竊行旅欲望自今諸路馬遞鋪兵士並於本城差無過犯軍人充其配到雜犯軍人只勒在營有人貟部轄處役使詔轉運司相度如無妨礙即依奏施行　八月都進奏院言自來馬遞鋪轉遞文字物色逐鋪交割封頭皮紙角但有損動破污下鋪使具狀驗認所損去處令前路據狀照會交割遞角既稱封印不全即沿路任使偷拆至投下處或點檢文字物色數少只是勾追元供狀人根勘並不見得偷拆損動去處歸着欲請轉遞皮紙角物色等如封頭裹角破損無憑交割者即本鋪與元轉送軍人同齎於所到處知州縣或都監押及地分巡轄使臣處畫時重添封印仍別出引批鑿交割如曾經偷拆

即官貟躬親拆開將內引數目點對據見在文字物色重封交割前來其所少名件即乾使根勘行遣牒報逐處如止是外引破損不忓封角者即令逐鋪人貟曹司具公狀隨遞照會前來或到投下處點檢數少即挨排住滯時辰地分根勘從之。　八月十一日權三司使公事胡則言諸州軍馬遞鋪多差本城指揮使或貟僚提舉訪聞所差軍貟盡作優饒於兵士處乞取錢物是致轉加貧困況逐鋪有節級部押及使臣巡轄欲望自今更不差軍貟提舉詔諸路轉運司勘會有使臣巡轄處即依奏施行如無使臣處仰依舊存留仍鈐轄不得乞覓錢物違者當行重斷　十二月詔廣南福建江淮京浙路巡馬遞鋪使臣內有兼巡捉私茶鹽勾當去處自今令三班院選經歷事任人差充　慶曆四年正月十一日以大雪賜河北京西河東遞鋪軍士特支錢　皇祐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凡有邊警而敢盜發遞角者斬。　十月二十三日詔馬鋪每一晝夜行五百里急脚遞四百里。　四年七月九日詔自京至廣州增置馬遞鋪仍令內臣一貟提舉。　至和元年七月九日詔陝西轉運司自永興軍至益州遞鋪軍士方冬苦寒挽運兵器不息其各賜緡錢有差　嘉祐八年（英宗已即位未改元）九月二十二日詔遞鋪住滯文字違一時辰并半時辰各杖六十一時

半杖七十兩時辰并兩時辰半杖八十移配重難遞鋪三時辰半杖一百移配重難遞鋪八時辰半徒二年　神宗熙寧元年正月十八日樞密院上新定到文武官合乘遞馬條貫詔可先是諸色人給遞馬太濫所在馬不能充足以致急遞稽留故也　二年六月九日詔京朝官差川峽均當審官院依舊例出給人馬公憑大使臣差川峽差遣即仰開封府出給並奏更不申樞密院　四年三月七日樞密院吏房言勘會所給遞馬頭子內自京差往外任住城官貟雖於頭子內書填候到日於本處送納繳連樞密院其間多有不曾繳到者竊慮因循別生弊乞下進奏院遍牒諸路州府軍監今後官貟到任仰取索有無遞馬頭子如有立便勾抽繳連於樞密院送納如有稽違令所在申舉乞行朝典詔令都進奏院遍牒施行其應短使及諸般差遣內臣大小使臣等所給遞馬頭子令於閤門并在京所轄處送納令尚書刑部遍牒在京諸處應係差出官貟所轄人繞候到京朝見或公參日並取索曾與不曾來騎遞馬詣實文狀如曾請領遞馬頭子即便具狀繳連於樞密院送納如違當行朝典　八月三日點檢陝西路馬遞鋪趙約之言乘遞馬者如到州縣未發間止許占一匹候行日方許差撥州府公用等物不許令遞鋪擔般從之　七年四月十二

日詔乘遞馬者於水行州縣聽乘舟官以役錢雇　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自京至廣西邕桂州已來沿邊置急遞鋪仍令入內省差使臣一人點檢　元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批日者廣西凡有邊事五六處交奏不惟過涉張皇深恐沿路習爲常事或真有邊機當速者反致稽遲可遍下轉運提點刑獄經略邕州安撫都監司皆令非緊切邊事毋得擅發急遞及經略司已奏者勿重複如逐司自有所見及經略司處置未盡不拘此令　二年三月十七日太原府路走馬承受全惟幾言馬遞鋪兵窮困凍餒乞加寬卹上批久聞鋪兵艱劬之狀深可傷惻令因惟幾到闕面審其實亟宜拯卹可委河東都轉運使陳安石速具措置以聞　七月三日上批陝西馬遞鋪人馬多闕方軍興飛書遣使此最先務宜令兩路提點刑獄文臣點檢補填數足申明條約開封府界委提舉官　八月十二日詔入內省選差使臣二人自京分詣陝西沿邊麟府等路於遞鋪內選可充急脚遞鋪兵級對換不堪走傳文字之人仍相度鋪分地里遠近去處置腰鋪　二十九日詔自京至陝西河東用兵路分遞鋪各賜特支錢　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西京左藏庫副使鄭繼宣言差提舉編排環慶府路馬遞急脚鋪等竊見韋州至清遠軍駐劄將官潘定劉清日逐搜山道

路通活別無阻節其南州至鞏州駐劄官將劉僅樂進雖差下禾至即令靈州至鞏州向上糧道阻節不通乞差近上臣僚多發廂軍自新界樂援清每十里置一鋪及期僅塞以便運糧轉送文書詔令胡宗回詳繼宣所奏展轉移牒指揮劉僅等速赴所分地巡綽通道令宗回具析見權本路帥領兼職在鎮運道路梗澁並不措置因依以聞。　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詔陝西五路自大軍入塞之後沿路馬遞鋪甚失編排有妨轉送文字專委官整葺陝西差胡宗回王欽臣京西差梁燾。　五月二十六日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車子鋪二十八。招刺兵士從之。　六年九月二十五日詔鄜延路令毋輒出兵令樞密院更不送門下省止用金字牌發下牌長尺餘朱漆刻以金書御前文字不得入鋪猶速於急遞。　七年八月三日權河北轉運判官張適言已遣第十五副將王文景領兵捕殺澶州界群賊權令選奉馬鋪馬七疋詔張適不當差馬鋪馬給將下特釋罪。　哲宗元祐六年四月七日刑部大理寺言赦降入馬遞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軍機及非常盜賊文書入急脚遞日行四百里如無急脚遞及要速并賊盜文書入馬遞日行三百里違不滿時者笞五十一時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致有廢闕事理重者奏裁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九日都省劄子訪聞諸路馬遞鋪人例皆額闕致見存應辦役使倍有勞苦往往不能依鋪分交替因致鋪兵盤纏闕乏多飢凍僵殍或遁逃聚為盜賊遞馬羸秣失時枉有死損詔令兵部行下逐路監司疾速經畫措置申嚴條約裁損泛溢差役及責立日限委當職官招塡投換闕額人兵并量增價和買遞馬並早令數足元額相兼應副役使仍每月具招塡過人兵及買到馬數申尚書省。　三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尚書省檢會元符職制勅諸巡轄馬遞鋪使臣私役所轄兵級鋪夫罪輕者徒二年不以赦降原減看詳元祐以前編勅並無遇赦降不與原減之法乞止科徒二年罪從之　崇寧元年六月十四日勅鼎州龍陽縣永安鋪與陵名相犯改為龍潭鋪。　七月十八日都省批送下成都府路轉運提舉司奏勘會本路諸州軍每年差衙前管押上供及別路年額衣賜并坊場錢買到物帛綱運不少多是沿路闕少遞鋪積壓住滯雖有本條如遞鋪闕人許差廂軍及和雇人夫沿路州軍往往不為便行應副蓋是自來未有立定罪名不任其責今欲乞今後川路諸般綱運至州縣闕少鋪兵承受申報不為依條差那廂軍或和雇人夫貼鋪遞送以致住滯許押綱人經本州及逐路監司次第陳訴或至卸納州軍申

陳移牒所屬根治施行其干繫官吏並依綱運無故稽留勅條一等科罪所責各公共協力應副責貼子稱乞縣無廂軍處如少遞鋪便行和雇人夫及逐縣作料次預先請領封樁闕額遞鋪廂軍請受錢在縣樁管準備文遣如無或不足即於轉運司錢內依此樁撥伏乞下有司於元條內修立施行兵部駕部勘當欲依所乞仍令逐州量度立定每料錢數應副及川路諸般綱運所至州縣闕少鋪兵依條差那廂軍或和雇人夫貼補即難將諸般綱運一例差廂軍或和雇外欲令外縣承受到上供錢物及應副別路額衣賜綱運申報闕少鋪兵具合差人數申州及差廂軍如闕便令本州行下本縣依舊和雇施行戶部右曹金部度支看詳施本部別無違礙從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兵部狀照檢編排自京至荆湖南北路馬遞急脚鋪所狀今照檢得鼎州敖山鋪至辰州門鋪人馬除傳送文字外其餘人馬多緣應副軍興差出勾當官員諸色人打過體訪得上件鋪分盡是役多人少自來鋪兵傳送不逮多作打過名目影占身役見別作擘畫外檢會元符令諸急脚鋪兵不得令傳送官物蓋緣上項法意未盡致官員諸色人等無所畏憚欲乞下有司立法應官員諸色人合破遞鋪擔擎輒役急脚鋪兵士或曹司者以違制論詔依兵部所申。　二年正月二十日駕部員外郎陳賜狀竊見諸路遞馬近來兵級養飼不切如法多是死損以致闕馬欲乞令州軍記籍死數至年終將逐鋪馬數各以三分為率無上件致死者管轄節級優立酬賞若有及五釐以上即科重罪及一分以上仍移降重難去處其巡轄使臣至界終降依條比較分數殿降外更與加賞罰節級自來未有賞罰兵部勘當欲依本官所乞事理施行內馬鋪節級每至年終如無臕減致死者與支賞錢壹貫五伯文若有及五釐科笞五十及一分以上科杖七十詔依兵部所申。　四年九月十八日尚書省奉御筆舊條事干外界或軍機并支撥借兌急切備邊錢物非常盜賊之類文書方許入急脚遞轉送擅發急遞自有立定刑名近來官司申請許發急遞司局甚多其間有將私家書簡並不依條入步遞遣發卸旋尋鬧慢闕積或以催促應入急脚遞文書為名夾帶書簡附急脚遞遣發致往來轉送急脚遞角繁多鋪兵疲乏不得休息可參酌立定斷罪刑名令立下條諸文書雖應入急遞而用以為名輒附非急文書者徒一年附私書之類者加一等從之。　大觀二年三月十四日詔秦鳳路鳳州鳳翔府寶雞諸縣當川陜之會郵傳人年月給錢糧錢輕物貴兩糧多坐倉收糴食用不足以致逃逸者衆招慕不行遂差雇百姓運致官物監司恬不

措置兩州縣利於差科配擾良民不給雇直阻滯綱運可令提舉常平官
體究事實具犯慢官吏聞奏　三年二月七日荊湖北路計度轉運副使
李偃言本路日有朝省急速遞角往來續承朝旨如有住滯急速文字其
提舉官一例重行黜責今日近朝省發來急遞勘經三四十日馬步遞經
及五七十日至三兩月以上方始遞到全然違滯蓋為遞角自都下經由
府界京西湖北路界內積留稽滯本路文字無緣點檢根催深慮闕悞乞
令具犯慢不職因依一面申聞朝廷重行黜責從之　政和三年二月二
十九日尚書省送到劄子勘會急脚及馬遞鋪昨措置私拆盜毀亡失留
滯約束法令備具近來所屬官司並不檢舉覺察近奉聖旨措置令欲依
下項契勘昨為巡轄所管地分內有千里以上地分廣闊去處例皆檢察
不遍且如江西路虔州等處使臣一員見管地分三千八百餘里顯是不
能依限巡遍致鋪兵作過今欲每及千里差置一員舊額多寡處自依舊
仍仰逐處路提舉官將所添使臣以州軍遠近道路順便接連去處重別
均定具合以某處窠名申吏部差注所有不曾添置去處如見管地里輕
重未均亦仰重行均定其使臣廨宇仍於所管地分中路安置梓州路七
千四百餘里管轄使臣四員欲添置三員夔州路六千五百餘里管巡轄

使臣三員江西路七千三百里管巡轄使臣三員欲添置四員湖南路除
潭衡邵州武岡軍各置巡轄使臣一員外永全道郴州桂陽監三千八十
五里共管巡轄使臣二員欲添置一員河北東路四千八百餘里管巡轄
使臣五員河北西路四千五百餘里管巡轄使臣五員河東路九千六百
餘里管巡轄使臣九員京畿三千八百餘里管巡轄使臣六員熙州蘭湟
路四千六百餘里管巡轄使臣八員廣東路五千一百餘里管巡轄使臣
七員欲更不添置廣西海北二十三州計一萬二千六百餘里管巡轄使
臣六員欲添置六員廣西海南瓊州昌化軍萬安軍朱崖軍共四州軍自
來只是巡檢兼管巡鋪未曾專置巡鋪使臣欲專置巡轄使臣一員京東
路五千九十餘里管巡轄使臣四員欲添置一員利州路四千一百二里
管巡轄使臣六員欲更不添置勘會遞角稽遲在法止是縣尉巡轄使臣
有立定賞罰條格而縣官皆不任責亦無勸賞遂使巡轄使臣巡歷未至
去處坐視違滯並不檢察欲馬遞鋪並令知縣縣丞主簿同共管轄檢察
任滿及歲終以所管界內急脚馬遞鋪承送遞角賞罰內知縣丞比縣尉
各減一等即無可減降及主簿並同縣尉法檢會令文諸急脚馬遞鋪州
縣鋪寨興廢或道路更移及官移文書隨事多寡而鋪兵遞馬有餘或不

足者聽巡轄使臣申州量事那移更不得抽差他役令諸路並不曾依上
條施行致鋪兵轉送官物文字勞逸不均欲令提舉馬遞鋪官委巡轄使
臣逐一參詳若依上條有合行移鋪分及添減人兵去處仰重行均定並
申尚書省勘會巡轄使臣令已立定每及千里一員然所居地分亦不下
三五州軍雖比舊巡轄稍頻緣終是不得專一契勘急脚馬遞鋪除依舊
每二十人差置節級一名外並無將校等催促轉送部轄欲令逐路轉運
司除舊人數差置節級外諸州每及百人置十將一名每二百人仍置都
頭一名五百人更置將校一名部轄及往來催趕遞角官物其合置人數
仰轉運司將逐鋪見管人兵立定合如何排轉具狀申兵部類聚措置合
轉階級申尚書省未轉補間令先次且於本城內差撥候有轉補到人逐
旋替換詔依擬定　四年十一月三日京西北路提舉常平司奏欲乞本
司應奉西辛事務往來遞角權入急脚遞轉送詔應西辛事內急速者並
入急遞　六年十一月十八日詔訪聞諸路馬遞鋪傳送文字多有住滯
沈失并偷拆等事昨降指揮措置差補將校部轄可檢會申明行下所屬
限十日須管差置了當申尚書省類聚聞奏　七年六月十五日宣義郎
殿中丞李似奏蒙差自都至陝西點檢急遞歷陝西六路沿邊州縣將御

前金字牌等處遞角逐一驅磨盡已了當并催督綱運津遣並無遺誤詔
李似轉一官　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兵部奏承權發遣提點淮南西
路刑獄公事兼提舉馬遞鋪所俞向狀准批送下淮南西路兵馬鈐轄司
狀請究治諸軍兵如有逃亡之人不即申發隱避詭名請領衣糧等欲立
定刑名告賞等事送兵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契勘巡轄使臣任內逃亡
鋪兵員額已有條令任滿比較自合遵依見行條貫所乞將兵官歲終以
所管鋪兵比較推賞及乞覺察詭名及冒名承代請受立定分數推責事
節乞下本路提舉馬遞鋪官相度令相度下項淮西鈐轄司所乞巡轄使
臣比較逃亡以二分展磨勘二年令相度欲比附前項初條候任滿不及
一分減磨勘二年從之諸路依此　宣和元年四月十一日朝奉郎直祕
閣權知洪州徐暢奏檢會近緣去年五月以後頒朔布政詔書并急遞等
文字遞鋪住滯過期方到已奉御筆令轉運司體究巡轄遞鋪使臣先次
衝替與當職官並勘罪奏今來正月頒朔布政詔書係十二月二十一日
入遞沿路住滯經及三十四日方到雖在本月內已是下旬然當月止有
五日無契勘逐時都進奏院遣來急遞朝廷文字亦多是經及四五十日
詔書依御筆指揮日行五百里常程急遞日行四百里其沿路遞馬鋪尚

敢仍前違慢臣今體問得多是曹級容令鋪兵售雇與往來人擔擎或肆為營趁積聚公角三百件方差一二名貧乏者負擔承傳似此抄轉名件既多德務例皆貴重何緣依應條限巡鋪使臣略不點檢雖已移文遞路催促緣係別路終是催趁不前慮有朝廷急速報應文字往來有失期會欲望特降睿旨立法措置仍下逐路提舉馬遞鋪所督責巡鋪使臣當職官鈐束鋪兵依條限傳送免致違滯奉御筆可措置立法將上取旨　八月十六日權發遣京畿提點刑獄公事許傚奏方今州府縣鎮驛舍亭輔相望於道以待賓客其法固已具備然吏胥弗虔不以時察梁棟撓折或牆壁圮壞歲月既久多致摧損使道路無所宿息為行役者之患臣職之所領近在畿甸目所親見有若此者四方萬里之遠從可知矣欲望特降睿旨俾諸路各行修整嚴責州縣常切檢察使出於塗者有所依止亦足以裨盛時仁政之萬一工部供到政和令諸營繕廨宇館驛馬遞鋪橋道及什物之類一就檢計（謂如館驛有損即一驛之內有損壞處皆是）三十貫以下轉運提舉常平司分認從所屬支修訖申逐司諸營造材料所支錢及百貫或創造三十間（每間不及四椽者以四椽準一間）申轉運司創造及三十間者仍申尚書工部縣創造三間或繕修十間並應支轉運

司錢者申所屬相度行（應申者檢計仍委官覆檢）其創造及百間具奏聽旨諸營造材料並官給闕官差軍工採官山林又無以轉運司錢買若不足聽於中等以上戶稅租內隨等第依實直科折詔坐條申明行下　十月五日中書省尚書省言檢會政和勅馬遞承傳文書違一時杖八十二時加一等一日徒一年二日加一等配五百里罪止徒三年配千里並重役處急腳遞加二等其法已嚴近來急腳遞文書尚多住滯蓋是所至不肯即時交割或行用錢物使令越過人力不勝因致違滯今參酌事立告賞斷罪庶可懲革檢修下條諸急腳遞承傳文書所至無故不即時交割或行用錢物令越過者徒一年受財而為越過者減二等並許人告諸告獲急腳鋪無故不即交割文書或行用錢物令越過及受財而受越過者錢三十貫詔從之　八日利州路轉運司提舉馬遞鋪所奏勘會川陝路之官罷任準條並破鋪兵各有立定人數訪聞近來得替赴任官員有自前路遞鋪曹級取受情囑增差鋪兵前來泊至本界若曹級欲取文書看照多是綁鞭撻勒令依數差換動經五七鋪方令交替鋪兵緣此逃竄闕人般發綱運乞專立法禁兵部看詳法禁條制下項諸初供遞馬鋪兵處及所至州界首鋪曹司節級取文書驗實（巡檢使臣在鋪者並互驗）諸馬

遞鋪應取文書驗實而不出文書使照驗不得供差人馬諸因差遞馬鋪兵輒毆縛曹級鋪兵者加鬭毆罪一等詔從之　二年七月十日河北路轉運使李孝昌奏近奉聖旨差提舉河北東西路馬遞鋪契勘本路密接虜境每年國信往還應辦上供綱運等遞角浩瀚全藉有心力巡轄使臣往來巡察方免稽滯近來他司卻將不公不職使臣與本路巡轄使臣對移深恐別致悞事乞今後巡轄馬遞鋪使臣不許他司對移充別職任所有本路見對移巡轄使臣乞許令依舊歸任尤對不公不職使臣令別行對移施行詔依并諸路依此施行　九月二十六日詔監司守臣等許發入內侍省遞角並仰以千字文號記如有沉匿庶可根治檢察　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勘會近緣捕賊諸處遞鋪傳送文字顯有勞役仰巡轄使臣具經由鋪分曹級兵士姓名申轉運司特與量行犒設　三月十三日入內內侍省武節大夫充睿思殿供奉權殿中省尚輦局司圍典御梁忻奏臣奉御筆差自京至淮南往來催促驅刷遞角臣竊見本路急腳遞所傳文字名色冗併角數浩瀚鋪兵唯知承送難為區別訪聞他路類皆似此於馬遞鋪勅條明有法令諸急腳遞不應發者徒二年緣有司奉行滅裂略無畏忌雖許巡轄使臣具奏但人微官卑莫敢誰何黑實封文字不能

窺測積習滋久寖以成弊究其本源往往多是因公及私欲其速達更不契勘條令即入急遞前去當此畢期之際遂與奏報交錯是致以一晝夜為率動輒數百鋪兵曉夕承傳尚或不前顯屬未便雖非軍期路分亦宜禁止乞詔有司申嚴法令載在本勅庶幾冗遞減絕人力易勝詔急腳遞所傳文字有不應發而發者致角數浩瀚人力不勝有誤軍期可申明條禁遍行諸路如有犯者並不以赦原廉訪使者常切覺察　四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尚書省言檢會下項政和格給遞馬人兵數武功至武翼大夫二匹一十人武功至武翼郎二匹七人敦武修武郎二匹五人內侍官二匹三人政和令諸朝廷非次差官出外應納遞馬及補兵而應給者聽從多宣和三年二月十四日勅修立到入內內侍省傳宣撫問使臣格遞馬鋪兵官二匹三人取到駕部狀稱傳宣撫問內侍官差破遞馬鋪兵如本官係脩武郎以上合依政和令從多給若有押賜夏藥等官物差破鋪兵每人約檐官物六十斤合隨所押賜物多寡斤重差破從之　二十五日秦鳳路經略安撫使郭思奏遞角曹級盜拆罪名不輕卻有大小官員使臣道遇遞角或安下處門首以借看為名或妄託諸監司及州府差來根刷遞角為名直於道中轉遞人處取入安下等處盜取所遞文書抽看前

後轉到前鋪或至地頭驗出拆損封頭去失文字不少契勘尚書省樞密院宣撫使司發與本司遞角及本司發去遞角莫非御前與朝廷邊防機密文字令來輒敢拆開觀看泄漏事節馬知不是姦細欲乞於盜拆遞角下更添入詐欺邀往偷看在道遞角并遞鋪兵士擅便依從將遞角文書與上件人看者重立刑賞許諸色人告捉庶幾可以止絕從之

八月十二日德音應自京至軍前急脚馬遞鋪兵士等如有因公死於道路者仰所屬量事優恤其家又應自京至逐路急脚馬遞鋪近因轉送軍期文字違滯避罪逃竄之人可自今來指揮到限一季許令首身並與免罪依舊收管勘會捕賊之際承發文字遞送訪聞鋪兵人力不勝間有稽留仰所屬子細取驗住滯文字如委非緊速不失機會者特免推究

五年五月四日臣僚上言契勘遞角文字實封遣發其不應入急遞而輒發者雖有斷罪刑名除許抽摘折驗外別無關防覺察欲乞應承受遞角官司將所受遞角置簿抄上元發遣去處月日時辰係是何事目元發甚遞分明籍記監司廉訪使者出巡所至取索點檢若有違法按劾施行契勘馬遞鋪兵請受微薄蓋是州縣從來不曾依條豫請口食借給越過鋪兵既食用不足必致逃竄欲乞應逐路所管馬遞鋪州縣須管豫支口食草料付遞鋪節級收管遇別鋪人馬越過或雖非越過而地里寫遠亦計量即時借給若州縣不為應副即乞立定罪名及妄從舉官常切覺察按劾施行詔坐條申明行下

七月十四日知成都府席貢奏契勘諸路設置急脚馬遞鋪兵承受往來文書皆有程限不容違滯或私拆盜匿及有損失官司點檢封印傳發條法備具近緣遞角損破鋪兵經官申陳多不受理以次鋪分不肯交承遂致鋪兵打過直至本府往回數千里沿路並無口食乞丐前來本府已一面根究及別出給鋪兵口食曆并公文遣回外欲乞自朝廷立法約束奉御筆尚書省勘當立法本省今參酌增修下條諸急脚馬遞鋪所遞文書並驗封印及外引牌子交受傳送如有損失所至鋪分押赴本轄使臣或所屬州縣究治即時封印具公文遞行亡失文書者速報元發遞官司即傳送官物無人管押而裹角封記損動並準此以上因封印之類有損失而輒違越過者（日損失而妄詐闕人越過同）聽鋪兵經本轄使臣或隨逐州縣陳告仍聽所至官司覺察點檢申本路所屬監司究治犯處非本路者具事因申尚書兵部從之

六年五月六日入內內侍省奏勘當本省承受諸路州軍帥司監司守臣廉訪等轉發到奏狀遞角欲乞遇有轉到諸處優下字號奏狀并不全簡角依例本省聞奏牒尚書

駕部一面計程責限下巡轄馬遞鋪使臣逐一驅刷根逐送所屬依條施行庶得遞報機速文字不致稽違失墜詔從之令申尚書省

七月十九日詔輒以承受發下遞角為名差占鋪兵依私役禁軍法發遣者徒一年

七年二月十六日詔置郵以傳命令近來鋪兵衣糧不給逃亡不補遞馬芻豆蔑有存者遲慢至此巡轄官並罷別差能吏仰提刑司分按支給衣糧草料修繕營鋪補足兵馬廉訪司覈實以聞

三月二日京西路轉運判官史徽奏昨奉旨兼提舉京西北路馬遞鋪緣本路西京河陽鄭滑州係當三路之衝最為浩繁鋪兵勞苦理宜存恤自來差出使臣一槩號為走馬奉使不遵大觀條法往往毆傷人兵打過遞馬乞取錢物州縣觀望不敢繩治及當州縣當職官公為占破私自役使或以假人自來未有法令禁止詔逐路提刑司根勘私役去處聞奏今後大有差破及作名目占使拆勒出備錢物之類並計庸坐贓論令尚書省立法

四月二日朔衛大夫安德軍承宣使直睿思殿李彥奏臣竊見近降處分京東路提舉馬遞鋪所自後遞馬鋪兵不得更似日前非理占集拘留所有人馬請給草料除合坐倉數外並按月椿備本色支給倒塌損壞營房支破官錢疾速修蓋見逃亡人兵多方招誘並限兩月許令首身見闕遞馬疾速依條施行臣近被奉處分前去京東路司當公事其沿路一帶鋪分營房並未曾修蓋雖有見管鋪兵去處往往不過兩三人承轉文字亦有無人交替鋪分致積遞角留滯程限誠恐有悞邊防機速事務欲將諸路應干急脚馬遞鋪事務別委他司官專一提舉措置詔依奏應諸路今後並差廉訪使者兼提舉漕臣專一應副

五月四日尚書省言發運副使盧宗原奏依奉御筆拘收九路錢物措置糴買斛斗遂時所行文字不少並是待報供奏御前進點檢得諸處發來遞角文字例各在路違滯動經累月有誤本司照應行遣檢承政和勑節文急脚遞每歲稽違通滿五釐者巡轄使臣縣尉各笞五十使臣展磨勘一年縣尉降一季名次滿七釐各加一等使臣展磨勘半年縣尉降半年名次一分各人加一等使臣差替縣尉降一年名次今相度欲乞據九路州軍報應本司錢物文字並令入急遞別置簿曆傳送每旬本州通判驅磨有無住滯保明申本司若有住滯其遞鋪兵級即送所屬依法斷罪外巡轄使臣并本縣縣尉許本司體量取勘申奏又奏契勘遞鋪衣糧往往不依時支給是致鋪兵逃竄乞特降睿旨令役鋪兵衣糧預於諸軍支給如有逃亡人數並依條限招差填闕從之

五月九日德音京東河北路州縣應諸郡緣應副邊事官員往來遞馬不

足多回鄉村有馬之家充馬户差使自今尚敢循習前弊仰監司廉訪使者按劾以聞當議重行黜責　七月十一日尚書省言諸路馬遞鋪因事措置約束條法日備其轉送遞角綱運留滯轉多盡緣當職官司偷墮苟且條令未嘗舉行馴致姦弊提舉官名存實廢漫不檢察為害甚大詔令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常切檢舉按察巡轄官偷墮不職並仰依條按劾仍令逐路廉訪憲司各行按察每上下半年具本路管下馬遞鋪承轉過綱運遞角數目有無留滯及應干合行遵守條法事件有無違戾逐一開具申尚書省類聚歲終具不盡不實並以違制科罪　十一月十九日南郊制勘會崇寧年後來并昨因軍興自京起發河北路軍器銀紬絹等綱運用遞鋪兵士推般依京西路軍器例每人日支口食二升五合訪聞有司將其間不係推綱日分支過口食於鋪兵月糧內尅納及干繫人名下均攤多致逃竄應上件推綱鋪兵已支口食如有不該鋪破並與除放　欽宗靖康元年七月二十三日臣僚言竊見兵革未弭羽檄交馳凡有號令及四方供應文書類多急遞今聞畿邑如尉氏鄢陵等處及京西一帶遞鋪兵卒類多空闕而州縣恬視不以填補至有東南急遞文書委棄在郵舍廳廡之下數日無人傳者且如福建路有經半月二十日杳無京報遠方官吏妄意疑懼及會問兩浙方知畿甸平定欲乞嚴戒州縣遞兵有闕速行差填若兵卒差補不足衣糧不支支而踰期或容縱人侵削責在縣令事干州郡者責在知通仍仰監司季輪一員親詣或委官點檢若鹵莽容縱者坐罪并鋪屋破壞處亦使修葺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應急脚馬遞鋪兵因金人所至逃散可專委本路提刑司疾速招置仍依時支破請給三日又詔下諸路提舉茶馬鋪所多方招誘又將急脚鋪先次剗刷諸色廂軍補填請給衣糧令按月支遣除傳送文字外其餘應合破遞馬鋪兵權行住罷候措置就緒日依舊六月一日又詔令諸路轉運司先次將差出人拘收歸元來去處其逃亡闕額於本處廂軍內撥填其請給三分中更增一分舊人依此請給並與權免諸般差使專一傳送文字如招到後却有逃亡出首之人其所增請給更不支給　九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有司失職郵傳不通陛下即位以來詔令多矣而浙東州軍所被受者雖兩赦及四五御札其他片紙不傳浙東距行在止貳千餘里而命令阻絕如此彼川廣福建可知矣契勘諸道進奏官遇有被受文書晝時遣發或合謄寫播告各有成法比緣一切指揮官吏分番其留行在者一月一易遂致廢事竊謂寺監局務官司事屬一體雖分番次未為甚

害唯進奏人吏分掌諸州一吏下番則一州事廢雖有兼權之人孰肯盡心典領他人之事又馬遞鋪兵緣軍興調發或用招軍許令剌換故所在多有闕額乞應進奏院官吏並隨行在凡文書被受謄寫入遞並依常法敢有違滯重寘典憲其諸州應有進奏官供給及年例應副之物並仰發來行在俾為紙札之費仍乞戒飭諸路提舉馬遞鋪官督責巡轄使臣招填鋪兵驛傳遞角毋或遲慢仍令諸司互察及門下後省點檢按劾施行其文字不到亦許諸路州軍徑申門下後省庶幾四方萬里皆得聞朝廷號令知陛下憂勤愛民之意詔進奏院令監官條具申尚書省餘依　二年正月十六日詔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李謨兼本路提舉馬遞鋪　五月一日措置東南馬遞鋪徐公裕言乞將逃竄鋪兵自指揮到日限一月經所在出首特與免罪依舊收管從之五日又言昨點檢到淮南急脚馬遞鋪兵內有額外到逃逃走人數並支破請給其見闕人兵鋪分却不曾撥填緣昨請降聖旨將額外人數令本路提舉馬遞鋪監司比類撥填見闕去處若無闕並申解本州撥填以次鋪分如本州管下又無闕即申解轉運司差填本路州軍並不許額外收係竊慮江浙等路亦有似此額外收到人數乞於前項指揮下逐路提舉監司施行責免增費請給詔依　六日御營使司奏馬擴劄子諸州縣道路馬遞鋪緣兵火殘破未曾復置訪聞諸處軍馬出入於所經州縣以和雇為名科差遞馬人夫因而搔擾令未本司應干官屬乞更不差外尚慮諸頭項應援軍馬官屬及奉使監司等官循例差發乞將應干過往官員合差遞馬鋪兵權行住罷候邊事寧息日依舊所貴杜絕搔擾害民之弊仍乞下本司遵守按劾施行從之數內監司奉使官合差遞馬鋪兵不可闕者乞許破省馬廂軍　十一月七日知揚州黃願言勘得九女澗遞鋪王安擅拆東京留守司遞角事詔王安特依軍法令後如有擅拆令開拆竊看之人並依此施行　二十二日赦令來赦書慮有闕少鋪兵轉送未到去處仰諸司諸州縣鎮被受日時謄錄互相關報鄰接官司疾速奉行如有違滯並科違制之罪　三年二月十八日知杭州康允之措置本路衙要控扼去處擺鋪斥堠每十里置一鋪專一傳遞日逐探報斥堠文字每鋪五人新舊弓手內選有心力無疾病能行步少壯人充每日添支食錢三百文省每鋪並限三刻承傳置曆批寫時刻每五鋪選差有材幹年五十以下使臣一員不以有無拘礙委逐州於見任得替待闕官內日下抽差或召募有物力武勇人借補進義校尉充往來巡轄候及一季無違滯有官人轉一官召募人與正行收

補州委知通專切點檢縣委知縣尉主管月支食錢三貫文如無違滯每一季減二年磨勘從之　三月十八日康允之又言巡轄官知通知縣縣尉除鎮江府至常州以北邊近大江最為緊切去處欲依已畫降指揮支給食錢及推賞外所有無錫縣以南係近裏優穩比前項支錢推賞各行減半餘路亦依此比附施行所貴輕重均稱從之　五月三十日樞密院奏今來車駕駐驛江寧府本所諸處別無盜賊亦無大段文字傳送欲將斥堠鋪先次住罷發還弓手餘路合罷處依此從之　六月二十日詔沿江州軍及沿江制置使司疾速措置將本州管下沿江地分量遠近相度上連下接支破官錢計置輕捷小船子二隻選募會船水梢每船三人每人支食錢三百文專一傳發斥堠單期機速文字仍令接界地分依置船傳送委自逐縣令佐并巡轄官常切點檢及置曆抄上名件出入界日時本州知通每旬取索點磨候軍事定日住罷　四年八月一日詔令沿江諸州守臣依已降指揮日具探報事宜入遞鋪及專差人齎申樞密院以侍御史沈與求言道路傳言賊騎猶在鴈汊等處朝廷雖聞遣探報動涉旬餘或有事宜知之已晚乞更下沿江州軍專委守臣差人探賊馬動息排日申樞密院仍令沿路縣尉差弓手遞傳遞前來故有是命　十四日臣僚言近日傳報虜騎動息不一緣諸州緩急多失開報其濠州差人探刺止是詢訪道路或憑私書展轉傳聞多致悞事乞令諸州委強幹官一員黨領其事并差得力吏人三名為斥堠司輪差廂軍二十人以備傳報其沿海州軍舊有烽燧去處乞申嚴行下有未遍處更令增置候事平日課殿最賞罰其匿不時報者重行點責詔令兩浙江南東西路并沿海州軍疾速措置施行　二十日臣僚上言竊聞近於海上置水斥堠朝廷遣仲充在四明辦集但海道闊遠可備處非一萬一有警欲以小舟犯不測之險遷延難期況海濱之民以魚鹽為業老幼悉在舟中令不論舟之大小皆取之民既失業為變不難前者定海官吏殺有被害者乞下樞密院或命明州守臣相度利害具海道要害之地可以置斥堠處合用數舟具其小者不須句集或海面闊遠風濤不測即乞於海岸高山置卓望以備探報其已句到舟船乞放還逐便詔令樞密院措置施行　二十六日樞密院言訪聞近日有妄稱軍前差使或監司等處官屬於經過斥堠鋪強勒保甲搖擊詔令江浙路帥司行下所屬州縣於諸鋪曉示如有違勒鋪分保甲搖擊之人各具職位姓名申樞密院當議重行典憲　九月二十六日樞密院言近來諸路轉遞邊防等文字例各留滯詔令提舉馬遞鋪官嚴行督責巡轄使臣須管依條躬親遍詣所轄鋪分約束鋪兵遇有文字即時傳送不得違滯州委通判縣委令佐專一檢舉巡轄使臣到鋪分月日及所遞文字如𢖍慢失職所屬州軍具因依奏劾施行及指揮轄下關津把隘去處如鋪分及往來投下文字之人辨驗詣實放行無致阻節如違其提舉馬遞鋪并所委官重行黜責巡轄使臣當議停降鋪兵決配　十月五日詔令江浙州軍日具平安狀與探報到事宜一處入斥堠鋪飛申樞密院其逐路帥司亦仰依此申發　二十日詔令兩浙提刑施峒日下起發前去鎮江江陰以來置司專一總領諸州縣所置斥堠鋪措置督責沿江及北探報應有事宜火急傳報若少失機會必重作行遣以樞密院言金人見在承楚未見所向切慮不測窺伺宜明立斥堠故有是命　二十四日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呂頤浩言本司專屬官一員往來督責沿路所置斥堠鋪轉送應干軍期探報文字竊見斥堠鋪緣諸官司將尋常閑慢文字一例轉送致軍期緊急因此稽滯檢照政和敕節文諸急腳遞不應發者徒二年馬遞減二等今來用兵之際乞立法應官司非急速軍期及賊盜探報文字輒入斥堠鋪者官員勒停吏人決配仍不分首從如不應入斥堠鋪文字所至官司承受不即申舉者與同罪及專責縣尉每月遍詣斥堠鋪點檢其提舉馬遞鋪官吏有失覺察與擅發斥堠鋪官吏同罪及於市曹出榜道路粉壁曉示從之　十一月七日詔諸路可依舊每五里置一鋪每鋪輪差保甲五人貼司一名傳送抄轉專委縣尉巡轄　紹興元年三月十九日兩浙提刑施峒言平江府常熟縣探報通泰金人已回承楚欲乞斥堠鋪只留保丁二人同土軍或弓手一名傳送探報文字餘人乞行減放據江陰軍申水陸斥堠共差募保甲捍梢等一百一十四名月支錢九百貫今蕃寇遠遁乞行住罷欲將諸處所置斥堠鋪並行住罷止於管下遞鋪內選差兵士三人專一承轉探報事宜文字每人日添支錢七十文其傳送時刻約束斷罪並依斥堠鋪保甲已得指揮仍依舊專委縣尉巡轄沿江瀕海所置水斥堠乞並令住罷專責巡尉差撥弓兵巡船探報詔鋪兵每鋪差五人其斥堠差置鋪兵就緒日住罷餘從之　四月七日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言本鎮奏報朝廷文字經由太平池宣廣德等郡界次入浙路州軍或由建康府次入浙東方達行在近入急遞尚慮稽遲欲乞下太平等州軍照會應本司軍期文字許入斥堠如有稽遲許霖奏劾從之　五月二十四日詔江南東路差王琮西路差張隱專一提舉馬遞鋪兵將轄下見闕鋪遞依建炎元

年五月已降指揮先次剗刷諸色廂軍補填仍選擇少壯健捷之人均撥
諸鋪專一傳送御前金字牌遞角如人數闕少即於閑慢鋪分摘那差使
須管每鋪各有少壯專一承傳並仰依法不以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
預備人出鋪就道交收不得時刻住滯其餘闕額如廂軍內補填不足即
限一月招填數額其合用例物錢糧並預行那融措辦足備須管按月給
散不得減剋其見倒塌鋪屋限十日一切修蓋了當州委知通縣委令佐
常切檢察遇發到遞角並具前路元承受及發遣日時申提舉官即時驅
磨點檢如有住滯仰將當職官并合干人具狀徑申尚書省當職官取旨
重行停降合干人決配若蓋庇不申與當職官一等科罪仍嚴切約束巡
轄使臣不住往來點檢鋪兵常令在鋪祗候傳送若過往奉使監司等官
違法差役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赦降原減仍許被差兵級徑赴所監
司越訴即時備申尚書省其所差提舉官限今來指揮到一月內須管一
切措置畢備仍逐旋具補填招刺兵級人數及修蓋過鋪屋申尚書省若
朝廷差官前去點檢得逐路提舉官承受今降處分措置違慢並行黜責
十一月十九日都省言已降指揮止為江南東西路分亦有轉送軍機急
速理宜一體詔餘路並依江南東西路已得指揮施行并劄下江南東西

路提舉官依已降指揮常切檢察　七月八日樞密院言防秋在近所有
沿江并衝要州軍尤宜嚴謹上連下接文字不致稽違欲於樞密院選差
使臣二十二員分往臨安平江鎮江建康府廣德南康興國江陰軍太平
秀常湖嚴宣徽池江洪饒信衢婺州管界點檢催促並要足備鋪兵請受
依時給散如遇闕人申催差置如不即施行具事因申樞密院詔並依其
所差使臣令戶部別給驛券隨處批請須管往來點檢仍探報賊馬事宜
的實候過防秋別無稽滯特與推恩如或搔擾必罰無赦　九月二十六
日詔令江浙路安點檢斥堠監司遍下州縣令後並依已降指揮將軍期
急速及賊盜探報文字分明題寫入斥堠鋪傳送外其餘常程閑慢文字
不得依前亂行題寫如點檢得尚有違戾並依敕入斥堠鋪指揮斷罪
三十日樞密院言浙西一路皆邊江州軍防秋是時斥堠正當嚴謹不可
少失措置詔本路提點官施峒催於平江府置局躬親往來催督州縣火
急差置務要足備所傳文字依限傳送不管稽滯　十月七日樞密院言
自鎮江府江陰軍至行在并江東西路沿江州軍至行在斥堠近來轉送
文字稍多理宜措設詔逐州縣斥堠鋪兵每人各特支錢一貫文　二年
閏四月二十九日臣僚上言信州鉛山建州崇安縣舊因福建綱運并錢

監般發銅貨遂於兩縣置擺鋪兵級十營共一十人近來福建綱運多由
海道兼錢監銅貨闕少其擺鋪人兵僅成虛設傳聞崇安縣擺鋪人兵建
州已刺填闕額廂軍其鉛山擺鋪兵級亦恐合行刺填乞下本州勘會如
委合減罷或量行存留外其餘並刺填鄰近州軍闕額廂軍詔令福建江
南東路轉運司相度申尚書省　九月八日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充壽
春府滁濠廬和州無為軍宣撫使李光言措置防秋淮西州軍與偽境相
接務在明建斥堠其淮西與江東隔江遂將邊報雖已擺鋪傳送竊慮緩
急風浪不能濟度却致阻滯本司遂於沿江相對置立烽火臺舉煙火色
號報應及於緊要津渡差撥人兵防押遇警急即自遠及於所屯兵馬抽
摘調發前去同共防拓詔依今李光相度隨地勢高阜去處立烽火臺若
土脉不堪築臺即以木為望樓無致緩急有失事機嚴切約束不得搔擾
和州與大平州建康府相對置立去處梁山渡口與太平州褐山對采石
渡口與太平州東采石對當利河口與大平州慈湖對東家渡口與建康
府馬家渡對石硝口與建康府大城堽對無為軍與太平池州相對置立
去處泥汊江口與太平州荻港繁昌對栅江口與太平州蕪湖縣三山對
鞍濼口與池州銅陵縣鵲頭山對每日平安即於發更時舉火一把每夜

平安即於次日平明時舉煙一把緩急盜賊不拘時候日則舉煙夜則舉
火各三把為號　十九日詔令後過往命官將校軍兵如敢差役斥堠鋪
兵級曹司依巡轄馬遞鋪使臣私役法一等科罪　三年五月四日河南
府等州鎮撫司幹辦公事雷寰言契勘本鎮屯守邊陲日久備戰不住差
人探報蕃賊動息并東京虛實若專差官兵齎赴行在投進往復經隔月
欲望後有探報賊馬急速文字用皮筒實封專差人齎至鄰鎮交割轉送
近裏州軍入急遞赴行在投進如有違滯去處乞重寘典憲從之　六日
樞密院奏日近不住有御前金字牌并朝廷急遞發下襄陽等州鎮撫使
副翟琮董先權商號陝州鎮撫使董震等軍期機速文字所至條限即刻
走傳前去合經由下項州軍深慮有無鋪兵去處別致留滯詔令逐處遇
有金字牌并朝廷發下應干軍期文字仰即刻走傳如無鋪兵處令所至
州軍專差得力人三名走傳前去逐州遞相交割不得稍有住滯仍專委
通判驅磨根究依法施行及每月具本州傳送過名件字號開排承受傳
送出界月日時刻有無違滯申樞密院　十四日入內內侍省言臨安府
浙江遞鋪兵士王明轉到荊南府歸峽州荊門公安軍鎮撫使解潛應字
號奏狀一筒赴本省投進今點檢得上件遞角撒繫鬆慢封頭磨擦破損

竊慮出入得文字。無前項排發應字。即非千字文內字號。除已牒本官。令後還發奏狀。遵依已降指揮。以千字文號記發外。其遞角令進納。若內有本省行移公文。却乞降下所有磨擦損壞封頭去處。乞下尚書駕部根究依條施行。從之。　七月四日。江南東路提刑張匯言。州縣間奏讞與提刑司審覆案等。有經累月而未下者。蓋是遞角中沉墜。使可貸之囚。禁繫而死。深可憐憫。乞下諸路應奏與申詳覆等。並須專差院虞候或有行止急腳子二名投下。被差人並破口券。仍量添食錢。使令守待。以所斷案依條限責付齎回。日以百里為限。大理寺參詳張匯所申內命官贓案。若令依條入遞前來。竊慮沿路計囑轉送之人。裹私拆匿不到。及道路千里以上去處。申奏并申提刑司詳覆諸色人獄案。若令入遞往還。竊慮道路梗澀沉失。理合措置。今欲依本官所乞。應有似此公案。並令本處專差有行止二人同共齎擎投下。令所差人守待回報。恐所差人在路事故。亦不計囑藏匿。仍令本處寫錄一般案狀。依條入遞。務要不致沉失。所有道路千里以下。遞快去處。公案依法已許入急遞。日行四百里。若刑部承旨斷案依條亦合別錄行下。如遞鋪稽違沉失。緣已有前項條法。乞坐條申嚴行下。委諸路提舉馬遞鋪及驅磨當職官吏。常切約束。月具轉送過獄案并朝廷降下斷敕名件。關報本路提刑司。行下所屬州軍。復行點檢。如有稽違沉失去處。其合干遞鋪兵級并巡轄使臣。並令根勘具案聞奏。乞從朝廷特降指揮。重賜斷遣施行。詔餘路依此。仍檢會應干見行條法申嚴行下。　十四日。荊湖南路安撫使折彥質言。修武郎辟差全永州巡轄馬遞鋪張宗閔申。永州三十鋪。元額管兵級三百五十六人。宗閔到任交割。到二百三十四人。累行招到三十餘人。近來廣西押戰馬綱官到鋪。不恭奉聖旨權住鋪兵擡擎指揮。亦不容曹級執覆。及不問有無人兵在鋪。須要差破鋪兵擔擎應副。稍緩即撞入房舍。捉縛婦女。或倚勢技拾兵級衣物。動使。抑令鋪兵扶送。沿路更用棍棒毆打過三五鋪。或他界。動經旬日不回。是致飢餓逃亡。節次闕落。截自五月終。只管一百八十餘人。大路鋪每鋪只管三五人。小路鋪或有一兩人。即目大段闕額。急遞文角到鋪。委是闕人走傳。本司欲勾追犯人根治。竊慮馬綱留滯。乞行下廣西經略司。嚴行約束。詔令廣西經略司提舉廣西買馬司。詳析彥質所申事理。今後遇差押馬使臣。當官分明戒約。如有違犯之人。具因依申樞密院。重行斷遣。仰兵部遍牒廣西至行在馬綱經由逐路轉運司提舉馬遞鋪兵官指揮所屬依此施行。仍令所轄州縣等處。於馬綱所過馬遞鋪前將今降指揮分

明粉壁曉示。各具知稟聞奏。　紹興四年五月五日。樞密院言。檢會臣僚上言。乞督責諸路帥臣參措所部州縣。道里遠近之宜。布斥堠之卒。畜休逸徒。使不告勞。詔令樞密院措置。今檢會前後所降指揮。一欲令淮南荊湖江南兩浙通接沿邊探報軍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經由州軍去處。並取便路接連措置擺鋪。至臨安府界內。並合相連接置擺鋪。其應置擺鋪去處。並依後項事理施行。一徽州等擺鋪以三十里一鋪。竊慮地里稍遠。因而遲緩。欲以二十里置一鋪。每鋪差鋪兵五人。先於闕慢鋪分那差。如不足。差廂軍。每日添支食錢一百五十文。每月一替。并差貼書或軍典一名。每日添支食錢一百五十文。並每季一替。一每州委守臣專差指使一員。往來根刷傳送。每日添支食錢三百文。仍與貼司或軍典一名。根刷行遣。每日添支食錢二伯文。每季一替。一今來擺鋪傳送文字。如有違滯。軍兵依傳送金字牌文書條法科罪。其指使失覺察。兩次杖一百科罪。一諸州縣輒將不係探報事宜及非平安狀。入便路擺鋪傳送者。其當職官吏。依不應發急腳遞條法科罪。一已降指揮。過往官員於經由地分差撥鋪兵擔擎物色。牽挽舟舡之類。並免應副。如不依約束。擅行差撥。具名銜飛申所屬根究施行。今欲便路擺鋪軍兵。輒別差使者。並依私役禁軍法。仍於逐鋪曉示。一已降指揮。鋪兵請受。並須按月支給。不得留滯。打請人數。妨本鋪差使。仰所屬縣分。據每日合支錢數。並五日一次。前期預支。今欲依此施行。仍將不按月支給請受。及不前期支給食錢官吏。仰往來根刷使臣申州根勘。依諸軍請給過期不支條法斷罪。一擺鋪所差軍兵遇闕。仰往來根刷使臣。即時申所屬。限日下差足。如違。當職官吏並科違制之罪。一擺鋪屋令所屬疾速修蓋。如日後倒塌損漏。仰往來根刷使臣申所屬。日下差人前來修整。一往來根刷使臣私役鋪兵者。依前項輒別差使私役禁軍法斷罪。一自來水路置急遞船傳送文字。州軍若比擺鋪通快去處。並依舊。一今來欲專委逐路帥臣。逐州軍守臣。火急依逐項擺置。更有合行事件。一就措置。及常切督責沿江沿邊州軍守臣。厚支激賞。專差信實人。體探具的實事宜。日下實封入擺鋪。飛申樞密院。仍先具本路州軍已置鋪分相去接連。著望去處。所差人數。一切畢備日時聞奏。一今來委逐路提舉馬遞鋪監司。不住點檢。如有違滯去處。即依今來立定斷罪指揮施行。每月具點檢過有無違滯去處。申樞密院。詔並依。　九月十八日。都省言。權發遣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及專一總領措置傳送斥堠。兼提舉馬遞鋪張匯。已降指揮。放罷。其專一總領措置傳送斥堠。兼

提舉馬遞鋪官未曾差人詔差轉運判官俞俟 同日川陝荊襄都督府言勘會今來出使所有朝廷及本府往來文字若有違滯竊慮有誤軍期欲乞於經由路分從本府於準備將領或準備差遣差使使臣內逐路各選差一員專一催促往來遞角其請給人從等並依本府畫一指揮內支破令所至州軍應副仍乞行下逐路轉運司及提舉馬遞鋪官關牒經由州縣照會從之先是樞密院檢會臣寮上言乞督責諸路帥臣參稽所部州縣遞里遠近之宜布斥堠之卒番休迭往使不告勞詔令樞密院措置故也 三十日兩浙西路提刑向宗厚言依先降指揮添置斥堠鋪乞添破軍兵食錢每日給三百文省詔從之 十一月二日向宗厚言本路八州府遞鋪止有巡轄使臣二員緣地分闊遠往來遍歷催督不前乞降指揮許每州各於添差官內選差一員專一往來點檢斥堠除外依條破驛券外每月別給食錢一十貫文省仍於本州抽差人吏一名行遣文字每日給食錢三百文省從之 十二月六日右司諫趙沛言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司近緣承受御前金字牌遞角計住滯一日五時辰樞密院已劄付平江府根究尚未見施行乞下三省催督平江府依法科罪所有巡轄使臣乞時行降罰差人承替仍乞檢會建炎四年及紹興元年內

所降指揮申嚴約束詔令平江府疾速根究仍令兵部檢會條法行下 二十日樞密院言朝廷置立斥堠專為傳送探報金賊并盜賊文字前後立法非不嚴切比緣臣寮申明官司非急速軍期及盜賊探報不得輒入斥堠致將應涉軍期事並作急速皆入斥堠略無分別探報文字一例違滯欲望劄下諸處官司今後如有合入斥堠文字並分明題寫係軍期及探報如不題寫其斥堠鋪不得傳遞仍乞檢會元降止得傳送探報金賊并盜賊文字及官司以不應入文字擅入斥堠鋪並勒停吏人決配并官司承受斥堠鋪遞角內非探報文字不即舉覺與同罪指揮鏤版頒降州縣庶幾有以杜絕詔令樞密院檢坐已降指揮申嚴行下令逐路州縣常切遵守無致違戾 二十七日詔諸色人輙於斥堠鋪兵書手乞取錢物不以多少並決脊刺配嶺表官員失覺察以違制論 五年正月二十七日詔除建康鎮江府至行在斥堠鋪依去年十一月四日已降指揮每鋪用鋪兵一十人外餘州止依元降指揮差鋪兵五人 二月二十二日詔今後尚書省行下諸路文字如有事干機速並入本省急遞發放仍責立限日令本處回報或專差人齎回申文狀赴省其外路官司承受今來朝廷責限回報并專差人齎發回申指揮如有稽滯本處人吏決配嶺表當

職官並行竄逐令刑部遍牒諸路遵守及令逐路提舉馬遞鋪官督責巡轄使臣遇承受尚書省遞角即時轉發其承受處仰立便批回內引如有留滯提舉官按劾施行 六年三月六日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等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成都府席益上言四川去朝廷最遠臣被命入蜀道由荊南歸峽之間全不見遞鋪傳送文字間有一二皮筒通行皆是稽遲累月欲自荊南以西接夔州界委知荊南府薛弼專一措置其荊南府以東即委本路提舉馬遞鋪官措置所貴遠方奏稟及朝廷行下文字不致沉失從之 六月十八日兩浙西路提點刑獄朱縡言乞撥斥堠遞鋪見闕鋪兵從朝廷行下諸州知通刻剃廂軍或禁軍補足并一面專委所屬知縣多方招召土著之人責限足額如奉行滅裂乞從提舉官按劾詔令諸路州軍依此 十月八日尚書吏部侍郎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呂祉言沿路斥堠鋪遞角壅併皮筒竹筒并封角文字每番多至三五十件少者亦不下十數件數目既多類皆積壓作一番傳送蓋緣諸處申發文字利於速到往往將常行文字或書開之類入斥堠且如錢糧軍器雖係軍期比之探報事體不同欲乞朝廷詳酌除尚書省樞密院都督行府諸路宣撫安撫司沿淮沿海邊面州軍探報文字許入斥堠外處并常行不係探報

文字不得入斥堠不應入斥堠而入斥堠者重寘以法從之 十二月一日詔應自淮南軍前轉遞至行在鋪兵晝夜往來委是不易各與犒設一次內淮南鋪分倍與支給 二十日尚書省言斥堠鋪差官點檢蓋防留滯日來州縣所差到鋪頻數不無騷擾及有取索簿曆帶往前鋪點對驅磨甚者過三四鋪遂使承得文字無曆書傳上用草單抄上多有差誤詔通判遇季點縣尉遇出巡因便點檢巡轄使臣及提舉馬遞鋪所委官自合依舊常切驅考不得頻併却致搔擾其傳送文字簿曆並依急腳馬遞鋪條法施行所有正曆點檢官不得將帶過前一鋪如違重作施行 七年正月十日樞密院言兩浙西路提舉馬遞鋪朱縡申近點檢得本路傳送急遞斥堠文字唯有嚴州路臨安府一帶遞鋪住滯最多訪聞臨安府湖嚴州巡轄使臣脩武郎房仲元不躬親往來根刷催督以至鋪兵將承傳文字積壓留滯除房仲元送嚴州取勘依條施行外申聞事詔房仲元先次放罷令提刑司催督疾速取勘具案申樞密院 九月二日明堂大禮訪聞諸路鋪兵多是所屬不為按月支給衣糧因致逃竄却以外來罪兵冒名承傳緣所持文書內有干邊防事務竊慮冒名人夾帶封緘偷藏遞角漏泄事機仰逐路提舉監司嚴責當職官覺察改正仍許鋪兵冒名

入限一月自陳並與免罪內鋪兵依舊收管冒名人兵發歸元來軍分與免本營州當仍令州縣今後須管按時支給衣糧毋致少有失所如敢違戾令提舉官按劾以聞　十年閏六月十五日詔順昌府官吏軍民等捍虜犯境王師扼衝惟屬吏民協濟軍事保捍城壘驛過騷擾者乃忠勤宜加撫恤管下遞鋪兵級更與犒設一次　紹興十一年三月七日內降壽春府廬濠滁和舒州無為軍德音自行在至軍前金字牌及流星斥堠兵士並令遞路轉運司等第增倍犒設一次　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日近據川陜宣撫司申路中有盜拆遞角藏匿文字卻入白紙在內傳送除已節次行下經由路分根究施行外訪聞諸路鋪兵緣州縣不時支給錢米多有逃竄招填之初又不審問行止來歷便行收係及裹那之間每鋪止有三二人或婦人傳遞去處是致容姦匿盜深為不便詔逐路提舉官下所屬州軍將所管鋪兵三人結為一保據闕額人數並仰招收土人及隣近州縣行止來歷分明之人或刷那見管廂軍充填依時支給請受須管措置招填足額不得依前令婦人傳送仍委當職官鈐束鋪兵曹級子細驗認遞角封頭分明交轉如有違戾重真典憲　六月三日臣寮言湖北京西州縣據上流之勢與虜為鄰訪聞兩路往往並無遞鋪纔使有之不過茅椽三四間人兵一兩人亦無請給濟贍遇有文移追集鄉夫傳送皆是前期閉之幽室無異囚繫每一鋪差夫十餘人十日一替口食各令自備道塗往返動至逾月拋廢農務遠邇驚然不惟百姓無復歸業之期而猝有警報責之此屬豈不違滯誤事乞委兩路帥憲脩蓋鋪屋招填兵級應干請給悉從近制嚴敕州縣不得依前差科鄉夫詔委田師中劉錡同逐路提馬遞鋪官措置鋪兵請給須管足備無令欠闕具已措置奏聞　八月臣寮言近因赴闕所過州縣遞鋪多者不滿三數人少者止一兩人或止一名遞筒委積擔負而行儻涉軍期豈不誤事蓋緣州縣請給不時既闕餱糧不免逃竄欲望明詔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嚴行督責所部州縣將見今鋪分闕少人數須管依近降指揮照元額撥填仍自今後合得錢糧逐旬支給月具所支過單甲姓名結罪申提舉馬遞鋪官逐季類申樞密院如有違慢當行官吏重寘典憲照依已降指揮委提舉官措置仍委逐州守臣逐路漕臣應副請受無令欠闕樞密院逐時差官點撿如有闕誤當職官一等科罪　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御史中丞羅汝楫言祖宗郵傳之制有步遞有馬遞有急腳遞其文書事干外界或軍機若朝廷支撥借兌急切備邊錢物或非常盜竊並入急腳遞日行四百里

近歲脩立斥堠法元為嚴密州縣官吏誠能遵法而行存恤鋪兵務加督責豈有傳送稽留之患昨緣多故乃更置擺鋪事屬重復逆茲事定尚爾因循且江西一路每州所差兵級數十人除本身衣糧外各借請三箇月每日添支米二勝錢二百五十文兵級既眾蠹耗不貲米斛又復更番來往紛然諸郡苦之乞下本路將擺鋪廢罷所有兵級發歸元差州郡着役餘路及諸州縣置擺鋪准此少減冗費推此所得贍養舊來鋪兵以時給其衣糧使之溫飽且委逐路提舉馬遞鋪常切差人撿察切計傳送之數過於擺鋪詔令逐路提舉馬遞鋪官開具措置仍令兵部撿會祖宗舊制申尚書省　九月七日右朝請郎鄭資之言國家均地里謹時刻亭傳相望分置巡轄又專委漕臣提舉其法可謂備矣緣巡轄使臣有兼三州去處勢不能遍歷致多稽滯比來逐州添差指揮使不下十數員臣欲乞於逐州添置指使內就添差巡轄使臣一員地里狹而鋪分少日可周遍庶無稽滯銓曹員多闕少亦可發遣在部久次之人從之　十一月八日南郊赦昨發下京西川陜等處遞角經由路分有偷拆藏匿去處先因根究將往滯鋪兵及有封頭不全事涉疑似者見令禁勘尚未結絕竊恐實非正犯徒有淹繫可令所屬州縣長吏切審實如勘得委非偷拆正身並仰日下疏放押歸元來去處依舊收管放行請給　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尚書省言諸路來往遞角多有盜拆藏匿及不到去處即未見的實弊病合行措置詔差黃敏行權兵部郎官詢究措置內有合躬親前去路分開具申尚書省　四月十一日刑部言修立下條諸急腳馬遞鋪曹司逃亡事故闕限一日申州本州日下差撥又闕聽權差廂軍候招到人替回右入紹興重修軍令諸急腳馬遞鋪曹司闕不依限申州及本州差撥無故違限者干繫官吏各徒一年十日以上加二等諸處巡轄使臣以支取糞土錢為名於鋪兵名下減尅請給率斂財物者以乞取監臨財物論仍許被減尅率斂鋪兵越訴通判令佐失覺察杖六十右並入紹興重脩職制敕如得允當即乞申嚴遍牒諸路施行詔依仍先次施行初詔黃敏行權兵部郎官措置諸路遞角至是敏行有請故立此條（照新書已有正條被刪）　九月二十八日尚書兵部員外郎措置諸路遞角黃敏行言看詳鋪兵傳送遞角之際有姦人用財計囑盜拆藏匿其鋪兵如能不與同情自行告首或已開拆藏匿卻能數切告官遂致敗獲自來未有聽許及立賞指揮欲乞今後鋪兵若能如前項告首捉獲已與轉一資更依捉獲鋪兵盜拆遞角等第給賞仍將元行計囑財物不以多寡並給充賞其巡轄使

臣至兩界鋪分不為依條取索鄰界一鋪簿曆點檢及鋪兵曾般避怕點檢妄稱諸處取索前去欲乞依輒取索鋪兵簿曆離鋪條法斷罪仍許兩界提舉司及州縣巡轄檢察使臣等互相覺察兵刑部看詳欲依本官所請下刑部遍牒施行從之 十月二十一日尚書兵部員外郎黃敏行言躬親措置遞角點檢得江南西路安撫司并諸州軍監司等門有差使臣以驅磨為名輒於諸遞鋪取索每季一換騷擾作過遞角因而沉滯已將違法去處牒罷外深慮經過之後復行差置乞立法禁止大理寺看詳欲依不得差出之官本州不申輒違法從杖一百坐罪若有違戾仰提舉官按劾從之 二十二年七月六日總領四川財賦汪召嗣言遞角舊用皮筒封印記因兵部郎中黃敏行請用紙角題印以蠟固護入筒更不封記緣遞角鋪交換取出辨驗多致差互愈長偷拆藏匿之弊望詳酌措置進奏院看詳欲以蠟固護入筒仍腰封攝繫從之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新知潭州陳璹言朝廷措置遞角招足鋪兵修蓋營舍私役有禁衣糧不闕驅催以知縣點檢以通判逐路以監司提舉之又許巡轄縣尉出界遞鋪取索驅磨闕防周盡而稽滯之弊初未嘗革且以二廣去朝廷遠騎以急遞期限不過旬日而廣西承受尚書省抹綠牌遞有踰兩月而不到本路發急遞至進奏院有踰三月方到者其間朝廷待報緊急文字與夫諸州刑獄奏案稽滯日久豈不誤事乞檢坐前後指揮申嚴諸路仍令諸州逐月開具所發進奏院遞角關報本院却令本院開具逐月所發遞角關會諸州擇其稽遲之甚上之省部行下所屬根究違滯特行責罰庶幾上下率職遞角通流詔令兵部檢坐條法行下仍措置申尚書省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兵部言遞角在法巡轄使臣往來趕發令尉催促監司提舉近來差委通判等提轄檢察逐時追呼鋪兵取索簿曆搔擾不一却致留滯今乞並依舊法令縣令縣尉巡轄使臣催促轉送轉運長官一員提舉外其餘節次所差官並罷仍仰提舉官常切督責巡轄使臣如有違慢去處將鋪兵送所屬斷遣巡轄使臣等按劾施行其闕少鋪兵行下所屬州軍日下差撥廂軍填闕合用錢米按月支散不管拖欠下刑部遍牒施行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祕書省校書郎洪邁言諸路郵傳舊制每二十五里置鋪一所列卒十有二人軍興以來凡遇要通者或有斥堠九里一置亦列卒十有二人自黃敏行建請江浙荊襄之間舊無斥堠者一切增創招募一縣多至三四百人而二十五里鋪又復並立鋪次相望既有月給米又有俸麥又有衣糧又有食錢以供軍三人之費不

能贍一走卒窮山陋邑困於供須鋪兵猥多徒以資官吏荷擔與轎之役又令諸州通判縣令皆於銜內帶驅催遞角每月各增俸錢十千歲費縣官十餘萬緡又於縣丞尉逐月迭出點視吏士符移繼踵絡驛鋪兵廩給雖優往往耗於此曹之手舊制每兩州置巡轄使臣一員敏行仍令州選一使臣謂之添差班行小使臣無復廉耻所務掊取蚕食而已其他利害不可悉數欲乞將有斥堠去處應干省遞並行減罷其常程文字每日類聚輪差一人傳送合罷遞卒並撥入所隸州充廂軍却擇廂軍之壯健者刺填禁兵之闕自餘敏行所請乞令條具逐一詳議釐改施行從之 五月四日臣寮言諸路遞角傳送文字多有住滯及鋪兵多有闕額日近蒙朝廷措置各差使臣上曆監發根刷違滯緣逐處巡轄遞鋪官多不往來巡轄及將鋪兵借與過往官員般擔行李及販易物貨致妨承傳文字乞委諸路提舉遞鋪漕臣將本路巡轄使臣體量如有癃老疾病無心力不堪倚仗之人即行放罷催促待次人疾速赴上如新官依前不堪倚仗即從本司別行選差月具本路巡轄使臣有無稽違不任職之人申尚書省從之 二十六日兵部言諸路遞鋪乞令諸州於兩界首鋪各差使臣一員置曆專在本鋪遇有遞角文字即時批上監視本鋪傳發仍差使臣一員往來本州界內諸鋪根刷有無違滯各一月一替候差到替人交割方得回州諸路轉運司專差使臣二員分定本路州軍驛程不住往來根刷違滯半年一替每月取逐州違滯狀申本司並逐日量支食錢兩浙轉運司除專差使臣二員分定本路州軍驛程外更輪差使臣二員同進奏官一員各置曆每日於三省樞密院抄上朝廷所發文字赴進奏院當官遣行仍於曆上批鑿遞引字號時刻承傳鋪兵姓名赴三省樞密院過呈一月一替鋪兵闕者限一月招填請受衣糧按月支給如招未足先於廂軍內揀選壯健人權充候招到抵替逐州知通專一點檢轉運司按劾違戾詔依仍令諸路提舉漕臣常切提督如違滯數多三省取旨重行黜責 閏六月五日淮南路轉運判官張祁言本路廬州無為軍巡轄使臣忠翊郎張顯祖在任不法減剋鋪兵衣糧請受錢物入己致軍兵怨憤無所長慣住滯遞角文字已委官體究得實詔張顯祖先次放罷送鄂州疾速勘劾具案聞奏 三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詔每歲合賜諸路安撫并制置使御前諸軍都統制等夏臘藥例差內侍省官樞密院使臣前去給賜所至將迎延犒不無勞費可自今令學士院降勅書并所賜合藥並責付進奏院附遞給賜 八月二十九日樞密院言江南東路安撫司言管下斥堠

鋪內。有接傳淮南州軍等處申發。至行在遞角文字。比之其他鋪分。利害至重。所有鋪兵。舊日每人日支食錢二百省。昨因本路轉運判官韋茇申。謂內緊要鋪兵。每人減作一百文省。自餘鋪每人減作七十文省。續趙伯牛又行申請裁減。內日支一百文作七十文。七十文作五十文。見欽此文給。緣向去入冬。竊慮鋪兵寅夜傳送勞苦。與平常事體不同。今欲將斥堠鋪兵並依韋茇減定錢數支給。仍乞每至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四月一日依舊。其太平州。池州。宣州。廣德軍管下斥堠鋪接傳淮南遞角。通徹至行在徑路鋪分。亦乞依此。從之。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中書門下省言。諸路鋪兵承傳遞角。自有立定時刻。近來多有住滯及盜拆去處。理宜約束。詔令諸路提舉馬遞鋪官行下所部州軍。嚴責鋪兵。今後如敢擅拆窺看傳錄文字。並依建炎二年十一月七日已降指揮。從軍法施行。仍將鋪兵闕額去處。日下於本州廂軍內選差少壯之人發填。依時支破請受。每日量添錢伍十文。米一勝。各於遂州府內選差有心力使臣一員。內州界闊遠去處。許差兩員。每月各添破食錢一十貫。廂軍二人。馬一疋。於本界內專一往來點撿機察。即不得因而役使騷擾。如一年內別無盜拆違滯去處。其使臣仰本州保明。與減一年磨勘。若有違戾。提舉官知通巡轄使

臣并令來所差使臣取旨重作施行。從之。　十月二十四日。都省言。十月分諸路擺鋪兵級日夜往來傳送文字。委是有勞。詔令戶部并諸路總領所各隨路分依例犒設一次。　十一月二十日。詔近來軍期文字全藉鋪兵傳送。其合得錢米累降指揮。令州縣按月支給。訪聞州縣並不遵稟。又多作名色減尅。及有三兩月不支去處。雖經監司陳訴。亦不爲施行。是致鋪兵逃竄。有誤傳送。仰諸路提舉斥堠官限指揮到日。即時委清幹官一員前去所部州縣點撿。如有未給錢米。日下一併支給。不得依前減除。其闕少鋪兵去處。令州軍日下差撥廂軍補填。候招到人。却行抵替。日後依前違戾。許鋪兵經監司陳訴。仰提舉官具違戾去處。取旨將當職官重行黜責。人吏決配。　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三日。（孝宗已即位未改元）兵部言。諸軍擺鋪兵級。傳送軍期急速文字。近更措遣。緣未立定日行地里。并論罪條法及措置句考之方。近有諸軍自興州至行在。沿路接連每十里置鋪。選不入隊少健輕捷軍兵五人。每十鋪添差巡鋪使臣一員。往來機察。專一承代。今欲除金字牌日行五百里外。餘日行三百里。如違滯盜拆亡失棄毀等。并依斥堠鋪第降論罪指揮斷罪。本軍帥臣選才力官一員專一往來提點驅考。有違犯處。具因依自本軍帥臣聞奏取旨。從之。　孝

宗隆興二年三月十六日。兵部言自今諸軍擺鋪。止許承傳尚書省樞密院都督府沿邊州軍等所遣發軍期錢粮要切文字。餘閑緩處不許輙入。并依條入斥堠急馬步遞。若拆遞官司點撿非合入擺鋪名色。從本處舉察取旨。官吏並依紹興六年十月制旨斷罪施行。進奏院所發遞角除承受金字牌合入擺鋪斥堠傳送。餘文字合分別要慢入斥堠急馬步遞遣發。從之。其後總領四川財賦所言。近降指揮即不該載總領所文字。亦許入擺鋪遞。明文緣報軍期平安及諸軍申探報并錢粮要切文字。未嘗虛日。欲望賜許。庶憑遵守。又從之。　九月十九日。權發遣昌化軍李康臣言。海南瓊州萬安吉陽昌化軍四州軍之地。邈在海外。去朝廷爲至遠。趣靜江府亦不翅千餘里。朝廷有一命令。帥臣監司有一行移。動輙經年。少則半載。雖云道遠。亦由遞鋪之弊。欲乞於兩岸海口。各委官一員。海北所轄之官。專責四州軍巡鋪官撿伺候。任滿取會沿海有無稽滯。官吏保明。方與批書。獨部看詳下提舉廣南西路馬遞鋪官。從長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取旨。從之。　十一月二十六日。臣寮言。軍中斥堠不可不明。軍期奏報不可不速。今之擺鋪專主之方冬盛寒。此之戰士雖不親犯矢石。然於兵事所係非輕。會計人數。况亦不多。宜略加犒賞。若以事定之日。與甲軍一例推

賞。以免其奔走之勞。亦令急務。從之。　乾道元年三月三日。臣寮言。昨緣軍興。斥堠鋪承傳遞角遲滯。諸軍置立擺鋪。專一傳送軍期。今邊事寧息。伏望將擺鋪軍兵先次放散一半歸軍。餘半權併入斥堠鋪。混同承傳。依擺鋪遞日行地里。行下逐路提舉斥堠鋪官。將見闕鋪兵以兩月爲限募填數足。請給須以時給。內舊置擺鋪之所斥堠鋪兵。每名日增支食錢五十。積漸抵替擺鋪軍兵。其全闕斥堠鋪兵之所。且令擺鋪依舊。從之。　七月二十七日。三省樞密院言。近所在申發文字并朝廷發下遞角。鋪兵傳送例皆稽滯違程。詔諸路提舉斥堠鋪兵嚴切約束。須依條限傳送。時差摘點巡轄使臣。有失職具名以聞。仍月具無違滯申三省樞密院。　九月二十四日。詔三衙諸將帥依舊例置立擺鋪。其後主管殿前司公事王琪等乞免差。上初難之。知樞密院事汪澈等奏。自遣使之還。邊報消息若復置擺鋪。恐人情不能無疑。乃從其請。　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詔三衙諸帥依舊例認定地分人數。自七月一日置立擺鋪。仍差得力使臣專一部轄點撿承傳。毋稍住滯。所差人來春却令歸軍。是日宰臣魏杞等奏曰。頃者用兵用軍人爲擺鋪。廢罷已久。近有自荊襄來者。言道中鋪兵皆游手往往沉失。上曰。遞文字亦遲。杞等言蓋緣不用軍中人之故。今防秋在近。乞

暫復置。故有是命。　三年二月二十九日。臣寮言。諸路諸軍等處申奏文字。並不依限走傳。軍期一例沉滯。欲乞詳酌。將諸路舊置擺鋪之處斥堠鋪兵內揀摘少壯健步謹審鋪兵三名。改充擺鋪。專一傳送軍期。不入鋪要急文字。所揀兵每日增支食錢五十。如斥堠鋪兵闕。即於諸州軍依數選差廂軍傳送。亦增支食錢五十。更日增支米一勝半。如充擺鋪屋踈漏拆毀。所屬州軍期十日添脩。仍令諸州軍於添差使臣內。每三鋪選一員專一部轄機察催促。如無添差使臣。於指使或應管使臣內差撥。並半年一替。先委諸路提舉斥堠馬遞鋪官。勤切點檢。如諸州軍奉行遅戾。苟且鋪兵走傳稽滯。及不依時支給錢米。並按劾施行。從之。鋪兵仍限十日差撥。　三月五日。臣寮言。近指諸路州軍斥堠鋪兵選揀健步謹審鋪兵撥充擺鋪走傳軍期要急文字。尚慮無以區別。欲乞將沿邊州軍并諸軍統制司各給降黑漆白粉牌。內建康鎮江府池州駐劄御前都統制盱眙軍光濠州壽春府各給牌五。鄂州荊南金州興元府駐劄御前都統制襄陽府四川制置司各給牌十。專一申奏軍期切務。尋常不許輒用申發文字。並填實日遞鋪走傳日行三百五十里。到行在令進奏院具承受日時發回朝廷。降付諸處要急文字。亦乞置雌黃漆青字牌五十。以備給發。候到卸將牌即時繳回。若任滯時刻。使臣鋪兵並重作施行。從之。　二十七日。權發遣臨安府王炎言。獲旨於斥堠鋪兵內。每鋪摘三名充擺鋪。三鋪差使臣一員。部轄機察。本府所置擺鋪。地里遠闊。竊慮剏置之初。各鋪使臣生踈。承傳之際。或至留滯。兼巡轄官不令通行點檢驅催。卻致託避。今欲委自巡轄馬遞鋪使臣。往來驅磨催促。如傳送稽滯。巡轄同所差使臣並取責責罰。仍乞每鋪差曹司一名。抄上簿曆。詔諸路倣此。　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兵部侍郎王炎言。郵傳之乖違。無甚於近時。至若去年十一月二日郊祀肆赦。行在至襄陽府三千一百里。合行六日二時。稽十日方至。荊南二千六百四十里。合行五日三時。稽九日方至。餘類此不可悉陳。竊慮循習。或誤機要。切害有不可勝言者。昨降旨再置擺鋪。止於斥堠鋪兵揀摘三名。未免貴滯。欲乞令逐州每擺鋪兵士添作五人。曹司在外訪聞州縣陳詞恩賞。附遞家書之類。悉入擺鋪。期於速達。未嘗有舉罰者。致殊無忌憚。今欲從本部下諸路將帥州軍及進奏院。每月各保明。即無附滯闕駮文字。及家書之類。以憑稽考舉奏。仍諸路將帥監司守臣。有所申發到達奏院。日具名數申白。日後因事發覺。重加罪罰。斥堠及馬步遞期限非駮止。緣置立擺鋪。後官司漫不留意。因依散失盜拆。無所不至。諸處冒法

盡入擺鋪。并有此患。今措置。從本部下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將斥堠鋪兵期一月募填盡足。及督責州軍葺理鋪舍。以時廩給。有奉行不虔。逐路提舉馬遞官按治施行。遞鋪日弊。利害非小。提舉馬遞官與州縣往往避罰。上下容庇。致莫稽考。今欲本部臨時選州縣官。或指差見任得力使臣不測驅磨。遇違處下帥司選官。俟得其實。從本部具名取旨。從之。　五年四月八日。兵部言。諸路州軍斥堠遞鋪并擺鋪軍兵傳送遞角。前去法令詳備。緣奉行不虔。違滯日甚。欲乞下諸路提舉馬遞鋪官。以闕報所部將見闕鋪兵須亟依元額招填。按月廩給。不得尅削私役。仍督巡轄使臣內進奏院令本院監官每季以外路所發遞角。并本院發去批回內。引保明有無違礙等申部。以憑檢察。近旨候潮門中棚北廊斥堠等鋪置曆承受外路發進奏院遞角。過投取批為驗。月赴部覆用印給下。抄轉繳。終繳磨見令置立首北東西路并中棚擺鋪。亦係投進奏院遞角。其取批狀發置文曆。亦令一體。從之。　六年六月二十日。權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權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瞿紱言。近省部及諸處官司遞角多滯。蓋以鋪兵月糧衣賜。州縣類先支在州軍兵。至遞鋪例不以時。遂使飢寒困厄。又過往士大夫差出軍士公人玩法。擅於逐鋪遞差擔負。一若不從。必致毆胥。近巡歷至池州建德縣。鋪兵陳狀。積月糧四箇月。及鋪兵稱前後過往強使擔擊。不容辭。詔鋪兵糧米不以時給。具守臣姓名取旨。擅役鋪兵。令瞿紱契勘并聞奏。　九月八日。詔州縣傳送文字遞鋪兵級合得月糧料錢。仰州縣按月放行。不得非理役使。如或違戾。監司按治施行。　十七日。詔武經大夫池州太平州都巡檢使馮世時降兩官。以瞿紱契勘世曾私役鋪兵也。　十一月六日。詔江州馬遞鋪兵汪立杖脊刺面配流三千里外州軍。巡轄官趙不退追兩官勒停。巡檢使臣武安追三官除名勒停。撿坐見行條旨。并令責罰下諸路提舉馬遞鋪官。於逐鋪榜諭。以汪立盜拆四川宣撫司力忠則守號遞角。當從軍法。緣該赦宥及自首。巡轄官畢盧失覺也。先是上聞盜拆遞角。當得何罪。宰臣虞允文奏曰。在法當死。汪立乃自行陳首。上曰。須從流。梁克家曰。巡轄使臣失於鈐束。漕司所差官根究失實。二者皆有罪。上曰然。故有是也。　八年四月九日。詔琢州置巡轄馬遞官一員。以本路諸司言。巡尉兼遞鋪職事。不得專一。乞創置一闕故也。　令月三日。權發遣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兼提舉馬遞鋪點檢斥堠程大昌言。遞鋪兵來傳四川宣撫行府遞角。纔有破損。所至鋪更不經官根究。封令元傳鋪兵越界千里。直至行在等投送。緣此文字稽滯。如本司覺察稍

有違戾。巡轄使臣送所屬根罪依條施行。乞下諸路照應約束。從之。十日。四川宣撫司言。近諸處文字及承朝省發下遞角。多為沿路盜拆。不知其數。詔如告獲。賞錢三百貫。有官職人轉一官資。　二十五日。中書門下省言。諸路遞角往來傳送。多有盜拆留滯。及藏匿不至去處。弊端不一。詔差大理寺丞邵說躬親前去詢究措置。　八月十八日。荊湖北路安撫提刑轉運提舉常平茶鹽司言。荊南澧州巡轄并岳州巡轄一員並闕正官。承前止所屬州府差攝。應不專一。有妨催驗。欲望下吏部正行差官。從之。仍以荊南澧州巡轄馬遞鋪岳州巡轄馬遞鋪為稱。　二十九日。據發遣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兼提舉馬遞鋪點檢斥堠程大昌言。准根究沿路盜拆都統秦琪俠字號遞筒。尋委屬官趙彥駿究驗。並無縱跡。其遞筒四月十二日卯時四刻入本路。至四月十七日未時五刻出界。通計五日四時一刻。准條合以二日三時三刻。計滯三日六刻。參照並在巡轄曹景賢內。即景賢怙坐廨宇。以致住滯。可知。欲望將景賢罷逐。以為曠職之戒。從之。　十月十七日。詔激賞庫依昨置黑漆白字牌式樣更行製造。四川宣撫司給牌十。建康鎮江江池鄂州荊南都統制御前水軍沿海制置司。金州興元府武鋒軍都統制襄陽府光濠楚州盱眙安豐軍。各給牌五。中

奏朝廷要切文字。餘照乾道三年三月前旨施行。　十八日。輔臣梁克家等言。將點審到兩浙東西路揀壯廂軍第一第二等人。分留遞發內遞鋪一千九百七十三人。却於祿中第三等內選揀壯人依替第一第二等揀中揀壯遞鋪。竊慮有妨執役傳送。上以鋪兵亦須揀壯。詔免抵替。　二十一日。兵部侍郎黃均言。遞角稽違之弊。蓋莫甚於近日。荊南都統制司所發御前文字猶違壅函。四川宣撫司往來遞角。盜拆尤多。不唯鋪兵作弊。其間曲折。可慮非一。欲望立賞募告。或給緡錢。或與轉資。凡有盜拆遞角之人。並許收捕告官。即與推賞。犯人依建炎年軍法處斷。將賞格鏤榜遂鋪揭示。使之通知。庶幾傳驛不失期會。亦足以陰消姦計。伏乞詳酌施行。既而下敕令所修立盜拆賞格兩條。從之。　十一月七日。詔樞密院給黑漆粉字牌五。下湖北安撫司。遣要切軍期文字。從帥臣葉衡之請也。　十二月三日。大理寺丞措置諸路遞角邵說言。沿路州縣擺鋪例皆闕額。其間止三兩名。多單身遞軍代名。諸州縣斥堠鋪兵。每月合支本身食錢。州縣吝惜財賦。往往不支。或支以半。鋪屋損漏。又少關閉。沿路橋梁道路。並不修整。諸州上下兩界首鋪。合差使臣置曆抄轉。及縣尉出巡所至遞鋪。合索傳送文書大小曆點檢。遂州並未見遵依。累降制旨巡轄使臣私

役兵級。通往命官將校軍兵。擭役鋪兵。諸路監司州縣等處。發遣不別要慢。一例題寫。仰鋪兵火急傳送。鋪兵類不識字。一槩以入擺鋪。致文字擁併積壓。兵部勘當前後條指。非不嚴備。伏乞關牒諸路提舉馬遞鋪官。如依前違戾之處。從本部官案治施行。從之。　二十七日。詔知平江府吳江縣邵覩降一官。放罷。坐不支遞鋪請受及冬衣綿絹。仍令本府於係省錢內撥月支給。　九年二月三日。詔舒蘄州巡轄使臣李光輔放罷。以桐城縣界銅山鋪兵收匿遞角。光輔不覺察。差使臣刷出勘罪以聞也。　十四日。忠翊郎閤門舍人熊飛言。竊見兩浙荊襄切於敵境。明遠斥堠。正為急務。其間州縣招置鋪兵。多是逃軍作過及老弱之人。既名冒役。朝集暮散。更無定籍。所遞文字。或潛開拆。先泄事機。或藏匿失墜。互相託避。利害非小。欲望申明祖宗條制。應州縣招刺鋪兵。須硬實土居之人。責犯逃年並發歸元處。餘老幼盡汰。仍令知縣縣尉兼帶驅催往來遞角。專一撿察。庶幾緩急不致踈虞。亦防姦之至術。從之。　八月二十五日。大理寺丞邵說言。比年以來遞角有盜拆藏匿之弊。蓋由巡轄使臣與曹級相通。每一遞入界。界首曹司以片紙獨於牌筒書寫某日某時某刻入界。轉示以次鋪。謂之由遣。以次鋪得之。各計合破程限。次第挨排。虛轉簿曆。以相符合。異

時官司驛曆。秖見本界並無稽滯。殊不知越界一鋪。乃有大繆。不然者。謂如荊南都統秦琪所發俠字號奏筒。江西浩港鋪則云三月二十五日申時六刻傳過。江東竹嶺鋪卻云四月十二日卯時一刻於浩港鋪得之。兩鋪相去纔十里。凡差十六日六時四刻。其弊蓋出於此。今措置欲於見置擺鋪處兩路界首。通差識字使臣一員。就彼置立直舍。專一置簿抄往來遞角實過界月日時刻。傳送鋪兵姓名。以備官司取索。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過五員而已。伏乞特降睿旨。令吏部使闕差注。庶幾遞角往來之際。有以機察。從之。　十月十九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應申奏朝廷機密要切文字。其文引內既有排定字號。又於文引內開說事目入遞。致承受開拆之處。多傳播漏露。深屬不便。詔兵部遍牒諸路州軍將申奏入遞機密要切文字。並實封於皮筒內。外及文引止排字號。不得顯露事目。如有違戾。取旨重作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五　六暮

鋪

宋續會要淳熙二年四月九日提舉荆湖北路馬遞鋪王全福言信陽軍五鋪往來巡轄所迂迴二百餘里乞將信陽軍鋪分一就委復州巡轄使臣通管從之　六月十三日兵部言遞角違滯乞劄下諸路提舉官委所部州軍通判簽判遍詣管内點檢仍將闕額鋪兵日下招填其未支請給一併支給或有鋪屋踈漏牒所屬日下修整及令所屬州軍自今不得差巡轄使臣兼管他職仍不許私差借鋪兵般擎如有違戾委提舉官覺察按劾從之　三年四月十六日兵部言昨降指揮於見擺鋪兩路首通差識字使臣一員抄上往來遞角名件的實過界月日時刻傳送鋪兵姓名以備官司取索驅磨其所差使臣自浙西至四川界首不過五員人數不多責任亦重難以廢罷其逐闕並作點檢稽察遞角官稱呼候任滿令接界路分轉運兼提舉馬遞鋪官取索抄轉過兩界路首擺鋪簿曆驅磨如稽違不滿三釐令兩路轉運兼提舉官同銜保奏與減三年磨勘若稽違五釐以上即降一資及令逐路提舉官不時取索驅磨如有違滯緊切軍期機會文字即不候任滿紐計分釐具事因職位姓名申朝廷重作施行若提舉官失點檢從本部按劾從之　二年十月八日執政進呈前知金州陳文中言諸路州軍措置遞角前後差官不一卸成騷擾鋪兵幾無以自存乞責付州縣巡尉丙以賞罰勸懲之上曰此事久弊文中所陳有理可令兵部長貳從長措置以聞　十一月七日臣僚言近來入遞給發緊急文字遞鋪走傳往往留滯詔激賞庫製造雌黃漆青字牌子六十六面赴尚書省專一遣發緊切不可待時文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其承受去處候到將牌子即時繳回若住滯時劄巡轄使臣鋪兵並重作施行　五年二月九日詔筠州臨江軍置巡轄馬遞鋪使臣一員從吏部差注以江西諸司言兩州只差小使臣權管事不專一故有是命　四月二十二日四川安撫制置使胡元質言夔路山谷重復最為峻嶮虎狼之迹交於中途遞兵勞苦乞令夔路轉運司常切趣辦覺察不容復有闕額闕擅去處從之　六年四月二日詔江西福建湖南二廣知通並以提轄本州界分諸鋪遞角入銜每歲終進奏院從實根刷遞角留滯路分州軍申尚書省及關駕部取旨　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知隆興府張子顏言南康軍見隸江西路其巡轄使臣一員係管洪州南康軍界鋪兵職事續緣南康軍撥隸江東路所有三縣巡轄却令本軍於見任指使內選差廉謹識字使臣一員充自後本軍不曾差置止令星子縣尉兼管令乞於使臣內差注專充南康軍管界星子建昌都昌縣巡轄斥堠馬遞鋪所有請給依監當例照應官序幇給若遇出巡許依法别給進武副尉驛券從之　八年三月八日詔諸路州軍遇有申發獄案即時開具入遞實日申本路提刑司照會并申提舉馬遞鋪官依條限催促驅考如有違滯將巡轄使臣及所屬遞鋪兵級重作施行提舉馬遞鋪官失於按察令刑部稽考開具申取朝廷指揮當議責罰如未回報令諸州軍依條限申催　七月四日刑部侍郎賈選言乞自令刑寺駁勘取會獄案文字令進奏院置綠匣排列字號月日地里當官發放所至鋪分即時抽摘單傳承受官司亦令遵依條限具所會并施行因依實書到發日時用元發匣回報從之　二十三日四川茶馬王渥言本司至行在六千餘里常程遞角大段稽違自出本部界即難督責望下所屬給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入擺鋪至進奏院往來使用仍乞行下沿路提舉馬遞鋪官常切驅磨如有違慢重作施行詔所屬降黑漆白字牌十面　八月二十一日詔知寧國府南陵縣葉鏞拖欠鋪兵食錢米等不支特降一官自令諸路州軍鋪兵請受並令就州支給如有拖欠知通並行責罰　九年九月十三日明堂赦諸路往來遞角全藉鋪兵依限傳送若有違限自合依條斷遣訪聞近來諸州軍將鋪兵合得錢米並不按月支散因而逃竄避罪不肯陳首是致闕人承傳赦到限百日許令首身與免罪依舊鋪分收管仍令逐路州軍依時支散錢米衣糧日後如敢違戾及巡轄使臣輒行私役令本路提舉官覺察按劾施行（後郊赦同）　十一月七日知成都府留正言乞下所屬給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發遞進奏院許入擺鋪往來使用從之　十二日臣僚言已降指揮諸路州軍鋪兵日請並令就州支給此誠足以革諸縣違欠之弊然諸鋪或有距州三四百里者往復非旬日不能至有妨傳送或下有司復舊各從本縣支給從之　十年六月十五日臣僚言諸路州軍申發朝省文字出違期限不唯州郡申發遲緩亦緣遞角間有浮沉欲乞自今申發章奏並要書填實日庶幾進奏院可計程驅磨巡鋪官得以從實根究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詔自今發付四川制置司遞角經襄陽府金房州漢上路傳送經由州縣常切遵守（從制置司請也）　十一年九月八日樞密院言諸路鋪兵間有州郡拖欠衣糧及巡轄使臣合干人等抨需贓

尉或官司私役荷擔挽舟之類。致令巢逸。却容逃軍游手承填名闕。前後條法指揮。非不嚴備。緣提舉馬遞鋪官。全不覺察。致有違戾。理宜申飭。詔令提舉官。日下嚴行措置。革去舊弊。尚或違戾。案劾以聞。如本司失於覺察。取旨責罰。於是知嚴州壽昌縣趙善瑩特降一資。以兩浙運判錢冲之言其不支鋪兵月分錢米故也。　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樞密院言。諸路傳送遞角。自有程限。昨發文字號看孔至江陵副都統。依條合破十日。却四十六日方到。其他往來文書。多有違折遲滯。雖令逐路提舉馬遞鋪委官根究。至今未見着實。累降指揮。令諸路州軍以時支給鋪兵依糧。訪聞尚有拖欠。緣此弊端不一。理宜措置。詔差監都進奏院王厚之躬親前去詢究措置施行。　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軍器監主簿措置諸遞角王厚之言。諸路鋪兵請給。爲患尤是州支去處。往往齊整。其就縣支者。多是拖欠。或高價折支。今乞申明州支指揮。仍立支給次序。先禁軍。次鋪兵廂軍。却責通判檢察有無拖欠。繳鋪兵領狀。每月結罪保明申轉運司。如有僞妄。坐以報上不實之罪。其去州太遠水路不通鋪兵。願就使者州郡繳領狀申轉運司。正名錢米内易於催理者。借撥專委縣丞支給。檢察有無拖欠。繳領狀於通判廳。類申轉運司。並同通判法。一遞鋪舊法三等。曰急脚

曰馬遞。曰步遞。並十八里或二十里一鋪。令總謂之省鋪。建炎三年初立斥堠。紹興三十年又創擺鋪。立九里或十里一鋪。止許承傳軍期緊切文字。近來擺鋪斥堠省遞混而爲一。兵分食錢。通同遞傳。所以多有違限。令乞行下諸路轉運司。日下分別諸鋪名額。就擇少壯有行止人充擺鋪。依元來指揮。内外軍期急速文字。專入擺鋪。常行文字並入斥堠。其元無擺鋪處。軍期亦入斥堠。常行並入省遞。庶幾諸鋪不致混殽。且免濡滯。一鋪兵作弊。皆是界首時日不接。無處契勘。近年創立稽察使臣。請給分在交界二州。欲乞委令逐日取責兩抵界鋪傳過文字單狀。稽察時刻。須令相接。每旬類申兩路所請俸處通判廳。庶可究實。一自來界首積弊。前鋪往往不將脚曆與後鋪批鑿。後鋪一例不肯還。以至傳到日時無所稽考。乞將前界不批脚曆。後界不肯批還者。其曹司巡轄並從徒罪立法。仍許監司州縣越界拘轄交界。一鋪其交界處曹司巡轄批鑿情弊。兩界皆可按劾科斷。庶幾文書有所稽考。並從之。　六月二十九日。樞密院進呈王厚之申浙西江東界首點檢稽察遞角官開網遞藪差鋪兵當直販糴及根刷交界簿曆。並皆不在。乞指揮根究施行。上曰。遞鋪近日稽滯甚多。而稽察官更復作弊。可送大理寺追人根勘。　十三年二月四日。臣僚言。乞倣

范仲淹措置陝西民兵刺手之法。凡鋪兵並與刺臂。稍大其字。明著某州某縣斥堠鋪兵某人。凡逃在他州他縣者。並不得招收。遇支衣糧。除當次留鋪傳送遞角外。其當請者驗臂支給。冒請逃竄之弊。可以革絶。從之。　五月二十九日。詔令後遞角稍有欺弊。究見的實。累及將提轄等官次等責罰。　淳熙十六年閏五月四日。樞密院言。諸路鋪兵人數。間有闕少。州郡因循。更不招填。是致遞角違滯。詔諸路提舉馬遞鋪官行下逐州軍。點檢鋪兵闕少去處。日下招補。令後傳送不管違滯。　紹熙二年五月十二日。臣僚言。今之遞兵不遵法意。况有事切於邊境。所繫甚重。豈容稽期。然諸路遞角雖有提督官。官司視以爲常。疎於糾舉。乞令密院行下諸路運司。不時差官根刷。驅磨遞曆。應朝廷文字有違滯者。聞奏。重寘于法。每季具有無違滯。保明申樞密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慢令。從之。　十月四日。江東轉運提刑司言。臣僚奏諸寨土兵疲弱無用。容寂害民。有損無益。若使州縣保伍聯結。某軍弓手教閱嚴肅。安用養此。可以鐫減。并鋪兵傳送文字稀踈。不過坐食。脱有警急。諸軍必置遞馬。乞下諸州郡覈實道路緩急之處。與人煙蹤落。地里遠近。見管鋪兵人數多寡。付之揀選。取其所省衣糧以鐫逐州重賦之額。得旨。令逐司相度以聞。既而諸司下逐州相度

到。除建康府太平州寧國府廣德軍徽州信州六處土兵皆不可減外。南康軍三縣減鋪兵四十三名。池州六縣逐寨有病患土兵減三十三名。鋪兵減四十三名。饒州減鋪兵一百八十九名。詔依逐司相度到事理。合減放人權行存留。遇闕更不招填。　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諸路往來遞角。全藉鋪兵依限傳送。訪聞州軍將鋪兵合得錢米並不按月支散。致其逃竄。赦到限一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鋪分收管。仰逐路州軍依時支散衣糧。日後如敢違戾。及巡轄使臣輙行私役。並委逐路提舉官覺察按劾。　四年十月二日。樞密院言。檢會乾道八年十月十三日專降指揮。令樞密院置給發軍期急速文字牌子。係雌黄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如違時刻。使臣鋪兵並重作施行。近年以來。多是滯留程限。蓋緣歲月浸久。逐州通判並不點檢。使臣鋪兵玩習爲常。將雌黄軍期文字牌子與常遞混爲一等。展轉積壓在鋪。更不摘出先行。事繫軍期利害深屬不便。今先次約束州郡。將鋪兵請受並要按月支給。牌子樣製改换。用黑漆牌子上鐫刻樞密院軍期急速文字牌。減作限日行三百里。務要必行。立某字號朱紅填字。仍將牌子樣製并今來所降指揮下逐路提舉官鏤版遍牒逐州。於經由鋪分明曉諭鋪兵遵承。受到樞密院上件牌筒。即仰摘出單遞依

限走轉通判常切點檢。遇牌子經過。即具入界出界日時文狀。先次申樞密院。仍委自逐路提舉官别置印曆一道。分下逐鋪專一承受傳送。如有稽滯。差官根刷。比較遲速。最甚去處。以議賞罰。鋪兵曹級。亦從此施行。從之。 五年二月十二日。都大提舉茶馬司言。本司先於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指揮給降尚書省粉字牌一十面。如遇緊急機速文字。附遞申發。責鋪兵日行三百五十里。如違時刻。使臣鋪兵重作施行。今經多年。其牌字畫磨滅。由是承傳鋪兵視為常程。一體因而稽誤。乞刷給粉牌一十面。沿路傳送。有以警畏。從之。 慶元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乞行下逐路轉運司。戒飭州縣。應鋪兵須足額。務存優恤。整葺住舍。衣糧以時支散。不得差發他用。或有羸老之人。即行揀替。每漕臣巡歷。必躬親檢察。如有違戾。按劾以聞。從之。 嘉泰元年五月十八日。樞密院言。諸路州軍遞鋪兵級。間有拖欠。請給去處。詔令諸路提舉馬遞鋪官。自今降指揮到日。依時支給。如有違戾去處。將當職官按劾以聞。 二年五月十五日。詔罷洋州指使一員。改作洋州興元府東界巡檢馬遞鋪。令轉運司定差使臣。（從本路措司請也。）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權知閤門事張時脩言。池州係江淮蜀漢等路遞角聚會去處。疆界闊遠。盜拆姦弊。多在本州管下。竊見本州城止分四廂。却有兵官五員。今除四員各管廂事外。乞差一員兼機察本州界内三方遞角。無妨兵官職事。從之。 八月十四日。浙西提刑曾集言。置郵傳命。古人重之。今之遞鋪。反為虗設。衣糧不時支關。員不時補。甚至屋宇破壞。不芘風雨。衣食窘迫。私役於人。遂使僻州遠縣有號令而不知。文書往來。雖遺失而不問。平居且然。緩急何賴。儻非嚴行約束。州郡安肯奉行。乞下諸路常切檢察。無得視為閑慢。監司巡歷。並宜按行。其巡檢官不職者。即行奏劾。從之。 十一月十一日。南郊赦文。諸路往來遞角。全藉鋪兵依限傳送。訪聞州軍將鋪兵合得錢米。並不按月支散。致其逃竄。赦到限百日。許令首身。免罪。依舊鋪分收管。仍仰逐路州軍依時支散衣糧。日後如敢違戾。及巡轄使臣輒敢私役。並委逐路提舉官覺察按劾。（自後郊祀明堂赦亦如之。）二十三日。知宜州顏必先言。沿邊州郡鋪兵闕額。其見管者亦多老弱。文書經由。易至沉匿。緣鋪兵月給。州郡積欠不支。或支折他物。衣食不贍。逃竄無疑。萬一有警。必至誤事。乞將沿邊諸路遞鋪招置强壯之人。無令闕額。按月支給糧食。不得以他物折估。如此則鋪兵無逃竄之患。而朝廷文書無散失矣。詔依先次關具見管并闕額人數。申樞密院以憑比較。 四年五月二日。京西安撫司言。襄陽去行在約三

千里。郵傳不容分毫漏泄。頃刻濡滯。今省遞承傳文字。朝廷加旗批鑿緊急。而考之程限。動經三十餘日。不問緊慢。例皆稽遲。開拆作過。妄無忌憚。竊詳鋪兵。多係烏合游手。不守行止之人。是致作弊。乞自襄陽屯戍。單馬去處擺急遞。官兵至郢州。郢州都統制司接連擺至江州。江州接連擺至池州。池州接連擺至行在。各司遇有急速文字。專令傳送。嚴立罪賞。不得夾帶閑慢文字。每四十里一鋪。差次等少壯撩牌手官兵二人。并訓練官一員。往來督視。三月一次差替。從之。 開禧二年二月五日。臣僚言。置郵傳命於四方。稽留漏泄。皆有誅。又以巡轄之官使時察之。可謂甚嚴矣。近者遞鋪所傳官文書。如上司取會州縣爭訟案牘。姦人往往中路伏截。拆換要害節目。官司無由覺知。善人坐以受弊。乞下諸路監司守臣。自今每月稽考。月内傳到文字稽滯常程。必隨輕重行遣。巡轄任滿。並須逐州保明有無違犯。申轉運司。方與批書。則無稽留漏泄之患矣。從之。 四月二十七日。詔江州通判丘傳、趙希純各特展二年磨勘。興國軍通判蔡戴特降一官。江州興國軍巡轄朱淵特降一官放罷。以江州興國軍兩界傳送遞角違滯。傳等不能鈐束故也。 八月二十四日。詔諸路遞角傳送違限。未欲根治。令諸路轉運司各督責所部州軍。常切鈐束管下遞鋪。須管遵依條限傳送。不得稍有稽滯。如違。先將漕臣及當職官重寘典憲。 三年五月七日。樞密院言。諸路鋪兵衣糧多不如時之給。致有拖欠。近差官分往諸郡。逐一點檢州縣。一時奉行。訪聞所差官既歸。則拖壓如故。或反甚於前。理宜措置。詔令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軍。今後鋪兵衣糧並與廂禁軍同日支散。不得輒有先後。仍遍牓逐鋪曉諭。 十月十九日。知峽州崔畯言。本州地分巡轄兼管江陵府荆門軍三州境内遞角。置司江陵。今來邊警戒嚴。荆門與襄陽接境。正在江陵峽州兩路之要衝。即與閑暇之時不同。乞權將巡轄司移置荆門軍。庶幾可知緩急。從之。 嘉定元年五月三日。兵部言。遞鋪兵級傳送文字。寅夜勞役。州縣合行按月支給錢糧。訪聞多有拖欠不支。其在縣支請者。尤不顧恤。至有累月拖欠。乞行下諸州軍縣。應累降指揮。按月支給。其在縣者。專委縣丞。如無縣丞。專委主簿逐月監散。尚有違戾。許監司覺察按治。從之。 六年五月一日。監登聞鼓院張鎬言。一路有一路之遞鋪。事有所屬。自可誰何。惟其有兩路相鄰之州。各不相關。遞角之沉匿。無從稽考。昨守潮州。目擊此弊。潮州屬廣東。若取本路遞角。則自江西至廣州。而後達潮。其路為迂。故多由福建路傳達。取其便速也。惟是福建路遞鋪官兵與潮州不相統屬。故每每有沉匿之

惠乞朝廷詳酌以福建路漳泉州巡轄遞鋪官到任滿罷並令從潮州保明批書廣東路潮梅州巡轄遞鋪官到任滿罷亦從漳州保明批書異時赴部注擬得以照對遞角有無通滯以爲陞黜庶幾兩路互有紏彈可革此弊然不獨廣東福建兩路而然舉天下之大凡接壤之處往往此弊所不能免乞下所屬應兩路相鄰之州巡轄遞鋪官悉推此以施行詔令吏部將尚右侍右開具到巡轄馬遞鋪使臣窠闕內應交涉兩路兩州去處今後批書須管經由各州更互保明方許理爲考任仰行下諸路所屬官司照應遵守施行毋致遺戾　七月二十七日詔令諸州軍守臣各提督本州遞角其鋪兵錢糧衣賜今後須管按時盡數支散不得稍有減尅拖欠或自來係是就縣支請亦仰照應行下嚴切約束施行如當職官吏尚敢仍前違戾路切覺察具申朝廷重行責罰或有闕額去處即行招刺補填所是提舉提轄職事並令仍舊各先具知稟仍契勘各州鋪兵元額見管人數申樞密院（日知臨江軍盧子文有請故有是命）十年四月十五日樞密院言日來邊事未寧軍期機速事件往來報應務在捷急所是遞角文字若止用州縣擺遞傳送竊慮抵牾遲滯委是利害詔令內外諸軍帥各於本司照舊例人數差置擺鋪軍兵專一往來接連傳送樞密院發下

軍期紅字黑牌遞匣并軍中申發緊要文字務要並依程走限傳送不管稍有住滯仰各軍常切差官提督並不許附帶他處官司遞角所有逐鋪軍兵依例添支錢米自餘次緊文書仍舊入州縣擺鋪各具知稟申樞密院（金玉新書）諸急脚馬遞鋪每二十人補節級一名人數雖不及亦補一名不及十人鄰近兩鋪共補一名（相去二十里以上者各補）並以無疾病不曾犯盜或徒刑及非配到人依次排遣其馬鋪節級勿給　諸急脚馬遞鋪各差小分一名充曹司無即招填其大分額減充者聽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五人爲一保不滿五人者附保　諸招急脚馬遞鋪兵先本處人無即招鄰鄉村人又無本縣鎮若鄰縣人年十六以上無疾病人充不許徐填別軍雖奉朝旨衝改條某指揮揀填亦不得發遣　諸招急脚馬遞鋪兵經歷干繫本轄人家人受乞減尅役軍人財物依正身法與者杖一百與經歷干繫不轄人准此　諸招急脚馬遞鋪兵不預錄減尅受乞役軍人財物法曉諭及榜旗下者杖八十致犯人應配者加二等　諸急脚馬遞鋪應用條制每鋪板榜曉諭巡轄使臣以時檢舉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將所傳制書或諸軍補授文帖賣與人竊發并買之者各徒二年餘文書減三等並許人告　諸馬遞鋪藏匿人馬罪賞條格本縣

檢舉出榜縣鎮鄉村道店曉示　諸急脚馬遞鋪干繫人受乞減尅鋪兵財物者徒一年一伯文徒一年半一伯文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許人告　告獲急脚馬遞鋪干繫人受乞減尅鋪兵財物者徒一年錢三貫每等加三貫（賞息重者從重）諸質買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月糧（或借與其家者同）依放債法其曹司質買本鋪兵請給賞賜者准此若家人放債與本鋪兵依節級家人法以上財物不追並許人告　諸馬遞鋪藏匿人馬不供換者杖一百致較重難遞鋪知藏匿而爲容留隱避者減犯人罪一等並許人告容留三人匹以上（謂二人一匹之類）鄰保及地分巡察人知而不告者杖六十其於空僻之處（窨地之類同）隱藏地分巡察人知而不告者罪亦如之　諸遞鋪鋪兵告獲馬鋪藏匿不供換人馬者給所告獲馬改充馬鋪　諸馬遞鋪藏匿人馬不供換應備賞而有知情容留隱避者其錢均理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文書稽違或曹司承受遞角積留不遣（節級知而不舉及失覺察同）杖罪應解縣者限一日推斷徒以上徑申送州限五日推斷訖並押回本鋪（犯人該移降或配即先權差兩軍填闕）告獲馬遞鋪藏匿人馬不供換若知藏匿而爲容留隱避者每人或馬每匹賞錢五貫　諸遞馬額闕巡轄使臣當日申州限二日給填無官馬者委

本縣令和買仍限三日納度合用價直以轉運司錢樁管不足聽於諸色官錢內借撥　諸急填遞馬當職官體度正路緊急馬鋪先支餘以次給仍並送所屬令佐親臨分揀給之　諸軍及遞馬病自申報日給草料四分損日依舊非職病者全給（謂如失節忘眼背瘡疥癬之類）馬鋪節級所管馬至歲終無隱減致死者錢三貫（所管不滿十匹者減半）諸急脚馬遞鋪因州縣鎮寨興廢或道路更易及官物文書隨事多寡而鋪兵遞馬有餘或不足者聽巡轄使臣申州量事那移即不得抽差它役（差本城代者同）獲馬鋪收得別鋪官馬隱藏過五日不申官或雖在限內而殺者賞錢三十貫　諸馬鋪收得別鋪官馬隱藏過五日不申官者計贓從盜法即雖在限內而殺者以盜殺論配千里　諸軍及馬鋪走失官馬三十日尋訪不得者杖一百限外未決而得及他人得者除其罪　諸知情買馬鋪兵級盜賣遞馬或受贓者以盜論（各計已分）知而爲藏若質賣者減二等許人告　諸馬鋪供馬不依曆內次差發者曹司節級馬主各杖八十即乘遞馬而隔越差占不聽就覆者加二等仍許本鋪人告　諸乘遞馬經鋪無馬差換須越過至前路州縣鎮鋪又無馬不即報所屬和顧替換而輒乘元馬越過及官司不爲顧者各徒二年（令城遞馬鋪兵請所至鋪

（私憑營換而受乞財物計贓輕者准此）諸馬遞鋪過別鋪人馬越過者應借支日給口食草料而不即時給或減剋罪輕者各杖一百移重難鋪。 諸急脚馬遞鋪大小曆印給違限若本鋪輒差赴所屬請領者各杖一百。 諸馬鋪州給木條印責付曹司節級專掌唯因越過而聞報則用之每歲一易舊印送州毁。 諸遞鋪承轉上供物樣違一時笞五十一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曹司節級失覺察而犯人至罪止者杖八十巡轄使臣減一等州縣巡察官司催發人減二等巡檢縣尉各又減一等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差鋪兵不依名次者徒二年（共犯者節級雖非造意仍爲首）皆降配重難遞鋪。 諸應差遞鋪鋪兵而過數及不應差而差（差同）若差遞鋪鋪兵或曹司節級者各徒二年 諸馬遞鋪供差遞馬鋪兵應取文書驗實而不取驗者杖八十。 諸乘遞馬而將曹司節級隨行者杖一百。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差他役者（輒以承受發下遞角爲名差占鋪兵同）各徒二年發遣官司減二等。 諸急脚馬遞鋪兵輒受雇若別作營運妨執役者各杖一百知而雇之者及曹司節級容縱與同罪。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輒令家人或雇倩人代名及對換承傳若受之者各杖八十。所代人有犯依正身法內枉法自盜罪至死者減一等配本州殺傷人者以九人論即盜匿棄毁私拆稽留者正身雖不知情減犯人一等 諸官司差借或占留急脚馬遞鋪兵級承領文書。及搬擔官司物物主亦借之者各杖一百搬擔一伯斤徒一年每一伯斤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官物減一等其應承傳官物而夾帶者物主及巡轄使臣兵級曹司知情罪亦如之即失檢點者每五十斤笞四十五斤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仍止坐初承受鋪。 諸急脚馬遞鋪兵及曹司闕額不依限申州及本州差撥無故違限者干繫官吏各徒一年十日以上加二等 諸急脚馬遞鋪底本印簿官司輒取索離鋪若供送者各杖一百若巡轄使臣至兩界鋪分不取索鄰界一鋪文曆點檢及鋪兵曹級避免點檢妄稱諸處取索前去准此仍許兩界提舉司覺察。 諸馬遞承傳文書違一時杖八十一日杖一百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配五百里重役處致有廢闕事理重者奏裁急脚遞各遞加二等步遞減馬遞五等。 諸急脚遞承傳御前不入鋪及金字牌文書而違不滿時者杖一百一時徒一年配五百里每一時加一等至徒三年止配千里並重役處致有廢闕事理重者奏裁曹司節級失覺察杖一百巡轄使臣減一等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逃亡及首獲者本鋪即時申所屬又巡轄使臣限次日申提舉官。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容留衝要鋪逃亡人冒承名額充役而受乞財物計贓輕者降配重難遞鋪。 諸傳送軍期重害機密遞角而盜拆者斬。請求或教令開拆窺看者各准此以上並奏裁仍許人告 諸急脚馬遞鋪遞送文書封印有損或失外引牌子若亡失文書（傳遞官物無人管押而界角封印損失同）所至鋪分輒遣越過者（因損失而妄作闕人越過同）曹司節級各杖一百本轄使臣或隨處州縣承鋪兵陳告不爲受理者與曹級同罪即使臣州縣應究治封印遞行并報元發遞官司而不即施行者杖六十（鋪兵被遣越過而能陳告官雖有損失非自侵盜者不坐）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兵級盜遞角者徒二年重害文書配五百里從者配鄰州致軍事廢闕及機密文書仍奏裁請求或教令盜者各准此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失覺察鋪兵盜匿棄毁私拆青詞黃素制書及重害機密文書遞角者杖一百三犯降配重難遞鋪失覺察急脚馬鋪承傳文書稽違及五次各罪至徒或遞鋪五次各罪止杖八十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承受遞角輒積留而不即遣發者杖一百二十角以上加一等違時重者論如承傳文書稽違法節級知而不舉與同罪失覺察減三等罪止杖一百。 諸遞鋪曹司兵級盜承傳官物論如主守法徒罪配鄰州。 諸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每歲稽違計數通滿五釐者巡轄使臣縣尉各笞五十使臣展磨勘一季縣尉降一季名次滿七釐各加一等使臣展磨勘半年縣尉降半年名次滿一分各又加一等使臣差替縣尉降一年名次如會點檢得稽違遞角及三釐者各減一等五釐減二等滿一分減三等其展減名次磨勘差替自依元違分釐。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遞角官物若遞馬已至前鋪及所詣交訖回鋪違限一時笞五十一時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曹司節級不切檢舉者杖六十（鋪兵罪輕者減鋪兵一等）巡轄使臣減三等每半年曹司節級不檢舉鋪兵違限三次者杖一百移重難遞鋪巡轄使臣每歲失點檢滿三次以上提舉官劾罪聞奏。 諸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官物若遞馬已至前鋪及所詣交訖不於隨身小曆批注回鋪日時者各杖六十即前鋪及所詣應批注而不以實者（本鋪批注到鋪日時不實同）杖一百許人告 諸急脚馬遞鋪傳送急速文字若官物擁差鋪兵充貼鋪事畢而別差他役者徒一年。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犯杖以上罪情重者急脚馬鋪降配遞鋪遞鋪降配重難遞鋪權差到軍人者勒歸本處重役 諸急脚馬遞鋪事非應當官究治及所轄官應親詣本鋪點檢而輒勾進兵級曹司者杖一百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所請錢糧並就

本州勸給仍委通判檢察支請日分每月取領足狀類申轉運司鋪兵額乾縣勸給者聽仍委縣丞檢察取領足狀申通判繳申。　諸馬遞鋪量闕要預請口食草料不得過五十人匠縣各印曆付節級收給別鋪人馬越過者即時借給其兵給口食日給二升仍批小曆限次月五日前具鋪分姓名數目關報覲納草料限三十日若請到經一年據數申所屬於本鋪充携巡轄使臣及本屬州縣官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衣賜造成赴官印驗。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節級遇傳送文書官物擁併而逃亡者徒一年首身減三等移重難鋪（曹司仍充大分鋪兵）諸急脚馬遞鋪兵逃亡事故闕本鋪限一日申州不滿二十人限三日二十人以上限五日五十人以上限十日權差廂軍（配軍非）不足者申轉運司於闕慢不當路州差並三年一替。險獠并瘴煙處一年一替候有鋪兵依元差名次先替其不願替者聽。　諸質買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月糧并放債條約本縣每季檢舉遂鋪曉示。　諸緣河陡鋪頭輒令傳送非河埽文書者以違制論巡河官吏不點檢減三等。　諸遞鋪（扁單及和顧人同）承傳三路出軍公違一日杖六十二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曹司節級失覺察而犯人至罪止者杖六十巡轄使臣減一等即稽留致給散失時事理重者并所屬官吏。

取勸聞奏。　諸招急脚馬遞鋪兵例物轉運司約度計置印曆給付所委官於所在州縣收附住招日繳曆付本司驅磨。　諸急脚馬遞鋪營房（馬急用）損闕曹司節級當日申縣令尉依一日檢計申州併功修葺遇替移交割有未修者舊官修畢聽離任每季具申到損闕及興修畢功月日申提舉官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營舍有家屬許占一間。　諸遞鋪傳送人者日行不得過六十里仍宿於鋪。　諸急脚遞承傳御前不入鋪及金字牌文書並日行五伯里不以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　諸急脚遞承傳御前不入鋪及金字牌文書月終通判驅磨無稽違者每季具承待鋪兵姓名傳過角數保明申州驗實給特支錢其巡轄使臣任滿通所管鋪催傳及二十角以上廨宇所在州申會本路提舉官委無稽違類聚保奏仍於奏狀稱說會到因依。　諸應入急脚馬遞鋪文書並當官實封不題事目止排字號及題寫官司遣發限日時刻印以蠟固護入角遂鋪驗封印及外引牌子交受傳遞如有損失所至鋪分押赴本轄使臣或所屬州縣究治即時封印其公文遞行亡失文書者速報元發遞官司即傳遞官物無人管押而裹角封記損動者並准此以上因封印之類者損失而輒違越遞者（日損失而妄作闕入越遞同）聽鋪兵經本

轄使臣或隨處州縣陳告仍聽所至官司覺察點檢申本路所屬監司究治犯處非本路者具事因申尚書兵部。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藏匿棄毀遞角者以盜論私拆者徒一年許人告已拆而自首減二等致軍事廢闕及機密文書仍奏裁請求教令藏匿棄毀私拆者各准此。　諸發急脚馬遞遞所屬每色置籍抄上州用印半年一易即文書應入急脚馬遞者以皮角步遞以紙揩角各題其遞字。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承受遞角亟據數即將遣發不得積併傳送節級常切檢察巡轄使臣所至取曆點檢。　諸遞角不得附帶他物命官因步遞許附書仍於內引批鑿注曆發放不得開拆（本家以書寄命官者亦許附遞）諸發急脚遞馬遞文書赴樞密院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并應申投點刑獄司詳覆若本司報尺公案各以前後發數次第具書為引仍以二本具發遞處及年月日時事目件數印書同入遞承受處限當日以到發月日時批注一本依元遞發回計程過期未見批回者究治。　諸急脚馬遞鋪傳送急速文書若綱運（非傳送官物同）而闕人者申本州於轄下鄰近不係本路鋪分權差鋪兵貼鋪舉官事畢依舊不得充他役。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遞角官物及遞馬已至所詣而回者並依步遞計里。　諸急脚馬遞鋪兵承傳遞角官物及

遞馬以至前鋪交訖曹司節級即時於隨身小曆批注回鋪日時（至所詣元鋪者官司承遞馬人批通判路分都監以上隨行人批）本路曹司節級驗曆批到鋪日時如違時限送本縣究治巡轄使臣及縣尉常切提轄取曆點檢。　諸遞鋪運送官物所屬縣給印曆令管押人親書職次姓名到鋪日時官物名色送納去訖合使人車數目即應越過或值亦併合候資次者方各具注事因巡轄使臣及季點官點檢其曆季易。　諸州通判歲終以巡轄使臣縣尉所管界內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總數驅磨稽違名件率計分釐限三十日保明申州州限五日審實申提舉官（巡轄使臣管兩州以上者通判磨訖報廨宇所在州率計分釐）中若稽違五釐者究治如法即任滿（稽此實以上）不及三釐提舉官保奏。　諸遞送青詞黃素制書於外引及封角書所遞名件遂依所書錄大小曆差節級監送闕者差二人共送。　諸遞鋪傳送青詞黃素祝版並擇潔淨處安置。　諸急脚馬鋪鋪兵不得令運送官物其遞鋪承傳文書亦不得令附帶他物即應運送官物均量輕重日不過兩次（十里以下及軍期急速者非）錢不在運送之限。　諸盜匿棄毀私拆亡失應經由進奏院遞角者巡轄使臣即時申門下後省（獲犯人准此）諸擅發急脚遞馬遞者巡轄使臣奏。　諸緣公

事不應發遞而文書須遞者聽申牒所在官司入遞　諸急脚馬遞鋪傳送文書綱運及供差人馬所屬隨曆別給印簿作底本每日隨事與曆對行一轉遞官司取曆點檢即分明具注於簿候給曆還鋪排日謄上　諸赦降入馬遞者行五伯里其文書事干外界（蕃夷入貢發遞文書不可入馬遞者同）或軍機若朝旨支發借兌急切備邊錢物或非常盜賊（捉捕強盜十人以上或雖不及十人而兇惡者同）奏按往還朝旨（專差官置司鞫獄申奏及取會文書若傳會奏案之批回奏按內引并發於王事及諸軍出限用戰闕殘設或狀申不到未見存亡應取會公文若逃亡軍人首獲會問計程二千里以上凡恭獄恩中從黥刑獄詳覆報決會問注回同）入急脚遞日行八伯里要速（贓獄赦降照會及報賊盜文書或刺配封椿錢物急取會回報或兌便錢物事干急速并雜買銀草所展價報所屬或命官陞改官並告舉辟應行文書申發單張并錄急脚馬遞鋪事亦同）入馬遞日行三伯里常程入步遞日行二伯里。　諸急脚馬遞鋪事非應當官究治者止令就鋪供報不得輒勾兵級曹司即所轄官應點檢並親詣鋪亦不得追擾　諸官物應傳送而遇無遞鋪處聽計置人車致就遞鋪　諸急脚馬遞鋪承傳文書官物或由水路而遇風濤若泛漲之類不可行

渡者處阻滯及雖被日時批上小曆監渡或所屬官書押或到鋪謄入大曆巡轄使臣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給大曆人給小曆（急脚鋪別給御前急遞及尚書省樞密院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往還小曆）本州預於前一月中用以官紙用印遞付逐鋪節級分撥遇有傳送以入時名數抄上大曆謄入小曆其御前急遞并尚書省樞密院入內內侍省御藥院經畧安撫都總管司急遞文書及夜過險惡道路（謂山坂險峻河淵泛漲或有猛獸之類）並差二人共送前鋪交訖具時辰批回闕人應越過者逐鋪批鑿事因及發遣日時巡轄使臣并本縣尉到鋪點檢稽違次月一日納本州當日委通判磨勘限十日畢具有無稽違并巡轄使臣縣尉曾無檢察書曆報州仍封曆同送本州架閣及申提舉官季一點檢其逐州縣并巡轄使臣界首鋪每季互相取曆磨勘　諸遞送官物不得於鄉村道店宿止仍委巡轄使臣常切點檢　諸急脚馬遞鋪巡轄使臣或縣尉到鋪並於曆內書所到月日及點檢違滯事因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遇揀並分番勾抽應減充剩員者於本城下收管願放停者聽　諸急脚馬遞鋪曹司逃亡事故闕本鋪限一日申州日下差撥又闕聽權差廂軍（並差識字人充配軍非）候招到人替回　諸州縣鎮寨季點官因點檢而經由急脚馬遞鋪者並檢察私收冒名人送所屬推治不檢察者提舉官（謂所差監司餘係急脚馬遞鋪提舉官准此）按劾　諸巡轄馬遞鋪使臣傳送印記者預報前路使臣赴界首交受（謂官或出巡者即報所屬州差使臣逐州傳至有處候至）長官受給仍先附帳限三日具審磨附帳狀二本連申尚書禮部　諸巡轄馬遞鋪使臣出巡於解宇所在州差小分一名充曹司無即差大分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藏匿棄毀遞角者以盜論　諸急脚馬遞鋪兵闕而巡轄使臣招到者限當日押赴所屬州縣即時刺填當官支給例物仍申轉運司及報招兵官　諸急脚馬遞鋪大小文曆次月應納本州及通判磨勘違限者一日各杖八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

諸急脚遞不應發而發者徒二年馬遞減二等步遞又減一等應步遞而擅發者各減不應發罪三等以上官司及本鋪兵級曹司知情承受而遞行若承受遞到不應入急脚遞文書不點檢闕所屬根治者各減犯人罪三等　諸承受遞到御前文字過三日不具收領日時同金字牌子封報入內內侍省者杖一百　諸急脚鋪承領文書外引不指定入急脚遞而輒承受遞行者杖一百　諸自川峽路之官罷任及服闋應差遞鋪兵而於令有違者杖一百若過數及不應差而差者自依本法　諸急脚

馬遞鋪兵級犯盜及殺人強姦略人放火發冢或棄屍水中若博賭財物藏匿盜或盜匿棄毀私拆遞角同保及本轄節級知而不糾者各減犯人罪一等不知情減二等罪止杖一百　諸急脚馬遞鋪兵級曹司犯罪州縣推斷無故違限若犯人該移降或配不先差廂軍填闕者各杖一百十日以上徒一年　諸遞角輒計屬盜拆藏匿棄毀其鋪兵如能告首（雖已開拆藏匿而告者同）將所受錢物並與充賞外仍依告獲格給賞　告獲急脚鋪無故不即時交割文書或行用錢物令越過及受財而為越過者錢三十貫　告獲急脚馬遞鋪承傳遞角官物若遞馬已至前鋪及所詣交訖批注回鋪日時不以實者（本鋪批注到鋪日時不實同）錢一十貫　告獲急脚馬遞鋪曹司兵級將所傳制書或諸軍補受文帖賣與人齎發及買之者錢三十貫（餘文書減半）諸急脚鋪兵傳過御前不入鋪金字牌文書無稽違者特支錢每人五角以上五百文十角以上一貫二十角以上一貫五百文三十角以上二貫　告獲傳送單期重害機密遞角盜拆又請求或教令開拆窺看者轉一官　告獲急脚馬遞鋪曹司兵級盜匿棄毀私拆遞角非制書重害及機密文書錢一百貫制書或重害及機密文書轉兩資（無資可轉人支錢二百貫）告獲傳送單期重害機密遞角

盜拆及請求或教令開拆窺看者錢三百貫有名目資級人轉兩資宋趙清獻公集奏論置水遞鋪不便狀　臣竊聞近差馬仲甫計會淮南發運使相度創置汴河水遞鋪兵士牽傳綱運舟船等事臣昨通判泗州備諳汴汴至京轉輸軍粮斛斗體例久來頗甚允當國朝仰給東南六路歲計發運司每年管定上供粮米六百五十萬石未常闕絕蓋能謹守祖宗條貫法度只委本司差發兵梢支破水脚工錢口食不至失所今若輕議創新改法汴汴起蓋營房招集兵士數萬泗宿亳宋間累年災傷大成驚動一則尚恐招集兵級猝難滿數二則慮兵役朝夕往還牽輓舟船既無休歇疲苦勞頓之後不唯多致逃亡生事亦便壅遏住滯綱運自春夏水通未敷本司元額斛斗即已霜降水落又須隔歲不前萬一遂使軍儲乏絕臨時嗟嘆如何更作處置壞大計者無甚此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下淮南發運司且依舊例施行免向去敗事下發運司江玉山集乞申嚴元置斥堠鋪指揮劄子乾道三年正月　臣伏以近年以來累降指揮令諸軍分置擺鋪行之未久尋復住罷蓋以置擺鋪則妨諸軍訓習武藝欲住罷則傳送文字往往稽滯二者皆有利害所以前後措置不一臣竊見諸路自今來各有斥堠鋪依元降指揮每十里一鋪差曹級各一名鋪兵五名

專一承傳御前金字牌以至尚書省樞密院行下及在外奏報并申發尚書省樞密院緊急文字每鋪限三刻傳送日行三百三十里其鋪兵支破月粮料錢春夏冬三季衣賜又添給食錢比之尋常禁軍請受委是優厚諸路轉運官以一員提舉馬遞鋪點檢斥堠方事之初緣指揮嚴切又官司不住檢察兼請受優厚亦可以責其依限不容輒有違慢其後積習既久浸浸弛玩所傳送文字比之常程合行日限却乃倍更遲緩所以劄置擺鋪令擺鋪既罷臣愚欲望聖慈令有司檢照元置斥堠鋪節次指揮申嚴行下諸路並要依元數差發兵級以時支給衣粮須管依道里時刻傳送文字仍所在官司不得以不應入斥堠鋪文字輒令轉送每州委通判檢察月具所傳送過文字名件有無違戾申提舉點檢官提舉點檢復行審實月申樞密院其有犯令者必行責罰如此則不必於諸軍差人又免遞角稽遲實為利便取進止　貼黃　臣所奏請只是欲舉行節次已降指揮因見今斥堠鋪兵約束檢察令依道里期限傳送文字於見行條令並無更改但得朝廷嚴賜指揮期於必行自然有所稟畏吳勗四川去朝廷最遠除各路有提舉點檢官外欲望指揮更令制置司覺察胡文恭公集論河北急遞鋪非機密不得輒發奏議　臣等伏覩河北州軍所置急脚

子遞鋪本為傳送邊上機宜切要文字訪聞近年州郡相承多差傳送閑慢文書以此急脚子雖得機宜文字亦以為閑慢文書不肯用心傳遞比方往日頗聞遲慢竊慮緩急有失事宜若公事不至緊急自有馬遞步遞可以傳送欲乞朝廷檢會前後條持行約束今後非機密要切文書不得輒發急脚子遞鋪如敢有違乞重行朝典金史胥鼎傳鼎字和之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進士第入官以能稱遷右司郎中轉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遞鋪轉送文檄之制上從之時以為便　徒單鎰傳鎰知京兆府兼宣撫使言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來驛非便章宗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元史古者置郵而傳命示速也元制設急遞鋪以達四方文書之往來其所繫至重其立法蓋可考焉經世大典急遞鋪轉送朝廷及方面及郡邑文書往來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設一急遞鋪十鋪設一郵長鋪卒五人文書至則紀于曆視早晏標至時于封因以絹囊貯而板夾之又包以小漆絹卒腰革帶帶懸鈴手鎗挾襏襫賫文書以行夜則持炬火馬道狹車馬者負荷者聞鈴則遙避諸旁夜亦以驚虎狼不若又響及所之鋪則鋪人出以俟其至囊板以護文書不破碎不襞積摺小漆絹襏襫以禦雨雪不濡濕槍以備不虞所之鋪得之又展

轉以去定制一晝夜走四百里郵長治其稽滯者郡邑官復督察加詳焉而勤惰有賞罰京師則設總急遞鋪提領所秩九品銅印官三員又有號牒鎖匣印帖長引隔眼之法可謂密矣世祖皇帝庚申年四月十九日聖旨諭宣慰使禡禡秀才等自燕京經由望雲直至開平府驗地遠近人數多寡起立急遞站鋪凡有合遞文字依已前體例嚴立限次遞送擬合用人數於漏籍戶內斟酌差撥須管久遠安穩住坐仍具置定站鋪月日次第申奏其餘合立去處照依已委就使一體施行欽此於大都東西北道起立一百鋪於各州縣親管民戶內僉撥到鋪兵一千令一十八戶撥於各鋪當役北道花園鋪至雲州赤城四十二鋪每鋪一十里一鋪額設鋪兵一十六名計三百七十四戶大都在城三鋪左巡院花園右巡院二鋪總鋪白雲樓昌平縣十一鋪雙泉永泰唐家嶺榆河皂角雙塔辛店石河南口長坡居庸關龍慶州二鋪北口嬀川懷來縣十一鋪棒槌店榆林營家莊懷來七里蘭狼山統幕泉頭長嶺洪贊石城兒雲州十五鋪槍竿嶺欄林李老峪何家寨曹家保向陽水高家會刁窩井子水西流水趄家寨猴子峪下松林上松林赤城東道臘八莊鋪至薊州盧兒嶺四十鋪每鋪額設鋪兵五名計二百名大興縣三鋪臘八莊西文亭東文亭通州十四

鋪。辛店。長城西關。古城。李家莊。小白河。馬亞堡。白猴。平夏店。泥里。白浮圖。朱家墳。東石橋。東嶺。薊州二十三鋪。白澗。邦君。許家嶺。十里河。西關。七里峯。甲匠營。郎山頭。馬身橋。林河。石門。六百營。義井。係子。小官莊。沙河。遵化西關。帖山嶺。吴家城。大柳樹。荊子。辛店。盧兒嶺二鋪。西道。通玄關。鋪至涿州澤畔鋪一十八鋪。每鋪額設鋪兵八名。計一百四十四户。宛平縣五鋪。通玄關。雙堠。義井兒。盧溝橋。辛店。良鄉縣六鋪。長陽。燎石岡。楊家莊。崇義店。舊店。琉璃河。房山縣一鋪。挾河。涿州六鋪。古店。湖良河。小馬村。西皋。松林澤略。　二十八月。聖旨諭宣撫使八春。印都。商孟卿等。自京兆府直至開平府。驗地里遠近。人數多寡。立急遞站鋪。遇有合遞文字。依已前體例嚴立限次遞送。據合用人數。於漏籍户內斟酌差撥。須管久遠安穩住坐。仍具立定站鋪月日次第申奏。其餘合立去處。照依已委一體施行。　中統元年五月。令隨處官司。直接隣境兩界。安置傳遞鋪驛至本路宣撫司。宣撫司置鋪接連直至朝省。每鋪置鋪丁五名。各處縣官各置文簿一道付鋪。遇有遞送文字。當傳鋪所即注名件。到鋪時刻及所轄傳送人姓名。置簿。令轉送人取下鋪押字交狀。時刻還鋪。本縣官司時復照刷。稽滯者治罪。其文字本縣官司絹袋封記。以牌書號。其牌長五寸。闊一寸五分。以綠油黃字書號。若係邊關急速公事。用匣子封鎖。於上重別題號。及寫某處文字發遣時刻。以憑照勘遲速。其匣子長一尺。闊四寸。高三寸。用黑油紅字書號。已上牌匣俱係營造小尺。上以千字文為號。仍將本管地境置立鋪驛卓望地名。各各關坐遞相行移隣接官司。本路宣撫司將各各設定鋪驛幾處。占訖人數。報省。令列設鋪地里。合行遠近。仰遵依施行。　一東路燕京已北。宣德州已北。至開平府。每十里設置一鋪。如遇傳遞文字。須管一時辰內傳遞三鋪。計行三十里。　一東路燕京已南。西路宣德州已南。每二十五里置一鋪。如遇傳遞文字。須管一時辰內決到鋪前。計行二十五里。燕京路宣撫司。西京路宣撫司。北京路宣撫司。平陽路宣撫司。東平路宣撫司。真定路宣撫司。大名路宣撫司。河南路宣撫司。益都路宣撫司。京兆路宣撫司。　二年四月。中書省奏準各路所設急遞鋪。令宣撫司提調。仍禁約沿途不得奪要文字。本管官司亦不得科取差發錢物。遞運文字。如有稽遲日時。約量治罪。鋪側居住人户。或設肆買賣者。往來馬軍使臣人等。並不得擾攪。所遞文字。除中朝省并本路行移官司文字外。其餘閑慢文字。不許入遞。亦不得私自夾帶一毫物件。轉送鋪丁。常加存恤。毋令逃竄失所。違者宣撫司究治。　七月。中書右三部。先據各路急遞

鋪走遞文字中間稽遲損壞。為係點視官不為用心。及不係正官。又無俸祿。此上呈奉都堂鈞旨。行下各路。令總管府委有俸正官一員。總行提點州縣亦委有俸次官往來刷勘。須要晝夜依程轉遞。今來照得累承中書省劄付。備樞密院制國用使司呈并左三部關。及各路申急遞鋪傳遞文字往往遺失棄毀。隱匿稽遲。及匣子亦各損壞。兵人數少。蓋緣提點官依前不為用心。以致如此。為此擬定罪名。呈奉中書省劄付。該傳遞文字務在鋪司置曆。分明附寫所受所發相隣鋪兵姓名。文字時刻。及交遞文匣封鎖有無損壞。每月提點官就鋪照押。如此遞相關防。或有失悞。易為挨究懲誡。外據提點官委自本處末職正官。不妨本職。常切往來。仔細照曆照勘。須要鋪司依上謹細。鋪兵少壯。如有不堪鋪司鋪兵。從各管官司於一體户內補換。相應人再不更易。若有似前違錯。其州縣照依所擬贖斷。總管府提調官每季照勘所管州縣多寡違犯次數。行下取招。申部呈省。仍取各路鋪司同提點官職名申部。不時差官點刷。毋得似前耽悞官事。仍釐勒提點官司毋得因而搔擾鋪兵。取受酒食錢物。違者治罪。奉此。省部遍行。仰速於本路并州縣官內各委末職正官一員。不妨本職。充提點官。依奉中書省劄付內處分事理施行。仍具委定官職名。選補到堪甲户計開具各各鋪司鋪兵花名。備細數目。攢造帳冊。一就申部。毋致再行更易違錯。先具準行申來。一州縣提點官初犯依舊例贖銅。再犯罰俸一月。以贖其罪。三犯決四十。各標所犯過名。一總管府提點官每季驗所管州縣多寡違犯次數議罰。一提點官如因而搔擾鋪兵需求錢物者治罪

三年三月。中書省欽奉聖旨。遇有省中發遣文字。令急遞鋪傳遞。其餘官府文字並不得遞送。各路總管府并總管軍官文字直申省者傳遞。若不係中省文字。亦不得傳遞。欽此。移咨陝西四川軍前行省。劄付右三部并大名平陽等路宣慰司施行。禁治不得將實封文字開拆損壞。元封又當年四月十四日。中書省劄付右三部呈。各路入遞申省文字。多無匣子封鑰。往往只用封皮轉發前來。竊恐漏泄公事。兼有雨水濕損。仰行移各路今後應據申發文字。封裹用匣子盛頓。如無封鑰。於上書寫各路字號傳遞。毋得住滯。　十二月四日。中書省欽奉聖旨。先為調遣軍馬公事繁冗。設立急遞鋪傳送文字。今事務頗簡。可罷去。欽此。劄付隨路欽依施行。　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丞相線真等奏。先奉旨燕京至上都創立急遞鋪。據設置宣慰去處。亦合一體設置。專以傳遞中書省左右部領部轉運司宣慰司文字。其沿邊軍情公事。合遣使往來。奉旨准。　至元七年六月九日。尚

書省擬右司備承發司呈各路總管府運司及諸衙門申解茶鹽斛粟藥味等物樣并文卷簿籍一槩發付急遞鋪轉送其鋪司人等多是鄉村農夫不識利害其中差錯未便今後但有申覆物樣文簿等件須與文解一處如法封裹於上重封標寫路分都省准呈送兵部遍行照會　八月七日尚書兵部奉尚書省判送御史臺呈監察御史言隨路行移關牒及帳冊入遞疲困鋪兵送本部照勘凡行擬定連呈奉此照得隨路急遞鋪兵見行遞轉中書省尚書省并河南陝西東京等處行省及樞密院御史臺六部在京諸司局文字已是繁冗若又轉發隨路往復關牒文字實為辛苦議得除中都路幹辦事凡有行移別路文字合令本路封緘分付省部承發司於省部下各路封皮內附帶別路卻有與中都路相關文字亦合於中呈省部封皮內盛頓入遞轉發其餘路分遞相關會文字似難入遞止合令人投下外擬隨路申解帳冊重十斤以下可以擔負者許令入遞呈準仰遍行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九月四日尚書兵部奉省劄擬到除中都路與別路相關文字於省部承發司附帶入遞其餘路分遞相關會文字止合令人投下事今擬御史臺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申若不於急遞鋪傳發實是耽悞本臺照得按察司係監司衙門拘該數路關涉

事多難同隨路體例乞依舊傳遞省府准呈仰照驗施行　八年二月八日尚書兵部近準各部關并隨路總管府申急遞傳發文字多有稽遲遺失磨擦損壞等事呈奉到尚書省劄付差官馳驛分路遍鋪點勘照刷慮恐不一再行講究到下項逐款事理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準擬施行奉此省部逐一區處于後　一各司縣并無縣州末職有係正官即係親臨提點官擬合上下半月往來親行赴鋪署押文曆仍各攙過界首一鋪遞相照刷文字有無稽遲損壞及點視闕少鋪司鋪兵什物不完每月依例具申所屬上司倒申總府轉行中部其親臨提點官若無所屬上司提點竊恐或時急慢擬合令有司轄縣州城及轄州縣散府有係末職正官各一員每月一次亦行遍鋪依上照刷如有稽遲急慢就取親臨提點官招伏類申總府如無總府提點官通行照領亦恐州縣提點官無所畏懼通同捏合時刻以致失悞官事擬合令總府本職正官一員更為親行提點照刷如稽遲急慢依上取提類解中部其餘散府及州城直隸省部者末職正官即與總府提點官同所擬府州司縣提點官違犯贖斷一節照依中書省元定體例施行　一凡有遞轉文字到鋪司隨即分朗附籍速令當該鋪兵裹以軟包袱更用油絹捲縛夾板束繫齎小回曆一本作急走遞

到下鋪交割附曆訖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封鋪時刻并文字總計角數及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或亂行批寫字樣如此附寫一行鋪司畫字回還若有違犯易為挨問　一鋪兵私下將所遞文字開封發視者根究得獲責付合屬牢固收管聽候申部呈省詳斷　一鋪司所傳文字多係邊關緊急或課程差發造作刑名等事儻有失悞利害非輕今知隨路鋪分往往有年老幼小不堪應役之人或雇人頂替深為未便今後督勒各處提點官須要本戶少壯人力正身應役走遞仍照依元定里數須要一晝夜走遞四百里　一鋪兵置備下項什物於各鋪門首分朗安置遇有損壞隨即補換每鋪十二時輪子一枚紅綽屑一座并牌額鋪曆二本上司行下一本諸路申上一本每遇夜常明燈燭鋪兵每名各備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槍一軟絹包袱一油絹三尺簑衣一領回曆一本　一隨衙門應下各路文字并隨路申上文解封緘內件數既多又用薄紙作封盛頓以此沿路遞傳易為擦磨損壞今擬合一體先用淨撚紙封裹於上更用厚夾紙印信封皮其張數少者每角不過五件多者各令封緘仍於封緘上標寫入遞時刻似望不致稽遲損壞　一各路承發文字人吏每日逐旋發放及將承發到文字驗視有無開拆磨擦損壞批寫字樣分朗附簿似望已後

易為照勘　五月十四日兵部奉尚書省劄付宮籍監呈西京太原等處管斷沒官申遞有申覆公事并本監行下各官及行移上都本監文字合無入遞得此送本部講究得不合入遞傳送省府議得宮籍監前屬刑府時遇有文字制府行下取勘今本監直隸省府合依所呈仰行下承發司遇有宮籍監下各處斷沒官文字於刑部下各路總管府封皮內附帶如有回申卻於總管府封皮內入遞本監行移上都監文字亦仰於省封皮內附帶入遞仍下各路照會施行　二十一日尚書兵部據益都路申東路蒙古漢軍都元帥府權府牒申院查單準行入遞飛申府司照得從來並不曾遞傳都元帥文字已照詳兵部議沿邊軍情公事合遣使往來已有奏准通例擬合遵守施行符下訖　十月十三日兵部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備陝西等路蒙古教授李珪言申報公事別無所設公使人若令各處急遞鋪往復就帶投呈似為便益本部擬蒙古教授往復文字合於各路總管府文字就帶翰林國史院文字合於各部下隨路實封內就帶相應尚書省準擬　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兵刑部議擬急遞鋪合行事理該委各州縣末職正官每季親行提點照刷凡有傳送文字當該鋪兵裹以軟絹包袱復用油絹捲縛夾以夾板束繫齎小回曆一本到下次鋪交付

訖於回曆上令鋪司驗到鋪時刻并文字總計角數及有無開拆損壞或亂行批寫字樣如此採附一行鋪司畫字回還亦令各路承發司將承發到文字驗視有無如上遲錯明白附薄如不測差官計點但有緘裂去處定是嚴行究治外據晝夜合走里數依已擬定走遞都省準擬　五月七日左補闕祖立福合奏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急者速急也但凡國家設官署名字意必須吉祥者為妙合無更定奉聖旨可令老成人講究改換佳名欽此呈省照詳都堂鈞旨令翰林國史院依上定立本院講究擬作通遠或飛鈴鋪名都省議定通遠鋪劄付兵部依上施行　八月十九日中書省准西蜀四川行省咨鋪兵遞到省院咨文累有磨損者恐致漏泄事關利害都省議得省院行移西蜀四川行省文字擬令綠油漆木匣盛頓入遞送兵刑部造到綠油漆木匣四十箇劄付樞密院依上施行移咨本省如遇回咨就用傳去木匣盛頓入遞施行　十年閏六月中書兵刑部奉省判軍器監呈各處成造軍器等物關撥物料送納軍器應係隨路各申稟事理今後擬合急遞鋪轉送似為遠作早得辦集都堂鈞旨送兵刑部照會施行　十月二十二日中書兵刑部奉省判諸路幹脫總管府呈本府掌管幹脫人戶俱在隨路漫散住坐每年利息並不依期送納

無本府別無公使人力合無將本府文書與軍器監一例令急遞鋪轉送都堂鈞旨照例定奪奉此省部照得軍器監文書已經入遞幹脫府文書亦合急遞鋪轉送　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中書戶部據承發司呈鋪兵遞到隨路并庫司應報文冊俱無申解繳有申解却與其餘文字一處實封遞發其間冊解先後不能一就到司若將冊發下戶部不為無詞必不承受若候類聚發送誠恐有悞公事又各路實封文解多有破壞緣用單紙作封裝發地遠致令磨擦破壞乞令後隨路并庫司凡有文冊合當該人吏將申解就於冊內實封轉發其餘文解令各該人吏在意用紙重封傳送似望帳冊文解完備更不破壞似為便益省部准呈遍行照驗　十二月十八日兵刑部據寧海州申福山縣在城社長遲忠信呈南鄰于文海遞到上司下寧海州無封皮文字一束乞下益都淄萊兩路禁約毋令沿村人戶傳遞省部照得元行將下寧海州文字遞傳至益都迤東仰鄰接州縣相承傳遞今據見申仰依已行令鄰接州縣轉遞毋差村居人戶致使毀封泄事　十二年四月三日兵刑部奉省判樞密院呈各路申解軍情文字驗元發月日會計地里程限稽遲大甚又聞急遞鋪司凡承受文字積聚甚多方始送遞沿途不為用心封裹以致字樣磨損不堪呈押

及有遺失不存者即令調遣單馬之時多係遲關機密文字若不懲誡恐致失事都堂鈞旨遍行各路嚴勒急遞鋪兵如有接到軍情并不以是何文字須當劃時遞送停滯損壞者罪之　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書兵刑部奉省判左右司呈尚珎提舉司前去種稻麥路分往來勾當并尚珎署於各路置司凡有文字合無入遞本部議得尚珎提舉司文字若於宣徽院下各路封皮內就帶及尚珎署文字仰於各路申宣徽院封皮內傳送相應都堂准呈　十六年四月十七日中書兵部奉省劄據承發司呈鋪兵遞到諸衙門文解多有磨擦破碎又樞密院呈大都急遞鋪送納行中書省咨文七件俱無封緘破碎不堪呈押并散亂陣亡病死單冊三本乞究治都省移咨行省今後遞送文字務要如法重封毋致磨擦今將樞密院元呈錄連行下合屬提點官今後每上下半月親詣遞鋪提點文曆須要不致稽滯損壞如有違犯定將當該提點官究治仍依上捉問施行　二十年二月二十日留守賀某奏初立急遞鋪時省官取不能當差貧戶除其差發充鋪兵又不敷者漏籍戶內貼補今富人規避差發求充鋪兵乞擇其富者令充站戶站戶之貧者却充鋪兵乞良哈䚟火魯火孫等官處稟議皆以為然令臣奏達奉聖旨准是月中書省准四川省咨雲南

及省所轄地面及羅羅斯宣慰司添設急遞鋪至四川界首傳遞事照得今雲南省文字自成都至嘉定水站經由敘州烏蒙接諸路未嘗失悞若更於羅羅斯別立遞鋪別無戶計擬合於元立鋪道遞送為便都省准擬咨四川省去訖　二十一年二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隨路急遞鋪比年以來走遞係約隳廢有司再不檢舉行御史臺揚州設立拘該江淮等路四省之地文字浩繁及各道急遞鋪傳到文字往往稽遲動經旬月並不依元定時刻里數走遞文字多有磨損或脫漏沉埋失悞公事蓋是各處提點官不為用心整點循習怠慢以致如此本臺除已差官自大都前去揚州整點沿路鋪兵并下各道依上差官整點外更乞分頭差官遍行諸路整點都省照得急遞鋪元擬傳遞文字標寫承奉時刻鋪兵一晝夜行四百里各路總管府委有俸正官每季親行提點州縣亦委有俸不職正官上下半月點刷如有怠慢初犯事輕者笞四十贖銅再犯罰俸一月三犯的決總管府提點官比總管減一等仍科三十初犯贖銅再犯罰俸半月三犯的決鋪兵鋪司痛行斷罪累經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去訖近准荊湖行省急遞鋪稽遲損壞文字再送據兵部從長講究回呈元定轉運呈限提點官責罰規繩遠近輕重不為不盡然往往遲滯蓋由

提點官負犯而跡慢不肯用心拘鈐鋪兵人等上司衙門加以縱弛不依前例責罰提點官上下相容以致如此今後若有怠慢稽遲失悞去處將當該提點官照依元定規繩必罰毋恕仍令各道按察司不時點視依上責罰似望革去前弊已經準呈送本部依上施行訖今據見呈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行下各道按察司不時點撿如有稽遲磨損文字將鋪司鋪兵就便斷罪提點官取招申臺呈省外仰依已行遍下合屬依上施行

四月功德使司官脫因亦哥奏都功德使司文字在先不曾入遞今呈大都省及行下僧人一切文書至多乞令入遞轉送奉聖旨准　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書省進為有司不為用心拘鈐依期整點急遞鋪兵亦有闕役并老幼之人走遞不及元定里數及所傳送文字不分緩急致令一縣稽遲擬令急速文字用油單羊皮表布裏青囊盛頓一晝夜須行五百里其餘文字用油單羊皮表布裏白囊盛頓依元限一晝夜行四百里該承官府照依聖旨元定程限施行若遇急速公事驗上司坐去限次回報違者治罪及將造到青白皮囊樣咨發各省劄付合屬依上施行去訖都省照得青白囊合用羊皮即目民間皮貨官為拘收諸項造作用度數多若依元發樣製成造慮恐皮貨不敷今擬作元定青白顏色改為絹表布裏成造又擬兵部呈為遞鋪設置　二十五年其鋪兵豈無逃亡老幼事故人等擬合差人前去督勒各路提點官與州縣末職正官公同一鋪鋪點勘但有事故逃亡老幼不堪走遞闕役鋪兵即便依額補差數足整點什物完備外據所立鋪分若有十里之上者依元行以十里為則安置都省准呈遍行訖　二十五年三月七日奏聖旨各急遞鋪畜狗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尚書省據宣政院呈脫思麻隴西等路西蜀四川驛教總攝所文字合無照依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例入遞傳送都省依准劄付宣政院下兵部照會　十一月尚書省樞密院呈脫忽鐵木兒萬戶下蒙古奧魯官安哥申見於德州平原縣置司凡有軍情文字合與有司下體遞送兵部照擬得樞密院專為急速軍情文字入遞合從所擬相應都省照會依上施行　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中書省據宣使阿忽解呈計點各處急遞鋪有府判州判縣尉提調因公差故遞相推調以致稽遲今後遇有差故就令各處以次正官首領官提調似不遲悞又諸衙門應有一切官中文字必須經由承發司發行或有案司小吏不詳合發文字緊慢經隔數日不行填發乞委首領官一員不妨本職提調每日於各案司銷照發行亦不遲悞都堂准呈送兵部依上施行　六月十六日

兵部呈山東宣慰司關濮州申濮州與山東宣慰司東北西南相望遞傳文字卻往正南轉至曹州一百二十里往東至濟寧府一百五十里往北至鄆城縣東第十二牌急遞鋪又是八十里計三百五十里纔與濮州東西相照不知徑直至十二牌鋪止是一百里背遶三百餘里若將曹州至濟寧府七鋪移於曹州東至濮州止安五鋪餘有二鋪濮州至曹州五鋪移於州東至鄆縣一十二鋪相接不唯里路近便又得省并兩鋪為民都堂鈞旨准呈遍送兵部行移合屬照會仍將放罷戶數就關戶部收差奉此　二十八年十月九日中書省照得近年衙門眾多文字繁冗急遞之法大不如初議到下項事理劄付兵部仰遍行合屬遂一依准施行

一近年入遞文字封緘雜亂發遣無時是故附寫多致差迷轉遞亦甚不便今後省部并諸衙門凡入遞送文字其常事皆付承發司隨所役下去處各各類為一緘（謂如江淮行省去者凡江淮行省下以是何文字通封一緘其他官府准此）且發遣附寫不繁轉遞亦便

一省部臺院急速之事另置匣子發遣其匣子入遞隨到即行一晝夜須及四百里此等文字另行附曆以備照刷其行省行院行臺皆准此

一鋪司須能附寫文曆辨定時刻鋪兵須壯健善走者不堪之人隨即易換

一轉遞匣子內文字一晝夜須行四百里其餘文字發遣既無繁文轉遞亦多省力一晝夜擬行四百里違者提點急遞鋪官依例斷罪

一文字到日當該提點官遍諭諸鋪叮嚀省諭鋪司鋪兵各使備細通曉毋致停滯差遲　三十年六月中書省據兵部呈急遞鋪文字稽遲蓋因各處提調官不為用心照刷及諸衙門文字繁劇元報鋪兵數少不能迭辦擬於大都遞南至保定真定貫通各省去處量添鋪兵令廉訪司常切鑿勒各處提調正官親行詣鋪照刷整治定立到提調正官罪名具呈照詳都省議得隨路急遞鋪所遞文字比之初立以來特是遲慢蓋為各鋪兵積年之間漸有逃亡不及元數止仰見在人戶傳遞及各處提調正官看同泛常不依元例上下半月親詣各鋪整治往往令鋪司人等就賫文簿赴司呈押或轉委司吏人等代替照刷雖有怠慢去處不肯從公理會中間因而作弊以致鋪兵人等減裂如此今擬差官分道前去腹裏路分與各道正官一同詣鋪從實計點若有身死在逃老幼殘疾不堪走遞之人取勘見數於相應戶內依數補換須令堪役人丁正身應役毋令權豪勢要并一般人戶受錢結攬代替開具實補換戶數各縣村莊花名造冊呈省或有必合添設戶數去處亦仰明白議擬保結呈省仍令各鋪照依已定體例并換續禁治條陳事

理實置時刻輪牌燈帳法燭氈袋油絹夾板鈴攀等物一切完備遇有遞傳文字隨於鋪曆上分朗附寫是何衙門文字來發時刻稍鄰鋪兵姓名交遞文匣有無損壞即用已備物件如法裹護及用當時第幾刻牌子於文字上來繫依所定時刻送至前鋪亦行依上明白交接附曆須要晝夜行四百里委自各路正官一員每季總行提調州縣亦令有俸末職正官上下半月親臨提調往來照刷如有稽遲磨擦損壞沉匿文字即將當該鋪司鋪兵驗事理輕重斷罪仍令各道廉訪司常切釐勒當該正官依期整點如但有不依所責親臨提調官初犯笞一十七下再犯加一等三犯呈省別議總行提調官比親臨官減等科斷每季具境內有無稽遲文字開申合干上司任滿於解由內通行開寫以憑黜降遍行照會依上施行

三十一年八月中書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行御史臺咨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申監治温台處州分司牒諸衙門入遞公文皆用印信封皮以防走泄官事體聞近年隨處鋪兵往往私將所遞公文拆看及有一等詞訟被論人探聽官事追會公文入鋪先於道路等截賄賂鋪兵私開抄錄或致盜匿姦弊多端今處州路縉雲縣鋪兵將本司移牒總司公文拆開夾帶貼子書寫宣慰司所委點鋪奏差張繼忠取受錢物及至

總司繳回挨究至本鋪其人又復開拆卻將原寫貼子揭去詳此明見隨處鋪兵人等將應有遞送諸衙門公文件件私自折讀其間主意難測若不嚴加關防所繫利害非輕其鋪司鋪兵多是受雇僥倖頑庸之民常不在鋪或遇夜不遞蓋因久與提調官吏情熟請鋪計點有時遲慢則營求脫免所以縱慣情弊日深往往輒將諸衙門公文盜開其鋪兵於無人之地必欲求水滋潤開拆雖重重封裹無濟於事各處提調正官不過照刷稽遲斷不能關防私拆之弊其省部臺院廉訪司事多機密既鋪兵人等私自窺視必有不良之意　至元二十八年更張之後都省許令各處置立木匣所在官司至今因循苟且止以封皮入遞致令鋪兵擅開或劃出鮮尾聞知隨處遞鋪元有造到木匣未嘗使用今令永嘉縣提調官將到各處木匣大小不等改造到一様小匣五十隻各帶鎖一副先封一様鑰匙於各衙門收管每發公文入遞於鎖上封記仍用印封紙渾封匣面當司如此遞送兩月往復公文匣上驗視並無分毫拆動此之向日少有稽遲牒請備申移咨御史臺及牒宣慰司具呈行省行下合屬依都省元行一體置造木匣轉遞公文仍勒提調官須要正名少壯鋪司鋪兵晝夜在鋪應當如委有病故時暫許雇少壯善走之人應據若有代名鋪司鋪兵

盡行替換庶免盜拆稽遲之弊具呈照詳都省準呈劄付本部遍行合屬依上置造木匣走遞釐勒提調正官照依已行常切整治施行是年設置大都總急遞鋪提領所降九品銅印一顆設提領三員別無俸禄　成宗皇帝大德三年十一月兵部呈大都路備急遞鋪提領所申大都至上都八十二鋪本路所管四十二鋪沙窩鋪迤北至上都四十鋪俱係上都管領自二月初一日至八月罷散本路所管鋪兵先行走遞止是支請四箇半月口糧上都路鋪兵每年後走先散卻支六箇月口糧擬合照依上都路鋪兵例一體放支本部參詳若依所申擬自大德四年入役日為始與上都鋪兵一體放支六箇月口糧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送戶部行移兵部照勘明白依舊例每月三斗每年放支六箇月口糧　四年二月十三日中書兵部奉省判本部呈大同路申轉遞樞密院等衙門赴和林宣慰司投下文字迤北但係蒙古軍站草地無處轉遞本部照得大同迤北元無所置急遞鋪以此參詳今後諸衙門行移宣慰司文字合依甘肅行省例發付省承發司託令使臣順帶相應奉都堂鈞旨準呈遞送行移照會施行

五年五月大都路總急遞鋪提領所言本管鋪兵乃細戶下民日夜奔走傳命未嘗少休正患臨遞逃竄州縣官吏又常以提調整點為由科差擾

擾令大都上都既設提領所以掌郵傳不必復隸州縣合無止令官總攝官民兩便省部參詳大都上都州縣事務繁劇即與外路不同既設急遞鋪提領所給印親管鋪兵合準所擬止責本所依例照刷文曆路官總行提調若有違慢依期科斷相應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年七月江西行省言自閏正月二十二日蘄州路郵傳總鋪申舉遞發到本省咨文一角為大德九年夏季賊盜事文字印押破裂不完遂遣使由省前急遞鋪為始次第考究至大都路擇畔鋪惟龍興南康江州興國蘄州黃州汝寧府七處所轄郵舍所置夾板氈袋什物如法其餘汴梁衛輝彰德廣平順德真定保定七處總鋪皆無夾板止用布帛囊盛文字前咨乃是汴梁路在城總鋪裹束遞傳以致沿途損壞已取提調官成世傑招詞似此蹤慢豈不敗事請懲戒整治兵部照得大同等路先申郵傳不遵程限損失文字蓋自總鋪承受公文如式書記封護傳至前鋪依上發遣所至輒經一二時辰以致損失停滯深為不便莫若以各鋪氈袋夾板繩襻什物置於總鋪凡遞發文字合鋪司提領明書某處至某處呈下用某字號夾板什物裝發各鋪附寫回曆時書某鋪某人傳到某字夾板以至前路相倣標記至總鋪然後開拆如式發遣庶無住滯損失之弊本部議除各處行省急遞

鋪。候取勘完備區處。其腹裏路分。準上立法。令各路總鋪相傳收掌什物。以千字文編號。如或傳遞。提調官有不用心整治。以致稽遲損失公文者。初犯親臨州縣提點官罰俸一月。總府提點官罰俸半月。再犯州縣官笞十七。總府官罰俸一月。三犯別議。標註過名。相應呈奉省。擬差官計點鋪兵。內若有逃亡老幼殘疾者摘易之。必合增設者申明之。各照舊例設置時刻輪牌。燈燭。法燭。氈袋。油絹。夾板。鈴攀諸物。凡遇遞傳文字。籍記是何官府承發時刻。相鄰鋪兵姓名交遞。文匣有無損壞。然後封裝開某時某刻。木牌附繫。送達前鋪。晝夜行四百里。各路正官一員。每季總轄提調州縣。本職正官。上下半月。親臨往來提調。如有稽遲損匿文字。即罪當該吏兵。各道廉訪司常切整治。但有違越。初犯親臨提調官笞十七。再犯笞二十七。三犯呈省別議。路官減一等科罪。任滿於解由內並開。以憑黜陟。已經依上施行。記。今據前因。再議遣使分詣腹裏路分。及咨各省差官從新整點。其已取招詞去處。就便究治施行。　十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准江浙省咨。廣德路申。本路自在城鋪投東舊曾設立羅村。夏家山。東亭。湖陂村急遞鋪四處。計五十餘里。相接湖州路長興州所管店塘鋪。達至杭州。止是三百餘里。文字往復。三日可達。先因省府移置揚州。以此將前項四鋪

革去。自後省府復置杭州。大德元年。又因江東道宣慰司例革。本路直隸省府。凡有申報文字。必須經由湖州路所轄急遞鋪轉送。為此議得。依舊設立段村等四鋪。走遞便益。大德三年五月四日。移准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牒。講議得宜從添置。畫圖貼說。於當年十一月申奉省府劄付。該移准中書省咨。送兵部議得。既廣德路改屬行省。合准所擬添置四鋪。所撥鋪兵除就用舊戶外。若有數敷之數。許於元減下鋪兵內差撥。依例起蓋鋪屋。走遞相應。依上添置訖。凡有遞送文字。並無稽遲。甚為便益。至大德五年八月內。湖州路因為減併遞鋪。申奉省府劄付。移准中書省咨。兵部呈。該本部雖已斟酌存減合併。終不見彼中緊要事宜。恐有差遲。合咨行省更為可否。回咨承此。不期湖州路不詳廣德寧國。太平。池州等路軍民官司。俱係直隸行省。接連走遞緊要便道。卻行朦朧擬稱安吉縣界至杭州餘杭縣等處。止是隣境縣分。遞送相關文字。不係緊要之處。如此設詞。致蒙省府一例革去。是致廣德并寧國。池州等處軍民官府一應申呈文字。及奉省府行下劄付。俱各經由溧水。建康。鎮江。常州。無錫。平江。嘉興。崇德。杭州等路遞送。周折一千五百餘里。一月餘才方得到。實為悞事不便。為此議擬。仍舊添設段村等處四急遞鋪。實為便益。申乞鈞詳。得此。本

省除已行下本路。依舊安置走遞外。咨請照驗。都省擬別無違礙。依上施行。　英宗皇帝至治三年。兵部奉中書省劄付。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司照磨言。隨處急遞鋪。反匣損壞公文。有失設法等事。送本部議得。置郵傳命。古今良法。行之既久。不能無弊。蓋其法每十里設置一鋪。排列遞次。凡遞文字。止憑一鋪司承受發遣。其鋪司舉皆村野愚民。不知利害。不通文理。一鋪層尚然不整。豈能表率鋪兵。使之依法走遞。其鋪兵人數老幼充應。多不堪役。州縣官司視同泛常。又不依期親歷整點。遂致文字稽遲損壞。至於沉匿。無從追究。為弊至此。豈宜坐視不加整治。其元立程式。非有可以更張者。但為別無專管之人。以致如斯。所據上項長引隔眼。圖是可用。未能悉救其弊。又相離數千里去處。亦難每鋪標寫。以此參詳擬合每十鋪設一郵長。於州縣籍記司吏內差充。一周歲更替。其拘該兩州縣去處。從鋪多者差設相等者。通年輪差。使之專督其事。時常於所管鋪分往來巡視。務要修置亭舍。什物完備。附寫鋪曆明白。照依元立程式走遞。但有老幼鋪兵。隨即申覆補換。凡入遞文字。從始發官司。約量地里遠近。印帖長引隔眼。於上明白標寫件數。發行日時。至各各郵長去處。標寫發放轉遞。每上下半月。開具遞過文件。及各各日時。申覆提調官。依期親歷刷

勘整點。署押文案。具報廉訪司照刷。若各鋪稽遲損壞文字。或附寫不明不實。本管郵長就便治罪。其在別管鋪分。亦須互相關呈所屬上司。行移究治。若郵長不能盡職。致有稽遲者。提調官量事輕重議罪。三犯者替罷。仍出去州縣籍記姓名。其於一歲之內。克盡乃役。畧無稽遲者。即許從優先行補用。若提調官吏不行依期用心刷勘整治者。廉訪司嚴加究治。仍於年終將斷過此等官吏。通類另行呈臺。備呈都省。驗事別議黜陟。如此責委既專。自能盡心於事。前弊可得漸除。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處行省。劄付御史臺。照會本部。依上施行。今將再立到隔眼樣式。粘連在前。具呈照詳。都省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元典章整點急遞鋪舍　大德元年五月二十日。江西行省照得。隨路置急遞鋪。定立程限。轉遞內外諸衙門一切文字。專委親臨州縣末職官充提點。上下半月往來照刷文卷。又令各路末職官每季刷勘。務要不致稽違。比年以來。往往將各處文字不依程限走遞。及磨擦損壞。扯毀由頭解尾。開封發視。去失件數。或亂標寫條。批回呈有數次者。因而耽悞公事不便。都省議擬到合行事理。遍下合屬。先令各處提點官照刷點視。聽候都省差官整治施行。　親臨官並擬末職州判主簿錄判充提點。親臨本管并相攙別境刷勘。但有遲慢。隨即

科決。如點視官違期不行刷勘。或照出稽遲事件不行舉問。照依下項事理施行。仍於解由內開寫。違期初犯罰俸一月。再犯決一十七下。三犯決二十七下。隱庇不行舉問扶究。或脫漏不覺。申省科斷。　總府不職。府判每季將引司吏一名。祗候一名。遍所屬刷勘。牒報本路。違者比依前例減一等究治。　提調官非理擾優鋪兵。取要酒食等物。依律治罪。　大德六年四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承奉中書省劄付。該急遞鋪遞到湖廣行省咨文。爲薛闍干元帥殺虜人口不公等事。磨擦損壞。仰扶究施行。承此。又據總急遞鋪提領所狀申。各處行省并平陽太原等處文字。多有磨擦損壞。扣算元發日期。比至到部。亦不依元立程限。及所置長行夾板。多不齊備。申乞照詳。得此。照得大德四年五月十六日。承奉中書省劄付。來呈。大都等處申。隨路急遞轉送文字。不依程限走遞。及磨擦損壞。扯毀由頭。鮮尾開封。發視去失。件數亂摽字樣等事。內一件。應有轉送文字每日少者不下千百餘件。俱各於總鋪承受發放。明白開寫某處文字。何處呈下。才用油絹袱兒氈袋夾板。裝發打角。轉送前鋪交割。又令鋪司夾板繩揞全。於各路總鋪頻放。令鋪司一名。提領一名。將各項所遞文字。明白開寫某處文字。至何處呈下。卻用某字幾號夾板氈袋繩揞。裝發打角。

令各鋪鋪司於鋪兵迴曆上。附某時幾刻。某鋪某人送到某字號夾板氈袋一付。到前鋪交割。到彼再令鋪司依前摽付時刻。依前開寫。上用油絹袱兒氈袋裝發打角。每一鋪開寫一遍。遲滯一二時辰。不能轉送。每晝夜轉送不及百里。深爲未便。若將各鋪氈袋刻號數花名。畫字以備照刷。直至前路總鋪開拆。令鋪司依上備細開寫某處文字。至何處呈下。再用某字幾號夾板氈袋。依上打角。至別路總鋪開拆。如此轉送。不致稽遲磨擦損壞等事。本部議得。除各處行省急遞鋪處所伺候都省取勘究備至日。另行議擬外。據腹裏路分驗總鋪去處。以千字文編立號數。令當該官司就約各鋪舊使夾板油絹氈袋繩揞。依樣彫造。坐去字號。兩頭總鋪均停收掌。照依前依往來轉遞。今後提點官不爲用心整治。致有稽遲損壞文字。初犯州縣親臨提點官罰俸一月。總府提點罰俸半月。再犯州縣官笞一十七下。總府官·總府官罰俸一月。三犯別議。仍摽注過名。令各道廉訪司照刷提點官并總鋪文案。若有違犯。依例責罰。如准所呈。差官馳驛分道前去。改置計點合用夾板等物。須要完備。先取當該官吏重甘執結申呈。相應。令開合點物件如右。具呈照詳。都省照得。先爲隨路急遞鋪所文字。比之初立以來。特是遲慢。議擬官分道前去腹裏路分。與各處正官一同詣鋪。從實計點。若有身死在逃。老幼殘疾不堪走遞之人。取勘見數。於相應戶內依數補換。須令堪役人丁正身應役。無令權豪勢要并一般人戶取要錢物。結攬代替。開具不補換戶數。各縣村庄花名。造冊呈省。或有必合添設戶數去處。亦仰明白議擬。保結呈省。仍令各鋪照依元行體例。并接續某治條陳事理。安置時刻輪牌燈堠法燭氈袋油絹夾板鈴攀等物。一切完備。遇有遞去文字。隨於鋪曆上分朗附寫是何衙門文字。承發時刻。相廣鋪兵姓名交替。文匣有無損壞。即用已備物件。如法褁護。及用當時等幾刻牌子。於文字上拴繫。依所定時刻送至前鋪。亦行依上明白交接附曆。須要晝夜行四百里。委自各路正官一員。每季總行提調。州縣亦令有俸末職正官上下半月親臨提調。往來照刷。如有稽遲磨擦損壞沉匿文字。即將當該鋪司鋪兵驗事輕重斷罪。仍令各道廉訪司常切釐勒當該正官照勘整點。如但有不依所責。親臨提調官初犯笞一十七下。再犯二十七下。三犯呈省別議。總行提調比親臨減一等科斷。每季具境內有無稽遲文字。開申合干上司。任滿於解由內通行開寫。以憑黜降。已經差官計點整治。及咨各省劄付御史臺。本部依上施行去訖。今據見呈。都省議得。編立字號。總鋪打角。稍公交點轉遞。合用什物。依准部擬。其餘

事理已行定例。除外。合下仰照驗施行。承此。除依上施行外。今據前因。本部參詳。見奉都省劄付。扶究各鋪磨損湖廣行省咨文。及提領所申各處亦爲擦磨損壞文字。若不差人扶究整治。深爲未便。所擬行省地面急遞鋪。亦仰差去官與各處提調官一同依上改置長行夾板。嚴加整治。　入遞　申臺文字重封入遞。　至元二十三年　月。行御史臺據管勾承發司兼獄丞申。照得元奉御史臺劄付行下各道按察司。應有申臺文字。須要重封入遞轉送。毋致損壞。今據鋪兵人等遞到各道申臺文字。往往不依御史臺所行事理重封。止用單紙封皮。俱各擦磨損壞。文解漏泄事理。合行再下各道。遇申臺文解。須要如法重封入遞轉送。似爲不致破損。憲臺得此。照驗應有申臺文字。依已令事理。須要重封入遞轉送。毋致損壞。仍俱依准文狀申臺。入遞文字。大德五年五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奉中書省劄付。來呈。行臺咨。監御御史呈。切照比年守省追關公事。遞申到憲臺劄付察院公文。遲滯月餘。照到入遞月日。扣算地程。每晝夜僅及百里。蓋提調官不爲用心拘揆。亦有夾雜諸衙門不該走遞文字。數內除省臺軍民錢穀造作各各衙門外。千戶所。僧錄司。蒙古教授官。鹽提領。馬站等一應司存。詳此微末司屬。不關治政。閑慢去所。若此之類。不勝其繁。豈

不防夯正合轉遞重大衙門文字若不整治切恐因循廢弛不便本部看詳係為例事理合令合干部分定擬入。又行省咨亦為此事送兵部照得中統三年奉聖旨遇有省裏發的文字教轉遞者其餘官府文字並不得急遞鋪轉送各路總管府文字并總管軍官文字直申省者急遞鋪轉送若不係中省文字休轉遞者又中統五年欽奉聖旨擬設立宣慰司去處依舊設立急遞鋪專一轉遞中書省領左右部宣慰司轉運司文字沿邊軍情公事差使臣往來勾當至元八年兵刑部奉省判為各處成造軍器應係隨路合申稟事理今後擬令急遞鋪轉送又尚書省定例隨路帳冊重十斤已下可以擔負者許令入遞至元二十年奏准功德使司文字入遞行者欽此至元二十六年尚書省准擬釋教總攝所總統所凡行文字入遞者至元二十八年奉都省照會一欵遞年入遞封緘雜亂發遣無時是致附寫多致差迷轉遞亦甚不便今後省部并諸衙門凡入遞文字其常事皆付承發司隨所投下去處各各類為一緘謂如江淮行省去者凡江淮行省不以是何文字通為一緘官府准此日一發遣附寫不繁轉遞亦便已經遍行了當今奉前因本部參詳亡宋收附以來諸悉平此中統至元之初公事浩繁入遞文字何啻百倍鋪兵人數曾不加多若必以晝

夜四百里責之切恐往返頻數疲勞不能送辦擬合照依元奉聖旨事意除邊遠軍情緊速等事差委使臣勾當外據應合入遞文字責令總鋪依例類緘發遣限一晝夜行三百里渡涉江河風浪險阻不拘此限及除兩都遞送御膳果菓鋪兵外其餘應設急遞鋪兵去處止遞公文並不得將文冊十斤已上及一切諸物入遞如違悉送所在官司究問路府州縣正官提調廉訪司常切糾治相應令將各各遞送文字衙門開坐具呈照詳都省議得急遞鋪晝夜里路已有定例所據總鋪見行入遞光祿寺等衙門擬合依前入遞餘准所擬都省除外仰依上施行。應入遞文字衙門

中書省　太師府　太傅府　樞密院并行院　御史臺　行臺　行省　宣徽院　扎魯花赤　徽政院　宣政院　大司徒　六部　中政院　通政院　大司農司　兩都留守司　大醫院　泉府司　內史府　提調河道官　王相府　集賢院　崇福寺　總統所　總攝所　太史院　致用院　翰林國史院　將作院　蒙古翰林院　各道宣慰司　各處宣撫司　各衛　武備寺　都元帥府　各道廉訪司　尚乘寺　光祿寺　太僕寺　太常寺　闌遺監　利用監　太府監　章佩監　尚舍監　中尚監　都水監　國子監　孛可孫　給事中　侍儀司

司天臺　內宰司　宮正司　拱衛司　教坊司　各處萬戶府　省院都鎮撫司　漕運司　監察御史　鹽茶轉運司　護國仁王寺　總管府　納綿總管府　財賦總管府　都水庸田司　大都鷹房都總管府　秘書監　淘金府　兩淮屯田打捕總管府　直隸省部軍器人匠總管府并局院　晉王位下總管府　鐵冶提舉司　道教司　蒙古儒學提舉司　官醫提舉司　府州奧魯官　路府并直隸省部軍州　不應入遞衙門　新舊運糧提舉司　怯怜口提舉司　八作司　衛候司　牙背忽司　財賦提舉司　各投下總管府　尚飲局　沙糖局　尚食局　文須庫　文成庫　太廟署　掌散司　帖只官人　天長觀　僧錄司　道錄司　都綱司　蒙古儒學醫學教授　不入遞　鋪兵不轉諸物　至元八年三月尚書兵部近准各部關為各路不時於急遞鋪內轉遞絲貨錢數弓箭軍器茶墨等物往往遺失短少行下根挨不見又下隨處釐勒陪償深為不便照得中統五年欽奉聖旨節該擬設立急遞鋪專一遞中書省左右部宣慰司轉運司文字外沿邊軍情事差使臣往來勾當欽此省詳急遞鋪止合欽依聖旨事意遞傳各衙門應有文字所擬絲貨鈔數弓箭軍器茶墨等物若令各路順便脚力梢帶是為便益呈

奉都堂鈞旨送兵部准擬行下各路照會欽依施行　無印文字不入遞　至元三十一年四月行臺准御史臺咨照磨承管勾蕪獄丞呈三月初四日有總鋪兵張榮送到遞南文數內檢得有無印信呈臺白實封文字一角於上該寫文桂發陳言公事拆開讀覷得該文桂發告論慶遠路總管粘合守忠邀功冒賞等事喚問得大都路在城急遞鋪司李德元狀供委是遞南傳送前來並不是本鋪接受文字請行下本道廉訪司行移合屬不應接受入遞鋪司人等就便斷罪更為禁治施行　帳冊十斤以上不入遞　大德五年十一月行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札付來呈燕南道廉訪申申監察御史呈入遞文字繁雜送兵部議得並不得將十斤以上及一切諸物入遞照得本道每年造到事跡駐濫文冊舊例急遞傳送赴臺呈報今造到大德四年事跡帳冊斤重數多未審如何施行送兵部照得文冊十斤以上不許入遞係都省定例所擬駐濫帳冊十斤以上今後合令所在官司與考較錢糧文字一體施行具呈照詳都省准呈仰照驗依上施行　禁例　拖鋪兵挑擔　大德五年正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建康路總管千奴太中呈釐勒事內一件各路差使人員往往強拖鋪兵并鎮店百姓挑擔行李及撑船隻議得設立急遞鋪兵本為轉送

文字走遞里路。已有定例。近年以來。有過往權豪及官吏人等。因公差將鋪兵等拖拽挑擔行李。以致走遞文字稽遲。今後嚴切禁約。如有似前違犯之人。痛行斷罪。仍每鋪給榜一道。常川張掛。若鋪兵畏避權勢。依隨挑擔行李。遲慢走遞文字。亦行究治。如有官司明白印信公文轉送者。依例遞送。廉訪司常加體察。兵部議得。設立急遞鋪兵。本為遞轉文字。今有差使人員往往拖拽挑擔行李。遍行合屬出榜。發行禁治。如有違犯。所在官司。就便究治。仍令廉訪使體察相應。都省准擬。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國朝諸司職掌。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司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於附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點充。須要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一箇。以驗時刻。鋪門首置立牌門一座。并牌額全。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每名合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鎗一把。棍一條。回曆一本。　一遞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但遇公文到鋪。不問角數多少。須要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遞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於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速令鋪兵用袱包裹。夾板拴繫。賫小回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回曆上附寫到鋪時刻。以憑稽考。毋致停住差遣。如是公文到來不即遞送。停積等待。因而失悞事機者。問罪。

一各州縣於額設司吏內選充鋪長一名。專一巡點所轄鋪分。督令各鋪司兵。如法走遞。覷臨府州縣提調官常加撿點。鋪長失於整點。隨即問罪。每月置立文簿。當該提調官署押。附寫遞過公文時刻角數。以憑稽考。

一無印信文字。不許入遞。其各衙門但有入遞公文。須至堅厚好紙封裹。轉遞各鋪。明白附曆。於上開寫並無破損。弃不曾拆動原封。但有磨擦破壞及拆動原封者。就將來文封皮上寫記原遞鋪兵姓名。遞發。及將遞來鋪兵拘捉解官。有司即為追究。　一鋪舍損壞什物不完。鋪兵數少。及有老弱之人在鋪當役者。有司提調官吏即便修理。僉點補替。（鋪名詳見各府志書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六　六暮

鋪

相思鋪（唐令狐挺詩題鄜州相思鋪　誰把相思號此河塞垣車馬往來多。只應自古征人淚。洒向空川作逝波。）**車子鋪**（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同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蒲宗閔。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遠近險易置車子鋪二十八。移敕兵士從之。）**通遠鋪**（經世大典至元九年。左補闕祖立福。合奏諸路急遞鋪名不合人情。改擬定為通遠鋪。）**猪頭鋪**（宋史高彥儔仕蜀。及宋師至。彥儔謂副使趙崇濟。監軍守謙曰。北軍遠來。而利在速戰。不如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引兵與戰于猪頭鋪。守謙果敗。）**鎮洮鋪**（宋張舜民畫墁集題鎮洮鋪壁　元祐庚午歲五月三日。湟中還趣臨洮。過三岔。南望康樂川。是時春景徹遠。寒日滑汲。溪山重複。香靄蒨深。非重湖之南。則九江之北。愛而不已。遂為此書。）**思塘鋪**（宋張舜民郴行錄庚辰雨雪循岸。牽行究轉。二十餘里過思塘鋪。有廟曰思唐相公。不知為何神也。）**喜歡鋪**（埋齋通編。蜀大散關有喜歡鋪。故東坡入贛詩云。山憶喜歡來遠夢。）**石彪鋪**（魏泰東軒雜錄。鄧城縣有石勒村。冀縣有石彪鋪。彪乃虎也。避唐諱而改。）**賢女鋪**（蘆浦筆記。漫錄載南康有賢女鋪。蓋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沉於水。鋪因得名。然予嘗過之。壁間有碑記其大略。似謂初嘗議婚。已定。而夫家貧。父兄悔之。別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奈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亦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耶。宋寥剛高峯集。南安軍之境。舊有貞女鋪。相傳云。有一女子受聘未嫁而夫卒。其家更許其兄弟。女以義不可辭。不獲。遂投水而死。鋪在潭上。因以得名。後諱改今名。謝舉廉民師知南康縣。追記其事。尉曾定民詩。次其韻和之。往往虔州大觀中也。　世上男兒半可羞。貞姿誰欲遣隨流。百年負愧生何益。一諾難酬死即休。明月碧溪長共潔。孤雲落日自含愁。懸知萬古悲行客。不待春皐木葉秋。羅端良鄂州集。許嫁女始孚昔人良所欽。此身有所屬。安得強委禽。嗟哉乃翁愚。棄盟欲重尋。死生還復合。世謂遂初心。誰知彼寒女。義烈動芳襟。頃來已一慚。厚愧方在今。正性不

有物臨流殞千金我來予褒祠目眩寒潭深凄涼一川上行客問知音能改齋漫錄江革信民嘗識以二絕句云。賢女標名庶幾秋行人撫事至今愁湘絃悲雨知何處月冷風悲江自流。女子能留身後名乱羞恩耻漫公卿。可憐嗚咽灘頭水渾似曹娥江上聲。

冷水鋪 武昌志宋張詠發冷水鋪詩。冷水東南去路賒水邊山掩見人家無端下馬尋幽處鷗鷺飛飛出荻花。

筭錢鋪 （宋錢塘韋）驤集筭錢鋪。里名勝母曾車止邑號朝歌墨驅還我領漕權來此坐不惟自哂且鵠顏。

江墩鋪 （宋錢塘韋驤集題江墩鋪）詩。郊原秋色湛無孤風坐范亭夕照中刈熟人歸荷肩重嘻嘻語笑話年豐。

第四鋪 （宋梅聖俞宛陵集至第四鋪二首。）第四鋪前風雨急搭河過盡不憂灘卻愁蓬漏露征衣。始信人間行路難。輕舟已過第四鋪憶着陽關末尾聲惆悵杜公行底急白鷗何處得同傾。張文潛宛丘集宿第四鋪。緊纜寒沙傷客情秋雲不動夜陰生蕭蕭兩岸黃榆葉解報三更雨到聲。

城北鋪 宋梅聖俞宛陵集七月二十一夜聞韓玉汝宿城北馬鋪詩。暗樹秋風擺月鳴桃枝竹葦冷清孤孤燈淡淡短亭客半夜蕭蕭聞雨聲。

長橋鋪 宋趙清獻公集次韻吳中復龍圖題長橋鋪詩。山東去蜀石不悍客程遙酒酌杯中桂琴携爨下焦故人提大筆佳句刻長橋。一讀離懷釋如冰暖日消。

平山鋪 宋劉攽彭城集題平山馬鋪　長亭前望勢崔嵬地拆東南宇宙開韋杜去天真尺五行人新自日邊來。

任村鋪 宋王安石臨川集書任村馬鋪詩。兒童繫馬黃河曲近岸河流如可掬。（宣公十二年。舟中之指可掬。）任村炊米朝食魚。日暮滎陽驛中宿。（滎陽屬鄭州）投老經過身獨在當時洲渚今平陸。（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林黍冥冥十數家仰視荒蹊但喬木。（杜詩。黃葉覆溪橋。荒村惟古木。）冰盤膾美客自知起看白水還東馳。爾來百口皆年少歸與何人共此悲。（退之過始興詩。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鮑家鋪 宋清江三孔集孔平仲題鮑家鋪詩。郵亭秣馬朝寒天雪雲壓山山湧泉龍頭客飢欲喋口屋底人開猶軒眠敲門得薪感相濟。征衫如洗頰火燃江南亦有安栖處卻羨郵亭人穩住。

新安鋪 清江三孔集孔武仲題新安鋪詩三首。草草澗中草冷冷山嵴泉泉甘而草芳旁有屋數椽夕陽漸盡西風起行客山頭望千山　薄雲斜日亂山川。按得荒亭晚急肩。地僻誰知藏好景。庭花無數折金錢。草如秋水態回廊素月分輝一倍涼。山木交加無意緒。欲歌殘影到人牀。

驢瘦嶺鋪 黃山谷詩題驢瘦嶺馬鋪。老馬飢嘶驢瘦嶺。病人生入鬼門關。（後漢書班超傳。上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此借用。）病入甘作五溪卧。老馬猶思十二閑。（後漢書馬援傳。到南擊武陵五溪蠻夷。注云。武陵有五溪。按通典黔中通謂之五溪。注云。謂酉辰巫武沅等溪也。魏武帝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周禮校人日。天子十有二閑六種。）

青綬鋪 宋呂南公灌園集宿青綬鋪詩。雨纖中間風腳攔解衣鋪草近南榮曦光欲墮已睡熟斗柄轉斜饒夢驚方恨此時無月色。未知何處有蚊聲。塵埃恐熟明朝路會為今宵動旅情。盱江前志宿青綬鋪重象詩一首。跋涉千千里我行亦良勤戒途桂林臘[illegible]盱水春赤石照病眼紅泉澤征塵麻姑顧我笑問別何所因憶昨罷清汀中興初甲寅去家十五年。一拂先君墳。未及親舊語。遽隨犬羊奔暮無遂如客。月鵲無安村。得官嶠南州。欲訪出世人。樂虎信有命。生還聊一欣。此事姑置之。既往安足論。山神似相憐靜掃群峯雲。

三岔鋪 宋范忠宣公集和聖俞三岔鋪留題。今日天涯同一笑。當年澤畔

共長吟。（公謫上元。予謫歷陽。對吟相接。）還朝未復中臺職。報主長存國士心。

石槽鋪 邵陽志宋章惇題石槽鋪詩。瘴靄潛消瑞氣和。梅峯千里閣煙蘿。人逢雜堠雖云遠。路在好山寧厭多。啼鳥叢中傳木杪。瀑泉碎玉激巖阿。欲留征馭遲遲去。公檄催人不奈何。

龜峯鋪 郴州圖經頗傳文題龜峯鋪詩。洪波春天飆四嶽南極祝融亘幽朔。高山千里龜出背。大木百尋龍掛角。白魚跳舟神禹出。鞭笞百鬼走雷雹。犀走象駭不敢留。顛沛漏夷因海若。大龜爬沙獨居後。火傘下照天一握。甘心枯死配玉靈。突兀于川露蒼殼。醉中對之偽一笑。欲持鐵網手自捉。窮通禍福爾豈知。取火燒山恐鑽灼。青松華竹葬西風。似客搖頭謂公莫。此事傳之亡是翁。請君更問山頭鶴。

青潭鋪 宋胡銓澹庵集過青潭鋪用杜少陵韻。世路羊腸險崎嶇不計層附夾城並火待暗鼠窺燈國削臣心折秋高膚勢增魚鰕何足慮回首顧鯨鵬。

陸便鋪 宋胡銓澹庵集宿陸便鋪用曹侍郎詠題柱韻。機穰但多予耜耆犀渠不見弄兵人。盈疇雲子歲不惡父老卻誇今使君。

烏石鋪 宋楊龜山集重經烏石鋪。夾屋青松翠靄中去年經此亦怱怱重來烏

石嶺頭路。依舊松聲帶晚風。

歸德鋪

宋呂忠穆公集次韻郭思得之歸德鋪留題。 馬前山色入吟鞭。馬上行人思滿衆。楓落吳江何足道。好詩今擬謝臨川。 妙年題筆吐英辭。壯歲文章畫色絲。五字七言嫌淺俗。揮毫新製六言詩。 故園一別四經秋。倦宦東歸念昔游。下馬郵亭開病目。壁間依舊見銀鉤。

新嶺鋪

宋廖剛高峯集題新嶺鋪詩。 嶺高無所見。米列不堪賞。獨有埋雲樹。行人六月凉。

耕園鋪

廖剛高峯集題耕園鋪。鋪中有蔡君謨題佛桑花詩。刻于亭中。花適盛開。因書云。 下馬看詩句。回頭見佛桑。可憐空姓字。留與不根長。

南墩鋪

廖剛高峯集題南墩鋪。鋪中聞猿聲。素所未識。復度二峻嶺。蓋亦創見。因記行役之勞云。 見說龍巖路。猿啼今始聞。深林埋宿霧。高嶺出層雲。天去頭三尺。崖垂足二分。只愁雙目眩。敢恃一杯醺。犲歷泥增滑。豬痛日向曛。長安九軌道。誰識此艱勤。

柳莊鋪

廖剛高峯集題蔡州柳莊鋪詩。 雲垂曠野路漫漫。衆葉秋聲作暮寒。已分故園天樣遠。不知何處是長安。

青山鋪

宋陸游渭南集太息二首。宿青山鋪作。 太息重太息。吾行無終極。冰霜迫殘歲。鳥獸號落日。秋砧滿孤村。枯葉擁破驛。白頭鄉萬里。墮此虎豹宅。道邊新食人。膏血染草棘。平生鐵石心。忘家思報國。即今胃九死。家國兩無益。中原久喪亂。志士淚橫臆。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 凄凄復凄凄。山路窮攀躋。僕病臥草間。馬困聲酸嘶。肥光截道犇。窮狖上樹啼。崩湍一何哀。下落萬仞谿。昏黑投孤戍。洗我衣上泥。下愚不可遷。大感終身迷。仕宦十五年。曾不絕轍桶客路。以睡眠月白。開號雞欲行。且復止。虎來茅葉低。

茱萸鋪

陸游渭南集過茱萸鋪。青松來戶。前臨大道。絕似西陸驛亭。悵然有作。 茱萸小驛夕陽愁。搔首臨風感舊遊。渾似軍行散關路。但無鼓吹動涼州。

木瓜鋪

陸游渭南集木瓜鋪短歌。 鼓樓坡前木瓜鋪。歲晚悲辛利州路。當車礧礧石如屋。百里夷途無十步。溪橋缺斷水齧沙。崖腹崩頹風拔樹。虎狼妥尾擇肉食。狐狸竪毛啼日暮。丘短草聲窸窣。往往精靈與人遇。我生胡為忽在此。正坐一飢忘百慮。五更出門寒裂面。半夜燎衣泥滿袴。妻孥八月離夔州。寄書未到今何處。餘年有幾百憂集。日夜朱顏不如故。即今臺省盛諸賢。細思寧是儒冠誤。

三折鋪

陸游渭南集飯三折鋪。鋪在亂山中。 平生愛山每自歎。舉世但覺山可玩。皇天憐之足其願。著在荒山更何怨。南

窮閩身西蜀漢馬號幾歷天下半。山橫水擁路欲斷。崖鬼可陟流可亂。春風桃李方漫漫。飛棧凌空又奇觀。但令身健能強飯。萬里只作遊山看。

龍華鋪

宋許景衡橫塘集龍華馬鋪懷盧行之去年解后。 去年南邑歸。春風拂征轡。相從一失頃。花舟方試媚。歲月俯仰間。還到經行地。壁間舊詩句。塵土日蒙閟。老境年俗累。節物搖鄉思。歸歟悵何時。與子同此味。浮雲有南北。況乃為祿仕。置之勿復論。一醉作春事。

白沙鋪

宋黃公度知稼翁集題白沙鋪。 負郭可無三頃秫。蓋頭幸有兩間茅。還鄉且盡田家樂。舉世誰非市道交。村酒一盃澆磊磈。山程數驛更磽磝。羸驂莫怪歸鞭急。心在輕經荔子梢。

獻花鋪

宋李忠定公集獻花鋪。唐相李德裕謫海南道此。有山女獻花。因以名之。次壁間韻。 我亦來將向海涯。無人復獻雨中花。却愁春夢歸吳越。茗飲濃斟薄荷芽。孫覿鴻慶居士集九日次獻花鋪。李衛公貶海外。道過象江。蠻女獻花於此。 古路三叉口。青裙兩髻丫。吏無陶令菊。空相衛公花。破屋堆黃葉。清紅綠白紗。慇勤邀一醉。甕酒壓梨花。嶺桂林志。陶弼題獻花鋪。 德裕南遷瘴海涯。路逢山女獻山花。平泉公子傷春處。唯有東風吹草芽。

全節鋪

宋宗忠簡公集。懲全節鋪。變其稱為駐馬。久之 回車勝母避栢人。不飲貪泉惡其名。道逢一鋪榜全節。繫馬呼奬臣子情。

分水鋪

曹勛松隱集題建寧府分水嶺鋪。 三年閩海類飄萍。今近天樞第一星。雖是玉京猶萬里。江南山已望中青。 朱晦菴集分水鋪壁間讀趙仲縝留二十字。戲續其後。 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觀者請下一轉語）

大安鋪

中興江湖集趙文鼎題大安鋪詩。 行役何時歇。崇安復大安。已驚橋畫綠。更長嶺千盤。過雨吹烟碧。迎風落葉丹。僧閑吾每羨。今日共蹣跚。

莒口鋪

中興江湖集蒲陽劉氏題莒口鋪詩。 終朝行半驛。時有數家居。店少閑灘壯。程遙見猴跡。山歌農設醴。野飯僕烹蔬。禽鳥先栖宿。勞生恨不如。

質當鋪

宋朱晦庵集宿質當鋪詩。 夜陰雙樹合。寒夕狐蟬吟。盤礴解煩鬱。超搖生道心。

長田鋪

宋趙蕃淳熙稾長田鋪詩二首。 野驛人稀到。空庭草自生。霜清殊未覺。雨細更含晴。 晚日東西路。秋風長短亭。悲歌渾欲絕。衰淚不勝零。

竹尾鋪

趙蕃淳熙稾宿竹尾鋪詩二首。 投鞍纔近午。置揖已成驚。豈之道傍店。恐逢梁上君。 連根責菜種。帶葉爇生薪。

瑣瑣無庸歎。區區愧此身。

桂溪鋪 趙蕃淳熙藁九月二十七日題桂溪鋪詩。昨日可搖扇。今朝可擁裘。頗能驚北客。方覺是南州。歲儼不逢閏。時令尊復秋。無庸歎踈漏。聊得避颼飀。

楓橋鋪 趙蕃淳熙藁飯楓橋鋪詩。雙堠復雙堠。長雞仍午雞。春風空浩浩。客意只淒淒。驛我因微祿。言歸大薄睡。有懷無與共。聊以命詩題。

楠木鋪 趙蕃淳熙藁自荔支鋪至楠木鋪偶成書楠木。勿謂夷邦陋。深行亦或嘉。林空聞落葉。澗淺度枯槎。寡食能支午。勞歌不致嗟。道邊惟驛舍。山後有人家。

新樂鋪 趙蕃淳熙藁題新樂鋪。鋪在灘頭。朝煙山漾漾。暮靄山冪冪。窮日作山行。而不見山色。投宿此舍兒。曉動前轍。歸夢遶家山。灘頭有輕檝。

仁坑鋪 趙蕃淳熙藁題仁坑鋪詩。四松雖立類巖幽。遮我聊為半日留。更恨月明清影夜。不能於此聽颼飀。

雙逕鋪 趙蕃淳熙藁書雙逕鋪詩。昔者曾看紫柞花。今焉梅謝柳生芽。無窮甲子隨車轂。有恨光陰屬鬢華。

長汀鋪 胡寅斐然集和彥沖長汀鋪留題。瘦馬鞭猶懶。長亭室正虛。五言留數壁。一飯飽新蔬。閱世但如許。浮生寧頼餘。茅簷與藻梲。等觀是蓬蘆。

桃花鋪 宋范石湖大全集桃花鋪詩。老樣漫山鳳尾張。青楓直幹如攢槍。山深嵐重鼻酸楚。石惡淖深神慘傷。陰崖生風吹客急。草中枯株似人立。映睛卓暮光下程。將士黃昏始相及。

深溪鋪 范石湖大全集深溪鋪中二絕。追路寄呈元將仲顧二使君詩。賀州歸去柳州還。分路千山與萬山。把酒故人都別盡。今朝真箇出陽關。秪有南風捲路塵。斷無南客送車輪。故人合在瀟湘見。都向瀟湘別故人。

峽石鋪 范石湖大全集峽石鋪。自萬州至山頂。皆有長石如城壁亘數峯不斷。峽山至是亦稍開廣。間有稻田。峯頭壁立倬天造。萬雉石城如帶繞。山骨鱗皴火種難。山下流泉卻宜稻。新秋一稜綠茸茸。茅花光秋雪搖風。后皇嘉種不易熟。野草何為攬歲功。

大通鋪 宋黃季岑三餘集大通鋪詩。寒食秪數日。春光猶一分。風煙明杲杲。蝴蝶鬧紛紛。館地紅鋪繡。汀洲綠妬裾。芳馨有誰遺。吾欲降東君。

岹山鋪 宋施樞芸隱横舟藁岹山鋪詩。未說路行難。山深殊外寒。晚村林隱霧。春澗石鳴灘。薄宦曾無補。勞生敢自安。羽書雖較少。鏞槧莫教寬。

十里鋪 張侃拙軒初藁十里鋪歎。山容偏向秋深瘦。

轎行十里日將晝。斜斜鴈字雜真行。鄭鄭夫容攢錦繡。向來頗恨日月遲。而今翻道光陰駛。是中有某君豈知。心要清閒手長袖。片言輕發潛禍機。駟馬雖追焉用救。州家因旱投民詞。差官下縣拯民飢。嗟予竊粟慚一飽。破衣短袂肩相隨。君不見流行坎止言所寓。初程且到十里鋪。

至喜鋪 宋陳造江湖長翁集至喜鋪詩。外朝走馬息。淦絕欲無路。驛駿覺萬歸勢。若敵場赴崩騰。臨空曠跂足。此小駐。蕭然一驛傍。為此數家聚。州城南山下。邑屋隨指顧。行人不勝喜。息駕始此處。楚然愀然意南北分。來去我解房州印。初試歷險步。胡為亦自得。不作罷恭處。鄉心建瓴水。歸夢受風絮。殘年歸來乎。他日遂初賦。是役因已勞。端復酬夙素。臨風搔白首。一笑筋徒御。

八疊鋪 陳造江湖長翁集過八疊鋪門宿詩。平野俄空闊。遙山且有無。斜陽對門風。瞑樹忽啼鳥。老去猶羈旅。生平頗壯圖。田翁詫豐歲。不擬話為儒。

高岡鋪 宋楊誠齋江西集初入筠州界高岡鋪詩。千尺霜松夾道周。國初涼傘至今留。筠州舊是朝天路。六十年來行信州。（路人號夾道松為涼傘樹。）

水車鋪 楊誠齋南海集過水車鋪詩。盡日塗中斷客行。兩邊山色到雲霄。溪光搖碎黃金日。波面跳成白玉星。轎裏看書得晝眠。夢中驚浪撼漁船。覺來書捲風吹亂。忘卻前篇與後篇。

桂源鋪 楊誠齋南海集題桂源鋪詩。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村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

萬安鋪 楊誠齋南海集宿萬安鋪詩　來朝還入鰐魚鄉。未到潮陽到揭陽。休說春風歸路遠。只今去路不勝長。

黃洲鋪 楊誠齋江湖集晚過黃洲鋪二絕　數峯殘日紫將銷。一片新秋綠未交。道是今年春水小。漲痕也到岸花梢。僕夫已倦路猶賒。腳底殊勞眼底佳。綠錦堆中半團雪。千楓擁出一桐花。

英石鋪 楊誠齋南海集英石鋪道中。一路石山春更綠。見骨也無斤許肉。一峯過了一峯來。病眼將迎看不足。先生盡日行石間。恰如蟻子緣假山。穿雲渡水千萬曲。此身元不離巖巒。莫嫌宿處破茅屋。四方八面森冰玉。孤峯高絕連峯底。圍者如廩尖如錐。蒼然秀色倚不得。春風領入玉東西。英州那得許多石。誤入天公假山國。

長沙鋪 宋姚成一雪坡集題長沙鋪詩。君向長沙驛舍來。驚心此路相遶回。漢廷賈傅曾還否。風撼空山葉欲堆。

義亭鋪 宋任希夷斯庵集題義亭鋪詩　昨侍吾翁一再經。眼中

歷歷短長亭五年人事隨陵谷。今夕重來泆雨零。

假面鋪　任希夷斯庵集假面鋪詩。聖朝久變文身俗四海誰非革面人。叫也明為名未改猶勝酬偽必言真。陳了齋集題假面鋪。令年不及去年秋。十頃曾無半畝收。好雨早隨人意足即今何地不油油。

木綿鋪　宋劉後村集木綿鋪詩。廣遠人稀行未休風煙絶不類中州何須更問明朝路纔出南門極目愁。

煙竹鋪　劉後村集煙竹鋪詩。野迥村疎起暮寒偶逢廢驛卸征鞍主人家比漁舟小寡子房如鶴網寛燈與鄰通眠未易風從壁入避尤難似閩南去加蕭索一夜披衣坐不安

東興鋪　宋趙儀可青山集東興鋪詩二首。老人無泳興君啼。夢裏相逢路竟遙。二十三年崇勝寺對牀今夜是江西。老老堂前壽酒杯。鄉人曾美錦衣回。那知此日還鄉處一籠求軒長老來。

曹坑鋪　李公明集題曹坑鋪詩。明星落深水曉電起孤雲去去風前樣遙遙竹外村山回依草驛岸落出蘆根靚月照人去今宵清夢魂。

籌筆鋪　唐先生集籌筆鋪詩。胥寒歎孤畢未訶。先生此意竟蹉跎獲令鄰下凝兒女騎汗驚惶欲渡河。

歷坪鋪　宋吳順金谿集歷坪鋪詩。從來年少怯春寒老大那堪行路難。已去郵亭重下馬少須朝日暖征鞍。

合塘鋪　易士達詩夜宿合塘鋪借壁間韻。對床風雨話辛酸。客抱凄涼寐不安須信在家貧亦樂征衫贏得帶圍寬。瀟瀟冷雨送昏黃倚竹吟風到客窗短夢欲成腸已斷明朝一嶺即盱江。

杉木鋪　邵陽志曉發杉木鋪詩。古澤春光潛萬林露氣清紛紛世上事寂寂水邊行客子凋雙鬢田家自一生有詩還忘記。無酒却思傾。野鴨飛無數桃花漏滿枝竹輿鳴細雨山客有新詩。

詩口鋪　宋黃公度知稼翁集題詩口鋪詩。一水曳修帶千山羅峻屏客懷今古泪人世短長亭歲月身將老功名夢未醒長卿倦遊久歸思滿巖扃。

鄭山鋪　黃公度知稼翁集鄭山鋪用實之韻。一溪清淺抱山根山霧溪煙白晝昏負郭可能無五斗肩輿何事走空村李公明集宿鄭山鋪詩。行役苦行役淒涼感奈何自從多事後應悵一身多草店張燈宿石橋乘月過更稀悲哉計回首一煙蓑

崎灘鋪　黃琮詩題崎灘鋪壁。暖日淡麗霞林梢噪晚鴉避人何事急頃刻是山家。黃穎詩題崎灘鋪壁。雨過長空雲出溪稻苗刺水綠初齊山花也解憐行客旋放繁英襯馬蹄。

滑石鋪　張孝祥于湖居士集重過滑石鋪六言和去年韻。世事風經雨過此身遇坎乘流折腰不為五斗。轍環或徧九州　滑石鋪碧玉泉詩。百折崎嶇嶺頭路一環清快石間流須居淨洗南來眼此去山川勝北州。重經滑石鋪為愛碧泉鳴甃古苔花滋簷虛桂月明喬林通夜氣寒竹動秋聲客裏清涼地悠然一振纓。

破石鋪　宋李潛軒集題破石鋪詩。往返數百里。上下幾重山僕僕利名客不知行路難

長灘鋪　李潛軒集題長灘鋪詩　一丘一壑吾臭味真是真非是有無月苗煙蓑秋正好急須歸釣渚溪魚

杉嶺鋪　李潛軒集自臨川還題杉嶺鋪。自東徂西三百里還閩入浙半月期。人生奔走邊如許世路險夷當自知造化密移真戲劇貴富特來則為之盱盱雖雖亦何益磊磊落落終大奇。

前崗鋪　宋楊冠卿客亭類藁宿前崗鋪。老去心猶壯天邊歲欲除喜行新過路如讀未看書溪水縈回淨人家遠近居梅花正愁絶薄暮雨疎疎。

畫眉鋪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畫眉鋪詩。湘楚窮愁地何名得畫眉不因啼鳥目應記翦燈詩逐客傷憔悴征人困別離風流京兆尹寧復以飛馳。

里田鋪　宋李莊簡公集　離萍鄉晚宿里田鋪。曉出萍鄉動越吟。清溪無底亂山深頹垣破屋郵亭古兩壁聊觀去住心。

古圳鋪　宋趙善括應齋雜著題古圳鋪。去郭十五里依山三兩家。剪芽成棟宇沽酒是生涯雨過鳩休婦日斜蜂趁衙親闈今咫尺。停夢看燈花。

北城馬鋪　宋王初寮先生集題北城馬鋪。始欲愁生愁未涯清風白月客辭家北城下馬無腸斷淚墨斜斜塗晚雅。

石灰鋪　桂林郡志題興安縣石灰鋪壁。馬渡嚴關口。生歸喜復嗟。天文離卷舌。人影背含沙江勢一兩曲梅梢三四花登高休問路林下是吾家。

王村鋪　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伏日還府題王村鋪。火候猶騎伏金行已立秋涼雖來緩緩熱好罷休休歲月隨鞍轡塵埃老置郵年年禾黍熟吾道得無憂。

杜源鋪　漫游集杜源鋪　涼風大樹清溪岸粉壁郵亭四五家。亭吏白頭粗識字有生不羨執金吾。

杭慈鋪　元任松鄉集杭慈鋪詩。客影遲遲遠。山遙跂跂高。草施標近驛欄楯護危橋問路時寬意。持盃欲慰勞金華一溪外何地托清霄。

平泉鋪　宋李復潏水集過平泉鋪。去家十

日九有雨。林間鵓鳩猶逐婦。村店泥深晝閉門。擊馬臨河自炊黍。坐桑煙重不供爨。羸驥如沙聊把筋。推盤急起卻問程。黃昏更望山巔戍。

王官鋪 宋趙鼎臣竹隱畸士集中春至王官鋪壁間讀時可詩戲次其韻云。薄領堆中不舉頭。坐令雙鬢欲驚秋。蒼生未必須安石。自為青衫作滯留。已而時可見之。復次韻解嘲。冬十二月。復過其丁更次前韻。 微官相縛共低頭。兩見燕南塞草秋。說向蒼生應大笑。為誰奔走為誰留。

張家鋪 中州元氣王庭筠題張家鋪詩。秋沙白草幾家村。一抹青山際塞垣。目送歸鴻天不盡。澹雲新月又黃昏。

麻秣鋪 金王寂拙軒集過麻秣鋪不覺欣然作有兩歸之興馬上戲成一詩。他時當以麻秣部落錯歎喜鋪。 路入遼西馬欲飛。山川村落尚依稀。行人撫莫錯歎喜此度西來未是歸。

石岐鋪 元劉將孫養吾集宿石岐鋪。 曾此僧同宿。歸歟影自携。歲年憩種柳。熟葉媿聞雞。旅店多相識。山溪漸不迷。村酤聊濕口。明日是江西。

平正縣鋪 元王惲秋澗集題平正縣鋪樓壁。 蟹盤峻嶺上青山。雨度南來熟鋪翻。又手老兵前致語。此回霜鬢又加繁。

茶鹽鋪 元吳舜舉詩過茶鹽鋪。

永路自逶迤。嘉苗方濯濯。脩條夏蓊鬱。炎景晝蒸爍。遠游懷道嗚。離亂傷飄泊。停車青楓林。涼酒綌絺薄。挂帷花氣馥。掃石松針落。茅屋山犬吠。前驛路綿邈。田家有新釀。相與共斟酌。單居懷所親。惻惻念離索。

岡子鋪 元虞文靖公集過岡子鋪。 孤隹日暮亂山頭。慘慘煙嵐供客愁。清歡數聲風浩蕩。側身東北望神州。

華亦鋪 雲南志嵩盟州和勝鄉領村名。

芙蓉鋪 元一統志。在播州安撫司。按元和郡志。唐播州有此鋪。在芙蓉山上。見即此地是也。

沙甲橋鋪 雲南志在德昌府威龍州（坊鄉鎮名。）

曳羅狗鋪 雲南志在建昌府禮州（坊鄉鎮名。）

盧馬鋪 雲南志在建昌府禮州（坊鄉鎮名。）

昌樓鋪 雲南志在會川府永昌州。（坊鄉鎮名。）

巡鋪 事物紀原。宋會要曰。雍熙二年正月。詔禮部引試。分差官廊下察視。勿容私相教授。此巡鋪之始也。初以檢視九經諸科。至景德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命喬希顏等始為巡試鋪。又天聖二年正月。始有巡鋪官孔延魯。自此巡鋪遂為定制也。臨安志。戊午三衙奏定。臨安府左右廂巡為百十有五鋪。用卒六百七十三。衙及

本府兵各居其半。

火鋪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隱帝乾祐元年。郭威討河中。李守貞至河中。諸將請急攻城。威曰。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

水鋪 延平志。水鋪在僉廳之前。本州與山爭地。民多樓居。敞虛恐高。甍連棟接。一遭回祿。撲滅良艱。紹興戊寅秋。創造防虞器具。種種畢備。置之水鋪。月差禁軍廂兵官一員點檢。隨時修葺。以為不測之防。

遆水鋪 太平廣記。李德裕在中書。嘗飲常州惠山井泉。自毘陵至京。致遆鋪。有僧人白德裕曰。相公在此。昆虫遂性。水遆一事。得非日月之薄蝕乎。令德裕取京都昊天觀前井水。謂與惠山水脈相通。辨之味同。

擺狗鋪 汴新錄。辛巳二月二十二日夜。金賊約有千餘寨。每寨燒火一堆。映照城中。列炬不可勝計。擺狗鋪。其聲如狗吠。連接巡邏。徹曉。是夜。諸隅守禦官各宿城上。

分營鋪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十一年。顏慶復始教蜀人植鹿角。分營鋪。（注。斬木為鹿角。植之城外。以限衝突。今人謂之排杈者是。分立寨屋。謂之營。以居士卒。城上分立小屋。使守卒居之。以候望。謂之鋪。）

弓子鋪 宋史列傳。端拱中。宋琪上奏平燕薊十策有云。契丹王吹角為號。眾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搶營壍柵之備。

罷更鋪 自警編。初蜀新亂。張尚書至。公宇襲舊制。周列更鋪凡數百所。張忠定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

皇城宿鋪 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甲子。詔皇城宿鋪人輒敢擅離地分。及不報所部人單獨往來。故意招呼拋擲物色與城下人者。徒二年。垂下繩索者加一等。部轄人不知情者減犯人二等。知者與犯人同。情實誤者奏裁。

烽臺堡鋪 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秋七月癸丑。環慶奏。具到新立烽臺堡鋪。及人馬巡邏所至之處。畫圖進呈。大約巡邏所至。有及一百一十里至八九十里。烽臺有四十里至五六七八十里。堡鋪有二十里至三十里者。清平關巡邏至大寨泉。在清遠軍之外十餘里。折薑會接邏原及百一十里。至版井猶六十里。又至通峽寨猶五十里。上亦病其太遠。然以畫疆未定。姑聽而已。

守坐臺鋪 宋李復潏水集。守坐臺鋪奏議。 臣昨見沿邊守坐烽臺口鋪。最是重難。自來本地分城寨分擘守坐之人。不限戍兵番兵。一例輪差。東來戍兵不能辛苦。多

是不着臺鋪蕃兵又難以盡依官橐驛使地分官雖時或點檢終不整齊若有緩急切恐誤事欲乞沿邊烽臺只差土兵與側近弓箭手其口鋪如土兵弓箭手人數不足方許兼差蕃兵亦不得只差蕃兵如此則烽燧巡防不致誤事

巡探街鋪

（唐會要貞觀十）年十二月馬周奏諸街置鼓罷傳呼神龍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勅諸街鋪並令左右金吾中郎將自巡仍各加果毅兩人助巡探

書鋪

朝野類要凡舉子預試并仕宦到部參堂應干節次文書並有書鋪承幹如學子之錢者自請舉至及第一併酬勞書鋪者

米鋪

吳自牧夢粱錄杭州人煙稠密城內外不下數十萬戶百十萬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諸司有請俸人外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皆需之鋪家然本州所賴蘇湖常秀淮廣等處客米到來湖州市米市橋黑橋俱是米行接客出糶其米有數等如早米晚米新破礱冬舂上色白米中色白米紅蓮子黃芒上稈杭米糯米箭子米黃秈米蒸米紅米黃米陳米糙米且言城內外諸鋪戶每戶專憑行頭於米市做價徑發米到各鋪出糶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又有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亦開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發分俵鋪家及諸山鄉客販賣價與街市鋪戶大有徑庭杭城常願米船紛紛而來早夜不絕可也且叉袋自有賃戶肩馳腳夫亦有甲頭管領船隻各有受載舟戶雖米市搬運混雜皆無爭差然鋪家不勞餘力而米徑自到鋪矣元史順帝紀至元三年春正月戊申大都南北兩城設賑糶米鋪二十處九月丙寅大都南北兩城添設糶米鋪五所　至元四年十二月甲午大都南城等處設米鋪二十每鋪日糶米五十石以濟貧民俟秋成乃罷

藥鋪

東谷所見藥石爲今藥材鄙賤者且數十倍於前貴細者有數百陪於前至珍金繞市鋪求之不獲者人孰不知真藥之難得如此凡設鋪而招人贖僞藥而覬療病者愚益甚吾輩家何藥且宜於飲食衣服上加謹古人貴重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鹹調以滑甘平居必節飲食飯後行三十步不用開藥鋪

肉鋪

吳自牧夢粱錄杭州內外肉鋪不知其幾皆裝飾肉案動器新麗每日各鋪懸掛成邊豬不下十餘邊如冬年兩節各鋪日賣數十邊案前操刀者五七人主顧從便索喚劃切且如豬肉名件或細抹落索兒精鈍刀丁頭肉條撺精撺燥子肉燒肉煎肝肉脊肉盦蔗骨頭亦有數名件曰雙條骨三層骨浮肋骨胅𩩲骨毬杖骨蘇骨寸金骨棒子蹄爪頭大骨等肉市上紛紛來買聽其分付略無錯悞至飯前所掛之肉骨已盡矣蓋人煙稠密食之者衆故也更待日午各鋪又市爊䐑熟食頭蹄肝肺四件雜爊蹄爪肘件紅白爊肉等亦有盤街貨賣更有羓鮓鋪兼貨生熟肉且如羓鮓名件最多姑言一二其羓鮓者算條影戲鹹豉皂角鋌松脯界方條線條糟豬肉瑪瑙肉鵝鮓旋鮓寸金鮓魚頭醬三和鮓切鮓桃花鮓骨鮓飯鮓提脯紅羊羓大魚鮓鱘鰉魚鮓等類冬間添賣凍姜豉蹄子姜豉鵝凍白魚凍波斯姜豉等類北修義坊名曰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皆成邊刃頭蹄等肉俱係城內外諸麪店分茶店酒店羓鮓店及盤街賣爊肉等人自三更開行上市至曉方罷市其街坊肉鋪各自有作坊屠宰貨賣矣或遇婚姻日及府第富家大開筵數十處欲收市腰肚頃刻並皆辦集不勞力蓋杭州廣闊可見矣

鮝鋪

吳自牧夢粱錄杭州內外戶口浩繁州府廣闊遐坊巷橋門及隱僻去處俱有鋪席買賣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柴米油鹽醬醋茶或稍豐厚者下飯羹湯尤不可無雖貧下之人亦不可免蓋杭城人嬌細故也姑以魚鮝言之此物產於溫台四明等郡城南渾水閘有團招接客旅鮝市聚集於此城內外鮝鋪不下一二百餘家皆就此上行合摭鮝魚名件具載于后郎君鮝石首鮝望春春皮片鰤鯽鮝鰳鮝鯌鮝鰕條彎鮝帶鮝短鮝黃魚鮝鯖魚鮝鯕鮝老鴉魚鮝海里羊更有海味如酒蛭酒香螺酒蠣酒螺頭酒蟶龜腳尤蠬子酒鯗醬鹹蠣鹹鱟醬鹹小丁頭魚紫魚鰾鱎子鱁子鯢子海水𩸞望潮滷蝦鹹鱭鮝紅魚明脯鯌乾比目蛤蜊醬姦丁車螯江𧒒蚕𧒒酒𧒒鮮魚鹹鮞石首海鮸等至微者鱥蝦兒魚鮊鹽𧒒鰾腸等類鋪中亦兼賣大魚鮓鱘魚鮓銀魚鮓飯鮓淮魚乾鮑蟹鴨子煎鴨子煎鱭魚凍要魚凍魚凍鮝炙鰍炙魚粉鰍炙鰻蒸魚炒白蝦又有盤街叫賣以便小街狹巷主顧尤爲快便耳

攤鋪

（李濟翁資暇集錢戲）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即史傳云云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欺惑也

星貨鋪

（唐語林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挂以鬻鮮物者日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設也

寄附鋪

（能改齋漫錄今世所在市井有）寄附鋪唐世已然矣按唐異聞集蔣防作霍小玉傳有云大曆中寄附鋪侯景家

誧

洪武正韻普故切玉篇謀也又見模姥二韻楊桓六書統滂母韻詳見模韻滂母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滂固滂姥倆誧

（篆書）誧（六書統）

⿸疒尃（普故切。陸法言廣韻：⿸疒尃𤸇瘏病。又音步怖。宋重修廣韻：又薄故切。丁度集韻：或作痡⿸疒布。釋行均龍龕手鑑：瘏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博故切。楊桓六書統：滂母。⿸疒尃篆。⿸疒尃隸。⿸疒布或從布聲。⿸疒布隸。並說見幫母痡兩上。余見模韻滂母。）（篆書）⿸疒尃⿸疒布（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疒尃⿸疒尃痡（並六書統。）（隸書）⿸疒尃⿸疒布（並六書統。）

陠（普故切。丁度集韻：博雅：衰也。楊桓六書統：滂母。陠說見模韻滂母。）（篆書）陠（六書統。）

⿰言布（普故切。丁度集韻：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布切。楊桓六書統：滂母。⿰言布从言布聲。⿰言布隸。）誧（六書統。）（隸書）⿰言布（六書統。）

⿰魚布（普故切。丁度集韻：魚名。楊桓六書統：滂母。⿰魚布从魚布聲。⿰魚布隸。）（篆書）⿰魚布（六書統。）（隸書）⿰魚布（六書統。）

⿰女布（普故切。丁度集韻：美女。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布切。楊桓六書統：滂母。⿰女布从女布聲。⿰女布隸。）（篆書）⿰女布（六書統。）（隸書）⿰女布（六書統。）

⿰言⿱名皿（普故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普布切。音⿰言布。）

⿰禾尃（普故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鋪。又名孚豆也。）

⿰皀攴（普故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匹户切。⿰皀攴⿰⺼攴。）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五百七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曹嘉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七　六暮

簿

主簿

事物紀原韋昭辯名云主簿者主諸簿書辯云簿普也普關諸事也簿書必有掌者錄事總領之耳韋書要語主簿謂主諸簿司佐理縣務職司符印主掌簿書。

御史臺主簿

事物紀原臺簿漢有此官張忠爲御史大夫署孫寶爲主簿是也魏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爲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爲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爲此官之後遂爲美職管轄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隸散官職事美食則執黃卷書其殿罰唐職林憲臺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四年八月御史臺孔目官閻珪狀分析每有大夫中丞奏請雜端主事等官承前隨歷祇任其主簿未顧是

任伏候勑裁勑諸道賓從即隨府罷臺主簿既爲正秩況入選門並自勑恩須終考限來頓宜仍舊官杜佑通典宋御史臺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定員分職衆行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元祐三年改爲主簿紹聖三年。董敦逸奏復）置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興初詔檢法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謙主簿彭龜年亦已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事文類聚熙寧十一年改主簿作檢法官各一員係長貳同舉京官充元豐四年罷。（宣和二年御史臺申請）六年復置各一員（續會要四朝志。又熙武職某云。國初沿唐制御史臺有推直官。按四朝志推直罷於改官制之時。而檢法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續宋會要元豐三年李定請增置一員點檢六察文字。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有主簿無檢法官二員乞復置分治職事詔置主簿并檢法官一員從八品又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參預定刑所領職事與他司不同元祐元年大理寺右斷刑案閱庫寺委主簿主管宋張庚來忠集黃應南御史臺主簿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設屬所以維持紀綱必得端良乃應器使以爾學務真積心存克誠權在師儒之聯蔚有縉紳之譽往任鈎檢俾能其官益勵爾爲以背而長

李澗御史臺主簿制

勑具官某朕惟憲府之屬中執法得以自擇蓋欲共以類舉也爾學問操履有聞于時樸茂詳明形於薦牘俾其往任鈎檢儀無諱簿書之勞是爲不負所知亦庶幾紀綱之助慕容彥逢摛文堂集宣義郎陳郊可御史臺主簿制

勑具官某憲府肅正朝綱肆於簿領之臣考擇惟賢以爾材實之美宜踐厥官錫茲命書往承無斁可汪藻浮溪集蔡譯御史臺主簿制

御史府朝廷風憲之地以簿領勾稽於其間者蓋不輕授往貳而長毋失官職周麟之海陵集沈樞除御史臺主簿制

國之紀綱屬在憲府官無大小皆欲以廉亮有守之士爲之儲才於茲其用固有序也爾以學業之茂安於守而達於所知廷見昕朝首告朕以君子小人之說夫二者治道之要也爾能知之是足以爲臺屬矣鈎稽之任其尚勉哉可劉行簡苕溪集左承議郎鄭枚除御史臺主簿制

勑具官某御史府風憲所在其屬亦一時異選簿領鈎稽之職非他有司比也爾志行老成謹厚通敏俾居厥次公論謂宜尚勉之哉可彭止堂集辭免除臺簿中省狀（紹熙壬子）准六月十六日省劄朝散郎守侍御史兼侍講臣林大中狀准御史臺令諸檢法官主簿聽長貳不限

資序舉承務郎以上充照得本臺檢法官曾三復近已改除監察御史尚闕臺屬一員兩奉王音令臣奏辟臣竊見國子監丞彭某操行堅正不爲詭隨遇事通明不爲沽激堪充臺屬差遣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施行伏候勑旨六月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依李謙差充御史臺檢法官彭某差充御史臺主簿并準小貼子檢會乾道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已降指揮今後除授職事官並令不候受告先次供職者某照對御史臺奏辟檢法主簿在法雖不限資序然比年所辟多是曾任知縣人某自改官以來未經作縣。揆之近例難以充員兼聞元祐中王巖叟嘗論奏言路數人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某伏見御史臺見今察院及屬官已多江西人而某又居江西雖事出適然而簿書之職亦無言責然不能周知四方之事恐非朝廷所以廣聰明之意況某人品庸下無所採取列屬臺中最爲不稱欲望特賜敷奏下御史臺改辟臺簿將某別與差遣伏候指揮

乞辭罷臺簿申省狀

照對某昨於紹熙三年六月十六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某充御史臺主簿竊緣某當來係侍御史林朝請奏辟今月十八日林朝請已除吏部侍郎某自合解罷除已申御史臺請候吏不入臺外欽望特賜敷奏別與某一等

差遣伏候指揮　辭免依舊充臺簿申省狀　右某伏準省劄以某已辭罷御史臺主簿職事十二月二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仍舊供職某袛聞成命倍切淩兢自揣弗安敢忘冒瀆某聞人臣之事君進則當守其法退則當致其義二者失一不可也某昨者蒙朝廷差充御史臺屬官乃以侍御史林朝請奏辟林朝請既除吏部侍郎某合當辭罷兼林朝請近因論事不行遂有改除某忝爲臺屬裨贊無狀未加屏斥已荷寬恩豈可慷慚復入憲府某義亦當辭法既當罷義又當辭冒而居之實不皇處欲望朝廷特賜敕奏與某一在外合入差遣庶安愚分伏候指揮唐仲友說齋集知信州通交代詹臺簿啓　寀綸改命使節按刑五月尚遲政敏太公之報百城未肅民須賢父之來郡置一傳搢紳交慶忝惟某官氣養剛大公德依中庸惟其資深而居安是以用明而宿壯淵乎似道孰測汪汪之陂君然奏刀但見恢恢之地一自爲臺之結綬薦更繁轍之須縣譬是與非冒何剛吐而柔茹興利除害固已支畏而民懷偶潰池亂蘊之匯瀦嶺嶠犬牙之制爰膺衣繡持斧之選往變帶牛佩犢之風然三接方錫於康侯必一言深悟於上意不辭攬轡固君子急病而避夷如欲折衝當帷幄運籌而決勝衆論如此俞意必然某叢共文衡令承郡紱無小無大願聞楚令尹之告新武異武同當勉魯男子之善學燕賀方深於成渙綸書尤樹於稱謙尚首炎蒸諒綏福履敢致精調之祝用迎滋至之休周益公大全集　諸臺簿啓　三遷就蕪未決歸田之計一麾出守謨叨來陣之恩自惟機緣之無長加以鬢綠之既老猥聞置驛乃所當然宣化承流斯爲過矣載省叨踰之自寧無媒借之由茲蓋某官學問粹精風猷聲邁久儀仕路人皆嘆於良難推眞臺條上獨嗟於見晚每推公論仰助清朝致茲朽鈍之餘亦在吹噓之數

太常寺主簿

杜佑通典　太常簿漢始有之鹵簿之制太常駕四馬主簿車前八乘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唐制二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餘寺主簿並同職宋會要宋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年省紹興十年復置（紹興十二年太常少卿王賞言本寺主簿劉欒強記洽聞又深禮樂所有討論文字欲令同共討論從之）言行錄李浩除太常寺簿輪對陳無逸之戒且論宿衛大將恩寵太過爲宗感其言宿將旋就第自檜把塞言路士風寢衰至是公與王十朋馮方查籥閎憲始相繼有所開陳時號五賢聞者興起太學之士至爲五言詩以述其事諸司職掌國朝改爲典簿二員正七品宋張擴東窗集汪勃太常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列寺設屬皆取時才列在曲臺之聯尤嚴簿正之職以爾喬縣庠序早有聲稱學博而文官廉而畏俾任鈞檢宜爾優爲往旣乃心以贊而長鄭起潛立奄外制　奉議郎行武學博士孫夢觀除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奉常蓋禮樂所自出有列其則與聞稽古制作之事其選清矣爾茂才粹德久橫經于右庠俾遊曲臺將觀稽諏之學豈特簿書云乎哉虞儔尊白堂集葉宗魯太常寺主簿制　朕惟禮樂所以粉飾太平而奉常實典司之其間列屬並號清華爾文學政事俱有可觀簿正之職蓋朕遴選今坐廟堂居風憲多由此進出爾身親見之矣益思涵養以待予之器使汪藻浮溪集蘇良治太常寺主簿制　簿領雖卑然隸于太常與聞禮樂之事非他官比也非爾通敏朕不汝除洪平齋集劉用行除太常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孔子先簿正祭器寅清禮樂之府簿非冗曹比也爾以凝重之器和平之政父著聲於湖表擢寘容臺禮制樂作皆參聽之漢儀雜秦唐舞因隋情文本末必稽其失而糾其違毋徒誤之簿書之末可高著齋徽亞顏叢李昴顏大常寺主簿制　予方以爾雅文偉識直道明謨實諸右學養而資望曾幾何時士論浩然歸重禮樂之司非爾不足以重此選簿正祭器夫子所先往其欽哉毋負所學衛後樂先生集通直郎賜緋魚袋王克勤依前官特授太常寺主簿制　爾總角知名被遇烈祖讀冊府之書踰三十年矣頃又以力學自奮名第細翔州縣既用復跌然遂得以其餘暇涵養遠業蓋老其才而后用耶朕受借人物振拔滯淹比加收召俾寘曲臺簿領雖卑與聞禮樂之事往遊其間以俟褒陟可洪适盤洲集倪偁太常主簿制　簿領雖卑奉常蓋禮樂所自出有列其間則與聞稽古制作之事它事不可同年而語也爾強學好脩久率多士俾造稷嗣盍觀所長蘇峴太常寺主簿制　爾四世祖精於禮學作太常因革書百篇行於世禮官有討論資以折衷而無聚訟之患爾不墜家學迺臣稱之往游曲臺思貿其長許應龍東澗集劉震孫除太常寺主簿制　奉常禮樂之司素號清選而勾稽之職其事尤簡然錄是而登要路者前後相望也以爾名臣之裔博雅清修學問深造於精微議論每殫於剴切容臺簿正允穆師言其振爾之家聲以待予之器使洪文安公小隱集左奉議郎張堅除太常寺主簿制　爾以輔臣子被服儒術蓋嘗從事御史府矣奉常之屬官秩甚清往遊其間觀汝遠器任希

東斯庵集吳國大常主簿制　勅具官某朕惟奉常簿領之司實稱稽古禮文之事苟匪素推於達學未嘗輕畀以是官爾服在朝行溫然儒者擢錄綸郎列屬頌臺尚益懋於爾脩庶不專于予選　孔元忠太常簿制　朕惟奉常禮樂之司必得儁習脩潔之彥充相而長斯稱其官爾才懋通今志勤汲古乃者試聞之選士賛我春官之持衡惟時從臣丞騰顯為擢自天府之貳寘于簿正之聯其服異恩益著顯効　劉後村集虞虙除太常寺簿制　官曹之清者至圖壁由臺而上爾昨叙胄子后夔之任也今擢奉常伯夷之選也一代稽古禮文之事皆得與儒士議郎共討論之豈特簿正祭器而已哉可　戴良齊除太常寺簿制　國家於稽古禮文之事無愧前代凡有列於頌臺者皆名流也爾老於文學有窮經析理之樂恬於榮利有難進易退之操奉常華選無以易汝庶幾昔人召魯生制禮之意可　趙汝腴除太常寺簿制　士大夫一門之內珠聯璧合接武于朝自華擧試職以來蓋不多見爾之伯氏既持文墨議論為吾近臣矣汝入結綬登鐵惟列院非所以處汝也遷之頌臺塗轍益清汝其勉旃塤唱箎和非惟侈衣冠之盛抑亦為邦家之光可　孫桂發除太常寺簿兼太子舍人制　朕於士之懷才抱藝者惟恐不知之既知之惟恐其伏於下僚

而騰上之不速也爾修於家庭人無間言行乎州里立乎本朝士無異論所謂達才成德者禮官清於學省儲采要於藩邸朕為官擇人非為爾擇官也爾其懋哉以對殊擢　徐棣壁先生集　時煥授太常寺簿制　勅容臺簿領之職所以稽捉禮文之疏闕也非其人豈輕畀哉爾時煥英蜚屬籍蔚有時名亦既踐故府而陞帝社周旋乎俎豆之間矣懋簡聲實胥防勾稽往欽乃司典聽朕訟可　方澄孫為山集通莊常簿劄　某敬以某官風流文雅不忝家聲政事術業具有宦譜晉之王謝本朝之韓呂不是過矣朔儀班行引而上之討裁臺閣謀謨廟朝固其任也蕭然里居一以江山雲月為家宅筆硯簡冊為性情富有其具而用未盡柄人物者豈得辭其責哉雖然祿位相高一時之榮也文獻不墜百世之澤也家庭講習里巷婁變所以肖其先而儀其家者固有出於權勢寵利之外根茂光燁實大肇宏鍵啟勿用其舍諸某拭目以聽召節之下王與釣臺樓叢回李寺簿劄　伏以梅黃雨細凉意如秋恭惟某官玉立鵷班望實益偉靈祇森危台候動止萬福某遜遁厚屋之禄綸易頻歲攀車辰斗每切尊膺比緣驅馳頻使吏氛後人赫虩之間疏到几格方自愧負豈謂謙撝下逮特枉誨函捧誦襲藏何啻拱璧之獲仰惟某官學識明傳而兄以爽邦行能高

妙而足以撫世羽儀文石鈞考奉常雍容乎鍾鼓玉帛之間討論乎典章制作之事名流所蒞異用鼎來臺閣垣扉路徑平易年除歲遷即在廿采上雍之列矣某蹤庸無取誤點恩除司臬近識貴深寄重匙免奉職未知所以免戾過勤慶語良仍愛忘顧居中之助訂稱之訓二者正有望於執事尚冀垂念幸甚某伏承眷軫特有雪紵霜紈雲腴之遺物意俱腆富署拜賜尤為清絕下情不任珍感亟此磨報惶愧莫究謝言切祈桜令向祥居高致爽前對殊渥俯契忱頌台閣大姥中外禔福吳下凡有飢棠顧力為頌　趙蕃淳熙藁次韻劉寺簿絕句二首　山寺方同祭祀齋忽驚墨紙一詩開從今儒使親餘論願戒磨門許數來草樹扶疎書滿齋夜寒燈火酒尊開知公善誘蓋前輩不以見聞嗔去來　楊誠齋荊溪集送丁牧仲新除奉常寺簿入朝　帝念潛龍雪邸臣寵光玉樹照青春家藏履舄星辰舊天借祈常日月新從此雲霄君穩步向來鵷鷺我曾鄰曲臺簿正多郡廟兩府璇樞是一人（令樞密公嘗為奉常簿）　許景衡橫塘集寄敏叔寺簿詩　海角紛紜紙簿書揭來不覺一年餘自嗟擾擾無休息猶及怱怱問起居前日先生官獨冷而今主簿意何如熱憐小女猶癡在只喜腰間已佩魚（敏叔時為太常簿新改服色）

宗正寺主簿

鄭樵通志梁置官也陳北齊隋皆有唐因之置一人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勅宗正寺卿丞及主簿擇宗室中才行者補授事類合璧天禧改元以衛尉丞趙鼎無宗正寺簿元豐正名初除楊完建炎三年罷紹興十年復置隆興元年從王大賢等議詔宗正併省主簿一員二年詔宗正寺丞簿並依舊制　曾覿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閤門無都丞自甘昇為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袁樞字機仲為宗正簿因輪對數為上言之　宗正地嚴秩清儒者之職也稍以序進宗勾稽之任　元祐元年宗正寺言既許主簿通管寺事切恐亦合依太常寺國子監例正通管雜務其編纂圖書乞依舊例丞專修從之宋史列傳游師雄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錄任希夷斯菴集錢撫宗正簿制宗正設屬瑤牒是司不惟扶叙於皇支蓋俾特書于大事若時清選必屬儒流爾端厚栗婺敏明通務非衆一同之寂入躋六院之聯于茲期年翕騰美譽宜加超拔顯列周行其益勵於遠猷以

克承於殊遇。　邢燾宗正簿制　卿寺簿領之職，式掌勾稽玉牒屬籍之司，實兼脩纂。以爾性資敏劭，才術疏通，維寒威曉之華，休有周行之譽，宜自奉常之屬，與秘大事之書，其服優恩，克圖來効。蘇東坡大全集　文居中宗正主簿制　勑奉議郎管句西京糧料院文居中，昔江左二老王導、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昌衍，布列臺省，爲邦家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才行之美，所資若深，見聞之廣，不扶自直，宜追而逮。朕意其歸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特授依前官試宗正寺主簿。高著齋微垣類藳　趙逢龍宗正寺簿制　司宗設官，非徒整訓屬族、秩序昭穆而已。白玉之牒，編年紀事，與史並行，其選蓋不輕矣。爾脩絜博習，贒聞藹然，故府膠庠，皆所周歷，肆躋雅望，薄正宗盟，往服厥官，以須明陟。　朱元龍行宗正寺主簿制　司宗列屬，非特奠世繫、詔戚昧也，白玉之牒，實須編摩，雖贒不以選授。爾有內美，重以儁能，典獄以稽經取律，爲事長邑以學道愛人爲心，留寘周行，潛然無營，肆膺命爲簿正屬籍，往敬乃事，以稱所蒙。　奉議郎幹辦行在諸軍糧料院謝方叔特授宗正寺主簿制　西南之彥，是聞坤珍，予用時拔其尤。嘉其直大之氣，所鍾也。爾家峻下，其炳靈載英之尤者乎。瑰意琦行，蔚其爲士林之特。歲元命爾以均瑤籍之稽，意有屬焉。將伯助予，此爲之兆。許應龍東澗集　董槐除宗正簿制　勾稽宗寺，雖事簡職閑，然華塗要津，由茲而升者，前後相望也。爾奮身儒級，遇事精明，中外踐更，蔚有休譽，擢陞茲職，益觀爾能，尚克欽承，勉圖報稱。周麟之海陵集　鄭知剛除宗正寺簿制　君子求爲可知而不求於必知，收其知之也。孰樂夫已有可知，則鳴皋之鶴，雖在陰而子和；必人之知，則夜光之璧，或按睹而人疑，理蓋然也。爾以成德之彥，白首於州縣間，所行所爲，無非可知者，而未嘗求人之必知也。今薦者以聞于朕，特召見而褒進之，序于司宗，列在寺屬，其品高矣。朕將以是爲執權之階。可洪文安公小隱集　右承奉郎兵曹除宗正寺主簿制　汝以儒雅自命，昔嘗從事于太常矣。司宗簿正，其選甚清，往惟丕欽，無怠於事，彰汝穪。鄱陽集　王誼宗正寺主簿制　勑某，爾昔備學官，以憂去位，日月不處，亦既除喪，爲屬司宗，勾檢稽失，無易乃服，以期于成。可劉後村集　黃應春除宗正寺簿制　麟寺名掌屬籍，實以纂述瑤編爲職，地清天近，非名流不輕授。爾經明而行脩，年高而德邵，書所謂耆德，語所謂先進，詩所謂典刑人也。躋博士，貳司宗，一代大典，皆與討論焉。爾既兼史官學識之長，朕非責俗吏簿書之務。可　馮夢得除宗正寺簿制　昔人以大幕府爲小朝

廷，謂人材之所聚也。從吾大臣援蜀者多矣，爾其一焉。甫聞朝蹟，卷懷而去，起參准閫軍事，俄而青齊拓土，濟汶歸疆矣。夫有磨盾作檄之才，必能秉檢玉泥金之筆，朕以瑤編初草，付爾筆削，將極文章之用。陳琳阮瑀之事淺矣，而勉其遠者大者。可　林裕除宗正寺簿制　近世學士大夫，同流以媒進，枉已以希福，滔滔皆是，至於獨立以決去，直道以竊禍，則吾未見其人焉。爾前在學館，言論風旨，鄰合去就之際，皆可暴之當世。朕既旌其爲邪叢之留，落遷徙者，以次進擢，汝久而後至，色無愠喜，瑤編大典，得以筆削，事簡職清，其益充養汝之浩然者，以俟予用。可　陳炎松溪集　賀馮府判除宗正簿啓　領綸鳳掖，司籍麟宗，半剌翱翔，正喜分嚴陵之月，九族秩序，又移近長安之天。凡屬照臨，不勝欣舞。禮樂先進，典刑老成，瑤林瓊樹之人，豪崇閬黃扉之地，步雖聞周，業素見重於題輿。豈有王祥，繼久淹於別駕，詔畀來於當宁，簿爰正於司宗，晉陟清班，咸謂華選。金枝譜衍，行將歌鵷羽之詩，紅藥階翻，遄即鳴鳳池之珮。某冒難作縣，竊茈監州，忽聞成命之頒，倍激懦衰之書，屏星東駕，遙攄燕雀賀厦之忱，思天下臨章監大禹戀軒之意，縉紳淵源。余日華回陳宗簿啓　某共審恩頒宸扆，簿正仙源，展驥足於治中，久資閱決，司麟宗之屬籍，方賴纂脩。步武翱翔，爲紳忻愜。某尚稽賀慶，適沐貽箋，三復謙撝，一味漸感。敢馮來尺，姑叙豪分，草師慄然融亮。幸甚　回陳宗簿入國門啓　某伏審光奉璽書，勾稽瑤籍，脩門初入，賢路有開。屬以拘文，無從納謁，先蒙損翰，良認謙勤。占報不莊，原亮。幸甚　賀胡宗簿啓　伏審揚寵宸廷，勾文屬籍，鏤白玉之牒，正資良史之才，涉赤墀之塗，行趾先猷之美。除音初布，輿論僉諧。某久矣辱知，劇于賀喜。華緘俯逮，已榮蔵衍之箴，慶惆欽陳，敢俟門墻之詣。啓劄渊海　楊長孺謝除宗正寺簿啓　涉赤墀之塗，久誤微聞於章奏，鏤白玉之牒，端令勾會於簿書。何己試而罔功，乃超遷而席寵。詔爵如許，非才豈堪。共惟本朝，莫重信史，大事書之冊，昭垂列聖之光明，衆美效之，君顓命上公而典領，繫編年而繫日，可緯地而經天，維人主之自覩，難廷直筆，盍儒生之唯謹，敢妄措辭？第實錄而舉綱，將垂鴻而傳後，文昭武穆，本蔓蔓而緜瓜，帝子天孫，如猗蘭而蟠李，支脩譜牒，厥有科條，爰稽古而建官，俾分職而率屬，茲宜妙選，孰得濫吹？如某者，枵然抱虛，老矣安用？纂言記事，初乏古人之三長，吏治考功，式覩侏儒之一節。倦荒遠迹，憂患餘生，束帶立朝，清衆爲毋，徒守諸侯之邸，恐稽傳命之郵，物竟有言，嘗切瑳而無諦，當變收怒，曲隱忍而無容，龍頹斯溫，鶩羽載拂，是殆喜淺黠之戇，不然寧蕭

何之奇闢大公至正之門鴻鈞一轉沛越次如常之澤品物咸亨拔之冗散之中寘彼清高之表金鋪玉户既宿衛於九霄瓊簡琅函更發揚於千載懼浮於喜感極而思茲蓋伏遇某官志在春秋言合稷契開邪陳善使朝廷之清明吐辭為經歸文章於雅正謂可同於先舜自無愧於詩書載承兵禽追隨後乂某敢不顧奏簿伎祈奉明恩聖主得賢請誦犧圖之瑞大夫能賦永歌麟趾之風

光祿寺主簿

事物紀原光祿丞簿皆漢所置應劭曰光明也祿爵也通志晉宋齊梁陳並有之北齊曰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唐因之宋會要宋元豐官制行置主簿一人政和六年監祭御史王桓言祭祀牲牢之具掌於光祿而寺官未嘗臨視請大祠以長貳朔祭及中祠以丞簿監視宰割禮畢領胙有故及小祠聽以其屬攝從之諸司職掌

國朝改為典簿

二員從七品

衛尉寺主簿

事物紀原衛尉丞簿皆秦漢所置也通志主簿一人漢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皆有二人宋齊梁陳因之北齊及隋亦有二人唐因之從七品上掌印勾檢稽失宋書百官志元豐元祐官制置一人從八品宋劉攽彭城集宣義郎呂由誠可衛尉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乃父宣力前朝抗節自任搢紳稱之至今不忘朝廷重賢者之世樂育姓權故用其長子使丞卿寺無祿早夭朕甚憫之惟由誠宜爲邑宰能自立者可以承兄之緒復命以衛尉之屬使天下信吾學於直臣知所勸勉矣可

太僕寺主簿

事物紀原梁始于太僕置主簿一人北齊亦一人隋二人唐書百官志二人從七品上掌印勾檢稽失省署抄目新唐書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廐牧畜養車騎駕馭儀仗（龍朔二年改曰馭僕寺僕曰大夫有進馬十一人錄事一人府三人史五人亭長三人掌固三人）宋書百官志元豐改官制置一人從八品元祐三年詔省諸司職掌

國朝置主簿一員從七品宋蘇頌續集劉當時太僕主簿告詞　勑具官某朕敎求為良選世族之後惟乃顯考昔為嘉祐侍從之冠文學議論有絕倫之譽肆爾仲叔佩然自循不忘前人茲予命爾僕臣之佐以修閑牧之闕毋荒失朕命以忝乃又可　宣義郎葉勧大僕寺主簿　古者御與射同以觀其人之材藝故詩人稱太叔善于磬控孔子以謙自名執御汝為僕臣屬於大長矜勤篤職也其亦嘗聞之矣

大理寺主簿

事物紀原大理簿自魏晉以來歷代皆有之吳疑魏置官晉初置廷尉主簿宋齊梁陳後齊皆有唐置二人掌印省署抄目勾檢稽失從七品上宋中興會要宋元豐正名初除二員建炎三年省從廷尉聽獄辨訟凡目見於簿書吉今合璧陳希點爲太學博士遷大理寺簿人為之憒然公忻然祇職業不續律而原情引經法家自以為不及宋張廣東窻集范洵大理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棘寺之屬皆以詳讞為職雖掌治簿書亦惟其人以爾風力敏彊有聲治縣往任鈞檢固優為也洪平齋集安恭行除大理寺簿制　勑具官某朕緬懷先朝樞臣保蜀之勳而厚其報既擢其子又錄其孫爾競爽而警敏王又祈鍾炎也丞都東川方騰善聲簿正棘廷趣登華級三世有蹟于朝榮矣哉仕優則學圖稱厥家可衛後樂先生集朝散郎行大社令洪伋特授大理寺簿制　漢儒以簿書獄訟為非本務然廷尉天下之平文牘叢委鈎稽無法吏並緣爲姦民命顧不重耶爾生於名閥才猶有聞錄援綱之綳列理官之屬體朕此意思所以稱其職者行對褒序可　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林拱辰依前官特授行大理寺主簿制　廷尉之獄民命所繫朕以文法吏與儒者參用厥有深旨爾學識敏茂嘗決兩科事劇甚優曉暢世務蓋有用之材也列屬棘寺益試爾能其鈎致稽違參訂疑誤庶幾助朕哀矜欽恤之意毋曰簿書期會之末而已可高著齋徵極類藁行籍田令宣璧特授行大理寺主簿制　爾父以執政肱股王室爾食舊德乃能勉紹庭聞修明術業以莊重持身以廉平莅政父陪幕畫以明習稱朕念爾父用錄其世留司帝籍既察所安李寺勾稽式開鴻漸往哉其若予求乘家齋集項博文除大理寺簿制　勑具官某朕明謹庶獄增植國家好生之仁故於列院中察爾敏而近厚俾之簿領李寺如得其情哀矜勿喜聖門明訓也念之哉　除大理寺簿制　勑具官某獄重事也李寺列屬寄朕欽恤之意焉爾明審不苟擢為簿正民命攸繫周官五聽訊鞫之心聽之也秋毫有累則天君昏而民受其冤矣可不敬歟許應龍東澗集王瓚除大理寺簿制　詩曰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素知也明啓刑書以佐其長其誰曰不能以爾與學雄文蜚聲黌舍以儒術而飾吏奏最還城入覲中扆奏陳剴切勾稽棘寺必能援古誼以決疑勉修厥官祠有褒擢虞儔尊白堂集陳鑄大理寺簿葉光太府寺簿制

朕惟大理人命所係外府邦財所司簿正其間遴選惟重爾等儒科得雋吏事推優就云州縣之徒勞果致朝廷之推擇今茲並命僉曰咸宜檢獄訟之稽違謹貨賄之出入斯為稱職其盡乃心元豐懷遇集承務郎劉充可大理寺主簿制　勑某大理議天下之刑而治中都之獄蓋其簿書視他寺為劇往祇厥守毋曠毋侵可洪文安公集右宣義郎大理司直劉敏求除大理寺主簿制　爾為廷尉屬號通敏吏簿書期會之職以功次稍遷往惟祇欽毋怠其事鄭起潛立庵外集朝奉郎特添差通判臨安府韓集除大理寺主簿制　廷尉天下之平有列其間皆以才選爾踐揚中外明習吏事往佐而長審克用刑豈特簿書云乎哉王業徽先生集郭淑大理寺簿制　具官某理官詳讞凡目見於簿書孜按惟難不輕畀付以爾敏於臨事治有能稱往恭棘路之燕思盡勾稽之力體予矜恤罔或不欽　張嵲大理簿制　具官某廷尉天下平事務繁則按牘積典司簿領尤貴得人以爾詳明金科列屬棘寺既聞評讞之譽必有勾稽之能敘陞厥官益思自勉任希夷斯庵集任一鶚大理簿制　朕敬于刑故凡廷尉之屬必選通達之士以佐其長爾奮由儒學先世名門嘗宰邑司雅有治行昨俾司於諫鼓亦既聞於威華美譽益休裒陞可復爾其毋忽簿書之細克謹勾稽之常他以精共副予柬拔　鄭杭大理簿制　惟理寺簿領之職參廷中讞議之平非詳明通達之才不使居是官也爾明敏有聞臨蒞不苟茲膺列之棘屬爾其克從而長使民不冤則予汝嘉嗣有明陟龔維蕃大理簿制　朕方輯綏疆場蒐拔人材念於周行之間可無淮上之彥惟爾頓出屬志事功比宰邑以著聲亦登幾而有譽俾簿正于廷理式敘進於朝班益邁爾猷以須予用曾鞏元豐類藁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勑具官李士京等察治犴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祇選用無斁厥修可　劉後村集洪穮除大理寺簿制　南渡而後一門父子兄弟同時鼎貴前則鄱陽洪氏後則天目洪氏爾其家之佳子弟也官業邑寂皆可書擢由綸邸列于李寺曰淑問曰審克爾與聞焉豈特簿正乎哉可余紫龕集賀大理張寺簿啓　伏審踪寵楓宸勾文棘寺時清事簡何胥簿書之勞地禁職親即家家雲霄之上起升自此欣抃同之具久與俟遊日伺異遲覲樽扶之快便聿造亨衢嘆戀豆之積遲徒深抃聽江湖集劉成道喜曹東畎遷大理簿詩　九衢多雨後庭下草痕新終擬持平手來為折檻人印開桐蔭午吟久燭花春却恨無來客分題寄所親孫燭湖先生集送趙仲禮入朝為大理寺簿詩　決科遄入幕吏秩遂登朝龍化

無重浪鵰搏即九霄仙凡端有命天壤一何遼顧瞳門庭盛歟膺日月腸絲服慈顏喜綸言寵渥新敎忠當事主顧養苦思親杭葦東西近鄱簡早晚頻宗公天下鎮眉壽保千春　忠孝吾根柢功名古緒餘月雲無染着鏡象本空虛不必相同異何妨小澗踈遠庵今官達味此意何如

鴻臚寺主簿

事物紀原唐因陳隋之舊有鴻臚主簿一人從七品上掌印勾檢稽失宋書百官志元祐官品令鴻臚寺主簿從八品諸司職掌

國朝置主簿一員從九品宋鄧栟櫚先生集除鴻臚寺主簿誥　勑承務郎鄧肅爾頃以布衣叩閽主文而譎諫深得詩人之旨朕聞而嘉之肆命以官而任以列寺之屬往其懋哉毋易而守可特授依前承務郎守鴻臚寺主簿

司農寺主簿

通志晉太康中始置司農主簿自後無聞梁陳北齊皆有之唐置二人從七品上掌印署抄目勾檢稽失凡置木契二十應須出納與置合之宋會要治平三年置主簿一員熙寧中新法行詔增一員後置六員仍與丞輪出按察逐年係甲元豐四年罷三員建炎罷紹興復置宋張擴東窻集吳獻司農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大農掌倉庾委積之數簿書所總尤劇關防以爾性資明敏臨事不苟俾任鈎檢人皆謂宜往究乃心以求會計之當鄭起潛立庵外制朝請大夫行太府寺簿趙汝湜除司農寺簿朝奉郎行司農寺簿薛光除太府寺簿制　洪範八政一食二貨大農司九穀外府掌百貨有位于朝者非更迭不相通知爾汝湜由外府而大農爾光由大農而外府仍以簿正易地而處所以通知食貨之事也生民之本在斯二者懋哉各展所長以佐而長將觀阜通之効嗣有明陟翟忠惠先生集石思除司農簿制　養才待用有備無患肆敷求于服隙罔不濟嘉我良士簡服乃職允迪于茲朕不汝遺袁蒙齋集除司農寺簿制　勑具官儒者恥言理財食貨載在洪範儒者事也而可恥乎爾智識通明諳練庶務簿正農扈乃以才選其專精恪勤阜民裕國是為稱職高著齋徽垣類藁林光謙司農寺簿制　扈農乃庫庾氏長子孫之地有司非帥屬以共圖之何以洗緣絕簿書之弊爾材猷精贍敏事通方所至咸有績譽潜華列院莫展所長乃從司均俾而簿正爾其以勾檢稽失為事往欽厥官　朝請大夫趙希莜特授行司農寺主簿制　扈農乃庾氏長子孫之地吏緣絕簿書以為姦利非

得廉明通練者勾檢稽失爲幣何能華爾材猷蕪茂振振乎觧宗之英聞歷日久居官咸有可紀肆膺命爾以簿正其使猶臣得以自助爲往畫乃心庶其無曠 許應龍東澗集李遇兩易司農寺簿 錢穀之任號爲劇煩必得通才始堪送任以爾文學政事咸精其能權務提綱課額增羨晋升列隋易究所長外府大農荐司簿正蓋無施而不可故未久而復還位既乃心以需異遲 劉後村集黃伯訛除司農寺簿制 朕惟嘉定初元寧考總攬一時名臣多出親擢爾考於是時爲諫官爲柱史言論風旨聞於天下朕不及識追悚其賢爾傳受於父兄講貫於師友者詳矣由列院而貳大農以才選非直以家世也雖孝子顯揚固不止此然有司出納其可忽諸益嬋贊勞允紹先訓可 謝埜除司農寺簿制 以門閥取人其來遠矣爾槐庭間孫椒塗近屬其爲京兆少尹蓋以材選擢置農扈等而上之其進未已可 太府寺丞游汶兩易司農寺簿制 江左賢相稱王謝然爲衣子弟有佩紫羅囊者有拄笏看山不省馬曹者爾清獻聞孫好脩克守於家法練事不流乎清談扈農方以乏絕爲憂往勤乃職朕方觀爾之才爲可 徐棋埜集韓補授宗正寺簿與瓻授司農寺簿制 勅具官韓補等國朝序宗派別親疏凡修纂圖籍其别有五所掌必惟其人農扈重事也倉廚委積之政令所以會計出納其責尤不輕爾補巍弟清修淑問於世亦既主書九穀矣亟進之以嚴譜牒爲爾與瓻樂善不群居官可紀亦既貳左馮之最矣茲陟班列而旌爾能各往勾稽尚悉乃力勉稱朕意嗣有寵榮可 蘇穎濱集蔡潜除司農簿告詞 勅朕惟英邸舊臣淪謝無幾幸而有子亦既能任其於成就長養宜在朝庭是以擢於稠人命以農屬其尚體予至意允祇厥官以毋墜其世可 啓劉淵海陳讓賀黃寺簿啓 伏審明陟時髦升貳農寺餞夷途於簿正陪華貫於禁嚴除命初肸輿情允愜某託芘滋久贊慶愈深亟馮鈍吶之辭少寓忻愉之意嗣趨崇仞庶列下誠 縉紳淵集許巽除司農寺謝宰執啓 竟員列院久荷甄收稽簿大農又蒙釣播之左右游揚之助賴始終成就之恩退省膚虛惟深感戢伏念某詩書末技州縣凡材奔走塵埃有年于此況迷簿領乃分之宜偶脫身半剌而來遂接武清班之末生成大矣報稱蔑然惟違營數百之師畫仰哺盈尺之紙會計當而已不知歲月之推移行廢命也歟敢問功名之遲速謂在銖之全豈應自躍而就矩之木無事先容況自知之甚明惟已量之所稱敢望諸公於臺省之上但求一麾於江海之間請言進布於腹心或恐上干於鈇鉞敢期洪造俾貳司均何以叛人知不關於心計使之

治賦恐無補於司存自視歉然何以得此茲蓋共遇某官佐王碩學冠代宗臣巖巖魯國之山勢雄五嶽堂堂漢朝之相名動四夷既立邦家太平之基尤急荒庫賤貧之士權衡平施爐冶兼收閣諸同寮辱矜納濤之念俾茲列屬遂歸播物之公某敢不益厲操修服勤事任雖文書或盈几閣敢怠勾稽使錢穀不至廟堂庶幾報稱 劉漫塘集回司農張寺簿啓 夏令將中虔熏入奏恭惟某官祇承渙渥入佐大農望實益孚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違遠十有九年雖天上星辰有目咸仰而蓬萊弱水之隔欲修辭薦誠厥路無由鄖雲爛然忽墮塵凡剝封莊誦慰荷其何可言且審妙簡上心聿新除目允向來稽古之學華國之文濟時之略皆將舉而措之事業其來鄉爲天下賀豈特故舊之情而已某頃歲墮在牢盆之役急於自脫巧辭而歸旋叨堂審之命以駁疾浸淫面目可憎若天責黥之故尼不敢前自放漁樵灰寒百念大明當天群龍作輔不忍一夫不獲有如孱瑣亦賜甄收斷木丹青病駒芻秣物之無知猶將動色某猶人也寧不知榮寺簿吹送之力開導之先勸勉之勤既輓之使前又推之使不後物之無情猶將不已于行某猶人爾寧不知勉但賤疾日深形容變改加之歩歷艱苦氣血早衰年甫六十而頭童目暗手戰心忡已不啻如八九十者自度必不能有補於明時已具情實控告公朝螻蟻之情恐不能自達更望始終矜念爲明述疾狀於縉紳間使得轉而上聞尤爲受賜不勝真切之禱飛潛豐隔際會無階臨紙惆悵然丈夫以意氣相與雖間實曠同此襟期那能效兒女語愛助未忘惟頓首上爲世道壽重之祝 回荆門守張寺簿啓 春序平分景物明媚恭惟政成楚甸望聳漢朝台候神相動止萬福某去歲此時特勤迂道賜以臨存衰疾之人久與漁樵爭席脫帽露頂不復顧籍聞貴者之來強整冠巾修賓主禮粲餐羞澁所不足計而峙康瓠於周鼎之前鑑瓦釜於黃鐘之側今猶自怡也道中回便更勤書賜好風送帆吳楚變隔一箋莫寄仰止徒勤鵠躁馨前家僮出視有闖門而立者則來使也再拜發書三復展誦知開府以來令嚴而疆宇寧謐政和而年穀屢成賀喜之極不知手足之鼓舞嘗見圖經長林一縣主客戶一十三萬八千口二十九萬皆有奇至慶元四年主客户僅餘一萬六百口三萬五百不知何多寡懸絶如此豈承平時入京便道國應爾耶不然恐地利有遺試思之（當陽縣戶口比靖康中多寡懸絶亦類此）李全幸已誅其妻逃去則猶有可疑二趙取山陽猶未奏捷自昔盜賊初起必未能爲大害向後乃可憂而謀國者與任事者皆狃於幸勝有輕敵之心奈何

王頵叔初至邵武經始郡事爲寄居朱寺丞者所間與漕倉帥戚朱君既過建昌漕倉方覺其非而江東趙監軍首又從而間之雖化地力相主盟未知竟能免否要之頵叔此行終久爲量曾未若高飛遠引之爲得也羅能文攝副師此兄廉謹有餘臨事尚欠斡旋不無頼教誨扶持之力歸監丞秉鄉郡懨懨爲民所以明辨於繭絲保障之間甚至方別書交馳大使復移司於此征徭雜出軍期文字周匝鄉落供億不前徽韓使君則巷無居人矣但御史稍寬待頑民與善良不異恐政久則玩因書望有以警之某多病之人氣血固應蚤衰而年來特甚未知循及見衰衣之歸否寵既渾羅富染紫作衫用以送耆尚有餘椒附併覷衰年闕腸冷脹此以扶老恐紫衫却尚可襲藏未用可發數千里外一咲台眷恭惟均燕繫社山澤必非委役所及不敢以請某物謾以寄意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惟學自珍愛請海鑰章劉景文司農王主簿敏仲詩　白首念朋好莫如先大夫從容名理接恍惚死生殊紫漢搏鵬翼丹山識鳳雛城南杜韋蓋論舊涕淚俱

率更寺主簿

（杜佑通典晉置一人宋無齊有之自後無聞北齊又有之唐書百官志唐置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印及勾舉凡宗叔不序禮儀不節音律不諧漏刻不審刑名不法皆舉而正之決罰則與丞同蒞

家令寺主簿

（文獻通考晉家令有主簿宋齊因之自後無北齊家令有主簿員隋亦然唐因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掌印并及勾舉掌皇太子之飲膳倉儲庫藏之政令總倉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凡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軺車具威儀先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爲獻主及掌印勾檢稽失宋方秋崖集與朱寺簿啓　伏審泥香濃墨雲艤泰郵天睠此邦脫衆狙之怒嘯民曰吾父徯千騎以催迎忽然揚舲善甚折筏共惟某官學到考亭之妙家近武夷之仙作賦聲摩空如驅龍蛇而搏虎豹論事氣蓋世直騎麒麟而翳鳳凰惟多才簡在於宸楓無一物不勤於行李纔訪鼎湖之弓劒亟鋤狐兔於惠陽欲洗天河之甲兵遄聞貔貅於漢水適皇華之臨遣忽綠底之飛來謂高沙驚一卒之囂譁凡王塞費十年之生聚徒得君重往諧帝治力行顧何如身率先耳既亂易治也手摩拊之言觀攻成丕承詔可某瀾邅一別天地再秋褚裒指泗口以出征已乘破竹之勢彥之得河南而不守空懷離黍之悲思昔論心至今把腕有知我者嘉幸會於同寅捨其誰哉恐除

書於旁午式顧佳晤傾倒深懷念日筆　某回泰州洪寺簿啓　竊以青陽布令芳意權輿共惟某官塗雌猶欣千里豢林昊靈貽相台候動止萬福某敬視來儀潔蹈旋謝草帥帶恪伏辛原熠　某首詞燕起茲不薦陳仰惟侯度有嚴勛名焜燿氏宜豈弟眞福鼎來吏歌體方棣之春調木齊之存對于公卿選來之命　某共審欽從鸞序榮剖虎符史怙民安塗歌里頌伏惟慶惬某官粹明之學經濟之才度越時流結知宸扆宜曳星履密侍天光蹔違簡班出分竹使佇綠奏叡即慶還歸不容一方久私德覆某日者得侍同朝之末餘光振拂眷意周旋慰滿生平未易殫叙逖遠胙盎曾未踰時岳峻其明因時所鄉方圖郵禱以慶開藩風埃京塵遂成違慢眷詛陰特芳汗寵貽蔚然其文溢於情表榮幸不易以擎畫既也　某僕遨巨膺濫中首戶清越傷遠猶覲謹訶風聲相聞音郵賜誨庶幾或免渠不知免肖咊與言伏臺期望黃堂凝燕質轄雍怡福祉之來河漢無際某或恐都城偶有歉目不以巨細願得拱承蒞眞於萬金加重於九鼎吏祈屬意以昌賢業幸甚　某共審疏恩觀闕易填通川恩威已浹於兩邦譽望益孚於衆聽某官以長才粹履羽儀淸朝以厚德重望結知丹扆疇膺郡寄爰錫褒章眷是海門允爲重地遴選賢牧扞蔽長淮少寬顧憂即登崇近　某日暨柔又仰慶開藩近蒙報章方切愧感謙執恭過雲嶔鼎來倩文勤渠爲永懷荷惟是迸遠水時候忽西風雨地相望一誠仰止　某材謝能薄蠢蠢朝行無異雀鼠盜太倉者清撤傍速行矣滿歲綠毫莫補玩惕是慚執事未忘舊遊賜以良砭免麋司敗渠膺敗忘瀛惆福星之聚欽想自天降康與日俱積某伏恐日邊有歉越惟台旨是遵戴裯沈川集通趙寺簿啓　主印月縣峻仰中朝之望抱關星躔隨下走之塵半生權輿以未能此日霸緘而何幸恭惟某官德輝銀筆才冠瑤枝訪典公賦詠之蹤地鍾淸淑踩于政枝蜘之學天與經綸既懋底於民膺宜亟陞於廷蹟惟儲帑計籌之壓試故源流本末之具知與從農殖之司猶任鈞衆之寄淸明四遠叢施一銷豈惟數上於便宜固已密裨於均節歌栢梁揚箕之詠雖則權輿登荷槖簪筆之班是應步武　某塵膺太甚漫落何堪霜枯杏苑之袍僅馬再祿雪遍萱闈之髮將以遠來那知稚林之放但有奚夢之守尚依喬蔭獲免空官食焉慮不盡才所覿異知之顧好士爲之推轂倘形有味之言投佣朱深琢詞非腆方澄除爲山集通邵武守王寺簿劄　某伏以梅霖麥秋天氣淸潤共惟某官千騎鼎來先聲載路吏民改觀穹昊馮依台候動止萬福某熏袚函牘通贄賀忱伏侯咨省某

惟千里以缺守闕望天子遴選一世廉循俾宅乃牧山君川妃奔走來臧惟恐後首懇罪餌吉衙敗麟叟助小忠猶顧國公家右軍黃庭一通獻眞坐側　某茲者共審自天出綍使道擁麾赤子田里聞來息帶牛之舊烏君山川國章聘銅虎之新次舍纂嚴專城增重伏惟懽慶某敢以其官其清如水其明如鏡其方如玉界尺其直如朱絲繩孟見大夫中第一流也彈壓京華討論國計割裁繁劇纔露一班羽儀九農駸駸衡用矣廉取符竹少俟戎介視造化者無美心聞騰上者無幾色樵震于鄰關上憂顧遂使耆老子弟得此賢君可謂甚幸顧聖哲馳騖之秋朝廷軍國其所倚重又有大於一郡者郡人固歌叔度矣然不識其果可以借寇恂乎否也頃量詔趣鋒車某方且拭目某叅歲獲盡交當世賢豪前四三年客食五侯諸公之門蓋嘗於輦轂下聞風聲舊矣分教來樵始至擇人士而問之曰壁記賢廣文之可思者爲誰群然爲某言曰無如國子先生太原公者某於是晨出焚香思其人而從之游妻起生不同時之歎居無何閤下被命來典此州某謂致德問業以求先正之文獻有日矣興懷久之事與願左何圖未路實獲我心蓋自有貽武吟廳以來未有茲盛事也朋儕交賀某亦不覺起舞某不肖以文墨小技爲時輩見推許賜第後今貽文即欲收

拾今請來見書有何必出都門之語自顧地寒望淺辭不敢當以格爲師群朝衆罵章不入耳中間造化料理之意無時無之小儒平進授分甚審日與士友扶舟諷詠栽梅種竹以自樂其樂亦不知歲月之逾邁官舍之冷落也今何幸府公乃世偉人先正坐處某實嗣芳躅芹節之鄉必辱寵光而表異之既嘆回前六十年之勝跡又留爲後千百年之美談則某之此官眞不冷矣所謂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詎不信然詞語狂猶伏地俟罪某除望光臨自念司存非他廳比賀語不應落人後亟課駢儷一通所爲道古今譽盛德者雖淺陋匪衷私亦見其樂儻辱震擲某榮幸倍萬某授分有涯不敢僭易稟問使閤星珠月璧之眷伏想由堂徂序福慶維鈞新治柳條端笏稟請歸流　澗泉集次韻王寺簿所和昌甫句　常恨春濃不賦詩詩成却怪得春遲春風漫購登山屐興入青春若素期　君候錦繡作肝腸句到江梅韻更芳自要遣花試陶寫從教弄影與吹香　雅志東山事事宜愛閑幽討過橋時世間兒女那能識一段風流總是詩晁景迂集莘菁養寺簿晉爲鄜州從事有詩相送予並鄜作寄　夫君舊遊地園洛我登擾帳夢來然斷荒山白髮寒文高驚小既（共猶子丹餘待當）遠晚在長安得慰相思處瓊瑤落手看頃安世梅叢後篇劉張寺簿詩　君爲

閑客我登朝我車日過南湖橋聽君論詩發幽秘問君索酒澆岩嵬誰持君賦告天子武皇夜嘆相如起明朝車馬滿街來從此相望隔湖水欲往從君兄似攣馬斷縻顧不能前跨憑栩栩枝頭夢往看娟娟池上蓮詩盟掃地心如火酒債無錢甘首疾綠楊門巷過春風粉蘚園林空夏日半年不來此悲涼無計挽君歸野塘不如我自解章紋却爲閑客來君傍飲竭君家酒千斛吟盡君家紙千軸醉中扶上木蘭舟秋滿月明秋水綠　次韻李校書賀張部門除寺簿詩　酷愛陶元亮生憎庾子山孟中今兀兀鏡裏昔班班顧子飛騰速容予浩蕩閑他時江海上莫遣尺書慳許綸涉齋集次韻畸徐居厚寺簿詩　度江見三白飛雪爲誰妍固山行單從憂國且顧年春言靈駕發錦延屬車駢陽侯既効職滕六敢自賢闕陰不忍下璞事即墮前山林亦縞衣撣灑紛素庭似與孤臣淚同作珠貝編豈無訪戴舟拘文不容拿感君相料理語妙堪流涎柰何補天手袖此鑑湖壞不受鄰僧米頗公盡愛煎搓抄朕雪眼縱史唫詩肩同時天下名一日方九遷君不策高兄餘子煩後鞭　疇再用韻　正士如正色恥與俗競妍老成信遲鈍阿婆曾少年斯人寄閑地宇宙豈贅駢向來馳天壤誰者相愚賢我欲從之游每恨不得前茲行本尸祝代庖誤當筵高軒既枉過妙

語亦盈編受施不知報力疾可復章風雪久爲虐江湖長蛟涎天豈困男兒地闕東南埂惟有皎潔姿不受寒暑煎兔子加飧飯行行盡仔肩時截有道塞道豈隨變遷願將釣竿手一爲公執轂王十朋梅溪集李德遠寺簿敢言勇退今之古人也東嘉王某賦詩以高其行　吳山蒼蒼煙靄積皇都日日春風生利塗捷徑走輪轂古道荊棘惟君行吳江洪濤拍天湧萬橋千帆日相踵六鷁入釣猶不歸急流知退惟君勇斜川勝事今臨川錦袍風月追謫仙竿魁豆飯吾亦有脫屣有媿君翩然我輩情鍾惜離索爲國惜賢情更忽江頭送別春尚寒回首寅鴻已冥鄒徐衡仲西憲集慶周景仁遷寺簿詩　焦枯平日賴吹噓移坐當頭念老夫歌徹雅詞三嘆嶷擇除俗韻一星無周行自是應趨躍舊史何時定歐圖直自楚鄉風雨足一犂春曉要人扶胡銓澹菴集臨平道中用使老雪中長韻荅劉寺簿詩　從來無逸爲元龜艱難稼穡誠宜知奚爲三老涑且餒不以仁政勸盧吹澹菴野人錯料事苦吟對雪空撚髭蘇仙漫解賦曉浩韓子亦徒歌晚澌兩翁句法豈不好秖欠斂語書安危先生思寒蹋冰冽者後步步如炭綠憂民未減胼胝更扶績擁貂吾忍爲斷水長城壓郊島今我玩味終朝持育同俠窮烘金帳不說莊生姑射肌平生浮雲睨卿相往往羞談蔡

克兇。尚來編研國朝事典刑一一揮明時側聞玉音猶在耳記録姓名標殿帷邁歸承明定不日啓沃要須親鳳姿莫將篇什朋雪雲好吐忠嘉淳俗澆致君宜許克相攫活國未愁唐宰輝嗟予三點從此逝已覺別袖風披披扁舟却憶剡溪老夢寐早逐心旌馳古風永祕此囊錦忽語勿咲音言危行行自愛保明哲咄咄昔業追規隨兇復君家有攷事兀城先生劉器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八　六暮

簿

司天監主簿

（事物紀原秦爲太史令唐改司天監始置主簿宋史職官志宋置一人掌察天文祥異鐘鼓漏刻寫造曆書供諸壇祀祭告神名版位畫日諸司職掌）國朝改爲欽天監置主簿一員正八品　回回監一員正八品（後省）　永樂元憲公集司天監丞來慶祥可降授司天監主簿制　勅具官來慶祥隸業候臺參策官簿周當夙夜審察躔離。緜經肆以上書且稽測而逮賞遵其詭辯。令正嚴科聊從降秩之文。尚勝視夜之職勉思勤術以荷矜恩可　沈文通西溪集司天監靈臺郎史繼莊等可並司天監主簿制　勅某等昔先王建大中以當天下觀天文以察時變故有日官以底日禮也。今爾等職太史者十年于茲亦已勤矣。其各增秩一等往序厥職夙夜精思毋替迷于天象以干邦法可　王魏公集司天監靈臺郎王利賓錢子晉可並特授守司天監主簿制　具官某治歷明時歐之光務稽求爾學應格當遷往服恩章愈其思懋。可。

太府監主簿

（事物紀原周禮太府上士即丞職也下士即簿職也通書自漢無聞梁置一人陳因之後魏亦然隋置四人唐書百官志唐置二人從七品上掌印省署抄目勾檢稽失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刻少府監字十四隻雄付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刻苑總監字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物用雌留大府宋志元豐置二人建炎罷紹興復置）宋張賁東牕集曹怡太府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司府實財用出納之地吏多並緣恐其籍之害已惟特簿正可不擇人以爾儒雅自將緯有家法往任鈎檢其剔關防毋爲朱墨之徒勞要使公私之有攷　林文仲太府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外府之屬以出納爲職緝掌治簿書亦惟其人以爾能敏彊臨事不苟往任鈎檢其繹乃心　孝文中太府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外府號稱繁劇凡邦用之出納質財之懋遷繫焉其爲簿書衆矣典領之官可非其人哉以爾臨事明敏見稱詳練往祇厥次益竟乃心檢柅吏姦使得去其害已者則爾責塞矣鄭起

潛立庵外制朝散大夫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趙希錳除太府寺簿制　外府掌貢賦之貳有列其間皆以才選爾以宗英明習吏事往佐而長猶其出納豈特簿書云乎哉

高耆齋徵垣類藁奉直大夫監三省樞密院門兼提轄封椿上庫爲總特授行太府寺主簿制　司府受藏之府必得通練者句檢稽失爲則吏不得以緣絶爲姦利爾祖以禮學名家爾嘗聰聽祖訓歷官以稱職聞懷章入覲用留行以掌門鍵來展爾能也簿正外府使而以耆壽俟在厥服示予簡修　朝散郎料院潘杞特授行太府寺主簿制　外府乃庫氏長子孫之地有司非帥屬以共國之何以洗緣簿書之弊爾以材明趾美進士課勞人之績凡十有五載挈提民庸來游王所屯司稟稍姑啓鴻儀簿正司均毋謂序進任其敬共以須朕用　朝請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蓋溥特授太府寺主簿制　司府爲受藏之會庫氏長子孫其間非率屬以共國之。則稽失誰其檢核簿書得無緣絶者乎爾材姿篤學濟以疏通出入中外有年于茲嘗使而典國帑之儲司賦之鍵無非出納咸能自靖以修職業肆庸式序進句府稽任哉其敬乃事　鄭仲之行大府寺簿制　爾材姿傑特習軍戎萬里情。仗節虜庭善諭使指。出佐輔藩入司均稍未足以盡材也外府句稽庸貽眷獎兵間行李資汝往來。毋謂獨賢。規圖稱塞

劉攽彭城集太府寺主簿韓宗本可大理寺主簿爲傳慶可太府寺主簿制　勑太府謹出納之總廷尉主決獄之事爲職不同。程材亦異然精心恪居者亦何處而不宜惟宗本以親嫌引避與傳慶易地而處其各勤慎職業以就功緒可

洪适盤洲集馬希言太府寺主簿制　有列于朝者皆縉紳之選况九寺之屬乎爾總領工巧勞於辦職司府句稽肆以命汝往欽而長益勤其官　劉大辯太府寺主簿制　朕比下省官之令雖中都亦去冗員故九卿之屬丞簿不並置惟司府兩丞亦得以簿代之蓋職掌文書之繁俟人而後舉也爾以儒術決科好談古今治亂事句稽之任姑試爾才益攄所長以若予采

袁蒙齋集王極除太府寺簿制　勑具官朕念不泄邇不忘遠之訓蜀士凡有所長搜羅惟恐後別爲聲著聞者予爾生有異質蚤擬巍科不自矜夸益加培養通達古今。曉暢事宜非碌碌常才比簿正外府用由此階詩不云乎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予以遠到期汝欽哉勿予負

王東牟先生集余賓興太府寺主簿制　具官某食貨出納各在外府簿書句稽務於得人以爾才嘗甚高事任猶著以字民則有豈弟之譽以守藏則有攞明之稱肆疇廸勞往踐厥次宜精詳於凡目。䖍圖報於恩休

劉後村集臧元哲除太府寺簿制　令幹事勝精人物衰少常有臨事乏使之歎朕所爲兼收而並蓄也爾承先人之緒。在才子之目使之縮手袖間老歲月於長史司馬可惜也簿正外府駸駸得路益自磨礪以需器使可　某官除太府寺簿制　詘於前而伸於後。非其身而在其孫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惟爾王父以孤遠外官而抗御史威怒左官而死士論寃之嘉定更化詔雪前誣澤延于爾所歷之官勇於趨事苟利於國知無不爲乃令簿正外府駸駸華途矣爾其勤舉職益爲善詩不云乎毋忝爾祖可

李洪芸庵類藁送滕彥道除太府寺簿歸其門需次　論交先友接樞廷來路爲寮喜典刑桃李春風同邑驛衝寒夜雪並寒廳聲從簿領陪卿月行㨿蘭荃應列星臨別邈思五湖樂望中林屋已青青

曾丰撙齋集呈太府曾寺簿詩　吾宗昌大是蘭溪。况在蘭溪最白眉。闕兄鵷行初發望萊熟麟閣少須時中原自古須歸正上策從今要出奇公自可爲蕭相國求如韓信即今誰

國子監主簿

事物紀原北齊初置國子主簿隋一人唐因之從七品下掌印句檢監事凡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

宋會要宋置主簿一人以京官或選人充掌文簿或句考其出入爲元豐元年詔省主簿。三年罷書庫官。復置主簿隸都事畧郭忠恕太宗聞其名召爲國子監主簿。令刊定字書。

名臣言行録韓維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者擢則躁求者自知恥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學嗜古安於靜退。乞甄録以厚俗。除國子監主簿

宋胡銓澹菴集王庭珪瀘溪先生除國子監主簿論事與時相不合乞去主管崇道觀今所在常加存問

元史百官志元改主簿爲典簿一員從七品諸司職掌

國朝置典簿一員從八品。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承務郎梁揚祖可國子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簿領之官以句檢稽失爲職凡材質可尚而未試於用者朕於此養成之。令命爾于國子。往其懋哉可

張廣東窻集陳彥脩國子監主簿施堪司農寺主簿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寺監簿書所繫甚重劉檢之職亦惟其人以爾彥修儒學奮身俾主胄子以爾堪吏治精敏俾主大農。各因其能毋曠厥職

周麟之海陵集黃章除國子監簿制　今之占一善名一藝者苟有位乎朝皆足以自見惟在乎隨所用而安之耳惠府之屬爾嘗爲之服勞簿書毋克自力今又以庠序之舊改命于成均周旋師儒之間典掌行藝之籍爾處於此必能安焉往其勉之益欽厥止可

余時言除國子監簿制　國家闡設賢關作成士類録其行藝歲有籍焉

而簿書之官與典斯事是亦清選也以爾儒蘊之茂見推士林台對之初陞于監簿益思自勵往祇厥官范石湖大全集左宣教郎馬大同可國子監主簿制　勾稽成均之法蓋儒學者流非他主簿比爾以有用之學推稱于時蓋將試以劇煩而今處之學省者亦以示文學政事未嘗兩塗益尊所聞以俟選擢　國子監主簿潘慈明可太常寺主簿武學博士劉敦義可國子監主簿制　寺監設主簿員列之以勾稽爲職然於臺學省專治禮樂藝文之事尤爲清貴以爾慈明細翔於王官爾敦義淹久於講庠皆以文行自將並蒙選任益務進修以對休渥高著齋徽垣類業武學諭孫德之特授國子監主簿制　左右庠之設蓋不特以旬首月試時考歲貢爲事亦欲立師道以淑後生使之各得於意消心化之餘也爾以明經第進士以宏博角詞人用登爾以訓右生士論歸之肄從胄庠擢掌學士之版盍承明指敬爾有官　國子正康植特授國子監簿制　辟雍高流道德不備教育之官不足以成後進之造爾生長見聞復能趾美進士嘗使而糾正于學咸謂得師茲膺命爾掌學士之版以教以育無非事者欽哉其若予矣　趙子直國子監簿制　爾簡而文德而度舒翹儒林雅宜爲國人矜式書使糾正膠庠士譽翕然歸之茲膺命爾掌學士之版以教以育無非事者其懋厥官稱于崇化厲賢之意　楊應已國子監主簿制　爾於坤朋號爲方來之器留眞周行示予不遐遺也顧豈不知前日之師勵而爲今日之簿正然使而周歷儒庠蓋以厚而數歷往欲厥事兔企前修劉攽彭城集通直郎孫進可國子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國家開廣庠學者其至雲委故學者備官而主簿之職清且要矣爾國家世儒學既習爲吏使膺是選良謂稱焉益務勤修以副銓擇可衆蒙齋集何處恬除宗正寺簿陳瑢除國子監主簿制　勅具官簿正之職聖人猶爲之有志于學者師聖人可也爾處恬昔爲太學諸生上書言事有挺挺風節爾瑢審貳以柯山愛民戢姦至今人思之一綠壁水升璇牒一目列院遷胄監俱以簿正爲職夫有令名固難永終譽尤難欽哉勿替初心益充所學則予汝嘉許應龍東澗集錢相除國子監簿制　勾稽胄監職閑事簡雖號冷曹然華塗要津由茲而升者前後相望也以爾稟資凝重遇事精明宰邑佐州厥績用懋典司綸告未究所長擢眞此官以養資望往祇厥職嗣有寵榮王柬率先生集史才國子監主簿制　橋門師表之官簿領勾稽之任參決監事御名擇時髦命爾往居是爲清選勉思厥職用答所蒙宋元憲公集前鄉貢九經王元亨可守國子監主簿制　勅王元亨舊制以

諸學寄門各奉經義至於博誦群籍則列於首科桃楊某名濟異倫等以爾脈道常布遊業丘園寖閒儒風頗究師法偕計來上試藝中程俾肖爵於經庠且開榮於仕牒稽古之効爾其勉哉可陳止齋集監都進奏院孟浩除國子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等夫以百里之寄三年之淹僉言賢勞始有朝躋而後階升簿正列寺。士欲以才自著也斯已艱矣劉爾大全西州之秀而伯成浩又南國之良才如懋厥官以須褒進可劉後村集翁益桂除國子監簿制　成均之屬各有分職博士正錄掌學之教丞簿掌學之政均之爲國子先生其選尤遴爾奮儒科所朝躋出爲閩屬郡丞無曠心入爲王官無害色由奏邸擢胄監塗轍清矣豈簿正云乎哉益養資望共進擢未已可余日華集賀國子陳監簿劄　竊以月紀陽未雨將寒至共惟某官拳華雲路師道尊嚴神觀祥緣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飭羌翰以歷記府駿首屬仍若爲超風伏祁順來未復之辰加瑩觀瞬之道即聽一言之悟亟遂九遷之榮某悚悃　某共審某官選擇儒宗簿正胄監班聯清峻步武高華敬以某官以靖重端方之資濟博厚高明之識學貫九流而守之以約問更百餘而即之也溫中外踐揚熟績超卓惟成均之法截稽攸司而賢士之關詳咨惟謹覽備養於遠業即超登於邇聯扮用之期旦晏可竢　某久客京華數叨嚴序曲蒙降接溫乎其容懌乎其詞所以拊存者備至又辱熏慈肆筵設席俾飲食教載之惠周洽於言語情意之表簿雲楪詣膺肺有銘迭遠下風行見歲晚引脰璧月浸升浸高何由親炙昕夕詹仰徒有眷眷要非筆驛所能諭也　某違顏固賤之戢不振特甚冒暑遠侍川浮陸走中秋前二日幸抵激廬久違親庭定省有闕今也奉敍水閒柴扉謁父書寺尤訓蕭然環堵問但知以寬慰愁晦明爲朝暮而已鑒郵之舊有以寵綏而振德之良所幸望　某共想華開慶春即日和炁磅礴嘉祉彬彼里中委令謹祇肅以俟命戒

少府監主簿

文獻通考少府主簿晉置二人自後歷代一人唐有二人又唐六典云官二員從七品下晉宋齊因之梁七班之中第三隋置一人唐加至四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監改復開元減二人掌勾檢稽失凡財物之出納工人之繕造簿帳之除附各有程期不如期者舉而按之宋元佑官品令改從八品又宋元豐正官制置一人掌百工伎巧之政令宋蘇魏公集翰林醫學富州龍平縣主簿潘務本可少府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爾以方技之能爲王官守鄢遂霈澤方從遐陬歲滿言歸慶條具在擢領京司之秩且執藝之勤服

我休思益精素業可胡文恭公集祁威亨可少府監主簿制　勑某習知方技祗服柴庭冣經毖祀之恩猶滯句稽之秩爰條具在匠簿是升勉思官守之勤姑對朝恩之茂蘇頌滄集丁恂少府主簿告詞　勑具官嘉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服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共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曲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将作監主簿

事物紀原晉將作置主簿員自後與丞同江左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天監七年復置隋二人唐因之唐六典掌印勾檢稽失凡官吏之申請粮料俸食差遣假使必由之以發其事若諸司之應供四署三監之財物器用違欵隨而舉焉宋會要元豐正官名置一人掌宮室城郭橋梁舟車營繕之事凡出納籍帳歲終而會之上于工部宋史職官志土木工作版築造作之政令總焉熙寧四年初以殿中丞楊增主簿公事紹興一統志葉顒宋紹興初自信州貴溪宰移知上虞縣歲適大饑預白部使者請發常平衆不報顒即發粟賑之新帥令諸邑預納夏租顒曰小邑往歲無秋願小紓其期帥怒及秋大熟顒爲書約民民相率輸租旬決而舉反爲諸邑最秦檜當國數興大獄以除異己參政李光已逐海外猶欲殺之州縣道意捕籍上虞即光故居在焉顒與之無一日雅因郡農過其門謁其子弟人爲危之府帥曹泳檜客也常微禁濤永李陰事濤以問顒顒告以無慶爲此且曰吾非爲李實爲君也秩滿造朝泳爲戶部侍郎訐薦於檜乃固辭未幾檜死其黨皆竄海外顒曰使吾當日受曹薦今與之同禍矣顒以賀允中薦召除將作監主簿　王英孫字才翁幼穎悟博綜經史爲人重義輕財勇赴人急難孫吏部郎中首選歷官至將作監簿辭歸後越饑才翁不忍隣人之衆嗷竭戶嘯之士皆而貧者亦賴以全生孩童棄道者輙收恤之晚年尤紬經玩史游藝筆札篇章之富積數千卷藏于家自號修竹集宋韓維南陽集故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許元親姪琳可試將作監簿制　勑某侍臣之沒其遺嗣若近屬皆有以優恤之由舊典也汝蒙厥恩進服在位惟恪以充欽荷可　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已母劉氏親姪劉歸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均布慶澤加異輔臣奏任之科通內外族之請汝以修謹進服厥恩勉於辯廉稱是光寵可　屯田員外郎致仕李景長男脩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仕而歸者吾皆有以優寵之爾之服官由乃父請毋易所事以忝厥家可　准本院

帖進納空名試監簿制　勑某河之敗溢賴芟捷以濟應募有輸時乃之力往服初命毋忘善守可歐陽公集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使其私庇于泌無內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勑程中行夫廉恥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致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茲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綽（一作倬）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張綽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祿豈不榮哉爾宜（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一作壯）而仕老至而（一作則）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一作于）子士之美（一作晝）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効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說而得祿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數收未始少懈况爾晏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王安石臨川集宋祁遺表孫松年延年願年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等貴臣之世賢者之後朕所不能忘也故爾等皆在沖幼而列于工官茲所以佑序爾家亦云至矣爾所以保其祿位可不勉哉可　刑部侍郎致仕崔嶧遺表親孫男俞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服高位考終于家以爾爲言朕其軫序工官之屬往矣懋哉可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知明州范師道遺表弟三男世文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嘗以才選列官于朝出臨一州奄至大故錫爾一命爾其勉哉可　光祿卿直龍圖閣張旨遺表親男平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惟爾父致位九卿服勞于官爲日久矣故命爾以工官之屬以稱其將死之言爾其思爾父之顧厥家與朕心之哀爾父夙興夜寐無或弗欽可　光祿少卿知單州呂師簡遺表次男昌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且死而爲爾求官故以爾試于工官之屬夫推恩既往畢及于孫吾所以待人臣者有常法矣修勑自奮而以保祿位者爾所以爲人子也可不勉哉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琦遺表親次孫彬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以九卿歸第而遺奏以爾爲言顧哀舊臣而官使其子孫此先王使仕者世祿之意而吾之所

不忘也其使試于工官之屬以稱爾祖之志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爾方就學可不勉哉

司農卿致仕吳良孺遺表曾孫洪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之曾祖仕至九卿退處于家考終厥命推恩及爾以試工官往慎厥爲且膺器使可

故光祿卿致仕張溫之孫基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爲侍從之臣而有公忠之節今其亡矣秩爾以官能善似之乃其無悔可

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遺表孫在王壍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起於文史而能以才武致力於封壃扞患之功書在王府今其亡矣故各命爾一官往懋爾成毋忘爾祖之勤於國可

司農卿致仕魏瑛男太廟齋郎紓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世載榮祿而又以九卿去位推恩啟命序位工官維恪慎可以保家往其勉矣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張應符男遵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少盡其力至於老則養之不可以不終使之免農而為士則祿之不可以不世此先王不忍人之政而吾未能遠也今爾父去位而命爾一官使得世其祿以終爾父之養焉此以廩餼有合乎先王之政爾惟忠惟孝尚稱吾命爾之急哉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徐仲容男公轄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景爾父辭祿而爲爾請命于朝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故善善及子孫此吾命爾以一官之

意也經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爾其念此以自勉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李卑男元之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積勤序于郎位老而致仕錄爾一官思世厥家往其無怠可

諸州軍并轉運提刑弟姪男恩澤等並試監簿制
勑某朕始嗣位推恩守內爾執方貢以來遣朝加賜一官往惟祗服可

龐籍遺表孫保孫寅孫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嘗為將相佐佑帝室朕哀其亡也故序爾於工官夫大臣之家能久而不失其世者鮮矣往承厥慶可不勉哉可

龐籍外孫陳仲師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服命爾以試工官之屬者特以爾之外祖嘗為將相於先朝而已然士之由保任而後能自奮以至休顯者多矣往踐爾次可無勉哉可

空名助教并試監簿制
勑某河水行溢且為民菑爾能輸薪以佐有司之急加爾以試官之賞其思慎行以稱焉可

天章閣待制司馬光親兄之子宏試將作監主簿制
先帝有大慶推恩群臣子弟而爾有叔父實為近臣往即厥官無墜世祿可

廣南東路轉運使祕閣校理蔡抗男濬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將漕遠方者皆得官其子弟爾父以才自奮有顯於時往懋厥修以綏世祿可

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吳育遺表孫男儼俅並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等朕所以顧恤大臣之家而序錄其子孫未嘗有愛焉况如爾祖賢明諒直有補於世朕常思而不忘者乎其各加爾一命以為工官之屬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往其勉哉可以為孝矣可

特勒停人試將作監主簿郭慶基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宗祀之恩外覃四海爾嘗坐法用廢于家復即故官其知慎矣可

沂國公主趙氏奏苗賢妃親姊永安縣君苗氏男張士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布大慶而士緣外內族親之故以得官者眾矣雖進非用德然能致其材以保祿位則亦足以自貽于時爾其此榮當知懋勉可

蘇魏公集

守少府監致仕王山民男漸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男某乃父仕官三品年至告歸閔其久勤延以世祿以爾早閑家訓克紹素風推寘京司俾階榮路往承新渥益懋爾思可

大常少卿直龍圖閣知廣州張田遺表男輔之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才資器幹時推能臣宣力四方著稱五嶺不幸淪棄用茲憫傷俾爾一官以續其世爾其深自勉懋期於有成且無忘厥考之勤事也可

德妃苗氏奏過南郊乞親姪習進士苗仲淵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親祀郊丘布慶中外眷惟妃戚之族例有賁延之科而爾之諸姑職崇宮掖言爾有立祈寘仕階京籍起家勉思宦學可

太常少卿致仕謝撿孫延年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近制尚書外郎謝事得官一子以榮其歸所以大夫進退之美也維乃祖父仕列亞卿解紱引年祈恩裕嗣俶爾一命慰其晚年往膺試秩之榮益念克家之訓可

祕書監致仕祝正辭男延賞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士大夫以老致為臣而歸斯亦始終之節可尚者得不延以世祿而慰其素懷乎矧爾父仕歷三品年至告歸秩爾京司是謂優典爾其勉懋以允厥宗可

楚國大長公主過南郊奏駙馬都尉李瑋祖宅門客廣文館進士許槩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蚤緣上庠薦游主第屬邑司之有請援郊慶之推恩言爾多文且祈筮仕俾膺試秩之命用疇肄業之勤祇服寵私勿忘修飭可

太常少卿李猷卿遺表男景真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乃父仕登朝定秩亞卿曹奄茲淪亡當有優恤以爾保家之秀俾霑延世之恩益慎操修克成餘緒可

故給事中充天章閣待制王舉元遺表親孫王瓌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念彼帥臣奄遺於明代恤其家事特厚於恩綸爾實裔孫早聞義訓特推試秩之命俾遠亢宗之榮善守世風無忘學古可

王珪華陽集

空名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臨遣樞臣撫荊蠻之道中國威忠閔民疾苦庶以綏吾遠方者以爾適被使指而應模府之畫一命之賞膺

嘉爾勤往祇合思思所以奮勵可　勑某朕臨遣使者撫江湖之道而發師調兵美民清俗期足以懷吾遠方者爾亦驅馳其間而書模府之勤一命之賞日勤其勞起承吾恩思所奮立可　虞部員外郎胥有立姪若眂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祖昔從東儲數我德義逮乎茲諸歧路而維是勞之一心嗟嗟舊門乃至不振今有立顧選歲代之陟觀錄其裔孫朕念名臣之後且嘉爾季父之請命試工監起而承家可　鄭起潛立庵外創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次船除將作監主簿制　匠監掌繕工之事土木不興則爲清曹有列其間皆號清選爾以宗英俊有吏術出長入治咸稱曰能茲膺進爾勾稽于匠屬益涵器業以俟來求　鄭起潛立庵工部尚書參靖適表女婿張元淳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靖之在南服功狀最顯白及其殞沒遺澤亦厚至於在閨之女子亦所不遺今已結褵而歸于汝故授茲一命宜思其恩榮所由來以顧卹其家不亦善乎可　貴妃沈氏遇聖節奏姪孫直方姪婿許誐並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朕以載誕之辰中外家慶而貴妃沈氏進言其戚屬請預仕籍厥維舊哉朕安得不聽咸用疏擢試吏於大匠惟爾直方洎誐無以得之易而不思其所守以忝我之寵章並可　光祿卿馮沆遺表男安國可將作監主簿制　爾父

沆修方厥節服于卿次今茲淪謝良用憮然遺疏之來乃以大匠掌簿加賜于爾往其祇踐無忘清白之訓以亢其家聲可　光祿少卿致仕熊君靖姪壽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朕嘉爾之伯父推操自高厭薄於世累頻髮猶壯遂歸老乎潁溪之上用是賜爾以大匠試簿詎將矜榮於里人哉蓋亦念爾伯父之賢益懋厥修則世祿之大來其階於此乎可　蔡端明集張從華孫嗣宗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故具官某孫惟乃祖父服仕塗馴至卿列謝還政事休老家庭比聞終命之期宜需錄孫之澤閑榮工監朝渥其承　石中立孫杜冲試監簿制　某人惟爾祖中立嚮以文儒參與政柄忠朴淳謹爲蓋良孚而其淪逝之日既久爾能纂緝遺篇削藁來上追念叢輔惻然不忘京監閑榮用顯存沒爾宜修勵無忝茂恩　范仲淹外孫賈公直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以仲淹勤勞王家忠義一節奄爾淪謝悼于予衷錄其外甥試秩監省勉思所立毋忝異恩　宋庠男椿年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誕膺之節中外臣辟推呼稱壽罔不和悅朕嘉與爲德共樂無疆思于而家用爲榮寵命爾京秩斯于官政力懋德業毋懈夙夜　范仲淹男純粹等四人授將作監主簿制　勑故資政殿學士戶部尚書范某男純粹等仲淹素竭忠力勤勞王家不克永年奄爾淪逝

嗟其材賢不可見已並錄子姪逮於族親或列名京僚或試秩監省始終之典予唯不忘清白之訓爾宜自勉　故太府卿畢世長男從益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男某以蔭入仕累歷年所進列卿位屢更藩翰因其淪逝閔其子姪一門之內咸列官簿然恤孤之典朕乃不忘唯爾從益頃試匠寺今與即真爾毋不勤以墜寵命　任中師外甥江景倫試監簿制　勑具官某以爾外舅嘗貳機衡休有善狀唯其子姪克荷家聲纘紹遺文爲千一覽追思德舊恤及親聯列於工監之名表乃朝恩之渥　張塤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張奎孫某惟乃祖修身涖官清白恭畏屢更奇委勿憚勤勞奄爾淪亡念其子姪即正舊秩往服茂恩　高著齋微垣類藁　陳震將作監主簿制　爾以凝重之姿沉縝之識加以聞見薰陶淵源有自持論平實慮事深長仕林亟稱之富積外庸來歸暫定庀司計籍不足以盡材也繕監勾稽其爲我盡心以須番揚　幹辦諸司審計司洪溪行將作監主簿制　大匠以繕工爲事維今國用蔑資非簡儕以爲日有月試之助則費無節而業不修爾以材明濟忠亶之美振文忠之風歷官咸以能稱幸州具有善狀不欲以賦祿久勞汝也勾檢匠稽式聞鴻漸往欽厥事世于而家　宋元憲公集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郭申男昕可試將作監

主簿制　勑具官郭申男昕乃父以臺郎之華擁州刺之任盡力行暮衙瘵務縣圃郵上書願致官政務恩及嗣柳惟舊章俾試屬於匠卿勉廷構於家聲可　向敏中孫紡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贈太師尚書令向敏中孫紡公槐慶宗姬館遂屬乃考無祿慈訓念孤閔乃奏陳良用矜惻俾階試吏之籍且慰奉親之懷勉荷先猷以啓扐笄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田士亨男錫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田士亨男錫乃父上書還致官政備援恩典祈庇身枝嘉聞季業之風宜狥賞延之請閑榮試牒用晶承頹可　屯田員外郎致仕范渭男孝恭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范渭男孝恭乃父以華顛之年參粉署之職願還印綬歸老丘園且援及嗣之恩庶遂庇宗之託匠卿試屬仕牒閑榮勉紹清規以服延賞可　尚書駕部員外郎致仕魏豢男中師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魏豢男中師乃父以荏苒吏資婁婁郎署願稅纓冕歸老田廬爾漸訓義方肄業嗜史家方謝事朝有推恩宜試秩於匠僚尚增榮於里閈可依前件　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高陽關部署石元孫門客顏雅言可賤將作監主簿制　勑明法顏雅言習吏師之書託帥臣之館克懷士操見列賓談剡牘以聞稅中爲請宜循仲知之薦俾階試秩之榮往服茂恩且謹初筮可陳

止齋集主管官告院季孟傳除將作監主簿幹辦諸司粮料院張震除軍器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等二監於百官事爲簡簿正之職於監事益簡有以好修不務競趨者居之斯不謂稱乎爾孟傳裒無以爲序進而不加勉也可　劉公是先生集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渊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我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王魏公集右監門衛大將軍世聞第三女婿鄭叙臨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辭推選獲倩宗女錫以一命國之恩榮勉於自修然後能稱可　提舉茶場故太子中舍李杞長男珏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卒職首公功利必著俺忽物故賞未酬勞錫爾命書庸示褒勸往祗義訓移孝爲忠可　萊州萊陽縣尉侯通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剝奪寇攘民因不憖執獲致賓國政所先爾能勤厥官賞應遷格往服褒寵勿忘懋功可　洮文通兩漢纂草澤國子監篆石經韋友直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夫五經之列於學官以隸古而傳於學者布於天下蓋已久矣然尚念其文字或失而謬也故詔使考其真而著之石以爲後世法維

爾友直賞以小學之選而參其事今有司言爾篆體之精能盡師法又博習多識修潔有守顧以官之故朕錫爾一命試于工正之屬以答爾勞以表爾能其往祗服可　前守將作監主簿曾孝雍可服闋舊官制　勑某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先王制禮不可過也爾昔者銜恤以去位今其復常以從我選汝舊服恭我新命事親孝者事君必忠爾其念哉可　虞部員外郎致仕滕宗愈男希孟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夫引年謝政之臣吾所以加優其恩以及其嗣者豈特報其壯時之勞亦欲慰其歸休之心而勸吾士大夫始終之禮也維爾父陳力之久老而還事而甚嘉之故褒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慎修思永以安爾親以稱我意可　故虞部員外郎致仕范允佐男昇卿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夫朝廷之士生則有爵祿之寵歿則褒立其嗣吾於士大夫恩可謂至矣爾父允佐服事陳力致位於朝老而請去始終可紀今其亡也朕尚念之故推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矜慎思自進於名以無忝爾考之績可　故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抃遺表孫男永年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朕於先帝之大臣致家恩禮無所不至今復推叙于爾永年以順爾祖之志吾於孫氏可謂盡之矣其往祗服可　故司農卿陳

宗元孫男仲甫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九卿駙府也法得任子若孫故雖其歿猶弗遺爾維宗元實司農之正不幸殞謝故推叙及爾錫以一命試于工正之屬爾其夙興夜寐聿修厥德無忝爾祖可　贈工中王稔長男無逸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宰縣擒盜奮身不顧遂至戕歿朕所褒嗟既已褒䘏贈卹之甚厚又推叙及于汝等其往祗畏思有修立無墜爾考之烈可　職方員外郎致仕區法男令與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陳力之久自請還事而爲爾祈恩故吾以爾試工正之屬以報爾父之勞其夙興夜寐思所以自立無墜厥世可　魏姪嶠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之叔父朕所用大臣之良也朕哀其早世既推恩偏于其嗣又延叙及爾朕之於爾叔父可謂盡矣爾其自勵無辱朕命可　空名試監簿制　勑某水溢于河以害京西故命與工徒以塞之而汝能獻衆以佐其役朕所嘉也其錫之一命以報其忠可　夏文莊公集新除祕書少監致仕胡旦男彰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乃父材名甚茂疾疹大嬰爰列奏封懇辭榮寵方遂奉身之請特豐延世之恩試吏起家爾當自勉可　太府卿權西京留守御史臺裴莊孫男令孫可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父官重月卿任分馬府適屬均恩之際亟陳詒厥

之誠宜升試吏之榮俾遂起家之志慎初之訓爾其念之可　河東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王平弟升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爾兄仕臨大鹵寔掌飛芻爰拜露章具陳友愛宜錫起家之命俾叅試吏之榮當慎厥初以永休寵可　洪平齋集軍器監簿吳昌裔除將作監簿制　勑具官某簿皆以糾違鉤隱而匠監視戎監爲高非賢不捷選爾茂於學穎於文而績於識蜀聞以贊閫結紋登讞諸大夫皆信其賢也擢庀除戎之屬越三日改屬于大匠維伯氏繩治之嫌實公朝褒進之意鴻漸于干而至于磐於爾乎觀之可　祁子京集李用和門人李戭可試監簿制　勑李用和父陶邪風善敦士揄元戎館致露牘薦言俾從一命以光初履可　胡文恭公集故工部侍郎致仕楊偕親孫景道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孫某惟爾大父若時名臣方授禮經謝去官政如何不淑奄至云亡爾惟裔孫朝有恤典宜從臣屬之補用推世賞之延往服官箴勿忘風訓　故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劉筠從孫景純可守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孫景純夫修發功援絕世聖王之高政春秋之美意也以爾從祖筠懿德大雅殊行儁才遂事章聖之朝經爲禁林之老朕初紹宅㮣聞納忠朝臣亡身支庶寡殞炁嗇困奇門戶可衆因命有司推求近屬爾少承緒業覩則詒孫禮存

出繼之文世載爲後之義俾員大匠用績前人往愼爾修審度吾詔 敕翰林學士彭乘姪婿王寧可試監簿制 某具官某姪婿某早服縫衣蚤干貢部未有仕版尚栖衡門屬予侍臣今者捐館閔其遺札爾則外姻來祈恩典之延用補匠員之試惟當以藝無用選爲 河北都轉運使吴鼎臣遺表奏親孫男承規侍規並可試將作監簿制 勑具官某孫某等鼎選爾祖使漕朔方甫寄劇煩遽嗟奄忽覽觀遺札來錄諸孫用開允於緒言俾勾稽於匠屬感思祖服之重往承朝渥之優 敕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遺表妻兄進士趙溥可試將作監簿制 勑具官某妻兄進士某爾紱冕之餘伏膺門業已踰強仕之齒未及進官之門近者失吾名臣弗克柄用時則遺奏爾乃外姻未求餘渥之延特越常均之比試諸匠屬始有仕階尚當勉之無忝逝者 虞部員外郎致仕王周男某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少從官政晚眞郎曹年及杖期表求解紱顧以歸休之渥移爲似續之榮稽用朝彝俾參匠屬注恩起家之寵勿忘肯構之言 都官員外郎致仕盧器男洪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著中臺之籍豫外朝之聯未上奏封求還時事顧回掛冕之澤用爲肯構之榮爾滋服義方祇勤孝養往參匠屬庸示朝恩且慰家嚴之情勿忘子舍之偹 侍讀學士戸部侍郎王拱辰親兄拱安可作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早列廷臣屢馳使傳屬誕辰之敷澤因仲氏之貢章求寘京師顧謝班籍方倚股肱之郡用嘉手足之情寵以匠員宜蕃門緒往踐官箴之厚益循士矩之良 駕部員外郎致仕陳淨男牧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老在郎潛表還官政且厚引年之寵用推任子之恩試以匠員續其門緒即宜祇命勿替承顔 太子少傅致仕任布孫拱之可試祕校太子少師致仕任中師姪孫元之可試監簿制 勑具官某孫某朕因感流樞誕節之慶優安車就第之老賁其世嗣延以朝恩爾等挺生名門滋承忠教服士矩而允若亦地勢之使然宜有官聯以漸時使分從試秩咸用起家尚服初榮益思自勵 都官員外郎致仕王琥男駴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男某惟乃之父有著在廷嘗校經於藩房洊倅政於州服以疾謝事攄比乞恩用試秩於匠員俾承顔於子舍慰茲掛冕勿替爲美 職方員外郎致仕王述男孝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剛於爲吏老滯諸郎以疾乞年有章謝事法得任子意在養親祿可奉於旨甘 誼足感於幼艾匠員往試門緒勿忘 王德悅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某以勾簿之名承庀官之乏守在尉寮善於追胥多獲推埋之姦有嘉強幹之力罐事息婺州郡部列言敕臺格而當選用匠員而申信往虔吾渥勿廢爾修 袁燮齋集 趙希丞除將作簿制 勑具官記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吏治之否臧朕每於民言酌取焉爾令于畿邑孳孳得民和民惟恐令之去也休聲既屯轉而上聞朕留汝以從民願行再朞矣俾有列于朝簿正匠監豈特旌爾之勞抑使字民而能得民者勸焉往希爽斯 慶集 葉大顯司農簿樓澤將作簿制 吾監之屬簿領爲優庀職其間儲材有待爾大顯早襲德門之緒參庾甚休爾澤近傳名父之風典刑斯在或能陞於列位或丞使之起家各廸乃猷以佐而長有聞嘉績嗣洊寵褒 王衡仲將作簿制 凡有位于朝者皆茂選也以叙而進詳試其才爾廸行端方臨事強濟既書邑最且貳郡條晉疇列卿之聯已逾期月之久陞予匠屬顧實周行益懋爾猷以爲予用 劉後村集 錢庚孫除將作監簿制 國家用人或取之素士或取之世家惟其才而已爾奕葉貴盛固不與寒畯爭進然鵷行鷺序宜參用傳世家文獻知臺閣典章者爾丞佐繕監益厚涵養以待器使可 史森卿除將作監簿制 以世系論人物自左傳遷史已然至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本朝之韓呂則尤盛矣爾生長名閥胚胎前光適今簿正外府駸駸華涂夫想漲不如盈科而進也寋步不如佩玉而行也爾其謹毖以基遠大可 承議郎孫應鳳除將作監主簿制 朕惟祖宗朝如庠祁如軾轍如鞏肇皆比肩而立中興如鄱陽之洪廬陵之曾尤近者如蜀之李建之徐亦接武而進此衣冠盛事也爾一門二忠珠聯璧合而仲氏遂爲諫爭論思之臣爾尤溫良恬靖既奏邑最長倅幕丞藩府矣顧未開朝蹟可予簿正雉監問津清要廣廷之下文石之上庶華萼之相映亦塤箎之迭吹

軍器監主簿

唐書百官志唐武德初武器監置主簿一人正觀六年廢武器監開元三年置軍器監有主簿掌印及勾檢稽失職略 宋神宗時置一人從八品初除錢長卿宋會要建炎三年併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宋史職官志掌監督繕治兵器什物以給軍國之用嚴州府志郭顯字養正居仁豐鄉之中村少孤貧遊學方外爲呂成公上游以經魁南省登進士甲科精於易通數學宦情甚薄終軍器監主簿築屋於所居之南號困齋讀書其中屢空晏如雅稱名齋之義南康志樓監簿端平三年秋淮之西不寧生聚奔散江上震恐朝廷檄沿江郡縣籍民爲兵軍器監簿樓公適守是邦聞他郡奉行甚遽慨曰此令一行是驅赤子爲盜議者謂令江面戒嚴郡素無守備非籍民兵何以應

倉卒。公曰。願以身衛三邑。於是屬校官晏陶稅官吳蔡定保伍法。徹縣計戶口圍結。俾保伍相比。逾月籍成。田里肅然。民賴以安。其他如蠲除米麥絹帛錢。代輸四等五等戶折帛錢。并減苗米水脚錢。三邑之民德之。且撙節糴米壹萬碩。補塡盤折。儲積備平糴。三倉米數。別立敖以貯之。榜曰金積倉。文學掾俞公明爲之記曰。公下車。即講行利民條目。視井邑細民一不獲所。隱於中。見於色。不能頃刻安。蓋公設心措慮。已非一日。曩厄於時勢不獲施。度今可爲。又吾力所可至。惡乎靳。公之措畫。如嚮鑑直以通楮幣。出官緡以輸償。數散施以活貧民。此特其細者爾。得諸版籍。自壬辰迄甲午。民多逋賦未償。公悉節浮費以自補。而盡蠲之。郡城內外舊有浮財物力歲輸折絹錢拾餘萬。積久仍槩貧富不升降。吏執簿督趣不少貸。最爲民病。公又數利民庫息。永充代輸。不以責民尺寸勺合。凡可捐以予民者。一無吝色。未半載之間。田里熙熙。殆將忘前日之爲旱潦也。今天下郡國不能半昔祖宗盛時。使得如公者數十輩。落落錯天下。則萬物吐氣矣。太平豈難致哉。不特是也。撥田充貢士莊。至今預計偫者賴之。金積倉今廢。矜攻媿先生之嗣孫也。宋鄭起潛立庵外集　承議郎監登聞鼓院莊獻除軍器監簿制　昔我神宗留意戎器。制度精詳。著爲法式。設監置

官。實司訓工程作之備。朕率循祖武。申飭戎事。肆命爾司于簿正。使器械咸精。其能將觀通務之學。范石湖大全集　右奉議郎張權可軍器監主簿制　武監有簿。領肅職。雖止於鈎校。然通班朝。謁號稱選擇。爾比因錫對。俾游其間。宜敬共以贊其長。稱朕試功之意。洪平齋集　吳昌裔除軍器監簿制　勅具官某。士以登朝爲榮。伯仲同朝。又儒者之至榮。矧同官寺乎。爾學有源。委氣明而材良。入充坤產之賦。如獲珙璧。戎監務簡。有隨伯氏相與講釋於鈎稽之餘。兄戈和予。森然在目。杜武庫華一門矣。其益砥礪以對寵榮。可。　方大琮除司農寺簿樓約除軍器監簿制　勅具官某等。寺監有簿職。鈎稽遺失簡矣。國以養材士。以養望。爾大琮粹然其瑜而靜。俾簿于農寺。爾約凝然其度而立。俾簿于戎監。鴻之漸而鷺之振。已觀其所養。朕不敢忽。爾益觀其自養。可。吳泳鶴林集　倪祖常授軍器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見喬木而思世臣。愛甘棠而思召伯。昔嘉定更化。爾考思爲侍從之臣。立朝有梁度。論事有風槩。朕嘗思得若人而用之。以爾嘗世其家擢司奏邸。茲又屬戎監。以官其能。若厥父菑。厥子乃布肯穫。則非朕之所聞也。可。周麟之海陵集　唐充封除軍器監簿制　君子學所以爲己。仕所以行義。已欲不輕售。義欲不苟求。知此二者。而能介然守之不移焉。信乎

其爲君子儒也。朕開薦賢之路。固欲得斯人者而數用之。今舉者稱爾志操廉靜。爲郡學官二十餘年。未嘗干進也。有守如此。無愧于仕學之道矣。肆命召對。寘之周行。戎監鈎稽。姑爲之兆。益充所養。以俟吾考擇之詳。可。高著齋微垣類藁　幹辦行在諸軍審計司萬文彧行軍器監主簿制　爾祖以功宗。作元杞。厥有祉澤。施于子孫。爾以肅恬褆身。用濟世美。歷官能服其勞。攜持民肅。來游王所。司推均稍。未展爾能。武監勾稽。式昭漸陸。永念厥紹。以須嗣膺。　余天任除軍器監簿制　除戎器者。以戒不虞也。矧今日戒虞之秋。而可忘程督乎。爾材姿敏勵。業履靖度。昆友怡怡。相觀而善。神卑分利。未展所長。武監勾稽。肆膺命汝。日省月試。既稟稱事。尚其懋哉。　通直郎行籍田令魏近思特授軍器監主簿制　武監者號清簡之地。雖時艱事靡寧。正除戎器戒不虞之日。簡乃條以任勾稽。可不遴其選耶。爾以生長見聞。庭有教訓。用得以充廣所學。官修其職。掣外庸以來。王所底之旬。師有能。未展服休。戎屬以觀爾長。往欽哉。毋怠。　朝散大夫宋明遠特授行軍器監主簿制（見委措置收糴擇長及時了辦俟結局供）職。糴事之難。古今一轍。耿中丞請糴百萬斛而得四十萬斛。趙充國咨其失。明裴延齡以元估布帛增一倍價。充和糴。陸贄論其抑配。非得人以參

任緩急爲用。以濟爾素。以敏邁强濟稱。用命爾爲[illegible]。[illegible]不欲徒詒爾肆也。指領溫旨。俾勾稽于戎監。已事乃拔。歸服于朱。洪文安公小隱集　左朝奉郎馬驥除軍器監主簿制　爾材藻修絜。從臣之所薦。聞萬里來朝。奉言可用。戎監簿正之事。姑膺命爾。往安汝止。朕將有試焉。林光朝艾軒集　陳杞除軍器監主簿制　具官某。漢宣帝綜核百度。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莫不精且久。以爾在官廉謹。遇事敏解。遂命爾以勾稽之職。除戎器以戒不虞。此爲綜覈之一端。爾其毋忽。可。劉才邵杉溪居士集　王爓太府主簿晉械軍器監主簿易其任制　勅王爓等。外府調節邦財。軍監典司戎器。庀職其間。皆以材選。爾等以通敏之資。當簿書之任。茲緣親嫌。遵從易地。神乎中令。蓋既厥心。可。任希夷斯庵集　趙彥械軍器簿制　國朝之制。士大夫居官者。歡長而兄既除而復茲典也。若夫嘗加猷用。有位于朝。再或班行。必惟名彥爾學。欲自得。仕不爲求。以羸精而遲躬。以忠愛而爲政。嘗案已周之宋。入居匠監之職。養未竟於米蘭。志忍罹於吹秣。甫終喪驛。丞列華簪。吏司戎器之除。式共簿領之事。其思稱職。益顯移忠。　陳宓軍器簿制　自昔表著之班。多用公卿之世。以其習臺閣之典憲。故足爲朝廷之羽儀。以爾志業有聞。政事可紀。賢相之子。被用爲臣。奏邸陞華于

茲滿歲式監列屬叶贊除戎益遏禍亂克濟其美　楊恕太府簿劉傚軍器簿制　朕惟寺監有屬皆周行之選也繫時抜用式優賢勞爾恕范職精詳比聞邑叙爾敵遏事通敏書昇州麾各嚴關鍵之司能勤幾察住分簿領之事宜謹勾稽惟既厥心克承于遷劇後村集莊序除軍器監簿制

朕徵重內輕外之弊郡國二千石有治理效必下璽書召用之爾茂陵從臣之子擢世科試時務其牧已陵也不以荒遠鄙夷其民謫然古循吏之風奉計來歸眞使周行庶幾有土有民者咸知所勸可　范純父除軍器監簿制　由邑叙擢院轄由院轄擢槃官乾淳家法則然爾宰劇邑丞大郡無留滯之歎有廉直之聲亦既寘之周行矣顧冗權非清流所宜居使之簿正戎監益養資望將以爲槃官之儲也其佩玉徐行以俟新遷可

趙與　除軍器監簿制　國朝麟宗近屬皆生長富貴不出宮邸自熙豐始有歷中外任使者至炎紹而後則名公卿輩出與庶姓相頡頏而反過之矣爾安傳諸孫寘之周行一以擢材一以懷族詩不云乎豈無他人不如同姓惟忠惟孝爾其勉旃可　鮑成祖除軍器監簿制　易曰除戎器戒不虞爲平世言也況多事之秋乎均之爲弓有六鈞者均之爲矢有穿七札者不曰工善於其事歟爾奮儒科通世務幕畫邑最恢乎餘刃列于監屬凡材革出入工徒眾寡皆得以簿正焉朕於是觀爾之才可方秋崖集代謝除軍器簿啓　班聯是理俾共賛於邊籌簿最司兵忽驟遷於

朝著何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凜如伏念某蚕絲諸生偶竊末第遭時多事顧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黔驢技止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擱寄得同于姓參典於軍書每懃區區然上之傳爲有姚姚幕中之畫緻或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爲功辰我甥兮孰云無忌之酷似有音道在自甘李廣之數奇惟公朝欲增重於制垣故內幕亦屢膺於宸綍啓刑書而庶中正未遑入佐於法卿除戎器而戒不虞乃復叨居於短簿況伯舅長猗樴之務在一時爲冰玉之榮雖自爲謀殆無過此茲蓋恭遇以吾身爲世道之標準以吾心爲人物之權衡妙斡一元措天下於四維之固兼收群彙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曾微蒭蕘之遺於樂菁莪之育致茲冗散亦被生成某敢不服此寧恩勉旃遠器弓人爲弓而矢人爲矢將技藝之咸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贈光範畫布輪囷梅亭四六標準代回軍器王監簿啓　對越宸綸勾稽武庫爲太守選所表既有文章除戎器戒不虞聖爲稱職公議如此私謝何爲恭惟某官政家典刑中州胄出姚姚貸幕中之畫勇分海上之符焉能使于不遇哉姑從外補有欲爲王留行者迄得內除時雖既戢於干戈法合威精於器械小須會計會即爲勝某自嘆望秋木遑賀夏豈無青精飯比心惟切於謀歸贈我綠綺琴無說可從而學報啓劉淵海鄧友龍謝除軍器監簿啓　某學不適用能已瘉人俟耶司存方懼無幽之責我備簿正又叨進拜之恩自顧謭材猥蒙殊遇無心枯木曾何榮悴之知識面春風實借吹噓之使某馳誠嚮伊侯事齊宮念少見於寸心敬先馳於尺牘緒紳淵源與軍器陳監簿啓　切以煙鎖藍光綠秀平野共惟某官玉立清班發明賢業神親狎緣台候動止萬福某昔彌斐尺驟于筆書引領伊邇若爲伏謂敢祁備四時而叶序尊六氣以御和亟奉贊書徑儀從橐某磨視惟謹某鄉留侍滕得覲策塵以償其平生所願欽慈仁謙學顧遇殷勤銘心感藏永矢無貳遠拜通謁寒暑屢遷竿積爰儀不敢冒進每拭目奉藁危言鯁論竦動朝紳峻節清名照映當世未嘗不起敬起畏擊節降歎一爲世豪賢慶二爲鄉邦有人賀尊磨慕用藉以慰釋寸心耿耿仰祈原恕　某仰惟某官清方而開敏爾指而弘深精忠蚤結於主知定力不搖於時論自牛刀之課寂即驚序以摩華屢殫憂國之忠咸伏敢言之勇蓋盡言爲諱今日之敝緘口爲高士風之偷自景元古史每抗直言不容於朝而風憲近臣多舉細故以應故事緘嘿成習淪胥不回覩公囊封激我懦氣願展盡於底蘊益昭燁於先猷某孱膺不售胃昧司征賁裝居官先手奉職閔勉夙夜士民相安下考再書未速重初代者迤已交訊首夏度可更戍矣凡廣厦風雨不危非門下而疇依規繩警戒以玉于成忱有望焉某仰止防丘槐洲列仙之聚共想萬福駢集無間崇儒下鎮恐有驅馳拱伺欲曉文天祥文山集劉監簿（宣教郎帶行軍器監簿督府數宜劉子俊字民章吾鄉之傑也書備漕貢于闕曾與國民章未計事行府敗民章收散兵於洞源後應諸郡縣尋引軍入廣道遇兵潰亡未幾再招集與鄒處置同指行府會於潮陽越二十日而行府敗民章被執莫知所終哀哉）艱難奮長戟（潰闘史）高義薄行雲（紛衛行死爲殊方鬼客）實三夜頻夢君（夢李白）秀氣衝星斗（贈李八丈）壯筆過飛泉（李十五丈）舊遊易磨滅（汝陽王璡）魂傷山寂然（妻子入蜀）

都水監主簿

鄭樵通志晉水衡都尉有之爲左右前後中五水衡令悉皆有之梁大舟卿亦有之至隋又置

唐因之掌印勾檢稽失凡運漕及漁捕之有程者會其月日而爲之糾舉

宋史元祐官品令從八品置一人以京朝官充掌內外河渠津梁堤堰疏

鑒汝治之事。江藩浮漢集蕭儉都水監主簿制　水失其汙㵎迹不息雖勻稽之官有不得而廢者今以命汝往服厥恩曾丰樽齋集通廣東漕使黃監簿啓　久勞與樹遠擢轄輸使道之官咫尺入潮陽之路涓辰祗事備史回嶺表之春。山嶽動搖軍民鼓舞恭惟某官學得師友志為聖賢參權科名氣習猶如攻苦之舊亟登朝列聲容不改抗塵之初方快奮揚遽聞恬退謂得州亦可行志雖去國何害介懷由是清漳凡幾太守獨爾寵恂之借留一年。余信乎召伯之思自今日始榮陞一節馳按百城茲乘軺傳而來迺過候蕃之舊江山草木迎送改觀父老兒童見聞夫喜來慰已恨其暮詔歸復疑其遽獨備方之計孰愈於上京而重內之人奚容於久外某官不辭卑遊難避遠一更畫掾兩易歲華。豈圖滿考之將畫而獲大賢之是託雖百勤不補其一拙然終事敢渝其初心轄漕關中。跪生安有為蕭相國之助羅致幕下為公幸毋厭石處士之留。張孝祥于湖居士集與曾監簿啓　一塵假守自愧非才千里貽書過勤盛意伏惟某官英聲夙著德器自將雅容文辭亟簡朝廷之聽積習名教益增閥閱之光方徑席於清高尚不忘於疇昔有懷謙眷莫喻鄙悰周益公大全集與王監簿庭珪啓　數父執於慈恩之塔跡若星晨訪耆英於通德之鄉凜然霜

輪雖千里猶當命駕豈同州而廢馳辭恭惟某官儒行配乎先民詩名聞於四海。一行作吏非無意於數君再轉為丞。乃不容於當路惟薰臟泛濁而道彌貴。故敵撼拙擢而身益尊。孟不歸來適遭西伯之善養鮑思先去餓遂莫容之自修其廉清可以師鄉里。其進退可以厲風俗是為全美宰待詔言。顧方注想於九重宥即召陪於五更某遂深關足之喜。適因米薪之憂。想竭杖之從容獨妨先睹望龍門之岌業敬卜後期區區所懷。喋喋挑賁。衛穰樂先生集回王監簿衡仲啓　十乘元戎強顏再至二卿善士委汗相先。喜甚發函情同傾蓋某官璧雍宿學玉筍名流生龍劍之墟斗纏紫氣任虎符之地。潤擁紅泉雅高知止之標旋賦閒居之樂釣軸有舊除命將新。某總聽月評式欽風誼地於貢擔第贈橋隱之清及來治行。猶見濟輪之居。楊誠齋集答王監簿啓　某伏以即辰春事強半寒暮未歸恭惟判府監簿契丈至孝欽承凡筵天棐永思孝履天持萬福某老病餘生牛衣僵卧。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柴門寂寂無雀可羅兩見長者車轍乎敦圖荀龍薛鳳伯仲之間。尚未遺忘先相國翹材長鋏之下客先之以一介行李之書禮申之以式之玉季之見臨勞苦之緘彌勤加遺之儀益腆父老驚怪。泉石娛耀自顧一黃冠野人莫測其所以得之之跡第極其所以感之之切多言為謝。萬比有足那未見君子願言念門戶重大之寄佩聖賢戢齋之箴古有常平今有范呂皆父子鈞軸後先袞繡蔡老友所望於門下者其勿與庸人之孝競一槩之苦　某恭承介弟旆孫惠然臨袖出伯氏尺素之書面授相國言行之實付之以紀述說之以銘章自視淺陋之學久矣。競絕澗之思槁乎。將落觸之武所謂少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亦安能摛詞振藻以頌盛德大業之萬分寫高勳鴻烈於千載使與皋伊先稷周召上風乎。欲使襟則在燕獨為已借歆避席則在交情而已昧三省九思象日不決而介弟言之而不置迫之而不釋聞先援簡惴惴靡寧然尚有愚者千慮之一。吾家子雲不云乎水辟礙則通諸海人避礙則通諸理昔六一先生作范文正銘。其間書文正與呂申公事極有典則務從忠厚。而范氏子弟不知六一之深旨往往不擇此意已託介弟口傳於聽下矣十月之交可遣便了來取也某皇恐再拜僭易敬問相門玉燕。即日恭惟尊尊幼幼茂介春祺令弟府判郎中判縣直閣府判司令■鄂八龍孫枝九鳳受祉山則廬陵有姿不外頒睨筆墨香若蜀國石器北果腊糜拜賜欣感之至。　慰程監簿啓　某伏以王春正月雨暘時若恭惟大孝監簿契丈孝誠動天三神感格孝履天持萬福某伏自壬

子之春奉詔決獄死因於上饒道出休寧之西郊仰冢先文華學給事萬簽事契契文承志承命遠出山驛衛泥班荊絕歎誼風永懷意氣至今不忘惟是老病之餘是歲八月抱疾還家人事都廢姓名不入於修門書間不至於親舊深交厚契如吾契丈亦復作跡非意也勢也至若幽壑絕俗之標登峰造極之談則夜夢晝思了了長在目中也。茲以奉吊乃得修敬未占再晤願言倘銳長禮節抑哀痛。以當門戶之重寄。某上饒之役初志以王事不敢一登宅里。贍拜先文華學給事謂歸塗當遂此願既而懲於羊腸之險挐舟東下遺恨至今恭惟先大高文大冊範模士流舊學耆英著蔡昭代謂宜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以重邦家亦聞上下巖壑步履如飛與客爭棋申旦不寐不知過日何恙靡已遂至大故聞訃驚呼一慟欲絕嗟乎天乎。世豈復有斯人乎。某以山居僻左聞之也後弔之也幾月我知已言之恨促且以老病不得駿奔會哭敬遣騎持奠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某皇恐再拜敬問契家台眷恭惟哀苦同之令弟判縣朝議附此致慰有廬陵委頒細大閒之　答程監簿啓　某伏以春意澄穆即日恭惟監簿契丈大孝哀疚深切天相至性孝履天福。某卧痾山野疕焉以兒未占良覿願言以禮制情趾美續聞恪遵聖人哀毀之戒

此朋友所望者恭山居苦無縁便小跡閒訴獨有景行之勤厮亦剥啄請帖下逮驚喜不勝令戒先丈闕擧銘詩某受知不淺其何敢辭自愧歘然其如固陋恐斐文不足傳遠耳今月十五日夜拜領行狀明日撰成又明日刊落其甚繆者又明日脫藁又明日送似益公求是正併為求題蓋臂痛不能多寫凡四日乃書丹畢不知襄事之日此文到否蓋行狀過期乃至非敢作贅人之舉也如蕭田陳丞相葉丞相皆前期一年送行狀來庶得小從容文字較子細耳仰惟幸察

劉淵源陳謨賀吳都大監簿啓

顯膺宸綍肅擁星軺分千里於日邊已著民庸之茂總諸道之泉柄遂膺使指之隆風采一新縉紳交慶共惟某官才兼數器識照萬微洪鍾在懸自有鏗鈎之韻干將淬鍔初無盤錯之難蚤以肇猷自結明聖路朝典區事無壅於上聞戎監鳩工器成精於能事須乾輔藩之最果致湯節之患春言閩府之飲司實佐大農之至計其本漕則其事舉其權重則其責專允賴通明佇奏流錢之效祠膺寵渥入懋待橐之班某頃綴英遊最叨異顧茲為承之復與同寅六轡載馳方切皇華之詠萬間大芘知無凌雨之虞

賀胡監簿啓　伏審疏渥宸廷晞榮胄學簿正清簡與他監以懸殊師道尊嚴喜真儒之方用除目初播驩頌交騰某辱眷最深替喜尤切亟馳牋積不知傳者之訛仰服鈞衡允得掄材之當自惟衰謬第剸鼓懋

余崇龜賀楊監簿啓　伏審疏恩屬檢列屬雖工技巧成精覈屈勾稽之任清華立致徑隮獻納之聯某久託親重允深距躍方九還而未已詎一質之能周容躬遣於伊嗇庶面伸於下悃

賀吳監簿啓　伏審廻簡名流勾稽戎監贊修攘之收正資備器之能隮某近之聯即聽出綸之寵某夙叨事契喜聽除音即容修謁者之恭先此寓箋人之敬

余日華賀鄭監簿劉　竊以緒風初轉愛景潛舒共惟某官玉立鴛行賢望卓偉圖靈萬休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齋明拜手進牘涓人引脰仞屠未由膚近伏祈視小往大來之宜謹鼎食坤裳之奉亟登禁近式副傾依某共審渙奉綸言晉列華監師言允穆枋用攸基敬以某官以論議則剛正以學問則醇粹賈松栢之堅直廣芷蘭而佩飾周行布武茂賁益騰循次而升未足多賀侍玉皇之香案從屬車之清塵此有識所共矚目者顧少須之某曩不自揆久客京華恃在鄰郷睍生絜己求進台仁善下俯垂溫顏一世龍門得所登進通家燕衎稠疊復辱鼎言促撕遂使不振之孤蹤僥倖得廁籍手選侍陛伏窮隱口誦心惟仁哉此恩當於古人中求之一感不足言謝遂去風度攸腓仲冬緒使所聿遊稽修敬非簡尊也高山仰止徒有此心

伏想融明必垂開貸某奇蹇連顛之迹川浮陸走中秋前三日乎達充廬奉教水侍偏覩請父書守先訓養蒙衛宇下友諒煞得失升沈付之度外遠依芘賴不足薦聞某郷家付下令兄通守抵金安訊到即送似北盟集補近方呈納伏丐矜照紫府德眷近天尺五雨露恩深溢為休祥上燕下裕仙遊駐妥慈顧渠聽

許景衡橫塘集論罷李景雲等除寺監丞簿劄

臣仰惟神考肇新官制凡省臺寺監之官無有小大間劇皆極一時之選比年以來其選寖輕間有躐等濫進未足以副仁聖繼述之意者此不可不論也伏覩近降指揮廸功郎李景雲孫愬江大一或以應奉有勞或以擬進御題試策各與改合入官除寺監丞主簿縣從初等選人入為寺監之屬令下之日聞者惑焉今士大夫服勤州縣積累考任無慮二三十年僅得為郡守貳然而睥睨寺監丞佐有終身不可得者孰為初等選人姓名藝能素未有聞考第薦舉猶未應格而遽得為之哉且應奉有勞近例止於改秩未嘗有為職事官者而擬試御題乃是在外著撰就使文字稍工亦非多士造廷親奉清問之比也而改官除職度越累朝勝首恩例其實緣僥倖還進之速皆前此所未有也乃者卿監尚書郎或出於臧里勢家或係監當資序皆自褒筆簡汰冗濫且詔繼自今非歷寺監丞以上不

除郎官少監名器增重士論悅服夫省曹監貳選格之嚴如彼而寺監丞簿胃進之易如此則是今日之胃進又將為他日之當得者矣澄源正本實在今日其李景雲孫愬江大一與寺監丞簿指揮伏望聖明詳酌特賜詔罷改用真才以待卿監省郎之選且契前日手詔丁寧之意取進止奉御筆李景雲孫愬江大一並罷別與差遣

趙孟堅彝齋文編同諸暨縣官祭江陰史君趙監簿文

孟堅等仕通德里仰喬木家欽止令聞玉粹無瑕所積者厚所鶩必遐公侯袞袞大纛高牙指日可詣誰謂一麾竟止斯耶識與不識莫不為之痛悼而咨嗟者也祖率寅僚祼中酹奠號歎歔詞有涙斯泫而孟堅者丁年學校行藝尤欽擇交不苟義同斷金彼蛭且猱錯立如林人甫我鼠未始覺心涇涇渭渭允有知音清燈相對夜漏沈沈擁鑪促膝吾伊苦吟歲寒高節屬望允深方圓依倚愴判古今邂念疇昔心猶萬針此孟堅所以出位摧頹俯仰未艾不知涕泗之橫襟大詞弗翦一寫真悰九泉有知于茲鑒歆

趙清獻公集送楊監簿南歸詩

數隨郷薦始登科清白門中所得多伯氏文章天下望家風原是老維摩

文同丹淵集送張正夫監簿歸漢川詩

知己非不遇其如才命違官名疑在夢親祿只從歸道路盤危棧家山指落暉好將綿竹碣重拂八關衣（淵公門）

（春來不出市）梅聖俞宛陵集送滕監簿歸寧岳王詩　乃翁守西鄙胡騎歎憑陵撫士無餘貲吏以文法繩向聞來三堂今復走巴陵沂流數千里雲夢苦炎蒸風檣步障馬猶使勇氣增于今送歸省寄謝余豈能江山可留詠燕許昔專曾徐棋埜先生集送吳齋何監簿添倅郡替來歸詩　春風行李萬篇詩明月歸舟數片碑千載岫雲佳話棣兩年懷玉淡生涯已聞北闕飛丹詔早趁南薰度赤墀歷歷口聞天下事直聲元是九重知江湖集楊誠齋送王監簿民瞻南歸詩　湖頭打雲雲不留月波瀲灧欲流夜寒報晴豈待曉天公端為廬溪老廬溪在山不知年廬溪出山即日還黃紙若催得高卧青霞成瓣推能那詔謂先生式國人掉頭已復埋林深路旁莫作兩脉看老儒不用橐中金宋北澗集送朱監簿詩　繞解比歸驂餘車又指南數身當重鎮卷耳謝空譚山飲曾曾縣江平曲曲藍括將桃柳恨留與返之參蘇領濟集次韻江琛監簿見贈詩　連宵暑雨氣如秋過客不來誰與遊賴有淩臺肯相顧坐令彭澤不能休琴跌不絆禪新由學廢誰令數來脩漸愧邑人憐病懶共成清淨勸遲留劉公是先生集雨中贈徐監簿詩　明聞雲移影蕭鞍雨送涼遠林寒起霧清草潤浮霜小隱丈游絕徼吟杖偃坊奕綦遷偃几幽趣亦難忘謝翱晞髮集寄王監簿吳孫詩　天柱西南隅開窗見雪杪野泉過瀨竹仙鳥下巢樗草長平斬塹門開閑舊居他年賓從在誰得入鵰書江湖續集胡仲弓寄趙春谷監簿詩　敲碎吟扉杳不聞數聲犬吠谷中雲幾番欲去重回首立盡斜陽不見君劉後村集再和仲晦監簿詩　少狂蘊奇志探索剛畫前安能一措辭何止三絕編俚音和薰風短夢游鈞天竟無魚水分姑了螢雪緣比雍夫脚墜南窗抱膝眠寧為英雄笑不受兒女憐徐侯金閨秀歲晚鐵硯穿掊擊群疑亡發藥沉痾痊縛浪愁噴薄蟻封妙回旋精博昔騎省奇逸今師川望古多慨慷感時常夔悄肯羨蕭文榮甘保樗櫟年君有論絕交吾無書辨顛（余老與時相書自辨非顛世謂之辨顛帖）倡和誑饑腹聊與好事傳　送陳監簿造朝詩　君昔閣三紀朝今聚眾賢居然峙鸞鵠不似槃貂蟬訓儉無叙澤遺忠有筋傳將何告明主事事法陰乾姚成雪坡集和楊監簿詩　不知年換山無曆日短看書儉自惜臞儂誰與伴清孤竹裏梅花破幽寂月窗看影瘦曉塗雪徑尋花驚夜失絕憐一點清談意不作群芳妖艷質夢寒翠羽真忘流香遠細腰何敢即廣平亦作軟媚語可咲鐵心腸變易梅州恭徹梅花髓句中有味供細繹水獻滌筆想更奇試為此花重請益孫燭湖先生集雪中次韻雲卿監簿韻　屋頭棲鵲夜深

驚羽衛瓊仙下紫清群玉殿開春未暖六花陣合戰無聲難數小草呈新翠可恨跳梅半落英卧病來安自愁絕復穿誰與問先生　和數雲卿詩　旰食延英貢太平小臣憂國思茫茫千秋鑑在開元錄十漸書留正觀昇莫咲癡愚如汲黯無寧謇諤自陶青何時再見東都會萬國衣冠拱帝城　誰貪上黨誤長平白日塵沙萬里冥死骨不應歸未雪哀歌長覺氣如屏經生未識公孫董邊將何如去病青安得君侯提八陣春風犁徧漢南廷崔敦舍人集　和魏監簿述懷詩一鳴當日眾俱驚曾授天庭賦太清宦路喜君方晚遇文場推我是虛聲短材漫飽支離粟深思宜槃沆瀣羹近喜和光成莫逆嘉名洋溢書諸生馮太師集答王戴監簿惠詩依韻梓士多好學獨君用心苦始策萬里足相期一言遇荏苒去歲月差池曉逵路清節抗不變鷄鳴任風雨一日起仕進光華照門户謂予審遊從復此再會聚清談語言約老筆文字古新詩忽持贈病目駭覩觀蘭芷得遠思從茲識質矩草木變秋節悲風飄原鹵自可追賦詠何須倦貧窶感慨無俗音虹蜺侯重吐胡銓澹菴集答畢監簿詩　賢哉洛城翁塵瓢每貧眾饑未睨書樂臭味清可掬獨抱古遺經凜稟一川玉唯知耕寬閒未晚井付沃蕭然跨騄駬破漏數間屋疎議真可人着意向幽獨贈之三百月盈采照鯨目閉門手自煎賦奠對脩竹先生如玉川詩書貫其腹顧我亦何幸此客良不俗新篇忽入手閱驥李杜躅華衮褒雖榮溢美論非篤何時玉臺山復得從所欲三挽淺枯腸勿賦飯不足呂學德先生集次韻答何吳監簿詩　十年勤苦學詩騷擬向篇章運短毫廢井心情傷汲綆況舟氣象怯驚濤黍珠可法無如杜常侍難攀獨有高自是土風悉不得南音莫訝楚因操　清才何事愛清吟從古詩人誤此心按劍莫投隋氏寶騎鯨難和有虞琴賦成物外雲無養搜到天涯海不深自顧已詞終鄙俚願從鄰友聽純音錦流澗泉集未敢之監簿求泉南添差倅去泊靈芝詩　經筵雖舊事猶新以續中朝入為純便賦泉山六百石重光唐石八千春從來力量非他意到了工夫只此身六月靈芝湖上寺風涼相與洗車塵蘇泂冷然齋集吳趙監簿詩　昔我離家日今皇即位年同時辭北極共載入西川雪裏賡詩句江邊醉酒船重來一訪舊風景故依然廣備尋白堂集吳監簿先出院詩青熒燈火小窗前自咲醯雞舞冀天涛筆謾隨斯立尾看鞭丞覺祖生先一觴獨進何由醉四鼓相將底未眠珍重梅扶為老伴摩挲病眼向渠憐姜特立梅山續藁次洪監簿惠詩韻　相逢可恨十年遲臧否相投更不疑從此詩筒數來往不須千里寄相思　新詩

自

三復用功深始信今人有古心闕葉儼花兒筆事唱高廟怒有遺音

古詩人失意多偶然歲晚慰嗟吒如今世味都如蠟水際林間自日哦

三洪文字照乾坤小謝風流筆力存悟解向人難舉似見花微咲自忘言

草嗟宦路脉通津舉世滔滔豈識眞早晚青雲如直上正須文字爲藩身方秋崖集次韻牟監簿詩

幾携老硯傍書林吟到更寒月未沉有客忽從天禄至人間便隔五雲深

秋聲滿院有誰來亦欲從君話老懷隔竹已敲茶臼雪不知何日又清齋強祠部集謾呈臧任道監簿謁

甲第衙門憶並開咲談無日不追陪繞欄共覺花時句隔壁曾呼雪夜盃一別青雲俱蹭蹬相逢句首重徘徊炎天卧病還同巷早晚欣聞步屧來樓鑰文集次李季章監簿韻

踠復巽巖今數年見君風度喜旵然長編固已翻青簡老墨猶能寶漆煙游宦自欣天影近思家猶在夕陽邊時從錫館追清賞嬾寫新詩繼謫仙許綸涉齋集次韻甄念八丈監簿詩

憶昔忘年舊惟公不我遺分携頻問訊握手喜哦詩塵世千年夢仙家一局棋得閑閒健好振古只如茲楊冠卿客亭類藁癸卯春雜用古語繼吳監簿水月即事詩

霜日弦晴畫意行春色隨平林花淡淡荒墅草離離竹徑通幽處山雲薄暮時畫腸情未極飛鞚返青絲舒岳祥閬風集兒從未幾四

月二十九日總府復有倉官之命五月初二日入城告想作一絶貽如山王監簿如山前與予別謂此別不復有相見之日矣予言得十年住山不出吾事畢矣今未兩月已復會面更戚慘愴也

前時臨別語堪哀後會無期首重回我有巾山緣未斷半年兩度入城來　再題巾山二絶貽王如山監簿

北山自負任翻句多少詩人閣筆休我扶兩峰懷袖去併它句子一時收

天將秋露沐雲鬟故遣松巔鶴勢盤詩客惟看半江月不知一半在闌干　巾山行同王監簿作

皇華眞人遊海東雲行急疾去若風既摧羽節追不及賦飄雙幘墜碧空六丁六甲不得取化作兩峰撑青紅至今八面各變態隱見有無横復縱或說蒼龍從海度潮落江乾不能去兩角崢嶸雲護之身伏泥沙惟脊露雷鳴電作定騰霄鐵鎖横江截歸路老胡説法欲降龍又恐鉢盂藏不住故將兩塔壓其巔擊皷撞鐘警朝暮有時風雨響空巖僧坐雲中生畏怖惟有江平月照時付與詩人題好句吳澄支言集次韻酬劉監簿詩

本來槃礴樂丘山何事驚駘絆杙桓野夫西疇趣未作偶然北海使南摶道邊老木留遺蔭江上輕風動去瀾君向洞庭我彭蠡水天萬頃共清寒度正性善堂藁送撫監簿游于正詩

早年馳侍譽晩歲蓄奇才奔走千官冗經綸萬慮開忠謀扶日上切諫挽天回大廈方如許云何柱石摧

捐軀徇大義協力濟多艱賢相尋遷死明公亦放逐俄聞姦黨敗僅見聖恩頒已矣埋黄壤傷哉沸淚潸　本送游于正監簿辭嘉定郡歸赴利漕詩

中興人物爛如星西海之濱起一經皇極虛懷咨讜直遠人却立望儀形

回天萬宇光衡斗夾日一心夢繞庭何草不黄風雨後更看老柏獨青青

君王神武念京都關洛規恢入廟謨渭水新屯觀定勢木牛成算付真儒馳驅莫惜銷人髀矍鑠還堪發壯圖會看詩書眞事業摩挲劍石爲平鋪

太子僕主簿

（文獻通考晉置宋無齊有之梁陳後魏無北齊隋皆有之唐因之掌車輿騎乘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序與其出入而供給之及掌印并勾檢稽失）

詹事府主簿

（鄭樵通志詹事府主簿一人晉始置歷代皆有掌府事唐六典主簿一人從七品上掌付所受諸司之移判及彈頭之事而勾會之三寺十率府文符之隱漏程限稽失大事啓閣小事下率更以繩之及掌印勾檢稽失宋史詹事府主簿一人

元史詹事院主簿一人諸司職掌

國朝置一員從七品）

王府主簿

（唐書職官志漢三公府有黄閤主簿省録衆事魏晉已下皆有之梁陳諸公皇子皇弟府各有主簿後魏皇子主簿從六品北齊諸王皆有主簿隋親王府二人新唐書百官志王府官主簿一人掌覆省書教記室參軍事二人掌表啓書疏録事參軍事一人皆從六品上掌付事勾稽省署鈔目諸司職掌

國朝改爲典簿官一員正九品　長史司官屬）

軍府主簿

（丞相主簿附）（文獻通考大將軍府主簿漢有之東漢書崔駰爲大將軍竇憲府主簿及憲擊匈奴路中愈多不法前後奏記數十上指切其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弟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乃遂遯終于鄉里廣州先賢傳鄧盛字伯直爲秭歸令聞母病解印綬決去太尉馬公嘉其所履服竟辟之初入府爲主簿凡雲書抄又試爲太尉主簿會祠社倉曹屬請贊祝文風俗獨盛隨王中代參曹祝公問代祝者曰此雖小亦自非好事者莫能識世説新語堅鐔潁川襄城人爲郡縣吏世祖討河北或薦鐔者因得召見以其吏

能署主簿拜裨將軍從平河北別擊大捨於盧奴後封合肥侯　楊綜爲大將軍曹爽主簿爽將誅及解印綬將出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舍此以至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　邵氏家傳邵貞字德方爲驃騎主簿數諫法嚴峻主頗從之　習鑿齒傳鑿齒爲桓溫主簿溫有大志值有知天文者至溫問國家祚運脩云方永溫不悅與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星人馳詣習乞爲標碣擢本習問其故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買棺耳習曰君幾誤死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大喜詣溫請別告以習言溫咲曰習憂君誤死君豈誤活然徙二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北堂書抄晉陽春秋云王詢爲桓溫主簿郗超爲記室溫並親待之故府中爲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書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器機符明徹大司馬齊王以爲主簿　晉中興書王珣字元琳爲大司馬主簿時大司馬桓溫經略中原軍無寧歲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每有稱讀三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臧榮緒晉書河南郭象字子玄才學清篤善於庾敳數甚器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自黃門侍郎爲主簿任事專勢傾動一時數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文王傳云東海王闢

郭子玄才用爲主簿天性閑朗事無凝滯　臧榮緒晉書任續字仲元爲會稽王驃騎主簿　桓階別傳云上平荊州乃引桓階入爲主簿內經社稷百度之規外諮廣勝千里之策者也　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元帝爲安東將軍召補主簿于時穎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亦字道明俱有名譽號中興三明時人爲之歌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興書卞敦字仲仁太傅東海王越收羅士物閑其名以爲主簿　晉王羲之以骨鯁稱深爲從伯敦所器重時阮裕有重名爲敦主簿敦爲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　晉書楊駿輔政引潘岳爲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爲楚王瑋長史專殺生之政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宏言於瑋謂岳爲假吏故得免　何充字次道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以振主之權收羅賢俊辟充爲掾轉主簿始充年在童亂伯父謂之曰我小兒時爲軍簿諭我曰後當與伯父爭名汝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　何遂字彥倩少有美名太傅東海王越請爲主簿時海宇大亂軍國事繁辟事無大小每見速問遂多所匡正戎府推宗焉王濬劉望咸稱難之以爲有公輔之量惟楊忠宋制軍府屬官有主簿主閤內省錄衆事在記室上齊因之范雲竟陵王子

良以征北將軍爲刺史雲爲府主簿　宋書晉沈務大父警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鎮京口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欲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　劉穆之劉裕起義赴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劉裕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噪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造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除從平京邑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復爲主簿　謝方明從兄景仁舉方明爲劉裕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裕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　宋史職官志三衛官其設屬有主簿一員

丞相主簿　北堂書鈔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武帝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爲備所殺三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

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典略云修有才智魏文爲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荅曰陳寔之墓蔡邕之詞鍾繇之寫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也魏武殺脩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除　又云修少好學有才爲丞相主簿用事曹氏操之入漢因討劉備脩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公諸公不知進云何修曰公歸計定矣　賈逵字梁道爲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孫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書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草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復其職　楊顒字子昭爲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於此使奴執耕婢典炊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

夫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又顧辛時太常賴恭子允爲丞相西曹令史隨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允掾屬喪楊顒爲朝中損多矣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間既長於書記又善爲詩賦爲丞相主簿又桓階字伯緒爲丞相主簿曹公每事咨焉乃對曰昔文帝與賈生談不知膝前於席今與鄉言不覺日之夜也唐書蘇弁爲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幸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至官吏惶恐皆欲弃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避狄臣下當伏難死節昔肅宗幸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潛遁帝命斬之以徇諸君知其事乎衆心乃安及車駕至迎扈儲峙無闕德宗嘉之就加試大理司直汝南先賢祠傳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表爲主簿表不樂爲吏於寺門焚燒衣幘端怒收表欲殺之陳仲舉聞之至宋公欲請表先過宣宣問何故來曰欲見寇令請足下兒宣曰吾子犯罪罪當死如有曰。君豈妄殺人宜從此還端追問仲舉仲舉具以語之端乃歎曰李宣烈士也即原之

州主簿

（事物紀原漢州有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冊府元龜梁仲規爲咸陽王禧司州主簿行遠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孝文謂仲規曰朕聞置神盤[illegible]郡望重御既首應司隸吴舉使督我名邦。何能自致也仲規對曰陛下窮神盡聖應天順民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罄心力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勲書王府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遲卿必副此言。東漢書朱儁會稽人也。太守尹端以儁爲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儁乃羸服間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儁亦終無所言三國蜀志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丞相亮領益州牧以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言於座上作書與之。三國魏志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崔琰舉爲冀州主簿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皆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毓駮之曰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曰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廟見之婦而死即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未有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若同牢及合巹之後罪何所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爲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由是獲免雖逆知名。　潛

京武陵人也郡辟主簿後太廟立州郡皆遣使賀京白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爲永式裕說謝景仁爲豫州主簿在玄閣下桓聞其善彈箏使呼之既至取箏令彈謝即理絃撫箏因歌秋風意氣殊邁桓大以此奇之北堂書鈔王隱晉書云邢舒爲荆州西曹主簿爲內史夏侯含理事目擊得直轉治中嘉定鎮江志宋志在治中之次隋志載梁官制南徐州主簿爲二班陳官制南徐州主簿第九品　晉孫泰恩之叔父傳錢塘杜子恭秘術浮狡有小才琅琊王道子都督中外諸軍事以泰爲徐州主簿泰以道術眩惑士庶遂致孫恩之亂見孫恩傳　王華廞之子劉裕辟爲徐州主簿初王廞爲王恭所敗於曲阿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使提衣襆自隨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捶之數十由是得免遇赦還其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徐州刺史劉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乃辟主簿　宋江斅齊書本傳云濟陽考城人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　梁徐菘勉之子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菘充南徐選首　劉孺本傳彭城安上里人本州召迎主簿　江紑本傳濟陽考城人南康王績爲南徐州召紑爲迎主簿（以陳江總傳參之）　蔡撙陳書本傳承聖初陳霸先刺南徐召補迎主簿金陵志孟昶字彥遠平昌人爲桓弘兗州主簿與劉裕等同謀起義是日共劉毅率六十人入廣陵城斬弘以其衆過江會裕京口後累遷位丹陽尹尚書左僕射臨汝公盧循至桑落洲王師敗績昶上表曰中軍北伐衆並不同背成此役唯臣而已今狂寇來閒宗廟危逼臣之罪也臣請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歸自縊而已　宋元嘉三年晉光祿大夫阮韶之卒韶之嘗爲司馬道子太傅主簿蓬首散帶不綜其職自永初已後不復朝請閉門養志以終其身　宋書王思遠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江何昌寓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偶對傾家送遣　朱齡石本傳劉裕鎮徐州補齡石爲徐州主簿朱超石齡石之弟劉裕喜之以爲徐州主簿江東之本傳劉裕督徐州轉主簿三國典略梁李膺字公胤廣漢人也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建康梁武悅之謂曰卿何如昔日李膺對曰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梁武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宣城志張種字士苗少恬靜居處雅正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淸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主簿時年四十餘家貧

求爲始豐令陳朝爲中書令胡誠字求信好學有文尤悉晉代故事時同折衆晉書伍中軍宣城王記室陸令公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生球通直散騎常侍北史令狐整幼聰敏刺史元榮辟爲主簿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嘗謂僚屬曰令狐整西州令望方成重器豈州郡之職所可縶維但一日千里必基武步寡人當委以庶務畫諾而已及孝武西遷河右擾亂榮杖整防扞州郡獲寧後魏書裴安祖弱冠州辟主簿民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弟兄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弟兄明日相率謝罪郡內欽服之　常融字尊爾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屬歲儉融以家粟造粥以飼饑人所活甚衆　崔林字德儒清河人少時晚成宗族莫知唯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辟爲州主簿　仇廣與弟篤並善營產業家于中山號爲巨富子孫仕進至州主簿濟南志房彥謙隋書本傳彥謙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州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唐會要丞簿尉武德七年正月勑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以本州人門望者兼領無品秩事文類聚宋天禧五年勑州縣幕職等各增置主簿

郡主簿

事物紀原續事始則云後漢始有主簿之號諸郡置之即令錄事參軍也職官分紀前漢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民吏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東觀漢記周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張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賊圍繞數十重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群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車馬遣送之袁方楚國先賢傳胡奕爲主簿時武陵夷賊六千人來而郡守李肅棄郡出走奕扣馬諫肅拔刀向奕奕抗爲不敢而云爲臣之道死而不忘君先賤殺當於地下與龍逢比干遊息爲侶肅遂殺奕而走順帝徵肅伏法東漢書黃亮爲日南太守病將死志召掾吏曰誰知太守志者記室王度對曰業指三寸喻以時服公私聘贈一無所受送者不越界是明府之雅志也亮歎曰恨不早付主簿以事　范成爲吳郡主簿有好爲太守黃謙借乘行春及歸水僦甚奇之（太平御覽　吳錄曰范成字子良爲郡主簿太守黃君行春留成守郡君縣掾詠者作成責數以春月不宜放作役之三十）朱震爲郡主簿時戶曹史朱叔擇以微愆太守鄭琛怒閑閤罰之預史皆諫震排閤直入乃前諫曰朱史則故御史琳之孫篤何爲名罰有奄忽如何遂釋之也朱儁爲郡主簿太守尹端被座討失利罪當棄市儁乃贏服齎金到京師賂主史免焉乃不言也　公孫瓚爲郡主簿太守遣徙日南背祭陽北芒泣辭母墓曰昔爲人子今爲人臣太守遣事遠送日南障氣恐不得還太守會赦續後漢書王元傳云王元仕郡爲主簿在朝正色衆善不避仇怨退不避親戚也北堂書抄謝承後漢書云劉祐仕郡爲主簿郡常出錢付之令市果實祐悉回市買筆墨書具與之闔郡稱美也風俗通朝稜字伯師爲郡主簿太守葛興患風恍惚稜常扶敎令無僭也桂陽先賢傳武丁爲郡主簿衆人俱坐丁閑崔篤而咲問其故答曰君東市華采本卑覆崔相呼仕食之衆人隨往視之果如其言三輔決錄韋元將年十五身長八尺五寸爲郡主簿楊彪稱曰韋主簿年雖少有老成之風昂昂千里之駒三國魏志龐淯字子異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淯棄妻子夜踰城圍告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發兵淯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與兵軍未至而郡邑以陷揖死淯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

還晉書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廞甚器之嘗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時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爲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爲不孝耶京舉板答曰今爲忠臣不得復爲孝子其機辯皆此類　易雄長沙瀏陽人也仕郡爲主簿張昌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如初如此者三賊乃捨之陳留耆舊傳戴斌爲郡主簿送故將喪歸鄉里蠡吾里人距之孝子臣吏脫絰叩頭求哀終不見聽斌乃投絰放綵裸手匍匐日屬聲距踊而前曰哭不哀者郎君也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內之廣陵列士傳劉雋爲郡主簿郡將爲賊所得雋知言辭不能動賊因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賊不聽前所府君雋因投身扶之正與刃會所傷左肩瘡尺餘賊又欲吏下刃雋號呼抱持不置賊因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黃義仲文廣二州記曰合浦之士有尹牙爲郡主簿太守谷曰重倪未執牙即變姓易名爲執之天子奇其義因赦不問晉中興書潯陽錄云陶侃字士衡鄱陽人爲郡主簿夫人病欲使主簿迎醫於數百里天大寒雪各辭疾

召侃使行侃曰貧於事父以事君夫人亦當次母安有父母之病而闕迎醫不便行之時州遣從事祭大守張夔侃謂從事曰可以禮之無吹毛求瑕也從事從之者也嘉定鎮江志何昌寓齊書本傳建平王景素刺南徐昌寓爲郡主簿以風素見重景素敗後昌寓上書訟景素之冤（以宋建平王傳參定）　劉鍾宋書本傳光爲京口參軍贊護劉裕義旗建版鍾爲郡主簿唐書薛收字伯褒聞高祖興逆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授郡主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九　六暮

簿

縣主簿

事物紀原主簿漢有之後漢繆彤仕縣爲主簿是也晉亦有之至隋大業中諸縣始置主簿掌勾稽簿籍糾正縣內非違文獻通考自漢以來皆令長自調用唐上轄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爲之高宗始以爲品官吏部選授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縣內非違吳興志唐上縣主簿一人正九品下管轄之司掌縣之簿書凡民租之版出納之會符檄之要獄訟之成總而治之勾其事之稽違與其財之得失以贊令治杜佑通典後漢繆彤字豫公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章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乃復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勅以大逆廣謝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爲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冊府元龜晉顏衍兗州曲阜人仕梁爲青州北海主簿自卑官不畏強禦縣民有豪暴者必嚴刑制之由是知名　輿地紀勝宋炳晉人宋武帝之在荊州召炳爲主簿不起竟入廬山雅好山水往輒忘歸圖畫於室曰吾老矣名山不可再覩惟卧以遊之　句容新志唐楊於陵達夫年十八擢進士調句容主簿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以爲賢而妻之德宗朝遷戶部尚書以左僕射致仕器量方峻進止有常節操賢明終始不失其正時人尊仰之　唐韋八元睦州桐廬人大曆六年進士貞元中調句容主簿有詩名　惟楊志唐劉肅元和中爲江都主簿馬挺江都主簿與武進尉中堂構十八皆有詩名韓思彥初授監察御史侍詔弘文館以李義府與諸武共譖出爲山陽丞建州司戶參軍復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　臨江府圖志李著南唐時爲新淦主簿攝縣事因縣民失火延燒者多乃令民葺居宇易茅爲瓦而廣其衢路大火由是遂息又以俸資民浚義井六邑民稱之　泗州志顧非熊況之子唐大

中時爲盱眙簿善詩藝文後棄官隱茅山溧陽志唐康仁傑泉州人從主召對授溧陽簿性素儉唯食公俸門無私謁其所進侍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不少怠襄陽志趙矜事唐舉明經調舞陽主簿吳少誠反矜誓不從叛以縣來歸從襄城主簿賜牙緋金華府志駱賓王義烏縣人七歲能詩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以爲府屬爲之傳檄斥武后罪后讀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有文集十卷蘇州府志蕭存字伯誠蘭陵人梁鄱陽王恢之後穎士之子也亮直有父風能文詞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爲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撰韻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事文類叢唐韓滉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自蜀其才有不過之言題客舍他日蔣欽緒見之曰是子數後時耶　唐徐浩以文學爲張說所器調校魯山主簿說薦爲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見喜兩五色鶚賦嗟曰後來之英也　唐魏谷倚爲太原主簿與傳嘉謀吳少微號北京三傑　唐顏真卿調醴泉主簿書送徒益州上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唐李會爲汜水主簿遇事蠹錢甚有聲稱雖材重厭卷一閲無不知替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爲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盡之心委以贊貳之職　事林廣記唐張彖爲華陰簿爲守令所抑歎曰大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使人擡頭不得乃棄官而去　太和志張景休父遠其名其先洛陽人唐末仕西昌簿卒因家焉（九江南野史）五代史許仲宣乾祐初舉進士解褐爲曹州濟陰主簿先是縣印令與簿掌時令有嬖妾與其室爭寵令不能制妾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緘如故仲宣受之翌日吏開將用印但空匣因逮捕縣吏數十人及令主簿僕廝家人繫獄驗問果得於令舍竈突煙煤中初亡失印縣吏皆恐而仲宣晏然不爲之動既而果獲印皆伏其量宋史職官志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峽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自餘仍舊以縣尉兼領從之皇祐五年詔南川縣置主簿五年婺州義烏永康武義浦江等四縣各置主簿一員防三縣止管尉一員兼主簿及南稅治平三年勅省主簿以尉兼元豐六年添主簿一員尉吏不兼簿　自後川蜀及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

注簿書凡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凡批銷必親書押不許用手記仍不許差出以妨銷注錦繡萬花谷熙寧三年提舉王廣淵言一縣之事惟令佐三員而主簿尉所職各異苟有愆誤所職者坐視其弊而莫得禁止欲令主簿管稽簿書尉專管督盜依舊外縣事並令通管從之宋會要淳熙五年十二月四日詔楚州山陽縣復置主簿一員從守臣翟畋請也十九日詔南平軍隆化縣主簿員闕破格差注日後從轉運司使闕任滿不許推賞六年十一月三日臣僚言百姓輸納苗稅官置簿籍以防猾吏之姦縣置主簿專掌勾稽令所在縣道人戶輸納既足爲簿者多不即對與鈔勾銷率至再被追呼重疊監納乞詔監司郡守應主簿秩滿之日在任內所掌簿書責令勾銷了畢方許放行批書仍專委通判稽考核實從之八年十二月三日詔臨安府昌化縣置主簿一員從知臨安府王佐言昌化縣縣令外止有武尉一員請增置縣丞故命置簿爲十一年五月十六日詔改鄂州蒲圻縣主簿置西尉以縣丞兼主簿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詔置岳州華容縣主簿一員知岳州張濤以縣無丞簿乞增改故也（以上孝宗朝）紹熙三年七月十一日新權知房州章騆言官司遍年旋造版簿而租簿漫不加省舊簿不存其有科數差役或民文爭吏胥因而變易無從考正乞行下州縣根刷舊籍常存二十年二稅版簿委逐縣主簿交管封鑰或有替移爲交割之數方許去官戶部看詳欲行下諸路轉運司令拘收十年版簿封鎖在縣以備勾稽所有十年以前者如皆存在亦仰拘收從之（以上光宗朝）慶元三年二月二日詔令後諸縣主簿並不許差出以臣僚言國家之財取之於總漕總漕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則縣者財賦之根柢也總一縣之簿籍凡稅賦之推收夏秋之輸納簿實主之使爲簿者而忽其事則稽考之無法而稅額或至於走失銷注之不時而稅賦或至於乾沒或使之催督綱運推鞫刑獄兼攝他職三考之間居官者月日無幾間有材幹之彊敏智慮之精明者尤不得一日安於其職而不知簿職既闕亦不過委之丞尉而已丞尉既非已職則亦視爲不急姦吏得以走弄姦民得以請求而稅賦爲之暗失此則簿職差出之所由致也故有是命嘉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知巴州馮園南奏所管化城曾口兩縣乃縣令兼簿而加以入衙其於民事大爲不便且簿書勾稽民戶銷鈔招排家業收支官錢縣令一身催科之外何能一一史能辦此以此簿書有時而不明戶鈔有時而不銷家業有時而不改收支有時而難考縣尉又自以非職不預縣事此兩邑幾於廢事帳籍率多不明訪聞軍興之初以本

州追逐金洋邊界偶差武臣縣尉所以令兼簿職其後改差文臣已久不應尚令縣令兼簿而尉不嘗捕反爲閑局已行下吏部并利路漕司如遇銓選仍舊令化城曹口兩縣尉司兼簿例與入衘縣令得專一邑之事從之開禧元年閏八月七日臣僚言州縣之間視版籍爲不急之務而銷注之不明以銷注爲先催科爲後則其權在官急於催科緩於銷注則其權在吏權在官則民受其惠權在吏則民受其害者可勝言耶未鈔之不銷注是爲主簿而不任職也已行下州郡覺察或主簿不即銷注歲取之不爲靨而窮鄉細民未免有愁恨歎息之聲何哉銷注不時已納而復催者不勝追呼之擾手執赤鈔而名掛交引者徒門叫呼莫能自脫有力者或能辯訴歟費已倍無力者吞聲飲恨質鬻重納求寬目前乃有至于再至于三而未已者民力安能不困臣嘗推求其故此縣主簿之責也縣有主簿專以銷注朱墨爲職今癃老者不得作尉故特恩進士率多注簿年事既高苟得寸祿豈復以職事爲意而才力儁偉者又不安職守或攝職於郡幕有終三年不曾在任者官賦版簿悉付於鄉書之手弊端百出乞中嚴法禁行下監司郡守不得容令主簿營求攝職日就縣廳銷注官簿仍仰監司郡守不時取索諸縣版簿點閱視其勤惰以爲殿剌仍不許差

出俾各安厥職盡心銷注以革重復追納之擾以銷愁恨歎息之聲天下幸甚從之九月二十九日權發遣盱眙軍陳師文奏盱眙縣主簿從來係是縣尉兼領昨因邊境調發一時申明添創遂蒙省部接續出闕今已三政照得本軍天長縣較之盱眙頗爲地廣事繁猶且以尉兼簿盱眙比之天長職事絶簡地分甚狹並無簿書可以句稽委是不須添置主簿於理只令照本縣從來不差簿職舊例并照天長招信兩邑事體止令縣尉兼領已下省部將盱眙縣主簿窠闕省罷今後不許使闕或有已差下人許令别注一等差遣庶幾少革冗濫之弊從之十二月一日廣西諸司奏梧州蒼梧一縣戶口雖不滿萬而予決民事全藉縣官夏秋二稅既違省限及至點追有鈔者常是三分之二實緣縣事繁冗無暇銷注今雖名縣尉兼簿然尉職在巡警差出不時則銷注有闕勢所必至使已納之人被追呼之擾其弊坐此乞將蒼梧縣許令長官申聞上司任滿批書亦比類縣尉捕盜之法從之二年正月二十九日詔減罷盱眙軍沿邊巡檢一員吏不差人增置盱眙縣主簿一員堂差一次日後卻令吏部使闕以前後守臣之請也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權發遣池州韓茂卿奏管下東流縣所境瀕江最爲僻遠如沿江商販往來已有鴈汊監官專主征榷至於本縣相

去既近已不可得而再征矣日得稅錢不過取之於居民服食之間戶口蕭條艱於趣辦稽之版籍一歲所入僅足以了監官之俸豈非有名而無實乎照得本縣無丞以尉兼簿緩急之際乏官差使已有罷稅官將其俸給添置主簿一員所有征稅一事卻委縣令自行措辦從之嘉定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臣聞賦役之不均皆由簿書之不正簿書之不正皆由銷注之不職蓋主簿之官雖卑而縈百里休戚甚大不可忽也臣見二廣諸邑銷丁有錢割產有錢銷鈔又有錢主簿多掩爲己有視簿爲職租往往端坐簿廳私行銷割而縣多不預長官庸懦則唯唯退聽然而漫不知之柔猾則互申取簿有如聚訟又有主簿之昏老爲吏所侮慶已不止爲吏所待者其簿書又歸於吏人之私舍或自花銷而無官司印押者或與姦民措改而簿扇不全者或有當質錢物而全簿去失者如此則追呼重疊騷擾百出賦役何由而均乞下監司郡守將諸邑有簿並照條置櫃封鎖於長官廳事之側主簿日詣長官廳取簿批銷訖則封鎖於櫃不得攜歸簿廳上件批銷等錢並與除罷其主簿並免差出專一在縣銷注如有怠惰不職之人不親書押而令吏輩用手記銷注者簿者並以違制論從之五月二十三日臣僚言賦斂之害慘於兵戈追呼之擾甚於寇盜

今之夏秋租稅循用常制雖置主簿一員適差攝官以助縣司句稽之勞俾縣尉得專意警捕從之六年二月三日四川制置大使司奏廣安軍先據守臣奏請以管下新明縣封疆闊遠繁劇難治已分三鄉增創和溪一縣已準朝廷從所請施行所有本縣縣官係依倣渠州分創大竹縣體例減新明縣丞一員充知縣移本軍駐泊兼本縣簿尉有分縣之利而無增員之費大凡縣道有詞訟簿書等件非縣令一身所能辦集全藉佐官得人今來本軍駐泊多是鄰軍右選往往目不識字不能銷注簿書又不諳曉民事乞將上件駐泊員闕廢罷改左選一員充和溪縣簿尉許於本路漕司差注將駐泊合得之俸就支作簿尉俸給庶幾左選通曉銷注簿書等件誠爲利便從之宋史　扈蒙晉天福中舉進士入漢爲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逆之不問　沈括字存中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　劉穎溧陽主簿時張浚留守建康全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浚喜即奏蠲免　李舜臣邛州安仁縣主

簿歲大侵饑民千百特組棘大呼聲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懼為亟出慰勞遣之 楊仲元弟進士調宛丘主簿民訴旱守非之曰邑不當旱狀吏導民而然仲元白之曰野無青草公日宴黃堂宜不能知但一出郊可見矣狀吏非他寔仲元也竟免其稅 李衡登進士第校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鞭扑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又調鄞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施此門當高大之 司馬池為永寧主簿嘗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令偶坐論事不為少屈 唐敏求字好古太平當塗人調德化主簿盜起敏求挺身率衆捍賊度力不能支諭以禍福賊憤詆觸讒而前遂遇害 孫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課民捕蝗輸之官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若以米易之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下之他縣 稻穎父適嘗為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 王瓚為永興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瓚自責數以為教之不至屛出之府帥意其私捕生下獄瓚前白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益美化恐適貽士類羞帥悟而善曰善慮

物不及此即釋生而待瓚加敬 司馬旦為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為姦讒十年不決旦取案一閱情偽立見黥吏十數輩冤者以直又并元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下易之自是驚服 楊簡乾道五年舉進士校富陽主簿富陽民多服賈而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行狀）稱慈湖先生初授紀功郎主富陽簿於邑事閑冷先生誠心接物衆畏信之相戒奉約束惟謹 趙賀開封人為臨朐縣主簿賀有幹力知州寇準且知賀淳化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衆多逃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朐父老張樂迎賀準使由縣門過曰旌賢之能也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金水河陡溢十六縣皆選屬吏從侍詔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耶 祝公明虔州巖水人太原府盂縣主簿靖康間金人犯河東令棄官去公明攝縣事率保甲入援圍守踰年城陷不屈魏泰東軒筆錄張侍問為淄州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為一邑之患累政俾其勢莫敢與之校張一日承令之適會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衆皆為張危之戒勸以自免而去張曰盧公果賢者安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要意一日士倫巡案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父賴公懲之今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而去元一統志 寇國寶徐州人從陳無己學嘗為吳縣主簿賦詩為左丞葉夢得所善詳見雜志門 賈郁字正文侯官人以文累干忠懿王補僊遊簿秩滿為令正身奉法邑人餞新累曰楊裏畏四知今君兄弟皆倍於昔人辭不受 陳襄宋慶曆二年調建州浦城主簿會邑令闕襄獨當縣事邑之封疆逼世族多前後令莫能制蔽豪請託習以為恆襄務究其弊訟之難聽而積久者窮其本源剖決無留有請託者惜其士類不欲遽繩以法每聽訟必使數人環立於前私謁者無所發邑人知不可干老姦宿贓縮手喪氣民畏且愛爭圖其像以神事之郡使者刑部李稷巡行至縣襄以十事便民者干之稷皆行之人受其賜襄集本邑士之子弟及廢民之好學者教于縣庠使知孝順信行由此為父兄朋友者吏相糾戒不敢以非禮相干時有禁近大臣狀薦襄表遷閩衢州以南所過邑皆調民丁七百送其行李至浦城襄曰農時力作離王命而不奪之別以為私耶乃令佽備以役時有人失物捕莫能得知所為盜者襄乃紿之曰某廟有一鐘能辨盜至靈使人迎至後閤祠之引囚立鐘前自陳不為盜者摸之則無聲為盜者摸之則有聲襄自率同僚禱鐘

甚肅祭訖以帷帳之乃陰使人以墨塗之良久引囚逐一令引手入帷摸之出乃驗其手皆有墨惟有一囚無墨訊之遂承為盜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秋浦新志 劉格字道純恕之弟主銅陵簿秩滿山谷黃庭堅以詩送之云五松山下古銅官邑居褊小水府寬民安蒲魚少買訟簿領未減一丘壑 蘇軾因其歸先以簡與鮮于侁云劉道純讀書強記辯博文辭粲然而立節堅硬吏事亦健司馬君實深知之而餘人未識告子駿與一差遣狀置門下誠非私之為時惜材也前輩推引人物不啻如己出蓋如此 李孝先字孫叔少以祖含章任為太廟齋郎力學好脩梅聖俞以其兄之女妻之調池之建德簿累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池州會池守闕攝事數日郡務肅理時議於城西浚東軸河以便糧餉且將興役孝先言鑿田毀冢勞人糜財且水勢將來奔北為患必矣時朝廷方興水利奉使者觀望迎合顧獨以為不便當路者忌其直然卒不能奪也見宣城志 儀真志 豐清字敏穫嘗為六合簿有遊永定寺聯句詩載池澗門溫州府志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為瑞安縣簿貧治得宜吏民愛之尤善為詩至今稱之江陰志 劉攽字贛父少踈俊與兄敞偕中進士第調江陰簿後為國子監直講東都事畧紹文添入上元縣志 元年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擢咸

淳進士第。宋相留夢炎事世祖為吏部尚書以書招之不荅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學者稱之曰隂山先生。鳳陽圖經志定遠縣蕭從善真定人。元元統年間為主簿有能聲。袁州府志易景升字方游。元朝治書經鄉貢進士歷官至承事郎滄水縣主簿南昌府圖經志元段從周字郁文大德間為邑主簿文雅明斷臨政精察而不苛攷覈田粮皆得其實而賦役平民愛而敬之元史百官志各縣置主簿一員諸司職掌

國朝各縣置主簿一員正九品在京上元江寧二縣各一員正八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湯應龍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　六暮

部　吏部七

吏部條法　差注門　總法撮要　應犯贓私罪情重。并未歷任。及承直郎以下未成考。或無舉主。及停替未成資。並不在選注之限。即成資係因前任過犯被停替。非犯贓及私罪情重。聽與選闕。　應選官雖應格而曾任所選官。以其職被責罰未隔任考。不得與選。　應以罪不得與選。而指名奏差。及被旨特注應選闕。任滿無礙選過犯。聽與選。贓罪非。　應年陸拾以上。不注選闕。大使臣唯不選三路。文臣知州資序。不拘此法。　應奉特旨。或朝旨。令吏部與差。若於格法有礙。具所礙條格申都省。　應已就闕。不許退免。擬定叁日內。許換經使闕壹次。　應停替後未成任者。不得差注在京諸司差遣。　應命官犯罪。枉被降等而得改正。若已授闕而願赴。或已赴而願就注及願罷者聽。其因罪責降。而在任該牽復應就移準此。　應命官已授差遣。願對換資序。同合應差注。須闕期相去壹年內。仍於見任官替期百日前親身赴部。陳乞審驗。召保貳員。如不是本路或鄰

路壹等合入窠闕。並不許對換。已對換者不得再換。即因罪犯應入遠者。不得換近地。　應授闕未上。而改闕滿期過半年者。許元待壹年而改壹年半之類。許遷選。依名次改注。　應四選差注。應入遠小者。以去闕下阡里外為遠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　應本貫臨安府并寄居人。許注授京局窠闕。　應參選注闕官。於射闕前契勘本官。委的有無祖產。并妻家田產在所射闕處。取其伏鐫降文狀申部。方許指射。不得妄作有祖產并妻家田產。乞行退闕。　應闕兩人以上指射者。當日擬定名次最高人。

應注官。不注寄居及本貫州。其因父祖改用別州軍戶貫。及應注帥司監司屬官於置司州。係本貫及本路寄居。或不係寄居及本貫州。而有田產物力處亦不注。　應文武官。不許注授前任差遣。　應宗室注授差遣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柒員。餘州不得過陸員。萬戶縣不得過叁員。餘縣不得過兩員。本縣鎮官兼煙火公事與縣官通計員數。　應四川文武官注授東南郡縣窠闕。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肆員。餘州不得過貳員。萬戶縣不得過貳員。不係萬戶縣。不許差注。　應知縣被罷。止許注中下縣。如係蜀士。仍照限員。指揮不得過兩員。　應二廣州縣官。以貪贓被按罷。不得再注二廣闕。　應用刑慘酷被責人到部。降等注授。無等可降。注遠小。

仍不注親民及刑獄差遣。　應文武官。丁憂服闋歷任人陞壹季名次。內文官仍與家便差遣。即服闋後改官者注近地。　應獨員課利場務。及三路緣邊。若在京闕。不注老疾昏昧人。　應闕不得連注宗室。隔外姓者聽注。即外姓非泛改罷。丁憂事故許赴上。　應因病妨拜跪者不得注闕。

應三色官。謂流外進納攝官。有舉主貳員。聽與選闕。　應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投狀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擬。無可降注邊遠。及貳拾年者並落籍。　應選人經歷任因事勒停已復元官者。理作經任差注。　應文學已經注權官壹任。理作經任差注。　應循資以上酬賞闕。依選法差注。　應判成未授官。或授訖未上。而丁憂服闋參選。限叁日與差注在外射闕。以狀到日名次超陞。應理元名次者依本法。　應已注破格闕。而有故退下。在半年內者。再行出闕。伍日限滿。無人願就。依舊作破格差注。　應祖父母父母老疾應入家便人。今據狀差注。在外射闕者。以狀到日。於同日參選人下為名次。　應吏職恩科補官人。已授差遣。不許與人對換。　應文學遇赦。注權入官。降赦日年已陸拾者。許貳年參選。其年陸拾叁歲以上人。依指揮權差破格嶽廟壹次。　應文學注權官壹任回。注正官。因罪犯離任。更注權官壹任。贓

罪不在注官之限。　應選差人縣尉未獲強盜及殺人兇身或已獲。而人數不及壹半。雖該赦本州放行批書。并已參考滿替。或丁憂離任到部。並且與注授初官。合入差遣。　應職在京倉庫門透漏經罰巡轄馬遞鋪得替。比較馬數該殿降。合應入近與遠處。應入遠與遠小處。內巡轄若次任更應殿降。隨所入遠近與監當。　應丁憂服闋人。陞半年名次。仍注近地。　應差注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總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敕。　諸射闕。依令供具戶貫。及寄居州。或有田產物力處。若隱匿不實者。依供家狀不實法。仍許人告。　諸射選闕。具歷任功過舉主分數。隱漏不實。及書鋪各徒貳年。書鋪不知情者減叁等。仍許同射闕人告。　諸差注違法差誤不當。以違制論。不以赦降自首原減。許人越訴。若不超折資序杖壹伯。其賞罰不當。或應試不試。不應試而試者杖捌拾。各不以失減。　諸人吏定奪差注下名不當。及受請囑者。並加違法差注罪壹等。（吏贓者自從重。）仍許上名。徑赴尚書省陳訴。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集注闕。每季首月檢舉。於拾日內注。　諸集注人並親批就與不就。內侍郎選唱名問願注處。　諸注官。判成後限

貳日（謂日者不計假。餘條準此。）叁拾人以上展壹日。願侍次者聽。　諸闕應注者。限貳日擬定。（侍郎左選集注者即日。）選闕叁日。　諸侍次人。並節錄歷任。依名次置籍注闕。日長官審量注所擬闕。郎官銷注闕牓。與擬牓同出。　諸非次闕牓示指射。限伍日依名次注。即經使闕非同日指射者。以投狀先後。　諸射選闕。仍於射闕狀前。連具歷任以來功過舉主分數。同書鋪書押。委郎官抽摘點檢。　諸應射闕者。非次經使闕。許指叁處。不赴部許指伍處。從上擬定。即集注前非次闕。未經注者並集注。同日有非次闕者依常法。　諸闕應選者。雖占射差遣及預指射人並同選。　諸犯贓罪。若私罪情重。（情重非。）并未歷任。（承直郎已下未成考。）或無舉主。（因朝廷陞擢。本任無長官。許薦舉者非。）及停替未成資。並不在選限。即成資候因前任過犯該停替。（謂非犯贓。及私罪情重者。）聽與選。　諸選官雖應格。而曾任所選官。以其職被責罰。（謂巡尉限滿不獲盜。及捕賊違限。或怯懦不入賊。主兵之官。主事怯懦。監當之官。失陷虧欠之類。）未陽任者。不得與選。　諸以罪（贓罪非。）不得與選。而指名奏差。及被旨特注應選闕。任滿無礙選過犯。聽與選。　諸選官次等人。已就未注。而應格人願就者聽。（已就者。並限次日注官。）　諸應奏差及無官可奏者。依選法注。　諸年陸拾以

上。不注選闕。（大使臣準不選三路。）文臣知州資序。不拘此令。　諸應選見闕。滿壹月無人就。雖礙別格。聽選本闕。無別格及有別格而召人滿壹月。聽經任礙選人指射。又滿壹月。雖係次等人。亦聽權入。（謂親民權注監當經任人。監當權注初任人之類。）曾犯贓罪者。不在此限。　諸犯罪減降者。以降至罪名。計分差注。　諸罪犯不理遺闕。或依無過人例。及該赦降免罰之類。並不理過犯分數。　諸衝替差替該赦。不理遺闕。或除落更不施行。若得替後。衝替而該去官。勿論。及犯衝差替。許終本任之類。其差遣並不理分數差注。　諸四川人。願參部注授內地闕者聽。仍與在部官家理名次差注。　諸判成。因官司會問致出限者。聽投狀射闕。　諸注闕各理本資。即親民人願折資就監當者。理監當。　諸注闕不得就應避親處。及填替許相容隱。若有服之親。　諸闕限員。不並注者。（謂如初任。及歸明人之類。）雖非本選人。通理為數。　諸已致仕而再入官者。各依元官資擬注。　諸短使在外應注闕者。雖未還並擬奏。即疾患射闕。叁日乃擬。過叁拾日未參者改注。（見闕及立界處拾伍日。）　諸授差遣者。會問刑部大理寺。　如有罪犯。係公罪杖笞已該恩。若去官或覺舉自首原免者。不作公案在寺。且與差注。即後有特旨。（謂於注授有妨者。）並改正。　諸舉特旨或朝旨。

令吏部與差。若於格法有礙者。具所礙條格申都省。　諸擬注差遣。結銜應帶充添權差監。改就務無催綱字。與父祖名相犯者免迴避。　諸已就闕。不許退免。（擬定叁日內許換經使闕壹次。）即事應會問者。許占壹闕。餘指射人聽別射。其應會問而除程過半月未到者。令別射。　諸闕兩人以上指射者。當日擬定名次。最高之人。上名若有違礙。應定奪限日下與決。（應取會者展壹日。）如不該指射。即日坐條告示。方擬以次應法之人。如以次人不願等候者。即別行曉示。召在部人指射。內有元指射人未曾別就闕者亦聽注。其被受取會官司。仍限即時回報。　諸注官不注前任州。（在京準不注前任闕。）即前任州官令射縣官。（謂非倚郭者。）及非前任治所。（謂兩州兩縣以上差遣。而非駐劄處。或前任甲縣。令射乙縣。雖壹州者。）各不因體量過犯離任。並聽注。其場務課額叁萬貫以上者。不拘此令。　諸注官。（不釐務非。）不注寄居及本貫州。（同父祖改用別州戶貫者同。應注帥司監司屬官。於置司州。係本貫及本路寄居者準此。）不係寄居及本貫州。而有田產物力處。亦不注。（宗室同。）即本貫開封府者。唯不注本縣。　諸川峽路知州與通判。（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不並差川峽人職官。判司兵官。（謂各貳員以上處。）令佐並準此。（謂逐邑官內。各但有內地官壹

員。餘不限員數。）監司屬官。每司不得過貳員。　諸福建路知通。（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錄事司理參軍。令佐不得差本路壹州人。　諸代父祖兄弟入廣南遠地人。如自合入。若今任因事合入遠小處者。不得用所代折免。　諸以過犯入遠及遠小處監當者。雖祖父母父母老疾。不在免限。（無兼侍食祿者。降壹年名次。與免川廣差注。不願者聽。）　諸因用刑殘酷被責之人。本部置簿籍記姓名。到部與降等注授。（無等可降者。即注遠小處。）仍不注親民。及刑獄差遣。　諸停替人。不得差注在京諸司差遣。（謂停替後。未成任者。）　諸課利場務。雖非選闕。不注犯贓罪人。（本格不注私罪者。仍從本格。）　諸庫務監官。任內赤曆庫經要切簿書無亡失者。聽差注。　諸押香藥綱欠失。及不覺盜滿壹伯伍拾斤。得戶部報者。注遠小處。　諸前任二廣州縣官。以貪贓被按罷人。不得再注二廣闕。（以寶祐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聖旨指揮詳定。）　諸以營葬已移替而得旨移替者。如違限不葬。及官司保明失實。並奏劾其違限者。候葬畢。注遠小處。　諸闕員應舉官。有見任人去替壹季。及非次闕待報過壹月。創添置闕兩月。計遞傳倍程不舉到。或限內入遞到而礙法應退回。別舉計程往復已在限外者。聽依格差注。　諸特旨除授。及占射差遣并合入家便。或因衝改

者併指射者不得對移即任滿有酬賞（酬賞等者非）若課利場務或立界處及犯罪已發者準此　諸待次人却叙用及前任贓罪若私罪情重衝替事理重者參經集注公罪徒及私罪稍重衝替事理稍重者肆集私罪稍輕衝替事理輕者伍集不就闕雖有假故並直注見闕次近闕次季闕願從便注聽依合入路分不得改換（願對移者依本法）即應入家便者各展壹集其祖父母父母老疾者不用此令　諸在外應直注者並就注即直注已擬未參而有人願就者聽改　諸不得對移人自避親若嫌及因罪犯體量應移者並聽移特旨除授者取裁　諸初補官年未及格或年雖已及銓試呈試中但未經任者並不得用恩例陳乞差遣及堂除雖奉特旨執奏不行　諸注闕應報別司者奏鈔還部後限貳日速者壹日（特旨注者以勅黄到部後）　諸四川申到奏辟及定差闕內有不該差注者（雖該定差而到有除授者同）即特附籍押官限壹日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本部出闕許本貫四川或係內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雖已參轉運司（本路及他路同）見理名次而因事到闕無違礙人參部注授（定差闕未指射而轉運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合或同日指射者準此）壹季無人願就者並還本處奏辟定差　諸授官未上應退免者追元給付身文書批鑿事因押官用印訖繳申都省毀抹　諸差注應取會者官司限當日回報　諸待旨注差遣而都省下本選取會者限壹日勘當申　諸到任任滿賞不許較量計理功分任惡弱水土處被賞者聽如格　諸授闕未上而改闕滿期過半年者許還選依名次改注（謂元待壹年而改壹年半以上之類）　諸命官參選並取索印紙并告勅宣劄點檢如曾權攝職任而不批書任內事因者並申舉究治仍候會問圓備方得注授差遣　諸願就八路射闕者限叁日報本路（者移到日方理名次）停替人應參選者准此即本路無闕而願歸部（謂元非八路得替人或八路人）受蔭補應參選而願便參轉運司注授者並聽　諸四川人願參部注授內地闕者聽仍與在部官衮理名次差注

尚書侍部左右選通用格　校量功過

功狀　過犯

轉官（惡弱水土賞減年以上酬賞減年州縣官循資不減）　追官降官落職不追官特降

右肆拾分（或在減肆年磨勘者計本格貳分不及年者以年比理）　勒停

減叁年磨勘　衝替事理重

循兩資　降監當

右叁拾分

減貳年磨勘　衝替事理稍重

循壹資　降遠小處

右貳拾分

減壹年磨勘　私罪杖已下

高壹任（每任理）　公罪徒

占射差遣　衝替事理輕差替及非時

放罷（以理去官者非）降遠小處

右拾分

不拘名次路分　公罪杖

不依名次指射差遣

陞壹年名次注家便優便

陞壹年名次不拘路分　且與短使未得與差遣

免短使陞半年以上名次

先次指射差遣

右捌分

免短使陞壹季名次

免遠

免試　公罪笞

免短使　罰短使

不拘名次

不拘路次

家便優便

右陸分

陞壹年名次　壹犯罰俸直（再犯理公罪笞）

右肆分

舉官壹員

陞壹季名次已下（每季各理）

陞名零日

右壹分

淳祐令　諸品官因省員廢併衝改及因事而誤罷任（因誤注授改正者

（同。）許不依名次路分。在外指射差遣。親民資序令已及貳年。依得替人例。小使臣仍見短使。（監當資序人應關陞。承直郎已下應陞改者。不限到任年月日。並依得替人例。）若去替不及半年。本路有闕。許差權補成考任。（不願者聽。）即因事誤罷。而替人未到。或被衝改。未授差遣。而後人有故不赴者。聽還舊任。其未到任今省員廢併衝改者。與依元名次不拘路分就注。連遇省員廢併衝改者。依在任人法。　諸寄祿官。朝議大夫已下及使臣。因祖父母父母老疾。若婚葬。願折資監當者。召保官貳員。所在官司驗實無縮繫。保明申尚書吏部。許不拘本貫指射。（在任人願先解罷者聽。）即應入遠地監當。因祖父母父母老疾。願不理任而入近地者準此。以上不許舉辟對移。（已到任而應避親者。自從本法。）其緣邊主兵官。及幹辦埽岸。并諸河押綱使臣。不用此令。　諸命官應入川廣福建。（雖直注亦是。授訖未上同。）有期以上親。願不理入遠而代之者。雖官資不同聽代。　諸命官應入川廣福建路。如本宗同居緦麻以上親。在川廣福建路指射。若已授或在任。（謂去替百日以上。）聽於未差移前。召保官貳員。申尚書吏部。勘會不虛。權入近地。　諸命官犯罪。枉被降等而得改正。若已授闕而願赴。或已赴而願就注。及願罷者聽。其因罪責降。而在任訴牽復應就移者準此。

諸命官已授差遣。願對換者資序同。而各應差注。須闕期相去壹年內。仍於見任官替期百日前。親身赴尚書吏部陳乞。審驗召保官貳員。不以路分聽換。（已對換者不得再換。即因罪犯應入遠者。不許換近地。）如授百日已下闕。未滿陸拾日。及過滿見闕。未滿叁拾日者亦聽。　諸命官應入遠。雖已授勅告宣劄。有貲訣兄。或因祖父母父母老疾。及婚葬願折資監當者。限陸拾日自陳。（過滿見闕限叁拾日。）其監當人願不理任而入近地者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元豐三年三月一日。敕吏部勘會。總稱老弱老病。或老弱昏昧。或老或年高老昧。立文不同。今申明應條內言年老弱者。不須昏病。若稱老病或昏老者。並相須柒拾以上。雖無疾病。亦同其言年老昏昧之類者。但有壹事。即礙差注。　建炎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敕吏部四選自來官員注授差遣。乞於伍等路分內指入壹等。今來車駕移蹕兩浙。所有路分遠近不一。除依條合注遠外。餘並不分路分。衮同差注。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權宜措置。難以修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三年四月二十日。敕應被責。令吏部及送吏部注廣南監當。或遠小處監當人。其有元不曾到部。無名籍照驗者。依所降被責指揮。便行具闕。申尚書省點差。如後來有礙鄉貫三代等。即令本官自陳。從本部具鈔改本路一般差遣。如隱匿輒上。依避親輒之官法斷罪。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當來緣為有元不曾到部。無名籍照據之人。一時申請。止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三年十一月八日。敕吏部侍郎鄭滋劄子。契勘移蹕兩浙。其路分遠近。理合權宜措置。欲乞以去行在駐蹕處。阡里外為遠地。不及阡里為近地。仍乞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奉聖旨依。紹興六年五月十四日。敕吏部狀。勘會侍郎右選。已申請到指揮。權以去行在駐蹕。以阡里外為遠。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緣上件指揮。止係侍郎右選申請。尚書左右選。今欲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施行。奉聖旨依。乾道九年七月一日。敕吏部狀。伏覩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差注應入遠小者。以去闕下阡里外為遠。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本部侍郎左選。除依已立定格法。川廣福建。理為遠地。外有合注小處。并遠小處。今看詳欲依三選差注。州以軍事。縣以下縣為小處。庶幾均一。奉聖旨依。本所看詳逐件指揮。止是權宜所降。難以立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九年十一月十五日。都省批狀。敕令所申吏部法稱注官不注前任州。不曾有權攝之文。後批勘會官員曾權攝處。難以注擬。送吏部照會施行。　淳熙七年

十二月十八日。敕本貫臨安府。并寄居人。許注授京局窠闕。　紹興十年六月六日。敕淮南到任任滿該賞。比附任惡弱水土格法減半。理為功分。循資人不減。　淳熙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敕京西利州路州縣官到任任滿所得酬賞。依淮南已得指揮。比附水土惡弱。減半計理功分。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三日。都省劄子。吏部措置四川定差不該闕。許川路到行在官指射。權不引用礙川峽人同任條法。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敕川峽四路轉運司。合使窠闕。更不分川人內地人。只以名次依格差注。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並係權宜措置。難以衝改本條。止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三十日。都省批狀。招信軍。免差官員寄居待闕。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都省批狀。高郵軍。免差寄居待闕官。七年四月九日。敕淮安州。免差寄居待闕官。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是一時所降。難以立為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乾道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敕廣南福建兩浙路。通海去處。當職官任滿。批書要無透漏見錢出外界。方許注授差遣。　乾道四年八月十七日。敕應監司郡守。按發所部官。致降指揮。先次放罷。後勘得止係公罪。於法不至差替。衝替追官勒停。令吏部放行注授。

慶元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臣僚奏。竊見今日士

大夫。祭業者迪。恬不退者。年及休致。尚不知止。欲望播告中外。有合引年者。據禮求退。奉聖旨依。催批照得其間。有曾立戰功及揀汰離軍。并歸正歸朝歸明忠順官等。應合得恩例添差人。如或年及。若行差注。於今來指揮有無違礙。送吏部看詳申樞密院。本部勘會前項。逐色添差。並係恩例優恤戰功歸正等人。節次特與恩例添差。不釐務差遣。竊恐難以引用今來所降引年求退指揮令看詳。伏乞朝廷指揮施行。奉準批下。即未見聲說。應以恩例并特添差之人。如或年及。於今降指揮若行差注。有無違礙。送吏部逐一分明指定。中本部勘會。除特添差人係朝廷差注外。所有宗室隨龍戚里舉使。并應以恩例添差之人。難以引用令來引年求退指揮。令指定欲從本部已申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右劄付吏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嘉泰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臣僚奏。仰惟國家法令。所宜遵守。或創例破法。豈可不參酌而訂正之。戰功跡狀明白。方許添差。今有以獲並此類陳乞添差者。倚在借闕以發遣。一時在部滯留之人。其指射不盡之闕。自合收還。近來往往打入破格。則自此不用差法定格。皆得注授。莫若自今凡借闕差注。用不盡闕。仍舊收入未該使闕。不作破格。則內地佳闕庶得自此循格而注擬。欲望並令吏部措置革絶施行。奉聖旨依。令三省

樞密院吏部常切遵守。

嘉泰三年八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淮南轉運副使王璆。奏川路四漕司到部人。摟奪射闕。欲望明詔吏部。令後刷到逐路窠闕。不許在部人陳狀。以佗闕對換。本部勘當。已刷到逐路窠闕。不許在部人陳狀。以其佗定差闕對換一節。合從所乞施行外。令措置今後已經逐路逐州陳乞在外指射人。更不許就四路運司畫行射闕。如已在外指射。卻又就運司注擬。後來定差文字到部。或在外指射文字到司。本部及轉運司。並行具申朝廷取旨放罷。仍乞下四路運司。常切遵執施行。其轉運司定差。自不當用部闕堂闕辟闕外。所有在外指射人。即不許令陳乞定差闕及辟差闕。其因事到闕人。止許陳乞部闕及見榜窠闕。申省去後。依批送部。從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狀承淳熙二年二月八日勅。分差建康鎮江鄂州魚關利州糧料院等闕。奉聖旨並發歸吏部使闕。仍條具差注格法申尚書省。

今具下項。

一尚書右選

兩浙西路安撫司指使。兩浙路轉運司準備差使。（內安撫司指使大使臣壹員。轉運司準備差使大使臣壹員。）

右注無贓罪監當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衮同差注。

兩浙東路安撫司。準備差使。（壹員）

元係本選使闕。續承指揮作准備差遣。欲依舊作准備差使稱呼。并依元差注格法注授。

監轄軍激賞北外酒庫。（內大使臣壹員。）

欲比附本選場務選法注授。

一尚書左選　諸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　諸路轉運司主管文字。　淮東西湖廣四川總領所幹辦公事。　諸路安撫司主管書寫機宜文字。　廣西鹽事司主管官。

右並選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曾經歷任親民人。

諸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右並選注通判資序。及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諸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諸路提刑司幹辦公事。

右並選注通判。次知縣資序人。（須入知縣人非。）

諸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　福建茶事司幹辦公事。　福建市舶

司幹辦公事。

右並選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知縣。（須入知縣人非。）資序經歷任人次第。叅任監當人。

兩浙路轉運司催促起發行在物斛官。

右並選注承務郎以上。曾任監當任滿。今選人曾歷判司簿尉。關陞令錄資序以上人。（非次限內。或同日指射者。先差承務郎以上人。）

簽書雄州軍事判官廳公事。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酬獎改官。合入知縣人。破格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資序人。

通判

淮南　湖北路

右並注知州。次通判人。破格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廣西　四川路

右注第貳任通判。次初任通判人。破格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

知縣資序人。

諸路州軍府教授。（景定重定）

右選注曾試中詞學兼茂科。曾試中內外學官。（充學官次教官。）殿試第壹甲。及省試上拾名。舊法太學上舍。或公試上叁名。國子監取解上叁名。曾任太學辟廱宗學官為等次。並不限資序名次。考任年甲。過犯。並先注應格數多人。如同日指射者有應格數均之人。即以應格高下差注。內無可取。會及不見得前項因依之人。許令召本色出身官貳員。結朝典之罪委保。（謂如曾同試中。或曾同在學委識之類。）若限內無應格之人。依舊再牓半月。又無應格人。雖磨勘改官。唯注知縣人。亦許差次注。太學舊法曾陞補內舍人。次曾任教授經任人。次進士上舍出身。年叁拾以上。曾歷任人。（以上曾犯贓私罪者。不在此限。）內節鎮去處。選注承務郎以上官。更不通差選人。

勘會京朝官。各以貳年為任使。叁年已下闕。

諸路通判。各以貳年為任使。肆年已下闕。

一侍郎左選

監當監門　監臨安府都鹽倉（貳員。）　監臨安府造船場。　監行在和劑局門。　監雜買務雜賣場門。　監文思院上界門。　監文思院下界門。

鑄錢司檢踏官（叁員。）　瓊州瓊管司主管機宜文字。　邕州溪洞司主管機宜文字。　湖廣總領所撥發船運官。

今擬差注曾任正格職官差遣。任滿及成貳考人。次注曾任正格令錄差遣。任滿及成貳考人。如牓及壹月無人就注。曾任判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人。

監行在諸酒庫。　監行在贍軍東酒庫。　監行在贍軍北外酒庫。

監行在贍軍餘杭庫。　監行在贍軍中酒庫。

今擬差注曾任叁萬貫以上場務。課利無虧欠。有舉主壹員以上人。次注曾任判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人。如牓及壹月無人就注。常調關陞。有舉主壹員以上人。

勘會以上窠闕。並注無過犯疾病。年未陸拾人。如同日有宗室指射。依縣令法不許陞壓。與在部人衆同差注。並先注應格數多人。如有應格數均之人。即以應格高下差注。以上並乞使陸年闕。不作破格較量選。

縣丞　邛州大邑縣丞兼合同場。　漢州綿竹縣丞兼合同場。

準格注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并常調職官。知縣及應入縣令。家理恩例。名次高下。差注較量選。

一侍郎右選　勘會本選。元有準備差使。江南西路轉運司貳員。淮南轉運司貳員。湖北轉運司貳員。廣西轉運司壹員。江東轉運司貳員。湖南轉運司貳員。福建轉運司貳員。共壹拾叁闕。欲依尚書右選已措置事理。依舊從本選使闕。及廣南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貳員。今降指揮。改作準備差使稱呼。本選依舊使闕。

黎州兵馬監押兼買馬。

欲依本選差格指揮注授。

信州鈆山縣銀銅場。　永康軍在城商稅。兼合同場。（係緣邊）　行在點檢所烏程稅場。

欲依興國軍合同場闕法。內永康軍。係緣邊

招信軍。天長縣。張家埠。稅兼煙火公事。　主管安豐軍権場。任來押發使臣。（內小使臣壹員。）

欲比附安豐軍花厭西鎮権場官闕法。

秘書省門。　國學公廚。

欲注授經任人。

度牒庫。

欲比附浙西安撫司回易庫闕法

兩浙轉運司準備差使。（內叁員小使臣）　兩浙西路安撫司指使。（內壹員小使臣）

注無贓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衆同差注。

臨安府保安閘。

欲比附嘉興府嘉興縣杉青堰閘闕法。

襄陽府排岸。

欲比附潭州排岸闕法。

福建路安撫司。沿海緝捕盜賊。　福州荻蘆都巡寨。緝捕盜賊。　兩浙轉運司。催促綱運。

欲依選法

行在贍軍𢿱酒庫。（內小使臣壹拾陸員。）

欲乞注親民次監當，年未伍拾人，曾經課利增羨被賞之人，仍不注軍班及軍功進納補授人。如牓及壹月無曾經增羨被賞人願就，即依選法差注。三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並依吏部所申。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在京職任并管押綱運官，有本轄發遣公據，或印紙聽照用差注。磨勘事節不圓，方許會問。（舊不用發遣者非。）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得假出外人，已辭未見者，不得射闕。　諸已注外任差遣者，告示授宣敕告身，後伍日內並赴朝辭。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　諸參選人，侍次滿壹年半，丁憂服闋，或初出官，若降黜監當，及三路緣邊川廣福建路替回貳年，不因罪犯體量而衝改滅罷，及折資監當貳年半，父母老疾應入家便叁年，（短使出京及因公事妨射闕者，月日不計。）不就闕者，雖在外，並於限滿日從上直注經使闕。　諸文武官丁憂服闋歷任人，陞壹季名次，（特除服及貳年者同。）其未參選因應舉或召試得及第出身者，準此。內文官仍與家便差遣，即服闋後改官（者注近地，未出官非應舉得及第出身者，不用此令。）　諸經按察官司體量老疾昏昧者，不得就注。　諸在任人，奉使合入差遣者，就移鄰路見闕及經使闕，無闕者與侍次人通注。

尚書左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以恩例陳乞，若持旨及奏差并得家便優便者，不理所入路分。（州入近者聽理。）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因病妨并殘者，未得注闕。　諸前任在京倉庫未帳未畢，及法酒庫餅麴未足者，未得注闕。　諸三色官有舉主貳員，聽預選。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已下，換授使臣而就邊遠者，聽入親民。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未參選人，試刑法雖不入等而應留者，注合入闕。　諸得家便優便者，不拘路分通注。　諸錄事司法參軍，叅經檢法不當斷罰者，注官日與遠小處。　諸知州縣令已參選而考課未到，聽注闕。應降差遣者，雖已赴，並追改。　諸闕不得連注宗室，隔外姓者聽。注即外如非泛改罷、丁憂事故，許赴上。

尚書左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應入親民而願理本資就監當，及於應入路分願以次就遠者，並聽。（謂無本等人就者。）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朝旨與差遣而指定路分者，不以名次注擬。　諸因鹽事在任兩經推賞者，與占射差遣人家理名次差注。　諸軍班因轉員換授，限拾日注願就。應入闕無，即添差。其陝西河東路土軍都虞候換授者，不用此令。　諸應注軍班武藝出身而無本等者，聽以禁軍武藝補。進義校尉已下轉授及教閱軍人因恩澤換授者充。（因恩澤補進義校尉已下轉授者同。）　諸軍班因轉員換授者，初任替成資闕，（選闕亦聽注。）即陝西河東路土軍都虞候換授無戰功者，不用此令。　諸監當人在任應闕限者，就注親民闕。　諸注闕者，不得連任在京。其參差及就經使見闕，（過滿兩除係并見闕者準此。）聽兩任。祖父母、父母老疾應指射者，參任。（侍奉差者不理為數。）　諸初參選，已召保閤門祗候以上勘當訖報闕門，即年雖及格，長官審察未堪釐務者，未得與注差遣。　諸因犯盜招降或徒伴緣告首補官人，不得差注四川及三路帥司差遣之類。　諸曾押綱人，（短使者非。）不注沿江監稅。曾充下班祗應，於都亭驛祗應者，不注北使路闕。　諸選官見闕無人就者，應選材武聽，取年未伍拾人，餘限年者雖年陸拾伍並聽選。　諸參選試中人，曾充武學內舍生壹年者，許選注緣邊闕。上舍生雖不試亦準此。　諸初出官人，年貳拾聽赴選。無出身者具所習藝業投家狀，試卷乞試，隸馬軍司及侍郎左選。（選科場關試院候）試中注差遣。　諸應試不中，而年及肆拾，兩試不中，而年及叁拾伍者，令寫家狀，讀律，注雙員監當。　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投狀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擬，無可降者，注邊遠壹等差遣。（右拾年已上不願在京置稱向官。）及貳拾年者並落籍。

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計限應直注人，季集日短差出京及因公事妨射闕，或無合入闕者，不理為集數。

尚書左選令　諸非本部注擬之官，而被旨送部與合入差遣，或因體量負犯到部者，其資序遠近，並依本部法。　諸鎖廳及第、武賜出身，及持旨與親民，并酬獎改官人，若未經任，並止注監當，仍理親民資序，任滿即理第貳任知縣資序，候闕陞通判，訖方許注授通判。　諸進士叁人及第者免遠，第肆第伍人及有官應舉出身，并持旨與親民者，入近地，以入遠再入近地，後並入遠，有歷任者通計。　諸自川廣替回（當遠官者同）入近地兩任，即未成資并福建替回者壹任，後並入遠。因體量負犯罷，及福建不滿壹年者，入元路分，即就知縣，過叁拾日見闕，或直注闕者，依福建法。　諸應注小處者，依合入遠近通理名次，願依衝替事理輕入例者聽。　諸

叙授散官入遠小處監當者，回日依元得旨與差遣。　諸非小處闕兩經集者聽注。應入小處人。　諸降貳等（無等可降亦是）并叙官人，並入次遠。應入次遠者，仍注小處。　諸牽復合入資序人見任次遠，移近地；在近地，移次遠。　諸牽復人元因疾病降等者，到部，牒御史臺看驗，在外符監司保明已安者，與差移。　諸牽復合入資序人見任川廣，與就移鄰路次遠。　諸叙官以元犯應降等而無等可降者，贓罪注合入路分差遣，公私罪與近地。　諸官員犯罪，叙充散官降等，若見存官應與差遣者，並遠小處（散官仍監當止）。即叙見存官而係公罪徒、私罪杖已下者，注合入路分。　諸親民人任監當已成資而應直注監當者，改注以次親民。　諸獨員課利場務，并使經由處親民及三路緣邊，若在京闕，不注老疾昏昧之人。　諸職田優厚處，非奏辟及占射差遣人，不許連任。其進納及曾犯贓罪，若入小處者，並不注。　諸破格窠闕，廣南滿壹月以上，諸路及廣南簽判、知縣、縣丞滿半年以上，各無人願就者，申都省。（廣南簽判、知縣闕，如行下轉運司，已滿半年，無定差到人，即再破格曉示。又滿半年無官願就，再申都省。）　諸選格應取實歷人者，若經任寺監丞以上，及朝廷選任，並依實歷法。

尚書左選格　選親民官

經朝廷選任　經任寺監丞　考課優等　本職被賞（謂減年以上）

曾歷本資

右以次選

尚書左選申明　淳熙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敕吏部尚書王希呂劄子：契勘四選通用法，諸已就闕不許退免，擬定叁日內許換經使闕壹次。尚右、侍左、侍右見今遵用，獨尚左或壹月或拾日不赴銓量，許其退闕，即是脩衡成法。欲令尚左一體遵用上條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令　諸非選親民闕，叁經集注無人就者，注經任合入監當人。即見闕并立界去替兩月無人就者，注無贓罪降監當人。　諸經使闕，朝旨令速注人者，限叁日（貴限者依元旨）。無人就者，雖礙選，並從下直注。即見闕已召非正入人，而壹季無人就者，準此。　諸應從下直注者，外任以入門，在京以參選日為次（同日者以先後為次。入門與參選同時者，注參選人）。又母老疾，應注家便，或自八路替回，并服闕及不因罪犯體量而衝改、減罷人，並免（在京皆本帳未畢者準此）。　諸應入小處、遠處、遠小處，而無本等闕者，注經使非選闕（遠處、遠小處，仍去京千里外）。其大藩節鎮并駐泊都監、叅州巡檢，惟叁經集注者聽注。　諸應入遠處者，以前任比類遠近，即前任八路者，注經使壹季鄰路闕。　諸闕牓及半年以上無人願就者，親民闕許本等親民資序不應格人，或經任監當應材武人，依名次高下衮同差注。限滿無人願就，注初任監當材武人。如同日限內有本等應格人願就，即先差應格人。其監當闕，注經任人，次未經任人，依名次差注。同日有應格人願就，即先差應格人。限滿無人就，聽降等監當人指射。　諸應降等者，親民人入監當，監當人入遠小處。　諸親民監當闕曉示及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者，別作壹牓，限伍日依破格法差注。如同日有應格人願就，即先差應格人（曾犯贓罪人非）。　諸立界選闕去替兩月無人就者，親民闕聽小處親民及降監當人就，監當闕聽礙選并遠小處人就。即應入雙員，或指定路分監當，不用此令。　諸江親民闕，計到任日，年柒拾者，改注別闕。　諸年柒拾以上到選，而審驗不堪釐務，并已降監當，本任又犯私罪情重及贓罪，並取裁。即經樞密院肆等以上差遣，及顯有勞効者，仍於狀內貼說。　諸閤門祗候、宣贊舍人，並開任在京外任。應外任而閤門奏留者，注優便闕，理為外任。即自願供職者，依常法。　諸大使臣充校尉、下班祗應、副尉日，所得轉官資減年過犯，通行較量，內轉官減年，並減半轉資，以貳拾分計功差注。　諸內侍官年叁拾，非事故責降，到選者

與親民。　諸內侍官應入小處或監當，而無闕者，與前班通注。　諸選內侍官闕，無應格者，不限舉主。　諸官應差內侍官，權而無人可差者，牒入內內侍省。

尚書右選申明　乾道六年二月五日，樞密院劄子：今後武臣橫行，如願赴部注授之人，照應大使臣參部格法差注施行。

侍郎左選令　諸職官願注知縣，常調令錄、知令錄願就縣丞、判司簿尉，及應試人願就殘零闕者，並與本等人通注。即因奏薦特恩或恩例得循資，并與從事郎監當者，準此。　諸新及第出身人，未授官而尋醫侍養或丁憂及年小未注官者，參選日依元得指揮注擬。　諸初及第出身人，定日集注，不赴者，候參選注經使闕。其八路人願歸本路射闕者，聽。　諸有官應舉及第，願別授差遣者，於本甲上名注擬（同出身者，附出身人之下）。　諸上舍試中兩優釋褐，依及第第貳人擬官注授差遣。　諸集注定日，先職官，次令丞、判司簿尉。　諸注官並親赴，若就注及被權差內外幹辦（謂準朝旨及依條差者），并出京侍闕，而所射闕未諳，欲別指射者，聽家人同書鋪下狀。　諸判成者，限貳日注官（過銓試中多展壹日），先注經使闕。　諸願侍闕者，聽。　諸應選見闕壹季無人就，聽應試人指射，仍依選法。　諸

循資以上酬賞闕。依選法。其係水土惡弱。捕官初授正官。願就者聽。諸以恩例陳乞差遣者。不許用奏舉闕。若不礙選者。許乞選注處。諸選人經歷任（謂在任或資者）因事勒停。已復元官者。理作經任人差注。諸文學已經注權官壹任者。理作經任人差注。諸丁憂服闕歷任人（但曾到任丁憂同）。陞壹季名次（特餘服及貳年者同）。其未參選。因應舉或召試得及第出身者準此。仍與家便差遣。（未出官。非應舉得及第出身者。不用此令。）諸判成未授官。或授訖未上而丁憂者。服闕參選。限叁日闕會所屬與差注。其在外射闕者。以狀到日為名次。超陞。（應理元名次者依本法。）諸應得占射差遣者（指占同）。不依名次路分。注合入闕。文書未足。許先占。已占未注者。許换壹次。若願占未使闕者。牓示伍日。上名不就。聽注其未注。而為非次闕者。候限滿日。事得不依名次者。理投狀日。隔任狀使者。理後來下狀日。諸闕牓及壹季以上。無人願就者。並於月首根刷。作破格闕。定日除。司法參軍（廣南非縣令外）。不以資序考第舉主路分年甲專法。許應射闕人指射。以恩例名次高下。家同集注。其職官縣丞錄事司理參軍。仍注經任。或歷任壹考以上人。若礙本貫。前任州三代名諱。及曾犯贓或私罪稍重。並不在破格差注之限。即進獻納人。仍不注職官錄參縣丞

司理參軍。（並外人。許破格注司理參軍外。餘亦准此。）諸破格窠闕。集注日有應格人願就。即先注應格人。仍於集注日辰時投狀。如不即投狀。集注時雖稱願就。止與破格人衮同差注。其殘零闕。若集注後再牓拾日。無見試人應就者。方注待殘零闕人。又牓拾日。無人指射。即注待無人願就殘零闕人內未合注官人。不在差注之限。諸已注破格闕。而有故退下在半年內者。再行出闕。伍日限滿。無人就。依舊作破格差注。諸祖父母父母老疾。應入家便人。據狀差注。仍注簿。符本貫或住止州勘驗。諸實係明中部勾銷（若擬年捌拾以上。歷任人更不會）。在外射闕者。以狀到日。於同日參選人下為名次。諸已判成。而用恩賞改路分。或陞名次者。下狀後滿柒日注官。諸廣南遠地闕。去替叁月。餘路兩月。及經使見闕。無人就者（舉官闕依下條）。每月刻刷。聽無贓罪并非前任勒停衝替事理重稍重。未得與官。及見展殿人。餘依次第注擬（差注仍依本法）。有舉主者。許權知通注。若年陞拾以上。及有私罪情重。或三色官并無舉主人。不得權注。殘零闕無舉主者。仍不通注。諸罷舉監當。及下文選注闕。去替壹年。刻刷并非次闕。曉示合參選。年未陞拾。歷任無贓罪有舉主（非前任停替合入人）。限伍日指射。主判不拘名次。以舉主考第出身勞績過犯次第。選優

者充。餘選注闕。及諸處得旨令選差者。量材注授。以上差擬。仍依本法。（當吉州。德清。武康。嘉興。衢。崇德縣令。南劍州尤溪。將樂。順昌。劍浦。沙縣。邵武軍。光澤。邵武。泰寧。建寧縣尉。選注年伍拾已下。無私罪。曾任縣尉。無捕盜遺闕。或曾獲盜得酬獎。若試武藝得官人。即福建路銀銅鉛錫冶監官。選注無私罪人。）諸無官可舉闕（場務監官。去替壹季。并見闕滿兩月不舉到官者同）。選注年未陞拾合入人。（監當本條不指定舉官名者。並選職官。次令錄。次判司簿尉。）若見闕及主管官闕。到滿叁月。已經選注無人就者。每月刻刷。許應試非見展殿人就。（職官非主管官令錄闕。仍依上條次第通注權知。）以上差注賞罰。仍依舉法。諸殘零闕。每月別牓。依格注擬。（差注仍依本法。）其有贓罪。及前任勒停衝替稍重。或未得與差遣。若見展殿者。並不在注擬之限。諸非廣南人。今在部願任廣南路就闕者。依條符本路轉運司。令在本路及湖南福建諸路人之上。諸江南東西荊湖北路職官。令佐判司殘零見闕。經使伍日內。符本路轉運司就注。諸合入廣南遠地官。授訖未成資離任者。依前差注。（衝替稍重。入次遠者准此。）諸授廣南遠地官。已到任。因省併及丁憂。雖不成考者。理為遠官任數。即或年替罷。有差出假故。或非犯私罪。入藥破考者準此。諸八路官任滿。以

酬賞應預射闕者。雖考帳未到。並聽差。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八路闕。而以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闕考功。諸病患并跛不妨者。與注合入官。即不許乞免謝辭。諸勞績及陳乞朝旨。指定與官。於差注妨礙者覆奏。諸在外應射闕并移注人。與先注見闕。無見闕。即注近闕。係同月滿者。依狀內次第。（合入路分依本法。）諸應注闕而願出京待次者。射闕注擬。依在外移注法。諸避親若嫌。應對移者。移一般闕。次同縣鎮。移本州。同州移鄰州。同路移鄰路。（聽注見闕。）礙親人願罷而未成資。與免試者。依元入路分。諸闕本等人不就者。雖非應入路分。並聽注。（因過犯入遠。不得以次就近。）諸尋醫侍養年滿者。注元合入路分。官前任已成資者。依得替法。諸因過犯特旨與判司者。注合入路分小處司理司法司戶參軍。（未官同。）無即注簿尉。未成考。雖不因過犯去官。還依上法差注。諸廢縣為鎮。合選注闕監官。或考尉壹考。以上年未陞拾。歷任無贓罪。非前任勒停衝替事理重稍重。及流外進納人。諸蔡確注縣尉者。任內疏慢怯懦。雖不經勘罰。並注遠小處。諸試中刑法人。新任闕不滿叁月。非循資以上者。不得改法。（應就任改正資序者依本法。）即已就銓試。而授殘零闕者。試中亦準此。諸循資

以上酬獎闕。不得舉者。亦不得注。先（攝官初授正官。已注水土惡弱處者聽。得替。吏不酬獎。）餘酬獎處。不注有贓罪或私罪情重人。諸職田中等以上闕。不注曾犯贓罪。及前任停替若進納人。諸大理寺保明到試刑法人。堪充職者。差司直或評事。即考第舉主。足者仍改合入官。諸吏職恩科補官人。已授差遣。不許與人對換。諸工匠伎術人。不注流內官。其諸司吏人。不許換攝官。諸勒停叙用。與官人注經使闕。若叙法不至降資者。與降資注遠處。無資可降。注無人就遠處見闕。無見闕。即注遠處無人就殘零闕。諸注官奏訖。應報別司者限貳日。急速限當日。諸文學遇赦。權入官注簿尉見闕。（願權注非見闕者聽。）無即注經使闕。（應入家便者聽。注無見闕路分經使闕。）不注三路緣邊官。其赦書限年陸拾已下。而降赦日年已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諸文學注權簿尉者。壹任回。與注正官。犯公罪徒。若私罪或體量罪犯離任者。更注權官壹任。贓罪不在注官之限。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判司簿尉。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叄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歷任無贓私罪及公罪徒。或曾停替者。與錄事參軍。如有上文過犯。即展壹任回。（流外人。及拾參考者不展。）以上非流外人。曾有舉主肆員。或合使貳員。仍通注縣令。（因酬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有贓濫。及諸司驅使散官。三者祇應人出職者。不得入錄事參軍。其進納人叄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差監當。（因酬獎與職官令錄者准此。）有過犯準上法。

尚書考功令　諸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叄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與令錄。若歷任有贓私罪及公罪徒。并曾停替者。更候壹任回。（流外人。及拾參考不展。）無上文過犯。即與令錄。（因酬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人有贓濫。及三者祇應人出職者。不得入令錄。其進納人叄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有犯準上法。若歷任有舉主。會問應使舉主闕本選。

淳祐令　諸文學遇赦。許注官。降赦日。年陸拾已下堪釐務者。本縣本州轉運司以次第保明申尚書吏部。有陞朝官叄員奏舉者。聽赴部注權入官。諸承直郎已下。經尚書吏部判成。或授訖未上。而丁憂者。服闋許在外指射員闕。所在州勘會月日。保明有無罪疾。申尚書吏部。諸承直郎已下。在任因賞及特恩循資者。本任州取射闕狀申尚書吏部。願罷任者。勘驗無綰繫聽罷。其幕職官若轉運司主管帳司之類。并舉縣令。（令不用此令。）

侍郎左選格

舉職州縣官

留守府節度觀察判官。　右為承直郎。

掌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　右為儒林郎。

留守府節度觀察推官。軍事判官。　右為文林郎。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　右為從事郎。

司錄錄事。參軍縣令。　右為從政郎。

知司錄知錄事。參軍知縣令。　右為修職郎。

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縣尉。　右為迪功郎。

差注

宋室占射　試中上等占射。先次注授。試中中等占射。先次占射。酬賞占射。陳乞占射。試中下等不依名次與再理黃甲免試人家注。（如同日射闕。若再理黃甲免試人。如授勅在當年以後試中下等人之先。即先差再理黃甲免試人。如授勅在當年以前試中下等人之後。即合先差當年以前試中下等人。）

免試不依名次　免試依名次　殘零不依名次　殘零依名次

闕名

新州　循州　欽州　廉州　邕州　宜州　瓊州　融州　賓州

容州　高州　化州　雷州　昭州　橫州　梅州　南寧軍　吉陽軍　萬安軍

南恩州陽春縣　惠州河源縣　漳州

龍巖縣　漳浦縣

汀州

上杭縣　武平縣

贛州

安遠縣　龍南縣

右為惡弱水土處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九年八月四日。勅選人歷任未及貳考。緣事罷任非因贓罪勒停衝替稍重。或未得與差遣人。比類依初官曾經銓試不中年及肆拾聽注殘零闕。奉聖旨依。淳熙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勅四川特奏名。如係廷試唱名。方許就部注授。紹熙二年四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吏部申。新及第因賞循至從事郎未經任人。指射職官窠闕。候批送部

指定。本部照得新及第出身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人。并因拔萃恩出官試在第一甲第二甲。並係專降指揮。與職官差遣。所有其餘及第初官人。雖因恩賞循入修職從事郎以上。並係未曾歷任之人。既無專降指揮。難以注授職官差遣。止合依條注司戶簿尉。破選破格監當。廣南破格司法差遣。後批送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慶元元年二月十四日。勅吏部狀。選人過犯。因拔赦恩除落及免約法。並不曾經取勘。却曾經體究。雖不曾伏辯。却有供證明白。係涉贓濫之人。本部若不放行參選注授。緣已該大赦。曾經刑寺除落及免約法。若使與放行注授。竊慮收使恩例及理名次在上。陞壓無過犯人。欲今後似此罪犯之人。並與注降等合入差遣。如同日指射。差注在無過犯人之下。若贓濫明白之人。亦不許注擬所掌財賦及收趁課利去處。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勅令後選人所授差遣。妄有私計不便。除乞對換之人。須要遵從條法指揮。仍踏逐本路及鄰路一等合入窠闕對換施行。如不是本路及鄰路。並不許對換。

侍郎右選令　諸親民監當經使見闕。曉示壹月。武臣非見闕。牓及壹季。各無應格人願就者。作破格別作一牓曉示。限伍日召人指射。監押巡檢縣尉知寨闕。注監當材武人。（內監押仍須經任）人。押隊闕注經任材武校

尉以上。無材武人願就。即注親民。次監當。不應材武人。經任監當闕注初任人。（初任闕仍注校尉。）內合注材武闕。如無材武人願就。即注經任。次初任不應材武人。如同日有應格人願就。先注應格人。（曾犯贓并退納人。各依本法。）　諸注親民闕。計到任日年柒拾者。改注別闕。　諸三經集注而不就闕。或不赴者。並直注。即三路緣邊得替。及應免短使者。展壹集。無陞名次。兩季叁季。又遞展壹集。（不依名次指射者。依叁季法。）　諸經使見闕聽降等應入人就。同日有本等人就者。注本等人。　諸進武校尉在任未成資。非因罪犯體量罷者。聽注經使闕。壹次即未赴任被衝改。或省員廢併者。依元名次別注應入闕。　諸敘用人。初注官依降等法。即累任未復本等。聽注經使闕。　諸軍功補授應入任程。願赴諸路聽候差使者聽。　諸進武校尉授任程闕。以理去官。並免短使。未成資者。許指射應入使臣經使闕。已授未上者。仍依元名次。　諸校尉在任轉承信郎。通不及貳考省罷者。許不依名次。路分在外指射差遣。　諸小使臣校尉。（充下班祗應副尉日所得小使臣充校尉日所得內。）轉官資減年過犯。通行校量。內轉官減年。並減半轉資。以貳拾分計功差注。（充下班祗應副尉日無功過印紙照驗者。不許計理功分。）　諸朝旨遣差人闕。召合入人。過叁日不以遠近通注。又伍日親民闕。召經任監當人。監當闕。召初任人。又伍日注本等應直注人。仍先依遠近。即前任侍替者並不注。　諸犯較賊盜。已替而會赦。應降監當者。與合入監當。應奏劾者。免勘。合入近注遠。合入遠小處。即應罰短使者並免。　諸差有心力者。取經任無體量不職。或贓罪及私罪情重人充。（差短使。雖未經任。曾歷短使幹辦者亦許差。）　諸押綱因欠失撥散舟船。及巡護斛門。任內叁經書罰者。並降遠小處。　諸庫務專副傳替。轉校使臣。應供未帳者。候畢日與差遣。　諸監在京倉庫門而透漏經罰者。應入近與遠處。應入遠與遠小處。　諸巡轄馬遞鋪傳替。比較一界馬數誅殿降者。應入近與遠處。應入遠與遠小處。（宗室女夫應入近。仍降壹季名次。）若次任更應殿降。隨所入遠近與監當。　諸差遣以近地遠地。闕注不識字人。通注遠近。　諸侍替人應八路直注者。以展磨勘折短使年月。　諸出外侍次人違限者。雖未參並直注。　諸小使臣應直注者。注經使闕。　諸應直注及降監當短使已足者。聽在外侍次。仍注籍候有闕與差。應校文書並就給。　諸之官違限者。參選日注遠小處。　諸應降等者。親民人入監當。監當人入遠小處。　諸降等人依合入遠近注小處。經叁季無闕者。以元參選日與本等人理名次。止注集注闕。不許不就在外

者。仍直注。（雖注集注。亦理壹季。）　諸應入遠人到選及壹年。非因贓罪及私罪情理稍重。見降入遠者。聽與入近人通理名次注經使闕。　諸降入遠人。經叁季無闕者。遠小許注遠地。遠地注本等非次闕。又經叁季。權入近地。經使闕。仍並在本等人之下。　諸丁憂服闕人。陞半年名次。仍注近地。

侍郎右選格

小使臣校尉。收使恩賞名次高下。

御筆聖旨衝罷人。　國信所占射人。　押概指占人。　先次占射人。

先次注授合入差遣。　陣亡占射人。　應占射差遣人。　不依名路分指射差遣。　祖父母父母老疾人。合與常調裒理名次。

闕名

新州　循州　欽州　廉州　邕州　宜州　瓊州　融州　賓州

容州　高州　化州　雷州　昭州　橫州　梅州

南寧軍　吉陽軍　萬安軍

南恩州陽春縣

惠州河源縣

漳州

龍巖縣　漳浦縣

汀州

上杭縣　武平縣

贛州

安遠縣　龍南縣

右為惡弱水土處

侍郎右選申明　紹興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尚書省批送下吏部劄子。勘會小使臣差注。依條以遠近地鬬注。即今本選。見依紹興三年十一月八日申請指揮。以行在壹阡里以上州軍為遠地。不及壹阡里為近地。緣尚書左右選。侍郎左選。見今皆不分遠近差注。今相度欲除泛濫補官并停替到部及過犯依條合入遠人外。餘並不分遠近。從理名次差注。庶幾四選事體一同。後批送吏部照會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是權宜申請。不須立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三年七月六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乞下吏部。今後攝官年滿解發改授正官。及改秩者。並止許注授二廣差

遣。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命官在任有犯。任滿赴部陳乞注授。約罪結絕。刑寺所約罪名。係公罪杖數。及去官勿論釋放。劄付吏部與降等差遣。今後似此之人。一體施行。　嘉定五年八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對換兩易差遣。先申尚書省照對。不得徑上鈔。　嘉定八年二月十八日。勅吏部尚書李大任劄子。檢准令諸川峽路知州與通判。（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並不差川峽人。職官判司兵官（謂各貳員以上處。）令佐並准此。（謂逐色官內。各任有內地官壹員。餘官不限員數。）一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尚書省劄子。吏部措置四川定差。不拔闕。許川路到行在官指射。惟不引用。礙川峽人同任條法。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勅川峽四路轉運司。各使窠闕。更不分川人內地人。只以名次。依格差注。一又令諸福建路知通（無通判。只有簽判或職官獨員處同。）錄事司理參軍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照得吏部見行引用不一。委是未便。欲送檢正都司詳議指定。劄下吏部長貳勅令所看詳指定。中看詳前項指揮。並係權宜措置。難以衝改本條。止編節存留申明照用。照得在法諸川峽知通職官判司兵官令佐。不並差川峽人條法

已有。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并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貳項指揮衝路惟不引用上條外。其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之法。未曾承準指揮衝改。緣日今福建與昨來在京日事體不同。是致有今來申請。欲將福建路知通錄事司理令佐不得差本路一州人條法。照川峽路已降指揮。權不引用。奉聖旨依。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勅吏部勘會白劄子。申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用前例。如有違犯。承行人同主令並行斷勒。內壹項應在任遭按劾與宮觀人在法停替。未成資不在選限。近有到部注選闕者。本部照得在任遭按劾與宮觀或罷黜人。在法礙選。未應注選闕。如非選注闕。合照格法注授。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　嘉定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勅臣僚劄子。乞分別某職為親民。某職不為親民。著為定制。本所牒報吏部四選。備據進奏院。浙西安撫司。兩浙轉運司。臨安府等處。供一知州通判知縣。城南北廂諸路提刑提舉茶鹽司。福建茶鹽司幹辦公事。諸路轉運司主管文字幹辦公事。襄陽軍使。雲安軍使。諸州簽判。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察判。節推。防團判官。軍監判官。軍事推官。知錄司理。縣丞主簿。點檢所湯鎮酒庫。兼本鎮煙火公事以上。並係親民。一諸路安撫司參議官主管文字。主管

書寫機宜文字。幹辦公事。四川京湖江淮沿海制置司。廣東西經略司屬官。江淮坑冶司。湖北鐵冶司。淮東西湖廣四川總領所。行宮留守司。福建廣東市舶司。四川茶馬司。西南兩外宗正司主管。睦宗院屬官。諸州教授。分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分差監建康府鎮江府糧料院。監倉庫場務緝捕巡檢。准備差使。浙西安撫司回易庫提領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檢察官。兩浙轉運司主管帳司。船場官。糴買物斛官。點檢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檢察官。諸酒庫監官。柴場稅場都錢庫官。諸路都統司屬官。監當不帶煙火公事。司戶司法。樓店排岸糧料以上。並不係親民。本所欲從諸處供到前項具申朝廷。乞批送吏部重加審訂。照得諸路制置安撫經略司。並係受理一路民詞。四總領所。并四川都大茶馬司。各係拘榷諸州財賦。其屬官事權頗重。關繫亦多。點檢激賞酒庫所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及分差諸軍糧料院。分差監行在榷貨務。並係朝廷選擇差人。教授係壹郡師儒之職。司戶司法。並係州郡委送定奪公事。監鎮帶煙火公事去處。得以受理民訟。並難以令不與親民差遣人注授。今將江淮都大坑冶司主管文字幹辦公事。湖北鐵冶司幹辦公事。福建廣南市舶司幹辦公事。提點醫藥飯食。諸路轉運司造船場。催促

糴買物料官。西南外宗正司。睦宗院。點檢酒庫所。柴場。糴場。麯場。都錢庫官。提領犒賞酒庫檢察官。諸州監軍資排岸糧料。樓店并倉庫場務。應係監當并緝捕盗賊遞鋪馬遞鋪。都作院准備差使指使押隊。並為不係親民差遣。奉聖旨令吏部四選將不與親民差遣人依資格注授。常切遵守。

嘉定十五年三月一日。勑吏部看詳臣僚奏。銓部自今不許文武官於前任州軍注授得闕之時隔跨。儻或見次。亦合改差。如不曾到部。所屬辟差之人到任日。本州取索本人今任前任所受差勑印紙參照。若有礙前任州軍。不許放令赴上。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九日。勑奉聖旨選人縣尉。未獲陸項指揮強盗及殺人兇身。在任事發而不獲。或已獲而人數不及一半。雖該赦。本州放行批書。并已成叁考滿替。或丁憂離任到部。並且與注授初任。合入差遣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勑臣僚上言。今後極邊次邊州縣官。不得差注吏職。奉聖旨依將沿溪峒邊州縣官一體施行。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以往選人。先任諸郡教官。武臣先任四川二廣沿邊次邊縣令。曾奏罷者。各不得再注前任差遣。其有已該赦。許依無過人例正令別入差遣。諸監司州郡。不得巧作名色奏辟。儻或違戾。重加鐫罷。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元年七月一日。都省批下吏部申。特奏名文學權差破格嶽廟壹次。事後批送吏部證赦條指定。申令具下項檢準。令諸文學。遇赦許注官。降赦日年陸拾以下堪釐務者。本縣本州轉運司。次第保明申尚書吏部。有陞朝官叁員奏舉者。聽赴部注權入官。諸文學遇赦權入官。其赦書限年陸拾以下。而降赦日年已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承寶慶三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文。內壹項勘會特奏名文學依法遇赦日年已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注權入官。其年陸拾叁以上。如有舉主叁員。可權差破格嶽廟壹次。右本部證得條法赦文。並稱文學遇赦。年陸拾者許貳年內參選。若年陸拾叁歲。則不許參選。止權差破格嶽廟壹次。係本部見行遵守。今具條法赦文在前。并指定上件事理申省。候指揮。承後批送吏部證應赦條指揮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劄子。臣僚上言諸路臺部各有係屬貧畫。窮邊傍塞用武之地。州縣官屬。皆須出力宣勞共事。豈癃老年高之人所能勝任。欲乞行下吏部。自今後兩淮京襄凡初任及再任官差遣。不許年滿陸拾伍以上者注授。奉聖旨依。　端平三年九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欲自今應文武官在任。經臣僚監司郡守彈按。曾推勘體究贓狀顯著。永不與親民差遣。人雖該恩。待當改正過名。仍許親民。祇許到部初任注祠祿。次任注閑慢差遣。任滿無過。方許授親民。及因贓罷任。雖不經根勘。體究伏辨。而情狀難恕者。雖該赦宥。許其理雪。差鄰路監司。取索干證。從公審覈。結罪保明申省。方許改正。不許徑自陳乞。脫略過犯。僥倖差注。九月二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吏部尚書左選條具。照得在法官員因事放罷。後別任差遣成貳考。方許預選。注授選闕。近有官員放罷。後陳乞改正。便經本部。乞預選闕。修纂條例所看詳官員因事放罷。必欲其再任成資。而後許之與選。蓋激其遷善改過。其有元被劾罷。不與親民差遣。後雖引赦改正。亦合照上項成資。方得與選。今本部引用張公亮以壹考有零被罷。不與親民。後來引赦改正。并理前任零考。徑放行選闕。委是破壞成法。合照條令行。所有前後已放行之例。日後不許引用。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緣犯罪停替成資。隔任與選。舊法係是四選通用。即合一體。令聲說存留照用。　淳祐二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文武官。有已注近邊差遣。故意違年。致邊頭多闕官。檢會侍左令。諸之官違限者。依得替人就試。參選日與降資。無資可降者降壹年名次。注遠小處。劄付吏部照開禧令嚴切遵守。一體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都省批下吏部申。今後合闕陞人。不得受告。若該擬闕陞鈔者。並與注授闕陞。合入闕。候得闕陞告下。方與具鈔。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茶鹽所申勘會淮浙鹽場官。任滿參注。取索印紙。點對逐考及零考所趁鹽課。如總比額虧及叁分以上。申朝廷劄下刑部比類責罰施行訖。方許放行參注。右劄付吏部遵照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四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準尚書省批下吏部條具郎中張鎮奏。銓曹左選。越法舞文。為姦之弊。吏部嚴加革絕。開具下項。　一合受破格殘零者。欲注非次經使之闕。　照得本部出闕。各有榜限。若出闕榜滿伍日。為非次闕陞日。以後為經使闕。蓋有恩例資序。考舉應入注授。若榜及壹季以上。無應格人注授。為破格闕。再榜拾日為殘零闕。不以資序考第舉主路分年甲得以注授。近來多有任滿得

暫到部。無舉主無恩例者。合注破格或入殘零人先乞注授。却候破格殘零。牓限滿日具鈔。今乞朝廷行下。如牓限先應作破格淺零。不許將不應格人先次注授。却候具鈔。　一合入常調破選者則欲得奏舉專選之官。照得在法奏舉關陞人。入奏舉之闕。若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合則入專選闕考任關陞。無舉主。止合入殘零。及無恩例人。合入破選監當。近來不照格法注授。必欲入奏舉專選之闕。今申嚴之後。如有不應專選格法之人。不許引例廢法注授。　一未應具鈔而曰候鈔以文欺。　照得此項皆係應入破格殘零。或入闕。次牓限未滿。乞先期注擬。候牓滿日具鈔。有收使備資恩例告未下。乞先注而候告下。日鈔有過犯。未曾約法。乞先參而候約罪到。日鈔或有不得與親民差遣。先期而入親民闕。則曰候親民指揮下。日鈔或有未改正。乞入改正依無過人合入之闕。乞候改正指揮下。日鈔有參部付身不圓。及印紙寄留批書未曾賚到。乞先參候印紙或付身到。日鈔有在外指射中間有欠闕不圓。乞先該差候保明圓備到日鈔等。今乞朝廷行下。應一切候鈔不圓之人。不許越法陳請。　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吏部條具到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五年三月七日。勅禮部申准都省批下正奏名趙餉夫劄子。乞照崇政興䘵等例。附弟肆等推恩出官。照得餉夫淳祐十年中省試。覆試未通之人。自合再赴後舉覆試。引援陳乞以正就。持其意不過急祿。在朝廷斟酌施行。奉聖旨依禮部所申趙餉夫。照例補下州文學初任。止許注授嶽廟差遣。仍下吏部。自今遵守施行。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八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左司楊瑱劄子。照得軍功捕盜補授人。合赴兵部參注。自有條限。近年功賞冒濫。前此有貫緣放行先示參。候本處保明到具鈔。倖門既開。援例者衆。妄是破壞格法。欲令兵部應軍功捕盜補授人。及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或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仍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七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本所看詳。檢會吏部尚侍右選通用令。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者。許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授。無可降者。注邊遠壹等差遣。及貳拾年者並落籍。今詳申請指揮。係軍功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今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四川文武官。注授東南窠闕。固於條令指揮有礙。念其寄寓。亦當參酌施行。

四月十三日奉聖旨。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措止闕者。）大藩郡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户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户。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右劄付吏部遵守。　景定三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檢會景定三年四月十三日已降指揮。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措止闕者。）大藩郡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户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户。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竊恐員多闕少。致使淹困。特與優異。須議指揮。照得昨降指揮。以四川有官人。當於故鄉取闕。故每路止放上項員數。今既在東南尚多。欲得闕養廉。難已拘已行限員。十二月十日奉聖旨。每路照舊員額倍添員數。其辟差堂差皆准此。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三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文武官。為內外臺劾罷。自有已降指揮年限放參。若係降罷。亦有節次指揮推詳。或先劾。有未許放行參注親民。及過赦未得放行參注。雖申取朝廷指揮放參。亦未曾律以改正。而後授差。所謂改正一節。即是除落過名。在選人則於班改有礙。若應蔭補官。則於奏薦有礙。於參注自不相干。近聞部吏。將未改正名色。百端邀勒。在部參注人。困滯孤寒。肆為乞覓。莫此為甚。合議行下。右劄付吏部侍郎左選。照今來行下事理。及節次已降指揮。將在部合放參人。並限叁日區處了畢。具申尚書省。如部吏今後輒敢阻抑。定行究治。仰常

切遵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　六暮

部　吏部八

吏部條法差注門　差注撮要

京官　應非次闕。初出闕日為非次。膀滿伍日為經使。非次。半年為破格。

應非次經使闕。並為正格。

知州　應知州闕。曉示滿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許注第貳任通判資序。次初任通判。各不曾犯贓私罪人。　應歷兩任通判終滿。方許入州郡差遣。

通判　應膀示滿半年以上。無本等人願就者。破格差注。　應選人改官。實歷知縣叁考滿替。未關陞通判資序。許注破格。若已關陞通判資序。許注正格。　應奏補京官歷任通滿柒考。雖曾實歷知縣滿任。須再任幹官兩考。方與堂除通判。其不曾經任知縣實歷捌考。須有恩例免作邑。方許注小郡通判。　應知縣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已通理叁考。到部注簽判。壹任滿方許注破格。如兩考內被罷。情願再作縣叁考。及兩考以上被罷。情願再作縣兩考。並通歷肆考者。到部並注破格。　應知縣叁考。滿替後論罷。雖經改正。止許注簽判。候

宜任滿方注破格。　應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幹官等差遣。候任滿須再令補滿知縣考第。方許注授。若在任貳考丁憂及朝廷陞擢改差。自依專法。許理為壹任。聽注破格或別差遣。

簽判　應選人兩經作令滿替。實歷玖考。有政聲。無過犯。改官。特免再作知縣。止許注簽判。以當知縣人履歷。其餘幹官監當差遣。並不許當知縣履歷。　應改官年及陸拾伍以上。注有通判處簽判。　應二廣簽判。不注恩科出身及年陸拾以上人。　應改官人年陸拾以上。合注不係選闕知縣。其間有精力已衰人願就簽判者聽。即不理為實歷知縣。　應知縣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通理叁考到部。止注簽判。　應知縣叁考已滿。因替官未到。或得替後論罷。雖經改正。止注簽判。　應奏補京官。初任監當貳考滿替。次任許依格注伍路餘州破格簽判。（伍路謂二廣四川湖北路。餘州。謂不係大藩鎮州軍。）

知縣　應改官通班後各令試書判。如不通者且注縣丞。　應奏補京官曾歷兩任。年叁拾以上無過犯。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聽注。　應使臣試換京官。實歷兩任肆考。方許作邑。　應知縣闕。不注年陸拾伍以上并恩科年伍拾伍人。　應緣邊知縣。注年陸拾以下人。　應京官知縣。在任已及貳考。不在避親之限。或壹考半以上。以理去官。再補填貳考。　應知縣被罷。止許注授中下縣。其緊望上縣。並不許注授。若四川人仍照限員指揮。　應知縣壹考以上被罷者。雖經改正。其零考月日亦不許通理。兩考內被罷者補貳考。叁考內被罷者補壹考。方許注簽判。　應知縣捨縣就辟諸幹官差遣到部。只合仍舊注縣補考

縣丞　應奏補京官。初任監當貳考滿替。次任依格注丞。　應獲盜改官人。初任唯注縣丞。

大小使臣

知縣縣令　應大使臣。注親民資序。武舉出身。武奏補出身。曾經銓試中。年未伍拾伍。有歷任處監司帥守薦舉。堪充縣令貳員人。　應小使臣。注武舉及奏補出身。曾經銓中保義郎以上資序。內武舉人歷兩任肆考。奏補人歷叁任陸考。並關陞親民資序。有歷任處監司郡守舉充知縣縣令親民任使貳員。各年未伍拾伍人。　應捧香恩澤補官人。不注知縣縣令。

選人　應非次闕。出闕伍日為非次。　應經使闕非次後壹日為經使。　應破格闕。自出闕首尾膀及叁月為破格。　應殘零闕破格後膀及拾日為殘零。　應無人願就殘零闕。殘零後再膀拾日為無人願就殘零闕。

應專選監當。自出闕至冬膀。更不作破格。　應司法除川廣外。雖久膀並不作破格。　應堂除撥下闕。雖出闕久膀並不作破格。

教授　應非汎注殿試第壹甲省試上拾名。太學上舍生公試上叁名。國子監取解上叁名。　應經使注太學內舍。宗學上舍。次注曾任教授經任人。次進士上舍出身。年叁拾以上曾歷任人。　應淮廣膀及柒箇月小郡教授注經任貳考。無恩例就殘零叅選人。

山長　應注有出身應格合入教官。及經任合注教官人。

縣令　應非汎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先因賞循從政郎以上。後有從事郎并縣令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資序無過犯人。　應經使注承直至從事郎。及用考第常調關陞從政郎。賞循從政修職郎。有改官或職令舉主叁員無過犯人。　應縣令闕注年叁拾以上陸拾以下人。如年陸拾以上陸拾伍以下。仍注有佐官處。不注恩科年伍拾伍人。　應縣令除貢甲免試外。不注引年出官人。　應縣令被罷。不許便注縣令。餘從本法不注。　應縣令除曾經銓試中。及上肆甲進士出官。許注授外。其銓試不中引年出官宗室得解免銓出官同進士并特奏名登仕郎將仕郎授恩滿貳年免銓出官。四川兩淮京襄湖北同進士用恩例免銓出官。授

於王事錄用之親免鈐試出官。童科免鈐出官。特科文學免鈐。并以恩例免待郊并待郊出官特旨免鈐試出官人。並不許注授。

縣丞　應非次。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先因賞循從政郎以上。後有從事郎并縣令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　應經使注承直郎至從事郎。并用考第常調關陞從政郎。賞循從政修職郎。歷任叁考有改官。或職令舉主貳員以上人。　應破格注迪功郎以上有恩例。不以舉主歷任壹考以上人。　應殘零。注迪功郎以上無恩例。不以舉主歷任壹考以上人。　應恩科年陸拾非責罷人。許注授破格闕。

職官　應非次職官。注曾經奏舉關陞文林從事郎。并先因賞循從事郎以上。後有從事郎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文林從事郎以上人。　應經使職官注賞循承直郎至從事郎。歷任貳考以上有改官。或從事郎縣令舉主貳員以上人。　應破格職官注賞循承直郎至從事郎。歷任貳考以上有改官。或從事郎縣令舉主壹員有恩例。并奏舉關陞從政郎人。　應殘零職官注賞循承直郎至從事郎。歷任貳考以上有改官。或從事郎縣令舉主壹員無恩例。就殘零叅選人。　應選人陸拾以上陸拾伍以下。注有通判處。　應特科人年陸拾。不注職官。　應選人全無舉主。雖是職官

資序。及犯贓私并曾任職官不法情罪顯著。並不在注職官之限。若非因職官被罷。只犯私罪不曾經叙實改正。亦不許注。

主管帳司　應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

錄事叅軍　應奏舉關。注奏舉關陞文林從事從政郎。并先因賞循從政郎以上。後有從事郎縣令舉主叁員。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　應正格常調關。注常調關陞從政郎。有舉主貳員。次修職郎以上歷任貳考有舉主貳員。有恩例人。　應破格常調關。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有恩例叅選人。　應殘零常調關。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無恩例就殘零叅選人。　應年陸拾及有過犯并恩科人。及無舉主並不注。　應以司戶兼帶仍依本等法差注。內恩科人仍不注。

司理　應非次。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叁考。有舉主叁員人。　應經使注迪功郎以上歷任貳考。有舉主貳員人。　應破格。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有恩例人。　應殘零。注迪功郎以上歷任壹考。有舉主壹員。無恩例就殘零叅選人。　應引年出官并年及陸拾。及有過犯人並不注。　應同進士授恩滿貳年。免試出官。依指揮許注考第舉主依本法。　應恩科人依指揮不注。

司法　應正格。注迪功郎以上歷任貳考以上有恩例人。　應二廣破格闕。注迪功郎以上經任貳考無恩例。及初官有恩例人。　應以司戶兼帶。仍依本格差注。　應恩科文學。歷正官貳考以上。方許注授。其有過犯并年陸拾以上。仍依本法不注。　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注四川司法。不注內地及二廣司法。　應引年出官。并年及陸拾及有過犯并流外人並不注。　應同進士特奏名將仕郎以上。授恩滿貳年免鈐。并特奏名文學以恩例免郊及待郊出官。歷正官貳考。及殁於王事免鈐。奏補宗室得解免鈐。依指揮並許注。

司戶　應正格。注初官或經任官恩例人。　應破格。注初官或經任并流外經任人。　應殘零。注初官或經任并流外經任人。　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注四川司戶。不注內地司戶。　應京官選人大小使臣差注。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知州

尚書左選令　諸知州軍闕。曉示滿半年無本等人願就者。許注第貳任通判資序。次初任通判。各不曾犯贓私罪者。（如同日卻有本等人願就者。）先差本等人。　諸提點刑獄以上資序有犯。到部應降差遣壹等者注小

處。知州　諸奉直大夫以上免關陞注知州。　諸初任酬獎改官人。實歷未滿叁任不許注破格知州軍差遣。　諸注知州者。定日吉示。過中書門下省。　諸短使在外人。注闕應過中書門下省者。回日令赴。仍先申本省。

尚書左選格

注闕

知州　英德府　鬱林州　南恩州　梅州　封州　新州　昭州　貴州　象州　梧州　潯州　高州　藤州　化州　循州　南寧軍　萬安軍　吉陽軍

右注本等人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自今州郡差遣。非歷兩任通判終滿。不許注授。亦不許帥臣辟差年及不作縣之人。不許入郡。十月十八日奉聖旨並依。令吏部及諸路制閫監司。常切遵守。　寶祐陸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奏請捨法徇例等事。本司增修捨例守法條。自立為定式。內壹項武臣捕盜。及雜色補官不許入郡守差遣。一不曾有朝職者。兩任通判。方許入郡。正月七日奉聖旨依。

通判

尚書左選令　諸通判以下闕牓示滿半年以上。無本等人願就者破格差注。（謂依破格路分州軍格內闕。）若同日有本等人願就。先差本等人。

諸注闕以資序者。先第貳任。今應注通判者。仍先知軍。　諸理知縣資序。因在任乞尋醫侍養。及析資就監當。依赦牽復。若犯公罪徒以上。或私罪經降罰。雖未經降罰。而刑寺有案約定刑名者。（遇恩原免亦是）並關陞通判訖。方許注授通判。　諸理知縣資序人。須實歷知縣壹任滿。（若在任實歷已成貳考丁憂或避親以上親。及陞權改差罷任者。許理為壹任。）聽注破格通判或別差遣。　諸鎮廳及第或賜出身。及特旨與親民。并酬獎改官。及奏補承務郎以上關陞知縣資序人。不許破格注授通判。

尚書左選格

注闕

通判　均州　隨州　郢州　房州　黃州　濠州　安慶府　台州　處州　徽州　池州　瑞州　袁州　岳州　德安府　興國軍　臨江軍

右注知州。次通判人。

南安軍　右注本等次第貳任知縣人。

肇慶府　崇慶府　右注初任知州。次第貳任通判人。

成都府　潼川府　遂寧府　眉州　潮州　邵武軍　歸州

興化軍　建昌軍　道州　郴州　廣德軍　寶慶府　循州

韶州　隆州　成州　西和州　邛州

右注第貳任通判。次初任通判人。

選闕

通判　真州　右注知州次通判人

階州　無為軍　南劍州　汀州

右注知州。次通判。次第貳任知縣人。

沅州　右注本等。次第貳任知縣。各年伍拾以下人。

破格差注

注闕

通判　台州　處州　徽州　池州　瑞州　袁州　岳州　德安府　興國軍　臨江軍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選闕

通判　南劍州　汀州　右注第貳任知縣人餘依選法差注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大藩節鎮　右注第貳任通判。次初任通判資序人。（注闕同下文準此。）

餘州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四川路

大藩節鎮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餘州　右注初任通判。次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六月三日勅吏部狀承嘉定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勅廣東諸司相度本路梅新恩英德封州簽判。無官願就。許運司將職官資序人定差。或許監司辟差。本部照得自有條格。見行遵守。所有惠州改置通判省罷簽判。奉聖旨添置通判壹員省罷簽判。餘依吏部所申。照條格施行。本部契勘。如許從本部使闕。照潮州等通判立定正格。及破格法差注施行。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勅吏部看詳

舊法。京官第貳任。許注五路破格知縣。其有雖經舉實歷知縣任滿不曾關陞知縣資序。第叁任許授知縣。緣在部有第叁任監當資序人。有實歷知縣舉主。未敢令注知縣。申取朝廷指揮。奉聖旨應京官奏補出身今歷任通滿柒考。雖曾實歷知縣滿。須再任幹官兩考。方得與堂除通判差遣。其不曾經任知縣人。實歷捌考。須有恩例免作邑。方許授小郡通判。　嘉定十七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兩經作令滿替。無過犯改官。授簽判成貳考替罷。理當實歷知縣壹任。注破格通判。奉聖旨依。　紹定三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狀。通判依格注實歷知縣。壹任滿替。無過犯遂關陞通判。或理第貳任知縣資序人。內有兩淮京襄湖南北沿邊州軍。并其餘大藩節鎮。或江面去處通判。如到部指射。雖應得格法。亦合親行引審銓量。堪充上件差遣。方從銓法差注。今措置自後如有用親老恩例。在外指射通判照差法一體注無過犯本等人。仰所在州軍。須管保明本貫吡近家便州郡。有無癃老疾病違礙結罪申部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勅吏部尚書左選。具到條例。內壹項照得非申請將郢州。均州。無為軍。房。池。瑞州。興國。臨江。南安軍。岳州。通判格闕。係沿邊江面去處。專注無過人。仍不作破格。節次據官員乞作

破格。及注前任無過人。陳訴不已。條例所看詳諸理知縣資序人。若在任
實歷成貳考。丁憂或避期以上親。及陞權改差罷任者。許理爲壹任。聽注
破格通判。及別差遣。今日作邑者。皆憚其難。才及兩考。經營求辟。或作避
親緣故脫去。今立爲定格。諸作縣及兩考以上。果有才行爲諸司辟舉者。
只得辟知縣資序幹官闕。丁憂以理去官及避期以上親者。自如本注其
避非期以上親。再注知縣補前任月日。方許注破格通判。或別差遣。又看
詳沿邊江面郢。瑞。均。房。澧。瑞。岳州。無為。興國。臨江。南安軍通判。要須擇人。
不當論資格。專注無過犯人則可。不作破格則不可。合仍舊照法收入破
格。許改官作縣滿無過犯人通注。若已曾經闕陞通判資序。人並許注擬。
本聖旨依。 寶祐元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
奏請措法狥例等事。本司增修措例定法條目。立爲定式。內壹項選人班。
改合注邑闕。必實歷參考。方許作倅。或未書滿實緣佗闕。及不曾作縣。仍
勅令作邑。及補足參考。方許校倅。正月七日奉聖旨依。 景定三年六月
十五日。勅廣西經略司申。欲自今令邕州通判。就兼添差廣西經略司主
管機宜文字。專一管幹經略轉運兩司分司交給。奉聖旨依。

簽判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二廣簽判闕。不注恩科出身及年陸拾以上
人。久榜無人就。雖有指揮破格差職官選人者準此。

尚書左選格

注闕

簽判　建康府　江陵府　臨安府　平江府　紹興府　慶元府

右注通判見闕。經兩集。注第貳任知縣人。

揚州　廬州　安吉州　隆興府　寧國府　鎮江府　鄂州
潭州　贛州　常德府　泉州　廣州　江州　邕州　福州

右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人。

藤州　桂陽軍　梅州　南恩州　封州　循州　昭州　柳州
新州　荊門軍　惠州　南康軍　濠州　欽州　鬱林州　英
德府　潯州　信陽軍　高州　廣德軍　連州　漢陽軍　梧
州　象州　化州　武岡軍　安豐軍　賓州　橫州　賀州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酬獎改官。合入知縣人。

破格差注

注闕

簽判　建康府　臨安府　平江府　紹興府　慶元府

右不以見闕。注第貳任知縣資序人。

揚州　廬州　安吉州　隆興府　寧國府

右注第貳任知縣。內淮南路仍注初任知縣資序人。

選闕

簽判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大藩節鎮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合入知縣資序人。（注闕同下文準此）

餘州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大藩節鎮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合入知縣資序人。

餘州　右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資序人。

初及第注闕

進士第壹人　右簽書節度。或觀察判官廳公事。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吏部狀措置初改官年陸
拾伍以上人。止合注授簽判。外有年陸拾以上人。雖合法。不係選闕知縣。
其間有精力已衰人。若必令作縣。恐出於勉強。事多廢弛不便。今欲將似
此等人願注簽判者聽從便。即不理爲實歷知縣。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
年九月二十九日。勅臣僚上言。慮兩經作令滿替。實歷玖考。有政聲無過
犯。舉員及格改官之人。特免再作知縣。其願作知縣者聽循舊法。其不願
者許授簽判。以當知縣履歷。奉聖旨依。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勅吏
部狀。據通直郎祝寬夫乞照近降指揮。注授幹官簽判差遣。照得幹官職
事優閒。若令注授。則亦太濫。只令且授簽判。須是無贓私罪犯之人。方許
差注。其在部合授簽判人名次。並合在下。奉聖旨今後兩經作令改官之
人。並合一體施行。 寶慶二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伏覩在
法改官。年及陸拾伍以上之人。不許作邑。止與注授簽判。今後改官年及
授簽判人。若州軍無通判去處。不得注授。其餘聽從舊法。奉聖旨依。

軍使

尚書左選格

注闕

軍使　右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人。

破格差注

選闕

軍使

右注第貳任知縣。次初任知縣。及酬奬改官未經任人。（注闕同）

侍郎右選格

選闕

軍使知縣　右注保義郎以上經親民人。（軍班伎術流外進納。并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非。）

教授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注教授而無應格人者。先注承務郎以上官。候滿壹月。方許通差選人。若同日有官指射。即先差承務郎以上官。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格（景定重定）

選闕

教授

右注曾試中詞學兼茂科。曾試中內外學官。（先學官。次教官。）殿試第壹甲及省試上拾名。舊法太學上舍。或公試上叁名。國子監取解上叁名。曾任太學辟廱宗學官為等次。並不限資序名次考任年甲過犯。並先注應格數多人。如同日指射。有應格數均之人。即以應格高下差注。內無可取。會及不見得前項因依之人。許令召本色有出身官貳員結朝典之罪委保。（謂如曾同狀甲。或曾同本學委狀之類。）若限內無應格之人。依舊再牓半月。又無應格人。雖磨勘改官。唯注知縣人。亦許差次注。太學舊法曾陞補內舍人。次曾任教授經任人。次進士上舍出身年叁拾以上曾歷任人。（以上曾犯贓私罪者。不在此限。）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八年五月六日。勅勘會紹興三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指揮。宗室及第人。今後不許陳乞。及注授教授差遣。竊詳殿試第壹甲依格。係是合注教官之人。即與其他宗室有出身事體合行優異。今將宗室及第殿試第壹甲應格之人。許集注教官差遣外。餘不許陳乞及注授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勅吏禮部詳議宗室殿試第壹甲。許注教官。後因臣僚奏請。宗室在舍選者。宜擢殿試前名。優與差遣。不許注授教官。今參酌事宜。仍舊令注教官。將來注授。止許用本等格名次。不許攙宗室恩例攙越。奉聖旨依將宗學上舍人與注教官差遣。仍在太學前名陞補內舍人之次。

侍郎左選申明　端平二年七月十一日。尚書省批下吏部勘會選人。有因監司郡守按發指揮。不得與親民差遣。今嘉定九年。朝廷分別行下該載教授為親民指揮。內備據臨安府稱教官乃是師儒之職。不係親民。今措置欲將選人如係進士出身。一時為監司郡守按發。不注親民差遣。其刑寺約係公罪。免約法。不係贓私。別無不應注教授事節。及非按察。永不得與教授差遣人。乞與照本格放行。注授經使遠小教授。若係指揮。不得與教授差遣人。即不在注授之數。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一年正月十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選人有出身歷貳考。年叁拾以上無過犯人。赴部參注。雖依格合注教授。緣無免試恩例。止注殘零闕教授。依條不作破格殘零。本部若與放行。則礙破格之條。若不放行。則礙合注之格。欲乞似此陳乞之人。今許注授兩淮川廣小郡教授。須久牓無人願就。已及柒箇月以上者。若中州經使教授。不許注授。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景定二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侍御史孫附鳳奏。行下銓曹釐正弊例。書院山長闕。凡有出身人許令之任。特科文學冒注此闕。並令改注簿尉差遣。仍乞行下春官應省闈奏名之人。須經覆試合格。方許集注。不許以願附特科為名。冒陳出官。奉御筆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特科冒注山長。並令改注簿尉。續有景定三年九月指揮。特科文學。並令注主學。今聲說照用。

知縣縣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緣邊次邊知縣縣令闕。並通差四選官。各依本選法差注。尚書左選。如遇合出知縣闕。（縣令闕同。）並闕三選出闕。如同日有四選官指射者。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　諸捧賫恩澤補授人。不注知縣縣令。（破格準此。）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知縣以優等注家便者。仍陞本等名次之上。其繁難縣。許指射應入選闕壹次。不限資序。先次差注。（本係專差知州通判者非。）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近降指揮。緣邊知縣縣令。並通差文武臣。已修立成法外。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淮荊襄次邊界知縣縣令闕。今後令吏部依緣邊邊通差文武臣法差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勅武臣應注知縣縣令闕。須有舉主貳員。薦舉堪充知縣縣令親民任使。方許差注。　慶元四年九月十二日、勅臣僚奏邊縣事體。與內縣不同。內縣所掌者民事。邊縣自邊防之外。兼主民事、文臣歷陸朵考。用舉主伍員、方畀以邑事。選人為令。注擬薦員。亦有格法。惟武臣保薦銓量。徒為文具、又夤緣干堂。即得邊邑泛用不更歷之人、以為民害、自今緣邊知縣並令吏部先差文臣次差武臣。一依銓法差注、其武臣須要已關陞曾歷任處監司帥守薦舉貳員。方許差注。銓量之法。亦當審其才能、毋為文具、自指揮之後。更不堂差。

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泰三年五月二日、都省劄子、臣僚奏乞將試中刑法人為評事。已用舉主改秩。又實歷貳考。方許注縣。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開禧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勅自今大理評事作縣並令成資滿罷。

尚書左選令　諸知縣闕。不注年陸拾伍以上人。（恩科出身、年伍拾伍同。）許注簽判或縣丞、不理為實歷知縣。　諸江南荊湖北路知縣闕。兩為直注闕。已經集者。符本路轉運司注、即未申到而有在選人就者、注訖報本路。　諸陞朝官知縣見闕經集注。無人就者。通注未陞朝官。　諸朝廷選擇知縣下部取闕者。本部具見勝大縣闕次供申所差人。理作堂除。　諸承直郎以下。初磨勘改官者。唯注知縣。（外路教官許差。）雖不拘常制。不得奏差。仍注見闕。無即經使闕仍許通注見勝。知縣縣丞待次闕。　諸獲盜改官人。初任唯注縣丞。第貳任聽注知縣。　諸奏補京官。曾歷兩任。材堪治劇。年叁拾以上。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聽注知縣。　諸應選見闕滿伯日無人就。知縣闕通差職官令錄。監當闕聽參選人指射。仍以狀先後為次。（同日者以官）又滿壹月無人就以待闕限滿者從下直差（謂先取通判。次知縣。即先差知縣人之類。其親民人直注監當闕者。聽依親民人法。）即被差有故應免者。伍日外還依上法直差。　諸知縣見闕。應注（知縣人者。皆是餘條稱知縣闕準此。）經叁拾日。季闕經壹季。注監當。有舉主叁人。無私罪重及贓罪人。（並謂非三京赤縣者）又叁拾日注本等衝替。事理輕未應參選人。又叁拾日直注。　諸直注知縣闕。限滿日以在選及在任應入遠人通注。同日者注在選人。雖有故。未入名次亦準此。（見降資序者非。）　諸知縣闕已直注。而有故退免者。勝示許指射。限伍日依名次注。過限者直注依本法。　諸知縣應入遠人到選拾日。無直注闕。許入諸路。（已擬未奏皆為無闕。）　諸直注知縣闕及貳拾處。無人就者。許初改官權入近地人指射改官。後叁拾日不就者。依次直注。　諸四川奏辟及定差選人。令丞闕不該差注者。候侍郎左選具申都省得指揮。聽本選出闕。（內定差闕。依本司申到所呈差格出闕。）許本貫四川。或雖係內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因事到闕及新改官應入知縣縣丞人。并應入令丞闕選人。參部通注。同日指射者。先注新改官人。（定差闕未指射。而轉運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人。或同日指射者準此。）兩月無人指射者。即將在部四川人依令直注。無者還本處奏辟。內定差闕壹季無人指射者。亦還本處定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新改官人。應注知縣者。（選人注縣令錄參司理同。）並赴吏部引試書判。候通申。具申上鈔。若諸司辟差。並從本部行下無干礙監司引試。候通申申給付身。（以淳祐十年五月二十四日指揮拼定。）

尚書左選格

選闕

知縣　淮安州鹽城縣　信州貴溪縣　饒州浮梁縣

右注通判次第貳任知縣。次知縣人

破格差注

選闕

知縣　淮安州鹽城縣　信州貴溪縣　饒州浮梁縣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有舉主人。更不作選闕。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有舉主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右注初任酬獎改官未經任。次第貳任監當有舉主人。

注闕

知縣兼兵　右注通判。次知縣人。

破格差注

注闕

知縣兼兵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有舉主人。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荆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次第貳任監當有舉主人。

選闕

知縣兼鹽　右注通判。次知縣人。

破格差注

選闕

知縣兼鹽　右注初任知縣。次酬獎改官。未經任人。更不作選闕。

尚書左選申明　慶元六年正月十七日。勅臣僚劄子奏。竊見堂除知縣。秪是錢塘仁和會稽三縣。昨來有就部中注擬。却實緣理作堂除。近又有名次。未當注擬。徑於朝廷陳乞下部直差。攙奪佗人當得之闕。遂使銓注之法。自此而壞。堂除之例。自此而創。伏望特降指揮。除前三邑依舊堂除外。餘知縣闕。並令赴部。依公注擬。仍不許注擬之後。乞理作堂除。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格

選闕

知縣

右注親民人。（軍班伎術流外進納。并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非。）候銓量審察訖許差。

侍郎左選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以改官舉主循資者注知縣。（應再任者。及止資序。）即不應循資。及已循資。任滿不應改官者。並依非奏舉人法。（剡領職任非專條許差奏舉人。及職官知縣應循資而不願知縣者準此。）　諸職官知縣縣令。以考課循資者注知縣。降資者。不注知縣縣令。諸未成考人。不注知縣縣令。（監鎮斷杖罪應同。年未叁拾。非有出身及奏舉充者準此。）　諸應試人。以年限得免試者。不注縣令司理司法參軍。（試刑法得占射差遣。以上雖未應使亦聽注。）　諸合入縣令人。年陸拾伍以上者。止許注司戶參軍主簿理令錄資序。　諸縣令闕。不注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破格準此。）　諸獨員縣令闕。（簿尉兼管同。）不注犯贓罪私罪情重。兩犯公罪徒。或前任停替并年陸拾以上。若流外進納及未成考人。諸應入縣令有舉主肆員。或該收使貳員。若宗室袒免親有本屬長官及監司保明。並通注縣令。即流外人非奏舉入者。雖循資亦不注。　諸四川奏辟及定差選人。令丞闕不該差注者。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與。尚書左選出闕。許本貫四川或雖係內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因事到闕。及新改官應入知縣縣丞人。并應入令丞闕。選人參部通注。同日指射者。先注新改官人。（定差闕未指射而特還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人。或同日指射者準此。兩月無人指射者。即將在部四川人依令直注。）無者並選本處奏辟定差。

侍郎左選格

選闕

縣令　右先注奏舉知縣縣令。次從事郎以上。并應入縣令人。

信州上饒縣　饒州樂平縣　吉州萬安縣

右注職官知縣從政郎。不限舉官。

注闕

縣令

郢州京山縣　信州永豐縣　隆州仁壽縣

右通注奏舉職官并職官　知縣縣令人。

選闕

獨員縣令（簿尉兼管同。）

右注職官知縣。次從政修職迪功郎。不限舉官。

注殘零闕

縣令縣丞

右注從政郎以上。次注迪功郎。有出身貳考。無出身叁考。次通注應試從政郎以上。次注應試迪功郎叁考以上。

侍郎左選申明　慶元六年十月空日。都省批狀吏部申。指定知縣縣令。兼監鹽場闕。只當以知縣縣令為主。其鹽場止是帶兼。今後知縣帶兼倉場庫務等。並照條格先注奏舉人。不當作監當選功分差注。後批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侍郎右選格

選闕

縣令　右注親民人。（軍班伎術流外進納。并恩科出身。年伍拾伍人非。）候銓量審察訖。許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格。

選闕

汀州武平上杭知縣。（內武平知縣兼兵馬監押。陞朝官。兼兵馬都監。）

右注知縣人。仍通注經任無過犯選人。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選闕

沅州知縣　右注知蠻情，或經親民人。（次外軍班。非知蠻情，謂曾經川廣福建荊湖路控扼任使之人。餘格準此。）無應選不限舉主。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三年十一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四川監司帥臣，應沿江邊知縣，有四選通差去處，非武舉出身，不許注授及破格奏辟。　嘉定五年八月十三日，勅：靖州會同通道縣令闕，差武舉出身保義郎以上經任親民資序年未六十，有監司帥守令狀二員人，如過限滿，無人願就，許作破格差武舉出身經任監當資序，有舉主二員，年未六十，任滿，減四年磨勘。　嘉定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勅：臣僚奏，今後有武臣資格合入兩淮縣令，除武舉人外，其餘當先同文臣任子銓試選中，方許注授。必須先歷武尉一任。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九月十六日，勅：知安慶府張嗣古狀：桐城太湖兩縣選人右班，冒授不修廉隅，遂致敗壞。欲下吏部自今專注有舉主改官人，奉聖旨依。　嘉定八年二月三日，勅：臣僚奏，自今京官知縣，必以三年為任，到任已及二年，不在避親之限，或一考半已上，以理去官，再填補二年。如違，御史臺按劾，銓曹常切遵守。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正月九日，勅：吏部指定知縣成考以上避親人，照已降指揮，再填二考，如不成考，再歷叁考，其任知縣日丁憂，以理去官人，照條許令通理。奉聖旨依。　嘉定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勅：吏部長貳、參酌詳議四十大縣，望縣緊縣上縣，鐵赤縣選闕作縣放罷人，不許差注外，中縣下縣，許令作縣放罷人差注。再議自今縣分闕有難易，與舊不同處，欲將緊縣內道州寧遠縣、營道縣、復州景陵縣，並降作中縣，其上縣內，贛州安遠縣降作下縣，隨州隨縣、汀州上杭縣、蘄州黃梅縣，並降作中縣，其中縣內，有可陞去處，太平州蕪湖縣、福州寧德縣、無為軍巢縣，並陞作上縣，九域志不曾該載處，欲將撫州臨川縣作望縣，處州慶元縣，建昌軍廣昌縣，新城縣，撫州崇仁縣，樂安縣，並作上縣，武岡軍武岡縣，靖州永平縣，德安府雲夢縣，復州玉沙縣，蘄州羅田縣，並作中縣。已下吏部照分定縣分高下，置籍遵守差注，候指揮照得撫州崇仁縣、樂安縣，建昌軍新城縣，皆係緊劇去處，難以作中縣注授。今具諸路州軍縣分下項。

一緊難大縣　兩浙東路　紹興府山陰縣。諸暨縣。嵊縣。慶元府定海縣。（選闕）婺州東陽縣。蘭溪縣。台州黃巖縣。處州龍泉縣。溫州平陽縣。（選闕）　兩浙西路　臨安府餘杭縣。富陽縣。嘉興府嘉興縣。華亭縣。（選闕）常州無錫縣。晉陵縣。宜興縣。　平江府常熟縣。長洲縣。嚴州淳安縣。桐廬縣。　江南東路　建康府溧陽縣。江寧縣。溧水縣。上元縣。寧國府宣城縣。　徽州歙縣。饒州鄱陽縣。信州上饒縣。　江南西路　隆興府南昌縣。分寧縣。贛州興國縣。贛縣。　福建路　福州福清縣。長溪縣。古田縣。建寧府浦城縣。　荊湖南路　潭州長沙縣。　淮南東路　淮安州鹽城縣。（選闕）

一鐵縣　江南東路　建康府句容縣。荊湖北路　江陵府潛江縣。監利縣。公安縣。石首縣。松滋縣。荊門軍長林縣。當陽縣。

一望縣　兩浙東路　紹興府上虞縣。餘姚縣。（選闕）慶元府鄞縣。奉化縣。台州寧海縣。衢州西安縣。婺州金華縣。義烏縣。處州麗水縣。　兩浙西路　臨安府臨安縣。安吉州烏程縣。歸安縣。長興縣。安吉縣。平江府吳縣。崑山縣。（選闕）常州武進縣。嚴州建德縣。江陰軍江陰縣。　江南東路　寧國府南陵縣。徽州績溪縣。祁門縣。婺源縣。休寧縣。池州貴池縣。饒州　餘干縣。樂平縣。浮梁縣。信州玉山縣。弋陽縣。貴溪縣。（選闕）廣德軍建平縣。南康軍建昌縣。　江南西路　隆興府新建縣。奉新縣。江州德化縣。瑞州高安縣。上高縣。新昌縣。袁州宜春縣。分宜縣。萍鄉縣。撫州宜黃縣。臨川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望縣。）吉州廬陵縣。吉水縣。永豐縣。太和縣。龍泉縣。永新縣。萬安縣。安福縣。贛州雩都縣。瑞金縣。信豐縣。寧都縣。臨江軍清江縣。新淦縣。新喻縣。興國軍永興縣。建昌軍南城縣。南豐縣。南安軍南康縣。荊湖南路　潭州安化縣。衡山縣。善化縣。寶慶府新化縣。邵陽縣。　荊湖北路　鄂州崇陽縣　常德府武陵縣。桃源縣。岳州華容縣。澧州澧陽縣。　京西路　光化軍光化縣。　福建路　福州閩縣。候官縣。懷安縣。連江縣。建寧府甌寧縣。建安縣。嘉禾縣。崇安縣。漳州龍溪縣。漳浦縣。龍巖縣。長泰縣。汀州長汀縣。寧化縣。邵武軍邵武縣。光澤縣。泰寧縣。建

寧縣。興化軍仙遊縣。莆田縣。淮東路　真州六合縣。滁州來安縣。清流縣。泰州海陵縣。招信軍天長縣。通州靜海縣。海門縣。淮西路　蘄州蘄春縣。蘄水縣。廣濟縣。黃州黃岡縣。濠州鍾離縣。無為軍無為縣。廬江縣。安豐軍霍丘縣。

一緊縣　兩浙東路　紹興府蕭山縣。新昌縣。衢州江山縣。溫州瑞安縣。（避闕）永嘉縣。（避闕）婺州永康縣。兩浙西路　臨安府於潛縣。新城縣。安吉州德清縣。平江府吳江縣。鎮江府丹徒縣。金壇縣。江南東路　寧國府涇縣。寧國縣。旌德縣。饒州德興縣。徽州黟縣。江南西路　隆興府武寧縣。江州德安縣。袁州萬載縣。撫州金谿縣。贛州石城縣。興國軍大冶縣。荊湖南路　潭州醴陵縣。衡州衡陽縣。京西路　襄陽府穀城縣。福建路　福州長樂縣。永福縣。建寧府政和縣。淮南東路　揚州江都縣。滁州全椒縣。高郵軍興化縣。招信軍盱眙縣。淮南西路　安豐軍壽春縣。

一上縣　兩浙東路　台州仙居縣。天台縣。衢州龍遊縣。婺州浦江縣。武義縣。處州慶元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上縣。）松陽縣。溫州樂清縣。（避闕）兩浙西路　臨安府鹽官縣。（避闕）安吉州武康縣。嘉興府海鹽縣。（避闕）江南東路　太平州當塗縣。蕪湖縣。（中縣陞作上縣。）池州青陽縣。銅陵縣。建德縣。南康軍都昌縣。江南西路　撫州崇仁縣。樂安縣。（九域志不該載。今將二縣並作上縣。）建昌軍廣昌縣。新城縣。（以九域志不該載。今將二縣並作上縣。）荊湖南路　桂陽軍臨武縣。荊湖北路　岳州巴陵縣。京西路　郢州長壽縣。均州武當縣。鄖鄉縣。房州房陵縣。福建路　福州寧德縣。（中縣陞作上縣。）泉州晉江縣。汀州武平縣。南劍州將樂縣。尤溪縣。淮南東路　招信軍招信縣。淮南西路　廬州合肥縣。安慶府懷寧縣。桐城縣。宿松縣。太湖縣。黃州黃陂縣。無為軍巢縣。（中縣陞作上縣。）

中縣　兩浙東路　衢州開化縣。常山縣。處州青田縣。兩浙西路　臨安府昌化縣。嚴州遂安縣。分水縣。江南東路　太平州繁昌縣。寧國府太平縣。饒州安仁縣。信州鉛山縣。永豐縣。江南西路　江州湖口縣。彭澤縣。瑞昌縣。贛州龍南縣。荊湖南路　潭州湘鄉縣。益陽縣。湘陰縣。湘潭縣。瀏

陽縣。寧鄉縣。衡州茶陵縣。全州灌陽縣。武岡軍武岡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中縣。）道州營道縣。寧遠縣。（以上兩縣係緊縣。照指揮降作中縣。）荊湖北路　鄂州蒲圻縣。常德府龍陽縣。岳州臨湘縣。辰州沅陵縣。靖州永平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中縣。）復州玉沙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中縣。）景陵縣。（緊縣降作中縣。）德安府應城縣。安陸縣。雲夢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中縣。）京西路　隨州隨縣。（上縣降作中縣。）福建路　泉州同安縣。南安縣。惠安縣。永春縣。福州羅源縣。閩清縣。南劍州沙縣。汀州上杭縣。（上縣降作中縣。）淮南東路　真州揚子縣。淮南西路　廬州梁縣。和州烏江縣。含山縣。黃州麻城縣。安豐軍六安縣。蘄州羅田縣。（九域志不該載。今作中縣。）黃梅縣。（上縣降作中縣。）

一中下縣　荊湖北路　澧州安鄉縣。石門縣。辰州敘浦縣。信陽軍羅山縣。信陽縣。京西路　襄陽府宜城縣。南漳縣。隨州棗陽縣。淮南東路　泰州如皐縣。

一下縣　兩浙東路　慶元府昌國縣。（避闕）象山縣。（避闕。）江南西路　贛州安遠縣。（上縣降作下縣。）荊湖北路　澧州慈利縣。沅州盧陽縣。黔陽縣。麻陽縣。辰州辰溪縣。京西路　郢州京山縣。房州竹山縣。福建路　泉州安溪縣。南劍州順昌縣。淮南西路　廬州舒城縣。廣南東路　廣州香山縣。惠州海豐縣。二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尚書左選申明　景定四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檢承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勑節文臣僚上言凡知縣以罪罷斥。止許注中下之縣。雖使照赦亦只許注上中之邑。其緊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亦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亦必遵照條令施行。三省同奉聖旨依。又承景定二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擇上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戶以上。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右劄付吏部。又承景定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勑節文檢會景定三年四月十三日已降指揮。四川限員。竊恐員多闕少。致使淹困。須議指揮。奉聖旨每路照舊額倍添員數。其辟差堂差皆準此。勘會應京官蜀士赴部注授知縣。除不係被罷照已降限員指揮。萬戶縣以上每縣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戶縣不許差注。續承指

揮。倍添貟數。本部照得知縣被罷。赴部許注中下縣。係是不及萬戶縣。令來若令被罷人注授萬戶縣。則是在上縣之上。委是有礙元降注授中下縣指揮。本部如遇蜀士被罷知縣到部。合依指揮。令本官注授中下縣。仍會限貟。照指揮不得過兩貟。申乞朝廷批送。令狀下部。以憑遵守。二月二十四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事理施行。仍下勑令所編入申明照用。右劉付勑令所。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勑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安丙劄子。潭州相潭瀏陽攸縣叅邑。財賦民訟最繁。即長沙圖志叅攷湘潭攸縣。本是注京官。瀏陽亦是京官選人通差。因無人願就。打作破格闕。侍左並注選人。如湘鄉益陽圖志。皆為中邑。見注京官。豈有攸為上邑湘潭瀏陽亦中邑。乃注授選人。資望既淺。率多玩視。欲仍舊差注京官。外有善化寧鄉兩縣。戶口亦繁。欲通注京官。如壹季無京朝官願注。抑闕侍左通差選人。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勑臣僚上言。由薦舉而改京秩。必令作邑。明試以功。謂之須入。至於通理之法。著在令甲。非不明然。今或錫序而有不得與親民差遣之旨者。亦得通理前任。明詔吏部。務守成法。

凡知縣以罪罷出。止許注中下之縣。雖照赦亦只許注中下之邑。其緊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乞遵照條令施行。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景定三年閏九月二十三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指揮節文。臣僚上言凡知縣以罪罷序。止許注中下之縣。雖使照赦。亦只許注上中之邑。其緊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亦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亦必遵照條令施行。正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係又淳祐二年八月三日。吏部申審大小知縣差注事。朝廷照得緊縣叅拾壹縣。上縣叅拾柒縣。見法並差非知縣被罷人。內上縣闕。如被罷該遇赦恩。方許注授。吏部令次在部中下縣闕多。有殘破去處。無官願就。欲將緊上兩縣。許知縣被罷不曾該赦人。併與通注。批送吏部。將上縣闕。權許注被罷已及期非犯贓私人。其緊縣權許注被罷及期非犯贓私而已該遇赦人。候殘破縣分經理優舊。仍遵舊法。契勘得上項批狀指揮。乃淳祐年間朝廷一時權宜行下。近年部吏徑引用上項批狀。衝改前項聖旨指揮。將上緊縣許注被罷人。委是有戾舊制。合行釐正。須議指揮。閏九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令吏部遵依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聖旨指揮施行。仍仰常切遵守。其淳祐二年八月三日批狀。更不許引用。見具遵稟申仍下勑令

所編入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應文武官注授沿邊知縣縣尉差遣。須年陸拾已下之人。其陸拾已上。並不許差注。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勑右選試換京官。如未經任人。照條注監當壹任。俟再歷壹任。已經壹任人。仍須更歷貳任。已經兩任人。仍須更歷壹任。以上。凡縣佐郡幕幹官。並許通注。回日有陞陟舉主兩貟。許注知縣。內已經壹任。再歷兩任人。與減舉主壹貟。奉聖旨依。又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勑臣僚奏。右選試換京官出身。除武舉進士及曾任在朝職事釐務官及已曾關陞等人外。其餘須歷任實及陞考。曾經監當場務令佐親民。有舉主無過犯注縣。如未及陞考。或已經任及陞考。皆不曾任監當親民者。並須更作縣丞壹任。始許作邑。其餘無上件考第資序。而見已在任作邑人任滿。更授叅幕。或幹官壹次。方許作倅。其大使臣換試京官。全未有考第。并曾任閑慢差遣。及非泛名色。欲理為實歷監當資序者。却乞檢會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指揮。參證斟酌注授。合得差遣吏部看詳。欲從今來臣僚奏請事理。一一併證應注授施行。奉聖旨

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節文臣僚上言。自令以往。武臣先任四川二廣緣邊次邊縣令。曾被奏罷者。不得再注前任差遣。其有已該赦。許依無過人例之人。止令別入差遣。諸監司州郡。不得巧作名色奏辟。儻或違戾。重加鐫罷。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紹定四年十二月五日。勑節文右選換授京官。立為限制。俾換京之後。須歷兩任肆考。方許作邑。庶幾習熟吏事。不貽害於民。實為百里之幸。伏候指揮。十一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　紹定六年六月十四日。勑臣僚奏。宗室右選換授京官。歷兩任肆考。方許作邑。竊謂此制。獨不推之庶姓右選可乎。內有曾任縣令終滿無過犯人。將來試換京朝官。不必限之以此。其餘並合照紹定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已降指揮一體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五日。勑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胡槻狀。本府拾縣官下吏部照格法。盡差京官選人。不許諸司安辟。右選奉聖旨依。　嘉定十五年八月十七日。勑臣僚上言。乙下吏部自今台州臨海知縣。許京選通差。奉聖旨將台州臨海縣令改差京官。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三年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縣令須令曾歷叅考。有縣令以上舉主叅員。前後無公私過犯人。方許注授。不許打作破格。輕為升付。或監司帥守有請辟置。亦令吏部契勘合格。方與施行。十月三日奉聖旨依。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端平元年十月空日。尚書省批下四川安撫制置司。申利路運判曹有文申乞下有司。自後右選止許注授關外五州軍并金洋沔文龍州興元府諸縣縣令外。有利閬巴蓬州隆慶府諸縣令。依曹有文奏請指揮。專注文臣小貼子近裏州府諸縣。除梓潼營山兩縣外。其餘右選窠闕選差左選。有材幹官。吏部勘會曹運判奏請。止將隆慶府專注文臣。令運司引用上件指揮。乞將利閬巴蓬州隆慶府諸縣縣令。專注文臣。朝廷劄付四川制司。契勘詳度將利州以下利閬巴蓬州隆慶府諸縣知縣令。專注文臣。其利州以上興元同慶府沔文龍金洋鳳階西和州天水大安軍諸縣。照宣撫安丙奏請指揮。許注改官侍班人。理為須入。次依四選法注京朝官。武舉及第人大使臣選人小使臣。如左選無官願就。方許差注。右選所有成都潼川府夔州三路管下州郡。內有依條例通差右選縣道準此。許仍舊四選通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今後注擬知縣縣令長貳郎官。緊應精加銓量。如有昏摎老疾。或曾過犯。或未練歷雖條法無礙。而難任邑寄。及才之大小。與所授縣不相當者。即令別注。

尚書侍郎左選司勳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令後選人捕盜賞改官者。必須任滿無過犯。方許推賞改官。後依條注縣丞。前後兩任伍考。方注知縣。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六年正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承敕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趙希塈奏。作縣被罷。通理考任注闕條冊。劄下都司與吏部長貳同共看詳指定。申吏部申。　一欲將作縣人。除以理去去官月日。並許通理。都司照得知縣考任條法詳悉。既無舛訛。自依見行照用。　一未滿壹考人以罪罷黜。縱經改正。不許陳乞通理再注知縣。亦不許注繁難見闕。必歷叅考。方許理任。兩考內及兩考以上放罷。非因贓濫慘酷。曾經追攝伏辯。情理深重。罪狀顯著人。除被罷考內月日不理。並許再行補考。兩考內罷者補貳考。兩考以上罷者補壹考。通理叅考。雖足到部。亦未得授通判。且與注簽判諸司幹官壹任。既書叅考。後督官未到或已得替。因臣僚監司郡守論罷。雖經改正。亦止許注簽判幹官壹任。回方許注通判。如兩考內被罷。情願再作縣叅考。兩考以上放罷。情願再作縣兩考。通前成肆考。雖未經改正。到部並照無過人注通判。　一其間亦有第壹任第貳任第叅任。俱以罪罷。於第肆任補滿。雖以無過年月補足肆考。到部亦只許注簽判。都司照得累犯或公罪已原。或無法可約按章內無贓私實迹而已經改正。具申尚書省參酌施行。其叅經被罷。不許更注知縣。自依本法　一知縣未及考。即辟充諸司幹官。規避不復補滿。知縣到部注簽判任滿回。令再注簽判壹任。方許入通判。都司照得知縣捨縣就辟。不復參部注差。或自到部之人。自合注縣補考。不應聽注簽判。自令知縣辟差去官。須令補足。候任滿方許堂除及注授通判。　一知縣本是專官。無兼攝他官之條。近創入幕帖差坐批邑考。如有此色。並不理為知縣考任。都司照得畔官離次。自有常刑。兼權他官。合加責罰。仍不理為知縣考任。遇赦不許放行通理歷過月日。　尚左照得給事趙侍郎擬據條法。專為被罷人歷過考任。分別通理注授。續吏部王侍郎條具。已為詳允。從叅訂如后。　知縣通理考任條目。　一諸作縣以理去官人。其在官月日。不問成考與不成考。並許通理。　一知縣被罷。未成壹考者。雖經改

正。不許通理。　一知縣壹考以上被罷者。雖經改正。其零考月日。亦不許通理。　一知縣兩考內被罷者補貳考。叅考內被罷者補壹考。方許通理為任。　一知縣經營入幕。端坐外臺。虛批邑考。或以無職全銜。公申委是違法。許監司互察。臺諫劾奏。有已歷過知縣月日。並不理為考任。都司擬合令御史臺常切覺察。仍將容庇監司帥守。併議責罰施行。　知縣注授條目　一照得知縣被罷人。自緊難至上縣。不許注授。止許入中下縣。若在任被罷。止因職事曠弛。按章內絕無贓濫用刑慘酷。或已授而未上。止言前任事再行按罷。到部亦且與參照年限。注授中下知縣差遣。都司照得知縣被罷人。並許入中下縣。若用刑慘酷。贓濫明白之人。自依條法施行。　一知縣在任因贓濫及用刑慘酷被劾者。其按章內明言違法條科斂某人錢物。或受某人賄賂。或移易某人錢物入己。或曾追究干連得實。本處却不曾結錄取責伏辯。每經大理寺約法。例以無法可約申上。便行注授。與無過人一同。委為未當。今後應有似此罪犯人。雖稱無法可約。須令召侍從卿監郎官保官兩員。保明申部。稱如日後有犯。定當連坐文狀。方許注授中下知縣差遣。若因被論之後。曾經朝廷或州郡監司昭雪追究覈實。見得先來所按。果無實迹。保明具申朝省。行下理寺參攷。委是無法

可約。或曾經改正之人。却與免召保官。許注中下知縣差遣。都司照得侍從自來。不應與人作保。孤寒之士。無力可求。卿監郎官。亦恐備賞。不索批書。反成文具。止合召本等官兩員委保。依條批書印紙。結罪保明申部。

一知縣在任被劾降官。未曾叙復。吏部例以年限指揮參注。却恐大優。今欲將降壹官人。在法既滿壹期。叙亦須候叙復畢日。方許參用。限年指揮參注。若降兩官以上。在法既兩期壹叙。亦復候叙壹官畢日參注。其被章內有贓濫慘酷。自依前項詳議指揮施行。若在任因公罪降官。却非被罷者。既是以理去官。又是公罪。特與不拘已未叙復。並許參注合入差遣。

一知縣在任被罷。次任到官。又罷黜。雖無不許親民之文。依指揮亦不許注知縣。止注簽判差遣。不得理為知縣實歷。如壹犯曾經改正。及次任未赴。因述前事揮劾。却非又在被罷。且與更注中下知縣壹次。若前任已成壹考者。再成叁考。已成兩考者。再成兩考。方當理為知縣壹任。若叁經被罷。不拘已未到官。雖經改正。並不許再注知縣。 知縣任滿注授條目。

一知縣叁考細滿人到部。許注授通判屬官差遣。 一知縣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壹考。通理補叁考者到部。止注簽判。若前任壹考以上被罷。次任再歷兩考到部。許通注幹官。若次任成兩考。而前犯又曾經得旨改正。有陞陟舉主人。許注屬官。庶幾略有分別。仍各須壹任滿。方許注授通判差遣。 一知縣叁考已滿。因替官未到。或已得替。因臣僚監司郡守論罷。雖經改正。亦止許注授簽判差遣。候任滿方許注授通判。都司照得改官舉主伍員。專為親民。設乃或憚煩縣務。而委棄其民。或不自揣量。而冒居繁劇。有似此按劾與祠之人。止因昏耄疾病驕騃。別無顯過。或乞與閑慢差遣。及考任已滿被劾與祠者。自依本部條法施行。 一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屬官幹官等差遣。候任滿須再令作邑。補滿前任知縣考第。月日。方許注授通判差遣。若在任貳考。因丁憂或避期以上親（謂避父祖親。伯叔親。兄弟。餘不在此限。）及朝廷陞擢改差之人。自依專法。許理為壹任。聽注破格通判。或別差遣。（謂屬官幹官簽判等差遣。）都司照得作縣滿貳考有聲之人。若非朝廷不次擢用。自合終滿本任。以成其勞績。諸司不應改辟佗闕。其考任已滿。及成貳考後。丁憂或避期以上親。自依專法。

一知縣兩考內被罷。情願再作縣叁考。兩考以上被罷。情願再作縣兩考。通前已及肆考者。到部並同無過人注授通判差遣。 一照得今來劄項陳請。廼是吏部銓法。專為到部注授。著為定式。若或不次除擢。或諸司選辟。卻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都司照得作縣考任未滿。或以補滿考任。

而未合注授通判之人。並不許諸司選辟通判差遣外。其係朝廷除擢。或作縣未滿。曾辟正任通判。不係知縣任內無權。如已歷過通判壹考以上無過犯以理去官之人。合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十一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並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王侍郎條畫內壹項。兩考內罷者補貳考。兩考以上罷者補壹考。通理叁考雖足。且與注簽判諸司幹官。趙尚書條畫。分為兩說。初任已成貳考被罷。次任壹考通理補叁考者。止注簽判。不言幹官。若前任壹考以上被罷。次任再歷兩考到部。許通理幹官。又壹項叁考後替官未到。或已得替。因被論罷之人。雖經改正。王侍郎詳議。許注簽判幹官。續趙尚書條畫。止許注簽判。不言幹官。述項差注不同。本所恐引用疑誤。具申朝廷。乞下都司更切詳議指定去後。續據吏部尚左詳審。報到淳祐七年八月空日省劄指揮。吏部看詳知縣壹考以上被罷。再補兩考。許注簽判幹官。兩考以上被罷。次任補滿壹考。及叁考後已得替。或替官未到。被罷之人。曾經改正。許令注授簽判幹官。如不曾經改正。止許注簽判。已上並候壹任滿無過犯。方許注通判。勑令所欲從申下都司更切詳議施行。照得知縣壹考被罷。再補兩考。兩考被罷。再補壹考。及叁考未替被罷。叁色俱是作邑壹任不滿人。今若令再補兩考者。獨注幹官。似覺未平。欲上件叁色作邑壹任不滿人。未經改正者。並不得注幹官。止是簽判經改正者許注幹官。仍與並候壹任滿無過犯。方許注通判。庶為均一。劄付吏部。更切參照回申。候到併其餘通理項目。下勑令所著為定式準此。今聲說照用。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九年二月空日。都省批下高郵縣闕。送吏部專差改官須入。及武舉出身人。不許差注右選任子準此。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八年五月空日。勑知峽州楊修之到任條畫內壹項。欲自今管下夷陵宜都長陽叁縣令。專差文臣公正者為之。後省看詳。欲從申下吏部將叁邑縣令專差文臣有舉主者。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司勳通用申明　淳祐十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二廣令。長從吏銓。不必拘令狀及格。但有考舉無過犯。與入令闕。始以酬賞。或免舉員既改官人。首授劇邑。能勤撫字。亦優陞擢。各委監司覈實申。六月一日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十一年閏十月三十日。勑檢正都司送到吏部狀承六月七日省劄。節文臣僚上言。令之吏最近民情者。莫若邑令長。不遴

其選何以重百里撫字之寄。紹興初嘗以寺監丞簿為縣。乾道淳熙京官注邑。皆以叁年為任。秩滿間有挂攊。欲自今日如處州青田等邑。係選人闕者尚多。並改命京官注授。除三邊蠻瘴之鄉許選人與武臣通差。其武臣除試縣令中者如舊法。乞下吏部勘會。條具江浙福建湖廣宜改京官去處。特降指揮貼黃。欲將象山縣改為京官知縣。兼沿海制司幹官繫銜之裁酌施行。奉聖旨依。劄付吏部。本部檢照條令劃項。開具申取指揮。小貼子。衢州開化縣。臨安府新城縣。臨安府昌化縣。嚴州遂安縣。饒州浮梁縣。隆興府進賢縣。漳州長泰縣。南劍州順昌縣。池州建德縣。廣州香山縣。惠州海豐縣。已上壹拾壹縣。閏十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令吏部除定差等闕外。於所具處州軍柒拾伍縣內。選前件壹拾壹闕。揆先來已撥處州青田。衢州常山。嚴州分水。信州永豐。徽州黟縣。福州羅源。福州閩清。建寧府政和。慶元府象山玖縣。共作貳拾闕。充京官注授。

縣丞

尚書左選令　諸縣及萬戶注丞壹員。　諸縣丞闕。如經使後滿壹月無人就者。闕侍郎左選通差選人。聽見任京朝官成資闕。如同日却有京朝官就者。先差京朝官。

尚書左選格

選闕

縣丞　右注親民人。次新改官。合入知縣人。並理為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有舉主人。

破格差注

選闕

縣丞

兩浙東路　兩浙西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福建路

荊湖南路

右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無舉主人。更不作選闕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北路　淮南東路　淮南西路

右注初任知縣資序。次第貳任監當。及初任監當無舉主人。

更不作選闕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三年十一月一日。勑吏部狀。承務郎紀極狀。昨任南劍州劍浦縣尉任內。躬親捕獲強盜。準告改官。係初任知縣資序。伏覩近降指揮。捕盜改官人。先授縣丞。次任知縣。竊見京官縣丞。並入非次經使闕。有舉主入經使。無舉主入破格。極今來係無舉主。照得尚左除經使縣丞闕外。別無窠闕可入。合取自朝廷指揮。奉聖旨權借經使闕壹次。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為紀極捕盜改官權借經使縣丞闕壹次。竊慮日後有似此陳乞之人。今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侍郎左選令　諸京朝官縣丞闕。尚書左選經使後滿壹月無人就而闕到者。以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并常調職官知縣及應入縣令人衮同恩例名次差注。如同日有京朝官就者。即注京朝官。

侍郎左選格

注闕

縣丞　右通注職官縣令。及奏舉職官并職官知縣縣令人。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欲將特科年及陸拾不許注授職官。却許通入破格縣丞差遣。奉聖旨依。紹定元年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請吏部法。年滿陸拾不許入丞闕。令特科人公然注授。欲乞行下應特科人。並不注縣丞。只許注授嶽祠。吏部檢得舊法。縣丞不限年甲。嘉定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指揮。年滿陸拾。不經薦舉。並不許注縣丞。至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特科年陸拾。

不許注職官。却許通入破格縣丞。即是衝改。嘉定六年限年指揮。緣特科壹任回。少有不滿陸拾者。今若不許注授。則是頓減拾年仕宦之期。擬將特科文學出官壹任回人。年及陸拾以上。曾經責罷。或年及陸拾柒歲。縱無過犯。並不許注縣丞。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六年五月空日。都省劄子。編修勑令所看詳。恩科年陸拾以上。至柒拾歲人。遇參選長貳。體量如非疾患昏昧及贓私罪犯。并曾經責罷人。照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許通入破格縣丞。及主簿監當窠闕。從申劄付吏部施行。照得特科注丞。吏部具至前後指揮。所合修訂歸一。蓋丞為縣佐官較之令尉不同。今參酌應特科壹任回。年陸拾以上非責降人。許注破格丞闕。若曾經責罷。及年柒拾人。並不許注。今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看詳。臣僚上言。欲將尚左縣丞闕。撥侍左破格。月日同日作破格榜示。如有京官選人同日注授。即先差京官。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壹項。照得京官補授初任。止注監當。或兩淮二廣湖北破格縣丞差遣壹任滿理第貳任監當資序。方許通注。應干縣丞。昨有京官留元鈞初任監當成

壹考審。只合注初任闕補考。本官之通注應干縣丞。自後京官李惟肖等。歷任壹考。求換前項體例放行。修纂條例所看詳京官初任監當。因事改替。未曾成資到部。只合注初任監當及破格縣丞。所有已放行例委實礙法。不當引用。合刪去。仍照元條行。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十二月二日。尚書省批下吏部狀。竊詳職官參一郡之獄。縣丞佐一縣之務。是職官之職。重於縣丞也。欲令注授縣丞選人。比附職官。注年陸拾伍以下。不拘舉員。並許破格注擬。則入縣丞之闕稍寬。司法係一郡之準繩。司理主一獄之鞠勘。是司法之職。繫於司理也。欲令此項同進士出身用授恩。年滿免試人。許注司理。庶幾司理之闕稍寬。其司理司法並照差注格法指揮。注年未陸拾前後無贓私責罷令縣丞如任子指射。亦須審量人物。其恩科無出身人。自依已降指揮施行。後批送吏部。從所申到事理施行。

職官

侍郎左選令　諸職官先差本等人。如無本等人願就。即許本色內。不限資序。權起折差注。曾犯私罪徒。或贓罪者。不許權起。曾有舉主叁員。或合使貳員。前任非停替願就知縣。並常調令錄。就判司簿尉者聽。與本等

人。叙理名次。各理本資。回日却依元資序。（通注權知及就縣丞者準此。）　諸職官。許合入令錄人權知。無人就。注應試合入合錄人權知。若合錄縣丞通注職官。及合入錄事參軍。無人就。許判司簿尉有出身貳考。無出身叁考以上人權知。又無人就。通注應試職官令錄人。又無人就。許應試判司簿尉叁考以上人權知。即判司簿尉。許應試人注。內初入官有出身者。須年貳拾餘並貳拾伍以上。　諸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每州惟得注壹員。（有出身為掌書記。無出身為支使。）　諸入令錄人合參選。非攝官進納。年未陸拾。無公罪徒贓私罪及停替。願用改官舉主叁狀。注正職官者聽。　諸修職郎以上。歷任未及貳考。並不注錄事知錄事參軍。　諸司理司法縣尉。般體量對換。令任得替資考。合入令錄者。注錄事參軍或監當。（任內有舉主無過犯。與通注縣令。）　諸司戶兼錄事司法參軍。或錄事參軍。兼司戶司法參軍闕。許合入人互注。　諸因蔭補陳乞特恩循資及修職郎以上而無出身。未及貳考者。監當壹任。（曾試中式有陞朝官貳人保舉。已成考者。聽注獨員處。）願注司理司法司戶參軍者。與本等人通注。仍理監當。（應試而願折資。授代來闕者。準此。）

尚書考功令　諸入令錄人合參選。非攝官進納。年未陸拾無公罪徒贓私罪及停替。願用改官。舉主叁員。注職官者聽。

侍郎左選格

選闕

職官　右注職官。不入監當人。

注闕

無通判處職官。　右注年未陸拾人。

選闕

司理司法司戶參軍主簿。　右注無應選。不限舉官。

注闕

司理參軍。（兼管同。）

右注年未陸拾無贓罪人。仍先注曾歷刑獄差遣。或曾任司法。無失出入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次曾試中刑法得推恩人。次律學公試中上中等應曾推恩人。次銓試斷案入中上等人。（以上並謂經任人。）次初出官試中刑法得推恩與經任貳考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次經任貳考。與流外出身經任貳考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

司法參軍。（兼管同。）

右注年未陸拾無贓罪人。仍先注曾試中刑法得推恩人。次曾歷刑獄差遣無差失人。與曾任司法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次銓試斷案入中上等人。（以上並謂經任人。）次初出官試中刑法得推恩與經任貳考人。（謂不緣罪犯罷任者。）作壹等依名次差注。次經任貳考。與流外出身經任貳考人。作壹等依名次差注。

轉運司主管帳司。

錄事參軍。　建康府　臨安府　平江府　婺州　真州　寧國府　徽州　贛州　隆興府　吉州　潭州　廣州　福州　建寧府　閬州　紹興府　江陵府　興元府　成都府　潼川府　遂寧府　襄陽府　靜江府　常州　嘉興府　淮安州　揚州　廬州　蘄州　光州　黃州　安慶府　濠州　饒州　信州　衡州　寶慶府　永州　郴州　南劍州　利州　洋州　隆慶府　鄂州　邛州　崇慶府　嘉定府　眉州　漢州　夔州　重慶府　達州　邕州　臨江軍　南平軍

右通注奏舉職官。并職官知縣縣令人。

注殘零闕

職官判司　右權注應試人

侍郎左選申明　淳熙九年七月四日。勑吏部奏司理案闕進納人。在法不許差注。緣有本是進納。而不以進納為名。與無出身同者。近年有授司理差遣不一。今看詳欲將不曾發舉試下。實是進納賑濟。而不以進納為名之人。並依條不注司理。在法司理注年未陸拾人。却有經任年及陸拾。許注破格司理。是致癃老不任獄事。今欲將破格司理。並依元法注年未陸拾人。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勑吏部申破格錄參。依破格司理注年未陸拾人。奉聖旨依。　紹熙元年四月十八日。勑吏部狀。承紹熙元年三月二日勑。諸州司法。不注不曾銓試人。本部照得應舉得同出身。及特奏名將仕郎以上。自授恩日滿貳年免試并特奏名文學注權官免試。及攝官年滿免試。流外免試。歿於王事。被錄用之親免試。奏補宗室。曾經得解有干照者免試。若將前項不應銓試人。一槩不與注授。委無分別。今欲乞照見行條法。及司法差格。許行差注外。所有應銓試不中。從條赦聽參選注殘零闕人。遵從指揮。今後不許注授

司法。雖破格亦不許注授。奉聖旨依吏部所申。今後恩科人。如年及陸拾。不許注縣尉。餘依見行條法指揮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是申明法意事理。難以修立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紹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吏部奏。承勑戶部侍郎馬大同奏。司理與錄參。令吏部加重。其選須年未陸拾。曾歷任有舉主無贓私過犯之人。方許注授。其恩免進納與攝補出職者皆不在此選。吏部令看詳欲將選闕司理錄參。注經任有舉主無贓私罪年未及陸拾癃老之人外。餘照應見行條格指揮差注。除雙路申明外。雖破格並不注年及陸拾之人。奉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　紹熙二年六月十八日。勑諸州獄官。不得注授癃老經責罷人。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癃老經責罷人。如癃老雖非責罷。或曾經責罷。雖非癃老。皆不合差注。今聲說照用　慶元二年七月十二日。勑吏刑部看詳。曾任職官經按罷。係犯贓私不法。情罪顯著。自本部銓量。不許再注職官。如止是一時按罷。非贓私顯著。及所犯因公罪人。並從舊法差注施行。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元年二月十四日。勑江東諸司奏。廣德軍申昨準指揮存留通判。令乞以司戶兼司法者減司法員闕。却添置選人判官壹員。以廣德軍判官繫銜。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廣德軍添置判官。以司戶兼司法。取到吏部侍郎左選。稱見係本部使闕差人。司戶兼司法注經任人。不作破格注授。其判官注從事郎以上資序。有舉主貳員以上人。如榜滿壹季。無舉主貳員人注授。方注從事郎以上舉主壹員人。今聲說存留照用。　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欲將特科年及陸拾。不許注授職官。却許通入破格縣丞差遣。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應干獄官闕。不許恩科人注授。奉聖旨依。　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勑流外人不注司法。其錄參司理。不以正差破格。並不注無舉主人。　嘉定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勑今後均州節度推官。注有出身人兼教官職事。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看詳。臣僚上言。數內壹項證得獄官。近制不注年及陸拾以上人。幕職宜可令年陸拾以上昏老人居之。欲自今後應選人年及陸拾伍以上。並不許授職官。雖破格及有通判處。亦不許注。所有恩科注職官人。證嘉定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已降指揮施行。奉聖旨依。　寶慶元年四月二十九日。勑吏部申臨安府錄事參軍。須實歷叁考有舉主無過犯闕陞及格人。方許注授。並不作破格差注。其四川諸路州軍獄官。自今後遵依紹熙二年六月八日指揮。如有責降過犯及無舉主人。並不許注授

及定擬。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寶慶三年七月十一日。勑臣僚上言。今後諸州軍職幕官。須管注有職狀及格。其或職狀舉主未及格。或以恩賞循資全無舉主。或前任有過犯。並不許注授。奉聖旨依。　紹定元年五月四日。勑選人循至職官。舊法不以有無舉主。但用資序差注。近有連該恩典循資入職官人猥多。臣僚有請。職幕官須注有職狀人。緣此經任有京狀及令狀者。有司拘文以非職狀例不注授。而職狀却可通注令丞。今欲將有京狀及令狀人並許注授。如注職官有京狀令狀人在職狀之下。如注令丞則職狀却在京狀令狀之下。可以永久遵守。奉聖旨依。

端平元年九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今後獄官案闕。除奏舉錄參照條差注外。其餘常調理錄。並一遵舊法。注歷任貳考以上有舉主無贓私責罷及癃老人。其舉主須兩員以上。仍乞照條至待滿破格日。許注壹考以上有舉主壹員年未陸拾并非恩科進納及流外人。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乞下吏部注擬獄官。凡有舉無過人。方許注授。依職官縣令例並要銓量。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十二月二日。都省批下吏部狀。竊詳職官參一郡之政。縣丞佐一縣之政。是職官之職。重於縣丞也。欲令注授縣丞選人比附職官注年陸拾

任以下。不拘舉貟。並許破格注授。則入縣丞之闕稍寬。可法係一郡之準繩。可理主一獄之鞫勘。是可法之職繁於司理也。欲令此項同進士出身用。授恩年滿免試人許注司理。庶幾司理之闕稍寬。其司理司法並照差注格法指揮。注年未陸拾前後無贓私貴罪。令縣丞如任子指射。亦須審量人物。其恩科無出身人。自依已降指揮施行。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五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自今後除闕陞職官資序人。并職狀及格。理作奏舉關陞資序人。本等注非次職官外。其循轉職官資序人。須歷任貳考以上有舉主通及貳貟聽注經使職官。其歷任貳考有舉主壹貟之人。及曾經奏舉關陞從政郎。雖非職官資序。並聽注破格職官。其全無舉主人。雖是職官資序。亦不許注。以上犯贓私罪并曾任職官不法情罪顯著。不在注職官之限。若非因職官被罷。只犯私罪。不曾經覈實改正人。亦不許注。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　盛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　六暮

部　吏部九

吏部條法（差注門三）　兵官屬官。監當。簿尉使臣。揀要。

京官。監司屬官。照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指揮，依擬定條具格法。

差注

監當。應奏補京官，初任唯注監當。應監當闕滿十日無應選人者，不作選闕。應太平州黃池鎮、戶部贍軍酒庫兼煙火公事闕，不注未經任人。應泉州市舶務監官闕，不得破選差注，初官仍不通差選人。應監嘉興府青龍鎮，先注親民資序人及次任京官，更不破選通差大使臣。應準備將領注親民資序，應材武有舉主無贓私罪，年未伍十人。應都監巡檢並注年未六十應材武有舉主親民資序人，如無應格人願就次注，經任監當資序。應材武人親民資序，不應格人，止許注都監闕。應單功補授人，歷兩任指使，一任監當，方許注巡檢。應場務監當選闕並注有舉主年六十以上親民或監當資序，不注前任被罷人。應監當排岸作院名次闕，并準備差使緝捕盜賊指使闕，並注無舉主年六十以上，親民或監當資序人。單功補授人，歷兩任指使，方許注監當巡轄馬遞鋪，注職事年未六十人。應金吾街仗司，注武功至武翼大夫，次注大使臣兩任親民人。應兩浙東路安撫司、紹興府餘姚縣官，注親民資序有材武年未六十人。

選人　應檢法官，注選人曾任大理寺斷刑官，次曾任此職二年以上非因本職過犯離任，次試中刑法經任人。若出闕至見任人去替一季無應選人就者，注有出身曾任司法任滿無過犯人，不限舉主。應堂除撥下監當、監門、檢踏、撥宜湖廣總領所撥發船運官，注正格職官任滿及成二考人，次注曾任正格令錄任滿及成二考人，如隔及一月無人就，注曾任判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無過犯，年未六十人。應兩浙運司催促綱運官，起發行在物斛官，催促糴買官，注曾歷判司簿尉，常調關陞令錄資序，以上有舉主無過犯有恩例，年未六十人。應行在諸酒庫，注曾任三萬貫以上場務課利無虧各有舉主一員以上無過犯有恩例人，次注判司簿尉任滿用舉主關陞人，如隔及一月無人就，注常調關陞有舉主一員以上無過犯有恩例，並年未六十人。

監當　應專選監當，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年未六十有恩例人。應諸正格監當并京選通差監當，注歷任有舉主，前任非停替，年未六十有恩例人。應破選監當（三萬貫以下。無課利監當同）注經任不以考第無恩例無舉主人，并初官有恩例人　應破格監當，注經任不以考第有恩例無舉主，并初官有恩例人。應殘零監當注經任不以考第無恩例無舉主，并初官無恩例殘零叅選人。應鹽場鹽倉支鹽，不注恩科流外進納及雜流補官人。應監當兼民事者，不注進納無舉主人，其無課利及殘零聽注。應初官年三十以上，陞格以下，許注鹽倉鹽場支鹽，經任或成考人，不拘年甲。應曾經論列不與親民差遣人，不許注授鹽司監當及應干親民監當　應年未三十人不注監鎮闕。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注四川監當，不注內地監當

簿尉　應正格主簿注初官或經任有恩例人。應殘零主簿注初官或經任無恩例殘零叅選人。應正格縣尉注初官或經任有恩例，年未六十人。應殘零縣尉注初官或經任無恩例殘零叅選，年未六十人。應慶元府諸縣尉及極邊縣尉注年未五十人，仍依資格差注。應進納人不注縣尉差遣。應恩科上二等人不注汀贛州諸縣尉。恩科文學並不

注縣尉。應簿尉相兼處不注流外補官。應單功補文資，止注監當，俟及陞考無過，與入簿尉。應四川文學初任依指揮，止許注四川主簿，不許注內地主簿及四川內地縣尉。應主學闕注特奏名文學，其已經任願注者亦聽。

小使臣

縣尉。應注武舉單功獲賊奏補出身，有材武經任識字，各年未五十人，仍當官銓量讀律試書劄百字，試中許差，不注吏職雜流進納補授人。

巡檢。應注武舉軍班單功獲賊奏補出身，有材武各年未六十人。內軍班出身，先歷添差準使一任，單功出身，先歷指使兩任，監當一任，方許差注。應贛州十六寨，並作選闕差注，不注吏職進納及雜流補授人。

兵馬監押　應注軍班單功獲賊奏補出身有材武人，次注曾歷王兵官，並年三十以上人。內軍班出身，先歷添差準使一任，單功先歷指使兩任，監當一任，奏補并獲賊出身，曾任主兵官，方許差注。

教押軍隊知寨　應注軍班單功奏補經任有材武人，如無材武人，願就次注經任不應材武人，仍注年未六十人。

監當　應注奏補單功獲賊吏職進納識字年未六十人，內單功出身先

歷兩任指使方聽注。　應鎮店市場鹽醋酒稅，如鎮有詞訟，稅有告捕害民，並不注進納人。止許注其餘監當差遣。　應恩科單班流外進納捧香及雜流補官人，不注鹽場鹽倉支鹽闕。

排岸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出身經任，無贓罪私罪情重人，不限年甲。

作院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先親民，次監當經任人，不限年甲。

巡轄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經任，識字年未六十人。

緝捕盜賊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經任年未五十人。如無人，就仍差不識字年未六十人。

指使　應注奏補軍功吏職進納不拘己未經任並聽注，仍不注贓罪人。

應大小使臣闕內，有不注年及六十歲處，除沿邊親民外，如銓量得精力未衰，從本部具申都省審察訖差。　應前項差注，除聲說外，餘依本法。

差注　兵官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選主兵官，雖無舉主，及曾犯私罪情重而有戰功者，亦聽注。若未補授名目以前立到戰功者準此。　諸選巡檢闕一季以上無人，就差擬選材武人。即材武人曾親民，而見充監當及降等者，亦聽差。　諸取經使材武闕，有非應格人，願試弓馬武藝訖者，送馬軍司試中與注。即曾經試驗者免試。　諸初除城寨及主兵官，若武臣縣尉並注邊功，或材武人。　諸緣邊次邊城寨官，不得差注出職吏人。　諸不識字人，止得注巡檢、捉賊及部隊將、押隊、巡捉私茶鹽，并巡城壕、指使差遣。其三路緣邊都同巡檢，唯雙員處許注一員。　諸東南路控扼地分巡檢闕，去替一季見闕一月無人，就聽注曾經巡檢、捉賊，或年未及五十，及呈試武藝出官人。　諸沿海巡檢闕，先注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諳會船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本格差注，唯不注流外人，並委長貳精加銓量擬注。銓量不中人，聽注本等窠闕，仍不理降罰。　諸泉州南安縣石井鎮巡檢，先差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諳會船水人。如無，即注經任無贓罪材武非私罪衝降人。若經使牓及一月無大使臣指射，通差小使臣。同日却有大使臣指射，先差大使臣。　諸郴州南安軍都巡檢，便兼宜城寨、零陵兩鄉煙火盜賊公事闕，牓及一季無人願就，下荊湖南路帥憲司，於大小使臣內選經任無過犯諳曉民事人，銓量奏辟，聽先次赴上。　諸緣邊次邊巡檢不注出職吏人。　諸武舉軍班（下班祇應殿直非餘條稱軍班準此）武藝并特奏名出身，及呈試武藝轉官人，未入親民者，注三路鎮寨都監

監押、知寨。（初任注雙員軍班雖次任者準此）巡檢、駐泊、捉賊。（曾除名及犯枉法監主自盜贓罪者非）進武校尉注指使。（初任承節承信郎亦注指使）無闕者，初任並注監當，次任入餘路。（進武校尉仍合注[illegible]監當）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注闕

東南路控扼地分巡檢　右不限遠近，注經任無贓罪材武人。非前任私罪衝降者。

都監監押。　階州。　西和州。　右注提舉買馬監牧司奏到人一員。

緣邊城寨官　右注本路經略安撫司奏到人。

選闕

寧國府宣城縣麻姑山巡檢。　右選注無贓罪，有舉主，親民資序，年未六十材武人。如牓及一月無人願就，通差小使臣。如同日有大使臣指射，即先差大使臣。

南康軍建昌縣河湖市巡檢，兼巡捉私茶鹽寨。　右以材武格選注無贓罪，有舉主，親民資序大使臣年未六十人。如牓及一月無人願就，通差小使臣。如同日有大使臣指射，即先差大使臣。

兩浙東路安撫司、水軍統轄、紹興府餘姚縣眉山寨駐劄、兼總轄三山廟山寨。

兩浙東路安撫司、紹興府餘姚縣三山寨官。

兩浙東路安撫司、紹興府餘姚縣廟山寨官。　右選注親民有材武諳海道經任無過犯年未六十人。如同日有大小使臣指射，先差大使臣。限滿無人願就，注先親民次監當，有材武經任無過犯年未六十人。同日有本等人指射，即先差應格人，並委長貳精加銓量。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樞密院奏：吏部申本部契勘諸軍揀退疾病老弱不堪披帶，發遣到部人，多用己前被賞轉官、減年等陳乞材武指射親民主兵窠闕，竊詳押隊正係主兵窠闕，又緣已係揀退，令來却令主兵，深恐別致誤事。今相度欲將不堪披帶之人，不許注授押隊窠闕。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令　諸都監巡檢駐泊捉賊闕，並注年未六十人。若止有年六十人指射，即依體量審察法。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選闕

沅州諸寨鎮都監巡檢。右取材武或知蠻情人無應選不限舉主。

光州光山縣仙居鎮巡檢。右選注親民資序有材武無贓罪非前任私罪衝降年未六十人。

部將　隊將　教押軍隊　右以材武格選注親民次監當人無應選不限舉主。

注闕

江陵府潛江縣管界巡檢。右注親民資序有材武無贓罪非前任私罪衝降年未六十人。

吉州　廬陵縣走馬騰巡檢。安福縣巡檢楊宅市駐劄。右不限遠近注經任無贓罪材武人非前任私罪衝降者。

諸都監巡檢駐泊捉賊。右注年未六十人。

破格差注

親民。右注本等親民資序不應格并經任監當應材武人依名次家同差注滿五日無人就者注初任監當材武人。

尚書右選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選路分都監諸路將副。取歷任曾經邊任。據吏部申除大使臣曾經兩任親民無贓私罪犯得格法外。其歷任曾經邊任。緣其闕却有曾任淮南京西路見今權作極邊推賞去處。兩任親民差遣之人。即未有許理作曾經邊任明文。今措置欲將應曾任前項權作極邊州軍差遣。及經兩任親民。如係正投朝廷付身成資滿罷。合理爲任之人。已附作曾經邊任。依條解發申樞密院銓量差注。餘依見行條法施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爲兩淮京西權爲邊任。難以修爲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淳熙二年六月八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發下臨安府西溪彈壓官闕。吏部申欲注授大使臣識字親民資序。無贓罪非前任私罪衝降者。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緣係駐蹕之地。難以修爲成法。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侍郎右選令　諸曾充主兵官者。雖隔任不得再注本闕。　諸巡檢駐泊捉賊闕並注年未六十人。若止有年六十人指射。即依體量審察法。　諸巡檢駐泊捉賊經使闕。許注年三十以上經任無私罪人。（年雖未及而人材堪任亦許注。）各隨合入遠近應入遠地親民。願就近地巡檢者聽。　諸郴州桂陽軍管下巡檢。注年未五十識字人。　諸監押巡檢闕。牓限滿無材武人就。即注曾任主兵官二年以上。非因罪犯罷任人。如同日有材武

人願就。即先注材武人。　諸注授監押巡檢。並帝充字。若犯父祖名者免迴避。　諸武舉及第（有官及第。同。已授差遣者。依此改注。）保義郎以上。注沿江巡檢駐泊捉賊押隊闕。承節郎至進義校尉。注緣邊親民巡檢縣尉已未使闕。及經使破格緣邊巡檢縣尉闕。仍預刷具依補官名次高下差注。願注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者聽。

侍郎右選格

注闕

監押。右注年三十以上人。不注老疾（老疾不相須。）廣南年六十者亦不注。

諸巡檢駐泊捉賊。右注年未六十人。

監押。歸州。常德府。峽州。荊門軍。江陵府。巡檢。常州石牌。臨安府紹興府海內。慶元府海內。　紹興府龕山。溫州海內。溫台州海內。右注年未五十材武人。　江陵府。松滋枝江兩縣。監利石首潛江三縣水陸。常德府。　桃源縣。澧州。安福寨。西牛平寨。右注無贓罪年未五十材武人。　歸峽州。右注無贓罪年未五十人。　岳州青草洞庭兩湖專管湖內緝捉賊盜。右注經江湖任使人。

選闕

信州巡檢。貴溪縣管下臨口。鉛山縣石佛坑。

荊湖北路寨主監押巡檢。右以材武格選注。親民次監當。人無應選不限舉主。私罪情重巡檢。仍不限經任。

荊湖北路堡鋪寨主監押巡檢。右無應選。不限經任。

諸路押隊。右以材武格選注親民次監當。無應選不限經任舉主。及私罪情重人。並委長貳精加銓量。

梧州漳甫山巡檢彈壓巡捕盜賊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右注材武或軍功出身人。

尚書考功令　諸武學生應武舉出身人。元係使臣與三路巡檢監押寨主。若白身補授。與逐路經略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三年無遺闕。與入親民。（如本任不及三年。不因罪犯改差者。許補填通理。）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七年五月空日。尚書省批下鎮江府圌山寨巡檢。注武舉出身人。若無人願就。用注擬都監體例。請律寫家狀指通。合行注授。　嘉定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勑吏部狀。欲將安吉州荷葉清巡檢。巡捉

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繫銜從本部見使差注。巡檢格法專差大使臣親民資序，材武人。更不破格。本部出榜。召官指射。作肆年使闕。奉聖旨依。又寶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勑吏部狀。安吉州差置巡檢一員。作安吉州北溕村寨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兼催綱稱呼從本部見使巡檢格法。專差大使臣親民資序廉材武人。更不破格。日後作四年使闕。奉聖旨令安吉州將新置北溕村寨巡檢從公選辟一次。候辟差到人日。令吏部出闕召官指射。

侍郎右選中明　嘉定八年。五月空日。尚書省批下。擁發遣施州吳賢劄子。奏沿邊州寨過滿不得代。無解罷之日。欲望令後奏賞。許令初出官監當人破格注授。一例推賞。其或無人抵替。乞依珍州體例。滿四考陳乞解任。更不候代。本州申安撫轉運兩司。疾速差人充填。仍乞著為定格。吏部指定欲乞批。從行下本州照應施行。後批送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右選司勲考功通用中明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廣西經略安撫司。措置廉州管下狄風山永平鄉。係猺人出沒之衝。康藪要害之處。欲移永州管界巡檢。就永平鄉置司。名永平寨。以五州管界巡檢。彈壓山猺盜賊。永平寨駐劄繫銜。受連欽州舉剌。任滿從兩

州保明。方許放行。批書離任放。轉一官。已有定格。任滿寧靜。本司保奏興再特轉一官。又象賓兩州之間。有古鐵坑一路。客旅官軍往來。藏伏逃軍。光徒剽劫。最為害要。欲於兩界上穿山鋪創置一寨。專置巡檢一員。從本司不以大小使臣內。選擇材武辟差。以象賓潯貴柳五州管界巡檢。穿山寨駐劄繫銜。三年為任。受兩州舉剌。任滿狀兩州保明。方許批書離任。任滿酬賞。照貴州巡檢賞格施行。奉聖旨並特依。

侍郎右選中明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勑龍泉縣秀州北鄉兩寨巡檢。欲下右選特作選闕。專注材武經任親民人。吏部勘當龍泉縣巡檢。尤係秀州駐劄。改在左安寨駐劄。奉聖旨並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中明　寶慶二年。四月十七日。勑吏部勘當。廣西轉運司申賓州管界巡檢。欲下本司。不以有無拘礙。許曾經任巡檢。或主兵官。已關陞親民資序。無過犯大使臣通差。年未六十應選功。或材武無臟罪人。奉聖旨依。　紹定三年。六月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請衡州酃縣郴州桂東資興縣巡尉。專注武舉出身。關陞親民次經任監當資序年未六十人。如榜及一季無本等人。願就其簿尉闕待左通差有出身及任子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仍不作破格。如同日有文武臣指射。先注武舉人。不注恩科雜流等出身人。其巡檢若限滿無本等。願就聽注非雜流出身。有材武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任滿依格推賞。奉聖旨依。　端平元年。四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奏吏部申。承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將二百四十三闕。發下吏部差注。仍令參酌覆歷考第。立定合入資格。申樞密院。準此。除宗室戚里。又本部認定窠闕。別狀申外。今承發下雜闕。取到進奏院稱內係辟差窠闕。於內亦有經朝廷陳乞除授之人。本部未敢遽從逐處申辟。亦未敢便行出闕。如蒙朝廷許從本部使闕。並作肆年召官指射。仍照應見行差注。都監巡檢縣尉等格法施行。若經使無人願就。收入破格日闕侍郎右選通差。如同日有大小使臣願就。即先注大使臣。內沿邊并沿溪洞邊巡檢。仍注識守有舉主。非前任衝降人。及邕州左右江同主管盜賊公事闕。仍照巡檢格法差注。內有監押窠闕大使臣。欲作都監稱呼。內有酬賞去處。並乞照應侍郎右選賞格。一體施行。　招信軍兵馬監押兼拼岸壹員。　淮安州淮安縣馬邏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淮安縣下柳浦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招信軍沿淮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

鐵錢下海出界。瀆頭駐劄壹員。　淮安州淮陰縣磨盤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淮陰縣文家峯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銅器。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安州淮安縣管界沿海巡檢。巡捉私茶鹽礬銅錢私鑄鐵錢。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專一管轄羊家寨海船事務兼總轄歸正忠義保社一員。　招信軍沿淮巡檢。兼巡捉銅錢私鑄鐵錢。搜捉銅鐵錢下海出界一員。　淮南東路安撫司。準備將領淮安州駐劄專一管轄羊家寨海船事務一員。　淮安州沿淮緝捕盜賊二員。　淮安州添置指使二員。　淮南東路安撫司緝捕盜賊三員。　濠州沿淮緝捕盜賊一員。　廬州焦湖巡檢。巡捉私鑄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兼監孤姥山糧倉一員。　荊湖北路安撫司。準備將專一教閱義勇民兵五員。取到進奏院狀稱上件闕。係在江陵府置司。　潮州揭陽縣鼓樓崗管界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邕州同主管左江肆鎮寨兵馬賊盜公事。兼沿邊溪洞同巡檢太平寨駐劄一員。　邕州同主管右江肆鎮寨兵馬賊盜公事。兼沿邊溪洞同巡檢橫山寨駐劄一員。　融州管界溪洞都巡檢使。兼照管宜州溪洞盜賊公事。并提舉羅城

鎮。李王隘巡防巡捉私鹽礬。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一員。 融州
管界都巡檢使。專切主管融江寨。臨溪文村潯江堡宜良江口駐劄。搜捉
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壹員。 融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
鹽礬。私鑄銅器。兼監在城稅一員。 邕州在城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
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邕州管界巡檢。巡捉私茶鹽礬。搜捉銅錢
下海出界。私鑄銅器。金城驛駐劄一員。 邕州城外巡檢兼提舉煙火排
岸司等公事。兼巡捉私茶鹽礬。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一員。 邕
州左江溪洞巡檢。兼催綱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永平寨駐劄一
員。 邕州橫山寨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宜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宜州管
界沿邊溪洞都巡檢。兼照管融州溪洞賊盜公事。河池縣駐劄一員。 宜
州同巡檢宜州駐劄一員。 欽州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
私鑄銅器一員。 欽州管界巡檢。兼催綱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欽州沿海巡檢。兼催綱主管博易場。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萬安軍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鑄銅器一員。 萬安軍
巡檢。兼帶博吉知寨。兼巡捉私茶鹽礬。搜捉銅錢下海出界私鑄銅器一

員。 南寧軍巡檢。巡捉私鹽私鑄銅器。昌化縣駐劄。兼帶延德知寨。搜捉
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南寧軍兵馬監押。兼在城巡檢。巡捉私茶鹽礬。私
鑄銅器一員。 瓊州巡檢。澄邁縣駐劄。兼巡捉私鹽。搜捉銅錢下海出界。
私鑄銅器一員。 靜江府義寧縣尉。兼主簿。及本地分巡檢。巡捉私茶鹽
礬。私鑄銅器。搜捉銅錢下海出界一員。 四月三日。奉聖旨依。吏部具到
格法事理。如有差注。先次擬定職位姓名。申樞密院取旨。差劄付吏部施
行。 寶祐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樞密院批下吏部。申武岡軍申乞將太平
永和寨官下部劄闕差注。本部今欲將永和寨作武岡軍永和寨巡檢。搜
捉銅錢下海出界。和鑄銅器。偽造會子鈺銷錢寶繫銜。比附羅崖寨巡檢
格法差注。內太平寨監押作武岡軍太平寨兵馬監押。兼巡捉私茶鹽礬。
私鑄銅器。偽造會子鈺銷錢寶繫銜。比附關硤寨兵馬監押格法差注。如
照本部所申。乞指揮下部召官指射。依格法差注。候批送吏部從所申施
行。 寶祐五年五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兵部員外郎。兼左司揚璜。
奏兩子。守盱。愧無善狀。惟於民瘼軍政。粗亦究心。敢摭其間於兵民之至
切者數事。其一曰修軍政以遏亂萌。盱之屬邑凡四。而三鄰贛汀管下諸
寨。如新城之同安。南豐之同巡。廣昌之秩巴。俱逮寇峒。全藉警邏得人。近

年部注絕希。率多闢置。武以佗官攝事。平時武藝不習。緩急何以責其禦
侮。欲下吏部將建昌軍新城縣同安寨巡檢。廣昌縣秩巴寨巡檢。出闕許
入注。授任滿無疎虞。特與減年磨勘。本部指定欲照衆寨管界巡檢格法
出闕。召官指射。仍於銜內繫帶兼本地分巡檢。及催綱巡捉私茶鹽礬。私
鑄銅器。偽造會子。鈺銷錢寶。永注小使臣員闕。任滿照汀州上杭武平兩
縣巡檢賞格。減二年磨勘。從本路安撫司。或轉運司保奏推賞。五月九日。
奉聖旨依吏部指定到事理施行。任滿照汀州上杭武平兩縣巡檢。各減
二年磨勘。

屬官

尚書左選令 諸監司申到屬官闕。應與侍郎左選通注者兩選。牒示各
依本選法差注。仍注有舉主。經任無過犯人。同日指射者。先注承務郎以
上官。 諸提刑司檢法官。與侍郎左選通差。候見任人到任出闕。（本日內
有承務郎以上官就者。先注承務郎以上官。）

尚書左選格

選闕

監司屬官。 右注通判次知縣人。

主管機宜文字。 右注通判次第二任知縣資序。曾經歷任親民人。
諸路安撫司幹辦公事。 右注通判資序。及第二任知縣資序人。

侍郎左選令 諸監司申到屬官闕。應與尚書左選通注者兩選。牒示各
依本選法差注。仍注有舉主。經任無過犯人。同日指射者。先注承務郎以
上官。 諸提刑司檢法官。與尚書左選通差。候見任人到任出闕。（本日內
有承務郎以上官就者。先注承務郎以上官。）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曾失入徒以上已決。死罪未決。若三色官並
不得注提刑司檢法官。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格

選闕

提刑司檢法官。 右注承務郎以上次選人。並曾任大理寺斷刑官。
次曾任此職。（謂在職二年以上。非因本職過犯離任人。）次試中刑法
第三等。中以上次曾為律學生。公試三預第一人。次試中刑法第三
等下人。（以上並謂經任）人若出闕至見任人去替。一季無應選人就
者。注進士新科明法出身。曾任司法任滿無過犯人。不限舉主。

尚書左選申明 淳熙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勅刑部侍郎程大昌劄子。奏

乞將薦舉知縣有持旨。令吏部擬通判理作堂除之人。如憚通判闕遠。願改注諸司屬官窠闕。特從其便。候將來到任回日。許用已降理作堂除恩例。比附曾任知縣通判格目。一體差除。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慶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勑諸路屬官。不許差注本貫。及居止在本路人。其坑冶司屬官。止避本貫及居止處。　慶元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勑吏部狀。近降指揮諸路屬官。不許差注本貫及居止在本路人。兩浙轉運司申稱本司催促糴買官。不係簽廳。於　正都司擬到催促糴買。并造船場窠闕。止係局務。不預簽廳職事。與元降　本貫指揮事體不同。欲令吏部行下轉運司。候之任後。不許權攝簽廳職事。及看定民訟。差出本路幹事之類。餘路監司準此施行。奉聖旨依擬到事理施行。　慶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勑沿海制置使司。準備差遣。雖係一司屬官元降指揮。坑冶司屬官。止避本貫。今來沿海制置司。與佗司統攝一司不同。奉聖旨止避本貫。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年。十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帥臣監司。多差所部官兼屬官。及簽廳職事。更不契勘是與不是本貫。及居止本路人。顯是違戾。奉聖旨今後並以違制論。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十四年七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審諸路安撫轉運提刑司。幹辦公事。并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並照格法指揮選注。曾任知縣滿替人。所有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窠闕。照格法選注第二任知縣次初任知縣資序。次第三任監當人。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勑淮西安撫副使司差置官屬。奉聖旨權置幹辦公事一員。通差京官選人準備差遣一員。通差文武官準備差使一員。通差大小使臣。並經任無過犯人。令本司從公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親知。以充員數　景定三年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勘會兩司屬官正額添差堂部辟闕。自有員數。近者陳乞添差過於元額。合行照舊額立定限員。須議指揮浙西安撫司正任參議官一員堂闕。仍舊添差參議官四員。並堂闕添差參議。元係堂闕一員。以備差戚里之家。或選差有才幹人。仍舊存留。其餘三闕許令終任。更不作闕。正任機宜一員部闕。仍舊添差機宜一員。留待戚里。正任幹辦公事一員堂闕。仍舊添差幹辦公事一員。留待戚里。正任準備差遣一員。留作堂闕。添差準備差遣一員。留作選差闕。點檢所正任主管文字一員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正任幹辦公事一員留作堂闕添差幹辦公事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正任檢察官一員留作堂闕添差檢察官二員留一員作選差闕一員令終滿更不作闕浙西安撫司鹽事所幹辦公事一員仍令申辟提督二員係兼職欲照臨安府節制司準備差遣仍令申辟兩浙轉運司正任主管文字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一員留待戚里正任幹辦公事二員並堂闕留一員仍舊一員終滿不作闕添差幹辦公事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終滿不作闕正任準備差遣一員堂闕仍舊添差準備差遣二員。留一員作選差闕一員終滿不作闕正任帳幹一員部闕仍舊添差帳幹一員終滿不作闕正任催促物斛官一員部闕仍舊仍添差催促物斛官一員留在選差闕。正任船場二員部闕仍舊添差船場二員並令終滿不作闕犒賞所正任主管文字一員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二員留一員作選差闕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正任幹辦公事一員仍令申辟添差幹辦公事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終滿不作闕犒賞所正任主管文字一員堂闕。仍舊添差主管文字二員。留一員備差戚里。一員終滿不作闕準備差遣一員。留作堂闕添差。準備差遣一員留作選差闕正任檢察官一員留

作堂闕添差。檢察官一員。令終滿不作闕。浙西安撫司。德清正酒庫。德清東酒庫。建市庫。上海庫。關林庫。石瀨庫。兼曹橋鎮稅已上。仍從選辟點檢所。天宗庫二員。湍羽庫二員。赤山庫。崇新庫。已上四庫留作堂闕。内武臣仍從選辟。餘村庫。奉口庫。解城庫。鹽官庫。長安庫。糴場。柴場。瓶場使臣三員已上。仍從選辟。臨安府平糴倉二員。江漲稅。北郭稅。長安鎮。赭山酒稅城東都巡。城西都巡。青山酒庫。桃源酒庫。浙江鹽渡將平糴倉二員。長安鎮。赭山酒稅。留作堂闕外。餘仍從選辟。兩浙轉運司木稅場。木稅場指置官。木稅場收支官。監蘭溪酒庫。漁浦渡官。西興渡官已上。仍從選辟犒賞所。竹青庫。黃埭庫。路城庫。荻蒲庫。徐公庫。太平庫。呂城庫。中清庫。三石橋庫。橫金庫。仍從選辟。浙西安撫司鹽事所。茶糟買納官。湯鎮催煎官。許村買納官。西興催買官。錢塘催買官。錢青催買官。三場支鹽官。南路催買官鹽官運鹽官。且仍舊。二月十六日。奉聖旨依。照得浙西安撫司鹽事所諸鹽場。令改隸提領兩浙鹽事司。合聲說照用。

監當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場務已經入戶承買而還爲官監者。注闕依本法。　諸監鹽倉鹽場闕支鹽同不注恩科軍班流外進納攙杳。及雜

流積官人。　諸太平州黃池鎮戶部贍軍酒庫。兼煙火公事闕。不得注未經任人。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在京監當曾失陷官物者。不注在京倉庫。若別監當一任無虧失者聽注。　諸親民人折資就監當者。與本等人通注。不得對移及別奏差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折資就監當人。不注職田兩頃以上闕。　諸監倉庫場務使臣。並注識字人。令長貳精加銓量。仍既試家狀擬差。　諸在京倉庫官雙員處。許注初任人一員。　諸緣邊監當應選者。先取土人。

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廣州市舶庫監官闕。不得破格差注初官。仍不破選。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注闕

任京倉庫。　右注經任年未六十人。

都作院　作院。　右注親民次監當經任人。

選闕

金銀鉛錫銅鐵等場坑冶。　造船場。及抹買木場務。　課利場務。

右無應選。不限舉主。

武臣應叙與差遣

第二等　右三叙與遠小處。（無三叙者以三年為一叙。）四叙次遠處並止於監當

第三等　右兩叙與遠小處。三叙次遠處。並止於監當。

第四等　右兩叙與遠小處。三叙與次遠處。四序與次近處。並止於監當。

第五等　右一叙與遠小處。再叙與次遠處。贓私罪並止於監當。公罪經四任。與優親民止於巡檢都監。

第六等　右一叙與遠小處。再叙與次遠處。三叙與合入路分。贓罪並止於監當。私罪經肆任。公罪經三任。與優親民並止於巡檢都監。

第七等　右初任與遠小處。次任與次遠處。贓私罪經四任。公罪三任監當。與優親民止於巡檢都監。

第八等　右初任與遠小處。次任與次遠處。贓私罪經三任。公罪經兩任監當與優親民。

第九等　右初任遠小處贓私罪經兩任公罪一任監當與優親民

第十等　右公私罪一叙。初任並與遠小處。贓罪經兩任。公私罪一任。監當與優親民。

第十一等　右一叙。贓罪初任與遠小處。次任與親民。公私罪與合入路分並一任監當與優親民。（以上贓罪無叙者並謂餘贓。若枉法監主自盜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熙三年。八月十二日。勑吏部狀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乞將利州大軍倉監官。令後並注奏舉關陞人。仍不許初官及息料人。并年六十以上人。破格注授。如是見任人去替半年無人注授許從本所按上件格法選辟。本部今勘當監四川總領所利州大軍倉二員。內一員見係尚書左選使闕。準格選注承務郎以上。親民次監當。更不破選。亦不通差。今將上件闕如見任人去替半年。無承務郎以上親民監當人赴部注授。乞從本官所請。將已關陞。有舉主無過犯人。令選辟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七年。正月十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國信所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令後與依元符詳定國信所一司法參部止令注擬臨安府管下。并行在合入差遣。願就同監臨安府門者聽。　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國信所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與依舊法注擬一千一百里內差遣。餘依已降指揮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稱餘依已降指揮施行。即是願注臨安府管下。并行在合入差遣及監門者聽。令聲說照用。

尚書左選令　諸監當闕滿十日無應選人者。不作選闕。經使後滿一月無人就通差選人。若同日有京朝官指射。即先差京朝官。　諸從事郎以上監當。以闕到日不拘遠近。與本選人通注。仍先赴集。願就經使闕者聽。諸承務郎以上被旨送部。與監當差遣者。具本選應見牓無人願就監當闕中都省差。若與遠小及廣南監當差遣者。闕取三選見牓遠小及廣南監當闕。與本選見牓合作遠小監當闕。其中都省差。　諸降若叙監當人（謂不願入近地者。）無合入闕。而有近地季闕三經集。見闕兩經集者。並聽注。　諸叙官入監當者。在正入人之下。　諸因事不得注親民差遣及停替到部人。聽指射破選監當。（兼常煙火公事處亦聽注。）　諸泉州市舶務

監官闕。不許破選差注初官。仍不通差選人。

尚書左選格

注闕

監鎮兼煙火公事。　右注知縣次第貳任監當人。

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　右注監當人。

選闕

臨安府樓店務。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

安吉州嘉興府烏青鎮稅。兼煙火公事。　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稅。兼煙火公事。　安吉州梅溪鎮稅。兼煙火公事。　嘉興府青龍鎮稅。兼煙火公事。　常州武進縣奔牛鎮稅。兼煙火公事。　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稅。兼煙火公事。　饒州浮梁縣景德鎮酒稅。兼煙火公事。　安慶府樅陽鎮監糧倉庫。　臨安府糧料院。兼裝卸綱運。兼監鎮城倉。　建寧府建陽縣麻沙鎮稅。兼煙火公事。　福州古田縣水口鎮鹽倉。管幹南稅。兼煙火公事。　無為軍崑山鎮稅。礬場。兼煙火公事。　無為軍無為縣襄安鎮彈壓盜賊。兼煙火公事。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利州大軍倉。兼撥發船運。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更不破選。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二年。十二月九日。勅吏部狀勘會本部監當見使三年以下闕。緣多是初任監當人。乞借三年以上闕。本部今措置將初任人合入監當闕。並不理年限使闕。其通差選人使臣處。如止及叁年以下。未有京朝官願就。并諸處申到叁年以下非次闕。仍舊出榜曉示。依條經使滿壹月。無人願就闕。侍左等處通差。如同日有京朝官願就。即先差京朝官。次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奉聖旨依。本所看詳。逐項指揮係權宜措置。難以修為永法。合存留作申明照用。

尚書右選令　諸年七十指力未衰者。申都省審察。注課額伍阡貫以下監當闕。　諸在京監當無本等人就者。聽注前任衙前人。

尚書右選格

選闕

權幹辦金吾衙仗司。　右注武功至武翼大夫。次轉大使臣經兩任親民人。

破格差注

監當　右注經任人。次注未經任。今滿伍日無人就者。注降等監當人。

尚書右選申明　建炎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勅吏部狀契勘尚書右選監場船場防城甲仗庫。備城庫草場。欲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限滿無應格人。不限舉主。兼前任停替人。并未經任人。衮同差注。五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令　諸京朝官經使監當闕。許通差選人者仍依選法差注。若同日有京朝官願就。即先差京朝官。即滿壹季無應選人。就依破格法差注。　諸合使場務監當闕。注常調職官令錄。或判司簿尉。壹考以上人。（年陸拾以上。及曾犯贓罪。前任勒停。衝替事理重者。或三色官無貳員舉主者。並不注。）罷舉監課利場務增虧。仍依舉監法。　諸場務監當闕。（謂本萬貫以下者。無課利監當同。）曉示伍日無應格人指射。再榜滿伍日不作選闕。仍許初出官人指射。同日有應選人指射。先差應選人。　諸以合得蔭補白身恩澤。奏乞迪功郎補資當壹名者。若未合入從事郎。與從事郎監當。餘依酬獎補資法。即不許以合奏蔭。承直郎以下恩澤。乞改承務郎以上官。　諸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蔭補子通仕郎。候合參選注從事郎

監當。　諸監當兼煙火事闕者。不注進納無舉主人。其無課利及殘零闕聽注。　諸監當兼酒闕。不注年六十人。　諸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蔭補恩澤應監當人。（謂未應例限乞者。）判成託具合入監當闕尚書左選侍郎右選通注。

侍郎左選格

選闕

縣尉對換使臣監當。　右注迪功郎。次從政郎。（流外選納人并）

糴納倉。　太平州蕪湖縣寄納倉。

右注職官。次從政修職郎。次迪功郎。

監吉州在城稅務。　右注職官。次從政修職郎。次迪功郎。

監襄陽府戶部大軍倉。大軍庫。　右注職官。次從政修職郎。次迪功郎。

侍郎左選申明　紹熙三年。八月十二日。勅吏部狀準批下總領四川財賦楊輔。奏乞將本所大軍倉庫。糴買場闕。並注奏舉關陞人。不許初官及恩科人。并應年陸拾以上人。破格注授。本部勘會監四川總領所戶部利州大軍庫貳員。監四川總領所戶部興元府大軍倉壹員。監四川總領所

戶部魚關大軍倉二員。監四川總領所戶部魚關大軍庫壹員。監四川總領所閬州糴買場壹員。以上捌闕令後並注奏舉關陞人。仍不許初官及恩科人。并應年六十以上破格注授。奉聖旨依。

侍郎右選令　諸課利場務獨員者。不注老疾就監當人。若係叁萬貫以上。仍爲選闕。　諸酒稅務監官。通添差官。每處共不得過叁員。　諸校尉任監當應帶權而轉承信郎以上者。並除落權字。

侍郎右選格

注闕

課利場務。　右注無私罪人。

監排岸。　銀銅場鑄錢監。

右注有心力人。

監倉草場。　右注經任人。

專一監視斛面官。　省倉豐儲倉。豐儲西倉。草料場。　淮東西湖廣總領所大軍倉。草料場。

右注經任識字。無贓私罪。非揀汰人。

監在京庫務門。　右注經任。次初任人。

選闕

甲仗庫。　倉草場。

右注應選不限舉主。

潭州排岸。　監廉州石康縣都鹽倉。兼回環庫。

右注親民。次監當人。

福州古田縣水口鎮。巡捕私茶鹽賊盜。

右注監當資序人。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元年。九月十六日。勑知潭州湖南安撫史彌堅狀。竊見潭州廣積永豐兩倉監官。非係左右選通差。近來皆注武臣。間有廢老昏謬者。恣爲貪汙。無所顧藉。欲下吏部。自今後監倉乞注有精力材幹文臣。其恩科人不在此選。奉聖旨依。　嘉定元年。十月三日。勑吏部勘當成都運判錢文子狀。本司所管成都府錢引務抄紙場監官職事繁劇非輕。實費關防。乞將監官窠闕注奏舉關陞經任有舉主人。仍不注初官及恩科。并年六十以上人。令破格注授。如見任人去替半年無人注授。從本司照格法選辟。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五年。九月十五日。奉聖旨青龍鎮官。先注親民資序人。次任京官。更不破選通差。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月六日。勑行在贍軍諸酒庫雙員監當。自今後並以文武對差。內壹除闕。仍舊壹差部闕。令吏部差注流內文臣。其潘葑庫內壹員。令點檢所奏辟流內文臣。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四月九日。勑淮東提舉趙宿狀。泰州海安鎮。下吏部左選。注經任文臣。有舉主無過犯。不係雜流之人。奉聖旨依。　嘉定六年。十二月六日。勑勘會鎮江轉般倉專差監門官難以令權貨務監門兼監。奉聖旨鎮江轉般倉專差監門官壹員。作堂除闕。差經任已關陞選人。許用提領官舉狀。及用戶部長貳舉狀爲職司。不許受外路監司總領帥守薦舉。任滿酬賞。照鎮江大軍倉門體例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勑吏部申審寧國府奏。本府城下稅務。酒麴務。監官從見行條法選注親民。次監當。今榜滿無願選人。不作選闕。經使後壹月無人就闕。侍左通差選人。同日有京朝官指射。即先差京朝官。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三日。勑臣僚奏。行在酒所。

以贍軍激賞爲名。列十有七庫。每庫監官雙員者。以壹員壹武相須。並差奉聖旨。將贍軍酒庫雙員監官。並以文武臣對差。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勑淮東總領宋鈞奏。乞專置揚州戶部大軍倉官壹員。從本所選辟。庶幾有才人一次措置添架倉敖出納徵歸之部闕。注選人經任無過犯人。奉聖旨令淮東總領於揚州見任州縣官內選辟一員。以兼監戶部大軍倉繁衝。任滿於本州及總所批書。方得離任。任滿賞與照條格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揚州戶部大軍倉繁衝任滿批書推賞事。取到侍左狀稱。係本部使闕。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不作破格注授。今聲說照用。　嘉定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勑吏部看詳。臣僚奏浙西提舉司鮑郎鹽場。乞下吏部差催煎官一員。本部欲從所乞破格。注初官年三十以上。六十以下。其經任或歷任成考人。不限年甲。以監嘉興府海鹽縣鮑郎鹽場。催煎官繁衝。依條格選注。奉聖旨令吏部將嘉興府海鹽縣鮑郎鹽場催煎官。與照格法差注文臣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　嘉定十五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凡經論列不與親民差遣人。不許注鹽司監當監司郡守亦不許奏辟。奉聖旨依。

嘉定十六年。九月空日。尚書省批下吏部申勘會監興國軍永興縣富池

鎮。兼煙火公事。兼酒務。係創置闕。差注曾經任有舉主人。本部從元降指揮。出牓召官指射。刬作破格。緣係創闕申省。後批送吏部從已降指揮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勑監潭州糧料院。改注文臣承務郎以上。或歷任關陞選人。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監潭州糧料院改作京選通差窠闕。已到侍郎左選。稱如尚左闕過牓滿五日注經任有舉主人。再牓壹季無官願就。注初出官人。今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臣僚奏應場務監官獨員去處。不許注合通理換考人。今後遇差注場務監官。雖在任考舉通理及格。並要兩年成資。方得替罷。吏部看詳。欲從臣僚奏請。應場務監官。獨員去處。遇選人注授。並要於射闕狀內聲說。不是通理換考人。如合通理換考。不許注授。應場務監官。在任考舉通理及格。須候成資解罷。不許巧作名色。陳乞。不候替人。或避親離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高郵軍富安廣儲倉官壹員。吏部注經任無過犯人。　寶慶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勑京西湖北制置司勘會。內郡錢糧司戶通管倉庾。儲峙多者。則又置倉官。凡受藏出入之事隸焉。本府今欲復司戶壹員

專管省倉。并新置朝廷樁積倉。不拘已未經任。選差倉官壹員。專管安撫司營田倉。制置司屯田倉。以京湖安撫制司監屯營田倉。於有舉主經任人選差。咨本司奏辟壹次。自後作吏部使闕。七月二十三日。奉聖旨並將依。　寶慶三年五月四日。勑今後監潭州南嶽廟。兼嶽市煙火。差有出身經任人。兼書院山長。令吏部使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檢。承紹興二十九年六月八日勑。臣僚奏。諸鹽場窠闕。非係親民。久行牓示。多無應格人注授破格。差注初官。本部看詳。欲乞破格。差注年三十以上。六十以下人。其已經任或歷任成考人。不限年甲。依已降破格指揮下部日。於每月首劃刷作破格差注。本部稱詳上件指揮。已經本部看詳。行之於今。實為允當。今乞下本部。日後遵守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六月十七日。勑婺州狀。欲將在城都稅院監官二員。申省罷一員。令文武通差。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省罷婺州都稅院監官一員。留一闕。令文武通差經任人。如牓滿一季無官。許初官破格注授。今存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勑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袁甫狀。證得本司所轄鹽場。有管押袋鹽官場。黃姚場。並差武臣。類多闒茸貪鄙。委是未便。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將鹽官黃姚兩場管押袋鹽改作吏部侍左闕。並差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奉聖旨依。　紹定五年。正月十一日。都省批下吏部申。證得紹定三年七月九日。已降指揮。將江西轉運司吉贛州造船場二員省罷。今來勑命指揮。將兩場併作壹場。只置監官一員。未審合與不合。擬監吉贛州造船場繫銜。令本司選辟一次。或令本部置籍使闕差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如牓滿五箇月無官注授依條月首刷作破格。定日集注初官。後批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送吏部仍舊置籍使闕施行。　紹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勘會侍郎左選選人合注授差遣。各有成法。內監當窠闕依條。如係尚書左選闕到通差出闕。并三萬貫以上場務。並合牓滿五日。許令經任有舉主。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指射。候牓滿一季。刷作破格。方應在部選人投狀。以患例名次編排高下。每月集注一次。如係三萬以下場務。亦合牓滿五日。許令經任有舉主人。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指射。候牓滿五日。却作破選。許初出官人。不拘月集。從公注授。今將應監當窠闕牓示在部入闕之人。今後並遵照注擬。不許引例經營陳乞。具申朝廷。乞指揮

下部遵守施行。今具下項。　一尚書左選通差闕。　監臨安府新城縣稅。　監臨安府樓店務。兼管抽稅買竹場。　監臨安府龍山稅。　監臨安府仁和縣臨平鎮。兼煙火公事。　監臨安府浙江稅。兼太平惠民北外局。　監臨安府鹽官稅。　監臨安府鹽官縣納鹽場。　監安吉州嘉興府烏青鎮稅。兼兵兼主管煙火公事。　監安吉州安吉縣梅溪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安吉州長興縣四安鎮酒務。兼管廣德軍鹽運鹽事。兼煙火公事。　監平江府糧料院。兼主管柴卸糧斛。　監鎮江府丹陽縣延陵鎮。兼煙火公事。　監鎮江府寄樁庫。　監鎮江府江口鎮。兼煙火公事。　監鎮江府在城都酒務。　監常州武進縣奔牛鎮酒務。兼煙火公事。　監嘉興府華亭縣袁部鹽場。　監嘉興府都稅院。　監嘉興府都酒務　監嘉興府糴納倉。　監衢州都稅務。　監嚴州在城都酒務。　監嚴州在城稅務。　監溫州支鹽倉。　監溫州在城商稅。　監台州寧海縣長亭鹽場。兼煙火公事。催煎買發鹽貨。　監台州在城商稅務。　監紹興府都稅務。　監紹興府支鹽倉。　監衢州都稅務。　監衢州都酒務。　監兩浙路轉運司慶元府造船場。　監福州古田縣水口鎮管幹商稅。兼煙火公事。　監福州長樂縣嶺口鹽倉。兼商稅。　監福州福清縣海口鎮稅鹽倉。兼煙火公事。　監

南劍州在城鹽税務。監南劍州劍浦縣嗆峽税務。監泉州在城鹽税務兼抵當庫。監泉州南安縣鹽税　監建寧府嘉禾縣麻沙鎮税。兼煙火公事。監興化軍莆田縣涵頭鹽倉兼煙火公事　監蘄州都大監轄蘄口鎮倉庫。兼兵兼煙火公事。監安慶府樅陽鎮監轄倉庫兼煙火公事兼兵。監無爲軍崑山鎮税。兼礬場。兼煙火公事。監安慶府山口鎮監轄倉庫。管幹渡口船場。裝綱運兼兵。監無爲軍無爲縣巢安鎮彈壓盜賊。兼煙火公事。監廣州都鹽倉。監江陵府沙市鎮。主管煙火公事。兼酒務。監鄂州在城鹽税務。監潭州廣積倉兼衙倉。監潭州糧料院。監潭州永豐倉。兼穀倉。監德安府在城酒税務。監隆興府苗米倉。兼裝發綱運。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税。監隨州在城酒税。監寧國府城下酒麴務。監饒州浮梁縣景德鎮税兼煙火公事。監寧國府城下税務。監信州鉛山縣酒税務。監江州在城税務。監建康府糧料院。監池州城下酒税務。監饒州在城商税務。監饒州永平監兼物料庫二員。監南康軍城下酒税務。監寧國府宣城縣水陽鎮税務。兼煙火公事。主管圩岸。監興國軍在城酒税。監通州在城并狼山江口酒税。一破格及三萬貫場務闕。監德慶府悦城鎮鹽税。監廣州在城鹽税。監廣州東莞縣東莞鹽場。監廣州都鹽倉。監潭州長沙縣橋口鎮税。兼煙火公事。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都錢庫。監壽昌軍武昌縣。戶部大軍倉庫。兼監寄樁倉。監徽州酒務兼贍軍酒庫　監寧國府寧國縣。戶部贍軍酒庫。監廣德軍戶部贍軍酒庫。監太平州蕪湖縣戶部贍軍酒庫。監信州戶部贍軍酒庫　監建康府城下倉。監吉州在城税務。監池州戶部贍軍酒庫　監建康府樁積庫　監吉州戶部贍軍酒庫。監太平州采石鎮税。主管本鎮大軍給納倉兼煙火公事。監泰州丁溪劉庄鹽場。監真州支鹽倉。監泰州富安古窰鹽場。監泰州鹽倉。監真州在城都酒務。監泰州馬塘催煎鹽場　監泰州角斜東西小海南鹽場。監真州在城商税務　監通州支鹽倉。監隨州隨縣唐城鎮。兼管本鎮煙火公事。監高郵軍支鹽倉　監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搞賞庫。監襄陽府在城酒税。監廣南西路提舉鹽事司。化州官寨鹽場。監廣南西路提舉鹽事司雷州蠶村鹽場。監臨安府仁和縣買納鹽場。監臨安府都税院二員。監常州比較務　監兩浙西路安撫司回易庫。監嘉興府華亭縣支鹽官。監嘉興府海鹽縣買納鹽場。監嘉興府海鹽縣砂腰催煎鹽場。監嘉興府華亭

縣買納鹽場。監嘉興府海鹽縣蘆瀝東西鹽場。監嘉興府海鹽縣澉浦鎮税。兼煙火公事。監嘉興府華亭縣浦東鹽場。兼煙火公事、監嘉興府海鹽縣支鹽官。監嘉興府比較務。監嘉興府華亭縣下砂南北杜浦催煎鹽場。監嘉興府都税院。監溫州瑞安縣雙穗買納鹽場兼煙火公事。催煎覺察盜販。監嘉興府華亭縣青村催煎鹽場。監溫州戶部贍軍酒庫。監溫州比較務。監溫州天富南監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溫州天富北監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台州杜瀆買納鹽場。兼煙火公事。兼催煎覺察盜販。監台州黄巖縣買納鹽場。兼煙火公事。催煎覺察盜販。監紹興府和旨酒庫。監紹興府比較務　監紹興府三江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慶元府定海縣清泉買納鹽場。主管買納鹽貨打袋并管本場煙火公事兼催煎覺察盜販　監慶元府昌國縣西監買納鹽場催煎覺察盜販。監慶元府支鹽倉。監慶元府鳴鶴買納鹽場。兼催煎覺察盜販。監慶元府奉化縣鮚崎鎮兼煙火公事。監遂寧府在城商税。監泉州石井鎮税。兼煙火公事。監雅州在城商税。兼合同場。監雅州名山縣茶税。兼合同場。監潼川府在城商税。監潼川府在城茶鹽税。監成都府商税。兼市買院二員。監成都府榷茶司賣引所二員。監邛州火井縣合同茶場。監永康軍崇德廟。監眉州在城商税。監合州在城茶鹽商税。監漢州什邡縣楊村鎮税。兼合同場　永康軍青城縣主簿。兼合同場。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監永康軍青城縣味江鎮税。兼合同場。監臨安府鹽官縣蘆門蜀山鹽場。兼煙火公事　監潭州軍資庫。監平江府支鹽倉。監平江府嘉定縣江灣買納鹽場。兼催煎。監嘉興府華亭縣南蹌買納鹽場兼催煎　監平江府戶部贍軍酒庫。監鎮江府都倉兼糴納　監鎮江府在城都商税　監常州糴納。崇慶府永康縣主簿兼合同場　監彭州九隴縣堋口鎮税兼合同場。監永康軍導江縣蒲村鎮税合同場　監遂寧府在城茶鹽税。監漢州在城商税。監邛州在城合同場　監潭州合同茶場。嘉興府嘉興縣東尉兼魏塘鎮兼煙火公事　已上並合牓滿五日。注授經任有舉主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候牓滿一季所作破格從公集注。一破選及不係三萬貫場務闕。監兩浙路轉運司臨安府排岸兼修船場公事。監安吉州戶部贍軍酒庫。監平江糴納倉。監兩浙路轉運司鎮江府造船場。監嚴州比較務。監台州支鹽倉。監衢州比較務。監紹興府苗米倉　監婺州

比較務。　監慶元府苗米倉。主管受納湖田米斛。　監婺州都稅院。　監建寧府合同場。　監廣州寧口場鹽稅。　監廣州吉利場鹽稅。　監惠州泊頭場鹽稅。　監廣州金斗場鹽稅。　監廣州西南道場鹽稅。　監廣州新會縣鹽稅。　監廣州東莞縣鹽稅。　監廣州增城縣鹽稅。　監循州在城酒稅。　監江陵府糧料院。　監隆興府豐城縣戶部贍軍酒庫。　監淮南路轉運司真州造船場。　黃州麻城縣主簿兼監酒稅。　濠州司戶參軍專管椿積倉。　襄陽府司戶參軍專管省倉并椿積倉。　黃州黃陂縣主簿監酒稅。　監黃州清遠縣鹽稅。　已上並合騰滿五日。注經任有舉主。年未六十。前任非停替人。候再騰五日。却作破選注初出官人。不拘月集。牓賣酒庫准此。　一專選闕。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利州贍軍酒庫。　監黃州市舶庫。　監潭州南嶽廟兼嶽市煙火公事。兼南嶽書院山長。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利州大軍庫。　監臨安府軍資庫。　監京湖安撫制置司屯營田倉。　監興國軍永興縣富池鎮兼煙火公事兼酒務。　監高郵軍富安廣儲倉。　監泰州海安鎮。　監成都府錢引務二員。　監吉州廬陵縣永和鎮稅。兼煙火公事。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軍庫。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興元府戶部大軍倉。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利州戶部大軍倉。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戶部魚關大軍倉。移監沔州驛運倉庫。　監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所閬州糴買場。　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　監鄂州戶部大軍倉。　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排岸兼監本所大軍倉。　監鄂州戶部大軍庫。　監江陵府戶部大軍倉。　監建康府戶部大軍倉。　監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所建康府戶部大軍庫。兼封椿御前甲仗庫。　監太平州采石鎮戶部大軍倉。　監江州戶部大軍倉。　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庫。　監襄陽府戶部大軍庫。　監嘉興府海鹽縣鮑郎鹽場催煎官。　監池州戶部大軍庫。　監揚州戶部大軍倉。　監襄陽府戶部大軍倉。　監黃州岐亭鎮。兼酒務。兼煙火公事。　伏候指揮。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窠闕。其間亦有私作堂除。或改作奏辟。并省罷去處。吏部自合照應後降指揮外。其餘吏部見使窠闕。合擘說存留照用。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應軍中勞績補官。並仍舊在軍隨資給使。與其白身或民兵不係大軍所管之人。及因州縣捕賊有功。及築城運糧招軍議事等差使勞績補官者。仰赴部先注指使。或緝捕官。兩任無過犯。然後再赴部注授。初等監當差遣。已補文資者。止與監當差遣。俟及六考無過犯。與入簿尉。劄付吏部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五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兩浙運判提領犒賞酒庫姚峻狀。乞送吏部。令後吏職之庸猥者。不許注授庫闕。四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三年。二月十一日。勅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趙與𥲅狀。照得軍資庫官。從例皆係初官注授。或是進納。或是特科財賦關繫恐非若人。可司出納。欲以上項窠闕。改注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二月四日。奉聖旨特依。　淳祐三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措置四川因軍功補官人。令赴部注四川監當。自後或有似此陳乞。參選人一體施行。八月九日。奉聖旨。應四川軍功。書填文資。合到選人。並令注授四川差遣。亦不許非四川路監司州軍申辟。令尚書省吏部常切遵守。劄付吏部。　淳祐六年。三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承淳祐五年。七月十七日。勅江東提刑兼權都大坑冶。蔡節申。證對饒州城下倉。受陸縣苗米。上件差遣。元係辟闕。難以闕官。奉聖旨。今後作吏部使闕。本部即不見得合作是何格法差注。後批送部。比照諸郡倉官注授格法指定。申本部照得建康府亦有城下倉。係作叁萬貫以上場務出闕。騰滿五日。注經任有舉主人。如騰一季無人。願就依條於月首刷作破格。許令應入破格人集注。後批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都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官。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其皆昏耄。至任惟事攫拏。鮮廉寡恥。朘削亭丁。盜賣官物。其間或有兼能辦事之人。則不害為衆。委無激勸。壹須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爲補考求舉之計。得失必須令終任。使之不敢苟且。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必罰。合議指揮。奉聖旨。今後諸司鹽場。仰吏部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懦之人。仍通牒浙東西淮東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照應。以舉刺。糾劾激懲。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隨司所任。其有貪繆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

侍郎右選申明　景定三年。六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本部狀。照得進納人準令不許注授鎮店市場。監鹽酒稅。其餘監酒監稅。茶闕。積文改行。於條有礙。令斟酌立定差法。如鎮有詞訟。稅有告捕。害民不可注授外。其餘監當差遣。並與改行注差。六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事理施行。常切遵守。

侍郎左選申明　開慶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勑中書門下省。尚書省。送到淮東提舉趙時猜狀。竊見本司何梁新興石港呂四共肆處場官。及西溪海安兩買納官。並爲無用。縱有到官。皆是貴緣避免。徒費本司廩祿。并參倉兩倉官也減去一員。以上共計柒闕。已行省減。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候指揮。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依。

簿尉

侍郎左選令　諸簿尉相兼處。不注三色官。　諸門下中書後省保明到令史應出職者。注簿尉。　諸三省書令史因過犯與攺功郎簿尉者。注小處合入差遣。　諸因蔭補陳乞特恩循資。及修職郎以上。而無出身未及二考者。監當一任。（曾試中或有陞朝官二人保舉已成考者聽注）獨員處。願注簿尉者。與本等人通注。仍理監當。（應試而願折資從便參闕者準此。）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次邊縣尉闕。並通差文武官。各依本選法差注。如遇出闕。並闕各選出闕。如同日有各選官指射者。先差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武臣縣尉。並注邊功或材武人。　諸緣邊次邊武臣縣尉。不注出職吏人。

侍郎左選格

注闕

縣尉。（兼縣尉同。）　右注年未六十。不經體量怯弱弛慢。并非有疾不任捕盜人。

慶元府諸縣尉。　右注年未五十人。

注殘零闕。

主簿縣尉。　右注應試人。

侍郎右選令　諸郴州桂陽軍管下縣尉。注年未五十識字人。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選闕

縣尉。　右限五日。先注應材武親民人。限滿無人。既任許經任應材武監當人指射。內郴州先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上法。仍試書札百字。試中許差。並不注癃老疾病。年六十以上人。（小使臣注郴州縣尉日依本選法。）在部委長貳。若在外指射。及奏辟定差。即監司帥司。或寄居州軍知通。並精加銓量。

侍郎左選申明　淳熙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勑吏部狀。潼川府路提刑司狀。昌州永川縣尉。乞破選差注初官。本部今勘當除依格不注年六十因體量怯弱弛慢有疾病。及不任捕盜人外。如有初官注授。欲從本司所乞任滿許行推占射酬賞。奉聖旨依。　紹熙元年四月十八日。勑今後恩科人。如年及六十。不許注縣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元年九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勘會近降指揮。緣邊縣尉。通差文武臣。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兩淮荊襄次邊界縣尉闕。今後令吏部依緣邊通差文武臣法差注。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四年二月十九日。勑淮南西路文臣縣尉使闕。依本選條限今後通差文武臣。如同日指射。即先差文臣。無文臣即差大使臣。無大使臣即差小使臣。又六年六月十六日。勑淮東緣邊州軍文臣縣尉窠闕。依淮西已得通差文武臣指揮施行。　乾道五年九月二日。三省樞密院劄子。將京西路。極邊州軍差注武尉。依淮西已降指揮通差文武臣。如同日指射。先差文臣。次大使臣。如無大使臣指射。即差小使臣。餘依本選格法差注。　淳熙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勑尚書右選。廬州梁縣。合肥縣。光州光山縣。固始縣。定城縣。安豐軍。安豐縣。六安縣。霍丘縣。濠州鍾離縣。定遠縣。招信軍天長縣。淮安州寶應縣。鹽城縣尉。通差文武臣。先差大使臣。次選人。次小使臣。侍郎左選武岡軍綏寧縣。澧州澧陽縣。安鄉縣。邕州宣化縣。武緣縣。信陽軍信陽縣。羅山縣。廣州石康縣。合浦縣。辰州沅陵縣。融州融水縣。郢州長壽縣。京山縣。襄陽府襄陽縣尉。通差文武臣。如同日指射。先差選人。次大小使臣。侍郎右選。除認定緣邊縣尉。專差小使臣去處。依見行條法指揮差注外。將緣邊文臣縣尉窠闕。通差文武臣。依尚書右選侍郎左選。已措置事理施行。　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勑汀贑州縣尉闕。如牓滿一季無本等人。願就者聽武舉出身人通注。　淳熙十二年。十月十四日。勑吏部狀。指定將旁次侍郎左選闕到汀贑州縣尉通注武舉出身人。非次闕五日。專注武舉親民人指射。先差大使臣。次小使臣。限滿無人。既許武舉經任監當人指射。先大使臣。較量差注。奉聖旨依。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勑吏部狀。新權知建州慕容縱奏。極邊縣尉。不限左右選。不得授年踰五十人。侍郎左選勘當。欲從本官所乞。侍郎右選勘當。今後極邊縣尉闕。欲照本選見行條法。并材武格差注。仍從本官所乞。並注年未五十人。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勑吏部狀。勘會

檢準。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勅節文。令後汀贛兩州縣尉闕。不許注恩科出身人。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願就者聽武舉出身人通注。奉聖旨權依。本部照得上件指揮汀贛州縣尉。不注恩科出身人。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就聽武舉出身人通注。今來編修勅令所牒到開禧年嘉定重修總類。止修入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勅汀贛州縣尉闕。如榜滿一季無本等人。願就者聽武舉出身人通注。却無不注恩科人五等。未委有何指揮衝改。竊恐有誤注擬。伏乞指揮施行。十月二十二日。奉聖旨令勅令所照應淳熙十二年八月內指揮。汀贛州縣尉不注恩科出身人。仍行下吏部常切遵守施行。　嘉定十二年七月十七日。樞密院劄子。白劄子。自今注擬淮邑尉者。先問出身。精加揀擇。毋委庸流。如進納人止授以繁難監當吏部措置。不得進納人注授兩淮縣尉。今後雖破格。亦不許注授。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四月十日。勅衢州郡縣。郴州桂東縣資興縣。三縣官並不許巧作名色差出。仍不許別差權攝。仰御史臺覺察。三縣。令佐下吏部。不許注恩科人。其巡尉不許右選雜流人通注。奉聖旨依。　紹定三年。六月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請。將衢州郡縣。郴州桂東縣始興縣巡尉。專注武舉出身關陞親民。次經任監當資序。年未六十人。如榜及一季無本

等人。今願就其簿尉闕侍左通差有出身。及任子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仍不許破格。如同日有文武臣指射。先注武舉人。不注恩科雜流等出身人。其巡檢若限滿無本等。願就聽注非雜流出身。有材武無過犯。年未六十人。任滿依格推賞。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勅吉州中龍泉縣尉。嘉定十二年。九月三日指揮。令江西安撫提刑司。本州守臣。公共選辟。今欲送左選仍舊使闕。不許注特奏名。及吏職出身人。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六月三日。勅資政殿大學士。通議大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余天錫狀。竊見昌國縣介與高麗日本相接。乃無縣丞。邑事乏人分任。合置丞佐縣尉。元是武人。已見生事妄意。添置縣丞一員。却將武縣尉改作文官兼主簿。庶無增員之冗。而有共理之助。六月二日。奉聖旨並特依內昌國縣主簿。自今後作縣尉兼主簿。專注文臣。令編敕存留照用。　淳祐十一年。四月望日。樞密院劄子。臣僚上言。臣觀比年以來。縣尉多注恩科。及吏職進納雜流。率是庸繆昏老貪濁。紀律不嚴。警捕不謹。何以為一邑之備。且舊例沿邊縣尉必注年未五十人。比歲吏部差注。蓋加選擇。毋襲弊例。乞從朝廷劄下諸路提刑司施行。仍令吏部差注縣尉。必先審量能否。庶幾邑尉得人。不為具員。取進止。奉御筆依。除已劄下尚書兵部遍牒施行外。右劄付尚書吏部。遵照已降指揮施行。準此。　寶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勅擢知全州趙孟高奏。清湘縣壹尉。通差武人。非戎門子弟。即廝役凡流。貽害于民。下情甚苦。欲下吏部。自今更不差武臣。奉聖旨令吏部將全州清湘尉。此後專注文臣。　寶祐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知全州梁均奏。欲以元來申請監鎮官。改作清湘縣西尉。專注文臣。初官不問有無出身。送吏部出闕注擬。其西尉繫銜。照清湘縣尉一體具銜。添入昇平鎮兼煙火公事。十二月十六日。奉聖旨依。右劄付吏部。　景定三年。閏九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承景定三年。九月望日。省劄白劄子節文。縣學之弊。仰吏部劄具許於特奏名除上二等外。其見授文學當出官者。並與注各縣縣學主學。理權官一任。如日前文學已授簿尉未到任者。並與改授主學。年高路遠無力到部。仰經本州保明是實。無詐冒諸般違礙。仍召陞朝官二員。批書結罪。具申指射。隣近州縣主學。以憑換給注授。有特科元係將仕郎登仕郎出官。已授簿尉闕違。願改授主學。聽從其便。各以某州某縣主學繫銜。閏九月二日。奉御寶批。知右劄付吏部。令再行申審事件下項。　一四川文學已注四川司戶司法簿尉監當。未審合與不合。照指

揮注主學。劄吏部如有已授差遣闕遠人。除已注縣尉。並令改注主學。餘免改注。有願授內地主學者。聽從其便。內蜀士仍照指揮拘限員差注。餘路準此。　一四川文學已注二廣及內地司戶司法簿尉監當。未審合不照指揮注主學。本部竊照四川文學注四川縣尉人。令改注主學外。其四川文學已注四川及內地司戶司法主簿監當。出給付身待闕人。未審合不放令赴上。劄付吏部照已劄事理。除已注縣尉人改注主學外。其餘聽從其便。仍拘限員差注。　一其見注未具鈔人。未委合不合放令具鈔。劄付吏部。將見注差遣未具鈔人。若在指揮之先。除已注縣尉人。改注主學外。其餘許令上鈔。有願換主學者聽。若注授在指揮之後。自合照指揮施行。　一四川文學已注四川縣尉人。今來如有願改授四川司戶司法簿尉監當。未審合不放行。　一四川文學。其有先注二廣。及內地司戶司法簿尉監當人。今來或願改授四川司戶司法主簿監當。未審合不放行。劄付吏部照所申。許令改注內地闕。惟不注縣尉。　一文學法司戶司法簿尉監當不成考。或一考。或二考。丁憂被罷等。赴部參注。未審合不注主學。劄吏部如有此等經任人赴部。願注主學。亦聽差注。本部照得文學注司戶司法簿尉監當不成考。或一考。或成二考。丁憂被罷等赴部參注。雖係

歷任人。緣係權官考第。止注初官闕。令來指揮顧注主學。亦聽差注。未審赴部被令注初官闕。或止令注主學闕。劄付吏部。將此等未及參考參選人。除不許注縣尉外。聽注初官闕。內有願注主學者。聽。　一所創主學。合不且令本部行下進奏院。劄具有縣學去處。先與置籍出闕。差人。候運司中至具鈔。　一四川京西。未審合不一例照指揮置主學差人。併劄吏部除四川兩淮京西外。仍先與置籍出闕差人。候運司回申具鈔。　已上兩項。本部遵照指揮。除四川兩淮京西外。餘路照進奏院申至各縣置籍出闕差人。諸路運司申至有縣學方與具鈔。　一四川文學。注內地主學。合不照指揮。拘限員差注。劄吏部照元降指揮。拘限員差注。本部遵照指揮。如係萬戶縣以上差注一員。如不係萬戶縣。不許差注。　一文學有注司戶簿尉監當已至任人。合不許令終滿。　一文學有已至任。未曾申上任月日。本部未曾入鑿闕籍。如一例作未申至任銷闕。委無分別。如已至任人。自有批書印紙可考。合不照至任指揮之前。許令終滿。併劄吏部許令終滿。　已上兩項。本部遵照指揮。符下諸路州軍。如主簿司戶司法監當至任人。許令終滿。其縣尉已至任人。並令在任終滿。其四川待闕人。除照指揮外。其內地待闕司戶司法主簿縣尉監當。合照指揮赴部。改注主學。

一文學注主學。依指揮與理權官壹任回。合不照條差注經任闕。朝廷照得主學窠闕。既有指揮理作權官。即與注簿尉監當差遣一同。將來回任。亦合照條聽理作經任人差注。坐照得劄報本部。遵照指揮。如有三考回人。照指揮注經任闕。　一二廣如有定差縣闕去處。其主學合不作定差。劄吏部許作二廣定差窠闕。本部遵照指揮。如本縣簿尉係定差窠闕。其主學亦作定差。不係定差窠闕。本部徑自出闕差人。　一文學於令來指揮之前。已注司戶司法簿尉監當一任。回赴部參注。合照條條注經任闕。劄吏部將文學已注差遣人一任。回日仍舊許照條理作經任人差注。或願授主學者聽。本部遵照指揮。如指揮之前。文學三考回照指揮注經任闕。　一文學注主學。如係本貫。合不注本貫主學。檢準令諸注官。（不量移并）不注寄居及本貫州。（當人祖父用別州戶貫者。同應注仲司錄司屬官。於羈司州係本貫。）又本路寄居者。準此。不係寄居及本貫州。而有田產物力處。亦不注。（宗室同。）即本貫開封府。惟不注本縣。本部見遵守朝廷照得諸州教授。吏部供見照銓法。不注本貫州。所有主學與正科教授不同。待許注本貫別縣。惟不注本縣。坐照得劄付吏部照應遵守。　一令來指揮所置主學窠闕。合不照簿尉使闕。年限差人。據吏部供照得簿尉使拾年半以下出闕差人。如係拾年半以上。本部不出闕。劄吏部與照簿尉使闕。年限差注。遵守施行。　右劄付吏部。遂一遵守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節文。監察御史張帥顏狀奏。令文學不許調尉矣。而入貲補官者。亦豈可使之爲尉哉。如或可採。乞賜下之省部。申嚴駁弊注尉之令。仍乞行下各路提刑司。嚴與禁戢歹手。不許以追捕盜賊爲名。下鄉擾害百姓。是亦培養本之一端也。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御筆依。

使臣（機察透角。巡轄馬遞鋪。海道。幹當指使。準備差使。緝捕盜賊。同。）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非泛補授使臣校尉者。（守理年勞。遷依條補授名目出職。或依法合換名目出職。并爭執用恩例陳乞補授。或雖是非泛補授。而身經戰鬭。曾獲首級。或曾重傷。須赴部日從長貳審驗。委是合作材武之人者。非）止許差充吏職。諸處不得奏辟。候轉至大夫日許參選。（修武郎以上。并小使臣帶閤職。自校官後及二十五年。亦許參選。）　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十年以上不到部者。許投狀召陞朝官二員保明無贓濫違礙。與銓選降一官注擬。無可降者。注邊遠一等差遣。（若十年以上不願赴士置籍拘管。及二十年者並落籍。）　諸權留寄班祗候不妨參部注擬。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奏。吏部申浙西至四川界首。差置使臣五員。於見擺鋪去處兩路界首。專一置簿抄上往來遞角名件的實。遞界月日時刻。鋪兵姓名。以備驅磨。本部欲將逐件窠闕。並作點檢稽察遞角官稱呼使闕。注修武郎以上識字。年未六十。無私罪及衝降體量經任監當人。如膀及一月無人就。通差小使臣。如同日有大使臣指射。即先差大使臣。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所差使臣取到進奏院狀。稱江東西路界首一員。在江州彭澤縣置司。江東西路一員。在池州置司。浙西江東路界首一員。在安吉州長興縣置司。湖北江西路一員。在興國軍大冶縣置司。京西利州路界首一員。在房州房陵縣置司。令聲說照用。

尚書右選格

注闕

巡轄馬遞鋪。　右注識字年未六十人。

侍郎右選格

注闕

巡轄馬遞鋪。右注經任識字年未六十。無私罪及衙降體量人。資（同路臨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不識字人。止得注巡城塲指使差遣。

尚書右選格。

注闕

添置　指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提刑司。　轉運司。

諸州。

右注無贜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家同差注。

侍郎右選令　諸武舉及第（有官及第同。已授差遣者依此改注。）承節郎至進義校尉。願注授準備差使緝捕盜賊者聽。　諸選指使。及準備差使應取材武而無人就者。聽注年未五十無贜罪人。　諸指使闕無人就者。許注識字及贜罪情輕人。　諸校尉同統指揮者。先注有酬奬人。與使臣同就者注使臣。諸呈試弓馬人與緣邊指使者發遣願往路分聽。候差使有闕。依名次撥填。若得旨與指定去處。仍替先年滿人。　諸親王府下班祗應補進武校尉而再滿叁年歸部者。許陳乞外任指使。　諸使臣降入極邊指使者。與有勞績進武校尉通注。　諸告首結謀作過補官人添差本處指使壹次。

侍郎右選格

選闕

指使　右以材武格選。（非京畿巡撿下及三路緣邊。并捉賊判湖柆把地分。不選材武。）無應選不限年甲經任舉主。及私罪情重。

注闕

指使　右注不識字人無贜罪人。

添置　指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提刑司。　轉運司。

諸州

右注無贜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家同差注。次注校尉。

尚書右選格

注闕

添置　準備差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轉運司。　節鎮州。

右注無贜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家同差注。

侍郎右選格

選闕

準備差使。　右以材武格選。（非京畿巡撿下及三路緣邊。并捉賊刑湖柆把地分。不選材武。）無應選不限年甲經任舉主及私罪情重。

注闕

添置　準備差使。　安撫總管司（經略鈐轄司同）　轉運司。　節鎮州。

右注無贜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家同差注。次注校尉。

尚書右選格

注闕

添置　緝捕盜賊。　提刑司。

右注無贜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家同差注。

侍郎右選格

選闕

緝捕盜賊。　右注進武進義校尉。曾經歷任程二年以上。非因不才罷職者。次未歷任無贜私罪各年未五十人。若無人就。仍差不識字年未六十人。

注闕

添置　緝捕盜賊。　提刑司。

右注無贜罪監當資序人。仍不以已未經任。並依名次高下家同差注。次注校尉。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八年。十月十三日。　勑吏部條具敕條內增添刪改項目。內一項二廣宗室小使臣監押闕。注闕陞親民資序人。如勝及壹季無人。就許經任監當有舉主無過犯年未陸拾人。破格注授。如同日有闕陞親民人。注先差應格人。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十月十五日。　勑勑令所指定吏部相度檢準。令諸武舉單班武藝。并特奏名出身人。若因事停替承信郎以上。與邊遠指使無闕注遠小處監當照得小使臣奏補。武雜出身有材武人。因事降罷。所犯係公罪。許注破格巡檢。令相

虎欲將武舉人除犯私罪。合照前項條法。如係公罪即照奏補等人格法。一體施行。奉聖旨依。　景定三年。正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循州申。尤循梅守臣。并令以提督贛州龍南安遠會昌寧都雩都。伍縣寨兵公事繫銜。如遇寨官滿替。本州保明申至贛州。方與批書離任。乞將贛州拾陸寨巡檢立作選闕。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張捸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　六暮

部　吏部十一

吏部條法差注門五。　差注撮要　材武　應使臣年陸拾以上。射材武闕者。牒馬軍司呈試應格。許注授都監巡檢寨闕。該差銓量具申尚書省審察。如試不中或不願就試者。照格法注監當窠闕　應修武郎以上。及小使臣。因軍功補授揀汰離軍。年陸拾以上曾經關陞親民資序。應材武人。照條先呈試。仍申都省審察。方許指射都監巡檢寨闕。如同日有年未陸拾人指射。即先差應格人。內小使臣。止許指射巡檢駐泊捉賊闕　應奉使補官。資謂依材武補授者。並不作材武注闕。　應修武郎以上。照材武格內項目。如應得逐項材武赴部注授都監巡檢寨闕。　應小使臣。應得材武格內項目材武赴部注授巡檢闕

移注。　應奏舉職官知縣縣令。歷任無贓私罪者與移注。　應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　應攝官授正官。後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叁員與移注　應材武移注。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差注門五。（材武移注附）　材武。

尚書右選令。　諸材武人。（謂因獲捉惡賊補授名目或得陞名減年磨勘以上守城補授名目轉官及減年磨勘隨軍被賞轉官減年磨勘者。）依呈試格試第叁等事藝。（雖曾任將副部隊將教押軍隊及緣邊親民差遣若係隨軍被賞出身者準此。）候試中依元材武格名色差注。其餘材武並與免試。應免試人而願就試叁等弓斗力者聽。試中依呈試出官格推賞。（應就試願試同。）若應試人試不中及不願就試者。許就經使材武闕與曾經主兵官衆理名次差注。應合試人不在舉辟之限。其監當資序材武應試人而試不中者不許指射材武闕。　諸使臣年陸拾以上指射材武闕者。牒馬軍司呈試應格。中都省審察差注。若試不中或不願就試者。理元資序與監當人衆理名次差注。不理遺闕過犯（不願就試人。於參部日聲說。不許臨時陳乞。）　諸軍功補授揀汰離軍。年陸拾以上親民資序應材武人。長貳銓量人材。精力未衰非癃老堪充兵官者。與免呈試。審察指射見牓都監巡檢駐泊闕。（如同日有本等應格年未陸拾人。指射即先差應格人。）　諸因奉使補官。（謂依材武補授者。）並不作材武注闕。

侍郎右選令。　諸材武人（謂因獲捉惡賊補授名目。或得陞名減年磨勘以上守城補授名目轉官及減年磨勘隨軍被賞轉官減年磨勘者。）依呈試格試第叁等事藝。（雖曾任將副部隊將教押軍隊及緣邊親民差遣若係隨軍被賞出身者準此。）候試中。依元材武格名色差注。其餘材武並與免試。應免試人而願就試叁等弓斗力者聽。試中依呈試出官格推賞。（應就試人願試同。）若應試人試不中及不願就試者。許就經使材武闕與曾經主兵官衆理名次差注。應合試人不在舉辟之限。　諸使臣。年陸拾以上。指射材武闕者。牒馬軍司呈試應格。申都省審察差注。若試不中或不願就試者。與監當人衆理名次差注。內不係材武監當闕。合先親民次監當者。即候親民人注訖。方許差注。不理遺闕過犯。（不願就試人。於參部日聲說。不許臨時陳乞。）　諸軍功補授揀汰離軍。親民資序應材武。年陸拾以上。長貳銓量人材。精力未衰非癃老堪充兵官者。與免呈試。審察許指射見牓親民巡檢駐泊捉賊闕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獲捉惡賊若賊徒（非拒抗）鬬敵。雖親身捉獲。止依曾經主兵官法注授材武經使闕　諸武舉武藝出身人。若無試中武藝千照及馬步射不合格者。並依呈試格試第叁等事藝試中。依元材武格名色差注。其試不中人。許射材武經使闕與主兵官衆理名次差注。

即試程文補授者不作材武。　諸取經使材武闕有非應格人。願試弓馬武藝。就送馬軍司試中。與注。即曾經試驗者免試。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注材武　曾立戰功。　獲捉惡賊被賞減年磨勘以上（其親獲強盜賊被賞人如公據付身內不聲說曾經捍敵者不作材武。下文獲捉惡賊被賞準此。）　獲捉惡賊補授下班祗應或校副尉以上出身（獲傜黎人首級同。）　武舉出身（謂兼中業略）　軍班出身。　武藝出身。　守城被賞轉官（謂有武勇被堅執銳親歷行陣之人。下文守城隨軍被賞準此。）　隨軍被賞轉官　曾任將（正權任同。謂不曾經衝陣者下文稱曾任準此。）曾任副將　曾任緣邊親民　本路緣邊土人（謂三路）　曾任部將　曾任隊將　曾任教押軍隊。　呈試武藝得減年磨勘以上　呈試材武五事中。　獲捉惡賊被賞陞名以上。　曾任次邊接連溪洞界主兵官。　武舉特奏名出身。　守城補授名目及被賞減年磨勘以上。　隨軍被賞減年磨勘以上。　以上右依次注。仍年未陸拾人。

宣和軍馬司格　試大小使臣出官　材武

弓　步射貳箭壹石伍斗。　射親拾箭叁中陸斗。　馬射伍箭（直射叁箭背射貳箭）　走馬射兼使馬槍。　叁箭（直射貳箭背射壹箭）　捌斗

弩　叁石。（仍用鐵臂鉤。）第壹等弓、步射貳箭壹石。射親拾箭捌斗。第貳等弓。步射貳箭玖斗。射親拾箭柒斗。第叁等弓。步射貳箭捌斗。射親拾箭陸斗。

移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在任合移職官知縣縣令人若監當者候任滿餘到任壹年施行（前任停替者授官日準此）　諸奏舉職官職官知縣縣令歷任無贓私罪者與移注有私罪杖以下情輕及公罪徒以上或會恩自首去官降從杖者添舉主壹員私罪杖以下情重并犯贓計不滿匹者（謂受供饋并和市各有剩利）添舉主貳員若曾停替者具元犯歷任申都省　諸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　諸攝官授正官後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叁員與移注

侍郎左選令　諸恩賞循資者（任滿賞非）職官并奏舉縣令及帶官別領職任人與就任改正資序（移職官知縣縣令同）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以降指揮日為名次如因事循資未得（謂未有脚色或過犯未該收使之類）給與公據人以後來陳乞考功闕到脚色作文書到日為名次其放罷者若未成資以見任同等路分注官已成資依合入遠近　諸奏舉判司簿尉入職官知縣縣令者並就移即應赴選注職官而願就移從事郎知縣者聽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應移者注見任同等路分（謂見任次近止於次近路分移注）其廣南遠地已成資者於五等路分中指射一等路分以上願移別路本等人不就闕者聽（廣南遠地未成資者非）　諸舉辟或朝廷差注合理任人（謂如博買本植掌撲宜之類）如合移注職官知縣縣令願改正官序者與就注通理年月滿替　諸繁難及久不治縣舉到官即占闕行遣訖與移注　諸應對換移注鄰路差遣者於見任同等鄰近路分如無相當員闕聽移注以次路分（特旨對換移注並準此）　諸應試人授殘零闕而移注者移殘零闕非因體量過犯仍不依名次在任人經壹月無闕者移經使闕　諸因體量及過犯而特旨移注者限拾日若未有闕即符本州放罷聽候移注已成資者雖有闕亦放罷到部日依元得旨（合入廣南遠地者從一重本應試授殘零闕者即於殘零闕內移注）　諸司理司法參軍（兼管同）縣尉不職兇慢怯懦奏劾對換者其被奏人已成資即放離任若舉辟填見闕須經使未注人方與移注　諸外移就注非見任人身自到京者許召保官壹員請領新任文書　諸廣南遠地得替用恩例陳乞占射合入家便及被銜改省併授令任若已得旨候任滿與改官或監場務并任滿有酬獎處及犯罪事發皆不得對移（身自擬親或特旨移任及因罪犯不職應移者不用此令）　諸移注應射闕者會問足限叁日闕注擬案注籍非射闕及舉辟人差限準此

侍郎左選申明　淳熙八年八月十九日　敕吏部狀今後四川選人所在州陳乞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外移并在任恩賞循轉合移注人並令於陳乞狀內聲說委的願與不願赴轉運司參司或止乞就本部移注指射差遣結罪諳實保明申部以憑照應施行奉聖旨依　慶元二年七月十二日　敕六部長貳看詳恩賞循資自有條法合行遵守外若特旨恩賞如賑濟推恩之類內有循資合移注之人許就任循資將來更不破考仍行下會問如願移注者聽奉聖旨依　嘉泰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敕臣僚上言臣照得銓法諸恩賞循資者職官并奏舉縣令及帶官別領職任人與就任改正資序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諸應循資而不願罷任及就任得改正資序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諸酬獎或特恩循資者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領職任與就任循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上項法意甚明今日銓部闕少員多若因循資却令罷任別授新闕又復待次則所謂恩賞者乃反為責罰矣欲望特降指揮應選人已有新任或已赴上偶該循資而不願罷任移注者並免罷任移注仍各通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不得單引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之文抑令罷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尚書省劄子成都府路運司申本路官員陳乞恩例指射差遣不經運司徑從州軍申省部移注先符下本司銓量見得無疾病堪任釐務申部放行右劄下運司從所申施行

差注門六　差注撮要　從軍功賞　應軍功守闕進勇副尉至進武校尉陳乞重疊資級每壹資許作壹資收使即已轉至承信郎以上陳乞捌資格內重疊資級每壹資比折減叁年磨勘出給公據付本官收執　應收使借補名目日所得轉官資公據每壹官資比折減貳年磨勘如元非本部給公據者關報元給官司比折改給　應軍功出身如不隸軍籍並要從軍拾年給至離軍公據經制司背批并合同半印公據申狀赴部陳乞叅部注授正任指使兩任監當壹任方許注授巡尉差遣陞帶　應諸軍陞帶差遣並屬朝廷陞帶　離軍添差　應修武郎以上官軍功補授曾經從軍立功重傷殘廢揀汰離軍添差任滿回赴部照條法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窠闕壹次以後照指揮節次敕文注授如不能親身赴部經

州軍保明申部差注仍許指射嶽廟差遣　應小使臣軍功補授曾經從軍立功重傷殘廢揀汰離軍添差指使聽候使喚不釐務及嶽廟任滿回赴部照條法注授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不釐務窠闕壹次如不願者依格法注授若不釐務差遣以後照指揮節次敕文注授如不能親身赴部經州軍保明申到注差　親嫌　應大小使臣以上轉官赴部注授差遣犯府號官稱父祖嫌名及二名偏犯者皆不避　應大小使臣授差遣職事相干或統攝有親戚者並回避　應從軍功賞陞帶離軍添差親嫌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從軍功賞

差注門六（從軍功賞陞帶離軍添親嫌附）　從軍　功賞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軍立功將士委統兵官覈實將同立功人壹狀保奏不得輒稱漏落若實有漏落者自起奏日限陸拾日自陳保奏出限者官司不得受理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因功賞轉官而重疊者被受後限壹季陳乞（如不明具陳乞月日若保明中狀年月與祗授月日見得不出壹季限者同）繳納見任眞本并重疊文字赴部驗實具鈔改正給告即在外陳乞不曾納到見任眞本并家狀而本部有以前案證或所在州及本軍保明申錄到見任付身（並謂曾委官對讀無差漏者）亦與放行（內有去失未曾登會書塡付身未經審驗者並候了日改正止去失中間付身者非）其合毀抹告勑繳申尚書省餘報所屬毀抹若出違壹季者更不受理　諸守闕進勇副尉至進武校尉陳乞重疊資級每壹資許作壹資收使即已轉至承信郎以上陳乞捌資格內重疊資級每壹資比折減叁年磨勘　諸收使借補名目日所得轉官資公據者每壹官資比折減貳年磨勘（元非本部給公據者關報元給官司比折改給）

尚書右選申明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勑勘會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緣經戰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令一例回授無以激勸今措置下項一應因經戰被賞轉官並合將所轉官重輕轉行有收使不盡官候別立到新功日收使如願回授者聽一武功大夫叁官轉行橫行壹官（舊用兩官轉）伍官轉行遙郡壹官（舊係叁官轉已是防禦使即臨時取旨）右武大夫并見帶遙郡兩官轉行橫行壹官叁官轉行遙郡壹官（已是防禦使即臨時取旨）一應該暴露普將隨軍幹事把隘不經戰所得轉官並合回授一因經戰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量功力重輕除授謂如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却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緣除

正任係特恩旌賞臨時取旨不可為例一陳乞收使回授轉官人自合繳連回授公據毀抹一逐項功賞已經轉行人自合依元降指揮謂如壹賞元得指揮兩官以上已經轉行餘官自合回授將來即不合陳乞轉官一今措置係紹興三十一年已後立功之人奉聖旨依

侍郎右選申明　紹興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勑檢會二月十九日勑勘會肆資格法補授名目因隨軍被賞已依捌資格法改轉之人不許陳乞貼轉元係肆資法補授後因軍功已依肆資法改轉之人自不合改正其捌資法人因功已依肆資法補授亦合先行改正令吏部申明行下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　勑吏部侍郎闕蒼舒奏承淳熙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勑臣僚奏照對三衙及在外諸軍并諸州軍供報到承代官兵補正人數乞下逐處取會存亡置籍逐時銷鑿永久照用候了畢日赴朝廷通呈除逃亡事故人本部已逐一對籍勾銷除豁外將見在人數依軍分編排開具到大小使臣校副尉下班祗應効用軍兵總計壹萬捌阡壹拾叁人拘撮分為貳拾冊并撮目壹冊依元降指揮齎赴朝廷通呈訖其籍冊付部依舊收管如日後諸軍及州軍申到亡事故之人對籍勾銷除落隨官職關報合屬去處仍令本處置籍即日抄轉如有承代補正之人陳乞事件即行檢照籍簿參考施行奉　聖旨依奏　淳熙十六年正月二十九日　樞密院劄子吏部侍郎張杓奏照對昨自創造考功編類使臣年甲簿籍以革減落歲數之弊極為精密自乾道八年諸軍冒名承代者與遞減補正官資至淳熙七年指揮其年甲照應未遞減改正前年甲施行至淳熙九年指揮承代年甲如無以前年甲干照之人過陳乞磨勘從本軍次第結罪主帥相驗年貌保明臣以為冒名之人與之遞減補正已為優恩所承代者豈無元來年甲若不從實供報不與放行磨勘可也今乃許其從權相驗保明則是開其詐冒之路欲望　睿旨應諸軍冒名承代人並照應未遞減改正以前年甲其淳熙九年申明貌驗指揮更不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勑吏部侍郎闕蒼舒劄子照對從軍使臣校尉陳乞收使回授轉官改正差錯重疊遞減去失赴部審驗書塡關陞磨勘等事除三衙并江上駐劄諸軍並經由軍將次第陳乞主帥勘會詣實保明申部施行四川駐劄諸軍多不經由軍將一面徑自保明欲乞今後四川見從軍使臣校尉應陳乞事節並仰經由軍將次第勘會詣實方許申所屬保明申部依條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樞密院劄子應出給過三衙江上四川諸軍等處立功官兵告命逐一開具人數姓名及元入軍分因依元投軍分名色年甲鄉貫三代名諱承降指揮月日立功去處繳申樞密院名籍房注籍　寶慶三年六月九日樞密院劄子臣僚上言行下中外諸軍自今以往凡主帥為兵士陳乞恩賞不許仍前指剋應有合該恩賞之人已經主帥上司保明覈實申上而省部再行取會回申委無冒濫者仍勑省部合屬去處不許仍舊意外邀阻如違並論以違制之罪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二年八月十五日　勑臣僚劄子奏內一項軍功補官者非先請文解不許補授文資其已補勇爵者並不許乞換改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三年八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軍功右選冒濫已行條畫關防所有書填文資合議指揮八月八日奉聖旨令諸路制司今後如遇軍功書填左選告命綾紙須管具本人立到是何功狀詳述事因申樞密院以憑奏審取　旨劄下本處本人照應即令本人并書填告命齎赴吏部參注若已填告命不曾申奏取　旨劄下照應之人並與白身人同即不許參注奏辟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閏四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檢會兵部郎中黃烈申請乞下吏兵部自後事涉功賞申取朝廷指揮如係列郡等處籌越徑申不經制司保明仰繳赴朝廷行下覈實如係自陳換授改正出給應干功賞之類各部不許施行又降寶祐五年七月十六日樞密院劄子今後應有陳乞功賞轉官并取會改正並須經由元立功制司保明申上直候朝廷發下帳狀參照元降指揮方許出給仍繳申樞密院給發不許違戾右劄付兵部一體施行　陞帶

尚書右選令　諸修武郎以上在軍及叁年無遺闕見係親民資序者許經本軍陳乞帶外任差遣本軍次第保明申樞密院銓量差注仍叁年為任並不替人候及叁年方許再乞銓量差注（曾立奇功朝廷陞擢者非）若曾犯私罪杖笞并公罪理遺闕者並自被斷後別理叁年無遺闕者聽陳乞其離軍應赴任者申樞密院

尚書右選格　諸軍陞帶差遣　統制統領將官（謂正副將）　承宣使（至副都總管止）　觀察使（至總管止）　防禦使（至副總管止）　團練使（至都鈐轄止）　刺史（至路分鈐轄止）　橫行（至州鈐轄止）　遙郡（至路分都監止）　正使（至路分副都監止）　副使（至正將止）　訓武修武郎（至副將止）

使臣　橫行（至路分副都監止）　正使（至正將止）　副使（至副將止）　訓武修武郎（至準備將止）

尚書右選申明　乾道四年九月二日樞密院劄子奏勘會殿前馬步軍諸軍兵官陞差本軍及陞帶外任差遣見令赴都堂審察訖施行其在外諸軍並未曾審察理合一體奉　聖旨外路諸軍兵官陞差本軍及陞帶外任差遣依三衙例並令赴總領所當審察訖同本軍主帥具有無年貌老悴筋力衰乏之人保明申樞密院不係總領置司去處本州守臣依此審察施行　乾道五年四月二日樞密院劄子今後應陳乞陞帶之人如應得格法從本部照驗自轉承信郎并以後立功轉官理作次數乾道八年六月八日樞密院劄子奏吏部措置欲將軍班換授有立功干照之人與依軍功格法補授於軍分職名上除豁八監作出身外後來立功去處與比附作使臣立功次數奉　聖旨依　乾道七年四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奏勘會外路諸軍陳乞陞差本軍及陞帶外任差遣人已降指揮令赴總領所當官審察訖同本軍主帥具有無年貌老悴筋力衰乏之人保明申樞密院不係總領置司去處本州守臣依此施行近來往往循習視

為文具更不精加審驗一例並作即非年貌老悴筋力衰乏之人保明申院求應元降指揮奉　聖旨令逐處遵依已降指揮今後從實精加審察保明申樞密院內年老筋力已衰人別項供申如或朝廷不測追呼及有事到闕審見得與元保明不同其審察官取旨施行今後三衙起發赴外處屯駐陳乞陞差之人依此　乾道八年九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奏節文勘會諸軍在軍陞帶差遣若遇罷軍合隨元帶路分改作添差前去之任緣其間立功次數最多却有地里遙遠不一理合別行措置一三衙并江府御前水軍立功伍次以上兩浙西路立功肆次叁次兩浙東路立功兩次以下福建路一建康府駐劄池州駐劄御前軍立功伍次以上江南東路立功肆次叁次江南西路立功兩次以下荊湖北路一鎮江府駐劄御前軍立功伍次以上兩浙西路立功肆次叁次淮南東西路立功兩次以下福建路一江州駐劄荊南駐劄御前軍立功伍次以上荊湖北路立功肆次叁次荊湖南路立功兩次以下京西廣東路一武鋒軍立功伍次以上淮南東路立功肆次叁次淮南西路立功兩次以下荊湖北路奉　聖旨並依擬定今後諸軍陞帶差遣依此施行其已有陞帶離軍人令本軍開具立功次數同歷任脚色錄白繳申樞密院給降付身本所看詳前項指揮

內一項擬定江州駐劄荆南駐劄御前軍立功緣有淳熙六年三月四日指揮荆鄂駐劄御前諸軍今後可作鄂州江陵府駐劄御前諸軍今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奏節文吏部申勘會諸軍冒名承代官資並已改正所有曾經陞帶外任并關陞及給差帖印紙未敢便行通理接續批書照得元降指揮內即不該載今措置欲乞就已給印紙批書改正姓名通理接續考第其已關陞親民人依舊理親民資序內經陞帶外任人如鍋減大使臣依舊帶外任差遣如鍋減小使臣不合陞帶外任合行除落奉　聖旨依　淳熙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樞密院批下吏部申步軍司飛虎軍統領將佐等申照得泉州左翼軍還有合該磨勘陞帶出給差帖印紙等並本軍保明備申泉州照對保明繳申省部施行今來本軍人馬駐劄潭州事體一同乞劄下潭州照應施行本部勘會所乞磨勘關陞出給差帖印紙數內已出給吏部差帖印紙之人即係改撥軍分自合通理考第理為資任合行磨勘正將以上不妨關陞尚書右選勘會欲從本司所申將潭州駐劄飛虎軍修武郎以上官在軍及叁年無遺闕見係親民資序應得條法陳乞陞

帶差遣之人照地里如立功伍次荆湖南路立功肆次叁次荆湖北路立功兩次以下江南西路候指揮下日行下本軍照應條法保明陳乞施行侍郎右選欲從尚書右選考功已勘會到事理施行後批送吏部從勘會到事理施行。

離軍添差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離軍人應添差指使聽候使喚不釐務（嶽廟同）如任滿回願注前任州軍不釐務差遣者聽

尚書右選令　諸曾經從軍立功到部官武功至武翼大夫曾任路分都監以上差遣（右武大夫以上不曾任同）曾立功叁次者許注授嶽廟壹次曾立功伍次者注授兩次大藩節鎮貳員餘州壹員武功大夫至修武郎不曾任路分都監以上差遣者兌親民以監當許注授添置準備差使監司帥司貳員大藩節鎮叁員餘州貳員並不釐務以上各貳年為任如不願者依本部格法注授

侍郎右選令　諸從軍立功到部小使臣校尉曾經立功叁次與添差帥司監司諸州軍指使不及叁次添差聽候使喚大藩節鎮肆員餘州叁員並不釐務如不願者聽依格法注授

尚書右選申明　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　勑應從軍發遣添差任滿到部武功至武翼大夫曾任路分都監以上并右武大夫以上不曾任路分都監人不以立功次數許注授宮觀其武功大夫至修武郎不曾任路分都監以上見係親民及監當資序不以立功次數止以資序名次高下並注授嶽廟每州軍通不得過壹員內大藩節鎮州府更差壹員並貳年為任餘依見行條法使闕差注如不願就許從便注授本部見摽窠闕　淳熙九年五月七日尚書省批送下吏部申勘會修武郎以上官曾經從軍立功發遣離軍到部年柒拾人從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指揮見體量參部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乞將緣患金瘡發動及見患殘疾眼目昏暗人與免按坐令揩擇參部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差遣後批送部照條例指揮施行　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勑今後內外諸軍元有例帶離軍之人合得添差差遣如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當離軍添差壹任恩例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奏殿前司所管將佐使臣從軍累立勞効其間有家貧累重難以從軍之人發遣到部添差合入差遣壹次內有付身不圓亦乞特與先次放行候任滿

到部依條施行奉　聖旨殿前司今後有似此之人特與依諸軍揀退下不堪披帶人例注授差遣又紹興十三年閏四月十三日樞密院劄子奏勘會諸軍不堪披帶使臣付身不圓人係有朝省壹兩件真命合先次放行添差其全無付身之人自不合放行內授到都督府并簽廳劄子補官及給到吏部轉官資或減年公據并書填告劄綾紙及去失給到公據未經審驗却見得職位姓名未敢便依付身不圓指揮先次放行添差壹次若逐一施行申明竊慮紊煩候指揮奉　聖旨與放行添差壹次又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勑將諸軍揀汰離軍添差壹任回付身不圓難以到部依赦再行添差人元係三衙揀汰人並依舊經行在陳乞遠地見闕或近地待闕者聽其元係在外諸軍揀汰人並指射本部合入州軍聽候使喚窠闕經元分撥總領所陳乞本司取索出身以來真本付身家狀脚色委官對讀別無差漏及會問元揀軍分見得當時從軍日委係付身不圓保明申朝廷候指揮下部日從本部出給差帖付身又隆興元年十月六日　勑勘會將大使臣付身不圓并實有殘廢已經壹任回依赦陳乞添差人從本部勘問合入路分內州軍窠闕取見闕次擬申朝廷降指揮下部出給差牒付身如有本部不見得在外見闕去處即行下本處

總領所取會候到擬申朝廷候指揮下部出給本部差牒餘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仍令逐路總領所每月開具額申吏部施行如遇本所差擬過人並仰即時供申本部照會侍郎右選準此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係為諸軍初辦軍揀汰付身不圓之人與放行添差壹次任滿到部依條施行及經壹任回陳乞依赦添差之人緣吏部日後合要照使今編節申明存留照用　淳熙元年六月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吏部侍郎韓彥直奏契勘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將諸軍揀汰離軍大小使臣校尉曾經立功重傷殘廢疾病注授任滿之人不以立功次數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膀及壹年以上不釐務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壹次自降上件指揮已逾貳年止有肆拾餘員指射緣既因殘廢難以再行到部兼恐似此等人在外失所欲將膀及半年以上前項窠闕更許陳乞壹次其路遠貧乏不能到部人許經所在州陳乞繳連錄白付身家狀等保明申部差注施行奉　聖旨依　淳熙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勑吏部措置今欲將曾經立到戰功小使臣校尉內有因戰鬭重傷殘廢之人從本部取索出身以來付身照驗委曾身經戰陣立功別無詐偽許從節次已降指揮將見膀不釐務指使聽候使喚并嶽廟闕不候膀及半年壹年候非次任日限

滿無人願就作經使聽其指射如同日有在部人指射即先差在部人所有曾經立到戰功大使臣乞照今來措置到事理施行奉聖旨依　紹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勑勘會立戰功之人已經添差叁次任滿之人更與放行添差壹次仍支全分請給餘依節次已降指揮施行　淳熙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勑揀汰離軍經戰重傷殘廢人許指射不釐務并嶽廟差遣後來痊可有陳乞參部注授者並令召保官壹員委保詣實放行有司拘文例皆逐件申明方與放行今後有似此等陳乞人並令召保放行參部　紹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子奏吏部申昨承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諸軍立功重傷殘廢疾病大小使臣校尉揀汰離軍緣從軍人因戰鬭重傷不以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見膀壹年以上經使不釐務準備差使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無人願就闕內更行陳乞壹次如至日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本部見今照應差注今關會到侍郎右選淳熙元年六月十四日指揮將諸軍揀汰離軍小使臣校尉曾經立功重傷殘廢疾疾注授任滿之人付身圓與不圓將膀及半年以上前項窠闕更許陳乞壹次其路遠貧之不能到部人許經所在州陳乞繳連錄白付身家狀等保明申部差注施行上件指揮內即不該載大使臣之文奉　聖旨令吏

部將大使臣照應淳熙元年六月指揮一體施行　紹興十三年閏四月七日　勑吏部侍郎江邈等劄子勘會殿前司揀罷小使臣校尉並以立功次數添差諸州指使等窠闕（謂如立功叁次人合指射諸州軍添置指使等闕立功兩次許指射巡檢下使臣並係差填替人窠闕其到軍貳年以下未曾立功并立功不及次數止依條參部注授）緣外路諸軍揀下人與殿前司事體一同欲將應諸軍及馬步軍兩衙揀下小使臣校尉並乞依殿前司已揀罷使臣例添差日後依此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樞密院奏契勘四川見屯駐御前諸軍其間官兵年老病患不任披帶見依指揮揀汰伏望指揮下四川宣撫制置司將已銓量使臣先次審實發遣四川轉運司依條注授奉　聖旨依又紹興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勑從軍曾經重傷有妨拜跪及付身不圓難以到部許添差帥司監司諸州軍指使壹次任滿依條施行每處添差不得過叁員其四川若有曾經從軍立功小使臣校尉仰四川運司亦依此添差施行又乾道七年六月十九日　勑吏部狀四川宣撫司申乞將四川揀汰離軍大小使臣校尉應曾經重傷有妨拜跪不以付身圓與未圓並乞再與添差壹次本部勘當依所申仍照應紹興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添差指揮施

行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都省劄子勘會諸軍揀汰本為優恤老疾不堪披帶官兵近來却將因罪犯勒令自効之人一例揀汰離軍今後不得依前將自効之人便行揀汰須候除落自効了日即依已降指揮施行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三衙應揀汰官兵令元來軍分錄白逐人末後付身及鄉貫年甲三代候指揮下並保明繳連關報所屬伍日內定日當官取問願就州軍差注其在外駐劄軍赴總領司差注依此　隆興元年二月十五日　勑諸軍揀汰大小使臣校尉添差經任人止注待闕差遣如願就遠地見闕及初任人願注待闕者聽　紹興二十九年正月七日　勑權吏部尚書賀允中等劄子參酌諸軍揀汰人將州軍遠近高下立定添差下項荊湖南北路京西令鄂州諸軍揀汰人添差淮南州軍令鎮江府諸軍揀汰人添差江東西州軍令建康府池州太平州揀汰人添差浙東西福建州軍令殿前馬步諸軍揀汰人添差內有願就二廣者聽其三衙等並依降到指揮隨官資依立功次數指揮添差所有鎮江府等伍處委逐路總領司覈實分撥添差隨官序支給券錢依四川制置司例先次出給差帖便許赴任理為合入資任限伍日類聚申朝廷給降付身並聽候使喚奉　聖旨並依　紹興二十九

年四月十五日　勅吏部狀承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四日　勅諸軍揀罷統制統領將佐使臣皆係從軍日久理宜優恤如遇添差回參堂參部可特免呈試武藝依條注授差遣願宮觀嶽廟者聽本部勘會諸軍揀罷不堪披帶并私計不便發遣離軍將佐使臣添差回參部大小使臣應合依逐次所降指揮呈試之人並與免行呈試依條注授差遣奉　聖旨依乾道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聖旨諸軍揀汰若不曾經添差不曾赴任及雖赴任不曾終滿之人今後到部可免呈試　隆興元年正月六日樞密院劄子江州駐劄諸軍揀汰離軍人奉　聖旨依鄂州已得指揮　隆興元年九月十五日樞密院劄子荊南諸軍揀汰離軍人奉　聖旨依鄂州已得指揮施行本所看詳荊南府已降指揮依舊爲江陵府今聲說照用

隆興元年四月六日　勅今後將應從軍人在軍日付身不圓於離軍在壹年內未曾陳乞添差之人與添差壹次離軍已及壹年以上并已給公據後去失付身之人更不許陳乞添差如遇有揀汰離軍內有付身不圓之人須管別項開具保明并於離軍公據內子細聲說付身不圓因依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一日　勅階成西和鳳州忠勇軍曾經戰得功補轉大小使臣校副尉下班祗應遇有疾病或金瘡發動及癃老不堪披帶銓量揀汰之人許依諸軍離軍人體例分送四川轉運司參部注授合入差遣內付身不圓亦注添差　乾道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奏勘會已降指揮三衙從軍添差去處所有左翼軍摧鋒軍馬軍行司若依三衙立定指揮竊慮地里遙遠艱挈未便須議指揮殿前司左翼軍泉州駐劄立功伍次福建路肆次叁次廣南東路兩次以下廣南西路殿前司摧鋒軍韶州駐劄立功伍次廣南東路肆次叁次廣南西路兩次已下荊湖南路馬軍行司建康府駐劄摧依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已降指揮候歸司日依舊願依三衙已降指揮差撥者聽奉　聖旨依　乾道七年六月九日　勅權尚書吏部侍郎張津劄子奏契勘侍郎右選見管諸路州軍及監司下差置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專注從軍立功揀汰之人內有遠地如二廣荊湖南北京西路見榜闕日久無人指射蓋緣見在部人憚於地遠而在任滿人無力前來注授臣今相度行下本路州軍並許任滿寄居曾經從軍立功揀汰使臣經州繳連錄白出身以來文字委官對讀并具立功次數資序高下召保官壹員委保正身不拘州軍陳乞指射伍闕本州保明申部從上擬差如同日有在部人指射先注在部人奉　聖旨依又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勅權吏部尚書張津劄子勘會侍郎右

選昨申明諸州軍及監司下差置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內二廣荊湖南北京西路見榜闕次已承乾道七年六月九日指揮令經州軍陳乞指射其指揮內即無該載大使臣明文奉　聖旨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

乾道七年八月十六日都省劄子將大小使臣應年柒拾以上審察得精力未衰之人自依條法注監當窠闕如係從軍立功發遣離軍到部係年柒拾精力未衰止行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壹次即不得將非從軍立功人一例衮同注授　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張津劄子竊見諸軍立功重傷殘廢疾病大小使臣校尉揀汰離軍添差壹任回許指射嶽廟之後更不許陳乞緣從軍之人因戰鬭重傷若遽爾失祿使見狼狽欲望　聖慈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不以立功次數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見榜壹年以上經使不釐務準備差使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無人願就窠闕內更行陳乞壹次如至日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奉　聖旨依奏　淳熙元年十月四日　勅吏部狀本部勘會行在三衙揀汰大使臣即以立功次數到軍年月日先後從上集注如立功叁次以上注諸州軍準備差使立功兩次注巡檢下使臣立功壹次并不曾立功人注聽候使喚內正使立功叁次以上曾經關陞親民資序人即與添差都監並不釐務其闕實有輕重不均去處今將均去處今將均撥揀汰離軍合入路分逐一酌量輕重分作伍等重別立定員額許差壹政待闕各以拾分爲率大使臣貳分小使臣校尉伍分副尉下班祗應叁分其大小使臣依此限員差注如不足聽通融分撥如將來或有改易創置駐劄去處即比附本路均撥內減半免差指揮更不施行今措置員額如後第壹等今作壹伯貳拾員大使臣貳拾肆員小使臣校尉陸拾員副尉下班祗應叁拾陸員臨安府（元壹伯叁拾員承指揮減半）紹興府福州隆興府平江府安慶府泉州江陵府婺州嚴州慶元府潭州鎮江府建康府建寧府鄂州贛州安吉州（各元壹伯叁拾員）第貳等今作陸拾員大使臣壹拾貳員小使臣校尉叁拾員副尉下班祗應拾捌員寧國府揚州（各元壹伯叁拾員並承指揮免差）常德府岳州江州德安府（各元壹伯叁拾員）吉州通州泰州溫州衢州嘉興府常州太平州漳州池州信州撫州袁州永州台州蘄州處州汀州南劍州興化軍衡州瑞州邵武軍徽州饒州復州黃州建昌軍臨江軍（各元陸拾伍員）第叁等今作伍拾員大使臣拾員小使臣校尉貳拾伍員副尉下班祗應拾伍員全州南康軍道州興國軍荊門軍廣德軍江陰軍南安軍峽州漢陽軍（各元陸拾伍

員第肆等今作貳拾伍員大使臣伍員小使臣校尉壹拾叁員副尉下班祗應柒員隨州均州房州襄陽府廬州（各元貳拾陸員）郴州（元陸拾伍員）辰州沅州桂陽軍（各元陸拾伍員並承指揮減半）滁州真州無為軍高郵軍和州（各元陸拾伍員並承指揮免差）第伍等今作拾伍員大使臣叁員小使臣校尉捌員副尉下班祗應肆員安豐軍淮安州濠州招信軍光州（各元壹拾捌員並承指揮免差）光化軍棗陽軍澧州郢州寶慶府信陽軍靖州武岡軍（各元壹拾捌員衡州元陸拾伍員）侍郎右選今欲依尚書右選已措置到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吏部措置到事理施行　淳熙元年十二月四日樞密院劄子奏節文知潭州劉珙奏契勘茶陵名為軍使其實止是衡州一縣所入財賦盡隸衡州拘管累政知縣蓋緣闕之皆不終滿欲將本縣獄廟指使免行差撥庶幾縣道不致敗壞奉　聖旨依　淳熙元年十二月六日樞密院劄子權發遣臨安府胡與可奏契勘本府準吏部符將揀汰使臣立額臨安府元係壹伯叁拾員今作壹伯貳拾員乾道九年九月十八日具申朝廷乞行減免員數承降　聖旨以元額減免壹半今吏部不照指揮依舊差注壹伯貳拾員緣本府應辦與他郡不同欲望許依先降指揮以元額減免壹半差注下府奉　聖旨依　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湖廣總領劉邦翰乞將叁路州軍離軍順便并請俸優劣去處分作上中下三等依立定員闕將每年揀汰使臣叁次已上立功人注湖北路鄂州江陵府常德府岳州德安府復州湖南路潭州衡州京西路襄陽府郢州叁路上等州軍兩次立功人注湖北路澧州峽州荆門軍漢陽軍湖南路全州道州寶慶府永州京西路房州隨州叁路中等州軍壹次立功并不曾立功人注湖北路辰州沅州靖州信陽軍湖南路郴州桂陽軍武岡軍京西路均州光化軍棗陽軍叁路下等州軍庶得均濟本部今勘當欲依所乞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　淳熙五年四月八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淮安州申乞免差注添差等官事吏部勘當昨承乾道七年四月九日指揮止絶淮安州寄居待闕及添差并承淳熙元年十月四日指揮措置諸州軍揀汰離軍窠闕淮安州合差大使臣叁員日後免行差注本部照得續承指揮創置戰功獄廟貳員欲依乾道七年四月九日指揮日後更不作闕差注及免發下寄居待闕官并行下淮東總領所將前項揀汰離軍窠闕日後亦不得分撥兵部勘當欲依吏部勘當到事理施行後批送吏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勅郴州添差揀汰離軍大使臣伍闕小使臣校尉壹

拾叁闕日後免行添差又七月十二日　勅兵部契勘郴州揀汰離軍大小使臣校尉闕吏部勘當日後免行添差其指揮內即無許將離軍添差副尉下班祗應柒員亦與免行添差之文本部已勘當乞照應已降指揮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五年三月十五日　勅尚書省具到省箚事件諸軍揀汰使臣乞添差今徑赴吏部投狀陳乞從本部照條法指揮施行及諸州軍申到諸軍揀汰使臣乞添差今徑付吏部從本部照應條法指揮施行　嘉定六年二月十日　勅吏部狀今後奏補子弟情願從軍之人須立年限離軍注授奉　聖旨今後奏補出身人從軍實及壹拾年方許離軍免呈試注授差遣　嘉定六年閏九月一日樞密院劄子今後從軍曾經立功大小使臣校尉離軍合得添差任數年柒拾人與添差監當場務校尉添差指使並不釐務願作獄廟者聽內在軍曾充正額正將以上在外曾任路分副都監以上人並特與降前任壹等添差遣不釐務其非戰功人自依見行條法敕文指揮施行令吏部今後遇有勘會似此之人分明予奪合得是何差遣申樞密院　嘉定六年閏九月一日樞密院劄子歸朝歸明歸正忠順官大小使臣校尉年及柒拾陳乞添差人並與監當場務校尉添差指使並不釐務願作獄廟者聽內曾任路分副都監以上並止與降前任壹等不釐務差遣仍令吏部今後遇有似此陳乞添差之人分明予決合入差遣申樞密院　嘉定九年二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奏諸軍制領將佐離軍添差各有立定格法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許浦水軍都統司照鎮江都統司淮東安撫司强勇軍照江州都統司各立定見行離軍添差立功次數均撥逐路合入差遣

尚書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樞密院劄子奏諸軍揀汰使臣分撥差注奉　聖旨令吏兵部將歸州照房州例作第肆等州軍分注貳拾伍員　嘉熙四年七月空日樞密院劄子殿前司申近準指揮應離軍兵校須經本路制司背批付身方許參注蓋軍中將校貧乏者多如癃老疾病合該離軍之人若必欲付身背批一項無從經營制司背批今欲為軍士之便如癃老疾病合陳乞離軍之人先經當來將隊陳乞將隊審實然後保明申本軍統制呈身審驗之後若係諸處部與係中主帥背批庶幾立功戰士癃老疾病者可霑寸祿不致失所右劄付吏部從所申行下制闕式司照應施行

侍部右選申明　淳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勅吏部侍郎兼樞密都承

旨王埜奏檢準淳祐二年正月三日奉　聖旨應兩淮京襄四川軍功補
官未經參部注授人內曾隸軍籍人如築城招軍運糧議事等名色亦令
赴元保明去處從便踏逐軍分陳乞從軍並充使臣照各軍格法由訓練
官以年限資格陞差將佐並從軍拾年不以老疾申獲指揮方罷從軍注
授如年及筋力不衰未願離軍者聽其嘉熙四年以前軍功節次指揮更
不施行令參照前後指揮再立條格如后應軍功補授已曾從軍拾年給
到離軍公據者令注授沿邊差遣不許指射內地闕次五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並依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十一月三日奉　聖
旨行門宮殿打繖擎鞭諸班直年代上名長入祇候等年滿出職換授人
特與添差諸路州軍差遣劄下吏部牒所授州軍令後不許奏辟衝替如
到任即令赴上仍遵守舊制施行右劄付吏部　淳祐十二年六月十三
日　敕內批付下白劄子內一項軍功人除有拾年從軍公據外曾授綾
紙資帖必須元立功地分制司背批保明方許赴部注授都司擬到令吏
兵部今後應有軍功參部取索制司背批及拾年離軍公據全者方許放
參不得用例放行三省同奉　聖旨並依擬定到事理施行
侍郎右選申明　寶祐五年八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左司楊瑱劄子照得

軍功補授人合赴兵部參注自有條限近年功賞冒濫前此有貲緣放行
先示參候本處保明到具鈔倖門既闢援例者衆委是破壞格法欲令兵
部應軍功捕盜補授人及拾年無故不陳乞不放參注或諸司申辟不許
放行仍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七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依本所看
詳檢會吏部尚侍右選通用令諸使臣除丁憂停廢外及拾年以上不到部
者許召陞朝官貳員保明無違礙與銓選降壹官注擬無可降者注違遠
一等差遣及貳拾年者並落籍今詳申請指揮係軍功拾年無故不陳乞
不放參注諸司申辟不許放行下宣撫制總監司照應遵守今聲說照用
寶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敕吏部郎中奏侍右撓壞銓法之弊本部
條具應軍功小使臣從軍及拾年得背批付身及保明申到方許放行參
部今截日終還有從軍拾年及已離軍赴參之人從制司添置合同半印
公據壹紙付本人收執以憑到選壹紙先申侍右將來比對字號別無冒
僞方許放參奉　聖旨依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
司狀勘會臺臣奏請捨法徇例等事本司增修條目數內一項有功離軍
人合得資帖日起理不許通計以前月日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
尚書省揭示仍下宣制帥監司守臣常切遵守施行右劄付吏部

親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與統攝官有嫌而已避者取裁
諸在任應避親若嫌者比類注見闕次近闕若所指州無闕及元不指定
者注鄰近處無闕即對移（仍同被對之人有無妨礙）又無闕或本闕應奏
差者依減罷法即所避人已去任者雖已奏擬更不移罷　諸避親若嫌
應移注及被對人事應會問而除程過叁拾日不報者即行定差雖限內
報而不圓者準此　淳祐敕　諸稱親戚者謂同居（無服同）若緦麻以上
（本宗袒免同）母妻大功以上親（姑姊妹姪女孫女之夫姪女孫女之子同）
女壻子婦之父祖兄弟（孫女壻及孫婦之父兄弟妻及姊妹夫之父同）母
妻姊妹外孫及甥之夫（妻之姊妹之子若外祖父及舅同）諸緣嫌姻應避
親者定而未成亦是　淳祐令　諸嫌應避者（謂有讎怨）諸職事相干或
統攝有親戚者並回避（雖非命官而任使臣差遣者亦是）其轉運司帳計
官於諸州造帳官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於知州通判簽判幕職官司理司
法參軍（錄事司戶兼獄檢法者同）亦避即尚書省及六曹於外任官知
州帶鈐轄提舉兵甲賊盜於本路官宗室於本宗袒免親各不避　諸府
號官稱犯父祖嫌名及貳名偏犯者皆不避　諸在任以親嫌應回避者
（嫌謂得旨許避者）期親並罷餘聽指本路鄰近應對移處（諸州造帳官應

（避轉運司帳計官者止別差官主管）或應入闕不限數（避親者亦許射闕
壹次限拾伍日願罷者準此避嫌本以得報日為始）申轉運司（事屬經略
安撫總管鈐轄司者即申本司）本司限伍日勘會無妨礙仍須壹等職任
約度州縣大小先近後遠（如所指處妨礙本司於限內勘會本路未差人
非次通滿見闕會問本官限伍日回報不願者依無可對移法）擬申差注
所屬勘當先次注授其應避本路官者許於旁近路準上法指陳闕牒所
屬轉運司勘會申以上各不入川廣（願入者聽）仍不許入奏舉闕願罷或
無可對移或係舉官闕者並依省員法（被對移人願罷者準此）不依限申
陳者並罷赴部理再到名次仍自應避之日不理資任舉狀其事應會問
者承受官司限叁日回報即未赴任而應避者經所在陳狀指射應入闕
仍許與待闕人對換（但資序同俱係應入闕不以遠近見任官去替遠近
通滿見闕非所授者通陸拾日及已經換者亦聽對換）諸以職事相干或
統攝應避親而去替不滿壹年者聽滿任（孫及期親不用此令）仍報差注
所屬其到罷不相妨及在任人去替不滿百日者候替日赴任　諸應避
親嫌已對移未到移所而所避之人替罷者各歸本任若未赴任及已罷
各未別授差遣本任人正官未到而願還本任者亦聽　諸命官已授差

違而避親嫌者所避州知通勘驗詣實同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保明申尚書吏部　諸命官與溪洞蠻人是親戚者不得授接界州差遣被移授者經所屬自陳所屬奏與移別處畫一般差遣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勑應緣避親嫌之類對移各合通理為在任月日　慶元二年三月二日勑已授差遣如委有親戚當避須將所避應避及願換易之人并保官印紙並批書對換因依仍於批書內明言非實即甘鐫降作私罪收坐施行　紹熙三年六月七日勑臣僚奏吏部今後有兩易差遣人須親身赴部陳狀長吏審驗詣實方許對換庶使癃老病廢與夫富厚之人稍革姦欺之弊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勑吏部措置選人避親退闕委係湖廣遠地寄居待闕見隨侍親戚在朝許於臨安府陳乞召見任朝官貳員委保申部批書印紙若江浙福建兩淮寄居待次並要經寄居及所避州陳乞見在任者同所避州知通結罪保明申待次尚遠當避官同所避官並親身到部台狀陳乞責書鋪結罪識認正身取會無詐冒違礙方退闕判成注授臨安府不許擅保明申部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勑吏部申京官陳乞避親退

闕委實寄居臨安府從本府保明批書保官印紙知通結罪所避官或在別郡寄居待次從本府審會取結罪狀申部如亦在臨安府寄居同當避官親身到部識認正身見得無違礙方許退闕叅部判成別注奉聖旨依所申餘照侍左已得指揮一體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看詳臣僚奏應官員前任不滿於今任通理成資者須在任滿壹年替罷即不許將見任零月補考離任如實有親嫌迴避本州勘驗係是何服屬無偽冒知通結朝典罪保明申部符下方與離任如涉偽冒取旨施行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元年六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吏部措置選人已注授差遣委的有依條應避之親證條并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指揮並要經本貫或寄居州及所避州知通連銜結罪保明申部召見任朝官或陞朝官貳員委保甘坐鐫降之罪不許用貪罷人作保先申尚書省點對候批狀回降方許具鈔退闕其進納人證恩科吏職法不許與人對換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尚書左選條具官員授闕後尚有數年妄以將來到任與見任人婚姻妨嫌經臨安府陳乞申部退闕節次放行有礙指揮修纂條例所看詳避親退闕合候闕到依條就所避州軍陳乞知通勘驗詣實同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保明申部本部批上所避官印紙照應方許注授本等差遣今乃以隨侍在京於未赴任前就臨安府陳乞避親皆是扶合詐冒合照元條今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會到四選各稱見行遵守只合一體又擬尚左供稱如委實寄居臨安府任別州軍差遣合候闕到於本任州陳乞避親保明申部退闕今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四年十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如有見在任選人若委的有應避之親陳乞離任依條法指揮知通連銜結罪同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召陞朝官保貳員甘伏鐫降保明申部本部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劄付吏部從所申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八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應中外臣僚或有親屬仕宦在同朝同路同州者各仰陳乞引嫌迴避換授佗處差遣如徇私隱情不肯避親及私輙差本處職事者許諸色人指實陳告當按劾嚴與鐫斥九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　六暮

部　吏部十二

吏部條法奏辟門　奏辟門撮要　應吏部員闕不許舉辟雖降到特旨本部執奏不行其應舉辟（謂元非吏部闕）而未録到出身文字雖降特旨準此　應被奏差未注而元奏官替移者不差即川廣同衙奏辟而無違礙合該差注偶元奏官替移但有壹員在任者聽差　應停替未滿壹任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　應八路權注見闕（舉辟官同）勘當應差者所權月日聽理爲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　應初官不曾銓試中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差遣　應監司係貳員以上處而本司應舉辟者並連書或關牒就壹處奏舉　應舉辟闕先取願狀已供願狀者不許退免其已被舉辟而未滿任者不得別舉辟即舉繁難清要或緣邊任使者奏裁（已係繁難及緣邊者非）　應堂闕不許申辟　應進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奏辟差遣）若曾請舉許辟監當應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舉辟　應縣久不治或繁難當選差縣令者聽監司或知州奏差　應辟闕須管於見任去替半年前具申不許預期辟差下次人　應選辟文字並須録本人補授轉官告劄歷任批書印紙壹宗并夾細家狀連結縫印法官點對繳申如止連家狀不行抄録出身以來文字更不收接　應諸處申辟差遣不該已經劄報不許仍前復以前闕再行辟上　應部闕中除元係辟闕外其京襄四川兩淮極邊及二廣惡弱去處選闕官許令選辟餘不許申辟　應監當資序不許舉辟擁親民令任正監當虧欠曾該責罰雖已替罷不許舉課利場務已授縣令見在任録事司理司法參軍不許舉充監當　凡經論列不得親民差遣人不許辟鹽司監當　辟差格例　初官未有考任及歷任未成資而辟差遣　資格未及而輒超辟闕次　奏補未銓中人亦敢妄行申辟　不問贓私被論後未經部注差遣徑作無過人申辟　恩科出身輒辟獄官年及耆辟縣令　宗室添差闕而辟庶姓　見任人到任未久預辟下次　進納得官及不係試中材武人而辟巡檢知縣須入未滿辟通判與帥機　有犯未得敘行參注及不得與親民差遣　進納特科人不許辟縣尉　不係四川二廣兩淮京湖沿江州郡極邊去處而辟部闕元指揮止許選辟壹次而辟次任　不許申辟衙堂差部注已差下人　監司郡守離任而辟官　軍

功人不應元指揮輒求佗辟　不許監司守臣辟親屬爲所部屬官　不許以辟衙填見闕却令已差下人改替或別行注授武臣無令狀三紙不許辟令納粟人雖有舉主亦不許辟鹽場官知縣獄官並不許作隨司解任申辟　停廢或責降差遣若停替未滿壹任人　以上貳拾項並不許辟差　四川二廣如係無人注授初任部闕及辟闕並許以初官申辟　淮北州軍不以資格許初官申辟　四川已經須入兩考者亦許正辟通倅　如係四川二廣兩淮京湖沿江極邊去處許辟無人注授部闕亦須見任人去滿替在半年内　前項許辟部闕去處並要所辟人歷任成資後方許申辟兩浙江東江西福建除辟闕許辟外或有曾經盜賊去處及委無人注授部闕許監司以應入資格人申辟　軍功補授未參部人許辟極邊巡尉監當指使（謂有制司背批雜單公據及曾經辟差者）　已上柒項並許申辟　應諸處奏辟差遣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奏辟門（定差附）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勅　諸四川奏辟闕内有不該差注而不即附籍押官及申省違限者杖壹伯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奏辟官並開具見行許辟差條法指揮保明指定無衙改聽申奏　諸吏部員闕不許舉辟雖降到特旨許本部執奏不行其應舉辟（謂元非吏部闕）而未録到出身文字者雖降特旨準此仍候入限聽依本邑官奏舉　諸辟差官須候授朝廷付身記方許上任其緊切職任不可時暫闕官者聽先主管職事　諸四川申到奏辟闕内有不該差注者即時附籍押官限壹日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本部出闕許本貫四川或係内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雖已參轉運司（本路及佗路同）見理名次而因事到闕無違礙人參部注授壹季無人願就者並還本處奏辟　諸邕欽廉州見闕官處已注授者雖不拘常制不得奏差　諸被奏差未注而元奏官替移者不差即川廣同衙奏辟而無違礙合該差注偶元奏官替移但有壹員在任者聽差　諸停替未滿壹任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　諸邊防河事官屬並不得奏辟停替未應入本等差遣及事故違礙人充　諸成都府利州等路茶場監官闕許都大提舉茶馬司選擇奏辟差注　諸武岡軍綏寧知縣許荊湖南路安撫司於文武臣内選擇奏辟差注　諸四川奏辟内不該闕如有四川因事到闕人參部注授擬定日即符本路轉運司仍追准奏官赴部當官收領即時入遞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諸八路權注見闕（舉辟官同。）勘當應差者。所權月日聽理爲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諸初官不曾銓試中。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差遣。

尚書右選令。諸南平軍播川知城兼本城兵馬都監闕。聽夔州路諸司公共選擇奏差。

侍郎左選令。諸合同茶場簿尉兼者。許都大提舉茶馬司不拘常制選擇奏辟差注。諸舉辟或朝廷差注合理任人。（謂如特買木植掌權宜之類。）如合移注職官知縣縣令願改正官序者。與就注通理年月滿替。諸司理司法參軍（兼官同。）縣尉不職弛慢怯懦奏劾對換者。其被奏人已成資。即放離任。若舉辟填見闕。須經使未注人。方與移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諸緣邊城寨武臣闕應奏辟者。舉大小使臣歷任。有舉主無過犯應材武人充。諸奏差人未經判成者。隨事會問所屬。無違礙乃注。不應格者。報元奏官司。諸廣南差遣。應先轉官而到任未成資者。不得別有奏舉。若未滿願奏舉一般差遣。即通任及貳年。方許別理考任。（酬奬理任。自依本法。）諸黎文州買馬監押闕。許都大提舉茶馬司選擇有才幹諳曉邊情人奏差。諸郴州南安軍都巡檢使兼宜城零陵兩鄉煙火盜賊公事闕。膀及壹季無人願就。下荊湖南路帥憲司。於大小使臣內。選經任無過犯諳曉民事人。銓量奏辟。聽先次赴上。諸見任及前宰相執政官。（任使相之類。得旨依執政例者同。）合破隨行使臣。雖初任人。並許辟差。任滿乞留再任者聽。

侍郎右選令。諸三路廣南西路指使並經略安撫司奏差。仍叁分以貳分依名次撥聽候差使。若不足者。許指名奏差。諸欽廉州沿海巡檢兵馬監押員闕。並聽廣西經略安撫司踏逐奏差。諸被奏差不以遠近。聽注。仍先短使。（非急速差遣。不免重難綱運。）諸奏舉小使臣監當差遣。歷任無舉主者。與理舉狀爲舉主。諸押隊應保奏再任者。須去替半年前保奏。若近地去替壹季。遠地至任滿日奏狀不到部者。聽本部使闕。其注官後奏到者。不在行使之限。諸親王府下班祗應轉進武校尉後願奏留者聽。不得過叁年。諸小使臣校尉初任不許舉辟。（踏逐指差同。）即已經任。每因舉辟得替者。並赴部注授。任滿再聽舉辟。以上雖不拘常制。及官司請到特旨。免執奏占留。並奏知不行。（見任及前任宰執并使相依執政例。合破本府使臣。指使之類。不用此令。）諸小使臣校尉未曾參部。不許官司差權職任。并時暫幹辦。雖奉特旨。及不拘常制踏逐抽差。並執奏不行。

淳祐令。諸監司係貳員以上處。而本司應舉辟官者。並連書或關牒就壹處奏舉。諸闕員應舉官者。見任人替前壹年內非次闕承報後陸拾日（創添復置闕伯日。）依本色奏舉。內見闕無差下人。方許舉辟。即雖舉而礙法。及因闕報差誤。致所舉不應法而退回者。準上法再舉。（過滿及見闕止限叁拾日。）仍除程計之。無官可舉者。申尚書吏部。雖爲吏部差填。至任滿。其舉官仍舊。諸命官曾犯贓私罪。或無人薦舉。或應直注。或已授差遣。或未經壹任。若承直郎以下歷任未及貳考。或前任在京監當末帳未畢。或見任闕封祥符縣丞。正監課利場務。比祖額虧欠。監鑄錢監河埽使臣。或已授緣邊縣令。在京見闕及見任倉庫小使臣校尉未曾參部。或未經短使。或得替應入重難綱運草場。承直郎以下到任貳年以上。將來得替。或已得替。各不應免試。或已就免試注殘零闕者。各不在舉辟之限。諸舉辟者先取願狀。已供願狀者。不許退免。其已被舉辟而未滿任者。不得別舉辟。即舉繁難清要或緣邊任使者。奏裁。（已係繁難及緣邊者非。）諸應奏辟官者。不許辟通判及權陞職任。并衝移已差注替人及半年者。（在之官限外。不合赴上者非。）寄祿官朝議大夫以下。仍替成資闕。諸命官任有賞處。不得奏舉再任。即緣邊及遠惡或繁難者。不用此令。諸所部官有過及不職。奏罷其闕。非應奏舉者。不許舉填。諸監當資序。不許舉辟權親民。令任正監當虧欠曾該責罰。雖已替罷。不許舉課利場務。已授縣令及見在任錄事司理司法參軍。不許舉充監當。諸提點刑獄司。緝捕盜賊若見闕及過滿。如經壹季別無朝廷并吏部闕報已差人。即許本司舉辟。諸縣又不治或繁難當選差縣令者。聽監司或知州奏差。諸承直郎以下於法不應磨勘改官者。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有酬賞改官處。諸承直郎以下初磨勘改官入知縣人。非緣邊軍興。雖不拘常制。不得舉辟別差遣。其奏舉從事郎以上（用改官舉狀入從事郎以上者同。）知縣（謂奏舉充從事郎以上。而應注知縣者。）縣令準此。（未移注願止依本資序就舉辟者聽。）諸進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奏辟差遣。餘條稱舉辟準此。）其係承直郎以下成肆考者。許薦舉。即流外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有舉者貳人。聽舉辟。諸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舉辟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格　隨行使臣（通差大小使臣選人校尉。）

見任宰相（三公三少使相同。謂得旨依宰相恩數者。）壹拾貳人。　前宰相捌人。　見任執政官（兩府同。謂得旨依執政恩數者。）壹拾人。　前執政

官陸人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管幹辦事使臣前宰相肆人前執政官

參人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六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廣南西路奏舉緣邊窠闕奉　聖旨除犯入己贓并付身不圓本貫州進納出身元發奏官替移已經本路兩次奏辟入吏非泛補授出職吏人不差緣邊城寨官奏狀前不曾連到家狀脚色錄白付身不差外餘並差注內合呈試人權令舉辟官司呈試候到部日依條呈試施行　慶元元年十月四日　勑吏部狀廣東經略安撫提刑轉運提舉司奏契勘本路管下知縣縣令內有久闕正官去處緣拘銓法無本等人指射畫降指揮許監司奏辟壹次上件窠闕多有水土惡弱去處所奏辟人到任近不及數旬遠未及數月已有事故依舊無人注授即與不曾奏辟一同欲令後遇有奏辟知縣縣令久無正官窠闕如到任在貳年內事故不問已未祗授付身乞再令逐司公共奏辟壹次更不申明本部今指定欲從逐司所乞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為廣東奏辟知縣縣令到任未久事故依舊無人願就即與不曾奏辟一同故降前項指揮許再辟壹次令贅說存留照用　嘉泰四年二月二十日　勑吏部勘當二廣諸縣壹年無正官注授者令吏部四選通差或四選中又滿壹季無人注授者令監司帥守審度文武中廉勤慈惠者奏辟充填然後考覈臧否嚴加黜陟奉　聖旨依　慶元六年十月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四川安撫制置司申四路緣邊州軍城寨官窠闕乞下四路轉運司今後須審量人材委實堪任邊面方許照資格差注如到任於邊面不職搔擾透漏引惹蕃部作過乞令元差注官司任責雖已去官遇赦不與原免四路緣邊知縣縣令有運司定差窠闕有提刑安撫轉運司辟差去處今後須擇選材差辟若所差不職元差注官亦不以去官赦原奉　聖旨依　嘉泰三年八月十六日都省劄子檢會嘉泰三年八月十二日奉　聖旨四川茶馬司累年綱馬全不及格凡積弊既深宜有更革自今後都大茶馬官文武臣各差壹員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一屬官元有幹辦公事肆員川司簽廳兩員秦司宕昌各壹員每遇闕官許照應元降指揮不拘常格奏辟外更有準備差遣壹員近來多不差辟如遇職事繁劇同行奏辟奉　聖旨依　嘉泰三年九月十二日都省劄子武略郎右武衛中郎將新除都大提舉四川等路買馬監牧公事彭輅劄子申稟事件數內一照

得茶馬既分兩司而馬司所部諸州買馬去處全藉官屬協力辦集今來馬司既於興元置司亦合將幹辦公事貳員分撥兩處內壹員從舊於宕昌主管簽廳措置互市買馬壹員合於興元府本司簽廳照得江上諸軍合取川馬係在成都府團併排發今合依秦司舊來條例置簽廳官壹員於成都府欲將見在秦司壹員權往成都府主管簽廳其準備差遣壹員許輅專行奏辟於本司簽廳裨贊職事今來所乞辟差官屬許輅於見任寄居待闕文武官內不以有無拘礙選擇廉能强幹諳熟馬政之人奉

聖旨依　嘉泰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勑臣僚奏仰惟　國家法令所宜遵守或創例破法豈可不參酌而訂正之初官不許辟差具有成法近有未經任人奏辟而得之況其間有場務合注曾經課利增羨人若例皆許辟初官則未諳練經歷者皆求辟闕矣欲望令吏部措置革絕施行奉

聖旨依令三省樞密院吏部常切遵守

尚書左選申明　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勑臣僚上言廣西郡守諸司徇私奏辟欲望特降　睿旨今後廣西州郡下政未曾差人處令吏部先壹年牓示如已破格亦須壹季無人願就方許行下本處依公奏辟壹次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二十九年七月十二日樞密院奏馬軍司申本司舊管準備差遣差使使喚使臣係本司踏逐已未經任有心力人近因吏部引用辟差條法須要有舉主經任人欲從本司踏逐無過犯已未經任人申朝廷取索付身照驗差撥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四月四日　勑吏部狀照得四川運司係代吏部參選注授今欲乞四川合呈試參司人赴制置使司差官監試內呈試第貳第叁等弓力人添試斷案壹場就銓試院收試候中方許參司注授所有二廣願就定辟差人權令赴本路安撫司呈試其試中止許就本路定辟窠闕若將來因事到部或移籍前來之人即依本部見行條法別行收試候試中方許參部注授本部窠闕奉　聖旨依　淳熙七年七月十一日　勑令後蜀中緣邊寨堡並仰正行奏辟雖元奏辟官替移並令終任不得差官權攝如違依條將請給計贓施行　淳熙八年九月三日樞密院劄子四川安撫制置司奏奉聖旨四川制置司辟差闕內留貳拾闕令本司依格辟差仍先次開具存留窠闕奏聞奉　聖旨依成都府路嘉定府中鎮知寨威州春祺知城嘉會知寨通化軍監押茂州牛溪鎮把隘雞宗關知堡鎮羌知寨鎮羌寨監押潼川府路瀘州納溪知寨樂共城監押九支知寨安溪知寨安溪寨

監押安遠寨守把江門知寨長寧軍石笋堡巡檢敘州横法寨司守把利州路階州武平知寨平定關使龍州乾坡知寨　淳熙十年二月十七日勑四川茶馬司狀西和州宕昌知寨兵馬監押舊州兵馬監押床川關川茘川知寨鐔龍播巡檢階州峯鐵硤知寨兵馬都監共玖闕並係西馬來路要於本司職事利害若非特降　指揮從本司同轉運司選官辟差竊慮不得其人有誤馬政奉　聖旨特依　嘉泰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四川安撫制置司奏龍州漁溪澗水兩處寨官令以兩巡檢兼知兩寨非惟責任不專緩急難以倚仗龍州見管指使兩人别無職事今擬行住罷却從本司選擇諳曉材武堪任邊寨貳人專充澗水漁溪兩寨官仍申朝廷乞降付身其巡檢貳人依舊令運司專注奉　聖旨依　淳熙七年六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廣西湖南北安撫司應舉辟差遣合中樞密院銓量內安撫司水軍統領都巡檢使提舉左右江兵馬盜賊公事知縣安撫司準備將領委自本路帥臣依公奏辟隨所辟文狀令親身齎付身赴樞密院銓量依條施行其餘辟差人止繳連録白付身申樞密院驗實照應已降指揮施行　淳熙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樞密院劄子奉　聖旨宜州管下環州兵馬監押兼巡捉私茶鹽礬兼知思恩縣事宜州管界緣邊都巡檢兼照管融州溪洞賊盜公事宜州都巡檢使提舉諸堡寨賊盜公事高峯寨駐劄廣南西路經略安撫司準備將領貳員壹員鎮寧寨駐劄壹員思立寨駐劄伍闕令本路安撫提刑轉運三司照應見行辟差條法指揮公共選擇人材聯銜奏辟晃親身赴樞密院銓量　紹熙元年四月二十九日　勑令後諸州軍兵馬都監獨員處專注應材武次曾任主兵官人合差貳員以上及都監押共差貳員以上處並照去替年月通融注授壹員應材武次曾任主兵官人遇有射闕人本部關會照應差注其餘員數並依舊法注擬如同日指射即先差應材武次曾任主兵官人

尚書考功申明　慶元三年十月九日　勑臨安府奏輦轂之下彈壓之政弭盜為先警捕得人市偷屛迹居民安堵紹興三年守臣梁汝嘉乞增緝捕使臣為拾員五年指揮理為合入資任乾道閒少尹沈夏之請增至拾貳員理為資任任滿比較如本地分內全無盜賊與減貳年磨勘如有盜賊將所獲件數比折所獲數多與減壹年磨勘未獲數多即展壹年磨勘若事涉重害從本府别行申奏賞罰欲望今後許令本府不以有無拘礙於大小使臣校副尉內踏逐選擇果可倚仗之人具申朝廷指差理為資任任滿比較賞罰立為定制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元年十月三日　勑吏部勘當成都運判錢文子狀本司所管成都府錢引務抄紙場監官職事繁劇弊倖實貴關防乞將監官窠闕注奏舉關陞經任有舉主人仍不注初官及恩科并年陸拾以上人破格注授如見任人去替半年無人注授從本司照格法選辟奉
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嘉定三年正月九日　勑臣僚奏令諸路帥臣監司如作邑未滿者不許奏辟奉　聖旨依　嘉定三年四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改官入受辟候任回須管依舊作縣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三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批狀下四川監司帥臣應沿邊知縣有四選通差去處非武舉出身不許注授及破格奏辟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空日　勑令三衙諸軍帥令後書寫機宜文字止許辟子孫弟姪不得奏辟異姓制置安撫司有合辟去處亦一體施行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措置小使臣校尉有堂除辟差元係初官未曾經任諸州軍不得放令交割職事資緣請托脫漏放行赴上將來在任月日並不理為任程考任請過請給計贓追納坐以違制之罪其有雖曾經任元不曾呈試中選及軍頭司御輦院御廚儀鸞司修內司翰林司祇候庫內軍器庫御酒庫萬壽觀等處及諸司差遣如係初出官未曾經任不曾呈試中人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月六日勑行在贍軍諸酒庫使員監當自今後並以文武對差內堂除闕仍舊堂差部闕令吏部差注流內文臣其潘封庫內壹員令點檢所奏辟流內文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勑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董居誼奏四蜀沿邊諸縣闕人無官願就欲令逐路運司遴選侍班人內有材幹精力人姓名保明本司審量委堪任使奏差就權理作改官須入而磨勘轉官仍自受告日起理不許諸司夤緣奏辟奉　聖旨令四川制司將沿邊縣闕於見侍班人內選辟壹次候班次到日與換給付身却自改官後起理須入知縣月日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十一月二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極邊要地正賴才能辟之可也繁難惡弱久闕正員辟之可也今也

或利見次或規厚俸或近地之類便私計或當路之遇有夤緣憑藉要塗例求改辟有需次數年或瓜期將及而中輟者有違兩政而不得上者恩歸於私室怨及於公朝欲令後諸路差遣自非邊面及敗闕水土惡弱久無正官者並不許奏辟衙改下政待次之人如違許吏部執奏臺諫挾劾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司勲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廣西經畧安撫司措置廉州管下秋風山永平鄉係傜人出沒之衝廉欝要害之處欲移本州管界巡檢就永平鄉置司名永平寨以五州管界巡檢彈壓山傜盜賊永平寨駐劄繋銜受欝州舉刺任滿從兩州保明方許放行批書離任授訖轉壹官已有定格任滿寧靜本司保奏與再特轉壹官又象貴兩州之間有古鐵坑一路客旅官軍往來藏伏逃軍兇徒聚劫最爲害要欲於兩界上穿山鋪創置一寨專置巡檢壹員從本司不以大小使臣内選擇材武辟差以象貴潯賓柳任州管界巡檢穿山寨駐劄繋銜叁年爲任受兩州舉刺任滿從兩州保明方許批書離任任滿酬賞照貴州巡檢賞格施行奏　聖旨並特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四年三月空日尚書省批下吏部勘當成都運判范仲武申令後縣久不治或繋難當選差縣令者聽監司知州奏差所有曹職丞簿等闕除宣制兩司特辟外其餘不許州郡徑自辟差並令歸部及川廣運司注授下四川二廣監司州軍遵守施行　嘉定十四年七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奏　聖旨沿江制置副使司申差幹辦公事壹員於京官選人内通差准備差遣壹員專差選人經任有舉主無過犯人准備差使貳員通差大小使臣令本司從公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并親知以充員數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五日　勑知静江府廣西經畧胡槻狀本府拾縣官下吏部照格法盡差京官選人不許諸司妄辟右選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五年四月空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凡經論列不與親民差遣人不許注監司監當監司郡守亦不許奏辟奏　聖旨依　嘉定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勑准西安撫副使司差置官屬奏　聖旨權置幹辦公事壹員通差京官選人准備差遣壹員通差文武官准備差使壹員通差大小使臣並經任無過犯人令本司從公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親知以充員數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勑吏部看詳臣僚奏請已有差遣人不得干堂亦不許舉辟如有似此之人並以

違制論奏　聖旨依　寶慶二年四月八日　勑臣僚奏下二廣遵行條制如守令許辟亦須見闕壹部無人注授方許奏辟如通判幕職教授等官將滿半年前未有替人申部出闕滿三月無人注擬申省行下本路通判以下京官闕從諸司奏辟選人闕從漕司定差作邑未滿叁考作倅未滿壹考不許須辟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十五日　勑自今右選須闕陞親民陸考方許辟邑試邑後歷兩任方許辟州或舉從軍人依舊例作縣畢須歷計議等官然後該差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以後選人先任諸郡教官武臣先任四川二廣沿邊次邊縣令曾經奏罷者各不得再注前任差遣其有已該　赦許依無過人例之人止令別入差遣諸監司州郡不得巧作名色奏辟儻或違戾重加鐫罷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十月二日湖廣總所申欲於江陵府將見任倉庫　官專監大軍倉各別置大軍庫壹員選辟經任有材具敏辦人奏　聖旨特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創置江州江陵府大軍庫官各壹員取到侍左供係是辟闕雖不係本部使闕權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三年十月一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縣令須令曾歷叁考有縣令以上舉主叁員前後無公私過犯人方許注授不許打作破格輕爲界付或監司帥守有請辟置亦令吏部契勘合格方與施行十月三日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四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臣僚上言自今除極邊制閫中辟官屬與諸監司屬官元係辟闕及創置寨闕許令辟置其餘州縣常程差遣並不許輙行銜辟如有違戾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併奏辟官與議重罰二月四日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尚書省批下勘會榮文恭王墳所合差主管香火奏　聖旨令於大小使臣曾經參部人内選辟壹員不妨新任差權並以叁年爲任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空日都省劄子四川制司申在選官不曾干堂人方行奏辟仍於滿替壹季前陳乞新改官合入知縣人不許求辟文武官非本司合辟闕次並各赴運司依條差注右劄付吏部證所申事理施行　端平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吏部乞

中嚴條令今後有將本部闕奏辟及干堂差許本部照條執奏照得方今選辟之權重於銓部重於朝省吏部申明臣僚奏請禁絕未久衝改隨之如淮甸荊襄當風寒之衝嶺嶠遐僻入瘴之地人不願投次因久闕者或聽權宜選辟或與持筆堂差至有江浙輔郡又如師儒冷官亦以辟狀而壞部法或以特差而衝部注合議行下劄付吏部如非緊急權宜如已降指揮許令選辟輒以特差辟置衝改部注者許令執奏准此本所看詳前件指揮吏部詳審報到續有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 聖旨指揮令諸制司總所帥司監司遵守除元條辟闕及襄蜀兩淮極邊并新復郡縣及二廣懸弱去處或遇闕官許酌量選外其餘並不許輒將堂部闕申辟如違取 旨施行令聲說照用 嘉熙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都省劄子捡會下項嘉熙元年十一月十四日朝旨行下諸監司州軍止當以辟差闕來上其川廣定差窠闕或部闕無人注授方許改替見任人其兩浙江東西福建湖南六路除曾經盜賊蹂踐去處外其餘內地不得以堂部闕妄行申辟如委無官願就須先申部方許辟上雖是辟闕亦不許辟兩政嘉熙二年二月十七日朝旨今後只許照條奏差合辟之闕其部闕非辟闕不許巧作名色奏辟雖合辟闕不得衝替已差人仍不得辟差因任其權

宜選辟壹次者不循例辟下政如違辟狀不行所舉之官受辟之人並坐以降官罷任之罪劄付吏部牒諸路帥臣監司諸州軍常切遵守施行

嘉熙二年九月十二日都省劄子四川二廣沿邊州縣官非見闕去處不許辟下次人待闕違者所辟官與受辟人並行取 旨鐫降

尚書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勑今後二廣知州闕並不許諸司申奏辟差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吏部尚書左選具到條例內壹項照得昨申請將郢州均州無為軍房池瑞州興國臨江南安軍岳州通判拾闕係沿邊江面去處專注無過人仍不作破格節次據官員乞作破格及注前任無過人陳詞不已條例所看詳諸理知縣資序人若在任實歷成貳考丁憂或避期以上親及陞權改差罷任者許理為壹任聽注破格通判及別差遣今日作邑者皆憚其難才及兩考經營求辟或作避親緣故脫去今立為定格諸作縣及兩考以上果有才行為諸司辟舉者只得辟知縣資序幹官闕丁憂以理去官及避期以上親者自如本法其避非期以上親再注知縣補前任月日方許注破格通判或別差遣又看詳沿邊江面郢均房池瑞岳州無為興國臨江南安軍通判要須擇人不當論資格專注無過犯人則可不作破格則不可合仍舊照法收入破格許改官作縣滿無過犯人通注若已曾經闕陞通判資序令並許注授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今後二廣縣令非武舉蔭補出身及有監司知州薦舉令狀不得辟充縣令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五月十一日都省批下今後選人不待班引不得辟縣捡坐嘉熙四年四月十二日尚左郎官程公許劄子諸路帥守監司無得以本部京官通判知縣縣丞監當窠闕指稱闕敗妄行辟舉庶幾銓法一定下諸路監司帥守常切遵守送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元年二月空日樞密院劄子諸路監司郡守今後凡辟差遣非見闕官去處不許申辟如或辟置見闕繳連所辟官出身履歷朝典家狀錄白印紙告劄委官點對保明不許妄行申上破法壞例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元年十月十一日 勑勘會今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理為在任月日端平三年指揮添入淮襄極邊照得淮襄雖在邊非比川廣奉 聖旨除川廣差注及奏辟許以就權月日理為在任餘路不許引用其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指揮更不施行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十月空日都省劄子臣僚奏自今州郡差遣非歷兩任通判終滿不許注授亦不許帥臣差辟年及不作縣之人不許入郡十月十八日奉 聖旨並依令吏部及諸路制閫監司常切遵守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四月十日 勑浙西安撫使趙與籌狀申辟迪功郎呂彬年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正庫繫銜承直郎趙汝迨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東庫繫銜通受本路監司舉剗理為資任四月四日奉 聖旨並特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勑中書門下省內批付下白劄子所陳內壹項竊見雜流補授官止訓武郎職止監當及將領副將之類近年以來多賞緣外閫剗辟及捏合軍功有官至大使臣職至總管者合從朝廷釐正向去並照成法施行都司擬到吏職及減年補授階官止訓武郎職任止監當所以重流品也欲令吏部常切遵守并下樞密院若似此補授出身冒干正副將軍職差遣及超轉官資者不許用例放行

尚書侍郎左選用申明 淳祐三年八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軍功右選冒濫已行條畫關防所有書填文資合議指揮八月八日奉 聖旨令

諸路制司令後如遇軍功書填左選告命綾紙須管具本人立到是何功狀詳述事因申樞密院以憑奏審取旨劄下本處本人照應即令本人并書填告命齎赴吏部參注若已填告命不曾申奏取旨劄下照應之人並與白身人同即不許參注奏辟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五年六月十日　勑令後五書局提舉官下供檢文字並照府第使臣一體施行不許進士宗室任子差充歷過考第關陞改官不該收使其右選等人差充理考自依指揮施行　淳祐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勑臣僚奏二廣見任人兩考有半之後許諸司辟舉下政使授闕受代者各以其時奏　聖旨依　淳祐六年正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長貳詳議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候任滿須再令作邑補滿前任知縣考第月日方許注授通判都司擬到作縣考任未滿或補滿考任未合授通判人不許諸司選辟奏　聖旨依　淳祐六年十月十六日　勑將作少監劉竑之奏四蜀州郡闕守軍民雜處差武臣者兼曉民事人其近南州郡合辟文臣為之或資序未應入郡而已經須入兩考者正辟為倅而以制書攝郡一武臣知州處擇已改官人辟為通判理作須入一幕職州縣等官權宜辟上朝省亦與從權放行四川制司申以上叅項欲特從所請下本司遵照照得制司詳酌條具申請幕職州縣官久闕正任許不拘格法權辟奏　聖旨令四川制司遵守施行并下吏部照應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十年二月空日都省劄子臣僚奏初改官人須入知縣實歷叅考方差通判如不滿叅考須令補足試邑罔功別圖改辟將所辟舉主一例降黜二月一日三省同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一年十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條畫下項內壹項照得監司郡守保明奏辟選人就任改官辟充知縣理為須入之人各先試中方行出給京告此項除四川二廣京襄湖南北路兩淮極邊就本路監司引試外有選人就任改官辟充知縣未受京官先試之人未審合不就本選引試或就都堂引試劄付吏部將外改辟充知縣人除川廣京湖兩淮極邊外餘並就都堂引試候行下給告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取到吏部狀稱續有淳祐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指揮都省覆試知縣非所以清中書之務奏　聖旨令吏部從公覆試方許注授今聲說存留照用　淳祐十一年十一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十一月二日奏　聖旨行門官殿打纖擊鞭諸班直年代上名長入祗候等年滿出職換授人特與添差諸路州軍差遣劄下吏部除所授州軍令後不許奏辟衝替如到任即令赴上仍遵守舊制施行右劄付吏部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近來諸閫監司將堂部闕申辟破例踰屢申嚴終未悛革十二月十六日奏　聖旨令諸制司總所帥司監司常切遵守除元係辟闕及襄蜀兩淮極邊新復郡縣二廣惡弱去處闕官許令斟量選辟其餘並不許輙將堂部闕申辟致妨孤寒注授如違取　旨施行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勑內批白劄子竊見自來總管路鈐一路止各壹員其州鈐路分一路亦叅肆員而止今有一州而總管數員路鈐壹貳拾員者乞自朝廷根刷諸路總管鈐路名籍酌為中制立定員數施行都司擬到契勘諸路州郡總管路鈐鈐轄路分正副將領員數極多欲令樞密院除臨安府係駐蹕之地兩淮荊湖係制閫置司去處其建康鎮江江池州係屯駐大軍去處見差員闕並充減亦不再增餘州郡各與立定員數上州通差叅員中州貳員下州壹員置籍差注入鑿仍下諸制司照應令後不許剏辟內郡總闕兵官常切遵守施行三省同奏　聖旨依擬定到事理施行　寶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勑令所看詳淮東浙東西鹽場令後武臣不得注許提舉司選辟清廉之人九月二十四日奏　聖旨依照得兩浙鹽場令隷運司提領鹽事所合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二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檢會淳祐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勑內批付下白劄子內壹項竊見見任宰執許辟使臣拾貳員出外減為捌員見任執政許辟使臣拾員出外減為陸員欲乞　朝廷遵照條制施行都司擬到宰執辟差使臣各有員數欲令三省樞密院吏部各遵守施行如有增員申辟許吏部執申不得額外放行六月十三日三省同奏　聖旨依擬定到事理施行　寶祐三年五月空日都省劄子權工部尚書兼中書舍人程元鳳劄子奏陳辟差之弊自今以始惟川廣極邊許辟惟元係辟闕下政未有人者許辟內地州縣官不許辟諸司僚屬監當本非辟闕者不許辟雖是辟闕已差下人者不許辟既是辟闕又未差人而所辟之官資格未應授者不許辟如不許辟而輙辟者辟主及受辟之官並與鐫秩五月十二日奏　御筆並依右劄付吏部　寶祐四年十月六日都省批下吏部條具郎中張鎮奏銓曹左選越法舞文為姦之弊下吏部嚴加革絕內壹項部闕不應辟乃求辟攙已

注之人。照得選人注授。有待叄貳年近次者。或待捌玖年遠次者。闕期將到。方欲赴上州軍監司申辟。或令改替。或剗行注授。使差下人虛待歲月可念。乞下諸路州軍監司。今後遵照指揮。不許將部闕衝辟。或有申上不與施行。十二月十七日奉　聖旨依。　寶祐四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淳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臣僚奏請軍功冒濫之弊數內壹項。應軍功補授人。自今後並不許諸路監司申辟。充但千差遣。庶革攙奪吏部條格。銓注小使臣之闕。已奉　聖旨依。諸司自合遵守。邇年以來。所辟軍功紛然。甚至殊覺泛濫。又且超躐申辟。破壞銓曹成法。積弊固曰未能盡革。豈可略無限制。合行申嚴。須議指揮。三省同奉　聖旨令制總監司諸郡。今後應軍功補授人。不得以內地差遣申辟。其四川荊襄兩淮極邊巡尉監當指使監押寨闕無人注授。方許辟軍功有考任人。自餘向上差遣。並不許辟。其合辟去處。須於見替半年前具申。進納人亦當遵守條格。不得妄行辟差。不應受辟而輒行求辟。並照昨來指揮。鐫降施行。右劄付吏部。

尚書左選申明　寶祐五年七月七日。都省劄子。勘會諸奏補京官曾歷滿兩任肆考年叄拾以上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聽注知縣。此　祖

宗定法也。近年以來。捨法援例。方歷貳年。遽乞作邑。或自述先世之勳勞。或經營諸司之申辟。委是破壞格法。須議指揮奉　聖旨令吏部遵照條法。應奏補京官曾歷滿兩任肆考年叄拾以上有監司知州薦舉充實歷知縣者。方聽注授知縣。如未及肆考陳乞者。不許破法差注。雖有朝廷批狀。諸司申辟。亦仰本部執奏。不許具鈔。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檢會十一月二十三日恭奉　內降臣僚奏請。銓曹捨法用例事。所有武臣差遣合行申嚴下項。一。諸路水軍統領統轄及邕州左右江肆寨兵馬盜賊公事。許各司照已降指揮選辟。一。三衙江上諸戎司除書寫機宜文字合辟同姓弟姪兄孫。其正任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計議官。並專差武舉出身。其正任准備差使醫藥飯食准備差使。係堂闕外。如添差准備差使醫藥飯食准備差遣幹辦公事主管機宜文字計議官。許行剗辟奏補軍功授人。一。指使監當巡檢諸路監司。並不許奏辟未曾參部注授人。如是極邊無人注者。權與從辟。止理作從軍月日。初官不曾銓試中。不得舉辟差遣。其巡撿滿合授監押。監押滿合授將領。將領滿合授副將。自副將正將路分州鈐路。並曾歷兩任方許辟陞壹級。如有功勞顯著奇才可用之人帥

聞著語保明申上朝廷。却當斟酌施行。內路鈐。雖歷兩任。非軍功顯著材能遇人。朝廷得於聞見之素。及制帥見於選擇而辟者。不陞總管。其泛常補授出身。並至路鈐止。已歷路鈐者。許辟諸制司計議官。十一月十七日。奉　聖旨令制帥闕及遇有申辟。仰遵照今來畫一條目施行。務在確守。不許違戾。劄付尚書吏部闕牒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都省劄子。檢會臣僚奏請數內吏職入流。止許辟授監當差遣。進納人。不許辟差。有已曾請舉人。許辟監當差遣。奉　聖旨令制帥司遵照施行。不許違戾。劄付尚書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在右司狀。數內壹項。諸司申辟官屬。如辟主改差。除知縣獄官外。餘官並合隨司解罷。不許存留。有妨新任申辟。正月八日奉　聖旨令尚書省一併揭示都門曉諭。仍下六曹并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恪守成法。毋狥私捨法用例。常切遵守。一體施行。不許違戾。具遵稟聞。　奏并下御史臺諫院。常切覺察。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慶元年七月二十七日。勑知隆興府趙時

詁申。契勘在城有稅官文武兩員。自減免諸色稅錢之後。所收數少。貳官殆為虛設。內文臣欲乞省罷。却與照舊例添差察推壹員。從本府選辟。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慶元年八月九日。勑沿海制置大使司狀。照對本司昨來興復慶元府象山結綺林村伍鄉碶酒務。已辟官掌幹。當來剗奏。作慶元府酒務。恐向去司存混殽。乞將慶元府象山結綺林村伍鄉碶贍軍酒務。改為監沿海制置使司贍軍酒庫。乞劄下本司并吏部照應。八月九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催煎。買納支鹽官最近亭場。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及其垂任。知舉員之不可望。惟事攫拏。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為補考求舉。計其如國課何。鹽司薦舉。須當及場監鹽司辟闕。必須令終任。正月十二日奉　聖旨令吏部遵守施行。今後諸司鹽場官。仰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庸之人。仍遍牒浙東西淮東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照應。以舉刺核別淑慝。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作隨司解任。其有貪繆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照得兩浙鹽場。今隸提領兩浙鹽事所。

合聲説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二年七月二十九日　勅勘會州縣官係部闕者不許辟差近年湖南廣西多有闕官去處部注之人昨來援據率是違年不赴及各司辟至吏部則又以已差人而格之因此權攝充斥殊爲民害奉　聖旨令湖南廣西帥漕憲倉諸司將久闕正官去處選辟壹次委是違年不赴方可具申部不許一例衝辟有妨部注之人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勅中書門下省勘會諸路制總監司州郡申辟官屬近有初官未歷考任遽行申辟有被論未改正徑作無過人申辟有見任未久而預辟下次又有資格未及而超躐申辟破壞成法合行申嚴奉　聖旨令吏部行下諸路制總監司州軍常切遵守條格不許違戾如係極邊去處臨期斟酌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四月空日都省劄子勘會四川文武官注授東南窠闕固於條令指揮有礙念其寄寓亦當參酌施行四月十三日奉　聖旨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謂正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户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户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

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右劄付吏部　景定三年十二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檢會景定三年四月十三日已降指揮四川文武官赴部注授東南郡縣窠闕（謂正闕者）大藩節鎮每州不得過貳員餘州不得過壹員每縣萬户以上亦不得過壹員不及萬户不許差注令吏部遵守施行所有堂差通判以下窠闕每路不許過兩員辟差窠闕每路許以伍闕申辟竊恐員多闕少致使淹困特與優異須議指揮照得昨降指揮以四川有官人當於故鄉取闕故每路止放上項員數今既在東南尚多欲得闕養廉難以拘已行限員十二月十日奉　聖旨每路照舊員額倍添員數其辟差堂差皆準此　景定三年八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狀勘會已降指揮蜀士堂差部注皆有限員辟闕每路亦限以伍闕近有諸司申辟蜀士多以堂部闕剗上委是有戾右劄付吏部行下沿路制總監司州郡各遵照已降指揮剗下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八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權發遣鎮遠軍州事張譏狀乞分理錢穀獄訟諸法曹官選差謹重端雅之人時暫權攝八月八日奉　聖旨照壽昌軍例以録參兼司理以司法兼司户令本州選辟壹次仍下吏部作闕

尚書左選申明　景定三年五月空日都省劄子知循州劉宗中乞省罷通判添置簽判五月六日奉　聖旨從申省罷通判添置簽判壹員令廣東安撫司從公選辟壹次

定差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勅　諸四川定差闕內有不該差注而不即附籍押官及申省違限者杖壹伯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四川申到定差闕內有不該差注者（雖該定差而别有除授者同）即時附籍押官限壹日具申都省候得指揮聽本部出闕許本貫四川或係内地而名籍見在四川及前任四川差遣雖已參轉運司（本路及他路同）見理名次而因事到闕無違礙人參部注授（定差闕未指射而轉運司定差到者即先注定差人或同日指射者準此）壹季無人願就者並還本處定差　諸四川定差内不該闕如有四川因事到闕人參部注授擬定日即符本路轉運司仍追進奏官赴部當官收領即時入遞　諸川廣定差窠闕不許在部及干堂人指射　諸八路定差不當及有不圓事節（謂於差注有妨者）本部具申都省諸八路申到差狀（再任同）限拾日勘當保明擬奏注畢限伍日符本路其不應注者準此仍追

進奏官當官領符即時入遞候到本處具已收月日申　諸就八路闕轉運司差注差誤不當者内四川路行下安撫制置司餘路符提點刑獄司推斷仍許被差不當官赴逐司陳訴　諸八路申到差狀事節雖未圓而於差注無所妨者聽先會問即違式及季申狀違限者符提點刑獄司推斷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八路權注見闕（泛辟官同）勘當應差者所權月日聽理為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　諸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如合該差注其權過月日與理為在任月日（轉運茶馬司同奏辟官在任成資者準此）舉主並許收使係奏辟官亦準此如不該差注即候正官到任交割其舉主更不收使　諸四川定差官觀獄廟及添差不釐務未受付身不得先次就權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四川定差到選人差遣内有該闕陞階官者雖已出給照劄連送考功指定應得格法方許差注

尚書左選令　諸八路差知州狀勘當訖申都省

侍郎左選令　諸非廣南人在部願往廣南路就闕者依條符本路轉運司令在本路及湖南福建諸路人之上

尚書考功令　諸八路選人合入令錄及循資並聽依令任滿日合入資序在任指射差遣（奏舉充職官縣令及奏舉縣令合入職官知縣并奏舉職官知縣合循資或願就知縣人同）各具合用舉主到任年月所指闕次從轉運司結罪保明申部本部不候任滿考課文書只據申狀月日依格法契勘無違礙與就差內有改官以上酬獎及舉主足該磨勘者並赴部

淳祐令　諸命官非八路替而願就八路差注者聽仍具所就路於所在州投狀本州（知州通判即轉運司）保明非昏耄疾病朝議大夫以下及大使臣奏餘申尚書吏部承直郎以下免試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政和八年七月十日　勑八路定差須管依式如違仰吏部符下官吏杖捌拾　紹興七年十月二十日指揮四川不依格令定差依吏部見行差注不當勑條科罪施行　紹興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勑潼川府路轉運司集注差遣尚書左選看詳將本司見勝窠闕如兩季無人願就即將停替并累任當硬注人與赴司參選人家理名次集注應格合入窠闕尚書右選勘會停替人赴司參選欲令本司將合勝窠闕兩季無人願就許依本部破格集注侍郎左選欲依尚書左選勘當到事理侍郎右選欲依尚書右選勘當到事理施行奉　聖旨依　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勑四川轉運司差注將停替并累任當硬注人與在司人家理名次注兩季無人願就闕如叁經集注無兩季無人願就闕即於第肆季與免硬注與在司人家理名次注合入窠闕奉　聖旨依　紹興二十一年八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夔州路轉運司乞將已定差人差狀未到部間光家刷闕差注黃甲并堂除衝下本司定差人除豁作不礙定差分數推賞本部勘當今後轉運司定差到官員差遣差狀未到部間差注黃甲及堂除衝下本司已定差人即與除豁更不理為員數賞罰共據壹歲已定差到部無衝下窠闕員數以拾分為率比較分數逐路依此後批送吏部具勘當到事理行下本司照會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勑吏部狀乞將四川轉運司官並依舊格候任滿定差退難不及貳分與減貳年磨勘奉　聖旨依　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　勑川峽四路轉運司使窠闕更不分川人內地人只以名次依格差注　乾道六年閏五月十四日　勑四川定差親民差遣元定差日年伍拾玖歲到部日年陸拾并元定差日年陸拾玖歲到部日年柒拾止令吏部照驗詣實一面具鈔　慶元六年十月十七日樞密院劄子樞密院奏四川安撫制置司申四路緣邊州軍城寨官窠闕乙下四路轉運司今後須審量人材委實堪任邊面方許照資格差注如到任於邊面不職擾擾遺漏引惹蕃部作過乞令元差注官司任責雖已去官遇赦不與原免四路緣邊知縣縣令有運司定差窠闕有提刑安撫轉運司辟差去處今後須管選材差辟若所差不職元差注官亦不以去官赦原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十二月五日　勑臣僚劄子契勘川廣官赴本路轉運司參司注擬歲分四季集注定差逐季具狀保明申部具鈔給降付身逐路有理名次差注不公之弊朝廷何由得察今欲令逐路應有參司每月開具所理恩例名次單狀申部本部置籍抄轉月以為常仍逐路每歲將參司官腳色置籍中部歲以為常庶定差文字到日得以稽考當否至於差注不當者仍許集注官先經各路本司次提刑制置經略司陳訴各司受理而互察奉　聖旨依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勑吏部尚書蕭燧劄子奏聞銓注之法天下之公道存焉唯是四川去朝廷萬里所以分銓注之法委之漕司從前係四季集注止令在孟月不曾立定某日行之既久弊所由生每遇集注則於一月之內或遲或速未免徇私情而虧公道宜行下四川漕司今後四季集注並用孟月十五日預行牓示使之通知庶幾官無徇私之嫌士無不平之歎奉　聖旨依　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準批下閬州駐候使喚高端進狀竊見川蜀四路轉運司每季差使臣人員虞候管押定差文狀前來行在投下其使臣更不躬親前來卻受所差人員虞候計囑將定差狀付與逐人自行前來致使人員虞候作弊公私受害候請領付身回程沿路依散與被定差官重行赳斂錢物將依散不盡付身回司本司通行作弊後批送部勘當本部今欲將川蜀四路轉運司每季定差文字各隨選分當廳打角嚴密實封長官親書用印差本司見任使臣壹員擔擎兵級壹名依往回限借請給付行程批書其成都府路限玖拾日利州路限柒拾日潼川府路限捌拾日夔州路限柒拾日其批書行程須管於瞿塘關江陵府鄂州叁處批經過月日為照候到行在徑赴本部長貳廳當官投下呈驗本司元差文引行程封角候本部勘會行遣具鈔上省給降付身委都司類聚當官打角實封用印責付差來使臣出給文引行程依前項程限回司長官辨驗元封印記將付身即時給發所有定差過官員差遣名件文狀封印訖本司當官曉示所差使臣已用轉運司印記取文管知委訖結罪狀先次繳申本部照應開拆如點檢得不係本司實封長官親書印記並送大理寺根究重行斷罪乙下逐路轉運司常切遵守施行申都省後批送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

年五月七日　敕吏部奏臣僚上言乞戒飭二廣轉運司令每季類聚定差員數專人供申吏部不許責付所定差官吏部勘當照得淳熙六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川峽四路轉運司四季文武官注擬差遣每季各差使臣壹員齎定差文字赴部今後二廣欲從昨來已得指揮行下二廣監司嚴行遵守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用申明　淳熙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敕吏部狀利州路轉運司申金洋蓬州大安軍簽判並係見闕本司累季使闕無官願就若不申明許行破格差注必是闕官廢弛職事本部欲從所乞將金州洋州蓬州大安軍簽判窠闕今後先注第貳任知縣資序次酬獎改官合入知縣應選年未陸拾人如經使兩季無應格人就第叁季許破格注初任知縣資序次選人職官資序應選有舉主年未陸拾人其破格定差官到任任滿吏不推賞如定差日却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六年四月四日　敕吏部狀照得四川運司係代吏部參選注授今欲乞四川合呈試參司人赴制置使司差官監試內呈試第貳第叁等弓力人添試斷案壹場就銓試院收試候中方許參司注授所有二廣願就定辟差人權令赴本路安撫司呈試其試中

止許就本路定辟窠闕若將來因事到部或移籍前來之人即依本部見行條法別行收試候試中方許參部注授本部窠闕奉　聖旨依　淳熙九年正月十八日　敕敕令所看詳二廣土著武臣權令就經略安撫司呈試止許就定差其諸路户貫人不許就二廣呈試如違從貢舉條制施行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九年九月四日　敕四川二廣定差應用舉主入差遣或免試之人以參司判成日爲始如舉主事故在判成之前即不許收使若在判成之後者與理作舉主員數行差遣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敕臣僚奏下吏部將四川二廣使臣名籍嚴督運司攢類除程立限刷具見任寄居待闕使臣員數歲終置籍繳申有漏落不實將來定差到姓名不在籍內即將元申官司重寘于憲其江浙福建京湖兩淮使臣名籍如準　敕命因事追降及事故人即分明入鑿案吏奉行不虔送有司推究依條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敕臣僚劄子奏竊虞名器之弊吏部勘當欲下四川及諸路州軍今後修武郎以上官赴部參注索出身以來眞本付身印紙照驗訖方參下四川二廣轉運司令後如有大小使臣赴司參注長官躬親引上同眞本付身印紙參驗年貌審實別無承代僞冒等方許差注於定差狀前仰所委點對付身官別狀繳連申部如係隔越本貫或移路參注之人亦仰本司參驗年貌如老少遼絶之人不得泛濫定差亦於定差狀內分明聲說所乞下四路外銓州縣遇有事故照條追索付身分明批鑿月日行下所屬州縣遇有使臣事故即仰所居鎭縣鄉村耆保即日申州取索身亡人出身以來付身印紙於告面印文上分明批鑿事故月日押印給還訖具申運司仍申本部奉　聖旨依吏部勘當到事理施行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敕利路運司申利州止有都監壹員管幹不前欲添差兵馬監押壹員仍釐務差小使臣親民資序人運司定差却將正任指使叁員廢罷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正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四川制司運司定差奏辟窠闕今後仰監司保明奏辟不許諸郡保明　嘉定十年四月十七日　敕四川安撫制置司奏準嘉定九年十二月八日奉聖旨天水軍移就天水縣舊治其知軍令制司選辟文臣仍置天水知縣兼本軍判官兼司法如係有出身人即兼教授更置錄事參軍壹員天水

縣置縣尉巡檢各壹員內縣尉兼主簿令本司選辟壹次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爲置天水軍縣官員闕會到吏部四選各供不屬本部使闕係是定差今存留照用　寶慶二年四月八日　敕臣僚奏下二廣諸司遵行條制如守令許辟亦須見闕堂部無人注授方許奏辟如通判幕職教授等官將滿半年前未有下替人申部出闕滿叁月無人注擬申省行下本路通判以下京官闕從諸司奏辟選人闕從漕司定差作邑未滿叁考作倅未滿壹考不許預辟佗闕諸司屬官不許輙自辟置久無正官去處亟與具申行下方許奏辟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七年三月九日　敕龍州申乞照資普州例止置簽判免差通判併將本州推官壹員省併選利路運司指定通判實係冗員仍將推官壹闕併省委是允當乞將簽判窠闕京選通差所有守臣免差武臣奉　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

卷一四六二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毛國光
圖縣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六暮

部　吏部十三

吏部條法考任門　考任撮要　應監司郡守在任。不得陳乞通理滿罷。若不因罪犯罷任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應大理評事作縣並令成資滿罷。　應知縣在任成一考以上。不因罪犯。體量替移。若誤傳替放罷。并省員廢併衙門。或因誤差注而改正別授差遣。輒補滿前任者。聽以理去官人。許於次任到任半年限內。申陳通理。補滿前任。理爲考任。　應因任被對移者。不理爲任。即已被對移而無實狀者。聽通理爲任。　應監當在任成考。因事被罷。許於次任內通理。　應職事官。曾任常調差遣月日。並聽通理成考。不因罪犯替移者。仍理爲任。　應選人任嶽廟。並候三年滿日罷。仍不理考任。　應見任宰相執政臺諫子孫。差官觀嶽廟。理爲考任。仍許通理。　應見任宰執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任。或未赴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考任。　應初改官年六十以上人。注簽判。不理爲實歷知縣。　應承務郎以上。奏補出身人。二年成資。如前任未滿。亦許通理爲任。　應元係武臣。因鎖應及第。復試換文資者。歷任資序。並許兩考當一考。零考不使。　應攝年及半年并零月者。閱月不理。若陞降展磨。許通計。　應前任未滿。許於次任陳乞通理。　應選人。通理前任月日成三考。以後年月不理爲任。　應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　應承直郎以下。衝差替放罷。並不理犯時一考。　應有姦贓踰濫。不理犯時考任。　應命官閥月到任。次年本月不在理閥之限。　應承務郎以上。任宮觀嶽廟。及不釐務差遣。不理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應命官陳乞通理。合於到任半年限內。申本州錄條。在京所屬。及所補不及一年者。候滿一年替。　應文武官申陳考任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文武臣通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淮浙鹽場監官。（兼監內）催煎官。及福建鹽倉監官。並三年爲任。　諸四川鹽酒官。並三年爲任。　諸在外成資不因罪犯替移者。聽理爲任。知縣依本法。（成資謂二年以上。餘條准此。曾對移被劾。雖還本任。通及二年者非。）　諸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如合該差注。其權通月日。與理爲在任月日。（轉運茶馬司同奏辟官在任成資者準此。）舉主並許收使。係奏辟官亦準此。如不該差注。即候正官

到任交割。其舉主吏不收使。　諸八路權注見闕（舉辟官內）勘當應差者。所權月日。聽理為任。舉主仍許收使。其不應注辟。雖已成資。並不理任。

諸侍闕應赴。而朝廷差權佗職者。所權月日。聽於新任通理。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川廣二年替。餘路三年替。（本法指定年限者。依本法。）　諸已授闕。而朝旨差出。事畢願赴本任者。聽。（有正官見在任者非。）　諸稱經歷任。謂二年成資以上。　諸稱年半年。及季月者。闕月不理。若陞降展縣者。許通計。　諸功過稱歷任者。自出身以後。雖非在任。亦是。稱令任者。自授今任。至未授別官以前。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廣南差遣。應先轉官。而到任未成資者。不得別有奏舉。若未滿。願奏舉一般差遣。即通任及二年。方許別理考任。（酬奬理任自依本法）

尚書考功令　諸監司郡守在任。不得陳乞通理滿罷。若不因罪犯罷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諸在任有假故合補填月日。雖不曾自陳。或不願補填。如印紙內批到成考。外釐務月日。許通理成考。　諸以考任關陞資序。而因公罪除名者。以其前歷過月日。不許理為考任。　諸前任未滿。不因罪犯。替移內選人去替。半年以下。承務郎以上。及大小使臣去替。一季以

下者。並許於次任限內陳乞通理。成任外別理為任。（令醫侍養人。不用此令）其不願別理任者。自依本法。　諸職事釐務官。應通理前任月日者。中書門下省照會。　諸在任已成資。（如縣非）而爭醫侍養者。並理為任。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任內外差遣。攺差宮觀嶽廟者。許通理為任。即已任宮觀嶽廟未滿。而父祖攺除罷任。願滿任者聽。如別授差遣。亦許通理。　諸武臣試換文資者。聽以換授前兩任當一任。　諸因課利虧欠對移者。如於移所收趁增剩。却歸任者。不在展限。　諸不因體量負犯罷任。令考第舉主。足應磨勘者。依得替法。（謂備資成二考罷任。在外指射人。）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在任合移職官。知縣縣令人。若監當者。候任滿餘。到任一年施行。（前任得替者。授官日准此。）

淳祐令　諸命官移任。已受告勑宣劄者。解罷。（守臣任滿。或被攺除。須候替人。方許離任。待宮觀。又因罪罷者非。）若不因罪犯體量。而新任非過滿。及見闕願候替人。或於百日內候考滿者。聽並申尚書吏部。新任未滿。未闕者。不在却乞解罷之限。　諸命官下班祗應。闕月到任。次年本月（謂閏所附之月）成考。若任滿外過閏者。聽充補填日數。即在考內。及前後任補滿成年者。並不在理閏之限。　諸非在任官。被旨差緣軍期邊事刑獄。及往水土惡弱處。各理為在任。餘事無稽違者。以二日折一日。（自選人被旨差權正闕。如係錢穀。及趁辦課利。及半年以上準此。正官。差出權攝非）及三年以上者。申尚書省。或樞密院。其待替未該參選。并爭醫侍養。丁憂之類者。不在理任之限。　諸命官在任。非被旨選差。及不拘常制。若權替不職之人。及充考試官。應副軍期河防危急。推鞫錄問。檢法驗屍部夫。權繁難縣。及捕盜官。并課利場務。（謂無正官者。利買同）便糴和糴。煎。權鹽并檢踏坑冶。（權監同）按覆農田水利。定奪兩競要切公事。體量敗闕坊場。而緣餘事差出州界。每考通計過百日者。所過月日。不理為考任。（自陳通計月日有缺。而不為攺差者非）若事須委官。而所部無官可差。雖差出已滿百日。亦聽差理。仍具事狀保明。申尚書省。　諸命官被召赴闕。或試刑法。若應舉而還任。（及第出身不願還任者聽）或在假不滿百日。或乞假離任。并公罪杖。私罪笞。被追攝。願補填成考任者聽。仍申尚書吏部。（無罪被追攝者。即在業。並理為考任。）　諸命官因事被對移者。不理為考。即已被對移而無實狀者。聽通理。　諸命官違法。差出月日。不理為考任。其不妨本職。或不滿十日。并自陳。（謂被差未行而申者）而不為行者。聽理。　諸縣令佐已差出而承本縣關報有飛蝗。及蝻蟲生發。應還任而托故不還者。其差

出月日。不理為任。　諸課利場務監官。到任及一年半。比祖額一萬貫增三千貫。（不及一萬貫準此）其額每加一萬貫者。所增加五百貫。至五千貫止。或十年內虧六年。而能數年額者。許轉運司保奏再任。（應陞資序者。再任日理）　諸命官下班祗應。不因罪犯。體量替移。若誤停替放罷。并省員廢併衝路。或因誤差注。而攺正別授差遣。願補滿前任者聽。仍到任半年內。申本州錄報在京所屬。（別條聽補滿前任者準此。中若聽通理。而却不願者。自承告示日。限三十日內中陳乞。書差下替人者非）即所補不及一年者。候滿一年替。其新任應立界比較賞罰者。界滿聽交。　諸奉使若屬官。（並謂被旨者）其所差月日。聽理為資任。　諸綱運被朝旨借差別運官物者。其押綱人往回裝卸。及事故月日。並聽補填。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宣和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勑。應緣避親嫌之類對移。各合通理為在任月日。　建炎四年九月十八日。都省劄子。檢會建炎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勑。勘會已降指揮。應在部通判簽判。及京朝官監當闕。並權替成資。二年為任。七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今後應堂除差遣。並許權替成資。二年為任。九月十日。奉聖旨。今後選人。依舊替年滿闕。餘並依建炎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權替成資。勘會知州監司見任人。

如係從官。其替人依舊。替年滿闕。右劄付吏部申明行下。又紹興二年十月十八日。樞密院劄子。吏部尚書沈與求劄子。欲乞將大使臣。今後比做堂除人。權替二年成資。奉聖旨。依今劄付吏部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並係一時措置。難以著為成法。理合依舊存留照用。　淳熙六年三月八日勑。今後應添差差遣。並以二年為任。

尚書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九年五月十二日勑。守臣並以二年為任。　紹熙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勑。白劄子。緣邊郡守。皆用二年承替。送往迎來。初無固守之計。欲將極邊令後並三年為任。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係權宜所降。難以修為永法。止合作申明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四年正月一日勑。吏部相度。欲乞將應被召赴闕官員。計驛程往回合破程限。理為在任外。所有到闕稟議事月日。改差及選任之人。凡附合差出官條法。理為在任月日。即不得過百日。奉聖旨。應官員被召到闕。稟議事月日。改差及選任之人。許理為在任月日。即不得過五十日。餘依所乞事理施行。　紹興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勑。今後命官依法差出。計往回七十程以上。除程限一月。過限月日不理為考任。其七十程以下。依見行法。　紹興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奉聖旨。應行在合辟

差句務窠闕。如不經辟正。其權過月日。並不許理為在任。　淳熙三年三月十六日勑。勑令所狀。準批下吏部申明。乞將命官任內。被違法差出。無自陳文字照證者。止豁除差出月日。不與收使。將任滿外零考月日。許用揍填。本所看詳。尚書考功令。在任有假故。合補填月日。雖不曾自陳。或不願補填。如印紙內批到成考。外釐務月日。許通理成考。竊詳假故止為私事。尚許補填。其被差出。雖有違法。本係緣公。欲依所乞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奉聖旨依。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八日勑。吏部狀。照得管押一萬貫以上。綱運不致蹉虞。被差官既許差擬。自合理為考任。今指定乞將合差押綱官。差出過百日以上。與理為考任。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勑。州縣見任官差檄。除實有才業。監司帥守公委管幹人外。今後如有求檄告假之人。州縣覈實保明。申監司審實。委無規避。申取朝廷指揮。方得離任。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元年八月十六日勑。吏部狀。欲將諸路州軍。起發綱運。照進奏院程限。道里遠近。立為限日。自起綱至交卸。雖在百日之外。亦理為考任。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勑。見任宰執臺諫女壻。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勑。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董居誼奏。西蜀沿邊諸縣闕人。無官願就。欲令逐路運司。擇選待班人內。有材幹精力人姓名。保明本司審量。委堪任使。奏差。就權理作改官。須入而磨勘轉官。仍自受告日起理。不許諸司旁緣奏辟。奉聖旨。令四川制司。將沿邊縣闕。於見任待班人內選辟一次。候班次到日與換給付身。卻自改官後起理。須入知縣月日。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勑。臣僚上言。令後應文武官。雖因戎事起復。並不理為資任考第。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勑。勘會令八路見闕。應指射者。許先次差權。理為在任月日。端平三年指揮。添入淮襄極邊。照得淮襄雖在邊。非比川廣。奉聖旨。除川廣差注。及奏辟許以就權月日。理為在任。餘路不許引用。其端平二年四月十一日指揮。更不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正月十五日勑。四川宣撫司呂文德狀。乞令後堂除部注蜀中州縣等官。如係見闕。責令日下赴上。不許

違慢。虛批月日。違期不赴。畫作施行。正月九日奉聖旨依。

承務郎以上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理為考任。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差宮觀嶽廟者。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為宮觀。餘為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理。當實歷知縣）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以下。應就任改官者。理任自改官日。即願通計前後月日。滿三年罷者聽。仍不理為任。　諸初改官合入知縣人。（監當關陞知縣資序用）因選擢任在京職事官。而不緣罪犯滿罷者。聽理為實歷知縣一任。若在職一年以上。非因罪去官。及得外任者。許於後任補滿。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宮觀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為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尚書考功令　諸發運轉運司主管文字。提點刑獄司檢法官。（以上諸司。幹辦公事同）聽理實歷親民資任。（知縣資序人。不用此令。）　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差遣。隔一等。為權隔兩等以上。為權發遣公事。知縣資序以上。並二年為任。（未滿人移上項差遣者。聽通理。若資序合入

者。川廣二年。（自內地移川廣。川廣移內地者。但川廣在任及半年用第三第四）餘路三年為任。其初任職司。歷任雖多。並只理初任職司資序。（謂如第三第四任。知州人充提刑之類）　諸一路提舉市舶。四川茶馬官。及四川安撫制置司。主管機宜。書寫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潼川府路兵馬鈐轄。及本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同）並聽理為實歷親民資任。（知縣資序人。不用此令）　諸知州通判知縣監當人。（理本資序者準此）內地川廣。並三年。及三京國子監御史臺并監當不係比較處。並三十箇月。宮觀嶽廟。二年為任。即內地一任五年半。川廣四年半。無私罪內監當。仍課利虧不及二分者。聽理為兩任。　諸知縣在任實歷已成二考。丁憂或避期以上親。及陞權改差罷任者。聽理為一任。　諸承務郎以上。監在京倉庫立界處。界滿如幹辦及二十箇月。與理為一任。即庾場監官。五年以上。理為兩任。　諸承務郎以上。改移差遣。理任年限不同者。聽比折通理成任。（謂如前任二年為任。今任三年為任。若將今任歷過年月。通理前任所少年月者。以三日作二日之類。）　諸親民人就監當。本任課利比祖額虧一分以上。展一任差遣。若災傷年分。依放稅分數折除。　諸職事官。曾任常調差遣月日。並聽通理成考。共及成資。不因罪

犯替移者。仍理為任。　諸祕書省官。在省供職月日。聽通理前任月日。成資為任。　諸祕書省官。已成任者。聽別理為任。就任關陞資序者準此。　諸任內雖成資。而因銜替差替。或與小處遠處差遣者。不理為任。（已滿未代。人成資而有負犯罷者。聽理前任。）

淳祐令　諸寄祿官。朝議大夫以下。在任及二年以上。而因事替移。應入一等差遣者。（謂因不職不和之類。但有事因而不曾勘罰者。皆是）若折資監當。尋醫侍養。隨侍隨行。指教罷任。（緣致仕罷任。復任日同）聽補滿前任。雖所補不及一年。並候滿一年罷。即補滿而願外移者。亦聽。仍申尚書吏部。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勅。四川承務郎以上縣丞。以二年為任。看詳係是權宜所降。合存留照用。　淳熙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勅。今後差注知縣。並以三年為任。本所看詳前項指揮。緣淳熙元年三月二十五日。曾降指揮。權以二年為任。故降上件指揮。今聲說存留照用。　慶元三年四月九日勅。吏部狀。衢州申。據承事郎專主奉先聖祠事。襲封衍聖公孔文遠狀。準省劄。許權於寄居衢州州學內。專主奉先聖祠事。至慶元二年十一月初一日。成三考任滿。緣故父孔揩昨來陳乞五任了當。係是接續理為任數。所有文遠已蒙差第一任。更有第二任。乞出給付身施行。本部今欲依本官所乞。每三年理為一任施行。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尚書左選申明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勅。吏部狀。措置初改官。年六十五以上人。止合注授簽判。外有年六十以上人。雖合注不係選闕知縣。其間有精力已衰。若必令作縣。恐出於勉強。事多廢弛不便。今欲將似此等人。願注簽判者。聽從便。即不理為實歷知縣。奉聖旨依。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勅。吏部狀。勘會在法小使臣。校尉下班祗應。承直郎以下。在任四年。願解罷者。本州勘驗無綰繫。申轉運司。依得替人例解罷訖申在京所屬。照得上條不曾該載。承務郎以上官。在任過滿一年以上。未差替人。許行解罷。本部今欲將承務郎以上官。在任過滿一年以上。未差替官。本州見得別無諸般規避。綰繫違礙等事。從本州當職官結罪保明申部。與照應前項條法。候得本部指揮。方許批書離任。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為承務郎以上在任過滿一年未差替官。無諸般綰繫違礙許批書離任。若專監倉庫。及差遣邊外界者。自合照條施行。今聲說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勅。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宮

觀嶽廟。不理為任。在淳熙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前。許行收使。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分別京官收使宮觀嶽廟考任。難以修為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左選申明　開禧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勅。自今大理評事作縣。並令成資滿罷。　嘉定八年九月十五日勅。四川總領所奏。魚關糧料院官。如已改官作縣人。願就任滿無遺闕。與陞等差遣。許入初等軍。監州郡差遣。奉聖旨。今後任滿日。從條推賞外。仍與理作曾任通判。　嘉定十三年正月九日勅。吏部指定知縣。成一考以上。避親人照已降指揮。再填二考。如不成考。再歷三考。其任知縣日。丁憂以理去官人。照條許令通理。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正月七日勅。臣僚上言。由薦舉而改京秩。必令作邑。明試以功。謂之須入。至於通理之法。着在令甲。非不昭然。今或鐫斥。而有不得與親民差遣之旨者。亦得通理前任。明詔吏部。務守成法。凡知縣以罪罷黜。止許注中下之縣。雖照赦。亦只許注中下之邑。其緊望之地。雖無同射之人。不許差注。所有通理一節。乞遵照條令施行。　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勅。右選試換京官。如未經任人。照條注

監當一任。再歷一任。已經一任人。更歷二任。已經兩任人。更歷一任以上。凡縣佐郡幕幹官。並許通注。回日有陞陟。舉主兩員。許注知縣。內已經一任。再歷兩任人。與減舉主一員。奉聖旨依。又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二十八日勅。承嘉定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勅。臣僚奏。右選試換京官出身。除武舉進士。及曾任在朝職事。釐務官。及已曾關陞等人。外其餘須歷任實及六考。曾經監當場務令佐親民。有舉主。無過犯。注縣。如未及六考。或已經任及六考。皆不曾任監當親民者。並須更作縣丞一任。始許作邑。其餘無上件考第資序。而見已在任作邑人。任滿更投簽幕。或幹官一次。方許作倅。其大使臣換授京官。令來全未有考第。并曾任關陞差遣。及非泛名色。欲理為實歷監當資序者。部乞檢會嘉定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指揮。參證對酌注授合得差遣。吏部看詳。欲從令來臣僚奏請事理。一併證應。注授施行。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勅。吏部看詳。臣僚奏。應官員前任不滿。於今任通理成資者。須在任滿一年。替罷。即不許將見任零月日。補考離任。如實有親嫌迴避。本州勘驗。係是何服屬。無偽冒。知通結朝與罪保明。申部符下。方與離任。如涉偽冒取旨。重作施行。奉聖旨依。

選人

侍郎左選令　諸選人任川廣差遣者。並以三年為任。　諸承直郎以下。注授差遣。許射闕日自陳。願成資二年罷者聽。（到任成資。願罷亦聽。並謂歷任已成四考。或五考者。仍不候替人。許離任。堂除。或舉辟定差之類。同內監當官。成資願罷者。如無官物少欠。批書訖不候替人。亦許離任）若成三考。舉主考第應格者準此。以上並所屬保明。無規避申。（若保明不實。官司從本部具申都省）　諸知令錄。非因事降入人。一任回。（內七考入令錄人。候及四考十考人。及六考）無私罪及公罪徒。并非因體量過犯離任者。與令錄。（流外不入。令循資應入令錄者準此）　諸丁憂服闋。并歷任曾經省併舉辟。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體量過犯移任。對換在任。及一考人。（通理考第。又自嫌親者非）與理為任數。入令錄。　諸二考罷任者。理為一任。即川廣在任五考。理為兩任。非酬獎處。三考替無私罪。與陞一季名次。　諸國子監學官。並以三年為任。在職一年以上。通計歷任及二考。本監保明到部。與循資。　諸選人經歷任。（謂再任成資者因事勒停。已復元官者）理作經任人差注。　諸功賞循資。合通理零考者。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理為考任。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差宮觀嶽廟者。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為宮觀。餘為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理當實歷知縣）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選人任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為考任。（內嶽廟收施利錢。無本廟事理。又兼職公事者非）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滿赴部投狀。

尚書考功令　諸選人應通理前任月日成三考。以後年月不理為考。若有舉狀並聽收使。　諸通理前任月日者。並於逐色內通理。（承直儒林文林從事郎。為一色。從政修職郎為一色。迪功郎為一色）到任未滿半年。非次罷任。雖不自陳。亦與通理。　諸就任循正。雖得通理年月。若資序不同。不得通理考第。　諸選人帶官。別領職任。（謂如迪功郎。係刑司簿尉。任提刑司檢法官之類）就任關陞。依舊在任。未終滿罷。若不因罪犯罷任。雖別授差遣。願補滿前任者。與將前任資序。一色月日。通理考任。　諸承直郎以下。衝差替故罷。並不理犯時一考。　諸無官於法不許差出者。只以正官較考。（謂有無破考之事。餘依較考準此）　諸令任勒停。非追官者。在任年月與較考。　諸散官注權官者。不理為考。如有舉主。候理考日收使。　諸有姦贓踰濫。不理犯時考任。　諸武臣鎖應及第。并因試換文資者。歷

任資考。並許兩考當一考。零考不使內試換。承務郎以上官。關陞親民者。即依元條。勘會功過舉主。　諸功賞循資。資雖不同。其零考聽通理。　諸酬獎或特恩循資者。（謂非得替酬獎者）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領職任。與就任循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侍郎左選申明　大觀元年正月十九日勅。吏部狀。文林郎前石州離石縣丞渠材狀。授前件差遣成二考。在任減罷。即不係負犯替移。伏望許材理奏舉資序。或未有體例。乞申明施行。本部勘會本選。自來有例。纔及二考。舉主不足便作常調。令相度欲乞今後依條改正。奏舉職官。知縣縣令資序。在任未成三考者。不為任滿。止遵守令文施行。奉聖旨依。　嘉泰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勅。臣僚上言。臣照得銓法。諸恩賞循資者。職官并奏舉縣令。及帶官別領職任人。與就任改正資序。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諸應循資而不願罷任。及就任得改正資序。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諸酬獎。或特恩循資。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領職任。與就任循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上項法意甚明。今日銓部闕少員多。若因循資。卻令罷任。別授新闕。又復待次。則所謂恩賞者。乃反為責罰矣。欲望特降指揮。應選人已有新任。或已赴上。偶該循資。而不願罷任移注者。並

免罷任移注。仍各通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不得單引。餘取射闕狀申部移注之文。抑令罷任。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十三年四月十三日勑。吏部狀。檢準淳熙十三年正月一日慶壽赦恩。應文武官該遇今赦。各與理當三年磨勘選人。比類施行。除一年比類占射外。有二年依條比類。各循一資。稱詳上件慶壽赦恩。即與其他恩賞不同。今欲將選人該遇赦恩。在任循轉帶行舊任之人。雖有資序不同月日。並與通理。湊作實考收使。奉聖旨依。紹熙四年八月四日勑。吏部狀。勘會選人在任該遇覃恩循轉。除就任準告循正之人。雖有兩色月日。已承淳熙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指揮。許令終滿今任。更不破考。外有在任該遇覃恩。所得循資。未授告間。偶緣丁憂罷任之後。雖有兩色月日。係是普恩。即與自陳恩賞循轉之人。破考事體不同。欲將丁憂之前。所歷過考第。於次任到任半年限內。陳乞通理。湊作實考收使。奉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　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都省批下吏部狀。措置選人。被奉聖旨。差權正闕差遣。如係錢穀及趂辦課利等事務。若及半年以上。聽依舊法。以二日折一日。理為在任月日。依條湊考陞改。如係正官。時暫差出。權攝差遣。及非被聖旨者。並不在理任之限。　淳熙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勑。吏部狀。勘會淳熙令。選人任嶽廟。及不釐務差遣。並不理為考任。係於淳熙四年四月五日。頒降到部。除任嶽廟人。有指揮分別前後施行外。欲將選人任不釐務差遣。如未頒降淳熙令之前罷任人。依任嶽廟人分別前後指揮。作考第收使。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分別選人收使不釐務考任。難以修為成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勑。吏部勘當白劄子。申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用前例。今具下項。一選人用恩澤改補京官。既依無官人蔭補。即係白身。凡向歷過選人考第。不合收使。本部照得。若通理考第。用以注授。或用以磨勘委是有礙成法。一應被旨差使屬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卻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湊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所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　嘉定十一年六月三日勑。宗學申。宗學博士。宗學諭。歷過太武學。考校月日。將宗學考校月日通理。及一年推賞。吏部勘當。照得如係前任未滿。不因罪犯罷任。許於次年到任半年限內。陳乞通理成考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勑。吏部勘當宗學博士。如係選人除到。依國子博士格法。在職一年。通歷任滿三考。循一資。滿四考。改合入官。宗學諭。只選人除到。依國子正錄體例格法。在職一年。通歷任。滿三考循一資。滿五考。改合入官。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勑。臣僚奏邊寄之重。縣吏數易。率無固心。乞申嚴行下應邊郡倅。貳及幕屬令佐等官。其有考第舉員已足之人。並須成資。方容交代。奉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七月九日勑。淮東兩浙三路鹽場官。奉聖旨今後歷任考第。舉主及格。到任成一考之人。即與批書離任。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軍器所監門受給官。並以二年為任。今後選人任滿。止循一資。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勑。臣僚上言。今後凡過差注場務監官。雖在任考舉通理及格。並要兩年成資。方得替罷。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臣僚奏。應場務監官獨員去處。不許注。合通理湊考人。今後遇差注場務監官。雖在任考舉通理及格。並要兩年成資。方得替罷。吏部看詳。欲從臣僚奏請。應場務監官獨員去處。遇選人注擬。並要於射闕狀內聲說。不是通理湊考人。如是通理湊考。不許注擬。應場務監官在任。考舉通理及格。須候成資解罷。不許巧作名色陳乞。不候替合。或避親離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擬得在法選人。前任歷過二年半以上。於次任陳乞通理。合將今任月日。補前任成三考。如前任不及二年半。合將今任月日。補前任成三考。所補不及一年。合候滿一年替。其場務監當。應立界比較賞罰去處。界滿聽交。若前任所歷不及一年。或一年以上。或二年。即合將今任年月補滿前任。共成三考。今看詳欲從臣僚所請。今後選人在任。合通理前任考第。並不許妄作親嫌。陳乞離任。奉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看詳選人到任。實歷一年以上。及二考有零。承指揮移罷。或予祠祀時寒考。不許收使。如本任因罪犯替移。不許於次任通理成考任。止合理作本任內考第收使。如曾得旨改正過名。其罪罷以前歷過考第。即與罷任之人一同。合於次任到任半年內通理成考。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十二月八日。尚書省批狀。吏部申。宗室試換選人。以小使臣。歷過考第。於選人上收使。以兩考比折一

考。送部從指定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二年七月七日，初。臣僚上言。自今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帥守申辟起復之人。廳制內歷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歷收使。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放散。奉聖旨依。　嘉熙二年八月十五日，敕。臣僚劉子奏內一項選人。一任四考。復得替者。許令陳乞通理三考。零月日則無通理之法。欲自令通理之法。必須滿考。其餘歷過零月不及一考者。並不理。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十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今後如有見在任之人。若妻的有應避之親。陳乞離任。依條法指揮。知通連銜結罪。開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召陞朝官保貳貟。甘伏鐫降。保明申部。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又照得選人成資離任。依條須在任成二考。并先任考第通實歷及四考以上。除沿邊外。合經本任州軍保明無規避申部。候本部合得無違礙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劉付吏部。從所申施行。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四月十日，敕。浙西安撫使趙與憲狀申。選迪功郎呂彬年。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正庫。繫銜永直郎趙決遺。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東庫。繫銜通受本路監司舉剗理為資任。四月四日奉聖旨並特依。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都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官。専任狀趣支發之責。其昏耄玉任。惟事攫拏。鮮廉寡恥。朘削亭丁。盜賣官物。其間豈有廉能辦事之人。則不霑薦舉。委無激勸。又一項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為補考求舉之計得矣。必須令經任使之不敢苟且。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必罰。合議指揮。奉聖旨令後諸司鹽場官。仰吏部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闒之人。仍遍牒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應以舉剗粧別淑慝。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隨司解任。其有貪黩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照得兩浙鹽場。令隸提領兩浙鹽事司。合聲說照用。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任三路緣邊。（州係緣邊而鎮寨係次邊近裏者同）。親民差遣。及雖非親民而任內曾立戰功者。並理為邊任。　諸親民資序人。充河北緣邊諸寨巡防。及權場文州鎮寨守把。並聽為邊任。　諸部監寨主。因防城之具有毀壞而被罪者。不理為邊任。　諸路將副安撫司準備將領。並以二年為任。（內添差不釐務人仍不候替人罷）。　諸路押

隊。並以三年為任。　諸部隊將押隊。及京畿巡檢。若河埽官。（主管堤岸渠閘斗門同）。不得非次替移。　諸轄軍應與添差者。並以二年為任。仍不得遇一政闕次。　諸內藏內軍器庫監門官。並以三年為任。　諸南班節度使下內知客。以三年為任。　諸差充壽慈宮祗應使臣校尉任滿。許令再任。仍聽本宮報所屬出給付身。

尚書侍郎右選司勳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任廣南西路惡弱水土州。應有酬賞處過滿及二年者。別理一任。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指名奏差及就移充巡河者。並別理一任。　諸因差替回者。未得闕陞親民若在任一年以上差替者。許理為在任月日。　諸軍大小使臣校尉。並與理為資任。若無朝廷付身者。即以二日當一日。（謂二年為任者。以四年之類。其磨勘任程。不在九折之限）。　諸使臣。（校尉同）。任嶽廟。不許理為考任。（宗室非）

侍郎右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充太皇太后殿皇后閤主管文字候稱承信郎日歸部。若得旨許留祗應者。以四年理為一任。　諸使臣充隨行指使。若本官移任。而新任處亦應破指使者。聽依舊將帶隨行。通理前任月日。

侍郎右選令。　諸校尉。（副尉同）。以戰功轉使臣。若曾歷任任程差遣。聽為經任人。　諸小使臣闕。並二年成資替。（本法指定年限者。依本法）。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任川廣路。在任五年。諸路六年。別無違礙。與理為兩任。　諸使臣因贓犯。及不職權行對移。審覆得實者。不理為任。　諸充成都府路添置四將將副。部隊將。並與理為資任。　諸皇城司點檢文字法司使臣。並理為資任。　諸親賢宅吳王益王府監門官。許理為資任。　諸樞密院準備差遣差使使喚。並以二年為任。仍各與理為資任。　諸前宰相執政官身薨。管幹葬事使臣。許理為資任。　諸閤門看班祗候。以四年理為一任。　諸有官人充吏職者。不許理為資任。（有專法許理為資任者。依專法）。　諸校尉權監當差遣者。改轉使臣理任。落權字。　諸副尉押住程綱。而改轉使臣者。雖不到部。自投告日。與理為資任。　諸小使臣。監國學公廚。與理為資任。　諸司農寺準備使喚。太府寺準備差使。並理為資任。　諸草場監官使臣。界滿二年。至支遣漏底。無積壓少欠。及界內不曾犯公私罪者。與理為一任。　諸臣僚隨行指使。自轉承信郎。後方許依格理任。　諸使臣。（校尉同）。應呈試而未經試中。一時特差內外差遣。雖降到特旨理為資任。許執奏不行。　諸武官試換文資。承務郎以上官。關陞

親民聽以歷過武臣考第。兩考當一考。零考不使。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格　資任　親民差遣　邕州　宜州　融州　欽
州　廉州　黎州　文州　叙州　江安州　黔州　施州　右理為邊
任
尚書考功格　臣僚隨行指使理任。率執下。（前任同。）應主管幹辦等使臣。
并指使及前任率執。充諸路知州及三路京東路安撫使并都總管下指
使。右肆年理為一任。節度使下指使。正任充三路。及京東安撫。并都
總管。及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下指使。右五年理為一任。
諸路知州。并總管鈐轄安撫都巡檢。并殿前馬步軍都虞候。四廂都指揮
使下指使。駙馬都尉下指使。右六年理為一任。南班節度使下內知
客。右三年為任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十五年正月二十九日。樞密院劄
子。國信所奏。本所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多呂射外任差遣。遇使人到
闕。本所移文抽取。前來祗應。往往在外。託疾避免。今欲依舊條令。本所差
大小通事指使傳語使臣。與臨安府使臣。同共監行在臨安府諸城門。奉
聖旨依奏。特與理為資任。令後準此。　慶元五年十二月五日敕。壽慈宮

提舉吳回牒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慈福宮提舉所。提點所。并提轄造作。
見祗應使臣。人吏。諸色人。並就改差充壽慈宮祗應理任。並依德壽宮。重
華宮。慈福宮前後已得指揮體例施行。伏乞依條奏審施行。伏候指揮。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十八年七月十日。樞密院奏。勘會諸路
鈐轄。循例陳乞差破隨行指使。即無專一許差條法。奉聖旨。自今後更不
差破。　紹興三十年十月七日敕。臣僚上言。伏覩故循王妻韋氏。乞存留
一百五十人。永遠在本家照管。並理為資任。契勘一百五十人中。六十五
人係是使臣。若並理為資任。則端坐衣食。並無替期。累資積考。遂成崇秩。
則是悉力於王事。遠不逮之。欲將勳舊之家。所差借人。立為定制。奉聖旨。
今後勳臣之家。合存留在家照管使臣。將校軍兵。各依所降指揮人數。以
五分之一差破使臣。不許差攝行正使。並不得過兩任。奉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元年三月十四日敕。閤門見供職宣贊舍人已下。
各與理為資任。　乾道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敕。明州制置司水軍。大小使
臣依諸軍例。許理為資任。本所看詳。明州已陞為慶元府。今擬照用。
淳熙元年九月十二日敕。許將四川宣撫及制置司劄子。差充夔州利州

路四將將副部隊將差遣。不曾授到朝省付身之人。依成都府路。添置四
將將副部隊。將條法理為資任。　紹興八年八月十五日。都省劄子。忠訓
郎寄班祗候胡師文狀。自充寄班祗候。至今滿十年。乞理為任程資任一
次。將來任滿十年人依此。如任內宣差守皇城門之類。合理任處。兩從其
一。奉聖旨依。　紹興五年正月十日敕。承節郎寄班祗候劉百朋狀。在任
準宣差守東華門。滿三考。寄班祗候歷四考。伏覩元降聖旨。寄班祗候實
歷十年。理為任程資任一次。百朋逐件差遣。並係理任處。合兩從其一。乞
理經任人參選。奉聖旨依所乞。發遣歸部。與照應元降指揮參選。本所看
詳。前項逐件指揮。緣有慶元二年十一月六日指揮。使臣初官。須候呈試
中。始得參部。不許作在外就補人理為資任。免詒雖奉特旨。許有司執奏。
本所已修入考功令訖。如有未經呈試中人。即不合引用。前項指揮。今聲
說存留照用。　慶元三年十月九日敕。臨安府奏。輦轂之下。彈壓之政。弭
盜為先。警捕得人。市偷屏迹。居民安堵。紹興三年。守臣梁汝嘉乞增緝捕
使臣為十員。五年指揮理為合入資任。乾道間。少尹沈夏之請增至十二
員。理為資任。任滿比較。如本地分內全無盜賊。與減二年磨勘。如有盜賊。
將所獲件數比折。所獲數多。與減一年磨勘。未獲數多。即展一年磨勘。若

事涉重害。從本府別行申奏賞罰。欲望今後許令本府不以有無拘礙。於
大小使臣。校副尉內。踏逐選擇。果可倚仗之人。具申朝廷指差。理為資任。
任滿比較賞罰。立為定制。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權宜所降。
難以修為永法。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三年正月望日。樞密院劄子。臣僚奏。欲
下有司嚴行禁止。諸路州軍武臣任沿邊差遣者。須令往本任。供本職。住
罷抽差兼局。不許規避求去。如有違戾。帥臣監司按劾。重寘典憲。奉聖
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六年五月一日敕。巡轄馬遞鋪使
臣。應交涉兩路兩州去處。今後批書。須經由各州更互保明。方許理為考
任。　嘉定九年七月十九日敕。吏部狀。竊見諸處所差香火。或幹辦。或守
影堂使臣。有二年為任者。有三年為任者。有四年為任者。並以二年理為
任程。而二年者。便可作經任人到部。其三年四年者。直候任滿。方可注授。
事同一體。歷考不均。乞將府第應二年三年四年為任處。通見任并前任。
率執下幹辦使臣。今後並以三年為任。以二年理為任程。滿三年方為經
任。庶幾事體適中。奉聖旨依。

尚書侍部右選司勲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勅。景獻太子府承受下使臣二人。許於內外官司局所人吏。或有官有名目。得替侍闕。已未到部人內踏逐。指名抽差。相兼祗應。理任年勞酬賞。並依本府使臣前後已得指揮。

尚書侍部右選考功申明　紹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尚書省批下。勘會榮文恭王墳所。合差主管香火。奉聖旨令於大小使臣。曾經參部人內選辟一員。不妨新任差權。並以三年爲任。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五年六月十日勅。令後五書局提舉官下。供檢文字。並照府第使臣。一體施行。不許進士宗室任子差充。歷過考第。關陞改官。不該收使。其右選等人差充。理考自依元降指揮施行。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長貳詳議知縣在任。經營圖辟通判。候任滿。須再令作邑。補滿前任知縣考第月日。方許注授通判。都司擬到。作縣考任未滿。或補滿考任。未合授通判人。不許諸司選辟。奉聖旨依。

宫觀嶽廟門　宫觀嶽廟撮要　應中散大夫以上。充提舉。朝議大夫以下。充主管。　應右武大夫及遙郡以上。充提舉。修武以上。至武功大夫。充主管。　應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宫觀嶽廟。（見在任。又未赴上。及銓試中午及人皆是。）仍與理爲考任。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爲宫觀。餘爲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理。當實歷知縣）　應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宫觀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爲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應見任宰執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宫觀嶽廟者聽。仍理爲考任。　應特奏名助教對御射中中等注應格嶽廟。下等許注破格嶽廟一次。　應宗室奏補。并取應出身。如願注嶽廟者。賫所授付身赴部。召保官二員。委保無衝差替移事故。及有差遣規避不赴之人。本部批書。保官印紙。與差注。在外經所在州軍保明。並召保官二員。申大宗正司。勘驗無違礙。宗司備申吏部。與差注。並不出本州。合立定員數。　應軍功補授從事立功。揀汰離軍人赴部。願就嶽廟者。本部照驗付身訖。與差注。在外者經所在州軍保明。差注並不出本州。立定員數。　應文武臣注宫觀嶽廟。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文臣

尚書左選令　諸郡守年及七十。聽自陳宫觀。因年及朝廷與宫觀者。理作自陳。　諸陳乞宫觀。曾任監察御史以上。不限年甲資序。許差兩任。知州資序。年四十以上。通判資序。年五十以上。（年四十以上。歷任曾經堂除

滿一任者同）知縣資序。年四十以上。仍歷任。無贓私罪。曾經堂除滿一任人。各準此。（以上內有一任未及二考。不因罪犯罷者。別差一任）其知州資序。年六十以上。已經兩任。年未七十者。更差兩任。並召保官二員。結朝典罪。委保係正身無僞冒。并錄白出身以來文字。具腳色各一本。赴部陳乞。（在外者。經所在州。本州差官對讀一同。繳申本部）本部擬申都省。給降付身。（以上如係見任。并已有差遣之人。並不在陳乞之限）　諸宫觀差遣。中散大夫已上。充提舉。朝議大夫以下。充主管。　諸京朝官。（謂知縣資序以下）若西北流寓江南。無産業。父祖非見任宫觀。通判以上。有出身。不以曾未到部。（應銓試人。依本法。試不中者。自投狀日滿二年）已試已參選者聽差。應格嶽廟一次。非流寓而有占射。或祖父母父母年老恩例。并省員廢併。（恩例。謂合收使者。或曾任諸州教授。但曾到任者。各準此）若無逐件恩例。而在部半年以上。及西北流寓江南。有産業。及父祖已授通判以上差遣。或見任宫觀以上。年及格。已到部。許差破格嶽廟一次。並具家狀。并錄白出身以來文字。赴部陳乞。（在外經所在州保明申部）內流寓人。仍召陞朝官一員。委保正身無　冒。各從本部擬定具鈔。　諸嶽廟若係進納。及曾犯贓罪。或私罪徒。若見服降名次。并因罪合注遠小處。及見衝替未參部。或未應出官。雖用恩例。各不在陳乞之限。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宫觀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午及人皆是）仍與理爲考任。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差宫觀嶽廟者。知縣資序。或通直郎以上。爲宫觀。餘爲嶽廟。（知縣資序人不得理。當實歷知縣）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任宫觀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爲考任。（見任宰執臺諫子孫非）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選人任嶽廟。及不釐務差遣者。並不理爲考任。（自嶽廟無收施利錢。兼本廟申理大盜賊公事者非）

尚書考功令　諸省郎寺監長貳及監司。（曾任同）因大病。特與宫觀者。並依自陳法。　諸以疾陳乞宫觀嶽廟者。並自痊安日。與理磨勘。

侍郎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京府助教同）若西北流寓江南。無産業。父祖非見任宫觀。通判以上人。並銓試中。許差應格嶽廟一次。非流寓人而有占射。或祖父母父母年老恩例。并省員廢併。或曾任在京差遣。諸州教授。（但曾到任者）若得官。先次與合入差遣。而有免試以下。兩件恩例。（謂合收使者）各準此。其文學并助教。依下州文學例。（並謂合參選人并參部及

半年以上人。許差破格嶽廟一次。（京府助教。并西北流寓江南。有產業或父祖見任宮觀通判以上人同）並具家狀。及錄白出身以來文字。赴部陳乞。（在外經所在州。保明申部。內流寓人。）仍召陞朝以上官一員。委保正身無偽冒。各從本部擬定具鈔。　諸嶽廟。若曾犯贓罪。及私罪徒以上。及三色官。或見緣降名次。并因罪合注遠小處。及見衝替未參部。或初出官。未終任人。（流寓人未經試中同）雖用恩例。各不在陳乞之限。

淳祐令　諸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勘。（文臣因恩賞轉官。至中奉大夫止）若年七十以上。或因老疾陳乞宮觀嶽廟留臺。並不在磨勘之限。即太中大夫以上。不用此令。

侍郎左選申明　紹興三十年四月二十六日。都省批送下吏部侍郎洪遵劄子。契勘應在外州軍。申到西北流寓人。陳乞應格嶽廟。除召陞朝官一員委保外。仍令元申州軍。委知通。子細契勘。如陳乞人於江南諸州軍縣鎮等處。的實別無產業。即保明詣實申部。方行具鈔。出降付身。如保明不實。即將元保明州軍知通。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其經本部陳乞之人。亦行下寄居州軍。依此保明。候批送吏部。依所乞施行。　淳熙二年三月二日。指揮特奏名推恩。第五等射入中等。與帶階官。注應格嶽廟一次。入下等。與帶階官。注破格嶽廟一次。　紹定元年七月一日。尚書省批下吏部申。特奏名文學。權差破格嶽廟一次。事後批送吏部。照赦條指定申。令具下項檢準令。諸文學遇赦。許注官。降赦日年六十以下。堪釐務者。本縣本州轉運司。次第保明。申尚書吏部。有陞朝官三員。奏舉者聽赴部注權入官。諸文學遇赦。權入官。其赦書限年六十以下。而降赦日年已六十者。許二年內參選。承寶慶三年十一月六日。郊祀大禮。赦文內一項。勘會特奏名文學。依法遇赦日年已六十者。許二年內參選。注權入官。其年六十三以上。如有舉主三員。可權差破格嶽廟一次。右本部照得條法赦文。並稱文學。遇赦年六十者。許二年內參選。若年六十三歲。則不許參選。止權差破格嶽廟一次。係本部見行遵守。今具條法赦文在前。并指定上件事理申省。候指揮。承後批送吏部。照應赦條。指揮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敕。見任軍執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武臣

尚書右選令　諸差武臣在外宮觀。選郡以上。充提舉。餘充主管。　諸武臣曾歷三路路分鈐轄。係遥郡刺史以上。不以有無戰功。并知州軍路分都監以上。有戰功曾經轉資。不以官序。各不因體量。許陳乞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諸武臣見任。或前任路分都監以上。差提舉主管宮觀嶽廟差遣。樞密院取旨。　諸武臣曾任知州。或理路分都監以上資序。雖無戰功。各年六十以上。（年未及十自陳者同）樞密院審察不堪釐務者。差在外嶽廟。任便居住。仍不理為降黜。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校尉同）任嶽廟。不理為考任。（宗室非）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敕。吏部狀。據忠翊郎王友直狀。指射沅州芡托鋪一帶地分巡防闕。照得本人有過犯。係贓罪。從本部格法。合該差注。緣有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指揮。犯贓罪人。止許注嶽廟。本部雖有見榜嶽廟闕。係優異雖軍。專一注授別無曾犯贓罪人。注授嶽廟窠闕令看詳。欲將本部二廣遠小州軍榜。及一年以上。無人願就軍功嶽廟窠闕。許令注授。奉聖旨依。又慶元五年七月四日。敕。吏部狀。據修武郎蘭黃中狀。稱見侍右專降指揮。小使臣曾犯贓罪與注二廣嶽廟。今乞關會侍右。本部照得蘭黃中。有一犯係贓罪。別無合入窠闕。雖有二廣遠小州軍久榜。無人願就嶽廟窠闕。止許小使臣注擬於尚右大使臣。未有該載。伏候指揮。奉聖旨依。慶元三年十月二日已降指揮施行。

宗室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宗室添差注宮觀嶽廟者。（聽依資序。充主管宮觀。監當資序。或年七十。充監嶽廟）通差大小使臣。（校尉同）每州十縣以上。不得過十員。五縣以上。隨所管縣為數。三縣以上五員。一縣以上三員。諸縣萬戶以上三員。不及萬戶二員。（曾犯贓罪者。許陳乞廣南。非緣邊州縣。曾犯私罪停替。公罪勒停。衝差皆放罷。未經牽復人。並止許陳乞遠小州縣）並二年為任。各召保官二員。（已召保參部判成。更得不礙注授陳乞。與免更召保）委保正身。不係衝差替事故。及已有差遣。規避不赴之人。指定願就處。經尚書吏部。陳乞差注。若乞前任不釐務滿罷處者。亦聽差。（願再就前任宮觀嶽廟處準此）同日指射。一州縣闕者。先差大使臣以上。在外者許召保繳。錄出身以來付身。印紙家狀。腳色保狀。及願就處。經所在州。陳乞委官點對無差漏。及無隱匿贓私過犯。本州保明。申大宗正司。勘驗三代。及係正身。委無違礙。申尚書吏部差注。（同日有在部人。指射所就處闕者。即差在部人）　諸宗室添差宮觀嶽廟。曾犯贓罪。停替放罷者。二年。私罪停替者一年。公罪勒停者半年。衝差替者一任。方許陳乞。（以上）

（秩用人。日取官日。餘並自奇斷初日理）餘依本法。　諸宗室犯罪應入降等差遣者。並注遠小州縣嶽廟。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淳熙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勑。中書門下省奉聖旨。宗室大小使臣。宮觀嶽廟所立。員闕數少。可令吏部依令來別立定三等。員闕差注施行。第一等。臨安府宮觀嶽廟共十員。帥府八處。紹興府。建康府。隆興府。揚州。福州。潭州。江陵府。廣州。諸州七縣以上。六處。婺州。贛州。吉州。建寧府。泉州。鄂州。宮觀嶽廟共八員。第二等諸州。六縣以下。四十二處。嚴州。慶元府。平江府。鎮江府。安吉州。常州。溫州。台州。處州。嘉興府。衢州。寧國府。徽州。江州。池州。饒州。信州。太平州。袁州。撫州。瑞州。通州。蘄州。安慶府。眞州。黃州。泰州。和州。汀州。南劍州。漳州。常德府。衡州。德安府。道州。復州。永州。郴州。全州。峽州。岳州。房州。宮觀嶽廟共五員。第三等諸路軍監一十四處。江陰軍。南康軍。廣德軍。興國軍。南安軍。臨江軍。建昌軍。高郵軍。無為軍。邵武軍。興化軍。桂陽軍。荊門軍。漢陽軍。宮觀嶽廟共四員。二廣諸州一十九處。韶州。南雄州。英德府。連州。封州。肇慶府。德慶府。惠州。潮州。昭州。象州。柳州。潯州。梧州。横州。藤州。鬱林州。貴州。賀州。宮觀嶽廟共三員。　淳熙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勑。中書門下省。檢會近降指揮。宗室大小使臣宮觀嶽廟。緣所立員闕數少。令吏部依別立定三等員闕。差注施行外。所有四川州軍。亦合一體。第一等。成都府宮觀嶽廟共十員。崇慶府。潼川府。遂寧府。夔州。利州。宮觀嶽廟共七員。第二等。彭州。漢州。辰州。隆州。邛州。簡州。興州。隆慶府。巴州。閬州。達州。果州。昌州。渠州。資州。榮州。普州。合州。萬州。忠州。開州。重慶府。涪州。達州。歸州。宮觀嶽廟共四員。第三等。大安軍。懷安軍。廣安軍。梁山軍。富順監。大寧監。宮觀嶽廟共三員。奉聖旨。令吏部并四川轉運司。依令來別立定三等員闕差注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五年三月七日。勑。禮部申准都省。批下正奏名趙鉤夫劄子。乞照崇政與試等例。附第四等推恩出官。照得鉤夫淳祐十年中省試。覆試未通之人。自合再赴後舉覆試。引援陳乞。以正就特。其意不過急祿。在朝廷斟酌施行。奉聖旨。依禮部所申。趙鉤夫照例。補下州文學。初任止許注授嶽廟差遣。仍下吏部。自今後遵守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為趙鉤夫省試中。覆試未通。與補下州文學。初任注嶽廟。雖是一名。照例施行。竊節緣得旨。今後遵之文推存留擢申明照用。

文武臣通用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　諸內外宮觀差遣並以二年為任。　諸宮觀官屬

翔府。上清太平宮。襲慶府。景靈宮。太極觀。南京鴻慶宮。安慶府。靈仙觀。常令一、員供職。（上清太平宮仍兼兵馬都監）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四川定差宮觀嶽廟及添差不釐務。未受付身。不得先次就權。

侍郎左選申明　紹興八年五月五日。尚書省批下吏部劄子。勘會選人。用免試陞名之類恩賞。在部未注授間。經朝廷陳乞嶽廟。并經本部注授破格嶽廟人。未審合與不合。給還以前免試陞名等恩例。後批自合給還。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隆興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勑。內外臣僚。年已七十。不肯陳乞致仕者。除合得致仕。或遺表恩澤外。更不許奏補。所差宮觀。於合得次數未滿者。更許陳乞一次。不得再有陳請。若特以才力擢用。當內外職任。不在此限。奉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成都運司申。令後四路文武官陳乞祠廟。若奉議承議郎。并修武訓武郎陳乞。即令本州結朝典保明。不是身後偽冒。仍行下四路運司勘當。方與放行。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離軍

尚書右選令　諸曾經從軍立功到部。官武功至武翼大夫。曾任路分都監以上差遣。（右武大夫以上。不曾任州）曾立功三次者。許注授嶽廟一次。曾立功五次者。注授兩次。大藩節鎮二員。餘州一員。各二年為任。如不願者。依本部格法注授。

尚書右選申明　乾道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後離軍橫行使。令樞密院審察與差將副。若年六十以上。精力未衰。有戰功。依已降指揮與差宮觀。餘差嶽廟。　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勑。令後內外諸軍。元有例帶離軍之人。合得添差差遣。如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當離軍添差一任恩例。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勑。諸軍戰功顯著。揀汰離軍。已注添差滿罷。未曾注授嶽廟。與注嶽廟一次。已注嶽廟與差破格嶽廟一次。依正差嶽廟。請給減半。九月二十四日。勑。吏部措置每州軍。更各添差。破格嶽廟窠闕二員。專差曾經戰功大小使臣。校尉指射。減半。請給依條。到部。較量差注。從本部便闕。　乾道七年十二月八日。勑。大小使臣。曾經戰功。如實緣金瘡發動。及老疾殘廢。不能參部。令召本色保官一員。委保正身。許家人齎狀指射見闕戰功嶽廟闕。如同日有參部人

指射。即差參部人。及同日有似此。不能親身參部人。指射以官序高下。如官序同。即差任滿在先人。　乾道八年正月二十六日。都省批下武顯大夫沈忠狀。乞嶽廟後批勘。當沈忠付身不圓。雖已添差一任。緣係離軍。許行添差。其所立戰功。合差嶽廟。候整會圓備日陳乞。應致失所。送部差嶽廟一次。更有似此之人。依此。　乾道七年六月九日机。權尚書吏部侍郎張津劄子。奏契勘侍郎右選見管諸路州軍及監司下差置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專注從軍立功揀汰之人。內有遠地。如二廣荊湖北京西路見牓闕日久。無人指射。蓋緣見在部人。憚於地遠。而在遠地任滿人。無力前來注授。臣令相度。行下本路州軍。並許任滿寄居。曾經從軍立功揀汰使臣。經州繳連錄白出身以來文字。委官對讀。并具立功次數。資序高下。召保官一員。委保正身。不拘州軍陳乞指射伍闕。本州保明申部。從上擬差。如同日有在部人指射。先注在部人。奉聖旨依。又乾道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初。權吏部尚書張津劄子。勘會侍郎右選昨申明諸州軍及監司下差置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內。二廣荊湖南北京西路。見牓闕次。已承乾道七年六月九日指揮。令經州軍陳乞指射。其指揮內。即無該載大使臣明文。奉聖旨。依侍郎右選已得指揮。　乾道七年八月十六日。都省劄子。將大小使臣應年七十以上。審察得精力未衰之人。自依條法注監當窠闕。如係從軍立功。發遣離軍到部。係年七十。精力未衰。止行注授準備差使不釐務及嶽廟一次。即不得將非從軍立功人。一例衮同注授。　乾道八年四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奏。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張津劄子。竊見諸軍立功重傷殘廢疾病。大小使臣校尉揀汰離軍。添差一任。回許指射嶽廟之後。更不許陳乞。緣從軍之人。因戰鬪重傷。若遽爾失祿。使見狼狽。欲望聖慈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不以立功次數。付身圓與不圓。並許指射見牓一年以上。經使不釐務準備差使指使。聽候使喚。及嶽廟無人願就窠闕內。更行陳乞一次。如至日有本等人願就。先注本等人。奉聖旨依奏。　淳熙元年二月二十日勑。吏部狀。尚書右選勘會襄陽軍合差橫行嶽廟一員。先親民。次監當嶽廟二員。曾立戰功嶽廟二員。添置準備差使。不釐務二員。係循環使闕差注。今欲將橫行嶽廟一員。戰功嶽廟二員。今後更不差撥。侍郎右選勘會本軍。合差不釐務指使三員。聽候使喚三員。從軍添差。任滿嶽廟四員。戰功嶽廟二員。共差一十二員。今欲於內減不釐務指使。并聽候使喚各一員。從軍添差。任滿嶽廟三員。戰功嶽廟一員。日後更不作闕差注。奉聖旨依。

印紙門　印紙門撮要　應官員已授差遣。繳連真本告劄付身。赴部照驗。納紙二十張。用印給付。　應堂除人。出給印紙。本部取索所授告命。照驗出給。如在外陳乞。合經所在州軍保明。繳連錄白所授付身。并召保官二員。（內一員陞朝官）委保文狀申部。本部據憑出給。候將來赴部照驗。　應選人小使臣。初官已授差遣。賫告劄呈驗。出給印紙。　應選人批書印紙不圓。召本色保官二員委保。　應批書印紙不圓。非隱落過犯。或不依式。並召陞朝官二員委保。　應文武官出給印紙。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已授差遣。於十日內赴本選。納紙二十張。限二日出給印紙。即中書門下省樞密院除授。及外移差遣者。並從官給。　諸堂除人應給印紙者。本部取索出身以來文字。照驗出給。在外或軍期見闕緊切不可待者。令先次之任。後下所在州取索照驗。仍召本色保官二員。（內一員陞朝官）委保無詐冒。本州驗實保明申部。出給。其去失付身人。即候整會了日方給。　諸參選者。錄白出身以來應用文書。（曾經參選已錄白在部者。止錄前一任付身印紙。內關陞人。止錄差劄付以並同真本。）於書鋪對讀。審驗無偽冒。書鋪繫書其真本。令本官收掌。候參部日。畫齎赴本選。當官照驗。　諸過犯會恩去官。不曾批書印紙。官司失報而自陳者。公罪杖以下。聽取結罪狀。送大理寺約法。若會所屬有欺隱違礙。即結斷改正。　諸投納文書內。或指改而有可照據者。不得會問。即曆子內批書事節。無憑磨勘者。會本處或在京官司內。獲盜批書不明。關刑部借元斷公案。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小使臣。（校尉同）至大使臣。及至遙郡橫行。印紙終身不得換易。

尚書右選令　諸小處遠處遠小處親民及初叙。或降官與監當者。注授日具事因。批書印紙。

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印紙批不獲外界賊盜。能襲逐已遠。而無被盜人姓名者。不理遺闕。

侍郎左選令　諸引見驗。或初注官不到。及依法注擬。而累不伏。并棄毀批書印紙。復空紙。各降半年名次。　諸批書印紙不圓。（謂非隱落過犯）并避親退闕者。並召本色。或京朝官二員。具詣實委保。　諸已授官。及外移者。並依式批印紙給付。

侍郎右選令　諸批書印紙不圓。非隱落過犯。（謂如不批罷任月日。而有官司文牒。或批鑿料錢曆。可以照據之類）或不依式。（元無給到印紙。本處

（出給公據。聲說到罷月日。無不了事件者同。以任人。仍理爲後任人並召）陞朝官二員委保詣實。與降兩月名次注授。其批書不圓。官吏符轉運司取勘。

尚書司勳令　諸捕官差充捕盜。及非捕盜官。親獲強盜一人。聽批書印紙。理爲勞績。

尚書考功令　諸批書印紙不圓。致降名次及違條式。致行會問者。下轉運司取勘干繫官吏。　諸巡尉每考批書。有無獲到逃亡軍人。如有具姓名數目月日。批上印紙。任滿赴部稽考。

尚書左選申明　紹熙元年三月四日勑。臣僚奏。官不以文武。當用保員。所以隄防不實。其間有改官後作保。却以選人印紙。赴所屬應批。甚至朦封其前。隱昧違法。欲望行下有司。申明文武保官之法。一歸於公。所有改官後作保。不得將選人印紙應批。於磨勘赴任參選日。不以年歲遠近。並仰所屬取索選人印紙勘驗。如在今日申明之後。有循習故態。官司徇情批放者。覺察以聞。將違犯人。與元批處官吏。重加黜責。奉聖旨依。　慶元元年四月八日勑。吏部申。乞行下四川轉運司。令後如遇有改官之人。類申本部。出給京官印紙。付本路轉運司。給付新改官。令批書行用。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興三年十一月五日。都省批下吏部狀。契勘官員。出給印紙。不曾繳到真本。先次據憑錄白出給。即用小貼子聲說。候將來繳到出身以來真本文字照驗。如無違礙。即行批書。狀使施行。後批送吏部。依所申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慶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勑。吏部看詳。乞將沿海緣邊州知縣。監鎮。巡尉。銜內帶搜捉銅錢下海出界字。遞考批書。有無捕獲。遺漏。傳替。參部陳乞比覆。較日參考。關所隸選分。照賞罰條格施行。奉聖旨依。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慶元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勑。吏部工部狀。今勘當。欲從趙善恭所請。於巡尉銜內。添入巡捉私鑄銅器。給降付身。仍自到任。逐考并零考。罷任印紙。從捕盜賊批書格式項目。添入有無捕獲私鑄銅器。批上印紙。候將來得替。陳乞比覆較日。止照差劄內繫帶。據憑參考。有無捕獲私鑄銅器數目。聲說關所隸選分。參照新舊銜發遣漏私鑄。賞罰條格施行。奉聖旨依。　紹熙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勑。湖北路。德安府。澧州。漢陽軍。鄂州。江西路。隆興府。興國軍。江州。都監。巡尉。江東路。南康軍。寧國府。池州。太平州。建康府。及兩淮州軍巡尉。於銜內並帶巡捉私鑄鐵錢。任滿批上印紙。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五年五月三十日。都省劄子。戶部申。臨安府緝捕使臣。輪差往城內外。分定界至。緝捉私鹽。依巡尉一般賞罰。今後如遇申到遺漏去處。即取索印紙批書。若作緣故否留。不即批書。從本部先次開具職位姓名。關報吏刑部。較前司籍記。候將來陳乞差遣。酬賞關陞。磨勘日並不放行。劄付戶部施行。準此。

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勑。工吏部狀。準都省批下。權發遣處州姚述堯。措置處州銀銅坑事。除委龍泉縣尉兼亭巡檢。不妨巡捕。往來銀銅場巡察。鈌銷錢寶。偷瞞官物。許遞互覺察。具申所屬追治。仍乞於逐官考內。稽考有無遺漏鈌銷錢寶等事件。批書印紙。後批送工吏部勘當。申尚書省。吏部侍郎左選契勘。內縣尉。依本官所乞施行。侍郎右選契勘。巡檢欲依本官所乞施行。考功令勘當。欲依侍郎左右選。已勘當到事理施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係本處一司專降。緣有稽考批書事件。吏部合要照使。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九年九月十三日。都省批狀。選人批書六項課績內。一項不曾批書轉官二字。有出身人不曾批書應舉二字。或應批作轉官循資。却誤作循資轉官之類。並作小節不圓放行。陞改注授。

侍郎右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慶元三年九月十四日勑。吏部狀。荊湖北路安撫司申。相度知歸州常林。乞令本州巡檢。兼主管界內灘峽公事。以防運石壅塞之患。巡鋪兼主管鋪驛道路公事。以防蠱毒採生之害。各令繫銜任責。每考批書事理。委是經久利便。本部今欲從相度到事理。於逐項窠闕內添入施行。奉聖旨依。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元年十月望日。尚書省批下戶部申。浙江北郭稅官。銜內帶兼行在惠民南外北外局字。所有批書一節。兩稅官係是臨安府官屬。如遇本處官到罷申。會太府寺。有無綰繫。一併批書印紙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開禧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淮西總領申。乞將太平州。南康軍。饒州。寧國府。隆興府。江州。瑞州。袁州。吉州。撫州。臨江軍。建昌軍。主管本所錢物官。并采石蕪湖施圍鴈汊。江州城下。南康軍城下。稅場監官。任滿從本所照對任內。催發趲運通綱運。若干有無違滯。保明批書。方許離任。如有違戾。申乞朝廷重作施行。右劄付淮西總領所。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太平州等處十二州。主管淮

西總領錢物官并撫務監官任滿赴總所批書離任契勘係屬汉撫場也有淳祐十年二月十七日指揮省罷令昝說存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三年七月九日勑淮東兩浙三路鹽場官奉聖旨令後歷任考第舉主及格判任成一考之人即與批書離任

尚書左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四年閏十二月二十一日勑淮東總領所申淮安揚真泰州招信軍通判高郵軍判官天長六合知縣各帶兼淮東總領所受給錢糧職事入銜其倉庫官除揚州有專官外餘並於滿替前一季預申本所於見任官內選差或見得下政可委就差承代其受給并倉庫官差兼滿替並赴本所批書如不覺察侵欺不時交受綱運欠折輕者從本所改差批書解罷重者申取指揮施行奉聖旨依

嘉定十五年八月四日勑湖廣總領何炳申均州光化軍隨棗信陽軍郢州壽昌荊門軍德安府復州辰沅靖州澧州應城應山縣興國軍永興大冶縣并淮西光州并黄陂麻城縣受給通判簽判主管官及知縣並帶本所簽廳職事入銜及令赴本所批書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八月望日尚書省劄子京西運判准省劄朝廷樁積米斛及和糴改撥綱米令淮東西運判任責管認拘催措置以專一提領措置樁管軍糧入銜京西湖北路一體令京西運判條畫監樁積倉官任滿當於運司批書若提督樁積倉如郡之通判縣之令佐亦合於運司批書施行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勑吏部看詳臣僚上言今後應選人在任三考得替罷任於印紙內明批本官於何年月日替罷令項批後官姓名於某年月日交割併批在前官印紙之上其後官印紙亦仰當日同批如前後官所批異同後官已先批劄前官却作後批本部點檢詣實則前後官并守臣具申朝廷重行責降其承行人決配施行奉聖旨依吏部看詳判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二日尚書省劄子知婺州王夢龍申諸縣都分間有事力單弱郡撥錢發下買田添助義莊使宜支遣不許縣官生事苛擾妄用義莊租課許守臣監司覺察按劾知縣任滿本州取索管下義莊曾無沮壞批上印紙右劄付吏部從所乞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婺州諸縣置義莊充儋贍約縣官不許生事破壞任滿批書令存留照用

尚書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子知縣推

排民户物力滿替批書從所屬保明批上曾於任內推排候參部日以憑照對方許注授若任內非排未畢本任已滿或因事去替或任內未該並合併說批書印紙如不當批書因依從本部行下取會圓備方許放行參部右劄付吏部證應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六月望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今後印紙批書不圓若是行移中漏落一二字不礙節目與召在朝職事官二員委保聽其參注或闕條件失批首尾差錯未得放令參注須候元批州軍保明方與放行奉聖旨依　寶慶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左曹郎中梁紘奏今後知縣縣令任滿批書印紙畫項開說本縣前任內有無預借本官任內有無預借其有預借者並實書數目以憑到部稽考若前任預借若干而本任不當增過此數者與免坐罪其前任無預借而本任輒預借或前任預借少而本任數外多借並仰吏部檢舉申取指揮未得放行注擬或與特展磨勘隨輕重議罰其前任有預借而本任能通融補折或能盡補足積年預借之數許就吏部陳乞申取指揮陞擢或遷轉隨輕重議賞應知縣縣令交割須管前任新任並同銜結罪申州本州從實契勘批書如有不實令內外臺官按劾以聞優批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元年九月四日勑潭州申本州舊有惠民倉以糶城市之民有社倉以貸鄉落之民獨外十縣細民實無所仰令下諸邑專委令佐任責措置收糴米斛以備賑糶令佐並以主管惠民倉繫銜任滿交割見在錢米無欠方與批書如有侵移借兌即行按劾縣官鐫罷仍委本路提舉常切覺察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尚書省劄子淮西總領所狀乞劄下江東西州軍如遇押綱官折欠糧米不得放行批書離任直候補納數足方許赴部注擬仍下吏部遇有參部官取索有無押綱欠折朝典文狀訖方許參注已劄下從申劄吏部證會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七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安吉州長興縣申本縣剏立社倉專為歛歲濟民之備慮將來官吏巧作名色妄有借兌移易乞劄下吏部自今為始應本縣知縣遇考及滿替批書印紙先次取會社倉有無支移借兌移易社倉錢米並項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五年十一月望日尚書省劄子臨安

府條具下項。一浙江龍山西興漁浦渡。並隸浙西安撫司。其監務申。自今後遇提舉司中鹽數。先下所隸務場契勘。有無虧欠歲額。候回申。方行下批書離任。如赴部參注。先索印紙照檢。如不曾申務場所契勘。提舉司徑批離任。不許放參。右劄付行在榷貨務。從勘當事理施行。

尚書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勑。修纂條例所看詳。知縣批書。除係明六項課績之外。節次增批三項。如推排經界物力。有無借兊常平義倉錢米。及預借民戶稅額。皆合批上。但州郡既已放行批書。明言別無關繫。其間偶有失批條目。不過是州郡人吏鹵莽行下監司。追承行人科斷。其本官却驗召保官二員。委保詣實放行。參注具鈔。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十月望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令後如有見在任選人。若委的有應避之親。陳乞離任。依條法指揮。知通連銜結罪。同所避官各具無詐偽結罪狀。召陞朝官保二員。甘伏鐫降。保明申部。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又照得選人成資離任。依條須在任成二考。并先任考第。通實歷及四考以上。除沿邊外。合經本任州軍。保明無規避申部。候本部勘會得無違礙。符下方許批書離任。劄付吏部。從所申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廣西轉運司申。本司措置收買鹽[illegible]。變賣收錢糴米。專爲備邊之計。創立備邊倉庫。以幹官一員兼掌。任滿日並要批書有無虧欠侵移之弊。已劄下本司。并靜江府照應。已劄付廣西轉運司。從所申事理施行。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左選申明　淳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尚書省劄付。勘會諸路提舉司。選委官隨苗收義倉米。照數任責。拘收本色。令敖認數樁管。不許折納責令諸州通判。專一任責。提舉司常切嚴緊催督。劄付吏部。將來通判任滿。須管批上印紙。於本司所催義倉米斛有無欠少。候足方許離任注授。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二年三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廣西提刑司申。欽廉兩州。沿海溪洞等官。令後任內寧靜。方許陳乞批書。如任內不靜。不許放行批書。後批送部常切遵守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望日。樞密院劄子。兩浙福建州軍。日造鐵甲。每季赴內軍器庫交納。今立規模行下。大郡每季解甲五十副。小郡每季解甲二十五副。責在守倅。每遇滿替。批書並合批上印紙。考任內有無拖欠。仍令各路安撫常切遵守催督。江東西。湖南北。亦合一體行下。閏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諸路安撫司行下諸郡。常切遵守。不許違戾。

尚書右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四年九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淮東提舉常平茶鹽司申。朝廷設巡尉以巡捉私茶鹽饕。繫銜到任。及考任滿。各州軍不與契勘有無透漏。徑行批書離任。因此無所畏憚。今後巡尉批考。須管先申本司。契勘有無透漏茶鹽。方許放行批書印紙。下本路諸州軍遵守。劄付提舉司。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尚書省劄子。提舉廣東常平義倉茶鹽公事司申。準省劄行下。拘催諸路州軍隨苗義米。局之倉司催發。戶部看定賞罰。如及額。并本任無侵移欠折。與減磨勘。其有侵支虧欠。則視數多寡。與展磨勘。候補填數足。方許放行批書離任。自令提舉常平司幹官。各以義倉繫銜。提舉司置籍稽考。或有虧欠。將來離任。須管責令補還數足。方得放行批書。下吏部。令後應有本路主管義倉官監官。任滿到部參注。若未經本司批書印紙聲說訖義倉米數發足。未許放行參注。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六年八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權發遣廣德軍康植申。剏置社倉。立定規約。申欲令兩縣知縣。以兼檢察社倉繫銜。若當代日。取新官抱足狀。方許批書離任。一毋縣選差佐官。爲措置社倉官。候任滿。與勘社倉委無虧欠。批書離任。戶部申。檢準紹定三年正月三日。新知婺州王夢龍奏。建立社倉。措置賑貸平糴。乞自今後。應管下金華。東陽。義烏。永康。蘭溪。浦江。武義。七邑知縣。縣丞。赴部注擬。令於本銜合帶提舉義役社倉事務。考課其勞書之印紙。及至滿罷。令知通攷覈委無疎虞。保明具申本路提舉司行下。方許放行批書。本部勘當。欲常平法比附義倉施行。八月九日。奉聖旨。下吏部。自後廣德軍兩縣令佐滿替。照婺州七邑體例。考覈社倉。如無遺闕。方許批書離任。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諸路州軍。樁管朝廷米斛。每遇支撥。合照年辰資次。毋得攙支新米。積壓陳腐。令後拘催官倉。任滿所屬勘當委無攙越陳腐等弊。印紙內分明批書。方許放行離任。右劄付吏部照應施行。　淳祐十年三月望日。尚書省劄子。提領轉般倉所申。勘會建康府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之任。今後赴上。先經本所銓量。及呈驗告劄。方許交割。候交割訖。本府備申本所。批書到任。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十年四月十八日。尚書省批下。廣西提刑司申。應沿海州軍巡尉任滿。須從本州保明有無銅錢漏泄出界。申本司契勘的實。行下批書。仍令邕州巡尉。依沿海州軍體例批作

本州係沿江極邊。即無銅錢出界。亦照沿海體例。從本司行下。方許批書離任。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三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安邊所拘催諸田錢米。自寶祐元年為始。州委簽判。縣委佐官。任責拘催。未足。不許本州批書離任。具所委官姓名。關吏部照應施行。

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二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朝奉大夫行監察御史陳大方奏。應舉發解士人。各從所司給帖。赴省給曆。如印紙批書發解年甲三代保官。就赴禮部。或赴國子監。批書將來免解免省。到殿亦如之。候出官日。赴吏部繳納換給印紙。以憑注闕給告。十一月二十七日。奉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寶祐六年八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白劄子申。嚴選擇知縣之令。應在任知縣。三年內綱解不辦。未許放行批書。且令在任湊補前虧。候足。取所屬保明申省部。方許批書離任。如虛批歲月。併所屬官議罰。奉聖旨。令吏戶部遍牒諸州及監司。如違。許御史臺覺察以聞。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開慶元年八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戴慶炣奏。比年邊郡倅移。及總所借欠。虧失元額。令朝廷再運米樁積。正為緩急之備。下各州。委通判一員。專督倉官監守。不容那兑。如通判在任兩年。樁積米不虧元數。與減三年磨勘。虧欠不許批書離任。重行責降。各路委運司任責覺察。七月二十日。奉御筆依。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二年正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淮浙鹽場官。專任收趁支發之責。其昏耄至任。惟事攫拏。鮮廉寡恥。朘削亭丁。盜賣官物。其間或有廉能辦事之人。則不露為舉委無激勸。又一項辟差之官。挾勢而來。隨司而去。為補考求舉之計得矣。必須令經任。使之不敢苟。且任事者有賞。不任事者必罰。合議指奉聖旨令後諸司鹽場官。仰吏部加意銓量。毋注昏耄罷膺之人。仍遍牒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各應以舉劾。推別淑慝。凡辟闕鹽場官。並令終滿。考其殿最。赴茶鹽所批書。不許隨司解任。其有貪謬不職者。亦須明正其罰。右劄付吏部。照得兩浙鹽場。令隸提領兩浙鹽事司。合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景定三年正月空日。樞密院劄子。循州申。凡循梅守臣。許令以提督贛州。龍南安遠。會昌寧都五縣寨兵公事繫銜。如遇寨官滿替。本州保明。申至贛州。方與批書離任。乞將贛州十六寨巡檢。

立作選闕。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六暮

部　吏部十四

吏部條法薦舉門　薦舉須要　應歲舉所部官者二員以上者分上下半年舉。　應所舉之官與被舉之官各須在任　應稱有舉主者謂舉改官及職官縣令稱職司者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朝廷專差宣撫安撫察訪（路同知州）　應舉主責降或與宮觀奏狀到部方許收使理為放散舉主如係奉直大夫以上或係知州資序合該收使係照見奏狀內職銜施行。　應舉主致仕身譽而未降指揮并衝替事理輕非未及一年並聽收使。　應前政官已舉官而因事降黜舉狀不該用若復應舉官差遣在後官補發奏狀到部日前者其元舉狀許收使若在後官奏狀到部日後者聽用後官狀即後官雖發奏月日在前而於前官牽復之後到部者不許收使。　應先曾舉官見降充不應舉官職任或已分司致仕身譽者並不理為數即舉官復任侍從官落職降元宮觀任滿而已復待制以上自陳宮觀者與作常調舉主收使。　應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薦舉。　應宰相執政官量隸子孫任嶽廟所得前宰相執政官舉狀理為職司。　應前宰相執政官歲舉陞陟者不以內外雖非本轄而在任者聽舉若見任又應舉者數外別舉。　應六部長貳歲舉內外選人改官理為職司。　應選人舉員若已及格續發舉狀不許放散。　應改官舉員許折資作從事郎薦舉。　應命官權教授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聽依正官法薦舉（如係見任教授權他州教授其權教舉狀到部不許放散）　應迪功郎以上實歷及一考聽舉關陞已滿三考赴第二任方許薦舉改官（初任一考以上不因罪罷後任接成三考亦聽舉）其關陞狀不許以到部日理計改官狀不許先次狀附至考第及格日放散。　應奏補文學除初任權官三考外實歷正官三考許舉改官如初任八路除權官二考外實歷三考亦舉改官。　應特科文學初任權官三考於次任正官一考後須已有關陞三員方舉改官初任八路權官三考外又於次任一考內須已有關陞三員方許舉官。　應經略安撫發運轉運提點刑獄都大坑冶提舉常平茶鹽司屬官許本路監司官互舉。　應薦舉不係所隸官屬不許放散。　應非制書兼權他職受他司薦舉者不許收使。　應薦舉關陞改官奏狀限半年到院限外不許收使。　應二廣薦舉關陞改官奏狀限九箇月到院限外不許收使。　應四川薦舉關陞改官奏狀限半年內到制置司。　應薦舉下半年員數不許上半年發奏上半年員數不許先一年上歲裏發奏　應補舉身亡員數當年舉許次年補舉出遣次年不許收使（如所舉人有改節事狀即非中部不用仍理為舉過員數）　應起復之人服制內選人受過舉主並不理為放散。　應舉主武臣因事罷黜而已牽復州總管以上差遣者許收使。　應修武郎以上在任受所部官舉充知縣并陞陟任使本部收附告示將來收使武舉奏補銓試中人合舉知縣任使二員初經磨勘合用陞陟一員其陞參部日作功分收使　應小使臣校尉在任受過所部官舉充縣令并陞陟收附告示外武舉出身并奏補出身銓試中人令將來到部合入縣令差遣合用縣令舉主二員外其餘官受過陞陟縣令舉狀於參部日作分分收使。　應內外文武官收使薦舉文字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勑　諸舉狀不依條式本處吏人承受注籍者杖一百致於選人有所住滯者不以赦降自首覺舉原免。　諸應用舉官者奏狀到部方許收使若輒用照牒理為舉官或奏狀已到而不為注籍者人吏各杖八十。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應用舉主非陞改官資者不以存亡事故並理為數。　諸應舉官而虛發照牒若重疊具奏者並舉劾。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前政官已舉官而因事降黜舉狀不該用若復應舉官差遣在後官補發奏狀到部日前者其元舉狀許收使若在後官奏狀到部日後者聽用後官狀即後官雖發奏月日在前而於前官牽復之後到部者不許收使。

尚書考功令　諸罪犯不理任者其任內舉狀並聽收使。　諸侍從官舉陞陟（謂舉外州在任官）許當監司員數。　諸舉官復任宮觀差遣非降充者雖年七十以上並依元資序理為舉主。　諸承務郎以上任在京倉界及炭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使（謂舉主事故在應關陞一月之後者）

侍郎左選令　諸舉狀到案限三日注籍即舉狀已到而舉主及被舉之官事故別舉官者準此仍毀抹前狀即已收附而輒稱考第舉主未足別行舉官者吏不收使。　諸舉主應使者其見任官資責降事故過犯或體量陳首並會所屬（舉主謂舉改官及職官縣令餘準此）。　諸舉主有故不願收使雖已申奏而事已結絕或續有舉狀各應收使者並許理為人

數。若已陞改官資，或舉狀有剩數及被舉人別因恩賞或特旨改官及犯七罪廢，並下所舉官司，於次年別舉。即所舉人有改節事狀，許中部將舉狀不用，仍理為舉過員數。　諸舉主未足願用改官狀通就職官及移職官知縣，或兼用改官職官狀通就縣令者，聽，仍依奏舉本法。其用過舉狀將來不許收使。（用改官舉主注職官人準此）　諸舉狀已到而舉主及被舉人事故，別舉官充填者，注籍及毀抹前狀入案。（充填狀未到而已收使前官舉狀者，不許充填）　諸磨勘及奏舉職官，或職官知縣縣令有過犯合申都省者，其舉主只具職位姓名，及見有無責降事故與舉狀連申。　諸應舉改官，（職官縣令同）已舉而罷任者，開具年分舉過員數牒後官照會，仍從所屬具牒報因依，限三日申尚書吏部。　諸六曹寺監長貳（非估對軍淑貨酒庫及戶部右曹郎官同）歲舉改官者，各分上下半年，前後官通舉。　諸磨勘人曾取旨及引見，已經推恩，或未得改官及依條只與循資者，用過舉主更不收使。若因取旨及申都省，隔住磨勘，或因事不該引見，即許後來收使。其舉狀已繳申都省者，只以元磨勘案檢，或判于內舉主照會。　諸以舉主改官換使臣，或充職官及職官知縣縣令，或應陞改官資，并充試注官者，會問舉主見任官資無責降事故、過犯干礙，體量陳首。於法應使方理為數。餘所用舉主，但依得本法人數者，皆不會問。

侍郎右選令　諸奏舉小使臣，監當差遣，歷任無舉主者，與理舉狀為舉主。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舉主降差遣者，依見降職任理為舉主。（雖降充通判資序，而選入知州差，又雖降監當，而係所官以上職事官者，並準此）即已致仕尋醫，而未降指揮，并衝替事理輕，雖未及一年，並聽收使。　諸先曾舉官見降充不應舉官職任，（若舉官後，雖除侍從官，見降宮觀同）或已分司致仕尋醫者，並不理為數。（其侍從官及各職，後舉官人降宮觀並遣者非）即舉官後任侍從官，落職降充宮觀，任滿而已，後侍制以上，自陳宮觀者，與作常調舉主收使。　諸四川選人陞改應用舉主，制置司覈實無違礙，放散給據，保明申奏，與免會問，理作舉主收使。　諸舉主係武臣，因事罷黜而已，牽復州總管以上差遣者，許收使。　諸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任嶽廟，所得前宰相改官舉狀，聽理為職司。

尚書考功令　諸稱有舉主者，謂舉改官及職官縣令。稱職司者，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朝廷專差宣撫安撫察訪。（餘同知州）　諸承直郎以下改官，應用舉主者，若轉運判官二員，處均舉使副人數，與理為職司。　諸

任職司舉官，而因事罷黜者，如見理本等資序，聽作職司收使。（運判因事罷，係第二任通判資序者，許作舉主收使）　諸六部長貳歲舉內外選人改者，理為職司。　諸磨勘人曾取旨及引見，已經推恩，或未得改官及依條只與循資者，用過舉主更不收使。若因取旨及申都省，住磨勘，或因事不該引見，即許後來收使。陞資人不該陞移者準此。　諸承直郎以下磨勘已投狀，因辯雪負犯，（謂不應主罪，已除落過名者）而舉主事故，如在元合引見限外，聽收使。（因官司行遣住滯致限外而舉主事故準此）　諸因舉主降差遣，不該磨勘，已別注官未赴，而舉主牽復者，聽退闕投狀磨勘，收新投付身毀抹。（用舉主關陞者準此）　諸選人陞改，所用舉主有未結絕過犯，若已申得旨，許先次收使者，其餘被舉之人，依已得旨更不再申。（一路監司守臣過犯一同，內有已申得旨許先次收使者，並準此，以上後有違礙，卻行改正）　諸選人用舉主關陞，而因官司住滯，致舉主事故者，挨排關會行遣程限，若在合判鈔日限之外，聽收使。（程限從案法三日外罪依本條）　諸舉主約刑名，太中大夫觀察使以上，犯公罪流、私罪杖及餘人公罪杖，並聽收使。（以上該赦，又自曾舉官，無合收坐罪犯者準此）即約刑名未定，及所犯應取旨者，申都省。若已收使而後有特旨，並進陪。

諸選人應通理前任月日成三考，以後年月不理為考，若有舉狀，並聽收使。　諸散官注權官者，不理為考，如有舉主，聽理考日收使。

淳祐令　諸前宰相執政官歲舉改官陞陟者，不以內外，雖非本轄而在任者，聽舉。若見任又應舉者，數外別舉。　諸路安撫使及帶安撫并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而兼知州者，歲舉改官，於本路各聽列舉。（帶安撫使并主管緣邊安撫司公事者非）　諸知州聽歲舉承直郎以下改官通功郎、充縣令。　諸舉承直郎以下改官者，以三分之一舉充從事郎以上。若不及三員，及有餘數，聽從便。（謂如應舉五員者，舉二員充從事郎以上，餘改官從事郎以上，聽從便）即舉流外出身人充縣令，或換使臣，理改官人數。　諸進納出身人，不許舉辟。（謂奏舉差遣，餘依格舉辟，舉充）其係承直郎以下，成四考者，許薦舉。即流外出身人歷任無贓私罪，有舉者二人，聽舉辟。　諸舉承直郎以下改官或充縣令者，於被舉人應用之數，（謂應用陞改者已過二人，今用職司者，或餘官通計）不許為舉。　諸轉運司舉承直郎以下者，據人數使副均舉。（提點刑獄司置兩員者準此）判官比使副一員，三分舉一，以上數不等者，長官就多舉。止有使副應舉之數者，若差使副一員，其判官所舉減使副一員。

諸路轉運置兩員。而俱差判官。其應舉改官人數。各以半充使副舉狀。（呼數餘使副狀從多。若上半年俱差判官。而下半年差判使副。其半充使副舉狀。即不應奏舉）歲終不差使副者。以使副一員應舉之數。比判官一員。所餘人數均舉。其有零數者輪舉。（謂如一路使副一員。應舉八人。以判官一員應舉五人。其判官兩員共舉十人。內六人充使副舉狀。歲終更共舉二人。以二人充使副狀以上。並於狀內聲說）

諸歲舉所部官二員以上者。分上下半年舉。（數若不等。先舉多者）若替移。以未舉官數牒後官通計。仍申尚書吏部。及報進奏院。即於本司遷職任者。（謂如轉運判官。就遷副使之類）亦通計當年已舉之數。

諸舉官有員數。而前官舉狀不該用。（前官係轉運使副。已依轉舉過員數。後官雖係判官。止依使副已舉員數補舉）或前官前一年未舉員數。（前官係轉運使副。有未舉員數。後官係判官者。止依判官合舉員數補舉）聽次年再舉。若被舉之官身亡致仕。或因贓私罪停廢。及舉狀到部。狀使外有剩數。或未狀使而別因恩賞。及特旨改官。不曾狀使者。並聽再舉。（若元舉官不曾再舉。亦聽次年補舉。即舉狀已經狀使。而轉書舉主未足。別行舉官。責不得狀使。如所舉人有改正事狀。即許申吏部。不用仍理為舉過員數）

諸迪功郎以上。實歷及一考。聽

舉關陞。已滿三考赴第二任。方許薦舉改官。（初任一考以上。不因罪犯罷官。於後任接成三考。亦聽舉。仍於奏狀內聲說前後任接成三考因依。即初任不成考。雖後任成三考者非）

諸舉朝請大夫以下陞陟者。合減承直郎以下改官之半。通判減知州所舉之半。（止一員者。間歲舉）有零數。或不及一員者。聽舉一員。

諸路安撫使監司路分總管鈐轄知州通判。聽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

諸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者。並通融薦舉。（其舉狀達書非任使。不得過所舉之半）

諸發運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及朝奉郎。若帶職陞朝官。武功至武翼大夫。正侍至右武郎以上。充知州。或安撫副使。都監州總管鈐轄以上者。許歲舉所部廉幹有方略。善弓馬。經兩任親民無遺闕。曾歷邊任。小使臣一員充閤門祇候。

諸發運轉運提點刑獄司。應分舉官而有闕員者。至歲終許見任官併舉。

諸應試刑法官。雖未注官。及不在任。並聽奏舉。

諸薦舉官。不得以虛詞溢美。並具治迹實狀以聞。其文臣待制太中大夫以上。武臣觀察使以上。依十科格法薦舉者。準此。

諸舉官有數。而被旨嘗薦。或未有數而創許舉者。具得舉數申尚書吏部。及報進奏院。

諸命官犯罪。已叙正官而有止法。或叙散官監當。或止叙散官。其能改過。或才智武藝堪陞擢者。許本轄官。或侍御史以上薦舉。（使臣兼許正任以上。即散官無本轄者。聽所居本部長史監司薦舉）

諸奉制書權攝職任者。許舉官。（謂無正官者）即佗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所差者。不得薦舉。

諸經略安撫發運轉運提點刑獄。提點坑冶鑄錢。提舉常平茶鹽司屬官。許本路逐司官互相薦舉。

諸命官特許理任。而所任涉兩路以上者。所至路安撫監司。各聽薦舉。即朝廷遣使按察。（謂發訪體量之類。雖一路亦同）所差屬官不用此令。

諸陞朝官遇赦舉文學注權入官者。須知縣資序以上。（在京職事官係陞朝官。而資序未至。或已至而係承務郎以上。但雖歷在陞朝官之上者同）非責降無贓罪及私罪徒者。聽同罪舉保二人。

諸注權入官人。許依正官薦舉。

諸命官權教授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聽依正官法薦舉。

諸所舉官與被舉之官。（謂有員數應陞改者）各須在任。（其薦舉日罷任者亦同在任）

諸添差不釐務官。不得薦舉作釐務。

諸親戚於法應避者。不許薦舉。

諸舉官限員者。奏訖錄奏檢聲說入遞年月日。引號連於牒前。牒所舉官照會。限三日內繳元奏檢。申尚書吏部。每上下半年。具舉過職任姓名。充是何任使。某年月日入遞字號引發奏。（已填前官舉狀。仍具元填事由）狀二本申尚書省。

諸職任應舉官而被召赴闕者。候還任乃舉。其離

任及還任日。仍申尚書吏部。報進奏院。

諸舉官狀已經用而被舉之官犯罪。舉主應坐。聽指實狀。經所在官司陳首。本處備坐承受月日。具錄元狀。或連狀奏。

諸知州縣令。有治績可再任者。知州須監司連書。縣令須按察官五員。（通判以上官皆是）去替前一年。具實狀保奏。年七十者。不在保奏之限。

諸特責降官臣僚。不得薦舉。其經赦應牽復者。職事修舉。許監司或長吏保奏。

在京通用令。　諸應舉官臣僚。覩中外文武官材行可稱。並聽奏舉陞陟任使。

淳祐格（景定重定）

歲舉承直郎以下改官

前宰相執政官。　三人。（以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定）

六曹長貳郎官

吏部。　尚書。架閣一員。　侍左侍郎。架閣一員。　侍右侍郎。架閣一員。

戶部。　尚書。　四人。　架閣一員。　左曹侍郎。　四人。　架閣一員。　右曹侍郎　四人。　架閣一員。　右曹郎官。　二人。　金部

郎官。一員。倉部郎官。一員。

禮部。尚書　三人。架閣一員。侍郎。三人。架閣一員

兵部。尚書。一員。架閣一員。侍郎。一員。架閣一員

刑部。尚書。二人。架閣一員。侍郎。二人。架閣一員

工部。尚書　二人。架閣一員。侍郎。二人。架閣一員

寺監長貳。

宗正寺。少卿。一員。

大理寺。卿。二人。少卿。斷刑二人。治獄二人。

司農寺。卿。二人。增舉一員。少卿。二人。

太府寺。卿。二人。少卿。二人。

國子監。祭酒。三人。書庫官一員。司業。三人。書庫官。一員。

將作監。監。二人。少監。二人。

軍器監。監。二人。少監。二人。

宰屬。

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人。架閣一員。

尚書左右司郎中。左司郎中。二人。架閣一員。右司郎中。長廳二人。剏增一員。次廳二人。

樞屬。

樞密院都承旨。架閣一員。

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一員。

提領豐儲倉所。二人。

提領市榷所。一員。

提領市舶所。二人。

提領茶鹽所。職司二人。常員一員。

同提領茶鹽所。職司一員。常員一員。

知州。一十五縣。六人。一十二縣以下。三人。七縣以下。二人。無縣處。一員。取到吏部狀。進奏院供稱。壽昌。吉陽。江陰。業陽。光化。寶應。懷遠。長寧。渠山。雲安。大安。天水軍。黎州。文州。劍門關。富順。大寧監。並係一縣。歲舉改官一員。今併說照用。

歲舉改官從事郎縣令

諸路制置監司。

兩浙路。沿海制置。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兩浙運副。改官一十一人。從事郎六人。縣令六人。兩浙運判。改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領戶部犒賞酒庫所。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增舉檢察改官一員。提舉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浙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茶鹽司改官二人。（已隸運司權留照用）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浙西。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節制司。改官一員。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改官二人。檢察改官一員。淮浙發運。改官一十一人。從事郎六人。縣令六人。增舉百萬倉官一員。縣令一員。淮東總領。改官五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浙西圍田所。改官一員。縣令一員。淮東權事所。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

令一員。茶鹽司改官二人。（已隸運司權留照用）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江東西路。沿江制置。改官三人。從事郎三人。沿江制副。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

江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淮西總領。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拘榷馬司錢糧。改官二人。催督綱運。改官一員。提領建康府酒庫所。改官二人。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坑冶司。改官八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六人。提領江淮茶鹽所。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江西。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

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兵鈐司。兩年舉改官一員。歲舉從事郎一員。

福建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南外宗正司。改官一員。西外宗正司。改官一員。

湖南北路。京湖制置。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五郡鎮撫使。改官一員。縣令一員。六郡鎮撫使。改官一員。縣令一員。

湖南。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

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湖北。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湖廣總領。改官六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五人。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京襄路。安撫。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提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

兩淮路。兩淮制置。改官八人。從事郎四人。縣令二人。

淮東路。改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一員。淮西路。改官四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一員。河南招撫。改官二人。

從事郎一員。京東招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淮西招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

淮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京東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二人。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五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淮西。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副使。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江淮湖北鐵冶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二人。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茶鹽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二廣。

廣東。經略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縣令一員。鹽事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一員。市舶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廣西。經略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三人。縣令四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四人。提舉。常平司改官二人。縣令一員。鹽事司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三郡鎮撫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成都路。四川安撫制置。改官四人。從事郎五人。制副。改官四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一員。宣撫。改官一十四人。從事郎六人。總領。改官六人。從事郎三人。縣令五人。關內倉官改官二人。關外倉官改官一員。運副。改官六人。

從事郎四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榷茶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川馬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秦馬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

潼川府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六人。從事郎四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四人。提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

夔州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提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茶應司。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

利州路。安撫。改官二人。從事郎一員。運副。改官五人。從事郎二人。縣令六人。運判。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三人。轉運嚴舉同慶府階西。和鳳金州。改官三人。從事郎一員。縣令二人。提學司。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提刑。文臣舉改官三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武臣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三人。提舉。改官二人。從事郎二人。縣令二人。嚴舉同慶府階西。和鳳金州。改官一員。開嚴舉縣令一員。

嚴舉迴功郎。充縣令。知州。一員。充縣尉。轉運使副提點刑獄。三人。轉運判官。二人。知州。一員。

嚴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

前宰相執政官。一十人。

諸路安撫使轉運使副。提點刑獄。二十人

外分總管鈐轄轉運判官。一十人。

提舉常平官。八人。

知州通判。六人。

在京通用格。

嚴舉內外承務郎以上大小使臣（校尉同陞陟）。

六曹侍郎。若侍制以上（權侍郎同）承務郎以上。五人。大使臣。四人。小使臣。五人。

寺監長貳以上。承務郎以上。五人。大使臣。二人。小使臣。四人。

六曹員外郎以上。承務郎以上。二人。大使臣。一人。小使臣。二人。

觀察使以上。大小使臣。各四人。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勑。淮東總領。於衙內添浙西江東財賦陞字。將合舉官員數於三路通舉。乾道四年八月六日勑。歸正官許到部注簽務差遣。如在任有才業可稱者改官職令狀。許監司帥守依公薦舉。其武臣陞陟準此。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聖旨。應薦舉官。並指陳事實。不得徒飾虛詞。如違令吏部不得收行。

淳祐申明　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勑。節次前宰相執政官嚴舉改官五員。今後各減二員。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慶元六年九月一日。都省劄子。吏部申。除將選人所得改官關陞職令舉主奏狀。並與照應淳祐新書。立限指揮。以奏狀到進奏院日。理為放散。并下進奏院。專一置籍。如遇舉狀到院。即時抄轉押官用印。每日開具數目申吏部。照應稽考。或有漏落稽滯。即申朝廷究治。其在京六曹寺監舉狀。如經由通進司投下與理。降付到省日。放散。仍已於奏狀前批付下實日。庶得有憑照應。放散施行。中間事到付吏部。從所乞事理施行。內進奏院所收薦舉陞改。及奏薦等奏如乘前批。仰本部不得收受準此。

尚書考功申明　政和六年閏正月七日勑。吏部狀。檢準勑令。後臣僚舉內外官自代。並令吏部類聚。至年終具狀申中書省。候到京依條召赴都堂審察。奉聖旨。除監司堂除知州軍帶職人。及職事官。監察御史以上為已係朝廷陞擢外。餘不因罪犯得替。或到闕。令吏部逐旋具狀。申中書省。依已降指揮。　乾道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勑。四川京朝官。初該磨勘與關陞資序人。合用舉主。許據憑申發文字實日。照驗施行。如舉主事故在

申發之前者，即不許收使，在申發之後者，許理為舉主。紹興十三年八月十四日，敕：吏部狀，奏舉改官人右從事郎沈燮仲已有六考，舉主五員。內有淮西運判兼提刑吳序賓一員，乞作職司收使。昨來韓璉申降指揮，緣淮西路止係判官一員見兼提刑職事，本路別無職司，遂申降到指揮，許作職司。今來本人乞用吳序賓係淮西運判兼提刑，本部欲引用上件指揮，便行收使。又緣指揮內止為韓璉舉過官，及後官梁澤民、李仲孺各曾申降到，許依韓璉前後已得指揮，即無今後依此之文。其以後本司官竊慮亦合一體收使。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申明淮西運判兼提刑舉狀作職司事理，令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敕：吏部狀，照得京官大使臣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據過放散收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收使施行。奉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照三選已措置事理施行，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臣校尉收使舉主事，其選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令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敕：吏部狀，據左從事郎吳淦乞磨勘收使舉主，顯謨閣學士左太中大夫知泉州江藻。會到尚書左選稱，汪藻見任左太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因言章奉聖旨落職，依舊宮祠永州居住。本部作宮觀人收使了當，續據選人陳乞收使左奉議郎知郢州張九成作舉主。其張九成未知郢州以前，曾任刑部侍郎。今來見降提舉江州太平觀，令南安軍居住，緣條內即無該載，遂行申明，承都省批下勘會選人收使舉主，既是見降充宮觀，指定興州軍居住人，難以收使。送吏部照會施行。本部契勘吳淦已收使汪藻舉狀，合依今來指揮改正。奉聖旨，吳淦已收使汪藻舉狀，令吏部改正。　慶元二年三月二日，敕：吏部尚書葉翥等奏，承敕臣僚奏，內一項舉狀已發而舉官或有過得祠，有與宮觀者，有使得指揮理作自陳者，有自陳而得請者。夫與宮觀，則是其過猶未洗也；曰自陳，曰理作，則是與無過等也。其所發舉狀，若其人元是與宮觀，則不可照使；若其人自陳并理作，豈可不與收用？不然則何所分別。今乞自後並如此照應施行，更不拘舉主官資序並與放行。奉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敕：吏部措置，欲將四川選人陞改，如會問得所用舉主，若有事故違礙等，因依放散計程在程限之內，即與理作舉主收使；如在程限之外，即不許作舉主收使。照會行在至四川制置使司，會到進奏院稱，常程合破三十日半到，今來合破行遣日限一日，并承受舉主事故處關牒三日，共三十五日，如在三十五日之內，聽收使；如在三十五日之外，不許收使。奉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敕：臣僚奏，欲將選人初官所得關陞職令狀，許為隨到部日即時理作放散狀使，候考第及格，方與關陞。奉聖旨依。

淳祐申明　淳熙四年十一月七日，敕：應薦舉陞改奏狀，並限半年內到進奏院，其出限者，不在收使。　淳熙五年五月十五日，尚書省劄子：四川置司奏，乞將四川薦舉陞改奏狀，並限半年內到制置司，類聚繳進。奉聖旨依。　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敕：二廣改官舉狀，限九箇月到進奏院，其出限者，不在收使。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五年七月九日，敕敕令所狀：準批下吏部申，迪功郎前邵武軍泰寧縣主簿邵景之狀，昨授南劍州尤溪縣主簿，到任一考有零，緣泰寧縣主簿施廣容在任不法，奉聖旨將施廣容對移本路一等差遣，景之對移泰寧縣主簿，在任蒙知邵武軍楊獬、趙師龍舉充縣令，任使蒙告示，稱對移即非制書差權，不得收使。後批送所看

詳，本所契勘，佗官在所部權攝而非制書差者，不得薦舉，係為見闕正官，一時差權，不許薦舉。今來既係備奉指揮，對移一等差遣，係是正任，即非權攝職任，合行收使。奉聖旨依敕令所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止為邵景之一時所降，日後恐有似此之人，令編節存留，為申明照用。　淳熙十年八月十二日，敕：吏部狀，從政郎前靜江府臨桂縣令李嵤，整會改官事。本部照得，雖有改官舉主五員，數內舉主廖邁一員，會到大理寺稱，臣僚上言，放罷，尚左批稱係通判資序，降充不應舉官職任之人，不作舉主收使，告示了當。今據本官狀，伏覩在法，諸任職司舉官，因事罷黜，如見理本等資序，聽作職司收使。注文：運判因事罷，係第二任通判資序，許作舉主收使；又格，運判與提舉常平茶鹽官並差，合入第二任通判人。今來廖邁係提舉常平官，見係第二任通判資序，雖因事罷黜，依格即與運判一等。止緣條內不曾該載，若行告示，終是詞訴不絕。伏候指揮。奉聖旨，許收使。　嘉泰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敕：吏部狀，從事郎監饒州永平監孫若蒙收使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徐燁舉狀事，本部勘會，徐燁大理寺稱，臣僚上言，放罷，尋送六品案指定，見係第二任通判資序，緣本部昨來申請，謂運判與提舉資序俱係一等差格，承指揮許收使舉狀了

當令來本官雖係第二任通判資序。緣條格不曾該載都大提點坑冶資序。合比附運判提舉常平官許作舉主狀使之文。奉聖旨許狀使。　慶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勑。吏部看詳。臣僚上言。第一項淮南兩路及京西路無正提刑處。歲終不除轉運使副。以均舉使副員數。理為職司。其佗路自有提刑。如轉運歲終不除使副。並不理作職司。今欲從臣僚奏請。第二項選人。改官職司文字。不限員數。令欲從臣僚奏請。第三項向者京狀及格。二年成資罷任。後來許到官一年離任。令欲乞依舊法。京狀及格。必候成資解罷。令看詳除親嫌許回避者。自合遵從見行條法指揮施行。餘從臣僚奏請施行。奉聖旨並依。　慶元六年十月十四日。勑。吏部狀。欲將十二考以上。有舉主四員之人。仍依舊來已行。不許減職司。外所有歷十五考以上。無贓私罪犯人。不拘職司員數。若有該收使舉主四員。從減舉主條法放行改官。奉聖旨依吏部所申。　開禧元年五月十二日。勑。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臣僚奏薦舉之弊。臣等照得淳熙七年。孝宗皇帝因改官員數稍多。故變而通之。減舉員數。却令逐紙放散。立定每歲撥十員為額。行之累年。所舉員數已是適中。止緣近年額外復放班引。是致員數滋多。殊失當時立額之意。又緣考舉及格。許令不候替人離任。赴部磨勘。愈覺人

數積壓。又臣僚昨來奏請歷十二考。不用舉主。及減舉主太多。許令改官。積此三事。所以每歲班引之外。溢額數多。若堅守孝宗皇帝立定八十員之額。斷不許額外放班。執定歲額。雖有特放指揮。許吏部執奏不行。如待班之人妄有陳乞。許臺諫給舍彈劾繳駁。庶可杜絕倖求。不致冗併。其考第舉主及格之人。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解罷赴部。即不許妄引親嫌陳乞離任。如有偽妄。保明官司及保官。並令吏部具申朝廷。取旨責罰。及曾歷拾二考無過犯。依舊法止減常員舉主一員。其諸路合減舉員處。并初任已成三考。赴第二任。方許受薦。並依見行條法指揮外。所有昨來一時申請。曾歷獄官縣令監當餘官捺十二考改官。及拘以考數受薦指揮。更不施行。一遵孝宗皇帝淳熙七年二月集議指揮。令來既無額外放班等事。則委合臣僚建請救弊之意。臣等所議可行。即乞下吏部。自令降指揮日。並依此施行。奉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終至月日之後。緣前後奏請。屢有變更。恐中外疑惑。故編節存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興五年八月九日。都省批送下吏部侍郎晏復劄子。准令前宰相執政官。因降黜不帶職者。應得恩澤。謂陳乞恩澤舉辟宣借差船之類。並同庶官。其奏辟二字。即不見得係與不係奏舉改官。無以遵執。後批勘會前執政官不帶職。依法恩數。並同庶官注文稱舉辟之類。其奏舉改官。自包括在內。送吏部照會。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一日。勑。吏部狀。勘會前政官合舉員數。已舉人未收使間。前官因事責降。不該用被舉人自別用舉狀陞改了當。後政官奏舉補填前官員數。舉狀雖到部。在前官已牽復之後。令相度合與收使。即未有該載明文。奉聖旨許收使。不得出歲舉員數。　淳熙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勑。臣僚奏改官關陞舉狀。如元舉官申其人改節。不顧舉者。以上件申狀。令元舉官實封。差人徑赴長貳廳投下。奉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三日。勑。吏部申諸路監司。諸州軍監奏舉到改官舉狀。其舉主本身到任。應舉員數。間有隔年方始薦舉者。謂如元年冬到任。有本年分下半年今舉之數。却於三年春方行舉官之類。在法別無不許隔年薦舉之文。令指定。如有似此本身到任。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者。與放行收附。奉聖旨依。　開禧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勑。吏部狀。諸路監司州軍。有合舉改官三員。以二員充改官。一員充從事郎。却有只舉改官二員。即無合舉從事郎員數。雖有改官二員。在任官不應薦舉。却將改官員數作從事郎薦舉。今措置。如內有願將改官員數。折資舉充從事郎。須管奏狀內分明聲說折資因依。不許用從事郎却作改官

薦舉。奉聖旨依。　開禧二年十二月七日。勑。工部每歲改官奏劄。先舉文思院與軍器所官。後舉泉司官屬。　開禧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勑。江東安撫使葉適狀。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兼沿江制置使。照得沿江制置與沿海制置使事體一同。欲照沿海制置司已得指揮。依安撫使薦舉。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勑。吏部狀。國子司業王介奏。蜀之四路。選人舉削。必先經制司。復到奏院。令則從通進司而下。其月日先後。係限違否。本部皆不得而稽考。侍郎左選勘會淳熙四年十一月七日。淳熙五年五月十五日。淳熙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慶元六年九月一日。節次指揮。見行遵守外。本部令欲乞除在京六曹寺監。前宰執所發舉狀許赴通進司投下。仍依指揮理降付到省月日放散外。其餘諸路監司州軍。并四川二廣所發舉狀。依前項指揮日限。並要經進奏院貼說投進。如遇有諸路監司州軍。并四川二廣奏舉改官縣令狀。如未經進奏院貼說。不許收使。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六年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長廳右司專一提領平江府百萬倉。鎮江府。建康府轉般倉。每歲

許舉改官二員。仍與左司見舉行在倉。官改官員數通行薦舉。仍許用戶部長貳薦舉為職司。　嘉定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敕吏部勘當監行在都茶場。合同場。照榷貨務監官。用提領官通行薦舉。奉聖旨依。又嘉定六年六月十九日聖旨。監都茶場合同場官。許以戶部長貳薦舉為職司。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敕奉聖旨。今後特奏名初任已成三考訖。第二任須滿一考條。仍已有關陞狀三紙。方許受改官狀。又須自理為止官資序。日實歷六考。方許改官。其有任八路差遣。亦須候初任已成三考訖。又已有關陞狀三紙。並第二任一考內。許受改官狀。仍自理正官資序。日亦須實歷六考。方許改官。　嘉定六年七月十一日。敕戶部侍郎李珏劄子。照得戶部所轄庫務倉場局所。并內外三務場。及四總領所官屬。比年長貳多不並除。以致舉員太窄。奉聖旨。令戶部將長貳合舉改官員數。今後通行薦舉。仍於上下半年。各通舉六員。如上半年或下半年內。有尚書侍郎各一員。或止有侍郎二員。許將六人之數分舉。如一全年內。上下半年。應發舉狀月。止有尚書。或止有侍郎一員。許於上下半年。各舉改官四員。　嘉定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敕奉聖旨。今後遇斷刑少卿全年闕官。其合舉改官員數。並歲終許大理卿補舉。　嘉定六年十二月六日。敕勘會鎮江府轉般倉監門官。雖以令榷貨務監門無監。奉聖旨。鎮江轉般倉。專差監門官一員。作堂除闕。差經任已關陞選人。令許用提領官舉狀。及用戶部長貳舉狀為職司。不許受外路監司總領帥守薦舉。任滿酬賞。照鎮江大軍倉門體例施行。　嘉定七年三月六日。敕國子祭酒徐應龍奏。胄監長貳許舉諸州教官。通每歲不得過六員。又各舉書庫官一員。且教官衆而過長貳獨員。薦剡有拘。而不得發。書庫官止一人。今遇舉官在任。則次年薦剡有剩而無用。欲將國子監舉員。照戶部大理寺體例。如長貳歲終不並除。許行通發。奉聖旨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為國子監長貳舉員。歲終不並除。許行通發。續會到侍左稱有嘉熙元年七月望日指揮。上半年未除司業。許行補舉。令聲說照用。　嘉定七年十月二日。敕臣僚奏。應被旨權攝監司帥守。雖已差下改官。而未曾到任交割。其舉狀驗令見權攝人奏舉。其有見任監司郡守。因疾病或赴闕。或因公事他出。而待旨差官權攝。其權官不許薦舉。奉聖旨依。　嘉定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敕奉聖旨。令檢正左司都承旨。每歲舉改官一員。專舉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白都承旨舉員。理為職司。其改官合用舉主考第。並照六部架閣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敕吏部勘當白劄子。申陳銓曹引例。

敘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用前例。數內一項應被薦舉人。并所舉官。各須在任。如奏狀到進奏院。其舉主已致仕。或罷黜。如係知州資序以上。則法當放行。其他罷黜非致仕之人。如降旨之後。其舉狀到院。不應收使。今乃有妄引發奏月日。却行放散。本部照得。既所舉官與被舉之官。各非在任。又降旨之後到院。自不合收使。分明。五月十九日。奉聖旨依。　嘉定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敕吏部申。昨左司兼提領豐儲倉所將合舉行在倉官員數。與長廳右司通行薦舉。平江府百萬倉。鎮江府。建康府轉般倉官。令係檢正提領所。有合舉倉官改官員數。未審合與不合與長廳右司通行薦舉。奉聖旨。仍舊通行薦舉。　嘉定十年八月一日。敕奉聖旨。令樞密院檢詳文字。每歲舉改官親民狀一員。專舉三省樞密院激賞錢酒庫官。　嘉定十年八月四日。敕四川總領乞照二年三月指揮。欲復行。每年舉關外三員。體例通舉裏外倉官。奉聖旨。更令本所二年通舉三員。專一舉關裏選人倉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敕中書門下省勘會。已降指揮。除沿江淮東西制置使。昨來江淮制司。歲舉員數合行分舉。奉聖旨。令沿江淮東西三制司。每歲各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二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九員。分上下半年薦舉。上半年各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五員。下半年各舉改官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四員。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三年八月一日。敕淮東提刑司乞照淮西提刑例。增舉員數。奉聖旨。令淮東提刑每歲依淮西提刑例。舉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分上下半年薦舉。上半年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下半年舉改官。從事郎各一員。如向後不除正司。只依昨來兼司例員數薦舉。　嘉定十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敕海州知州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下半年改官一員。如遇減員年分。減改官員數。　嘉定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敕棗陽軍申。乞依光化軍日令所舉員數薦舉施行。奉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係添置棗陽縣令。改巡檢作尉。依光化軍所舉員數薦舉。取到進奏院供。每歲改官一員。迪功郎縣令一員。令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五年四月十三日。敕壽昌軍歲舉員數。欲望檢照諸軍體例行下。奉聖旨。守臣每歲許舉改官一員。縣令

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大小使臣陞陟六員內除大小使臣陞陟六員外分上下半年舉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敕昭信軍駐劄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司主管機宜文字合從改官親民文字奉聖旨令淮東制置司總領所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司通行薦舉　嘉定十五年六月三日敕沿江制副司官屬合從江西湖北兩路監司薦舉　嘉定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敕四川總領乞將倉庫官二年員數分關內外通舉奉聖旨將二年合舉員數以關外二員關內四員分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淮西安撫副使司每歲薦舉員數奉聖旨上半年舉改官一員下半年舉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五員

侍郎左選申明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五日聖旨監行在會子庫造紙局官每歲許用戶部長貳及左右司提領官通行薦舉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敕利路運司申利路運判欲將關外州軍歲舉改官及令狀通舉運糧官奉聖旨令利路轉運司將每歲合舉同慶府階西和鳳金州五郡改官職令狀權宜通舉本路見任官被差五郡沿邊運糧之人仍不得

過五分候邊事寧日仍舊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利路運司歲舉關外州軍舉狀通舉運糧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二年正月一日敕荊湖北路安撫副使司狀申辟置官屬薦舉員數奉聖旨權置幹辦公事一員通差京官選人準備差遣一員通差文武官準備差使一員通差大小使臣並經任無過犯人本司選辟不許差權要子弟親知仍每歲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一員下半年舉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五員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二年四月一日敕吏部指定臣僚奏刑部長貳大理卿少舉削先舉評事有餘不分節鎮州軍通諸路檢法官及在外獄官同得受舉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尚書省劄子沿江制置司申所管八郡江東建康太平池陽浙西鎮江平江嘉興毗陵江陰所舉僅及江東而浙西不預乞下吏部每歲合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陞陟二員大小使臣共九員並聽舉沿江所管八郡官屬不以江浙為拘其寧國府徽饒信州南康廣德軍許帥司舉劄付吏部從申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三年四月十七日敕奉聖旨京西提刑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下半年舉改官一員　寶慶三年八月三十日敕奉聖旨令左右司叅廳每歲所舉改官六員將權貨務封樁上下庫激賞庫監官並與通行薦舉　紹定元年十月十八日敕淮西提刑江淮湖北鐵冶鑄錢公事劉洙狀證得鐵冶鑄錢一司統屬江淮湖北三路鄂州江夏咸寧通城縣興國軍大冶永興縣壽昌軍武昌縣安慶府懷寧太湖宿松縣蘄州黃梅廣濟蘄春縣並係應辦鐵課漢陽蘄春兩監副掌管鼓鑄但提點司乃無關陞改官舉員以鼓舞官屬趨事赴功之意欲望詳酌許令本司創額自紹定元年為始歲舉改官一員關陞從事郎二員專舉本司幹官兩監監官及前項所具三路五州十二縣措置買納官伏候指揮十月十八日奉聖旨依每歲舉改官并從事郎各一員　紹定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都省批下白劄子檢會前例令左藏庫都中二門證例受左右司三廳薦舉事勘會昨承寶慶三年八月三十日指揮令左右司三廳歲舉改官六員將權貨務封樁上下庫平江府百萬倉鎮江府建康府轉般倉激賞錢酒庫監官並與通行薦舉本部即不曾承準指揮令左藏庫都中門通受左右司三廳薦

舉合取自朝廷指揮施行承後批送吏部證見行條法指揮施行　紹定二年三月九日敕奉聖旨令吏部將廣西經略司歲舉改官員數如係減員年分特與舉改官一員其不係減員年分仍舊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定二年七月七日敕臣僚上言自今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帥守申辟起復之人服制內歷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歷狀係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放散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二年十一月　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看詳兵部申近降指揮不得重受職司本部所轄官受本部舉員人有職薦舉逐官別無受舉之地竊詳六曹舉狀當來止是理為職司即與轉運使副提刑察訪正稱職司不同本部舉狀除車輅院別無合舉官奉聖旨依兵部所申除已有職司舉狀人外許作常員收使吏戶禮刑工部長貳改官狀一體施行　紹定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敕監廟山長許依教授例薦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三年七月三十日敕淮安州申本州經理事繁全賴官屬協贊乞證寶應州新陞體例舉官照得在法諸州歲舉大小使臣六員乞下吏部照應施行七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淮安州每歲舉大小使臣陞陟六員內二員舉充知縣縣令分上下半年舉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三年八月一日勅。廣東運判李約狀申。據廣東漕司、部吏多。舉員少。乞將今後數官。無官可舉京狀者。許依法析舉。或將漕司京狀那融吏舉。吏部勘會提舉學事。一任內只許以學司一紙通舉餘官。而轉運司一任。亦只許以京狀一員。添舉數條並不過此限數。庶使兩適其平。七月三十日。奉聖旨。特依吏部勘當到事理施行。諸路不得援例。　紹定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勅。四川制置司申。乞行下利路轉運常平兩司。將關外舉員。止得舉同慶府西和鳳階州天水軍選人改官。其金州不許衮同關外員數。奉聖旨依。　紹定五年六月十八日。都省劄子。吏部狀準批下。四川制置副使司狀。契勘本司係新置司分。即無舊來舉員體例。乞得沿江制置副使司。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狀乞指揮。照沿江制副舉員外。更與優增施行。本部勘到進奏院供。沿江制置副使司。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今來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司。即不曾承準指揮。許舉改官從事郎員數。取自朝廷指揮施行。六月十二日。奉聖旨。照沿江制置副使司。已得指揮。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五年閏九月一日勅。吏部申準批下。江淮制置使申。乞照四川制置使例。三分減一薦舉員數。進奏院據趙制置。

紹定三年十一月內。除江淮制置大使。每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任使二十七員。分上下半年舉。別無增添裁減指揮。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勅。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余天錫申。本府節制一司。可無舉判。欲照諸處節制司例。歲舉改官一員。專舉本司書擬文字。并酒庫監官。先親民任使。仍許通受一路監司舉判。奉聖旨。特權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取到進奏院狀。稱臨安府節制司。歲舉改官一員。撥隸浙西安撫司添舉。今聲說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二月九日勅。成都府路安撫制置副使申。乞照淮西制副并沿江制副體例舉官。奉聖旨。照淮西制置司例。每年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二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九員。分上下半年舉。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成都府副使歲舉員數。見今雖無此一司。權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十九日。都省劄子。知贛州姚鏞申。兼提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甲司公事。欲於每歲元舉兵官員額外許舉改官親民任使關陞狀各一紙。奉聖旨權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續有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每歲額外舉改官狀。兩歲共舉一員。今聲說照用。　端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勅。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余鑄。尚書吏部郎中兼權左司郎中鄭寅狀。照對檢正左右司郎官通四員。每歲各有奏舉改官兩員外。檢正左司各有改官一員。專舉三省樞密院架閣。近緣架閣多差京官。或文字已及格之人。遂致無官可舉。乞將合舉架閣文字。如遇歲終無官可舉。即許舉所隸倉場庫務官屬。如有架閣受舉。自從本法。伏候指揮。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特依。　端平二年十月四日勅。利路提刑轉運司申。昨在興元府。借舉關外舉狀。今在成都府置司。所有借舉關外舉官員數。合令逐司薦舉。照得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司。每歲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又借舉利路提刑轉運司改官四員。從事郎二員。奉聖旨。令四川制置副使司。每歲增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所有元借利州路提刑轉運司舉員。仍舊還各司奏舉。　端平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倉部郎官崔端純申。豐儲倉刱置幹官檄察。合受薦舉文字。奉聖旨。令歲舉改官一員。先舉豐儲倉幹官檄察。然後泛舉倉官。　端平三年正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權刑部侍郎李性傳申。刑部長貳歲舉本曹架閣一員。如遇歲終無官可舉。照三省并禮部例舉大理評事。諸路檢法諸州獄官。如一有架閣合受舉。自從本法。上件申請即不增

添薦舉員數。右劄付吏部照會準此。本所看詳上件指揮。續有淳祐四年正月　日指揮。歲終無評事可舉。方許通舉諸路檢法獄官。今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勅。吏部指定選人。因考第舉主及格。合據陳乞供給。磨勘改官。并合到部陳乞關陞循資之人。並照元降指揮。經本路運司公參。理當到部。近却於別路計會保明。申發文字。避免遺闕綰繫。下四路運司。如見得各官前任不係當改官屬。即不得放。令參司選人陳乞。舉主接歷八考。不曾關陞。作應理知州資序。收使舉狀。係謂選人所得改官關陞職令舉狀。四川合理到司月日。餘路合理到院日。為放散。其間有舉主責降。或與宮觀降指揮月日在舉狀到司到院之前。不該收使。契勘得舉狀已經關陞。知州以上資序。或發奏之日官序。係奉直大夫以上。並合照應放行收使。緣其間有舉主於發奏之日官序未至奉直大夫。又不曾經本部陳乞關陞知州資序。及發奏在被罷降指揮之後。本部却與照舉主於改官後。係通接歷八考。作應理知州資序。放行收使。舉狀於條有礙。欲舉主知州資序。照見到奏狀內職銜施行。奉聖旨並依。　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勅。吏部指定選人陳乞將制置副使員數。理為職司。緣諸路制置副使。當來即不曾理作職司。難作職司員數收用。

乞明降指揮。以憑遵守。四月十一日奉聖旨。依制置副司舉狀。特與作職司收使。

侍郎左選申明

端平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勅。司農少卿王極申。照得本寺京削卿少每歲舉四人。乞將闕員未舉員數通融補舉。十二月十四日奉聖旨。令司農寺將卿少闕員未舉員數通融補舉。本所看詳上件指揮。會到吏部侍郎左選供司農卿續有淳祐元年九月趙與𥲤申請每歲增舉改官一員。令贊說照用。　嘉熙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勅。金部郎官鄭逢辰申。左藏庫都中門交引庫官雜買務雜賣場交門官所隷金部。乞援例專舉所隷官屬。奉聖旨。照倉部歲舉體例放行。　嘉熙元年五月十四日勅。吏部侍郎吳泳申。吏部長貳歲舉本曹架閣一員充改官理為職司。如歲終無官可舉。照三省并禮刑部例。換舉吏部四選內外見任官。若日後有架閣。自從本法。奉聖旨依。　嘉熙元年五月十五日勅。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沈昌大狀。在任蒙工部李侍郎以端平二年下半年尚書闕官。未舉員數補舉充改官。奉乞批送吏部。照戶部大理司農太府寺已放行體例。通融應舉。奉聖旨。令吏部將工部侍郎端平二年下半年尚書闕官未舉員數。照戶部等處已放行體例。通融補舉。　嘉熙元年七月五日勅。白劄子。乞將長廳右司每歲合舉員數外。創添改官舉主一員。專一舉鎮江建康府轉般倉平江府百萬東西倉并監司官等。奉聖旨依。充令左右司三廳通舉淳祐八年六月十三日聖旨。令長廳右司將續添歲舉改官一員一併通舉行在倉官。　嘉熙元年七月　日尚書省劄子。國子祭酒范鍾申本監上半年未除司業合發舉狀。許容補發。奉聖旨照戶部大理寺已行補舉。　嘉熙二年三月八日。都省劄子。從事郎福州左司理參軍諸葛過狀申。在任蒙大理王少卿奏舉充改官。舉狀係補舉員數。乞賜特降指揮送吏部照司農寺通融補舉體例施行。伏候指揮。照得諸葛過乞將大理王少卿舉充改官狀。照司農寺通融補舉。即係事體一同。三月八日奉聖旨。照司農太府寺體例施行。右劄付吏部。　嘉熙二年六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奉直郎提領封樁庫幹辦公事趙師窨狀。竊照封樁庫監官監門官。並係戶部長貳及左右司通舉。師窨正係封樁所係屬與監官監門事體一同。乞賜行下。許照本庫監官監門官體例。並受戶部長貳及左右司薦舉。伏候指揮。六月七日奉聖旨。依所乞照封樁庫所監官監門官例受舉。　嘉熙二年七月十七日勅。戶部狀。照對本部尚書一員。侍郎二員。每歲分上下半年。各舉改官二員。一歲通計一十二員。今乞朝廷敷奏。特降睿旨。如本部止有尚書。或止有侍郎一員。許於上下半年。各舉改官六員。奉聖旨。今後戶部止有尚書。或止有侍郎一員。許於上下半年。各舉改官五員。　嘉熙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勅。戶部侍郎淮東總領吳潛申。歲舉京削。上下半年僅有五紙。乞特與照淮西總領所歲舉例。許令本所自嘉熙三年為始。每歲上半年舉改官四員。下半年舉改官三員。奉聖旨。令淮東總領所。每歲增舉改官一員。　嘉熙三年二月四日勅。廣西運判兼本路鹽事顏順仲申。乞於本司歲舉常員外。特置提舉鹽事司。改官關陞舉狀各一員。專舉倉場官。如稱職者多。許於運司常員數內那融處之。奉聖旨依。　嘉熙三年五月　日尚書省劄子。五月六日奉聖旨。湖南安撫副使司。特與照湖北安撫副使司例。歲舉改官一員。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三年五月二十日勅。都督史嵩之申。乞依舊例。許發部內見任官陞陟改官關陞。奉聖旨依。督府所奏。每歲改官三十一員。從事郎一十六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二十八員。分上下半年。舉內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六員。朝請大夫陞陟一十員。專舉四川路。餘改官二十員。從事郎一十員。朝請大夫陞陟一十八員。舉江淮京湖路。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六月　日。尚書省劄子。權兵部尚書范鍾申。上半年合舉東輅院官改官一員。所有侍郎合舉上半年改官一員未曾有官。乞照戶部工部司農寺通行奏舉。奉聖旨。令兵部將本部長貳合舉員數通行薦舉。　嘉熙三年七月一日勅。奉聖旨。令浙西兩淮發運司副使權與照兩浙轉運副使體例。每歲舉改官十一員。縣令六員。從事郎六員。分上下半年舉。　嘉熙三年七月　日。樞密院劄子。吏部申。照得在外從官。舊來即不曾劄發逐部改官文字。劄付吏部照應。以後在外除從侍從。並不許申發薦舉文字。　嘉熙四年七月四日勅。兩浙運判趙崇贊申。照得激賞酒庫。歲舉改官三員。而犒賞酒所止舉二員。無以為趍事赴功之勸。乞照激賞酒庫所體例。增舉改官一員。奉聖旨。從所乞。淳祐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勅。運副章大醇狀。竊照元申。請增舉改官一員。專舉檢察官。如已受舉。或闕官。許從通融薦舉。今無官可舉。欲改舉運司屬官。奉聖旨。特依所乞。如檢察已受舉。或闕官。許通舉酒所屬官庫官并運司幕屬。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熙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都省劄子。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懽狀。照對提領戶部財用職事合有舉改官并陞陟科目員數。未審合與不合照正尚書體例奏舉施行。七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提領戶部財用。特與照尚書體例奏舉施行。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四年八月九日。勅。淮東制置大使司申。安東州乞照淮安州歲舉員數奏聖旨欣中。照淮安州每歲薦舉員數體例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淮安州歲舉員數。會到進奏院録得指揮內。已供知州安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如遇減員年分。改官一員。知州每歲舉縣令一員。令聲說照用。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三十日。勅。兵部狀貳申。本曹歲舉縣閫庫主管官一員。充改官理為職司。遇歲終無官可舉。欲照例將所舉員數換舉所部官屬。候有窠闕處舉。自從本法。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九月四日。都省劄子。諸路憲司京狀舉員。須要有獄官霑舉。不許盡行遺落。全舉州官。九月四日。奉聖旨依。　淳祐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勅。令後選人受舉已及職司常員共五員。更有薦舉員數。不許放散收使。　淳祐元年十二月　日。尚書省劄子。照得江淮湖北冶司文字。元降指揮。許舉三路五州十二縣。措置買納官。壽昌軍正係冶司所部。合該受舉。奉聖旨。令吏部向後壽昌軍買納官許令受舉。　淳祐二年正月　日。尚書省劄子。浙西提刑權提舉馬光祖申。乞將提舉司合舉百萬倉官改官并從事郎通舉鹽場官。劄付吏部。　淳祐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浙西兩淮發運副使提領措置和糴史宅之狀。照對發運一司。專任糴買綱運之責。於是百萬東西倉。亦歸隸屬。所有薦舉。乞證提刑司提舉司。已得指揮歲額外。增舉改官。從事郎各一紙。專舉百萬倉官屬。照得提刑提舉兩司。元得指揮。每兩歲各增舉改官并從事郎各一紙。專舉百萬兩倉近提舉司申請。將合舉員數。通舉鹽場官。朝廷既已劄從。所有提刑司合舉員數。宜歸之發運司。專舉百萬倉官。所請甚當。劄本司遵從薦舉外。右劄付吏部。　淳祐二年四月十日。勅。浙西安撫使趙與蕙狀申。辟廸功郎呂彬年。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正庫槃衛。承直郎趙汝達。以監兩浙西路安撫司贍軍德清東庫槃衛。適受本路監司舉。判理為資任。四月四日奉聖旨依。　淳祐二年十二月三日。都省批下戶部侍郎趙與蕙申。檢照戶部每歲元舉官員數一十二人。尚書舉四人。兩侍郎各舉四人。若歲終長貳不並除。只是獨員。亦仰補發十二員之數。十二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　淳祐三年二月　日。尚書省劄子。修纂條例所看詳吏部檢坐到紹定元年八月十九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稱照在上廣西提刑上半年在靜江府置司。下半年在鬱林州置司。其所發改官等狀。從提刑司所在舉發。近年提刑不離靜江府。而舉狀只發近裏州軍官。本部欲令後令廣西提刑司將合舉員數。不分上下半年置司處。許均舉近

裏近外州軍所部官。但要員數均及。本所竊詳元降指揮。廣西提刑置司。上半年在靜江府。下半年在鬱林州。提刑憚於遠去。多在靜江府。所發舉狀。皆為近裏州軍有力者所得。今吏部欲不分上下半年置司去處。許均舉近裏近外州軍所部官。雖似可行。恐開不分上下半年之間。因循沿襲。其勢必至不均。不若遵照已降指揮。簡明易守。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　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選人舉關陞限以三員。改官限以五員。自今後舉狀到部。須令申狀。述今係第幾紙。本部即與批款。附籍批鑿。及數關陞通三員。改官通五員。不許收受。其有合增加舉員。如進納人等類。即依本法。亦須及格即止。（至第五紙到日申狀中仍須聲說第幾紙係職司）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勅。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趙與蕙申。照得節制司元有準備差遣兩員。歲許專舉改官一員。近準省劄。一員省罷。一員改充安撫司準遣。所有上件改官。乞撥隸安撫司通舉。奉聖旨依。　淳祐四年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勅令所申。竊詳選人舉主五員。用職司一員。而後改官。若止許受職司一員。則恐諸司幹官與京局差遣。自本部本司之外。不復可以受舉。亦為未便。欲自淳祐四年為始。應選人改官舉主五員。除合用職司一員外。更許將職司一員作常員收使。如過兩紙。不許收放。二月十六日。奉聖旨依。　淳祐四年十一月五日。勅。提領豐儲倉所申。準省劄。復差幹辦公事一員。合受薦舉改官文字。欲依倉官格法奏舉。奉聖旨。提領豐儲倉所幹官。照倉官例。許受本所提領官。戶部司農寺長貳及倉部郎官歲舉員數。仍候任滿日推賞。　淳祐五年九月三日。勅。淮東總領所申。措置拘催浙西圍田沒官米。乞照都大兵船司例。歲舉圍田改官。及令狀各一紙。奉聖旨依。　淳祐六年正月五日。勅。兩浙運判吳子良申。提領戶部犒賞酒所一年共舉改官三員。如提領所屬官有人可舉。則以三削盡數舉之。或無人可舉。則於三削之內那移一削。舉運司所屬官。奉聖旨依。　淳祐六年九月二日。勅。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兼照撿行在贍軍激賞酒庫所趙與蕙申。酒所歲舉改官三員。間有無人可舉之歲。乞照兩浙運司提領所已得指揮體例。於內那移一削。舉本府及帥司屬官。如照撿所自有可舉人。三削盡數舉之。不拘那移之說。奉聖旨依。　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贛州鄭逢辰申。兵鈐司歲舉兵官員。額外添舉改官關陞狀各一員。以

舉文臣之用力者。其改官狀。兩歲共舉一員。係舉兵鈐司屬官。及討捕有功人。奉聖旨並依。　淳祐七年九月　日。都省劄子。兵部尚書兼檢正提領史宅之申。照對本所改官兩員。縣令以上。任使一員。止令通舉天賜錢塘西興。錢清。四場。欲將合舉縣令。改作親民改官。仍乞更添改官二員。通前共作五員。許舉江浙淮廣隨司幹官。及催煎買納支鹽等官。提領歲舉職司兩員。常員一員同提領歲舉職司。一員常員一員。俱聽從中外。陞得淳祐六年未舉縣令一員。乞併改作親民官。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勑兵部尚書史宅之申。照對本部長貳歲舉改官員數。通舉在外制置司。及提舉兵船司。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已奉聖旨依。所有諸路安撫司。諸郡節制司。即與制置司。提舉兵鈐司。事體一同。亦合遵照。一體奏舉。欲望詳酌。將本部長貳舉架閣舉削。若無官可舉。通行改舉制置司。提舉兵船司。安撫司。節制司。機宜文字。幹辦公事。準備差遣。充改官。九月十七日。奉聖旨依　淳祐七年十二月　日。都省劄子。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慂申。審戶部每歲合舉改官員數。并陞陟料日。合與不合。照昨來趙與懽奏。請依正尚書體例奏舉。右劄付吏部。照應準此。　淳祐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勑。將作軍器監申。本監長貳合舉員數。如遇闕官。照大理司農太府寺一體通融奏舉。奉聖旨依。　淳祐八年九月　日。都省劄子。祕書丞兼司封郎官王禡奏。銓選之弊。數內一項選人。必實歷三考而後受京削。今則有得舉於未有考第之前。待年而後放散者。此何法也。此項不得先與收附。候考滿放散。應未足考第。舉狀到日。即依條不該符下。　淳祐九年二月　日。都省劄子。淮西運司歲舉改官狀內存留一員。專舉督運官。俟逐事無虞。即與剗上。不以漕臣遷除交替為拘。如在前任內盡出。亦令下次補發。永為定例。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九年四月　日。都省劄子。淮西總領所元有催綱官一員。催運不周。增置督運。催綱各一員。欲陞行在提領。激賞犒賞兩酒庫所。專舉檢察官體例。每歲添舉改官一員。奉聖旨特依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都省劄子。淮西總領所申。每歲專舉催運官一削。欲酬其勞。而區處運糧。責在幹準。如遇減員年分。許通舉幹官准遣。其不減員年分。自照元降指揮。專舉催運官。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九年四月十一日勑。都大川秦茶馬兼夔路提刑袁商之申。乞檢照三路憲司舉員。許於本路參狀之外。一體增員。奉聖旨。於利路武臣。及關裏提刑司。權借改官舉主二員。從事郎一員。增添夔路提刑司歲舉之數。合分上下半年。

並依成都等路體例。俟承平日。撥還提舉司。無虞可撥。照舊來員數體例施行。　淳祐九年五月　日。都省劄子。資政殿學士浙西安撫使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慂申。照得戶部犒賞酒庫官六十餘員。僅有改官兩紙。分上下半年剗發外。有一紙。專舉檢察。委是員窄。欲每年放行職令狀各一紙。奉聖旨依。　淳祐九年十二月　日。都省劄子。浙西兩淮發運司公事鄭霖申。去年減省運管幹辦等員。舉狀減三分之二。今舊員已從所碍。舉狀委是狹少。儻得上半年京削四紙。下半年兩紙。倉官一削在外。庶可鼓舞倫佐。奉聖旨。令吏部特與增作五員。並理作常員之數。又降淳祐十年五月　日。都省劄子。本司申明。欲將倉官一員。在外正舉五員。并倉官。通揍舉六員之數。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十年五月二十八日。都省劄子。淮東制置司據泗州申。乞照招信軍歲舉員數。送吏部契勘有無。似此新復州軍體例。進奏院供安東州係新復州軍。每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如遇減員年分。止合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縣令一員。四月十六日。奉聖旨。依吏部所申照安東州一體施行。　淳祐十年七月九日。都省劄子。諫院條具百司庶府破法用例。蠹國害民等事。畫一于後。一選人多求舉主。僥冒轉官之弊。選人改官。合用舉主五員。近來有得五員。多求三員。放散給告示。或水土貫處。只用二員改秩。亦多求三員。放散給告示。或有勢力。先求臺閣程貫。得免舉主至二三員者。及改官之日。合用五削者。用五削合用土貫者。用土貫。却將舉主告示。及所得減員公據。每一員乞轉一官。如職司乞轉兩官。妄為冒濫。乞下吏部。自今後如遇有選人舉員已足。本部自有放散月日可終。若已及格人續發到舉狀。並不許放散出給告示。若元係程貫減員聽乞比折收使　一選人以常員折職司之弊。選人五削。用一職司。今有五紙俱是常員。乞以一削常員。埋為職司。實為破法。尤宜禁絕。以重名器。　一選人乞免職司泛濫之弊。已下諸闕臺省。今後應奏功賞。只合乞與循轉官資。其已循至承直郎。或乞陞擢此外或有大項勞績。方許申乞減免常員其職司文字。明立禁約。斷自今後。不許妄行申乞減免。部司擬並依令吏部遵守施行。仍不許諸路制總監司郡守。妄有申請。七月九日。奉聖旨並依。　淳祐十年九月二十九日都省劄子。勘會中外文武官。時暫兼攝。其間有合發大小舉狀處。未審合與不合。仍舊剗發。二十六日奉聖旨。暫攝職事人。不許剗發舉狀。右劄付吏部施行。　淳祐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勑。國子監長貳合舉書庫官文字。無官可舉。照三省六曹架閣已得指揮。通融改發諸州教授。若有合受

舉書庫官自依本法十二月二十日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淳祐十一年五月一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淮安州寶應縣昨陞為州復復仍舊四月二十一日奉聖旨將寶應縣陞為寶應軍續大使司徼儆鄂州武昌縣陞軍例創置簽判兼教授一員戶錄一員司法一員其寶應縣令丞簿尉監當各仍其舊從省部注並以寶應軍寶應縣繫銜吏部勘會據進奏院申壽昌軍管下武昌縣一縣每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京官陞陟一員大小使臣校尉陞陟六員內二員碎充知縣縣令分上下半年舉一員令取指揮五月一日奉聖旨並依其舉員仍自淳祐十二年為始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十一年六月七日勅吏部勘當招信軍每歲舉改官二員分上下半年舉却無從事郎員數申乞照淮安州安東州泗州蘄州安豐軍五郡一體薦舉勘到進奏院關析司供稱五郡並係極邊州軍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其招信軍亦係極邊州郡申取指揮奉聖旨依勘當到事理施行　淳祐十一年四月十日勅兩淮制置大使司申淮東淮西兩制司恭準聖旨照沿江制司例特與權增每歲改官舉狀一紙從事郎舉狀二紙但本司係東西兩路各自舉官令小狀固可均分惟京

削不容偏舉乞將許淮東淮西兩制司各舉改官一員所有已降指揮令舉從事郎二紙就與比折本司更不舉官四月十日奉聖旨特依　淳祐十一年七月　日都省劄子權知岳州兼尚書省提督分司財用趙汝篩狀照對提領分司財用司專差幹官一員在州拘催茶寄併汝篩任責提督竊見湖廣總所幹官一任本州分司知州嘗舉改官令提領分司幹官合與不合照例薦舉以憑遵守劄下從所申事理施行外劄付吏部照會準此　淳祐十二年四月三日勅新除將作監兼權發遣戶部判官公事余晦申歲舉改官員數乞　戶部長貳一體奏舉理為職司四月三日奉聖旨每歲上下半年各舉改官四員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取會到吏部侍左狀勘進奏院供稱戶部長貳元有尚書一員左右曹侍郎各一員共三員每歲共舉改官一十二員每歲各舉四員分上下半年舉若上半年止有尚書或侍郎各一員在任各舉改官三員共六員若尚書侍郎或有獨員在任上下半年各舉改官五員如歲終獨員在任合據舉改官二員通共不出改官一十二員之數戶部判官每歲舉改官八員分上下半年舉係余晦獨員在任申請若有尚書或侍郎闕除判官在任所有每歲舉改官員數並不出一十二員之數係各廳分舉令聲說照用　淳祐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勅吏部勘當兩淮制置大使司申壽春府乞照海邊泗三郡歲舉員數符下進奏院契勘保明據申壽春府係新復州軍管下兩縣不曾承指揮許薦舉改官從事郎縣令陞陟內泗州係新復州軍管下三縣歲舉改官二員如遇減員年分歲改官一員每歲舉迪功郎縣令一員奉聖旨依令壽春府特與照泗州歲舉員數　淳祐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勅提領江淮茶鹽所狀乞將每歲舉從事郎一員改官兩員通舉江東西淮東西官屬所有本所官屬亦合許令通受江東西淮東西諸帥閫監司舉狀實為司存之幸奉聖旨特依　淳祐十二年十二月　日都省批下提領市舶所申差辟諸務監官有公廉任事者照茶鹽所例許從本所剡薦乞以二紙為額仍通受戶部舉削劄下提領市舶所從申施行批送吏部照已劄下事理施行　寶祐元年二月八日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欲照行在酒所體例自寶祐元年分為始將建康府酒所兩年通舉酒官三員京削許通行薦舉本路官屬有勞績者奉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八月二十三日勅吏部狀準批下京西安撫副使司照湖北安撫副使司歲舉員數送部照條勘當申勅到進奏院供湖北路安撫副使司每歲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

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下半年舉從事郎所有歲舉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任使尚左關每歲合舉充陞陟一員尚侍右關檢準格歲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二十人今備坐因依在前取自朝廷指揮奉聖旨依吏部契勘照湖北安撫副使司合舉員數格法施行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勅令所看詳浙西兩淮發運司非使副舉改官狀不可理為職司只合理常員奉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司農少卿兼左司趙崇嫩狀照對委崇嫩提督修纂條例據吏部侍郎左選具到條例內一項檢坐嘉定十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送下本部照得在法迪功郎以上曾歷一考驗舉關陞已滿三考第二任方許薦舉改官令諸路州軍不照免行條法選人未及一考方發職令狀初任止及一考於次任未二考又初任及二考至次任未及一考乃發改官狀如下半年舉狀却於上半年發上半年舉狀却於先一年歲裏發奏有礙條法涓不該收使却謂發奏日雖未及合舉條限到部日已及條限如此陳乞四川尤甚非惟破壞薦舉條法強有力者皆攙先取之孤寒後至者皆無望焉本部檢具薦舉

條法及慶元三年十月三日指揮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者與放行收附崇嫩竊詳選人初任一考以上聽舉關陞通次任及三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受舉之月日今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在前一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令乃妄以次年舉員攙先隔歲發奏妄是違戾欲從申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容令引用辭例仍先次行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奉聖旨依　寶祐二年正月　日尚書省劄子太府少卿兼左司曾穎茂狀準指揮提領市榷所契勘本所元係隸浙西安撫司則適受安撫司舉劄續取上戶部則受戶部舉劄令狀回尚書省拘榷則書擬官監場官若非堂除即是選辟欲照茶鹽所例歲舉改官兩員如撿正左司兩廳俱提領則各舉一員如一廳獨提領則並舉兩員仍照舊例通受戶部舉劄奉聖旨依且令歲舉一員只隸朝省可舉如在外不可援例

侍郎左選司勲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淮東提舉司兩淮制置司天賜場今後鹽場官幹官催趂登額支發及數方許保明推賞歲終支發不及三分展半年磨勘五分展一年磨勘七分以上降一官每歲舉員不許舉他司屬官下

吏部照應照得浙東西提舉司鹽場已改隸運司令聲說樁留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勅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奏乞照湖南大使陳韡比照淮浙發運副使例歲舉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六員縣令六員分上下半年舉上半年舉改官六員從事郎三員縣令三員下半年舉改官五員從事郎三員縣令三員奉聖旨依　寶祐二年十月七日都省劄子提領江淮茶鹽所大資吳淵申請乞自寶祐二年為始照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司例歲舉改官奉聖旨每歲與添舉改官一員照得提領江淮茶鹽所元許改官二員今有指揮添舉一員計合舉三員令聲說照用　寶祐三年二月十四日勅宗正寺狀照對宗學應干事務並隸本寺施行宗卿少為本學長貳欲援國子監長貳歲舉體例專舉宗諭改官一員如歲終無官可舉乞舉西南兩外宗教奉聖旨令宗正少卿每歲舉宗學選人學官一員　寶祐三年四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勘會獄訟全在獄官平允舊來諸路憲司歲發京狀須要獄官沾舉合行申嚴奉聖旨令刑部長貳及諸路提刑司每歲於合舉員數內專留京狀一員或二員先舉獄官其貪污昏耄之人奏劾以聞劄付吏部照應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知平江府事兼浙西兩淮發運使趙與𥲅狀竊惟發運置司錢鏹繁劇和糴責任不輕全藉幕屬任責與之舉劄以示激勸欲援已得指揮照兩浙轉運副使依舊歲舉改官十一員專舉倉官改官一員並理為職司從事郎六員縣令六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六員大小使臣陞陟二十員分上下半年舉如將來散官領發運司職事仍舊減員吏不增舉十二月二十七日奉聖旨照發運使例行

侍郎左選申明　寶祐四年二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勘會京湖兵大使援諸閫例申乞歲增舉員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京湖制置大使司兼夔路策應大使特與歲增舉改官三員職令狀共四員許通融舉發他日非以執政恩數兼兩閫者不用此例右劄付吏部　寶祐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勅湖北安撫使兼常德澧辰沅靖五郡鎮撫使知常德府呂文德申乞照向任淮西安撫使兼領招撫使日同安撫使例薦舉改官親民任使兩員奉聖旨令呂文德除湖北安撫司歲舉外其鎮撫每歲許舉改官常員一員縣令一員　寶祐四年十月六日都省批下吏部條具郎中張鎮奏銓曹左選越法舞文為姦之弊下吏部嚴加革絕開具下項　一西

淮監司兩舉東淮之僚屬照得兩淮監司各有所部淮東監司薦舉合舉淮東路官屬淮西監司薦舉合舉淮西路官屬令兩淮監司互行薦舉乞朝廷行下本部下兩淮監司自後止許薦本路僚屬　一橫州守臣而舉廉州之教官照得命官權教授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聽依正官法薦舉如本州闕教授本路提學司牒差本路幕職州縣官權攝若在任及半年以上教導有方本路依正官法薦舉近有見任廉州教授却權教於橫州引用前項條法從橫州舉劄若謂橫州教導有方則廉州本職豈無廢闕妄難引用前項條法却與他官權教不同今後如係見任教官權攝他州教授其權教舉狀到部不許放散仍明備不該符下　一有數年已廢之劄乃取之而復補發照得諸舉官有員數而前官舉狀不該用或前官前一年未舉員數聽次年再舉若被舉之官身亡致仕或因罪停廢及舉狀到部收使外有剩數或未收使因別賞特旨改官不曾收使者並聽再舉法中所載前一年員數聽次年再舉續寶祐元年二月內陳尚書塏申請身亡員數不許補舉條法與指揮抵牾今看詳身亡員數明言許次年補舉近降指揮不許補舉乞朝廷明降指揮下部遵照條法如有補舉身亡員數當年舉次年補者可用出違次年不許放散收使　一舉主事

故已踰數月尚賓緣而放散照得在法所舉官與被舉之官各須在任近有舉主事故卽作已前月服發奏進奏院史謂到院月日在先含糊貼說本部止憑貼說放散委是泛濫已下本部有舉主已事故發奏到院後限一月到部契勘無違礙卽行放散如過限到部並不該符下令後官補發一受舉之官備未及考乃先期而收附照得在法諸迪功郎以上實歷一考既舉關陞已滿三考赴第二任方聽薦舉改官近有初官未及一考使受關陞舉狀未歷三考預受改官狀先次收附告示至考第及格日放散令後遇有關陞舉狀到部契勘被舉人實歷一考受改官人實歷三考如見得的實考第卽與放散如考第實歷未及備不該符下別行舉官不許先次收附考足日放散　一有合舉所隸之員乃舍之而舉他官照得各路各州在京官合舉選人改官職令狀各有專降指揮舉所隸處今舍之而舉他官則所隸官不得薦舉委於指揮有礙今後奏狀到部如薦舉不係所隸官屬不許放散進奏院官常切檢舉如不係舉所隸官屬奏狀到院不許收受投進十二月十七日奉聖旨依吏部條具到事理常切遵守施行　寶祐四年十二月六日都省劄子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吳潛狀欲照沿江制置司例歲舉改官三員從事郎

二員照得沿海制司所統止四郡似難盡援令以軍臣判藩閫特與推增改官及從事郎各一員分上下半年舉若後政繼是執政資格人充制臣亦不許用此例奉聖旨依擬定事理施行劄付吏部照得沿海制司歲舉員數取到進奏院供沿海制司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令將說照用　寶祐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敕沿江制置副使司申乞將本司歲舉改官及關陞等員數照正閫例一體施行奉聖旨特令每歲上半年增舉改官一員下半年增舉從事郎一員自寶祐五年為始　寶祐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都省批下吏部契勘京西提刑兼提舉王登申乞照湖北提刑提舉司歲舉改官職令狀事據申湖北倉憲兩司每歲舉官各有員數京西監司見不除人所以舉員亦無定額今王提刑兼倉憲兩司辟置僚屬所合斟酌施行五月十三日奉聖旨令自寶祐五年為始每歲提刑提舉司各舉改官一員從事郎縣令一員如將來興復差理所部州軍悉還舊觀官屬備具卻許申請增舉　寶祐五年五月四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準批下京湖宣撫趙少保奏宣撫大使司申乞歲舉改官及從事郎員數批送吏部勘當本部開具進奏院供到四川宣撫司舉員因依申取指揮施行照得宣撫兼領四川封疆闊遠官屬亦多舉員亦寬今趙宣撫止兼夔路

某應一司與李宣撫事體不同合議指揮奉聖旨令京湖軍撫大使司夔路某應司照吳參政例外每歲增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二員分上下半年舉右劄付吏部本所看詳取會吏部侍左狀勘到進奏院供稱本院契勘吳潛昨任京湖制置大使兼夔路某應使歲舉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縣令二員分上下半年舉其京湖宣撫大使增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二員令聲說照用　寶祐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尚書省劄子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珍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向士壁申乞照淮西招撫司例薦舉吏部供湖北安撫使兼常德府澧辰沅靖鎮撫使呂文德已降指揮除安撫使司歲舉外其鎮撫司每歲許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令向士壁照呂文德鎮撫使例每歲許舉改官常員一員縣令一員　寶祐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遵守見行條法此後應諸處申發舉狀逐一參照內有不係所屬不該受舉之人仰本部退回不許徇情擅與收使帶兼他職欲受他司舉狀者其受舉官非係制書權攝止是他司一時差權者並不得收受右劄付吏部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尚書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臣奏請捨法循例等事數內一項諸舉狀未該收使而受舉人事故及遷改者許次年補舉如隔涉

年深不許補發奉聖旨依令尚書省揭示下六曹并諸宣制帥監司守臣遵照恪守成法右劄付吏部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寶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敕吏部狀準留年正月八日都省批下知樞密院事兩淮安撫制置大使行府狀據懷遠軍申備差總撫諸軍劄築荆山城壁乞照沿邊諸郡例每年所舉改官令狀陞陟員數批送吏部指定本部下進奏院契勘得以懷遠名為軍仍以荆山為縣其差置官屬依寶應軍施行今所舉員數合照寶應軍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朝請大夫以下陞陟一員並不分上下半年舉每歲又舉大小使臣校尉陞陟六員內二員舉充知縣縣令分上下半年舉奉聖旨依吏部指定到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開慶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狀準批下廣南制置大使司申據拱衛大夫濠州團練使依舊帶御器械廣南西路融宜欽鎮撫使兼知邕州劉雄飛狀司存剏建逢事草創凡此宜勞當加激勸欲望朝廷矜念極邊多頒歲舉改官及關陞縣令舉官員數申乞指揮吏部勘會歸峽施珍南平軍紹慶府六郡鎮撫使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常德澧辰沅靖五郡鎮撫使歲舉改官一員縣令一員申候指揮奉

聖旨令三郡鎮撫司自開慶元年爲始將上件從事郎以上任使一員改官一員分上下半年舉發仍下吏部進奏院廣南制司三郡鎮撫司各照應右劄付吏部　開慶元年正月八日尚書省劄子金紫光禄大夫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知揚州賈似道狀乞照京湖近例歲舉員數三省同奉聖旨令兩淮宣撫大使司特與照京湖宣撫司通用安撫司舉削例歲舉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七員仍照夔路策應司例更與歲舉改官三員共一十四員分上下半年舉其淮東西安撫司歲舉員數仍自照例舉發　開慶元年三月四日勑京湖制置大使司狀據沅州知郡李奕宗申照得鎮遠州運糧涉遠欲將本州受給官辟以沅州差遣令沅州給一紙京削舉之一年民無怨辭制司亦以職司一削舉之一年始終無舛安撫提刑提舉司共舉之奉聖旨依　開慶元年五月十七日勑觀文殿學士光禄大夫兩淮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揚州臣趙與簒奏竊見前改制臣賈似道嘗請于朝乞依吳淵任淮浙發運司陳韡任湖南安撫司體例制司歲舉改官以一十一員爲額已得旨允合仍舊乞賜明降指揮以憑遵守施行奉聖旨令吏部照知院賈似道爲制置大使日薦舉　開慶元年五月二十九日都省劄子光禄大夫樞密使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賈似道狀檢準京湖趙宣撫申請薦舉員數吏部申京湖宣撫大使司歲舉改官一十一員從事郎七員京湖通舉策應司歲舉改官三員從事郎二員縣令二員並分上下半年舉所有湖南宣撫大使司合舉改官卽以策應司員數理舉通不出改官一十四員職狀九員之數欲望朝廷從申奉聖旨特依　開慶元年閏十一月　日尚書省劄子兩淮安撫制置使兼知揚州杜庶狀奏臣蒙恩制閫兼領兩淮所部之州二十餘郡事叢責重臣切憂慮必合群力共濟多艱其激昂趨事赴功者之心惟有歲薦員數而已竊見前制臣賈似道趙與簒俱以一十一員爲額一係見執政出使一係前執政分司在臣郤是卿聯上膺選委然官職雖有高卑而官屬則無損少臣固不敢望兩政員數本當合與不合於兩淮更與各增添改官一員而從事郎縣令任使亦照所添員數庶幾僚佐得藉此可以勸奬不勝遑懼之幸欲乞明降聖旨宣付外廷施行閏十一月十八日奉聖旨依　景定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勘會選人任監司官屬許本路監司互舉近有置司屬郡兼帶本州繫銜或分司或管幹本州職事俱受置司州軍舉員其元付身無本州繫銜止係給帖差撥自不合受舉所有省劄付身帶本州繫銜未審合與不合收使乞明降指揮下部以憑遵

守申省後批省劄付身既帶本州繫銜自可受本州之舉送吏部準此　景定元年二月十三日尚書省劄子浙西提舉孫子秀狀竊惟減員年分常平司上半年只有令狀一紙而受舉者衆僅拔其一茶鹽司上半年則有職令兩紙幕僚場官多經任人無用闕陞乞照舊銓格許容常平茶鹽司通舉奉御寶批知照得鹽司已隸兩浙運司提領令併說照用　景定元年二月七日尚書省劄子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兵船焦煥炎狀竊照當來創司因浙閫省廢後申請歲舉京狀各兩員朝廷僅從其半況本司地界遍於沿江兩閫欲照元申許令每歲通舉京令狀各二員奉聖旨令浙西都大兵船司每歲於已行舉改官員數外更增京令舉員各一紙　景定二年正月一日都省劄子爲知縣於民最親必五削改官親民舉狀始以命之重其選也自勢利之習横流薦舉之意浸失拔貴用賄如取諸寄貪庸得志民不堪命欲窒其源惟有嚴謬舉之罰是遵祖宗舊制其禁戢衞舉尤當加嚴以建隆三年二月指揮應所舉之官在任貪濁不公畏懦不理贓務廢闕處斷并違並量輕重連坐又當年八月指揮納賂得薦者許人告如得實則賞告者列聖相承皆此爲急無非爲加念元元計積久習玩在今日所當申儆自景定二年爲始斷務必行決非文具乃於舉狀內備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令吏部日下遍牒合薦舉官司遵守施行　景定二年二月七日勑吏部狀承景定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都省批下兩淮安撫制司申據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夏貴狀乞照河南招撫司例歲舉改官員數奉聖旨令京東招撫司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上下半年舉其減員年分只舉改官一員從事郎一員仍通舉淮東路官屬自景定二年爲始　景定二年七月八日都省劄子勘會六曹寺監長貳等處歲舉改官員數合照條法指揮奏舉所隸官屬內六部長貳各舉深闕改官歲終無深闕可舉方許舉所隸官屬吏部則許通舉吏部四選內外見任官近年以來命觀者多徑舉受舉俱不以法致使孤寒應受舉者轉成困滯所合申嚴奉聖旨令吏部截日終應改官狀至本部照應條法合奏舉方許收使發舉官司去處一體遵守施行毋或違戾　景定二年八月十四日都省劄子吏部狀準批下兩淮安撫制置副使司申據知懷遠軍河南招撫司申乞照京東招撫司例歲舉改官二員從事郎一員分上下半年舉其減員年分只舉改官一員仍通舉淮西路官屬奉聖旨依　景定二年十月十三日勑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四川宣撫使知鄂州呂文德狀申京湖差官搬運乞通融薦舉十月十五日奉聖旨

今將宣撫司歲舉改官一十四員從事郎六員內將一半員數通融爲舉京湖運糧入蜀官屬一半爲舉四川宣司官屬候時事稍定自依舊法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

六暮

部（吏部十五）

吏部條法關陞門（一）（文武臣通用　選人　承務郎以上　武臣　資序服色借）

關陞撮要（文武臣通用）　應文臣換授使臣陳乞關陞若選人上考第許將叁考比折壹考京官考第許將兩考作壹考通理使臣之後通及陸考及格許到部關陞　應奏補出身致仕恩澤并吏職軍班及諸色出身人陳乞關陞者在法合要兩任實及柒年（叁任陸年者準上法）年叁拾以上到部內須歷肆考名色差遣并監當差遣貳考共及陸考許關陞親民若校尉上所歷考第與使臣考第一周（副尉非）　應奏補出身致仕恩澤并吏職軍班諸色出身陳乞關陞若兩任伍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再入監當須及貳年就移親民　應見任川廣差遣人如考任名色及格候赴本路運司參司訖許經本司保明申詳參司年月日分明亦許關陞　應稱經歷任滿貳年成資以上

承務郎以上　應監當人合要兩任陸考舉主肆人關陞知縣資序　應監當人元是武臣因換授文資人依監當人合要兩任陸考舉主肆人內監司壹員關陞知縣資序　應改官知縣人合要兩任伍考舉主貳人關陞通判資序　應宗子應舉得出身改官後實歷知縣壹任叁考合關陞通判資序　應通判人兩任肆考有舉主叁人關陞知州資序　應理知州軍資序知係職事官曾任常調差遣合自改官後肆年關陞通判資序捌考關陞知州資序若是外官須自改官後實歷知縣壹任後再要貳考共成伍考關陞通判再歷兩任肆考通前共理玖考關陞知州　應監司州郡在任不得陳乞通理若不因罪犯罷者許通計前任考任　應侍從舉陞陟許當監司員數　應郎官任內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聽理合入資序　應關陞通判資序若不曾歷知縣差遣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　應已曾關陞知州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知州資序理入初任提刑　應已曾關陞初任提刑資序人壹任貳考陞第貳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副使　應已曾關陞諸路轉運副使人貳考陞第叁任提刑資序理入諸路轉運使　應已曾關陞諸路轉運使發運副使陸考陞第叁任轉運使理入發運使叁路轉運使

選人　應迪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與關陞縣

僉備入從政郎。　應迪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職官舉主叁員（謂從事郎）與關陞職官知縣入從事郎。　應迪功郎有出身肆考無出身陞考有職官舉主叁員候參選與文林郎。　應迪功郎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攝官授正官後叁任柒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流外人肆任拾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事郎　應進納人叁任柒考曾省試者兩任伍考與令錄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修職郎壹任叁考不以有無出身有職官舉主叁員候參選與文林郎　應修職郎係知令錄資序壹任叁考因候參選照條關陞入從政郎　應修職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繳告關陞入從政郎　應從政郎壹任叁考不以有無出身有職官舉主叁員候參選與文林郎　應迪功郎因恩賞循從政郎以上之人。如後有關陞舉主叁員照指揮合理作奏舉關陞恩例　應諸州教授應關陞令錄資序照條就任關陞却不拘參選　應關陞令錄會參選如不曾參選若考第應關陞外武官司舉辟就移照條並理為參選就任關陞　應入令錄合參選照指揮川廣許令參司理為參選。　應選人因關陞及收使恩賞循至承直郎止

武臣　應武舉出身人武舉特奏名推恩人同兩任成資不須用名色差遣止是用肆考不拘歲甲許關陞如係見從軍武舉人合於本司批成肆考召本等保官貳員經本司保明申所屬州軍保明申部方許關陞　應使臣所歷考任及格赴部陳乞關陞如新任係是直差授到正任該差劄子見到部許關陞　應使臣宗室合用陞考內須歷釐務貳考通不釐務肆考者許年叁拾以上到部聽關陞　應從軍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自給到吏部差帖印紙日實及陞年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共成陞考召本等保貳員經本司次第保明申所屬州軍保明申部年叁拾以上聽就任關陞親民依舊從軍使喚如授到正將以上差劄如止係寄劄不曾取旨該差人許兩日折當一日　應使臣曾授外任差遣考任未及後辟從軍人許通理外任轉成陞考許經本司召保官貳員委保甲所在州軍保明申部施行仍舊從軍使喚　應使臣考任雖及應關陞者若係差替回人依條與展壹任更候回部與關陞親民　應使臣曾除名公罪非及犯枉法監主自盜贓不許關陞及係人不得入親民　應使臣陳乞關陞許將畸零月日轉用通成陞考與關陞　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依在內差遣與關陞　應進納使臣（技術同）監當滿柒年無遺闕內須歷名色伍考有監司或知通奏舉陞陟者有叁員年叁拾以上許到部關陞親民如侍從所舉者謂當監司員數　應文武臣合該關陞除前項聲說外除依本法。　文武臣通用

尚書考功勅　諸州軍申發官員關陞文字不依條保明者對讀官吏杖壹百分首從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勘斷

尚書考功令　諸承受關陞文書合會問者並限叁日　諸關陞人文書雖未足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關陞　諸乞關陞者刺具家狀壹本并印紙納考功　諸關陞者在京者具家狀仍將未經磨勘所授告勅宣劄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　諸監當人滿陞年到部聽關陞（如年限已應格再任者自依本法。）其止少半年以下再入監當候成資日願就移親民者亦聽　諸武臣試換文資者聽以換授前兩任當壹任　諸武臣鎖廳及第并因試換文資者歷任資考並許兩考當壹考零考不使內試換承務郎以上官關陞親民者。即依元條勘會功過舉主　諸省試下舉人因進納授官於元補文書內不坐進納名目者舉改官職官縣令即依進納例

侍郎右選令　諸宗室關陞親民資序許射添差監押闕仍注年叁拾以

上非材武人不注老疾人（老疾不相須）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勅四川選人京朝官大小使臣關陞係用任數年月依條到部陳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理當參部令本司聲說公參月日仍繳連録白歷任批書印紙及出身以來應合用文字保明申部按法施行如不曾赴運司公參自合到部關陞本聖旨依。　淳熙十年十月二十日　勅臣僚奏欲令吏部將二廣中到選人京朝官大小使臣用考任關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照四川已得指揮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奏　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　勅文武官監當人依法合滿陞年到部關陞近來陳乞稱已到堂使理作到部致行關陞顯屬弊倖今後並遵依見行條法須候親身到部方許關陞如人吏或有違犯送所屬根究施行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勅吏部狀照得京官大使臣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候憑放散狀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收使施行奉　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照三選已措置事理施行後批狀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

臣校尉狀使舉主事其還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令聲説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嘉定八年六月七日、勑吏部指定四川宗室關陞通用陞考、狀展壹任貳考、通理摺考不釐務、狀行關陞、奉聖旨依　承務郎以上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試換承務郎以上官、應入親民者關陞並依承務郎以上法　諸監當人考任舉主雖應格內須監司壹員聽關陞即犯公罪杖以下加舉主壹員私罪或公罪徒若罰課利壹（分添利並通比若災傷年分依放稅分數蹉除）展壹任再犯或舉主未足者更展壹任次任亦如之累展通及拾貳年有舉主壹員聽入親民其自使臣及承直郎以下改秩者許以未改秩年月舉主通計關陞　諸知縣考任舉主雖應格須壹任實歷知縣差遣職事官非舉主須監司壹員（自京內壹員本轄無本轄者。止用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舉主）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即犯私罪徒情稍輕。加舉主壹員仍展壹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主壹員。（宮觀嶽廟並不理當任數）諸知縣親民人兩任與關陞（內須實歷知縣壹任宮觀嶽廟非）奏補承務郎以上已關陞知縣及宗室換授理親民人準此即雖歷知縣及貳考以上非因罪犯而不滿叁年離任者。候通歷任及陸年滿替方許關陞。　諸通判考任舉主雖應格須壹任實歷親民或刑獄差遣舉主須監司壹員。（在京內壹員本轄無不轄者止用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舉主餘外用監司準此）聽關陞（刑法官不用舉主）犯私罪徒情理稍輕加舉主壹員仍展壹任私罪杖情理稍輕若公罪徒各加舉主壹員。其在京倉庫場（左藏東西庫監官同）并壹任特旨或壹任偶成兩任舉主足者不限實歷亦與關陞（宮觀並不理當任數。）　諸承務郎以上任在京倉界及庫場監官任數舉主應關陞而至界終舉主有故者聽收使（謂舉主事故。在應關陞壹月之後者）諸侍從官舉陞陟（謂舉外州在任官）許當監司員數　諸蔭補承務郎以上不因銓試出官候該關陞親民者更展壹員監當如有舉主陞員與免展　諸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上官關陞親民聽以歷過武臣考第兩考當壹考零考不使　諸通判知縣以有犯不理任而復本等差遣者無贓罪及公私罪情重通前後成兩任（元犯贓及被追官勒停者叁任）通判有舉主肆員知縣叁員內監司各貳員聽關陞尋犯準此　諸承務郎以上以罪犯不理任而因訴雪得除落罪名合陞改資序者許通計犯時任數（已成資者同）其遇恩或特旨除

落罪名（依無過人例同）亦許通計犯時任數（謂須本任合滿年月罷任者方許通理）諸曾除名（公罪非）或元犯枉法及監主自盜贓罪者永不得入親民　諸犯入己贓罪杖考任舉主雖應格不入知州　諸郎官任內該關陞者並通實歷年限聽理合入資序　諸寺監長貳並聽就任關陞理合入資序　諸應關陞資序人如歷任並係無人薦舉去處聽不用舉主（曾任州郡後除郎官御監使為監司人準此）　諸關陞通判資序人若不歷知縣差遣而曾任監司郡守者許依實歷知縣關陞　諸秘書省官已成任者聽別理為任就任關陞資序者準此　諸八路應關陞知州資序者並赴部關陞

尚書左選令　諸奉直大夫以上免關陞（注知州）

尚書考功格　關陞　監當人　右滿陸年有舉主肆人入知縣　知縣人　右兩任有舉主貳人入通判　通判人　右兩任有舉主叁人入知州

尚書考功申明　政和二年六月一日　勑吏部狀勘會自來使臣鎖應及第并因試換文資雖通理任使臣資考若已關陞親民或已歷數任親民差遣仍須換官後再依承務郎以上法要滿陸年舉官肆人內壹員監司方許關陞親民如資考舉官等不應條法上合理作監當資序緣使臣所歷差遣與文資考任輕重不同今有宗室任使臣與監當壹任滿有舉官保明陞親民後理過壹兩任親民試充文資從來尚書左選換使臣日已經關陞換官後使隨歷過任數理為知縣資序更不經由考功依條改官請重別關陞考功依尚書左選換使臣任內歷過親民差遣理當知縣資序關陞通判、緣熙寧元豐武臣試換關陞條內並不分別宗室免再勘會關陞之文、況止因本部相承體例行遣、終是有礙舊制、今相度除已前用過使臣歷任理當親民關陞之人乞追改外今後並遵依熙寧條法施行、吏合取自朝廷指揮、伏候指揮、五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吏部所申

淳熙五年閏六月十三日　勑吏部狀照對郎官依條就理關陞合入資序多是先曾於知縣或通判資序上周考任舉主關陞於常格合用任數外有餘剩月日今若止自曾經關陞後則理前任不與狀使則郎官就理關陞昔除遂為虛設已令後郎官許通理關陞以前年月就理關陞合入資序奉　聖旨令吏部依郎官見行條法施行

選人

尚書考功令　諸迪功郎有出身叁考無出身肆考有縣令舉主叁員與

縣令有職官舉主叁員與職官知縣有出身肆考無出身陸考若前任令錄知令錄有職官舉主叁員非令任停替者候參選與文林郎　諸丁憂服闋并歷任曾經省併及朝廷特差職任并不因體量過犯移任對換在任及壹考人（通理考第及自願親者非）與理爲任數入令錄　諸知令錄非因事降入人壹任回（內未考入令錄人候及肆考餘考人及陸考）無私罪及公罪徒不因體量過犯離任者與令錄　諸流外人叁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就移縣令就移後通有使臣舉主叁員與磨勘換本等使臣三省祗應人出職叁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占射迪功郎壹次經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郎叁任柒考常調迪功郎肆任拾考有使臣舉主陸員（有私罪者添職司壹員或餘官貳員更供饋并和市有剩利各計贓不滿匹者添職司貳員或餘官肆員）並與磨勘奏舉移注依流內法（進納補官準此）　諸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叁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與令錄若歷任有贓私罪及公罪徒并曾停替者更候壹任（回流外人及拾叁考不展）無上文過犯即與令錄（因酬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人有贓濫及三省祗應人出職者不得入令錄其進納人叁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有犯準上法若歷任有舉主會聞應使舉主闕本選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判司簿尉有出身兩任肆考無出身兩任伍考攝官授正官後叁任柒考流外肆任拾考歷任無贓私罪及公罪徒或曾停替者與錄事參軍（如有上文過犯即展壹任回流外人及拾叁考者不展）以上非流外人曾有舉主肆員或合使貳員仍通注縣令（因酬獎入令錄者自依酬獎法）流外有贓濫及諸司驅使官散官三省祗應人出職者不得入錄事參軍其進納人叁任柒考（曾省試下者兩任伍考）與令錄差監當（因酬獎與職官令錄者準此）有過犯準上法　諸奏舉職官人（謂改官狀缺職官同）判司簿尉合入令錄者有出身陸考無出身柒考及前任令錄知令錄與文林郎餘與從事郎　諸迪功郎無出身人因應舉賜進士出身者許將無出身上歷過月日依有出身入法關陞

侍郎左選令　諸選人在任關陞移注判成訖限壹月出關下本處罷任仍報候官赴上　諸關陞兩使職官者與免試恩例

淳祐令　諸迪功郎以上實歷及壹考聽舉關陞已滿叁考赴第貳任方許薦舉改官初任壹考以上不因罪犯罷者於後任湊成叁考亦聽舉仍於奏狀內聲說前後任湊成叁考因依即初任不成考雖後任成叁考者非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淳熙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勑吏部措置欲將四川選人陞改如會問得所用舉主若有事故違礙等因依放散計程在程限之內即與理作舉主收使如在程限之外即不許作舉主收使照會行在至四川制置使司會到進奏院稱常程合破叁拾日半到令來合破行遣日限壹日并承受舉主事故處關牒叁日共叁拾伍日如在叁拾伍日之內聽收使如在叁拾伍日之外不許收使奉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勑吏部狀照對選人知令錄非因事降入人壹任回無過犯與令錄又條迪功郎有出身叁考有職官舉主叁員與職官知縣若前任令錄知令錄有職官舉主叁員非令任停替候參選與文林郎又令選人並以叁年爲任其間有選人在任成貳考之後不因罪犯罷任之人到部陳乞關陞緣有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成資不因罪犯替移聽理爲任條爲注授條法本部難引上條作壹任回便許關陞令衆議自今日改正外欲將似此已關陞人候將來改官日於常格滿陞考之外更展補壹考奉　聖旨依　慶元三年十月二日　勑臣僚奏欲將選人初官所得關陞職令狀許薦牘到部日即時理作放散收使候考第足職令狀及格方與關陞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慶元四年六月十一日　勑吏部狀照得選人迪功郎歷任及壹考聽舉關陞縣令或充從事郎後來緣該　慶典　覃恩循入從事郎以上之人所得職令舉狀到部遂行申請與作舉主收使注闕從條免試有其餘別用恩例循從事郎以上者吏部拘以非因　慶典　覃恩循入不與理作收使免試今乞將元係從事郎出官并其他酬賞循入從事郎以上之人得薦舉職令狀到部止許作免試注闕等用即不許繳告關陞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勑臣僚奏請欲下吏部將選人在法該考舉關陞之人令後任滿所得酬賞並依格法指揮收行推賞循轉不許引用乾道七年指揮作占射收使其選人該遇實賞循資之人如在壹年限內考舉及格合該關陞許召本等保官兩員仍批書印紙於關陞官上循轉本部證得選人奏舉關陞考第舉主及格并常調關陞考第應格該關陞之人所得任滿酬賞依今來奏請並與收行推賞循轉十二月一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申明　寶慶三年九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臣僚奏慶元係從事郎出身及以恩賞循從事郎人所得職令狀並與依格作奏舉關陞收

使其合繳告奏舉關陞者，並依舊法。奉聖旨依。看詳上件指揮，吏部勘會迪功郎若因恩賞循至從事郎，及出官便是從事郎，有縣令舉主叅員，考任及格，即合關陞從政郎。係是折資關侍左将考弟舉主合入從政郎人理爲奏舉令録入職，如合入從事郎人，即當奏舉職官，並在正格關陞人之次。令存留照用。

尚書考功申明。　端平三年四月十一日。　勑吏部指定選人因考弟舉主及格合該陳乞換給磨勘改官，并合到部陳乞關陞循資之人，並照元降指揮經本路運司公叅，理當到部。近却於別路計會保明申發，文字違戾遺闕，締繫下四路運司，如見得各官前任不係當改官，屬即不得放令叅司。選人陳乞舉主換歷劄考，不曾關陞，作應理知州資序，收使舉狀，係謂選人所得改官關陞職令舉狀，四川合理到司月日，餘路合理到院日，爲放散其間有舉主責降，或與宮觀降指揮月日在舉狀到司到院之前，不該收使，與勘得舉狀已經關陞知州以上資序，或發奏之日官序係奉直大夫以上，並合照應放行收使。緣其間有舉主於發奏之日官序未至奉直大夫，又不曾經本部陳乞關陞知州資序及發奏在被罪降指揮之後，本部却與照舉主於改官後係通換歷劄考作應理知州資序放行狀

使舉狀，於條有礙。欲舉主知州資序，照見到奏狀內職銜施行。奉聖旨並依。

侍郎左選申明。　淳祐四年正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淳祐三年九月空日省劄：修纂條例所看詳侍左具到壹項竊詳選人初任壹考以上聽舉關陞，通次任及叅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受舉之月日，令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妄是違戾。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前壹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今乃妄以次年舉員，後先隔歲發奏，妄是違戾。下吏部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引用弊例。本部契勘得六曹長貳每歲舉本曹架閣改官壹員，如歲終無架閣可舉，換舉所隸官屬，往往不候歲終，預先發奏，若不與收使，則有許換舉之文；若與收使，則礙歲終舉官先後。若不立爲定制，竊慮寖壞成規。如有仍前不候歲終先發換舉狀到部，併不該收使。劄付吏部照會施行。　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前江西提刑兼知贛州鄭逢辰申：兵鈐司歲舉兵官員額外添舉改官關陞狀各壹員，以舉大臣之用力者，其改官狀兩歲共舉壹員，係舉兵鈐司屬官及討捕有功人。奉聖旨並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元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司農少卿兼左司趙崇徽狀：照對委宗徽提督修纂條例，據吏部侍郎左選具到條例內壹項檢坐嘉定十年三月十七日都省批送下本部，照得在法迪功郎以上實歷壹考聽舉關陞，已滿叅考弟貳任方許薦舉改官。今諸路州軍不照見行條法，選人未及壹考乃發職令狀，初任止及壹考，於次任未貳考，又初任及貳考，至次任未及壹考乃發改官狀，如下半年舉狀，却於上半年發，上半年舉狀，却於先壹年歲裏發奏，有礙條法，酒不該收使。契謂發奏日雖未及合舉條限，到部日已及條限，如此陳乞。四川尤甚。非惟彼壞薦舉條法，徒有力者皆援先取之，孤寒後至者皆無望焉。本部檢具薦舉條法，及慶元三年十月三日指揮，應舉改官員數隔年舉到官者，與放行狀附。竊詳選人初任壹考以上聽舉關陞，通次任及叅考以上聽舉親民。此謂發奏受舉之月，令乃妄以舉狀到部月日理計。監司州軍歲有舉員，如隔年未舉者，許通舉。此謂在前壹年未舉員數，許於次年補發。令乃妄以次年舉員，後先隔歲發奏，妄是違戾。欲申遵守見行條法，不許容令引用弊例，仍先次行下吏部照應遵守施行。九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武臣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雖該關陞親民，若係差替回者，更

候壹任回，與關陞。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兩任監當，實及陸年，滿替年叅拾以上者，與關陞親民。若兩任任年，及曾任川廣，共及肆年，各再入監當，候及貳年，許就移親民。　諸使臣因奏補及諸色出身，考任應關陞親民者，內須兩任肆考立定名色差遣。（家室止用壹任並除貳考通不覆務肆考）聽通理關陞。軍班武藝出身人，準此。（見從軍人，或曾任軍中差遣，考任已及，而離軍者，不拘此令。）　諸武舉出身人（特奏名同）。兩任成資替罷者，許關陞親民。　諸大小使臣見任諸軍差遣，曾給到理任差帖印紙日實及陸年（無朝廷付身，與未日當壹日），內須歷正將以上差遣肆考，如因陞差改差或改移軍分，並聽通理月日，許具歸家狀印紙及本色保官貳員，委保無過犯，經所在州軍陳乞差官照對無差漏，保明申尚書吏部，聽與紐任關陞親民。係舊從軍使喚。　諸使臣曾除名（公罪非）及犯枉法監主自盜贓者，不入親民。即因勞績應賞者，具元犯取裁。　諸閤門宣贊舍人關陞，並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　諸進納人監當滿柒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叅員同罪奏舉，陞陟者，與親民。　諸傜人不得陞入親民。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樞密院劄

于奏鈔文吏部申勘會諸軍冒名承代官資並已改正所有曾經關陞及給差帖印紙未敢便行通理接續批書照得元降指揮內即不該載今措置欲乞就已給印紙批書改正姓名通理接續考第其已關陞親民人依舊理親民資序奉聖旨依又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節文吏兵部申并供到狀勘會冒名承代付身已隨減補正官資未經關陞已給吏部理任差帖印紙投換減付身日起理關陞奉聖旨依吏部勘會并供到狀內事理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勅吏部狀據從義郎應材乞將選人上歷過考第換理於武臣上收使關陞竊詳在法武臣試換文資承務郎以上關陞親民者聽以武臣考第兩考當壹考零考不使本部聚議欲將本人昨任選人日所歷考第比附上條叁考作壹考零考不使於使臣上作考第換理關陞親民奉　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雖止為應材所降竊恐日後有似此之人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淳熙六年二月十三日　勅吏部狀臣僚奏武臣考任關陞緣不曾立定名色有司無以遵執乞令吏部措置今指定到合該關陞名色下項

在內九項　監左藏東西南庫封樁庫　監行在建康鎮江府榷貨務都茶場　監行在省倉上中下界　監行在豐儲倉　監行在贍軍激賞諸酒庫　監都錢庫　監行在草料場　監雜買務　監雜賣場

在外五十二項

制置司　沿海統制

安撫司　水軍統轄　水軍統領

轉運司　監酒庫

鑄錢司　措置銅場　措置銀銅場　檢踏官

總領所　監酒庫　監倉庫　監戶部大軍倉　措置糴買官

諸路州軍　知縣　縣令　縣尉　正將　副將　準備將　準備將領　都巡檢使　都巡檢　巡檢　水陸巡檢　管界巡檢　同巡檢　巡捉私茶　巡捉私鹽　兵馬都監　駐泊兵馬都監　兵馬監押　駐泊兵馬監押　文州宕昌寨駐泊　知寨　左右江鎮寨兵馬賊盜公事　知城　知堡　知城堡　寨官　知關堡　同知關堡　軍使　監倉場庫務稅監院鎮　監鹽井　排岸　支監官　主管榷場官　文州南路鎮　主管宕昌寨　買馬　寨主　銀銅場監轄使臣　主管堡　主管關堡　同主管堡

本部今指定使臣歷任實及陸年內須歷前項名色肆考方許關陞親民奉　聖旨依吏部措置措定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內左藏南庫續降指揮改作左藏封樁下庫今聲說照用　淳熙六年七月六日　勅路分都監副都監職任在州都監之上合放行關陞其諸路總管鈐轄州總管鈐轄提刑知州軍準此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勅紹興府措言內外巡檢即係巡檢稱呼與放行關陞　淳熙十年七月十九日　勅皇太子宮主管左右春坊依在內差遣關陞　淳熙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勅主管永康軍蠶崖關職任與知關堡事體一同理當名色放行關陞　淳熙十二年六月一日　勅知閤門事理當名色關陞　淳熙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勅軍器所提轄監造受給官與入關陞名色　淳熙十六年八月四日　勅監兩浙西路安撫司回易庫與理作關陞差遣　紹熙二年九月一日　勅閤門舍人係是召試與依武舉出身放行關陞　慶元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勅提舉興州仙人原一帶關隘比之知關堡事體尤重理為名色關陞　慶元三年十月十七日　勅帶御器械

理作關陞名色　慶元五年正月十七日　勅閤門宣贊舍人日在殿陛應奉事體繁重可將見供職人入類實及陸考依內外場務官例與理關陞　慶元五年二月二十九日　勅江南東路安撫司親兵統領并幹辦廣南西路綱馬驛程與理作關陞差遣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勅江南西路安撫司親兵統領理作名色關陞　淳熙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勅吏部狀勘會武臣關陞親民曾立戰功人依舊法即是不拘正將以上差遣肆考但歷軍中差遣陸考便許關陞緣指揮內不曾該說離軍後理在軍考任從軍後通理外任月日今指定從軍人曾歷正將以上差遣及曾立戰功未經關陞離軍後歷外任（添差不釐務非）換及陸考方許關陞不曾歷正將以上差遣人不曾立戰功離軍後須歷立定名色差遣肆考方許通理在軍考任貳考換成陸考關陞止歷過正將以上差遣貳考離軍後再歷立定名色差遣貳考方許通理在軍考任換成陸考關陞已歷立定名色差遣貳考從軍後再歷正將以上差遣貳考及軍中差遣貳考換成陸考方許關陞奉　聖旨依吏部措定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理作關陞名色差遣今編節存留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寶慶二年四月十七日　勅吏部勘當廣西

轉運司中有州管界巡檢欲下本司不以有無拘礙許曾經任巡檢或主兵官已關陞親民資序無過犯大使臣通差年未陸拾應邊功武材武無贓罪人奏 聖旨依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寶慶三年五月十五日勑自今右選須關陞親民陞考方許辟邑試邑後歷兩任方許辟州武舉從軍人依舊例作縣畢須歷計議事實然後該差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申明　紹定六年四月十九日都省劄子知贛州姚鏞申奏提舉南安軍南雄州汀州兵甲司公事欲於每歲元舉兵官員額外許舉改官親民任使關陞狀各壹紙奉聖旨權依本所看詳前項指揮續有淳祐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指揮兩歲共舉改官壹員令聲說照用

尚書侍部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勑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閤門宣贊舍人入類陞考與理關陞閤門關報添入宣贊舍人以下在外監當關陞摘用陞考則施之閤職無不可者契勘去有以下貳字即與一體施行竊詳慶元五年指揮閤門宣贊舍人以下在殿陛應奉事體繁重為係特差昨來吏部有失條具關陞所合遵照慶元五年已降指揮施行本所契勘上項指揮係是

閤門祗候去有以下貳字吏部已指定稱合遵照施行本所今審訂欲從吏部已指定到事體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資序服色撮要　應稱職官者係承直郎至從事郎應稱令錄者係從政郎　應稱知令錄者係修職郎　應稱判司簿尉者係迪功郎　應稱判司者係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　應稱簿尉者係主簿縣尉　應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記室同）如係第叁任知州理提點刑獄司資序第伍任知州理轉運使資序

應正入資序　三路轉運使發運使合差第叁任轉運使資序人　三路轉運副使發運副使諸路轉運使差合入第叁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轉運副使差合入　貳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提點刑獄差合入第貳任知州資序人　諸路轉運判官諸路提舉差合入第貳任通判資序人　應知州軍監通判並借緋若通判資序簽判及兼兵知縣或朝廷選擇知縣者準此　應知州已服緋及知節鎮者各借紫若曾任知州已借紫雖知軍監亦借紫　應部闕知縣除極邊次邊外餘並不許借緋　應品官服紫緋皆佩魚品未至而賜服若借者於銜內帶賜及借　應通仕登仕將仕郎若攝官及州職醫助教並服綠　應寄祿官肆品以上（或自內侍司）服紫寄祿官陸品以上服緋玖品以上服綠　應醫愈轉醫產醫助服緋紫者並賜魚袋　應職事官並除知縣許借服色　應關陞資已服色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資序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以奏舉若恩賞及考任應陞改資序已注八路闕而因罪不應得者報本路改差公罪聽赴任止理本資仍關考功

諸就注八路闕而應陞改資序者差訖關考功其奏差者準此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使臣補武學上舍生出官者減壹任監當　諸未到部人非次差移而年限應關陞者雖未納印紙及歷任狀聽為親民人已注而資序未應入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注授親民差遣其資序未正見帶權若關陞應落權者擬鈔以聞　諸親民闕廻檢會回未經比較贓盜而直注及監當人關陞已應格而就注並須擬親民資序如合降等及未應關陞者就任改正

尚書侍郎左選通用令　諸州學教授應陞改資序者聽就任改正

尚書左選令　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闕到應改落權及

權發遣者擬奏

侍郎左選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非體量過犯未成資離任及因違法差出破考不成資者理元奏舉資序如考任合入令錄願依常調者聽

諸朝廷差任及因舉辟差注若考任合入令錄者與循正本資序成資用恩例陳乞罷任者準此　諸應循資而不願罷任及就任得改正資序者各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諸歷任誤有起折資序者與改正仍具奏聞除錯誤即注案籍須照會者給公據　諸稱職官者謂承直郎至從事郎稱令錄者謂從政郎稱知令錄者謂修職郎稱判司簿尉者謂迪功郎稱判司者謂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參軍稱簿尉者謂主簿縣尉　諸考功關到選人應陞改資任者並日下注籍及版牓曉示滿拾日方收仍委郎官常切點檢

尚書考功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不因體量過犯離任及緣違法差出破考雖未成資並理元奏舉資序即考第合入令錄而願依常調者聽

諸親王府翊善（贊讀直講記室同）係第叁任知州者理提點刑獄司資序第伍任知州理轉運使資序　諸宗子應舉得出身者與陞壹等資序（謂如初任人陞入第貳任之內）已理親民者準此　諸轉運判官以上及提

舉常平茶鹽官應落權及權發遣者捻舉闕吏部擬奏　諸衛督應降資序者事理稍重降壹等重降貳等若降等而無等可降並別展年。　諸大學注擬入官者在任叅考外理爲正官資序。（入路貳考外準此。）　諸酬獎武特恩循資者（謂非待制以上者。）從事郎以上及帶官別須職任與執任循正資序不願罷任者與理本資通理年月滿替

尚書考功格　轉運判官以上及提舉常平茶鹽官正入資序。　三路轉運使　發運使　右差合入第叅任轉運使資序人　三路轉運副使　發運副使　諸路轉運使　右差合入第叅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轉運副使　右差合入第貳任提刑資序人　諸路提點刑獄　右差合入第貳任知州資序人　諸路轉運判官　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官　右差合入第貳任通判資序人

尚書右選申明　政和七年十一月空日奉　御筆應見理路分鈐轄路分都監州鈐轄資序並改正今後如敢奏請陳乞理爲資序者以違　御筆論仍委御史臺覺察彈奏雖奉特旨亦許樞密院執奏不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約束止絕奏請陳乞官司委御史臺覺察樞密院執奏其指揮內違　御筆論依靖康元年五月十八日　勅合作違制論緣事干內

外理合通知存留遵用施行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乾道八年七月二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訓武郎張立狀係歸正人已蒙添差監吉州板木場不覆務準考功告示合關陞親民資序乞添都監差遣申省乞給降付身承後批張立監吉州板木場元係具鈔今來止因關陞隨資序乞改差遣却專降指揮參侍右似此之人見行具鈔陞改送吏部令後應似此之人。一體具鈔施行

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內大使臣官稱改作訓武郎。令肇說照用

服色

尚書左選令　諸知州軍監通判並借緋若通判資任願就簽判及兼兵知縣或朝廷選擇知縣者準此內知州已服緋及知節鎮者名借紫即曾任知州已借紫者雖知軍監亦借紫　諸醫愈轉醫痊醫効服緋紫者準告仍賜魚袋

尚書考功令　諸命官陳乞磨勘服色年限內曾犯罪編羈管勒停責授敘官追官或居住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承直郎以下勒停非追官者自依本法　諸執服色者致仕陞朝官同見任自出官釐務日理朝廷差委行事及權攝月（日非卯使臣換授文資者雖以使臣准事兩日理壹日三省人自書令史）（日理以上若無十經者各陞朝官貳員委保）勘當訖關尚書禮部其未經釐務及非釐務侍養（隨行隨侍指教同。）丁憂（自從書日理。見任服或服未闋）（侍恩授官者非通理。）疾病假滿出落班薄責授散官追官若停殿月日並除落即犯贓濫者不用此令

淳祐令　諸品官服紫緋皆佩魚品未至而賜服若借者於衛內帶賜及借　諸通仕登仕將仕郎若攝官及州職醫助教並服綠　諸寄祿官肆品以上（內侍同。）服紫寄祿官陸品以上服緋玖品服綠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勅禮部狀勘會官員陳乞依赦將本身合該改轉章服回授與父改轉祗授雖承指揮許依所乞竊慮後赦再將已使過回授年月後行陳乞改轉本身服色委是重疊今來合自降許依所乞指揮下日重別起理年限若後來遇赦年及應得赦文方許陳乞自身改轉服色奉　聖旨依

尚書左選申明　紹興三十年九月十五日　勅紹興府會稽知縣銜內帶兼主管撲官事務仍借服色　淳熙元年五月六日　勅權吏部尚書李彥穎劄子勘會昨降指揮乾道五年待闕職事官已添差任滿之人可

與堂除外任差遣內有任滿已改官人令赴部注授近發下堂除知縣仍理作堂除又指揮添差任滿初改官人吏於部闕通注仍理作堂除本部近據前項官乞依指揮理作堂除并借服色除曾差職事官依指揮理作堂除所有乞借服色未曾放行兼有昨來除授行在主管六部架閣例家添差任滿改官到部注授知縣乞理作堂除借服色本部令相度欲將前項官並與理作堂除并依自來堂除知縣體例許借服色施行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七年十一月七日尚書省劄子今後應差部闕知縣除極邊次邊外餘並不許擬申借緋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勅吏部申勘當到白劄子陳銓會打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遵守條法數內一項應被旨奉使屬官理爲資任此爲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換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部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擬差月日照用通理奉　聖旨依

淳祐八年七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勘會自來知縣借緋止是兩赤縣仁和錢塘及紹興府會稽照嘉定十七年十一月指揮令後堂除部闕知縣除極邊次邊外餘並不許擬申借緋七月七日奉　聖旨令吏部照應遵守

改官門（考第改官　酬賞改官　致仕改官　改官通用　陞改　補改）

改官撮要　應承直郎至修職郎陸考迪功郎柒考有改官舉主伍員內職司壹員與磨勘依格改合入官歷拾貳考以上減常員舉主壹員歷拾伍考以上減職司舉主壹員　應選人歷兩任陸考舉主未及格至第叁任如在半年內舉主及格須再滿壹年通及柒考半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歷兩任止及伍考舉主卻已及格至趁第叁任及壹考考第足之後再須滿壹年通及柒考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歷兩任伍考舉主未足至趁第叁任成壹考舉主及格之後再須滿壹年前後通及柒考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歷柒考已有舉主肆員到官後舉員及格須通任半年方可離任半年以後足者卽與放行通及柒考半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在任考第舉主應得條法指揮合該磨勘如係沿邊從本任監司州軍保明申部與先次注擬候正官交割方許離任其餘監司州軍亦須保明申部候部符行下方許不候替人離任赴部班改　應選人任國子太學正錄武學諭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伍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太學武學博士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宗學博士依太學博士格法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宗學諭依國子正錄格法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滿伍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太社籍田令不以有無出身到任及壹年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大理司直照太社籍田令格法不以有無出身到任及壹年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應選人任大理評事在任及貳年通歷任滿伍考有改官舉主叁員改合入官　應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回與磨勘改次等合入官　應選人軍功出身歷任玖考有改官舉主陸員與磨勘改合入官　應選人進納出身歷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改合入官　應選人係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人得替任內有改官舉主兩員與循壹資次任如前任有改官舉主兩員與磨勘改合入官（謂奉舉職官知縣縣令人得替任內有改官舉主兩員與循文林郎次任如前任有改官舉主兩員與磨勘改官係減舉主壹員若次任考舉不如前任卽不應次任如前任改官之法其前任改官舉主兩員又係已行收使循資合別用改官舉主伍員方許磨勘改官）　應選人乞致仕如曾經關陞通滿陸考（舉主并職事調五員）歷任無贓罪者與改轉通直郎　應修職從事郎（謂因恩賞循轉者）乞致仕並照已歷考第依格改合入官進納流外出身止與循資　應迪功郎乞致仕照已歷考第與依格改合入官

進納陸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與循資餘守本官致仕　應考舉及格合該改官歷任內有過犯須經叙改方許班改　應選人改官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

考第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磨勘人承直郎資序及儒林郎係進士明經九經出身改陞朝官餘改合入官　諸迪功修職郎因恩賞循從事郎該改官者如考任合入從政郎並依從政郎法（累及重足）　諸受供饋及和市有剩利計贓各不滿匹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仍不越宣教郎　諸合磨勘人丁憂服闋者與陞半年名次若已判成丁憂者限叁日關會所屬先次入甲引見已牓甲而投狀者入次甲　諸磨勘應改官者關會出牓以肆人為壹甲伍日以次引見未及肆人卽展至拾日雖不及亦聽引見（剩員人附）甲並前壹日引驗取不侍磨實狀引見日事應奏請及功過別該陞黜者並奏稟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至修職郎陸考迪功郎柒考有改官舉主伍員（歷拾貳考以上無贓私罪人與減壹員內職司壹員）與磨勘公罪兩犯杖（兩犯笞比壹犯杖）或壹犯徒以上加壹考私罪笞仍加舉主壹員杖以上加貳考仍添舉主貳員或職司壹員如超折及權官者依本資已上若曾經改正與免加展其所犯雖非前項公私未經改正者亦不許磨勘改官（累及重足）　諸合磨勘人任滿或成資罷任（謂非因體量過犯者）丁憂服闋并本任已滿朝旨抽赴闕者到部投狀（應就任磨勘者依本法）內曾因公事致私罪徒情理輕稍輕及犯私罪杖以下情重者錄歷任及過犯奏裁若私罪杖以下情理稍重或公罪杖以上若犯公罪徒會恩自首去官降從笞并曾借替者錄歷任及過犯申都省餘依例磨勘引見其犯私罪徒或曾犯姦贓（姦謂凡犯至徒者）及緣餘事到闕不許投狀　諸堂除選人任大理評事（謂非曾試中刑法第貳等以上人）入者到寺供職滿貳年通歷任及伍考有改官舉主叁員與改合入官（累及重足）　諸進納人陸考有職官或縣令舉主肆員與移注肆任拾考有改官舉主柒員與磨勘　諸選人任太社籍田令在職壹年以上者不以有無出身通歷任滿肆考改合入官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滿赴部投狀

尚書考功令　諸選人不許將歷過迪功郎壹色陞考理作應關陞循資考功磨勘及不得用減年作實歷　諸選人應改官者不得陳乞就任磨

勘（本條指定者非）　諸改官考第舉主已足而因隨府罷任者與磨勘

諸不因體量貶犯罷任人考第舉主足應磨勘者依得替法（謂指資或武臣罷任在外指射人）　諸歷任曾受供饋并和市有剩利合計贓不滿匹者如合磨勘更候兩任無私罪舉主通及拾員與磨勘　諸歷任曾失入死罪（謂推勘官）未決者兩該磨勘已決者叁該磨勘（其舉主逐次別理人數）中都省即以酬賞應改官者取裁　諸合磨勘人若已得次而丁憂者到部限叁日關會所屬　諸舉主應使者其見任官資責降事故過犯或體量陳首並會所屬（舉主謂改官及幕職官縣令餘條準此）

尚書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任京局差遣就任改官者聽罷（館職及有專法別理資任者非）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州教授該磨勘而別除授差遣者許磨勘訖赴新任

酬賞改官

侍郎左選令　諸酬賞應改官而歷任有過犯者具所犯申都省取旨改官。郎特旨與改本等或次等官者依特旨　諸水土惡弱酬獎該改官者本路人即於引見劄子內貼出本貫州縣臨時取旨（廣南東西路今立注

狀者亦同本路）　諸以捕盜酬賞應改承務郎無等可降而合換降等使臣者止降壹等　諸選人初官獲盜應改官者先次注籍候任滿無過犯依條施行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令　諸選人獲盜合改轉次等官而無等可降者（謂改承務郎）展貳年磨勘　諸獲賊改官者隨奏舉改官人班次引見訖方許依格改轉　諸贛州龍南安遠縣令叁年替無公私過犯任內舉主未及貳員許通用前任舉主改官仍見職司或止有前任舉主叁員聽本路提點刑獄同守臣照改官狀式從犯入已贓甘當同罪連銜保奏亦與改官

淳祐令　諸賞應轉壹官者承直郎以下因軍功改合入官捕盜改次等合入官非軍功捕盜者迪功郎不滿伍考從事郎修職郎不滿肆考文林郎從政郎不滿叁考並循兩資　諸賞應減磨勘叁年者因軍功改次等合入官

淳祐格

命官

親獲強盜　柒人　減磨勘叁年　壹拾人　轉壹官

親獲兇惡強盜　伍人　減磨勘叁年　柒人　轉壹官

致仕改官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奏到乞致仕人（在部者聽經部投狀）若歷任半年以上（流外進納人不以曾未歷任）會問磨勘奏聞（有過犯即於任下略注事由）如與致仕即關戶部　諸乞致仕歷任未及半年者以本官致仕　諸以本官致仕者更不給告即見折資者擬本官

侍郎左選令　諸曾關陞通滿陸考人（舉主多績常調並同）無贓罪致仕者與改轉通直郎

尚書考功令　諸奏到承直郎以下乞致仕人會問磨勘關本選（有過犯即於任下略注事由）如生前曾陳乞致仕雖身亡者準此即曾失入死罪者自依本法

侍郎左選格

致仕擬官　從事郎以上　右改合入官進納流外循資　從政郎　修職郎　右改合入官進納循資　迪功郎　右改合入官進納陸考流外肆考及已任上州判司並循資餘守本官致仕

改官通用

侍郎左選令　諸歷任曾失入死罪已決貳人或壹人情重而應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仍於引見劄子內貼出）其因酬賞該改官者取裁　諸應

改官而見任與所理官資序不同者依所理資序改官　諸得循資未狀使而應改官者以所循資序改官（乞致仕人準此）　諸改官人應出請史文曆者限次日關報大府寺仍以千字文爲號

尚書考功令　諸八路選人有改官以上酬獎及舉主足該磨勘者並赴部

侍郎左選格（業見重見）

改官　承直郎　右陸考有出身奉議郎餘人通直郎不滿陸考有出身通直郎餘人宣教郎　儒林郎　右陸考有出身通直郎不滿陸考及餘人並宣教郎　文林郎　從事郎（謂參舉職官知縣者）　從政郎　右陸考有出身及餘人並宣教郎不滿陸考有出身宣教郎餘人宣義郎不滿叁考有出身宣義郎餘人承事郎　從事郎（謂因恩賞循轉者）　修職郎　右陸考有出身宣教郎餘人宣義郎不滿陸考有出身宣義郎餘人承事郎不滿叁考有出身承事郎餘人承奉郎　迪功郎　右柒考有出身宣教郎餘人宣義郎不滿柒考有出身宣義郎餘人承事郎不滿伍考有出身承事郎餘人承奉郎不滿叁考有出身承奉郎餘人承務郎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勑權吏部尚書魏杞劄子契勘右從政郎前惠州司理參軍王繹乞磨勘改官照得

本官初補付身，係因伯中奉大夫孝聞該遇　冬祀大禮奏補登仕郎。當來緣元係孝聞之子，過房在叔孝先房下，承伯恩澤作姪奏補登仕郎。後因伯病危而令續歸宗侍養，遂將元補付身并歸宗公據會到尚左稱宗子歸宗或冒親被蔭自陳者聽改正，雖經陞改仍依初補法。本部未敢放行磨勘，後批送部指定。本部契勘本官當時係本人所生父過房與弟孝先作子，緣所生父將合得恩澤蔭補本人作姪承受，今來雖已歸宗，其已承恩澤即係元所生父應奏補恩澤補授，令指定合取自朝廷指揮。十二月十九日奉　聖旨令吏部依行磨勘　慶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勅吏部看詳臣僚上言第一項淮南兩路及京西路無正從判庾歲終不除轉運使副以均舉使副員數理為職司其他路自有提刑如轉運歲終不除使副並不理作職司今欲從臣僚奏請第二項選人改官職司文字不限員數今欲從臣僚奏請奏　聖旨並依　慶元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吏部狀欲將拾貳考以上有舉主肆員之人仍依舊來已行不許減職司外所有歷拾伍考以上無贓私罪犯人不拘職司員數若有該狀使舉主肆員從減舉主條法放行改官奏　聖旨依吏部所申　嘉泰元年八月二十九日　勅吏部狀新州奏乞將新州選人簽判推官縣丞等不問敏

格折資任考第及格有改官舉主伍紙常員入仕以來無公私過犯與磨勘送部勘當照得新州簽判縣丞緣係京官闕京官無緣肯就必是選人破格注授本部契勘選人破格簽判縣丞司理欲從本州所乞止用伍紙常員改官奏　聖旨依吏部勘當并本州元申事理施行　嘉泰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勅吏部狀四川選人合該磨勘換給改官人間有孤寒者雖考第舉主及格已經制置司給到照劄實日在前緣無力遣人隔年方得到部其有力者雖給到照劄實日在後則搶先到部在前積蠹歲額深慮未便乞下四川制置司如遇四路漕司保明申到考第舉主及格已經先次放散之人出給實日照劄付改官人收執仰制置司將已給實日照劄月日每月壹次入月遞申尚書省并吏部照會施行奏　聖旨依吏部所申　開禧元年五月十二日　勅侍從臺諫兩省官集議臣僚奏薦舉之弊臣等照得淳熙七年　孝宗皇帝因改官員數稍多故變而通之減舉員數却令逐紙放散立定每歲捌拾員為額行之累年所舉員數已是漸中止緣近年額外援放班引是致員數滋多殊失當時立額之意又緣考取及格許令不候皆人離任赴部磨勘愈覺人數積壓又臣僚昨來奏請歷拾貳考不用舉主及減舉主大多許令改官積此三事所以每歲

班引之外溢額數多若堅守　孝宗皇帝立定捌拾員之額斷不許額外放班執定資額雖有特放指揮許吏部執奏不行如侍班之人妄有陳乞許臺諫給舍彈劾繳駁庶可杜絕倖求不致冗併其考第舉主及格之人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解罷赴部即不許妄引親嫌陳乞離任如有偽妄保明官司及保官並令吏部具申朝廷取　旨責罰及曾歷拾貳考無過犯依舊法止減常員舉主壹員其諸路合減舉員處并初任已成叁考赴第貳任方許交薦並依見行條法指揮外所有昨來一時申請曾歷獄官縣令監當給官換拾貳考改官及拘以考數交薦指揮更不施行一遵　孝宗皇帝淳熙七年二月集議指揮今來既無額外放班等事則妄合臣僚建請救弊之意臣等所議可行即乞下吏部自今降指揮日並依此施行奏　聖旨依集議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內一項考舉及拾人須要成資書滿然後許其解罷合遵照嘉定八年淳祐三年分別改官離任考第指揮令鑿說照用

侍郎左選申明　乾道二年三月空日　勅吏部措置過選人引　見日令主班移近　軒陛逐一　宣名具聞　聖意或有所徙之人即乞稽名宣諭吏部侍郎同到都堂審驗如不中選取　旨別作施行奏　聖旨

依　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承淳熙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勅歲引改官權以柒拾員為額即未審職事官及四川換給改官今係與不係今來柒拾員額之數奏　聖旨通以捌拾員為額內引見改官并職事官共除拾伍員四川換給改官壹拾伍員　淳熙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勅吏部狀捕盜改官歲以捌員為額續承淳熙七年四月十一日　勅通以捌拾員為額即不曾聲說捕盜改官人通在引見改官人數之內奏　聖旨每歲捕盜改官捌員如捕盜員數不足即以奏舉改官人補湊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勅今後職事官改官許在捌拾員歲額之外　淳熙十五年十二月九日　勅吏部狀在法進士及第第壹任回第貳第叁人與磨勘係不用舉主改官即不在每歲改官捌拾員之數止隨班引見今來歸正補授郎次循至承直郎後歷伍考依條合改宣教郎亦不用舉主磨勘係與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回改官事體一同不在每歲捌拾員之數放行隨班引見緣本部日前失於申明今申取朝廷指揮奏　聖旨依吏部所申　淳熙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勅吏部狀四川安撫制置司申四川選人磨勘關陞依指揮合赴轉運司公參訖繳連一宗文字申制置司本司見得考第舉主及格理到司先後月日資次磨勘放散

繳連中省部換給近來有力之人更不經本司放散妄以押綱虛立因事到闕直赴吏部改官攙占資次人有雖從本司磨勘放散而不問月日先後內有力者或專人或附遞攙舊到部先理為數無力人雖放散在先所申文字到部猶緩反使居後有此不均本部今後從本司所申事理所有諸兩府侍部國子監長貳奏舉四川選人自合赴部投下放散仍即行下制置司照會所有合該換給之人因押綱到行在雖依得紹興二十六年指揮許令赴部陳乞亦要經制置司給劄前來本部以憑理在制置司壹拾伍員換給改官之數奏　聖旨依　淳熙十六年二月十日　敕吏部狀指定內地選人任四川差遣有該磨勘之人欲令赴部投下磨勘理為內地員數奏　聖旨依　嘉定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敕吏部措置下項一選人兩任陸考舉主考第及格任滿得替參部放行改官如未差替人除沿邊州軍合候替人交割其餘州郡照已得替或未有替人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不候替人離任磨勘改官一歷兩任陸考至第叁任如在半年內舉主及格須再滿壹年方許赴部磨勘改官如在任壹年半或貳年舉主方足照第叁任到官舉主足日已足遇滿壹年以上除沿邊州候替人交割離任其餘州縣並許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批書離任赴部磨勘

改官一兩任止及任考舉主未及格至赴第叁任再滿壹考換成陸考兩舉主方及格之後再須過壹年一已歷兩任未及任考舉主及格止欠壹考至第叁任及壹考考第凡之後再須滿壹年二項除沿邊州軍合候替人交割離任其餘州縣許保明申部候部符到日批書離任赴部磨勘改官今後如有避親并考第舉主及格不候替人離任須經本任州軍監司陳乞結罪保明申部候符下方許放行批書離任若未得行下州郡等處便與批書離任申奏取　旨到部官照擅離任條法施行不許參選奏　聖旨依　嘉定十年十二月二日尚書省劄子今後曾任架閣差遣見在外任考舉及格許令就任改官仍壹差知縣壹次　嘉定五年十月十三日都省劄子大理卿李珏奏照對司直與太社藉田令均係朝廷擢用之人況司直班序在太社藉田令之上而改官格法如此異同欲望特降指揮今後大理司直照二令改官格法一體施行奏　聖旨依　嘉定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勅臣僚奏每歲班引酬賞捌員之減貳員以處極邊縣尉任內曾獲兇惡強盜衆人以上許其陳乞本部具已斷獄案仍述在任勞効申閫帥憲覈實保奏取旨注籍比附酬賞班引西蜀保奏如之歲放通不過兩員或保奏未到許令次年補足奏　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申明。紹定六年。十二月空日。都省批下吏部申選人捕盜賞。今後如遇司勳關到改官。依式投狀隨班引　見畢證元獲賞日資考依格循陞不許用獲盜使別賞循轉資序上陳乞改秩有礙成法外有勦除叛逆收捕峒寇及諸州隨軍立到大功勞績顯著特與改官之人以與常格捕盜人不同却合從本部具申朝廷斟酌施行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侍郎左選申明　嘉熙三年。十月二十一日都省劄子白劄子竊照改官人赴班引見銓曹不易之法。近年任于外者營求外改淹滯在部趁班人乞自今後除四川及沿邊不可闕官處許具申外餘郡不許妄有陳乞如或悖戾舉者受者並坐以違制之罪又有壹項舉員已足考第尚欠先圖辟以選人為縣至考第已及申乞外改理為須入百里民命為重併合約束十月十九日奏　聖旨令吏部遍牒諸路監司州軍常切遵守施行右劄付吏部　嘉熙三年十月空日都省劄子應考舉及格人並須趁班改官不許求辟就任理為班改員數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漢弼奏請選人改官若陸考外舉主方足更須成考至於柒考以上許離任近日臣僚申請雖柒考以上亦須更滿壹考還調

改官不勝其難置違舊制柒考以上大字足者卽許申部離任赴班吏部竊詳柒考人既待大字圓備便可飄然所以再限以壹年周為大過若便許離任恐於職業有曠欲限以大字雖足須通任半年方許離任半年以後足者卽與放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淳祐四年三月空日都省劄子編修勅令所申竊詳選人舉主伍員用職司壹員而後改官若止許受職司壹員則恐諸司幹官與京局差遣自本部本司之外不復可以受舉亦為未便欲自淳祐四年為始應選人改官舉主伍員除合用職司壹員外更許將職司壹員作常員狀使如遇兩紙不許投放二月十六日奏　聖旨依

侍郎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四年三月空日都省劄子勘會選人外改弊倖甚多有虛作減免舉員憑空伸牖考任丁憂匿服妄稱在任見引者諸如此類不止一端合作關防奏　聖旨今後監司郡守陳乞部內外改之人如係極邊緊切職任實不可闕官處每歲限在七月終以前申奏到闕吏部取索出身以來一宗真本大字勘驗取會（或所奏中官司繳申者）然如無詐冒違礙本部郎官當行人次第保明結朝典決配狀長貳審實限壹月申尚書省具奏取　旨如有違礙及不圓備事件卽開說因依申

省照會更不施行內詐冒人仍議降展不許自陳難奉特旨許吏部執奏

侍郎左選中明 淳祐十年九月三日 勑吏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提領豐儲倉所說祖常狀稱謂今日欲革諸倉欺弊之源各倉設官曰監臨斛面機察監門遞所職掌干繫俱重繁欲人人而盡其責當自久於其職蓋緣倉官指諸倉合為通藉借遷一遇到任惟事營求惟務攢剩總得舉員及格隨即巧為去計或圖改辟罷待終更其視倉儲真底傳舍欲將省倉中下界豐儲東西倉端平倉見任監官斛面機察監門官不問考舉已未及格並候叁年滿替內監官右選人照 御前軍器所提轄官例亦以叁年為任所有草料場官左右選人併令一體遵照永為定制九月三日奉 聖旨依 寶祐四年正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申應軍功補文資人須通歷玖考有舉主陞員然後改官正月十六日奉

聖旨依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寶祐五年七月二十日奉 聖旨令吏部自寶祐六年為始應四川制司申到換給赴部注藉班改人要是川貫實令任四川差遣考舉及格方許理為川班換給名次難係川貫曾授四川舉員令流寓東南仕內地差遣換足舉員只令就東南班次不許攙占川班員數

侍郎左選尚書司勳通用申明 寶祐六年正月九日都省劄子檢正左右司狀勘會臺官奏請捨法徇例等事本司增修捨例守法條目立為定式開具下項 一文臣除酬賞及捕盜令甲所載合減削外其餘非泛推賞只合循轉官資不許減員 一捕盜官或賞緣捏合様足人數或為首人未獲憲司並當契勘的實方與保明申上推賞 一選人任削方可改秩不許虛指和糴妄稱版籍希覬濫賞減免舉員 正月七日奉 聖旨依已得指揮仰兩省諸房及密院部曹等處自寶祐六年正月為始各守成法不許違戾正月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令尚書省一併揭示都門曉諭仍下六曹并諸宣制師監司守臣遵照恪守成法毋得徇私捨法用例常切遵守一體施行右劄付吏部

侍郎左選申明 景定元年五月七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準批下廣東經略安撫司申從事郎鄒永已用常員兩紙理作職司照得磨勘改官以職司為重若以常員兩紙比折職司不特壞法自此有夤援之人多取常員以為比折之地豈不重為孤寒者之困雖有已致行體例亦是弊例於法決不可行承後批送吏部符下廣東經略司照應準此

陞改

尚書考功令 諸合磨勘改官陞資有公案在刑部大理寺不該取旨缺約到刑名若全入徒流已決已配者檢法書斷官雖該赦降去官原免並候斷訖施行（由非勘未入者勘官準此餘申都省陞資係公罪杖以下不）中以上後有特旨即從特旨改正 諸奏舉判司簿尉入職官及縣令者未經陞改而因恩賞循令錄知令錄願改作奏舉者聽 諸歷任有罪犯者應磨勘關陞並以見理遺闕依條陞改 諸睦宗院宗學教授依諸州教授陞改 諸選人陞改自身及舉主有過犯案狀未到者下大理寺約法該與不該取旨已勘到案狀有斷定刑名已上刑部者會問本部合與不合取旨各依本法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令 諸承直郎以下任樞密院編修官勑令所刪定官秘書省正字或博士正錄並到任實歷壹年方許通理前任考第陞改即未滿年就任改差壹等差遣其歷過月日換及壹年者亦許通理 諸承直郎以下任館職樞密院編修官大理司直評事學官勑令所刪定官應陞改官資者聽就任陞改（前任考第舉主足應改者準此）

淳祐令 諸州學教授因移授而補滿前任應陞修職郎以上或餘官應關陞者中尚書吏部 諸州教授考任並通理應磨勘者候任滿赴部投狀內廣南教授仍減舉主壹員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十年六月二十日 勑四川選人於宣司磨勘陞改合到部陳乞人經本路轉運司公參理當到部宣撫司繳奏文字赴部按法施行本所看詳前項指揮宣撫司今係制置司合聲說照用

侍郎左選尚書考功通用申明 乾道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勑勘會選人改官除犯私罪徒及曾犯姦贓不許投狀外其曾有公私過犯計其元得笞杖徒流罪名各有展考添舉主條法及有奏裁或申都省之文及緣在法有歷任罪犯應磨勘關陞外並以見理遺闕依條陞改本部自來只以見理遺闕依條展考添舉主若已經赦及依無過人例者更不添展及具申都省隆興二年後成例申省契勘選人衝替既不理犯時壹考及已經赦宥依無過人例若後來到部磨勘只與降等陞改即是赦恩遂成虛文今欲除選人犯罪合加展考第舉主自合依本條以見理遺闕加展陞改外內曾犯衝替若已經赦依無過人例者即與依條放行陞改奉

聖旨依舊法施行人乾道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照得選人陞改若有前項罪犯未經除落人見理遺闕自有立定舊法奏裁申都省取

旨比年以來止是照例具申都省或與降次等陞改若有似此之人遷秩申取朝廷指揮委是叅煩欲自今後將選人陞改自合照應六年七月已降　指揮更不具申右劄付吏部依劄子內事理施行　乾道八年正月十四日　勑緣邊州軍選人關陞者雖已移注候交割始得離任成資改秩者錄白一宗文字及舉主告示具本繳連申部如應格法則先注籍理為收散催後官赴上候交割離任赴部伺候引見換告

脩改

侍郎左選令　諸進士及第第貳第叁人壹任回磨勘者改次等合入官第肆第伍人與大林郎　諸承直郎以下因恩賞得旨轉壹官稱依條施行者與依條改官或循資（回授轉官者非）稱比類者（比附比折或依條比類同）與循兩資即已至承直郎候改官了日收使　諸恩賞應循資改官者以得旨日若依法酬賞以司勲審覆關到日於合入資序考第上循改獲盜及私茶鹽賞以獲賞月日前歷過資考循轉　諸流外進納人獲盜應循從事郎以上奏聞降等與使臣　諸獻納補官人因軍功捕盜得改官酬獎如不願換使臣與比類循至承直郎

尚書考功令　諸奏舉職官知縣縣令停替無贓罪及雖有公罪稍重私罪稍輕任內有改官舉主貳員已經改正者與循資（其不同體量過犯或資雖任者準此有上文罪犯及身曾侍養人即更循壹考須正）次任如前任者與磨勘（雖不任知縣縣令但於條差奏舉職官知縣縣令人及依格注教官者並準此）兼定壹定

侍郎左選尚書司勲通用格　國子太學博士正錄在職壹年以上　國子博士（京官任太學武學博士國子太學正錄同）　右減貳年磨勘　大學博士（正錄就除準此）　通歷任　滿叁考　右循壹資　滿肆考　右改合入官　國子太學正錄通歷任　滿叁考　右循壹資　滿伍考　右改合入官　武學博士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　滿叁考　右循壹資　滿肆考　右改合入官　武學諭在職壹年以上通歷任　滿叁考　右循壹資　滿伍考　右改合入官

侍郎左選尚書司勲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十一年六月三日　勑宗學申宗學博士宗學諭歷過太武學考校月日將宗學考校月日通理及壹年推賞吏部勘當照得如係前任未滿不因罪犯罷任許於次年到任半年限內陳乞通理成考任奉　聖旨依　嘉定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勑吏部勘當宗學博士如係選人除到依國子博士格法在職壹年通歷任滿叁考循壹資滿肆考改合入官宗學諭以選人除到依國子正錄體例格法在職壹年通歷任滿叁考循壹資滿伍考改合入官奉　聖旨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

六暮

部（吏部十六）

吏部條法磨勘門　文武臣通用　文臣　武臣　大使臣　小使臣

磨勘撮要

文武臣通用　應命官陳乞磨勘年限內曾經編覊管除名勒停責授散官追官或居住後雖改正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若依赦除落過名理元斷月日者其隔過月日聽理磨勘　應文臣換授使臣許將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　應有所得減年如文臣日曾經磨勘者與磨勘未經磨勘候再經磨勘方許收使若因戰鬪勞効得減年許收使　應得父祖親屬恩例減年之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換理磨勘轉武翼郎武翼大夫　應宗室換授外官許將在官理過年月十日比折作四日磨勘　應因請假出落班簿年月並不理磨勘　應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未朝見而就差者自就差日起理磨勘　應起復月日並理磨勘　應文武官以疾陳乞宮觀嶽廟者並自痊安日與磨勘　應押綱得減年實不許換理磨勘轉應蔭補官雖得轉官賞亦候轉過日收使　應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年未七十而申發文字到部已七十者與磨勘　應文武官陳乞磨勘該滿日尚及七十者許磨勘　宗室　應奏補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合理四年內要覺務二年有監司知州侍從舉主一員方許磨勘無舉主展二年共理六年許對用減年　應再該磨勘並理四年不用舉主許對用減年內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除本任合得酬賞許對用外不許貼用非泛賞換理磨勘　應朝請大夫以上磨勘並理柒年內除中奉轉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外餘許貼用減年換理　應從官自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理三年太中大夫以上進士八年餘十年並許貼用減年　應有出身人承務郎超轉承事郎承事郎超轉宣教郎宣教郎超轉奉議郎奉議郎並遞官轉至朝請大夫已轉至朝請大夫訖超轉朝議大夫已轉至朝議大夫訖超轉中奉大夫　應無出身人自承務郎遞官循轉至朝請大夫若帶閣職係有出身人超轉朝議及中奉大夫若無出身曾帶職人除在京職事官與理作帶職人超轉若在外任已落職後卻登朝者即不合超轉朝議中奉大夫　應中奉轉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大使臣　應修武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初該磨勘今依降自參部後理五年內任程二年按察官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如無舉主添展二年合供七年內任程二年與磨勘若再該磨勘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五年不用任程亦許磨勘　應南班宗室磨勘除未換授之前實歷依中明指揮不與收使合自南班供職之後及十年方許磨勘　應修武郎以上至武德大夫及南班宗室再該磨勘許對用減年　應從義郎以下帶閤門舍人閤門祗候再該磨勘合理四年仍依大使臣條法關尚書右選供官具鈔　應從義郎帶閤門祗候閤門舍人磨勘轉至修武郎以上共合理五年磨勘　應從軍修武郎以上丁憂者給式供候經尚右陳乞起復從條與理磨勘　應使臣陳乞磨勘如有應舉或宗室鎖應人所用任程合與任程批試月日磨勘如不出州界人不在除豁之限　應使臣尋醫侍養人滿壹年聽朝參赴選與丁憂人除豁再自收見或參部及就差日起理磨勘　應使臣係宰執臺諫子孫女夫因恩數得　旨差嶽廟者如係呈試中人即合與收使任程磨勘若未經試中止照已得恩數將該差劄子就差理年施行其任程卻合將試中後考第理作任程施行　應奏蔭致仕軍功武舉出身軍功歸朝歸正歸順歸明歸附總屬補官三省人換授并樞密院隨龍人並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宗室并戚里添差歸順歸正歸附歸明歸朝人許用不釐務理作任程內宗室許用嶽廟理作任程　應吏職及給使減年主管進奏濟邸補授副尉並轉至訓武郎止　應修武郎該磨勘功賞任賞雜賞等轉壹官轉訓武郎　應訓武郎如該磨勘任賞功賞特旨轉官並轉武翼郎　應武德武功郎不許收使回授父祖恩例轉大夫　應武翼郎上該磨勘任賞功賞特旨轉官合以兩官作壹官超轉候至武德郎依下法　應武德郎上該磨勘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上該任賞功賞特旨轉官止轉武功郎不得超轉武翼大夫　應武德郎轉武功郎之人該磨勘超轉武義大夫若不係武德郎轉武功郎之人該磨勘止轉武義大夫　應已轉武翼大夫後來該磨勘任賞功賞雜賞等轉官並以兩官作壹官轉至武功大夫止　應已轉武功大夫後來不理磨勘及不收使雜賞等轉行止用武功大夫上所得戰功叁官轉橫行壹官任官轉遙郡壹官　應已轉橫行遙郡用橫行遙郡上所得戰功兩官轉橫行壹官叁官轉遙郡壹官若橫行未至中亮大夫有官可轉自合於橫行上轉行如落階官除正使並係特旨　小使臣　應進義校尉至從義郎起

理年月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特奏名遺表恩澤親屬宗子取應宗室宗女夫補官陣殁恩澤捕獲僞會吏職出身內侍官罷省恩澤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人進納及雜色補官人后妃親屬已上並自參部日起理（數內未曾參部有朝廷直差付身之人合作執丞日起理）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如係不從軍人到部合自參部日起理如係從軍人自給吏部理任差帖印紙或給到朝廷付身理為執差日起理　軍功捕盜出身曾任副尉及下班祗應曾經參部注授沿邊聽候使喚或見從軍人任准備將以上差遣在任因恩賞改轉校尉者合自綾紙下日理作改轉日起理（本部除無正條係比附使臣承信郎改轉條法）　應進義校尉初該磨勘人合理年限住程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特奏名推恩人親屬宗女夫補官陣殁恩澤捕獲僞會吏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人及雜色補官人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五年住程到任貳年　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伍年住程到任貳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陸年住程到任叁年舉主貳員（本部除無正條例三係比附使臣條法）　應進武校尉初該磨勘人即與開具前項進義校尉起理年限一同　元係進義校尉因該磨勘轉進武校尉係再該即自該滿日起理合理伍年不用住程如有減年許對用收使（進納同）　應承信郎合理年限住程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遺表恩澤吏職出身宗女夫補官后妃親屬內侍官罷省恩澤并雜色補官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軍到部人已上出身初該磨勘合理叁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軍功捕盜歸正歸朝歸順歸明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叁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進納出身初該磨勘合理肆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　應于出身人係承信郎。元因進武校尉上磨勘改轉承信郎並合再依初補使臣法自承信郎告下日起理合理叁年仍用住程到任及貳年進納人合理肆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　進義校尉上轉進武校尉後理再該磨勘係應于出身並理伍年不用住程謂校尉上實及伍年後因恩賞循轉承信郎以上從條非次轉官不隔磨勘如校尉不及伍年即自承信郎告下日起理依初補使臣法理叁年住程貳年進納係理肆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　進武校尉初該磨勘除進納出身人合理陸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其餘人合理伍年住程貳年雖於校尉上理年已滿住程未及或住程

已及年限未滿自不該磨勘如因軍功捕盜改轉承信郎從條不隔校尉以前年月許通理磨勘　應承節郎至從義郎初該磨勘合理年限住程（內住程謂有差遣到任至任滿日或貳考如前任不滿許將次任到任程月日通理及貳年與磨勘）　奏補致仕恩澤武舉正奏名親屬宗子取應宗女夫補官及雜色補官陣殁恩澤吏職出身三省樞密院換授并隨龍人軍功離任到部人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肆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軍功捕盜歸正歸明歸順歸附招軍及格已上出身人初該磨勘依條合理肆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伍年　閤門舍人閤門祗候初該磨勘合理肆年住程貳年以後並理肆年　進納出身人初該磨勘合理伍年住程叁年舉主貳員以後並理伍年（本部除無正條例係比附使臣條法）　宗室獻廟并添差不釐務差遣并戚里之家添差不釐務差遣並理作住程　應承節郎至從義郎再該磨勘但干出身並理伍年不用住程或有減年許行併理內有吏職補官轉至訓武郎止若係進納出身轉至從義郎止應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勘　小使臣追官令叙官訖陳乞磨勘者依條展年外其被罪以前年月日並不許收使止理叙復元官日起理磨勘施行外仍候住程到任壹年若經改正理還元斷月日其隔過月日許理磨勘雖已改正而不曾理還元斷月日亦不許收使以前被罪該過月日　小使臣曾降官叙復訖陳乞磨勘即與除落降官之後至未叙復元官之前作罪瘠年月不與磨勘若已改正理還月日却與照條通理磨勘小使臣之官遣限并非時改移替罷人依格添展兩季如過　種款即與免展　小使臣係宰執臺諫子孫女夫得旨差獄廟者如係呈試中人即合與收使住程磨勘若未經試中不合理為住程合將試中後考第理為住程　兵部八資十資格內除守闕進勇副尉補進勇副尉同進勇副尉守闕進義副尉上所得減年不該比折收使外止用進義副尉上兵部磨勘理伍年轉下班祗應若將進義副尉上所得減年於使臣校尉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施行　兵部及都官四資格內進義副尉（都官吏職兵部陣亡恩澤補充）進武副尉（都官吏職兵部陣亡恩澤補充）磨勘兵部及都官並理拾年令將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兩日作壹日　下班祗應係兵部理拾年磨勘從指揮實下班祗應上所得減年若於使臣校尉上收使合兩日作壹日施行吏職同　應大武臣磨勘除前項聲說外餘依本法大武臣通用

尚書考功勅　諸磨勘於令有違者杖壹伯未奏者減叁等其較考不當者杖捌拾不以失減　諸州軍中發官員磨勘文字不依條保明書對請官吏杖壹伯分首從科罪下本路轉運司勘斷

尚書考功令　諸磨勘人文書雖未足及小節不圓但有照驗者聽磨勘　諸應磨勘有所犯罪名無情理輕重者關刑部定奪　諸命官久不磨勘（承直郎以下應磨勘改官而不下文字因有陳條奏舉者具事因取裁）　諸命官陳乞磨勘服色年限內曾因罪編羈管勒停責授散官追官或居住若除名後雖已改正過名而無理元斷月日之文其以前被罪年月並不許收使（承直郎以下勘停非追官者自依本法）　諸依赦除落過犯理元斷月日者具隔過月日聽理磨勘　諸四川申發命官磨勘文字入遞計程外在路有留滯月日者給還　諸應磨勘而付身文字內雖有去失（謂去失告身有勑劄之類或去失非應照用要切文字）若有初補及見任官資付身可照驗無偽冒者並收行　諸曾去失付身而乞磨勘有未去失以前磨勘干照者以干照內月日起理無即以陳乞去失日起理（收使月日不明者即以給去失干照日）　諸承受磨勘文書合會問者限叁日　諸校定資任磨勘考課並於吏部取家狀及公案應合該陞改者會問擬定限次日關吏部　諸文臣換授使臣者許將文臣理過年月通理磨勘　諸文臣換授使臣應有所得減年如文臣日曾經磨勘者與磨勘未經磨勘候再經磨勘方許收使（若因戰鬭勞効得減年者許收使）　諸應檢舉磨勘者於合滿季限以前關吏部先取公案拖照無違礙方行檢舉　諸磨勘年限並理授告日為始（因入遞留滯者計程到日為始）若不供實日者理當月盡日（閏月授告準此）　諸承務郎以上若使臣在京監當雖不滿貳年應理為壹任者其磨勘許依到任貳年法　諸應得父祖及親屬恩例減年文臣不得湊理磨勘轉朝奉郎朝奉中散中奉大夫武臣不得湊理轉武翼郎武翼大夫　諸宗室換授外官者許將在宮理過年月拾日與比折作肆日磨勘　諸磨勘在京者具家狀仍將未經磨勘所授告勑宣劄印紙等具本應用文書繳納考功　諸親應者隨侍侍養贅侍服（自侍服日至服闋朝見日）因事未得與差遣者（若理斷不係過犯者非）不理磨勘　諸在京釐務官因請假出外除元得假限并除程及壹季外月日不理磨勘（使臣替罷出月不到部者違滯月日準此）　諸因　諸假出落班簿年月並不理磨勘　諸丁憂服闋及病假滿百日落籍（不中舉落籍同）未朝見而執差者自執差日起理磨勘　諸丁憂服闋在外指射差遣者（待參年滿處在外指射同）狀到部日起理磨勘執差者以授付身日（八路以赴轉運司公參及投狀日）　諸磨勘（謂在外以投日除程損先保明者）已申發文字而丁憂致已放行者若年限內有周過丁憂月日許將服闋後合理月日補填訖再行起理　諸起復月日並理磨勘　諸以疾陳乞宮觀嶽廟者並自痊安日與理磨勘　諸陳乞致仕緣因臣僚奏舉授官者許通理致仕以前月日磨勘　諸命官妄冒奏授（謂奏孫作子之類）已陳首改正者雖已經陞改磨勘其以前歷過年月並不許收使仍依初補法　諸被隔展磨勘年月應改正者（謂因官司誤斷或特旨斷遣及雖元有公案在刑寺若斷下不合書罪或不係干違并雖合書罪而誤斷入重謂如元展磨勘叁年因官司改正止合展壹年其餘貳年拾遷之類以上並須理元斷月日者或官司行遣違枉隔過年月應改正並）理為實歷許通理磨勘即通理有剩及應減年磨勘（減季減月同）經使外並聽存留收使　諸犯罪經斷（會恩去官自首合原應理遺闕者非即犯正入己贓雖不理斷從所理展）展磨勘凡拾陸等第壹等肆年每降壹等遞減壹季累犯者並累展其貳罪以上俱發及合併計若壹罪而累該展者各從壹重（貳罪謂犯私罪徒贓罪笞雖斷私罪徒從贓罪當展年壹罪謂本犯及違官降官各合展者止從壹重之類）其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降者並通展即失入死罪已決及未經任有犯正入己贓該磨勘者申取旨　諸陳乞磨勘所屬保明該滿日年未柒拾而申發文字到部已及柒拾者與磨勘　諸應該磨勘者會問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諸過滿者史不載日狀會）未該者於該滿日截會大理寺限當日回報如無公案及體量事狀即關本選擬鈔（如有公案在寺候約去了日會到所犯不礙磨勘者準此若有見追究情弊過犯者仍候結斷）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在京職任并管押綱運官有本轄發遣公據或印紙聽照用差注磨勘事節不圓方許會問（舊不用發遣者非）

尚書左右選司勳考功通用令　諸押綱得減年賞者不許湊理磨勘轉應蔭補官雖得轉官賞亦候轉過日收使

尚書侍郎左右選通用令　諸宗室袒免以上親磨勘轉官者並報大宗正司

尚書左右選通用令　諸伍品以上應磨勘轉官者具狀擬奏

淳祐令　諸以恩賞若非次轉官者不隔磨勘（文臣因恩賞轉者至中奉大夫止）若年柒拾以上或因老疾陳乞宮觀嶽廟留臺並不在磨勘之限

即太中大夫以上，不用此令。　諸減年磨勘與文臣通用者，（謂如有課額場務監官及獲盜之類。）準肆年為法；（謂如應減壹年，即伍年磨勘者減壹年壹季之類。）與使臣通用者，準伍年為法；（謂如走馬承受公事應減叁年，兩內侍官拾年磨勘，即減陸年之類。校尉、殿侍、差下班祇應、副尉與使臣通用者準此。）非通用者，各依本條。即朝請大夫以上，雖該通用之賞，不在準折之例。

尚書考功格。　犯罪經斷等第展年磨勘：　贓罪徒稍輕及輕，（稍重加第拾伍等，重加第拾叁等。）第壹等。肆年。　贓罪杖重，第貳等。叁年叁季。　贓罪杖稍重，第叁等。叁年兩季。　贓罪杖稍輕及輕，第肆等。叁年壹季。　贓罪笞，第伍等。叁年。　私罪流重，第陸等。貳年叁季。　私罪流稍重，第柒等。貳年兩季。　私罪流稍輕及輕，第捌等。貳年壹季。　私罪徒重，私罪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貳等，（理監當人衝替重準此。）第玖等。貳年。　私罪徒稍重，第拾等。壹年叁季。　私罪徒稍輕及輕，追官免勒停，私罪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壹等，公罪少貳等，（理監當人衝替私罪稍重、公罪重準此。）第拾壹等。壹年兩季。　私罪杖重，第拾貳等。壹年壹季。　私罪杖稍重，

追官勒停。勒停。特勒停。責授散官。落職。降官。公罪衝替應降等而無等可降少壹等，（理監當人衝替稍重準此。）第拾叁等。壹年。　私罪杖稍輕及輕。私罪笞。第拾肆等。叁季。　公罪流重稍重。徒刑以上，但有責罰。非時改移，替罷雖不經勒罰，但有因依。使臣特旨與小處、遠小處、僻遠處及未得與差遣，并罰短使，比較贓盜降監當，第拾伍等。兩季。　公罪流稍輕及輕。得旨上簿兩次。（會恩免者兩次當壹次。）第拾陸等。壹季。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十八年九月九日，勑潼川府路提刑司募官押綱，拘留付身告勑文字，若赴行在整會差遣、磨勘、換給，即從本司錄白出身告勑文字，照對保明委是真命，別無偽冒，繳申吏部依條整會差遣、磨勘、換給施行。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勑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廣東西路提刑司，今後募官押綱赴行在整會差遣、磨勘等，給之人依紹興十八年九月九日指揮施行，仍令本司出給保明公據付押人狀執前來，候所押綱交納了足，給到朱鈔，別無欠損，方聽吏部照會施行。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勑令官罷任，並權聽從便赴闕，仍狀行請給與理為磨勘。　隆興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勑令後以減年磨勘轉官者，須將實歷過年數對用。謂如壹年實歷用壹年減年。

嘉泰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勑吏部狀，照得京官大使臣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並須照截日終舉主無責降事故，方許收使。欲將京官大使臣所得舉狀，照選人已得指揮，換憑收散收附告示，即與理作舉主收使施行。奉　聖旨依。同日準都省批下吏部狀，小使臣校尉陳乞關陞磨勘內有合用舉主，亦合一體照三選已措置事理施行。後批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為京官大小使臣校尉收使舉主事，其選人指揮已修入侍郎左選考功申明，今聲說照用。　嘉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勑考功郎官主關禮劄子，竊見文武兩選以年勞磨勘，或叁年或肆年或伍年，其法不一。且以肆年者論之，謂如慶元六年正月一日受告，合至嘉泰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考已足，從條磨勘。今則不然，必欲至四年後正月一日放行，壹日關所不較。其間有年至十二月三十日為陸拾玖歲，明日則柒拾歲矣。文臣有合轉朝奉郎，武臣有合轉武翼郎，以壹夕之隔，遂不獲與致仕恩澤，利害非細。欲乞凡理磨勘者，以正月一日至歲終為全年，他日準此。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勑吏部

尚書黃由等集議，應文武官除磨勘轉官外，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轉兩官。（謂如今年八月二日已轉過兩官者，須候來年八月一日以後別遇恩賞，方許轉官。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作磨勘收使。謂如今年已轉兩官，不合更轉，卻乃遷延日子，於次年陳乞，亦作磨勘收使。凡三省六部等）處遇有恩賞，止許正名係籍者推賞，其不係本職而處互差兼權之人，並不在推賞之數。奉　聖旨依。

侍郎右選申明。　嘉定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劄子，吏部措置小使臣校尉有塗除碎差，元係初官，未曾經任諸州軍，不得收令交割鈔軟貴，緣請託脫漏放行赴上，將來在任月日並不理為任，程考任，請過請給，計贓追納，坐以違制之罪。其有雖曾經任，元不曾呈試中選，及軍頭司、御輦院、御廚、儀鸞司、修內司、翰林司、祇候庫、內軍器庫、御酒庫、萬壽觀等處及諸司差遣，如係初出官，未曾經任，不曾呈試中人，一體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通用申明。　嘉定六年八月三日，勑吏部狀，白劄子，檢準嘉泰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集議指揮，應文武官除磨勘轉官外，應以恩賞轉官者，每年不許轉兩官。注文委有未便。乞自正月一日至十二月終，除磨勘轉官外，許轉兩官，委是順便。勑令所照得嘉泰四年指揮

係裁抑恩賞委合人情但當來不曾明言自第壹官或第貳官理為壹年之限獨以八月二日為始至來年八月一日終方許施行。即是凡遇轉官必須逾年比算緣無一定之論。今來白劄子所陳委是事體歸一。亦不失當來裁損之意。所有元降指揮內如更有合轉官恩賞並合作磨勘狀使之文并注文謂如今年已轉兩官不合更轉卻乃遷延日子於次年陳乞亦作磨勘狀使一節合依舊遵守施行奉　聖旨依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吏部申明到堂參部繳連真本在部已審驗之人不問已未有新任差遣並與放行磨勘即無再令行下寄居侍闕州軍重别保明乞劄下部照應右劄付吏部從申事理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勑吏部勘當白劄子申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再用前例數內壹項應被旨差奉使屬官理為資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卻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履務考第。或換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部指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依　紹定二年七月七日。　勑臣僚上言自今起復士大夫須出特旨如係監司帥守申辟起復之合服制

內歷過月日並不許作實歷狀使選人受過舉狀並不理為放散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　勑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任程到任及應用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　一嘉定十六年十月九日都省劄子吏部尚左措置。今後應四川承議郎轉朝奉郎并朝請郎轉朝奉大夫給告付運司契勘本州結罪保明委是正身無身亡事故方與給付。或已亡歿繳申毀抹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都省劄子成都運司申蜀中命官身死詐作存在多是元乞獻廟遷延月日揩行磨勘直至員郎副使告命已到該身後奏薦方申致仕乞今後四路文武官陳乞撥祠奉議并

修武訓武郎令本州結罪保明正身不是身後偽冒運司勘當方與放行吏部措置。今後更要本州取會勘驗委保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人委主帥勘驗保明申總領所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與證應施行看詳上件指揮。謂四川命官身亡詐作存在元乞嶽祠揩行磨勘直至員郎副使該身後致仕之恩所以申乞關防。今合照指揮行下須管委結罪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可施行如從軍之人即係見在軍中差遣已經軍將次第主帥保明亦與照應磨勘其告命照已得指揮給付施行所有無差遣不顧存亡之人州軍不曾結罪是致行下若被本處再行結罪保明正身非身亡事故之人到部見得别無違礙即與照應磨勘所有歷過該滿之後月日欲從今降指揮接續日分起理磨勘

一諸應該磨勘者會問刑部大理寺有無過犯。（係過滿者更不截日批會）未該者於該滿日截會大理寺限當日回報如無公案及體量事狀即關本選擬鈔（如有公案在寺候約法了日會到所犯不礙磨勘者並此若有見追究情弊過犯者仍候結斷）看詳上條謂如該磨勘者會問刑寺有無過犯注云如有公案在寺候結斷照得未結斷以前月日係因罪犯刑寺結斷未了其磨勘從條合候結斷約定刑名。方許施行所是未結斷以前

月日卻有在該滿之後者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其該滿之後並未斷以前月日結斷不該刑名合與理還其該刑名者即難以理用。　一犯罪輕斷等第展年磨勘格看詳上件條格且以展兩季論之遇赦得免謂如理伍年磨勘添展兩季則合理伍年陸箇月或有在赦前得伍年叁箇月者不為陳乞則遷延遇赦即得放免卻有在赦前得伍年陸箇月以上者亦不陳乞待於赦後併得放免似此等展免不分從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各與理至赦前為法如得伍年叁箇月者則與放免赦後叁箇月係理伍年叁箇月其在赦前如有伍年陸箇月以上者雖遷延遇赦則是展過月日即與理伍年陸箇月。　一諸命官久不磨勘承直郎（以下應磨勘改官而不下文字同）有臣僚奏舉者具事因取裁看詳上條稱久不磨勘元無立定年限。如後有許令磨勘之人亦與照拾年以上磨勘條法指揮一體施行。謂如文臣肆年武臣伍年。計理磨勘壹官外。餘歷年月如是無過犯人候陳乞日申取朝廷指揮。如歷拾伍年者雖以累轉更與理轉壹官止。如是因事得罪不肯自陳磨勘者又臨時斟酌元犯取指揮施行。　本部遵一看詳乞批送。今狀下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本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劄子提督修纂條

例所申換吏部申本部照得官員壹年不許轉過兩官其間有因任和糴押綱等賞已轉兩官又有特旨與轉壹官或以上及因邊頭綱遣守城曾戰之類得旨轉叅官以上之人本部例與申審今措置欲自今後官員如委因守城曾戰備禦扞虜有實跡邊功承指揮特轉叅官以上者係是朝廷旌賞不必申審許從本部徑與申省命詞給告若止係泛言邊功及經理殘破州軍似此等類所得叅官以上並從本部照指揮將兩官轉行餘官比折減年磨勘出給公據更不申審其他和糴押綱轉節浮費應干非泛特旨酬賞已轉兩官之人餘官並照指揮一體出給公據者詳特轉叅官以上皆是優異旌賞明言特轉叅官則不當以壹年不得過兩官爲限若是磨勘及和糴押綱應干非泛特旨酬賞凡非壹項特旨轉叅官者壹年內如已轉及兩官餘官並照指揮一體比換磨勘收使更不須申審奉聖旨依 淳祐三年二月空日尚書省剳子吏部申在法押綱得減年賞不許換理磨勘轉應廕補官雖得轉官賞候轉過日收使其勸諭糴米提督賑濟興修水利趂辦諸庫等皆是近來新創申取指揮右剳付吏部考功將應係近來新創舊法所不該載酬賞並照押綱賞條法不得收使轉應廕補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剳子編修勑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渼剳奏請命官隨侍侍養因事未得差遣者不理磨勘今後在任陳乞隨侍侍養之人須令本州知通從實契勘在任不因規避果是奉親結罪保明申部方免除落止是貫緣離任之人自合照應條令施行本所照得逐部審定已得允當右剳付吏部照見行條法施行 淳祐三年九月空日尚書省剳子編修勑令所申吏部看詳考功郎官劉渼剳奏請諸年柒拾以上不在磨勘之限古者柒拾致仕未聞以陸拾玖宜從本條年甫及柒拾者許其磨勘本部看詳本官所請分別柒拾以上不許磨勘年及柒拾者仍與放行考之柒拾而致仕恐謝事之年難以入令磨勘本所竊詳在法起理磨勘該滿日年未及柒拾申發文字到部日年及柒拾尚與磨勘則是理筭年月至該滿日已及柒拾歲則不許磨勘分明今奏請年甫及柒拾者許其磨勘尤見優老從厚之意右剳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寶祐元年九月三日都省批下吏部申舊法父祖回授所得減年及押綱賞又指揮勸糶賑濟興修水利趂辦楮皮及應係近來新創法所不載者並不得轉應廕補官今與斟酌將防托江面賞勦遏虜情狀捕綱賞理作正賞俟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文臣

尚書考功令 諸前執政官該磨勘者依侍制以上法磨勘 諸應磨勘轉官者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自通直郎至太中大夫叅年太中大夫以上進士捌年餘拾年 諸應磨勘轉官者承務郎以上肆年即轉奉直朝議中散中奉中大夫者柒年（中奉轉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貼用減年）中大夫非兩制不許轉太中大夫 諸朝議奉直大夫秩并特恩人共以捌拾員爲額內擬任員專充壹後官依次序擬轉及留任員以侍未報州軍 諸御史臺牒到奉直大夫朝議大夫闕以見任朝請大夫校告先後（侍制權六曹侍郎以上非）先取年勞該滿應磨勘遷補人無即以已周減年貼理（年勞該滿人皆係用減年人亦以年勞深者爲上）以上逐色同先以有出身次無出身人理爲資次仍以名次合轉人取索磨勘 諸應該磨勘者監司并在京職事官（謂太中大夫以下）及侍制以上任知州（宮觀同）依限檢舉取索若不願磨勘候再該日準此 諸磨勘應理年者有出身人自出身日（蔭補人曾歷務者許通理以前月日）蔭補初出官人自到任日幕職州縣官奏改若使臣換授者自改換日即未經磨勘無出身者仍須歷務及貳年（未改換前曾經任通理年數）有安撫監司知州侍御史或侍制以上舉主壹人方得磨勘無舉主者展貳年 諸奏補承務郎以上初磨勘不許用曾任嶽廟富豪務年月 諸見任宰相執政官臺諫子孫並差宮觀嶽廟（見在任或未赴上及銓試中年及人皆是）仍與爲考任 諸蔭補進納因鎖試并賜出身者並同有出身理爲磨勘（內蔭補已曾鈐辦職任即許通理以前年月） 諸曾降官候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及責授散官者止理復舊官後年月 諸承直郎以下不因磨勘改官及使臣換授京朝官應磨勘者如有過犯并衝替之類於改授日展年未足或考第舉主未應格及雖應格而係取旨之人並依本選條展 諸大理寺左斷刑官任內因出入刑名書罰叅次以上者至磨勘日取旨（須叅連累者非） 諸承務郎以上應磨勘而曾經臣僚論列贓汚公私不法事法寺約罪不定者依所得特旨格法添展（謂得替放罷降官之類見取勘體量體究者仍候結絶） 諸合磨勘人若已得次而丁憂者到部限叅日關會所屬 諸太史局直長自轉補後來及拾年無過犯於本部投下合要文字磨勘局丞自冬官正以後理捌年壹轉至春官大夫止每壹犯公罪展壹年壹犯私罪展貳年情理稍重加半年重又加半年壹犯贓罪展伍年情理稍重加壹年重者又加壹年再犯各累展若未入仕經真決者不得轉入朝官入仕後曾經真決者不在轉補之限其降官因責罰替罷之

類並依京朝官條施行。 諸太史局直長以上。合該磨勘者。關尚書左選具鈔上都省。 諸選士及第。第壹任回第貳第叄人與磨勘。第肆第伍人與文林郎。 諸流外人叄任柒考。有縣令舉主陸員。與就移縣令。就移後。通有使臣舉主叄員。與磨勘換本等使臣。三省祗應人。令出職叄任柒考。有轉令舉主陸員。與占射迪功郎壹次。經占射後。通有使臣舉主肆員。并從政郎叄任柒考。實歷迪功郎肆任拾考。有使臣舉主陸員。有（私罪者。添職司壹員。或餘官貳員。次供職并知市有制例本計職不滿卅者。添職司貳員。）或餘官肆員。並與磨勘奏舉移注依流內法。（道納補官準此。） 諸朝請大夫以上。因恩賞轉官者。以肆年為法。各計所磨勘收使。

侍郎左選令。 諸流外人應磨勘者。比從政郎降壹等換授使臣。舉令人不降。 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出官後乞於選人上收使者。並比折兩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左選令。 諸承直郎以下。應循資轉官而已改官者。循兩資減叄年磨勘。壹資減貳年磨勘。（任承直郎得循資及減貳年磨勘。如不願比類占射者。與換次等減壹年磨勘。）若元得旨轉壹官。獨依條施行者。（作轉官收使。）換比類者。（比折。比附或依條比類同。）減叄年磨勘。若得減壹年磨勘。已（換作占射同。與陞壹年名次家便差遣。作武臣日所得轉官減年占射者。換授文資後收使者。依承直郎法。）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令。 諸三省有正官。都錄事用磨勘并收使酬獎轉官。每年通共不得轉過兩官。

淳祐令。 諸見任朝請大夫。（待制、權六曹侍郎以上非。）有減年公據願收使磨勘轉官者。並預申尚書吏部注籍。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勅吏部看詳員外郎續秉所請。今後應奉直朝議大夫遷轉事狀並限壹日注籍批鑿。委本部尚書郎官通簽書押。欲令尚左置籍批鑿簽押。所有朝請大夫。依條合轉行人。欲令考功擊說實歷酬賞先後因依。每季首限叄日牓示。仍下逐路轉運司照會。關所屬取索保明申部。外有見注籍朝請大夫員數。合狀御史臺照到有朝議奉直大夫員闕名次合轉行人。令關具員闕因依。申取朝廷指揮。下部日方許依條取索磨勘。令考功於每季首限叄日牓示。并下逐路轉運司照會。奉 聖旨依。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十年八月六日。 勅吏部申。照得有朝請大夫員數已行注籍。據陳乞日年未柒拾。其見籍定名次。該取索磨勘。今內有已

年柒拾以上員數。竊慮合以當時注籍滿柒年年限名次。作年未柒拾人許依條磨勘。內有文字未到未圓之人。行下取索除程限伍日。申發赴部施行。奉 聖旨。令吏部將注籍滿柒年年未柒拾人。許依條磨勘。取會官司。如限內無故不報。令本部行下所屬將當行人吏從杖捌拾科斷。餘依所申。 淳熙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勅吏部勅令所狀。勘會依條。朝議奉直大夫共以捌拾員為額。內撥伍員專充壹後官撥轉。三省人依法轉至朝請大夫止。若已出官。不得轉至中大夫。今欲將三省人已注籍朝請大夫。遇有御史臺牒到員闕。其名次合磨勘人。而未離省日年限該滿。并得闕次。雖並在年未柒拾之前。至出職離省日年已及柒拾者。不許磨勘。奉聖旨依。 淳熙六年五月十六日 勅吏部狀。朝散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李椿乞將歷過權吏部侍郎月日。以叄日比折肆日磨勘。本部照得本官見依條合理肆年磨勘。先權吏部侍郎玖箇月貳拾貳日。當來合理叄年磨勘。今指定欲依本官所乞。以權侍郎上叄日。於見今官上比折作肆日。與本官依條磨勘。仍乞今後依此施行。奉 聖旨依吏部指定到事理施行。 嘉泰二年九月二十九日都省批下吏部申。中奉大夫知泉州倪思申。作任吏部侍郎日。於慶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準告磨勘轉中奉大夫。至慶元二年三月十三日。承指揮與將歷過兩箇月貳拾叄日。從條六曹侍郎係叄年磨勘。合將吏部侍郎實歷過月日。每叄日理柒日計。比折得陸箇月零拾日。又起理庶官月日。實歷陸年伍箇月貳拾日。兩項通計實歷柒年。從條合該磨勘轉中大夫。施行本部。勘會本官今乞將昨任吏部侍郎理叄年上歷過月日。於見今理柒年上。叄日比折作柒日收使。合取自 朝廷指揮。後批送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係是年限不同。比折磨勘。今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 勅監察御史毛憲奏。乞將極邊州縣官到任。與減貳年磨勘。任滿更轉壹官。次邊州縣並權與推極邊之半例。減叄年磨勘。內選人任滿願先循壹資即聽剗任所得壹年磨勘。留候改官後收使者聽。未願循資。亦許留候改官後收使。作實歷月日磨勘。奉 聖旨依。 嘉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 勅見任宰執臺諫女婿已經銓試中選。未經注授差遣人。已有差遣或見在任。或未赴上願就宮觀嶽廟者聽。仍理為考任。合用舉狀。並照子孫例一體施行。

嘉定九年五月十九日 勅吏部勘當白劄子。申陳銓曹引例破條之弊。乞下吏部四選遵守條法。不得循習舊用前例。今具下項。 一選人用恩

澤改補京官既係無官人蔭補即係白身凡向來歷過選人考第不合收使本部照得若通理考第用以注擬或用以磨勘委是有礙成法　應被旨差奉使屬官理為實任此為已出官者有未銓試人經營差遣後來銓中却將未銓中以前月日理作釐務考第或捻理磨勘或陳乞服色委是冒濫本部措定只合將銓中已注差遣之後被差月日照用通理　五月十九日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　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所約刑名合候任理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分要任理到任及應用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磨勘應理年者有出身人自出身日（蔭補人曾釐務者許通理以前月日）蔭補初出官人自到任

日幕職官縣官奏改若使臣換授者改換日即未經磨勘無出身者仍須釐務及貳年（未改換前曾歷任通理年數）有安撫監司知州侍御史或侍制以上舉主壹人方侍磨勘無舉主者展貳年看詳上條謂奏補京官承務郎以上初該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釐務貳考陞陟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合自初任釐務到任日起理年限其間却有初任釐務到任未成考間承指揮改差別路待闕差遣直候次任到任通滿貳考釐務及日合該磨勘其或已自過滿肆年之後若徑於該滿在肆年上起理以後年限即是當來釐務未及未該磨勘分明欲乞自釐務足日理為該滿起理以後年月施行實歷雖滿釐務貳考未足合候考足本部又照得上件條法謂奏補京官承務郎以上初經磨勘從條合理肆年內要釐務貳考陞陟舉主壹員方許磨勘其間或有年限釐務並已及格已該滿肆年却緣少陞陟舉主壹員未該磨勘須候有舉主真本告亦到部凡合該磨勘其舉主告亦却在該滿肆年之後方始出給繳連到部亦有舉主告亦雖在該滿肆年之內本官自不繳連到部是致未該放行磨勘其上件該滿肆年之後舉主告亦不圓隔過月日實歷釐務雖足而舉主壹員未足合候舉主告亦足日理轉其無舉主者依條展貳年通為陸年方得磨勘　本部看詳乞批送令狀丁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壹項在法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朝議大夫轉中散中奉大夫依條不許貼用父祖親屬減年恩例追有承議郎陳乞磨勘收使父祖恩例減年換轉朝奉郎考功放行具鈔出給告命委是有礙條法修纂條例所看詳諸侍親屬減年恩例不許換轉蔭補官自有成法今後不得冒有陳乞所有考功已行體例合刪去奉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所有武臣亦合一體令聲說照用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勅修纂條例所看詳尚左具到壹項朝請大夫恩賞轉官以肆年為法正以朝請大夫以下肆年轉壹官以上則柒年轉壹官故立此條就其本色官因恩賞轉官如有特旨轉行者不當限以肆年之法如特旨內無轉行之文即合照條比折減肆年磨勘如係奉直大夫以上所得恩賞特旨雖無轉行之文亦合轉行奉　聖旨依

尚書左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叁年六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四選官公共聚議條具關防四蜀掌與事壹一數內文武官陳乞磨勘文字文

臣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武臣訓武轉武翼郎武德郎武功郎轉武翼大夫並係轉應蔭補官事體至重今欲除本州保明並合再經四川運司重行覈實結罪保明仍各召知識四川本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四川文武官流寓內地州軍寄居陳乞磨勘文字及轉應蔭補官之人既在內地難以再令歸川陳乞欲將似此之人並令召蜀士知識本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印紙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尚書左選考功通用申明　淳祐三年十一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勑令所申吏部郎中周文虎劄子謂紹定四年　慶壽赦文內壹項選人循兩資已係承直郎改官日理作貳年磨勘因趁班人用赦恩循兩資換減肆年磨勘給據扱援增多看詳自後合照趙都承詳議申明換減叁年磨勘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景定四年七月空日尚書省劄子編修勑令所照得選人得賞於改官後收使換減磨勘嘉定貳年拾年嘉熙肆年淳祐陸年指揮節次申明不一竊恐吏部互相引用今參照指揮修類歸一庶幾不致牴牾開具下項　一承直郎以下所得有格法及不係特旨酬賞得轉壹官於京官後收使並與換減貳年磨勘兩官以上依此比

額。如係特旨酬賞。照修纂條例所嘉熙四年正月省批指揮轉壹官換減肆年磨勘。比折施行。　一儒林郎以下。所得有格法酬賞。減叁年磨勘。內將展年狀使循壹資外。餘壹年磨勘於京官後換陞名次。如係特旨賞。與換減壹年磨勘。　一承直郎以下。所得轉壹官賞。固與改官相會。於內已將壹資循至承直郎。餘壹資依磨勘。令條注文換減壹年磨勘。若是得賞未狀使間。用剩賞循承直郎改官。照條比類減叁年磨勘。如已係儒林郎除用宰恩慶典特旨賞循至承直郎。合照令條正文每壹資換減貳年磨勘。餘依本條注文換減壹年磨勘。　一選人所得特旨循兩資賞。照嘉熙四年指揮與換減叁年磨勘。止循壹資與換減貳年磨勘。叁資換減肆年磨勘。肆資換減陸年磨勘。如已狀使循資外有餘賞。照嘉熙四年指揮兩資換減叁年磨勘。壹資換減壹年半磨勘。若係有格法及不係特旨酬賞。循兩資照條換減貳年磨勘。壹資換減壹年磨勘。　一選人任淮襄四川湖北差遣所得極邊次邊酬賞。並照開禧二年七月十四日指揮。許於改官後作實歷月日狀使。　一選人任學官大理寺官。所得職任賞。嘉定十年二月詳議指揮。以其職事官。即與外官不同。不合比折。並與照元降指揮貳年得貳年。肆年得肆年。其兩任學官兩任寺官。該兩次以上許將

壹寺家賞。照條併賞倒換。若不及貳年。不許狀使。所有任京局庫務諸司監當。所得任滿。或計日酬賞。雖有元降指揮。即是立定賞法。卻非一時特旨。自合照有格法賞。一體減半比折。貳年得壹年。如止得壹年。合照條換陞名次。不及全年不許狀使。　一選人所得綱賞轉壹官。與換減貳年磨勘施行。　一選人所得覃恩慶典。並合照元降指揮。許於改官後換減磨勘狀使施行。　一選人所得奉使回程轉官。照嘉定十年詳議指揮。照元指揮。白身人尚許候有名目日。作壹官壹資狀使。其有官人難以比折。與照元指揮狀行轉官狀使。　已上取到吏部尚左供並係見行遵守令綱節照用。七月十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　淳祐十年七月空日。都省劄子。誅陵條具百司庶府弊法用例蠹國害民等事畫一于後。　一選人得賞循轉之弊。近來選人得賞多不肯循轉。且給據存留為改官陳乞之地。循兩資者則必乞轉壹官。少亦乞作肆年實磨勘。循壹資者。則亦乞作貳年。並無一毫折閱。委是弊法。所以申明從政從事文林郎為一色官。改官並得壹數。郎如不肯循轉。並照承直郎改官後減半狀使。零月不許作減年狀使。令使有叁資一已得循轉。不願合從與比折貳年作壹年給據。　一選人改官存留磨勘之弊。得賞有轉壹員叁官其不陳乞改官後循轉。

或有減磨勘叁年改官。後乞作不減年磨勘狀使。凡此之類委是弊法。况選人上有資可循。所得磨勘合於本資上循轉官資有賞可循。吏存留磨勘為改官後不折閱委是弊例。合行釐革。都司擬令吏部遵守施行。　七月九日奉　聖旨依。　寶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兩淮制置司。天賜場。今後鹽場官幹官催趁登額文鈔及數。方許保明推賞。歲終文鈔不及叁分展半年磨勘。伍分展壹年磨勘。柒分以上降壹官。每歲舉員不許舉他司屬官。下吏部照應。照得浙東西提舉司浙西安撫司鹽場令改隸提領兩浙鹽事司。今擬就照用。

武臣

尚書考功令　諸使臣合入住程差遣。願出外侍闕者。給假限內實有病患。中所屬看驗訖。申吏部。仍給公據。與除豁月日。違者所違月日並不理磨勘。　諸已假出外侍闕。未參選應磨勘者。依外任申奏。若改轉後有出假限月日。於後次磨勘內除豁。　諸初補使臣因戰鬬勞効得減年者。其磨勘若剩因恩賞得者並候再經磨勘許行狀使。　諸使臣該賞應減年磨勘。雖與文臣同得推賞。若所降指揮內無比折者。止依元得所減年月狀使（課額場務監官及捉盜之類應賞者非）。　諸內侍所得殿閣迄賞轉

官。如委係勤勞。與不隔磨勘壹次。若再遇泛賞。雖降到特旨不隔磨勘。諸執奏不行。　諸使臣展磨勘年限。並以本條所指定之官為例。如指定肆年磨勘之官。該展年。即伍年磨勘人展拾伍月。拾年磨勘人展叁拾月。餘依此計之。　諸使臣勒停或追降官資。叙理已復舊官。合磨勘者。初補并已經磨勘人各依元條年限。　諸使臣公罪徒公罪衝替。因事替移或因老疾謬懦差替。或私罪非衝替。臨時特旨與小處遠小處差遣。或私罪杖斷放。合該磨勘。依條展年外。不候任程到任。並與磨勘。以上各係降等差遣者。仍候任程到任（罰短使係降等差遣准此）。其私罪徒私罪衝替降等差遣并公私罪追停叙用。並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壹年。　諸使臣曾降官候叙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待勒停止理叙復舊官後年月。以上仍依條展年。如剩因酬獎或恩澤得轉至舊官及轉過舊官者叙復未盡。不在磨勘之限。　諸使臣（校尉同）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州投狀。召陞朝官貳員委保正身無承代詐冒違礙。知通追請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罪保明。連保狀申部。　諸使臣（校尉同）初補未參選在外就差者。以後差遣降付身日理為參部（應呈試人非）。　諸使臣（校尉同）應呈試而未經試中。一時特差內外差遣。雖降到特旨

理為資任，許執奏不行。諸使臣（校尉同）初磨勘不許用曾任嶽廟當任
程月日（并畫非）　諸內外諸軍歲終比較所養戰馬倒斃該展磨勘人雖
遇大禮赦不在免展之限（取押綱馬使臣於鮮綱馬驛程官倒斃該展磨
勘人準此）　諸光恩使黨因招降補授使臣校尉（初補下班祗應副尉改
轉同）內不許磨勘者如經拾年別無贓罪及私罪情重所屬保明取旨特
與磨勘，即願著勞効合該轉官者依常法　諸翰林醫候至醫効並理恭
年磨勘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吏職日所得減年磨勘於使臣校尉上
收使者並比折兩日作壹日收使
尚書侍郎右選通用令　諸使臣不許用減監當任數比換減年　諸漢
弓箭手所得轉資若於使臣上收使每壹資比折減貳年磨勘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元年四月十五日　勅吏部狀勘會內外諸軍大
小使臣乞貼用冒名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減年收使磨勘竊詳冒名
承代後來親身立功所得轉官資公據已承指揮許於已鐫減名目上並
行收使，今來既親身所得功賞減年與所得轉官資事體一同，本部欲將
親身所得減年依轉官資已得指揮依元給減年理年收使磨勘奏　聖

旨依　淳熙元年六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劄子勘會內外諸軍冒名承代
官兵已降指揮並行鐫減改正了當奏　聖旨令所屬並特與通理未改
正以前歷過在職年月收行磨勘　淳熙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勅考功
郎官王信劄子編類大小使臣年甲條目奏　聖旨依令考功常切遵守，令
具合遵守事件如後：一、乞差校定案書令史壹名專一掌管行移回報，仍
差頭名主事專一書勘遞遷補及出職日交割，以次人以次人保明委無
指改遺失情弊，方許遷補解發。如有情弊，斷勒。一、乞遇朝廷取索照使，即
令掌管人吏齎簿呈郎官封押，訖親齎赴房候照應畢，從朝廷用屬司印
封押，責還掌管人吏，回部呈郎官，拆封收掌。其餘取索，照使仰掌管人吏
齎呈郎官當面抄寫名姓年甲全文，用印回報，不得齎簿出外，庶免散失
一、姓名未用考功印為上，印後即無姓名，每卷末空處書云印後並無姓
名。主令某人姓名某卷末無空紙，即於夾界行上書寫，其間有年遇滿拾
數者，並於拾字下書滿字，以防日後添填。奏　聖旨並依　淳熙三年四
月十二日　勅考功郎官王信狀契勘近承指揮編類隆興二年二月以
前大小使臣年甲除已編類成冊申尚書省用印外，所有隆興二年二月
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勘者依此置簿籍定，緣大小使臣磨勘係隨官品各

案分行，欲就令大小使臣案遇有授下磨勘，先次照應，如係隆興二年二
月以後初補并未經磨勘之人，逐時籍定官位姓名鄉貫年甲三代補授
年月出身，每名勘同，當行主令押官用印編類，候至每歲終分類置簿籍
定，仍具已置簿籍定姓名申朝廷照會。奏　聖旨依。　淳熙四年六月二
十日　勅邕州溪洞招馬官恐妨馬政，特與免參部收行磨勘。　淳熙十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吏部申欲將使臣校尉所得　慶典理當
叁年磨勘，除住程應格外，並與對半收使，其他恩賞不得援例。奏　聖旨
依　淳熙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勅吏部申乞將校尉使臣拾年以上未
到部陳乞磨勘，許召陞朝官貳員委保存亡及無承代詐冒不實，遞賦如
臨安府申發，許本部追請陳乞磨勘人同保官赴部審實施行。奏　聖旨
依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為於臨安府陳乞，許本部追請乞磨勘人同保
官赴部審實，今聲說照用　嘉泰元年十月二十九日　勅南班宗室不
許將外官月日換合換官之後南班月日通理磨勘，今後在南班及拾年
方與轉官。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申明法意，難以修為成法，今編節存
留申明照用
尚書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元年二月二十三日樞密院劄子

殿司申內外諸軍兵將官因斃馬該展磨勘，乃是公罪降罰，遇非次赦恩
並乞免展。奏　聖旨依，如遇非次赦許行引用。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
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
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吏不以告下日為
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
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
告內。奏　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
未敘復并所約刑名合候往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住程到任及應
用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
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一、諸使臣曾降官候敘
復舊官許通理磨勘，其追官若勒停特勒停止理敘復舊官後年月，以上
仍依條展年，如別因酬獎或恩賞特轉至舊官及轉過舊官者，敘復未盡
不在磨勘之限，看詳上條稱使臣曾降官候敘復舊官許通理磨勘，敘復
未盡不在磨勘之限，其條雖許通理磨勘，如該滿日未曾敘復，自不許磨
勘，所有該滿之後未敘復以前月日既不在磨勘之限，緣今降指揮以該
滿日為始，却有該滿之後至未敘復以前月日未敘復以前係在罪籍難

以理用　一諸使臣公罪徒公罪衝替因事替移或因老疾謬懦差替或私罪非衝替臨時特旨與小處遠小處差遣或私罪杖斷放合該磨勘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並與磨勘以上各係降等差遣者仍候任程到任（罰疏使係降等差遣準此）其私罪徒私罪衝替降等差遣并公私罪追停叙用並依條展年外仍候任程到任壹年看詳上條謂約出違件刑名止應注降等差遣之人合候任程到任或任程到任壹年方許磨勘如未有任程到任或任程到任未及壹年各不許磨勘如自該滿之後至任程到任及任程到任壹年以前月日今降指揮以該滿日為始却有該滿之後至未任程到任及任程到任未及壹年以前月日於任程展年該赦其有任程已及之後雖遇赦恩其歷過月日不許通理　一諸使臣（校尉同）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州投狀召陞朝官貳員委保正身無承代詐冒違礙知通追請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罪保明連保狀申部淳熙十六年八月十四日　勑吏部申如臨安府申發許本部追請陳乞磨勘人聞保官赴部審實施行看詳上件條法指揮謂使臣校尉拾年以上不到部陳乞磨勘許經所在投狀召陞朝保官貳員委保正身存亡無承代冒詐違礙知通追請同保官審實批書印紙從本州結

罪保明連保狀申部如臨安府申發許本部追請審實方許磨勘今來卻有雖及拾年失於陳乞磨勘卻曾到部參選或有新任及見任之人即非不顯存亡自與磨勘緣降指揮以滿日為始其前伍年本部照理年狀行外餘後伍年無過犯人陳乞日申取朝廷指揮　本部送一看詳已批送令狀下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熙三年八月十四日　勑吏部尚書左選條具內壹項在法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朝議大夫轉中散大夫依條不許貼用父祖親屬減年恩例近有承議郎陳乞磨勘狀使父祖恩例換轉朝奉郎考功執行具鈔出給告命委是有礙條法修纂條例所看詳諸得親屬減年恩例不許換轉蔭補官自有成法今後不得冒有陳乞所有考功已行體例合刪去奏　聖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是尚左條具所有武臣亦合一體令聲說照用　淳祐三年六月壹日都省劄子吏部四選官公共聚議條具關防四蜀事與事畫一數內文武官陳乞磨勘文字文臣承議郎轉朝奉郎朝請郎轉朝奉大夫武臣訓武郎轉武翼郎武德郎武功郎轉武翼大夫並係轉應蔭補官事體至重今欲除本州保明並合再經四川運司重行覈實結罪保明仍各召知識四川本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四川文武官流寓內地州軍寄居陳乞磨勘文字及轉應蔭補官之人既在內地難以再令歸川陳乞欲將似此之人並令召蜀士知識本等保官壹員委保批書印紙以憑照見行條法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大使臣

尚書右選令　諸武功武德郎充閤門宣贊舍人應磨勘者取裁　諸閤門宣贊舍人轉武翼郎仍舊職如不願在職及已至右武郎日罷（謂供職令）　諸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翼郎帶御器械應磨勘轉官者申樞密院

諸陳乞收使未與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資減貳年半磨勘

尚書考功令　諸閤門宣贊舍人磨勘並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　諸駙馬都尉轉官及未年檢舉磨勘至承宣使止　諸右武郎以上轉官滿伍年者遇闕磨勘（謂年功及勳績者）入大夫以上檢舉　諸翰林醫官至和安大夫磨勘依武翼郎至武功大夫法（未轉翰林醫官以前功過更）不通理　諸大使臣修武郎至武德大夫及訓武郎修武郎帶閤門祇候轉官及伍年者與磨勘　諸大使臣初該磨勘者自參部後伍年內任程到任實及貳年方許磨勘仍在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侍

御史以上武省府按察提舉官壹員同罪奏舉方得施行若無舉官並候赤年　諸大使臣初該磨勘住程任內因事對移（謂有實狀者）及衝差替放罷者並不理犯時壹考　諸從義郎以下帶閤門舍人閤門祗候磨勘並理肆年　諸小使臣因恩賞勞績戰功轉至修武郎以上者其磨勘依大使臣法

尚書右選申明　隆興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勑勸會諸軍立功將士轉官礙止法人緣經戰與雜功輕重不同若今一例回授無以激勸今措置下項　一應因經戰被賞轉官並合將所轉官重輕轉行有收使不盡官資別立到新功日收使如願回授者聽　一武功大夫叁官轉行橫行壹官（曾用四官轉）伍官轉行遙郡壹官（謂係叁官轉已是遙郡使即臨時取旨）右武大夫并見帶遙郡兩官轉行橫行壹官叁官轉行遙郡壹官（已具防禦使即臨時取旨）　一應該暴露番將隨軍幹事把隘不經戰所得轉官並合回授　一應經戰落階官武功大夫右武大夫以上見帶遙郡人合量功力重輕除授謂如遙郡承宣使若落階官卻合自正任刺史以上除授緣除正任係特恩擬賞臨時取　旨不可為例　一陳乞收使回授轉官人自合繳連回授公據毀抹　一逐項功賞已經轉行人自合依元

降指揮謂如壹貫元得指揮兩官以上經轉行餘官自合回授將來即不合陳乞轉官　今措置係紹興三十一年已後立功之人奉　聖旨依

淳祐元年五月空日樞密院劄子照得轉横行轉遥郡皆是特恩推賞祖宗具有條格近來吏部將武功大夫礙止法之官元於小大使臣正副使之上所得功賞衮同於横行遥郡超轉致有泛濫右五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令吏部今後將正使止所得戰功恩賞許照端平元年三月十九日指揮叁官轉横行壹官伍官轉遥郡壹官其副使以下所得功賞並令回授如已轉横行遥郡止合將横行遥郡上所得戰功恩賞照端平三年三月十九日指揮將兩官轉横行壹官叁官轉遥郡壹官若横行未至中亮大夫上有官可轉且合於横行上轉行其正使上所得之官並令回授已是防禦使照舊法臨時取　旨內遥郡落階官之人須管遵從舊法再自正任刺史上除授其非戰功所得轉官者止令回授令劄付吏部

尚書考功申明　淳熙十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勅吏部狀武節郎張珠乞磨勘本部勘會本人係再經磨勘依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壹犯準條於絞刑公罪杖贖上定斷情重特降壹官在大禮赦前合該免展不礙磨勘其公罪絞緣展格項目內止有公罪流輕重各有添展磨勘年月即無公罪絞添展年月之文奉　聖旨展壹年壹季磨勘　慶元五年十一月八日　勅吏部狀武翼郎王端磨勘本部勘會本人係再經磨勘從條合理伍年會到大理寺有壹犯特降兩官約係私罪絞除降官依格合展磨勘已該大禮赦合免展外緣私罪絞展格內止有私罪流重展年磨勘即不該載私罪絞展年磨勘明文奉　聖旨添展壹年兩季磨勘仍自今降指揮日為始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公私罪絞緣格所不載添展磨勘事理合存留申明照用

尚書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更不以告下日為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為始許接續日分理為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所訪刑名合候住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住程到任及應用舉狀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又及凡此之類今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大使臣初該磨勘者自參部後伍年

內住程到任實及貳年方許磨勘仍在任有知州本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及侍御史以上或省府按察官壹員同罪奏舉方得施行若無舉主並候兼年看詳上條謂如初該磨勘有知州本路安撫運使提刑侍御以上舉主壹員同罪奏舉許磨勘却有年限雖滿住程未及或舉主未到須候住程舉主及格方許磨勘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有該滿之後住程未及或舉主未到之前月日實歷雖滿而住程未及合候住程滿日理轉

一諸大使臣初該磨勘住程任內因事對移（謂有實狀者）及衝替放罷之類並不理犯特壹考看詳上條謂初該磨勘住程貳考任內因事對移及衝替放罷之類年限雖滿住程已有貳考緣住程任內有過犯之類從條法除豁犯時壹考即係住程未及合候次任住程到任壹年方得磨勘緣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已有差遣待闕未赴後雖到任通理住程已有貳考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為始所歷該滿年限之後因罪犯未有差遣或待闕未赴之前月日難以理用接續日分起理磨勘初任住程有遇闕即合候次任住程補滿　本部逐一看詳乞批送令狀下部貴憑遵守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八月九日尚書省劄子尚書右選措置自今後應四川轉官修武訓武郎轉武翼郎武德武功郎轉武翼大夫須要本州取會勘驗委係正身結罪保明如從軍之人委主帥勘驗結罪保明申總領所保明委係正身即非身亡事故之人方與證應施行候出給告命仰官告院繳申本部責付運司進奏院入急遞發下總領所仰運司再契勘本官該轉官及被受日委的無身亡事故即與給付仍具已給付保明申部或已亡殁即繳告申部毀抹如運司扶合不實具元保明州軍并保官同運司官吏職位姓名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右劄付吏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勅吏部勅令所詳議內侍官都知副都知押班許轉至遥郡承宣使止帶御器械許轉至遥郡觀察使止幹辦御藥院幹辦內東門司許轉至遥郡防禦使止非任門司以上不得轉遥郡其有職任未至而欲超越今來所立止法轉官之人雖降特旨許執奏不行外有幹辦龍圖天章等閣并寄資至左武大夫止睿思殿祇候額外祇候及掌管簿書額外簿書如遇特降指揮轉官者許寄資至武功大夫止聽與額外聽喚會通門後苑祇候及散祇候轉至武功郎止奉　聖旨依吏部勅令所詳議事理施行

景定三年五月六日　勅承景定二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內壹項軍班應修武郎以上如遇陳乞磨勘轉官並仰聲說已未中繳宗枝如內有

該說曾中繳宗枝赴部注籍之人仰考功先次批會本部見得已行注籍訖方許移關本部擬官具鈔或有未曾中繳宗枝注籍之人許於所屬州軍照指揮限乞就行中繳赴部注籍方與放行具鈔轉官五月六日奉聖旨令吏部依條具事理遍牒施行常切遵守

小使臣

尚書考功令　諸小使臣初補參部後承信郎叁年承節郎以上肆年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年　諸初補參選人（謂承信郎以上校尉同）年限應格曾經任程及貳年許磨勘（即未及貳年許通理）若因事對移（理有實狀者）及衝替放罷之類並不理犯時壹考別候住程通及貳年方許磨勘　諸初補使臣充隨行指使（本軍親隨者非）三路依初補法磨勘餘路并臣僚隨行指使以去替壹年通理補職若參部滿理任年限即與磨勘（謂如承信郎肆年理為壹任者則任及叁年通理補職若參部及肆年之類）承節郎以上加壹年　諸見任前任宰執下隨行祗應主管幹辦等使臣初經磨勘依指使例　諸小使臣之官違限應該磨勘者添展兩季仍不候降等任程到任許磨勘　諸軍功補授小使臣校尉磨勘付身內有雜功補轉者會問兵部

如無大轉賞級方許放行（已經參選磨勘者非）　諸校尉磨勘年限應格而應展年者唯見降等住程外餘並依使臣法　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如以前有減年者即依條比折行使　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應磨勘改轉同）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　諸校尉因軍功補盜改轉承信郎以上其磨勘不隔以前年月　諸校尉在任因恩賞（謂非軍功補盜者）補轉承信郎以上自授告日理為參選住程依初補年限磨勘（未到任因恩賞補轉者準此）　諸進武校尉自參部後及伍年內係都知兵馬使初補者及叁年並與磨勘（別因勞効補者亦同）　諸進義校尉係軍功補充者自參部後及叁年餘伍年並與磨勘轉進武校尉其宮院祗應進義校尉自依本條　諸親王府祗應書表司宅案司通引官客司係進義校尉候及伍年無過犯與進武校尉其郡王位依宮院條　諸宮院祗應進武進義校尉應因過犯差替到部各與重難短使壹次仍不理在宮院年月磨勘因病患差遣者如百日公參却差赴宮院祗應不以本位及別位並通理前來月日磨勘若非次替下並依名次闕大宗正司候宮院有闕差填祗應與補所少月日　諸宮院祗應進義校尉下到磨勘如年限不同聽隨見今祗應官比折　諸小使臣校尉磨勘許通理在宮院祗應合該年月　諸宮院進義校尉到部後兩犯公罪或壹犯私罪展壹年磨勘叁犯公罪或兩犯私罪展貳年　諸宮院下班祗應酬獎初補進義校尉者承宣使以上貳年觀察使以下叁年並補進武校尉以上壹犯私罪笞杖情輕展貳年稍輕展叁年稍重展肆年重展伍年（累犯從壹重論外每次各更展壹年）其兩犯贓罪或私罪杖情理稍重（重者準此）並從大宗正司申奏差替餘並依舊在宮院祗應　諸國信所差取到殿前司下班祗應充指揮（準備祗應同）到所及拾年與改轉進義校尉　諸下班祗應充諸處及臣僚隨行指使在職及柒年押隊及拾年各無過犯與磨勘其互差者壹年伍箇月零比折指使壹年如比折通及柒年依指使法　諸勳戚臣僚宅指使初該磨勘未經住程人於磨勘年限外更展貳年許磨勘三后之家不用此令　諸非泛補授使臣校尉自補授日起理磨勘以伍日當叁日若折當及格仍須曾經住程幹辦到任貳年（通理各及貳年者同）許磨勘　諸進納出身人磨勘至從義郎止　諸進納人監當滿柒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通及叁員同罪奏舉陞陟者與親民其磨勘自參部後承信郎肆年承節郎以上伍年各經任程

幹辦叁年以上有上須官貳員保舉許磨勘以後即依其餘使臣條例

侍郎右選令　諸陳乞牧使諸軍都虞候未換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資減叁年磨勘　諸陳乞牧使班直未換授以前所得轉資者每壹資減貳年半磨勘

侍郎右選考功通用令　諸承信郎以上不許貼用給使減年轉官（未定重定）

淳祐令　諸殿侍（下班祗應同下文準此）應磨勘者通理歷任在職月日實及年限即因恩賞非次轉校尉者聽以任殿侍在職月日通理比折磨勘（謂如殿侍拾年磨勘進武校尉伍年磨勘者若任殿侍在職及陸年非次轉進義校尉即將殿侍在職陸年比折叁年磨勘之類）進義校尉轉進武準此

大宗正司令　諸宗室應破祗應（校尉代祗應同）許從便就擬其換外官若犯罪及身亡百日外並減放如本宮院有闕聽就射無闕聽別宮院指射人無宮院指射若差到實及伍年即本司以闕人處直差祗應以上並聽通理年月磨勘如不就占射願歸班者聽

尚書考功申明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都省批送下吏部奏鈔

承信郎王昉磨勘事後批王昉壹任因農司寺踏逐充準備使喚照得係初任人依條不許踏逐其吏部元給差帖付身了當今來陳乞磨勘既初任依條不許踏逐係不應磨勘之人退送吏部照會本所看詳上件指揮雖止為王昉所降竊慮尚有似此不應磨勘之人合存留申明照用　紹興九年七月九日都省送下吏部狀據忠翊郎盧進乞磨勘納到公據為收捕武岡軍徭賊楊再興等得減貳年磨勘乞狀使本部將自靖康年以後因戰金人所得減年理作戰鬬勞効狀使其捉殺降群賊未審合與不合作戰鬬勞効所得不候再經磨勘狀使吏合取自朝廷指揮後批勘會盧進減年既不係因金人所得即難以使於初磨勘狀使送吏部照會本所看詳上件指揮係是申明法意竊恐日後有似此狀使之人合編節存留申明照用　淳熙十一年十月六日　勅吏部狀保義郎監潭州南嶽廟趙彥越乞磨勘係再經磨勘合理伍年緣今任請假赴轉運司鎖應計叁拾日從鎖應條法合行除豁不理磨勘本部照得係再經磨勘止用當程年限即非用任程月日難以一槩除豁今指定欲將再經磨勘不用任程之人與理作常程年限狀使磨勘奏　聖旨依指定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勅吏部狀承信郎前添差監夔州在城清酒務趙彥适乞磨勘本部勘會從條合理叁年自就差給降付身日理當叅部年限任程應格方許磨勘照得本人第貳考印紙內請假一項批稱赴夔州路轉運司鎖試即不批赴試還任月日取到進奏院狀稱運司在本州置司鎖試叁日從條鎖應月日不理磨勘緣所任係添差不釐務別無職事今指定本人所用任程即非任監當廵檢等差遣當來赴試即不出州界欲理為在任月日放行磨勘奏　聖旨依指定到事理施行　淳熙十五年八月十八日　勅吏部狀承信郎殿前司左軍隊將楊大顯乞磨勘係初經磨勘合理叁年內要任程貳年自陞轉承信郎日理作就差至今雖及貳年繳到任下班祗應日該遇　慶壽赦恩理當叁年磨勘乞換理狀使緣下班祗應係理拾年本部從來有下班祗應上所得減年以貳日比折壹日狀使今係繳到理當叁年磨勘欲照任下班祗應上所得於使臣上狀使兩日比折作壹日令後乞依此施行奏　聖旨依　紹熙二年五月十四日　勅吏兵刑部狀考功郎官陳士楚劄子措置使臣上狀使減年并理當公據比折事後批送吏兵刑部勘當申尚書省今具下項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陝西効用捌資格歸正拾資格川陝効用拾資格兵部稱並無許行磨勘理年條法指揮守闕進勇副尉進勇副尉所帶

減年公據考功令勘當欲將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從本部自來體例謂如減壹年磨勘有依伍年法比折之文從都官令比折作肆箇月貳拾肆日於校尉使臣上收文如無依伍年法比折之文作兩箇月拾貳日收使施行進義副尉（陝西効用捌資格補充理伍年轉壹資）進義副尉（歸正拾資格補充理伍年轉守闕進武副尉進義副尉川陝効用捌資格補充理伍年轉下班祗應）兵部稱並理伍年磨勘考功令勘當欲將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若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叁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叁日施行進義副尉（都官吏職補充兵部陳士恩澤補充進武副尉都官吏職補充兵部陳士恩澤補充）兵部都官稱並理拾年磨勘考功令勘當上件資級上所得減年公據若於校尉使臣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拾日作叁日若元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叁日如有依伍年法比折之文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叁日施行進義校尉（軍功補充者）進武校尉（都知兵馬使補充者）承信郎並係理叁年磨勘所得理當減年公據於理肆年伍年磨勘上收使自來壹日作壹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即比折每壹年得壹年叁箇月收使考功令勘當欲從本部自來體例施行進義校尉（不係軍功補充）進武校尉（不係都知兵馬使補充）並係理伍年磨勘考功令勘當欲將理伍年上所得減年公據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叁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伍日作肆日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如有依肆年法比折之文於理叁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叁日於理肆年磨勘上收使合壹日作壹日於理伍年磨勘上收使合肆日作伍日施行所有進納出身校尉使臣并招安補授出身各有理年條法如收使理當不許公據並照有無比折之文即與照元理年限於今來磨勘官資上理年比折收使逐部令聚議欲從勘當到項目比折事理施行伏候指揮奏　聖旨依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為承信郎校尉收使以前所得理當減年公據照磨勘年限比折事令合存留照用

侍郎右選考功通用申明。　嘉定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刑部申照對考功侍右等處遇有用入流補授并狀使散減年之人陳乞磨勘參注及有曾經追降官資經刑部陳乞叙官之人關會有無重疊本部措置自今後遇有元用府第入流減年補轉之人到吏部參注磨勘從吏部令召大使臣以上保官貳員委保無僞冒重疊放行有用見任府第入流并散減年之人自合先次放行磨勘參注并有陳乞叙官之人自合後先經刑部契勘見得依條合該叙復令吏召大使臣以上貳員委保元補轉無僞冒重疊放行叙官右劄付刑部從所申事理施行　嘉定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勅奉　聖旨諸府第除拜合得散減年今後不許於承信郎以上作磨勘收使　嘉定十六年四月十三日　勅勘會府第給使減年專爲校副尉吏職補授人收使陞轉其有出身并奏補及其他非泛補官等人欠少磨勘月日循例劄換收使竊慮泛濫奉　聖旨令吏部自今後吏職人許行換理磨勘收使餘人不許理用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都省批下吏部申檢會端平元年三月四日都省批下本部申承紹定六年十月十四日勅臣僚奏乞將文武官陳乞磨勘者更不以告下日爲始只以日前實歷滿日爲始許接續日分理爲日後再起磨勘仍於告上分明批注謂如元官實歷至某月日滿即於次日理作新轉官日分供寫告內奉聖旨依仍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緣有因罪未結絕及降官未叙復并所犯刑名合候任程到任及展季展年并合要任程到任及應受舉主之人又有拾年以上自不到部陳乞磨勘者亦有校尉理年已及於使臣理年人及凡此之類令檢具看詳下項　一諸小使臣初補參部後承信郎叁年承節郎以上肆年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已後並理伍年看詳上條謂如初該磨勘自參部日起理年限內曾經任程幹辦到任若不因事故移任通理各及貳年與磨勘其間有年限雖滿於任程未及須候任程及日方許磨勘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爲始至任程未及以前月日即不應收使　一諸進納人監當滿柒年無遺闕有監司知州通判及叁員同罪奏舉陞陟者與親民其磨勘自參部後承信郎肆年承節郎以上伍年各經任程幹辦叁年以上有上項官貳員保舉許磨勘却有年限雖滿住程已及其舉主未足須候舉主足日方得磨勘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爲始所有該滿之後至舉主未足以前月日亦不應收使　一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如以前有減年者即依條比折行使看詳上條謂進

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並依初補使臣法磨勘謂如進武校尉理伍年承信郎理叁年却有自進武校尉至今通及捌年者其校尉已滿伍年應該磨勘自餘承信郎又滿叁年亦合該磨勘今以補轉承信郎理叁年磨勘外其校尉以前月日即不應理用　一諸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以後即依初補年限磨勘改轉用其年限未滿者從本條看詳上條謂進武校尉以下特旨補轉承信郎以上若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謂如進武校尉理伍年承信郎理叁年却有進武校尉伍年已滿其承信郎止有貳年以上者依條校尉年限已滿合改轉者聽磨勘緣今降指揮以滿日爲始進武校尉纔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自該理用已歷過伍年轉承節郎其不及伍年而特轉承信郎者須候承信郎後歷叁年滿日轉承節郎其校尉上月日自不合理用其改轉承信郎以後至未陳乞理用校尉磨勘以前月日並不合收使　本部逐一看詳已批送令狀下部當憑遵守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送吏部從看詳到事理施行　淳祐三年十二月空日都省劄子吏部侍郎項寅孫劄子勘會小使臣初補承信郎上參部有新任後因恩賞轉承節郎依條不隔磨勘陳乞轉保義郎止理承信郎叁年之限又有初補承信郎次因恩賞轉承節郎之後方參部之人陳乞磨勘轉保義郎則理承節郎肆年之限又有承信郎上曾經磨勘轉承節郎次於承節郎上陳乞轉保義郎係再該磨勘則理伍年之限則是磨勘轉保義郎壹官蓋有叁項理年之例得以出入今申請除再該磨勘理伍年外其餘承信郎上雖曾參部及有新任因恩賞轉承節郎理叁年磨勘之人欲並照日令官序理承節郎以上肆年磨勘轉保義郎庶得保義壹官初該磨勘者並理肆年之限其於舊法亦無衝改奉　聖旨依令吏部常切遵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六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七

六暮

度

進退有度 禮記曲禮。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祭義。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物得其序。

儉而有度 左傳桓公六年。臧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注云。革平有階級之數。則不爲上下無別。 餘詳見鼎字。

勤儉有度 宋張元幹蘆川歸來集代祭石林文 以眞儒自貴。以舊德自居。年踰從心。而神明未衰。位參揆路。而勤儉有度。

受賞有度 東漢書何敞傳。敞言於太尉宋由曰。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束帛。（書曰召公出取幣入錫周公）

取之有度 許魯齋語錄。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所爲有常度 資善觀書記。太宗嘗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卧。至於飲食亦不過差。 說曰。人主不可一息而有怠心也。傳曰。朝聽政。晝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之間。無頃刻之廢事也。太宗之對輔臣。諭以每日所爲自有常度。至於晝未嘗卧。食不過差。則非耽於飲食宴樂之適。而荼其朝夕晝夜之經矣。

節有度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魯。請觀於周樂。爲之歌頌。曰。至矣哉。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明有度 西漢書賈誼治安策。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洪無度 書多士。惟爾洪無度。

美無度 詩魏風汾沮洳篇。彼其之子。美無度。

盤遊無度 書五子之歌。乃盤遊無度。

力行無度 書泰誓。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飲酒無度 左傳昭公七年。鄭子皮之族飲酒無度。馬師氏與子皮氏有度。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

規求無度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作亂。晉侯率師納王。子朝奔楚。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於周。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一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惟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使欲無厭。規求無度。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

居處無度 史記文帝紀。六年。有司言淮南王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出入擬於天子。擅爲法令。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欲以爲宗廟社稷憂。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市。不忍致法。赦其罪。廢勿王。而徙處蜀。嚴道邛都道病死。

遨戲無度 東漢書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見謙容貌異之。許妻以女。甘夫人怒曰。陶家兒戲無度。如何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與之。

遊蕩無度 續後漢書高士傳。皇甫謐。字士安。嵩之曾孫也。出從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

畋獵無度 舊唐書蜀王愔傳。愔嘗非理毆擊所部縣令。又畋獵無度。數爲非法。太宗怒曰。禽獸調伏。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鎔鑄。可爲方圓之器。如愔者。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貶爲虢州刺史。

嬉戲無度 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乾化元年。蜀太子元膺。豭喙齞齒。目視不正。而警敏知書。善騎射。性猖急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群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

居喪不度 左傳襄公三十年。薨于楚宮。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均擇賢。義均則卜。古之道也。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爲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爲昭公。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

牢禮不度 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使臧石會晉師伐齊。取廩丘。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太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相朝不度 蘇子由古史孔子弟子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

檯觀之。二君者皆將死亡。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

不知度 左傳昭公十四年。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注。不知國家之法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不改其度 左傳昭公之特子產曰。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

不深之度 列子黃帝篇。列子問於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也。姬。魚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明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始終。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不暉於數度 莊子天下篇。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

宮室過度 兩漢蒙求。高祖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還。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悅。又漢元帝康衡言政治。疏宜遂滅宮室之度。

馳驅過度 東漢書桓帝時。梁冀秉政。兄弟貴盛自恣。好馳驅過度。至於歸家。猶馳驅過度。百姓號之曰。梁氏滅門馳驅。後遂誅滅。

縱恣過度 桂苑叢談。高廷宗。北齊文帝弟。縱恣過度。爲齊牧。乃於樓上濡。使人向上張口承之。又以猪肉和糞以飼左右。

奢侈過度 世說。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尚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縱酒過度 宋史王曙傳。初錢惟演守西京。歐陽修尹洙爲官屬。修等頗遊宴。曙後至。嘗厲色戒修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以修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不怒。

天命自度 書無逸。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菲儉自度 宋史劉章傳。章進權禮部尚書。對選德殿。上問

章今年幾何。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所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爲難。臣以爲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之。

欲敗度 書太甲。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注。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度敗事言之也。

身爲度 史記夏紀。禹爲人敏給。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宋黃庭堅豫章集跋司馬公書。司馬溫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古者以聲爲律。以身爲度。故按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臂知尋。推而變之爲五度審矣。今夫以子穀秬黍中者度。一黍之廣。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一黍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蓋所以度長短也。且黃鍾之律不過九寸。然物以三成。音以八生。以三乘九。故二尺七寸而一幅。以五乘八。故四丈而一疋。是始於分。終於丈。五度之大凡也。後世起度之法雖或不一。然論分不過孫子之算術。蠶吐絲爲忽。十忽爲秒。十秒爲毫。十毫爲釐。十釐爲分。論寸不過淮南子之𥝩粟。秋分而禾𥝩定。𥝩。禾穗芒也。律數十二。故十二𥝩當一粟。十粟當一寸。論丈引不過漢銅竹之法。漢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丈。而分寸尺存焉。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分。高廣之數。陰陽之象也。要之不出以身爲度之要也。

省括于度 書太甲。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吾今事通祭裏多識古物。于沂州城土中得所謂銅弩牙。以金銀錯花。并分寸精絕。一見證以往省括于度則釋。是周古射法。皆設度者此物也。公是集

師師非度 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注。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許子字

側言改度 書蔡仲之命。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制義曰度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言心能制令宜之義以處其心。

鑄鼎失度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晉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度。何以爲國。

進退可度 左傳襄公三十年。衛北宮文子曰。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

（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制節謹度**（孝經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以臨其民。）**非人臣度**（史記趙武靈王傳國立子惠文王。自號主父。而身胡服。將士大夫畧胡地。欲從雲中九原直襲秦。詐爲使者入秦。秦昭王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馳已脫關矣。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工不信度**（孟子。朝不信道。工不信度。）**爲諸侯度**（孟子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王者得度**（戰國策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詳魏字）**幽弘横度**（揚子寡見篇。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横度。絕于邇言。）**少無矩度**（三國志曹操小字阿瞞。而少無矩度。叔父數言於其父嵩。操患之。一日進叔父於路。乃陽北面喎其口。叔父又以告嵩。嵩呼操曰。叔父言尔中風。已然乎。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尔。後叔父有所告。嵩不復

信。操始得肆意焉。）**狹幅短度**（抱朴子內篇微旨卷。輕秤小斗。狹幅短度。詳音字）**係於末度**（莊子。古之人。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乎本數。係於末度。）**造履請度**（晉書陶潛。王弘見其無履。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使伸脚爲度。本傳）**喧德敗度**（文中子記壬驟而語繁。則喧德敗度。）**此絹足度**（宋書沈慶之。年八十。爲前廢帝所殺。是歲旦。慶之夢人以兩疋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足度無盈餘矣。果死。）**静作貴得度**（管子勢篇。動靜者比於死。近也。用師之道。我動而敵靜者。則靜者勝矣。故我近於死亡。動作者比於醜。我先動。敵反應者。我以無功。故近於醜。動信者比於距。我既動。彼自中以敵我。近於見距也。動詘者比於避。我既動而彼屈服者。近於見避。夫靜與作。特以爲主人。特以爲客。貴得度。靜作得度。則爲主人。其度則爲客也。知靜之修。居而自利。既多智又安靜。二者能修。則居然自獲其利也。知作之從。每動有功。知所作常能從理。如此者動必有功也。故曰無爲者帝。其此之謂矣。無心於爲。任理之自然。如此者帝王之道。）**自應律度**（劉起宗鑑衡筆談。古人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其論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嚴其律度**（劉將孫養吾集。表接少師行狀。嚴其律度。則逸偉之門塞。）**事事中程度**（宋袁起巖東塘集講孝。一毫之差。陛下自不肯爲。一言之失。陛下自不肯發。事事中程度。物物合條理。）**部伍中度**（宋黃庭堅豫章集學書。欲先知用筆。用筆之法。欲雙鈎迴腕。掌虛指以無名指倚筆。則有力。古人學書不盡臨摹。張古人書於壁間。觀之入神。則下筆時筆隨人意。大抵書字如人有精神。細觀則部伍皆中度矣。）**策言其度**（史記賈誼傳。賈誼鵩鳥賦。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周容爲度**（離騷。固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從容合度**（唐張說集冉府君神道碑。公累公季子。天王自出。內稟胎教。混成之姿。外被門風。式瞻之訓。從容合度。造

次。皆法。）**進止由度**（宋賢泳集。與芮節度使制。醞藉詩書。進止必由其度。況潛學問。奇衺不接於心。）**撝謙之度**（宋錢塘韋驤集。回王學士謝理雪啓。非罪横罹。知世人之共惻。被恩昭雪。喜君子之載亨。過形推謝之言。愈服撝謙之度。）**金科玉度**（元劉將孫養吾集。東軒魯御史文集序。周蓋公之典裁。猶金科玉度。）**輕敵違節度**（北史安同傳。同子原。明元魏特爲獵郎。出監雲中軍事。特赫連屈丐犯河西。原以數十騎擊之。殺十餘人。帝以原輕敵。違節度。加罪。然知原驍勇。遂任以爲將。鎮雲中。）**兵車節度**（唐繪李靖。太宗賜靖以詔書。一曰兵車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治也。）**百度**（禮記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唐書裴垍傳。憲宗元和之間。百度修舉。）**經緯百度**（唐獨孤及毘陵集後序。夫大者天道。次者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矜成五教。）**事貞百度**（唐李深之集。請放後宮人狀。陛下勵精求理。損己推誠。風動四方。事貞百度。作範來代。掩美前王。）**權有三度**（數類管子

曰。法有五務。權有三度。三度者何也。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謂三度也。故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民必知權。然後舉措得。舉措得則民和。民和輯則功名可成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陰陽六度** 淮南子曰。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為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備。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廢德孔容。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為物宗。準之為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周容而不濁。準平而不失。是故上帝以為物平。規之為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感動有理。發通有紀。規度不失。生氣乃理。衡之為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長養化育。萬物蕃昌。其政不失。天地乃明。矩之為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矩正而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為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

雨膏澤以時降。**度以六為名** 西漢書郊祀志。秦變周水德之時。昔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注。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方六寸為符。六尺為步。）**一汝度** 莊子北遊篇。攝汝知。一汝度。**命作冊度** 書顧命。丁卯命作冊度。（注。唐孔氏曰。既作冊書。因作受冊法度。）**德度** 左傳襄公四年。晉侯欲伐戎。魏絳諫曰。和戎有五利。昔后羿不修民事而亡。鑒于后羿而修德度。遠至邇安。君其圖之。又襄公三十年。吳有屈狐庸聘于晉。趙文子問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閽戕戴吳。天似啓之。對曰。不立。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其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禮度** 南史謝瀹傳。瀹性嚴正。止舉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北史李粟傳。粟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道武前。舒放倨傲。不自祗肅。咳唾任情。道武即其宿過誅之。**推華歆識度** 世說新語。王朗每以識度推華

歆。（魏書曰。朗字景興。東海郯人。魏司徒。）歆蜡日。（禮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王肅注喪義曰。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晉博士張亮議曰。蜡者合聚百物索饗之。歲終休老息民也。臘者祭宗廟五祀。傳曰。臘。接也。祭則新故交接也。秦漢已來。臘之明日為初歲。古之遺語也。）嘗集子姪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王隱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累遷司空。而為趙王倫所害。）**氣合天度** 容齋四筆。張天覺在荊南。與章子厚之子致平一帖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早晚食一升麵。五兩肉。八兩魚。酒佐之。以此為常。亦不服煖藥。唯以呼吸氣。晝夜合天度而已。（詳張字）**二妃巢度** 宋薛季宣浪語集。沅湘　望蒼梧兮。將重華之云邈。睨九疑之不可辨兮。又邈然其煙霧。殺竹枝而求淚斑兮。愍二妃之巢度。哀靈修之逕無期兮。操含蘊將安寓。**態度** 元牟巘陵陽集。題俞子清侍郎畫樅篁老木。榮悴各有態度。蓋其退老寺跌宕筆墨間故也。**仰觀璇度** 宋王與鈞藍縷集。賀曹僉書啓。仰觀璇度。俯協人謀。豈惟陪議論於廟堂。抑亦調陰

陽於天地。**玉墀春度** 王與鈞藍縷集。慶皇太后壽表。玉墀春度。謹慶典於龍樓。金鑰旅閣。播湛恩於象闕。**笑度** 唐溫飛卿詩。齊宮粉香隨笑度。**砂度** 唐李咸用詩大雪歌。玉圃花飄朵不勻。銀河風急驚砂度。**落度** 海錄碎事。揚儀怨憤語費禕曰。往者丞相亡歿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幾落奴度** 齊書。王敬則位司空。時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帝問之。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胡子洛度** 晉書佛圖澄傳。石宣將殺石韜。宣先到寺。與澄同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曰。解鈴音云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為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落度乎。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公血臭。相視耳。其後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善計度**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恂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特為遣奏使。以其物數難辨。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使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調度** 東漢會要。大司農遣郡。諸官請調度者。皆

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威帝延熹九年。詔歲比不登。其令大司農今歲調度遣求及前年所調未畢者勿收。並紀 漢書楊惲傳。惲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一歲之調度也。師古曰。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吏不取於郎也。

用度不足（吳冀常談。漢元永光三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用度不支（唐鄶郭承嘏。文宗江淮旱。用度不支。詔宰相分領度支戶部。承嘏言宰相調和陰陽。安黎庶。若使閱視簿書按帑帛。非所宜。帝嘉納。）

節省用度（仁皇訓典。寶元二年五月。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曰。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於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數。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俾有水旱寇攘之至。而無所憂。家受命十載。可謂治平矣。節用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定。而兵備不省。繇役雖簡。而農務不獨。外厚聘幣。內封廩假。自虛餘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謂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為東南數十郡爾。故田稅不足。重以權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

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為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農力。民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足取其三年賞給。出自內府。況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師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益數載。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以來主於景祐。凡所用度。靡有纖細。校其所入所出之數。約以祖宗舊制。其有不急者罷省之。詔以樞密直學士張若谷。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右司諫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省減以聞。）

比較用度（仁皇訓典。仁宗詔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聞。）

不見叔度（東漢書黃憲傳。憲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測矣。）

美黃叔度（文中子說壬篇。或問黃叔度。子曰。真古之德行者。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今黃叔度（新唐書劉迺傳。迺字捷卿。屋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迺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景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

民歌廉叔度（東漢書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絝。作則設矣。）

不見崔弘度（北史列傳。博陵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時有屈突蓋為武侯車騎。俱嚴刻。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灸三年艾。不逢屈突蓋。）

喜得蒯異度（東漢書魏蒯。字異度。深中智魁傑。有雄姿。佐劉表平定境內。曹公平荊州。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蒯異度。）

獨步王文度（晉書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吾愧王文度（晉書韓伯。字康伯。清和有思致。留心文藝。其舅殷浩

曰。康伯能自標置。居然有出群之器。隸川庾龢常稱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以狗比文度（齊書卞彬。仕不遂。作蝦蟆蚕蝨等賦。大有指斥。為禽獸決曰。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屠。其羊謂呂文顯。猪謂朱隆之。鵝濤敞。狗謂呂文度。險論如此哉。）

戲言殺顯度（宋書恩倖傳。恩倖奚顯度。孝武使主領人功。苛虐無道。人不堪命。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杖壓額。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曰。勿反顧。付奚度。皓暴如此。前廢帝嘗戲言。顯度刻虐。比當除之。左右因唱曰。爾即宣旨殺焉。人比之孫皓殺岑昏。）

臨風想玄度（後魏書。後魏裴伯茂為中書侍郎。末年劇飲傷性。年三十九卒。文人李騫十許人於墓傍置酒哀哭。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賦詩一篇。魏收亦與之友。特在晉陽。寄以示之。收詩曰。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特以伯茂性侮慢。故詩頗得事實。）

思玄度（續澄懷錄。劉尹云。清風明月。輙思玄度。許詢也。齊本紀。始安貞王道生之子。小字玄度。）

人自棄伯度（後魏書游雅。字伯度。小名

黃頭廣平人。好自矜誕。高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人。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己賤人。皆此類也。

結客刺裴度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二年五月壬寅。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爲稹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爲左僕射。稹爲同州刺史。

朕之裴度宋史慶曆中。貝州兵士王則叛。明鎬帥久無功。參政司文彥博請行。上欣然委之。凱旋。除平章事。及見。上勞之曰。朕之裴度也。

虛度曾文賓雜說好時節論追。好家緣常炒鬧。花特多病。貧家節日。好廳館不作會。家富不解使用。閣官美姊。貧家花樹。

初度楚屈原離騷稱生日曰初度。皇覽揆予于初度兮。肇錫予以嘉名。國朝徐一夔始豐藁答皇甫知州慶初度儷語。勝言初度已越稀年。古稀白首之嗟。乃得華牋之贈。拭目快覩。粲然瓊琚玉佩之辭。又已熟思。愧甚道德文章之貴。謹特壓於祝

嘏。予敢僥於達尊。伏念一夔。幸生于今。竊慕乎古。學不知進。行不加修。嗟流年之易度。力則有限。志則有餘。追前人而逾遠。求支己數十載。遇知不四三人。自視朽材。非斯道隆汙之寄。乃煩矩筆。述平生出處之詳。必鍾期乃賞流水之音。惟揚意肯薦大人之賦。恭惟前景州知州彥昭先生。天姿近道。器識邁倫。惟務修藏。不尚表襮。擇交而處。其分類郭林宗。辭官而歸其故異陶靖節。偉矣瞽繆之彥。卓然甫挍之英。詩得正音。允稱大家之作。文推爾雅。深知天下之言。惟所造之域既高。故所趍之塗愈異。式相好矣。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受言藏之。千金非恩。一語乃德。矩意垂老之歲。始獲知己之交。致一辦於南豐。甚愧推崇之盛。意輯五福於洪範。願如觜望之至情。欣懌增加。敬宣罔既。北澗禪師集初度詩　菖溪初度思親。滂滴盡衣前不及泉。借使無言還自壽。便教有法與誰傳。五噫各自爭爲崇。百巧還他弗解禪。爲望季秋幾望月。幾迴照我未生前。　老母元宵初度是日立春詩　冰鑑呵雲薄。金蓮照夜遙。天飛催臘盡。雪擁待春消。瞽已冰垂柱。山猶玉墜腰。未知初度酒。幾度酌元宵。　次韻吳主簿初度供佛詩　未恒響朝陽。草棲枳棘傍。剛柔非吐茹。衰弱倚清強。避酒來蕭寺。思親拜渭陽。平生書猾法。借俗細平章。牟巘陵陽集（希年初度答友王希魯病中）遠訪。夙誼甚厚。既以十詩。實用淵明秋菊東籬語。五章云。每歲思親不待筆。艱哉衰殘履時憊。蓋深知于心者。讀之凄然。輙甫和韻。行年似昝期頤鬢日夜改。此身尚我累。掾果時自來。古人歌既醉。其中有五福。如何憔悴者。憑飢但餐菊。有酒巾可漉。無酒擡自空。但懷傳雲叟。相望各西東。　九日把壽酒。時節無差池。我生秋已老。菊荒而崩離。　扁舟過寂寞。十詩繼騷雅。定是王弘孫。猶記南山下。　淵明六十三。我已多數秋。未死亦偶然。神仙殊繆悠。　平生遇初度。何曾具盤筵。感君知我意。老淚更潸然。　人生百年內。榮華僅少選。何似鷄黍約。歲晚長相見。　堪憐武昌柳。搖落向江潭。虛名竟何益。斗北與箕南。　淵明詠三士。講學馬隊間。斯道幸不廢。名高姚廬山。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初度。請萬仙化奉香火歸邑之明日。有馴鹿自中徑入縣庭。士交異其事。賦詩相慶。用張權父韻。　聞風觴九甌。膾鮓薦玉醨。宿命憶往劫。隱訣聞至人。失脚五濁海。未泯一念仁。就盈紀良月。揆度逢佳辰。深恩感頗後。辦香謁仙真。同來山中叟。得非我同倫。岳象千仞雪。澗草四時春。推嗜自幽閑。胡爲此逡巡。憐我久埃壒。爲記三生因。野性欣得友。不待呼孔賓。鼓瑟趣升歌。明當下瀛海。嘉燕蜀居等。努力語去陳。實固置予慕。顧交惟捭捶。方寸有玄感。清都寧隔塵。（長韓韓）

杷。朱仙之二童子也。繩翁初度　男兒十六已非孩。心地遠雲漸剝開。雖復詞章當藻繪。要從德性植根荄。謙和孝友能無愧。富貴功名付儻來。但願特平早還蜀。田間伴我斸蒿萊。陳夢庚竹溪集初度客中有感　越嶲長吟有所思。生空照社老空癡。一千餘人技文筆。三十六灣深墨池。人物要當天地意。溪山不欠晉唐詩。淵明子美成何事。牢落生涯寄酒卮。節齋吟藁初度謾成　揆予初度又今時。老桂吹香滿翠微。回首六千餘里外。驚心四十九年非。閒尋舊藁黏吟卷。怕損團花理戰衣。一飯君恩何以報。躍鞍按堵馬秋肥。何蠖菴集病中初度詩　我生之辰。日麗于亢。羲和鞭轡不停馭。不肯照我明且昌。月爲太陰精。乃獨宿于箕。箕星哆侈小人象。況又好風無已時。遂令小人生百怪。搖牙弄舌皆爾爲。只今熒惑從何來。令我抱病與時乖。昏昏伏枕忘旦暮。不覺初度今朝催。我欲挾我歲星端且莠。啓明長庚導前軌。行天之衢坦坦耳。早晚追隨龍駕起。六龍御空天下煒。雖有小人在萬里。元張翥蛻菴集初度日　八十一翁烏角巾。尊前才放自由身。病須善藥休離手。衰借嘉醪可養神。誰謂仲連爲俠士。或傳方朔是仙人。行窩小築西洋墅。種杏栽桃作好春。　癸酉初度真率會分韻　杏花風煖破春陰。一笑幽齋喜盍簪。人事萬端相聚少。酒杯百罰不

辭凞生辰值月方躔斗。故國觀星正在參。多謝諸君爲我壽。滿腔佳句獻南金。 乙亥初度歲仍改至元 此生重見至元年。白髮蒼蒼已滿顛。仕愧買臣無印綬。歸思靖節有園田。策挑渚雪冰蕈滑。柑剥吳霜玉腦圓。終結一菴湖上去。老來閑送佛前錢。 初度日。既升三綺表粟之賜。復升應奉。感愧有作 告歸擬卜野人居。召起容紬石室書。紋綺新傳尚方賜。黃麻重升翰林除。百年報主心難盡。三釜懷親淚有餘。秪愧無才仍老拙。滿頭華髮不勝梳。吳舜舉吾吾類藁。業伯升初度詩 樹陰蔥蒨翠如圍。風觸不惡暑氣微。折桂家誇門地舊。樹護今見李應稀。青雲路近駛珠發。白藕花開照綠衣。何用區區祝眉壽。才衡有穎莫相違。 虞少尹初度詩 齋枕風薰暑氣清。郎星高並壽星明。才猷邁世爭先覩。冰蘖傳家舊有聲。總羡花封依鳳淸。共看雲路快鵬程。鼓勤不得宣衆曲。願祝修齡比廣成。丈人初度詩 風引荷香露氣清。北堂懽動綵衣明。杯傳芳醑影霞瀲。坐繞新糕白雪輕。花吐蜻護當小檻。粉含修竹傍前楹。接頭更有長生籙。清隱書傳筆意精。 初度慶章（爲丈人作） 華屋春濃氣鬱葱。曙光銀燭曉然紅。清歌鞋帶瑤臺雪。仙醴香浮綺席風。照坐彤霞初綵緲。滿川花雨正濛濛。知君已授長生訣。金狄摩挲笑語中。 揭曼碩集濟州初度詩 辭家日計違初度。逢日值風在帝京。曉起慈親望天北。行人初泊濟州城。陳小廉詩桃源初度 晴入有天趣。短棹乘月明。天游渺江海。解后桃源清。溪花發幽鳥。幾度春草生。永懷山木老。遠興雲鴻鳴。何年效龜鶴。共適林野情。銅駝會相見。世上浮雲輕。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二月十三日初度一首 知非吾已晚。白首尚他鄉。不入廣文館。寧要太守車。覓憂應有物。却老信無方。謾憶兒童歲。班衣父母傍。宋玄僖脩徭後稾十二月二十九日。承乏攖寧先生章惟善與鄉中諸親友以余初度之辰。致禮見過。因賦詩一首奉謝 老去歡娛後幾人。歲寒山郭對黃塵。艱難人事都非舊。貧賤交情倍覺真。除夜敢因初度飲。同心故向暮年親。城南行共千花笑。已有江梅著早春。 高季迪缶鳴集己酉初度詩 風雨空齋誦蓼莪。今年初度客中過。人生七十尋常壽。未過應憐一半多。

薦度

釋氏稽古畧唐貞觀二年三月。帝追念初平天下誅戮人多。乃以御服施諸寺僧。識薦度。詔曰。自隋末創義。志存拯溺。北征東伐。凡所傷殪。難可勝紀。手所誅翦。將近一千。仍以如來聖教。欲尚仁慈。禁戒之科。殺害爲重。爰命有司。京城諸寺。爲建齋行道七日七夜。竭誠禮懺。所有衣服器用禮捨。冀三途之難。因斯解脫。萬劫之苦。藉此弘濟。宋真西山集普度青詞遺民何辜。横罹鄰寇之殃。舊郡重臨。思拯冥塗之苦。用伸追拔。各冀超昇。歲在丑寅之間。盜作汀漳之境。不平歲久。既武備之弗修。醜類日蕃。致妖氛之浸廣。惟恃德化。以及永春。遂連竊發之區。旋被侵陵之禍。兵戎歷練。誰知禦賊之方。官吏捐先。自作全軀之計。委群氓於鋒鏑之下。舉二邑爲煨燼之餘。遊魂蕩於太空。枯骨暴于曠野。漫風急雨。諒多號嗷之悲。厚地重泉。更抱幽沈之歎。念此淪亡之衆。皆嘗撫字之人。豈憫惻之亡情。幸歸依之有路。爰修崇於黃籙。敢籲告於紫皇。凡厥同特。暨于諸郡。有隷名於黑簿。悉度命於朱陵。北都鬼群。無復久淹之繫。西方淨土。舉爲極樂之游。唐仲文說齋集上元普度青詞 苦魂業積。沈九夜以難開。正歲月盈。在三元而最重。凡抱孝慈之念。舉懷濟度之恩。敢集衆緣。上干洪造。伏念臣等。生同所欲。人各有親。悵逝者之莫追。慮冥途之未脫。方奉此以唱其始。咸信道而薦其誠。即是良宵。宣茲祕笈。符頒白簡。悉斷有罪之流。橋涉朱宮。普被無邊之衆。伏祈睿鑒。俯順輿情。孫覿鴻慶居士集普度黃籙青詞 伏以。道大弘濟物之功。人窮籲天之禱。自中原稔夷狄之禍。而一方罹蛇豕之妖。焰火熾然。彌滿萬里。胡塵澒洞。連絡百蠻。慟哭千室。肝腦塗地。積骸蔽野。釁血流川。走燐宵明。遊魂晝哭。風雨暴露。靡一抔之覆。春秋冀餽。無半簋之奠。念衆生積劫嬰纍之深。丁一時大盜猖兵之衆。貲財留戀。骨肉牽聯。淪溺愛河。備嘗諸苦。濛懂鬼國。無有出期。是用仰紫極之真游。集黃冠之勝侶。琅函藥笈。藏室弘闡。絳節朱霄。靈旂來下。庶俾多罪。拔出三塗。全飯玉漿。有求皆至。尻輿神馬。無往不通。破昏衢而永離九地之幽。乘遊遨海而共集諸天之上。元陸厚幼壯俚語七月中元普度閔世英拔詞 具位姓（某）情旨得竊人倫。幸全家務實。拜上天之祐。敢忘今世之修。伏覩近歲以來。特深疫毒。人衆死亡。欲施己有之私資。仰冀道心而普度。願垂慈憫。得遂懇祈。擬於七月十五日中元令節之辰。恭就家庭。修建靈寶普度寶齋一晝夜。 普度詞 大德好生。然運慈悲之化。至誠有感。諒垂濟度之仁。俯竭丹忱。仰干洪造。伏念（生世共）得竊人倫。安愧有立山之過。幸全家務。深愍無毫髮之功。敢將蠢爾之小心。仰告昭然之上帝。伏希憐憫。特賜證明。近歲以來。疫毒流行於遠邇。中元茲屆。大齋思濟於沈淪。願施己利以崇修。泰命道流而普度。清蓮宇。祕建蘭場。伏愿天帝垂恩。地官赦罪。符頒北府。有靈有識。總升遷。魄煉南宮。無量無邊。俱受度。回資善利。惠及寃門。

二鬼乞度

燈下閒談桂州延陵寺僧延遇。先負神錢爲虎。特常依二鬼。後限滿。遇一僧。脫其虎。特二鬼相

隨。二鬼稽首白云。亦願乞度脫。僧乃授以三皈五戒而後。（詳鬼字）

印度（西域記。天竺之稱。舊云身篤。或曰賢豆。從今正音。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由是義。故謂之印度。詳國字）

具度（大悲心呪行法云。大梵觀於上根。聞境得悟。乃爲中下。請餘九衆。故云相貌。理境如車體。相貌如具度。）

信度（翻譯名義云。信度。舊云辛頭。此云驗河。詳見水字。）

智度（翻譯名義。智度。羅什曰。窮智之源。故稱度。梵音中有毋義。）

拙度（法華玄義。三藏四門。紆迴隘陋。名爲拙度。通教四門。是摩訶衍。寬直巧度。詳化字）

没栗度（翻譯名義云。没栗度。此云奧物。柔曰奧。）

福熟自度

經律異相云。昔有五百婆羅門。常求佛。便欲誹謗之。自共議言。當使耆兒設生請佛及衆僧。佛必受請。讚嘆耆兒。吾等便前而共議之。佛即受請。告耆兒言。果熟自墮。福熟自度。

悟了自度（六祖壇經云。祖因五祖忍禪師送至九江驛邊上船。能即把艣。五祖云。合是吾度汝。能云。迷時師度。悟了自度。詳經壇）

投籌待度（唐書晉岸傳。云執器聽瞿沙之說。投籌待趣多之度。）

善權化度（佛祖統紀。玄光法師。稟受勤行。儀證法華三昧。南岳謂之曰。汝還鄉國。當以善權而行化度。詳僧字本傳。）

試經得度（佛祖統紀。宋仁宗景祐初。詔試天下童行誦法華經。中選者得度。命参政宋綬。夏竦。同監試。有童行誦經不過。問習業幾年。對曰。十年矣。二公笑且閔之。約歸各取經誦。綬十日。竦七日不遺一字。是歲天下僧三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八人。尼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人。）

小兒得度（僧祇律。阿難有一知識。合門疫死。唯有一小兒。阿難白佛。此小兒得度否。佛言。汝作何心度。荅慈愍心。佛言得度。）

狗子得度（度狗子經。昔有一國穀米湧貴。人民飢餓。沙門分衛。欲出城門。逢獵者兒抱一狗子。持歸欲殺。沙門求救不聽。沙門舉飯飼狗。以手摩抆。呪願狗子得食。善心生焉。人將還家。耆殺食之。即生大長者家。後值沙門出家成道。）

八犍度（翻譯名義云。一業二使。三智四定。五根六大。七見八雜。正音婆犍圖。此云法。詳聚字。）

竺僧度

高僧傳。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神情夷拔。卓爾異人。專精佛法。披味群經。著毘曇指歸行于世。（詳義解僧。）

曇度

高僧傳。曇度。姓蔡。江陵人。神情敏悟。鑒徹過人。游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從僧淵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詳義解僧。）

法度（高僧傳。法度黃龍人。少出家。游學北土。備綜衆經。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稱數。詳義解僧。）

淨度（高僧傳。淨度。吳興餘杭人。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後忽告弟子云。辦香湯洗浴。說法誡。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蕭鼓異香。自空而至。詳習禪僧。）

明度（高僧傳。明度。未知何許人。經論涉學。三業恪勤。誦金剛般若。貞觀末。鴿巢于櫨孔。二鴿度以餘粥哺之。呪曰。乘我經力。毛羽遠成。詳讀誦僧。）

僧度

高僧傳。僧度。不知何人。周趙王在益州。有郫人與王厚。欲反。時度戴靴一隻。從城西遣糞而走。又反者將紙筆請度定吉凶。便作州度兩字。時趙王令精兵三千騎。斬郫兵千餘焉。京觀方驗度戴皮揩。度郫聲同。所言州度。反即斫頭。後聞於王。遣人四追。遂失所在。（詳感通僧。）

古度（文選左太冲吳都賦。平仲君遷。松梓古度。注。古度樹也。不花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煑食也。廣州有之。）

隔穀度（衡陽志。谷雨穫。霜降熟。衡州土產禾品。）

縣度（西漢博聞）

西域烏秅國六十六上。　西域罽賓國。　烏秅國。其西有縣度山。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八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成帝時。罽賓國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欽說大將軍王鳳曰。令縣度之阸。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坂。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其鄉纍不足以安西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慢。終不可懷服也。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羅泌路史詳因提紀。予嘗言之。陷河懸度之說。乎西北天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注。自罽賓西行。歷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之坂。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鹽道。經三十里。又經烏秅四百里。石懸度山。呂凡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蔥嶺西南。今蔥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雪山者。道有毒龍。犯之飄颺飛礫。遇者少全。

平度（西漢書地理志。平度。注曰。莽曰利廣。）

馬度（隋書地理志。載馬度縣。今無。）

節度（高承事事物紀）

原。後漢公孫瓚詩。烏桓詔令受劉虞節度。唐室名使。蓋取此義。唐制。緣邊戎寇之地。則加以旌節。謂之節度使。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

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官名。資治通鑑。景雲元年。以幽州鎮守經畧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之名自訥始。唐會要。景雲二年四月。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唐書兵志。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安祿山反。天子兵弱不能拒。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史思明父子繼起。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節度師。久之盗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四年春正月丙午。以鄫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安撫河東關内隴右諸蕃大使。以安北大都護張知運為之副。陝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安撫河西四鎮諸蕃大使。以安西都護郭虔瓘為之副。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唐書方鎮表。開元二十二年。朔方節度始兼處置使。　又天寶五年。詔加節度使郭子儀李光弼並本官同平章事。有使相自此始也。能改齋漫録。予按吳志。諸葛恪傳。孫權欲試以事。令恪守節度。節度掌軍糧。裴注引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與陸遜書曰。家兄年老而恪性踈。今使典主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以此見漢有節度之意而無其官。唐有其官而在孫權之後也。事類合璧。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乃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嗣忠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文臣為將怯。不若用寒族胡人。始用胡人矣。　宋節度使並兼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史為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故事節度使不帶使相。位在卿監下。至乾德五年。升節度使王班在龍墀内金吾將軍上。太平興國二年。以節度使向拱張永德並授左衛上將軍。張美左驍衛上將軍。皆罷節度。四朝會要。節度使無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初除鎖院降麻。禮尤異焉。春明退朝録。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止有舍人院作制。揚文公外制集載滿羅支廝鐸督朔方軍節度使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後方下。然不鎖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鎖院告廷矣。祖宗以待宗室近屬。外戚國壻。年勞久次。若外任除殿帥。始授此官。亦止一員。武有功勲顯著。任帥守於外。及前宰執拜者。不輕授。政和以後。宦官衆節鉞者蓋八員。戚里以濫恩破格横遷者亦時有之。政和二年。詔節度使以下。更不帶持節字。只稱某軍節度使。舊制每除必曰使持節某州某軍事。某州刺史充某州節度。某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政和中。詔正任節度觀察留後防禦使團練使刺史六階。不帶持節。五年。又詔内侍官非緣制禮樂及開拓一路。不除節鉞。四朝志。節度使旌節。門旗二。龍虎旌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凡八物。旗以紅繒為之。上為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節以金銅葉為之。盤加紅絲為龍旄。麾槍亦施木盤。豹尾畫豹文。以髹漆為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繒。節及麾槍則綢以碧油。故謂之碧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别為堂。號節堂。每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也。元王惲玉堂嘉話。唐制採訪節度官屬自判官已下。得自辟舉。未報則稱攝。已命則同正。如杜甫則嚴武所辟。韓愈則董晉所辟。唐白居易長慶集。除薛平鄭滑節度制　　武牢以東。至于白馬。形勝之地。水陸之會。宜擇文武兼備者以為守臣者。　右衛將軍薛平。自司禁旅。為我爪牙。訓整警巡。能宣其力。嘗使于絶國。可謂有勞。嘗牧于大郡。亦聞有政。况忠厚為質。通明為用。秉吏道之刀尺。襲將門之弓裘。可以為三軍之帥。可以理千乘之賦。俾攄才於北落。往節制於東方。爾宜式遏四封。輯寧百衆。明簡稽以實軍旅。信賞罰以勸吏人。勉率乃職。無忝厥命。仍以冬卿副楷兼而寵之。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除田興工部尚書魏博節度制

　馭下安人。其道不一。或序能以次用。或周効以技才。所命雖殊。同歸其理。某職某官田興。特屬本軍初喪。戎帥亂政。或恐群心不寧。而興列在偏裨。奮其義勇。謀成必中。事至能斷。智略所及。指麾所加。一軍獲安。百衆悦附。遂獻章疏。恭俟制令。有節有禮。朕用嘉之。夫以將材如彼。軍情若此。尤膺不次之舉。可責非常之功。是用寵之冬卿。擢為大將。仍以印綬就拜軍中。行乎敬之哉。無墮乃力。可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魏博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除袁滋襄陽節度制　　漢以二千石之良者。入為公卿。周以六官之賢者。出兼侯伯。内外之任。所命則殊。至於治軍國。寵忠賢。其致一也。戶部尚書袁滋。奉上甚勤。臨下甚簡。安人附衆。尤是所長。須資其能。撫鎮東郡。哈其科等。綏其征徭。政不滋彰。人用休息。在部七載。績成課高。璽書徵還。益聞遺愛。老幼遮道。事降古人。朕方勤郵瘼民。褒奬循吏。累月再命。其有旨哉。舉鄭滑之政也。故旌武公之美。寵以司徒。憂襄漢之人也。故仗叔子之才。委茲征鎮。類能而使。其在此乎。勉揚厥聲。無替前効。可某官山南東道節度等使。柳宗元集。代裴中丞賀分淄青為三道節度表。衆行

旦。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分淄青諸州爲三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等使者。（元和十四年。分李師道所管十二州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蚍豕之穴。忽爲樂郊。氛沴之餘。盡成和氣。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開寶曆。後昇平之土宇。拔祅孽之根源。自西自東。不違於指顧。我疆我理。咸得其區分。山川備臨制之形。道塗適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賜侯以寧。（左傳僖公十四年。齊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注。履所踐履之界。）異青兗之封。爰從古制。解曹衛之地。實契雅謀。（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分曹衛之田。）車甲永藏。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壽之期。農事載登於鎒。（鎒九豆切。淸本作耨。音如。建如治谷具也。又作耨。）儒風重興於俎豆。足使季札觀魯。吏陳南籥之儀。（左傳襄公三十九年。吳季札請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山甫徂齊。後正東方之賦。（烝民詩。）臣總戎遠地。不獲陪賀闕庭。（云云。）文苑英華。崔元翰河東副元帥馬司徒請罷節度表。

臣燧言。臣聞享其名者必有其實。受其賞者必有其功。臣以往年奉詔東征。田悅尋又伏。奉恩命加臣魏博節度使。方將收其土地。撫彼黎人。致天誅以伸威。布王澤而施恩。不得不舍其任。何事而亂其後。摧敗雖多。翦滅未即。（賴表作則。）其賊偷延數刻。獨保孤城。田悅以潰亂殞身。由緒以窘追歸款。聖恩優加。弘貸悉復舊封。以臣有轄制之所係。縲綏懷之所降附。人徒之衆。將吏之多。特勑別置保寧軍節度。仍以臣兼充其使。臣又方以勞來爲事。責且慰安其心。尋屬西討河中。內清關輔。事殷任重。勞力焦神。正在憂虞。未遑辭讓。今臣舉軍還鎮。解甲息師。況當歉歲。未康疲人。方（賴表作重）周。若後虛兼二使。別剏兩軍。職任既繁。祿廩愈（一作逾）倍。且臣非有牧郡邑壁壘之實。不宜復加名位。非有保城池封畧之所。不宜別開軍府。而乃妄爲繁謬。積恩榮。在私心懷苟得之羞。於國典爲虛授之失。伏乞罷保寧軍節度。俾臣此使。以保寧軍兵馬。隸屬河東節度。則聖朝有省約之利。愚臣減盈滿之憂。且臣尊爵大官。窮榮極寵。何待加茲一職。乃爲被以鴻私。今保寧河東軍兵馬。久同征行。以相和協。有同一體。不少異名。頗亦便安。伏乞裁擇。無任悃款之至。

第二表

臣某言。爲臣之道。臣實聞之。有難則受命而不敢辭。事君無苟免之責。已安則避而不敢處寵。己無昧進之譏。況福過忌於滿盈。任重憂於顛覆。臣之所懼。孰以（類表作不）爲宜。臣少無材能。進非經術。因遭屯難。遂効驅馳。陛下每錄微功。累加高秩。皆緣恩澤。備盡寵光。名列台司。位兼宰府。總戎巨鎮。（類表作防。）居守舊都。比又以東討魏州。招降頗衆。伏奉恩命。别以爲保寧軍節度。又以臣兼充其使。望以四征群冦總帥。俾臣河東保寧奉誠等軍節度。并管內諸道兵馬副元帥。臣亦欲懷來款附。就一舊號。以此因循。不即辭避。今者冦戎翦拂。區宇混同。方將撫綏。無事征伐。則臣不宜復居副元帥之任。保寧軍將士。與河東將士。久同居處。並已和寧。不必別爲節度。伏請停此二使。許臣但以河東節度使鎮守北藩。猶有尊官。又兼寵祿。已爲厚甚。不可復加。雖尚偷榮。近於量力。豈將飾讓於外。實惟陳請於中。伏乞聖慈。俯垂照鑒。臣無任懇款屏營之至。

唐張九齡曲江集勑河西節度牛仙客書

勑仙客。邊事煩總。苦已勞神。若不纖悉。安得條理。頃聞訓練士馬。蓄積軍儲。資用有餘。動不無備。是卿忠烈。更勤經畧。事事如此。朕復何憂。塵言之間。想皆得所。卿近有奏請。並已除分。夏末甚熱。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仙客

戎狄無義。貪欵不若。但當以兵威取此。豈可人道論之。突騎施頃者通和。朕每撫之如子。行李來往。不隔歲時。賜與優饒。非直君長。而乃窺我邊隙。圖陷庭川。闕俟斤所見誅。天下孰云不當。不思已過。仍敢我讎。率其犬羊。犯我城堡。是其送死之日。可謂天亡之時。若不因其自來。乘危決策。一失此便。後悔何追。宜容令安西徵蕃漢兵一萬人。仍使人星夜倍道。與大食計會。取葉護勃達等路入碎。令王斛斯自領精騎。取其家中河西節度內發蕃漢二萬人。取瓜州北高同伊保路西入。仍委卿簡擇驍押統率。仍先與西庭等計會。尅日齊入。此已勑朔方軍受降城。定遠城。及靈州兼取大家子弟。并豐安新泉等軍。共徵一萬人。於瓜州北庭招託。就中簡擇驍健五千人。先入。直赴北庭。從瓜州宜給一月熟粮。若至北庭。粮貯可支五年已上。凡此諸道徵發。並限十二月上旬齊集西庭等州。一時討襲。時不可失。兵貴從權。擒虜滅胡。必在此舉。卿可火急支計。無失便宜。今發使內侍使程元宗。催遣兵馬。一一口具。秋氣漸冷。卿及將士百姓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劍南節度副大使兼採訪使益州長史攝御史中丞王昱書

蠻夷相攻。中國大利。自古如此。卿所知之。然吐蕃請和。近與結約。群蠻翻附。彼將有詞。卿可審籌其宜。就中處置。使蠻落不失望。吐蕃又無賦詞。柔遠懷來。在卿良算。所請入奏。豈故欲遣屬。諸蠻初降。正有遣專馳傳以入。不日遄歸。來去不遠。殆爲勞力。卿當此重寄。每竭公忠。言念遠情。當亦想見。義非獲已。來歲何遲。冬初薄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昱書

近得卿表。知蒙歸義等効命出力。自討西蠻。便持兩端。宜其殘破。苟非生事。定是輸忠。亦卿等指麾更張遠畧。諸部所精。朝貢及蒙歸義等立功。並委卿詳。若合行賞。豈在不

來時向奚蒸路且修阻郵傳之弊公私可知亦云重勞非是有情想卿臨事思其所宜緣蠻落初寧當須計議若欲入奏亦任覺來春杌極膛卿比如宜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趙堪至知卿到平盧所苦又損聞知効忠近於自己轝疾而行福善果於惟天勿藥斯喜信知神道響應人心又聞帶甲數萬出塞千里皆得無恙自示有征而遺噍震慴俊來款附此等翻覆常涉嫌疑今者虜之於何取信在卿臨事未易盡言諸部初降正宜規畧所請入奏或非其時卿且鎮新來之心更候未臣之虜須其底定乃可來朝至於邊宜一委裁決入與不入計亦何殊觀卿竭誠當所想見然則志其大者何用小慈比者王事邊功十有七八覽卿所奏不苟圖功憂國安邊如卿良等每事如此朕復何憂冬中嚴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令令趙惠琮往一一口具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張守珪書 勑張守珪安祿山兩蕃自昔輔車相依奚既破傷始無遺噍契丹孤弱何能自全復聞突厥徵求欲有逃避傳者縱其未實此虜終已合然藉卿運籌徐以計取況祿山義勇武用絶人謀帥得賢禪將後尒以討殘蕃勢若摧枯仗順而行何敵之有今者又云遇賊略有芟夷乘其數窮日向殲盡其灼然有功效者可具以狀聞會取實勞以當優賞趙堪

云卿見部勒欲以師行兵貴從權以特經畧在卿臨事一以委之効命輸忠成名立事居今慕古千載一時衛霍之儔獨何人也邊事煩擾無乃爲勞冬初薄寒卿及祿山并諸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張守珪等契丹小蕃比不量力負險恃遠背德事息及其勢窮將欲禍發亦又知變即能改途嘗與卿籌之果如所料然則彼其主將皆有良圖既能去其番亡有能成其大順今而歸我即是我人各應以禮綏之勿更計其前過且古人之善處誠在懷來使如歸比邪忘亡若衛使委藩扞永爲守禦此度成功是卿等知力窮冬慘烈絶徼蕭條各有戈甲之勤非無蜂蠆之慮奮茲武勇張我國威不顧懃勞竟無永逸言念艱苦深用嗟稱殉義輸忠實在此耳彼番酋長應合來朝亦以委卿臨事發遣諸部初附想各安存節級撫之仍宣示朕意也冬末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得如宜趙堪還遣書指不多及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兼御史中丞張守珪書 漁陽平盧東北鎮重匈奴斷臂山戎扼喉節制之權莫不在此朕所以推仗才識誠思遠圖既膺此寄當成本志今奚賊殘破固不足言契丹餘孽猶且爲梗將遂掃蕩懸賞須明至如寇抄之來邊境常事苟非大敵不勞我師頃者偏小邀功或亦附益其事

言而不賞示信何歸賞而有虛叙功何勸適使貪者小利之華不思剪滅大舉之策則深謀重賞更待何人而韋彝成功當在卿耳庶有賊非大下因有擒獲灼然殊效者可量事奏聞其餘微勞並任軍中賞賜冀能自勉令有後圖若信其苟爲終無成事而綱紀不立莫狀笑人以卿之明固在目擊也秋氣已冷卿及將吏以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張守珪書 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幽州長史兼御史大夫張守珪比虜猖狂勞師遠襲朕已成料知其破傷得卿上言果如前策然契丹恃我其心不貳以逸待勞取之必也既有剋捷當更防之困獸猶鬭窮寇勿迫夜敗之餘其氣不振乘此不取後悔難追熟料萬全然可邀擊蕃漢相雜使其莫辨此亦使不可失時不再來臨事指麾在卿審斷也事今若此得算已多勿復忽忽致難於末路卿比疢疾今復何似宜善將療不得自勤秋涼卿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趙堪至一一具之以國家之威武取叛亡之殘孽太山壓卵豈其難哉頃者祿卿入朝節制雙闕二虜乘隙相繼叛亡裨將無謀輕兵遣襲遂有輸失挫我銳氣此故猶細彼禍更卿可秣馬訓兵候時而動草衰木落其則不遠近者所徵萬人不日即令進發大集之後諸道齊驅蕞爾凶徒何足殲盡

平盧信息日夕往來數與籌宜首尾相應令彼醜虜飛走無歸事有預圖臨時合變想卿所悉不煩具言所有奏請並已處分訖夏末極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張舉高下叛奚自取殲滅此等惡積天將絶種故連誘其衆叛亡相繼及師徒追躡皆就誅夷一二年間凶黨必盡亦由卿指揮得所動不失宜明於兵權暗合神道故能致此也安祿山楊景暉取雪前恥亦云効命鋒鏑之下各致損傷言念忠誠豈忘收獎已別有處分訖將士陣亡各須弔祭應合贈飾亦以狀聞聚兵饋糧義不可久秋深木落規略是時不有蹔勞何以除患永久爲患將若之何委卿良圖用息邊甲彼軍少馬已勑朔方想卿早知之宜差人受領秋氣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頃者慰撫降虜每事優給而終不知恩惟圖反噬名雖人類實甚豺狼今所叛亡何苦如此近者聞其家累多並爲我所得惟有丁壯挺身走險樹木既闇弓矢亦全以窮寇失家之心乘深林必死之地若冒此輕進豈云料敵安祿山勇而無謀遂至失利衣甲資盜挫我軍威論其輕敵合加重罪然即初聞勇鬭亦有誅獲又寇戎未滅軍令從權故不以一敗棄之將欲收其後効也不行薄責又無所懲宜

且侍舊官。令白衣將領。卿更審量本狀。亦任隨事處之。所有陣亡之人。及戰傷之者。並狀瘞斂療。吊死問生。寇讎之來。豈云獲已。言念於此。良深嗟悼。卿等各秉忠義。式遏方隅。躬冒險艱。寧不知此。無以小失。致奪軍氣。就宜激勵。以保功名。平盧軍備。不能支久。若賊口聚食。費耗更多。早宜處置。使得所也。今將金瘡藥往。至可分療將士。并數令迎問。春來漸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幽州節度副大使張守珪。昨史思明往。已有處分。趙堪適至。委曲知之。安祿山等。雖我兵威。當不審料。致令損失。宜其獻誅。卿既行軍之法。合爾。然此賊初叛。勢尚未合。乘其虛弱。正可追擒。且爲林間山澤。情不存之地。萬一獸駭。致損更多。以此思之。固須且守。伺其有隙。乘便剪除。如此籌宜。應是長策。且戰者凶事。有勝有負。無以邂逅。遂至蒼黃。使我驍雄。小有奔衄。責罪者既其即戮。用命者亦宜異獎。彼之小醜。何足可除。所有奏人。即當處分。平盧以北。動靜須知。得其委曲。隨事防備。委卿在遠。一一必由。但量宜行之。奏來既也。　勅安西節度王斛斯書　勅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使人康趙璧。近至省表。具之。前已勅卿嚴加部勒。近得奏請。皆依處置。卿當此信任。必用盡誠。蕃鎮之虞。且無西顧。頃者劉渙凶悖。遂起姦謀。朕以偏荒。比加隱忍。而惡跡轉露。人神不

容。忠義之徒。使知姦自。近聞伏法。自取誅夷。狂愚至深。亦何足道。卿與彼地近。想備知之。突騎施比來不無窺隙。會須審察。豈竟如何。蕃中人來。未可輕信。但當撫養士卒。而臨事制宜。必先保全。以爲上。夏初已熱。卿及將士已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王斛斯。得卿表。知諸將持要亦有尅捷。是卿指麾。獲此凶醜。蘇祿背德。敢恣寇讎。自覺犬羊之群。我無毫釐之失。聞其狼狽。疲羸溝道。而此剪撲。勢若摧枯。張義之等。雖各行誅。猶恨其少。古之善用兵者。不必在衆。能制敵者。會在出奇。決破之必矣。且如所奏。亦足中威。其將士立功。擒獲有狀。各據實聞奏。當加優賞。頃來諸軍奏請。所患在於不實。將既虛敍。人則妄求。如此相蒙。自然枉法。朕以信示下。以實勸勞。豈於其間。亦容有詭。故委卿在遠。所寄則深。必取誠實。勿令至此。冬初已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王斛斯書。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督護王斛斯及將士等。突騎施凶蕃。侵我西陲。卿等懸軍。遏此狂賊。爰自去夏。以迄于今。攻戰相仍。念甚勤苦。近者聞在撥換。兵少賊多。朕每憂之。屢遣咨嗟。及聞兵勢漸合。將士同心。父子之軍。亦不在衆。犬羊之類。復何能爲。屢有殺獲。固其宜也。卿等各負忠勇。爲國忘身。鋒鏑之間。瘡痍未免。或致物故。深用哀傷。朕仁惠竟致淪

亡。良所悼惜。其有褒贈。以慰營魂。福流子孫。良亦在此。其有頻當矢石。每戰有功。義可成名。勇能抗敵。或能出奇策。以挫凶威。並具狀以聞。將有優授。自餘戰士。盡力邊荒。計其積勞。又在絕遠。至於行賞。豈比尋常。勉樹功名。即有官爵。且北山雪間。虜衆又疲。歸途既難。必有奔亂。張義之將兵若至。河西北庭兵又大集。滅胡之舉。亦在今時。可臨事圖之。無失便也。一勞永逸。豈不在茲。所奏縱賓撅魏蹇等官。及前年第一立功人官。並依所請訖。告身即差使領送。初春尚寒。卿及將士以下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王斛斯書。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等。狂賊經冬犯邊。爲梗。將士守備不釋戈甲。言念勤苦。良深嗟嘆。既負忠義。爲國盡誠。懦夫所難。志士所重。感激增氣。視死如歸。古人之言。今知之矣。又聞此賊尋亦退散。攻圍既解。且得休息。朕雖在九重。心懸萬里。念慮之至。想所知之。近既加兵。惟憂糧貯。諸處屯種。今復何如。逆賊有謀。還應殘暴。必須善守。無令損失。若諸城有糧。兵復足用。忿戾之虜。行應再來。勞衆離心。豈能無隙。乘此一舉。蕩滅有期。宜善撫我人。以得其弊。小捷小獲。何用奏爲。春既極煖。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今賜卿衣一副。至宜領取。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王斛斯。得卿表。并大食東面將軍呼邏散訶密表。具知卿使張

舒羅計會兵馬。迴此雖遠蕃。亦是強國。觀其意理。似存信義。若四月出兵是實。卿彼已合知之。還須量宜。與其相應。使知此者計會不是空言。且突騎施負恩。爲天所棄。訶密若能助國。破此寇讎。錄其遠勞。即合優賞。但未知事實。未可虛行。卿可觀察蕃情。頗有定否。即須隨事慰接。令彼知之。若舒羅等虛有報章。未得要領。豈徒不實。當有所懲。絕域行人。不容易也。今秋此賊形候如何。善須防之。勿使侵軼。時暑。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朕雖居九重。不忘征戍。況狡寇壓境。侵軼是虞。言念勤勞。良所嘆懷。卿等各懷忠義。不憚荒遐。以此彌年。足見誠節。昔歲因有狂賊在後。屢有戰亡。非得表言。對之愴惻。然卿狀但言都數。其中不列姓名。已令勘責。可速以實報。朕當錄其死義。贈以官榮。使異域之功。存亡受賞。近日狂虜形候如何也。秋是時。先須備預。更資一熟。亦復何憂。兼聞吐蕃與此賊計會。是要路斥候。須明。事必預知。動即無患耳。夏既垂熱。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勅王斛斯。吐蕃與我盟約。歃血未乾。已生異心。遠結凶黨。而甘言緩我。欲待合謀。連衡若成。西鎮何有。卿能先覺。有以待之。觀釁而行。適是軍法。且乜苗既能殘暴。軍人亦被拘囚。如李混之所言。不

又何謂。然則此蕃姦計。頗亦陰深。外示存約。內實伺便。事儻不濟。即云無負。卿還須知其變詐。隨事支當。使其退不得以此爲詞。進不得成其凶計。如此設拒。乃爲上策。若事已侵軼。兵見交鋒。即當率勵驍雄。盡敵乃已。秋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王斛斯卿在西鎮。軍務煩勞。皆能用心。處置不失。頃與突騎施攻戰。歷涉三年。計虜生口。所獲過當。懸軍能尔。朕甚嘉之。行官已有賞勞。在卿固合優獎。今授卿重職。兼使領護。且復褒遷。終爲後圖。吐蕃此來。意不徒尔。所有計探前已略言。先覺預防。無能爲也。萬里之外。千軍之宜。一切委卿。勿失權斷。秋後漸冷。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四鎮節度王斛斯書。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及將士已下。萬里懸軍。屬此狂寇。屢有攻戰。能挫凶威。遠聞義勇。孰不增氣。卿等激勵將士。爲國盡誠。決命寇讎。成名當代。奇功壯節。何謝古人。矢石之間。見危致命。良深嗟歎。其忠烈。又聞朱意中箭。今復何似。善須救療。使得不殂。前令具奏陣亡將士欲加褒贈。卿宜識此意。即以實聞。近日與賊交鋒。臨陣救敵。事須優賞。亦即奏來。所云賊等請和。仍尚頓兵北嶺。此虜姦詐。首尾百端。外示求和。內將誘我。卿所防慮。皆中其心。然則蓋嘉運北庭近亦深入。頗有所獲。想彼知之。虜庭乍聞。當合驚駭。若復分兵守境。諸處防虞。烏合之胡。豈堪勞役。必將自潰。勢亦不久。蘇祿儻或覺此。革心請和。亦復量宜以待。聞納仍與嘉運計會。必取良圖。近所加兵。且應支用。臨事制變。豈待言之。今將緋紫袍各二十領。若有殊功。應須速賞。並委卿量事賜之。冬中極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四鎮節度副大使安西副大都護王斛斯。蘇祿忘我大惠。敢作寇讎。屢犯邊城。將肆其惡。雖禽獸是似。而天地不容。卿等義心。固所發憤。朕已勑河西節度使牛仙客。令河西於諸軍州及在近諸軍簡練驍徒五千人。并十八年應替兵募五千四百八十人。即相續發遣。卿可與蓋嘉運計會。取彼道便。隨事進討。使北賊救首救尾。形勢分離。本既烏合。勢則自潰。若以計取。可不戰而擒。若守而不攻。益爲後患。卿彼諸將。皆是舊人。既諳山川。又能料敵。兼與北庭并力。事亦可圖。無爲端然。遂年受弊。所緣邊鎮要切。並委卿臨事籌之。可與蓋嘉運審量。勿爲彼此之計也。所緣募兵行賜。則令所由支遣。已別勑牛仙客訖。四鎮蕃漢健兒。並委卿隨所召募。可得幾許。仍具數奏聞。吏褱襲父可汗。即令往彼招輯。兼與卿計會。並臨事處置。無失所宜。冬中甚寒。卿及將士已下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又勑安西節度王斛斯書。勑王斛斯。累得卿

表。知賊等肆惡。終冬不去。又聞將士與鬭。數有殺傷。諸胡勢離。自此始。朕此遠料。亦以爲然。卿受寄遠方。悉心奉國。撫廻將士。皆得輸誠。萬夫一心。以少擊衆。雖有狂寇。固無遠憂。朕所懸官爵。惟賞忠義。苟能盡節。亦豈忘功。卿可慰勉將士。知朕此意。若有殊功。即具狀以聞。且蘇祿凶徒。本是烏合。今其師老。必有怨嗟。至如骨咄王子來投。已是其效。何國胡不受處分。亦是明徵。其下離心。已至於此。可令間諜。更誘其餘。此賊敗亡。將從內潰。且四鎮絕遠。皆是孤軍。卒欲益兵。頗難救急。近已勑牛仙客。且送五千人。其餘驍勇。亦即繼發。并敕北庭計會。卿可與蓋嘉運相知。張皇國威。誠在此舉。俘馘醜虜。今也其時。勉樹邊勳。以成不朽。冬中甚寒。卿及將士比並如何。遣書指不多及。　勑隴右節度陰承本書。使人范正頳至。省表具之。朕於吐蕃。恩信不失。彼心有異。操持兩端。陰結突騎施。密相來往。事既醜露。却以怨尤。乃云姚嶲用兵。取其城堡。略觀此意。必欲爲惡。必不得先舉。但須嚴備。遠加斥候。察其動靜。若形兆已見。馳狀以聞。諸處軍城。數加戒勅。若不稱職。速須改換。今年交兵。新到隴右。未經戎事。大須訓習。在彼處置。委卿裁之。雖有邊虜。固無憂也。秋初尚熱。卿及將士並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送前鳳翔楊司馬赴節度序。御史大夫李公擁旌節領鳳翔。君而控數州之地。將戢定救亂。辟選寮吏。求及下車而思其人。故司馬之才。膺此駿選。幕中之畫。居然有待。公頃佐是藩。天蹕在雍。戎馬鉅萬。計注之有司。大東小東。無不仰給。日承顧問。休聲四聞。人到于今。或受其賜。交辟之下。得無先乎。况宏畧泉深。碩謀雲蓄。財氣自逸。禮容必脩。鴻鵠之舉。煙霄可仰。在此行也。公之有兄。銜命在館。繡衣持照。金玉相鮮。不由其門。孰見燕美。驥足方騁。鴒原惜別。河橋一分。雲岫千里。鳳凰潭上。寸斗初傳。實鷄祠下。旌旗不卷。以此送遠。豈如贈言。前鶯花亂我心曲。干旄美得賢也。二三子取而賦之。唐岑參集水亭送劉顒使還歸節度詩　無計留君住。應須絆馬蹄。紅亭莫惜醉。白日眼看低。解帶憐高柳。移床愛小溪。此來相見少。王事各東西。沈詢侍郎除昭義節度作遊仙絕句　王殷新除沈侍郎。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夕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路鐸中州集衛州贈子深節度詩　淇上風光萃一樓。樽前北海百無憂。平分玉鑑漁村晚。四望黃雲賽婦秋。（望一作卷）斜照鉤簾納煙翠。微飈高枕看安流。梅天消息和羹近。老稚寧容挽鄧侯。宋滄州程公許集東川節度歌序　東川自唐以來。爲征鎮重地。國朝以文治不尚武功。擁旄鉞邦者。皆當世妙選。春官侍郎眉山李公。以法從名流。開藩于茲。適濱池有警。公以德望隱

然爲西州捍蔽。事變甫定。顧瞻環雉。謂牛頭巍峙城外。俯瞰萬井。於鎮守非便。乃請于朝。包括一峯。增築城壕。發千古之形勝。成曠代之偉績。非公不能辦此也。公許謹爲賦東川節度歌一篇。以紀盛事。雖蕪詞不工。清朝採詩。或有取於此。嘉定十三年正月吉日。程公許謹序。　東川節度兵馬雄。我嘗聞之浣溪翁。五百年間人事紛變滅。惟有青山袞袞今古同。春官侍郎李太史。泱縣昔日來觀風。八年俛仰一炊黍。蔚藍臺上煙雨愁濱濛。棠郊蔽芾公所憩。還有竹騎馳兒童。是時北塵精騷肩。綠林之氛紛內訌。洛波救窩躍雙龍。遂也長公潼少公。少公赴鎮光十日。千夫煌煌飛柿紅。金城一面森戍削。賊戈自此不復鋒。三吳之劫偶參會。天豈薄於遂而私於潼。屹然渰波之砥柱。艱哉安宅之集鴻。險夷一節貫金石。玉山對峙雙玲瓏。春風送客來。來書一短蓬。恨無春色浮山之傑句。空有帝鄉愁緒之孤忠。峯頭山城新百雉。綠繞下與州城通。高如石首矗萬仞。堅並鐵瓮盤層穹。樓欄舟霞未爲麗。形勢壘守何可攻。向來牛頭著亭處。積煙萬井歷歷明雙眸。徹桑木雨寧過計。路旁渠屋雖爲功。侍郎憂國秉卓識。拓謀肯使輕傷農。登登之築紛百堵。一朝叢業如金墉。枌疑化城爲佛幻。又恐鬼役非人工。浣溪曩賦冬狩行。恨不回轡掄西戎。向令眼前見此事。奇偉大篇當俊加春容。舊儒自嗟才力窘。安得喚起詩老爲我細琢磨。紫皇坐朝甘泉宮。四明不隔天九重。慨慷豹尾舊持橐。長安日遠身孤蓬。起家小屈東川牧。驥足折旋縈蟻封。三年假聽鄲鼓譟。甲兵何特一洗空。事不爲難亦非易。所病滔滔皆發蒙。明堂只須一柱力。采楠渠可令乏供。更須度外廣物色。納納萬頃雲夢胸。我歌東川節度兵馬雄。歌聲激烈轟雷霆。光一州。可後天下風雲呼吸龍虎從。畫圖麒麟銘鼎鍾。牛頭之城萬古長穹窿。

趙氏三節度

（數類趙犨。趙昶。趙珝。　唐趙犨以孤城抗賊功。加泰寧浙西兩節度。皆在陳併領之。襲紀初。進）平章事忠武節度。仍治陳。後犨弟昶代犨爲節度。亦升平章事。後犨子珝代昶爲節度。光化二年同平章事。一家三節度相繼二十餘年。陳人宜之。

唐趙犨陳州宛丘人。世爲忠武牙將。以功多補遏大校。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爲刺史。表于朝授之。既視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增城浚塹爲守計。巢敗果東奔。悉軍據溵水。與秦宗權合兵數十萬。繞長濠五周百道攻之。州人大恐。犨令曰。士貴建功立名節。今雖衆寡不敵。男子當死地求生。徒懼無益也。且死國不愈生爲賊乎。吾食陳祿。誓破賊以保陳。衆聽命。乃引銳士出戰。屢破賊。巢益怒。將必屠之。乃起八仙營於州左。僭表宮闕。列百官曹署。儲秩爲持久計。小大數百戰。勝負相當。救人心固。未幾汴軍至。陳人思奮引兵急擊賊破之。圍。凡三百日而解。巢雖敗。宗權始熾。寇地數千里。屠二十餘州。唯陳賴犨獨完。犨與弟昶至相友愛。後將老。悉以軍事付之。昶字大東。神彩軒異。性沈厚。有法度。犨鎮泰寧。以昶爲刺史。當時方鎮言忠壯者。治擧言犨昶。犨子珝。字有節。雄毅。善書。善騎射。巢之難。激厲麾下。約皆死。摩有巨智。機才壞。不能張。珝以意調治。激矢至五百步。人爲皆洞。賊走不敢逼。犨稱珝。並爲忠武軍節度。昭宗還長安。賜珝號迎鑾功臣。珝之卒。陳人爲罷市。

一門四節度

（唐語林李愿司空。兄弟九人。四有土地。歷爲厚州。徐泗鳳翔宣武河中五節度。憲爲江西觀察）嶺南節度。愬爲唐鄧襄陽徐泗鳳翔澤潞魏博六節度。聽爲夏州靈武河東鄭滑魏博邠寧七節度。一門登壇受鉞無比焉。

四鎮節度

（事類合璧朱忠亮。四鎮節度使。隱藪軍籍得寃名者三千人。歲收乾沒十餘萬緡。吏白老卒不任戰者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

五兼節度

（晏元獻公類要唐郭子儀。六兼旌節。五兼節度。台衙之任。二十有六年。盧杞撫子儀拜六。）

七遷節度

（筆談故事宗子無遷官法。惟遷補曠大慶則普遷一官。景祐中南郊。遂以南郊近屬自初除少將軍。凡七遷爲節度。遂爲定制。）

父子節度

（唐書元稹云。近世無將也。貴盛者無如李郡公汾陽西平猶不得父子並爲節度。而弘正田公父子俱承節旄。同日拜命。）

兼領節度

（晏元獻公類要唐李林甫爲相。兼領隴右河西節度）天寶十載。又兼領安西大都護朔方節度。俄兼單于副大使都護。特楊國忠爲御史中丞。兼領劍南節度。會南蠻寇邊。林甫請令國忠赴鎮。

代領節度

（事類合璧張獻甫。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邠寧軍素驕。憚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爲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峻塹。選蕃要地築峯堡。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

襄樣節度

（馬明）叟實賓錄。唐于頔爲政有績。然恩積少恩。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捐然有專漢南。意所牾者類治以軍法。初襄有贅器。天下以爲法。謂之襄樣。至頔驕蹇。故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呷醋節度

（馬明叟實賓錄。唐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嘗因軍宴。後至。當飲罰酒。軍吏

誤設醋。遡簡以軍使李景畧。令醋發之。則死者多。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感泣。又景畧卒。軍中請以爲帥。後至易節度使。特號呷醋節度。

有度

韓非子有度篇　國無常強奉法者強則國強。（強謂不曲法從私。）奉法者弱則國弱。荊莊王幷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莊王之氓社稷也。而荊以亡。（荊全之時與荊亡之時。民及社稷未改易。而全亡迷殊者。則以奉法有強弱故也。）齊桓公幷國三十。啓地三千里。桓公之氓社稷也。而齊以亡。燕襄王以河爲境。以薊爲國。襲涿方城。（方城。涿之邑也。）殘齊平中山。（中山。國名。）有燕者重。無燕者輕。（謂降用得燕爲重者則重。又是背則輕也。）襄王之氓社稷也。而燕以亡。魏安釐王攻趙救燕。取地河東。（河東故南燕國所在。時魏救燕。燕人得之。故以河東故國與魏也。）攻盡陶魏之地。（陶定陶也。）加兵於齊。私平陸之都。（言謂加兵於齊。平陸以爲私都也。）攻韓拔管。（管故管叔所都。）勝於淇下。睢陽之事。荊軍老而走。（魏與楚相持於睢陽。而楚師遁歸。[illegible]爲老。）蔡召陵之事。荊軍破。兵四布於天下。（兵。魏兵也。）威行於冠帶之國。安釐王死而魏以亡。故有荊莊齊桓。則荊齊可以霸。有燕襄魏安釐。則燕魏可以強。今皆亡國者。其羣臣官吏皆務所亂。而不務所以治也。其國亂弱矣。又皆釋國法而私其外。（外。謂臣之事也。）則是負薪而救火

也。亂弱甚矣。故今之時。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國治。能去私行行公法者。則兵強而敵弱。故審得失有法度之制者。加以羣臣之上。則主不可欺以詐僞。（謂得守法度之臣。交之以政。位加羣臣之上。故不可欺以詐僞。）審得失有權衡之稱者。以聽遠事。則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輕重。（權衡所以稱輕重也。臣既妙於輕重。使之聽遠。故不可欺以輕重也。）今若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能由譽進。所以比周於下。求其虛譽。）若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於法。（官由黨舉。所以務交。求其親援。）故官之失能者其國亂。以譽爲賞。以毀爲罰也。則好賞惡罰之人。釋公行。行私術。比周以相爲也。忘主外交。以進其與。（與。謂黨與也。）則其下所以爲上者薄矣。交衆以多。外內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朋黨多。既遞相隱蔽。雖有大過。無從而知也。）故忠臣危死於非罪。姦邪之臣安利於無功。（邪臣則黨。則忠相揚以非罪而見陷。邪臣藉以無功而獲利也。）忠臣之所以爲死而不以其罪。則良臣伏矣。（臣傷其類。故良臣伏也。）姦邪之臣安利不以功。則姦臣進矣。（同氣相求。故姦臣進也。）此亡之本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公法矣。（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數至能人之門。（此其所以私重也。）不一至主之庭。百慮私家之便。不一圖主之國。屬數雖多。非所尊君也。（君之役屬之數雖多。皆行私重。故非尊君。）百官雖具。非所以任國也。（百官雖備。皆慮私家之便。故非任國。任謂當其事也。）然則主有人主之名。而實託於羣臣之家也。（威權下移故也。）故臣曰。亡國之廷無人焉。（無憂國之人也。臣。韓非自謂也。）廷無人者。非朝廷之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厚國。大臣務相尊而不務尊君。小臣奉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此其所以然者。由主之不上斷於法。而信下爲之也。故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擇人量功之法。布在方策。謂成國之舊制。）能者不可弊。敗者不可飾。譽者不能進。非者不能退。（以法量功。故能不可蔽。敗不可飾也。以法飾人。故譽不能進。非不能退也。）則君臣之間。明辨而易治。（明辨。謂善惡不相掩。）故主讎法則可也。（讎。謂校定可否。）賢者之爲人臣。北面委質。無有二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不敢辭難。（朝廷辭賤。則下有叛上之心。軍旅辭難。則事有偷存之志。）順上之爲。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爲君言也。）有目不以私視。（爲君視也。）而上盡制之。爲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淸煖寒熱。不得不救入。（寒則救之以煖。熱則救之以淸。凡此皆用手。故曰不得不救入也。）鏌鋣傅體。不敢弗搏。（利刃近體。手必搏之。）無私賢哲之臣。無私事能之士。（賢哲之臣。事能之士。皆以公用之。）故民不越鄉而交。無百里之

惑。（既任臣以公。則政平國理。人無異望。無小心。故不越鄉而交。所以無百里之惑。）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愚智各得其所。故提衡而立。）治之至也。今夫輕爵祿。易去亡。以擇其主。臣不謂廉。（易亡擇主。心貪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廉也。）詐說逆法。倍主強諫。臣不謂忠。（逆法強諫。凌主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忠。）行惠施利。收下爲名。臣不謂仁。離俗隱居。而以非上。臣不謂義。（隱居非上。播主之惡。如此之臣。不可謂義。）外使諸侯。內耗其國。伺其危險之陂。以恐其主。曰。交非我不親。怨非我不解。而主乃信之。以國聽之。卑主之名。以顯其身。毀國之厚。以利其家。臣不謂智。（危以恐主。毀國以利家。姦僞者耳。如此之臣。不可謂智也。）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險世所說。選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先王之法曰。臣毋或作威。毋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古者世治之民。奉公法。廢私術。專意一行。具以待任。（治世之人。所具意行。不用之於私。唯以待君之任耳。）夫爲之人主而身察百官。則日不足。力不給。（言當用法而察之。）且上用目。則下飾觀。（飾觀。則目視不得其眞也。）上用耳。則下飾聲。（飾聲。則耳聽不知其僞也。）上用慮。則下繁辭。（繁辭。則慮致於說也。）先王以三者爲不足。故舍己能而因法數。審賞罰。先王之所守要。（因法數。審賞罰。謂

（此察之。則百官不得混其眞僞。姦術也。先王所守之要。）故法省而不侵。獨制四海之內。聰智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關其佞。姦邪無所依。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郎近侍之官也。）朝廷群下直湊單微。不敢相踰越。（雖單微賤湊。亦令得其職分。而彊不敢踰。）故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主治之功日有餘。而功教既已、乎。群臣既已勝。則上之任用之勢不違法教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漸以往。（如地形之見耕。漸就削減也。）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既以漸來。故雖主於失端易面。而主尚不能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司南。即指南車也。以喻國之正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遊意於法之外。不爲惠於法之內。（不令遊意法外。爲惠法內。皆所以防其侵也。）動無非法。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既使群臣動皆以法。其或凌過遊外。皆私也。）嚴刑所以遂令懲下也。（所以嚴刑者。欲以遂令且懲下也。遂。達也。）威不貸錯。制不共門。（威當主錯。故不貸臣。令錯當主裁。故不共臣。用錯置也。）威制共。則衆邪彰矣。（威制共臣。則制邪顯用矣。）法不信則君行危矣。（法不信則使不可行。故君危也。）刑不斷則邪不勝矣。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爲度。（臣之目意。雖復中繩。而不可用。當其規矩其度。）上智捷舉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爲比。（君智雖欲而中事不可用。當先王之法爲其比例也。）故繩直而枉木斲。準夷而高科削。（科。等也。削。高等令就下也。）權衡縣而重益輕。（減重益輕。權衡乃平。）斗石設而多益少。（減多益少。斗石乃滿。）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以法而措之。治自平。）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故矯上之失。詰下之邪。治亂決繆。絀羨齊非。（絀其徒羨。齊其爲非。絀音黜。）一民之軌。莫如法。厲官威民。（厲官。欲令官之厲己。）退淫殆。止詐僞。莫如刑。刑重則不以貴易賤。（不敢以貴勢慢易於賤也。）法審則上尊而不侵。上尊而不侵則主強而守要。故先王貴之而傳之。（傳之於後。）人主釋法用私。則上下不別矣。呂氏春秋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度。法也。）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欺。誤也。）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昏。闇也。）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尸季子。堯時諸侯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己。堯也。）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私。邪也。）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翣。扇。）非愛翣也。清有餘也。（清。寒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汚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通於無爲也。）有所通則貪汚之利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所教。謂孔墨弟子之率子也。）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人主。謂俗主。又不能行也。）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不能盡知萬物也。執守一道而萬物治理矣。）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感。惑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悖繆累塞四者。所以爲人之病也。唯執一者能去道之塞。不壅閉也。）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之意者也。（此六者。人情所欲也。孔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故曰悖意。悖亂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亂人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此六者不節。所以爲德累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窒道難中。所以窒塞道不通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胷中則正。（蕩。動也。此四六者皆得其適。不邪蕩動於胷臆之中則正矣。詩云。靜恭爾位。正直是與。此之謂也。）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虛者道也。道尚空虛無不爲。人能行之。亦無不爲也。）知度

五曰明君者。非偏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飾虛。）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治之世。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爲淫學。邪說謂之流說。）賢不肖各反其質。（反本質正。）其行情。不雕其素。（素。樸也。本性純樸。不雕飾之以爲華藻也。）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有亂衆干度之議者不聽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驗。効。）此二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爲本。（虛無。無所愛惡也。無所愛惡則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言。謂之朝。有用之言謂忠正有益於國者。凡朝也有相與名理義也。名數相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撓。曲。）貪德僞詐之曹遠矣。（曹。衆。）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之要。存乎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珍難得之物。不爲無益之事。唯道是從。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性。是

書群衆不周而務成一能。（一能。專一之能。言公正。）盡能既成。四夷乃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忠信爲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堯舜之所以章。（長。猶益也。章。著明也。以。用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拙者從之謂也。）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君自謂智而巧。故愚拙者從之請也。）巧智者詔矣。（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聽益亂。）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未能盡無所不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固窮。（固必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自多。更自大。）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因循舊法不改爲。）責而不詔。（責臣成功。不妄以備見教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道尚不知乃知也。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變自然之性。故以不可奈何爲實也。）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燭。（燭。照。）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所際。（皆四夷之遠國。際。主也。）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以。用也。）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之矣。登所擧吾又耳而目之矣。（謂耳任登之名。耳任登之實。登之所擧。直復假耳目哉。）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畢。盡也。）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絶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言其父兄子弟不肖。不能爲霸王之船驥。故釋之。非苟遠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庖人。即伊尹。釣者。即呂尚。仇人。管夷吾。僕虜。即百里奚之輩。非阿之。取其可以爲社稷功名之道。）猶大匠之爲宮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一作力。）而知人數矣。（訾。相也。相公力量人而知用人數多少也。）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殷之盡。周之興。管夷吾百里奚聽（一作任。）而天下知齊秦之霸。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駃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之。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當。中。）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心度

（韓非子心度篇）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

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擧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擧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擧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八　六暮

度

乾鑿度（乾坤鑿度庖犧氏先文　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爲上下二篇。蒼頡黃帝史官。其法亦是蒼頡。）

黃帝曰。太古百皇闢基文籀。（籀序支又且祐矣。非周宣王時史籀也。）遽理微萌始有熊氏。（有熊氏庖犧也。亦名蒼牙氏。）知生化。柢晤茲天心（與天同生知化之本。柢始也。天會萬化之心。令群物不患札本也。）譩念虞思慷慨（才盡天）慮萬源無成（聖人知化萬源不成其流慷慨盡聖無智扶藏教卩源流之性大）行。既然物出始俾太易者也。（太易天地未分。乾坤不形也。）太易始著太極成。太極成乾坤行。（太易無也。太極有也。太易從無入有。聖人知太易有理未形。故曰太易。）老神氏曰。（天義氏）性無生。（天地未分之時無生。）生後體。（生與性天道精還後歸本體。亦是從無入有。）天性情地曲巧未盡大道。各不知其自性。乾坤既行。太極太成。（太極者物象與天同極。天產聖人配射萬源立乾坤二體。陡用依肶。究天性與情。悦地曲書巧成之道。紐青精。）黃帝曰。聖人索頤作天索易。且設天以地。俯仰而象。遠近而物。浩而功。然而立。（古聖人有巢氏未索頤之意。索天之縣遠。求乎易之理。各地之順道。又包犧氏中聖始畫八卦。錯文字契。仰觀其乾象。俯察其地理。用器遠近配物畫卦立文。言訓後悦浩、大之功成。然者。容易之立不失其德位。）太古斷元。聖人法地極。先王而設位。物成而麗形。錯（編班書雜文以文改茹乳血茹塞以魚。）虞獸以韋。上齒以壽。（古有字法物以從。後字析新以策。）運蓍以數。上天下者也。（以太古斷元有巢氏以前元氣已斷爲天。又聖人法物以地。有巢氏之法地物用注云。物者現象。太極立萬象。成物成而形。物懷成。麗著形性。已上本古先達。不知何代之爲也。已後聖人者庖犧氏錯編以文智鑿絲編欄合成籀文。非篆非隸也。云以鳥跡非也。故茹血毛成田漁獵狩衣皮爲冠。皮服。上齒古太老先以未及甲曆藏紀人老以爲爲前長老氏法物以後者後也。今萬物作法而成虞犁也。華從也。）太易變教。民不倦。（聖人觀太易之太變。使萬象不倦。目月日增日允日生大化行也。有形之類生於無形者也。）太初而後有太始。（萬象有形始太。）太始而後有太素。（萬物素質者也。質素未雜混元。）有形始於弗（不也）形。有法始於弗法。（太易氣未分。太初氣始見。太始物有形。太素萬物素質而淳在）極先元見軌轍（法度而道行大道也）像儀（中節也）章流。立文以詁（諸訓）息孫而後傳授天老氏。而後傳授於混沌氏（混沌氏遠文化原之文。太易萌始之理。萬物不知性命。人究其物源大化變流息孫。聖人忍大法不行遠成傳授。）而後授天英氏。而後傳無懷氏（無懷氏天雄之生無懷古聖德智大行知物無益。又法天地含生夏長秋死冬藏濟特也。）而後傳授中孫炎帝神農氏。中聖古法淳物元遺不足蓋之器用農穀衣纏（車節又細草以辰御形也。）高以飾乘。卑以飾足。（先文古淳無飾字云棠祝高者老上之名也。以乘裝行。卑者不參之名。以裝足步右從跣變以退復也。）而後傳烈山氏。而後授三孫帝釐氏。次授老孫氏（老孫氏公孫氏也。軒轅氏也。）公孫軒轅氏益之法神器車符。文左武右。三器備御。（三器者國器家器祀器而設武戈兵）自上古及下帝孫大熟（大熟者無成道法也）化演設民弗倦益物弗限（增多日益限止。）盡祕先之育闕接引（大道大法大化祕機謀壽成于帝聖氏用不知者也。物不知來知也。）聖人曰。（凡言聖人庖犧氏古聖人也。）乾坤對大易興設法軌壞而息（大道壞來息）智之易（亦字變動者也。聖人法之也。）八卦變策象數庶物老天地限以爲則。太易（行於乾坤。乾坤作用於太易之卦變萬象隨卦爻之用。盡天地之老代限古極也。易理顯時變化不着一方。故日智之易變易變神也。）庖氏先文

乾鑿庖（古庖字今度也。）勤天門以爲名。（乾者天門。坤者人門。於後說備也。）

古有先文未析眞冥。（古有先文。未析開名月次第之也。）

太古文目（太古距庖氏有上云文不知何述其源也。）

先元皇介而後有垂皇策。而後有萬物經。（古文字無經字。）而後有乾文緯（緯者古本經已後不知緯字何也。經之與緯。是縱橫之字。）而後有乾鑿庖。（古庖字坤鑿庖。）而後有考靈經。而後有制靈圖。（靈書是也。非象）而後有河圖八文。（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非歸非文。而後風后演云。天一太一星斗同衡卦錄神算通天下邊錯與神謨先兆之名。）而後有希夷名。（天文後說）而後有含文嘉。（亦名瑞文）而後有稽命圖。（算文）而後有墳文。而後有八文大籀。而後有元命包。一十四文大得帝用乘皇策。與乾文緯乾坤二鑿庖。此三文說易者也。（已上三文。說易之源契遍大化易動天元變易不定。知生死之說究天地情性與神其運氣象。日月不能逃其數。萬業不能隱其微。違天地大道者也。）元皇分雜測問陰陽（古陰陽字。古無陰陽字。以乾坤字使爲陰陽。）衍行大音也。（考靈經考者成也。諸靈衍行化本於代帝夷名天象之名。三恒三宮內外中九道三一六圖之理。亦名渾

（同書天墳文古墳書。先墳而後典入文稽古文體又先庖部也。）

乾鑿度聖人顒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乾者天也。川也。先也。川者倚竪天者也。（人乾也）乾者乾天也。（古乾字。乾𣑈充陽之名天云。大顏乾𣑈不濁今之乾者乾澗非也。）又天也。（聖智畫卦爲三。三象川形。川倚土其天本爲天川浩蕩者天之用。乾非天之名。）乾先也。（聖文先天川名。故乾道天之名於後古天一前日天古壽字天今一大爲天字。）乾訓健壯健不息。日行一度。（經三千九百二十五里斗其天是渾同文生物健健是氣加此也。）鑿者開也。聖人開作度者度路又道。（度天地之度其說後文也。）聖人鑿門天路。顯彰化源。大天氏云一大之初目天。（名目非天非天者也。物也）一塊之物目地。二炁之霏（霏也）名混沌。（二混一炁一大俱物。不知何物以名月爲之。聖人言先天也。物先者也。地者下物後也。）一氣分萬霝。（霝傳也。萬性之物分覺其形體也。）是上聖鑿破虛無。斷氣爲二。緣物成三。天地之道不滯。（滯者息絕。）黃帝曰。觀上古聖驅駟玄化。（駟動也。息也。不住也。）劈措萬業。（音不息）徒得爲懋訓究體譯（訓認識也）元肇顒浚潗作沐懸心輪薄不息。以啓三光。上飛蒼風雨。下穴（実字）濟河沱。（聖人輪薄智惠顒大道理。開三光明。上躍風雨。下穴濟河沱之者江名右上下不止息也。）得元氣瀅陰陽正易大

行萬彙生。（上四事聖人得源和絆劈措驅駟不有類後田理天下萬東易於世爲事幾變易不定能成萬東者。）上古變文爲字。變氣爲易。畫卦爲象。象成設位。（庖氏畫卦變文爲卦字也。古體與今不同。朴淳散成象氣賁成物物成性定理之然。）

☰古文天字。今爲乾卦。重。聖人重三而成立位。得上下人倫王道備矣。亦川字。覆萬物。

☷古墜地字。轉於乾。古聖人以爲坤卦。此文本於坤。鑿度錄後人益之。對乾位也。

☴古風字。今巽卦。風散萬物。天地氣脈不通。由風行之。遂形入也。風無所不入。

☶古山字。外陽內陰。聖人以山含元氣。精陽之氣成石。可感天雨。降石潤。然山澤通先氣。

☵古次字。水情內剛外柔。性下不上。恒附於氣也。大理在天潢篇。

☲古火字。爲離。內弱外剛。外威內暗。性上不下。聖人知炎光不入於地

☳古雷字。今爲震。動。雷之聲形。能鼓萬物。息者起之。閉者啓之。

☱古澤字。今之兌。兌澤萬物。不有拒。上虛下實。理之澤萬物。彖斷流曰澤。

肯者庖犧聖人見萬象弗分。卦象位尠。蓋之以三倍。得內有形而外有物。內爲體外爲事。八八推蕩。運造縱橫。求索覔源。尋顒究性。而然後成

大象八

天（乾）地（坤）日（離）月（坎）風（巽）雷（震）山（艮）澤（兌八象備萬象生。萬象萬形。有形之物爲象。）

立乾坤巽艮四門

乾爲天門。聖人畫乾爲天門。萬靈朝會衆生成。其勢高遠。重三三而九。九爲陽德之數。亦爲天德。天德兼坤數之成也。成而後有九。萬形經曰。天門闢元氣始於乾也。

坤爲人門。（此合在坤度下文本對乾之上先說。）畫坤爲人門。萬物蠢然俱受蔭育。象以準此坤能德厚迷遠含和萬靈資有人倫。人之法用萬門起於地利。故曰人門。其德廣厚。迷體無首。故名無疆。數生而六。六者純陰懷剛較德配在天。坤形無德下從其上。故曰順承者也。

巽爲風門。亦爲地戶。聖人曰。乾坤成氣。風行天地。運動由風氣成也。上陽下陰順體入也。能入萬物成萬物。扶天地生散萬物。風以性者聖人居天地之間。性稟陰陽之道。風爲性體。因風正聖人性焉。萬形經曰。二陽一陰無形道也。風之發泄由地而出處。故曰地戶。戶者牖戶。通天地之元氣。天地不通。萬物不蕃。

艮爲鬼冥門。上聖曰。一陽二陰。物之生於冥昧。氣之起於幽微。地形經曰。山者艮也。地

土之餘。積陽成體。石亦通氣。萬靈所止起於冥門。言鬼其歸也。衆物歸於艮。艮者止也。止宿諸物大齊而出。出後主於呂申。艮靜如冥。暗不顯其路。故曰鬼門。

庖犧氏畫四象。立四隅。以定群物發生門。而後立四正。四正者。定氣一。日月出沒。二陰陽交爭。三天地德正。四。（已上四正。八象中四正於氣也。正天地不差忒。定三萬六千五百二十五分。抄出沒者昏明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交爭一萬八千一百六十十二分。抄德正四象氣滿。）

立坎離震兌四正

月坎也。水魄。聖人畫之。二陰一陽。內剛外弱。坎者水。天地脈。周流無息。坎不平月水滿而圓。水傾而昃。坎之缺也。月者闕。水道。聖人究得源脈。浰涉淪漣。上下無息。在上曰漢。在下曰脈。潮爲滄。隨氣曰濡。陰陽磚徹爲雨也。月陰精。水爲天地信。順氣而潮。潮者水氣來往。行陰而不失其信者也。

日離火宮。正中而明。二陽一陰。虛內實外。明天地之自然。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驅暵。行南時大暵。行北時嚴殺。順太陽實元煖暵萬物形。以爲離。燭龍四方萬物嚮明。承惠煦德。實而遷重。聖人則象。月即輕疾。日則凝重。天地之理然也。雷木震。日月出入門。日出震。月入於震。震爲四正。德形鼓萬物不息。聖人畫二陰一陽。不見其體。假自然之氣。順風而行。成勢作烈。盡時而息。天氣不和。震能鼓息萬物不長。震能鼓養萬形。經曰。雷天地之性情也。情性之理自

萬形經論。

澤（金水兌日）月往來門。月出澤。日入於澤。四正之體。氣正元體。聖人畫之。二陽一陰。重上虛下實。萬物悅澤可及天地。悉澤能悅萬形。惡澤能美應天順人。承順天者不違拒。應人者澤滋萬業。以帝王法之。故曰澤潤天地之和氣然也。

聖人宗象畫卦

配身一取象。二裁象。三取物。四法天地宜。五分上下屬。

配身

乾爲頭首。坤爲胃腹。兌口。離目。艮手。震足。

取象法用

養身法順。匹配法咸。造器法益。聚民以萃。

裁形變文（古有四爻。今象變有三爻。後聖演滌六爻。今又八爻。以解散不莫升散成氣者也。）

順天文爲賁。（象文王龍。）設人文訣（書蘭符圖。）服牛馬隨（五色文章。）衆獸文章。（五色文章。）

取物制度

觀睽噬嗑。（關隔。）擊柝設豫（防備預知。）服牛馬隨（今言隨人用。）物敗以剝（物老剝盡。）法天地宜（聖人遠取仰觀天象以法其彰畫卦。又睽地道之宜也。動植也。）

鼎象以彝（神器傳用。）苑閣法觀（苑觀宮膚。）天市噬嗑（市度斛斗。）文昌六爻訣（六兌六爻骨。）翰林法師（皆聖也。）伏法漸地利（地有漸次生萬物。）室法家人（室家內理。）法定主屯（定主立侯。）分上下屬。

聖人畫卦制度則象取物配形。合天地之宜。崇三女三男六十四象。以上下分之陽（三。三十四爲陽用。）陰四（三十四爲陰用。）法上下分位。已上六象。聖人始定。

聖人設卦以用蓍。（蓍者靈草藕蒿之類也。與天地氣象齊生。若不是靈蓍不應天地大數。蓍生五十九莖者。是應天法也。）聖人度以虛實英草與齊休。萬形經曰。蓍生地於殷（殷中土也。）潤殖一千歲。二百歲方生四十九莖。足承天地數。五百歲形漸幹實。七百歲無枝葉也。九百歲色紫如鐵色。一千歲上有紫氣。下有靈龍神龜伏於下。軒轅本經曰。紫蓍之下。五龍十朋伏隱。天生靈蓍聖人採之而用四十九。運天地之數萬源由也。

象成數生

易起無從無入有。有理者形。形及於變而象。象而後數。易名有四義。本日月相銜。（日往月來。古日下有月爲易也。）又易者（生萬物不難。故易準天地也。）又易變易（不定輪轉。交易陰陽。是爲交易。陰交於陽。陽交於陰。周圓交棲着圓不息。聖人之道。唯易無窮。神智通洪。脉易定不更改。天地名君臣位父子上下宜。）蓍于靈昌有成。孔演明經。蓍（才有熊氏庖犧得易源入萬業作用通後昌。成易成者滋蔓草滋孔甚其引明經緯大弄於後世。以後代人蒼厚庖氏作易。文王昌成繇辭。孔子演行。未知作）聖人鑿開虛無。眈流大遺萬彙滋滋。陰陽成數。

天數

一（一者無也。）九（用之爲九。）二十五。（數成爲用畫二十五。）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五。（太極之數。群物由此大數。）

地數

二（二者有偶也。）六（定性。）三十（象上五滿。）八萬六千四百二十（地極之大數物滿由此。）

卦數（六）

三千八百四。又位大二十二萬八千二十四卦數。（聖人通變盡萬物之理性。言而古無言字。有積蓋以卦生之。）

爻數（六）

三百八十四。通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聖人設卦爲人。爻爲事。卦爲物。爻爲始終。）

衍天地合和數（古無衍字。只云天地合數內變萬象。）

天地合一二得三。合九六。（十三十二餘一。）合二十五及三十。（得五十五天地之數五十五。）

乾策二百一十六

一策三十六。策滿六千九百一十二。

坤策一百四十四（坤不能乾統大陽。）

一策二十四。策滿四千六百八。

八策

萬一千五百二十。（古人合策用萬物。春生。夏長。秋衰。冬藏。四時也。各配四方。）

日力月力（力其八卦生之氣力。貴事四分亦不盡法起於太古攝提之前八遊方九千一百十四月七日一遊一遂。二十八日周餘二十五分。）

日八百四千八萬八千九百七十六分。（秒七千五百六十五。）

月一千五百八十七萬九千八百八十四十小分。（五千六十七微母秒九十三不盡未。）

八象大畫數

二百二十八萬二千四百壹九百八十七分。（小秒七十九分微。）

生天數

天本一而立（一）爲數源。地配生六成天地之數合而成（水性）天三地八。（木）天七地二（火）天五地十（土）天九地四。（金）運五行先水。次木生火。次土及金木。仁火。禮土。信水。智金義又萬名經曰。水土兼智信。木火兼仁惠。五事天性訓成人倫。

天地合策數五十五（在前說）所用法古四十九六而不用驟之六虛。（數本生之數所用六虛。上下四方各就之方）

蓍（揲蓍法在蓍成筵）

四營十八策多少兼云而成其位。天造聖智垂訓神謀。又爾子孫教授不墜者焉。

古文略

（古文）墜（古地）庀（度）稿（紂）宂（突）隂（陰）陽（陽）悄（息）滲（參去）軒（軸）封（立）䕃（禄）

惣釋二十九卦數例（其間有數無數假象假物）

乜（六二十年乃字何不以七年與五年。）需（上六三人三陽。）訟（九二戶三百。）

（不言二百一百象中有數。）三褫（用首）師（九二）三錫。（何不言九錫。）比（九五三驅。何不言二驅與五驅。）同人（九三）三歲高陵。（何不二年五六年何以三歲。）蠱（孫辭）三日甲。（何不二日五日。）臨（八月陽盡。）復（孫辭七日。何不五日來復。）又上六十年。（何不九年。）剥（九月陽盡。）頤六三十年。（三年）坎簋二。（三歲）晉（孫辭三接。（以柔進接何不五接終日。）明夷（孫辭三日不食。何不言五日二日不食。）睽二女。（長女少女。）一車。（何不言三車。）解三狐。（何不二狐何以三狐。）損二簋。（何不用五。）三人。（少與者一人。聖人涤一十朋。何不以八朋七朋）益十朋。（數盡大損益道皆足。）夬（孫辭五剛五陰。）革（初六一）槿。（然言一槿近遠意。）困三歲。（何不多歲二歲。）革三就。（二就又何如。）震遂七日。（何不八日三日何不言五日得。）漸三歲。（何不五歲。）豐三歲。（何不二歲。）旅一矢（小）巽三日（何不言五日。）三品。（五品七品）既濟三年。（二年）未濟（一年）三年。

坤鑿度

（乾坤鑿度庖犧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籀。蒼頡修爲下文。）

坤鑿度有。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聖人法象知元氣隤委。（隤者濁委隤而不能上也。）閩甲作捍穎。（滑字老物有甲。堅固表老捍傑太穎也。凡捍怯柜上天也。）孚靈坤墜。（古地字也。坤者乘地之名。是地之作民以象地。坤元萬物之孕靈皆從神化者也。）聖人斷元偶然成地。（聖者有象之先不知何氏。斷元偶者之偶成天之功力者也。）積土形不騫摘太極有地極成人極靈。（古無人字。後作物爲人長塞之三材。聖人知育三極而立兩兩道。天道地道也。）如役薄厚扣資長極。（萬形經曰。聖人知地道薄與天有鈍吏洪物資長也。壚厌經曰。厌者死土以天元氣隸十周。十周者。一千歲却爲正神之土其味猶辛。上聖以厌資地塡闉塞化是也。厌可以資大土冷地不鈍蒔聖人之大道土重厚物生甘。土薄物辛酸。甘土生產物秀而英實而已又天味辛地味甘土之然也。地土滿下不昔以天青。役氣辛苦不息每一日行一度。以倣風輪扶之一度三千九百二十五里步。天有太極。地有太壚。（天極高遠。地極速遠。）黃帝曰天地宜盡門。（立閟）地道距水澈。（天地盡有閟微之所。聖人不能測度地道以水盡爲微者入水窮也。）女媧斷定足其隤一址。（其和氣散隤趾不及以天氣清穀自然濁一隤育群物址不能上也。）坤母運軸。（注女媧氏地母經云。女媧姓風名媧。又曰驪而華黑水有孕女媧有神斷地足立極。蛛五色氣氣者石也。補天門缺。覽曰女皇氏。有靈通萬物決積水匡海也。威八山封物號地土宜可食道人坤運軸騰天元

氣令物生生相續。新新不停。十三代子孫法爲運軸蓍息也矣。）而後大央氏。百庭氏。大元氏。立坤元成萬物度推其理譯坤性生育百靈効法之道矣。（古無之也夫字。後賢益之也。三氏續媧皇化萬物也。）

坤元十性

坤爲人門。（以坤之萬物門戶已在上文說元定爲人門。）

坤德厚。（厚不載群物重厚可以匹天。遂遠可以盡極。坤厚者能載積氣。積氣者山石聖神不能窮其性也。）

坤有勢。（土德生而順其勢有周爭峙堅之勢。天高西北上地勢下東南斯也。有理出萬形經說。）

坤多利。（陰極則熱。陰和則利。利者土地滿澤陰發利者物極則土使發剝未極剛長光霜及水先未後利陰中有發秋義殺也。）

坤元有信。（生物信出故曰有信。元有信也。已在上文說之。）

易平坤道平易。（蓋是天地萬平易萬里遠均。夫海者三分萬形經曰。坎北方無海平易比冕遠逢也。）

坤有大數。（已在上文又數也。）

坤純陰正。（萬形經曰。不正自督正順則正性存上文道日上高則崩自督也。）

坤發爲人腹。（能藏天小荒穢孕全好稽法爲人腹事未涤藏包之也。）

坤道有閉。（閉塞涤脉性不發洩。萬物不化名之括包。坤閉之時。物不植。賢聖不產。大林不立。大道特敗。名曰道塞。）

希夷名曰元有德十其形名八

坤有八色（聖人立坤元宗八坤位好悉產物。悉傷元氣物之入色之理萬形殊色由體性氣色。）

東下西上北黑南輕中肢甘滋厥土厚肌。（青肥實也。東鹹西淡。南汚北荒。南土輕浮。中土甘甜。下土汚澤。東白悉西淡土味辛赤北黑北荒多堅實也。坤地籌產萬物衰少不成厚有大永之林少者劣也。）

坤屬其體獨有九元氣載坤之時分之有九事。有性有化有會。此女皇帝媧氏爲文具載。

一爲火　二巽風　三兑金

火爲坤母。巽爲離父。金乃坤孫以坤爲聖人則之象也。（會實）

坤性體（性與體殊。前論性有十。後說體有三。）

一刑煞　二默塞　三沉厚

一刑者陰體好煞刑罰如此。默者尤靜尤塞不動。沉者勢不自舉體沉也。

坤有變化

一虛。二簡順。三潔凝。（體包萬物能通其氣虛虛也。簡不違萬物易承順於乾順也。天體塞而潔凝固重也。天戰凝變理八卦。）

庖犧氏畫坤卦有四象變理。和蕩爲美。凌蕩爲惡。雜配不和德匹成正于體又交形體不同。（畫卦之始諸同効之。）

一惠位（惠訓順也）

正（八卦錯推順吉逆凶。古無吉凶字。有損益字不同正體。亦聖人惡之變只如此主變也。）

坤來山附地無山謙。（聖人曰。西南得朋。東南喪朋。乃終得正謙道不進也。昇位可據德无違來名曰謙。此變理悳正也。）

二後又本

天地否。（其物不通化涤塞。天地群物俱蔽也。）地天泰。（天地交萬彙和動聖天元順物更通後泰道也。）

三蕩配

火下有地晉。（聖人曰。明而順日新其德適進而有亨順蕩也。古無亨字。）

地下有火明夷。（又體凌蕩聖人不念。）

四凌配

山存地剥。（落下也。剥道聖人凌犯相推盪象若不和萬物不爲美也。形者不正萬彙必爲崎斜。乾坤將盡。蹇剥而行大崔蒐之數也。）

八卦坤道聖人釋動植之源

制靈經曰。天有九道。（天有九道。日月恒經歷之道也。）坤有四道。（其象化氣成。）易有二道。（吉凶）坤四運者上冥運

冥運道（聖人者乾之初又不斷隱默也。坤之初道冥運塞源用乾初也。）

上冥運物性包蔽不顯其源出處不知潛隱用差忒。（石含瑣若木含榴榴者療之類。）

象道

制靈經曰。假恐訓至也。古文無解生曰象又假生曰萬化象物邪象正體元。（含靈孕曰。天垂群物化成大象。萬物立由象。聖人設象象而自立。物因象有。象自物生。若植石玉出符魚龍出屈跡味皇植衣望甘皇若不可食由象化。）

氣化元

老氏曰。坤氣不和。物出不遂。氣滯終沮氣滿終氣化不永。坤之元體存氣

化存存（存氣舍也。）元氣。（賢與聖元氣不敢虐之患無癡元氣不毀悉之數訓默忠毀訓及之。）

物成坤化

坤道成（以元氣不侵害。萬物自彰有害生不特育不和。聖人之理亦如此也。萬形經曰。虛本受元體可滿千歲體者氣也。凡有壽永長之氣。由天地乘氣之元鶵入體與天不朽。）坤大輔。（輔者輔也。）上發乃應。（乾先而後坤。不敢事物物先輔賛於乾上發乃應也。）庖氏曰。坤輔於乾順亨貞。（亨貞字古本無。今書之不知何氏述也。先有行成字。行成者亨貞也。）輔依乾而行。乾一索而男。坤一索而女。依乾行道。乾爲龍純顯氣氣若龍。（乾顯爲長也。獸介之長爲尊。百甲附之於龍大附也。）坤爲馬。（聖以類爲馬。馬者順行。坤亦有龍太玄甲上龍在坤不敢爭類爲思順體。唯坤順之聖人知有上德安下而卑故顯尊也。坤之卑順輔乾不敢爲龍。故稱爲馬輔依之理也。）

乾爲（父坤）爲母。皆輔順天道不可違化。（父資母育。聖人法焉。）乾君坤臣。（從正事不敢違。先成有終。君唱臣和。上輔下法。聖人畫卦始者紀綱唯澤德化以行於君臣父子夫婦定矣。）乾稱德三坤以奉六故成乾九。（君尊臣卑。下以職上。聖人以宗先乃成之本後也。已載上經文乾二十五。長坤象之

坤轉三十。（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者。得轉配旨在上文說之矣。）乾位爻六坤承奉六。（得三十六策者。象天道萬源行之。不於違拒制靈經六六有依通之理也。）右乾覆坤乾元三含兩坤乾大策。（二百一十六。）含坤小策。（二百四十四無取對上。）大含小下轉上聖人裁以天地膊轉而養萬元正其道。

聖人象卦

庖犧氏曰。（上文畫卦。下文象卦。以形像比而設其象似也。）上山增艮。（艮住止坤餘成山勢。）定風封信。（聖人封立卦也。卦信風以能相應。萬形紐曰。風者天地之大信。）立雷作威。（雷以振懼威。）水火成濟。（三性成壞皆由此行。聖人以濟用群品。）

聖人法物（法物者事之本也。）

爭而後訟。（契不先決後訟。）和而後解。（兩明）不通而否。（萬物與事不通。決有塞否之否也。）大通而泰。（物通而行必泰。）乖而後睽。（物乖睽離。）無壞氏曰。上聖順天以盡象。順物以盡源。順事以盡情。而後天平地成。萬穴效靈。五物折行。三天不亂。聖與造進理。併冥運。易動而數運化諸府。（聖人庖氏大道之體。情進其運。兑天地平成之理。明萬象雷物之行訓行也。易數散於三天之氣。潛通於五物。物者事也。亂治也。治行生稱令萬象不繞。蒼生動化。物尚有處。況於大業。帝王人倫三天兩地已前說。）乾坤在道。日月相將。（乾坤獲正道。見用在訓存。存正之道大用。日與月相待合而又不離。離乾乾坤者也。）天地與訓永常。（天地恒存存。）日月與明。（天地得日月恒久明輝。日月得天地恒行明。聖人理法求然。）繼未盡大道各彰彰。泊性。（泊及也。天生太大之道。易起太大之先。易與天地為用。何以先而又用。萬形紐曰。天地者體也。易者體中情性在體中而出入。是天地者物先也事也。物有事必用。若卦為人。爻為事。若天為易可以化事也。比若天為卦爻為易也。自然物理也。）明抵訓本示元蒼生息玄。（知本之元唯聖人乎。蒼生頼有思玄造之本生成者也。蒼生是天地之本。無蒼生天抵不同。）大化行天地也。（庖氏聖人知立大法截繁二度出化本生生者與之立。成者與之實。各今不乘字文之大化可名易行變。變而通。通而天地大和。萬象燈陰陽靈聖賢於間天地大化行矣。）

庖氏著乾鑿度上下文（庖氏建治於宛墟。今宋國陳留縣有八卦臺。蓮著圖。日月神相紀練章冠服天一太一母在。）

媧皇氏地靈母經（古母字少邊以予附近。入不用。媧皇女帝生黑水西華有神智斷地足立極。鍊石補闕定天令。見積元氣石穴以六況沙斷足有日指火具有乾六龍臺有陰陽見古鈞字。萬形經曰。天地失序必有溫濁。媧皇用陰陽鈞治之也。鑊今後聖有鈞命決媧氏一十五代法其王道棲樂物器依庖氏處九州。九州者庖氏定九土也。）

炎帝黃帝有易靈緯（神農帝建治於魯。今泰山東面阜縣也。縣有秋農原原書。節嶂蓋上聖門物器用。金奏輅音師法古易為考靈緯表太古有循文玄化不足大法事亡而蓋飾大象休徽法度已訓。爾二孫改女皇之太樂吹天地象籥鼓蓋有田擊有五法有二今樂臺在曹狄聚臺在頓者也。）

公孫氏（公孫　老　名　軒轅　文　法　改　籀　象理文作契典墳八冊九簡十隨咸易變大道之理法一依上大庖氏之制也。作易八墳文釋八卦之理性談玄義增之一如上法遺之陽九百六。不況於衆天降聖文。萬代不泯。後附之）

周易（文王姬昌之修明修作之始也。聖數多難姬聖與賢和之於太古者訓至孫句之後大百六數終遇兩太浩又大共化教源至辛代陽九數慎火又焚之於後少　求於萬肉得河圖內有易法而重修。再降大聖易太行。又距禹代湯禹決水。浩浩襄陵。汨決五行。易又失元。而於泰亢得洛書。

內有太易。易之源流。大易既行者。今之連山歸藏之名緣而得之。古秘斯書何賢知之。而課於周王昌。中聖而又修源範。範不墜門例指存此乾坤二繫度上下文。恐是序乾坤之元體。與易大衍者也。若夫易得此二度再興起之與也。若失度易無以學之也。）

孔子附仲尼魯人生不知易本偶筮其命得旅。請蓋於商瞿氏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而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停讀禮止。（任也）史削（不作）五十究易作十翼明也明易幾教若日終日而作思之於古聖順師於姬昌法曰。（旦者周公立易簡而文作九問十惡七正八嘆上下繫辭。）大道大數大法大義。易書中為通聖之問明者以為聖賢矣。（君明易元聖人也。）

孔子曰。吾以觀之曰仁者見為仁幾之文。智者見為智幾之問。聖者見為通神之文。仁者見之為之仁。智者見之為之智。隨仁智也。

漢代舉（使漢王屬舉四。下讀易經者不得登朝。須道德二經與筆搦刺劭此魏亦如此。至唐虞世南舉曰。不讀易不可為宰相。）

舉先易而後休孔子　附於後。是代代書之。後人書之。不得為先文也。

鄭氏注

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管統也德者得也道者理也籥者要也言易道統此三事故能成天下之道德故云包道之要籥也）易者以言其德也通情無門藏神無內也（俲易無爲故天下之性莫不自得也）光明四通俲易立節（俲易者寂然無爲之謂也）天地爛明日月星辰布設八卦錯序律曆調列五緯順軌（五緯五星也）四時和粟孳結（孳育也結成也）四時通情優游信潔（水有信而清潔）根著浮流（根著者草木也浮流者人兼鳥獸也）氣更相實（此皆言易道無爲故天地萬物各得以自通也）虛無感動清淨炤哲（夫惟虛無也故能感天下之動唯清淨也故能炤天下之明）移物致耀至誠專密（移動也天確爾至誠故物得以自動寂然皆專密故物得以自專也）不煩不撓淡泊不失此其易也（未始有得夫何失有）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否卦是也）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天道如之而況於人乎）君臣取象變節相和能消者息（文王是也）必專者敗（殷紂是也）君臣不變不能成朝紂行酷虐天地反（不能變節以下賢也）文王下呂九尾見（文王師呂尚遂致九尾狐瑞也）夫婦不變不能成家妲己擅寵殷以之破（不變節以適衆妾也）大任順季享國七百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故易者天地之道也乾坤之德萬物之寶至哉易一元以爲元紀（天地之元萬物所紀）孔子曰方上古之時人民無別群物無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天地烝溥人物皆粹同於自得故不相殊別人雖有此而用之故行而無違事而勿傷也）於是伏羲乃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中觀萬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伏羲之時物漸流動是以因別八卦以鎮其物也）故易者所以經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王道經天地而已）是故八卦以建五氣以立五常以之行（天地氣合而化生五物）象法乾坤順陰陽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天地陰陽尚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度時制宜作罔罟以畋以漁以贍人用（時有不贍因制器以宜之）於是人民乃治君親以尊臣子以順群生和洽各安其性八卦之用（要猶不失也順其度而通之因其宜而制之則天下之志通萬類之情得也）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結繩而爲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賢者無文以天言此易之意（夫何爲哉亦順其自通而已耳當此之時天氣尚淳物情狷朴是故伏羲聖亦因以質法化人故曰以王天下也）夫八卦之變象感在人（人情變動因設變動之爻以効之亦大德之謂也）文王因性情之宜爲之節文（九六之辭是也）孔子曰易始於太極（氣象未分之時天地之所始也）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輕清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於東方位在二月巽散之於東南位在四月離長之於南方位在五月坤養之於西南方位在六月兌收之於西方位在八月乾制於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於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終始之於東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氣終則四正四維之分明生長收藏之道備陰陽之體定神明之德通而萬物各以其類成矣（萬物是八卦之象定其位則不遷其性不淫其德矣故各得自成者也）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方備歲焉（其中猶有斗分此重舉大數而已）故艮漸正月巽漸三月坤漸七月乾漸九月而各以卦之所言爲月也（乾御戌亥在於十月而漸九月也）乾者天也終而爲萬物始北方萬物所始也故乾位在於十月艮者止物者也故在四時之終位在十二月巽者陰始順陽者也陽始壯於東南方故位在四月坤者地之道也形正六月四維正紀經緯仲序度畢矣（四維正四時之紀則坎離爲經震兌爲緯此四正之卦爲四仲之次序也）孔子曰乾坤陰陽之主也陽始於亥形於丑乾位在西北陽祖微據始也（陽氣始於亥生於子形於丑故乾位在西北也）陰始於巳形於未據正立位故坤位在西南陰之正也（陰氣始於巳生於午形於未陰道卑順不敢據始以敵故立於正形之位）君道倡始臣道終正是以乾位在亥坤位在未所以明陰陽之職定君臣之位也

孔子曰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夫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爲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定禮之序也故南方爲禮入於兌兌西方之卦也陰用事而萬物得其宜義之理也故西方爲義漸於坎坎北方之卦也陰氣形後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三十四世消以二九一五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皆以爻正爲之世數也復爻賦不以一九數者復初九無據二正正數中自泰以上卦數則壯矣坤靈圖云孔子以位三不正是謂無據也）孔子曰始一世消無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

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後變數也。是以爻位變相發始適變一爻世二爻世陰少故也。）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者，先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甲子爲部起十一月朔日。每一部者七十六歲，如是世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後復然則七十六歲之符。十一月朔旦甲子，先既以此爲一陰一陽而中分推以爲軌度也。）以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焉。往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如是備爲一爻而正謂四營而成。四是故生四八四九四七四六之數。爻倍之則每卦率得七百二十歲。言往來者外陽內陰也。）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正月誤字。書正云一軌聞之法其術意如此乃然存六期者，謂與符厄所遺者言天子者不爲四位之人也。）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所遺也。甲乙爲飢，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七變而爲九，（西方陽氣所終究之始也。此則太素氣之所生也。）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此一則元氣形見而未分者，夫陽氣內動周流終始，然後化生一之形氣也。）二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象形見矣。）濁重者下爲地，（質形見矣。）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象一七九也。太陽則言乾成者。陰則坤成可知矣。）乾坤相並俱生，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陰陽則乘之與仁義也。）三畫已下爲地，四畫已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易氣從下生。（易本无形，自微及著，故氣從下生，以下爻爲始也。）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天氣下降以感地，故地氣升動而應天也。）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之謂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彖者爻之不變動者，五象天數奇也，十象地之數偶也，合天地之數乃謂之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應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消也。）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之一也。（九六爻之變動者，繫曰爻効天下之動也。然則連山歸藏占彖，本其質性也。周易占變者，効其流動也。彖者斷也。）五音六律七變，由此作焉，故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行猶同也。）日十干者五音也，（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己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辰十二者六律也，（六律並六呂合十二辰。）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四方各七，四七二十八，周天也。）凡五十，所以大閱物而出之者也。（閱亦出也。言辰七變禁於易彖也。）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出也。又圓者徑一而周三，四者乃西方之數，西方日所入也。又方者徑一而匝四也。）故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陽道專斷，兼統陰事，故曰純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根本，萬物之祖宗也，爲上篇始者，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終始萬物，故以坎離爲終。（言以日月終天地之道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由夫婦，所以奉承祖宗，爲天地主也，故爲下篇始者，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慎而存王道。（夫物不可窮，理不可極，故王者亦常則天而行，與時消息，不可安而忘危，存而忘亡。未濟者亦無窮極之謂也者。）孔子曰：泰者天地交通，陰陽用事，長養萬物也。否者天地不交通，陰陽不用事，止萬物之長也。上經象故以乾爲首，坤爲次，先泰而後否。（先尊而後卑，先通而後止者，所以類陽事也。）損者陰用事，澤損山而萬物損也，下損以事其上。（象陽用事之時，陰宜自損以奉陽者，所以戒陰道以執其順者也。）益者陽用事而雷風益萬物也，上自損以益下。（當陰用事之時，陽宜自損以益陰者，所以戒陽道以弘其化也。）下經以法陰，故以咸爲始，恒爲次，先損而後益。（咸則男下女，恒則陽上而陰下先陰而後陽者，以敘類陰也。）各順其類也。

䷭孔子曰：升者十二月之卦也。陽氣升上，陰氣欲承，萬物始進，譬猶文王之修積道德，弘開基業，始即升平之路，當此時也，憐國被化，岐民和洽，是以六四蒙澤而承吉。九三可處王位，享于岐山，爲報德也。明陰以顯陽之化，民臣之順德也。（民臣化順文王之德。）故言无咎。

䷩孔子曰：益之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者正月之卦也。天氣下施，萬物皆益。言王者之法天地，施政教而天下被陽德，蒙王化，如美寶莫能違害，永貞其道，咸受吉化，德施四海，能繼天道也。王用享于帝者，言祭天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天氣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成一體。（五日爲一微，十五日爲一著，故五日有一候，十五日成一氣也。冬至陽始生，積十五日至小寒爲一著，至大寒爲二著，至立春爲三著。凡四十五日而成一節，故曰三著而成體也。正月則泰卦用事，故曰成體而郊也。方）知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故泰益之卦皆夏之正也。此四時之正，不易之道也。故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也。

䷐孔子曰：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之卦，隨德施行，藩決難解。（大壯九三爻主正月，陰氣猶在，故羝羊觸藩而羸其角也。）

（至于九四至二月故濡決不勝爲也。言二月之時陽氣已壯。能生萬物而陰柔漸微。不能爲難以障閉陽柔。故曰濡決難解也。）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待九五拘繫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欲隨之也。譬猶文王之崇至德。顯中和之美。拘民以禮。係民以義。當此之時。仁恩所加。靡不隨從。咸悅其德。得用道之王。故言王用享于西山。（是時紂存未得東也。故言西山。）孔子曰。陽消陰言夬。陰消陽言剝。者萬物之祖也。斷制除害。全物爲務。夬之爲言決也。當三月之時。陽盛息消。夬陰之氣。萬物畢生。靡不蒙化。譬猶王者之崇至德。奉承天命。伐決小人。以安百姓。故謂之決。夬陰傷害爲行。故剝之爲行剝也。當九月之時。陽氣衰消而陰終不能盡陽。小人不能決君子也。謂之剝。言不安而已。（且剝落傷害使萬物不得安全而已。然不能決君子。）是以夬之九五言決小人。（經曰。莧陸夫夫。中行無咎。）剝之六五言盛殺萬物皆剝墮落。譬猶君子之道衰。小人之道盛。侵害之行興。安全之道廢。陰貫魚而欲承君子也。（陽柔之時。若能執柔順以奉承君子。若魚之序。然後能寵無不利也。）孔子曰。易有六位三才。天地人道之分際也。三才之道天地人也。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仁義。法此三者。故生六位。六位之變。陽爻者制於天也。陰爻者繫於地也。天動而施曰仁。地靜而理曰義。仁

成而上。義成而下。上者專制。下者順從。正形於人。則道德立而尊卑定矣。（震主地生卯而日出。象人道之陽也。兌主入兌而爲月門。象人道之陰也。夫人者道之也。德之經也。故曰道德立者也。）此天地人道之分際也。天地之氣必有終始。六位之設。皆由上下。故易於一。（易本無體。氣變而爲一。故氣從下生也。）分於二。（清濁分於二儀。）通於三。（陰陽氣交。人生其中。故爲三才。）盛於五。（二壯於地。五壯於天。故爲盛也。）終於上。初爲元士。（在位卑下。）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宗廟。人道之終。）凡此六者陰陽所以進退。君臣所以升降。萬人所以爲象則也。故陰陽有盛衰。人道有得失。聖人因其象。隨其變。爲之設卦。方盛則託吉。將衰則寄凶。（聖人之見情有得失之故。寄託陰陽之盛衰。以斷其吉凶也。）陰陽不正皆爲失位。（初六陰不正。九二陽不正。）其應實而有之皆失義。（陰有陽應。陽有陰應。實者也。既非其應。設使得而有之。皆有奪義而得也。雖得之。君子所不貴也。）善雖微細。必見吉端。惡雖纖芥。必有悔吝。所以極天地之變。盡萬物之情。明王事也。（王者亦當窮天地之理。顯萬物之情。）丘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以象盡天地之意。畫之盡萬物之變者也。）繫辭焉以盡其言。孔子曰。易六位正。王度見矣。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于五位。故曰。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大主人一也。德殊不同而生王號。故百姓變其文名。別其操行。）王者天下所歸往。易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師者衆也。言有盛德。行中和。順民心。天下歸往之。莫不美命爲王也。行師以除民害。賜命以長世。德之盛。（武王受命。行師以除民害。遂享七百之祚。可謂之長世也。）天子者繼天理物。改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萬民。至尊之號也。易曰。公用享于天子。（大有九三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不免害也。文王爲紂三公。百姓悅樂文王之德。文王事天子之位。以決罰小人之罪也。）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臨者大也。陽氣在內。中和之盛應于盛位。浸大之化行于萬民。故言宜處王位。施大化爲大君矣。（臣民欲被化之詞也。）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又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言德化施行天地之和。故曰大人。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高宗者武丁也。湯之後有德之君也。九月之時。陽失正位。盛德既衰。而九三得正下陰。能終其道。濟成萬物。猶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于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

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挺以校易勸德也。（挺出高宗以言昭易義。所以勸人君修德者也。）孔子曰。易本陰陽以譬於物也。擬序帝乙箕子高宗著德。易者所以昭天道定王業也。上術先聖考諸近世采美善以見王事。言帝乙箕子高宗明有法也。美帝乙之嫁妹。順天地之道。以立嫁娶之義。義立則妃匹正。妃匹正則王化全。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氣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義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陽氣歸下。陰氣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下妹以從夫。故曰庭節也。）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此謂教戒之義。）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義也。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之玄孫之孫也。此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玄孫之外絕恩矣。（玄孫之孫。五世之本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同以乙日生天錫之命。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王道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

孔子曰。紱者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故朱赤者盛色也。（南方陽盛之時。）是以聖人法以爲紱服。欲百世不易也。故困九五文王爲紂三公。故言困于

赤紱也。至於九二困將王。故言朱紱方來不易之法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之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天子三公九卿朱紱諸侯赤紱。（朱赤雖同而有深淺之差。）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又困于酒食者困于祿也。（困其祿薄故無以爲酒食。）赤紱者賜大夫之服也。文王方困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錫之朱紱也。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文王雖紂三公而爲小人所困。且進不得伸其職事也。故遂困於大夫。六爲大夫也。）至於九五劓刖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故曰困于赤紱。夫執中和順時變以全王德通至美矣。故曰。乃徐有說。正記諸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貞大人吉以剛中也。

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帝乙則湯。殷錄質（王者之故一質一文以變易從初殷錄相次質也。）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玄孫五世之末外絕恩矣。同日以乙天之錫命。疏可同名。（仁恩已絕則不能避。故小族以是日同。故曰天之錫命矣。）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之義。順陰陽之道。以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正夫婦者。乃所以興王教於天下非茍也。）易之帝乙爲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名同不害以明功。（湯與尚書俱載帝乙。雖同名不相害各以明其美功也。）

孔子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困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九五劓刖困于赤茀。（謂朱紱同爲色者異染法同。以淺深爲之差也。）夫困之九二。有中和居亂世交於小人。困於酒食者困於祿也。朱茀者。天子賜大夫之服。而有九二大人之行將賜之朱茀。其位在二故以大夫言之。（困於祿者祿少薄也。）至於九五劓刖者不安也。文王在諸侯之位上困於紂也。故曰。劓刖困於赤茀。夫執中和順時變。所以全王德通至美也。乃徐有說。（赤茀紂所賜文王所以喻紂也。以巽順而變故終無咎。）正記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文王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乾坤安從生。（消息寒溫之氣。而陰陽定矣。溫此坤微生著而立乾坤以天地之道。則是天地先乾坤生也。天有象可見。地有形可處矣。先乾坤則是乃天地生乾坤。或云有形生於無形。則爲天矣。如是則乾坤安從生焉。若推而問之。欲說其故。）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將說此也。順人不知問故先張所由、爲本使易隨循此也。）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太易之始。漠然元氣可見者。太初者氣寒溫始生也。太始有兆始萌也。太素者質始形也。諸所爲物皆成苞裹。元未分別。）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此極說太素渾淪。今人言質率尔有能散之意。）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也。（此又說上古太易之時。始有聲氣。曰埒尚未有聲氣懸有形兆乎。又重明之據記而小正十二月節始孔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上爲天。濁重下爲地。（易。太易也。太易變而爲一。謂變爲太初也。一變而爲七。謂變爲太始也。七變而爲九。謂變爲太素也。乃復變爲一。一變誤耳。當爲二。二變而爲六。六變而爲八。則與上七九意相協。不言如是者。謂足相推明耳。九言氣變之究也。二言形之始。亦足以發之耳。又言乃復之一。易之變一也。太易之變不惟是而已。乃復變而爲二。亦謂變而爲太初。二變爲六。亦謂變而爲太始也。六變爲八。亦謂變而爲太素也。九陽數也。言氣變之終。二陰數也。言形變之始。則氣與形相隨此也。初太始之六。見其先后耳。繫辭。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奇者爲陽。偶者爲陰。奇者得陽而合。偶者得陰而居。言數相偶乃爲道也。孔子於易系著此天地之數。下乃言子曰。明天地之道本此者也。一變而爲七。是今陽爻之象。七變而爲九。是今陽爻之變。二變而爲六。是

今陰爻之變。六變而爲八。是今陰爻之象。七在南方象火。九在西方象金。六在北方象水。八在東方象木。自太易至太素氣也。形也。既成四象爻備。於是清輕上而爲天。重濁下而爲地。於是而開闔也。天地之與乾坤氣形之與質本同時如表裏耳。以有形生於無形。問此時之言。斯爲之也。）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而成乾。乾坤相並俱生。（物於太初時如始。太始特如壯。太素特如究。而后天地開闢。乾坤卦象立焉。三畫成體象卦亦然。）物有陰陽。因而重之。故六畫而成卦。（此言八卦所以無爻然。）卦者掛也。掛萬物視而見之。故三畫已下爲地。四畫以上爲天。物感以動類相應也。陽氣從下。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下。動於地之中。則應於天之中。動於地之上。則應於天之上。故初以四。二以五。三以上。此謂之應。陽動而進。陰動而退。故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則彖變之數若一。陽動而進變七之九。象其氣之息也。陰動而退。變八之六。象其氣之消也。故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太一者北辰之神名也。居其所曰太一。常行於八卦日辰之間曰天一。或曰太一。出入所遊息於紫宮之內外。其星因以爲名焉。故星經曰。天一太一主氣之神。行猶待也。四正四維以八卦神所居。故

亦名之曰宮。天一下行。猶天子出巡狩省方岳之事。每率則復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中央者。北神之所居。故因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始坎中男始亦言無適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又自此從於艮宮。艮少男也。又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天一之宮。而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一行之坎為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男女之偶為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為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亦爲施此數者。合十五言有法也。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作起也。見八卦行太一之宮。則八卦各有主矣。推此意則及知日辰又列宿亦有事焉。故曰由此起日辰又列宿皆係八卦是以云也。八卦之生物也。畫六爻之移氣周而從卦。八卦生物。謂其歲之八節。每一卦生三氣則各得十五日。今言畫六爻是則中分之言太史司刻漏者每氣兩箭播是生焉。八卦數二十四以生陰陽衍之皆合之於度量。數二十四者。即分八卦各爲三氣之數。於是復云以生陰陽。則中分爲四十八也。衍推拯其數之本十二而候氣十二而候得周焉。衍生十二合二十四氣。與八卦爻用事之數通衍之如是者。三極於六十爲大備。合於度量推衍之長短重謂所容之多寡所苟合。度謂周律之長短。量謂所容之多少也。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之析各百九十二。以四時乘之。八而周。三十二而大周。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大衍之數必五十。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十八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而出之者。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戒各有所繫焉。故陽唱陰和。男行而女隨。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從陽析九至朞一歲。此爻析之所由及卦爻析與歲月及日相當之意。而其文亦錯亂。陽析九至八而周律辭不相理。自是脫誤。三百八十四爻主析當日是一簡字。故六十四卦主朞一歲是二簡字。而大衍之說雜其間亦是換脫。此皆衍數之事。較其次序合補其脫。正其誤。復其換。得無傷於耽瞽敗賊。於上言衍之皆合之於度量。因承其大衍之數五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故曰。日十者五音也。辰十二者六律也。星二

十八宿者七宿也。凡五十所以大閡物出之者也。陽析九。陰析六。陰陽二析。合一百九十二爻。故當以陰爻乘陰析合之以四時。乘之并合之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也。故卦當歲。爻當月。析當日。天道左旋。地道右遷。二卦十二爻而朞一歲。三十二而大周。如是則合之度量而主是大周。七閏適盈皆合二五亦可知之。未八十四歲者。十二消息爻象之變消息於雜卦爲尊。每月者譬一卦而位爵焉。各有所繫。是謂八十四歲必連數之者。凡四百五十變而周矣。乾陽也。坤陰也。並治而交錯行。乾貞於十一月子。左行陽時六。坤貞於六月未。右行陰時六。以奉順成其歲。歲終次從於屯蒙。屯蒙主歲。屯爲陽。貞於十二月丑。其爻左行以間時而治六辰。蒙爲陰貞於正月寅。其爻右行亦間時而治六辰。歲終則從其次卦。陽卦以其辰爲貞。丑與左行間辰而治六辰。陰卦與陽卦同位者退一辰以爲貞。其爻右行間辰而治六辰。泰否之卦獨各貞其辰。共辰共北辰左行相隨也。中孚爲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爲陰貞於六月未。法於乾坤三十二歲朞而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萬一千五百二十析。復從於貞。貞正也。初爻以此爲正。次爻左右者各從次數之一歲終則從其次。屯蒙需訟也。陰卦與陽卦其位同。謂與同日若在衝也。陰則退一辰者。爲左右交錯相避泰否獨各貞其辰言不用卦次。泰卦當貞於戌。否當貞於亥。戌乾體所在。亥又坤消息之月。泰否乾坤爲體。恐與之相亂。故避之而各貞其辰。謂泰貞於正月。否貞於七月。六爻皆泰得否之乾。否得泰之坤。北辰左行。謂泰從正月至六月皆陽爻。否從七月至十二月皆陰爻。否泰各自相從。中孚貞於十一月。小過貞於正月。言法乾坤者。着乾坤而然。亦以承餘且有次也。餘不見爲圖者備列之矣。朞也周也。皆一歲匝皆相避其於此日非歲終矣。爻析有餘也。曆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爲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朞之日。此律曆數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卦。以應律曆之數。曆以記時。律以候氣。氣率十五日一轉與曆相感。則三百六十日粗爲終也。曆之數有餘者。四分之一。參差不齊。故閏月建四時成歲令相應也。故乾坤氣合戌亥音受二子之節陽生秀白之州載鍾名太乙之精也。其帝一世紀錄事明期推移不奪而消焉。音假借字讀如鶉鷸之鷸。已復之意也。言與詩奄有九有同音。此言律曆參差前卻无常。故乾居西北。氣合戌亥。已復二子之節交餘不齊當於斷焉。陽猶象也。人象乾德而生者。秀白之州宇曰州。乾東由又九月之節。故謂秀白。載猶植也。聲入月令云。乾爲金。金於鍾律爲商。人象乾德而生殖之一姓也。商名也。太一之精也。

（言太一常行乾宮降感其母而生之耳。其常一也。其人為天子一世耳。若堯舜者。德聖明達見能識圖書為君得正者之多少。又如其期推校易去之微。故不見代而自消退之自昔之遠者。此帝常會是世稍乾在西北斷律曆不齊也。）元曆無名推先紀曰甲寅。（推先為曆始名言先前也。）求卦主歲術曰常以太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部。首即積置部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餘不足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算即主歲之卦。（部或為蔀。於是為千五百二十歲時人又它書之記為部首則又也。）即置一歲積日法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四十二除之得一命日月得積月十二。與十九分月之七一歲（置一歲積日為實。其注必通分乃成。則實亦常通二通六三三以千五百三十九日計下分三百八十五始必通義。則以十九得乃除之去約多餘則一歲積月分定矣。此為計下分門特作法耳。計下分以四十一為中其求一歲積月及以分直以此記歲除積日月亦自得之。今計已多積洪故會稽尉劉洪乾象法已為五百八十九分之日百四十五。而天度有外內。日月從實道外則即計下分從內則下使外內門狹岐使之然術家作此數家作數從特而見故言之者無常。其寔一也。一此一彼。惟聖人能立之也矣。）以七十六乘之。得積

月九百四十。積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此一紀也。以二十乘之。得積歲千五百二十。積月萬八千八百。積日五十五萬五千一百八十。此一部首。（此法三部首而一元。一元而太歲復於甲寅。）更置一紀。以六十四乘之。得積日百七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六。（元不與卦當歲又當月折當日之數相得生之欲求其盡餘合之特故言更以起之。又不與元用合歲月墜記月數而已也。）又以六十乘之。得積部首百九十二。得積紀三千八百四十紀。（再言紀者。又不用於所求但紀其數而殊之。）得積歲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以三十二除之。得九千一百二十周。此謂卦當歲者。得積月三百六十萬九千六百月。其十萬七千五百二十月者閏也。即三百八十四爻除之。得九千四百日之二十周。此謂爻當月者。得積月萬六百五十九萬四千五百六十八萬一千五百二十折除之。得九千二百五十三周。此謂折當日者。而易一大周律曆相得焉。（易一大周者數備盡於此。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伯受命。（受洛書命為天子也。入戊午部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錄應河圖。（受命後五年而為此者。奉經凝神契所為文王優游典部即上所紀者。數不可改其名而應圖猶如也。如前世聖主河圖言之其數故應也。）孔子曰。三萬一

千九百二十歲錄圖受命易姓三十二紀。（一本作四十二紀。）德有七。其三法天。其四法地。五王有三十五半聖人君子消息卦純者為帝。不純者為王。六子上不及帝。下有過王。故六子雖純不為乾坤。（易姓三十二萬三千三萬一千九百二十歲。中則乾率為七百六十。此先所為四十二者消息三十六。六子在其數。其三法天。消息中三乾也。其四法地。消息中四坤是六子之欲王有三十六消息六子也。）帝王始起河洛龍馬皆察其首蛇亦然。其首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謹其及生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各居應其國中以動靜逆順。此天地神靈佐助之期吉凶之應。（天者即龍也。見者非常故謂之變。變猶異也。於衆人為異。知者為變。吝其國者。甲乙屬東於國各有所王。若甲為齊。乙為東。夷王者起於此國中。動謂河洛之水。靜謂陵陸之地。以應動靜謂之龍蛇見於此為期。龍則用其卦日。蛇則用其卦月。動謂河洛水。靜謂陵陸地。各如其逆也。順逆者。順之皆居澤。逆之皆擾亂也。）亦反所生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卦用事。一卦六爻。爻一日。凡六日初用事。一日天王諸侯也。二日大夫也。三日卿。四日三公也。五日辟。六日宗廟。爻辭善則善。凶則凶。（辟。天子也。上既曰反見日之起者也。所以於國夫人本卷反物生發於卦用事六日七

分之中。以知起者之事來諸侯受其吉凶者惟天子而已。天子之吉凶皆傚此者也。）一執事國之法。陽得位以九七。九七者四九四七者也。陰得位以六八。六八者四六四八也。陽失位三十六。陰失位二十四。（四九為三十六。四七為二十八。合得六十四。四六為二十四。四八為三十二。合得五十六。此文王推爻為一世。九七百二十歲。歲執是其居位年數也。得位者無彖變而已。有德者重也。故執七百二十歲。）子受父母之位。行父母之事。年而謂之數。然自勉於執。即位不如爻數。即不勉於執中厄紀。（此謂受命之君。事國之特。當其執年之初。其子孫亦相承位六爻之初位次數然有功德之繼体守文君則厄於執。謂竟之其受命之君。事國之特。不當其執年之初其子孫永君值后不如爻之數。則有不能之政則不厄於執。謂不得竟之此不能之下當復有不字既脫耳。中猶遺也。不能之君。遭厄則絕元不嗣也。帝王事年國其執相承各有定年。有德延期不若有德繼有無至其元未特則有繼体守文之君。雖非真執猶自竟其執不能之君值厄則絕矣。延期載紀作此三與之則）孔子曰。洛書摘六辟曰建紀者歲也。成姬倉有命在河。聖孔表雄德。庶人受命握麟徵。易曰。陽紀天心。（建紀者。謂大易爻六七八九之數。此道成於文王聖也。孔表雄者濟當興以庶人之有

（仁德受命爲天子。此謂使以援解爲應易攝象也。孔子以曆說易名曰象也。今易象四篇是紀古說假借字耳。）別序聖人題錄興亡州土名號姓輔叐符。（言孔子將此應之。而作讖三十六卷。）亡殷者紂。黑期火代。倉精受命女正昌効紀承餘以著當（火戊午部也。午爲火。必言火代者。未精將土爲之將祖代土也。又當爲火子。又使其子爲木塞水。是知倉精絕殷之象。字戒作之滅動劾承餘以著所當。文王所出六合入元者是也。）孔子曰。推卽位之術。乾坤三上中下。坤變初六復曰正陽在下爲聖人。故一聖二庸。三君四庸五聖六庸七小人。八君子。九小人。十君子。十一小人。十二君子。十三聖人。十四庸人。十五君子。十六庸人。十七聖人。十八庸人。十九小人。二十君子。二十一小人。二十二君子。二十三小人。二十四君子。二十五聖人。二十六庸人。二十七君子。二十八庸人。二十九聖人。三十庸人。三十一小人。三十二君子。三十三小人。三十四君子。三十五小人。三十六君子。三十七聖人。三十八庸人。三十九君子。四十小人。四十一聖人。四十二庸人。三（已上者。變乾坤之体上經三從下起加是主有消息卦三十六子。坎爲震巽艮兌以次承之。故錄圖受命易姓者三十二而一終也。六子之坤坎震圖也。）孔子曰。極至德之世不過此。軌三十二世消。坤三十六世消。乾坤之

（君德之主。威爲其子孫相承之世。知此而已殺之已消也。）代聖人者仁。繼之者庸。今仁世消庸世亂。（三十二君之率陽得正爲聖人。失正爲庸人。陰失正爲小人。得正爲君子。今此之言似誤。三十二君子。又無仁人。此宜言小人。上六繼聖人者庸。言仁者是相殺耳。既其字非小解字。又易若代聖人者庸繼之者小人。相傷其然乎。小人之世消。庸則其世亂。會其性矣。二）陰之精射三陽當卦自掃。（二陰金水也。三陽火土木。其王也。本也。皆失其德陰則起七而强。陽明來者而約。當各以所宜八卦之德。掃更正其正也。）知命守錄其可防鈞鈐解命圖興。孔子曰。丘文以候援明之出莫能雍。（鈞鈐二星。近防上將安妖開爲解之書。道陰陽之圖更與之也。）孔子曰。歲陰陽氣合閉信之類也。故北方爲信。夫四方之義皆統於中央。故乾坤艮巽位在四維。中央所以繩四方行也。智之決也。故中央爲智。故道興於仁。立於禮。理於義。定於信。成於智。五者道德之分。天人之際也。聖人所以通天意。理人倫而明至道也。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也。夫有形生於無形。乾坤安從生。（天地本無形而得有形。則有形生於無形矣。故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夫乾坤者法天地之象質。然則有天地則有乾坤矣。將明天地之所由。故先設問乾坤安從生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

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爲太易。）太初者氣之始也。（元氣之所本始。太易旣自寂然無物矣。焉能生此太初哉。則太初者亦忽然而自生。）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見此天象形見之所本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地質之所本始也。）炁形質具而形質故曰渾淪。（雖含此三始而猶未有分判。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言萬物莫不資此三者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此明太易無形之時。虛豁寂寞不可以視聽尋。繫辭曰。易無體。此之謂也。）易變而爲一。（一主北方氣漸生之始。此則太初氣之所生也。）一變而爲七。（七主南方陽氣壯盛之始也。萬物皆形見焉。此則太始氣之所生者也。）孔子曰。復十八世消以三六也。臨十二世消以二六也。泰三十世消以二九二六也。大壯二十四世消以二九一五也。夬三十二世消以三九一四也。（皆以爻正爲之世數也。復爻臨不以一九數者。復初九無據二五。亦數中自泰以上卦數則壯矣。坤靈圖云。孔子以位三不正是謂與也。）孔子曰。始一世消無所據也。遁一世消據不正也。否十世消以二五也。觀二十世消以二五四六也。剝十二世消以三四也。（復變數也。更以爻位變相發始遁變一爻世二爻世陰少故也。）孔子軌以七百六十爲世軌

者也。以甲子受天元爲推術。（甲子爲部起十一月朔日。每一部者七十六歲。如是世積一千五百二十歲後。復然則七十六歲之時。十一月朔旦甲子元。既以此爲一陰一陽而中分推以爲軌度也。）以往六來八。往九來七爲世軌者。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易有四象。文王用之爲。往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如是備爲一爻而正謂四營而成。由是故生四八四九四七四六之數。爻倍之。則每卦率得七百六十歲。言往來者外陽內陰也。）孔子曰。以爻正月爲享國數。存六期者天子。（正月謂字當正云一軌圖之法。其術意如此。乃終存六期者。謂與符厄所遺者。言天子者不爲四位之人也。）欲求水旱之厄。以位入軌年數。除軌竿盡則厄所遺也。甲乙爲飢。丙丁爲旱。戊己爲中興。庚辛爲兵。壬癸爲水。卧算爲年。立算爲日。（此術謂之意先置今所徙值軌卦消息居六天子之軌數軌也。則七百六十八。復也六百八十八。坎則七百以作入軌年數除之者。陽爻則除其十四。陰爻則除五十六。從初至上。如是再知軌意矣。每除識其數於側。至於求時而上則厄之所遺耳。竿者爲軌除年不足。復除所識卧竿與立皆年數也。今所求者主於日不用故分別之。）必除先入軌年數。水旱兵飢得矣。（先入軌數前代值之軌。除其八年

（數者。七百二十歲。四十二歲者。大周萬三百四十歲。以除滅上九。上九咸自乘其餘一。欲得除一帝卦者以次除之。數有多少欲得除日未之也。如）是乃數究慶厄矣陽之法。（言陽推法術之將有未厄而爲之備也。）孔子曰。天之將降嘉瑞應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變爲赤。赤變爲黑。黑變爲黃。各三月。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圖乃見。見必南向仰天言（嘉。嘉矣也。應者。聖王爲政治平之所致。水色每變其爲所長一明時治平無相勝害之者。乳爲水爲寒。河圖將出故先清。南之向天者龍也。圖有受而言謂乎與者）也。見三日以三日。見六日以六日。見九日以九日。見十二日以十二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皆言其餘日。（誤餘字也。當爲陵之聖主闓河如天必下美德於己前齊往受焉。龍乃以圖受之。其時不闓。則不知往期龍則主陵而援焉。陵平地河水變日以備龍圖書以月三日時無受之。則后三日龍主陵書以一月六日龍見日無受之者。則后六日龍主陵自此爲期驗。故蓍之云陵曰皆言龍者於陵受之時亦扶用。）孔子曰。常德之應洛水先溫九日後。五日變爲五色玄黃天地之靜書見矣。貢圖出午聖人（冲主虛貢之氣洛水出焉。后寒俱降嘉應如乳也。安靜由安井午者龜畏人令而一人教以平書。見五日以五日。見十日以十日。見十五日以十五日。見二）十日以二十日。見二十五日以二十五日。見三十日以三十日。（亦謂洛水辛日以備而無受之者。蓋六日見就龍陵而受焉期之意與上同也。）孔子曰。君子亦於靜若龍而無角河二日清。二日白。二日赤。二日黑。二日黃。（君子次聖德者。又降嘉瑞應河水亦爲變其日從其應之。與見於清靜若龍無角神蛇也。）蛇見水中用日也。一日辰爲法。以一辰二辰。以三辰。以四五辰。以六七辰。以八九辰。以十辰。以十一辰。以十二辰。（以言河水爲蛇將出而變變而已備而無受之者。蛇不出水就陵而受之。君子之德不能不數於此期從不用日十二爲數者不累日也。而當見而無受者。以一日辰爲法謂用其明日期也。辰當爲期也。一日十二辰爲一丑辰而無受者。期日丑辰見蛇亦見水中此有其期明驗也。）夜不可見水中赤煌煌如火英圖書蛇皆然也。（英猶華也。光龜之見水中同耳。於是水中言之者二皆應且使也。）孔子曰。復表日角。（表者人形日之章識也。名復者初震爻也。震之體在卯日於出焉。又初應在六四於辰在丑爲牛。牛有角復人表象。）臨表龍顏。（名臨者二爻而互體震。震爲龍。應在六五。六五離之也。體由方。勢上故臨人表在顏也。）泰表戴干。（干。楯也。名泰者三爻也。而體艮。艮爲山。山爲石體有以行懼難之器云應在上六。於人體俱須參人表戴於干土也。）大壯

表搖許龍角大辰。（艮卦立大壯而立體比爲乾。其四則艮爻升艮爲手搖許者艮也。并二則坎爲水有脊。詩云寘之河之脣。四名卦而震爲龍。故大壯人之表其象也。）夬表升骨履文。（名夬者。五立於辰在斗魁所指者。又五於人體當艮卦於夬亦手體。或其四則震爻也。爲足其三猶艮爻於十十次值本於斗七權之行起焉。七者屬文北斗在骨足履文夫人之表象明也。）姤表耳參漏足履王知多權。（姤初爻在巽。巽爲風。風有聲而無形也。九竅之分。目視形。耳聽聲。八卦屬坎。坎爲水。水爲孔穴象。消卦其適王事。曰聽耳而三漏聽之主娶爲股。初爻在下足象。消卦其始爲爲明人君南面而治焉。足行於其上。姤人表履王是由然王人君寂事者。爲又爲大。夫者土寄位焉。土數五當如姤氣於其上。故八蒸更得位耳。巽爲進退。又爲近利。有知而以進退求利。此謂之姤爲者陰氣之始。故因其遠表見其情。）遯表日角連理。（名遯者以爲爻也。角爲日。消卦遯主六月於辰未。未爲羊有角。离南方之卦也。五均南方爲衡。人之眉上曰衡。衡者平地。連理或謂連珠者。其骨起衡之邊人表亦少少然詩含神霧云。四角主張冀司過也。）否表二好文。（細或爲之特名否卦者三也。三在五體艮之中。艮爲木多節。否人之表二特象之。與三艮卦體五坤坤爲文故性亦好文也。）觀表出準虎。（名觀者亦在五艮之中而位上。艮爲山。澤山通氣。其於人體則鼻也。艮又門闕。觀謂之闕準在鼻上而高顯。觀人表出之象。艮爲禽喙之屬。而當兌之上。兌爲口。虎唇又象焉。）剝表重童明曆元。（名剝者五色也。五爲艮离爲日童月子。六五於辰又在卯。卯酉屬也。剝爲人表重焉。取月卦體以艮。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曆數以有終始剝人無之性自然表象參神實爲之。難得纏單。所闕差也。）此皆律曆運期相一匡之神也。欲所按合讖。（主正月不三者。此人心之合讖春秋讖卷名也。）洛書靈准聽曰。氣五機七八合提九爻結八九七十二錄圖起。（東五爲之五行機七二十七里也。二十八宿以存焉。二者用事以卦相提得一歲俱終。而太一行九宮及位進相結每宮如卦之日則參差矣。八九相乘七十二歲。而七百二十歲後於冬至甲子生象其數以爲軌焉。故曰錄圖起之。）初世者戲也。椎通紀河圖龍出洛書龜子演亦八者七九也。（初世也。周禮曰。凡日行水逆地功爲之不行或勤伏羲初遭十言之教而畫八卦。至文王乃通其教演蓍陰陽人象之吉者也。）始倉頡節五七受命。（伏羲文王皆倉精也。始次言易之注度。而五七三十五。各位在後文受文始頡紀也。）德數運不俗守錄以次第相攺七九度變命失實。（俗猶從也。順之後世之君子不順行易道次第有）

（名錄之書。將起代變滿七九六十三百則其主命也。）合七八八名舉升漸書六十四精聖性象有錄第以所變承動動。（舉猶忠令也。八八六十四之人於有天命之者。即悉書於待升進也。其性各有表。謂若後表日角之屬錄次以象所變如其世數始後去避臨起。此謂君臣則不然。王命臣位係列也。）日者提不者始易物之慎命不在（皆於正也。此言卦也。雖有錄圖所當王必待日事有然提之者乃後可起也。無此氣者且當止雖有錄圖弟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仵者霸擅者距。命曆握軌并技者上契輔。摘推失排紲者咸名紀所錯中與用材毀莫（仵乃情與錯者三皆事象名技摘七排紲蓋為更氣技夭役力之屬摘七微也。排紲納也。伯者齊桓晉文者。距之者秦始皇者。失轉推契而轉之也。若夏太康之昆弟。莫始發者當任用賢才之臣。發書八風之時所行之見異皆有云為下行則此毀直或改作莫也。）五行旋代出輔運相拒與更用事終始捐討期有從更有餘運有託除委有知術合七八以視提機審矣。（接距相錯之言也。或作拒託除衡言命長短在改之也。）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合三百四歲。五德備凡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後初其求金木水火土德日名之法道一紀七十六歲。因而四之為三百四

歲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乘之。凡為十一萬一千三十六以甲為法除之。餘三十六以三十六甲子始數立立筭皆為甲。寄筭亦為甲。以日次次之。毋筭者乃木金火水土德之日也。德蓋三十六五德而止六日名甲子木德主春春生三百四歲。庚子金德主秋成收三百四歲。丙子火德主夏長三百四歲。壬子水德主冬藏三百四歲。戊子土德主季夏致養三百四歲。六子德四正。四正子午卯酉也。而期四時凡一千五百二十歲終一紀五德者。所以立尊號論天弗志長久。（六日名甲子。謂五德更主於六其號名為甲子。故林德後是六甲子改弗訣字。當常志古字與志同。令特受作職者也。）孔子曰。丘按錄讖論國定符。以春秋西狩題剳表命予亦握嬉帝之十二當興平嗣出妃妻妾得亂。（十世李明字也。）不動竭承維表循符當至者塞政在握害特失命缺壽以符瑞伏代哭七錄握稽成年剽衷（當至寒林微之應聞不來也。為政如此塞必在握謂不用七政。則害四時之氣既元年命以當致瑞又代或為俟之也。）期以勃候修身練鈇郎專兌兌德始魁免廷期（上以至深道之故以此言勸論故之言聖人承天意也。故動然練循澤御過也。兌或為悅也。）自然之識推引相拘沮思愈知命不或世帝思圖也。夫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三著而體成。（三微而成一著。自冬至

至正月中為泰卦。三著成體則四月為乾卦。以三微一著之義。則與三著成體不偏蓋為之誤也。原經之義三而成一著一爻也。三著成體乃泰卦也。是則十月為微。一月為著矣。十有八變而成卦之數。恐未盡。注意故不改隨上六拘繫之。乃從維之。言六二欲九五拘之推六既為改應入弗妻事。六二蓋亦當二六先師不改故亦不改主歲之卦。注以為泰否之卦宜貞戌亥蓋據屯蒙推之也。為其國者以為貞戌酉。按注則違圖按圖違經則失圖之意。而注亦又錯。今以經義推之。用位陰陽退一辰相避也。按圖位無同時又何避焉。不合一也。又屯蒙之貞違經失義。不合二也。否泰不比及月。不合三也。經曰。乾貞於子。坤貞於未。乾坤陰陽之主也。陰退一辰故貞於未。至於屯蒙則各貞其日言歲終則各從卦次是也。且屯蒙為法也。泰否言獨各貞於辰。中孚小過言法乳坤。蓋諸異者皆泰於卦位為術法宜相避故言獨貞辰也。北辰共其否貞申右行。則三陰在西。三陽在北。泰貞寅左行。則三陽在東。三陰在南。是則陰陽相比共復乾坤之體也。中孚貞於十一月子小過正月之卦也。宜貞於寅二月卯而貞於六月未其次。故言象法乾坤其餘象卦則自貞於其同位。仍相避可知也。謹按所閒其餘君子為賦贊而弗之。問其餘居子庸人承乎見也。）

胡一桂翼傳外篇

乾坤鑿度

題包羲氏先文公孫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為上下二篇。首稱黃帝曰。（紹興請書目蒼頡注鑿度二卷）

乾鑿度上文

古文八卦。☰古文天字。☷古文地字。☴古文風字。☶古文山字。☵古文水字。☲古文火字。☳古文雷字。☱古文澤字。　大象八。乾天坤地離日坎月巽風震雷艮山兌澤。　四門。乾天門坤人門。巽風門。（亦為地戶）艮鬼門。　四正月坎水魄日離大宮雷木震日月出入門澤金水兌日月往來門　索象畫卦配身。一取象。二載形。三取物。四法天地宜。五分上下屬六　象成數生。天數地數。卦數爻數。衍天地和合數。乾策坤策。八策。日力月力。八象。大畫數生天數天地合策數著。

坤鑿度下文

坤元十性。坤有八色。坤屬坤性體坤有變化。坤有四象。坤有四道象卦法物。　程舜俞曰。乾坤二鑿度序稱包羲氏作法。稱其書謂序乾坤之元體與易大行者也。考其間有所謂太一九宮卦宮卦氣月卦爻位之法。與夫

軌籍占筭之術。律曆相生之數。古今術家多用之。又似陰陽卜筮者流。托爲包羲氏書以自神其說也。

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　按後漢張衡疏云。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漢書注云。易乾鑿度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太一北辰名。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中央。中央者北辰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于子。陰起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從坤宮。又自此從震宮。又自此從巽宮。所從半矣。還息中央之宮。既又自此從乾宮。又自此從兌宮。又自此從艮宮。又自此從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反于宮行起。始坎終離。故桃小彭吉今所傳戴九履一之圖。乃乾鑿度九宮法也。

黃氏日抄乾坤鑿度　鑿度不知誰所作。矯黃帝而爲之言云。庖犧氏之古文黃帝演古籀文而蒼頡修爲上下篇。上篇乾鑿度。鑿開也。度路也。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其說謂有太易。而有太初。而有太始。而有太素。乃及古帝者之代興。乃及乾坤巽艮之四門。乃及坎離震兌之四正。至若配身取象取物制度等說。支離矣。下篇坤鑿度也。謂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謂坤元十性。謂坤有八色。曰瑒配。曰凌配。支離益甚矣。乾坤鑿度之言。大率詞澀而理寡。又有周易乾鑿度。周易坤鑿度二篇。又皆矯孔子而爲之言。竊取繫辭餘旨太極兩儀八卦而生六十四卦。而至爻象。復歸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說。謂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較之乾坤鑿度文頗明直。是出一人之手。而僞爲古今筆質之不同。以至相發明者歟。然以日之十干。辰之十二支。星之二十八宿指爲大衍之數五十。於易未必合。而以易之三百六十折當朞之日。是京房卦氣之法。此書正爲此作。而前冒大易爲重耳。若其謂入戊午蔀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改正朔。布王號。天下受籙應河圖。又謂消息卦純者爲帝。不純者爲王。恐皆非君子之言。而謂以帝乙生日爲名。亦非啟以即位之年太歲爲號。考歷者已得之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七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六暮

賦（大全賦會三）

聖人擬天地參諸身賦　盱江鄒子益

天地至大聖明與參擬其迹以雖異並諸身而曰三稟厥齊聰位乎中而有立揆之高厚實於已以無慙　厥初判太極而三才惟聖中兩間而並立揆之大造雖若異迹質以妙躬曾無二致擬非求合同者此理殊者氣形參則謂何顯而吾身隱而天地　雖曰德稟齊哲姿全智仁顧藐爲淵穆以中處似判若高卑之位陳然而職覆職載惟職教以何傢辟上辟下揆辟中而亦均皆隱然運量之妙用非求以擬參於聖人德運乃神任此化工之托迹非求象同然已德之純　擬者何非規規驗動靜於山川非屑屑揆往來於寒暑三極肇判一機相與觀上下於竟躬亦率性驗情覆於舜已同揆叙兹聖神並立於其間特幽顯不同於所處明足有臨智足有執爲用也弘躬不必象已不必當並觀其所　大抵合隱顯而觀於迹若異與天地同大惟王則然彼琮玉可禮地由有意於象地璇璣可齊天尚容心於察天惟此則無心於

此擬自然與元化以周旋行焉則矣何待取法動應規矣奚勞象負參之爲擬非有迹也三者並行不相悖焉大易修之不假範圍之力中庸正此自同化育之權　且以流形於地岳瀆山川有象於天星辰月日是雖洪造之迹異而有大君之首出其身之正行同攸叙之五其身之修政並以齊之七果何心擬象以爲參特其用周流而則一想周正集命毋勞占測日之主諒黃帝服形豈特驗吹灰之律　因知位異而三由泥物理道貫於一始融性真今此內境湛一泓之水宸襟融萬象之春海晏河清吾心地之主靜雲行雨施吾性天之運神此又能全造化之全體見還有一乾坤於一身堪嗟思正之太宗德求以合執謂齋精之宣帝刹待乎因　然而天時豈能無旱暵之災地道亦或失水金之性聖也德宇之奮不盡發育善淵之妙無窮涵泳君子則曰天地之天地吾身之天地無睽離何待擬參於上聖

江西張深父

妙擬天地理融聖神以同出於太極故默參於此身躬齊智以有臨存誠者至準高卑而與合視已惟均常人多自累於群形上智獨妙融於三極謂胚胖之始既本同體則踐履之間固宜合德雖人有一身之天地鮮矣潛心惟聖參太始之機緘擬而順則　神以運德聰而繼天實中元氣之流轉性內真機之斡旋不形其

形默探與形之始不物於物妙寵生物之先蓋吾身造化同所出也豈妙用工宰得無異焉作皆作樣方寸洞澄於淵鑑以觀以察一中還有於坤乾　擬之曰陰陽分動靜則我之動靜亦然乾坤具剛柔則我之剛柔豈異厥初相貫於脉絡反己何容於私僞係星載岳混融形著之誠德降雨流霆凝合清明之神志非自形自色同一本原何徹上徹下妙參天地方龍見尸居之際盡性無餘察鳶飛魚躍之間反躬皆備　言之曰三才異勢非有極之外物上聖踐形全妙躬之兩儀彼蜉蝣寄天地與物何異醯鷄處天地豈人所為惟此氣凝五岳之至粹心體北辰之不移乾首尊居正此元首坤支順適暢於四支使上下蟠際與我無間豈土木形骸所能自知想文后象明象以德純之日謨伏羲觀法觀於近取之時　泛觀夫中受天地鍾和粹於性情形肖天地寓方員於顱趾既同得於氣稟宜罔叅於躬覆何虛舟其體者不知厚載之德何死灰其心者未識好生之理彼形圓宇宙間塊爾者位此心在天地先自然之擬是則照臨運德皆吾之日往月來行止隨時即我之川流山峙　然嘗論物有不倫則擬之力有待道如本合則參之言可無迨天旱災殊湯德之配者水患異堯功之蕩乎則已憂未得始驗龍菹之放而事貴適詳庶幾寬望之蘇使始焉兩

間非有異證則渾若一體果何間吾是則宣既遇災可不行修於勝漢光非關野何勞指示於披圖　乃若河決何時而多愁自如霜旱何世而瘠形不已不曰錫智之王且因不雨以剪爪懋德之主尚以横流而罪己如其不知參擬而徒借天地有憾之說以自文非聖人之心矣

聖人以天下為大器　三山何文龍　天下至重聖人謹持為大器以在是宜歷年而保之寶位尊臨襲此累傳之慶綠區坐奄作吾巨用之資　聖人瑤圖光紹於累朝實祚鎮安於中夏謂我家付託斷匪小用故予心謹重不容輕假處兆民之上獨膺社稷於朕躬為大器者何長保祖宗之天下　觀夫濬哲高世聰明冠倫皇天眷命奄爾四海百姓屬心係予一人可不以此重器負于朕身智足以臨任土地人民之寄安明所置豈準繩規矩之陳　是器也國家重王綿亘億年山河巨鎮雄吞萬里要在永保毋容輕視受不在球而在商邑之封域寶非以鼎而以周原之疆理揜是為之特其小耳五百年曆數相傳之統業屬焉百萬井提封自治之規模係此　大抵人主以一身負其責以甚大天下非小物顧所置之何如漢祚石盤關內增重秦邦瓦解殽函擁虛故此萬鈞雖重寧如萬國之底定九鼎雖貴不若九州之奠居是器可謂大矣在我毋輕置諸五不必

修想舜帝治平之際六何用禮諒成王綱紀之初　至如爵云公器寧假人為威曰神器宜伸天討器或寓於藏禮器或形而謂道雖散而為用特天下之一物夠付于有家乃域中之大寶要將措斯世於無危所以多歷年而永保抑見重惟仁舉歸仁起海北之夫利以德施觀德聳山東之老　又況鼎命啓中興之運寶龜衍奕代之傳侯圭男璧玉帛甸衛璽環莫貝梯航陸川雖衆寶畢陳圓天下之願也然大器當重尤聖人之責焉是則奠枕于京穆穆建衛之俗覆盂而治熙熙擊壤之天　又當知扶持大物非綿力之能成經綸重任得群材而為盛鈞璜如望出遂渭水之獵員鼎若尹孝就華郊之聘然則聖人以天下為大器而賢者又天下之利器焉見臣賢而主聖　潭州周興　器孰為大聖宜審觀以臣忠之遇計措天下於常安據寶位之至尊豫思有托即綠區之巨用益底多盤　當其乾符方開運以有歸褱子亦諸祥之非脫然社稷重任責在謀早故臣子至忠過於慮遠非小智所及惟聖人可與守邦為大器者何安天下宜先正本　雖曰濬哲高世聰明繼天國勢民心之盤固祖功宗德之綿延績曰驕之數必有日以重耀統星拱之民將有星而聚前持坤器之傳至重至大故臣計若過不容不然禹照以明當衍我家之慶坤輿所奄敦輕

是寶之傳　蓋曰湯孫未立球當念於受商禹子將生鼎可知於傳夏事機寧至於過慮儲嗣豈容於或舍必本思豫建民俾按堵毋嫡不早定勢形解瓦繼聖以聖固有待焉非器之器此為大者五百年勃興運祚後欲善承千萬里奄有封圻豫防輕假　吾知夫臣心知愛君常過所慮天下非小物不安則危況大器既成未必無多男之慶而大器雖傾當先培萬世之基此明君欲長世以繼體故儒者合先時而進規要使國本一正而磐石九鼎宗柘載安而泰山四維器所謂大聖其審宜想文以是傳鼎有難遷之象諒成能以守寶隆所遺之龜　故嘗謂憲宗中世豈無憑藉之紀綱文帝元年未可動搖於宗社何大器難獨化切切於絳何大器在所置舉拳於賈而且國嗣未立衆等之疏力請太子蚤建有司之言具寫蓋續聖人後當日圖之故為天下計又寧過也必言自魏養之建始免傳非使書無楚客之規孰知安下　又況璇源襲慶緜十四世寶運垂休何千萬年然而燕翼之貽當啓爾後虹流之兆未開厥先宜乎金闕寫丹衷之奏玉音勤清問之宣謂日夜豫思臣計孰矣雖春秋鼎盛帝心察焉又將見繼承寶重之休愈驕于盛恢拓金甌之業永保其全　又論之鎚邊大計易傷田里之和生財大道毋墜國家之命是以壽昌納粟終損漢富平叔更

盍反虧唐盛是必聖人以天下為大器而所以愛護其器者靡不至焉則大本不為徒正　盱江高仕卿

本正上聖慮關普天以是器之為大得其人而後傳據寶位以端臨重離執繼命綿區而巨用主宸惟賢　蓋聞祖宗立國固欲衍於基圖嗣續得人乃能安於宗社創造以來有是重任畀付于後斷無輕假伊天下乃至公之天下器亦大哉非聖人後繼有於聖人責誰任也　觀夫正位凝鼎捏符開珍纂帝王今古之正統任社稷人民於一身念金甌自保固無負承家之責而寶奎相傳尤當資有德之人非建茲賢嗣每謹所授是有此重器與無則均禀德冠倫每異皇圖之衍曆待人後寶甚於王府之貽豹　是器也中國磐石億萬載之丕基四海廣輪幾百年之輿地斷匪小用無容輕畀夏鼎貴矣必夏啓以乃授周寶重矣非周成而寧遺繼者述者必當其人保之惜之有如此器足以有臨也思子孫世守之謀擇而後措之背爽夏生靈之為　天下非小物猶置器之當謹聖君付後嗣必得賢而乃宜況幾年謹護萬幸脫朿航之險使一旦輕授烏能無累卵之危故欲奠坤輿之廣但當嚴宸子之司必文帝果賢漢重乃奉毋扶蘇不立秦車莫支知所重矣曾何殆而置以宜安請考賈生之語定之不易兼稽李絳之辭　蓋始者應符創業幾載規恢定鼎遷都累朝培植嗟前人付我正期永保於鴻祚豈今日貽謀烏可或輕於燕翼得不嚴國器之守每擇賢輔謹神器之荷必求敏德使其付授之少忽縱欲延長而安得必敬於元子乃貽陳實之邦非祇若嗣王豈付受球之國　抑又論付托於後固有緜延之望儀刑於前當創造之艱必也念神重之重則守位惟謹思銅駝之棘則寢薪敢安毋寶貨玉食嗜好徒逞毋瑤臺瓊室逸遊自盤以此正後代家傳之本斯可堅萬年國勢之磐將見西北舊疆故土重依於疆界東南半壁諸侯復會於衣冠　然昔人嗣皆可立何必推仁孝之聞子固宜繼何必察謳歌之者蓋與其出於已見私以授受孰若採諸衆望為之取捨夫惟今日以儲嗣為天下公器而必參之公論而後正為大器永傳於天下

聖人寶天地之綱紀　盱江鄒王孫

元化攸係聖人是司位天地之中也即紀綱而寶之躬全淵懿之資彌綸所寄首重高卑之統綜理於斯切原兩間所以立者扶植之功一日不容紊者經常之道如非謹重於明主果孰維持於洪造且天地自肇分之後綱紀已存通古今無可泯之時聖神是寶　觀夫濬哲生禀聰明夙彰念太極分兩儀有統有會而大君為宗子是維是綱非彝常一理自我愛護則天地中間伊誰主張齊此珍

特出任宗師之托貴茲統緒俾循高下之常　寶之如何正乾之統貴於乾玉之良秉坤之維甚若坤珍之瑞張理所在扶持者至重克之經克但文運謹舜之叙舜惟事治倘非實此之綱紀毋乃塊然之天地一已任咸能之責審所當先兩儀有定序之常毋容輕視　請言夫厥初開太極綱常之理已具其間無聖人造化之功孰全使漢緯唐經有火紊也縱隋珠和璧亦何恃焉故此加珍重保全之意任璧齊秩序之權世未知有極順帝則以敢後不可無倫訪洛書而是先予非敢忽乃所謂寶它有足珍恐其不然想黃帝重茲皆屬緯經之域諒伏羲珍此咸歸綿絡之天　蓋始者天有天綱紀而日往月來地有地綱紀而川流山峙人知高下一定者序孰識經緯不踰此理聖乃齋而七政首在璇玉叙以九功先修金水非聖人實此是主是宰恐元工紊矣不綱不紀所以建功自武叙倫並惟玉之珍德合於文為政喻球金之美　夫然故星珠月璧天象絢綵河帶山礪地維開珍或晝夜有經既秩既序或東西為緯以平以均此真機運轉果孰王於元造皆一理扶持大有功於聖人不見明三統以運三星志自班生之述叙五行而次五紀範由箕子之陳　抑又聞經綸穹壤固已屬於九重恢張治化尤有資於衆正必也經陰緯陽金甌碩輔之當軸維藩維翰王帳元戎之分命夫惟能寶天地之綱紀又能寶賢以共寶之咸仰當今之明聖　江西汪仲遜

綱紀至重聖神謹持為天地以寶此貴氣形而統之崇一德以統臨主張自我秩兩儀而張理珍愛於斯　蓋聞兩間實有資總攝之功一日不可缺經常之道使吾心輕視不任重責恐元化無統必虧大造且天地賴紀綱而乃立信有其原此聖明必珍重於其間以為之寶　觀夫睿哲高古聰明繼天立一經常之統任兩儀宗主之權若曰德比乾王當令乾紐之運轉躬握坤珍必使坤維之混全使紀綱不有以寶也雖天地亦幾於塊然眇躬全曰睿之資輔成貴重一意貴統元之妙高下繩聯　豈非陰陽有以繩乃循寒暑之經上下無以統必紊尊卑之位當貴所保毋輕以視克舉而經重於克王之為文勉以張有甚文龜之遺何常經所在視若珍寶蓋一日不張有虧天地九重儼若宸躬膺輔贊之權歷代重之元化得彌綸之義　大抵綱常正理貫三極以統攝明聖贊化謹一心而主張況杓衡天之綱環拱衆星之列江漢地之紀流分萬派之長信所謂商緒周經之秩有甚於隋珠和璧之良山河由此正襟帶咸秩日月自此明緯經有常使大經不謹以不重則洪造孰維而孰綱想黃帝羅星何必元珠之索諒成王經野無煩鎮器之藏　是寶也

考之於易綱曰祖綱著之於書紀云叶紀向非實重河圖猶綸八卦之道
寶吞皇極紬繹一中之理則何以天以之經歲月運轉地以之緯山川流
峙九上下千餘年宇宙秩若皆前後數聖人始終實此使統如失漢漢皇
何取於振金若綱既漏秦秦帝徒誇於傳璽　常觀天經數於旱勢極熒
虞地維裂於水倫嗟汩湮迨夫周綱稷振於鳴佩夏紀力扶於有鈞所以
續用底成自致琳琅之貢蘊隆已珍何勞圭璧之禋於紛擾之餘復秩定
位見統攝之功有實聖人更令績就撫辰亦仰體在璿之王抑使經勤強
海又將分鼇璜之珍　抑又聞胷中有遺化器與道融心上起經綸理明
慾淨故我金石其令謹綸綍於告詔圭璋其行守準繩於德性是必實一
身之綱紀而後能保兩儀之綱紀焉建天地而關百聖　盱江陳彥誠
綱紀至重聖神謹持因天地之錫此任宗師而實之端復位以有驗妙而
獨運保常經之無墜足以相維　聖人貫統形統氣之機妙立極立心之
道謹重一意扶持大造且天地豈能自運予總其權使紀綱少有不齊是
輕其寶　觀夫黼設冊衮琉畫業裳知此理貫兩間之脈絡在吾心妙萬
事以經綸且曰典雖所秩也予必勅典倫固所畀也我當叙倫能於綱紀
視以為實所謂天地立之在人以執以臨得工宰獨尊之妙曰張曰理誠

高卑可貴之珍　是實也藏於家兮繩繩父子之倫瑞於國兮總總君臣
之義以齊洪造之常序以秩化工之定位舉堯之經大符堯帝之訓勉文
之緯紹即文王之遺此聖明中有主宰拾綱紀外無天地統御仰聰明之
冠運以不窮整齊合上下而觀保而無墜　請言夫幽明與並立異勢同
理今古不容墜三綱五常况乾成男坤成女人之性本貴而陽為夫陰為
婦氣之和亦祥信彝倫可不珍重在上聖力為主張湯后肇修旒不必綴
成王以治鎮奚待藏則知欲立天地在扶紀綱想尺璧可輕叙道本為於
夏后諒介圭事用緯方由起於宣王　蓋始者瑞陳龜字胚胖正直之彝
珍負馬圖發露剛柔之理向非實皇極兮範建周武寶神易兮畫陳羲氏
則何以定八卦之首而植立乾統叙五行之次而維持歲紀非秩吾常道
可與立者是有此至珍反為輕耳毋若亂繩未理璧徒託於雍郊寧如失
統莫操鼎護誇於汾水　迨夫人紀一齊地紀截若朝綱一肅天綱秩然
琴入五絃之奏帶兼四海之連貫作珠星合作璧月植為朱草液為醴泉
以此見關握珍符之地皆有關扶持正大之天更令永以綏民商后珥雉
飛之鼎謹而徹典桃虞正璣在之墻　終之曰鈞衡改正則星且改躔鼎
鼎失調則水因失性必也綱戒其陵拳拳補衮之望紀齊所領鶺鶺繡裳

之詠是又所實惟賢以共扶天地綱紀為咸仰臣賢而主聖
聖人接三才理四海　盱江陸定甫　道貫太極聖司治權理四海以孰
是接三才於自然獨此離明因統元而紹續推而臨御默與世以周旋
聖人即心為夷夏之經綸揭人與乾坤之綱紀續其一脉未始少間治彼
群方曾何強使且四海非三才外物無所容私接三才於四海中間是之
謂理　大以能化廣而運神自渾淪肇判於萬象而總攝實歸於一人所
以身有極之後繼繼建極冠群倫之上緜緜叙倫純乎任理以接以續外
此為治孰成孰因祖乾綱於兼御之時使之燃絡通泰道於皆徠之域順
以獨綸　吾非創為之統而臨統一之天吾非強習其紀以御紀為之地
貫必有道治宰任智格上下授人特南秩朔易叙平成厚民生東漸西被
運其機而不強以力舉斯世亦莫知所自陰陽之準民極之立績續匪
私冊車所及人迹所通安安無事　吾故曰總一世權綱初匪容力續三
極脉絡當無已時蓋覆載中物莫踰天地之形氣而宇宙內事不過君民
之訓彝故聖也本諸性以非鑿安群生於不知則皆順帝道化四被智若
行水教聲四馳接之勿使間耳理者曾何強其若曰兼臨三後華譯之語
如云輿廣載稽仲郢之辭　蓋四海乾清坤夷惟驗乎河岳日星家齊國

治所辨者君臣父子然而三綱不屬元氣間斷三綱少紊彝倫廢弛是必
有叙疇之主乃悅服於內外無修府之君曷會同於遠邇信接而理之非
繑拂也特因彼本然以維持是不見堯邦奄有文經相與以運行湯域肇
開人紀實為之終始　彼有脉三才於胷中以絕為繼置四海於度外雖
安易危蠻捻西番舞殺風雨禍基南幸華清苑池或艶挺趣焉侵國之難
作或邑變羊車亂華之變隨於大造生民秩自絕耳則一縷治脉將誰續
之豈止夫仙承露於柏梁耗虛者漢人綴衣冰之花綠沸湯於隋　又
孰知聖全仁義先得我心聖極動靜互根二氣歛而方寸之變化散則萬
形之經緯故曰未理則為三才已冥之四海既接則為三才未判之混元
聖乃混元之謂　盱江余子範　聖以順動治非力為合四海以主是接
三才而理之洪惟貫道之君妙馳其際安彼從風之域各得其宜　切原
造化人心有此自然聖明治世因之而已惟順其成法洞洞幽顯故何所
容力安安遠邇聖接三才之一脉形其無形時臻四海之群生理皆自理
觀其德冠于古化馳若神動作茂一毫之偽流通本太極之真繼善之
成續續陰陽之道緝熙之止繩繩父子之倫蓋合氣與形本不外理故成
順致利因而治人不可知之謂神顯幽無間推而放諸而準脉絡相因

由是上乾下坤垂世衣裳愛親敬長示人仁義物各付物事行無事配順得人安堯奄有之域平成治事叶禹會同之地蓋三才之理當然而然故一人之治因利而利從容以中合財成左右之宜揉母容極南北東西之自　吾知夫一道妙之真自散氣形之內開世運之治豈容智力之私蓋物物具乾坤惟順乾坤之位而人人有孝悌俾先孝悌之知況此上判斷鰲之極下安蒸蟻之思高卑之位為萬世以制禮長幼之倫由九疇而叙彝吾惟性所性以接此彼自安其安而得其與且廣焉傳載稽於仲郢兼而兩也易乃係於宣尼　蓋謂水惟修則平土居之春既正則厥民析矣下之平也老老長長政曰善哉父父子子聖乃因彼固有安乎汝止妙氣形識之統混以兼統立天地人之紀以之為紀非人力強以致焉亦天理所當如是不見意之同心之得虞舜光施德則合民則懷文王率俾然嘗謂一而二二而三一之妙無迹極生兩兩生四極之真默傳三才兼而由性順此四海遠而惟心通焉山川雲雨不出清明之氣臣民家國勿離仁智之天雖行於不擾俾事物之理也及欽而審藏泯識知於寂然更令入以精神妙屈伸於龍蠖察於上下自飛躍於魚鳶　乃若振杏壇之四教日月民心揭木鐸於四方塡荒道氣刪詩定禮名教宗主律時襲土

乾坤經綸吁明王不出於海內而三才之道屬夫子焉此率性之謂修道之謂

聖人抱誠明之正性　盱江黃義夫　伊性之正惟誠則明本上聖之素抱異常人之習成妙獨智以有臨心源瑩徹懷一真之不昧天稟純精聖人二五與合太極融融毫釐不雜靈襟瞞瞞與生而俱若此至粹退藏於密非由力保且誠而明謂之性至矣何私離天之命存於心斯其曰抱光以履位淵而冠倫躬兩儀大造之異稟賅五帝三王之本真妙中庸不息胷襟之監常靜存大易無妄己分之蓄甚神我所謂性力非以一人不勉不思匪賢者操持之比則形則著皆天然賦予之純　抱者何體胖不欺知至機融室闇無愧神潛境淨乾坤胷次之高厚日月襟期之暉映情不決兮自無失指之失和默保兮妙得流形之正不以人為純乎天命達浩浩於經綸之地精蘊可知欽昭昭於悠久之天私邪悉屏　言之曰無一息之妄斯心境之自徹致纖毫之力非聖人之所為況光岳精英毓作殊常之質則氣象渾涵常知無極之特今此即實心而融我實見妙至理而發吾至知誠則明矣可謂粹矣抱者性之曾何守之非必服膺則動述戴生之語毋煩執善不思形韓子之辭　蓋是性也愚者障其誠豐蔀斗

以何知私者鑒其誠井觀天而莫堯亦豈無進此以有覺又不過後焉而持敬章此間氣鍾于上聖飭五常之天昭若智燭包一書之易絜夫心鏡茲純然渾蓄之粹無所謂修為之病精由微著姚虞悉所守之勞純以顯言文后播聿懷之詠　抑又聞必謹其獨者聖之學莫見乎隱者心之誠宮官女子性易溺於所習闇室屋漏性安知其不情要使謀內太虛纖翳無礙胷中真境一塵不生雖不假持循之力亦當防偏倚之萌將令被褐以懷輝含玉潤抑使尸居而默顯甚雷聲　又當知卷之藏一心固誠學之純故之彌六合乃明通之盛察鳶魚飛躍保育萬類同兄弟顛連包容百姓蓋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而後為天下之至誠故曰惟至誠能盡其性

聖人根中庸之正德　國學林友龍　性具天德美該聖人根此中庸之正原於資稟之純足以有臨先得同然之善究其自本獨全至矣之真蓋聞人均至善易汨人心天生上智獨該天理。凡粹然一德之妙旨極彼鮮能之美且中庸之德謂之正性固有之無毫釐之偽雖其間聖能根此誠以拔萃自出向離獨尊芟除人慾之私偽涵養性初之本原融止善之天非由擇以固執造自誠之境不待閑而後存衆理具足何者非正一

毫無假乃其自根稟有容有執之資淵淵浩浩全不易不偏之善本本元元　是根也無心茅之塞何用鑲心無性柳之戕異勞率性渾然天理之妙屏爾人為之病養蒙之果時叶蒙象圖乾之幹信符坤行蓋不中不庸豈謂正德惟異衆異賢斯為上聖生而知也粹精得天縱之能本其至乎篤實極日新之盛　大抵理與生俱生均具天然之粹聖能性其性不參人者之私況辯眷息存得實地渾涵之素而理明仁熟乃善端呈露之時惟聰明睿智之為至實廣大精微之所基發而中節即未發之喜怒敷而為極本末數之訓彝自本自根有此德也非身非假純乎性之相適以之純祗本文王之克諒率而有大精原虞舜之惟　蓋始者根仁根義均此善心根陰根陽渾然太極其奈邪妄汨其正易敵資棄好樂戕其正淺虧物則小人反中庸每每自牿君子依中庸拘拘務植惟聖維乎天不雜乎人故性具此理實根此德虛焉是溺異蒙莊若槁之心奧僅能知小孟子其性之色　況聖也垂旒天廣於睿聽舉惺日親於鉅儒觀中庸之鑑佩此正訓入中庸之道遵乎正途所以暢則有德林之茂發而為德藻之敷雖渾融所性聖者事也而培植此根學之力乎是則仁自此成仁隨充於有實行由茲顯行亦見於為株　又當知以此性根此德不梏於私出乎

身加乎民共由具正叙彝而後孰不有守建極以還嗜非順慶然則聖人根中庸之正德又將使天下皆為中庸之民爾德徧為於百姓　三山余汝舟　天德之正聖人所存擬造化以妙合有中庸之素根道待不思具此生知之蘊行該為至粹然自出之原　聖人具最秀之秀於有初自與生俱生而先得本體肧腪有大蘊蓄善端萌蘖不勞培植至精至粹實鍾為資稟之純自本自根莫正者中庸之德　出類拔萃繼天冠倫一塵不芥於真境萬善皆蕞於此身胷中太極愛不盡之生意性而至誠涵自然之本真信知德其德以自我所謂天其天而不人非或利而行或勉而行由生以稟即不易之謂不偏之謂均其具純　是德也心不必鏤曾無刻楮之勞善非待擇自去揠苗之病見自粹面歸非後命謹乾之言因以幹事亨衆之時養於果行非我之培之以為功由性焉安焉之謂聖獨備生而知之粹實異常倫兩無過不及之偏自存謙柄　乃今知德非身外物所稟至粹聖具性中天其生有殊況萬善萌芽已具精英之秀苟一毫矯揉殆將潰潦之無稟德性者豈人力乎道云允執植作道本行曰有常發為行株何聖焉於正以不失是德也自生而已供所謂茂昭道自商湯之立不勞滋植彝知周武之數　吾故曰二氣五行均此自然萬殊一

本初無異者何小人反中庸或至於戕杞何君子依中庸尚資於養積得非賢特異衆愚甘為下惟聖獨能根之有本固如是也想有於秩禮寧易業以後知諒立自修身豈芸田之或舍　又嘗論拙然異於人固具陰陽之秀有以養其天猶加雨露之滋故聖也壟闢情田之耕耨發數經訓之菑畬觀因材等言則我者培矣誦執柯數章則睨而伐之此又以誠意正心之學而為吾養根俟實之基如節中以和其至得道端之造若物言其發之純稱天命之惟　聞之師曰陰根陽陽根陰同出一機聖與賢賢與聖本無二性必擇如顏子則體具顏子苟執若鄒孟則材稱鄒孟是知安行之與利行者雖異而其歸根也則同粹然一出於正

聖人抱誠明根中庸　三山陳晞傳　神聖素抱誠明內存包體用於未發此中庸之已根躬稟實總斯合靜虛之性生全正德大為培養之原蓋聞身外無餘理本本素存聖心一太極生生不息自厥初得所命以稟受而此道已於斯而培植誠明皆固有純乎天不雜乎人中庸不可能抱此性始根此德　蓋聖也間氣鍾毓一初混成包含乎天地全體融會乎陰陽五行心境無塵神集虛室性天不翳氣涵太清胷中大造恢有餘地天下萬善根於至誠先得所同然渾若不膠而不擾其可謂至矣由茲資始以資生　豈非二五俱凝乃一元長育之基沖漠無朕實衆善萌芽之始中具至粹外非實理存若純乾富為謹行之善皆如洪範斂作無偏之美生成此德有本者存覓抱之初已根乎此出其類拔其萃始者渾然動主陽靜生陰能之鮮矣　大抵理與生俱生合萬變於一體聖獨秀其秀斂一真於萬殊蓋上天所命本至正大公之妙如寸念未實豈淫朋比德之無所以上智異夫下愚性乎用守無性柳之戕賊心不待揉豈心茅之或蕪茲聖真純粹之天也乃善行滋萌之地乎舜盛其忠精一奚勞於允執武端乎信訓彝何暇於言數　思昔負陰抱陽均融二氣之精載仁抱義皆得五常之正意肧胎同此實地則發見無非粹行率何智者人其天肆其剋楮之巧愚者情其性賊以揠苗之病非聖人求異於衆人蓋此性不離乎正性既合而有體剛柔可貫於乾坤毋睨以代柯忠恕已生於性命　又當知天之降衷均具於一本賢者希聖當防其七情故齋心如顏子忘禮忘義盡性若子思則形則明一則擇中庸而具是體以不遠一則作中庸而戒其材之覆傾使千萬世宗盟推曰亞聖亦二君子力學造於至精若曰謬悠身陋莊周之橋既全剛大性宜孟子之萌　然而民吾同胞因私習以梏亡天生上聖覺群心之淵浩必也寂感一機順此性於神

易正直數語會天人於王道然則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皆不離乎德性之中俾亦各全其覓抱　三山陳堯章　神聖獨抱誠明兩全挺姿稟以特異根中庸於自然待以不思蘊自初而謂性充之有本發為德以皆天　夫惟經綸心上之真鉴發越胷中之太極惟則形則著有大涵養故不偏不易由茲培植誠明聖所至純乎天不雜乎人中庸民鮮能抱此性必根此德　時其教闡神道化恢大猷包括性初之工宰肧胎心學之源流如止水不皮萬境俱澈如太虛無翳一塵不留有體有用洞洞無累自本自根生生有由全寬柔溫裕之資心存至正發廣大精微之用道豈它求　想其欽龜嗜之哲而芟彼黨偏闢義易之邪而萌夫言行但存培養之力自有榮華之盛性何待率而戕無性柳之賊心不必鏤而塞去心茅之病凡我培何者以非德見保抱實原於所性德崇業廣素存乎理徹境融本立道生親得乎心傳面命　請言夫善根發露本諸性分之素抱天理混融萃在聖人之一身何擱中虛外合體用之異致猶自枝及幹同陽和之一春聖所謂性天而不人稟繼天之靈而敷暢天德懷盡性之能而發萌性真所抱皆正其生有因若曰為能請考戴生之述如云無過載精韓愈之陳　彼有自明而誠賢者所為不明乎誠小人自處是故中庸僅

能擇柯執此以徒泥中庸不知守未伐之而失所並聖異乎賢不肖奚辨必和積於中精英可咀受知合抱之桐刻戒無根之楮想存而德傳充為言行之常諄達以哲推數作訓彝之叙　今我皇聖學留意經筵鋭情寫中庸一篇洒洒袞翰講中庸數語琅琅玉聲亦曰誠毋自欺參大學之旨趣明以用晦採易書之粹精伊君德養成學有餘力見中道植立正由此生是則萬物育焉蓋本宣尼之不惑兩端執此亦原虞舜之安行　愚嘗即顔子之論以詳推以孔伋之言而訂正何中庸言性誠妙贊化何中庸載德明稱為聖及其至也德即性性即德何所抱亦何所報了然心鏡

聖人抱正性根正德　三山鄭德淵

聖所謂性天而不人躬抱自然之正德根固有之純淵默何為蘊此誠明之實本原自出粹然物則之真聞之胷中太極該貫一真吾身實地渾涵百行由胚胎純粹獨妙所蘊故英華發見蔑加其盛且性均此德有於初難保於初惟聖異乎人抱其政乃根其正　觀其大以能化得於不思蘊造化妙凝之氣如胚胖未鑿之時蛇伸蠖屈藏物外之萬變魚躍鳶飛具誠中之兩儀惟方寸之地洞洞無撓此中正之德生生有基聰明睿智以有臨生而靜矣篤實輝光之所發行本安而　豈非受中于初己萌蘖於中庸有物之始實胚胖於物則

毋煩擇善以操守不待以人而培植乾幹非自圖保於乾命之粹坤支豈偶暢發自坤元之真則知身外無物性中有德至誠又盡蘊則形則著之天生稟所鍾為無比無淫之極　吾故曰德非性外物本身得於生稟聖與人同體特此全而彼虧彼性曰修性尤假操修之力而德云植德又幾滋殖之爲惟此智燭獨炳心淵内夷杷梆不成何待邁種桐梓既養奚勞務滋曰抱者何全則在己以根而論本諸秉彝首謂誠而注考鄭公之語歸其源也書稽李氏之辭　至如孝曰根也德爲至孝之基仁謂根也德乃行仁之政然而仁本常性包涵固有之稟賦孝為天性蘊蓄本然之愛敬信抱之根之蓋亦同源既始是終是其如至聖想善爲易簡得於素稟之降衷諒則以威儀亦我有生之定命　而況乾坤真氣之秀鍾河岳英標之粹存性待以養性因以尊然且明德片辭參稽大學之成訓達德等語佩服中庸之格言雖性之有德固奚假於學力然學以進德尤養成於性根何異夫心蘊成王萊杞著遝音之茂善稱堯帝茅茨彰克儉之温雖然性言洞徹則衆善由生天君不撓則外邪悉屏必也知德之奥湛若靈府含德之光昭然心鏡故必有正心之學而後可以抱正性而根正德爲夫豈徇人爲之病

聖人順性命以立道　興化林瑞震

氣散乎極聖全是彝性與命以順也道以身而立之夙全超凡之資因其稟受懋建統元之理賴以扶持聖人後太極而全太極之功先群心而得群心之理非稟賦之初因以無咈何扶植其間秩然有紀曰性曰命而曰道蓋本同然立天立地以立人順斯可以　時其出震主器繼離面南彌綸元化之功大貫徹真機於内涵窮大易之理而理與心契率中庸之誠而誠無物參非順其當順道出於一何立之斯立用能貫三當位居龍德之中因其各正自氣判鴻濛之後建以何熟　蓋曰陰陽動靜即二實之流行仁義剛柔本五常之負抱貫通乎此理一脉培植乎生民大道成而惟后全吾輔相之大建以自皇錫汝猷為之保惟聖明所立初匪容私見性命之外斷無餘道位也獨尊於九五付于獨全理爲昭揭於兼三經常可考　請言夫窮理以至命命非性之外物離身以求道道與身而兩岐況天爲氣地爲質乃造化之定則而仁主愛義主敬亦賢愚之共知聖也進善念於樂天之日滅私情於盡己之時公覆載之心親上親下正長幼之序有尊有卑可與言也初非強而中曰以形釋載稽於康伯理陳將以説更考於宣尼　孟軻者命凝乎二氣而陰吸陽噓性具乎五行而火炎水潤義定於命而命本中受仁

根於性而性惟正順信自幽而顯同一機括故此順彼立有如符印所以八風平八紘一純德自文五典叙五教明體仁由舜　思昔黙極未斷而至理猶隱焉圖既負而真機始開一健一順而乾闔坤闢一消一長而否傾泰來性云成性善本可繼命曰致命理無不該此千百年立道其本屹若皆二三聖作經有功大哉知以不憂化允同於成物大而悉備數亦見於兼才　抑又聞一身備萬善是理渾涵萬殊歸一本有機出入陽主乎剛蓋本同出陰屬乎柔初無兩立吾故曰聖與三才非二致道與性命非二物爲於講論而當及

聖人紀綱正天下定　建安陳癸發

教立上聖躬臨普天正紀綱而定也安名分之當然仰惟實睿之君繩乎張理徧及寰區之俗晏若生全聞之古今不可無世道之防分義自有安人心之理非上能設教小犬不率恐民各越常乖爭必起聖臨斯世敬莫大於君親志定數天正蓋先於綱紀　睿智聞出聰明夙賚躬任彝倫之寄行爲當世之師詔王以馭[illegible]綱八統之兼舉事親爲大秩秩九經之具盡聖撰其機所以正也人知乎理自然定之運乃武運乃文目張于上莫非臣莫非土扰莫於斯　想其帝堯舉大族乃睦親成右能爲官斯董正井井一理安安百姓父子慷其

生曾無紛擾之患君臣守厥位寧有僭陵之病使夫人安禮義之中蓋斯道實綱維於聖群倫卑冠豈為張為理之方萬國咸寧盡事上事親之行　吾故曰理有不容紊者由聖明之力世所以相安者知分守之常民何以興經本能正國何以滅雖先不張惟聖任君師之責俾人知愛敬之方孝經於家而孝盡事父禮經於國而禮嚴見王定非求定於上下安所當安之紀綱若曰以為記考戴生之述如云不失注稽鄭氏之詳　胡不觀分存於纘請而鼎重周邦孝寓於弦歌而物和舜野湯惟修此民贈商邑之極為但為之侯會塗山之下使不綱不紀烏得正諸則執君執親終無定者倘匪維張於禮義齊則傾乎但令經立於法程漢已安也　彼有紀綱大基者未免爭功之習紀綱永命者或貽慙德之愆彝倫僭禮綱且蕩於王室借飾德色紀綾陳於少年堪嗟世變至此極矣安得天下定于一焉必有聖君之作乃知人道之先不惟察彼安危慮薪積火然之勢豈止施于號令神風飛雷厲之權　別一令綱為於上令自君行紀修于下志由民定自然無取帚之風忍及父母無胥厥之習至形朝廷斯時也紀綱既正將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孰不一新於觀聽　三山劉澤民　天下望治聖人總權正紀綱而自定知體統之當先稟獨智以端臨張其小

大俾寰區之底又要若安全　切原人心無檢束難使之安治道有統要不張則弛惟條目綱紀周不整飭故通遐要要同躋寧敉且民烏乎定非聖人他有規摸意本正於先俾天下各脩綱紀　觀夫性稟睿哲德全發強禮雜樂統之具舉刑綱政條之畢張夏王穆穆昭夏憲度周后勉勉秩周典章何修明治具肅示綱檢以繫屬民心有關紀綱明以冠群萬化悉歸於張理治之于一四方坐底於安康　想其尊卑之經立而臣盡敬君內外之統明而夷無猾夏治舉于上人安乎下是宜父詔予兄詔弟和藹家室耕遜畔行遜路俗陶田野非隄防品節自我正焉恐爭事陵犯何時定也惟資淵懿丼乎其有條乎民俗安寧遠者何殊近者　請言夫致治在乎君何治不立齊民有其具安民所基匹夫非亂泰泰實自濕諸鎮豈服唐唐能永持我得不扶植百王之治統脩明萬代之民彝義雖一舉相敬相遜禮經一秩有尊有卑俾民物自今而一定見紀綱與世以相維記請考於戴生德云和此注更稽於鄭氏音謂言而　況是時肆請纘之僭者侯服恃強邀略糟之利者夷方逆命赤子亂絕紛爭之俗或有孳孳發絲修靡之風猶盛嘆人人越分守未易遷治則事事有紀綱詎容不正惟能振舉於萬化自可又安於百姓想舉如堯帝邦果見於叶和掠修若成

湯政靡聞於綵競　嘗論夫漢紀紛而炎漢中否周綱蕩而東周已遷何思見官儀三輔晏若何共尊王室諸侯帖然得非仁得天下綿絡三十世義統天下維持四百年信紀綱特抑末耳而德澤又其本焉是則萬國繩聯地闢神州赤縣百壘索引有來桂海冰天　抑又聞經正則民興有不紊之綱維兮齊而國治當率先於朝廷今也詔傳萬里則謹吾如綍之詔聽合四海則端我循繩之聽此聖人又以一身之紀綱而惟為天下之紀綱內外自關於安定　三山林允元　天下命脈聖人紀綱上一正以乃定分相安於有常經諸範以維持秩然條理措群方於平治載若隄防　蓋關君師之職世教攸關分義之天人心所止常經秩秩既有其序舉世安安無踰此理生而群者非聖人何以檢防正則定為使天下一於綱紀倫自我盡法由我出為地義天經之宗主於人情世變以維持軍國體統庭大邊細君臣等級堂尊陛卑闕閫以來有以存耳整齊而後犬誰越之于惟精德立中扶持不及倆自望風成俗寧一如斯　茲蓋中庸九經等別臣民春秋一統分存夷夏有主張是無陵犯者人安人之道外不得以踰內民順民之志上豈容於陵下苟人心無以律之則天下烏乎定也人倫至矣統必有宗會必有元海內化之強無暴弱眾無暴寡　大抵君示

人以分是乃相安之地民有欲則爭特其未定之天衛纘不請陪臣之僭動矣漢維一制拜將之譁帖然于一人嘗此繼要爾四海歸吾蒂聯使士卒畏主師兵紀森若使王公臣皂隸朝綱肅焉於此絕陵犯爭爭之習以其有維持限制之權若曰作為紀考戴生之語如云善計又稽韓愈之篇　蓋聖人設賞罰之繩以銷兵卒之悍驕張廉恥之維以障士大夫之奔競臺綱清肅小人畏君子之黨國紀赫張天子制外夷之命彼雜然天下之風俗終定以聖人之中正成湯修此式隨見於九圍堯帝舉之平豈惟於百姓　憶人君戴發惟分難越國有綱維即家可推索裹之男加以蒙養條壯之女絕其觀闚毋曲沃編衣卑落將戰毋阿房暮姪山東已離雖明分固有係人心之道然正家又為定天下之基家早下於純坤戰何疑也室咸宜於大學止乃知而　毋曰經生出位烏可議於搢紳小臣越職不當言於朝廷蓋舉墻闕下可以伸多士之氣裂麼庭中可以回九天之聽是則扶今日之紀綱者正當續公論於一脈如綫之時國是定則天下定

聖人輔天地準陰陽　饒州程式　聖妙贊化氣惟叶時輔天地以執是準陰陽而見之雖居覆載之間若何而相但揆推移之序俾中其宜　切

原二儀肇二氣之運行大造賁大君而統理非來往之間能揆厥序恐參贊之任有懋諸己天地所分者闡以陰而燮以陽聖明其知之準乎彼即輔乎此　聖也欽則疇日聰惟繼天自開闢高卑之後推扶持造化之權然而定未定之時定非在於成歲平不平之未平豈專於濬川必其準二氣以秩若始見輔元工之自然欲竭我力爲仰不愧俯不怍在揆斯序也夏無伏冬無愆　豈非贊乾之化在乎乾健之宜扶坤之元當揆坤柔之次舒慘有則財成無愧所以律叶八風節叶十兩衡齊七政柄齊四季非陽得其理陰得其道恐上衡乎天下衡乎地雖本因爲以盡翼之使得之誠必叙俾秩然有揆以取平之義　言夫氣行隱顯徇豈自外以自順聖任範圍責賴是綱而是維非春而生秋而殺揆度中節是負者動方者靜扶持賴誰信欲盡大易相宜之理要當無由庚失道之詩規矩不踰候叶囊允權衡皆中序平坎離所謂輔者於斷見其想元氣能調何愧平成之黃帝諒四時必節矣懋綿絡之包義　況是時二曜薄蝕天浸素於常經百川未理地莫平於庶土此元功幾至不立賴上聖力爲之主得不持茲六慶六氣使正立以五則五辰隨撫亦曰彼陰陽一造化初非天地之外物豈天地間工師勿使陰陽之叶矩不此致念豈其爲輔倘欲誠而贊育

係宜秩於星辰如將相以叶居君當調於暘雨　嘗論氣象有少平因貫準繩之任上下苟未奠尤貴扶植之功必也誠存欽若時則敬授患拯懷襄水無割洪使地得地之宜治府治事使天有天之序秩西秩東既必賴我立功賴我建豈序難使正氣難使中更令三光全寒暑平過差蔑有五紀叶歲時順代謝無窮　噫少陽後嗣貽則未聞窮陰小醜抗衡猶且不思拓地恢疆宜斥戎虜繼天承統合安宗社愚請歌豐水詒謀車攻復古之詩爲今日規此又輔相之第一義也

聖人輔天地恢皇綱　三山王必用　天與地立道由聖財非人力以能輔惟皇綱之是恢稟獨智以在躬責爲甚重贊兩儀而建極統所由開。闢之造化無全功賴吾道以維持帝王有正統爲兩間而宗主欲其盡贊助之一意可不關經常於萬古天地非皇綱不立孰使之恢功用待聖人而成實爲之輔　時也虎變當極龍飛御天躬膺大造之付託道貫三才而斡旋能事畢矣由盡成能之責化鈞運矣猶操贊化之權使綱常有未立者雖天地亦幾熄爲淵默無爲任一世經綸之寄財成有道闡百王統紀之傳　意曰萬世有君臣則乾坤之位不移一日非仁義則陰陽之機亦秘此所以任彌綸贊相之責示廣大包羅之意洪範五紀歲時日月之

功用大易一經山澤風雷之定位使皇綱不泯於今古見上聖有功於天地躬全膺哲默參元化於無窮功贊高卑不關大猷而昭示　大抵聖爲綱常王自有妙於工宰道與天地並實相維於久長彼日星非無紀武王失次晝夜亦有經豈無亂常信乎資道統以運用所以待聖人而主張天欲其秩叙典自我地使之平建時者皇厥功正大造之有望是理豈一朝之可亡使不叙彝倫功何資於周武惟肇修人紀奉無愧於成湯　人徒見南北經東西緯秩秩以繩聯日月躔星辰紀森森而輝映謂無功固自有於綱理而妙用亦何資於明聖豈知禹倫既叙有必治之水舜典弗明無可齊之政如非獲斯道之助寧不爲全功之病想勉如周后乃形曰緯之言諒永若唐宗因奏頊絃之詠　胡不觀天方定位而象數成列地不愛寶而龜書效祥然而道非自深必綿絡於八卦彝不自叙以範圍於九章但觀運用不足於造物乃見經綸有餘於聖王必握以闡珍經自潢皇之道毋歌其曰旦蕩嗟周后之綱　斷之曰綱維一理其用不窮扶植三極於君有得令也張而爲維廉恥之道不泯垂而爲統仁義之經常在然則是綱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豈特輔化工之不還　三山劉必得　聖輔天地統傳帝王以一身之大造恢萬世之皇綱仰獨智之成能

孰窮妙用贊兩儀而建極丕闡經常　蓋闡洪造無全功責任在君百王有正統源流自古使彝常一理不有以闡廣則高下兩間孰爲之宗主且吾道待聖明而後立大以爲公謂皇綱與天地以相維恢之乃輔　誠以睿智高古聰明繼天然念辟上辟下必有任辟中之責職覆職載所宜司職教之權然非植斯道以不泯何以成其功之未全躬負全能稟實膺賁聰之總力扶元化闡大經大法之傳　蓋曰紀非自順原於修己之初經曷有常本自立經而致正大一理維持二位教始於中庸乃全造化之妙道立於易象始任成能之寄使元功無或息之機緘豈人道果無關於天地位隆乾造綿綿休命之維新道佐泰財秩秩大猷之不墜。　大抵厥初開太極必有以扶植是理與化工相爲於久長鯀水懷襄以洪範之斁彝商物畀珍亦五常之侮商以此見立心之責正有資作極之皇覆載大功塊然二氣烏能主張既曰能爲化果弘於成績如非舉大功曷建於陶唐

人徒見南北經東西緯秩秩以繩聯日月躔星辰紀森森而輝映謂元功固自有綱理而妙用亦何資於明聖豈知禹倫既叙有必治之水舜典弗明無可齊之政如非獲是道之助寧不爲全功之病想勉如文后乃形

日緯之言諒永若唐宗固黍頻兹之詠　抑又知寅亮行化賴爾三公之任爕調順時季之一相之才經備於旦而法則明矣典秩於身而事其懋哉雖化工默贊固有攸屬非官聯茂建道何自恢又豈止文帝立經果使三光之軌順光皇系統肯令九縣之飈回　抑又聞兩儀奠高下隱顯雖殊一道在古今維持有待今也實地之綱總地之紀提天之綱撐天之綍將見是綱也貫三才為一經歷萬世如一日焉本其有在

聖人恢皇綱立人極　三山王益卿　治世天啓皇綱日新聖恢此以何道極立之而示人風稱獨智之君張吾正統先建大中之理徧爾烝民

蓋聞邦基國祚有賴以維持人心天理大為之培植使是彝是訓不闕自我則無統無紀君何能國仰惟明聖恢皇朝莫大之綱先立規摸示天下常行之極　雖曰統括四海繩聯八荒治具我總國維我張然念天經地紀不徒一世以顯設帝統王業爲與萬年而久長當知皇極繫吾國之根本其它衆目非治朝之紀綱矜膺鳳曆之半千天開休緒首建龜疇之次五日示群方　豈不以發明道統聯治統以貫通掀揭常經總國經而條理益聖君所以扶植與洪祚相維終始執舜之一秩秩舜典建湯之中繩繩湯紀非其中之建立有賴何所恃而綱維至此大有執有臨之主規畫

何如示無偏無黨之公主張在是　請言夫國家所永賴者萬世一理令古不可無者三綱五常夏非滅其德乃夏紀之自滅秦豈亡吾道是秦維之欲亡我是以訓則示帝位惟建皇推經緯之功而經理體統總條貫之用而條陳典章信國焉與中道以並立是極也豈一朝之可亡想順則於民舉始彰於堯帝諄敷言于下倫益賴於周王　向使太宗非立極而王道未明光武不為極而人倫幾廢則何以權綱總攬四七際之再造紀綱慝藉三百年之未艾由開端立極終始一意此創業垂統維持萬代植立非輕規恢有在不見武皇建此緒綿於六世之間高帝敷之統定於五年之內　自叙疇之主不作而經國之綱浸頽紀亂於春秋而版蕩多矣統裂於南北而紛紜甚哉所幸修極者王通隋末而後建極於夫子東周以來嗟諸儒任責亦吾道之一幸然正統相傳必聖君而有開將見自我並受不基不外大中之建今王嗣有令緒膺彰王道之恢　又當知聖朝統緒固綿創之所基元化功用賴彌縫其不及極緩陰陽為二氣之統極緯天地中兩間而立故曰大哉中之為道雖造物猶將賴之豈止措皇綱於寧輯　三山戴翼　道散天下統歸聖人恢皇綱於治世立爾極於烝民智足以臨大作維持之要中由是建孰非正直之道　蓋聞天下均此中奚智與愚人心無所統不流則倚惟關而在我先總其要故建以示民庶知所止雖是極無時而顯晦關必有先非皇綱自聖以恢弘立將何以標準萬世表儀一堂躬任民生之宗主力扶世道之經常仁義統壹廉耻維設父子綱正君臣紀張蓋民雖有中豈自協極苟綱不先正誰知向方治新鳳曆之半千舉而撮要用叶龜疇之次五建以惟皇　得非道統既管則道協厥中義雖一張則義遵其直既有總會自無反側錫厥周民均是于訓建諸堯世同然順則使綱之未舉而徒爾立中是皇之弗建而咎其不極張吾治具有定紀有大經示爾民彝無淫朋無比德　大抵厥初開天理雖有物以有則其間非聖人果孰維而孰綱謂民雖均訓彝民不自以植立而世苟無統紀世孰為之範防聖所以天經既秩人紀亦叙權統已明政綱復彰自然綱舉則極立未有本隳而末詳用以執端舉由傳於大舜建而制事修實肇於成湯　思昔太極肇分混沌其形皇極未建顓蒙爾性何聖人夫尊婦卑必務經立夷外夏內首明統正蓋是綱實宗主於民物而其用賴闡明於神聖荀曰經曰紀弗立大要則不惕不羅能無誠行所以荀子兼準繩之論治自此昭倪寬總條貫而言順成其慶切歎夫文武而降春秋以來皇王之正統莫接天地之大經孰恢蕩然無

綱周緒知綫漏矣不綱秦經已矣苟非紀自唐永統由漢開則皇綱自此絕矣而民極將奚賴哉又安得創以數皇隨衣民心之順立而撥亂見稱上聖之材　又當知君身關萬化之機風教係四方之習內明婦綱則宮闈莫重於正始外肅朝綱則堂陛豈容於亡級然則皇綱必先正於上而後民極敷於下焉立之斯立

聖人原天地而達理　三山薛福公　物具太極心潛聖人原天地以達理貫機緘而以神睿哲風全本彼無私之化昭融罔間渾然先得之真

蓋聞一物具一則肇自氣初大君有大造本從心起探其自出徹上徹下無所不通知終知始聖人作矣位天地之間以為徒善性洞然自本原之中而達理　觀夫濬哲高古聰明繼天惟一念運經綸之化為兩間贊生育之權道明其大本虛靜於性內易探其始惟剛柔於畫前圖形之間暫是物也由原而達無非理焉仰觀於俯觀於元元洪造始條者終條者洞洞真筌　茲蓋元始於乾得自乾為美發於坤通由坤至屢應消釋性真純粹自君臣至朋友坦然行道之五曰仁義與禮智沛君始泉之四何貫通萬物所達皆理蓋脉絡一心其原有地惟智足有臨也為本是先得我之所同然何私可累　請言夫君為民物主固何事之不備理在宇宙間

必推原而後知況五殊二實乃太極已聞之象而九疇大法正洛書攸叙
之彝惟聖也推明天下之一本融貫性中之兩儀觀鴻鴈至情兄弟義著
目蠖蠖定序君臣禮基有所謂至至終終之妙傳之於淵淵浩浩之時宣
尼陳倚數之辭窮云至以莊子述不言之語美曰成而　昔者易在先天
時更數聖豫未陳順動之象益未著施生之令重門何所取謹飭武事斷
木何所因修明農政亦曰豫者倫之理倫缺則國弱益者利之理利虧而
民病非因事物外以求達皆本天地間而取正想順由俯仰繫辭必述於
反終諒明自靜虛作樂實先於本性　且以贊天地兮孔伋中庸之訓包
天地兮軒書仁義之言用能智聰躬備於達德爵齒首推於達尊始其條
理金玉是取察以文理淵源所存觀物即性性即理有待真識亦賢希聖
聖希天相傳太原切鄙夫剢楮三年秪奪化工之巧揠苗終日徒勞人力
之頫　又當知典未勑於舜麓豈弗迷禮既宜於成風何為桭湯紀一修
禱應桑野豈善一行變鎖旱魃以是知天地之所以能自立者皆有賴於
聖人達理之功況於物而非達
聖人原天地達物理　三山陳國器　天地肇極聖明立人達此理於萬
物會其原於一真躬獨智以存誠妙於索至本兩儀而盡性大以通倫

聖人一誠之微萬境之融萬有所形一元所始俯仰其間求道之本出入
此機歸吾所視究其原之始潛而地亦潛而天達者誠之通求諸物但求
諸理　觀其淵懿生稟濬聰夙存自二氣既奠分之後非三才互別立之
根念五殊二實妙該太極之全體而千變萬化不出神心之混元包有於
無何者非拘要終驗始是之謂原足以有曉諳誠內淵深之奧心備天機
微道中長養之門　豈非仰觀俯觀觀蛇伸蠖屈之誠上察下察察魚躍
鳶飛之性身探此蘊心為之鏡參乾流形得體乾易合坤資生通符坤正
渾淪之始此外無物該貫者誰其間有聖大矣不知謂之化誠極則明推
而皆可見之情至窮乎命　吾故曰道在物之先有不物之為物聖與理
者游自先知而致知方函三為一元元本本者知是反散一於三化化生
生之所基聖也宗群象於形有形無之始探真機於蓋高蓋厚之時故分
布為水火性內燥濕翕散為風雷實中發施歛則吾身達則萬境小非一
物大非兩儀語請考於蒙莊知云美矣象詳稽於孔聖見述觀而　蓋聖
人理涵二五天地參諸身理根動靜天地吾其帥日月光昭軒豁心鏡淵
泉時出渾涵性地闢闔以來何物非我推明其用反身皆備是則性之順
也交符義易之通文以祭之胥並中庸之位　識者猶曰崇丘詠其高不

若詠蓼蕭之澤魚麗歌其盛何如歌麟趾之篇今也總理萬機備嗣責矣
種理四方民居蕩然必天潢毓秀位登正於主器必地利敏植令戒行於
括田謂寘寘屬望其尚鑒此亦親親仁民及於物焉豈止夫木石與居鶴
帝諸若虛之境昆蟲同樂文王安不識之天　其有天寶之主卒感變於
珍禽地節之君反售欺於飛鶡是皆理以智勝理為慾奪之人也物交物
而引之何所原又何所達
聖人久其道而化成　三山黃子選　易以心會聖惟力行其體道之日
久而感人之化成為標準於無窮常持正理及陶鈞之既就隨變群情
聖人秉一心之理以經綸體大易之常而持守始終此念不至間斷薰陶
爾俗皆歸醇厚且道外本無餘化非可速成惟習中不替純誠故能持久
觀其躬稟睿哲志存發強一念不轉移於離伯此心惟終始以行王如天
之峻而天運無息猶日之中而日行有常茲易體於心確守一道想化被
乎人陶成四方九重推觀設之神謀非淺近萬國歸乾元之變動自昭彰
想其治非驟治紀必三移明豈遽明變九九至毋計速効但堅初意是宜
山東一思老亦扶杖天下一陶人皆有嚚九甸民從化比比皆然亦是心
與道常常不離睿主守大原之正何日而志群生歸善教之中知風之自

嘗謂道化及民固無近效之可喜人主體易但守初心而不移蓋惟常則
久久乃能變非以漸而成成焉亦虧此聖經設教然爾而君上感人以之
仁義未四年效不足計禮樂必百載興斯可期皆此心此道相與不息豈
一朝一夕所能遽為文王積世以相傳教之風也舜帝歷年而允執變若
時而　抑嘗觀周去殷幾世民尚殷頑漢繼秦數傳風猶秦詐既難移舊
染之污若可稅半途之駕迨夫四十年忠厚在在成化六十載清靜人人
昭化昔吾猶未聿特積累之尚淺今心既體常自感孚之不暇是則質如
可尚豈宜朝貨以暮文王所當行焉可始王而終霸　考之易化成乎客
成亦有賁化成以麗成兼取離既皆明是理以為教何獨體於常而使宜
要知離日繼明即久照之一意賁云永正亦久中之片辭以它卦互觀固
此道也苟是心少變若何化其切異夫政聞五月之間報之何爽變自朞
年之內尚以為遲　又當知舒徐以計效效固足期玩愒以求治治終莫
保彼宣皇歷載何謂循闕而文宗十年曷云太早此皆有常久之歲月無
常親之規模而借九成之說以自文悠悠者最為害道
聖人久於道而化成　盱江李叔虎　聖久於道心存者誠人均覺於囿
有化不期而自成睿智以臨理常由於正大甄陶所就教益底於休明

寔原人均是性無自覺之真機君運此誠有不言之大造純乎一理所守弗變達彼群心其和可保久非徒久見聖化深入乎人成不獨成與天下共由此道　觀其睿智高世聰明冠倫正統接古初之授受至誠自心上之經綸率中庸之性而悠久無息設大易之教而變通盡神於此闡道中之用夫誰為化外之人祖乾龍行健之剛躬常道正新觀象有孚之教民盡還淳　蓋以善惟素進自遷善於群黎仁苟未熟豈道仁於百姓運吾心不息之妙覺爾衆同然之性宜乎虞時雍之世民盡於變居純被之朝倫無不正道久之中神妙無迹化成之餘人皆由聖美全於上端由誠運於無疆民感之深但見心孚於不令　道雖人所固必賴闡明之力聖以誠而化當觀悠久之時非日漸月漬漸成以理恐性近習遠孰全是舜惟此神機無一息之間斷善教因群心而轉移極自此歸舉絕朋比則由是順汲無識知久則成矣化非強而想文王盡不已之純禮皆無紀錄黃帝闡常行之理民自咸宜　蓋始者陽動陰靜道已流行精凝妙合道均付受參賴蒙多昧於本性此啓迪必資於元后聖乃觀天地常久而妙矣變物體日月能久而照然發節蓋民非難於感而難於乎此化不成於速而成於久當若受而守一格苗俗於舜千毋今既以變三蔽桑風於取帝

試論夫理本同得而性本均善今非不足而昔非有餘何唐虞而上性皆遂於野鹿何感文而下習反流於詐祖得非通而則久道以神運假而不久道非古知君心誠偽即此判矣民風厚薄從而異於若聞自漢皇豈變惑春年之近奈行於唐太叉劾誇四載之初　或謂離曰乃成特先麗正之明貴言以成第取觀文之化豈知道簡而文中默寓於顯飾道適乎正下自消於鄙詐然則常卦之言又於道者與二卦相為發揮焉說非徒駕

聖人祖乾綱以流化　建安葉木元

總乾德神潛聖人祖其綱而同運流是化以維新仰止冠倫上本天行之統沛而為教下皆風動之民　蓋聞易經妙用惟變則通王政大端以元為主取諸天則茲實統會踐厥教源乃臻洋普且乾造有宏綱者在由始而亨今聖人新大化之流盡知所祖觀夫龍位居正鴻圖紹休審政教不同之變明帝王所本之由以謂易存乎蘊卦莫重於首畫元乃其統端宜先於上求聖其祖此與物更始神而化之自源達流出以衆時法彼純剛之總括推而鼓衆洋乎盛德之翱遊豈非下期純被則純參亨也之元風欲變移則變體大哉之正推原始物之端緒宣布新民之政令唐堯稽則教斯廣於漸被文后重爻美莫窮於游泳周流四海何地非化總會一機觀天見聖以臨以執體元得統卦之剛其浩其淵行道播汝墳之詠　乃今知與一世而更新者聖所運化為萬世之資始者元之統天念生意無窮莫非是氣之總攝剡治源又塞當體此機而轉旋我乃起經綸之蘊於心上探綿絡之端於畫前道由此衆流乃道海德自此情流為德泉此原原本本之妙者有化化生生之道焉闡若伏羲統類得所為之卦馳知虞舜係辭言蓋取之乾　非不知坤謂之維化亦順乎離為之綱化其成以巽繩申命有行事之象坎經習教得用時之理蓋易非元化彼皆泛舉之目惟乾總以元是乃方亨之始伊欲流之必先祖此想德明所合演為治德之和諒仁體而行溢作漸仁之美其有洛邑蒐乇德未聞漢河湟陷沒今誰振唐季而旋乾之機唐憲操領握乾之符漢光攬綱所以慈祥濡浹九有蒙惠政教清明四海向方使天下沐同流之化如元工回一氣之陽是則舉以清夷詩載歌於順叙因而蕩游賦兼美於依疆　又言之造物無全功有大猶綸成能非上聖孰為憑籍今也文而治國文可緯於天地道以澤民道乃經於春夏然則聖之於乾也不惟祖其綱以流化而又能流化以維其綱此所謂範圍之化

江西徐桂老

治道闡泰聖心即乾祖其綱而流化達諸用以皆天明足

冠倫本此純剛之統妙存鼓衆洋乎善教之淵　聞之君道經綸蓋有本存風教淵源斷從心始凡妙用周游無所壅者皆剛體純全為之主耳乾道之外無餘化一以貫之聖心之運有大綱祖而流此　中正光發聰明有臨襟懷之元氣毓粹德性之陽明勝陰本仁之統脉絡長人之念宗義之維準繩利物之心統會于中天者常運流行於外化其益深神哉用易之六陽體其總要溥矣洽和於兆姓發自胷襟　想其神與天同胷中之天則渾融道久時成性內之時行運轉自大統要無窮發見踐為德雨德施者溥浚作道源道神其變惟乾乾此心得所本祖故化化妙用因之流衍心涵龍德本諸天統之渾全道被騶虞混若泉源之周徧　大抵心者道之精也體統從出化者功之溥也源流可推方乾性保合乃德海停涵之日及乾情發揮其善淵融液之時於此見先天之造化斷不離方寸之綱維泰和自此游民樂民氣美利由此溢物安物宜散而為萬化之流也歛則自一心而統之想漸被朔南取自堯經之舉諒行乎江漢重由文紀之為　蓋聖人至誠能化誠乾之誠盡性贊化性乾之性化以德潑則德體乾善化由道洽則道純乾正益統宗會元皆從寸念以運量故自源徂流益衍清朝之教令則知所祖為綱綱即為化是乾在心心融在聖非謂

垂衣取此洋乎順黄紀之休覩象畫兹渙若結繩之政　切意夫光武握乾綱攬無幾憲宗旋乾綱張有餘何乃化云未洽漢德意之猶淺化曰不霑唐治源之莫疏得非讖緯動其好粹精之體何在利慾屈其志剛健之誠蕩如嗟述若合乾心不乾矣継我欲流化人誰化歟徒聞干紀於淮西下猶未治雖使欲經於河北業曷能居　終之曰道為治樞紐功用充周乾乃天性情氣形超越以紀五行水流濕以潤澤以統萬類物流形而生發然則乾之為綱也聖祖之為心化天祖之為氣化為見隱顯同流而不竭

聖人祖乾綱兼三才

興化王持

聖妙乾運道新泰開祖其綱於一己。兼所統之三才智足有臨本乎剛而獨攬極斷與立貫是理以咸該　粤自鬱極分而五位中居龍德運而一機不已惟本諸剛健無所弗統故合彼顯幽秩然咸理聖與三才而並位何道兼之心無一息以非乾其綱祖此。觀夫出震主器繼離面南畫前之妙用先得道內之真機默探四德統於元而一理常運六陽純乎健而群陰莫恭惟有得乾綱之大，故能總太極之三，乃神乃武以乃文剛為錯綜辟上辟中而辟下用實包函　豈非道神其變則各安立道之常元足以長則咸遂為亢之始彌綸在我以能健運用有機而默使是宜曰氣曰形至於識以六　理或事合乎文而有紀非以乾總攝萬有條為恐此機間斷三才熄矣剛正得為君之義。統有宗乎古初自定位以來二皆得以　大抵一日不容息者剛健其德三極分以立者聖明此身況吾體吾肥莫匪道。之形氣則是維是主亦惟心上之經綸今也妙幹先天之蘊健參六畫之純使三光全寒暑平自我合德使五教熟人民育由吾體仁豈幽明自叶於常存皆綱理有功於聖人何止統天和合。著易經之訓固宜御物化流稽史策之陳　思昔生民天地初有極方闢黃帝堯舜氏肇端自古曰持綱而綱果安在曰舉綱而綱何所祖衣裳一垂位定上下宮室方易人安棟宇蓋脉絡一乾十三卦之綱領故植立此極千萬年之宗主抑見周王重此布為經緯之文犧氏畫兹推作佃漁之罟　又況體乾君子學與時進御乾大人德非昔潛何乃水横流而河尚陡決雨未施而時猶旱矣外健內順非邪正之辨早陰盛陽微豈華夷之分嚴使自強不息一念常積則轉亂為治三才復兼將見合序四時日紀皆為疇之叶咸寧萬國民繩欣漢化之需　愚審因乾德之流行參易書而訂正何莫位以還即理統氣何取象之際以一　對聖蓋乾之為綱也，聖人得之以兼三才而天得之以首庶物為故曰乾者天之情性

興化劉文英

聖德乾運混元復開祖其綱於一己兼所統之三才，大以建中本純剛而悉總備而立道參有極以咸該　蓋聞大君宗主獨立兩間剛德運行萬殊一理非總攝真機本至健之體何顯幽異勢有秩然之紀且三才之貴萃於聖道曷兼之蓋六陽之變主乎乾綱知祖此　濬哲高古聰明冠倫五行二氣之妙合四海九州之望新德始一元德中之經緯無述道出庶物道內之彌綸有神使天下事物各有定理亦乾體剛健運於聖人德本乎中正粹精包羅自出功妙於財成左右統理惟均　想夫體元為首元包氣形識之分存誠不息誠盡天地人之性運一機而我主我宰為萬世而立心立命叶舜之經六府三事歸周之紀五行八政信純陽之德能統乎物而奠極之初居中者聖有容有臨而有執統則必宗辟上辟下以辟中品皆各正　吾故曰萬形無不統惟天下之至健三極不自立必聖人而與參況曰仁曰義無非是道之脉絡而親上親下不外此元之渾涵惟聖也秉六爻陽德借極用九爻神機默探使寒暑有經時燠時雨使析因順序秩東秩南健故能統二而貫三兩具述於成章語稽乎孔化詳言於御物傳考乎謨　且是時靈紀未執而人尚朦朦彝倫攸斁而患深水土向非綱持者黃道本乾合綱舉於堯治惟乾取則何以緯三辰調元氣後太極以主宰睦九族叶萬邦為兆民之宗主由二君大造化運此乾道使三才再開闢常如太古切異夫水旱仍臻藩梗旋奚取於憲宗關河擾炎正微總未多於世祖　又況狼煙警而鴻雁定鰐潮驚而妖星屢占此旋轉正觀於運量豈剛明尚晦於沉潛可不御六位之陽大以能化體四德之元守之以謙雖其氣暫變其理自定必以道宰幹以身獨兼如是則馭彼臣民家宰實資於分任敬乎上下朕虞亦賴於惟僉　嘗論之無極而有極統各有宗君德與天德相為終始今也德綱我運混外夷內夏之勢禮綱我制辨下澤上天之履然則是綱也祖於純乾散於三才而斂於一身非聖人而何以

聖人兼三才以御物

盱江石祐孫

物遂太極用該聖人兼三才而以御本一理之相因稟此實聰洞貫統元之妙宰夫庶類各全賦性之真。蓋聞高下洪纖均是理之流行聖神參贊不以私而矯拂惟統會于中無隱無顯故剸裁之下自伸自屈兼而一也萬物之理即三才因以御之三才之外無萬物　出震主器繼離面南胷中之大造寓運道內之真機默探何性云盡性必通人紀以如一何德曰合德循即陰陽而迭參蓋道形而上之散為萬此聖御其間妙惟貫三淵總冠倫消息會謙盈之運幹旋在

我化光宜坤道之含　蓋致中和之位而並育並行合乾坤之性而貫生貫始分殊而理則為一道盡而術為不以服牛乘馬竟利致遠駈龍放菹禹功平水御禹豈膠擾之云乎兼者特貫通而已矣和同岡闢辟上辟下而辟中統攝無遺雖有雖嘉而雖旨　大抵物盈於宇宙惟聖能制道行乎隱顯無形不該彼函三為一本至理之如是豈自三生萬可徇私而治哉惟此探其機於闔闢動靜順爾性之屈伸往來所以西河疏導彙載刊木南風長養鼓鑄阜財制彼不齊之萬類混然奚間於三才孔生陳盡性之辭育言所賛晉史述祖綱之論總取其閑　蓋始者乾為物之陽具此粹精人聚物之品均益情性黿鼉因河海之不洩螻蟻即君臣之主敬聖乃佃漁網罟取十三卦阜通食貨參諸八政信周流此理無間三極特宰制其間有關百聖想舜如被植端由典禮之惟寅諒義若顯情亦曰統天而正命　後世貫通之理莫察總攝之功匪嚴三正怠棄天怒人怨三統錯行木鐵火炎以至梁則移粟瀆則平準磨之税竹齋之鬻鹽彼任智復任術御者弗審是論勢不論理判然莫兼豈知夫統彼官臣家宰尚資於制用敬于上下朕虞亦賴於惟僉　又當知齊其品彙者土苴緒餘通乎造化者精神念慮令也龍蛇信屈皆吾神氣之融暢鳶魚飛躍即我至

誠之形著及其至也萬物自我備三才自我出焉何所兼又何所御　臨川陳嘉富　物性均具聖心獨該御蓋兼於一道本不外三才運吾接奥之神元無不統制彼混成之類用豈難哉　夫惟一真本洞融幽顯之機萬有自不出幹旋之外立心立命獨妙貫通有象有形悉歸統會物之理即三才之理曰御何先聖之心涵太極之心所兼者大　雖曰覆位躬正離明面南然且職偕覆載教之並立辟合上下中而與參道云立道此貫道心之妙元曰為元此全元氣之涵菸物雖不一理貫則一由極既判三聖兼此三足以執足以臨渾融有道取諸近取諸遠主宰無愆　豈不謂父生師教人紀執齊天覆地持元功誰秩當知君有以總道同所出性能盡性不離贊化之妙則安有則豈外秉彝之貿由流通此理無隱無顯故統御自聖貫三為一美其獨備妙得一之機融類則各從豈能群之道夫大抵位分三極無理外之形氣聖融一念會道中之散殊蓋乾坤皆物也心宰妙矣臣民亦物也力驗可乎此其會脉絡於一致而可判顯幽於兩途位無易位元化我叙綱蔑不綱彝倫我敷兼者心會御之迹無近以法觀取果聞於義氏得而配順成宜見於姚虞蓋始者天垂星日豈自齊星日之經地載山川不能奄山川之實數衆未有經民用曷致君臣苟無紀

人倫執係蓋函三既判雖具是理然統一其間莫非此道使各安事物之常理斷有賴君師之大造武陳八政豈能秩攸敘之彝禹奉三無何止暢惟天之草　況聖人日綱月輪涵性內之靈曜乾經坤緯具胸中之太初仁義準繩秩若心根之始禮樂統紀粹然形踐之餘由方寸三才已備道矣故宰制萬類何容力歟非立極於中聖亢兼此恐奠位而后勢終判如所以功格平成自爾息龍蛇之害教明親信其誰近禽獸之居　抑又開男女有良異常道乃明水日非坎離化工終贊泰長否傾道所升降剥窮復反數之伸屈是知聖人以一心兼三才之道而又能會三才於一心之易焉見易能開物聖能御物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辦事吏臣李應陽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屠建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六暮

賦（大全賦會四）

聖人祖乾綱開四聰　李叔虎　聖德天運下情日通綱獨祖於乾健聽四聞於巽聰躬復位以無爲法茲元統開隨方而皆達洞若宸衷　切聞事情每壅於陰柔暗濁之時公道常新於陽德亨道之始惟體此純剛無少間斷故洞然兼聽何分遠邇健乃乾綱之大者萬善會爲聖於臨政以祖之四聰開矣　明哲躬備帝王事該起心上不窮之經緯探盡前未靄之胚胎陽體其純性中之剛德流暢天法其統胃次之混元往來終始運行健以無息跡通洞達聰由此開茲剛毅發強仰究始亨之總合東西南北俯垂公聽之恢　闢者何道泰其變機間相應之聲易窮其蘊下有自通之意闢堯之門在在進善通舜之耳人人盡議信志符交泰之同由德法純乾之四神存穆穆究粹精所統之宗聽達皇皇無壅過不通之累吾故曰乾以健而行總攝萬殊之理德以剛而達流通衆善之天蓋六陽如不續則造化壅矣而一念或未純則私邪塞焉信肸蟬龍德之純粹皆脈絡義經之直專其自強也聽納無倦其體仁也寬洪廣延聖心無蔽以無惑主道利明而利宜想文王廣義問之昭紀參乎易諒黃帝有合宮之聽係取諸乾　蓋聖人無柄鑿之見而轉彼乾圜無門庭之限而闢夫乾戶言參乾信絲綸四海之播告情體乾通絡繹四民之疾苦凡普天之下聽靡不達由大綱所在健爲之祖且巽耳亨以巽剛徒順於巽繩面聽取離柔不重於離晷　厥有握乾總綱光武興運旋乾執綱憲宗御時四闢無擾生意方復四海悉臣群心悅隨何乃聰雖無壅而圖讖惑矣聰雖達善而奸邪蔽之信聽不難聞亦不難塞見綱非易祖允非易持使行健有常何終搖於群議奈閑邪不至反輕信於單辭　終之曰綱言其祖未免述求聰謂之開尚勤時憲執若幾與知兮融機括於內境利不言兮妙經綸於方寸至此則乾之綱在聖人而聖人亦無所用其聰豈肯屑法天而行健

聖人開四聰以招賢　吳逢泰　天聽貴廣聖心敢專開四聰而在上合衆議以招賢仰上智之挺生開宵旁達求英才而並用意極詳延　開之可否參決論始得真才謀議私一人何知公是但能不惑於偏聽斯可廣延於庶士今上聖開四聰之廣何所不容爾群賢由數路而來招之以此

器則主宸明爲攡離念群才久鬱於當世且公道大恢於此時所以堯闢欲廣門自堯闢舜聰未達岳常舜咨惟世有洪範作謀之主夫誰歎白駒在谷之詩端紫宸楓葉之居素恢天聽致綠水芙蓉之彥欣覩雲披　是招也不以一人方譽而季布遽登不以片言甯久而千秋即相信若人之拔擢不偶皆與詢之是非各當高宗惟多聞始采肖象之說文王惟周度斯得揚鷹之望苟單辭隻語遽欲聽信恐真才碩能何由歸向龍顏端拱熟識君欲公選舉聽非可私道惟四達賢乃可舉門但四賓賢無火遺況九重恢坎耳之公風招肆頌多士喜泰亨之長　大抵人有真才能衆所聖主旁達吳聰之聽豈人才尚懷遯世之思曰闢僉曰斷必任爲選聽衆選決然舉伊朕闢公道以招也爾爲明時而出之若曰旁求宜考孔融之表兼陳臨下請稽筆氏之辭　非不知公府薦賢奏目上聞郡守舉賢到書交赴然而主聽之不廣未必賢才之樂附要在有高帝之聰始來商皓之成翼無太宗之聰難進馬周之徒步未嘗執私見以招徠所以得真賢之會聚且異唐人之取士僅止三科未多漢帝之得人旁延數路　又況典賢有詔綸綍屢馮聘賢加禮弓旌遠招不分其四藝以在路則資彼四隣而立朝是宜南陽枉顧且見諸葛東海召至豈惟一蕭皆衆謀衆議賢士

乃舉韭一謦一毀私言易指肯使夫晦迹箕山應欲洗許由之耳棲身桑里終難折陶令之腰　雖然萬招之始論固宜公既招之後用非可拾張良果賢臣何尋鈞於黃石裴度真賢相何養高於綠野是必人君能闢四聰以招之又能堅一意以任之庶無負也

聖人竭心思仁天下　盱江李宏叔

心運天下道公聖人竭其思而在我隨所覆以皆仁素全經緯之神益加盡慮坐視幅負之廣咸與爲春大凡方寸雖微可納寰區毫釐未盡殆虧生理誠運于中罔有欠缺澤周于外何分遠邇蓋仁道本公於天下心實主之使心思未竭於聖人仁難溥矣　濬哲生稟聰明有臨耿己中居於宇宙一機妙運於胷襟能慮能定大學其志弗得弗措中庸此心謂物物生全皆我之責此心心運用憂民也深五百年間世之君盡誠而慮千萬里爲公之域被澤于今　思之如何以憂動一意而發政四民以兢業寸誠而叙功六府念念惻隱元元生聚性地周流時雨庶域善淵充暢春風萬宇天下非大吾道爲大心思既溥斯仁亦溥至誠不息居嘗極慮於九重達德旁周孰不相安於率土吾故曰天下皆吾民每勢異而理一君心一太極寧此全而彼虧使脉脉我思無同體同胞之見是胥胥其仁特移民移粟之私惟此恣運宸衷之機括悉除道外之藩籬慮周四表仁治四表念及八維仁洽八維公溥其心聖所以聖姑息者流思猶不思恩謂之行請考趙岐之注政言其繼顏稽孟子之辭　始者萬物一其體孰親孰踈八荒皆我闥何封何畛此大君中三極以是主豈善念可一毫之未盡必也雲行雨施流通性內之大造火然泉達充暢胷中之不忍斂在一心間不容髮散諸四海放之而準想老無不養源流成后之永艱諒民既感親脉絡夏王之勤儉　又當知及下之仁體固達用待人之仁責尤在吾所以思天下之飢稷奏庶食思天下之仁尹憂匹夫由聖賢無兩心所慮皆盡故遠近雖異勢何仁不孚切異夫鋭志唐宗徑役稔勞人之弊厲精漢帝刑名重束下之誅　至矣哉仁天曠蕩有大帡幪心地渾融母勞經緯何爲而已五服聲教無憂而已萬民和氣此又帝堯非心之日文王宅心之時但見行仁之效既

聖人能同天下之意　三山林李龍

天下俗異聖人道公化自我以能運意在人而則同端居寶位之尊統臨有屬克混綵區之習志向皆通蓋聞民生異風俗所性則均君心如天地乃公之至由吾獨化統攝斯世宜爾百慮會歸一致惟聖人能此覺夫未覺之民故天下從之同彼不同之意　觀其濬哲莫及聰明風全妙防範群心之道權轉移一世之權俗由

我御統爾倍於不齊之地民自我順導斯民於所稟之天非至聖所能世莫能此何人心不一今皆一爲五百年之休運有開冠倫爲至千萬里之民心無異易地皆然　想其智雖足臨智無任己之私政雖以治政自齊民而始統一衆庶均齊遠邇感之以心心皆欲正之念立之誠者誠盡毋歟之理使天下定于一爲非聖人孰能與此躬全上智備中庸爲至之資人絶異心叶貫象觀文之以　吾知夫人皆有是心所見各異聖能同其倍非人可爲況性天稟受其本一矣而民情好惡亦君使之故此任斯世綱維之責一夫人趍向之私奢偏剛柔異俗隨華喜怒哀樂一真不滿意則同此人誰外其律以定之載考班書之語志言通也更稽義易之辭昔者七情未啓均是善端一天不鑿渾然正性奈爾民紛雜於私念幸此日混同於上聖經綸天下能立其本平治天下能修其政使夫人自嚮於一機故此意悉同於萬性想武清四海一心形泰誓之言諒成撫兆民叶志謹周官之命　抑審考漢志立言之旨知古人作樂之因六律同而律以和衆八音同而音斯感人聽吾雅奏者自滌邪念樂我至和者悉還本真由樂非獨樂百姓同好且以感心一機覺民又何必易以盡言辨悔吝吉凶之證詩而逆志有箴規美刺之陳　抑審論世有莫爲則能之論

始興心無或異則同之功何假漢也民不同風或起詐僞吏不同心王闓苟且然則能同之論孟聖所以歸之於聖人者何哉蓋深惜漢家之天下

聖人感人心天下平　三山趙陽天澤　天下勢異聖人化行當爾衆之願治感其心而自平仰止實聰合輿情而孚契要其成效措寰宇於安榮自祖宗立國以來而德澤入人也久綏懷之內中悅誠服効驗所形民安俗阜聖天子勃然挺出正群心欲治之初感則遂平治天下何難之有于時祈命凝鼎大君有臨河北喜威儀之見山東思德化之深簡役以來安有異志制書所下誰非革心人情之愛戴如是世道之隆平自今明明一德以天臨使民悅服穆穆四方之衢遊舉世謳吟　想是時懷湯之德寧輯湯邦戴堯之仁雍熙堯野感動情性鎮安夷夏自然月塞寢兵人人奠枕之域春臺飲酒在在覆盂之下信泰和感治非偶然爾意感發人心有機存者足有臨足有執深矣結民曰已治曰已安雖其解免　大抵人惟有感於戴上以獨切世不相安以其情之未親故心既離商終莫定於商邑而心如戴舜可坐安於舜民矧此累世恩洽本朝化醇是宜工歌屢商歌肆鼓舞善政行遜路畔遜畔薫陶至仁想身處太平之世此心皆

咸感之人化謂之生請考戴經之語誠言所發載稽唐史之陳　嘗慨夫秦漢同一天下何秦失而漢興隋唐均此天下何隋亡而唐治豈安危之勢適爾抑理亂之機有自良由人若秦苛而樂漢寬大人厭隋暴而戴唐仁義惟待民以君子長者之化乃措世於磐石泰山之地亦何異安周四海必由大畏以小懷治禹九州蓋本東漸而西被　況夫痛心悔咎武士流涕動心傷體斯民息肩起一愛心念念綏撫托一誠心言言諭宣上每念乎民有若此者民欲亡乎上其能恝然非此心交感於百姓何一旦驟安於普天果令赤子弄兵波靜潢池之亂烏孫請命風清北塞之煙　雖然國家無所事未見吾仁惠難迫於前始知深感效悅民如成周爭犯難以忘死恤人如七制雖即戎而無憾君子於勞不怨死不避然後知聖人之感人也深天下欲忘之而莫敢　建安陳安之　天理終定聖人不爭感其心於自悟聽天下之皆平仰膺主之覺民志因潛格宜寰區之安業分所由明　蓋聞民均此性初無難動之機物逆其天終有必還之理予惟明義默使之悟彼自樂業各安汝止方分諭于下待人心暫蔽以如斯乃聖感其心宜天下不期而平矣　尊儀五位君臨兆人闢明性內之天理啓迪道中之本真民未知有分則悟以常分世不可無倫則覺之大倫由平日相孚不外是理故其天一定隨安爾民獨智有臨得胥動輿情之道多方闓泰宜一陶和氣之春　竝蓋義一諭而義隨識於君臣分一覺而分感知於上下其動也順不安者寡是宜士守其業工守其藝賈安於市農安於野使聖非以理感爾俗之本然恐人不知分果何時而平也實聰實膺格民蓋本於綱常已治已安復業自臻於夷夏　大抵民皆知所守患未有以潛感理必至於定始相安於自然非性覺性天覺天秩秩禮分恐智鬬智力鬬力紛紛目前故此即古者有常之理闡吾民自動之天故萬邦臣服而君臣之義自正四方子至而父子之彝具全此聖君感動之機也為天下安平之地焉想能治如堯戴實由於億兆諒用康若武同蓋自於三千　思昔和平之世且聞崇亂之有憂治平之朝猶以苗頑而為病嗟綱常至此以浸泯而禮義蕩然而不正迨夫文教一修隨臻當日之親善舜德一敷旋格曩時之逆命念暫擾者人終定者天見不應自民有孚自聖遂使居皆願遜歷山成所聚之都田不忍爭虞國無不從之令是何孽胡雖禍晉卒為晉義之屈服匈奴雖背漢終屬漢綱之統臨河西纔一書見即知意奉天祗一詔叛隨革心蓋人慾方滋固未免紛紜之擾迨天真一悟豈復容強暴之侵信不憂守分之未定特所患感人之不深

不惟涇瀧之武夫至形流涕豈特闒茸之故老亦切謳吟　然審論義自知所激則靡勞潛感之功情未至於和則始有不平之憾故古者士歌壘商歌肆生理自若行遜路耕遜畔爭爭莫敢于斯時也人心皆知有分守而天下自相安於道化之中何所平又何所感

聖人清天君天地官　三山連應昇　心統天地職尊聖明官有主以後定君居中而本清鏡萬物以無私湛然宰制管兩儀而並位秩若平成　蓋聞大君實宗主乎三極之中元化本脈絡於一心之粹何思何慮不雜真境辟上辟下各安定位欲消而理徹凝聖性者在聖神此清則彼官即天君以參天地　觀夫哲鑑昭晰性淵靖深中正若辰星之揭虛明如日象之臨且曰胃次無昏渾澄澈萬境化工有嘗攝綱維寸心使秩然二位之各叙由清則一塵之不侵莊足有敬寬足有容中虛以治高所以覆幬所以載職謹攸欽　官之如何乾邪一闢物流乾品之形坤敬一直位正坤臣之美使兩間之綱舉目順即寸念之鑑明水止義叔不必命輝燃星日之次舍職方何用書恭布山川之鍾理非聖明有以主之則造物幾乎紊矣且精神靜而能鑒所守湛然非禮樂備以且明相離在是　大抵太極分高厚必待綱維之力聖心妙工宰實司統攝之權況三光全寒暑平

心正故也而庶物生風霆流志神使然信知妙栝於洪達瑞自靜涵於善淵帝衷澄湛則五帝位格靈臺融澈則百靈職度蓋君則為能官之地亦聖為清所性之天注載考於橘生政言以任論詳稽於荀子功謂之全人徒見日月顯於文秩有常經草木者於舜品分庶彙似無關方寸之造化皆不出元工之形氣豈知舜直而清性仁守此虛靜文明而清心德為之經緯想天地同其間官以是正意心術主於內聖惟我既是則雜分南北止乎坎麗乎離令叶陰陽復於子生於未　然嘗疑融風警宋都天罰譴怒大水沉趙竈地非靜安豈於世數休咎異證抑亦君心危微兩端要在聲色混吾清濼流脂滑之必遏貨賂濁吾清熵熔權門之莫干使無私邪無嗜慾以靜為主則職履情職持載繼今自官當知思謹克欽曆正星虛昴抑若心無貳貳證平時燠時寒　聞之師曰磅礴非地也吾地以心穹窿非天也我天其性陽動陰靜二氣之凝合鳶飛魚躍一誠之游泳天惟靜守在我之天地然後能官在彼之天地為心之精神是謂聖

聖人清天君正天官　浙澧鍾鼎　天理之粹聖人所為君內清而在是官外正以兼之儼南面以尊臨一無或累湛哀心而中主五治其司　蓋聞帝王稟賦太極渾全身心動靜一誠表裏湛吾所主獨妙宰制謹乃攸

司各安役使聖人聖德內亦然外亦然天君天官清乎此正乎此　濬哲生稟聰明夙彰沖虛萬慮之俱淨邪曲一毫之必防好樂忿懥心大學之數語視聽言貌身次疇之九章內外之地交盡存養純全之天自無梏亡　豈不以根德之中抱性之明真淳素具出令於此聽命於彼澄治交相外足以養內則誠明主宰之當存靜無以制動則臣僕冦讎之交害要必誠存得一之妙事本建中之大心由此虛自以治之隨應目不爾蔽皆則思之默會此清彼正天者不泯闢養息存功其有賴以賠以執去其偏而全其真是主是司澄於中復治於外　大抵心與身相合烏有相離之理聖雖天所賦益加所養之功故帥性中存斷能形役於群動如客邪外入必至心為於衆攻益所以操存湛若以養志踐履粹然而在躬肢安所職乃全謂性以謂命思睿曰主自見曰明而曰聰既清且正二者兼盡若內與外渾然一同荀況立言養兼云於順政趙岐者論治亦謂於居中　蓋始者心思志慮且天理之胚腪耳目口鼻均大形之戴覆柰汩於邪念者轉遂乎物而偏於外好者反搖乎內惟聖也主之以成敬隨舉動以皆中司之以聰視洞虛靈而不晦益清正之功隨地而謹以昇付於我有天者在所以身之脩者由先其意在其心性所存為斯見於面盎於背　又當知萬境變於前則好惡雜襲一心無所主則正邪混清且以令色汩吾天易盡易惑讒口鑠吾天載惛義啾可不兢沃心等語佩服書訓味盡性片言盤銘易又必清而後正官自君始無操之不存理為慾交是則思絕朋從衛益嚴於神舍體均一視愛兼及於民胞　斷之曰君無待於清是為天德之純全官猶假於正始賴人為之涵養今此何思何慮渾然性理之不鑿無聲無臭泯若儀刑之可象此則帝堯順則之日虞舜出寧之時而文王不知不識之天但見體胖而心廣　雲川張書後　天理做為聖人則思君內清而能定官外正而相維大矣化神功兩全於妙者湛乎心宰職威使於安之　聖明動靜太極渾融身心存養一誠表裏謹吾主宰無撓無雜安爾職掌不偏不倚君此理而官此理清且正為內之天與外之天交相養此　觀其性稟寬裕姿全睿聰懲謹酌損志加養蒙謂心主乎一靜圓可以制動然形役者衆外亦能於亂中此神動天隨獨妙于聖見君清官正兩全厥功尊以冠群得知化窮神之妙虛而治五加澄源端本之功想其澄之不濁自然神定守安粹而一出毋或色昏味爽慾去理得體胖心廣念慮謹所主則四體無曠視聽欽厥司則寸誠寬長毋天以人勝而人以天勝必內為外養而外為內養兼三才御萬物操守何如潔一念純

衆形渾融可想　吾故曰聖全天稟賦功不偏發君與官表裏分皆有常況理欲界限甚於堂陛之等級而內外體統秩若朝廷之紀綱我得不以心正身脩之道為瞬存息養之方清匪自清官賴扶翼正非徒正君為主張此脈融貫其功迭相若曰不思書考孟軻之戒如云以治傳稽荀氏之詳　蓋曰身乃心之官方寸流行心亦身之君百為統會是皆始者之賦予非可判然於內外故歌舞亂其天則心以身累嗜慾戕其天則身為心害是必適克之正精一允執衆夫之清色聲不大此聖明與理俱融亦清正之功是賴是則功全蒙養內斯絕於蔽蒙志合泰交外自無於驕泰亦由夫玩涅水之辭洪範五事觀躍淵之訓體乾六爻思存曰睿理本融貫誠謹毋邪欲無混殽凡天理運全洞貫身心之蘊亦聖學高明不為口耳之膠以此見君官之養又當嚴內外之交聖若木從心悟詩書之旨性無湍決味既仁義之膏　噫清之名一立則天德未融正之功未泯則天真已晦執若武身自修無好無惡孔欲不踰寬充寡悔至此則內外兩忘無待於交相養之功孰為外又孰為內

聖人清天君順天政　隆興周一清　聖主中御心君內清純乎天而無間順其政以倍行繼此離明湛靈操而是主協夫常令幹元化以難名

原夫帝王興起實爲三極之宗造化運行不外一心之正理明慤淨不汨於物氣叶時和周乎其今心統萬形而爲主是所謂君聖無一息之非天清而順政　觀其英發聞出聰明夙全念吾心妙二氣之凝合與大造同一機而轉旋所以潛經綸之神萬化出是湛靈明之府五官屬焉此真境渾融之地即化工秩叙之天淵懿有臨恪守神明之主叶調無爽客參化育之權　寧不由陽舒陰慘皆此性之密融寒往暑來亦真機之不已工宰自我流通此理周浸不必下而秩秩協序舜衡不待齊而繩繩循軌隱然可宰物之妙大抵自清心而始澄吾物鏡居中實主於一身運彼化機叶用宰乎於五紀　大抵聖與天爲一默寓主張之妙心爲物所汨始取輔相之宜百慮皆澄亭毒密運一真必混經躔易虧信欲叶元造流行之序其可容一毫嗜慾之私誠而則著日月久照思以惟睿雨暘若時　君者清矣天之合其君以授時精自唐堯之執奉而理物澤由文后之惟　抑嘗觀命者天之令渾涵太極之全性者天所予融會一真之粹哲謀寒燠非有二理中和化育實均一致惟胷中有大造默存調叶之妙故心外無餘政是任恢張之寄於渾融真境之中知流動天機之自如是則發而布令同然秋殺以春生用以合和自爾雲行而雨施　乃若四序愆和燭未

調王三登獻望早仍鑠金豈宸心澄濬之未至抑帝眷扶持之實深方且欽天有臺神則如在敬天名圖凜乎若臨以澄源正本默協庶證此轉咎爲休實關一心將見惟而命官躔次驗台衡之正用而謹罰光芒占貫索之沈　斷之曰運行無爽者誠內之機緘悠久不息者化工之符印歲月雖協用汲汲思睿風雨固弗迷拳拳德濬是知天政無一日之不順天君無一息之不清已順常如未順　鎮江左居厚　聖御三極理純一天清其君而主是順夫政之當然夙全有執之能澄吾工宰爰奉無私之令與帝周旋　國家有大柄惟賞與刑帝王位兩間此心皆理非湛然居中不汨於物恐逆以從事或私諸己且聖治自聖心而出求則得之謂天君乃天政所關清而順此　剛正發位聰明冠倫靈臺止水之無滓虛室太空之未塵官由我治外制群妄身自我主內融一真則知達此念於有政所謂純乎天而不人睿以臨寬以容淵乎有守賞不僭罰不濫審所當因吾非萌一忍心而用法過苛吾非徇一私情而以名輕假本正事治理明欲寡舜但惟精德因命於虞室武惟曰睿罰自行於牧野苟徹而此心少有私焉是吾所謂政特其人者誠不勉而中境全方寸之虛明上以承所爲事蔑一毫之苟且　大抵心爲政之原易以物曉君承天之意動宜理

循使念慮蔽昏或非大學之先正是智力矯揉未免伯圖之不純今此靜守虛中之府妙存宰主之神審處其怒奚意用武兩露其恩何心得民以此見政中之造化渾然皆心上之經綸事惟在於所爲注稽于諒類首言於以貴書考之荀　人但見配天其澤難窮湯后之仁將天之威莫若文王之盛遂云明聖之出治不過賞刑之操柄不思銘盤而新德善念澄澈重易以洗心虛襟凝淨信出於君本於天爲政有道而清乎此順乎彼潛源自聖不見聲惟弗邇賞悉當於懋功出罔不欽臧亦聞於施令　然嘗論天惟有所蔽則清之說斯有理苟無所怫則順之名必無自後世昧誠意正心之學而膺君多縱情逐物之娛刑天討也鑄鼎甚矣禮天秩也請纓可乎嗟治本在心惜不之察此儒者立論迺其所趍甚而靜若漢文猶侈鄧通之賜明如唐太叉加君羨之誅　夫豈知宸衷恬淡貫彼顯幽治道勸懲特其土苴好能無作則燠寒不爽於歲月誠至則明則飛躍亦安於上下至是則聖人情其君蓋將爲天地立極爲民物立命爲彼順功又其末也

聖人清天君全天功　太平李洙　太極同體聖人宅中清君心而在我合天道以全功德著日新湛一真之主宰劾成時亮與大造以流通　夫

惟聖明與元化渾若同流工宰在吾心純乎任理由本真不汨表裏洞若故妙用曲成轉移間耳且人慾乃天君之累清則湛然雖天功非人力所爲全之在此　濬哲無蔽智仁不居寸忱常湛於止水纖翳不滓於太虛令由此出群動坐制官自此正衆邪悉除未嘗昏蔽於天者自有財成之道默聰明卓冠於群倫虛中湛若化育仰裨於洪造咸效昭如　茲蓋潛洪範之睿則庶證咸休溥大易之誠則四時各正職覆于上成能自聖建於堯兮明日月之增耀亮於舜兮秩陰陽之順令由本原不汨於在心雖造化亦爲之聽命物無凝滯澄五官所治之司道妙彌綸無一貴或虧之病　乃今知真宰功用自有貫通之妙聖君念慮不容私慾之侵惟至誠弗雜可盡性以贊化苟靈光少蔽恐愆陽而伏陰令也萬境俱涵於太宇一塵難染於中襟璧合珠連轉休證以如昔木饑水毀回豐年而自今有脉融貫以心統臨訓著荀卿治汝官而順政語稽莊叟明此鑒以由心人徒見文知天迪功著丕承禹致天成功昭永賴於是致五星應瑞之驗弭九載洪滔之害豈知道惟一兮貫通脉絡之妙德象明兮彰著輝光之大良由湛本體之獨清所以成混元之一泰故得成而不怠冒于出日之隅除以惟歆濬此距川之澮　抑論之聖德即天德固由體以致用內朝與外

朝實自源而達流彼蔽於近歲曷殞日青之變而搖於群小乃貽星隕之憂必攻心之衆自我先去廢運化之功與天者游不見志得其寧有若時之寒慎中由是執無素序之春秋　雖然運化機緘自一念以潛通格心事業又大臣之素抱説能啓沃道所由奉尹爲左右兩美必禱然則聖人清天君以全天功又能建輔弼以成天功斯可斡旋於妙造　太平李霖

上聖中御天君内融清我本原之地全夫造化之功抱正性以有臨湛然宰制亮元工而無闕妙矣流通　聖人妙真宰以彌綸太極與吾心而融會澄源之地靜定不汨贊化于上財成有賴且心所主即君所主内養者清以我之天回彼之天功全也大　黼座淵默法宫靖深攬回休運於今日融會真機於寸心所以治居中之主主宰者定湛統性之神神明若臨清者常清思慮不撓至所未至轉移自今仰止聽明洗羲易退藏之密備夫工宰叶虞書時亮之欽　想其心官既正隨事氣運之屯道宰不疑旋召陰陽之否妙無虧無欠之用自不濁不昏而始是宜亮以惟時寒暑叶序建而增耀日星順紀爲天全功用之未及皆心上經綸之由起精神罔汨衰衷之澄澈渾然化育靡虧洪造之範圍在此　吾知夫聖心且妙用本脉絡之指貫大造無全功一準繩而有餘非淵衷澄泰物慾淨矣恐

世運復否休祥缺如惟聖也渾然穹昊之同體湛若本真之一初五官淵湛五紀叶順四端泉達四時發舒此聖人清我之天者爲造物全功之地歟諒建若文王克宅以文明之懿相亮如舜帝惟徽本舜德之虚　人皆曰天功成於禹順考天心天功建於武恭承天命金木水火秩秩成敘日月歲時繩繩各正豈知澤水平水源流精一之執常雨時雨根本睿思之敬貫通妙造於此心回斡化工之自聖使渾涵神會星文移退舍之祥苟瀅湛靈臺雲瑞紀登臺之慶　又當知帝王全天功雖本天君之靜輔弼成天功允資天職之修夫何四牡動歸南仲莫撓十漸入告鄭公章留則三光未全誰克寅亮而五行雖全尚多隱憂必志意交孚嘉賴二臣之力庶國家自今可延一脉之休更資恭叶皐夔逑弼風雷之烈抑使心同周召祥開烏火之流　噫晉嗣未安基於夕陽之一言漢本早定成以商山之四老蓋貪天之功患起歸寺而成天之功獨資師保吾故曰清天君以全天功又當知正儲君以慰天心仰聖君之大造

聖人致大利和天人　慶元周祥　聖統三極利公一時致功用之大也和天人而以之稟厥聰明丕格乾能之美叶于幽顯各臻預順之宜　切原上帝下民初無難感之機人君妙用不外自然之理畢通一意所濟既博融會兩間其端在是大利本天人所有致者誰乎全功待神聖而能和之以此　淵懿高古哲謀過人任洪造裁成之責全群生養育之仁雲行雨施充廣不言之美物備器成周流咸用之神此特此利非強而致于天下人其和有因業廣德崇極萬世無窮之用上歆下叶妙一機相與之真

茲蓋不暴殄其物以傷造化之仁不剝削其財以啼富安之意生機流動以不息道妙渾融而有自時調玉燭薰爲亨泰之象民膺墳荒播作雍熙之治凡是和在在以皆然豈其利規規之所致誠不欺於暗室所益無方純何假於明堂相手基易　請言夫太極肇分已具因成之用一毫少啼殆非宰制之公彼劉轍桑計特小小之爲術而爲府周泉有生生之不窮此利源之流衍自古而聖上之叶調有功風薰阜財融元化之長育日中爲市會萬民而變通因利而利初不容力知和而和隱然在中保請考於宣尼用稱其備言更稽於揚子際謂之同　思昔鴻荒肇判而天之道未成烏跡方交而人之生猶病向使日月星辰未授堯曆食貨賓師未頒周政則何以樂成鳳儀聲溢九奏武饑禹歸悅形萬姓信大哉爲利雖出於天人然致而後和必歸之明聖所以民皆餘積養遂至於開源物自流形保乃閒於正性　後世焚竭太甚生意幾憊征斂已煩民愁莫紓或妖

異見象占之候或流離衰鴈渚之居方且大索怨矣徒重國賦大盈富矣益私己儲彼惟目前計利之末耳烏識古昔召和之意歟甚而關禦且征隨見怨嗟之肆起舟車亦筭反召灾異之何如　雖然王和固當格於隱顯之間大計實取辦於富饒之地必也寶貨曰庫毋懷已蜀之險兵賦爲淵富厚江淮之備此孟子所謂天時人和兼之地利　三山徐可勝　大利所在全功孰資偉明聖之致此和天人而以之粟乃睿聰坐底不言之美形諸隱顯俾安允叶之宜　太極民極肇功用於未形元化道化待聖明而後理幹旋一機所濟既博調叶兩間其端在是所利乃天人之利大者致之以和合形氣之和功其若此　淵懿超古清明君神發洪造施生之德遂群黎養育之春周周於保易非區區備物以成器義充於大學豈小小發刖之謂仁此其有道以致利否則啼天而害人實聰實睿之風全阜通甚大辟上辟中而無間調叶惟均　茲蓋不暴殄其物始全溫厚之仁不窮剝其財安有怨嗟之病生機融貫於妙造日用流通於兆姓以正德厚生墳荒德内之善以達道育物素籥道中之性非大利之外它有斯和見妙用之機獨全於聖仰作哲作聰之主益以無方全立極立命之功周乎于正　大抵天與人並立惟聖宗主和自利中出有機混融況無無

功顧政期並育以無害而化化初心所冀粗生之不窮故必有睿哲文明之主乃能全財成左右之功斡旋周圭調順乾坤幽素爲桑薰陶土風於此見至和之叶得之於大利之中保以咸亨義兼陳於孔聖用而無間順備述於揚雄　亦知夫在天之和則雨暘寒燠之時在人之和則夷隩析因之利自夫舛令逆之浸形干紀之變奇欽害之遂失養生之意可不體天保合回陽氣於寒谷順揵養植春臺於樂地則知太和本流行於隱顯之間上聖惟深得於因成之義如云解愠皆五絃所阜之財若曰叙疇本六府惟歌之治　其有天意眷眷於十七年之久人情依依於三百載之餘夫何日中以致貨泉府源壅漕運以致粟太倉積塵固宜妖星或見於象緯民怨靡安於鴈居使利惟能致功亦大矣則天且可和人將曷如當今女則布男則桑業遂民閭之樂木無飢水無毀日遲化國之舒　抑又知群黎並育乃道之功大計或爭豈和之至此乃海涵春育時臻草木之茂雲飛川泳性極鳶魚之遂夫惟天和人和而萬物亦和允見聖功之極致

聖人致天下之大利　建安張彥博　天下欲治聖人使宜本大利之同者爲群生而致之臨寶位之至尊所行以順益寰區而非小當廣而推

聖人即物理而成開物之功因民用而寓使民之意繫斯世得宜不過順適苟外此求益皆非極至大哉同利以衆人之心而爲心致亦何心因天下之利而謂利　觀其淵懿高古聰明繼天道盡君師之善職同教化之專念生生而群局得養生之具而物物皆用執司創物之權必因其利有以爲利所謂自然初非使然聰冠群倫任此綱常之責澤施四海博哉功用之全　是利也或人之順則飲食葛表備物而用則舟車牛馬中有裕爾它皆小者乾始而亨能以乾美益有攸往光而益下有便於民豈強民乎不同其利特私利也智以臨文以別運此規模事之幹義之和達諸朝野　請言夫事物流行皆有理在聖明制作豈容已私非意在利民神農氏之等作是私於利國梁惠王之所爲所以即日用以不關爲民生之共資茹毛既不便則教以佃漁之利處野非所宜則易之宮室之規使屑屑而爲致特強致是小小之利斯焉取斯想萬邦表正於成湯以除其害諒五服弼成於虞舜蓋取諸隨　嘗考夫係辭十三卦器在畫前洪範三八政用存言外益始初本物理之均具特工宰於聖人而有賴是宜一食二貨有不盡之生養上棟下宇受無窮之庇蓋皆因其生理有以致用使利止小惠豈能成大想稼有作甘之味乃殖稻梁諒貨明交易之宜自通龜具

後世君非因利以爲利民有若同而不同爲狐可也烏可干戈之修服絲宜也豈宜杼軸之空托利勢之言感則徒尚假利用之說費爲莫窮雖名致利適以爲害良以徇私未能合公盡思民既厭於結繩乃從造契世不資於騰用未必爲工　至矣哉利之丕庸民則不知利必咸用神之所謂飢食渴飲適自得之天性鑿井耕田融未開之風慕至是則聖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功罔既

聖人抱一爲天下式　盱江何極先　聖謹躬復誠存法隨一本留中之抱式公天下之爲端居寶位之尊所操粹若膚作寰區之法皆放行之聖人物欲不能參正性之誠明哲實足作生民之則揆吾方寸終始勿貳放之四海會歸有極一惟獨報見聖人罔敢于盤久也弗渝合天下以爲之式　觀夫睿哲高古聰明繼天吾身乃億兆之宗主誠意不二三而變遷德守德之和德外無範道執道之精道中有權乃知抱吾一之誠也是即爲教天之式焉聰明淵懿冠乎倫誠存至當南北東西放而準德自中全　蓋曰粹然守正誰無適正之思允以執中執有罔中之失立爾標準純無心術四方雖廣儀由文后之無貳九圍雖衆表自商王之克一此聖心精一以獨抱乃天下儀刑之自出且王心獨守乎正執本精微使國人

皆有所歸擧陶純實　大抵誠至聖而盡主一弗雜君爲民之則毋參以私苟貳以二參以三撓彼事物是上無法下無效蕩然表儀惟聖也心不貳兮有執偶無載兮謹持百官承此令自茲稟萬民見之德由是丕二者如是式其在茲想度以身先義自夏王之繼諒法因世仰精由虞帝之惟

或者謂抱義而處義有準之功抱誠之正誠寓繩之理是皆經世之法則足以示人之底止豈知誠行者一此乃中道義歸于一外無殊軌雖式之爲式散諸用以若異然抱所當抱由謹終而如始是以元先乎德準亦體於義經統大于王法洞明於麟史　抑嘗議可法可度在守一理易搖易撓當防衆攻向使聲色亂吾一霓羽奏曲管絃間吾一龍翔侈宮則何以四方用式蔑有越常之習百辟是式潛消植黨之風信天下知所矜無越準則皆聖心純乎一不分始終堪嗟唐太之多慚律人以法切笑漢皇之雜霸繩下非公　雖然蒸民之則圜有取爲萬世之法亦無違也今此一而定國儲位早立一於任賢愉倚決掄然則聖之抱一者又知相授一道咸有一德者爲是以爲法於天下　興化李君瑞　天下向化聖人示儀一自同心之抱衆皆咸式之爲獨全正性之明執而無失推作寰區之則照若咸知　闡之君心當決於是非邪正之間治法常聽於把握堅凝

之日主之於中見不疑貳放之而準民歸表率物之功者衆國論不齊人品不齊式自抱中來天下此一聖人此一　南面垂拱法宮靖深念用人幾易於釣軸而言治屢更於瑟琴必也主興邦之言挈衆論以歸獨任制雖之賢扶陽明而勝陰即此為身儀刑之地孰不見聖人明白之心端居九五位之尊惟精以執昭揭億兆民之表丕見于今　是式也言其世則毋搖異論之鼓簧官惟民極當立正人之砥柱斂而獨主於常德散則咸孚於下土舜精以詢謀舉世法舜禹執而選士萬邦則禹非主宰其間一者常定則觀聽之下式何所取王心無為而守允執厥中國人知有所矜惟公斯溥　故曰事物均此一義不出人心之理意向無所主其何攬天下之趨非執中庸之兩擇善決矣縱立太宰之九正民可乎此乃正論持而私意之說破善類主而小人之勢孤衆議不能移獨衆望之山斗群邪莫能撓示群方之範模準之四海治表攸立如曰兩心聖人則無想謀既大同範底庶民之叶諒賢惟勿貳法宜九土之敷　向使堯守此一非詢訪之必精湯主此一非忠良之為輔則巧言與嘉謨喙喙爭騁頑童與耆德紛紛無主何以極立烝民新唐治之標準表正萬邦揭商民之規矩惟定吾所主閭有偏見此自然之則可推同守推純其德儀變作於文王無貳爾心法宜遵於周武　厥有太宗常揔一而心未能正宣帝亦純一而德猶不純所以親魏證疎魏證邪佞易惑信充國疑充國便宜謾陳然且樞機品式徒切繩下條令格式第嚴律民彼識見己差私心徒曰任己是規矩不正大匠亦難誨人不見虞書執此以任賢事修於府載記行之而察邇民證於身　噫忠佞不兩立而佞每亂忠正邪不同處而邪常干正為法之朝凶族尚肆為極之世讒言猶病嗚呼天地間陽一陰二故真元會合之時少參差不齊之時多信抱此莫難於聖

聖人立天地人之道

盱江黃士震

天地人異聖明責均道兼立於三極功獨歸於一身素存設教之神出而宗主庸建統元之理妙矣彌綸粵從二氣之剖分中有兆民之生聚非聰明之主融貫隱顯何扶植此理流行古今形器獨超之謂道聖闡其機天地且立而況人身之為主　觀夫智燭物表美全性真發揮無極之至奧統攝有常之大倫若曰一元剖而已露一中之妙五氣布而遂鍾五性之民徹上徹下均此道體立極立心係于聖人方龍位乎中局顯其功於培植俾蘩分而後各全此理之真凖雖曰陰陽二位分作剛柔仁義兩端根於負抱欲扶此理於不墜必賴吾君之有造致中庸之位化育我贊建洪範之疇猷為汝保立之斯立非

事他術有其所有不離此道位居乎五自然化化以生生極建乎三孰測淵淵而浩浩　厥初有道原若隱若晦其間無聖人執綱執維況乾坤之內非止形氣而咸常之外初無訓彝宜聖也心融一理之脈絡力為三才而主持使日月草木正位各履君臣父子常經不虧因所有者從而立斯形謂其識注請稽於康伯理言其順說載考於宣尼　向使氣涵混沌派矣機緘民胞二五渾然形質立常兮太昊不作立極兮唐堯未出則何以象彼星辰考彼疆域綱而佃漁居而宮室使至今道脈接續於後世皆隆古聖人主張於當日想事修六府蓋由夏禹之執中言順五常率本姚虞之惟一　果而立地之維流峙川岳立天之時暑寒夏冬教立於人而庠序人物敘立於人則鄉閭禮容散之於外功與用著斂而在己聖為道宗不惟常叶於歲時範由武建豈但順言於性命文自久重　是何義雖廢時時不廢於上天縣雖湮水水弗湮於本性魯俗畜而道於魯以無損商風靡而道在商而以病至是則人欲變道而道不變為見植立有功於上聖

聖人順天政以全功

建安藍伯升

天意佑下聖人立中惟順自然之政以全不及之功大以羅倫曲盡因成之理承其示事周虧化育之工混元自剖判以來大造之主張孰是惟賞聰贊治罔咈其意故妙用有機渾然此理且天方眷聖政實賴於輔成使聖不順天功欲全而何以　雖曰虎變當極龍飛御天然念縱以多能正切成能之望命其職化益持贊化之權順成之道容有未盡運用之功得無少偏獨智足臨輔相體交通之泰真機密運保和成美利之乾　茲蓋驗一氣推遷乎乃調元因四時代謝我其正閏動則合豫柔而體晉是宜歲成所主自臻日月之來往道相其密何有風雷之烈迅凡是功全所未全皆在我順其當順出乎類拔乎萃惟以身參裁其道相其宜初非私徇　乃今知皇天無私眷所望者不淺洪造有遺用待人而後全使統元于上自成化以足矣何承意于中贊作君之責焉矧聰明出任付託與造化相為斡旋功存勞道則運以無積功在養物則輔其自然使其私智之少勝寧免化工之或愆永賴夏王善實由於府事亮時虞舜齊蓋本於璇璣　思昔宅未命而曆象之數孰司範未訪而寒燠之時不正向非堯自天眷武由天命則何以功成兮形為暘雨之證叶功廣兮寓在星辰之時敬故凡膺帝佑以為君烏可咈元工而治政未為魯國嚴豐年秬黍之司無若宋人有終日揠苗之病　而況天君清矣洞若心鏡天情養矣滌然性真官曰天官謂司聽以自我養

云天養每畏戚而檢身修之於已既無往以無咈以此全功豈不成而不因妙斡元化用歸聖人是則亮於其實抑且類燮調之相成而與共又將資輔弼之臣　又當知盡順承之職固所當為極全能之妙莫名其盛川流山峙且叙定位魚躍鳶飛亦安止性及其至也天地官而萬物役焉何者不歸於上聖

聖人立天道曰陰陽　福州熊高昇　惟聖立極曰陰與陽此天道之形著以吾身而主張大矣冠倫首建運行之妙言其有證固乎動靜之常切原極中分造化二氣流行君上妙經綸以機出入謂代謝其間乎戾未免必均調自我輔成不及天道若難名其形象以證而求聖人知可驗者陰陽曰和則立　雖曰濬哲高古聰明繼天探觀神之妙以設觀握乾化之機而保乾然念藏於無形實發露於有形之際化而生物已胚胎於不物之先剝陰陽流動變者暫耳必氣數斡回道斯立焉擬以與參曷使有常而有序其斯之謂當令無伏以無愆　豈不以洪水未平是終汨於五行烈風弗迷斯可齊於七政扶持窈漠之洪造調叶慘舒之常性小大象於泰成泰裁輔剛順象於臨保臨亨正蓋充周宇宙兼外無道而綱維功用貴歸諸聖唯發強剛毅之有執何以建中謂秋冬春夏之相推必其叶令　請言夫運真機於亭毒理氣一脉為元工而宗主聖明此身雖太極本無極難探賾以索隱然咎證與休證均以形而示人信欲盡彌綸之責亦當回氣運之新水火既修時乃叶於治府燠寒未若我不知其叙倫此氣之散此道之寓非人不成非天不因舜曷受謙惟驗舜衡之日月免何順則但觀堯曆之星辰　是道也藏有於無陰陽之妙既胚根動於靜陰陽之端已造使流轉如常何待建極然輔相或虧能無失道故曰有武之叙證斯彰厥類之顯有湯之禱旱乃永欽崇之保蓋因道以見道有大植立使外天而求天曷明淵浩是則經言乎大在春秋無索於生成變述其元必水火各安於濕燥　然嘗謂理為氣之根同出此極誠者大之道爻求自心且以叙天九疇脉絡一敬授天四時胚腪一欽故疑信不同則風大風反而肅狂既異則雨時雨淫蓋踐復為貴地感召在我而道器非二物雜持目令更令福善無私君子常逢於一泰好還有助外夷自應於三陰　斷之曰胷中具一極妙矣合凝身外無餘天隱然對越天性靜虛真境止水天君昭晰靈臺齋月然則聖人之於天道也又自有一身之陰陽此人道於係辭而亦曰

聖人一天下財萬物　廬陵張林桂　天下至廣聖人獨司揔大權而使

一財萬物以皆宜稟卓冠之英姿混同者遠合不齊之衆類宰制於斯不蓋聞群分類聚必資品節之功國異家殊殆匪均齊之術惟統臨爾域以勢隔則制量之權皆由己出且天下有群情之異夫豈易齊故聖人欲萬物之財必先使一　睿哲高世聰明御天混六合之廣而撫御無間齊四海之衆而揔臨獨專茲同風共貫固有扞格故隨物制宜惟無斡旋此穆穆明明既已合為公之域彼林林揔揔疇非屬兼制之權　由是均調厥彙裨遂化生節制群品使歸陶冶男粟女布商鄙農野爾生紛錯悉由運量之内爾類散殊均在通融之下由揔權御世有以一之故凡物得宜無難處者上智奄坤維之勢時已同然有生具咸見之情吾能制也　請言夫物盈宇宙未易區處權在聖明當嚴總持非奄乃提封自有使同之道恐紛然異體紛無可制之時聖也壹乃衆異混夫八維飲食衣裳寡制以無外山川魚鱉曲成而不遺茲物情有所則矣舉天下莫能異之通若周王何止飭五材之以混知虞帝豈徒修六府之惟　人但見土穀叙而禹俗惟和財貨通而商民不困則曰聖以道御物無形遯豈知九州攸同均茲慕德之意萬邦以正共此來王之願若緜區未有以使一則爾物何由而制萬壹而齊類更符崔氏之言達以養民兼叶荀卿之論　又況業邁九年之進德同萬里之來錢可鑄矣議深鑒於單穆權可平矣法思行於李悝可不謂明一統而更常制立仁同一視而賑民廪開使人情無或異者則物理何難制哉將見和以統之和可臻於利用道而同此道足遂於生財　其有寵物貴賤而國力易窮制物低昂而民心愈屈蓋權宜而致利斯謂均濟若執異以為同不幾矯拂要知聖人之一天下未嘗強天下為所以能財於萬物

聖人聽天下取諸離　信州湯一翁　聖聽天下智周事情無一毫之蒙蔽取諸象之離明聰足有臨外達幅員之廣理能近譬中存利正之亨聞之聖心無壅而不決之機易象有虛則能明之理厥初畫卦意已先寓自今臨政體之可以惟能聽也天下之情何遯乎非外取諸胷中之明即離矣　雖曰中正履位清明在躬恭己南面詢謀合宮然而堯光所燭何盡在於堯耳舜智之睎何不遺於舜聰意者合坤輿之大會而歸離照之中稟淵懿以作君萬方洞達體正中而為政一理昭融　取之如何象其麗正而復正居尊體彼重明而嚮明御極洞徹一性照臨萬國當文明之盛知二之吉毋向晦之終若三之昃欲其隨事以兼聽當即離虛而取則素全惟睿達乎遐邇之間近體於身同此虛明之德　我聞曰天下有萬

事能聽則能斷聖人為一心貫明而貫虛使伏羲所畫猶或昧此繼師曠之聰能無蔽歟惟聖也洞一己於臨民之際闢四門於蒞事之餘不惟麗著象曰象火奚止備觀以佃以漁其聽溥也即身取諸若曰通之注考王生之語如云明也說稽孔氏之書　書疑之聽非火也且形屬火之言聽豈衡也至有為衡之語豈取其幽隱之洞照抑取彼重輕之兼舉當知衡司於夏夏為離正之地火盛於南南乃離明之所苟能即此道以兼聽可不虛其中而自處想出征以此昭昭仁義之師諒成化由之秩秩紀綱之序　非不知取益教天下耒耜斵揉取隨利天下馬牛服乘或舟楫取諸渙濟以致遠或書契取諸夬易夬結繩雖隆古數聖人隨所肯法然係辭十三卦離冠首稱因知聽政之有道惟以虛心而後能更令廣彼吳聰庚可知於先後抑使用夫坎耳險備識於丘陵　愚嘗籌世事以參稽鑒易書而審訂明離當照陽精胡至於薄蝕重離用繼儲議故為而未定嗚呼令之聽天下者又當明兩之離以戒九三之離庶有裨於聖聽

聖人立人倫正情性　袁州胡宗　性本衷降情防外移待聖上之興也立人倫而正之獨抱誠明揭以彝常之教兩無偏詖粹然動靜之時　閒之烝民均物雖有常心一日廢紀綱能無過行惟揭之為教賴有元后故

發而中節各安天命且性本不流於物慾易縱者情非聖能自立於人倫曷歸于正　觀其作以惟膺運而乃神為生民立極於萬世知名教在吾之一身品如未遜則五典秩禮道或不達則九疇叙倫非教明于上揭作人紀恐情動乎中或戕性真藏諸用顯諸仁首明綱紀出於理合於道悉迓真淳　是正也非拂其好惡強加田耨之功非外夫仁義反有杞戕之病統會一極儀刑兆姓達中庸道民無不中之喜怒原關雎化詩有自然之吟咏叙彝者倫立極者聖豈人其天復情其性王者方新於統理闡作教樞品為雖有於上中澄為心鏡　大抵命兩問而謂人均具良善於大中以為教有資聖明自君臣至夫婦五秩是禮無賢否與智愚一均此生特暫為血氣之私己不無賴君師之正名三綱舉兮準繩三品之論性五常修兮防範五泰之縱情方其未立何有異理及其既正渾然一誠如云稟節之辭志稽班固若曰原明之語跡考康衡　蓋始者友朋倫也情亦見於友朋父子倫也性不知於父子柰身不正者有所忿懥心勿正者流於邪侈故必有湯之修紀則性乃可若無舜之叙典則情終不美章六君子以來皆妙幹於風化而五星極之建誰不還其天理使人皆一出於正也則倫果何資於立耳是則教防其為更資彝訓以教之學所以修無類

庠序之明以　慨後世常棣之詩廢則兄弟珍臂家人之道乖則婦姑反脣所以六鑿相攘情實皆欲四端未達性根豈仁章而宣詔人倫情且見於導下武紀人倫性亦成於化民倘非因爾極以設教未必純乎天而不人使禮可耕田何至有借鋤之子如心猶伐木豈能無擊柱之臣　抑又聞始為教教雖因稟賦之真終也感民又自中和而入樂曷嘗情嘗於長幼之分定禮可節性節以尊卑之序立不然則立人倫正情性之論何以發於禮樂一志焉又見帝王之治襲　袁州劉龍翔　惟聖立極因人叙倫爰正其情之發以全此性之真位繼離明植乃典彝之教功存蒙養粹然動靜之純　烝民均物則曾何愚智之分一日無綱常易溺黨偏之病惟英君扶植自有常典故真境渾融略無過行且情生於性柰何物慾之易移幸聖覺其天爰立人倫而使正　妙斡道實躬持化鈞出為儀表於萬世責任經常於一身世不可無教則力扶五典以壹世民未知有紀則首植三綱而示民非極因心立正表於下恐性為情撓拂天以人藏諸用顯諸仁茂宗厥典出於理合於道盡迓乎純　正之如何隄防六鑿則揭天六順之修撿來五泰則提我五常之病脈絡一理範圍萬姓成王睦族咸遵防僞之教商湯修己孰越隆衷之性蓋凡有此生則均具此理持詧

逐於物而正資於聖學校以明也何分上智以下愚陶冶而成之但見理融而慾淨　賦者曰情自性中來暫為私慾之湮汨極非心外立正賴聖君之發明非禮有經訓有紀揭示斯世恐人勝天慾勝理孰全此生所幸得上智有彝常之教用能制群心於嗜慾之萌厚關雎化正禮正義達中庸道盡明盡誠非以天覺天表正自我恐因物交物性戕者情不然稟節之言曷陳於固宜爾原明之語兼述於衡　蓋始者庭闈唯諾父子主恩廊廟都俞君臣有紀禮耕義種發必中節人去天全戕無猶杞雖厥初均善於抱負然因物易流於邪侈是以文后明倫依人性以罔咈唐帝敷倫防人情之不美惟以身任教君有如此亦因心立極吾非強以但見遵王無惡直形遵道之庶民順則不知謹沸康衢之童子　蓋曰六君子不作教欽宗主五皇極浸湮人亡典彝雖漢武紀倫性觀民壽而孝宣詔倫情期下知柰何指狗為仙竟陷欺君之責侍燕作色略無為父之慈豈時君無大扶植抑爾俗強難轉移當知一則心惟多慾膺主性質一則政皆雜霸中才等夷使君為堯舜有所立矣則人盡率爰奚勞正之不容色起僭鋤豈復有耨田之比設或爭興擊柱亦尚如伐木之為　斷之曰導之以理既會本真防之無教終流私習惟此樂以管情殊貴賤於音律禮以節

性下尊卑之等級是以立人聖人倫正情性獨見於禮樂志爲雖天地之心亦立

聖人器禮義田人情　邵武鮑得一

人自聖覺情防物遷禮與義以爲器功若農之服田仰止聰明兼備修陳之具推而墾闢伸全粹美之天　聖人念民生猶物之生以君事體農之事惟中節合宜兩有治具故養華去穢一陶春意人之感者善此情惡亦此情田以治之禮爲器義復爲器　當其德稟淵懿性全徽明觀群心感物以隨動念衆慾如根之易生萠以修種之柄有不種之爲種治耕之耜雖非耕而亦耕惟能即道器以制用自可推農功而理情方出以經綸其具異斧斯之比若勤夫種畝於中防蓁鑿之明　茲蓋去惡無其具則惡草滋繁樂善有其柄則善根毓粹當陳此以後種肯舍之而不治接其生者芟夷物交物之害理而動者培養天其天之利俾群然不縱於情慾所恃者可操之禮義修茲柄叙有秦穫漢甫之功明彼始終若夏甸商郊之地　嘗謂器者農之資雖缺於耕耘之日理爲慾之對當明於界限之特況如周生教期既碩以既阜豈謂粤無鎛可乃畬而乃菑必也因群情而耕種隱然有農畝之鎡基約如弗畔在在與遊含異不芸生生務滋信有閒器與能之理乃無甫田維莠之詩記考戴生修達兼云於實也注詳鄭氏剛柔亦謂於和其　亦由夫根陰根陽情涵未發之初生動生靜情露方萌之始人心自可制物人慾豈能勝理奈愚者縱其情田甚稊稗昧者蔽其情田誰耘耔我得不器藏於禮探彼禮節器安於義勃然義起但令耕方寸之地爲皆可園道中之春矣想見而用此依然成后之載芟諒緣以制之是亦夏王之操耜　或者曰悅義知悅習人所同得有禮猶有藥人誰不知觀民情不莠於欲意君上果農所爲何植杖而芸義弗容廢何借鋤而應禮終可維嗟世道荒蕪天者自若亦性善本根人皆有之倘曰下通爲用並耕於許子未知上好圃宜學稼於樊遲　抑又聞防民甚防物之荊榛治己即治人之根柢耳管絃之器當剗蠹於聲色目樽罍之器盡去蠹於酒醴夫惟不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始可制情於義禮

聖人理財正辭曰義　建安鄭大年

惟聖知本理財有辭必曰義以斯正豈罔民之可爲全夫致利之能言奚自順斷以合宜之謂道貴由斯大凡利公天下舍道則私事當人心於言無愧非取之有制動合乎順縱巧於爲說用何以致財者末也詎容理此以無辭聖曰非它不過正之而以義　觀夫備物之用使民以宜處事合名言之順示人無毫髮之欺意

謂九式非過取捨周令則爲過六府豈私用外爲瀆而必私使辭不正辭於義悖矣是利以爲利強民取之每思守位以聚人言爲曷當要必度宜而制事在審其惟　是辭也名之以勸徹名有定名今之以貢賦令無外令非利一己以愚百姓貨云其聚立於大易之道用言其足宜以中庸之政苟違其義以過求吾恐其辭之非正且權依邪制輕重蓋有名存必立可否明是非不爲私病　吾故曰利自義中來舍義則非利財之名不正何名而取財生之有道則圜府龜具取之無藝則鉅橋鹿臺吾非巧其說以聚歛不過公此心而制我貢無横取任土九貢材不妄費用天五材辭不正也義安在哉係載考於宣尼非言以禁史更稽於班固道謂能開何聖人錢穀未嘗問藏有富於縣都鹽鐵未嘗議去其征於闕市不區區乎頭會之令下不屑屑乎口錢之算起蓋曰以太宰計財用自足邦賦捨大學言財利是無天理有義制之正辭在此不見誥言貨殖皆云本務於商王詩詠阜民蓋謂由行於虞氏　或者議更幣以贍財何漢倍之虛耗税畝以歛財何唐民之怨咨税畝不義也算至丁口更幣非義也創爲績度所以輸臺雖有詔覺則已晚奉天非無制悔其可追嗟理財於初念不到此縱正辭於後終難反而甚而間架之令行誅爲不用至若舟車之算及仁亦徒施　又當知羨餘言售以味翠之貫奢會歛說行自泥沙之用侈故古者匪頒有式謹德所致貨利不殖制心而已使徒知理財之有義而不知節財又令之第一義爲人亦有辭於我矣

建府陳世延

惟聖裕國理財正辭非容心於過取蓋曰義以無私躬全致利之能言何以順道本得宜之謂事審當爲　蓋聞取民之制爲可無名有道之君未嘗規利凡源源致用一出公是亦事事合宜了無私意今日雖理財之當急必也正辭聖人不任智以強求亦惟曰義　觀其該數體觀向明繼離念邦家雖生計之當裕然政令豈吾民之可欺所以均周之用昭明周式之六典阜虞之民洞達虞弦之一詩曉然使天下以知此不過自義中而得之仰明君之不害不傷言皆當矣亦大道之無偏無陂宜務行而　蓋曰見得而思則令必當情先利而後則言皆悖理有定論在自公心始足用數言根中庸爲天之道聚人等語本大易禁非之旨信知行義所利傳哉是言財其辭曲矣覆玆五位阜殺寓巽令之公兹以一言撰度得坤方美　吾故曰財散於天下御以術則非正言合乎人情必所行之得宜以道而生無劉鞭桑計之功取恐語人有愧縱湯誥堯言而亦疑此聖知邦計之從出故凡事揆時宜而後施農桑非強致行道攸始食貨豈

求遵王所基未嘗舍義惟利是徇以此爲辭其公可知想明若武王八政
言用最之次諒行如舜帝九功歌生厔之惟　何古者漁鹽可議也議不
及於漁鹽關市不可征也征不行於關市幽詩八章無強取之條穀爲貴
一書蔑過求之絲枲亦曰生財無非道義所當好得財亦有政義爲必以
使私者勝公者汎妄有所取然名不正言不順皆從此起所理無它曰公
而已仁如有矣國奚梁室之征道未至於訕謗魯人之後　自取民以義
既遠陰古而舍道言利浸形後來更鑄之令下爲漢民害搜借之說進開
唐利媒章而陸宣公百奏言言征歛之大憏貴少年一疏懇懇公私之可
哀嗟我家大計幾爲私懷章公議一脉力爲挽回荀務明義何難理財既
唐太行仁運漕奚言於闕內如武皇多慾耗虛徒歎於輪臺　斷之曰利
以義則公不以義則私財因人而理亦因人而病信一張湯巧興籠鐵之
議用一字丈妄出括田之令是必去大學小人務財之害而後可以行保
辭理財正辭之言正人進則辭無不正

聖人仁守位財聚人　三山謝拱父　權總上下德歸聖神仁素履以守
位財必豐而聚人智足有臨望素孚於當世寬能凝鼎利兼萃於生民
蓋聞群生每安於富足之天神器要必有維持之地何統傳于上衆戴于

下意命眷者德民趍者利且體元作聖深思奚道以經邦非曰仁與財何
以聚人而守位　雖曰鳳曆光啓鴻圖肇新星聯億兆之赤子天拱九重
之紫宸然念大寶龍飛爲永乾符之握萬民鳳集當思離散之因必養生
厚下因被之利而祈天永命惟吾此仁絶類離倫爲帝眷民心之所屬保
邦蓄衆在貨泉德澤之咸均　想其基圖千載而膺澤餘洪煙火萬里而
利源蓄裕世世無翼元元蟻慕豐水烝哉部邑鼎定南風阜兮鄲墟民聚
非吾仁天覆爾利泉衍何生齒日繁宸居山固有容乃大聰明新南面之
臨宜在其高招集異東吳之鑄　請言夫皇家有憑藉雖萬世以可保民
生苟困乏曾一朝之莫支舜由仁義曆數在爾禹厎財賦謳歌者之今此
寬恕襲家傳之法農桑富日用之資騶虞被矣八百載之過歷鹿臺散矣
三千臣之會師信知德盛則祚永未有財豐而衆離大曰寶大曰生請考
係辭之語有斯富有斯貴更稽范史之辭　人徒見七十翁嬉戲濵俗相安
三十世流傳周基寢久豈斯民爲合之偶爾抑累代鴻休之私受當知緜
緜忠厚仁本世積在在富庶財猶貫朽信人惟蒙利人乃可聚而位匪有
德位何長守想永益天祿自九功惟叙之時諒會彼大家乃圖法既滾之
後　彼有商鼎將遷猶濫忠良之戮濵户已耗且寵商賈之財或竹木有

征啓亂卒之憤氣或微管肆虐速再傳之禍胎嗟竭民膏血爲利而已而
戕國命脉豈仁也哉盍思夫約法二三章都永長安之地賜分百餘萬聾
傳魏特之富　抑聞之上惟有德於利必輕后欲守邦非民罔與孝文崇
義始除盜鑄之禁武帝多慾乃有算緡之舉是知聚人正所以守位散財
正所以爲仁故首述曰仁之一語

聖人觀會通行典禮　三山羅世英　惟聖制作觀特會通行典禮於天
下皆源流於易中智足以臨默察卒亨之治制斯可舉天哉秩序之功
聖人用易以乘時審權而達體凡熙朝顯設其制特盛亦休運亨嘉自今
以啓觀四海適會通之日復底文明非一人得參酌之宜曷行典禮　神
武間出聰明挺生以大易周流之義察斯民和洽之情睹變化之乾則可
見乾合考往來之泰則始知泰亨此休期自克罕遇宜盛制于今可行議
明素抱於宸躬亨而復合經制特因於世道大以彖明　蓋曰民情既達
防民之政可施治道少睽飾治之功莫顯心與易以爲用治隨宜而後闡
雖多雖有三數倫物我事我將載歌式典非當時強是制以修舉由聖意
察其時而運轉存神索至識混融洞達之機刱制辨儀極顯飾修爲之善
請言夫世道升降即易可見治具修明惟特是因戰爭何代典且見曾

倥偬何日禮備撫秦初富盛世以飾治盍闡彌文而示人順而通財始可
祭蜡遵而會極乃能叙倫信觀特祭變皆得於易見行典與禮初非強民
用曰適時注考韓生之述象言見賾辭稽孔氏之陳　是何秩宗所掌不
言於司空平土之先宗伯所職必係於冢宰佐王之命盍四海未會同何
有實直萬民既通阜乃知遜敬斯特苟未極乎治是制亦難施於聖朝乘
萬國議容贍玉帛之新道啓八靈文物觀衣裳之盛　又況明繼豐熙位
新復端輿地再恢父老寬望璽書一至氍衆膺寒於是辟雍修學新樂有
紀祖廟致亨慈闈問安惟聖心於易有得故治典仕人可觀蹕虞朝成聚
之時五齋於我邁周室用享之日六建其官　抑又聞儀之大備多生平
定之時世不如古罕遇亨嘉之會困非通也何用祀之義亦取渙非會也
何假廟之儀猶賴要知會通時也若典禮其可一日而不明觀變之功其
大

聖人立中道以示後　盱江余子敬　道統之正聖心所傳立大中而有
地示我後以皆天風稱至美之官極公所建用啓遺仁之世覺以其先
切原嗣王果執開心悟之機皇極所以爲家傳之實植其大本即此默會
啓予繼世俾之能保聖胎乎後契其天以覺其天躬立厥中示此道當傳

此道　大以能化得於不思念大原自無極以有極欲正統由今時而異時惟精惟一開明心上之精一是訓是彝扶植性中之訓彝此立之斯立聖聖傳是而覺其後覺天天契之聰明是以有賠不偏所建啓佑正而罔缺如指諸斯　示者何心而允執俾心領以誠乎言不可聞非言傳而面受培植者正會歸其有武作汝極將聞述養之主湯建其大正啓思膺之后即其中以立其心非吾道胥傳吾後且蕩蕩無名也允植惟徽非諄諄然命之俾臻長守　賦者曰中其不中道在方寸示非真示聖貽後人況吾心一太極先得古今之正豈家法昇嗣王不聞知覺之真故此有所謂家傳之脈絡得之於心上之經綸大而垂世欲垂統之可繼妙以傳心冀傳家之克遵即此授受爾其率循世以裕爲請考商書之語教云爲也載稽柳子之陳　蓋中道也同於義文首探本原傳於堯舜已存根抵上古以來至于中古之世先天之奧發作後天之體所以周王建中克開遠酌之成后大禹執中用迪敬承之夏啓道吾謂道接此續續心以示心承之遠遠矣必則思貽厥出猶及於遺仁德以垂為教抑由於修禮　又聞之道垂萬世心之妙國盡道貫三才聖之功亦深康衢童子泯若知識王路庶民誰其比淫天得天之中聞正歷數地有地之中崎分土金以人傳道豈惟一統之示後建中于民復爲兩間而立心但令正則是道錫咸敷於五福毋使極惟既弱罰自見於常陰　終之曰立心傳後固妙流通立賢輔後乃紬負荷今也誨而求道伊尹訓已開以諭道周公啓我然則聖人之示後也既有洪範建極之道又不可無豐水有芑之仁離之非可

聖人辨上下定民志　三山蔡惟和　上下辨等聖明有功正人倫而在我定民志以歸中稟獨智以無爲尊卑既別安群心而丕應趨向皆同閒之高卑既判有禮者存等級雖嚴至中而止非吾君一正於名分恐人慾易虧乎天理自古立常經於上下聖則辨之使民遵皇極之訓彝志斯定矣　觀夫德仰離照命疑鼎新任君師之責以立極揭天地之經而示人世未知慈孝則父子有等俗未識尊卑則君臣叙倫倘不有會歸之道恐皆爲陵僭之民仰惟睿主之天臨等差不紊至使懦夫之風立習俗皆醇　是民也一聞作極念無反側之私一沐綏猷性麓淊淫之有明大分以昭示挈群情而歸厚使富貴而脩者無失所好使貧賤不攝者愈堅其守蓋限則以中導則以禮見定之者民辨之者后自聰有賠剛有執然後正名雖老益壯窮益堅斷無確咎　吾知夫是禮各有中中非禮之外物咈天以勝人人與天而兩岐況等衰之別物且然爾而辭遜之心人皆有之惟明君既立於常制則爾衆孰從於匪彝堂陛勢嚴斷無逆命之臣子首足分存果見傾心於外夷蓋此志可移此理難泯故其極一建其民已隨成后正儀禮情陳於以道姚虞徽典書具述於惟熙　思昔亢剛力扶父矣相陵杯飯汙樽混然同體聖乃辨上下之位而位序各正辨上下之儀而儀文濅啓所以五極一敷志局敉越爲崎一叙志皆丕僕非中在天地間揭立自我則人特禽獸耳其誰知禮想冨貧異制人自別於嫌微諫兄弟有倫下亦流於慣悌　故嘗謂分義未明則辨之用乃著小大未一則定之功有餘向使衆志俱若蒙童之日蒸民常如泰古之初則何必辨等立教定親與踈恐中道晦冥轉人慾以滋甚此天常宗主賴聖君之責歟果而安民考戴記之言思云敬君爲教述班生之語心謂防於　矧今東朝展慶上承慈極之尊后冊告成下迪民彝之大宜夫叶周至治定鼎郟鄏頌膺中興定功淮蔡愚何幸親逢建極之君而身爲極中之民孰敢越禮門之外

聖人輔萬物之自然　三山李守正　物以類聚功由聖全輔萬有以咸若本一真之自然屛乃多能靜處不爲之地贊夫庶彙俾安固有之天

一原肇自有初萬象紛乎同宇惟相之以道無事於矯拂故聽彼成　形各安於生聚爾物不傷而不害是謂自然聖人何慮以何思克全所輔　睿智素稟聰明夙資意其運智以酬酢而乃存神於靖夷君曰好順惡逆天理素定揉曲以直仁人不爲有道相爾無心處之九重正龍德之中神功俱泯庶類極魚麗之盛帝力何知　是輔也贊其化於中庸能盡之時想其宜於泰道交通之地若爾常性非吾私意鳶飛魚躍順飛躍之妙理蠖屈蛇伸於爾類贊成一付於本然生育孰知其所自臨也而有執也穆穆何爲翼之而使得之生生各遂　吾知夫大造無全功有賴乎聖凡物具成理毋參以人爲何心於水以水用智舜何意於風因風阜民今此昆蟲草木順彼之順丘陵川澤因其所因苟涉人爲之累恐虧天理之真又何事焉請考淮南之述不敢爲也更稽老子之陳　乃若物言以御尚勞駕馭之權物謂之財未免制裁之力揠苗助長至勤終日之揠刻楮求工徒費三年之剋與其徇所欲以求逞孰若輔其宜而自得順如堯帝無爲果見於垂衣理若文王不識但聞於順則　嘗論夫古者數聖人利及天下畫前十三卦理該條辭斲耒揉木蓋取諸益服牛乘馬所因者隨或剡刳以體渙或佃漁而倣離蓋當然而然靡強然爾故因利而利崎非利而不

見月令著薦有傳卵覆巢之戒豳風播詠歌烹葵剥棗之詩　抑又聞智巧不鑿自令生意之全機械少明未免人為之病苟不誠無物則經綸事一世之望必至誠盡物則發育遂群生之性此天地位萬物育子思子必本之以誠見輔相有功於上聖

聖人法天而立道　三山曹雲之　太極奠位聖人法天探其原之自出立是道以相傳稟睿智以端臨心寧通用憲聰明而茂建理本無偏　夫惟神心契元化之機皇極括域中之實謂開闢之初已具成理故扶植於上必參大造推曆作聖任兩間宗主之權觀法於天立萬世綱常之道大以能化得於不思念正統之傳雖自我以親授而大原所出自厥初而已基在天有可法者是道夫何遠而共己而治何為哉密庸神化順帝之則莫匪爾揭作民彝　豈不以曰陰曰陽即仁義之端一冬一夏亦德刑之政可不仰以從事承而順命則稽如堯揭為堯極之大面若於禹建作禹疇之正立之斯立無一非道法所當法奚矜於聖尊而居上存何思何慮之誠承以建中無不植不修之病　大抵道在極之先正賴扶持之力聖為道之主當明法象之因況三才並位皆通貫於一理而萬古常經實綱維於此身我得不揭是彝之正直參洪造以彌綸盡積化之誠因以修

教體錫範之意為之叙倫信乃聖之立道純乎天而不人武王順有顯之常極敎是訓湯右奉無私之德建中于民　試觀夫天道寓春秋則主殺主生天道在陰陽則一噓一吸道運於天而叶四序之來往道顯於天而妙三光之出入信厥初位奠於是理以已具豈惟聖特憲或私心而強立施而傳受策纂述於董生位自致中訓亦陳於孔伋　吾乃知鼇極未分象數猶隱馬圖既出機緘可推所以令發風行之渙化成日麗之離道濟於謙則禮以謙制道神於觀則教由觀施觀先天成理自易而闡見作易聖人因天所為立者卓爾疇非會其抑見統御於乾變化合乾和之保交通以泰裁成叶泰長之宜　又當知探無極之初者但見混融泥有形之末者不幾淺狹今也不識不知泯若言意無聲無臭隱然象法故曰聖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見運用之功不乏

聖人輔萬物之自然　廬陵張壽父　聖所謂道天而不人非強輔於萬物本自然之一真摻五位以尊臨澹無所欲相群生之固有因咈其因大凡有生性所性順遂其真上聖天其天因成而已運量於中不有陰相靡刃於下殆幾巧使萬物林然生也曷遂其宜一人因而輔之自然之理雖曰教化我職裁成我司然而擾擾之中虞舜以靜安安之外唐堯不知兹利因所利利豈強者見輔不求輔輔斯得其聰明冠乎群倫寂然靜處品彙付之一順相以無私　想其贊其化於中庸能盡之時相其道於泰卦交通之義蓋有常性豈容私意昆蟲草木各順天理穀粟桑麻皆因地利信知物生各遂真機智者安行無事感矣蔑加矣無一毫有拂其間相之使得之彼萬彙莫知所自　言之曰隨方而散聚物理素定任智以揠拂聖人不為況乾父坤母能生不能教人君宗子任真非任私特因功用之不及所以裁成之有資不惟舟楫蓋取諸渙雖至罔罟所因者離皆天然之理如是豈蔽者所能輔之何所事焉請考淮南之語不敢為也更稽老氏之辭　吾故曰禹治水矣不能強之西流稷播穀矣不能使之冬殖麟自遊鳳自至成后何意焉自飛魚自躍文王何力盖物有生有長其理順適特天不人不因資于輔翼相以自然宜其各得綵花徒剪甚哉隋氏之奢玉楮求工陋矣宋人之刻　然論之鳥鵲可窺也卵翼非我草木可識也句萌者天自動自植自生自全奈何穿牛絡馬天者人矣續鳧斷鶴情其性焉嗟過為知巧大率求助故未能輔相己虧自然甚至機心見而鷗亦疑且驚于海安得至誠著而魚可察咸躍于淵　噫畫蛇者適以自戕象龍者果將安補故此力非我有耕鑿咸遂則惟順帝識知何取至此

又所謂聖人觀天而不助為何所自亦何所輔

聖人見道知治象　京庠黄性翁　聖與人異治因類推道於中而有見象非外以能知躬全上智之資理觀其賾足驗當今之政形著於斯　聖人華幽明之責以在躬於形器之中而察理元化運行洞洞無隱王政著驗昭昭可指是道自斷鼇之既判類實彰焉雖治非有象之可名見而知此　觀夫明足高世哲能識微身為三極之宗主用合兩間而範圍參乾之化得雨施雲行之妙驗泰之交悟陰消陽長之機蓋象中有道隱者實顯如道外求象歧之則非恥躬中立以成能理窮至與庶政足知其有兆應豈相違　豈不以若常若時證闕狂肅之殊一凶一吉影有惠從之異彼有所擊此其如示觀舜玉衡即舜欽典觀周土圭乃周布治信形上形下其本則一豈曰道曰象可分而二穆若岩廊之高拱燭理惟精瞭如都鄙之所觀求端有自　請言夫象著於有形乃造化之至顯人惟不見道判幽明而異觀故板蕩證形川沸雷震優游害著日青夏寒苟不有聖人之識其誰窺元化之端玉燭既調民想影附泰階苟平國如石磐非因此以有見欲知之而實難仲舒述陽德之君教明所任翼奉論天心之數言取其安　胡不觀雷者君之象出地震驚靈者民之象隨方隱見蒼龍象

物次則在野太白象丘義為主戰凡著而成形治所由出非明其為道視猶不見當使興言其有重暉開晉室之符毋令平謂之無甘露召唐家之變　自古人稽驗之意失而後世步占之說衆一推常之　用止旨火一宮室之過指為木水甚至以天戒驗朝鮮（原缺）　星占燕運之興雖某證應其事固已章然一象（原缺）　能僅見夫賦斂重增谷永著日星之變讒邪（原缺）　水之騰　又當知至治證應固以象求聖心（原缺）　日月照臨即吾大易之常久河海流轉亦我（原缺）

則聖人觀象亦不過求諸吾身之天地焉以（原缺）

聖人　道知治象　一三山陳堯章（原缺）　類推知治象之攸驗見化工之所為仰以觀（原缺）　出驗諸為政有成法之昭垂　間之聖心體（原缺）　天理與人事相為形見著而在上自可稽驗（原缺）　運轉專自極贊之既判於道已存欲知治象之昭如觀天則見　觀夫大以能化得於不思窺鼓舞於左旋之際觀光明於下濟之時風雨霜露此教謂至春秋陰陽其端可窺觀彼之形知此之象苟無所見果何所知惟聰明之至為能求端於上於恍惚之中自有觀政于茲　想其觀風行於渙而彰渙之言觀天健於乾而正乾之事鑒貫不遠于因以

視是宜月因其和則秩日觀法曆傳其歛則授時敬致惟有形於上有象於下故在天為道在君為治且乃神乃文而乃武識彼自然凡布政布教而布刑昭乎如示　大抵天以道而示惟聖可見治者道之形自初已基昔太極渾淪此道泯矣迨三才剖判聖人則之今此躬接原天之統面稽上帝之旨雲漢昭回號令隨著雷霆震動刑威迭施道實在是象因寓斯若曰定時某考箕生之對如云改政注稽師古之辭　向使河圖未出道實隱於先天洛書未訪道不知其大實則何以食貨有條疇布於周武天澤旨禮爻分於太昊信昭則自天見則自聖法之為象體之為道法時布政魏旌六典之昭設教盡神觀體六爻之造　又況皇極象天以理盡世王畿象曰求中立規作服象日月立以為式制禮象天地從而下儀則知象之所形旨道著驗聖其有作因天轉移承於王者任德刑政端云爾措之天下謂事業自上形而　故曰天不變道方示於人聖不祕道復陳於象法盡治象政以昭布民觀治象人知歸往則知天以道覺聖人聖人俟以道曉斯世為道無二心無兩

聖人五行以為質　撫州吳南一　惟聖察治以天驗人行即五以為質事可參於在身挺卓爾之聰明行虞式闕取自然之形氣證審相因　闕之顯幽雖為迹之殊感召皆自身而出非參諸證應以驗休咎則凡所云為曷知得失天以五行而寓運可探其端聖期一己之盡純以為之質位始光復明方繼離足以臨也大而化之雖天不求知但惟吾事之盡善然事恐未善必驗諸天而后知所以質彼之證正吾所為粹然龍德之正中常虞有過參彼龜疇之初一益信於斯　豈非哲謀既作則火時燠水時寒肅乂不明則金常暘木常雨思必曰睿風斯叶于可不觀得性失性而相彼由致驗休證咎證而察其所主五知皆順行罔缺一一有錯行事當正五抱此誠明之正躬欲無虧觀諸運轉之機證皆可覩　大抵吾身視造物雖若有間天理與人事感之必隨觀雨若時斯衷在躬之敬因風有變始知措慮之疑顯然在彼之證驗可以推吾之設施曰從革曰爰稼則又作以睿作不災上不潤下是智虧而禮虧質不此取類何以推禹若稽天必稽自汨陳之后舜如審己亦審於允治之時　思昔以湯之齊聖而七載流金以堯之神聖而九年洚水豈躬行或有闕者而天變胡為至此然儆予一意堯即悟於方割罪己數辭湯歷原其何以即當時之事觀之則為質之言驗矣所以地平之效功底允成不然雨至之祥言猶未已乃若五味為質而調和之理寓五色為質而彰施之意明然作鹹作辛

不出水金之類以貴以墨特殊火土之名信散焉皆係於庶事而何者不關於五行可不察（原缺）　妙驗吾修省之誠是宜兼徵也之言經盡載（原缺）　然之證志述班生　又當知士居於五默（原缺）　慧曰以五實主彼說言聽視苟恭永貳（原缺）　平其次然則所謂為質者又當考察（原缺）　撰五事（原缺）

聖人以日星為紀　三山藍謙甫（原缺）　聖人以日星而為紀擬天地以參身仰惟實（原缺）　統理法彼東陽之耀膺　經綸　蓋闡見道知（原缺）　察時自乾文而始仰而觀象執度可考備以立事綱維在是雖神聖繼離明而治必也求端謂日星有常度者存以之為紀觀其濬哲秉稟聰明夙賀道可貫於三極誠必參乎兩儀熙舜之績且汲汲於齊政舉堯之綱猶拳拳於受時皆所以觀象而治承天所為剛有執智有臨步占敎思夜以觀晝以察經理由基　茲蓋一周三百餘度而晝曜弗違五佐二十八宿而常經自正秩若有序迄無舛令是宜地自我明而隨分晝地政自我修而以中考政使輝煌咸炳於列曜見統紀有賓於上聖作謀作哲運乾旋坤轉之機有列有明茂渙散垂樸之病　大抵厤初開太極固有法以有象其間非聖人果執綱而執維月何關於晝而月

以量取時何預於柄而時因柄移況此太平之休運叶應圖極之祥光陸離昏晝宿旦軫宿而乃別季仲春暘谷秋昧谷而遂分析夷紀者理也則何遂而疏考孔生備述授時之語記稽戴氏纂陳作則之辭　古者人時之授必謹占星王羲之廣亦惟象日或炎帝司之星屬婺女或太皡掌之日行營室凡六為舉動皆本造化豈總攝綱維不由乎秩倚依於斗定更稽斗建之移如著在月窮亦考月行之疾　因知民間暇而日有化日德昭明而星云景星重華重輪有曜皆顯同色同磬流光自形信象非偶者紀不偶叶而彼既效驗斯為致靈鄧乎雖驗於初躔第施於曆實誼計言於必善請念乎經　雖然為君法天固自我之當然立經陳紀允在君而必以致中和之紀業自此作賞罰之紀圖因以理然則聖人以天文為記而不忘人紀之修豈止日星而已矣　隆興渠裕光　治象開泰聖人法乾以日星而為紀於朝夕以昏天稟聰哲以在躬居常惕若即輝光而作則叶用昭然　蓋聞造化常經有法者存帝王此身與天則一仰觀于上躔次不紊俯驗諸躬綱維自出聖惟內省于其天不于其人紀匪外為以是星而以是日　雖曰膺哲高古聰明冠倫理精而世故已熟天定而本真益純然念出以視朝莫難運陽明之德入而向晦恐易移夜氣之真必以日星之成象用而綱紀於吾身全賓聰賓膺之資尤其運量觀有列有明之象法以經綸　豈不以晝經之秩皆我經常斗綱之建即吾綱理獲行純粹乾文表裏武何所用因五叶以建極舜不必設由七政而審已嵩象于上有紀在焉取法以遐與天一耳足以臨也毫釐絲忽之數欺則而象之璣玉璣衡之察以　請言夫無一息不運者乾象昭著與大造相維者聖人所為況陽動陰靜闔闢一理而夜息晝梏存亡兩岐必以在天之躔度推而作我之綱維義當朝騰則政當有執王繩夜轉則聽繩不欺天則如此聖人以之想敘以授時維乃參於堯帝諒仰而觀象繩遂結於包犧　蓋聖人一日之次混融乎洪範睿思一星之保貫徹乎中庸性命日叶日之時脉絡作哲星齊星之文源流察政觀吾躬一太極本自相貫然天君於列象允嚴取正則知參彼以驗此所謂觀天而見聖切想夫風典惟統光騰儀馭之升夜半論經輝把奎躔之缺　然嘗論慾波不流豈召飛流之異性天（原缺）　真薄蝕之因艷媚昏吾紀微則見外淫滔亂吾紀（原缺）　故必戒小星之寵陰屏女謁揚放　之照冰消佞臣信變者在彼常者在我而徵之自天回（原缺）　吾王祥一正潰綱之大章重闡瑞再開晋（原缺）　曰天文萬變是驗人文身法一脉允開家

（原缺）　星輝聯群象之著光符重日瑞絢五龍之（原缺）

星近則為一身之紀遠則為萬世之（原缺）　治　隆興

路萬里（原缺）　日星而為紀凡朝夕以昏天獨稟賓

（原缺）　成象作經理以繩然聖人極中動（原缺）

（原缺）　與天終始參諸晝夜炳炳垂象作我（原缺）　之紀非器數當正所為謂乾文之運有日星云胡不（原缺）　夫大矣經範垂哉晝倫性內參兩儀之運貫中一太極之真天光發越萬物仰照德性昭融千官拱辰然猶觀象以為紀式表存誠而律身此清其君正其官猶懷兢惕彼星乎晝見乎夜用作經綸　蓋曰統非由理取辰統之相維經非以法有天經之毋失乾行執度之一定人事準繩之自出武嗜何以叶曆用其五舜經何以有政齊者七紀為綱理之有常天者流行之則一德全內抱心淵湛若以無私象取陽垂身法因之而有秩　大柢運行同此極觀天象以可見紀績間其心非聖人之所為況百為錯綜豈容泛若以無統而萬變往來方且紛乎其理緜必吾身有法以主是此上聖以天而處之審已察其文德啓常運視朝必於朝聽繩奠垂有所謂自然之則得之於取法之時想人由湯后之修德斬以又諒天自有無之順曆考而知　蓋始者一極胚脾同是真機五行錢合各全正性陽德舒明德中自有靈曜神心經緯心外本無天政奈何智者鑿其天適貽紛錯之患昏者悖其真終昧操持之柄彼謬迷失統自外元化此終始憲天獨歸王聖豈但統惟萬事辰知天統之同不惟綱彼四方衡取年綱之正　抑嘗謂日星天之綱固取經常之義日星陽之類當明法象之因可不嚴太陽之尊而體貌不紊徽皇極之居而權綱一新毋日中見昧而昏蔽於外寵毋星微主謹而糾紛於小人蓋在天垂象正以純剛之力而貫陽暎陰又其定紀之陳又豈止正統莫于共仰大明之光耀改權獨總咸騁太一之威神　是何日存定晷而或節陽精星有常躔而或差曆法豈未離乎悉寧免差忒苟取必於天得無玩狎要知有時而或紊者日星之紀無時而不形者聖人之紀為足想明

時之道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八百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一鳳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十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六暮

鬴　洪武正韻防父切鍑屬亦作釜俗作鬴許慎說文鬴从鬲甫聲扶雨切釡鬴或从父金聲徐鍇通釋量六斗四升曰鬴分武反爾雅覆鬴郭璞注水（中可居往而有狀如覆釜。九河名。）顏野王玉篇扶甫切。丁度集韻鬴或作鍑釜。隸省。司馬光類篇奉甫切。又狼狄切。戴侗六書故鬴。奉甫切。鍑類也。且以為量。亦作釜。詩云。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氏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考工記曰。栗氏為量。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之實凡六斗四升。按鬴本亨器。加耳與臂為量。婁機廣干祿字。鬴釜上正下通。楊桓六書統。奉母。鬴（規）（繁）鬴（隸）鬴釜（並俗）上切。鬴古文並與釜同用。熊忠韻會舉要。次宮濁音。前匈奴傳。鬴鍑薪炭。史考黃帝始造釜。李罴存古正字。俗作釜。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奉古切。亦从鬲。周禮。人四鬴。用此借禾稀也。作稍稗非。韻會定正字切。奉圃奉　鬴

篆書　鬴　古史記　鬴　釜　並說文　鬴　集韻　釜　洞庭觀釜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鬴　釜　並徐鉉篆韻　釜　鬴　並六書統　鬴　六書類釋

隸書　鬴　釜　並六書統

草書　鬴　鬴　並張錦溪　鬴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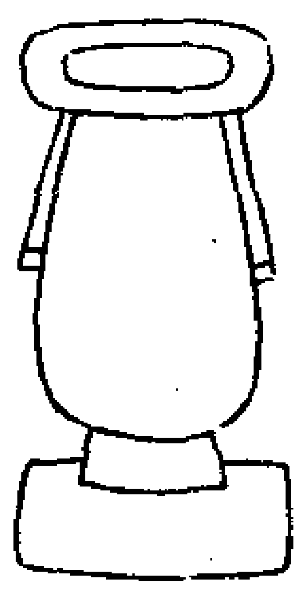
總敘

禮書。史及家語曰。黃帝設五量。考工記。栗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臂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前漢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春秋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烏侯反。管子作鏂）。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爾雅。匊二升。二匊為豆。豆四升。四豆曰區。四區曰釜。二釜四有半曰庾。周禮。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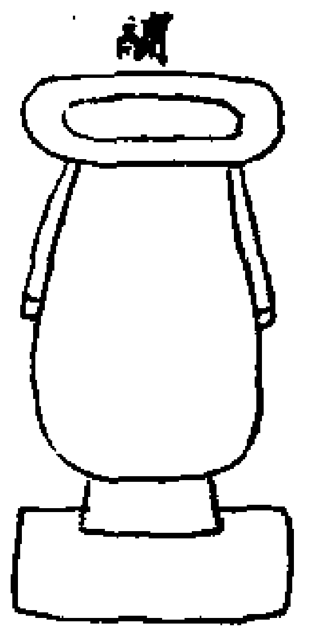
萬民之食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二鬴下也聘禮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鄭氏曰今文籔爲逾）十籔曰秉十六斛論語冉子爲子華之母請粟孔子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月令仲春仲秋角斗甬（鄭氏曰甬今斛也）管子曰斗斛也甬量也謂之法（甬亦量器之名）又曰釜鏂之數不得爲侈弇爾雅曰坎律銓量也臬氏以鬴爲量而法止於三則升豆鬴是也律歷志以斛爲量而法備於五龠合升斗斛是也法止於三故自升而上登之以四則升四而豆豆四而鬴故鬴六斗四升法備於五故自合而上登之以十則合十爲升升十爲斗斗十爲斛故斛十斗然臬氏之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重一鈞律歷志之斛亦方尺而圜其外重二鈞其方尺圜外則同而所容之多寡所權之輕重不同何也周禮璧羡之制從十寸横八寸皆爲度尺鬴亦如之則外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自方八寸而八之則爲方六十四寸漢無八寸之尺斛之內方皆十寸也故言方尺而不言深尺自方十寸而十之則爲方百寸此其實所以不同也臬氏之制旁爲升臀爲豆腹爲鬴律歷志之制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臀爲斗腹爲斛蓋內方所以處數外圜所以利用耳高而小臀卑而傳故因其小者爲升合因其傳者爲斗豆則古之制器尚象豈

徒然哉周禮上年食人四鬴則二斛五斗六升中年人食三鬴則一斛九斗二升食貨志人月一石五斗五人終歲爲九十石然則四鬴三鬴云者亦月食也其多寡不同皆其大率然也律歷志五量止於斛左傳釜十則鍾聘禮十六斛曰籔十籔曰秉四秉曰筥其法亦起於斛故也月令曰甬斗甬管子曰甬量也皆謂之法則月令之甬管子之甬皆量器也鄭康成以甬爲斛而飲器四升曰甬豈此類歟經傳鬴或作釜庾或作逾區或作鏂升或作勝蓋古字通用宋江少虞類苑周之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實六斗四升積百三分六千八百分千二百八十龠之實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內方尺者八寸之尺也圜其外者圜方相生之數也其臀一寸者深也其耳三寸者深也由是而規圓之以圓函方之法也必以圓而函方者欲其聲之圓也必爲耳於左右者欲其聲之不韻也亦猶鍾之有乳也漢斛之法方尺而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其實十斗積百六十二萬分二千龠之實也不言深而言方者無八寸之別也圓其外者亦相生之數也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六耳者謂升合如耳形於斛之左右也今之升合皆方制之而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是以方分置算而然也龠其狀似爵者謂如爵也今之龠方一寸深八分一釐亦以方分置算也上三下二者謂斛在上并升合爲三也斗在下并龠爲二也圓而函方斛之形也上下皆然也今上以圓函方下爲方斗而已左一右二者升在上而左合在上龠在下而俱右也今合龠俱在上而龠俯自舜崇其失之於前而胡瑗阮逸踵之於後也夫鬴斛非是而欲考正黃鍾安可得也

律歷志鬴



考工記鬴



鬴氏

（氏族畧即釜字見姓苑望出襄陽）

釜

洪武正韻防父切篆文作釜从父从金今省作釜小爾雅區四謂之釜六斗四升也小爾雅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斗也謂之豆豆四謂之釜楊雄方言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顧野王玉篇扶甫切鍑屬亦作鬴陸法言廣韻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吳棫韻補叶音芳遇切蘇黃門土牛詩土牛適成象遨遊見屠割田家挽雙角歸理牋絲釜韓道昭五音集韻鬴釜並上同楊桓六書統奉母釜以金父聲字濂傳義扶古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奉古切作鬴非借水名作滏非

篆書

釜（古論語）

釜（武安釜）

鬴（史記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釜（徐鉉篆韻）

釜（張錦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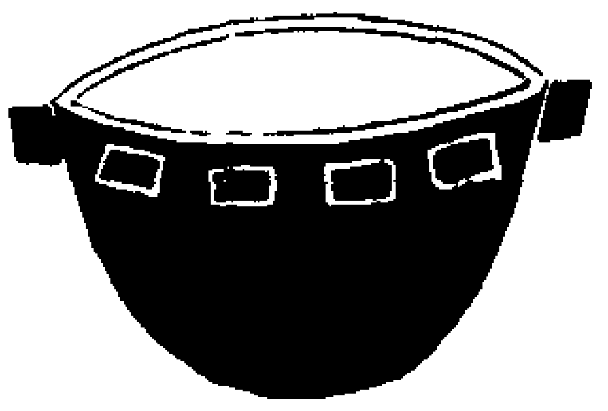
釜（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事物紀原釜者器也古史考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易說卦曰坤爲釜關尹子七釜篇釜者化也廣雅曰錪（他典切）鉼（音餠）鬲（音歷）鍑（音富）鏝（漫半二音）鍪（音規）錡釜也記文釜作鬴鍑屬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魏畧曰鍾繇爲相國以五熟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周之九鼎咸以一體調一味豈若斯釜五味時芳蓋鼎之烹飪以事上帝今之嘉釜有踰茲義異錄曰南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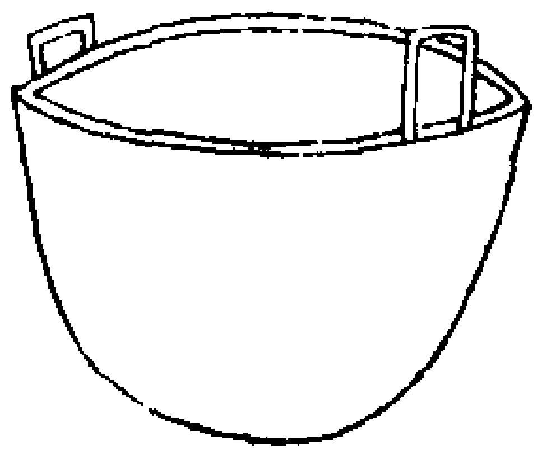
以沙土燒之者燒熱以土油之淨逾鐵器尤宜煑藥一斗者纔直十錢斯濟貧之具不可無者贊云黃帝始造火食是須金獸鼓冶制厥範模綽口銳下古今不踰中槩其腹外黔若膏薪爇而沸井汲而濡水火既濟饔飧乃餔掩彼鼎鼐五味能俱舉世通用田譜何書匪農獻穀徒生爾魚既曰跨竈寧不媚于埤

著曰鍋鏉小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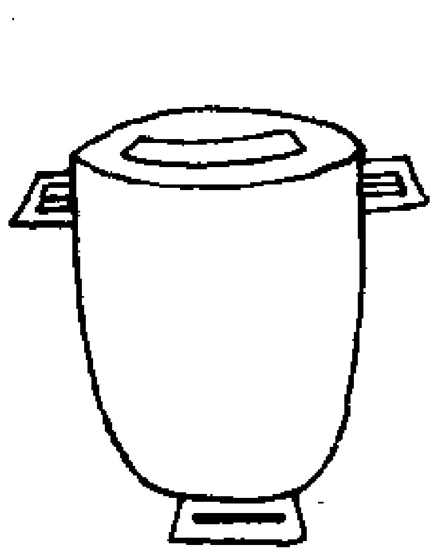


詩召南采蘋篇于以湘之維錡及釜（錡三足釜也）

事林廣記無足曰釜有足曰錡可用煑類濕以供祭



聶崇義圖說釜量名容六斗四升曰釜故以所容為名按周禮㮚氏為鬴賈疏云謂量金汁入模以為六斗四升之鬴又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而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則鍾然則鬴則釜也以金錫為之與鍾鼎同齊謂四分其金而錫居其一深尺內方尺積千寸於今粟米法少二升八十一分升之二十二圜其外謂邃其口而圜之又厚之以為脣耳在旁者而可舉也舊圖釜在畢洗之間都不言所設之由又無尺寸之法但云釜制度受三斛或云五斛既圖之失處而容受不定未詳據何制度有三五惑說今據經傳明文賈鄭義注庶遵往式有補將來又按舊圖有釜而無斛但以二量之法互有異同原始要終相兼仍備故圖之於後以為諸器之凖



金釜　元一統志紹興間我眉縣金淵牧童於水中得金釜一枚紫色蓋道人丹竈文云永和五年天根童張造重八十四斤進之行朝

銅釜　錦繡萬花谷婺州銅釜吳時軍士五百人破湖得銅釜發之水便暴出即五百人湖也稽神異苑長山朱郭夫婁恒抹藻澗濵見二銅釜沿流而下取之而歸有圜蓋滿中銅器光輝耀目自然作聲郭攫着北山埋之而後賣釜與人主載出為貨船無故自覆失釜所在趙明誠金石錄古器物銘銅釜銘云長信賜館陶家按漢書外戚傳竇皇后女嫖封館陶長信公主又百官公卿表長信詹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

長信少府張晏注曰以太后所居宮為名也居長信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則曰長樂少府然則景帝時官名長信則竇太后居是宮無疑銘雖無年月然知其為竇太后賜館陶公主亦無疑也

鐵釜　廬陵志永新縣有禾山在縣西山巔斗袁奇峯累累若覆釜狀者凡七十有一宋侯外郎有詩云願欲比南嶽但恨一峯虧上有異人居址今存一鐵釜半瘞土中

石釜　元一統志虔州府贛雩縣鍊井山有石釜前秦錄處士張中隱于太山鑿石為釜容六斗四升

土釜　朱崖傳朱崖俗多用土釜

瓦釜　離騷爲黃鍾毀棄瓦釜雷鳴

竹釜　裴淵廣州記東官郡煑鹽織竹為釜以牡蠣屑泥之燒用七夕一易

水釜　高麗圖經水釜之形狀如鬲鼎以銅鑄成有二獸環貫水可以負荷麗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釣僕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鬵釜　高麗圖經鬵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為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圓旋之文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神釜　太平御覽茅君內傳曰欲合九轉先作神釜

黃釜　古今事通漢高祖觀汶水見一黃釜驚卻反化為一翁責言劉季何不受河圖

翠釜（唐杜工部詩紫駝之峯出翠釜）**五熟釜**（海錄碎事魏文帝在東宮賜鍾繇五熟釜與繇書曰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名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故作斯銘勒之釜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維鍾實幹心膂靖共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帥皆茲短度）**平底釜**（古今事通尚書杜預欲為平底釜謂於新火為省黃門郎賈彝四釜之尖下以備沃洗今若平底無以去水預亦不能折之）**懸釜**（物理論堯世洪水民登木而栖懸釜而爨戰國策知伯代趙三國之兵乘晉陽城決晉水而灌之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漑釜**（詩誰能烹魚漑之釜鬵）**熱釜**（東觀漢記梁鴻少孤詣太學受業同房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燃火）**覆釜**（兵書）初出軍行日三炊釜不得覆覆釜軍敗**負釜**（古今事通太王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于岐又晉文公）反國介之推不肯受賞或遇之山中負釜風俗通俗說齊人有空車行曹人有負釜者便持置車中二三百里臨別取釜不相問為誰亦不謝後車

家繫獄當死。釜不相問為誰主。徑往募人取之穿壁未達。車者怒不肯出。釜主愁欲俱死。明日主者以事白。齊君義而原之。**曝釜**春秋繁露夏求雨曝釜於術（音遂）十日。**刮釜**（宋周南仲山房後叢刮釜嗟鄰母經旬值濕薪煎磨知物性。豐大轉民貧。康食心知）愧。哀買聽頻親稻花傷晝雨。愁殺看書人。**竊釜**（溫州府志元霍時雨任溫州錄事。治尚寬厚視民如子。有盜嘗竊人釜以鬻諸市。失）者遇見持釜以詣。時雨追盜至盜曰其兩手無指豈能竊釜耶。時雨佯是其言。因捷失者妄訴。以釜還盜。盜驚喜。即以首戴釜而去。遂收之。**奪釜**（史記蔡澤傳澤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駰按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腳。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腳者。以款訓曲。誤云曲腳也）金史太祖紀初太祖伐留可。過盆搦嶺經塢塔城下。從騎有後者塢塔城人攻而奪之釜。太祖駐馬呼謂之曰。毋取我炊食器。其人謾言曰。公能來此何憂不得食。太祖以鞭指之曰。吾破留可。即於汝乎取之。至是其人持釜而前曰。奴輩誰敢毀詳穩之器也。）**坤為釜**（老學菴筆記三舍法行。時有教官出易義題云。乾為金坤又為金何也諸生乃懷監本易至簾前請）

云。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監本則坤為釜也教官皇恐謝**如魚遊釜**（東漢書揚州賊率張嬰。詣太守張綱降曰。）苟全性命如魚遊釜中。**魚生於釜**（記室新書范冉字史雲為萊蕪令甑中生塵釜中生魚時人歌曰范子雲甑生）塵范萊蕪釜生魚**牛膽鳴釜**（羅泌路史餘論五勝相感篇牛膽鳴釜（取膽塗其釜自鳴））**佯為櫟釜**（史記楚元王世家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與客來嫂佯為羹盡櫟釜（注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櫟釜書使為聲漢書作轑音勞）賓客故去已而視釜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之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為羹頡侯）**焚舟破釜**（孫子九地篇焚舟破釜若驅群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注曹操曰一其心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沉船破釜**（史記項羽本紀項羽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誓衆破釜**（西漢書王莽納言嚴尤欲據宛伯升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井中破釜（五代史蕭希甫誣奏韋說與鄰人爭井井有寶貨有司推劾井中破釜而已）**烹魚破釜**（青瑣高議郴人曹恩家有男捕於水得魚長丈餘歸將烹於庖置魚於釜釜輒鏗然破復沃之釜又破恩弟為異繪而食之俄有佐雲若）積墨起於猜上雷聲隱隱隨之烈火發於屋恩馳去屋乃陷**飲器如釜**（事類合璧漢韋堅鑿潭以通漕成帝為升）樓臨觀堅豫取小斛舟每舟著某郡以所產物陳其上若豫章力士甆飲器若鐺釜**日舉鐺釜**（唐國史補德宗非時）召拜吳湊為京兆尹便令赴上湊疾驅諸客至府已列筵矣或問曰何遽吏曰兩市日有禮席舉鐺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饌常可立辦**粘糒澳釜**（晉書石崇傳武帝以崇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財產豐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糒澳釜崇以蠟燭代薪**修城得釜**（唐會要元和九年八月夏州奏修城掘得釜大小二百五十四）如新器物伏以銷釜之用火化是因今大軍始集此物自出望宣付史館從之**石生責釜**（太平廣記漢州有王瑾者。）

所居極勝客往過之必盡誠接待有貴充釜石生者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瑶家異之及視其所貴又非山中所用者瑶遂欲求知其居石生固辭瑶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柱杖畫地登為巨壑而身勝變為白虎而去

冦為沉釜婁承先別傳昔山越民叉所過殘毀望婁氏之里往中庭顧見釜甑尚存於竈曰恐他冦取之仍為取洸沉着井中而去婁家後還皆盡得之

漏甕沃焦釜史記田敬仲完世家秦攻趙齊楚救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漏甕沃焦釜也戰國策蘇秦曰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夫救趙高義也郤秦兵顯名也

閤中不設釜東漢書胡邵為淮南太守使鈴下閤外炊縣作乾飯閤中不設釜竈又頼川陽還為徐州刺史以小銅釜甑十日一炊

木不為釜淮南鴻烈解齊俗訓鈆不可以為刀木不可以為釜

炒麥銀釜南唐近事內中嘗欲真珠數升耿先生曰易致耳即命以小麥數升以銀釜炒之食頃勻圓成珠

吐金滿釜稽神異苑薛頵家有紅飲釜中水盡以酒灌之使吐金滿釜而頵因之豐富

青深甑釜宋李曾伯可齋集代謝丞相啓雖吏多事四五眷之經理難全而近比累年數百萬之羨儲皆實吏責方深於甑釜衣患乃錫於弓旌

傷人椎釜唐書段秀實傳郭希屯邠州士放縱不法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於道

釜鳴温革瑣碎錄釜鳴呼婆女七釜鳴甑虛氣衝則鳴非怪但揭去蓋則已宋史李濤傳隱帝即位楊邠周祖共掌樞密史弘肇握兵柄與武德使李業等中外爭權互作威福濤疏請出邠等藩鎮以清朝政隱帝不能決白于太后太后召邠等諭之反為所構兇相歸第時中書廚釜鳴者數四濤晝寢閤中夢嚴飾廳事群吏趨走云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數日濤罷太平廣記勝景真家婢炊釜中忽有聲如雷甑上生花數十景真旬日而卒王性之默記鄭翰林獬郎官紓之子也獬雖負時名然累赴殿試省試俱不利紓為狄青征廣西辟客是時儂智高鴟張未知勝負留家在雍丘舟中而獬赴殿試罷在京師候唱名其母與盡室憂紓從軍未知吉音又憂獬仍舊黜於殿試一家屏默惶惑之次忽舟尾晨炊釜鳴聲甚厲震動兩岸舉家不知所為釜鳴未定忽岸上巫尋鄭郎中船乃報捷者南來且附紓書云已破儂賊殺戮殆盡走入溪洞且議賞趣還矣語次又有北來報榜者馳至云二秀才非日唱名而出已狀元及第矣釜鳴蓋有為吉者太平廣記太朝齋郎盧嵩所居釜鳴因祀竈有五大鼠出食祀物其年遷補興化尉

釜性歷代人臣類　唐陽武侯鄭絪罷相為吏部尚書弟縕為太常少卿在家廚饌將備其釜忽如物於竈中築起離竈尺餘其傍有鐺十餘烹庖將熟皆兩耳搖動良久悉能行乃上竈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有足折者亦跳躍而隨之及過水渠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皆驚有小兒呪曰既能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而負折足者以過入少卿院列于中庭閤空中轟然悉化為黃埃黑煤數日後少卿與相國皆卒酉陽雜俎釁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咎太平廣記東萊陳家朝炊釜不沸舉甑看之忽有一白頭公從釜中出師云此大怪也

治釜法齊民要術　治釜令不渝法常於諳信處買取最初鑄者鐵精不渝輕利易然其渝黑難然者皆是鐵滓鈍濁所致治令不渝法以繩急束蒿斬兩頭令齊着水釜中以乾牛屎然釜湯煖以蒿三徧淨洗拭卻水乾然使熱買肥猪肉脂合皮大如手者三四段以指處處徧揩拭釜察作聲

復着水痛揩洗視汁黑如墨抒卻更脂拭揩洗如是十徧許汁清無復黑乃止則不復渝煑杏酪煑餳煑地黃染皆須先治釜不尒則黑惡

洗釜法温革瑣碎錄釜內生銹燒湯以皂莢洗之如刮

三釜書林廣記三釜得以祿養曰三釜及親莊子曰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而三釜（一釜六斗四升）而心樂後仕三千鍾（一鍾六十四斗）而不泊（音忌及也）吾心悲仲尼曰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

區釜數類左氏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以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孔叢子曰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一升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籔籔二有半謂之缶二缶謂之鍾二鍾謂之秉秉十六斛也（考工記曰㮚氏為量量之以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注曰鬴六斗四升鬴與釜同）

與之釜論語雍也章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十六斛曰秉五秉八十斛）

摽釜轑釜周禮　地官廩人摽釜轑釜中食三鬴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釜上也人三釜中也人二釜下也（注此皆謂一月食米也）踈上大豐年也

（中中豐年也下少儉年也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年是其常法也）**釜州**（五代史職方考故屬山南節度唐末置戎昭軍已而廢之遂入于蜀至晉高祖時又置懷德軍尋罷）

滏　洪武正韻　防父切水名　顧野王玉篇　扶甫切　陸法言廣韻　水名山海經云神箘之山滏水出焉　宋重修廣韻　水名在鄴　戴侗六書故　奉甫切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　扶雨切　郡守正紫雲韻　水出神箘山今磁州因名滏陽縣　釋行均龍龕手鑑　音父　楊桓六書統　奉母（滏）从水釜聲（滏隸）　熊忠韻會舉要　次宮濁音韻會定正　字切奉圍奉（原缺）滏　（篆書）滏（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滏（六書統）（隸書）滏（六書統）

輔　洪武正韻　防父切車輔兩旁夾車木也又頰顋也形如車輔故曰輔車又毗輔也扶也弼也　許慎說文　輔人頰車也从車甫聲　扶雨切　徐鍇通釋　春秋傳曰輔車相依　浮甫反　爾雅　輔俌也（郭璞注俌猶輔也）　揚雄方言　㚔由輔也（㚔相也由正皆相輔持也）吳越曰㚔燕之北鄙曰由　劉熙釋名　輔車其骨強所以輔持口也　顧野王玉篇　毗輔相助也　陸法言廣韻（同上）　孫愐唐韻　扶古切　宋重修廣韻　亦姓左傳晉大夫輔躒又智果以智伯必亡其宗改為

輔氏　丁度集韻　或作軗頔　戴侗六書故　奉甫切詩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無棄爾輔員于爾輻（朱子曰若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傳曰輔車相依（說文曰輔頰車杜氏曰輔頰輔車牙車二說皆非）輔从車甫聲以詩考之維持車者也故引之為輔弼輔佐之義（別作軗）兩頰因謂之輔易曰咸其輔頰舌（別作頔）　歐陽德隆押韻釋疑　又四輔星名杓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北極云　韓道昭五音類聚　又扶矩切　楊桓六書統　奉母（隸）副車借為毗輔字（統聲）輔（或从又）軗（隸）頫（或从頁）頔（或从面二文專為人頰車並）（原聲頰）顲（並隸）　熊忠韻會舉要　次宮濁音又三輔郡名京兆府左馮翊右扶風前百官志師古注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左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城以西為右扶風宇溓博義四輔官名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通作䩉輔　趙謙聲音文字通　奉古切借助弼也　韻會定正　奉圖切又車輻斜縛杖又扶助也字　㧌奉圖奉（原缺）輔　（篆書）輔（古論語）輔（實簋）輔（並齊鍾）輔（孝成鼎）輔（老子銘）輔（尚書）輔（王庶子碑並見楊鉤鍾鼎集韻）輔軗頔（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輔（徐鉉篆韻）軗頔頫（並六書統）（隸書）輔（韓勅後碑見洪适漢隸分韻）輔（唐扶頌）輔（楊著碑並漢隸字源）頫頔（並六書統）（真書）輔（歐陽詢）輔（顏真卿）輔（柳公權）（草書）輔輔輔（並張錦漢）輔（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三輔（羅泌路史二靈紀）三輔九望（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又曰三輔公卿大夫也一說三輔九望伊皇為十二人）　晉書　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墨子　武丁得傳說舉以為三公　戰國策　顏斶曰湯有三輔禹有五丞　職官分紀　前漢百家表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內史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扶二千石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鐵官兩長丞左內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又左都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又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廄廱廚四長丞皆屬焉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

侯吏屬大鴻臚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　後漢百官志　河南尹一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都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減其秩　應劭漢官　河南尹新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西周秦兼天下置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增曰太守世祖中興從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晉中興書　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為丹陽尹　通典　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　隋職官志　隋雍州置牧京兆郡置尹　唐職官志　京兆河南太原等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執古官爵置十二牧是也秦以京城守為內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京城守秦曰內史漢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內史武德初置牧以長史總府事開元初雍洛并改為府乃升長史為尹從三品專總府事）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以下州府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理又為丞武德改為治中永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唐會昌三年五月京兆尹奏兩街閑行不事家業黥刺身已屠宰豬狗酗酒鬭打及僦構關節下覓錢物槽

蒲贖錢人等伏乞今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是百姓當時處置屬諸軍諸使禁身奏聞從之宋以開封河南應天為三京府牧不置唯伏內奉引則遣官攝事牽書足用光武行司隸校尉使前整修宮府於是致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擁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懽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宋衷起巖東墉集謝成都府到任表地控百蠻德裕著籌邊之績勢連三輔孔明存流馬之規三輔黃圖三輔沿革禹貢九州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秦孝公十二年於渭北作咸陽徙都之）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藉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為雍王都廢丘（今興平縣地）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今延州金明縣）謂之三秦漢高祖入關定三秦元年更為渭南郡九年罷郡復為內史五年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衆可立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又田肯賀高帝曰陛下治秦中秦形勢之國帶河阻山持

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自是漢始都之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為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為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其理俱在長安古城中　三輔治所京兆在城南尚冠里（京大也天子曰兆民公羊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馮憑也翊輔也翊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風在夕陰街北（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今岐州）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漢武帝改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為三輔三輔郡皆有都尉如諸郡京輔都尉治華陰左輔都尉治高陵右輔都尉治郿王莽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都尉渭城安陵以西北至栒邑義渠十縣屬京尉大夫府居故長安寺高陵以北十縣屬師尉大夫府居故廷尉府新豐以東至湖十縣屬翊尉大夫府居城東霸陵杜陵以東至藍田西至武功郁夷十縣屬光祿大夫府居城西茂陵槐里以西至汧十縣屬扶尉大夫府居城西長陵池陽以北祋祤十縣屬列尉大夫府居後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槐里馮翊出治高陵（按百官表顏師古注引黃圖云京兆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馮翊在太上皇廟西入右扶風在夕陰街北入故主爵府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渭北以西為右扶風）長安志武帝展拓上林東方朔曰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為苑何必盩厔鄠杜乎按朔所諫尚在建元年中而三輔立名乃在六年朔不應得以預言此必史家追為之辭也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不以京兆馮翊扶風此說益强護飾焉耳鄭顏序自謂不肯攻擊本文者皆此類也唐通以關內道為畿內而中置京兆府立尹以治之城中立兩縣自太極宮前朱雀門外至啓夏門內中分通衢以為縣境其東則隸萬年而西隸長安亦放漢也玉海隋志一卷記三輔宮觀陵廟明堂辟雍郊畤等事唐志一卷地理六十三家此為之首序云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今襄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東都不與焉不著作者姓名始於三輔治所終於雜錄一帙凡二十九條書目云其間多用應劭集解如淳顏師古注攙引亦有同者疑非當時本書（案文目不載）程大昌曰晉灼所引謂為黃圖者多今書所無今書亦明引舊圖如漸臺彪池高廟元始祭社稷儀皆言祖本舊圖又有引顏師古語為據者又命槐里為興平興平乃唐至德中改蓋唐人增續成之（思子宮在湖萬歲宮在汾陰皆以其宮隸甘泉與王史不合續志注南北郊宇文愷議明堂今本無之）唐志三輔舊事三卷隋志又

有三輔故事二卷晉世撰隋禮志王元規議按前漢黃圖上帝后土壇甃文類聚文選注漢書注水經注多引之（文選注引三輔舊事曰高祖立為新豐）食貨志臣瓚注引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南史江子一續黃圖地理志京兆尹（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為渭南郡九年復為內史（本秦京師為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為左右內史（師古曰表云景帝分置據史記知志誤）太初元年更為京兆尹縣十二　左馮翊（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復為內史武建元六年分為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左馮翊縣二十四　右扶風（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為中地郡九年復為內史武建元六年分為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縣二十一（平元始四年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京兆馮翊扶風皆秩二千石丞六百石司隸校尉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內史（始於周官表七人石慶）左內史（景元年是錯公孫弘兒寬自錯至咸宣六人）右內史（建元四年鄭當時汲黯番係至王溫舒九人周之六卿六卿分治之秦止以內史治畿內漢因之雖失六卿分治之意然內史猶近臣也至太初分三輔之後去大郡無幾判然與朝廷二體矣）京兆尹表（四十二人始太初元年無忌至元始五年武襄京兆郡國首前有趙張棧）

（有三王。駿不殺、朱正、劉德、行尹事何武、孫寶、翟方進、張敞傳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爲京兆尤甚。後漢延篤遷風。）左馮翊（表三十六人。始太初、歷周。蕭望之、韓延壽、馮野王、薛宣、朱博。）右扶風（表三十三人。始太初歲。重尹翁歸。鄭弘、衍、宣主、訢、蕭育、龔勝。）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元紀建昭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西京賦封畿千里、統以京尹。景中五年詔三輔舉不如令者。（時未置三輔。）郡國志注潘岳關中記曰三輔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百官志後漢都雒陽、不改三輔之號、但減其秩、與太守同。（後至漢初、郡長安皆秩中二千石、謂之三輔。）趙廣漢傳、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廣漢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今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尹翁歸傳、京師畏其威嚴、盜賊課常爲三輔最。（右扶風）薛宣傳、威德並行、盜賊什、三輔之一、（左馮翊）張敞拜膠東相、請吏追捕有功效者比三輔尤異。元延中、尹賞爲鄭令、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馬宮舉陳遵能治三輔劇縣、爲郁夷令。高紀七年二月自櫟陽徙都長安。史記大事紀高帝六年更命咸陽曰長安（師古曰、長安本秦之鄉名。）史秦紀獻公城櫟陽。徐廣云徙都之、今萬年也。（括地志云、櫟陽故城、一名萬年城、在雍州東北百二十里、櫟陽、漢七年於城內爲萬年縣、隋開皇三年遷都於龍首川。今京城也。改萬年爲大興縣、唐武德元年又改萬年、在州東七里。）三輔之制始於太初。景帝詔三輔舉不如令。東方朔傳乃云建元三年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則已有右輔都尉之官、豈是時止云左右內史、史氏省文以後制書之耶。太初始改官名、咸宣爲右扶風。京兆無忌、馮翊殷周、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得人之盛、尹翁歸緩於小弱、急於豪強。循吏之政也。劉德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慈惠之師也。陳萬年、鄭弘皆以守相高第。野王則以治行之高、朝廷用人之法也。言其薦賢、則馮翊宋畸舉黃霸賢良、擢揚州刺史。言其考功、則以望之守平原日淺、復試之以治民。任用儒者、則嚴彭祖以公羊之學、自河南守高第爲馮翊。優擢才能、則朱博先爲馮翊、後爲京兆。學以從政、臨事不惑、有若雋不疑。崇教養善、威德並行、有若薛宣。鄠賊阻山、數月平定、政尚威嚴、有治辦名、有若蕭育。尹立長安游徼獄吏百石、馮翊卒史二百石。吏追捕有功、調補縣令。此謂三輔尤異。在他郡莫能疑焉。長安於三輔爲尤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而後爲真。此謂浩穰。雖馮扶莫得並焉。其任用則尹賞之爲鄭令。

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其信必賞罰、則薛宣條高陵櫟陽二令之事。皆解印綬去東都。居是職者、始則王丹、張湛、郭丹、蓋延、次則鄭衆（左馮翊）賀壽（京兆尹）王堂（右扶風）陳禪（左馮翊）陳龜（京兆尹）楊秉、要以河南尹爲重。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禮俗翼翼然。四方所則傚。王化所以自京師始也。周人合公卿大夫之賢通治六卿。記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夫王畿國天子所自治也。漢以來任京兆尹。然而智進則德退。術勝則道微。呂氏春秋。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王制正義。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書林事類司隸（漢以京師爲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平反罪人（劉德寬婞施生。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注云。言施恩於人而生全之。又音播。播罪人解使從輕也。）地盡可爲苑（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以償鄠杜之民。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東井輿鬼之分野（秦地於天官東方輿鬼之分野也。其界自引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前漢地理志。）三輔平敞（董卓謂陳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本傳）天府陸海之地。（上注）封畿（封畿千里。統以京兆。出西京賦）馳步遊（步遊、卑以史粹加名。爲京兆尹。請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諸王駙馬。中要周已上親。及女婿外甥、不得任京兆府判司畿令赤縣丞簿尉。勅從之。）出粟（王起爲河中尹。時屬旱歉。粟價暴踊。豪門閉糶、以邀善價。起嚴誠儲蓄之家。出粟於市。隱者至之於法。由是以民獲濟焉。）尹慈京邑。鎮撫畿甸。（齊清京師。）統千里之封畿（領萬戶之版籍。）表則四方。（監臨三輔。）鈞距（趙廣漢爲京兆尹。善爲鈞距。摘治盜賊如神。人皆稱伏。）況屬休明之朝。（宜事表則之位。）當堯舜之朝（譬大朝之位。）三輔以穀粟當賦（其今三輔太常郡。得以穀粟當賦。昭紀。）皆有都尉（三輔郡皆有都尉。宣紀注。）元帝省三輔公田。（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元帝紀。）無張繇役（三輔長無共張繇役之勞、成紀。張、竹亮切。共、居用切。）雍州之域（今京兆馮翊扶風。皆通典注。）三輔舉賢良（前漢宣帝紀。詔曰。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觸除以安百姓。）京畿（大唐於天下爲十五部。京畿。注京兆扶風馮翊等郡是。通典、）取則之地（謂京邑也。）數類漢興改秦內史爲三部三內史。河上謂南中地也。武帝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京兆（縣十二。長安。新豐。司空。藍田。華陰。鄭。湖。下邽。南陵。奉

（明、肅陵、杜陵、）左馮翊（縣二十四、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芍、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褱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右扶風（縣二十一、渭城、槐里、鄠、盩厔、斄、郁夷、美陽、郿、雍、栒邑、隃麋、陳倉、杜陽、汧、好畤、虢、安陵、茂陵、平陵、武功。）

四輔

（晉書）天文志。抱北極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而出度授政也。北斗西三星曰三公，東蕃第四星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第四星曰上相，亦曰四輔也。羅泌路史有虞紀，帝舜設三公四輔。（四輔三公，何敞所謂聖主帝臣七人。建官惟三公九卿俻矣。）玉海　舜四輔。書：欽四鄰。（注曰：近，前後左右之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臣哉鄰哉。史記為紀：帝曰汝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莊子舜問乎丞。（又見從家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　周四輔。書洛誥：誕保文武受命，亂為四輔。注：為我四維之輔。疏：周公事無不該，故一人為四輔。（書傳曰：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云）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正義：案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作記者取以成世子之記。大戴禮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順，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弼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而强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舉無過事。殷周之長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注：立道於前，建承於後，置充於左，列弼於右，順民義也。道者有疑則問，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或謂之輔。（賈誼上疏引大戴禮之文見）　漢四輔。漢表：太傅，古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十一月甲子，右丞相王陵太傅。）後省。八年復置，後省。哀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九月辛酉，大司徒孔光為太傅，平帝以光為之。）太師、太保皆古官，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三月丙辰，太傅孔光為太師，車騎將軍王舜為太保。五年，馬宮為太師，兼司徒官。）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中興省。董卓自尊為太師。晉初置太保。）馬宮傳：上書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眾曰：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續志。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卓茂為之。（建武元年九月甲申。）其後每帝初即位，置太傅錄尚書事。（明帝以鄧禹為元功之首，以為太傅。章帝以趙憙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和帝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

總己以聽。殤帝以張禹，順帝以桓焉，沖帝以趙峻，靈帝以陳蕃、胡廣代之，并為石長罷。凡十一人。）注：賈生曰：太師，古者太公職之；太傅，周公職之；太保，召公職之。魏嵇康作太師箴，晉王廙保傅箴。職官分紀：舜四輔，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書益曰：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周四輔，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缺。　漢四輔。前漢馬宮，字游卿，為大司徒。哀帝時，勝棻皆以四輔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無以居位。如君言至誠可聽，惟君之恐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甚多之。後漢劉瑜上疏曰：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又鄧壽傳：何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建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鼓，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數類舜四輔。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孔叢子曰：孟懿子問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　漢四輔。元始元年，太后詔授四輔之職，以莽為安漢公。孔光傳曰：莽白太后以帝幼少，宜置師傅，以光為太傅，置四輔。明年，徙光為大師，而莽為太傅，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保，是為四輔。　王莽居攝，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拂讀曰弼。）甄邯為太保後丞，又置四少。　王莽按金匱輔臣，以太傅王舜為太師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劉歆為國師嘉新公，廣漢哀章為國將美新公，是為四輔。　後周四輔。宣帝大象元年，初置四輔官，以越王盛為大前疑，尉遲迥為大右弼，李穆為大左輔，楊堅為大後丞。　唐四輔。六部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三都、四輔、六雄、十望，同、華、岐、蒲為四輔州。（同州馮翊郡，華州華陰郡，本鄭之華陰，垂拱二年避武后諱曰太州，上元二年更名太州，乾寧四年曰興德府。岐州鳳翔郡，扶風郡，至德元載曰鳳翔，二載號西京，上元元年曰西郡，未幾罷都。蒲州河中府河東郡，義寧元年治桑泉，武德三年徙治河東，開元八年置中都，為府，是年罷都。）舉書足用，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前谷永疏）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後[illegible]疏）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正其不及。（書冏命）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

無為也以守至正也（記禮運）侑是四輔興於規諫者示不自專並在左右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人君為善故以侑為勸（上文疏）漢四輔前漢賈誼政事疏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後漢李固傳台輔之位實和陰陽唐會要唐四輔開元中定天下州府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同華岐蒲是也（志）華州（關內）華陰郡上輔（縣四府二十有鎮國軍○肅宗上元元年置董晉○李繹○楊瑒崔隱甫杜高郎）同州馮翊郡上輔（縣八府二十六○姚崇○蘇瓌○呂原唐）岐州扶風郡上輔（至德二載為鳳翔府縣九府十三許景先薛登李朝隱）蒲州（河東）河東郡上輔（開元八年為河中府縣十三府三十三有耀德軍乾元二年置裴寬韋安石杭陸象先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開元三十一年分京畿（京兆華陰扶風馮翊新安上洛安康等是也）都畿（河南陝郡滎陽河內臨汝等是也）大和元年正月韋處厚奏復置六雄十望十緊三十四州別駕（復入緊者多不復具例）六雄（陝懷鄭汴魏絳）十望（虢汝汾晉宋許滑衛相洺）資治通鑑唐四輔懿宗咸通三年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宋四輔崇寧四年七月丁巳左僕射蔡京等奏伏奉聖旨京畿四面可置輔郡屏衛京師謹酌地理遠近之中割移縣鎮分置四輔南以頴昌府為南輔割汝州之郟縣隸之凡七縣東去南京道理差遠今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割南京寧陵楚丘柘城京畿之考城太康隸之凡六縣西以鄭州為西輔割西京密縣隸之凡六縣北以澶州為北輔割北京朝城南樂隸之凡七縣四輔郡並依節度州以太中大夫以上充知州事置副總管鈐轄各一員知州都總管餘依三路帥臣法各屯馬步軍共二萬人積貯糧草每州五百萬從之輔州改為拱州在八月十三日趙挺之手記京置京畿四輔郡每郡以兩制一人知州事屯兵各二萬人京意蓋欲以密親如宋喬年胡師文等為之則兵權歸己矣京初欲逐殿前指揮使王思以己私人代之臣挺之因對奏云思受陛下聖恩除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思武人頗懷感激今京欲逐之願陛下留以宿衛上然之思遂不逐○京遂謀為四輔屯兵之計王思除殿帥建節在大觀二年正月此時挺之已死手記必誤或是崇寧四年三月除殿副時蔡絛史補都邑舊宣武軍也地坦平旁無險固曹公自為侍從時已歎其無戎備矣又上即位每好下問故臨朝詢聽左右侍御之臣曹公微意欲稍革去宦官親近由是崇寧中力陳祖宗寓將兵於畿縣不唯就糧蓋亦防微杜漸馬但制度狹小今宜法前意倣漢三輔盡萃兵於輔郡仍各增屯至五萬人以近臣領之李一入奏

如故事遂置四輔又詔設三衛府置三衛侍郎主之擇大臣勳戚子弟及儒士為親衛勳衛翊衛郎然四輔始置兵亦未及五萬制度猶未就時三衛諸郎既多勳戚子弟或不能副上意者時謗言至謂曾公反設此以因人主由是四輔三衛皆遂罷雖曾公亦不敢言復也其後上果聽任宦者晚年又亦稍厭之每臨朝御幸至無所詢顧其應對者多察視親事官之徒爾又北狄犯順舉兵而南自越大河略無屏蔽遂直抵闕下四輔之制良可惜云八月丙子詔改東輔州為拱州實錄但云改東輔為拱州從其當日州名今增入十二月乙亥御筆四輔屏翰京師兵力不可偏重可以各二萬人為額五年正月壬子詔新建四輔城隍廨舍軍營等漸次興修毋得擾民十二月癸亥京畿轉運使張杲言伏見陛下申畫王畿肇新四輔改提點官兩員請於京畿增置運判一員從之大觀元年四月戊午詔東輔依舊以襄邑縣漸次營進其以曹州為東輔指揮勿行政和四年十月乙巳詔襄邑縣復為拱州書林事類國有四輔四鄉也鄉設如四體（大戴禮）公輔國之棟梁民所具瞻（魏志高柔疏）體題（成數　斗列　鼎宿　近人　正人　欽鄰　既備　必有）賦偶（有輔有弼　曰疑曰丞　各正乃位　虞欽厥鄰　獻可替否見正容而聞正言　陳善閉邪無過計而無過事　輔弼疑丞　左右前後　在庭參公位之三　於泰直房星之四　開明補助則我所耳目　扶老教領則予之股肱）賦隅（欽若姚虞○預在屯於象是○備於咸揖聖眾見於維之）

五輔

管子五輔（謂六興七體八經五務三度此五者可以輔弼國政也）外言一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不得於人而能使名譽顯當時功業流後世者則未嘗聞）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稷覆宗廟滅於天下非失人者未之嘗聞（不失於人而能使失國覆宗者亦未嘗聞）今有土之君皆處欲安動欲威戰欲勝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諸侯（言諸侯欲大則王天下欲小則霸諸侯也）而不務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此不務得人致此數禍小則地削大則國亡）故曰人不可不務也（當務得之於人）此天下之極也曰然則得人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如教之以政故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朝廷閒而官府治公法行而私曲止倉廩實而囹圄空賢人進而姦民退其君子上中正而下諂諛其士民貴武勇而賤得利（賤苟得之利也）其庶人好耕農而惡飲食（惡費用之飲食）於是財用足（好耕農故財用足）而飲食薪菜饒（省費用則薪菜饒）是故上必寬裕

而有解舍（解，放也。舍，免也。）下必聽從而不疾怨，上下和同而有禮義，故處安而動威，戰勝而守固，是以一戰而正諸侯。不能為政者，田疇荒而國邑虛，朝廷兇（小人親進故兇。）而官府亂（小人用法故亂。）公法廢而私曲行，倉廩虛而囹圄實，賢人退而奸民進，其君子上諂諛而下中正，其士民貴得利而賤武勇，其庶人好飲食而惡耕農，於是財用匱而食飲薪菜乏，上彌殘苟（居上位者小人，故殘賊苟且也。）而無疑舍，下愈覆鷙而不聽從（負豪也。鷙，鷙也。上既賊苟而不舍，故下閉家而懷鷙。）上下交引而不和同（上引下以供御，下引上以恩覆，二俱不得，故不和同也。）故處不安而動不威，戰不勝而守不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故以此觀之，則政不可不慎也。德有六興，義有七體，禮有八經，法有五務，權有三度。所謂六興者何？曰：辟田疇，利壇宅（壇，堂基。）修樹埶，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上六者可以厚養其生也。）發伏利（利入之事，積久隱伏者，發而用之。）輸墆積（墆，貯積也。）修道途，便關市（謂所置關市，皆令要便也。）慎將宿（將送貨財，必慎止宿。）此謂輸之以財（上五者皆生財之術，故曰輸財，所以納財於民。）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潘，溢也。渚，潘溢覆踈失之令通。）潰泥滯（泥塗為滯者，亦潰決之令通也。）通鬱閉（鬱閉，亦謂水潰有遏塞者。）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上之六者所以遺利於民。）薄徵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上之五者所以寬裕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弔禍喪，此謂匡其急（上之五者所以救民之急。）衣凍寒，食飢渴，匡貧窶，賑罷露（疾憊裸露者，有以賑救之。）資乏絕，此謂賑其窮（上之五者所以賑民之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曰：民知德矣，而未知義，然後明行以導之義（行即七義。）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悌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比，合也。行既中正而又合宜也。）整齊撙詘以辟刑僇（撙節也，言自節而卑屈也。）纖嗇省用以備飢饉（纖，細也。嗇，恡也。既細又恡，故財用省也。）敦懞純固以備禍亂（懞，厚也。）和協輯睦以備寇戎。凡此七者，義之體也。夫民必知義然後中正，中正然後和調，和調乃能處安，處安然後動威，動威乃可以戰勝而守固。故曰義不可以不行也。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故上下無義則亂，貴賤無分則爭，長幼無等則倍（倍，背也。）貧富無度則失（失其節制。）上下亂，貴賤爭，長幼倍，貧富失，而國不亂者，未之嘗聞

也。是故聖王飭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不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柔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比，和。）為人夫者敦懞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夫然則下不倍上，臣不弒君，賤不踰貴，少不陵長，遠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凡此八者，禮之經也。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曰：民知禮矣，而未知務，然後布法以任力。任力有五務，五務者何？曰：君擇臣而任官，大夫任官辦事（辦，明也。能明所任之事也。）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材（材，謂器能。士既修身，必於藝能有功也。）庶人耕農樹藝。君擇臣而任官，則事不煩亂；大夫任官辦事，則舉措時；官長任事守職，則動作和；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故曰凡此五者，力之務也。夫民必知務，然後心一，心一然後意專，心一而意專，然後功足觀也。故曰力不可不務也。曰：民知務矣，而未知權，然後考三度以動之。所謂三度者何？曰：上度之天祥，下度之地宜，中度之人順，此所謂三度。故曰天時不祥則有水旱，地道不宜則有飢饉，人道不順則有禍亂。此三者之來也，故召之。曰：審時以舉事（時，則天祥、地宜、人順之時也。得其時則事可成。）以事動民（事成則民可動。）以民動國（民昌則國可動。）以國動天下（國强則天下可動也。）天下動然後功名可成也。故民必知權，然後舉錯得（權謂能知三度。）舉錯得則民和輯，民和輯則功名立矣。故曰權不可不度也。故曰五經既布，然後逐奸民，詰詐偽，屏讒慝，而毋聽淫辭，毋作淫巧。若民有淫行邪性，樹為淫辭，作為淫巧，上諂君上而下惑百姓，移國動衆以害民務者，其刑死流（大罪死，小罪流。）故曰：凡人君之所以內失百姓，外失諸侯，兵撓而地削，名卑而國虧，社稷滅覆，身體危殆，非生於諂淫者，未之嘗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淫聲諂耳，淫觀諂目，耳目之所好諂心，心之所好傷民，民傷而身不危者，未之嘗聞也。曰：實壙虛，墾田疇，修墻屋，則國家富；節飲食，撙衣服，則財用足；舉賢良，務功勞，布德惠，則賢人進；逐奸人，詰詐偽，去讒慝，則奸人止；修飢饉，救災害，賑罷露，則國家定。明王之務，在於强本事，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本事，謂農桑也。無用，謂末作也。）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薄稅斂，毋苟於民（謂無苟取於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也。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君悅玩好，則民務末作，故備用不足。）農以勞矣，而天下飢者，其悅在珍怪，方丈陳於前（方丈陳前，則後用廣，故

（農勢而不免於飢）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悦在文繡（君悦文繡則女工傷於天下寒）是故傅帶梨（利傅帶以就狀也梨割也）大袂列（則大袂以從小）文繡染（染文繡為純色）刻鏤削（削刻鏤為純素）雕琢采（采雕琢為純樸）關幾而不征（幾察也但伏察非常而不征賦也）市鄽而不稅（鄽市中置物處但籍知其數不稅故）古之良工不勞其知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不失（弌為無用物守法者必得而誅之無所漏失也）

六輔

小學紺珠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何休春秋例）數類漢書曰兒寬遷左內史奏開六輔渠溉田韋昭謂河東河南河內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為六輔顏師古曰兒寬奏穿六輔渠以益鄭國此則關六道小渠以輔助灌溉耳今名曰六渠是也王儉曰六輔殊風五方異俗謂此六輔郡也　北魏明元帝有疾而災異屢見白馬公崔浩請立儲貳於是令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悦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朝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强識精於天人之會丘惟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七輔

數類論語摘輔象曰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金法言能決理是非）天老受天籙（籙天教令也）五聖受道級（級次序也）知命受糾俗（糾正也）窺紀受變復（有禍變能補復也）地典受州絡（絡維絡也）力墨受準斥（準斥凡事也力墨或作力牧）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有熊氏七輔得而天地治神明至

八輔

通鑑外紀庖犧氏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駕六羽乘雲車使風雨兄弟各三百歲（詳外紀）

宰輔

（冊府元龜）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務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敘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瞻之斯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有阿衡左相之號洎武丁之得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成王作周官著之典訓立太師太傅太保以為三公又立三孤之位皆所以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共司宰弼之事春秋之世寰內諸侯入為卿士皆掌國政秦氏之霸始置左右丞相御史大夫副之後復有丞相相國中丞相之名漢室之興置一丞相亦有左右丞相之名而御史大夫實亞其任兼置太尉仍用秦制後以蕭何為相國孝惠高后復置左右丞相亦置太傅之官未幾而罷太尉之職蓋不常置一丞相武帝兼置太尉數年而廢元狩中置大司馬以代太尉之職征和二年置左丞相分長史以備兩府成帝綏和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復以大司空為御史大夫復置太傅在三公之上俄改丞相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復為大司空并大司馬以備三公之位平帝增置太師王莽居攝又置四輔之官世祖中興但存三公之號有太傅而不常置建武末改大司馬為太尉二府並去大字是為宰相總治衆務中年之後事歸臺閣選舉誅賞一由尚書機衡所總不在公府蓋有其名而無其實矣建安之世始罷三公官復置丞相以曹公居之又有相國之號黃初受禪改為司徒而中書監令專掌機密雖有太傅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不預朝政厥後定制大丞相第一品又置相國以司馬二王相繼為之末年增置太保吳蜀鼎國皆有丞相而吳氏復有左右之名二邦政事率以尚書總統而吳有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

及帝太傅蜀亦有司徒大司馬之號其平尚書事錄尚書事領中外諸軍事總統國事皆為宰相之任晉武之初有太宰太傅太保是為上公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復有大司馬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而無丞相之名惠帝復置丞相俄頃而罷復置司徒元帝渡江罷司徒為丞相以王導居之導卒又罷丞相為司徒府三公之職雖無所改而司徒丞相兩不並置中書之署實總機要是為宰相以毗大政宋孝武復置丞相而司徒之府如故又有相國之官齊氏以丞相相國皆為贈典梁罷相國置丞相兼置司徒又有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是為諸公陳以相國列於丞相之上并太宰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凡六號亦有贈秩然而相國是為尊崇之位非尋常之秩丞相之任亦廢置靡定魏晉以來多以他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毗贊朝政錄尚書事居門下領中書或總朝權或管朝政或單侍中皆為宰相唯侍中機密所出不必他名常為宰輔之職元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大司馬大將軍為二大又有三公之名然尤重門下之官多以侍中輔政樞宰之任歸於省閣北齊初置丞相然分左右而居侍中之職者皆秉國政宇文建國遠近遵周制三師為三公置三孤以為之貳分司徒司馬司空以備六官之職而無復太尉三

師之號宣帝後置四輔之官又置左右丞相既而罷為大丞相隋置三師三公參議國之大事朝之衆務總於臺閣內史令納言是為宰輔或以他官參掌機事及專掌朝政者並為輔弼其後納言為侍內唐室受命悉仍隋制武德初改內史令為中書令侍內為侍中并左右僕射是為四輔至貞觀末除僕射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方為宰相而中書令侍中之名自龍朔至天寶凡經四易（中書令為右相為內史為紫微令復為左相侍中為左相為納言為黃監為左相凡四易名而侍中復舊）而常為宰相其單任僕射不復預於機政先天以前宰相多置十餘人開元之後常二人至三人天寶之末勲賢並建備位者衆然秉均當國亦不過一二人由武德貞觀以來但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政事參知機務參與政事平章軍國重事者皆為宰相（唐初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中裴炎為中書令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在中書省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印）其後唯侍中中書令及平章事是為正宰相之任五代相承未之或改（後唐及周亦有同中書門下三品蓋避當時臣之父名亦常制也）令之論次由二帝三代以託於顯德凡居輔弼之任美惡之迹悉區別而類例之唐氏中業有樞密之任宣傳制命掌以內侍朱梁而降大建官署崇署使號並分吏局兵戎之政邦國之務多所參掌均於宰府迹其行事咸用編述凡宰輔部四十二門數類

晉宣帝司馬懿為魏相國宣王景帝司馬師為魏相國景文帝司馬昭為魏相國晉王晉文帝紀曰天子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自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僚而行廢黜夜使發甲於凌雲臺侍中王沈馳告于帝帝召賈充等為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日耳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天子崩於車中朝野遺事程文簡語韓莊敏曰韓郎奇遠曉蓋是士在西從廟位其年四十作御史中丞言事數數不行因到中書理會時張文節公作相云中丞少年進用未在其意殊不平又云中丞須領下有數莖白鬚方稱意中丞得士力此一尊菩薩不樂少年人韓郎亦似其晚年僅有官職持國命丈若賦李先生北園雙頭牡丹云推本來嘉氣連附異衆芳祇應同属序兩兩對文昌後三韓繼登宰輔孔平仲雜說唐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者惟王思禮一人而已宋沈與求龜溪集再與左相李乙

罷政劄　竊以燮理陰陽實亮天地在古屬公孤之官於今為宰輔之職茍或政理之間不傷和氣則兩陽時若自格豐登鄭氏譯綺稱宰相曰宰

輔容齋續筆　祖宗朝宰輔名為禮絕百僚雖樞密副使亦在太師一品之上然至其罷免歸班則與庶位等李崇矩自樞密使罷為鎮國軍節度使旋改左衛大將軍遂為廣南西道都巡檢使未幾遣使齎詔徙海南四州都巡檢使皆非降黜在南累年入判金吾街仗司而卒猶贈太尉趙安仁嘗參知政事而判登聞鼓院張鎔嘗知樞密院而監諸司庫務曹李寬以簽書樞密罷而判司農寺張宏李惟清皆自見任樞密副使徙御史中丞其他以前執政而為三司使中丞者數人官制既行猶多除六曹尚書自崇寧以來方始不然宋袁蒙齋集直前奏事劄子臣恭惟陛下軫圖步之多艱憂更化之未効特發宸斷並命宰輔陛下此心上通于天中國臣民嚌不鼓舞臣竊謂宰輔之職固貴乎專亦戒乎太專不專則責不歸一太專則失於獨運陛下不知左揆之忠直無他腸而恐其勤勞太過不可以無助也於是置右弼以佐之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寡見淺識者妄窺形以謂聖意將有所移矣陛下察右弼之老成有素望必能長慮卻顧共圖國事也於是使濟左揆之所不及陛下之心不過如是而旁脫竊聽者又揣摩意見謂聖心將偏有所重矣並命二相可謂至當而紛紛之論如此臣謂陛下英斷奮發雖莫過於此舉而二相之事陛下乃莫難於此時何難爾難於塤篪之相應金石之相宣如有虞濟濟之盛時也雖然是不難天下萬世莫善於公莫不善於私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於王通通曰先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世之為大臣者未嘗不自謂能遺其身也然身若何而可遺必方寸洞然無一毫之私意而後能遺其身必不市恩不修怨不相傾相軋而後能遺其身必天下之所謂君子者進而用之天下之所謂小人者黜而遠之凡親故貴緣私相援引陰相囑托者一切屏去而後能遺其身若夫任私意矜小智徇偏見聽邪說胷中膠膠擾擾非真有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之心則何足以為至公臣之所謂公者非曰外為示公而已也貌似同心而中生矛戟烏在其為公耶是故專制擅決者固不足以為公而排細猶豫畏避形迹者似公而亦非公也勇往好勝者固不足以為公而謙遜畏抑務為小心者似公而亦非公也何則宰輔者國家之柱石不牢大廈將顛而何謙遜畏抑之有且非獨大臣之身為然也彼與之謀議者豈無素相厚善托以腹心之人哉若其中立不倚徇義忘利者儼然正色為謀必忠是固有益而無損矣如其內懷顧望各有所主則造作語言緣飾事端纔間之隙既開交鬭之風滋熾於是朋黨之論興矣用一人焉彼以為此之黨此

以為彼之黨而人主始莫知所適從矣行一事焉彼以為此之私此以為彼之私而人主始惑於聽聞矣無事之時倡為此論猶應嚮鼓是非徒亂人意況當中外搶攘事變蠭起之際乎方今至大至急之務亦多端矣措輕物貴民不聊生一也軍情動搖在好在亂二也難人窺我將謀大舉三也關外諸帥不相協和四也凡此者皆付之悠悠泛泛不肯出力為公家進計而朝夕所從事不過互相猜疑迭求勝負久而習慣愈激愈甚明主臨朝慨歎惟曰其奈朋黨何士大夫相與私議亦曰其如朋黨何此正唐人所謂去河北盜賊易去朝中朋黨難今雖未見其形而兆已先見矣先見之兆不務防微待其彰著不可掩乃欲從而救之不亦難乎本朝朋黨之論惟韓琦當國有以消平調一之遂使兩黨之迹渙然冰釋琦既罷相黨論復起諸賢斥逐無虛日而小人忌琦者獨少其後扶持善類琦力為多臣願以此事為大臣勉元祐之初革新庶政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倡調亭之說宣仁聖烈皇后疑不能決蘇轍抗章謂大臣若正己平心為安民靖國之計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宣仁是之臣願此此語為陛下獻雖然抑臣又有深於此者蓋人主之英斷不自外生當由心出臨朝之時尊嚴若神未足為英主也要必無纖芥嗜好汩其澄明之性則發為英斷自然有不可玩者如其齋莊於路朝而舒肆於燕私酒色觀游便僻側媚凡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志者有一于此則國家大事其精力必有所不及其智慮必有所不周大臣見其然也亦具憂懼悶嘿之不暇而況勢之相倡黨與之相擠日夜圖回各求其自權之計國事將誰與任責也大臣既不任責則人主之腹心耳目不得不寄於所親信之人凡在左右者幸其有可乘之隙則點白為黑以紫亂朱將何所不至哉然則探本窮源又在陛下正身以率下而已舜之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此責在大臣也臯陶之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此責在人主也臣竊觀今日並命二相之後而有一人焉不能平心以徇公則將先之以猜疑而終之以朋黨有猜疑之萌則股肱不可謂之喜聽朋黨之說則元首不可謂之明臣非敢為是過慮也誠見今日通國上下惟知患在韃虜而不知憂伏蕭墻惟知變在兵寇而不知禍起縉紳是以忠懇憂衷不知忌諱惟陛下與二相深思并舉聞之言而亟圖之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取進止

公輔

東漢書袁術傳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為司空）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何如衆莫敢對

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奕猶重也詩云不顯奕代）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未至殷紂之敝也術嘿然南史宋謝密傳密字弘微叔父混異之號曰微子常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史記隋李德林少未有字魏牧曰識度天才必至公輔新唐書杜甫傳杜甫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托琯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弃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宋史薛奎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常以平晉策于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是子必至公輔董穎公輔國之棟梁賦材膺公輔功高廟堂佐神聖之基為國家之棟梁赫爾登庸體神衷之委寄屹然任重成王室於安強夫惟特立巖廊進參近輔爰負荷於大任副吡吡於英主攬斡天之鈞柄師表臣鄰壯奕世之規模棟梁帝宇以左以右爾僕爾公職焉樞機之要位焉提鼎之崇委任既專於重柄安危斯繫於厥躬肇圖太平之址圖回善建之功梁棟曾邦之壞棟符義易之隆立乎本朝顯顯冠羣臣之上施之大廈巍巍非衆木之同顛危託以扶持僵仆於焉與植迺運智幹迺宣忠力壯觀皇圖楙懋廣域曾非樸樕之用蓋本才能之得偉子儀之再造寖盛唐家期陸玩之莫傾庶安晉國大抵築巨室者藉良木強本朝者蓋由適臣措丕基之赫奕幹洪造以經綸端若明堂之柱鬱然天子之鄰睿眷特隆威服休而服采真材並建斯為楨以為輪于以紙久大之基于以格充盈之嘏舜禹其君兮垂拱法宮之內臯夔其列兮雍容丹陛之下無剝廬之見於象有考室之歌於雅茂建勲庸載寧宗社仰同溫嶠忠純帝乃倚之俯請元規傾折誰之責也議者曰人主如堂非賢才莫支天下為家必忠良是吡欲揭宏規於廊廟在求大木於工師務實急此君宜審之賈誼何為徒有陛廉之譬裴公償在寧憂柱石之衰今我后賢堯帝之知人邁成湯之選衆度椳桷而登用無繩墨之不中堂堂乎宋室中興得名臣以為梁棟

台輔

周易參同契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天有三台四輔并有三龍四虎詰責台輔者甲乙無令失庚辛莫妄差）

也舊唐書劉仁軌傳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踞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爲陳倉相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隣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　書林事類道之興廢係於時主主之得失資于台輔宋江少虞類苑李昉呂端同踐文館後各登台輔呂公贈李公詩曰憶昔僦居明德坊官資俱是校書郎青衫共直昭文館白首同登政事堂佐國顆謨君已展避賢榮路我猶妨主恩至重何時報老眼相看淚兩行

聖輔

續蒙求唐陸贄奏議　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

賢輔

爲明史實實錄　後漢順帝之世梁商稱爲賢輔豈以其弟居充滿而能以愿謹自終者乎（本傳）舊唐書房杜傳史臣贊曰肇啓聖君必生賢輔何歟二公實開運祚文含經緯謀深夾輔笙磬同音唯房與杜宋陳舜俞集上時相書方食匕落不知起舞于坐吁嗟聖天子求治如此之至登用賢輔如此之當韓詩外傳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有鳥於此駕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者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以

無陪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良輔

兩漢蒙求梁商字伯夏順帝陽嘉元年女立爲皇后四年爲大將軍商自以戚屬居大位每存謙柔虛己進賢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爲掾屬李固周舉爲從事中郎於是京師翕然稱爲良輔帝委重焉　有官龜鑑陸凱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使各進其忠拾遺萬一北史竇瑾傳瑾拜毗陵公徵爲殿中都官尚書太武親待之賞賜甚厚從征蓋吳還復爲殿中都官典左右執政太武嘆曰國之良輔毗陵公之謂乎玉堂嘉話唐李紳拜相制　朕虔恭寶圖夢寐良輔爰膺審像果副虛求

枝輔

呂東萊辨志錄秦始皇既併一天下博士淳于越曰商周二王千有餘歲封子弟爲枝輔

聖賢羣輔

（敏求）機要伏羲六佐　金提鳥明與視默紀通仲起及揚侯此是伏羲時六佐名標青史試尋求　黃帝七輔　黃帝七輔皆無姓風后天老暨五聖窺紀地典力牧一（作力墨）俱史有一人號知命　黃帝六相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名位齊黃帝當年得六相外紀止載五人兮史記太山稽又缺管子書中六相別出尤大常與蒼龍后土封后更祝融　羲和四岳　少皞高陽衍二派南正重與北正黎重即是羲黎即和仲叔四子名相齊世掌天地四時職又稱四岳註可稽或謂四岳止一人前輩多疑古註非　舜四友　歷山七友少人知雄陶續牙陳不訾（一云不識）方回伯陽及靈甫更有秦不虛（一云不空）繼之　八凱八元　高陽才子八凱顯蒼舒隤敳及檮戭大臨尨降更庭堅仲容叔達俱稱賢高辛才子八元見伯奮仲堪并叔獻季仲伯虎與仲熊叔豹季貍以類從晉書所謂二八舉虞喜益於此乎取（晉虞喜議）二八舉而四門穆　五臣九官二十二人　五臣禹皋益稷契九官垂夷夔龍列二十二人九官聯牧十二員岳一員古註九官止取六却添四岳十二牧皋陶稷契何故遺參看上文有可疑　太姒十子　太姒十子周宗彊長伯邑考次武王發管叔鮮周公旦并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郕（郕叔處一作毛叔鄭）與康（康叔封）更有一子聃季載文王後代最蕃昌　武王十亂　周召太公畢公并號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文母此是亂臣十人名或謂子無臣母理武王邑姜蓋是已又傳毛公或榮公號叔之名不與此　晉文王五士　晉文從亡有五士狐偃（字子犯狐突子）趙衰（字子餘）魏武子（魏犨）顛頡司空季子（胥臣）俱十

九年間幾轉徙　鄭七穆　鄭國七子出穆公駟罕國良游印豐世爲鄭卿才名顯駟生子西罕子展子國之後子產賢良生子耳伯有（子良孫）傳游生子喬孫太叔印生子張印段（子印孫）繼子豐有子公孫段雄此七卿號七穆　晉六卿　士會有孫范昭子（范會始爲卿至吉射五世）趙衰之孫襄子（趙武始爲卿至無恤四世）是智襄子（荀首始爲卿至瑤六世）即荀首孫韓簡子（韓厥始爲卿至不信四世）乃厥後昆魏絳實爲襄子（魏絳始爲卿至曼多四世）祖荀文子（荀林父始爲卿至寅五世）祖荀林父范氏智荀族先亡韓與趙魏分晉疆　作者七人　夷齊虞仲兼夷逸朱張下惠少連七或云封人楚接輿晨門桀溺并長沮更有荷蓧與荷蕢比是作者七人類橫渠乃謂是三皇唐堯虞舜更禹湯經不稱名有微意後人解註何須泥　十哲　德行顏淵閔子騫伯牛仲弓名並傳言語宰我及子貢政事冉有季路聯文學子游更子夏孔門十哲最爲賢　孔門弟子　七十二賢名燦爛大宋高宗賜褒贊顏回（子淵）閔損（子騫）及仲由（子路）冉雍（仲弓）冉耕（伯牛）與冉求（子有）冉儒（子魯一作孺）冉季（子產）達言偃（子游）卜商（子夏）曾參（子輿）并曾點（子晳史記作蒧）有若（子有）端木賜（子貢）宰予（子我）高柴（子羔）叔仲會（子期）樊須（子遲）澹臺滅明（子羽）南宮适（子容一作括）縣成

（子祿）商瞿（子木）暨商澤（子季）公西箴（子上）更奚容箴（子皙一作奚箴）公西赤（子華）又壤駟赤（子徒）樂欬（子聲一作欣）孔弗（子蔑一作忠）顓孫師（子張）公祖句茲（子之一作公祖茲）巫馬施（子期）原憲（子思）申棖（子續）信中黨（周）復有蘧瑗（伯玉）儀林放（子丘）宓不齊（子賤）兼任不齊（選）琴牢（子開）廉絜偕縈旂（子祺）陳亢（子禽）邽會（子聲）顏之僕（叔）顏幸（子柳）顏高（子驕）石作蜀（子明）后處（子里）公冶長（子長）邽巽（子斂一作選）施之常（子恒）秦非（子之）共秦祖（子南）秦冉（開）和秦商（子丕）左人郢（行一作左郢）狄黑（晳）步叔乘（子車）鄭國（子徒）公伯寮（子周）梁鱣（叔魚）顏無繇（路一作顏由）伯虔（子析）司馬耕（子牛一作司馬黎耕）燕伋（思）公孫龍（子石）曹卹（子循）漆雕侈（子斂一作哆）漆雕開（子開）漆雕徒父（子文或曰子期）公皙哀（季次）家語中所紀七十六賢士於中十二賢褒贊不與焉公西與（子上史記公西與如）申續（子周）公良儒（子正）公肩（子中史記作公堅定）顏相（子襄史記作顏祖）洎顏刻（子驕）縣亶（子象）宰父黑（子索史記罕父黑）公夏首（子乘一作守）薛邦（子從）原亢（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句井疆褒贊內八子家語卻遺忘蘧瑗申棖及申黨顏高秦冉偕林放更兼鄭國公伯寮維此八人名未標史記七十有七子鄡單（子家）顏何（冉）在褒中棖蘧瑗并林放琴牢陳亢

俱欠紀申續顏刻又縣亶以至薛邦皆缺矣　漢功臣十八侯位次（高后二年詔丞相陳平盡差列侯功錄第下竟藏諸宗廟）蕭何曹參張敖先著名周勃樊噲酈商次第稱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更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後周昌丁復蟲達承　麒麟閣功臣（宣帝甘露二年圖畫十一人輔佐於麒麟閣凡十一人惟霍光不名）霍氏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與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及蕭望之蘇武居終序官職　雲臺功臣（明帝永平三年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親獨不與焉）鄧禹吳漢并賈復耿弇寇恂與臧宮岑彭馮異暨朱祐祭遵景丹更劉隆蓋延銚期偕耿純馬武馬成衆李忠王梁陳俊又杜茂傅俊堅鐔及邳彤王霸任光萬修後劉植王常連李通竇融卓茂六居列馬援姻親不在中　鄧吳寇賈景馮傅岑蓋銚陳李杜臧任萬堅邳朱與祭二劉二耿馬兼王續添王李及竇卓三十二人俱顯揚　後漢八使　順帝遣使偏俗詢杜喬周舉及郭遵欒巴馮羨張綱筆周栩劉班共八人　後漢六孝廉　汝南孝廉六人數周子居及王叔度盛武叔偕封武興艾伯堅與郅向附　黨錮　甘陵汝南始有黨海內希風共標牓上曰三君衆所尊竇武劉淑與陳蕃八俊李膺暨王暢杜密朱㝢兼魏朗

荀昱劉祐趙典偕八中之英天下仰八顧郭泰與尹勳羊陟宗慈巴肅群夏馥范滂并蔡衍德行引人名共聞八及張儉更岑晊劉表陳翔孔昱匹范康檀敷翟超徒導人追宗可稱述八廚度尚張邈俱王考胡毋班劉儒秦周蕃嚮王章筆以財救人名不虛朱並帝望侯覽意上書誣告擒善類二十四人儉為魁八顧俊及名又異先指張儉與檀彬褚鳳張肅薛蘭均馮禧魏玄徐乾等是為八俊各擬倫次指田林兼薛郁張隱劉表王訪續劉祗宣靖公緒恭此是八顧列名目末指宋楷并田槃薛敦宋布更昧既唐龍嬴咨宣褒與謂之八及名相參刻石立墠署部黨偕文宇備肆欺罔桓帝收繫方釋還靈帝刊章盡入網曹節因此諷有司禁死獄中多濫枉忠臣義士一掃空宦官威焰愈滋長　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名傳遠孔（融）陳（琳）王粲徐（幹）劉（楨）應（瑒）阮（瑀）融字文舉琳孔璋粲字仲宣幹偉長楨曰公幹瑒德璉瑀即元瑜與俱顯　荀氏八龍　荀氏八龍列名目儉緄靖燾汪爽肅專為幼子俱有才家在潁川父名淑　晉八公　八公同長司馬孚鄭沖王祥何曾徒更有荀顗司馬望石苞陳騫六與俱　賈謐二十四友　晉朝賈謐方用事所與交遊二十四石崇潘岳及左思繆徵歐陽建崔基陸機陸雲并杜育杜彬諸葛詮和郁鄒捷牽秀偕劉琨許猛陳

昣更周恢劉輿劉訥劉琨兼摯虞郭彰暨王粹　八裴比八王　河東八裴琅琊王時以二族相比方指裴可擬衍（王）遐（裴）擬導（王）以康（裴）擬穎（王）徽（裴）擬祥（王）綽（裴）似澄（王）兮瓚（裴）似敦（王）戎（王）邈（裴）玄　玄（王）各相當　兗州八伯　兗州八伯姓名彰阮放號宏郗鑒方下壺曰裁蔡謨朗達伯胡毋輔之當阮孚稱誕劉綏委達伯名更姓是羊　白蓮社十八賢（晉慧遠師居廬山東林寺有白蓮池同修淨土）陶潛張野竺道生張詮雷次宗劉程有周續之及宗炳法師慧遠更道昺曇順曇常暨曇詵慧叡道敬同慧永（邪舍跋陀二尊者慧持師佛馱邪舍尊者佛馱跋陀羅尊者同修淨土）居勝境　宋五臣　宋文帝時有五臣王華劉湛殷景仁謝弘微及王曇首相與同朝據要津　竟陵八友　齊竟陵王招文學八友蕭衍暨沈約謝朓王融及蕭琛任昉陸倕更范雲　隋五貴　隋朝五貴虞世基蘇威宇文述同時更有裴矩及裴蘊參長朝政悉由之　隋六儒（開皇初召山東義學之士並授太學博士）隋召六儒起肥遜馬光孔龍張仲遜竇士榮與張買奴偕劉祖仁共亨齋　唐十八學士（武德四年秦王開館延四方文學之士十八人並以本官兼學士開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瀛選者謂之登瀛州）如晦（杜）玄齡（房）于志寧穎達（孔）世南（虞）陸德明蘇勗世長（蘇

蔡允恭。玄道守素李褚亮。并蓋文達與薛元敬。許敬宗華六瑞榮。姚思廉暨顏相時。劉孝孫補薛收名。　房杜孔顏虞蔡姚陸蓋于褚劉。更兼許二李薛并蘇。　唐凌煙閣功臣（貞觀十七年。圖功臣于閣。凡二十三人。一本有高士廉位在第六。共二十四人。）長孫無忌李孝恭（河間元王。）如晦（杜）魏徵及房公。敬德（尉遲。）李靖偕蕭瑀。志元。弘基。（劉）屈突通殷開山在柴紹上。長孫順德（無忌族孫）更張亮。君集（侯）張公謹相參程知節暨虞世南。劉政會後是唐儉。李勣秦瓊名莫掩。（見本傳。）　杜蕭殷魏段程房。屈突尉遲虞與唐。侯及柴秦三姓李。（孝恭靖勣。）二劉（弘基政會。）兼更長孫（無忌順德。）張（亮公謹。）　唐五王。　扶陽桓彥範。平陽是敬暉。博陵崔元暐。漢陽張柬之。南陽元恕已。封王同一時。　方外十友　司馬承禎郭襲徵。審言（杜）之問（宋）趙貞固。藏用（盧）餘慶（陸）陳子昂。畢構釋懷同會聚。　酒中八仙。　八仙李白賀知章。李適之與汝陽王。（李璡）崔宗之及蘇晉筆。張旭焦遂皆踈狂。　陳留八俊。　靖君亮及裕輔元。王孝逸更繁師元。鄭祖咸與鄭師善。盧協李行簡俱存。　大曆十才子。　盧綸韓翃吉中孚。錢起崔峒苗發徒。耿湋李端司空曙。與夏侯審才名俱。　唐五老隱。　唐五老隱齒德同。劉象年于更曹松。復有姓王名希羽。鄭氏希顏及柯崇。　耆英會十三老。

洛中耆英十三老。閒人鄭奐繪形容。（元豐五年。文潞公留守西京。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集洛中年德高者為耆英會。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願預。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用唐狄盧故事入會。）富韓公（弼。司徒致仕。七十九。）與文潞公（彥博。太尉留守西都。七十七。）席汝言（司封郎中。七十七。）及王尚恭（朝議大夫。七十六。）趙丙（太常少卿。七十五。）劉几（秘書監。七十五。）馮行已（衛州防禦使。七十五。）王慎言（朝議大夫。七十二。）同楚建中（天章閣待制。七十二。）其次張問（太中大夫。七十。）更張燾（龍圖閣直學士。七十。）王拱辰（宣徽使。留守北京。七十一。）暨司馬公（光。六十四。）　燧人四佐。　少昊四叔。唐堯四子。文王四鄰。夫子四友。　燧人四佐。首明由必育成摶更隕丘。少昊之時命四叔。重（句芒）該（蓐收）脩（祝融）熙（玄冥）各有屬光時羲仲羲叔殊和仲和叔四子俱。文王四鄰南宮适。太公閎夭泰顛合。夫子四友相從遊。顏回師賜與仲由。踈附奔走及先後。更兼禦侮常相佑。四友元來從四鄰師弟子間比君臣。　二帝。二女。二老。二疏。二班。二龔。二方。鉅下二卿。二唐。二鮑。二荀。二鍾。二范。二陸。二謝。二柳。二馮。二武。　二帝。唐堯暨虞舜。二女娥皇與女英。二老伯夷太公是。二踈（漢宣帝時）廣受即其名。二班（東漢初人）父子彪與固。二龔（漢哀平時人）勝舍節最清。二方（漢獻帝時）陳紀（元

方）陳諶（季方）是。馬嚴馬敦（馬援兄子。居鉅下。號二卿。）二唐（漢成哀時沛人）林尊行高潔。二鮑（光武時人）永恢俱有聲。荀氏二仁（漢末魏初人）攸及彧。二鍾（魏人）毓會同顯榮。晉時二范（東晉孝武時人）宣與甯。二陸（西晉人）機雲乃弟兄。二謝（東晉人）安萬皆表表。隋有三柳機昂并。唐時二馮（玄宗時人）宿偕定。二武（德宗憲宗時）元衡更儒衡。（又曰二衡）　三仁。三桓。　三良。三不欺　殷有三仁忠一般。微子箕子與比干。仲孫（茂文伯）叔孫（得臣莊叔）季孫氏（行父文子）三家即是魯三桓。（桓公曾孫）　秦有三良俱從死。奄息仲行鍼虎是。子產子賤西門豹。三不欺名耀青史。　二國士　二烈士　二義士　春秋時有二國士晉人里克荀息是。二烈士乃後漢人臧洪陳容名並紀。魏二義士亦可稱。梁習王思標在史。　戰國四豪　齊桓王四臣　商山四皓　齊相田文孟嘗君。楚相黃歇號春申。魏有信陵名無忌。平原趙勝四豪人。齊桓王臣四賓備。檀（檀子）朌（朌子）黔夫種首類。四皓東園公（名秉）夏黃公（在廊）甪里先生綺里季。　漢唐八相　漢相蕭何及曹參。魏相丙吉人喜談。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唐稱最　潁川四長　蜀四英　吳四將　吳中四士　潁川四長荀淑（當塗長）韓韶（嬴長）陳寔（太丘長）鍾皓（林慮長）績葛亮蔣琬並顯名。費禕董允蜀四英。周瑜魯肅俱人望。呂蒙陸遜吳四將。吳士（唐吳中人）包融賀知章。旭與若虛皆姓張。　漢五處士　晉五馬　處士徐穉及姜肱。李曇韋著更袁閎。五馬薛兼紀瞻暨閔鴻賀循俱顯榮　漢二仲　晉二玄　梁二協　北朝二鴻　應山二連　渚宮二踈　二仲漢朝隱逸士求仲羊仲道相似。南北二玄在晉時。謝玄（會稽太守）以及張玄之（吳興太守）梁人二協才相亞。顏協頋協馳聲價。北朝二鴻（魏人）才名同。李氏鴻道崔氏鴻。應山二連乃兄弟。庶字君錫庠元禮。渚宮二踈歸江陵。朱昂朱協俱可稱。　京兆三王　漢三達　三徽　晉三才　魏京兆三体　會稽三康　北朝三哲　唐河東三絶　前漢京兆有三王。王尊王俊更王章。公孫伯達韋孟達。魏氏仲達名俱揚。（漢明帝時人）張徽之與房徽叔。崔徽伯湊三徽足。晉人潘滔大才名。劉輿長才裴邈清。京兆三体（魏人）首金敞。弟五巡與韋端。黨敞字元体。巡文体。端是甫体人共倪。會稽三康名相參。孔愉張茂與丁潭。敬康是愉偉康茂。潭字世康衆喜談。北朝三哲王遵業。袁翻王誦與相協。河東三絶在唐朝。韋高李亘徐彥伯。　四公五公　楊氏四公事七帝。震秉（震子）賜（秉子）彪（賜子）同一脩。袁氏四世有五公。安敞（安子）湯（敞子）逢（湯子）隗（逢弟）相繼。　二始　二安　二少　二始阮咸（晉人）顏延之（宋人）始平（阮始平太守）始安（顏始平太守）乃攸司。蕭渠二安俱韡韡。安成王李

建安偉謝覽王陳同時升梁武嘗以二少稱。晉三張王氏三少。洛中三嘏渠三周南朝三陸北朝三靈唐三株樹三列宿三世司業三相張家三戟崔家三楊江東三岑。晉有三張皆望士（語曰二陸入洛三張減價）張載（孟陽）張協（景陽）張亢（季陽）是王氏三少首義之王承王悅各擅奇劉家三嘏（晉人）洛中雅（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純嘏（粹）終嘏（宏）與沖嘏（漠）三周（梁人）昔以蜂腰稱弘正弘讓弘直與南朝三陸（梁人）慧曉子倕與任昉才並美北朝三靈傳馭男靈慶靈根靈越（參）杜易簡諸三株樹（自北以下皆唐人）王勃勔勮兄弟聚三列宿（唐太宗時）稱韋叔謙季武更與叔謙偕三世司業孔穎達志（穎達子）與惠元（志子）復起挍三相張家始嘉貞（相玄宗）延賞（相德宗）弘靖（相憲宗）亦有聲三戟崔家揖積筠琳及瑤璀俱著名大晉三楊摧高第馮與挺凌實同氣江東三岑皆名流伯華義仲翔暨仲體　竹林七賢竹溪六逸　阮籍嵇康及山濤劉伶阮咸共進遊史有王戎與向秀竹林七賢世稱豪書朝李白孔巢父韓準裴政日為伍張叔明與陶沔俱竹溪六逸亦可服　唐四傑宋四孝　唐傑王勃盧照隣楊炯駱賓王四人衢州西安有四孝在宋曾稱徐惠謹鄭崇以及趙清獻中閒更有徐知新　三君子三舍人　三君子者皆人傑王旦寇準馮知節

王為大雅冠大忠為公至直名昭揭熙寧舍人宋敏求蘇頌呂大臨同列一范一韓二程二劉二蘇　一范一韓仲淹琦二程先生顥與頤二劉高名是攽敞二宋兄弟郊及祁三蘇父子眉山出洵生軾轍擅英奇　慶曆四諫嘉祐四真蘇門四學士中興四將　慶曆四諫俱名流余靖王素歐陽修蔡襄作詩經御覽添除諫職與同僚嘉祐四真富宰相（弼）歐陽翰林（修）皆人望風采峭拔包中丞（拯）胡公先生（瑗）尤可尚秦觀張耒黃庭堅偕晁補之世稱賢俱是東坡門下客號四學士文名傳劉錡岳飛李顯忠魏勝共為四將焉　四賢一不肖三姦　范仲淹以言事斥余靖尹洙繼仙謫歐陽脩責諫垣書（以上四人為四賢）被高若訥（一不肖）竟奏劾四賢一不肖有詩蔡襄諷詠不容默朱光庭指三賢人馬光韓維范純仁蔡確章惇又韓縝是為三姦蠹縉紳　四凶四伯　舜誅四凶除惡本共工驩兜三苗鯀晉有四伯傲四凶江泉穀伯史疇笨伯張嶷猾伯羊聃瑣伯此四人者最為狠　前漢五侯後漢五邪南唐五鬼　五侯（並元后弟）擅威漢室危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後漢五邪皆宦者威福自擅毒愈滋單超徐璜與具瑗左悺唐衡恣姦欺厭後南唐李景世五鬼用事吏險巇馮延巳及馮延魯陳覺魏岑查文徽　三狗三豹三饑　臺中三狗昔招謗何晏丁謐與鄧颺（三人並居於曹爽之下時語曰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默爽小字也）唐朝三豹嚴包休王旭（白豹）李嵩（赤豹）李全交（黑豹）當時京師有三饑王怡（憲臺饑）崔泰（門下饑）及姜晦（銓饑）　八司馬　附王叔文誅進者憲宗竄斥為司馬韓曄饒州韓泰虔王伾開州凌準連韋執誼崖程异郴劉禹錫朗皆死友柳子宗元貶永州所交非類竟貽羞　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黨姦邪徒李訓李續張權輿張又新與程昔範姜洽劉棲楚李虞復有八人傳會此謂之門關十六子（並本紀）

文蔡崇禮北海集進御故實　兩朝寶訓上嘗與宰相王曾論近時執政因言王欽若久在政事觀其所為真姦邪也曾對曰方欽若用事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交通蹤迹詭秘時謂之五鬼其姦邪險偽誠如聖諭也上嘗謂輔臣曰朕自臨御以來所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相如王曾張知白皆履行忠謹難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亦朴忠自守第言多輕發耳宰相寇準對曰才難自古然也上復曰朕於諸臣者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世之名臣臣聞人主之職不在於周聽廣覽而在於察輔相之賢否輔相之賢否國家所

由以治亂也孰不欲得賢臣以自輔然或不幸而姦邪進焉苟為無以察之則亂政敗國何所不至欽若先事真宗皇帝有挾邪之迹章獻皇太后垂簾起於閒廢復居上宰蓋必有以自固結者矣是時仁宗皇帝春秋尚富欽若以先帝舊臣且太后所引當國用事迨其去位終無亂政敗國之患者以其明察照臨之如是耳至於曾知白之勁正迪之朴忠齊宗道奎之鯁亮更進並用名德相望雖在當時或小失輕發不能無忤而追評名臣皆許其忠而稱為名臣太平之所自其在於此知人則哲堯以為難而仁宗皇帝曾無難焉烏虖明矣哉李忠定公集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除少左輔制朕駿惠先猷肇脩官制允釐輔弼之任是正公孤之稱祇若新書以大熙於邦采登延舊德宜還總於台司涓選剛辰誕揚休命具官某器函莊重德稟粹和學通今古之淵源識際天人之精祲蚤持從橐有獻納論思之忠擢預政機得贊裒勵翼之體遂膺夢卜之舉進秉均衡之權相業維優師論參務中辭幾務之要退即燕休之安兼秘殿之隆名領珠庭之膺使年德彌劭聞望益休盍還揆道之官茂底格天之業冢宰布冕秩陞亞保之崇青鎖黃扉職峻東臺之長倍光井賦申衍戶租式昭體貌之隆膺示寵光之渥於戲用人惟己朕方圖任於元勳以道事君爾

其承弼於厥辟渙號聿資於審覈非舜允賴於糾繩毗予一人式是百辟無替朕命往其欽哉

歷代輔政

冊府元龜

夫右賢左戚古之道也自商周之並建子弟以屏王室或入為卿士宰司國政故雖五叔之親而無官蓋尚德也是知熙帝載執國成惟賢明而是託當親賢而並進由漢而下訖于後周或選自宗英寘於輔弼典掌衡軸彌綸政治蓋有弈葉載德濟美垂裕任職興化式是人望斯固繄賴寅亮之業茂焉非特藩翼懷寧之謂也至或登用非允援受斯失致覆敗者亦時有之斯可監也已。　商微子啓帝乙元子為紂卿士。　周公旦武王之弟自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及成王即位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畔周乃踐祚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臣欽若等曰周公不就封以子伯禽之周其為王卿士者世為周公厲王奔彘時周公與召公立太子靜是為宣王二相輔之史闕其名其後莊王時有周公黑肩）　畢公高文王之子成王懼太子釗之不任（釗康王名）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

衛康叔封（封名也）冉季載周公母弟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　武公和康叔之後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厲王時入相于周詩人作淇澳以美之　祭公謀父周公之後穆王時為王卿士。　凡伯周公之裔厲王時為王卿士。　虢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宣王時為王卿士。　鄭桓公友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年表云母弟）幽王以為司徒（幽王八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　武公掘突桓公子父子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作緇衣之詩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王子虎襄王時為太宰。　漢澎侯（澎東海縣）屈氂中山靖王子武帝時自涿郡太守為左丞相詔曰夫親親任賢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為澎侯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子明帝時為驃騎將軍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帝優詔不聽（詔曰蒼宰相之位同氣之親綜典宗室逃讓門）　魏邵陵侯真太祖族子文帝黃初三年以真為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遷中軍大將軍七年與陳羣等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累遷大將軍司馬。　真子武安侯爽明帝時為武衛將軍帝寢疾乃引爽入卧內拜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與太尉司馬懿並受遺詔輔少主。　晉安平王孚宣帝次弟為魏太傅武帝受禪詔曰太傅勳德引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引訓鎮靜宇內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百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所置官屬權未有備帝以孚明德屬尊當宣化樹教為羣后作則遂備置官屬焉　孚子義陽王望為魏司徒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夫尚賢厲勳尊崇茂親所以體國經化式是百辟也且台司之重存乎天官故周建六職政典為首司徒中領軍以明德近屬世濟其美祖考創業翼佐大命出典方任入贊朝政文德既著武功宣暢逮及嗣位弼道惟明宜登上司兼統軍戎內輔帝室外隆威重其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三十假羽葆鼓吹。　汝南文成王亮宣帝子武帝末為太尉録尚書事遺詔委以後事楊駿索詔視遂不還及駿誅詔曰大司馬汝南王亮體道沖邃通識政理宣翼之績顯於本朝二南之風流於方夏將憑遠猷以康王化其以亮為太宰録尚書事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亮子西陽王羕元帝太興初録尚書事進位太宰領太尉　梁王彤宣帝子惠帝元康中為大將軍尚書令領軍

將軍録尚書事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彤為太宰守尚書令是時改司徒為丞相以彤為之倫滅詔彤以太宰領司徒。　齊王攸文帝之子武帝踐祚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遷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每朝政大義悉心陳之累遷侍中司空。　攸子武閔王冏惠帝時為平東將軍假節鎮許昌與成都河間常山新野四王誅趙王倫惠帝反正以冏為大司馬於是輔政居故宮。　成都王穎武帝子助齊王冏誅趙王倫惠帝以穎為大將軍録尚書事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　高密王泰宣帝弟馗之子惠帝永熙初為司空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祭酒丁綏諫曰公為宰輔不可輕動且夜中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泰録尚書事遷太尉尚書令。東海孝獻王越惠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懷帝即位委政於越。　武陵中敬王遵元帝孫宋高祖義旗興復朝廷稱受密詔使遵總攝萬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　會稽文孝王道子孝武帝子太元中録尚書六條事尋領司徒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詔內外衆事動靜諮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

宋彭城王義康高祖子文帝即位初爲荆州刺史元嘉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内外衆務一斷之義康性好吏職鋭意文按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决自己生殺大事以録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强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引入　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　江夏王義恭高祖子文帝元嘉十六年進位司空加侍中都督揚南徐兖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録奉行文書而已故文帝安之孝武即阼累加太宰前廢帝即位詔曰總録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并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崇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冀康庶績可録尚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　南郡王義宣高祖子孝武帝即位初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録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　建平王宏文帝

子孝武入嗣以宏爲僕射冠軍將軍中書監宏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世祖信仗之　南齊竟陵王子良武帝子帝遺詔使子良輔政安成王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安成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議（鸞明帝名）巴陵王寶義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逺時人皆云此實録也　後魏江夏公吕道武族弟位外都大官委以朝政大見尊重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委以大政甚見尊禮　文安公屈泥國之疎族明元時居門下出納詔命明元東巡命屈泥行右相命掌君國甚有聲譽彭城王勰獻文子孝文時除侍中長直禁内參决君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　咸陽王禧孝文末爲太尉與司徒彭城王勰司空北海王詳尚書左僕射廣陽王嘉等受遺詔輔政景明二年春詔曰朕以寡昧夙罹閔凶憂煢在疚罔知攸濟寔賴先帝聖德遺澤所覃宰輔忠賢劬勞王室用能撫和上下肅清内外乃式遵復子歸政告遜辭理懇至邈然雖奪使當勵玆空乏親覽機務咸陽王禧唯元叔道性淵凝可進位太保領太尉司空北海王季父英明贊略茂舉可大將軍録尚書事　高陽王雍宣武末爲太尉孝明即位初侍中于忠以門下議以帝幼年未親機政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　任城王澄明德茂親可爲尚書令總攝百揆　清河王懌孝明即位靈太后以懌帝之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擬周霍懌竭力輔佐以天下爲己任　汝南王悦正光中爲侍中太尉孝明詔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决尚書奏事　東魏孝静天平二年二月以太尉咸陽王坦爲太傅以司州牧西河王悰爲太尉　三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華山王爲大司馬　四年正月以汝陽王暹爲録尚書事　興和四年四月以太尉彭城王勰爲録尚書事　武定二年三月以元弼爲録尚書事　北齊任城王湝高祖子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常令湝鎮晋陽總并省歷司徒太尉并省録尚書事　彭城景思王浟高祖子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入承大業遷太師録尚書浟明練世務果於斷决事無大小咸悉以情　趙郡王叡河清中爲司空攝録尚書事累加尚書令拜太尉叡久典朝政聲望日隆　後周晋蕩公護太祖之兄邵惠公顥之少子自太祖爲丞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後皆受護處分凡所徵發非護書不行護第屯兵禁衛盛於宫闕事無巨細皆先斷後聞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晋國公邑萬户遷大冢宰高祖立百官總己於護保定元年以護爲都

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

百官脩輔

書胤征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注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内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宋吳泳鶴林集賜鄭性之再上劄子雷發非時乞出不允詔　左右厥辟二臣共政疑丞之任止卿一人所宜協心脩輔俾朕逺德上以追續明命下以治育羣生見喬禮書當虎觀之清閑正圖脩輔拜龍墀之剴切乃欲言歸

諸侯夾輔

左傳僖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注卹諸侯夫持輔佐我周王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眞儒爲輔

宋唐鎮雲溪居士集上湖南運使書　熙寧元豐之際盛德在上眞儒爲輔異人並出多士濟濟

廟堂碩輔

宋唐仲友說齋集謝諸司劉安撫啓　社稷宗工廟堂碩輔運奇偉特達克佃朝廷籌决勝元勳夙著於機庭纔

彌綸作輔

宋韓魏公安陽集上大名知府龍圖啓　偃息帶臨戎雅望荐更於師閫

爲滿。非奮歌壺之樂。彌綸作輔。即居槐鼎之堂。**高才入輔**張横渠集上蔡樞密書。每有所聞未能置念。誠得高才入輔豈勝志望之極。**調燮匡輔**元胡祗遹紫山集上張左丞書。廟堂之上老師宿儒扶經論道臺省之內。賢相碩臣調燮匡輔得賢之美可謂盛矣。**均勞近輔**劉摯集答西京留守到任啓。功施宗廟澤被生民方注意於太平。俄均勞於近輔。**式是近輔**唐杜牧樊川集李納兼御史大夫制。揚歷清顯昭彰令聞輒自掌言。式是近輔。**甠然真輔**元王惲秋澗集左丞許公贊。瞻仰公像。甠然真輔。奉韓殺殺。其儼而裕至於體用一源。先後有序。**共期丞輔**宋史列傳。孫沭博聞強識明練典故道古今事。甚有條理出語皆成章有西漢之風士大夫共以丞輔期之不幸早世一時惆傷焉**以經自輔**宋范石湖大全集賀戶部侍郎啓。摘伏如神風采聞于天下。以經自輔。名聲重於朝廷。**為周室輔**詩魯頌閟宮篇。大啓爾宇。為周室輔。**為公室輔**左傳閔公

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為魯公室之輔佐）季氏亡則魯不昌（詳卜字）**爲國之輔**類說將為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霸王之輔**馬明叟實賓錄周呂尚東海上人西北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外内之輔**晉書列女傳劉聰將起鶉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將斬之劉氏諫止之聰謂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無憂矣宋黃裳演山集先王之治天下跡者內輔親者外輔价人維藩大師為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內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者也內外一心犬牙相制懷德維寧在其中焉是故价人願為之藩大師願為之垣大邦願為之屏大宗願為之翰宗子願為之城自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無价人可患也。天子之予奪民民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為屏大宗為翰宗子維城所謂人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為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利為用焉**中**

興之輔宋綦崇禮北海集賜參政張守表辭恩命不允批答。卿文能華國道足致君。夙懷王佐之才。實應中興之輔。**本根之輔**宋吳泳鶴林集與芮除節度使制。外必得腹心爪牙之臣內豈可無骨肉本根之輔。用是輟留臺之務進而升特越之壇**禮優諸輔**宋王珪華陽集謝賜生日禮物表。恩記乃生禮優諸輔隙上臺之多賜動畢族之殊觀**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宋門統要大宋皇帝問僧看甚麼經。僧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為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顯代云。皇天無私。惟德是輔。天寧琦拈云若問永祚但以項戴經云萬歲萬歲。正庵廣拈云。皇帝等閑一問直得輝天鑑地權古騰今可惜者僧不稱副臣僧當時若見道既是寡人經為什麼在卿手只奏云專為流通**下位無輔**易乾文言貴而無位高而無民賢人在下位而無輔（詳見乾卦）**漢室無輔**續後漢書袁紹傳。紹宣檄州郡曰。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義

以道輔君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禮相。會齊侯于夾谷。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以友輔仁**論語顏淵篇。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賊虐諫輔**書賊虐諫輔。諫輔比干也。**賊殺宰輔**太平廣記中書令晉國公裴度至憲宗朝。聲聞隆赫。東平帥李師道包藏不軌。畏朝廷忠臣有賊殺宰輔意。密遣人由京師靖安東門候相國武元衡。仍聞中傳聲大呼云。往驛坊取裴某頭。是時京師始重揚州氈帽。前一日廣陵帥新獻公一枚。公服而玩之。將朝。燭下既櫛乃取其蓋。張馬導馬出坊之東門。賊掩至。遂揮刀中帽墜馬。賊以為公喪元矣。掠地求其墜殞。急騎乘王義遽廻控以身蔽公。賊知公全。再以刀擊義斷背且死。度賴帽子頂厚經刀。處微傷如線旬餘如故。**好口輔**浩然齋雅談。碩人之詩曰。巧笑倩兮。註曰。好口輔也。夫招述婦人之美亦有靨輔奇身之語可謂善於形容後人雖極言女色之美無所不至乃獨不及於口輔何邪輔豈俗所謂笑靨者乎**乃棄是輔**詩正月篇其車既載。

乃棄是輔（輔如今人縛状於勢以防納半也又注恰遂留也）

龍輔

左傳昭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使公衍來龍輔之玉獻於齊侯）

釋笁僧輔

高僧傳鄴人也學通諸論兼善經法道振伊洛一都宗事與道安研精辯析洞盡幽微（詳僧）

同州上輔

舊唐書地理志上輔隋馮翊郡武德元年改為同州領馮翊下邽蒲城朝邑澄城白水郃陽韓城八縣三年分朝邑置河濱縣分郃陽置河西縣分澄城置長寧縣仍割河西韓城郃陽三縣於河西置西韓州九年分馮翊置臨沮縣貞觀元年省河濱臨沮二縣八年省長寧縣廢西韓州以郃陽河西二縣來屬垂拱元年割下邽屬華州開元四年割蒲城縣京兆府天寶元年改同州為馮翊郡乾元元年復為同州乾元三年以蒲州為河中府割朝邑縣入河中府改河西縣又屬河中府舊領縣九戶五萬三千三百一十五口二十三萬二千一十六天寶領縣六戶六萬九百二十八口四十萬八千七百五京師東北二百五十五里東至東都六百二十里。

崑崚右輔

十洲記崑崚東南接積石圃西北戶之室東弦大治之井西南承淵之谷北西角大山實崑崚之右輔上有金臺玉闕亦元無之所合天帝君治處也

輔氏

千家姓輔（吉吉）扶風元和姓纂左傳晉大夫輔躒本出黃之後風俗通云智果以智伯剛愎必亡其別輔氏漢有輔狠尚書為尚書令河東有此姓羅泌路史黃帝紀有虞氏作封之後一十有九侯伯有輔氏襄陽蜀志有石將軍鄉侯輔果字元弼姚秦錄有始平太輔光又東鄉侯輔鑒姓氏急就篇唐宦者輔璆琳輔巖輔良交宋輔廣朱文門門人古今姓氏辯證書監察御史魏傳云劾奏中人輔信義見賓懷忠傳唐齊州臨濟人輔公祏為盜有傳千姓編有鯛姓同姓音姓苑望出襄陽

輔元

元一統志汴州浚儀人父封仕隋為封丞與同郡王孝逸繫師元靖君亮鄭祖咸鄭師善李行簡盧協皆有名號陳留八俊輔元推明經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御史中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會洛州民王慶之建請武后以武承嗣為太子元不與署奏觸武后怒遂赴獄坐以謀反斬于市天下稱冤

輔公祏

舊唐書齊州臨濟人隋末從杜伏威為羣盜初伏威自稱總管以公祏為長史李子通之敗沈法興也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渡江討之子通率衆數萬以拒公祏兵鋒甚銳公祏簡甲士千人皆使執長刀仍令千餘人隨後令之曰有却者斬公祏自領餘衆復居其後俄而子通方陣而前公祏所遣千人皆殊死決戰公祏乃縱左右翼攻之子通大潰降其衆數千人公祏尋與伏威遣使歸國拜為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祏少相愛狎公祏年長伏威每兄事之軍中咸呼為伯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潛忌之為署其養子闞稜為左將軍王雄誕為右將軍推公祏為僕射外示尊崇而陰奪其兵權公祏知其意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遊仙偽學道辟穀以遠其事武德五年伏威將入朝留公祏居守復令雄誕典兵以副公祏陰謂曰吾入京若不失職無令公祏為變其後左遊仙乃說公祏令反會雄誕屬疾於家公祏奪其兵詐言伏威不得還江南貽書令其起兵因僭即偽位自稱宋國於陳故都築宮以居焉署置百官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大脩兵甲轉漕粮餉時吳興賊帥沈法興據毗陵公祏擊破之又遣其將馮慧亮屯於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於青林山以拒官軍高祖命趙郡王孝恭率諸將擊大破之紹宗正通以五騎奔於丹陽公祏懼而遁走煩就左遊仙於會稽至武康為野人所執送於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公祏與伏威同起至滅凡十三載江東悉平初伏威養壯士三十餘人為假子分領兵馬唯闞稜王雄誕知名闞稜齊州臨濟人善用大刀長一丈施兩刃名為拍刃每一舉輒斃數人前無當者及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稜數有戰功署為左將軍伏威部兵皆出自羣賊類多放縱有相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所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後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鬬志或有還拜者公祏之破稜功居多頗有自矜之色及擒公祏誣稜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稜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孝恭乃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於孝恭孝恭怒遂以謀反誅之新唐書列傳公祏以左遊仙為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蹂淮泗討之孝恭敗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偽將龍龕遂據揚州公祏復遣將馮惠

亮陳當世也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也青州山以拒戰李蔡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丹陽公祏懼棄城奔左遊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偏將吴騷孫安謀執之公祏棄妻子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古今紀要公祏據丹陽自謂江南非取天下者所必爭故爲盜易非河北羣盜比李靖禽之

輔超

五代史忻州秀容人家世業農超少勇悍有力晉開運中應募隸澶州軍籍漢乾祐中趙思綰據永興叛周祖護諸將討之督兵攻城超率驍勇十七人升雲梯斫北門樓樓壞而入士卒繼進城遂陷以功補小校顯德中從太祖征淮南常執銳前驅定滁泗破淮陰下揚州以功轉日騎副兵馬使宋初從平上黨再遷內直都知太宗即位以超爲馬軍都軍頭會親征太原冒矢石攀堞先登身被十三創帝嘉其勇賜錦袍銀帶帛五十段詰朝再衆城中流矢者八復加厚賜大衆襲范陽分兵三路超隸偏將米信爲田重進先鋒取飛狐蔚州遷馬步軍副都軍頭俄出補曹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峯州刺史改欒州召歸轉都軍頭淳化三年出爲德州刺史坐誣奏使者歐殺驛吏責授右監門衛將軍領誠州刺

史五年復加都軍頭領澄州刺史真宗即位加領驩州團練使真拜萊州團練使以年老願留京師從之景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論曰太祖有天下凡五代之臣無不以恩信結之既以安其反側亦藉其威力以鎮撫四方故一時諸將兵虔裕蔡審廷之徒數從征討咸有勞績馬若馬令琮守河內儲兵食以迎王師解暉擊湖南冒鋒鏑以擒賊將此忠蓋驍果尤可稱者漢徽之疾危辟樂藏英之爲親復讎亦皆一節之美惟張勳嚐殺晉卿冒貨雖立威著勤所不取也

輔廣

嘉禾郡志宋輔廣字漢卿號潛菴父達本河朔人高宗南渡時居是邑嘉興崇德縣公素不願仕潛心實學從吕成公遊後登朱文公門自祠官歸隱以著書爲己任有六經釋四書問答通鑑說師訓編日新錄雜著藁皆藏于家扁其堂曰傳貽蓋傳之先儒以貽後學也邑大夫家之柄爲建傳貽書院今廢朱子語畧先生與輔漢卿書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戶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雖向來金華同門之士亦鮮有比者

輔昌

元同恕榘菴集輔君明之墓誌銘輔本晉大夫智氏由智果見智伯必滅宗更其姓爲輔氏雖歷世綿遠不知昭穆何別蓋其苗裔也君諱昌字明之先祖仕金嘗觀于秦因爲秦人生泰和庚辰某月某日族屬衆盛星散兵間今爲居任城者或通譜焉君既涉變故歎藏智晷施之家政教子治生翦翦有法鄉里推爲信義君子年七十三以至元庚辰某月某日卒元配于氏生一女嫁劉德祿繼室上官氏柔明淑慎莽而歸君積勤累儉佐理家事君歿撫育諸子雖極慈愛而教切之義有加無替妻道母道兩克舉之後君三十五年當延祐乙卯十月某日卒壽八十有八生四子長世安次世榮大寧倉使次忠皆前歿次仁奉直大夫宣徽院都事一女適楊某孫男五人孫女二初君與于氏葬長安縣槐衛里先塋至是卜遠日得丙辰三月庚申吉奉直將舉其柩合而葬焉其子公佐以奉直命來速銘銘曰智燭之國炳乎幾先世胄嬋嫣兮志力之堅輔佐之賢家以載延兮子孫日宣飛騰俊躍有煒其傳兮襟山帶川松積陰煙輔氏之阡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永樂大典　卷一四九四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何鈞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六暮

婦（婦人證治二十三）

婦人耳聾癰腫

論

巢元方病源　耳聾風冷傷於腎。腎氣通於耳。勞傷腎氣。風冷客之。邪與正氣相搏。使經氣不通。故耳聾也。　耳聾風腫候。耳聾風腫者。風邪搏於腎氣故也。腎氣通於耳。邪搏其經。血氣壅澀。不得宣發。故結腫也。　耳後附骨癰候。附骨癰。是風寒搏血脉入深。近附於骨也。十二經之筋脉有絡耳後完骨者。虛則風寒客之。寒氣折血。血否澀不通。深附於骨。而成癰也。其狀無頭。但腫痛

婦人眼赤

論

巢元方病源　眼眥赤者。風冷客於眥間。與血氣相搏。而淚液乘之。挾熱者則令眥赤　類用方藥潘思敬加減藥證集　婦人暴赤眼疾。先以導水丸下訖。次以涼膈散加防己、草龍膽煎服。或四物內加之尤妙

婦人喉痛

論

巢元方病源　喉痛者。風熱毒客於其間故也。十二經脉有循頰喉者。五臟在內。而經脉循於外。臟氣虛則經絡受邪。邪氣搏於臟氣。則生熱。熱乘其脉。熱搏咽喉。故令喉痛也。　咽中如炙肉臠候。咽中如炙肉臠者。此是胃腸痰結。與氣相搏。逆上咽喉之間。結聚。狀如炙肉之臠也

方

張仲景金匱方論　半夏厚朴湯方。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孫思邈千金要方。治胸滿心下堅。咽中帖帖。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升）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薑（五兩）
乾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千金翼方。無蘇葉。名半夏湯）

洪氏集驗方救生散。治急喉閉。產前產後有此疾。皆可服之

白僵蠶（半兩去絲剉炒）　甘草（生一錢重）

右二味各取末秤和勻每服一錢匕以生薑汁調藥令稠灌下便急以温茶清衛下

婦人吐血

論

巢元方病源治夫婦人吐血者皆由臟腑傷損所致夫血者外行於經絡內榮於臟腑若傷損氣血經絡則虛血行失於常理氣逆者吐血又怒則氣逆甚則嘔血然憂思驚恐內傷氣逆上者皆吐血也　口舌出血候　口舌出血者心脾傷損故也脾氣通於口心氣通於舌而心主血脉血榮於臟腑通於經絡若勞損臟腑傷動經脉隨其所傷之經虛者血則妄行然口舌出血心脾二臟之經傷也　治驗陳自明大全良方僕嘗治一人吐血診其脉肝部弦氣口濡此因怒極而得之遂用蘇合香丸和雞蘇丸服即效養生必用方云凡吐血須煎乾薑甘草湯與服或四物理中湯亦可如此無不愈者服生地黃竹茹藕汁去生便遠　予嘗治一女人年一十九歲月水不行還妄行而嘔血諸藥無効察其形容人肥脉不大不小僕授以四生丸即安又嘗治一男子因飽低頭負重吐血諸藥無効亦授四生丸及青餅子即安更不發僕觀初虞世治吐血不喜用竹茹生地黃搗汁然亦不可押泥此說如陽乘於陰血得熱則流散經水沸溢宜服涼藥以解之大黃犀角生地黃生薑藕汁豈能無効如陰乘於陽所謂天寒地凍水凝成氷宜服温藥以煖之乾薑肉桂豈能無功學者更宜思之陳日華云先公紹興初遊福清靈石寺主僧留飯食將竟侍者赴堂齋罷來侍立見卓子上不穩急擊折扱之舉首即嘔血蓋食飽拘破肺也明年再到寺因問去年嘔血者無恙否其主僧答云得四生丸服之遂愈自得此方屢救人有効　類用方藥楊仁齋直指方血遇熱則宜流故止血多用涼藥然亦有氣虛挾寒陰陽不相為守榮氣虛散血亦錯行所謂陽虛陰必走是爾外證必有虛冷之狀法當温中使血自歸於經絡可用理中湯加南木香或局方七氣湯（方見諸氣類）加川芎或甘草乾薑湯其効甚著又有飲食傷胃或胃虛不能傳化其氣逆上亦令吐衂木香理中湯甘草乾薑湯通用出血諸證每以胃藥收功用木香理中湯或參苓白朮散二分枳殼散一分（方見諸氣類）夾和米湯乘熱調下或真方四君子湯夾和小烏沉湯米湯調下已上並用薑棗略煎亦得右藥不惟養胃蓋以調氣輩與之並行若夫桔梗枳殼湯（方見諸氣類）夾和二陳湯（方見諸氣類）薑棗同煎入蘇合香丸少許佐之又調氣之上藥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竹茹湯治婦人汗血吐血尿血下血

竹茹　熟地黃（各三兩）　人參　白芍藥
桔梗　川芎　當歸　甘草（炙）
桂心（各一兩）

右為剉散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不以時候

太平聖惠方雞蘇散方治婦人吐血心煩昏悶

雞蘇葉（一兩）　黃耆（半兩剉）　羚羊角屑（半兩）　阿膠（一兩搗碎炒令黃燥）
刺薊（一兩）　茜根（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麥門冬（三分去心）
黃芩（三分）　當歸（三分）　伏龍肝（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麁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淡竹茹一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服

生地黃煎方治婦人勞熱至甚吐血不止心神煩躁少思飲食

生地黃汁（一升）　生藕汁（三合）　青蒿汁（三合）　生薑（二兩取汁）
蜜（四兩）　酥（一兩）　柴胡（一兩去苗）　知母（一兩）
雞蘇葉（一兩）　黃芩（一兩）　川升麻（一兩）　桑根白皮（一兩剉）
鹿角膠（一兩搗碎炒令黃燥）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與前藥汁同於銀器中攪令勻慢火煎成膏狀甆合中每服不計時候以清粥飲調下半匙

生乾地黃散方治婦人心熱壅悶吐血

生乾地黃（一兩半）　麥門冬（一兩去心）　蒲黃（三合）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白茅根（二兩剉）　藍葉（一兩）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豆豉一百粒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刺薊散方治婦人頭疼壯熱心中煩悶吐血宜服

刺薊（二兩）　雞蘇葉（二兩）　赤芍藥（一兩）　麥門冬（二兩去心）
赤茯苓（一兩）　石膏（二兩）　黃芩（一兩）　茜根（一兩剉）
甘草（一兩炙微剉）　生乾地黃（二兩）

右件藥搗麁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青竹茹一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温服

麥門冬散方治婦人心中壅毒吐血煩悶

麥門冬（二兩去心）　生乾地黃（二兩）　蒲黃（一兩半）

犀角屑一兩　黃芩一兩　川升麻一兩　白茅根（二兩半剉）
藍葉一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香豉一百粒。淡竹茹一分。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雞蘇散。治婦人虛損。氣逆吐血不止
雞蘇葉一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半兩　黃芩一兩
伏龍肝二兩　阿膠（二兩搗碎。炒令黃燥）
右件藥搗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阿膠散。治婦人吐血。心神煩熱
阿膠（三分。搗碎。炒令黃燥）　當歸三分　犀角屑三分
雞蘇葉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桂心三分　麥門冬（三分去心）
生乾地黃二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淡竹茹一分。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紫參散。治婦人卒吐血不定。胷心悶痛

紫參一兩　鹿角膠（一兩搗研。炒令黃燥）　青竹茹一兩
羚羊角屑一兩。（炒令黃燥）　生乾地黃二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新汲水磨生薑調下二錢

五神湯。治婦人熱毒上衝。吐血不止
生藕汁三合　生地黃汁三合　白蜜一合　刺薊汁三合
生薑汁半合
右件藥相和。煎三兩沸。放溫。不計時候。取一小盞。調下炒麪塵一錢

治婦人吐血。百治不差。宜服此方（陳自明大全良方云。千金翼療十。十差。神驗不傳方。詳此藥性。治熱毒吐血有効。地黃汁用半升。並大黃末一方寸匕。）
生地黃汁一大盞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搗末）
右件藥煎地黃汁三兩沸。下大黃末調和令勻。分為三服

又方
龍骨半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生乾地黃一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生地黃汁調下二錢

又方
青竹茹一兩　生地黃（二兩切）　羚羊角屑半兩
右件藥以水一大盞半。煎至一盞。去滓。不計時候。分為三服

又方
桂心一兩　阿膠（半兩搗碎。炒令黃燥）　生乾地黃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一錢。煎竹茹湯調下。不計時候溫服

又方
取伏龍肝細研。每服以新汲水調下二錢。頻服効

又方
取白茅根新者長五六寸一握。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分溫二服

陳自明大全良方治吐血
桂心末
右水調方寸匕。日夜可二十服

柔脾湯。治虛勞吐血。衄血下。白汗出方（出養生方）
甘草　白芍藥　黃耆（各一兩）　熟地黃三兩
右為末。每服四錢。水酒各一琖。已上煎至七分。去滓。取六分清汁。溫服食前

四生丸。療吐血。凡吐血衄血。陽乘於陰。血熱妄行。宜服此藥

生荷葉　生艾葉　生栢葉　生地黃
右等分爛研。丸如雞子大。每服一丸。水三琖。煎至一琖。去滓溫服。無時候

犀角地黃湯。治內有瘀血。鼻衄吐血。面黃大便黑
芍藥三分　生地黃半斤　牡丹皮（去木一兩）
犀角屑（一兩。如無。升麻川者代）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煎服。有熱如狂者加黃芩二兩

青餅子。治喀血
青黛　杏仁（各一兩。華佗方以牡蠣粉炒杏仁。去皮尖。牡蠣不用）
右一處同研成膏。熔黃蠟和作三十餅子。每服一餅子。用乾柹半箇夾定。以濕紙裹煨令香。同嚼。粥飲下。無時候

乾薑甘草湯。治陰乘於陽。心肺經寒而嘔血
甘草　乾薑（各半兩）
右㕮咀。水煑頓服。局方理中湯亦妙（方見和劑）

楊仁齋直指方地黃煎。治肺損吐血嗽血

生地黄（四兩取汁）　鹿角膠（一兩搗碎炒黄）
右爲末拌和每服三錢童子小便一盞煖熱入薑汁少許調下無鹿
膠則以透明阿膠炒酥代用
人參湯治吐血咯血
新羅人參慢火煎服
又方
人參　川芎　茯苓　半夏（製各三分）
甘草（炒一分）
右剉每服三錢薑五片煎服
半夏丸治吐血下血崩中帶下喘急痰嘔中滿虚腫亦消宿瘀百病通用
圓白半夏（刮淨洗焙以生薑汁調和飛白麪作軟餅包搇半夏慢火炙令色黄去麪取半夏爲末）
右末米糊圓菉豆大日乾每三四十丸温熱水下
豆蘇湯治上焦有熱咯血瘀血煩悶燥渴
黑豆（三合）　紫蘇葉莖（二條）　烏梅（兩箇）
右水大椀同煎臨熱入薑汁三大匙食後旋服

薏苡湯治肺癰唾吐膿血
薏苡仁（二合）　黑豆（百粒）　烏梅（一箇）
右水二盞煎一盞入透明阿膠生蒲黄各一錢再煎沸食後服
蘿蔔飲治諸熱吐血衄血
生蘿蔔取汁半盞入白鹽少許服之立効如無生蘿蔔只用蘿蔔
子一分微炒紫蘇莖葉半分剉散用煎亦効
血餘散治吐血衄血
頭髮燒存性
右研細每服二錢米湯調下衄者更以少許吹入鼻
蒜連丸治諸血妄行
黄連（日乾爲末）　獨頭蒜（一顆煨熟取肉研細）
右入米醋些子擣和爲丸梧子大日乾每三四十丸陳米飲下
黑散子治諸竅出血並主之
隔年蓮蓬　敗棕櫚　頭髮（並燒存性等分）
右爲末每服二錢煎南木香湯調下或只用棕櫚燒灰米湯調下亦可
咯血方

天門冬（去心）　青黛（嚨乳各四錢）　生蒲黄　川薑黄
油髮灰（各一分）
右末煉蜜丸梧子大每五十丸入松腸柿中濕紙包煨香候冷桑白
皮煎湯臨卧嚼下柿能戀肺咯血屬肺嘔血屬脾
九竅出血方
荆芥酒煎通口服
又方暴驚風九竅血其脉虚者
靈砂百粒分三次人參煎湯下（此證不可錯認血得熱則宣流妄用凉藥謬矣）
治口舌出血槐花日乾爲末傅之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生地黄散諸見血無寒衄血下血吐血溺血皆
屬于熱但血家證宜服
生地黄　熟地黄　枸杞子　地骨皮
天門冬　黄耆　芍藥　甘草
黄芩
右各等分同剉每服一兩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温服脉微身冷惡

風每一兩加桂半錢吐血者多有此證
濟生拔粹方雞蘇散治虚損氣逆吐血不止
雞蘇葉　黄芩（各一兩）　當歸（半兩）　赤芍藥（半兩）
阿膠（二兩）　伏龍肝（二兩）　刺薊　生地黄
黄耆（各一兩）
右爲麤末每服四錢薑三片竹茹彈子大水同煎
韓氏和埋夜聖効方續煎散治婦人胎前産後吐血血運發虚熱小便不
通臍腹痛
雚葵　石膏（乳文者）　赤石脂（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五錢水一中盞綿裹同煎服
阮森經驗良方治婦人吐血
陳槐花（二兩炒）　百草霜（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茅蔗根煎酒調下亦治血崩
何叔衛生至寶茯苓補心湯治婦人去血過多虚勞發熱
四物湯（一兩半）　參蘇飲（三兩）
右拌和勻每服五錢生薑五片水煎

永類鈐方乾地黃丸治吐血下血妄行血虛月候縮

熟乾地黃（一兩半）　白芍藥　人參　當歸

芎藭（各一兩）　阿膠（半兩炒）　犀角（四錢）

右為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前米湯下

急救仙方調脾散治吐血上行，經血行時反上行。肺經有病熱沖然，但要順經調肺氣，紅花散子善能痊。凡婦人吐血有三。一經不行反上行，便傷氣也。二傷沖。三肺經受熱，隨上沖，故使吐血

三稜　莪朮（各一兩）　麥芽（半兩）　胡椒（二錢）

縮砂（三錢）　川芎（二錢）　茴香（二錢）　甘草

青皮　陳皮（各三錢）

右為末，米飲調下

通經丸

當歸（一錢半）　桂（不見火）　青皮（去白）　大黃（炮）

乾薑（炮）　川烏（炮）　桃仁（去皮炒）　莪朮（炒）

乾漆（炒令大黑盡）　川椒（已上各一錢）

右十味，每味各同椒微焙，放地上出汗，為末。一半用醋熬成膏，後入

一半，更入雞子清同為丸，隂乾。醋湯下三十丸

婦人臂痛

論

類用方藥陳自明大全良方論曰：夫婦人臂痛，筋脉攣急，不得屈伸，遇寒則劇，由肝虛為風寒邪氣流於血脉，客於經絡，搏於筋，筋不榮則乾急而痛。其脉緊細，宜服柏子仁丸、舒經湯。若臂痛不能舉，或左或右，時復轉移一臂，由中脘伏痰，脾氣滯而不行，上與氣相搏，四肢皆屬於脾，脾氣滯而氣不下，上攻於臂，故痛。其脉沉細，宜茯苓丸、控涎丹

方

陳自明大全良方柏子仁丸

柏子仁　乾地黃（各二兩）　茯苓　枳實（去穰麩炒）

覆盆子（炒）　北五味　附子（炮）　石斛（去根切酒蒸炒）

鹿茸（酥炙）　酸棗仁（炒）　桂心　沉香

黃耆（各一兩　蜜水炙。一方等分）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下三十丸

舒經湯治臂痛，又名五痺湯，亦治腰下疾

片子薑黃（四兩）　甘草　羌活（各一兩）　白朮

海桐皮　當歸　赤芍藥（各二兩）

右為麤末，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治腰以下疾，空心服；腰以上疾，食後服

茯苓丸

茯苓（一兩）　半夏（二兩）　枳殼（半兩見果）　風化朴消（一分）

右四味為末，薑汁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生薑湯下三十丸，食後服

控涎丹。凡人忽患胷背手足頸項腰胯隱痛不可忍，連筋骨牽隱鈎痛，坐卧不寧，時時走易不定，俗醫不曉，謂之走疰，便用風藥及鍼灸，皆無益。又疑是風毒結聚，欲為癰疽，亂以藥貼，亦非也。此乃痰涎伏在心膈上下，變為此疾。或令人頭痛不可舉，或神意昏倦多睡，或飲食無味，痰唾稠粘，夜間喉中如鋸聲，多流睡涎，手脚重腿冷痺，氣脉不通，誤認為癱瘓，亦非也。凡有此疾，但以此藥不過數服，其疾如失

甘遂（去心）　大戟（去皮）　真白芥子（各等分炒）

右為細末，糊丸如梧桐子大，臨卧淡薑湯吞下五七丸，如疾猛加至十丸

白芥子散治臂痛外連肌肉，牽引背胛，時發時止。此由營衛之氣循行失度，留滯經絡，與正氣相搏，其痛發則有似癱瘓

真白芥子　木鱉子（各二兩麩炒）　沒藥（別研）

桂心　木香（各半兩）

右為細末，入研藥令停，每服一錢，溫酒調下

流氣飲子

紫蘇葉　青皮　苦梗　大黃（煨）

當歸　芍藥　烏藥　茯苓

川芎　黃耆　枳殼（去瓤麩炒）　防風（各半兩）

甘草　橘皮（各三分）　木香　連皮大腹（二兩剉）

（薑汁炒）

右㕮咀，每服五錢，水二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一盞，去滓服

婦人腰痛

論

類用方藥陳自明大全良方論曰：夫腎主於腰，女人腎臟繫於胞絡。若腎氣虛弱，外感六淫，內傷七情，皆致腰痛。古方亦有五種之說，如風腰痛，宜

小續命湯加桃仁杜仲煎服。脾胃氣敝及寒濕腰痛。宜五積散加桃仁。如虛損及五種腰痛者。青蛾丸神應丸。諸方並見和劑。皆可用也。如氣滯腰痛。如神保丸。黑牽牛茴香橘核。必有功也。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夫婦人腰胯疼痛。兩腳麻木惡寒喜暖者。內經曰。乃是風寒濕痺。先可服除濕丹七八十丸。量虛實以意加減。次以禹功散投之。瀉十餘行。清冷積水青黃涎沫為驗。後以長流水同生薑棗煎五苓散服之。風濕散而血氣和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治卒腰背痛如折方

鹿角屑

右用酒服方寸匕。日五六。可熱令焦黃服

又方　大豆二升　酒三升。煮取二升頓服

崔齊諸方治腰痛下血

熟艾（一兩）

右用酒五盞。煮四盞。去滓再煎二盞。口閉者灌之

陳自明大全良方如神湯。治男子婦人腰痛

玄胡索　當歸　桂心（等分。一方無當歸有杜仲）

右為末。溫酒調下二錢。甚者不過數服（渾人滕珂云。此方得之於歙州祈門老醫真。是如神。故以名之）

獨活寄生湯。夫腰痛者皆由腎氣虛弱。卧冷濕地。當風所得。不時速治。喜流入腳膝。為偏枯冷痺。緩弱疼重。或腰痛拘攣。腳重痺。宜急服之

獨活（二兩）　桑寄生　續斷　杜仲

北細辛　川牛膝　秦艽　茯苓

白芍藥　桂心　川芎　防風

人參　熟地黃　當歸（各二兩）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空心。氣虛下利。除地黃。并治新產腹痛。不得轉動。及腰腳攣痛。痺弱不得屈伸。此藥最能除風消血。肘後有附子一枚。無寄生人參當歸。粉草。近人將治歷節風。腳氣流注。亦效

劉守真病機氣宜保命集玄胡六合湯。治婦人臍下冷。腹痛腰脊痛

四物湯內。加玄胡索苦楝炒。各一兩

王好古醫壘元戎治濕六合湯

四物湯加羌活　茯苓（等分）　一本加白朮茯苓

海藏改正上五味。只用蒼朮相拌。治諸痛有神

又方與白朮相拌加　天麻　茯苓　川山甲

右別為細末。酒煎或酒調亦可

危亦林得効方　虎骨散。治腰上貫肉處痛不可忍

右以麝香末半錢。用酒調服

婦人腰腳疼痛

論

太平聖惠方　論曰。夫腎主於腰腳。女人腎臟繫於胞絡。若勞傷腎氣。虛弱而風冷客於胞絡。邪氣與真氣交爭。故令腰腳疼痛也。　類用方藥。

仲南永類鈐方　夫腎主於腰。女人腎臟繫於胞絡。腎虛外感六淫。內傷七情。皆致腰痛。如風腰痛。宜小續命湯加桃仁杜仲煎。脾胃氣敝及寒濕腰痛。宜五積散加桃仁煎。如虛損及五積腰痛。青娥丸。神應丸。氣滯腰痛。如神保丸。黑牽牛茴香橘核。必有功也

方

太平聖惠方　酸棗仁散。治婦人血氣風虛。腰腳疼痛。頭目昏悶。食少無力

酸棗仁（三分微炒）　防風（半兩去蘆頭）

牛膝（三分去苗）　羌活（半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芎藭（三分）　桂心（三分）　木香（三分）　海桐皮（一分）

杜仲（三分去麤皮。微炙剉）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萆薢（三分剉）　續斷（三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之

骨碎補散。治婦人血風氣攻腰腳疼痛。腹脇拘急。肢節不和。宜服

骨碎補（一兩）　萆薢（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赤芍藥（三分）

海桐皮（一兩）　當歸（一兩）　芎藭（三分）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一兩）　檳榔（一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仙靈脾散。治婦人血風攻注腰腳疼痛

仙靈脾（一兩）　羌活（三分）　海桐皮（三分）　牛膝（三分去苗）

當歸（三分）　芎藭（三分）　骨碎補（三分去毛）

玄胡索（三分）　桂心（三分）　木香（三分）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微炒用）　菴蕳子（三分）　枳殼（三分）

檳榔（一兩）　蛜蝌（半兩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食前以豆淋酒。調下一錢

槀本散。治婦人血風流注。腰脚疼痛。不可忍

槀本（一兩半）　狗脊（一兩去毛）　没藥（一兩）　天麻（一兩）

騏驎竭（一兩）　蟬殼（一兩微炒）　骨碎補（一兩）　桂心（一兩）

虎脛骨　敗龜　穿山甲（已上各二兩。各以醋塗炙令黄焦）　麝香（半兩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炒生薑。黑豆淋酒下二錢。空心及食前服

琥珀散。治婦人血風攻注。腰脚疼痛。經絡滯澀。四肢煩痛

琥珀（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當歸（一兩）　凌霄花（一兩）

赤芍藥（一兩）　没藥（一兩）　地龍（半兩微炒）　桃仁（一兩半。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水蛭（一兩炒令黄焦）

麝香（一分細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食前以温酒。調下二錢

敗龜散。治婦人風毒流注。腰脚疼痛。行立艱難

敗龜（二兩塗酥炙令黄）　白僵蠶（一兩微炒）

没藥（半兩）　薏苡仁（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桂心（三分）　乳香（三分）　虎脛骨（二兩。塗酥炙令黄）

地龍（三分微炒）　杜仲（一兩去麄皮炙微黄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於食前。以煖薄荷酒。調下二錢

附子丸。治婦人血風流注。腰脚骨節痠疼。不可忍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牛膝（一兩去苗）　海桐皮（半兩剉）

桂心（半兩）　玄胡索（半兩）　安息香（半兩）　天麻（三分）

羚羊角屑（三分）　芎藭（三分）　當歸（三分）　白芷（半兩）

木香（半兩）　乾蝎（一分）　酸棗仁（三分微炒）　漏蘆（一兩）

羌活（三分）　防風（三分去蘆頭）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煖酒下三十丸

虎骨丸。治婦人血風流注。腰脚骨節疼痛不可忍

虎脛骨（一兩。塗酥炙令黄）　檳榔（一兩）　敗龜（一兩塗酥炙令黄）　防風（半兩去蘆頭）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赤芍藥（半兩）　騏驎竭（半兩）　當歸（三分）

川大黄（三分剉碎微炒）　桂心（半兩）　没藥（半兩）

牛膝（一兩去苗）　木香（三分）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海桐皮（三分剉）　地龍（半兩炒令微黄）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煖酒下。二十丸

萆薢丸。治婦人血風腰脚骨節痠疼。筋脉拘急。行履艱難。兩脇抽痛

萆薢（一兩剉）　牛膝（一兩去苗）　杜仲（三分去麄皮炙黄剉）

酸棗仁（三分）　當歸（一兩）　防風（三分去蘆頭）

丹參（三分）　赤芍藥（三分）　桂心（三分）　石斛（一兩去根剉）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剉）　虎脛骨（一兩去。塗醋炙令黄）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晚食前以温酒下三十丸

梧桐皮丸。治婦人腰脚風冷疼痛。行立無力

梧桐皮（一兩剉）　桂心（二兩）　牛膝（一兩去苗）　杜仲（一兩去麄皮炙微黄剉）　石斛（一兩去根剉）　熟乾地黄（一兩）

右件藥擣羅爲細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於空心及晚食前以酒下三十丸

牛膝丸。治婦人腰脚風冷疼痛。久不差

牛膝（二兩去苗）　虎脛骨（一兩。塗酥炙令黄）　没藥（一兩）

羌活（一兩）　當歸（一兩）　桂心（一兩）　敗龜（二兩。塗酥炙令黄）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温酒下三十丸

附子散。治婦人腰脚積年疼痛不差

附子（二兩。炮裂去皮臍）　没藥（一兩）　桂心（二兩）

威靈仙（一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牛膝（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於食前以温酒調下二錢

威靈仙散。治婦人腰脚疼痛。大腸不利

牽牛子（二兩微炒）　木香（半兩）　威靈仙（二兩）

枳殼（一兩。麩炒微黄去瓤）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日空心以茶清調下二錢以利爲効

婦人脚氣（附脚氣腫滿）

論

巢元方病源脚氣之病由人體虛溫濕風毒之氣先客於脚從下而上動於氣故名脚氣也江東嶺南土地卑下風濕之氣傷於人初得此病多不即覺或先無他疾而忽得之或因衆疾後得之此病初甚微飲食嬉戲氣力如故當熟察之其狀從膝至脚有不仁或若痺或淫淫如蟲行或微腫或酷冷或疼痛或緩縱不隨或有攣急或有至困能飲食者或有不能食者或有見飲食而嘔吐惡聞食臭者或有物如指發於腨腸逆上衝心氣上者或有舉體轉筋者或壯熱頭痛者或心胷衝悸寢處不欲見明或腹內苦痛而兼下者或言語錯亂善妄誤者或眼濁精神昏憒者此皆其證候也治之緩者使上入腹或腫胷脅滿上氣貞便死急者不全日緩者二三日也其病既入臟證皆相似但脉有三品若脉浮大而緩宜服續命湯兩劑若風盛者宜作越婢湯加朮四兩若脉轉駛而緊宜服竹瀝湯若脉微宜服風引湯二三劑其緊駛之脉是三品之最惡脉也脉浮大者病在外也沉細者病在內皆當急治之治之緩慢則上氣便死也　脚氣腫滿候溫濕風毒從脚而上故令四肢懈惰緩弱疼痺甚則上攻名脚氣而津液爲風濕所折則津液否澀而蓄積成水內則浸漬臟腑外則流溢皮膚故令腠理脹密水氣積不散故腫也　治驗　郭稽明方使君里有婦人少年瘦弱兩足股痛醫者無不進附子補虛其痛不移予曰兩股獨病他無害也肝脉虛而弦長肝主血行于四肢經絡且肝爲聚財之府人爲散財之地聚散不時過與不及皆能致病何者聚而不散血瘀成腫散而不聚身枯不榮弦長者風也所謂風淫末疾即肝風淫於四肢也重則癈輕則痛婦人非男子之比婦人因血氣衰故易療也或曰何不病于脛予曰股者節骨斷落筋絡過度肝候于此其所由來者肝虛生風而已方露此證先理其肝股痛自愈乃清其源也病延日久股漸成風法當自源徂流逆進細辛當歸半丸半散法當歸引血入肝以引衆藥細辛行氣治風辛以治筋加以牛膝引下至脉不終劑而愈　類用方藥　陳白明大全良方婦人脚氣方論凡頭痛身熱肢節痛大便秘或嘔逆而脚屈弱者脚氣也輕者可與香蘇散加木瓜檳榔生薑煎服然後隨證治之要知有脚氣之人先從脚起或先緩弱疼痺或行起忽倒或兩脛腫滿或脚膝枯細或心中忪悸或小腹不仁（皮頑不知有無也）或舉體轉筋或見食嘔逆惡聞食氣或胷滿氣急或遍體酸痛皆脚氣候（或之一字有無見也）黃帝所謂緩風濕痺是也頑弱爲緩風疼痛爲濕痺寒中三陽所患必冷小續命湯主之（煎成入生薑自然汁最快）暑中三陰所患必熱小續命湯去附子減桂一半主之大煩躁者紫雪最良若無紫雪以自合薄荷煎冷水調服極妙大便秘者脾約丸麻仁丸三和散主之仍針灸爲佳服補藥與湯淋洗皆醫之大禁也稽思敬加減藥證集治婦人脚氣四物去地黃加附子入薑煎服

方

太平聖惠方牛膝散　治婦人脚氣浮腫心神煩悶月候不通

牛膝（一兩去苗）　漢防己（三分）　牡丹（三分）　桂心（三分）
羚羊角屑（一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赤芍藥（三分）
桃仁（九十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檳榔（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川芒硝（一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以利下惡物爲効

赤茯苓散　治婦人脚氣腫滿腹內防悶月水不通四肢疼痛

赤茯苓（一兩）　木通（一兩剉）　紫蘇莖葉（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木香（半兩）　防葵（半兩）　赤芍藥（半兩）　檳榔（一兩）
桂心（半兩）　鱉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以利爲効

大腹皮散　治婦人風毒脚氣肢節煩疼心神壅悶

大腹皮（一兩剉）　紫蘇莖葉（二兩）　木通（一兩剉）　桑根白皮（一兩剉）
羌活（一兩）　赤芍藥（一兩）　荊芥（一兩）　獨活（一兩）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木瓜（一兩乾者）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葱白七寸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半夏散　治婦人脚氣發動心腹脹滿食飲不下嘔逆不止

半夏（三分湯洗七遍去滑）　赤茯苓（一兩半）　木通（一分剉）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人參（三分去蘆頭）
大腹皮（三分剉）　檳榔（一兩）　紫蘇莖葉（一兩半）

桂心（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紅雪散治婦人脚氣臟腑氣壅胷膈滿悶脚膝煩疼

紅雪（一兩半）　赤芍藥（半兩）　葛根（半兩剉）　桂心（一分）

生乾地黃（一兩）　紅藍花（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犀角散治婦人脚氣忽發衝心悶亂四肢煩疼

犀角屑（半兩）　紫蘇莖葉（一兩）　赤茯苓（一兩）　木香（半兩）

赤芍藥（三分）　紅藍花（三分）　檳榔（一兩）　紅雪（一兩半）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木香散治婦人脚氣卒發衝心悶亂

木香（半兩）　郁李仁（二兩湯浸去皮微炒）　桂心（三分）

赤芍藥（一兩）　桑根白皮（三分剉）　大腹皮（一兩剉）

赤茯苓（三分）　檳榔（三分）　紫雪（二兩）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紅藍花散治婦人脚氣心神煩悶

紅藍花（一兩）　柴胡（一兩半去苗）　羚羊角屑（一兩）

赤芍藥（一兩）　桑根白皮（二兩剉）　檳榔（二兩）

紫蘇莖葉（一兩）　紅雪（二兩）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治婦人脚氣衝心悶亂不識人宜服此方

紫蘇莖葉（二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檳榔（一兩）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松木節（二兩）

木瓜（一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次入童子小便二合更煎三兩沸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牛膝散治婦人脚氣緩弱無力兼軟風

牛膝（一兩去苗）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仙靈脾（一兩）

萆薢（一兩）　羌活（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大腹皮（一兩剉）　桑根白皮（二兩剉）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黑豆五十粒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溫服

紫蘇散治婦人風毒脚氣腹內壅塞疼悶不思飲食脚重虛腫

紫蘇莖葉（一兩）　木通（一兩剉）　桑根白皮（一兩）　茴香根（一兩）

枳殼（二兩麩炒微黃去瓤）　獨活（半兩）　荊芥（半兩）

羌活（半兩）　木瓜（半兩）　青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大腹皮（十枚剉）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入生薑半分葱白一莖并豉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保命集云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葱白一莖）

桑白皮散治婦人脚氣盛發兩脚浮腫小便壅澀腹脇脹滿氣急坐臥不安穩

桑白皮（一兩剉）　赤茯苓（一兩）　漢防已（半兩）　木香（半兩）

紫蘇子（二分）　木通（三分剉）　大腹皮（半兩剉）　檳榔（半兩剉）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青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薏苡仁散治婦人脚氣緩弱及頑痹腫滿心下急大便澀

薏苡仁（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豬苓（二兩去黑皮）

芎藭（一兩）　羚羊角屑（一兩）　漢防已（一兩）　桑根白皮（二兩剉）

大麻仁（一兩）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防風散治婦人脚氣腫滿疼痛筋脉拘急

防風（一兩去蘆頭）　五加皮（二兩）　薏苡仁（二兩）

羌活（一兩）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酸棗仁（一兩微炒）

芎藭（一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羚羊角屑（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枳實（三分麩炒微黃）

甘草（炙微赤剉半兩）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服

治婦人脚氣卒發衝心煩悶氣急大便苦難小便赤澁心神躁熱宜服此方

紅藍花（三分）　生黑豆皮（二分）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右件藥以水一大盞半煎至一盞去滓食前分溫三服

坐拏散治婦人脚氣厥冷血氣不調

坐拏（一兩）　狼毒（一兩旋旋炙熱令黃旋旋取）

沈香（三分）　紫蘇子（三分）　羌活（三分）　蘿蔔子（三分微炒）

杉木節（三分剉用乳香炒）　桂心（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用水煎木瓜紫蘇莖葉湯調下二錢每於食前服之

木瓜丸治婦人脚氣衝心悶亂腹脇脹滿不能下食

木瓜（一枚蒸熟去皮子）　木香（一兩）　檳榔（二兩）

草豆蔻（一兩去皮）　青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桂心（三分）　當歸（半兩剉微炒）　郁李仁（湯浸去皮微炒半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爛研木瓜和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溫酒下

三十丸

羚羊角丸治婦人脚氣上衝喘急稍促兩脚不仁連小腹頑痺頭面浮腫時復心悶便利常澁

羚羊角屑（一兩）　漢防巳（半兩）　薏苡仁（一兩）　牛膝（一兩去苗）

芎藭（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獨活（半兩）

大麻仁（半兩）　木香（半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枳實（一兩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溫酒下三十丸

崔氏產寶方地黃散專治婦人血氣不順脚腫骨節內痛不可忍者

玄胡索（炒）　當歸（酒浸）　蒲黃　京芎

乾地黃（酒炒）　赤芍藥　澤蘭　天麻

地榆　蓬莪朮　肉桂（不見火已上各一兩）

滑石（二兩）

右為細末每服一大錢空心用酒調下食壓之若用炒薑酒或薄荷茶調下亦可

郭彌明方便集小細辛當歸半丸半散法

華陰細辛（二兩去葉）　羌活（一兩）　雀頭川芎（一兩）

木瓜（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洗）　黃芩（三錢）

赤芍藥（一兩）　防風（一兩）　川當歸（二兩洗）　甘草（半兩）

香附子（半兩）　防巳（半兩）　川牛膝（一兩半）

右為細末勻和分作二分一半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薑三片煎溫服酒調丸佳乃酒行四肢也一半醋煮糊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下一日各一服散子無時候

陳自明大全良方四白散治男子婦人血虛發熱夜多盜汗不進飲食四肢羸瘦骨立拘攣脚痛不能行

黃耆　厚朴　益智仁　藿香

白朮　白扁豆　陳皮（各一兩）

半夏　白茯苓　人參　白豆蔻仁

天台烏藥　甘草（各半兩）　京南芍藥（一兩半）　檀香

沈香（各一分）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棗子一箇煎至七分溫服自後

諸證退只有脚攣痛不能行以蒼朮丸治之効此藥大治乾濕脚氣筋脉拘攣疼痛不能行履兼補下部

蒼朮丸方

乳香　沒藥（各二錢別研）　川牛膝

青鹽（各半兩研）　熟艾（四錢）　川烏（三錢）　全蝎（一錢炒）

右除研藥為細末入研藥合停以木瓜一箇大者切一頭留作蓋去瓤入上件藥於木瓜內將蓋簽定安木瓜於黑豆中蒸令極爛取出去皮連藥研成膏却入生蒼朮末拌令得所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用木瓜湯下或溫鹽酒亦得一日三服忌血與菘（乙巳年羅安人兩脚熱自汗心煩身體骨立足痛拘攣不能屈伸飲食不進雖老醫亦不能療召僕治之六脈弦弱僕曰雖脈以勞實非勞也似脚氣而非止脚氣但當調脾生血其熱必退然後攻足則可望安遂尋諸方皆無對證之藥遂處四白散子與服不半劑熱退能食又處蒼朮丸繼之筋脉伸足能行而愈）

危亦林得効方治脚赤腫

荊芥　石膏　地龍（炒）　薄荷

右剉散薑三片蜜少許煎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八　六暮

婦

婦人證治二十四

婦人積聚

論

巢元方病源積者五臟所積聚者六腑所成五臟之氣積名曰積六腑之氣聚名曰聚也積痛不離其部聚者其痛無有常處皆由陰陽不和風冷搏於臟腑而生積聚也婦人病積經久則令無子亦令月水不通所以然者積聚起於冷結入于臟故令無子若冷氣入於胞絡冷搏於血血冷則澀結故令月水不通也王好古醫壘元戎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帝曰請願聞其故何謂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過者死衰其太半不足以害生故止其藥若過則毒氣內餘則敗損中和故成積聚　潔古老人治積別有法壯人無積虛人則有之脾胃怯弱氣血兩衰四時有感皆能成積若遽以磨堅破結之藥治之疾能去而人已衰矣乾漆硇砂三稜牽牛大黃之類得之則暫快藥過則依然氣愈消疾愈大竟何益哉故善治者當先補虛氣血壯積自消如滿座皆君子縱有一小人自無容地而出矣不問何臟先調其中使能飲食是其本也

類用方藥潘思敬加減藥證方治婦人積於四物中加蓬朮三稜桂乾漆依法剉各一兩名增損四物湯　治婦人血塊不散腹腸冷痛於四物中加酒半盞煎服　治婦人血氣凝滯潮熱腸中癖塊於四物中加蓬朮桂枝各半兩名六合湯　治婦人經血凝滯臍內血積氣塊作疼於四物中加蓬朮桂等分煎名破血六合湯　治婦人血不散於四物內加木香檳榔各半兩煎　治婦人積塊癥瘕煎桃仁湯調下益元散　治婦人心腹膨脹悶煎木香酒調下天水散　治婦人血積煎紅花沉香湯下加減三黃丸　治婦人產後惡物不下結聚成塊心胸痞悶及臍下堅痛於四物中去地黃川芎加血竭蓬朮四味等分倍加五靈脂為主醋糊丸如梧子大每四五十丸酒下或米飲食前名當歸血竭丸　治婦人諸般冷疾又調下太白散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鼈甲丸治女人小腹中積聚大如七八寸盤面上下周流痛不可忍手足苦冷欬噫腥臭兩脇熱如火炙玉門冷如風吹經水不

通。或在月前。或在月後。服之三十日便瘥。有孕。此是河內太守魏夫人方

鼈甲　桂心（各一兩半）　蜂房（半兩）　苦參
玄參　蜀椒　細辛　人參
丹參　沙參　吳茱萸（各十八銖）
䗪蟲　水蛭　乾薑　牡丹
附子　皂莢　當歸　芍藥
甘草　防葵（各一兩）　蠐螬（二十枚）　虻蟲
大黃（各一兩六銖）

右二十四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酒下七丸。日三。稍加之。以知為度

五京丸。治婦人腹中積聚。九痛七害。及腰中冷引小腹。害食。得冷便下方

乾薑　蜀椒（各三兩）　附子（一兩）　吳茱萸（一升）
當歸　狼毒　黃芩　牡蠣（各二兩）

右八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初服三丸。日二。加至十丸。此出京氏五君。故名五京。久患冷困當服之（千金翼方。無蜀椒）

雞鳴紫丸。治婦人癥瘕積聚方

皂莢（一分）　藜蘆　甘草　礬石
烏喙　杏仁　乾薑　桂心
巴豆（各二分）　前胡　人參（各四分）　代赭（五分）
阿膠（六分）　大黃（八分）

右十四味為末。蜜丸如梧子。雞鳴時服一丸。日益一丸。至五丸止。仍從一起。下白者風也。赤者癥瘕也。青微黃者心腹病。（千金翼方云。如白汁膿腐者水也）

治婦人勞氣食氣。胃滿吐逆。其病頭重結痛。小便赤黃。大下氣方（千金翼名烏頭丸）

烏頭　黃芩　巴豆（各半兩）　半夏（三兩）
大黃（八兩）　戎鹽（一兩半）　䗪蟲　桂心
苦參（各十八銖）　人參　消石（各一兩）

右十一味為末。以蜜青牛膽拌和。擣三萬杵。丸如梧子。宿不食酒服五丸。安卧須臾當下。下黃者小腹積也。青者疝也。白者內風也。如水者留飲也。青如粥汁。膈上邪氣也。血如腐肉者傷也。赤如血者乳餘疾也。如蟲刺者蟲也。既下必渴。渴飲粥。飢食酥糜。三日後當溫食。食必肥濃。三十日平復。亦名破積烏頭丸。主心腹積聚。氣悶脹。疝瘕。內傷瘀血。產乳餘疾。及諸不足

太平聖惠方　防葵散。治婦人心腹積聚氣。時有疼痛。經絡不利。四肢漸瘦。食少腹脹

防葵（一兩）　木香（一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白朮（一兩）　赤芍藥（一兩）　當歸（一兩。剉碎微炒）
牛膝（一兩。去苗）　桂心（一兩）　桃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

鼈甲散。治婦人積聚氣。心腹脹硬。或時疼痛。體瘦乏力。不能飲食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當歸（一兩。剉微炒）
防葵（一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桂心（一兩）　白朮（一兩）　青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木香（一兩）　赤芍藥（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鬼箭散。治婦人積聚氣。心腹脹痛。經絡滯澀。四肢疼悶。坐卧不安

鬼箭羽（一兩）　琥珀（一兩）　牛李子（一兩）　穿山甲（一兩。塗醋炙令黃）
當歸（一兩。剉碎微炒）　桂心（一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二錢。以溫酒調下。食前服

鼈甲丸。治婦人腹中積聚。大如杯。上下周流。痛不可忍。食噫腥臭。四肢寒熱。經水不通。惡血停滯。體瘦無力。面色痿黃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露蜂房（三分微炒）
牡丹（三分）　川椒（三分。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牛膝（三分。去苗）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乾薑（三分微炒）
䗪蟲（一兩微炒）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水蛭（一兩微炒）
吳茱萸（三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皂莢（半兩。去皮子塗酥炙令黃）
當歸（一兩。剉微炒）　赤芍藥（一兩）
桂心（一兩）　琥珀（一兩）　防葵（一兩）　蠐螬（二十枚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
晚食前以溫酒下十丸

龜甲丸。治婦人虛冷。或腹中積聚。月事往來。時苦腹滿繞臍下引腰背。手
足煩或冷。或熱。時復心中悶。體瘦不欲食
龜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　乾薑（一兩半。炮裂剉）
赤石脂（一兩）　丹參（一兩）　代赭（三分）　甘草（三分炙微赤剉）
桂心（一兩）　細辛（一兩）　川椒（一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鹿茸（三分。去毛塗酥炙令黃）
當歸（一兩剉微炒）　禹餘粮（一兩。燒令赤。醋淬十遍細研）
烏賊魚骨（三分）　白殭蠶（半兩微炒）　牛膝（一兩去苗）
生乾地黃（二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
晚食前。以溫酒下三十丸

紫桂丸。治婦人心腹虛冷積聚。宿食不消。冷氣時攻。心腹脹滿。遶臍疞痛
桂心（一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菖蒲（半兩）　豬牙皂莢（半兩去皮。塗酥炙黃去子）

紫菀（半兩。洗去苗土）　乾薑（半兩炮裂剉）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三分剉微炒）
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蓬莪茂（三分）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附子（半兩。炮裂去
皮臍）　木香（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琥珀（三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五七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
病時以熱酒下二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虛冷。血氣積聚疼痛
硇砂（三分細研）　百草霜（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砒黃（一分）　凌霄花（半兩）　香墨（一分）　巴豆（一分。去皮心
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巴豆霜同研令勻。軟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於食
前以溫酒三丸下

薑黃丸。治婦人虛冷。血氣積聚。心腹妨悶。月候久不通。少思飲食。四肢羸瘦
薑黃（三分）　牡丹（半兩）　赤芍藥（半兩）　桂心（三分）
芫花（一分醋拌炒乾）　當歸（半兩剉微炒）

鱉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琥珀（半兩）　玄胡索（半兩）
鬼箭羽（半兩）　木香（半兩）　硇砂（半兩）　凌霄花（半兩）
京三稜（三分。微炮剉）　蝱蟲（一分。炒令微黃去翅足）
水蛭（一分。炒令微黃）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乾漆（三分。擣碎炒令煙出）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前以溫酒
下七丸

乾漆丸。治婦人積聚。及惡血不散。多攻心腹疼痛。面無顏色。四肢不和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穿山甲（一兩。炙令焦黃）
檳榔（三分）　京三稜（半兩微炮剉）　乳香（半兩）
桂心（三分）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硇砂（一兩。不夾石
者細研）　阿魏（半兩。麪裹煨麪熟為度）　朱砂（三分。細研水
飛過）　鱉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木香（半兩）
巴豆（二十枚去心皮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生薑酒
下五丸。當歸酒下亦得

麝香丸。治婦人積聚氣。心腹疼痛。面色痿黃。不能飲食
麝香（半兩研入）　木香（三分）　當歸（三分。剉碎微炒）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香墨（三分）　防葵（半兩）
硇砂（三分。不夾石者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　巴豆（半兩去皮心。
紙裹壓去油研）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醋煮麪糊和丸如麻子大。每
服空心以橘皮湯下三丸。以利下惡滯物為度

大黃丸。治婦人積聚。氣久不散
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　鱉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防葵（一兩半）　琥珀（一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以米醋二升熬令稠。入少麪煮作糊。和搜為丸
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溫酒下十五丸

草粉丸子。治婦人積聚氣久不散。心腹疼痛
飛天白（六兩。稚蠶真長。冬月者佳。炒令極熟為末）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三分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以糯米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湯

下二丸

楊倓家藏方磨積丸治女人三十六疾積氣內攻經候不調腹脇多脹或時刺痛不進飲食

京三稜（煨香切）　蓬莪茂（煨香切各二兩）　茴香（微炒）
附子（炮去皮臍）　白芍藥　乾薑（炮各一兩半）
當歸（洗焙一兩三分）　巴戟（去心微炒一兩）
艾葉（醋炒一兩三分）　川楝子肉（炒一兩）

右件為細末酒煑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酒下食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千金丸治婦人一切積聚血塊血刺腰腿疼繞臍痛

川大黃（去麤皮蒸黑二兩為末）

右用末三錢醋一小盞熬膏和乾末丸梧子大每服一十丸酒下宣取驗又加當歸一兩酒調三五錢蜜丸亦妙

東當時大方分膈丸治血氣及一切積聚敗血為病兼治產後注悶心腹痰涎脹祕不通

人參（一兩）　檳榔　肉豆蔻（二箇煨）　南木香（不見火）
白茯苓（各一兩去皮）　水銀（四兩水煑一伏時和棗肉研星盡）
沒藥（別研）　青皮（各一兩去白）
當歸（八兩）　不蛀皂角（一鋌）　血竭（半兩）

右為細末分作兩處一半藥末別入燈心燒過巴豆杏仁各二十一箇研細入勻同用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艾醋湯下有巴豆杏仁名大藥治乾血氣積聚一半藥只煉蜜為劑面東杵一千下臾時旋丸如小豆大每服七丸看大小加減丸數艾醋湯下無巴豆杏仁名小藥治產後病及血氣悶不下食幷血運大効

婦人痃癖

論

巢元方病源癖病由冷氣結聚飲食不消停積於脇下則成癖病其狀弦急刺痛得冷則發作也太平聖惠方夫婦人痃癖者本因邪氣積聚而生也痃者在腹內近臍左右各有一條筋脈急痛大者如臂次者如指因氣而成如弦之狀名曰痃氣也癖者為僻側在兩肋之間有時而痛故曰癖也夫痃之與癖皆陰陽不和經絡否隔飲食停滯不得宣流邪冷之氣搏結不散得冷則發作疼痛故曰痃癖者也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婦人患癖按時如有三五箇而作水聲殊不得寢食常心悶方

牽牛子三升治下篩飲服方寸匕日一服三十服後可服好硫黃一兩

遼東都尉所上丸治臍下堅癖無所不治方

恒山　大黃　巴豆（各一分）　天雄（二枚）
苦參　白薇　乾薑　人參
細辛　狼牙　龍膽　沙參
玄參　丹參（各三分）　芍藥　附子
牛膝　茯苓（各五分）　牡蒙（四分）　雚蘆（六分一方云二兩三分）

右二十味為末蜜丸宿勿食服五丸日三大羸瘦月水不調當二十五日服之下長蟲或下種種病出二十五日服中所苦悉愈肌膚盛五十日萬病除矣斷緒者皆有子也

太平聖惠方桃仁散治婦人痃癖氣令人羸瘦寒熱食少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柴胡（一兩去苗）

厚朴（三分去麤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檳榔（三分）
鼈甲（一兩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烏梅肉（三分微炒）　赤芍藥（三分）　白朮（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每於食前稍熱服

當歸散治婦人痃癖氣攻心腹疼痛不能飲食

當歸（三分剉微炒）　木香（半兩）　京三稜（一兩炮剉）
檳榔（三分）　桂心（半兩）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木香散治婦人痃癖心腹疼痛不欲飲食

木香（三分）　檳榔（半兩）　蓬莪茂（半兩）　京三稜（三分炮剉）
玄胡索（三分）　當歸（三分剉微炒）　芎藭（三分）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牛李子（三分）
琥珀（三分）　桂心（三分）　麝香（一分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錢

大黃丸。治婦人癥癖氣多疼痛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硇砂（三分細研）
京三稜（一兩剉。醋拌炒乾）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三分）　當歸（三分剉微炒）
木香（三分）　檳榔（三分）　乾薑（三分炮裂剉）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小豆大。空心及晚食前以粥飲下五丸。以利為度

牛李子丸。治婦人癥癖氣。每發攻心腸疼痛。不能飲食
牛李子（二兩。一半生用。一半微炒）　蝻蝠真（一兩微炒）
川烏頭（二分。炮裂去皮臍）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威靈仙（三分）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青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檳榔（一兩）　麝香（一分細研）　牛膝（三分去苗）　赤芍藥（二分）
琥珀（一兩細研）　阿魏（一分。麪裹炮熟為度）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乾漆三兩為末。用釅醋二升。熬成膏。和藥末。擣三五百杵。丸如梧子大。每日空心及晚食前。以熱酒下三十丸。桃仁湯下亦得

京三稜丸。治婦人癥癖氣。攻腹脅妨痛。面色痿黃。羸瘦少力。不能飲食
京三稜（三分。微炮裂）　鼈甲（三分。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木香（三分）　桂心（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檳榔（三分）　訶梨勒（三分煨用皮）　當歸（半兩剉微炒）
芎藭（半兩）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枳殼煎丸。治婦人痃癖氣。嘔吐酸水。腹脅脹痛。面色痿黃。不能飲食
枳殼（三兩。麩炒微黃去瓤。擣羅為末。以米醋二升。慢火熬如餳）
五靈脂（一兩）　川大黃（一兩半。剉碎微炒）　蓬莪茂（一兩）
桂心（一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訶梨勒皮（一兩）
當歸（一兩剉微炒）　木香（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入前煎中和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生薑湯下十五丸。漸加至二十丸

麝香丸。治婦人癥癖冷氣兼疰氣。心腹痛不可忍
麝香（半兩細研入）　阿魏（一分。麪裹煨。以麪熟為度）
五靈脂（三分）　蓬莪茂（半兩）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京三稜（三分微炮剉）　没藥（半兩）　桂心（半兩）
木香（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檳榔（一兩）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研入麝香令勻。用粳米軟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醋湯送下十丸

蓬莪茂丸。治婦人癥癖氣。兩脅妨脹。或時疼痛。不欲飲食
蓬莪茂（三分）　萆薢（半兩剉）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京三稜（三分微炮剉）　神麯（一兩。炒令微黃）
木香（半兩）　麥糵（一兩。炒令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麝香（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醋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下二十丸

鼈甲丸。治婦人癥癖及血氣不調。或時腹脅撮痛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微黃。去裙襴為末）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別擣為末）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京三稜（一兩炮剉）
木香（一兩）　乾漆（一兩。麩炒微令煙出）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當歸（一兩剉微炒）　琥珀（一兩）
没藥（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陳頭醋二升。先煎鼈甲大黃末成膏。入諸藥末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下二十丸

没藥散。治婦人痃癖氣。攻心腹疼痛
没藥（一兩）　芎藭（一兩半）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不計時候。以熱葱酒調下一錢

大黃丸。治婦人痃癖氣。心腹冷痛。食飲不消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訶梨勒皮（一兩）　檳榔（一兩）
木香（一兩）
右件藥擣細羅為末。以酒煮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生薑

橘皮湯下十五丸。溫酒下亦得

又方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黄。去裙襴）　川大黄（一兩。剉碎微炒）

京三稜（一兩炮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以醋煑麪糊和丸。每日食前以生薑湯下十丸

又方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黄）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醋煑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食前以生薑湯下十丸

陳自明大全良方治婦人痃癖及血氣等神効方

右以豶猪肝一具。可及十兩者。用巴豆五十枚去殻皮。剳在肝内。用釅醋三椀。慢火熬令肝爛熟。入砂鉢内研令極爛。入京三稜末和就得所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丸。食前熱酒下（想熱後去巴不用。若夫痃癖癥瘕血氣塊硬發歇刺痛。甚則欲死。究而言之。皆血之所爲。僕嘗治一婦人。血氣刺痛極不可忍。甚而死。一二日方蘇。用此治數年不愈。僕以蔥白散。烏雞丸遂安。又嘗治一婦人血氣作苦。如一小盤樣。走注刺痛。要一人伏定方少止。亦用此二藥而愈。尋常小人血氣用此二藥。亦有奇効。故録于後）

蔥白散。專治一切冷氣不和。及本臟膀胱氣攻衝疼痛。大治婦人產前後腹痛胎不安。或血刺痛者。兼能治血瘕宿冷。百節倦疼。肌體怯弱勞傷帶癖。久服盡除。但婦人一切疾病。最宜服之

川芎　當歸　枳殻　厚朴

桂心　乾薑　芍藥　舶上茴香

青皮　苦楝子　木香　熟地黄

麥芽　三稜　莪茂　茯苓

神麯　人參（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連根蔥白二寸。擘破。鹽半錢。煎至七分溫服。内大黄訶子宜相度病狀。如大便不利。入大黄同煎。却不入鹽。如大便自利。入訶子煎（朱先生云。此藥大治心氣脾疼。用之見効。僕嘗以此藥治浮腫立効。陳宜人病血氣作楚。痛不可忍。服諸藥無効。召僕診之。兩關脉沉弱。爲肝脉沉差緊。此血氣漸成痃癖也。只以此二藥安愈。四明馬朝奉後院亦此病。用此二藥愈）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逐氣丸。治婦人血氣衰弱。小腹痃癖氣痛牽心。陰戶浮腫脹悶。兼治男子疝氣下墜

縮砂仁　紅豆　良薑　青皮

陳皮（去白）　枳殻（炒去瓤。各一兩）　甘草（炙）

乾薑（炮）　木香　硇砂（各半兩）　木瓜（乾者。一兩半）

當歸（六錢）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彈子大。每服一粒。細嚼。酒下。食前一日三丸。生薑湯下亦得。病重每服三丸。或作散子酒調三五錢。老幼加減

奪命散。治婦人血氣風虛冷積痃癖臍腹脹痛

山梔子（二十箇。紫小者。去皮炒）　黑附子（一兩炮）　川乾薑（炮）

甘草（炙。各半兩）　茯苓　白术（各四錢）

右爲細末。每服五錢。水一升。煎至七分。去滓。更入鹽半錢。溫服。三五服見効。老少加減。如陰戶腫痛不可忍者。用椒末半兩。白麪兩匙。乾薑末半兩。鹽水和作餅。劑安陰戶内。坐三兩次。小便取了再坐

木香散。治婦人氣血久冷。痃癖牽引小腸内急痛。嘔逆減飲食。頭旋眼黑

木香　蓬莪茂（各半兩）　胡桃仁（一兩。研細）

右三味爲末。每服五錢。熱酒調下。一日三服。多驗。以意加減

劉守眞病機氣宜保命集治血癖腹痛。及血刺腰痛

四物湯細末二兩。加酒煑玄胡索末三兩

右每服三錢。酒調下

治血運血結聚於胷中。或偏於小腹。或連於脇肋

四物湯四兩。倍用當歸川芎。加鬼箭紅花玄胡索（各一兩）

右同爲末。加四物煎取清汁。調後沒藥散服之

沒藥散方

䗪蟲（一錢。去足翅炒）　水蛭（一錢炒）　麝香

沒藥（各一錢）

右爲細末。煎前藥末調服。血下痛止。只服前藥

羅謙甫衛生寶鑑木香硇砂丸。治婦人痃癖積聚。血塊刺痛。脾胃虛寒。食不消。久不瘥

丁香　硇砂　木香　官桂

附子（炮）　乾漆（炒去煙）　細墨　大黄（炒）

乳香（研）　蓬朮　京三稜　青皮
巴豆霜（減半）　猪牙皂角　没藥（研）　乾薑（炮已上各等分）

右除硇乳没為末。以好醋一升化開硇砂去了粗。銀器中慢火熬。次下巴豆霜。大黃末熬成膏。將前藥末入膏為丸麻子大。每三十丸。至五十丸。食後溫酒送下。加至大便利為度量用之

危亦林得効方小烏雞煎丸。治痃癖癥瘕。血氣塊硬。發歇刺痛。甚則欲死。或塊如小盤。每作痛要人伏定方少止。數年不愈者。與蔥白散間服尤効

吳茱萸　良薑　白薑　當歸（去頭）
赤芍藥　玄胡索　破故紙　川椒
生乾地黃　劉寄奴　蓬莪茂　橘紅
青皮　川芎（各一兩）　荷葉灰（四兩）　熟艾（二兩）

右為末。醋煮麪糊丸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熱酒下（蔥白散方見前）

孫允賢醫方集成靈寶散。治血氣攻刺痛引兩脇。并治痃癖冷氣

丁香　木香　乳香（各一錢半）　當歸
玄胡索　白芍藥（各半兩）

右為末。每服一錢。食前溫酒調下

婦人癥瘕（腸覃附）

論

素問脉解篇。厥陰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㿗疝少腹腫也。（以其脉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故也）

靈樞水脹篇。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

巢元方病源癥瘕之病。由飲食不節。寒溫不調。氣血勞傷。臟腑虛弱。受於風冷。令人腹內與血氣相結所生。癥者痛也。瘕者假也。其結聚浮假而痛。推移而動。婦人病之有異於丈夫者。或因產後臟虛受寒。或因經水往來取冷過度。非獨關飲食失節。多挾有血氣所成也。診婦人癥瘕。其脉弦急者生。虛弱小者死。又尺脉澀而浮牢。為血實氣虛也。其發腹痛逆滿氣上行。此為婦人胞中絕傷。有惡血。久成結瘕。得病以冬時。來其鼻則赤　治

驗羅謙甫衛生寶鑑。趙運使夫人年五十八。至元甲戌三月中。病臍腹冷痛。相引脇下。痛不可忍。反復悶亂不安卧。予以當歸四逆湯主之。先灸中庭一穴。在膻中下一寸六分陷中。任脉氣所發。可灸五壯。鍼入三分。或二七三七壯無妨　類用方藥孫思邈千金要方女子癥瘕。按之如以湯沃兩股中。小腹腫。陰挺出痛。經水來下。陰中腫或癢。漉青汁如葵羹。血閉無子。不嗜食。刺曲泉在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中。屈膝乃得之。刺入六分灸三壯。癥瘕按之。如以湯沃股內至膝。飧泄。陰中痛。小腹痛堅急重下濕不嗜食。刺陰陵泉入二分。灸三壯。在膝下內側輔骨下陷中。伸足乃得之。　經逆四肢淫濼。淫暴跳疝。小腹偏痛。刺陰蹻入三分。灸三壯。在內踝下容爪甲（即照海穴也）

方

孫思邈千金翼方烏頭丸。主心腹積聚。膈中氣悶脹滿。疝瘕內傷瘀血。産乳寄病。及諸不足方（見前積聚門千金方）

乾薑丸。治婦人瘕結脇肋下疾

乾薑（一兩半）　芎藭　芍藥（各二兩）　前胡（熬）
乾地黃（熬）　桃仁（熬去皮尖兩仁者）　茯苓（各一兩）
人參　當歸（各三兩）　杏仁（熬去皮尖兩仁者）
朴消　蜀椒（汗）　蠐螬（熬）　䗪蟲（熬）
蝱蟲（去翅足熬）　水蛭（各一合熬）

右一十六味擣篩為末。煉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未食以飲服三丸。可增至十丸（千金用大黃柴胡各二兩。無前胡地黃）

生地黃丸。主婦人臍下結堅大如杯升。月經不通。發熱往來。下利羸瘦。此為氣瘕也。若生肉癥不可療。未生癥者可療方

生地黃（三十斤。擣絞取汁）　乾漆（一斤熬擣篩為末）

右二味相和。微火煎令可圓。藥作丸如梧桐子大。食後以酒服五丸（千金云服三丸。集驗至七八丸止）

太平聖惠方當歸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攻刺。心腹疼痛不可忍

當歸（一兩剉微炒）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芎藭（半兩）　蓬莪茂（三分）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桂心（一兩）　赤芍藥（三分）　木香（半兩）　檳榔（一兩）
青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瓤焙）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

桃仁散。治婦人癥瘕。腹中拘急。心脇脹滿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枳殼一兩（麩炒微黃去瓤） 桂心一兩
桑寄生一兩 芎藭一兩 檳榔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溫酒服之

乾漆散。治婦人癥瘕久不消。令人黃瘦尫羸。兩脇妨悶。心腹疼痛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木香半兩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赤芍藥半兩 桂心半兩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當歸半兩（剉微炒） 芎藭半兩
琥珀半兩 牛膝三分（去苗）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麝香一分（研入）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

鼈甲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心腹疼痛

鼈甲一枚（中者。以小便一中盞。塗炙令盡爲度去裙襴）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當歸一兩（剉微炒）

琥珀一兩 桂心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二錢

琥珀丸。治婦人癥瘕。兼血氣膊腹疼痛。不欲飲食。四肢羸瘦

琥珀半兩（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芎藭半兩
牛膝一兩（去苗） 京三稜一兩（煨微剉） 桂心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乾漆半兩（擣碎炒令煙出）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煖酒下二十丸

大黃丸。治婦人癥瘕及胞中積瘀。諸病並宜服

川大黃四兩（蒸飯熟爲度曝乾） 土瓜根二兩 桃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牛膝二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服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癥瘕及積瘀血在藏。時攻腹脇疼痛

硇砂一兩（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雄黃半兩（細研）
桂心半兩 川芒消一兩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川大黃二兩（剉微炮）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米醋一大椀。熬大黃末爲膏。次入餘藥末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空心以煖酒下十丸。漸漸加至二十丸。以利下惡物爲度

抵聖丸。治婦人癥瘕惡血積聚。并月候不通

硇砂半兩（細研） 騏驎竭半兩 沒藥半兩 桂心半兩
斑猫半兩（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莽草半兩（微炙）
狼毒半兩 鬼箭羽半兩 沒心草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醋煑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煎紅藍花酒放溫下五丸

巴豆丸。治婦人癥瘕及血氣疼痛

巴豆一分（去皮心。醋煑半日） 硇砂一兩（細研）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五靈脂三分 木香半兩
桃仁三分（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淡醋湯空心下五丸。以熱酒亦可

木香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積聚。時攻腹脇疼痛

木香半兩 巴豆一分（去皮心。麩炒黃。紙裹壓去油）
乾漆半兩（擣碎炒令煙出）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檳榔半兩 猪牙皂莢一分（去黑皮。塗酥炙令黃去子）
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白蕪荑一分 當歸一分（剉微炒）
桂心一分 乾薑一分（炮裂剉）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及痛發時。煎紅藍花當歸酒下三丸

陳自明大全良方黑神丸

神麯 茴香（各四兩） 木香 椒（炒香出汗）
丁香（各半兩） 檳榔（四枚） 漆（六兩半生。半用重湯煑半日令香）

右除椒漆。五物皆半生半炒。爲細末。用前生熟漆和丸。如彈子大。茴香末十二兩。鋪陰地蔭乾。候外乾。茴香收器中。極乾去茴香。腎餘育腸膀胱痃癖。及疝墜五膈血崩。產後諸血漏下赤白。並一丸分四服。

死胎一丸皆歸煖酒下難產炒葵子四十九枚擣碎酒煎下一丸諸疾不過三服痃氣十服腸氣癥癖五服血瘕三丸當差（予族子婦病腹中有大塊如杯每發痛不可忍時子婦已貴京下善醫處悉常服有藥莫愈陳嫗之曰此血瘕也投黑神丸盡三丸杯氣盡消終身不復作）

羅謙甫衛生寶鑑當歸四逆湯治臍腹冷痛相引腰胯而痛

當歸梢（七分）　附子（炮）　官桂　茴香（炒）

柴胡（各五分）　芍藥（四分）　玄胡　川楝

茯苓（各二分）　澤瀉（二分）

右咀作一服水二盞半煎一盞溫服空心食前數服良愈　難經云任之為病內結七疝此寒疾所致也內經云寒淫於內治以辛熱佐以苦溫以附子官桂甘辛大熱助陽退陰為君以茴香玄胡辛溫除下焦虛寒當歸辛溫和血止痛為臣芍藥之酸寒補中焦之氣又防熱藥損其肝澤瀉鹹平茯苓甘平去膀胱中留垢川楝子苦寒酒煮之止痛又為引用乃在下者引而竭之之意也柴胡苦平行其本經故以為使

婦人癥痞

論

巢元方病源夫婦人癥痞者由冷熱不調飲食不節積在腹內或腸胃之間與臟相結搏其牢强推之不移名曰癥言其病形徵可驗也氣壅塞為痞言其氣痞澀不宣暢也皆得冷則發動刺痛癥痞之病其形冷結若冷氣入於子臟則使無子若冷氣入於胞絡搏於血氣血得冷則澀令月水不通也

方

太平聖惠方穿山甲散治婦人癥痞及血氣凝滯心腹疞痛四肢羸瘦時吐清水不欲飲食

穿山甲（二兩炙令黃色）　荊三稜（二兩微炮剉）

木香（一兩）　檳榔（一兩）　桂心（一兩）　白朮（三分）

鬼箭羽（半兩）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當歸（三分剉微炒）　防葵（三分）

右件藥擣麤羅為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

桃仁散治婦人癥痞心腹脹滿不能飲食體瘦無力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訶梨勒皮（三分）

白朮（三分）　當歸（三分）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赤芍藥（三分）　鼈甲（一兩半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防葵散治婦人癥痞心腹脹硬如石經絡不利四肢瘦弱少思飲食

防葵（一兩）　郁李仁（一兩湯浸去皮微炒）　桂心（一分）

鬼箭羽（一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當歸（一兩）　枳實（半兩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篩為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食前稍熱服之

穿山甲散治婦人癥痞及惡血氣攻刺心腹疼痛面無顏色四肢瘦弱

穿山甲（一兩炙令黃色）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赤芍藥（一兩）　芎藭（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桂心（一兩）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麝香同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一錢

蓬莪茂丸治婦人癥痞腹脇疞痛令人體瘦不思飲食

蓬莪茂（三分）　桂心（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赤芍藥（半兩）　檳榔（半兩）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枳殼（半兩麩炒微黃去瓤）

木香（半兩）　昆布（半兩洗去鹹味）　琥珀（半兩）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煉蜜丸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於食前以粥飲下三十丸

鼈甲丸治婦人癥痞冷氣或時攻心腹痛不能食四肢瘦弱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木香（半兩）　川大黃（一兩半剉）

（碎微炒）桂心（半兩）　當歸（三分，剉，微炒）　安息香（半兩）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阿魏（半兩，麪裹煨）

（以酒研爲度）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擣三五百杵，丸如梧桐子大。食前以煖酒下二十丸

硇砂煎丸，治婦人積年血氣癥瘕不消，四肢黃瘦，腹脇㽲痛，經絡不通

硇砂（一兩，細研）　乾漆（一兩）　川大黃（一兩，已上三味並擣羅爲末，以無灰酒一升，以慢火熬成膏，次入後藥）

鼈甲（半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沒藥（一兩）　五靈脂（一兩）

狗膽（一枚）　班猫（十枚，糯米拌炒令黃，去翅）　水蛭（十枚，炒令微黃）

巴豆（七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前膏和擣三二百杵，丸如小豆大。每於食前以煖酒下五丸

大黃丸，治婦人癥瘕及惡血氣築心，悶亂疼痛，四肢不和，身體羸瘦，不欲飲食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鼈甲（一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乾漆（三分，擣碎，炒令煙出）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琥珀（三分，細研）　桂心（半兩）

檳榔（三分）　防葵（半兩）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羅爲末，以釅醋一升半，熬令稠，煑麪糊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生薑醋湯下二十丸

芫花丸，治婦人癥瘕，心腹脹硬疼痛

芫花（一兩）　大戟（一兩）　甘遂（一兩）　木香（半兩，剉，擣羅爲末）

巴豆（一兩，去皮心，紙裹壓去油，研）

右件藥先以芫花等四味擣碎，用米醋一大盞，煑令乾，擣細羅爲末，研入巴豆，以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湯下二丸

香墨丸，治婦人癥瘕

香墨（半兩）　硫黃（半兩）　硇砂（半兩）　朱砂（半兩）

麝香（一分）　巴豆（半兩，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同研令極細，以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三丸

水銀丸子，治婦人癥瘕，結塊不散，心腹疼痛

水銀（一兩）　硫黃（半兩）　硇砂（一分）　消石（一分）

白礬（一分）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擣末）

右件藥同研如麪，入銚子中，簇火漸燒，煙起將濕紙搭，却將下候冷，更燒如此三度即止，候冷，都細研令勻，用軟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服食前以熱酒下七丸

又方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硇砂（半兩，細研）　當歸（半兩，剉，碎微炒）　鼈甲（一兩，塗酥炙令黃，去裙襴）　雄雀糞（一兩，炒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醋煑麪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以當歸酒下三丸

楊倓家藏方聚功丸，溫經止痛，破塊散寒，調血氣，進飲食

附子（六錢者一枚，炮，去皮臍）　當歸（洗，焙）　人參（去蘆頭）

赤芍藥　半夏（湯洗七遍）　木香　青橘皮（去白）

陳橘皮（去白）　白朮　蓬莪茂（已）　厚朴（薑汁製，炒，已）

（上一十味各一兩）　乾漆（三分，炒令煙出爲度）

右件爲細末，生薑汁煑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橘皮湯或米飲送下，不拘時候

香甲丸，治婦人血海虛冷，久積瘕癖，心腹脹痛，背膊注悶，及月候不調，產後蓐勞瘦瘁，並宜服之

鼈甲（醋浸一宿，蘸醋炙令黃色，秤三兩）　京三稜（大者，細剉，醋浸三日，焙乾，三兩）　乾漆（擣碎，炒煙出，取末秤三兩）

沒藥（三分，別研）　木香　肉桂（去麁皮）　補骨脂（微炒）

乾薑（炮）　檳榔　細松煙墨（六味各半兩）

硇砂（四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醋煑麪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淡醋湯下，不拘時候

陳自明大全良方丁香丸，治婦人癥瘕，結塊不散，心腹疼痛

雄雀糞（炒黃）　鼈甲（各一兩）　硇砂　當歸（炒）

芫花（醋炒乾，各半兩）　巴豆（一分，去皮心油）

右爲末，同研令停，醋煑麪糊丸，如小豆大，當歸酒下三丸

黎民壽簡易方神仙聚寶丹，治婦人血海虛寒，外乘風冷，搏結不散，聚積

成塊。或成堅瘕。及血氣攻痓。腹脇疼痛。小腹急脹。或時虛鳴。面色痿黃。肢體浮腫。月水欲行。先若重病。或多或少。帶下赤白。崩漏不止。驚悸健忘。小便頻數。或下白水。時發虛熱。盜汗羸瘦。此藥不問胎前產後室女並宜服之。常服安心神。去邪氣。逐敗血。養新血。令人有子

琥珀（別研）　沒藥（別研）　當歸（洗淨別末）　木香（煨別取末各一兩）　滴乳（別研一分）　麝香（別研）　辰砂（別研各一錢）

右件研令細。和停酒冷熟水擣爲丸。每一兩作十五丸。每服一丸。溫酒化下。胎息不順。腹痛。一切難產。溫酒童子小便化下　產後血運敗血奔心。口噤舌強。或惡露未盡。發渴面浮。煎烏梅湯併童子小便化下　產後氣力虛羸。諸藥不効。以童子小便化下。室女經水不調。每半丸。溫酒化下。不拘時候

黃氏錄硇砂丸。治血蟲塊癖等疾

硇砂（半兩）　蝱蟲（四十九箇）　水蛭（炒焦）　丁香
乾漆（炒焦煙出）　白丁香　甘遂（炮）　牡蠣（煅）
大參（炒）　檳榔（各五錢）　粉霜（三錢）　膽礬（三錢）
阿魏（一錢研）　大棗（五十箇去皮核）　木香（五錢）

右末。用棗肉丸。每十丸。任湯使下

柳森可用方當歸散。治婦人癥瘕及血氣攻刺。心腹刺痛不可忍

當歸（微炒）　桂心　檳榔　川大黃（各一兩）
鼈甲　芎藭　吳茱萸　木香
青橘皮（各半兩）　蓬莪朮　赤芍藥　桃仁（各三分）

右擣爲散。每服三錢。水一中盞。生薑半分。煎至六分。稍熱服

鼈甲散。治同前

鼈甲（一枚中者以小便一中盞浸炙黃色以令盡去裙襴）
乾漆　琥珀（各一兩）　桂心（半兩）　當歸（一兩）

右末。不計時溫酒調下二錢

婦人食癥

論

太平聖惠方。夫婦人食癥者。由臟腑虛弱。月候來時。食生冷之物。脾胃既虛。不能消化。與臟氣相搏。結聚成塊。日漸生長。盤牢不移。故謂之食癥也

方

太平聖惠方硇砂丸。治婦人食癥。久不消。令人瘦弱食少

硇砂（半兩細研）　青礞石（半兩）　硫黃（半兩細研）　京三稜（半兩微炮剉）
乾漆（半兩擣碎炒令煙出）　穿山甲（半兩炙令黃焦）
巴豆（三十枚去皮炒令黃色不出油）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軟飯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橘皮湯下五丸

礞石丸。治婦人食癥塊。久不消。攻刺心腹疼痛

青礞石（一分末）　木香（一分末）　硇砂（半兩不夾石者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粉霜（一分研入）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勻。以糯米飯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腹。以溫酒下二丸。取下惡物爲効

破癥丸。治婦人食癥塊。攻心腹疼痛

巴豆（十枚去心皮研紙裹壓去油）　川烏頭（一分炮裂去皮臍）　膠子礬（一分）　五靈脂（一分）　芫花（一分醋拌炒令乾）
百草霜（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黃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生薑醋湯下五丸

續隨子丸。治婦人食癥。積年不瘥

續隨子（一兩微炒）　雄黃（一分細研）　木香（一分）
臙脂（一分）　麝香（一錢研入）　乾薑（一分炮裂剉）
朱砂（一分細研）　硇砂（不夾石者一分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酒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生薑湯下三丸

乾漆丸。治婦人食癥。夾惡血氣。攻刺腹脇疼痛不止

乾漆（一分擣碎炒令煙出）　芫花（一分醋拌炒令乾）
當歸（一分剉微炒）　五靈脂（一分）
麝香（半分細研）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硇砂（半兩細研）
香墨（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五丸

化癥丸。治婦人食癥。腹脹氣急。面目浮腫。四肢無力

硇砂（半兩細研）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五靈脂（半兩）　乾薑（半兩炮裂剉）
猪牙皂莢（半兩去皮塗酥炙令黃去子）　雄雀糞（半兩微炒黃）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温酒下五丸

膩粉丸。治婦人遠年食癥。黄瘦不欲飲食

膩粉（一錢）　硇砂（一分）　青黛（一錢）　悉恡脂（一錢）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研令極細。以蒸餅和丸如菉豆大。每日五更初以温酒下三丸。如下得惡物看多少。次日更加減服之

芫花丸。治婦人宿食不消。結成癥塊。兼血氣疼痛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防葵（一分）　硇砂（半兩細研）　巴豆（二十枚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頭醋煎爲膏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當歸酒下三丸

香墨丸。治婦人積年食癥及血氣

香墨（半兩）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川大黄（半兩。剉碎微炒）
青礞石（半兩）　巴豆（一分去心皮研。紙裹壓去油）

硇砂（半兩細研）

右件藥擣羅爲末。同研令勻。用醋煑麪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燒乾薑湯下五丸

硫黄丸。治婦人食癥。久不消散

硫黄（半兩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　青礞石（半兩細研）
芫花（一分。醋拌炒令乾爲末）　麝香（一錢細研）　巴豆（半兩去心皮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酒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腹。以生薑酒下三丸

硇砂丸。治婦人久積食癥。及經脉不通。心腹疼痛

硇砂（一兩細研）　巴豆（一兩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擣末）

右件藥同細研令勻。用釅醋二升。同煎成膏。候可丸。即丸如黍米大。空心以當歸酒下三丸

草粉散。治婦人久積食癥。腹中結塊。而身浮腫

雄雀糞（半兩微炒細研）　膩粉（半兩）

右件藥。以搽了麪一雞子大。相和擀作餅子。煿熟候乾。擣細羅爲散。每服一錢。五更初以温酒調服。以利下惡物爲効

五靈脂丸。治婦人食癥。體瘦成勞。心腹脹痛。不能飲食。常吐酸水

五靈脂（半兩）　硫黄（半兩、細研）　硇砂（半兩。不夾石者。細研）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巴豆（四十九枚去皮心。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生薑橘皮湯下二丸

婦人積年血癥塊

論

太平聖惠方。夫婦人積年血癥塊者。由寒温失節。臟腑氣虛。風冷在內。飲食不消。與血氣相結。漸生顆塊。盤牢不移動者是也。皆因血氣勞傷。月水往來。經絡否澀。惡血不除。結聚所生也。久而不瘥。則心腹兩脇苦痛。害於飲食。肌膚羸瘦　治驗　米彥修丹溪醫按。台州團濟陳氏婦年五十五歲。形氣俱實。富而神勞。味厚性急。嘗經水過多。醫每用澀藥止之。後病氣痛胷腹共有積塊。大小十三枚。遇夜痛甚。臥床屢月。飲食雖減。應接家事如故。其脉兩手皆濇而弱。此屢用濇藥。因致敗血積聚不行故爾。三月間用

蜀葵根煎湯。再煎人參。白术。陳皮。青皮。甘草梢。牛膝成湯。入玄明粉少許。研桃仁。調熱飲之。服至二貼。腹痛下塊一枚。再併祖服。又下一枚。時以病久。好血耗竭。不敢急下塊。就於前藥中葵根。玄明粉。徐徐服之。其後塊漸消而病安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　治婦人臍下結物。大如杯升。月經不通。發作往來。下痢羸瘦。此爲氣瘕。按之若牢強肉癥者不可治。未者可治

末乾漆（一斤）　生地黄（三十斤）

右擣絞取汁。火煎乾漆。令可丸。食後服。如梧子大。三丸。日三服。即瘥

孫思邈千金要方　治療子門閉。血聚腹中。生肉癥。藏寒所致方（王燾外臺祕要方云。柰柰如物。此乃爲癥熟。名生地黄煎破血丸）

乾漆（半斤）　生地黄汁（三升）　生牛膝汁（一升）

右三味。先擣漆爲散。內汁中攪。微火煎爲丸。如梧子大。酒服三丸。日再。若覺腹中痛。食後服之

當歸丸。治女人臍下癥結刺痛。如蟲所齧。及如錐刀所刺。或赤白帶下十二疾。腰背疼痛。月水或在月前。或在月後

當歸　葶藶　附子　吳茱萸
大黃（各二兩）　黃芩　桂心　乾薑
牡丹　芎藭（各一兩半）　細辛　秦椒
柴胡　厚朴（各一兩六銖）　牡蒙（一方無）
甘草（各一兩）　䖟蟲　水蛭（各五十枚）

右十八味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空心酒下十五丸。日再。有胎勿服之

太平聖惠方乾漆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或攻心腹疼痛。四肢不和。面少血色。飲食全微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琥珀（三分）　紅藍花（半兩）　玄胡索（半兩）　消石（三分）
蓬莪茂（三分）　膩粉（一分）　硇砂（三分）　桂心（半兩）
巴豆（三七枚去皮研。紙裹壓去油。用漿水二盞煎如餳）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巴豆拌勻。用熟棗瓤和丸梧桐子大。每服五丸。於日未出時。煎蘇木湯下十丸。更量患人輕重加減服之妙

琥珀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狀若鬼胎之候

琥珀（三分細研）　生乾地黃（半兩）　桂心（三分）　牛膝（三分去苗）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當歸（半兩剉微炒）
京三稜（一兩微炮剉）　玄胡索（半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芫花（三分。醋拌炒令乾）
水蛭（四十九枚。炒令黃）　䖟蟲（四十九枚。炒令黃去翅足）
檳榔（三分）　硇砂（一兩研）　川大黃（二兩。剉碎微炒）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擣羅為末。醋煑硇砂為膏。入藥末和擣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空心以溫酒下

芫花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時有疼痛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朱砂（三分細研）　硇砂（一兩。不夾石者細研）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擣作末）　麝香（一錢）
桃仁（半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都研為末。用醋煑麪糊和丸如小豆大。每日空心以溫酒下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

硇砂（一分）　乾漆（一分。擣碎炒令煙出）　水銀（一分。以少棗肉研令星盡）　雄黃（一分）　雄雀糞（一分炒黃）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都細研令勻。用棗肉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當歸酒下三丸。空心一服。臨卧一服。取下惡物為効

烏頭丸。治婦人積年血氣瘕塊。往來疼痛。或吐逆不納食。漸黃瘦。至極者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乾薑（半兩炮裂剉）
當歸（半兩剉微炒）　赤芍藥（半兩）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桂心（半兩）　斑猫（二十一枚。糯米拌炒。令黃去翅足）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五丸

抵聖丸。治婦人血瘕。積久不散。值天陰即疼痛

硇砂（一分）　砒霜（一分）　消石（一分。已上三味。同研如粉）
當歸（一兩。剉擣羅為末）　桂心　乾薑（炮裂剉）
牛李子（酒拌炒乾。已上各半兩。一處擣羅為末）　巴豆（去皮心細研。紙裹壓去油半兩）

右件藥用無灰酒一升。入當歸末及巴豆。於甆器中。慢火熬成膏。下硇砂三味攪令勻。次下諸藥末拌和為丸如菉豆大。每日空心溫酒下三丸。晚食前再服。以利下惡物為度

五靈脂丸。治婦人積年瘕塊。及惡血氣久不除

五靈脂（一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麝香（半兩細研）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巴豆（三十枚去皮。用醋煑令赤）
硫黃（半兩細研）　硇砂（半兩細研）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令勻。以醋煑麪糊和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溫酒下五丸

治婦人積年血瘕塊不消。發歇疼痛

硇砂（三分）　硫黃（三分。水三大盞。煑盡取出）　騏驎竭（三分末）
巴豆（一分去皮心。紙裹壓去油炒令黃）

右件藥都細研。用糯米飯和丸如粟粒大。每服空心。以當歸酒下五丸

黑聖散。治婦人積年血氣瘕塊。攻心腹。疼痛悶亂。偏宜服此

白馬護干（一兩燒灰）　赤騾護干（燒灰一兩）
麝香（一分細研）　宗驢護干（燒灰一兩）　乾漆（一兩擣碎炒

（令煙出）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麝香更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用熱酒調下一錢

大黃煎。治婦人積年血氣。癥塊結痛

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　鼈甲（二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牛膝（一兩。去苗）　乾漆（一兩。擣碎炒令煙出）

右件藥擣羅為末。用米醋一升煎為膏。每服食前用熱酒調下一錢

又方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當歸（一兩剉微炒）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以軟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食前。以熱酒下十丸

揚子建萬全護命方　治婦人或經候行次。或因產後起早。并誤喫生冷物。傷損血氣。血氣俱病。因生積聚。久無所療。變成惡物。其狀腹中成塊如蛇。如鼠。如蝦蟆鼈之類。發作有時。疼痛不可勝忍。以手按之。即衝手跳起。宜服此方。但此病經到年深。其惡物帶命喫人血盡。或絕無經候通行。或經候行時只如淺紅水。如此即傾危人也。急宜治之。所病年深不請喫

吳茱萸（三味）　鼈甲（醋炙黃）　玄胡索　梔子（各半兩）

芫花　檳榔（各一兩）　狼毒（九錢槌碎。同芫花。用醋三盌。於土器內煑令乾。炒令色黃。以微黑色為度）　羌活

牡丹皮（去心）　附子（大炮去皮）　桔梗　牛膝

白蕪荑　芎　半夏　當歸

川椒　麝香　蜜陀僧　通草（各一分）

蝱蟲（去翅三十箇）　水蛭（二十條）

右件藥除芫花狼毒二味。自作一處杵羅為末。蝱蟲水蛭鼈甲三味修製了。亦自作一處杵羅為末。所餘數件藥。修合作一處杵羅為末。上件藥盡修製杵羅了。三處合作一處相和令均。每服三錢。空心葱湯調下

王璆百一選方　滿腹內血塊。大慶通監院方

舶上茴香　益智仁　玄胡索　陳橘紅

肉桂　蓬朮　川薑（各半兩）　附子（兩箇炮去皮臍）

乳香　沉香　白朮　人參

當歸　木香　白芍藥（各一兩）

右為細末。棗肉為丸。每服六十丸。米醋湯吞下。溫酒亦得

陳自明大全良方沒藥丸。理五積氣癖。及驚悟血積。癥癖血瘕。發渴攻刺疼痛。嘔逆噎塞。心中迷悶。不醒人事。及血鼓癥瘕脹滿。經脈不行者。靈苑方

芫花（去枝梗秤二兩。用好米醋三升。煑令一升半。去滓不用。只將醋入石器內。入硇砂霜二兩。巴豆肉七粒爛研。入醋內煎成膏。留丸藥用）　木香　沒藥（別研）　當歸

桂心　蓽撥（各一兩）　檳榔（一分）　肉豆蔻（二枚炮）

斑猫（二枚去頭足翅糯米炒令焦黃。去米研細）　附子（一箇生用）

右一十二味除斑猫沒藥。餘為細末。與斑猫沒藥。一處合研令停。入前膏子勻和擣千百杵。丸如赤豆大。初服一丸。用醋炒蘿蔔子令焦黑。以酒浸同煎一二沸。放溫吞下。漸加至五丸七丸即止。如急卒血氣攻心脾。以酒醋共一銀盞。煎沸吞下。婦人血瘕癥癖結塊攻心疼痛悶絕。久醫不効者。入禹餘糧一兩。火煅醋焠七次研細。和藥為丸。每服五丸。用蘇木節二兩細剉。酒三升。煎至七合。去滓分為三服。吞藥。併進三服。當汗出。則瘕隨大小腸逐下。其病立瘥。人弱者。每服只二丸。如是丈夫元藏小腸氣。脾積氣癥塊等疾。即入丹砂一兩細研和停。以生薑鹽湯吞下三丸

三棱煎。治婦人血癥血瘕。食積痰滯

三棱　莪茂（各二兩）　青橘皮（去白）　半夏

麥芽（炒各一兩）

右用好醋六升。煑乾焙為末。醋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淡醋湯下。痰積多薑湯下

水府丹。治婦人久虛積冷。經候不行。癥瘕癖塊。腹中卒暴疼痛。面有䵟黷黧黑。羸瘠。百病方

經煅花蘂石（研兩半）　硇砂（紙隔沸湯淋。熬取霜半兩）

桂心（削為末）　木香　乾薑（各一兩）　縮砂仁（二兩）

紅豆（半兩）　斑猫（百箇）　臘月狗膽（七枚）　生地黃汁

童子小便（各一升）　蚖青（三百箇。斑猫蚖青二物。並去頭足翅。以糯米一升同炒令黃。去米不用）

右九味為末。同叁汁熬為膏和上末。丸如鷄頭大。朱砂為衣。每服一丸。溫酒嚼破。食前服。米飲亦可。孕婦莫服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摩挲丸。治婦人諸積滯。血塊血閉疼痛

硼砂　硇砂　粉霜　砒霜

赤頭胡　元青　水蛭　虻蟲（各三錢。並炒）

為末　好石硃（一兩）

右九味同於沙盆內研極細。旋添米醋復研如甜瓜色。再入米醋慢火熬稠。欲驗滴在羊猪死血上。其血化為清水是成。至冷稠丸如梧子大。每服三丸。至五丸。看老衰少壯。加減丸數服之

酌聖丹。治婦人血積血塊血氣。產後諸血滯疼痛寒熱。四肢困倦。腰腳麻況黃瘦。臍腹久冷

巴豆（二十箇。去皮細研。入黑醋一盞。熬膏半盞）　入沒藥（半兩末）

蓬莪茂（四錢）

右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丸。紅花酒下三兩服。積滯惡血自過效。空心食前。虛衰婦人。加乾薑一兩

水通散。治婦人血積血塊。血刺血痛。血癖血瘕

木通　大黃　黑牽牛（各一兩）

右為末。每服三五錢。蜜酒調下。食前或蜜丸二十丸梧桐子大。酒下宣取效

劉守真宣明論　紅花丸。治婦人血積聚癥瘕。經絡注滯

川大黃　紅花（各二兩）　虻蟲（十箇去翅足）

右取大黃七錢。醋熬成膏。和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丸。溫酒下。食後日三服

李東垣試效方增損四物湯。治婦人血積

當歸　川芎　芍藥　熟地黃

廣茂　京三稜　桂　乾漆（炒煙出）

右件等分為麤末。每服三錢。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稍熱服。食前

釋繼洪澹寮方　穿山甲散。治婦人血積血塊。往來刺痛。或經脈欲行之時。腹脇疠痛。或作寒熱。肌肉消瘦

當歸（洗焙）　乾漆（米醋炒令煙出）　穿山甲（石灰炒如）

田螺　乾薑（炮）

右等分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食前

阮霖經驗良方　枳實檳榔丸。治婦人癥癖癖塊。有似妊孕。服此藥安養胎氣。調和經候。血氣通和。寬膈美食。可以久服

枳實（炒）　檳榔　黃連　黃檗（去粗皮）

黃芩　當歸　木香　阿膠（蛤粉炒別研）

已上各半兩

右為末水丸小豆大。溫米飲下三十丸。日三服

艾元英如宜方桃仁丸。如似瘕癥。血積不通。體疼腹痛宜服

桃仁（製）　朴消　大黃（各一兩）　虻蟲（半兩。炒令黑色）

右各為末。以好醋二升半。於銀石器內慢火煎至一半。入桃仁大黃虻蟲末。不住手攪。却入朴消。更攪良久出之。丸如梧桐子大。五更溫酒下五丸。至午取下如赤豆汁。雞肝等類惡物

孫九賢醫方集成小三稜煎。治食癥酒癖。血瘕氣塊。時發刺痛。及積滯不消。心腹堅脹。痰逆嘔噦

京三稜　蓬莪朮（各四兩）　芫花（一兩）

右同入甆瓶內。用米醋五升浸。封瓶口。以灰水煨令乾。却取出稜朮。將芫花以餘醋炒令焦。焙乾。同為末。醋糊丸如菉豆大。每服十五丸。薑湯桑白皮湯任下

永當時大方丁香當歸丸。治血氣十生九死。腹中作塊。不問久新

當歸　牡丹皮　母丁香　紅花

桂（等分）

右為細末。麪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調下。不過十服立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　六暮

婦

婦人證治二十五

婦人八瘕

論

寶樞水脹篇。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瀉不瀉。衃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羅謙甫衛生寶鑑云。夫膀胱爲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今寒客于子門。則必氣塞不通。血壅不流。而衃以止之。結硬如石。是名石瘕也。此氣先病而血後病。故月事不來。則可宣導而下出者也。故難經云。任之爲病。其內苦結。男子爲七疝。女子爲瘕聚。此之謂也。非大辛之藥不能已。可服見晛丹。方見後。）王燾外臺秘要方素女經論婦人八瘕積聚。無子斷絶不產。令有子受胎養法。黃帝問於素女曰。吾聞天下婦人產孔有子而病者。未曾生子而病者。又產孔後而中絶不復產者。何也。請病從生而令婦人腹中有積聚。胸脇腰背相引而痛。久而生八瘕之聚。病孱可畏。不在腸胃。癖之或者已復。其狀寧可得聞之乎。對曰。婦人之病。皆由於月病生產所致。又從胞胎所起。其病不同。鍼灸食藥。不得其方也。黃帝曰。安心具要易聞之。爲寶受之。良久詳思其事。曰。善哉。齋將奈何。素女曰。鍼爲主說。婦人胞胎之數。皆在陰裏。萬物皆從生。淵深血脈。精氣所從行。背爲陰。陰主開閉。左爲胞門。右爲子戶。主定月水生子之道。胞門主於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臍下三寸。名曰關元。主藏魂魄。婦人之胞。三焦之府。常所從止。然婦人經脈俞絡合調。則月水以時來至。故能生子而無病。婦人榮衛經絡斷絶不通。其人蓋惡。邪氣便得往來。入合於子藏。若生惡露未已。而合陰陽。即令婦人經脈攣急。令人少腹裏急支滿。胸脇腰背相引痛苦。四肢酸削。飲食不調。結牢惡血不除。月水不如時。或在前。或在後。乍久不止。因生積聚。如懷胎狀。邪氣盛甚。令人恍惚多夢。寒熱。四肢不欲時動。陰中生氣。腫內生風。甚者小便不利。苦痛如淋狀。面目黃黑。歲月成病。即不復生子。黃帝曰。吾欲所療也。療之柰何。可得愈病。令人有子。願拜受。非其人不敢妄傳。何以神良耳。素女曰。今詳而圖

一曰黃瘕。黃瘕者。婦人月水始下。若新傷墮。血氣未止。臥寢未定。五藏六腑虛羸。精神不定。因向大風。便利陰陽。開閉關節。四逆中於風濕。氣從下上。入於陰中。稽留不去。名爲陰虛。則生黃瘕。瘕之聚。令人病苦。四肢寒熱。身重淋露。臥不欲食。左脇下有氣結牢。不可得而抑。苦腰背相引痛。月水不利。則令人不產。少腹急。下引陰中如刀刺。不得小便。或時寒熱。下赤黃汁。病苦如此。令人無子。療當刺關元氣衝。行以毒藥。有法療瘕。當下即愈矣。

二曰青瘕。青瘕者。婦人新生未滿十日起行。下以湯洗浣太蚤。陰陽虛。玉門四邊皆解散。子戶未安定。骨肉皆痛。手臂不舉。飲食未復。內藏吸吸。久當風臥。不自隱爲障。若居濕地及濕席。令人苦寒。灑灑入腰。心腹煩悶。沉淖惡血不除。結熱不得散。則生青瘕之聚。在左右脇下。藏於背膂上。與肩甲腰下攣急。兩足腹下有氣起。喜唾不可多食。四肢不欲動搖。恍惚善夢。手足腫。面目黃。大小便難。其候月水不通利。或不復禁。狀如崩中。此自過所致。令人少子。療之當刺胃管。行以毒藥。有法瘕當下即愈矣。

三曰燥瘕。燥瘕者。婦人月水下。惡血未盡。其人虛憊。而以夏月熱行疾步。若舉重移輕。汗出交流。氣力未平。而卒以恚怒。致腹中猥咽不泄。經脈攣急。內結不舒。煩滿少氣。上達胸中。背膂少腹壅急。月水與氣俱不通利。而反以飲清快心。月水橫流。溢入他藏不去。有熱則生燥瘕之聚。大如半杯。上下腹中苦痛。在兩脇下。上引心而煩。害飲食。欲嘔吐。胸及腹中不得太息。腰背重。喜臥盜汗。足酸削。久立而痛。小便失時。忽然自出。若失精。月水閉塞。大便澀難。有此病者。令人少子。療之以長鍼。按而刺之法度。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四曰血瘕。血瘕者。婦人月水新下。未滿日數而中止。因飲食過度。五穀氣盛。溢入他藏。若大飢寒。吸吸不足。呼吸未調。而自勞動。血下走腸胃之間。流落不去。內有寒熱。與月水合會。則生血瘕之聚。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橫骨下有積氣。牢如石。少腹裏急若病。背膂疼。腰股下痛。陰裏若生子風冷。子門僻。月水不時。乍來乍去。有此病者。令人無子。療之當刺以長鍼。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五曰脂瘕。脂瘕者。婦人月水新來。若生未滿三十日。其人未復。以合陰陽。絡脈分。胞門傷。子戶失禁。關節散。五藏六腑。津液流行。陰道瞤動。百脈關樞四解。外不見其形。子精與血氣相遇。犯禁子精。化不足。成子。則生脂瘕之聚。令人支滿。裏急痛痹。引少腹重。腰背如刺。四肢不舉。飲食不甘。臥不安席。左右走腹中切痛。時甚時少。氣嗔䐜滿。身體疼解。若寒惡風。膀胱脹。月水乍來乍去。不如常度。大小便血不止。有此病者。令人無子。療之當刺以長鍼。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六曰狐瘕。狐瘕者。婦人月水當日數來。而反悲哀自恐。若以遠行。逢暴風疾雨。雷電驚恐。衣被濕沉。罷（音疲）倦少氣。

心中忧惚未定。四肢懈惰。振寒若寤寐。脉氣絶。精神游亡。邪氣入於陰裏不去。則生狐瘕之聚。食人子藏。令人月水閉不通。少腹瘀滯。胸脅腰背痛。陰中腫。小便難。胞門子户不受男精。五藏氣盛。令人嗜食。欲嘔喜唾。多所思如有身狀。四肢不舉。有此病者。終身無子。其瘕有手足。成形者殺人。未者可療。以長鍼急刺之。行以毒藥有法。瘕當下即愈矣。　七曰蛇瘕。蛇瘕者。婦人月水已下新止。適閉未復。胞門子户勞動。陰陽未平。榮衛分行。若其中風暴病羸劣。飲食未調。若起行當風。及度泥塗。因衝太早。若坐濕地。名曰陰陽亂。腹中虚。若遠行道路。伏飲汚井之水。不潔之食。適吞蛇鼠之精。流落不去。則生蛇瘕之聚。上食人之肝心。若病長大。脩脩在臍下。上還殺左右脅。不得吐氣。兩股脛間苦疼。少腹多熱。小便赤黄。膀胱引陰中攣急。腰目俱痛。難以動作。喜發寒熱。月水或多或少。有此病者。不復生子。其瘕手足成形者殺人。未者可治之。療有法度。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

八曰鼈瘕。鼈瘕者。婦人月水新至。其人劇作罷（音疲）勞。汗出衣服潤濕。不以時去之。若當風睡。足踐濕地。忧惚覺悟。蹠立未安。顔色未平。復見所好爲開蕩。魂魄感動。五内脱消。若入水浣洗沐浴。不以時出。而神不守。水氣與邪氣俱入至三焦之中。又暮出入。或玉門先閉。津液妄行。留絡不去。則

生鼈瘕之聚。大如小杯。令人少腹内切痛。惡氣左右走。上下腹中苦痛。若存若亡。持之躍手。下引陰裏。腰背亦痛。不可以息。月水不通。面目黄黑。脱聲少氣。有此病者。令人絶子。其瘕有手足成形者殺人。未者可治之。療有法度。以長鍼按療之。行以毒藥。瘕當下即愈矣。（與巢元方病源同。但多黄帝素女問答之辭。及各瘕證刺法。却無可用方。又有食瘕者。由臟腑虚弱。月候不止。時食生冷之物。脾胃既不能消化。與臟氣相搏。結聚生塊。日漸生長。盤牢不移。故謂食瘕。）嚴用和濟生論方血瘕論治論曰。腹中之病經書所載。有積有聚。有癖有痃。有癥有瘕。盖積者。五藏所積。其痛不離其部。聚者。六腑所聚。其痛無有常處。癖者。病據内脇之傍。痃者。弦急而多痛。癥者。徵也。有形可驗。瘕者。假也。假物成形。其結聚浮假推移乃動。此無他。皆由飲食不節。寒温不調。氣血勞傷。臟腑虚弱。受於風冷。與氣血相結而成也。惟婦人血瘕爲病。異於丈夫。其所以異者。非獨關於飲食不節而已。多因産後勞動太早。喜怒不調。臟虚受寒。或月水往來。取凉過度。惡血不散。遇寒搏之。寒搏則凝。皆能成血瘕也。病作之時。令人心腹攻刺。少腹痛重。或腰背互相引而痛。久而不消。令人黄瘦羸弱。遂致絶産。診其脉弦急大者生。虚小弱者死不治。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婦人血瘕。心腹積聚。乳餘疾。絶生。小腹堅滿。貫臍中熱。腰背痛。小便不利。大便難。不下食。有伏蟲臚脹。癰疽腫。久寒留熱。胃管有邪氣方（千金翼方作牡蒙丸。元亦妹。名烏喙丸。）

半夏（一兩六銖）　石膏　藜蘆　牡蒙

蓯蓉（各十八銖）　桂心　乾薑（各一兩）　烏喙（半兩）

巴豆（六十枚研如膏）

右九味爲末。蜜丸如小豆。服二丸。日三。及治男子疝病

治婦人血瘕痛方

乾薑　烏賊魚骨（各一兩）

右二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日三

又方

末桂心。温酒服方寸匕。日三

王燾外臺祕要方皂莢散導之療黄瘕方

皂莢（一兩炙去皮子）　蜀椒（一兩汗）　細辛（六分）

右三味擣散。以三角囊大如指長二寸貯之。取内陰中。欲便悶則出之已。則復内之。惡血畢出。乃洗以温湯。三日勿近男子。忌生菜等

導藥療青瘕方（太平聖惠方。名戎鹽散）

戎鹽（一升）　皂莢（半兩。去皮子炙）　細辛（一兩六銖）

右三味擣散。以三角囊大如指長三寸貯之。内陰中。但卧。瘕當下。青如葵汁。養之如産法

療燥瘕方

大黄（如鷄子許）　乾薑（二兩）　黄連（三兩）　鷄膍胵中黄膜（一枚炙）　桂心（一尺）　䗪蟲（三枚熬炒）　厚朴（十銖炙）

郁李仁（一兩。去皮心熬）

右八味擣散。早朝空腹。以温酒一盞和三錢匕。頓服。瘕當下。下畢。養之如産婦法。三月無子者當有。三日勿合陰陽

崔氏療婦人血瘕痛方

乾薑　烏賊魚骨（各一兩炙）　桃仁（一兩。去皮尖熬）

右三味擣散。酒服二方寸匕。日二

又方

取古鐵秤錘。或大斧頭。或鐵杵。以炭火燒令赤。投好酒三升中。稍稍飲之

導藥古今録驗療婦人血瘕攻刺腹脅時痛方

大黄　當歸各半兩　山茱萸一兩　皂莢一兩（去皮子炙）

細辛　戎鹽各六銖

右六味擣以香脂丸如指大每以綿裹內陰中正坐良久瘕當下養如乳婦之法

又療脂瘕方

皂莢十八銖（去皮炙）　礬石六銖（燒）　五味子

蜀椒（汗）　細辛　乾薑各半兩

右六味擣散以香脂和如大豆著男子陰頭以合陰陽不三行其瘕乃愈

又療婦人絶不復生及未曾生皆以脂瘕腹中有塊以湯煎自下而不癸子導散方

皂莢（又去皮子）　吳茱萸　當歸各一兩　蜀椒（汗各二兩）

細辛（熬）　礬石（燒）　五味子各三分　大黄

戎鹽各二兩　乾薑二兩

右十味擣散以輕絹袋如指大長三寸盛藥令滿內陰中坐臥隨意勿行走小便時去之則換新者

療鱉瘕方

取新死鼠一枚裹以新絮塗以黄土穿地坎足沒鼠形置其中桑薪灼其上一日一夜出分去絮內桂心末六銖酒服二方寸匕病當下甚者再服瘥止

療蛇瘕方

大黄　黄芩　芒硝各半兩　甘草（大如指一尺炙）

烏賊魚骨二枚　皂莢六枚（去皮子炙）

右六味擣以水六升煮之三沸下絞去滓下硝適寒温服之十日一劑空腹服之當下

療鼈瘕方

大黄六分　乾薑　側子各半兩　附子

人參各九銖　䗪蟲一寸匕（熬）　桂心一兩六銖　細辛

土瓜各十八銖　白术一兩

右十味擣散以酒服方寸匕日三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婦人血瘕血積經候不通桃仁煎

桃仁（去皮尖麸炒黄）　川朴消各一兩　蝱蟲（半兩炒黑）

大黄一兩

右四味末之以醇醋二升半銀石器中慢火煎取一升五合下大黄桃仁蝱蟲等不住手攪欲好丸下朴消更不住手攪良久出之丸如梧桐子大前一日不用喫晚食五更初用温酒吞下五丸日午取下如赤豆汁鷄肝蝦蟆衣未下再作血鮮紅即止續以調氣血藥補之

（此出千金方頃年在毗陵有一貴人妻患小便不通臍腹脹不可忍眾醫皆作淋治如八正散之類數種治皆不退痛愈甚予診之曰此血瘕也非瞑眩藥不可去予用此藥更初服至日午痛大作不可忍遂卧少頃下血塊如拳者數枚小便如黑汁者一二升痛止得愈此藥治病的切然猛烈太峻氣虛血弱者更斟酌與之）

陳無擇三因方烏金散治婦人血氣血癥血風勞心煩燥筋骨疼痛四肢困瘦

好黑豆十兩　沒藥　當歸各半兩（洗焙乾爲末）

右先將黑豆不犯水淨拭用砂瓶一隻入豆在內以瓦片盖鹽泥固濟留背通氣炭火二斤煅煙盡存性以鹽泥塞瓶背退火次日取出豆如鵝其研細方入後末研勻不拘時候温酒調下二錢重者不過三五服忌鯉魚毒肉水母之類

嚴用和濟生論方三稜煎丸治婦人室女血瘕月經不通臍下堅結大如杯升而不治必成血蠱

京三稜　蓬术各二兩　芫花半兩　青皮（去瓤淨一兩半）

右剉如豆大用好醋一升煮乾焙爲細末醋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用淡醋湯吞下

琥珀丸治婦人血瘕腹中有塊攻刺小腹痛重或腰背相引而痛久而不治黄瘦羸乏

琥珀（別研）　白芍藥　川烏（炮去皮）　川牛膝（去蘆酒浸）

鼈甲（醋炙）　蓬莪茂（炮）　當歸（去蘆酒浸）　厚朴（薑製炒各一兩）

木香（不見火）　澤蘭葉　官桂（不見火各半兩）

麝香（別研半錢）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温酒米飲任下

通經丸治室女月經不通臍下堅結大如杯升發熱往來此名血瘕

當歸（去蘆酒浸一錢半）　蓬术（炮）　桂心（不見火）

青皮（去白）　大黃（炮）　乾薑（炮）　桃仁（去皮尖炒）
乾漆（炒令煙盡）　紅花　川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放地上，蓋盂出汗，）各一錢
右十味為末。將一半用醋煮熱成膏子，後入一半。入鷄子清同杵勻。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用淡醋湯下

六合湯　治婦室經事不行。腹中結塊疼痛。腰痛腿痛
當歸（去蘆酒浸）　白芍藥　官桂（去皮）　熟地黃（洗）
川芎　蓬朮（炮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四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空心服

羅謙甫衛生寶鑑見睍丹
附子（四錢炮去皮臍）　鬼箭羽　紫石英（各三錢）
澤瀉　肉桂　玄胡索　木香（各二錢）
血竭（研一錢半）　水蛭（一錢炒煙盡）　檳榔（二錢半）
桃仁（麸炒黃三十粒）　京三稜（剉五錢）　大黃（剉二錢用酒同三稜浸一宿焙）
右各研末和勻。用原浸酒打糊丸梧子大。每三十丸。醋湯或酒送下。空心食前

和血通經湯　治因受寒。月事不來。惡血積結如石
當歸　京三稜（各五錢）　廣朮（炮四錢）　熟地黃
木香　肉桂（各三錢）　紅花　貫衆
蘇木（各一錢）　血竭（研一錢）
右極細末分勻。每三錢。熱酒一盞調下。食前。鹽湯亦得。忌一切生冷物。及當風大小便

和血通經丸　治經水凝澀不行。臍腹腰脊痛。漸成血瘕
木香　當歸　乾漆（炒煙盡）　五靈脂
官桂　廣朮　大黃（各半兩）　芍藥（一兩）
水蛭（二錢半炒）　虻蟲（三十箇去足翅頭炒）　桃仁（二十七箇去皮尖）
右細末醋糊丸梧桐子大。每二十丸。溫醋湯或溫酒下。日進一服。食前

袁當時大方大黃散　治血瘕。諸傷胸內損
羊脛（炭燒赤酒淬十度五兩）　巴豆（肉漿水煮黃色）
大黃（小便浸七日。日一易。日足。濕紙包煨。切三兩半）
半兩錢（煅醋淬為末。二兩二錢半）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當歸二錢半。小便酒煎。稍溫調服

婦人腹中瘀血

論

巢元方病源。此或月經否澀不通。或産後餘穢未盡。因而乘風取涼。為風冷所乘。血得冷則結成瘀也。血瘀在內。則時時體熱面黃。瘀久不消。則變成積聚癥瘕也。聖濟總錄論曰。瘀血者。由經水蓄聚。或産後惡露不盡。皆本衝任氣虛。風冷所乘。氣不能宣。故血瘀也。瘀血不去。結瘕成積。則令人面黃肌瘦。煩渴憎寒。腰腹重痛。久變癥瘕

脉

史載之方。婦人肝脉洪大。而反結澀。訣云。澀脉主婦人敗血。若脉洪大而入伏。則積塊而血不行。久則陰門腫。以厥陰脉絡門而過

啓玄拳太素脉訣。婦人敗血者。蓋肝當洪大。而反結濇。濇主敗血。洪大而反伏。則積塊而血不行。久則陰門腫。蓋以厥陰之脉。絡陰門而過也

方

王燾外臺秘要方。療一切宿血。及損傷瘀血在腹內。不問新久。并婦人月經不通。産後惡血不下。皆良方

大黃　芒消（各三兩）　桃仁（四十枚去皮尖）
右三味。芒消桃仁合搗四五百杵。以酢漿二升半。漬一宿。空腹攪調頓服之。不能頓服者。分作兩服。良久。先下糞。次下如豆汁。或黑血為驗。強人日別服一劑。弱人兩日服之。下血盡便止。不過三兩劑。忌生冷茶葵

太平聖惠方虻蟲散　治婦人臟腑宿冷。經脉不利。腹中有瘀血。攻刺疼痛
虻蟲（半兩。炒令微黃。去翅足）　水蛭（半兩。炒微黃）
桃仁（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烏賊魚骨（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鯉魚鱗（燒灰）　枳殼（半兩。麩炒微黃去瓤）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當歸（半兩。剉微炒）
赤芍藥（半兩）　硇砂（半兩）　桂心（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食前。以煖酒調下一錢

烏金散　治婦人臟腑風冷。宿有瘀血不消。令人黃瘦羸困
鯉魚鱗（三兩）　亂髮（二兩）　槐蛾（二分）　桑蛾（二分）
虻蟲（一分）　水蛭（一分）　川大黃（一兩剉炒）

硇砂（半兩）　芫花（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右件藥並入覓斷子內，用瓦子蓋，以鹽泥固濟候乾，以大火煅令通赤，慢慢去火，候冷取出，入麝香二錢，同研令細，每服空心，以熱酒調下二錢

治婦人臟腑瘀血氣攻，頭疼咽乾，胷中妨悶，食即嘔逆，臍下滿疼，四肢無力，痰黃瘦弱，宜服此方

亂髮灰（一兩）　釜下墨（一兩）　桂心（一兩）　神麯（一兩，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入）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空腹，以熱酒調下一錢

芫花散，治婦人腹中宿有瘀血，結聚不散疼痛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川烏頭（一分，炮裂，去皮臍）

鬼箭羽（一分）　虻蟲（一分，炒令微黃，去翅足）　水蛭（一分，炒令微黃）

桃仁（一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食前，用熱酒調下半錢

地龍散，治婦人氣血不調，腹中積聚，瘀血疼痛

地龍（一兩，微炒）　蜴蜥（一兩，微炙）　芎藭（一兩）　桂心（一兩）

乾薑（半兩，炮裂，剉）　蘇枋木（一兩，剉）　木香（三分）

蒲黃（三分）　赤芍藥（三分）　牡丹（三分）　水蛭（三分，微炒）

桃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二錢，食前以溫酒調下

騏驎竭丸，治婦人經絡否澀，腹內有瘀血疼痛不忍

騏驎竭（半兩）　沒藥（半兩）　硇砂（一兩，用物腸內炙一七日）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紅藍花（一兩）　芫花（一兩，醋拌炒令乾）

玄胡索（半兩）　白附子（半兩）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一兩，剉，微炒）　砒霜（半兩）

伏龍肝　虻蟲（一兩，微炒，去翅）　水蛭（一兩，微炒）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搗羅為末，用生鐵銚子內，入頭醋一升，先下硇砂攪勻，然後下藥末一半，用慢火熬如膏，後入餘藥末和丸，如小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下五丸

當歸丸，治婦人經絡澀滯，致有瘀血在臟，結聚欲成癥瘕

當歸（一兩半，剉，微炒）　鼈甲（半兩，塗醋炙令黃，去裙襴）

琥珀（半兩）　桃仁（一兩，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葶藶子（半兩）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牡丹（半兩）

牛膝（半兩，去苗）　赤芍藥（半兩）　芎藭（半兩）　桂心（半兩）

水蛭（三分，炒令黃）　虻蟲（三分，炒微黃，去翅足）

右件藥搗羅為末，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日空心，用熱酒下二十丸

硇砂丸，治婦人積瘀血在臟，攻心腹時痛，四肢黃瘦，夜臥心煩

硇砂（半兩）　硫黃（半兩，與硇砂同結為砂子，細研）

沒藥（半兩）　芫花（半兩，醋拌炒令乾）　水蛭（半兩，炒令黃）

牡丹（半兩）　當歸（半兩，剉碎微炒）　虻蟲（半兩，炒令黃，去翅足）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砂子研令勻，煉蜜和搗三二百杵，丸如菉豆大，每服空心，以熱酒下五丸

勝金丸，治婦人久積瘀血在腹內，疼痛不可忍

水銀（二兩）　硫黃（一兩，已上二味，同結作砂子，細研）

玄胡索（半兩）　梭櫚皮（一兩，燒灰）　乾漆（一兩，搗碎炒令煙出）

桂心（半兩）　鯉魚鱗（一兩，燒灰）

自然銅（一兩，細研）　騏驎竭（一兩）　狗膽（一枚，乾者）　當歸（一兩，剉，微炒）

虻蟲（一分，微炒令黃，去翅足）　水蛭（一分，炒令微黃）

烏蛇（一兩，酒浸，去皮骨，炙微黃）　沒藥（半兩）　亂髮（一兩，燒灰）

右件藥搗羅為末，都研令勻，以酒煮麵糊和丸，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熱酒下十丸

桃仁丸，治婦人腹內有瘀血，月水不利，或斷或來，心腹滿急

桃仁（三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虻蟲（四十枚，微炒黃，去翅足）　水蛭（四十枚，炒令微黃色，搗）

川大黃（三兩，剉碎微炒）

右件藥搗羅為末，煉蜜和搗百餘杵，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以空心熱酒下十五丸

產寶諸方歸魂散，治婦人血氣垂死者，并敗血不盡

石菖蒲（一兩，米泔浸洗，切焙）　當歸（一兩，酒浸一宿，火炙）

右為末，每二錢，熱酒下

聖濟總錄桃仁湯，治婦人經水否澀，因冷血瘀不通，結積臟腑，發為氣痛

面黄體瘦

桃仁（去皮尖雙仁炒） 大黄（生用各一兩）

當歸（切焙各三分） 桂心（去麁皮） 甘草（炙半兩）

虻蟲（去翅足炒） 水蛭（炒焦各十枚）

右七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下芒消半錢匕攪勻。放温空心。日晚再服

芎藭湯。治婦人經水不利血瘀不消

芎藭 大黄（生用各一兩） 荷葉蒂（燒灰三七枚）

桂（去麁皮） 菴蕳子（各一兩）

右五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入朴消一錢匕。去滓空心温服

順經散方。治婦人經水或通或止。或産後寒熱血積成瘀

吳茱萸（三兩。湯洗七次炒） 麥門冬（五兩半去心）

芎藭（二兩） 半夏（二兩半。湯洗七次） 當歸（二兩去蘆頭）

芍藥（二兩） 人參（二兩去蘆頭） 牡丹皮（二兩）

桂（二兩去麁皮） 阿膠（二兩。碎炒令黄燥） 甘草（二兩剉炒）

右一十一味。擣羅爲麁散。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入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滓熱服。空心食前

琥珀散方。治婦人經絡否澀。腹內有瘀血。疼痛不可忍

琥珀（半兩細研） 没藥（半兩細研） 生地黄汁（半升）

右三味除地黄汁外。二味和勻。每服二錢匕。水酒各半盞。煎至七分。地黄汁二合。再煎數沸。去滓温服不拘時

大黄湯方。治婦人血瘀不消。及撲損血瘀

大黄（生用）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各一兩） 生乾地黄（焙一兩）

桂（去麁皮） 郁李仁（去皮研半兩）

右五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酒各半盞。同煎至七分。去滓温服

敗蒲湯方。治婦人因墜。內瘀不散疼痛

敗蒲（燒灰） 當歸（各二兩） 牡丹皮 芎藭

敗心（一分） 赤芍藥（各一兩） 桃仁（湯浸去皮尖雙仁半兩）

陳橘皮（去白焙一兩） 蒲黄（紙上炒半兩）

右九味麁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入地黄汁一合。朴消一錢匕。温服日二

陳曄家藏經驗方地榆散。治敗血

何首烏 肉桂 地榆 香白芷

右各等分爲麁末。每服二錢。米泔一盞半。沙鍋一小滾。煎至八分。去滓服。空心食前。余內子在吳興。忽苦此。用王克明翰林調治。二服而止。即厚酬之

陳自明大全良方桃仁散

虻蟲 水蛭 烏賊骨 鯉魚鱗（燒灰）

芫花（醋炒） 枳殼 當歸（炒） 牛膝

赤芍藥 硇砂 桂心（各半兩） 桃仁（三分）

右爲細末。食前温酒調下一錢

楊仁齋直指方調經湯。治瘀血不消。脇腹引腰背俱痛

川芎 當歸 芍藥 生乾地黄

三棱 莪术 白芷 玄胡索

蒲黄 香附子 澤蘭 細辛

川白薑 厚朴（製） 桃仁（浸去皮焙各一分）

辣桂 半夏（製） 甘草（炙各三分）

右剉散。每服三錢。薑棗煎。食前服

加減四物湯。治血氣不足。肢體之力。或瘀血腹痛。或下血過多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乾薑（炒各半兩）

南木香 甘草（炒各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三錢。食前煎服。若腹不痛。則無瘀血。更加人參。又能益血

燒鹽酒。治血閉腹痛。産後瘀血腹痛

新布數重包裹。白鹽一合。炭火燒存性

右研細温酒調下。新布即青麻也。能逐瘀血

桂枝酒。治打撲傷墜。瘀血溷悶。身體疼痛

辣桂

右爲末。每二錢温酒調下。或用辣桂一分。大黄當歸各半分。每三錢生薑紫蘇煎服。取下黑物即安。或未有藥。倉卒且服木觸一小盞。亦散瘀血

仙傳濟陰方陰紅湯。專治婦人傷損瘀血不散。腹肚膨脹。大小便不通。上攻心腹。悶亂至死者。急將此藥通下瘀血。却依前次第服藥

鹿角膠　產婦油髮各一錢燒灰没藥二錢

右用酒一大盞。調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七泰

泰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程子傳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朱子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倣此趙與迿易遺說朱子語錄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楊道夫錄王弼註茅之為物拔其根而相牽引者也茹相牽引之貌也三陽同志俱志在外初為類首已舉則從若茅茹也上順而應不為違距進皆得志故以其類征吉　拔蒲八反茅卯交反鄭音苗茹汝據反鄭湛同王肅音如彙音謂類也李于鬼反傳氏注云彙古偉字美也古文作蕢董作夤出也鄭云勤也　重言拔茅茹二本卦否　征吉四泰困歸妹　志在外也三本卦咸渙各一　陸德明　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拔茹者初九欲往於上九二九三皆欲上行已去則從而似拔茅舉其根相牽茹也以其彙者彙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也上坤而順下應於乾已去則納故征行而吉都絜易變體義此泰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升之初六與上合志則所謂允升大吉者在我而已泰之下體與上卦有應當君子道長之時初九乃與三陽俱應于上則同升者衆矣是泰之升也豈特允升大吉而已哉故曰拔茅茹繼之以其彙征而夫子釋之曰志在外也蔡節齋訓解茹根也謂初也彙類也茅謂二也茅之為物拔之則茹連二為泰主二進則初連故取以為象馮椅輯註初九拔茅茹三陽同體相援牽聯而進之象拔蒲八反茅鄭作苗非茹汝据反耿曰如茹草之茹謂茅之始生包其秀可茹者也毛曰

根相連也　以其彙征吉占彙古胃類也或上聲或作偉或夤非三陽以其類往外吉也趙汝楳輯聞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初為下所拔者在下拔之者在上他草雜生唯茅叢不雜有純卦之象茹茅根也茅根牽聯糾結拔其一則旁本連出有三陽聯進之象彙類也征進也彙征者初陽以其類進之義　初九之陽首應引拔之賢也身猶在下尚遠於君僅能引類而進自此群賢翕聚將可得時行道吉可知也此君子一身之泰未足以泰斯世姑汾遺叟証類指龜世泰則賢進一得其進衆賢必從有如拔茅根土連起征行上進吉也以初九先也方之古人如燕昭王尊郭隗於黃金臺以為賢然後樂毅鄒衍從而皆至是以吉也丁易東象義茹根也彙之為言類也君子進而其類連之有拔茅連茹之象拔其一根則連茹而起也茅之為物用之則薦於郊廟不用則槁於山林君子似之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茅上二陽也茹初也征行也陽道方亨引類而進得行其志故吉　以象變言之初九動則成巽而伏震巽為白震為萑葦萑葦之類而潔白者茅是也上比九二互兌伏艮艮為手拔也　此爻言君子引類而進之義黃氏日抄拔茅茹以其彙彙字絕句與茹協韻而以征吉為占辭梅庵本郭璞易林之說辭義甚明吳澄纂言初九初之畫得九為泰之升　拔茅茹以其彙象也初九變為柔成巽象茅茹茅根也彙類也三陽為類茅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相連而起初之以其類同進似之　征吉占也三陽同行而進故吉也吳澄纂言外翼茅　泰初否初拔茅茹　大過初藉用白茅　茅巽象下根白象巽下一陰上蒼象巽中上二陽泰初九變為柔成巽否三四五互巽初二與三皆茅之根　彙泰初否初以其彙俞琰集說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茅茹茅之根也彙音謂類也初進則二三俱進猶茅根牽連拔則俱起故其象為拔茅茹以其彙而其占為征行之吉胡炳文通拔茅茹在物為相連而進之象以其彙在人為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為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隣小人與小人為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言初曰征吉易為君子謀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行卦以氣交自上而下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拔茅茹是象以其彙是占征吉亦占占者觀象引類以從故吉易取茅象凡三泰取陽爻否大過取陰爻泰否以全體取亦以有互體震巽也荀爽謂震為蕃鮮李鼎祚謂巽為草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巽為茅三陰為根故拔茹而彙聯初不以陰陽爻拘亦非謂茅潔白不污

為君子象蓋於否泰過有不通矣若大過藉用白茅亦是巽體上有兌金刀已刈之茅用以藉地一陰不可以茹言矣茹則言拔藉地不言茹取象甚明自亦取巽象所引耿氏曰見前馮椅輯傳齊履謙本說征行也謂行往求陰而與之交初九以陽居陽而當泰之初故發此誼曾貫易學變通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胡氏以泰互震為茅三陽為根否互巽為茅三陰為根其說似矣然以說卦推之巽曷嘗為茅哉且胡氏自謂周公取象不可求之說卦而反覆穿鑿必以說卦為歸妹是何前後之相反邪且周公繫辭之時震曷嘗有蕃鮮之象今欲以蕃鮮強合于泰之有震又引李鼎祚以巽為草木強合乎否之有巽是何牽強謬戾自與前說違耶蓋泰否之茅茹聖人特以剛柔各有相聯之勢故取其邪正各有牽引之象豈必求之艱深而自為蕪穢哉但根陰根陽之說則有以別邪正之類為可取耳梁寅參義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自全卦言之則以陰往陽來為吉自各爻言之則又以陽之上進為吉進之與來雖取義不同然進而有為即來而為主者也初九雖在下而三陽牽連並進如拔茅而併其根俱起此以其同類而進者也有征行而得是占則已雖不能帥先以趨事而有同志之引援亦獲吉矣易纂胡氏曰本義於卦辭曰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於此則曰占者陽剛其征吉矣然則陰柔小人而占此不吉固可知也　程氏曰就拔茅上說治之象就彙征上說賢者之進是以治則進一句作主張拔茅連茹之意以喻賢者可用之時卻就彙征說賢者進用就吉上說賢者為邦家立太平之基之意矣賢者以類而進必上之人有以拔之而後下得以進然君子惟有獨善其身而已烏覩其為泰之吉哉所引毛氏曰胡氏曰見前馮椅輯註胡炳文通徐友龍經義以其彙征吉　知賢者有並進之意則知天下有極治之期蓋賢者之生未嘗不視時而進退而時之治否亦惟賢者為能逆知之當泰之初其在下之賢如初九者不惟其身之樂於進也必且以其朋彙相與而上征焉則夫和平純懿之休所以薰陶于一世者雖未即著於今日而其吉固可得而卜矣何者蓋賢者治之符而賢者之並進則尤極治之符也泰之初九曰云云以此甚矣賢者之進退其關於天下之治亂者為至切也彼其緼哲謀之質負康濟之資一旦而立于人之本朝則將言聽諫行而膏澤以下如其白駒也而在谷荷華也而在隰則天下將不得以蒙其澤矣雖然是未足以見其關於治亂者之為至切也何者天下治亂之機不在於已治已亂之後而賢者進退之意每見於欲

治欲亂之初一賢者之退未足憂也彼必有所畏而往則可憂已而況其相師而遠遯乎一賢者之進未足喜也彼必有所慕而來則可喜已而況其相招而並用乎然則泰之所以為吉吾固於初九之彙征而觀之矣且泰之初泰和之治雖兆而未形也為初九者詎惟曰洋洋其心于于而來而已更相稱譽更相汲進必將率天下之善類以同觀王國之光華合吾黨之英才以並膺天子之任使而無有獨善自私之意焉夫豈苟於自售而然哉何世不生才何才不世用苟其見幾而作遠引而去則固有大不得已焉者今而嘉會方新正塗方闢太平之運可必太和之治可期茲其所以樂於得時而急於引類也作易聖人因初九之彙征而斷之以吉之一辭然則天下之極治豈不於賢者之並進而可卜哉象以繫於爻也曰拔茅征吉志在外蓋賢者之志在外而不在內在民而不在己則天下之治斷可知矣此聖人所以拳拳於泰之初而遂予之以吉其嘉之也夫抑亦望之也夫雖然治亂之機在天下進退之義在賢者而用捨之權則在人君與大臣泰何如君哉中以行願之君也泰何如臣哉得尚中行之臣也君以中道而下臨臣以中道而上應明良會遇眾正路開蓋所以能基泰和之盛治而致賢者之彙征歟吁欲觀泰初九之義者盍亦參諸此也　周震龍經義題同前　君子當始進之時不可有獨進之心大抵君子之出處未有獨立者也時適于泰正類復興君子道長之時也當是之時為君子者雖可驟於有進然必惟以其朋彙而征則同心相濟庶乎可以獲行道之吉也不然天下之賢苟非並萃於朝廷之上則亦猶有可憂者矣聖人之明泰何其憂君子之深也耶此泰之初九所以曰云云其旨如此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所能成君子出而用於斯世亦非一己之所能獨立也邪正之分夫各從其類而已耳故自古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必並進於上而後可以同心叶力以成天下之泰使其正類雖復興君子之道雖長而號為有意斯世者不知拔茅連茹而輕於自進則朋類之未盛而小人者或間於其中吾道之行亦容有可慮者矣此聖人所以拳拳致戒也謂夫泰之時小往而大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賢才之進此其時矣然而可喜也而亦可懼也初九居一卦之初當始進之時雖三陽之盛志在上進而初之在下必如拔茅之茹而以其彙征可也初不可以獨進而必以類進則夫莪然而冠于然而來諫行言聽同此一心佐君澤民同此一志相與叶力以致天下之泰其為吉孰大於此哉然則作易聖人其戒君子之切者所以愛君子之深也吁舜之八元八愷武王之十亂所

以致虞周之盛者。皆其以類而並進也。自後世爲朋黨之論始。以君子小人之同類者並言之。不知夫小人無朋。而君子則有之。小人之朋。其暫爲同利者僞也。惟君子則以同道爲朋。所同者道。則宜其泰之時。以彙征爲吉也。敢併辨之。曹珏經義題同前　賢者以類而進於君。故天下因賢而蒙其福。蓋賢者之進退。實基於天下之治亂。而泰之初九。則致治之始也。於致治之始而賢者引類而進焉。則非特賢者一身之吉。而天下國家之吉矣。賢者之有益於天下也如此。泰之初九曰云云。嘗謂風氣有淳漓。故真元不常會。天下之治亂。疑若非人力之所能爲者。然嘗考古今之變。蓋用一君子則治。用一小人則亂。其效昭然不可誣者。此無他。用一君子則以類而進者皆君子。用一小人。則以類而進者皆小人。此固治亂之所由分也。聖人於易復則曰朋來。坤則曰得朋。蓋未有不以類應者。況於治泰之初乎。且泰初九之君子。當致泰之初。以彙而征。非爵祿富貴之所能招徠也。非朋黨比周之所爲偏尚也。時乎未泰。則陟彼北山。言采其薇。寧與草木俱腐矣。時乎既泰。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不忍爲天地之弃才矣。以賢者彙進。如拔茅而連茹。則養賢以及民。將見治天職者皆正人。代天工者皆吉士。曰民曰物。均被其澤。舉天下之大。咸歸於泰和之域矣。其爲吉

也。孰樂嘗以否觀之。否泰之對也。泰之初曰彙征。否之初曰彙正。拔茅之辭同。而征正則異者。蓋使賢者退而家處。以自守其正。此豈天地生賢之意哉。孰若賢者彙征於上之爲吉哉。一否一泰。其機在此。不可忽也。昔者堯舉一舜而得十六舜。舜舉一禹而得九禹。迄至於野無遺賢。而萬邦咸寧。蓋信彙征之賢。蓋雷出地奮而風雲畢會。六龍御天而萬物咸覩。有非偶然。後世言泰和者。必以唐虞爲首稱。舍是吾將安歸。傅貴全經義泰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其辭同。而占何以有征吉貞吉亨之異。　泰否之初爻。其辭之同者。以三陽三陰上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以泰否之時異。而陰陽所居之位亦異也。且夫泰之時何時耶。天地交而萬物通之時也。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之時也。下三陽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之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陽之進也。而當泰之時。以九居初。處得其正。故其占爲征吉。謂其時可以往而得吉也。蓋所以勸君子也。否之時何時耶。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之時也。小人道長而君子道消之時也。下三陰亦有牽連而進之象焉。故聖人於初而繫以拔茅茹以其彙之辭。所以象三陰之進也。而當否之時。以六居初。處不得正。然以在物染惡未深。猶可變而爲善。故其占爲

貞吉亨。謂必盡貞正之道。乃可吉而亨也。蓋所以戒小人也。大抵陰陽上進之象同。故聖人所繫之爻辭同。美惡不嫌其爲同辭也。陰陽所居之時位異。而所繫之占辭亦異。勸戒固當異其辭也。雖然泰初九拔茅征吉。聖人固有以勸君子矣。然九三無平不陂。君子之艱貞不可無也。否初六拔茅貞吉。聖人固有以戒小人矣。然六二包承小人之吉。亦所當慮也。時也有九五大人致休否之吉。又有九二大臣全處泰之功。吾何幸身親見之。吴適經義同前題　愚於泰之初九。否之初六。而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矣。夫賢者在下。蘊陽剛之德。而未能爲時之用。其濟時行道之心。曷嘗一日忘天下哉。而況於泰之時乎。故與其朋類咸願登進於王朝。以康濟天下爲心。若拔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聖人於泰之初爻。特以征吉言者。明賢者處泰而在下。往則可以有爲而獲吉。所以勸之也。聖人扶陽之義見矣。否之時。小人亦以其類而進。雖其尚在微弱。其黨邪害正之心。固未嘗忘也。聖人得不爲之戒乎。故於否之初爻。爲之辭曰。拔茅茹以其彙。言小人與其類同進。君子處否。欲進之心同也。然其所以進之志則異矣。故戒凡筮得此爻者。其占則以貞爲亨也。蓋人處否之初。能不害於正道。而自守以正。則可變而爲君子矣。吉而且亨。孰以加此。所以戒之也。

聖人抑陰之義明矣。否泰之時不同。君子小人之志亦異。其辭同者。欲進之志同也。其占之異者。聖人所以勸君子而戒小人也。蓋嘗論之。乾坤交而爲泰。不交則爲否。乾之初爻。一陽尚微。聖人則告之以勿用。坤之初爻。一陰始長。聖人則戒之以履霜。蓋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嘗於其初而謹之。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者。其旨微矣。敢併及之。吳説之疑問泰之時。三陽在內。則君子道長。拔茅連茹。而反曰志在外也。何故。逍遥公曰。君子在內聚類拔萃。常恐在外者聚之未盡。所以其志常在外也。使君子在內而無在外之志。則天下之賢者。何所望耶。陳至復辨疑泰之初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否之初六。拔茅連茹。以其彙貞吉亨。何一言征吉。一言貞吉亨。泰之初九。君子彙進。言其征行而皆吉。否之初六。小人彙進。戒其能貞則吉亨。夫當泰之時。君子道長。初九以陽剛居下。與上二陽相連而進。故有拔茅連茹之象。以其引賢類升。乃征行之吉也。君子同志。其道行矣。當否之時。小人道長。初九以陰柔居下。與上二陰相連而進。亦爲拔茅連茹之象。然小人之初。其惡未形。故戒其貞則吉亨。小人則能變而爲君子矣。蓋人性本善。自其局於氣成於習。於是有君子小人善惡之分。原其初則未嘗不善也。是以聖人作易於君子當泰之初。言其征吉。所以成其朋黨

兼善之初志於小人當否之初戒以貞吉所以發其黨類本善之初心**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程子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子夏傳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拔茅而連出也君子道長上下交志以其類征吉離內以之外志求其成也孔穎達正義曰志在外者釋拔茅征吉之義以其三陽志意皆在於外已行則從而似拔茅往行而得吉此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否泰反其類否巽為茅茹茅根艮為手彙類也初應四故拔茅茹以彙震為征得位應四征吉志在外外謂四也楊龜山經說初九止在外也茅之為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人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陳了齋說熟而後可用拔則必茹二類所同我而入人而天也其征其貞各以其彙　泰初之志君子也咸五之志聖人也內而外本而末同患也張紫巖傳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何取於茅以況君子有潔白正直之德而可以通神明也君子不後時以繕在泰必類而進為道為天下也曰志在外且上有柔中之君下有同志之賢進必合合必澤加于人曰吉于坤初變巽為茅三陽連進為拔茅為彙初應四而二剛俱上應曰以其彙征郭雍解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言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為內而以澤加於民為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李光讀易詳說初九最處乾下為健之始陽雖長而未盛陰方退而未遠聖賢君子欲有所為非一人之力能獨濟也必當拔用賢才引其朋類同心同德萃于朝廷然後太平之功可得而成也孔子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可羞於王公可薦於神明以象賢者有潔白之質也茹者根也茅之生也根相牽連彙者類也征者進也進必以正故曰征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拔其一則皆相連而起有茹之象君子進則所引拔者皆君子君子衆多則生民必被其利宗社必蒙其福故曰以其彙征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者小人得路志於得君而已君子得路必搜訪于外以盡天下之賢才使野无遺賢故曰志在外也抑君子之進常出於不得已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故雖享厚祿握重權而其志未嘗不惕然以顛覆為懼而思退身之樂也豈與貪得患失者同日語哉朱漢上傳茅上柔下剛而潔白君子之象也拔其一則其根牽引連茹而起君子引類之象也茹根也三陽同志外有

應初九上應四四來援之成巽初往成震震為蕃鮮巽為白茹者初九之剛也初往則二三同類牽連而進伏艮為手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征正行也利於正行故吉君子在上必引其類將以合君子之類併天下之力以濟其道於泰不然小人以朋比而彊君子以寡助而弱亦何由泰哉李衡義海撮要乾剛直之德能屈其剛而俯于下用柔也又復其道而順焉故以柔明其象此高明柔克者也故賢人在上則思引其類聚之于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吉者君子道長也石志在外者可出之時也介方與六四相應已欲達而達人故與二九同行劉緯（所引王弼注見前）鄭剛中窺餘論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蓋草木之生必以區自別茅之為草其根相連拔其一則根茹相牽以起與它草之各有區者不同也故以象三陽之進繫辭曰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初九陽爻之始士之有德而未有位者如之士有位則戒於朋比初方始進未嫌於引類彙者類也善類偕進安得不吉大抵治亂非一君子一小人所能獨成必協力同心共濟其事然後治亂各隨數以著也或曰泰既內君子而外小人今拔茅彙征又曰志在外何也曰此謂出處非象所謂內外也進非其時則君子入而處時之交泰則君子出而仕又三陽外各有應又處為內則仕進為外矣天地相交萬物猶奮出孰謂君子而欲入處乎虞翻曰巽為茅艮為手又曰震為征得位應四故征吉謂有巽艮者蓋以否言為否泰反其類也楊萬里傳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初惟一陽首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羣小固非一君子之力欲進羣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堯舉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林栗集解初九乾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應于六四之坤而連於九三之震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震為萑葦故有茅象五體艮艮為手有拔之之象茅之為物潔白而叢生者也可以縮酒共祭天地可以包土錫命諸侯生於山林藪澤之中而用於宗廟朝廷之上賢人君子之譬也拔茅者舍短而取長人君舉賢之譬也茹茅之秀者以其可茹故謂之茹彙猶類也以其叢生故謂之彙拔其茹則其根牽引成叢而起君子見用則引其類而升之譬也六五為艮下連於三九三為震下連於初五之所拔及三而已而茹之所連遂及於初蓋三陽同志而升初九與九三同體乎乾故也或曰泰以上下交為義六四者初九之配也六五者九二之配也言初九而不及六四言六五而不及九二乃以九三言其義何也曰泰之言通也六爻以相通為義者也六五者泰之君也使

五之接止於九二。而九三初六各從其配。何以為泰乎。六四者。五之近臣也。使初之從止於六四。而六五上六各分其應。是君臣俱有黨也。何以為泰乎。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三陽同志而上升。三陰同志而下接。六爻同志而相與。所以為泰之時也。故於陽進之始。取諸拔茅以為之象焉。以明三陽同志而升故也。三之言衆也。衆一賢則衆賢萃於朝。斯之謂泰矣。故曰吉。子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三陽在內而其志在外。故以其類而征吉也。楊慈湖傳。善人自有善人之類。惡人自有惡人之類。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善與善親。惡與惡親。木假納約。不召而應。何也。善人知善人。必我與。惡人知惡人。必不我與。水流濕。火就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君子小人。率不相能。君子之不與小人非私乎己也。小人為不正。為利為亂。義不得不遠之也。小人之不與君子非心惡之也。知其非吾類。必不我與。非己之利。故必去之也。彙類也。拔茅連茹。牽連而至。三陽以類而進之象。初九君子之類也。泰之時。天下有道君子之類當進。征進也。象曰。志在外。志於出。不志於處也。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此道之正也。君子由正道而行。无私乎己之心也。以私乎己之心而往者。小人也。李謙齋詳解。外即春秋傳所謂同外楚也。茅之為

物薄而用可重。以其純潔。故祭祀用之。君子之象也。君子引類而進。如拔茅焉。拔其一。則根茹相連而起。故以進而吉。進而吉。是進之以正者也。然君子之外小人。豈誠有心於外之哉。以類相從。君子之黨勝。則小人之黨孤。雖非外之。乃所以深外之也。禹遜於稷契皋陶。而四凶之惡无能為。狄仁傑引五王於朝。而二張之姦不足慮。君子引類以外小人。其事如此。蔡節齋訓解。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在外。謂應陰也。陰為民。君子在內則思澤乎民。馮椅輯註。拔茅征吉。初九象占。　志在外也。泰三陰三陽以交為義。不為二三陽爻所隔。與四相應。志於上復。故曰在外。馮椅輯傳。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贊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輔嗣曰。初為類先。楊中立曰。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信哉。故以其彙征乃吉。三陽本上。今在於下。必復於上。程正叔曰。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正行之。（右明象占）　馮當可曰。三陽在下而上有其應。其進而往。莫之能禦。進而征者陽之性。有其應者君子之時。蓋時者上之所為也。為人上而欲致泰者无它。應君子而已。林黃中曰。六爻以相通為義。三陽同志而上騰。三陰同志而下接。所以為泰之時。李子思曰。乾本在上而居下。坤本在下而居上。卦則借象以示交泰也。乾三爻皆上征。坤三爻皆下復。爻則辨分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身。使天氣下降之象一定而不易。則陰陽无乃失位乎。又曰。卦以氣交。自上而下者也。爻以位升。自下而上者也。（右明爻義）

田嘻學易蹊徑　泰初九　泰之升

䷊（上互卦震）（下互卦兌）（乾為直）

乾下　乾變為巽。乾為直。巽為入。為膚。為白。膚直而白入

坤上　於下者。茅茹之象。震為出。拔茅之象。　彙類也。

䷭（巽為入）

巽下　陽之類也。二三皆初之類。彙之象。征進也。上有

坤上　震卦。震為行。征之象。　兌說。巽順。吉之象。巽為入。志也。上卦為外。初征而之上。志在外之象。

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或者以茅茹為茅之根。非也。方書中所言簡茹竹茹是簡竹之膚殼耳。茅之為物薄。而茹為茅之膚殼。則尤其薄之甚者。拔之則易折。在泰則喻君子難進而易退。在否則喻小人難全而易傷。彙者類也。征者進也。君子引類。譬如拔茅之茹。必以其類而征者。蓋以泰非吾一身能自致之。須待善類偕進。然後可以獲吉。是以九之剛陽居泰之

初變為柔。巽舉類拔茅。其志常拳拳於在外之君子。而未嘗萌專己自用之心。惟恐所舉之未盡。故其志常在於外也。若外之君子皆在於內。則庶幾野无遺賢。可以成泰之治。而副其志矣。使在內之君子。而无在外之志則天下未達之賢者何所望耶。堯舉一舜而得八愷八元。成王任一周公而十夫予翼。唐虞成周之泰。和實基於此。卦變為升。泰之初。君子引類而升之時也。魏了翁集義。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人事上說。无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啓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甚少看文字時。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省啓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說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為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它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啓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无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然之。東萊呂氏曰。初九伊川說雖是。但有未盡意。當泰之初。賢人彙征。人君不能徧識。必首先用一大賢。則天下之賢人自然牽連而進。如舜之選於衆。舉皐陶。則八元八愷皆進。湯選於衆。舉伊尹。則旁招俊乂。如仲虺之徒皆進。象曰志在外也。謂上三爻是外卦。初言在外者。蓋否之時。欲志在內。今時既泰。所志在外。將以行其志也。（所引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楊龜山註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茅之用。可重拔於下而薦於上。故君子之類取象焉。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初用而乘。茅。柔草也。茹。茅之膚也。地中生木。柔以時升。秀拔而出也。然初當泰長之時。不宜為乘。彙者三陽同類也。征者復還其剛。則柔往矣。當位有應。何吉如之。志在外者。心乎四之孚也。升之初六。允升大吉。用為此爻也。茅茹與薦茹竹茹同義。易稗總義。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否卦初六同。　初以一陽在下卦之下。二陽在上。牽聯而進。拔茅茹以其彙之象。彙。類也。釋爾雅者。以茹為今之舊乃茅之類。當是時也。二陽引類。上有正應。可以行志。君子志在於外。所以征吉。楊瀛四尚易通。愚得之師曰。初爻泰之升。升曰元亨。利見大人。勿恤。南征吉。拔茅征吉之義備矣。地中生木。升木類茅。志在外。言志在天下。非計一身之利達也。　愚曰。初與二為地。象茅生於地。為物至潔。初本乾體。乾為草木之太赤。茅草之心赤者。泰初一陽進。則三陽類升。有拔茅連茹之象。若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蓋下本乾體變巽。巽為白。（所引李子思曰。見前馮椅輯傳。）趙汝楳輯聞。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在外猶言出事公卿。蓋家食為處為內。委質為出為外。然不云志在君者。君子之仕也。合則留。不合則去。初方應聘而出。得君與否未可知也。故止言在外。謂初之引類。其志止於在外。不必志於得君。徐相直說。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初以陽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也。彙。類也。當泰之時。天下喜與其類同進。如拔茅然。其根相牽連也。以況君子相資並進。以行其道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言志欲上進也。張應珎解。茅在下也。茹根也。彙類也。泰之世君子道長。欲使在外之小人皆化為君子也。九三前進。九二初九以其同氣類而偕往。有拔茅連茹之象。是故征吉。蘇起翁讀易記。泰以用賢而致。初九泰之始。賢之在下者也。上有舉賢之君。猶拔茅連茹。以其彙類而征進。則衆賢聚朝。野皆无遺。以此致泰。吉孰大焉。蓋泰之時。賢者之志亦可出以見於用。外。上出也。五位在外卦。志在於君外也。卦變升。上進也。拔茅連茹以其彙征也。茹。茅根也。初九變為巽。白也。巽伏震。萑葦也。萑葦之類潔白

非茅乎。丁易東象義。拔茅征吉。志在外也。此以下釋泰六爻彖辭也。初九志在外。外謂外卦。陽欲上進也。　或曰子於爻辭之象。既以四為五妹而歸於二。則初无正應。要得進乎外而云志在外哉。曰易隨時取義不同。初與二同德。相與以進于君者也。　按言象者多以志為坎。今本爻无坎。似難強取。蓋有以坎取者。故但言卦之情者。不可利拘也。　或曰初之五則上體有坎為志。但初五非應耳。鄧錡圖說。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否泰之體。上下皆應。初與四應。變而為恒。故恒彖曰剛上而柔下。以應初九。以其彙征吉也。二與五應。變為既濟。故彖曰剛柔正而當位也。以應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也。三與上應。變而為損。彖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以應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故聖人言爻者言乎變者也。不可不察。否變咸未濟。益亦然。夫初與四應。變成恒體。謂天地交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坤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是也。恒巽在初。為潔白之柔草者。茅也。故大過初六藉用白茅。聖人象言柔在下也。夫大過之茅。初即巽之陰柔。故只言茅而无茹。茹根蒂也。今泰之初九乃是乾之陽剛。地下為草之陽剛者。根茹也。為初與四應而成恒體。剛上柔下。故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彙類也。泰體乾坤天地之大父母也。初與四應。乃乾坤初爻相交而成恒之震巽長男長女而為復姤之小父母也。故曰以其彙類而征行。此為初九之言也。故聖人立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謂乾坤大父母。將乾巽柔草之根上為坤震反生之物。其志在於復姤之外。而生萬物也。故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凡說易者似此一爻解之。无有不貫通其義理者也。蓋各有道存乎其中。[illegible]吳澄纂言。在外謂應四。（所引蔡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俞琰集說。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志在外。謂君子未出仕之時。其身雖處草萊。而其志則在廊廟也。彖傳云。內君子而外小人。以朝廷為內。野為外。爻傳云志在外。則以家為內。出仕於國為外。志在外。與咸初六渙六三凡三言之。皆以外卦為好。保八原旨。初九剛陽在下。泰之始也。　拔茅茹剛健之才志在上進。以其內三爻與外三爻皆應。初九與其類並進故也。拔茅茹者。茅之為物。拔一根則衆根相連而起。　以其彙。彙類也。謂一陽進則三陽類進也。　征吉占者有所征行甚吉。夫子曰。志在外也。謂內外志應也。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君子體而用之。當以薦舉同志之賢。繼以行其道。胡震衍義。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茅上剛下柔。而潔白。君子之象也。至潔而其用至重。茹根也。彙類也。初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位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泰。則君子志在上進。合同道之才

以遂行道之志俞之以拔茅連茹者非曰植黨與私暱類志在相先也有格君之道德有勵俗之節操有華國之文章有謀猷之謀畧者皆與之聯事合治如茅之根拔其一則牽連而起必能致君澤民開啓太平致泰道之極其吉固宜也昔者傳說之旁招俊乂子文之同升諸公得拔茅連茹之意居州之獨居王所不足以為善丈仲之不立下惠未免於竊位若此者是蔽賢也是嫉能也孤立寡助焉足以致泰道之盛夫子以志在外釋之君子以獨善為內以澤民為外見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後世此義不明小人之更相援引者既以朋黨目之君子之更相援引者亦以朋黨少之不思夫小人以功利為朋誠可絶也君子以道義為朋何可疑也使是非不察而一以朋黨詆天下則舜之舉十六相為一朋周之三千人為一朋豈可以朋黨而棄之乎為泰之人君當鑒乎茲張清子集註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愚謂茅者叢生之物三陽同體相連彙茹者根也初在下彙類也上二陽彙以者初以之也泰下三陽初為之首拔其初則二三陽類牽引而進茹拔一茅則衆茹牽連而起以其彙之象也二三者初之彙茹者茅之彙拔則連之故以上征為吉君子在內而志在外者陽欲上進也泰否之初皆曰拔茅茹以其彙信乎君子小人

未有不資朋類之牽引而能進者也（所引漢上曰見前朱漢上傳）趙建解　初九拔茅茹（止）志在外也　致泰道者乾三陽初其一也剛健乘時而進其勢如拔茅相連其茹茹茅根也彙類也必以彙類同征進則獲吉大抵人皆有類君子有類小人亦有類君子之類進小人之類退矣彖云志在外以卦體言則下卦為內上卦為外謂其志在上進於外也陳應潤文變易緼拔攷而舉之也書曰包匭菁茅祭祀藉用白茅取其潔也楚辭以蘭蓳比君子茅蘭之類也茹根之連也彙類也征升也君子達泰之時苟得進用必連引其朋類以進如拔茅之連根也王制曰升於司徒不征于鄉升於學不征於司徒征則吉甚言賢者之不苟進也志在外者我既升矣恐在外之君子不得進用引類而升欲使野无遺賢也初九變陰通卦為升升進之說无疑矣如呂望申公之老亦待人君徵聘而後升不肯苟進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乾下坤上卦借象以示交泰也乾皆上征坤皆下復爻辨位以正陰陽也卦言來者謂天氣之下降爻言征者謂君子之上亨　蒙謂知賢者有並進之象則知賢者有出治之心以此所以成天下之泰也呂好義經義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論賢者之並用固能全天下之福要賢者之由用必有為天下之心甚矣賢者當以天下為心也使此

心所存不過為獨善計則孰與維持世道而致天下國家之福哉其茅者物之潔者也群賢實似之惟賢者以類拔類咸進于王則休蓮有聞吉孰大焉然國以得賢為吉必賢者不以家食為吉者也蓋賢之志在於外而不在於內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則其不恝然忘情於斯世也宜哉欲知天下之福在賢者當知賢者之心在天下此野无遺賢所以為泰和之盛歟泰初九之象曰（云云）人皆曰恬退之操可尚也而媚時干祿者非所稱窮約之風可勵也而枉道求合者非所宜故為軒冕而朋來者若固守於山林之巒睨名位而簪盍不若安居於岩穴之貴也殊不知心乎人爵者非也心於康濟者豈容懷琬琰而就煨塵心乎勢利者非也心於經綸者豈容抱鍬鋤而困溝壑是故兆民允值湯之治何害也耕於莘野而志於堯舜君民有敎求哲人之伊尹在商邦嘉靖高宗之治何吉也築於傅岩而志於齊美阿衡有旁招俊彥之傳說在向使傲世以為高絶物以為懸彈冠之美不聞括囊之譽是務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果何益於天下國家也哉且以泰之賢處泰之時生逢聖主則雲龍之會不容自棄也身遇明君則風虎之期不容自暴也矧吾操之潔如茅之潔其可退處於丘園吾黨之盛如茅之盛其可屏迹於澗阿由是臺萊之才洋洋然動其

心杞梓之彥峩峩然纓其冠聚之而為朝廷之福散之而為天下之福其為吉也孰大焉然賢者抑何其汲汲而樂用哉亦惟吾志在天下耳蓋人主天地間當為天地間用在心為志其所主端在是乎故時乎未泰則此心所存必欲開天下之泰時乎既泰則此心所存必欲保天下之泰生民未濟吾志於舟楫之而非有肥遯之志也群生未安吾志於衽席之而非有家食之志也賢者求用之志如此則天下安有不享用賢之福者哉噫此所以為君子道長之候也此所以為帝乙元吉之懿也此所以為三陽交泰之盛際也雖然復之一陽方長而亦曰朋來坤之六陰俱盛而乃曰喪朋者何哉蓋陰陽雖各有其類聖人每每喜陽而惡陰進陽而退陰正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也亦以小人專於為己而君子專於為天下國家也彼否之為卦泰之反也拔茅雖同而有曰征曰正之異其志不同而有在君在外之別又豈非君子之類進則當征以行其道小人之類進則當退而守其正君子之類進則賢者之志固不忘乎天下小人之類進則賢者之志猶不忘一時而忘君上也使時適泰矣則賢者之類豈不志伊尹之所志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程子）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而爲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朱子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趙與迿易遺說朱子語錄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蔡念成集錄）王弼註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受納馮河者也用心弘大无所遐棄故曰不遐遺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猶配也中行謂五苞本作包必交反序下卦同音薄交反荒本亦作巟音同鄭注禮云穢也說文水廣也又大也鄭讀爲康云虛也馮音憑注同穢於廢反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包荒用馮河者體健居中而用乎泰能包含荒穢之物故云包荒也用馮河者无舟渡水馮陵于河是頑愚之人此九二能包含容受故曰用馮河也不遐遺者遐遠也遺棄也用心弘大无所遺遠棄遺於物朋亡者得中无偏所在皆納无私於朋黨之事亡无也故云

朋亡也得尚於中行者中行謂六五也處中而行以九二所爲如此尚配也得配六五之中也（所引王弼註見前）李鼎祚集解九二包荒　翟玄曰荒虛也二五相應五虛无陽二上包之　用馮河不遐遺　荀爽曰河出於乾行於地中陽性欲升陰性欲承馮河而上不用舟航自地升天道雖遼遠三體俱上不能止之故曰不遐遺　朋亡得尚于中行　荀爽曰中謂坤一朋朋亡而下則二得上居五而行中和矣都潔易變體義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此泰之明夷也而爻辭云爾者泰用晦而明者君子莅衆之道而明夷之所貴者也泰之時君子道長而以其類進者衆矣小人莫得而預焉或不及或太過或遠乎己或比乎己无所分別一視而同焉然其質不齊所遇不等而所以爲君子之道者則一是其所以用晦者未嘗不明也此其所以爲泰之明夷而與明夷之本體異矣王華叟音訓荒　陸氏曰本亦作巟晁氏曰虞云巟大川也說文作巟易包巟用馮河字書又作流鄭讀爲康大也說之按象數无田穢之荒今人猶有水巟之語其失自王弼如象辭巟河是一書趙復齋說離初與三而應五不以剛爲朋而配于中中貴於剛故也既主於中於包荒用馮河也何有蔡節齋訓解荒遠也无舟渡河曰馮謂勇者包荒所包皆遠也用馮河勇者亦用也不遐遺謂自近至遠也朋亡謂不獨用其朋類也包荒與不遐遺似而不遐遺實也用馮河與朋亡似而朋亡虛也其於地則无所不周於人則無所不用所以爲泰也尚與尚公主之尚同中行五也泰之六爻唯此以剛居中故備泰之道馮椅輯註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同三陽以進而无私之象包亦作苞荒今荒不治也馮今憑徒涉曰馮河遐遠也謂外三陰朋謂內三陽也荒謂初馮河謂三也　得尚于中行占行道也謂六五中道之君尚上之也配也趙汝楳輯聞九二包荒上得尚于中行說文勹北交反裹也又包音義同勹荒有數義怠荒訓肆荒服訓遠草荒訓蓬荒度訓大今義謂所包者大也小則有遺才矣詩小旻不敢馮河毛氏曰徒涉曰馮謂勇健也遐遠也遺棄也朋三陰三陽也尚猶尚主之尚中指六五也　二秉剛德居位中正有用泰之才六五大君虛己下應得專用泰之任是以大度并包馮河之夫不以勇而擯斥遐遜之人不以隱而佚遺君子小人咸得其職朋黨盡亡然後能尚于六五之中行副其委寄之意用泰之功至此極矣人曰泰難否易治少亂多自古而然今群賢方盛所當斥絕小人俾无遺類乃爾薰猶同器寧不轉泰爲否乎曰斯術也必九二而後可泰之時三陽三陰君子小人常對立於天

下。天地不能使草木无荊棘。聖人不能使人品皆君子。唯九二剛明則陰柔難惑。正位則闔闢自我。居中則張設不偏。得君則上下志同。於是乃可翕受兼收。包括无遺。小人方幸君子之見容。亦將革面易心。受君子指使以共成泰道。是不唯不敢梗吾泰。亦不足為泰道害也。小人雖非吾黨。豈无才智。亦欲粗見於當時。儻痛排窮治。使无所容。則妖狐潛伏。狡鼠夜動。將乘吾隙。慮所不及。倏起而為大害。自古小人失位。幸禍君子者可鑒矣不協極。不罹咎。皇則受之。乃皇極之盛世。共縣與舜為並列。堯足不害成巍巍蕩蕩之名。不然名節黨錮而漢衰。南衙北司迭勝負而唐亡。姑汾適吏。証類指鹽。剛中應五。任重至公。含容荒穢。不棄暴武。除去私朋。貴行中道。方之古人。如郭子儀事唐。用兵至公。含无戎感。德包荒也。懷恩心服。用馮河也。不私己愛。得尚中也。丁易東象義剛居柔。在下卦之中。上應六五。為泰之主。得乾中爻。上包三陰。有包荒象。荒猶言八荒也。天居地下。天包地也。天包乎地。介其中者有水焉。三處天地之間。馮河者也。二用三有用馮河象。初最遠。五二不遺。初有不遺遐遠象。朋者陽之朋類。合三陽言之。二獨位陰。朋亡之象。二之五得尚于中行。尚猶尚主之尚。中行指五。象傳所謂中以行願也。尚五之妹。謂六四也。　以象變言之。六五坤體而互震坤為地。震為萑葦。故以荒言。下乾有伏坤。坤為包。而又包乎坤。故以包言。二互兌為澤。河之象也。徒涉為馮。三互震為足。馮河象。又二動互坎之五。則成既濟。今未行。亦馮河象。乾為天際。遠也。故不遐遺。九二互兌為朋。故以朋言。　或問二五正應。今謂二與四配何也。曰歸妹之妹指兌而言。此卦之四。即彼之三耳。蓋五君也。不容為二之偶。所配者五之妹耳。四互兌為少女。五之妹也。二伏艮為少男。兌之配也。故此象傳曰中行。而五曰中以行願。四曰中心願也。中心願者。妹願有所歸也。中以行願者。九五兄而行四之願也。而二則尚于中以行願之君。而得中心願者為之偶也。曰四與三比。互震與互兌比。歸妹之四。即此之三。何不歸四於三。而歸二。曰三互震長兄。豈容與兌妹為配。九二與六五正應。故但以五命而歸二也。　此爻言九二用三而不遺初。亡其私昵而同應五。且得四也。黃氏曰秒用馮河。　蔡云勇者亦用也。與程說不同。吳澄纂言九二。九居第二畫為泰之明夷。　包。允象也。包者。古人蓋以茅葦之屬包裹魚肉也。凡易中言包者皆謂陽畫。荒與盃通。血也。九二變為柔。互坎之陰畫為血。九三陽畫在外包之。郊祭天神燔柴之後。最先進血。禮記曰。郊血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包盃謂包裹牲血以進。而達誠於八也。二五正應。五天之位也。而陰上

升以交乎天。二地之位也。而陽下降以交乎地。此禮所謂升中于天。饗帝于郊者。陽象天神。陰象下地。主祭之人。二之交五。猶包裹祭天之血以達誠于上也。巟諸本作荒。今依許慎說文及虞翻本作巟。考象義當作盃。諧聲字從省。故去血。其後傳寫之訛。下无血而上加艸。則失其義矣　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占也。徒涉曰馮。河者流水之名。遐遠也。遺謂物有遺失。亡去也。九二剛變為柔。二三四互坎為水之流。三四五互震為足之動。初二三成離。離有舟象。然震足動於前。而舟在其後。為舍舟而徒涉之象。九二實變而虛。為失物之象。不離本位。不遐之象。不遐而遺。猶曰不遠而復也。初陽在水之內。不與同涉。朋亡之象。陽猛於進。故其占為用之以徒涉河水。則不遠而已有所遺失。朋類亦皆亡去。此戒其進之銳也。　得尚于中行。占也。尚配之在己上者。謂六五也。中行中路也。五居上卦之中。故曰中行。其占雖朋亡於下。而得配於上也。吳澄纂言外翼河　泰二用馮河　馮謂徒涉。河流水之大者。泰九二變為柔。二三四互坎為水。三四五互震為足。不用舟而徒涉之象。　行　泰二。復四。益三四。夬五。中行　无妄三行人上行有眚。　明夷初君子于行。　震三行无眚。　艮彖行其庭。　行道也。詩言周行景行是也。震為大塗。泰復无妄明夷益夬艮皆有震。謙豫言行師。亦是有震。俞琰集說九二包荒。止得尚乎中行。荒與書說命荒野之荒同。初九在下。剛而不中。荒野草茅之士也。九二包容之。故曰包荒。若九三則非但剛而不中。又處健體之極。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也。九二亦用之。故曰用馮河。馮音憑。詩小旻云不敢馮河。毛氏註云馮陵也。三陰在外。雖遠。九二亦不棄之。故曰不遐遺。朋謂坤之朋。六四上六是也。中行指五。尚配也。五交於二。則五也。喪其坤朋。而二也得尚于五。故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尚使六五不朋亡。而唯與六四上六為黨。則二欲上交于五。其可得乎。胡炳文通。陰爻雖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為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為中。大槩泰卦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或自私於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惟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或曰中行五也。尚如尚公主之尚。亦通。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初在地下。有荒野象。三剛前互兌澤。有馮河象。本爻才剛位中。故能包。後用前。以進而成泰道。所謂不遺遐遠。不昵朋比。上合乎中行

之主者也盛矣哉 **龍氏**（仁夫）曰按泰否皆言包泰之包荒包容夫在外者也否之包承包羞包蔵夫在内者也此君子小人之辨（所引馮氏曰見前馮椅輯註及蔡節齋訓解）**齋履謙本說**荒不材者也馮河材者也或包之或用之遐遠我者也朋比近我者也或情可恕之或誼不以私厚之九二以陽交陰而覆泰之道于下者故發此譏馮河小人之有濟材者匹行曰中而物匹偶中分而行漢書周勃傳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也二中字訓正同而顏師古音竹仲反意尤明白**梁寅參義**九二以剛中而應六五之柔中此大臣當治泰之任者也故於此備言處泰之道焉包荒者其量之寬也用馮河者其行之勇也不遐遺者其慮之周也朋亡者其心之公也九三以剛而柔其有不寬乎以剛而進其有不勇乎以剛而明其有不周乎以剛而中其有不公乎夫寬而有勇周而不比君子之成德也大臣之當務也占者能如是其合於九二中行之道乎**易纂饒氏**曰與二陽相比居中而不倚為朋亡之象泄邇忘遠非中也所引胡氏（曰見前胡炳文通）**張有成經義**得尚于中行 天下有不可必得之才聖人有不為已甚之法故泰之時聖人以中和之道并容天下之才者也彼其入泰之初正類日伸而小人固有革面而趨於泰者一律而簡之可也而聖人天地之量并包而並錄之以為天下之才不可必得深思中行之志而與之亦庶幾焉則凡可挽而歸之中者所不棄也泰之九二曰云云妄意如此尚云者庶幾之辭也尚不愧於屋漏庶幾其无愧也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庶幾乎其充之也天下之事不獲乎上而後思其次不得其常而後出其權蓋人心惟勉強於不得已之餘而後有委蛇曲折之態況夫才之生也長短小大至為不齊有如聖賢君子之間見於世而後泰通之治始行於天下泰固君子為之也而小人介乎其間尤乃薰猶之不相入耶而聖人以為不可必得則惓惓於中行之士猶有庶幾之意蓋聖人之心惟寬也故不肯已甚以却人顧以為善惡之相乘邪正之相傾亦何極也剗盡於吾意之所欲而所不欲者則不毫毛快於吾心矣然相乘者迭興相傾者方來則吾之術窮而亦遂窮於此哉天下固有中行之士雖未達乎聖賢君子之域而亦不至棄於放僻邪侈之外則海涵春育无寧啓其利喙以斷吾泰通之治則荒可包也馮河可用也遐不遺之可也而況天下中行之士不如是之寥落也則夫泰之道純德備聖化修明將无一夫不得自遂其鳶飛魚躍之性而聖人用才之法寧不庶幾於中行也哉夫才不能无異故不能皆賢此天地之理而易之所著於陰陽消長之際者也古之聖人卷曲待下而無一毫厭惡斯人之意故下雖不能无不善之士上亦不能使之有不善之名堯推之於四凶之大彼其驩兜放齊語若不勝嗟歎而不敢輕有所拂至於四岳言鯀猶加欽恭而使之往觀此固聖人天地之量而常欲挽斯人於中道之歸而卒不果也悲夫後世之不識此心也而琴張曾皙之徒夫子取之猶不免斯世之疑焉吁曷不以泰之九二求之乎**解觀經義**九二言包荒止得尚于中行 大臣當治泰之任故聖人備言其處泰之道泰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之時也九二以陽剛得中之臣上應六五柔順得中之君蓋居大臣之任有治泰之才而主治乎泰者也然必容之以包荒之量決之以馮河之勇外不遺於遐遠內不昵於朋比四者不偏然後能合乎此爻中行之義故曰得尚于中行此則聖人所繫之辭以明處泰之道者也然則當治泰之任而能盡其處泰之道非有九二之才之德者孰能與於此哉泰卦之九二曰云云其義如此嘗謂有天地之泰有君臣之泰陰陽之氣交和而萬物遂其化育之功此所謂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志交通而天下臻於和平之治此所謂君臣之泰也然而天地之泰其在氣化也不能无盛衰君臣之泰其於人事也不能无得失故夫致泰之非難而處泰之為難有以致之而无以處之則崇之

極者圮之端滿之至者覆之漸又安知今日之泰不以為他日之否乎昔唐虞君臣更相戒敕兢兢業業之念常存乎一日二日萬幾之餘而精一執中之語尤謹於十六字傳心之際蓋其泰和盛治所以不可及者政以其能盡處泰之道則夫泰之為卦從可知矣自今觀之內乾外坤之卦為泰以乾之三陽而居乎內以坤之三陰而居乎外是天地之氣交通和暢而為泰者也九二在三陽之中而居陰位又能不過乎中蓋大臣有陽剛居中之德而上與六五柔順得中之君同德相應故治泰之任主二而言聖人於九二之爻明其處泰之道故舉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以盡其中行之義中行之義盡而處泰之道得處泰之道得而治泰之任可以无勝矣且夫泰寧之世人情溺於安肆庶事无御濡滯未免於積滯故治之者必恭其含弘之度恢其容納之量有詳審精密之功而无紛更煩擾之患然後幹革事理而人安之是故謂之包荒言其於荒穢无不包容之也夫泰寧之時人情樂於因循憚於改作紀綱未免於廢弛故治之者必奮其剛果之用剛其決斷之宜有作興鼓舞之機而无苟且怠惰之蔽然後政修事立而國賴之是故謂之用馮河言其如馮河之致其勇決也若夫事理之深隱而思慮有所未及賢才之滯陋而任用有所未至此皆

遐遠之易遺者也苟非有不遺之明而念慮或不能以周徧則所以治泰者見於近而不見於遠矣故又欲其不遐遺若夫限田宅而害於臧近禁奢侈而妨於貴勢此皆朋比之不能亡者也苟非有朋亡之實而法令或至於沮格則所以治泰者由於私而不由於公矣故又欲其朋亡有包荒之量而不决之以馮河之勇固非所以合乎中行有不遐遺之明而不行之以朋亡之公亦非所以合乎中行是必量足以容之勇足以决之明足以燭之公足以成之而後剛柔不偏知仁兩盡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三綱正九疇叙无所施而不得其當其能合乎此爻中行之義而謂之得尚乎中行也宜哉雖然聖人於九二之爻其言處泰之道備矣而於大象復有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之辭何也蓋周公之爻辭所謂得尚乎中行者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乎政事之施也至於夫子之大象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則盡其法制品節之詳而所以參贊化育之功於是无以加矣然所謂財成者乃所以制其過所謂輔相者乃所以補其不及則亦不過欲歸於中道而已豈有他哉君子觀繫易之辭而後知中也者聖人傳心出治之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七泰

泰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程子曰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包荒耶為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耶曰易上如說以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不是一箇心胸明闊底如何做得卜子夏傳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乾降為泰而得其中通天下之情知天下之用而不過其當也胡寅何由興事志在其中不失其治應之而行可謂光大已矣孔穎達正義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釋得尚中行之義所以包荒得配此六五之中者以无私无偏存乎光大之道故此包荒皆假外物以明義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在中稱包荒大川也馮河涉河遐遠遺亡也失位變得正體坎坎為大川為河震為足故用馮河乾為遠故不遐遺兊為朋坤虛无君欲使二上故朋亡二與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震為行故光大也張横渠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蘇軾傳陽皆在內據用事之處而擯三陰於外此陰之所不能堪也陰不能堪必疾陽疾陽斯爭矣九二陽之主也故包荒用馮河馮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棄也此所以慄小人爾以君子而慄小人其朋以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於六五有大援於上君子以愈安也雖亡其朋而卒賴以安此所以為光大也楊龜山經說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皆不棄也棄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為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矣陳了齋說包用遺亡皆以尚中行為得中而不行行而不中皆非習坎而尚大者也貞凶征凶由是而分矣是故光者坤之德也大者乾之道也以光而大泰之九二也張紫巖傳二有乾剛之德其容如天其公如天中道上通君心應之包荒用馮河容也

不遐遺朋亡。公也。荒包則不才者勉。馮河用。則強暴者化。不遐遺朋亡。則志仁身正臣道洪荒泰治之時。君臣各得其志。為大臣者孰不以天下為心。且以天下為公哉。二剛中知保治之難。汲汲乎荒之包。馮河之用。不以遠棄。不以近比。所以作成人才。杜絕私黨之意甚備。宜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嘗考二之心。處至治而兢兢若未治。惟恐一夫失所。一才見棄。一事不公。有以害吾治。其為中也至矣。事業豈不從而光大哉。坤陰在上。包荒象三比象。陰二承之。用馮河象。陰荒也。陰在外包也。陽剛不中。馮河也。應坤為不遐遺。為朋亡。乾中為光大。鄭雍解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遐之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為朋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也。中行者。六五為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為皇極大中之道。則象以九二為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為臣。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黄裳元吉。而泰之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得於乾坤用九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群龍无首者也。六三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李光讀易詳說。九二以陽剛之才有應乎五。而處人臣之正。當泰之時能包含荒穢。雖狂狷之士不顧險患。如不假舟楫。而馮河者无不容納。此真大臣之任。當海內交泰之時。人材衆多。若遴選太精。則豪傑之士或不得其職。則聚而為寇盜者多矣。秦隋之末是也。當廓其度量。包含荒穢。遠者无所棄遺。則山林之士莫不皆至。近者无所阿比。故朋黨之禍无自而興。如此乃能配乎九五中行之主。而无偏黨之私也。人臣之道至此則光明盛大。不可有加矣。朱漢上傳。兌為澤。震為萑陂澤荒穢之象。二之五以陽包陰。包荒也。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也。震足蹈川。徒涉也。徒涉曰馮。馮河也。勇於蹈難而不顧者也。二近五遠。不遐遺也。陽與陽為朋。二絕其類而者朋亡也。人狃於泰。政緩法弛之時。當有包含荒穢之

量。以安人情。用馮河越險之勇。以去弊事。民隱忽於荒遠。人材失於廢滯。故戒以不遐遺。近己者愛之。遠己者惡之。大公至正。或奪於私暱。故戒以朋亡。四者具。乃得配六五而行中道。所以然者。光明廣大。不狹且陋也。六五柔中以下九二。二剛中而配五。坎離日月光滿六合而无私照。其道光大。如是則无一物不泰矣。易言道大无所不容者曰光大。思慮褊狹者未光大陋之謂也。時已泰矣。苟淺中不能容之。則輕人才。忽遠事。植朋黨。好惡不中。不足以厭服人心。天下復入于否。六五曰中以行願也。九二曰中行中道者。所以存泰也。横渠曰。辞文之治。不過是矣。曾穜易粹言。兼山郭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召公曰。有罪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惟仁其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如是。況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之泰。豈宜无媿也。易說（所引横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横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无不包容。无不納用。至遠不遺。至近不私。右（所引孔穎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皆九二主泰用人之道。六五以柔順居尊。下應於二。故二得以主泰用人。然同志相交。凡二之得盡其才。六五之功也。夫小往大來之時。安能使天下无小人。惟消而在外。使不至害君子足矣。況彼荒而不治者。勇而不中者。其可盡棄。聖人慮其然。故於九二示其戒也。荒者。怠情弗修之謂也。能包而容之。亦或為勤。馮河者。強暴勇前之謂也。能取而用之。亦或可使。惟如是。故中養不中。而天下无不通之人矣。雖然。包荒用馮河。可以為仁矣。苟推之不廣。近者得而遠者遺之。猶未足以為治。故戒之以不遐遺。用人之廣。可以為賢矣。苟行之不公。黨與立而私意勝。亦不足以為治。故戒之以朋亡。具是四者。蓋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六五中行之主。言二所為如是。為其主之所尊尚也。人臣而為主之所尊尚。豈不光大哉。象於四者止言包荒。而不及其餘者。蓋象於易文往往不全載也。虞翻曰。在中包荒也。變成坎為河。震為足。乾為遠。二五易位。故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二五易位為光大者。翻謂二動成離故也。又互體兌在坎上。虎馮河之象。楊萬里傳。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答六五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

一曰包荒以容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弊不以全責偏不以近忘遠不以羣閒抑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舍則天下有廢才遐遠之士塞於閭搜之不得則天下有遺士孤立之賢寡於朋黨之不力則天下有遺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世乎林栗集解九二兌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應乎六五之艮故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初為乾乾為郊二為兌兌為澤三為震震為萑葦郊野之外水澤所鍾而萑葦茅茨生焉荒之象也乾為人兌為澤震為足水澤之上人徒涉焉馮河之象也乾為郊野遐之象也坤為衆朋之象也荒者茅塞而不治人之所棄也馮河者進取而不顧人之所疾也遐者跡遠而易遺朋者親近而難忘者也惟六五之君以柔居尊下畜三陽而反其坤巽之類故荒者吾能包之馮河者吾能用之跡遠之賢无遺於野而朋比之衆自散於朝則可謂皇極之君矣尚猶配也中行謂二也有皇極之君必有中行之臣說而應之故六五得配於九二以成泰之治也何者以六居五以九居二復中正之位无剛柔之偏故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

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又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荒與馮河孔子之所謂狂狷過不及者歟何者以陽居剛而不得乎中故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西伯養老而太公歸之燕昭禮士而樂毅從之包荒得尚于中行不亦宜乎子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其六五之謂矣二五相與剛柔迭居是以互言其義也楊慈湖傳大哉九二之道也惟賢知賢拔茅茹在九二不必言九二大賢學之荒者疑在所棄今九二則包之何以包之也人有常性本善本正因物有遷斯昏斯亂荒者不協于極而已猶未罹于咎也君子當包受之寬以教養之則天下之善心无不興起可以使人皆有士君子之行馮河者勇進直前无所畏懦之象謹畏不敢發君子之常德然而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居內而道長小人居外而道消三陽並進群賢畢集九二又得位於斯時也苟猶畏懦不敢輕發則斯民何所賴至治何由致哉用馮河所以破君子畏懦之蔽啓以變通大有為之道也遐遠也遠者人情易以遺忘亦才力之所不逮今九二不遺遐遠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睿智周之无被无外朋者所親也朋亡則不止於所親雖所不知凡一言之善一事之能尚皆用之而况於以賢人吉士稱者乎包荒用馮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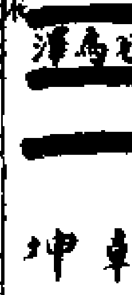
不遐遺朋亡九二備此四德得道之上尚上也得乎道之全非其小者也然此亦非於常性之外復有所進也雖大聖與下愚其常性則同賢者智者自過之而失其中不肖者愚者自不及而失其中今九二之道自小賢小智觀之則謂之大自道觀之則中行而已矣中无實體賢者智者未能忘意不意乎彼則意乎此不彼不此人意乎中皆有所倚非中也中者无思无慮无偏无倚之虛名非訓詁之所到曰光大者乃言其道心光明如日月之光无所思為而萬物畢照道心无我虛明洞照萬里苟未至於如日月之光明必有己私有意有我必有蔽惑惟曰中而不曰正者中正雖无二道而世之秉政者未必能中虛无我也項安世玩辭九二剛而能柔其道中平无所偏倚能包在外之三陰與之相應如徒步涉河无所疑忌陰雖遠而不之遺陽雖近而不之比獨離其朋上合於六五之中行二五相易遂成既濟以此處泰不亦光大乎五交二成離故有光大之象二至五成坎故有馮河之象郭子儀之待回紇與魚朝恩裴度之待蔡人皆包荒而不忌馮河而不疑故盜賊小人意消心化其道愈大其德愈光其九二之謂乎李謙齋詳解九二包荒正以光大也尚配也主也猶漢尚符璽尚公主之尚荒者小人之荒穢而无所用者也馮河者小人之勇而可使

者也荒者包而容之勇者因其才而用之雖至疏至遠未嘗遺也夫如是則在我者无偏系之心而朋黨之患亡矣二以陽居陰而上應於五此大臣之得位者也二不以其得位自矜而方且恢洪廣大舉天下之小大包而納之於度量之中可容者容之可用者用之是以得配於六五中行之君而獲光大之美二可謂有大臣之量者也夫君子之於小人要當容之以受其歸而不可疾之以甚其惡晉欒氏之難欒王鮒謂范宣子曰曷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餘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夫使宣子能從王鮒之言則二子之勇必為吾用又安有異日曲沃之變哉嗚呼若宣子者是不知用馮河之義者也馮椅輯註包荒得尚于中行九二象占　以光大也衆上下二句則全爻之義皆在其中泰之為卦莫尚此爻故曰光大光大陽明中正之象馮椅輯傳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贊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蘭惠卿曰包荒者包初九也初為內二為外故曰包用馮河者用九三者也以剛居陽故謂之馮河不遐遺者不遠忘三陰也三陰比三陽為遠故謂之遐朋亡者三陽為朋然亦不相黨馮當可曰初比二為未用猶賢者之在荒遠三比二則材過於剛二獨居中後則引初以進前則用三以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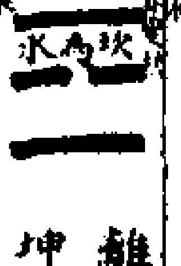
位在內而志應於外為不遐遺已應五而初應四三應上同類各從其應為朋亡趙氏曰人材有不及者容之其或勇為之過則亦取之不以其遠而遺之不以其朋而私之過與不及皆无所棄而踈與親皆无所偏此九二之責也大抵下卦二居中多與初三兩爻同體協比為義小畜之三陽九二猶且牽復在中況泰之三陽上復者乎初在後而不及則包之以進三在前而過則用之以行三陰在外遠也而應五則不遺三陽同體朋也而各有應則不黨此泰之九二所以為盛也（右明象）　李子思曰世有皇極之主則必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程正叔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是以剛中之材為上所專任故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右明占）

泰之為卦天地之中也三陰三陽而无所偏上降下陞而无所倚中之道也則於六位之中又取中焉二五君臣之中位也五雖君而六居之二雖臣而九居之其象為剛中之臣上配柔中之君以任中道之責者也故六爻之義二得而兼之尚配也得配于中道之主也今取帝女者謂之尚主蓋取諸此六五所以有歸妹之象（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泰九二　泰之明夷



乾下
坤上



離下
坤上

乾野兌澤變離之中虛坎之汙穢而震之蘆葦在焉包荒之象震動為用之象　坎為大川出乾流坤行於地中河之象　徒涉曰馮濊足在坎川之上馮河之象　坤土在上不遐遺之象　陽與陽為朋九二變為六二則絕其朋矣朋亡之象　六五居中在互卦震足之上中行之象二配於五尚配也得尚于中行之象　陽為大乾為天而在下卦天道不濟而光明光大之象

九二包荒用馮河（止）以光大也泰之時為大臣者多失於隨事求詳善文棄武務近忽遠徇私忘公四者既行非惟拮淺中狹量之譏自然不厭人心難服公論雖使人主有寬柔謙恭之德而能信任之為臣如是亦非人主之所願也今九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於中正之位變柔而為離既不失於剛暴又不失於柔懦既不失於不明又不失於太察以為天下四海之大雖已泰乎尤不可求詳責備使之盡如吾意間有荒穢未治之處固當包容含蓄庶幾可以潛革故曰包荒當泰之時人皆趨文則於武備必不暇留意君勇者技无所施又且為時厭薄則計出无聊誠有可慮能舉而用之於泰平之時是豈常情所及哉故曰用馮河兌氏隱於幽遠起人材於廢滯故曰不遐遺同已者不私而昵之異已者不遠而去之故曰朋亡具是四者茲九二所以得尚于六五中行之主尚者配也以下取上曰尚人臣之所為可以上配於人主乃所以增光其大者也故曰以光大也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處泰之道盡其於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可也然是象只言包荒者蓋包荒則人材雖偏必見諸用一視同仁何間踈遠无偏无黨何有同異然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者皆自包荒而致之或者以為象辭省文者亦非卦變明夷泰之時君子涖眾用晦而明之時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九二之德以乾下坤上中正无頗此所以得尚乎中行　東萊呂氏曰九二包荒用馮河伊川作兩句說亦好今只作一句包荒則既能包容雖馮河勇力之士亦能用也不遐遺言大抵人當安之時自然憂深思遠至泰時人民安富國家閒暇所失多由慮之不遠殊不知亂每基於治危每基於安詐可遐遺乎君朋亡言惟亂世智者効其謀勇者効其力不暇為朋黨當泰之時人臣各有朋黨是以漢之朋黨不起於高帝光武創業之時而起於中葉之後唐之朋黨不起於高祖太宗之時而起於宣宗之際此泰所以貴於朋亡也惟能盡二者事庶得中道惟得中道故光大也雖然此卦六五君位九二臣位治泰之道盡其其二而不言於五何也蓋以六五中順之君既能委任九二剛中正之大臣則人君之職舉不必自為也（所引横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狄横渠說楊龜山經說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程氏釋此爻至為詳悉以其餘意推之非特處泰治之世當如是其處小人之道亦當如是蓋以君子在內二為之主所以制小人之命者在焉制小人之命者豈必蹙之於至窮之地然曰包荒不以褊心而起其怒也曰用馮河不以疑心而柔其間也曰不遐遺毋以在遠者為可忽也曰朋亡毋以在我者為可私也處泰如此則能以其中道而上配乎其君君為之主我行其志而其道光大矣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當泰之時乾陽在下坤陰在上坤地廣袤有荒之象矣包乎地包荒也二居乾中用之而柔互坎在前馮河之象矣五之應則遐遺矣失陽之類則朋亡矣復還其剛則遐不遺朋不亡矣六五之君乃以柔應之得尚于中行也光大者以陽爻言焉泰而不為明夷也易祓總義當泰之世二以剛中應五之柔中五資之以治泰者也（治）泰之道

不能使天下皆君子也。亦不能使天下皆无小人也。以中道先天下而已包荒者小人之惡可恕則恕不必疾之已甚。用馮河者小人之勇可用則用。不必責之太備。不遐遺者小人在外不以疏遠而棄其善。朋亡者小人爲黨必使之喪朋以趨於善。以是四者處泰則小人皆爲君子之時九五之君尊而尚之。故曰得尚于中行。此所以爲光大之盛也。楊瀛四尚易通童谿曰。二當君子道長之時正當以天下爲己任。初九之君子處草野僻陋之地有茅茹之象。而二則從而包之。故曰包荒。九三之君子以剛健過中之才。艱難以守正。而二則從而用之。故曰用馮河。荒者必包。馮河者必用。則有兼収並用之德。而无私昵朋比之嫌。如此則可以上配中行之主。

西漢李氏曰。包荒用馮河用君子之道。不遐遺朋亡處小人之道。　愚得之師曰。二爻泰之明夷。大抵陽明陰晦。陽之純則爲泰。一變則否之機伏焉。夫聖人作易。憂患之意每於未兆未形之際發之。且九三一爻乃否泰之交。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又曰艱貞无咎。豈知艱貞二字。已於二爻之變卦言之矣。夫明夷曰利艱貞。言君子當明夷之時。艱難而不失其正。則爲利也。聖人隱其旨於九二。而發其意於九三。其知泰之變則爲否之伏耶。夫陽主明也。陰主殺也。陽變之陰。則夷其明於養晦之地。所以曰明夷之吉順以則也。當九二君子道長拔茅類升之時。而否變之機伏於冥冥。雖變而之晦。猶曰用拯馬壯吉。是欲資夫衆陽之助已也。　愚曰。九二剛中。治泰之主。包含荒穢者居中則虛也。馮河勇決者乾健利涉也。不遐遺者不忘遠也。朋亡者不泄邇也。四者盡而後配合中行之道。所以光明而盛大。不然淺中狹量。顏情牽制。玩細娛而忘大患。植黨與而市私恩。將見邪正雜揉。危亡伏於不測。泰即否也。凡卦有乾體乾中有坤故皆曰利涉大川。此用馮河也。尚與漢書列侯尚公主之尚同。趙汝楳輯聞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聖人釋爻不皆全舉其辭。然擷取一二言乃此爻之綱領。言包荒得尚于中行則用馮河不遐遺朋亡皆包荒內事。聖人教人以玩辭之要如此。九二能包荒則用泰之功光明盛大。斯言雖約鋪張揚厲而有餘。徐相直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无所不容曰包。故使人也器之。雖有馮河之勇者亦用之。苟在所可取。不以遠已而有所棄。不遐遺也。苟在所棄雖近已而无所私。朋亡也。以此故得尊尚于六五中行之君。象言得尚于中行之君。而人臣之道大光也。張應珍解。包容也。荒外卦坤也。馮河勇夫也。不遐遺不遠棄也。上文皆言坤朋亡者去自已之朋九三初九也。當君子道長之時。小人亦不可遽絕而不用。宜包容外卦之荒穢。用馮河之勇夫。雖遠亦不可遺也。同類之朋或不明是。必欲盡去小人者亦宜亡之。否則激其變而事生。所謂得尚于中行而全其剛明遠大者以此也。處泰卦九二之時。聖人諄諄垂誨猶溺在否之世。可知其爲治之難矣。蘇起翁讀易記。九二爲致泰之臣。能包八荒。不分內外。則度量廣大。小人見容。有徒涉馮河之勇者用之。不以泰而忘武備也。人之有才不以遠而遺棄。不以非吾朋黨而不用。存大公至正之心。无忘遠朋比之患。以此致泰。亦何難哉。故以此得尚于中行。中行五也。尚尚主也。五言帝乙歸妹。二言尚于中行。上下交而其志同也。爻變離。斯其爲光大歟。尚帝之妹。豈不光明而宏大。二三四互兊則四少女也。三四五互震則五長男也。四非五之妹而何。九二互兊伏艮少男也。得尚于中行宜矣。以大臣而尚主。亦以見上下交而志同。其於致泰也何有。丁易東象義。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九二以光大者陽爲明。故有光象。陽爲大。故有大象。光能燭遠。大能勝私也。包荒得尚于中行。舉首尾二句言。鄭鍔圖說。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包荒如蒙二包蒙。姤五包瓜。旨意一也。夫九二應五。上爲乾之九五。六五應二。下爲坤之六二。故二變既濟。剛柔正而當位。今泰之九二乃爲生物之天。六五即爲无物之地。蓋二陽未出于地。地上无物。无物之地非荒而何。九二之五盡包其无物之地。故曰包荒。自子中坎位之復一陽上行坤中。爻爻皆涉坎水。故曰用馮河。泰之九三。天地際也。二近於三。自邇陟遐以至於天地之際。故曰不遐遺。坤之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天地否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地天泰也。謂西南否陰之朋至此東北之泰陰朋已亡矣。故曰朋亡。泰者天地交也。以二之五。乃成既濟。得尚于中行也。故曰得尚于中行。故聖人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謂坤體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至于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故曰以光大也。吳澄纂言。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項氏曰。泰之所以成泰者。以九二六五上下相交也。俞琰集說光大。謂胷次明闊而有容人之量也。　童溪王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省文之例也。李恕易訓。九二（止）以光大也。二以剛中上應柔中之君。主治泰者也。當泰之時。不可擾之以激近患。必貴有包含荒穢之量。又懼因循憚改。必有徒涉之勇。足以濟深涉遠。乃能有爲。而又周及庶事。遐遠不遺。公行无私。絕去朋黨。乃能配合中行之義。全此四者。乃能合於九二中行之德。而光明顯大也。保八原旨。九二以陽居健體之中。剛中之臣也。　包荒。乾大坤廣。洪荒也。乾與坤應。有包荒之象也。　用馮河互體

見兌乾健涉兌澤而不陷有勇馮河之象也　不遐遺內近外遠內外相應有不遺遠之象　朋亡三陽則為朋二往配五有喪朋之象　得尚于中行六五居上以陰下嫁為歸妹此尚當為尚公主之尚中行指六五居中九二亦居中也是六五歸于九二九二尚六五為得尚于中行之象中之中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君子體而用之六五下應九二即是上中應下中中之中也故曰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者中之神氣存焉是故可以无大不包无才不用不忘遐遠不屑朋比以光大也胡震衍義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泰之九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六五以柔順得中而下應於二君臣同德二主治泰者也是泰之宰相也宰相之道有四曰包荒曰用馮河曰不遐遺曰朋亡四者而皆會之以中道此見九二之善以道事君者也方泰之時弊端容有未盡革才位猶有未盡稱革弊而矯激則操暴而變生治惡而太驟則激忿而艱險生寬和以與治弊忠厚以進人材赦小過而矜之不忿疾于頑而教之此處泰之貴於包荒也當容而容亦隨時而取中也處泰之道嚴急固不可因循苟且尤不可苛刻固不可牽制畏懦尤不可大姦當拔則拔之大賢當進則進之大事當立則立之於包含荒穢之中而濟之以越險濟難之勇此乃義理之勇非血氣之勇无疾視忿戾之態有隱然寬大樂易之意則當勇而勇亦所以隨時取中也又曰不遐遺不以遐遠之民生而思惠之不普不以僻陋之賢才而遺棄之不及不以事變之茫昧而備具之不素此不遐遺而周普亦所以合于中道也又曰朋亡處泰之時建制立事推明公道不以所識窮乏得我而害其公不以宮室妻妾之奉而害其公不以貴戚之請托而害其公則朋亡而盡公亦所以合于中道也小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舉包荒而通解四者之義約其辭也以光大謂中道之光大也中者天理之自然人事之當然而不可須臾離也夫子曰中庸之為德也民鮮久矣學者立身行己苟能廣吾器量勉吾義勇充吾遠見屏吾係累以依乎中庸是亦一身之泰豈特治泰之臣為然或以用馮河為宰相兼用剛果之才以輔泰亦一說也潘氏曰包納而善用舉遠而无黨宰相之道所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而為太平之輔也張清子集註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九三以陽居陽過於勇者也故有馮河之象用馮河者九二以三有濟險之才而可用也　愚謂二居臣位以剛應五泰之主爻也坤地廣袤有荒之象天包乎地包荒也无舟渡河曰馮即暴虎馮河之馮包荒所包者遠也用馮河所用者勇也不遐遺謂不遐棄也

君子不黨則朋比之私皆亡四者乃大臣處泰之道唯其有九二剛中之德故得以配合六五中行之君也尚者配也然文言四者之德象但舉其包荒之量蓋止言其大者而已二言得尚于中行而五言中以行願二與五應則泰治以之光明盛大也所引蘭氏曰見前馮椅輯傳趙珪解九二包荒止以光大也二乃治泰之臣以乾體剛中之才為治不難但當廣大其量包含荒穢不求瑕類於人乃可容衆世泰人心安於暇逸怠於治理用馮河之勇猛以濟之則无廢墜不舉之事遠方民瘼難知易忘不以遐遠遺忘而不恤則遠人獨慕位隆族大攀援附托之朋消亡則无以私害公如此則可得配尚中道而行矣象云以光大是則政修道行國民安泰以光大其事業矣陳應潤爻變易緼此周誥文法周公所作爻辭明矣包荒寬容貌不剛也用馮河威勇貌不柔也不遐遺无偏也朋亡无黨也言君子不剛不柔无偏无黨庶幾乎中道而行也九二變陰下卦為離離之文明剛柔相濟所以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人徒知治泰之世易為力殊不知治泰之臣難為功堯舜之時泰之盛矣而猶有象恭滔天巧言令色孔壬之人在帝左右以為君子害故元凱之賢不能自進向非堯舜之聖為皋稷契夔龍之賢以治之未知泰之果能全盛否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包荒穢也舞干羽而有苗格不遐遺也用馮河之勇而誅四凶去其朋邪之黨也後世稱太平之治必言堯舜者以其事業光輝盛大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仁足以有容勇足以斷制智足以燭幽道足以示公然後无過不及之差惟其以光大故能如此非光則无以及遠非大則不能勝私其能合於九二之中行者鮮矣　蒙謂以合容之量施剛果之用有深遠之慮而无朋比之私以此治泰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葉有慶經義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廣其教者既有容德則被其教者斯有顯德夫下之有顯德者以上之有容德也苟上无寬大樂易之量則下有艱難退沮之意天下微全人矣況望其有顯德乎當泰之時上之人固不敢棄才於泰和之外也於是推包荒之量其待人也无鄙夷厭薄之心尚中行之道其示人也无超異孤峻之行常以有教无類為意非有容德乎當泰之時下之人亦不敢自棄於泰和之外也於是因上之包荒去荒以就美而期見識之高明因上之尚中執中而去偏而期踐履之盛太常以遷善改過為念非有顯德乎惟上之人不棄才於泰和之外故下之人皆成才於泰和之中茲泰之所以為盛治歟云云吾於泰九二見之嘗謂生其才者天也全其才者人也天生之人全之則人才自微而之盛天生之人棄之則

人才自盛而之微。是知盛而微。微而盛。非人才之自爾。主人才者使之爾。主人才者。烏可封築己私。溝汙意見。而以有我為心也。要當山藪度量。川澤胷次。而以體天為心也。如以有我為心。則指疵剔瑕。吹毛摘纇。置人才於自昏自明之域。自卑自高之地。是豈天之心哉。如以體天為心。提汙就潔。臧舊涵新。則振人才於日高日明之境。日盛日大之閒。寧以有我為心哉。主人才者。其將以有我為心乎。抑將以體天為心乎。吾知其以體天為心矣。自今觀之。泰之主教者。蓋知夫天之生才也。賢者固有也。不肖者豈无之。烏可以其不肖而不包納之也。知者固有也。愚憒豈无之。烏可以其愚憒而不包納之也。吾則見其可教可誨。而不見其可斥可外。教之誨之。必以中行之道。吾則見其可啓可發。而不見其可擯可絕。啓之發之。必以中行之道。庶乎使下之人。皆可跂而及。皆可勉而到焉。非廣其教之有容德乎。泰之被教者。亦知夫上之納我也。不以不肖不見斥。而且以賢者之期望。吾烏可自棄於賢者。而為不肖之歸乎。不以愚憒而見薄。而且以知者之勗意。吾烏可自暴於知者。而為愚憒之歸乎。吾當潔己好脩。不當自處於卑汙之地。由卑汙而高明可也。吾當特立獨行。不當入於淺狹之所。由淺狹而廣大可也。庶乎使上之人。以樂育而自慰。以得人而自喜焉。非被其教之有顯德乎。我儀圖之。以春秋之法而責天下。則天下无全人。以皇極之道而待天下。則天下有成才。泰之九二。吾知其待天下也。以皇極之道。而不以春秋之法也。彼其心固以為苟有一人之可棄。非天之心。有一人之自棄。亦非天之心。天之心固廣大也。而我固自小。天之心固幷包也。而我固自狹。豈皇極之道也。泰九二之心。天之心也。亦嘗念夫人才之在天下。其始也。患其不能明吾之教。當如蒙之包蒙。而施其教可也。其中也。患其不能信吾之教。當如臨之教思无窮。而久其教可也。其終也。患其不能尊吾之教。當如觀之神道設教。而妙其教可也。如是則泰之至歟。泰之至治。常見於天下。因是以驗之虞周。則信其然矣。有虞之民。所以比屋可封者。以上有執中之人也。有周之民。所以人皆士行者。以上有忠厚之人也。不然何以曰（泰和在唐虞成周。）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程子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

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朱子本義。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趙與適易遺說）朱子語錄。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信與不信。（黃義剛錄。）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劉砥錄。）王弼註。乾本上也。坤本下也。而得泰者。降與升也。而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復其所處。則上守其尊。下守其卑。是故无往而不復也。无平而不陂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時將大變。世將大革。而居不失其正。動不失其應。艱而能貞。不失其義。故无咎也。信義誠著。故不恤其孚而自明也。故曰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也。陂。彼偽反。徐甫寄反。傾也。注同。又破何反。偏也。陸德明音義。（見前王弼註）孔穎達正義。无平不陂者。九三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初雖在下。今將復歸於上。坤體初雖在上。今欲復歸於下。是初始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往者。必將有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復者。猶若无在下者而不在上。无在上者而不歸下也。艱貞无咎者。己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為己居得其正。動有其應。艱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憂也。孚。信也。信義先以誠著。故不須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於食祿之道。自有福慶也。　注將復其所處至于食有福也。　將復其所處者。以泰卦乾體在下。此九三將棄三而向四。是將復其乾之上體所處也。泰卦坤體在上。此六四今將去四而歸向初。復其坤體所處也。處天地之將閉。平路之將陂者。天將處上。地將處下。閉而不通。是天地之將閉也。所以往前通泰。路无險難。自今已後。時既否閉。路有傾危。是平路之將陂也。此因三之向四。是下欲上也。則上六將歸於下。是上欲下也。故云復其所處也。信義誠著者。以九三居不失正。動不失應。是信義誠著也。故不恤其孚而自明者。解於食有福。以信義自明。故飲食有福。李鼎祚集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虞翻曰。陂。傾。謂否上也。平謂三。天地分。故平。天成地平。謂危者使傾。往謂消外。復謂息內。從三至上。體復象。終日乾乾。反復道。故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虞翻曰。艱。險。貞。正。恤。憂。孚。信也。二之五得正。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陽在五孚。險坎為孚。故有孚。體

噬嗑食也二上之五據四則三乘二故于食有福也司馬温公說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何也夫物極則反天地之常也是故治者亂之原也通者塞之端也三居天地之際剛德將退柔德將進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君子於是時也何為而可哉必也執節守道而獨行其志乎故曰艱貞无咎君子之於道也患志之不篤不患人之不信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故曰勿恤其孚君子之干祿也修其性俟其命而已矣然後能永享安榮也故曰于食有福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都潔易變體義此泰之臨也而文辭云爾者夫乾下而坤上者泰之成卦故曰天地交泰而以上下交為義坤上而兌下者臨之成卦故曰澤上有地臨而以上臨下為義泰雖以上下交為義而過中則必辨若天之際地而于雨之所以施也然未嘗不終於陂若地之際天而徃雲之所以行也然未嘗不終於復君子之臣其君也知天地之交際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故艱不敢易正不敢僭而上下之分於是乎辨上下辨分以上臨下之義行焉是始於泰之交而終於臨之辨也蓋與臨之本體異矣趙復齋說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卞卦極泰之盛上卦極泰之變盛故存人事以致戒變則推天行之必然平陂往復理有可懼泰盛宜戒也城復于隍勢不可遏泰變可推也內卦方天地交際未解故時與上六不同　勿恤其孚不往應上項安世玩辭无平不陂為三陽言之无往不復為三陰言之兩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人能知此則當泰之極不可不盡人事以防之艱則不敢易也貞則不敢弛也无極泰之運而操心之危如此則舉動之際必无過咎矣然後彼之必至之孚可以勿恤我之固有之福可以長享矣乾之九三固能乾乾夕惕雖危无咎者也用以居泰不亦宜乎蔡節齋訓解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陂險也言无有陽常平而不險者无有陰常往而不復者此乃其理之信然當三陽將極之時故發此義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艱猶苦也恤憂也孚信然之謂也食享也君子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已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庶幾盡享其合有之福也馮椅輯註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陰陽各欲復其所之象陂彼偽反傾也或彼何甫寄二反非陽平在下升上則傾矣陰往在外降下則復矣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占能知艱而復上之正可以无咎恤憂也朱子曰孚所期之信也謂勿憂其上之相孚但往上而自有食祿之福矣于往也趙汝楳輯聞九三无平不陂止于

食有福平者坦夷以喻陽陂者險阻以喻陰往者陰在上復者復于下艱難也貞正也孚四孚於三也食猶食舊德福猶自求多福　泰之陽至三而盛亦至三而極盛極必衰理勢之必然三雖為陽而四之陰已切近乎我是陽无平而不陂陰无往而不復也君子方盛四為小人位適脅比故求孚於三以其見容然三勢則將衰位則不中不正又與君无應不幸而與小人同列何敢輕受其求輕受則必中小人之計故艱正自守始免于咎勿恤于四乃可自食其固有之福夫二與三皆君子二以朋亡為美三以勿恤為戒均是時也三乃高其廉稜斷斷乎君子小人之限疑不足以用泰者曰是亦用泰也包荒朋亡乃得時得君者之所為若潔己特立不為小人所陷則全身所以全道是以全道為泰者也堯舜君民泰和斯世者莫可尚已然泰否禪更行藏有命或隱德或揚名或立節皆可執範千古後人企想其風聲景仰其行義雖亂臣賊子猶當心讋氣褫使君子之脈不絕如縷以脈胎異日開泰之基彼窮達異趣小大殊德會而同之皆可以用泰三之勿恤二之朋亡易位皆然也姑汾道叟証類指龜泰極將否陽復居上如地道變盈是故宴安鴆毒危於安樂故艱難用正可保无咎食其舊祿不廢也方之古人如漢之石慶子父五人食祿萬石可謂極富惟以謹厚有禮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也丁易東象義陂險也泰極否將來矣陽无常平而不陂陰无常往而不復戒辭也三居危地以剛居正有艱難守正之義恤憂也勿恤其孚不以陰之孚我而動其心則于祿食有福不然泰轉為否則不可以祿矣　以象變言之平謂三天地分故平也九三之上則上卦為山下卦為澤平者陂矣往謂三陰卦辭所謂小往者也三陰在外往也往者復則三陰在下為否矣九二變則下體已變矣然九三位正未離乾體雖居危地能念其艱而守其正則无咎矣勿恤其孚三與上孚者恤之則以三易上反成失位但以九居三正固其守則于食有福或曰九三互兌為口故以食言　此爻言陰陽界限之交不可輕動惟當念其艱而固守也黃氏日抄勿恤其孚　程朱皆以孚為所期之信隨山主人臣食祿而言以勿恤其孚為不阿意以取信於上惟徐云勿憂而孚矣以下文不戒以孚例之又覺簡易吳澄纂言九三九居第三畫為泰之臨　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也泰至半矣慮其將變也泰三四相易則變歸妹九三比六四故以二畫之相易取象泰之上體坤也若三四相易則三四五互坎而平夷之坤變為險陂之坎矣故曰无平不陂陰往在外若四易三則往外之陰來復于內矣故曰无往不復　艱貞无咎占

也。泰將變之時以艱難之心正主事則无咎也。　勿恤占也。又戒以勿憂恤。蓋徒憂无益必有處之之道。　其孚于食有福占也。其者期之之辭陽者陰所食。六四食於九三。九三若能孚于食已之實者而得其心。則必无來復易位之禍。是有福也。五兌象食。俞琰集說九三。无平不陂止于食有福。陂彼偽反有平則有陂有往則有復。无有久平而不陂久往而不復者。三處泰道方中之時亦未至乎極聖人居安慮危。故為此戒艱則操心也危。而不敢慢易。貞則守德也固。而不敢放縱。如此則无過咎。而彼之孚可以勿憂。我之福可以自享。蓋在我者禮義不愆。則自治有餘何用它恤。胡一桂附錄纂註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于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覆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捋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銖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頷之。

銖。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享也。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正行可曰孚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古為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復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胡炳文通。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則為陂。陰出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處其交復其會能存艱苦貞固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泰之福可長享矣。謂泰否之非天不可也。不盡人事而一諉諸天。亦不可也。況自乾坤而後。歷六坎險阻備嘗。然後循至于泰。而泰第三爻已有否之漸焉。立身難而失之易。創業難而敗之易。致治難而亂之易。如此哉。董真卿會通。張子曰。因爻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　雙湖先生曰。平。陽畫橫。平象。陂。陰畫中斷

險陷象。往復卦變也。言三陰自否上往以成泰。又將自泰下復成否也。食五兌口象。所引蔡氏曰。丘氏曰。徐氏曰。並見前胡一桂附錄纂註。齊履謙本說。平謂九。陂謂六。在四為往。還三為復。无平不陂。言陽必有陰。无往不復。言上必反下。時誼當然。其指四。孚謂往以交。孚于食有福。于四之食。而為三之福。胡寅參義。聖人於天下之患。不圖之於已然。而常戒之於將然。泰之時。吉亨之時也。然九三纔過中。則聖人即為之戒。非思患豫防之意哉。天下之理。平者必有傾。往者必有復。陰陽之相勝。治亂之相因。如循環然。唯善處之者。於此之時。如奉槃水。如馭六馬。有戒懼之意。而无怠忽之心焉。故艱難守正。則可以无咎也。如豐之為卦。亦盛大之時也。而其彖之傳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亦此意也。然君子於此之時。亦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豈能必哉。故又當勿恤其必信。斯可也。若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則利害之心生。理義之意泯。亦非所謂艱貞者矣。能艱貞矣。勿恤矣。則其效亦有不期而然者。其于食有福也。豈非自天祐之。而吉无不利者歟。易纂饒氏曰。平而不陂。往而不復。此孚也。不當謂平必陂往必復。而一切諉之於天。能艱貞則无咎。无咎則何憂。可食其福。象謂天地際者。此乾坤交際之處。陰陽往來之會。所引蔡氏曰。徐氏古

為曰。胡氏云曰。並見前胡一桂纂註。胡炳文通。張希轍經義。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吾心戒於過慮。惟貴乎盡保泰之誠。天眷得於反求。自能以隆保泰之效。天下之理。惟至誠足以得天耳。區區焉惟私己之是慮。不幾乎反以害其誠邪。泰之九三。泰之已盛者也。泰至於盛。保之可也。私憂過計不可也。持之以由中之孚。則无往而非誠矣。誠者。天之道也。此心既存。天心昭鑒。于食之際。福祿崩康。豈不足以隆保泰之效哉。惟盡其誠而吾心不失於過慮。則隆其效而天眷自得於反求。善於保泰者其察諸此　云云之意。嘗謂一心之微。天下治忽之所關。天命去留之所繫也。善於保天下之治者。常持此心於一誠之純。不善保天下之治者。常用此心於萬念之雜。均之為保治也。而天命之去留。天下之治忽實分焉。吾聞世之君子其所謂保治之術矣。曰兵不可不強也。而威不可玩。於是益為強兵之慮。國不可不富也。而財不可彈。於是益為富國之慮。主勢不可卑而土木愈興民慢不可啓。而刑罰愈峻。於是一慮生。一誠泯。萬慮交作。則人偽滋熾。而去天愈遠矣。是雖貴效於冥冥之中。而求報於昭昭之際。不知吾之所以自戕其國脉。自伐其邦本者多矣。於天其何尤。君子之保治則不然也。孟泰者。盛治之世也。泰至九三。則盛治之過者也。其可不知所以為保泰計

乎然保治之道固不可緩尤不可急固不可安於不爲尤不可過於有爲喜功不可也生事不可也輕舉妄動不可也深戒夫萬念之過而常持夫一念之誠和平而不饕也純一而不亂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而力行无倦以終之也則以此之心合天之心隆景命於无窮集多福而悉備宗社綿磐石之休國家鞏泰山之固下而爲臣者无素餐之譏而享衎衎之飲食矣上而爲君者无不遑暇食之勞而有正吉之酒食矣雖頌天保之詩歌既醉之章亦何足以形容其盛哉泰之六爻二與五居中正之位正泰通和平之日也而保治之道必於三而言之蓋泰至三當天地際之時陽氣將盡陰氣將作盛衰之機實在於是保泰之權與固泰之管鑰莫大於三也平陂往復之戒凜乎甚嚴處之以艱而必守之以正則所謂正者孚而已非流於私憂過計之爲也噫猶幸夫三德之剛盡勿恤之誠以隆元吉之祉藉使上六處之以陰柔之資懵然不知所戒則于隍之復悔何及哉且勿恤之辭不獨於泰言之也晉之六五明之盛也而戒以失得勿恤家人九五家之盛也而戒以勿恤吉是皆不欲其容一毫之過慮也至於豐大之世易彰民衆之時人情尤易以私憂也豐則以勿憂戒之而六二之輔君則主於有孚發若之吉是亦在於以誠而致吉耳然豐之六二則主於以誠輔君而已而泰之九二爲保泰之計則通萬古君臣之所當戒也有志於隆泰和保天命者一念可不誠哉雖然內君子而外小人所以爲泰內小人而外君子所以爲否君子並用則吾道光亨小人或進則生民失所是則盡誠以保泰者要必在於親君子遠小人可也不然嘉禾方殖而一莠爲梗他時必至於憸人敗類讒巧敗國覆轍可鑒也有天下者試思之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子傳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卜子夏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下通而泰也物不可終通則天道復其上地道歸其下矣平反則陂矣有往則復矣君子見其交會思其所終慮患而艱守之不失其正則可无咎而全其信保食其福也王弼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將各分復之際　象曰无平不陂一本作无往不復孔穎達正義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要義三處天地之際將復其所處見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宋衷曰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

復也張橫渠說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蘇軾傳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於內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務進以迫坤則夫順者將至於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獲安於上則將下復以辱乾乾之往適所以速其復也故曰无往不復當是時也坤已知難而貞於我則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與二也以其所孚者爲樂進以迫坤而重違之則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楊龜山經說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爲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爲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荒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貞固以守之務爲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陳了齋說艱初未也艱貞乃无咎有其信者必行之非天者勿恤其孚之道也寒泉也碩果也食焉則並受其福在我者艱貞而已故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紫巖傳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天地氣數中則平過中必變人事亦然聖人知幾示訓於泰觀山川陵谷之遷變日月星辰之推移平陂往復故不能逃氣數自然也夫治至於泰其君必驕其臣必怠其德必衰其政必慢斯亦自然之理若有剛德君子知艱守正不恤一己利害盡誠以輔導其君俾知長以泰爲憂不以爲樂鮮不顛覆於後也九三雖剛過不中而有乾健震動不息之體故勉以孚若曰盡在我之誠以啓迪獨正而不恤其他則泰治可長保也夫國家尊榮君子食人之祿可以无愧而道行志得利澤加施矣曰于食有福乾坤相交而中進退盈虛自此分平陂往復所由生也互兌兌口爲食陽爲福互體震震以恐致福郭雍解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爲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爲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李光讀易詳說治亂存亡安危之相因如陰陽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聖人爲能因其盈虛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亂常存而不忘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豈有它哉兢業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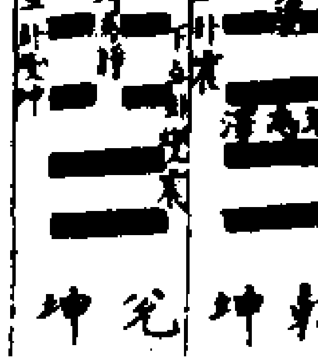
之危懼以處之當治安而不忘亂亡之戒則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聖人處泰之時常思艱難而復表中正則在我者无愧矣人之信不信何所恤我食者人之所享也福者天之所降也處泰之世當乾道將復之時獨以艱難守正而享其福祿非徼幸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處乾坤之間當天地之際平者當陂往者當復惟艱難守正庶可保其常要耳聖人知世路之將阻陽氣之必復故於此爻特為之戒云朱漢上傳初二上往四五復位坤平衍也化為山澤平者陂矣若九三不守其位而又往上六坤復泰將成否故戒之觀无平不陂則知无往不復矣九三在天地之際往者當復泰者當否時將大變唯艱難守貞確然不動乃无咎三與上六有孚者也陰陽失位為憂憂恤也三上相易恤其孚也天地反復之際外之小人必困內之君子有危懼之心乘隙而動著信於我君子應之則大事去矣禍至於覆其宗艱貞勿恤其孚不以利害之心移其守以拒險詖之勢以塞反復之路自信而已于食有福矣兌為口三陽為福君子之干祿也修身俟命人之信否无以為也故能永享安榮與有泰之福或曰時運已往艱貞其如何曰天人有交勝之理開子明曰象先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大哉人

講其與天地終始乎曾種易粹言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說（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白雲郭氏曰見前張橫渠說楊龜山經說郭雍解）李衡義海撮要天地復則不交而否矣（胡）泰否與乾坤異者以其變于中也此九三知幾存義與乾之九三同其象焉（牧）三陽同升不待約而自泰不戒而自信也（石）天之際地而平也其卒无不陂地之際天而往也其卒无不復艱正以處之乃无咎不恤上之孚已則于食有福苟恤其孚患有以取信于上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不敢直已以行志離道失義无不為矣（介）（所引卜子夏傳孔穎達正義見前）鄭剛中窺餘乾之復也自下而上九三居其先坤之復也自上而下六四居其先泰極而變則陽復其位九三先進上矣三之未進則自三至五為震之坦途進與上六相易則上體為艮下體為兌山澤為不平之象此平陂往復之義也際者兩相際也陽際陰陰復際陽而皆非其所時无止分无常則二氣必復其位九三適當其際豈不艱乎有為之之理而為之不易故以艱云艱非不可為也苟能知泰道之欲盈思否閉之將至深憂遠慮力以正道距小人雖艱无咎矣然于食有福猶未可保也故又必待於勿恤其孚何則孚者信之應于彼者也若三陰之復下皆其中心之所願六四動則五上皆隨之自可不戒而孚九三當變革之時以一身塞群陰之路使衆志允從固大養有如不應利害迫之其中一動小人懷姦以入天祿其可得而食是必守之以正斷之以誠勿以孚不孚為念而決意不移此于食有福之道周公伊尹所以任天下之重也宋衷曰地平極則險陂天道極則還復乖作易謂二之五得正在坎中故艱貞坎為憂故勿恤集傳謂兌為口三陽為福楊萬里傳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者勿謂時平其險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儻或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沃而盡之之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林栗集解九三下體為乾上體為震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上應於上六而承於六四二爻皆坤而四又巽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陽為平陰為陂陽為往陰為復三陽之進至是極矣方泰之初陽自下升故不嫌於居剛至於九二居柔得中上應六五以成交泰之道古之明君良臣同德相須无為而治皆由此也至於九三道已隆矣時已極矣持盈守成兹為難矣而三又以陽居剛行過乎中體乎剛健而資之以決躁極其勢力進而迫之以乾迫坤以震迫

巽以九三迫六四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理勢然也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无平不陂之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无往不復之義也以坤易乾以巽易震平者陂矣往者復矣而否之象見矣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焉若曰勿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恃其力足以鉏鋤小人恃其威足以鞭笞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之所以復強也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故曰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書曰无疆惟休亦大惟艱又曰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恤之言憂也勿者甚之之辭也猶言泰之極矣能勿憂乎以乾迫坤以震迫巽可謂无難矣以坤遇乾以巽遇震可謂有孚矣弗圖其難則患生於所易弗虞其變則失在於所孚方泰之時惟見其易豈知其難惟信其孚豈慮其變是以平陂往復常在循環反掌之間耳古之君子為能見其易而思其艱見其孚而不忘其恤以艱為貞則可以免於咎以恤為孚則可以安樂飲食而保其福祿也故曰知難无難知憂不憂豈不信哉子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為其乾坤相際之處陰陽往復之交故繫之以如此之辭也楊慈湖傳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无有平而不陂者无有往而不復者小者雖往他日將復今雖治平後將陷陂消

息盈虛。勢不可止。然亦有道焉。克艱克正。亦可无咎。勿用憂恤。此理之可信。不可信乎食有福祿之可保也。食祿食之謂。所患在我之失道爾。道以枚逸而失。以艱正而得。未有得乎道而致禍者。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天地陰陽消長之際則然。不言人道。明亦可以艱貞致福也。大傳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蓋道可以通乎造化。消禍敗。補天地之不足。有如此之神用。於是爻見之。王華叟音訓。无平不陂。今本作无往不復。陸氏曰。一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李謙齋詳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乾本居上。坤本居下。泰以相交而互為外。降至於九三。則天地將復之際也。乾不能久安於下而求復於上。坤亦不能久安於上而將復於下。蓋未有平而不至於陂。往而不至於復者。泰之極則否來之。是亦勢之必至者矣。當此之時。而欲求有以使之不至於否。則奈何。不過以艱守貞而已。居至治之極而能以克艱為心。持天下之正而不流於變。此保泰之道也。夫陰陽之必至於復。是其必信之理也。吾誠能以艱貞自治。則理雖必信。而可以无憂而坐享太平之福矣。蓋天人有相勝之道。治亂有可移之理。人君知保治之戒。則要知泰之不可長享也。我舜之時。泰和極治之時也。惟其君臣之間知所警懼。故后臣克艱之戒。警戒无虞之戒。惟時惟幾之戒。更相儆敕。而天下之治卒至於天其申命用休。茲非所謂艱貞无咎者歟。蔡節齋訓解。象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乾坤間故曰際。馮椅輯註。无往不復。九三象。　天地際也。交際之際。馮椅輯傳。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贊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都聖與曰。天確然而常高。其氣之下際乎地則平矣。然未有平而不陂者也。地隤然而常痿。其氣之上際乎天則往矣。然未有往而不復者也。李子思曰。當乾坤二體交接之間。而天地二位將復其故之際。其象蓋如此。郭子和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然。終則有始。可不豫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林黃中曰。以至剛迫至柔。物極則反。是以聖人憂之而為之戒曰。物極其平。庶幾不陂。勿窮其往。庶幾不復。世之君子。當極盛之時。縣其力足以誅鋤小人。縣其力足以攘斥四夷。必極其平。窮其往而後已。此小人之所以復用。而夷狄所以復彊也。　此說近巧。而理意亦通。平謂平其陰。猶削平之平。往謂往乎上。即大往之往。然陰平而陽上進則傾矣。是陂也。陽往而陰上窮則復矣。故未敢廢而兩存之。（右明象）　楊廷秀曰。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而守正。庶乎其无咎。馮當可曰。乾之極。不久位於三。將進而為四矣。三一進則二初亦進。而陰則下生矣。此一爻乃天地將交際變革之會。儻非泰則三當凶矣。无咎者。艱貞而免於咎也。劉氏曰。三猶有應。持否不可不防。爾若憂其以否見疑而遂不食其祿。則失于食之福矣。　上卦雖坤。有君道焉。下卦雖乾。臣道也。三陽之進。但能知艱而守。則可以貞而无咎。三陽以上復為貞也。三陰下復。不必憂其不與已孚。而所食於上者。自錫佑之。上下之交。其象如此。上一位天之象也。應已福之也。位多凶。故不无戒之之辭。亦持盈之意。（右明占）　李仲永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或問關子明曰。時運已集。艱其何如。曰。天人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天我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泰九三　泰之臨



乾下　坤上

兌下　坤上

震為大塗。九三變則震塗降而之下為兌澤矣。平而陂之象。　震為行。今降而之下。則上互卦變坤。震行復為坤靜。往而復之象。　震為恐懼。乾有貞德。艱貞之象。　兌說坤順。无咎之象。　陽實為孚。震為恐懼恤也。兌為口。勿恤其孚之象。　乾陽為福。下卦乾變為兌。乾天也。變而為兌澤。天之澤也。兌為口。于食有福之象。　乾為天。坤為地。三為上下卦之交。天地際之象。

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人有常言。否極則泰。泰極則否。非也。此乃涉於治亂類然之論。實非知幾者之言也。殊不知泰之未中。有否。否之未中有泰。不可不知也。且如泰之九三。乃泰之欲中之時也。前日泰之未中。其泰猶未為過甚。然以剛變柔卦曰明夷。故聖人尚有未泰之憂。況泰之九三。正天地相交之際。尤為甚者。是以乾之體當在上。坤之體當在下。乾坤將各復其正體。則九三者。又居乾復之先。而變坤六四之初者也。九三既當天地相交之際。他日泰反為否之漸。乃是始於斯時。是始之平者。必將有險陂。而始之往者。亦必有反復也。如此則泰復為否矣。泰復為否。則上下各復其所。雖有聖智莫能止也。然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尤宜維持泰道。无使有否之釁隙生焉可也。必也艱難有謀而不敢忽。貞固自守而不敢縱。如是則方保无咎。雖使小人有不戒以孚之願。但當勿恤之。庶幾能食天之祿而保泰之治。如自有福之者也。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於此而不能艱貞。則六四之時。其咎為如何。卦變為臨。泰之已臨。大臣當保其治者也。魏了翁集義。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稍遲得。新安朱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做得。　東萊呂氏曰。无平

不陂。无往不復。氣運之常也。艱貞无咎。轉移之理也。已上課程　所引橫（渠先生曰。龜山楊氏曰。漢上朱氏曰。見前張橫渠説。楊龜山經説。朱漢上）傳。鄭汝諧翼傳。乾本居上。坤本居下。以交故爲泰。三。乾陽之終也。盛者至此而衰。交者至此而變。勿恤云者。不必過於憂勞而不安於泰也。其孚云者。不可不誠其心而忽於泰也。于食有福者。享其安也。餘從程氏。趙以夫易通。三以剛居陽當位平也。若用而柔安者必危。无平不陂也。三既爲陽小者往矣。若又爲陰。盈者必虛。无往不復也。惟艱難守正。則可免咎。勿恤不必憂也。其孚上應之也。陰資陽以爲養。于食有福也。三與四。天地之際也。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易祓總義。三居乾體之上。衆陽至此而競進泰之盛也。過此則爲六四。泰道將革。與否爲對。是爲天地之際。陰將降于下。則陽將升于上。蓋无有常平而不陂者。亦无有常往而不復者。二泰一否。往來不窮於斯之時。厥惟艱哉。思其艱而守之以貞。是以无咎。然上六處泰之極。有城復于隍之象。且以正應在上而孚于我。苟恤于上之孚。已也。則相須而趨於否。惟其勿恤。不特无咎而已。于食有福。乃自求多福之福。所以保泰。楊瀛四尚易通。玉景孟曰。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反之際也。聖人預爲之戒。曰。未有安平而不險陂者。无有常往而不反者。

於此而能不敢安逸。艱難守正。則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此天人交勝之理也。　愚得之師曰。三爻泰之臨。一陽復。二陽臨。三陽泰。四陽大壯。五陽夬。臨近未至泰。遠未至夬。聖人特於臨曰有凶。何耶。臨之凶正在三。二爻進而爲泰。固可喜也。不進而退自消。下則復亦不可保矣。此陰陽交際之密機也。夫泰則陰陽平也。陰在外則往也。然平无不傾陂之理。往无不復還之理。機未嘗停也。故必艱難貞固。思患預防。則可无咎。憂而且有福祉矣。福謂臨爲泰也。此亦財成輔相之妙也。人之形本具一泰。上卦六皆偶。下三竅皆奇。三當口。有食象。　愚曰。三乃陰陽否泰相乘之地。其不曰陰陽之交而曰天地者。主象言也。或曰。三變兌爲口象。故曰食。又廬陵楊氏。謂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謂。趙汝楳輯聞。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大之來固可喜。來而不已。至四則咸往。是來者无不往之理小之往固可幸。往極而返。至三則必復。是往者无不復之理。有以見天地之氣。往來交際於三四之間也。徐相直説。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居諸陽之上。泰之盛也。故爲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復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君子當泰之盛當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所爲。如是則可以保其泰而无咎矣。聖人又慮其

付之自然而不求其所以保泰者。故又戒之曰。處泰之君子。不當恤其在彼无可定之勢。當自信其在我有能定之理。則可享泰之福矣。象言天地際者。陽雖降必復升。陰雖升必復降。天地交際。理之必然也。張應珍解下卦之終。上卦之始。天地之際。泰將變否。觀夫一盛一衰。天道之常。未有盈而不虧。去而不返者。故云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其戒曰。艱貞无咎。欲使人得寵思辱。居安慮危。庶幾保其寵。永其安。以至於无咎也。夫如是。又何須憂恤。其理必然。在泰之世。且食于之祿。享于之福。以俟天之命可也。蘇起翁讀易記。九三。處上下之交。坤乾之際。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平者陂矣无平不陂。往者復矣。无往不復。陰陽將易位。泰否將反。當惟克艱以自處貞正以自守。則可无過咎。如此則勿憂克艱。居貞其有孚信可必之理也。于食有福者。尚可享泰之福。食享也。如人食物之食。三言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蓋三居天地交接之際。爲泰否交接之際。不可不謹乎。謂泰平也。陂偏也。謂泰平之治。將爲偏陂也。往即小往也。往者將復爲來矣。卦變臨。臨之彖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大往則小來。陰陽消長之機。可不畏哉。丁易東象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九三天地際者。陰陽於此界限。言其不可不謹也。鄭循圖説。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九三應上。變而爲損。損者

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反而爲益。損上益下。故九三曰。无以爲終身之平不有險陂。故泰至上六。城復于隍矣。无以爲終身之往不有反復。故否至上九。否終則傾矣。謂否極則泰。泰極則否。否泰往來。天地之常道也。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九三陽居剛位。乾之重剛而不中也。又應上六。往復天地之際。苟非艱貞。則不能无咎矣。今既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艱於用正。則无咎也宜矣。故曰。艱貞无咎。夫九三者。乃乾之忠信。立其誠者也。九五既濟坎中之需也。需則有食。謂陽之朋來。至三則必至于五。又坎爲憂恤。故曰勿恤其孚。于食。六五者。乃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謂三行至五。自然有福也。故曰有福。聖人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乾之九三。天之際也。坤之上六。地之際也。三與上應。往而復來。謂至于天地之際也。故曰天地際也。无儒多説勿恤其孚爲一句。于食有福爲一句。非也。勿恤其孚于食作一句有福二字作一句。如隨九五孚于嘉。明夷六四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都是一句。至于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謂時當可出門庭。若不出。則乃失時之中道也。故言凶。易中凡言于字者。俱有上意。必无于字爲首之理。學者當知之。吳澄纂言。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徐氏幾曰。乾坤相遇之際。泰否反復之機在此。可不戒哉。俞琰集説。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

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李簡學易記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然處下卦之終，而當天地相交之際，可不豫為之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戒之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而陂，往而復，泰而否，理之常也。當知天理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此即持盈之道也。故得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其陂復之理。謂必然循環而莫之改也。故曰勿恤其孚。如是則于其祿食當有福益。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故關子明曰：天人有交勝之理，治亂有可易之道。大哉人謀，其與天地終始乎。集保八原言九三陽居健極，泰之盛也。无平不陂，天道好還，未有平而不陂者也。　无往不復，无不返之理。三陽極盛，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　艱貞无咎。當此之時，克艱正固，可以保其常泰，故无咎也。　勿恤。如此則不勞憂恤而自能无遷變矣。　其孚不遷不變，誠之至也。　于食有福。盡其孚誠，則能享其所有之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君子體而用之。此爻正當天地交際之時，泰將否也。知幾之君子，可不慎乎。胡震衍義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三居下體之上。上下之交，否泰相反之際也。聖人預為之戒曰：无有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有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於此知天理盛衰消長循環之道，不敢安逸，艱難守正，以人待天，以義勝命，則可以保泰而无咎。故曰艱貞无咎。以天人有交勝之理故也。不失所期為孚，祿食謂福祉也。善於處泰，則不勞憂恤，得其所求，於其祿食自有福益也。夫往復平陂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處其交，獲其會，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皆不知艱貞之義也。徐氏曰：小人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孚矣。小象曰天地際也，謂陰陽交際，如否泰之相因。陽降於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泰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昔者唐虞盛時，禹皐在位，稷契在職，元凱在官，四岳在國，當時諸君子，知无虞之可戒也，知巧言令色之可畏也，而所以處之者，則有道焉，惟艱之說，克艱之說，交相警戒，精一執中之相勉，同寅協恭之无間，泰和之福，民到于今稱之，又何憂乎平陂往復之危哉。保泰之道，要當以唐虞君臣為法。所引楊氏曰

（見前楊萬里傳）張清子集註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進齋曰：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陂者，亦未有往而不復者。復隍者，平之陂，陽將消也。翩翩者，往之復，陰將長也。艱貞无咎，言處三之時，當艱難其念慮，貞固其操守。不可以三陽之將陂者而怠其心，亦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者而動其念。斯能无咎。勿勞憂恤，必孚我之所期，于食有福，于以享其祿位也。蓋陽往則陰來，此理之常。九三、六四，其乾坤之交際乎。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愚謂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也。所引徐古為曰（見前胡一桂纂疏）趙珪解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泰道至此盛矣。過盛必衰，盛衰相仍，天之道也。有平必有陂，有往必有復，理自然也。宜於此時不敢安泰，自以艱難貞固守之，可得无咎。勿憂恤，能艱貞，其信无咎，則于以享食所有之福祿矣。象云：天地際也。天道不久下，地道不久上，天復於上，地復於下，是為天地交際也。胡炳文通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董真卿會通愚按小象，程傳仍今文作无往不復，本義復古易作无平不陂。然先儒閒兩存之，今不敢輙改，姑從程傳。所引徐氏曰（見前吳澄纂言）陳應潤爻變易緼九三。无平不陂（止）天地際也。陂，傾也。復，還也。天下之理，未有平而不傾者，亦未有往而不還者。否之久，既復于泰，泰之久，守之不固，恐亦至于否也。三處泰之盛，天地交際時也。苟不以艱難貞正之道處之，安得无咎，得泰之久也。九三變陰，下卦為兌，兌，說也。孚，信也。我以正道治之，勿恤其人之信與不信，惟食其有福善之人，同以治泰，可保泰之久也。昔太康恃泰之久，盤于遊畋，十旬弗返，五子乃作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彫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唐太宗嘗曰：房玄齡從我定天下，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蓋得治泰艱貞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將近小人，故其辭危。福謂享其泰和之福。際謂陰陽消長之際。蓋陰陽消長，當於其際觀之。平陂往復者，天運所不无，艱難貞固者，人事所當盡。若諉於天而无豫於人事，則易可无作矣。蓋艱難貞固，則不以時之將陂而怠其志，勿恤其孚，則不以陰之將復而動其心。　蒙謂天運有去留，而人事所當盡，故聖人深言保泰之難，而為長治之術。梁寅參義无往不復，天地際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乃天地交際之常理。故當其時者，不可以不戒。郭昺解一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二句皆譬也。艱貞，處陂復之道也。）无往不復，天地際也。（不言剛柔而言天地者，舉天地之大，亦不能）

以逃寸數也。自鈺乎以相傳。雖无咎。而人可以食其福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許承祿
圈點監生臣徐濬
臣管希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三　七泰

誡

洪武正韻居拜切易小懲而大誡荀子受諫而能誡賈誼傳前車覆後車誡（注）與戒同又警敕之辭曰誡文中子續詩四曰歎以陳誨立誡於家也續書有訓有誡義同者不可雙押如用主誡訓誡與齋戒之戒不妨分押許慎說文誡敕也从言戒聲古拜切徐鍇通釋荀差反丁度集韻誡或从界作諴鄭樵六書略聲無意只祇韻補叶音居吏切劉向列女頌雖曰女則亦實男誡男女覺悟厥事甚備釋行均龍龕手鑑誡通誡（正）言警誡勤也又諴音界勸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古隘切五音類聚命告也楊桓六書統見母誡（此注）誡（隸）誡（俗）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字濂博義居隘切趙謙聲音文字通見隘切韻會定正字切見介見經堅誡

（篆書）誡（古老子）誡（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誡（徐鍇）

（篆韻）誡誡（並六書統）（隸書）誡（遼盛碑見洪適漢隸分韻）誡（六書統）（真書）誡（王羲之）誡

（智永草書）誡（智永）誡誡（並張鄧漢）誡誡（並鮮于樞）誡（趙子昂）

總敘

太公金匱黃帝曰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緘其口曰慎言語也又曰武王問師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師尚父曰舜之居民上矜矜如履薄冰禹之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之居民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又曰吾聞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蓋子貢周公使康叔守殷戒之曰無狡不辜殺夫有罪亦有無罪而見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慎之文中子中說子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誡也切而不指勸而不怒罔而無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子曰誡其至矣乎古之明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故慎於所未見怵懼於所未聞刻於盤盂勸於几杖

懲誡

唐新語懲誡　太宗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閻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立本時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伏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　高宗朝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閻立本為右相時以年飢放國子學生歸又令限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以來使達者可為炯戒　劉仁軌為給事中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出為青州刺史時有事遼海義府遣仁軌運糧果漂沒劾御史袁異式按之異式希義府意遇仁軌不以禮或對之很泄曰公與當朝誰為讎何不引決仁軌曰乞方便乃於房中裂布將頭自縊使與掩俞少頃仁軌出曰不能為公死劉仁軌直夫卻死耶坐此除名大將軍劉仁願能海表以為帶方州刺史仁願凱旋高宗謂之曰卿將家子處置精審皆稱朕意何也仁願拜謝曰非臣能為乃前青州刺史教臣耳遂發詔徵之至則拜大司憲御史大夫也初仁軌被徵次于萊州驛舍於西廳夜已久有御史至驛人曰西廳稍佳有使止矣御史曰誰答曰帶方州刺史命移仁軌於東廳既拜大夫此御史及異式俱在臺內不自安仁軌慰之曰公何瘦也無以昔事不安耶知君為勢家所逼仁軌豈不如韓安國但恨公對仁軌叶而識耳又謂諸御史曰諸公出使當舉冤滯發明耳目興行禮義無為頃擾州縣而自重其權指行中御史曰只如某御史夜到驛中東廳西廳復有何異乎若移乃公就東廳豈恕之道也顧諸公不為也仁軌復為左僕射與中書令李敬玄不協時吐蕃入寇敬玄奉仁軌征之軍中奏請多為敬玄所掣肘仁軌表敬玄知兵事敬玄固辭高宗曰仁軌須朕朕亦行之卿何辭敬玄遂行大敗於青海時議稍少之始仁軌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昇沉不同遂構嫌恨與軌別籍每於縣抵奉戶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兄弟以榮賤致隔者可為至戒　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眾多為言者所司理之至于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羇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婁師德以殿中充河源軍使永和中破吐蕃於白羊澗八戰七勝優詔褒美授左驍衛郎將高宗手詔曰卿有文武才幹故授卿武職勿辭也累遷納言臨終數日寢興不安無故驚曰拊我背者誰侍者曰無所見乃獨言若有所爭者曰我當壽八十今追我何也復自言往為官誤殺二人減十年詞氣若有屈伏俄而氣絕以婁公之明恕尚不免濫為政者得不慎歟　李義府定策立則天自中書舍人拜相與許敬宗居中用事連起大獄誅黜將相道路以目駭入則諂諛出則肆克賁官鬻獄海內囂然百寮畏憚如畏天后高宗知其罪狀謂之曰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今且為卿奄

覆勿復如此義府憑恃則天不虞高宗加怒勃然變色頸頰俱起徐對曰誰向陛下道此高宗曰但知我言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覗然竟不引過緩步而出會右金吾倉曹楊仁穎奏其贜汚詔劉祥道并三司鞫之獄成長流嶲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賊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者義府先取人奴婢及敗一夕奔散各歸其家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乾封初大赦唯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而死海內快之　劉思立任考功員外子憲爲河南尉思立今日亡明日選人有索憲闕者吏部侍郎爲戴深咨嗟以爲名教所不容乃書其無行注冬集朝廷或曰直銓綜流品之司可謂振理風俗其人叱出選門爲衆目所視衆口所訐亦趑趄而失步矣自垂拱之後斯風不壞茍且公行無復曩日之事　王義方初拜御史意望殊高忽略人間細務買宅酬直訖數日對賓朋忽驚指庭中雙青桐樹曰此忘酬直遽召宅主付直四千賓朋曰侍御貴重不知吏易樹當隨宅無別酬例義方曰此嘉樹不比他也及默然或問其故答曰初以居要津作宰相示大耳初義方將彈李義府懼不捷沉吟者久之獨言曰可取萬代名耶循默以求遷耶他日忽言曰非但爲國除蠹亦乃名在身前遂彈爲玦何以至於終　高宗大漸顧命裴

炎輔少主既而則天以太后臨朝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并乳母之子五品炎爭以爲不可中宗不悅謂左右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得何爲惜侍中炎懼遂與則天定策廢中宗爲廬陵王幽于別所則天命炎及中書侍郎劉禕之率羽林兵入左右承則天旨扶中宗下殿中宗曰我有何罪則天曰汝欲將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炎居中執權覘我顧託未盡匡救之節遂行伊霍之謀神器假人爲獸傳翼其不死也宜哉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歎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爲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袍集勝於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仕進者不可忽歟　周矩爲殿中侍御史大夫蘇味道待之甚薄屢言其不了事矩深以爲恨後味道下獄勅矩推之矩謂味道曰嘗責矩不了事今日公了事也好答辯味道由是坐誅　嚴識玄爲舉令中書舍人路敬潛黜陟河南道使還次華識玄自以初往復以敬潛使還頗有慢色雖郤迎之競上馬施鐙揖繳而已敬潛怒揖而索之曰郊外遠迎致遠明勅爲上高揖深慢王八禮律有違恭倨無準仰其知識玄拜伏流汗乃捨

之後轉魏州刺史爲魏令李懷讓所辱我又俱爲兵部郎中既司曹句亦雖以爲容衆朝以爲深戒　李知白爲侍中子弟纔總角而婚召扶識者非之宰相當存久遠教風俗柰何爲促薄之事耶　惠妃武氏有專房之寵將奪嫡王皇后性妬猜不能平玄宗乃廢后爲庶人貴寵日聞次及太子太子之將廢也玄宗訪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太子天下本也動之則搖人心自居東宮不聞大惡臣聞父子之道天性也子有過父怒而掩之無宜廢絕且其惡狀未著恐外人窺之傷陛下慈父之道玄宗不悅隱忍者久之李林甫素欲陰中計於武妃將立其子以自固武妃亦結之乃先黜九齡而廢太子太子同主鄂王瑤光王琚同日并命海內痛之號爲三庶太子等既冤死武妃及左右屢見爲祟宮中終夜相恐或聞鬼哭聲君巫覡視之皆曰三庶爲厲先是收鄂王光王行刑者射而瘞之乃命改葬而厲不止武妃死其厲乃息玄宗乃立肅宗爲太子林甫之計不行惕然懼然矣三歲以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死武妃至十二月而薨識者知有神道焉天寶中李林甫爲相專權用事先是郭元振薛訥李適之等咸以立功邊陲入參鈞軸林甫懲前事遂反其制始請以蕃人爲邊將冀固其權言於玄宗曰以陛下之雄材國家富強而諸蕃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怯懦

不勝武事也陛下必欲滅四夷威海內莫若武臣武臣莫若蕃將夫蕃將生而氣雄少養馬上長於陣敵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將之使其必死則狄不足圖也玄宗深納之始用安祿山卒爲戎首雖理亂安危係之天命而林甫姦宄實生禍階痛矣哉

家誡（晉嵇康文集家）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誓守死無貳耻躬不期於必濟若心疲體解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以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榮華熠燿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叔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耳所居吏但宜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有衆人不當獨在後又不當宿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責不入託人之請求當謙言辭謝其素不豫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怨恚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

遠宜適之義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未脩無累之稱此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若於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遜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之一隅不須行小小求脩之意義若見窮之而有可以振濟者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有所求欲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損發多有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距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謂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而言強副小情未為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樞機動物應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忍之已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則且俗人傳吿遠傳出疾人好議人之道觸此常人之議也坐中所言自非高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議不害靜默道宜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豫之也且默以觀之其是非行自可見或有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至。竟不可言以待之。就有問人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無何舍去之此將鬪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儻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忿怨之情生矣或便襃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二義無可故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其濟汗漫雖勝何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若守不已或劫以鬪惜不可憚此小事而為所挽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樂華則少欲自非出怨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恥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強知人知彼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偽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是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豫以為意見之而走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不可同則彼恐事洩思害人已滅迹也非意所欲重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亦勿大求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已也自非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壺榼之意束脩之好此人道

所適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足帛之績申服之贈當深絕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猶貨徼懽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甘願而君之所大惡也人慎不須離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之勿稍逆也見醉董董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財也藝文類聚魏王肅家誡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備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誡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令也若為人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呂東萊辨志錄魏李秉家誡曰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立三國志）魏書張烈傳烈為家誡千餘言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勤家誡立碣而已魏王昶家誡　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且懷祿之士。處寵之臣。皆患失之。何所不至。若樂毅帥弱燕之眾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仗劒從寡。光濟大漢。辭王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無咎悔。何二賢綽綽有餘裕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鄙恡之累。積而好奢則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則辱身此二患也唐書房玄齡屛風書古今家誡清波雜志唐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悌禮法為士大夫所宗玭常戒其子弟曰凡門地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眾人耳古今家誡深切著明孰踰於此蓋有鏤板以曉於世者所謂子弟千百中尚有一二顧省者聽之藐藐則皆是也姑識此以示兒輩唐鑑房喬家誡曰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爾宜師之韓淲澗泉日記李通之子秉書啓司馬文王問周以為家誡司馬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顧秉曰相誡勑正當爾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秉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司馬曰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司馬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

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誡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宋史柳開傳閒善射吾奕泰有集十五卷作家誡十餘言刻石以訓諸子宋蘇轍集古今家誡序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審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惴惴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之於父母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晏元獻公類要

聖賢家戒

房梁公戒諸子以驕奢沉溺必不可以絕望凌人故集古今聖賢家戒書於屏風令各取一具謂曰若能留意是以保身成名國語（晉語）曰趙文子冠（盾之孫朔之子趙武也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欒書）武子曰美哉（禮既冠奠贄于君遂以贄見於卿大夫卿先生長成人也）昔吾逮事莊主（莊子趙朔之謚也大夫稱主朔常將下軍書佐之）華則榮之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也既已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晉大夫中行桓子之子荀庚）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不見文子德所至也）見范文子（范燮）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智不足者得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逐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瞽瞍也）誦（誦讀前世箴諫之辭）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公卿至於列士獻詩以風也兜惑也）風（采也）聽臚（傳也）言於市（市賈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祅（惡也）祥于

也於謠（行歌曰謠有之檿桑弧其服之類是）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晉卿郤錡）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時年自於）見韓獻子（晉卿韓厥）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人在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糞自除絜）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晉卿荀首之子荀罃）成（成子文子曾祖趙衰宣子文子祖趙盾）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言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勉勵乎為之）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不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必濟見苦成叔子（郤犨）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為大夫也）者眾吾安容子見溫季子（郤至）季子曰誰之不可以求之（言汝不如我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過也）見張老（晉大夫張孟）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物事也）志在子（人事已備能行與否在子之令）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述焉（不足稱述）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主也覆蔭）

女誡

曹大家女誡序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女誡一卷陳氏曰漢曹世叔妻班昭撰固之妹也俗號女孝經藝文類聚魏荀爽女誡　詩云衆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昏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顏悅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傳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新唐書文藝列傳韋元旦京兆萬年人祖澄越王府記室撰女誡傳于時鶴林玉露朱文公嘗病女誡鄙淺欲刪集古語成一書

主篇目曰正靜曰平穩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恕曰講學且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使可入正靜也皆倣此書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益欲以配小學書也

遺誡（宋姚成一雪坡集周允成墓誌銘允）成年九十將終自誌其墓遺誡謂子孫吾平生聖經賢傳心體躬行自覺超踰釋老歸盡之日謹勿信地獄之說而作佛事喪禮一從古制中峯廣録遺誡門人

佛法無儞會處生死無儞脫處一報之身如風燈石火念念如救頭然尚無儞了辦處著甚元恚平地上討許多忙亂眨得眼來早已四五十歲了也儞與甚麼作佛法任儞以百千聰明一一把他三乘十二分教乃至一千七百則陳爛葛藤及與百氏諸子從頭解註得盛水不漏。總是門外打之遶說時似悟對境還迷此事向道無儞會處儞轉要會轉不相應儞莫見與麼說便撥刺生知解直饒向千人萬人撈不入處別有生機總不出箇要會底要念惟有具大信根向己躬下真參實悟乃能荷負。儞若作荷負想依傍淺變涉教言教謂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如今有等人。捨傳播皮。自認爲大。到處高談闊論。主張一路道我會佛法。要人參驗。有甚得便宜處的。者三四十年。向此事上著到底轉於佛法二字而不相應所以日夜憍斷妄致濫膺師位辱常適甘言厚幣不書姦蕭入心累遺之而不可此盖多生緣業所致乃虛妄本。非道力使之然也每見道流沒要緊遇些子不順意事一點無明怒縱業識狂心委行平地上推陷人喚作我持公論殊不知儞從無量劫來被此等公論結縛無明未曾有一事以公論而會道念且今日所持底公論儞還知多少人在儞背後捻鼻之不暇生死無儞脫處自家一箇生死大事枯皮皺骨念念無間無量劫來百千伎倆一齊弄盡只是此心不肯休歇使向千佛萬祖累發重誓退到今日棲在三衣下喚作道流奈何依舊識他目前不破動便生心起念莫非滋長生死結縛忘却最初出家本志似與麼熱亂得千生萬生徒長業輪於理何益好教儞知衆生結縛濃厚無儞奈何處儞者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乞食鶉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儞會處生死無儞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驀爾撈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誑矣

宗誡

北史魏本紀文皇帝大統七年十二月帝御憑雲觀引見諸王叙家人之禮手詔爲宗誡十條以賜之

子弟誡（宋黃庭堅）

豫章集子弟誡　言緝筆墨如澡身浴德揩拭几硯如改過遷善敗筆流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惟弟惟子深深戰戰

邑人不誡（易比卦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起居之誡（太公金匱起居之誡）武王曰吾欲造起居之誡隨之以身几之書曰安不忘危存無忘亡杖之書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

古人所誡（續後漢書）蔣琬傳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荅或欲構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

數以書誡（東漢書蓋）延傳光武即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閒延等往來要擊董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閒戰或日數合頗有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延上疏謝。有曰明詔深憫戒備其。每事各備詔令。必不敢爲國之憂也。）

前世爲誡（東漢書三公見罪退。及馮勤爲司徒。）帝賢之。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就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爲鏡誡。能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著銘作誡（晉書列傳張載父爲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曰。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荊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趑趄。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河。敢告梁益。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

嗜酒深誡（南史范泰傳泰字伯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性嗜酒醉輒累日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誡其言甚切忱嘆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也

容館畫誡（北史魏李平傳爲相州刺史前來臺使頗好侵）

漁平乃畫復虎尾踐薄氷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誡

凡事爲誡（鑑誡錄劉仁遇與梁太祖戲一日戲遇頃益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謂太祖曰得則洪溝太祖應之曰縱得未可時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太祖竟爲記忌後太祖一居南面仁遇久在西班累乞一藩終不介允既而半歲遇疾在牀新婦累有奏聞太祖猶微語忌至于悲泣表告方除兖州未及赴官疾亟而卒是知凡事爲誡寧不書紳而記之乎

賦詩規誡（唐書李日知列傳景龍初日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初）安樂公主館第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使日謂曰獨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中

勑書誥誡（舊唐書庶人祐傳祐因附表謝罪萬紀既至言祐必能改過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勑書誥誡之）祐聞萬紀勞勉而獨被責以爲賣己意甚不平

授官致誡（舊唐書崔彥昭列傳彥昭同平章事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含猜無愧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而司大訐清能壁立啟乃風行無歎所絕於多岐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消憂不假外藩有遺緣贍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所供免斛於今歲頗符神化真謂廟謀不有良臣要能富國置醇醲於黃閣俾止住於戟垣敬服誡詞永堅茂業嗚呼事君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迹近已多矣興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貫轄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切誡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蹤結譽而待位用枉撓而當事惟爾選自朕心孚於人望宣詔既畢關門未知來還奔車退無私謝推循元老皆請懸徵以守道而自緣實崇親之爵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叔往可嘆奬善須明懲無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己者雖易勿爲頻念孤寒無忘耕織常自勤於職事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欺我於先罪亦比爾於卑愛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

百寮新誡（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帝晚益病風不與天下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等大抵千餘篇

外戚誡（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后製外戚誡）

獻諸朝解釋撰隊

有訓有誡（朝流淵象日記大抵非禮勿履戒也復以至日閉關亦戒也乾以自強不息敎而用）之也坤厚德載物不以地道取義也特而用之臣位以成己也有訓有誡只以分配陰陽言之但可以明於憂患與故而自知爾非君平賣卜之論也況於聖人乎歟於天下後世乎

賜書爲誡（宋鑑長編淳化三年廷試進士孫何等各授官有差入謝於長春殿）上謂宰相曰天下至廣藉群材共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此等但能自檢情美皆而歸則利致身衢未易測也特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爲座右之誡

興廢有誡（孔子世家補孔子觀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忽所以危亡是未有以異於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詩文（藝文類聚漢高長方清誡。天長而地久人生則不然又不養以福保全其壽年飲酒病我性思慮害我神美色伐我命利）慾亂我真神明無聊賴愁毒於衆煩中年衆我遐患若風過山形氣各分離一往不復還上士懸其病抗志凌雲煙滌蕩弃穢累飄邈任自然退修清以淨存吾玄中玄澄心剪思慮泰清不受塵恍惚中有物希微無形端智慮赫赫盡谷神綿綿存（晉李充起居誡）溫良恭儉仲尼所以爲貴小心翼翼文王所以稱美聖德周達無名斯亦聖中之目也中人而有斯行則亦聖人之一隅矣而末俗謂守慎爲拘吝退慎爲怯弱不進以爲勇無禮以爲達異乎吾所聞也（雲溪友議衣貧誡）余以曾子迴車不入勝母之閭不韋有掬輪之媚是乃曾參立行孝之名不韋把溺邪之責適之進退者豈以二子而論是非乎諸宮有李令者自穿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爲篇章而干謁時有歸評事任江陵醞院常懷郎士之心李令既識歸君累求救貸而悉皆允諾又云其欲尋親湖外輒假舍而安家於歸君亦敏諾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僕使告乏喉粮主人拯其乏絕李忽寄書於醞院情況款容是異尋常書中有贈家室等詩一首意欲組織歸君歸君快恨悔而不能明與率武陵渠江之務以糊其口焉舉士沈沈擢既達名路從知長沙每述於同院衆賓因茲戒慎也李令寄妻詩曰有人教我向衡陽一度思歸欲斷腸爲報艷妻兼少女與吾覓取朗州場王

安石臨川集誡勵諸道轉運使經畫財利寬恤民力夫閔仁百姓而無令其時無侵其財無耗其力使其無憾於衣食而以養生喪死此禮義廉恥之所興而二帝三王誡勑百工諸侯之所先後世不可以忽者也朕夙興夜寐聽治不息園遊宮室之觀無所增飾而躬以節儉先天下之士然而不忍人之政考諸先王未有以及之也比年飢歲民之父子夫婦猶有不得保其家室而救乎溝壑意者吏或不良不知所以振救有憂之方而使之至此耶今吾於諸道置使者使得察吏之良否而視民之疾苦輒具以言而在士者或不惟朕之志所患而以侵牟之為政甚非所以遣使者慰安元元之意也夫轉輸天下之財以給有司之費皆有常數而無橫求能御輕重斂散之權而禁因緣之姦則何患乎輕入之不足被前世良吏能紓其民而官士亦不耗發者豈有他哉亦在乎勉之而已若乃操聚斂之氣以為功而不知百姓與足之義非惟逆於朕志而有司考績之法亦將不汝容焉朕言維服其聽毋忽

吳如愚雜說勸誡四說　心有四病不可不去多思多欲易傲易怒多思則亂志多欲則迷情易傲則悖性易怒則暴氣無此四病心斯湛然　身有四益不可不誌愛物親仁觀書省事愛物則好生親仁則好善觀書則好學省事則好静全此四益身斯粹然

家有四訓不可不佩敬上恕下周外和內敬上則孝弟恕下則慈祥周外則忠信和內則親睦守此四訓家斯安然　時有四宜不可不審約言簡出謹交節飲約言則寡尤簡出則少患謹交則無爭節飲則不亂合此四宜時斯泰然　思與欲不可無而病在於多傲與怒不可有而病在於易去傲莫若謙去怒莫若忍二者工夫純熟更能以身之四益充之則多思多欲之病斯可漸去去心之病全身之益其本正矣本正未自治所謂家之訓時之宜又何患乎不能守不能合哉此其方也觀者詳之

閒居編燭蛾誡　有蟲名燭蛾翔翔近燈火舉手再三遮彼意終不可驅去復飛來防護更勞我汝無從所見自取焚肌觸劇

兼詩誡是非　巧舌如簧總莫聽是非多自愛憎生二人告母雖投杼百犬聞風只吠聲辨玉且寬和氏罪詆金須認不疑情因思疇昔進諫者六國交馳亦受烹

蘇極詩凡草誡　野草凡不凡亦應生和出鈕大耘藥蘭根不留其一良由本無識者地

戒素物人生行不修何門可容脒不惟不爾容得無凡草嫉賢惡偃仰間鑒之宜日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四

七泰

誡

佛說略教誡經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與無量苾芻眾俱介時佛告諸苾芻汝等當知於我法中有少欲知足活命之事謂我弟子剃髮染衣持鉢巡家乞食自濟世間惡人之所輕慢若有淨信善男子離俗出家修行此事不為王難所逼迫故不為賊俘負債驚恐不存活故但為發心於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生厭離故欲斷苦蘊煩惱纏縛盡其邊際求解脫故汝等豈非為此事故而求出家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如是如是為解脫故而求出家汝等苾芻如有一類眾惡苾芻雖復出家性多貪染於五欲境深生戀著或起瞋恚生惡尋思心恒放逸不勤策勵常多忘念不習定門攀緣諸境樂下劣事不希勝行終無所獲此之惡人猶如何等汝諸苾芻聽說譬喻如野田中焚死屍木兩頭俱燒中間穢汚此木不堪聚落中人及野田人之所受用[illegible]以此喻彼一類出家懈

怠惡癡之人棄捨俗閑諸快樂事沙門義利復不修習恒生三種不善思惟所謂惡欲思惟瞋害思惟欺誑此之三種不善思惟因何而起當知皆以無明為因而得生起身壞命終墮三惡趣是故汝等應勤修習除斷無明我是大師汝是弟子於我教中要略之事今為汝說由大悲故由哀愍故為利益故為勝樂故如我所說汝等應修若在山林蘭若樹下或在露地汝何善思不應放逸勿於後時心生悔恨如說修行當得解脫介時世尊說是語已諸苾芻眾歡喜奉行

大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經

太玄女青三元品誡拔罪經太玄女青曰至道玉帝昔於龍漢劫初在三天之上與諸天上聖十方真仙無量大聖眾演說三洞大法三元品誡妙經是時三界官屬諸天神仙各百億萬眾並皆端簡侍坐諦聽法音爾時元始天尊告大眾曰吾今廣為三界內外一切眾生宣說三乘妙法三洞寶經開化人天隨緣降接下元眾生來世男女不聞道法枉被殺害不終天年者多此蓋生人業重罪深不歸正化背真從偽惟用邪行既死之後魂無所託結青酆都地獄之中劫盡山消無由解脫汝等眾生當度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今以去當誦

三元寶經女青妙典此經功使上度天人下濟長夜福報無窮應資萬有光於壽量之時魂入酆都受諸報對爾時上元一品九炁天官紫微帝君即延生之符始陽七炁結成至真處書都元陽七寶紫微上宮碧霞之闕五雲之座紫金之床光碧琳之几東青玉之硅左右神仙列班侍衛其上元之宮殿廣三千萬里並皆青書之炁結成其宮總主上真自然玉虛高皇上帝諸天帝主上真真仙及國主大臣皇妃皇后諸王太子百官各屬天下人民一切貴賤罪福之因由其中神仙官僚皆稟自然之炁而為體也若非金闕玉簡記名得道之人莫能見也其紫微宮中復有左右中三府左府主生之宮別風刀考之三府總計三十六曹各領官僚九千萬衆並於上元之夕考較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生死罪福緣對報應之由衆善度識人各恭敬志心歸命太玄女青上元明真曹仙官上元盡正曹仙官上元梵行曹仙官上元靈關曹仙官上元禁神曹仙官上元通明曹仙官上元正神曹仙官上元開明曹仙官上元玉都曹仙官上元南上曹仙官。上元元功曹仙官。上元三靈曹仙官上元明梵曹仙官。上元威靈曹仙官。上元太清曹仙官。上元宣威曹仙官。上元明都曹仙官上元太常曹仙官。上元都靈曹仙官上元太儀曹仙官。上元明法曹仙官上元考正曹仙官。上元明威曹仙官上元九都曹仙官上元司正曹仙官上元四明曹仙官上元監天曹仙官。上元司秋曹仙官上元盟天曹仙官上元幽都曹仙官上元威儀曹仙官上元太陰曹仙官上元下元曹仙官上元監司曹仙官上元太明曹仙官上元監靈曹仙官右三十六曹仙官則太玄女青真人所掌屬紫微之宮每府各一考官一千二百考吏一萬二千考士一十二萬考兵總主人天已得道過去及未得道見在者其中國主大臣諸王太子皇后皇妃百官宰輔及善信男子女人功過罪福壽錄緣對考限之事至每年正月十五日則上元天官紫微帝君考較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上至諸天神仙升降之籍星宿臨照國土分野興亡之薄中至國主賢臣諸王太子一切衆生考限之期下至魚龍變化飛走萬類改易身形升沉年月皆於三塗之內九州之中罪對之名年朝之限其內合得生為人者則當削名長夜之府列字左宮之中其內合為諸邑邪魔鬼神之者則當刻限右宮書名黑簿俟其數滿又復改形隨其業力高下不同受報各異內有罪魂合為飛走萬類亦當隨罪輕重分配土方或為豺狼虎豹或為驢馬駝騾或為牛羊鵝鴨或為雞犬鳩鴿或作獐鹿狐兔或為雀鴿燕蟲或作蜣螂蛇鼠或作螻蟻蚊虻或為麋麈麒麟或

作龜鼉鹿黿或作蚊蝇蚰蜒或為長鯨海馬或為螺蚌蟲魚或為鳥雀孔雀或為鷹鶻飛禽或為蝦蟆蚕虱或為曲蟮蜈蚣或為鯽鱧水母或作蝎蟹蜘蛛或作異狀禽魚飛狸異獸如是種種萬類或走或飛或行或坐或多足無足或胎生卵生或乾居濕居或巢居穴居百形千變不可定名或依古樹怪石或處崩澤衆源或據土山巖石或處井竈溝渠或於人間作諸妖怪如是種種萬類一切負命之身各俟考限滿日天官考籍之首又當隨業改形隨福受報隨劫輪轉隨業死生善惡隨緣無復差別若有善信男子女人發心書寫此經散施轉讀香花寶蓋供養諸天如是所作之罪惡皆消滅或於三元之夕照謝諸天或於十直之辰持誦此經得福無量女青曰此經功德能解百生怨對能消萬劫罪愆能滅有身之過能除無妄之災能脫死亡之苦能解衆惡之心一切衆生自今以去若有官災疾病呪詛冤家。當誦此經若有瘟黃疾疫或被鬼魅所侵即當持誦此經若欲興生覓利入海求財。或修造動土立宅安墳即當持誦此經或有功名不利官職微退或船行往返或憂波浪所驚亦當持誦此經若欲開度長夜濟拔幽魂解釋風快被諸幽苦但當持誦此經得福無量或有蝗蟲水潦。兵革四興。國主憂惶。人民傷死。當於清靜之地或古壇靈觀之中建立道場懸諸幡蓋轉誦此經。然燈行道。大照五星及諸天宿曜則得國土清寧時和俗泰蝗蟲兵革當此化消水旱風災自然得度若有善信男子女人。生來多厄運命衰微或久病著牀不能醫治或多犯王法枷鎖連年或漂風狂或被邪魔所執即當抄寫此經散施衆生共相轉讀若有衆生能如是者諸災自解衆惡自消壽命長久得福無量女青曰一切衆生展轉輪沒生死報對禍福應現毫末無差並俟三元之日三官考籍之首分配死生定其貧富人鬼二路禽獸萬端合受福者則當刊字左宮刻名左府合為鬼為畜者則當書名右府刻字右宮各俟考限之期也女青曰一切善信男子女人或得仙名當以玉簡功過或有除落品格罪福報應亦如紫微宮中限壽錄籍並封玄都明真玉匱上元天官洞白之府並俟三官集聖之日定諸神仙升降之籍及諸善惡男女禍福緣對深淺之由壽算考限長短之名下至九幽之內除放生死罪福之限蠢動生化衆庶之期並於上元之日錄奏太上虛皇道君女青曰若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惡男子女人生死罪福輕重壽算年月日限之數各各分別青黑二簿列奏上宮若復善功滿足應合仙者言名紫微之宮若有衆奉玄元無上大法者言於太極左宮書名金籙刻字仙曹當勑地官侍衛

録簡上宮三界當護所有一切外魔無復干犯一如女青之律當書青玄之簡令録上真總領生死薄録品目如復汝等衆生自當度奉上真總領禪號高下尊卑功過儀典上真總攝衆聖朝禮施行功過儀典上真總領大聖旋宴從偽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圖薄録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命籍并緣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生死功德輕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鬼神執役報對轉輪功過儀典上真總領鬼神幽謫簡度年限功過儀典上真總領鬼神升度死魂更生功過儀典上真總領死魂受鍊更生録籍功過儀典上真總領神仙得道清淨品秩功過儀典上真總領萬靈福歡之音功過儀典已前上真總領三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功過之名每至三元之夕並爲青黑二簿録奏上宮皆随所作罪福深淺簡度随業輕重顯報人天無復差別汝等衆生但當轉讀此經嚴持香花種種供養則得披對永消福增巨海冤訟不侵存亡獲泰吾今當爲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懺悔一切罪目咸使蕩除無復惡報懺悔諸善男子女人或不信聖道經誡懷疑兩心之罪懺悔弟子或輕慢至道聖文評論下元經典之罪懺悔弟子或竊取道像經書或將毀抹或有受持不敬師宗之罪懺悔弟子或無師自授三洞經法。而傳弟子之罪。

懺悔弟子或輕慢師主違背誓書之罪懺悔弟子或毀謗師父不崇大義之罪懺悔弟子或隱閉三洞經法使不通流之罪懺悔弟子或得仙經妙法妄將傳授非人之罪懺悔弟子或受經法不依科誡授持輕泄靈文之罪懺悔弟子或傳經之後不遵師約之罪懺悔弟子受經之後無有關度一切衆生之罪懺悔弟子或無故毀削玄元聖道經像及諸法物之罪懺悔弟子傳授經法不爲宿奏諸天盟告五帝三官不合儀典之罪懺悔弟子受經之後心無信重賤法輕師之罪懺悔弟子或違斷聖道法路使不通過自取功名之罪懺悔弟子或朔望八節之日不禮師資倫慢之罪懺悔弟子或遇齋直之日不精香火普爲衆生之罪懺悔弟子或誦經越略心無敬物自逞快役之罪懺悔諸學上道之士或行道越次爭競功名之罪懺悔弟子受道之後或遇家有災衰不能自省其過怨道咎師之罪懺悔弟子或毀謗善人妄指日月輕易聖道尊重邪教之罪懺悔弟子兩舌惡罵飲酒倡狂評論四輩之罪懺悔弟子貪慾倫逸穢觸真衆之罪懺悔弟子或冒呪詛鬼神妄言綺語殘害衆生之罪懺悔弟子或有姦淫穢濁嫉賢妬善盜竊人財之罪懺悔弟子或有欺師慢法泄露仙機之罪懺悔弟子或有毀謗經誡強抑衆生不依正法之罪懺悔弟子或有說人過惡

自取功名或口是心非潛行毒惡或輕仙聖自恃功高之罪懺悔弟子或有欺凌同學思略衆生使不安穩之罪懺悔弟子或有穢污三寶毀易真儀或量度聖文指真爲偽或重邪教謗毀大乘或有淳良使行不善或特豪貴損壞靈文或欺誑衆生使受厄難或嫉害賢善使不安全或毀壞仙字指實爲虛或復占福地熏惡侵損或破壞玄壇毀傷靈字如是之罪斷論此經悉皆消滅又復懺悔弟子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曾損善益惡利己害人或禁繫衆生斷絶穀水或因公法深入刑名或持火燒山損諸含識或枯竭溪澗殘戮蟲魚或斷絶衆源不令通潤或令人恩愛使他輕賤骨肉分張或取利求名損傷良善或布散毒藥殘害有情或剝削衆生自求豐足或妄解經義不合聖心或彈說靈文指爲虛偽或不究三洞宗源或毀三清經像如前罪目無量無邊說同塵沙不可窮盡並屬天官三十六曹風刀之考若十方微塵世界之内大千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父母兄弟六親眷屬若犯如是之罪但當轉讀此經抄寫此經散施轉讀得福無量增算無窮所犯如是罪目悉皆消滅斷舊殃尤咸蒙開度爾時諸天大衆稽首奉行而作頌曰光天元始無上法王。思覃三界福被十方。群生是賴蠢動咸康。法音流煥。援濟存

亡。九幽得度五苦無殃寒池解凍黑暗流光。誦持供養無量福祥太玄女青曰中元二品地官清虛真君總統左右中三府共四十二曹仙官三府皆洞空清虛混元之氣其宫皆五千萬里總主五帝五嶽諸神靈仙其中仙官總計九千萬衆也並主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惡男子女人生死録籍禍福報應壽命長短富貴貧賤年月分限之數及生世間飛禽走獸一切蠢動蟲魚化生之屬變化之期各隨分限言於紫微上宫並使天官考籍或得變化隨福改形隨業受報各有長短年月分限若有衆生多諸業障所爲不利當以異花珎果淨水名香晝夜勤虔請師轉誦此經三元設醮八節言功即得披對永消名書金簡此經功德能治萬病能消衆苦能解災厄能祛百惡能集千祥能臻百福能資壽筭能拔幽沉汝等衆生但當受持得福無量今示左右中三府四十二曹仙官之位汝等衆生但能供養功濟幽牢不可窮盡衆等虔誠人各恭敬志心歸命太玄女青中元靈都曹仙官中元維正曹仙官中元靈感曹仙官中元黄神曹仙官中元通真曹仙官中元洞玄曹仙官中元感仰曹仙官中元靈紐曹仙官中元嶽正曹仙官中元洞天曹仙官中元九都曹仙官中元通明曹仙官中元儀範曹仙官中元九考曹仙官中元南昌曹仙官中元考

筭曹仙官中元摇靈曹仙官中元太陽曹仙官中元都律曹仙官中元撒明曹仙官中元九合曹仙官中元明都曹仙官中元監天曹仙官中元宣野曹仙官中元監令曹仙官中元丘丞曹仙官中元九氣曹仙官中元中神曹仙官中元九敎曹仙官中元司非曹仙官中元肆司曹仙官中元執正曹仙官中元督察曹仙官中元伏考曹仙官中元攝氣曹仙官中元司敎曹仙官中元斗加曹仙官中元主梨曹仙官中元司徵曹仙官中元閣度曹仙官中元九幽曹仙官中元寒夜曹仙官右宮四十二曹仙官太玄女青真人所掌屬洞空清虛之宮各有左右中三府每府各一考官一百二十考吏一千二百考士一萬二千考兵並主五嶽神人及九地土皇四維八極一切考官及已得道諸學上士以至善信男子女人所作功過罪福薄録之事大福之人三年一考藏中福之人九年一考藏小福之人二十四年一考藏罪福倶行功過同報其薄封於五嶽洞宮並侯三元之夕三官集聖之日考覈之實上考神人變化之限中考大千世界之內一切學道之人得失之名進退録籍之薄下考三界之內。一切鬼神變易之形役使之限。至於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山川洞穴之所。一切河海土石之中。一切古木衆源之內。但是龍麟獅子。孔雀鳳凰黿鼉龜。蛇魚虎豹。猴猿麞虎。蛟蜃馬騾。狸狼犬豕鴟鴞雀鼠飛走之屬。鱗介之群。驢騾象馬牛羊之類。應是四足二足或多足無足或胎生卵生或處巢居土穴或處淵泉於泥或倚古木衆源或倚靈壇井竈或在丘陵古墓或居古器靈壇種種形儀般殷異狀是諸雜獸精靈并諸邪魔鬼魅或於人間為禍或於世上為災皆係運數之期並當考較如是諸群類等雖處世上未可一常若不能為害於人者生於較勘之時即當轉為人質所有富貴貧賤考限並當隨其業力所受短長如是諸群種類處於人間若作種種刑害惱亂一切衆生者生其較勘之時即當改易身形重受苦楚或作賤畜或為下鬼死魔九幽無由解脫若有衆生勤誦此識書造此經施與人民其相轉讀傳播無量生生之中為人端正壽命長久福及子孫女青曰如是仙官並主三界九地五嶽四維一切衆生男子女人所作善惡之名青黑二簿及應受開度者罪福報應考召年月日限或未得開度者罪對之名並如清虛之格錄奏上宮爾時元始天尊告諸天大衆十方真仙妙行真人及諸天日月星宿汝等真人自今以去當以三元之日下諸清虛洞陽北酆之宮集較諸地上九土之中一切衆生生死功過罪惡之薄考對錄籍禍福之名一一當書青黑二簿生死之籍一切人鬼變化之異一切禽魚改易形狀

之期仍須錄奏上宮爾時諸天神仙諸天宿曜諸地五嶽四司五帝八極真靈三界官屬一切神仙各各聽命一一奉行是時諸天大衆復告天尊言若遇三官考籍大千世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一切衆生善惡男子女人生死罪對青黑二簿功過罪福考算年月隨惡輕重隨事分別應合生者言名左宮應合仙者言名中宮應合死者言於右宮功過生死年月日數竟未之由無令差誤若有善信男子女人多諸業障所為不利者則當書寫此經施與衆生同共轉讀或自誦持及以香花種種供養。傳播無量諸災自息業障自消壽命長久福及存亡龍神咸衛汝等衆生當信善言但行善法入便懺悔十方微塵世界之內大千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從無始至于今日或曾舉用非道之人淨華妄擔之罪或貪利入已無厭無足之罪或積祿重費史外貪求之罪或誘善人為諸惡業之罪或顧仁人傷毀流散之罪或毀削大洞聖教經典及諸聖像之罪或屠殺一切衆生自快心腹之罪或彈射野獸飛禽及諸走獸之罪或燒山捕獵殺戮一切含生之罪或將金銀異寶以為食器不生媿心之罪或進貪嗜飲食恣意輕生之罪或燒毀聖道靈壇仙宇尊像及種種經教之罪。或將飲食投於一切穢污之罪或貪濁滋味肥葷不厭不足之罪或衣五年織觸玄元仙聖之罪。或恣意毀扶經法不存典式之罪或合聚群衆扶害生靈之罪。或圖謀惡善使人骨肉妻妾男女之罪或恣心背主圖謀國土之罪或妄毀大道真經妙法種種靈文之罪或以寵物易人好物之罪或毀天尊至道真人玉女形相之罪或恣意指點星辰妄說吉凶之罪或燒毀一切衆生倉庫屋宅之罪或斫伐仙壇靈宇樹木花菓園林之罪或與惡人交遊毀謗善人之罪或毀謗聖道仙經妄生分別輕重之罪或不明玄典妄解經義辟說聖意不合聖心之罪或執惑狀幻法毀謗聖道大乘之罪或放蕩世間戲弄三寶之罪或面譽世人心口相違之罪或妄說尊上善惡不存孝禮之罪或泄露神仙祕術賣藏靈書之罪或攻擊善人橫生無端之罪或託勢力欺壓平人之罪或恃勢力抑厄善人及諸貧小之罪或妄造經論毀謗玄元聖道之罪或妄造僞書謗毀玄象天真之罪或教惡擬作諸種種不善之罪或自尊重倫違經慢師友及諸衆生之罪或因公法實報私讎之罪或無故離別親愛父母妻子及諸兄弟骨肉之罪或無故落子傷胎之罪或背宗扶滿慈親疎之罪或將毒藥投水殺害一切鱗類蟲魚之罪或無故鬬亂衆生起諸冤結之罪或無故聚集衆生興起妖邪之罪或無故投書獻策毀謗三洞大乘真理之罪或僞造經典彈說虛

無聖道之罪或妄作妖術誘致生財物之罪或亂善人使作妖邪之罪或非道取倫枉抑平人之罪或淫賤老醜欺壓貧病之罪或指僞爲真指邪爲正之罪或恃勢淩樂一切衆生之罪或阿黨惡徒傾損善人之罪或嫉害勝己欲令傾陷善識之罪吾今爲汝等衆生所說如前罪目並屬三元靈曹仙官考之若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賢學之士及諸善信男子女人自從無始以來至于今日或遭犯如前所說之罪今於道場之内禮誦此經悲心懺悔咸乞蕩除女青曰此經功德能齋幽冥能解衆惡能消枉横能滅諸愆能除衆苦能解冤雠能滅非禍能資福壽利益世界不可窮盡若有衆生持誦此經福如巨海力濟無窮說周塵沙亦不可盡汝等衆生但當勤心禮誦此經嚴備香花種種供養生生之中獲福無量世世富盛德被存亡此經功德善濟人天福報無極而說頌曰虛皇妙道三界賢王慈育天地吐納陰陽咸制萬大福被十方群生父母浩劫垂光旗靜太虛纖芥無藏九幽得度五苦清涼生死法樂拔濟存亡。持誦此經。福壽無疆。太玄女青曰下元三品水官乃洞元風澤之氣晨皓之精下元三官者。一號暘谷洞元之府。一曰青華之宮一曰寒夜之宮。總主九江水帝。十二溪女。三河四海。水備河瀆。洞庭之内。及水族魚龍蛟蛇。百精水獸麟類之群。濕居之屬及大千世界之内十方國土之中一切善信男子女人生死錄籍年月分限報應之由其中官屬亦總九千萬衆又復下元左右中三府左號清源右號寒夜中號清靈是爲三府總計四十二曹並統人間善惡生死罪福緣對考限籍錄之事衆等度識人各恭敬志心歸命太玄女青下元水明曹仙官下元清水曹仙官下元烈大曹仙官下元三明曹仙官下元府對曹仙官下元水令曹仙官下元明乾曹仙官下元洞源曹仙官下元胡祿曹仙官下元從水曹仙官下元洞陽曹仙官下元撤會曹仙官下元撿會曹仙官下元龍腕曹仙官下元明劫曹仙官下元撤齡曹仙官下元水見曹仙官下元罪福曹仙官下元府會曹仙官下元從氣曹仙官下元禱靈曹仙官下元名龍曹仙官下元烈女曹仙官下元開明曹仙官下元度魂曹仙官下元撿精曹仙官下元清正曹仙官下元九河曹仙官下元北元曹仙官下元考正曹仙官下元九科曹仙官下元四極曹仙官下元幽夜曹仙官下元長劫曹仙官下元苦神曹仙官下元三難曹仙官下元五法曹仙官下元萬諒曹仙官下元溟波曹仙官下元無極曹仙官下元毒母曹仙官下元長夜曹仙官右四十二曹太玄女青所掌屬暘谷洞源左右中三府風刀之考總主九江三河四海水府積

夜死魂滿役年劫百鬼萬靈之事一切應死之名十方世界之内一切善惡男子女人功過簡對錄籍之事以致水中萬精蛟龍谿谷水災大會開度劫數之期功過輕重之事其宮皆五千萬里並風澤金剛之氣並治諸水源淮濟水帝溟波長夜死魂鬼神之事及諸人間一切善信男子女人功過罪福簡錄報應年限及諸罪對之魂考校之數魚龍蛟精之類並俟三官考籍之日五帝集聖之齋或甲子庚申之日或三會五臘之日當開九幽之府考覈長夜之魂拔度業滿之靈分別人鬼之道是諸群動隨福受生隨業受報如是大小劫會青黑二簿言上三天功過罪福生死緣對應合生者言於左宮應合仙者言於中宮應合死者言於右宮及水中萬靈之事三品錄承生死罪福功過輕重考對年限各隨所造並悉書之又復十方世界之内大千國土之中若有賢善學士及一切衆生懺悔曠劫以來或曾嗔恚諸學弟子或嘗妄責賢善之人或懷毒性不能放生度死或得富貴違忘師恩或遇諸大齋日不能回心念善或嘗嗔毀師資棄理唱論或笑人歎重玄元之道勸人爲諸惡業之罪或棄人作諸善念之事或快人過失或願彼勝事不諧或去就背向聖道及以請天星辰或污譏五嶽九江。或奪諸善人所欲或恣横求覓世寳或說虛妄求脫衆生或誑他人之功爲於己作或妄動衆生使受危難或捕逐禽魚野獸使不安全或恐嚇貧病使不快樂或輕凌官長自恃功高或論議曲直不當或妄言國家衰盛或無智慧樂著小法妄生取捨或是貶大道聖文及諸靈像或恣性遨遊無度或登高位不顧卑下或張羅網紓獵鈎魚或破人家業令次流散或剝奪行人衣物或抑取他財或交遊之後非謗鬼神或裸露身形對於三寶或呵風罵雨不敬三光或恃勢力抵借不還或言物求崇食饗無度或傲慢玄象輕忽天尊或侵剋尊親欺瞞君長或勸人不孝父兄弟疎隔尊親或信用外道幻術輕毀玄元或無師訓狡欺詐人神或衣食盈餘不施貧病或盜竊經誦毀扶聖文或崇師衣裝過有華麗或衣服不潔登於高座或穢污師門不生恭敬或師友憂衰不生助念或棄經慢法自作輕賤或逆豪責不顧貧窮或師友疾病不能侍省或見病患不行慈救或出入道戶不能焚香或入仙堂延視語笑或有齋請不爲三官遠功或自助富盛不念貧老或家有疾恐道啓師或受信施不生慚愧或傳道法違背盟約不敬師資或三元之日不謝五帝三官或十直之辰不生善念吾今爲汝衆生示諸罪目願同塵沙窮劫說之亦不可盡汝等衆生欲滅如前之罪但當禮誦此經持獻香花種種供養諸災自滅衆惡自消世

世生生福根無量並係三官五帝三界四司一切仙官考較無復差失汝等得道之士及未得道見在其中一切善惡衆生生死緣對宿根功過輕重之日並皆判言三天實付五帝是期三元之日則有無極天尊十方大聖三十二天帝王飛天神王高上玉虛至真玉帝無極大道諸君丈人五老上帝東華南極西靈北真及諸飛天神仙真人玉童玉女長生司命司錄司狀諸天日月星辰一切衆真莫不俱至若三界之內十方國土之中或有善信男子女人能依三元謝過之法七聖延生之儀燒諸名香幡花寶蓋種種鮮潔供養諸天禮誦此經得福無量若有善信男子女人讀誦此經則得三官衆善司命延生度名青籍之中罪削北都之府而說讚曰正一妙道明威法王盖載天地生化陰陽龍漢應運五大流芳赤明顯號九老垂祥九皇來朝神寶流光慈育萬物拔濟存亡九幽開度五苦咸康萬靈有賴享福無疆誦持供養祿算遐昌爾時道君稽首而言曰臣聞至道玉帝常宣正法示諸群品開大慈之化垂憐蒼生俾生死俱濟幽顯得度當使法音流演廣濟絕天億劫因緣紛無斷絕正一妙道福被十方生死衆恩存亡感荷天尊言一切善信男子女人自從無始以來元無相續種種生成善惡禍福各由根本乘天地亦非人焉正由心也心則神也形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氣而成體也故我受形形亦非我形也寄之為形示之以相故得道之者無復有形也一切衆生有諸患者為有身矣有身則有百惡生死隨形若能行心合真道則益也身神既備則為真人歸於無形而成道也無復患也終不死也形不久也終身歸其本也一切衆生若乃身犯百惡當歷衆苦未可得還生也此善惡之身各有緣對豈可答於真聖矣諸天無極世界一切衆生汝等道民但當抄寫此經散施轉請此經功德不可思議上解天災下濟長夜抄寫之福資益生生轉念之功富貴無極爾時諸天大衆三元九署五帝四司一切衆真稽首稱善自今以去若十方世界之內大千國土之中或有水旱兵災國人傷死當於國土城門或於清淨之地或於古壇淨室之中建立道場懸諸幡像大醮五星及一十八宿三元仙官吾當使風雨順時兵災寧靜國王有道天下太平人民豐樂若有私主家多疾病人口耗衰或呪詛侵凌或邪魔為禍或遭盧疫或惡風狂或運氣為災或土星降禍則當嚴持家宇設像焚香禮誦此經諸災自愈世世生生得福無量我等大衆常當擁護諸善男女若有禮誦此經之處供設齋表之家無災不解無禍不禳應願隨成百福咸臻汝等衆生宜依教勅爾時衆真稽首奉行而

說頌曰正一法王無爲教主含陰吐陽天地父母九九化生萬物宗祖慈海淵澄法源廣大威制萬天垂通三界品彙荷恩群動有賴力濟無窮存亡皆泰盡沐玄功實超至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五

七泰

悈

洪武正韻居拜切，飭也，悳也。許慎說文：悈，从心戒聲。司馬法曰：有虞氏悈於中國。古拜切。爾雅：悈，褊急也。（郭璞注：皆急狹。邢昺疏：釋曰：悈與亟同。大雅靈臺云：經始勿亟。文王有聲云：匪棘其欲。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猶。革亟急也。悈亟棘革，字雖異，其音義同，[illegible]雖是褊心。又廣雅云：悈，謹也。褊，狹隘也。是皆急狹也。）顧野王玉篇居薤切，疾也，節也。徐鍇通釋：茍差反。丁度集韻：慬也。司馬光類篇：又訖力切，又乞得切，駭而自尊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悈（俗），悈（正），質也。又紀力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老也。楊桓六書統：見母悈（見注）悈（解）。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見隘切。韻會定正：字切見介。見經堅悈。

篆書　悈（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悈（徐鉉篆韻）　悈（六書統）

隸書　悈（六書統）

草書　悈（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介

洪武正韻居拜切，大也，助也，副也，閒也，佐佑也，耿介也，繫也，甲也，閒廁也。古者主有擯，客有介。孔叢子：士無介不見。魯仲連傳注：擯佑助曰紹介。又國也。左傳：介人之寵。又曰：敝介大國。又細故曰纖介。賈駿傳：長無纖介。郭子儀無纖介自嫌。亦作芥。又幾微也。易：介于石。又所守之節，介然堅正不移貌。易：憂悔吝者存乎介。王弼曰：當其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孟子：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又側畔也。楚辭：悲江介之遺風。三都賦：況江介之湫湄。又微間貌。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又一夫曰一介。左傳：一介之使。書：如有一介臣。又與芥同。左傳：介其雞。杜預曰：擣芥子播其羽。又轄韻。許慎說文：介，畫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古拜切。爾雅：介，大也，善也。（邢昺疏釋曰：介者，方言云：東齊之間謂之介。又曰：介者，大善也。）顧野王玉篇居薤切，紹也。陸法言廣韻：介，分畫也，俗作分。徐鍇通釋：茍差反。丁度集韻：一曰閒也，獨也。司馬光類篇：又居賀切，竹箇。張有復古編：介，俗別作个，字書所無，不知所从，無以下筆。明堂左右箇者，明堂旁室也，當作介。鄭樵六書略：指事。吳棫韻補：叶音居吏切，守也。馬融笛賦：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牢刺拂戾，諸賁之氣也。婁機廣干祿字：介介（上通下正）。戴侗六書故：居閒也。从人介于八之中。傳曰：介居二大國之間。引之為副介之義。周官上公之禮，介九人。凡使者必有介紹，所以傳命也。記曰：介子介婦，皆此義也。（別作𤰈，說文曰：邊也。）又借為介冑之介，故蟲之外骨者謂之介蟲。又引其義，則堅

而難入者皆謂之介。易曰：介如石焉。又借義為大。詩曰：以其介圭。大圭也。（亦作玠。）又曰：報以介福。介以繁祉。介人維藩。皆謂大也。（別作[illegible]）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學引書一介之臣，注又作个字，且依書介字押，如晉大公臣介之推。漢傳：介于易。介于石，不終日，正書介。供廉介，縱介，介冑皆在此。詩：臣工嗟嗟保介，維暮之春。注：保介，車右也。引月令措于保介之御間。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小明：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皆注：助也。揚子或問滕灌樊酈曰：俠介。注：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為高祖持衛也。同又見下芥字下注。郭守正紫雲韻：又左傳襄公九年：一介行李。注：介，古賀反，獨使也。史：張耳獨介居河北。音戛戛，內無類，音如字。韓道昭五音類聚：亦作介。楊桓六書統：見母。介（人介於二者之間也。从八在人之兩旁，所以指其介之意也。統指）介（籀）介（隸偏旁同）。熊忠韻會舉要：角清音。左傳：伯有介而行。又介介，猶耿耿也。後馬援傳：介介獨惡是耳。又姓：介之推。周伯琦六書正譌：限也。別作价，非。魏柔克正字韻綱：又訖黠切，特也。字滌傳義：古隘切，細微也。楚曰俔，晉曰絓，秦曰挈。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傳曰：逢澤有介麋焉。為雙鳧曰乘。（出方言）趙撝謙聲音文字通：介，見隘切。詩：駟介旁旁，是兵甲。借魚名，比目也。俗曰鰈魚，作魪，非。吳都賦：罩兩魪。俗字，又憤也，作㤖，非。特注見轄韻。韻會定正：見介切。分辯也。字切見介。見經堅介。

篆書　介（大篆）　介（汗簡）　介　介（並古老子銘）　介（華嶽碑）　介（絳碧落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介（徐鉉篆韻）　介（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介（樊敏碑）　介（校阮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介（神祠碑）　介（唐公房碑）　介（侯成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介（薛稷）　介（歐陽詢）　介（顏真卿）

行書　介（黃庭堅）　介（米芾）

草書　介（章草）　介（張驛漢）　介（鮮于樞）　介（趙子昂）

特介

揚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鶴山渠陽雜抄：昭十四年：收介特。注：單身民也。疏：一介行李，介麋，則介亦特之義也。二十八年：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注：一介，單使。二傳介个異。

和介

子家子和以交物，介以立我。元史列傳：董朴之為學，造詣既深，充養交至，其為清而通，和而介，君子人也。

通介

魏志徐邈傳：盧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

人以爲介何也歟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東坡通介寧隨薄俗移後山取性無通介隨時有異同宋蘇頴濱集王導論性本寬厚容衆衆人安之然主於衍澄之間不能免習俗之累者通而疾介

清介

（東漢書第五倫傳注三輔）決錄注曰倫少子頡字子陵爲郡功曹州從事公府辟舉高第爲侍御史南頓令桂陽南陽廬江三郡太守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客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司隸校尉南陽左雄太史令張衡尚書廬江朱建孟興皆與頡故舊各致禮餉頡終不受北史薛道衡傳道衡族父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辛文房唐才子傳盧仝初隱少室山號玉川子家甚貧惟圖書堆積後卜居洛城破屋數間而已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終日苦哦鄰僧送米朝廷知其清介之節凡兩備禮徵爲諫議大夫不起宋史列傳申錫寶曆二年轉禮部員外郎尋充侍讀學士申錫在朝行清素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曆之間時風囂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爲偉觀　李及傳及舉進士歷官至御史中丞資性清介所治尚嚴善斷爲下吏所難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浮靡不事宴遊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燕語考異杜祁公居官清介每請俸必遣初五家人齎前狀請者公怒即以付有司劾治尹師魯公所知也余在潁州士人家嘗見師魯待罪後謝公書親引此事云以自規雖若無愧以公觀之則安得爲無罪師魯蓋自擅貸官錢爲部吏償債當時有惡之者遂論以贓　云漁隱叢話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難間神仙事爲舉子時嘗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妾媵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絛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野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傳家逸人云前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其素志也宋曹彥約昌谷集應詔上封事氣類相感則泰需可以任事清介相勉則道義可以相規用人如此則懇直者可以獲淮南之球而儉約者可以厲子儀之樂天撫州府臨川志杜子野宜黃人王荆公幼師之及爲相子野未見荆公問所欲時壁間有東方朔畫像贊碑刻乃顏魯公筆欲得之荆公曰墨本何足貴石雖在河北德州致之亦易於是筆主臨川併以金帛遺之子野受石碑他無所取其清介如此實賓錄梁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廉介

東漢書光武時掾第五倫領長安公平廉介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　周澤傳孫堪字子稱明經學有志操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　檀敷傳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避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　孫期傳期字仲彧濟陽成武人也家貧事母至孝時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管寧傳寧避難遼東依公孫度度死子康立康死弟恭立時司徒華歆薦寧曹丕下詔徵寧乃即受徵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康度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而度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鄉五代史補趙惟則官至正郎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買一故宅居歲餘有吏扣門見之曰此宅闕火與丹犯關時故主與之深夜掘地藏金銀數甕兵火之後故主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藏其處住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悵然欲詬責是吏久之徐告曰吾善寶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從吾擇一吉日召汝取之可也吏以爲然既出惟則謂家人曰平生不貨財自污今日一旦爲是吏褻瀆辱莫甚焉此宅不復居翌日遂遷去唐書德宗興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趙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德宗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又云皇甫無逸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撤閑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他境嘗按部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如此　又李勉本傳勉少喜學內沉雅外清整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爲宗臣表　又孫堪字子雅明經學有志操一毫未嘗取於人自應仕郡縣以廉潔節介自持奉祿不及妻子元史塔塔統阿傳塔塔統阿妻吾利氏爲皇太子哈剌察兒乳母加賜予塔塔統阿召諸子諭之曰上以汝母鞠育太子賜予甚厚汝等豈宜有之當先供太子用有

餘則可分受帝闈之顧待臣曰塔塔繞門以服所賜先供太子其廉介可知矣　張章續志宋袁抗字立之豫章南昌人登進士第累官知南安軍提點廣東刑獄自廣南還橐中無錄兩南貨其廉介如此墨客揮犀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及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人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修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享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某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咨重之

耿介

東漢書范冉傳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駱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隅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　高獲傳獲從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

不足與議遂不留北史陽斐字叔鸞魏孝莊帝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城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修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欲斐至宅三致書斐不荅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遷革李盧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不可梁武帝人視謂斐曰偘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　尉古真傳古真孫聿字成興性耿介明帝時爲武衛將軍時領軍元叉執權百家莫不加敬聿獨長揖不拜尋出爲涼州刺史涼州緋色天下之最人送白綾二千匹令染聿拒不受人諷御史劾之驛徵至京覆無狀還任卒　南史庾華傳華子喬仕爲荊州別駕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及爲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鴈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慙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　唐書蕭瑀太宗嘗謂瑀不可以利怵死懼真社稷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又曰蕭瑀守道耿介古無以過卒文房唐才子傳司空曙廣平人磊落有奇才舉節度劍南辟致幕府授洛陽主簿未幾遷長林縣丞累官左拾遺終水部員外郎中與李約員外至交性耿介不干權要家無甔石晏如也宋沈與求龜溪集賀毛給

事答　其官學爲儒宗才配人傑持心耿介壓高倫而不移蘊量抵闕包滄溟而無際太平廣記陳琡鴻之子也鴻與白傅傳長恨詞文格極高蓋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銓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舍不與之交同院有小計姓武亦元衡相國之後蓋汾陽之坦牀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與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木條焚香習禪而已或一年半載與妻子暴相面焉在職之時唯流溝寺長老與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見自述檀經三卷今在藏中臨行留一章與其僧云行若獨輸車常畏大道覆止若圍廢罟常恐他物觸行止既如此安得不離俗乾符中弟璉復佐薛能于徐自丹陽棹小舟至于彭門與弟相見薛公重其爲人延請入城遂堅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踐公門矣薛乃移舟赴之話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山玉里閒往）（忘四清依象表風五百石）

高介

東漢書朱暉傳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復遣家丞致禮暉遂閉門不受就聞歎曰志士也勿奪其節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曾宗時業薦爲太學博士高介有節安貧樂道於諸經尤邃詩禮爲文精深雅奥喜作詩自云學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存者纔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奧

學至行或莫之聞也嘗銘黃樓曾子固謂如秦石初遊京師踰年未書一至貴人之門傅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顏色伺候於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論議益敬畏不敢出

節介

續後漢書高士傳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尚節槩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

狷介

史記晉向秀入洛文帝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巢許狷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悅　北史信都芳傳都芳隱樂平東山太守慕容保樂弟紹宗薦於齊神武爲館客受中外府田曹參軍芳性清儉不與物和紹宗給其麤馬不肯乘騎夜遣婢侍以試之芳忿呼毆擊不聽近已狷介自守無求於物

剛介

元史韓鏞傳鏞爲翰林侍講學士既而拜侍御史時宦忌其剛介言事者誣劾其贓私乃罷去後辨其誣遂復起參議中書省事朱子語畧問孫明復如何恁地惡胡安定先生曰安定較和易明復卻剛勁故曰孫太山也是大故剛介先生曰明復未得爲介石守道卻可謂剛介文中子王通篇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得見剛介

手刪者好斷介者殊俗譎子遺休祂朴子易稚川不以片言半字預人

端介

記纂淵海性行部經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易賁卦）君子以立不易方（易恆卦）無有淫朋無有比德（書洪範）正色率下（書君陳）君子不以色親人（記表記）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記樂記）非時不見非義不合（記儒行）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不溽（記儒行）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語里仁）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語雍也）子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孟公孫丑上）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孟萬章上）不以三公易其介（孟盡心上）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孔叢子）

史　齊卽墨大夫不事左右以求譽數言日至（史記齊世家）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西漢酈通傳）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西漢朱建傳）申屠嘉曰使君所言公事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西漢袁盎傳）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通鑑漢文紀）尹翁歸之論不及私（西漢本傳）請謁無所行貨賄無所用（通鑑漢武紀）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西漢鄒陽傳）守經據古不阿當世（西

漢書易傳）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同上）孫立群貴之間（東漢馬援傳）交趾守張恢坐贓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群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曰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東漢本傳）曼叢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東漢仲長統傳）井丹高潔未嘗修刺謁人（東漢）梁鴻尚節介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　楊震舉茂才王密遺震金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　徐稺非其力不食（並同上）陳泰為并州京邑貴人寄寶貨因泰市奴婢泰皆掛之於壁不發其封（三國魏志本傳）羊祜不附中朝時人為之語曰二王（王沈王佑）當國羊公無德（通鑑晉武紀）方正亮直介然不群（晉書王長文傳）崔遊自少及長口未嘗語及財利（晉書）崔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同上）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通鑑宋世祖紀）劉行本為左庶子太子得良馬欲令行本乘而觀之行本正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者欲令輔導以正道非為作弄臣也（隋書）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歠（新唐書武皇后傳王入承恩）席豫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通鑑唐中宗紀）嚴挺之非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連詔不屈牛仙客

信剛者乎（唐書本傳）李乂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同上）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勸（唐書李德裕傳五人王直）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依（同上）耿介之士羞於自媒（唐書傅奕傳）

傳記　平原君欲封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仲連壽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戰國策）鍾離意曰志士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東漢紀上入咸忠）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孫綽與弓戲）郡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風俗通）

集　食不踰而為飽步衣不苟而為溫（楚辭王入）廉潔恥干媚而求親（藝文曹植九愁賦）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袁陽源白馬篇）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苦寒行）箕山許由有高節湘水屈原有清源（陳子昂）黃河一直青松萬仞（同前）松柏青青不受令於霜雪（張說集）秀木勢恆孤（同上）獨立天地間（李太白）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同上）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為塵埃沒（杜詩）物白諱受玷行高無污真（同上）馬蹄無入朱門跡（韓文）道不行於主人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事之以爭氏之富不一日留也（同上）古琴無俗韻寒松無妖花（李

太白）勁葉森利劍孤莖挺端標（同上）　介潔靜專不交勢利（並同上）高節硯硯自吾不干權貴（柳文）見佞色諂笑者不忍與坐語（同上）潔性不可污（韋應物）蔗然如斷山絕巘不可以邪佞遷焉（韓自作鄭叔則志）獨鶴不群孤松無柯（劉長卿）靈物本特達不假相縈纏（唐文粹）直方不偽　孤高比雲月（並同上）宋廣平貞姿勁質剛態毅狀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皮日休桃花賦）

本朝　寇萊公為相丁謂出其門為參政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遂事觀鄉之心殊金鍛鐵（石介聖德頌如職子）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東坡王貶）質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當國者意（王貞素集）人嘗與孫之翰一端硯曰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一擔水方直三錢竟不受（筆談）面目嚴冷（東坡陳公弼傳）森森直幹百餘尋高入青冥不附林（斜川集）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嘗一至貴人之門章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東坡集薦書）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東坡赤壁賦）堅姿映松栢直則凌榛荊（蘇子由集）

不易其介

孟子盡心章上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注介有分別之意柳下惠遇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

清而不介（史記魏華歆決於財欲陳羣曰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通鑑綱目晉敗切孤貧養祖母以孝聞人以秋帛遺之歆受而不謝直云侍侯貴當相酬耳及長博通經史杜綱懷有大志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弘量不介**（北史魏孝文帝時雖有大臣持法不縱然孝文生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蟲穢物並笑而恕之宦者先有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受不自申明太后崩後亦不以介意）**人識其介**（東漢書朱暉傳暉自去官臨淮屏居野澤布衣蔬食不與邑里通鄉黨之人識其介介特也言不與衆同）**慝不能介**（張南軒語錄陳琦作介齋詩序其意云下慝之介介而知徐速之介介而通先生謂如此是說作兩段介字本好介而執則不可亦如和字本好和而流則不可令人只慝不能介亦須慝其不知若果能介然有實自微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以為小介**（東漢書孔融與郗慮不平曹操書激勵融慮曰昨聞二君有執法之言以為小介云云）**謚忠介**（宋史劉汲傳汲知鄭州兼京西路安撫使金人復渡河謀知鄭州為守在所命將悉攻京西汲遣將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卷至殺成林南陽陷命將職康將兵三千逆戰及命新儀與趙宋印分西南門拒之金人攻之益急矢如雨下軍中請汲去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為國致死耿矢至汲死之事聞贈太中大夫謚忠介）**賓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曰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白氏六帖周禮司儀掌九儀賓客擯相之禮相入賓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王命諸侯則擯擯進也王將命假祖廟立依前南向擯者進當命之使琳士適四方為介介大夫之介賜卿大夫士爵則擯擯之如命諸侯之儀擯士者膳其贄入膳人也大朝覲佐儐為承擯儀禮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質正也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卿為上擯**（擯謂主國之君所使擯賓也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出請事紹繼其位相承而出書林事類禮有擯詔注之上也注謂詔告禮也有擯紹進處主者之禮名次贊疏擧也長賢者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也並禮贊為賓次為介新書禮象志叫賓明鄉身才進士身擧賢能長門閭行鄉飲酒之禮皆射之為主人先召鄉飲注有德者殊之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而賓擧之學衆也月止出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有德望者一人為賓次為介又次為衆賓賓主既序司正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朝服拱賓介**（僎鄉飲酒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注鄉鄉大夫也戒為賓戒禮將有事先戒而人宿戒）**就先生**（鄉飲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象天象月**（主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立僎以象日月注月生於西介所在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　**西北西南**（鄉飲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並禮鄉飲）**數序**（乃序賓主人介注序敘序也賦與往戒時而數序賓序讓前南面主人序阼階上西面介序西階上東面）**拜辱**（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還賓拜辱介亦如之並儀）**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注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傳命**（介紹傳命者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注質謂正自相當並聘義）**酬衆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月）**主於西**（介所存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注獻酬之禮主人將西賓將南介觀其間也並鄉飲）**相儀**（曾公曰子之傳子為介不能相儀又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重賄**（成公十三年○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為介而重賄之注介輔相威儀者獻子相公以禮○欲王重賄之）**輔相威儀**（上）**天子無介**（禮○無客禮也禮器○小禮○以西京日○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注小相謂相君之禮見諸）**侯相見**（卿為介注○介副也將文卿為上擯言上時使則以卿為上擯會則以卿為上介也荀子大略次賢者為介卿飲既）**七介以相見**（君子之於禮也有行而致其情也此有自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既）**諸侯七介大夫五介**（禮有以少為貴者也）**天子無介**（禮器）**上公介九人諸侯介七人**（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介五人**（諸男如諸子之禮並周禮大行人）**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並秋官）**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夫闑大夫介士擯行於君後也並曹令數）**介之一字既為大夫為小所以償介成賓主之歡**

紹介

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曰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紹介（新禮曰紹介相佐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並禮賓並史記曰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

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西漢傳）聞將驅傳五十八注云古人相見必因紹介介因也言因此人以相接見也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宰相書　昔之大人視天下之人如是之周其有實敢踵門懷徹名紹介許侍坐不時承話言者其視之當有加矣記慕淵海不由介紹子（玉樸子十章無介而見孔袁子雖訓）史谷永曰薛宣無游說之助（西漢）膺矜直聳磨天自致（貌貫心集）青雲當自致　必求知音（李太白王入自貫）出身入任並不因人（劉禹錫表）貌將心冥如舊書臣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感激自其間無因（王和政傳表狀）冥因真璞載培力會得乾坤造化心（蘇州集）不階尺木遂致青雲（同上）

儐介　禮記鄉飲酒主介於西南以輔賓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

酬介　禮記主介於西南以輔賓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

群介　禮記聘義群介皆有餼牢。

爲介　漢書許后傳廣漢重令爲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

媒介　唐書張行成傳太宗曰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張行成者朕自舉之無先容也。

卿爲介　荀子大略篇諸侯相見卿爲介○相見○揖於郊地爲會介副也傳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賓既禮有○言主君見時受○則以卿爲上擯○會則以卿爲上介也）

天子無介　禮記禮器天子無介疏曰天子無介者爲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爲家既不爲賓客故無介也

贊冠爲介　儀禮士冠禮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注爲衆賓介賓之銷以贊爲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

子贛爲介　左傳襄公十五年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注子貢爲景伯之介副）

歸命乎介　穀梁傳襄公十十八年云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自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爲士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注除地爲墠於墠壇帷又命于介介歸者君命乃還不敢專也介者副使也）

使不稱介　穀梁傳文公十八年晉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請書爲介　三國志蜀志馬良使吳謂諸葛亮曰今衛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奇人吉士荊楚之

介斜於進次之華而有光於之具領降心存納以慰將介

不與通介　宋史列傳宋事宗時虞體仁使浙右蘇師旦以胥吏訛從後傳韓侂胄躐大官且是道介通欵動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且無日矣爲傳以汙木數累欵

忽見二介　方氏泊宅編鍾山朱先將治裝赴闕汴都一日出門閑步忽見二介胄諾云周君有牒召君先覺之驚忙而歸二人隨之因懇以母老願自陳視少寬假二人許之既至家寫狀授之二人收狀并牒忽不見先走龍虎山求道士作醮青詞其道所觀醮還家一日卒

季氏羽介　覺膺閒評夫偕字之辨不可勝言也左氏傳季氏介其羽史記作芥其羽者借字也然介乃介胄之介杜預因史記改作芥字遂有搗芥以搗其羽之說非所謂介其羽也

大介　詩周頌酌篇是用大介注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

樹介　舊唐書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寒甚凝霜玉樹時學者以爲春秋雨木冰即此是亦名樹介言其象介胄也青箱雜記木冰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張思廉玉笥集樹介謠　辛巳冬雨木冰于京師戈戟森然精巧可愛錯愕久之不知其何祥也適太原王子敬見訪以問之敬曰。詩云冰凌樹稼達官皆怕陰沴所感其在大臣妣后乎越二日而宮中有喪信天道之不誣也賦樹介謠　悲風一夜吹黃沙千林萬木森瑞芽江南客子不曾見認作蔡山臘雪花精明皎潔枝條小的皪珠光照瑤草金刀剪破雲母屏六出梅花碎龍腦銀絲精巧細如毛觸髩戈戟搖安刀春秋一筆照千古天人感應誰能逃妖星上射廣寒府粉黛三千淚如雨姮娥不起青霜飛玉宇空提雲外杵蓬萊仙藥救不活萬里悠悠步魂閑

稅介　漢蕩序貫稅介充胄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

木介　西漢書五行志成曰令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晉書五行志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一說木冰爲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駟介　左傳僖二十八年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注駟四馬也介被甲也五駟馬之被甲者）

其蟲介　禮記月令其蟲介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

介蟲　事林廣記龜綠衣使者吉郡皆

郝光知君贊無腸公子郭索擁劒豈河伯使者蝶螂戴其啾長髯公

青玉介 太平廣記沈義學道於蜀中但能消災治病救濟百姓不知服藥物功德感天天神識之一日有三仙人羽衣持節以白玉簡青玉介丹玉字受義義不能識遂載義昇天

傴介 左傳晏子曰傴介之閑兼任其私

造化間介 鄭滁孫集中天述考上天則識天識則深而精天深而精則戴而變天戴而變則不測知測神矣由主精而主變由主變而主神其於中虛乎虛者太極所在造化呼吸出入之間介乎**泰**

山無介 經子法語莊子其神經于泰山而無介

一介 孟子萬章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注介與草芥之芥同。敷類書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孟子曰。伊尹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國語曰踐請盟於吳。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盤匜以隨諸御（一介二人也）

織介 漢書元后傳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爲織介。注師古曰往事。謂元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織介之嫌怨。漢書孫寶傳疑呂與掌內有織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江介 楚辭悲江介之遺風（刪中也）

鼎介 經子法語太玄經鼎介

貴介 古今注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

煥介 淮南鴻烈辭煥生寒燥一積陽雷風亢燥之氣也。暖濕生於毛羽毛羽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煥介煥介生鱗薄。鱗薄生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長而蕃多也）**刀**

引石介 宋通鑑長編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爲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諫諍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保介 詩周頌臣工篇嗟嗟保介注保介見月令呂覽其說不同然皆爲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文 宋陳默堂集介堂記　江西之士多以通才達觀自廣俛修潔謹細爲不足道間有言動不違於禮故乎必以其義有繩墨而蹈規矩者衆必指以爲迂怪曰是子然自異欲以矣爲矯紳先生準其說於前而效顰不爲之從又噪而助之以故名節不聞於時偷薄成風而廉恥之道盡

矣余請是吏則嘗假令廬陵之永新地廣物衆比他邑爲難治思所以救前日之弊者唯反其所習而勸之爲不可緩於是持清端愨自守不爲流俗所移之士尊其道而友其人庶幾下觀而化蓋久而後得龍君時升爲時升抱才處晦隱者不欲其度更非其類如將浼己推之辭受之際雖毫髮不苟也其平居接人無貴賤疏戚必盡其誠一諸夬中必反復折難歸於直而後已人亦以是畏憚之蓋古之介者也與向所謂自廣以通達而流入於偷薄者異矣故余樂與之游又因其作堂秀溪之上將以遂成章避喧囂離人而立於獨也則請以介名之且求余區區相與之意所以勸也。或者曰。介者不同於衆與物多忤其失爲矯激爲翻澤爲執而不通爲隘而不容。乎何善夫爾也。余曰。君子之行所主不同而介則不可去也。若乃命介以小節。而以和光同塵爲處世之法。腈卑泊沒然亦無所名矣。昔者孟論伯夷。柳下惠。或以爲聖之清。或以爲聖之和。夫清同疑於介而和何有爲。然而孟子又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是雖和也。介其可少乎。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擭而止之而止者。下惠之和也。使其枉道而事人。然戀於父母之邦而不能去。故處之以三公。則不擇禮義而受之。是亦苟賤無恥之人耳。亦何貴於和哉。故曰。君子不可以去介者。爲是故也。雖然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而孟子則以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爲不可。蓋簞食豆羹之與萬鍾。其爲物一也。而人常輕於簞食而重於辭萬鍾者。道義之不明。則物之多寡有以亂之耳。是故易於爲其小而難於爲其大也。夫道義者。處物之權衡也。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不以一介取諸人。至於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一以是處之。又豈有難易乎由是言之。仲子之於齊國。下惠之於三公。俱非其所嘗試也。而孟子於此有信有不信焉者。亦自其道義以觀之耳。故知仲子之不足信。然後知下惠之所以異。知下惠之可信。然後知伊尹之所以同。非深達孟子之旨。不足與語此。今余既取時升之介。且以名其堂。然時升無間然者。人欲進之以古人之道義。則所期於時升者。其有既乎。時升其勉爲柳下惠之介。余之望也。紹興七年五月十三日建平陳淵記。文天祥文山集跋呂元吉充人介軒記後　巽齋先生曰。徂徠石先生名介。質齋虞公名介。鄭公俠字介夫半山老人字介甫。凡有取乎介者。其人必可觀也。予嘗評之。徂徠之介爲狷峭。質齋之介爲直方。鄭公之介爲果決。荆公之介爲執拗。三公之介純於天資。荆公之介雜於客氣。介則一。而其所以介則不同也。予獨悲夫僞辯堅忠。廉名實行。介者以誤於其君。以禍於其時。至今天地易位。人

極不立皆此介之流也但係不得為諫官唐公事斬法不條條憤死鄙以一跌祿祿州縣不復能自振迄介美德也三公得其紀實於當世彼其胸血氣之私竊名譽之盛而遺每遊今日而來已嗚呼偽行之誤人而直道之難行久矣呂元書之先人號介軒于不及識其人諸君品題類以為言和而行果已溫而氣則然則是介也視前三君子有光焉然君止於奉承據其狀狀不見於用則君之所遇人為不幸者雖然介在我幸不幸在天吾求無怍乎本心可矣何外物之較風氣淺薄其能刻厲矯揉以竊軼然大夫之名者已不多見若夫以直自懟而毀方為圓以耽外物者多矣外物卒不可得而本心空自喪矣是則介軒之罪人也元言重念之哉高趾堂存稾題手張介軒

世之論介者大率以為堅撞孤僻人所難能之行不知義理至於確然而不可易者即介也何難能之有人為私欲所屈外物所移往往失其常守而以中徒狀屈大夫之倫為不可冀及求自待之凉矣予同年生李君振仕閩中遇事不可回奪庸齋趙公以介名其軒求予發其義予謂之曰予學易于豫介于石獨於六二言之夫六二中正之文也然則介非堅撞孤僻而為義理之當然詎不信乎予循理而行要達中正介在其中矣李君曰善為我書之吾將從事焉

趙彦兪介庵銘

書名之業有會其意維介於文分而為二在人道備是曰利器以別正邪以判義利由辨之明守則不貳既圓既安于石不晝使百世師謂知之至而能確然不可易志由擇之精知得非義於我友斯語之事毋參兩其毋昧漏智意何人哉歸之則是依劉淵海刻介（類要䟦事訓介本主軒）

（以聘入說死者使但工郎之任尤嘗副介之衆）次介（儀禮云）介臣（元敢之集郡同判者前命使世相介臣實持所）上介（禮御出聘以大夫為上介主為衆介）命介（左傳云云）為鄉介（鄉書禮大夫為鄉介介副也）使假道（使者通聘且於境使次使假道儀禮）奉以聘（總副介本主事以聘類要）纘好奉辭（纘好二聘奉辭為里副身之任退亦不能白集貫表判）泊臣持節（前命使主治介臣持節元集郡自判）

介國

春秋本末（杜曰東夷國今密州有黔陬縣）　僖公　經二十有九年（周襄王二十一年）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也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冬介葛盧來　傳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昌衍縣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嫌公行不當致饋故曰禮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燕燕禮也好好貨也一歲再來故加）之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傳言八能或通鳥獸之情）經三十年（周襄王二十二年）秋介人侵蕭（無傳）

介氏

羅泌路史高陽氏紀斟姓灌鄩則夏滅之矣介則商滅之後有介氏姓氏遙華介子相荊孔子使視之曰廊下有二十五後生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可矣何況荊氏族言行左傳晉有介之推琴操作介子綏神仙傳有介琰介象

介子推

史記晉世家文公夫國逃之程及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夫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

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姓氏遙華文公以綿上為之田大其山推抱木而死公伐其木為屐曰悲乎足下今上已禁火呂氏春秋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亡（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申生之母弟也遭麗姬之亂出亡十九年然後反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夕陰偽倍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一作反人）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賦詩也）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君也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佗魏犨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譆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田也）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有）蓋簦（簦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

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離俗遠矣。東方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爲食於路，有人餓甚，蒙袂貿貿而來，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如，旌目其類也。）鄭人之下黶也，（黶，邑名也。義則未聞。）莊蹻之暴郢也，（莊蹻，楚成王之大盜。郢，楚都。）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坑其四十萬衆。）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避猶免也。）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爲謀，豈不遠哉。（右介立衆）清江三孔集孔武仲論介子推　介子推雖不言祿，亦不忘祿也。而文公適有王事，未暇論從亡之功，推悁而恚，乃毀其儕，訕其君，以爲冒義貪姦，上下相蒙，不食其食，削迹而去。故從者爲之作爲龍蛇之辭，以述其怨望自絕之心。文公悟而求之，終不肯出。推之用心亦已狹矣。夫有人以爲天，不人不困；人不天不成。興功建事，人與有焉。而推以爲二三子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背人以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文公之賢，二三子之偏，其爲危亂亦有間矣，而推以爲難與同處。以孔子之去其國，皆不欲速，所以爲厚也。而推以小忿一絕其君，雖封而謝之，卒逃以死。此皆懟怒遂而不知其書傳之悖也。嗟乎！天下之士，其始皆有欲焉而不可得，乃文其言，飾其迹，以遂其名，如推者多矣。夫謂竊人之財謂之盜，而竊名者庸非盜哉？著論以儆焉。　介之推事見於莊子、史記及左氏傳，其說詳略不同，總之合於左傳者爲可信。余觀其適逃深山，棄寵而不顧，蓋亦奇節之士。其議論以受賞者爲非，不受賞者爲是，何其陋哉。夫設爵頒賞以奔走天下之士，此非一人之爲、一日之建，乃前聖人不易之法也。故大者裂山河，建社稷；小者畀金帛，析土田。彼豈獨厚於受賞者哉？將以關爲善之利以示於天下也。聞君之命，沐浴再拜而受之，銘諸鍾鼎，播諸樂章，以示後世子孫，使不敢忘，豈獨榮於受賞者哉？將以推君之德澤以顯於天下也。故功大者賞優，勞微者報薄，無功者不與焉。貪者不敢進趨，廉者不敢退避；親者不敢以寵昵而覬望，疎者不敢以退遠而自疑。其明如日月，其信如陰陽，故賞一人而天下聳動，後世學者稱誦傳譽，數十百歲，昭然如揭乎耳目之間者，施設當也。晉文公，有道之君也；其臣之從者，忠義之臣也。其奔亡在外，不爲不久；周旋險阻，不爲不多；忘身以奉君，不爲不至。其始也無置錐之地，贏糧而入國，爲千乘之主，羣臣之功不爲不大。然則爲文公者將何以處之？抑將朝用其力而暮黜其勞？抑將施於我者厚而報於人者薄乎？兩者皆不足以訓，則是賞不可以不行也。方是時，從文公者咸効筋力，或贊謀畫，類皆蒙霜露，歷凍餒，蹈九死而出一生。一旦其君第功而賞之，則彼數人者將同拒之耶？是率私意而亂國法，以一人之清潔，而使衆有功者不得其報，而孰肯悉力以助其上哉？是則賞不可以不受也。上不可以不行，下不可以不受，而之推剪剪焉立異於其間，吾見其辯說雖煩，而卒不能毋得罪於君子也。或曰：之推之（一作此）說，非特區區爲晉國發，蓋以矯天下之爭功，教後世之不競爾。其說雖通，而其意卒歸於仁義，予非之何深也？曰：夫君子之道，以常爲守，以中爲用。守常而用中者，行之可久者也；異衆而違常者，君子之不得已者也。文公之賢如此，羣臣之功如此，取國而天下無異論，行賞而後世無閒言，使之推者安所措其不得已哉？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介之推論　名者，天下之公器，雖聖人不可得而私也。然名之在天下，有爭之而弗受者，有受之而弗卻者，有欲得之而必爭者，固不可以一槩望天下之心也。爭之而弗受，則有道之士離世遁跡以自晦於無用之地者之所爲也。其爲人世固不常有，有之則可以激貪而勵俗矣。受之而弗卻，則修己篤行之士無意於名而名歸之者也。其爲人亦其所當行，得其所當得而已，其於名猶未竊竊然也。乃若欲得之而必爭者，則異於是矣。志在於功名，心淫於富貴，得之則踴躍而自喜，失之則顛額而無聊，彼恐其名之不高而有以軋之也。此其於名，雖與夫盜而有之者果不可同日而語，其視畏名而逃之與夫無意於名歸之者，固有間矣。夫修五伯之業以服諸侯者，晉文也；輔文公之行以反晉國者，五人也。初，文公之出，五人者從而輔之，所以轉徙於道塗，流離於羈旅，至於險阻艱難之備嘗而不憚者，無他，知重耳之賢必反國而有之也。及重耳之將入也，四人者皆留，獨之推逃而去之，此豈人之情也哉？殆有奪其名而軋之者矣，咎犯是也。且五人者願羈紲以從奔走之役，其勞則均也；同流天下十有年，其久則均也；所謂五蛇爲輔，扶之以飛，皆當時之賢士，其人則均也。及文公之反國，乃與咎犯爲投璧之誓曰：若反國而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之推聞而大笑曰：天實開之，而子犯以爲己功，吾不忍與

同位矣乃棄之而去隱於緜上然則之推之去也蓋有以我而左右明司為遺之徒似若以文公不能用子推者豈亦未之思耶方文公反國而賞從亡之臣不及壺叔文公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耶我無補吾闕者三賞之後固且及此晉國聞之大說夫以文公之賢其明於賞罰之序如此彼投璧之盟豈固私於咎犯我於五人之中其必有當先於此者矣子推不能究文公之意一聞其言則竊日之力而去何其遽也然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子推非有怨於咎犯也蓋託咎犯以發其憤悱之辭而為之說耳議者又謂人亦孰不欲富貴當文公羈困窮之時則崎嶇而從之及反國而有千乘反疾走而逃之此罪不在於子推而失在於文公也使文公不私於咎犯宜有是我曰審如是是亦之推之罪也何以言之。夫為人臣者有賢則相薦有功則相遜功高而賞及之猶當是功也我何力之有焉況功無人奪或出其下者我之推不明乎此見投璧之盟則不勝其忿而亟去之此非有意於濟世以輔其君者區區之意特在於名高而惡人之亂己為耳。吁奇怪哉事物紀原集散俗每寒食前一日謂之熟則以麪為蒸餅樣團棗附之名為子推穿以柳條插戶牖間相緣

以介子推逃祿。晉文公焚山求之子推焚死。文公為之寒食斷火試民從此物祀之。而君子推相傳之謬。至于如此也。容齋三筆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緜上者西河界休地也溫革瑣碎錄介之推三月五日為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為不舉火謂之禁烟犯之則雨雹傷田孫楚祭子推云黍飯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廚元伍良臣中流集晉文公賞從亡介推獨忘紀推言人匪功君位天實昇惟母義且賢偕隱遂以死。祀祠緜上田木黍滋蘿廉譬彼矜伐徒困之屬廉（祉王傳文公進）（開本五○檢田君之位天實置之二三子以為功不亦誣乎六五所隱而去母曰能如是與之偕隱以死文公求之晉思安切草本華韓不獲以緜上為之田以供祭為祠春遷緜當廣）仙傳介子推姓王名光晉人也。嘗辭母入山學道後數十年人於東海邊賣扇不知所在

介琰

仙傳嘗師白洋公得仙道孫權縛而射之脫形仙飛不知所在

介象

仙傳象字元則會稽人家修道法入東嶽仙人美女授以丹方曰得此使仙勿他為也唐孫元晏詩　好道君王遇亦難要道靈異軼多敗介先生有神仙術釣得鱸魚在玉盤

价

洪武正韻居拜切善也節也詩价人維藩荀子作介人又佁价與介同許慎說文从人介聲古拜切顧野王玉篇居薤切張參五經文字保介二同吉賁反見詩大雅徐鍇通釋蔚𢉖反丁度集韻或作儭釋行均龍龕手鑑价价韓道昭五音類聚价（音介義同）楊桓六書統見𠈃有守之善人也从人从介有守嚴也（既注）𠈃（韓）熊忠韻會舉要同清書字濠傳義通作槩概玠趙謙聲音文字通見𠉡切韻會定正見介切价大人也（字切見介見）

經堅　篆　集韻見杜从古　徐鉉　隸　揚統碑見洪　度

价。　書　[illegible]　集篆古文韻海　𠈃　篆韻　書　价　遵漢隸分韻　价　尚

碑見漢　草

隸字源　書　价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七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書寫生員臣汪增光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八　七泰

帥

詩　唐李嶸集獻淮南帥　雜樹烟含瑞氣凝鳳池波待玉山㵎國人久倚東關望擬築沙堤到廣陵孫元晏集獄中上府帥黃崇嘏　偶離幽隱住臨邛行止堅高比澗松何事政清如水鏡絆他野鶴向深籠宋孫舜民畫墁集十二月二十五日行次渭原走寄熈帥范巽之　凍雲積雪黯洮岷晏歲輶車犒過秦夾道清渠鱗白浪遠山鐵馬走黃塵歸鴻裊裊寧無信塞柳依依欲弄春今夕帳中拚一醉同年賢帥是鄉人劉攽彭城集送原甫帥永興　讀書當為王者師論兵要作萬人將古來志士稀兩遂白首儒生彼無望麒麟一出凡馬空豫章蟠根歲逾壯金華事業爛然新徂西謀譟誰與讓旌旗蔽日紅半天笳鼓隘途車萬兩中軍令出聽無譁泰山渭水皆東向荒夷憺威霜雪明屬城場和春日亮趙張成事不足論方虎遺詩猶可尚龍文金鉉待調飪璿樞斡中付群當西人歡歌公肯留公車雙鹿畫轓上韓魏公安陽集賀春卿宣徽出帥延安　延塞何須輟鉅公西師今復久橐弓三台班秩名雖重四海生靈澤未豐莫況兵韜求策勝更充賢業俟時通歸來談笑巖廊上致主唐虞始是功　次韻答渭帥王龍圖　十年西北保疆垂只恐非才誤妄叱報國心誠雖慷慨背時蹤跡極孤危欲求褒貶明千古直把窮通託二儀多謝高篇遠相勞召南風格本王基　次韻答并帥王仲儀端明以詩見寄　退削嘗連上清表遂一開調元解重任殄寇倚非才虎士方爭奮羌雛已訴哀還馳金節覲俄得錦衣回雅契瞻并府衰容病鄴臺孤懷難託鴈芳信忽傳梅瑇瑁遙賓席蔔薊入醉盃高談嗟阻闕危榭幾排徊大鹵誠淹帥中樞即二台三槐東第甲還似相車來徐節孝先生集述懷寄呂帥　君看關西山壁立春雲突盡春空窣濃嵐滴去渭川寒孤峯深與秦天碧白雲流水豈無情立馬吟詩定相憶且倩東風先寄聲俄整西裝期已迫吟到秋風拔我歸歸來待作瀟湘客　北邊控扼重瀛州虎士鷹揚勇壯猷盡道胡人新斷臂安知漢將欲春侯為文法度惟青簡奉使勲勞半白頭六路全秦與全魏不須野戰覓封侯　師乇十萬建牙旗大纛森森重使威燕頷將軍宜繡帽龍驤戰士受犀衣銀鎗作隊行春去蠟炬成林校獵歸更有鈴齋憑几處文如布陣翰如飛　胡人勇悍真勍敵漢將威名重泰山隱若金

城當一面橫如鐵陣控三關防秋甲士屯田去牧馬氊裘避塞還儒帥著書閑暇否兩河人物太平間　帥臣所統在燕南事事如窺指掌間杖鉞精神堪破虜搤吭形勢正當關十州部分連滄海一道軍聲過黑山文武非徒尹吉甫前時方叔已平蠻　事皆銜內宜謀帥奇在胷中合運籌戰士常騎突陣馬將軍須養犒師牛雅歌坐燕春歸塞緩帶行吟月上樓且勸主人宜飲酒邊城六月已如秋　王門關靜邊鋒息回首金城趙充國繡帽霜髯馬上吟詩興如雲滿秋色最好青門長樂坡灞橋路上情更多繡嶺風烟新草木潼關形勢舊山河洛陽城闕秋風緊有詔疾驅催大尹兩瞳直是有精神管取無寬亦無猛蘇東坡大全集送薛顏叔帥熙河西方猶宿師論將不及我茍無深入計緩帶我亦可我欲歌杕杜楊柳方婀娜邊風事首虜所得蓋公歷頗得魯連客一射聊城笴王安石臨川集送元厚之帥福州　元侯文章翁更以吏能著今為大帥府千里來赴懇銜詔出黎嶺方為遠人慕旌旗滿流水冠蓋東門駐　荅西帥　吾君英睿超光武良將西征捍隗囂（事見隗囂傳）誓斬郅支聊出塞（陳湯斬郅支）生擒頡利始歸朝（唐太宗生擒頡利）一丸豈慮封函谷千騎無由飲渭橋（息夫躬傳如使狂夫嘄噂於東崖匈奴飲馬於渭水此詩恐謂王韶可也公竟切於開邊也豈慮者言帥之威畧必不使如王元之徒欲以一丸泥封函谷關也　按北史韋孝寬贊東人怙恃其衆將欲飲馬清渭而新唐史突厥贊亦言虜瀕渭橋騎壞蒙京師號一丸泥既是後漢書全文則亦誕十騎或別有出處公方以為對秦漢唐架渭首凡三橋在咸陽西十里者名便橋武帝造在咸陽東二十二里為中渭橋始皇造在萬年東四十里為東渭橋不知始於何世唐書太宗出元武門以萬騎徑詣渭水上隔水與頡利語時虜進至渭水便橋之北或云此是王元之之詩）好立功名標竹素莫教空說霍票姚（杜子美後出塞詩借問大將誰恐是霍票姚中水觀宴將士詩漢朝頻選將應拜霍票姚後漢史霍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音飄搖師古曰票頻妙反摇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票鷂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子美以平聲用蓋從服虔音公亦以平聲用必承襲子美）鄭俠西塘集迎仲常龍圖自廣州移閩帥　旌鉞依前向釣臺祥煙喜雨兩崔嵬民思父母無窮已天借星辰有去回千里袴襦還衆暖三山樓閣為誰開須知道路先騰說又見清涼古佛來　去年牙戰海邊城空望門闌涕泗橫今日去旌東嚮夢邪知高纛此中迎豈非丈席諧贍對亦似雲衢有否亨十有餘

年想詩誨更期珠玉似河傾　惠慈政化及民功內外聲稱有古風五嶺山川情正熙七閩桃李意先通大明繼照天衢闢重德還朝衆願同早晚皇穹順輿議老人星在玉堂中　張祠部集送王夕拜移帥慶陽　一月天書兩紫泥朝持使節暮征西（公旣自京兆府統領都漕又改帥慶陽一月之間凡兩拜新命）關中父老攀旗尾閫外偏裨望馬蹄行色欲侵邊雲散威聲先壓塞雲低情勤佳客雙延避（公辟劉李二君欲置幕下）令肅攝兵倍訓齊城堡此時歸鎮靜朝廷自昔重招攜坐收勳業光彝鼎入拜恩私寵介圭文武兼才緣已試父兄前烈不難躋却憖主帥經三易幕府徘徊守故棲米芾寶晉山林集送端臣桂林先生兼簡信叔帥座　驂鸞碧玉林琢句白瓊瑤入間埃壒盡青羅數分毫程公列仙張磊落粹露膘玉灘發太和泓君同逍遙刻巖栖烏鵲陟巘透紫霄南風勿賦鵩即是宣室招晁無咎雞肋集送龍圖范丈德孺帥慶　君不見光君往在康定中奉詔經畧河西戎大順胡盧畫耕稼賊書不到秦關東邊人咸識侍中子至今猶說將軍似給事文武龍圖賢大馮小馮安足言谿年書傳有肝膽二十起家車檻檻蛟龍雲雨時可用麒麟圖畫功非晚況聞馳傳厭山谷頃時河隴嚴飛輓朝廷罷休蘭會兵秦人倚慶為長城時平斥候正須遠軍閑留田未宜輕東風浩浩吹榆柳相勸西城古原酒班春曷不聞遺老先公遠謀尚多有女郎山下萬貔貅部曲肥馬身輕裘此曹賞賜飽無用談話豈得希封侯趙邊令日須李牧士無超距姑食肉郭祥正青山集代先書寄盧帥朱龍圖（行中）楊花塞路春無聲鳩喚婦留春晴揚鞭朝發浚滷縣捲簾暮宿金斗城城中主人漢賈誼妙年射策都群英我冠獨立御史府冰霜凜凜清朝廷充衆白雲渡銀海十年望闕心常傾只今淮西課異等況沉王帳開府兵神機照物辨毫髮提刀四顧新發硎行聞召節还西掖主尊閑閣思談經豈容燕寢自頹養畫戟森衛清香凝陳公雖解豫章榻白頭重慨非徐生飄零漁艇荷簑笠揣摩舊學荒柴荊願公一吐太和氣朽株巖下逢春榮　奉和廣帥蔣穎叔留題石室　西江赴海穿雙峽十里寒青半天插晴空倒影連明河滔滔不礙鯨魚呷紋綃高霞紫微冠翠華平鋪玉皇榻中藏石室與嵩臺巨壁稜層老鱗甲欲飛未去鳳遂適將蟄還伸龍巠匣浪搖蓬島何其危桂塞廣寒無乃狹天匠不由基構成洞門大啓無人扃六月來遊乃挾纊酌酒向口疑冰生三溪詰曲愈難涉舉燭但愛烟溟溟迄似霜縑見山水畫手只許吳生是有誰文采如呂黎物物為我從頭記自慚才短空冥搜俚語未足蒼崖留元戎聞之索大

筆點坐遠想書勝遊憑凌風力若捕虎窘來景象如縛侁那知子厚號雅健不識謝守為風流桓桓斯人富學海少陵重生謫仙在淙琤擊玉敲黃金倚馬千言未嘗改髙才豈必世俗知浩氣已充天壤內又如淮陰善將兵不戰能令敵先敗暫辭侍從來東南羊城異日為傳巖不惟巴峽吟冰足即看玉牒功名鏡滁陽吳公昔曾賦落落文華精注措毛侯亦許送和章馬上横戈寫長句軌云髙要陋且遐三篇入石神鬼嗟顧揮硬畫奪紉戟下視鳥迹初遺沙此心雖大慮轉小刻就頗憂龍作蛇譬之博奕仲尼與群兒惡用相識譁端溪石工古稱妙年年琢硯供正衙剛刀截脾易於硯瀘蠵相射生彤霞峴山石鼓久缺矣苦縣光和真瘦耶流傳萬本入中國誰憐此落瘴水涯共採泉石造淡漠豈憶冠蓋追榮華公思歸予欲致主四方飄泊予為家予意無留亦無去等將幻質隨揚花呂淨德先生集送蔡帥赴平源　劒外開三蜀回中宿萬兵召還宜北覲賜鉞又西征體貌均先後權綱一重輕淵衷克慎柬輿意尚難平伊昔藩條振於今治體成有為終簡易無迹但慨閣筆下銷積弊樽前得隱情快如長劒立通若巨河傾閩刃從虛落醇源及物清山川增氣象草木遂勾萌暖裼三冬足豐疇百室盈詠歌令父母畏服古神明方幸華輪挽俄聞瑞節迎渴心猶

借寇翹望欲還瓊況復盤關路常瞻部使旌十連依玉帳一道圍金城後詔光前出新崇似舊榮千宣推德業所至盡功名塞馬寧非福溟鵬豈問程惟期未温席歸去慕家聲楨鼎臣竹隱畸士集朱貢父自尚書郎領憲河朔會髙陽闕守因攝帥事以書寄之且覓蝌蚪　清渭三年伴濁涇鴻毛一舉便冥冥帳前共聽將軍令塞下爭看使者星四坐應劉邀俊彥兩行燕趙列娉婷只知左手持蝥美不念貧交正獨醒秦觀淮海集送蔣穎叔帥熙河　侍臣不合出都門為有威名藩漢尊戶部左曹回妙手匈奴右臂落清樽揮毫珠璧生談笑轉眄龍鸞在夢魂潮海一空何足道歸來黃閣坐調元　天馬蒲萄隴玉門漢廷誰更勇如尊行臺曉日屯千騎祖道春風屬一樽莫許留犂輕結好便令歐脫復遊魂要須盡取熙河地打鼓梁州看上元彭汝礪鄱陽集送范侍郎帥慶州得以字　池水日夜流日行無停軌人生長道路擾擾還如此莫辭飲我酒酒盡君且起贈君雙寶劒有言慙近俚聖人之於物愛視猶一子（一作視之猶赤子）顧復愁不至不知分此爾誰較尋尺竟未知所以夷外當反內刮毛須及裏遼垂今無事自可緩帶理願君宏遠業赫赫光祖禰　送穎叔帥臨洮　風如疾雷霆如芋積雪如丘壁道路蔣侯車馳挽不住見說西人復厲聚目視

陰山欲飛去蔣侯文如江海注一決萬里無盡處筆落在紙成雲霧氣吞雲夢八九數力轉丘山縛蠵虎終日笑言公不怒三軍號令成樽俎羌戎膽落汗流泝邊人乃至歌五袴昔誇禁中得頗牧今見南陽稱召杜前席宣室疑已暮勒功燕然無可慕歸來遍作人間雨枎杜吾當為君賦陸佃陶山集送張頡待制帥瀛州　食貨方艱不忍寵長才宜有濟時功闕當龍馬圖書後錢入紅牙算子中音信定應隨朔鴈夢魂多擬託南風如何更講黃河策定取橫流副兩宮許景衡橫塘集張帥進職再留敏叔有詩賀之次韻　憶昔初辭九棘班齋壇授鉞氣桓桓邊民慣見平安火天子新除侍從官此去一年聊許借從來五袴不愁寒進賢自是平生志看取他年頭上冠胡銓澹庵集上洪帥李伯紀丞相　相印橫拖御案前聖恩暫許帥藩宣舉幡北闕危三刖抗疏南床忽十年（建炎二年銓侍書中丞王陶論相公當在朝廷以繫人望）往事凄涼入墮甑此身空潔鷺棲煙當時坐捐生龍尾猶望陳蕃一解懸張橫浦先生集聞沈元用帥南海喜而有作　與公相别五經年憂患流離理固然悵望故園江渚外還驚橫浦瘴煙邊喜聞金節專南海行看鋒車上九天顧我不才仍老矣只思歸棹五湖船鄭剛中北山集擬送揚帥　久戍思賢日中興入覲時旌旗生喜

氣梅柳動寒枝報國心偏苦安邊計自奇一軍嘗北出萬騎絶南窺結軌聞修婷橐弓謹退師浩歌藏戰甲雅拜習朝儀天近雷風迅雲深雨露滋告庭行有命祖載敢無詩雪意留金勒歌聲寄玉巵明年秋秫賤釀酒酌歸期吳芾湖山集寄龔帥　今朝駃步忽來前報道除書下日邊膕寄復歸賢使者百城聞命想欣然　雖喜英賢帥十連却慚糠粃濫居前自知未免人揚簸頗使衰翁曉節全　行李看看近故廬夢魂猶自遶洪都帥垣暇日登臨處把酒還能話我無　龔帥以久不寄詩速惠　性便野服厭朝裾一意歸休學二疏門外渾無俗士駕案頭惟有道家書勝遊但欲尋蓬島（湖中近築一亭目為小瀛州）舊事那能記石渠亦擬冥搜酬絶唱慚將瓦礫報瓊琚　天與踈慵一味閒許辭畫戟老柴關幾年欲作冥鴻舉今日方隨倦鳥還有水不妨時載月無人誰與共登山相望千里空相憶樽酒何時一破顏　再和龔帥所寄　契闊經年阻曳裾滿簪華髮愈蕭疎五禽聊作林間戲雙鯉忽傳江上書詩句方慚成間斷交情豈謂益勤渠閑緘更誦驚人語恍若相從聽珮琚　聞道公庭白晝閑更無夜犬吠江關一時戾氣俱銷盡千載淳風頓使還但恐腸環來北闕不容柱笏看西山秖今汲直如公少正賴忠言一犯顏　送汪樞帥福唐　試數中

興社稷臣獨公名德冠簪紳合依家繡歸雙闕却擁旌幢帥七閩帝欲十違均兩露人思四海靜風塵會須展盡經綸手總把安危係一身王漢濱先生集寄制帥　五郡馳驅兩月忙少城春事杳相忘鶺鴒鳴處韶光老鵜鴂聲中旅思長曾為青山迂客路莫偕紅旆訪仙鄉浣花時節歸期近猶及遨頭共一觴　次制帥所和前詩　聖主憂勤躬萬務英豪寧許山林住弓旌號召士無留竹帛功名公所赴天表對揚咨見晚坤維鎮撫歎來暮雪山增重絕紛埃蜀道非難履平路分陝聊煩攄妙畧東鈞已歎迂高步朱轓撫俗遠民懷玉帳折衝叢服懼羽檄不飛烽候滅駿骨多收遺市五孔明七縱詎非長戶牖六奇真不誤農耕其野無外憂馬騰于槽有餘怒三陲絕徼皆安安諸將雄師令盡護九重益友恩直諒四蜀新聲詠宣布帥閫方觀勲業成廟堂行看精神聚嗟我衰遲託末契辱公數篤傾林顧當年獻賦誦凌雲上國承顏悅披霧禹門親覩躍風雷老陸初驚承雨露龍顏下矚頓生光鳳翼高翔從此附稱身朝服曳青雲滿袖天香攜寶炷九霄變化冥鵬升一紀光陰隙駒騖綈袍雅意念張祿襦袴餘波依叔度他時入覲對金蓮伴直應隨玉堂寓　再和　年將六帙諸衰具漏盡鐘鳴行不住一身許國銖兩輕萬里攜家斗升赴五羊大夫習勞苦三鱣先生嗟晚暮分為一世數奇人踏徧九州多半路早歲曾為梁甫吟中途己失邯鄲步窮通有命常自樂（莊子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幽顯無慚方不懼（郭象注莊子云幽顯無愧於心然後能獨行而不懼）每讀商書戒十愆不憂漢法千三五奔走頻驚使節光叨逾敢歎儒冠誤車下聳牛任客疑水中見蟹從人怒悠悠肯效兒女語正直猶希鬼神護平生事業在方輿將老精神弊泉布九重德意日邊遠十萬師徒關外聚不令聖澤皆下霑寧免吾皇尚西顧上為朝廷廣霖雨下令郡邑清蒙霧乘軺無術護觀風分陝維賢倚行露青天雲霧昔曾披渌水芙蓉今寄附郊垌小隊連後乘燕寢清香同妙炷烏雀難偕鴻鵠飛駑駘暫逐驊騮騖自憐落落王平子遇此汪汪黃叔度但憂溫詔趣公歸陰字不容孫述寓　再和

珠璣百斛何人付公有詩筒來不住出塵秀句若霞擕走筆豪篇逾響赴吟安一字不知老朝作千篇猶未暮秋天鴻鵠翥浮雲平地驊騮驅熟路分憂制節綿萬里餘事文章兼七步千軍獨掃入共驚八面俱來我何懼力扛九鼎更安帖胄蟠萬卷森差互千言未固見縱橫一點不加無謬誤音諧律呂鳳凰鳴勢薄雲天鵬鳥怒流傳應有貫客售在處豈無神物護公詩光焰千丈錦我詩臝窘一尺布公詩雄富百雉都我詩窮陋三家

發行經北海恍自失出見西施羞反顧殘青紙欲借鄰光餘潤有如蒙曉霧君侯雅志和薰風聖主恩光深湛露事業終期白日懸功名已見青雲附願公歸侍玉皇案天香復與金爐炷願公西取王母環雲車直指瑤池駕要當都俞廟堂上豈久淹留井參度顧我塵埃不足論屈曲世間隨所寓　勝遊每恨不相同鄙邊猶欣日日通玉帳未容佳境到雲山已在好詩中靈珠忽冩千金贈凡馬堪嗟萬古空展卷高吟知幾遍大音一震耳根聾　塵勞汩沒老尤頑徧走岷峨杳靄閒筋力已疲難報國田園有計即歸山何期俗駕經時出却得浮生數日閒已請一麾江海去故應生入玉門關　新篇孤峻絕階梯照眼光芒五色迷已向詩壇稱獨步不妨祖令更全提（來詩多雜禪語）真空雅興高情契絕景終希大手題餘事文章暫遊戲要將李杜與名齊　住因得坎去乘流萬里西南更倦遊三徑未成歸計晚一尊猶喜故人投小篇偶寫詩筒去佳句還勞驛使酬得與諸賢更倡和故應盛事播西州　我登峨眉山偉觀天下少觀公驚俗句更覺眉山小短章鋒斬絕大篇氣深杳紙弊墨色渝讀誦不能了　用盡登山力方知行路難孤峯寧久駐半嶺敢求安遂目窮千里危腸攪百酸川原忽開豁岐路正平端　露宿風餐走部封要詢民瘼下情通消磨光景驅馳裏疲弊精神倥傯中珠玉忽收千里贈塵埃頓洗一襟空病餘快覺心情爽愈卻頭風耳不聾（來詩云來時梅破萼忽折枝頭醱此句形容節物可見征役之久其為警策古作者不足進也）丘園養浩久懷安忽侍天威咫尺間草制方觀周誥命籌邊聊重蜀江山摶風已激三千水擊電終歸十二閑天遣詞人來作牧勒銘重刻劍門關　羈悼感槩少多違世路迍邅老更迷松槚十年乖種植妻孥萬里困攜提龍門偶幸餘光借鴈塔曾同伯氏題擁篲祇今知不晚曹裝猶未去三齊　武林一別幾經秋誰料同為錦里遊蒹葭已慚瑤樹倚瓊琚仍愧木瓜投小詩勉向忙中和大白難禁醉裏酬他日東南陪晤語故應相對話刀州　從來方面貴體尊吟詠必君侯七尺軀詩膽看更小句如星斗爛氣與雲天杳詞源倒三江傾瀉何時了　聖主不忘遠憲懷免所難如何吾所部疲瘵未全安詔條少寬布牒訴多悲酸撫節夜長歎憂慚非一端　贈襄陽帥吳彥猷　令威千歲歸城郭尚如故我今還故鄉陵谷亦易處荊榛蔽舊蹊漢墅改新路城中十萬家碧瓦生煙霧茅茨變閭闠舊屋無一椽相逢訪親舊十百不一遇豈無新人民往往皆旅寓元帥念疲瘵撫養若稚孺近聞田里間稍稍復逃戶會當一二年功効見生聚但恐鋒車來追詔不容住努力

慰斯民望公若羊祜。董霜傑先生集賀曾修撰帥江陵　控蜀連吳最上流。清時詞伯拜元侯駸駸和氣隨千騎籍籍英聲慰十州。士識朝宗方定價。客依劉表祇銷憂。三朝開濟元勲後蟬冕還應映黑頭　荊州刺史蘇州似。可但超然五字詩試問清香凝寢處何如夜雨對床時風流雲散心方折。月落參横角更悲。堂下為公理脩竹琳琅他日照幽姿　大府山河壯嚴城鼓角雄。先聲消鼠輩。善頌到牛童。八境風煙上。千篇欸唈中。鼇頭聊爾耳。歸覲大明宮。　化蜀歸來欲醉吟。君王又起福淮民。旌旗光動邊遷日。鼓角聲傳壘壘春。風采十州安撫使。典刑四海老成人。屯田小試營平策。叄晩論思邇紫宸。　麟符虎節擁龍光。勢重侯藩壯帝鄉。那復謝元將淝水。政須汲黯守淮陽。咄嗟萬戶無窮惠。清淨三州已試方。餘事不妨哦妙句。韋郎韻勝寢凝香。曹勳松隱集曾端伯自承移帥川口有懷風旨無便附信。忽領教喜成小詩附便奉呈。　好在曾夫子。寧追晤語期倚毗離楚。日鼓吹入夔時。赤甲薰風近。黃堂淑景遲。相望邀坤軸。空詠竹枝詞永御先九淵。此日上瞿塘。風月動官柳。旌旗關蜀疆。詩壇凌李杜。政績過龔黃。追詔知非晚。胥令生智囊。　僕也庵居久。心形付自然。山林藏老退。松竹養風煙。遇物元非遠。尋真自一天。懷人會心處。熟誦見山篇。周麟之海陵集送王時亨舍人帥蜀。　煌煌天筆照坤維。忽見文星下紫微。萬里江山渾改觀。九重紳笏更爭輝。占桃不假刀形夢。換馬端期鵲起飛。試問郫筒故鄉酒。路人應唱踏花歸。　一從鴈塔綴英游。又見功名得志秋。丹闕萬人窺榜眼。碧幢千騎擁鰲頭。錦城日暖悍驂舞。玉壘煙深鎧仗收他日中和聞善政。一琴寧復久淹留。李壁鴈湖集東帥少才兄寵況七言一首口占八句以謝　辛苦燈窻少日同。未應歲晚馬牛風。康山何敢杜陵敵。子貢還憐顏巷空。紅旆碧油雖貴重。清泉白石也英雄。長哦缺月長江句。總是霜髯六十翁　東帥張傳之遣人來相致。特以七言次韻答之

質非高古謝壘樽。漫向陳編挹聖言。久判餘生甘掃墓。尚懷先友欲登門。功名自昔歸羊傳。丘壑從來着謝鯤。何日扁舟汎若去。眼看荔子壓枝繁。　閬風當日奉清樽。猶記銀鉤洒七言。別去淒涼渾一夢。只今踈懶且衡門。已非絕足那希驥。自比游麋或佐鯤。珠重曲江勞仰止。人間歲晚雪霜繁。　媿無庭論發奇樽。閑放驂入大小言。徐穉真能下蕃榻。孔公尚記出膺門。（張出先公之門故用孔公事）赤霄覽德聊追鳳。滄海尋仙更踏鯤。華髮蕭蕭公健在。一將金奏洗哇繁。　四月十八日送連帥毋丘序卿三聖院即事。　送客來山寺。客去獨凭欄。新篁已解籜。瑩眼青琅玕。玉臺居

上頭。連峯贊嶢屹清泉動古甃涼颸發輕紈黃雲刮欲空子規鳴聲酸秋種亦已布豆菽行漫漫誠知藩奇忝但願農畝安歸路轉沙磧廣川浩澄瀾物色固自好我憂何當寬。　送梁漕帥茇。天涯留滯幾星霜。兩見飛來詔版黃。止水無私陶靜治。千將不露起頹綱。拭看遠服恩波被。轉覺朝家德意長。持此便應歸法從。邑絲光補舜衣裳。先聲凜凜懾烏蠻。舟引旌旗畧萬山。白帝城頭風日好。永安門外水雲閑。功名可致身為重。富貴相尋髮未班。千古江濆卧龍在。請公攜酒數開顏。張鎡湖南集送京仲遠次對制帥四川。　林下忘官品。閒公近寂禁。軍民制全蜀。名位列西清。器自海嶽重。文兼金玉聲。早來登政府。活法了寰瀛。　使北人爭說。今回國勢尊。厲聲堅執禮。點虜殆忘魂。鉅業此猶細。故強行復存。鄉閭正關外。因夢逐西轅。　睃予夫誰問。鳴騶屢水湄。自因開肯顏。不是倭求知。山檻清持茗。花蹊笑說詩。雨風令送別。悽斷濕旌旗。樓攻媿先生集送制帥林和叔歸。　使君一何清。鶴骨天與瘦。少年場屋聲。六藝飽芬漱。一行起作吏。所立已不苟。立朝凜大節。論事幾及霤。發言必體國。平正無矯揉。藜藿為不揉。風采照宇宙。出入有本末。眼見凡三就。來不為苟合。薦召乃結綬。去亦不好高。三宿徐出晝。天官豈不貴。陳義堅素守。贛川嘗報政。復來守鄞鄮不求赫赫名。實出龔黃右。情偽千萬端。到眼輒空透。撫民過嬰兒。閭里思爭鬬。姦胥及獷梗。時用霹靂手。人誦南山判。情通理亦究。六邑俱帖靜。稱贊不容口。律身至嚴冷。無能掣吾肘。吏事精且勤。呼燭侵夜漏。公退入家塾。諸孫後來秀。吏卒不識面。洛誦出窻牖。幾年南塘路。來往困僵仆。一朝平似掌。行歌紛老幼。公心信如水。古井波不皺。榮觀處超然。軒冕亦何有翩翩欲賦歸。排雲屢騰奏。廟論終不許。斯民方借寇。上心重閩勞。祠官向廬阜。閩境極攀戀。人人懷杜母。君看卧轍人。誰能使奔走。挽須不得留。首拜願公壽。老我幸同朝。傾蓋已如舊。聯事東西省。交情久益厚。我歸公亦來。門戶託雲覆。黃堂間參語。惟我埸與暑。揚旌鳴鼓吹。賁此蓬蓽陋。清談不及私。翁歸況不受。義命孰不知。踐履或差謬。惟公見善明。力行真耐久。有時相與言。心同蘭其臭。捹袪寧忍別。追送到腸豆。公雖不好飲。勉為引醇酎。公去我亦隱。毅水翻綵袖。花溪渺何許。望望幾雙堠。千里共月明。懷人重搔首。惟應折梅花。臨風為三嗅。　送趙子固吏部帥合肥。　少年文價重神京。游宦還聞政有聲。南省但推韓吏部。北方猶問趙先生。人傳鼓上三千牘。上喜胸中十萬兵。暫輟望郎分帥閫。淮南草木更知名。　老韓同傳我多慙。意氣相傾自不凡。憂患飽更俱白髮。班行獨立見青衫。羨君

真有虎頭相顧我方為馬口銜同舍幾何儀話別可堪目力送風帆。襟帶長淮地望崇勲名當繼古英雄吳人止解依濡嫗晉將才能過八公。可但綏懷邊境靜直須經畧朔庭空折衝不必居邊徼頗牧尤當在禁中 送趙子直戴郷帥三山 踴躍登從班人胡謂公遽建牙帥七閩人胡為公疑公今第一流志操古與期兩州有遺愛江西帶霜威重來長道山批勅兼璅闥一片憂國心輾轉中夜思正色抗危言傳誦滿紳纓造膝有啓沃削藁知者誰此心與天通此意上所知所以名愈尊萬口同一詞進用恐不遠小却成嘆咨天語自昭然更欲試望之況彼三山重謀帥皆家衣兹行豈細事報政不待朞登門恨最晚嗅味忘賤微自慙空惜別不解留孔戣十連終歛惠居中乃其宜試問行道人但知望公歸 送趙德老端明帥蜀 身名俱泰老尚書叱馭寧辭萬里塗兩地恩榮真赫奕四川父老定歡呼乘崖袍帶今重見清獻琴龜我更無頻向籌邊樓上望歸來方畧上新圖 送萬耕道帥瓊管 黎山千仞摩蒼穹巔巔獨在大海中自從漢武置兩郡黎人始與南州通歷歷更革不勝計唐設五筦如容邕皇朝聲教久漸被事體全有中華風生黎中居不可近熟黎百洞蟠疆封或從徐聞向南望一粟不見波吞空靈神致禱如響荅征帆飽掛輕飛鴻曉

行不計幾多里彼岸往往夕陽舂流求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勢須至此少休息乘風徑集番禺東不然舶政不可為兩地雖遠休戚同古今事變無定論難信指之與揚雄四州隅分各置守瓊臺帥閫尤尊崇高牙大纛擁方伯鼓吹振響驚蛟龍漢家威名兩伏波盧丁以來幾宗工衛公精爽尚如生妙語況有玉局翁史君吏事素高了明若古鏡摩青銅叱馭行行不作難平生惟仗信與忠布宣王靈萬里外益使向化來蠻賨第惟遐方習跡僈政化要當率以躬務中能見越王石息然心服令易從積獷未率宜以漸勿示駭政先含容平平之策用定遠下下之考書陽公吏民生長圖安土尚當摩撫如童蒙屬僚官游豈得已士多失職悲途窮名分卑尊不可紊更念何處不相逢官事既了與無間可使和氣俱冲融鄉閭惜別情所鍾臨岐為傾琥珀濃手遮西日念遠去欲留柰何鼓逢逢願君穩度三合溜早歸入侍明光宮 黃次荅三餘集送何端卿帥瀘 何侯石友平生事傳粉風流詎可同誰使擁旄三峽外不留持槖五雲中啼猿此去歎殘月回鴈因來託便風亦念人生行樂爾且拈重碧擘輕紅 人物當年盛學宮笑談嘗許小人同分襟短艇江湖去回首觚稜涕淚中却叙薝花聽夜雨又還菰菜動秋風秪應黃屋收京了邂逅東華踏軟紅

送胡帥 征南下車再寒暑地屋罷民手摩撫使渠安業不擾渠恐貧來時天上語漢官題名當家譜向來諸公孰為伍天下中庸有胡公不畏彊禦陳仲舉年時丞相雙旌舉南浦飛雲作霖雨文昌戎政念得人誰令兩公歸接武周宣中興稽方虎秦王學士開天府只今陛下更苦辛要折遐衝付尊俎忽饑種麥未蓋土軍民嗷嗷兩難處從容官漏未遠移亦及漁樵人物否 還自豫章寄謝胡帥承公 陸贄揮毫敵廉頗仗鉞頻入言綏遠俗吾念隅中宸虎落新軍牒鷄翹舊望親玉堂清夜直學士固應真文獻尊皇祖樞機屬老臣中庸鎮夷夏精祲極天人嗣武躬戎服邊頭亦戰塵母云予小子家國待經綸 翰墨南州士弓刀北府兵幾年聞戰伐兩地費經營傖父吳兒笑儒冠武弁輕人才廣收拾歸共致升平（侍郎前守鎮江） 誤解陳蕃榻愁升賈誼堂絲綸今典誥鍾鉉古銘章霧豹遠深隱攀龍謾激昂鼎梅同臭味妙語更難忘 胡帥見和用韻再寄 本朝求治切大府課功頻葵藿長傾日槐楓遠被宸深心憐父老慈訓念君親奉計他時事仍看漢相真（趙丞相去洪不一年大拜）喬木猶春色名家亦世臣安危思有寄文武不兼人翰墨昭前烈功勲踵後塵八蕭終鼎鼐二貫且絲綸 國步誰為梗民生乃見兵選賢丞相府持節伏波營健筆

千鈞重光鋒一鳥輕征南多興緒相憶暮雲平 挾書游北闕發策例東臺遠馭豺狼怒困潛虎豹章已應長寂寞無復變軒昂公若登台輔平生或不忘 胡寅斐然集 初至清湘聞安仁帥司為曹成所襲 風急灘聲亂雲紅雪意酣空庭初霰集寒研忽冰涵天造推移密人情冷暖諳江頭聊問訊春到一枝南 稅鞅年華暮圍爐夜飲酣雪梅清共映沙水凍相涵遠意人誰會殊方俗未諳前冬發湖北今日滞湘南 有道持危國無人識素書屢驚時易失更覺意難如莽莽旌旗暗紛紛組綬紆白雲一天地今日又遷居 結束趍安地征驂報急書諸軍聞好在元帥竟何如歲晏風雲慘天低嶺海紆悲歌撫長鋏吾道敢懷居 林光朝艾軒集 代陳李若上張帥 一樣官儀漢代新乘時大手與經綸東南自古衣冠地桐柏山前淮水春 莪莪雙闕畫煙橫玉籙金箱記姓名況有曲江家舊渚小虹橋外柳花輕 晉公當日秪平淮何事都人尚爾懷客有昌黎韓吏部獨將大筆掃蒼苔 長陪綵仗下蓬萊萬歲聲中壽色開自是北門須卧護雙旌過邊日邊來 柳堤九曲暗青綠畫戟叢中晝影遲傳說姑蘇新樂府秖緣太守例能詩 銅柱參天桂葉稠公侯遺愛在南州繩橋竹屋連溪曲大貝明珠畫海頭 駘蕩春風散百城釣鼇江上棹歌聲官軍不遣

征徭少，燒盡柴爐說太平。天邊草木舊知名，為道潢池莫弄兵。野市旋收黃犢去，明時火急趁春耕。欲將玉律播平康，長見單于拜未央。相國正須如治郡，春風隨處有甘棠。南墻鉅竹拂青煙，正在空齋簿領前。欲向韓門借餘潤，乞將白璧種藍田。八月十五日道出南昌，寄龔帥實之兼呈程泰之、劉文潛二漕。未應雙井即塵埃，似此衣冠得幾回。國子先生還並駕，洪都新府卻重開。再三為問滕王閣，第一須登孺子臺。定向此中脩說事，江邊不道故人來。（程漕次韻：聞有琴音掃榻俟，尚疑卻棹酒船回。錦囊忽至詩傳諾，玉麈未交心已開。邂逅四人今楚星，班縻十載舊蘭臺。尊前莫發飢官嘆，奇絕江山直一來。）許綸涉齋集 送錢大受帥廣東。妙算無遺筭，私憂有劃謀。豐功期漢北，小試見湖南。煖席君何暇，妨賢我甚慙。諾將須尺一，豸可應魁三。淮甸為寮日，私錢奉令時。同拚懊弱罷，爭忽碎煩為。報國存忠赤，逢人惜鬢絲。相從又相別，勳業迫男兒。送趙端明帥全蜀。謀深無位可疇功，端殿幾廷禮數同。盡以四川歸節制，重乘九折見精忠。平生清白天垂相，簡在登庸帝降衷。萬里橋頭莫言遠，恩波只在大江通。沈與求龜谿集 杜季習遊恒山，謁府帥劉公，輙次劉彥常韻作二詩送之。勇往都忘去路難，胷吞螭虎氣桓桓。吳頭楚尾三年夢，塞北江南五月寒。瘦馬繫門留我別，明珠攜袖許誰看。書生自有西江量，何止能濡舌本乾。上相平胡不作難，已開亭障徹烏桓。公朝問罪知誰敵，窮虜要盟故自寒。烽燧報安千徼肅，羽書飛捷萬人看。書生夢想從軍樂，儁語銘功墨未乾。（季習欲以銘投府帥）韓淲澗泉集 送施知院洪帥。便好挽庭聽報麻，少遲江右建高牙。使華仕路應爭羨，畫繡鄉閭合共誇。別院笙歌開祖席，滿城桃李正飛花。不知誰下陳蕃榻，且看兒童竹馬遮。送辛帥三山。暫着鵷行卻建牙，此身何地不為家。閩山又作年時夢，吳會分明眼底花。舒卷壯懷公自笑，往來行李任爭誇。棠陰應有邦人望，笳鼓西風擁帥華。送徐斯遠從施樞帥隆興。暮春雨乍歇，新晴綠陰生。啼鳥集幽聽，殘花愜閒情。惻愴百慮感，良友候告行。韋衣坐已久，欲語聲不鳴。東湖波浩蕩，孺子名與清。今古信同調，下榻人自驚。公貧良可療，我志還當平。臨觴毋重詞，公亦為我傾。張禮書帥隆興。國是古難定，公胡亦帥藩。榮懷維禁路，雅志已丘園。在昔從諸老，于今盛一門。使藩方異渥，勇退復明恩。家學資經緯，儒科得本原。等閒為出處，何必較騰騫。致主丹心在，憂時素髮繁。紛紜誠幾變化，任鵰鶚華聞。猶前席洪都，漫左轓建牙。儀甚偉，分屏望還尊。持橐嘉謀略，橫經妙討論。皂囊懷直節，青瑣務忠

言。紬史知無隱，明刑信不寃。治纔和上下，力可正乾坤。收斂當侯闕，遲遲遠帝閽。九遷由簡拔，三入匪趍奔。落落終難合，悠悠實易昏。歸應思賀監，到日記陳蕃。自歎驅馳困，誰能顧盼溫。春風動行李，只有夢隨軒。楊誠齋集 送丘宗卿帥蜀。人似隆中漢卧龍，韻如江左晉諸公。四川全國牙旗底，萬里長江羽扇中。玉壘頓清開宿霧，雪山增重起秋風。近來廊廟多西帥，出相誰言只在東。諭蜀宣威百萬兵，不須號令自精明。酒揮勃律天西椀，鼓卧蓬婆雪外城。二月海棠傾國色，五更杜宇說鄉情。少陵山谷千年恨，不遇丘遲眼為青。蜀人說蜀不能休，花作江山錦作州。老我無緣更行腳，羨君來歲領遨頭。碧雞金馬端誰見，酒肆琴臺訪昔遊。收入西征詩集裏，憶儂還解寄儂不。送朱師古龍圖少卿帥潼川。璧水蓬山徧羽儀，頌臺公府更光輝。紫荷到眼垂持槖，黃菊關心便拂衣。蘭子運籌年尚少，買臣衣繡日思歸。小煩諭蜀須還報，卻袖香煙侍太微。甲戌花時策集英，相看鬚鬢各青青。曲江初別春三月，北闕重來再一星。百石去官君似邴，千年歸鶴我輸丁。因書若寄楊員外，莫道山寒少茯苓。錢趙子直制置閣學侍郎出帥益州，分未到五更猶是春二十八字為韻，得猶字。錦水花潭照碧油，西清學士舊鰲頭。隨身琴鶴如清獻，治蜀功名更武侯。無晚十行看暮召，不應三峽隔辰猶。垂楊管得人離別，舞破春風勸玉舟。送別吳帥。我公四海不數人，小煩江西作好春。落霞秋水只似舊，如何入筆事事新。即今諸公方袞袞，一老不應閑裏頓。政緣山水太懇懃，日夜叫閽乞此身。二天去人忽覺遠，兩地起公端不晚。蒼生未要怨東山，未必東山當此怨。送廣帥秩滿之官丹陽。北門卧護要耆英，小試胷中十萬兵。天借金山吟落月，身兼鐵甕作長城。何如嶺上因歸路，摘取梅酸去作羹。已有紫泥教詣闕，便應留住付鈞衡。周益公集 留別金陵韓帥仲通二首。十二麟符玉截肪，腰間仍映帶圍黃。化行江國春常早，訟少階除日自長。槐影綫趍三接晝，棠陰先滿十連堂。子淵去路長安道，詩賦中和奏未央。再展賓筵又一朞，千金敝帚賴提撕。泮宮正采僖侯藻，太學儀甘吏部虀。人似塞鴻春向北，心隨江水日潮西。太平勳業須公助，不用頻年戀節麾。次江西帥吳明可韻醉落魄詞。山川迥別，赤城自古雄東越。鍾英儲秀簪紳列。何事黃扉，殊未相黃髮。如今袞職那容缺。人心恰與天時合。看看乎號彤庭發。初破天荒，留與後來說。（明可台相人，自云近世未有兩府。）才高句傑飛黃卻。應驚和節新詞聊卷波瀾。闊泉玉琮琤。猶不比清切相逢未穩，愁相別。南園煙草南樓月。陽關西出重吹徹。垂

柳新栽箪忍便攀折（明可析剖南國）沈櫂祖艳林集上章帥侍郎 太平之兆從西起西方人兮獨宏偉中興三相西蜀英魏雍沂國封鼎峙傳君之專不約同應龍翔雲魚有水大數將集自有時時望今歸章夫子岷峨英氣蟠千年千年鬱蟠一朝發國應世命生大材天下重輕之所繫六鼇不動海嶽崇八柱築天穹窿倚 壽皇燕翼貽孫謀賓公從橐良有以龍蟠虎踞帝王都居守重任不輕畀神州陸沉五終星有讎未復已三世經營江表誠急先移鎮上流實隆委議和但苟朝多安歲輸金繒殊未已藥事生養百萬師所慮民貧財益匱胡雛何知蓄狂謀天其啓我或在此荊州昔號用武國曹瞞落筆驚劉備況今吳蜀勢連衡乘時振槁恣披靡料人當要知料己上策由來當自治實邊至計耕與桑祖逖未可成敗議祖宗德澤在遺黎中原自有壺漿至我公恩信結人深豈獨長城賢萬里當閫機會不容髮尚父宵征吳瞰寐諸葛手挫將相權願改吾短不自恃其心休休能有容即是古人勳業地任時韓富屢守藩以養威望須歷試一旦大用無間言列聖用人有深意雖然五大不在邊端委面槐乃公位元齡如晦不言功持効於君兼衆美大江之西有癯儒半生混迹漁樵裏兵書一篋老無功耿耿但餘憂國淚一官漫仕不療饑五斗折腰安敢恥沮漳時倚仲宣樓住事成塵誰復紀此生幸識元紫芝今爲晏御尤自喜鴻騅欲歌歸來乎繞朝有策不用耳函關請封一丸泥贊普可招尺書紙我思古人不可見空對孤燈慕青史公能挈之於沉淵猶擬摘墨書檄字舉似孫郎帳下兒或能道人意中事 上揚州錢帥 名世半千推碩德淮南第一是揚州一塵不動邊民樂知有威聲懾虜酋 人謂儒生將略疎世人元未識真儒天下武夫俱奪氣錢公赤手縛於菟 豐水有芑豈不仕論者以爲數世行壽皇所以遺嗣聖如此真材有幾人 夷虜久知唐李揆近聞松漢抗氈車虜在目中餘事耳不煩遙度掃穹廬 天津橋上騎驢客儒者知兵似晉公五大在邊非所稱謀謨合在廟堂中 春風十里揚花路天下花中獨有瓊搏俎折衝多勝賞一時紙貴有詩聲 淮南好客詞人盛風雅而來大小山舊客尚餘枚叟在秋風零落鬢毛班 聯名鴈塔終呈再討賊螺川又幾年范叔一寒今若此綈袍或有故人憐少陵去閫依嚴鄭彭澤還家太守賢北道主人天下士何須羞澁問囊錢 萬事消磨獨有詩人言此派在江西所期誦句百僚上佳士由來經品題 又代上張帥太尉 三傑人材有重輕子房呼字不呼名天授家傳此韜畧圜應堂上有奇兵 方虎成功張仲在惟忠與孝一心純英姿鶚趍

洲前見異日麒麟閣上人 扶纘皆由一語溫叱疽効命亦前聞聽得武昌軍士說張家軍比岳家軍 元顏辛巳寇邊日十騎能收唐鄧州柰何養兵一百萬歲以金繒遺虜囚 春秋尚復九世讎和議于今六十秋諸將寧無持祿念將軍必不爲身謀 三月晦日即席和章帥侍郎 玉帳清無一點塵決句休暇樂延賓二天共醉千鍾酒三月惟餘一日春風急鳥雛猶喚友雨晴燕子也留人驪珠八七盈懷袖歸去行囊書不貧 和閫帥侍郎見寄繼祖歲在丙午少城試闈與憲車張大著涪陵盧史君諸公酬唱不謂誤蒙安撫侍郎賞許茲承寵賜漢中所和七詩欽衽莊誦春容大篇寂寥短章皆一代之傑作驪珠寶璐知所守寶矣唐人有言嘗於詩集中曾相見繼祖晚出無聞何以得大君子見知於未嘗參覲之初是以益自奮勵不敢怠棄以負鑒裁抑聞韓子蒼謂作詩文必得印可乃自不疑是以前輩汲汲於求知也因盡用前韻賡賦 全荊百萬兵屯雲甲光耀日爭晶熒中有詩書禮樂帥聲色不動令孔明幙府畫閑多嘯詠風流文采被諸生嗟予入蜀四載久恨未得承謦欬聲今爲蜀縣方託跡似聞號召將朝京荊州一紙賢十部字畫飛動詩語清居然二妙到部屬再拜莊誦心已傾憶昔錦城秋月裏張侯更迭賦歌行人生聚散不可料如月圓缺與陰晴豈期斐章辱賜和驪珠寶璐筐筥盈懷因徐辟見孟子有志未就公其成 次瞿塘寄呈楊帥 轉柁邊樓隔夕陽竹枝歌斷送飛航敢同計事追韓信每辱揚鞭問葛彊鴈影入江三峽冷猿音呼月五更長功名歲晚貂裘弊歸鬢應憐已點霜 送閻學表尚書帥蜀分得雲字韻 秋郊時出祖秋盡不餘分西湖貯秋色護日浮輕雲煌煌元戎乘行旆駐河濆璧水官僚多飛蓋凝祥氛坐間皆詩流觴詠更紛紜司成風騷將詩壇推冠軍分韻召衆作號令聽鼓鼖古詩重送別今當超前聞偉哉益州牧學奧窮典墳知略輳上前一洗凡馬群久著侍臣冠獻納趨朝昕全蜀謀帥重臨遣上意勤惟先撫摩術可策恢復勳大讎竟未復以周事夷獯蜀民貧已甚苛取猶絲棼公施活國手如拯溺救焚未省錦城樂侈靡徒紛紛行看清獻歸以道佐吾君百壺致飲餞寧復惜醉醺蜀都雖可賦於公何足云諸葛有盛心獨得之河汾贈言吾豈敢此意渺無垠柳使後來者有感於斯文 送楊侍郎帥江陵 王春勤三接儒流見一真維申柔且直於尹學爲臣玉鉉當調化金城要得人行看司馬相端委靜邊塵 蜀道發門日于今十五秋恩勤懷薦禰飄泊久依劉兹轂中臺望將寬北顧憂望之多獻納有欲爲王留 送閻學表尚書帥蜀 平章西事

文儀圖朝有僉言帝曰俞。兌識向來袁彥道（晉袁耽曰兌識袁彥道否彼詩常用）無憂令有管夷吾。漢中席捲三秦定。卞子功成兩虎俱。根本所先能用蜀。況乘興運即擒胡。　蜀備三邊北最多。西南未易便包戈。嗟哉作俑荼鹽酒。父矣疲民戰守和。築室道謀須勇決。養魚沸鼎益煩苛。歸來便把中書筆。留與兒童日詠歌。　兵書一篋老空休。尚記當年寓益州。捫蝨蓋嘗談世事。鱠鱸聊復寄扁舟。我方泥飲誇嚴尹。公喜逢時過武侯。作此短歌懷感遇。運斤班郢獨包羞。　送楊寺丞潭父帥安慶。　楊子聲名鵠在陰。詩書作帥有謀深。關關入洛平如掌。擊楫中流酬此心。胡運只今那得久。齊疆指日自歸侵。君當草奏攄忠憤。所領州名力去金。項安世悔藁後編　送李憲權江陵帥雙艑艫格。　表餌計已決。艱難人盡非。猶煩使者斧。往載帥臣旂。萬事本無事。一移無不移。困書漢三府。馬畫未為遲。　晴日過江西帥徐子宜。　漢殿東頭玉珥回。吳城西上錦帆開。一天紫霧風吹散。千丈紅光日射來。冀軫衡廬生喜氣。江湖淮海絕纖埃。淒涼只有山前客。何日臨津理去桅。　和宋帥出示所送李大著。　掖垣清夜十年愁。夢遶西南處處州。（李蜀人也）忽向江陵逢太白。同嘲楚國看倡優。梅花賦就行人遠。白雪歌殘兩槳流。日暮江空魂欲斷。更題九辯說悲秋。　樓前八送四前旌（時同送四客）　樓上詩添七字成。蔽芾風中皆德意。黍苗雅裏盡仁聲。請回南國條枚筆。歸主中朝禮樂盟。天下舉安吾始樂。時哉王道正和平。　病中三復舍人篇。可但才工與調妍。心在雩壇沂水上。（思去替）通歸鳥岫雲邊。自將鐵石為傳授。不與風騷較襲沿。聽者坐中誰最喜。丹丘道士舞如顛。韋甫易足居士集見熊帥景贍。　槐柳陰中數間屋。麤飯濁醪美杞菊。過門問字久無人。只有圖書伴幽獨。剝啄是誰來扣扃。手持扎翰趨吾庭。風采九州安撫使。得得遣騎相招迎。我願識公從宿昔。貴賤殊途那易得。親染雲牋賁草廬。驚喜盈懷仍歎息。折節下士古所稀。豈意於公今見之。況公位貌已崇重。英聲凜凜威光輝。滿堂賓客皆豪傑。從容何止談風月。野人自視殊缺然。或可為詩紀勳業。陳造江湖長翁集賀程帥因任四首。且言久缺詩簡之意。　恩綸鑾下漢江濱。特許襄民借寇恂。千里江山皆動色。列城條教再生春。淮瓜鳳稔安邊策。茹草寧無待哺民。方倚金城親郡父。近君寧惜小逡巡。　詩律寧惟似變風。姓名久矣御屏中。達辰千載合致主。入夢九華仍捫空。鐵覓倚聽新號令。銅蹄終舞舊兒童。煩斛叶氣成豐歲。卻遣皋夔待舜瞳。　肯優襄峴秀南徐。行止平時每裕餘。荷紫端宜冠鴛鷺。飛黃猶似顧蟾蜍。緬懷夜燭賡清唱。況許春郊載

後車。從此追陪得如願。重分膏馥澤空虛。　先生一筆將詩壇。度盡珠璣底生慳。平日漚盟當未愁。于今鴈足每空還。傳抄可但閒平水。老瘦從知笑飯山。緩帶輕裘抵常日。千篇破竹定乘閑。　復次韻寄程帥。　節物匆匆可挽追。直須樂事趁芳時。行春倏喜花圍屋。借景何殊月在池。（南昌嘗官借景太坊民俗以鑿池取明月）對酒不無桃葉女。扣舷卻笑木腸兒。山家有約須重到。定放遊人張水嬉。　人家禊祓競攀追。刺史春遊正此時。羯鼓聲中花作錦。壺觴多處酒為池。絕須絲竹娛安石。賸有篇章付雪兒。聞道續貂容下客。老無佳句生荒嬉。　南園勝絕真堪畫。邊上誰為李伯時。山納嫩嵐侵客坐。花分紅影閙清池。吟牋傳遍鴛鴻友。舞袖輕於翡翠兒。東府西州皆四驌。若為長伴酒邊嬉。　春意垂垂如我老。客懷領畧尽當時。倏驚鶗鴂鳴清晝。便有蜻蜓點碧池。酒榼相過但溪友。錦囊餘戟問廬兒。芳辰渠畫人靜索。苦念從公秉燭嬉。　羨公椽筆御陽秋。黃鐘大呂毫端收。省闥高擬未足道。文章老手第一流。轇轕玄譚已驚衆。倒河翻瀾駮飛動。遞中簡詩陸續來。舊債未償新債重。即今擗管重犯嚴。彊顏四顧口如箝。吏驅行李伸此請。句法政用公鎬劉。　平斛陸海吸潘江。羽翩雅容蔡受降。許蔡衡湘全楚地。了知邾檜不成邦。（坡詩北行連許蔡南去極衡湘楚境橫天下陳王信陽丐）景物橫前紙費才。何妨折簡喚鄒枚。連朝積雨前宵雪。總為催詩陸續來。　不將杯酒破衰顏。轢月凌風取鬢斑。萬永要同無味味。雕搜聊樂不閑閑。　客聞久欲賦歸歟。歸去何人為起予。平日嘔心空于墨。羨公落筆便黃初。　一樽規度雪寒朝。小輟鳴弓抗射鵰。未用軍書送巾幗。故人祭竈有佳招。　平時渭北與江東。文會賓延幸許同。政使遷延嗟去魯。未應咄咄還書空。抄詩奚翅無瑕璧。會意成來在下風。（持扶搖風斯在下）更喜朝來賓鴈足。陽春封寄客塗中。　從昔文章蓋代翁。言間有物自無同。娟妍徒玩花含露。瀟灑還驚月印空。底許賤工慙擢矢。信知妙斲有成風。古今一印元呈露。要在神融領會中。　次韻程帥（程分惠糟蟹戒食之因詩來遂作）嗜欲割去土與泥。調虞氣血等稚兒。拘拘謂謂世所怪。未覺鶴髮仍雞皮。甘脆為目不為腹。甕酺自縛良苦之。兩螯公子大於扇。九室春色堪為池。（九室春房州酒名）鬧鹹況讀萬選句。快意領此一段奇。自憐忍欲忍又似。從流津饞不自持。明知喘疾有時愈。更寄所靈加飡詩。　滿懷披霧尉生平。到日音容隔暮城。想見舟中留郢泰。可能酒處久公榮。草家相業應門戶。謝氏才華況弟兄。愧我攜兒在塵滓。寸田境埆望炎京。　人間塵不到籌邊。詩老乘閒思湧泉。千佛香名

仍世繼一燈素業自家傳斗城一去嗟多病賓幕重登便半仙西看諸郎各行馬涤須青面計留年。門弟應疑甚不庭翩隨府檄下山城。江梅作意先秋拆檻菊多情擅晚榮飲處疑香嚴畫戟客間張丈閒殷兄主賓縹緲蜚埃外信有人間小玉京。從公囊筆看西邊不比分弓出酒泉。賜詠每忘秋滿永平安晏有夕烽傳癎腸頓已蜂腰病妙手親逢鶴背仙歸將霜鬢詑兒子爲翁試校故新年。横前鑿鑿萬全兵自笑空拳借背城更遣齊竿混東郭坐令鵠卵化南榮黃陳得法仍宗派甫白論情自弟兄顧我無能鄙賈役放公筆力擅西京。因詩衰病頗徒然鑿井令猶未及泉樂幼霜須端有待囊緘玉唾愧無傳。冥心擬學無言子授訣令猶不老仙採妙衛生俄兩得信知穮蓘解逢年。程帥寄詩見懷次韻　擾擾飛潜易陸沉化工剸手斬然新飲光一笑知誰繼試把玄機舉似人。清篇屬我慰平沉寂寥玄關領會新從此倚門塵捕影更將形似許詩人。卑笠何人記舊盟。惟公不作白頭新渠儂欲識九華伯可但詩壇第一人。子雲屬思舊深沉脫手清詩語意新天上黃陳應首肯援公此柄淑諸人。送張文昌帥豫章　倚俟新年轉化鈞畫方三接徑抽身平時但有疑青夢盛世那無勇退人勝閣賓筵時可醉金華詩令看重新盍思遠適商霖

望不但淮鄉有洄鱗　談閒賓客重宣州到後兒童敬細侯蘺本擊攘休領學崇陰問俗見風流湖連市屋疑豐樂江遶城闉似石頭漚鷺要盟公莫信江湖秖計半年留　客路寄崔帥笑語生春尉老懷鄙枚端復顧凡才酒邊徐罷長鯨吸夢裏還驚去鷁催野渡水渾妨轉柂霜林寒淺未逢梅神馳縹緲凝香地却惜無人爲挽回次韻　解索臨風得好懷秖令公等費詩才行裝併喜鷁衣滿春意如煩羯鼓催飯白重供飛雪鱠眼青還對照溪梅濁留不惡歸仍好笑殺山陰興盡回。虎塞風雲自壯懷詩壇尤見不凡才至音忽作鏘金發急筆寧須擊鉢催屬饜重嘗項上臠拜嘉如嗅隴頭梅還家定遣比隣佳珠璧光芒重載回。次韻寄王帥屬才華弄遠可能遺我識王郎自社時酒處每看鯨吸海書成還想墨爲池窮交徒自倚東野孰着如今敢道兒莫靳詩篇數還往人生何處不兒嬉次王帥韻　史君勝客及公棠慰我他時渴德深已爲移生重訣醨更聞正始嗣遺音打圍紅袖留連舞論檻黃花取次簪恰似雄邊臺上醉回頭歲月歎侵尋（時遣馬部壹茶蔦所臨）寄趙帥　揚州燈火萬家春誰着詩翁寂寞濵舊臘新年樂好況何須吏問子姑神　銀鉤滿紙值荆扉樂事如今與願違撫已可憐多病過德公深愧食言肥　先生到館似魁材

慣見瓊筵爲客開夜夜元宵日寒食一春儘可厠鄒枚　柳堤陰裏放船閒識面人家首屢回莫許春陽浮大宅新陪詩伯唱酬來　一片飛花到客襟當時便有惜春心即今歸路慵撞眼紅影彫疎綠影深　款陪仙伯燕池亭不但新詩老眼明鼓吹激天飛鳥墮旌幢照水睡龍驚　金田碧野把盃前飛騎傳觴猶遶玳筵五百年來逢此樂府公令續謫仙篇　亭竹家綠薦玉腸羽衣仙袂儼分行酡顏一爲東君笑娟白妖紅不敢芳　醉中記得新翻譜上直渠州笑石州火急歸來傳好事爲渠一洗世間愁從公日日醉中歸補贊長分最好枝舊約何如赴新約浪言燈夕勝花時　子駿福星方久照濂陽竹馬省相迎他時雞水休重問市虎晨羊各用情　訟戶無聲日燕閒驅馳風月笑譚間自今王海添新集與繼當年大小山　每上平山把酒卮海鴻泉驥滿烏絲風流人物詩書帥萬字千鍾更屬誰　次韻趙帥　潘方人莫挽楚尾鐵爲城曉日熙仁惠春畬殺政聲護邊一李勛增戶幾王成笑指瓊花露如公徹底清　腹裏群經筆毫端五字城少陵寧漫與侯喜欲無聲竊聽鏘金奏仍聞破竹成君知盟手處毛骨爲誰清　我亦飽參僧飆粮走百城諸公傳句法夫子擅詩聲自笑屠龍誤時須畫鶴成峨肩出苦語蛩夜共淒清　自昔繁雄地蕪城壓

錦城惟公工活國上課已蜚聲冨庶幾當日調虞屬老成歸應演周頌宗祀奏維清　出處陞沉轉首非每因傾倒念分違瘦羊博士尚胥立白馬將軍令肉飛共仰鈞陳明帝極少須尺箠下金微爲公草罷平羌檄徑指淮鄉舊釣磯　酒會頻頻詩課忙從公秖爾了星霜盧舟自昔安驚浪左角從渠赴敵場戀月每忘寒夜永寄梅渾許驛書香吟邊更厭秋蛩苦滿聽青鸞嘯女床　北歸客子謾貪忙河欲生冰野覆霜他日鸜鵒常避敵即今竿木又逢場思遲正坐相如渴文好知熏武仲香妙語鼎來吾拜手乳泉更用汲銀床　月姊多情闌綺窓停雲着意護飛霜艷桃穠李寬園坐舞雪歌雲各擅場醉倒不堪酬禮數歸來贏得夢魂香明朝誰肯扁舟容但載茶鐺與筆床　舟子喧呼解纜忙驂衣苔颯冷禁霜行分槁項新岐路心屬毛錐舊戰場談笑慣陪北海酒馥膏擬炷后山香詩篇儻肯生毛羽飛到幽人夢蝶床　眼眩如看九色霞女膚側理字樓鴉挽回春事憑詩力留住風林欲褪花　遊人笑語問朝霞處處相隨攫肉鴉上冢歸來更乘興醉依柳影籍梨花　詩仙催客共流霞不待高城噪晚鴉好競春光醉良夜即令庭院已飛花　平時花酒費詩催愧坐愁城誰爲開六葦妖姬十從事先生親遣斬關來　前知紅藥龝堦處別許金腰一朵開

名在金甌花會得即看飛詔下天來　昔昨波光修禊事賓奩俯枕王奩開重遊漚鷺應銜眼定記曾陪杖屨來　紅藥主人修月手淥樽許為故人開肯教客子如王式一聽驪駒却悔來　南遊可待再書催芍藥酴醾陸續開看自花開到花落紅藥時候却歸來　嘉賓飲與未蘭殘却倩纖纖捧玉團一笑舉杯邀月姊為渠聊貸廣寒寒　天公一笑晚雲殘戲與璇穹貼白團試問天風搖翠袖玉肌何似玉笙寒　妓臺香裏漏聲殘金步搖歌闌作團羯鼓更催銀字管等閑驚破一天寒　枝撐殭趣火城春蹤跡猶煩問水濱更醉南州好紅紫疑香詩伯是花神　前歡已悔東隅失後約如丹敢再違連夜揚州昔年夢小梅清瘦杏花肥　倏晴驟雨寒猶在約勒群芳未盡開銷得燕堂千杖鼓旋看錦纈裹條枚　平山已自勝超然況復鶯花二月天管領鶯花屬仙伯不應草草賦歸田　呈趙帥（虞美人）凝香仙伯鶯花主。雅意憐羈旅。略分春色便濃歡。衝吏何煩日日報平安。詩人一醉龍公妬。恰限今朝雨。闌門獨酌殭伸眉。也勝樓樓腰鋪守風時。（鷓鴣天　詞）閑去街頭賞大花翠帷珠幰護豪華西真宴罷群仙醉千尺黃雲錯紫霞團粉黛鬧簫笳使星躔處駐靈槎定知今夜遊僊夢不落西京姚魏家。　遍賞揚州百種花因循志却瞻蒼華容間費刻分

題燭坐久還生醉眼霞催摻鼓趁鳴笳未應回首問歸槎清明寒食風煙地判到今春不着家。　醉閱東風百種花醒來長海誤隨車須知綠幕黃簾底別有春藏姚魏家　空想像勝鸞嗟夢雲從此漫天涯二年得趁花前約潘鬢緣愁恐更華　鶴山大全集　即席和丁燮帥鄉送行詩韻　人生行止莫非天去國重來十七年學自孔顏期有是道非堯舜敢陳前憂時正念梁甌缺視己當如趙璧全若得時清身不厭儘教人道是登僊　眼明織翠剪新詩勉我當令尚可為知覺斯民知覺我溺饑天下溺饑誰志亨不管身窮達誼正寧論効疾遲倒盡玉瓶談未了沙頭忍淚與君辭　洪平齋集　送興元趙帥　泛觀天地間一氣如覆鼎半鼎沸正急半鼎獨爾靜從旁更益薪既往漫不省晴當起沃之轆轤轉修綆長空墮旋頭胡命懸漏頃不戢方自焚餘熖燎吾境淑從淮漢擾馴至襄科警勢欲合南北事須得要領和固不可為戰亦未易運中興關人謀而可倚天幸君侯富經綸頗牧在禁省憂國如憂家申且抱耿耿袖中平戎策直欲繫其頸玉斧下青冥上游建巨屏秋高馬正肥慨慷泝巴郢鐵旗凜太一福星映參井蜀從更化來舊痛甫甦醒風寒不善護遂與勞復等內勢既跌籍外兵且贅瘿但嗟車轔轔未見旗整整胄中百萬兵氣壓貔虎猛涼飈送先聲

鬼蜮已匿影自昔樹勳業莫先拔魁頡共功非眾材殆類無麵餅孔明駐漢中欲翦漢賊梗委心任費禕屈膝拜許靖笑談扼姦雄老死不得騁至今出師表日月光烱烱惜哉會潼關不從魏延請公才幾倍亮謀略濟忠鯁機會有可乘臨事勿吹冷秦隴咳唾定歸袞顏國東頌磨浯水瀛銘勒燕然頂諸生筆如椽須公一笑肯　劉漫塘集　傲將軍歌贈周叔子馬帥　君不見細柳將軍專號令壁門不受天子命又不見隆中將略天下奇屈致不可就見之丈夫意氣類如此達則守官窮守己齋壇未築國士去軍分一申美人死王翦定須六十萬李牧必遵前日軌掃門求見齋舍人魏勃妄庸何足使武皇踞廁對衛青淮南君臣暗歡喜寥寥古道不復見後來捷徑何紛紛炙手儻可熱舐痔未為勤金珠要結倆奴隸鈇鉞倒置由他人傲將軍今無矣杜預苞苴通貴近裴度浮沉聊卒歲兩賢屹立尚如斯噲等區區焉足計傲將軍今有之我得見之喜可知行年六十未為老三衙致位官非卑毛錐子毋我欺妙年手折桂林枝長鎗大劍瀚胡為十載安邊功書遍太常旗周宣方歌境土復吉甫已賦明哲詩詔書星斗爛馹騎風雷馳平生許國心日莫恐倒施皂囊九扣閽山立志不移時攜一樽酒山水自娛嬉傲將軍誰與同予真已去吳門市杜陵不見天隨翁賴

有倜儻未杖屨時相從虎丘山頭弄明月姑蘇臺上吟清風為樂良有樓大義終無窮謹勿扁舟載西子有時獵渭占非熊許應龍東澗集　和閻帥詩　龍飛天子攬英雄舊德欣逢泰道通丹詔果然頒北闕綵舟行矣駕東風雨餘杉徑新添綠暖入花梢旋婥紅待得湖邊春色滿我公已在鳳池中　新鑿南湖接海潮油幢領客泛蘭橈那知半夜雨聲急都放新晴物色饒盡日登臨陪步武高談灑落挹風標陽春白雪真難和泚筆惟書道路謠　曹彥約昌谷集　代送禮部楊侍郎帥江陵輔　鼎鼐真才筆橐簪清朝人物獨先生從來馬老荊州望可但元公禮部名謀帥直須醫國手撥賢何以慰人情送春又數春回處恩更堂堂背我行　慈恩一集成三紀朝路相從不半年託蔭身如松下草願交身已社中蓮一時事體公經重到處參辰我後先折贈不須門外柳病懷落莫正如綿　劉後村集　送真舍人帥江西　諫書元不為求名上有穹蒼鑒至誠索虜傳觀皆動色豈知難悟漢公卿　聞道泉人載鞍留翰林從此去吾州村中父老相持泣但祝今侯似故侯　舶客珠犀湊郡城向來黥涗幾名卿海神亦歎公清德少見歸舟簡樣輕　應對詼諧路亦開漢家天子日招徠當時惟有膠西相不向平津閣裏來　淮漢沄沄戰血腥蜀山鬼哭不堪聽如何一綫

江西路獨現奎星并福星。自昔安危等置棋，幾人着數匪天為。何因國手來當局，要看開奩布子時。少小聞人說後雕，至今禾黍遍宗周。自憐謝病離軍去，始聽王師下海州。身已為民與世疎，的無一步離村居。昨朝出郭逢公至，廢了窓間數葉書。送胡石壁帥廣西二首。制難由來在一賢，青冥鈇鉞授中權。漢家圖已收群策，胡運何曾有百年。不待焦頭衆上賞，莫云幹腹是虛傳。提封五嶺包緜浸，黎母山猶在次邊。此段君王付託誰，明公身可狗安危。常游篸帶春携客，忽奪崑崙夜出奇。忠定罷兵纔建紹，襄公討叛止邕宜。腐儒雖憊如同載，堪槀平蠻第二碑。迎候林德輔帥參一首。西埜約余同鷹襽，六丁力盡不能留。霜蹄屢蹶追風驟，皓首還登載月舟。伊昔士元曾別駕，即今子美尚參謀。浮紫膜外何須較，且可歸來東獨遊。劉龍洲集謁郭馬帥。千金買駿馬，百城市蛾眉。長安酒家樓，揮酒驚人詩。天子不得臣，公卿氣吞之。俯視兒女輩，目詭男子奇。誰知金陵都，五年重來茲。黑貂日以弊，塵埃鬢成絲。故人風雨散，知己今為誰。郭侯山西英，而有熊豹姿。巍我西忠廟，喬木人所思。遺芳到雲仍，大將弈世為。兄弟各三衙，父子步武隨。萬戶侯冠軍，金印何纍纍。雖然平戎策，終鬱未得施。方今群胡擾，似覺虜運衰。運糧軍其西，會以蒙國，斯蛇豕互吞噬，干戈極猖披。盜賊毛蝟起，斂民及刀錐。父老思漢官，壺漿徯王師。吾君自神武，妙算出籌帷。攬天下才，尺寸不可遺。機會一日來，恢復此其時。況如郭侯者，禮賢正謙卑。使之會雲龍，列城歸指麾。安知古中原，不使同驅馳。過也久淪落，狂名諸公知。然亦壯心膽，志慕鞭四夷。脫靴奴將軍，舉扇障元規。有音世不賞，詩酒聊自嬉。霜風忽無情，一夜冷徹肌。高卧百尺樓，閉門無晨炊。起視匣中劍，依舊光陸離。有恩或可報，一死所不辭。謁淮西帥。家住徐城未卜還，歸心正在杳冥間。東遊吳會三千里，西入成都一萬山。解使愁腸能寸寸，空令淚眼已斑斑。此情不告英雄帥，說向兒曹總是閑。陳藻樂軒集別林黃中帥湖南。清秋緩轡馬如雲，論定忠邪累白分。湘水傳呼新刺史，霸陵改觀舊將軍。平生孤節人難到，自此一番名愈聞。定有詔書催入覲，不勞下擔楚江濆。袁蒙齋集和越帥汪仲宗拜廳韻。稽山窟宅盡神仙，多少宗陰蜀鉅賢。萬壑千巖長似舊，一翁二季美無前。風流自惜遺芳在，衣鉢于今盛事傳。行見直聲追軌躅，豈徒慶禮侈賓筵。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九

七泰

帥

詩二

李流謙澹齋集送樊漕移帥瀘南。金龍直藏當玄冥，憶公剖竹江陽城。碧鷄坊中駐千騎，栽詩餞送雙旌行。逢人到處說項斯，豈賤子故唯竟顯。一官泮水謝推轂，挾策仍許從諸生。隻詞華袞豈易得，再以薦墨光姓名。一朝去我生悵悵，呱呱欲作啼離嬰。向來宦海四十年，白首一節無斜傾。只今耆舊直可數，曷不住矣司樞衡。詔書連年到西蜀，歸田奏上群兒驚。西南夷蠻雖稽顙，男耕女織皷不鳴。廟堂儆杂戒無事，正以叶謨煩老成。犬羊腥羶亦人耳，恍安惡擾皆其情。不須談兵但飲酒，帥非爾帥乃父兄。秋光如水浸行色，矛纛獵獵風有聲。氈褐迎道沸群儌，弓刀繞帳森千兵。丈夫未遂調燮事，華皓得此亦足榮。觀公畜德有餘地，如海既酌隨復盈。福袞袞蓋未艾，善頌何以歌簫笙。更須書考二十四，永與松鶴同堅清。張紫微先生集送馮元通帥夔。烈士志循名，仁人思愛日。馮公秉節歸，頗全忠孝術。狂童昔兆亂，天常幾反易。大臣清國心，公實預謀畫。白士為臺郎，未肯閒在昔。義為軒冕重，功在鍾鼎勒。十載猶故官，念言為伊鬱。適來升牢士，式序期日。名囊封部復，上告去更甫。力官禁豈不懷，志養不違息。顧我癡夢餘，日念掃塋域。公方詠南陔，肯為高官職。絕裾舊疑溫，抗疏今師寂。都門行餞君，視古無愧色。柔甘既獲奉，中外等事國。雖是平生言，勉哉宣澤。徐安國西窓集送汪玉山侍郎帥成都。形勢四川重，明公膺此行。戎車驂五馬，使節導雙旌。修阻路雖險，垣夷心自平。西征務宣化，不獨在休兵。驛路饒秋著，江行迥不同。君山青入望，漢水白浮空。餘事多詩興，先聲早治功。還知下車日，政不羨文翁。昭代文章伯，唯公第一流。西清表班玉，長樂最藩侯。廊廟俱青眼，功名尚黑頭。遄歸定師保，小為陝分留。憶昨賢關裏，嘗參弟子員。高文工右史，至理悟伊川。北面心三月，西傾矚二天。何當容卒業，着處使加鞭。字溪陽先生集賀田都統再帥夔。十乘由聚入釣魚，飲江無馬厲安居。瞿塘催要金城壁，即墨爭迎鐵累車。八陣旌旗蛇勢整，九關風月虎符虛。白鹽萬丈齊天石，揭日奇功大字書。桃李三生黃口兒，春回桑梓故墳吹。燕依舊主今還再，兎守空株懶未移。暫對少陵堂下瀼，遠懷靖節菊邊籬。好風借與一帆飽，歸趁江空水落時。謁蔓門桂帥。壼歌整暇化清夷，笑把宗師正印提。繡腑文章閒

賸馥錦江桃李爛成蹊。旌捿蜀水春浮峽。柝靜蠻天月滿溪。衣冢歸歟近衮極。殊勲嘉歎殿頭西。　志欲商伊學欲顏。壽師夢遠五湖間。不違誓至仁三月。觀夬寧辭雪萬山。流海浪浮蝸戰角。排雲應許豹窺斑。還丹知換塵凡骨。趣得先生未出關。　贊鄂帥張仁簡。　八牖玲瓏義理天。復齋心印妙親傳。化爐點處金非鐵。史筆清餘否亦賢。吹息兼蘆湖外月。炊生榆柳竈中煙。水浮鄂渚連牛渚。公子行行天上僊。　不爲名韁浪出山。米門桃李恐闌珊。師尋湖海胸懷闊。道滿乾坤耳目寬。水驛已終三楚尾。天闕猶向五雲端。登樓便欲騎黃鶴。乞與書生換骨丹。　赴大寧司理贊俞帥　光說三關息虎貔。風高白帝卷旌旗。擘天砥柱瞿塘險。保蜀規摹障石奇。誓出祁山窺仲達。肯屯漢口學姜維。挽戈心事聞鷄起。未必閑眠聽竹枝。　入手青衫愧壯顏。悠悠底事白雲閒。有心文字幾千卷。適意茅茨三兩間。可柰紅塵飛白羽。不容黃叟卧青山。欲從寧水成仙骨。趣得先生未出關。王初寮先生集　聞青守梁元彬移帥定武作詩寄賀諸梁。　相門誰數十朱輪。華鄂令看節制分。鄉里正思前召父。朝廷難報大馮君。風聲自是塤篪合。忠力同輸手足勤。應有池塘春草夢。夜闌還繞北山雲。　聞帥府大閲軍作詩送梁帥。　生想郊垌鼓角雄。弓刀十萬擁元戎。令傳帳下

偏裨傑。贊老山前部落空。勒石何須稱竇憲。友風已卜相周公。自嗟不預從軍樂。賈勇猶能氣吐虹。　和梁才甫贈定帥元彬。　汶水衣冠記昔年。明堂一木起扶顛。孫枝競秀傳家學。華鄂聯榮握帥權。西省規摹留閫外。北園風景付樽前。晉陽親近皆兄弟。行集天朝拱細旃。　孫燭湖先生集　送劉蘇州誠之帥夔門。　卧轍還吳會。開帆指蜀門。江關自奇險。節制故雄尊。一吐邊方氣。勤宣聖主恩。歸來對宣室。獻納佇司存。　了了八陣磧。巍巍三峽堂。竹枝歌感慨。麵米醉淋浪。今古英雄恨。風流翰墨場。公行秋水落。穩穩上瞿塘。　和制帥敖謝康樂讀書在雪屋長嘯亦蝸廬。詰晨從遠役。不乃爲飢驅。夕棹悄煙月。朝帆暖菰蒲。情於秋風至。體愜神著俱。拾魚未收潦。爭米聊趣虛。廓落展遐眺。春容進前途。幕畫諒何取。世用實已迂。分閫重節制。三邊藉調娛。功成報天子。朝珮歸與與。下客一何幸。窮途非所虞。江山待公賞。佳處小踟躕。楊冠卿客亭類藁　別襄陽帥。　淮海棠陰已著行。郤移小隊入襄陽。江山尚帶戎馬氣。齋閣遽聞編簡香。昔聲名滿梁楚。向來爲政壓襄黃。風流高出山翁上。不用聲鞭問葛彊。　同張帥出郊。客有欲別去者作詩留之。　元戎小隊出郊垌。落絮遊絲亦有情。縱酒欲謀良夜醉。繫帆何惜片時程。廖行之省齋集　上浙西張帥十首。

先世精忠百世尊。重扶日月正乾坤。歲寒最見喬松節。凜凜清規在子孫。　大學無傳久晦冥。英英伯氏獨推明。隱齋會得名中意。明道伊川真弟兄。　天邑由來最浩穰。正憑威信執豪彊。次公不到圖樓處。須索神醫肘後方。　條教初頒洽里閭。米鹽靡密見紆餘。而今坐嘯鈴齋肅。鷹鷙行空無薄書。　薦士今誰有古風。不論疎戚與窮通。遴渠報國河南尹。姻我無私第五公。　朱履長裾客幾千。雙鳧乘雁一天淵。交情可笑書門老。不省從來有失賢。　御史何憂束濕難。如今門内已相安。羔羊正使閑風化。他日翁歸尚可觀。　稔惡偷兒喜探丸。過來通夕寢何安。鑄顏自有金丹訣。何事區區枉後冠。　榷酤誰云壹切功。軍儲百萬君爲豐。能令利入皆公上。從此深根得裕農。　曾上雲端欵祝融。更臨濤海挹清風。於人又見張夫子。眼底紛紛一洗空。王炎雙溪類藁　送黃尚書帥蜀。　六蜚駐蹕臨東吳。益州遠在西南隅。君王右顧入念慮。選用名德分麟符。文章政事俱第一。袖手未肯持鈞樞。清獻之清過於水。忠定之信孚豚魚。二賢寂寂未有繼。蜀人惟恐公來遲。泝江萬里飛鷁首。祝公善保千金軀。髮黃未見一絲白。歸來使可居丞疑。清時綬帶鎮方面。問民疾苦勤蒐惟。頗聞今蜀與昔異。昔日民肥今已臞。願言細意護根本。要令可與同安危。更須推轂拔人

物。勿念析篝羌夷。想見明年初下車。錦官城裏花正都。四郊按堵但耕鑿。春風蕩漾隨旌麾。遨頭一笑父老賀。九重不用憂坤維。曹協雲莊集　送向九荊父均帥維揚。　寵數頻煩色愈溫。耐官丞相克家孫。川原迤邐提封闊。轟森嚴上將尊。心識古人風節似。望知前輩典刑存。春風草綠長淮淨。眼看頻流雨露恩。　大父曾開刺史天。固應陳迹尚依然。邦人都訴家風在。故老今推宅相賢。仗鉞東征仍直使。輕裘緩帶更安邊。須知此日分憂重。更覺光榮掩後前。華鎮雲溪居士集　用韻謝越帥程給事。　大篇元侯重萬論。自慚衰淺匪多聞。已當杜盡逢清世。敢向南山戀白雲。要以望黃終永日。寵將珠玉煥新文。願憑陶鑄冲天去。黃閣門前拜使君。程公許滄洲塵缶編　代上夔帥丁文伯。　璧月行素空。流暉寒潭水。水非與月期。月豈恃濯洗。天光發於定。妙契元一理。士生無南北。樂在相知心。同行不同調。有如衣與袂。一言針芥投。山水皆知音。長齋天下士。執鞭恨我後。當時倫府道。最說庾公秀。十年一大伸。西樓額回首。油幢古夔子。鐵林外南寓。寶鑑貯英哉。種筆題主公。詔舊一以慷。浩蕩華表風。乎縣莽煙塵。人物嘆今眇。蘭芷閱其芳。所御或茶蓼。隱思不違麻。今我憂心悄。古今號枰棋。勝敗無常形。世豈大國手。一著何可輕。但恐當局迷。渠知死可生。向來一

寸心。行世態淺落。矯性動有妨。幽思誰與鈐。為君歌慷慨。長風起天末。木皮口紀事為故汚戎帥何進賦也。　驅車木皮嶺。地接嘉陵市。山川鬱盤紆。草木慘憔悴。昔在歲辛卯。大將何慇子。行營與賊遇。力戰遂死此。道逢田舍翁。欸曲問所以。耳目親見聞。朴忠今無比。況鶩老不衰。甘苦同戰士。以此得士心。急難不相棄。閫制力主和。豈虞敵情詭。筐篚方交馳。羽書俄狎至。初冬二十五。寇入我內地。或渡河而馳。或截路以伺。俄然斡腹來。陡若自天墜。諸軍抽摘餘。精銳能有幾。千兵僅烏合。轉闘殊未已。可憐貫將軍。同生亦同死。落日塵土昏。皷寒聲不起。至今堆阜間。白骨猶紛委。譆罷若使哽。相顧潛灑淚。念昔佐戎軒。世屯未云弭。主公極仁明。惨惻念此事。露章匄恤典。爵子嚴廟祀。意將勸忠臣。為國當盡瘁。儒守陳西和。武將田與李。（田燧李沖）後先被襃錄。名姓編國史。敵知吾有人。心寧不畏忌。自古重徂征。司命在主帥。委託或非人。險阻那可恃。烏乎數君子。一死甘若薺。推原其本心。死奚益於世。事大繆不然。舍生而取義。乃知丈人言。易自有深旨。任轍忌復云。方來那得諱。長謠激淒風。嗚咽嘉陵水。（虞儔尊白堂集）送張伯子尚書帥隆興。　春容聽履上星辰。玉筍班中第一人。暫借威名分閫寄。賸留風采照廷紳。何人重記西山雨。老我空傷南浦春。此去莫貪為郡樂。紫樞黃閣侍經綸。　十年沉落困推擠。出處於公恨不齊。本謂重來酬契闊。豈期一見又分攜。風吹渭水波聲小。春壓陽關柳色低。老矣銷魂難語別。且須倒盡玉東西。（李洪芸菴類藁）送范至能帥桂林。　口代奇謀讋可許。歸來猶著侍臣冠。蠻林草色供詩思。鳳沼春波灩筆端。誰謂玉堂真學士。暫臨桂管小長安。元戎十乘無遠邁。上閣宣麻句已圓。（送史志道帥建康）。　簪橐明光備武文。玉麟暫剖別堯雲。朝中禮樂謀元帥。天下英雄有使君。陋矣齊丘當十萬。鄙哉諸葛賦三分。公歸豈作東征速。彝鼎將書第一勳。（吳泳鶴林集）送鮮于帥。　載錫珪符起伏龍。遙提小隊出南中。軍容倒海鯨波息。旗采吹雲蜊瘴空。但倚碩才為保障。仍開誠意接兵戎。渡瀘已覺秋風晚。奪看籌邊第一功。　時事牽連卒未休。三邊烽火又驚秋。養鷹未得鷹揚力。養虎終懷虎噬憂。面勢只緣前局誤。肘方合向古人求。玉關不是無兵守。上策人心要急收。　憶昨行臺再見時。恍兮浩水送將歸。手神比舊微加瘦。道力于今轉覺肥。穎有一燈標日指。曾無寸草報春暉。北門獨立成何事。祇舞風雩詠浴沂。（王灼頤堂集）代公慶上郭帥。　唐家尚父幾重孫。宿將齊推第一門。新擁鋒車還北闕。暫辭戎律控西藩。柳營平日臺輕敵。龍家今年識至尊。好在樞庭展韜略。試看餘力整乾坤。　昔年先廟謁汾陽。提筆從公寫短牆。再別巴江油戰下。七逢天竺桂枝香。宦途自許安仁拙。浮俗誰憐處士狂。客舍無煙饑欲死。尚煩知己問行藏。（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寄方帥。　吳楚山河盡付公。君王長策在平戎。人才王謝風流似。地望東西節制雄。赤手尚能探虎穴。白頭空是釣魚翁。將軍知我非徐庶。不向江邊起卧龍。　賊子如今休說窮。玉麟銅虎信頻通。君今持橐甘泉裏。我不投書苦海中。且願耕桑依地主。長教溫飽荷天公。回思三十三年事。一哭相逢兩禿翁。（林希逸竹溪集）別吳帥恕齋　學問功深道得民。但曾補處舉俱新。來為閩嶺詩書帥。歸作甘泉侍從臣。政劇不辭身自苦。施多却似郡非貧。前賢好事雄行編。玉帳如今有幾人。　獵獵江濱萬縷旗。戀恩非止送公時。賢如司馬家求像。教比文翁學有祠。半月趣行三被旨。殘年惜別兩攢眉。東南民力閩尤困。到日論思首及之。　七聚人人苦戀行。吾鄉一事更關情。郡貧已極民縣磬。歲計祇於寺取盈。官要板曹寬未許。閩無保障害非輕。扶持有意公還去。條約春初恰講明。（令春恕齋方為諸邑不濟權管區處）公來植纛我扶犁。苦憶京塵判袂時。壇下一回親服謁。漢千疏度錦箋貽。去思定有愛棠集。戀別空吟折柳詩。梅子正黃晴又雨。風檣語燕夢追隨。　吳帥用前韻以別再賦以謝。　碧油幢下詩書帥。吏案如山彊撥開。鎖客雍容游郡圃。柳間松下步行來。　主人愛客情何厚。盡日移樽逐處開。古栢寒梅俱問訊。追思猶說海棠來。　清晨玉帳方違拜。一葉江干艤未開。多愧元戎懷舊雨。殷勤惜別袖詩來。　村居僻甚城闉遠。避俗柴門久不開。忽漫出山歸自喜。亂翁還謁恕翁來。（喻良能香山集）送呂憲帥維揚。　讀我宋實錄。元豐治明昌。五年九月中。上特開天章。從容謂輔臣。邊民疲可傷。呂獨為朕言。他人終未嘗。已乃命正獻。由定帥維揚。學士加大稱。庸以示寵光。移鎮未去久。趣歸總臺綱。爾來九十年。誰其踵遺芳。我公嫡孫行。祖烈蔚載揚。持節古閩粤。攝事令福唐。仁風雜和氣。藹藹如春陽。吒謹玉律響。圜扉春草長。英聲飛九重。御屏書益詳。廣陵大都會。經理須才良。擁麾往鎮之。非公諒誰當。延閣陞寶書。恩綸湛洋洋。左符分淮海。西顧寬巖廊。想見入境初。快覩爭望風。折衝向樽俎。宣威謝金湯。行看有鋒召。袞衣侍虞皇。賤子一何幸。竊庇逾兩霜。誤蒙剡薦牘。名徹凝旒傍。受恩未知報。肝膽徒激昂。唯祈轉洪鈞。復立弟子行。　送侍御帥夔府。　湖海當君國。江山白帝城。凝香餘坐嘯。飛詔趣遄征。禁處千鈞重。輶車一羽輕。攀轅雪眉老。送目蹙雙旌。　千古楚東郡。風流今在茲。曾公元直道。文正不妨詩。錦吏似東瀛。麾龍如

使兒。甘棠足遺愛。會有去思碑。 西風動行色。詩景繞征鞍。赤甲懸危壁。黃牛瀉急湍。猿聲雲背落。山勢馬頭蟠。天險須人守。毋辭蜀道難。 諸葛仍祠廟。公孫只故基。棟梁酣夕照。雉堞蔓秋葵。耿耿登臨意。悠悠今古思。烹鮮不勞力。餘事杜陵詩。 四海猶多事。中原未版圖。皇心思啓沃。赤子望霑濡。八陣難留滯。三階拱進趨。茂洪寧有意。江左待夷吾。 送陳給事帥四川。 四海繁華一蜀都。君王謀帥意渠渠。百城赤子煩摩撫。一代長材獲展舒。玉壘倚空光弄翰。鐵衣如洗護儲胥。袴韡帕首郊迎處。想見旌麾入境初。 禮樂詩書一世英。碧油青鬢二難并。慣看詞翰瀉三峽。剩有精神驅五兵。暫向坤維聊鎮撫。卻歸天闕致升平。明年春水如天日。綠鷁乘風向帝京。 送師相陳大觀文。 地總全閩控百蠻。政成治最二年間。五十里見耕桑盛。百萬人欣日月閑。 腥風吹海向來驚。玉帳分弓射怒鯨。千里妖氛都鏡淨。商船載月夜深行。 頻年秋稔穀相因。八郡恩波着處勻。長樂城中家幾萬。家家生子總名陳。 化國熙熙日自遲。棠陰無訟草舍滋。何人剩伐南山石。大刻詳書德政碑。 衆令有心吟綠野。贊皇作意向平泉。君王夜半思元老。明日金甌寶墨鮮。 黃童白叟走跂路。總向城邊遮去輪。願爲此邦聊小駐。公歸誰作萬家春。 將令四海變虞唐。郡得夔龍滯一方。寄語邦人休卧轍。道傍行看舍人裝。 溶溶曳曳白雲閑。救旱霑枯頃刻間。四海蒼生望霖雨。謝公早晚起東山。 朱朱白白總精神。共喜今年化筆勻。尚有窮鄉寒谷土。政須一氣轉鴻鈞。閻蒼舒集贈郡帥郭侯。 東南形勝惟揚州。介江負淮作襟喉。有國以來幾百戰。弔古千載空悠悠。哀哉荒主與蕩子。鈍盡鐵劍崇倡優。迷樓九曲欄如畫。珠簾十里半上鉤。當年二十四橋月。曾照三十六宮秋。平山堂上一長嘆。但有衰草埋荒丘。歐仙蘇仙不可喚。江南江北無風流。何人復誦廣陵散。黯然悲恨不可收。只今英主正用武。增五萬竈屯貔貅。金城堅築壯營壘。綺段細錯良田疇。神謨廟算萬全舉。天時既至須人謀。將軍山西名將種。家聲直到青海頭。男兒有死必報國。正當爲上分此憂。勉旃速辦古人事。貂蟬本自出兜鍪。劉崇龜集寄桂帥。 碧幢仁施合洪鈞。桂樹林前倍得春。莫戀花時好風景。磻溪不是釣魚人。鄒道鄉先生集送望之移帥荊南。 荊湖地與蠻獠通。江陵開府節制雄。勁兵十萬擁貔虎。鼓角聲動波濤風。列城如子滿棊面。一一元帥呼吸中。陛下鈞簾撫天宇。妙選百辟令屬公。楚峰峻拔江漢廣。晴光帶影落諸宮。懸知黃鉞日飽飯。酣歌鼓腹均兒童。裕陵松栢老霜露。鍾山杖屨埋蒿蓬。自從知己失君相。隼旟熊軾西復東。繡袍

可想不可見。十年一夢朝來空。荊湖雖重豈留處。朝廷百度皆元豐。寄鄧帥杜君章學士。 菜府名卿厭鳴玉。揭來南陽朱兩轂。胷中雲夢吞八九。終然不貯閑榮辱。坐令政事邁前人。容易端如探筐麓。去年持刃令扶犂。所至熙熙豐教祿。華堂夢斷燕絲簧。笑謂鄒枚不如肉。公雖飲少客自醉。但見銀缾倒輕渌。明明天子正搜賢。真賢繼踵還符竹。勅勞翊已蹴屏風。八命難淹一州牧。願君快向百花洲。更集賓僚勤把菊。 閩王若愚除桂帥。 鶯臺鳳閣並門居。同荷先皇獎眷殊。諫草悠悠空皎日。年華忽忽埶青蒲。朝廷擇帥君來越。鄉里容身我念吳。萬事循還總如此。目前何必較榮枯。韓元吉南澗集送湯丞相帥會稽。 淮岸春來罷夕烽。君王奏凱大明宮。守閒豈但勤蕭相。分陝猶宜屈召公。綠綬不妨龍袞貴。錦衣真與故鄉同。政成更上平戎畧。歸作麒麟第一功。 翰墨英名多士先。經綸長策萬方傳。久知燕許文章大。要自臯夔事業賢。曲水蘭亭修竹外。都門祖帳百花前。去天尺五調元舊。肯使邦人借一年。 疇昔追風幸執鞭。詞場好在筆如椽。十年睇騕猶瞠若。晚歲登龍未偶然。下客陽春驚白雪。何人綠水近紅蓮。尚憑九里蒙河潤。他日一天令二天。趙蕃淳熙集謝張帥。 試仰元戎貴。還瞻簿領卑。居閒凡幾級。其勢可懸知。屢進黃堂拜。戚蒙青眼期。建華紛餓飫。飲劉聽淋漓。既納違離謁。并煩道路資。閫令叩齋閣。禮謝歷堦墀。披豁忘名位。高深詎測窺。憂人多語政。餘事亦論詩。似欲傲允作。何勝狂譽辭。更成湖上集。仍厠幕中奇。七字昔靈驚。五言今總持。（兩處皆有公留題）流傳久已困。收拾尚無遺。自省才惟薄。難堪德過儀。受之增踧踖。見者亦驚疑。暫爾休行役。於焉紀謝私。釣竿如可把。懸榻定除緣。陸游渭南集送襄陽鄭帥唐老。 鄭侯骨相非復常。伏犀貫頂面正方。聲名赫奕動天子。家世富貴連椒房。武能防秋北平道。文合落筆中書堂。議西謀帥國大事。當宁久弄黃金章。一朝丹詔自天下。兩班仰首看騰驤。鄭侯此行端可羨。繡旗皂纛戈如霜。三更傳令出玉帳。平旦按陣來毬場。宿兵萬竈畫貔虎。牧馬千群皆驌驦。酒酣賦詩幙府和。縱橫健筆誰能當。雖然鄭侯志意遠。虎視直欲吞北荒。榆林鴈門塞垣紫。孟津砥柱河流黃。出師有路吾能說。直自襄陽向洛陽。陳止齋集送丘宗卿帥蜀戶部侍郎丘公被命以煥章閣直學士出帥全蜀。其友生永嘉陳某作詩三章送之。一章以重別也。二章頌也。三章以遄其歸也。 嘗陪諸老後。亦與晚進游。有能一夕話。可洗萬古愁。昔君尚青衫。今我已白頭。闕下何匆匆。蜀江正悠悠。一請工治庖。再請拙操舟。 婦靜從古始。尚恩極今時。寧使舉國貧。勿與

一士遺黙寧固前轍尤祐試良堅我亦欲晏興人方乏朝炊持之訐人傑人傑良自疑　前瞻及河隴內顧連江沱邊壽尚彈壓民瘼須掇拾方當上懷遠況復歲薦瘥宜公去帆輕歲月亦易多西人豈不好柰此東人何

送范憲東叔帥潼川四首　離逾十年合合復十月離住日苦無及來日忽未知江源與海通其會與蜀達通故天道常遺亦物理宜勿作兒女感是中有精微　相從意氣豪相知鬢毛斑細說竟昨非淺斟始今歡每懷吾黨多未採此世難一則琢冰雪再則紉芝蘭騷人絕芳潔孰與風人寬　有書但遮眼有位亦養病養病猶近名遮眼已患多聊復歲晏爾柰此人遠何贊光正橫空議論如懸河宜君見別輕欵曲理則那　達人九頓首遇事三折肱雖知少為狂正復老可憎吾今有儲粟吾友有短檠豈論訓何如周易讀未曾言歸又言歸兒女喚不應　又　楚山黃落洞庭波背卻難人問釣蓑歸思甚於三峽才名空自十年多囊游記得青燈在後會愁如白髮何我更有懷言不盡故將短韻代長歌　送沈帥　甘盤夢不入高宗四皓莫知其所終傳野有人能論學漢庭無事可言功行藏於此寄成趣談笑從今得退公分付諸兒理民社宜休堂上聽松風

送辛卿幼安帥閩　長才自昔恨平時三入修門兩鬢絲甕下可能長夜飲花間卻學晚唐詞潛然北顧關河水簡在西清日月邊來屬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朱翌潛山集送福帥　春到春城和雅歌又攜春去度雲蘿適余竹裏煎茶久看子花邊簇馬多千里福星臨福地一時天賜挽天河江紅陳紫留連得柰此催歸尺一何　郭印雲溪集送韓美成都大赴夔帥　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少陵有是語申言餞公行公初來蜀時豺狼浩縱橫剪除二三輩百獸彌耳驚坐令坤維地眾醉稍稍醒仁風被動植德澤覃幽明咸云真使者有眼未曾經今將夔子去方面倚長城雖分閫外憂三川難為情岷山黯無色錦水咽無聲政恐狐狸出依然擾吾民鄙夫為之言汝曹且靜聽我公非常人夷夏知威名平生活國心須臾不少寧天欲靖乾坤平步公與卿大德康濟學引手援生靈　送張道從上行起復帥夔　初辭丘隴重哀榮飾養春風第一程帝要才猷專外閫人推勇畧過長城孤忠炯炯能移孝溫詔諄諄遽奪情三峽壺漿應滿道汶山草木舊知名　白帝層城繞十連肘腋荊蜀阻山川翠華久矚舟車會紫詔先收柱石賢靈静已通褒閣道波平空艤漢樓船不妨腰絰登廊廟共效先朝尚寵然　次韻曾帥遣意　文章游戲豪政事笑談餘種就三田藥編成一帙書情忘心自適神定氣長舒四海曾夫子何人可學

擻　庶民從號令喜若聽春雷頓卻寒威退全呼暖律迴疢癰資砭石調鼎待鹽梅坐看罷癃俗眉間鬱頻開　每入先生室欣聞所未聞心君降六賊筆陣掃千軍爐鼎無人會刀圭與客分清齋時隱几閒看嶺頭雲　北礀禪師詩集代人與荊襄李制帥　桃花武陵原千騎訪舊游舊題兜裨護昔蘚封蛟虬是時原中花炫晝爛不收稚耄相懽呼再拜羅道周一聞謦咳聲曰似吾故侯侯今飛上天盟在滄江鷗公來席未溫玉帳涼生秋粘天洞庭北襄楚當襟喉小屈經綸手平分宵旰憂風清鸚鵡洲月滿黃鶴樓黃鶴去不返萬竈棲貔貅白羽青綸巾坐寢淮南謀文武圖一道繇蟬出兜鍪致身須黃閣看鏡方黑頭故家遺種德台輔不足疇煩文鄙叟瀾未障洙泗流載覩統有宗抑使俗不浮古道復大明殊俗皆家休况夫蜀文章眉獨稱雄茵歹應義眉月只照東家丘　益老得廣惠呈制帥大資梓閣居士　客已梅山訪把卯城隅閑鑠一杖巢金園俗下謬公舉玉帳眼明尋淡交不但據鞍尤矍鑠尚堪策塞作推轂來毫不借江山助誰為高人賦解嘲　送楊文昌帥瀘南　鄉心動如巽勇去挽不還長年卷百丈疾飛三峽船東西跬步間勳業唾手耳貂蟬出兜鍪了不二初志瀘川控井絡衿喉翰西徼貔貅擁玉帳萬竈聽吟嘯蜀指入不毛赤地方流金至今龍門江透底如此心公乎同此心印水復印天我恐席未煖丈下瞿塘船負九華先生集賀楊帥　使節西來快舊游溥和一洗蜀鵑愁文章星斗三千帙號令風雷六十州北虜竚聘司馬相南夷祇畏卧龍侯願君翻出調元手萬億春兮萬億秋　西掖北門明辯餘道家豈與法家殊又為鴻漸子鵬舉尤是龍駒弟鳳雛金版六弢回地軸玉衡七政總天樞誰知屋相兵刑外草就歌詩頌有虞　曾丰撙齋集送留尚書再守贛之一年移帥豫章　贛農雖嫌連歲豐贛囚雖難連歲空農囚今昨性豈異今守蓋與昨不同兒窺莫見活城手酒澆不下憂民胃十年五度看易守萬口一辭獨歸公公凡兩來亦兩去前去殊邦今本路德公吾與軍民同軍民未解吾細諭向汝思公公復來今公去汝汝勿慮僅隔一江千里間豈忘三仕五年處軍民雖諸猶動情不忍江頭送公行淚隨贛石順流下碑在巽門前面橫千里和氣散萬里一城春風分十城但疑贛人送未了洪人又送朝行京　又與廣西帥年丈左史張舍人別自瓊罷歸過靜江相見　離年稠似髮契義重於山不計命窮達猶移書往還屢藩新位執閫燕舊辭頗勘破詩文處吾其得訂頑　直鈎追古道方鑿背時風得不坐三熙曾何衛五窮物情難復獲天理室斯通李絳鷄書裏能無孟李同

廣東黃漕巖老。改除廣西帥過郡送行。　眼醒蓬島飽瀛洲。他水他山何足遊。郎宿自開朝北極。使車誰枉指南州。浩浩湯湯廣諸海。無人能與相融會。天達公開東計臺。會融諸海新詩内。奇奇怪怪桂諸峯。無人能與相會融。天達公開西帥府。融會諸峯古文中。進衣忽遠吾民事。退食從容吾道計。詩文平淡潮柳州。公則視之為末藝。包籠天地孟軻篇。收管山川馬遷記。仰觀俯察易象真。更勘畫前精入神。未為三公効燮理。先與萬物歸彌綸。事非戰國而來事。人是羲皇以上人。　八月六日送筆帥郵亭上。有時夜燕歸來月。未始晨興出戴星。半載初逢迎送事。五更已至短長亭。李龏剪綃集送黃壽老謂淮南貫制帥。　雪邊行李別詩朋。詩教龍門在廣陵。十里紅樓明月夜。莫將新句讓徐凝。名賢詩集送趙帥。　鎮鼓鑼聲催上竿。一番雞了一番難。勸君着脚立教穩。多少人從下面看。剡錄趙汝礪送越帥程公闢詩。　畫舫參差着欲飛。紛紛車馬厭塵泥。右軍筆墨空蘭渚。安道風流訪剡溪。白首得時歸莫遠。丹心懷國去猶稽。月明會醉蓬萊閣。應笑雲霄自有梯。　曾孝宗。　虎符分鎮浙江東。鷁棹都門使旆雄。雙槳排徊枌社日。萬牙搓曳剡溪風。蓬萊閣讌公書簡。賀監湖遊獄榜空。行聽越民謌德政。運還青瑣見旌忠。　劉奉世。　使君遺愛徧南州。五馬

新歸肇海頭。持橐未厭青鎖直。懷章還作鑑湖遊。餘姚人物傳吳越。地山川向剡幽。應有清詩資卧理。會吟他日記風流。　王仲脩。　一麾占得山川勝。金紐新提左顧龜。蒼闕鬫龍辭日下。紅旌引騎照江湄。剡溪月午何妨醉。曲水春餘好賦詩。玉案天香携滿袖。錦衣誰似過鄉時。張敬齋集真帥。　也不學肉作臺盤與屏風。自然席上浮春容。也不學論功封侯為羨頡。無妨門外多車轟。看來不偷亦不豐。知渠别有箇家風。嘯嗜吾道為殽核。膾炙人口有詩篇。要知應酬任真意。畧去繁文併縟禮。盡渠世態譏炎涼。真帥堂中蜀君子。陳杰詩選古心觀相帥長沙。　夾道歡呼百吏恭。徼垣上相鎮藩雄。一星文采低南斗。千乘先驅走祝融。孔子猶須晚封楚。周公只合早歸東。林深逝亦聞時事。小駐油幢請下風。文天祥文山集淮西帥。　夏貴既失長江。惟恐督府有成無所逃罪。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總統出己上。日夜幸其敗覆。督府既潰。歸廬州竟不出。朝廷屢詔勤王。若罔聞知國亡。乃以淮西全境獻北為己功焉。於是貴年八十餘矣。老而不死是為賊。其貴之謂歟。　借問大將誰（後出塞）戰骨當速朽（前出塞）逆節同所歸（詠懷）水花笑白首（送王砅使南海）羅綺澗谷小蕖見陳制帥子華。　北山老子魏齋翁。總把經綸付我公。肯次詩書行界。日兵前草木轉春風。五輅衣服森麻盡。萬里東南煙火空。直待此行料千理着。卻錫歌頌對閫中。　奇功畢竟屬吾曹。狄武襄無諸葛豪。翠羽葆行禽孟獲。金龍衣在失儂高。春生洲渚千麾出。秋熟崆峒萬矢橐。從此南人不反矣。犂邊猶是帶邊刀。詩海繪章代人上熙河帥王公。　戰旗一指虜塵空。天子臨軒議賞功。青史姓名千古上。黑頭富貴萬人中。獨年般已歌申伯。當日誰能識太公。單騎東來爭刮目。玉書催對未央宮。中興江湖集敖陶孫上閫帥范石湖五首。　人物于今正渺然。欲從江表訪先賢。邇來耆舊無新語。誰使文章漫兩川。利器要能誇穎脫。偏師聊復制中權。騷人有幾登青竹。耐可同時欠執鞭。　今代論文更是非。賞音誰復得牙夔。直從長慶咸通日。便到先生晚歲詩。萬馬蕭蕭聞律令。孤峯隱隱出旌旗。了知長短三千首。收拾餘師即我師。　十年口伐真奇事。一代詩鳴不救貧。大手欲推浯水頌。群菌曾折石湖巾。乃今謝傅還初志。其柰王陽是故人。獨有吾閫欠公句。詔書未起釣璜濱。　此行閫嶠吾能數。行盡天南未了青。莫倚看山翰墨本。要須入界挾圖經。西湖楊柳雲生鏡。東阜靜文錦作屏。欲託翁冰鳥石篆請公作。與新錄。　蚤知吳下多奇士。身許先生嫡子行。他日略容追李杜。斯文何敢望班揚。向來流水孤三奏。此去飛霞乞一翔。半驛

調宮吾豈敢。嗟濡萬一借聲光。　危稹上隆興趙帥。　買宅須買千萬鄰。季雅喜得王僧珍。買山百萬復誰與。襄陽節度真主人。我生兀兀鑽蠹簡。不育依頭植貲産。綴名虎榜二十年。依舊酸寒廣文飯。綠鬢半作星星華。豈堪風雨猶無家。大鵬小鷃各自適。只有鴻鴈長汀沙。弟昆團欒雖足樂。老屋蕭條不堪着。玉堂便是無骨相。也合尋儂一丘壑。近來卜築窮冥搜。十里而近依松楸。驪龍塘上鄧家丘。半山老人所釣遊。半山天下文章伯。鄧家聲名亦煇赫。斷碑猶在古墻陰。好句曾經寫山色。買鄰得此天所予。獨欠山資無覓處。平生爲錢作阿堵。倉卒呼渠寧肯顧。君侯地位高入雲。筆所到處皆成春。萬間廣廈此許達。豈無一室棲貧身。王鄧故廬為鄰曲。更得趙侯錢買屋。便哦詩句謝山神。飲水也勝樽酒祿。群英集陳天麟上瀘帥梁公（子輔）　舊已元樞幕。今猶大將秉。恩威伸六詔。封域總三巴。干旄看鳴佩。軒蟖入判花。不妨秉駟馬。土塚一還家。　册府推前輩。文場慣主盟。冀閑收汗血。峴國出連城。料想金甌覆。遥知水鑑明。從今青與紫。四海盡門生。六轡澄清日。三軍指顧中。關山都識面。草木尚傾風。飲馬伊吾北。回鑾瀾水東。願謀應富有。傾倒莫匆匆。元承集　和水心先生寄越帥汪焕章得雨韻。　步虛影裏雲收暮。精誠上對東皇語。蓬萊拂檻多飛雲

西風吹作人間雨田家誰不知公勳千里歡聲公亦聞早禾登場晚禾實公庭如水清無塵聲畫集陳子高題趙次張所藏賊帥頭子　揚鞭指縣萬貔貅打取盧龍十四州頻君為發祿山塚看我快飲月氏頭　龍章鳳姿世不乏束手無柰此干思丹青王會何須爾頸血淋漓送藁街　金王寂拙軒集上咸平帥耶律壽　九重前席喜忠純不待先容自致身漆水襲封無冷暖德光傳世有名臣早登祕閣直清禁旋陟樞機歷要津滿坂餘波千里潤柳城和氣萬家春定須鐵鉞專方面未許江湖拜散人鶴骨圓應多壽考會看滄海起飛塵　勲業凌煙鬢未華門森霸戟擁高牙漢朝翊戴元臣後遼國貂蟬太后家黃閣已聞虛鼎席朱衣行引上堤沙吹簫況是神仙侶知有蟠桃熟度花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送遼東勝泰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去國十年冬還鄉兩鬢皤三川猶梗澀百越政干戈東勝城無恙西征事若何凭高吟望久樽酒酹長河　王惲秋澗集寄贈總帥使宜江侯壬辰正月十一日過衛　前日劍騎過衛幸待一識英表勉贈二章庶見微懇　城晟袍鎧鳳花紅颯爽英姿百戰雄歌雅有懷千里隔傳驂還喜一樽全忠傳孝繼來家法谷靜川空見敗功自古詩書出名將將軍今日漢勝來　隴西名將相山東與别諸侯總不同隴右風塵天

一柱將壇思禮漢元戎春風儘詠車鄰冨曾泮重看獻馘功想得朝天承詔街教坊金鼎彩雲中王道士竹林清風集上節齋蕭帥　分符來重鎮開府盛才賢才斗一天月貔貅萬竈煙兵威清海岱令肅接幽燕勲業雲臺上綸音下日邊丁復檜亭藁送熊伯元之廣東帥府得潤字　河宮深竹雨高日未成晏平生能公子不遺捐見慣五羊定何許復作遠跡間瀧瀧嶺南趨海水天浸遠連峰豎矛戟峭不極斧鏁元戎啓雄藩大關外無隈島嶼諸小邦制握掌中標竊舶雜群商胡纓拖長纓珠琲照象犀効貢及時辦國式緊有在　皇威凜無媿下曹或匪徒俛首就羈縻中居民椽錯猖獗等狂猘蔽虞蹟侏儒隊行怍類頤方將瑩綏懷而廸縱欺謗飼馬當以芻養豕當以豢芻式餵餓之全軀豈肥瘠造次文字與愴惶戈甲擾泉定掠餘功幸安忘始患君令向懊府自是異鵬鷃神駒將遠駕巨魚姑處巽翺翔霄飛鴻嗈嗈澤鳴雁丈夫貫素志豈不在名宦尊翁天下士舊業著臺諫從容玉堂步炳蔚見文牋高帆揚迅颷中或樹宵擱泊然惟寂寞胄學居下訕南州憩甘棠生獷牙角妙紛紜庶政理粲列爪甲紛嘉惠信所及興言詎能幻縷也久趨庭家訓自童丱老夫客金陵野如但藜莧託交父子間早歲羨清盼論辯析初未落落連珠串獨行尚後傚朋嬉　破

方憐肥醲百世嗜華鮮靡時粉寧知舜何人黿鮑究咸覲青車裘鳴騶茇業躋雲棧終期五色絲容補衮衣綻永賜橋梓林徒慙考槃澗程禮部彭南集拳拳安慶帥青陽公絕句三首　巢湖居士不談兵油幕春深柳色青破賊歸來身帶血紫頭猶草太玄經　東南群盜未全收壯士悲歌易日頭誰與江淮為保障孤城寒日古舒州　公在玉堂多薦達每因使者問戎行何時解却黃金印却看絲綸上玉堂馬清泉需庵集代人上王帥

兩袖翩翩出帝京江淮草木舊知名直饒門下三千客未抵胸中十萬兵流水高山清入耳綠波南浦若為情一琴一鶴生涯了不用滄浪更濯纓林清源集次盤所李侍士韻并呈王帥　星河三百六十曙蛾蕪寒鴻遞飛翥東風鈒度洛入閬騰騰陰陰醸令古令今古古長送迎碧山自碧清江清紗籠過眼盡塵土畫錦掀天不再纏太師舊壘留僧檻元帥重來和洩覽長松不改舊時青山月常隨雲影潑忠文忠悠澤在關槐陰未老棠陰新旌施難覓奕世貴方治况與斯文覲試聽峴前峯前兩千載登臨同一趣前人已後後人前百世衣冠從此數許有壬至正集送述律存道帥雲南　天戈渡瀘一文軌萬里滇雲去天咫宿師閒閑張皇威塵位類年誰擇此西山豪傑鬻斃翁毛鎩大翮均策功京華鶩語留不住金莧逸寞

蒼山風蒼山春翠明如拭猶帶淵龍香霧濕徼鑾銷甲已歸田襆略囊韜貴蘇息閒邊功利古所懲通儒事業宜知兵擠丸取水盾鼻墨好向轅門歌太平無遺山詩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　市近廚無肉書香蠹有蟲深居誰不樂元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玉川風　一室盆歌後供樵只短僮求風無可日沐櫝未成莉桂樹春風近揚羨媛律通明年孟德耀應與伯鸞東張子淵集呈僉帥三寶柱達瑋　明時尚右學髦俊各有造廟堂足旁羅山林極幽討公家秉懿德胸次五車飽精神挾空碧符采絢華藻當年覲宸旒啓沃邦家兆居然宰州邑撫字弗革草棠陰謹晴晝燕香散穹昊滄海一駐蓋馳聲被寰島輕車駕執路玉帳霄清曉眾謀語堂堂壽畫氣矯矯政事刀發硎溫恭圭龍襲祿爲臺鼐振佩七郡盡驚愀賢良稍登庸奸回幸深斸書生仰星風瞻拜苦不早高堂抱貞素白髮已垂老顧提五色筆鈞陶稽吾道俾紓人子心捧檄自傾倒洪恩曾靡忘有如日皎皎需公職補衮調燮計非小他時安黎元撫掌譚笑了　上淛東僉帥董公孟起　幕府宏開地盡頭微垣星拱列元侯職類方面雄諸鎮位重名藩貫七州盛代文章陵屈宋太平禮樂屬伊周六翮久已潛深祕三策于今闡大猷袖帶烏臺霜氣肅佩聯鸞閣曉聲浮

不辭萬里風沙遠。肯為三年吏士留。劍戟夜明江激月。旌旗晴擁海門秋。德霑荒服謳歌起。威讋遐蕃贊畫優。馬繫高楊春裊裊。鹿眠閒草午呦呦。時歌白雪多賡載。滿引清香足獻酬。賤子素心如寸草。明公洪度似三洲。願持色筆濡膏澤。肯使孤貞達冕旒。華表會須榮里閈。深恩何止戴山丘。中朝柱石歸元老。竚聽臚傳錫玉旒。張西岩集　青崖兄再過是亭。時有府帥者談笑手誅賊。捍以城全歸之事。遂索大白滿引於亭從危石之下。因為賦詩。　西北風吹雪滿城。與君仝過白雲亭。上侯要話當年事。把酒孤拳直下聽。楊叔能小亨集　贈鄧帥。　藝苑昭詞彩。艫廷味道醇。縱橫隨綫頰。踴躍執蒙輪。博學通幽隱。奇才邁等倫。故當稱俊偉。未足靜風塵。何術興王業。中原有世臣。雲龍遭嘉會。花葉茂長春。上下承恩遠。東西出將頻。英聲坐漢楚。威德洽周秦。嚴警歐貔虎。雅歌集鳳麟。靈襟澄瀚海。況愛到窮鱗。賤子能安命。虛名詎起身。商山深欲隱。宛馬到何神。恍惚三生夢。朝昏九死鄰。帥師迴烈焰。習坎得通津。花氣薰蘭閣。麻衣拂繡茵。晨炊優歲計。春服趁時新。還逝同王粲。賢良愧郤詵。散才那致此。遇物見行仁。報德知無地。修身益自珍。抱孫聞有喜。詩尾頌振振。　順陽江上早梅開。一夕風吹斗柄回。漢日舒長鈴閣靜。楚天空闊野鷹來。奇才既已蒙三顧。羈客何須賦七哀。好結茅齋為小隱。無心求比少城隈。張思廉玉笥集　贈張帥　馬似遊龍槊似蛇。弁登雄堞眼登遐。聲吞漢賊當陽坂。氣壓秦皇博浪沙。蔽日浮雲行按劍。滿天明月卧吹笳。同宗亦有狂書客。坐對寒窗擬禍牙。陳秋岩集　贈汪總帥。　風嚴帥府氣昂霄。二十青春貴不驕。將相一門多厚祿。功勲百世重清朝。珂鳴紫陌春行馬。箭入黃雲曉射鵰。武略不施邊塞靜。戟迴禮帳話逍遙。藍性之集　荅黃彥美總帥。　壯氣橫飛隘九州。高材一出便封侯。身娶白刃猶堅壁。家散黃金為報仇。禹穴秋風探史記。幔亭涼月共仙舟。管寧老去非忘世。白帽飄飄賦遠遊。　乙巳春日寄呂海月宣慰董天麒二帥。　五夜春回北斗邊。東風江上雨連天。干戈未息龍蛇蔵。日月空催犬馬年。樂石豈能裨世用。山林何待起遺賢。諸公戮力扶王室。獨向郊居理斷編。建康志　辛亥元日送章德茂自建康移帥江陵。　極知借寇未多時。道是徵黃有近期。不割半青江令宅。卻飛大白習家池。湖山解語云來暮。淮水無情也去思。莫近鄉關動歸興。輕黃一點上雙眉。　西湖一別忽三年。白首相從豈偶然。到得我來恰君去。政當臘後與春前。醉餘犯雪追征帽。送了憑欄望去船。待把衣冠掛神武。看渠勲業上凌煙。蘇東坡大全集　送出帥人（南鄉子詞）旌旆滿江湖。詔發樓船萬舳艫。投筆將軍因笑我。迂儒怕首腰刀是丈夫。粉洎怨離居。喜子當窓報捷書。試問伏波三萬語。何如一斛明珠換綠珠。兎以道集　寄楊仲謀帥元帥（金盞倒垂蓮詞）休說將軍。解彎弓掠地。崑崙河源綠筆題詩。綠水映紅蓮。算總是風流餘事。會須行韜。況有一部隨軒。肥管縈絃。　多情舊遊。尚憶寄秋風萬里。鴻鴈天邊。未學元龍。豪氣笑求田也。莫為庭槐興歎。使傷搖落凄然。後會一笑。猶堪醉倒花前。葛立方歸愚集（滿庭芳詞）湖汝明罷帥歸生聞作。　江國尾憧。邊城鼓角。淦川鐵騎嚴更。笑談油幕。英傑為時生。腹貯六韜三略。新詩就手聚頻攙。功名事。他年未晚。一箭落欃槍。　歸來何早計。白蘋洲畔。危穫深耕。又何如竹帛彝鼎垂名。聲節徵還伊邇。春風外文鷁催行。嚴郎上談兵。盡頻讜論。佐休明。黃人傑可軒集（滿江紅詞）送帥閫參侍郎章（公燕客芙蓉渠舟荷香中景物滿前索詞因賦時帥已拜）興元命。　小隊旌旗。又催送元戎領客。攻千頃荷香。微度草烟橫碧。楊柳參差新合翠。水天上下俱齋色。傍野橋容與繞重湖。嚴城側。　花作陣。舟為宅。敲羯鼓。鳴羌笛。漸夜涼風進。酒杯無力。遐想漢中雞肋地。未應萬里回金勒。看便隨飛詔下南州。朝京國。向子諲酒邊集　點絳唇詞（南昌送范帥）丹鳳飛來。細傳日下絲綸語。使君歸去。已近沙堤路。　風葉露花。秋意濃如許。江天暮。離歌輕舉。愁滿西山雨。　六州歌頭詞（上廣西張帥）憑深負阻。蠭午肆奔騰。龍江上。妖氛漲。鯨海外。白波驚。羽檄交飛急。玉帳靜。金韜閟。恢遠馭。振長纓。客分兵。細草黃沙渺渺。西關路。風梟高旌。聽飛霜令肅。堅壁夜無聲。鼓角何神。地中鳴。　宵追風騎。攢雲槊。雷野轂。激天鉦。飛箭集。旌頭墜。長圍掩。郭東傾。振旅觀旋。凱笳鼓競。綉旗明。刀換犢。戈藏革。士休營。黃色赤雲交映。論功何止蔡州平。想環城蒼玉。深刻入青冥。水詔來今。宋宣卿詞　菩薩蠻（送劉帥）重湖草木威名熟。兒童猶唱平鄉曲。宴寢靜愔愔。恩波湘水深。　舉頭天尺五。穩步烟霄去。三柱黑頭公。朝庭談笑空。余謙一丈安家集　送陳竹所帥越。　留侯羽翼計苞成。誰遣鴻飛避杳冥。一女倚楹猶有識。不知柱後立何人。　供帳榮歸一日同。故鄉增重漢朝空。二踈事莫徵圖畫。西陌東阡看兩翁。　便使綠絇離禁闥。還教才轟傍天京。鄞侯浪說君王寵。遐謗江西孰許程。方秋崖藁　萬花園用朱行父韻。呈制帥趙端明。（酹江月詞）花風初過。喜還亭依舊春閑營柳烟草。隋宮歌舞地。誰遣萬紅團繡結。酒因緣蒙春富貴也。要經綸手。

笙蕭贊裏一江精綠吹纓。是處羽箭如飛。那知鶴府花壓欄干。畫油模文書談笑了。餘事儘堪茶酒。報答東風。遠連西日。緣外沉吟。欠與春無負。醉歸香滿襟袖。綦定齋集送趙帥鎮成都。（水調歌頭詞）擁節出關嶠。勞鎮上岷山東西嶮。限分陝初。不在禁觀。痛念兩河未復。獨作中流砥柱。屹若倒狂瀾。極目神京遠。百萬虎貔闕。趣良時。攄豹略。勇聲譽。威飛雷厲。威行逆虜。膽生寒。嘆復周原如舊。一掃腥羶醜類。談笑定三關。識取投機會。莫作等閒看。張鎡湖南集。秋夜奉懷浙東辛帥。（八聲甘州詞）鎮千巖萬壑豈無人。唯欠稼軒來。正松梧秋到。捲旗風動。樓觀雄開。俯檻何勞一笑。瀚海蕩纖埃。餘事了。兒驚閒命樽罍。江左風流舊話。想登臨浩歎。白骨蒼苔。把龍韜藏去。遊戲且蓬萊。念鄉關偏憐霜鬢。愛盛名何似展真才。懷公處。夜深凝望。雲漢星回。啓劉淵海戎帥。警聯發端　光膺袞命。榮總戎昭。欽奉詔書。進褒師律。直上閣之嚴。近為中壘之光華。敍官　閱禮樂而訓詩書。執干戈而衛社稷。才雄萬夫。身優百戰。子行三軍則誰與。我有好爵以爾縻。龍韜豹略。碁富籌策於胷中。馬邑鴈門。振威靈於塞下。彰纓鳴劍。扛鼎翹關。隱然賢過於長城。儼若形圖於煙閣。夙聯上閣。諒既諗於朝儀。遂剌大邦。知已聞於將略。三令五申。光偏後五

果膺踰寵之優。爰屬將屯之寄。稟山西氣。膺閫寄於九重。破壓下軍績家聲於千古。才冠戎行。身鏖戰陣。暫統戎於閫部。即環衛於廣庭。

國士無雙。隱若長城之扞。戰功第一。毅然銳將之風。學通三略。知達六奇。祈父王之爪牙。將軍國之心膂。門地山西之豪。時望斗南之傑。

磊落掀天地。一丸泥可封百二之關。叱咤生風雲。半段槍可破十萬之衆。杖策直還軍門。下馬即作露布。王者之兵本仁義。方恢闢國之功。天下之將通神明。允賴扞城之略。結句　容通王事。敢緩郤藏。蛟龍得雲雨。非閫爵之居。貂蟬出兜鍪。快觀津津之喜。元戎十乘。駐幕府於偃麾。泰階六符。下車藩而奕照。周以上公分陝外。率十連唐以牢相臨戎總護諸將。高牙大府。偃息作藩。既增重於九鼎。詩書為帥。固坐鎮於百城。抱素儆拱席之忠。鈞陶四海。借黃閣調元之手。斧鉞十州。崇詩閱禮。晉光承帥之才。察俗觀風。唐重廉車之任。作藩翰於四方。爰倚金湯之重。助鹽梅於九鼎。行參輔弼之崇。宣室召還。方前亟傳之虛。介圭寵錫。暫勤中伯之行。我圖爾居。以申伯而宅南土。王績之事。命山甫以城東方。更三輔以考功。成者偃藩之績。總十連而坐鎮。茂踐易地之恩。聯榮內閣。擁十乘之旌幢。作鎮雄藩。總七閩之節制。乘馬路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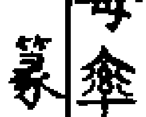
戴錫于藩之庠節。元戎赤舄。行觀入覲之韓侯。碧油萬騎。暫移裴度之鎮藩。赤舄九章。重見周公之相國。碧幢玉節。式觀一路之榮。赤舄金章延召三公之拜。暫煩卧治。毋深薄於淮陽。即僕思賢。行亟還於宣室。授鉞登壇。詔下九重。隸禮樂詩書之帥。威馳八郡。得蕃宣屏翰之賢。隱若金湯。增百城之勝氣。愛如父母。騰千里之懽謠。綸綍褥禱。念方寄於淮陽。徒得君重。當俯同於去病。無以家為。潁川姑借於重臨。雖同黃霸。蜀道將煩於久鎮。寧効韋皋。制書會府。委延岑於方面。姑藉威才。遂頒牧於禁庭。佇膺圖任。趙充國練四夷之事。方切倚毗。班定遠享萬里之封。實深瞻頌。起裴度而卧護。方謀元老之思。命申伯以徂行。坐致周邦之喜。隱然自重。折其未形。兵家四種。師律萬全。明恩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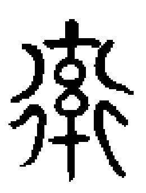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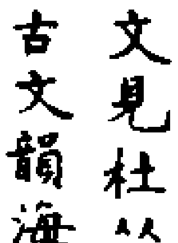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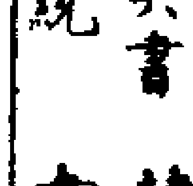
十國為連。三公論道。萬邦為憲。四方于蕃。入覺天樞。導萬機之命。出藩王室。借九牧之風。大邦依屏。四輔惟人。控兵民一路之權。分宵旰九重之寄。儒雅飾吏事。岳牧用司臣。三台處中。裁萬物之化。四岳總外牧黎民之蕃。歌出車以勞還卒。華擊楫以清中原。倡九牧以尊王室。尚勉於壯猷。同一德以享天心。朕敢忘於舊弼。逮龍馭之言旋辭麟符之居守。天仗還歸。釋留宮之管鑰。帝城密邇。擁會府之麾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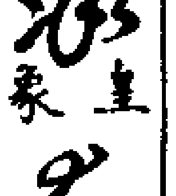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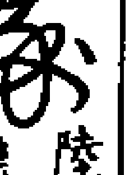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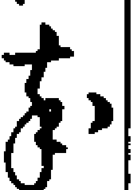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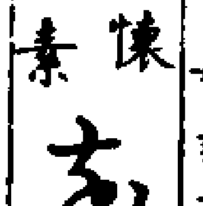
徵渙汗以明揚。容偃藩而自適。詩書作元帥。況儒者之極榮。富貴歸故鄉。亦昔人之至願。本郡。喜動關中之父老。歌騰隴上之耕耨。擇金交里閭之歡。飛蓋逐家山之樂。上宰方虞。將共迎於袞繡。故鄉甚邇。聊再擁於麾幢。光膺新渥。起殿大藩。還祕殿之隆名。建立流之巨屏。五侯九伯。暫寄鐵鉞之征。一日萬機。即正鈞衡之任。遄召還於南服。聊卧護於北門。何煩三月之報成。那聽十行之趣覲。維河朔視三路為雄。而全魏又四帥之冠。民物飫承於德澤。謳謠久佇於旌旄。前知指顧瞻號令之一新。舊服威名。覺山河愈重。聊祕殿以通班。禮亦異數。擁巨藩而作屏。威不違顏。以贊尚書萬機之煩。毅然退寵。乃聽長安三輔之重。聊爾均休。縉紳益具於巖瞻。輦轂大蒙於河潤。詔輟宗工。威伸遠服。悲辭楓禁。違咫尺之天威。出典侯封。承丁寧之聖意。本路　擁兩朝臺閣之望。為西蜀家山之光。戀避鈞衡。屈臨屏翰。鄉人歌舞於錦衣之前。父老懽迎於車塵之下。宅百揆而熙帝載。方隆虞舜之時雍。整六師以修我戎。出耀宣王之常武。謂疆場無虞。廊廟仰成於三事。而國家多故。股肱宣力於四方。此旦奭自陝以分。而申甫維周之翰。　力辭樞務得請名邦。紫宸加太官稱冠麟趾之高。赤舄方來。府望壯龍潛

之舊。布衣而置上袞。茲仕宦之至榮。晝錦而歸故鄉。適富貴之極致。王沂公家于青而初辭撰務。則鎮曲阜之邦。李文定世于濮而始罷鼎司。則典須昌之郡。出專方面。隱若長城。書殿之崇大學士。由來為寵丞相之恩。板輿之奉大夫入。況復有近家園之便。爰授節於文昌。暫折衝於元帥。天開綸綍。煥日月之休光。雲擁旌旄。動江山之喜色。德望久隆於八座。威名今振於三川。誕揚聲教。實賴蕃宣。禹貢惟敘。分五服以正邦。周制肇隆。總十連而建牧。文翁建學。肇興齊魯之風。廉范下車。咸詠袴襦之政。梁州南陽報政。方騰愛日之休。贊右蜀頌。條已播陽春之和氣。一十五州之士。悉隸封疆。數千里地之師。盡歸節制。宣惠愛於遠方。此倚毗之本意。輟從喉舌之司。出綰山河之柄。內閫邃嚴首預龜圖之祕。上流要重。獨專豹略之奇。江漢周之南紀。疆理是先。荊楚晉之西門。經營尤重。蓋內接金陵之天塹。而外連玉壘之坤維。將士傾心。羌胡襮氣。豈惟守國之規摸。正得用兵之形勢。十乘先行。亦既佩龍淵之劍。一戎大定。將共掛天山之弓。輟班常伯。寵寄元戎。頊聞入侍。贊批敕之高風。湯節守臨。建守邊之長策。山川不離於指顧。草木亦熟其威名。緩甘泉之法從。鎮長江之上游。故一朝跡授鉞之榮。

而舉軍悵登壇之晚。頓寬南顧之憂。真得左符之選。蓋冕旒久通於南極。故斧鉞今下於青冥。謂游刃鮮牛。既輦轂之下先彈壓。相塵鼓落鴈。必樽俎之間可折衝。觀恭縱擺。趣還現首之旌旂。輸羽種柑。來省湘南之風俗。當日之風流未遠。宜民之歌頌猶新。睠恂河內。居多願借之黎民。黃霸潁川。累見詔歸於舊治。明詔顯揚。雄藩徙鎮。行殿踈恩奉十行之綸綍。价藩作鎮。權一路之節旄。非得二千石之惟良。曷有十四州之倚重。誰謂公安。乃得君重。仍進寶儲之直。以光英蕩之行。鷄臺蛍苑。瞻古跡之猶存。虎節魚符。眷兵權之特重。乃眷禁嚴之舊德佳提關陝之全師。酌貪泉之水。而清性不渝。躬扶胥之祠。而丹衷益謹。去蚌復還於合浦。涗犀可記於石門。自昔雄藩。首稱全蜀。前有趙張京兆。已聞於為語。後紹方虎。變荊更俟於來威。釋通踏不啻二萬全通蒐舶何止四十柁。旂幢遠邁。原隰有光。內聯八貫之官班。外擁中權之節制。總十連而謀帥。欲歡西顧之憂。護諸將以籌邊。益懋中權之寄。肆疇傑望。往殿會藩。

率 洪武正韻。所類切。同上。又捕鳥網。帥率義同者。不得雙押。義異者。非。又陌韻。陸法言廣韻。鳥網也。又所律切。丁度集韻。所類切。捕鳥畢也。郭守正紫雲韻。又將率見上注。又質韻注領也。術韻注約數。韓道昭五音集韻。又所祁切。揚桓六書統審母（統形）率（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家从切。見骨韻轉同衛。

篆書  （秦詛楚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皇象）  （陸機）  （懷素）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渠率 漢書吳王濞先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注師古曰渠大也。）

隊率 史記申屠嘉傳。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師古曰隊之率也。）西漢博聞爰盎傳。（如淳曰隊率軍中小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　卷一五一三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韓槐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漸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八隊

隊 洪武正韻杜對切。羣也。又見下。許慎說文隊從高隊也。从𨸏㒸聲。徒對切。徐鍇通釋顚隊字。本無土也。徒佩反。顧野王玉篇他類切。落也。眾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徐醉切。墜道也。吳棫韻補叶音直類切。司馬相如上林賦。批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文選作墜。毛晃禮部韻略小陣也。郭守正紫雲韻詩爲國之基隊。中庸霜露所隊。並音墜。韓道昭五音類聚失也。又部也。百人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隊从高落也。說見寘韻。澂母余見寘韻邪。母隊隊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羣隊也。又荀子仁人之兵兌。注兌猶聚也。與隊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隊隊。定以切。並羣聚也。又小隊也。方音見上聲。又叻隊。愚人作隊非。韻會定正字切定僧吳亭因隊。

篆書 **隊** 南嶽碑。 **隊**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隊** 徐鉉篆韻。 **隊** **隊** 並六書統。 隸書 **隊** 宋龜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隊** 皇象。 **隊** 張芝。 **隊** 張錦漢。 **隊** **隊** 鮮于樞。

儀衛旗隊 新唐書儀衛志。清游隊。建白澤旗二。各一人執。帶横刀。二人引。二人夾。皆帶弓箭横刀。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帶弓箭横刀。各領四十人。皆帶横刀。二十人持矟。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朱雀隊。建朱雀旗。一人執。引夾皆二人。金吾衛折衝都尉一人主之。領四十人。二十人持矟。四人持弩。十六人帶弓箭。又二人持檊矟。皆佩横刀。檊矟以黃金塗末。龍旗十二。執者戎服大袍。副竿二。各一人執。戎服大袍。分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主之。大將軍各一人檢校二隊。 玄武隊 建玄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平巾幘。黑裲襠。黑袴大口袴。左右金吾衛。折衝都尉。各一人主之。各引五十人。持矟二十五人。持弩五人。帶弓箭二十人。又二人持檊矟。諸衛挾門隊。長槍隊。與諸隊相間。 青旗仗第一應龍旗隊。 黃旗仗第一麟旗隊。 赤旗仗第一鳳旗隊。 白旗仗第一五牛旗隊。 黑旗仗第一黃龍負圖旗隊。 青旗仗第二玉馬旗隊。 黃旗仗第二角端旗隊。 赤旗仗第二飛黃旗隊。 白旗仗。第二飛麟旗隊。 黑旗仗第二黃鹿旗隊。 青旗仗第三三角獸旗隊。黃旗仗第三赤熊旗隊。赤旗仗第三吉利旗隊。 白旗仗第三駃騠旗隊。 黑旗仗第三騶牙旗隊。 青旗仗第四白狼旗隊。 赤旗仗第四兕旗隊。 白旗仗第四鸞旗隊。 黑旗仗第四蒼烏旗隊。 青旗仗第五龍馬旗隊。 赤旗仗第五太平旗隊。 白旗仗第五犀牛旗隊。 青旗仗第六金牛旗隊。 白旗仗第六駿鸃旗隊。 白旗仗第七騏驎旗隊。 白旗仗第八駃騠旗隊。 黃旗仗又有夾轂隊。 親勳翊衛仗廂各三隊。厭角隊。次左右金吾衛辟邪旗隊。折衝都尉各一人檢校。

鐵鶻隊 隋書列傳。劉昶子居士。聚徒任俠。不遵法度。數得罪。上以昶每輒原之。每大言曰。男兒要當辮頭反縛。蘧蒢上作獠儛。取公卿子弟旅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趫捷者。號爲鐵鶻隊。其武力者。號爲蓬轉隊。鞲鷹紲犬。連騎道中。毆擊時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者辟易

回鶻隊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傳。唐師所至。州縣皆迎降。衍留王宗弼等守緜谷。遣王宗勳。宗儼。宗昱率兵以拒唐師。宗勳等至三泉。退走。衍詔宗弼誅宗勳等。宗弼反與勳等合謀。送款於唐師。衍自緜谷還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謁七里亭。衍雜宮人。作回鶻隊以合

控鶴隊 析津志。拱衛司。所管之控鶴也。乃御前只孫校尉也。其服色。武青。武綠。武紅。皆織造團襆。團花紵絲爲之。服金裹木帶。交脚幞頭。擎執幡幢傘蓋者。自有執事服色。靴巾。每二十人有一押直官。騎分左右。如是者二三里路遠。皆鑾駕之儀仗也。 上位校尉二千六百。 正宮同上。 二后六百三十。 三后二百。 太子二百撥過。后一百續添一百。 服色白花。 撒子六花。 只孫青紅。 每一名俸鈔八十兩。米二石。（此丁酉年數。）皆儀衛司。掌太子校尉。在順承門北。石橋南。西巷內。

渾脫隊 唐書列傳中宗時。清源尉呂元泰。上書言時政曰。比見坊邑。相率爲渾脫隊。駿馬胡服。名曰蘇莫遮。旗鼓相當。軍陣勢也。騰逐喧譟。戰爭象也。胡服相歡。非雅樂也。渾脫爲號。非美名也。安可以禮義之朝。法胡虜之俗。非先王之禮樂。而示則於四方。書曰。謀時寒若。何必贏形體。灌衢路。鼓舞跳躍。而時寒焉。書聞不報。此蓋并論潑寒胡之戲。唐史傳於宋務光傳末。元泰竟亦不顧近世風俗相尚。不以公私宴集。皆爲安國要舞。如刼海樂之類。殆倚此也。

尋

勝隊 宋史。靖康元年。除范致虛爲陝西宣撫使。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時有僧趙宗印者。喜談兵。致虛以

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淨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使大言實未嘗知兵。使其兵爲金人所敗。**淨勝隊**（事見上）**赤心隊**（宋史列傳。劉晏字平甫。嚴縣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四年。率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頗色各異。遂不戰而降。**同命隊**（北盟）錄。金人立同命隊。其法每隊。一十五人。以一人爲旗頭。二人爲角。三人爲從。四人爲副。五人爲纛旗頭。死。從不生還。還者並斬。得勝受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結隊法**（續通鑑長編神宗熙寧九年。五月辛酉。詔諸路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兵部。每一都）保。給之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爲一小隊。三小隊爲一中隊。五中隊爲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隊一人執刀居後。傔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爲隊。隊中兵械。或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習。**作隊**

法（宋史張魏公浚奏。諸軍結隊之法云。臣契勘諸軍。當結純鎗純弓純弩隊。槍之隊在前。弓次之。弩次之。其弓弩手。各帶刀斧。每隊九十人）通九隊作一部。九部爲一陣。緣弓可射八十步。弩可射二百餘步。虜騎若近。先發弩。槍弓隊小坐。次發弓。若至前。則純槍之勢甚壯。可禦馬足。鮮有不勝。舊常以此行下諸軍。韓世忠等用此。後來更改不常。名爲花裝。徒使觀看。臣恐弓弩數少。鎗手又散在隊中。參錯失敘。不能破虜。如合聖意。伏乞批付臣。行下諸軍遵守施行。**女兵分隊**（史記孫武傳。孫武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爲隊長。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復鼓之。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自當一隊**（西漢書李）陵傳。陵爲騎都尉。差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自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向貳師軍。續後漢書文聘傳。曹丕立。進聘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後遷將軍。封新野侯。**行裝就隊**（續後漢書）列傳。朱然字義封。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飭。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徐整行隊**（三國志魏于禁傳。曹操與張繡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操。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操說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臺見留隊**（南史宋高祖記。帝將崩。既召太子戒之。又爲）手詔。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留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留隊。行還復舊。**鳴鼓嚴隊**（新唐書張巡傳。巡戰敗尹子琦。以功拜御史中丞。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上有死耳。諸君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槩。乃椎牛大饗。悉軍戰。其五月。賊刈麥。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

將出賊中。賊驚。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植旗立隊**（宋史荊嗣傳。）嗣從田重進征遼。兵屯直谷砦。賊來夜圍直谷石門二砦。重進令嗣以卒五百濟之。嗣曰。賊多援寡。難解。重進憂之。嗣乃中夜匹馬詣延美邀救。延曰。賊勢若此。何可解也。嗣曰。請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嗣採二三百人張白旗於道側。彼見旗幟綿亘遠甚。必謂大軍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人疾驅往關。必先其砦。延美許焉。果如所料。**張旗閱隊**（金史列傳。時金將敖英宋師至蔡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遂隘騎不得還。敖英先使人伏兵。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金軍登城。掩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遣兵分隊**（宋史張嵩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嵩率州兵與之戰。分爲數隊）令城中殺牛手炙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會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合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二隊入代第三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遂敗走。**詔兵署隊**（金史宣宗紀。貞祐四年十月庚午。詔宿糧州縣）

也兵。其簽民爲兵者。就署隊長以自防遏。

詔兵擺隊 續通鑑長編熙寧元年。十一月庚午朔。詔郊禮。以不聽樂。罷請班。擺找長隊。

牙隊 舊唐書昭宗大順元年。朱全忠選汴卒三千。爲張濬牙隊。後晉紀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十人。并鎧仗廣中。又獻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使請以爲衙隊。而粟賜皆仰縣官。

帳前四隊 臨安志帳前四隊。在府治大門內。元額三百五十人。開禧二年。廖安撫俱置。

親兵隊 臨安志在府治教場內。元額二百六人。嘉熙元年。趙安撫與憲置。

搭材隊 臨安志在府治教場內。元額一百二十八人。淳祐四年。趙安撫與憲置。

來蘇隊 金華子杜郃守揚州。耽於遊宴。宣宗送崔鉉爲代。詩曰。一方獄獲來蘇。揚州押衙傳布。因教習來蘇隊。舞迎崔公。杜頗銜之。

菩薩蠻隊 杜陽雜編唐懿宗敕天竺教。翻脩安國寺。華飾秘邃。天下稱爲至工。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朝官已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天魔隊 十六天魔樂隊名。元史順帝記。至正十四年。帝怠於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綬帶鞋韈。各執加巴剌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執帕常服。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管。小鼓。箏。蓁琵琶。笙胡琴。響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雲谷野人集天魔樂歌。仙娥縹渺下清碧。露臉凝紅開嬌色。剪月爲璫照兩耳。染煙作鬟遮半額。清箏殷裏奏管絃。楚臉慢倚流雲清。龍頭瀉酒不知醒。鷄人唱曉銅壺咽。行樂誰知急景移。自謂乾坤宜崩裂。黃塵忽起三山下。歌土從教草蕪滅。月聲滿空春色曉。陽烏却向東方白。

嘆百年隊 太平廣記唐同昌公主薨。上與淑妃慟哭。日夕。偏心挂意。李可及進百年曲。更教千數人作嘆百年隊。取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畫八百匹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而一舞珠翠滿地。後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

團雲隊 雲仙散錄姑臧前後記云。太守張憲。使娼妓戴拂壺巾。錦仙裳。密粉淡妝。使侍閣下。號曰團雲隊。

女童隊　小兒隊 鐵圍山叢談。神龍初樞密使舊以儒士爲

之。令謂用娼則君臣亦不合禮。改爲女童隊。小兒隊。於是樞密使親王宗室。皆得列位與宴矣。

女隊 太平廣記于頔爲襄州。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爲荊南。打獵。大修富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以私郡府。亦因而空耗。

聖節勾隊 宋劉行簡苕溪集雲霄在望。遙聆北極之尊。劍佩相磨。共罄南山之祝。宜命蹁躚之侶。少資和樂之容。綴引笙篁。舞童之隊。

勾隊 宋洪适盤洲集蓋聞五嶺分疆。說番禺之太府。一尊屬客。兒南伯之高情。撫遺事於前聞。覽新詞而屢舞。宮商遞奏調笑入場。

勾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沛中擊筑。爰取成童。沂上舞雩。亦皆稚齒。宜命兩髦之侶。來參八佾之朋。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聖神有作。適臨夢日之期。稱觴何知。共樂需雲之會。欲陳蹈厲。豈問賤微。上悅天顏。教坊小兒入隊。有來青佩。入造紫庭。謠於康衢。雖莫知先之力。執其羽籥。頗能舞舜之功。上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韋悖玉堂集蕭韶迭奏。通天地以均和。簪組相趨。協君臣之同樂。宜命垂髫之侶。來陳舞象之容。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絳竹凝和。已合雲成之奏。聖賢同樂。式均蒲藻之懽。宜延佩韘之童。來効交竿之舞。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晝漏舒遲。仙韶嘽緩。宜召兩髦之侶。來陪萬舞之儀。徐韻宮商。教坊小兒入隊。治平八廟圖。金匏合奏。俗佾垂容。玉砌風儀。錦茵霞爛。盡引佩觽之侶。試陳舞羽之儀。上奉宸顏。教坊小兒入隊。

勾女弟子隊 宋韋悖玉堂集日轉彤墀。香飄麟席。宜旅陳於舞綴。以仰奉於宸懽。上悅天顏。兩軍女弟子入隊。又伏轉丹塗。香霏繡幕。宜命霞桂之列。來呈雪袖之容。徐韻宮商。兩軍女弟子入隊。

勾女童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金骨報漏。移晷刻於翠壺。玉笋分班。望威顏於交戟。宜有散花之女。來趨執籥之群。上奉宸歡。兩軍入隊。婕婧舜顏。入巫山之曉夢。輕徐蓮步。起洛浦之香塵。上奉宸歡。兩軍入隊。漏傳九禁。共欣化日之舒。長花覆千官。再望清光之粹穆。宜趣驂鸞之侶。來儀舞鳳之庭。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問隊 宋劉行簡苕溪集命侶嘯儔。有翩若驚鴻之態。整衣搖珮。豈暮爲行雨之人。來近台階。盡言爾志。

問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臚人就列。方陳折俎之儀。侲子盈庭。必有交竿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備陳。跳踉九陛。將陳奮袖之能。儻有所陳。雍容上奏。婉孌千童。尚在垂髫之歲。婉孌成童。方在垂髫

之歲。回翔就綴。可觀佩緤之容。必有所陳。雍容奏對。章傳玉堂集廣樂張度。華茵布地。何爾童髯之倡。來瞻宸扆之嚴。必有叙陳。分明敷奏。天日澄清。榮膺於法奏。君臣和樂。矣屬於慶辰。何其垂髫之童。來造金丹之地。遂逐垂列。儀敏可觀。必有款陳。雍容上奏。

問女童隊

元絳左轟前臨。正對蕙之在望。華桂旅進。忽蘅澤之微聞。進步稍前。自陳來意。穿赤羽以翔翔。動華桂而容裔。逶瞻繡扆。欲步花直。蓉通天階。悉陳來意。

放隊

宋劉行簡苕溪集回雪輕盈。既呈於楚舞。行雲流轉。宜返於巫陽。再拜台階。相將好去。

放小兒隊

宋葛勝仲丹陽集佩衿紛集。各肩介壽之誠。葆佾相揮。曲盡象功之妙。既成文於丹陛。盡退步於康衢。再拜天階。相將好去。移禁漏於金壺。轉花陰於玉軑。管簫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日轉鶯拳。舞成鸞翅。既曳裾而復綴。宜整袂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章傳玉堂集金脊滿縷。玉案香濃。天酒十鍾。春簪纓之具。醉童衣五綵。促步武以將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香飄赭案。酒溢衛樽。拱極歡時奏。朝紳而共醉。浴沂樂聖。曳童綵以言歸。再拜丹墀。相將好去。鳴球應儀。正資歸露之歡。佩緤揚庭。已盡廻風之妙。宜序垂髫之列。暫違舞羽之階。

再拜丹墀。相將好去。日轉禺中。溢宋光於藻幄。歌餘沛上。枝妙舞於青衿。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放女弟子隊

章傳玉堂集香凝鸝幄。聽玉漏之頻移。日轉文茵。傾霓裳之久駐。已盡七盤之妙。宜還三洞之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日華移刻。樂節成文。回雪輕盈。已呈妍於帝所。凌波流轉。宜近步於人間。再拜天墀。相將好去。六英雅奏。久留調露之音。八佾妍姿。已盡流風之妙。宜趣凌波之步。言歸架浪之峯。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放女童隊

元絳霞衣久駐。極望雲就日之誠。華翟初陳。盡回雪流風之妙。誤游帝所。却步入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遣隊

洪适詩十眉爭黛。眼波横。蜆袖回風舞已成。絳蠟飄花香卷穗。月林烏鵲雨三聲。歌舞既終。相將好去。

舞隊

潛夫輯大小全棚傀儡。查查鬼。查大　李大口。一字口　賀豐年。長瓠斂。長頭　兔吉。兔毛大伯　吃遂。大憨兒。龐姐。麻婆子。快活三郎。黃金杏。瞎判官。快活三娘。沈承務。一臉膜。猫兒相公。洞公嘴。細姐。河東子。黑遂。玉鈇兒。交椅。夾棒。屏風。男女竹馬。男女杵歌。大小斫刀鮑老。交衮鮑老。子弟清音。女童清音。諸國獻寶。六國朝。四國朝。穿心國入貢。孫武子教女兵。遏雲社。緋綠社。胡女。鳳阮嵇琴。撲胡蝶。回陽子。大樂。尾鼓。焦鎚架兒。喬三教。喬迎酒。喬親事。喬樂神。（馬明王）喬捉蛇。喬學堂。喬宅眷。喬像生。喬師娘。獨自喬地仙。旱划船。教象。裝態。村田樂。鼓板。踏蹺。撲旗。抱鑼裝鬼。獅豹蠻牌。十齋郎。耍和尚。劉衮。散錢行貨郎。打嬌惜。其品甚夥。不可悉數。首飾衣裝。相矜侈靡。珠翠錦綺。眩耀華麗。如傀儡杵歌竹馬之類。多至十餘隊。十二十三兩日。國忌禁樂。則有裝宅眷。籠燈前引。珠翠盛飾。少年尾其後。訶殿而來。卒然遇之。不辨真僞。及爲喬經紀人。如賣蜂糖餅小八塊。風子賣字。季。虔婆賣旗兒之類。以資一笑者。尤多也。

五家合隊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二載。韓虢秦三夫人。將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車馬僕從。充溢數坊。錦繡珠玉。鮮華奪目。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楊氏五家隊各為一色衣。以相別。五家合隊。粲若雲錦。國忠仍以劍南旌節引於其前。舊唐書楊貴妃傳。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璨爛芳馥於路。楊太真外傳楊國忠賜第。在宮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甍棟相接。天子幸其第。必過五家。賞賜宴樂。扈從之時。每家為一隊。

以當一隊

唐書康子元為集賢學士。玄宗將東之泰山。宰相張說引子元。商裁封禪儀。初高宗之封。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先祭後燔。趙冬曦等。以為先燎降神。尚矣。而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議從不佞說。曰。康子獨出象輪。以當一隊耶。請決于帝。詔後燔。

馬隊

晉書陶潛傳陶淵明。示周掾等詩。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江州刺史檀韶。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生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校讎。近於馬隊。故云馬隊。

竹馬隊

劉蒙集同陳大義郎出徐州幕七賦竹馬隊。錦筵偉竹馬盛服看群兒分路身。爭當場頓意很遲。歌長晴景侍舞罷晚風吹。此戲何爲者。能銷謝守詩。

左右落隊

太平廣記唐泗州門監王忠政。開成中死。十二日却活。云始見一人。碧衣赤幘。引背登雲。曰。天欲汝行雨。隸於左落隊。其左右落隊。各有五方中馬。族於雲頭俯而下。重樓深室。囊櫃之內。纖細悉見。兩隊而一隊於小項餅子。貯入門水。一隊所貯如馬牙硝。謂之朝雨。

羅漢失隊

冷齋夜話予住臨川景德寺。與謝無逸輩升閣。得禪月所畫十八應真像甚奇。而失第五軸。予嘲之曰。十八應閑解墻根。少叢羅漢亂山門。不知何處避齋去。不見雲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來拜叙曰。兒南營兵妻也。寡而食素。夜夢一僧來言。我本景德僧。因行失隊。煩相引歸寺可乎。既覺而隣家要飲。入其門壁間。有畫僧。了然夢所見也。予方少年時。羅漢且畏予嘲。及其老也。如梵吉者。亦見侮可怪也。

蠅虎分隊（太平廣記山人王固。遣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一藝。自古無者。因懷中出竹一節及小）鼓。規纔過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筒中。有蠅虎子數十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十遂行入筒中。曾覩之大駭。

潛火隊（温革瑣碎錄所在官府有潛火隊。多不）解其義。究之當用此熸字。吳楚謂火滅爲熸。左氏傳昭公二十三年。熸。將康冬。宣城志潛火隊。在府衙南。紹興二十一年。王侯晌置。爲士兵屋三間。收貯梯桶鈎搭繩索鋸斧之屬。以備不虞。兵百人。每旬各執其物以陳。例差從督指使一員。

火隊（孫子火攻篇。五曰火隊。註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雲隊　**海隊**（契丹志天祚。天慶六年。高永昌。既爲女直所斬。）其潰散漢兒軍。多相聚爲盜。如吳撞天等。所在蟠結。以千百計。自稱雲隊海隊之類。紛然並起。每一飯。屠數千人。數路之民殆盡。遂不能制之。

攢隊（遼史國語解攢隊士卒攢簇各爲隊伍。）

押隊（秋澗所志熙寧八年。正月。詔諸將官每二十隊。差押隊一名。如）遇差撥闕人。即春取首。

六隊（數額王莽改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莽下書曰。）常安西都曰六鄉。衆縣曰大尉。義陽東都曰六隊。粟米之內曰內郡。其外曰近郡。有障徼者曰邊郡。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其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

部隊（宋華鎮雲溪居士約束詳明曲有倫衆防農事尚占春。解散烏合三）千衆。來往興居似一合。

出隊（圓悟語錄出隊。衆請小參。師云蘭城道友集如雲選佛場開不二門。光飾碧巖無舌老。小參佳會四）方聞。聞者爭如見底。見底爭如激揚。酬唱底還有作家禪客麼。僧問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未審和尚如何。

師云。夾山到這裏。口似匾擔。進云。捉敗這老漢。師云且喜沒交涉。進云。恁麼則天下人鼻孔被和尚穿却了也。師云。你且道夾山鼻孔在什麼處。僧便喝。師云。也須穿却。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猶是落二落三。師乃云。開佛祖鑪鞴。用向上鉗鎚。擬議不來。則千里萬里。當鋒薦得。則坐斷要津。此猶是化門之說。若確實而論。山僧有口無說處。諸人有耳無側聆處。乃至日月未足爲明。虛空未足爲廣。乾坤未足爲大。萬象未足爲衆。到這裏一搓一捺。一挨一攪。要見本分事。且問如何是本分事。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師示衆云。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且道舉箇什麼。直饒辭顧。也是方木逗圓孔。何況更涉思量。計較道理。轉沒交涉。看實而論。有什麼事。直下無一絲毫。見聞玄妙。道理得失。到這裏。便是千聖出來要舉揚也。無下口處。要作用亦無動轉處。所以雲門云。向你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且道什麼處。是埋沒處。灼然能有幾人到此。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豈是尋常涉道理。計較得失思量底。還知麼。須是絕情識。絕玄妙。千聖只言自知。亦無窠臼。照用淨躶躶赤洒洒。岩頭道。只這目前些子。如擊石火。此是向上人行履。若覷不見。切不得疑着。若無恁麼事。達磨西來經六百年。亦不傳至今日。爲有恁麼事。至今天下列刹相望。一一

真善知識踞師子座。各各爲人天師。牙如利劍。口似血盆。其餘有窠臼。有依倚。黏皮着骨。有得有失。有傳授盡行入弄泥團處去。若是石頭馬師百丈。黃檗臨濟。雲門。玄沙。岩頭法眼。溈仰曹洞此等之流。皆是向上宗師。動靜施爲。皆在此中行履。譬如師子捉象。皆全其力。至於捉兔。亦全其力。如僧問雲居弘覺。師子捉兔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什麼力。雲居云。不欺之力。要須一一與他本分草料。且那箇是本分草料。豈不見長沙道。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你道。盡大地是般若光。光未發時。無佛無衆生消息。向什麼處得恁麼說話。早是葛藤了也。所以尋常向兄弟道。須是打疊情塵。得失計較淨盡。驀地一場汗出。自然活鱍鱍。天下人不奈何。幸有如是威風。有如是自在。若隨人腳跟轉。覓人涎唾喫。則沒交涉。且如仰山問同參道。近日見處如何。對曰。實無一法可當情。山云。師弟解猶在境。問何故。仰山云。汝豈無能知一法可當情者。他直得無一法可當情。尚遭仰山點檢。到這裏無能所知。無一法。無無一法也。須是箇人始得。所以喚作無事人。方始識本來無事。只如目前萬境森然六九四暨那裏得來。直須超越始得。且作麼生是超越底句。莫恠從前多意氣。他家曾踏上頭關。下座。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山隊跡　此大蘭君益

古道場。野寺殘僧。齋廚不繼。震風凌雨。榱桷隨敧。惟世尊住華嚴界海。到庚兌成。頓佛法付有力檀那。不應坐視。宜分濤步。來相經營。（張元幹歸來集聖跡院出隊求化疏。）舊歲旱饉甚廣。諸方乃大例閙堂。今春飢饉異常。此地亦隨時責糶。維康僧之香火。號聖跡之道場。初無田疇。悉仰檀越。鍾魚之響已聞。斷粥飯之緣將落。空是念貧女一錢。辦心即同辦供。稍覓豁勝三箕。知恩方解報恩。欲種善因。努須猛捨。莫看居士面。且試老婆心。

兌

（洪武正韻杜對切。睟易也。通也。穴也。又易兌爲澤。澤者。水中之鍾聚也。又成蹊也。如楊倞之說。則卦名亦有隊音。又悅也。直也。詩松栢斯兌。从谷从儿。谷音沿。儿與人同象。兌卦又象人笑貌。亦作兊。凡从兌者皆然。又見下。許慎說文兌說也。从儿谷聲。徐鉉等曰。谷古文兖字。非聲。當从口从八象气之分散。易曰。兌爲巫。爲口。大外切。徐諧通釋。說音悅。易曰。兌。悅也。谷音兖。杜會反。劉熙釋名。生淪薏蘇曰兌。言其來滑。兌兌然也。顧野王玉篇。徒外切。陸法言廣韻突也。又姓也。顏元孫干祿字兊兌。上通下正。張參五經文字兌兊。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凡字從兌者放此。丁度集韻吐外切。古作兊。又詩行道兌矣。兌上下通也。司馬光類篇。又余芮切。芒也。銳或作兌。又徒活切。龍兊地名。在趙地。又書也。吳棫韻補。叶音欲雪切。西方卦也。）

（禮記引書說皆作兌。釋名。兌。悅也。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戴侗六書故。在易乾三畫而得兌。八卦居一焉。彖傳曰。兌。說也。說文。兌。說也。从儿谷聲。徐鉉曰。谷古文兖字。非聲。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散。孫氏。徒外切。學記引說命皆作兌。按說文以谷爲聲。蓋與學記同。讀爲弋雪切。徐氏從八兄。蓋用孫氏音。而與谷聲不諧。故其爲說曲而不通。又緜之詩曰。行道兌矣。毛氏曰。兌。成蹊也。陸氏。吐外徒外二切。皇矣之詩曰。松栢斯兌。毛氏曰。易直也。陸音徒外切。按毛氏緣詩文而變遷其說。如松栢亦何易直之有。疑皆當音悅。行道兌矣。謂旅悅於塗也。松栢斯兌。松栢悅茂也。徒一之音。則協音也。史記天官書中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隋北端兌。又曰。參下三星兌曰罰。漢書作銳。索隱曰。星形尖邪也。按此。則兌又以芮切。悅閱脫。皆以兌爲聲。而銳稅悅蛻。亦皆以兌爲聲。獨於徒外之音。爲不諧。但稅蛻亦有吐外之音。蓋又銳聲之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利也。又以雪切。脫也。服也。楊桓六書統定母兌从人从谷省。余見邊母兌同上。熊忠韻會舉要微濁音。陰時夫韻府羣玉。又老子塞其兌。閉其門。五十二章。兌目也。門口也。謂不妄視妄言。周易卦名。今文作兌。此讀如銳。又本韻列卦名。又肆於此者。非是。周伯琦六書正譌。兌从人从口。上从人八者。張口而氣分散。舊注从谷聲。譌。俗作兌非。趙謙聲音文字通。兌。說也。借卦名。又補也。作靴非。又苔地也。亦轉變記。齊莊公襲莒于奪。左傳作隧非。又削也。作剓非。轉注。杳从切。又作谷山閒陷泥地。積水處。下象澤形。上象半水。見於面。卦名本用此。今但用兌。雙音見罕韻。韻會定正。定儈切。卦名。一陰居二陽之上。故卦德爲說。字切定儈切。亭田兌。）

篆書兌　大篆兌（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兌（徐鉉篆韻）兌（並六書統）

隸書兌（郙閣頌見洪适漢隸分韻）草書兌（張錦溪）兌（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

（張子正蒙大易篇。兌爲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爲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群書足用西方之神。少昊。秉兌執矩司秋。詩緜緜作棫拔矣。行道兌矣。韓說泊泉曰涗。巽兌初終二爻也。巽初始也。兌上大也。是與神物以前民用爾。邵子觀物外篇。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無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容齋隨筆。兌爲羊。易之稱羊者三。卦。夬之九四曰。牽羊悔亡。歸妹之上六曰。士刲羊無血。皆兌也。大壯內外卦爲震。與乾而三爻。皆稱羊者。自復之一陽。推而上之。至二爲臨。則兌體已見。故九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言三陽爲泰而消兌也。自是而陽上進。至於乾而後已。六五。喪羊于易。謂九三九四六五爲兌也。上六。復觸藩不能退。蓋陽方夬決。豈容上兌儼然乎。九四中爻。亦本兌而云不羸者。賴震陽之壯耳。）

松栢斯兌

（詩皇矣。帝省其山。作棫斯拔。松栢斯兌。）

履蹻乾兌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履蹻乾兌。召呼六丁。）

塞其兌

（老子歸元章。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注。兌。口也。人身則有口。人家則有門。皆以喻萬物所自出之地。前言玄牝。便是此意。塞其兌。閉其門。藏有於無而不露。不勤不勞而成功也。劉子防欲篇。如能塞兌於未形。注。兌者。眼也。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不見色慾也。禁慾於脆微。雖求悔恡。其可得乎。）

開其兌

（老子歸元章。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開其兌。出而用之也。濟其事。用之而求益也。濟。益也。如此。則甚危而不可救矣。）

曼兌

（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北有曼兌。）

侫兌

（經子法語。荀子。侫兌。兌。悅也。侫。悅於人。）

兌治則饑

（西漢書魏相傳。相曰。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注。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藏也。夏興坎治則雹。）

兌（周易卦名）䷹（兌下兌上）程子傳：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項安世玩辭：巽兌。巽與兌皆有坎之半體，巽不上出，所以為入；兌不下流，所以為澤。巽自遯來，以六四為主，遯變為入，故為悔亡；兌自大壯來，以六三為主，壯變為說，故為來兌凶。李謙齋詳解：卦氣秋分準以涚。馮椅輯注：一陰見於二陽之外，陰陽相說，其象為澤。坎下耦變奇，有水不下流之象。澤能說潤萬物，故其卦為兌。再筮得之，其名不易，易後總義（一引兌一孚于剝一商兌一來兌一孚兌一和兌）兌，說也。以重卦而論，初二四五陽剛在各卦之內者也；六三、上六陰柔在各卦之外者也。陰柔而在各卦之外，兌說之小人而已。六三居兌說之始，下乘二陽以為說，故初以和兌而信其行，二以孚兌而信其志。此二陽所以見君子待小人之道。上六居兌說之極，下引二陽以為說，故四以介疾為有喜，五以孚于剝而厲。此二陽（爻言疾與厲）者，所以見君子遠小人之道。三上之為說，一也。六三以來兌言凶者，陰居陽位，不得其正；上六以引兌不言凶者，陰居陰位，猶近於正，惟以利貞為說，兌之所以亨也。趙汝楳輯聞：於卦變為兌，重兌於爻變為二陰爻卦䷀（乾上乾下）二上初三互易而變，合六爻，則剛中而柔外，剛中以立體，柔外以致說。析之，則三上偏柔而失其體，說不以正者也。四剛則善矣，五不言兌，君不可心乎說，心乎說則害者紛至，可勝道哉。諸爻皆有義，而無象辭，亦簡嚴，與它卦異。陳深讀易編䷹（兌下兌上）卦以一陰居于二陽之上，以男下女，陰陽和說，故為兌說之義。坎下一畫閉合成兌，坎水塞其下流，川壅為澤，故兌有為澤之象。吳澄纂言：二之二，下之十四。兌經八純，少女主上。云李恕易訓：兌為澤，說也。一陰在上，故為少女。

亨利貞　程子傳：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故戒利貞也。朱子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坎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孔穎達正義：兌，說也。說卦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以兌是象澤之卦，故以兌為名。澤以潤生萬物，所以萬物皆說。施於人事，猶人君以恩惠養民，民無不說也。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其利在於貞正，故曰兌亨利貞。要義：說恐陷於諂邪，故利在貞正。（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兌宮十月六世）兌亨利貞。虞翻曰：大壯五之三也。剛中而柔外，二失正，動應五承三，故亨利貞也。陳了齋說：亨也，無不達也；利貞者，性情也。郭雍解：兌之為說，非有意於說，合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無私矣，故兌固貞而利也。李光讀易詳說：兌之能亨，以澤說物也。以澤說物，非特物亨，己亦亨焉。說物者不以情感，則正矣。以情感物，未有出於正者。卦體一陰在外，二剛在內，內剛而外柔，以此說物，則不入於佞邪，而其道亨矣。李衡義海撮要：不謂之說，而謂之兌者，聖賢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恩惠之道，不可以言語口舌，故去其言而為兌。趙復齋說：兌之情見乎外，陰居上，故說。又非說順，不能得陽，又陽盛，將決一陰，故說陽聚而不行，故為澤。陰為岸。項安世玩辭：兌之亨利貞，自是三德，非利在於貞也，故曰說以利貞，言以利與貞而得說也。利者說之情，貞者說之理。柔在外為利，利者萬物之所說也；剛在內為貞，貞則天人之理得矣。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悅下也。天人皆通，所謂亨也，乃見亨者說之效，故極言之。蔡節齋訓解：兌，說也。見也。一柔見乎二剛之上，喜見乎外，兌之義也。亨，剛中而柔外。利貞，三五剛中也。又說易失正，故戒。馮椅輯注：兌徒外見說也。亨利貞，以象占。馮椅輯傳：兌贊曰：兌，說也。（說卦同。）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雜卦曰：兌見而巽伏也。胡翼之曰：其象為澤，其性為說。朱子曰：一陰在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澤取其說萬物。說卦曰：兌以說之。又曰：說言乎兌。又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又曰：兌為羊。又曰：兌為口。又曰：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又曰：兌為澤，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九家為常，為輔頰。（右明卦義。）象贊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右明卦用。）序卦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程正叔曰：物相說則相入，相入則相說。兌所以次巽也。林黃中曰：巽之反也。自巽之兌，二五不動，四爻相易而成也。巽入乎其中，然後說見乎其外，物之至情也。（右明卦序。）亨利貞。贊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正義曰：惠施民說，所以為亨；以說說物，恐陷諂邪，利在於貞。李子思曰：以陽下陰，陰相說，故曰兌亨。王介父曰：說則亨矣，非貞而後亨也。朱子發曰：

二五剛中。而五又正。乃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
吝將至。李子思曰。三女之卦。彖辭必以歸于中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
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爲易流。乃若三男之卦。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復戒
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牽溺也。（石明卦彖占田疇學易蹊徑）☱
（下互卦離　上互卦巽）巽小亨。離利貞亨。亨之象。兌正秋。則萬物各
正性命。保合大和矣。利貞之象。兌亨利貞。愚嘗論六十四卦。唯乾有元
亨利貞四德。其說已見於乾繇辭之解。而六子之德。唯兌能具亨利貞之
三者。而卦繇亦无他辭何也。蓋八重卦之義。大要則以順時理物爲先。是
故乾有四德。然藏於黃鍾未動之初。而萬物之所由以資始者也。坎離震
兌。分主四時。皆乾德之發用也。或者乃強以四時而分配四德。烏知乾哉
故剛健中正純粹。不謂之神而謂之精。而六子則言妙萬物而曰神也。且
以建子之月言之。雖諸家以爲貞之用事。然其時。則萬物之性已正矣。故
坎不言貞。元氣雖動於中。而未亨於外。故曰維心亨。艮居東北。艮者止也。
止則造化之功。藏於背而不著於面。其德如之。故皆不言四德。震曰亨者
萬物之始也。所謂始而亨者也。巽爲小亨。則非陽氣之亨。乃陰氣之亨也。
陰爲小。一陰雖生於午。而建巳之月。陽氣之功全。故陽不獨自亨。而亦能

亨其小。故曰小亨。由此而傳則爲利。故曰利有攸往。小者之亨。非見陽德
之大。則不能成彖。故曰利見大人。離則萬物皆相見之時也。萬物之相見可
知其亨通矣。然英華發外。秀而不實者有之。秀而不實。則安望其有歸根
復命之正。若物皆如此。則今日之亨。其果能亨也哉。故得貞之利者。乃可
曰亨。故曰利貞亨。坤居西南。土之正位。月令所謂中央土者是也。土乃萬
物資生之物。故坤亦元德焉。品物由土而亨。故曰亨。然一陰生於午。自午
至申。則陰氣全矣。氣全則陰乃得其性之貞。故曰利牝馬之貞。以午爲馬
故也。兌爲八月。萬物至八月。則皆成矣。萬物皆成就。則亨也。利也。貞也。是
三德者。爲可知也。言亨利貞而不言元。以兌非四時之始故也。兌爲六子
變化之終。故能具亨利貞之三德。乾爲八卦造化之始。故獨具元亨利貞
之四德。乾始之。兌終之。兌居西方。乾居西北。循環相繼。生生不窮。其妙矣
夫。魏了翁集義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爲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暢。所以
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
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彖兌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彖曰兌說也。剛中而
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爲可說
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

利貞。則王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
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而下。則兌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說。與處安平
時而說。皆未足爲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說。始見真說。聖人以此先之。故能
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王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
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說之大。民
勸矣哉。又指說之正體而結上文也。趙汝楳輯聞一陰居二陽之上。必資
說而後能兩兌自重。故仍經卦之名。兌說之蔽。易邪。故專以利貞戒之。係
相直說。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非道求說。則爲邪諂。故戒之以利貞。姑汾
遁叟証指龜兌說也。和說之執也。說則通。故亨也。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
說則暴。故彖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天剛不失說而應乎人。
人樂惠澤而說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張應珍解兌主說。說乃亨。亨乃利於正。陳深續易篇兌說也。兌
以陽下陰。陰陽相說。剛中而柔外。故亨。然說而不以正。則雖亨而不能久。
說易於失正。故戒以利貞。蘇起翁讀易記兌正秋。萬寶告成。喜說之至也。
亨通之甚也。又兌爲澤潤萬物。萬物莫不欣說而亨。然人說過則巧言令

色。讒諂諛佞。无不至矣。故利在貞正。丁易東象義兌者四陽之卦。自大壯
來。三五相易者也。又爲二陰之卦。自遯來。初二易三上也。然以自壯取義
兌者說也。一陰在上。爲二陽所說也。本三畫之卦名。因而重之。亦以兌名。
剛中而柔外。故亨。二五剛中者也。五雖正而二不正。三上柔外者也。上雖
正而三不正。正然後利。不正則不利矣。兌爲說。說者喜見于外。易以失其
故以利貞戒之。此爻以上下俱說爲義。與蠱暴言兌此義皇兌下兌上
之卦。而文王亦名之曰兌。兌說也。一柔見于二剛之上而說也。亨占也。
程子曰。物莫不說而與之。是以致亨。利貞占也。利正主事者。防非道邪
諂之說也。俞琰集說兌亨利貞。兌說也。兩剛在下。而一柔見于外。有和說
之色。見于面之象。以兌遇兌。則上下皆和說。有亨通之道焉。然說之不
以道。則流入於邪佞。故戒之曰利貞。保八原旨兌亨。以象言之。地之一陰
升於天上。降而爲雨。故曰兌澤也。以體言之。坤之上爻交乾。而成兌。兌三
畫而得女。是謂少女。以用言之。一陰說於二陽之上。爲衆陽所說。故曰兌
也。以身言之。陰潤在上。而和說之象也。如此和說。致亨之道也。故曰兌亨。
利貞爲說之道。利於貞正。若以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吝。故戒之
曰利貞。張清子集注兌亨利貞。兵行可曰。嘗玟三女之卦。聖人多以貞

戒之。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皆以正言也。三男之卦。則不言貞。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陰柔之質。多病於不正。而陽剛之體。爲能有立也。　愚謂。夫兌乃不言之說也。說有能亨之理。爲說之道。利在貞正。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蓋不以其道。則非貞矣。趙珪解卦兌上兌下。一陰在二陽之上。爲陽所說。故爲兌。兌爲澤。爲說。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說有亨道焉。說之道。利在貞正。如所說不正。則爲邪諂矣。胡炳文通兌之所主者。在柔亨。亦主柔而言。柔外故說而亨。剛中故貞。本義先取剛中。故說柔外。故利貞之義。何也。卦辭與咸同。咸以艮陽下兌陰。則相感。感則亨矣。而相感易失於不正。兌以二陽下一陰。則相說。說則亨矣。而相說亦易流於不正。利貞者。戒辭也。三男之卦。不言利貞。剛固貞也。故咸取无心之感。兌取不言之說。董真卿會通李氏舜臣曰。以陽下陰。陰陽相說。故曰兌亨。亦猶咸之所以爲亨。又曰。三女之卦。彖辭必以正者戒之。蓋陰柔之性。多无所守。而兌說之質。最爲易流。乃若三男之卦。則直論其卦之德而不復戒之以利貞者。陽剛之性。不至於牽溺也。陳應潤爻變易緼兌說也。內剛而外柔。惟其和說。故亨通。而利正。苟持心不正。則和說之人。近乎同流合污矣。齊履謙本說。兌。說也。行說于人也。說則亨矣。而說又不可不正。說人而不以正者。天下多矣。因其可戒而戒之。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卦中陽爻吉。而陰爻凶。君子小人之說。固不同也。　蒙謂和而不流。君子爲說之道也。梁寅參義兌有亨之道。然必利於貞。不貞則不能亨。或身雖亨而道則否也。大抵。三女之卦。聖人多戒之以貞。故於離曰利亨貞。巽曰利貞。兌曰亨利貞。三男之卦。則不言貞矣。震曰亨。坎曰心亨。艮曰艮其背而已。蓋貞者。在於陰柔則多不足。在於陽剛則其固有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八隊

兌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程子傳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貞也。利貞說之道宜正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應應對之應。朱子本義兌。說也。釋卦名義。剛中而柔。止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辯這箇也好。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卩子夏傳兌亨利貞。正民勸矣哉。剛中正而外柔順於物。萬物皆說其澤。聖人以說先人。而民忘其勞。以說犯難。民則忘死。非大人不能說於民。而民咸悅而待其正也。王弼注兌亨利貞。重言利貞二十五。本卦二。餘附蒙卦。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說而違剛則諂。剛而違說則暴。剛中而柔外所以說以利貞也。剛中故利貞。柔外故說亨。兌徒外反。悅也。八純卦象澤說音悅。卦內並同。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天剛而不失說者也。重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二。革一。本卦一。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西薦切。又如字。難乃旦切。孔穎達正義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兌。說也者。訓卦名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者。此就二五以剛居中。上六六三以柔處外。釋兌亨利貞之義也。外雖柔說

而內德剛正。則不畏邪諂。內雖剛正，而外迹柔說，則不憂侵暴。只爲剛中而柔外，中外相濟，故得說亨而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虞翻曰明說義合於天人。天爲剛德，而有柔克，是剛而不失其說也。今說以利貞，是上順乎天也。人心說於惠澤，能以惠澤說人，是下應乎人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以下歎美說之所致，亦中明應人之法。先以說豫撫民，然後使之從事，則民皆竭力忘其從事之勞。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先以說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故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施說於人所致如此，豈非說義之大，能使民勸勉矣哉。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李鼎祚集解彖曰兌說也。　虞翻曰兌口，故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　虞翻曰剛中謂二五，柔外謂三上也。二三四利之正，故說以利貞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虞翻曰大壯乾爲天謂五也。人謂三矣。二變順五承三，故順乎天應乎人。坤爲順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虞翻曰謂二四已變成屯，故爲勞。震喜兌說，坤爲民，坎爲心。民心喜說，有順比象，故忘其勞也。　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虞翻曰體也。故難也。三至上，體大過死，變成屯。民悅無疆，故民忘其死。坎心爲忘，或以坤爲死也。　說之大，民勸矣哉。　虞翻曰體比順象，故勞而不怨。震爲喜笑，故人勸也。歐陽文忠公童子問兌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蘇軾傳兌亨利貞。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小惠不足以勸民。陳了齋說亨利貞，故說也。剛中而柔外，是謂中道。說以利貞，猶曰中孚以利貞其用也。豈用之乎。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　說之大，非說之而大也。井之用可觀於此。張紫巖傳兌以說爲體，說而不正何以化。剛中則不欺於天，而有以承天意。柔外則不拂於人，而有以合人心，是爲兌之貞。說道於是行矣。卦剛在內，柔在外。二五得中，曰剛中。上卦之柔，天位也。下卦之柔，人位也。而順之應之，則皆九五事。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言兌說之功如是。聖人以剛中至誠之實，躬行仁義道德于身，以率先天下，故能得天下心。而天下樂從之。曰民忘其勞。天下大說而後與之同好惡，除患難，若水東注，勢無遏者。民知表本以生我，是以忘死効命，而求以報上。曰民忘其死。真誠之感，理則然耳。爲湯文武周公，率循是道，大功大業，著見天下後世，于今未泯，本諸此也。萬

物役乎坤，至兌物遂其成，爲忘其勞。乾戰乎坎，勞之而終歸於坎，爲忘其死。求死之所以生之，宜其說也。坤爲民，坎爲難。郭雍解彖曰兌說也。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兌之爲彖，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兌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說有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得兌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兌說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中心說而誠服，兌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說。聖人有所不敢爲必說。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說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說而欲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無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說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說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說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說道之大，有至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說，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說，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李光讀易詳說兌之爲義，孔子以一言釋之曰說也。蓋兌爲澤，潤萬物者，莫說乎澤，故爲萬物之所說也。兌之爲卦，一陰處乎上，二陽處乎下，外柔而內剛也。聖人涉世，外曲而內直，外柔而內剛，內不失己，外不絕物，兌任而不通，以正說人，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湯武革命，南巢牧野之戰，勞民犯難而民忘勞忘死者，豈以力驅之哉。能盡說之道，得其心而已。古之興大役動大衆，未有下不說，隨而能成功者。秦之長城，隋之遼東，二役興而天下亡矣。說道之大，民至相勉勸，以從上之命，何事而不可成乎。聖人所以大之也。朱漢上傳兌亨利貞。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見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說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兌亨。彖曰兌說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兌也。剛中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生。

故說道利貞。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以兩體六爻言兌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五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要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爲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出其民於水大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爻而言兌也。坤爲衆民也。坎爲勞。兌決坎爲大川。險難也。坤爲死。以內卦言兌先爲坤。說以先民也。坤衆從之。兌見坎伏。民忘其勞也。以外卦言之。巽服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爲兌。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辭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兼伏爻而言兌也。在卦氣爲秋分。故太玄準之以沈。李衡義海撮要彖曰。兌說也。止說之大。民勸矣哉。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爲順。剛中爲信。故得順乎天而應乎人。鄭剛中窺餘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兌說可以致亨也。然說而不以正。非兌所

貴也。故兌亨利貞。二五蓋兌之所謂貞也。五固正矣。二亦得爲正者。以中故。正亦以勸其正也。兌者巽之反。巽之初六爲兌之上六。巽之六四爲兌之六三。而巽之二五。雖爲兌。未嘗失其中也。惟兩柔說而出外。聖人慮其過也。故有利貞之戒。此剛中柔外。說以利貞之道也。夫天之心。即人之心也。上能順天而爲天所說。則人之說之也可知矣。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乎人者是也。然天之所說。豈爲其以諂求哉。有剛以立己。有柔以通物。內外不失其正。而說道行乎其間。此天人所共與。兌之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或問。不曰順乎人而應天者。天人一道。順與應不可以天人分也。舉此則彼見矣。人君盡兌之義。則可以得民之所難。何則。小而服勞。大而効死。二者皆民之所難。民惡憂勞。我使之忘其勞。民惡死亡。我使之忘其死。非得其所難者。能致是乎。古有行之者。湯武是也。非獨湯武。凡以說道順幽明之心。而得民所難者。義皆如此。先民與犯難。乃在我之事。忘勞與亡死。皆在彼之心。我行於上。民應於下。此兌說之所以爲大也。鼎祚易謂二四變爲也。有震坎。坎爲勞爲心。兌爲說。勞而心說。忘其勞也。坎爲難。震爲交生。犯難而忘其死也。集傳。又謂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安定胡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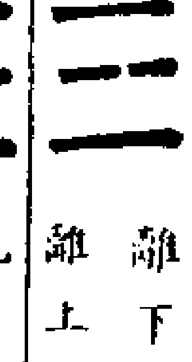
謂澤水之所聚。滋息萬物。使之得所養而說。澤。聖賢欲感天下之心。必以仁義之道。恩惠之事。固不可以言語口舌而爲說。故說去言而爲兌。楊萬里傳。兌奚而亨。天人說也。天人奚而說。說利貞也。聖人奚而利貞。剛中以正己。柔外以說民也。惟民悅。故天說。惟利民。故民說。惟不利己。故能利民。惟正己。故能不利己。湯之寬仁。兆民自不殖貨利。始不邇聲色始。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今兌之彖亦云。革言天人之說。是湯兌言天人之所以說也。天人俱說。是惟无事。有事而與民趨之。則勞而忘勞。是惟无難。有難而與民犯之。則死而忘死。好逸惡勞。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勞而忘勞。死而忘死。非人之情也。非人之情而忘之者。說而不自知其勞且死也。曷爲而說也。知聖人勞我以逸我。死我以生我也。是以說而自勸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勞而忘勞。禹之治水是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是也。林栗集解成卦曰。兌者。初爲兌。二爲離。三爲巽。四又爲兌。其義則備於前矣。兌亨利貞。何謂也。曰。兌說也。說也者。事之所以易而攻之所以成也。夫婦不說則家道陵遲。君臣不說則萬事隳壞。朋友不說則學問廢缺。百工不說則技藝不進。庶民不說則王政不行。惟說乃能亨也。然易說者小人之情。而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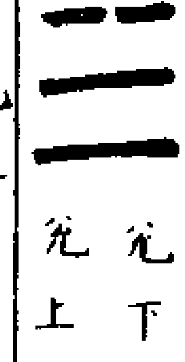
說者。君子之性。是則說者。其小人之道與。說雖小人之道。而兌之爲卦。剛中而柔外。是則君子之說。而非小人之說也。故曰利貞。貞者正也。說以正則爲君子。說以不正。則爲小人。好曰。近者說。遠者來。又曰。敬一人而千萬人說。夫百人之聚。未有不公而說。而況於千萬人乎。說以利貞。所以得萬國之歡心也。故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所謂順乎天者。如天之剛健中正。而能以美利利天下也。所謂應乎人者。聚其所欲。去其所惡。使天下翕然心悅而誠服也。不順乎天。无以應人。不應乎人。無以順天。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也。民情莫不欲佚也。說以率先。而使之忘其勞。莫不欲壽也。說以犯難。而使之忘其死。古之人。其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此之謂也。是故說有大小。子女玉帛。車馬衣裘人之所說也。說於惠之所及。而不說於惠之所不及。則所說者小矣。利之以農桑。申之以孝弟。及其說也。相勸而爲之。則說之大者也。是故兌之象爲麗澤。澤之所利者博矣。其聚之也足以說魚鱉。其散之也足以說草木百穀。而生民之類。咸說之矣。其爲說也。不亦大哉。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楊慈湖傳　兌說也得人歡心豈不亨通然利於貞以不正說人者有矣壞人心於无窮致大禍於後日剛中柔外其說之道乎剛之爲德不可以利動也不可以害動也大中至正不可移奪是爲剛也其中則剛其外則柔以此得人之歡心必不失乎貞正得人之歡心而不失其正者順乎天道應乎人心何則三才一道故也如此則說以先民則民咸從之或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咸死之咸忘其身說之大至於民咸勸於善豈不大哉此說非有術以使之也非違道以干之也由正而行而正者人心之所同有故上之人倡之而下之人自翕然應之幾於神矣故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說者衆得其道故也故曰道也者通也无不通也故又不止於民說之又死之不止於死之又勸於善感民之所同有者故无所不通也趙復齋說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方是說處項安世玩辭順天應人革與兌皆言順天應人者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則革无私意說无邪心矣革者天下之大利說者天下之美名此二者最易於失正故革曰元亨利貞兌曰亨利貞蓋謂此也兌自二至四互革　民勸矣哉民忘其勞民忘其死即所謂勸也李謙齋詳解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兌爲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蓋以其有潤物之功是以萬物咸說之也夫天

下有真說可以心感而不可以僞爲惟其出於中心之誠故真笑未發而和苟出於僞則脅肩諂笑蓋有靦然而心不然者矣故兌之所以亨者以其說之出乎誠然者也雖然說不可以非其道也以我而說人不以其道則在我者爲苟說以人而說我不以其道則在人者爲過諛故必利乎貞貞者所以持之而不使之至於流也以卦之全體論之二五以剛而居中三上以柔而在外以剛居中則中无所苟以柔居外則外无所忤外无所忤故說中无所苟故貞說而貞說而不流者也夫說之爲義大矣上順乎天下應乎人湯武之所以救民於水火說也以此先民而使之則民忘其勞周公東山之詩亦說也以此犯難則民忘其死楚王巡撫三軍而士如挾纊亦說也夫民之所不欲者莫若勞而所甚畏莫若死乃今至於忘其勞與死而相勸以惟上命之從則說之爲義豈不大矣哉蔡節齋訓解彖曰兌說也釋兌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釋兌彖辭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廣兌義　馮椅輯注兌志卦　說也明卦義說今悅凡十其皆同程正叔曰二陰居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郭子和曰兌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悅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六爻明卦象占剛中二五柔外三上也順天應人亨也以二陰在上之卦言之九自三之五順天也六自五來三應人也三人位程可久曰以柔外接物故亨以剛中處己故利貞不言亨應乎人則亨可知矣朱子曰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又柔外故說亨剛中故利貞亦一義也程正叔曰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李去非曰世固有小人文爲員外方內之說者脩習以失正則陷於脅肩諂笑脂而澤之不勝其爲柔矣　說以先民民妄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以九五六三往來推廣卦義先難並去聲九自三往五成兌上六陰民也五在上先故曰說以先民六自五避九來三勞也而忘之九自三直犯君位難也九居五則三忘矣故曰忘其死又爲來兌凶謂是也鄭少梅曰忘死言犯難則知忘勞之爲服役矣忘勞言先民則知忘死之先說矣然則說之所以爲大者不特使之忘勞忘死而尤在於使之相勸而忘勞死焉所謂民勸者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妻勉其夫朋友亦以是相責也李泰發曰民至相勸以從上之令何事而不可成聖人所以大之也

田疇學易蹊徑　離變兌圖


離下
離上


兌下
兌上

重離之卦以上九之爻下而在離之初九之下則離之初九上爲九二離之九四上爲九五故兌卦有剛中之象離之六五上而爲上六故兌卦有柔外之象　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柔外爲順剛中爲信故有順乎天而應乎人之象　彖曰兌說也止民勸矣哉前輩說兌之卦以爲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此但指三畫而言兌耳然重兌之卦則有巽離在焉巽爲萬物絜齊離爲萬物相見至乎兌秋成熟之時則萬物豈不歡說乎所以去言而名兌以兌之說蓋有萬物不言而說者存說之不以言是以爲兌伏羲正其名文王繇其傳孔子則讚其義者也讚其義則只當言兌之義在說亦所以使人因說之一字而可以悟兌之爲說者不以言也夫兌卦自離變離之初九上而爲九二離之九四

上而爲九五。二五皆剛。故曰剛中。離之六五。上而爲上六。故曰柔外。剛不在乎中。則所說不出於誠心。柔不在於外。則所說不入於人心。是必剛中而柔外。乃見兌說之象。然卦辭有亨利貞之辭。而釋彖之辭不言亨者。聖人蓋慮後世之爲說者。皆尚兌口之言。以求亨通之道。故略之。而不及於亨。然剛中則亨乎己。柔外則亨乎人。亨之義。已寓乎中矣。故不言亨。諸家解者。多以爲說道宜正。使以此來帶解利字。非也。兌之利貞。非其它利於正者比也。兌之爲卦。得秋之正。乃萬物各正性命之時。成就萬物。有利有貞。不可以爲利於正也。施於人事亦然。說之以利。則如堯典之析因夷隩。豳詩之稼穡桑麻是也。說之以貞。則如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說之不以利。則口惠耳。口惠不足以結人。說之不以貞。則邪諂耳。邪諂不足以服人。既說以利貞。則上能順天。而爲天所說。下能應人。而爲人所說。夫天之心。即人之心也。天之說不可見也。其應乎人者是也。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燕民悅。是天與之也。燕民不悅。是天不與也。順天應人者如此。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以說之之道而施之於先。而用民於後。則民雖悲勞。亦自忘之。而不悲也。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是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以說之之道。而俾之犯難。則民雖悲死。亦自忘之。而不悲也。所謂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然小惠不足以說也。兌爲澤。上互卦巽爲入。下互卦離爲麗。澤之入於人者深。附麗於人者固。其說之廣大。則不特使民自忘其勞。自忘其死也。尤在於使之相勸。而忘勞忘死焉。所謂民勸者。不獨東山之詩爲然。如汝墳殷其靁之類皆是也。夫勸民與民自勸。相去遠矣。是以聖人大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

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兌有所說而不斂也。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无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兼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兌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兌。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意而過於說。必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

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唯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群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祇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欲自驗爲學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鄭汝諧翼傳。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從程氏　趙以夫易通。兌自乾來。亨也。以上爲主。二五以剛居中。三上以柔居外。柔皆比剛。爲說。三上皆不變。爲利貞。兌之本體也。然上下皆柔。未免敵應。故必變。其來卦之一爻。然後卦有其主。上用而剛變。兌爲乾。上天位。三人位。三以柔順乎上。上以剛應乎三。上順天而下應人。兌之變體也。以本體言之。兌之在上者爲君。兌之在下者爲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民忘其勞也。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民忘其死也。說道之大。至此。民不期勸而自勸矣。彖辭不言變。文王自明其心也。夫子釋彖。乃繫以是以之辭。明卦之變體者。蓋言武王卒文王之功也。又申以先民犯難之義。明卦之本體者。蓋言文王顯于西土。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人心歸之。可以王矣。猶終其身事殷而不變。此周之所以爲盛德歟。

易祓總義。兌之爲說。何也。一陰進於二陽之上。說之見於外者。人君之說。天下猶兌澤之說萬物。說則物情通暢。有亨之理。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則容說亦足以害正。故利乎貞。以卦體推之。二五陽爻在中。則中心誠實之義。三上陰爻在外。則接物謙和之義。中心誠實。與天爲徒。故言順乎天。接物謙和。與人爲徒。故言應乎人。說以利貞。天人之所同與也。兌自二至上。互澤大爲革之體。革之象以順天應人爲湯武之舉。湯武非求說於民者也。以利貞之道。先乎民而已。人情莫不欲逸。先王則節其力而不困。是以民忘其勞。人情莫不欲安。先王則厚其生而不傷。是以民忘其死。說道之大。至此。民不期勸而自勸。兌之所以爲說也。

趙汝楳輯聞。兌。說也。止民勸矣哉。卦以象得名。說者。象之義。坎流則氣行。故能通。兌止則氣聚。故能養。物得所養而說。故曰兌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此固六爻之德。然以己而說人。人與說人之從己。皆足爲德之累。必有剛正者爲主於中。而以柔德順說於外。剛中則不失己。柔外則不忤物。如是。亦可以說矣。然人情不難於說。而難於正。說之道利於正。而惡於邪。說以正者。天以无私覆萬物。我秉道而人自說。无事於違道以干譽。可以順天之理。人以惠養望人主。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无事於枉己以求說。可以應人之欲。凡是皆正之自出。所以釋利貞之旨也。夫人孰不喜逸而辟勞。樂生而惡死。文王之臺沼。唯與民皆樂之意。先入乎

人心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民非說勞也說有甚於勞而忘之也湯武乎伐之信若時雨降則東征西怨不期而會民非說死也說有甚於生而忘之也說之功用如是其大民之勸之非力邀而強制者不曰勸民而曰民勸民說而无俟於勸也寧若魯莊之戰以小惠靳靳焉求於民哉徐相直說　彖曰兌說也兌之義說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陽剛居中誠實之象柔爻在外和柔之象故爲說而能正利貞者說之道宜得其正也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善者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君子之道感於民心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心說於義而忘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所勸勉以從君故聖人贊之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張應珍解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二五剛中三上柔外說以利而爲正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上下之氣和乃說故能應天順人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與民同難民相率而歸之是以使民而民忘其勞臨難而民忘其死此則說之至也陳深讀易篇彖曰兌說也釋兌卦義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剛中初二九五也柔外六三上六也剛實在

中而柔和於外故說說之道利於正也說而能正是以順天理之正應人心之公順乎天兌上也應乎人兌下也天人皆通所以亨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凡說之道以之先民則民忘其勞率之犯難則民忘其死勞非民之所說也以說道使之民心說隨雖勞不怨死非民之所說也以說道使之說服於義雖死不避此說之道大而民莫不知勸勉也忘勞忘死即所謂勸也蘇起翁讀易記彖曰兌說也止民勸矣哉兌說之義也二五剛中三上柔外兌爲口善說之過則爲諛佞所以利在貞正然說而貞正善說之大順天應人天人胥說說之正說之大也以說道先乎民而使民忘其勞若說以犯患難而使民忘其死命此說之大者也說道先民是无事之時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則一旦有事民自奔趨忘其勞忘其死不知其所以然民忘其勞民忘其死則民之有所勸勉皆說道使之也二三四互澤伏坎坎勞卦也伏則民忘其勞矣三四五互巽伏震震爲反生反生則民忘其死矣丁易東象義此釋兌彖辭也兌之所以亨者以上下相說而爲亨也剛中而柔外九居二體之中而六居三體之上也說以利貞說而不正非利也說而得正所以爲利也順乎天而應乎人上卦六在上天也下卦六在三人也又從而

推兌說之義曰說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也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也說之義其大如此此民之所以勸也　以彖言之卦有互離伏坎坎爲勞卦離見坎伏忘其勞也又有互巽而伏震震爲反生忘其死也鄭綺圖說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說卦言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蓋兌之所利者在乎秋分之正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彖註之詳矣兌自遯變巽之反也兌亨者自遯而亨也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二五剛中三上柔外故曰剛中而柔外二五皆正三比而正上比五正故兌正所說之利在比於二五之剛中也故曰說以利貞上比九五順乎天也三比九二應乎人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應乎人也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順乎天也夫天人之道皆以剛中而柔外和悅之所致也故悅道之大遂使天下之民自相勸勉以從善也不亦神乎故自垂衣拱手以降三王之道莫不由此兌說而致其亨也大矣哉所以皇帝王伯用其化教勸率也故三王秋兌勸民以功也故曰說之大民勸矣哉吳澄纂言兌說也釋卦名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卦體釋彖辭剛中謂二五能得民之說而不言亨者致之而有餘也但言說而亨在其中矣柔外謂三上爲民而說以從爲

必利貞者防其所不足也三上天位也而柔處之順乎天之理也二五人位也而剛處之中實能應乎人之心也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廣兌義先民謂君率其民犯難謂民救其君說之大猶言說之至極民勸謂忘其勞忘其死也俞琰集說彖曰兌說也止長勸矣哉說和說也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柔外見而和說故曰兌說也卦疊兩兌則二五以剛爻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爻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中心誠實則不欺乎天接物和柔則不拂乎人其說也以道而所守者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向使外柔而中不剛則內无所守其說必流殆將无所不爲而違道干譽又何順天應人之有順天指上兌而言應人指下兌而言乃君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此兩說字亦爲重兌而發夫和說之道若內君外兌施不可在內而以之先民則民皆欣然效力忘其勞而不辭在外而以之犯難則民亦欣然赴敵忘其死而不顧茲蓋說之以道故也說之以道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以至父語之子兄語之弟遞相勸勉皆忘其勞與死而无怨心則其說也豈不大矣哉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

勸矣哉民勸謂民自勸非勸之使然也孔氏正義云先以悅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胡震衍義兌亨利貞止民勸矣哉兌說也一陰居於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喜之見於外者也兌爲澤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夫說可以致亨而說之必以道乃足以爲說也君臣說則尊卑之情通父子說則孝慈之情通兄弟說則友恭之情通夫婦說則倡隨之情通朋友說則切偲之情通兌之爲說固有亨道然諛佞以取容者不足以爲說私情以相比者不足以爲說曲學阿世違道干譽皆不足以爲說兌之說亨必利於正者寛裕温柔以相與而齊莊中正之實隱然而不悖也和順樂易以相親而恭敬撙節之實確然而不流也如是則說之以道何往而不亨東山之說以使民民與叔于田之久說而歸同一說也而叔田不得與東山同王民之皡皡霸民之歡娛同一說也而霸民不得與王民同何也爲臣而說民必有周公之正道則可以叔段而得民之說不過私以眩民耳爲君而說民必有三王之正道則可以威文而得民之說不過私情而市恩耳嗚呼古人之說未嘗不以其道也僖公一國之賢君也而君臣亦以道稱今觀詩人之所詠醉而舞醉而歸說意之寓也鷺于飛鷺于下而禮義可觀者秩然而不失其正僖公尚然況不爲僖公者乎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柔在外和說而剛健居中則說以利貞也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亡其勞說以犯難民亡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說而能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以之先民則民皆趨事赴功而不愛其力以之犯難則民皆捐軀致命而不愛其身說道之大至於父詔其子兄語其弟而相勸以勞相勉以死者日益廣矣其爲說也豈不大乎勞而忘勞禹之治水也死而忘死湯之東征西怨也文公曰說若不是剛中便是違道干譽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朱子發曰民至愚而神苟不以正徒事甘言求其忘勞忘死難矣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佚之生之所謂說以正也此卦其變爲艮卦其象兌爲澤有說萬物之象其占利於正則亨也張清子集註彖曰兌說也止民勸矣哉　丘行可曰兌之義說也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外雖柔說中實剛介故兌亨利在貞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革兌二彖皆有順天應人之說革之順應以湯武革命而言也兌之順應以剛中柔外說以利貞而言也兌上爲君兌下爲民夫逸與生人之所好勞與死人之所惡此常情也今乃忘勞忘死豈人之情也哉殊不知說以先民則勞之者正所以逸之也說以犯難則生之所以爲仁殺之亦所以謂仁也其說之大民不期勸而自勸矣　愚謂禹之隨山濬川非說而忘勞者乎湯之東征西怨非說而忘死者乎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剛中二五也柔外三上也剛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者非邪矣趙瑾解兌之爲說陽剛皆得中陰柔皆在上下體之外是說以利貞也說而貞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矣以說道先民而爲則民說從之而忘其勞苦以說道使民犯難而行則民說從之而忘其死此說之用爲大民說則相勸從矣哉胡炳文通說易於不正必剛中而後說也正說之正則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先民則民忘其勞以犯難則民忘其死皆所以爲說之大也然不正則不大矣董真卿會通李氏舜臣曰柔外故能說剛中故能利貞內剛而利貞者說之以道也若柔見乎外而內不剛是乃所以爲佞說之說非和說之說也要必剛實在中外雖和而中有守是以和而不流此說之出于貞而與天人合也　雙湖先生曰上六天位順乎天之象六三人位應乎人之象說以先民亦三也三位人位下有民象自三至上似坎有犯難之象陳應潤爻變易緼剛中而柔外二五之剛三六之柔也人君能以和說之道利乎貞正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上下皆說也說以先民者如周武王伐紂之後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此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也說以犯難者如漢光武擊銅馬之時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此說以犯難民忘其死也說之入民之深民心說而誠服也說之大者如此民烏得不相勸忘勞而忘死也解蒙精緼大義先儒曰剛中故貞柔外故說以中而柔外則立己者正而說人者非邪也說以利貞則至公无私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至於民相勸以從上何事不可成哉聖人所以大之也抑嘗觀巽兌皆二陽一陰之卦也一陰居內而自處卑巽一陰居外而以柔說人巽兌之一陰雖分上下內外而以剛中爲主則同一意也巽有卑順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爲足恭兌有和說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爲佞諛爲睢盱容說則剛中者巽兌之主也　蒙謂聖人守正而能和故未嘗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亦未嘗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宜夫子極言以贊之也梁寅參義卦辭爲說亨而利貞而卦體則剛中而柔外人能剛中則中心誠實能柔外則接物和柔故其說可以亨而又得其正矣說而能正則上順天理下應人心將何事之不可爲者說以先民而民忘其勞无往而非亨也說以犯難而民忘其死无往而非貞也孟子言以

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其說以使民者乎。又言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其說以犯難者乎。王者之說道。順天而應人。可謂大矣。天下之人。固將皡皡然莫知誰之使然者。而又安有不知勸者乎。異說之易疑問曰。兌言順天應人。說之大。民勸矣哉。兌說之義大矣。而大象獨指朋友講習。於順天應人所說甚相遠何哉。 道遠公曰。朋友講習。說於理也。於理有所說。則天人之理。亦无不順。於理。不說。安能順天應人。曰。湯武革命。亦順天應人。其理說否。曰。不說安能革命。袁莊且經義說以先民。 惟有以作民情於未爲。斯有以致民情之樂爲。蓋民情所在。上作而下必應。歡欣說懌之情。不生於无所肇率之日。而每見於有所倡始之際。一率先之有道。群然應矣。兌之聖人。以說道使民。不強之從。不驅之來。惟有以先之而已。宜乎斯民樂事勸功。略无齟齬扞格之意。則其爲說也可勝既耶。兌之彖曰。云云以此。夫上无強求於下之心。下无強赴於上之意。則天下治矣。且人君之舉事勞民勸衆。能使之必從者。固難而能使之樂從者尤難也。於是以勢刼之。則民无自而說。於是以力迫之。則民无自而說。於是以一切刑威驅之。則民愈無自而說。必鼓之有機。必感之有方。必倡之有道。則上下之間感應昭焉。所感必有應。所應彼有感。感者非偽。應者非詐。機之動。則籟之

鳴也。螽之喓。則蛗之趨也。銅山之東傾。則洛鍾之西應也。是故有以先之。則說之。雖不以道說也。況以道乎。无以先之。則說之。雖以道。不說也。況非道乎。然則以此說也。先此民也。以此民也。應此先也。其上下咸和訢合之勢也。是奚可以強求強趨者議之乎。且兌之人君。非徒以大寶我居也。非徒於萬邦我有也。非徒以紛紛烝庶我役也。國有大事。必用乎民。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任煩重。順其情可也。而逆之不可也。從其欲可也。而拂之不可也。說以先之。機括在我。乎以致其利。乎以成其順。乎以聚其欲。理義者。人心之所說也。則申吾之理義以先之。政教者。人心之所說也。則公吾之政教以先之。辭命者。人心之所說也。則善吾之辭命以先之。感動之下。群心翕從。將見樂於役事。則鼛鼓有弗勝者。叅澤門興謳无有也。衆於軍事。則鼖鼓有弗勝者矣。辭甲諛鶴无有也。詔而去語而弟。躍然其趨也。悉而心安而應。翕然其應也。樂而事勸而功。歡然其從也。然則民之說之也。又曷嘗有一毫矯拂之意哉。嗟夫。人心本不大相遠也。同一好惡。同一避就。同一欣戚。倡之而必應。作之而必從。特在乎上之人何如耳。故先天於乾。則咸覩之快躍如也。先甲於蠱。則元亨之情裕如也。先庚於巽。則柔之說晏如也。是宜兌之君。以說而先民。而民亦以說而應君。其斯爲極盛之

世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伐苗於神禹。而衆之濟濟者此也。爲臺於文王而民之歡樂者此也。宅洛於成王。而民之大和會者。亦此也。嗚呼盛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哉。 趙必輸經義說以先民。民忘其勞。 惟能感其心於事之所未爲。斯能用其力於事之所難爲。夫民之從上。至於盡力所至。而不知其爲難者。豈无自而然哉。蓋有如感發之无素。而遽加之以力役之征。其不以我爲病已者幾希矣。惟古之聖王。慈祥豈弟之德。日浹洽乎人心之微。而斯民之愛戴乎上。至於歡忻說懌。而不能以自已。是宜有所不動。動而民莫不隨。雖其力役之事。出於人情之所難堪。而奔走聽命。自不知其所以爲勞者矣。然則隆古君民相與之至。其庸可以形迹論歟。云云 所以見於兌之彖。夫君民之相與。惟其仁而已矣。君不施仁。則无以得其心於宴安之時。民不歸仁。則无以盡其力於艱難之日。或者不是之知。乃曰。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遂謂君之役民。自有言而莫予違之勢。民之從君。自有奮而不顧其身之義。抑不思勞之於未信之時者。必无以弭天下厲己之謗。而不怨於雖勞之日。无非在上以佚道而感發於其先也。何者。好逸而惡勞者。乃人之情。而衆非元后何戴。實有所謂固結之道。苟仁愛之道。不施於閑暇无事之時。而力役之征。遽興於倉卒有事

之日。則心无所感於先。而力役必不盡於後。豈不憂憂乎其難哉。聖人知其然。謂夫狎侮小人。罔罔以盡夫人之力矣。而得民之道。又豈外其心者之所能邪。於是因其心之所欲。而與之聚之。因其心之所惡。而勿施爾也。則人情莫不欲壽。吾惟生之而不傷也。則說以壽而先於民矣。人情莫不欲富。吾惟厚之而不困也。則說以富而先於民矣。至於節其力而不勞。非以說而先其情之所欲逸乎。扶之而不危。非以說而先其情之所欲安乎。夫惟說順之道。既有以先乎斯人之心。此所以心感乎內。而力盡乎外者。亦其理之所必然。而勢之所必至也。何者。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始見未爲而衆僕之。已爲而衆從之。故將亨天下之大利者。其初必復天下之大害。而斯民惟欲有以利其上。自不知役之以除害之爲難也。將處天下於至安者。其初必涉天下之至危。而斯民惟欲有以安於上。自不知役之以去危之爲難也。其親上也。如子弟之愛父兄。其衛上也。如手足之捍頭目。樂於趨事者。无以倦其勤。善於赴功者。无以怠其志。謂之忘其勞。適念乎勞於王事。而自莫知其所以然也。噫。愛民之意。達於先。使民之道。行於後。民心之既說。民勞之自忘。是豈勉強矯拂之所能致哉。雖然。兌者說也。而卦必次於巽者。蓋上既巽順乎其下。則人自說懌於其上。

然聖人必以利正而爲說者。誠以違道干譽。與夫衆皆說之。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惟夫誠心實德。存養乎其中。良法美意。周浹乎其外。則說於未有舉事之時。樂於不知其勞之日。又豈有一不正之念者哉。昔之盡是道者。吾於文王見之。彼其以民力爲臺爲沼。若勞民於自娛者也。然庶民有子來之衆。經營有不日之成。而歡樂之聲。至有靈臺靈沼之頌。文王何以使民忘其勞之若是耶。蓋發政施仁於治岐之初。與夫西土怙冒於一二邦之脩者。其說以先乎民者。非一日也。故樂民之樂而民亦樂其樂者。不亦宜乎。不特此爾。異時武王。順天應人之舉。與周公東征三年之役。且有民忘其死於說以犯難之時。又豈止於忘其勞而已哉。彼有好勇好貨之君。致其民於疾首蹙頞以相告者。又安足以語兌之義。

象曰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程子傳。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朱子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董楷集說程氏附錄。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日相滋益之意。）卜子夏傳。兩說而合者。莫過於朋友講習也。王弼注。麗。猶連也。施說之盛。莫盛於此。陸德明音義。麗澤。如字。麗。連也。鄭作離。云猶併也。孔穎達正義。麗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潤說之盛。故曰麗澤兌也。君子以以朋友講習者。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聚居。講習道義。相說之盛。莫過於此也。故君子象之。以朋友講習也。要義。兩澤相潤。說爲朋友講習之象（見前正義）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君子大壯。乾也。陽息見兌。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兌二陽。同類爲朋友。伏艮爲友。坎爲習。震爲講。兌兩口對。故朋友講習也。蘇軾傳。取其樂而不流者也。陳了齋說。君子以朋友講習。其有大於麗澤乎。張紫巖傳。道義之說無窮已。君子貴夫朋友切磋之益。其於道也。相與講明。習行之。蓋有自說於中者矣。嗚呼。學之貴乎講習也久矣。君人者用是道。則人爲盡心術。明可同民志。而終與之共其樂。書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後世若唐太宗。取學士十八人。與之朝夕論議。雖未知先王遜志之學。而於兌說之道。尚庶幾夫用於身也。澤滋益爲朋友。口舌爲講習。蒙山有物我兩止。彖。麗澤有內外俱說義。蓋君臣上下。中國夷狄。與夫朋友交相際。皆麗也。麗而說。斯爲兌。易象於兌。特取朋友講習爲義。豈非大而天地萬物之說。次而一身以及夫中國四夷之說。皆自學問中來哉。郭雍解

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說也。况天下大說。又在於朋友講習之間乎。兌讀易詳說。澤。陂澤也。人所資以爲灌溉之利。禹貢曰。九澤既陂。雲夢之類是也。澤不相麗。或有時而竭涸。以澤麗澤。相繼不絕。故其爲利無窮。君子體此象。相與講習。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故其心悅也。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朋友講習。互相滋益之象。以發明其理義。故無窮也。然則聖人所以悅民者。能使知其理義之所在。然後可用也。不然。安能使之犯難而忘其死乎。朱漢上傳。麗。連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無斁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爲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兌與兌同類爲朋。初上五始終以正而動爲友。兌爲口爲講。兩兌爲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澤之象。李衡義海撮要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於道義。久而彌益。鄭剛中窺餘。麗。猶附麗之麗。澤附澤故也。兩澤則彼此相滋益。故爲朋友講習之象。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取此義也。鼎祚易謂二陽同類。朋友也。兌口對。講習也。易傳曰。朋友講習。固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楊萬里傳。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而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狹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不觀兌之象乎。兩澤相麗則水泉相益而不涸。二友相講。則義理相益而不窮。而况九澤與衆友乎。是以君子說之。徐粟集解。兌爲澤。重卦爲麗澤。麗。相附也。交相滋益。說之象也。然坎兌皆水。坎爲勞。而兌爲說。何也。曰。坎爲大川。流而不盈。是以知其勞也。兌爲澤。止而不流。是以知其說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取其交相滋益之義而已。人之相說。莫如朋友。朋友之相說。莫如講習。和而不流。樂而不厭。皆麗澤之象也。或曰。君臣之相歡。夫婦之相說。反不若朋友之甚邪。曰。君臣有義。夫婦有別。苟惟悅而已。吾未見其能久也。是故以艮配兌爲咸。以震配兌爲歸妹。是君臣夫婦之道也。若夫朋友平居講習。則各出其所有。而見其所長。漸漬琢磨。燕游諧謔。無所不有。而未嘗有辭色之恭涵洪傳深。以待它日之用。取諸麗澤。不亦可乎。楊慈湖傳。澤之相附麗。即朋友之相親麗而講習。自古朋友之講習者多矣。皆易之兌卦也。而知之者有幾。知其說者。未足以爲知也。心通內明。自知自信。而後爲知。知之者何獨知朋友講習之。即麗澤也。即六十四卦。即三百八十四爻。即天地萬

物卽日月四時。麗澤非彼。朋友非此。不可廢思。朔可歸思。趙俊齋說朋友講習講見於言。習見於行。項安世玩辭朋友以象二兌。講以辭說之。相會以文也。習以身行之。相勸以善也。李謙齋詳解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更相滋益。此朋友切磋琢磨之象也。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樂者說之至者也。以得朋爲樂。則說可知矣。蔡節齋訓解象曰麗澤兌澤附澤而相潤。兌說之象也。　君子以朋友講習。講兌說象習重兌象。馮椅輯註麗澤兌麗義見離彖贊。李仲永曰麗澤者。相連而不離也。　君子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朋友相麗之象。講兌爲口舌頰輔。習重習。麗澤也。鳥數飛爲習。都曰。講其所未知而明之。習其所已知而行之。程正叔曰。猶麗澤之互有滋益。

田疇學易蹊徑兌大象

兌爲澤 ䷹ 兌爲澤　兌下　兌上

兌爲口。兩口相應。朋友講習之象。　習有學飛之意。月令所謂鷹乃學習是也。　互卦離爲飛鳥。互卦巽爲風。又主風教。鳥在風中而學飛。教習之象。兌澤坎水皆水也。有相似之義。其實不同。愚嘗卽二卦之爻象而思之。夫坎卦一陽在中。陽動物也。動而在中。故在地之水。則爲泉爲江海之潮流水也。兌卦一陰在外。陰靜物也。靜而在外。故在地之水。則爲淵爲陂湖之澤止水也。夫地有水澤。天有雨露類也。水流而雨。澤止而露。雖亦類也。然則坎在地爲水。則在天爲雨矣。兌在地爲澤。則在天爲露矣。何以明之。夫四時皆有雨。而雨水則獨列於二十四氣之一。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論之。冬至之日。方得重坎之初爻。雨水之時。正值坎之九五爻。坎之爲雨明矣。四時皆有露。而秋露獨白。蓋兌居西方。其色白故也。兌之爲露亦明矣。然卽二卦互體而言。坎藏艮震之卦。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以坎之九五。在乎艮山之上也。春陽之中。雷雨作解。以坎之九二。在乎震雷之始也。兌藏巽離之卦。離爲日。巽爲風。風日藏閉。則有露。夜有風。則露之氣散矣。由巽之風。不藏故也。露遇朝陽必晞。由離之日。不藏故也。又不特此也。露則結爲霜。雨則化爲雪。霜陰氣之變。雪陽氣之變也。霜之凝。則慘凜陰氣之聚故也。釋則和霽。陰散故也。雪之飛。雖盛寒而不甚栗烈。陽氣之聚故也。雪之釋則寒甚。陽之氣散故也。易之一經。不言雪。愚故於此而廣之。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澤者會聚衆水而爲之者也。衆水皆來

附麗。故聚而爲澤。爲物資之。而灌溉浸潤。自有不言而說之意。故曰麗澤兌。君子觀附麗之澤。而足以說物也。是以附麗於朋友而取以說焉。以朋友而講習。卽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義。夫人之大倫有五。朋友與居一焉。然詳求五者之說懌。亦无過於朋友。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情之相通而悅懌。唯朋友爲甚。又况講之以道。而使之知所未知。習之以業。而使之能所未能。則理義有以說其心者。當如何耶。伐木之詩曰。旣和且平。其兌之朋友乎。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取此義也。愚嘗論兌爲西郊。故虞庠取其象。以朋友講習之地故也。禮記言擇士之宮。謂之澤宮。孔穎達疏。以爲澤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蓋非制度取於兌之大象者歟。魏了翁集義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康節先生曰。兌說也。其他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藍田呂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潤之益。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二澤相麗。日漸月潤。有相資益之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兌爲口。兩兌胥說。有講習之象。易祓總義麗澤兌者。上下皆說。故君子以朋友講習。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蓋樂與人同。固取乎友朋。而說由中以生。是以禮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則友朋尤貴乎講習。此講習所以貴乎說也。趙汝楳輯聞麗附也。卦之二剛陽實地之象。一柔陰虛水之象。水在地中爲泉。在地上爲澤。荀首曰。川壅爲澤。兩兌胥麗。故曰麗澤。天下之物。唯水與地。未嘗暫離。兌兩澤胥麗乎。一澤有時而竭。說物之功有限。兩澤胥麗。則潤澤交浹。其說无疆。君子體之。資朋尚友。胥與講習。求增益其所未能。必如兩澤之親麗。情交意孚。日進月積。毋斷續。毋自畫。然後漸漬膏沐。有緝熙光明之功。蓋不止以得友爲說也。講謂講明。習者服習。易象龜鑑準曰。人君用此樂從經術之士。講明天下有用之學也。兌爲澤兌說也。上下皆兌。潤說萬物而有盛麗之象。上說以從下。下說以告上。君臣之間。以分則嚴。以道則親。謂之德友。言講習道義。相爲樂也。文帝以道德爲麗。得麗澤之說也。說於聲色。極必有害。說於道義。久而彌益。以堯舜禹湯之聖。皆說於講學。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至傅說亦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以是知君臣有朋友之習。不亦說乎。徐相直說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兌說之義也。君子觀象。朋友講習互相

益也。不亦說乎。姑汾遁叟証類指龜思澤逮至說也。君子法之。講習道義互相潤澤。不亦說乎。張應珎解兩兌相連附故曰麗澤。兌爲口爲言。上下純兌。一朋一友。相與講習也。朋友講習。皆有重兌之義。陳深讀易篇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二澤相附麗。浸潤相滋之象。君子觀象。以朋友講習。既講論於先。必重習於後。講而不習。安能浹洽而至于悅懌。故學而時習。所以說也。蓋義理之悅。天下之真悅也。講兌爲口舌。上朋、友與習重兌象蘇起翁讀易記麗澤。二兌也。兌爲澤。麗而相附麗也。兩澤相資。則水不竭。君子觀此。朋友講明義理。習而行之。猶麗澤焉。亦不困竭矣。交相浸灌。互有滋潤。其喜何如。故朋友講習。天下之說莫過焉。兌爲口。故云講丁易東象義。此釋兌卦畫。兌下兌上。兩字也。兌爲澤。坎水而窒其下。水不流故爲澤。內外皆兌。兩澤也。兩澤相麗。則水流通而相滋。所以爲兌。君子觀兩澤相滋之象。故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合志曰友。皆取兩義。兌爲口兩口相講之義。故講。兌而又兌。故習。習者重也。或曰。互離爲飛鳥。習者鳥數飛也。又伏坎。亦爲習。鄭鑄圖說天地以澤潤物。聖人以道潤民。以澤麗澤萬物之所說也。以道傳道。萬民之所說也。故民之所說。莫大於朋友講習。論語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聖人之心學也。故君子以之。吳澄纂言麗澤。此釋兌下兌上也。一澤在內。一澤在外。二澤相附麗也。兌。此仍羲皇八卦之名而爲重卦之名。君子以朋友講習。二澤相滋潤之益。如朋友共講習之益。先已講而後又習焉。取重兌之象也。俞琰集說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兌爲澤。上下卦皆兌。則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朋友講習。蓋朋友相與切嗟琢磨。則彼此皆有滋益也。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无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蓋極天下之至樂。未有如朋友講習之爲樂也。兌爲口講也。習重習也。卦疊兩口。講而又講也。所引節齋蔡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保八原旨君子體而用之。麗澤者。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亦當明相益之道。胡寅衍義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君子體之。朋友講習。互相益也。講者講其所未知未能。習者習其所已知已能。朋友非說。則道不相投。如負鑿方枘之不相合。講習何望焉。兩澤相

麗。互有滋益。萬物之說。朋友相麗。互有滋益。一身之說。楊氏曰。天下之可說者。莫小於聲色臭味。莫大於義理。天下之求益者。莫決於晝思夜度。而莫廣於朋友講習。張清子集註愚謂。二澤相附麗。有互相漸潤之象。君子體是。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兌爲口。兩兌齊讀有講論重習之象。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天下之至可說者。无如朋友講習。講而不習。則言語徒詳。紬繹无得。雖曰爲學。亦將枯燥生澁。而无可嗜之味。危殆杌隉。而无可即之安矣。豈終能悅懌於心乎。故必從容論說。以講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麗澤之益。庶乎其有相滋之實。而貞說在我矣。所引蔡氏曰。見前蔡節齋訓解。趙瑾解君子觀麗澤兌之象。上下二澤。附麗相潤。以朋友講習。相資益也。陳應潤爻變易緼麗澤。兩澤相附曰麗澤。兌爲口舌。故又有君子朋友講習之義。陳納易象本義濟當則咸盛意山則險極。隨風則勢迅。明兩則德著。習坎則水溢。至於麗澤。則兩陂相爲浸漬。此之膏滲爲彼之助。彼之沾潤爲此之益。而相滋之深者。莫此若也。故名之曰兌。兌說也。而朋友之義在焉。是必悅之以道。而道日以進。又交漬功深。不知孰爲我。孰爲人。而此道渾涵而爲一。豈朝滿夕除之潢潦。輔之以仁。而仁日以充。及交潤特久。不知孰爲彼。孰爲此。而此仁融會而无間。豈易盈易涸之溝澮。蓋其沾溉以消滿。積而深造。爲淵潤之淵。浸潤以濡沫。積而達原。爲浩浩之天。及其至也。則沛爲教雨。而人心淑數爲化雨而天下又是澤也。又將彌滿六合。充塞八紘。有不勝用者矣。或者擇友不求其勝己。莫資其講學之功。取友或徒以長責。又何以輔其時習之勤。則困於澤之无水。滓其山之出泉。而湛然之天。壁然之質。終爲泥沙所涸者吁。昔哉。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義理之說人无窮。況朋友講習乎。從容論說。以講習之於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於後。則心與理相得。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志氣之決洽。疑殆之切磋。體麗澤之益爲相滋之實。而其說在我矣。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學者之事。然學者之爲王者事。其義實相通歟。　蒙謂義理之說人无窮。而聖人尤取其互相滋益也。梁寅參義兩澤相麗。則互相滋益。故彼此皆不至於枯竭。君子觀麗澤之象。而以朋友講習。則我之進德。有資於人。人之進德。亦有資於我。是其爲益。豈有窮乎。講者討論而知其理。習者重習而踐其事。朋友之相資。在於講而已。然既講則必習。故曰以朋友講習也。又卦爲重兌。說之至也。天下之說不可過。極唯講習。則過說无害。故於兌言之也。晉清之張要

兊象餘意曰。麗澤兩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浸潤而有滋益。君子用此之象。與朋友講習。亦猶麗澤之相益也。講兊象。習重兊象也。所引不謂之説（以下四條。見前李衡義海撮要。孔穎達正義）業聞先經義。説之大。民勸矣哉。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廣至和之用。斯民固相勉以趨夫道。象至和之體。君子實相資以明乎道。蓋斯民同得其説。與君子先得其説何莫由斯道也。斯民雖事而易説。雖欲樂道於觀化之餘。君子易事而難説。乃不樂於觀象之頃。則縱已容説之私。豈能契民心説之公哉。且説以大言。明卦德也。人之常情。觀和説之大。則興和説之感。以斯説也。爲斯勸也。民將覺悟於心。洞无所蔽。勸勉於善。迅不可禦。是民之趨於道。非至和之所感歟。然民之由是説。正以君子能運是説也。兊以澤言。明卦象也。兊之爲澤。有交麗之勢。則有交濟之益。顧斯象也。爲斯學也。君子以取朋友人已兼盡。以爲講習體統兼該。是君子之明乎道。非至和之所本歟。彖言説孚於斯民。則以趨道爲説。象言説先於君子。則以明道爲説。君説而民未説者。有以奉。未有下説而上不説者也。云云兊之象彖則然。有治象之説。有易象之説。播吾民之和。達萬民之説。斯民孚於治象。説之致廣大者也。會朋友之衆。務時習之説。君子探乎易象。説之盡精微者也。同此生也。

則同此心也。亦同有此道。同有此説也。不爲聖而豐。豈爲凡而嗇。不爲智而加多。豈爲愚而加少。惟小人悖之。必鴻鵠一念。嘗不堪其憂。君子脩之吉。蟬蛻泉攻。曾不改其樂。則夫民安物泰。執幹其樞。上恬下熙。乾轉其紐是爲鈞陶之造。是爲鼓舞之神。是爲文明之祥。是爲承平之運。凡太和之暢者。必有召其和者。凡大順之溥者。必有達其順者。君子入歟。其格物審其取類精。剖析刻之藩。閑衆正之閫。杜私邪之積。造義理之淵。吾心説於道學。而人心則説於道化矣。柰何朝菌之儔。蟪蛄之屬。日用飲食於此。而乃醉生夢死於其中。説於貨利也。日尋貨利之斧。説是聲色也。日菌聲色之鄉。樞機風俗。隳斁教化者。乃不回狂瀾於既倒。屹砥柱於中流。頹乃孤立无儔。獨學无友。則吾心本潔白者。俄頃而汚。吾道本澄澈者。瞬息而汚。我固未能樂其樂。而民豈能同其樂哉。嗚呼。兊之斯民。孚以治象之廣大。而趨道化之同然。必兊之君子。探乎易象。而明道學之自然。從可知矣且睽之説而順。明益之民説无疆。非不以説言也。語説之大。則未也。節之説以行險。中孚之説以巽孚。非不以説言也。語説之大。則未也。兊之象辭何以爲説之大哉。想兊之斯民。仰騰渙汗之歎。公則必説。非每人之説也。顒君巽命之申行。而莫不説。非紛華之説也。和氣充騰。在在呈露。祥風勃鬱。物物怡愉。民所以爲説也。苟未至於能勸。則一念不潔。萬境皆違。一息不澄。萬慮皆塞。説之不以道也。要必恬吾氣於旦晝。養吾神於清明。毋爲欲且之行。毋蹈肝逞之悔。亦克用勸。何可樂也。不賞而勸。莫可道也。此非廣至和之用。斯民既相勉以趨於道乎。然説民者其化也。説己者其本也。且隨之澤中有雷。夬之澤上於天。皆以澤取象也。非兩澤之相麗也。萃之澤上於地。革之澤中有火。皆以澤擬象也。非兩澤之附麗也。兊之象辭。何以爲澤之麗哉。想兊之君子。觀上之澤麗。下之澤注洋。則交浸也。觀下之澤麗。上之澤流潤。則交浹也。擬諸形容。灌溉不偏。象其物宜。滋沃无間。君子之所以爲説也。苟不由於講習。則朋而不心。面朋矣。益友而不心。面友矣。積説之不以道也。要必取兼流之象。求十益之龜。勿説以諂。其朋致一以得其奉。與講習道原。无障蔽也。與討論理趣。无窒礙也。此非象至和之體。君子實相資以明其道乎。嗚呼。獨樂者不若同樂。與少樂者不若與衆樂。治象之可説。與衆同樂者也。所過則化矣。易象之相説。與朋同樂者也。所存則神矣。要之説有先後。无精粗。有感應。无彼此。无間可容。息无端可探索。一以貫之則可矣。岐而二之則惑矣。昔者伏羲取物。畫兊之卦。澤之象以明。文王演易。重兊之畫。麗澤之象益顯。夫子象兊之材。像兊之象而

兊澤之緼畢露矣。武象以兊説言。且以利正言。惟説則發而爲和。極而爲樂。惟利正則和而不流。樂而不淫。是以説於臨事之先。民不苟且以忘勞。説於臨難之頃。民不苟免以忘死。此説之大。此民之勸。亦飛躍之鳶魚。機籟之墳荒者。固卦德之説。遡卦象之説。一陰居上。二陰居下。少者多之所宗。即陰者陽之所説也。兩澤之相爲説。即朋友之相爲説也。初之和兊則交非匿怨。二之孚兊則交非便佞。此時此説。君固不知其至。民豈能知其所從來哉。嗚呼。舜一兊之君子也。天下大説。黎民敏德。時泰和矣。所謂聞言君拜。所謂與人爲善。有以階此説也。湯一兊之君子也。固有不説兆民兊殖。時又安矣。所謂君慎于淵。所謂學焉後臣。有以基此説也。舜湯遠矣後世有致廣大盡精微之主。出則舜湯之盛猶將見之。　又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象不獨立成相説之卦。凡不獨學明相説之理。物以相附爲説。即人以相交爲説也。苟象所立者獨。異以爲有迹之説。凡所學者獨。異以爲无迹之説。何者。説萬有者莫説乎澤。兊也。一澤上滋。一澤下浸。兩澤相麗。於是以兊之名揭之。言相説之卦也。易立象以説。吾取象以説説一己者。莫説乎交兊也。以此朋友明此道學。朋友交益。於是以講習之辭發之。言相説之理也。象不容於獨立。而相説之卦成。人不容於獨學。而相

説之理明。要之澤之説有限。而交之説无窮也。象兌者曰云云。誠中其旨。象之立者。形而下者之説也。固有迹之可見。人之學者。形而上者之説也。每无迹之可觀。抑何哉。一卦取一象。一象取一義。為停波為蓄浸。相依以為説者。猶有涯涘。朋至斯乎。説則不可涯涘也。為豬浪為匯流。相資以為説者。猶有限隅。友來自遠。説則不可限隅也。倘不擬諸形容。兩水之滙不象其物宜。感兼澤之説。則將孤立无朋。討論道妙之説。未必知也。獨學无友。辨論理趣之説。未必識也。盡思吾性鍾固有之和。吾心具本然之説反不如水之沾溉。澤之浸潤者甚矣。其自反於道也。兌之君子有是哉。无是也。且澤當止於山矣。當陷於水矣。謂之兌未可也。今也一澤上麗。沾濡於前。一澤下麗。滋潤於後。兼演迤之儲。並汪洋之積。支派臨決。津涯比連。猶之曰兌。是其名也。亦其義也。非相説之卦。成乎著兌象在易。體兌象在人。朋當會於勿疑矣。友當得於致一矣。謂之説未可也。今也以朋講習。朋非面朋。以友講習。友非面友。窮義理之淵源。究道學之底蘊。辨論澄澈。發越精深。合之曰講習是其交也。亦其理也。非相説之理明乎。相麗之澤。蓋形而下也。講習之理。道形而上也。即彼兼流之象。喻此十益之龜。學易者亦知器為外境之説。而有禦。道為內境之説。而无際。則識兌説之旨矣。唯

兌有卦。取於兩澤。上體兌也。故一澤居上。下體兌也。故一澤居下。君子居則觀其象。動則法其象。如陰所説者陽。陽所説者陰。於初之和兌則交之。非歷悠也。於二之孚兌則交之。非便佞也。嗚呼。此正夫子聖人之意也。是故設教於洙泗。興嘆於川上。當時門人與朋友交相從事講習。蓋悟此象盡意莫若象。不然。説之不以慎。不説也。抑正孫經義。麗澤兌。觀物之義則盡卦之理。理固未易盡也。不即諸物。吾何以觀之哉。兌澤也。説也。然澤足以言兌之説。而不足以見説之至。必也麗澤焉。其來无已。則其益无窮。人而黙察夫相資之益。則兌之為説。誠有不待言而自喻者。卦之理於是見矣。云云聖人所以言於象。昔者聖人擬形容。象物宜。然後立八卦之象。以盡八卦之理。欲知八卦之理者。求之象可也。然理固有不可勝窮者。又必於重焉見之。巽不重。不足以申命。離不兩。不足以言麗。惟洊至足以言坎。惟洊雷足以言震。蓋理可得言。而理之至者。不可得言。易之所謂理。皆其至者也。而況於兌為天下之至説。是説也。可以心諭。而不可以言傳。苟非自其相資之益觀之。則何以哉。説言也。兌人孰不知兌之為言説也。説萬物者莫説乎澤。人孰不知澤者。所以明乎兌也。兌之理。其果盡於此乎。今夫理在天下。一時之僅可。而他日之不然。則不足以言説。學橆之僅加。而決洽之不足。則不足以為説。惟麗澤也。相繼而無已。並至而不窮。有浸灌漸漬之功。而無朝滿夕除之患。凡物之説於斯。吾見慘者舒。憂者遂。煕怿而不自得者。莫不忻愉懽悦。而自適其所。非桔槔之患也。非揠苗之長也。蓋至於此。然後見兌之説物。悠遠而深長。天下之至説。　以後加於此矣。聖人取諸澤之麗。其善於明理也夫。不然。澤而非麗。則溝澮之盈。其涸可以立待。兌之説而止於是。吾恐卦之理殆不若是然矣。雖然。兌為天下之至説。則吾既得聞之矣。而君子之説。乃獨以朋友言之何哉。蓋理義之説心。猶芻豢之説口。而説之不以道。則君子有所不為。漸摩之益。一入乎吾心。則其樂有不可以勝窮者。非深造乎其地者。殆未易以説言也。斯道也。方有望於麗澤之君子。金壇經義君子以朋友講習。　同氣相求。同心相得。氣同則心同矣。朋友與我同氣者也。講習與我同心矣。氣同而後相求。心同而後相得。兌象下之辭曰云云。夫稟天地之秀氣者為儒。名不載於農工商賈之版。所業則讀書者。文與我均名為儒者。均同氣也。脫胞殼而露肝膽。剖形骸而披胸臆。相與釘金石交。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以之云乎。資友以成也。今夫同堂曰朋。合志曰友。雲凝風休。氣味相投。蟄動蟲鳴。氣類相感。神交精契於真純之天。心融意會於琢磨之地。講習乎詩書禮樂

也。講習乎孝悌忠恕也。講習乎禮義廉恥也。惟恐有聞。所講不精。惟恐有傳。所習不熟。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吁君子善與人交矣。不然。學之不講。夫子所憂。傳不習乎。曾子所省。吾師孔也。吾友曾也。舜雩水之春風。沐杏壇之教雨。行之乎仁義之途。遊之乎道德之源。朋友相得之樂。詎可量哉。雖然。講習者。明道事也。所以為行道者地也。雲龍風虎。聲應氣求。同心同德。佐興唐虞。赫赫洸洸乎功業。遂日以新。名聲隨風而流。聯步接武。皆今日講習人也。吴如愚麗澤兌説　麗本離義。離麗也。蓋取明相附麗而言兌説也。而象辭亦以麗言澤者。何也。當知麗乎離訓偶。而又訓華與美。非但有附麗之義。亦有明義存乎其中。非明不可以見其麗也。故明兩作離。言麗而兌以兩澤相附。亦言麗。是知兌之所以為麗者。以卦畫詳之。畫有中虛之象。以卦象詳之。澤有中虛之義。中虛則明。非麗而何。況澤者。停水者也。水止不流。其光瑩淨。自然悦澤。兼之以澤附澤。交相輝潤。則説而麗也。可知矣。此麗澤兌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朋友講習。蓋因其兩澤附麗。而知朋友之相親。即其互有滋益。而知講習之為樂。遂發明朋友講習之旨。朋者同門者也。友者同志者也。講以究其所學之道。習以溫其所學之事。惟其講貫習熟。遞相開發。理義斯有所明。於心斯有所

悅。孟子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人之悅於心者。孰有過於理義哉。理義既悅心。則舉斯心而加諸彼。說之大。民勸矣哉。亦由是而充之耳。

攔江網賦句初吉二孚。具不已之愉快。二陰四陽。有不窮之動盪。內非外也。則內外德洽。陰與陽對。則陰陽道濟。　曰和曰引。合初上以一致。孰內孰外。無剛柔之異宜。　一陰首二陽。而正順相濟。二爻應五位。而吉孚如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釋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危進第

第一頁及第二頁前半頁缺

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無是言也。說以中正為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朱子本義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卜子夏傳初九和說吉。上行未疑也。以剛正之說。首出門而和人也。守正和人也。守正和人。何往不吉。行豈疑哉。孔穎達正義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行未疑者。說不為諂。履斯而行。未見疑之者也。所以得吉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張横渠說初九。和兌吉。上行未疑也以陽居下。無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張紫巖傳和有可否義君子和而不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用能不失其應。擇師友隆德義以成就其器業云。兌其少女。誠一之性。為和為行未疑。初應四。四有剛德。初因之以成其德。曰和兌。郭雍解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兌之吉也。武知和為說。不和為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惑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言亦无自而主矣。李光讀易詳說初九。居兌之初。為說之始。在下而能以剛正自處有孚信之德。而无邪諂之行。和而不同。无所阿比。所以得吉。士方未遇而尊以和柔為行。或疑其邪諂。初能履剛守正。眾所孚信。故曰行未疑也。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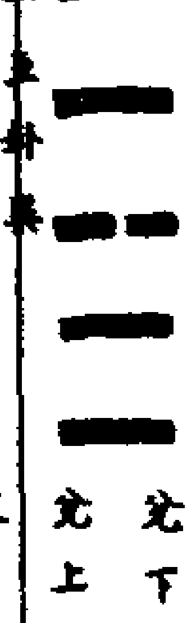
疑者未有可疑之行也。朱漢上傳初九。剛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和兌相濟者也。故曰和兌。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巽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毀。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兌吉。初九遠於六三。無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也。晉訾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李衡義海撮要九二。剛中而說。君子也。初九說君子而與之和。是以吉。介鄭剛中窺餘初不應四。而與二相親可謂說矣。況二乃君子我之類也。與之親非苟於同和而已矣。雖然使上有正應而下與近比者親。或可疑也。无所偏應惟賢是說。尚何疑哉。此其所以吉二以陽在上。我以陽在初。未嘗同也。三以柔在外。我與二皆以剛在中。非和而何。鼎作易謂四變應初。震為行坎為疑。故行未疑。楊萬里傳當兌說之世。天下大說於下。君臣相說於上。此眾人所說。而聖人所甚不說也。必有疏遠在下之士。質特立不倚之剛。獻可替否。以相濟而不疑其庶幾不至於容說之朝乎。所以吉也。初九是也。以陽居陽至剛也。在下无附至疏也。至疏則大利不能怵。至剛則大戮不能柔。斷而行之。何疑之有。故成帝燕安之餘。非朱雲莫能斬佞臣。神堯平定之初。非孫伏伽不敢諫游戲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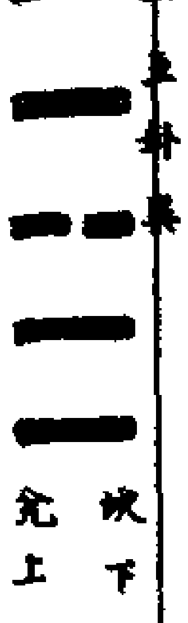
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林栗集解初九。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下卦之下。上无其應。而聚於九二之離。故曰和兌。孔子有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今之學者。多不能剖和同之異。愚請辨之。和與乖對。同與異對。君子以道相與則无至於乖。然其言行有時而異矣。此以為是。彼以為非。此以為得。彼以為失。是謂和而不同也。小人以利相從。則不敢為異。然其心志。有時而乖矣。見利不能不爭。見危不能不相棄。是謂同而不和也。今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而小人者遠矣。和而說之。不亦可乎。故曰吉。子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親君子而遠小人。無可疑之迹矣。其曰未者。因九二以成文也。在初未疑。至二則可疑矣。楊慈湖傳兌之初。莫知所適從也。泛然和說而已。故吉。象曰。行未疑者。所行未有可疑之迹也。李謙齋詳解晏子論和與同異。以為以可濟可。以否濟否。謂之同獻可以替其否。獻否以成其可。謂之和。則是和者。以有所不說而為說者也。以有所不說為說。則人必有疑之者矣。惟其行之以貞。是以吉而无疑也。初九。以說居下。而不失其剛。是豈苟說者矣。蔡節齋訓解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未牽於陰。故未疑。若四則有商兌之疑矣。馮椅輯注和兌之

吉。初九象占。　行未疑也。爻與六三相遠。九二未相疑也。凡曰疑者謂陰爻。林黃中曰。未者。因九二以歲爻也。在初未疑。至九二則可疑矣。程正叔曰。謂未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馮椅輯傳初九。和兌吉。贊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耿聯道曰。九二剛中之君子也。說而與之和。故吉。馮當可曰。陰陽必相說。二說。於三者也。惟初遠於三。與二相比。不為二所疑。和同无間。林黃中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晏子之言）和與乖對。同與異對。以陽剛居兌之初。君子之正者也。比乎九二。得其類也。和而說之。不亦可乎。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兌初九　兌之困





兌雖陰卦。物實陽爻。陽為和。和兌之象。四居巽中。巽為疑。不與初應。故初有行。未疑之象。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九居下兌之下。比二之陽。是以賢者為說。而非。如二五說。於陰柔之比。乃君子和而不同者也。豈為妄說

者哉。惟其初是陽爻資稟既高。變而為坎。其中甚明。故能不說。陰而說陽遠小人而親君子。即是兌之吉。未初之說。於陽既不疑其行。而人亦未敢疑其行為妄說。者。則其吉也。宜矣。卦變為困。以說而處困者也。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初九居兌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趙以夫易通初用而柔。上與四應。以和為說。行而得吉。又何疑焉。易椟總義兌具少女之性。而初在下體之下。謙以降己。和而得其正者。故曰和兌。和有二義。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諂邪而已矣。在人安得不疑。今以陽剛上行。无係應之私。而乃勵其剛介自守之行。所謂行未疑者。不能无疑也。徃遇九二以剛中相比。何疑之有。所以為吉。趙汝楳輯聞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比乎二以剛遇剛。不際乎柔。行而胥說。未有間之者。奚疑之有。徐相直說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說而體剛。上无繫應。以和為說。所以吉也。象言心無所係可否。决之以理也。張應珎解初九得位和而能說。其行未疑。是以吉。陳深讀易篇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初遠於陰且處也。正和兌而行未有疑。故吉。然言未。則終或有疑。若居中。則無是言也。蘇起翁讀易記初九處兌之下而無應。在下則勢卑。无應則援寡。勢卑援寡之人。豈無所不和。與人和睦則

致吉之道。其行未有可疑。當然而然者也。苟在下而恃九剛。暴與人不和則人皆得以陵之。是其行取疑於人也。何吉之有。又變坎伏離。離明故知和說為兌。丁易東象義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此釋兌六爻象辭也。初九去三尚遠。未牽於陰。故未疑。若四則有商兌之疑矣。　或曰。四互巽則有疑象。初未有疑也。鄭鑄圖說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巽之初九。巽為疑。也反為兌初乃為和也。初九无應。何以為和。以兌麗兌。是以和也。麗澤之道豈止和而已哉。又從而致吉矣。故曰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謂以兌入兌。則不疑其所行也。俞琰集說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人有二心則疑。九四之商兌是也。初九在兌之初。惟知近比於九二。則其所行。蓋未疑也。李簡學易記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以陽居下處。說之初。正而无所私係。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吉。行未疑者。初未有私欲之害而行之不疑也。李恕易訓初以剛居說。而處下无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說而无所偏私者也。故吉。以和為說。其行未有可疑也。保八原旨初九陽居最下兌之初也。　和兌吉。上无正應。无偏私也。以和順為悅。能謙下也。以此處兌。得正吉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君子體而用之。陽剛得正。和而不流之說也。以是而行。何疑之有。胡震衍義初九。和兌吉。止行未疑也。和

而不同說之善也。有求而和。邪諂之流也。无應而和。正大之情也。和而不同。君子之公也。同而不和。小人之私也。和則真情融通。同則私情朋比。和則周而不比。同則比而不周。和則萬物為一體。中國為一人。同則私恩以相結。朋黨以相親。二者介於毫釐之微。判於天淵之遠。窮理君子不可以辨也。兌之初九。陽剛而居兌。則不至於介。得正而居兌。則不至於邪。无所係應則无所牽累。處下而剛則无所卑屈。和而不流。其說也。所以為吉也世之衰也。正學不顯於天下。義理不明於人心。於是有妾婦其道如儀衍者。於是有媚竈如王孫賈者。於是有好佞如祝鮀者。於是有闇然媚世如鄉原者。此其自視以為人事之當然。而不知賊天理。背禮義。而得罪於名教也。聞初九和兌之風。亦可以少愧矣。斯道也。中庸之達道。樂記之和。順書之和。衷傳之惠和。皆是物也。近之感一家之和。推之興一國之和。達之致天下之和。大之名天地之和。皆可即和兌之義。而推廣之。象曰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未見其有失也。晏子曰。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兌以說為說和。兌以不說為說。張清子集註象曰。和兌之言行未疑也　進齋曰疑謂疑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無係。故未疑。四二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矣。　愚謂初九爻位。皆剛上无應與不比於柔。得說之正。和而不流者也

所行未有疑惑。其吉可知。若四比於三。則有商兌之疑矣。胡一桂纂註。蔡氏曰。初未牽於陰。所行未有疑惑。若四比三。有商兌之疑矣。趙珪解。初九和兌吉」行未疑也。有剛德之君子在下而先倡。當說道行之時。人皆知說而不知其所以說。九在說之初。以德而和。此君子之和也。以和見說於人。得說之正。是以吉也。象云。行未疑。九以德和見說於人。非求說者。是行未有疑也。陳應潤爻變易縕。初九變困。上兌下坎。剛能下柔。男女感說。故有和兌之象。但困厄之人。惟依說順承以免禍。不能行剛決之志。和兌則吉。行未疑者。但一以和兌之道待人。自不疑其行。恐或人亦疑之。如漢司馬徽畏謹小心。有以人物問者。每言輒佳。婦曰。人質疑問君。一一言佳。豈從君之意乎。徽曰。如君言亦復佳。此和兌之義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兌自有和義。獨於初言者。以其得剛陽之正。具和說之體。故首言之。疑謂疑於陰也。卦唯四陽。獨初與陰无所係。故未疑者。二四則疑於三。五則疑於上。　蒙謂以剛居正而无係累之私。則不妄說人矣。異說之易疑。聞兌之初言和兌。二言孚兌。三言來兌。四言商兌。上言引兌。各有所說。獨九五言孚于剝。略不及兌說之意。而有厲。何故。　逍遥公曰。兌卦二陰。六三在下卦之上。不當位而凶。上六在上卦之上。小人在前也。九五為兌之主。說

可知矣。小人在前欲剝去之。非示以信。人所不說。然而有厲者。以小人在前故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程子傳。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朱子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王弼註。說不失中。有孚者也。失位而說。孚吉乃悔亡也。　重言悔亡二十一。本卦一。餘附咸卦。孔穎達正義。九二。說不失中。有信者也。說而有信。則吉從之。故曰孚兌吉也。然履失其位。有信而吉。乃得亡悔。故曰孚兌吉悔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孚謂五也。四已變。五在坎中。稱孚。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矣。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隨之為言。下隨上也。六三以柔不中。乘二剛之上。九二以剛居其下。當兌說之時。可不從權以說之乎。權以說之。所謂動而說。隨以下隨上者也。然非詭隨也。非志在隨人也。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外雖有可疑之迹。而內實自信其志焉。故於兌之時。變體為隨。而有孚兌之辭。而夫子釋之以信志也。夫隨之為義。言君隨天之時。而天下乃隨君之時。又六爻所言。皆有隨義。而是爻獨言君子隨小人而說之。故為兌之隨。而與其本體異焉。夫經有曰兌說也。又曰。動而悅隨。然則說未至於隨。隨則說可知矣。故隨復為兌。則其說已甚。且以柔居之。故唯小人是說。而不足以事君子。故其爻曰。係小子。失丈夫。而兌之九五。所謂孚于剝者。亦似之矣。兌變為隨。則說而後隨也。且以剛居之。故雖小人是隨而不害其為君子。故其爻曰。孚兌吉悔亡。而隨之九四。所謂隨有獲。正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者。亦似之矣。趙復齋說。以九居二。故不孚於六三。自信而說。以忘其悔。九五本位无陰。故孚于剝。蔡節齋訓解。剛中故孚。近柔宜有悔。居中故亡。馮椅輯注。九二孚兌相與以信而相說之象。　吉悔亡占。趙汝楳輯聞。九二孚兌吉悔亡。孚疑之反。謂與三交信也。悔亡。有悔而亡也。　九二。際乎成卦之柔。剛柔交信以為說。說之吉也。然三方有凶。而我比之。寧能无悔。幸以剛中。能存其在我者。而後悔可亡。剛柔交際之難如此。姑汾遁叟証類指趣。失位而說。悔也。說不失中。有悔亡也。以實而中。有信者也。有信於兌。吉而悔亡也。若微子為庶出。失位。性中正而有信著之德。雖失位有悔。而終王于宋。是悔亡也。陳深讀易篇。九二孚兌吉悔亡。九二以陽剛得中。為有孚信。而兌說故吉。兌既以說體居陰。又近比于三陰。為有悔。以有孚于中。是以吉而悔亡。故夫子曰信志也。丁易東象義。六三陰柔不正。同體近二。以不正而說我者

也。宜其有悔。九二與九五同德相孚。以中道相說。所以吉而悔亡也。孚者上下之志相信故也。　此爻以同德應五取義。許耆齋讀易私言。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為累。此以得中之義為勝也。獨節之為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吳澄纂言。九二。九居第二畫。為兌之隨。　孚兌。象也。二以中實孚于三也。　吉占也。　悔亡。占也。比柔當有悔。以誠心待小人。則小人无所用其奸。故其悔亡。俞琰集說。九二孚兌吉。悔亡。九二切比六三之小人。本當有悔。然剛而得中。能下與初九同德相孚。則其說也以道。故吉而悔亡。胡炳文通。二孚孚五也。以陽居陰。本有悔。孚五則吉而悔亡。然以九二則悔亡。以九五則有厲。何也。六三為兌主。說猶未極。上六成兌之主。而居兌之極。二比三。能不孚乎三而孚五。故吉。五兌之君也。而比上。不孚乎二而孚上。有厲矣。董真卿會通。錢氏曰。中實為孚。二五剛中。故皆曰孚。　李氏過曰。二應五。君臣同德。而相說孚。兌之吉也。　張子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齊履謙本說。信書于其中之謂孚。梁寅參義。二陽剛中實。有其孚誠者也。然當說之時。與六三比近。為三所說。故不免於有悔。二若能絕去三之私比。而與九五以同德相說。則其說以孚誠。可以獲吉。而其悔

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子傳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卜子夏傳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失位與三豈无悔也志在和人欲其說信中不失正故吉也夫何悔焉王弼註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其志信也孔穎達正義信志也者失位而得吉是其志信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二變應五謂四已變坎為志故信志也張橫渠說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蘇軾傳初九和兌吉止信志也和而不同謂之和兌信於其類謂之孚兌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說於小人將以有所濟非以為利也初九以遠之而无嫌至九二則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於初九者而後悔亡文子而實不予所以信於初九也陳了齋說兌而說者和兌也知和而和者行也未疑猶未變也履以和行而至於體天地之撰者聖人終始也是故習以說始行以慶終說之所以大何也亦悔亡也亦信志也唯嘉會之君子為能孚兌張紫巖傳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二阻陰于前而以陽居中得兌說之正其志信其道卒孚於九五之君曰孚兌三雖蔽之弗能為己累也是以悔亡夫事君者亦各盡其誠而已誠苟上通說夫

何遠君信而說於上則民信而說於下二者皆本夫在我有可信之實故孔子釋之曰信志焉嗚呼士君子於兌不必區區然求說于君為也反身以求其信焉道斯通矣兌西方為信少女為孚郭雍解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為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兌信志之理一也李光讀易詳說兌主於說說物者常失於不正九二上比於六三陰柔小人而已比之宜有悔也然履中信志和而不同非為邪也是以吉而其悔可亡也士非見信於人之難自信為難能自信其志則雖舉世非之不能沮也權利誘之不可移也白刃臨之不可屈也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朱漢上傳六三小人非道求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為九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于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夫石錯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

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李衡義海撮要二不違中有信者也說不與信吉其宜矣然比于三而狎小人有悔也以其能遠而不固守其正故得悔亡二不當其位是不守其正也故信道篤而自知明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荀鄭剛中窺餘九二之孚與五孚也五非其應然純卦皆兌應兌之二五以同德在應信久當自孚也兌之時三以陰柔比而求說二欲遠之不能是安得無悔然二五同以剛中柔外而成卦始雖不以陰陽正偶相得及其久也誠意感通君臣相說而悔亡矣諸卦二五非應而以同德相求如小畜與困亦然非但純卦也鼎祚易九二之孚謂五二動得位應之故孚兌吉悔亡四變坎為志故信志大抵二應五其本志也楊萬里傳禮不妄說人君子難說故妄說人者小人也易說者尤小人也九二居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天下視其所說而赴焉者也惟九二以剛正之德居中正之地見其誠正可說者說之其佞偽妄說人者絕之則天下誠正者至而佞偽者遠矣惟其孚誠者說之此其所以吉也吉矣又曰悔亡贊之之至也故周伯仁受刁協之佞而仲智責之張九齡畫蕭誠之軟美而李泌鄙之皆愧於兌之九二者也然仲尼猶戒之曰信志也謂彼之誠信亦必察其出於志蓋恐其色仁而行違也佞偽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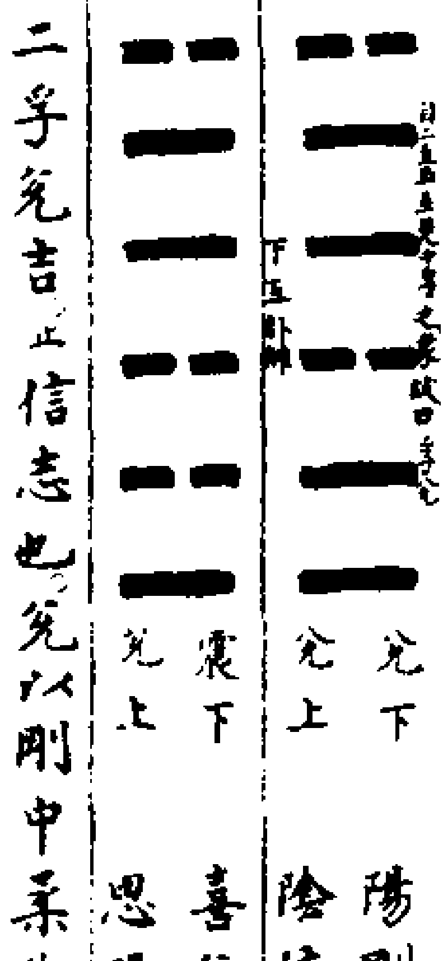
說之小人其亦難防也哉林栗集解九二離也以陽居柔而在下卦之中上无其應而下乘初九之兌承乎六三之巽故曰孚兌孚信也君子之道依乎中庸為人謀而无不忠與人交而无不信不惟君子信其不渝小人亦信其不為己甚也九二以剛中之德體離明之資而處於君子小人之間信而說之可謂得乎中行矣故曰吉又曰悔亡比乎小人宜若有悔其志可信是以悔亡故子曰孚兌之吉信志也楊慈湖傳二五本為正應而兩陽无相應之象然陽為實有誠信之象故有相孚之象惟相孚而和說則吉悔亡如不相孚斷无和說之理故象曰信志也言心相信項安世玩辭初九九二　初二皆與凶人相說而不害為吉者初正而二中也初與三不相比應无可疑者獨以三來同體而與之和和有相濟之義以正濟不正適足救三之凶故小象曰行未疑也九二親與三比始涉可疑然二以剛實在內而得中其志可信決无朋邪之理雖與邪比其悔亦亡故小象曰信志也自二至上為革故悔亡信志初至五為中孚故无疑三至上為大過故凶此又互象之著明者也李謙齋詳解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九二大臣之事也二與五為應五以剛而二亦以剛應之兩剛相值宜有悔矣然人臣之於君不患乎不能以剛介自處而患乎无忠信之誠以固

之苟有忠信之誠則雖犯顔敢諫未有不能取信於人君之志者矣九二以剛而居中有中孚之信是以悔亡而乃得吉也齊景公欲為遊觀之舉而晏子有荒亡留連之諫晏子之言則剛且直矣惟其發於至誠故景公說之而命太師作君臣相說之樂故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晏子伯者之佐尚能以此動悟其君之心而况古者大臣之事哉　蔡節齋訓解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在中故以信志言　馮椅輯注孚兌之吉九二象占

信志也二與三其志相信非苟為相說者也　馮曰其志可信而信之　馮椅輯傳九二孚兌吉悔亡贊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程正叔曰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剛中故吉而悔亡　馮當可曰比三而說之說而信必其誠可信也故有說之吉兌說之悔以中正剛明故也　鄭舜舉曰成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不流於說雖同體而不同也比之者其情密其交深其能悔亡者陽剛而得中也　陰陽之情近而相得則相孚非正應本有悔也唯其以剛明中正而合故相說而吉其悔乃亡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兌九二　兌之隨



陽剛居中為孚孚兌之象二陰位也陽居陰位故有悔在離喜兌說之中悔之之象艮為思陽居中為信信志之象

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兌以剛中柔外為卦九二九五剛中者也上六柔外者也九二親於六三同體而相比又居互卦離體之下離麗也以說而附麗者也自常情觀之則必說於陰而親於小人矣若果與六三為說則可知有悔惟其中心既剛變震變艮震動也艮止也以剛而見於動止之間故能不事諂媚以妄說乎人其自信於志者惟兌之剛中之道而已他非所愛也豈非兌之九二有孚於中者歟不得其吉則不亡其悔故曰孚兌吉悔亡卦變為隨非自信其志則詭隨者也趙以夫易通二用而柔上與五應相孚以心何吉如之悔亡者當位有應不可復還為剛也易祓總義以九居二其位不正又上無正應而近比於陰在兌之時能無悔乎唯二之陽剛得中為中心誠實孚兌也內有相孚之志則位雖不正而非由於邪佞雖比於陰柔而守志不可移志出於孚則已不疑於人而人亦信其志此孚兌之吉所以悔亡　趙汝楳輯聞孚兌之吉信志也六柔三為不

當二之此之于其德非于其傳故其交孚以志不以貌此得吉之由也不然說不以正又何吉乎　徐相直說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二比於陰宜有悔惟剛中之德孚信內充和而不同故吉而悔亡象言剛實孚信存于中也　張應珍解九二在中民皆信其為說之志是以吉而悔亡　陳深讀易篇孚兌之吉信志也九二雖近三陰以剛實內充非求容說於人者也五雖不應二居中而自信吾之志而已　蘇起翁讀易記九二亦無應與而與六三來兌之小人親比宜有悔矣而九二剛中孚信以為兌說見可說者而後說之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自守不失和而不同故其悔亡且吉蓋彼自來兌我自孚誠相與孚信存於中而其志不苟是以有悔亡之吉二三四互離豈不知孚信以為兌說乎卦變隨若其動而說隨則非孚兌信志矣

丁易東象義孚兌之吉信志也九二剛實居中與九五同德相孚其志相信也　或曰互離伏坎為志恐泥　鄧錡圖說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九二守中三來說之九二說之不以道則不悅也二近於三理似有悔二與五孚其悔亡也兌者說也其體說也不必有應故二五之孚兌之吉也故曰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謂信以發志也　吳澄纂言孚兌之吉信志也以誠信之志待六三也　俞琰集說二與初同德相信其志蓋在初

而不在三也二剛中有守決不妄說于三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保八原旨九二剛實居中故有孚也　孚兌吉悔亡上近六三本有悔也以剛處柔故得吉而亡其悔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君子體而用之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于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胡震衍義九二孚兌吉止信志也二承比陰柔說之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故吉而悔亡夫世之不誠而說者匿怨而反其人藏怒而親處口蜜而腹劍情疏而貌親甚矣其欺也古語有曰世之人詡詡強笑語出肺肝相示指天誓日不相棄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反眼若不相識而又下石焉其如孚兌之吉何如哉兌之九二所以吉者唯其說以誠耳想其容貌之和肺腑之通也言語之洽情文之實也和說之真表裏之一也人疑以陽居陰承比陰柔宜有失正過說之悔然剛中之孚足以行焉此悔之所以亡七十子之說夫子皆心悅誠服何也以我之誠故彼之說我者亦以誠也是知說人之道雖惠不可以為說惟誠意之充實則說斯善矣象曰信志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人而自失中是以吉也　朱子發曰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素書

曰。說合心離者孤。豈孚兌之義乎。張清子集註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丘行可曰。二孚兌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兌之吉。視五之孚于剝則有間矣愚謂九二剛實。故為孚兌。上近六三之柔。故有悔。居中故吉而悔亡。二處大臣之位。當兌說之世。而天下視其所說以為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於剛中之志。鮮不為六三說媚之所惑矣。趙珪解九二孚兌吉上信志也孚。誠信也。九二履剛中之道。而行其孚信之誠。發見於外。人見其剛中孚信之德。故喜說之。所以吉也。三為說之主。而來說於陽。二切近比之。宜有悔。以剛中之故。其悔乃得亡。象云。信志。謂信其剛中之志而說之也。陳應潤文變易縕九二變隨。上兌下震。男女感說而相孚。孚兌之吉又勝於和兌也。二居臣位。變爻為柔。與上之五剛為應。所以相孚而吉也。五陽雖剛而兌之才柔弱。二陰雖柔而震之才剛健。以剛健之臣。隨柔弱之君。裁決庶政。進退百官。上信其志。其悔乃亡。晉王衍問阮瞻老莊與聖教同乎異乎。瞻曰將無同。衍善其言。辟為掾。世為之三語掾。此一言而孚說也。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二孚兌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兌之吉。視五之孚于剝。則有間矣。蒙謂剛實居中而處悅。乃和而不同者也。**六三。來兌。凶。**程子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朱子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王弼註以陰柔之質。履非其位。來求說者也。非正而求說。邪佞者也。孔穎達正義三為陽位。陰來居之。是進來求說。故言來兌。而以不正求說。佞邪之道。故曰來兌凶也。要義六履非位而求說。為來兌。凶（見前王弼注）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從大壯來。失位。故來兌凶矣。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夬也。而爻辭云爾者。夬之為卦。一陰乘五陽之上。而其義為決者。五剛決一柔而去之也。兌之六三柔過乎中。為小人之象。內乘二剛以為說。若小人乘君子之上也。於是二剛自下而進。則決之之禍至矣。故變體為夬。而曰來兌凶。夫孔子嘗曰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謂舉而錯之於其上也。小人而居君子之上。則害治以傷民。君子其容之哉。蓋易以往為之外。以來為之內。一陰宜避二陽以去。乃歛之內以乘剛。故人所不服。而為二剛所決焉。此與需于血同。其所以異者。需之四。在一體之下。而兌之三。居一體之上也。故至於凶焉。甚於需矣。雖然。夬以一陰乘五陽。乃為五陽決而去之。是夬一陰乘二陽。而亦有是義者。彼以六爻之全體言之。而此止以下卦之變體言之

故為兌之夬而已。蓋與夬之全體異焉。且夬之兌者。君子以決小人。為夬而所以說之者。道之權也。豈終與之悅哉。兌之夬者。小人以乘君子自悅而所以決之者。義之正也。故直以來兌為凶焉。趙復齋說以三畫卦言之。剛中柔外。以六畫卦言之。陰來居內也。剛中而說。正也。陰來而說。邪矣蔡節齋訓解來四也。柔居不正之位。比四為說。說而失正者也。馮椅輯注六三來兌。就人以求說之象。　凶占。趙汝楳輯聞六三來兌凶。來者由外而內。　說貴剛中。苟能守正。則志同道合。雖不即人。人將即我。自有交說之理。六三不剛不中。來而求說於二。失己以媚人。人必見拒。以斯為說。凶之道也。姑汾遁叟証類指龜居不獲正。處不守中。為兌之口。來求兌也。志在諂佞求說於人。宜有凶也。如漢武帝時江充小人。以譎詐之行探說于上。諂媚求愛。縱或得之。終成夷滅之禍。如東方朔亦未免俳優之類也。陳深讀易篇六三來兌凶。六三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反來求說於在上之陽。陰性向下。既不正而來。則是妄動而求說。所以凶也。三至上互體為大過。故凶。丁易東象義六三柔而不正。來說於二者也。兌自壯來六自五而來。三以說乎二。故曰來兌。所以為凶。　此又以不正求說致凶之象。吳澄纂言六三。六居第三畫。為兌之夬。　來兌象也。三不中正。下求說於二。故曰來兌。小人以諂說媚君子者也。　凶占也。俞琰集說六三來兌凶。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犯分而妄說者也。以九二不與之比。乃來致九四以為說。來與豐六五來章之來同。彼以上而致下。故吉。此以下而致上。故凶。胡炳文通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來求說於剛。初剛而正。二剛而中必不從也。凶可知矣。董真卿會通王氏宗傳曰。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間而位則不當。左右逢迎。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齊履謙本說未至而急就之謂來。梁寅參義陰必說於陽者也。三為說之主。不中不正。而來說於陽。此小人之說君子也。所說如是。則小人固凶矣。而君子受其說者。亦豈免乎。**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程子傳自取不中正。兌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卜子夏傳六三來兌凶。上位不當也。兌者陽說陰也。過說於上。柔以來人。使人從欲者也。何以終哉。凶其宜也。王弼注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重言位不當也。十六本卦一餘附履。孔穎達正義位不當者。由位不當。所以致凶也。李鼎祚集解案以陰居陽。故位不當。諂邪求說。所以必凶。陳了齋說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兌而有來失

中失失故凶中則當。張紫巖傳。六三來兌凶。止位不當也。處四剛中。來者說之。是謂導諛之人。故凶。孟子以公孫衍張儀爲妾婦之道。謂夫事君容說。而以順爲正。俯仰祗愧。何以自立於天地間也。戒之哉。郭雍解。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李光讀易詳說。三陽位。而六以陰柔居之。不正也。以象邪佞不正之人。欲以非道媚悅正直之君子。必爲所斥逐。其凶宜矣。君子小人。猶水火燥濕之不同。以帝兌之聖。猶畏壬人。孔子之聖。亦曰遠佞。是知邪佞之人。急於求進。是亦在上者有以來之。非剛明之君子。未有不爲所離者。唐明皇之悅李林甫。德宗之悅盧杞。亦其資適相逢爾。六三爲兌主。自處非正。故小人得以乘之。此有間而可入也。如好色。好貨。好田獵。好用兵。以致陂池苑囿之觀。各因其所好而投之。故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以急於求說。而自處非中正之位。說不以道。至亡國敗家。其凶可知矣。朱漢上傳。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位。而乘剛來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兌。三高位也。柔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兌凶。楚費无忌。漢息夫躬。唐伾文之。李衡義海撮要。三爲一卦之主。而不以正用說。欲以邪諂招來剛。真誘掖衆陽使之說己者。冶容誨淫。邪行來兌。凶其宜矣。惟三陰柔不正。下親于二。二避之而不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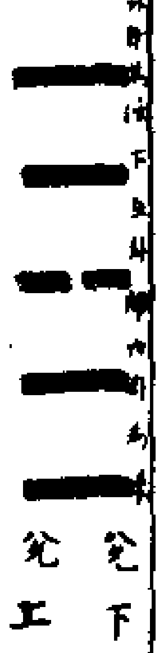
故稱來兌凶也。兌體趨下。是來親于下也。二以不處其正。是以避之。故一陰爲四陽之主。來者已皆說之。如一小人居四君子也。聞諂佞之人不當其位。所以凶。右鄭剛中窺餘。兌謂不自守。來而求說也。以文言之。兌以剛中柔外爲正。柔外則柔當外嚮。今反內比。是求說者也。易傳曰。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下也。枉己說人。不以道。凶矣。虞氏謂兌從大壯五來居。三來而失位。故來兌凶。集傳謂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楊萬里傳。聖人之誅盜。輕於誨盜。兌之六三。位不當是也。夫兌之六三其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鬻而不售。已之吉。亦國之吉。鬻而售。已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而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于下卦之上者。可咎也。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萬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靡來之得位。凶。于靡來亦凶于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以說而來。來而凶。豈六三之罪哉。林栗集解。六三上體爲巽。下體亦爲巽。以陰居剛。而在下卦之上。上兌其應。而介於九二九四之間。二爻皆離。而四又兌也。故曰來兌。來而說之也。巽爲入。故有來兌之象。六三居下卦之上。以一陰而處四陽之間。自以爲獲上下之應。殊九二九四兌違拒之意。而又欲困四以求五。困二以求初

故極其柔巽之行。以爲媚說之資。是以謂之來兌也。然九五居尊爲兌之主。而六三小人竊處非據。苟以柔巽取媚上下。將以誘而來之。說之不以其道。五之所不容也。欲免凶得乎。故子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說者皆謂三舍四而求二。謂之來兌。夫三上下皆巽。柔承皆剛。來而從二。則巽乎剛中之君子。而不失爲遷善之小人也。又何咎之有哉。借使三來求二於義不可。二不之與。而四已棄之。則亦悔吝已在而已。何遽至於凶哉。惟其不度德不量力。以小說大。將以覬覦非望。爲九五所不容。故其凶不可逃也。楊慈湖傳。六三之正應在上六。今不從其正。而從其不正。來比於二。是說於不正也。六三之傳亦稍高矣。惟賢者宜在高位。而說於不正。不當爾也。上六九二。不必以人言。惟以正不正言。陰陽相應。兩陰不相應。李謙齋詳解。兌之義雖主乎說。而說之不可以非其道。說之非其道。是容說者之爲也。六三陰柔不中。不當其位。而來就二陽以求說。諂諛取容。无所不至。其爲失正甚矣。以此而來。誰肯受之。其凶也宜哉。馮椅輯注。來兌之凶。六三。象占　位不當也。自外來居。不當其位。故凶。此孔子之例也。馮椅輯傳。六三來兌凶。贊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程正叔曰。陰柔不正。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者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程

可久曰。柔自外來乘剛。不能安於非據之位。故凶。　六自九來居之。失尊位而說下。兌澤非坎水比也。坎水潤下。而兌澤以上出爲功。觀坎兌之畫可見矣。今澤不上出而下趨。此澤之漏泉者也。故凶。況三之位。自多凶乎。說卦論三五多凶多功之殊。曰貴賤之等也。然則失貴得賤。其凶可知。彖贊所謂民之勞兌者。皆指此爻也。　（右明象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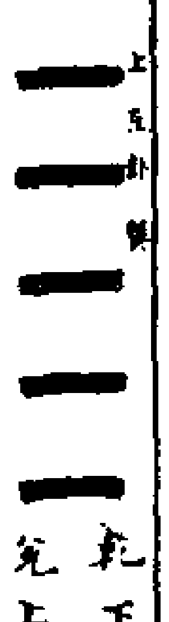
田疇學易蹊徑

兌六三　兌之夬



兌下
兌上

兌從離來。離之二。居于兌之三。來爲兌之主。以陰居陽而失位。故曰來。



乾下
兌上

兌。凶。位不當之象

六三來兌凶。止位不當也。卦爻以之外爲往。之內爲來。兌以剛中柔外爲卦。柔外則柔往而之外可也。今六三在內卦之上。反以陰柔爲內說之主。又居互卦巽離之中。巽入也。離麗也。是入而附麗乎二陽以來而求說於內。陰來說陽。邪佞之道。然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三以六變九。兌雖爲乾。乾

健也其說而健也兌是以見小人之心且禮不妄說人今三之妄說于人己為非禮而二既為君子必然難說又豈肯受小人之妄說哉君子進則小人不可固說而苟安乎君子之上必為君子決而去之所以為六三之凶也位不當者不但以陰居陽為不當其位然柔不之外而之內不當柔外之位故也况乎三之陰又居二陽之上而為內卦之主皆不當其位之象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九二之孚兌求諸己者也六三之來兌求諸人者也卦變為夬說於夬決者也鄭汝諧翼傳咸兌之主在三初遠之二比之遠之者不流於說不邇於邪雖與之同體和而不同也其行无所疑比之者其交瀆其情褻其能悔亡者剛陽而得中也剛陽得中自信必固故曰孚兌吉悔亡悔亡生於言也信非信於人自信而已故曰信志也三居二剛之上以柔說剛也君子之說人也不媚乎人三之不中正說人而媚之故曰來兌凶易以進為往以反為來三之說二剛有反而就之之意是媚也所以媚者由其所處之不當也趙以夫易通三以柔居陽於位不當上無其應安得不凶來兌者兌自乾來也若變為夬則為君子夬夬之無咎矣易祓總義六三以陰柔不當位乃下比二陽枉道而從之自上而下曰來故言來兌三之上下皆陽也陰柔不能高往而獨安於此

下者陰性就下失道以求說在人則讒諂佞邪側媚以取容者也凶孰大焉趙汝楳輯聞來兌之凶位不當也柔居剛位為不當徐相直說六三來兌凶丄位不當也三陽位也六柔居之是求說也故曰來兌凶象言其以陰居陽位也張應珍解六三不當位是來求說者必事佞媚故凶蘇起翁讀易記以六居三不當其位故為來兌六三為陰居上下四陽之間陰柔不能上往性但下流故來就求說所以為凶之內為來下體二陽以陰就陽而求說兌女失身就人求免脅肩諂笑以為容說說之不以正也宜乎有凶三四五互巽順而來就也丁易東象義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六三位不當以柔居剛欲說乎二不得其正者也鄭綺圖說六三來兌凶丄位不當也六三剛中而柔外者也柔於外者就乎人也九二守中非所以能說之也三來悅之自滅其中也以說滅中兌之凶也故曰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柔居剛不正也吳澄纂言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不中正故諂媚以為說也俞琰集說位不當明六三位不正也乾正位在九五坤正位在六二震以初九離以六二艮以九三巽以六四坎以九五兌以上六或以六三為重兌之主非也保八原旨六三陰居兌上位不當也　來兌凶上兌正應來就下而非禮求說邪媚之小人也說不以道是以凶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君子體而用之以陰處陽履非其位所居不中正兌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胡震衍義六三來兌凶丄位不當也說之義有二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以道義相歡以禮樂相示以中和相與斯之謂君子之說以貨利而合以黨與而親以枉道而求斯之謂小人之說由君子之說則衆甫之都會也由小人之說則禍患之淵藪也兌之六三為兌之主其質陰柔其處不正其位不中其於說道已失本矣上兌正應下比同體其所以求說者又非其正矣况其失道上交兌應而復來就下二陽以為說其凶宜矣象曰位不當也言以陰居陽位也雖然三之所以來兌者初與二也以初之正二之中而就之其庶幾於能就有道者矣何以凶曰君子之求說必先自正然後能親天下之正佛肸欲召孔子而孔子未嘗往王驩欲交孟子而孟子未嘗與之言以柔邪不中不正之資而欲親剛中剛正之人多見其不知量也楊氏曰聖人之誅讒輕於誨盜兌之六三陰柔邪佞挾此以來而求說於上讐而不售己之吉亦國之吉讐而售己之凶亦國之凶六三之凶于身不足咎也說六三之柔佞而來之既來之又位之下卦之上者可咎乎位小人于上可謂位之而不當矣位之而不當一佞來衆佞集不凶于而國乎故廉來之得位凶于廉來亦凶于

商恭顯之得位凶于恭顯亦凶于漢六三說而未來而凶豈六三之罪哉張清子集註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童溪曰六三居兩兌之間一兌既盡一兌復來故曰來兌夫上下四剛皆君子也三以小人廁乎其間而位則不當左右迎逢惟以容說為事此小人之失正者故於兌為凶丘行可曰六三柔而不中故來就在下之陽而有妄說之凶兌他以柔居剛位不當故也來者反而之內也　愚謂上下承乘皆剛而獨來俯就九二何邪蓋三與二同居下體陰性順而就下也趙珪解六三來兌凶丄位不當也兌之利在乎得正六居三不中不正為說之主來就下之陽以求說又求上之陽來而說之是所謂來說者曾不顧禮之正否其凶當如何象曰位不當以一陰處衆陽之間不中正以來人之說是以凶乃所處之位不當也胡炳文通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四比三之陰有商兌之疑初剛正去三遠故未有疑陳應潤爻變易緼六三來兌凶丄位不當也下卦之兌來往上卦之兌已來故曰來兌六三變夬下卦為乾乾之剛健安能行乎兌說之時兌三居不當之位兌君可依兌權可執而往來兌說之地欲行夬夬決之才欲其兌凶不可得也後漢禰衡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初傲曹操操不欲殺之送劉表復侮慢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褊急故送

（衡與之。又罵黃祖。卒為祖所殺。未免之凶也。若此。解蒙精蘊大義蒙謂兌與而說。以陰柔而居不中正故也。）

九四商兌

未寧介疾有喜。（程子傳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朱子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趙與迿易遺說朱子語錄。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兌理會王弼注。商商量裁制之謂也。介隔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處於幾近。閑邪介疾。宜其有喜也。商如字。鄭云。隱度也。介音界。隔也。馬云大也。近，附近之近。孔穎達正義商兌未寧者商商量裁制之謂也。夫佞邪之人。國之疾也。三為佞說。將近至尊。故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使三不得進。匡內制外。未遑寧處。故曰商兌未寧。居近至尊。防邪隔疾。宜其有喜。故曰介疾有喜。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巽為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變之坎。水性流。震為行。謂二已變體比象。故未寧與比不寧方來同義也。坎為疾。故介疾。得位承五。故有喜。都絜易變體義比兌之節也。而爻辭云商者。節之為吉止也。九四介乎六三九五之間。正有所未足。斷有所未至。於上下邪正之際。擇利而為之。未安於所其處則疑於所說而未能止也。然六三不正。而在己之下。有柔剛之難。而不我能即。乃能一志以從上而止焉。故方其為兌則曰商兌未寧。變而為節則曰介疾有喜也。夫節止也。艮亦止也。此不取艮而取節者。艮之止自然也。節則制之而後止也。始也商兌而未止。至於介疾而後止焉。此其所以為節歟。夫節之六四。亦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蓋兌之九四剛而不正。故商兌而後能承上。節之六四。柔順而正。故志在承上。而安節焉。然此利而行之。與彼安而行之者不同。故為兌之節而已。趙復齋說。體與初同。而情異者。卦重之六三在下也。商度。故未寧。介於二體。絕三說五。乃有喜。爾項安世玩辭商兌未寧。指三與五也。商者交易往來之名。三為五。而得屬五為三而得

凶。兩爻相易。皆未寧也。彼皆商兌而未寧。四乃介疾而有喜。然則動而求說者也。未必不為禍。靜而受疾者。未必不為福也。聖人之訓深矣。介疾有喜。介。間也。兩者之間。人所守以為限別也。故物之有兩者。謂之介。有守者謂之介。有別者亦謂之介。一在兩中。故可謂之小。介丘是也。一能制兩。亦可謂之大。大介是也。豫之六二。能以中正自別。不與禍交。故為介于石。晉之六二。守其中正。以侯上之明。卒受其福。故為介福。兌之三五兩爻相易成卦。九四介於其間。守其不正之位。而不肯動。故為介疾。介福者。介者之福也。介疾者。介者之疾也。然其疾有喜者。五與四本比。及降為三。復與四比。四雖不動。而說自隨之也。凡疾之愈者為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為言也。凡陰陽相得為有慶。故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明九四所守。本應有疾。因陰陽相得。故得愈也。蔡節齋訓解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度量也。上承下比。未能自決。故商度未安所向也。疾者比乎不正而為己害。謂三也。若介然去之。而承五之中正。則有喜也。馮椅輯注九四商兌未寧。內外和說。而有間之象。商說文從外知內。介疾有喜。占。介猶鱗介之介。限也。未寧者。以有疾之者也。能限之則有喜喜者。君臣相得之解。趙汝楳輯聞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商謀度也。介剛介也。疾陰陽不和之證。　九為剛德。宜得兌說之正位。適居柔上。仰九五之剛尊於義當說。俯比六三之柔佞。於情不能不說。說否相疑。難於自決。於是商略謀度。而不自安。儻能介然特立。說而從五。雖未免見疾于三。然自有可喜者存也。姑汾遁叟証類指龜商量行止。為兌未寧者。六三諂佞於上四。以剛德裁而隔之。介隔也。匡內制外。是以未寧也。介去其病。有喜也。如漢汲黯內以匡救武帝。外以隔去公孫弘等之佞。武帝雖慕。終不致害。是有喜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介乎陰陽之間。體為兌說。欲往五則說三之陰而不肯上進。欲來三則非其正應。而有疑。然而之五義也。非利也。之三利也。非義也。故商兌而未寧。如商賈商度之象。然六三陰柔。夫位憂悔吝者存乎介。九四陽剛。君子終於疾之而不從。上從九五。則勿藥而有喜矣。或曰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從外知內。即古人所謂商除也。商除者因實而求法者也。實見於外。法隱於內。即揆度之義　以象言之。九四下有互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商也。國利者也。又互離伏坎。坎為疾。或曰兌正秋秋為商也　此爻介乎陰陽之間。而能從陽者也。陳深讀書篇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四在三五之間。欲上承九五。又欲下比六三。去就不決。故商度所說而未定。互離與兌為歡。具互巽於市。為利三倍。商賈之象。而間

為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加田義亦同故人有節守謂之介四居三五界限之間能介然去三之柔邪從五人中正則有喜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失位疾也凡疾之愈為有喜无妄之疾勿藥有喜損其疾使遄有喜皆指疾愈四能介然自守知所說而從則其疾愈而有喜也許曾齋讀易私言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羶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无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一本无雖字）尚多戒辭也（一本无也字）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先不言而無應者亦有兇之之道云（一本勝任下作故有應無應皆有得吉之道云）吴澄纂言九四九居第四畫為兑之節　商兑象也商度量也與周書商賚九章商工商除之商同義四下比三柔上承五剛皆其所說故商度其所說而未定　未寧介疾有喜占也未寧者未定也四與五同體同德始雖商度未定終能舍三說五介疾者介乎上下之疾有喜者疾安也未寧之疾安謂先後有不定之意也（度量待洛切舍三音捨兑獲扶豆切）俞琰集說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商度也未寧未定也九四上承九五下比六三故不能决而商度所說未之定以九居四爻剛位柔半動半靜故其象如此介如地之疆介各有分限不可侵越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相似疾指六三之柔邪四雖與三相近然三居下體四居上體各分上下非若豫六二與初六六三同體也四也介然自守不與之比則三雖柔邪安能為吾疾害如此則四之從五也專而有君臣相說之喜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此君子小人之分也然邪念未易去也自非介然剛特有守之君子鮮不為邪柔之所移奪一牽於邪柔則將淪胥而為小人之歸矣豈不可畏哉況夫以陽剛之才處近君之位詔王以八柄馭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於其下而求說於我者无所不至況人與之親比者乎商兑未寧正天理人慾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審所從也聖人以介疾有喜言之所以開示正道隄防邪心其意切矣胡炳文通四介乎三五之間商兑而未寧必舍三從五截然有限介然有守疾邪如此有喜矣蓋位柔有商兑之象質剛又有介疾之象或能如此則三雖欲為之疾可有喜矣疾與喜相反无妄之疾損其疾皆以有喜言齊履謙本說行疑于其心之謂商商度也疑慮之意未寧未可以為寧也寧謂安其事也疾惡也既惡之則其絕而不為可知四以陽剛之才居大臣之位而上承剛明中正之君故其象如此喜謂得君之喜梁寅參義四上則說於五下則說於三從五則與之同德其說為正與三則比於陰柔其說為邪四以剛而居柔剛則欲往從於五柔則不能舍乎三是商度所說而未定也然以義言之則去私比而順中正乃致身之道也故四能守其節介而疾惡柔邪則有喜矣如大臣之絕私黨而忠其君學者之遠損友而親仁賢皆為可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程子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子夏傳九四商兑（止）有慶也幹居臣位商量宜制祇上使下不敢自安皆獲所說必得其慶也故大迷有喜也王弼注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重言　有慶也四大畜升豐兑各一孔穎達正義有慶者四能王內制外介疾除邪此之為喜乃為至尊所善天下蒙賴故言有慶也要義商兑介疾謂大臣裁佞閑邪故有喜（兑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虞翻曰陽為慶謂五也張橫渠說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諂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蘇軾傳九五兑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傳曰美疹不如惡石九四介於其間以剛輔五而議二陰者也故曰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後有喜也疾去而後有喜則易之所謂慶也陳了翁說商如商賚之商介如介爾景福之介疾者未寧也商而獲助斯有慶矣爭在九五而四能承之是以獲助張紫巖傳九四商兑未寧（止）有慶也商度也從君何商其以六三邪佞取容當斷然疾而去之邪四之所以深思審慮為國家天下計至尊如是則天人喜之上得于君而利澤行乎天下矣下乘三上比五為介三承之已莫之應為疾兑西方為商五巽巽進退為未寧互離離身嘉為有喜且小人賦詖說之性本幸一旦進用終之導君於非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是安可不思所以疾之而為天下國家除害也郭雍解當兑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安從說而擬議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兑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兑未寧者如此至於事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捨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兑之義然兑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義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李光讀易詳說六三來兑此最佞邪之人如蠅之營營驅之復來者九四以

剛直處近君之位欲有以排卻之而未知計之所出故擬議商度不遑寧處然終獲有喜者遇九五剛明之君也不然其身之不暇保憂未艾也故象言九四之喜有慶也喜在我慶在一人與天下也邪佞之人聖人之所甚疾也知之非難去之實難以周公之聖猶不免見疑於成王觀鴟鴞之詩其心之靡寧可知矣心之靡寧以王室之靡寧也然則九四一爻非周公其孰當之　朱漢上傳離兌為嬴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兌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者乎介者陽剛介于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陽失位六二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可不慎其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　李衡義海撮要四以陽居陰是說而飫和者又體剛而不為迎諂也比于三而不與之同體是能專介而疾乎小人也下同初而說於賢宜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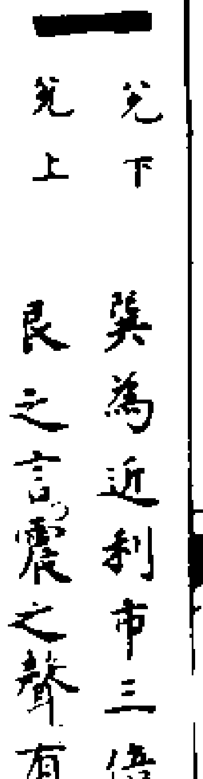
喜而有慶陽為賢陰為小人也故商取西方金剛斷之義介者言剛介之德嫉惡佞人也（石）　三柔而已乘之上柔而君近之兌之時不幸為邪柔小人之所介欲施說而不能故商度而未安然五剛而正中終莫得而說之小人不得其志則病小人病則君子喜是以四間於二柔之間可喜也逹　三有來兌之凶有孚剝之厲四處其位豈得安乎若能耿介疾惡喜必未應也　鄭剛中窺餘介與界通蓋限際之地也五以陽在上三以陰在下九四介乎兩間故謂之介然則何以為疾歟曰四未知所從也欲從陽則三陰為可說欲從陰則五陽為中正所介病矣擬議所處擇所當說者從之兹其所以未寧鄭康成謂商為隱度是也雖然五與三固易辨四何至隱度而不寧曰四亦未正是以莫決也及絕三承五說之意定然後利澤及物故喜而有慶也虞氏謂巽近利市三倍故稱商兌又陽為慶故承五有慶集傳謂商賈度利而動故為商度之象用虞說也　楊萬里傳兌說一也而所以說者二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傍徨為躊躇為商權而謹擇焉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慣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君心勤政彼病之以逸豫君心憂亂彼病之以燕樂君心裕民彼病之以聚斂君心靜治彼病之以

威武六三之來兌卽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二者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者膏肓之藏乂也故九四者六三之所甚不喜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故魏徵用而封倫退李絳入而承璀去春秋傳曰介在東鄙介隔也　林栗集解九四上體為兌下體為離以陽居柔而在上卦之下下兌其應而乘于六三之巽承於九五之兌故曰商兌未寧商度也猶商賈之商商兌者商其利而說之也三體巽巽為近利市三倍四體兌兌為口舌故有商利之象焉然九五在上而九四承之將捨五而卽三則其心有所不安是以商兌而未寧也故曰介疾有喜介辨也疾害也陰為疾陽為喜九五中正天下之所歸往也六三不當其位武人為于大君者也四之於三說其利則與其禍也乃害乎商其利而辛虞其害介然而絕之然後得一意以承於五五大人也四君子也二陽相說則得君行道所謂有喜有慶者也或曰四之於三剛上而柔下有順而兌違焉在其舍三而卽五乎曰凡說之道聲同則相應氣同則相求是謂水流濕火就燥者也八純之卦上下敵應兌相與之情而九四上承九五是以能相說也為其居上下之交而不得乎中正既體乎離又體乎兌火動而上澤動而

下比乎六三為利所誘是以商兌而未寧也然聖人作興萬物咸覩豈以九四之賢而卒從六三之利乎四體離離明也介而絕之易耳故于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楊慈湖傳九剛四柔若有立者而不固其正應在初而未應近比六三諛媚之小人心知其非而實樂其柔媚故商度所說去取交戰于胷中而未寧聖人於是勉之曰介然疾惡小人則有喜象曰有慶者言九四居大臣之位國之治亂係焉能不近小人則澤及民矣　李謙齋詳說商度也上有九五中正之君下有六二陰邪之臣處於二者之間欲說乎五而未得欲說乎三而不可商度於中未有所定然能介然自立疾惡六三之陰邪則可以有喜慶矣蓋三與五不兩立也既能疾惡乎三則五必說之豈不得人君之慶也哉自我言之謂之喜自人君言之謂之慶　馮椅輯注九四之喜占　有慶也相得則曰喜相樂則曰慶　馮椅輯傳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贊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李仲永曰兌正秋也於五音為商　程正叔曰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加田義乃同也（不特注）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若剛介守正將得君以行道為有喜也　朱子發曰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　商義難明皆以為商度之商六經未有此義恐當是後世之語不可以訓也按說文從外知內曰商差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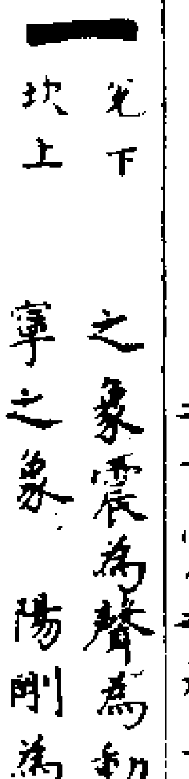
蓋兌道上行所謂商兌之義屬於五不屬於三也五在外四在內從五知四爲商兌蓋四五相說也其未寧者以六三爲之疾也六三之爲疾何也六三下有二上有四皆陰陽之相比者也二同體而道上行則三兌意於二者也上行則四矣而四又屬意於九五之君介然不容六三之相參六三又隔上下之體近而不相得則疾四之從五而不從己也是以四之說五而三爲之疾而未寧唯四能介然截止六三之我疾而有君臣相與之喜兌正秋中二爻當八月之氣故因取商象猶履之禮噬嗑之市合聲同則義通也介離象互體也剛外故疾不能入與本卦之柔外其取象又別（右明象占）鄭少梅曰下二爻陽氣猶盛七月之象中二爻陰陽中分八月之象上二爻陰過於陽九月之象所以九四言商以見震角離徵坎羽之音也郭子和曰兌道上行四舍三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王介父曰易之文稱仇稱朋稱介稱疇稱夷皆稱其事而立辭（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　兌九四　兌之節



兌下　兌上

巽爲近利市三倍巽又爲不果兌之口艮之言震之聲有商賈商量之義商兌



兌下　坎上

之象震爲聲爲動震動於坎險之下未寧之象　陽剛爲介　坎爲疾　互卦離爲喜陽又爲喜慶之象

九四商兌未寧止有慶也大凡陽說於陰者也況在兌卦載六三之陰與九四相比九四體趨下之性而近比於三則三者尤九四之所悅者也然四處互離之上雖曰剛而內明然處於互巽之中又變爲柔而變艮變坎變震艮止也坎陷也震動也以卑順柔巽動而爲說陷其中而止者也然九五爲兌之君六三爲兌之小人九四說於君則正而說於小人則不正況乎九五與吾同體而六三之小人止親比於我而惑吾耳目之好而乘吾愛慕之私者耳是以四居三五之間將附於所承之九五歟抑比於所乘之六三歟爲九四者當知所擇矣故四也擬議其得失而定其所說往來胷中欲彼欲此未得安寧故曰商兌未寧若能守剛介之性疾柔佞之三庶幾居近君之位而以事君安社稷爲悅而不以比小人爲悅則不惟徒有可喜而福慶之事亦必有之卦變爲節以事君爲說而守臣節者也

魏了翁集義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兌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不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喜則有慶受上寵也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商者度其可用與不可用四居二兌之間互巽爲不果欲不用而但爲兌又欲用而爲節所以未寧疾者失位兌應也喜者得位有應也疾與喜一介之分疾往則喜來上與五乎有慶宜也易稜聽義四比於三而上承乎五承五正也比三非正也度其可否而審處之則謂之商可否莫知其所從則爲商兌未寧未寧則宜何從以陽剛之德介然守正而疾邪於下舍三從五是爲介疾有喜喜者喜於從五而獲祐所以有慶也趙汝楳輯聞九四之意有慶也九四商畧以爲說此爻之體也聖人以疾藥之使其決意從五則君臣同德喜且有慶矣慶盛於喜聖人誘人爲善之機也徐相直說九四商兌未寧止喜有慶也剛德近君不爲容說方商度其適從而其志未決故曰商兌未寧惟能剛介自守疾遠邪佞將得君以行其道則福慶及物而有喜也張應珍解九四失位界乎兩間商議以爲說而莫知所從故未能安若介然自守觀來兌以爲疾而擇其爲兌之正則有喜有慶也陳深讀易篇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去三從五猶疾愈也則非獨一己之喜君臣和說福慶及物矣蘇起翁讀易記九四處九五六三之間上欲從五而下亦欲從三六三陰也陽之所說也商度其所從而未安寧若剛介惡疾三之邪佞而從五則有喜矣九四之喜豈但喜而已哉從君且有福慶矣二三四（互離）離明豈不知三爲未兌之小人介然疾之歟卦變節止也節而止之介疾之謂也丁易東象義九四之喜有慶也九四介乎三四若不悅三柔而上承五剛則說所當說所以有慶也鄭鑄圖說九四商兌未寧止有慶也九四兌正秋也坎離震兌地之四正每卦六爻是爲六氣半月一氣凡九十日是爲三月成一季也內兌三氣商之初也外兌三氣商之正也故兌之九四乃爲商兌之正也以初爻正爲未寧也三爲陰疾止比九二欲疾其九五之剛故九四介之於其間隔去六三之疾乃有喜也故曰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乃順乎天而應乎人之時也大矣哉吳澄纂言九四之喜有慶也慶即喜也俞琰集說九四以位言慶幸之之辭九四居此位能截斷六三不使之爲害蓋幸而有此喜故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保八原旨九四陽居上體之下處不正也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上近剛中之君下比邪媚小人商議其所從其心未得寧也若以剛介之志疾遠遠去小人專心承奉于上則得君說也得君心而行其道是以有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君子體而用之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胡震衍義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此乃天理人慾公私介限處聖人所以開示正道使防邪心之要路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天下之理是非不兩立公私不並行好善則疾惡從正則遠邪九四以陽居陰則處非正上承陽剛中正之君下比陰柔不正之三陰者陽所說故不能自決而商度所說趣舍未定從違美別四之失也然質本陽剛若能介然守正從九五陽剛之正疾惡陰柔不中不正之六三則和衷同寅同道格君可以有喜矣悖魯隱而佐恒公羽父以篡賊終其身違賂公而黨意如丘據以邪說汙其行邪正之間胡可先決象曰有慶也守正而疾邪則上而致君以為一人之慶下而澤民是為兆民之慶其喜慶也固宜夫茍此身一汙於小人之域則仰愧於天俯愧於地內愧於心上而禍國下而禍民反而禍身憂將若之何聖人於此固為之深戒也楊氏曰兌說也而所以說者有云有事君容說者有以安社稷為說者九四近君之臣也故於兌說之時得徑為瓊賭為商確而謹擇為其心安得而自寧也何也懼容說之小人有以妄說而病吾君之心也六三之來兌即容說之小人也非九四之剛正介而隔之使不得近於九五其不為疾者鮮矣六三君心之膏肓也九四膏肓之箴艾也六三不喜則九四有喜矣非九四之私喜也天下國家之大慶也張清子集註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吳忠猷曰商兌未寧商者傷也九四下比六三之陰剛為柔所傷故未寧兌屬商商金也　愚謂四處三五之間上承下比一剛一柔未能自決此正天理人欲公私界限處不可不商度其可說者而後說之故於心未安疾者比乎六三之小人而為我病者也然九四質之本剛苟能介然自守而釋其疑疾使說媚之小人不能為我之病則上承九五之中正而得君臣相說之道豈不有喜而有慶乎（所引誠齋曰見前楊萬里傳）趙珐解九四商兌未寧上有慶也九四以剛居柔剛而能柔者也商度其可說與否之際是故未寧也上承九五剛中之君下有六三不正未說之陰邪乃為己之疾若介然限隔之使不得近已為疾則上從五為君所說是有喜也象云九四之喜以能介隔其陰邪之來說乃上得剛中之君所說是以有福慶也陳應潤爻變易縕商兌商畧兌說之人未違寧處四居大臣之位豈宜柔順兌說指與取容惟剛介疾惡之人去其柔佞者然後得商兌之正而有喜且初九與九四皆兌之初爻何初九曰和兌九四曰商兌初九變坎通卦為困困厄之時兌可柔何和兌則吉九四變坎通卦為節推在大臣當商畧兌說之事而品節之何者為柔佞而當去之何者為忠直而當用之剛介疾惡无一毫之私乃可有喜而有慶也宋相呂蒙正以夾袋收天下之人才范仲淹為百官圖以進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先舜之治不過此也固指其遷進遲速次序如此可以為公如此可以為私蓋得商兌之義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以其失位故昧於決去說以其性剛故必惡邪而喜正　蒙謂聖人以其承陽而比陰故戒之守正以閑邪然而夫子獨言從正之喜者之意長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程子傳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朱子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王弼註比於上六而與相得處尊正之位不說信乎陽而說信乎陰孚于剝之義也剝之為義小人道長之謂（叱志反長丁丈反）孔穎達正義剝者小人道長消君子之正故謂小人為剝也九五處尊正之位下无其應比於上六與之相得是說信於小人故曰孚于剝信而成剝危之道也故曰有厲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孚謂五也二四變體剝象故孚于剝在坎未光有厲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兌之歸妹也而爻辭云厲者歸妹之為卦說以動者也妹言少女也以柔而順乎剛者也人君以謙虛接下則君子至而小人退矣以剛愎自居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焉小人者讒諂面諛以說其上害君子而剝之人君乃不特說之而又信之不特信之而又孚焉則其說之至矣所以然者小人有妾婦之道以順為正而從其君故也以順為正而從其君則歸妹之義似之矣蓋小人變君子謂之剝其說而孚之者君也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其納而主之者夫也故兌之歸妹而曰孚于剝焉然歸妹之本體六爻皆言嫡娣夫婦之道而歸妹之實也是卦則於九五之孚于剝取歸妹之義而已故雖為兌之歸妹而與其本體異焉且歸妹與兌皆以柔為貴

歸妹之兌六五之柔也。以謙而厚下者也。故承己者說焉。兌之歸妹九五之剛也。以健而喜佞者也。故善柔者歸焉。趙復齋說九五孚于剝信上六也。項安世玩辭孚陽為實中實為孚。二五皆以陽在中。故二為孚。兌五為孚于剝。雖所用不同。其孚一也。蔡節齋訓解九五孚于剝。剛中故孚。得係近柔信柔之附者。以一卦言之。五說近于極。不如二之孚也。說極則易失正。柔附則必剝剛也。　有厲處高位而覩小人危之道也。馮椅輯註九五孚於剝。信近小人之象。剝言柔變剛也。　有厲占。趙汝楳輯聞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者柔變剛之稱。剝至六五止。群陰之大君也。今之上六雖非若羣陰之藪。然位高而說極。是以衒惑人心。指之曰剝。甚其惡也。五適與兌際。因而交信。雖以剛中。不能免厲。故言孚不言兌。此與履九五之義畧同。姑汾適叟証類指羣為兌之主。好佞者也。下兌復應者。附近上六諂說之臣。不納剛德之賢。信用小人。孚于剝道。兌者脫也。故行脫道則危厲也。如孝武帝用桑弘羊。施權酤法。行剝雖善汲黯。聞其言則曰狂發。聚斂征鏹行酷虐政。幾危社稷。不致危者。象曰位正當也。陳深讀易篇孚于剝。有厲。剝陰消陽也。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信必能盡兌說之道。聖人設危厲之戒。以其密邇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豈可孚信之。而受其剝。以致危厲也。　九五居兌而言剝卦氣當之也。兌屬秋。七月為否。八月為觀。九月為剝。九五當剝之時。故以是戒之。言雖兌爻。正當剝位也。故小象曰位正當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無取兩卦相當之義。履之九五稱夬。小象辭與兌同。亦言其在傳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卽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小象亦曰位正當也。言其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丁易東象義剛中為孚剝謂陰剝陽者也。當兌之時。陰柔以容說為事。九陽剛居尊本與二為同德。苟亦信陰柔之容說。則危厲之道也。　或曰。以象變言之。兌正秋也。季秋之月。其卦為剝。以卦氣言之。寒露當剝之初六。以四正卦言。則兌之九二也。九五與二為應者也。剝之六五。則五陰成而僅一陽之存矣。九五得不為剝之六五憂乎。今九二卦氣正應乎剝之六二。必相與剛中相孚制剝初六之陰。則不至進而為六五矣。曰厲者危其剝也。　此爻二五相應以防柔之象。許晉齋讀易私言孚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道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黎非善也以其中正）故下有忘而可勝。上有說而可吹。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无德乎）吳澄纂言兌五九居

第五畫為兌之歸妹。孚于剝象也。五之中實孚于上。猶二之孚于三也。然陰者在下之物。居于極上者剝陽已盡而後能至上也。五之孚于上者孚于剝陽之陰也。　有厲占也。君子誠心待小人。然小人未必先害君子之心也。故有有厲之戒。有厲者今未厲也。言其有則不可不知戒也。俞琰集說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謂陰剝陽。小人害君子也。上六陰柔小人處說之極。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與之同體而相孚。則有危厲必矣。諸爻稱兌五獨不稱兌。五君也。君道當威嚴尊重。不可妄說也。胡一桂纂註徐氏曰上柔處說之極。无他係應。惟附五以求說也。五位雖當上柔親附說而信之。必至剝剛。故曰孚于剝。胡炳文通說之感人最為可懼。感之者將以剝之也。況為君者易狃於所說。故雖聖人且畏巧言令色。而況凡為君子者乎。兌秋之終。九月為剝。六爻皆稱兌。五不稱兌而稱剝。深為君子戒也。齊履謙本說以陽而說陰之謂剝。梁寅參義五陽剛中正而有其孚。誠其信于在下之三陽。固為君臣相說之正也。然與上六切近。五若信之。則陰能剝陽。其害大矣。故戒其信於陰之剝。則有危厲也。九五非信于陰者。然以其位近。故不可以不設戒耳。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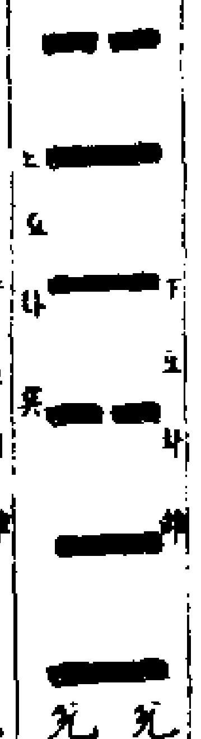
程子傳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朱子本義與履九五同。卜子夏傳九五止正當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處尊而孚於上陰。信於小人。消君子之道也。得位正當為人之行。則下化矣。下之消則上危也。可不慎乎。王弼註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正當之位。信於小人而疏君子。故曰位正當也。　重言　位正當也。四履否兌中孚各一。孔穎達正義位正當者以正當之位。宜在君子。而信小人。故以當位責之也。要義居九五正當之位。而孚于剝。（兌前王弼註）李鼎祚集解按以陽居尊位。應二比四。孚剝有厲。位正當也。張橫渠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說六三之進則是孚於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陳了齋說剝復皆天行也。獨孚于剝者。泯其說也。泯其說者。貞勝故也。貞勝而有厲。則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具矣。其故正不來。故當說之大。其唯位正當乎。張紫巖傳君道以化為難。未治至小人信而化之。害治者悉除天下其孰有不說者哉。有厲戒也。必欲使之視安若危。汲汲然常修其身也。不然。小人將變易心慮。柔間復起。莫可復遏矣。坤陰變陽為剝。五剛中而又下應九二之賢。君臣同德。誠信足以孚。小人而格化之。終致天下大說而歸己。嗚呼盛矣。非得中得位。其何以致此邪。郭雍解當兌之時。居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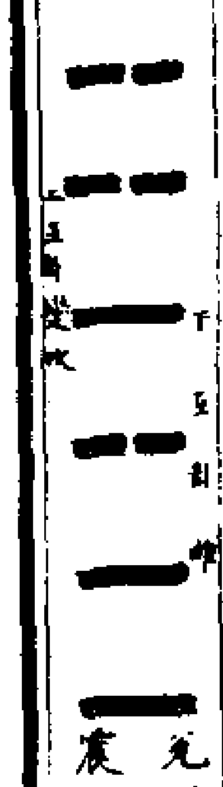
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佞。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捨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李光讀易詳說剝陰消陽之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故指剝為小人。九五為兌說之主。小人以邪道說其君。或以聲色。或以貨利。阿諛順合。惟意所適。非剛明之君。未有不為所惑者。九五剛明之主也。聖人特於此致其戒慎之意。言信于小人則危道也。以唐太宗之明。且不能去宇文士及之佞。然其所尊信者房杜王魏之流。故小人不得行其志耳。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九居五。此乾剛之主也。乾剛之主。宜信任君子。乃孚于小人。然不至於亡者。以居正當之位。雖密比小人。无能為也。世之小人。當明主在上。威權不移於群下。虞未有以勝君子。亦能隱其姦慝。而勉其從善。故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朱漢上傳。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消。有剝狀之象。故六三謂之剝。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孚于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无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諸。李衡義海撮要。五本應於九二。九二有剛正之德。已不能盡柔巽以任用之。反比於上六邪佞刻剝不正之臣。是其危厲之甚也。鄭剛中窺餘。兌剛中而柔外。柔已在九五之外矣。五亦何至有厲。曰五當與二孚也。方二五未交孚之時。上六以陰柔親比其側。四又不正而比三。五若又以孚九二者孚上六。則上下盡為陰所消矣。五之道豈不免乎。中正者无如九五。易之言此非謂五之不足。在兌所當戒也。蓋中正之爻。位為正當。鬭微之分。在於君子小人。非他爻之比。故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虞氏謂二四變體剝象。獨集傳謂剝為三。楊萬里傳。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雖以九五之剛明中正。難說於其上三陽之可否。誠正介隔於其下。然六三以兌說而來焉。上六以兌說而引焉。九五為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堯且憂雖堯畏孔壬。況不為堯者乎。林栗集解。九五。兌也。以陽居剛而在上卦之中。下无其應而承於上六之巽。故曰孚于剝。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

君子。故謂之剝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焉。九五中正大人也。二與四皆以同德相許。而乃孚於剝何哉。曰五正也。上亦正也。以正而合。宜乎九五之孚之也。為天下之主。而有所未孚。則不足以明九五之誠。然小人之心。誠不易知。其能洗滌而遂為君子者固有之矣。然其措心積慮。惟幸一日之得志。而逞其貪欲之情。是以名之為剝也。故曰有厲。厲危也。有者不必然之辭也。彼其一以正合。未知其終不為邪也。則五之信之也。有時而厲焉。雖有時而厲。然不可以不孚也。其終為正為邪。亦惟五之汙隆而已。所以然者。五雖當位而下无正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兌之五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其辭若兌以相遠。而味其旨。則大不侔矣。嘉配也。謂六二之君子也。剝剝也。謂上六之小人也。謂其孚于六二。是以係之正中。謂其孚于上六。是以係之正當而已。正當也者。居得其位云爾。惟其位之正當。是以見上六之正。以為我與而孚之也。若六三者。惟其位之不當。是以見九二九四之不正。以為其與而來之也。夫豈一辭之苟措哉。楊慈湖傳。九五本與九二正應。今乃不應九二。而親信上六。柔媚不正之小人。又置之高位。故曰孚于剝。剝之為卦小人剝君子。又剝喪其國家。故謂小人為剝。信小人危厲之道也。象曰。位正當也者。聖人推原所以孚于剝之由。由乎以位為己之位。正當其位以位為樂。故人欲熾而邪媚得志也。此如水有源則必有流。如木有根則必有枝葉實。以己處富貴崇高之位。未有不親信小人。致危亂也。黃屋非堯心。舜視天下如敝屣。為有天下而不與。故君子進用。小人退遠。須要世玩辭孚于剝。位正當。九五居兌而言剝者。以卦氣當之也。兌為正秋。下二爻七月為否。中二爻八月為觀。上二爻九月為剝。九月當剝之時。而說比小人。是助剝也。是以戒之。象曰。位正當也。言雖兌爻正當剝位也。履夬二卦皆成於乾兌。故履之九五。稱夬。小象辭與此同。亦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曰。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巽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曰。大人吉。其象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小象言位正當也。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无兼稱者。李謙齋詳解。九五孚于剝。上位正當也。剝小人之道也。六三之來兌。上六之引兌是也。九五以陽剛居尊位。不信乎君子。而信乎小人。是危道也。漢元帝之信恭顯。唐明皇之信李林甫。德宗之信盧杞。皆不免乎危。是孚于剝者也。

然而象以為位正當何也非美之也乃愧之也以人之尊而惟陰邪小人是信則其居於此位豈不有愧也哉馮椅輯註孚于剝九五象 位正當也明有厲之占當說之時剛過故有厲此亦孟子之例馮椅輯傳九五孚于剝有厲贊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林黃中曰剝柔變剛也小人而變君子也九五上六一陰一陽相近而合故有孚于剝之象李季辨曰小人之說君將以剝君子也程正叔曰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李仲永曰秋則百果皆剝鄭少梅曰九五言剝以見震決離遘坎復之理朱子曰此爻與履五同六十四卦縱衡血脈皆相通貫故履中有夬兌中有剝此不可以目前之象數拘也此爻則少梅之說得之震之終三月為夬兌之終九月為剝離之中五月為遘坎之中十一月為復坎離震兌在八卦本重言之則四卦各主一方一方各配一時漢儒卦氣以四卦主四時蓋本乎此而其失則依倣而託之者也兌中有剝象數如此 右明象 王介父曰有厲者不必厲而不能必无厲之辭鄭子和曰居中正之位而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上親容說小人之徒是以危也朱子曰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密比上六故其占但戒以信之則有危程正叔曰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孔壬安得而不戒 右明占 程可久曰九二九五同為陰所柔而所孚不同者二陰位不遇剛故孚兌本爻以剛居陽故孚于剝孔子所謂位正當者如此林黃中曰五雖當位而下无應上下雖說而未必隨故上六之心未可保也若以六居二則當位而有應天下隨之矣故隨之五曰孚于嘉吉李仲永曰五爻皆有所說而稱兌此爻獨不稱兌是以為兌之主 卦有君有主君者五位也爻不係也主成卦之爻也位不係也震以初九九四為主離以六二六五為主六子之卦可例而知矣復以初九為主遘以初六為主大畜以上九為主專以九五為主五十六卦可例而知矣成兌之主以卦在六三外卦在上六故內卦則曰來兌外卦則曰引兌今九五特兌之君非兌之主也其不稱兌者以剝易兌作易者之特筆也 右明爻義

田疇學易蹊徑兌九五 兌之歸妹





（兌下兌上）陽實為孚以九居五孚之象陰為剝陰爻居五之上剝之象震為恐懼坎（兌下震上）為險兌說巽義變而恐懼於險為有厲之象上卦震為春下卦兌為秋下互卦離為夏上互卦坎為冬歸妹之象四時備焉在兌則見兌正秋八月之義故有位正當之象

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此爻之義最難識且剝者消陽之名故小人為剝孰不知此然孚信于剝蓋位不當者有之豈有人君居九五之位而乃孚信于小人者哉諸家或以為戒之之辭或以為責之之辭皆非也愚嘗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論之則兌居西方兌正秋則秋之八月是也以十二月消長之卦論之則八月為觀九月為剝兌居八月與九月之剝相鄰剝者陽消而陰長小人盛之卦也況兌之上六居九五之上正小人之盛者也夫陽悅於陰者也九五乃說而比之九又變六以柔變九五之剛天德之健消亡於陰柔之中亦有為剝之義剛既變柔而與之同類必然相信之深不言可知則是兌九五之君孚于剝之小人者也其危厲不亦甚乎位正當者兌正秋之位正鄰于剝而非餘爻之所當也信之則有危厲矣謂之有者不能必其无也此爻不言兌者蓋言說于小人則是寵於女色溺於近習之類心合志同其中自有不言而相信者又非但兌之為說所能盡之也卦變歸妹說而歸妹孚于小人者也豈為配匹之正者哉鄭汝諧翼傳從程氏趙以夫易通孚者剛柔相應也剝者柔變剛也五以剛居陽於位為當守正不變則二當變柔以從乎五故曰孚于剝若五不能守正用之而柔以從乎二則失位而危矣有厲戒辭也易祓總義九五兌之主也何以謂之孚于剝剝者陰剝陽之謂指上六也蓋兌為秋三月之卦以六爻分直則上與五在九月居剝之位五以陽剛當位而得中能使小人感說以相孚其何能為吾之剝哉聖人慮其說此小人則有戒之之辭孚于剝而相與不疑小人或可以容說而進則雖孚而厲亦所以為危道此位之正當危而安者也趙汝楳輯聞孚于剝位正當也上之柔佞方引人以為說五可與之有孚者以位正而德當也徐相直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五為說之主人爭說之凡小人之求說其君者皆剝剝之道君而信之必有危厲象言九五正當尊位苟孚于剝則小人爭售其說矣為人君者其可說之不以道乎張應珍解說之極則必至於剝而危九五中正能信於此者也蘇起翁讀易記九五居中得正處兌說之時盡說道之善剛實居中是有孚信矣兌卦六三上六二陰為小人小人剝君子者也孚信化於小人而小人止為來兌引兌兌大惡焉可謂孚化小人矣然九五亦不敢恃猶存有危厲之心鼎其為孚益深以其位正當故也以九

居五為位得其正九五獨不言兊兊之主也兊正秋也季秋之月其卦為剝故言孚于剝丁易東象義孚于剝位正當也九五剛中雖正當乎位亦宜以陰柔容說為戒也　或曰九五位正當者以孚于剝言剝之卦氣與兊六二正相當也鄧錡圖說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剝九月之卦也兊之九五亦九月也剝卦兊支皆至於戌戌没入坤陽之屬也故曰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謂兊至九五乃陽至戌位也故曰位正當也吳澄纂言孚于剝位正當也位正當者中正也故雖剝陽之陰亦能以誠孚之聖人并包兼容化小人為君子者一以誠心待之而已矣俞琰集說兊正秋之卦初為孟秋中為仲秋末為季秋重卦則以初二為孟三四為仲五上為季孟秋七月屬否仲秋八月屬觀季秋九月屬剝兊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故曰位正當也當平聲（所引平庵項氏曰見前項安世玩辭）李簡學易記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　雷氏曰剝之為義陰剝陽小人剝君子孚于剝則聽信小人而黜退君子之謂也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聽信小人而不信君子則傾危必矣故曰孚于剝有厲東漢之末信群宦而錮天下之賢唐玄宗信李林甫德宗信盧杞皆所謂孚于剝者也九二剛中君子之象也上六陰柔不中小人之象也九五不應九二近上六而承之故有信小人不信君子之象剝五陰兊之上六一陰而稱剝何也作易聖人辨小人於早也小人不辨之於早則其始雖微其終亂不可為矣此所以稱剝也繫辭所謂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者為此類也孚于剝者賙弱之事也九五居於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而曰孚于剝何也作易者憂畏小人之甚也蓋君子則剛毅正直格君之非小人則阿媚諂說順君之欲媚說以順其欲則雖剛明之主有時而信之是以巧言令色孔壬雖舜猶畏顔淵問為邦而孔子告以遠佞人上六陰柔不正而極乎說聖人之所憂也故九五雖以陽居陽其位正當而稱孚于剝深戒人君遠佞人也李恕易訓剝者陰消陽之名蓋指上六五居說之時而六為成說之主五君信其媚說使之得以剝陽則有危厲五中正本非說小人者以其位密比陰柔正當為之戒也保八原旨九五陽居尊位剛中之人也孚于剝有厲繫辭云卦變之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作典要凡卦中有他卦之名者用卦變也剝者消陽之名以陰剝陽耳故以上下无位之理即上下无常也以其无常初上剛柔相易之後以陰消變三陽成剝故曰孚于剝有厲者蓋謂九五中實而處兊說之時若誠心孚信于上六陰小引說之主以假善為實善是致有厲而危道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

當也君子體而用之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必以自誠度人密比上六陰柔小人行相說之道蓋以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可不慎乎胡震衍義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君子消小人謂之復小人消君子謂之剝剝者陰消陽也九五與上六密比聖人故為之戒曰九五若親信上六剝陽之小人則有危厲矣夫小人之在世外夷中深其虛言詭論似忠激其雍容卑遜似純良其神機秘計似深沉其奔走先後似勤勞人君信其假善不稽其實意則國家陰受其消剝之害而不自知矣吁亦危哉象曰位正當也謂所處之位正當戒也或曰九五剛健中正何憂乎小人而聖人為之戒何哉唐虞成周之盛帝明王在上皐夔周召在官猶有四凶管蔡小人之厠迹使當時帝王懷終信之豈不有滅正之凶此孚于剝有厲是蓋憂治世危明主之語法是則聖人之微意也楊氏曰小人得志疾也不得志亦疾也得志則中其疾以疾君心不得志則移其疾以疾君子是疾一移則陰剝陽邪剝正矣六三以兊說而來焉上六以兊說而引焉九五萬一輕信二陰而孚焉則剝之胎具矣安得不危厲而祇懼哉九五居此位也則必當此責也可不懼乎張清子集註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吳忠齡曰八月為正秋兊之中也陰陽於此時而中分九五不言兊而言剝者蓋以八月為兊過八月而九月則為剝矣陰剝陽則有厲故以為戒丘行可曰九五剛中當位說將極而密與上比陽方有說陰之意而上復引之以為說五若不虞其害已而妄信之則將見剝於陰矣故曰孚于剝柔剝剛則剛危故有厲五位雖正而所說不正故也　愚謂九五剛中有孚信之義剝者陰消陽也君側密近乎上六說媚之小人當信知其陰邪之能消陽必有危厲之患幸而以九居五位則正當決不受其說媚之惑也苟不信乎上六之能剝陽恬然處之居安而不慮危則說媚之計得行而其國危矣為人上者柰何不戒趙珪解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剝陽者陰上六是也陰能取說於陽上六引兊為說之主善說者也九五之君一信而說之則為所剝矣蓋五本同說體上六乃致說之所由聖人為之戒曰苟孚信於剝陽之陰則有危厲矣象云位正當以五密比於上六皆說體所居位正當戒也胡炳文通孚于剝位正當也履否兊中孚九五皆曰位正當而此獨與履同何也否中孚無五位正當而能稱其居履兊不能稱其位者也兼履兊皆有厲之辭履五當君位而凡事決之以已見雖正且危兊五當君位而密比於小人不正之危又何如也陳應潤爻變易緼九五孚于剝止位正當也五居尊位為兊之主左右前後皆兊說之

臣邪正難辨孚于剝者荊削邪佞之臣使在朝之臣皆孚信之故曰孚于剝苟所剝不孚危厲而不安矣九五變歸妹上卦爲震人君挾震雷之威以行賞罰邪者去之賢者進之此得人君之正位也自古邪正在朝最難分別帝堯之時元凱登朝尚有巧言令色孔壬之黨象恭滔天之惡雜處朝廷向非大舜之孚于剝則邪正終不能分別下至漢唐以來朋黨之攻擊于朝廷閹宦之膠固于左右人君不能孚于剝多至于敗國唐德宗有曰人言盧杞是姦邪我殊不覺爲姦邪此其所以爲姦邪也人君之孚于剝蓋亦以大舜爲法歟解蒙精蘊大義蒙謂夫既以剛而居尊雖若无所失然而處說而比陰故又在於知戒知此則不惑於小人以致危矣

上六引兊

程子傳它卦至極則變兊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致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朱子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王弼註以夫陰質最處說後靜退者也故必見引然後乃說也孔穎達正義上六以陰柔之質最在兊後是自靜退不同六三自進

求說必須他人見引然後乃說故曰引兊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兊應巽陽動而之巽爲繩艮爲手應在三三未之正故引兊也都絜易變體義此兊之履也而文辭云爾者經曰君子非禮弗履又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然則履之爲言禮也夫不待招而往非禮也召之而不至亦非禮也引而後說乃所謂禮然非不召之臣也故引兊雖合於禮而於道則未光焉蓋九五以剛居尊非以柔下下者也人君不能尊德樂道之象也不應乎二而近乎上上與之近而相得引而遂說不違乎禮也故變體爲履而有引兊之辭然九五非尊德樂道之君而上六非不召之臣故夫子以未光釋之夫履之本體以涉世爲主而涉世之道必以禮而後亨故以柔履剛以說應乾而後能全其身是爻則以引而後悅不違於禮故爲兊之履而與其本體異焉趙復齋說引三俱去咸乾則道光矣蔡節齋訓解引牽誘也柔居五上牽誘五而爲說者也馮椅輯註相率以和說之象占引牽引也趙汝楳輯聞引扳援也　三爲下兊之主上爲上兊之主上六柔而已亢援人以使說視六三直不百步耳不當位者以己說人位當者引人說己失己不甚故免於三姑汾遯叟證類指龜以本陰柔之質最處說後見引則然後能進故曰引兊未及於是惟可靜退若欲取說於五未免

佞諛之說也如婁敬挽輅而至洛陽若非虞將軍見引不能施其說然則未免齊人之口也陳深讀易編上六引兊上六爲兊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在五之上欲牽引五而爲說以所居得正故可以無凶然其道未爲光大也或曰上六說之極欲牽引六三之類而升上也丁易東象義成兊之主陰居說極下引六三以說于九五之陽者也九五既爲之戒此爻不言凶者陰求說于陽亦有聽命於陽之象故不言凶　以象言之三至巽繩上伏艮手以手引繩之象　此爻以陰引陰求說於陽者也陳普解☱☱兊說也柔而中實也非中實則爲諂媚之說非說之正矣亨利貞皆中實也中實則爲亨通而利也負即實也實則其說正也說而不正則在下爲小人妾婦之媚在上爲妾說杜蕢無所往而利矣初九和兊和者合理得宜之謂陽剛守正說而不友於通者也吉說之善也九二孚兊與五孚以相不應而中實是以信之吉上下之交惟心而已悔亡不應爲悔以孚故吉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說而志在於道故上下信而不疑九四商兊未寧上陽下陰剛柔善惡甚明而以剛居柔從違不決故商兊所從而未定介疾有喜介然用其剛以爲己疾而牽絕之以從陽則一日而疾愈矣凡陰邪之染之累皆爲疾四於善惡本明但爲欲心所牽而未能克介者

但欲致其克己復禮之勇而已善惡之辨不待教也九五孚于剝剝上也陰者剝陽者也五之勢有背四而向之之意是其心爲所惑外不忘陽剛而內之實情在於上也有厲此即舜禹之惟危以禮制之猶可保也五陽剛中正而有此惑小人女寵之易近難遠也然猶賴其有寧終能自制而不至於溺耳上六引兊重卦之極而說不已是引之使長而逮於憂患思慮者也陰柔之常爲陽剛者當以爲戒爾故不言吉凶吳澄纂言上六上之畫得六爲兊之履引兊象也說至於上可以已矣樂不可極也陰柔但知以說爲事於說之終又引而長之豈君子之說哉　六畫俱九六爲兊之艮俞琰集說上六引兊上六兊之主又居兊之終說極則可以已矣九五引之遂恣其所說而不已與萃六五引吉之引同彼引於上此引於下也胡炳文通凡陰爻稱引萃六二引吉引下而升也故吉兊上六引二陽而說引之者將以剝之也五言有厲上不言凶可知矣或曰兊爲口舌六又之辭簡抑以滕口說爲戒歟董真卿會通毛氏曰所以爲兊者三與上也三爲內卦故曰來上爲外卦故曰引　雙湖先生曰如毛氏說則三之來兊是欲來上六以爲說上之引兊是欲引六三以爲說也橫渠漢上誠齋皆作引六三之小人以爲各從其類亦通齋履謙本說既極而伸之之謂

引。梁寅參義上六近於九五。雖欲說之而九五剛中不受其說。則與六三同類自相牽引以為說而已。不言凶咎者。以上有明君下有賢臣。二陰相說。不能害陽也。凡陰之言凶者。皆戒其害於陽也。若不能害陽。則雖凶不言。以其不足言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其意如此。**象曰**

上六引兊未光也。（程子傳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卜子夏傳上六引兊。止未光也。為五牽說信而尚之。柔而匪正也。雖說未矣。豈足光哉。孔穎達正義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未光也者。雖免躁求之凶。亦有後時之失。所以經无吉文。以其道未光故也。李鼎祚集解虞翻曰。二四已變而體屯。上三未為離。故未光也。張橫渠說上六引兊。止未光也。與三為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蘇軾傳九五孚于剝。止未光也。六三上六皆兊之小人。以陰為質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兊者。故曰來兊。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兊者也。故曰引兊。言九五引

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剝者五陰而消一陽也。上六之害。何至於此。曰九五。以正當之位。而孚于難知之小人。其至於剝。豈足怪哉。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凶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兊。則其道光矣。陳了齋說其孚貞。故當。其改當孜孚引則有絕。故未光也。輝光日新。其唯不家食乎。其道光明。其唯動靜不失其時者乎。張紫巖傳上六引兊。止未光也。處上而有心求說。於下。大公之道必少睽。宜未光也。君子脩德于身。天下心說而誠服。豈嘗拘拘然求天下之說己也哉。互體巽巽繩直為引。上六以至柔處說極之地。剛德不足牽於求說。而不知所以為說。蓋好名之人也。雖然有為善之心。而喜人之說。我惡必不加于人。固亦罹於凶咎矣。郭雍解說有引之而說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說。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李光讀易詳說兊以說為主。以兊道進者。多陰邪之人。而剛正之士。動多忤物使之事主。則面折廷爭。如周昌汲黯之徒。豈以諛說為心哉。兊之六三小人之在下者。故曰來兊。下卦為內。柔自外來也。上六小人之在高位者。

故曰引兊。自上引其類也。上與三雖非正應。而以邪道合者。處兊之終。居卦之上。宜旁招俊乂。汲引衆賢。以盡說道之正。則利澤施於天下矣。上六陰柔小人。其所汲引者。不過其黨類耳。安能光亨于天下乎。故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朱漢上傳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青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三巽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舉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兊之小人也。故初九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于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李衡義海撮要上六不累于位。是志于高尚。然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繇引兊。雖能說君之旨。柔剛而不為之下。然畏其高尚之風。未足為光也。收　上六以陰柔居一卦之極。當兊位之地。欲以柔邪不正之道。苟且以牽引天下之民。使居悅於己。雖得人之悅。其道未足為光大也。胡（所引王弼注。孔穎達正義。朱漢上傳。蘇軾傳並見前。）鄭剛中窺餘六三居內體。可以上行。而比於二來而求說者也。上六居外體之外。引而去矣。兊意與五為說者也。同為兊之三爻。兊於異體。遂分內外之異。豈不相去矣哉。或問上六之引兊。與萃六三之引吉同歟。曰不同也。萃六二。在羣陰之

中待人君引而後聚。是引之也。上六戒六三之來兊。引而去之。是自引也。雖然兊道以說為主。上六雖无來兊之賤。在兊則未光矣。三動離毀。未光之象。虞氏曰。兊應柔。陽動而之巽。巽為繩。艮為手。故引兊。楊萬里傳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物各從其類也。故上六兊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兊之小人。然舉而兊成。發而不中者。上有九五之剛明。以剝為懼。下有三陽之衆正。以隔其來。又以上六在一卦之外。兊位以昌其黨。此小人之道所以不至於光亨而亂天下也。雖兜驩共工。而堯吁僉言薦鯀而堯咈。皆引兊而未光者歟。六三下卦兊說之極。上六上卦兊說之極。又皆陰柔。故上者引。下者來。林栗集解上六巽也。以陰居柔而在上卦之上。下无其應而乘乎九五之兊。故曰引兊。引牽引也。巽為繩。故有引兊之象。上六之於九五。本非其應。而能以柔巽引而說之。是以謂之引兊也。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今九五大人而引於上六。何哉。曰五應在二其比在四。二又皆君子而有不正之行。其於九五。雖為同德而有所不合焉。則上六小人。得而引之宜矣。五正也。上亦正也。彼以正合。而又巽與之言。能无說乎。然封倫裴矩。在隋為佞人。在唐為忠臣。其終為正為邪。未可知也。是以不著其吉凶焉。故子曰上六引兊未光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

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得君子為之正應而乃說於小人爲得為兌大矣若隨之九五既有六二之應上六又從而拘繫之則其道光矣是故萃之五曰萃有位志未光也至比之九五則光矣故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所以然者上下萃而未必比上下說而未必隨其義蓋流通矣楊慈湖傳上六超然一卦之外不應乎內有高尚之象宜不為富貴利達所動然非中兌得道之象近比乎九五陰陽有相親之象則亦有引之而說之象引之斯說未為光明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孔子戒之以毋為小人儒知其未光明也及孔子沒乃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曾子光明子夏不光明也又使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曾子數其罪為第一光明者固如此乎項安世玩辭　上六　萃之六二引吉下為上所引也兌之上六　引兌上為下所引也六三為說之主而上六為其所引故曰引兌雖所居得正可以无凶然下所引而說亦不足觀矣故不稱吉明其未光也　六爻　兌以六三為主凡諸爻稱兌者皆謂二也初九與之同體為和兌九二與之相比為孚兌六三來而成兌為來兌九四當三五往來之衝為商兌上六與三相應為引兌九五不稱兌而稱剝者卦中獨此一爻與三非同非比非應捨三而去自與上比也陰來比陽為兌陽往比陰為剝其戒深矣陽爻曰和曰孚曰介皆剛辭也陰爻曰來曰引皆柔辭也李撫齋詳解上六引兌止未光也引君以當道正也引之非其道則入于邪矣六三之來兌以容說為事者也上六之引兌則是以逢迎為說者矣以逢迎為說阿諛已甚雖使九五信之豈足為光哉其不言吉凶者以六三觀之凶可知矣郭雍解䷹（兌下兌上）　伏羲之兌經先天兌宮第二卦　後天巽卦之反對　一九五孚于剝有厲　二孚而五亦孚二孚孚而吉悔亡五孚而有厲　孚于剝位正當也　三位不當而凶五位正當而厲上經自剝至坎離　七卦下經自兌至既未濟亦七卦氣通相當故相孚　已上並入彖應潤爻變易蘊之後蔡節齋卦爻辭指兌說也說得其正則吉通說則凶初說未有所牽二說得中故皆吉三以不正而進比乎四而為說說之過者也故凶四下比不正之三而又則剛故未寧五雖中正而上柔乘比故有厲上雖不正乃退引乎正而為說說之不及者也故未光而已人在八卦之中以剛居下主剛則在下者為適時故寂吉者人在下卦也又二五皆上比乎柔而二之柔近四故二為勝蔡節齋訓解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牽引為說非光大之道也張舜民畫墁集兌卦論　兌說也兌為澤西方之卦兌正秋也萬物致養

于坤而成於秋潤澤于兌既成養而潤澤之能無說乎其卦剛中而得位柔外而利貞柔不為諂剛不至暴上不違天下不戾民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說以先民則民忘其勞說以犯難則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孰夫施說在我致說在民凡在上者孰不欲民說從孰顧其道如何爾太王去邠謂民不忘無君而民從之非其率之也舜所居城邑非其招之也以謂衆人之情同乎則鄭叔段不義而得衆子產以惠而得民以謂賢者之道同乎則周公攝政召公不說以子往費子路不說以謂人之心一乎而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以謂說之道同乎則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由是觀之施說在我致說在人守說在我効說在信故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孚兌信志而獲吉周公子產之謂也來兌求說而得凶說之不以道者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此以位而獲厲者也處尊履正習比陰柔不說君子而說小人剝之道也比則之匪人適則柔夫君子何以不同于剝哉彼非尊位也由是知為人上者不慎所與是可危哉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其出見入聞之徒與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此取其象也以謂兩澤相連漸潤浹洽朋友講習聞善相告為說之大莫過於斯君表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宜有素矣馮椅輯注上六引兌象占　未光也言所引不必皆隨皆正馮椅輯傳上六引兌贊曰未光也　朱子曰成說之主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楊廷秀曰賢人在上引其類小人亦然上六兌說之小人必引六三來兌之小人毛伯玉曰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故曰來上為外卦故曰引兌象上行前者引後者說而隨之雖爻位承乘得失不同而大約如此上為兌主而莫先焉此引兌者也吉凶悔吝則係乎所引者也近而引之必隨者五也五剛中正之君引之以當道可也以柔佞說之引之以非道不可也同德而應引之可隨者三也三之六本自五來今以引而復五可也復五則成大壯於陰柔小人不利而陽剛君子則利也其餘相連各有隨也唯所引之而已矣（右明象占）　朱子發曰引六三之小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孚于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則孚于上矣然不引五而引三則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右明爻義）　王景孟曰兌為口六爻之辭皆簡而嚴抑以騰口說為戒與蔺忠卿曰在兌之時人尚陰柔則是柔佞以求說者也唯剛正有守則為誠實而

不陷於邪媚。故六爻以陽剛為吉。陰柔為凶。　澤水不下流。而以上出為利。故坎下一畫閉塞成兌。乃其象也。初和二。二孚三。三疾四。四商五。五孚上。上在前而引之。其道上行也。初和而四商二孚。兌而五孚剝二。未而上引。所謂動於地之下。則應於天之上也。　右明六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　八隊

兌

田疇學易蹊徑　兌上六　兌之履

䷹ 兌下兌上　五居互巽之上。巽為繩。上居上兌之上。兌體趨下。上六趨下。而五之巽繩引之。

䷉ 兌下乾上　引兌之象。上卦兌變為乾。兌酉。日入之時。乾亥。昏暮之時。未光之象。

上六。引兌。　未光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未達可行之於天下。其管仲乎。正己之大人。其伊尹乎。兌之上六。居于高位。又變為九。正人君之師傅也。固非所以與事君容悅者比。素何柔體趨下。其柔不中。有易屈之象。雖變為乾。其趨下也亢健。故不能以道德自居。使其君學而臣。謀而就。如伊尹管仲之不可得。乃至於引之而遂說。要其異日之設施。必未能至於光大之地。此象所謂未光者以此。卦變為履。說而後履。履非禮而履者也。鄭汝諧翼傳。三與上皆成兌之主。三介於四陽之間。二陽在前。非其同體而不受其說。故來說。初與二也。來說凶道也。上則超然於外。不累於物。能自以兌遠引者。非若三之无所容而求說也。然人之責乎遠引者。責其體剛而才實也。柔說而遠引。君子以是為未光也。　兌為口。故六爻之辭。皆簡而嚴。抑以騰口說為戒。趙以夫易通。柔道尚為引。上為主。又守柔不變。彖言利貞者此也。為陰則未光。變則於卦為履。兌吉。在上其道光矣。而爻不言變者。明文王之心也。易祓總義。上居兌說之極。下引二陽以說己。故為引兌。兌性柔媚。彼未遽說而引之使說。則凡可為說者。无不為己。蓋兌之成卦。在上與三。三下從二陽。故曰來。上引二陽進於上。故曰引。此非君子之說也。故象以引兌為未光。二陽何以處之。四以疾為喜。五雖孚而厲。此君子遠小人之道。於兌卦之終見之也。趙汝楳輯聞。上六引兌。未光也。上六鑒六三之凶。不復即人。乃要人

之我說律以心說誠服者未為光明也徐相直說上六引兌（止）未光也居說之極正當高尚其志不以富貴為說可也令也為說所引則凡可以適己者何不為也故象言其志未光大也張應珍解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至樂忘返慾毒隨至兌之上六引說而不知止未為光也蘇起翁讀易記他卦極則必變兌卦雖極而愈說上六兌之極也上六與六三為敵應六三來兌下說於陽上六與六三同類必牽引之同為兌說不知六三來兌以下說為心故上六引兌為未光兌伏艮止也上六引六三而六三自來兌下說止而不從其引也為兌光明可知矣三四五互巽巽為繩兌伏艮為手手牽繩引也丁易東象義上六引兌未光也上六六三兩陰相引以為說所以未光 盛曰三有互離明也上六非離故未光 （右兌象）鄧錡圖說上六引兌（止）未光也五已至剝六乃引而入坤矣此為陽氣入地之象也故聖人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謂日已沒而至昏也故曰未光也蓋象註之詳矣吳澄纂言上六引兌未光也引長已終之說於說之道為未光俞琰集說上六以位言以六居上得說之正是兌之正位也乃俯從所引為說而不已未足多也又何光焉李簡學易記上六引兌（止）未光也雷氏曰陽為實陰為虛上六以陰居一卦之外則是不能充實其內而說於外

之象也夫道義充足于內則外物不能動其心用之而不喜舍之而不憂此君子光大之道也上六不能充實于內而說于外是以汲引而用之則說舍之而不引牟則憂中心之喜慍係於外物之得失豈光大之道哉故曰上六引兌未光也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由此觀之以引為兌說者可謂小矣保八原旨上六陰居最上兌之極也 引兌以陰柔之質而終於說極乃引兌在下同類即同說者也故曰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君子體而用之以柔處高為兌之主居兌之極引同類之小人以此而說焉能光大乎胡震衍義上六引兌（止）未光也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也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下乘二剛下无正應強引二陽以為說是其不正而引正人以為說不中而引中行以為說陰柔而引陽剛以為說其誰我與可謂說之不以道而不知止者也其欲志趣之能遂得乎象曰未光也相說非自然之道未為光大也雖然上六不幸而陰柔不正不得盡其說之之道亦幸而遇陽剛中正而不遂其說无所施其邪說也使九五從其邪說納其諛佞則紫之奪朱鄭之亂雅利口之覆邦家得无亂天下乎幸而九五之不孚于剝不至於侯國雖上六之不幸實天下之大幸雖天下之大幸亦

上六之幸而不誤其身為小人稅者毋以說之得遇為樂東坡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六三履非其位以求說為兌者曰來兌言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托於无求以為兌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遠故九五孚于剝 愚謂柔道以牽為引上六柔居五上能牽誘五而為說媚者也然九五乃陽明之主以剝為懼不信上六之牽引故小人說媚之跡隱晦而未至於光顯也（所引誠齋見前楊萬里傳）胡一桂纂註馮氏曰小人欺蔽其君厭然掩其陰柔晦昧之迹卒為陽明之害者皆其心之未光者為之也趙珪解上六引兌（止）未光也上六說之過極而衰也以其在上欲以說引其類三自來兌而弗之應五剛中而弗與為比是雖有引兌之為皆不為所引也不言凶吝者以其自處无位之地无與說之黨類雖過自為說不及於人不害於事故不言也象云未光從有引兌之心而无應之者所引未光也吳齋講義兌澤重潤而上下皆說君子推恩教惠之時也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令復重之民說而無彊者也勸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教惠則順乎天應乎人而王道有不然者反此若夫威以先民民重其勞威以犯難民重其

死故周文為臺而人謂神靈者忘其勞也楚子下令而人如挾纊者忘其死也然則說之為德其失也佞上下皆說之時必存內其剛乎然後免佞之情故曰說以利貞陳應潤爻變易緼上六變履兌之上爻為履虎尾之象上居高亢之位而引兌說之臣行履險之地宜乎其德之未光也蓋兌說之臣專事諛說至于脅肩諂笑不以為羞人君好諛引兌者多有能遠佞非聰明之主不能行也唐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人君知之之明當以引兌為戒解蒙精蘊大義先儒曰兌六爻以柔為說以剛為貞故遇剛爻說无不善三與上皆以柔在外為說之至非道以為說非說之正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一无私係之嫌一以同類相說故初吉而四則有喜也唯五有剛中之德然二失位不如五當位五有厲不如二之孚吉也 蒙謂說既極而強引之長陰柔之常態也史徵口訣義兌亨利貞者兌澤能潤悅萬物故謂兌悅也諭人君能以悅澤潤於萬人惠流人悅無所不通故曰兌亨也以悅相親恐陷邪諂其所利者利在貞正故曰利貞也象曰利澤兌者麗猶連也兩澤相連上下俱悅故曰利澤兌也君子以朋友講習者先儒云同處師門曰朋共執一志曰友友猶黨也必須友

者。學記云。獨學无友。則孤陋寡聞。謂朋友聚居。講解道義。脩習文禮。施悅之盛。莫盛於此。故鄭衆云。樂眈於酒。則有沉酗之凶。志累於樂。則有傷性之患。所以君子樂之美者。莫過於尚詩書。敦習道義。教之盛矣。樂在斯焉。初九和兌吉者。處悅之初。而无私應。與衆和悅。天下皆親。以斯而往。何所疑乎。所以獲吉也。九二孚兌吉悔亡者。以剛處中。是懷信實之人。悅而施信。即吉從之。故曰孚兌吉矣。位而處。所以有悔。志在忠信。所以悔亡也。六三來兌凶。以陰居陽。是來求悅。以不正之身。妄求求悅。是佞邪之道。所以致凶也。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者。商謂商量裁制之謂。介隔也。六三以諂佞之身。而近至尊。妄求於寵。表佞邪之人。國之患害。今九四既是權臣。爲君委任。固宜與君商量裁制。介隔邪佞之人。內掌樞機。以匡王室。經營綸理。未遑安寧。故曰商兌未寧也。介疾是隔邪。與君除害。四方安靜。故有喜慶。故曰介疾有喜也。九五孚于剝有厲者。剝是小人道長之稱也。九五爲悅之主。固宜中正自處。惟賢是任。而乃反親上六昵狎小人。遂爲小人所害。危厲。故曰孚于剝有厲。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爲亂風也。上六引兌者。六以陰最居悅後。是自靜退。不妄求進。必須他人牽引。乃從衆悅。故曰引兌也。徐總幹傳燈。兌上八卦（夬　大過　困　咸　萃　隨　革　兌）兌重乾。上一陰乘五陽爲夬。夬決柔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非可決也。五陽恃衆而決之。故兌乘乾曰夬。夬本乎乾。爲易之門。故兌行乎巽坎艮坤之陰者。爲大過困咸萃四卦。皆陰生於下之卦。若大過者。兌上巽下。兌之一陰上窮。巽之一陰下生。爲本末弱。陽盛於中。而本末弱。爲棟撓之象。故曰大過。若困者。兌上坎下。坎之九二。乃上剛揜於二爲困。困之九二自上而來揜於二也。剛揜有言不信。初九六三乃爲困於九二者。兌二以酒食自養。故雖有慶。若咸者。兌上艮下爲咸。柔上剛下。感應相與曰咸。萃者兌上坤下。坤三陰下聚。言人民萃聚也。大過咸萃皆陰生長之卦。兌行於震離。兌爲隨革。兌三卦皆處陰之卦。兌上震下爲隨。初九乃剛來下柔得衆陰之隨。故曰隨。兌上離下爲革。離之二陽。處陰而陰革脈也。兌上兌下爲兌。言陰說從也。兌重於震離。兌之上爲隨革。兌三卦言陰之隨而革且說也。自夬生大過困咸萃。皆陰生於下之卦。以至爲隨革。兌而陰隨革且說。易序兌於後。言順天應人。厥有旨矣。兌下八卦（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兌者。說也。一陰處於二陽之上。處非其所。故求說乎陽。巽得所安也。故兌體重於八卦之下。六三多求說於陽。二陽在下。難乎其處此也。履六三。履剛而處上。六三雖說而應乾。故免咥人之凶。而論其才。則不足取也。兌六三。則曰來兌。來說於陽。所以凶。臨之六三以二陽之長。則甘臨。亦求說於陽。故无攸利。歸妹六三。反歸爲娣。禮以從人。未當也。損六三當得友之時。无所損也。節六三。當君子疑畏之際。不節而嗟。無所歸咎。嗟爲君子所誅也。睽時上下不相和同之際。六三疑畏。欲行而輿曳。欲順而牛掣。雖无初而有終。終則遇剛也。身處危疑。據剛之上。處非所安。故疑懼如此。若中孚則不然。疑其攻己。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始欲攻之。終安其所。蓋其處位不當故也。趙善譽易說。巽兌皆陰卦也。巽曰小亨。而兌不曰小亨者。兌之柔在外也。剛中而柔外。則其說不失於正。故曰兌亨利貞。其所以重兌爲兌者。上以說使下。而下以說應上也。兌雖坤之三索而成卦。陽剛實爲主於中。故六爻之吉者。唯在於陽爻。九五亦陽爻也。而有孚于剝之戒。則以其居尊位而下無應也。以卦言之。則上下皆說。有相應之義。以爻言之。則六爻皆不應。此兩陰爻所以皆非吉。而四陽爻獨於九五致戒也。初九陽居陽位。而在兌之初。剛而不過者也。故曰和兌吉。九二陽居陰位。而在兌之中。剛實而有孚者也。故曰孚兌吉悔亡。六三陰柔而不當位。非正以求說者也。故曰來兌凶。此以在下之兌言之也。九四陽居陰位而不中。又下比於六三之陰。雖欲商度以說接下。而位非所安也。故曰商兌未寧。然能剛介有守。疾其陰柔。則有慶矣。故曰介疾有喜。九五雖剛健中正。而下與九二不相應。非能得下之說也。下無其應。而比于上六。信于陰柔小人者也。故曰孚于剝有厲。上六以陰柔居兌之極。以不正之說。而接引于下者也。故曰引兌。未光也。此以在上之兌言之也。上下之說雖不同。其責於剛中則一也。六爻之剛柔皆不相應。而九五君位。獨以在下無應爲戒。作易之意可見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張清子總論五行可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在卦以二陰爲說主。四陽則皆爲所說者。三以柔居剛。爲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戒。是以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下。與陰无係。故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孚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剝。則有厲矣。陳宏量子開兌亨利貞。何謂也。曰兌者。和順而說之謂也。內不剛則失己。不免於容說。外不柔則忤物。不足以爲說。惟剛中柔外者。說之正也。故亨利貞。然而說一人易。說千萬人難。說千萬人易。說天下之人難。說道之大。可以

順乎天而應乎人。白氏曰。順人人心説。先天天意從是也。民至於忘其勞忘其死。則其所勸者。豈不大矣哉。郡氏曰。人之常情。无重于死。悬感人心死。猶有喜。是也。又問麗澤何以爲兌。曰澤者水之所鍾。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故君子觀是象也。可以朋友講習。同門曰朋。同志曰友。論語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説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歐陽氏曰。至哉天下樂。終日對書案。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説也。兌爲西郊。虞庠在焉。禮記曰。擇士之宮。謂之澤宮。蓋取諸兌焉。三代校庠序之設。皆所以明人倫。其制皆出於此。朱氏曰。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才。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序既昭陳。人文亦森開。且如釋氏於人倫五者。已去其四。獨朋友一倫不可去。即傳燈錄觀之。可見朋友講習之意。金剛經八部。皆曰七寶持用布施。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心。持此經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讀誦。爲人演説。其福勝彼。六祖解云。受者受之於師。持者自能脩持。自受自持是自利。爲他人説。是利他。儒釋之道雖不同。其以朋友講習則一也。又問初九和兌吉。何謂也。曰初九在下。隱而未見。行而未成。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在中謂之説。發而中節謂之和。和兌之吉。即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曾點浴沂舞雩。詠而歸之象也。明道程氏曰。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惟世人不知和兌之樂。務爲容悦以取樂也。又問九二孚兌吉悔亡。何謂也。曰九二陽體居中。以中道爲説。故未占有孚。天下之人皆信之。比之初九。吉又甚焉。何悔之有。邵氏曰。中孚有信。寧須禱是也。又問六三來兌凶。何謂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居二剛之上。其位不當。不自貴重。務爲容悦。取媚於人。故羣陽競來趨之。凶之道也。古詩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是也。又問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何謂也。曰九四下與陰比。六三陰柔説不以道。四欲比之。疑而未安。故曰商兌未寧。爲九四者若能介然守正。決而從五。不比六三便佞説之小人。則向之不寧者易而爲安。向之疾病者喜而有慶矣。釋氏曰。瞥起是病。不續是醫。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是也。又問九五孚于剝有厲。何謂也。曰。九五居中得正。爲兌之主。下有九二孚兌之臣。君臣相孚。舉天下之人宜無不説者。然二非正應。而上六一陰之小人乃與五比。有陰剝陽之勢。故聖人設爲孚于剝有厲之戒。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天下未嘗无小人。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説。如四凶之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五若推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禍心。則有危道焉。故不可以不戒也。横浦張氏曰。巍巍蕩蕩仰神堯

賢智姦邪混一朝是也。又問上六引兌。何謂也。曰兌之所以務爲容説者。六三上六二陰之小人也。六三來兌。既來諸陽之類以爲説。上六引兌。又引諸陽之類以爲説。兌説之極。當知所止可也。今乃以陰引陽爲容説之道。何光大之有。古詩曰。引得黄鶯上柳條是也。鮑恂會要兌。兌下兌上。以一陰説於二陽之上。故爲兌。在六爻論。二陰爲悦主。四陽則皆爲所説者。三以柔居剛而爲下兌主。上无所應。而又求説二以求説。是動而求陽之説者也。動而求説。夫道不行。故凶。二比乎三。三來求説。而二以剛實在内自守不失。不爲三所移。故吉而凶亡。初以柔處下。與三不相比應。惟以爲説。兌所偏私。故吉。上以柔居柔。爲上兌之主。居説之極。不復下求。惟牽引二陽以求説。是静而求陽之説。不能必其所從。故不言吉凶。五比乎上之引以説。五雖陽剛居中。或信之。則不能不爲上所移。而稍爲之消剝矣。故不言兌。而言孚于剝。則設有厲之戒。四以剛居上體之下。亦相比應。上承乎五。而下比内兌之三。莫知所從。故商度未寧。若能介然自守。惟五是説。疾惡柔邪。不爲三所惑。則有喜矣。大抵下兌體止乎一兌者也。其説尚淺。故吉凶易知。上兌體則兼乎重兌者也。其説已深。故吉凶難決。但初和兌得兌之本體。三孚兌有戒之之意。四商兌則要當審其所從。若五所謂剝則陰消陽之名。未至於凶。而甚可懼者也。自古爲人君者。鮮不狃於小人之所兌。設雖大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況凡君乎。作易聖人於此爻特係以剝之一辭。其警戒後世人之意深矣。彼三來兌。上引兌。爲小人求説之情狀。凡爲陽剛之君子。可不明察而慎守之哉。熊先生文或問兌有和兌孚兌來兌商兌引兌。各居一爻。九五爲兌之主。乃不言兌。而言孚于剝。何也。且兌何預於剝哉。曰爻辭之義未可知。嘗以卦氣推之。兌之卦氣在秋冬之交。兌初九直秋分。九二直寒露。孚兌之爻。正應剝之内卦。兌六三直霜降。應剝之外卦。九四直立冬。九五直小雪。則剝盡而爲坤矣。五與二相應。賴九二之孚兌以濟其剝。小象言位正當者。二五相當也。或者孚于剝之義如此。然卦氣之説出於漢儒。在周公之時未有也。但以理論之。九五孚於剝。正以九二孚兌。二五相當。君臣相孚。則上陰不能剝陽。小象三爻不當。五爻正當。亦此意也。曾貫易學變通或問巽兌皆陰卦也。然巽小亨而兌不言小。何也。曰巽之柔居下。而能順乎剛。故亨在柔。兌之柔居上。而非其貞。故戒以利貞。而其亨在剛。此所以巽言小亨。而兌不言也。曰巽之二五亦剛中。而不得爲亨。何也。曰巽體柔而剛外。是陰有浸盛之勢。故陽不得而言亨。兌體剛中而柔外。是陽有浸長之理。故陰不得而言亨也。司

二五皆言孚。惟五則不言兌。何也。曰二五言孚者。俱以中實為孚也。然二之孚者。以自信而悅。不惑於六三之柔邪。五之孚者。戒其輕信小人。而不失乎君位之中正。故於五不言兌。而以言厲者。戒以上六方以說道而逢君。苟或敎於欲而說之。則安危之勢雖未著。而安危之基決於此矣。曰六三上六。皆兌說之害。然一則言凶。一則不言吉凶。何也。曰六三居位不正。則其求說於下者。取凶之道也。上六居陰。而引上之說。是欲導其君於說樂之私也。然九五陽剛中正。有非邪媚之所能惑。故為上六者。徒見其未光大而已。至其吉凶。則係於九五之從否何如也。易纂（言吳）氏曰。初和二孚三未兌。初二四疾。三五五孚。上上引五四。朱祖義句解兌卦（名。兌字有不言而悅之義。謂一陰悅二陽之道。兌者悅。）亨利貞。（相說故亨。而宜利於正固。）彖曰。（總斷兌卦。）兌。（舉卦名。）說也。（訓悅懌。說音悅。）剛中而柔外。（剛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說以利貞。（不雖柔說。中實剛介。故雖悅懌而利正固。）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悅道之善。則至於上順乎天意。而下應乎人望。）說以先民。（和悅而用以率民。）民忘其勞。（則民皆樂赴。而忘其勞苦。）說以犯難。（和悅而用之軍旅。以犯禍難而求安。）民忘其死。（則民悅於除害。而忘其衝冒鋒鏑以致死。）說之大。（悅道之大。謂合衆心。非柔媚以取悅。）民勸矣哉。（民自勸趣而順從。故讚以美哉之辭。）象曰。（卦之體象。）麗澤兌。（兩澤相附麗。而交相浸潤。有滋益之悅。故卦名曰兌麗利。）君子以朋友講習。（君子體此滋益之象。則以同門之朋。合志之友。相與講明其義理。習熟其事業。）初九。（最下陽爻。）和兌吉。（陽剛而居兌之初。又无係應之偏。故和同而悅懌。有自然之吉慶。）象曰。和兌之吉。（和同悅懌而獲吉者。）行未疑也。（悅而不偏。故其所行未有疑閒之失。）九二。（下卦中爻陽爻。）孚兌吉。（剛實居中。故孚信而兌悅。所以有吉慶。）悔亡。（得中而自守。雖密近六三小人。其悔自然消亡。）象曰。孚兌之吉。（孚信於兌。而獲吉者。）信志也。（謂其孚信本於剛中之志。）六三。（下卦之上陰爻。）來兌凶。（陰柔不中正。故來悅於在下之二陽而有奴媚之凶。）象曰。來兌之凶。（來入於內而求說。乃以致凶者。）位不當也。（以陰柔居陰位。而不正當。）九四。（上卦之下陽爻。）商兌未寧。（上承中正之九五。下比柔邪之六三。商議其所與悅。而心未得以安寧。）介疾有喜。（然有剛介之德。專心承上。習中疑疾。得以盡除。而有喜慶。）象曰。九四之喜。（以九居四。剛介近君而有喜者。）有慶也。（有承五之福慶。）九五。（上卦中爻陽爻。）孚于剝。（中正居尊而密近於說媚之上六。當信其能剝害。）有厲。（而有危厲之心。）象曰。孚于剝。（信上六之能剝害。）位正當也。（蓋其位居中得正。故不受其媚惑。當去除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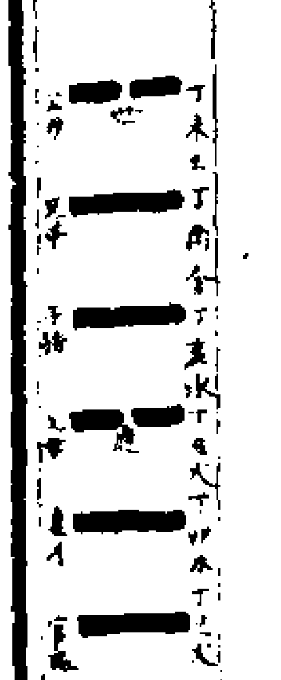
六。）上六。（最高陰爻。）引兌。（陰柔而終於說。乃引長於兌者。）象曰。上六引兌。（以六居上。引長其兌。）未光也。（上六之位幽遐遠外。未至於光明。故无所言凶。）焦氏易林兌　班馬還師。以息勞疲。役夫嘉喜。入戶見妻。（注春秋齊師夜遁。有班馬之聲。注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兌之乾　踐履危難。脫厄去患。入福喜門。見悔大君。（無注）坤　子鉏執麟。春秋作元。陰聖將終。尼父悲心。（注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孔子作春秋也。）屯　夾河為婚。期至无船。搖心失望。不見所懽。（無注）蒙　天孫帝子。與日月處。光榮於世。福祿祉祉。（無注）需　三人爭妻。相隨奔馳。終日不食。精氣勞罷。（無注）訟　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注史記禹南巡狩。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師　早霜晚雪。傷害禾麥。損功棄力。飢無所食。（無注）比　崇融持戟。杜伯荷弩。降觀下國。誅逆無道。夏商之季。失勢外走。（注未詳）小畜　生有聖德。上配大極。皇靈建中。受我以福。（注詩曰。克配彼天。莫匪爾極。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書曰。建中于民。又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建中者。立中道於天下也。中者。天下之所同有。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履　下田陸黍。萬華生齒。大雨霖集。波病潰腐。（無注）泰　子畏於匡。困厄陳蔡。明德不危。竟免見害。（注孔子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在陳蔡絶糧。言聖人道全德備。雖遇患而不危殆也。）否　有兩赤頭。從五岳來。讒言無病。趨齊之林。俯伏聽命。不敢動搖。（注未詳）同人　富得自如。不逢凶災。衰者復興。終無禍來。（無注）大有　朽根則樹。華葉落去。卒逢火焱。隨風偃仆。（注焱音焰）謙　蔦生衍蔓。絺綌為願。家道篤厚。父兄悅喜。（注蔦草。詩云。為絺為綌。言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豫　東行求玉。反得弊石。名曰無直。字曰醜惡。衆所賤薄。（無注）隨　騂白因絃。驚駭恐怯。任力墮劣。如蝟見鵲。偃視恐伏。不敢拒格。（注史記龜策傳云。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畢萬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恐之也。）蠱　瘡瘍多病。宋公危殆。吳子巢門。殞命失所。（注春秋魯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傷股。二十三年宋公卒。傷於泓故也。襄公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吳子卒。）臨　東山西岳。會合俱食。百喜送從。以成恩福。（無注）觀　舞非其處。失節多悔。不合我意。（無注）噬嗑　南循汝水。伐樹斬枝。過時不遇。惆如旦飢。（注詩汝墳篇云。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汝水出汝州天息山。）賁　公孫駕

醜。載遊東齊。延陵說產。遺我紵衣。（注左傳。鄭大夫子產。吳公子季札。當得與子產相得。子產以紵衣獻之季札。）剝　東與八百。以明文德。踐土葵丘。齊晉受福。（注按春秋成公二年。衛孫桓子暨臧宣叔如晉乞師。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克曰。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又僖公九年。齊侯盟諸侯于葵丘。二十八年。公會晉侯齊侯于踐土。）復　雄處弱水。雌在海邊。別離將食。哀悲於心。（注書弱水既西。柳宗元曰。西海之山。其下有水。散決無力。不能負芥。）无妄　結網得鮮。受福安坐。終無患禍。（無注）大畜　秋南春北。隨時休息。處和履中。安無憂凶。（無注）頤　啓戶開門。巡狩釋寃。夏臺牖里。湯文悅喜。（注牖當作羑。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大過　符左契右。相與合齒。乾坤利貞。乳生六子。長大成就。風言如母。（注易乾坤生六子。乾父坤母。三男震坎艮。三女巽離兌。）坎　飢蠶作室。絲多亂緒。端不可得。（無注）離　東壁飾光。數闇不明。主母嫉妒。亂我業事。（注東壁星名。）咸　白茅醴酒。靈巫拜禱。神嗜飲食。使君壽考。（醴當作縮。注書包匭菁茅。縮是有三脊茅。祭則用以縮酒也。詩楚茨篇云。神嗜飲食。卜爾百福。）恒　范公陶朱。巧賈貨資。東之營丘。易字子皮。抱珠載金。多得利歸。（注按史記。范蠡即陶朱公。號鴟夷子皮。去越來齊。裝其輕寶玉。浮海出齊。善營產業以致巨富。營丘齊地。）遯　三羖五羊。相隨俱行。迷入空澤。循谷宜北。經涉六駁。為所傷賊。（無注）大壯　雄鵠延頸。欲飛入關。雨師洒道。濺我袍裘。重車難前。侍者稽止。（無注）晉　中年蒙慶。今歲受福。必有所得。榮寵受祿。（無注）明夷　祿如周公。建國洛東。父子俱封。（注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其子伯禽封于魯。）家人　安床厚褥。不得久宿。弃我嘉讌。困於東國。拔杙之憂不成災禍。（注曾入有言曾參殺人。其母不信。及三人言之。其母投杼下機而走。）睽　蓄積有餘。糞土不居。（無注）蹇　心願所喜。乃今逢時。得我利福。不離兵革。（無注）解　目不可合。憂來搔足。怵惕危懼。去其邦族。（無注）損　福德之士。懽悅日喜。夷吾相桓。三歸為臣。賞流子孫。（注夷吾齊相管仲也。三歸臺名。婦人謂嫁曰歸。一娶九女。而備三姓。）益　夏姬附耳。心聽悅喜。利以傳取。（注左傳成公七年。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巫臣嘗止子反取之。）夬　叔迎兄弟。遇恭在陽。君子季姬。並坐鼓簧。（無注）遘　從巢去家。南遇白鳥。東西受福。與喜相得。（無注）萃　舜登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闕。拜治水土。（注書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石夷未詳。）升　江湖淮海。天之都市。商人受福。國家富有。（無注）困　隱

隱塡塡。火燒山根。不潤我鄰。獨不蒙恩。（無注）井　闇昧不明。耳聾不聽。陷入深淵。滅傾凶憂。（注傾當作頂。周易大過。上六過涉滅頂凶無咎。）革　烏鳴嘻嘻。天火將下。燔我館屋。災及妃后。（注春秋襄公三十年五月烏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鼎　十雌百雛。常與母俱。抱雞搏虎。誰敢難者。（無注）震　營城洛邑。周公所作。世建三十。年歷七百。福祐盟執。堅固不落。（注周公作洛邑。定鼎於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出史記。）艮　三人俱行。別離將食。一身吾心。反覆迷惑。（無注）漸　三虎搏狼。力不相當。如雞鷹格。一發破亡。（無注）歸妹　養虎畜狼。還自賊傷。年歲息長。疾君拜禱。雖危不凶。（無注）豐　後時失利。不得所欲。（無注）旅　雉兔之東。以理為傷。見鷹驚走。死於谷口。（無注）巽　秋蛇向穴。不失其節。夫人姜氏。自齊復入。（注按春秋魯桓公夫人文姜有私行。復歸于齊。故言秋蛇猶知向穴。而不失其節。文姜不守禮。而復歸于齊也。）渙　鳥鳴巢端。壹呼三顛。搖動東西。危魂不安。（無注）節　命天不遂。死多鬼祟。妻子啼瘖。早失其雄。（無注）中孚　節屋結廬。崇我文德。三辰旂旗。家受行福。（注左傳。三辰旂旗。三辰謂日月星也。）小過　羅網四張。鳥無所翔。征伐困極。飢窮不食。（無注）既濟　天地城安。積石為山。潤洽萬里。人賴其懽。（無注）未濟　鋼人鐵柱。暴露勞苦。終日卒歲。無有休止。（注按史記。秦鑄金人十二。）京房易（陸績注）兌積陰為澤。純金用體。畜水凝霜。陰道固也。上六陰生。與艮為合。（兌下六陰。艮上九陽。健納兌為妻。二氣合。）土木入兌。水火應之。二陰合體。積于西郊。（秋王。）衝震入乾。氣類陰也。配象為羊。物類同也。與坎為飛伏。（丁未土。丙寅木。）上六宗廟。在世六三三公為應。建始乙卯至庚申。（春分至秋。）積筭起庚申至己未。周而復始。金土入兌宮。（金土入兌宮。起積筭。）五星從位起太白。（太白金星入卦。）參宿從位降丁未土。（二十八宿。分參宿入兌。上六丁未土上。）分氣候三十六。（起宮筭從三十六數起。定吉凶。）內卦互體見離巽。配火木入金宮。分貴賤於強弱。（火强木弱。）吉凶隨爻筭。歲月運氣。逐休王。陰陽升降。變初九入初六。陽入陰為坎象。正體見陽位。剛柔分。吉凶見也。適變內象入坎。為困卦。（兌內卦初九變入坎。）

鬼谷卦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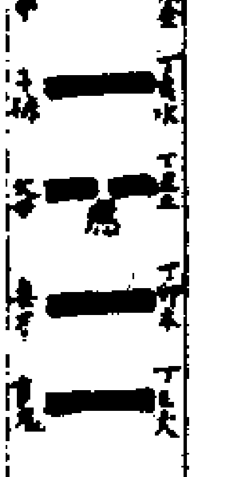
兌為澤（兌上 兌下）



斷曰　兌者悅也。江湖養魚之象。兌不欣悅。兌雖口舌。終兌官事病者自瘥。婚姻喜悅之事。世印相兌主損失。忌男女財吉。產生女無少。宅平安

詩曰　兌卦主歡欣交明講舊情。隣女防唇吻。逢人哭是嗔。（甲申旬世空甲辰旬才空甲午旬鬼空亡）　金動　二陽三明首尾凶却回晚照接長松。土中石顆金為玉果廢安然性自馳。　金靜　三女一心歡裳頭戒外觀。粿粮千里去棄石好江山　甲日　有足如兌足。兌家（似）有家愁心空有恨。疑淚望天涯。　乙日　月缺再團圓。枯枝色更鮮。一條欹險路回首覩青天　丙日　功成須遇犬度厄必逢雞。與遂青雲志須防是與非　丁日　莫信千年義。番成兩背心。莫言人未是。有客與分金。　戊日　憂心憂心不計憂。與求與求事二頭。萬里白雲無寸與。空將機智惹閑愁　己日　門中減口添人口。山下忌財又得財。好事隔年音信隔。知音一箭又重來。　庚日　貴人消息知君否。一箭天衢甲玉梯。萬里碧雲沛甘雨休疑目下是和非。　辛日　上下昏蒙。幽意難剖。一段中心變成煩惱。　壬日　浩氣甘強雲漢心。榮時未許亮沉吟。潛藏只待事聲發。玉兔金烏送好音。　癸日　昨夜天人報紫雲。今朝楊木再生榮。門前車馬崢嶸日。須信龍蛇吉事危。　世動　侍侶非侶。和合自然。憂中有美。用力方全　應動　居官多貶謫。為旅困無聊。親戚多離散。資才暗地消

郭璞洞林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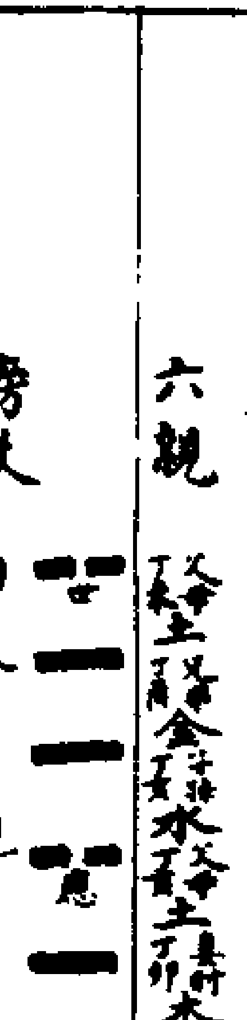


十月卦　飛戊寅木　伏丁巳火

詩曰　八純兌卦招唇吻。時耐傍人說是非。神鬼村中為活計。草芽山下費工夫。萌心謀事又難合。用意求財且解无。煩惱殺人多少事。長聲嘆息淚如珠　拆字　兌者說也。兌字左邊添樹心成梲字。除樹心添禾成稅字。添月成脫字。兌上有公字。下有几字。不全公字。添言成訟字。添木成松字。添點成沿字。添羽成翁字　象陽　悅懌事當前。行人暫息肩。且無榮括撓爭得有迍邅。　象陰　鸞鳳羽毛棲枳棘。蛟龍頭角出塵泥。從前險難皆消散。寅卯須知必有時。　初爻丁巳火　大貴因人有。來時百事新來年二三月。應賞鳳池春　二爻丁卯木　利澤秋天盛。恩沾在此時。成名兼就利。口舌不須疑。　三爻丁丑土　陰陽道合自和同。須信風雲召虎龍。趁取卯寅堪進步。此時平步到蟾宮　四爻丁亥水　兩口相逢得見名。悅言甘露是其新。動靜吉凶看相部。神人相笑自亨通　五爻丁酉金　十五年愁困多才。吉兆依稀入夢來。好向錢塘觀秋水。潮頭起處海門開。　六爻丁未土　黃葉一天愁。憂慮在晚秋。且謀西北避。身外莫營求。　占風水　毿毿覆覆遶龍崗伏斷行龍妙穴藏來往西東人盡見天然一穴不尋常。其地似臥龍形。又似呂公端坐形。龍耳穴路遶古窒利水命人。重才。兄弟不甚和睦。利長房。八字路在墳前。人來往皆見。一人失志出人常心虛。出女人患目。出人常足病。出人火驚。焦頭爛額。有一宮水蔭子孫。多口舌。一屋上有水不濟事。出女人抬人再嫁。二出後娘。氣盈一鍋缺破（蛇與丁癸兌卯乙）磊乘磊龍石作基。高近一穴實真。機好看灣水山回抱。鷄化鵬。持與你期。占求官未遂。求財吉。婚主有貌妻。六甲生女。行人至。六畜生延。官事和會。蚕少收。失物重見。丫人偷去。占病佛上有愿。占宅吉

海底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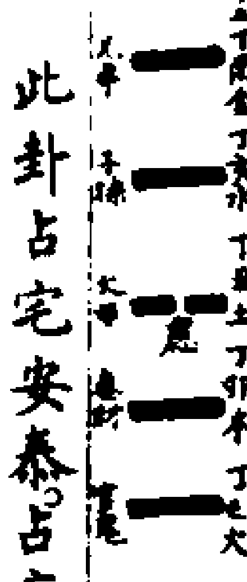
六親



傍爻　內外出現

康節卦影

十月卦金　飛丁未土　伏丙寅木



水仙路遠課　此卦占宅安泰。占病康寧。人口相和。財物旺相。六畜生延出入求望。自然和悅吉。　解曰　兌者悅也。父母持世人宅比和　萬物恩思養民居。上憂下悅而忻忻。凡事隨順謀望稱情。昔三藏和尚往西方取經。得此卦。後來歸故國。可不悅乎。　詩　進則歡娛退則憂。知時覺悟莫強求。青霄不是功名路。不見音情不肯休。　病　此卦占病不須憂只愁少婦唧啾啾。相將悅懌无他祟。宜向佛前保度秋　斷曰　兌宮小女澤為名（易曰。兌。悅也。兌為小女。主其家少婦有灾。初爻丁巳火兌動白虎又動。必有疾。不動非也。青龍動。丁亥水子孫。丁卯木妻才。求婚姻成和合難。又朱雀動。有爭田公論未決。語曰兌卦者。利於四仲。如子孫化鬼。甲子旬占第五爻動。則知其家有胎孕不安之患。青龍白虎不逢長生則不死。逢長生必死。）　時世安然事不成。（事不成。訟事不成也。朱雀在陳位動丁亥水子孫。謂之朱雀入水无氣者也。故云公事无成。見丁卯木妻財化鬼。若旬陳白虎二神中爻動。婦人有灾。及孕婦之難也。宜作福謝之吉。）犬逐雞飛困動土。（雖火乃酉戌之地。必有興工動土之役。若見內化震卦則有

（崩坡之地，有動土之犯，須子細推之，宜用符報之則吉，遠遷重害也）猪隨馬走奔填坑（猪馬乃亥午之方，加丁亥水動，外化艮丙戌土，其地必有墨水之犯，宜決則吉）公元曲脚心愁死（公者乃家主也，有腰脚之疾，風痛曲䠀為灾，死而復生，宜以六神例斷之）姊却豺身應孕生（青龍丁亥水，子孫久動，走孕坤將生）卦內看他財喜定（求財內外有財，兄者兄主成就也）枯楊春際發花英（枯楊遇春而發花英者，此為得時也）

雙林影

䷹

世 未土　酉金　亥水　丑土　卯木　丁巳火

父　兄　子　父印　財　鬼

詩曰　凡事須當識死生。文書脫換僞為真。同宗骨肉常相反。更忌鄰人笑是嗔。兌為口舌是非多。動用尤防失脫多。婦女是非宜子細。目令謀用尚蹉跎。留連宅舍不光明。陰小咨嗟嘆不寧。見喜又防灾害至。同宗亦主是非聲。兌為口舌。悅者悅也。家道人口。口舌灾殃并起。有喜不足。求財不順。東南方產業。寡婦宜子細。血財有損。卯福保人財。及陰小膿血之灾。深過。寅午戌及十一月十二月。　功名　廢折角。春秋花酒。失約事還阻節難同。好事何曾遂意。　婚姻　兌悅利婚姻。事如來可成。其中多口舌。事忌女人驚。　六甲　麗澤兌花新。纔逢風雨傾。女人雖喜悅。其柰有灾迍。兌少女應卯辰巳午日時。生女防西北方枉死鬼。　占病　賸渓生憂暗。迷雲鎖洞房。鏡中人不見。憔悴嘆時光。星辰不吉。西北枉死鬼及火燒神鬼為灾。　公訟　否極泰來先見凶。且防口舌發西東。陰私更忌女人事。切忌交加入訟中。四五位人為鬼。防人坑陷。文書未明。近看寅午戌日。遠看亥卯未日。　求財　麗澤相逢友。經求好向前。兩人同計較。何必更遲延。　行人　出入自亨通。祥雲日再紅。花殘今再發。財祿自然豐。利與兩三人打合。利亥卯未。不利寅午戌日。　占失　要見未分明。難知敗蹤形。西方人報信。必遇女人聲。（家先福神有犯，宜告斗吉）　交易　和合事如何。人情口舌多。一番仍一覆。還是有蹉跎。　貴人　兌為多口舌。不用見高人。阻節重重見。由防口舌聲。

火珠林

世 丁未　丁酉　丁亥　丁丑 應　丁卯　丁巳

父母　兄弟　子孫　父母　妻財　官鬼

十月卦　飛丁未土　伏丙寅火

此卦三藏得之，知必歸唐國也。　贊曰　兌者悅也。悅以使人，人忘其勞。君子歌歡。澤潤萬物。恩惠養民。居上愛下。悅而忻忻。利有攸往。兌不利貞。　頌曰　兩口相重得兌名。說言甘語是和情。動靜吉凶看面部。謀神相守第一丁。　歌曰　兌卦多歡悅。臣曾諫國王。凡夫遭口舌。妻女鬪情傷。夏景蘭初吐。秋深菊正芳。大軍懷必勝。風起信旗張。

卜筮元龜

䷹

世 丁未土　丁酉金　丁亥水　丁丑土 應　丁卯木　丁巳火

父母　兄弟　子孫　父母　妻財　官鬼

十月卦　飛丁未土　伏丙寅木

江湖養物之課。天降雨澤之象。　春吉　夏凶　秋吉八月空亡　冬

解曰　兌者說也。其象為雨。潤及萬物。无不忻悅。占者遇之，居上愛下，宜為和會喜悅之事。朋友講習之道。利在秋月。　彖曰　雨洒四方物皆榮茂。澤及人民。國家豐富。有子繼承。漸增福祐。雖有口舌。終无官事。　象曰　麗澤滋肥遠近方。沾濡百物利深秋。友朋講習多欣悅。萬事從心利有客。　此卦求官見貴吉。家人和合。身平安。求財吉。婚難成。出入遇吉。公事和會。六甲生女。交易成。行人至。出行不利東方。六畜生延。蠶少收。失物重得。占病主少婦。宜佛上保之。　六甲旬斷　子旬　福德空。本宮死絕。戌旬　兄弟空。求財吉。　申旬　父母世空。求謀未利。　午旬　鬼空身吉。訟病不利。　辰旬　財空。求財費力。　寅旬　印空。空反覆。　日六神斷　八純上爻。丁未上父母持世。　甲乙　玄武世財合身。陰私財物。　丙丁　青龍世鬼合身。凡事主有先失後得之喜。　戊己　朱雀世遂官婚姻文字。　庚　騰蛇世恐憂。　辛　空亡　壬癸　白虎世外白服。　十干詩斷　甲丙戊庚壬　兌澤秋當光。行人暫息肩。斷无勞苦撓。爭得事迍邅。　乙丁己辛癸　利澤秋天盛。息沾在此時。成名無就利。口舌不須疑。　六爻詩斷　初九　和兌吉。（大吉去就无牽制。何須治伍為。上爻和且說。吉慶更何疑。）　九二　孚兌吉悔亡。（十友朋同同習。所貴在相孚誠實。兌私意。應當悔吝兌。）　六三　來兌凶。（凶久因在處嫌長之反致灾。若能長守正。福祿自然來。）　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守吉利吉相交除。紛紜尚未寧。介然能守正。吉慶自來臻。）　九五　孚于剝。有厲。（凶小人難信用。君子反相疎。自己防傷害。兌當戒不虞。）　上六　引兌。（引兌凶吉是說。口舌戒非。餘有月還為說。同心悅有餘。）

諸家斷易奇書

丁未土　丁酉金　丁亥水　丁丑土　丁卯木　丁巳火

飛丁未土

金 ⚋世（父母）⚊（兄弟）⚊（子孫）⚋應（父母）⚊（妻財）⚊（官鬼） 十月卦 伏丙寅木

此唐三藏去西天取經，得之知歸唐國 贊曰，兌者悅也，澤及萬物，恩惠兆民，居上受下，悅而忻忻，利有攸往，無不利貞 解曰 人坐看一擔（乃譬苦得息肩也。）月在天邊（乃團圓也。）秀才登梯（乃步蟾宮之兆也。）一女在合邊立（主娶婦和合也。）文字上箭（領薦也） 晦庵斷例 兌 亨，利貞 兌，說也。柔外剛中，故說而亨，而利於正。說雖有亨道，其妄說不可不戒 初九 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 孚兌吉悔亡。 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六三 來兌凶 陰為兌主。上无所應而反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 九四 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六三 柔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故介然守正，則有喜矣。 九五 孚于剝有厲 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也 上六 引兌 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吉凶。兌 舒岳祥 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講義。 此伏羲始畫之八卦也。則是河始出圖，已有朋友之象矣。五典之理在太極之初，一時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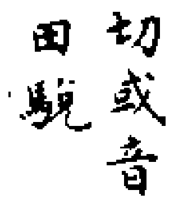
具，無欠無餘，無始無終。秉彝以來，君得之而為君，臣得之而為臣，父得之而為父，子得之而為子，夫得之而為夫，婦得之而為婦，兄得之而為兄，弟得之而為弟，朋友得之而為朋友。然此上四者又以朋友為要道。一有不具，四者皆廢，天地不善，人道不明矣。故八卦才畫，便有朋友講習之象。當是時，豈是誦說章句，商量舉業，資談說而事議論，故立此朋友字。大象雖是孔聖形容此卦之義，而斷之以辭，論其理，自伏羲未畫八卦之前，畢竟已具此道矣。象者像此卦而形容此理也。伏羲已自十分泄露矣，而孔子翼之，索性說出了也。朋友一條，人都不信伏羲時已有此教，不知此所謂講習者，乃是講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理，習行此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事。講者講明此也，習者肄習此也。且如君臣如何是盡君臣之道，父子如何是盡父子之道，夫婦如何是盡夫婦之道，兄弟如何是盡兄弟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多少曲折。非講究何以知之，非肄習何以行之，故為之朋友，所以講習乎此，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由此而立也。觀麗澤之義，則知朋友之道，出乎天理之自然，而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四者非此無以立矣。或疑朋友之名，伏羲之時未必有此條也，乃文王重卦之後，孔子翼之而為此辭也。如文王四友，孔子七十子之類是矣。予嘗謂卦不六十四，不足以盡變。蓋伏羲八卦之時，便有此重卦，重卦之時，即有此朋友講習之象，乃天理之自然，人性之固有，非文王孔子所能加也。兌坎皆水也，而在兌為澤，澤者水之所鍾聚者也。坎則為水，為雨，為雲，是流動升降之水也。兌之義為說，而坎之義為險，其情其德不同也。凡卦體有兌者，皆言說；凡卦體有坎者，皆言險，非待重兌重坎而為說為險。若麗澤之義，乃於重兌見之。凡重卦者，皆言重之義。坎曰水洊至，震曰洊雷，離曰明兩，巽曰隨風，艮曰兼山，兌為麗澤，惟乾坤全陽全陰，不言重，直曰天行健，地勢坤。在易麗有二義，於離為著明，於兌為連附。兩澤附麗，渟涵沈浸，有大饒益，故以麗澤之說，以喻朋友之益。澤以麗而交潤，朋友以麗而胥說，天下之說莫大於此。如言潤澤、膏澤，皆取其灌溉滋潤之意。兌字與說字古所通用，戴禮學記引說命，說字皆作兌，鄭氏謂字之誤也。予謂不然，兌即說也，古字之通用不止此也。說之為義，實本於兌，以兌為說者，其以此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正麗澤講習之義。吾邑縣學宮墻之前，舊有麗澤亭，正取兌象之義，為學者游息之所，予昔嘗講習于此學，暇日與朋友來休此亭，望前山之葱欝，挹二水之交輸，希周子愛蓮之風，尋明道傍花之趣，當是時，諸友朋刻志於舉業，予獨周

心於古道，不知其所得孰淺孰深也。去之五十年，宮宇摧壓，昔之友朋晨星落月，聲跡不相聞者久矣，良可嘆也。今提學判丞捐俸修學，殿像廡繪整然一新，堂序門廡赤白煥好，殺牲以釁之，序飲以落之。縣尹主簿二大夫樂成其美，克相厥終，諸君拜三侯之賜，可不知麗澤之所以為麗者乎。二水之環斯邑也，縣治閣於閭閻而不之見也。斯學也，當二水繞緣縈青之衝，悠然遠逝，淵然深蓄，平眺正視，獻奇拱秀，下有蓮藕菱芡菰蒲之饒，旁有黍稷秔稌蔬果之富，其麗而說也可知矣。自陰陽家言之，則為風氣廻合，精粹鍾翕，名公鉅卿於是焉出，而士之俊秀仕版賢書聲光相繼，以斯為鄉學之盛觀也。以予觀之，夫子巍然，袞冕正位，而坐十哲，曾思孟子七十二子之徒，坐而侍者，立而拱者，其光靈在上，緣竹如聞其所以教誨者，豈謂朝齏而暮鹽，橐螢而雪案，計術業之巧拙，較工程之優劣，若是而已乎。入而登斯堂也，出而遊斯亭也，見澄潤之環合，覩廻潭之灌浸，盍亦思麗澤之義乎。昔孔孟之多喻道於水，川上之歎，逝沂上之詠，歸滄浪之濯纓，孔子之亟稱於水哉，孟子謂盈科而後進，又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於水焉察見道體，觀是水之漸，知斯道之進也，觀是水之逝，知斯道之無窮也，觀是水之有源，知斯道之有本也。科者坎也。夫澤亦天地大

坎也蜀飫盈是坎而生於澤則彭蠡洞庭左右相屬也太湖松江表裏一波也非有本者其飫是乎豫彭者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諸路課會講義麗附麗也日月麗乎天以氣麗氣也百谷草木麗乎土以形麗形也兌爲澤以澤麗澤自相滋益兌之象也然君子觀麗澤之象必以朋友講習明之何邪蓋天之雨澤非不可以滋益萬物然謂天之滋益萬物則可謂天與物相滋益則不可君之膏澤非不可以滋益萬民然謂君之滋益萬民則可謂君與民相滋益則不可惟夫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各得所聞各充所見有善以相告有學以相長義理之滲漉無窮學問之沾渥無已真有如雨澤之相麗而相潤焉然則麗澤之象不以朋友講習明之則何以哉雖然講習二字卻又不同進齋先生曰講論說也取兌口不掩象習重習也取重兌象蓋講謂從容辨說於其先習而不知講則惝然無見聞泉何所據而習也習謂紬繹體驗於其後講而不能習則從事口耳又何取其爲講哉且如父子有親所謂親者所當講也既講矣使須愉色婉容昏定晨省習此父子之親方可君臣有義所謂義者所當講也既講矣使須盡忠補過陳善責難習此君臣之義方可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所謂別所謂序所謂信者皆所當講也既講矣使須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習此夫婦之別方可使須長惠而幼順徐行而後長習此長幼之序方可使須合志而同方交遊而稱信習此朋友之信方可曲禮曰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博聞強識所以講此也敦行不怠所以習此也儒行曰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博學不窮所以講此也篤行不倦所以習此也中庸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辨而弗措所以講此也行而弗措所以習此也口說之勝真實之喪此謂知講而不知習者也獨學無友孤陋寡聞此謂知習而不知講者也善乎魯論之首篇首章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蓋學之不講固不可傳之不習又不可既講學矣而又時時習之此天下之大可說也此朋友所以自遠方來也此朋友講習所以說言乎兌也書堂之創行三十年其之蹭蹬于此不爲不久講之而精者吾聞其語矣習之而察者吾見其人矣然道無終窮學無止法講習工夫亦無了時兌正秋也時秋積雨霽新涼入郊墟講習之說未有甚於此時者也敢誦此爲同志勉

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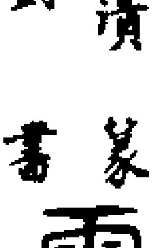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杜對切詩大雅緜篇混夷駾矣毛傳駾突也箋混夷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柞棫之中而逃也釋文駾徒對切許愼說文駾馬行疾來貌从馬兌聲他外切張參五經文字音兌徐鍇通釋吐外反司馬光類篇又徒外切戴侗六書故詳詩意乃遠去貌也楊桓六書統定毋駾（說聲）駾（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杏以切或音台韻會定正又遠倫切字切定倫定亭田駾

篆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鍇篆韻 隸書 六書統　草書 並張錦溪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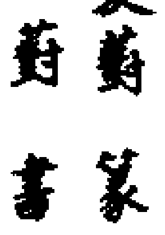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杜對切䨴䨴雲貌許愼說文䨴黮䨴雲黑貌从雨對聲徒對切孫愐唐韻黮䨴雲狀郭守正紫雲韻文雲黑䨴䨴釋行均龍龕手鑑靆霴𩆸䨴（四俗）䨴（上䨴）音徒感反遝俗楊桓六書統定毋䨴从雲有對聲䨴（隸）霴或从隊聲霴（隸）靆或从遝聲遝（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从切古用隊此續狀作霴遝驟非借艸木盛貌作對非東京賦蓊䨴菱䔻俗字又濆也作對非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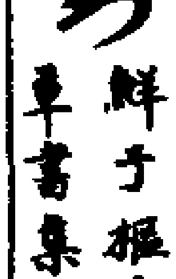
篆書 集韻並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䔻

洪武正韻杜對切草盛貌顧野王玉篇達濆切草木茂之稱丁度集韻艸木盛貌司馬光類篇徒對切楊桓六書統定毋䔻从艸對聲䔻（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東京賦蓊䔻菱䔻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䔻

篆書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草書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懟

洪武正韻杜對切怨也恨也惡也亦作憝懟俗作憞許愼說文憝从心敦聲周書曰凡民罔不憝徒對切張參五經文字憝憝大內反上說文下石經徐鍇通釋徒佩反丁度集韻憝古作懟或作譈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徒回切鄭樵六書略憝憞轉注又憞憝別聲轉注妻撴廣干祿字憝憝上正下通戴侗六書故憝惡（去聲）怨也書曰元惡大憝孟子引書作譈歐陽德隆押韻釋疑揚子曼憞聳某注㤏憞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忌心也又都昆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徒憝切惡也楊桓六書統定毋憝（說聲）懟（隸）憝丈淚切从心對聲懟（隸）譈或从言譈（隸）憝譈（並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入定偶切作憞非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憝

篆書 大篆 唐古韻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錞（高翿齋學書韻總）鐓（六書統）（隸書）鐓（六書統）（草書）鐓（並張錦溪）鐓（鮮于樞）

元惡大憝書康誥元惡大憝（注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者）

錞

洪武正韻杜對切。矛鐏平者。俗作錞。又都昆切。許慎說文。錞。矛戟柲下銅鐏也。从金享聲。詩曰。厹矛沃錞。徒對切。陸法言廣韻杜罪切。或作鐓。孫愐唐韻徒猥切。張參五經文字。錞鐓二同。丁度集韻亦書作鐓。楊桓六書統定母錞（統聲）錞（隸）鐓。俗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禮記曲禮。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注。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疏云。矛戟柄尾也。又譯魏柔克正字韻綱。真韻殊倫切。金器。錞于也。賄韻徒罪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方音見上聲。又如敦不出。雙音見真韻。又定偎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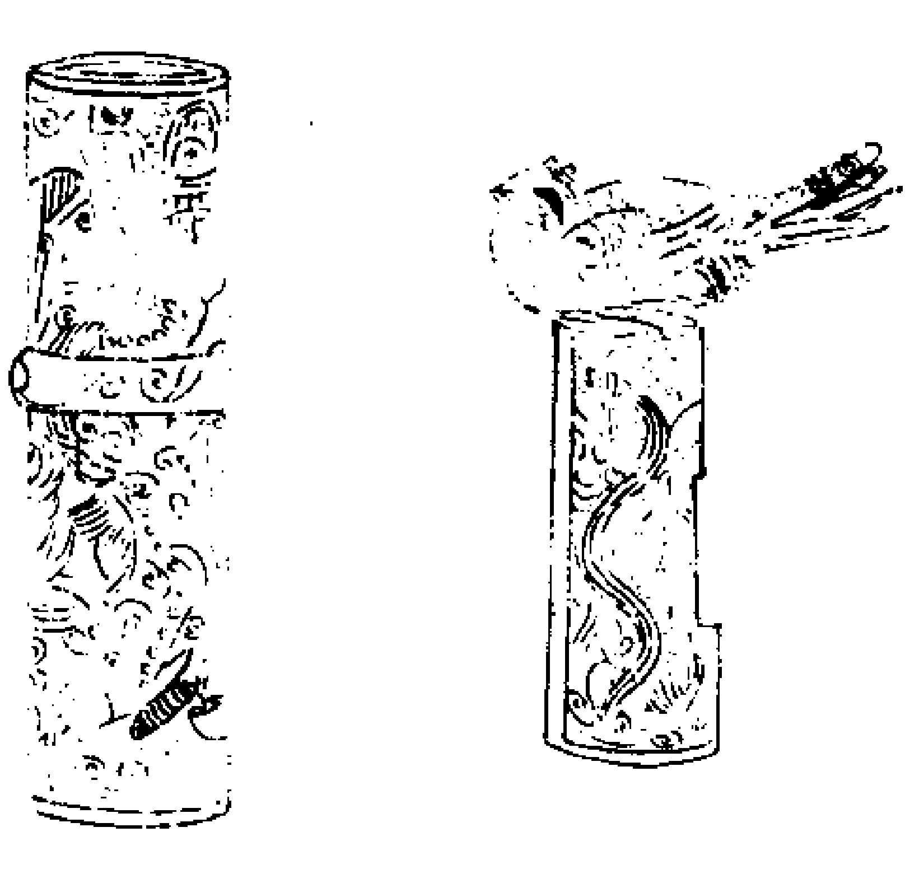
篆書錞（大篆）鐓鐓（並集韻）錞（師說敦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錞（徐鉉篆韻）錞鐓（並六書統）（隸書）錞（六書統）（草書）錞錞（並鮮于樞）

鐓

洪武正韻杜對切。禮記。進矛戟者前其鐓。注。平底曰鐓。取其鐓地。俗作鐓。顧野王玉篇。鐜。大對切。鐏也。錞同上。又市鈞切。丁度集韻。錞杜罪切。毛晃禮部韻略。矛戟趾。銳曰鐏。平曰鐓。戴侗六書故。鐓。徒對切。又都昆切。矛戟下平鐏也。（說文曰。鐓下垂也。一曰千斤椎也。）經傳亦與錞通用。詩云。厹矛鋈錞。（說文曰。錞。戈戟柲下銅鐏也。按為錞鐏之錞。當以鐓為矛戟之鐓。）行均龍龕手鑑。鐜俗。鐓正。楊桓六書統定母錞（統聲）錞（隸）鐓（从八敦聲）鐓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字濮傳義。又都回切。鐓也。韻會定正。矛戟柄尾也。字切定倫。定孚田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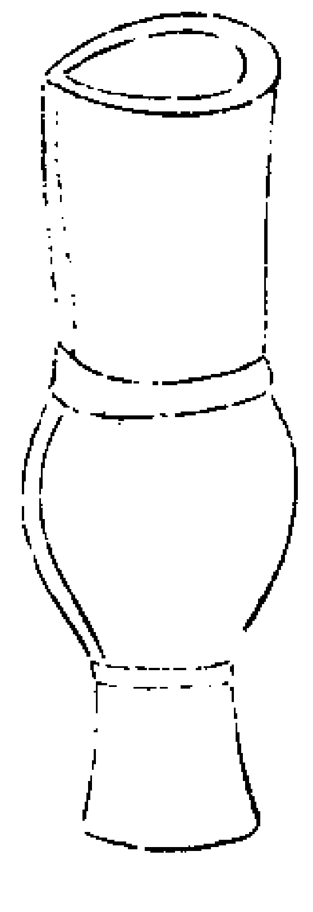
篆書錞（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錞鐓（並六書統）（隸書）鐓（六書統）（草書）鐓（張錦溪）鐓（鮮于樞）

漢鳩杖首鐓（依元樣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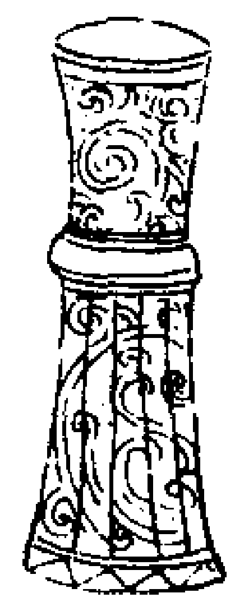
右通長七寸五分。徑長一寸。闊六分。共重九兩。無銘。是杖之端。獨狀鳩形。蹲伏其上。復回其喙以理左翼。錯以金銀。其管椅處。又飾之以山雲鷹隼虡兗之狀。僅若毫髮。宛然畫筆耳。其鐓則專以銀飾花草。雖精巧而韻古也。

漢鉞鐓（依元樣製）



右通長三寸九分。上闊一寸二分。下闊八分。重七兩有半。無銘。其鐓平而不銳。鐓之上通為八稜。又其上按鉞柄處作小竅。橫簪以固之。如冠之有簪纂也。按司馬法。三代之斧。在夏執玄鉞。在商執白戚。在周杖黃鉞。蓋夏商周所用之色不同。而所以為斧則一也。漢之用鉞。乃其遺法歟。

漢金銀錯鐓依元様製



右長二寸九分。圍徑二寸一分。重三兩。無銘。是器爲圓筩。起節如竹。一端中空。可以置鈴。一端爲頂。作方稜。是必古人用以飾物柄者。細以黄金。間以白銀。花雲之狀。爛然可愛。雖非古。亦近世所不能到。

⿰兌刂

洪武正韻杜對切。割也。丁度集韻都外切。司馬光類篇徒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杜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兌刂从刀兑聲。⿰兌刂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吐外切。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兌刂。篆書⿰兌刂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兌刂六書統　隸書⿰兌刂六書統　草書⿰兌刂鮮于樞

奪

洪武正韻杜對切。地名。徑也。禮記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又蜀韻。丁度集韻都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奪本徒活切叚借統注奪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字潫博義奴帶切。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奪。篆書奪六書統　隸書奪六書統

⿰革兌

洪武正韻杜對切。補也。顧野王玉篇徒外切。補具飾。宋重修廣韻杜外切。補⿰革兌。丁度集韻都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革兌原聲⿰革兌隸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吐外切。字潫博義。又補靴也。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革兌。篆書⿰革兌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革兌六書統　隸書⿰革兌六書統　草書⿰革兌鮮于樞

銳

洪武正韻杜對切。矛也。書一人冕執銳。說文音兌。陸音虜。又見下陸法言廣韻又弋稅切。宋重修廣韻杜外切。丁度集韻都外切。矛屬。或作銳。或从惠作鏸。釋行均龍龕手鑑徒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銳銳說見抄韻。喻母鏸。或从惠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濁音。字潫博義徒會切。又以芮切。韻會定正字切定倫定亭田銳。篆書銳鏸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銳銳並高勉齋學書韻總銳

銳銳鏸並六書統　隸書銳大饗碑見洪邁隸韻　草書銳銳並張錦溪銳鮮于樞

䃍

杜對切。許慎說文䃍陊也。从石㒸聲。徒對切。徐鍇通釋今作墜。徒佩反。顧野王玉篇墜也。陸法言廣韻礧䃍物墜也。張有復古編又直類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礈俗䃍正。楊桓六書統定母䃍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亦从石。漢書薄姬䃍巍用此。篆書䃍徐鉉篆韻

⿱隊韭

杜對切。許慎說文⿱隊韭韲也。从韭。隊聲。徒對切。徐鍇通釋⿱隊韭韲也。鍇曰古謂今膾酢合和者。韲。故有受辛之言。古人言金韲玉膾。韲以果黃薑爲韲故黃。今人多謂菹爲韲也。大妹反。故野王玉篇唐對切。韲菹也。丁度集韻⿱隊韭或作⿰阝⿱㒸韭⿸麻韭。韓道昭五音集韻⿰阝⿱㒸韭⿸麻韭並同上義。五音類聚⿸麻韭⿰阝⿱㒸韭音隊。楊桓六書統定母⿱隊韭原聲⿱隊韭隸⿰阝⿱㒸韭或从自从叔⿸麻韭二文並未詳。趙謙聲音文字通定以切。韲也。作⿰阝⿱㒸韭⿸麻韭非。篆書⿱隊韭⿰阝⿱㒸韭⿸麻韭並六書統　隸書⿱隊韭六書統

⿰黑㒸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丁對切。黑雲行貌也。丁度集韻⿰黑㒸⿰黑㒸黑也。或从隊。司馬光類篇徒對切。又待戴切。瞍瞎也。戴侗六書故⿰黑㒸⿰黑㒸對黑氣也。濃

也。又作黱迖戴切。別作黱䨴霴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徒耐切黑雲行黱黲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黱从黑隊聲黱（隸）黱與黱同从黑逮聲黱（隸）倪鏜六書類釋又都故切　篆書黱（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黱黱（並六書統）隸書黱（六書統）

䬈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會切風入也。丁度集韻小風。楊桓六書統定母䬈从風兌聲字滌博義杜外切　篆書䬈（六書統）隸書䬈（六書統）

𡾊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對切山貌。司馬光類篇山名或書作薱對。楊桓六書統定母𡾊（原聲）𡾊（隸）字滌博義𡾊同上　篆書𡾊（六書統）隸書𡾊（六書統）

陮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陮隗不平也。陸法言廣韻陮隗不平狀。徐鍇通釋陮隗高也。從𨸏隹聲。鍇曰京高丘也。特騎反。丁度集韻或作陮楊桓六書統定母陮說見灰韻端母陮隗　篆書陮（六書統）隸書陮（六書統）

嵟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高也。亦作陮。丁度集韻高貌。韓道昭五音集韻作陮楊桓六書統定母嵟从屵隹聲。余見灰韻端母字滌博義徒猥切　篆書嵟（六書統）

蓷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蓷草也。陸法言廣韻草名。司馬光類篇杜罪切楊桓六書統定母蓷（原聲）字滌博義徒猥切　篆書蓷（六書統）隸書蓷（六書統）

䨺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罪切。雲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䨺音兌又䨺徒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䨺與𩅧同从三雲䨺䨺並同上　篆書䨺䨺䨺（並六書統）

濧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大內切。清也。濡也。宋重修廣韻徒對切丁度集韻博雅漬也司馬光類篇又都內切楊桓六書統定母濧都隊切从水對聲濧（隸）　篆書濧（六書統）隸書濧（六書統）

𡷾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外切山也。陸法言廣韻山名宋重修廣韻杜外切丁度集韻都外切。𡷾嶒山貌。楊桓六書統定母𡷾从山兌聲𡷾（隸）字滌博義戈梲切　篆書𡷾（六書統）隸書𡷾（六書統）

𥺝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類切米秣𥺝也。丁度集韻屑也司馬光類篇徒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𥺝从米兌聲𥺝（隸）字滌博義杜外切屑米也　篆書𥺝（六書統）

𩩲　杜對切顧野王玉篇徒對切骨也陸法言廣韻䯨𩩲愚人也。丁度集韻䯨𩩲愚貌楊桓六書統定母𩩲从骨家聲𩩲（隸）　篆書𩩲（六書統）隸書𩩲（六書統）

鐀　杜對切陸法言廣韻錬鐀車轄丁度集韻博雅錬鐀鈦館也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都果切。又杜果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徒對切。又息委切。又徒果切。韓道昭五音集韻犁轄也字滌博義徒猥切

𤃞　杜對切陸法言廣韻𤃞沱。水汎沙動貌。丁度集韻或作潰。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徒猥切楊桓六書統定母𤃞（原聲）𤃞（隸）𤃞或从隤聲𤃞（隸）　篆書𤃞𤃞（並六書統）隸書𤃞（六書統）

綐　杜對切陸法言廣韻細紬宋重修廣韻杜外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徒外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大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綐从糸兌聲綐（隸）　篆書綐（六書統）隸書綐（六書統）

𣻜　杜對切丁度集韻沱也司馬光類篇徒對切楊桓六書統定母𣻜从水進聲𣻜（隸）　篆書𣻜（六書統）隸書𣻜（六書統）

隧　杜對切丁度集韻徑也。春秋傳。當陳隧者。徐邈讀。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雖遂切。說文深遠也。又徐醉切墓道也。又直類切。爾雅落也。韓道昭五音集韻梁益謂履曰隧。字滌博義徒猥切

𥫍　杜對切丁度集韻重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徒猥切楊桓六書統定母𥫍丁罪切𥫍重聚也从立𦎫聲𥫍（古文）𥫍（古文）字滌博義音潰

篆書墤墤墤並六書統

膭　杜對切丁度集韻徒對切下大貌楊桓六書統定母膭原聲膭隸　篆書膭六書統　隸書膭六書統

嘳　杜對切丁度集韻茂貌司馬光類篇徒對切茂也楊桓六書統定母嘳原聲嘳隸　篆書嘳六書統　隸書嘳六書統

蘈　杜對切丁度集韻出蘈蓫蔬也。謂苂上蔄。韓道昭五音類聚徐李切。蓫蘈也亦作蓫也。楊桓六書統定母蘈徒對切。出蘈蓫蔬謂苂下一蔄从艸隊聲蘈隸　篆書蘈六書統　隸書蘈六書統

𥳐　杜對切丁度集韻笿𥳐竹名司馬光類篇杜罪切。又都果切。又杜果切。又徒卧切。筃𥳐夏筍。楊桓六書統定母𥳐實中从竹隋聲。𥳐隸　篆書𥳐六書統　隸書𥳐六書統

𤺋　杜對切丁度集韻下病楊桓六書統定母𤺋說見灰韻定母字潰悖義徒對切。下部病也。　篆書𤺋六書統

𡋯　杜對切丁度集韻都外切墮也司馬光類篇徒外切楊桓六書統定母𡋯原聲𡋯隸　篆書𡋯六書統　隸書𡋯六書統

隶　杜對切丁度集韻从後及之也一曰與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隶統注隶隸　篆書隶六書統　隸書隶六書統

逮　杜對切丁度集韻徒對切行及也楊桓六書統定母逮統注逮隸　篆書逮六書統　隸書逮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四

復次瞋恚因緣佛不能諫是故智者應斷瞋恚我昔曾聞拘睒彌比丘以鬬諍故分爲二部緣其鬬諍各說道理經歷多時尒時世尊無上大悲以相輪手制諸比丘即說偈言　比丘莫鬬諍鬬諍多破敗耗勝負不息次續諍不絶爲世所譏呵增長不饒益比丘求勝利遠離於愛欲棄捨家妻子意求依解脫宜依出家法莫作不應作應當以智鉤迴於憿慢意不適生鬬諍忿害之根本依止出家法不應起不適譬如清冷水於中出熾火旣著壞色衣應當修善法斷服宜善斂恒思自調柔云何著是服竪眼張其目蹙眉復聚頞而起瞋恚想應當念彼服剃頭作標相一切皆棄捨云何復諍競如此之標相宜應斷鬬諍　時彼比丘合掌向佛白佛言世尊願佛恕亮彼諸比丘輕懱於我云何不報即說偈言　彼之難調者患之倍見輕生忿欲謙下彼怒益隆盛於惡欲加毀猶如斧斫石彼人見加毀我亦必當報　尒時世尊猶如慈父作如是言出家之人應勤方便斷於瞋恚設隨順瞋極違於理瞋恚多過即說偈言　瞋如彼利刀割斷離親厚瞋能殺害彼如法順利者瞋恚於出家不應所住處嫌恨如屠枷瞋乃是恐怖輕賤之屋宅醜陋之種子麤惡語之伴燒意林猛火示惡道之導鬬諍忿害門惡名稱林縛暴速作惡本　諸瞋恚者爲他譏嫌之所呵毀汝今且當觀如是過即說偈言　瞋劇於暴虐如惡瘡難觸毒蛇難喜見瞋恚者如是瞋者睡亦苦毀壞善名稱瞋恚熾盛者不覺已所作及與他所作於分財利時不入其數中若於戲笑處衆人所不容如是諸利處由瞋都不入瞋者巨愛樂其事極衆多常懷慚耻恨雖以百舌說說猶不可盡舉略而說之地獄中受苦不足具論盡瞋恚造惡已悔恨身心熱應當斷瞋競　尒時如來爲諸比丘種種說法而其瞋忿猶故不息以是因緣諸天善神皆生瞋嗤忿而說偈言　猶如濁水中若置摩尼珠水即爲澄清更無濁穢想如來之人寶爲於諸比丘隨順方便說種種妙好法斯諸比丘等心濁猶不淨寧作不清水珠力可令清不作此比丘聞佛所說法而其內心意猶故濁不清如日照世間除滅諸黑闇佛日近於汝黑闇心過甚　如來世尊荷諸比丘如斯重擔有悲愍心復更爲說長壽王緣而此比丘蹙眉聚頞猶故不休而作是言佛是法主且待須臾我等自知于時如來聞斯語已即捨此處離十二由旬在婆羅林一樹下坐作是思惟我今離拘睒彌鬬諍比丘尒時有一象王避諸群象來在樹下去佛不遠合眼而住亦生念言我得離群極爲清淨佛知彼象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彼象此象牙極長遠離群衆樂寂靜彼樂獨一我亦然遠離鬬諍群會處　說是偈已入深禪定尒時諸比丘不受佛說後生悔恨天神又忿舉國聞者咸生瞋恚唱言叱叱時諸比丘各相謂言我等云何還得見佛當共合掌求請於佛即說偈言　我等違佛教三界世尊說瞋恚惡罪咎住在我心中悔恨熾猛火焚燒於意林善哉悲愍者願還爲我說我今發上願必當求解脫從今日已往終不違佛教　佛知諸比丘心之所念即說偈言　欲恚瞋所禁惱亂不隨順我今應悲愍還救其苦難嬰愚作過惡智者應忍受譬如人抱兒懷中積糞穢不可以糞臭便捨棄其子　說是偈已從草敷起欲還僧坊尒時天龍夜叉阿修羅等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嗚呼有大悲大仙正導者彼諸比丘等救逆之所育競忿心不息觸惱於世尊如來大悲心猶故不背捨悲哀無瞋嫌意欲使調順如似強惡馬樅策而令調　尒時如來旣至僧坊光明照曜諸比丘等知佛還來尋即出迎頂禮而白佛言我等鬬諍使多衆生起瞋忿心極爲衆人之所輕賤我等今者皆墮破僧唯願世尊還爲說法使得和合于時如來爲諸比丘說六和敬法令諸比丘還得和合是故佛說斷於瞋恚　復次應當觀食世尊亦說正觀於食我昔曾聞尊者黑迦留陀夷爲食因緣故佛爲制戒佛說種種因緣讚戒讚持戒少欲知足行頭陀事佛集比丘僧讚一食法乃至欲制一食戒法時比丘僧咸各默然猶如大海寂默無聲時諸僧中有一比丘名婆多梨白佛言世尊莫制是戒我不能持佛告比丘於過去生死爲是飲食生死之中受無窮苦流轉至今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四禽獸仙人第五尒時烏者作如是言諸苦之中飢渴最苦劫初之時光陰天下時有一天最初以指先嘗地味旣嘗其味遂取食之尒時彼天者令彼婆多梨是也即於彼時彼婆多梨先嘗地味今亦復尒但爲飲食彼婆多梨不爲法故從座而起更整衣服白佛言世尊莫制一食法即說偈言　我今不能持世尊一食戒若一八不善不應制此戒　一切比丘聞是偈已皆悉低頭思惟旣久而作是言咄哉不見摶食過患爲摶食故於大衆中而被毀辱即說偈言　寧共鹿食草如蛇吸風不於佛僧前爲於飲食故違佛作是說　佛告婆多梨聽汝擅越舍食半分食餘者持來在寺而食時婆多梨猶故不肯當尒之時佛制一食戒第二第三亦如是

請佛佛猶不肯即制戒婆多梨即離佛去極生悔心而說偈言　我違佛所說云何舌不斷云何地不陷故復能戴我羅剎毗舍闍惡龍及與賊無敢違語者為於飲食故損簡違佛語寧以刀開腹吞噉於疸蟲土食以滿腹云何為食故乃違十力教我今自悔責喻如無心者　尒時婆多梨說是偈已慚愧自責三月之中恥不見佛自恣時近晝夜愁惱而自燒然羸瘦毀悴失於威德時諸比丘有慈心者深生悲愍即說偈言　今諸比丘等縫衣而洗染不久當散去汝莫後生恨汝今速向佛敬禮蓮華足應向尊重處盡力求哀請深勤用功力乃可得懺謝　婆多梨聞此偈已哽噎墮淚復說偈言　世尊有所說世皆無違者由我愚癡故敢違於佛語我之極輕躁眾中無慚愧不見後時笑為眾所惡賤不思此過惡輙作如是說此事僧應作及非我所請由我無定心卒發如是語　同梵行者聞此偈已即欲請佛求哀懺悔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今敬重心求哀願得懺慚愧當何忍舉目視世尊　諸比丘等語婆多梨言世尊若有煩惱漏者汝可怖畏今佛世尊久斷諸漏汝今何故畏難不去婆多梨復說偈言　我雖自罪過如見淨滿月無瞋容貌勝三界慈哀顏我今欲觀見慈悲為我說為愚癡所盲而不受佛語譬如人欲死不服隨病藥違失慈愍教今受悔恨惱　諸同梵行者而語之言可共我等詣世尊所勸共見佛向佛說過時諸比丘復問之言汝今決定懺悔耶時婆多梨即說偈言　若我今禮佛寧使身散壞佛不使我起我亦終不起若佛與我語身心皆滿足　尒時婆多梨與諸比丘往詣佛所時佛世尊在大衆中時婆多梨在於佛前舉身投地而說偈言　聽我懺悔過人之調御師體性悲愍者我如強戾馬越度調順道假設不得食眼陷頰骨現枯竭而至死寧受如此苦不違於聖教釋梵尊勝天敬戴奉所說我之愚癡故不順於佛語　如來善知時非時等及苦責數悉皆通達佛告婆多梨設有阿羅漢卧於糞穢汙泥之中我行背上於意云何彼阿羅漢有苦惱不婆多梨言不也世尊汝若得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終不違教由汝凡夫愚癡空無所有喻如芭蕉中無有實廣說如修多羅時人謂婆多梨得阿羅漢聞佛說已如婆多梨是具縛凡夫諸比丘皆生不信聞彼不得阿羅漢如此貴族出家若不獲得阿羅漢者云何卑賤種姓尼提出家得阿羅漢佛欲使漏盡者使得漏盡若不欲使漏盡便不得漏盡佛知諸比丘心念告諸比丘若修舍摩他毗婆舍那必能盡漏若不修者不能得漏盡若知若見已雖生卑賤得羅漢果如婆多梨不知不見雖生勝族而不得阿羅漢是故如来

平等說法而無偏黨　復次狂逸之甚莫過貪欲是故應當勤斷貪欲我昔曾聞世尊往昔修行菩薩道時時世空虛無佛賢聖出現於世尒時有王名曰光明乘調順象出行遊觀前後導從歌舞唱妓往到山所嶮難之處王所乘象逆見牸象欲心熾盛哮吼狂逸如風吹雲欲往奔走不避岨嶮時調象師種種鉤斲不能令住時光明王甚大驚怖語使鉤斲不能禁制如惡弟子不隨順師象去遂疾王大驚迫心生苦惱意謂必死即說偈言　如見虛空動迅速遊諸方皆悉而來聚普見如輪動大地皆迴轉其象走遂疾譬如山急行諸山如隨之巖谷澗中河諸樹傷身體王怖極苦惱發願求山神使我得安全鉤斲傷身體欲盛不覺苦象走轉更疾踰如於暴風棘刺鉤斲身并被山石傷頭髮皆蓬亂塵土極坌汙衣服復散解瓔珞及環釧破落悉墮地　尒時大王語調象師言如我今者命恐不全復說偈言　汝好勤方便禁制令使住我今如在秤低昂墮死處　尒時象師盡力鉤斲不能禁制數數歎息顏色慚恥淚下盈目俾面避王不忍相見復語王言大王我今當作何計即說偈言　盡力誦象呪古仙之所說鉤斲勢力盡都不可禁制如人欲死時呪術及妙藥越度必至死良藥所不救　尒時大王語象師我等今者墮於是處當作何計象師白王更無餘方唯當攀樹王聞是語以手攀樹象即奔走遂於牸象象既去後導從諸人始到王所王即徐步還向軍中尒時象師尋逐象跡經於多日得象還軍時王在大衆中象師來象向於王所時王瞋恚而作是言汝先言象調順可乘云何以此狂象而欺於我象師合掌而白王言此實調順王若不信我今當現象調順之相使王得知尒時象師即燒鐵丸以著其前尒時彼人語象吞丸時王不聽語彼人言汝說調順云何狂逸象師長跪合掌而白王言如此狂逸非我所調王語之曰為是何過非汝所調彼即白王象有貪欲以病其心非我所治大王當知如此之病杖捶鉤斲所不能治貪欲壞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欲為心毒箭不知從何生因何得增廣云何可得滅　王聞貪欲不可治療語象師言此貪欲病無能治耶象師荅言此貪欲病不可擁護捨而不治即說偈言　當作諸方便勤求斷欲法不知其至趣懷精勤退還棄捨五所欲出家修苦行為斷欲結故應精勤修道或有恣五欲言導是自斷若干種作行望得遠離欲如是等處處望拔欲根本欲求難可拔人天阿脩羅夜叉鳩槃茶一切有生類微細心欲羂繫縛諸衆生迴轉有林中無由能自拔　王聞貪欲不可斷故甚生惟感即說偈言　無有能斷滅如此欲惡者乃無有一人能滅貪

欲耶人天中乃無能滅此欲乎 尒時衆師而荅王言轉從他聞唯佛世尊世界大師有大慈心一切衆生悉皆如子身如真金大人之相以自莊嚴有自然智知欲生起滅欲因緣有無礙心悲愍一切時王聞佛大人之聲即起合掌如華未敷於大衆前發大誓願我以正法護於國土及捨財施以此功德願我未來必得成佛斷除衆生貪欲之患以何因緣而説此事衆生不知欲因緣及對治故説是修多羅 復次佛觀久後使得信心故不卒爲事我昔曾聞尊者優波毱多林下坐禪時魔波旬以諸華鬘著其項上尒時尊者從禪定起見其華鬘在其項上即入定觀誰之所爲知是魔王波旬所作即以神力以三種死屍繫魔王頸時彼魔王覺屍著頸遙見尊者如是所作尒時尊者即説偈言華鬘嚴飾具比丘所捨離死屍極臭穢受欲者猒惡佛子共捔力戰諍誰能勝我今是佛子捨棄汝華鬘汝若有力者除去汝死屍大海濤波流無能禁制者唯有鐵圍山水觸則廻返 尒時魔王聞是語已欲去死屍雖盡神力不能使去如蚊蟻子欲動須彌山王雖復竭力亦不能動時魔波旬不能却屍尋即飛去而説偈言 若我不能解使餘諸勝天威德自在者其亦必能解 尒時尊者復説偈言 帝釋及梵天無能解是者設入熾然火及在大海中不燋亦不

爛如此屍著汝不乾不朽壞所在隨逐汝無能救解者摩醯首羅天及以三天王毗沙門天王乃至到梵天如是諸天等雖復盡神力無能爲解者 尒時梵天王見魔盡力不能却屍而告之言汝莫生憍慢即説偈言 十力之弟子以己神通力由汝輕弄故今故毀辱汝誰當有此力而爲汝解者猶如大海潮無能制波浪譬如以藕絲用以懸雪山雖盡我神力不能爲汝脱我雖有大力不及彼沙門如似燈燭明不如大火聚大聚雖復明不如日之光 魔王聞斯偈已語梵天言我當依誰可脱此患梵天説偈以荅魔言 汝速疾向彼求哀而歸依神通樂名聞汝盡敗壞失如似人跌倒扶地還得起 魔作是念如來弟子梵等勝天力無及者乃爲諸梵之所推敬魔説偈言 一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況復如來德云何可格量我極作惱亂猶故忍悲愍而故不爲我作諸衰惱事能忍護惜我何可得稱説我今始知佛眞實大悲者體性極悲愍不生然憎心身如金山王光明踰於日愚癡冥我心皆作惱亂事彼精進堅實未曾有麤語恒常見悲愍令我心不悦 尒時欲界自在魔王而作是言遍觀三界無能解者我今唯還歸依尊者乃可得脱作是語已向尊者所五體投地頂禮足下作如是語大德我於菩提樹下乃至造作百種諸惱以亂於佛猶不苦

我即説偈言 婆羅聚落中婆羅門村邑瞿曇來乞食我令空鉢去即日不得食然不加毀我我曾作惡牛并及毒虵身五百車濁水令佛不得飲皆知是我作不曾出惡言我所作既少汝極毀辱我八天阿脩羅一切皆輕慢毀我壞名稱以屍苦惱我 尒時尊者告魔王言汝今者不善惡物云何聲聞比世尊即説偈言 云何以亭歷用比於須彌螢火之微明以比於日光一掬之少水比方於大海佛有大悲心聲聞無大悲如來以大悲恕汝種種過我亦隨佛意欲生汝善根 尒時魔王聞斯語已復説偈言 聽我説佛德福利威光盛彼之所有分斷諸愛欲者忍辱不起嫌我以愚癡故日日常觸惱如母愛一子 優波毱多語波旬言汝聽我語於如來所數作諸惡欲得洗除生諸善根無過念佛世尊最上即説偈言 如是因緣故知佛見長遠未曾於汝所生於不愛心彼第一智尊欲成汝信心常發親愛語智者少生信便得涅槃樂令我略爲汝説法愚癡冥黑闇之過患汝今生信故則能洗除盡 尒時魔王身毛皆竪如波曇花種種起觸惱猶如子作過父猶愛之心過大地忍不曾見過責是彼仙中勝若少信佛洗除前過時彼魔王在尊者前念佛功德禮尊者足作如是言尊者救我與我歡心汝當發心却我頸懸我雖惱觸願起慈心爲我除捨尊

者荅言共汝作要後乃當脱魔言何等是言要尊者荅言汝從今日莫惱比丘魔即白言我更不惱觸汝之所知佛去百年始有我出即説偈言 三界之津際我見彼法身不見金色身不惱爲我現示我佛形相我今極希望覺於如來形 尒時魔王語尊者言我亦作要誓汝若見形莫爲卒禮以一切種智順莫禮我我作佛相慎莫爲禮即説偈言 以謙敬念佛爲我作禮者則爲燒滅我我有何勢力能覺離欲敬喻如伊蘭牙爲象鼻所押破壞無所住我若愛敬者其事亦如是 尊者荅言我不歸命汝亦不負言要魔復語尊者言待我須臾間即入空林中而説偈言 我光或手羅現金熾盛身佛身不思議我作如是形身現熾光明踰過於日月悦樂衆人目明如飲甘露 尊者荅言汝今爲我如光好作魔荅言諾我今當作即爲却屍尒時魔王即入空林現作佛形如作伎家種種自莊嚴如來之色貌現於大人相能生寂滅眼喻如新畫像當作間錯時莊嚴於此林看視無猒足圓光一尋化作佛形舍利弗侍右目連處左阿難隨後執持佛鉢 尊者摩訶迦葉阿尼盧頭須菩提如是等諸大聲聞千二百五十人侍佛左右猶如半月現佛相貌向尊者優波毱多所尊者見佛相貌極生歡喜即從座起觀佛形相咄哉惡無常無有悲愍心妙色金山王云

何而破壞。牟尼身如是爲無常所摧滅。尒時尊者作觀心其意欲擾亂我令實見佛常如蓮華而作如是言。嗚呼盛妙色不可具廣說。即說偈言 面過蓮華數目如青蓮葉身形殊特妙相好過於月甚深喻如海安住如須彌威德過於日行過師子王眼瞬如牛王色殊於真金 尒時尊者倍生喜敬大喜充滿轉增歡喜。即說偈言 嗚呼清淨業獲是美妙報業緣之所得非是現作業百千億劫中身口作淨行修施及戒忍并禪與智慧決定作正行以是自莊嚴衆人眼所愛清淨無垢穢現是形相時怨家皆歡喜況我於今日而當不愛敬 如是思憶唯作佛想不念於魔即從座起五體投地而爲作禮。魔時即驚作如是言大德何故違要尊者言作何言要魔言先要莫禮今何故禮尊者從地起即說偈言 眼所愛樂見擬心禮於佛我今實不爲恭敬禮汝足 尒時魔王言汝五體投地爲我作禮云何說言我不敬汝尊者語魔言我不敬禮汝亦不違言誓喻如以泥木造作佛像世間人天皆共禮敬尒時不敬於泥木欲敬禮佛故我禮佛色像不爲禮魔形聞是語已還復本形禮尊者足還昇天上以何因緣而說此事諸大聲聞等欲使諸檀越並供養衆僧令不所乏又令比丘亦聞法奉行以是故應爲四衆說法若欲讚佛者應當作是說雖斷欲結使不

覺爲作禮。　拘睒（下夫又）頡䫜（下音銀）斵（音卑）遲（音俟）跌（徒結反）

復次若人讚佛得大果報。爲諸衆人之所恭敬。是故應當勤心讚敬。我昔曾聞迦葉佛時有一法師爲衆說法。於大衆中讚迦葉佛。以是緣故命終生天。於八天中常受快樂。於釋迦文佛般涅槃後百年阿輸伽王時爲大法師得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常有妙香從其口出。時彼法師去阿輸伽王不遠爲衆說法口中香氣達於王所。王聞香氣心生疑惑作是思惟。彼比丘者爲和妙香含於口耶香氣乃尒。作是念已語比丘言開口時比丘開口都無所有。復語漱口既漱口已猶有香氣比丘白王何故語我張口漱口。時王答言我聞香氣心生疑故使汝張口及以漱口香氣踰盛唯有此香口無所有。王語比丘願爲我說比丘微笑即說偈言 大地自在者今當爲汝說此非沉水香復非華葉莖栴檀等諸香和合能出是我生希有心而作如是言由昔讚迦葉便獲如是香彼佛時已合與新香無異晝夜恒有香未曾有斷絕 王言大德久近得此香比丘答曰久已得之王今善聽往昔過去有佛名曰迦葉我於彼時精勤修集而得此香時王聞已生希有心而問比丘我猶不悟唯願解說時彼比丘而白王言大王至心善聽我於迦葉佛時作說法比丘在大衆前生歡喜心讚歎彼佛

即說偈言 金色身晃耀歡喜生讚歎因此福德力在在受生處身身隨此業常有如此香勝於優鉢羅及以瞻蔔香香氣既充塞聞者皆欣悅如飲甘露味服之無猒足 尒時大王聞斯語已身毛皆竪而作是言嗚呼讚佛功德乃復是報比丘答言大王勿謂是果受報如此復說偈言 名稱與福德色力及安樂已有此功德人無輕賤者威光可愛樂意志深弘廣能離諸過惡皆由讚佛故如斯之福報賢智乃能說受身既以盡獲於甘露迹 尒時大王復問比丘讚佛功德其事云何尒時比丘說偈答言 我於大衆中讚佛實功德由是因緣故名稱滿十方說佛諸善業大衆聞歡喜形貌皆熈怡由前讚佛故顏色有威光說法得盡苦彼如來所說與諸修善者作樂因緣故得樂之果報云何名之佛說言有十力得有得此法不爲人所輕況諸說法者昇於法座上讚立佛功德降伏諸外道以讚佛德故獲於上妙身便爲諸人說可樂之正道以是因緣故猶如秋滿月爲衆之所愛讚歎佛實德窮劫猶難盡假使舌消澌終不中休廢常作如是心世世受生處言說悉辯了說佛自然智增長衆智慧以是因緣故所生得勝智說一切世間皆是業緣作聞已獲諸善由離諸惡故生處離諸過貪瞋我見等如油注熱鐵皆悉消涸盡如此等諸事何處不適意我

以因緣箭壞汝諸網弓。復已言辯父思惟善說母 尒時大王聞斯偈已即起合掌而作是言所說極妙善入我心王說偈言 聞說我意解歎佛功德果略而言說之常應讚歎佛 以何因緣而說此事爲說法者得大果報諸有說法應生喜心 復次有大功德猶修無倦況無福者而當懈慢我昔曾聞尊者摩訶迦葉入諸禪定解脫三昧欲使修福衆生下善種子獲福無量於其晨朝著佛所與僧伽梨衣而往乞食時有視者即說偈言 讚歎彼勝者著於如來衣人天八部前佛分座坐 時佛亦復讚歎迦葉即說偈言 汝今修行善如月漸增長如空中動手無有障礙者身如清淨水無有諸塵翳佛常於衆前讚歎其功德乃至未來世擿勤成佛時亦復讚歎彼而告大衆言此是牟尼尊苦行之弟子具十二頭陀少欲知足中最名爲第一此名爲迦葉人天八部前讚歎其功德 尒時帝釋見彼迦葉行步容裕遶於宮殿合掌恭敬其婦舍之而問之言汝今見誰恭敬如是尒時帝釋即說偈言 處於欲火中繫念常在前雖與金色婦同室無著心身依於禪定心意亦快樂入城聚落中而欲行乞食以智慧耕地壞破過惡草是名善福田所種果不虛 尒時舍之以敬重心仰視帝釋而白之言汝最尊貴居放逸處猶有善心修於福德帝釋以偈答

言　以施因緣故我最得自在天人阿脩羅愛重尊敬我晝夜意念施故我得如是如得多伏藏衆寶盈滿出　尊者迦葉到貧里巷樂受貧施尒時帝釋化作織師貧窮老人舍之亦化爲老母著弊壞衣夫婦相隨坐息道邊尒時尊者見彼夫婦弊衣下賤即作是念世之窮下不過是等即至其所欲往安慰織師疾起取尊者鉢以天須陀食滿鉢奉之尒時尊者得是食已內心生疑即說偈言　彼人極貧賤飲食乃殊妙此事可驚疑極是顛倒相　說是偈已而作是念今當問誰須自觀察即說偈言　我是善種子斷除他人惑大人有所爲猶當爲解釋況我今有疑云何當問他　說是偈已即以慧眼見是帝釋而作是言嗚呼樂修福者方便求尊勝即說偈言　能捨尊勝相現形貧賤人羸悴極老劣衣此弊壞衣捨毗闍延堂化住息道邊　說此偈已尊者微笑復說偈言　我欲使無福得成勝福業汝福以成就何故作觸達以食施於我具勝五妙欲世尊久爲汝斷除三惡道汝不知止足方復求福業　尒時帝釋還復釋身在衆人前禮尊者足而作是言尊者迦葉爲何所作即說偈言　我見施復報獲得諸勝利資業以廣大倍生於信心大德爲我故而乃遮止我　尒時帝釋重說偈言　人聞說施者猶尚能布施況我見施報明了自證知父母及親友拔濟欲利益無能及布施離於生死苦施報如形影處處與安樂生死嶮難中唯施相隨逐於雨風寒雪唯施能安樂如行嶮惡路資嚴悉具足施能爲疲乏安隱之善乘嶮惡賊難處施即是善伴施除諸畏恐衆救中最厚處於怨賊中施即是利劍施爲最妙藥能除於重病行於不平處用施以爲杖　尒時帝釋說是偈已供養尊者還昇天宮以何因緣而說是事智慧之人明順施福欲使人勤修福業帝釋勝人猶尚修福何況世人而不修施聲聞之人帝釋供養況復世尊復次雖少種善必當求佛少善求佛猶如甘露是以應當盡心求佛我昔曾聞有一人因緣力故發心出家欲求解脫即詣僧坊值佛教化不在僧坊彼人念言世尊雖無我當往詣法之大將舍利弗所時舍利弗觀彼因緣過去世時少有厭惡修善根不既觀察已乃不見有少許善根一身既無乃至百千身中都無善根復觀一劫又無善根乃至百千劫亦無善根尊者舍利弗語彼人言我不度汝彼人復至餘比丘所比丘問言汝爲向誰求索出家彼人答言我詣尊者舍利弗所不肯度我諸比丘言舍利弗不肯度汝必有過患我等云何而當度汝如是展轉詣諸比丘都不肯度猶如病者大醫不治其餘少醫無能治者既不稱願於坊門前泣涕而言我何薄福無度我者四種姓中皆得出家我造何惡獨不見度若不見度我必當死即說偈言　猶如清淨水一切悉得飲乃至栴陀羅各皆得出家如此佛法中而不容受我我是不調順當用是活爲　作是偈已尒時世尊以慈悲心欲教化之如母愛子如行金山光映蔽日到僧坊門即說偈言　一切種智身大悲以爲體佛於三界中覓諸受化者猶如牛求犢愛念無休息　尒時世尊清淨無垢如華開敷手光熾盛掌有相輪網縵覆指以是妙手摩彼人頭而告之言汝何故泣彼人悲哀白世尊言我求出家諸比丘等盡皆不聽由是涕泣世尊問言諸比丘不聽誰遮於汝不聽出家即說偈言　誰有一切智而欲辯豫者業力極微細誰能知深淺　時彼人者聞斯偈已白世尊言佛法大將舍利弗比丘智慧第一者不聽我出家尒時世尊以深遠雷音慰彼人言非舍利弗智力所及我於無量劫作難行苦行修習智慧我今爲汝即說偈言　子舍利弗者彼非一切智亦非解體性不盡知中下彼識有限齊不能深解了無有智能知微細之業報　尒時世尊告彼人言我今聽汝於佛法中使汝出家我於法上求覓如汝信樂之人如法化度不令失時佛以柔軟妙相輪手牽彼人臂入僧坊中佛於僧前告舍利弗以何因緣故不聽此子令出家耶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見彼有微善根佛即告舍利弗勿作是語說是偈言　我觀此善根極爲甚微細猶如山石沙鎔銷則出金禪定與智慧猶如雙韛囊我以功力吹必出眞妙金此人亦復尒微善如彼金　尒時尊者舍利弗整欝多羅僧偏袒右肩胡跪叉手向佛世尊而說偈言　諸論中最勝唯願爲我說智慧之大明除滅諸黑闇彼人於久近而種此善根爲得何福田種子極速疾　佛告舍利弗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彼因極微非辟支佛所見境界乃往過去有一貧人入阿練若山採取薪柴爲虎所逼以怖畏故稱南無佛以是種子得解脫因即說偈言　唯見此稱佛以是爲微細因是盡苦際如是爲善哉志心歸命佛必得至解脫得是相似果更無有反者　尒時婆伽婆即度彼人令得出家佛自教化比丘心悟得羅漢果以是因緣故於世尊所僅少善根獲報無量況復造立形像塔廟復次善根既熟得解脫果因是之故宜應修善我昔曾聞世尊學道爲菩薩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米無所成辦又無利益時彼菩薩以無所得便食百味乳糜時五人等謂菩薩言先脩苦行尚無所得況食乳糜而得道耶作是語已即便捨去向波羅柰尒時世尊既成佛已作是思惟何等衆生應先得度復作是念唯彼五人有得道緣於我有恩作是念已詣波羅柰至五人所即說偈言　妙好

之威光舉體具莊嚴獨行衆好備肖廣相炳然晃曜威德滿目勝牛王眼容儀極端正行如大象王起詳獨一步所作已成辦智行已滿足深智爲天冠解脫帛繫首二足人中尊法輪王最上諸天作伎樂前後而導從雖復諸勝王四兵以圍遶嚴駕不如佛獨遊於世界譬如轉輪王象馬車兵衆天冠極微妙帛蓋覆其上如大轉輪王福利衆悉備未若佛莊嚴殊勝過於彼第一無等相威德踰衆聖衆生覩容儀超絕過日光人獸諸飛鳥瞻仰佛身相行走皆止住。　時彼五人見佛光相威德具足智德成辦不同於先五人不識時彼一人即向四人而說偈言誰出妙光明照耀林山谷猶如衆多日從地而涌出光網明普滿照徹靡不周猶如真金樓衆綵覆其上又似鎔真金流散布於地陸行諸畜獸及以牛王等麞鹿及雉兎見佛皆停住食草者吐出諦視不暫捨孔雀舒羽翼猶如青蓮覺出離放逸時亦皆同喜舞歡娛出妙音佛遊道路時所有衆生類心眼樂著觀即奪其二根不覺自往看佛行道路時諸觸佛脚者七日晝夜樂最勝順道行湛然不輕躁身體極柔軟蹋空不履地行步無疲倦　又有一人復向四人而說偈言　我見彼相貌心亦生疑惑爲是誰威光照曜過於日以彼光相故林木皆成金　時諸人等見佛來近乃相謂曰此人乃是釋種童子毀敗苦行還以欲樂恣養其身既捨苦行而我等還即說偈言　我等皆莫起慎莫爲敬禮但當遥指授語令彼處坐　佛既到已時諸人等不覺自起即說偈言　面如淨滿月見之不覺起譬如似大海月滿則潮宗我等自然起猶如人扶挽此皆佛威德自然使之尒亦如帝釋幢餘天不能動帝釋自到時自然而獨立我等亦如是佛至自然起又如酥注火大則速熾盛我等見佛德速起疾彼大無數劫已來摧伏於憍慢舉體尊所重師長及父母諸天及世人鬼龍夜叉等諸有見佛者無敢不敬禮智者何足疑應當善分別佛若舉下足地亦從上下諸山如輕草見佛皆傾動　時彼五人見佛即起皆共往迎有爲佛捉鉢敷座取水之者又爲佛洗足者即說偈言　五人見善逝覩佛威德盛其心皆歡喜破壞本言要三脚支渠盥諦視恐崩壞皆受不語法於十中亦半　尒時世尊聞是偈已尋即微笑而告之言汝等癡人云何即使破汝言要佛就坐已恭敬立侍而作是言慧命瞿曇佛無憎愛意慈心而說偈言　我今既得道遠離諸塵垢汝等莫如常應當起恭敬譬如以泥木而爲作佛像未得成就時脚踏而斵削既得成就已香華而敬禮汝等亦應當除捨親友意而當恭敬我不應生輕慢讚歎不生喜毀罵亦不瞋我今憐愍汝欲使得解脫令

得寂靜樂獲諸利益事疑愛瞋恚等各自有相貌識刺出惡言如以及寃瘡我今住菩提稱我爲瞿曇我雖無愛憎應生恭敬相勿復出此言謗毀語他人時彼五人雖聞此語猶以世尊未得菩提即說偈言　汝先修苦行猶不證菩提汝沒溺淤泥云何得悟道譬如棄大乘而負於山石欲度河難者云何而可得　尒時世尊知彼五人心著苦行以爲正道佛便爲說離五欲故即爲正道以難苦行亦爲正道除於二邊爲說中道佛以慈爲首說偈報言　唯智能除去無智愚癡障是故須智慧以護於身命有令得智慧牀褥衣服等飲食及湯藥以此存身命若無如上事此則身命壞以此護身命堅持於禁戒持戒得定慧不修苦行得自餓斷食法不必獲於道身壞則命敗命壞亦無身毀戒無禪定無禪亦無智是故應護命亦持於禁戒由持禁戒故則獲禪智慧是故應遠離苦惱壞法身亦離諸五欲不應深樂著若樂著貪欲則爲毀禁戒復長於欲愛愚癡著苦行自餓斷食法或食於草葉卧炙棘刺上如是損身命不能得定慧是故處中道依止如是法莫沒於淤泥亦莫苦惱身有智應善別如此二過患如月衆所愛處中亦如是嗜欲深汙泥人皆多沉沒苦行燋身心亦不免此患捨離是二邊中道到涅槃　尒時慧命憍陳如等解悟佛語欲斷結使讚佛所說正直善法即說偈言　若以用智慧癡縛自然解以此諸義等苦身則無益若以戒定慧可獲於道迹譬持身身者欲滅諸過惡應持如是心以是之義故不應捨衣服飲食及卧具亦莫於此物而生樂著心火積及雪聚汝應悉捨離在於火聚所及安住雪邊二俱應將息不宜更遠去　時憍陳如順解此事佛觀察已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飲食及醫藥房舍卧具等欲愛身命者節量得時宜於此衆美饍不應生染著亦不令捨離譬如大火聚體性是燒然智者隨時用種種生利益然不爲所燒時尊者憍陳如得聞慧已欲入思慧久思惟已即白佛言世尊捨於飲食及衆樂具乃更非是修道法耶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佛告憍陳如汝應體信我若有所疑者隨事宜可問汝止疑網林我以智火焚　時憍陳如聞說是已極爲歡喜顏色怡悅即白佛言世尊唯願聽我說所疑事即說偈言　厭惡發足處甚爲難苦行捨是難苦行而著於五欲比丘爲云何而得離於欲　尒時世尊告憍陳如言觀苦聖諦得背生死時憍陳如即從座起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我猶未解願佛爲我方便解說云何欲解脫而觀苦聖諦佛觀憍陳如已得聞思慧今當種時節爲說修慧法佛即爲說轉法輪修多羅告比丘此苦聖諦昔所未曾聞我得正觀眼智明覺廣說如

轉法輪經中所說問曰為憍陳如說法何故自說佛所得法荅曰為顯無師獨悟法故問曰何以復言先所未曾聞法耶荅曰為斷彼疑阿蘭迦蘭欝頭藍弗等邊聞法得解為斷如是疑故是故說言我先未曾聞如今顯示現為己力中道說故若有人能修中道者不從他聞而能得解真諦之義佛為現四諦阿若憍陳如如應見諦順於中道見四真諦即得道果已歡喜涕淚從座而起頂禮佛足即說偈言 如狗患頭瘡蛆蟲所唼食良醫用油治既不識他恩反更向醫吠佛以禪定油熱以智慧除我結使虫我為無明盲不知為益己大悲故自來反更生觸惱一切諸天等尚應生供養於法自在者今聽我懺悔我先謂苦行獲一切種智愚癡盲瞑故瞖障生是心我今聞所說發除無智幕今始真實知自餓非真法世尊示世間趣向解脫道外道論少義莊嚴諸言辭所說辭美妙多軒而諂偽欺誑於世間愚癡自纏繞善逝言辭廣照了無不解 何故說是事為五比丘故除去於二邊修行於中道見諦成道果 復次眾生造業各受其報我昔曾聞有一貧人作是思惟當詣天祀求於現世饒益財寶作是念已語其弟言汝可勤作田作好為生計勿令家中有所乏短便將其弟往至田中此處可種胡麻此處可種大小麥此處可種家木弃種大小豆示種處已向天祀中為天祀弟子作天齋會香華供養香泥塗地晝夜禮拜求恩請福希望現世增益財產尒時天神作是思惟觀彼貧人於先世中頗有布施功德因緣不若少有緣當設方便使有饒益觀彼人已了無布施少許因緣復作是念彼人既無因緣而今精勤求請於我徒作勤苦將無有益便當愍我便化為弟來向祀中時兄語言汝何所種來復何為化弟白言我亦欲來求請天神使神歡喜求索衣食我雖不種以天神力田中穀麥自然足得兄責弟言何有田中不下種子望有收穫無有是事即說偈言 四海大地內及以一切處何有不下種而獲果實者 尒時化弟質其兄言世間乃有不下種子不得果耶兄荅弟言實尒不種無果時彼天神還復本形即說偈言 汝今自說言不種無果實先身無施恩云何今獲果汝今雖辛苦斷食供養我徒自作勤苦又復擾惱我何由能使汝現有餘益事若欲得財寶妻子及眷屬應當淨身口而作布施業不種獲福利日月及星宿不應照世界以照世間故當知由業緣天上諸天下亦各有差別福多威德盛福少尠威德是故知世間一切皆由業布施得財富持戒生天上若無布施緣威德都損減定慧得解脫此三所獲報十力之所說此種皆是因不懃援亂我是故應修業以求諸吉果 復次種子

得果非是吉力是故不應疑著吉相我昔曾聞有一比丘詣檀越家時彼檀越既嚼楊枝以用漱口又取牛黃用塗其額捉所吹貝戴於頂上捉此勒果以手擎舉以著額上用為恭敬比丘見已而問之言汝以何故作如是事檀越荅言我作吉相比丘問言汝作吉相有何福利檀越荅言是大功德汝今試看所云吉相能使應死者不死應繫者得解脫比丘微笑而作是言吉相若尒極為善哉如是吉相為何從來為出何處檀越荅言此牛黃者乃出於牛心肺之間比丘問言若牛黃者能為吉事云何彼牛而為人等繩拘穿鼻耕稼乘騎鞭撻雜剌種種鞭打飢渴疲走耕稼不息檀越荅言實有是事比丘問言彼牛有黃尚不自救受苦如是云何乃能令汝吉耶即說偈言 牛黃全在心不能自救護況汝磨少許以塗額皮上云何能擁護汝宜善觀察 時彼檀越思惟良久默不能荅比丘又問此名何物白如雪團為從何出以水浸漬吹乃出聲檀越荅言名為貝因海而生比丘問言汝言貝者從海中出置於陸地日暴苦惱經大乃死檀越荅言實尒比丘語言此不為吉即說偈言 彼蟲貝俱生晝夜在貝中及貝蟲死時貝不能救護況今汝暫捉而能為吉事善哉如此事汝今應分別汝今何故尒行於癡道路 尒時檀越低頭默然思不能荅比丘念言彼檀越者意似欲悟我今當問告檀越言世人名為如歡喜丸者為是何物檀越荅言名毗勒果比丘言毗勒果者是樹上果人採取時以石打之與枝俱墮由是果故樹與枝葉俱共毀落為尒不耶檀越荅言實尒比丘語言若其尒者云何汝捉便望得吉即說偈言 此果依樹生不能自全護又人採取時枝葉隨損落又採用作薪乾則用然火彼不能自救云何能護汝 尒時檀越具聞所聞而不能對白比丘言大德如上所問實無吉相我有所疑願為我說比丘荅言隨汝所問我當說之時彼檀越以偈問言 往古諸勝人合和說是吉然實觀察時都無有吉相云何相傳習橫說有是吉以何因緣故願為我解說 尒時比丘荅彼人言一切諸見於生皆有因緣本末即說偈言 往昔劫初時一切皆離欲後來欲事興離欲入深林處林樂欲者還來即向家唱作如是言無欲無妻子不得生天上多人說是語謂此語為實由信是語故即便求索婦欲事既以廣迭互自莊嚴更共相誑惑遂復生憍慢憍慢勇健者為欲莊嚴故造作此吉書為人識呵言云何似婦女而作是莊嚴彼人詐稱說我乃作吉事非自為莊嚴牛黃貝果等皆是莊嚴具由是因緣故吉事轉增廣一一因緣起皆由婦莊嚴愚人心憍慢謂為實是吉 尒時檀越聞說此偈衣

毛皆竪即說偈言　人當近善友讚歎勝丈夫由彼勝人故善分別好醜是故應隨順於諸世界中佛語皆真實不求於長短亦不存勝負所說有因緣事事有原本我今亦解了福業皆是吉惡業中無吉吉與不吉等皆從果因緣　尒時比丘告欝越言善哉善哉汝是善丈夫汝知正道即說偈言　一切諸世間皆由善惡業善惡生五道業持衆生命業緣作日月白月十五日黑月十四日惡業雖微細名爲黑月初善業名白月以業名白月以業分別故是故有黑白諸有福業者不善皆成吉猶如須彌山黑白皆金色諸無福業者吉相不爲吉如似大海水好惡皆醎味一切諸世間皆從業緣有是故有智者皆應離惡業遠離邪爲吉勤修於善業猶如種田者安置吉場上若不下種子而獲果報者是則名爲吉　何以故說是應常勤聽法以聽法故能除愚癡心能別了於諸善惡　消澌（下音賜）盆澹（上步門反）收穫（下胡郭反）積（子智反）韛囊（上蒲拜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九　九震

論（大莊嚴經論五）

復次少智之人見佛相好猶發善心况復智慧大德之人而當不發於善心耶我昔曾聞佛在舍衛國時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於九十日夏坐安居集諸牛群近佛精舍穀乳供佛時有千婆羅門貪牛乳故共牧牛人行止相隨時牧牛人聞婆羅門誦韋陀上典悉皆通利善了分別或有婆羅門但有空名實無知曉又有明知呪術不解韋陀有明韋陀不知呪術尒時世尊於夏四月安居已說於自恣時王勑牧人今不須乳隨逐水草放汝諸牛又勑之言汝若去時必往辭佛佛若說法汝好諦聽時彼牧人作是念佛世尊者是一切智爲非是乎作是念已向祇陀林詣世尊所尒時世尊大衆圍遶坐於樹下如牧牛人來至林中爲牧牛人於身毛孔出諸光明其光照曜映蔽林野如融金聚又如雨蘇降注火中牧人視之無猒即生希有難見之想各相謂言此光明者如瞻蔔華遍滿林中爲是何光即說偈言　斯林甚嚴麗光明忽改常將非天寶林移植此園耶暉赫如金樓亦如天帝幢具明過電光熾炎踰蘇火或日月天子降遊此林間　時牧牛者說此偈已向祇陀林至世尊所覩佛圓光如百千日三十二種大人之相炳著明了各皆歡喜生希有想各各讚歎即說偈言　釋種王子身端嚴甚輝妙威光極盛熾覩之生歡悅身心皆快樂善哉寂淡泊湛然無畏懼略說其色相善稱於種智世間皆傳說真實不虛妄咸言是佛陀無不稱佛者意持著於心口亦如是說粗略其旨要不可具廣說摠說其要言是釋種中日名實稱色像色像亦稱名相好及福利炳然而顯現猶如於衆寶羅列自嚴飾威德甚赫弈圓光滿一尋猶如真金山能奪衆人目樂覩不捨離衆人之所愛體是一切智如人大叫喚口唱如是言一切種智者今在此身中世間出種智必在於此中何有功德智不視如此智知此妙身器真實能堪受功巧及畫素未曾見是像終更不生疑言非一切智如此妙形容功德必滿足極有此妙形終不空無德應須決定解不應逐音聲　尒時牧人作如是言我等應當用決定解復作是念今我牧牛有何智力而用決了我等亦可決定解知云何可知又言我等難復牧牛可分別知彼生王宮智能技術一切皆學不應知彼牧牛之法我今當問牧牛之事其必不知即說偈言　韋陀與射術醫方及祀祠天文并

聲論文筆根本論立天祀史論諸論之因本辭辯巧言論善學涅洨論求覓財利論清淨種姓論一切萬物論一種名字論算數計校論圍碁博弈論尒本書學論音樂倡伎論吹貝歌法論舞法笑法論歎弄及庠序舉動花鬘論知是等諸論悉皆善通達案摩除疲勞善別摩尼價善別衣帛法絲色及雕印織閑與明穆射術針令靜又善知截割刻雕成衆像文章與書畫無不悉通達又復善能知和香作華鬘善知占夢法善知飛鳥音善知相男女善知象馬法又善知鼓音及以擊鼓法善知關戰法善知不關戰調馬并精法善知跳擲法善知走法善知濟度法如是等諸法無事不明練　如是諸勝衆智伎能盡是王子之所通利若知此事是其所學是不爲奇若知淺近凡庶所學牧牛之法當知眞是一切智人於是牧人即問佛言幾法成就於牧牛法令牛增長佛告之曰成就十一法牛群增長得不損減若不知色又不知相不知早起及以拂拭不知覆瘡不知作烟不知大道法不知牛善行來歡喜法不知濟度處不知好牧牧處不善知擊乳留遺餘法不善斷理牛主盜法若不善知如是法者不名爲解牧牛之法若知此法名爲善解時諸牧人聞斯語已皆生歡喜而作是言我等宿老牧牛之人尚所不知況我等輩而能得知。此十一法是故當知如

來世尊眞一切智。諸牧牛人心生信解求佛出家佛即爲說有十一法比丘應學如修多羅中廣說。復次不求供養受與恭敬如是大人唯求持行。我昔曾聞如來在舍衞國祇樹給孤獨園九十日中夏安居訖世尊欲去。須達多即請世尊在此而住尒時如來不受其請毗舍佉鹿子母諸優婆夷等亦來請佛如來不許舍衞國中優婆塞等并諸宿舊大臣輔相亦求請佛毗琉璃王諸王子波斯匿王等亦來請佛尒時世尊皆悉不許尒時須達多以佛不許不果所願還詣家中憂惱涕泣如來往昔爲菩薩時詣迦蘭鬱頭藍弗所彼諸徒衆與佛別時生大苦惱況須達多見於眞諦是佛優婆塞秉事已久與世尊別而當不悲惱耶如本行中廣說　時須達多婢字福梨伽從外持水來入至須達所以已持水置大器中倒水未訖見長者悲涕以瓶置地白長者言以何因緣而悲涕耶時長者須達多答婢言世尊欲詣餘方諸大長者國王大臣各各求請皆不欲住故我悲涕婢白長者言不能請佛住於國耶長者語言我等盡力勸請及城中諸人諸勝婆羅門等咸皆勸請悉亦不受諸王大臣勸請如來皆悉疲極不能使住世間真濟今必欲去以戀慕故憂惨不樂長者語福梨迦言非獨於我生於憂苦舍衞國人悉亦不樂即說偈言　舍衞

國內人老少及男女皆悉生憂惱猶如月蝕時人人皆憂懼咸應共求請　尒時福梨伽聞斯偈已顏色怡悅心懷歡喜白長者言應作歡悅莫生憂惱我能請佛使住於國時須達多即語婢言此國王等及與諸人勸請如來不能使住汝今自言我能請佛使住國者不信汝語時福梨伽答言我今必能尒時須達聞福梨伽所說心生喜踊即問婢言汝有何力福梨伽言我無餘力世尊自有大悲之心即說偈言　依止種智住悲如母念犢求覓化子心無有疲厭衆生處深有如來常欲拔喩如母失犢求覓得乃住我說大悲衣其必能使還佛不取種族富貴及端正財色與好惡唯觀增上信善根成熟者若見此衆生悲愍而濟拔我今若留佛國內諸人民咸皆生歡喜　尒時福梨伽負水衣濕猶未得乾即與徒伴往詣祇洹時彼國王及大衆等悉在祇洹是時大衆聞避道路使福梨伽得至佛所本種善根皆悉開敷高聲請佛而說偈言　國王及大臣刹利婆羅門一切諸勝人無不供養佛我今心願樂亦復欲供養今欲求請佛世尊顧垂聽雖知諸勝人勸請於世尊如來大慈悲應當受我請世尊心平等悲無有高下極賤卑下人及高勝帝釋我墮貧窮海波浪諸苦中沈溺無窮已常聞菩提聲世尊應愍傷極拔貧惡險我今深歎信衆中聖勝者大悲

應證知大地及虛空。一切世界中皆悉而知見。無有不了者唯佛具足眼一切無不知今我無供養請佛及衆僧唯有信受解此身非己有當他不自由不得隨從佛唯願受我請佛若遠去者我心如狂醉己身已供養佛若住此者我得數法者佛所說法者我悉能受行善哉唯願住速與我言救貴賤等無異衆生中聖實。一切世間共不請之親友網縵皆覆指相輪莊嚴手。一切皆恐怖佛以手安慰誰有上大悲慈稱滿世間皆是真濟拔六師稱種智先已調伏之誰能大衆前無畏師子吼名聞遍三界。動搖行住者世界盡聞知誰有無缺大唯佛世尊能善哉願和悅歸依三寶心御如猶念母爲諸衆生故極作難苦行疲勞來至此說於八正路開示甘露道人雖堪作器。　尒時福梨伽善根已熟佛婆伽婆出梵音聲以得吉福梨伽曰　汝能善方便能令我還住汝以言辭鉤能制諸龍象汝有堅固志度量極寬廣能以精勤心求請使我住我今當云何不受於汝請若違觀汝心猶應當來赴況今見汝身而當捨棄去我不爲財利富貴及名利以汝堅實心我當久住此觀汝清淨心猶如賢勝馬莊嚴其鞍轡誰不乘遊処我爲衆多人爲作解脫因是故捨離家不爲利養繫猶如大龍象以系用繫之利養亦如是不能禁制我我本處胎時在彼暗冥中猶思益衆

生況今成正覺苦行積無量捕恒自乾燋不為諸衆生我應入涅槃為欲度衆生是以住於世我為諸衆生投巖及赴火我為化彼故不避諸苦惱亦不辭疲倦為滿福梨伽故復還止住福梨伽應知我今遍汝顯我為化衆生擔是毒蛇聚我為福伽住舍衛城衆生皆生希有想各唱如是言嗚呼佛希有不受國王語亦不為大臣不為國城人亦不受女人柔軟微妙語佛為教化者見此善心故即使為止住一切行住者知佛為福伽是故為止住不為諸利養名利及財賄佛無諸結使為於受化者行止及坐卧常觀諸衆生為於衆生故應行即便行應往尋止住　復次護持禁戒寧捨身命終不毀犯我昔曾聞有一比丘次第乞食至穿珠家立於門外時彼珠師為於國王穿摩尼珠比丘衣色往映彼珠其色紅赤彼穿珠師即入其舍為比丘取食時有一鵝見珠赤色其狀似肉即便吞之珠師持食以施比丘尋即覓珠不知所在此珠價貴王之所有時彼珠師家既貧窮失王貴珠以心急故語比丘言歸我珠來尒時比丘作是思惟今此珠者鵝所吞食若語彼人將必殺鵝以取其珠如我今者苦惱時至當設何計得免斯患即說偈言　我今護他命身分受苦惱更無餘方便唯我命代彼我若語彼人云是鵝所吞彼人未必信復當傷彼命云何作方便已身

得全濟又不害彼鵝若言他持去此言復不可設身得無過不應作妄語我聞婆羅門為命得妄語我聞先聖說寧捨於身命終不作虛誑佛說賊惡人以鋸割截身雖受此苦痛終不毀壞法妄語得全活猶尚不應行寧以護戒心而捨於身命我若作妄語諸同梵行人稱譏我破戒如是稱譏輕猶能燋我心以是因緣故不應毀禁戒今入大苦中我今應當學如鵝飲水乳能使其乳盡唯獨留其水我今亦當尒去惡而取善經作如是說智者共嬰愚雖復同其事終不從彼惡善人能棄惡如鵝飲水乳我今捨身命為此鵝命故緣我護戒因用成解脫道　尒時穿珠師聞斯偈頌語比丘言還我珠來若不見還汝徒受苦終不相置比丘答言誰得汝珠默然而立珠師語言更無餘人誰偷此珠時彼珠師即閉門戶語比丘言汝於今日好自堅持比丘尋即四向顧望無可恃怙如鹿入圍莫知所趣比丘無救亦復如是尒時比丘即自斂身端正衣服彼人又復語比丘言汝今將欲與我鬪耶比丘答言不共汝鬪我自共彼結使賊鬪所以尒者恐於打時身形現醜我等比丘設使因苦臨終之時猶當以衣用自覆護不露形體尒時比丘復說偈曰　世尊具慙愧我今隨順學乃至命盡時終不露形體　時彼珠師語比丘言頗有不惜身命者耶比丘答言我出家

法王於解脫常護身命雖處嶮難而全身命今我決定捨於此身使出家衆稱美我名即說偈言　我捨身命時墮地如乾薪當使人稱美為能捨身亦使於後人皆生憂苦惱而捨如此身聞者勤精進修行於真道堅持諸禁戒有使毀禁者顧樂於持戒　尒時珠師語比丘言汝向所說諂曲不實復欲使人稱具美名比丘答言汝謂我今者染衣有虛妄耶何故現美不為諂曲自歎喜耳亦不使人稱嘆我名欲使世尊知我至心即說偈言　大仙之弟子為持禁戒故捨於難捨命使諸世間人於諸出家者生未曾有想今雖未生想將來必當生　時珠師親縛比丘而加打棒悶比丘言珠在何處還我珠來比丘答言我不得珠珠師涕泣心生悔恨失以王珠並以苦惱即說偈言　咄哉此貧窮我知善惡業生於惟恨心咄哉此貧窮由貧故造惡　時穿珠師即便涕泣頂禮比丘足而白之言鵝我歡喜還與我珠汝莫自燋亦莫燒我比丘答言我實不默珠師復言此比丘甚是堅觀受是苦惱猶言不得時彼珠師以貧切故無由得珠更復額打時彼比丘兩手并頸並被縛四向顧望莫知所告必空受死時彼比丘而作是念生死受苦皆應如是應當堅難無犯戒律若當毀戒受地獄罪有還今苦即說偈言　當念一切智大悲為體者是我尊重師當憶佛

所告富那伽之言又復當憶念林間忍辱仙割截於手腳并劓其耳鼻不生瞋恚心比丘應當憶修多羅中說佛告於比丘若以鐵鋸解支節手足等不應起惡心但當專念佛應當念出家及憶諸禁戒我於過去世經盡捨身命如是不可數牛鹿及六畜捨身不可計彼時虛受苦為戒捨身命勝於毀禁生假欲自擁護會歸終當滅不知為持戒為他護身命捨此危脆身以求解脫命雖俱捨身命有具功德者有無所得者智者護身命名稱具功德愚者捨身命徒喪無所獲時彼比丘語穿珠師言莫捨悲心極為苦哉時穿珠師涕泣懊惱而說偈言　我雖打撲汝極大生苦惱憶王責我珠復欲苦治汝令汝捨是苦亦使我離惡汝是出家人應斷於貪欲宜捨貪愛心還當與我珠　比丘微笑而說偈言　我雖有貪心於不利此珠汝當聽我說我今貪名稱智者所嘆美亦貪於禁戒及以解脫法最是我所貪甘露之道跡於汝摩尼珠實無貪利心我著糞掃衣乞食以為業住止於樹下以此我為足以何因緣故乃當作偷賊汝宜善觀察　尋珠師語比丘何用多語遂加繫縛倍更撾打以繩急絞耳眼口鼻盡皆血出時彼鵝者即來食血珠師瞋忿打鵝即死比丘問言此鵝死活珠師答言鵝今死活何足故問時彼比丘即向鵝所見鵝既死涕泣不樂即說偈

言　我受諸苦惱望使此鴿活今我命未絕鴿在我前死我望護汝命受是極辛苦何意汝先死我果報不成　寶珠師問比丘言鴿今於汝竟有何親熱惱乃尒比丘答言不滿我願所以不樂我先作心望代鴿命今此鴿死願不滿足珠師問言欲作何願比丘答言佛作菩薩時為衆生故割截手足不惜身命我欲學彼即說偈言　菩薩往昔時捨身已貿鴿我亦作是意捨命欲代鴿我得最勝心欲全此鴿命由汝殺鴿故心願不滿足　珠師問言汝作是語我猶不解汝當為我廣說所由尒時比丘說偈答曰　我著赤色衣映珠似肉色此鴿謂是肉即便吞食之我受此苦惱為護彼鴿故逼切甚苦惱望彼得全命一切諸世間佛皆生子想都無功德者佛亦生悲愍瞿曇是我師云何害於物我是彼弟子云何能作害　時彼珠師聞是偈已即開鴿腹而還得珠即舉聲哭語比丘言汝護鴿命不惜於身使我違此非法之事即說偈言　汝藏功德事如似灰覆火我以愚癡故燒惱數百身汝於佛斷相極為甚相稱我以愚癡故不能善觀察為癡火所燒願當暫留住少聽我懺悔猶如脚跌者扶地還得起待我得少供　時彼珠師叉手合掌向於比丘重說偈言　南無清淨行南無堅持戒遭是極苦難不作毀缺行不過如是悉持戒非希有要當值此苦能持禁戒者是則名為難為鵝身受苦不犯於禁戒此事實難有　時穿珠師既懺悔已即遣比丘還歸所止　攢乳（上古緩反取牛乳也正作擊瓨下江反窺頭）劓（魚器反割鼻也）斷相（上必遂反）脚跌（下徒結反）

復次佛法難聞如來往昔為菩薩時不惜身命以求於法是故應當勤心聽法我昔曾聞鴿緣譬喻有邪見師為釋提桓因說顛倒法彼外道師非有真智自稱為一切智說言無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帝釋聞是語已心懷不悅極生憂愁尒時帝釋見諸世間有苦行者盡到其所推求一切智如帝釋問經中偈說　我今意欲求不能得滿足晝夜懷疑惑莫識是與非我於久遠來恒思廣推求不知大真濟今為何所在　毗首羯磨白帝釋言處於天上不應憂愁世間拘尸國王名曰尸毗精勤苦行求三藐三菩提智者觀已是王不久必當成佛可往親近帝釋答言彼之所作不移動耶即說偈言　猶如魚子生難多成者少又如菴羅果生熟亦難別菩薩亦如是發心者甚多成就者極少若作難苦行而不退轉者可說決定得欲知菩薩者執心必堅固　毗首羯磨言我等今當而往試看若實不動當修供養尒時帝釋為欲觀察菩薩心故自化作鷹語毗首羯磨汝化作鴿時毗首羯磨即化作鴿身如空青眼如赤朱向帝釋所尒時帝釋生憐愍心語毗首羯磨我等云何於菩薩所而生逼觸為彼尸毗王作苦惱事雖復受苦如鍊好寶數試知真試寶之法斷截磨折火燒椎打乃始知真尒時化鴿為鷹所逐鴿現恐怖於大衆前來入尸毗王腋下其色青綠如蓮華葉其光赫奕如黑雲中絳蜺嚴麗諸人皆生希有之想即說偈言　有實慈悲心衆生皆體信如似日暗時趣於自己巢化鷹作是言願王歸我食　尒時大王聞鷹語已又見彼鴿極懷恐怖即說偈言　彼鴿畏鷹故聯翩來歸我雖口不能言怖泣淚盈目是故於今日宜應加救護　尒時大王安慰鴿故復說偈言　汝莫生驚怖終不令汝死但使吾身存必當救於汝豈獨救護汝并護諸衆生我為一切故而作役力者如受國人雇六分輸我一我今於一切即是客作人要當作守護不令有苦厄　尒時彼鷹復白王言大王此鴿是我之食王答鷹言我久得慈於衆生所盡應救護鷹問王言云何久得尒時大王即說偈言　我初發菩提尒時即攝護於諸衆生等應生憐愍心　鷹復以偈答言　此語若真實速應還我鴿若我飢餓死汝即捨慈心　王聞是已即便思惟如我今者處身極難我當云何籌量得理作是念已即答鷹言頗有餘肉活汝命不鷹答王言唯新肉血可濟我命尒時大王作是思惟當作何方即說偈言　一切諸衆生我常修護念如此熱血肉不殺終不得　作是念已唯己身肉可以濟彼此極為易復說偈言　割於自己身而用與彼鷹乃至捨己身當護恐怖命　尒時大王說是偈已便語鷹言汝食我肉為得活不鷹言可尒願王稱量身肉使與鴿等而以與我尒乃食之尒時大王聞是語已心生歡喜即語侍人速取秤來以割我肉貿此鴿身今正是我大吉會日云何是吉會即說偈言　老病所住處危脆甚臭穢今應為法故捨此臭穢肉　時王侍人奉勅取秤尒時大王雖見秤來都無愁色即出其股脚白滑澤如多羅葉喚一侍人即說偈言　汝今以利刀割取我股肉汝但順我語莫生疑畏想不作難苦行不得一切智一切種智者三界中最勝菩提以輕緣終不可獲得是故我今者極應作堅固　尒時侍人悲淚滿目叉手合掌作如是言願見慈恕我不能作我常受王供給使令何忍以刀割王股肉即說偈言　王是救濟者我設割王肉我身及與刀應疾當墮落　尒時大王手自提刀欲割股肉輔相大臣號泣諫諍不能令止城內諸人亦各勸請不隨其語割於股肉親近諸人亦各迷頹不忍見之婆羅門各掩其目不忍能觀宮中婇女舉聲悲哭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在虛空中各相謂言如此之事信未曾有尒時

大王身體軟弱生長王宮未曾遭苦舉身毒痛迷悶頻絶而自勅喻即說偈言　吐心應堅住　如此微小苦　何故乃迷悶　汝觀諸世間　百千苦纏逼　無歸無救護　無有覆育者　悉不得自在　唯有汝心者　當為作救濟　何故不自責　損生苦惱想　釋提桓因作是念今此大王所為甚苦心能定不即欲試之作如是言汝今苦痛甚難可忍何不罷休受惱乃尒汝今以足不須作是放鴿使去菩薩微笑而答之言於不以痛違我誓心假設有痛逼於是者終無退相今以小苦方於地獄不可為喻故應起意於苦惱衆倍生慈悲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今割身苦　心意極廣大　智小志弱者　受於地獄痛　如此苦長遠　深廣無崖畔　云何可堪忍　我懸如是等　是故應速疾　悉求於菩提　如是等諸苦　救拔令解脫　時天帝釋復作是念大王所作欲求大苦復有苦惱甚於是者心為動不我今當試作是思惟默然不語時彼大王以所割肉著秤一頭復以鴿身著秤一頭鴿身轉重復割兩髀及以身肉用著秤頭猶輕於鴿時彼大王深生疑怪何緣乃尒即便舉身欲上秤上時驚問言汝何故起為欲悔耶大王答言我不欲悔乃欲以身都上秤上校此鴿命尒時大王欲上秤時顏色怡悅左右親近都不忍視又驅諸人不忍使見時王語言恣意使看時彼大王割身肉盡骨節相

住猶如畫像在於雨中毀滅難見尒時大王作是唱言我今捨身不為財寶不為欲樂不為妻子亦不為宗親眷屬乃求一切種智救拔衆生即說偈言　天人阿脩羅　乾闥婆夜叉　龍及鬼神等　一切衆生類　有見我身者　皆令不退轉　為貪智慧故　苦毒割此身　欲求種智者　應當堅慈心　若不堅實者　是則捨菩提　尒時大王不惜身命即登秤上時諸大地六種震動猶如草葉隨波振蕩諸天空中歎未曾有唱言善哉善哉真名精進志心堅固即說偈言　我護彼命故　自割己身肉　純善懷悲愍　執志不動轉　一切諸天人　皆生希有想　尒時化鷹嘆未曾有彼心堅實不久成滿一切衆生時有恃怙釋復本形在大王前語毗首羯磨還復尒身我等今當共設供養而此菩薩志力堅固猶須彌山處於大海終無動搖菩薩之心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我等應供養　勇猛精進者　今當共起發　讚嘆令增長　諸有留難苦　應當共適止　與其作伴黨　修行久堅固　安住大悲地　一切種智樹　萌芽始欲現　智者應擁護　毗首羯磨語釋提桓因言今大王於一切衆生體性悲愍當使彼身還復如故願一切衆生智心不動尒時帝釋問彼王言為於一鴿能捨是身不憂惱耶尒時大王以偈答言　此身歸捨棄　猶如彼木石　會捨與禽獸　火燒地中朽　以此無益身　而求大利益　應當極歡喜　於無憂悔心　誰有智慧者　以此危脆身　持貿堅牢法　而當不欣慶　尒時帝釋語大王言此語難信又如此事實有大仙能觀察者必知我心實無退異帝釋語言汝作實語尒時大王作是誓言若我今者心無悔恨當使此身還復如故尒時大王觀己所割身肉之處即說偈言　我割身肉時　心不存苦樂　無瞋亦無憂　無有不善心　此事若實者　身當復如故　速成菩提道　救於衆生苦　說是偈已尒時大王所割身肉還復如故即說偈言　諸山及大地　一切皆震動　樹木及大海　勇沒不自停　猶如恐怖者　戰悼不自寧　諸天作音樂　空中雨香華　鍾鼓等衆音　同時俱發聲　天人音樂等　一切皆作倡　衆生皆踴動　大海亦出聲　天雨細末香　悉皆滿諸道　華於中虛空　逶迤下不周　虛空諸天女　嚴花滿地中　若干種綵色　金寶校飾衣　從天如雨墮　天衣諸瓔珞　相觸而出聲　諸人屋舍中　寶器自發出　莊嚴於舍宅　自然出聲音　猶如天伎樂　諸方無雲翳　四面皆清明　微風吹香氣　河流靜無聲　夜叉渴仰法　增長倍慶仰　不久成正覺　歌詠而讚喻　內心極歡喜　諸勝乾闥婆　歌頌作音樂　美音輕重聲　讚嘆出是言　不久得成佛　度於誓願海　速疾到吉處　果願已成就　憶念度脫我　時彼帝釋共毗首羯磨供養菩薩已還于天宮復次應近善知識近善知識者能使熾盛

能得消滅我昔曾聞素毗羅王太子名婆羅那時王崩背太子婆羅那不肯紹繼捨位與弟詣迦旃延所求索出家既出家已隨尊者迦旃延詣巴樹提王國在彼林中住巴樹提王將諸宮人往詣彼林中眠息樹下彼尊者婆羅那已食迴還坐靜樹下時諸宮人性好華果詣於林中遍行求覓婆羅那比丘盛年出家極為端正尒時宮人見彼比丘年既少壯容貌殊特生希有想而作是言佛法之中乃有是人出家學道即遶邊坐時巴樹提王既眠寤已顧瞻宮人及諸左右盡各四散求覓不得王即自求所在追尋見諸宮人遶比丘坐聽其說法即說偈言　雖著鮮白衣　不如口辯說　十女圍遶坐　愛敬其容貌　尒時彼王以瞋忿故語比丘言汝得羅漢耶答言不得汝得阿那含耶答言不得汝得須陀洹耶答言不得汝得初禪二禪乃至四禪耶答言不得尒時彼王聞是語已甚大忿怒語尊者言汝非離欲人何緣與此宮人共坐即勅左右執此比丘剝脫衣服唯留內衣以蘇剌枝用打比丘時宮人等涕泣白王彼尊者無有罪過云何撾打乃至如是王聞是語倍增瞋忿撾打過甚尒時尊者先是王子身形柔軟不更苦痛舉體血流宮人觀之莫不涕淚尊者婆羅那受是撾打還命無幾悶絕躄地良久乃甦身體遍破如狗齧嚙譬如有人蟒地所咬已入於

口實難可勉設還出口取活亦難婆羅那從難得出亦復如是然自悲悔又懼更打舉身血流不能著衣抱衣而走四望顧視猶恐有人復來捉已同梵行者見是事已即說偈言　誰無慈愍心　打毀此比丘　無何出家所　而生勇健想　云何都不患　生此殘害心　無過横加害　實是非理人　出家捨眾責　單獨無勢力　衣鉢以自隨　不畜盈長物　是何殘害人　毀打乃如是諸同學等扶侍捉手詣尊者迦旃延所見婆羅那舉聲涕哭生於厭惡而說偈言　如彼閻浮果　赤白青斑駮　亦有赤淤處　血流處處出　誰取汝身體　使作如是色　尒時比丘婆羅那以己身破血流之處指示尊者即說偈言　如我無救護　單孑之自活　自省無過患　輕欺故被打　巴樹提自恣　豪貴土地主　起暴獗逸心　惡觀如注大　用燒毀我身　我既無過患　横來見打撲　傷害乃致是　尊者迦旃延知婆羅那其心忿恚而告之言出家之法不護己身為職心苦即說偈言　汝身既苦厄　云何生怨恨　莫起瞋恚難　枉心用自傷　婆羅那心生苦惱瞋相外現如龍鬪時吐舌現光亦如雷電而說偈言　和上應當知　瞋慢燒我心　猶如枯乾樹　中空而火起　出家修梵行　已逕尒所時　如我於今者　欲還歸其家　儜劣怯弱者　猶不堪是害　況我能堪忍　如此大苦事　我今欲歸家　還取於王位　集諸象軍衆　覆地

皆黑色　瞋恚心熾盛　晝夜無休息　猶如大猛火　焚燒於山野　藪大在中燃　巴樹提亦尒　說是偈已即以三衣與同梵行者涕泣哽咽禮和上足辭欲還家復說偈言　和上當聽我　懺悔除罪過　我今必向家　心更無願樂　於出家法中　不得戲此怨　時彼和上於修多羅義中善能分別最為第一辭辯樂說亦為第一而告之言汝今不應作如斯事所以者何此身不堅會歸盡滅是故汝今不應為身還違佛法應當觀察無常不淨即說偈言　此身不清淨　九孔恒流汙　臭穢甚可惡　乃是衆苦器　是身極鄙陋　瘡之所聚　若少張開時　生於大苦惱　汝意迷著此　殊非智慧理　應捨下劣志　如來所說偈　汝今宜憶持　忿恚瞋惱時　能自禁制者　猶如以韁勒　禁制於惡馬　禁制名善乘　不制名放逸　居家名牢繫　出家為解縛　汝既得解脫　迄還求枷鎖　牢縛繫閉處　瞋是內怨賊　汝莫隨順瞋　為瞋所禁制　佛以是緣故　讚於多聞者　仙聖中之王　汝當隨彼語　今當憶多聞　莫逐於瞋恚　若以鐵鉗解身體及肢節　佛為富那奇所可宣說者　汝宜念多聞　如是等言語　當憶舍利弗說五不惱法　汝當善觀察世間之八法　汝宜深校計瞋恚之過患　應當自觀察出家之律相　心與相相應　為不相應耶　比丘之法者從他乞自活　云何食信施而生重瞋恚　他食在腹中　云何未瞋恚而為於

信施之所消滅耶　汝欲行法者　不應起瞋恚　自害行法人　為衆作法則　而起瞋恚者　是所不應作　瞋忿惱其心　而口出惡言　智人所譏呵　是故不應為　諸有出家者　應當具三事　調順於比丘　忍辱不起瞋　決定持禁戒　實語不妄說　善修於忍辱　不宜生瞋恚　沙門種類者　不應出惡言　應著柔和衣　出家所不應　瞋出麁惡語　猶如仙禪生　細鉀著㲲上　比丘著衣服　一切與俗異　瞋忿同白衣　是所未應作　麁害同俗人　云何名比丘　剃髮除飾好　自卑行乞食　作是卑下相　不斷於憍慢　若欲省憍慢　應棄識惡心　遠求於解脫　身如彼射的　有的箭則中　有身衆苦加　無身則無苦　如似聞還門　擊鼓著其側　有人從遠來　疲極欲睡眠　至門皆打鼓　未曾有休息　此人不得眠　瞋於擊鼓者　彼共多久爭　復思其根本　此本乃是鼓　都非衆人過　即起斫破鼓　乃得安隱眠　比丘身如鼓　為樂故出家　妖蠱媚毒草　皆能螫人　應常勤精進　遠離於此身　勿得久樂住　應觀其元本　乃是陰界聚　破壞陰界苦　安隱涅槃眠　時彼和上說是偈已而語之言汝於今者宜捨瞋忿惱害之心設欲惱他當聽我說　一切世間患皆燒惱云何方欲惱害衆生一切衆生皆為死王我及於汝并彼國王不久當死汝今何故欲殺怨家一切有生皆歸於死何須汝害生必有死無有疑難如似日出必當滅沒體

性是死何須加害汝設害彼有何利樂汝名持戒欲加毀人於未來世必得重報受苦無量此報亦尒何須加毀彼王毀汝汝起大瞋瞋恚之法現在大苦於未來世復獲苦報是當皆瞋云何傷彼若於刹那起瞋恚者還惱身心我今為汝說如是法當聽是喻如指然火欲以燒他未能害彼自受苦惱瞋恚亦尒欲害他人自受是毒身如乾薪瞋恚如火未能燒他自身燋然後起瞋心欲害於彼或能不能自害之事決定成就尒時婆羅那默然而聽和上所說法要同梵行者咸生歡喜各相謂言彼聽和上所說法要必不罷道婆羅那心懷不忍為眾而言無心之人猶不能忍如斯之事況我有心而能堪任婆羅那說偈言　電光流虛空　猶如金馬鞍　虛空無情物　猶出雷音聲　我今是王子　與彼未有異　云何能堪忍　而當不加報　說是偈已白和上言所說實尒然我今者心堅如石滴水不入我見皮破血流在外便生瞋恚憍慢之心我不求請亦非彼奴亦非僧作不是彼民我不作賊不中踏人不關亂王為以何過而見加毀彼居王位謂已有力我今窮下人各有相我自乞食坐空林中橫加捶害我當使知己之北不欺毀害我當報是不使安眠我是善人橫加毀辱我今報彼當令受苦過我今日使出備者不敢加惡作是語已於和上前長跪白言為我捨戒

介時同師及諸共學同梵行者棄林大哭汝今云何捨於佛法或有挽手或抱持者五體投地爲作禮者而語之言汝今慎莫捨於佛法即說偈言　云何於衆中獨自而捨去違於佛禁戒云何作是惡云佛非我師比丘至汝家云何不慚愧汝初受戒時誓能盡形持云何無忠信而欲捨梵行執鉢持袈裟乞食以父長著鎧捉刀杖方欲入戰陣王鞭撻汝身棄捨沙門法不憶恩尊仙割截於手足彼獨是出家汝非出家耶彼獨自知法汝不知法耶彼拙被截刖猶生慈愍心堅持心不亂汝今爲杖捶而便失心耶　尊者迦栴延語衆人言彼心以定汝等捨去當爲汝治諸比丘等既去之從尊者迦栴延摩娑羅那頂而作是言汝當去耶白言和上我今必去迦栴延言汝但一夜在此間宿明日可去莫急捨我答言可介我今最後用和上語今夜當於和上邊宿明日捨戒當還家居取於王位與巴樹提共相抗衡和上足邊以草爲敷於其上宿時迦栴延以神足力令其重眠夢向本國捨戒還家居於王位集於四兵往向巴樹提時巴樹提亦集四兵共其鬬戰娑羅那軍悉皆破壞擒娑羅那拘執將去巴樹提言此是惡人可將殺去於其頸上繫枷羅毗羅鬘魁膾搖作惡聲鈴衆人侍衛器杖圍遶持至塚間於其中路見迦栴延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涕泣墮淚向於和上而說偈言　不用師長教瞋恚惱亂體今當至樹下毁敗於佛法我今趣死去衆刀圍遶我如鹿在圍中我今亦如是不見閻浮提最後見和上難復有惡心故如牛念犢　時彼魁膾所執持刀滿如青蓮而語之言此刀斬汝雖有和上何所能爲求哀和上舉聲大哭我今歸依和上即從睡覺驚怖禮和上足頭和上解我圍和上語言我本愚癡欲捨佛禁聽我出家我不報怨亦不用王所以者何樂欲味少苦患衆多怨恚過患我悉證知我今唯欲得解脫法我無忘定輕躁衆生不善觀察於諸智者不共語言爲一切衆生所呵罵詈唯願和上度我出家於苦惱時現悲愍相我於苦惱中和上悲愍我迦栴延言汝不罷道我以神力故現夢耳彼猶不信和上右臂出光而語之言汝不罷道自有汝相娑羅那歡喜作是言嗚呼善哉知識以善方便開解於我我有過失以夢支持佛說善知識者梵行全體此言實介誰有得解脫不依善知識唯有癡者不依善友云何而能得於解脫尊者迦栴延發遣娑羅那已樹提瞋恚之毒藥消滅無遺餘是故有智者應近善知識（嘍子妻腔滿米反喇嚂上凡世反下音轄反偉毛栲反家觸上直折反王作張鞶贊上音折下音戈）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

佛所頂禮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世尊爲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介時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長於五丈如來語王所聞香者從此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緣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言過去有佛號迦葉彼佛世尊化緣已訖入於涅槃介時彼王名曰伽翅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勑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與婬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諸花盡在佛塔爲欲所盲即入迦葉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時長者子如佛功德爲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悔恨婬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猒惡作是念言我爲不善盜取佛花與彼婬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違犯諸佛教捨離於慚愧是則無敬心違於善逝語非是佛弟子一切諸人民不敢違王教然我獨戰犯國制更信法我今無羞恥實同彼禽獸福田中最勝不過世尊塔然我愚癡故盜花爲鄙事云何此手臂即時不墮落又復此大地云何不陷沒而能載於我作我欲所使焚滅諸善行爲欲所迷惑入於闇藪中爲結賊所劫今我爲欲使不觀其果報盜花以自嚴久受地獄苦信生悔恨心其身轉然燋　介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潰破甚爲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身體介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責價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逆增無降介時彼人涕泣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答父言　鄙褻誠可恥不宜向父說然今病所因是以離慚愧盜取尊塔花持用與婬女已作斯惡事後還得悔心晝則欲日炙夜即得悟心若蒙悔過者喻如冷水澆我今身心熱後受地獄苦猶如腐朽樹火從其內然我今亦如是心火從內發冷水優尸羅青蓮真味貫矍參摩羅等及與諸栴檀君用如是等塗於外身體終不能得差憂熱從內起應當用塗心塗身將何益將我詣塔中爲我設供養此病必除愈父母及兄弟即共舉其牀往詣佛塔所身體轉增熱氣息垂欲絕　介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彼人專念迦葉如來三藐三菩提涕泣盈目以已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常說衆善事我爲欲迷惑盲冥無所見我於真濟所造作諸過惡塔如須彌山我癡故毀犯現得惡名稱沒生隨惡道不觀佛功德今受此惡報即以得現果後必受熱惱明者以慧眼離苦除諸欲我今懷憂愁誠心歸

命佛諸所造過患願當救濟我如人跌傾倒依地而得起　尒時父母及諸眷屬讃言善哉善哉汝今乃能作是讃嘆唯佛世尊能除汝病即說偈言汝今於佛所應生信解心唯佛大功德乃能拔濟汝譬如入大海船破失財寶身既不沉沒復還獲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壞爛臭穢厭惡生死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養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盡佛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熱患盡愈尒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解脫諸結使迦葉三佛陁能濟諸衆生佛是衆生父爲於諸世界而作不請友唯有佛世尊能有此悲心我今於佛所造作大過惡願聽我懺悔因心發誓願唯垂聽我說爲欲所逼迫失意作諸惡使我受離欲及以結使惱諸根不調順猶如儱戾馬願莫造惡行常獲寂滅迹以牛頭栴檀供養於佛塔身常得此香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人中身常有香身體肢節皆有相好父母立字号曰香身尒時香身猒惡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香是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衆人塵供養塔獲大功德　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聽法我昔曾聞富那羅弟子尸利毱多者是樹提伽姉夫時樹提伽父先是尸軋陁弟子一切衆生教法相習而樹提伽家佛恩化其父亦信爲佛弟子更不諮稟六師之使時樹提伽爲欲化彼姉夫尸利毱多故數數到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姉夫言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毱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水精以爲眼誑惑小兒等自稱我有目彼走自無目今稱我有目此語不可信正可誑癡者能解因相論方便詐自顯以此相貌故誑惑於衆人相貌近是事竟何所知曉　尸利毱多語樹提伽言汝爲瞿曇幻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識便生誹謗富那羅行住坐卧三世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那羅將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遶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微笑尸利毱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遥見彼耶摩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耳尸利毱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清淨在此城内遥見千里外耶摩

陀河水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蘭那言此飯無羹云何可食樹提伽即托羹飯語尸利毱多言今汝師者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千里外獼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一切智但貪名聞爲利養故衆生可愍身既誑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汝師富蘭那顛惑邪倒見失於智慧燈住無明闇中迷謬自相愛愚者還相重釋種中最勝具相三十二唯此一切智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慚愧故食不自飽低頭而去時尸利毱多愁悴不樂既爲師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毱多詣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爲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來至家者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祇桓往請世尊心實諂曲詐設恭敬叉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願屈臨我家三界中勝品願不見棄捨　尒時世尊知尸利毱多心懷諂曲外詐恭敬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外視覩懷善猶如有焦處外必有現動譬如作瓔珞內銅外塗金智者觀察已即知非真金心有所懷使外已必有異無心尚可知況復有心者純金色相好觀者即知真若以金塗銅善別知非實　尒時世尊深知尸利毱多心懷詐偽如來世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善根垂熟世尊尋即默受其請　時尸利毱多作是念若一切智者云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而不修苦行樂著於樂事不能知我心何名一切智嗚呼世愚者不知其過短使生功德相實無有智慧横讃嘆其德或著相好病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毱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設供具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內作大深坑滿中盛佉陀羅炭使無烟炎又以灰火用覆其上上又覆草時婦問夫遮何等事劬勞乃尒其夫答曰今我所爲欲害怨家其婦問言誰是怨家尸利毱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樂怖畏苦惱事不修諸苦行欲求於解脫喜樂甘餚饍又勇行辯說釋中種族子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毱多婦叉手白其夫言可捨忿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夫相何故生忿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斷除瞋恨相久滅憍貢高捨離於鬭諍於彼生忿者誰應可爲親彼大人相無有瞋害心常出柔軟音先言善慰問其鼻圓且直無有諸疑曲直視不迴顧亦不左右瞬言又不麁獷惡口而兩言和顏無瞋色亦復不暴惡言無所傷觸亦不使憂惱云何橫於彼生於瞋毒相面如秋滿月目如青蓮敷行如師子王無譬過於彼身如真金山汝值如是怨惡道悉虛空共無此怨者世間極大苦三惡道充滿　尸

利毱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已黨今當守護若不尒者或泄我言以告佛人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揵汝今可來為汝除患我以施設火坑毒飯此諸尼揵五熱炙身或皆焦黑猶如灰炭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尸利毱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如貴吒迦樹諸尼揵等既至其家在其樓上猶如烏群亦如烘翅飛鳥黑蜂圍遶在貴吒迦樹踊躍歡喜諸尼揵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瞿曇沙門正今憔然若火坑不燒毒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笑時尸利毱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高樓與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毱多所住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來世雄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如來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喚笑我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來昔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為攝慈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受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在世為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一米身體羸瘦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來行苦行六年自乾燋作是難苦業為諸衆生故如斯慈愍者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已辦宜知是時尒時世尊大悲熏心為欲利益諸衆生故擇手而言咄哉此愚汝於今者應見真諦於過去世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云何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坑毒飯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見喚此所為事甚為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六年行苦行為諸衆生故作此諸難事衆生今云何返欲見毀害咄哉極愚癡盲無慧目者作是非法事播欲加惱害我念諸衆生過於慈父母云何於我所而生殘害心今日時以到諸佛之常法為衆生真濟如醫欲救病種種加毀罵猶故生悲心我今亦如醫往詣於彼家何故而往彼大悲之所福如人得鬼病心意不自在加毀罵呪師為治鬼病故亦不責病者今此諸衆生煩惱鬼在心愚癡不分別播欲加毀害我今亦如是但除煩惱鬼不應責彼人　尒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愧復說偈言　阿難持衣來羅睺羅取鉢難陀汝亦去速疾喚比丘不得復停止宜應速疾往彼尸利毱多今急待教化我住毒地身為度衆生故我今蓄是愍為益彼衆生　尒時如來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毱多舍內所設火坑毒飯啼泣墮淚敬愛佛故頂禮佛足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無有利益心願佛不須往迴還向竹林世尊甚難值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為度衆生故如斯勝妙身應當勤擁護未得濟度者宜應令得度畏者施無畏疲者得止息令無歸依者得有歸依處略說而言之有無量利益唯願佛世尊莫往詣其家為天阿脩羅而作歸依處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為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尸利毱多舍作大深火坑熾焰滿其中詐偽覆其上　佛復說偈言　貪欲恚癡火極為難除滅我以智水洗消滅無遺餘況復世間火何能為我害地獄之猛火熾然滿世界七日燒天地世間皆融消如此之猛火莫能為我害尸利毱多火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燒不能燒如來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令尸利毱多為邪見毒染汙其心以此毒害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諂偽見柔軟相來請世尊而其內心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天曰我以慈悲阿伽陀藥用塗身心貪愛之毒最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其本況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愁尒時如來從竹林出往到城門時彼林神見佛真遣而作是言如來世尊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悲於後時更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為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有福利者得接足禮尒時世尊如大寶樓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猶如明月衆星圍遶往尸利毱多家時尸利毱多宅神舉聲欲哭咄哉禍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毱多乃作火坑毒飯欲以害佛尒時宅神頂禮佛足而說偈言　我來觀佛時願大悲至家見佛到家已心中不喜樂所以不喜者以有非法故相好莊嚴身瞻仰無厭足如此大人者今當作灰聚我憶是事故身體欲永沒誰見如此事而當不苦惱假使極惡猛愚癡殘害人設見如來身不起生惡念況復欲加害月入羅睺口世人皆苦惱善哉還歸去火坑深七仞滿中盛熾火願莫入此處自護彼主人并護彼主人及餘一切衆　尒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慈心即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猶如一子想假使欲害我我亦生慈心煩惱火熾盛擁護令免惡以是因緣故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師子吼除陣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月我今決定不為尸利毱多之所患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降伏魔耶安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佛入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已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潤澤直入無疑至第三門轉近火坑尒時彼婦於空室中聞佛世尊到覆大處心懷狂亂作是念言如來今者已到大坑若脚觸草

大必熾然嗚呼怪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没聲咳日雨淚火然燒衣時應當斗藪如眼青紺髮宛轉而反側燋然既以訖盛光復消融身相都焚滅頭髮燋墮落額廣白毫相今以盡消滅如鵠在花上為火所燒滅面如淨滿月衆生觀其目猶如美甘露既墮焰火中驚懼視四方猛火無悲愍必燒金燋然我緣真金色見者靡不悅大人相炳著美妙極殊特如是之形容今為大燋縮略說而言之如似金織網卷縷在一處以漸見消滅如月欲盡時佛身甚微妙見者身心悅如來極奇特世界無倫疋　尒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揵子在重閣上見於如來轉近火坑心生踊悅如衆閙擲群烏在上望死人肉欲得歡食諸尼揵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迴轉諸世間今日没火坑更能為幻不復有一尼揵而作如是言一足已躡上云何不陷墮為我目不了為是夢幻耶　尒時世尊以相輪足躡大坑上即變大坑為清涼池滿中蓮華具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池中其衆蓮華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毱多觀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捅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信可解當除瞋恚心捨於嫌恨意汝可觀瞿曇未曾有之感猛焰變為水土悉化成魚坑中諸火炭或變為黑蜂復於池水

中化作衆蓮華具足有千葉遍布於池中其鬚甚纖盛如秋開敷花百葉甚柔軟莊嚴滿此池諸蜂在池中皆出和雅音迦蘭陀烏等亦在中遊戲舉翅水相灑諸蜂圍遶佛出於妙音聲鴛鴦相隨逐復自在娛樂　尒時富蘭那語尸利毱多言汝今勿為瞿曇幻術之所惑亂尸利毱多於如來所深生敬信語富蘭那言此是幻耶答言實尒是幻所作尸利毱多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人尸利毱多復語之言汝若當是一切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亦應知是幻汝今何不作如此幻化事汝若不知幻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揵等語尸利毱多莫作是語何以故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示現尸利毱多語諸尼揵子言汝等故謂此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為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一切智想耶尸利毱多復語之言釋種中能安解脫婆伽婆三藐三佛陀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說偈言　咄汝等方去極為無心人汝若有心者假使如金剛見斯希有事而應生信敬現見於如來為未曾有事不生信心者是為極愚癡　尒時尼揵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金壹四散又如日出衆闇自除時尸利毱多見尼揵等散走亦復如是即說偈言　恐怖目

視道憧惶欲競馳以佛威神力驚怕皆散走尼揵今退散亦如魔軍衆塵坌身體猶著重鎧器時諸尼揵等奔突極遑走譬如彼猫牛在林棘嬰髮宛轉逆塗身狂走不自停如黑雲無有風吹自然散　時尼揵等既散走已尸利毱多心懷慚愧即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復作是念樹提伽姉先更見佛我今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先所開婦戶前扣門喚姉即說偈言　善哉汝直是無上妙法器由汝有智慧親近奉世尊緣我邪見故事諸尼揵等汝今速來出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姉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利毱多以偈害佛而來誑我涕泣不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故來見戲弄我今當云何而往見如來尼揵等集時猶如諸蝗虫邪見之熾火滅於釋種燈　尸利毱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力耶汝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何能焚燒佛誰能燒金剛誰能舉大地汝觀十力尊摧破諸外道火坑四畔邊蓮花皆開敷如鵝處花間花鬚邊遶佛　尒時其婦聞此偈已還見世尊在蓮花中踊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燒尸利毱多嗚嗟無泣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無有能燒者由近富蘭那我今自被燒如似火燃薪遶近乾薪積以大焰燒時兩俱同熾然　尒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禮佛足胡跪合掌瞻仰尊

顏而說偈言　得觀威顏者世尊皆信敬由我今有福還得聞音聲面如淨滿月我今得觀見我今有福故還得覩世尊相好莊嚴身我當見燋壞惡口過充滿燒滅我等身　尒時其婦既具以偈請佛世尊及比丘衆請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來入頂禮佛足尸利毱多涕泣盈目而說偈言　我今造大坑頓害世尊命今當以何面可復得相見　尒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佛婆伽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無有礙處諸佛法亦尒佛於一切法無染亦無著離世之八法如蓮華處水昔時提婆達瞋恚心所盲為欲害佛故擲關轉大石當上空中下不能傷害佛如彼羅睺羅即是如來子佛於此二人等心無憎愛視彼怨與親左右眼無異於諸衆生所慈悲過一子終不於汝所而有憎惡心是故不宜懼　尒時尸利毱多以慚愧故曲躬隨歸口脣乾燋深生愧恥行步搖逶如將没地舉身戰悼畀下低心極為驚怖五體投地哀動號泣而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并及瞋毒虵終不近惡友我今為惡友毒虵之所螫依歸善良藥望得除毒害三界之真濟願重見哀愍我作重過惡唯願垂悲愍今聽我懺悔　尒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毱多言子汝勿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久捨怨親心右以栴檀塗左以利刀割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為希有已斷結使無增減心昔我為於白象之時毒螫所中害猶以二脚覆護獵者使不傷害又作龜身為人分割肢節悉解不起瞋心復作羆身救彼死人時彼死人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耳悉為劓毀猶尚不起毫氂許瞋我於往昔為一切施婆羅門所斬項時無有恚恨況於今日斷一切結而當於汝有嫌恨心譬如空虛不受塵垢猶如蓮華不為水著我離八法其事亦尒時尸利毱多叉手合掌白佛言世尊若垂慈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告尸利毱多言汝不遣使白我食時到耶答言實尒我本實遣人請佛不作饒益事佛告尸利毱多言然我以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說偈言　我今愚所遣屠獵所不造過是惡所作以毒置食中不能有所傷便為自己害　尒時世尊告尸利毱多言汝今所施食宜應是時尸利毱多言世尊我所施食悉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瞋恚極盛時如此之猛毒不能傷害我我今修慈心如何害施藥我以大慈果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毱多即持毒飯往諸佛前涕淚悲泣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功德之伏藏我心極為惡毒飯以劖相佛以滅三毒神足除飯毒食之能令我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持唱僧跋然後可食即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而

唱僧跋竟衆毒自消除汝今盡可食　僧跋以竟佛及僧衆盡皆飯食時尸利毱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衆中得無為毒所中者不見諸僧衆皆悉安隱不為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喜尒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毱多得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為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為說四真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見毒滅諸結大時尸利毱多以得見諦即說偈言　我度於愚癡及以邪見海不畏於惡道我欲入黑闇遇佛得大明欲入於大火反獲凉冷池嗚呼佛大人嗚呼法清淨不能具廣說我今但略說我本欲與毒而獲甘露食闘諍應失財反得於大利見佛覩道佛衆生慧眼開而得覩正道　劓（奇逆反）診（之忍反）蹇（音薩）拕（呼高反）揠（烏字）駁（音白）窪（曲上針爪反）菴擴（下俱猛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九震

論　大莊嚴經論六

復次佛出於世最是希有雖是女人諸重結使猶得解脫我昔曾聞佛之姨母瞿曇彌比丘尼將入涅槃時種種莊嚴欲令勝妙尒時世尊四衆圍遶在大衆中嘆時瞿曇彌比丘尼聞佛嘆聲以其養佛愛子之故而作是言長壽世尊如是之聲轉轉乃至梵天佛告瞿曇彌言此非敬佛呪願之法即說偈言　應當勤精進調伏於我心勤修堅實法苦行於精進見於聲聞衆悉皆共和合敬禮於佛時應作如是願　爾時瞿曇彌比丘尼作是念聲聞衆和合名為禮佛者世尊猶不使聲聞衆和合不欲見其有別離故以是之故我不欲見佛入涅槃曼佛世尊聲聞之衆未有墮落者以是義故我應在前入於涅槃爾時尼僧伽藍神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悲泣涕淚墮比丘尼衣上時比丘尼觀察此神以何因緣淚墮在衣觀察是已知瞿曇彌欲入涅槃時五百比丘尼悉皆往詣瞿曇彌比丘尼所瞿曇彌語諸比丘尼言四大毒蛇崖難可久居是故我今欲入涅槃此神有柔軟

心是故墮淚在汝衣上五百比丘尼言我等同時出家莫捨我等先入涅槃即說偈言　我等共出家俱離無明闇我等今共往涅槃安隱城生死苦惱處於有稠林云何而獨往趣於甘露迹汝等於今者云何畫涅槃汝若欲涅槃我亦共汝去　爾時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從座而起離於本處即與住處神別我今於最後與屋別去天神言汝欲何去時比丘尼言我當詣彼不老不死無病無苦及愛憎處亦無愛別離我欲往至涅槃處時諸凡夫比丘尼即時發聲嗚呼怪哉一刹那頃比丘尼僧坊皆悉空虛譬如空中星流滅於四方瞿曇彌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共往去知恒加河與五百河俱入大海爾時諸優婆夷頂禮瞿曇彌足願當憐愍莫捨我等諸比丘尼安慰諸優婆夷言汝等今者非是憂時即說偈言　我等以知苦斷集諸繫縛以修八正道得證於滅諦所作事已辦汝等莫憂苦曼佛衆未聞牟尼法藏住世尊在於世我當入涅槃憍陳如比丘及與阿當等如是無垢人未有墮落者我欲入涅槃難陀羅睺羅阿難三摩陀及與阿難陀如是等在世我當入涅槃牟尼得安隱比丘僧和合壞於外道越邪道亦退散一最種未絕我今入涅槃正是盛好時我心願解脫今以得滿足汝等今何故悲泣而墮淚擊於歡喜鼓其音未斷絕我趣解脫坊

今正是其時汝等不應悲汝等若念我應當勤護法使法久住者即是念於我是故應精勤當應護正法佛以憐愍故聽女人出家汝等實護戒勿使人罵辱乃至於後世莫使罵女人　爾時諸比丘尼安慰餘比丘尼及諸優婆夷時五百比丘尼猶如行花樹往詣佛所正覺多羅僧頂禮佛足長跪合掌而說偈言　我今是佛母如來是我父我從法流生我乳養色身佛養我法身我乳於世尊止渴須臾間佛以法乳我經常無飢渴永斷於恩愛我今以略說我雖以乳養報恩以極大願使一切女得子猶如佛羅摩與阿純婆須等諸母處於有海中輪迴無終始我意於子緣得度生死海女人極貴者名稱人帝婦一切種智母此名不可得我今以獲得意願若大小然我意滿足今者欲涅槃白佛使令知足如蓮花葉相輪盡炳著願為我心足最後以頂禮最後之恭敬深信而頂禮頂禮婆伽婆身如金山聚願闍賁多羅現身使我見善觀如來身我今趣寂滅　爾時如來身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闍賁多羅僧時瞿曇彌已見佛身頂禮佛足白言世尊我入涅槃佛告瞿曇彌汝欲涅槃我隨汝意衆僧無減少如月欲盡漸漸沒時無有遺餘弟子先去我最後往如諸商人商人在道商主隨後時五百比丘尼遶佛世尊如遶須彌既遶佛已在如來前立瞻仰尊顏

無有厭足聽聞法聲亦復無厭得滿足已復法味故難陀羅睺羅阿難陀三摩提拔陀頂禮求懺謝一切諸聖衆猶如不擇寂靜嘿然住唯阿難羅睺羅三摩提拔陀阿難結未盡心慈順故哀不能止如無風樹合掌墮淚爾時瞿曇彌白尊者言阿難尊者多聞見諦云何今者猶如凡夫如來常說一切恩愛皆有別離復白尊者言汝不為我請佛世尊我今云何而得此法而說偈言　由汝請求故我等得出家汝今實不空皆獲實果報一切外道師未曾得是處女人之身中能獲甘露迹依佛善知識是故今獲得汝守佛法藏極當善護持今日是最後得見於汝時我今入涅槃乘道而往至佛在衆中嚏時我唱老壽佛說不欲禮此事如上說佛亦擁護僧不欲令閑滅我亦不願樂而入解脫處無常大風至吹於聲聞樹根拔而倒地無常金剛風能散須彌山多陀阿伽日雖則無明闇覺佛在於世故勝道涅槃十力所說法法明今顯照壞破異道論日光普滿照佛德亦復然今值是妙時是故欲捨身　爾時阿難聞是偈已尋即收淚復說偈言　汝今意志大我不復憂念猶如深林中森判多衆苦又如狩象走出林離苦惱汝今亦如是走離諸世間今可憂愁者憍慢及愚癡諸惡結使火焚燒三有中汝等先涅槃我疑佛世尊猶如大火聚炎盡則火滅　爾時

摩訶波闍波提比丘尼合掌向佛瞻仰尊顏以偈讚曰　南無歸命佛如來大聖尊真實語諦語義語法語者利益不虛語能真寂滅語無我我語者過一切語者圓滿足眼者示導於將來勝妙之道者又常能觀察諸法真實相作大照明者能除諸黑闇能滅忿諍者然法炬燭照於一切者能與衆燈明又與從明者調御大丈夫歸大解脫師具足十力者具四無所畏成就不退轉說法又不虛必定利益者一切諸衆生釋中師子吼堅實於精進勝妙精進者能具大悲體世間之入法所不能污者釋梵四天王摩醯首羅王閻王蔞捺那財富自在者　如是勝人等合掌共讚佛和合故捨美妙甚深無畏衆勝真實願發能為示導種種說法善解一切愛為音聲名稱滿虛空從頂生優鉢遮那拔羅陀如是等諸大王種姓相續中出者如來如日月為天炙阿須羅之所供養得七覺意除無明闇者又有能建立三寶勝幢如來面貌猶金山頂光明照耀是上丈夫名為蓮華丈夫拘物頭丈夫分陀利能斷貪欲瞋恚愚癡諸有結使及以四轉憂悲苦惱縱逸憍慢鬪諍忿怒自貢高等如來世尊皆悉永斷欺偽博弈親勝歎他共相言訟愁惱別離如外道師拳手祕法諸惡結習悉斷無餘例倚慢幢建法勝幢能轉法輪令汝乳血海皆悉乾竭得禪定海深無崖限能

捨內外一切財物無所惜著於怨親中其心平等佛身微妙如融金聚舌相廣長如紅蓮華葉無有垢穢清淨鮮潔其腹平滿其臍右旋猶如香奩圓光一尋猶如電明亦如真金被精進鎧以定為護以智慧箭能射毛百之一所射皆中壞魔軍衆勇健無畏人中大龍人中真濟究如意足無量無色宣示分別八正之道斷除愛欲瞋害之想誓願堅固志意安住終不輕躁如優曇鉢華甚難可值如來功德過於大地及以微塵百千萬億以八正道洗除結使濟諸衆生度生死河到於彼岸能示方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自莊嚴猶如緣盡智金剛杵摧滅一切外道邪論能示解脫涅槃妙方得法自在不著世間於諸入處及諸煩惱能說對治得勝辯才善能分別一切諸法拔除諂偽幻惑之事布施持戒忍進定慧究到彼岸阿私陀仙之所尊敬名聞十方住最後身既自覺了開悟衆生功德伏藏功德須彌功德大海無量名稱無量辯才知恩報恩讚佛已竟禮佛而退將諸五百比丘尼入閑靜處捨於命壽半跏趺坐時優婆夷最後到比丘尼所禮比丘尼足舉聲號哭即說偈言　我等有諸過盛智聽我悔我等終不復更得相觀見　波闍波提比丘尼以離欲故心意勇悍舉手摩優婆夷而語之言汝等不應違憂戀心恩愛聚會必有離別即說偈言　佛說衆

會者必當有離別一切有為法悉皆是無常無常大熾然焼滅於三有受我者極多我愛亦不少我今皆能捨如此愛著等生死黑闇處輪廻嶮岨中親親更相戀惡見相乖離無常無悲愍破壞使別離恩愛無別離不應求解脫展轉相親愛相戀轉善厚畢竟必別離以是因緣故智者求解脫都無所遺戀　爾時瞿曇彌種種因緣讃涅槃已默然而住辭佛世尊入於涅槃實不違言欲稱言作諸比丘尼繫念在前入於初禪如是次第至滅盡定逆順觀已現種種神足即說偈言　身處於地上引手捫日月變身使隱没勇出虛空中一身為多身多身為一身身放大光明能動於大地入地如赴水入水如履地身出大光明又復注大雨如意神足故能現如斯事　餘五百比丘尼亦現如斯諸大神變為顯如來佛法力故悉皆現神涌身虛空猶如頓雲而作大雨亦如庭燎在虛空中風吹四散身上出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即說偈言　各出千火光圍遶自莊嚴身上出火光下注於大雨虛空滿諸花猶如蒲萄枝衆花積水上種種現變已使諸種越等發於歡喜心如薪盡火滅入無餘涅槃　爾時梵天王將諸梵衆釋提桓因將六欲諸天諸大天神及諸尊勝龍夜叉神來詣佛所悉皆合掌白佛言世尊如來以離憂結當順世間欲使我輩為作何

等是佛世尊最後所親爾時如來隨時所宜各勅令作佛告阿難唱語遠近為供養佛母者悉皆來集時尊者阿難舉聲悲號而唱是言諸是佛弟子者不問遠近皆聽我語應隨佛教悉來集聚聽佛言教彼之乳哺長養於我最後之身今入涅槃如油盡燈滅諸有信心如是弟子供養佛母身速疾來集人天之中無有女身如是之者能乳養佛身更無如是養生佛者是故諸比丘應盡來集時四方遠近諸比丘等賁牛頭栴檀從虛空中如鷹鵠王如日入照雲遍於虛空諸比丘尼滿於虛空其狀亦爾時四天王捧波闍波提牀之四足帝釋梵天等亦捉五百比丘尼牀爾時諸牀各竪幢幡天曼陀羅華猶如花幕覆諸尼上猶如禪窟竪諸幢幡遍滿大地天繒幡蓋亦滿空中色貌若干種天雨諸花鬘亦復雨抹香烟如雲彌滿虛空天諸樂等其音克塞佛隨從後舍利弗目連難陀羅睺羅阿那律阿難等梵王等諸天阿須羅緊那羅摩睺羅天龍夜叉圍遶佛後尒時世尊如行金山在波闍波提比丘尼牀前五百比丘尼牀次波闍比丘尼後一切大地莊嚴牀飾未曾有如波闍波提比丘尼所作莊嚴瞿曇彌入涅槃時佛世尊法王現在集諸聖衆舍利弗目連等在佛涅槃時佛身既無舍利弗目連等皆以盡無由是之故其所莊嚴無及波闍波提者此牀安置竟

博之處積諸香薪用以為積以此五百比丘尼等屍以置于上以種種牛頭栴檀諸雜香等用覆屍上復以衆多香油以澆其上尒時尊者阿難見諸比丘尼既然火已悲泣懊惱而說偈言　如是次弟者如來亦不久將入於寂滅如火焚燒林衛一大樹在大猷燒枝葉勢不得久住世間皆苦惱演法滿三界三界尊滅盡無一念法者無量劫聚集得是勝法寂猷聞蜂集食佛入於涅槃誰當與法要法盡滅不久形像塔寺盡盡像人南無況有法眼者諸不離欲者涕泣極懊惱離欲者觀法耶句悅以竟收骨用起塔令衆生供養　時有人疑難應起塔而修供養尒時世尊欲斷疑故說三種人應起塔供養何謂三種佛漏盡阿羅漢轉輪聖王是名三種復次憍僧功德善能觀察乃捨命身猶發善心我昔曾聞釋迦牟尼為菩薩時作六牙白象時王夫人於象有怨即募遣人指示象處語令取牙時所遣人往至彼象所止之處見六牙白象猶如伊羅婆象離諸群輩與一牸象別住一處即說偈言　逮華優鉢羅清水滿大池如是之方所得見於能象拘陳白色花其狀如乳雪皆同於白色猶如大白山有脚能行動彼之大象王其色猶如月六牙從口出照耀甚莊嚴如白蓮花聚近看彼象牙猶如白藕根　時彼獵師身被袈裟被挾弓箭屏樹徐步向彼象所

爾時牸象見彼獵師被挾弓箭語象王言彼既挾害象王問言彼挾弓箭為著何服牸象答言身著袈裟象王語言身被袈裟何所怖畏即說偈言　如是之幢相不害於外物內有慈悲心常救護一切是故彼人所不應生怖畏見者獲安隱寂然得勝妙如月有清涼終不變於熱　爾時牸象聞是偈已更不驚疑時彼獵師入楓林門伺候其便即以毒箭射中象王時彼牸象語象王言爾稱袈裟必有慈悲云何今作如此事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此是解脫服煩惱心所作遠離於慈悲非衣服過如銅真金囊閫鍊始知雜斑惑諸凡夫愚者謂為真智者善分別如是金塗銅惡心弓箭故是以傷害我袈裟善寂服乃是惡心衆若善觀察者袈裟恒善服　爾時牸象甚懷瞋忿語象王言汝言大善我不能忍不隨爾語欲取彼人以解肢節菩薩象王語牸象言不治結使心則如是汝莫瞋恚作如是語不應於彼生於忿怒即說偈言　如人鬼入心癡狂毀罵醫醫師治於鬼不責病苦人結使亦如鬼無明所覆故能生貪瞋癡但當除煩惱何須責彼人若我成菩提名稱遍三界諂偽諸結使念定勤精進以滅於結使以智鉾鏡利斷絕彼諸使必當令乾竭燒滅使無餘我將來必當苦惱賊滅之　菩薩象王說是偈時牸象默然時諸群象咸皆來集菩薩象王作

是思惟彼諸象等得無傷害於彼人手作是念已向獵師所語彼獵人向我腹下我覆護汝彼諸象等既加傷害即遣諸象各家使去語獵師言汝所須者今隨汝取時彼獵師聞是語已作是思惟如我今者無有慈心不如彼象涕泣啼哭象王問言汝何故哭獵師荅言還悔故哭象王語言我恐諸象傷害汝故喚汝腹下非我身難押於汝耶荅言不也非身押我又復語言非此等象出於惡語觸惱於汝使汝哭耶荅言亦無惡言來惱於我乃以汝今有大慈悲道德之故我以惡心毒箭害汝汝乃以慈心恐畏諸象而見傷害覆我腹下我以此事追憶我心是故哭耳即說偈言　我今以毒箭傷害象王身汝以慈道德而用傷我心害心傷可愈今傷汝道德慈心瘡難復汝德如大海非說能使盡傷害汝命者安慰慈覆護若說而言之我形雖是人都無慈仁德豈有是處殘有劇於畜獸相貌如似人作惡劇畜生汝雖受獸身道德人中上形相雖非人道德乃是人　菩薩象王問獵師言汝速荅我汝以何事而來射我獵師荅言為王所使於汝身分少有所取非我自心來傷害汝象王荅言如有所須汝今疾取爾時象王即說偈言　汝欲有所須張手速受之諸發菩薩心一切無悋惜隨汝所須者悉當捨與汝須牙者與牙悉汝拔斷取我以濟救欲由此受是形一切我皆捨所須隨意取我為利已者速來至涅槃為諸衆生故三有中受身為諸種智故悲救以為因　獵師慙恥作如是言為王所使來取汝牙象王荅言隨汝意取勿生疑難獵師荅言我實不能拔取汝牙即說偈言　汝慈心普濟我畏彼慈大若拔汝牙者我手必墮落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汝若畏者當與汝拔作是語已以鼻啟牙牙根極深久乃拔出時彼象王血大流出即說偈言　拔牙處血出從髆血流下象王極福利其白如鉢頭拘物頭花等積聚為大聚時彼諸花聚白如象王身又似大石山白雪覆其上譬如高山頂赤水流來下　爾時象王苦痛戰掉尚自安慰時有一天即說偈言　心當堅安住莫為惡癡悶當觀苦惱衆云何可濟拔世界皆有死汝當為拯拔當持堅牢志莫生憂惱心天人阿脩羅乾闥婆夜叉滿於虛空中讚說未曾有天神作是言昔來經希有能為難苦事拔牙極大苦受痛於當今内心向菩提求於最勝果終無退轉意復有天神語彼天言如此菩提終無退轉復說偈言　知子拔牙苦悲念於地獄　時彼象王既拔牙已黙然而住爾時獵師作是思惟拔牙著地將無悔耶而不施我象王知念安慰其語即說偈言　牙如拘勿頭亦似白藕根六牙盡施汝諸牙中最上施汝使安樂小待我責心漸使苦痛息

使我於汝所得敬重信心欲使汝意謂我是極惡人殺盡讚歎汝偽詐不善具聽我荅汝意汝可作衆惡害心引利箭我皆忘不憶唯憶敬袈裟見之心敬信施者及受者有淨有不淨我今是施主意具於清淨待我斷理心使果報廣大乃當施於汝　爾時象王語獵師言此袈裟者是解脫幢由我尊重敬心視之以鼻擎牙授與獵師即說偈言　我今真實說牽箭射我身無有微恨心如惡報於汝是以實語因速疾證菩提度脫諸衆生如是諸苦惱　說是偈已即便以牙施與獵師以何因緣而引此喻過去無量百千身中常作如是難捨之施本作誓願欲成願果欲使諸有衆生所受苦惱使得本道欲使人解自守清淨心生信敬是故引此方喻　復次菩薩大人為諸衆生不惜身命我昔曾到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領群鹿其數五百於山食草爾時波羅捺城中鹿王名梵摩達時彼國王到雪山中遣人張圍圍彼雪山時諸鹿等盡墮圍中無可歸依得有脫處乃至無有一鹿可得脫者爾時鹿王其色璀駮如雜寶填而作是念作何方便使諸鹿等得免此難復作是念更無餘計唯直趣王作是念已逕詣王所時王見已勑其左右慎莫傷害聽恣使來時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遊戲殺諸群鹿用為歡樂勿為此事願王哀愍施捨群鹿莫令傷害王語鹿王我須鹿肉食鹿王荅言王若須肉我當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頓殺肉必臭敗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爾時菩薩鹿王語彼鹿王提婆達多言我今共爾日出一鹿供彼王食我於今日出送一鹿汝於明日復送一鹿共為言要迭互送鹿至於多時後於一時提婆達多鹿王出一特鹿懷妊垂產向提婆達多求哀請命而作是言我身今死不敢辭託須待我產供廚不恨時彼鹿王不聽其語汝今但至誰當代汝便生瞋忿時彼特鹿既被瞋責作是思惟彼之鹿王極為慈愍我當歸請脫免兒命作是念已往菩薩所前膝跪地向菩薩鹿王具以上事向彼鹿王而說偈言　我今無救護唯願濟拔我多有諸衆生我今獨怖速願垂哀憐愍拔濟我苦難我更無所恃唯來歸依汝汝常樂利益安樂諸衆生我今若就死兩命俱不全今願救我胎使得一全命　菩薩鹿王聞此偈已問彼鹿言為向汝王自陳說未特鹿荅言我以歸向不聽我語但見瞋責誰代汝者即說偈言　彼見瞋呵責無有救愍心見勑速往彼誰有代汝者我今歸依汝慈愍為體者是故應令我使得免一命　菩薩鹿王語彼鹿言汝莫憂惱隨汝意去我自思惟時鹿聞已踊躍歡喜還詣本群菩薩鹿王作是思惟若遣餘鹿當作是語我未應去云何遣我

作是念已心即開悟而說偈言　我今躬自當往詣彼王廚我於諸衆生誓願必當救我若以己身用貿彼獸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者身者正為救濟故護得代一命捨身猶草芥　說是偈已即集所領諸群鹿等我於汝等諸有不足聽我懺悔我欲捨汝以代他命欲向王廚爾時諸鹿聞是語已盡皆悲戀而作是言願王莫往我等代去鹿王答言我以立誓自當身去若遣汝等必生苦惱令我歡喜無有不悅即說偈言　不離欲捨身必當有生處我今為救彼捨身必轉勝我今如此身必當有敗壞今為救愍故便是法捨身得為法因者云何不歡喜　爾時諸鹿纏綿陳喩遣至疲極不能令彼使有止心時彼鹿王往詣王廚諸鹿衆群并提婆達多鹿群盡送鹿王向波羅㮈既出林已辭謝群鹿使還所止唯己一身詣王廚所時彼廚與見鹿王者即便織之往白於王稱彼鹿王自來詣廚王聞是語身自出來問鹿王所王告之言汝鹿盡耶云何自來鹿王答言由王擁護鹿倍衆多所以來者為一妊身牸鹿欲代其命身詣王廚即說偈言　意欲有所求不足滿其心我力所能辦若當不為者與木有何異設於生死中捨此臭織形當自空敗壞不為毫釐善此身心歸壞捨已他得全我為得大利　尒時梵摩達王聞是語已身毛皆豎即說偈言　我

是人形鹿汝是鹿形今具功德名人殘惡是畜生嗚呼有智者嗚呼有勇猛嗚呼能悲愍救濟衆生者汝作是忘形即是教示我汝今還歸去及諸群鹿等莫生怖畏想我今發誓願永更不復食一切諸鹿肉　尒時鹿王白王言王者矜愍自往詣彼群鹿所躬自安慰施與無畏王聞是語身自詣林到鹿群所施鹿無畏即說偈言　是我國界內一切諸羣鹿我以堅擁護慎莫生恐怖我今此林木及以諸泉池悉以施諸鹿更不聽殺害是故名此山即名施鹿林　嚏（音帝）（華系）捲手（上丘負反）勇悍（下音江）騂（吉特）鉀鏡（上章逆反下助衡反）劇（奇逆反）

復次善分別者乃至國土廣大諸事備足如具苦惱捨離而去我昔曾聞世尊昔為菩薩時作大國王貧窮乞匃有來索者一切皆與為苦厄者能作擁護為欲利益一切衆生智慧聰猛又處王位時鄰國王將諸軍衆欲來交戰時菩薩王作是思惟著五欲樂不能調心六根難滿衆具既多復須斷理而擁護之為此衆具生於鬬諍願捨此事不應鬬諍我應更修集隨身勝法即說偈言　於善觀察時智者應分別為事不思慮後悔無所及　觀察是非必知所在復說偈言　欲如執草炬亦如衆肉摘著欲必傷毀害及於二世智者應遠離國土衆具等如此衆具等終歸必捨棄寧今受終苦願莫於後世受此久長苦計我今勢力堪任摧伏彼現在明證果報譽歎美善復受苦傷害雖知已有能領當護於彼若當不護彼彼必傷害身　作是念已逃避入林有一老婆羅門迷失道路到彼林間菩薩問言汝以何故來至此林婆羅門言我欲見王菩薩問言何故見王婆羅門言我今貧困又多債負聞王好施故來乞索用以償債遠離貧苦更無所歸唯望王恩拯救於我菩薩語言汝並歸去此間無王何所歸誠婆羅門聞是語已迷悶躃地尒時菩薩既見之已深生憐愍作是念已即說偈言　我以護他故難捨盡棄捨我今棄捨已當以何物與吾今為斯人當捨己身命　說是偈已即時扶接婆羅門起而告之曰汝莫愁怖吾當令汝得於財利時婆羅門聞是語已心生喜悅菩薩即時用草作索作索已訖與婆羅門一切施者我身即是而說偈言　彼王來得我心意終不安汝應以此繩繫縛於我將至彼王所令彼王歡喜當施汝珍寶金銀諸財物汝可得大富彼王復歡喜生者必有死壽命會當盡為救苦厄故雖復丧身命智者為此死名之為瓔珞　尒時婆羅門聞是語已甚大歡喜即時以索縛此菩薩將詣彼王王既見已向婆羅門而說偈言　此為是何人身色如金山威光甚赫弈猶日照世間面目極端嚴觀者無不悅如

斯福德者應作大施主今日被拘執苦厄乃如是我坐師子座極為可慙恥彼應處王位非我之所宜我之不調順不應處此坐　時婆羅門聞是偈已白大王言此是王怨王問婆羅門誰縛此人婆羅門言此實我縛王言斯人不應為汝所縛汝為妄語即說偈言　彼如大通象身力甚強壯汝今體羸劣又無兵衆力云何能縛彼此事不可信汝可真實說勿作虛妄言　時婆羅門具陳上事而說偈言　見我失所望彼人便自縛彼以悲愍縛欲以救濟我如是善丈夫名稱遍十方猶如然庭燎普照於一切不善人愚癡滅彼使無餘庭燎熾然時能滅令無遺　尒時大王聞是語已即便驚起合掌而言善哉善哉真善丈夫汝為救他作如是事即說偈言　所言大王者號名曰羅闍利益於世間是故名羅闍汝今應為王護持於大地唯願今聽我懺悔諸罪咎我實是嬰愚輕躁無智者汝可還為王我捨此國去汝能令衆生一切得安樂餘人悉作王過惱諸世間　即立彼王還歸所止　復次作淨福業應設供養是故應當勤修福業我昔曾聞石室國王名象捨騎舉國人民共設佛會有一婦人於窻牖中闚看世尊尒時彼王見女端正即解珠瓔遣傍侍臣送與彼婦時王左右即白王言彼婦女者是國中婦王若愛念直往喚取何須與珠人脫怯笑王聞

是語以手掩耳作如是言咄哉大悲云何乃以此言使聞我耳即說偈言

作是呪誓言設我有異心使我成大惡我不以染著以珠與彼女聽我說意故業為自在主最勝業者說此無宰主作唯是業所造心作於宰主善業佛所歎如是之妙色更無宰我主唯是善業作善業我應歡惡業我應離過去作善業果報於今現我以於珠貫衆寶雜莊嚴纓懸多邏羅珠貫白如雪我為宿功德不為著色欲若知善惡業云何復著色雖遠尚不視況當有染著寧當飢渴死不為非法貪寧當入火聚不為姧邪事我如有愛著今身若後身受苦極無量

復次若有善業自然力故受好業報雖有國王業獲之力不如業力所獲善報是故應當修於善業我昔曾聞憂悅伽王於晝睡眠有二內官一在頭前一在脚底持扇捉拂共作論議我等今者為王所念為以何事一則自稱是我業力一則自稱我因王力由是之故奉給於王時彼二人歡聞聽法並解議論即說偈言

如牛度水導正從亦正人王立正法從者亦如是

時彼二人面競理故其聲轉高一作是言我依王活第二者言我依業力王聞是聲即使睡悟而問之言何故高聲王又聞彼二人諍理雖復明知未我斷見獲黨已者王心不悅即便向彼稱業力者說偈問言

依於我國住自稱是業力我今試看汝為是誰力耶

說是偈已往夫人所語夫人言今當遣人來到汝邊汝好莊嚴如帝釋幢夫人荅言當奉王教時王以滿桃漿與彼依王活者送與夫人既遣之已作是思惟稱業力者今應當悔作如是語作是念已未久之間彼業力者著好衣服來至王邊王見之已甚大生恠即說偈言

我為自錯誤與彼殘漿耶為是彼業力強奪此將去或能與親厚與彼使將去或是夫人賸奪此與彼乎或能我遣誤而與於彼耶或能彼幻我使我錯亂乎

說是偈已問彼人言好實語我汝恃業力我故不遣汝云何得彼人白王以業力得即以事狀具向王說此人奉使既出門已卒尒鼻衄即以此漿與我使送到夫人邊得是衣服王聞是已即說偈言

業報如影響亦如彼莊嚴彼言自業力此語信不虛以聽法力故言說今於理彼稱業力者斯言定有驗我多於己負彼憑業力勝佛說業力強此語信真實佛為善御乘業力為善哉能壞王者力十方佛世尊亦說隨業力汝今倚業力用自莊嚴身割絕於我力

復次雖與智者共為離部猶能利益是故智人雖與為離常應親近我昔曾聞摩突羅國有婆羅門聰明智慧不信佛法亦不親近諸比丘等共餘婆羅門先有關諍以瞋恚故詣僧坊中詐為妄語作如是言集婆羅門明日於舍設諸供具當作大會請

諸比丘欲令比丘明晨往至其家不得飲食令彼惡名過於世界時諸比丘於其晨朝往詣其家語守門人汝家主人請我飲食汝可往白時守門者入白主人今者門外有諸比丘云大家請故來相造主人聞已作是思惟何因緣故有如是事復作是念彼婆羅門與我為怨故為是事今雖瞋中識色極大遣人市具供諸比丘作是念已即時遣人喚諸比丘入舍就坐設種種食而以供養比丘食訖語檀越言汝今小坐比丘之法食訖應為檀越說法汝雖不信佛法應尒時彼主人即取小牀上座前坐為說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欲為不淨出世為樂乃至為說四真諦法此婆羅門已於過去種諸善根即於座上見四真諦得須陀洹而說偈言

咄哉愚癡力能害於正見愚者不分別實作非實想我今得勝利分別識三寶真實是我寶佛法及聖衆我已諦觀了得閉三惡道釋梵諸天等所不能獲得我今具獲得今此婆羅門即名為梵天今當得趣向解脫不死方我今始獲得婆羅門勝法我本姓輸都今日真輸都今日使獲得勝妙比陀法我今得無漏出過諸比陀我今真實是祠祀大福田我當勤大祠不能善分別可祠不可祠從今日已去當供天中天多陀阿伽陀略說而言之今日始得利獲得人身果從今日已往當隨佛所教終更不求請其餘諸天神我今歸命禮宿世厭惡根曾修法向法獲今其果利親近善知識法利自然成我若不親近大悲弟子者求當墮邪見輪迴三惡道若無婆羅門為我怨讎者亦不得親近如此之聖衆由彼瞋恚故令我得是法味相似惡友實是善知識恩過於父母及以諸親戚由此婆羅門請僧至我家降注於甘雨善牙悉得生法雨甚潤澤還我心埃塵埃塵既不起得見真實法是故世間說因惡得財賄自惟得大利即受三歸依於彼婆羅門大設諸餚饍

復次若人精誠以財布施如華獲時業以知是事應至心施我昔曾聞罽賓國人夫婦共在草敷上卧於天欲明善思覺生作是思惟此國中人無量百千皆悉修福供養衆僧我等貧窮值此寶渚不持少寶至後世者我等衰苦則為無窮我今無福將來苦長作是念已悲吟嘆息展轉哀泣淚墮婦臂尒時其婦尋問夫言以何事故不樂乃尒即說偈言

何故極悲慘數數而嘆息雨淚沾我臂猶如以水澆

尒時其夫說偈荅曰

我無微末善可持至後世思惟此事已是故自悲嘆世有良福田我無善種子今身若後身飢窮甚難計先身不種子今世極貧窮今者不作者將來亦無果

尒時其婦聞是偈已語其夫言汝莫愁憂我屬於汝汝於我身有自在力若賣我身可得錢財滿汝心願尒時其夫聞婦此言心生

歡喜顏貌怡悅語其婦言若無汝者我不能活即說偈言　我身與汝身猶如彼鴛鴦可共供賫身得財用修福　尒時夫婦二人詣長者家作如是言可貸我金一月之後若不得者我等二人當鬻於汝一月之後我必不能得金相償分為奴婢一月之中可供養諸比丘僧尒時長者即便與金既得金已自相謂言我等可於雞越寺中供養衆僧婦聞夫言為用何日答言十五日又問何故十五日尒時其夫以偈答言　世間十五日拘毗等天王案行於世間是佛之所說欲使人天知是故十五日　尒時夫婦二人竭力營造至十三日食具悉備送置寺上白知事人言唯願大德明十五日勿令衆僧有出外者當受我請彼知事人答言可尒於十四日夫婦二人在寺中宿自相勸喻而說偈言　吾喻自己身慎勿辭疲勞汝今得自在應當盡力作後為他所策作用不自在徒受衆勞苦無有毫釐利　說此偈已夫婦通夜不暫眠息所設餚饍至明悉辦夫語婦言善哉我曹所作已辦心願滿足得是好日貿此一身於百千身常蒙豐足時有小國王擬設飲食復來至寺而作是言願諸僧等受我供養知事人言我等諸僧先受他請更覓餘日時彼小王慇懃啓白我今以衆務所逼願受我請尒時諸僧嘿然無對尒時國主語彼夫婦言我今日打揵椎汝所造

食當酬汝直時夫婦已聞此語向彼國主五體投地而白之言我之夫婦窮無所有自賣己身以設供具竟宿造供擬設已辦唯於今日自在供養若至明日為他策使不得自由願王垂矜莫奪我日即說偈言　夫婦如鴛鴦供設既已辦願必見憶念明當屬他去夫婦各異策更無脩福期如是自賣身乃為修善故　時彼國王具聞斯事讚言善哉即說偈言　汝善解佛教明了識因果能用虛偽身易於堅財命汝勿懷恐怖諦聽汝所願我為憐愍汝以財償汝償汝令自苦身終大獲利樂　尒時國王說此偈已聽彼夫婦供養衆僧即以財物為彼夫婦酬他價直又給夫婦自營產業現受此報無所乏少　復次至心持戒乃至沒命得現果報我昔曾聞難提跋提城有優婆塞兄弟二人並持五戒其弟尒時卒患骨痛氣將欲絕時醫診之合新殺狗肉并使服酒所患必除病者白言其狗肉者為可於市買索食之飲酒之事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服於酒其兄見弟極為困急賫酒語弟捨戒服酒以療其疾弟白兄言我雖病患願捨身命終不犯戒而飲此酒即說偈言　恠哉臨命終破我戒瓔珞以戒莊嚴身不須積莂具人身既難得遭值戒復難願捨百千命不毀破禁戒無量百千劫時乃值遇戒閻浮世界中人身極難得雖復得人身值正法倍難時復值法寶愚者不知取善能分別者此事亦復難戒寶入我手云何復欲奪乃是怨憎者非我之所親　兄聞偈已答其弟言我以親故不為沮壞弟白兄言非為親愛乃是殘賊即說偈言　我欲向勝處毀戒令墮墜損我乃如是云何名親愛我勤習戒根乃欲見劫奪所持五戒中酒戒最為重今欲經毀我不得名為親　兄問弟言云何以酒為戒根本弟即說偈以答兄言　若於禁戒中不盡心護持便為還大惡草頭有酒滴尚不敢探觸以是故我知酒是惡道因在家修多羅說酒之惡報唯佛能別知誰有能測量佛說身口意三業之惡行唯酒為根本復墮惡行中往昔優婆塞以酒因緣故遂毀餘四戒是名惡行數復名五大施亦是五無畏酒為放逸根不飲關惡道能獲信樂心夫性能捨財首羅聞佛說能獲無量益我都無異意而欲毀犯者略說而言之寧捨百千命不毀犯佛教寧使身乾枯終不飲此酒假設犯毀戒壽命百千年不如護禁戒即時身命滅決定能使差我猶故不飲況今不定知為差為不差作是決定心心生大歡喜即獲見真諦所患即消除　復次若信佛語於諸外論猶如聾愚顛狂所說是故勤學佛法語論我昔曾聞有一國名釋伽羅其王名盧頭陀摩彼王數數詣寺聽法時彼法師說酒過失尒時王難為出法師言若施他酒

得狂癡者今飲酒亦多無狂癡報時法師指示外道等其王見已善哉善哉時有外道自相議言彼說法者無所知見空指而已王為法師已又不解空稱善哉不能開解而答此問然此衆中亦有大聰明勝人何故不答王即說偈言　法師有聰辯善能答此義憐愍汝等故護惜而不說　諸外道言王此為法師橫為通道理王言我之所解更有異趣尒時王語法師言向所解義今可顯說法師答言我向以指外道者以諸外道各生異見有顛倒心是故名為癡狂之人即說偈言　不必鬼入身名為顛狂者邪見夜叉心是為說顛狂狂癡之過失不知解其事汝等有狂過一切種智說汝還種智語隨逐於邪見現見於神變彼大仙所尋出過其禁限顛狂先已成云何使我說百千種狂因何故分別說投淵及赴火自墜於高巖捨棄於施戒邊達邪狂惻不修於正行狂惑墮巖火貴鹽壞淨行飲觸恒河水是名立正行失淨及得失有何因義趣貴肉衆惡集三種神足變除此三種變更亦有神變唯有二六法離此別無我現見仙神變更見十三法如是顛狂事其數乃有百現見投淵火自墜於高巖以此欲生天此但是邪見戒施善調心即是生天因貴鹽壞善行觸河除諸惡貴鹽有大惡觸河有大善如是有何義得名為善惡婆羅門貴肉即獲於失法捉刀

亦失法若復貪於肉滿三十六斤歐懷婆羅門羅差及食家皆名為失法見羅差耆婆二俱成過患貪肉成殺生羊稲俱有命食稲不成殺羊稲俱應食何故食於稲而不食於羊汝諸言自殺終不得生天墮巖殺湖水復言得生天殺已言有罪餧養己身者何故不得福觀察不順理皆是愚癡例以是因緣故名汝等為狂此即是愚癡羅刹之斷網是故說汝等成說顛狂法此即是與酒飲酒之因果瞋恚是癡因瞋恚而黑澗能令顏色變以是因緣故瞋爲瘦黑因飲酒亦邑濁此二俱能瘦目連見餓鬼汝先自飲酒亦教人飲酒說言無罪報是故今現在已獲餓鬼身華報已如是果報方在後　諸婆羅門聞是語時多有外道即時出家　復次善分別敬功德不期於門族我昔曾聞花氏城中有二王子逃走歸投末投羅國時彼國中有一內官字拔羅婆爲附儒國主供養衆僧手自行食衆僧食已遣人斂草上殘食持詣宮中向食作禮然後乃食餘者分張與所親愛食彼殘食能破我惡是故先取食之授與二王子王子食已心惡賤故出外即吐而作是言出家之人種種雜姓我等今者食其殘食食已吐棄然後除過時附儒主聞是事已作如是言此二嬰愚極無所知即說偈言　得此餘食者智者除過惡彼生疑嫌是名為嬰愚佛法觀察食外道觀悉無沙門觀察食能除煩惱障餘食牟尼觸應當頂戴敬手捉殘食已水洗已除過　附儒主復日更不與殘食時左右人問言何故不分食與二王子即說偈言　彼之不知解沙門所食餘自恃種族故觸之言不淨不生歡喜心是故我不與不識沙門姓不食於彼食不識我種姓不應食我食沙門處處生不如我種族我不如沙門復不食我食爲言無種姓亦無有年歲如馬無種族內官亦如是內官處處來無有定方所唯觀我富貴不看我種姓但見富貴故使食我殘食不食沙門食是名爲嬰愚沙門心自在具足七種財不食沙門食而食我餘者猶如疑牛井不見有是處見我有勢力王者之所念使食我餘食甘蔗種中生輸頭王太子如是種族來可不勝我耶彼之勝智者不取其種姓唯取其德行種族作諸惡亦名為下賤具戒有智慧是名為尊貴　時二王子聞此語已而作是言汝示正道即是我父自今以往我承所誨即說偈言　汝今說種姓殊為非法語因行無有定知解無定方語議正解了不名為邊語如汝之所解即是貴種族　復次若欲觀察知佛神變覲詣塔寺供養佛塔我昔曾聞阿梨車毗伽國於彼城門有佛髮爪塔近有尼俱陀樹邊有井水時婆羅門而白王言若遊行時見於彼塔是沙門塚破王福德王是大地作一蓋主宜除

此塔時王信婆羅門語故即勅臣下令速刬此塔明日我出時勿令復見時彼城神與諸氏衆皆悉悲涕時諸優婆夷施設供養又然燈者作如是語我等今者是最後供養有優婆塞抱塔悲泣即說偈言　我今最後抱汝之基塔足猶如須彌側今日皆破傷十力世尊塔於今遂破滅我若有過失聽我使懺悔衆生更不見佛之所作業　尒時諸優婆塞作如是言我等今者可還歸家不忍能看人壞此塔時王復自遣人持鍬欲除往到具所塔樹盡無即說偈言　嗚呼甚可怪衆賊大出聚猶如海濤波不見十力塔尼拘陀及井莫知其所在諸婆羅門等深心生慙愧彼王聞是已生於希有想時王作是念誰將此塔去即自往詣塔莫知其所在　尒時彼王遣千餘人乘象馳馬四散推覓時有老母在於道傍見彼諸人行來速疾即問之言何爲乃尒諸人答言推覓塔樹彼老母言我向於道見希有事有塔飛空井尼俱陀不憶其井見諸人等首戴天冠頭垂華鬘身著諸華持塔而去我見去時生希有想指示去處諸人聞已具以事狀還白於王王聞歡喜即說偈言　彼塔自飛去爲向天上耶我今心信敬極生大歡喜若我破此塔當墮於地獄　尒時王即向彼塔處大設供養此塔即今名曰自移塔及樹井離毗伽城三十里住　復次佛塔有大威神是故宜應供養佛塔我昔曾聞哩叉尸羅國彼有塔寺波斯匿王以薪火燒之佛復安一根朽壞却之時彼國王名拘沙陀耶有一比丘求請彼王我今爲塔作根願王聽取有大樹者王莫護惜王即語言除我宮內所有樹木餘樹悉取得王教已諸比丘等處處求覓於一村邊有大池水上有大樹名攝首伽樹龍所護持近惡龍故人無敢觸其樹極大若復有人取枝葉者龍能殺之以是之故人無敢近有人語言彼有大樹時比丘即將諸人賷持斧器欲往斫伐時復有人語比丘言此龍極惡比丘語言我為佛事不畏惡龍時有奉事婆羅門語比丘言彼龍極惡若伐此樹多所傷害莫斫破此樹婆羅門即說偈言　汝不聞彼威慳貪故作惡而解脫一切汝當憶此事常應自擁護莫爲此樹故自致於傷害　比丘復說偈言　汝爲毒龍故而自生貢高我依人中龍持彼亦自高觀汝乃爲勝如是我得勢令使衆人見我爲敬佛故今當捨身命諸毒龍衆中汝爲作龍王生大恭敬想佛爲柔調寂及是衆中王我今亦恭敬如來婆伽婆誰能降毒龍而爲弟子者　爾時比丘共婆羅門各競道理遂共鬬諍于時比丘即伐其樹亦無雲雷變異之相時婆羅門觀斯事已而說偈言　先若取枝葉雲起雷霹靂汝爲咒所化爲死至後世　彼時婆羅門說是偈已即便

睡眠夢見毒龍向己說偈　汝莫起瞋恚此名見供養非為輕毀我吾身自負塔況樹作塔根而我能護惜十方世尊塔我當云何護此林自生樹而為佛塔故如是自生樹云何得戀惜更有餘因緣今當說善聽我亦無勢力德叉迦龍王自來取此樹我云何能護伊羅鉢龍王及以毗沙門自來至此我有何勢力而能拒捍彼威德天龍等如來現在世及以滅度後造立塔廟者此二等無異諸有得道者人天及夜叉名稱遍十方世界無倫匹如此名聞故塔根懸寶鈴其音甚和雅遠近悉聞知　時婆羅門聞是偈故從睡眠寤即便出家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羌老母背負酥瓶在路中行見菴摩勒樹即食其果食已還渴尋時赴井乞水欲飲時汲水者即便與水以先食菴摩勒果之勢力故謂水甜美味如石蜜語彼人言我以酥瓶易汝瓶水爾時汲水人即隨其言與一瓶水老母得已負還歸家即至其舍先所食菴摩羅勢力已盡取而飲之唯有水味更無異味即聚親屬咸令嘗之皆言是水有朽敗爛繩汁泥臭穢而極為可惡汝今何故持來至此既聞斯語自取飲嘗深生悔恨我何以故乃以好酥貿此臭水一切眾生凡夫之人亦復如是以愚無智故以未來世功德酥瓶貿易臭穢四顛倒瓶謂之為好於後乃知非是真實深生悔恨咄哉何為以功德

酥瓶貿易顛倒臭穢之水而說偈言　咄哉我何為以三業淨行貿易著諸有如以淨好酥貿彼臭惡水以食菴摩勒舌倒不覺味臭水為甘露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長者婦為姑所瞋走入林中自欲刑戮既不能得尋時上樹以自隱身樹下有池影現水中時有婢使擔瓶取水見水中影謂為是己有作如是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此何故為他持瓶取水即打瓶破還至家中語大家言我今面貌端正如是何故使我擔瓶取水于時大家作如是言此婢或為鬼魅所著故作是事更與一瓶詣池取水猶見其影復打瓶破時長者婦在於樹上見斯事已即便微笑婢見影笑即自覺寤仰而視之見有婦女在樹上微笑端正女人衣服非己方生慚恥以何因緣而說此喻為於倒見愚惑之眾譬如薝蔔油香用塗頂髮愚惑不解我頂出是香即說偈言　末香以塗身并熏衣瓔珞倒惑心亦爾謂從己身出如彼醜陋婢見影謂己有　復次猫生兒以小漸大猫兒問母當何所食母答兒言人自教汝夜至他家隱覆器間有人見已而相約勅酥乳肉等極好覆蓋雞雛高舉莫使猫食猫兒即知雞酥乳酪皆是我食以何因緣說如此喻佛成三藐三菩提道十力具足心願已滿以大悲心多所饒接爾時世尊作如是念言當以何法而化度之大悲答言一切眾生心行

顛見以他心智觀察煩惱一切諸行貪欲瞋恚愚癡之等長夜增長常想樂想我想靜想展轉相承作如是說不能增長無常苦空無我之法是故如來知此事已為眾生說諸倒見對治如來說法微妙甚深難解難入謂道解說云何而能為諸眾生說如斯法以諸眾生有倒見想觀察知已隨其所應為說法要眾生自有若干種行是故知如來說對治法破除顛倒如為猫兒覆內酥乳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施設石柱極為高大除去梯隥麤盧繩索置彼工匠在於柱頭何以故彼若存活或更餘處造立石柱使勝於此時彼石匠親族宗眷於其夜中集聚柱邊而語之言汝今云何可得下耶爾時石匠多諸方便即擿衣縷垂二縷綫至於柱下其諸宗眷尋以麤綫繫彼衣縷匠即挽取既至於上手捉麤綫語諸親族汝等今者更可繫著小麤繩索彼諸親族即隨其語如是展轉最後得繫麤大繩索爾時石匠尋繩來下言石柱者喻於生死梯隥麤盧喻過去佛已滅之言親族者喻聲聞眾言衣縷者喻過去佛定之與慧言擿衣者喻觀欲過出味等法縷從上下者喻於信心繫麤縷者喻近善友得於多聞細繩者多聞縷復緣持戒縷持戒縷懸禪定縷禪定縷懸智慧繩以是麤繩堅牢繫者喻縛生死從上來下者喻下生死柱　以信為縷綫多聞及持戒

猶如彼麤縷戒定為小繩智慧為麤繩生死柱下來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中王嗣欲絕時有王種先入山林學道求仙即彊將來立以為王從數卧具人索於衣服及以飲食時數卧具人而白王言各有所典王於今者不應事事盡隨我索我唯知數卧具事洗浴衣食悉更有人非我所當以此喻可知一切諸業如王數卧具人各有所典業亦如是各各不同色無病財物可愛智等諸業各各別異有業得無病有業能得端正色力如彼仙人從數卧具人索種種物終不可得若生上族不必財富諸業受報各各差別不以一業得種種報若作端正業則得端正色力財富應從餘事索是故智者應當修習種種淨業得種種報　無病色種族智能各異因如彼仙人王責備數數者　復次我昔曾聞有一國王多養好馬會有隣王與共鬭戰知此國王有好馬故即便退散爾時國王作是思惟我先養馬規擬敵國今皆退散養馬何為當以此馬用給人力令馬不損於人有益作是念已即勅有司令諸馬群分布與人常使用磨經歷多年其後隣國復來侵境即勅取馬共彼鬭戰馬用磨故旋轉而行不肯前進設加杖捶亦不肯行眾生亦爾若得解脫必由於心謂受五欲後得解脫死敵既至心意戀著五欲之樂不能真進得解脫果即說偈言智慧宜調心勿

令著五欲本不調心故臨終生愛戀心既不調順云何得寂靜心常耽五欲迷荒不能覺如馬不習戰對戰而退行　復次曾聞有一國王身遇疾患國中諸醫都不能治時有良醫從遠處來治王病差王大歡喜作是思惟我今得醫力事須厚報作是念已微遣侍臣多賫財物詣於彼醫所住之處爲造屋宅養生之具人民田宅象馬牛羊奴婢僕使一切資產無不備具所造既辦王便遣醫使還其家時彼遠醫見王目前交無所遣空手遠歸甚懷悵恨既將至家道逢牛羊象馬都所不識問是誰許並皆稱是彼醫名是彼醫牛馬遂到家已見其屋舍莊麗嚴飾牀帳氍毹毾㲪金銀器物其婦瓔珞種種衣服時醫見已甚生驚愕猶如天宮問其婦言如此盛事爲何所得婦答夫言汝何不知由汝爲彼國王治病差故王報汝恩夫聞是已深生歡喜作是念言王極有德知恩報恩過我本望由我意短初來之時以無所得情用悵然以此爲喻義體今當說醫喻諸善業王無所與喻未得現報身無所得如彼醫者交不見物謂無所得心生悵恨如彼今身修善見未得報心生悵恨我無得既得至家者猶如捨身向於後世見牛羊象馬群如至中陰身見種種好相方作是念由我修善見是好報必得生天既至天上喻到家中見種種盛事方於王所生敬重心知是報恩者檀越施主得生天已方知施戒定如此報始知佛語誠實不虛修少善業獲無量報即說偈言　施未見報時心意有疑悔以爲徒疲勞終竟無所得既得生中陰如見善相貌如醫到家已方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有二女人俱得菴羅果其一女人食不留子有一女人食果留子其留子者覺彼果美於良好田下種著中以時溉灌大得好果如彼世人爲善根本多修善業後獲果報合子食者亦復如人不識善業竟不修造無所獲得方生悔恨即說偈言　如似得果食竟不留種子後見他食果方生於悔恨亦如彼女人種子種得果後生大歡喜　復次曾聞往昔有比丘名須彌羅善能戲笑與一國王諠譁歡悅稱適王意爾時比丘即從乞地欲立僧坊王語比丘汝可疾走不得休息盡所極處爾許之地悉當相與爾時比丘更整衣服即便疾走雖復疲乏以貪地故猶不止住後轉疲極不能前進即便卧地宛轉而行須臾復乏即以一杖逆擲使去作如是言盡此杖處悉是我地已說譬喻相應之義我今當說如須彌羅爲取地故雖乏不止佛亦如是爲欲救濟一切衆生作是思惟云何當令一切衆生得人天樂及以解脫如須彌羅走不休息佛婆伽婆亦復如是爲優樓頻螺迦葉鴦掘摩羅如是等人悉令調伏有諸衆生可化度者如來爾時即

往化度如須彌羅既疲乏已即使卧地宛轉佛亦如是度諸衆生既已疲苦以此陰身於娑羅雙樹倚息而卧如迦尸迦樹斫伐其根悉皆墮落唯在雙樹倚身而卧猶故不捨精進之心度拘尸羅諸力士等及須跋陀羅如須彌羅爲得地故擲杖使去佛亦如是入涅槃時爲濟衆生故碎身舍利八斛四斗利益衆生所碎舍利雖復微小如芥子等所至之處人所供養與佛無異能使衆生得於涅槃即說偈言　如來躬自度優樓頻螺等眷屬及徒黨優伽鴦掘魔精進禪度力最後倚卧時猶度諸力士須跋陀羅等欲爲濟極故布散諸舍利乃至遺法滅皆是供養我如彼須彌羅擲杖使來去　復次我昔曾聞罽叉尸羅國有博羅吁羅村有一估客名稱伽拔吒作僧伽藍如今現在稱伽拔吒先是長者子居室素富後因衰耗遂至貧窮其宗親眷屬盡皆輕慢不以爲人心懷憂惱遂棄家去共諸伴黨至大秦國大得財寶還歸本國時諸宗親聞是事已各設飲食香花伎樂於路往迎時稱伽拔吒身著微服在伴前行先以貧賤年歲又少復得財寶其年轉老諸親迎者並皆不識而問之言稱伽拔吒爲何所在尋即語言今猶在後至大伴中而復問言稱伽拔吒爲何所在諸伴語言在前去者即是其人時宗親往到其所而語之言汝是稱伽拔吒云何語我乃云在後稱伽拔吒語諸宗親言稱伽拔吒非我身是乃在伴中驢駝駄上所以然者我身頃來宗親輕賤初不與語聞有財寶乃復見迎由是之故在後駄上宗親語言汝道何事不解汝語稱伽拔吒即答之言我貧窮時共汝等語不見酬對見我今者多諸財寶乃設供具來迎逆我乃爲財來不爲我身發此喻者喻如世尊稱伽拔吒爲得財物鄉曲宗眷設供來迎佛亦如是既得成佛人天鬼神諸龍王等悉來供養非來供養乃供養作佛功德我未得道時無功德時諸衆生等不共我語況復供養是故當知供養功德不供養我雖復廣得一切諸天人等之所供養亦無增減以觀察故人天阿脩羅夜叉乾闥婆如是等諸衆亦廣設供養佛無歡喜心以善觀察故是供諸功德非爲供養我如　伽拔吒指示諸眷屬稱己在後者其喻亦如是　肉摶（上作團）齮（居宜反）闐（顛填反）鼻衄（下姝育切）診（之忍反）棖觸（上宅耕反）鍬（七遙反）綫（思箭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

永樂大典　卷一五八七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儀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新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三　九震

論（十住毗婆沙論三）

分別布施品之餘　總相別相施。皆悉能迴向。是菩薩能以二種施。能知二種迴向。一為總相。二為別相。總相迴向者。有所施皆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別相施者。如布施果報中說。復次總相迴向者。為安樂利益一切衆生。別相迴向者。無信衆生。令得信故。破戒者得持戒故。少聞者得多聞故。懈怠者得精進故。散亂心者得禪定故。愚癡衆生得智慧故。慳者得捨心故。如是等種種別相。復次總相迴向者。以六波羅蜜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別相迴向者。施外物時願諸衆生得大最樂。丈夫節布施時願諸衆生具足佛身。問曰。布施有幾種迴向。幾種不迴向。答曰。一為淨四事迴向。三種不迴向。菩薩布施為清淨四事故迴向。三種不迴向。不為得王故迴向。不為得歡樂故迴向。不為得聲聞辟支佛地故迴向。不為得王故迴向者。遮王則并遮一切貴人。力勢自在者。不為得歡樂迴向者。除上貴人。餘受富樂五欲自娛者。不為得聲聞辟支佛迴向者。遮因小乘入

無餘涅槃。令得安住大乘。又後乃得無餘涅槃。為四淨迴向者。菩薩所施為清淨佛土故迴向。為清淨菩提故迴向。為清淨教化衆生故迴向。為淨薩婆若故迴向。菩薩應如是方便迴向。無令布施損減。使得勢力。問曰。以何法令布施損減。以何法令布施增益。答曰。若施不迴向。亦無有方便。求生於下處。親近惡知識。如是布施者。是則為損減。若布施不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逐世間樂故。求生下處。無有方便。能出布施禪定果報自在。所生親近障礙大乘知識。以是四法。則布施損減。離四施得增。又應三心施。菩提順佛語。亦不求果報。　離此四法布施。則得增益。一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有方便迴向。三求法王處。四親近善知識。又應以三法心而行布施。一者憐愍一切衆生故。以菩提心行施。二者不違佛法而行布施。三者不求果報而行布施。復次菩薩為得三法故。行布施。一者佛法。二者說法。三者令諸衆生住無上樂。又欲求二法行布施者。一者大富。二者具足檀波羅蜜。何以故。若菩薩大富。則離貧苦。不取他財。不求息利。無有債主。不憂償債。多財富足。能自衣食。有能惠施。利益親族。及善知識眷屬。安樂。其家豐饒。常如節會。心常歡悅。能大施與。眷屬不輕。人所敬仰。言皆信受。衆所依附。人來師仰。入衆無畏。常好洗浴。名香塗身。著好新

於具足莊嚴。見諸好色。聽好音聲。聞諸妙香。常食最上美味。細觸怨賊難壞。善知識歡喜。是於人身得善果報。人所欽慕。常稱言善。忘其醜惡。雖生下賤。有大人相。雖無巧言。成巧言者。雖不多聞。成多聞者。雖少智慧。成智慧者。若先端正。倍復殊勝。若先大家。倍復尊貴。若先巧言。倍復巧言。若先多聞。倍復多聞。若先智慧。倍復有智。所可坐臥。貴價寶牀。寤寐安隱。侍衛具足。衆寶爲舍。極意遊戲。其身貴重。須諸經書。應意即得。勢位隨意。親近王易。諸貴貴人。所念諸醫自往。常有親信消息所宜。有疾輕微。若病易差。遠離今世後世怖畏。畢竟永離不活怖畏。常有救護。多有人衆。諸親近者。自謂多福。爲開意者。深自欣慶。有少施恩。得大酬報。若加小惡。得大殃禍。族姓女人。少年端正。具足莊嚴。自求給侍。諸有諸利悉來歸己。若作惡事。事轉輕微。少有施作。即獲大利。多善知識。怨憎轉少。蛇蚖毒藥。杖逆惡人。如是等事。不得妄近。諸愛敬事。皆悉歸趣。若獲利時。衆人代喜。若有衰惱。人皆憂慼。衆共示導。說以善告。令遠非法。安住善法。所施業大。見莫不歡。若與同心。則以爲足。不期世間富貴榮利。假使居位。人思匡助。除其衰惱。見他富貴。無所希尚。人詠其德。不揚其過。離小人名。得大人號。無不足色。視他顏貌。不作矯異。若作婆羅門。於天寺中。大獲果報。讚諸經書。得其實利。得而能施。若是刹利。所習成就。善射音聲。善能貫練。治世典籍。能得果報。若是田舍。播植如意。若是商賈。能獲其利。若是首陀羅。所作事業。多得如意。問曰。汝先說菩薩不以求果報心施。又復不爲豪貴故施。而今說求大富故布施。是語得無自相違。答曰。不相違也。若自爲身求富受樂。是故說不應求富。今說求富但爲利益衆生。是故說爲欲大施故求富。不爲身己求富受樂。是則果中說因。若菩薩不得富。雖信樂布施。無財可與。是故汝不應作難。復次斷二法故。應行布施。何等爲二。一者慳。二者貪。此二法最爲施垢。又得二法故行布施。所謂盡智。無生智。又增益三種慧。一者自利慧。二者本慧。三者多聞慧。有人言增長二法故。應行施。一善。二慧。略說菩薩應行四種施。攝一切善法。一者等心施。二者無對施。三者迴向菩提施。四者具足善寂滅心施。菩薩如是。具檀波羅蜜故。勤行財施。

分別法施品第十三

菩薩於財施應如是修學。又應修學法施。如說。衆施法施最。智者應修行。一切布施中。第一最上最妙。所謂法施。是施智者所應行。問曰。何故但言智者應行法施。答曰。不智者若行法施。即說黑論。說黑論故。自失利。亦失他利。問曰。何謂黑論。答曰。佛欲滅度時。告阿難從今日後。依修多羅。莫依人。阿難云何名依修多羅。不依人。有比丘來作是言。我現從佛聞。現從佛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檢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是法或非佛所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卻。復有比丘。來作是言。彼住處有大衆。有明經上座。善說戒律。我現從彼聞。現從彼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檢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長老彼比丘僧。法相善相。或作非法非善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卻。復有比丘。來作是言。彼住處中。多諸比丘。持修多羅。持毗尼。持摩多羅迦。我現從彼聞。現從彼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檢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長老彼比丘僧。法相義相。或作非法非善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卻。復有比丘。來作是言。彼住處中。有長老比丘。多知多識。人所尊重。我現從彼聞。現從彼受。是法是善。是佛所教。是比丘語。莫受莫捨。審諦聽已。應以經律。檢其所說。若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應報是比丘言。長老彼諸比丘法相善相。或作非法非善說。或長老謬受。何以故。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毗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如是知已。即應除卻是四名黑論。是故言。智者不依黑論。而行清白法施。問曰。云何知諸施中法施第一。答曰。經說有二施。法施。財施。二施之中。法施爲上。復次決定王經中。讚說法功德。及說法儀式。應常修習行。

若菩薩欲以法施衆生者。應如決定王大乘經中。稱讚法師功德。及說法儀式。隨順修學。謂說法者應行四法。何等爲四。一者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者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三者得禪定智慧。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者不增不損。如所說行。說法者處師子座。復有四法。何等爲四。一者欲昇高座。先應恭敬。禮拜大衆。然後昇座。二者衆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言問難。當行忍辱。處師子座。復有四法。何等爲四。一者於諸衆生。生慈益想。二者於諸衆生。不生我想。三者於諸文字。不生法想。四者願諸衆生。從我聞法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不退轉。處師子座。復有四法

何等爲四。一者善能安住陀羅尼門。深信樂法。二者善得般舟三昧。勤行精進。持戒清淨。三者不樂一切生處。不貪利養。不求果報。四者於三解脫心無有疑。又能善起諸深三昧。具足威儀。憶念堅固。有念安慧。不調戲。不輕躁。不無義。不麁亂。言無錯謬。守護諸根。不貪美味。善攝手足。所念不忘。樂行頭陀。分別世間出世間法。心無疑悔。言辭章句。不可窮盡。爲諸聽者。求安隱利。不求他過。有如是法。應處師子座。復有四法。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爲利養。佛告阿難。說法者。應說何法。阿難所可說法。不可示。不可說。無相無爲。世尊。法若尒者。云何可說。阿難。是法甚深。如來以四相方便。而爲演說。一以音聲。二以名字。三以語言。四以義理。又以四因緣。而爲說法。一者爲度應度衆生。二者但說色受想行識名字。三者以種種文辭章句利益衆生。四者雖說名字而亦不得。譬如鉢油。清淨無垢。於中觀者。自見面相。阿難。汝若見若聞智慧男子。若持戒女人。若聖弟子。能作是說。我於鉢油。見實人。不。世尊。我不聞不見。智慧男子。持戒女人。若聖弟子。能作是言。我於鉢油。見真實人。何以故。智者先知鉢油非有。何況有人。但以假名。說言油鉢。而見人相。阿難。如來亦復如是。但以名字。假有所說。阿難。如來以四因緣而爲說法。衆生聞者。心得安樂。種涅槃因。如來說法音聲。徧滿十方世界。衆生聞者。心得歡喜。離諸惡趣。生兜術天。如來聲中。無男無女。男不取女相。女不取男相。如來音者。不惱衆生。不壞諸法。但爲示現。音聲之性。說法者應習行是事。應隨所行而爲法施。施者受者。所得果報。後當廣說。

歸命相品第十四　上已解說財施。法施。今更分別。　白衣在家者。應多行財施。餘諸善行法。今當復解說。　是二施中。在家之人。當行財施。出家之人。當行法施。何以故。在家法施。不及出家。以聽受法者。於在家人。信心淺薄故。又在家之人。多有財物。出家之人。於諸經法。讀誦通利。爲人解說。在衆無畏。非在家者之所能及。又使聽者。起恭敬心。不及出家。又若欲說法。降伏人心。不及出家。如說。　先自修行法。然後教餘人。乃可作是言。汝隨我所行。　是事出家者所宜。非在家者所行。又說。　身自行不善。安能令彼善。自不得寂滅。何能令人寂。是故身自善。能令彼行善。自身得寂滅。能令人得寂。　善法寂滅。是出家者之所應行。又出家之人。於聽法者。恭敬心勝。又出家之人。若行財施。則妨餘善。又妨行遠離阿練若處空閑林澤。出家之人。若樂財施。悉妨修行。如是等事。若行財施。必至聚落。與白衣從事。多有言說。若不從事。無由得財。若出入聚落。見聞聲色。諸根難攝。發

起三毒。又於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心薄。又與白衣從事。利養垢染。發起愛恚慳嫉煩惱。唯以思惟力。而自抑制。心志弱者。或不自制。或乃致死。或得死等諸惱苦患。貪著五欲。捨戒還俗。故名爲死。或能反戒。多起重罪。是名死等諸惱苦患。以是因緣故。於出家者。稱歎法施。於在家者。稱歎財施。如是廣說。在家菩薩。所行財施。餘諸善行。今當說之。發心菩薩。先應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從三歸所得功德。皆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次。　歸依佛法僧。菩薩所應知。　菩薩應當如實善解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問曰。云何名爲歸依佛。答曰。不捨菩提心。不壞所受法。不離大悲心。不貪樂餘乘。如是則名爲如實歸依佛。菩提心者。發心求佛。不休不息。不捨是心。不壞所受法者。諸菩薩各愛所樂。善法戒行是行。應行是不應作。若應諸波羅蜜。若應四功德處。如是等種種善法。爲利益衆生故。受持修行。不令毀缺。大悲心者。欲度苦惱衆生。爲求佛道。乃至夢中亦不離大悲。不貪餘乘者。深信樂佛道故。不貪聲聞辟支佛乘。有是法故。當知如實歸依佛。問曰。云何名爲歸依法。答曰。親近說法者。一心聽受法。念持而演說。名爲歸依法。　說法者。於佛深法。解說敷演。開示善惡。斷諸疑惑。常數親近。往至其所。供養恭敬。一心聽受。以憶念力。執持不忘。思惟籌量。隨順義趣。然後爲人如知演說。以是法施功德。迴向佛道。是名歸依法。問曰。云何名爲歸依僧。答曰。若諸聲聞人。未入法位者。令發無上心。使得佛十力。先以財施攝。後乃以法施。深信依果僧。不分別貴衆。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是名歸依僧。又應念三事。　聲聞人者。成聲聞乘。未入法位者。於聲聞道未得。必定能令此人。發佛道心。而得十力。若入法位者。終不可令發無上心。設或發心。亦不成就。如般若波羅蜜中。尊者須菩提所說。已入正法位。不能發無上心。何以故。是人於生死。已作障隔。不復往來生死。發無上心。先以財施攝者。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所須之物。攝出家者。以衣服飲食卧具醫藥雜香塗香。攝在家者。以攝因緣生親愛心。所言信受。然後法施。令發無上道心。果僧者。四向四果衆者。於佛法中。受出家相。具持諸戒。未有果向。不分別。如是僧。以離恩愛奴故。名爲貴僧。信樂空無相無願。而不分別戲論。依止是僧。名爲歸依僧。求聲聞功德而不證解脫者。知是僧持戒。具足禪定。具足智慧。具足解脫。具足解脫知見。具足三明六通。心得自在。有大威德。捨世間樂。出魔境界。利譽稱樂。不以爲喜。衰毀譏苦。不以爲憂。常行六捨。得八解脫。隨佛所教。有行道者。有解脫者。行一道者。破二種煩惱。善知三界。善通四諦。善除五蓋。安住六和敬法。具足七不退法。

八大人覺捨離九結得聲聞十種力成就如是諸功德僧者名為佛弟子衆求如是功德不求其解脫何以故深心信樂佛無礙解脫故是名歸依僧復次若聞章句文字法即得念實相法名為歸命法若見聲聞僧即念發菩提心諸菩薩衆是名歸依僧見佛形像即念真佛是名歸依佛問曰云何名為念真佛答曰如無盡意菩薩經中說念佛三昧義念真佛者不以色不以相不以生不以姓不以家不以過去未來現在不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不以見聞覺知不以心意識不以戲論行不以生滅住不以取捨不以憶念分別不以法相不以自相不以一相不以異相不以心緣數不以內外不以取相覺觀不以入出不以形色相貌不以所行威儀不以持戒禪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不以十力四無所畏諸法如實念佛者無量不可思議無行無知無我我所無憶無念不分別五陰十二入十八界無形無礙無發無住無非住不住色不住受想行識不住眼色不住眼識不住耳聲不住耳識不住鼻香不住鼻識不住舌味不住舌識不住身觸不住身識不住意法不住意識不住一切諸緣不起一切諸相不生一切動念憶想分別等不生見聞覺知隨行一切正解脫相心不相續滅諸分別破諸愛恚壞諸因相除斷先際後際中際究暢明了無有彼此無動故

無喜不受味故無樂本相寂滅故無熱心無所營故解脫相無色故無身不受故無受無想故無結無行故無為無知故無識無取故不行不捨故非不行無處故無住空故無來不生故無去一切憶念心心數法及餘諸法不貪不著不取不受不然不滅先來不生無有生相攝在法性通眼色虛空道如是相名為真念佛又念法者佛法是善說得今世報無有定時可得觀察善將至道智者內知初中後善言善義善淳善無雜具足清淨能斷貪欲能斷瞋恚能斷愚癡能除慢心能除諸見能除疑悔能除憍貴能除諸渴破所歸趣斷相續道盡愛離欲寂滅涅槃如是相名為念法以空無相無願不生不滅畢竟寂滅無比無示如念佛義中說又念法有三種從佛法是善說至具足清淨名為道能斷貪欲至寂滅涅槃名為涅槃空等至無比無示名為法體又念僧者如先說僧功德念是三寶得決定心以如是念求於佛道而行布施是名歸依佛為守護法而行布施是名歸依法以是布施起迴向心成佛道時攝菩薩聲聞僧是名歸依僧

五戒品第十五　如是在家菩薩能修善人業遠離惡人業如說修起善人業如法集財用堪則為重任不堪則不受　善人業者略說善人業自住善利亦能利人惡人業者自陷衰惱令人衰惱如法集財用者不欺不盜不誑欺人以力集財如法用之供養三寶濟恤老病等堪受能行者則為重任不堪行者則不受若菩薩如今世事及後世事若自利若利他如先所說必能成立若知不堪行者此則不受復次世法無憂喜能捨於自利常勤行他利深知恩倍報　世間法者利衰毀譽稱譏苦樂於此法中心無憂喜捨自利勤行他利者菩薩乃至未曾知識無因無緣者所作善行捨置自利助成彼善問曰捨自利勤行他利此事不然如佛說雖大利人不應自捨已利如說捨一人以成一家捨一家以成一聚落捨一聚落成一國土捨一國土以成己身捨己身以為正法先自成己利然後乃利人捨己利利人後則生憂悔捨自利利人自謂為智慧此於世間中最為第一癡答曰於世間中為他求利猶稱為善以為堅心況菩薩所行出過世間若利他者即是自利如說菩薩於他事心意不劣弱發菩提心者他利即自利　此義初品中已廣說是故汝語不然深知恩倍報者若人於菩薩所作好事應當厚報人深知其恩此是善人相復次貧者施以財畏者施無畏如是等功德乃至於堅牢　施貧以財者有人先世不種福德今無方便資生儉少如是之人隨力給恤施無畏者於種種諸怖畏若怨

賊怖畏飢餓怖畏水火寒熱等菩薩於此衆怖畏中救衛諸人安隱歡悅令無怖畏如是功德最堅牢最在後者於諸憂者為除其憂於無力者而行忍辱離慢大慢等於諸所尊深加恭敬於多聞者常行親近於智慧者諮問善惡自於所行常行正見於諸衆生不諂不曲不作假愛求善無厭多聞無量諸所施作堅心成就常與善人而共從事於惡人中生大悲心於善知識非善知識皆作堅固善知識相等心衆生不悋要法如所聞者為人演說諸所聞法得其趣味於諸五欲戲樂事中生無常想於妻子所生地獄想於資生物所生疲苦想於產業事生憂惱想於諸所求破善根想於居家中生牢獄想親族知識生獄卒想日夜思量得何利想於不牢身得牢身想於不堅財生堅財想復次在家法五戒心應堅牢住　在家菩薩以三自歸行上諸功德應堅住五戒五戒是總在家之法應離殺心慈愍衆生知自止足不貪他物乃至一草非與不取離於邪婬厭惡房內防遠外色目不邪視常觀惡露生厭離想了知五欲究竟皆苦若念貴欲亦應除捨常觀不淨心懷怖畏結使所逼離欲不著常知世間為苦無我應發是願我於何時心中當得不生欲想況復身行遠離妄語樂行實語不欺於人心口相應有念安慧如見聞覺知而為人說以法自處乃至失

命。言不說異。酒是放逸。衆惡之本。常應遠離不過於口。不狂亂。不迷醉。不輕躁。不驚怖。不無羞。不戲調。常能一心。善量好醜。是菩薩或時樂捨一切。而作是念。須食與食。須飲與飲。若以酒施。應生是念。今是行檀波羅蜜時。隨所須與。後當方便教使離酒。得念智慧。令不放逸。何以故。檀波羅蜜法悉滿人願。在家菩薩以酒施者。是則無罪。以是五戒福德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護持五戒。如護重寶。如自護命。問曰。是菩薩但應護持五戒。不護持諸餘善業耶。答曰。菩薩應堅住。總相五戒中。餘身口意業。悉亦復應行。　在家五戒已說其義。受此五戒。應堅牢住。及餘三種善業亦應修行。復次。在家菩薩所應行法。隨應利衆生。說法而教化。　是菩薩於諸衆生。隨有所乏。皆能施與。若在國土。城郭聚落林間樹下。是中衆生。隨所利益。說法教化。所謂不信者。爲說信法。不恭敬者。爲說禮節。爲少聞者。說多聞法。爲慳貪者。說布施法。爲瞋恚者。說和忍法。爲懈怠者。說精進法。爲亂意者。說正念處。爲愚癡者。解說智慧。復次。隨諸所乏者。皆亦應給足。　諸衆生。有所乏少。皆悉給足。有人雖富。猶有不足。乃至國王。亦應有所乏。是故先雖說貧窮者施財。今更說隨所乏少而給足之。復次。諸有惡衆生。種種加惱事。諂曲憍慠。逸惡罵輕欺。誑背恩無反復。癡騃難開化。菩薩心慈慠。勇猛加精進。　諸惡衆生。以種種惡事。侵嬈菩薩。菩薩於此。心無懈猒。不應作是念。如是惡人。誰能調伏。誰能教化。誰能勸免。令度生死。究竟涅槃。誰能與此住來生死。誰能與此和合同事。諸惡無理。誰能忍之。我意止息。不復共事。我悉捨遠。不復共事。亦復不能與之和合。是惡中之惡。無有反復。何用此等而共從事。菩薩知見衆生惡罪難除。應還作是念。是等惡人。非少精進能得。令住如所樂法。爲是等故。我當加心勉力勤行。億倍精進。使得大力。乃能化此惡中之惡。難悟衆生。如大醫王。以小因緣。便能療治。衆生重病。菩薩如是。除煩惱病。令住隨意所樂功德。我於重罪大惡衆生。倍應憐愍。起深大悲。如彼良醫。多有慈心。療治衆病。其病重者。深生憐愍。勤作方便。爲求良藥。菩薩如是。於諸衆生。煩惱病者。悉應憐愍。於惡中之惡。煩惱重者。深生慈愍。勤於方便。加心療治。何以故。菩薩隨所住。不聞化衆生。令墮三惡道。深致諸佛責。　菩薩隨所住國土城邑聚落山間樹下。力能饒益教化衆生。而懈猒燋恨。貪著世樂。不能開化。令墮惡道。是菩薩即爲十方現在諸佛。深所訶責。甚可慙恥。云何以小因緣而捨大事。是故菩薩不欲諸佛所訶責。於種種諂曲重惡衆生。心不應沒。隨力饒益。應以諸方便。勤心開化。譬如猛將將兵。多所傷損。王則深責。以諸兵衆無所知。故是以王不責之

知家過患品第十六。

菩薩如是學。應知家過惡。何以故。若知過惡。或捨家入道。又化餘人。令知家過。出家入道。問曰。家過云何。答曰。如經中說。佛告郁伽羅。家是破諸善根。家是深棘刺林。難得自出。家是壞清白法。家是諸惡覺觀住處。家是弊惡不調凡夫住處。家是一切不善所行住處。家是惡人所聚會處。家是貪欲瞋恚愚癡住處。家是一切苦惱住處。家是消盡先世諸善根處。凡夫住此家中。不應作而作。不應說而說。不應行而行。在此中住。輕慢父母。及諸師長。不敬諸尊福田沙門婆羅門。家是貪愛憂悲苦惱衆患因緣。家是惡口罵詈。苦切刀杖。繫縛考掠。割截之所住處。未種善根不種。已種能壞。能令凡夫在此貪欲因緣。而墮惡道。瞋恚因緣。愚癡因緣。而墮惡道。怖畏因緣。而墮惡道。家是不持戒品。捨離定品。不觀慧品。不得解脫品。不生解脫知見品。於此家中。生父母愛。兒弟妻子眷屬車馬增長貪求。無有猒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想覺觀相續。如空中風。家是後有惡。如美食有毒。家是苦性。如怨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闘亂。種種因緣。共相違諍。家是多瞋。訶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求衣食等。方便守護。家是多疑處。猶如怨賊。家是無我。顛倒貪著。假名爲有。家是役人。雖以種種文飾莊嚴。現爲貴人。須臾不久。莊嚴還作貧賤。家是變異。背心離散。家如幻。假借和合。無有實事。家如夢。一切富貴。久則還失。家如朝露。須臾滅失。家如蜜渧。其味甚少。家如棘叢。受五欲味。惡刺傷人。家是鐵觜蟲。不善覺觀。常唼食人。家汙淨命。多行欺誑。家是憂愁。心多濁亂。家是衆共。王賊水火怨親所壞。家是多病多諸錯謬。如是長者。在家菩薩。應當如是善知家過。復次。菩薩應當知在家之過惡。親近於布施持戒善好喜。若見諸乞人。應生五三想。　在家菩薩。應如是知家過患。當行布施持戒。善好布施。名捨貪心。持戒名身口業清淨。善名善攝諸根。好喜名同歡喜。五三想。名見乞兒。應生五三想。初三者。善知識想。轉身大富想。埤助菩提想。又有三想。折伏慳貪想。捨一切想。貪求一切智慧想。又有三想。隨如來教想。不求果報想。降伏魔想。又有三想。見來求者生眷屬想。不捨攝法想。捨邪受想。又有三想。離欲想。修慈想。無癡想。今當解第五三想。菩薩因來求者。令三毒折薄。捨所施物。生離欲想。於求者與樂因緣故。瞋恨心薄。名修慈想。是布施迴向無上道。則癡心薄。是名不癡想。餘想義應如是知。復次。菩薩因求者。具六波羅蜜。以是

因緣故見求應大喜　六波羅蜜者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以因求者能得具足以是利故菩薩遥見求者心大歡喜作是念行福田自然而至我因此人得具足六波羅蜜所以者何若於所施物心不貪惜是名檀波羅蜜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施與是名尸羅波羅蜜若不瞋乞者是名羼提波羅蜜當行施時不慮空匱心不退沒是名毗梨耶波羅蜜若與乞者若自與時心定不悔是名禪波羅蜜以不得一切法而行布施不求果報如賢聖無所著以是布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般若波羅蜜復次所施物果報種種皆能知慳惜在家者亦知種種過　物施所獲功德利物慳惜在家所有過惡菩薩於此皆悉了知問曰若施得何功德若惜在家有何過咎答曰菩薩以真智慧如是知施與已是我物在家者非我物物施已則堅牢在家者不堅牢物施已後世樂在家少時樂物施已不憂守護在家者有守護若物施已心薄在家者增長愛物施已無我所在家者是我所物施已無所屬在家者有所屬物施已無所畏在家者多所畏物施已助菩提道在家者助魔道物施已無有盡在家則有盡物施已從得樂在家從得苦捨已煩惱在家增煩惱施已得大富樂在家不得大富樂施已大人業在家小人業施已諸佛所歎在家愚癡所讚復次於妻子眷屬及與善知識財施及畜生應生幻化想一切諸行業是則為幻師　在家菩薩於妻子等應生幻化想如幻化事但誑人自行業是幻主妻子等事不久則滅如經說佛告諸比丘諸行如幻化誑惑愚人無有實事當知因業故有業盡則滅是故如幻作是念我非彼所有彼非我所有彼我皆屬業隨業因緣有如是正思惟不應起惡業　父母妻子親里知識奴婢僮僕等不能為我作救作歸作趣非我非我所五陰十二入十八界尚非我非我所何況父母妻子等我亦不能為彼作救作歸作趣我亦屬業隨業所受彼亦屬業隨業所受好惡果報如是三種籌量一有義趣二見經說三見現事不應為父母妻子等起身口意毫釐惡業復次菩薩於妻所應生三三想亦復有三三又復有三三　在家菩薩應生諸三想所謂三者妻是無常想失想壞想又有三想是戲笑伴非後世伴是共食伴非受業果報伴是樂時伴非苦時伴又有三想是不淨想臭穢想可猒想又有三想是怨家想惱害想相違想又有三想羅刹想毗舍闍鬼想醜陋想又有三想入地獄想入畜生想入餓鬼想又有三想重擔想滅想屬畏想又有三想非我想無定屬想假借想又有三想因起身惡業想起口惡業想起意惡業想又有三想欲覺處想瞋覺處想惱覺處想

又有三想枷杻想鎖械想縛繫想復有三想遮持戒想遮禪定想遮智慧想復有三想坑想羅網想圍合想復有三想災害想疾病想衰惱想復有三想罪想黑身想災雹想復有三想病想老想死想復有三想魔想魔處想相畏想復有三想憂愁想懊惱想啼哭想復有三想犬豺狼想大摩竭魚想大猫狸想復有三想黑毒蛇想鱣魚想奪勢力想復有三想無救想無歸想無捨想復有三想失想退想疲極想復有三想賊想獄卒想地獄卒想復有三想留想縛想結想復有三想泥想流想漂想復有三想械想鎖想黐粘想復有三想猛火聚想刀輪想草炬想復有三想無利想剝鬱想惡毒想復有三想凌上想覆映想貪著想復有三想恨想鞭杖想刀矟想復有三想忿恚想諍訟想持棒想復有三想怨憎會想離愛想閙想取要言之是一切臭惡不淨想一切衰濁想是一切不善根想是故在家菩薩於妻子兒如是想應生猒離心出家修善為善若不能出家不應於妻起諸惡業復次若於子偏愛即以智力捨因子行平等普慈諸衆生　在家菩薩若自知於子愛心偏多即以智力思惟捨離智力者魔如是念菩薩平等心乃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高下心者則無菩提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相無相得不從別異相得我今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於子所愛心偏多即有高下不名平等即是別相非是一相若如是者去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為甚遠是故我不應於子偏生愛心尒時於子應生三想一於我為賊佛說等慈破命不等愛心偏多故二為賊害因是子故破諸善根遮正智命三我因是子逆道中行不行順道即時因子於諸衆生等行慈心應作是念子從餘處來我亦從餘處來子至異處我去異處我不知彼去處彼不知我去處彼不知我來處我不知彼來處是子非我所有何為無故横生愛縛如說彼我不相知所來所去處彼我云何親而生我所心　復次無始生死中一切衆生曾為我子我亦曾為彼子有為法中無有決定此是我子彼是他子何以故衆生於六道中轉輪互為父子如說無明蔽慧眼數數生死中往來多所作更互為父子貪著世間樂不知有勝事怨數為知識知識數為怨　是故我方便莫生憎愛心何以故若有善知識常種種求利益若有怨賊常種種生無益想有此憎愛心則不得通達諸法平等想心高下者死後生邪處正行者生正行處是故我不應行邪行於衆生行平等當得平等薩婆若

入寺品第十七

如是在家菩薩不應於諸事中以貪著心我我所心何以故隨所貪著難捨之物法應施與若能施與則除此過菩薩如是無有

貪著慳惜之心。可以處家。問曰。在家菩薩。或有貪惜愛著之物。有來求者。此應云何。答曰。於所貪著物。有來求索者。當自勸諭心。即施勿慳惜。菩薩所貪惜物。若有乞人。急從求索。汝以此物。施與我者。速得成佛。菩薩即時。應自勸諭。而施與之。如是思惟。若我今者。不捨此物。此物必當遠離於我。設至死時。不隨我去。此物則是遠離之相。今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具足檀波羅蜜故。施與後至死時。心無有悔。經說不悔心死。必生善處。是得大利。云何不捨。如是自勸。猶貪惜者。應辭謝乞者言。我今是新學。善根未成就。心未得自在。願後當相與。　應辭謝乞者言。勿生瞋恨。我新發意。善根未具。於菩薩行法。未得勢力。是以未能捨於此物。後得勢力。善根成就。心得堅固。當以相與。復次。若衆不和合。斷於經法事。菩薩應隨力方便令不絕。　衆僧或以事緣諍競。弃散法事。有廢在家菩薩。應勤心方便。彼此之間。心無所偏。若以財物。若以言說。禮敬求請。令還和合。或以乏少衣食。因緣。或邪見者。横作障礙。或說法者。欲求利養。或聽法者。心不恭敬。在家菩薩。於此事中。隨宜方便。若以財物。若以言說。下意求請。使法事不廢。法事不廢者。是為然佛法燈。供養十方三世諸佛。復次。齋日受八戒。親近淨戒者。以戒善因緣。深心行愛敬。　齋日者。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及遶三忌。三忌者。十五日為一忌。從冬至後四十五日。此諸惡日。多有鬼神。侵剋縱暴世人。為守護日故。過中不食。佛因教令。受一日戒。既得福德。諸天來下。觀察世間。見之歡喜。則便護念。在家菩薩。於諸小事。猶尚增益。何況先有此齋。而不隨順。是故應行。一日齋法。既得自利。亦能利人。問曰。齋法云何。答曰。應作是言。如諸聖人。常離殺生。棄捨刀仗。常無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我某甲今一日一夜。遠離殺生。棄捨刀仗。無有瞋恚。有慚愧心。慈悲衆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不與取。身行清淨。受而知足。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劫盜。不與取。求受清淨自活。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斷婬泆。遠離世樂。我今一日一夜。除斷婬泆。遠離世樂。淨修梵行。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我今一日一夜。遠離妄語。真實語。正直語。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酒。酒是放逸處。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於酒。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我今一日一夜。遠離歌舞作樂。華香瓔珞。嚴身之具。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我今一日一夜。遠離高廣大牀。處在小榻。草蓐為座。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諸聖人。常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我今一日一夜。過中不食。遠離非時。行非時食。以如是法。隨學聖人。如說殺盜婬妄語飲酒。及華香瓔珞歌舞等。高牀過中食。聖人所捨離。我今亦如是。以此福因緣。一切共成佛。　親近持淨戒比丘者。在家菩薩。應親近諸比丘。盡能護持清淨禁戒。成就功德。防遠衆惡者。以戒善因緣者。又應親近持戒比丘。身口業淨。心行直善。無衆惡者。深心愛敬者。於上直心善行持戒比丘。成就諸功德者。應生最上恭敬。深心愛樂。問曰。在家菩薩。若於持戒比丘。成就功德。生愛敬心者。應於破戒比丘生輕恚心耶。答曰。若見破戒者。不應起輕恚。　在家菩薩。若見破戒雜行比丘。威儀不具。所行穢濁。覆藏瑕疵。無有梵行。自稱梵行。於此比丘。不應輕慢。有瞋恚心。問曰。若不瞋恨。應生何心。答曰。應生憐愍心。訶責諸煩惱。　在家菩薩。若見破戒比丘。不應生瞋恨輕慢。應生憐愍利益之心。作是念。咄哉此人。遇佛妙法。得離地獄。畜生餓鬼。色無色界。邊地生處。諸根具足。不聾瘂。不頑鈍。值佛妙法。別識好醜。心存正見。解知義理。人身難得。如大海中。有一眼龜。頭入板孔。生在人中。倍難於此。既聞佛法。能滅諸惡。度諸苦惱。得至正智。捨諸資生所有多少。永割親族。無所顧戀。若生凡庶。或在種姓。信佛語故。能捨出家。常聞破戒之罪。所謂自賊其身。智所訶責。惡名流布。常懷疑悔。死墮惡道。得聞此事。而猶破戒。行十善道。乃得人身。而不能如法善用。以自利益。咄哉。三毒其力甚惡。常變衆生。難得捨離。諸佛種種訶罵煩惱惡賊惡行。如實有理。如是思惟。不應輕賤破戒之人。又作是念。若我不能都離瞋恚輕慢心者。應自思惟。佛法無量。猶如大海。或有開通。而我不知。如大乘決定王經中。佛告阿難。或有比丘。根鈍闇塞。心不明了。不達諸法相。常念有想無想法中。而取有想。生男女想。生罪礙想。生垢想淨想。生如是想者。名為鈍根。心不明了。則為有罪。阿難。若人一切法中。不能善解。名為不了。一切諸法。從初以來。本體性相。常不可得。是人不知。如是之事。生是諸想。則與外道無有差別。阿難。我所說法。皆有開通。明了清淨。此中無罪。亦無罪者。阿難。罪名疑悔。愚癡闇冥。罪者名生。衆生想。我想。命想。人想。皆因身見。名為罪者。於我法中。無如此人。若我法中。定實有我。衆生命人。身見等者。不言我法有開。非是不開。我法從本已來。常清淨明了。復次。阿難。若決定有罪。有罪者。則身即是神。即墮常見。則無佛道。若身異於神。即墮斷見。亦無佛道。如是六十二見。皆可是菩提。但是事不然。是故阿難。我於大衆中。師子吼說。而無所畏。言我法有開。非不有開。從本以來。常清淨明了。阿難。若罪定有。則畢竟無涅槃。我則不言。我法有開。阿難。我法

實從本以來清淨明了。是故我弟子降心安隱無有疑悔無諸罪惡清淨行道菩薩應如是思惟。不應瞋恚破戒者。又作是念。是戒必定得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曾聞必定菩薩有起罪者。如過去十萬劫有菩薩誹謗過盡阿羅漢名爲阿羅漢。又聞必定菩薩於此劫前三十一劫以牢利須陀洹。又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人而當得道。如是等衆生難可得知。是故我於此事何用知爲得失好惡彼自作自受何預於我。我今若欲實知彼事或自傷害。籌量衆生佛所不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籌量於他即自傷身。唯我可得籌量衆生與我等者亦應籌量。如說有瓶蓋亦空。無蓋亦復空。有瓶蓋亦滿。無蓋亦復滿。當知諸世間有此四種人。威儀及功德有無亦如是。若非一切智何能籌量人。寧以見威儀而便知其德。正智有善心名爲賢人相。但見外威儀何由知其內。內有功德慧外現無威德。遊行無知者。如以灰覆火。若以外量內。而生輕賤心。敗身及善根。命終墮惡道。外詐現威儀。遊行似賢聖但有口言說。如雷而無雨。諸心所行處。錯謬難得知。是故諸衆生不可妄度量。唯有一切智悉知諸心心微密所行處。是故量衆生。佛言與我等。乃能量衆生。若佛如是說。誰能籌量人。若見外威儀稱量其內德。自敗其善根。如水自崩岸。若於此錯謬。則起大業障。是故於此人不應起輕賤。　是故在家菩薩不應於破戒人起輕慢瞋恚。又持戒破戒白衣之人不與同住何由得知我若欲於此事分別明了者。則起罪障。罪障因緣故。於千萬劫受諸苦分如無行經中說。又大乘經中。佛告郁伽羅長者。如是在家菩薩應於破戒比丘生憐愍心。是人垢行惡行不善。何以故。是人被如來善寂滅聖主法衣自不善軟不能調伏諸根行敗壞行。又佛經中說不輕未學。此非人罪是煩惱罪。此人以是煩惱起不善事。又佛法有闕是人或能自除遣罪正念因緣得入法位。若入必定在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如佛言。唯有智慧可破煩惱。又復說言不應妄稱量人。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人中。不生瞋恚輕慢之心。復次菩薩若入寺。應行諸威儀。恭敬而禮拜。供養諸比丘。　是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是空行者住處。無相行者住處。無願行者住處。此是行慈悲喜捨者住處。此是正行正念者住處。若見諸比丘威儀具足。視瞻安詳。攝持衣鉢。坐卧行止。寤寐飯食。言說寂默。容儀進止皆可觀察。若見比丘修行四念。聖所行處。持戒清淨。誦讀經法。精思坐禪見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應作是念。若我

恒沙劫常於天祀中大施不休廢不如一出家。　是菩薩爾時應作是念我如法求財。於恒河沙等劫常行大施。是諸施福猶尚不如發心出家。何況有實。何以故。在家則有無量過惡。出家能成無量功德。在家則憒鬧。出家則閑靜。在家則屬垢。出家則無屬。在家是惡行處。出家是善行處。在家則染諸塵垢。出家則離諸塵垢。在家則沒五欲泥。出家則出五欲泥。在家難得淨命。出家易得淨命。在家則多怨賊。出家則無怨賊。在家則多惱礙。出家則無惱礙。在家是憂處。出家是喜處。在家是惡道門。出家是利益門。在家是繫縛。出家是解脫。在家則有畏。出家則無畏。在家有鞭杖。出家無鞭杖。在家有刀稍。出家無刀稍。在家有悔熱。出家無悔熱。在家多求故苦。出家無求故樂。在家則戲調。出家則寂滅。在家是可愍。出家無可愍。在家則愁悴。出家無愁悴。在家則卑下。出家則高顯。在家則熾然。出家則寂滅。在家則爲他。出家則自爲。在家少勢力。出家多勢力。在家隨順垢門。出家隨順淨門。在家增刺棘。出家破刺棘。在家成就小法。出家成就大法。在家作不善。出家則修善。在家則有悔。出家則無悔。在家增淚乳血海。出家增淚乳血海。在家則無諸佛辟支佛聲聞所訶賤。出家則爲諸佛辟支佛聲聞所稱歎。在家則不知足。出家則知足。在家則魔喜。出家則魔憂。在家後有衰。出家後無衰。在家則易破。出家則難破。在家是奴僕。出家則爲主。在家永在生死。出家究竟涅槃。在家則墮坑。出家則出坑。在家則黑闇。出家則明顯。在家不能降伏諸根。出家則能降伏諸根。在家則傲誕。出家則謙遜。在家則鄙陋。出家則尊貴。在家有所由。出家無所由。在家則多務。出家則少務。在家則果小。出家則果大。在家則諂曲。出家則質直。在家則多憂。出家則多喜。在家如箭在身。出家如身離箭。在家則有病。出家則病愈。在家行惡法故速老。出家行善法故少壯。在家放逸爲死。出家有智慧命。在家則欺誑。出家則真實。在家則多求。出家則少求。在家則飲雜毒漿。出家則飲甘露漿。在家多侵害。出家無侵害。在家則衰耗。出家無衰耗。在家如毒樹果。出家如甘露果。在家則怨憎和合。出家則離怨憎會苦。在家則愛別離苦。出家則親愛和合。在家則癡重。出家則癡輕。在家則失淨行。出家則得淨行。在家則破深心。出家則成深心。在家則無救。出家則有救。在家則孤窮。出家不孤窮。在家則無舍。出家則有舍。在家則無歸。出家則有歸。在家則多瞋。出家則多慈。在家則重擔。出家則捨擔。在家則事務無盡。出家則無有事務。在家則罪會。出家則福會。在家則苦惱。出家則無苦惱。在家則有熱。出家則無熱。在家則有諍。出家則無諍。在家則染著。出家無染

著在家有我慢出家無我慢在家貪財物出家貪功德在家有灾害出家滅灾害在家則滅失出家則增益在家則易得出家則難遇千萬劫中時乃一得在家則易行出家則難行在家則順流出家則逆流在家則漂流出家則乘筏在家則為煩惱所漂出家則有橋梁自度在家是此岸出家是彼岸在家則纏縛出家離纏縛在家懷結恨出家離結恨在家隨官法出家隨佛法在家有事故出家無事故在家有苦果出家有樂果在家則輕躁出家則威重在家伴易得出家伴難得在家以婦為伴出家堅心為伴在家則入圍出家則解圍在家則以侵惱他為貴出家則以利益他為貴在家則貴財施出家則貴法施在家則持魔幢出家則持佛幢在家則有歸處出家壞諸歸處在家增長身出家則離身在家入深榛出家出深榛復次又於出家者心應深貪慕　是在家菩薩如是思惟出家功德於出家者心應貪慕我何時當得出家得有如是功德我何時當得出家次第具行沙門法則說戒布薩安居自恣次第而坐我何時當得聖人所著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熏修法衣何時當得持聖人相何時當得閑林靜住何時當得持鉢乞食得與不得若多若少若美若惡若冷若熱次第而受趣以支身如塗瘡膏車何時當得於世八法心無憂喜何時當得關閉六情如繫狗鹿魚蛇猴鳥狗樂聚落鹿樂止澤魚樂池沼蛇好穴處猴樂深林鳥依虛空眼耳鼻舌身意常樂色聲香味觸法非是凡夫淺智弱志所能降伏唯有智慧堅心正念乃能摧伏六情冦賊不令為患自在無畏何時當得樂欲坐禪誦讀經法樂斷煩惱樂修善法樂著弊衣趣足障體念昔在俗多行放逸今得自利又利他故當勤精進何時當得隨順菩薩所行道法何時當得亦為世間作無上福田何時當得離恩愛奴何時當得脫是家獄如說禮敬諸塔寺因佛生三心　是在家菩薩既已慕尚出家若入塔寺禮敬佛時應生三心何等為三我當何時得於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摩睺羅伽人非人中受諸供養何時當得神力舍利流布世間利益衆生我今深心行大精進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作佛已入無餘涅槃復次詣諸比丘時隨所行奉事默然順所誨濟之無所惜　是在家菩薩敬禮塔已求遣諸比丘說法者所持律者讀修多羅者讀摩多羅迦者讀菩薩藏者作阿練若者著納衣者乞食者一食者常坐者過中不飲漿者但三衣者著褐衣者隨敷坐者在樹下者在塚間者在空地者少欲者知足者遠離者坐禪者勸化者應各隨諸比丘所行奉事若至讀阿毗曇者所隨其所說諸法性相相應不相應等請問所疑問

已習學若遇持律者應當請問起罪因緣罪之輕重滅罪之法及阿婆陀那事問已修學已習學若遇讀修多羅者應當請問諸阿含諸部中義習學多聞若遇讀摩多羅迦應利衆經憂陀那波羅蜜延法句者應當學習如是等經若遇讀菩薩藏者應當請問六波羅蜜及方便事問已修學若遇阿練若應學其遠離法若遇坐禪者應學其坐禪法餘諸比丘亦應如是隨其所行請問其學無所違逆攝護口者詣諸比丘應善攝口安庠默然觀時觀土隨事思惟心不錯亂少於語言又於說法者所諸比丘等隨所之少若衣若鉢若尼師壇資生之物隨力而施無所遺惜所以者何菩薩尚應施諸惡人何況比丘有功德者乃至身肉猶當不惜況復外物助道因緣復次若行布施時莫生他煩惱行布施時若與一人一人不得便生恚惱應善籌量而行布施勿使他人生於恚惱何以故將護凡夫心應勝阿羅漢　是在家菩薩施諸比丘衣服飲食醫藥卧具供養迎送敬禮親近將護凡夫心應勝將護阿羅漢何以故諸阿羅漢於利衰毀譽稱譏苦樂心無有異凡夫有愛恚慳嫉故能起罪業以是罪業墮在地獄畜生餓鬼是故應深將護凡夫菩薩事者皆為利益一切衆生布施非為自樂不為自得後世果報非如市易復次因以財施故可以法施攝隨所欲利益教發無上心　是在家菩薩為自利故隨所利益比丘若以衣施若以鉢施如是等種種餘財物施如是比丘未入法位未得道果應勸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何以故因財施攝故得以法施攝或於所施檀越有愛敬心信受其語復次為欲護持法捨命而不惜療治病比丘乃至以身施　是在家菩薩為欲護持法故乃至自捨身命勤行精進摧破九十六種外道及諸魔民憎嫉佛法者佛弟子中或有邪行說異佛法如是之人如法摧破名為護持法又應於諸多聞說法者加信敬心四事供養亦名護持法若自讀誦解說書寫修多羅毗尼阿毗曇摩多羅迦菩薩藏者亦教他人讀誦解說書寫以是因緣法得久住利益一切在家出家稱揚歎說法久住利若法疾滅說有過惡又念如來久遠已來行菩薩道行諸難行乃得是法以是因緣於諸在家出家勤心精進示教利喜若令得道若令入阿惟越致略說護法因緣令得一切安樂之具亦復自能如說修行皆名護持法復次是在家菩薩法若有病比丘應須療治是菩薩乃至捨身為治其病而不愛惜是最為要出家之人應於在家求此要事所謂身自瞻視疾病供給醫藥復次決定心布施施已而無悔　是菩薩若為護持正法若為瞻視病人應時供施心無有悔是名清淨施若不求果報

不分別是應受是不應受但以憐愍利益心與是名清淨施如說者人悲心施是名清淨施不言是福田不言非福田若人行布施無所為故與若人為果報是名為出息是故說施已心無有悔恨乃至微小福皆向無上道以是布施因緣所得福德皆悉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求今世後世利樂及小乘果但為衆生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我先說在家菩薩餘行當說者今已說竟皆於大乘經中處處抄集隨順經法菩薩住是行中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第二地中多說出家菩薩所行在家出家菩薩共行今當復次

埤助（上音卑）匱（求位反）械（户界反）饘（知連反）蒙背（子妾反）二丹稱結（上丑知反下奴沾反）刀矟（下音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四

九宋

論

十住毗婆沙論四

共行品第十八　問曰汝言當說在家出家菩薩共行法今可說之答曰忍辱法施法忍思惟不曲法尊重法不障法供養法信解修空不貪嫉隨所說行燈明施伎樂施乘施正願攝法思量利安衆生等心於一切此是在家出家共行要法是故偈說行忍身端嚴法施知宿命法忍得總持思惟獲智慧於諸法不曲常得正憶念　行忍得端嚴者能忍惡言罵詈呪誓縶縛刀杖捶拷榜笞心不動異悉能堪受如是忍辱所獲果報生於人天常得端正後成佛時相好無比法施知宿命者行法施者能知過去無量劫事法施名為種種分別聲聞乘辟支佛乘佛乘解說義理法施果報雖有三十五要者知宿命說法因緣斷人所疑是故得知宿命法忍得總持者法名應空無相無願應六波羅蜜菩薩諸地一切菩薩所行之法能了明解心能忍持名為法忍行是忍者則得總持總持名為如所聞經如所讀誦其中義趣乃至百千萬劫終不忘失思惟得智慧者思惟名為籌量善法分別義趣是故能得今世後世利益不曲心得正念者不曲名為質直無諂修行此法則於一切法中得堅固念復次重法法則堅不障得守護供養法值佛信解捨諸難　重法則堅者若人尊重恭敬於法法則堅固堅法名為所受持習學之法自然牢堅不可動轉後成佛時多有菩薩聲聞弟子住是堅固法無能障其所受法者又堅名為法得久住不障得守護者若人說法及人聽法不横與作障礙之事後成佛時諸天世人共守護法未得佛道常能護持諸佛正法諸佛滅後守護遺法乃能至於後佛出世以是因緣菩薩聲聞皆應盡心善守護法供養法值佛者供養名為恭敬諸法法施法會敬心供養說法之人施法座起立禪坊莊校嚴飾講法之處如是深心愛樂供養法因緣故得值諸佛以信解捨諸難者信名於諸善法深生欲樂以是法故得離八難解者能滅諸罪能於諸善法中以心力故隨意而解如十一切入隨意所解若人多有信解力者能滅無始生死已來無量罪惡如先悔過品中說復次修空不放逸不貪得成利隨說滅煩惱燈施得天眼　修空不放逸者修有二種得修行修修空力故信有為法皆是虛誑亦不住空諸法無定是故常自攝斂心不放逸不貪得成利者貪名於他物中生貪取心若除是事所求皆成所願皆

滿隨說滅煩惱者隨有所說身即行之則斷煩惱於諸事中皆如說行世世已來諸煩惱氣常熏其心則皆除滅轉諸煩惱惡氣習性燈施得天眼者若人然燈供養佛聲聞辟支佛及塔像舍利以是因緣得天眼報復次樂施天耳報以正願淨土乘施獲神足攝法得具僧樂施得天耳報者於大法會作諸音樂供養於佛得天耳報乘施得神足者乘名輦轝象馬等乘復有人言以履屐等施亦得神足以正願淨土者隨以所願取清淨土若金銀頗梨琉璃琥珀硨磲瑪瑙無量衆寶清淨國土攝法得具僧者若菩薩具足行四攝法得具足僧以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攝取衆生故後成佛時得清淨具足無量菩薩僧及聲聞僧如阿弥陀佛有二種僧清淨具足願具足者如先十願中說復次利益衆生故一切所愛敬平等心無二得爲最勝者若菩薩以身口意業有所作皆爲利益安樂衆生是故衆生皆悉敬愛若菩薩於諸衆生怨親中人行平等心不捨一切衆生以是業報得爲最勝勝名能勝貪欲瞋恚愚癡一切煩惱惡法故名爲佛問曰人皆俱有眼耳鼻口等無有異云何得知是佛答曰佛有三十二大人相有是相者當知是佛在家出家應當分別了知三十二相是相以何法得是相以何業得是相是業亦應當知何以故欲得功德當知是相欲得是相當知是業問曰如此事者於何得解答曰於法相品中一相三分別阿毗曇三十二相品中一一相有三種分別悉應當知問曰云何爲一一相有三種分別答曰一說相體二說相果三說得相業手足輪相等先已說轉輪聖王亦有是相諸菩薩亦有是相餘人亦有但不如耳手足輪者手足掌中有千輻輪具足明了如印文現足安住不動名足安立相縵網耎薄猶如鵝王畫文明了如真金縷故名手足網相柔耎猶如梵羅樹綿如嬰兒體其色紅赤勝餘身分名爲手足柔耎相手掌足下頭上兩肩七處俱滿故名七處滿相脩指纖傭故名長指相足跟長廣故名足跟廣相身長七肘不曲故名身直大相足上隆起故名足趺高相毛上向右旋故名毛上旋相腨蹲漸麤如伊泥鹿蹲故名鹿蹲相平立兩手摩膝故名長臂相如寶馬寶象陰不現故名陰藏相第一金色光明故名金色相皮耎如成鍊金不受塵垢故名皮薄細密相一一孔一毛生故名一一毛相眉間白毫光如珂雪故爲白毛相如師子前身廣厚得所故名師子上身相肩圓大故名肩圓大相腋下平滿故名腋下滿相舌根不爲風寒熱所壞故善分別諸味餘人不令故名知味味相身縱廣等如尼俱樓樹故名圓身相肉髻團圓髮右上旋故名肉髻相舌如赤蓮華廣長而薄故名廣

長舌相聲如梵王迦陵頻伽鳥故名梵音相頰圓廣如鏡故名師子頰相齒白如珂雪如君坻華故名齒白相平齊不參差故名齒齊相齒密緻不疎故名具足齒相齒上下相當故名四十齒相眼白黑分明淨無赤脉故名紺青眼相睫不交亂上下俱眴不長不短故名爲牛王睫相於諸所尊迎送恭敬於塔寺中大法會處說法處供給人使故得手足輪相有是相故在家作轉輪聖王多得人民出家學道多得徒衆所受諸法堅持不捨故得安立足相有是相故無能傾動常修四攝法布施愛語利益同事故得手足網縵相有是相故速攝人衆以諸香甘美耎飲食供施於人及諸所尊供給所須故得手足柔耎相及七處隆滿相有是相故多得香甘美耎飲食救免應死及增壽命又受不殺戒故得纖長指相足跟滿相身大直相有是相故壽命長遠所受善法增益不失故得足趺高毛上向右旋相有是相故得諸功德不退失能以技藝及諸經書教授不惜及履屐等施故得伊泥鹿蹲相有是相故諸所修學疾得如意有來求索無所遺惜故得傭長臂相有是相故能得勢力能大布施能善調力不令衆生親里遠離若有乖離還令和合故得陰藏相有是相故多得弟子以好淨潔衣服卧具樓閣房舍施故得金色相及皮膚薄相有是相故得好淨潔衣服卧具樓閣房舍隨所應供養和上阿闍梨父母兄弟及所尊重善能衛護故得一一孔一毛生毛右旋相白毫莊嚴面相有是相故無與等者慙愧語隨順語愛語故得上身如師子相肩圓大相有是相故見者樂視無有猒足供給疾病醫藥飲食身自看視故得腋下滿相得味味相有是相故身少疾病布施園林甘果橋梁茂樹池井飲食華香瓔珞房舍起塔福舍等及共衆施時能出多物故得身如尼俱樓樹相及肉髻相有是相故得尊貴自在長夜修習實語耎語故得廣長舌相梵音聲相是有相故得五功德音聲五功德音聲者易解聲聽者無猒聲深遠聲悅耳聲不散聲長夜實語不綺語故得師子頰相有是相故言必信受初既供養後不輕慢隨意供給故得齒白相齒齊相有是相故得清淨和順同心眷屬長夜實語不譏謗故得四十齒相齒密緻相有是相故眷屬和同不可沮壞深心愛念和顏視衆生無愛恚癡故得紺青眼相睫如牛王相有是相故一切見者無不愛敬

四法品第十九　如所說得三十二相諸業菩薩應一心修習修如此三十二相業以慧爲本是故退失慧四法菩薩應遠離得慧四種法應常修習得有四法能退失慧菩薩所應遠離復有四得慧法應常修習何等

四法失慧。一不敬法及說法者。二於要法祕匿悋惜。三樂法者爲作障礙壞其聽心。四懷憍慢自高卑人。何等四法得慧。一恭敬法及說法者。二如所聞法及所讀誦爲他人說。其心清淨不求利養。三知從多聞得智慧故勤求不息。如救頭然。四如所聞法受持不忘。貴如說行不貴言說。是爲四若人不壞諸善根者。是人能捨失慧四法。能行得慧四法。是故求增益智慧者。如偈說。食善根四法。菩薩應遠離。增善根四法。菩薩應修習。　何等是侵食善根四法。一懷憍慢貪求世事。二著利養出入諸家。三起憎嫉謗諸菩薩。四未聞經聞不信受。何等是增長善根四法。一所未聞經求之無猒。所謂六波羅蜜菩薩藏。二於衆生除憍慢心謙遜下下。三如法得財趣足而已。離諸邪命。樂行四聖種行。四於他罪若實不實無有刺識不求人短。若於法中有所不達心不違逆。以佛爲證。佛是一切智。其法無量隨宜而說。非我所知。如是增益善根四法。非諂曲者所能成就。是故菩薩應遠離諂曲相四法。應常修習行直心相四法。　在家出家菩薩應遠離四諂曲法。如曲木在稠林。難可得出。如世間有佛弟子。雖入佛法不能得出生死深林。何等爲四。一於佛法懷疑不信。無有定心。二於衆生憍慢瞋恨。三於他利心生貪嫉。四毀謗菩薩。惡聲流布。是爲四。何等是四直心相。一者

有罪即時發露。無所隱藏。悔過除滅。行無悔道。二者若以實語。失於王位及諸財寶。猶不妄語。口未曾說輕人之言。三者若人惡口。罵詈輕賤。譏謗繫閉。鞭杖拷掠等罪。但怨前身。不咎於他。信業果報。心無恚恨。四者安住信功德中。諸佛妙法。甚難信解。心清淨故。皆能信受。敗壞菩薩行。四諂曲調和。菩薩有四直行。是故菩薩欲不行諂曲相。欲行直心。如說。應捨離四種。敗壞菩薩法。應習修四種。調和菩薩法。　云何名爲四敗壞菩薩法。一多聞而戲掉。不隨法行。二於教化而生戲論。不敬順和上阿闍梨。三者不能消人信施。致壞防制。而受供養。四者不敬柔善菩薩。心懷憍慢。是爲四。　云何名爲四調和菩薩法。一常樂聞所未聞法。聞已能如所說行。依法依義。依如說行。二隨順義趣。不感言辭。調和易化。於師事中。用喜施作。三不失戒定。清淨活命。四於諸調和菩薩。生恭敬心。隨順情意。破憍慢心。求其功德。復次菩薩有四種錯謬。常於此中。求菩薩短。是名敗壞菩薩。若能親近四種善道。是名調和菩薩。如偈說。菩薩應遠離。四種菩薩謬。菩薩應修習。四種菩薩道。　何謂菩薩四種錯謬。一於非器衆生。說甚深法。是名錯謬。二樂深大法者。爲說小乘。是名錯謬。三於正行道者。持戒善心。輕慢不敬。是名錯謬。四於未成就者。未可信而信。攝破戒惡人。以爲親善。是名錯

謬。何等爲四種菩薩道。一於一切衆生。行平等心。二以善法教化一切。三等爲一切衆生說法。四以正行行於一切衆生。若常行菩薩四種錯謬。不樂思惟諸法。不勤修習善法。則是像菩薩。是故諸菩薩法中。四種像菩薩佛說如是法。一一應遠離。　何等爲四。一貪重利養。不貴於法。二但爲名譽。不求功德。三求欲自樂。不念衆生。四貪樂眷屬。不樂遠離。是爲四。問曰。像菩薩法云何可捨。答曰。若菩薩應修菩薩初行功德。是則能離像菩薩法。是故菩薩若欲離像菩薩法。如偈說。初行四功德。精勤命得生。生已令增長。增長已當護。　何等爲四。一者信解空法。亦信業果報。二者樂無我法。而於一切衆生。生大悲心。三者心在涅槃。而行在生死。四者布施爲欲成就衆生。而不求果報。若人欲生菩薩初行四功德。增長守護者。當親身善知識。如偈說。菩薩當親近。四種善知識。亦應當遠離。四種惡知識。　善薩愛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當親近恭敬供養四種善知識。當深遠離四種惡知識。何等爲四種善知識。一於來求者。生賢友想。以能助成無上道故。二於說法者。生善知識想。以能助成多聞智慧故。三稱讚出家者。生善知識想。以能助成一切善根故。四於諸佛世尊。生善知識想。以能助成一切佛法故。何等爲四種惡知識。一求辟支佛乘。心樂少欲少事。二

求聲聞乘比丘。樂生禪者。三好讀外道路伽耶經。莊嚴文頌。巧問答者。四所親近者。得世間利。不得法利。是故菩薩應親近四善知識。遠離四惡知識。若菩薩能遠離四惡知識。親近四善知識者。則得四廣大藏。過一切魔事法。能生無量福德。盡能攝取一切善法。問曰。何等是菩薩廣大藏法。何等是能過一切魔事法。何等是能生無量福德法。何等是能攝取一切善法。答曰。諸菩薩有四廣大藏妙法。四攝諸善法。菩提心爲先。　何等爲四。一得值佛。二得聞六波羅蜜。三於說法者。心無瞋礙。四以不放逸心樂住阿練若處。是爲四大藏。能過一切魔者。有四法。何等四。一不捨菩提心。二於一切衆生。心無瞋礙。三覺知一切諸見。四於諸菩薩心無憍慢。是爲四。得無量福德法。復有四法。何等爲四。一於法施無所希求。二於破戒惡人。生大悲心。三於教衆生中。發無上菩提。四於下劣衆生。而行忍辱。是爲四。攝一切善法者有四法。何等爲四。一於空閑不現矯異常得。二行四攝。不求恩報。三不惜身命。護持正法。四種諸善根時。以菩提心爲先。是爲四。是一一四法。皆應廣解。於文煩多。故不廣說。今如佛所說。以偈略解。若菩薩欲得諸菩薩藏。欲過一切魔事。欲攝一切善法者。皆當遠離。二空繫二時。二障二垢法。二瘡及二坑。二燒二病法。　若菩薩欲得諸菩薩藏等

功德者應當遠離是諸二法何等爲二虛空繫法一貪著應路伽耶等經二嚴飾衣鉢二縛者一者諸見縛二貪利縛二障法者一親近白衣二疏遠善人二垢法者一忍受諸煩惱二樂諸纏越知識二瘡法者一見他人過二自藏其過二坑法者一毀壞正法二破戒受供二燒法者一以穢濁心而著袈裟二受淨戒者供給出家之人有二病難治一增上慢人自謂能降伏心二求大乘者沮壞其意若菩薩遠離如是等法更有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則能疾得又得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之所稱歎問曰何等法是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何等是諸佛辟支佛阿羅漢之所稱歎答曰能行四諦相疾得佛菩提及行四法者三聖所稱歎　何等爲四諦相一求一切善法故勤行精進二若聽受讀誦經法如所說行三猒離三界如殺人處常求勉出四爲利益安樂一切衆生故自利其心諦名真實不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爲不虛復有四法爲三聖稱歎何等爲四一乃至失命不爲惡事二常行法施三受法常一其心四若生染心即能正觀染心起染因緣是染根者何名爲染何者是染於何事起誰生是染如是正憶念知虛妄無實無有決定信解諸法空故無有法無所有法故如是正觀染因緣故不起諸惡業餘一切煩惱亦如是觀菩薩得是大人所稱歎法離諸惡煩惱業故心則具足捨心者如說具足捨於心求世出世利求此諸利時心無有猒倦　是菩薩具足捨法欲行法施行財施利益衆生故若求世間出世間諸利未得時心無疲懈世間利者善解世間經書技藝方術巧便等出世間利者說諸無漏根力覺道法如說如是求二利心無有疲懈以無疲懈故能得諸深法因從求經書而能得智慧具足知世間最上第一法　無疲懈者疲懈名猒惡所學若無猒惡則心無疲倦若無疲倦則求諸經藝醫方技術禮儀法則皆無疲倦無疲倦故則得智慧具足深知世間宜法世間法者方俗所宜隨世間心世間治法皆悉能知是故能知上中下衆生隨宜而引導善解世間事深有慙愧心隨宜引導者於上中下者各有所宜慙愧者自恥所行名爲慙因他生恥名爲愧有人以自作而羞見他而愧世間法中愧爲先用如經說二清白法擁持世間所謂慙愧如偈說隨人有愧時知法知罪福無愧善人遠無惡而不作問曰何故慈愍教菩薩善知世間宜法答曰菩薩若知世間法者則於衆生易都攏入化導其心令住大乘若不知世法乃至不能教化一人是故世間法者則是教化衆生方便之道菩薩如是知世間法具足慙愧心如說加惡而敬養何況利已者有愧有恭敬不輕笑善

者　是菩薩愧心多故於諸惡人常能恭敬供養迎送問訊何況善人能利於我有功德者有愧恭敬二心故於諸賢善少知識者而不輕慢作是念有功德者自隱於世如灰覆火鄙薄世法不應輕賤若我以小因緣而輕賤者即便得罪復次凡諸有所作難難能究竟則於世間中亦是不退相　是菩薩凡有所作若起塔寺若設大會若救罪人如是等一切世間諸難事中心無廢退所造未成要以種種諸方便力身口心力令得成就不但佛法有不退轉世間事中亦有不退轉相問曰以何因緣能成此事答曰有堪忍力者則能究竟如說得大堪忍力深供養諸佛隨佛所教化皆悉能受持　菩薩得堪忍力故以是力於諸佛供養敬禮隨宜供奉衣服飲食等又佛教化若持戒禪定若降伏心意若實觀諸法於是事中盡堪任力如人得利刀宜應有益中用不於無益中用如說以信悲慈捨堪受無疲倦又能知義趣引導衆生心愧堪受第一深供養諸佛住佛所說中正行所十法　能淨治初地是則菩薩道若菩薩以信爲始後住佛說則能淨治初地是十法中以信爲初信名於諸佛法因緣中心得決定又加好樂何以故是菩薩心性清淨故得深根信力有信力故於衆生中而生悲心作是念一切諸佛法以大悲爲本我今一心好樂佛法是故於衆生中應生悲心此悲漸增則成大悲得大悲故於衆生中則生慈心作是念我應隨力利益衆生則成實悲行慈利衆生時即能行捨內外所有皆能施與作是念如我是物爲欲利益安樂衆生則成實慈又諸衆生信受我語爲欲行捨求利財物故堪受種種諸苦惱事作是念若有疲猒則於世間技藝經書佃作工巧諸求財利因緣則無所獲是故應於世間技藝經書等無有疲猒以堪受故能知義趣作是念世間經書以義爲味若人善知經書義味則於世法悉能通了能通了故則能引導上中下衆生作是念若人無有慙愧則不能令衆生歡喜爲令喜故當行慙愧作是念若無堪受則不成世間出世間利有堪受故則能引導一切衆生皆令歡喜心歡喜故信受我語以信受故勤行方便而作唱導作是念若衆生供養佛者則多所利益欲令衆生供養佛故即自一心供養於佛及形像舍利衆生信受則便隨效供養於佛種人天因緣住於三乘菩薩如是次行十法則能淨治初地

念佛品第二十

菩薩於初地究盡所行處自以善根力能見數百佛菩薩如是調伏其心深愛佛道如所聞初地得具足究竟自以善根福德力故能見十方現在諸佛皆在目前問曰但以善根福德力故得見諸佛爲

更有餘法耶荅曰佛爲颰陀婆所說深三昧得是三昧實能得見諸佛颰陀婆羅是在家菩薩能行頭陀佛爲是菩薩說般舟經般舟三昧名見諸佛現前菩薩得是大實三昧雖未得天眼天耳而能得見十方諸佛亦聞諸佛所說經法問曰是三昧者當以何道可得荅曰當念於諸佛處在大衆中三十二相具八十好嚴身　行者以是三昧念諸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莊嚴其身比丘親近諸天供養爲諸大衆恭敬圍遶專心憶念取諸佛相又念諸佛是大願者成就大悲而不斷絕具足大慈深安衆生行於大喜滿一切願行於捨心捨離憎愛不捨衆生行於諦處常不欺誑行於捨處淨除慳垢行於善處其心善寂行於慧處得大智慧具行檀波羅蜜爲法施主具行尸羅波羅蜜戒行清淨具行羼提波羅蜜能忍如地具行毗梨耶波羅蜜精進超絕具行禪波羅蜜滅諸定障具行般若波羅蜜破智慧障礙手足輪相能轉法輪足安立相安住諸法手足網縵相滅諸煩惱七處滿相諸功德滿手足柔軟相說柔和法纖長指相長夜修集諸善妙法足趺廣相眼廣學廣大直身相說大直道足趺高相一切中毫毛上旋相能令衆生住上妙法伊尼鹿蹲相蹲腨漸麤臂長過膝相譬如金鋋陰馬藏相有法寶藏身金色相有無量色皮細薄相說細妙法一一毛相示一相法白毫莊嚴面相樂觀佛面無猒師子上身相如師子無畏肩圓大相善分別五陰腋下滿相滿大善根得味味相具足寂滅味方身相破生死界肉髻相頭未嘗低敬古大相色如真珊瑚能自覆面梵音相身相至梵天師子頰車相肩廣相能破外道齒齊相行清白纖齒平等相平等心於一切衆生齒密緻相離諸貪著四十齒相具足四十不共法紺青眼相慈心視衆生牛王睫相睫長不亂得希有色樂見無猒以此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間錯映發福德具足威力殊絕名聞流布戒香塗身世法所不動諸煩惱所不染惡言所不訶遊戲諸神通諸佛如是威力猛盛無敢當者以慧說法如師子吼如意自在以精進力破諸癡闇以大光明普照天地諸問荅中最無有上一切仰瞻無下觀者常以慈心觀察衆生念如大海定如須彌忍辱如地增長衆生所種福德如水滋潤能生衆生諸善根力如風開發成就衆生如火熟物智慧無邊猶如虛空普雨大法如大密雲不染世法猶如蓮華能破外道如師子搏鹿能舉重擔如大象王能導大衆如大牛王眷屬清淨如轉輪王世間最上如大梵王可愛可樂如清天明月普照能然猶如朗日與諸衆生安樂因緣猶如仁父憐愍衆生隨宜將護猶如慈母所行清淨如天真金有大勢力如天帝釋

勤利世間如護世主治煩惱病猶如醫王救諸衰患猶如親族積諸功德如大庫藏其戒無量其定無邊其慧無稱解脫無等解脫知見無等等於一切事最無有比一切世間最無上故名第一人成大法故名爲大法人如是菩薩以大人相念觀諸佛是諸佛者於無量無邊百千萬億不可思議不可計劫修習功德善能守護身口意業於過去未來現在無爲不可說五藏法中悉斷諸疑定荅分別荅反問荅置荅於四問荅無有錯謬善說根力覺道念處正勤如意三十七助道法善能分別無明諸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因果於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無所繫著善說九部經法修多羅祇夜受記伽陀優陀那尼陀那如是諸經斐佛儞未曾有經不爲貪欲瞋恚愚癡憍慢身見邊見邪見見取戒取疑諸使所使不爲無信無慚愧諂曲戲調放逸懈怠睡眠瞋恨慳嫉諸惱所侵知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可去已去可見已見所作已辦盡破怨賊具足諸願是世間尊是世間父是世間主是善來善去善意善寂善滅善解脫者在無量無邊十方恒河沙等世間中住如現在前菩薩又應以八十種好念觀諸佛甲色鮮赤行清白法甲隆而大生在大家甲色潤澤深愛衆生指圓纖長其行深遠指肉充滿善根充滿指漸次而長次第集諸佛法脉覆不見不覆身口意命脉無麤結破煩惱結踝平不現不隱藏法足不邪曲度脫邪衆行如師子是人中師子行如象王是人象王行如鵝王高飛如鴻行如牛王人中最尊行時右旋善說正道身行不傴曲心常不曲身堅而直讚堅牢戒身漸次大次第說法普身諸分大而端嚴善能解說大妙功德身相具足具足法者足步間等等心衆生其身淨潔三業清淨身膚細耎心性自耎身離塵垢善見離垢身不縮沒心常不沒身無邊量善根無量肌肉緊密永斷後身支節分明善說十二因緣分別明了身色無闇如見無闇腹圓周滿弟子行具腹淨鮮潔善能了知生死過惡腹不高出破憍慢心腹平不現說平等法齊圓而深通甚深法齊右旋弟子順教身徧端嚴弟子徧淨威儀鮮潔心淨無比身無黑子無黑印法手耎勝兜羅綿受化者身輕如毛手畫又深威儀深重手畫文長觀受法者長遠後事手畫潤澤捨親愛潤得大道果面貌不長結戒有閒脣赤如頻婆果見一切世間如鏡中像舌柔而輭先以耎語廣度衆生舌薄而廣功德純厚舌赤如染染凡夫心難解佛法令解聲如雷震不畏雷聲其聲和柔說柔耎法四牙圓直說直道法四牙俱利度利根者四牙鮮白清白第一四牙齊等住戒平地牙漸次細漸次說四諦法鼻高隆直住智高山鼻中清

淨。弟子清白。眼廣而長。智慧廣遠。睫不希疏。善擇衆生。眼白黑淨。鮮如青蓮華葉。天人妹女。以好眼敬禮。眉高而長。名聞遠流。眉毛潤澤。善知柔法。耳等相似。聞法者等。耳根不壞。度不壞心衆生。額平而好。善離諸見。額廣無妨。廣破外道。頭分具足。善具大願。髮色如黑蜂。轉五欲樂。髮厚而纖。結使以盡。美髮柔懦。爽利智。智者能知法味。髮不散亂。言常不亂。髮潤而澤。常無麤言。髮有美香。以七覺意香華。隨宜化導。髮中有德字。安字。善字。手足中亦有德字。安字。善字。菩薩如是應念諸佛處在大衆講說正法。坐師子座。其座以瑠璃雜寶爲脚。以真珊瑚妙赤真珠以爲机。金薄帷帳柔耎滑澤。種種天衣以爲敷具。有寶師子。赤金爲身。琥珀爲眼。硨磲爲毛。珊瑚爲舌。白金剛爲四牙。真白銀爲髮毛。髮長廣具足。其牀在此四師子上。大象王牙。以爲先拔其承足機。衆寶所成。爲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之所敬禮。諸佛如是在此牀上。著蜎支泥洹僧。不高不下。覆身三分。周帀齊整。著淡色袈裟。絛數分明。不高不下。亦不參差。處八部大聖。莊嚴衆中。人天大會。龍金翅鳥俱共聽法。心無瞋恚。一切大衆深心愍愧。歡喜於佛。皆共一心。聽佛所說。受持思惟。如所說行。專心聽受。心清淨故。能障諸蓋。一切大衆瞻仰如來。無有厭足。衣毛皆竪。泣淚。心

熱。或有大喜。有如是者。則知其人心得清淨。寂默湛然。如入禪定。無愛無恚。心無餘緣。有大悲相。慈愍衆生。欲救一切。心不諂曲。寂滅清淨。分別好醜。有大志量。不沒不縮。不高不下。佛悉瞻見。處在如是大衆說法。易解易了。樂聞無厭。音深不散。柔耎悅耳。從齊而出。咽喉舌根鼻額上齗齒脣氣激變成音句。柔耎悅耳。如大密雲雷聲隱振。如大海中猛風激浪。如大梵天音聲引導。可度衆生。離眉眼脣。可訶語法。言不闕少。又不煩重。所說無疑。言必利益。無有誑語。可破語等。離如是過。遠近等聞。四種問難。隨意能答。開示四諦。令得四果。建立義端。因緣結句。語言法則。皆悉具足。種種所說。事義易了。所宣分明。事不隱曲。言不卒疾。又不遲緩。始終相稱。無能難者。以如是語。敷演說法。初中後善。有義有利。唯法具足。能令衆生得今世報。無有時節。可得嘗試。能滿所願。深妙智者。以內可知。能滅衆生三毒猛火。能除一切身口意罪。善能開示戒定慧品。初以名字。後令知義。而生歡喜。從喜生樂。從樂生定。從定生如實知。從實知生厭離。從厭離滅結使。滅結使故得解脫。如是能令此法次第。善能開示。諦捨滅慧四處。能示衆生。令滿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波羅蜜。能令衆生次第得至喜地。淨地。明地。炎地。難勝。現前。深遠。不動。善慧。法雲。能分別聲聞辟支佛乘。大

乘。能令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能令成就人天之中。所有富樂。是爲一切第一利益。諸功德藏。如是正心憶念諸佛。在閑靜處。除却貪欲瞋恚睡眠疑悔調戲。一心專念。不生障礙。失定之心。以如是心專念諸佛。若心沒當起。若散當攝。并見大衆。常如現前。未入定時。常應稱讚相好二事。以偈歎佛。令心調習。如此偈說。　世尊諸相好。何業因緣得。我以相及業。稱讚於大聖。足相千輻輪。清淨眷屬施。以是因緣故。賢聖衆圍遶。足下安立相。受善持不失。是故魔軍衆。不能得毀壞。手足指網縵。身相紫金色。善行攝法故。大衆自然伏。手足極柔耎。身有七處滿。隨意食施故。多得自然供。長指廣脚跟。身牗大直相。離殺因緣故。乃至於劫壽。毛上向右旋。足趺隆高相。常進諸善事。故得不退法。伊泥鹿蹲相。常樂讚誦經。爲人說法故。疾得無上道。臂下過膝。一切所有物。求者無恡惜。隨意化導人。陰藏功德藏。善和離散故。多得人天衆。淨慧眼爲子。薄皮擢金光。妙衣堂閣施。故多得妙衣。清淨房樓觀。一孔一毛生。眉間白毫峙。常爲最上護。故於三界尊。身上如師子。兩肩圓而端。常行仁愛語。無有違反者。腋滿知味相。病施醫藥故。人天皆敬愛。身無有疾患。身圓肉髻相。和悅心施福。勸化剛強者。法王中自在。迦陵頻伽音。廣舌聲如梵。所言常柔耎。得大聖八音。光加以思慮。後言必有實。故得師子頰。見者

皆信伏。齒白齊密相。所曾供養者。後常不輕故。眷屬心和同。上下四十齒。密緻不疏漏。無諂不妄語。徒衆不可破。眼黑青白明。睫相如牛王。慈心和視故。觀者無厭足。雖轉輪聖王。與主四天下。有是諸相好。光明不如佛。我所稱歎說。諸相好功德。願令一切人。心淨常安樂。　菩薩又應以八十種好。念諸佛如此偈說。　諸佛有妙好。八十莊嚴身。汝等應歡喜。一心聽我說。世尊圓纖指。其甲紫紅色。隆高有潤澤。所有無有量。膝平踝不現。雙足無邪曲。行如師子王。威望無等比。行時身右旋。安庠有儀雅。方身分次第。端嚴可愛樂。身堅柔懦軟。支節甚分明。行時不遠近。諸根悉充滿。肌體極密緻。鮮明甚清淨。身形甚端雅。無有可訶處。腹圓不高現。齊深而無孔。其文右向旋。威儀甚清淨。身無有疵點。手足極柔耎。其文深且長。脩直有潤色。舌薄而不長。牙白圓纖利。脣色頻婆果。音深若鴻王。鼻隆眼明淨。睫稱而不亂。眉高毛柔耎。端直不邪曲。眉毛齊而整。善知諸法過。眉毛色潤澤。善度潤衆生。耳滿長而等。不壞甚可愛。額廣而齊整。頭相皆具足。髮稱而不亂。如黑蜂王色。清淨而香潔。中有三種相。　是名八十種好。以此八十種好。間雜莊嚴三十二相。若人不念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讚歎佛身者。是則永失今世後世利樂因緣。　榜笞上步更反下丑之反牗丑恭又君抵下

直尼反緻（直利反）穎（蘇胡反）齷（烏谷反）踝
胡尾反纖利（上息廉反正作銛）𩩍（毋由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五　九震

論（十住毗婆沙論五）

四十不共法品第二十一　菩薩如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念佛生身已。今應念佛諸功德法。所謂又應以四十。不共法念佛。諸佛是法身。非但肉身故。　諸佛雖有無量諸法。不與餘人共者。有四十法。若人念者。則得歡喜。何以故。諸佛非是色身。是法身故。如經說。汝不應但以色身觀佛。當以法觀。四十不共法者。一者飛行自在。二者變化無量。三者聖如意無邊四聞聲自在。五無量智力。知他心。六心得自在。七常在安慧處。八常不妄誤。九得金剛三昧力。十善知不定事。十一善知無色定事。十二具足通達諸永滅事。十三善知心不相應無色法。十四大勢波羅蜜。十五無礙波羅蜜。十六一切問答。及受記具足答波羅蜜。十七具足三輪說法。十八所說不空。十九所說無謬失。二十無能害者。二十一諸賢聖中大將。二十五四不守護。二十九四無所畏。三十九佛十種力。四十無礙解脫。是為四十不共之法。今當廣說。飛行自在者。諸佛飛行如意自在。如意滿足遠疾無礙。

所以者何。佛若欲於虛空。先舉一足。次舉一足。即能如意。若欲舉足蹋虛空去。若欲住立不動而去。即能得去。若結加趺安坐而去。亦能得去。若欲安卧而去。亦復能去。若欲於青瑠璃莖。真珊瑚葉。黃金為鬚。如意珠臺。無量圍遶。如日初出。是寶蓮華。徧於空中。蹈上而去。若欲如日月宮殿。帝釋勝殿。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諸梵王等宮殿。隨意化作。如彼宮殿。坐中而去。即能成辦。若更以餘種種因緣。隨意能去。是故說言。隨諸所願。皆能滿足。是故諸佛能以一步。過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有人言。佛能一念頃。過若千國土。有人言。若如佛一步一念。能如是去。即可得量經中說。諸佛力無量。是故當知。諸佛虛空飛行自在。無量無邊。何以故。若大聲聞弟子。神通自在。以一念頃。能過百億閻浮提。瞿陀尼。弗婆提。欝多羅越。四大天王。忉利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天。一瞬中過若千念。積此諸念。以成一日。七日。一月。一歲。乃至百歲。一一日過王十三億二百九十六萬六千三千大千世界。如是聲聞人。百歲所過。佛一念能過。復次假令恒河中沙。一沙為一河。有大聲聞神通第一。壽命如是諸恒河沙大劫。於一念中。過若千世界。積如是念。以為日月歲數。以自在力。盡是諸大劫數。所過國土。佛能一念中過。諸佛飛行自在。如是遠疾。於

一切鐵圍山。十寶山。四天處。忉利天處。夜摩兜率陀化樂他化自在。梵世梵衆大梵少光。無量光。光音少淨無量淨徧淨廣果無想不廣不熱善見妙見阿迦尼吒天。如是諸處。大風大水劫盡火等。及諸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諸天魔及梵沙門婆羅門及得諸神通者。不能爲礙。是故說飛行無礙。又飛行自在。如意所作。出沒於地。能過石壁諸山障礙等。佛於此事。勝諸聖人。又佛能以常身。立至梵天。聲聞人所不能及。有如是等差別變化自在者。變化事中。有無量力。餘聖變化。有量有邊。諸佛變化。無量無邊。餘聖於一念中變化一身。佛以一念。隨意變化有無量事。如大神通經中說。佛從齋中。出蓮華。上有化佛次第徧滿。上至阿迦尼吒天。諸佛變化。所作衆事。種種色種種形。皆以一念。又聲聞人。能於千國土內變化。諸佛能於無量無邊國土變化自在。又能倍是。諸佛得堅固變化三昧。又諸佛變化能過恒沙世界。皆從一身出。復次佛能普於十方無量無邊世界。現生。受身。墮地行七步。出家學道。破魔軍衆。得道轉法輪。如是等事。皆以一念作之。是諸化佛。皆亦復能施作佛事。如是等諸佛所變化事。無量無邊。又於聖如意中。有無量力。聖如意者。所謂從身放光。光猶猛火。又出諸雨。變化壽命。隨意長短。於一念頃。能至梵天。能變諸物。隨意自在。能動大地。光明能照無量世界。而不斷絕。聖如意者。不與凡夫等。故無有量。故過諸量。故諸凡夫等。雖變化諸物。少不足言。聲聞人。能裂千國土。還使令合。能令壽命。若至一劫。若減一劫。還能令短。短已復能令長。於一念中。能至千國土。梵世界。能於千國土。隨意變化。能動千國土。能身出光明。相續不絕。照千國土。設使身滅。能留神力變化。如本。於千國土。小辟支佛。能於萬國土。萬種變化。中辟支佛。能於百萬國土。百萬種變化。大辟支佛。能於三千大千國土變化如上。諸佛世尊。能過諸恒河沙世界算數變化。身出水火。能來恒河沙等世界。令如微塵。又能還合。能住壽命。無量劫數。還能令少。少已還能令長。能於無量時住。變化隨意。能以一念。至無量無邊恒河沙等世界。能以常身立至梵世。又能變化無量無邊阿僧祇世界。皆令作金。或令作銀。瑠璃珊瑚。硨磲瑪瑙。取要言之。能令作無量寶物。隨意所作。又復能變恒河沙等世界。大海水。皆使爲乳酥油酪蜜。隨意雨成。又能以一念變諸山皆是真金。過諸算數不可稱計。又能震動無量無邊世界。一切欲界色界諸天宮殿。又以一念。能令若干金色光明徧照如是無量世界。日月光明及欲色界諸天宮殿光明。皆令不現。雖滅度後能於如是諸世界中。隨意久近。流布神力。常不斷絕。聞聲自在者。諸佛所

聞聲中。隨意自在。若無量百千萬億伎樂。同時俱作。若無量百千萬億衆生。一時發言。若遠若近。隨意能聞。假令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同時俱作。若千百千萬種伎樂。徧滿世界。復有恒河沙等世界衆生。同時以梵音。徧滿一切世界。諸佛若欲於中聞一音聲。隨意得聞。餘者不聞。聲聞所應聞者。若有大神力障者。不能得聞。諸佛所聞音聲。雖有大神力障。亦能得聞。聲聞能聞千國土內音聲。諸佛世尊所聞音聲。過無量無邊世界。最細音聲。皆亦得聞。大神力聲聞。住梵世界。發大音聲。能滿千國土內。諸佛世尊。若住於此。若住梵世。若住餘處。音聲能滿無量無邊世界。若欲令衆生聞。過無量無邊世界最細音聲。能令得聞。欲令不聞。即便不聞。是故但有諸佛。於音聲中。得自在力。知他心無量自在力者。諸佛世尊。於無量無邊世界。現在衆生。悉知其心。餘人但隨名相。故知諸佛。以名相義故知。又餘人。不能知無色界衆生諸心。諸佛能知。餘人雖有知他心智。大力勢者。障則不能知。假使一切衆生。成就心通。皆如舍利弗。目揵連。辟支佛等。以其神力。障一人心。不令他知。而佛能壞彼神力。得知其心。復次佛以神力。悉知衆生上中下心。垢心淨心。又知諸心。各有所緣。從是緣至是緣。次第徧知。一切諸緣。又以實相。知衆生心。是故諸佛。以無上力。悉知他心。第一調伏心。波羅蜜者。善知諸禪定三昧解脫。住入起時。諸佛若入定若不入定。欲繫心一緣中。隨意久近。如意能住。從此緣中。更住餘緣。隨意能住。若佛住常心。欲令人不知。則不能知。假使一切衆生。知他心智。如大梵王。如大聲聞辟支佛。成就智慧。知他人心。以此心智。令一人得。是人欲知佛常心。若佛不聽。則不能知。如七方便經中說。行者善知定相。善知住定相。善知起定相。善知安隱定相。善知定行處相。善知定生相。善知宜諸定法。不宜諸定法。是名諸佛第一調伏心波羅蜜。諸佛常安慧者。諸佛安慧。常不動念。常在心。何以故。先知而後行生。隨意所緣中。住無疑行故。斷一切煩惱故。出過動性故。如佛告阿難。佛於此夜。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切世間。若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以盡苦道。教化周畢。入無餘涅槃。於其中間。佛於諸受。知起知住。知生知滅。諸相諸觸。諸覺諸念。亦知起知住知生知滅。惡魔七年。晝夜不息。常隨逐佛。不得佛短。不見佛念不在安慧。是名諸佛常住安慧。行中不忘失法者。諸佛得不退法故。通達五藏法故。得無上法故。諸佛常不忘失。諸佛菩提樹下所得。乃至入無餘涅槃。若天魔梵沙門婆羅門及餘聖人。無能令佛有所忘失。如法印經中說。道場所得。是名實得。更無勝法。如衣毛豎經說。舍利弗。若人實語。有能於法不忘

失者。應說我是。何以故。唯我一人。無所忘失。是名諸佛於法無忘失。金剛三昧者。諸佛世尊。金剛三昧。是不共法。無能壞故。於一切處無有障礙故。得正徧知故。壞一切法障礙故。等貫穿故。得諸功德利益力故。諸禪定中最上故。無能壞者。是故名爲金剛三昧。如金剛實無物能破者。是三昧亦如是。無法可以壞者。是故名金剛三昧。問曰何故不可壞。答曰。一切處無有礙故。如帝釋金剛。無有礙處。是三昧亦如是。問曰是三昧何故名一切處不礙。答曰。正通達一切法故。諸佛住是三昧。悉能通達。過去現在未來。過去三世。不可說五藏。所攝法。是故名一切處不礙。若諸佛住是三昧。諸所有法。若不通達。名爲有礙。而實不尒。是故名無礙。問曰何以故是三昧通達一切法。答曰。是三昧能開一切障礙法故。所謂煩惱障礙。定障礙。智障礙。能開故。是名能通達。一切法。問曰。是三昧何故能開一切障。餘三昧不能。答曰。是三昧善等。貫穿三法。能壞諸煩惱山。令無餘故。正徧通達。一切法故。善得不壞心解脫故。是故此三昧。能開一切障礙。問曰。是三昧何故等貫穿三法。答曰住是三昧得力故。能得一切諸功德。餘三昧無如是力。是故是三昧能等貫穿。問曰。何故住是三昧得力故。能得一切諸功德。答曰。是三昧於諸定中。最爲第一。是故住是三昧。能得諸功德。問曰。何故

是三昧。於諸定中。最爲第一。答曰。是三昧。無量無邊。善根所成故。於諸定中。最爲第一。問曰。是三昧何故無量無邊。善根所成。答曰。是三昧唯一切智人有。餘人所無。是故名爲金剛三昧。

四十不共法中。難一切智人品第二十二。

問曰。汝說金剛三昧。唯一切智人有。餘人所無。若是三昧。但一切智人有。餘人無者。即無是三昧。何以故。無一切智人故。何以故。所知法無量無邊。而智慧有量有邊。以此有量有邊智慧。不應知無量事。如今現閻浮提水陸衆生。過諸算數。是衆生三品。若男若女。非男非女。在胎孩童。少壯衰老。苦樂等法。過去未來現在。諸心心數法。及諸善惡業。已集今集當集。已受報今受報未受報。萬物生滅。及閻浮提中。山河泉池。草木叢林。根莖枝葉花果。所可知者。無有邊際。餘三天下亦如是。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物亦如是。三千大千世界物。一切世界所可知物亦如是。但世間數尚無量無邊。難可得知。何況諸閻浮提。諸世間中。衆生非衆生諸物分分。以是因緣。當知所可知物。無量無邊故。無一切智者。若謂智慧有大力。於所知法中無障礙故。徧知一切可知法。如虛空徧在一切法中。是故應有一切智人者。是事不然。智大力可尒。但智不能自知。如指端不自觸。是故無一切智。若謂更有智能知是智。是亦不然。何以故。有無窮過故。知。若自知。若以他知。二俱不然。若是知有無量力。以不自知故。不得言有無量力。是故無有能知一切法智。知不無知。一切法智故。則無一切智者。何以故。一切智者。以智知一切法。復次。所知法無量無邊。若知合百千萬億智人。尚不能盡知。何況一人。是故無有一人能知一切法。無有一切智。若謂不以徧知一切山河衆生非衆生故。名一切智人。但以盡知一切經書故。名一切智人者。是亦不然。何以故。佛法中不說韋陀等經書義。若佛是一切智者。應用韋陀等經書。而實不用。是故佛非一切智人。又四韋陀羅經。有量有限。今世尚無盡能知者。況有盡知一切經書。是故無有一切智人。復次。有經書能增長貪欲歌舞音樂等。若一切智人知是事者。即有貪欲。是經書。是貪欲因緣。若有因必有果。若一切智人。不知此事。則不名一切智人。復次。有諸經書能助瞋恚。喜鬬於人。所謂治世經書等。若知是事則有瞋恚。何以故。有因必有果故。若不知則不名一切智人。是故知無一切智人。復次。佛不必盡知未來世事。譬如我今難一切智人。佛無經書預記是人如是姓如是家在某處。以如是事難一切智人。若謂佛盡知。何以故不說是事。若說。經者。經中應有。不說是事是故知非一切智人。復次。佛若盡知未來世事。應當預知調達出家已破

僧。若知者。不應聽出家。復次。佛不知木機激石。佛若預知者。則不應於中經行。復次佛不知旃遮婆羅門女。以婬欲謗。若佛先知。應告諸比丘。未來當有是事。復次有梵志嫉佛故。於餘處殺梵志女。孫陀羅。於祇洹塹中埋。佛不知是事。若知是者。應於諸梵志所。救此女命。至調達所推石下。不說婆羅門女梵志女事。以不知故。當知佛不盡知未來世。是故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入婆羅門聚落。乞食空鉢而出。不能預知魔時轉諸人心。乃至不得一食。佛若知者。則不應入婆羅門聚落。是故知佛不盡知未來事。復次。阿闍世王欲害佛故。放守財醉象。佛不知故。入王舍城乞食。若預知者。則不應入。是故佛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佛不知惡涅達多請佛因緣。即受其請。將諸比丘。詣韋羅闍國。是婆羅門。忘先請故。使佛食馬麥。若佛預知婆羅門忘請佛及僧者。則不應受請三月食馬麥。是故知佛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受須涅叉多羅爲弟子故。則不知未來事。是人惡心堅牢。難化不信佛語。佛若知者。云何受爲弟子。受爲弟子故。則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若佛是一切智人。則應防護未有犯罪者。當爲結戒。以先不知結戒因緣。有作罪已。方乃結戒。則不知未來事。不知未來事故。則非一切

智人復次佛法但以出家受戒數歲處在上座恭敬禮拜不以耆年貴族諸家功德智慧多聞禪定果斷神通爲大若是一切智者應以耆年貴族諸家功德智慧多聞禪定果斷神通爲大供養恭敬若如是者名爲善制歲數者受戒年數如五歲道人禮六歲者貴族者世間有四品衆生婆羅門刹利毗舍首陀羅首陀羅應恭敬韋舍刹利婆羅門韋舍應恭敬刹利婆羅門刹利應恭敬婆羅門諸家者工巧家賣貫家居士家長者家大臣家王家等於諸家中其小家應恭敬大家如是於貧賤中出家者應恭敬富貴中出家者功德者毀戒人應恭敬禮拜持戒持戒者不應禮毀戒者不行十二頭陀者應禮行十二頭陀者不具足行頭陀者應禮具足行頭陀者智慧者無智慧人應禮敬有智慧者多聞者少聞人應禮多聞者不多誦者應禮敬多誦者果者須陀洹應禮敬斯陀含如是展轉應禮阿羅漢一切凡夫應禮得果者斷者少斷結使及未斷者應禮多斷者神通者若未具神通者應禮具足神通者佛若如是次第善說供養恭敬法者是爲上說而實不介是故知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尚不能知現在事汝若謂我云何知佛不知現在事者今當說之有衆生結使薄者無業障者離八難者堪行深法者能成正法者而佛不知佛成道已初欲說法生如是疑我所得法甚深玄遠微妙寂滅難知難解唯有智者可以內知世間衆生貪著世事此中除斷一切煩惱滅愛厭離第一難見若我說法衆生不解徒自疲苦生如是疑而實衆生有薄結使無業障者有離八難者堪行深法者能成正法者佛不能知如是衆生已故當知不知現在事又作是念昔我苦行五比丘供養執侍應先利益今在何處作是念已時有天告今在波羅奈鹿野苑中是故當知佛不知現在事不知現在事故則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得道已受請說法而作是念我今說法誰應先聞即復念言欝頭藍弗此人利根易可開悟介時此人先以命終而佛方求時天告言昨夜命終佛又思惟迴心欲度阿羅羅天復白言是人七來七日若佛是一切智者先應知此諸人命終而實不知不知過去事故則不名一切智人一切智人法應度可度者不可則置復次佛處處有疑語如巴連弗城是事當以三因緣壞若水若火若內人與外人謀若佛是一切智人者則不應有疑惑語是故知非一切智人復次佛問比丘汝等聚會爲說何事如是等問若一切智人者則不應問如是等事以問他故非一切智人復次佛自稱讚身毀呰他人如經中說佛告阿難唯我一人第一無比無與等者告諸比丘尼揵子等是弊惡人成就五邪法諸尼揵子等無信無慚

無愧寡聞懈怠少念薄智又說梵志尼揵諸外道弟子等諸不可事若自稱讚毀呰他人世人尚愧何況一切智人有此事故非一切智人復次佛經始終相違如經中說諸比丘我新得道又言我得往古諸佛所得道世間有智尚離終始相違何況出家一切智人而有相違以終始相違故當知非一切智人是故汝說金剛三昧唯一切智人得是事不然無一切智人故一切智三昧亦不成荅曰汝莫說此佛實是一切智人何以故凡一切法有五法藏所謂過去法未來法現在法出三世法不可說法唯佛如實徧知是法如汝先難所知法無量無邊故無一切智人者我今當荅若所知法無量無邊智亦無量無邊以無量無邊智知無量無邊法無咎若謂是知亦應以智知是則無窮者今當荅汝應以智知如世間人言我是智者我是無智者我是麤智者我是細智者以是因緣以智知知故則無無窮過如以現在知知過去智則盡知一切法無有遺餘復次如人數他通身爲十知亦如是自知亦他知則無有咎如燈自照亦照他如汝所說知合百千萬億智人尚不能盡知一切法何況一人知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一智慧人能知衆事雖復衆多無有智慧不能有所知如百千盲人不任作導一人有眼任爲導師是故汝以一人爲難雖復多智於佛則無智是事不然汝謂佛不說韋大等外經故非一切智人者今當荅韋大中無善寂滅法但有種種諸戲論事諸佛所說皆爲善寂滅故佛雖知韋大等經不能令人得善寂滅是故不說問韋大中亦有善寂滅解脫說世間先皆幽闇都無所有初有大人出現如日若有見者得度死難更有餘道又說人身小則神小人大則神大身爲神宅常處其中若以智慧開解神縛則得解脫是故當知韋大中有寂滅解脫荅曰無是事也何以故韋大中有四顛倒世間無常而別有常世間如說一作天祠墮落再亦墮落三作則不墮是爲無常中常顛倒世間苦而說有常樂處是爲苦中樂顛倒又說我神轉爲子願使壽百歲子是他身云何爲我是爲無我中我顛倒說身清淨第一無比金銀珍寶無及身者是名不淨中淨顛倒顛倒則無實無實云何有寂滅是故韋大中無善寂滅法問曰韋大中說能知韋大者清淨安隱云何言無善寂滅法荅曰知韋大者雖說安隱非畢竟解脫於異身中生解脫想是說因長壽天說爲解脫是故韋大中實無解脫復次韋大中略說有三義一者呪願二者稱讚三者法則呪願名爲令我得妻子牛馬金銀珍寶稱讚名爲汝火神頭黑頸赤體黃常在衆生五大中法則名爲是事應作是不應作如從昴星初受火法而實呪願稱讚法則無

有寂滅解脫何以故貪著世樂然蘇呪願無真知慧不斷煩惱何者解脫問曰韋大法自古有之第一可信汝言無善寂滅故不可信者是事不然何以故佛法近乃出世韋大自古久遠常在世間是故古法可信近法不可信汝言韋大中無善寂滅法是事不然答曰時不可信無明邪見自古亦然有無明先出正智後出邪見先出正見後出不可以無明邪見先出故可信正智正見後出不可信如先有汚泥後有蓮華先有疾後有藥如是不可以在先出者爲貴是故韋大先出佛法後出謂不可信者是事不然復次過去定光等諸佛皆先出世其法則古出韋大是後出若汝以先久爲貴者此諸佛及法則應是貴問曰韋大不能作善寂滅是故佛法中不說若佛知不能作寂滅何用知爲若不知則非一切智人二俱有過答曰汝語非也佛先知韋大不能善寂滅故不說亦不修行問曰若佛知韋大無有利益故而說不修習者何用知爲答曰大智之人應悉分別是正道是邪道欲令無量人衆度險惡道故行於正道譬如導師善分別邪道正道佛亦如是既自得出生死險道亦復欲令衆生出故善知八直聖道亦知韋大等邪險惡道爲離邪惡道故行於正道但知而不說猶如農夫爲穀種植至秋收穫亦得草然佛亦如是爲無上道故勤行精進得菩提

亦知韋大等諸邪道是故無咎如汝先說無人能有具知四韋大者此難不然世間人各有念力有人一日能誦五偈有誦百偈有誦二百偈若人一日不誦十偈則謂無能誦百偈出百偈者此非實語汝等不能盡知故便言都無智者若人見一人不能度河便言無能度者是人不名正說何以故自有餘大力者能度此亦如是設使餘人不能盡知一切智者知之何咎復次脾娑仙人皆讀韋大亦應成一切智若有盡讀韋大何以言無一切智若汝言有經書能生貪欲瞋恚者我今當答若人欲長壽應離死因緣佛亦如是欲斷一切衆生貪欲瞋恚應知貪欲因緣復次如汝所說能知生貪欲瞋恚經書則有貪欲瞋恚者無有是也佛雖知是不用不行故無過咎如人知死因緣則不死若行死因緣則死是事亦尒若汝說不知未來事故不名一切智者我今當答此則非難我等亦知有難一切智者如經中說佛告諸比丘凡夫無能有三相不應思而思不應說而說不應作而作是故皆已總說汝等未來世凡夫皆在其中無利益故何用分別說其名字等若謂佛知有難不預答者亦不須此今現四衆中亦有善斷疑難者今亦有能破諸難問者何用先答如汝今日現見比丘之中能破婆羅門者是故不須先答又先時亦有答散在衆經人不能具知佛法

故不知處所若言受調達出家事我今當答謂受調達出家則非一切智人者是謂不然調達出家非佛所度問曰若餘人度者佛何以聽答曰善惡各有時不必出家便惡調達出家之後有持戒諸功德是故出家無過復次調達於十二年清淨持戒讀六萬法藏此果報者當來不空必有利益汝說調達機關激石者我今當說諸佛成就無殺法故一切世間無能奪命者問曰若成就不殺法者何故迸石而來答曰佛於先世種壞身業定報應受示衆生業報不可捨故現受是故自來汝言旃遮女佛不先說者我今當答以旃遮女故譏佛者不能壞一切智人因緣若佛先說旃遮女當來謗我者旃遮女則不來復次佛先世謗人罪業因緣今必應受汝說佛何以不遮孫陀利入祇洹事我今當答此事不能壞一切智人因緣佛無有力令一切衆生盡作樂人又諸佛離一切諍訟不自高身不著持戒是故不遮復次佛先世業熟故必應受七日謗又衆生見佛聞謗不憂宣明不喜故發無上道心作是願言我等亦當得如是清淨心是故無咎汝先說佛入婆羅門聚落空鉢而出非一切智人者今當答佛不以飯食先觀人心入聚落已魔轉其意問曰是事佛應先知我入聚落魔當轉人心答曰佛亦先知此事爲大利益衆生諸佛非但以受人食故以爲利益

度脫衆生有以清淨心迎逆敬禮和顏瞻視此皆大利何必飲食以種種門利益衆生非空入聚落汝說佛道趣醉象者今當答佛雖知此事以因緣故往以此醉象必應得度又能障其害佛罪業復次此象身如黑山衆人見此低頭禮佛皆起恭敬以是因緣故往趣復次佛趣此象無有過失若有惡事可作此難汝難至隨蘭若者爲受先世業果報故汝說畜須涅叉多羅爲弟子者今當說佛身口意命不須守護無所畏故聽爲弟子復次是人常近佛故得見種種大神力見諸天龍夜叉乹闥婆阿脩羅等諸王來供養佛請問種種甚深要法心得清淨心清淨故得利益因緣是故雖惡聽爲弟子問曰此人於佛多生惡心是故不應聽爲弟子答曰若不聽爲弟子亦有惡心是故聽爲弟子無咎汝說先未作罪時何以不制戒今當答佛先結戒說八聖道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說是至涅槃道故已說一切諸戒復次佛說三學善學戒善學心善學慧當知已說一切諸戒復次佛告諸比丘一切惡決定不應作是不名先結戒耶復次佛說十善道離殺盜婬兩舌惡罵妄言綺語貪嫉瞋恚邪見不名先結戒耶佛先十二年中說一偈爲布薩法所謂一切惡莫作一切善當行自淨其志意是則諸佛教是故當知先已結戒復次佛說諸小惡

因緣。皆應當離。如說。離身諸惡行。亦離口諸惡。離意諸惡行。餘惡悉遠離如是說者。當知先以結戒。復次佛先已說諸守護法。如說。護身爲善哉。能護口亦善。護意爲善哉。護一切亦善。比丘護一切。得遠離諸惡。　如是說者。當知先以結戒。復次佛先說善相。如說。手足勿妄犯。節言慎所行。常樂守定意。是名真比丘。　如是說者。當知先以結戒。復次說沙門法故。當知先以結戒。沙門有四法。一於瞋不報。二於罵默然。三杖捶能受。四害者忍之。復次佛說四念處。觀身。觀受。觀心。觀法。是涅槃道住處故。當知先結戒若微小惡尚不聽。何況身口惡業。如是等因緣。當知先已結戒。如王者立制。不應作惡。復有犯者。隨事輕重。作如是罪。如是治之。佛亦如是。先總說戒。後有犯者。說其罪相。如有作惡者。教令懺悔。作如是罪。應如是懺。不見擯滅。擯不共住等。成如是事故。後乃結戒。汝說耆年貴族家等。應爲上座今當答。道法中耆年貴族家等。於道無益。何以故。生佛法中。名爲貴族。好家中生。從受大戒。數其年數。名爲耆年。汝謂耆年應供養者。先出家受戒非是大耶。從受戒以後。無有諸姓等差別。諸比丘受大戒。名爲生在佛家。是則失先大小家名。皆爲一家。汝說持戒者。出家在先。持戒日久。長夜護持。年歲多故。應爲上座。如結戒中說。汝說持戒之人。不應禮破戒者。今當答。破戒人尚不應共住。何況禮拜供養。以其自言是比丘。故隨其大小。而爲作禮。如禮泥木天像。以念真天故。佛勅年少。應禮上座。順佛教故。則便得福。汝說以頭陀故。應敬禮者。今當答。若頭陀人。人有五種。故難得分別。一者惡欲無所知故。貪受難法。二者鈍根希望得利。三者惡意欺誑於人。四者狂亂。五者作念。頭陀法者。諸佛賢聖所共稱讚。以其隨順涅槃道故。是五種人。行頭陀法。真偽難別。多聞者。多聞之人。亦如頭陀。難可分別。何以故。或以樂道故多聞。或以利養故多聞。如是等亦難分別。又佛法貴如說行。不貴多讀多誦。又如佛說。行一法句。能自利益。名爲多聞。智慧亦如是。若不能如所說行。何用智慧。爲是故。不以智慧故。說爲上座。譬如世間現事。弟雖多聞多智。而兄不爲作禮。是故不以智慧故。先受供養禮拜。如是雖多聞智慧。應禮先受戒者。若先供養多聞智慧者。則爲闇亂。餘沙門果斷結。得神通最難知。是人得果。是不得果。是多聞斷結。是少聞斷結。是得神通。是不得神通。不可以此爲上座。若同得道果。斷結神通。推爲上座。是故隨佛教行。最爲第一。汝說佛於說法生疑。今當答。佛於深法尚不有疑。何況應說不應說中。而有疑乎。佛不言我都不說法。但云心樂閑靜。不務多事。而後於說法中無欲。復次諸外道言。佛爲大聖。寂默無戲論。何用畜衆而教化。爲授使教化。亦不可盡似。如分別。何用說法畜養弟子。是貪着相。是故佛自思惟。我法甚深。智慧方便。無量無邊。而可度者少。是故自言。不如默然。又防外道所譏訶故。令梵天王求請說法。即時梵天王等白佛言。衆生可愍。中有利根結使薄者。易可化度。是故受諸梵王等請。如人得大寶藏。應示餘人。如是諸聖。自得法利。亦應利人。如汝所說。佛不知阿蘭伽蘭等。先已命終。欲爲說法者。今當答。佛不念其死與不死。但念此人結使微薄。堪任化度。隨所念處。則有智生。是故佛先自說。而後天告。理故宜然。又佛先出家。說此二人。曾經宿止。諸天人民。儻能疑佛受其妙法。餘處得道。佛欲斷彼疑故。即時唱言。彼人長衰。如此妙法。如何不聞。推如是義。五比丘事。亦復可知。但念其可度因緣。不念其住止所在。後念住處。即便得知。是故不應破一切智人。汝言疑說已達弗城壞者。今當答。是城敗因緣不定。不定因緣而定說者。是則爲過。又我先說四十不共法中。諸佛善知不定答者。則不受此難。汝說佛問諸比丘。汝等聚會爲何所說。今當答。佛將欲說法門。故作如是問。或欲結戒故。令其自說。如是種種說法故。問而無咎。世間亦有知而復問。如見人食。問言食耶。如天寒時。問言寒耶。佛亦如是。知而復問。隨欲無咎。汝言自讚毀他。非一切智人者。今當答。佛不貪身。不貪供養。不恚他人。不增上慢。所以自說我於世間最第一者。有信衆生。諸根猛利。捨惡知識。以我爲師。是人長夜當得安隱。是故佛自讚身。復次有人求第一樂道。而有懈怠。不能精進。是故佛言。無上利中。不應懈怠。我於世間第一導師。善說正法。宜勤精進。可得道果。如是等因緣。自讚其身。非爲自貴輕賤他人。訶惡人者。欲令除滅惡法。非爲憎恚衆生。有人求如法利。其心清淨質直。而與惡知識和合。欲令遠離此故。而訶罵之。未得佛時。尚以髓腦施人。何況成佛。而當訶罵。汝說佛法初後相違。今當答。佛法中無有始終相違事。汝等不知佛法義故。以爲相違。是涅槃道者。從迦葉佛滅已來。無復人說。亦無人得。是故言我新得道。餘處復說我得故道。是道錠光等諸佛所得。所謂八聖道。能至涅槃。一道一因緣故。名爲故道。是故當知佛成一切智。問曰。所言一切智者。云何名爲一切智。爲知一切故。名爲一切智耶。答曰。一切智者。知可知知者。五法藏。過去未來現在出三世不可說。所用知此五藏者。名爲知。是故知及所知。名爲一切。問曰。知可知名爲一切者。是事不然。何以故。是法但是一可知。知亦是可知故。如世間言。是人知利。是人知鈍。答曰。若一切是一者。則寒熱相違。皆應是一。明闇苦樂諸相違事。亦應是一。但是事不然。是故不得言一切皆

是一。問曰。汝所執亦同此過。若可知是一者。苦樂等亦應是一。而實不一。答曰。我不言一切可知是一。汝所執一切皆是一。是故不與汝同過。復次汝說同有過故。汝自執中有過。若人自受所執中過。即墮負處。汝知所執有過。不應復說他過。是故汝說同有過者。是事不然。復次若謂知可知二法為一者。應用可知法。知瓶衣等物而實用知。知一切物。若謂瓶衣等於知無異者。今瓶衣等不能知物。即應有異而實用知。知一切物。如是處處有過故。不得言一切智是一。復次知所知是二。名為一切知是一切法故名如來名一切智者。是一切智人。因金剛三昧。是故金剛三昧成汝先言。金剛三昧不成一切智。不成者是事不然。（昴星上音卯　穫胡郭反　魏音異　迸必孟反）

四十不共法中。善知不定品第二十三。　善知不定法者。諸法未生。未出未成。未定。未分別。是中如來智慧得力。如佛分別業經中說。佛告阿難。有人身行善業。口行善業。意行善業。是人命終。而墮地獄。有人身行惡業。口行惡業。意行惡業。是人命終。而生天上。阿難白佛言。何故如是。佛言。是人或先世罪福因緣已熟。今世罪福因緣未熟。或臨命終生正見邪見善惡心。垂終之心。其力大故。又百迦經中說。叔迦婆羅門子。白佛言。瞿曇。諸婆羅門。在家白衣。能修福德善根。勝出家者。是事云何。佛言。我於此中不定。答出家或有不修善。則不如在家。在家能修善。則勝出家。又大涅槃經中說。巴連弗城當以三事壞。或火或水或內人與外人謀。又因波梨末梵志說。是裸形波梨末梵志。若不捨是語。若是心。若是邪見。到我目前。無有是處。若皮繩斷。若身斷。終不來到佛前。又筏喻經中說。我此法甚深。以方便說。令淺易解。若有直心如教行者。得二種利。若今世盡漏。若不盡漏。當得不還道。又增一阿含含迦梨經中。佛告阿難。若人故起業。無有不受報而得道者。若現受報。若生受。若後受。又增一阿浮羅經中說。佛告諸比丘。諸惡人死。若作畜生。若墮地獄。善人生處。若天若人。又無畏王子經中說。無畏白佛言。佛有所說。能令他瞋不。佛言。王子是事不定。佛或憐愍心故。令他人瞋。得種善因緣。如乳母以曲指鉤出小兒口中惡物。雖傷無患。又阿毗曇中說。衆生三品。從不定聚。或墮邪定。或墮正定。如是等四法藏中。無定事數千萬種。問曰。若人智慧不定。無決定心。於事中或尒或不尒。則不名一切智人。一切智人者。不二語者。決定語者。明了語者。是故善知不定。不得為名佛不共法。答曰。不定事若尒若不尒。隨屬衆因緣故。是中不應定說。若人不定事而作定答。曰不名一切智人。是故於不定事中必應用

不定智。是故有不定智。不共法。復次若人於一切法中。決定知是人即墮必定邪論中。若一切法必定。則諸所為則不須人功方便而得。如說。　若好醜已定。人功則應定。不須諸因緣。方便而修習。　復次現見不自守護身則有衆苦。若自防護。身則安利。又如種種作業事中。受諸疲苦。後得種種富樂果報。或復有人。今世靜默。都無所作。而得果報。是故有是不定事。為知是不定事故。知有不定智。問曰。汝守護不守護。施功不施功。而亦有不定事成者。有人好自防護。而得苦惱。不自防護。不得苦惱。又勤自疲苦。不得功果。不勤施功。而得功果。是事不定。答曰。汝所說則成我不定義。若有不定事。應有不定智。我不言若人不自防護。悉皆受苦。又不言離功業有果報。有人雖作功夫。先世罪障故。不得受樂。不言一切皆尒。是故汝難非也。是名諸佛於不定事中獨有不定智。具足知無色處者。聲聞辟支佛知生無色處衆生。及法少分。諸佛世尊。於無色處衆生及法。具足悉知。是無色處。有若干衆生生此處。若干衆生生彼處。若干衆生生初無色定處。若干衆生生第二處。若干衆生生第三處。若干衆生生第四處。若干衆生生來尒所時。若干衆生經尒所時當退。設若干衆生經壽尒所時。若干衆生畢定壽命。若干衆生不畢定壽命。若干衆生從欲界命終。來生此中。若干衆生從無色界命終。來生此中。若干衆生從無色界命終。還生此中。若干衆生人中命終。即來生此。若干衆生天中命終。即來生此。是諸衆生。於此命終。若生欲界。若生色界。若生無色界。是諸衆生。此中命終。若生天道。若生人道。若生阿修羅道。若生地獄餓鬼畜生道中。是諸衆生於彼處入涅槃。若干衆生皆是凡夫。若干衆生是佛賢聖弟子。若干衆生凡夫弟子。若干衆生成聲聞乘。若干衆生成辟支佛乘。若干衆生皆成大乘。若干衆生不成聲聞乘。若干衆生不成辟支佛乘。不成大乘。若干衆生得滅者。若干衆生不得滅者。若干衆生上得。若干衆生某佛弟子。諸佛又知是定受味。是定不受味。是善。是無記。是定中斷若干結。是定上中下。略說無色諸定。唯有諸佛以一切種智。悉能分別大小深淺。心相應心不相應。果報非果報等。是名諸佛具足悉知無色定處。通達滅法者。諸辟支佛。諸阿羅漢過去現在滅度者。諸佛通達。如經中說。諸比丘。是賢劫前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出。至三十一劫。有二佛出。一名尸棄。二名毗式婆。此賢劫中。鳩樓孫迦那含牟尼。迦葉佛出。如是過去諸佛大知見。此經中應說。及諸聲聞弟子。滅度入無餘涅槃。及辟支佛。號曰威。號曰華相。號曰見諦。號曰法像。號曰喜見。號曰無垢。號曰無得。如是等諸辟支佛。入無餘涅槃。佛悉通達。復

次未滅度在有餘涅槃生緣都盡通達是事亦名通達知滅如經說佛告阿難我於此人悉知無有微聞是人畢定盡是內法是人命終當入涅槃亦名知滅又於餘人通達四諦能知其事亦名知滅如經說我何不方便令此人即於此處漏盡解脫如佛告阿難汝樂禪定樂斷結使亦名通達知滅如佛告舍利弗我知涅槃知至涅槃道知至涅槃衆生如是等諸經此中應說是名諸佛通達知滅善知心不相應非色法者戒善根使善律儀不善律儀等諸心不相應非色法聲聞辟支佛不能通達諸佛善能通達如現目前於心不相應諸法中成就第一智慧力故問曰戒善律儀不善律儀是色法何以言非色法答曰戒善律儀不善律儀有二種有作有無作作是色無作非色無作非色故佛以不共力故現前能知餘人以比智知問曰諸佛但善知心不相應非色法不善知相應法耶答曰若通達不相應法相應法無所復論如人能射毫毛麁物則不論復次七百不相應法中聲聞辟支佛以第六識能知十法一名二相三義四無常五生六不生七度佛以第六識皆悉能知佛知四諦相及知世俗法是故言諸佛善知心不相應無色法勢力波羅蜜者於一切所知法無餘中得一切種智勢力十力四無所畏四功德處助成故又善得十力故是故佛能成就

勢力波羅蜜是勢力在第十六心中得增益一切智常在佛身乃至無餘涅槃因是事故於一切法中得無礙智無礙智波羅蜜者法義辭樂說於此四法勢力無量通達無礙如經中說佛告諸比丘如來四弟子成就第一念力智慧力堪受力如善射射樹葉即過無難是諸弟子以四念處來問難我常不休息除飲食便利睡眠於百年中如來常答樂說智慧無有窮盡佛於此中以少欲相自論智慧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天下滿中微塵隨尒所塵數作尒所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衆生皆如舍利弗如辟支佛皆悉成就智慧樂說壽命如上塵數大劫是諸人等因四念處盡其形壽問難如來如來還以四念處義答其所問言義不重樂說無盡法無礙智者善能分別諸法名字通達無礙義無礙者於諸法義通達無礙辭無礙者隨衆生類以諸言辭令其解義通達無礙樂說無礙者問答時善巧說法無有窮盡餘諸賢聖不能究盡唯有諸佛能盡其邊是故名無礙智波羅蜜具足答波羅蜜者一切問難中佛善能具足答何以故於四種問答中無有錯亂善知義故具足不壞義波羅蜜故樂欲深知一切衆生性所行所樂故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佛為人說善法而是中多有衆生得證證已心無渴愛心無渴愛故於世間無所受無所受已心則內滅佛於

善法中無上事盡知無餘更無勝者問曰汝言四種問答何謂為四答曰一定答二分別答三反問答四置答定答者如一比丘問佛世尊頗有色常不變異不世尊受想行識常不變異不佛答言比丘無有色常不變異無有受想行識常而不變異如是等名為定答分別答者如布多梨子梵志問婆摩提有人故作身口意業受何等果報婆摩提定答有人以身口意故作業受苦惱報是問應分別答是梵志後來問佛是事佛答言布多梨子有人若身口意故作業是業或受苦報或受樂報或受不苦不樂報若作苦業受苦報樂業受樂報不苦不樂業受不苦不樂報如是等諸經皆分別答反問答者如先尼梵志問佛我還問汝隨汝意答先尼於汝意云何色是如來不受想行識是如來不答言非也世尊離色離受想行識是如來不答言非也世尊如是等經應廣說是名反問答置答者十四種邪見是所謂世間常世間無常世間常無常世間非常非無常世間有邊世間無邊世間亦有邊世間亦無邊世間非有邊非無邊如來滅後有如來滅後無如來滅後亦有亦無如來滅後非有非無如來身即是神身異神異如上一切衆生如大辟支佛智慧樂說以如是四種問佛佛皆隨順答其所問不多不少是故說佛具足答波羅蜜無有能害佛者得不可殺

法故無能斷佛身分支節存亡自在如經說若人欲方便害佛者無有是處問曰佛壽命為定為不定答曰有人言不定若佛壽命有定者於餘定壽命者有何差別而實佛壽命不定無能害者乃為希有有人言佛壽命有定餘人壽命雖定而手足耳鼻可斷佛無是事問曰云何佛不可害是不共法答曰諸佛不可思議假喻可知假使一切十方世界衆生皆有勢力設有一魔有尒所勢力復令十方一一衆生力如惡魔欲共害佛尚不能動佛一毛況有害者問曰若尒者調達云何得傷佛答曰此事先已答佛欲示衆生三毒相調達雖持戒修善貪著利養而作大惡又令知佛於諸人天心無有異如以慈愍視調達羅睺羅如左右眼佛常說等心是特現其平等天人見此起希有心益更信樂又長壽諸天見佛先世有惡業得若今不受謂惡得無報佛欲斷其邪見故現受此報復次佛於苦樂心無有異無吾我心畢竟空故諸根調柔不可變故不須作方便離苦受樂如菩薩藏中說佛以方便故現受此事應當廣知是名佛不可殺害不共法說法不空者諸佛所有言說皆有果報是故諸佛說法不空何以故諸佛未說法時先觀衆生本末心在何處結使厚薄知其先世所從功德見其根性勢力多少知其障礙方處時節應以要法可度若事可度或復應

以要苦事度。或復小發度。或廣分別度。有以陰入界十二因緣而得度者。或以信門。或以慧門而得入者。是人應從佛度。是人應從聲聞度。是人應以餘緣得度。是人應成聲聞乘。是人應成辟支佛乘。是人應成大乘。是人久習貪欲。習瞋恚。習愚癡。是人習貪欲瞋恚。是人習貪欲愚癡。如是各各分別。是人墮斷見。是人墮常見。是人多習身見。是人多習邊見。是人多習戒取見取。是人多習憍慢。是人多習自早諂曲。是人心多疑悔。是人好樂言辭。有貴義理。有樂深義。有樂淺事。是人先世集助道法。是人今世集助道法。是人但集福報善根。是人但集貫穿善根。是人應疾得道。是人久乃得道。佛先觀察籌量。隨應得度。而為說法。而度脫之。是故一切說法。皆悉不空。如經說。世尊先知見而說法。非不知見說法。無謬無失者。諸佛說法無謬無失。無謬者。語義不乖違故。無失者。不失義故。不失道因緣故。名不失不謬。道果因緣故。名不謬。不少故名不失。不過故名不謬。以通達四無礙智故。念安慧常調和故。遠離斷常。無因邪因等諸見故。所說法中。不使人有迷悶。所言初後無相違過。隨此義經。應此中廣說。如經說。諸比丘為汝說法。初善中善後善。語善義善。淳一無雜。具說梵行。以希有事說法者。隨所教化。即得道果。是名希有。若有所答。若所受記。皆實不異。是亦希有。佛有所說道。此道不雜煩惱。能斷煩惱。是亦希有。佛有所說。皆有利益。終不空言。是亦希有。若人於佛法中。勤心精進。能斷不善法。增益善法。是亦希有。復次有三希有。現神通希有。逆說彼心希有。教化希有。以是三希有說法。名為以希有說法。諸眾聖中。最上導師者。諸佛知一切眾生心所行所樂。結使深淺。諸根利鈍。上中下智慧。善知通達故。於眾聖中。最上導師。又能善知四諦相。善知諸法總相別相。又以說法不空。因緣不謬。不失法故。於眾聖中最上導師。問曰。四眾亦能說法破外道。令入佛法。何以但稱佛為最上導師。答曰。當以假喻說。若一切眾生。智慧勢力。皆如辟支佛。是諸眾生。若不承佛意。欲度一人。無有是處。若是諸人說法時。乃至不能全斷無色界結使毫氂之分。若佛欲度眾生。有所言說。乃至外道邪見。諸龍夜叉等。及餘不解佛語者。皆悉令解。是等亦能轉化無量眾生。乃至今日聲聞眾。令眾生住四果中。皆是如來最上導師相。是故佛名最上導師。於眾聖中。不共之法。四不守護法者。諸佛不守護身業。不守護口業。不守護意業。不守護資生。何以故。是四事。於他不護。不作是念。我身口意。令恐他人知。何以故。長夜修習。種種清淨業故。皆善見知。斷一切煩惱法故。成就一切無比善根故。善行可行法。無可訶故。具足行捨波羅蜜故。捨者眼見

色捨憂喜心。乃至意法亦如是。婆阿提鬱多羅等諸經。應此中說四無所畏者。問曰。一法名為無畏。何以故有四。答曰。於四事中。無有疑畏。是故有四。一者如佛告諸比丘。我自發誠言。是一切智人。此中若有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智人。如法難言。如來不知此法。我於此中。乃至不見有疑畏相。不見是相故。得安隱無畏。是初無畏。如實盡知一切法故。二者自發誠言。我一切諸漏盡。若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言。是漏不盡。我於此中。乃至不見有微畏相。不見是相故。安隱無畏。是二無畏。善斷諸煩惱及斷煩惱習氣故。三者我說障道法。此中若有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智人。如法難言。是法雖用。不能障道。我於此中。不見有微畏相。不見是相故。得安隱無有疑畏。是三無畏。善知障解脫法故。四者我所說道。如法說行者。得至苦盡。若有沙門婆羅門。諸天魔梵。及餘世間智人。如法難言。是法雖如說行。不能至盡苦道。我於此中。無有微畏相。不見是相故。得安隱無有疑畏。是四無畏。善知至苦盡道故。是四無畏。皆遠怖畏。心驚毛豎等相。故名為無畏。又在大眾。咸德殊勝。故名為無畏。又善知一切問答故。名為無畏。諸天會經。此中應廣說。問曰。若佛是一切智人。應於一切法盡無畏。何以說四。答曰。略舉大要。以開事端。餘亦如是。佛十力者。力名扶助。氣勢不可窮盡。無能沮壞。雖有十名。而實一智。緣十事故。名為十力。佛智緣一切事故。應有無量力。以此十力。足度眾生。故但說十力。但開此十力。餘皆可知。初力者。一切法因非因。決定通達智。名為初力。如佛說若是狂人。不捨是語。不捨邪見。不捨是心。來在佛前。無有是處。如佛告阿難。世間二佛一時出世。無有是處。一佛出世。則有是處。是事為一佛世界故說。而實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中。百千萬億無數諸佛。一時出世。又經說。身口意惡業。有妙愛果報。無有是處。若身口意善業。有妙愛果報。則有是處。如是等五藏諸經。應此中廣說。第二力者。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業。諸受法。佛如實分別知處所。知事知果報。佛若欲知一切眾生。過去諸業。過去業報。即時能知。或業過去。報在現在。或業過去。報在未來。或業過去。報在過去。或業過去。報在過去未來。或業過去。報在過去現在。或業過去。報在未來現在。或業過去。報在過去未來現在。或業現在。報在現在。或業現在。報在未來。或業現在。報在現在未來。或業未來。報在未來。有如是等分別受法者。四受法。現受惡後世受苦。現受苦後世受樂。現受樂後受樂。現受苦後受苦處者。隨業時方所在。又知是業受報處事者。或隨因緣。或隨三不善根。或多自作。或多因他。如是等善惡業因緣。佛盡知。報者。知諸業各各

有報善業或善處生或得涅槃惡業諸惡處生佛悉知是諸業本末因緣自身及他是中智力不退故名爲力三力者佛於禪定解脫三昧垢淨相如實知禪者四禪定者四無色定四無量心等皆名爲定解脫者八解脫三昧者除諸禪解脫餘定盡名三昧有人言三解脫門及有覺有觀定無覺有觀定無覺無觀定名爲三昧有人言定小三昧大是故一切諸佛菩薩所得定皆名三昧是四處皆攝在一切禪波羅蜜垢名愛味淨名不愛味復次垢名有漏定淨名無漏禪定三昧解脫等分別者知是禪分別知他衆生他人上下諸根如實知名第四力他衆生者凡夫是他人者須陀洹等諸賢聖是或有人言衆生名爲凡夫及諸學人煩惱未盡故他人者阿羅漢等煩惱盡故或有人言衆生與人一種名有差別諸根者信精進念定慧非根等根上名猛利堪任得道下名闇鈍不堪受道佛於此二根上下如實知不錯謬他衆生他人心各有所樂如實知是第五力所樂名爲貴所向事如有人貴財物世樂或有貴重福德善法是事佛如實知世間種種性無量性佛如實知是第六力種種性者雜性萬端無量性者於一一性有無量種分別性者從先世來心常習用常所樂行修習故成性是二善惡性佛如實知至一切處道如實知是第七力至一切處道者能

得一切功德是道名爲至一切處道所謂五分三昧若五智三昧若八聖道分是或聖道所攝諸法或四如意足如經說比丘善修習四如意足無利不得有人言四禪是如經說比丘得四禪心安住一處清淨除諸煩惱滅諸障礙調和堪用不復動轉若迴向知宿命事即能知宿命事是第八力佛若欲念自身及一切衆生無量無邊宿命一切事皆悉知無有不知過恒河沙等劫事是人何處生姓名貴賤飲食資生苦樂所作事業所受果報心何所行本從何來如是等事以天眼清淨過於人眼見六道衆生隨業受身是第九力大力聲聞以天眼見小千國土亦見中衆生生時死時小辟支佛見千小千國土見中衆生生時死時中力辟支佛見百萬小千國土見中衆生生時死時大力辟支佛見三千大千國土見中衆生生死所趣諸佛世尊見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世間亦見是中衆生生時死時第十力者欲漏有漏無明漏一切漏盡諸煩惱及氣都盡是名第十力無礙解脫者解脫有三種一者於煩惱障礙解脫二者於定障礙解脫三者於一切法障礙解脫是中得慧解脫阿羅漢得離煩惱障礙解脫共解脫阿羅漢及辟支佛得離煩惱障礙解脫得離諸禪定障礙解脫唯有諸佛具三解脫所謂煩惱障礙解脫諸禪定障礙解脫一切法障礙解脫總是三種解脫故佛名無礙解脫常隨心共生乃至無餘涅槃則止是四十不共法略聞佛法門令衆生解故說所不說者無量無邊所謂一常不離慧二知時不失三滅一切習氣四得定波羅蜜五一切功德殊勝六隨所宜行波羅蜜七無能見頂者八無與等者九無能勝者十世間中上十一不從他聞得道十二不轉法者十三自言是佛終不能到佛前十四不退法者十五得大慧者十六得大慈者十七第一可信受者十八第一名聞利養十九與佛同止諸師無與佛等者二十諸師無有得弟子衆如佛者二十一端正第一見者歡悅二十二佛所使人無能害者二十三佛欲度者無有傷害二十四心初生時能斷思惟結二十五可度衆生終不失時二十六第十六知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二十七世間第一福田二十八枚無量光明二十九所行不同餘人三十百福田相三十一無量無邊善根三十二入胎時三十三生時三十四得佛道時三十五轉法輪時三十六捨長壽命時三十七入涅槃時能動三千大千世界三十八擾動無量無邊諸魔宮殿令無威德皆使驚畏三十九諸護世天王釋提桓因夜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樂天王自在天王梵天王淨居諸天等一時來集請轉法輪四十佛身堅固如那羅延四十一未有結戒而初結戒四十二有所

施作勢力勝人四十三菩薩處胎母於一切男子無染著心四十四力能救度一切衆生佛不共法有如是等無量無數妙餘事故不須廣說聲聞法難以佛法優劣不同則有差別復次總說諸佛一切諸法無量無邊不可思議第一希有一切衆生所不能共設使十方諸三千大千世界遍諸算數是中所有衆生智慧皆如大梵天王皆如大辟支佛皆如舍利弗合集是諸智慧令一人得欲及於佛四十不共法中微少分者無有是處若於一法百千萬億分中不及其一諸佛有如是無量無邊功德之力何以故無數大劫安住四功德處深行六波羅蜜善能具足菩薩一切所行諸法不共一切衆生故果報亦不共

讚偈品第二十四　已如是解四十不共法竟應取是四十不共法相念佛又應以諸偈讚佛如現在前對面共語如是則成念佛三昧如偈說聖主大精進四十獨有法我今於佛前敬心以稱讚如意及飛行其力無邊限於聖如意中無有與等者聲聞中自在他心智無量善能調伏心隨意而應適其念如大海湛然在安隱世間無有法而能擾亂者諸佛所稱歎金剛三昧寶得之在胷中如賢懷直心善知不定法四無色定事微細難分別盡知無有餘衆生若已戒今戒及當戒惟獨有世尊智慧能通達

善知不相應。非色法中事。一切諸世間。悉皆不能知世尊大威力。功德不可量。智慧無邊際。皆無與等者。於四問荅中。超絕無倫匹。衆生諸問難。一切皆易荅。若諸世間中。欲有害佛者。是事皆不成。以成不殺法。若於三特中。諸有所說者。言必不虛妄。常有大果報。凡有所說法。無非是希有。最趣尚不誤。何況於言辭。於三聖弟子。上中下差別。四雙八輩等。第一大導師。身口意業命。畢竟常清淨。是故於此中。不復須防護。自說一切智。心無有疑畏。若人來難我。恐有所不知。自說漏盡稱。盡到無漏邊。心無有疑畏。餘漏有不盡。自說障礙法。於中無疑難。雖有用此法。不能爲障礙。所說八聖道。心無有疑畏。有言是八道。不能至解脫。如實知是因。是果及與非。故號一切智。名聞流無量。三世所有業。是諸業定報。及非定果報。種種皆悉知。諸禪三昧中。麁細深淺事。皆悉能了知。禪中無等者。先知衆生根。上中下差別。種種樂及性。隨宜而說法。行道得諸利。衆以化導人。是以弟子衆。如實得善利。宿命知無量。天眼見無邊。一切人中天。無能知其限。住金剛三昧。滅煩惱及氣。又知人漏盡。故名漏盡力。煩惱諸禪障。一切法障礙。三礙得解脫。號無礙解脫。四十不共法。功德不可量。無能廣說者。我已略說竟。世尊若一劫。稱說此佛法。猶尚不能盡。況我無此智。世尊大慈音。無量業

善集。四功德處故。得佛無量法。世尊所稱說。四功德勝處。我今還以此稱讚於如來。三十二相具。相有百福德。八十種妙好。三界誰能有。三千大千界。衆生所有福。果報爲百倍。相有如是德。如此諸福德。幷及其果報。復以爲百倍。成一白毫相。三十相一一。福德及果報。復以爲千倍。成一肉髻相。世尊諸功德。不可得度量。如人以尺寸。量空不可盡。從初發大心。爲度衆生故。堅心無量劫。是故成佛道。精勤欲成滿。如此之大願。無量劫數中。行諸難苦行。如諸往古佛。說四功德處。無量劫乃成。今得安住中。本爲護實諦。捨身及親愛。財寶諸富樂。是故得具足。無量劫數中。見聞覺知法。每先善思惟。而後爲人說。若於不見等。及於中有疑。而能如實說。所益無有量。不說他匿事。讒判而巨逆。念常在安慧。順化令安隱。第一真妙諦。涅槃實爲最。餘者皆虛妄。世尊得具足。飲食臥具等。臺閣妙樓觀。名好象馬乘。端嚴諸婇女。金銀珍寶等。聚落諸城邑。國土及榮位。幷以四天下。愛子幷親婦。支節及頭目。割肉出血髓。及以舉身施。憐愍諸衆生。悉施無所惜。爲求出生死。不以求自樂。虛空諸星宿。地上所有沙。世尊菩薩時。布施數過是。於不以非法。求財而布施。無有不知施。無侵惱人施。不貪惜好物。而以惡者施。無諂曲心施。無惜而強施。無恚無疑心。無邪無輕笑。無猒無不信。頻

面等布施。無有分別心。此應彼不應。但以悲心故。平等而行施。不輕於衆生。以爲非福田。見聖心恭敬。破戒者憐愍。不自高其身。卑下於他人。亦不爲稱讚。不求報等施。無悔無憂慼。無惡賤心施。無待急恨心。無法應當施。無不敬心施。無棄著地施。無求惱者施。無妬競勝施。無戲弄求者。無不自手施。不輕於少物。以多自高施。不以聲聞乘。辟支佛乘施。不限一世施。無有非時施。世尊無數劫。行諸希有施。皆爲無上道。不爲求自樂。於諸佛法中。出家行遠離。修習諸佛法。爲諸人天說。說如是施法。於諸施中上。猶如日光明。星月中殊勝。如是勝捨處。超越諸天人。猶亦如世尊。一切世間上。是故能具足。如是勝捨處。名聞無量劫。流布無窮已。世尊無量劫。護持清淨戒。開諸禪定門。爲得深寂處。先離於五相。後行八解脫。入淨三三昧。亦性三解脫。世尊善分別。六十五種禪。無有一禪定。先來不生者。於此諸定中。亦不受其味。世尊因諸禪。得三種神通。以此度衆生。是故一切勝。世尊無量劫。等心弘慈化。阿僧祇衆生。令住於梵世。能以巧方便。善說禪定故。世尊菩薩時。常於無量世。無貪煩惱纏。而往來世間。過去得值者。無量生天上。過去諸菩薩。所可行寂滅。世尊菩薩時。亦等無有異。是故於寂滅。勝處悉充滿。世尊菩薩時。所有諸智慧。以慧求菩提。令成是慧報。一切所資

食。如人依地生。世尊於世世。捨十闇惡道。常行十善道。斯由慧氣力。捨五欲五蓋。得種種禪定。無量劫數世。不從他人受。善哉大聖尊。悉是慧施力。衆生因世尊。無量生六天。亦令至梵世。斯皆由慧力。世尊於生死。苦樂所逮問。不失菩提心。斯皆是慧力。世尊於生死。不樂而常在。樂涅槃不取。斯皆是慧力。安坐道場時。降魔及軍衆。度脫諸群生。斯皆是慧力。本求菩提時。集無量助法。聞者常迷悶。何况能受行。世尊能堪忍。斯皆是慧力。經書諸技術。世世生自知。亦能兼教人。斯皆是慧力。親近無量佛。悉飲甘露教。種種諮請問。亦隨而分別。經法智慧中。未曾有恪惜。乃至僕僮奴。亦諮受善語。世尊以是故。慧勝處流布。世尊於前世。求是菩提時。於諸衆生中。行大慈悲心。以第一智慧。常出大勢力。悉作無量種。希有諸難事。一切諸世間。盡共無量劫。說之不可盡。亦非筭數及。如是等諸事。超越於人天。一切世間中。奇特無有比。大業所獲果。具足一切智。能破生死王。安住法王處。

顆足

米切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七十五

永樂大典　卷一五八九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楊繼成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漸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九震

論（阿毗達磨俱舍論九）

分別隨眠品第五之三　如是已辯隨眠并纏。世尊說為漏瀑流等。為唯爾所為復有餘。頌曰　由結等差別。復說有五種。論曰。即諸煩惱結縛隨眠隨煩惱纏。義差別故。復說五種。且結云何。頌曰。　結九物取等。立見取二結。由二唯不善。及自在起故。纏中唯嫉慳。建立為二結。或二數行故。為賤貧因故。遍顯隨惑故。惱亂二部故。　論曰。結有九種。一愛結。二恚結。三慢結。四無明結。五見結。六取結。七疑結。八嫉結。九慳結。此中愛結謂三界貪。餘隨所應。當辯其相。見結謂三見。取結謂二取。依如是理。故有說言。頗有見相應法。為愛結繫。非見結繫。非不有見隨眠隨增。曰有云何。集智已生。滅智未生。見滅道所斷。二取相應法。彼為愛結。為所緣繫。非見結繫。遍行見結。已永斷故。非遍見結。所緣相應二俱無故。然彼有見隨眠隨增。二取見隨眠。於彼隨增故。何緣三見別立見結。二取別立為取結耶。三見二取物取等故。謂彼三見有十八物。二取亦然。故名物等。三等所取。二等

能取。故名取等。所取能取。有差別故。立為二結。何故纏中。嫉慳二種建立為結。非餘纏耶。二唯不善。自在起故。謂唯此二。兩義具足。餘皆不然。故唯立二。若纏唯八。此釋可然。許有十纏。此釋非理。以忿覆二種。亦具兩義。故由此若許具有十纏。應言嫉慳過失尤重。謂此二種。數現行故。又二能為賤貧因故。遍顯感歡隨煩惱故。惱亂出家在家部故。或惱亂天阿素洛故。或惱人天。二勝趣故。或惱亂他。及自部故。佛於餘處依差別門。我即以結聲說有五種。頌曰　又五順下分。由二不越欲。由三復還下。攝門根故三。或不欲發趣。迷道及疑道。能障趣解脫。故唯說斷三。　論曰。何等為五。謂有身見戒禁取疑欲貪瞋恚。何緣此五。名順下分。此五順益下分界故。謂唯欲界得下分名。此五於彼能為順益。由後二種。不能越欲界。設有能越。由前三還下。如守獄卒。防邏人故。有餘師說言下分者。謂下有情。即諸異生。及下界。即欲界。前三能障趣下有情。後二能令不越下界。故五皆得順下分名。諸得預流。六煩惱斷。何緣但說斷三結耶。理實應言。斷六煩惱。攝門根故。但說斷三。謂所斷中。類有三種。唯一。通二。通四部故。說斷三種。攝彼三門。又所斷中。三隨三轉。謂邊執見隨身見轉。見取隨戒取轉。邪見隨疑轉。說斷三種。攝彼三根。故說斷三。已說斷六。有作是釋。凡趣異方有三

種障。一不欲發。二迷正道依邪道故。三疑正道。趣解脫者亦有如斯相似三障。謂由身見怖畏解脫不欲發趣。由戒禁取依執邪道迷失正路。由疑於道深懷猶豫。佛顯預流永斷如是趣解脫障。故說斷三。佛於餘經如順下分。說順上分亦有五種。頌曰。順上分亦五。色無色二貪。掉舉慢無明。令不超上故。 論曰。如是五種若未斷時。能令有情不超上界。順益上界。故名順上分。結已辯結縛云何。頌曰。縛三由三受。 論曰。縛有三種。一貪縛謂一切貪。二瞋縛謂一切瞋。三癡縛謂一切癡。何緣唯說此三為縛。由隨三受。說縛有三。謂於樂受貪縛隨增所緣相應俱隨增故。於苦受瞋。於捨受癡。應知亦尒。雖於捨受亦有貪瞋。非如癡故。約自相積集等三受為縛所緣作此定說。已分別縛隨眠云何。頌曰。隨眠前已說。 論曰。隨眠有六或七或十。或九十八。如前已說。隨眠既已說隨煩惱云何。頌曰。隨煩惱此餘染心所行蘊。 論曰。此諸煩惱亦名隨煩惱。以皆隨心為惱亂事故。復有此餘異諸煩惱染污心所行蘊所攝隨煩惱起故。亦名隨煩惱不名煩惱非根本故。廣例彼相如雜事中。後當畧論。纏煩惱垢攝者且應先辯纏相云何。頌曰。纏八無慙愧。嫉慳并悔眠及掉舉惛沉。或十加忿覆。無慙慳掉舉皆從貪所生。無愧眠惛沉。從無明所起。嫉忿從瞋起。悔從疑覆諍。

論曰。根本煩惱亦名為纏。經說欲貪纏為緣故。然品類足說有八纏。毗婆沙宗說纏有十。謂於前八更加忿覆。無慙無愧。如前已釋。嫉謂於他諸興盛事。令心不善。慳謂財法巧施相違。令心恡著。悔即惡作。如前已辯。眠謂令心昧畧為性。無有功力執持於身。悔眠二纏。唯取染污。掉舉惛沉亦如前釋。除瞋及害。於情非情令心憤發說名為忿。隱藏自罪說名為覆。於此所說十種纏中。無慙慳掉舉是貪等流。無愧眠惛沉是無明等流。嫉忿是瞋等流。悔是疑等流。有說覆是貪等流。有說是無明等流。有說是俱等流。有知無知。如其次第。餘煩惱垢其相云何。頌曰。煩惱垢六惱害恨諂誑憍誑憍從貪生。害恨從瞋起。惱從見取起。諂從諸見生。 論曰。惱謂堅執諸有罪事。由此不聽如理諫悔。害謂於他能為逼迫。由此能行打罵等事。恨謂於忿所緣事中。數數尋思結怨不捨。諂謂心曲。由此不能如實自顯。或矯非撥。或設方便。令解不明。誑謂惑他。憍前已釋。如是六種從煩惱生。穢污相麤名煩惱垢。於此六種煩惱垢中。誑憍是貪等流。害恨是瞋等流。惱是見取等流。諂是諸見等流。如言阿曲。謂諸惡見。故諂定是諸見等流。此垢并纏從煩惱起。是故皆立隨煩惱名。此垢及纏為何所斷。頌曰。纏無慙愧眠惛掉見修斷。餘及煩惱垢。自在故唯修。 論曰。且十纏中。無慙等五。

通見修斷。由此通與二部煩惱相應起故。隨與見此諦所斷相應。即說名為見此諦所斷。餘嫉慳悔忿覆并垢。自在起故。唯修所斷。唯與修斷。他力無明共相應故。名自在起。此隨煩惱。誰通何性。頌曰。欲三二餘惡。上界皆無記。 論曰。欲界所繫。眠惛掉三。皆通不善無記二性。所餘一切皆唯不善。上二界中隨應所有。一切唯是無記性攝。此隨煩惱。誰何界繫。頌曰。諂誑欲初定。三三界餘欲。 論曰。諂誑唯在欲界初定。寧知梵世有諂誑耶。以大梵王匿己情事。現相誑惑馬勝苾芻。此二於前雖已分別。義相關故今復重辯。惛掉憍三。通在三界。所餘一切皆唯在欲。謂十六中。五如前辯所餘十一。唯欲界繫。已辯隨眠及隨煩惱。於中有幾。唯在意地。有幾通依六識地起。頌曰。見所斷慢眠。自在隨煩惱。皆唯意地起。餘通依六識。 論曰。畧說應知。諸見所斷及修所斷。一切慢眠。隨煩惱中自在起者。如是一切皆依意識。依五識身無容起故。所餘一切通依六識。謂修所斷貪瞋無明及彼相應諸隨煩惱。即無慙愧惛掉及餘大煩惱地法所攝隨煩惱依六識身皆容起故。如先所辯樂等五受根。今此所明煩惱隨煩惱。何煩惱等。何根相應。於此先應辯諸煩惱。頌曰。欲界諸煩惱。貪喜樂相應。瞋憂苦癡遍。邪見憂及喜。疑憂餘五喜。一切捨相應。上地皆隨應。遍自識諸受。

論曰。欲界所繫諸煩惱中。貪喜樂相應。以歡行轉遍六識故。瞋憂苦相應。以慼行轉遍六識故。無明遍與前四相應。歡慼行轉遍六識故。邪見通與憂喜相應。歡慼行轉唯意地故。何緣邪見歡慼行轉。如次先造罪福業故疑憂相應。以慼行轉唯意地故。懷猶豫者求決定知心愁慼故。餘四見慢與喜相應。以歡行轉唯意地故。已約別相說受相應。就通相說受相應者一切皆與捨受相應。以諸隨眠相續斷位勢力衰歇。必住捨受。欲界既尒上地云何。皆隨所應遍與自地自識俱起諸受相應。謂若地中具有四識彼一一識所起煩惱。各遍自識諸受相應。若諸地中唯有意識。即彼意識所起煩惱。遍與意識諸受相應。上諸地中識受多少如前已辯故不別說已辯煩惱諸受相應。今次復應辯隨煩惱。頌曰。諸隨煩惱中。嫉悔忿及惱害恨憂俱起。慳喜受相應。諂誑及眠覆。通憂喜俱起。憍喜樂皆捨。餘四遍相應。 論曰。隨煩惱中嫉等六種。一切皆與憂根相應。以慼行轉唯意地故。慳喜相應。以歡行轉唯意地故。歡行轉者。慳相與貪極相似故。諂誑眠覆憂喜相應。歡慼行轉唯意地故。歡慼行者。謂或有時以歡喜心而行諂等。或時有以憂慼心行。憍喜樂相應。歡行唯意故。在第三靜慮與樂相應。若在下諸地與喜相應。此上所說諸隨煩惱。一切皆與捨受相應。相續斷時

皆住捨故有通行在唯捨地故捨於一切相應無遮譬如無明通相應故餘無慙愧惛沉掉舉四皆遍與五受相應前二是大不善地法攝故後二是大煩惱地法攝故所說煩惱隨煩惱中有依異門佛說為蓋今次應辯蓋相云何頌曰蓋五唯在欲食治用同故雖二立一蓋障蘊故唯五 論曰佛於經中說蓋有五一欲貪蓋二瞋恚蓋三惛眠蓋四掉悔蓋五疑蓋此中所說惛掉及疑為如欲貪瞋恚眠悔唯在欲界通三界耶應知此三亦唯在欲以契經說如是五種純是圓滿不善聚故色無色界無有不善然此五種純不善故唯在欲界非色無色何故惛眠掉悔二蓋各有二體合立一耶食治用同故合立一食謂所食亦名資糧治謂能治亦名非食用謂事用亦名功能由此經中作如是說惛眠雖二食非食同何等名為惛眠蓋食謂五種法一瞢憒二不樂三頻申四食不平性五心昧劣性何等名為此蓋非食謂光明想如是二種事用亦同謂俱能令心性沉昧掉悔雖二食非食同何等名為掉悔蓋食謂四種法一親里尋二國土尋三不死尋四隨念昔種種所更戲笑歡娛承奉等事何等名為此蓋非食謂奢摩他如是二種事用亦同謂俱能令心不寂靜由此說食治用同故惛眠掉悔二合為一諸煩惱等皆有蓋義何故如來唯說此五唯此於五蘊能為勝障故謂貪恚蓋能障戒蘊惛沉睡眠能障慧蘊掉舉惡作能障定蘊定慧無故於四諦疑疑故能令乃至解脫解脫知見皆不得起故唯此五建立為蓋若作如是解釋經意掉悔理應惛眠前說以必依定方有慧生定障亦應先慧障故依如是理有餘師言此五蓋中惛眠掉悔如次能障定蘊慧蘊由此契經作如是說修等持者怖畏惛眠修擇法者怖畏掉悔有餘別說唯立五因彼說云何謂在行位先於色等種種境中取可愛憎二種相故後在住位由先為因便起欲貪瞋恚二蓋此二能障將入定心由此後時正入定位於止及觀不能正習由此便起惛眠掉悔如其次第障奢摩他毗鉢舍那令不得起由此於後出定位中思擇法時疑復為障故建立蓋唯有此五今應思擇他界遍行及見滅道斷有漏緣諸惑於彼斷位不知彼所緣知彼所緣時而彼不斷如是諸惑斷由他因非要遍知所緣故斷若尒斷惑總由幾因由四種因何等為四頌曰遍知所緣故斷彼能緣故斷彼所緣故對治起故斷 論曰且見所斷惑斷由前三因一由遍知所緣故斷謂見苦集斷自界緣及見滅道斷無漏緣二由斷彼能緣故斷謂見苦集斷他界緣以自界緣能緣於彼能緣若斷彼隨斷故三由斷彼所緣故斷謂見滅道斷有漏緣以無漏緣能為彼境所緣若斷彼隨斷故若修所斷惑斷由後一因謂但由第四對治起故斷以若此品對治道生則此品中諸惑頓斷何品諸惑誰為對治謂上上品所有諸惑下下品道能為對治至下下品所有諸惑上上品道能為對治如是義門後當廣辯所言對治揔有幾種頌曰對治有四種謂斷持遠猒 論曰諸對治門揔有四種一斷對治謂無間道二持對治謂此後道由彼能持此斷得故三遠分對治謂解脫道後所有道由彼道能令此所斷惑得更遠故有餘師說亦解脫道以解脫道如彼能令此所斷惑得更遠故四猒患對治謂若有道見此界過失深生猒患然此對治若欲善說理實應為如是次第一猒患對治謂緣苦集起加行道二斷對治謂緣一切起無間道三持對治謂緣一切起解脫道四遠分對治謂緣一切起勝進道諸惑永斷為定從何頌曰應知從所緣可令諸惑斷 論曰應知諸惑得永斷時不可令其離相應法但可令彼遠離所緣令於所緣不復生故斷未來惑理且可然容令於境不復生故過去諸惑云何說斷若謂頌說從所緣言意顯遍知所緣故斷此亦非理不決定故由此應說煩惱等斷定何所從自相續中煩惱等斷由得斷故他相續中諸煩惱等及一切色不染法斷由能緣彼自相續中所有諸惑究竟斷故所言遠分遠性有幾頌曰遠性有四種謂相治處時如大種尸羅異方二世等 論曰傳說遠性揔有四種一相遠性如四大種雖復俱在一聚中生以相異故亦名為遠二治遠性如持犯戒雖復俱在一身中行以相治故亦名為遠三處遠性如東西海雖復俱在一世界中方處隔故亦名為遠四時遠性如過未世雖復俱依一法上立時分隔故亦名為遠望何說遠望現在世無間已滅及正生時與現相隣如何名遠由世性別故得遠名非久曾當方得名遠若尒現在亦應得遠名以望去來世性亦別故若謂去來法無作用離作用故名為遠者諸無為法作用既無云何名近若謂由現遍得無為故名近者去來二世例亦應然虛空無為如何名近若謂過未更互相望由隔現在故名為遠現望二世俱極相隣無為無隔故皆近者則應去來隣現在世相望有隔故具二名不應一向說名為遠若依正理應說去來離法自相故名為遠未來未得法自相故過去已捨法自相故等言為明舉事未盡前言惑斷由治道生道勝進時所斷諸惑為再斷不所得離繫有重得耶頌曰諸惑無再斷離繫有重得謂治生得果練根六時中 論曰諸惑若得彼能斷道即由彼道此惑頓斷必無後時再斷惑義所得離繫雖無隨道漸勝進理而道進時容有重起彼勝得義所言重得揔有六時

何等為六謂治道起得果練根治道起時謂解脫道得果時者謂得預流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練根時者謂轉根時此六時中諸惑離繫隨道勝進重起勝得然諸離繫隨應當知有具六時起勝得者乃至亦有唯具二時謂欲界繫見四諦斷及色無色見三諦斷所有離繫具六時得色無色界見道諦斷所有離繫唯五時得由治生時即得果故不應於此分為二時欲界修斷五品離繫亦五時得除預流果第六離繫唯四時得謂於前五又除一時得果治生時無異故第七八品亦四時得得果四中除前二故第九離繫唯三時得謂於前四又除一時亦治生時即得果故色無色界修所斷中唯除有頂第九離繫所餘離繫亦三時得得果四中除前三故有頂第九唯二時得謂前三內又除一時亦治生時即得果故如是且就容有理說以利根者前諸位中一一皆除練根得故諸有超越入聖道者隨應有除預流等故即諸離繫彼彼位中得遍知名遍知有二一智遍知二斷遍知智遍知者謂無漏智斷遍知者謂即諸斷此於果上立因名故為一切斷立一遍知不尒云何頌曰斷遍知有九欲初二斷一二各一合三上界三亦尒餘五順下分色一切斷三　論曰諸斷揔立九種遍知謂三界繫見諦所斷煩惱等斷立六遍知所餘三界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三遍知且三界繫見諦所斷煩惱等斷立六云何謂欲界繫初二部斷立一遍知初二部言即顯見苦見集所斷次二部斷各立一遍知次二部言顯見滅道斷如是欲界見諦所斷煩惱等斷立三遍知如欲界三上界亦尒謂色無色二界所繫亦初二斷一二各一合三是見苦集見滅見道所斷法斷合立三義如是名為三界見諦所斷法斷六種遍知餘三界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三云何謂欲界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一遍知應知即是五順下分結盡遍知并前立故色界所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一遍知應知此即是色愛盡遍知無色界繫修道所斷煩惱等斷立一遍知即一切結永盡遍知此亦并前合立一故如是名為三界修道所斷法斷三種遍知以何因緣色無色界修道所斷煩惱等斷別立遍知非見所斷以修所斷治不同故如是所立九種遍知應辯於中幾何道果頌曰於中忍果六餘三是智果未至果一切根本五或八無色邊果一三根本亦尒俗果二聖九法智三類二法智品果六類智品果五　論曰於此九中且應先辯與忍智道為果差別忍果有六謂三界繫見斷法斷六種遍知智果有三謂順下分色愛一切結盡遍知由此三遍知是修道果故如何忍果說為遍知諸忍皆是智眷屬故如王眷屬假立王名或忍與智同一

果故今次應辯與靜慮地眷屬根本為果差別未至靜慮果具有九謂此為依能斷三界見修所斷煩惱等故根本靜慮果五或八所言五者毗婆沙師說根本地唯能永斷色無色攝煩惱等故欲界所繫煩惱等斷彼唯許是未至果故所言八者尊者妙音說根本地亦與欲界諸煩惱等為斷對治諸有先離欲界染者依根本地入見諦時於欲界繫見斷法斷許引道別無漏得故由此亦是彼見道果除順下分結盡遍知以彼唯是未至果故無容修彼斷對治故中間靜慮如根本說今次應辯與無色地眷屬根本為果差別無色邊地果唯有一謂依空處近分地道得色愛盡遍知果故前三根本果亦唯一謂依無色前三根本得一切盡遍知果故今次應辯與世俗道及諸聖道為果差別俗道果二謂俗道力唯能獲得順下分盡及色愛盡遍知果故聖道果九謂聖道力遍能永斷三界法故今次應辯與法類智為果差別法智果三謂法智力能斷三界修所斷故得後三果類智果二謂類智力但能永斷色無色界修所斷故得後二果今次應辯與法類智同品諸道為果差別法智品果六謂即是前法智法忍所得六果類智品果五謂即是前類智類忍所得五果品言通攝智及忍故何故一一斷不別立遍知唯就如前九位建立頌曰得無漏斷得及缺第一有滅雙因越界故立九遍知　論曰有漏法斷雖多體位而四緣故立九遍知且由三緣立六忍果謂得無漏離繫得故缺有頂故滅雙因故諸斷要具如是三緣立遍知名闕則不尒如異生位有滅雙因無無漏斷得未缺有頂故雖亦得斷不名遍知若聖位中從入見諦至苦類忍現行以前雖有已得無漏斷得未缺有頂未滅雙因至苦類智集法忍位雖亦缺有頂猶未滅雙因未滅見集斷諸遍行因故至後法智類智位中諸所得斷三緣具故於一一位建立遍知具由四緣立三智果謂於前三加越界故言越界者謂此界中煩惱等法皆令離故有立離俱繫亦是一緣故立遍知緣揔有五種離俱繫者謂此雖斷未立遍知要離所餘緣此境惑方可建立此離俱繫與滅雙因及越界緣用無別故雖義有異而不別說雖諸越界位皆滅雙因而滅雙因時非皆越界故滅雙因外別立越界緣滅三地雙因未立遍知故誰成就幾遍知頌曰住見諦位無或成一至五修成六一二無學唯成一　論曰異生定無成遍知理若諸聖者住見諦位從初乃至集法忍時於諸遍知亦未成就至集法智集類忍時唯成就一至集類智滅法忍時便成就二至滅法智滅類忍時便成就三至滅類智道法忍時便成就四至道法智道類忍時便成就五住修道位道類智為

初乃至未得全離欲界染及離欲退皆成就六至全離欲色愛未盡或先離欲彼道類智未起色盡勝果道前唯成一遍知謂順下分盡從色愛盡及無學位起色纏退亦一如前有色愛者從色愛永盡先離色者從起色盡道至未全離無色愛前成下分盡色愛盡二從無學退起無色纏成二遍知名如前說住無學位唯成就一謂一切結永盡遍知何緣不還阿羅漢果總集諸斷立一遍知頌曰越界得果故二處集遍知　論曰且二緣故於一切斷總集建立爲一遍知一者越界二者得果唯彼兩位具足二緣故彼遍知總集爲一誰捨誰得幾種遍知頌曰捨一二五六得亦然除五　論曰言捨一者謂從無學及色愛盡全離欲退言捨二者謂諸不還從色愛盡起欲纏退及彼獲得阿羅漢時言捨五者謂先離欲後入見諦道類智時得下分盡捨前五故言捨六者謂未離欲所有聖者得離欲時得亦然者謂有得一得二得六唯除得五言得一者謂得未得及從無學起色纏退言得二者謂從無學起無色界諸纏退時言得六者謂退不還因辯隨眠分別斷竟　鼟瞢（上都鄧反下莫鄧上又音騰下莫登）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一　如是已說煩惱等斷於九勝位得遍知名然斷必由道力故得此所由道其相云何頌曰已說煩惱斷由見諦修故見道唯無漏修道通二種　論曰前已廣說諸煩惱斷由見諦道及修道故道唯無漏亦有漏耶見道應知唯是無漏修道通二所以者何見道速能治三界故頓斷九品見所斷故非世間道有此堪能故見位中道唯無漏修道有異故通二種如向所言由見諦故此所見諦其相云何頌曰諦四先已說謂苦集滅道彼自體亦然次第隨現觀　論曰諦有四種名先已說於何處說謂初品中分別有漏無漏法處彼如何說謂彼頌言無漏謂聖道此說道諦擇滅謂離繫此說滅諦及苦集世間此說苦集諦四諦次第如彼說耶不尒云何如今所列一苦二集三滅四道四諦自體亦有異耶不尒云何如先所辯爲顯體同彼故說亦然臀四諦何緣如是次第隨現觀位先後而說謂現觀中先所觀者便在先說若異此者應先說因後方說果然或有法說次隨生如念住等或復有法說次隨便如正勝等謂此中無決定理趣起如是欲先斷已生後遮未生但隨言便令說四諦隨瑜伽師現觀位中先後次第何緣現觀次第必然加行位中如是觀故何緣加行必如是觀謂若有法是愛著處能作逼惱爲求脫因此法理應最初觀察故修行者加行位中最初觀苦苦即苦諦次復觀苦以誰爲因便觀苦因因即集諦次復觀苦以誰爲滅便觀苦滅滅即滅諦後觀苦滅以誰

爲道便觀滅道道即道諦如見病已次尋病因續思病愈後求良藥契經亦說諦次第喻何契經說謂良醫經如彼經言夫醫王者謂具四德能拔毒箭一善知病狀二善知病因三善知病愈四善知良藥如來亦尒爲大醫王如實了知苦集滅道故加行位如是次觀現觀位中次第亦尒由加行力所引發故如已觀地縱馬奔馳此現觀名爲目何義應知此且現等覺義何緣說此唯是無漏對向涅槃正覺境故此覺真淨故得正名應知此中果性取蘊名爲苦諦因性取蘊名爲集諦是能集故由此苦集因果性分名雖有殊非物有異滅道二諦物亦有殊何義經中說爲聖諦是聖者諦故得聖名於非聖者此豈成妄於一切是諦性無顛倒故然唯聖者實見非餘是故經中但名聖諦非非聖諦顛倒見故如有頌言聖者說是樂非聖說爲苦聖者說爲苦非聖說是樂　有餘師說二唯聖諦餘二通是聖非聖諦唯受一分是苦自體所餘並非如何可言諸有漏行皆是苦諦頌曰苦由三苦合如所應一切可意非可意餘有漏行法　論曰有三苦性一苦苦性二行苦性三壞苦性諸有漏行如其所應與此三種苦性合故皆是苦諦亦無有失此中可意有漏行法與壞苦合故名爲苦諸非可意有漏行法與苦苦合故名爲苦除此所餘有漏行法與行苦合故名爲苦何謂爲可意非可意餘謂樂等三受如其次第由三受力令順樂受等諸有漏行得可意等名所以者何若諸樂受由壞成苦性如契經言諸樂受生時樂住時樂壞時苦若諸苦受由體成苦性如契經言諸苦受生時苦住時苦不苦不樂受由行成苦性衆緣造故如契經言若非常即是苦如受順受諸行亦然有餘師釋苦即苦性名苦苦性如是乃至行即苦性名行苦性應知此中說可意非可意爲壞苦苦苦者由不共故理實一切行苦故苦此唯聖者所能觀見故有頌言如以一睫毛置掌人不覺若置眼睛上爲損及不安愚夫如手掌不覺行苦睫智者如眼睛緣極生猒怖以諸愚夫於無間獄受劇苦蘊生苦怖心不如衆聖於有頂蘊道諦亦應是行苦攝有爲性故道諦非苦違逆聖心是行苦相非聖道起違逆聖心由此能引衆苦盡故若觀諸有爲涅槃寂靜者亦由先見彼法是苦後觀彼滅以爲寂靜故有爲言唯顯有漏若諸法中亦許有樂何緣但說苦爲聖諦有一類釋由樂少故如置緑豆爲豆聚中以少從多名爲豆聚誰有智者澆水洗癰有少樂生計癰爲樂有餘於此以頌釋言能爲苦因故能集衆苦故有苦希彼故說樂亦名苦　理實應言聖者觀察諸有及樂體皆是苦以就行苦同一味故由此立苦爲諦非樂如何亦觀樂受爲苦

由性非常違聖心故如以苦相觀色等時非彼苦相一如苦受有謂樂受是苦因故諸聖亦觀彼為苦者具釋非理能為苦因是集行稱豈關於苦又諸聖者生色無色緣彼如何有苦想轉非彼諸蘊為苦受因又經復說行苦何用若由非常觀樂為苦非常苦觀行相何別生滅法故觀為非常違聖心故觀之為苦但見非常知違聖心故非常行相能引苦行相有餘部師作如是執定無實樂受唯是苦云何知然由教理故云何由教如世尊言諸所有受無非是苦又契經言汝應以苦觀於樂受又契經言於苦謂樂名為顛倒云何由理以諸樂因皆不定故謂諸所有衣服飲食冷煖等事諸有情類許為樂因此若非時過量受用便能生苦復成苦因不應樂因於增盛位或雖平等但由非時便成苦因能生於苦故知衣等本是苦因苦增盛時其相方顯威儀易脫理亦應然又治苦時方起樂覺及苦易脫樂覺乃生謂若未遭飢渴寒熱疲欲等苦所逼迫時不於樂因生於樂覺故於對治重苦因中愚夫妄計此能生樂實無決定能生樂因苦易脫中愚夫謂樂如荷重擔暫易肩等故受唯苦定無實樂對法諸師言樂實有此言應理云何知然且應反徵撥無樂者何名為苦若謂逼迫既有適悅有樂應成若謂損害既有饒益有樂應成若謂非愛既有可愛有樂

應成若謂可愛體非成實以諸聖者於離染時可愛復成非可愛故不尒可愛聖離染時由異門觀為非愛故謂若有受自相可愛此受未嘗成非可愛然諸聖者於離染時以餘行相猒患此受謂觀此受是放逸處要由廣大功力所成變壞無常故非可愛非彼自相是非愛法若彼自體是非可愛不應於中有起愛者若不起愛於離染時聖者不應以餘行相觀察樂受生生猒患故由自相有實樂受然世尊言諸所有受無非苦者佛自釋通如契經言佛告慶喜我依諸行皆是無常及諸有為皆是變壞密作是說諸所有受無非是苦故知非經不依苦苦作如是說若由自相諸受皆苦何緣慶喜作是問言佛於餘經說有三受謂樂及苦不苦不樂依何密意此經復言諸所有受無非是苦慶喜但應作如是問依何密意說有三受世尊亦應但作是答我依此密意故說有三受經中既無如是問答故由自相實有三受世尊既言我密意說諸所有受無非是苦即已顯示此所說經依別意說非真了義又契經言汝應以苦觀樂受者應知此經意顯樂受有二種性一有樂性謂此樂受依自相門是可愛故二有苦性謂依異門亦是無常變壞法故然觀樂時能為繫縛諸有貪者噉此味故若觀苦時能令解脫如是觀者得離貪故佛以觀苦能令解脫故勸有情觀樂為苦如何知此自相是樂如有頌曰諸佛正遍覺知諸行非常及有為變壞故說受皆苦　又契經言於苦謂樂名顛倒者此別意說以諸世間於諸樂受妙欲諸有一分樂中一向計樂故成顛倒謂諸樂受若依異門亦有苦性然諸世間唯觀為樂故成顛倒諸妙欲境樂少苦多唯觀為樂故成顛倒諸有亦然故不由此能證樂受無實理成若受自相實皆苦者佛說三受有何勝利若謂世尊隨俗說者不應正理以世尊言我密說受無非苦故又於觀五受說如實言故謂契經說所有樂根所有喜根應如此二皆是樂受乃至廣說復作是說若以正慧如實觀見如是五根三結永斷乃至廣說又佛如何於一苦受隨順世俗分別說三苦謂世間於下上中苦如其次第起樂等三覺佛隨順彼說樂等三理亦不然樂亦三故應於下等三苦唯起上等樂覺又受殊勝香味觸等所生樂時有何下苦而世於中起樂受覺若許尒時有下苦者如是下苦已滅未生世應尒時有極樂覺此位衆苦都無有故受欲樂時微間亦尒又下品受現在前時許受分明猛利可取許中品受現在前時與此相違如何應理又下三定說有樂故應有下苦以上諸地說有捨故應有中苦定勝苦增豈應正理故不應依下等三苦如次建立樂等三受又契經說佛告大名若色一

向是苦非樂非樂所隨乃至廣說故知定有少分實樂如是且辯彼所引教顯無實樂為證不成所立理言亦不成證且以諸樂因皆不定故者此非正理違因義故謂觀所依分位差別諸外境界方為樂因或為苦因非唯外境若此外境至此所依如是分位能為樂因未嘗至此不為樂因是故樂因非不決定如世間火觀所養天分位差別為美熟因或為違因非唯彼火若此火至此所養天如是分位為美熟因未嘗至此非美熟因故美熟因非不決定樂因亦尒決定理成又三靜慮中樂因豈不定彼因無時能生苦故又彼所說要治苦時起樂覺者準前已破謂受殊勝香味觸等所生樂時對治何苦而世於中起於樂覺設許尒時治麤苦者此能治苦已滅未生尒時轉應生極樂覺又靜慮樂治何故生如是等破準前應說又彼所說苦易脫中樂覺乃生如易肩者此身分位實能生樂乃至身如是分位未滅前必有樂生滅則不尒若異此者此位後時樂應轉增苦漸微故如是易脫身四威儀生樂解勞應知亦尒若先無苦於最後時何為欻然生於苦覺由身變易分位別故如酒等後時有甘醋味起是故樂受實有理成由此定知諸有漏行三苦合故如應名苦即苦行體亦名集諦此說必定違越契經契經唯說愛為集故就勝故說愛為集理實所

餘亦是集諦如是理趣由何證知餘契經中亦說餘故如薄伽梵伽他中言業愛及無明為因招後行令諸有相續名補特伽羅 又契經說五種種子此即別名說有取識又彼經說置地界中此即別名說四識住故經所說是密意言阿毗達磨依法相說然經中說愛為集者偏說起因伽他中說業愛無明皆為因者具說生起及彼因因云何知然業為生因愛為起因經所說故又彼經中次第顯示後行等有因有緣有繫故為別建立種子及田說有取識及四識住故非唯愛為集諦體何法名生何法名起界趣生等品類差別自體出現說名為生若無差別後有相續說名為起業與有愛如其次第為彼二因譬如種子與穀麥等別種類芽為能生因水與一切無差別芽為能起因業及有愛為生起因應知亦然愛為起因何理為證離愛後有必不起故謂有愛離愛二俱命終唯見有愛者後有更起由此理證愛為起因起有起無定隨愛故又由愛故相續趣後現見若於是處有愛則心相續數趣於彼由此比知以有愛故能令相續馳趣後有又取後身更無有法封執堅著如貪愛者如華豆質於澡浴時和水塗身至乾燥位著身難離餘無以加如是無有餘為因法執取後身如我愛者由此理證愛為起因如是世尊說諦有四餘經復說諦有二種一世

俗諦二勝義諦如是二諦其相云何頌曰彼覺破便無慧析餘亦爾如瓶水世俗異此名勝義 論曰若彼物覺彼破便無彼物應知名世俗諦如瓶被破為碎瓦時瓶覺則無衣等亦爾又若有物以慧析餘彼覺便無亦是世俗如水被慧析色等時水覺則無火等亦爾即於彼物未破析時以世想名施設為彼施設有故名為世俗依世俗理說有瓶等是實非虛名世俗諦若物異此名勝義諦謂彼物覺彼破不無及慧析餘彼覺仍有應知彼物名勝義諦如色等物碎至極微或以勝慧析除味等彼覺恒有受等亦然此真實有故名勝義依勝義理說有色等是實非虛名勝義諦先軌範師作如是說如出世智及此後得世間正智所取諸法名勝義諦如此餘智所取諸法名世俗諦已辯諸諦應說云何方便勤修趣見諦道頌曰將趣見諦道應住戒勤修聞思修所成謂名俱義境 論曰諸有發心將趣見諦應先安住清淨尸羅然後勤修聞所成等謂先攝受順見諦聞聞已勤求所聞法義聞法義已無倒思惟思已方能依定修習行者如是住戒勤修依聞所成慧起思所成慧依思所成慧起修所成慧此三慧相差別云何毗婆沙師謂三慧相緣名俱義如次有別聞所成慧唯緣名境未能捨文而觀義故思所成慧緣名義境有時由文引義有時由義引文

未全捨文而觀義故修所成慧唯緣義境已能捨文唯觀義故譬若有人浮深駛水曾未學者不捨所依曾學未成或捨或執曾善學者不待所依自力浮渡三慧亦爾有言若爾思慧不成謂此既通緣名緣義如次應是聞修所成今詳三相無過別者謂修行者依聞至教所生勝慧名聞所成依思正理所生勝慧名思所成依修等持所生勝慧名修所成說所成言顯三勝慧是聞思等三因所成猶如世間於命牛等如次說是食草所成諸有欲於修精勤學者如何淨身器令修速成頌曰具身心遠離無不足大欲謂已得未得多求名所無治相違界三無漏無貪性四聖種亦爾前三唯喜足三生具後業為治四愛生我所我事欲暫息永除故 論曰身器清淨略由三因何等謂三因一身心遠離二喜足少欲三住四聖種身遠離者離相雜住心遠離者離不善尋此二易可成由喜足少欲言喜足者無不喜足少欲者無大欲所無二種差別云何對法諸師咸作是說於已得妙衣服等更多求名不喜足於未得妙衣等多希求名大欲豈不更求亦緣未得此二差別便應不成是故此中應作是說於所已得不妙不多恨望不歡名不喜足於所未得衣服等事求妙求多名為大欲喜足少欲能治此故與此相違應知差別喜足少欲通三界無漏所治二種唯欲

界所繫喜足所欲體是無貪所治二種欲貪為性能生衆聖故名聖種四聖種體亦是無貪四中前三體唯喜足謂於衣服飲食卧具隨所得中皆生喜足第四聖種謂樂斷修如何亦用無貪為體以能棄捨有欲貪故為顯何義立四聖種以諸弟子捨俗生具及俗事業為求解脫歸佛出家法主世尊愍彼安立助道二事一者生具二者事業前三即是助道生具最後即是助道事業汝等若能依前生具作後事業解脫非久何故安立如是二事為欲對治四種愛生故契經言苾芻諦聽愛因衣服應生時生應住時住應執時執如是愛因飲食卧具及有無有皆如是說為治此四說四聖種即依此義更異門說謂佛為欲暫息永除我所我事欲故說四聖種我所事者謂衣服等我事者謂自身緣彼貪名為欲為暫止息前三貪欲說前三聖種為永滅除四種貪故說第四聖種如是已說修所依器由何門故能正入修頌曰入修要二門不淨觀息念貪尋增上者如次第應修 論曰正入修門要者有二一不淨觀二持息念誰於何門能正入修如次應知貪尋增者謂貪猛盛數現在前如是有情名貪行者彼觀不淨能正入修尋多亂心名尋行者彼依息念能正入修有餘師言此持息念非多緣故能止亂尋不淨名緣顯　差別引多尋故治彼無能有餘復言

此持息念內門轉故能止亂尋不淨多於外門轉故猶如眼識治復無能此中先應辨不淨觀如是觀相云何頌曰為通治四貪且辨觀骨鎖廣至海復畧名初習業位除足至頭半名為已熟修繫心在眉間名超作意位論曰修不淨觀正為治貪然貪差別略有四種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妙觸貪四供奉貪緣青瘀等修不淨觀治第一貪緣被食等修不淨觀治第二貪緣蟲蛆等修不淨觀治第三貪緣屍不動修不淨觀治第四貪若緣骨鎖修不淨觀通能對治如是四貪以骨鎖中無四貪境故應且辨修骨鎖觀此唯勝解作意攝故少分緣故不斷煩惱唯能制伏令不現行然瑜伽師修骨鎖觀揔有三位一初習業二已熟修三超作意謂觀行者欲修如是不淨觀時應先繫心於自身分或於足指或額或餘隨所樂處心得住已依勝解力於自身分假想思惟皮肉爛墮漸令骨淨乃至具觀全身骨鎖見一具已復觀第二如是漸次廣至一房一寺一園一村一國乃至遍地以海為邊於其中間骨鎖充滿為令勝解得增長故於所廣事漸畧而觀乃至唯觀一具骨鎖齊此漸畧不淨觀成名瑜伽師初習業位為令略觀勝解力增於一具中先除足骨思惟餘骨繫心而住漸次乃至除頭半骨思惟半骨繫心而住齊此轉略不淨觀成名瑜伽師已熟修位為

令略觀勝解自在除半頭骨繫心眉間專注一緣湛然而住齊此極畧不淨觀成名瑜伽師超作意位有不淨觀由所緣小非自在小應作四句此由作意已熟未熟未熟已熟及由所緣自身至海有差別故此不淨觀何性幾地緣何境何處生何行相緣何世為有漏為無漏為離染得為加行得頌曰無貪性十地緣欲色人生不淨自世緣有漏通二得 論曰如先所問今次第荅謂此觀以無貪為性通依十地謂四靜慮及四近分中間欲界唯緣欲界所見色境所見者何謂顯形色緣義為境由此已成唯人趣生三洲除北尚非餘趣況餘界生既立不淨名唯不淨行相隨在何世緣自世境若不生法通緣三世既唯勝解作意相應此觀理應唯是有漏通離染得及加行得由有曾得未曾得故此不淨觀相差別已次應辨持息念此差別相云何頌曰息念慧五地緣風依欲身二得實外無有六謂數等 論曰言息念者即契經中所說阿那阿波那念言阿那者謂持息入是引外風令入身義阿波那者謂持息出是引內風令出身義慧由念力觀此為境故名阿那阿波那念以慧為性而說念者念力持故於境分明所作事成如念住故通依五地謂初二三靜慮近分中間欲界此念唯與捨相應故謂苦樂受能順引尋此念治尋故不俱起喜樂二受能違尋

法此念於境專注故成由此相違故不俱起有說根本下三靜慮中亦有捨受彼說依八地上定現前息無有故此定緣風依欲身起唯人天趣除北俱盧通離染得及加行得唯與真實作意相應正法有情方能修習外道無有無說者故自不能覺微細法故此相圓滿由具六因一數二隨三止四觀五轉六淨數謂繫心緣入出息不作加行放捨身心唯念憶持入出息數從一至十不減不增恐心於境揔聚散故然於此中容有三失一數減失於二謂一二數增失於一謂二三雜亂失於入謂出於出謂入若離如是三種過失名為正數若十中間心散亂者復應從一次第數之終而復始乃至得定隨謂繫心緣入出息不作加行隨息而行念息入出時各遠至何所謂念息入為行遍身為行一分隨彼息入行至喉心齊髖髀脛乃至足指念恒隨逐若念息出離身為至一磔一尋隨所至方念恒隨逐有餘師說息出極遠乃至風輪或吹嵐婆此不應理此念真實作意俱故止謂繫念唯在鼻端或在眉間乃至足指隨所樂處安止其心觀息住身如珠中縷為冷為煖為損為益觀謂觀察此息風已更觀息俱大種造色及依色住心及心所具觀五蘊以為境界轉謂移轉緣息風覺安置後後勝善根中乃至世間第一法位淨謂昇進入見道等有餘師說念住為

初金剛喻定為後名轉盡智等方名淨為攝六相故說頌言持息念應知有六種相異謂數隨止觀轉淨相差別 息相差別云何應知頌曰入出息隨身依二差別轉情數非執受等流非下緣 論曰隨身生地息彼地攝以息是身一分攝故此入出息轉依身心差別以生無色界及羯剌藍等并入無心定及第四定等此息於彼皆不轉故謂要身中有諸孔隙入出息地心正現前息於尒時方得轉故出第四定等及初生時息最先入入第四定等及後死時息最後出息有情數攝有情身分故非有執受與根相離故是等流性同類因生故非所長養身增長時彼損減故非異熟生斷已後時更相續故餘異熟色無如是故唯自上地心之所緣非下地威儀通果心境故 睫毛（上音接）蟲蛆（下七徐反）齊（音齊）髖（音寬一音坤）髀脛（上蒲米反下胡定反）一磔（下竹格反）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二

如是已說入修二門由此二門心便得定心得定已復何所修頌曰依已修成止為觀修念住以自相共相觀身受心法自性聞等慧餘相雜所緣說次第隨生治倒故唯四 論曰依已修成滿勝奢摩他為毗鉢舍那修四念住如何修習四念住耶謂以自共相觀身受心法各別自性名為自相一切有為皆非常性一切有漏皆

是苦性及一切法空非我性名為共相身自性者大種造色受心自性如自名顯法自性者除三餘法傳說在定以極微剎那各別觀身名身念住滿餘三滿相如應當知何等名為四念住體此四念住體各有三自性相雜所緣別故自性念住以慧為體此慧有三種謂聞等所成即此亦名三種念住相雜念住以慧所餘俱有為體所緣念住以慧所緣諸法為體寧知自性是慧非餘經說於身住循身觀名身念住餘三亦然諸循觀名唯自慧體非慧無有循觀用故何緣於慧立念住名毗婆沙師說此品念增故是念力持慧得轉義如斧破木由楔力持理實應言慧令念住是故於慧立念住名隨慧所觀能明記故由此無滅作如是言若有能於身住循身觀緣身念得住乃至廣說世尊亦說若有於身住循身觀者念便住不謬然有經言此四念住由何故集由何故滅食觸名色作意集故如次令身受心法集食觸名色作意滅故如次令身受心法滅應知彼說所緣念住以念於彼得安住故又念住別名隨所緣緣自他俱相續異故一一念住各有三種此四念住說次隨生生復何緣次第如是隨境麤者應先觀故或諸欲貪於身處轉故四念住觀身在初然貪於身由欣樂受欣樂於受由心不調心之不調由惑未斷故觀受等如是次第此四念住如次治

彼淨樂常我四種顛倒故唯有四不增不減四中三種唯不雜緣第四所緣通雜不雜若唯觀法名不雜緣若於身等二三或四揔而觀察名為雜緣如是熟修雜緣身等法念住已復何所修頌曰彼居法念住揔觀四所緣修非常及苦空非我行相　論曰彼觀行者居緣揔雜法念住中揔觀所緣身等四境修四行相所謂非常苦空非我修此觀已生何善根頌曰從此生煖法具觀四聖諦修十六行相次生頂亦然如是二善根皆初法後四次忍唯法念下中品同頂上唯觀欲苦一行一剎那世第一亦然皆慧五除得　論曰修習揔緣共相法念住漸次成熟乃至上上品從此念住後有順決擇分初善根生名為煖法此法如煖立煖法名是能燒惑薪聖道火前相如火前相故名為煖此煖善根分位長故能具觀察四聖諦境及能具修十六行相觀苦聖諦修四行相一非常二苦三空四非我觀集聖諦修四行相一因二集三生四緣觀滅聖諦修四行相一滅二靜三妙四離觀道聖諦修四行相一道二如三行四出此相差別如後當辯此煖善根下中上品漸次增長至成滿時有善根生名為頂法此轉勝故更立異名動善根中此法最勝如人頂故名為頂法或由此是進退兩際如山頂故說名為頂此亦如煖具觀四諦及能具修十六行相如是煖頂二

種善根初安足時唯法念住以何義故名初安足謂隨何善根以十六行相最初遊踐四聖諦迹後增進時具四念住諸先所得後不現前於彼不生欽重心故此頂善根下中上品漸次增長至成滿時有善根生名為忍法於四諦理能忍可中此最勝故又此位忍無退墮故名為忍法此忍善根安足增進皆法念住與前有別然此忍法有下中上下中二品與頂法同謂具觀察四聖諦境及能具修十六行相上品有異唯觀欲苦與世第一相隣接故由此義准煖等善根皆能具緣三界苦等義已成立無間別故謂瑜伽師於色無色對治道等一一聖諦行相所緣漸減漸畧乃至但有二念作意思惟欲界苦聖諦境齊此以前名中忍位從此位無間起勝善根一行一剎那名上品忍此善根起不相續故上品忍無間生世第一法如上品忍緣欲苦諦修一行相唯一剎那此有漏故名為世間是最勝故名為第一此有漏法世間中勝是故名為世第一法有士用力離同類因引聖道生故名最勝如是煖等四種善根念住性故皆慧為體若并助伴皆五蘊性然除彼得勿諸聖者煖等善根重現前故此中煖法初安足時緣三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四緣滅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一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四由此種性先未曾得要同分者

方能修故後增進時緣三諦隨一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緣滅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由此種性先已曾得不同分者亦能修故頂初安足緣四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後增進時緣三諦隨一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緣滅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忍初安足及後增進緣四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十六然於增進畧所緣時隨畧彼所緣不修彼行相世第一法緣欲苦諦法念住現在修未來四隨一行相現在修未來四無異分故似見道故已辯所生善根相體今次應辯此差別義頌曰此順決擇分四皆修所成六地二或七依欲界身九三女男得二第四女亦尒聖由失地捨異生由命終初二亦退捨依本必見諦捨已得非先二捨性非得　論曰此煖頂忍世第一法四殊勝善根名順決擇分依何義建順決擇分名決謂決斷擇謂簡擇決斷簡擇謂諸聖道以諸聖道能斷疑故及能分別四諦相故分謂分段此言意顯所順唯是見道一分決擇之分故得決擇分名此四為緣引決擇分順益彼故得順彼名故此名為順決擇分如是四種皆修所成非聞思所成唯等引地故四中前二是下品

攝八俱可動猶可退故忍中品攝勝前二故有世第一為其上故世第一法獨是上品此四善根皆依六地謂四靜慮未至中間欲界中無聞等引故餘上地亦無見道眷屬故又無色界心不緣欲界故欲界先應遍知斷故此四善根能感色界五蘊異熟為圓滿因不能牽引憎背有故感非為顯二有異說謂煖頂二尊者妙音說依前六及欲七地此四善根依欲身起八天九處除北俱盧前三善根三洲初起後生天處亦續現前第四善根天處亦起此無初後一刹那故此四善根唯依男女前三男女俱通得二第四女身亦得二種依男唯得男身善根已得女身非擇滅故聖依此地得此善根失此地時善根方捨失地言顯遷生上地異生於地若失不失但失衆同分必捨此善根初二善根亦由退捨由死退捨唯異生非聖由失地捨唯聖非異生忍及世第一異生亦無退依根本地起煖等善根彼於此生必定得見諦猒生死心極猛利故若先捨已後重得時所得必非先之所捨如捨已重得別解脫律儀以未曾熟修大功用成故若先已得煖等善根經生故捨遇了分位善說法師便生頂等若不遇者還從本修失退二捨非得為性退必起過失不必然得此善根有何勝利頌曰煖必至涅槃頂終不斷善忍不墮惡趣第一入離生 論曰四善根中若得煖法雖有退斷善根造無間業墮惡趣等而無久流轉必至涅槃故若尒何殊順解脫分若無障礙去見諦近此與見道行相同故若得頂法雖有退等而增畢竟不斷善根若得忍時雖命終捨住異生位而增無退不造無間不墮惡趣然頌但說不墮惡趣言義准已知不造無間業造無間業者必墮惡趣故忍位無退如前已辯此位不墮諸惡趣者已違趣彼業煩惱故若至忍位於少趣生處身有惑中得不生法故趣謂諸惡趣生謂卵濕生處謂無想北俱盧大梵處身謂扇搋半擇迦二形身有謂第八等有惑謂見所斷惑此於下上位隨所應而得謂於下忍得惡趣不生所餘不生至上忍方得得世第一法雖住異生位而能趣入正性離生頌雖不言離命終捨既無間入正性離生義准已成無命終捨何緣唯此能入離生已得異生非擇滅故能如無間道捨異生性故此四善根各有三品由聲聞等種性別故隨何種性善根已生彼可移轉向餘乘不頌曰轉聲聞種性二成佛三餘麟角佛無轉一坐成覺故 論曰聲聞種性煖頂已生容可轉成無上正覺彼若得忍無成佛理謂於惡趣已超越故菩提薩埵利物為懷為化有情必往惡趣彼忍種性不可迴轉是故定無得成佛義聲聞種性煖頂忍三皆有可轉成獨覺義在佛乘外故說為餘麟角佛言顯

麟角喻及無上覺煖等善根並無移轉向餘乘義皆以第四靜慮為依一坐便成自乘覺故第四靜慮是不傾動最極明利三摩地故堪為麟角喻無上覺所依此中覺言顯盡無生智後當辯此是菩提性故言一坐者從煖善根乃至菩提不起于座有餘師說從不淨觀不起于座乃至菩提有餘獨覺異麟角喻起彼種性初二善根轉向餘乘理無遮礙頗有此生創修加行即此生引起順決擇分耶不尒云何頌曰前順解脫分速三生解脫聞思成三業殖在人三洲 論曰順決擇分今生起者必前生起順解脫分諸有創植順解脫分極速三生方得解脫謂初生起順解脫分第二生起順決擇分第三生入聖乃至得解脫譬如下種苗成結實三位不同身入法性成熟解脫三位亦尒傳說如是順解脫分唯聞思所成通三業為體雖就取勝唯是意業而此思願攝起身語亦得名為順解脫分有施一食持一戒等深樂解脫願力所持便名種植順解脫分植順解脫分唯人三洲餘猒雖殷若如應無故遇佛出世植此善根有餘師言亦遇獨覺已因便說順解脫分入觀次第是正所論於中已明諸加行道世第一法為其後邊應說從斯復生何道頌曰世第一無間即緣欲界苦生無漏法忍忍次生法智次緣餘界苦生類忍類智緣集滅道諦各生四亦然如是十六心名聖諦現觀此總有三種謂見緣事別 論曰從世第一善根無間即緣欲界苦聖諦境有無漏攝法智忍生此忍名為苦法智忍為顯此忍是無漏故舉後等流以為標別此能生法智是法智因得法智忍名如華果樹即此名入正性離生亦復名入正性決定由此是初入正性離生亦是初入正性決定故經說正性所謂涅槃或正性言因諸聖道生謂煩惱或根未熟聖道能越故名離生能決趣涅槃或決了諦相故諸聖道得決定名至此位中說名為入此忍生已得聖者名此在未來捨異生性謂許此忍未來生時有此用非餘如燈及生相有餘師說世第一法捨異生性此義不然彼此同名世間法故性相違故亦無有失如上怨家能害怨命有餘師說此二共捨如無間道解脫道故此忍無間即緣欲苦有法智生名苦法智應知此智亦無漏攝前無漏言遍流後故如緣欲界苦聖諦境有苦法忍苦法智生如是復於法智無間總緣餘界苦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苦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苦類智最初證知諸法真理故名法智此後境智與前相似故得類名以後隨前而證境故如緣苦諦欲界及餘生法類忍法類智四緣餘三諦各四亦然謂復於前苦類智後次緣欲界集聖諦境有法智忍生名集法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欲

集有法智生名集法智次緣餘界集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集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集類智次緣欲界滅聖諦境有法智忍生名滅法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欲滅有法智生名滅法智次緣餘界滅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滅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滅類智次緣欲界道聖諦境有法智忍生名道法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欲道有法智生名道法智次緣餘界道聖諦境有類智忍生名道類智忍此忍無間即緣此境有類智生名道類智如是次第有十六心。總說名為聖諦現觀此中餘部有作是言於諸諦中唯頓現觀然彼意趣應更推尋。彼現觀言無差別故詳諸現觀總有三種謂見緣事有差別故唯無漏慧於諸諦境現見分明名見現觀此無漏慧并餘相應同一所緣名緣現觀此諸能緣并餘俱有戒生相等不相應法同一事業名事現觀見苦諦時於苦聖諦具三現觀於餘三諦唯事現觀謂斷證修若諸諦中約見現觀說頓現觀理必不然以諸諦中行相別故若言以一無我行相總見諸諦則不應用苦等行相見苦諦等如是便與契經相違如契經言諸聖弟子以苦行相思惟於苦以集行相思惟於集以滅行相思惟於滅以道行相思惟於道無漏作意相應擇法若言此經說修道位此亦不然如見修故若彼復謂見一

諦時於餘諦中得自在故說頓現觀理亦無失然於如是現觀中間有起不起別應思擇若彼復謂於見苦時即能斷集證滅修道說頓現觀理亦無失由先已說見苦諦時於餘三諦中有事現觀故依見現觀於契經中見有誠文說漸現觀如契經說佛告長者於四聖諦非頓現觀必漸現觀乃至廣說如是等有三經一一經有別喻若謂有經作如是說但於苦諦無惑無疑於佛亦無故頓現觀此亦非證依定不行或必當斷密意說故已辯現觀具十六心此十六心為依何地頌曰皆與世第一同依於一地

論曰隨世第一所依諸地應知即此十六心依彼依六地如先已說何緣必有如是忍智前後次第間雜而起頌曰忍智如次第無間解脫道

論曰十六心中忍是無間道約斷惑得無能隔礙故智是解脫道已解脫惑得與離繫得俱時起故具二次第理定應然猶如世間驅賊閉戶若謂第二唯無間道與離繫得俱時而生則此位中於彼彼境應定不起已斷疑智若謂見位唯忍斷惑則與本論說九結聚相違此難不然諸忍皆是智眷屬故如王眷屬所作事業名王所作此十六心皆見諦理一切可說見道攝耶不尒云何頌曰前十五見道見未曾見故　論曰苦法智忍為初道類智忍為後其中總有十五剎那皆見道所攝見未見諦故至第十

六道類智時無一諦理未見今見如習曾見故修道攝豈不尒時觀道類忍是道諦理未見今見此中約諦不約剎那非一剎那未見今見可名今見未見諦理如刈畦稻唯餘一科不可名為此畦未刈入道類智是果攝故頓修八智十六行故捨前道故相續起故如餘修道非見道攝然道類智必不退者任持見道所斷斷故即由此故應見道攝此難不然太過失故何緣七智亦見道攝見諸諦理未究竟故謂未遍見諸諦理中間起故亦見道攝已說見修二道生異當依此道分位差別建立眾聖補特伽羅且依見道十五心位建立眾聖有差別者頌曰名隨信法行由根鈍利別具修惑斷一至五向初果斷次三向二離八地向三　論曰見道位中聖者有二一隨信行二隨法行由根鈍利別立二名諸鈍根名隨信行者諸利根名隨法行者由信隨行名隨信行彼有隨信行名隨信行者或由慣習此隨信行以成其性故名隨信行者彼先信他隨行義故准此應釋隨法行者彼於先時由自披閱契經等法隨行義故即二聖者由於修惑具斷有殊立為三向謂彼二聖若於先時未以世道斷修斷惑名為具縛或先已斷欲界一品乃至五品至此位中名初果向趣初果故言初果者謂預流果此於一切沙門果中必初得故若先已斷欲界六品或七八品

至此位中名第二果向趣第二果故第二果者謂一來果遍得果中此第二故若先已離欲界九品或先已斷初定一品乃至具離無所有處至此位中名第三果向趣第三果故第三果者謂不還果數准前釋次依修道道類智時建立眾聖有差別者頌曰至第十六心隨三向住果名信解見至亦由鈍利別　論曰即前隨信隨法行者至第十六道類智心名為住果不復名向隨前三向今住三果謂前預流向今住預流果前一來向今住一來果前不還向今住不還果阿羅漢果必無初得見道無容斷修惑故世道無容離有頂故至住果位捨得二名謂不復名隨信法行轉得信解見至二名此亦由根鈍利差別諸鈍根者先名隨信行今名信解諸利根者先名隨法行今名見至此二聖者信慧互增故標信解見至名別何緣先斷欲界修惑一至五等至第十六道類智心但說名為預流果等非後果向頌曰諸得果位中未得勝果道故未起勝道名住果非向　論曰諸得果時於勝果道必定未得故住果者乃至未起勝果道時但名住果不名後向然諸先斷欲界修惑一至五等至得果時此生必定起勝果道由此先離三靜慮染後依下地入見道者彼得果已於現生中必能引生後勝果道若異此者聖生上地應不可說定成樂根如是已依先具位離及

令離欲入見諦者十六心位立衆聖別當約修惑辯漸次生能對治道分位差別頌曰地地失德九下中上各三　論曰夫謂過失即所治障德謂功德即能治道如先已辯欲修斷惑九品差別如是上地乃至有頂例亦應尒如所斷障一一地中各有九品諸能治道無閒解脫九品亦然失德如何各分九品謂根本品有下中上此三各分下中上別由此失德各分九品謂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品應知此中下下品道勢力能斷上上品障如是乃至上上品道勢力能斷下下品障上上品等諸能治德初未有故此德有時上上品等失已無故如浣衣位麁垢先除於後後時漸除細垢又如麁闇小明能滅要以大明方滅細闇失德相對理亦應然白法力强黑法力劣故剎那頃劣道現行無始時來展轉增益上品諸惑能令頓斷如經久時所集衆病服少良藥能令頓愈又如長時所集大闇一剎那頃小燈能滅已辯失德差別九品次當依彼立聖者別且諸有學修道位中揔亦名爲信解見至隨位復有多種差別先應建立都未斷者頌曰未斷修斷失住果極七返　論曰諸住果者於一切地修所斷失都未斷時名爲預流生極七返七返言顯七往返生是人天中各七生義極言爲顯受生最多非諸預流皆受七返故契經說極七返

生是彼最多七返生義諸無漏道揔名爲流由此爲因趣涅槃故預言爲顯最初至得彼預流故說名預流此預流名爲因何義若初得道名爲預流則預流名應因第八若初得果名爲預流則倍離欲全離欲者至道類智應名預流此預流名因初得果然依遍得一切果者初所得果建立此名一來不還非定初得此定初得故名預流何緣此名不因第八以要至得道類智時具得向果無漏道故具得見修無漏道故於現觀流遍至得故名預流者第八不然故預流名不因第八彼從此後別於人中極多結七中有生有天中亦然揔二十八皆七等故說極七生如七處善及七葉樹毗婆沙師所說如是若尒何故契經中言無處無容見圓滿者更可有受第八有義此契經意約一趣說若如言執中有應無若尒上流極有頂者亦應一趣無第八生依欲界說故無此過此何爲證爲敎爲理以可證彼於人天中各受七生非合受七以契經說天七及人欲光部經分明別說於人天處各受七生由是此中不應固執若於人趣得預流果彼還人趣得般涅槃於天趣得還於天趣何緣彼無受第八有相續齊此必成熟故聖道種類法應如是如七步蛇第四日瘧又彼有餘七結在故謂二下分五上分結中間雖有聖道理前餘業力持不證圓寂至第七有違無佛法時彼在居家得阿羅漢果既得果已必不住家法尒自得苾芻形相有言彼住餘道出家云何彼名無退墮法以不生長退墮業故違彼生長業與果故强盛善根鎮彼身故加行意樂俱清淨故諸有決定墮惡趣業尚不起忍況得預流故有頌言愚作罪小亦墮惡智爲罪大亦脫苦如團鐵小亦沉水爲鉢鐵大亦能浮　經說預流作苦邊際依何義立苦邊際名依齊此生後更無苦是令後苦不相續義或苦邊際所謂涅槃如何涅槃可是所作除彼得障故說作言如言作空謂毀臺觀餘位亦有極七返生然非決定是故不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八　九震

論（阿毗達磨俱舍論十）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三　已辯住果。未斷修惑名為預流。生極七返。今次應辯斷住果聖。且應建立一來向果。頌曰。斷欲三四品。三二生家家。斷至五二向。斷六一來果。　論曰。即預流者。進斷修惑。若三緣具轉名家家。一由斷惑。斷欲修斷三四品故。二由成根。得能治彼無漏根故。三由受生。更受欲有三二生故。頌中但說初後緣者。預流果後說進斷惑。成能治彼。諸無漏根義准已成。故不具說。然復應說三二生者。以有增進於所受生或少或無。或過此故。何緣此無斷五品者。以斷第五。必斷第六。非一品惑。能障得果。猶如一間未越界故。應知總有二種家家。一天家家。謂欲天趣生三二家而證圓寂。或一天處或二或三。二人家家。謂於人趣生三二家。而證圓寂。或一洲處或二或三。即預流者。進斷欲界一品修惑。乃至五品。應知轉名一來果向。若斷第六。成一來果。彼往天上。一來人間而般涅槃。名一來果。過此以後更無生故。此或名曰薄貪瞋癡。唯餘下品貪瞋癡故。已辯一來向果差別。次應建立不還向果。頌曰。斷七或八品。一生名一間。此即第三向。斷九不還果。　論曰。即一來者。進斷餘惑。若三緣具。轉名一間。一由斷惑。斷欲修斷七八品故。二由成根。得能治彼無漏根故。三由受生。更受欲有餘一生故。頌中但說初後二緣。不說成根。義如前釋。如何一品惑障得不還果。由彼若斷。便越界故。前說三時業極為障。應知煩惱亦與業同。越彼等流異熟地故。間謂間隔。彼餘一生。為間隔故。不證圓寂。或餘一品欲修所斷惑為間隔故。不得不還果。有一間者。說名一間。即斷修惑七八品者。應知亦名不還果向。先斷三四七八品惑。入見諦者。後得果時。乃至未修後勝果道。仍不名曰家家一間。未成治彼無漏根故。若斷第九。成不還果。必不還來生欲界故。此或名曰五下結斷。雖必先斷或二或三。然於此時總集斷故。依不還住。諸契經中以種種門建立差別。今次應辯彼差別相。頌曰。此中生有行無行般涅槃。上流若雜修。能往色究竟。超半超遍歿。餘能往有頂。行無色有四。住此般涅槃。　論曰。此不還者。總說有七。且行色界差別有五。一中般涅槃。二生般涅槃。三有行般涅槃。四無行般涅槃。五者上流。此於中間般涅槃。故說此名曰中般涅槃。如是應知此於生已。此由有行。此由無行般涅槃故。名生般等。此上流故。名為上流。言

中般者。謂往色界。住中有位。便般涅槃。言生般者。謂往色界。生已不久。便般涅槃。以具勤修速進道故。此中所說般涅槃者。謂有餘依。有餘師說。亦無餘依。此不應理。彼於捨壽無自在故。有行般者。謂往色界。生已長時加行不息。由多功用方般涅槃。此唯有勤修。無速進道故。無行般者。謂往色界生已經久加行懈息。不多功用。便般涅槃。以闕勤修速進道故。有說此二有差別者。由緣有為無為聖道。如其次第得涅槃故。此說非理。太過失故。然契經中先說無行後說有行般涅槃者。如是次第與理相應。有速進道無速進道。無行有行而成辦故。不由功用。得由功用得故。生般涅槃。得最速進最上品道。隨眠最劣故。生不久便般涅槃。言上流者。是上行義。以流與行其義一故。謂欲界歿往色界生。未即於中能證圓寂。要轉生上方般涅槃。即此上流差別有二。由因及果有差別故。因差別者。此於靜慮由有雜修無雜修故。果差別者。色究竟天及有頂天為極處故。謂若於靜慮有雜修者。能往色究竟方般涅槃。即此復有三種差別。全超半超遍歿異故。言全超者。謂在欲界於四靜慮已具雜修。遇緣退失上三靜慮。以初靜慮愛味為緣。命終上生梵眾天處。由於先世慣習勢力。復能雜修第四靜慮。從彼處歿生色究竟。最初處歿。生最後天。頓越中間。是全超義。言半超者。從彼漸次生下淨居。乃至中間能越一處生色究竟。超非全故。名為半超。聖必不生大梵天處。僻見處故。一導師故。言遍歿者。從彼漸次於一切處皆遍受生。最後方能生色究竟。一切處死故名遍歿。無不還者於已生處受第二生。由彼於生容求勝進。非等劣故。即由此故。不還義滿。必不還生曾生處故。尚不生本處。況有生於下。應知此謂二上流中由有雜修靜慮因故往色究竟般涅槃者。餘於靜慮無雜修者。能往有頂方般涅槃。謂彼先無雜修靜慮。由於諸定愛味為緣。此歿遍生色界諸處。唯不能往五淨居天。色界命終於三無色次第生已。復生有頂方般涅槃。二上流中前是觀行。後是止行。樂慧樂定有差別故。二上流者於下地中得般涅槃。見不還理而言。此往色究竟天及有頂天為極處者。由此遍彼無行處故。如預流者極七返生。此五名為行色界者。行無色者差別有四。謂在欲界。離色界貪從此命終生於無色。此中差別唯有四種。由生般涅槃有差別故。此并前五成六不還。復有不行色無色界。即住於此能般涅槃。名現般涅槃。并前六為七。於行色界五不還中。復有異門顯其差別。頌曰。行色界有九。謂三各分三。業惑根有殊。故成三九別。　論曰。即行色界五種不還。摠立為三。各分三種故成九種。何等為三。中生上流。有差別故。云何三種。各

分為三且中般涅槃分為三種速非速經久得般涅槃由三大星喻所顯故生般涅槃亦分三種生有行等般涅槃故此皆生已得般涅槃。是故並應名為生般於上流中亦分三種超半超等有差別故然諸三種一切皆由速非速經久得般涅槃故更互相望無雜亂失如是三種九種不還由業惑根有差別故有速非速經久不同且總成三由造增長順起生後業差別故如其次第下中上品煩惱現行有差別故及上中下根差別故此三一一如其所應亦業惑根有差別故各有三別故成九種謂初二三由惑根別各成三種非由業異後三亦由順後受業有差別故分成三種故說如是行色不還業惑根殊成三九別若尒何故諸契經中佛唯說有七善士趣頌曰立七善士趣由上流無別善惡行不別有往無還故　論曰中生各三上流為一經依此立七善士趣有上流法故名上流由此義同且立為一何獨依此立善士趣不依所餘有學聖者趣是行義所餘有學皆行善業無差別故唯此七種皆行善業不行惡業餘則不然又唯七種行往上界不復還來餘則不尒故獨依此立善士趣若尒何故契經中言云何善士謂若成就有學正見乃至廣說諸餘有學若然異門亦可說為有善士性以諸有學於五種惡皆獲得畢竟不作律儀故不善煩惱多已

斷故立善士趣不就異門約唯行善不行惡故唯託勝因往上界故諸在聖位曾經生者亦有此等差別相耶不尒云何頌曰經欲界生聖不往餘界生此及往上生無練根并退　論曰若在聖位經欲界生必不往生色無色界由彼證得不還果已定於現身般涅槃故若於色界經生聖者容有上生無色界義如行色界極有頂者然天帝釋作如是言曾聞有天名色究竟我後退落當生於彼毗婆沙師作如是釋彼由不了對法相故為令喜故佛亦不遮即此已經欲界生者及已從此往上界生諸聖必無練根并退何緣不許經欲界生及上生聖者有練根并退以必無故何緣必無經生習根極成熟故及得殊勝所依止故何緣有學未離欲貪無中有中般涅槃者以彼聖道未淳熟故未易能令現在前故所有隨眠非極劣故毗婆沙者作如是釋諸欲界法極難越故彼尚有餘多所作故謂應進斷不善無記二煩惱故及應進得若二若三沙門果故并應總越三界法故住中有位無如是能前說上流雜修靜慮為因能往色究竟天先應雜修何等靜慮由何等位知雜修成復為何緣雜修靜慮頌曰先雜修第四成由一念雜為受生現樂及遮煩惱退　論曰諸欲雜修四靜慮者必先雜修第四靜慮以彼等持最堪能故諸樂行中彼最勝故如是雜修諸靜

慮者是阿羅漢或是不還彼必先入第四靜慮多念無漏相續現前從此引生多念有漏後復多念無漏現前如是旋還後後漸減乃至最後二念無漏次引二念有漏現前無間復生二念無漏名雜修定加行成滿次後唯從一念無漏引起一念有漏現前無間復生一念無漏如是有漏中間剎那前後剎那無漏雜故名雜修定根本圓成前二剎那似無間道第三剎那似解脫道如是雜修第四定已乘此勢力隨其所應亦能雜修下三靜慮先於欲界人趣三洲如是雜修諸靜慮已後若退失生色界中亦能如前雜修靜慮雜修靜慮為三種緣一為受生二為現樂三為遮止起煩惱退謂不還中諸利根者為現法樂及生淨居諸鈍根者亦為遮退彼畏退故如是雜修令味相應等持遠故諸阿羅漢若利根者為現法樂若鈍根者亦為遮防起煩惱退雜修靜慮為生淨居何緣淨居處唯有五頌曰由雜修五品生有五淨居　論曰由雜熏修第四靜慮有五品故淨居唯五何謂五品謂下中上上勝上極品差別故此中初品三心現前便得成滿謂初無漏次起有漏復起無漏第二品六第三品九第四品十二第五品十五如是五品雜修靜慮如其次第感五淨居應知此中無漏勢力熏修有漏令感淨居有餘師言由信等五次第增上感五淨居經說不還有

名身證依何勝德立身證名頌曰得滅定不還轉名為身證　論曰有滅定得名得滅定即不還者若於身中有滅定得轉名身證謂不還者由身證得似涅槃法故名身證如何說彼但名身證以心無故依身生故理實應言彼從滅定起得先未得有識身寂靜便作是思此滅盡定最為寂靜極似涅槃如是證得身之寂靜故名身證由得及智現前證得身寂靜故契經說有十八有學何緣於中不說身證依因無故何謂依因謂諸無漏三學及果依彼差別立有學故滅定非學亦非學果故不約成彼說有學差別不還差別麤相如是若細分析數成多千其義云何且如中般約根建立便成三種下中上根有差別故約地建立則成四種注初定等有差別故約種性建立則成六種退法種性等有差別故約處建立成十六種梵眾天等處差別故約地離染成三十六色界具縛乃至已離第四靜慮八品染故約處種性離染根建立總成二千五百九十二云何如是且於一處種性有六一一種性約離染門差別成九謂隨何地具縛為初乃至已離八品為後如是六九成五十四以十六處乘五十四成八百六十四以根乘之復成三倍故總成二千五百九十二諸離下地九品染者即說名為上地具縛為成一一地離染數等故如是乃至上流亦尒總計五種

積數合成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已辯第三向果差別。次應建立第四向果頌曰上界修惑中斷初定一品至有頂八品皆阿羅漢向第九無間道名金剛喻定盡得俱盡智成無學應果　論曰即不還者進斷色界及無色界修所斷惑從斷初定一品為初至斷有頂八品為後應知轉名阿羅漢向即此所說阿羅漢向中斷有頂惑第九無間道亦說名為金剛喻定一切隨眠皆能破故先已破故不破一切實有能破一切功能諸能斷惑無間道中此定相應最為勝故金剛喻定說有多種謂斷有頂第九品惑無間道生道依九地以說此定智行緣別未至地攝有五十二謂苦集類智緣有頂苦集各有四行相應有八滅道法智各有四行相應有八滅類智緣八地滅一一各有四行相應合三十二道類智緣八地道總有四行相相應有四以治八地類智品道同類相因必總緣故如未至攝有五十二中四靜慮應知亦尒空處二十八識處二十四無所有處二十以依無色無有法智及緣下滅滅類智故然緣下地對治道者以同品道互為因故有說此定智行緣別未至地攝有八十種謂道類智緣八地道亦各別有四行相應由此於前增二十八如未至攝有八十種中由靜慮應知亦尒空處四十識處三十二無所有處二十四復有欲令金剛喻定智行緣別未至地攝總有一百六十四種謂滅類智緣八地滅有別有總各四行相應由此於初增百一十二如未至攝百六十四中四靜慮應知亦然空處五十二識處三十六無所有處二十四若就種性根等分別更成多種如理應思此定既能斷有頂地第九品惑能引此惑盡得俱行盡智令起金剛喻定是斷惑中最後無間道所生盡智是斷惑中最後解脫道由此解脫道與諸漏盡得最初俱生故名盡智如是盡智至已生時便成無學阿羅漢果已得無學應果法故為得別果所應修學此無有故得無學名即此唯應作他事故諸有染者所應供故依此義立阿羅漢名義准已成前來所辯四向三果皆名有學何緣前七得有學名為得漏盡常樂學故學要有三一增上戒二增上心三增上慧以戒定慧為三自體若尒異生應名有學不尒未如實見知諦理故彼容後時失正學故由此善逝再說學言如契經中佛告憍怕學所應學學所應學我唯說此名有學者為令了知學正所學無有退失名有學者故薄伽梵重說學言聖者住本性如何名有學學意未滿故如行者暫息或學法得常隨逐故學法云何謂有學者無漏有為法無學法云何謂無學者無漏有為法云何涅槃不名為學無學異生亦成就故此復何緣不名無學有學異生亦成就故如是有學及無學者總成八聖補特伽羅行向住果各有四故謂為證得預流果向乃至所證阿羅漢果名雖有八事唯有五謂住四果及初果向以後三果向不離前果故此依漸次得果者說若倍離欲全離欲者住見道中名為一來不還果向非前果攝如前所說修道二種有漏無漏有差別故由何等道離何地染頌曰有頂由無漏餘由二離染　論曰唯無漏道離有頂染非有漏道所以者何此上更無世俗道故自地不能治自地故自地煩惱所隨增故若彼煩惱於此隨增此必不能治彼煩惱若此力能對治於彼則彼於此必不隨增故自地道不治自地離餘八地通由二道世出世道俱能離故既通由二離八地染各有幾種離繫得耶頌曰聖二離八修各二離繫得　論曰諸有學聖用有漏道離下八地修斷染時能具引生二離繫得用無漏道離彼亦然由二種道同所作故有餘師釋以無漏道離彼染時何緣證知亦生有漏離繫得者有捨無漏得煩惱不成故謂有學聖以無漏道離彼染時若不引生同治有漏離繫得者則以聖道具離八地後依靜慮得轉根時頓捨先來諸鈍聖道唯得靜慮利果聖道上惑離繫應皆不成是則還應成彼煩惱此證非理所以者何彼聖設無有漏斷得亦不成就上地煩惱如分離有頂得轉根時及異生上生不成惑故謂如分離有頂地染後依靜慮得轉根時無漏斷得既已頓捨彼地離繫無有漏得而彼地惑亦不成就又如異生生二定等雖捨欲界等煩惱斷得而不成就欲界等煩惱此亦應然故不成證既說聖者二離八修各能引生二離繫得義准異生用有漏道唯能引起有漏斷得并諸聖者用無漏道離見斷惑及有頂修唯能引生無漏斷得由何地道離何地染頌曰無漏未至道能離一切地餘八離自上有漏離次下　論曰諸無漏道若未至攝能離欲界乃至有頂靜慮中間及四靜慮三無色攝隨其所應各能離自及上地染不離下已離故諸有漏道一切唯能離次下地非自地等自地煩惱所隨增故勢劣故已離故諸依近分離下地染如無間道皆近分攝諸解脫道亦近分耶不尒云何頌曰近分離下染初三後解脫根本或近分上地唯根本　論曰諸道所依近分有八謂四靜慮無色下邊所離有九謂欲八定初三近分離下三染第九解脫現在前時或入根本或即近分上五近分各離下染第九解脫現在前時必入根本非即近分近分根本等捨根故下三靜慮近分根本受根異故有不能入轉入異受少艱難故離下染時必欣上故若受無異必入根本諸出世道無間解脫前既已說緣四諦境十六行相義准自成世道緣何作何行相頌曰世無

間解脫如次緣下上作麁苦障行及靜妙離三　論曰世俗無間及解脫道如次能緣下地上地為麁苦障及靜妙離謂諸無間道緣自次下地諸有漏法作麁苦等三行相中隨一行相若諸解脫道緣彼次上地諸有漏法作靜妙等三行相中隨一行相非寂靜故說名為麁由大劬勞方能越故非美妙故說名為苦由多麁重能違害故非出離故說名為障由此能礙越自地故如獄厚壁能障出離靜妙離三翻此應釋傳論已了應辨本義盡智無間有何智生頌曰不動盡智後必起無生智餘盡或正見此應果皆有　論曰不動種性諸阿羅漢盡智無間起無生智非更有盡智無學正見生除不動法餘阿羅漢盡智無間有盡智生或即引生無學正見非無生智後容退故前不動種性無正見生耶有正見生而不說者一切應果皆有此故謂不動法無生智後有無生智起或無學正見前說四果是誰果耶此四應知是沙門果何謂沙門性此果體是何果位差別摠有幾種頌曰淨道沙門性有為無為果此有八十九解脫道及滅　論曰諸無漏道是沙門性懷此道者名曰沙門以能勤勞息煩惱故如契經說以能勤勞息除種種惡不善法廣說乃至故名沙門異生不能無異究竟趣涅槃故非真沙門有為無為是沙門果契經說此差別有四理實就位有八

十九皆解脫道擇滅為性謂為永斷見所斷惑有八無間八解脫道及為永斷修所斷惑有八十一無間八十一解脫道諸無間道唯沙門性諸解脫道亦是沙門有為果體是彼等流士用果故一一擇滅唯是沙門無為果體是彼離繫士用果故如是合成八十九種若尒世尊何不具說果雖有多而不說者頌曰五因立四果捨曾得勝道集斷得八智頓修十六行　論曰若斷道位具足五因佛於經中建立為果言五因者一捨曾道謂捨無得果向道故二得勝道謂得果攝殊勝道故三摠集斷謂摠一得得諸斷故四得八智謂得四法四類智故五能頓修十六行相謂能頓修無常等故於四果位皆具五因餘位不然故佛不說若唯淨道是沙門性有漏道力所得二果如何亦是沙門果攝頌曰世道所得斷聖所得雜故無漏得持故亦名沙門果　論曰以世俗道得二果時此果非唯以世俗道所得擇滅為斷果性兼以見道所得擇滅於中相雜摠成一果同一果道得所得故由此契經言云何一來果謂斷三結薄貪瞋癡云何不還果謂斷五下結又世俗道所得擇滅無漏斷得所任持故由此力所持退不命終故亦得名為沙門果體此沙門性有異名耶亦有云何頌曰所說沙門性亦名婆羅門亦名為梵輪真梵所轉故於中唯見道說名為法輪由速

等似輪或具輻等故　論曰即前所說真沙門性經亦說名婆羅門性以能遣除諸煩惱故即此亦說名為梵輪是真梵王力所轉故佛與無上梵德相應是故世尊獨應名梵由契經說佛亦名梵亦名寂靜亦名清涼即於此中唯依見道世尊有處說名法輪如世間輪有速等相見道似彼故名法輪見道如何與彼相似由速行等似彼輪故謂見諦道速疾行故有捨取故降未伏故鎮已伏故上下轉故具此五相似世間輪尊者妙音作如是說如世間輪有輻等相八支聖道似彼名輪謂正見正思惟正勤正念似世輪輻正語正業正命似轂正定似輞故名法輪準知法輪唯是見道憍陳那等見道生時說名已轉正法說故云何三轉十二行相此苦聖諦此應遍知此已遍知是名三轉即於如是一一轉時別別發生眼智明覺說此名曰十二行相如是三轉十二行相諦諦皆有然數等故但說三轉十二行相如說二法七處善等由此三轉如次顯示見道修道無學道三毗婆沙師所論如是若尒三轉十二行相非唯見道如何可說唯於見道立法輪名是故唯應即此三轉十二行相所有法門名為法輪可應正理如何三轉三周轉故如何具足十二行相三周循歷四聖諦故謂此是苦此是集此是滅此是道此應遍知此應永斷此應作證此應修習此已

遍知此已永斷此已作證此已修習云何名轉由此法門往他相續令解義故或諸聖道皆是法輪於所化生身中轉故於他相續見道生時已至轉初故名已轉何沙門果依何界得頌曰三依欲後三由上無見道無間無緣下無猒及經故　論曰前三但依欲界身得得阿羅漢依三界身前之二果未離欲故非依上得理且可然第三云何非依上得由理教故且理云何依上界身無見道故非離見道已離欲者可有超證不還果義何緣上界必無見道且無色中無正聞故又彼界中不緣下故色界異生著勝定樂又無苦受不生猒故非無有猒能得見道教復云何由經說故經言有五補特伽羅此處通達彼處究竟所說中般乃至上流此通達言唯自見道是證圓寂初加行故由此見道上界定無

分別賢聖品第六之四

如前所說不動應果初盡智後起無生智諸阿羅漢如預流等有差別不亦有云何頌曰阿羅漢有六謂退至不動前五信解生摠有時解脫後不時解脫從前見至生　論曰於契經中說阿羅漢由種性異故有六種一者退法二者思法三者護法四安住法五堪達法六不動法於此六中前之五種從先學位信解性生即此摠名時愛心解脫恒時愛護及心解脫故亦說名為時解脫者以要待時及解脫故畧

初言故如言酥就由此待時方能入定謂待資具無病處等勝緣合時方入定故不動法性說名為後即此名為不動心解脫以無退動及心解脫故前說名為不時解脫以不待時及解脫故謂三摩地隨欲現前不待勝緣和合時故或依暫時畢竟解脫建立時解脫不時解脫名容有退隨時無退墮時故此從學位見至性生如是所明六阿羅漢所有種性為是先有為後方得不定云何頌曰有是先種性有後練根得 論曰退法種性必是先有思法等五亦有後得謂有先來是思法性有先退法性後練根成思乃至不動隨應當說言退法者謂遇少緣便退所得非思法等言思法者謂懼退失恒思自害言護法者謂於所得喜自防護安住法者離勝退緣雖不自防亦能不退離勝加行亦不增進堪達法者彼性堪能好修練根達不動不動法者彼必無退此六種性先學位中初二闕恒時及尊重加行由根有異故有差別第三唯有恒時加行第四唯有尊重加行第五具二而是鈍根第六利根具二加行退法種性非必定退乃至堪達非必能達但約容有建立此名故六阿羅漢通三界皆有若執退者必定應退乃至堪達必能達者彼執欲界具足有六色無色界中唯安住不動彼無退失自害自防及修練根故唯有二如是六種阿羅漢中誰從何退為性為果頌曰四從種性退五從果非先論曰不動種性必無退理前之五種皆是退義於中後四有從性退退法一種無退性理由此種性最居下故五種皆有從果退義雖俱有退然並非先謂諸無學先學位中所住種性彼從此性必無退理學無學道所成堅故若諸有學先凡位中所住種性彼從此性亦無退理世出世道所成堅故若住此位後修練根所得思等四種種性彼從此性容有退理二先位中住思等性必亦無退此所得果唯先退法有退果義又亦無退先所得果後所得果容有退義是故定無退預流果由此應果退法有三一增進根二退住學三住自位而般涅槃思法有四三如前說更加一種退住退性餘三如次有五六七應知後一後一增故思法等四退住學位時還住退非餘若異此者得勝種性故應是退非退何緣定無退先果者以見所斷依無事故謂有身見依我處轉見所斷惑此見為根我體既無名依無事以無事故必無退理若爾應說此惑緣無非此緣無諦為境故然於諦境不如實緣諸煩惱中謂不如是雖皆如是而有差別以修斷惑各有別事即是可意不可意等於所緣境此相非無見所斷惑計有我等非諸諦境有我等相以無事故與修斷別謂於色等所緣境中我見妄增作者受者自在而轉非實我性違執見

等隨此而生故並說為依無事惑若修所斷貪瞋慢癡色等境中唯起染着增背高舉不了行轉故並說為依有事惑又見斷惑於諦理中執我我所斷常見等非諦中有少我等事見斷貪等緣此而生是故皆名依無事惑修所斷惑於色等中謂好醜等然色等境非無少分好醜等別是故可名依有事惑又見斷惑迷諦理起名依無事修所斷惑迷麤事等名依有事諦理真實揩定可依聖慧已證必無退理事相浮偽無定可依斷迷彼惑有失念退惑修斷惑非審慮生昧鈍性故見所斷惑由審慮生推度性故聖不審慮於麤事中失念或生審慮不尒如於繩等率尒謂蛇故修斷惑聖有退起非由率尒可起見惑聖若審慮便見諦理故聖見斷定無退義經部師說從阿羅漢亦無退義彼說應理云何知然由教理故如何由教經言苾芻聖慧斷惑名為貫斷又契經言我說有學應不放逸非阿羅漢雖有經言佛告慶喜我說利養等亦障阿羅漢而不說退阿羅漢果但說退失現法樂住經言不動心解脫身作證我定說無因緣從此退故若謂有退由經說有時愛解脫我亦許然但應觀察彼之所退為應果性為靜慮等然彼根本靜慮等持要待時現前故名時解脫彼為獲得現法樂住數布現前故名為愛有說此定是所愛味諸阿羅漢果性解脫恒隨逐故不應名時愛不欣求故不名愛若應果性容有退者如何世尊但說所證現法樂住有可退理由此證知諸阿羅漢果性解脫必是不動然由利等擾亂過失有於所得現法樂住退失自在謂諸鈍根若諸利根則無退失故於所得現法樂住有退無退故名退不退法如是思等如理應思不退安住不動何別非練根得名為不退練根所得名為不動此二所起殊勝等至設遇退緣亦無退理安住法者但於己住諸勝德中能無退恭不能更引餘勝德生設復引生從彼可退是不退等三種差別然喬底迦昔在學位於時解脫極歡味故又鈍根故數數退失深自猒責執刀自害由於身命無所戀惜臨命終時得阿羅漢便般涅槃故喬底迦亦非退失阿羅漢果又增十經作如是說一法應起謂時愛心解脫一法應證謂不動心解脫若應果性名為時愛心解脫者何故於此增十經中再說應果又曾無處說阿羅漢果名為應起但說名應證又說鈍根所攝應果名為應起為顯何義若為顯彼能起現前則餘利根最應能起若為顯彼應起境前亦餘利根最所應起故時解脫非應果性若尒何故說時解脫應果謂有應果根性鈍故要待時故定方現前若與彼相違名不時解脫阿吠達磨亦作是言欲貪隨眠由三處起一欲貪隨眠未斷遍知故二順彼纏法

正現在前故。三於彼正起非理作意故。前謂彼擬具因生說。復有何法因不具生。是名由教。如何由理。若阿羅漢有令煩惱畢竟不起。治道已生。是則不應退起煩惱。若阿羅漢此道未生。未能永拔煩惱種故。應非漏盡。若非漏盡寧說爲應。是名由理。若尒應釋炭喻契經如說。多聞諸聖弟子。若行若住有處有時失念。故生惡不善覺。此經唯說阿羅漢果。由此經言。彼聖弟子心於長夜。隨順遠離。廣說乃至臨入涅槃。餘契經中。有即說此順遠離等。名應果力。又此經說彼於一切順漏已能永吐。已得清涼。由此定知。是阿羅漢貢後所說。是阿羅漢然彼乃至於行住時。未善通達。容有此事。謂有學者於行住時。由失念故。容起煩惱。後成無學。則無起義。前依學位故說。無失毘婆沙師定作是說。阿羅漢果亦有退義。唯阿羅漢種性有六。爲餘亦有六種性耶。設有皆能修練根不。頌曰。學異生亦六。練根非見道　論曰。有學異生種性亦六。六種應果。彼爲先故。然見道位必無練根。此位無容起加行故。唯於信解異生位中能修練根。如無學位。如契經說我說由斯所證四種增上心所現法樂住。隨一有退所得不動心解脫身作證我決定說無因緣從此退。如何不動法退現法樂住。頌曰。應知退有三。已未得受用。佛唯有最後。利中微鈍三　論曰。應知諸退揔有三種。一

已得退。謂退已得殊勝功德。二未得退。謂未能得殊勝功德。三受用退。謂諸已得殊勝功德不現在前。於此三中。世尊唯有一受用退。以具衆德。無容一時頓現前故。餘不動法具有受用。及未得退。亦於勝已殊勝功德。猶未得故。餘五種性容具有三。亦容退失已得德故。約受用退。說不動法。退現法樂。無相違過。無退論者。作如是說。諸無漏解脫皆名不動。然別立第六不動法者。如前釋通。不應爲難。諸阿羅漢既許退果。爲更生不。諸住果時所不作事。退時作不。不尒何緣。頌曰。一切從果退。必得不命終。住果所不爲慙增故不作　論曰。無從果退中間命終。退已須臾必還得故。如契經說苾芻當知。如是多聞諸聖弟子。遲失正念。速復還能令所退起。盡沒殲離。若謂不能修梵行果。應非安隱可委信處。又住果位。所不應爲違果事業由慙增故。於暫退時亦必不造。譬如壯士雖蹶不仆。如上所言有練根得無學有學。正練根時各幾無間幾解脫道。何性攝何所依。頌曰。練根無學位。九無間解脫。久習故學一。無漏依人三。無學依九地。有學但依六。捨果勝果道。唯得果道故　論曰。求勝種性。修練根者。無學位中。轉一一性各九無間九解脫道。如得應果。所以者何。彼鈍根性由久慣習。非少功力可能令轉。學無學道所成堅故。有學位中。轉一一性各一無間一解脫。

道。如得初果。上相違故。彼加行道諸位各一。如是無間及解脫道。一切唯是無漏性攝。聖者必無用有漏道而轉根理。非增上故。依謂身地。此所依身。唯人三洲。餘無退故。此所依地。無學通九。謂未至中間四定三無色。有學唯六。謂除後三。所以者何。夫轉根者容有捨果。及勝果道所得唯果。非向道故。無有學果無色地攝故。學練根但依六地。諸無學位補特伽羅。揔有幾種。由何差別。頌曰。七聲聞二佛。差別由九根　論曰。居無學位。聖者有九。謂七聲聞及二覺者。退法等五。不動分二。後先別故。名七聲聞。獨覺大覺。名二覺者。由下下等九品根異。令無學聖成九差別。學無學位。有七聖者。一切聖者皆此中攝。一隨信行。二隨法行。三信解。四見至。五身證。六慧解脫。七俱解脫。依何立七。事別有幾。頌曰。加行根滅定解脫故成七。此事別唯六。三道各二故　論曰。依加行異。立初二種。謂依先時隨他及法於所求義。修加行故。立隨信行隨法行名。依根不同。立次二種。謂依鈍利信慧根增。如次名爲信解見至。依得滅定立身證名。由身證得滅盡定故依解脫異。立後二種。謂依唯慧離煩惱障者。立慧解脫。依兼得定離解脫障者。立俱解脫。此名雖七。事別唯六。謂見道中有二聖者。一隨信行。二隨法行。此至修道。別立二名。一信解。二見至。此至無學。復立二名。謂時解脫。

不時解脫。應知此中。一隨信行根故成三。謂下中上性。故成五。謂退法等道故成九十五。謂八忍七智。離染故成七十三。謂具縛離八地染。依身故成謂三洲欲天。若根性道。離染依身相乘合成。一億四萬七十八百二十五種。隨法行等。如理應思。何等名俱及慧解脫。頌曰。俱由得滅定。餘名慧解脫　論曰。諸阿羅漢得滅定者。名俱解脫。由慧定力解脫煩惱解脫障故所餘未得滅盡定者。名慧解脫。但由慧力於煩惱障得解脫故。如世尊說五煩惱斷不可牽引。未名滿學。學無學位。各由幾因於等位中。獨稱爲滿頌曰。有學名爲滿。由根果定三。無學得滿名。但由根定二　論曰。學於學位。獨得滿名。具由三因。謂根果定。有有學者。但由根故。亦得滿名。謂諸見至。失離欲染。有有學者。但由果故。亦得滿名。謂信解不還。未得滅盡定。有有學者。由根果故。亦得滿名。謂見至不還。未得滅盡定。有有學者。由果定故。亦得滿名。謂諸信解得滅盡定有有學者。具由三故。獨得滿名。謂諸見至。得滅盡定。無有學者。但由定故。及根定故。亦得滿名。諸無學者。於無學位。由根定二。獨得滿名。無學位中。無非果滿。故無由果亦立滿名。有但由根。亦名爲滿。謂不時解脫。未得滅盡定。有但由定。亦名爲滿。謂時解脫。得滅盡定。有具由二。獨名爲滿。謂不時解脫。已得滅盡定。廣說諸道差別無

量謂世出世見修道等。略說幾道能遍攝耶。頌曰。應知一切道。略說唯有四。謂加行無間。解脫勝進道。　論曰。加行道者。謂從此後無間道生。無間道者。謂此能斷所應斷障。解脫道者。謂已解脫所應斷障。最初所生。勝進道者。謂三餘道。道義云何。謂涅槃路。乘此能往涅槃城故。或復道者。謂求所依。依此尋求涅槃果故。解脫勝進。如何名道。與道類同。轉上品故。或前前力。至後後故。或能趣入無餘依故。道於餘處。立通行名。以能通達趣涅槃故。此有幾種。依何建立。頌曰。通行有四種。樂依本靜慮。苦依所餘地。遲速鈍利根。　論曰。經說道行總有四種。一苦遲通行。二苦速通行。三樂遲通行。四樂速通行。道依根本四靜慮生。名樂通行。以攝受支止觀平等任運轉故。道依無色未至中間名苦通行。以不攝支止觀不等艱辛轉故。謂無色定觀減止增。未至中間觀增止減。即此樂苦二通行中。鈍根名遲。利根名速。二行於境通達稽遲。故名遲通。翻此名速。或遲鈍者。所起通行。名遲通行。速此相違。道亦名為菩提分法。此有幾種。名義云何。頌曰。覺分三十七。謂四念住等。覺謂盡無生。順此故名分。　論曰。經說覺分有三十七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盡無生智說名為覺。隨覺者別立三菩提。一聲聞菩提。二獨覺菩提。三無上菩提。無明睡

眠。皆永斷故。及如實知。已作已事。不復作故。此二名覺。三十七法。順趣菩提。是故皆名菩提分法。此三十七。體各別耶。不尒。云何。頌曰。此實事唯十。謂慧勤定信。念喜捨輕安。及戒尋為體。　論曰。此覺分名雖三十七。實事唯十。四慧勤等。謂四念住。慧根。慧力。擇法覺支。正見。以慧為體。四正斷。精進根。精進力。精進覺支。正精進。以勤為體。四神足。定根。定力。定覺支。正定。以定為體。信根。信力。以信為體。念根。念力。念覺支。正念。以念為體。喜覺支。以喜為體。捨覺支。以行捨為體。輕定覺支。以輕安為體。正語。正業。正命。以戒為體。正思惟。以尋為體。如是覺分。實事唯十。即是信等五根力上。更加喜捨輕安戒尋。毗婆沙師。說有十一。身業語業。不相雜故。或分為二。餘九同前。念住等三。分無別屬。如何獨說為慧勤定。頌曰。四念住正斷。神足隨增上。說為慧勤定。實諸加行善。　論曰。四念住等三品善法。體實遍攝諸加行善。然隨同品。增上善根。如次說為慧勤及定。何緣於慧。立念住名。毗婆沙師。作如是說。慧由念力。持令住故。理實由慧。令念住境。如實見者。能明記故。如念住中。已廣成立。何故說勤。名為正斷。於正修習斷修位中。此勤力能斷懈怠故。或名正勝。於正持策身語意中。此最勝故。何緣於定立神足名。諸靈妙德。所依止故。有餘師說。神即是定。足謂欲等。彼應覺分事有

十三。增欲心故。又違經說。如契經言。吾今為汝。說神足等。神謂受用種種神境。分一為多。乃至廣說。足謂欲等。四三摩地。此中佛說。定果名神。欲等所生。等持名足。何緣信等。先說為根。後名為力。由此五法。依下上品。分先後故。又依可屈伏。不可屈伏故。信等何緣。次第如是。謂於因果。先起信心為果修因。次起精進。由精進故。念住所緣。由念力持。心便得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是故信等。如是次第。當言何位。何覺分增。頌曰。初業順決擇。及修見道位。念住等七品。應知次第增。　論曰。初業位中。能審照了身等四境。慧用勝故。說念住增。煖法位中。能證異品殊勝功德。勤用勝故。說正斷增。頂法位中。能持勝善趣無退德。定用勝故。說神足增。忍法位中必不退墮。善根堅固。得增上義故。說根增。第一位中非惑世法所能屈伏。得無屈義故。說力增。修道位中近菩提位。助覺勝故。說覺支增。見道位中速疾而轉。道行勝故。說道支增。然契經中。隨數增說。先七後八。非修次第。八中正見。是道亦道支。餘是道支。而非道。七中擇法。是覺亦覺支。餘是覺支而非覺。毗婆沙師所說如是。有餘於此。不破契經所說次第。立念住等。謂修行者。將修行時。於多境中。其心馳散。先修念住。制伏其心。故契經言。此四念住。能於境界。繫縛其心。及正遣除。耽嗜依念。是故念住。說在最初。由此勢

力。勤遂增長。為成四事。正策持心。是故正斷。說為第二。由精進故。無憂悔心。便有堪能。修治勝定。是故神足。說在第三。勝定為依。便令信等。與出世法。為增上緣。由此五根。說為第四。根義既立。能正伏除。所治現行。牽生聖法。由此五力。說為第五。於見道位。建立覺支。如實覺知。四聖諦故。通於二位。建立道支。俱通直住。涅槃城故。如契經說。於八道支。修圓滿者。於四念住。至七覺支。亦修圓滿。又契經說。苾芻當知。宜如實言者。謂說四聖諦。令依本路速行出者。謂令修習八聖道支。故知八道支。通依二位說。隨增位說。次第既然。理實應言。此三十七。幾通有漏。幾無漏耶。頌曰。七覺八道支一向是無漏。三四五根力。皆通於二種。　論曰。此中七覺八聖道支。唯是無漏。唯於修道見道位中方建立故。世間亦有正見等法。而彼不得聖道支名。所餘皆通有漏無漏。此三十七。何地有幾。頌曰。初靜慮一切。未至除喜根。二靜慮除尋。三四中除二。前三無色地。除戒前二種。於欲界有頂。除覺及道支。　論曰。初靜慮中。具三十七。於未至地。除喜覺支。近分地中。勵力轉故。於下地法。猶疑慮故。第二靜慮。除正思惟。彼靜慮中。已無尋故。由此二地。各三十六。第三第四靜慮中間。更除喜尋。各三十五。前三無色。除戒三支。并除喜尋。各三十二。欲界有頂。除覺道支。各二十二。無無漏故。覺

分別時必得證淨此有幾種依何位得實體是何法有漏無漏耶頌曰證淨有四種謂佛法僧戒見三得法戒見道兼佛僧法謂三諦全菩薩獨覺道信戒二爲體四皆唯無漏　論曰經說證淨摠有四種一於佛證淨二於法證淨三於僧證淨四聖戒證淨且見道位見三諦時一一唯得法戒證淨見道諦位兼得佛僧謂於尒時兼於成佛諸無學法成聲聞僧學無學法亦得證淨兼言爲顯見道諦時亦得於法及戒證淨然所信法略有二種一別二摠摠道四諦別唯三諦全菩薩獨覺道故見四諦時皆得法證淨聖所愛戒與現觀俱故一切時無不亦得由所信別故名有四應知實事唯有二種謂於佛等三種證淨以信爲體聖戒證淨以戒爲體故唯有三如是四種唯是無漏以有漏法非證淨故爲依何義立證淨名如實覺知四聖諦理故名爲證正信三寶及妙尸羅皆名爲淨離不信垢破戒垢故由證得淨立證淨名如出觀時現起次第故說觀內次第如是如何出時現起次第謂出觀位先信世尊是正等覺次於正法毘柰耶中信是善說後信聖位是妙行者正信三寶猶如良醫及如良藥看病者故中心淨故發淨尸羅是故尸羅說爲第四要具淨信此乃現前如遇三緣病方除故或此四種猶如導師道路商侶及所乘乘經言學位成就八支無學

位中具成就十何緣不說有學位中有正解脫及有正智正脫正智具體是何頌曰學有餘縛故無正脫智支解脫爲無爲謂勝解惑滅有爲無學支即二解脫蘊正智如覺說謂盡無生智　論曰有學位中尚有餘縛未解脫故無解脫支非離少縛可名脫者非無解脫體可立解脫智無學已脫諸煩惱縛復能起二了解脫智由二顯了可立二支有學不然故唯成八解脫體有二謂有爲無爲有爲解脫謂無學勝解無爲解脫謂一切惑滅有爲解脫名無學支以立支名依有爲故支攝解脫復有二種即餘經言心慧解脫應知此二即解脫蘊若尒不應契經中說云何解脫清淨最勝謂心從貪離染解脫及從瞋癡離染解脫於解脫蘊未滿爲滿已滿爲攝修欲勤等故解脫蘊非唯勝解若尒是何有餘師說由真智力遣貪瞋癡即心離垢名解脫蘊如是已說正解脫體正智體者如前覺說謂即前說盡無生智心於何世正得解脫而言無學心解脫耶頌曰無學心生時正從障解脫　論曰如本論說初無學心未來生時從障解脫何謂爲障謂煩惱得由彼能遮此心生故金剛喻定正滅位中彼得正斷初無學心於正生位正得解脫金剛喻定已滅位中彼得已斷初無學心於已生位名已解脫未生無學及世俗心當於尒時亦名解脫然今且說決定生者以於尒時行身世故諸世俗心從何解脫亦即從彼遮心生障未解脫得此豈不生雖有已生不似今者彼何所似與惑得俱此後若生無俱惑得道於何位令生障斷頌曰道唯正滅位能令彼障斷　論曰正滅位言顯居現在正生言顯未來世故道能斷障唯正滅時餘位定無斷障用故非如解脫道未生者以生未生離障同故經說三界謂斷離滅以何爲體差別云何頌曰無爲說三界離界唯離貪斷界斷餘結滅界滅彼事　論曰斷等三界即分前說無爲解脫以爲自體言離界者謂但離貪言斷界者謂斷餘結言滅界者謂滅所餘貪等隨眠所隨增事故經說三界即無爲解脫若事能猒必能離耶不尒云何頌曰猒緣苦集慧離緣四能斷相對互廣狹故應成四句　論曰唯緣苦集所起忍智說名爲猒餘則不然四諦境中所起忍智能斷惑者皆得離名廣狹有殊故成四句有猒非離謂緣苦集不令惑斷所有忍智緣猒境故非離染故有離非猒謂緣滅道能令惑斷所有忍智緣欣境故能離染故有猒亦離謂緣苦集能令惑斷所有忍智有非猒離謂緣滅道不令惑斷所有忍智應知此中先離欲染後見諦者所有法忍及諸智中加行解脫勝進道攝不令惑斷惑已斷故非斷治故

蹶居月反　仆浦北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八百九十八

永樂大典　卷一五九四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梅貫春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八　九震

運（宋漕運六）

捕亡令　諸江淮黄河內盜賊煙火稚貨交拋失綱運。兩岸捕盜官同管其緊岸船栰隨地分認　賞格　命官　捕盜官（謂職應備捕者）能檢察綱運兵梢不犯故沈溺舁船。或有故而收救官物別無失陷者任滿減磨勘一年　檢官能覺察綱運妄稱被水大盜賊損失官物欺隱入已者免試。　諸色人　獲故沈溺綱船及有人居止船雖未沈溺每隻錢五十貫（因使盜官物者一伯貫）　江河深險處收救得沈溺船所失官物准價給三分。　收救得流失官船，每隻准價不及一伯貫　諸河空船錢五貫重船錢一十貫　江淮黄河空船錢一十貫重船錢二十貫　一伯貫以上　諸河給一分　江淮黄河給二分　雜勑　乾道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省批狀綱運經由地分遇風水拋失遵依見行條法仍申所屬州縣州委幕職官縣委丞佐即時躬親前去拋失地分驗實保明再批行程結罪申州備申司農寺外路申總領所候本綱到下卸處即依條施行。如違從本路轉運司追當行人吏斷遣官申取朝廷指揮施行　賊盜勑。　諸博易糴買綱運官物（官船車脚栰船具駝馱及其器用同餘綱運係稱官物者准此）計已分依貿易官物法計利以盜論加二等（分係引領人與同罪許人告）強者計利併贓以強盜論以上再犯不該配者鄰州編管罪至死者減一等皆配二千里二十貫爲首者絞。殺傷人者依本殺傷法以上運載船車畜産没官（知情借賃者非此）被強之人不違告隨近官司者杖六十因被強而受贓者以凡盜論。　諸以私錢貿易綱運所般錢監上供錢者許人捕　諸錢綱押綱人部綱兵級（不船梢工同）以私錢貿易所運錢雖應計其等依監主自盜法罪至死者減一等。配千里。本船單人及和雇人犯者亦以盜所運官物論。　雜勑。　諸押綱人部綱兵級梢工失覺察盜易欺隱本綱及本船官物事雖已發而能自獲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獲一名亦是。）　諸綱兵級（和雇人同）博易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而丈同）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司干繫人失覺察者杖一伯。命官減二等。（三十日內能獲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獲一名亦准此。）諸路斗頓及上供糧綱兵級。（和雇人同。）若博易糴買之者。其所犯并破贓地分催

綱、排岸巡檢縣尉、及捕盜人（村保地分鋪亦同）。故縱者減犯人罪一等（受贓重者自從重）。　諸差雇運送官物、而收貯他物欲拌和者、以收貯物數計所欲拌和官物價準盜論、許人捕。已拌了者（入水及以透漏論擲拌和者同下條准此）。計所虧官價依主守自盜法、至死者減一等、配二千里以上。贓輕者杖一伯。　諸不覺本綱人以他物拌和所運官物者、部綱兵級杖七十。計所虧官價一分杖八十、一分加一等、罪止杖一伯。押綱人減部綱兵級罪二等。部綱兵級及五分、或一年內兩犯至罪止者、降一資（長行充部綱兵級者、勒充剝綱牽駕）。　諸鹽糧綱封印有損動者、梢工杖八十、篙手減一等。　詐僞勅　諸僞造封綱船堵面印、論如餘印律。已行用者、不刺面配本城。兵級配鄰州。許人告。　職制令　諸巡捕官獲綱運拌和官物、所屬監司歲終比較、具最多最少之人（最少謂地分內透漏及犯者數多而獲到數少者）、每路各二員以聞。　輦運令　諸博易糶買綱運官物并以他物拌和所運官物、應干條制、州縣於裝卸及沿流要會處粉壁曉示。

載一衆行　諸年額及上供糧綱、轉運提點刑獄司賞功督責捕盜官等、警捕博易糶買之人。其應干罪賞條制、仍歲首檢舉、於裝卸及沿流要會處粉壁曉示。　賞令　諸六路并汴河綱運所經州縣、以發運司息錢樁管（如無息錢、州縣先支官錢、具數報本司撥還）。遇獲博易糶買若糴賣綱運官物者、以樁管錢當日支賞（樁管錢已支不及五分、即申發運司貼支）。仍置籍、於犯人及停藏負載人追理。若不足、於犯人鄰保及本綱保內均備。又不足、於地分及本綱干繫人。尚不足者、以犯人役官船車畜產估價納還、逐旋銷注。　諸備賞應以犯人財產充、而無或不足者、若雇運送官物而收貯他物欲拌和所運官物及已拌和者、責部綱兵級押綱人均備。　輦運格　六路并汴河綱運經過州縣、樁管發運司息錢充博易糶買糴賣綱運官物賞錢數、州三伯貫、縣二伯貫。　賞格　諸色人。　獲結集徒黨強博易糶買綱運官物者、仍以其財產、徒罪給三分、流罪給伍分、死罪全給。　獲以私錢貿易綱運所般錢監上供錢者、錢三伯貫。　獲博易糶買若糴賣六路并汴蔡河綱運官物錢五貫（贓及一貫者、給一十貫、每貫加五貫、至一伯貫止）。　獲差雇運送官物而收貯他物欲拌和及已拌和者、錢三十貫（已拌和計虧官價一十貫外、每貫仍加五伯文、至一伯貫止。虧及二十貫者、仍轉一資）。　告獲僞造封綱船堵面印、錢三十貫。　廐庫

乾道六年十二月二日。　勅起發上供綱運并諸司錢物、並合用錢會中半。訪聞在外州縣會子、或有損折。其押綱官却將合發見錢贏落水脚、盡買會子前來臨安府私兌見錢送納、反復贏落厚利、是致會子不復流轉。自今起綱、仰於綱解內分明開具所發錢會數目、押綱保官狀內仍聲說如所保官有前項移易、甘伏同罪。所押官并隨綱合干篙梢等、仍前通同作弊、許諸色人經所在州縣陳告。其告人每一千貫支賞錢一伯貫文。犯人計所移易數、以監臨自盜贓論。若合干篙梢等能自首、與免罪、亦支給上件賞錢。今來會子務要流通、如不畏公法之人妄有扇搖、許諸色人指者實陳、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官蔭赦降原減。　盜賊勅　諸竊盜得財杖六十、四伯文杖七十、四伯文加一等、二貫徒一年、二貫加一等、過徒三年三貫加一等、二十貫配本州。　諸強盜得財徒三年、二貫五伯文流三千里、二貫五伯文加一等、拾貫絞。即罪至流皆配千里。　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罪至流配本州（謂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絞）。其運送官錢而自貸罪至流、應配本城、至死者奏裁。　諸梢工盜本船所運官物者、依主守法、徒罪勒充牽駕、流罪配五伯里。本船軍人及和雇人盜者減一等。流罪軍人配本州、和雇人不刺面配本城。　輦運令　諸鹽糧綱裝訖、梁上置鎖伏封鎖、備用者即押綱人點檢。若封印損動、即時報隨處催綱巡捕官司、限當日同押綱人開視訖、以隨處官印封鎖、批書本綱曆照驗。

盜賊　賊盜勅　諸梢工盜本船所運官物者、依主守法、徒罪勒充牽駕、流罪配五伯里。本船軍人及和雇人盜者減一等。流罪軍人配本州、和雇人不刺面配本城。同保人受贓、計已分重於知情者、以盜論。非同保知而不糾、及受贓者、各減同保人罪一等。受贓滿二十貫者、鄰州編管。　諸於管押官物、或受雇立索承領官物人名下私攬運送而盜貸者、依主守法減一等（展轉受雇運送而犯者亦准此）。　諸巡防守禦人於本地分犯盜者、以盜所監臨財物論。其盜官物者、從主守法、罪至死減一等配千里。竹木栰剷頭水手、大下盜本栰官物、梢工盜本船釘板船具者准此。　諸運送官錢而自貸、罪至流應配者配本城、至死者奏裁。即受雇立索承領官物而運載者、同主守法。　諸盜官船釘板船具者、加凡盜一等。　雜勅　諸綱運不覺盜所運官物、梢工依主守不覺盜律、罪輕者減盜重者罪五等（雖持仗亦從不持仗論、盜減）。徒罪勒充本綱牽駕、部綱兵級減梢工一等。其不覺本綱人盜所運官物、部綱兵級罪至杖一伯、差替（仍勒充牽挽三等）。即故縱罪至死者減一等配千里。　諸押綱人部綱兵級不覺本綱人盜所運官物（梢工不覺本船人盜所運官物同）、雖自覺舉至下卸畢、犯人猶不獲、不得原罪。若本綱及本船更有欠、即以被盜物併為欠數科之。

仍不倍（併不加重，止科不覺罪）。獲盜應免罪者，所盜物不理為欠。 諸押綱人部綱兵級梢工，失覺察盜，易欺隱本綱及本船官物事，雖已發而能自獲犯人者，除其罪。二人以上同犯，但獲一名亦是。 諸綱兵級（和雇人用）盜本船官物，罪至徒（杖罪兩次同），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司干繫人失覺察者杖一伯，命官減二等。（三十日內能獲犯人者不坐。二人以上獲一名者亦是。） 諸路年額及上供糧綱兵級（和雇人同）盜所運官物者，其所犯并破贓地分催綱排岸巡檢縣尉司及捕盜人（村保地分鄰保同）故縱者，減犯人罪一等（受賕重者自從重）。 諸香藥并市舶司物貨綱緣路侵盜，或貨易而地分人若催綱官司失覺察者杖六十。 廐庫勑 諸起發上京錢物管押人侵盜移易入已者，不以自首原免。 職制令 諸處捕獲綱運侵盜官物，所屬監司歲終比較，具最多最少之人（最少謂地分內透漏及犯者數多而獲到數少者），每路各二員以聞。 理欠令 諸糧綱犯自盜案首，其所盜官物並理為欠數，至罪止應配者配如法。 輦運令 諸年額及上供糧綱轉運提檢刑獄司常切督責捕盜官等，警捕侵盜之人，其應干罪賞條制，仍歲首檢舉，於裝卸及沿流要會處粉壁曉示。 賞格 命官催綱或捕盜官獲綱運人盜所運官物，計價累及二伯五十

貫免試，五伯貫減磨勘一年，仍陞半年名次，一千貫減磨勘三年。 廐庫紹興三年十月十八日尚書省批狀，州縣起發上京錢物管押人侵盜移易入已，不以自首原免。今來車駕駐蹕臨安府，自合引用上條，不以自首原免斷罪。 廐庫勑 諸私貸官物而以物質當，或有簿籍及抄領曾經官司判押者，並同有文記法。即倉庫簿曆及般運交糴文憑或私自抄上簿籍單狀之類，並不為文記。 諸監主以官物私自然，雖有還意而不還，或償不足者，計所少之數，不以赦降原減（自首者并保人償足者非）。 名例勑 諸稱不以赦降原減，除緣姦細事，或傳習妖教、託幻變之術，及故決盜決江河隄堰，已決外，餘犯若遇非次赦，或再遇大禮赦者聽從原免。 賊盜勑 諸竊盜得財杖六十，四伯文杖七十，四伯文加一等，二貫徒一年，二貫加一等，過徒三年三貫加一等，二十貫配本州。 諸監臨主守自盜財物，罪至流配本州（謂非除免者），三十五匹絞。 廐庫勑 諸糧綱少欠，於折會借納外，梢工計本船欠一釐笞三十，一釐加一等，元裝千石以上船，半釐加一等，並至四釐止，四釐外計贓重者，准盜論（於見欠處估價）。至罪止者配鄰州。 職制勑 諸押綱人及部綱兵級并本船梢工以和雇人工食錢於官司行用者，減凡盜三等坐之，官司受財滿五貫者徒二年，不滿五貫杖一百（受財枉法之類，計贓重者自依本法）。 諸排岸催綱司、橋閘應沿河地分公人兵級受乞綱運人財物，計贓一貫，公人勒停，兵級降配。罪至徒，公人不刺面配本城，兵級配鄰州。 鬭訟勑 諸綱兵梢每三船為一保，若於本綱侵盜或負載及販私有稅貨并藏匿盜及逃亡兵級者（犯人雖於法不許捕者，亦許人捕），同保知而不糾，依伍保有犯律杖罪笞三十，不知情各減三等。部綱兵級不知情，減保人罪一等（不覺盜罪重者依本法）。即因保人告獲犯人者，應連坐人不覺之罪並免。 諸綱運兵級違犯押綱人杖一伯，刺面人違犯本轄官徒一年，詈者各徒二年，毆者各加二等，配五伯里，情重者奏裁，毆命官致折傷者，當行處斬。 諸長行權充部綱兵級而本轄兵梢違犯者，減階級法一等。 諸綱運和雇人違犯押綱命官杖一伯，詈者徒一年，餘押綱人杖八十，詈者杖一百，毆者各徒二年，即毆命官致折傷者徒三年，配五伯里。 諸綱運人告押綱人侵盜或拌和官物販私有稅貨謀殺人若妄破程限及干已事聽受理，餘犯流以下罪，雖於法許告捕，亦依事不干已法。 雜勑 諸權差主駕綱船人有犯，依梢工法。諸平河全般失粮船梢工徒三年，萬斛減一等，部綱兵級杖六十，押綱人減二等（除有部綱兵級罪名而不言押綱人者准此減之），每拯救一分，各減一等。 諸綱船軍人歲終所主官司

驅磨在綱逃死及四分（不滿十人，一名當一分），部綱兵級杖八十，押綱人減二等，再犯者押綱人展磨勘一年（磨勘年限不同者，依五年為法比折展之），無磨勘者准前科罪，部綱兵級差替勤充重役。 諸押綱人無故離本綱宿（於綱非經時者）杖一伯，雖有故而經三時者，罪亦如之，各不在覺舉自首之例。 諸押綱人疾病綱雖空而擅離者，依擅去官守法（一月[illegible]）。 諸部綱兵級犯罪應降長行者，若元係長行，勒充剗綱牽駕。 諸押綱人犯罪或違程拋欠應批書印紙而故匿以避批書者杖一伯。 諸兵梢部綱兵級憑藉事勢於官私船栰乞取財物者杖一伯，計贓一貫移配五伯里重役處。 諸官船兵梢部綱兵級於所載命官（家屬同）乞借財物者杖八十，差替。 斷獄勑 諸差押綱運官（見任官差押綱同）因本綱事連坐部綱兵級罪至降資及降充長行，或於本綱有犯至罪止而情理重者，奏裁，其欠損官物非侵盜能於百日內納足者，除其罪，仍不理為欠折。 諸差押綱使臣於本綱犯罪者，去官不免。 諸部綱兵級應勤降，雖會恩不免（不免去者非）。 諸押綱人罰俸半月，應加一等者罰一月，又加一等笞四十，其應減等准此。 諸綱運兵級（綱運應副人夫同）犯笞罪，謂於本綱違犯者，聽押綱人行決，過十下者論如前人。不合拷考律以故致死，或因公事毆至折傷以上者並

奏裁。筆運令　諸綱運梢工篙手犯罪，勒充本綱牽駕者，本綱不願留即送別綱，仍不得主管官物。諸鹽粮綱綱梢犯罪不可存留者，押綱人具事狀申轉運司，或發運、筆運撥發司者，處差人交替。若兵梢在路糶賣，送本地分州縣施行，如闕人牽駕，即令所在貼差。諸押綱人卸納官物訖而疾病者，隨綱治至裝發處，申所屬官司驗實，差人交裝，痊日管押。斷獄令　諸綱運兵級犯杖以下罪未任決者，批行程曆（本綱已發者，對閘前路當職批書。有綱可附者附綱）。裝卸官司檢斷勾銷。諸犯罪綱運兵級，不在令衆之限。辭訟令　諸綱運人未卸納而告押綱人，及本綱事杖以下罪，雖應受理，納畢乃得追勾（卸納在他所者，移牒）。諸發運司所轄綱運人論訴本綱指給錢米事，隨處轉送。論訴人赴本司，候綱到日究治。名例勅　諸稱當行處斬者奏裁，得旨依者，決重杖處死。賊盜勅　諸竊盜得財杖六十，四伯文杖七十，四伯文加一等，二貫徒一年，二貫加一等，過徒三年，三貫加一等，二十貫配本州。鬭訟勅　諸軍廂都指揮使，至長行，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雖非本轄，但臨時差管轄亦是）。敢有違犯者，上軍當行處斬，下軍及廂軍徒三年，下軍配千里，廂軍配五伯里。即因應對舉正，偽致違忤（謂情非故有陵犯者），各减二等，上軍配五伯里（死罪會降者配淮北），下軍及軍廂配鄰州，以上禁軍應配者配本城。諸事不干己輙論告者，杖一伯，進狀徒二年（並令衆三日）。諸軍論告本轄人仍降配，所告之事，各不得受理（告二事以上，聽理應告之事，其不干己之罪仍坐）。諸軍告本轄人再犯，餘三犯，各情重者徒二年，配鄰州本城。職制勅　諸在官無故亡（謂去官守亦同亡法），計日輕者徒二年，有規避或致廢闕者加二等。名例申明　紹興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尚書省劄子，過非次赦，或再過大禮赦，既不以赦降原减，罪許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本所看詳上件指揮，在法不以赦降原减者，過非次赦，或再過大禮赦，許行原免，所有犯不以去官之罪，亦合原免。竊慮州軍未盡曉，引用差誤，今編入隨勅申明照用。押綱賞　詐偽勅　諸押綱人任滿，妄稱該賞，或再押，并所屬官司知情而爲保明供申及批書印紙，雖會恩原免，並奏裁。考課令　諸押綱人功過，所屬官司即時取行程曆印紙批書。賞令　諸應募官願押兩綱以上者，其賞以兩綱止。諸綱運募土著官，管押應賞者，依見任官法。諸命官押綱而附押別色錢物者，令起綱官司先具申尚書吏戶部，俟獲到納足，逐色錢物枚附，方許推賞。諸管押綱運，如本州不及壹全綱，附押別州錢物換發者，各依所

起發州軍數目地里定賞。若本州已及一全綱，而附押別州綱者，其所押正綱應得酬賞减半。諸人因事故別差募人，或所押官物緣路有截留者，許官物分數地里遠近，比類推賞。諸押綱人雖有欠損，若非侵盜，能於百日內納足者，賞如法。諸應募押綱而所運之物不同者，聽通計分數理賞（謂如錢帛與軍糧之類）。諸押綱人官物有欠而不批書或批書漏落者，當運不理賞。募押者雖不經裝卸處批者，而勘會有實者，其賞聽理。諸於法不應押綱人輙受差押者，不得推賞。諸押綱人應賞而無故稽程三日降一等，十日不在賞限。募押若十日降一等，二十日不在賞限。諸押綱人毀失行程曆（成人毀失日），而無照驗，或妄稱毀失，及本綱附載未足，而不於經過處批書者（住限毀賞增有緣故，應爲於日限而不曾批書亦同），各不在推賞之限。諸運銅出剩，准格應給賞，而係元稱買人者不在給例。賞格　命官　管押諸路綱運無少欠（謂非川峽四路者）。全綱（謂見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此折計數，下條準此）三伯里，五分綱五伯里，三分綱一千里，减磨勘一年。全綱五伯里，五分綱一千里，三分綱一千五伯里，减磨勘二年。全綱一千里，或五分綱一千五伯里，减磨勘三年。全綱一千五伯里，轉一官。應募官押綱無欠損者，全綱三伯里，五分綱五伯里，三分綱一千里，陞一季名次。全綱五伯里，五分綱一千里，三分綱一千五伯里，陞半年名次。全綱一千里，或五分綱一千五伯里，免試。全綱一千五伯里，不拘名次指射差遣，仍免試。諸色人　押綱人部綱兵級兵梢運銅，於諸處交納，若比元裝數出剩，以裝發處元價共給五分。賞式　陳乞押綱賞狀　具官姓名，右某於某年月日，准某州差管押，或募押某年季分窠名錢物（本綱即云於某年月日准某州差押，或募押本州某年狀某名色錢）。若干赴某處送納，了當，即無少欠違程，除今來納外，更無別處送納合行團併推賞，係某獨負管押，即無同共管押合該分受酬賞之人，押綱日即不是本州守貳、本路監司子弟親戚，及不係停降未叙復之官，自補授至今歷任亦不曾犯贓罪及私罪徒替，並是詣實，如後異同，甘伏朝典。所有依條合得酬賞，今申繳頁本行程幾道、納訖錢物公據幾道、脚色家狀在前，謹具申太府寺（客綱申司農寺）。伏乞指揮下所屬推賞施行，謹狀。年月日具官姓名狀（經總領所之賞做此）。保明召募押綱酬賞狀　某司據某官姓名狀，昨蒙某州召募管押某色物，赴某處交納畢，陳乞酬賞，今勘會下項：一、某官某年月日某州召募到管押某色物若干，赴某處交納某物若干（更有餘物亦各聯），某

物若干。比折某物計若干。一所樂官物係全綱（或不及全綱。則去若干分）一某處水路或陸路。至某處計若干地里。一某年月日於某處倉庫交納畢。並無欠損。（有即關說。雖有欠損。已依條於限內送納了足。）一檢准令格（云云）右件狀如前。勘會某官管押某處某色物全綱。或若干分。赴某處交納畢。計若干地里。准令格該某酬賞。係明並是諸實。謹具申尚書某部。謹狀

年月依常式。　隨勅申明。　廄庫　紹興元年。九月十五日。勅諸路起發綱運。依法見錢二萬貫。紐計金二萬兩。銀一十萬兩。各爲一全綱。推賞。令權將金銀計價以金八萬貫。銀五萬貫爲一全綱。至令交納處計價推賞。除依見行條法。　紹興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勅令後諸路起發到綱運量輕重遠近。分定等第。如所押官物到庫務交納。別無少欠違程。量與推恩令權宜立定酬獎下項諸路水陸綱運無少欠。　全綱。（謂見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金銀依已降紹興元年九月十五日指揮計價推賞。下准此。）三千里轉一官。（選人比類施行。下准此。）二千七伯里減三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三年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二年磨勘。一千五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二伯里減一年磨勘。九伯里陞一年名次。六伯里陞三季名次。三伯里陞半年名次。　九分綱。三千

里減三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三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二年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五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二伯里陞一年名次。九伯里陞三季名次。六伯里陞半年名次。三伯里陞一季名次。　八分綱。三千里減三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五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三季名次。九伯里陞半年名次。六伯里陞一季名次。三伯里支賜絹六匹半。　七分綱。三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八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二伯里陞半年名次。九伯里陞一季名次。六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三伯里支賜絹陸匹。　六分綱。三千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一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五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一季名次。九伯里支賜絹六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六匹。三伯里支賜絹五匹半。　五分綱。三千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四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八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

一季名次。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疋半。九伯里支賜絹六疋。六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五匹。　四分綱。三千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七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一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匹。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半。六伯里支賜絹五匹。三伯里支賜絹四匹半。　三分綱。三千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四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六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三伯里支賜絹四匹。　二分綱。三千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七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四匹。三伯里支賜絹三匹半。　一分綱（如止及一千貫以上成半）三千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四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八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六伯里支賜絹三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三匹

紹興五年。三月十五日。勅令後行在差人管押錢物。往外路州郡應副軍須。又遣及兌糴本之類。其所押人如至交納處。別無疎虞欠損。令比照諸州郡差人管押錢物赴行在綱運參酌立定推賞等第下項。　全綱（謂見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金銀依已降紹興元年九月十五日指揮。並從行在紐計推賞。）三千里減三千半磨勘。（選人止願施行下准此）二千七伯里減三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二年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五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二伯里陞一年名次。九伯里陞三季名次。六伯里陞半年名次。三伯里陞一季名次。　九分綱。三千里減三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一千八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五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三季名次。九伯里陞半年名次。六伯里陞一季名次。三伯里支賜絹六匹半　八分綱。三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二年磨勘。二千四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一伯里減一年磨勘。一千八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二伯里陞半年名次。九伯里陞一季名次。六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三伯里支賜絹六匹。　七分綱。三千里減二年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半磨勘

二千四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一伯里陞一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五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二伯里陞一季名次。九伯里支賜絹六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六匹三伯里支賜絹五匹半。　六分綱三千里減一年半磨勘二千七伯里減一年磨勘二千四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三季名次一千八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五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九伯里支賜絹六匹六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五匹　五分綱三千里減一年磨勘。二千七伯里陞一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一伯里陞半年名次一千八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五百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六匹。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半六伯里支賜絹五匹三伯里支賜絹四匹半　四分綱三。千里陞一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三季名次二千四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一伯里陞一季名次。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九伯里支賜絹五匹六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三伯里支賜絹四匹　三分綱三。千里陞三季名次二千七伯里陞半年名次。二千四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一千八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五匹　九

伯里支賜絹四匹半六伯里支賜絹四匹三伯里支賜絹三匹半　二分綱三千里陞半年名次二千七伯里陞一季名次二千四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二千一伯里支賜絹六匹一千八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五伯里支賜絹五匹。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九伯里支賜絹四匹。六伯里支賜絹三匹半。三伯里支賜絹三匹　一分綱（如止及一千貫以上減半）三千里陞一季名次。二千七伯里支賜絹六匹半二千四伯里支賜絹六匹二千一伯里支賜絹五匹半。一千八伯里支賜絹五匹。一千五伯里支賜絹四匹半。一千二伯里支賜絹四匹。九伯里支賜絹三匹半六伯里支賜絹三匹。三伯里支賜絹二匹半

紹興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勑今後外路合起赴行在錢物。承朝廷指揮支移起發應付别路州軍也駐軍兵支遣令交納處勘驗所押錢物。綱運如無欠損違程。係明申尚書省降下所屬依紹興五年三月十五日行在支降錢物往他處州軍支遣。立定等第推賞

紹興七年閏十月一日。勑四川金銀綱運。令比傚諸路押綱賞格。重别參酌重輕遠近分定等第酬賞。如所押官物到庫務交納。别無少欠違程並依立定賞格紐計推賞。令重别參酌措置。立定酬奬下項。四川路水陸綱運無少欠。　金綱（謂見錢二萬貫以上者。餘物依條比折計數。金銀依已降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指揮計價。以金六萬貫銀四萬貫各為一綱推賞下准此。）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三年磨勘（選人比類施行下准此）六千里轉一官減二年半磨勘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二年磨勘。五千里轉一官減一年半磨勘。四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四千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三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三千里轉一官。　九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二年半磨勘六千里轉一官減二年磨勘五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半磨勘。五千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四千五伯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四千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三千五伯里轉一官三千里減三年半磨勘。　八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二年磨勘。六千里轉一官減一年半磨勘。五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五千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四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四千里轉一官三千五伯里減三千半磨勘三千里減三年磨勘　七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半磨勘六千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五千五伯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五千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四千五伯里轉一官。四千里減三年半磨勘三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三千里減二年半磨勘。　六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減一年磨勘六千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五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

年名次五千里轉一官四千五伯里減三年半磨勘。四千里減三年磨勘三千五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三千里減二年磨勘　五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陞一年名次六千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五千五伯里轉一官五千里減三年半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四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三千五伯里減二年磨勘三千里減一年半磨勘　四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陞半年名次六千里轉一官五千五伯里減三年半磨勘五千里減三年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二年半磨勘四千里減二年磨勘三千五伯里減一年半磨勘三千里減一年磨勘　三分綱六千五伯里轉一官六千里減三年半磨勘五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五千里減二年半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二年磨勘四千里減一年半磨勘三千伍伯里減一年磨勘三千里陞一年名次。　二分綱六千五伯里減三年半磨勘六千里減三年磨勘。五千五伯里減二年半磨勘五千里減二年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一年半磨勘。四千里減一年磨勘三千五伯里陞一年名次三千里陞三季名次。　一分綱（如止及一千貫以上減半）六千五伯里減三年磨勘六千里減二年半磨勘五千五伯里減二年磨勘五千里減一年半磨勘。四千五伯里減一年磨勘。四千里陞一年名次。三千五伯里陞三季名次。三千里陞

半年名次　紹興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勑勘會諸路管押綱運赴行在依格二萬貫爲全綱若押及兩全綱令戸部對數增賞。令後管押人聽押至兩全綱止。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四日。勑令後管押外路州軍合赴行在錢物承朝廷指揮支移應副別路屯駐軍兵支用其管押人如押及兩全綱已上據地里遠近與作一全綱半推賞。如所押官錢物不及兩全綱之人止作一全綱餘依見行條法　紹興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勑諸路錢物綱運赴行在非緣道路梗澁及朝廷支降錢物往他處并外路合發行在錢物承指揮支移應副別州郡屯駐軍兵及總領所等差官押到錢物節次以紐計推賞太優令來道路通快比前日不同令後管押逐色綱運如無欠損違程並依見行賞格上減半推賞二人已上管押依條分受餘依見行條法指揮　紹興二十八年十一月四日勑令後應諸路州軍起發上供等錢物赴行在內有經過建康鎮江府總領所就行拘截或兌換輕齎綱運。如係專承朝廷指揮許令兌截交納訖別無欠損違程與計元指送綱去處地里依格法推賞其不徹地里水脚錢令兌截官司依舊拘收入官　紹興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勑鑄錢司今年錢綱依舊以二萬貫爲一全綱自二萬貫已上添押之錢與擬數推賞謂如一萬貫合得減十箇月零半月磨勘五十貫合得減五箇月零七日磨勘之類　紹興三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勑鑄錢司應募官押發紹興三十一年以後錢綱並依紹興三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已降指揮推賞施行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勑令後諸州綱運起發赴行在送納內有經過建康鎮江府總領所拘截之數。許令就行在所屬陳乞取索隨身逐處鈔憑并不徹地里水脚錢干照勘驗一併依條推賞。隆興二年二月八日勑左朝奉郎馮忠嘉。右奉議郎許牧管押成都府路提刑司銀絹綱赴內藏庫交納各紐及一全綱零七分。已各減三年半磨勘了當今來馮忠嘉等已放行零分綱賞。令戸部照應零分格法與減半推賞令後依此施行本所看詳前項逐件指揮。並係權宜所降難以脩爲成法緣係見行令編節作申明存留照用。　乾道七年正月二十九日尚書省批下戸部申相度令後諸路州軍起發金銀錢帛糧斛綱運赴行在及外路總領所卸納經涉重湖大江。及平河并陸路分作等第程限。如違更不推賞若經過閘堰如有緣故。或遇到閘日分。即令監押官於行程曆內分明批鑿到閘及啓閘通放日時。除路施行外。開具下項後批送戸部依相度到事理施行。一經由重湖大江。綱運不時有風濤卒暴湍險去處依法於行程曆上批鑿風水事故。除路推賞。若內有經由平河地里程限。即與重湖大江程限通行紐計如無違程依格推賞。若有違程。其差押人三日降一等。十日不在賞限。兼押人十日降一等。二十日不在賞限。一經由平河綱運。阻淺盤剝之類其程限不得過正破程限日子一倍半。如違更不推賞。一陸路綱運阻滯風雨。其程限不得過正破程限十日。如違更不推賞。　淳熙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勑諸路監司州軍。令後差押綱官。須管遵依條法。如所差官不應格雖官物數足亦不推賞。若有少欠。仰所屬開具元差當職官姓名申朝廷取旨施行。　雜勑　淳熙八年八月三日。勑州縣裝綱即畢起發有日則三申下卸官司謂之先申綱解及起發則關報緣路巡尉批鑿行程柰何弊端百出至於起發綱解計會不中緣路行程。未嘗批鑿。令後凡所申綱解不依法及緣路催綱司應批行程而不批。縱容留滯不即趲發以致愆期並不許推賞其催綱官司與不申綱解去處亦次第施行中書備對發運三門白波。并廣濟河輦運蔡河撥發司年額斛斗行運綱船造船數（并發運司水脚工錢）斛斗六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石。綱七百五十五（水脚工錢三十三萬貫米九萬石）　造船三千三百。八十九隻發運司斛斗六百二十萬石（六百萬石正額。二十萬石補填。拋欠破併每年載卸二十萬興南京二十萬石。與減半斛支縣下卸並允軍糧陳留雍丘襄邑太康縣每年撥淮三司指揮支載萬數不足）兩浙一百五十萬石　淮南路一百五十萬石　江南東路九十九萬一千一百石　江南西路一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石　荊湖北路三十五萬石　荊湖南路六十五萬石　水脚工錢米（發運司起發全額斛斗淮南轉運司土綱水脚工錢口食計四十二萬貫石。）錢三十三萬貫　米九萬石　綱六伯八十九（見管四百三十五綱。二百五十四綱見行團）四排岸在京四排岸司熙寧八年九年十年三年諸路綱船并船到斛斗數　綱船（汴河綱淮南監綱江東江西湖南湖北綱。並兩浙狀綱。外兩浙只運狀。）八年七千九百一十二隻　九年三千九百七十三隻。　十年一萬二千七百一十三隻（累使四十九百三十一隻。重綱一萬五十二百二十三隻沿年一萬九十九百三十五隻）斛斗八年二百七十六萬二千二十二石四斗五升五合三勺一抄　九年一百三十萬二百六十一石六斗五升　十年五百六十二萬一千六十二石三斗四升一合（折會後程遣諸衙般錢破升拋失并見欠各不在此數。八年四萬四千二百六十石九年四千三百一十三石十年八萬二十五百二十一石。皇祐四百六十二萬六千九百二十八石治平七百二十）

（六萬六千七十八石）東排岸司汴河綱。八年船七千五十六隻斛斗二百五十四萬七千七百二十九石九斗六升五合三勺一抄（收糴遣納價錢破耕欄大并見欠內萬三千五百六十石一升四合九勺一抄）九年船二千三百七十五隻斛斗八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石九斗三合八勺（折會秋糴見欠二千五百八十九石七斗六升一合五勺。）十年船一萬一千二百九隻斛斗四百七十八萬八千六百四十七石。（撥欠少欠八萬二百六十五石。）西排岸司黃河綱。八年船四十四隻斛斗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四石二斗五升。九年船九十二隻斛斗三萬四千六百三十二石。（少欠九十石六斗四升。）十年船三十一隻斛斗七千五百七石五斗五升。（少欠一百一十八石四斗七升。）南排岸司蔡河綱。（八年撥羅本司九年七月後置行運。）船七百隻斛斗一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三石二斗一升七合二勺。（違省少欠一十二石九斗五升。）十年船七百隻斛斗六十一萬九千三百五十九石四斗八升一合。（撥欠少欠九百三十九石七斗六升五合）

册府元龜昔周官掌舂以令粮楚師振廩而同食自雍及絳汎舟之役是興率鍾致石貢海之輸似出。蓋漕運之舉舊矣利害之論詳矣若乃京師大衆之所聚萬旅百官之仰給邦畿之賦豈足充用逮於奉辭伐叛調兵乘鄣或約齋以深入或贏糧而景從曾不漕引而致羨儲飛輓而資宿館乃有穿渠鑿河乘便利之勢創法立制極機巧之思斯皆賢者之心術古人之能事至於成敗之殊勞逸之異宜亦閱卷而可見也程氏遺書饋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衆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之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能改齋漫錄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陳止齋集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閔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漢唐制度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浸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大抵多轉於山東諸郡（志云致粟山東歲益六百萬石枚乘傳云轉粟西向）當時有欲關褒斜道以致漢中谷者以水多湍石不通船漕則知巴蜀道險以車轉爲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致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自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致之於史獨河東有根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艘則東方諸郡其粟自達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郡級節而入都矣若夫主漕之官主於侍御史。（漢官儀侍御史出督郡漕運）（軍旅）總於大農而分掌於太倉令在外則以縣令而將漕（卜式）武以刺史而護漕。（來情）無定員也惟江淮粟米去長安道遠諸侯自爲封植而已故吳王之反自謂聚粮食三十餘年。而枚乘之說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以是知漢倉多在於山東而不在江淮矣皇都汴都四方所輻湊水陸俱便過於漢家在於今日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荆襄之軍食江淮閩浙之貨水運而上無復難致之險較之於漢孰爲得乎。經史百家制度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漕運東西南北之粟不過五百里之內足以自供來與服御宗廟百官之奉猶以其餘置封國焉雖有征封之役師行千里巡守之事。適至四岳尚不責天下以取辦也禹貢所載入渭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路幣帛九貢之物所以當時漕運不曾講。戰國以來兵革不息於是漕輓之術起竭土地之所有不問遠近以應上之輸（然猶是出）征轉輸之漕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病而國都之漕亦是未講也自漢唐置都於關中視東南遠者或數千里阻山絕江風氣不接而轉漕天下以給京師者蓋非特用兵之時也。平居無事不能講先王均節之政不爲分畿制域之法奢侈耗費。推其所有而致之古人所謂以千八百國之租税奉一人而不足者。皆由興利之臣講明漕運之畫而天下於是困獘郡縣於是空乏矣蓋漢自文景以前唐自明皇以前京師之用猶能取足於近郡而建元天寶以後鑿渠通道緣山轉海如鄭當時開漕渠倪寬開六輔渠皆是見京師用兵多故興之講求規畫而卜式爲成皋令亦以領漕而課最以武帝之多欲而興利之臣又與之平力盡智以運致天下之所有則武帝之多欲安得不與財利俱長耶按食貨志高祖之初轉漕東關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及宣帝時耿壽昌爲大司農中丞乃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故事止指武帝之時比之漢初不知其幾倍也武帝雖窮奢極侈一時興利之臣以求滿其欲者其罪可勝誅哉立法有常經而處事無定謀經不常則非古人格國之善政謀不定則非古人通變之良事也　天下之事固不可執一定之法以應之也執

一定之法。以應天下之事。而天下之事始勝矣。漕運之法自漢唐以來講之詳矣。而在今日。則尤不可不講也。然或廣或省或糴要當隨其費之多寡而參其時之豐凶。固不可執一定之法。曰吾將貴於省。專於糴也。世之儒者漫曰。轉輸勞民。利病百出。吾將求所以省之術。而為和糴之計。夫未嘗深思熟計而姑為一切之謀。及夫百官六軍之奉。有司用度之費。不可一日缺。而幾甸諸州。脫有水旱。富室蓋藏。民無聊賴。則轉手無策。而其術遂窮。嗚呼。是固不可執一定之法以律之也。昔者漢人歲輓關東之粟。歲數十萬石以給中都之費。唐人歲漕江淮之米。至一百八十萬石以備關中之食。蓋自漢歷唐而運漕之法遂為永制。夫輓郡國之粟以供上都。自後世而言。亦可謂經常之法矣。嗟夫漕運固良法也。或有時而不給者則尤不可不為之慮也。故古人於此。必用其權焉。何則穀粟之備既不能辦於倉卒之間。而豐歉之不常。又不能責驗於天時之難必。故夫思所以為裕國之計。而不敢專恃夫漕運之贏給者。則吾所謂處事之良策者要不可不並圖而早定之也。切觀國家駐蹕吳會。取給於東南。以轉餉于行都者亦既有年矣。然頃歲以來東南時遇小歉。則漕運雖有餘積。而不能不以匱告。故議者慮焉。將以廣漕運。然則東南民力竭矣。而漕運未易廣也。將以省漕運歟。而百司六軍仰給於此。則漕運亦未易省也。是將何術而可。昔者漢人欲糴三輔之穀以省關東之運。且欲令邊郡築倉以平糴。唐人欲糴關東之米。以減京都之運。且欲委三官和糴以備邊。今日亦既舉和糴之令。以為省漕之計矣。則吾所謂處事有良策者。其和糴之謂乎。夫漕運為害州郡之害。厥今甚矣。百城萬艘。舳艫千里。風濤之突蕩。道理之遐曠。日持各州郡之費。不計其多寡矣。比至京都。篙師之竊盜。雀鼠之廢蠹。濫惡之折閱。擦千金以入胥吏之門而免矣。不知孰受其咎邪。愚為今之計。莫若捐內帑數百萬。浙之東吳之會。凡並海之郡。富商販米奔輳之處。付之郡守。而使之招糴。略倣轉船之制。廣為儲蓄以俟上之命。無拘其限以寬其集。無抑其價以誘其來。夫丘夷而淵實。川竭而谷虛。縱有水旱而可以坐致天下之米矣。夫吳越去京都特不遠也。歲終令各上已糴之數。然後會吾之盈虛而徐取焉。所糴之米羨則運漕之米可以盡計而省之矣。若夫邊郡之利則亦未易槩而論也。屯田之利。比幾年於此矣。趙充國之計。鼂錯室廬器具之策。其他如魏棗祗。唐李泌區畫至纖悉。固非腐儒空談之比也。上之人能擇邊郡之守。無拘之法。隨其風俗而各以意行之。又豈有難成之事哉。此又邊郡省漕之一策。然皆不可執一定之法也

隨時變通。裁制在人。此執事之論也。制度詳說。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貢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期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縣。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取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使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武宣以後諸侯王削弱方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縣有名而無實。其發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閩粵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師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師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皆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且唐睿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係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睿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睿以後府兵之法壞。聚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為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

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稅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蕃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運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劉晏爲整頓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西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自三門白波入關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眞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本朝之大畧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衆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眞州入轉般倉自眞方入般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般却自眞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本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船之遲速何故以風爲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眞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眞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眞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中明汴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米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綱發運未罷及蔡京爲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廢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姦吏多雖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遂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爲姦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富猶發運者多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畧如此其他流之曲直法之更變道路之險夷質之於史考之於古亦自可見

源流至論觀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輸不過九州之方物則知漕運之法三代之時未立也觀管子所載粟行五百里之類所漕不過一時之軌乘則知國都之漕春秋之時亦未聞也予嘗推原其故蓋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之地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之地粟與脤制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雖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糧轉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病而所以輸於國都者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爾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瀕海之粟輸北河之倉蓋以三十餘鍾而致石而民始病矣然則秦爲漕運之俑乎遂至漢唐其事愈詳方其初年邊事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省至其後也征伐日勞供億日廣故漕運之費廣自今觀之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天子當時關東之漕僅數十萬石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後山東漕益而爲百餘萬石既而縣官度食者衆則河漕又益而爲四百萬石繼而言利之臣愈請增益則山東之漕且至六百萬石焉還至軍旅既息之後每歲漕穀爲石猶不下四百萬向者諸侯自殖之粟至是斛粥皆轉輸於中都爾唐初府兵之法未壞平時無事身居田畝一有征行自爲調度當時關中之漕不過十萬而已其省何如也及明皇以後兵實每歲二百五十萬廣德歲轉亦不下百一十萬甚至江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巾於道韓滉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噫孰謂穿渠之謀不見於高文之時而見於武帝之世沂河入渭之說不用於太宗之日而見於代宗之後蓋漢唐中年以兵費之故所以屢講而屢詳其勢不得不然也噫兵役漕運相爲消長其他朝廷用度百官廩祿十不費一大槩多靡於兵爾予獨謂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蠹粟養兵者未可遽息用兵者朝罷而夕安此唐之漕運又加詳於漢也大抵漢漕皆仰於山東唐漕皆仰於江淮故武帝時番系言漕者山東也弘羊益漕者亦山東也蓋江淮漕米去長安遙遠諸侯自爲封植而已吳王之反自謂聚粮食三十餘年而枚乘之

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故江淮之漕未通而多仰於山東矣天寶以後劉晏所漕者江淮也韓滉所漕者亦江淮也蓋自開濟漕渠而句衰或至接德而關中不足給自藩鎮不申戶口者十五道而河北不足給故諸道之漕不通而皆仰於江淮矣此漢唐漕法之本末也 國家定都於汴四方輻湊遠近俱使過於漢唐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西之粟自汴河而至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陳蔡之粟自惠民河通之京師之粟自廣濟河通之然論四河之利害汴河爲重黃河次之而惠民廣濟又其次也何以言之視至道所漕之數廣濟十二萬惠民四十萬黃河五十萬而汴河至三百萬於此可見矣故汴河以發運使副領之黃河以運使判官領之而惠民特命催綱廣濟特用使臣然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於江淮其他三河所入非大裒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故獨於汴河漕法爲詳也今以汴漕本末而論之自轉般之法行漕益富而人亦便自直達之法用漕益全而人愈病且國家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稽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國家之良法故范吳主漕計江淮之間舉運相繼天子加獎許元爲判官須江之粟千艘而西京師足食其效驗蓋

不誣爾自發運以歲額不敷之故而拘舟卒江船不至汴船出江而漕法一變矣自閉口之制不行而通冬運役夫犄冰凍死者衆而漕法再變矣然發綱發運未能而猶未至大壞也夫何崇觀奸臣以糴本數萬緡爲羨餘之貢本錢既竭而無可增糴積粟既空而無可代發於是孝緒說行以轉船之制變爲直達之法而漕法至是而三變矣噫孰知直達之法而爲吾國吾民之深害歟始者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以爲便也今綱運直至文移星火而弊壞之外不及修整矣始者以船回鹽以鹽償費人以爲利也今鹽法既變絕無雜力而回船之夫多有逃移矣始者捻歲則發運取糴公私俱濟也今公帑無餘糴不得增外郡告荒粟亦取辦將何以堪耶蔡京小人不得不任其咎爾此東京漕法之本末如此今駐蹕吳會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荊襄之軍閩浙之舟水運而上以供中都之用無復有艱致之險然比年以來風濤之突蕩道里之逗留郡之所費不知其數矣況間歲不登州以歉告議者又深慮焉將以廣漕歟則東南民力竭矣未易廣也將以省漕歟則六軍百司仰給於此亦未易省也是將何術而可噫木牛流馬不若渭南之屯爲可久關東轉漕不若三輔之糴爲省費今猶不能做其故智乎且荊之區淮之甸田畝相望荊棘未啓者甚衆誠能招徠流民籍之給以田器予以牛種委守令以督其事迨之數年則一歲之入必倍於今日矣浙之東吳之會舳艫相銜商販奔湊者甚衆誠能稍內節數百萬以糴之略其識征廣爲儲蓄無拘其限以寬其集無抑其價以誘其來付郡守以領其事以吳越而入京師其勢甚便則轉運之求可以量計而省之矣捨是不講而泛求廣漕者漕之策雖劉晏復生無以爲謀矣王文公筆錄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廩仰給惟京西京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爲急務京東自濰密以西州郡租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淄合東阿歷齊鄆涉梁山濼濟州入五丈河達汴都歲漕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於淺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是開濬始得舟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皇帝素知其事尤所留意至歲中興役之際必興駕親臨督課率以爲常先是春夫不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測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升天下諸處役夫如之迄今遂爲永式師友談記綱漕國朝法綱船不許住滯一時所過稅場不得檢稅兵梢口食許於所運米中計口分升斗借之至下卸日折算逐人之俸糧除之蓋以舟不住則漕運甚速不檢則許私附商販雖無明條許人而有意於兼容爲小人之嗜利有以役之也借之口糧雖明許之然漕運

既速所費幾何皆立法之深意也自洛司置舟官載客貨沿路稅場既爲所併而綱兵搭附遂止邇來導洛司既廢然所過稅場有隨船檢稅之滯小人無所吸利日食官米甚多於是盜糶之弊興焉既食之又盜之而轉搬納入者動經旬月不爲交量往往鑿竇自沉以滅其迹有司治罪斷配日衆大農歲計不充雖令犯人逐月尅糧填納豈可數足張文定爲三司使日云歲虧六萬斛今比年不啻五十餘萬斛矣而其弊乃在於綱兵也東坡爲揚州嘗陳前弊於朝請罷沿路隨船檢稅江淮之弊往往除焉然五十萬之闕未能遽復數年之後可見其效淮南楚揚泗數州日刑綱吏不啻百人能救其弊此刑自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墊江志蜀自秦雍失守西起宕昌東至安康宿兵十萬以備要害隸三都統司利路帥號峽奮糧不足以給則旁取他路始紹興二年都轉運司於東西兩川敷對糴米歲六十餘萬石即合州置轉船倉舟船萬艘悉從官雇委官部送凡嘉眉瀘叙之米沿蜀外水至重慶泝內水至合寓於倉又自合泝西漢水至利閬州謂之轉般廿六年改都運司爲總領財賦是歲以營田米十二萬石對減餘四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石取之兩川如故合四川倉受之猶爲糧百三十餘萬石民既重困而漕法亦壞官吏舟航以勞相臨備雇率多或

損上下離心。不復愛惜官物漕多損失甚者與舟人相挾為姦侵漁十七八度無以償則故爲覆溺。逮捕因繫。斥賣元質物產高估抑配田旁之民悉坐破家。不足則示以風旨。誣引平民丈攘臏白着之。猶不足則復科之漕科之州州科之縣縣復取之民。瀕江州縣獄犴為滿。瘐死者甚衆民困益甚。而漕不時至。合以轉般倉。所寓被害尤多。二十一年總領符行中罷轉般倉。行招商法置場利閬。俾商人入米石為錢引十千二十三年糴米至百九十七萬六千三百六十七石倉庾充美遂停兩川對糴正米量取估錢十之五餘以予民至二十七年。商益輻湊始量道里遠近與土產元價低昂予錢而優與之商積鏹至鉅萬而官無亡溺之虞至是總領李糒又盡停糴估錢陞興乾道之間。損糴價四之一。而斗量增多十二又以惡金高估折夫損斗腳邀求販者或不能償本衆棄之道衛約不復與官為市自是至者絕少糴法寖壞乾道三年總領查籥嚴禁其欺商稍復集是冬增糴又六十餘萬石其後歲歲增益自閬至沿邊六十餘倉復多充滿米商之富甲於巴蜀而利路關外諸州以小價買米於民謂之和糴猶未剷除淳熙四年總領李蘩以為裕商困民不思通變非久安之道遂減米價十餘萬緡益以糴本多市商米以罷和糴朝廷從之商不至大損米者

如故歷三十餘年嘉泰初總計者復為刻覈糴法再弊遲事繼起吳曦割關外四州結金虜以叛邊蓄委積先託以清野焚蕩開禧三年正月為者徐景望四川都轉運使盜究庫以資濫賞越二月乙亥令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安公丙誅曦盡復四州地蜀雖按堵而蓄積蓋亥亥也公生長於蜀洞究利病每論計司不為刻覈而糴法盡復此百世不易之良法也誠無狃小利長守此法則宿兵不足以病蜀而軍民交便矣舟之往來州征其檣片雜稅錢關楮用兵始罷兵解復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九　九震

運

元漕運一

金漕運

（金史食貨志。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之十里。故為牐以節高良河白蓮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傍郡之稅若恩州之臨清。歷亭景州之將陵東光清州之興濟會川獻州及深州之武強是六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漳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蘇門獲嘉新鄉衛州濬州黎陽衛縣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衡水則經深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餉皆合于信安海壖。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牐十餘日而後至於京師。其他若霸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灌輸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事陸輓人頗艱之世宗之世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役衆數年竟無成功事見漕渠其後亦以牐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矣其制春運以冰消行暑雨畢秋運以八月行冰凝畢其綱將發也乃合衆以所

載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視與所封樣同則受凡綱舡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裝一綱裝畢以三日啟行計道里分程凡沿流為限至所受之倉以三日卸。又三日給收付凡挽漕腳直水運鹽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釐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錢則每貫一文七分二釐八毫陸運傭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釐粟五十七文六分八釐四毫錢每貫三文九釐六毫餘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則春冬一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則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務納課傭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諸民戶射賃官舡漕運者。其腳直以十分為率初年尅二分二年尅一分八釐三年尅一分七釐。四年尅一分五釐五年以上尅一分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十月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詔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召戶部侍郎曹望之責曰有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書省奏可調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宮籍監戶東宮親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濬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儲積不廣詔沿河恩獻等六州粟百餘萬石運至通州。輦入京城明昌三年四月尚書省奏遼東北

京路米粟素儉宜航海以達山東作以按視東京近海之地自大務清口并咸平綱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河北荒歉即可運以相濟制可承安五年邊河倉州縣可令折納菽二十萬石漕以入京驗品級養馬於春內帶支仍漕麥十萬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監丞田櫟相視運糧河道泰和元年尚書省以景州漕運司所管六河倉歲稅不下六萬餘石其科州縣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賄延阻人不勝苦雖近官監之亦然遂命監察御史一員往來糾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淺澀勅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之犯也田户地者官對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六年尚書省以凡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於己多致淺滯使綱户以盤淺剝載為名姦弊百出於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經之地州府官御內皆帶提控漕河事縣官則帶管勾漕河事俾催檢綱運營護隄岸為府三大興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滄清獻深衛濬滑磁洺通縣三十三大名元城館陶夏津武城歷亭臨清吳橋將陵東光南皮清池靖海興濟會川交河樂壽武強安陽湯陰臨彰武安滏陽內黃黎陽衛蘇門獲嘉新鄉汲縣武清香河漷陰十二月通濟河剏設巡河官一員與天津河同為一司通管漕河閘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隸都水監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張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閘凡十餘日方至京師而官支五日轉腳之費遂增給之貞祐三年既遷于汴以陳潁二州瀕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觀州漕運司設提舉官募船户而籍之命户部勾當官往來巡督四年從右丞侯摯言開沁水以便饟運上義念京師轉輸之勞令出尚廐牛及官車以助其力興定四年十月諭皇太子曰中京運糧護送官當擇其人萬有一失恒寄官亦有罪矣其船當用毛花輦所造兩首尾者仍張幟如渡軍之狀勿令敵知為糧也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紓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則皆維於南岸時朝廷以邳徐宿泗軍儲京東縣挽運者歲十餘萬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於歸德府置通濟倉設都監一員以受東郡之粟定國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豈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車運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時又於靈壁縣潼郡鎮設倉都監及監支納以方開長直溝將由萬安湖舟運入汴至

泗以貯粟也盧溝河大定十年議決盧溝以通京師漕運上忻然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計之當役千里內民上命免被災之地以百官從人助役已而勅宰臣曰山東歲饑工役興則方農作能無怨乎開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罷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復開之自金口疏導至京城北入壕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計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還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責曰所餘三十日徒妨農費工卿等何為慮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勢高峻水性渾濁峻則奔流漩洄齧岸善崩濁則泥淖淤塞積沙成淺不能勝舟其後上謂宰臣曰分盧溝為漕渠竟未見功若果能行南路諸貨皆至京師而價賤矣平章政事駙馬元忠曰請求識河道者按視其地竟不能行而罷二十五年五月盧溝決於上陽村先是決顯通寨詔發中都三百里內民夫塞之至是復決朝廷恐枉費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閘下視都城高一百四十餘尺止以射糧軍守之恐不足恃儻遇暴漲人或為姦其害非細若固塞之則所灌稻田俱為陸地種植禾麥亦非曠土不然則更立重閘仍於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幾可以無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詔封盧溝水神為安平侯二十八年五月詔盧溝河使旅往來之津要令建石橋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復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詔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橋明昌三年三月成勅命名曰廣利有司謂車駕之所經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請官建東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間自應為耳左丞守貞言但恐為豪右所占況罔利之人多止東岸若官築則東西兩岸俱稱亦使於觀望也遂從之六月盧溝堤決詔速遣塞之無令泛溢為害右拾遺路鐸上疏言當從水勢分流以行不必修補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舊堤上命宰臣議之遂命工部尚書胥持國及路鐸同檢視其堤道

元漕運

元史食貨志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於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蓋至于京師者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等以宋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

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以為海運可行於是請于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創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仍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灤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二十年又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等廣開新河然新河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亦苦之而忙兀䚟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罷新開河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為中萬戶張瑄為千戶忙兀䚟為萬戶府達魯花赤未幾又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灤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於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為四府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為各翼以督歲運至大四年遣官至江浙議海運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磯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

抵小亦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秋糧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矣凡運糧每石有腳價鈔至元二十一年給中統鈔八兩五錢其後遞減至于六兩五錢至大三年以福建浙東船戶至平江載糧者道遠費廣通增為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四年又增為二兩香糯二兩八錢稻穀一兩四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復增其價福建船運糙粳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香糯每石一十一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粳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糧例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淮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過匾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為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

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視前二道為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者無歲無之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則其所得蓋多矣

食貨前志據經世大典為之目凡十有九自天曆以前載之詳矣若夫元統以後海運之多寡鈔法之更變鹽茶之利害其見於六條政類之中及有司采訪事蹟凡有足徵者具錄于篇以備參考而喪亂之際其亡逸不存者則闕之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腳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潁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

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邇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太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邇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己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澉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澉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尚書帖木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經世大典惟我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

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壁為之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二百萬石今增至三百餘萬石然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於京師內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於此於戲世祖之德淮安王之功遠今五十餘年裕民之澤曷窮極焉

世祖皇帝至元十九年初命上海總管羅壁張瑄朱清造海船六十艘募水工同官軍自海道漕運江南糧四萬六千餘石明年三月至直沽從丞相伯顏所言也伯顏丞相奉旨取宋既得江南而淮東之地猶為宋守乃令張瑄朱清等自崇明州募船裝載亡宋庫藏圖籍物貨煙涉海道運入京師又命造鼓兒船運浙西糧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般至淇門入御河接運赴都次後舠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接運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接入御河及舠開膠萊河道通海儹運至元十九年太傅丞相伯顏見裏河之儹運糧斛前後勞費不貲而未見成効追思至元十二年海中般運亡宋庫藏圖籍物貨之道奏命江淮行省限六十日造平底海船六十隻聽候調用於是行省委上海總管羅壁張瑄朱清等依限打造當年八月有旨令海道運糧至揚州羅壁等就用官船軍人仍令有司召顧梢碇水手裝載官糧四萬六千餘石尋求海道水路舠行海洋沿山求嶼行使為閩洋風汛失時當年不能抵岸在山東劉家島壓冬至二十年三月經由登州放萊州洋方到直沽因河內淺澁就於直沽交卸十九年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漕運江南粮仍各置分司催督綱運以運粮多寡為運官殿最中書省契勘南北粮餉國之大計前雖嘗儹運虗費財力然無成功蓋措置乖方用人不當以致如是今大都漕運司止管淇門運至通州河西務其中灤至淇門通西河西務至大都陸運車站別設提舉司不隸漕運司管領揚州漕運司止管江南運至瓜州其瓜州至中灤水路綱運副之押運人員不隸漕運司管領南北相去數千里中間氣力斷絕不相接濟所以粮道遲滯官物虧陷失悞支持所係非細比以省臣奏奉旨京畿江淮設立都漕運司二舊官盡行革去其江淮漕運司除江南運至瓜州依舊管領外將漕運司官一半於瓜州置司一半於中灤荆山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要運粮二百萬石到於中灤取京畿漕運司通關收附申呈揚州行省為照京畿漕運司自中灤運至大都仍將中灤至淇門河西務至大都車站撥隸本司管領其漕運司官一半於大都置司一半於中灤淇門上下行司專以催督綱運每歲須要運粮二百萬石到都取省倉足數抄憑申呈戶部為照每歲十二月終省部考較運及額數者為最不及額數者為殿當該運司官一最陞一等三歲任滿別行遷轉一殿降一等次年又殿則黜之都省移咨揚州行省欽依施行二十年六月王積翁建議開挑河道漕運江南粮石丞參木丁等奏王積翁言亡宋都南京時每年運粮六百萬石如今江南粮多若運至京師米價自賤以其說奏有旨命臣等議其運粮之事惟廣輸運之途今止是中灤一處漕運儘力一年惟可運三十萬石近者阿八赤新開一河又前奏准令奧魯赤經由濟州門挑一河又黃河迤上有沁河可以開挑一河遣人相視具見畫圖令脫忽思進呈如此等河道一一成就則所運粮數自多上曰朕觀圖宜如卿所奏是年八月以去歲初試海運暨諸河運總計所至者粮二十八萬石丞相火魯火孫叅議免曾花等奏去年伯顏嘗言海道運粮火魯火孫省官令試驗今自揚州以船一百四十六運粮五萬石四萬六千石已到其餘六船尚未到必是遭風未者又言此海道初行多不曉會沿海來去紆繞迤遠今海中間有徑直之道乞遣人試驗又奏阿八赤新所開河道二萬石有餘粮又東平府南奧魯赤新修河道三萬二千石粮過濟州內五千餘石暨御河常川儹運河道粮總二十八萬石俱已到餘粮逐次將至奏旨稱善是年十月禁運粮軍人及綱運船戶擾民不便條劃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北淮東道提刑按察司言切見漕運司運粮軍人并綱運人戶牽駕粮船於揚州淮安運河要路故意阻塞河道將脚板兩邊探出不通客旅往來間有客船欲於粮船兩邊經過或是船梢誤衝探出脚道板或客船撓運高低牽繩長短誤相牽挽不曾挽動分毫浮動物件運粮軍人分布兩篙將客船搠打或將客船篙棹蘆席纜繩等物搶奪但去遮護便將客人行打及於兩岸居住村坊店舍人家虜取要酒食强打豬雞但有推阻衆人便將百姓敺打百端騷擾為此今淮安漕運分司講究得運粮軍人俱係江北兩淮撥到漢軍并新附軍人諸翼輳集發成一運俱有管軍千戶總把百戶人員管領押運時暫漕運司句當并和顧運粮船戶亦係諸路顧到已有差定押綱官員但遇散軍或船戶騷擾行船客旅及岸上居民除將散軍船戶對證是實取訖招伏痛行斷罪外將押運正官取勒約束不嚴招伏斷罪似望易除民害本司參詳如准淮安漕運分司所言事理禁治實與民除害若不嚴行禁約切恐當路人民不能居止道路蕭條深為不便除已移牒江淮都漕運司遍歷經行漕運分司去處榜諭依上禁約外本臺參詳行御史臺咨到約束運粮軍人并船戶不得阻塞路道擾民

事理是爲允當又據本臺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言照得本司於至元二十一年月日不等十次寧海州并登萊路縣呈海州運糧過往行船梢水軍人計一十五起動經聚衆百十餘人各持兵刃劫掠良民打奪財物及將所運官糧自相較奪爭事除已行下合屬行移捉賊外本司切詳山東瀕海地面土廣人稀地形險惡未曾收復亡宋時其瀕海去處在前有東路蒙古漢軍都元帥也速解兒管領軍馬行營屯田并有守把海口壯丁軍人屯駐以備不虞削平亡宋之後前項軍馬遷迤南即今前項海道與迤南諸蠻相通其間遞運貢物過往行船梢水軍人不時聚衆下船侵害良民劫掠人口財物即便上船開洋去訖陸路不能根捉又巡防弓兵數少難以禦備無瀕海去處田野寬廣合無量移軍人置立屯田以備不虞實爲長便於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本臺官大夫王速帖木兒中丞阿剌帖木兒侍御史剌帖木兒啟海道運糧軍人來往經過海邊郡邑居民多被騷擾今與省院官一同商量如何鎮壓從便舉行啓奉皇太子令旨允其所請送戶部就與刑部一同講究得如准臺呈以爲便當所有運官押綱官用心約束軍人船戶不致擾民者緣係職分當然難議優賞外擬量移軍人於瀕海去處置立屯田鎮壓事理合從樞密院定奪都省准擬移咨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及下戶部行下合屬依上禁治劄付御史臺照會去訖軍船短般前來淮安路交割綱運自江南呂城軍船運至瓜州一節令江淮都轉運使司別無約束外據瓜州運至淮安路短般糧船係是隨路撥到漢軍新附軍人使駕官船往來般運今議得自瓜州裝起重船三運兩運或三四運前後相序行程專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往來催督及監視有無擾民之事每運頭船并末尾船上各插白旗一面書寫運官姓字庶望被擾人民易認是何運次運官既立名旗亦懼連累知所警誡瓜洲總司先取奏差人等須管往來催督運糧疾早到來淮安不致遲滯及監視運官約束軍人毋得阻塞河道如遇客船兩相趕過不致阻當客旅行程及不致軍人毆打客船搶奪諸物不得於岸上村坊店舍百姓之家取要酒食搶打豬雞毆擊良民如但有違犯軍人差來奏差親見者奏差隨即約會運官即將擾民軍人捉拿痛行斷訖別取運官鈐束不嚴招伏先行入遞申來淮安分司如運官私下不伏取招仰奏差人具由申來奏差前後催綱如不親見擾民者但有客船或到村坊店舍須管詢問百姓如但曾擾民者奏差等抄寫百姓某人被那軍人或奪訖物件或取訖酒食或打訖豬雞或打傷某人即令百姓當地官司陳告

申覆本管上司移關淮安分司奏差隨時前來運官處說知扶同擾民軍人隨時依例斷罪如運官不肯依例斷治仰奏差一一申呈淮安分司等候糧運到來淮安隨時挨舉除運官已將擾民軍人船戶痛行斷治約束不嚴招伏隨時依例斷治外據奏差察知或各路官司移文前來擾民公事將擾民軍人鎖索監收廻到擾民處所對證是實量情斷罪訖仰奏差人等備細申覆瓜州總司等候把總運官并各翼軍官到於瓜洲取勘運官并各翼官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行究治招伏依例斷遣施行如綱運到來並無申到擾民公事取要奏差運官重甘執結以後却有事發擾民者依下項條欵斷罪今約量定到各各罪名于后　受宣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所轄軍人因毆傷致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雖將軍人嚴行斷訖本官取訖招伏初犯笞七下再犯一十七下三犯呈省定罪如親見軍人擾民不爲斷治者與部領軍人擾民同如約束不嚴縱令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不行斷治或因事發露者初犯笞一十七再犯二十七三犯呈省別議　受勅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所管軍人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不嚴致令軍人擾民者或縱令軍人擾民者不爲用心體究不行究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宣官員凡罪加一等　受省院劄付并省諸衙門劄付官員若親自部領軍人擾民者或因毆傷人命者此二項但犯罷職如鈐束軍人船戶不嚴致令擾民者并縱令擾民者不爲斷治或因事發露比受勅官員凡罪加一等　本司奏差但有軍人擾民不爲用心體究因事發露者除軍人軍官依例斷罪外據奏差人等初犯二十七再犯三十七三犯罷去知而不舉或有靦面情或受錢物酒食不舉者量其取受輕重斷罪追錢並行罷去　淮安路卸訖空船廻去時淮安分司先取訖運官不致違犯執結亦差奏差一名取不致看循須管盡心執結乘坐站船隨船催督疾早到瓜洲後運及監視運官鈐束軍人亦如重船一體行事但有違犯並令瓜洲總司斷遣　和顧民船長運直到中灤并利津交割綱運　瓜洲裝起中灤濟州長運綱船俱係和顧民船三綱兩綱或三四綱船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前後往來催督綱運監視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依前例取訖押綱官鈐束船戶不致擾民執結及取訖奏差重甘執結到來淮安分司隨時檢舉如有違犯將押綱官取招斷罪如是親見船戶擾民不行約當者與自擾民同及船戶毆傷百姓因傷致命或毆死者但犯罷職如遇河道淺澁去處若有賫奉部省行省明文許令各

處添力盤剥車拽者押綱官覩責省府文字更行移當地官司取索與本處官司一同斟酌可用車隻或船隻人夫盤剥者如當地官司不行着緊應付雖應付不及用度者押綱官即申附近漕運司照依奉到都省劄付取本路首領官縣達魯花赤已下官員招伏就便的決無得多餘取要車船人夫亦不得徑直自拖拽車人船隻如押綱官不經由當地官司徑直拖拽民夫車船者或無責執省府許令應付車船人夫文字不得騷擾官司取要如無文字取要人夫拖拽車船者此二項與覩領船戶擾民同或多餘取要氣力者與約束軍人不嚴致令擾民同如約束不嚴致令船戶擾民者凡犯並與上項受省劄諸衙門文字軍官同罪奏差約束亦同上例淮安分司關將重船放入淮河分爲中灤濟州兩路隨即差奏差二員各隨本綱催督前去　中灤粮船淮安分司催到臨濠府已上係荊山分司各管催督自淮安臨濠府沿路但有擾民事理仰奏差人等並申荊山分司等候粮船到彼依上斷治奏差到臨濠府同來還司如但有不用心體究或受錢物酒食買告不舉者隨處官司行移淮安分司一例斷遣施行　荊山分司交割得上項粮綱亦差奏差一員乘坐站船催督前去及監視押綱官鈐束軍人毋令騷擾百姓直到杞縣中間如有違犯即與上項短船軍人罪同奏差等直申中灤行司候綱船到中灤時行司依上斷遣如有爭差不伏行移取發元委奏差前去對證依上施行　杞縣上派係中灤行司差委奏差催督綱船監視押綱官鈐束船戶無令騷擾百姓如有違犯直到中灤行司斷遣　中灤迴綱空船三五運差奏差一員押迴直到荊山交割荊山差人直來淮安分司交割淮安差人直赴瓜州交割如有擾民依例各處斷治　濟州利津粮船淮安分司差委奏差一員催督監押綱官鈐束綱頭船戶直到濟州漕運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仰奏差申覆濟州漕運司依上斷遣　利津迴來空船利津分司差人押來濟州交割濟州差人押來淮安交割淮安分司差人前去瓜洲交割如有擾民隨處依上斷遣　濟州漕運司交割到上項粮綱別差奏差催督監視押綱官前去利津縣行司交割中間但有擾民者申覆利津行司依上斷遣　議得合於應干粮船經行河道兩岸但有三家五家村店照依此條令瓜洲漕運司盡行出榜曉諭百姓并軍人船戶通知及行移瀕河州郡如遇粮船到界更爲差官巡視　議得運官押綱官年終考較如有用心約束軍人船戶不曾擾民者合無量加優賞　是年十一月以海運可行議罷阿八赤新開道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阿八赤新挑河道迤南

用船一百九十四隻運粮四萬八千九百六十一石其船一百四隻內損壞訖粮五千五十一石外船九十隻該粮二萬三千九百九石凡粮之到者與已損者具數以聞有旨以問阿八赤阿八赤言比前者揚州所運其船不堅又沿海邊而行故多損壞非損臣事臣所將船五十艘失其四其餘當以風信來至耳省臣言阿八赤新開河口候潮以入所損甚多民亦苦之今歲造小船五百隻建倉三處上曰伯顏運粮之道與阿八赤所開河相通否對曰不通也阿八赤之言非實今春試行海道其船一百四十八皆已至矣其不至者七隻而已前有旨以其事屬忙兀解今忙古解使來言今用此道運粮爲船二百七十所失者十有九隻今皆得之矣上曰果如是阿八赤不必用忙兀解好人也俟其來使遵所用海道以行阿八赤新挑河可勿用是年十二月以朱清爲中萬戶易金符爲虎符張瑄爲千戶仍佩金符以忙兀解爲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有牌者除充丞相伯顏平章扎散右丞李朮丁等奏海運之事兩南人言朝廷若支脚錢諸用己力歲各運粮十萬石至京師乞與職名臣等議朱清元有金牌今授中萬戶換虎符張招討之子見帶銀牌換金牌爲千戶忙兀解見帶虎符今爲一府達魯花赤餘一府以萬戶之無軍而帶虎符者爲達魯花赤上從之　二十一年二月罷阿八赤河道以其軍人水手及船分與揚州平灤兩處運粮右丞麥朮丁等奏斡奴魯兀解三次文書言阿八赤新挑河道損多益少漕運弗濟其水手軍人等二萬船千艘俱閑不用乞付臣等歲運粮一百萬石臣等前奉旨與忙兀解議用海道今已送粮回訖又朱清等各領送粮十萬又褒家解孫萬戶請得此船與軍以充海運臣與伯顏丞相等議以阿八赤河道所有水手五千軍五千船一千付揚州省教習水手運粮餘軍五千水手五千就駕平灤船從利津海道運粮上從之罷阿八赤所開河是年十一月約束運粮回船軍人不使擾民都省據臺呈爲約束運粮軍人船戶梢水擾民事理送戶部與刑部一同講究准臺呈禁治運粮船隻總押送官到河西務等處下卸粮斛畢往往赴都水仕別無理會勾當却令梢水人等不成宗伴縱意騎來迴還回而伺隙作過今後交割粮斛畢却將應管船隻令已押粮官總行押運迴還遞夜聚集一處停纜鈐束梢水不致下岸似望易爲關防　每宗粮船各用顏色標記及大字書寫押運官職名容易辨驗　如遇下船般祭取水梢委有職官員新行官押梢水人等下岸事畢押還似望不致違犯令押運官物收禁梢水人等船上夾帶隱藏鈴刀弓箭　二十二年二月

以濟州運粮船數闕命三省續造三千艘參政不魯迷失海牙等奏自江南每歲運粮一百萬石從海道來者十萬石阿八赤樂實二人新挑河道運者六十萬石濟州與魯赤所挑河道運者三十萬石今闍闍你敦等言濟州河道闕少船隻臣等議令三省造船三千艘准奏是年七月支運粮捎水口粮省准戶部呈判津海道萬戶府自江淮省起遣到新附捎水二千名合照運粮捎水例每名月支粳米四斗行下濟州漕運司放支 二十三年二月以征日本所造船給海邊民戶運粮平章阿必失哈參政充魯花等奏忙兀解言修造征日本國船已完去歲無人看守有浥爛者令阿八赤忙兀解同議於付海邊民戶運粮上是之是年十一月海運船壞棄米者運官償之人船俱溺者免所陪粮於下年帶運平章薛徹干等奏海運粮四年比一百一萬石至京師者八十四萬石不至者一十七萬運者言江南斗小至此斗大以此折耗者有之又以船壞恐其沈溺因棄其米者有之聞賞陪償其人船俱沒者不知合陪否上曰沒於水何可使之陪又奏其合陪者差好人與忙兀解等一同數陪與明年粮一處運米上從之 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専領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四萬戶府都漕運海船上萬戶府亦速爲頭與張文龍等句當 平江等處運粮萬戶府忙兀解爲頭與實拱辰張文彪等句當 孛蘭奚等海道運粮萬戶府與張武等句當 徹徹都等海道運粮萬戶府與朱虎等句當 二十四年正月始罷東平河運粮平章薛徹干等奏自江南海道經由東平新開河道所運粮船往來難辛官未得濟乞罷之制可 二十五年增海運粮一百萬石丞相桑哥平章帖木兒阿魯渾撒里等奏往者奏奉旨每歲運江南粮一百萬石在後未足其數止運七十萬石今飬濟百姓食用粮數多宜增運一百萬石制可是年二月内外分置漕運司二丞相桑哥等奏以漕運粮斛舊設運司一無管内外欺詐者多亦稽誤公事比奉旨分置漕運司二在内者爲京畿都漕運使司在外者爲都漕運使司内欽受宣命者一十一員祗受勑牒者七員從之是年十月内外漕運分掌税粮房照得兩司分掌事務 京畿都漕運使司依舊領大都九倉收支粮斛并新運粮提舉司站車趲運一切公事都漕運使司於河西務置司自濟州東阿爲頭并御河上下直至直沽河西務李二寺通州垻河等處水陸趲運接運海道粮斛及各倉收支一切公事並隸本司管領 京畿都漕運使司站車赴各馬頭倉般運粮斛仰本司先將半印勘合文簿關發都漕運使司收管然後押印勘合關文關坐所運粮數分付押運官賫擎前

去都漕運使司投下比對元發半印號簿相同都漕運使司亦同勘合下倉支撥交裝毋致刁蹬停滯就取押運官明白收管隨即具交裝訖粮數行移京畿都漕運使司照會行下省倉依數收受仍鑿勒押運官須要用心關防車戶般運交納如有短少隨即追陪數足及取押運官招伏治罪每十日一次各司具實交裝并到倉收訖數目申部呈省 都漕運使司凡支粮斛并船戶人粮馬料須要依例置立勘合號簿明白書塡押印勘合文貼下倉放支非奉省部許准明文毋得擅自動支 京畿都漕運使司應管各各倉分收支見在并趲運粮斛旬申月報數目及照勘各倉挑倒粮斛關防事理仰戶部照例行下本司須要依例申部呈省仍令各倉每月一次結轉赤曆呈押毋致作獘違錯 若有該載不盡事理仰都漕運司從長講究申部擬定呈省 二十七年十月賜海漕運粮官㲲衣段各一丞相桑哥等奏自江南海運米者薛徹充孛蘭奚朱張萬戶等萬戶及千戶百戶今歲多用心力乞每人賜衣一領上曰南人愛㲲段各賜㲲段一端令運 二十八年八月罷泉府司所隸運粮二萬戶府從朱清張瑄所請也平章不忽木等奏海道運粮朱清張瑄萬戶言往歲運粮止以臣等二萬戶府自去年隸泉府司淨不了每添二府運粮百姓艱辛所有折耗俱責臣等乞見憐罷二府或委他人上曰彼所言是止令二府運之又奏朱張二萬戶言或有疑臣等者乞留臣等在此令臣之子代運上曰安用如此言止以朱張二人運之是月併海道都漕運爲二萬戶府張瑄以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以驃騎衛上將軍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中書省奏准合併設立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二處 一海道都漕運都達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上將軍淮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張瑄管領每年運粮以十分爲率該運六分本府正官六員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員副萬戶三員首領官四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六名通事一名譯史一名奏差六名合屬鎮撫二員千戶三十三員至元二十九年分作八翼慶元浙江翼江灣上海翼青浦翼崇明翼許浦沿江翼大場下浦翼青龍翼顧逕下沙翼元貞元年併爲四翼青浦江灣翼青龍顧逕翼許浦崇明翼大場慶元翼大德七年再設六翼取知仁聖義忠和爲名崇明知字翼青號青浦仁字翼紅號許浦聖字翼花號 青龍義字翼白號 大場忠字翼黃號 江灣和字翼黑號 百戶三十三員 一海道都漕運達魯花赤萬戶府係驃騎衛上將軍

江東道宣慰使兼領海道都漕運萬戶府事朱清每年運糧以十分爲率該運四分本府正官五員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二員副萬戶二員首領官四員經歷一員知事一員照磨兼提領案牘一員提控案牘一員令史六名通事一名譯史一名奏差六名合屬鎮撫二員千戶二十七員至元二十九年作七翼殷武畧翼朱忠顯翼陳永務翼弟忠武翼朱永信翼丁忠武翼趙國顯翼至元三十年併爲二翼殷武德陳永務翼蔡忠武楊忠顯翼百戶二十七員二十九年二月海運水工每戶月給家屬五口糧免其差徭平章不忽木平章闍里等奏淮海運梢工水手人等選擇堪用者顧傭錢價如例給之每戶實于以五口爲則與之糧免其雜泛差役三十年十月以朱虞龍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綱香糯事中書省奏以朱虞龍降虎符授明威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提調香糯事別降印信設千戶一百戶三剹可三十六年六月以軍四百守護河西務十二倉又調軍一千接江南新運參政暗都剌等奏河西務沿河等處收貯米糧倉廒一十二處看守軍人四百名如米糧發熱令軍人及斗腳人等挑倒晾曬又奏海運米糧船隻自江南到時已依去歲例調軍一千迎接鎮遏並從之成宗皇帝元貞元年以歲豐海運止運三十萬石每石水運腳價減爲六兩五錢丞相完澤平章賽典赤等奏朱張海運往歲一百萬石或增其數亦常運之如值禾稼不收人民艱食海運多得濟是趂州一帶迤東貧民多聚集時并高麗地數歲闕食亦仰此海運賑救今歲豐米賤若即海運切恐未宜去歲會計見在糧數只運三十萬石今年如上年例亦運三十萬石在先每石腳價鈔八兩五錢後減去一兩今糧食諸物比往歲尤賤腳價內再宜減一兩每石作六兩五錢又奏每年斟酌海運糧米數以十分爲率張萬戶運六分朱萬戶運四分今朱萬戶言乞均分併運並從之二年三月諭行省行臺諸司毋阻壞海道運糧都漕運萬戶府事聖旨諭行中書省行御史臺宣政院通政院行泉府司宣慰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管軍官管民官應管公事官吏軍民站赤諸色人等據中書省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告說漕運糧斛恐有沮壞乞降添力聖旨事准奏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運糧其間諸衙門官吏人等不得攪擾沮壞如此曉諭之後沮壞者罪之運糧官吏等不依體例行事寧不知懼大德二年五月以海運所頓香糯布囊完好者於下年優用中書省據海道都漕運萬戶府朱虞龍呈每歲海運上用細白粳糯并鼠耗附帶該一十一萬六千五百石合用夾布袋一十一萬六千五百條每條該布一疋每疋官價不下五兩計該中統鈔六千餘定針線錢不在其內和買布疋之時府司州縣無過分派鄉村動搖百姓雖是和買布匹須每家依數成造如此動搖十萬餘戶方得完備裝運到都止將糧米支持其上項布袋仍於體源倉八作司太倉收頓別無用度日漸不無損壞今畢職參詳每歲起運上項白粳糯米糧船戶每石破耗三升明該係是貼補折耗米數合於正糧布袱內添搭盛貯一體裝運不須別給布袋外據正附糧米合用布袱若於體源倉八作司太倉等處累年積下數內分揀堪好數目差官比及二三月間迤南裝糧之時先於東河裝載前去江浙行省交割於內間有污損去處官爲補洗不致虧官損民實爲兩便令宣徽院京畿都漕運司八作司見在堪中夾布袋二十三萬九千二百單七條其大德二年白粳米五萬石香莎糯米五萬石合依朱虞龍所言擬發夾布袋一十萬條除就用京畿運司見收堪中夾布袋六萬六千五百一十五條外不敷三萬三千四百八十五條於八作司見收堪中布袋內令京畿運司委官選揀給付仍令都漕運司押綱官管領收貯伏海道運糧朱張萬戶至驗數交割令本府收管順帶前去用度　咨江浙省都省准擬起運夾布袱二十萬條　劄付戶部都省准擬於見在夾布袋內通起二十萬條就便行移合屬畢萬依數運赴直沽令都漕運收貯伺候海運到來交割順帶前去　六年以海道運糧萬戶府官員本府自行舉保從張文彪所言也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事張文彪會驗畢職父子於至元十九年以來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開海道漕運糧斛今將二十餘年先爲行泉府司所設衙門四處運糧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五百餘員至甚冗濫畢職於二十八年覩赴都省陳說減併止設都漕運萬戶府二處在先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或一百五十萬石數目浩大本萬戶府以十分中合運六分除別家銓注副達魯花赤二員外所用頭目依奉都堂定例從畢職父子驗數舉保諸知海道萬戶五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首領官四員押運糧斛近年以來本府所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其實太冗虛受俸祿中間多有衰老不任風水人員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文字至甚不便以此畢職參詳既是每年額運糧米數少擬合除減本府止設達魯花赤一員正副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嘉定州置司所管頭目設立鎮撫二員千戶百戶各二十員非惟少裁冗濫實可省費俸鈔以後倘有增運糧數足能辦事亦不添設畢職在先建言創開海道若不舉明伏慮

因而廢弛具呈都省已蒙准呈今通行選舉到彼須諳知海道慣識風水官員開坐于后如蒙都省早賜定奪開奏不致失悮來春裝運外據其餘歇下人員擬合依例給由到省求敘從優區用以望激勵後人又據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張瑄呈切惟饋運糧儲始因諸河勞民費財償運無成。至元十九年欽依世祖皇帝聖旨創行海道般運經今二十餘年已見成効。在先行泉府司設立衙門四處設萬戶三十五員千戶百戶人等五百餘員。官冗人濫不便多端至元二十八年。男張文虎親赴都省陳言便利革罷減併。止設海道都漕運萬戶二處。此時年分運糧一百八十萬或一百五十萬石本萬戶府以十分中運六分除通行提調兩府都副達魯花赤二員本府達魯花赤一員別蒙都省銓注外其餘所用頭目依奉都堂定例從早職驗數舉保諳知海道萬戶五員千戶百戶各三十三員鎮撫二員首領官四員責付運糧勾當近年以來所運糧斛本府與朱萬戶府停半分運多不過三十五萬石元設官員實爲太冗非惟多費俸祿中間亦有衰老不受風水之人又兼都副達魯花赤往來通署兩府事務甚不便當況近欽奉詔書釐革政令未便等事以此大德四年有男張文虎究思元言與今事異議擬除減外本府止設達魯花赤一員正副萬戶四員首領官二員鎮撫二員千戶百戶二十員足可辦事如此具呈都省已蒙准擬纔選舉諳知海道慣熟風水員名開具合受職役保呈都省定奪開奏未奉明降早職參詳運糧八員起自早職與朱參政剏行海道由此都省從准所舉父子爲例蓋航海冒險輕生非歷練風濤壯年精健不能應當職名難同常調柔備所歷今男張文虎所保官員的係諳知海道及自幼根逐父祖下海精練風水熟諳公務之人早職衰老坐疾不任輔政卻緣初行海道剏始艱難不易成就安忍坐視其廢即日已是春暮裝糧時分在邇若不蒙早賜定奪誠恐失悮今歲糧儲將來漸至敗壞爲此今重將已保員數職名開坐于后保結具呈照詳　本府元設官七十員。存設保陞四十九員。保陞陞散官一員達魯花赤。萬戶二員副萬戶二員。經歷知事二員。鎮撫二員　千戶一十二員　就用二十員。千戶一十二員。百戶八員　減去二十九員。萬戶一員提控案牘一員。照磨一員　千戶一十三員　百戶一十三員　七年十二月併海道運糧三萬戶府爲一。設萬戶六員其屬鎮撫所一官二員海運千戶所十一每所官三員　中書省奏前者海道運糧立萬戶府三後併爲一。置委付萬戶六員前字可孫扎剌兒解沙的爲之長建康路達

魯花赤阿里伯之子曰忽都魯徹判兒次之餘萬戶四員以先所委色目漢人南人內謹慎。并年月未滿及於內孛才者四人如舊仍就帶虎符已勑降虎符四。又奏萬戶之下合委千戶鎮撫首領官七十員內欽受宣命金牌六十七員就帶金牌者三十九勑降牌面者二十八受勑牌者三員並從之大德八年平江路閘司署事當平交割前萬戶舊有海舶一百二十五萬料運糧　本府正官　達魯花赤一員　萬戶二員　副萬戶三員　首領官經歷一員　知事一員　提領案牘照磨一員　提控案牘一員　令史一十名　通事一名　譯史一名　奏差一十名　合屬一十二處每處設司吏二名　鎮撫所官二員　海運千戶所一十一處平江等處香莎糯米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二員　嘉定等處千戶所　達魯花赤一員　千戶二員　副千戶三員常熟所　崑山所　溫台所　崇明所　上海所　嘉興所　松江所杭州所　江陰所　已上九所官員並如嘉定所之數　武宗皇帝至大四年十月海道運糧萬戶府舊設官六員尚書省陞爲八員今復如舊數千戶所十一今併爲七鎮撫所仍舊設置中書省奏運糧萬戶府官往歲六員尚書省添爲八員乞依舊六員又奏千戶所舊十一處乞罷其四置併崑山崇明爲一松江嘉定爲一杭州嘉興爲一常熟江陰爲一剏設溫台慶紹所二并平江香糯所而爲七鎮撫所依舊設置並從之　本府官六員達魯花赤一員。萬戶一員。副萬戶四員。千戶所一十一處併作七處　常熟江陰所　崑山崇明所　松江嘉定所　杭州嘉興所　已上四所平江路置司　溫台所　溫州路置司　慶紹所　慶元路置司平江香糯所　鎮撫所　是年遣官同江浙行省提調運糧官講究海運久行良法。中書省啓奉皇太子令旨以爲講議海運差委刑部田侍郎仍委高參政等提調督責萬戶府官同講究久行良法今講究到船戶利病之由海運興廢之故議擬減運糧額去福建召顧擾民之弊增腳價充船戶應用不敷之資除免一切差役少蘇民力棄遠就近裝糧以圖民便選重望長官提振大綱汰冗員千戶去除民害太倉蓋倉移府就彼置司易爲辦事各項便宜事理開具申覆都省除准擬減運糧額併去千戶所四處選官分職外其餘元議船戶免役等事未奉明降府司參詳海運利病如蒙照依本府官萬戶王少中興中書省差來官并提調官江浙行省參政事高中奉講議已後運糧可以久行良法內除免船戶里正主首差役改撥上江真州等處糧斛浙西嘉興松江等處位下併各投下田糧收

納本色裝發海運卻將上江等處粮米易鈔撥還投下及於太倉蓋倉收糧海運移府就彼看事各所添設都目司吏辦事實爲官民便益開坐各項元議事件省府送戶部議擬到下項事理　船戶增添腳價撓溫台等處海運千戶所狀申溫台兩路船戶夏吉甫等狀告各有梯巳海船於至大二年以來蒙官司召顧遞年承運官粮別無短少又吉甫等住居瀕海捕魚爲生接連福建之地至大四年十一月蒙官司召顧船隻見數聽候運粮此時吉甫等未曾支給腳價先蒙官司督併脩理船隻以此吉甫等貸錢須爲收買桐油麻筋石灰木植等物顧匠脩理船隻至皇慶元年正月內纔蒙官司放支一半腳價合用物料價直湧貴並本船合用梢水比之太倉加倍顧覓又置辦貢具梢水口粮又且盤費浩大況本處水程約有三千餘里纔到起程至卸粮梢水合用口粮計該九月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粮四月所有官司召顧福建船隻裝粮到於直沽之時尚然優恤每石添支腳鈔二兩據吉甫等裝粮船隻內多有捕魚小船今來官司若照浙西腳船戶般運支給腳價似爲偏負近承奉都府旨揮備奉江浙省劄付咸併改立千戶所往歲不照船戶住居寫遠隔越參雜管領今既從新理當隨宜更改數內慶紹溫台所即係新改運粮一切事務

令各官前去規辦擬於溫州開置治所取勘船隻給散腳鈔催督起發除另行外今後見告畢所奉詳夏吉甫等俱係捕魚爲生遞年官司自十月間召顧拘留船隻不能生理舉債收買物件脩理船隻次年正月纔方支給一半腳價收糴米粮顧募梢水加倍費用比及太倉先行往迴六千餘里裝粮了畢隨船開洋運赴直沽比附太倉船戶五月開洋多用口粮四月所得腳錢巳用不敷若照依浙西船戶一體支給腳價實爲偏負至大元年溫台等處荒歉之時官司於太倉和顧船隻賑濟亦與腳價鈔四兩五錢至大四年浙西船戶到於福建經營本處召顧運粮亦行每石添支腳錢二兩議得夏吉甫等住居瀕海接連福建遞年官司召顧船戶與妻貴女承運略舉溫州路船戶陳孟四將一十三歲親女貴與溫州樂清縣傳縣尉得中統鈔五錠起發船隻此等船戶到此極矣至大四年溫台兩路運粮迴還在海遭風并直沽卸欠官粮出賣等船五十六隻二萬六千二百三十料又無物料比之舊日色色增添有至十倍之上如蒙添給腳價廢費船料日漸增加若弗添支轉見船戶消乏船隻事故理宜優恤既腳錢不敷則船戶無償申乞照詳至大四年奉江浙省符文備都省咨爲至大四年海運正粮二百五十七萬五千石除委刑部田侍郎馳驛前去

咨請敬依委請本省官烏馬兒平章高參政提調督責元委官萬戶府官照依坐去春夏合起粮斛趁時裝發起運毋致躭悞仍與差去官刑部田侍郎萬戶王仲溫等一同從長講究已後可以久行良法擬定咨申奉此除春夏二運粮斛別行裝發所講究到海運利病數內一項運粮必合添支腳價資給船戶脩造船隻以國家辦事贊成先濟海運腳錢三十年前期始之初鈔法貴重百物價平比時江南米價每石中統鈔三兩運粮一石支腳鈔八兩五錢幾及米價三倍又於舊年九月十月之間撥降好鈔船戶得此趁時買物脩造海船如造船一千料所用工料價錢不過一百定運粮一千石隨得腳錢一百七十定爲有餘利爭趨造船專心運粮今則物重鈔輕造船物料十倍價高每年船隻必須脩粘浮動貢具必合添辦所得不償所費船戶艱辛雖蒙每石添作至元鈔二兩其物價愈翔不敷其用況浙東溫台慶元海船水程寫遠比到太倉裝粮處所海洋水程不下二千餘里雖與附近船戶一體支給腳價今量擬遠者溫台慶元船隻運粮每石帶耗添至元鈔一兩通作三兩其餘船隻裝運糙白粮米香糯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六錢稻穀每石添鈔六錢通作二兩於九月十月之間依數散腳價以資給船戶脩理船隻廢使船身貢具得以堅壯不

致損失作裝虧損官粮照得先爲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必合添支腳價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溫台慶元顧到船戶經涉海洋既比兩浙程遠每石帶耗量添腳價至元鈔二錢通作至元鈔二兩二錢外據香糯糙白香粮稻穀近年以來已曾量添別難再議如遇給散腳價行移本道廉訪司體察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優恤運粮船戶與免雜泛差役使之專心運粮庶得易爲成就照得至大三年十二月內欽奉聖旨節文但是運粮之戶除免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及蒙省擬曉諭難有船戶業從造船有三十萬料裝運之際欽奉詔書內一欵節文民間和顧和買一切雜泛遷遞軍人并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欽此其各路有司將運粮船戶復行差充里正主首生受已經講議省目運粮船戶運官粮千石者除免本戶梯巳苗粮四十石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其餘多寡一體除免若有運粮一萬石之上者從免不過四百石餘苗依例應當外據無田船戶依例優恤開申省府未奉明降講議之後其平江路合屬崑山州將溫台千戶所副千戶劉居仁充本州里正着落催辦差稅將無催入戶所欠稅粮勒令劉居仁閉納遇四千一十餘石俱有納獲倉鈔存照似此將船戶差充里正主首甚多

供有倍償粮斛若不將船戶免役切恐船戶將船出賃或詭寄他人不肯運粮所繫非輕謂財賦永佃戶計正是管領佃種財賦粮米甚爲優輕官司尚且與免里正主首差徭白雲宗僧人種田不納稅粮亦除里正主首其海運船戶自備已錢造船若以初造一千料船一隻工價油灰桅柁釘線販木等物價錢少者八百餘定裝粮一千石官給脚價二百定召顧捎水往迴口粮短般脚價除銷用外有不敷陪錢貼補起粮所給不及所費然後又令親身下海運至直沽交卸粮儲經涉海洋數萬餘里晝夜風濤棄生就死其落後家屬優放有司捉拿勒令應當里正主首雜泛差役又將詭戶逃亡無徵粮斛監督倍納即與財賦佃戶幷白雲宗僧人實爲優省不同將來船戶避重就輕海運廢馳深繫利害宜從省府移咨都省聞奏欽依先降聖旨除免里正主首差役或照已講議定驗粮免役庶使船戶得以安養氣力專心運粮辦事可爲久長便益已照詳照得先爲講究各項事理數內船戶自備船隻裝粮一千石爲則令各戶依舊輸納官粮止免四十石苗粮里正主首雜泛差役運至一萬石者止許免四百石差役餘粮依驗多寡與民一體均當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照得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欵節該民間和顧和買一切

雜泛差役除邊遠軍人幷大都至上都自備首思站戶外其餘各驗丁產先儘富實次及下戶諸投下不以是何戶計與民一體均當應有執把除差聖旨懿旨所在官司就便拘收本部議得所言詭名稅粮合依已行歸併田主粮數着落佃地之人徵納毋得似前勒令里正主首追陪除免雜泛差役一節擬合依例均當相應具呈照詳　元講議船上江東寧國池饒太平等處裝粮不便又將湖廣江西等處起運粮米至真州泊水灣與海船對裝其海船重大底小止可海內行使近年以來海運粮額增添坐下江東寧國池饒太平建康等路及真州對裝粮斛勒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駕使前去裝發緣江內水勢湍急不常走沙漲淺山磯數多常於口內着淺損船俱壞歲歲有之實爲不便切照浙西各路多有各投下財賦及嘉興松江府位下粮米約有百萬餘石逐年折收輕賚變糶價錢若將財賦等粮收納本色裝發海運却將江南湖廣粮米令各路變鈔或折價錢撥還投下唯復官爲支付非唯船戶支裝快順不誤風訊亦免江河沙淺損失官粮之患官民兩便外有起運香糯米粮舊例亦在直沽交卸在後朱虎龍害衆利已要功同職將香糯直赴大都醴源倉送納轉交河船般剝經過閘埧河船戶偷盜夾雜虧折官粮交割短少揭借重債閉納稽

留日久歲終方向船戶消乏如蒙將上項香糯照依舊例與糙粮止於直沽交卸實爲良便已經備申未奉明降如將裝粮止於浙西起運香糯亦於直沽交卸實爲官民便益照得先爲講議各項事理數內本省先擬嘉興松江歲科秋粮六十餘萬石幷江淮財賦府年辦稅粮一百餘萬石江浙財賦府歲辦粮二十四萬餘石照依時估於係官錢內先行提撥却將前項粮數以充海運已經移咨中書省照詳未准回示戶部議得嘉興松江兩路財賦田粮咨准充爲海運江浙等處財賦府稅粮約二十四萬餘石奏啓一體充糴海運相應外據香莎糯米既已醴源倉下卸行之已久別難更改具呈照詳　元講議太倉剏蓋倉敖收納浙西等路稅粮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幷崑山州於太倉置司於此却將十處千戶所裁减每所額設司吏四名都目一員照略案牘辦事照得本府既管運粮海船多於太倉劉家港等處灣泊在先年分運粮數少就浙西各路支裝海運近歲以來粮額增添皆責海船直抵江東太平寧國池饒建康等處支裝緣海船多係大料直州以上江面窄狹水勢湍急山磯數多泝流而上損壞船粮年年有之浙西諸路相離太倉遠者不過三二百里近者百里之上裝粮之際顧覓乘河民船剝至太倉裝海船其間東量西折

公私擾害不便況太倉正係灣泊海船人煙輳集去處每歲粮船俱於此處聚集整點起發開洋若於此處蓋倉收納浙西各路稅粮就移萬戶府於太倉置司裝發海粮却將十處千戶所裁减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糯所依舊存設已經照勘得千戶所六處合該司吏四名計二十四名除見存應設司吏二十名外合添設四名都目八員照略案牘責爲公使及有本府達魯花赤阿散忽都魯與都省差來官刑部田侍郎親詣太倉劉家港起發至大四年夏運船略行踏視得太倉朱平一房屋東北朱家庄舊有房舍週圍空閑地基可以起蓋倉敖收頓官粮集有萬戶府於此鎮守關防已經彩畫圖本開坐申蒙省府移准中書省咨減併設千戶所四處止設六處鎮撫所香糯所依舊存設革去千戶二十四員其元擬蓋倉移府州於太倉置司添設各所都目司吏未蒙准擬今歲皇慶元年海運粮斛一百八十萬石跨涉一十七處裝發實是闕官辦事幸而完備今來府司參詳如蒙照依元議移咨都省擬於太倉起蓋倉敖收納浙西各路稅粮供給海運本萬戶府管軍萬戶總司幷崑山州移於彼處置司每千戶所一處添作司吏四名都目各一員照略案牘一則革去冗員十戶盡政害民之弊二則削除船戶會近趨遠裝運之勞實爲官民兩益已經申

覆省府照詳來奉明降。如淮海道萬戶府所擬似爲相應戶部議得崑山州太倉劉家港起蓋倉敖囤貯粮儲頗靠大海中間恐有不測况兼運粮已久似難更張外據運粮千戶所難同有司不須添設司吏都目具呈照詳　仁宗皇帝皇慶二年十月增海運粮脚價浙東每石中統鈔一兩五錢其餘去所每石一兩。　中書省奏江浙行省言今歲海運粮船阻風損壞者多若弗增其脚價船戶艱辛又兼造船物料比之往歲價增數倍臣等議量其地里遠近比元脚價之上除浙東每石添中統鈔一兩五錢其餘去所每石添一兩奏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　九震

運（元漕運二）

經世大典歲運粮數。　至元二十年。該運粮四萬六千五十石。運到四萬二千一百七十二石二斗二升五合。事故粮八百七十七石七斗五合。　至元二十一年。該運粮二十九萬五百石。運到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事故粮一萬四千八百九十石。　至元二十二年運粮一十萬石。已運到粮九萬七百七十一石五斗五升。事故粮九千二百二十八石四斗五升。　至元二十三年運粮五十七萬八千五百三十石。已運到粮四十三萬三千九百五石四斗。事故粮一十四萬四千六百一十四石六斗。　至元二十四年運粮三十萬石。已運到粮二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十六石七斗。　至元二十五年運粮四十萬石。已運到粮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五十五石八斗六升。事故粮二千三百四十四石一斗四升。　至元二十六年該運粮九十三萬五千石。已運到九十一萬九千九百四十三石。事故粮一萬五千五十七石。　至元二十七年該運粮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已運到粮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八斗。事故粮八萬一千一百四十三石二斗。　至元二十八年該運粮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運到粮一百二十八萬一千六百一十五石。事故粮二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五石。　至元二十九年該運粮一百四十萬七千四百石。已運到粮一百三十六萬一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八升。事故粮四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三斗二升。　至元三十年該運粮九十萬八千石。已運到粮八十八萬七千五百九十一石五斗事故粮二萬四百八石五斗。　至元三十一年該運粮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已運到粮五十萬三千五百三十四石。事故粮一萬九百九十九石。　元貞元年該運粮三十四萬五百石。俱到元貞二年該運粮三十四萬五百石。已運到粮三十三萬七千二十六石六斗。事故粮三千四百七十三石四斗。　大德元年該運粮六十五萬八千三百石。已運到六十四萬八千一百三十六石九斗五升。事故粮一萬一百六十三石五斗。　大德二年該運粮七十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石。已運到粮七十萬五千九百五十四石五斗。事故粮三萬六千七百九十六石五斗。　大德三年該運粮七十九萬四千五百石俱到。　大德四年該運粮七十九萬五千五

百石。已運到粮七十八萬八千九百一十八石二斗七升事故粮六千五百八十一石七斗三升。 大德五年該運粮七十九萬六千五百二十八石。已運到粮七十六萬九千六百五十石。事故粮二萬六千八百七十八石。 大德六年該運粮一百三十八萬三千八百八十三石六斗三升已運到粮一百三十二萬九千一百四十八石一斗。事故粮五萬四千七百三十五石五斗三升。 大德七年該運粮一百六十五萬九千四百九十一石三斗二升。已運到粮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八石八斗七升。事故粮三萬九百八十二石四斗五升。 大德八年該運粮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八斗六升四合。已運到粮一百六十六萬三千三百一十三石五斗九合。事故粮九千五百九十六石三斗五升五合。 大德九年該運粮一百八十四萬三千三石九斗。已運到粮一百七十九萬五千三百四十七石一斗一升六合二勺。事故粮四萬七千六百五十六石七斗八升三合八勺。 大德十年該運粮一百八十萬八千一百九十九石五斗已運到粮一百七十九萬七千七十八石三斗七升五合二勺。事故粮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一石一斗二升二合八勺。 大德十一年該運粮一百六十六萬五千四百二十二石八斗五升五合三勺。已運到粮一百六十

四萬四千六百七十九石一斗七升八勺。事故粮二萬七百四十三石六斗七升七合五勺。 至大元年該運粮一百二十四萬一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八合七勺。已運到粮一百二十萬二千五百三石四斗七升三合九勺。事故粮三萬七千六百四十五石一升四合八勺。 至大二年該運粮二百四十六萬四千二百四石八斗。已運到粮二百三十八萬六千三百石四斗八升一合。事故粮七萬七千九百四石三斗一升九合。 至大三年該運粮二百九十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六斗四升九合。已運到粮二百七十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三石九斗九升五合。事故粮二十萬九千六百一十九石六斗五升三合四勺。 至大四年該運粮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一斗。已運到粮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六石一斗九升六合。事故粮九萬九千九百四十五石九斗四合。 皇慶元年該運粮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四斗七合。已運到粮二百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二石八斗六升七合。事故粮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二石五斗四升。 皇慶二年該運粮二百三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八升四合。已運到粮六十五萬四千三十六石一升五合。事故粮一十五萬八千五百四十三石一斗一合。（食貨志。至書。二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五石。）延

祐元年該運粮二百四十萬三千二百六十四石四斗三升四合。已運到粮二百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六石一斗二升二合。事故粮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八石三斗一升二合。 延祐二年該運粮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五石九斗九升八合。運到粮二百四十二萬二千五百五石一斗九升二合。事故粮一萬三千一百八十石八斗六合。 延祐三年該運粮二百四十五萬八千五百一十四石一斗八升五合。已運到粮二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四十一石一斗八升五合。事故粮一萬七百七十三石。 延祐四年該運粮二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五石四斗三合。已運到粮二百三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九石六斗四升二合。事故粮七千二百二十五石七斗六升一合。 延祐五年該運粮二百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四石三斗一合。已運到粮二百五十四萬三千六百一十一石五斗四升一合。事故粮一萬一百二石七斗六升。 延祐六年該運粮三百二萬一千五百八十五石八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粮二百九十八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石九斗七升八合。事故粮三萬四千八百九十一石九斗一升一合。 延祐七年該運粮三百二十六萬四千六石五斗六升七合。已運到粮三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二十八石一斗六升二合。事故粮一萬六千

七十八石四斗四合八勺。 至治元年該運粮三百二十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一石五斗六升四合。已運到粮三百二十三萬八千七百六十五石九斗一升九合八抄五撮。事故粮三萬六百八十五石六斗四升四合九勺一抄五撮。 至治二年該運粮三百二十五萬一千一百四十石。及帶起附餘香白糯米二萬八千九百四十二石六斗一升二合。已運到粮三百二十四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一斗五升七合。事故粮二萬三千五百九十九石四斗五升五合。 至治三年該運粮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六石九斗三升七合。已運到粮二百七十九萬八千六百一十三石九斗六升三合。事故粮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二石九斗七升四合。 泰定元年該運粮二百八萬七千二百三十一石七斗八升九合。已運到粮二百七萬七千二百七十八石三斗六升九合。事故粮九千九百五十三石四斗二升。 泰定二年該運粮二百六十七萬一千一百八十四石六升已運到粮二百六十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石八斗九升四合。事故粮三萬三千四百三十二石七斗五升。 泰定三年該運粮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八十四石二斗八升。已運到粮三百三十五萬一千三百六十二石三斗六升。事故粮二萬四千四百二十一石九斗二升。 泰定四年該

運粮三百一十五萬二千八百二十石六斗六升。已運到粮三百一十三萬七千五百三十二石七斗七升。事故粮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七石八斗九升。　天曆元年該運粮三百二十五萬五千二百二十石四斗四升。已運到粮三百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石三斗。事故粮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六石四斗一升。　天曆二年該運粮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一斗。已運到粮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二斗。事故粮一十八萬一千八百五十六石九斗。　收江南粮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二年十月中書戶部呈。依奉省劄。照依江南民田稅石。擬合依例每石帶收鼠耗分例七升內除養贍倉官斗脚一升。外六升與正粮一體收貯。如有短折數目，擬依腹裏折耗。例以五年為則。准除四升。初年一升二合、次年二升三年二升。四年三升四合。五年共報四升。餘上不盡數目。追徵運官。若有不及所破折耗。從實準算。無得因而作弊。多破官粮。外據官田帶收鼠耗分例，若依行省所擬。比民田減半。每石止收三升五合。卻緣前項所破正粮，擬合每石帶鼠耗分例五升。似為允當。呈乞照詳。議得除民田稅石，依準戶部所擬外據官田擬依行省所咨。減半收受。都省移文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驗定擬。南粮北粮耗例。　至元二十五年十月。省臣奏准。南粮每石帶耗一斗四升。北粮七升。定到省倉。馬頭倉站車。垻河船運。各各合該數目。劄付戶部去訖。近據省倉馬頭倉官人等。告稱見定破耗。委實不敷。不惟倉官破家鬻產。官司積累懸欠數多。公私不便。今都堂再行圓議。聞奏過下項各各合添耗粮例。開例于后。　南粮元破每石帶耗一斗四升　海運至直沽每石四升。　直沽每石一升三合。　船運至河西務每石七合。　河西務每石一升三合。船運至通州每石七合。　通州每石一升三合。　垻河運至大都每石一升。站車運至大都每石七合。　省倉每石三升。　今議每石帶耗一斗七升五合。除元破外添三升五合。　依舊破耗　海運至直沽每石破四升直沽一升三合。添破耗粮搬運直沽至河西務。每石一升二合。　元破七合。　添破五合。　河西務破耗二升　元破一升三合。　添破七合。　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耗一升五合　元破七合。　添破八合　通州倉二升。　元破一升二合。　添破七合　垻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五合。　元破一升。　添破五合。　省倉每石四升。　元破三升。　添破一升。　北粮元破每石運至大都。通破耗米七升。河船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五合。　河西務每石破一升二合　盤船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破耗三合。　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三合。　站車

運至大都。每石五合。　垻河運至大都。每石七合。省倉每石二升五合。今議每石帶耗八升二合。內除元破外添一升二合。船運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破七合。　元破五合。　添破二合。　河西務倉。每石破一升五合。　元破一升二合。　添破三合。　船運河西務至通州。每石破五合。　元破三合。　添破二合。　通州倉每石破一升五合。　垻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破耗一升。　元破七合。　添破三合。　省倉每石破三升。　元破二升五合。　添破五合。　南北倉添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省臣。　奏各倉官員。告稱往歲定到鼠耗分例數少。倉官賠償。破其家產。鬻其妻小者有之。因此多欠粮數。臣等圓議去年奏添南粮。自直沽裏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五合。河西務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七合。今添八合。河西務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通州倉內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七合。垻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一升。今添五合。省倉內每石元破三升。今添一升。北粮內自唐村等處。運至河西務。每石元破五合。今添二合。河西務倉。每石元破一升二合。今添三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每石元破三合。今添二合。通州倉每石元破一升三合。今添二合。垻河站車運至大都。每石元破七合。今添三合。省倉每石元破二升五合。今添五合。奏可省臣奏准。再定南北粮鼠耗則例。　至元二十九年八月。完澤丞相等奏。通州河西務倉官告說。各倉收粮。前省官定擬鼠耗分例數少。至有鬻其妻子家產。尚賠納不完。至今辛苦。臣等議得前省官所定鼠耗分例不均。如今南北耗。各年分例比在先斟酌再定之。上曰。如御所奏。雖然亦合用心。雀鼠待食用多少。休因此教歸人作弊。為盜欺詐依舊聽耗。唐村等處船運至河西務。北粮每石破七合。直沽船運至河西務。南粮每石破一升二合。河西務船運至通州李二寺。南粮每石一升五合。北粮每石五合。垻河站車運至大都省倉。南粮每石一升五合。北粮每石一升。今議擬聽耗例。大都省倉。元定破耗。南粮每石四升。北粮每石三升。今議擬限年聽耗。初年聽耗。南粮每石二升。北粮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粮每石三升。北粮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已上。依元定聽耗。南粮每石四升。北粮每石三升。河西務通州李二寺。元定破耗。南粮每石二升。北粮每石一升五合。今擬限年聽耗。初年依元定破耗。南粮每石二升。北粮每石一升五合。次年聽耗。南粮每石三升。北粮每石二升三合。貯經三年已上聽耗。南粮每石四升。北粮每石三升。直沽倉除對船交裝不須破耗外。今擬一年須要支運盡絕。南粮每石聽耗二升。元定破一升三合。

今擬添七合。香糯白粳破耗。大德三年。中書省准戶部呈。若依糙米例定奪。緣糙粳米俱各散裝。白粳香莎糯米。終用夾布袋盛。以此參詳。擬合比附散裝糙米破耗定例。三分中量減一分。海運至直沽。每石破耗八合。河西務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如直沽裝船。經由通惠河徑赴大都交卸。止依至通州李二寺。每石破耗一升八合。排年海運水腳價鈔。至元十九年。欽奉聖旨。剏開海道。不給腳鈔。就用係官海船。官司召顧水手。起運粮儲。至揚村馬頭交卸。講究水程。自開洋上海等處至揚村馬頭。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一年。依驗千斤百里腳價。每石該支腳錢中統鈔八兩五錢九分。令近海有力人戶。自行造船。顧募稍水。依已定擬。每石支鈔八兩五錢。　至元二十九年。減作每石七兩五錢。　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奏。朱張海運粮。在先每石腳錢八兩五錢。減為七兩五錢。如今粮食諸物比之在先甚賤。腳錢亦合減。若不減。恐虧官。臣等議每石宜減去一兩。為六兩五錢。奏可。本年為頭糙白粳米。就直沽交卸。每石支中統鈔六兩五錢。香糯直赴大都醴源倉交納。每石增鈔五錢。計七兩。大德七年。起運稻穀二十萬石。每石腳錢中統鈔五兩。　至大元年四月初十日奏。過海運粮腳價。每石六兩五錢。如今粮食諸物湧貴。量添五

錢。為七兩。已後不與。照依先體例。與六兩五錢。　至大三年。准尚書省咨該本省咨。至大三年。海運粮斛。差官召顧到海船。即目諸物湧貴。春運腳價。每石添作至元鈔一兩六錢。必是海道府先令本管船隻裝運。所據召顧海船。俱係福建浙東等處召顧。至平江太倉劉家港裝運處所。比附海道舊管船戶。先去一二千里之遠。日用口粮盤費。偏負生受。量添腳價。官民兩便。照得先咨運粮腳價。費用不敷。春運粮米。每石量添至元鈔三錢通該至元鈔一兩六錢。夏運粮斛。止依舊例。不須添支。移咨依上施行。今夏運船戶。依准所擬。照依春運例。每石添支至元鈔三錢。咨請照驗。本年腳價糙白粳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每石至元鈔一兩七錢。　至大四年。准中書省咨。該尚書省准本省咨。講究拯治海運。至大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奏准運粮腳價。每一石支至元鈔一兩六錢。如今添為二兩。稻穀一石元支至元鈔一兩。如今添為一兩四錢。至元鈔本年為頭腳價。糙白粮每石至元鈔二兩。香糯每石至元鈔二兩八錢。稻穀每石一兩四錢。延祐元年二月初六日。海道府奉中書戶部符文。備奉中書省劄付。　皇慶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奏准。斟酌地里遠近。比元價之上。添與腳錢。本年為頭粮斛腳價內。福建遠船運糙粳。每石一十三兩。溫台慶元船運糙粳。

每石一十一兩五錢。香糯每石一十一兩五錢。紹興浙西船每石一十一兩。白粮價同稻穀。每石八兩。黑豆每石依糙白粮例支鈔一十一兩。已後年分至今起運糙白粳香糯稻穀。依前支價。年例預支每歲八九月間。海道府權依上年運粮額數為則。扣筭先支六分腳價。差官赴省關撥。管押前去平江慶元溫台官庫寄收。候都省坐到粮數。委定提調省官職名。或十月十一月內。海道府差官稟請省官。親臨平江路提調給散。除慶紹溫台兩浙合該腳價。海道府差官前去。與各路所委官一同給散外。本省提調官。或有事故。改委左右司官前去。僅及一月散訖。還省。海道府分派定春夏二運粮數。差官赴省關撥貼支四分腳價。次年正月間咨請提調官親詣海道府裝發粮斛。給散貼支腳價。直至五六月間夏運開洋了畢。還省。據天曆二年。海運正粮三百萬石。腳價不等。散過中統鈔六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八定。二十八兩五錢。并帶運附餘香白糯正粮。三千四百七石三斗六升九合。鈔七百八十三定。三十四兩七錢四分三釐。通計支散腳價鈔六十五萬五百一十二定一十三兩二錢四分三釐。

漕運水程。　至元十九年。剏開海運。每歲粮船於平江路劉家港等處聚䑸。經由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捉嶴。使於淮

安路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取成山路多有淺沙。行月餘才抵成山。羅璧朱清張瑄講究水程。自上海等處開洋。至揚村馬頭下卸處。經過地名山川。徑直多少迂回。計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　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建言。此路險惡。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遇東南風疾。一日可至撐腳沙。彼有淺沙。日行夜泊。守伺西南便風。轉過沙嘴。一日到於三沙洋子江。再過西南風色。一日至匾擔沙大洪抛泊。來朝探洪行駕。一日可過萬里長灘。透深才方開放大洋。先得西南順風。一晝夜約行一千餘里。到青水洋。得值東南風。三晝夜過黑水洋。望見沿津島大山。再得東南風。一日夜可至成山。一日夜至劉島。又一日夜至芝罘島。再一日夜至沙門島。守得東南便風。可放萊州大洋。三日三夜方到界河口。前後俱係便風。徑直水程約半月可達。如風水不便。迂回盤摺。或至一月四十日之上。方能到彼。倘值非常風阻。難度程限。明年又以粮船自劉家港開洋。過黃連沙。轉西行。使至膠西。投東北取成山。亦為不便。繼委千戶殷明略踏開生路。自劉家港開洋。至崇明州三沙。放洋望東行。使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聚䑸。取薪水畢。到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至今為便。皆行北道。風水險惡。至元十九年為始。年

列粮船聚於劉家港入海由黄大郎觜白茆撑脚唐浦等處一帶率皆沙淺其洪道闊卻無千丈長之潮兩向俱有白水潮退皆露沙地候得西南風順過扁擔沙東南大洪過萬里長灘透深闊放大洋至青水洋內涇陸家等沙下接長山并西南鹽城一帶趙鐵沙觜及半洋沙嚮沙扁擔等沙淺及至蘇州洋又有三沽洋山下八山補陀山到於黑水大洋過成山北面一帶并芝罘島登州一路木極島等處近沙門島山或鐵山嘴開放萊州大洋又有三山茅頭觜犬姑河小姑河兩頭河等灘及北有曹婆沙梁河沙南有劉姑觜灘至界河海口後有灘淺挾洪沙硬潮汛長落不常但遇東南風本處船聚稠密則有妨碍之處上項所由各各險惡去處設遇風濤不甚猛惡可以預為轉調躲閃或收入山島藏避守伺風平浪少然後行使若值不測颶風急雨巨飈湧浪危險之時或白晝迷霧黄夜昏黑皆賴聖朝洪福天地神明護祐非人力所及延祐三年正月海道都府據慶元紹興所申紹興路三江陡門至下蓋山一帶沙淺一百餘里名鐵板沙潮汛猛惡溫台船隻尖底食水深浚船户捎水不識三江水脉避怕險惡直至四月中旬尚於烈港等處停泊不敢前來差人搜究斷罪催趕顧覓剝船般剝緣剝船數少卒急不能尋顧尚於海岸屯貯委實靠損船户

不便據紹興六路下年海運粮斛如蒙照依皇慶二年例就用本路船料裝發若有不敷於慶元路摽撥小料海運貼裝其溫台福建船隻起發劉家港交割依舊於平江路倉裝粮官民兩便又準本府副萬户抄兒赤目擊艱難必須改撥若台州有裝官粮先儘本路船隻不敷於溫州船內貼撥紹興路粮亦用本路船隻裝發不敷用慶元路小料海船貼裝其慶元府港深闊臨近路倉脚夫徑直擔米上船就將舶船并溫台所用不盡船料支裝倘有剩下船料及慶元路船隻差官押發劉家港交割裝粮兩便已經準擬摽撥外據福建舶船依已行於慶元路支裝記摽指淺　至大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據常熟州船户蘇顯狀言立摽指淺事再行會集老舊運粮千户殷忠顯黄忠翊等講究得每歲粮船到於劉家港聚齊起發甘草等沙淺水暗素於粮船為害不知水脉之人多於此上擱閣排年損壞船粮渰死人命為數不少今蘇顯備已船二隻拋泊西暗沙觜二處豎立旗纓指須粮船出淺誠為可采今畫到圖本備榜太倉周涇橋路漕宮前聚船處所曉諭運粮船户起發粮船務要於暗沙東蘇顯魚船偏南正西行使於所立號船西邊經過往北轉東落水行使至黄連沙觜拋泊候風開洋如是潮退號上捲上不立旗纓粮船止許拋住不許行使若有不

依指約因而湊淺損失官粮之人船主判院痛行斷罪所陪官粮臨事斟酌着落陪還以蘇顯所言於官有益於民有便例應陞擢申奉省府出給劄付令蘇顯祗受充指淺提領依上施行　延祐元年七月據常熟江陰千户所申為江陰州界楊子江內巫子門等處沙淺損壞粮船喚到本處住坐船户袁源湯興講究得江陰州管下夏港至君山直閘沙淺至馬䭾沙南一帶至彭公山石牌山浮山巫子門鎮山石頭港雷溝陳溝九處約有一百餘里俱有沙淺暗焦江潮衝流險惡潮長則一槩俱沒潮落微露沙脊過年支裝上江寧國等處粮船為不知各處淺沙暗焦中間多有損壞宜從官司差撥附近小料船隻設立諸知水勢之人於每歲裝粮之際駕船於沙淺處立摽常川在彼指引粮船過淺不致跌虞為是江東各路船户顧文寬林德明等粮船俱於巫子門等處着落淺渰沒其餘不及枚數據袁源等所言實為官民便益申奉省府給降劄付令袁源等充指淺提領照依議到事理預備船隻旗纓依上指淺施行　延祐四年十二月海道府承奉江浙行省劄付准中書省咨送户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備監察御史呈每年春夏二次海運粮儲萬里海程渺無邊際皆以成山為摽准俱各定北行使得至成山轉放沙門島萊州等洋約量可到直沽海口

為無卓望不能入河多有沙湧淤泥去處損壞船隻合准所言設立摽望於龍山廟前高築土堆四傍石砌以布為旛每年四月十五日為始有司差夫添力豎起日間於上懸掛布旛夜則懸點火燈庶幾運粮海船得以瞻望部議合准監察御史所言令江浙行省計料成造旛竿繩索布旛燈籠蠟燭趁速來春運粮時月發付海道萬户府順帶至直沽交付有司收管於海門龍山廟前豎立晝則懸旛夜則掛燭伺候春夏二運粮船齊足方許倒卸責付看廟僧人如法收掌次年趁時復立依上懸點如有損壞短少預為申索相應都省准擬咨請依上施行　測候潮汛應驗海道都漕運萬户府前照磨徐泰亨曾經下海押粮赴北交卸本官紀錄切見萬里海洋渺無際涯陰晴風雨出於不測惟憑針路定向行船仰觀天象以卜明晦故船主高價召募慣熟捎工使司其事凡在船官粮人命皆所繫焉少有差失為害甚大泰亨因而詢訪得潮汛風信觀象暑節次第雖是俗說屢驗皆應不避譏哂綴成口訣以期便記誦爾　潮汛前月起水二十五二十八日大汛至次月初五是下岸潮汛不曾差今古次月初十是起水十三大汛必然理二十還這下岸潮只隔七日循環爾　風信春後雪花落不止四箇月日有風水二月十八潘婆颶三月十八一般起四月十八

打麻風六月十九日彭祖忌秋前十日風水生秋後十日亦須至八月十八潮誕生次日須宜預防避白露前後風水生白露後頭亦未已霜降時候須作信此是陰陽一定理九月二十七無風十月初五決有美每月初三颶若無初四行船難指擬如過庚日不變更來到壬癸也須避　觀象日落生耳於南北必起風雨莫疑惑落日猶如糖餅紅無雨必須忌風伯日沒觀色如臙脂三日之中風作厄若還接日有烏雲隔日必然風雨過烏雲接日卻露白晴明天象便分得對日有垢雨可期不到已申要盈尺雨餘晚垢橫在空來日晴明須可趁北辰之下閃電光三日之間事難測大雨若無風水生陰陽可以為定則東南海門閃電光五日之內雲潑黑縱然無雨不為奇必作風水大便息東北海門閃電光三日須防雲如織否則風水必為憂婁嘗試驗無差忒　行船遇了一潮搭一汛挂了一縴隔一山十日灘頭生一日過九灘艘數裝泊艘數泊所年例以船料多少數目灣泊何處自何處開洋合用船隻依驗歲運糧數灣泊去處隨戶所者家步緣戶計消長迁移不常糧額增減無定兄船有損舊必須修拆或以小船三五隻拆卸并造改作一二隻或因大料一船不堪卻將三二小船抵運因此艘數泊所俱無定籍今已至順元年為率用船總計一千八百隻　崑山州太倉劉家港一帶六百一十三隻崇明州東西三沙一百八十六隻海鹽澉浦一十二隻杭州江岸一帶五十一隻嘉定州沙頭浦官橋等處一百七十三隻上海浦等處一十九隻常熟白茅港一帶一百七十三隻江陰通州蔡港等處七隻平陽瑞安州飛雲渡等港七十四隻永嘉縣外沙港一十四隻樂清白溪沙嶼等處二百四十二隻黃巖州石塘等處一十一隻烈港一帶三十四隻紹興三江陡門三十九隻慈溪定海象山鄞縣桃花等渡大山高堰頭慈嶼等處一百四隻臨海寧海嚴嶼鐵場等港二十三隻奉化揭崎昌國秀山等嶼一帶二十三隻　皇慶元年五月海道都府承奉江浙行省劄付為慶紹千戶所官集衆講究得慶元地居東南既於本處裝訖糧米再入劉家港取齊多有沙險去處若就定海港口放洋徑赴直沽交卸實為便益省府照得海運糧儲最為重事浙東慶元紹興路糧斛既已講究定就於定海開洋本府正官理合親臨督併起發仰即使摘委廉幹府官一員逕詣彼中點視完備趁時迸風汛開洋毋致失悞具差定官職名起程日期飛申　延祐元年六月慶元紹興千戶范承直呈溫台慶紹兩浙糧數前來劉家港交割裝糧今歲二月使至匯上港口多為春運重載相妨路逕得常熟州白茆港水深內外堪

可灣泊都府行據常熟江陰所申移准千戶忽林失奉議將帶指淺扶領蘇顯相視得白茆港合依年例令松江糧船自本港口上載南至巴橋一帶拋泊卻令溫台慶紹兩所糧船於包橋上塘一帶看泊開洋時分先令本處沿江船隻領蘇出港照依指淺船隻開洋順便　浙西平江路劉家港開洋一千六百五十三隻浙東慶元路烈港開洋一百四十七隻支裝糧船淺海皆知險惡其於裝糧江河多有艱危去處亦不為易今挨問到上江裏河支裝糧斛遠近里路安危地向如后　上江裝糧海船自平江路嘉定州劉家港開船經由揚子江逆行使經由各處沙淺常損糧船平江路常熟州地面甘草等沙水淺委蘇顯指引江陰州地面淺沙稓焦九處約一百餘里夏港至君山直開馬馱沙面一帶至彭公山石牌山浮山巫子門鐵積沙鎮山石頭港雷濤陳濤委表源湧樂指引真州泊水灣交裝江西湖廣糧自劉家港至彼約六百六十五里江東各路自真州以上江西狹窄水勢緊急及蕪湖釆石一帶山磯峽險每船一隻小者亦用三五十人登山入水攀緣木石打號儘力一聲方牽一步延祐二年為始申覆省府并提調官劄付各路如遇江狹磯淺湍急去處差倩人夫添力牽運船隻集慶路倉自劉家港至彼約九百四十里至太平路一百八十里共一千一百二十里至寧國路水陽倉三百六十里共一千四百八十里以上三路每歲海船可以抵岸支裝延祐六年四月二十日據崑山崇明所千戶郭奉議申船戶駕使海船至黃池蕪湖港口為是各船料大溪河淺澁不敢抵倉約離三五十里移準寧國路提調官總管宋中大夫等牒差官前去本路河岸及溧水州建平縣地面將應有船隻作急前來短搬外合支水腳錢鈔今船戶就便支給本府移牒寧國路添力剝載池州路倉一百八十里共一千六百六十里在前年分本處短剝官糧至太平蕪湖江口交割水程三百五十里延祐四年奉省劄海船徑抵倉門　滿浦裝糧海船自揚州崇明州三沙黃連沙投西過地名料角等處一帶沙淺連屬千里潮長則海水瀰漫淺深莫測潮落則僅存一溝寸步萬險若船料稍大必致靠損難計里路　浙西裝糧路分皆是船戶顧覓河船短剝糧斛般上海船今以崑山州太倉聚船去處至九路倉分平江路一百八里無錫州一百九十八里常州路二百八十八里內三倉係在城置立河道淺狹用小料河船逐旋般至城外裝入剝船海鹽州三百四十里湖州路三百一十八里松江府三百六十里海船至花涇塘灣泊離倉約一十二里小船般剝烏泥涇四百八十六里海船於黃浦口灣泊離倉約七里

用小船般剥。江陰州四百五十里。海船於黃田港灣泊。離倉約三里。用小船般剥。鎮江路六百八十里。糙米倉在香糯倉之北。用小車般運。約二三里至鱔魚港垻頭。用小船剥上海船。香糯倉之南。用小車運至河船。約三二里。到鱔魚港垻頭。用小船剥上海船。轉揩生受。　浙東裝粮路分。紹興路三江陟門至下蓋山。一帶河淺。一百餘里。名為鐵板沙。必用本路諳知地勢海船。并慶元路小料船隻。裝運本路官倉。至海船灣泊處三江陟門有小河水程一十八里。顧覓河船短剥。台州路長田港沙淺。用本路海船夫裝官倉至南門外泊船處。約離三里。脚夫挑擔上船。慶元路府港深闊臨近。路約一里。脚夫挑擔上船。（天妃靈感詳廟宇）蘇州志。漕運之法。自秦罷侯置郡以來。天下飛芻挽粟。以三十鍾為率。僅得一石。可謂艱矣。宋置淮南兩浙江湖路發運使。歲漕數百萬石。行轉般之法。東南六路。轉運真泗間。勞民尤甚。由海道而運。則未有也。元既平宋。漕江南粮以河運弗便至元十九年。用丞相伯顔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粮萬户府三。於姑蘇。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初歲以官船運粮四萬餘石八月於劉家港聚會。由通州海門縣黃連沙。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堤嶼。至鹽城縣。歷西海州密膠等州界。涉靈山洋東北行。使月餘纔至成山。次年

三月方抵直沽。至元二十一年。定議官支脚價。令近海有力人户自行造船。顧募稍水運粮。依驗千斤百里每石脚價八兩五錢。當年運粮二十九萬五千石。二十二年運一十萬石。二十三年改立海道運粮萬户二處運粮五十七萬八千餘石。二十四年添設萬户府二處。通前設四萬户府。立行泉州府司以轄之。運粮三十萬石。又行剏運遼東粮三萬石。二十五年四十萬石。二十六年九十三萬五千石。二十七年一百五十玖萬五千石二十八年合併四萬户府。設立海道都漕運萬户府二處。除授達魯花赤教化的副達魯花赤脫鉢與淮東宣尉使張瑄江東宣慰使朱清分任其事於平江路置司。運粮一百五十二萬七千二百五十石。二十九年一百三十九萬七千四百石。朱張四六分運。脚價七兩五錢。三十年千户殷明路開生路。自劉家港至崇明三沙放洋。望東使入黑水大洋。收成山轉西至劉家島聚䑸取柴。　登州沙門島放業周年入界河。不旬日而抵沽口當年運粮九十萬八千石。自後悉由此路。甚為便益。千户殷明亦以此而陞秩。三十一年監察御史言。海道不便。擢行住運。照依上都和中粮及用鹽引折糴。朝廷以自至元十九年以來。海道運粮多方措劃。始得成効。若擬鹽引中粮。久而鹽法必壞。用鈔買糴。久而鈔法必虛。海道且宜存設。當

年運粮五十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石。元貞元年。兩萬户府均運三十四萬五百。二年朱張傳運。脚價減作六兩五錢。大德以來。歲運不下百萬石。自朱張廢罷。大德七年。併立海道都漕運萬户府。改設達魯花赤正萬户各一員。副萬户四員。各降虎符。首領官三員。八年給降銀印。轄千户所一十一處。鎮撫所一處。委用千户六十七員。各降金牌。交轄前萬户府舊海船一百二十五萬料。當運粮一百六十七萬二千九百九石有奇。朝給賞賜官吏表裏段疋有差。定為歲例。九年十年十一年所運累增及一百八十八萬餘石。至大元年萬户孛羅帖木兒陞中書省右丞。佩三珠虎符提調海運。運粮一百二十九萬六百四十八石。二年孛羅帖木兒改江浙行省平章。提調整治。歲運三百四十六萬石。三年行省丞相答失蠻平章孛羅帖木兒提調。添力成就。萬户阿散忽都魯張文質講究。更張一十三事脚價添作每石至元鈔一兩六錢。香糯一兩七錢。運粮二百九十三萬六千五百三十三石。四年中書奏。委行省張閭平章。高參政。盻提調。與本府官并朱張舊運粮頭目講究。遠規是年併一十所為七所。（崑山崇明所　松江嘉定所　台州杭州嘉興所　常熟江陰所　慶紹所　香糯所）時正萬户王柔。由杭州路總管改授。厚重有謀。命其整治。條具上陳。其目有五。曰固本

作氣。去擾。辨事。得人。其蓋謂漕以舟為本。舟以民力為本。今海居之民。財匱貲翔。煦嫗覆護之不勤。則本實先撥。為經遠謀。必固本為先。首以固本為提綱。終以得人為急務。二者相須。衆目畢舉。朝廷是之。户漕簡載著為海漕久行良法。其論悉採郡人周文英所言。（文英宋吏部尚書。武仲七世孫也。又嘗陳杭州鈔法。三吳水利。具載津物業。）皇慶元年運粮二百八萬三千五百五石。二年春夏二運。漕值風颶。省府提調官右丞高資善講究便益事宜。本府提控按牘兼承發架閣徐泰亨條陳漕運之弊。更張十事萬户郝中議赴都省告稟。准用其七。當年泰亨給脚價每石一十三兩。（徐泰亨餘杭人。嘗著海運紀原七卷行于時。）自是以後。歲運三百餘萬石。第以風信不時。或遭沙淺。或厄風浪。以致失陷。由此運到數目不等。然亦不減二三百萬石。燕都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於細民。無不仰給焉。至正十九年至二十三年。張士誠所運每歲僅一十餘萬石焉。元成憲綱要至元三十年欽奉聖旨。據運粮牽船頭疋。除海青使臣。應付舖馬頭口外。其余過往宣使軍馬人等。並不得奪要頭疋。至元二十五年欽奉條畫節該。漕運司常切整勒倉官人等。並不得收管不堪支持粮斛。在倉粮數時常點視。無致發變損壞。至元二十八年七月。中書省咨。隨處粮斛皆係人户元納乾

圖潔淨好粮。償運倉官斗脚船户押綱人等。作弊侵盜食用。因而摻和糠粃。或水拌抵數欺官。請行下合屬。如遇起運。即令各倉用印封褁。內一褁本倉收貯。一褁呈解本省。谷發前來。二褁分付押粮官賫赴直沽等處。收粮倉分。存留一褁。備照。開拆對樣交收。若有濕潤糠土不淨粮數。定是粮挨究治。大德六年。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各路元撥船户軍夫。除免差稅官給船隻。專一漕運粮斛。別無餘事。近年已來。綱官頭目中間作弊。齊歛錢物。放富差貧。及自行代替。本管上司亦不點視關防究問。以致如此。今後若有違犯。許諸人首告。以問是實。痛行追斷。本管上司失撿舉者。亦行治罪。仰嚴加體察施行。至大三年正月。欽奉聖旨。節該。各路達魯花赤管總提調成就者。提調官收粮時分。好生的整治者。依體例乾源好米收者。濕潤浥變休送納者。這海道都漕運萬户府官人每。依體例好米交送納者。別了的官吏人等有罪過者。至大四年二月。欽奉聖旨。節該。海道都漕運萬户府運粮的時分。諸衙門不揀是誰。他每的勾當。其間休入去者。休沮壞者。修理船隻所用的木植。不揀甚麼出產的地面裏。收買的時分。管地面的民官每。添氣力收買者。水脚錢依時盡數散到者。尅減要肚皮的。監察廉訪司官體察者。更運粮的官人每。自其間不提調。管民官每不用心。好生體覆呵。有罪過者。委付來的萬户千户百户官人每。好生謹慎成就勾當呵。更添與名分賞與也者。不幹濟壞了勾當要了罪過罷了者。延祐四年九月。欽奉聖旨。節該。海道都漕運萬户府江浙省官提調。從長召顧。規畫船隻。斟酌地理遠近與脚價。將合運的粮依數起運到直沽裏呵。轉收運的人每疾忙交送納者。遲慢浥變的人每有罪過者。舊運粮來的船户。使見識趨避不肯運粮呵。有司官添氣力者。沿海地面官司如遭風船隻渰沒了粮斛。告呵。用心從實體勘者。運粮官吏船户每船隻遭風渰沒了粮斛也麼道休說謊。使見識者。似這般的瀕海委付來的州縣官好生用心根問虛實者。休只憑他每的文字破除數目者。至治元年八月欽奉條畫。節該。臨清御河直沽運粮等軍。近年逃亡。所拋粮數。今見在軍人已運勩力疲乏。濠户下合該雜泛差役並倚除免通制元貞二年五月聖旨節該。中書省奏。都漕運使司所管沿河倉分隨路部粮官吏與倉官人等。通同作弊。收受糠粃米粟。結攬輕賫虛出通關。致有短少官粮。又收粮其間。各處官司。輒將倉官綱官人等。勾攝攪擾沮壞漕運事。准奏。仰漕運司官。各路部粮正官倉官人等。毋得似前通同作弊。收運粮斛。其間諸衙門不得妄生事端。勾擾沮壞。違者照依累降聖旨條畫斷罪。至元二十五

年三月。尚書省契勘大都居民所用粮斛。全藉客旅。興販供給。體知漕運司押綱頭目。并船户人等。指裝運官粮為名。將御河上下興販物斛客旅非理搔擾。及將在船物貨強行剝卸。阻滯販賣。以致京師物斛添價。都省議得擬令都漕運使司。嚴加禁約押綱頭目船户人等。毋致似前搔擾客旅。阻滯船隻。非奉都省明文。不得擅自拘顧。大德七年。河南省咨。江陵路償運播州米粮。不行查照鼠尾文冊。致令司縣將近上田多人户不當點差。却將無地消乏下户。監勒一槩差遣。都省議得。荆湖北道宣慰使你只紀嵬同知不兀歹等。各罰俸一月。沒官。經歷賈信決一十七下。都事崔祉李眞各決二十七。江陵路達魯花赤忽魯海牙。總管晉德基各決一十七下。府判趙藏器。推官崔鉄張從裕。經歷知事王毅等。各決二十七下。提控按牘黃獲道決三十七下。其餘司縣正官比例各決三十七下。標附過名。皇慶二年四月。江浙有咨。本省提調海運官咨。海運歲供京師所繫甚重。往往詐稱風水。盜糶官粮。除已暫責合屬。委自廉幹正官於瀕海去處常切用心巡視。體問若有運粮船隻無故沿海停泊。就將船主取招究治。畫時催趲起發前赴直沽等處交卸。不得停留。本地面里正社長主首人等。容令灣泊。盜糶官粮作弊。一體坐罪。如果有遭風船隻。隨即根問虛實。體覆明白。依例施行外。切恐各處官司恃不統攝。看為泛常。合令山東沿海去處官司嚴切戒諭。庶肯遵守。都省准擬。皇慶元年。刑部呈准弓兵本以巡警。差撥護送。實妨巡捕。除進呈寶貨金銀鈔錠絲綿疋帛貴理物貨。依例止差弓兵。其余麄重物貨不須防送。或押運人等。敢有違例占騎弓手馬疋。各處官司就便究問。至元十七年七月初五日。樞密院奏。鎮守軍人不時有諸投下及行錢做買賣等。賫着聖旨令旨。各處官人每文字。便要差軍防送。委是軍人生受。奉聖旨。今後休交防送者。至元十七年二月。行省體知各處遞運官物。多差蒙古漢軍騎坐出征馬。防送。靠損馬匹。深繫利害。今後遞運諸物。必合防送。差撥步軍。大德四年。都省咨議得。行省應起運赴都諸物。當該提調正官與所委押運官眼同點撿。足備如法打角。除金銀寶鈔貴細物貨絲綿疋帛。依例輪差州縣以次官宣使管押。其余木綿土布造作等項麄重物件。止差宣使將到元經手并庫子人等解納外。據諸項軍器。須差色目官員與局官押運。其常課布疋。亦差宣使與局官起納。却不得因而別差無俸及未仕人等押運。大德四年三月。户部呈。江南起納錢物。既有元差長押人員。各處又有防護軍官人等。其州縣伴送正官。合行革去。都省准呈。大德六年十月。中書省咨。如遇官物到於某處

指定端的可到前路日期於關文上書寫某日時到來某日起程前去行移前路官司遞運防送如不行指定實到日期致令前路守候者隨即將元發關文官吏取招斷罪至大四年刑部呈准各處行省并諸衙門起運官物不分貴細麄重俱要弓兵防送皆由起發官司之弊今後如必合防送之物從地頭官司於差劄上該寫弓兵定數如有濫給從初判署官吏責罰相應至治元年刑部呈准除大都路見今頭目押送外頭四省今後合發出軍流囚不限月日以寡就衆如及十名作一運次差有伎能幹慣熟之人管押直至遼陽行省交割各取明白收管照用外據河南陝西湖廣江西嶺北所轄去處并腹裏路分亦合依上發遣至治三年刑部呈准各處遇有合發流囚本處差人管押行移前路巡尉官司接劄轉發前去取各處印信收管元差長押直抵所指去處取明白收管回還若有踈虞着落拘該地面官兵追捕長押人員并巡防人等驗事輕重斷罪為例遞守都省准擬國朝典章至元十七年九月御史臺承中書省劄付據各處起運官物其所差押運人員往往不肯隨逐車輛用心關防或令車輛先行自後根趕及或越程前去安歇等候後有徑到地頭說往經十日或半月之上車輛才行到來以此多致所押物貨沿路踈失損壞私下着落站戶唱車人等陪償不惟損失官物耽悮公事實為滋引詞訟不便今後但有起運官物就取押運人等甘結文狀須要親為根逐押運晝夜用心關防毋致踈失損壞都省仰依上施行至元二十一年七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據南京等路宣慰司呈據襄陽路申切見本路經過雲南四川諸部蠻夷官員管押進呈馬疋諸物於內多有得替或因事赴上官員將帶梯己馬疋等物別貴把觧發明文俱稱進呈為名擅興前路官司呈狀或關牒倒行前路於隨處取要人員飲食馬疋草料擡物擡馬人夫恣意侵凌官司於所至之處為是進呈之物不敢違悮其所押物貨未知是否進上倒支破官錢動擾於民如此朦蔽上下俱無可見至甚未便今後遇有進呈等物若令給自本處官司明給申覆上司文觧并押運人員差劄前路文字開坐數目令經過去處依驗應付飲食草料合用人夫赴上亦憑元觧領納所進之物似不枉費官物庶使於民各得其益申乞照驗本司看詳襄陽路所申若令行省等衙門差劄明白開寫合運官物應付脚力實為允當具呈中書省照詳都省議得依准所呈今後遇有進呈物件本處官司打角了畢點數箱籠包匣稱見斤重於押官差劄并關文上明白開寫行移前路應付脚力人夫遞運前來所司驗數收受外據飲食草料

依例施行至元三十年七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據監察御史呈因公差至陝州胡城站西路遞押綱葡萄酒馱色目人員通起馬一百一十一疋內駝酒馬六十二疋押運官乘騎并馳行李馬一十四疋元剌赤騎坐三十五疋本站馬數不敷與前站相併又有打過上站馬疋應付去訖又體知得陝西漢中道廉訪司察知使臣元里納鋪馬上夾帶水銀本司見行取問畢職照得大都至安西各站鋪馬多寡不一擬實馱酒馬六十二疋押運官行李回馬四十九疋如此多冒蓋因元起發官司於起馬關文內不行明白開寫實起馬疋縱令押運官中間恣意稍帶諸物其各處所設脫脫禾孫止憑前站關文即行應付並不盤當習成此弊奉中書省劄付都省議得今後各處起運係官諸物自起程官司將物貨盤稱見數如法打合封記備細數目於押物人若劄內明白開寫驗實起數目可起馬疋并元判赤斟酌緩急分作運次應付經過脫脫禾孫更為點視照勘差劄不致夾帶余物如有犯之人同元起發官司一體治罪及脫脫禾孫不為用心分間亦為嚴加罪責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皇慶元年九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濟寧路備濟州申任城縣准捕盜官牒照得江南各省押運到官物人員各費行省劄付麄重物價並要防送動將捕盜官吏打罵及將弓兵人等吊拷剝脫衣服都省照得先為遞運係官諸物除金銀寶鈔貴細物貨合用防送弓兵照依路關文隨即應付多者不過一十五名押運人員不合多餘差占及不得須要捕盜官防送外據麄重物貨弓人甕園之物不須防送又照得多有海外諸番進呈獅象虎豹濮馬犀牛猿猴并江浙四省押運到年例支持皮貨糟薑漆器桐油等物并海道屯田遞運粮斛鎮子國來魚貨小料船隻并赴任回還官員老小自己船隻及紙經抄經文茶貨甘橘藥物木瓜銅器心紅枸剛劄相撲人等到來本鎮有押運人員止憑前路關文便要正馬弓兵及正官防送實是生受合行備申乞照詳施行得此本部議得弓兵之設本以巡警盜賊其各處起納諸物不分貴細麄重一槩差發官兵護送實妨巡捕事繫利害以此參詳如蒙都省再咨各處行省除進呈茶貨金銀鈔錠絲綿疋帛貴細物貨依例上差弓兵其物麄重不須防送照會本部禁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依上施行大德典章大德五年十月二十四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奉省判本部呈伯顏簽省言擾民不便事內一件東平路起運諸物元定千斤百里中統鈔一十兩草料湧貴官支脚價不敷自今街下顧脚千斤百里該鈔一十七兩若依街下脚價中統鈔一十七兩顧

覔不欲擾民曹州申今後千斤百里脚價例量添一倍河間路中如蒙照依街市兩平和顧相應河南行省谷河南府申和顧脚力元定千斤百里山路一十二兩平川一十兩近年諸物湧貴其得脚價不敷合無照依自令各路車扙賞該價錢預為支發兩平和顧似不擾民至元二十九年蘄黃運糧下水千斤百里脚錢中統鈔六錢別無上水定例議得上水比下水增倍作一兩二錢旱脚價錢亦合比元定之上量添加五本部議得山路脚錢一十二兩平川一十兩雖是在先已定通例如緣比年諸物湧貴遞運額數止循舊例實是虧民參詳除大都至上都并五臺脚價外其余路分今後應有遞運諸物水脚價錢比附行省所擬上水添作一兩下水止依舊例六錢旱脚山路作一十五兩平川一十二兩於不以是何錢內隨帥放支相應奉都堂鈞旨運送兵部照勘明白議擬通例連呈奉此照得至元二十五年四月本部與戶部講究定各都應起諸物千斤百里平川支中統鈔一十兩山路一十二兩水路六錢又於大都路倒除水脚卷內照得千斤百里下水支鈔七錢上水八錢為不見幾年分定例行據大都路備通州申官顧水脚於大德三年為江西省到本和顧到水脚價例係蒙省委倒除官定擬到上水八錢下水七錢到今依此例和顧外據和

顧水脚即與官顧例同旱路平川和顧脚價錢二十兩山路和顧馳運五臺帖貲擬支鈔三十六兩開申乞照驗及照得元貞二年六月承奉中書省劄付江浙省備杭州路申約量定擬裏河千斤百里支中統鈔六錢外江上水七錢下水六錢移咨本省更為可否相應依上施行又照得大德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高唐州申遞運官物差撥百姓車牛生受都省議得起運官物已有定例程限今後各處行省應起諸物趂河水通流分運起遣若遇河水結凍地面官司將緊用細物秤盤實有斤重官為兩平和顧快便脚力直至前路總管府交割合該脚價於本路不以是何係官錢內即便應付等事除外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奉此除遵依外今奉前因本部議得遞運脚力若從諸路兩平和顧先行放支脚價慮恐各路為無定例冒破官錢將來倒除倚有爭懸各言彼處體例如此似難關防以此參詳除大都至上都并五臺脚價外其余路分比附各處所擬千斤百里中統鈔為則量添旱脚山路作一十五兩平川一十二兩江南腹裏河道水脚上水作八錢下水七錢江黃河上水一兩下水七錢驗實有斤重於不以是何官錢內即便放支和顧遞運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除下水脚價擬依舊例六錢外余准部擬除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大德六年七月日袁州路奉江西行省劄付據南康路申准饒州路關准信州路關准衢州路關照得大德五年十二月初二日據常山水站申有福建閩廣南劍汀泉饒信等路起解金銀段疋等項綱運從本路經過或三扛五扛先差長押官并庫官庫子管押續後或兩次三次又差庫官庫子人等管押根趕元委長押官并要站船裝載每長押官庫官庫子人等依准前路文字不問五扛之上十扛之下例要遞運船一隻站船二隻今後起解物件如四扛之上十扛之下莫若今所委人員就坐遞運船隻免用站船四扛之下所委人就坐站船免用遞運船隻如此似望兩得其便乞照詳得此申覆通政院照詳去後大德六年四月初四日承奉通政院劄付該准申施行奉此關請依奉通政院劄付事理施行准此申乞照驗

省府仰依上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九震

運　一

五運

蘇子由古史三皇本紀太昊伏犧氏風姓亦曰庖犧以木德王天下爲三皇首伏犧氏既衰而共工氏伯九州自謂水德失五行之叙其後神農氏興以火德繼木爲大師也冊府元龜太昊帝庖犧氏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事物紀原通曆曰太昊木德王始有甲曆五運須臾始學篇曰天地立有天皇以木德王則五運之起自天皇氏始也然天地開闢之初溟涬鴻濛萬物未立五運相乘宜未詳也當自太昊爲昊王子年拾遺記曰伏犧以木德稱王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甲號曰木皇此宜五德相承之始也後漢班固典引曰肇命人主五德初始莫不開元于太昊注云謂庖犧始以木德王也前漢郊祀志贊曰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乎震故庖犧氏受木德漢鑑續事始引徐秀帝王年代圖云伏犧爲百王首故易曰帝出乎震即帝王五運震爲木起自太昊也炙轂子曰五運有二說鄒衍以相勝劉向以相生

自伏犧至顓頊以木火土金水相承漢魏以還共遵劉說孟說錦帶前書亦曰伏犧始以木德出乎震故曰太皡羅泌路史黃帝後紀祭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極咨於岐雷而內經作冊府元龜伯禹夏后氏虞舜禪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故夏后氏尚黑（以建寅之月爲正物生黑色）戎事乘驪（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牲用玄（玄黑類也）湯伐桀踐天子位乃改正朔服色尚白朝會以晝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初契封商湯當殷而受命故二號）故殷人尚白（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白色）戎事乘翰（翰白色馬）牲用白　周武王伐紂踐天子位水生木故爲木德號曰周室故周人尚赤（以建子之月爲正物萌色赤）戎事乘騵（騵駵馬白腹）牲用騂（騂赤類）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爲侯伯與周別五百載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謂從秦仲至孝公强大顯王致霸與之親合也）合十七歲而霸王者出焉（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武王昭王皆霸至始皇而王天下）西漢會要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爲行秦謂周爲火德滅火者水故自謂水德師古曰騶子即騶衍）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　秦兼天下頗推五勝而自以爲獲水德乃以十月爲正色上黑漢興方綱紀大基庶事草創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帝曆然正朔服色未覩其真云　高祖立爲沛公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也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皆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雖明習曆及張蒼等咸以爲然是時天下初定方綱紀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襲秦正朔服色文帝時賈誼以爲漢興二十餘年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更草具其儀法色上黃數用五帝謙遜未遑也

文帝十六年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服色上黃張蒼以爲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隄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十月陰氣在外故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也或曰十月百草外黑內赤也）與德相應公孫臣言非是罷之明年黃龍見成紀（天水之縣也）文帝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新垣平玉杯詐覺是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　武帝即位天下乂安縉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趙綰王臧議草改歷服色事未就竇太后不好儒術使人按綰臧自殺元封七

年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是時御史大夫倪寬明經術上乃詔寬曰今宜何以爲正朔服色何上寬與博士賜等議皆曰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創業變改制不相復推傳序文則今夏時也於是迺詔以七年爲元年大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定官名協音律　班固曰漢興之初庶事草創唯一叔孫生畧定朝廷之儀若迺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數世猶未章焉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張蒼據水德公孫臣賈誼更以爲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爲盛大初改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爲五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爲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劉向父子雖有此議時不施行至光武乃用火德耳）昔共工氏以土德間于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皆不永由是言之祖宗之制蓋有自然之應順時宜矣史記列傳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

定律令（注如淳曰此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贊曰謂以此歙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注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為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其均日若猶及之辭注索隱曰言均既為得）至於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漢書光武記建武二年正月始正火德色上赤（漢初土德色尚黃至此始明火德徽幟尚赤服）三國志魏文帝以漢元康元年十一月受禪給事中博士蘇林董巴上表曰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遂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議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承土行十二月幸洛陽以夏數得天故即用夏正而服色尚黃又詔以漢火行也火忌水故洛去水而加隹魏於行次為土土水之壯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變雒為洛明帝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於是有司奏以為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為正三月定曆改年為孟夏四月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為五帝三皇禮不相襲正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特進九卿中郎將大夫博士議郎千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為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為正月考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旂朝會建大白之旗改太和曆曰景初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為曆數之序初高堂隆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於是數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齊王芳以景初三年即位十二月詔曰烈祖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月晉書武帝紀太始元年即位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

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為弘奏可史臣曰晉為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欲短而倒之為二百也習鑿齒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齎恨於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竊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為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其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正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迫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躍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尅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揔六合猶不見存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己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

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志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釁於亡秦起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己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之君有德之主式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積勳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湯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伏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闇人受尊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足於不正即情而常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凝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曆之不足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此史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十二月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服色尚黃數用五未祖辰臘犧牲日五郊立氣宣贊時令敬授民時行夏之正時有司奏國家繼黃帝之後宜為土德故神獸如牛牛土畜又黃色顯曜其符也於是始從土德天興中李先之子密問於先曰子今為魏臣將後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始皇至齊受禪實五百餘載矣孝文太和十四年八月詔曰丘澤初配尚宜定五德相襲分叙有常然異同之論首於往漢未詳之說疑在今史群官百辟丁議其所應必令合衷以成萬代之式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之作百代可知運代相承書傳可考雖

祚命有長短德政有優劣至於受終嚴祖殷薦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載舉其大略臣聞居尊據極允應明命者莫不以中原為正統神州為帝宅苟位當名全化迹流洽則不專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堯舜禪揖一身異尚魏晉相代少紀運殊桀紂至惡不廢承曆之叙厲惠至昏不闕周晉之錄計五德之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致別故張蒼以漢為水德賈誼公孫以漢為土德劉向以漢為火德以為水德者正以當有水溢之應則不推運代相承之數也以為土德者則以亡秦繼曆相即為次不推逆順之異也以為火德者懸登赤帝斬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以周為火德自茲厥後乃以為常魏承漢火生土故魏為土德晉承魏土生金故晉為金德趙承晉金生水故趙為水德燕承趙水生木故燕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為火德秦之未滅皇魏未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稱制玄朔故平文之廟始稱太祖以明受命之證如周在岐之陽若繼晉則晉亡已若弃秦則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為明驗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木為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聖各正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漢非若偏促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繫蠻夷非關中夏伏惟聖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統曆功侔百王光格同於唐虞享祚流於周漢正位中境奄有萬方今若并弃三家遠承晉氏則蔑中原正次之實存之無損於此而有成於彼廢之無益於今而有傷於事臣愚以為宜而尚黃定為土德又前代之君明賢之史皆因其可褒褒之可貶貶之今議者偏據可絕之義而不錄可全之理所論事大垂之萬葉宜並集中祕群儒人人別議擇其所長於理為悉祕書丞臣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尚書閭議繼近秦氏臣職掌國籍頗覽前書惜此正次慨彼非緒輙仰推帝始遠尋百王魏雖建國君民兆朕振古祖黃制朔綿迹有因成此帝業神元為首桉神元晉武往來和好至于桓穆洛京破亡二帝志摧聰勒思存晉氏每助劉琨申威并冀是以晉室銜扶救之仁越石深代王之請平文太祖抗衡苻石終平燕氏大造中區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而元氏受命於雲代蓋自周之滅及漢正號幾六十年著符尚赤後雖張賈緣議暫疑而卒從火德以繼周氏排虐嬴以比共工蔑暴項而同吳廣近蹈謬偽遠即神正若此之明也寧使白蛇徒斬雕雲空結哉自有晉傾淪暨登國肇號亦幾六十餘載物色旗幟率多取黑是又自然合應玄同漢始

且秦并天下革創法度漢仍其制少所變易猶仰推五運竟躋隆姬而況劉石苻燕世業促褊綱紀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豈可異漢之承木捨晉而為土耶夫皇統崇極承運至重必當推協天緒考審王次不雜以僭竊參之強狡神元既晉武同世桓穆與懷愍接時晉室之淪平文治太廟號太祖抑亦有由紹晉金德孰曰不可而欲次茲僞僭豈非惑乎臣所以悽悽惜之唯垂察納詔令群臣議之十五年正月侍中司空長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侍中吏部尚書中山王王元孫侍中尚書駙馬都尉南平王馮誕散騎常侍都曹尚書新泰侯游明根散騎常侍南部令鄧侍祖秘書中散李愷尚書左丞郭祚右丞霸城子衛慶中書侍郎封琳中書郎秦昌子崔挺中書侍郎賈元壽等言臣等受勑共議中書監高閭秘書丞李彪等二人所議皇魏行次尚書高閭以石承晉為水德燕承石為木德以秦承燕為火德大魏次秦為土德皆以地據中夏以為德統之徵皇魏建號事接秦末晉既滅亡天命在我故因中原有寄即而承之彪等據神元皇帝與晉武並時桓穆二帝仍修舊好始自平文逮于太祖抗衡秦趙終平慕容晉祚終於秦方大魏興於雲朔據漢棄秦承周之義以皇魏承晉為水德二家之論大略如此臣等謹共參論伏惟皇魏世王玄朔下迄魏晉趙秦二燕雖地據中華德祚微淺並獲推叙於理未愜又國家積德修長道光萬載彪等職主東觀詳究圖史所據之理其志難奪今欲從彪等所議宜承晉為水德詔曰越近承遠情所未安然考次推時頗亦難繼諸賢所議豈朕能有違奪便可依為水德祖申辰臘冊府元龜後周閔帝元年春正月辛丑即天王位是日魏槐里獻赤雀百官奏議云帝王之興必更正朔明受之於天革民視聽也逮于尼甫稽諸陰陽云行夏之時後王所不易今魏曆告終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寔當行錄正用夏時式遵聖道惟文王誕玄氣之祥有黑水之讖服色烏制曰可隋書文帝紀開皇元年六月癸未詔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為火色其郊及社廟依服色之儀而朝會之服旗幟犧牲各令尚赤戎服以黃七月乙卯帝始服黃百寮畢賀　崔仲方傳高祖受禪召崔仲方與高熲議正朔服色事仲方曰晉為金行後魏為水周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統又聖躬載誕之初有赤光之瑞車服旗牲並宜用赤又觀帝除六官請依漢魏之舊帝皆從之　盧賁傳高祖受禪賁為開府命賁清宮因典宿衛賁於是奏改周代旗幟更為嘉名其青龍騶虞朱雀玄武千秋萬歲之旗皆賁所創也唐書玄宗開元中有上書請以皇家為金德者中書令蕭

嵩奏請集百寮詳議侍中裴光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冊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誚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寮集議之事（王欽若日曆作）（事綱）天寶九載七月詔曰三王變統質文既不相襲五德承時服色遵於所尚至旗常改制驊輸異宜所以表軍國之容谷聲明之度事之大者安可因循而已焉國家膺推紐之期纂黃中之曆思章垂範運既屬於惟新旗幟同色義必在於華故須者俯納群議式明統緒故得天人致和風雨時若豈朕躬非德克廣睿圖實累聖鴻休允膺景運稽古之大既有昭明文物所資理宜詳正其諸衛應隊仗所用緋色幡等並改為赤黃色庶克遵於通變諒有叶於從宜其諸節度并管內軍使等亦宜准此九月處士崔昌上封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為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負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上心遂定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為左贊善大夫包為虞部員外十載五月諸衛幡旗色始改為赤黃十二載五月己酉復以魏周隋依舊為恪及二王後其本封韓介酅等公如故貶崔昌上封推五行之運以皇家土德合承漢行自魏晉至隋皆非正統是閏位書奏詔公卿議是非相半時上方希古慕道得昌疏甚與意愜宰相林甫亦以昌意為是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疏奏曰昨夜雲開四星聚於尾宿天都堂會議之際陰霧四塞緒言之後晴空萬里此蓋天意明國家承漢之象也上以為然遂行之及是楊國忠恨李林甫之短乃奏云周漢遠不當為二王後衛包助邪獨與林甫計議大紊彝倫上疑之下包獄案鞫遂貶為夜郎郡夜郎尉崔昌為玉山郡烏雷尉並員外置代宗永泰中歸崇敬為膳部郎中時有術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請每四季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議之崇敬議曰案舊禮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祭青帝立夏之中迎夏於南郊祭赤帝先立春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地祀黃帝秋冬各如其方黃帝於五行為土王在四季生於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則否漢魏周隋共行此禮國家土德乘時亦以每歲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謂合禮今彭祖請用四季祠祀多憑緯候之文且據陰陽之說事涉不經恐難行用唐語林自古聖王五運之次凡有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為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為義漢魏共遵列說唐承隋代火運故為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常服赭赤也赭黃色之多赤者或謂之柘木其義無取高宗時王勃著大唐千年曆國家土運當承漢氏火德上自曹魏下自隋室自南北兩朝咸作一統不得取五運之次勃言迂闊

未為當時所許天寶中上書言事者多為詭異以冀進用有崔昌採勃舊說遂以上聞玄宗納焉下詔以唐承漢自隋以前曆代帝王皆廢黜更以周漢為二王後是歲禮部試土德惟新賦即其事也及楊國忠秉政自以隋氏之宗乃追貶崔昌并當時議者復酅介公焉冊府元龜周太祖廣順元年司天上言曆代帝王以五運相承前朝紹承水德今國家建號周朝合木德代水惟經法國以姓墓為臘今曆日所行合以今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丁未為臘從此王欽若等曰晉承後唐漢承晉本文不載所王之德據周稱木德即是漢為水晉為金以繼唐土德也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三月有司上言國家受禪於周周木德木生火合以火德王其色尚赤仍請以戌日為臘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四月布衣趙垂慶言皇家當越五代上承唐統為金德若以梁上繼唐傳後唐至國朝亦合為金德矧自禪代以來符瑞押至羽毛之類多色白者皆金德之應望改正朔易服色以承天統下尚書省集百官定議右散騎常侍徐鉉等奏議曰五運相承國家大事著於前載具有明文頃以唐季喪亂朱梁纂代莊宗早編屬籍繼立親雪國讎天下稱慶即以梁比羿浞王莽之徒不可以為正統也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後數姓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木天造皇

宋運膺火德況國初便祀火帝為感生于今二十五年圓丘展禮已經六祭年穀豐登干戈偃戢必若聖統未合天心焉有太平得如今日豈可輒因獻議便從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上繼唐統為金德且後唐已下奄宅中區合該正統今便廢絕禮實無謂且五運代遷皆親承受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按唐書天寶九載崔昌獻議曰魏晉至周隋皆不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立周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是時朝議是非相半集賢學士衛包扶同李林甫遂行其事林甫卒後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崔昌衛包並皆遠貶此又前載甚明況今封禪有日宜從定制上荅殊休從之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九月開封府功曹參軍張君房言國家當繼唐土德統用金德朱梁纂代不可以承正統其晉氏稱金德而江南李昇實稱唐其後漢承晉為水止四年而滅周承漢為木止九年而四方分據太祖以庚申年受周禪開寶乙亥歲平江南及太宗定并汾自是一統是國家稟金德以受命其驗明矣并獻所著論四卷真宗曰若此言者多矣且國初詢群議為火德今豈敢驟改邪　天禧四年五月光祿寺丞謝絳上書曰夫帝王之興必推五行盛德所以配天地而符陰陽也推五行者必本諸國瑞稽諸象曆視所興之

基所承之後於是服色制度郊祀正朔因而準之是故神農氏以火德有火星之瑞聖祖以土德黃龍地螾見夏以木德青龍止於郊商以金德山澤自溢周以火德有赤烏之符自漢之興王火德者以謂承堯之後者蓋取赤帝子之驗文帝世賈誼以漢宜色尚黃數用五班固貶其疏闊張蒼好律歷謂漢迺水德之時河決金堤其符也又公孫臣曰始秦德水而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之應孝文亦命有司申明其事迨至孝武乃謂承堯之後非可改易迨世祖中興有赤伏之讖於是火德之論確然得正然則數子之議皆失之矣且漢堯之裔五帝之大莫大於堯而漢能因之是不墜其緒而善繼盛德者也切以國家應開先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王天下夫三皇莫大於聖祖承其後者猶漢之繼堯也然則推終始傳衆周之木德而火德其次且朱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及于周則李昇建國左右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亦不得正其統矣昔者秦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今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火德以繼堯者也夫土於五行位居其中國家兆運于宋作京于汴誠萬國之中區矣傳曰土為群主故曰后土洪範曰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今四海洽足嘉生

蕃衍頃之泰山醴泉湧通年京師甘露降作甘之兆斯亦見矣矧靈木異卉資生於土者不可勝道非土德之驗乎又聞在昔靈命肇發太祖生于洛邑而包絡惟黃鴻圖既建五緯聚于奎躔而鎮星是主及陛下昇中之次日抱黃珥朝祀太清含譽黃潤斯皆天意人事響效之大者也其餘神龜珍獸自遠至者或龜或介僉有厥應然非耳目之所具也苟驗其一則土德之符在此矣陛下勿以變故為疑循舊自守且漢興至武帝越九十年始寖尋於火德至光武蓋二百載方習定乎正運國家受祚猶在五紀乃能興是正統敏於漢德甚矣是故天心在茲陛下拒而罔受民意若是陛下謙而弗答氣壅未宣河決遂潰豈不神哉然則天淵之勃流求德之浸患考驗五行相勝之說亦宜興土運禦時災已順考符應詳習法度不可以揖讓至德因循舊典廢天之休也其變量律歷之則車服衣冠之法圜丘方澤之事明堂辟雍之制宗廟薦饗之序方國朝會之典政教禮樂文質增損願下搢紳講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又言曰在昔黃帝兼三材而統天下天統得而天下治故伏羲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三統常合而迭為首黃帝合之而不死此之謂也少昊黃帝子也脩其德而守其統高陽德統俱變為人統高辛易之為地統唐堯高辛子也德統俱

變為天統虞舜受禪更其德遵其統故易曰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黃帝堯舜神變化而法乾坤統天而治者也其後夏為人統商為地統周為天統是故文武應天順人周公制禮作樂故黃帝堯舜姬周三統皆有天降之瑞神錫之符蓋能以明德通天而用天以統治天下也漢繼周為人統唐續漢為地統斯三統相傳之道也又泰昊以萬物生於東至仁體乎木故德始於木木以生火神農受之為火德故曰炎帝火以生土黃帝受之為土德黃者中之色土之象中土既正天命以定故曰黃帝土以生金少昊受之為金德金以生水高陽受之為水德水以生木高辛受之為木德木以生火堯受之為火德火以生土舜傳之為土德土以生金夏為金德金以生水商為水德水以生木周為木德木以生火漢為火德火以生土唐為土德是以五行因三微成著五運與三統兼行陛下紹天統受天命心與天通道與天廣國當應天明統紹唐正德顯黃帝之端緒彰聖益之丕烈改正朔易服色建大中殊徽號制禮樂定律曆謹權量審法度敦庠序考文章正風俗振黃道作此大略以荅天休與民更始為萬代法又按聖祖降於癸酉天書降於戊申太祖受禪於庚申陛下即位於丁酉中酉皆金也陛下紹唐漢之運繼黃帝之後三世變通應天之統正金之德斯又順也臣請用天為統以金為德然後尊皇帝於清廟冊聖益以帝稱郊祀黃帝以配天太祖作主以侑神宗祀聖益於明堂以配上帝太宗作主侑神配享有位祀於祧廟之祖然後封造父以王爵建原廟於趙城祀白帝於西時表福地於雍京此陛下統運之大猷祖宗之務事惟詳擇而行之詔兩制詳議議曰自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共工氏伯九域雖有水德而非其序炎帝神農氏以火承之黃帝軒轅氏繼王天下火生土故為土德少昊金天氏承之土生金故為金德高陽氏承之金生水故為水德帝嚳高辛氏承之水生木故為木德木生火故帝堯陶唐氏為火德火生土故帝舜有虞氏為土德土生金故夏為金德金水水故商湯為水德水生木故周為木德秦以水德在周漢水火之間亦猶共工不當五德之序遂以不載漢祖代秦上繼周統以木生火而為火德文帝時公孫臣賈誼稱漢當土德丞相張蒼又以當水德其後劉向父子以庖犧木德為始而漢得火焉雖建此議至後漢光武遂用火德魏受漢禪以火生土而為土德土生金晉為金德南朝自宋至陳咸當閏位金生水後魏承晉為水德水生木後周承魏為木德木生火隋承後周為

火德火生土唐承隋為土德至開元中言者以今為金德百僚詳議業先庭請依舊為定從之朱梁篡代同夫羿浞王莽非可當於運序莊宗早編屬籍親雪國讎中興唐祚遂承其運土生金晉承唐為金德金生水漢承晉為水德水生木周承漢為木德木生火皇朝承周遂為火德雍熙初趙垂慶上言宜越五代上承唐統為金德事下尚書省議徐鉉等議以為皇宋運膺火德祀赤帝為感生于今積年不可輕議改易詔從鉉議令謝絳所述以聖祖得土瑞宜承土德且引漢承堯緒為火德之比雖班彪叙漢祖之興有五其一曰堯之苗裔及序正統乃越秦繼周非用堯之德今國家式用土德即當越唐承隋愈失五德傳襲之序又董行父請越五代紹唐為金德其度越累世上承百代之統則晉漢洎周咸帝中夏太祖實受終於周而陟元后豈可弗遵傳繼之序續于遐邈之統三聖臨御六十餘載登封告成昭姓紀號率循火德之運以燀炎靈之曜兹事體大非容輕議二臣所請難以施行詔可

徽宗政和七年十月一日詔以來年歲運曆數須告天下曰昔我先后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其歲月日時無易民用平康今朕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天地日月星辰氣運之數敎錫庶民以待來歲之宜惟爾萬邦率兹典常奉若天道欽厥時憲保于有極外薄四海罔或不祗政和八年戊戌歲運氣陽火太過運行先天太徵少宮太商少羽少角五氣運行各終其月日赫曦之紀北政司天相天之氣經于戊分太陽司天左間厥陰右間陽明太陰在泉左間陽明右間少陰歲半之前天氣太陽主之歲半之後地氣太陰主之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寒化六熱化七濕化五木位為初氣火為二氣相火位為三氣土位為四氣金位為五氣水位為終氣是為主氣初之氣少陽相火居木位二之氣陽明燥金居火位三之氣太陽寒水居火位四之氣厥陰風木居土位五之氣少陰大火居金位終之氣太陰濕土居水位是為客氣戊火太過赫曦之紀戊為太陽司天之政太陽寒水有以勝火火既受制其氣受平故曰上羽與正徵同蓋火之太過為大徵不及為少徵平為正徵以運推之陰氣內化陽氣外榮炎暑施化物得以昌其氣高其性速其收齊其病痓其穀麥豆其畜羊彘其果杏栗其色赤白玄其味苦辛鹹其藏心肺其蟲羽鱗以氣推之天氣肅地氣靜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小陽中治時雨迺涯還於太陰濕化迺布寒濕之氣特於氣交歲半以前民感寒氣病本於心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瀉之歲半之後民感濕氣病本於腎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一歲之間宜食元齡之穀以全

其與以資化源以助天氣。無使暴過而生疾。是謂至治。自是月朔布政。孟冬頒曆。率推致氣運。與之文辭以爲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璀栗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五　九震

運

禮運 禮記篇名孔穎達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為篇目者以曾子所問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

天運 莊子篇名 天運陸德明音義司馬作天員以義名篇 林希逸口義偶然分作一篇名以篇首非論天運也天地亦然**天其運乎**郭象註不運而自行也 成玄英疏言天稟陽氣清浮在上無心運行而自動之也**地其處乎**不處而自止也 疏地稟陰氣濁沉在下亦無心寧靜而自止**日月其爭於所乎**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疏晝夜照臨出沒往來自然如是既無情於代謝豈有心於爭處**孰主張是** 疏孰誰也是者指斥前文也言四時八節雲行雨施覆育蒼生亭毒群品誰為主宰而施張乎此一句解天運**孰維綱是**皆自爾 疏山岳崖育川瀆流注已容萬物運載無窮春生夏長秋殺冬藏是誰維持綱紀故得如斯此一句解地處也**孰居無事推而行是**無則無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則無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行耳 疏夫日月代謝星辰朗耀各有度數或由自然誰安居無事推筭而行之乎此一句解日月爭所也前三者並假設疑問顯發幽微故知皆自爾耳無物使之然也**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 疏機關也緘閉也玄冬肅殺夜宵暗昧以意抑度謂有主司關閉事不得已欲令如此以理推之皆自爾也方地不動其義亦然也**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自爾故不可知也 疏至如青春氣發萬物皆生晝夜開明六合俱照氣叙運轉致茲生育尋其理趣無物使然則天運行其義亦行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疏夫氣騰而上所以為雲雲散而下流潤成雨然推尋始末皆無攸攀故知二者不能相為**孰隆施是** 疏隆興也施廢也言誰興雲雨而洪注滂沲誰廢甘澤而致茲亢旱也**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 疏誰安居無事自勵勸勉作此澤雨而快樂邪司馬本作倦字**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疏彷徨迴轉之貌也噓吸猶吐納也披拂猶扇動也北方陰氣起風之所故云北方夫風吹無心東西任適或彷徨而居空裏或噓吸而在山中披拂升降略無定準孰居無事而為此乎蓋自然也 口義此數行句句精絕五箇乎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行一日一周天之自運乎地有四游上下豈一定而處乎日往月來卻喚作爭其所言如人相追奪也此三字雖下得主張維綱但是著力之意機緘不得已運轉不能自止言亦不由他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所以為雲為雨但不知雲為雨乎雨為雲乎如此設問豈不奇特隆施隆起也施止也與張弛同言或作或止孰為之也淫樂淫放也樂戲劇也勸助也言何人為放意戲累之事而助成此雲雨也四方皆有風此言起北方者順天形而言之天侍於此則風自北來或西或東或上或下彷徨往來之貌言上不言下文法也披拂搖蕩也 劉辰翁點校參差奇詭而近於物情興者比者俱不能得其彷彿也**敢問何故**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疏此句總問以前有何意故也**巫咸袑曰來吾語汝天有六極五常**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無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疏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袑名也六極謂六合四方上下也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人倫之常性也言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例皆如此但當任之自然具足何為措意於其間**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疏夫帝王者上符天道下順蒼生垂拱無為因循任物則天下治矣而逆萬國之歡心乖二儀之和氣所作凶勃則禍亂生也**九洛之事**劉辰翁點校九洛似謂洛書九疇也**治成德備監照下土** 疏九洛之事者九州聚落之事也言王者應天順物馭用無心故致天下太平人歌擊壤九州聚落之地治定功成八荒夷狄之邦道圓德備既合二儀覆載萬物又齊三景照臨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順其自爾故也 疏道合自然德均造化故眾生樂推而不厭百姓荷戴而不辭可謂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 口義發問不言人名又是自下簡筆法六極六氣也五常五行也六氣五行皆自然之理也九洛九州也洛聚洛也洛與落同古字通用治成德備言帝王順此自然之理以治九州功成而德備照臨天下而人皆戴之此乃三皇向上人也故曰此謂上皇 劉辰翁點校此問自無可對然亦疑斷簡語既不切又似不終**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 疏宋承殷後故商即宋國也太宰官號名盈字蕩方欲大己所疑故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 疏仁者親愛之迹夫虎狼猛獸猶解相親足明萬類皆有仁性也**曰何謂也** 疏太宰未達深情重問有何意謂**莊子曰父子相親何為不仁** 疏父子相愛出自天然此乃真仁何勞再

問曰。請問至仁。疏。虎狼親愛。厥義未弘。故請至仁。庶聞深旨。莊子曰。至仁無親。無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內。皮毛在外。外內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其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疏。夫至仁者。忘懷絕慮。與大虛而同體。混萬物而為一。何親疏之可論乎。然無心而順天下之親疏也。　劉辰翁點校。亦卞。太宰曰。蕩聞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疏。夫無愛無親。便是不孝。謂至仁不孝。於理可乎。商蕩不悟深旨。遂生淺惑。莊生謂其顯析義例。下文。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　疏。至仁者。忘義忘仁。可貴可尚。豈得將愛敬近迹以語其心哉。固不足以言也。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無名之境。然後至焉。　疏。商蕩之問。近滯域中。莊生之答。遠超外方。故知親愛之旨。非過孝之談。封執名教。不及孝之言也。　口義。以虎狼為仁。便與盜亦有道意同。此皆排抑儒家之論。但其言雖偏。亦自有理。坡云。惡虎不食子。知有父子。即為仁矣。至仁無親者。言相親而不自知。乃仁之至也。孝不足言者。盡仁之至。則孝不待言也。至仁過於孝。若大宰所問。乃事不及孝之言。言汝未能盡仁。則於孝為不及。我既盡仁。則過之矣。　劉辰翁點校。甚有情理。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冥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雖彰而愈非至理也。　疏。郢地居南。冥山北。故郭注云。冥山在乎北極。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無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冥山。仁孝彰而愈非至道。此注甚明。不勞更釋。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疏。夫敬在形迹。愛率本心。心由天性。故難。迹關人情。故易也。以愛孝易。以忘親難。疏。夫愛孝雖難。猶滯域中。未若忘親。澹然無係。忘既勝愛。有優劣焉。以此格量。難易明之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疏。夫騰猨斷腸。老牛舐犢。恩慈下流。物之恒性。故子忘親易。親忘子難。自非達道。孰能行此。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忘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恣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群生自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　疏。夫兼忘天下者。棄萬乘如脫屣也。使天下兼忘我者。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夫垂拱汾陽。而遊心姑射。揖讓之美。責在虛忘。此兼忘天下者也。方前則難。比後便易。未若忘懷

至適。忘智自然。將造化而同功。與天地而合德者。故能忘萬物之性於曠百姓之所為。大小咸得。垂流不息。利澤潛被。物皆自然。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當是時也。主其安在乎。此使天下兼忘我者也。可謂軒頊之前。淳古之君耳。其德不見。故天下忘之。斯則從劣向優。自粗入妙。遣之又遣。玄之又玄也。　劉辰翁點校。出諸其口。使人氣塞。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疏。遺。忘棄也。言堯舜二君。盛德深遠。而又忘其德。任物不為。斯解天下兼忘之難。利澤施於萬世。天下莫知也。泯然常適。　疏。有利益恩澤。惠潤群生。萬世之後。其德不替。而至德潛被。日用不知。斯解使天下兼忘我難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失於江湖。乃思濡沫。　疏。太息猶嗟嘆也。夫盛德同於堯舜。尚能遺忘不息。顯豈復太息言於仁孝。嗟嘆於陳迹乎。夫孝悌仁義。忠信正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　疏。悌。順也。德者。真性也。以此上八事。皆矯性偽情。勉強勵力。已致人勞役其性。故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并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　疏。并者。除弃之謂也。夫貴爵祿者。本為身也。身猶忘之。況爵祿乎。斯至貴者也。至富。國財并焉。至富者。自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者也。　疏。至富者。知足者也。知足之人。以不貪為寶。從令傾國資財。亦棄而不用。故老經云。知足者富。斯之謂也。至願。名譽并焉。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疏。夫至願者。莫過適性也。既性也。既一毀譽。混榮辱。忘物我。泯是非。故令問聲名。視之如涕唾也。是以道不渝。去華取實故也。　疏。渝。變也。薄也。既忘富貴。又遺名譽。是以道德淳厚。不隨物變也。　口義。冥山在北。自北而南行至於郢。則望北山皆不見矣。此是去之已遠。非不及也。等閑小小譬喻。以發過孝不及孝之意。亦自奇。將敬孝猶有迹也。愛孝則相忘也。自此以下。曰忘親。忘天下。天下忘我。但要一節高一節。此書筆法例如此。皆以有迹不若無迹。有心不若無心。遺。棄也。蔑視之意。蔑視堯舜不足以為德。澤及萬世不足以為仁。又豈以仁孝自誇美哉。太息而言。嗟嘆自誇也。孝弟仁義忠信正廉八者。世人以為美德。其實相勸勉以自苦而已。故曰自勉以役其德。不足多也。役。勞也。不足多。不足尚也。我之至貴。何取於國爵。我之至富。何取於國財。我之至願。何取於名譽。并者。皆弃去之也。至貴至富至願。無為之道也。國財。將國之財也。不渝。不變也。即所謂常然也。八者有為。以自役。而我常無為也。　劉辰翁點校。勉強以仁義忠信正廉。為役於名譽。亦猶貴富者之無并焉。卞哉。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

之野（疏北門成黃帝臣也欲明至樂之道故寄此二人更相發起也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天也洞庭之野天地之間非太湖之洞庭也）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疏怠退息也卒然也復重也惑闇也不悟至樂初聞之時懼然驚悚再聞其聲相悟音旨故懼心退息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心無分別有同暗惑者也）蕩蕩默默乃不自得（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疏蕩蕩平易之容默默無知之貌第二聞之體悟玄理故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芒然坐忘物我俱喪乃不自得 口義此段把樂來猛撲一項說話又是一般奇特始而懼繼而怠終而惑言我聞此樂如此三變蕩蕩精神散也默默口禁也不自得不自安也為此樂所驚駭也 劉辰翁點校其所言者非樂之謂也以樂言之則有其樂矣以聽者為主又高）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疏殆近也奏應也徵順也禮義五德也太清天道也黃帝既允門成第三聞樂體悟玄道忘知息慮是以許其所解故云汝近於自然也）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疏雖復行於禮義之迹而忘自然之本者也此是第一奏也）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疏循順倫理經常也言春夏秋冬更迭而起一切物類順序而生夏盛冬衰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但常任之斯至樂矣）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順不奪則至樂全 疏清天也濁地也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氣流布三光照燭此謂至樂無聲之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疏仲春之月蟄蟲始啓自然之理驚之雷霆所謂動靜順時因物或作至樂具合斯道也）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運轉無極 疏尋求自然之理無始無終討論至樂之聲無首無尾故老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也 疏僨仆也夫盛衰生死虛盈起復變化之道理之常數若以變化為常則所謂常者無窮也）而一不可待汝故懼也（初聞無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也 疏至一之理絕視絕聽不可待之以聲色故初聞懼然也 口義汝殆其然哉言我之樂而汝聽之宜其如此三變也奏作也徵猶琴徵也行之建之動作發起也人人事也天天理也禮義聲有條理也太清合造化也

謂始作之聲卒止如此自四時迭起以下又言作用之時變化驚動可喜可懼且作且止而未見歸宿之地也發生文也肅殺武也倫經次序也四時生殺萬物循序而生長既盛復衰猶樂聲之有文武倫序也琴有文武弦即此文武之類故曰文武倫經流光流暢光華也調其陰陽清濁之聲如此流暢光華若蟄蟲將奮而雷霆發聲之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故曰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首尾即終始也死生僨起所常無窮言或作或止既常且變故其常者無窮也求其歸一之地而未得故曰一不可待汝之所聞所以懼者如此）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所謂用天之道 疏言至樂之聲將陰陽合其序所道生物與日月齊其明此第二奏也）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於變化故不主故常 疏順群生之脩短在萬物之剛柔齊變化之一理豈守故而執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至樂之道無不周也 疏至樂之道無所不偏乃阬乃谷悉皆盈滿所謂道無不在所在皆無也）塗郤守神（塞其兌也 疏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郭注云塞其兌也）以物為量（大制不割 疏音量大小脩短隨物器量終不制割而從己也 劉辰翁點校卸知而不流）其聲揮綽（所謂闡諧 疏揮動也綽寬也同雷霆之震動其聲寬也）其名高明（名當其實則高明也 疏高如上天明如日月聲既廣大名亦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不離其所 疏人物居其顯明鬼神守其幽昧各得其所不相撓故老經云以道利天下其鬼不神也）日月星辰行其紀（不失其度 疏三光明耀依分而行綱紀上玄必無差忒也）吾止之於有窮（常在極止任也 疏止任也窮極也雖復千變萬化而常居玄極不離妙本動而常寂也）流之於吾止（隨變而往也 疏流動也應感無方隨時適變未常執守故寂而動也）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故闇然恣使化去 疏我至樂者真道也欲明道非心識故謀慮而不能知道非聲色雖望而不見非形質故追逐而不能逮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弘敞無偏之謂 疏儻然無心貌也四虛謂四方空大道也言聖人無心與至樂同體立志弘敞接物無偏包容萬有與虛空而合德）倚於槁梧而吟（無所復為也 疏弘敞虛容忘知絕慮故形同槁木心若死灰逍遙無為且吟且詠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言物之知力各有所齊限 疏夫目知所見基有涯限所以搆窮力馳逐亦有分齊所以搆屈至樂非心色等法不可以根窮故吾盡知其不及故止而不逐也心既有限故知覺見名此覆前予

（欲慮之等文也）形充空虛乃至委蛇汝委蛇故怠（夫形充空虛無身也無身故能委蛇委蛇任性而怵惕之情怠也　疏夫形充虛空則與虛空而無等量逶迤任性順萬境而無心所謂聚體黜聰離形去智者也只為逶迤任性故怵惕之情怠息此解第二聞樂也　口義陰陽之和日月之光亦只是和暢光華之意長短剛柔同為變化不可指定故曰變化齊一不主故常齊一同也故舊也不主故常言愈出愈新也滿阬滿谷言塞乎天地之間也塗郤塞其聰明也郤與隙同言七竅也然其聰明而守之以神隨萬物而為之劑量言我之作樂不用智巧而循自然也其聲揮動寬綽自然有高明之名鬼神守其幽即其鬼不神其魂不疲也日月星辰行其紀往來自然也若有止又若無止故曰止於有窮流於無止欲慮不知欲望不見欲逐不及皆形容其似有物而非有物之意四虛即太虛也我當是時立於大虛之中隱几而吟且欲見而不可及其形雖充滿而自忘其身若空虛然乃至於委蛇故紀而況汝乎汝惟如此故紀所以怠也）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也　疏再聞至樂任性逍遙怵惕之心於焉怠息雖復賢於初聞猶自不及後聞故奏無怠之聲斯則以無遣怠故郭注云怠既怠矣乃復無怠此其至者也此是第三奏也）調之以自然之命（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疏調和也凡百蒼生皆以自然為其性命所以奏此咸池之樂者方欲調造化之心靈和自然之性命也已）故若混逐叢生（混然無係隨後而生　疏混同也生出同風物之動吹隨叢林之出聲也）林樂而無形（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無別形　疏夫叢林鳴籟之聲無心而成至樂適於性命而已豈復有形也　劉辰翁點校叢生林樂猶疏法熾然）布揮而不曳（自布耳　疏揮動四時布散萬物各得其所非由牽曳　劉辰翁點校曳足聲也）幽昏而無聲（所謂至樂　疏言至樂寂寥超於視聽故幽冥昏闇而無聲響矣）動於無方（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疏夫至樂之本雖復無聲而應動隨時實無方所斯寂而動之也）居於窈冥（所謂寧極　疏雖復應物隨機千變萬化而深根寧極恒處窅冥斯動而寂也）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隨物變化　疏夫春生冬死秋實夏榮雲行雨散水流風從自然之理日新其變至樂之道豈常主聲也）世疑之稽於聖人（明聖人應世非唱也　疏稽留也夫聖人者譬幽谷之響明鏡之象對之不知其所以來施之罔知其所以往物來斯應應而無懷豈預前作法而留心應世故行流散徙不主常聲而世俗之人妄生疑惑也）聖也者達

於情而遂於命也（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疏所言聖者更無他義也通有物之情順自然之命故謂之聖）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疏天機自然之樞機五者五藏也言五藏各有主司故謂之官夫目視耳聽手把腳行布網轉丸飛空走地非由仿效稟之造物豈措意而後能為故五藏職司素分備足天樂之美其在茲也）無言而心悅（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疏體此天和非由措意故心靈適悅而妙絕名言也）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此乃無樂之樂樂之至也　疏焱氏神農也美此至樂為之章頌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道無不在故充滿天地二儀大無不包故囊括六極六極六合也假欲留意聽之亦不以耳根承接是故體茲至樂理趣幽微心無分別事同愚惑也　口義無怠不已也自然之命即自然之理也若混逐叢生者如萬物之叢生而混同相追逐也林樂林然而樂言林林總總無非樂也而不見其形布散揮動而不容力以牽曳幽昏而不可聞變動而無方所其所居乃在窈窈冥冥不可窮極不可窺測之地非生非死非榮非實行流散徙言不定也不主常聲即不主故常也世人至此疑而不曉乃以問於聖人稽考也問之意也達於情者達於實理也遂於命者極於自然也身之五官皆備而天機不動謂耳目手足雖具而見聞動作皆不自知此則得其自然之樂故曰天樂楞嚴經云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天機不張五官皆備之意也無言而心悅謂其悅樂有不容言者淺於此雖欲聽之而無所接所以惑也到此又撰出一頌此乃文字細繹之妙處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即是塞乎天地此頌四句本無別意添作一轉使成節奏此是作文之法）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懼然悚聽故是祟耳未大和也　疏以下重釋三奏三聽之意結成至樂之道初聞至樂未悟太和心生悚懼不能放釋是故禍祟之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遁跡也　疏再聞之後情意稍悟故懼心怠退其迹遁滅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以無知為愚愚乃至也　疏最後聞樂靈府淳和心無分別有同闇惑蕩蕩默默類彼愚迷不怠不懼雅符真道既而運載無心與物俱至也　口義前言懼怠惑未見其意到歸結處方說愚而可以入道這一轉尤妙且言人之求道須經歷如此境界方有進步處祟禍祟之意怠而遁是欲罷不能之時惑而愚是意識俱亡六用不行之時看此三節便似禪家作用其間說樂雖作三段亦無大分別但敷衍其言而已思）

（反劉辰翁點校至此方見所以言者然只以滿辭真作者意也）孔子西
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疏衛本昆吾之邑又是康叔
之封自魯適衛故曰西遊師金魯太師名金也奚何也言夫子行仁義之
道以化衛侯未知此術行用可不耶）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言仲
尼叡哲明敏才智可惜乎寄先王之聖迹執堯舜之古道所以頻遭辛苦
必致困窮）顏淵曰何也（疏問窮之所以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
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齊戒以將之（疏此下舉喻凡有六條第一芻狗第一
舟車第三桔槔第四楂梨第五狙猨第六好醜芻狗草也謂結草為狗以
解除也衍笥也尸祝巫師也將送也言芻狗未陳盛以篋笥之箱覆以文
繡之巾致齋絜以表誠展如在之將送冀其福祉貴之如是）及其已陳也
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
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
疏踐履也首頭也脊背也取草曰蘇爨炊也眯魘也言芻狗未陳致斯肅
敬既祭之後棄之路中故行人履踐其首脊蘇者取供其炊爨方將復取
而貴之盛於篋衍之中覆於文繡之下敖游居處寢臥其傍假令不致惡
夢必當數數遭魘故郭注云廢棄之物於時無用則更致他妖也）今而夫

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遊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
於商周是非其夢邪（疏此合芻狗之譬并合孔子窮義也先謂堯舜禹湯
先代之帝王也憲章文武祖述堯舜而為教迹故集聚弟子教遊於仁義
之域卧寢於禮信之鄉古法不可執留事同已陳芻狗伐樹於宋者孔子
曾遊於宋與門人講說於大樹之下司馬桓魋欲殺夫子夫子去後桓魋
惡其坐處因伐樹焉削剗也夫子嘗游於衛衛人疾之故剗削其迹不見
用也商是殷地周是東周孔子歷聘曾困於此良由執於聖迹故致斯弊
狼狽如是豈非惡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
眯邪（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無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適時用也時
過而不棄即為民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疏當時楚昭王聘夫子領徒
宿於陳蔡之地蔡人見徒衆極多謂之為賊故興兵圍繞經乎七日糧食
罄盡無復炊爨從者餓病莫之能興憂悲困苦鄰乎死地豈非遭於已陳
芻狗而魘邪口義此段譏吾聖人在孔子時已有荷蓧丈人楚狂接輿
長沮桀溺皆是此一種人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已則棄之
篋匱也衍笥也蘇取草也眯塵入其目也蓋謂儒者所學皆古昔陳言不
足用於今世也劉辰翁點校一節好一節使人忘飢失睡文章之鼓吹文

傳之汨猶也）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
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疏夫舟行於水車行於陸致於千里未足
為難若推舟於陸求其運載終沒一世不可數尺）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
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疏此合喻也蘄求也亦今古代
殊豈異乎水陸周魯地異何異乎舟車）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
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
勞而有功也疏方猶常也傳轉也言夫子執先王之迹行衰周之世徒
勞心力卒不成功故削迹伐樹身遭殃禍也夫聖人之智接濟無方千轉
萬變隨機應物未知此道故嬰斯禍也口義川陸舟車之喻言時不同
也無方之傳不執一之道也自古所傳自有隨時不執一之道所應世而
不窮）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
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疏桔槔挈水木也人牽引之則俯下捨放之則
仰上俯仰上下引捨似人委順無心故無罪夫人能虛己其義亦然也
口義俯仰隨人而無所容心即無方應物之喻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
法度不矜於同而務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疏矜美也夫三皇
五帝步驟殊時禮義威儀不相沿襲美其適機不治以定不貴率今以同

古）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
（疏夫柤梨橘柚甘苦味殊至於數實而皆可於口譬三皇五帝澆淳異世
至於為政咸適撫宜也）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
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疏帝王之迹蓋無常準應時而變
不可執留豈能膠柱刻船居今行古也口義柤梨橘柚人皆美之而其
味各不同此三王不同禮五帝不同樂之喻柤梨屬似棃而醋）今取猨狙
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
乎周公也（疏慊足也周公聖人譬淳古之世狙猨狡獸喻澆競之時是以
禮服雖華猨狙不以為美聖迹乃貴末代不以為尊故毀禮服猨狙始慊
其心棄聖迹蒼生方適其性口義以古人之禮樂而強今人行之是猶
猨狙而衣以人之服也不曰人之服而曰周公之服意在譏侮聖賢故多
如此下字周公制禮有冕服衣裳之制故曰周公之服）故西施病心而矉
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
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疏西施越之美女也貌極妍麗既
病心痛矉眉苦之而端正之人體多宜便因其矉蹙更益其美是以閭里
見之彌加愛重鄰里醜人見而學之不病強矉倍增其醜故富者惡之而

不出貧人棄之而遠走捨己效物其義則然則達我斷皆學顰之過也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　疏所以猶所由也顰之所以美者由乎西施之好也彼之醜人但美顰之麗雅而不知由西施之姝好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疏總會譏文緒成知音窮之事迹章中其義矣　曰美顰麗顰也以今人而學古人猶以里女而學西施之嚬顰之所以美者必有西施而後可道之所以行必見古人而後可而夫子言汝夫子也此段凡六譬喻節節皆好為文要難於譬喻王臞軒嘗云平生要自做兩譬喻不得纔思量得皆是前人用了底在于一書譬喻處件件奇特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　疏仲尼雖領徒三千號素王而盛行五德未聞大道故從魯之沛自北徂南而見老君以詢玄極故也　劉辰翁點校皆是章意觀處成實如同時而語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　疏聞仲尼有當世賢能未知頗得至道不答言未得自是望書故曰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　疏問於何處尋求至道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也　疏數筭術也三年一閏天道小成五年再閏天道大成故言五年也道非術數故未得之也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疏更問求道用何方法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　此皆託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　疏十二年陰陽之一周也而未得者明以陰陽取道而道非陰陽故下文云中國有人非陰非陽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劉辰翁點校其設次第也有謂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疏夫至道深玄妙絕言名非無非有不自不他是以不進獻於君親豈待告於子弟所以然者無他由也故託孔老二名聖以明玄中之玄也中無主而不止　心中無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　疏若使中心無受道之主假令聞於聖說亦不能止住於胷懷故知無他也外無正而不行　中無主則外物亦無正己者也故未嘗通也　疏中既無受道之心故外亦無能正於己者故不可行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疏由從也從出內者聖人垂迹顯教也良由物能感聖故聖人不應若使外物不能稟受聖人亦終不出教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無主於中則無以藏聖道也　疏隱藏也由外入者謂學不成性也由其外稟聖教寘在心

中若使稟無受入之心則無藏於聖道　曰義度數禮樂也陰陽萬物之理也五年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日精微求之久而未得爾自道而可獻以以四句發得極妙即是道不可傳乃如此發出述縣言語又曰中無主而不止非自見自悟也言學道者雖有所聞於外而其中自無主非所自得雖欲留之不住也外無正者無所質正也今禪家所謂印證也在我既有所自得而質之有道之人得其印證則可以自行我無所得則何以印證於人此兩句雖分中外其實只要自得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此謂教人者我之言雖自中出而汝不能受吾與回言終日不違能受者也汝不能受則聖人不告汝矣故曰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此言受教者我言雖自外而入汝之聽汝未有見而中無所主雖聞其言亦無得也即禪家所謂從門而入者不是家珍汝既無得則但以聖人為隱聖人實不隱也二三子以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便是此意此四句儘自精微須子細參究道之不可傳無他故也其病在此四句而已故先曰然而不可者無他也　劉辰翁點校外面合不著便不是故不出猶不出乎此也外入是客也無主則客何所容故不隱聖人皆自謂也猶言識者也名公器也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疏名鳴也公平也器用也名有二種一是命物二是

毀譽今之所言是毀譽名也不可多取　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疏夫令譽善名天下共用必其多取則矯飾過實而爭競斯起也仁義先王之蘧廬也　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游寄而過去則冥若滯而係於一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疏蘧廬逆旅傳舍也覯見也示久也夫蘧廬舍客不可久停仁義禮用詑且暫容停久處譽生聖迹留滯責起　劉辰翁點校令人見蘧廬語以為病類知世外立言之意哉觀而多責四字使人流涕凡有乎此者皆將望而取償於我一不至則前者失矣語有反而相成者帶於意而意真曉而傳借而無反豈可與癡人道哉妙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隨時而變無常迹也以遊逍遙之墟　疏古之真人和光降迹逍遙而行傳變應物而用人非何異乎假借塗路寄託宿止暫時游寓蓋非真實而動不傷寂應不離真故恒逍遙乎自得之場彷徨乎無為之境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疏苟且也簡略也貸施與也知止知足食於苟簡之田不損已物立於不貸之圃而言田圃者明是聖人養生之地逍遙無為也　有為則非仁義苟簡易養也　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疏只為逍遙累盡故能無為恬淡苟簡苟且簡素自足而已故

易養也不貸無出也不貸者不損己以為物也　疏不損我以益彼故無所出此三句覆釋前義也　古者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也不偽矣　疏古者聖人行前簡等法謂是神采真實而無假偽逍遙任適而隨化遨遊也　劉辰翁點校自愛自解有精有氣弟子服弟子服　口義名不可多取此譏儒者好名也蘧廬草屋也仁義不可久處言有迹者不可久也覯見也纔有形迹可見則禍患之所由生故曰覯而多責假道託宿不可久處也逍遙則化之意苟簡苟且也言隨時而不著相也不貸者猶今人言不折本也易養易足也無出不用力無費於我也采真求取真實之理也　以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　天下之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于不貸之圃也　疏夫是富非貧貪於貨豈能讓人財祿是顯非隱滯於榮位者何能與人名譽親愛權勢矜矜於物者何能與人之柄柄權也重威纖風塵膝榮利者故能秉之易遺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　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　疏操執權柄恐失所以戰慄捨去威力畏去所以憂悲　劉辰翁點校切骨語　而一無所鑒　劉辰翁點校鑒戒也　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　疏

是富好權之人心靈息暗常滯名利一無鑒識豈能闚見玄理而休心息智者乎如是之人非復是戮未加而情性以困故是自然刑戮之民　口義此即是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之意操之而患失則戰慄舍之而進繼則自悲三者皆然無所鑒者畧無所見也闚視也所不休逐而不知返也心無明見而不能反視其迷此天奪其魄之人也天之戮民言天罰之以此者也　劉辰翁點校闚覓洞之也諷其言有父子之愛未知當日之有無由今思之何可無也老人眼老人耳句句刺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　疏夫怨敵必殺恩惠須償取內自取與外與他臣子諫上君父教下應青春以生長順素秋以殺罰此八者正治之器不得不用之也　唯循大變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弗開矣　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疏循順也湮塞也唯當順於大變隨於變化達於物情而無滯塞者故能用八事治之正事合於正理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之不能如是者天機之門擁而弗開天門心也　口義怨恩之間曰諫所及之間曰教有此八者之用器用也用所當用曰正必無心者方能用之循大變順造化也無所湮無所汩也我能循造化而無所汩則在我者正而後可以正物我未能無心而以自然之理為不

然則是其胸中之天已昏塞矣故曰天門不開詩曰天之牖民使是天門之意　劉辰翁點校以諫教比於取與生殺之也恩怨深然非凡書不能道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　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　疏仲尼滯於聖迹故發辭則語仁義夫播穅眯目目睛故不能辨東西蚊虻噆膚膚痛則徹宵不寐是以外物擾為害必巨況乎仁非天理義不率性揩己效物便其本性其為害也豈眯目噆膚而已哉噆齧也　劉辰翁點校患仁義者病人之之病昧然傷於吾心猶糠之眯目蚊之噆膚能使人顛到不寐豈獨人之病我而吾亦病甚矣　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憯之以加其性故亂　疏仁義憯毒甚於蚊虻憤憒吾心令人煩悶擾亂物性莫大於此本亦作憒字者　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疏放縱任也欲使蒼生淳樸之性者莫若絕仁棄義則反其我樸也仲尼亦宜放無為之風教隨機務而應物總虛妄之至德立不測之神功亦有作放方往反放依也　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無由得也　疏傑傑然用力貌夫揭

仁義以趨道德之鄉何異乎打大鼓以求逃亡之子彼鼓聲大而亡子遠仁義彰而道德廢也　劉辰翁點校放風而動同其可以鼓動之聲總德而立猶總乎而立不可則屹然勿動　口義噆膚眯目偏說逆心之喻也昔卯夕也左傳曰居則備一昔之衛憯然慘之狀也言自昔也憤吾心逆吾心也亂莫大焉言自亂性也故風順化也順化而行故曰放風而動總執也若使天下不失本然之朴則皆順化而行執德而立又何待教之哉王建路鼓于寢門建鼓言所建之鼓也揭呼天下之人而教之猶負大鼓而求亡子也傑然自高之貌　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足　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但自然耳無所偏尚　疏浴洗也染緇曰黔烏黑也辯者別其勝負也夫鵠白烏黑稟之自然豈須日日浴染方得如是以言物性其義則然然黑白素質各足於分所遇斯適故不足於分所以論勝負亦言辯變也黑白分定不可變白為黑也　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　夫全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疏憍名立譽揭物觀規此乃狹劣何足自多唯忘遺名譽方可稱大耳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疏此總結前文斥仁義之弊夫泉源枯竭魚傳沫以相濡樸散淳離行仁義

以濟物。及其江湖浩蕩，各足所以相忘，道德深玄，得性所以虛淡。既江湖比於道德，濡沫方於仁義，以此格量，故不同日而語矣。　口義：鵠之白，烏之黑，自然而然，不待浴之黔之。此二黔最佳黔黑也。黑白之朴，言黑白皆有自然之質，無美無惡，不足致辯，以名譽而觀示於天下，使有是非之意，有譽則有毀，此心便不廣大矣。黑白是非之辯也。魚之呴濡，其能幾何？若處之江湖，則相忘於水中矣。至道之世，各循自然，無所是非，則上下亦相忘矣。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劉辰翁點校：又盡餘意。　疏：老子方外大聖，變化無常，不可測量，故無所談說也。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疏：不的姓名，直云弟子，當時升堂之類，共發此疑。既見老子，應有規誨，何所聞而三日而不談也。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郭：言老聃能變化。　疏：夫龍之德，變化不恒，以況至人，隱顯無定，故本合而成妙體，妙體窈冥，散迹而起文章，煥爛。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疏：言至人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也。劉辰翁點校：譬龍固異，說龍亦異。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疏：嗋，合也。心懼不定，口開不合，復何容暇闕規訓之言乎。　口義：林曰：規，誅也。合而成體，渾然者也。散而成章，粲然者也。龍在天地之間，可見而不可

見，故有散合之喻。乘乎雲氣，在造化之上也。養乎陰陽，言以天地之道自養也。嗋，合也。張而不合，無所容言也。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疏：言至人其處也，若死尸之安居，其出也，以龍神之變見，其語也，如雷霆之振響，其默也，類玄理之無聲。是以奮發機動，同二儀之生物者也。既而或處或出，或語或默，豈有出處語默之異，而異之哉？然則至人必有出處默語不言之能，故仲尼見之，口開而不能合。賜亦可得而觀乎？劉辰翁點校：演而伸之無崖。遂以孔子聲見老聃。疏：賜，子貢名也。子貢欲至觀至人龍德之相，遂以孔子聲教而往見之。　劉辰翁點校：字字可想。敝又改為，不失故步，優優雅也。語又溫厚可愛。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疏：倨，企也。運，時也。老子自得從容，故企堂敖誕，物感斯應，發微其言。予年衰邁，可以教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王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疏：澆淳斯異，步驟有殊，用力用兵，逆順斯異，故云不同。聲名令聞，相係一也。先王乃排三王為非聖，有何意旨，可得聞乎？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為不同？疏：汝少進前，說不同所由。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疏：堯舜二

人，即是五帝之數。自夏禹以降，便是三王。堯讓舜，舜讓禹，禹治水而用力；湯伐桀而用兵；文王拘羑里而順商辛；武王渡孟津而逆殺紂，不同之狀可略言焉。老聃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王五帝之治天下。疏：三皇者，伏羲、神農、黃帝也。五帝者，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也。治天下之迹，列在下文。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疏：三皇行道，人心淳一，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故親死不哭，而世俗不非之也。非之則強哭者衆。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疏：五帝行德不及三皇，使子父兄弟更相親愛，而降殺之服，以別親疏。既順人心，亦不非毀。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疏：舜是五帝之末，其俗漸澆，積散淳離，民心淳競，遂使懷孕之婦，十月生子，五月能言，古者懷孕之婦，十四月而誕育，生子兩歲方始能言，澆淳既華，故與古之來異也。不至乎孩而始誰，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疏：未解孩笑，已識是非，分別之心，自此而始矣。則人始有夭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疏：分別既甚，不終天年，夭逝之始，起自虞舜。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

不順故也。疏：去道既遠，澆偽日興，遂使蠢爾之民，好為禍變，農無為之迹，興有為之心，賞善罰惡，以此為化，而為懷惡變[illegible]解泣辜，兵刃所加，亦順天道也。殺盜非殺。郭：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疏：盜賊有罪，理合其誅，順于衆狀，雖殺非殺，故則兵有順義也。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大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皆非為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疏：夫澆浪既興，分別日甚，人人自為種見，不能大齊萬物，此則解人有心也。聖智之迹，使其如是，是非為之過也，故曰天下耳矣。是以天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疏：此總論三皇五帝之迹，驚天下蒼生，致使儒業先奔，以飾非墨遵，為道而自是，既而百家競起，九流爭驚，後代之弊，實此之由也。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無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疏：倫，理也。當莊子之世，六國競興，淫風大行，以女為婦，乖禮悖德，莫甚於茲。故知聖迹始興，故有倫理，及其末也，則用斯弊也。何言哉。郭：弊生於理，故無所復言。疏：從理生弊，遂至於此，世澆俗薄，何可稍言？論王發憤而傷歎也。　口義：以孔子之聲見老聃，猶夫子之門人而喻賜也。倨堂，居於堂上而自倨，有傲物之意。慇微，言其問答

之變甚微也。黃帝之治，順乎自然，自此以下，一節下一節，前篇亦屢有此意，於此又添出數句，頗奇特。制服以其親之輕重為降殺，故曰為其親殺其殺，蓋古者無服，而今制禮也。古人十四月而生，兩歲而後言，十月而生，五月而言，謂早也。誰，問也。未至於孩提而早能問人為誰矣。始，早也，誰，指誰何也。使民心變，變於古也。人有心，人人各有私心也。兵有順，以用兵為順事也。為盜之人可殺則殺，不以為罪，法禁解矣。當此時也，人皆自分種類，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也。特共此天下而居，故曰而天下耳。其作始有倫，言其始如此，作為之時，人倫之道猶在，今其弊也，至於亂倫，而以女為婦。又何可言哉，謂其不容說也。禮記大道為公一段，亦有此意，但莊子說得太甚。　劉辰翁點校：其言必人所未嘗言，示所不能言者，均謂後世人蹉命猶此。纔說親死而哭，說到孕婦月數，雖能知其始之然不然哉。說畫兵上脈出兵有順，人則此豈順事哉。有弑君而以為順者矣。殺盜非殺，寫得愈明。人自為種而天下，俗謂你死我活世界。人道失而婦人之女，刻意險語而味之，猶然以書，安能復與之辯哉。雖言者無不言之矣。**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　疏：夫三皇之治，貴自無為，無為之跡，跡生於弊，故百代之後，亂莫甚焉。弊亂之狀，列在下文。）**三皇之智，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疏：悖，逆也。睽，乖離也。墮，廢壞也。施，澤也。運無為之智以立治，使世逐迹喪真，弊至於悖亂，日月為之不明，山川乖離，岳瀆為之崩竭，廢壞四時，寒暑為之愆錯。）**其知憯於蠣蠆之尾，鮮規之獸，**（劉辰翁點校：鮮，平聲。明說。）**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疏：憯，毒也。蠣蠆，尾端有毒也。鮮規，小貌。言三皇之智，損害蒼生，其為毒也，甚於蠣蠆，是故細小之獸，皆遭傷殘，況乎黔首，如何得安。以斯為聖，於理未可。毒害既多，深可羞愧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皇，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　疏：蹵蹵，驚悚貌也。子貢欲救三王同五帝，今見老子訶詆高邈，排擯五帝，指斥三皇，心形驚悚，失其所謂，故蹵然，形容雖立，心神不安。　口義：三皇之智，亦悖天地造化之理。前此多尊三王而抑五帝，到此又知三皇為下。蠣蠆，即蜂類也。其尾有毒。鮮，小也。規，求也。小獸之求，不過鮮小，如狐狸之類。言此等智巧，其為害也，亦如此小蟲小獸而已。皆嘆侮而卑抑之言。憯，毒也。蹵蹵然，不安之貌也。　劉辰翁點校：只如此了自是。）**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劉辰翁點校：如鉤然，無見欲者。）**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疏：所以迹者，真性也。任物真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疏：況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口義：禮記中亦有老子呼聖人以名處，想問禮於老聃而師之。孰知其故者，孰知其與故也。鉤，取也。幸不遇者，若有上古聖人，更笑殺也。有履則有迹，得其迹而不得其履，亦猶糟粕之餘也。）**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鶂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風化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故至人皆順而通之。）**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雖化者無方，而皆可也。）**失焉者，無自而可。**（所在皆不可也。）**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劉辰翁點校：使當孺而傳之沫，豈能合哉。）**細要者化，**（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疏：鵲居巢內，交尾而表陰陽，魚在水中，傳沫而為牝牡。蜂取桑蟲，祝為己子，果知物性不同，稟之大道，物之自然，各有性也。）**有弟而兄啼。**（言人之性，舍長而親幼，故啼也。　疏：有弟而兄失愛，捨長憐幼，故啼。是知陳迹不可執留，但當順之物我無累。言人性捨長親幼，故啼也。）**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未與化為人者，任其自化者也。居轄六經以說，則疏也。）**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口義：此一段，又是他奇白鶂之雌雄不交而生子，但眸子相視而已。凡物皆風氣所生，風字從虫，便有生物之義，故曰風化，言生子也。鳴於上風，應於下風，謂在上在下也。黃帝順下風而行，卻與此同，此風字與風化字又別。類自為雌雄，言其雌雄在萬物之中，自為一類，故能如此風化。螟蛉之於蜾蠃，則非類而以祝化，此則以相視而化也。性命時道，皆言自然之理，不可違也。烏鵲孺，乳也。魚傅沫者，相濡以沫而生子也。細要，蜂也。化，化生也。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必乳絕而後生，兄不得乳而復有弟，故曰兄啼。此句下得尤奇絕。佛經中多有此類，要盡文章之妙。此類皆不可不知。不與化為人者，言知人而未知天，不知與造化為一也。此章以造化生生之理，喻自然之道。蓋謂儒者所學，皆有為之為，而非無為之為。無為之為，則與造化同功也。佛經所言胎生、卵生、化生、濕生，其原必出於此。其意卻欲人知此身自無而

有與萬物皆同所以破世俗自和自戀之心又與此不同也　劉辰翁點撥語不犯手正位雖與化為人已是注解而亦不知其何語也老子之意謂行乎天下適猶合也合有機有不待合而化者有化不自知其類之異者其深意妙語豈可索之形跡哉故夫子之待之也亦然推而至於有弟而兄弟之人情物理逆之世態人事亦當然爾此二大士對談吾竊聽之

莊子句解天其運乎（天象陽氣無心運行而自動也）地其處乎（地象陰氣無心寧靜而自安處）日月其爭於所乎（晝夜往來無心於代謝何所爭）孰主張是（誰為主宰而施張之）孰維綱是（誰為維持而綱紀之）孰居無事推而行是（誰能安居無事推其而行之）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機關也緘閉也意者有司主關閉之事使之不得自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意其氣序運轉之無窮不能自息也）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氣騰而上為雲散而下為雨推尋始末皆無所由故知二者不能相為）孰隆施是（誰能興隆而施布之）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誰能安居無事設施作此淫雨而快樂邪）風起北方（北方陰地風起之所）一西一東（風吹無心任其西東）有上彷徨（或回轉而居虛空之上）孰噓吸是（噓吸猶吐納也誰為吐納之）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披拂猶扇動也誰能安居無事而扇動之）敢問

何故（敢問何以）巫咸袑曰（巫咸神巫也為殷中宗相名袑）來吾語汝（語其所以然也）天有六極五常（六極謂六合即四方上下五常謂五行金木水火土言天自然之理有此六極五常至於日月風雲則皆如此但當順其自爾也）帝王順之則治（帝王順天道之自然則天下治）逆之則凶（逆其和氣所作凶悖則禍亂生）九洛之事（九州聚落之地）治成德備（治定功成德行周備）監照下土（而又照臨下土）天下戴之（天下之人翕推戴之）此謂上皇（返樸還淳上皇之治也）北門成問於黃帝（姓北門名成黃帝臣也問黃帝樂事）曰帝張咸池之樂（咸池樂名張施也咸和也池天也）於洞庭之野（謂天地之間）吾始聞之懼（初聞樂之時慣而驚怵）復聞之怠（再聞樂之時其心退怠）卒聞之而惑（最後聞之知至樂與二儀合德心無分別重生闇惑）蕩蕩默默（蕩蕩而無偏默默而無知）乃不自得（既生惑乃不自得）帝曰（黃帝答曰）女殆其然哉（殆近也汝近於自然也將語北門成以三奏之）吾奏之以人（合乎人心）徵之以天（順乎天道）行之以禮義（得於性適於心）建之以太清（應之以玄虛自然之道）夫至樂者（至樂非聲音之謂也此言第一奏）先應之以人事（奏之以人）順之以天理（徵之以天）行之以五德（行以禮義之德）應之以自然（應以太清之道）然後調理四時（以之調和四季）太和萬物（以之和順萬物）四時迭起（春夏秋冬更迭而起）萬物循生（萬有物類循序而生）一盛一衰（春夏則物盛秋冬則物衰）文武倫經（倫理也經常也春文秋武生殺之理天道之常）一清一濁（清天也濁地也）陰陽調和（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流光其聲（流布光輝照燭萬物此謂無聲之聲）蟄蟲始作（仲春之月蟄蟲始起）吾驚之以雷霆（發之以雷霆之聲是謂因物而順時）其卒無尾（隨之不見其後）其始無首（迎之不見其首）一死一生（或死或生或衰之理）一僨一起（或起或伏虛盈之數）所常無窮（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無窮）而一不可待（至一之理無視無聽不可待之以聲色）女故懼也（故初聞之而懼）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此言第二奏也自然之聲與陰陽合其序）燭之以日月之明（與日月齊其明）其聲能短能長（順解生之或脩或短）能柔能剛（任萬物之或剛或柔）變化齊一（齊變化之一理）不主故常（不襲故而間常）在谷滿谷（雖在谿谷無所不偏）在阬滿阬（阬虛也雖在虛阬無所不周）塗郤守神（塗塞也郤孔也閉心知之孔郤守凝寂之精神）以物為量（大小脩短隨物器量而已）其聲揮綽（如雷霆之聲動其聲寬綽）其名高明（名當其實高如上天明如日月）是故鬼神守其幽（幽而鬼神不離所守）日月星辰行其紀（綱而三光不失其度）吾止之於有窮（雖復千變萬化而常止於吾意總之）流之於無止（隨變而往無所執守）予欲慮之而不能知也（謀慮而不知其端）望之而不能見也（終望而不見其形質）逐之而不能及也（追逐之而不能遠及）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儻然猶無心貌弘敞無偏立於四方空虛之大道）倚於槁梧而吟（倚於槁木消遙無為且吟且詠）目知窮乎所欲見（目之所見蓋有界限）力屈乎所欲逐（用力馳逐亦有限止）吾既不及已矣（吾知不能見不能及故屈而不逐也）形充空虛（其空虛也與虛空為一）乃至委蛇（委蛇任性也無身乃能任性）汝委蛇故怠（任性故怵懼之情意息）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此言第三奏也怠既怠矣乃復奏以無怠死其生也）調之以自然之命（欲以調和蒼生自然之性命）故若混逐叢生（同風枚之吹動隨叢林之出聲）林樂而無形（林樂也積之聲無心而成至樂）布揮而不曳（布萬物揮四時各得其宜非專也）幽昏而無聲（幽其昏闇而無聲響）動於無方（感動隨時實無方位）居於窈冥（常處真實所謂動而寂也）或謂之死（冬而死落）或謂之生（春而發生）或謂之實（秋而成實）或謂之榮（夏而榮華）行流散徙（雲行雨散水流風徙）不主常聲（隨物變化其聲無常）世疑之（世人惑之）稽於聖人（謂其稽留於聖人）聖也者（所謂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達萬物之情順自然之命）天機

不張而五官皆備（天機，謂自然之樞機。不動而五藏主司之官，衆分備足。）此之謂天樂（自然之天樂也。）無言而心說（心盡之悅，不在名言。）故有焱氏為之頌（神農氏美此至樂，為之章頌。）曰：聽之不聞其聲（大音希聲，故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其形（大象無形，故視之不見。）充滿天地（道無不在，充滿二儀。）苞裹六極（大無不包，囊括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汝雖欲聽其聲，不可以耳根承接。）而故惑也（心無分別，故生惑數。）樂也者（重釋三奏三聽之意，謂至樂之為樂也。）始於懼（始聞之而悚懼。）懼故祟（心生悚懼，是禍祟耳。未大和也。）吾又次之以怠（再聞之而懼心息退。）怠故遁（息則懼心遁滅。）卒之於惑（最後聞之，有同闇惑。）惑故愚（惑亂則愚迷無所知。）愚故道（不息不懼，乃合至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既而大道運載，無心可與萬物俱至也。）孔子西遊於衛（衛，康叔所封邑。孔子自魯適衛，故曰西遊。）顏淵問師金（師金，魯太師，名金。故顏子問之。）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問夫子行義以化衛侯，未知可用否。）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嘆惜汝夫子亦同窮之甚。）顏淵曰：何也（何以謂之窮。）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芻，草也。以草為狗，供祭祀用。當其未陳當之時。）盛以篋衍（衍，笥也。盛貯之以篋笥。）巾以文繡（覆之以文繡之巾。）尸祝齊戒以將之（尸祝齋潔以將送之。）及其（缺）之德，變化不常，老聃亦能變化，故謂之龍。）龍合而成體（混合而成妙體。）散而成章（布散則成文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乘雲氣而無心，順陰陽而養物。）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至人其處如死尸之安居，出則如龍神之變見。）雷聲而淵默（其語如雷霆之聲，處其默如玄理之無聲。）發動如天地者乎（其發動同天地之生物。）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所謂六經之書。）自以為久矣（用功既久。）孰知其故矣（人不知其故。）以奸者七十二君（奸，干也。歷聘七十二國之君。）論先王之道（論古帝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推明周公召公之政。）一君無所鉤用（無一君取而用之。）甚矣夫，人之難說也（七十二君難於論說。）道之難明邪（嘆吾道之不行。）老子曰：幸矣（是夫子之幸也。）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謂其不遇明君。）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六經皆古人已陳之迹。）豈其所以迹哉（豈所謂物之真性者乎。）今子之所言，猶迹也（汝之所言，亦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迹由履而後出。）而迹豈履哉（六經之迹，豈自然之履乎。）陸德明音義：其運（爾雅云：運，徙也。廣雅云：轉也。）推而（如字。一音吐回反。司馬本作推。）緘（古咸反，徐古陷反。司馬本作咸，云：引也。）為雨（于偽反，下及注同。）隆施（音弛，式氏反。）淫樂（音洛，又音岳。）而勸（司馬本勸作倦，云：廣曰遂。言淫樂無所作，主遂

天，注：未運轉無已也。）有上（時掌反。）彷（薄皇反。）徨（音皇。司馬本作旁皇，云：旁皇，飈風也。）噓（音虛。）吸（許急反。）披（普皮反。）拂（芳弗反，郭扶弗反。拂，風貌。司馬本作髮。）巫咸袑（赤遙反，郭音條，又音紹。李云：巫咸，殷相也。袑，寄名也。）吾語（魚據反。）女（音汝，後皆同。）六極（司馬云：四方上下也。）商大（音泰，下文大息同。）宰蕩（司馬云：商，宋也。大宰，官也。蕩，字也。）府藏（才浪反。）蕩聞之（一本蕩作盈，崔本同。或云：盈，大宰字。）郢（以井反，又以政反，楚都也，在江陵北。）冥山（司馬云：北海山名。）愈遠（于萬反。）孝易（以豉反，下皆同。）濡沫（音末。）孝悌（音第。）并焉（必領反，棄除也。不同。）去華（起呂反。）北門成（人姓名也。）洞庭（徒定反。）之懼（如字，或音句，下同。一本作懼，音況縛反。案說文，懼是正字，懼古文。）復聞（扶又反，下注同。）徵之（如字，古本多作徵。）大清（音泰。）迭起（大節反。一本作遞，大計反。）循生（似倫反。）蟄蟲（況執反，郭音執。爾雅云：蟄，靜也。）霆（音廷，又音挺，徒佞反。電也。）一僨（方問反。司馬云：仆也。）在阬（苦庚反。爾雅云：虛也。）塗郤（去逆反，與隙義同。）其兌（徒外反。）為量（音亮。）不離（力智反。）儻（敕黨反。一音敞。）倚於（於綺反。）槁梧（苦老反。）目知（音智。）齊限（才細反。）委（於危反，徐如字。）蛇（以支反。又作虵，徐音絁。）叢生（才公反。）林樂（音洛，亦如字。）布揮（音輝。廣雅云：振也。）於窈（烏了反。）稽於（古兮反。）心悅（音說，注同。）焱氏（必遙反，本作焱。）苞裹（音包，本或作包。）祟（雖遂反。）師金（李云：師，魯大師也。金，其名也。）之行（下孟反。）芻狗（李云：結芻為狗，巫祝用之。）盛（音成，下同。）篋（苦牒反，本或作筐。）衍（延善反，郭怡面反。李云：笥也。盛狗之物也。司馬云：合也。）齊戒（側皆反。本亦作齋。）蘇者（李云：蘇，草也。取草者得以炊也。案方言云：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蘇。史記云：樵蘇後爨。注云：蘇，取草也。）爨之（七亂反。）將復（扶又反。）必且（如字，徐子餘反。）數（音朔。）眯（李音米，又音美。字林云：物入眼為病也。司馬云：厭也。音一琰反。）推之（郭吐回反，又如字，下同。）陸與（音餘，下同。）今蘄（音祈，求也。）無方之傳（直專反，下注同。司馬云：方，常也。）桔（音結。）槔（音羔。）於治（直吏反，注同。）柤（則加反。）柚（由救反。）猨狙（上音袁，下七餘反。）而衣（於既反。）齕（音紇。）挽（音晚。）盡去（起呂反。）慊（苦牒反。李云：足也。本亦作嗛，音同。）而矉（徐扶真反，又符人反。通俗文云：蹙頞曰矉。）其里（如字。）捧心（敷勇反，郭音奉。）挈（苦結反。）之沛（音貝。司馬云：老子陳國相人，相今屬苦縣，與沛相近。）惡乎（音烏，下同。）名公器也（釋名云：名，明也。公，平也。器，用也。尹文子云：名有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是也；三曰況謂之名，愛憎是也。今此是毀譽之名也。）遽（音渠。）廬（司馬、郭云：蘧廬猶傳舍也。）覯（古豆反，見也，遇也。）之虛（音墟，本亦作墟。）苟簡（王云：苟，且也。簡，略也。司馬本簡作閒，云：分別也。）

不貸（敕代反，司馬云：施與也）之圃（音補）易養（以豉反，注同）以為物（于偽反）操之（七刀反）舍之（音捨，注同）喪（息浪反）湮者（音因，李云：塞也，亦滯也，郭音噎，又烏節反，司馬本作欲，噎也，簡文作鞬，云：陽也）天門（一云：謂心也。一云：大道也）播（甫佐反）之（彼我反）糠（音康，字亦作穅）蚊（音文，字亦作蟁）虻（音盲，字亦作蝱）噆（子盍反，郭子合反，司馬云：齧也）通昔（音夕，夜也）憯然（七感反）乃憤（扶粉反，本又作憒，古內反）亦放（方往反）風而動（司馬云：放，依也。依無為之風而動也）易持易行（並以豉反）傑然（郭居竭反，又居謁反，巨竭反）夫揭（其列、其謁二三反）鵠（本又作鶴，同，胡洛反）日黔（巨淹反，徐其金反，司馬云：黑也）之觀（古亂反，司馬本作讙）泉涸（胡洛反）相呴（況付反，又況于反）相濡（如注反，又如俞反）以沫（音末）相忘（並如字）不談（本亦作不言）嗋（許劫反，合也）龍見（賢遍反）賜亦（本又作賜也）倨堂（居慮反，踞也）夫三王（本或作三皇，依注作王是也，徐音作皇）余語（魚據反，下同）則強（其丈反）為其（于偽反）殺其殺（並所戒反，降也，注同）孕（以證反）孩（戶才反，說文云：笑也）別人（彼列反，下同）為種（章勇反，注同）大駭（胡楷反）復言（扶又反）之智（音智，下同）上悖（補對反）下睽（苦圭反，又音圭，乖也）中墮（許規反）之施（式豉反）憯於（七感反）蠆（敕邁反，又音例，本亦作厲，郭音賴，又敕界反）蠆（許竭反，或

敕邁反，或云依字上當作蠆，下當作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鮮規之獸（李云：鮮規，明貌。一云：小蟲也。一云：小獸也）蹵蹵（子六反）奸（音干，三蒼云：犯也）鉤用（鉤，取也）甚矣夫（音符，篇末同）難說（始銳反）治世（直吏反）白鶂（五歷反，三蒼云：鶂鶂也，司馬云：鳥子也）之相視眸（莫侯反）子不運而風化（司馬云：相待風氣而化生也。又云：相視而成陰陽）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化（一本作而風化。司馬云：雄者鶂類，雌者鷖類）類自為雌雄，故風化（或說云：方之物類，猶如草木異種而同類也。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鳥，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可勝（音升）可壅（於勇反）復見（扶又反，下賢遍反，又如字）烏鵲孺（如喻反，李云：孚乳而生也）魚傅（音附，又音付，本亦作傳，直專反）沫（音末，司馬云：傅沫者，以沫相育也。一云：傳口中沫，相與而生子也）細要（一遙反）者化（蜂之屬也，司馬云：取桑蟲祝使似己也，即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是）舍（音捨）長（丁丈反）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六　九震

運

五運行大論篇（素問篇名）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綱，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明堂，布政宮也。八極，八方目極之所也。考，謂考校。建，謂建立也。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新校正云：詳論謂陰陽應象大論及氣交變大論文，彼云：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余聞五運之數於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耳，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首甲，謂六甲之初，則甲子年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上古聖人仰觀天象，以正陰陽。夫陰陽之道，非不昭然，而人昧宗元，迷其本始，則百端疑議，從是而生。黃帝恐至理真宗，便因

誣廢，愍念黎庶，故啟問曰天師，知道出從真，必非謬述，故對上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陰陽法曰：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蓋取聖人仰觀天象之義。不然，則十干之位，各在一方，徵其離合，事亦寥闊。嗚呼遠哉！百姓日用而不知爾，故太上立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其類也。新校正云：詳金主乙庚者，乙者庚之柔，庚者乙之剛，大而言之，陰與陽，小而言之，夫與婦，是則柔之事也。餘並如此）。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言智識偏淺，不見源由，雖所指彌遠，其知彌近，得其元始，得致非遙）。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為天門，六己為地戶，晨暮占雨，以西北東南。義取此，兩為土用，濕氣生之，故此占焉）。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論，謂天元紀及陰陽應象論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

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大陽。右少陽。見大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大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大陽。右少陽。大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大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大陰。右厥陰。大陽在下。則大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木火相臨。金水相臨。水木相臨。火土相臨。土金相臨。為相得也。木土相臨。土水相臨。水火相臨。火金相臨。金木相臨。為不相得也。上臨下為順。下臨上為逆。亦欝抑而病生。土臨相火君火之類者也。）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六位相臨。假令土臨火。火臨木。木臨水。水臨金。金臨土。皆為以下臨上。不當位也。父子之義。子為下。父為上。以子臨父。不亦逆乎。）帝曰。動靜何如。（言天地之行左右也。）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上。天也。下。地也。周天。謂天周地五行之位也。天垂六氣。地布五行。天順地而左。地承天而東轉。木運之後。天氣常餘。餘氣不加於君火。却退一步。加臨相火之上。是以每五歲已。退一位而右遷。故曰左右周天。餘而復會。會。遇也。合也。言天地之道。常五歲畢。則以餘氣遷加。復與五行座位再相會合。而為歲法也。周天。謂天周地位。非周天之六氣也。）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詰異也。新校正云。按鬼臾區言應地者靜。見天元紀大論中。）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不能徧明。無求備也。）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觀五星之東轉。則地體左行之理。昭然可知也。麗。著也。有形之物。未有不依據物而得全者也。）帝曰。地之為下否乎。（言轉不居。為下乎。為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大虛之中者也。（言人之所居。可謂下矣。徵其至理。則是大虛之中一物爾。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之謂也。）帝曰。馮乎。（言大虛無礙。地體何馮而止住。馮。扶冰反。礙音艾。）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大氣。謂造化之氣。任持大虛者也。所以大虛不屈。地久長天

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氣化而變。不任持之。則大虛之器。亦敗壞矣。夫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為其乘氣。故勢不得速焉。凡之有形。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壞有遲速之異。及至氣不任持。則大小之壞一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濕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濕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地體之中。凡有六入。一曰燥。二曰暑。三曰風。四曰濕。五曰寒。六曰火。受燥故乾。性生焉。受暑故蒸。性生焉。受風故動。性生焉。受濕故潤。性生焉。受寒故堅。性生焉。受火故溫。性生焉。此謂天之六氣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濕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六氣之用。）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言平氣及勝復。皆以形證觀察。不以診言也。）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此之謂也。（天地以氣不以位。故不當以脉知之。）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於左右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應與不應。過與不及也。）帝曰。期之柰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謂當沉不沉。當浮不浮。當濇不濇。當鈎不鈎。當弦不弦。當大不大之類也。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厥陰之至。其脉弦。少陰之至。其脉鈎。太陰之至。其脉沉。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則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不當其位者病。（見於他位也。）迭移其位者病。（謂左見右脉。右見左脉。氣差錯故爾。）失守其位者危。（已見於他鄉。本宮見賊殺之氣。故病危。）尺寸反者死。（子午卯酉四歲有之。反。謂歲當陰在寸脉。而反見於尺。歲當陽在尺。而脉反見於寸。尺寸俱乃謂反也。若尺獨然。或寸獨然。是不應氣。非反也。）陰陽交者死。（寅申巳亥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謂歲當陰在右脉。反見左。歲當陽在左脉。反見右。左右交見。是謂交。若左獨然。或右獨然。是不應氣。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經言歲氣備矣。新校正云。詳此備六元正紀大論中。）帝曰。寒暑燥濕風火。在人合之柰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合。謂中外相應。生。謂承化而生。化。謂成立眾象也。）岐伯曰。東方生風。（東者日之初。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發號施令。故生自東方也。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巖岫之風也。黃白昏埃。晚空如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黃黑白埃承下。山澤之猛風也。）風生木。（陽升風鼓。草木敷榮。故曰風生木也。此和氣之生化也。若風氣施化。則飄揚敷折。其為變極。則木拔草除也。運乘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之歲。

則風化不足。若來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之歲。則風化有餘於萬物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以丁壬分運之有餘不足。或者以丁卯。丁亥。丁巳。壬申。壬寅五歲為天符。同天符。正歲會。非有餘不足。為平木運。以王注為非。是不知大統也。必欲細分。雖除此五歲。亦未為盡。下文火土金水運等並同此。**木生酸**。陽物味酸者。皆始自木氣之生化也。**酸生肝**。酸味入胃。生養於肝藏。**肝生筋**。酸味入肝。自肝藏布化。生成於筋膜也。**筋生心**。酸氣榮養筋膜畢已。自筋流化。乃入於心。**其在天為玄**。玄謂玄冥也。丑之終。東方白。寅之初。天色反黑。大虛皆闇。在天為玄象可見。新校正云。詳在天為玄至化生氣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東方獨有之也。而王注玄謂丑之終。寅之初。天色黑。則專言在東方。不兼諸方。此注未通。**在人為道**。正理之道。生養之政化也。**在地為化**。化。生化也。有生化而後有萬物。萬物無非化氣以生成者。**化生五味**。金玉土石。草木菜果。根莖枝葉。花殼實核。無識之類。皆地化生也。**道生智**。智。正知也。慮遠也。知正則不疑於事。慮遠則不涉於危。以道處之。理符於智。靈樞經曰。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玄生神**。神用無方。深微莫測。迹見形隱。物鮮能期。由是則玄冥之中。神明棲據。隱而不見。玄生神明也。**化生氣**。飛走蚑行。鱗介毛倮羽五類變化。內屬神機。雖為五味所致。然其生稟則異。故又曰。化生氣也。此上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獨東方有之也。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及天元紀大論。無化生氣一句。係書。**神在天為風**。鳴紊啓坼。風之化也。振拉摧拔。風之用也。歲屬厥陰在上。則風化於天。厥陰在下。則風行於地。**在地為木**。長短曲直。木之體也。幹舉撓發。木之用也。**在體為筋**。維結束絡。筋之體也。繞縱卷舒。筋之用也。**在氣為柔**。木化宣發。風化所行。則物體柔耎。**在藏為肝**。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如木甲拆之象也。各有支絡脈遊中。以宣發陽和之氣。魂之宮也。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乘丁歲。則肝藏及經絡先受邪而為病也。膽府同。**其性為暄**。暄。溫也。肝木之性也。**其德為和**。敷布和氣於萬物。木之德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敷和。**其用為動**。風搖而動。無風則萬類皆靜。新校正云。按木之用為動。火大過之政亦為動。蓋木火之性暴速。故俱為動。**其色為蒼**。有形之類。乘木之化。則外色皆見薄青之色。今東方之地。草木之上。色皆蒼。遇丁歲。則蒼物兼白及黃。色不純也。**其化為榮**。榮。美色也。四時之中。物見華榮顏色鮮麗者。皆木化之所生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生榮。**其蟲毛**。萬物發生。如毛在皮。**其政為散**。發散生氣於萬物。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

舒卷。詳木之政散。乃木之政發散。木大過之政散。土不及之氣散。金之用散落。木之民散。燥所以為散之異有六。而散之義惟二。一謂發散之散。是木之氣也。二謂散落之散。是金之氣所為也。**其令宣發**。陽和之氣。舒而散也。**其變摧拉**。摧拔成者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振發。**其眚為隕**。隕。墜也。大風暴起。草泯木墜。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散落。眚。所景反。**其味為酸**。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酸味者。皆木氣之所成敗也。今東方之野。生味多酸。**其志為怒**。怒。直聲也。怒所以威物。**怒傷肝**。凡物之用極皆自傷也。怒發於肝而反傷肝藏也。**悲勝怒**。悲發而怒止。勝之信也。新校正云。詳五志悉當多憂。蓋憂傷意。悲傷魂。故云悲勝怒也。**風傷肝**。木猶風之折木也。風生於木而反折之。用極而衰。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風傷筋。**燥勝風**。風自木生。燥為金化。風餘則制之以燥。肝盛則治之以涼。涼清所行。金之氣也。**酸傷筋**。酸寫肝氣。寫甚則傷其氣。靈樞經曰。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以此尚走筋。謂宣行其氣故也。蓋血肉骨同。新校正云。詳注云。靈樞經云。乃是素問宣明五氣篇。於文按甲乙經云。以此為素問。王注云靈樞經者誤。**辛勝酸**。辛金味。故勝木之酸。酸餘故勝之以辛也。**南方生熱**。陽盛所生。相火君火之政也。大虛昏翳。其若輕塵。山川悉然。熱之氣也。大明不彰。其色如丹。鬱熱之氣也。若形雲暴升。嵷然葉積。乍盈乍縮。崖谷之熱也。**熱生火**。熱甚之氣。火運盛明。故曰熱生火。火者盛陽之生化也。熱氣施化。則炎暑鬱燠。其為變極。則燔灼消融。運來癸歲。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歲。則熱化不足。若來戊辰。戊寅。戊子。戊戌。戊申。戊午歲。則熱化有餘。火有君火相火。故曰熱生火。又云火也。**火生苦**。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體焦則苦。苦從火化。其可徵也。**苦生心**。苦物入胃。化入於心。故諸癸歲。則苦化少。諸戊歲。則苦化多。**心生血**。苦味自心化已。則布化生血脈。**血生脾**。苦味營血已。自血流化。生養脾也。**其在天為熱**。亦神化氣也。暄暑鬱蒸。熱之化也。炎赫沸騰。熱之用也。歲屬少陰少陽。在上則熱化於天。在下則熱行於地也。**在地為火**。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在體為脈**。流行血氣。脈之體也。壅泄虛實。脈之用也。絡脈同。**在氣為息**。息。長也。**在藏為心**。心形如未敷蓮花。中有九空。以導引天真之氣。神之宇也。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乘癸歲。則心與經絡受邪而為病。小腸府亦然。**其性為暑**。暑。熱也。心之氣性也。**其德為顯**。明顯見象。定而可取。火之德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彰顯。**其用為躁**。火性躁動。不專定也。**其色為赤**。生化之物。乘火化者。悉表備赬丹之色。

（今南方之地草木之上皆兼赤色乘癸歲則赤色之物兼黑及白也）其化為茂（茂蕃盛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蕃茂）其蟲羽（參差長短象火之形）其政為明（明曜彰見無所蔽匿火之政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明曜又按火之政明水之氣明水火異而同明者火之明明于外水之明明于內明雖同而實異也）其令鬱蒸（鬱盛也蒸熱也言盛熱氣如蒸也新校正云詳注謂鬱為盛其義未安按王冰注五常政大論云鬱謂鬱燠不舒暢也當如此解也）其變炎爍（熱甚炎赫爍石流金火之變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銷爍）其眚燔焫（燔焫山川旋及屋宇火之災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燔焫眚所景反）其味為苦（物之化之變而有苦味者皆火氣之所合散也今南方之野生物多苦）其志為喜（喜悅樂也悅以和志）喜傷心（甚其過也喜發於心而反傷心亦由風之折木也過則氣竭故見傷也）恐勝喜（恐至則喜樂皆泯勝喜之理目擊道存恐則水之數也）熱傷氣（天熱則氣伏不見人熱則氣促喘急熱之傷氣理亦可徵此皆謂大熱也小熱之氣猶生諸氣也陰陽應象大論云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此其義也）寒勝熱（寒勝則熱退陰盛則陽衰制熱以寒是求勝也）苦傷氣（大凡如此苦者之傷氣以其燥也若加以熱則傷尤甚也何以明之欬消氣促多則喘急此其信也若寒之物偏脈崩久益火滋甚亦傷氣也皆以方治乃同少火反生氣也新校正云詳此論所傷之旨有三東方曰風傷肝酸傷筋中央曰濕傷肉甘傷脾西方曰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南方曰熱傷氣苦傷氣北方曰寒傷血鹹傷血是傷己所勝也西方曰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己也凡此五方所傷之例有三若大素則俱云自傷焉）鹹勝苦（酒得鹽而解物理照然火苦之勝制以水鹹）中央生濕（中央土也高山土濕泉出地中水源山隈雲生巖谷則其象也夫性內蘊動而為用則雨降雲騰中央生濕不遠信矣故歷候記土潤溽暑於六月謂是也溽音辱）濕生土（濕氣內蘊土體乃全濕則土生乾則土死死則焦頹涸豈生則萬物滋榮此濕氣之化爾濕氣施化則土宅而雲騰雨降其為變極則驟注土崩也運乘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之歲則濕化不足乘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之歲則濕化有餘也）土生甘（物之味甘者皆始自土之生化也）甘生脾（甘物入胃先入於脾故諸己歲則甘少化諸甲歲甘多化）脾生肉（甘味入脾自脾藏布化長生脂肉）肉生肺（甘氣營肉已自肉流化乃生養肺藏也）其在天為濕（言中化也柔潤重澤濕之化也候當雲雨濕之用也歲屬太陰在上則濕

化於此）在地為土（敦靜安鎮聚散復形群品以生土之體也含垢匿穢靜而下民為變化母土之德也新校正云詳注云靜而下民為土之德下民之義恐字誤也）在體為肉（覆裹筋骨氣發其間肉之用也疏密不時中外否閉肉之動也）在氣為充（土氣施化則萬象盈）在藏為脾（形象馬蹄內包胃脘象土形也經絡之氣交歸於中以營運真靈之氣意之舍也為倉廩之官化物出焉乘己歲則脾及經絡受邪而為病新校正云詳肝心肺腎四藏注各言府同獨此注言胃府同者闕文也）其性靜兼（兼謂兼寒熱暄涼之氣也白虎通曰脾之為言并也謂四氣并之也）其德為濡（津溫潤澤土之德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溽蒸）其用為化（化謂兼諸四化并己為五化所謂風化熱化燥化寒化周萬物而為生長化成收藏也）其色為黃（物乘土化則表見黅黃之色今中央之地草木之上皆兼黃色乘己歲則黃色之物兼蒼及黑黅音今）其化為盈（盈滿也土化所及則萬物盈滿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豐備）其蟲倮（倮露皮革無毛介也）其政為謐（謐靜也土性安靜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安靜詳土之政謐水大過其政謐者蓋水大過而土下承之故其政亦謐）其令雲雨（濕氣布化之所成）其變動注（動反靜也地之動則土失性風搖不安注雨久下也久則垣岸復為土矣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驟注）其眚淫潰（淫久雨也潰土崩潰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霖潰）其味為甘（物之化之變而有甘味者皆土化之所終始也今中原之地故物味多甘淡）其志為思（思以成務新校正云按靈樞經曰因志而存變謂之思）思傷脾（思勞於智過則傷脾）怒勝思（怒則不思怒而忘禍則勝可知矣思甚不解以怒制之調性之道也）濕傷肉（濕甚為水水盈則腫水下去已形肉已消傷肉之驗近可知矣）風勝濕（風木氣故勝土濕濕甚則制之以風）甘傷脾（過節也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甘傷肉）酸勝甘（甘餘則制之以酸所以救脾氣也）西方生燥（陽氣已降陰氣復升氣爽風勁故生燥也夫岳谷青埃川原蒼翠煙浮草樹遠望氤氳此金氣所生燥之化也夜起白朦輕如微霧遐邇一色星月皎如此萬物陰成亦金氣所生白露之氣也太虛埃昏氣鬱黃黑視不見遠無風自行從陰之陽如雲如霧此殺氣也亦金氣所生霜之氣也山谷川澤濁昏如霧氣鬱蓬勃慘然戚然咫尺不分此殺氣將用亦金氣所生運之氣也大雨大霖和氣西起雲卷陽曜太虛廓清燥生西方義可徵也若西風大起木偃雲騰是為燥與濕爭氣不勝也故當復雨然西方雨晴天之常氣

微有東風雨止必有西風復雨因雨而廼自晴觀是之為則氣有往復動有燥濕變化之象不同其用矣由此則天地之氣以和為勝暴發奔驟氣所不勝則多為復也燥生金氣勁風切金鳴聲遠燥生之信視聽可知此則燥化能令萬物堅定也燥之施化於物如是其為變極則天地悽慘肅殺氣行人悉畏之草木凋落運乘乙丑乙卯乙巳乙未乙酉乙亥之歲則燥化不足乘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歲則燥化有餘歲氣不同生化異也金生辛物之有辛味者皆始自金化之所成辛生肺辛物入胃先入於肺故諸乙歲則辛少化諸庚歲則辛多化肺生皮毛辛味入肺自肺藏布化生養皮毛也皮毛生腎辛氣自入皮毛乃流化生氣入腎藏也其在天為燥神化也霧露清勁燥之化也肅殺凋零燥之用也歲當陽明在上則燥化於天陽明在下則燥行於地在地為金堅華剛金之體也鋒刃銛利金之用也　新校正云按別本銛作括在體為皮毛柔韌包裹皮毛之體也滲泄津液皮毛之用也在氣為成物乘金化則堅成在藏為肺肺之形似人肩二布葉數小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以分布諸藏清濁之氣主藏魄也為相傅之官治節出焉乘乙歲則肺與經絡受邪而為病也大腸府亦然其性為涼涼清也肺之性也其德為清金以清涼為德化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清潔其用為固固堅定也其色為白物乘金化則表彩縞素之色今西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兼白乘乙歲則白色之物兼赤及蒼也其化為斂斂收也金化流行則物體堅斂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緊斂詳金之化為斂而木不及之氣亦斂者蓋木不及而金勝之故亦斂也其蟲介介甲也外被介甲金堅之象也其政為勁勁前銳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勁切其令霧露涼氣化也其變肅殺天地慘悽人所不喜則其氣也其眚蒼落青乾而凋落其味為辛夫物之化之變而有辛味者皆金氣之所離合也今西方之野草木多辛其志為憂憂慮也思也　新校正云詳王注以憂為思有害於義按本論思為脾之志憂為肺之志是憂非思明矣靈樞經曰愁憂則閉塞而不行又云愁憂而不解則傷意若是則憂者愁也非思也憂傷肺愁憂則氣閉塞而不行肺藏氣故憂傷肺喜勝憂神悅則喜故喜勝憂熱傷皮毛火有二別故此再舉熱傷之形證也火氣薄爍則物焦乾故熱氣盛則皮毛傷寒勝熱以陰消陽故寒勝熱　新校正云按太素作燥傷皮毛熱勝燥辛傷皮毛過節也辛熱又甚焉苦勝辛苦火味故勝金之辛北方生寒陽氣伏陰氣升政布而大行故寒生也大虛澄淨黑氣浮空天色黯然

高空之寒氣也若氣如散麻本末皆黑微見川澤之寒氣也太虛清白空尤雪映遐遠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不翳如霧而氣遐遠肅然止望色玄凝霧夜落此水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濕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渠乾涸枯澤淨鹹水斂土堅是土勝水水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寒生水寒資陰化水所由生此寒氣之生化爾寒氣施化則水冰雪霰其為變極則水涸冰雹運乘丙寅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之歲則寒氣大行乘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之歲則寒化少水生鹹物之有鹹味者皆始自水化之所成結也水澤枯涸鹵鹹乃蓄滄海味鹹鹽從水化則鹹因水產其事炳然煎水味鹹近而可見鹹生腎鹹物入胃先歸於腎故諸丙歲鹹物多化諸辛歲鹹物少化腎生骨髓鹹味入腎自腎藏布化生養骨髓髓生肝鹹氣自生骨髓乃流化生氣入肝藏也其在天為寒神化也凝慘冰雪寒之化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歲當太陽在上則寒化於天太陽在下則寒行於地在地為水陰氣布化流於地中則為水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蕩沒溺水之用也在體為骨強幹堅勁骨之體也包裹髓腦骨之用也在氣為堅柔軟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在藏為腎腎藏有二形如紅豆相並而曲附於脊筋外有脂裹裹白表黑主藏精也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乘辛歲則腎藏及經絡受邪而為病膀胱府同其性為凜凜寒也腎之性也其德為寒水以寒為德化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淒滄其用為本闕其色為黑物乘水成則表被玄黑之色今北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兼黑乘辛歲則黑色之物兼黃及赤其化為肅肅靜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清謐詳水之化為肅而金之政大過者為肅平金之政勁肅金之變肅殺者何也蓋水之化肅者靜也金之政肅者肅殺也文雖同而事異其蟲鱗鱗謂魚蛇之族類其政為靜水性澄澈而清淨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其政凝肅詳水之政為靜而平土之政安靜土大過之政亦為靜土不及之政亦為靜定水土異而靜同者非同也水之靜清淨也土之靜安靜也其令本闕其變凝冽寒甚故致是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凜冽其眚冰雹非時而有及暴過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冰雪霜雹其味為鹹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鹹味者皆水化之所凝散也今北方川澤地多鹹鹵其志為恐恐以遠懼恐傷腎恐甚動中則傷腎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腎藏精故精傷而傷及於腎思勝恐思見禍機故無憂恐思一作憂非也寒傷血腎勝心也寒甚血凝故

傷血也。燥勝寒。寒化則水積。燥用則物堅。燥與寒兼。故相勝也。天地之化物理之常也。鹹傷血。味過於鹹。則咽乾引飲。傷血之義。斷可知乎。甘勝鹹。渴飲甘泉。咽乾自已。甘為土味。故勝水鹹。新校正云。詳自上歧伯曰至此。與陰陽應象大論同。小有增損。而注頗異。五氣更立。各有所先。當其歲時。氣乃先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先立運。然後知非位與當位者也。帝曰。病之生變何如。歧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木居火位。火居土位。土居金位。金居水位。水居木位。木居君位。如是者為相得。又木居水位。水居金位。金居土位。土居火位。火居木位。如是者雖為相得。終以子僭居父母之位。下陵上。尤為小逆也。木居金土位。火居金水位。土居水木位。金居火木位。水居火土位。如是者為不相得。故病甚也。皆先立運氣及司天之氣。則氣之所在。相得與不相得可知矣。帝曰。主歲何如。歧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木餘則制土。輕忽於金。以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少金勝。土反侮木。以木不及。故土妄凌之也。四氣率同。侮謂侮慢而凌忽之也。侮反受邪。或以己強盛。或遇彼衰微。不度卑弱。妄行凌忽。雖侮而求勝。故終必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受邪。各謂受己所不勝之邪也。然捨己宮觀

適他鄉邪。外禦中乾。邪勝真弱。寡於敬畏。由是納邪。故曰寡於畏也。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云。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而薄之。命曰氣迫。即此之義也。帝曰。善。

刼運

道書篇名。雲笈七籤上清三尺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刼。小刼交則萬帝易位。九氣改度。日月縮運。陸地通於九泉。水母夾於五河。大鳥屯於龍門。五帝受會於玄都。當此之時。凶穢滅種。善民存焉。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刼。大刼交。則天地翻覆。河海湧決。人淪山沒。金玉化消。六合冥一。白尸飄於無涯。孤爽悲於洪波。大鳥掃穢於靈嶽。水母受事於九河。五龍吐氣於北元。天馬玄轡以徙魔。赤鎖伏精於辰門。歲星藏王於金羅。日月昏翳於三素之館。五氣停事於九嶺之巔。龍王鼓華於東井之上。河侯受對於九河之下。聖君顯駕於明震之館。五帝科簡於善惡之門。當此之時。萬惡絕種。鬼魔滅跡。八荒四極。萬不遺一。至於天地之會。自非高上三天所不能禳。自無青籙白簡所不能脫也。又云。天關在天西北之角。與斗星相御。北斗七星則天關之綱。柄玉晨之華蓋。既行九天十二辰之氣。斗綱運關。則九天並轉。天有四候之門。九天合三十六候。一晝一夜。則斗綱運關經一候之門。晝夜三十六日。則經三十六候。都竟。則是九天一輪。三百六十輪為九天一周。九天一周。則六天之氣皆還上三天。三天改運。促會以准其度。三千六百周。則為小刼。小刼交。則九氣改正。萬帝易位。民之鬼藏。善好清治。六合寧一。九千九百周為大刼終。大刼終。則九天數盡。六天運窮。運窮則氣激於三五。群妖凶橫。因時而行。放毒滅民。此皆運窮數極。衆機而發。以致於此也。地機在東南之分。九泉之下。則九河之口。吐翕靈機。上通天源之淵。注傍吞九洞之淵澳。以十二時。紀推四會之水。東迴。一晝一夜。則氣盈並湊九河之機。晝夜三十三日。機轉西北。迴東北張。西南翕。東南張則溢。翕則虧。周於四會天源。下流通波。是為一轉。三百三十轉為一度。一度則水母促會於龍王河侯。受封於三天。三千三百度謂之陰否。陰否則蝕。陰蝕則水涌河決。山淪地沒。九千三百度為大刼之終。陰運之

極。當此之時。九泉涌於洪波。水母致於龍門。山海冥一。六合坦然。此陰運之充。地氣之激也。又云。赤精開皇元年七月七日丙午中時。登琳瑯之都。月之上館。受符於元始天王。開金陽玉匱玄和玉女口命。出皇民録譜。自開皇以前。三象明曜以來。至於開皇。經累億之刼。天地成敗。非可稱載。九天丈人於開皇時算定元元。校推刼運。白簡青籙。得道人名。紀皇民譜録。數極唐堯。是為小刼一交。其中損益。有二十四萬人應為得者。自承唐之後。數四十六丁亥。前後中間甲申之年。乃小刼之會。人名應定。在此之際。陽九百六。二氣離合。吉凶交會。得過者特為兌。然甲申之後。其中壬辰之初。數有九周。至庚子之年。吉凶候見。其道審明。當有赤星見於東方。白彗干於月門。袄子續黨於蟲口。亂群填尸於越川。人失其種。萬里絕烟。強臣稱霸。弱主蒙塵。其後當有五靈爲瑞。義合本根。龍精之後。續族之君。平滅四虜。應符者隆。龍虎之世。三六乃清。民無橫命。作無危患。自承唐之後。四十六丁亥。是三刼之周。又從數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也。則是大刼之周。天翻地覆。金玉化消。人淪山沒。六合冥一。天地之改運。非真所如何。惟高上三天白簡青籙。乃得妥鴻翮而騰翔。飛景霄而眄目耳。此玄和玉女口命金陽玉匱論天地之成敗。吉凶之兆也。上清八景飛經云。大刼

（之周三道斷盤二氣合離理物有期不唐之世陽九。故災翦除先劫搜採上真也。老君戒文云。西向流沙中無量國有巨石高二百丈周旋一千五百里。巨石北則有芥子城。壁方四十里。四面石墻高二十丈。飛仙一歲送一芥子著此城中。以衣拂巨石。令消與平地無别。芥子城令滿中芥子。則將運周劫世轉一階也。靈寶齋戒威儀經訣下云。石如崑山。芥子滿四十里中。天人羅衣百年一度。拂盡此石。取芥子一枚。譬如一劫之終。若是之人。難當悟斯者也。又靈寶天地運度經云。靈寶自然運度。有大陽九。大百六也。小陽九。小百六也。三千三百年為小陽九。小百六也。九千九百年為大陽九。大百六也。夫天厄謂之陽九也。地虧謂之百六也。至金天氏之後甲申之歲。是其天地運度否泰所終。陽九百六會。至時道德方明。兇醜頓肆。聖君受任於壬辰之年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五千九百五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脩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韓應榮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董子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三　十翰

筭（筭法十四）

異乘同除詳明筭法歌曰異乘同除法何如物賣錢來做例兒先下原錢乘只物却將原物法除之將錢買物互乘取百里千斤以類推筭者留心能善用一絲一忽不差池

九章筭經今有絲一斤價直二百四十今有錢一千三百二十八問得絲幾何

荅曰五斤八兩一十二銖五分銖之四。

術曰以一斤價數爲法以一斤乘今有錢數爲實實如法得絲數。（按此術今有之義以一斤價爲所有率一斤爲所求率。今有錢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絲一斤價直三百四十五。今有絲七兩一十二銖。問得錢幾何。

荅曰。一百六十一錢三十二分錢之二十三。

術曰。以一斤銖數爲法以一斤價數乘。七兩一十二銖爲實實如法得錢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絲一斤數爲所有率。價錢爲所求率。今有絲數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縑一丈價直一百二十八。今有縑一疋九尺五寸。問得錢幾何。

荅曰六百三十三錢五分錢之三。

術曰以一丈寸數爲法以價錢數乘。今有縑寸數爲實實如法得錢數（淳風等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縑一丈寸數爲所有率。價錢爲所求率。今有縑寸數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布一疋價直一百二十五今有布二丈七尺。問得錢幾何。

荅曰八十四錢八分錢之三。

術曰以一疋尺數爲法今有布尺數乘價錢爲實實如法得錢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疋尺數爲所有率價錢爲所求率。今有布爲所有數今有之即得）

今有素一疋一丈價直六百二十五今有錢五百問得素幾何。

荅曰得素一疋

術曰以價直爲法以一疋一丈尺數乘今有錢數爲實實如法得素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價錢爲所有率以丈尺數爲所求率。今有錢爲所有數今有之即得）

今有與人絲一十四斤約得縑一十斤今與人絲四十五斤八兩。問得縑幾何。

荅曰三十二斤八兩。

術曰。以一十四斤兩數爲法。以一十斤乘今有絲兩數爲實實如法得縑數。（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十四斤兩數爲所有率。一十斤爲所求率。今有絲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絲一斤耗七兩。今有絲二十三斤五兩。問耗幾何

荅曰。一百六十三兩四銖半。

術曰。以一斤展十六兩爲法。以七兩乘。今有絲兩數爲實實如法得耗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斤爲十六兩爲所有率。七兩爲所求率。今有絲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生絲三十斤乾之。耗三斤十二兩。今有乾絲一十二斤。問生絲幾何。

荅曰。一十三斤一十一兩十銖七分銖之二。

術曰。置生絲兩數。除耗數。餘以爲法。（餘四百二十兩即乾絲率。三十斤）乘乾絲兩數爲實實如法得生絲數。（凡所得率如細則俱細麤則俱麤

兩數相抱而已。故品物不同。如上縑絲之比相與乘爲三十斤。凡四百八十兩。今生絲率四百八十兩。今乾絲率四百二十兩。則其數相通。可俱爲銖可俱爲兩可俱爲斤無所歸滯也。若然。宜以所有乾絲斤數乘生絲兩數爲實。今以斤兩錯互而亦同歸者。使乾絲以兩數爲率。生絲以類爲率。譬之異類亦各有一定之勢。　淳風等按此術。置生絲兩數。除耗數餘即乾絲之率於今有術爲所有率。三十斤爲所求率。乾絲兩數爲所有數凡所爲率者細則俱細麤則俱麤。今有一斤求兩知乾絲即以兩數爲率生絲即以斤數爲率譬之異物各有一定之率也。）

夏侯陽筭經今有醋三升給七兵見有四百五十七斛問給幾何。

荅曰給兵十萬六千六百三十三人三分人之一。

術曰置醋數再上十之爲升以七因之又以三升除之。即得。

今有兵八萬人凡五兵共給醬二升問日給幾何。

荅曰日給三百二十斛

術曰置兵數以二因之得一十六萬以五兵除之。得醬數。

今有醬二升給五兵見有三百二十斛問給幾何。

荅曰給兵八萬人。

術曰置醬數再上十之爲升以五因之得一十六萬以二升爲法除之
即得

今有兵四萬八千六百二十五人人凡五日給塩二升問一月幾何
荅曰一月五千八百三十五斛
術曰置兵數以二因之退二等得五日塩數九百七十二斛五斗求一
月數以六因之

今有錢一十七貫五百二十五文欲五文買雞三隻問得幾何
荅曰得雞一萬五百一十五隻
術曰置錢數以三因之五而一即得

五曹算經今有錢二十七貫八百三十三文凡五文買梨三枚問幾何
荅曰一萬六千六百九十九枚奇四文
術曰列錢二十七貫八百三十三文以三乘之得八萬三千四百九十
九以五除之

今有九錢五文買雉三隻有錢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五文問得雉幾何
荅曰一萬五百一十五隻
術曰列錢數一萬七千五百二十五文以雉三隻乘之得五萬二千五

百七十五文以五文除之即得

楊輝摘奇算法應用算法以徑求代互換者固善其間人有不可代者宜
兩存之　變換活法遇一除者定位只乘不除　二爲除者定位乘訖折
半　二乘三除（置積減五）　三乘三除（不求除只定位）　四乘三除（互換）
五乘三除　六乘三除（二因）　七乘三除　八乘三除（互換）　九乘三除
（定位三因）

米三斗四升換粟五斗二升今有米二百三十八石問計粟幾何
荅曰三百六十四石
解題米粟爲問互換爲法互換術曰以所求率乘所有數爲實以所有
率爲法實如法而一以所求率乘所有數者乃商除之法也其數有分（子今法徑以所求率乘所有之數是要有爲乘以原有數爲法是不要者爲除是總乘總除免分子之繁也）

粟米五斗二升爲乘
積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升
米三斗四升爲除
得粟三百六十四石
原米二百三十八石

草曰以所求率（粟五斗二升）乘所有數爲實（乘米二百三十八石得一百二十三石七斗六升）以所有率爲法（米三斗四升）實如法而一（除得三百六十四石）合問

金立方一寸（謂長闊高皆是十分再自乘得一千分重一斤即十六兩）
今有金立方七分（謂長闊高皆是七分再自乘得三百四十三分）問重幾何
荅曰五兩四錢八分八釐
互換術曰以所求率（金方七分積三百四十三分）乘所有數（金十六兩）爲實以原率（金方一寸積一千分）爲法除之合問

二百三十四斤每三斤直六百問錢幾何
荅曰四十六貫八百文
代術用二百乘斤數（六百買三斤知每斤二百不必互換）

二百三十四人每三人支七貫問計幾錢
荅曰五百四十六貫文
互換術曰置人數以七貫乘之三人除之　二乘四除（互因）　三乘四
除（加五折半）　四乘四除（不乘除）　五乘四除
（五）　七乘四除（互換）　八乘四除（二因）　九乘四除（互換又再度加五）

二十八人每四人支銀七兩問共支幾何
荅曰四十九兩
互換術曰置人數以七兩乘之四人除之　又術一兩七錢五分乘人
數（四人分七兩可以四除）　二乘五除（二四因積）　三乘五除（六因積）
四乘五除（八因積）　五乘五除（不乘除）　六乘五除（加二）　七乘五除
（加四）　八乘五除（加六）　九乘五除（加八）

二百一十六人每五十人支銀五兩問共幾何
荅曰二十一兩六錢
五十人支銀五兩即是每人得銀一錢不必乘除置人數（二百一十六
人於人上定錢）　二乘六除（置積三除）　三乘六除（折半）　四乘六除
（置積減五）　五乘六除（互換）　六乘六除（不乘除）　七乘六除（互換）
八乘六除（七十五除）　九乘六除（加五）
互換遇七數者無折變仍從互換　二乘八除（兩折半）　三乘八除（三
因加二五）　四乘八除（折半）　五乘八除（減六）　六乘八除（七十五乘
之）　七乘八除（七因加二五）　八乘八除（不乘除）　九乘八除（九因加二五）
互換遇九者無折變從本法

丁巨算法今有雞三隻價直二兩鴨七隻亦直二兩今持錢一百兩欲買二色各停問雞鴨各價多少

荅曰各買一百五隻　雞價七十兩　鴨價三十兩

以鈔一百兩以二十一乘之得二千一百為實以二十為法除之得一百零五隻乃雞鴨數也求價者倍雞數三除之倍鴨數七除之也

今有鹽四千三百五十引欲令大小船適等載之只云大船三隻載五百引小船四隻載三百引問船及鹽各載多少

荅各一十八隻　大船載三千引　小船載一千三百五十引

列鹽四千三百五十引以十二乘之得五萬二千二百為實以十五除之得二千九百為法除實得大小船一十八隻也求載鹽者五因大船數三除之三因小船數四除之

今有官支鈔一十兩八錢買絲二十四斤若有鈔三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問買絲幾斤

荅曰三千九百七十二斤

以若有與買絲相乘為實以今有為法除之　凡異乘同除法者准此若以元鈔除絲數得每斤之數以乘若有亦通也

今有鈔二十四兩七錢七分二釐五毫買麪三百六十七斤若有鈔二十三錠三十六兩一錢四分三釐七毫五絲問買麪幾何

荅曰一千七百五十七斤四兩

以若有與買麪相乘為實以今有為法除之餘二五留為斤下兩若以元鈔除麪數為每斤之數也以乘若有鈔亦通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客借去木周圍三尺二寸長四丈八尺今却有周圍三尺六寸木問合還長若干

荅曰三丈七尺九寸二十七分之七

術曰以原借木周圍自乘又以長乘得四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寸十二除得四萬九百六十寸為實却以今有木周圍自乘一千二百九十六寸十二除得一百八寸為法除之即得

今有攏材木闊三尺二寸厚一尺四寸長二丈三尺價錢二十五兩別有木闊二尺八寸厚一尺二寸長二丈一尺問該價若干

荅曰一十七兩一錢四十六分之九

術曰以先有木厚闊相乘又以長乘得一十萬三千四十寸為法却以別有木厚闊相乘又以長乘得七萬五百六十寸再以原價二十五兩乘之得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兩為實以法除之即得

今有齋僧不知其數初日每五人支襯八兩次日每九人支襯七兩凡三日共支襯錢三百二十一兩問計若干

荅曰一百三十五人

術曰互乘之以九人乘八兩得七十二以五人乘七兩得三十五併之得一百七為法別以九人五人相乘得四十五乘共支襯錢得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五以法除之即得

今有錢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兩欲買黃白蠟各半其黃蠟每三斤該價一兩一錢白蠟每斤三兩一錢問買黃白蠟各若干

荅曰黃白蠟各三千六百斤

術曰列白蠟斤價三兩一錢以三斤乘之得九兩三錢併黃蠟三斤價一兩一錢共得一十兩四錢為法置錢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兩以三斤乘之為實以法除之即得

今有布疋價二十一兩絹疋價四十一兩欲將布易絹問多少可以價停

荅曰布四十一疋易絹二十一疋

術曰布絹疋價相乘得各該價錢得八百六十一兩為實以布疋價為

法除之得布數絹疋價為法除之得易絹數合前問

秦九韶數學九章算回運費問有江西水運米一十二萬三千四百石原係鎮江交卸計水程二千一百三十里每石水腳錢一貫二百文今截上件米就池州安頓池州至鎮江八百八十里欲收回不該水腳錢幾何

荅曰收回錢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貫五百九十一文

術曰以粟米互易求之置池州至鎮江里數乘水腳錢得數又乘運米為實以原至鎮江水程為法除實得收回錢　草曰置池州至鎮江八百八十里乘每石水腳錢一貫二百得一千五十六貫文又乘運米一十二萬三千四百石得一億三千三十一萬四百貫文為實以原至鎮江水程二千一百三十里為法除實得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貫五百九十一文為收回錢

詳明算法元有米五石八斗四升糴銀四兩三錢八分今只有米一石七斗二升問該銀幾何

荅曰一兩二錢九分

法曰置銀數以只有米一石七斗二升乘之得七十五兩三錢一分六釐却以元米五石八斗四升為法歸除之

丁巨算法 今有米七斗直鈔三兩二錢四分八釐。若有米五石六斗八升。問直鈔若干。

答二十六兩三錢五分五釐二毫。

今有鈔三兩二錢四分八釐糴米七斗。若有鈔二十六兩三錢五分五釐二毫。問得米多少。

答五石六斗八升。

詳明算法 元有銀一兩二錢九分糴米一石七斗二升。今只有銀四兩三錢八分。問糴米幾何。

答曰。五石八斗四升。

法曰。置米數。以只有銀四兩三錢八分乘之。得七十五石三斗三升六合。却以元銀一兩二錢九分為法。定身除之。

今有粮四十三船。該三萬七千四百一十石。除除留粮一十四船。又二十九船贍軍。問各該米幾何。

答曰。除留粮一萬二千一百八十石。贍軍粮二萬五千二百三十石。

法曰。置粮三萬七千四百一十石。以贍軍二十九船乘之。得一百八萬四千八百九十石。却以四十三船分之。得贍軍粮數。別置總粮數。於內除訖贍軍粮。即得除留粮數。

今有絹四十四萬七百九十一疋。計用車五百三十三兩裝載。今只裝了三百四十八車。外有一百八十五車聽候裝載。問各該絹幾何。

答曰。見裝絹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九十六疋。聽候絹一十五萬二千九百九十五疋。

法曰。置絹數。以車五百三十三兩分之。得八百二十七疋。却以裝了三百四十八車乘之。得見裝絹數。於總絹內減訖見裝絹。即得聽候絹數。

今有李客出銀一十二兩三錢六分。張客出銀一十九兩六錢四分。共三十二兩。營運折了七兩。今只有二十五兩。問各人合分銀幾何。

答曰。張客一十五兩三錢四分三釐七毫五絲 李客九兩六錢五分六釐二毫五絲。

法曰。置張客銀一十九兩六錢四分。以只有二十五兩乘之。得四百九十一兩。却以共銀三十二兩為法歸除之。得張客合分銀數。於總銀內減了張客合分銀。又減折了七兩。餘為李客合分銀數。

今有羅三千三百疋。每疋四十二尺。出關稅之。每十疋合稅羅一尺。已稅了八疋。却貼得鈔一兩九錢。今將鈔一十三兩三錢買之。問該羅幾何。

答曰。四十二尺。

法曰。置羅三千三百疋。以一尺乘之。得三百三十尺。以十疋除之。得三十三疋。別置八疋。以每疋四十二尺通之。得三百三十六尺。於內減了合稅羅數三百三十尺。只有六尺。以此六尺乘今將鈔一十三兩三錢。得七百九十八尺。却以貼得鈔一兩九錢為法除之。得今買羅尺數。

丁巨算法 今有布九千三百八十四疋。出關稅之。每三十尺稅布一尺。今共稅訖三百一十三疋。却貼與客人鈔一兩七錢。問每疋價多少。

答曰。八兩五錢（疋法二丈八尺）

下布以二丈八尺乘之。得二十六萬二千七百五十二尺為實。以三十尺為法除之。得八千七百五十八尺四寸。為合稅之布也。寄左。又下稅布三百一十三疋。以二丈八尺乘之。得八千七百六十四尺。以合稅布直減之。餘多客人布五尺六寸。却貼與鈔一兩七錢。又下布一疋二丈八尺。以一兩七錢加之為實。以五尺六寸為法除之。得一疋之錢。

詳明算法 元有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出關稅之。九兩取一。已稅了銀二百兩。却貼得鈔一百兩。今將銀五十八兩。貴之。問該鈔幾何。

答曰。七百二十五兩。

法曰。置今將銀五十八兩。以元貼鈔一百兩乘之。得五千八百兩。別置元有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以稅法九歸之。得一百九十二兩。於已納稅銀二百兩內減了一百九十二兩。只餘八兩。以八兩為法除五千八百兩。得所貴銀價。

透簾細草 今有客持銀一千七百二十八兩。出關稅之。九兩取一。今稅了銀二百兩。除貼與客錢一十貫文。今將錢七十二貫五百文。問買銀多少。

答曰。五十八兩。

法曰。置都銀在地。以九約之。得一百九十二兩。即為合稅之銀。以反減稅了銀二百兩外。有八兩。以乘今將錢數。得五百八十貫為實。以一十貫為法而一。得五十八兩。合問。 草曰。銀八兩除貼得錢一十貫。得每兩價錢一貫二百五十。為法除今將錢。合問。

丁巨算法 今有羅八尺。買紅花二斤。染羅三丈二尺。今只有羅五十六疋一丈六尺八寸。今欲減買花自染。問得紅羅多少。

答買紅花羅一十一疋八尺九寸六分。紅花七十九斤三兩八錢四分。染羅四十五疋七尺八寸四分。（二丈八尺疋法。）

下疋以疋法二八通之。入零尺。得一千五百八十四尺八寸。以八尺因

之爲實又以八尺與三丈二尺相併得四十尺爲法除實見買紅花羅也又下買紅花羅以二斤因之爲實以八尺除之得斤下有分加六爲兩見紅花也又下總尺以滌羅三丈二尺乘之爲實以前併四十尺爲法除實得滌羅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絹一疋買紫草三十斤滌絹二丈四尺今却有絹七疋欲減絹買紫草還自滌絹問減絹買草滌絹各若干

答曰減絹四疋一丈五尺買紫草一百三十一斤四兩滌絹二疋二丈五尺

術曰置絹七疋以四十尺通之得二百八十尺以乘買草絹四十尺得一萬一千二百尺併本絹得六十四尺爲法除之得減絹數別以二百八十尺乘草三十斤得八千四百斤仍用六十四尺爲法除之得買草數又以二百八十尺乘滌絹二十四尺得六千七百二十尺仍用前法除之得滌絹數合前問

今有絲一斤八兩換絹一疋（即四十尺）及將絲九兩貼錢四兩得絹二丈

今有錢五兩問買絹得若干

答曰六尺二寸五分

術曰列絲九兩乘換絹四十尺得三百六十尺却以絲一斤八兩准二十四兩爲法除之得一丈五尺爲絲所得絹減二丈減餘五尺爲錢所直却乘今有錢五兩得二十五尺爲實以貼錢四兩爲法除之即得

錦囊格源今有溫州打滌雜色布一十四疋共直米三十三石六斗又有雜色布二百八十六疋問直米多少

答曰四百石四斗

法曰下又有布二百八十六疋在地用直米乘之見九千六百九石六斗爲實用布二十四疋除之合問一等之法准此求之

今有水銀二百八十四兩直銀七錠五兩只有課銀三百八錠三十一兩二錢五分該水銀多少

答曰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兩

法曰下只有課銀在地錠用五通之見一萬五千四百三十一兩二錢五分用水銀乘之見四百三十八萬二千四百七十五兩爲實列銀七錠以五通之共見三百五十五兩作法除之

今有小麥一十六石磨到白麪一千四百八十斤只有白麪一千一百四十一斤一十四兩六錢該小麥多少

答曰一十二石三斗四升五合

法曰下只有麪在地兩已下用斤分爲實用小麥十六石乘之見一十八萬二千七百六爲實用磨到白麪一千四百八十斤除之合問

今有川芎四十五斤共直白銀二百一十三兩七錢五分只有川芎三百八十四斤一十二兩問銀多少

答曰三十六錠二十七兩五錢六分二釐半

法曰下只有川芎在地兩用斤分以直銀乘之得八萬二千二百四十兩三錢一分二釐半爲實以四十五斤除之錠用五約合問

今有鍾乳粉二百四十六斤該牙錢米三十石三斗五升六合四勺今收訖牙錢米七千七石七斗六升二合六勺問鍾乳幾斤

答曰五萬六千七百八十九斤

法曰下收訖牙錢米在地用鍾乳粉乘之見一百七十二萬三千九百九石五斗九升九合六勺爲實用牙錢米作法除之合問

今有赤金三釐七絲二忽得常行筦子二十四付只有赤金一十萬兩問該筦子多少

答曰七億八千一百二十五萬付

九章算經今有田一畝收粟六升太半升今有田一頃二十六畝一百五十九步問收粟幾何

答曰八斛四斗四升一十二分升之五

術曰以畝二百四十步爲法以六升太半升乘今有田積步爲實實如法得粟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一畝步數爲所有率六升太半升爲所求率今有田積步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錦囊啓源今有秋粮地二十三頃四十五畝共該正耗二百五十石九斗一升五合照依地畝又科下秋粮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六升半問該地若干

答曰四十八頃九十五畝

今有上號三梭布三百六十五疋共得淨花四千五百六十二斤八兩疋法二丈四尺只有淨花五千三百五十八馱四十四斤一兩每馱一百二十斤該三梭多少

答曰五萬一千四百四十疋七尺八寸

法曰下只有花在地兩用斤分馱法加二共見六十四萬三千四斤六釐二毫半用三梭布乘之得二億三千四百六十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二斤八分一釐二毫半爲實用原淨花作法除之見五萬一千四百四

十尺三分二釐半零數用尺法二丈四尺乘之得七尺八寸合此法是與乘同除帶馱法斤秤并端尺也

今本郡庫內收訖淨花一十萬三千四十五馱一鈞一秤一十一斤一十三兩只云每花地七畝帶加耗納著二斤一兩問該地幾頃

荅曰四十一萬九千六百七十六頃一十一畝

法曰置收到淨花在地馱數內加二見一千二百三十六萬五千四百斤加入鈞秤斤兩兩用斤分共見一千二百三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六斤八分一釐二毫半以畝數乘之為實用納花二斤一兩兩用斤分作法除之得所求頃畝也合問但遇相應之法惟此求也

詳明算法元雇車一兩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鈔七十五兩今添重三百六十斤行一千三百里問與鈔幾何

荅曰一百二十六兩七錢五分

法曰置元載重一千二百斤以元行道一千里乘之得一百二十萬斤為法別置元載重一千二百斤搭上今添重三百六十斤共一千五百六十斤以元價七十五兩乘之得一十一萬七千又以今行道一千三百里乘之得一萬五千二百一十。却以一百二十萬斤為法除之得今合與鈔數透簾細草　草曰元與錢七千五百乘今行道一千三百里得九百七十五萬又以今載重一千五百六十乘之得一百五十二億一千萬為實元行道一千里乘元載重一千二百斤得一百二十萬為法除之得今與鄉錢合問丁巨算法此兩頭交易也以今行道乘今載重與元與鈔相乘為實却以元行道乘元載重為法除之　如減斤重減行道數皆同此法此雙頭交易乘除也有草　川道　卌重　卌錢　丨

上　肥

元雇車一兩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鈔七十五兩今增重四百九十二斤與鈔六十七兩六錢八分行道幾何

荅曰六百四十里

法曰置今與鈔六十七兩六錢八分以元行道一千里乘之得六萬七千六百八十又以元載重一千二百斤乘之得八千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別置元載一千二百斤搭上今添四百九十二斤共一千六百九十二斤又以元價七十五兩乘之得一十二萬六千九百為法以此除八千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得今合行里數透簾細草　草曰元行道一千乘今與錢六千七百六十八文得六百七十六萬八千以元載重一千二

百乘之得八十一億二千一百六十萬為實今載重一千六百九十二乘元與錢七千五百得一千二百六十九萬為法除之合問丁巨算法以元行道乘元載重與今與鈔相乘為實却以元與鈔乘今載重為法除之　一　卌　川　卌　卌

元雇車一兩議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鈔七十五兩今與鈔七十六兩五錢行一千七百里問載重幾何

荅曰七百二十斤

法曰置元載重以元行道乘之得一百二十萬又以今與鈔七十六兩五錢乘之得九千一百八十萬別置今行道以元與鈔乘之得一十二萬七千五百為法以此除九千一百八十萬即得合載斤數透簾細草　草曰元載重乘元行道得一百二十萬以今與錢七千六百五十乘之得九十一億八千萬為實今行道一千七百乘元與錢七千五百得一千二百七十五萬為法除之合問丁巨算法以元載重乘元行道與今與鈔相乘為實却以今行道乘元與鈔為法除之　一　卄　非　卌

卌

今有雇車一兩行道一千里載重一千二百斤與錢七貫五百文今減重四百八十斤行道一千七百里問合與錢多少

荅曰七貫六百五十文

法曰置元與錢以今行道乘之又以今載重乘之為實以元載重乘元行道為法而一合前問　草曰元與錢七千五百乘今行道一千七百得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又以今載重七百二十斤乘之得九十一億八千萬為實以元載重乘元行道得一百二十萬為法除實合問

丁巨算法雇車一兩行九百里載二千五百斤與錢一百八十兩今又載三千六百五十斤行一千六百里問與幾錢

荅曰四百六十七兩二錢

川　卌　川　丁　非　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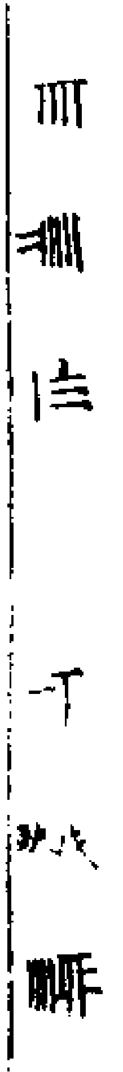
雇車一兩行九百里載二千五百斤與錢一百八十兩今又載三千六百五十斤與錢四百六十七兩二錢問行幾里

荅一千六百里

川　卌　川　町　非　卌

雇車一兩行九百里載二千五百斤與錢一百八十兩今行一千六百里與錢四百六十七兩二錢問載重幾何

答三千六百五十斤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人擔茶九十斤行五百步得錢一兩今擔茶一百二十斤行三百五十步問得錢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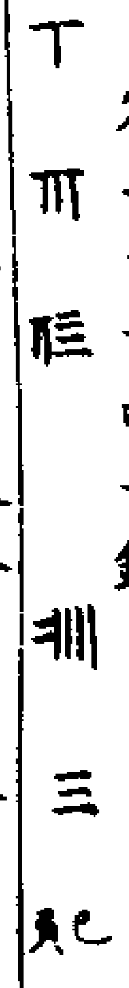
答曰九錢三分三釐（三分之一）

術曰以今擔茶一百二十斤乘三百五十步又以得錢一兩乘之爲實

别以先擔茶九十斤乘五百步爲法除之即得

丁巨算法有六人八日淘金七錢四分今二十四人淘一月問得多少

答一十一兩一錢



透簾細草今有七人八日淘金一十七銖今有二十七人一月淘金合得多少

答曰七兩二十三銖二絫五黍

法曰置元淘金一十七銖以今二十一人乘之又以三十日乘之得一萬七百一十銖爲實以元七人乘八日得五十六爲法除實得一百九十一銖二絫五黍以二十四約之爲兩得七兩二十三銖二絫五黍合

問草曰是五十六人一日得金一十七銖用人數除金得一人一日得金三絫二十八分絫之一却通分内子得八十五銖又三十日乘二十一人得六百三十顆位相乘得五萬三千五百五十却用分母二十八除之得合問

今有九人九日淘金一十八銖今三十人共淘金一斤問合用幾日

答曰五十七日五分日之三

法曰置今淘金三百八十四銖以九人乘之又以九日乘之得三萬一千一百四銖爲實以元淘金一十八銖乘今三十人得五百四十爲法以除其實得五十七日餘與法各以一百八約之得五分日之三合問

今有九人九日得金一十八銖今淘得金來五十七日五分日之三得一斤問用人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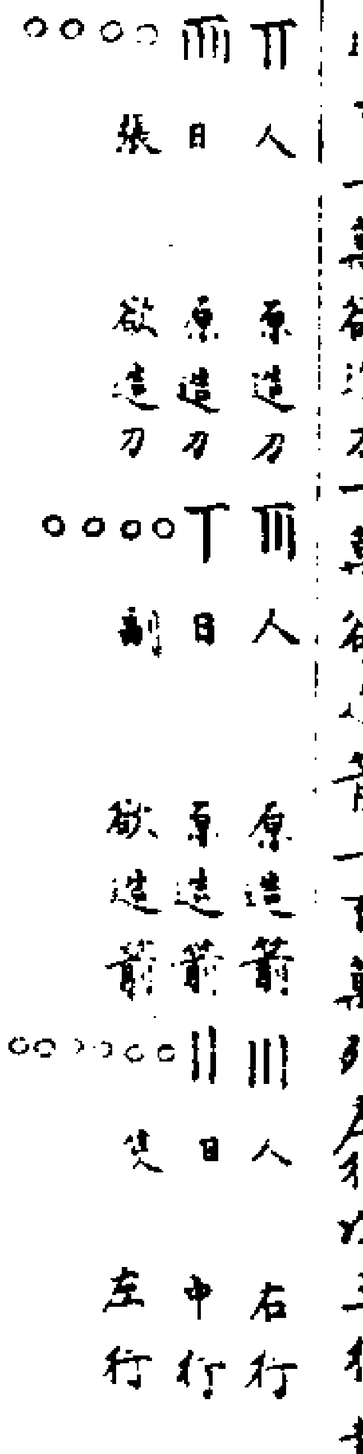
答曰三十人

法曰置今淘金三百八十四銖以元用九人乘之又以九日乘之以分母五因之得一十五萬五千五百二十爲實又置五十七日以分母五因内子三得二百八十八以元淘金一十八銖乘之得五千一百八十四爲法除實得三十人合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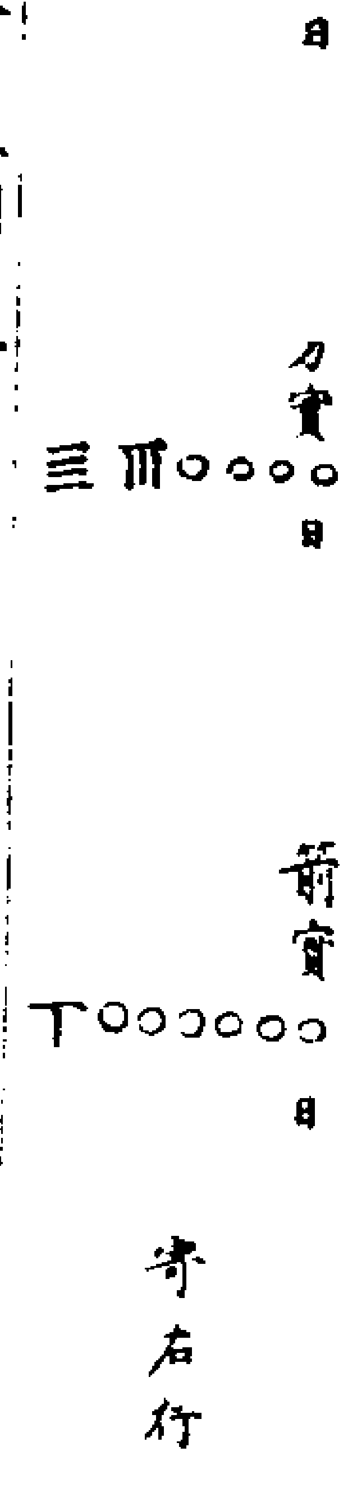
秦九韶數學九章軍器功程問今欲造弓刀各一萬副箭一百萬隻據工程七人九日造弓八張八人六日造刀五副三人二日造箭一百五十隻作院見管弓作二百八刀作五百四十八箭作二百七十六人欲知畢日幾何

答曰造弓一萬張三百九十三日四分日之三　造刀一萬副一百七十七日九分日之七　造箭一百萬隻一百四十四日二百七分日之一百八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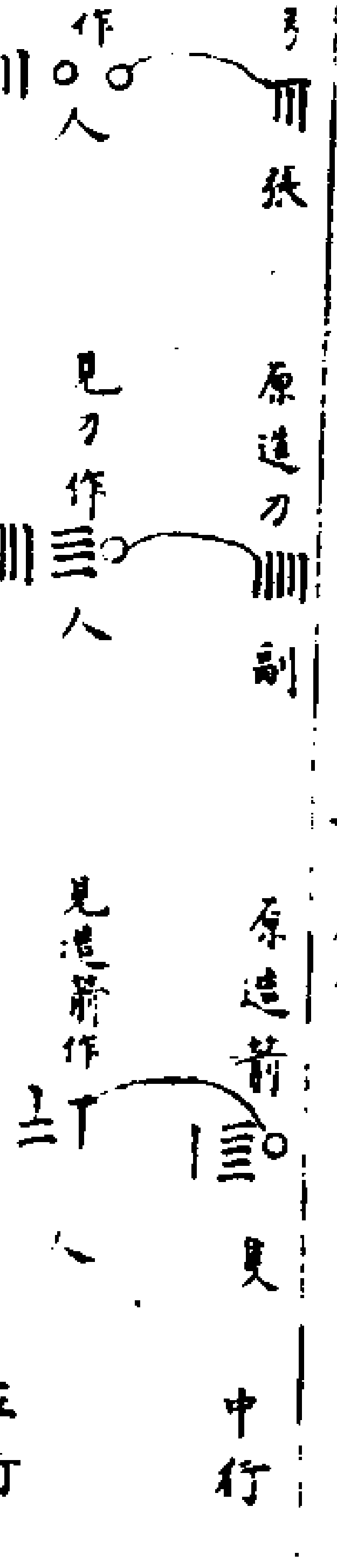
術曰以粟米求之互換八之置各功程原人率於右行置原日數於中行置欲求數爲左行以三行對乘之爲各實列右行次置原物數於中行置見管人爲左行以左行乘中行各爲法以對除右行各得日數　草曰置原造弓七人造刀八人造箭三人於右行次置造弓九日造刀六日造箭二日列中行又置欲造弓一萬欲造刀一萬欲造箭一百萬列左行以三行對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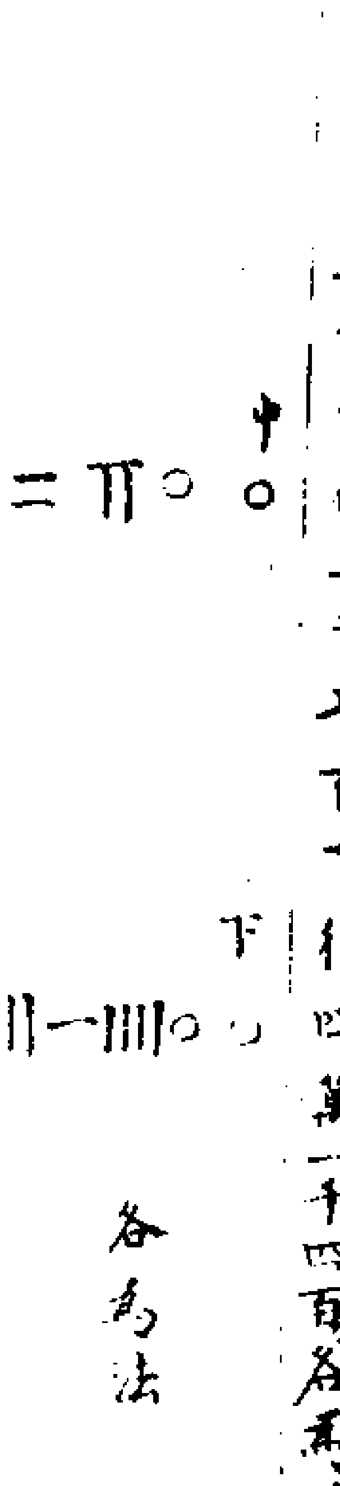
上得六十三萬中得四十八萬下得六百萬各爲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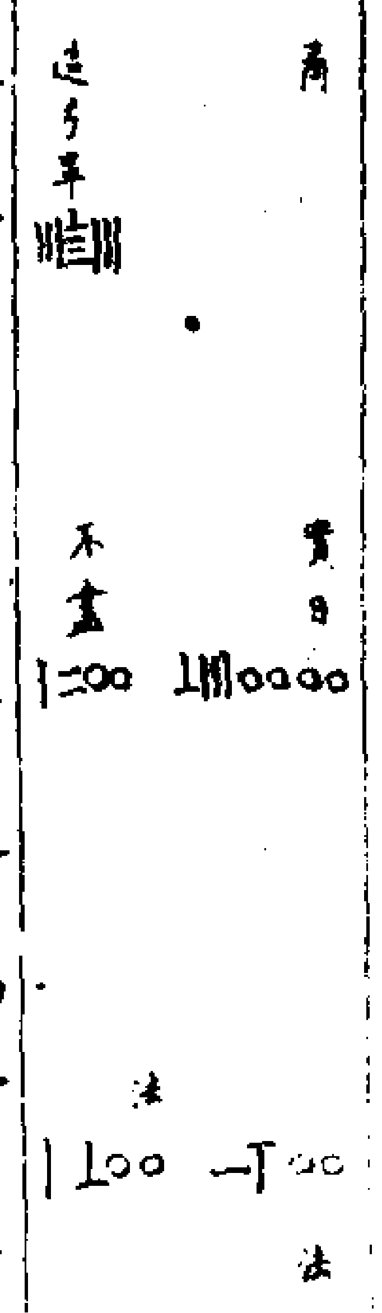
次列原造弓八張刀五副箭一百五十隻於中行又列見管弓作二百八刀作五百四十八箭作二百七十六人於左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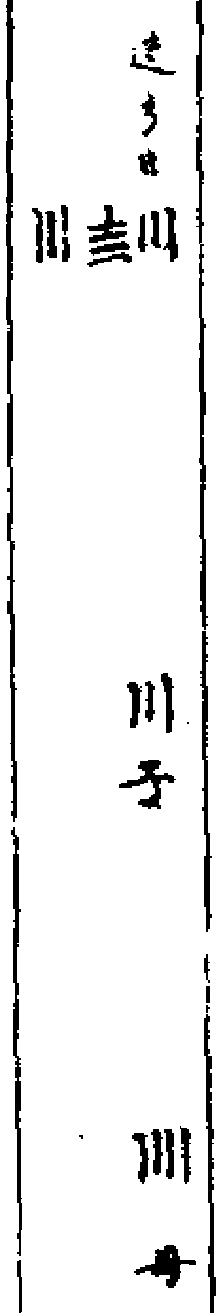
以兩行對乘之上得一千六百中得二千七百下得四萬一千四百各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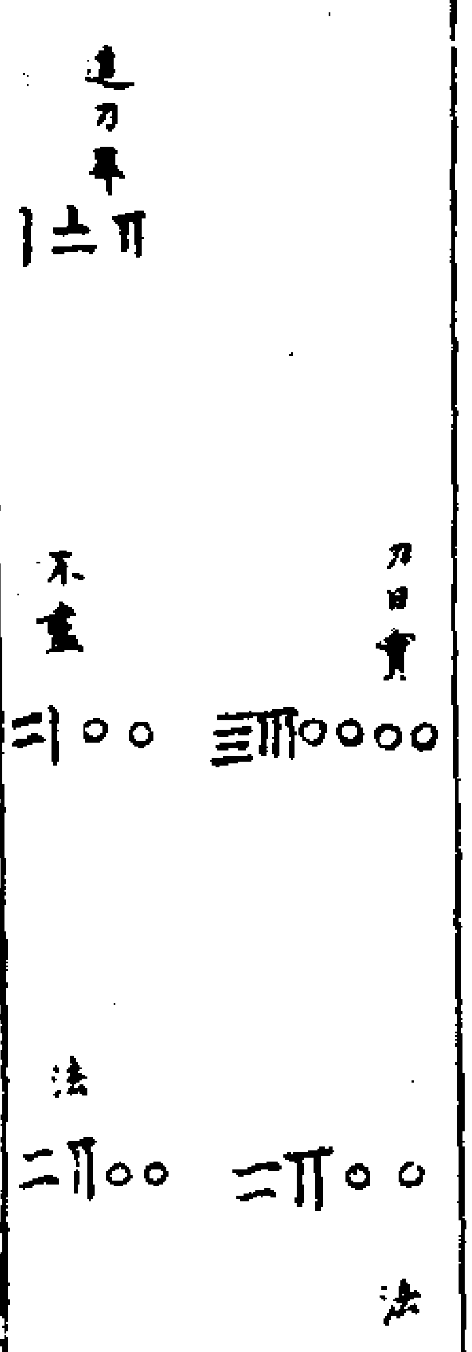
先以上法一千六百除寄右行弓日實六十三萬日得三百九十三日。造弓一萬張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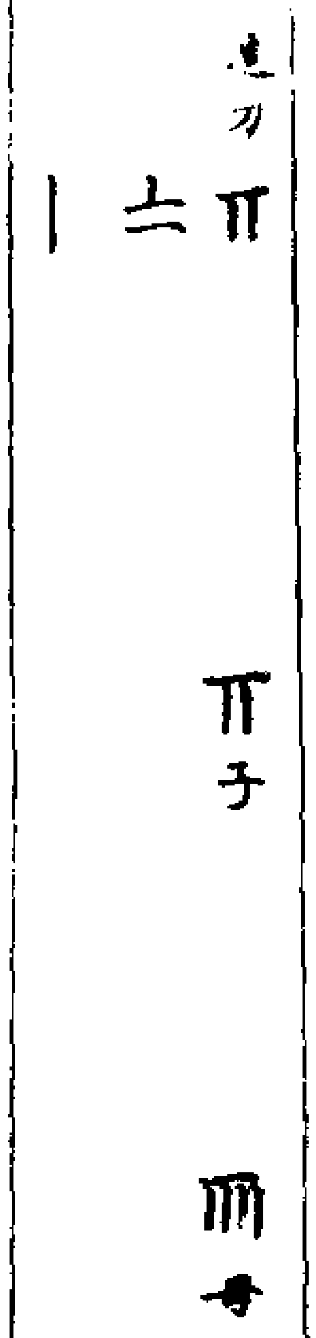
不盡一千二百與法求等得四百俱約之爲四分日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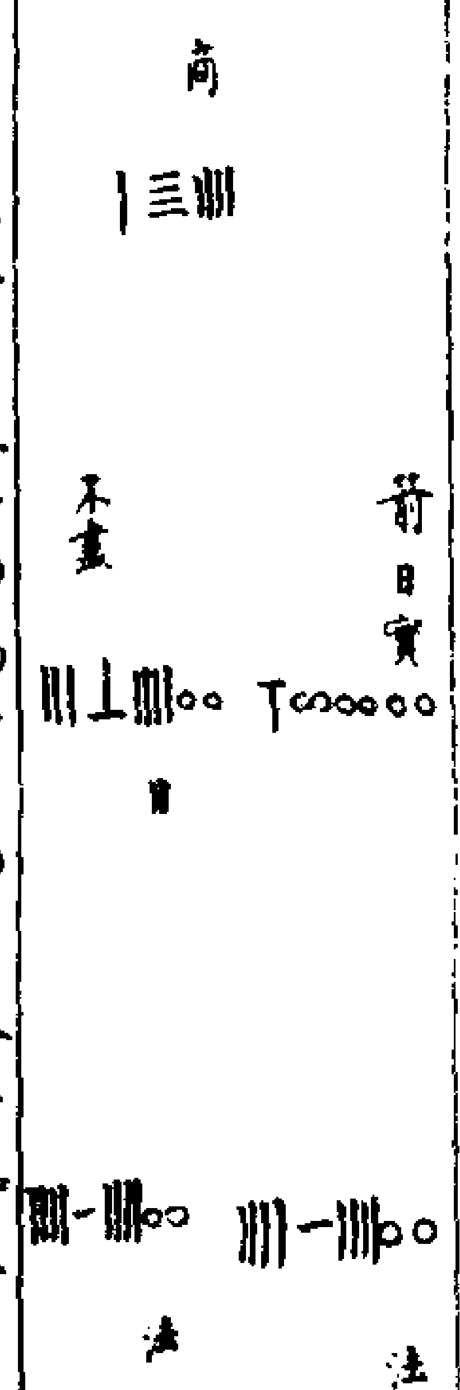
次以中法二千七百除寄右行刀日實四十八萬日得一百七十七日。爲造刀一萬副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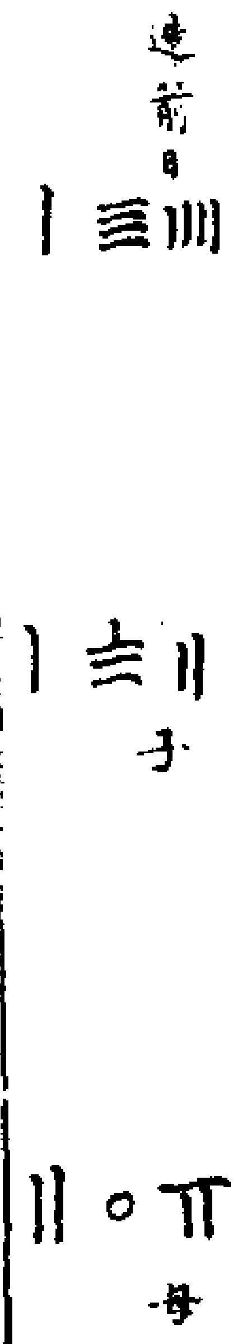
不盡二千一百與法求等得三百俱約之爲九分日之七。



次以下法四萬一千四百除寄右行箭日實六百萬日得一百四十四日爲造箭一百萬隻日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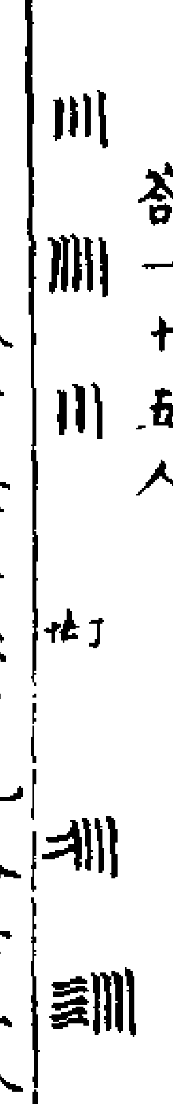


不盡三萬六千四百日與法四萬一千四百求等得二百俱以約之得二百七分日之一百八十二爲造箭日分合問。



（丁巨算法）今有弓匠四人造弓五日得三張今二十四日造弓五十四張問幾人造弓

答一十五人



（透簾細草）今有弩手六十九人每五人四日破鑿三箇今教閱來一月問用鑿多少

答曰三百一十箇半

法曰以三十日乘六十九人又以三箇乘之得六千二百一十爲實以五人乘四日得二十爲法實如法而一合問　草曰是一人一日破鑿一分半也又六十九人乘三十日得二萬七百以一分半乘之合問。

（丁巨算法）有八成金重三兩五錢倒鈔一百二十兩又有九成金倒鈔一百六十二兩問得金幾兩

答四兩二錢

凡兩頭交易先布六草爲法己負者甲乙乘爲法丙丁戊乘爲實丁怯者丙戊乘爲法甲乙己乘爲實戊闕者丙丁乘爲法甲乙己乘爲實甲乙丙。　丁戊己。　若以後乘之除之亦通。

（九章算經）今有取保一歲價錢二千五百今先取一千二百問當作日幾何

答曰一百六十九日二十五分日之三十三

術曰以價錢爲法以一歲三百五十四日乘先取錢數爲實實如法得日數（按此術亦今有之義以價爲所有率一歲日數爲所求率取錢爲所有數而今有之即得）

今有貸人千錢月息三十今有貸人七百五十錢九日歸之問息幾何

答曰六錢四分錢之三

術曰以月三十日乘千錢爲法（以三十日乘千錢爲法者得三萬是爲貸人錢三萬一日息三十也）以息三十乘今所貸錢數又以九日乘之爲實實如法得一錢（以九日乘今所貸錢爲今一日所有錢於今有術爲所有數息三十爲所求率三萬錢爲所有率此又可以一月三十日約息三十錢爲十分一日以乘今一日所有錢爲實千錢爲法爲率者當等之於一也故三十日或可乘本或可約息皆所以等之也）楊輝詳解

解題（若云貸錢一貫月息三十今貸七百五十求問息者即與前題同今題添上九日歸之不過要分兩截以貸錢一貫月息三十作不要者爲法以今貸七百五十求九日之息作要者乘三十爲實題雖與前）

（相乘意巧故亦此例草曰以所求錢七百五十乘九日得六千七百五十乘所有為實月息三十得二十萬二千五百以所有率為法貸錢一貫乘月息三十得三萬實如法而一除得六錢餘二萬二千五百與法約之為四分之三　比類均輸第六中顧夫負鹽負籠二題同意。）

（孫子算經）今有貸與人絲五十七斤限歲出息一十六斤問斤息幾何。

答曰四兩五十七分兩之二十八

術曰列限息絲一十六斤以十六兩乘之得二百五十六兩以貸絲五十七斤除之不盡約之即得。

（秦九韶數學九章推求典本）問典庫今年二月二十九日有人取解一號主家聽得當事共算本息一百六十貫八百三十二文稱係前歲頭臘月半解去月息二分二釐欲知原本幾何

答曰本一百二十貫文。

術曰以粟米求之置積日乘息分數增三百為法以三百乘共錢為實。實如法而一。得本。草曰置前年頭臘月半係四十五日併去年三百六十又加今年五十九日共得四百六十四為積日乘息二分二釐得一百二文八釐增三百文得四百二文八釐為法以三百文乘共錢一百六十貫八百三十二文得四萬八千二百四十九貫六百文為實。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貫文為原本。

前年頭臘月半　一𝍤日
後臘月全　三〇日
去年十二月　𝍢𝍮〇日
今年正月　三〇日
二月　二𝍨
（併此五項數共為積日）

積　𝍣𝍮𝍣日
〇𝍪𝍡分
得　𝍠〇𝍡〇𝍧文
增　𝍢〇〇文
𝍣〇𝍡〇𝍧　文為法

增數　𝍢〇〇
本息文　𝍩𝍥〇𝍧𝍫𝍡
實文　𝍬𝍧𝍪𝍣𝍱𝍥〇〇
𝍣〇𝍡〇𝍧
（商除格當以法之文自實之文下起步商亦始於文實多則商法皆步約置之。）

商　〇〇文
實　𝍬𝍧𝍪𝍣𝍱𝍥〇〇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法進一步商約十

商　〇〇〇
實　𝍬𝍧𝍪𝍣𝍱𝍥〇〇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商約百

商　〇〇〇〇文
實　𝍬𝍧𝍪𝍣𝍱𝍥〇〇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商約實

商　〇〇〇〇〇文
實　𝍬𝍧𝍪𝍣𝍱𝍥〇〇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商約十貫

商　一〇〇〇〇〇文
實　𝍬𝍧𝍪𝍣𝍱𝍥〇〇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法不進乃命上商除實

商　一〇〇〇〇〇文
餘實　𝍧〇𝍣𝍩𝍥〇〇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法一退

續商　一𝍡〇〇〇〇文
𝍧〇𝍣𝍩𝍥〇〇
𝍬〇𝍪〇𝍰　文法
乃命續商除實適盡

得原本文　一𝍡〇〇〇〇〇
〇〇〇〇〇〇
𝍬〇𝍪〇𝍰　法
所得一百二十貫為原本合問

楊輝詳解算法錢一十八貫七百文九十八陌欲展七十七陌官省問得幾何

答曰二十三貫八百文

解題（即乘米換易之間益錢陌求錢陌所以不深於法也）　草曰。九十

八陌乘總錢（此要者米以九十八陌乘一十八貫七百，得十八貫三百二十六文足，以官省七十七除之，十上定百，得所荅數）　又草曰。指南用加四減一以代乘除。（一貫一百文，九十八陌，可展七十七陌。）錢一貫（四百貳月加四減一）之法。置總錢。（二十八貫七百文，加四得二十六貫一百八十文）減一所得荅問。

透簾細草今有省錢二百三十一貫文，問得七十五陌錢多少。

荅曰。二百三十七貫一百六十文。

法曰。置省錢以七十七乘之，見足錢，卻以七十五除之。合前問。

丁巨算法今有人典鈔，不記本錢，每月息三分。今二十四箇月二十一日。通該本息鈔五十四錠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問本息各幾何。

荅曰。本鈔三十一錠二十兩。　息鈔二十三錠一十三兩三錢七分。

以本息共鈔為實，以二十四箇月二十一日三除日數為月，下之分以月息三分乘之，得七錢四分一釐。（即每兩之息也。）加入本鈔一兩得一兩七錢四分一釐為法，除實，先將本鈔，反減得息鈔。

嚴恭通原算法假如甲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典錢五十兩，月息三分，於丙年六月初八日取贖，問利息若干。

荅曰二十六兩

術曰先下六月初八日加上二十四月，除去十二月二十八日，餘剩一十七月零一十日，以三十日通月計五百二十日，卻以典錢五十兩，以月息乘之得一兩五錢，乘之以三十日為法除之即得

今有人借他布三疋，（疋四十尺）約每月疋息三尺，今已七箇月，取去布二疋，貼還錢三兩，問布疋價若干

荅曰七兩五分八釐八毫一十七分毫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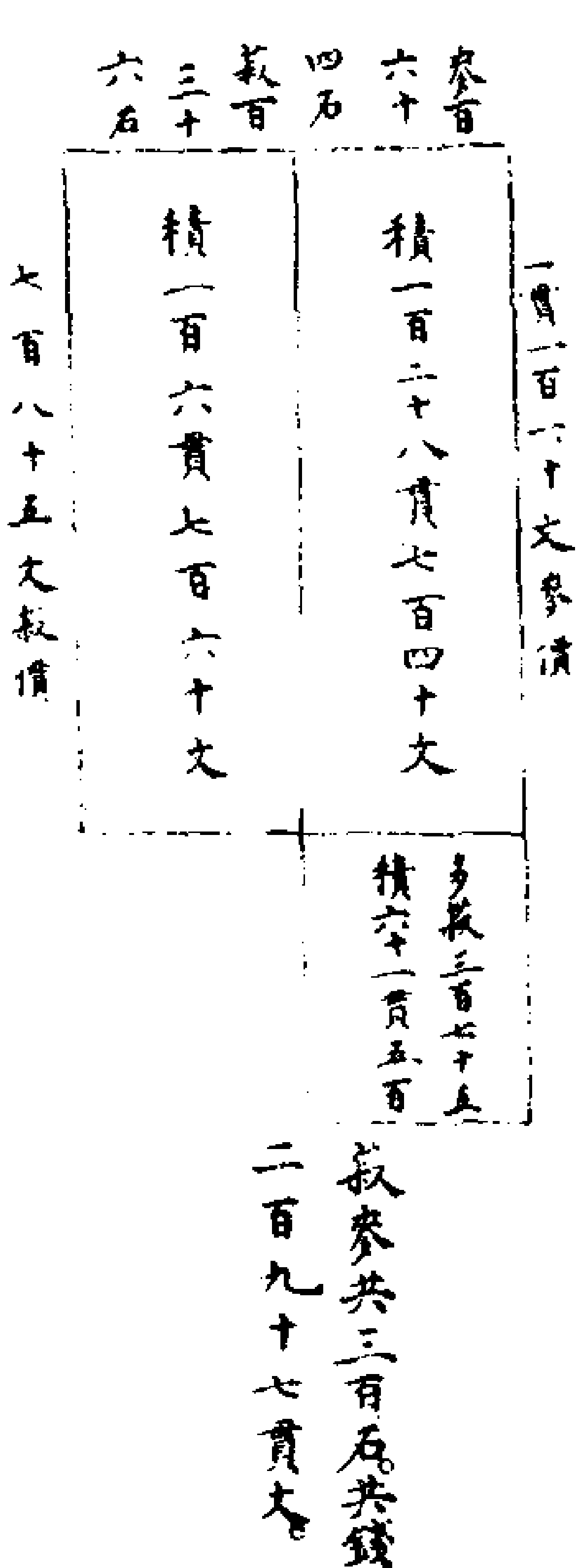
術曰列借布三疋，以疋息三尺乘之，得月息九尺，又乘七月得六十三尺，以取去布二疋，準八十，又減餘一十七尺為法，以貼還錢三兩，卻以四十尺乘之，得一百二十兩為實，以法除之即得。

和合差分詳明算法歌曰　差分和合法尤精，高價先求共物情，卻用都錢減今數，餘留為實甚分明，別將二價也相減，用此餘錢為法行，除了先為低物價，自餘高價物方成

楊煇日用算法穀每石七百八十五文，麥每石一貫一百六十文，今用錢二百九十七貫，糴到穀麥共三百石，問本各幾何

荅曰穀一百三十六石　麥一百六十四石

解題（穀多而賤，以身為法，）以率術曰。共物為實，以賤率乘之。（但為賤價）以減總錢，餘為貴實。（貴物所多之數）貴賤二率相減，餘為法，求見一價所多之差，除之，先見貴物，以貴物減總數，餘為賤也。



草曰。共物為實（穀麥共三百石）以賤率乘之（穀賤每石七百八十五文，乘得二百三十五貫五百文）以減總錢（二百九十七貫）餘為貴實（六十一貫五百）貴賤二率相減餘為法（穀石價七百八十五，麥石價一貫一百六十，相減餘三百七十五為法）除之（以法除六十一貫五百文）先得貴物（麥一百六十四石）以貴物（麥也）減總數（穀麥總數）餘為賤實（穀得一百三十六石）合問。

（楊煇詳解）錢二十貫，買四百六十尺綾，每尺四十三，羅每尺四十四，問綾羅價幾何

荅曰二百四十尺尺四十三　二百二十尺尺四十四。

解題（又用前問二價相和，合以貴多於身）　草曰。以貴價乘都數（貴價每尺四十四乘四百六十得二十貫二百四十，內多二百四十，以原錢）減餘為實。（原錢二十貫，減之餘二百四十）貴賤二價相減餘為法（四十三減四十四餘一）以法除實（得二百四十，即賤物數）以減都數（求貴物之數）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係官民田共納正米四百七十一石四斗八升六合，共納過耗米二十六石五斗三合一抄五撮，問係官民苗正耗米各若干。

荅曰係官正米一百八十五石七斗四升三合，耗米六石五斗一合、五撮　民苗正米二百八十五石七斗四升三合，耗米二十石二合一抄

術曰置正米總數以七升乘之，得三十三石四合二抄，減去納過耗米二十六石五斗三合一抄五撮，餘得六石五斗一合五撮為實，卻以民

苗耗米七升減去係官耗米三升五合餘三升五合爲法除之得一百八十五石七斗四升三合爲官正米別置共該正米以三升五合乘之得一十六石五斗二合一抄卻以納過耗米三十六石五斗三合一抄五撮減餘得一十石一合五撮爲實仍以三升五合爲法除之得是民苗正米依前法各乘耗米合前問此貴賤相和一體

透簾細草今有官庫帳管省錢與七十二陌錢共二百七十三貫七百五十文爲年深索子爛斷共穿排得足陌錢二百六貫四百七十文問元本二色錢各多少

答曰省錢一百八十七貫四百文　七十二陌錢八十六貫三百五十文

法曰置共管錢數以七十七乘之一百約之得二百一十貫七百八十七文五分內減了共排得錢餘有四貫三百一十七文五分爲實又以七十二減七十七餘五文爲法除之爲百得八十六貫三百五十文爲七十二陌錢以反減元管錢數其餘即省錢合問

透簾細草今有麻麥共三十八石七斗二升總糴鈔五十九兩二錢四分九釐七毫麻每斗價鈔一錢八分五釐麥每斗價一錢三分六釐問麻麥

之各數并該鈔幾何。

答曰。麥二十五石二斗七升。該鈔三十四兩三錢六分七釐二毫。麻一十三石四斗五升該鈔二十四兩八錢八分二釐五毫。

法曰。置麻麥共數以麻斗價乘之得七十一兩六錢三分二釐。於數內減訖總糴鈔餘一十二兩三錢八分二釐三毫。別置麻斗價於內減訖麥斗價餘四分九釐爲法以法除餘鈔一十二兩三錢八分二釐三毫。得麥數於共數內減訖麥數餘爲麻數。卻以麥斗價乘麥數得麥總價。麻總價倣此。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米麥共一千石共該價一萬六千八百一十四兩七錢一分只云米石價一十七兩二錢麥石價一十四兩五錢。問米麥各若干

答曰米八百五十七石三斗。麥一百四十二石七斗。

術曰置米麥共數以米價乘之得一萬七千二百兩。減去共價餘有三百八十五兩二錢九分爲實米麥價相減餘二兩七錢爲法除之得麥數別置米麥共數以麥價乘之得一萬四千五百兩卻以共價減餘二千三百一十四兩七錢一分仍以二兩七錢爲法除之得米

數合前問

透簾細草今有錢五百一十四貫七十六文糴到粟麥共八百一十一石三斗麥每斗七十二文粟每斗五十六文問粟麥各多少

答曰麥三百七十三石四斗二升五合　粟四百三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

法曰下粟麥共數在地以麥斗價七十二文乘之得五百八十四貫一百三十六文內減了粟錢數餘有七十貫六十文爲實以粟麥斗價以少減多餘有一十六文爲法除實得四百三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爲粟數反減共數餘者爲麥數也乃合前問

丁巨算法今有芝麻豆共六十三石六斗共糴鈔四百五十八兩八錢五分芝麻每斗九錢黑豆每斗六錢問二色各數何

答曰芝麻二十五石七斗五升鈔二百三十一兩七錢五分。黑豆三十七石八斗五升鈔二百二十七兩一錢。

以共數與芝麻價相乘得五百七十二兩四錢與共鈔相減餘一百一十三兩五錢五分爲實。卻以二價相減餘三爲法除之得三十七石八斗五升爲黑豆數反減共數得芝麻數

詳明算法今有銀五十七兩九錢。每銀一錢買桃子一百六十四箇。每銀一錢買李子一百二十八箇。共買得桃李八萬三千二百二十箇。問各用銀及桃李各幾何。

答曰銀三十二兩六錢買李四萬一千七百二十八箇。銀二十五兩三錢買桃四萬一千四百九十二箇。

法曰置銀總數以桃一百六十四箇乘之得九萬四千九百五十六箇於內減訖桃李共數餘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六箇別置桃一百六十四箇於內減訖李一百二十八箇餘三十六箇爲法卻以法除共數一萬一千七百三十六箇得三十二兩六錢是買李之銀於共銀內減訖買李之銀餘二十五兩三錢是買桃之銀卻以一錢買到李箇數乘買李之銀得李總價桃價倣此

丁巨算法今有鈔二兩六錢三分買核桃雪梨共五百五十五箇核桃一錢買一十二箇雪梨一錢買三十箇問桃李各幾箇

答桃一百五十六箇鈔一兩三錢　梨三百九十九箇鈔一兩三錢三分

以總鈔與核桃箇數相乘得三百一十五箇六分與核桃梨共數相減

餘二百三十九箇四分為實以三除之折半得糶數反減得糴數此一法僅存旁通不可為例要之前法通例也

今有甲乙藥二件該六百九十五斤一十三兩共賣鈔二千一百六十三兩六錢九分六毫二絲五忽甲藥每斤三兩四錢五分乙藥每斤二兩七錢五分問二藥價各幾何

答甲藥三百五十七斤七兩鈔一千二百三十三兩一錢五分九釐三毫七絲五忽　乙藥三百三十八斤六兩鈔九百三十兩五錢三分一釐二毫五絲

置共六百九十五斤八一二五先以甲價乘之得二千四百兩五錢五分三釐一毫二絲五忽內減去共賣鈔二千一百六十三兩六錢九分六毫二絲五忽得二百三十六兩八錢六分二釐五毫為實以價相減餘七分為法除之得三百三十八斤三分七釐五毫加六零分得六兩為乙藥斤數反減共數餘為甲藥斤數以各價乘之

今有錢五萬三百四十六兩八錢買茶一千引只云末茶每引六十三兩八錢葉茶每引四十六兩五錢問二色各數引

答葉茶七百六十四引　末茶二百三十六引

今有蜜蠟一百四十六斤六兩共直鈔二十九貫六百八十七文五分只云蠟斤價三百八十文蜜斤價六十八文問各多少

答蜜八十三斤二兩　蠟六十三斤四兩

其帶兩者留之以衰分法求之通矣　凡貴賤相和即盈朒之類也不可以例通惟通分於分術當自知之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大魚一斤直錢二兩小魚七斤直錢五兩今買魚一百斤價錢八十七兩五錢問大小魚各若干

答曰大魚一十二斤半　小魚八十七斤半

術曰置魚一百斤以二兩乘之得二百兩減去八十七兩五錢餘有一百一十二兩五錢以七斤乘之得七百八十七兩五錢為實卻以小魚七斤以二兩乘之得一十四兩減去五兩餘九兩為法除之得小魚數別置魚一百斤以五兩乘之得五百兩又置錢八十七兩五錢以七斤乘之得六百一十二兩五錢減去五百兩餘一百一十二兩五錢仍以九兩為法除之得大魚數合前問

孫子算經今有獸六首四足禽四首二足上有七十六首下有四十六足問禽獸各幾何

答曰八獸七禽

術曰倍足以減首餘半之即獸以四乘獸減足餘半之即禽

今有雉兔同籠上有三十五頭下有九十四足問雉兔各幾何

答曰雉二十三　兔一十二

術曰上置三十五頭下置九十四足半其足得四十七以少減多再命之上三除下三上五除下五下有一除上一下有二除上二即得　又術曰上置頭下置足半其足以頭除足以足除頭即得

雉兔同籠上有三十五頭（即是三十五隻）下共九十四足問各幾何[illegible]

異術曰倍頭減足（倍四不分雉兔足以二足乘隻數於總足內減所餘者即一兔剩二足也）折半為兔先求雉術曰四因隻數（兔有四足）以共足九十四足減之餘（皆雉足四十六）折半為雉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雉兔同籠上有二十五頭下有六十四足問雞兔各若干

答曰雞一十八箇　兔七箇

術曰上置頭下置足半其足以足減頭以頭減足

丁巨算法今有雞兔一百共足二百七十二隻只云雞足二兔足四問[illegible]

色各幾何

答曰雞六十四隻　兔三十六隻

置共一百以四乘之得四百與總足相減餘一百二十八折半得雞數反減得兔　倍一百得二百減總足餘七十二折半得兔反減得雞亦通

三率分身楊輝摘奇算法醇酒每斗七貫行酒每斗三貫醨酒三斗直一貫今支一十貫買酒十斗問各幾何

答曰醇酒六升價四貫二伯文　行酒一斗價三貫文　醨酒八斗四升價二貫八百文

本無三分身之術張丘建算經辯古通源秪有細草輝偶見寫本有此題問亦無成術宜云三價中以一價除出一位所得之數其餘二物共價如雙分身法求之題有分子者通之　草曰置十貫酒十斗先以行酒一斗三貫除出一斗餘錢七貫即醇醨酒九斗共價也如雙分身術求之內醨酒三斗直一貫合通分以共價七貫（三因作二十一）醇酒一斗直七貫（亦用三因）醨酒三斗直一貫以醨酒一貫乘九斗減共錢餘一十二貫為實以醇醨二價相減餘二十貫為法除實得醇酒六升反減九斗共數得醨酒八斗四升以各價乘之合問

今有雞翁一直五文雞母一直三文雞雛三直一文。凡一百文買雞百隻。問翁母雛各幾何

答曰雞翁八隻直四十文　鷄母十一隻直三十三文　鷄雛八十一隻直二十七文

張丘建算經術云雞翁每增四鷄母每減七雞雛每益三。謂已成數上增減也。本經自云疑其從來闕文流傳既久無可考證。今將細草參考。於已算出數上增減正無本法　原草曰置錢一百文為實又置雞翁一雞母一各以鷄雛三因之雞翁得三雞母得三并雞雛三併之共得九為法除實得十一為雞母數不盡一返減下法九餘八為雞翁數別列鷄都數一百隻減去雞翁八鷄母十一餘八十一為雞雛數置翁母雛各價因之合問　引前法草曰置所答數雞翁增四得十二隻雞母減七得四隻雞雛益三得八十四隻共百雞合問

出錢一百買溫柑綠橘匾橘共一百枚只云溫柑一枚七文。綠橘一枚三文匾橘三枚一文問各買幾何。

答曰溫柑六枚計四十二文。　綠橘十枚計三十文。　匾橘八十四枚計二十八文。

辯古通源算草曰置錢一百。以三因為三百分。內減共數一百枚餘二百分為實。三因溫柑價得二十一。內減一。餘二十分。又三因綠橘價得九。內減一。餘八分併之得二十八為法除實得六枚。乃溫柑綠橘各六枚之數。實餘三十二分。以原法二十八減去溫柑二十分。餘八除實得四。即先得綠橘共十枚之數。以溫柑綠橘共十六枚減都數一百。餘八十四。即匾橘之數。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錢三十五兩四錢。買到桃子四百箇。李子三百箇。棗子二百箇只云桃子一箇價錢可比李子八箇比棗子四十箇。問三色各價若干。

答曰。桃子每箇八分計錢三十二兩。　李子每箇一分。計錢三兩。　棗子每箇二釐計錢四錢。

術曰置李子三百箇。以八除之得三十七箇半。棗子二百箇。以四十除之。得五箇併桃子共四百四十二箇半為法置錢三十五兩四錢為實以法除之得八分為桃子每箇價。又以八除。得一分為李子每箇價。又以四十除。得二釐為棗子每箇價各以原買箇數乘之。得總價合前問

今有綾一百五十疋。羅三百疋絹四百五十疋總該價錢二萬九千二百八十兩只云綾疋價比羅疋價較多四兩七錢又羅疋價比絹疋價較多一十三兩五錢問綾羅絹各價若干

答曰綾疋價四十三兩二錢　羅疋價三十八兩五錢　絹疋價二十五兩

術曰列羅三百疋以一十三兩五錢相乘得四千五十兩又綾一百五十疋以一十八兩二錢相乘得二千七百三十兩併之得六千七百八十兩以總價減餘得二萬二千五百兩為實以三項疋數併之得九百疋為法除之得絹疋價增上一十三兩五錢是羅疋價又增四兩七錢是綾疋價合前問

今有錢一千八兩買到絲綿綠共三百六十兩只云其中絲三綿二綠一其綠一兩價及綿價一兩六錢及絲價二兩問三色併價各若干。

答曰。絲一百八十兩。每兩價錢二兩二錢四分。　綿一百二十兩。每兩價錢二兩八錢　綠六十兩每兩價錢四兩四錢八分。

術曰先列絲綿綠共三百六十兩為三位。頭位三乘。中位二乘。下位一乘。副併三二一得六分為法各除之頭位是絲。中位是綿。下位是綠。以二兩除頭位得九十。又一兩六錢除中位得七十五。連下位併得二百

二十五兩為法。置錢一千八兩為實。以法除之得四兩四錢八分為綠價又以一兩六錢除得二兩八錢為綿價二兩除得二兩二錢四分為

絲

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四　十翰

筭（筭法十五）

少廣九章筭經以御積冪方圓（淳風等按一畝之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今欲截取其縱少以益其廣故曰少廣）術曰置全步及分母子以最下分母徧乘諸分子及全步（淳風等按以分母乘全者通其分也以母乘子者齊其子也）各以其母除其子置之於左命通分者又以分母徧乘諸分子及已通者皆通而同之并之為法（淳風等按諸子悉通故可并之為法亦宜用合分術列數尤多若用乘則筭數至繁故別置此從省約置所求步數以全步積分乘之為實）置所求步數以全步積分乘之為實（此以田廣為法以畝積步為實）置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以同乘法實而并齊於法今以分母乘全步及子子如母而一（並以并全法則法實俱長意亦等也故其法而一得從步）數實如法而一得從步（誤恐息乘莫法是被陶經云田主論丈積主論尺評曲論寸平方一尺者積一百寸立方一尺者積一千寸也）

九章筭經今有田廣一步半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一百六十步

術曰下有半是二分之一以一為二半為一并之得三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二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一百三十步一十一分步之一十

術曰下有三分以一為六半為三三分之一為二并之得一十一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六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一百一十五步五分步之一

術曰下有四分以一為一十二半為六三分之一為四四分之一為三并之得二十五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一十二乘之為實實如法而一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一百五步一百三十七分步之一十五

術曰下有五分以一為六十半為三十三分之一為二十四分之一為一十五五分之一為一十二并之得一百三十七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為六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九十七步四十九分步之四十七

術曰下有六分以一為一百二十半為六十三分之一為四十四分之一為三十五分之一為二十四六分之一為二十并之得二百九十四以為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一為一百二十乘之為實實如法得從步

楊輝詳解今有田一畝廣一步半（全步乃一分之一半步是二分步之一）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問從數

答曰九十七步（四十九分步之四十七）

解題（此問田一畝為主以廣求從但其中加分母分子位次頗多若用合分互乘之法豈不繁劇古人乘合分之術而以諸母自乘為全步之積分乘子卻以諸母各除其子取其本積併之為廣而求闊特設少廣之問）法曰列置全步及分母子而副置分母自乘（分母自乘是求全步之積分也）以乘全步及子各以本母除之併之為法（齊子之意以代互乘）以全步積分乘畝步為實（法既通分實亦合一體通分）實如法而一（為法除實也）

少廣（李淳風等曰一畝之田廣一步長二百四十步今數從少以益廣故曰少廣古）術曰置全步及分母子以最下分母遍乘諸分子及全步（淳風等以分母乘全步者通其分也以母乘其子者齊其子也）各以其母除其子置之於左命通分者又以母遍乘諸分子及已通者皆通而同之併之為法（淳風等諸子悉通故可併之為法亦以宜用合分術列數尤多若用乘則筭數至繁故列置此術從省約置所求步數以全步積分乘之為實）置所求步數以全步積分乘之為實（此以田廣為法一畝積步為實）法有分者當共其母齊其子以同乘法實而併齊於法今以分母乘全步及子子如母而一（並以併全法則實俱長意亦等也故如母而一）實如法而一得從按古草曰（本是三段書入步文言之）置全步及分母子（一步二分之一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以最下分母六遍乘諸分子及全步（六位各六）各以其母分母除其子置之於左（全步得六二分之一得三三分之一得二四分之一得一餘四分之二五分之一得一餘五分之一六分之一得一）命通分者（用母除子則分子之內又有分子矣又以母遍乘諸分）子

已通者皆通而同之（母即分子之母。當以四分與五分通乘諸子。內其全步。得一百二十。其二分之一得六十。其三分之一得四十。其四分之一得三十。其五分之一得二十四。其六分之一得二十。）併之爲法（併得二百九十四。）置所求步數（二百四十）以全步積分（一百二十）乘之爲實。（二萬八千八百。此是第一段。合云實如法而一。）法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又諸分母三字）以同乘法實而併齊於法（下文合云實如法而一。置以田廣一步二分步之一三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四步三分步之一問從爲題。即法有分者當同其母齊其子之句。先以母二分次以三分並乘全步及子三位各得六。以各母除子併得十一。法云以同乘法實者謂法實皆有分子用諸母同乘其實一畝四步三分步之一。以分母通爲七百三十三。以分母六乘得四千三百九十八。仍以實母三同乘法得三十三。是併齊於法。下文便當云實如法而一。除得一百三十三步十一分步之三。）以分母（又自乘而三字）乘全步。及子。子如（又各）母而一。（又）併之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從步（後草所編之術。）草曰。列置全步及分母子（全步即一分之一。以分母二三四五六列右行。分子之一一一一一一列左行。）而副置分母自乘（不動正位。別置分母自乘得七百二十。）以乘全步及分子。（全步得七百二十。分子皆爲七百二十。）各以本母除子（全步得七百二十。其二分之一得三百六十。其三分之一得二百四十。其四分之一得一百八十。其五分之一得一百四十四。其六分之一得一百二十。併之得一千七百六十四。）爲法。以全步積分通畝步（通二百四十步爲一十七萬二千八百分。）爲實。實如法而一（以一千七百六十四分爲法除實。得九十七步。餘一千六百九十二。約之得四十九分步之四十七。）

九章算經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九十二步一百二十一分步之六十八。

術曰下有七分以一爲四百二十半爲二百一十三分之一爲一百四十四分之一爲一百五五分之一爲八十四六分之一爲七十七分之一爲六十并之得一千八十九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四百二十乘之爲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八十八步七百六十一分步之二百三十二

術曰下有八分以一爲八百四十半爲四百二十三分之一爲二百八十四分之一爲二百一十五分之一爲一百六十八六分之一爲一百四十七分之一爲一百二十八分之一爲一百五并之得二千二百八十三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八百四十乘之爲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八十四步七千一百二十九分步之五千九百六十四

術曰下有九分以一爲二千五百二十半爲一千二百六十三分之一爲八百四十四分之一爲六百三十五分之一爲五百四六分之一爲四百二十七分之一爲三百六十八分之一爲三百一十五九分之一爲二百八十并之得七千一百二十九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二千五百二十乘之爲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八十一步七千三百八十一分步之六千九百三十九。

術曰。下有一十分。以一爲二千五百二十。半爲一千二百六十。三分之一爲八百四十。四分之一爲六百三十。五分之一爲五百四。六分之一爲四百二十。七分之一爲三百六十。八分之一爲三百一十五。九分之一爲二百八十。十分之一爲二百五十二。并之得七千三百八十一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二千五百二十乘之爲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十一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答曰七十九步八萬三千七百一十一分步之三萬九千六百三十一

術曰下有一十一分。以一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半爲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分之一爲九千二百四十四分之一爲六千九百三十五分之一爲五千五百四十四六分之一爲四千六百二十七分之一爲三千九百六十八分之一爲三千四百六十五九分之一爲三千八十十分之一爲二千七百七十二十一分之一爲二千五百二十并之得八

萬三千七百一十一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乘之爲實實如法得從步

今有田廣一步半三分步之一四分步之一五分步之一六分步之一七分步之一八分步之一九分步之一十分步之一十一分步之一十二分步之一求田一畝問從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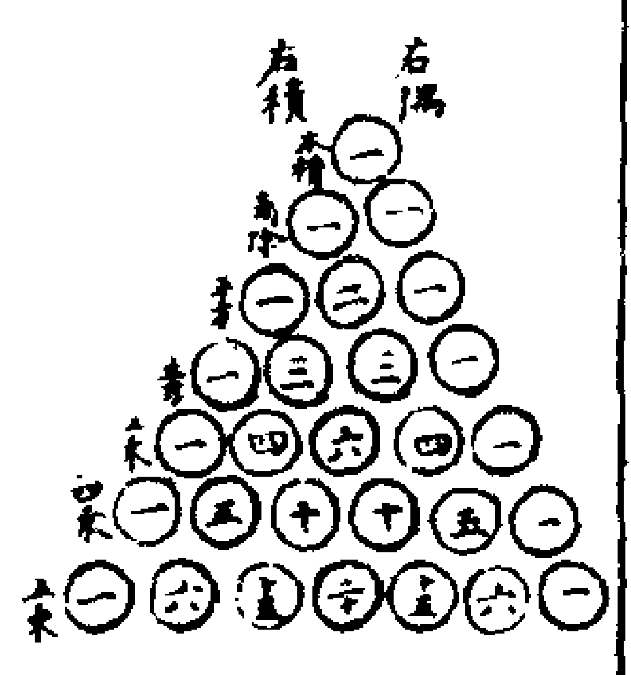
荅曰七十七步八萬六千二十一分步之二萬九千一百八十三

術曰下有一十二分以一爲八萬三千一百六十半爲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三分之一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四分之一爲二萬七百九十。五分之一爲一萬六千六百三十二。六分之一爲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分之一爲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分之一爲一萬三百九十五。九分之一爲九千二百四十。十分之一爲八千三百一十六。十一分之一爲七千五百六十。十二分之一爲六千九百三十。併之得二十五萬八千六十三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八萬三千一百六十乘之爲實實如法得從步。（淳風等。按九章術之意。約省爲善。宜云下有一十二分以一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半爲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三分之一爲九千二百四十。四分之一爲六千九百三十。五分之一爲五千五百四十。六分之一爲四千六百二十。七分之一爲三千九百六十。八分之一爲三千四百六十五。九分之一爲三千八十。十分之一爲二千七百七十二。十一分之一爲二千五百二十。十二分之一爲二千三百一十。并之得八萬六千二十一以爲法。置田二百四十步。亦以一爲二萬七千七百二十乘之以爲實。實如法得從步。其術亦得知不繁也。）

開方楊輝摘奇筭法校正辯古通源。開方不盡之法。開方除不盡之數命爲分子術曰倍隅數入廉一退（平方二因。立方三因。）併入下法一筭。總爲分母以命分子之數。　再求積數還源術曰置方面全步以分母通之。併入分子。自乘於頭。又以分子減分母餘以分子乘之得數。併入頭位爲實。（商除還原無此一段。）以分母自乘爲法實如法而一　平方本積有分子。（即是原方面有之分）術曰分母乘全步併入分子開方除得方面散分積數。別置原分母開方除得方面分母以除前段散積乃得方面幾步幾分之幾

楊輝詳解開方作法本源（出釋鎖筭書。賈憲用此術。）

（原本空）



左袤乃積數

右袤乃隅筭

中藏者皆廉

以廉乘商方

命實而除之

增乘方求廉法草曰（釋鎖求廉本源）列所開方數（如前五乘方列五位隅筭在外）以隅筭一自下增入前位至首位而止（首位得六第二位得五第三位得四第四位得三下一位得二）復以隅筭如前陞增遞低一位求之

求第二位

六（舊數）　五（加十而止）　四（加六爲十）　三（加三爲六）　二（加一爲三）

求第三位

六　十五（并舊數）　十（加十而止）　六（加四爲十）　三（加一爲四）

求第四位

六　十五　二十（并舊數）　十（加五而止）　四（加一爲五）

求第五位

六（上廉）　十五（二廉）　二十（三廉）　十五（并舊）（四廉）　五（加一爲六）（下廉）

楊輝纂類賈憲立成釋鎖平方法曰置積爲實別置一筭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位常超一位約實至首位盡而止實上商至第一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名曰方法命上商除實二乘方法一退爲廉下法再退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於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以方廉二法皆命上商除實二乘隅法併入廉法一退下法再退商置第三位得數下法之上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盡得平方一面之數積有分子者以分母乘其全入內子又以分母再二次自乘乘之（積圓者以圓法十二乘之）開平方求積如分母自乘而一　增乘開平方法曰第一位上商得數以乘下法爲平方命上商除實上商得數以乘下法入平方一退爲廉　第二位再商得數以乘下法爲隅命上商除實訖以上商得數乘下法入隅皆名曰廉一退下法再退以求第三位商數　第三位如第二位用法求之

賈通。全能集開方以積使商除除得其間上置諸下另倍爲方法數卻將方倍減其餘得其次數上商續方下旁邊也續數上下再將續除積積之數盡自昭如若還不盡倍方次遂一將方位數除除見數來商又續只將此積取空虛

開方之法有三有平方有直方有立方其法最難取算然公私亦少用之但平方一法間自用之收算方田一面不可不載一法於其間也

丁巨算法方求圓。（二十二乘七除）圓求方（七乘二十二除）平面求周（圓十二乘方四乘）外圓求積（圓物六乘十二除方物八乘十六除）立圓求徑（九乘十六除）立方求圓（十六乘九除）見斜求方（五乘七除）見方求斜（七乘五除）

九章算經今有積五萬五千二百二十五步問爲方幾何

答曰二百三十五步

今有積二萬五千二百八十一步問爲方幾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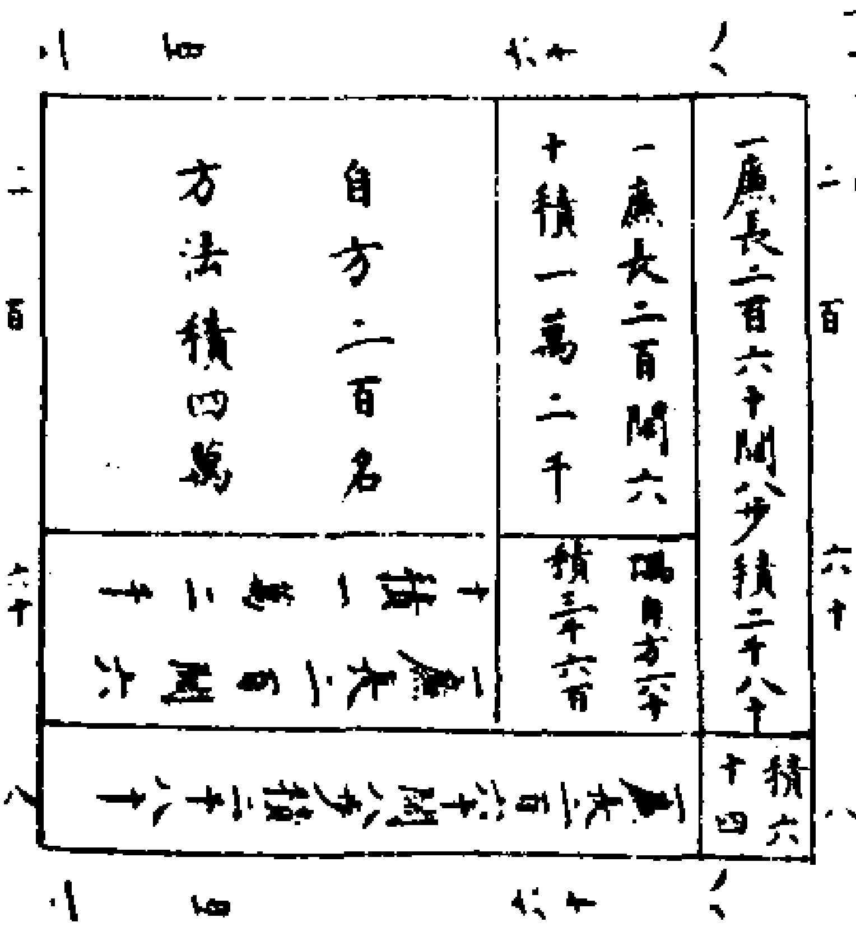
答曰。一百五十九步

今有積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問爲方幾何。

答曰。二百六十八步。

楊輝詳解解題（圓三象天。方四象地。圓居方四分之三。以積立術。求方明乘除之妙用。考究源流莫不由此。）法曰。置積爲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原下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位常超一位。（約乘時過一位。今超一位。）約實至首位盡而止。（一下定一。百下定十。萬下定百。百萬下定千。）於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以方法一一。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九九。之數爲商。商本體）實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數。（即原乘法數也。）名曰方法。（於本積內。去其一方。）命上商除實。（法實相呼。以破積數。）二乘方法一退爲廉。（一方帶兩直。以別其狀如廉。故二乘退位。）下法再退。（下法即定位之算。再退重定。）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與上意同。）於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一方帶二廉。正闕一角。自即名隅。）以方廉二法（亦原乘之法也。）皆命上商除實。二乘隅法。併入廉法一退。（倍隅入廉作一大方。以求次位得數。）下法再退。（前意。）商置第三位得數。下法之上。照上商置隅。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第二位解意同。）得平方一面之數。（更有不盡之數。依第三位體面倍隅入廉退位商之。）　草曰。置積爲實。（七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別置一算爲下法。（原下之法。）從末常超一位約實。（百下約十。萬下約百。）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百）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二百）名曰方法（二百）乃命上商除實（四萬）餘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二乘方法（得四百步）一退爲廉（四百）下法再退（百下約十）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六十。共爲二百六十。）廉法之次。照上商置隅（六十）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二萬七千六百。餘四千二百二十四。）二乘隅法併於廉（得五百二十）一退（五百二十）下法再退。於末位下定（一）又於上商置第三位得數（二百六十之次商置八）下法之上亦置八爲隅除實適盡合問

平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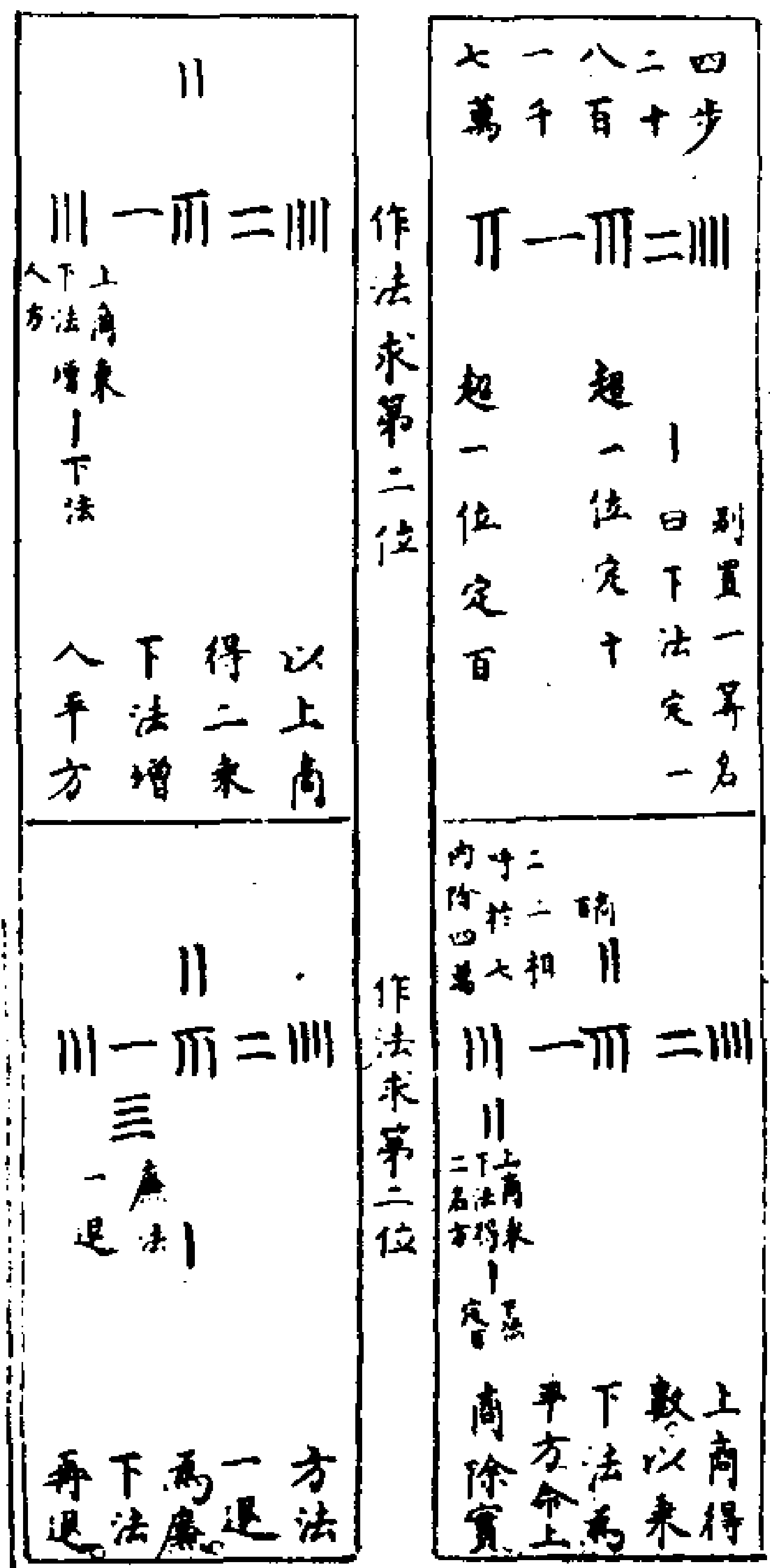

二百六十八
一廉長二百六十闊八步積二千八十
積六十四
一廉長二百闊六十積一萬二千
隅自方六十積三千六百
自方二百名方法積四萬

增乘開平方法（以商數乘下法遞增求之。）商第一位。上商得數以乘下法爲乘方。命上商除實。上商得數以乘下法入乘方。一退爲廉。下法再退。　商第二位。商得數以乘下法爲隅。命上商除實。訖以上商得數乘下法入隅。皆名曰廉。一退。下法再退。以求第三位商數。　商第三位用法如第二位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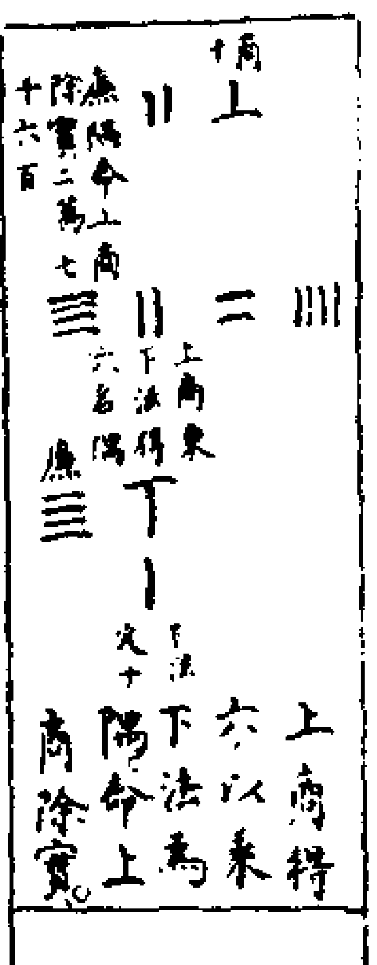
增乘開平方圖（以圖於法取用可知。）

布位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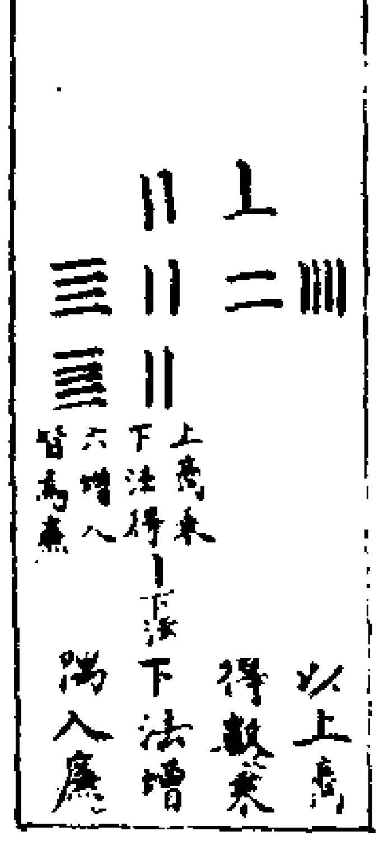
商第一位


四步
二十
八百
一千
七萬
別置一算名曰下法定一
超一位定十
超一位定百
二二相呼於七內除四萬
上商乘下法得二名方
下法定百
上商得數以乘下法爲平方命上商除實
作法求第二位
上商乘下法增入方
以上商得二乘下法增入平方
作法求第二位
廉法一退
方法一退爲廉下法再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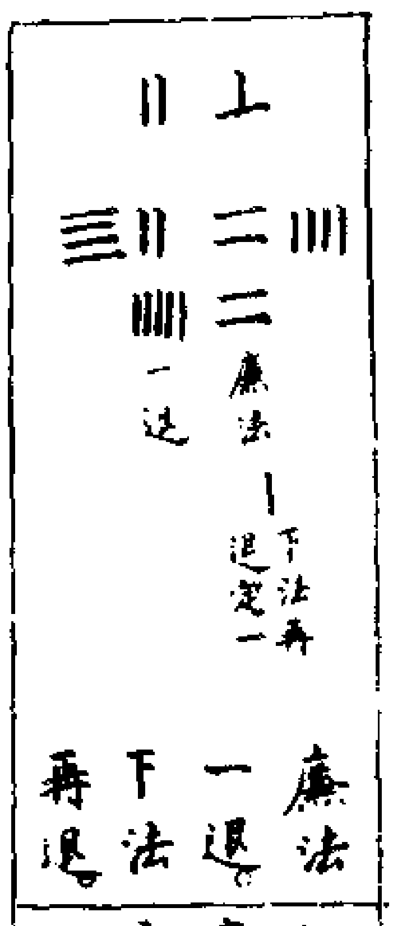
商第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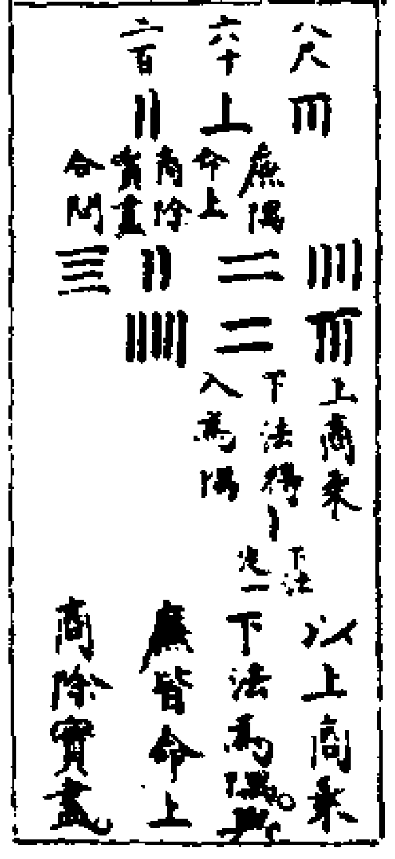
作法求第三位



作法求第三位



商第三位



嚴恭通原算法術曰：置積為實，借一算步之，超一等。（言百之面十也，言萬之面百也。）上商二百，乘下隅為廉二百，呼除本積，二二除去四萬，餘積三萬一千八百二十四步為實。倍廉為方法，得四百。續上商六十，乘下隅為廉六十，於四百之下與上商六十呼除本積，四六除去二萬四千，六六除去三千六百，餘積四千二百二十四步為實。又倍廉六十得一百二十，併入方法共五百二十。續上商八步，乘下隅為廉八步，於五百二十之下與上商八步呼除本積，五八除去四千，二八除去一百六十，八八除去六十四步，適盡，得方面二百六十八步，合前問。

九章算經：又有積五十六萬四千七百五十二步四分步之一，問為方幾何。

荅曰：七百五十一步半。

嚴恭通原算法術曰：列積步以四分通之，納子，又以四分再自乘得六十四，乘之為實，以開方法除之，得一萬二千二十四分，却以四分自乘之得一十六為法，除之，即得。

今有積三十九億七千二百一十五萬六千二百二十五步，問為方幾何。

荅曰：六萬三千二十五步。

開方（求方冪之一面也。）術曰：置積為實，借一算步之，超一等。（言百之面十也，言萬之面百也。）議所得，以一乘所借一算為法，而以除。（先得黃甲之面，上下相命，是自乘而除也。）除已，倍法為定法。（倍之者，豫張兩面朱冪定袤，以待復除，故曰定法。）其復除，折法而下。（欲除朱冪者，本當副置所得成方，倍之為定法，以折議，乘，而以除。如是當復步之而止，乃得相命，故使就上折下。）復置借算步之如初，以復議一乘之，（欲除朱冪之角黃乙之冪，其意如初之所得也。）所得副，以加定法，以除。以所得副從定法。（再以黃乙之面加定法者，是則張兩青冪之袤。）復除，折下如前。若開之不盡者，為不可開，當以面命之。（術或有以借算加定法而命分者，雖粗相近，不可用也。凡開積為方，方之自乘當還復有積分。令不加借算而命分，則常微少；其加借算而命分，則又微多。其數不可得而定。故惟以面命之，為不失耳。譬猶以三除十，以其餘為三分之一，而復其數可舉。不以面命之，加定法如前，求其微數。微數無名者以為分子，其一退以十為母，其再退以百為母。退之彌下，其分彌細，則朱冪雖有所棄之數，不足言之也。）若實有分者，通分內子為定實，乃開之。訖，開其母報除。（淳風等按：分母可開者，并通之積，先合二母。既開之後，一母尚存，故開分母，求一母為法，以報除也。）若母不可開者，又以母再乘定實，乃開之。訖，令如母而一。（淳風等按：分母不可開者，本一母也。又以母乘之，乃合二母。既開之後，亦一母存焉，故令一母而一，得全面也。又按：此術開方者，求方冪之面也。借一算者，假借一算，空有列位之名，而無除積之實。方隅得面，是故借算列之於下。步之超一等者，方十自乘，其積有百；方百自乘，其積有萬。故超位至百而言十，至萬而言百。議所得以一乘所借算為法而以除者，此得黃甲之面，以方為積者兩相乘。故開方除之，即合兩面上下相命，是自乘而除之。除已，倍法為定法者，實積未盡，當復更除，故豫張兩面朱冪袤，以待復除，故曰定法。其復除折法而下者，欲除朱冪，本當副置所得成方，倍之為定法，以折議，乘之而以除。如是，當復步之而止，乃得相命，故使就上折之而下。復置借算步之如初，以復議一乘之，所得副，以加定法，以定法除者，欲除朱冪之角黃乙之冪。以所得副從定法者，再以黃乙之冪加定法，是則張兩青冪之袤。餘如前開之，即合所問。）

孫子算經：今有積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步，問為方幾何。

荅曰：四百八十四步九百六十八分步之三百一十一。

術曰：置積二十三萬四千五百六十七步為實，次借一算為下法，步之超一位至百而止。商置四百於實之上，副置四萬於實之下，下法之上名為方法，命上商四百除實。除訖，倍方法，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八十以次前商，副置八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為廉法，方廉各命上商八十以除。訖，倍廉法，上從方法，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四以次前，副置四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廉隅各命上商四除實。除訖，上商得四百八十四，下法得九百六十八，不盡三百一十一。是

爲方四百八十四步九百六十八分步之三百一十一。

夏侯陽筭經今有田二十一頃七十八畝一百八十步。問爲方幾何。

荅曰七百二十三步奇百七十一步。

術曰先置頃畝於上以二百四十步乘之得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二十步内零一百八十步以開方除之借一筭爲下法步之超一位至百止。萬上置上商七百下亦置七萬於實位之下下法之上命上商除實訖。倍方爲一十四萬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又置上商二十於前商後又置二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以方隅二法皆命上商以除實訖倍隅法爲四百從上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又置上商三於前商二十之後又置三步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以方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訖倍隅法得六從上方法得一千四百四十六。即是上方得七百二十三步奇一百七十一步。

五經筭術論語千乘之國法　子曰道千乘之國注云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千乘之賦其地千乘也。　今有千乘之國其地千成。計積九十億步問爲方幾何

荅曰三百一十六里六十八步。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術曰。置積步爲實。開方除之即得。按千乘之國。其地千成。方十里。置一城地十里以三百步乘之得三千步。重張相乘得九百萬步又以千成乘之得積九十億步以開方除之即得方數也。開方法曰。借一筭爲下法步之常超一位至萬而止。置上商九萬於實之上又置九億於實之下下法之上名曰方法命上商九萬以除實畢倍方法九億得十八億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四千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四百萬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四千以除實畢倍隅法得八百萬上從方法得一億八千八百萬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八百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八萬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八百以除實畢倍隅法得十六萬上從方法得一千八百九十六萬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六十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六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六十以除實畢倍隅法得一千二百上從方法得一百八十九萬七千二百乃折之方法一折下法再折又置上商八於上以次前商之後又置八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曰隅法方隅皆命上商八以除實畢倍隅法得一十六上從方法下法一亦從之得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以里法三百步除之得三百一十六里不盡六十八步即得方三百一十六里六十八步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三十七分步之六萬二千五百七十六也

楊輝摘奇筭法積一千三百尺。問平方一面幾尺。

荅曰三十六尺七十三分尺之四

開方草曰。置積爲實（一千三百）別置下法一筭從常超一位約實（百下定）上商方面三十以乘下法爲方法（三十）命上商除實（九百）餘實（四百）以二因方法。二退爲廉（六十）下法再退（定單）上又商第二位方面六尺以乘下法爲隅（六尺）。以廉隅二法（六十六尺）命上商除實（三百九十六尺）餘實四尺即開方不盡之數二因隅法併入廉法（共七十二）添入下法一筭（共七十三）命爲分母所餘四尺命爲分子合問　還源求廉積草曰置方面（三十六尺七十三分尺之四）以分母通全尺併入分子（共二千六百三十二）自乘於上得六百九十二萬七千四百二十四別置分子減分母餘（分子四減分母七十三餘六十九）以乘分子（六十九

乘子四得二百七十六）。併之爲實。得（六百九十二萬七千七百）。以分母自乘爲法。得（五千三百二十九）以法除之。得原積一千三百尺。

今有積一千五百九十尺。（六十四分尺之一）問平方面幾何。

荅曰三十九尺（八分尺之七）。

原積有分子開平方術曰。以分母（六十四）通積尺（一千五百九十）分子一併之爲實（一十萬一千七百六十一）開平方得方面分子積數（三百一十九）置原分母開方（六十四開平方得八）爲方面分母以除方面分積（三百一十九）得方面尺數（三十九尺。餘八分尺之七）。

透簾細草今有平方積五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尺。問一面方多少。

荅曰二百三十六尺。

法曰平方開之　草曰置積爲實借一筭子爲約法常超一位。進二度合商百乃上商二百尺。二因常隅。又名下法又名約法。得二萬爲方法命商除實四萬了。倍方法一退得四十約法二退於百之下。續商三百尺三因隅法得三百尺併入方法得四千三百。命商三十除實餘有二十七百九十六在方法内又添隅法三百一退得四百六十。隅法二退爲二尺上續商六尺。又於方法内添隅法六尺一步得四百六十六尺。

乃命商六尺除實恰盡丁巨筭法術曰置積在地商二二如四除了四萬另於上退二位置二合商百并於下置二爲方倍之得四將四間得四三一十二又除一萬二千於上續商三下方亦續三又將上下三爲三三如九又除九百實有二千七百九十六又將方三倍爲六共得四六郤以四商得四六二十四又除二千四百續商六以六除盡

丁巨筭法今有平方積六十二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尺問一面幾何。

答曰七百八十九尺

置積尺以一筭於一尺之下爲隅常超一位至二萬尺之下上商七呼一七生方七即於隅法之上布七作方法呼七七四十九去積四十九萬尺倍方法爲一十四方法一退隅法二退上商八呼一八生方八於方法之後對上商八之下布方法八呼一八如八去積八萬尺餘積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尺呼四八三十二去積三萬二千尺又呼八八六十四去積六千四百尺倍方法八得方法一百五十六方法一退隅法二退上商九呼一九生方九即於生法之後對上商九之下布方法九呼一九如九去積九千尺呼五九四十五去積四千五百尺呼六九五十四去積五百四十尺九九八十一去積八十一尺適盡此平方之法

頗難通故援二例。若有積九千六百零四尺。開平方一面幾何。然九十八尺。置積在地如上除也。

貫通全鑑集今有方田六畝零四步。問一方面該步幾何。

答曰。該方三十八步。

法曰。置畝爲步荅入零步。開平方除之合問。　開平本法。置總法在地用商三三如九。另於上退二位置三合商十。下亦另置三爲方法在地止有五百四十四。郤以方法三倍之得六。又以六商除六八四十八。續上商八在地。止有六十四方下亦置八。以八八呼除六十四恰盡商得三十八步爲一方面。其餘開方皆倣此。

嚴恭通原筭法今有積八萬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二百八十二步（五百六十五分之四百七十六）

術曰。置積爲實。借一筭步之超一等上商二百乘下隅爲廉二百呼除本積二二除去四萬餘積四萬步爲實倍廉爲方法得四百。續上商八十乘下隅爲廉八十。於四百之下與上商八十呼除本積四八除去三萬二千。八八除去六千四百。餘積一千六百步爲實又倍廉八十得一百六十。併入方法共五百六十續上商二步乘下隅爲廉二步。於五百六十之下與商二步呼除本積二五除去一千二六除去一百二十。二二除去四步餘積四百七十六步又倍廉二步得四併入方法并借一隅筭共得五百六十五是得方面二百八十二步五百六十五分之四百七十六合前問。

今有積一百二十一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一十一步。

今有積三百六十一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一十九步。

今有積七百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二十六步。（五十三分步之二十四。）

今有積一千步。問爲方若干。

答曰。三十一步（六十三分步之三十九。）

術曰。俱以前開方除之即得。

九章筭經今有積一千五百一十八步四分步之三。問爲圓周幾何。

答曰。一百三十五步。（於徽術。當周一百三十八步。一十分步之一。）

（淳風等按此依密率。爲周一百三十八步。五十分步之九。）

錫輝詳解解題（以方敗圓驗方圓相通也。圓居四分之三。）法曰。分母乘全步入內。子以圓法十二乘之。又以分母再自乘乘之。開平方求積。以分母自乘爲法除之。以分母自乘爲法除實得周。　草曰。分母（四）乘全步一千五百一十八步。入內子（三）得（六千七十五）。以圓法十二乘之（得七萬二千九百）。又以分母（四）再自乘爲（六十四）乘之爲實（四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開平方別置一筭爲下法（原下之法）從末常超一位約實（百下約十萬下約百百萬下約千）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二千）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二千）名曰方法乃命上商除實（四百萬）二乘方法一退爲廉（乘作四千退爲四十）下法再退（百下定十）於上商之次續商第二位得數（一百共爲二千一百）廉法之次上商置隅（一百）以廉隅二法皆命上商除實（除四十一萬餘二十五萬五千六百）二乘隅法併爲廉一退得（四千二百）下法再退於末位（百下定十）又以上商置第三位得數（六十）下法之上亦置隅（六十）除實適盡（得二千一百六十）以分母自乘爲法除之。嚴恭通原筭法術曰列積步以四分通之納子十二乘之又以四分再自乘得六十四乘之爲實以開方除之得二千一百六十分郤以四分自乘得一十六爲法除之即得

今有積三百步，問爲圓周幾何。

荅曰六十步。（於徽術，當周六十一步五十分步之十九。淳風等按，依密率，爲周六十一步一百分步之四十一。）

術曰置積步數，以十二乘之，以開方除之，即得周。（此術以周三徑一爲率，與舊圓田術相返覆也。於徽術，以三百一十四乘積，如二十五而一，所得開方除之，即周也。開方除之，即徑。是爲據見冪以求周，猶失之於微少。其以二百乘積，一百五十七而一，開方除之，即徑，猶失之於微多。淳風等按，此注於徽術求周之法，其中不用開方除之即徑六字，今本有者，衍賸也。依密率，八十八乘之，七而一。按周三徑一之率，假令周六，徑二，半周半徑相乘得冪三，周六自乘得三十六，俱以等數除冪得一，周之數十二也。其積本周自乘，合以一乘之，十二而一，得積三也。術爲一乘不長，故以十二而一，得此積。今還原，置此積三，以十二乘之者，復其本周自乘之數。凡物自乘，開方除之，復其本數。故開方除之，即周。）

孫子算經今有積三萬五千步，問爲圓幾何。

荅曰六百四十八步一千二百九十七分步之九十六。

術曰置積三萬五千步，以一十二乘之，得四十二萬爲實。次借一算爲

下法，步之超一位，至百而止。上商置六百餘於實之上，副置六萬於實之下，下法之上，名爲方法。命上商六百除實，除訖，倍方法，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四十，以次前商，副置四百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爲廉法。方廉各命上商以除實，除訖，倍廉法從方法，方法一退，下法再退。復置上商八，以次前商，副置八於方法之下，下法之上，名爲隅法。方廉隅各命上商八以除實，除訖，倍隅法從方法。上商六百四十八，下法得一千二百九十七，不盡九十六，是爲方六百四十八步一千二百九十七分步之九十六。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積一千二百步，欲爲圓，問徑若干。

荅曰四十步

術曰列積步，以四乘三除，得一千六百步，以開方除之，即得

五經算術禮記投壺法，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注云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囷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求其圓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甄鸞按斛法一尺六寸二分，上千之，得一千六百二十寸，爲一斛積寸。下退一等，得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積寸。倍之，得三百二十四寸，爲二斗積寸。以腹修五寸約之，得六十四寸八分。乃以十二乘之，得積七百七十七寸六分。又以開方除之，得圓周二十七寸，餘四十八寸六分。倍二十七從方法，得五十四，下法一亦從方法，得五十五。以三除二十七寸，得九寸。又以三除不盡四十八寸六分，得一十六寸二分。與法俱上十之，是爲壺腹徑九寸五百五十分寸之一百六十二。母與子亦可俱半之，爲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淳風等按，其問宜云，今有壺腹修五寸，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得圓囷之象，問積寸之與周徑各幾何。曰積三百二十四寸，周二尺七寸二百七十五分寸之二百四十三，徑九寸二百七十五分寸之八十一。術宜云，置二斗，以斗法乘之，得積寸，以腹修五寸除之，所得以十二乘之，開方除之，得周數，三約之，即得徑數。）

楊輝摘奇算法九章立方積內原有分母開方術曰置全積通分併分子爲實，開立方除得面積於上，別置積內原分母，如立方而一爲法，以除求出面積，即得所荅方面全步幾分之幾。

楊輝纂類貫通立成釋鎖立方法曰置積爲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至首，常超二位。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又乘置平方，命上商除實訖。（取用第二位法。）三因平方一退，亦三因從方面二退爲廉，下法三

退。續商第二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爲隅，以上商數乘廉隅，命上商除實訖。（求第三位，即如求第二位取用。）

九章算經今有積一百八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尺，（此尺謂立方尺也。凡物有高深廣而言積者，曰立方。）問爲立方幾何。

荅曰一百二十三尺

楊輝詳解（今問積中第一位是一立方，自方百尺。第二位有三平方，各方一百尺，高二十尺；其三廉各長一百尺，方二十尺；其一隅立方二十尺。第三位積有三平方，各方一百二十尺，高三尺；及三廉各長一百一十尺，方三尺；其一隅立方三尺。）解題（方自乘名爲平方，又以方乘平方名曰立方，狀如骰子。取用勾深致遠之算。）立方法曰（賈憲細草編爲活法）置積爲實，別置一算，名曰下法，（原下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至首，常超二位，（約實原來之法過二位，今還源故超二位，一下定一，十下定十，百爲下定百。）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以方數爲主，自乘求商，不欲疊積，詳見細草。）下法之上亦置上商，（即平方面。）又乘爲平方，命上商除實訖，（除去一立方也。）三因平方一退，亦三因從方面二退爲廉。（求第一位得數，乃立方，其第二位有三箇廉一小隅爲助，三因方廉，退方一廉二者，蓋

（其數有等第也）下法三退（原超二位今退三位以定上商）續商第二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為隅第二位（中隅見在解）以上商數乘廉隅（以平乘高命上商除實訖第二位取用如此求第三位即依第二位取用以上商乘廉三因隅法併入為方又以方法之下復置上商三因為）廉（其方法一退廉法再退下法三退）續商第三位得數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為隅三因廉法隅自乘之皆命上商除實（見第二位解）適盡合問

草曰置積一（百八十六萬八百六十七尺）為實別置一筭名曰下法於實數之下自末位常超二位約實（一下定一千下定十百萬下定百）上商置第一位得數實數（一百萬）上商置一（百原定百也）下法之上亦置上商一（百）乘為平方一（百乘一百得一萬尺）乃命上商一（百）除實一（百萬尺）三因平方一退（為三萬尺）亦三因從方二退為廉（三百尺）下法三退定（十）續商置第二位得數（二十）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為隅（二十）以上商乘廉（得六千）隅（得四百）命上商除實訖（餘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尺）以上商（二十）乘廉（得一萬二千尺）三因隅法（得一千二百尺）併入方一退（共四萬三千三百尺）方法之下復置上商一（百二十）三因為廉（三百六十廉法二退下法三退）續商置第三位得數（三尺）下法之上亦置上商為隅（三尺）以上商乘廉（一千八十）隅（九尺）皆命上商除實適盡合問

增乘方法（立方原是乘而又乘至數今以增乘為除求源）草曰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一百）以上商乘下法置廉（一百）乘廉為方（一萬）除實訖復以上商一（百）乘下法入廉（共二百）乘廉入方（共三萬）又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定（十）再於第一位商數之次復商第二位得數（二十）以乘下法入廉（共三百二十）乘廉入方（共三萬六千四百）命上商除實訖（餘一十三萬二千八百六十七）復以次商（二十）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四十）乘廉入方（共四萬三千二百尺）又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六十）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如前上商第三位得數（三尺）乘下法入廉（共三百六十三）乘廉入方（共四萬四千二百八十九）命上商（三尺）除實適盡得立方一面之數

九章筭經又有積一千九百五十三尺八分尺之一問為立方幾何

答曰一十二尺半

今有積六萬三千四百一尺五百一十二分尺之四百四十七問為立方幾何

答曰三十九尺八分尺之七

楊輝詳解解題（此是帶子立方）分母子立方法曰置積以分母通其全加內子為實（通分之意）開立方除之（舊術得積。多分母子一段。未可使見方面。）別置分母。如立方而一為法。（母先自乘而又乘。故如立方而一）除積（還源。）得立方一面之數。草曰置積。以分母（五百十二）通全（六萬三千四百一尺）加內子（四百四十七）為實。（得三千二百四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開立方除之為積。（得三百一十九。）別置分母（五百十二。）如開立方而一為法（得八）除積（三百十九。）得立方一面之數。（前荅。嚴恭通）原筭法術曰置積。以分母相乘納子。（三千二百四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分為積實。開立方除借一筭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三百乘下隅得三百為廉法。以上商三百與廉三百乘得九萬為方法。與上商三百呼除本積三九除去二千七百萬餘積實存五百四十六萬一千七百五十九分為實。三因廉得九百。三因方得二十七萬。續上商一十乘下隅得一十。卻乘廉九百得九千。併入方法。又以上商一十。乘下隅一十得一百。亦併入方法共二十七萬九千一百分為方法。與上商一十呼除本積一二除去二百萬。再呼一七除去七十萬。一九除去九萬。一一除去一千。餘積存二百六十七萬七百五十九分為實。以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九千。又倍商乘隅得二百併入方法。次以上商三百一十三因得九百三十為廉法。續上商九分乘下隅得九分。卻乘廉得八千三百七十併入方法。又上商九分乘下隅九分得八十一分亦併入方法共二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分為方法。與上商九分呼除本積二九除去一百八十萬。再呼九九除去八十一萬。六九除去五萬四千。七九除去六千三百。五九除去四百五十。一九除去九分。適盡。得三百一十九分為實。次置分母五百一十二。亦以開立方除之得八為法。實如法而一合前問。

今有積一百九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一尺二十七分尺之一十七。問為立方幾何

答曰一百二十四尺太半尺

開立方（立方適等求其一面也。）術曰置積為實借一筭步之超二等。（言千之面十言百萬之面百。）議所得以再乘所借一筭為法而除之（再乘者亦求為方冪以上議命而除之則立方等也。除已。三之為定法。為當復除。故豫張三面以定方冪為定法也。復除折而下復除者。三面方冪以皆自乘之數須得折議定其厚薄爾。開平冪者方百之面十。開立冪）

（者方千之面十據定法也有成方之羃故後除當以千為百折下一等）也。以三乘所得數置中行（設三廉之定長）復借一算置下行（欲以為隅方立方等未有定數且置一算定其位）步之中超一下超二位（上方法長自乘而折中廉法但有長故降一等下隅法無面長故又降一等也）復置議以一乘中（為三廉備羃也）再乘下（令隅自乘為方羃也）皆副以加定法以定除（三面三廉一隅皆已有羃以上議命之而除去三衺之厚也）除已。倍下并中從定法（凡再以中三以下加定法者三廉各當以兩面之羃連於三廉之端以待後除也言不盡意解此要當以棊乃得明耳）後除折下。如前開之不盡者亦為不可開（術亦有以定法命分者不如故羃開方以微數為分也）若積有分者通分內子為定實定實乃開之訖。開其母以報除（淳風等按分母可開者并通之積先合三母既開之後一母尚存故開分母求一母為法以報除也）若母不可開者又以母再乘定實乃開之訖令如母而一（淳風等按分母不可開者本一母也又以母再乘之令合三母既開之後一母猶存故令一母而一得全面也按開立方知立方適等求其一面之數借一算步之超二位者但立方求積方再自乘就積開之故超二位言千之面十言百萬之面百議所以再乘所借算為法而以除知求為方羃以議命之而除則立方等也除已三之定法為積未盡當復更除故豫張三面已定方羃為定法復折除而下知三面方羃皆以有自乘之數須得折議定其厚薄爾開平方百之面十其開立方即千之面十而定法已有成方之羃故後除之者當以千為百折下一等以三乘所得數置中行者設三廉之定長復借一算置下行者欲以為隅方立方等未有數且置一算定其位也步之中超一下二者上方法長自乘而一折中廉法但有長故降一等下隅法無面長故又降一等復置議以一乘中者為三廉備羃再乘下當令隅自乘為方羃皆副以加定法以定法除者三面三廉一隅皆已有羃以上議命之而除去三衺之厚除已倍下併中從定法者三廉各當以兩面之羃連於兩方之面一隅連於三廉之端以待後除其開之不盡者折下如前開方即合所開有分者通分納子開之訖開其母以報除可開者以通之積先合三母既開之後一母尚存故開分母者求一母為法以報除若母不可開者又以母再乘定實乃開之訖令如母而一分母不可開者本一母又以母再乘令合三母既開之後亦一母尚存故令如母而一得全面也）

透廉（細草）今有立方積四千九百八十三萬六千三十二尺。問立方一面多少

荅曰三百六十八尺

法曰開立方除之舊草冗繁今以透廉開之　草曰列積為實借一算子名立隅又名約法常超二位約實兩度進上合商三百三因立隅得三百萬別置為廉法又三因得九百萬為方法只以方法命商除實二千七百萬三因方法為二千七百萬一退三因廉得九百萬二退立隅法三退續商六十寸廉法內添隅添立隅六千共九萬六千六因加入方法得三百二十七萬六千命續商除實餘有三百一十八萬三十二在廉法內更添隅法六千得十萬二千六因加入方法得三百八十八萬八千一退廉法內又添六千共十萬八千二退下法三退續商八寸廉法內添隅法八寸共一千八十八乃八因加入方法得三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寸命商八寸除實恰盡　嚴恭通原算法術曰置本積為實借一算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二百尺乘下隅得三百尺為廉法以上商三百尺與廉三百尺相乘得九萬尺為方法與上商呼除本積三九除去二千七百萬餘積上存二千二百八十三萬六千三十二尺為實。三因廉得九百尺。三因方得二十七萬尺。續上商六十尺乘下隅得六十尺。却乘廉得五萬四千尺併入方法。又上商六十尺與下隅六十尺相乘得三千六百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十二萬七千六百尺為方法與上商六十尺。呼除本積三六除去一千八百萬再呼二六除去一百二十萬。再呼六七除去四十二萬。再呼六六除去三萬六千尺。餘存三百一十八萬三十二尺。再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五萬四千尺。又倍商隅三千六百得七千二百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十八萬八千八百尺。次以上商三百六十三因得一千八十為廉法續上商八尺乘下隅得八尺。却乘廉得八千六百四十。又上商八尺與下隅八相乘得六十四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十九萬七千五百四尺為方法。與上商八尺呼除本積三八除去二百四十萬。再呼八九除去七十二萬。再呼七八除去五萬六千。再呼五八除去四千尺再呼四八除去三十二尺適盡得立方面三百六十八尺合前問。

丁巨算法今有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尺。問為立方一面幾何

荅二十五尺。

置積尺以一算於五尺之下常超二位至位之下。上商二。呼一二生廉

二二二生方四。呼二四如八去積八千尺。餘七千六百二十五尺。呼一二添廉二二四添方八。又呼一二添廉二。方法一退。廉法二退。下法三退上商五。呼五六生方三十五。五生方二十五。命商除積。一五如五去積五十尺。五五二十五去積二千五百尺。二五一十去積一百尺。五五二十五去積二十五尺適盡。

嚴恭通原筭法今有積四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尺。問立方面若干。

答曰。三十六尺。

術曰。置本積為實。借一筭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三十尺。乘下隅得三十尺為廉法。以上商三十尺與廉三十尺相乘得九百尺為方法。與上商呼除本積。三九除去二萬七千尺。餘積實存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六尺為實。再以三因廉得九十尺。三因方得二千七百尺。續上商六尺乘下隅得六。又卻乘廉得五百四十尺。併入方法。又上商六尺。與下隅六尺相乘得三十六尺。亦併入方法。共三千二百七十六尺為方法。與上商六尺呼除本積。三六除去一萬八千。再呼二六除去一千二百。再呼六七除去四百二十。再呼六六除去三十六尺。適盡。合前問。

今有積七億尺。問立方面若干。

答曰。八百八十七尺。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分尺之二百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

術曰。置本積為實。借一筭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八百尺。乘下隅得八百尺為廉法。以上商八百尺與廉八百尺相乘得六十四萬尺為方法。與上商呼除本積。六八除去四億八千萬。再呼四八除去三千二百萬。餘積實存一億八千八百萬尺為實。三因廉法得二千四百尺。三因方得一百九十二萬。續上商八十尺。乘下隅得八十尺。卻乘廉得一十九萬二千併入方法。又上商八十尺。與下隅八十尺相乘得六千四百尺亦併入方法。共二百一十一萬八千四百尺為方法。與上商八十呼除本積。二八除去一億六千萬。再呼一八除去八百萬。再呼一八除去八十萬。再呼八八除去六十四萬。再呼四八除去三萬二千。餘積實存一千八百五十二萬八千尺為實。次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一十九萬二千。又倍商乘隅得一萬二千八百亦併入方法。共二百三十二萬三千二百。次以上商八百八十。三因得二千六百四十為廉法。續上商七尺乘下隅得七尺。卻乘廉得一萬八千四百八十併入方法。又上商七尺與下隅七尺。相乘得四十九尺。亦併入方法。共二百三十四萬一千七百二十九尺為方法。與上商七尺呼除本積。二七除去一千四百萬。三七除去二百一十萬。四七除去二十八萬。一七除去七千。七七除去四千九百。二七除去一百四十。七九除去六十三尺。餘積存二百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尺。又於方法內更加原廉一萬八千四百八十。又倍商乘隅得九十八尺亦併入方法。又以上商八百八十七尺。三因得二千六百六十一尺。更加原借一隅筭亦併入方法。是得方面八百八十七尺。二百三十六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分尺之二百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九十七。合前問。

今有積七億二千一百七十三萬四千二百七十三尺。問立方面若干。

答曰。八百九十七尺。

今有積七十億尺。問立方若干。

答曰。一千九百一十二尺。一千九十七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分尺之一千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

今有積八十億尺。問立方面若干。

答曰。二千尺。

術曰。俱以前開立方除之即得。

楊輝纂類開立圓者。先以方法十六乘積。如圓法九而一開立方除之。積有分母子者。通分內子（立圓用十六乘九除。）開立方除之得積。別置分母如立方而一為法除積求之。增乘方法曰。實上商置第一位得數。以上商乘下法置廉乘廉為方除實訖。復以上商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又乘下法入廉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再於第一位商數之次。復商第二位得數以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命上商除實訖。復以次商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又乘下法入廉其方一廉二下三退。如前上商第三位得數。乘下法入廉乘廉入方命上商除實適盡得立方一面之數。

（九章筭經）今有積四千五百尺（亦謂立方之尺也。）問為立圓徑幾何。

答曰二十尺（依密率立圓徑二十尺。計積四千一百九十尺二十一分尺之一十。）

今有積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八億六千六百四十三萬七千五百尺。問為立圓徑幾何。

答曰一萬四千三百尺（依密率為徑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三尺四分尺之三）

術曰置積尺數以十六乘之九而一所得開立方除之即丸徑（立圓即

丸也為術者蓋依周三徑一之率令圓羃居方羃四分之三圓囷居立方亦四分之三更令圓囷為方率十二為丸率九丸居圓囷又四分之三也置四分自乘得十六三分自乘得九故丸居立方十六分之九也故以十六乘積九而一得立方之積丸徑與立方等故開立方而除得徑也然此意非也何以驗之取立方棊八枚皆令立方一寸積之為立方二寸規之為圓囷徑二寸高二寸又復橫因之則其形有似牟合方蓋矣八棊皆然似陽馬圓然也按合蓋者方率也丸居其中即圓率也推此言之謂夫圓囷為方率豈不闕哉以周三徑一為圓率則圓羃傷少令圓囷為方率則丸積傷多互相通補是以丸與十六之率隅與實相近而丸猶傷多耳觀立方之內合蓋之外雖衰殺有漸而多少不掩判合總結方圓相纏濃纖詭互不可等正欲陋形措意懼失正理敢不闕疑以俟能言者　黃金方寸重十六兩金丸徑寸重九兩率生於此未曾驗也周官考工記㮚氏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言鍊金使極精而後分之則可以為率也令丸徑自乘三而一開方除之即丸中之立方也假令丸中立方五尺五尺為勾勾自乘羃二十五尺倍之得五十尺以為股羃謂平面方五尺之弦也以此弦羃為股亦以五尺為句并句股羃得七十五尺是為大弦羃開方除之則大弦可知也大弦則中立方之長邪邪即丸徑故中立方自乘之羃於丸徑自乘之羃三分之一也令大弦還乘其羃即丸外立方之積也大弦羃開之不盡令因羃七十五再自乘之為面令得外立方積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尺之面又令中立方五尺自乘又以方乘之得積一百二十五尺一百二十五尺自乘為面句得積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尺之面皆以六百二十五約之外立方積六百七十五尺之面中立方積二十五尺之面也　張衡算又謂立方為質立圓為渾衡言質之與中外之渾六百七十五尺之面開方除之不足一謂外質積二十六也內渾二十五之面謂積五尺也令徽令質言中渾渾又言質則二質相與之率猶衡二渾相與之率也衡蓋亦先二質之率推以言渾之率也衡又言質六十四之面渾二十五之面質復言渾謂居質八分之五也又云方八之面囷圓渾相推知其復以圓囷為方率渾為圓率也失之遠矣衡說之自然欲協其陰陽奇偶之說而不顧疏密矣雖有文辭斯亂道破義病也置外質積二十六以丸乘之十六而一得積十四尺八分之五即質中之渾也以分母乘全內子得一

百一十七又置內質積五以分母乘之得四十是謂質居渾一百一十七分之四十而渾率猶為傷多也徽令方二尺方四面并得八尺也謂之方周其中令圓徑與方等亦二尺也丸半徑以乘圓周之半即圓羃也半方以乘方周之半即方羃也然則方周知方羃之率也圓周知圓羃之率也按如衡術方周率八之面圓周率五之面也令方周六十四尺之面即圓周四十尺之面也又令徑二尺自乘得徑四尺之面是為圓周率十二之面而徑率一之面也衡亦以周三徑一之率為非是故更著此法然增周太多過其實矣　淳風等按祖暅之謂劉徽張衡二人皆以圓囷為方率丸為圓率乃設新法祖暅之開立圓術曰以二乘積開立方除之即立圓徑其意何也取立方棊一枚令立樞於左後之下隅從規去其右上之廉又合而橫規之去其前上之廉於是立方之棊分而為四規內棊一謂之內棊規外棊三謂之外棊規更合四棊復橫斷之以句股言之令餘高為句內棊斷上方為股本方之數其弦句股之法以句羃減弦羃則餘為股羃若令餘高自乘減本方之羃餘即內減其斷上方之羃也本方之羃即外四棊之斷上羃然則餘高自乘即外三棊之斷上羃矣不問高卑勢加然也然固有所歸同而塗殊者爾而乃控遠以演類借況以析微按陽馬方高數參等者倒而立之橫截去上則高自乘與斷上羃數亦等焉夫疊棊成立積緣羃勢既同則積不容異由此觀之規之外三棊旁蹙為一即一陽馬也三分立方則陽馬居一內棊居二可知矣合八小方成一大方合八內棊成一合蓋內棊居小方三分之二則合蓋居立方亦三分之二較然驗矣置三分之二以圓羃率三乘之如方羃率四而一約而定之以為丸率故曰丸居立方三分之一也等數既密心亦昭晰張衡放舊貽哂於後劉徽循故未暇校新夫豈難哉抑未之思也依率立此圓積本以圓徑再自乘十一乘之二十一而一約此積今欲求其本積故以二十一乘之十一而一凡物再自乘開立方除之復其本數故立方除之即丸徑也

楊輝詳解積一百六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六尺四寸三分七釐五毫問為立圓徑幾何

答一百四十三尺

解題立圓其狀如毬居立方十六分之九立圓法曰以方法十六乘積如圓法九而一為實平圓居平方四分之三更添一乘為立圓立在其立圓居立方十六分之九取以為法十六乘九而一即立損之意開增

乘立方除之（前注）　草曰。置積題數，以方法十六乘之，以九除之，為實。（得二百九十二萬四千二百七尺）開增乘立方除之（立草在九章卷首布置圖內）

透簾細草今有立方圓積九百二十七寸，問徑多少。

荅曰一尺二寸。

法曰置積寸以十六乘之，九而一，得一千七百二十八寸為實，開立方除之即得合問　草曰十六乘之九除者，添入角積也，改立圓為立方，是以開立方見一面數耳。。〡隅法三進在千之下，置廉一千，方一千，除實一千，方三因一為三千，一退廉三因得三千，二退下位三退，續商二寸，廉法內添隅法二寸得三十二寸，二因添入隅法得三百六十四。命商除實盡也。

今有立方圓平方各一所，共計積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尺，只云立方面多如立圓徑七尺，其平方面如立圓徑三分之二，問三事各多少。

荅曰立方面五十五尺。　立圓徑四十八尺。　平方面三十二尺。

法曰以立方開之。　草曰置共積二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尺在地於頭位，以多七尺自乘得數，又以七尺再乘之，得三百四十三尺，減於頭位

共積，餘有二十二萬九千二百六十四，又以一百四十四為分母乘之，頭位共得三千三百一萬四千一十六尺為實，置於頭位，又多數七尺自乘得數，以四百三十二乘之，得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八尺為從法，又多七尺乘四百三十二得三千二十四，又添入六十四，共得三千八十八為廉，常以二百二十五為隅，立方開之。計積為實三千三百一萬四千一十六於頭位，從法二萬一千一百六十八於下位，廉法三千八十八於從法下，隅法二百二十五於廉之下。從法一進，廉法二進，隅法三進，上商四，共隅法相呼，四因廉法得一百二十萬八千八百，廉法相呼生於從法，得五百四萬六千八百八十。命商除之，餘有一千二百八十二萬六千四百九十六，又四因隅法生於廉法得二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又生於從法得一千三百四十八萬二千八十。又四因於廉法得三百萬八千八百，又八因隅法一退於廉得三百一十八萬八千八百，從法一退，廉法二退，隅法三退，上商八生於廉法得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又八生於從法得一百六十萬三千三百一十二。命商除之恰盡。得立圓徑內加七尺為立方面，二因三除為平方面也。合問

今有圓毬一隻，徑一尺二寸，問計積寸多少

荅曰九百七十二寸。

法曰徑再自相乘得一千七百二十八寸，又以九之，如十六而一。得積寸合問。　草曰徑再自相乘為立方，比立圓毬子多四角積，立一十六分之九，立圓積是十六分之九，先九因而後十六除者，恐有不盡，先通分也。

嚴恭通原算法今有積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三十五尺半，欲為立圓，問徑若干。

荅曰七十八尺。

術曰置本積以十六乘之，得四百二十七萬九百六十八尺，九除之得四十七萬四千五百五十二尺為實，以開立方除，借一筭為下隅，常超二位約實，上商七十尺，乘下隅得七十尺為廉法，以七十尺與上商七十尺相乘得四千九百尺為方法，與上商七十尺呼除本積，四七除去二十八萬，七九除去六萬三千，餘積實存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五十二尺為實。三因廉得二百一十尺，三因方得一萬四千七百尺，續上商八尺，乘下隅得八尺，却乘廉得一千六百八十尺，併入方法，以上商八尺乘下隅得六十四尺，亦併入方法，共一萬六千四百四十四尺為方法，與上商八尺呼除本積，一八除去八萬，六八除去四萬八千，四八除去三千二百，四八除去三百二十，四八除去三十二，適盡。得圓徑七十八尺，合前問。

今有積七百三十五萬七千五百尺，欲為立圓，問周若干。

荅曰七百六尺。（一百四十九萬七千四百二十七分尺之一百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八十四。）

術曰置積以一百四十四乘，得一十億五千九百四十八萬，又三除之，得三億五千三百一十六萬尺為實，以前開立方除之即得。

楊輝詳解積一百三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六尺，問為三乘方幾何。

荅曰三十四尺

解題（三度相乘，其狀尚直）遞增三乘開方法　草曰（上商得數，下法增為立方除實，即原乘意）置積為實，別置一筭，名曰下法，於實末常超三位約實（一乘超一位，三乘超三位，為下定實）上商得數（三十）乘下法生下廉（三十）乘下廉生上廉（九百）乘上廉生立方（二萬七千）命上商除實，餘（五十二萬六千三百三十六）作法商第二位得數，以上商乘下法入下廉（共六十）乘下廉入上廉（共二千七百）乘上廉入方（共一十萬八千）又乘下法入下廉（共九十）乘下廉入上廉（共五千四百）又乘下法入下廉（共一百二十　方一上廉二下廉三下法四退　方一十萬八千　上廉五十

（四百下廉一百二十，下法定一）又於上商之次續商置得數（第二位四，）以乘下法入廉（一百二十四）乘下廉入上廉（共五十八百九十六）乘上廉併爲立方一十三萬一千五百八十四命上商除實盡得三乘方一面之數（如三位立方，依第二位取用）又術曰兩度開平方開第一次（平方得一千一百五十六，）（開第二次平方得三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三百四十四

妾具以其事對還告於官官乃擒都虞候鞫而詰之所占一詞不移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

宋宣城木陽村陸陽字義若以醫稱建炎中編脩朱莘老避亂寓家南下其妻病心躁呼陸治之妻為言吾平生氣血劣弱不可以服涼劑今雖病心躁而不作渴蓋因避地鬱憂傷飢所致切不可投我以涼藥爾陸嗜酒得渴疾每主藥必以涼為上不必與渠議我有珍珠可為藥直故丁寧相語陸診脈得傷寒陽證責小柴胡湯與之服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宜審之我服此則立死陸曰非也可寧心飲之婦人再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人逆妾頰呼云陸助教與汝地獄下理會語罷而絕後數年深水李氏子病瘵召陸療之陸至用藥數日未效出從僧家飲酒而索錢弃酒錢於李氏甚恚李氏之兄怨咒不與及歸已黃昏來辭下藥數十粒病者云藥在腸間熱如火又云到腹中亦如火又云到髀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牀顛墮陸地至夜半陸急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身遁去未旦李死至紹興九年陸忽得病日夜呼曰來宜人李六郎休打我便去也竟旬日而死

宋廖汝楫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登聞鼓院歷官至監察御

史附秦檜踰月遷殿中侍御史希檜意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有異志竟誣殺之謫居父喪忽暴死其子願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曰吾政治善姑往祠之甫再拜遽仆于前其從者咸見岳飛擊之故至於死

宋趙廷臣故渝州洞戎詐約諸酋降朝廷乃盡醉而殺之揚言其叛掩為己功而取其財廷臣遂被顯擢一夕夢所殺諸酋謂曰我當為爾子以報爾未幾廷臣生子踰年未三十及第為國子博士忽以狂逆伏法廷臣坐是與其妻女皆分配嶺外而死家財盡入官其報應如此

涼沮渠蒙遜時有沙門曇摩讖博達多識蒙遜重之魏遣李順封蒙遜為涼王且求曇摩讖蒙遜不與曇摩讖欲入魏數自請行蒙遜艴然大怒遂殺之既而左右見曇摩讖以劍擊蒙遜遂得疾死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為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眾斬之其妻聞之來卑劈二子來與之訣惟思已斷頸未殊兼瓊出臨斬之惟思二子叩頭食土來抱馬足馬為不行兼瓊為之泣下云業已斷矣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每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尋知西山轉運事仍許與其妻偕行惟思至瀘州因疾夢一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為之柰何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為僧家中錢物衣服盡用施寺仍令家素餐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禮讖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醬食之即能餐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賛之即以兩子為僧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遂能餐如是月餘一日晨坐忽見其亡母與其亡姊偕來視之惟思大驚起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幡前引從自西階投絳幡其亡姊不言但於幡下舞傲傲不輟其母泣下曰吾兒平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爾受苦辛故來視爾惟思命饌祭母母食之其姊舞不已竟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臥道場中覺有二青衣童子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覘甚閑瞰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而來詬惟思曰逆罪與我同事急乃殺我以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欲陞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惕罵

日中乃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為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訣別於是死者大至眾見惟思如被毆狀墮牀下遂卒初惟思為澤州相州判司時養賊徒數十人使所在為盜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唐盧珎敏居鄭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鄭氏赴京行李蕭然有驢兩頭載書冊一奴纔十餘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擊小幞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童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鞭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愧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明紫衣人與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若奴有過但言必為科決何得便自擊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在後遂棄驢并靴馳數十步紫衣逐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鄭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凡弟晨起於廳事坐久忽困睡夢生被發血污面目謂曰某已被賊殺矣然此賊今未可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踐左腳曰兄但記此牛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賊也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至明日果有府牒至

令捕賊河南尹於主書帙中得崔佃手札捕賊盜急而蹤跡不能得至明年七月本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伏弓矢於西郭門外鄭君自領徒往伏於路側至晚果有人驅牛自西來後白牛跛脚行遲一人驅之其牛乃鄭君營中所見者遂擒之并得其黨六七人驅跛牛者即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其有恩其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綺遂劫殺之及開視乃非也唯得絹兩段耳自是以來常彷彿見此郎君在側如未露尚欲歸死今就執豈敢隱乎因與陳本末與其徒皆戮於市

五代時孟蜀工部侍郎劉義度判雲安日粗暴簡略於刑獄尤不留意枉濫殺人人多怨之一夕押衙單隱夢與故人胡鍼同在一官署見卒數人押劉入廳前身被杻械又有五人與劉對辯喋喋往復劉有屈服之詞從而方退於行廊下見進飲食者皆是鮮血因問傍人曰劉公枉殺此人故被訴冤追還至此人問可得免乎答曰彼枉殺人理當相報何可免也及寤至見鍼言之鍼夢亦同因大駭異秘之不敢泄時劉尚無恙然亦昏憒異常日人盡怪訝未幾果暴死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催於司士宅住此宅舊有鬼怪宋知之每夕誦經一夕忽見婦人立於戶外宋問爲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

終當不宜見得非有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身是前司士妻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氊裹屍埋於堂西北溷廁中不勝穢濁人來多欲陳訴俗人怯懦見即心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持念爲功當大庇含識願垂哀憫宋云初官位卑不能獨救明日當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其事於是掘地及溷不獲其屍其夕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云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其言果獲之塵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是夜鬼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忠惠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能繼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政官祿又云無以報使君宋見府君且叙所論府君令問已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答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被殺何以不報答曰此人今爲宣城令不仁不義之事已訴於天更三年當受重刑死入地獄受諸楚毒永劫爲畜生宋後四年過宣城問其前令果以去年得罪被戮

唐裴炎拜侍中時裴行儉破突厥有功炎沮之乃斬降虜伏念等五十人後炎親見伏念等來曰爾殺我我今假手於人以報爾未幾爲徐敬業所斬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遂殺孔父而取其妻

唐武公業有妾曰非煙纖麗容冶鄰人趙象從墻窺見而悅之乃乘公業直宿遂越墻而通焉公業覺之撻非煙至死二子之愚甚矣不旋踵間華父受禍趙象出走逃于江浙間常見非煙隨之亦亡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者嘗暴得疾腹中生物如塊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逾月一夕其物逆上觸心遂死數刻方寤謂所親曰初死見鬼使自稱丁郢手執符牒云奉城隍命來追某即隨去行十餘里始到城隍廟聞有人云王君在世頗聞修行未合身亡何遽至此及見城隍告曰某未合死且乞放歸城隍命左右檢簿畢曰猶有五年且放去遂活至五更腹內物又上觸心死而復活云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其妻問奴何人也簡易曰某舊所使童僕年在妙齡偶因約束遂至斃今腹中塊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青布衫手足械繫冥司勘其非禮殺人事甚急妻遂詰云小奴庸下何敢如此簡易曰世間即有貴賤冥司實無貴賤妻又問陰間何罪至重簡易曰殺人爲重切宜戒慎言訖而卒

唐王鐸爲滑州節度使尋罷鎮以河北安靜且於楊全玖有舊乃避地浮

陽與其幕客偕行皆中朝士子及過魏樂彥禎禮之甚至鐸之行李甚侈從客侍姬有輦下升平之故態彥禎有子從訓素無賴愛其車馬姬妾謀於其父之客客有李山甫以咸通中數舉不第尤私憤於中朝貴達因勸從訓圖之伺鐸至甘陵選輕騎數百盡掠其囊裝姬妾而還賓客皆遇害奏朝廷云得貝州報某日殺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誕如此後軍亂彥禎父子見鐸等乘馬出入軍中迷惑不知所爲遂爲亂軍所殺

宋江南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甦云至一殿廡忽見唐先主械繫甚嚴呼民驚問曰主何至此曰吾爲宋齊丘所誤殺和州降者千餘人坐是寃訴故因此爾既得還可語嗣君凡寺觀鳴鐘當延之吾受苦唯聞鐘則暫息或能爲作一鐘尤善吾在位嘗與于闐國交聘彼遺吾一玉天王像吾嘗置於髻後藏於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爾以此事爲驗民既還家具白其事主親詣瓦棺剖佛膝得之感泣遂造一鐘於清涼寺以玉像建塔藏于鍾山

宋元嘉中有李龍等夜行劫掠時丹陽陶繼之爲秣陵令捕獲龍等詰問之詞連大樂伎蓋劫發之夜此伎與同伴就人作樂陶不詳審爲作欵列隨例申上而所宿主人及賓客並相明證陶知枉濫但以文書已行不欲

自為通塞并諸劫十人斬之於郡門外此伎猶慧多藝有聲譽將死之際曰我雖賤隸未嘗為盜陶令枉見殺害若無鬼則已有鬼必當陳訴因彈琵琶數曲而後就死衆知其枉莫不殞泣經月餘陶夢伎至案前曰昔枉見殺實所不分訴天得理故來取公便躍入陶口落腹中陶即驚寤忽倒絶若風癲狀良久蘇醒有時復發發即夭矯頭反著背四日而亡

晉河間張麤經驢二人相善太元十四年五月五日共遊鍾嶺坐飲山椒麤酒酣失性斬驢驢是夜託夢於母自陳為麤所殺投屍澗中脱衣覆腹尋覓之時必難得當令衣飛起以示處也明日求之果如所夢於是告官追捕麤知事露將謀叛逃始出門見驢執雙刀來刺其面不得去遂逮禁伏誅

晉山陰縣令石密嘗為御史譔奏殺句容縣令萬默默臨刑曰我無罪而于枉殺我幽冥之中我將圖報也言訖就死一日密忽見默持刀來令左右急衛已僻避之際倉卒而死

涼西域校尉張頎素與魏倫不相能誣構殺之倫臨死曰我為鬼而有知不捨爾也後頎夜見白狗以劍斫之不中頎忽顚仆不能起左右見倫在傍頎遂絶

昔支法存者本胡人生長廣州善醫術家鉅富有八尺𣰽㲪作百種形像光彩耀目又有沉香八尺板居常芬馥王譚為廣州刺史長子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時王譚貪富無道遂誣法存豪縱不法殺之而取其財法存死後嘗見形府舍擊閤下鼓似若稱寃如此經月譚得病恒見法存在左右遂死劭之還至揚都亦亡

唐周仁軌京兆萬年人孝和皇后韋氏母黨累遷金吾大將軍并州長史殘酷好殺一日忽於堂階下見一人臂血流如新斷者仁軌令人送去州南二十餘里外數日後復使人視之尚在時盛暑而肉不變人咸怪之其月孝和崩仁軌以韋氏黨伏誅介士抽刀斫之仁軌舉臂承刃臂斷墮地與此見者無異人馳騎往前委臂處視之一無所見

宋寇萊公買一妾名蒨桃公遷雷州妾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為俠嘗有違官為侍兒所嫉妾往戕之失於詳審娠已數月一戮而殺二人此妾所以受讎今復輪迴至此也

宋建康遊奕軍將李進健勇有力為隊長年幾三十染時氣得熱疾主將命醫職張文寶療之張素不精此伎徒欲諂軍中贊勢用藥有誤遂至死一日李忽附幼女曰張文寶用藥殺我我今還魂其妻奔告統制統制遣

一校率匠發塚破棺屍已朽爛自是張日夕見李在側不兩月而死

宋張超素與翟願不和元嘉中願為人所殺咸疑是超超後除金鄉令解職還家入山伐材翟兒子銅烏持弓矢將酒殺就山睨之對酌已畢銅烏曰明府昔害我父無緣同戴天日即引弓射之超死銅烏其夜見超云我實不殺爾父橫見殘害今已上訴故來相報引刀刺之吐血而死

晉庾宏為竟陵王府佐家在江陵宏令奴無患載米餉家遭劫殺屍流泊查口村時岸傍有文欣者母病醫云須髑髏骨服之即差欣方索之隣婦楊氏見無患屍因斷頭與之欣燒去皮肉三日夜不焦眼目張甚欣雖異之猶惜不棄因刮耳頰骨與母服之骨停在喉中經三日而卒尋而楊氏得疾遍身洪腫形如牛為恍惚見無患頭來觸之楊氏以語兒臨終尤甚夭死者尚不可害之況生者乎

宋劉毅為撫軍將軍荆州刺史到州郡收牧牛寺主謂其匿桓玄家兒為沙彌并四道人皆殺之夜夢此僧來云君枉見殺已訴於天今不得久矣因遂得疾不食日漸羸瘦初毅發陽都時多有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征之毅敗單騎夜投牧牛寺僧曰撫軍昔殺吾師何宜來此亡師嘗有靈語云天帝當收撫軍於寺殺之毅便嘆息出寺後岡上就大樹縊而死

北齊翟陽太守張善苛酷貪饕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儁就郡治之贓賄狼藉罪應死善於獄中使人飜誣暉儁受納民財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命尚書左丞盧斐覆之斐希旨成其罪奏報於州市斬之暉儁遺語令史曰我之情理爾所具知今日之事可復如何辦紙百番筆兩管墨一鋌以隨我若有靈必當報之令史如其言殯葬畢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叩頭云魏公寬我不旬日而死纔及兩月盧斐坐譏駁魏史文帝杖殺之左右咸見暉儁捽之而去

北齊直子融嘗為并陘關檢租使以贓汚被劾齊主欲窮治乃付并州參軍崔法瑗與中書舍人蔡暉共勘之子融罪在赦前法瑗抑為赦後辰訴不得免乃曰若不得報是無天道後十五日法瑗夜夢子融來迫之遂無病而死經一年蔡暉卧病膚肉爛落都盡後百許日始亡

五代梁與唐相持河上有偏將侯溫甚驍勇賀瓌為率專制忌刻以事害之其後瓌寢疾左右時聞其呼侯九頗有祈請之詞深自尅責有侍者見一大夫自壁間出叱瓌於地侍者驚呼左右皆至公已死矣

梁孟少卿為南津校尉時有曲阿人姓弘者客湘州數年營得一栰可長千步林木壯麗還至南津之次少卿利其所有誣以他罪寘于重法沒入

之弘氏臨刑之日謂其妻子曰可以黃紙筆墨置棺中死而有知必當陳訴人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死後踰月少卿方坐忽見弘氏來初猶避捍後乃款服但言乞恩遂歐血而死凡諸預此事者皆以次殂歿

梁韋破虜為廬陵王公府舍人王在荊州時嘗還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使破虜發遣誡勑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遣誤得罪破虜恐懼不敢引愆但誑蓋卿云當自分雪無勞詶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殮後破虜在槽上看牛忽見蓋卿持頭而來將一盌蒜虀與之破虜驚呼奔走不獲已服之因此得疾未幾而卒

梁杜嶷任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言貌兼美寵愛特深妾得其父書有所求倚簾讀之嶷自外還而妾自以新來恥以聞嶷因嚼吞之嶷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絕而書已出嶷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是夜見妾訴冤嶷旬日遂死

梁廬陵王蕭續為荊州刺史時有武寧太守張延康甚便弓馬得代將還上欲留之延康貪進不肯留王遂尋其為郡時罪繫獄發使奏之意望朝廷案之行狀梁主素識延康且疑不實乃勑送都王既懷恨又懼延康申雪得罪先使獄卒紿之曰聞王欲殺君何不拔身還都自理若能去當為

方便延康然之遂夜逃王遣逐軍討伏刺延康於城下乃表云延康叛獄格戰而死吏有枝江縣令吳景將還揚州王留之不可遂使人於道擊殺之。舉家數十口並沉溺。後四年王得病日夜常見張吳二人王但曰寬我寬我少時而薨

唐牛肅之舅為晉陽縣尉有人殺其妻妻將死言曰吾無罪為爾所殺吾死當為毒蛇猛獸以報爾後數年殺妻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外呼其母曰適夢為虎所齧至死覺而心悸甚驚恐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也爾何憂然爾夜來未飯牛可亟飯之其人出關中見物似牛之既前執之乃虎也遂為所噬而死人皆以為亡妻之報

昔廬陵有法曹吏忘其姓名嘗劾一僧曲致其死具獄上州是日其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厲聲謂其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悸流汗出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取其案已無及矣竟殺其僧死之日即遇諸塗百方禳謝不可旬月竟死

唐太傅邠國公杜悰節制江陵時黔南廉使秦匡謀以蠻寇大舉力寡不敵奔悰求援既謁見悰怒其不趍庭使吏讓之曰爾鳳翔一民也悰兩為鳳翔節度使爾今靡認桑梓耶匡謀恭曰某雖家世岐下然少離鄉土及太傅擁節時已忝分符實不曾趍走台階此時況在荊南君論桑梓恐非儀也悰怒命繫之發函與韋相保衡云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請誅之韋以悰國之元臣無素有恩遂奏請依悰處置勑既降悰乃親臨斬之匡謀將就戮謂其子曰今日之死實為冤枉無狀奈伸訴已不及但多燒紙筆當於泉下理之爾及臨刑觀者雲集揮刃之際悰大驚駭得疾遂舁而返俄有旋風暴起飛卷塵埃直入府署乃散是夜獄吏發狂自呼姓名叱責曰吾已患若錢帛非少矣須隱吾受用諸物遂自撲而殞悰數見匡謀來逼之踰月遂死將歸葬洛陽為東身揪函而即路主吏覺函短將斂之夕難於改易遂厚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薨時甚凶執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避於別室及舉屍就斂函果短遂韜腳折項而斂焉無有知者及歸長子無逆亦死其報之速如此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時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兩易主矣韋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白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推勘捽楚特甚遂誣服前後決三百餘下投之井以死死之日韋女見妾來取命不出三日遂亡

宋劉存為舒州刺史辟儒生霍基為團練判官甚見信任後為左右所譖乃搆成其罪白使府請殺之使府疑其冤使送揚都存遂縊之死既而存遷鄂州節度使霍友人在舒州見生素服自司命祠中出撫掌笑曰吾獲報矣俄而存帥師征湖南表兄馬鄴為黃州刺史有夜扣齊安城門者曰舒州霍判官將往軍前馬病白使君借馬守陴者以告鄴鄴曰劉公枉殺霍生今此人往矣得無禍乎因畫馬數匹祭而焚之數日存敗死

宋乾德中偽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見當所按殺十餘人攜頭披髮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惕懼旋馬徑歸謂其子曰以吾為刑官清慎畏懼猶有枉濫爾曹誡之自此得疾遂亡

唐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于汴州有扶風竇凝將聘為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楊於下至車道口宿是夜妾產二女凝因其困羸覺之實沙於腹與女俱沉於水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矣遂擇日成親後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皆不育女二人各長成永泰二年四月忽机上有書一函開視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爾枉魂事發近在期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可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偶也凝不信謂妻曰此狐狸之

變不可復也更旬日於室內復得一書言吾前已示禍危亡之兆禍何顛倒之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言詞哀切曰禍起旦夕凝方倉惶虔曰若自省如何宜擯避之凝雖秘之而心實憚五月十六日午時忽聞叩門聲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妻盛粧前拜曰別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鬼躡至庭崔氏驚問之乃歛容自叙曰某是賓凝妻凝欲取娘子時殺妾於草道口并二女同盡妾無負凝而凝殺妾若髮妻妾自歛斷柰何忍害性命妾訴諸嶽瀆怨氣上聞上帝降鑒許妾復讎故來取凝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泣請以功德贖罪鬼厲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使升堂擒凝而齧咬指披宛轉楚毒竟日而去曰未令即死且受吾毒每日輙至啗嚼肢體形貌變態不常并縛其二女不堪其苦時有僧曇亮善持呪凝請之置壇內閑須臾鬼至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是耶吾召金剛立虀碎汝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柰何循義隱賊凝不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上命照臨許妾報凝金剛豈私殺有冤者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復崔氏李氏聘女適歸鬼亦不退曰吾縛禍足豈能退哉凝中鬼毒發狂自食肢體入水火噉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二女亦亡

昔鄂州有小將為都本田家子既貴欲易其妻因與歸寧殺之於路并殺其隨行婢棄屍江畔許告其家既哭云為盜所殺人不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賣花婦人酷似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見之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引至一曲巷中指賣舍曰此是也婢先入頃之其妻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都亦恍然莫測也俄而延入內室設酒饌從者亦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然無聲因直入室中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血流滿地問其隣云此宅久無人居矣駭異久之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師與一軍使女有私因竊以逃軍使覺之以聞詔萬年縣尉專往捕乘遞日行數驛得其蹤武自鞏縣方顧船而下懼不免乃醉其女子解琵琶絃縊殺之沉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武船無跡乃已及武為節制時得疾甚忽有一道士至云從峨眉山來欲謁武武異之及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升堂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冤家在側何不悔謝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曰無之道士曰適在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是山精木

魅遂加呵責他云彼公枉殺已得請矣故來報公乃一女子年幾十六七項有物一條如樂器之絃公何言無武大悟叩頭請解道士曰彼即欲面見公公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徹去餘物焚香穿武於堂門內令清心具衫笏留一小童侍側累徧閣內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噀人以柳杖蘸水灑地却坐瞑目叩齒須臾閣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有女子被髮褰簾而出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咽下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再拜武驚慚甚仄袂掩面女子曰公亦大忍某之從行雖是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尚可何忍見殺武愧謝請以經功贖免道士亦為之請女子曰吾訴於帝三十年今始得報期以明晚言畢出至閣門而滅道士亦謝去明日武遂卒

唐建陽縣錄事陳勲性剛猾不容物為縣吏十八共構其罪竟至棄市明年死日家為設祭妻哭畢嘆於靈前曰君平生以剛直稱今枉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夢勲曰聞卿言大悟然公署不可卒入明日卿為我入縣訴枉吾當隨卿訴之明日妻如言出門見勲伏網從之至縣遇一讎吏於橋上勲以網擊其首吏即顛仆而死既入門勲徑至曹署以次擊之衆不能見而中者皆死後其鄉人嘗見之遂為立廟

唐張易之兄弟豪橫特甚昌期嘗於萬年縣衙中見少婦婿抱兒相逐昌期以鞭撥其頭巾婦罵之昌期謂奴曰橫馱將來婿投匭三四狀皆不出昌期捕之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杖殺之後昌期常見此人來索命曰吾已訴於天矣未幾果被殺

唐侍御史郭霸嘗搆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病甚有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矣有鬼數百隨之徧體流血攘袂切齒皆云不相放郭公其死矣乎一夕霸忽以刀子自刺而死時自春大旱至霸死而雨武后問司勲郎中張元一曰外有何事答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代之利二慶郭霸死三慶其見憎如此

唐侍御史萬國俊殘忍好殺嘗奏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不得前惟連聲呼云緩我緩我俄而舌出數寸徧身青腫舁至宅夜半而卒

唐王悅為唐昌令嘗枉殺李錄事李既死長子忽作靈語云王悅不道枉殺余余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悅晝坐廳事忽被拳擊其腰驚顧無人既暮擊處腫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病甚不能愈求醫於蜀亦不效將死之前日李之男又言曰可速數人鎖

吾與客至蜀錄王悅食畢嘗行明日聞悅死體潰爛正當右臂即李之所爲也。

唐御史中丞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會西原山賊反叛奉詔討捕續命郎中裴某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生與副將二人至賊中傳詔命招令復業樂生儒者有氣誼賊帥黃少卿大喜留宴悅樂生佩刀請之。樂生雖自愛然念欲招懷之不欲逆其意遂解以贈少卿以小婢二人酬其直既歸副將與生不相能誣生以軍中虛實告賊帥故贈女口裴大怒生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繫之賓州獄移書式方厚誣之請必加刑式方不得已。將寘於法然亦心知其冤樂生亦有狀具言其事式方令持牒追之面約使者曰彼欲逃避潛慎勿禁。且以吾意語之使者至傳式方意生曰我無罪何逃若逃是有罪也。既至式方召入問之生具述本意式方乃以制使牒示之曰非不知公冤然無可柰何不能相救遂令推訊生問推者曰中丞意如何曰中丞以制使意押衙不得免矣生曰中丞意如此吾何言遂誣服式方頗甚惻惻將刑引入曰知公至屈有何事相託公有男欲何職曰得衙前虞候足矣式方便授牒兼贈錢百千爲葬具生又曰某自分死必不逃逸請去桎梏就沐浴見妻子囑家事式方皆從之至時式方乃登

州南門與之訣生巾櫛拜啓曰某今死矣雖死不已式方曰子怨我乎曰無中丞爲制使所迫耳式方灑泣令厚致酒饌食訖召妻子與別問曰買得棺未可併具紙筆置棺中吾死當上訴於帝閽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生曰吾日中死至黃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某及明年四月殺副使裴郎中因舉頭見執刀者謂曰我雖分死爾慎無折我頸若折之我死即當殺爾其人不信以常法拉其頸殺之忽驚蹷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報副將以其日黃昏時暴得心痛而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勑使忽語曰樂某汝今何來我亦無過索酒瀝地祝之良久又曰我知汝屈而竟殺汝亦我之罪遂瘖不能語舁到州及夜而殂而桂州城南門外樂生死處方圓丈餘竟無草生

唐貞元中有李生者少有膂力使氣好俠常與輕薄兒遊年二十餘方讀書學詩頗爲人所稱道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生善談笑美風儀廉謹明幹太守重之時王武俊爲成德軍帥不顧法度郡守畏之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事之甚謹盛宴于堂慮有以酒忤之者不敢招一客士真大悅至暮令守召賓圖盡懽於夕守以李生爲言遂命之生入見趨拜甚恭而士真之色甚怒既命之坐士真益怒瞪目攘腕守懼莫知所爲顧生覷然汗下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命左右縛李生繫獄士真復懽飲如初迨曉宴罷守潛使人於獄中詢李生生悲泣曰嘗聞有見世之報吾信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行劫常往來太行山一日遇一少年騎駿騾負二巨囊來時已昏黑吾利其資遂擠之萬仞崖下驅騾以去將繒綺百餘自此家給遂改行讀書仕至此於今二十七年矣昨夕見王公乃吾曩時所殺少年也。一拜之後心中熱惕自知死在朝夕爲我謝使君赦以身後爲託。頃之士真醉悟急召左右就獄中取李生首來士真熟視而笑已而又與太守飲酒酣太守從容請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即忿激于心不可制已有殺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所以然也。及罷太守密問其年曰二十有七年矣蓋李生被殺少年之歲而士真生於是歎異久之遂厚葬李生

五代時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主之蓋軍巡之職懷武以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鏹萬第宅僭妓樂冠一時所管中團百餘人每人各私養十餘輩人呼爲狗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販賣屠兒皆其狗也民間隱事闕不知之又能散在郡邑及數貴家皆執賤役公私動靜無不立聞是以人懷疑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凡有與己不叶及積

金藏鏹之家皆捕殺之冤枉之聲盈于衢巷晚年其家常見有鬼數百爭來索命其勢甚惡及郭崇韜入蜀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百餘口少長皆被殺人皆快之

五代時華陽縣吏郝溥因追欠税戶街判司勾禮禮遣婢赴縣囑溥勿留禁且寬租期溥不從禁其婢租足而放之禮由是恨溥明年縣司分擘百姓張瓌家業郝溥取錢二萬瓌訴之街判司追勘勾禮大笑曰溥來也莫望活令司吏汝勲搆成其罪殺之不數月汝勲見溥來索命遂暴卒勾禮一旦晨興忽見溥升堂躍拳毆擊因患背瘡而死

宋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濼劫賊五百來降居厚悉殺之明年以兵部侍郎奉祠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禳謝因令所親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既而拱復生曰適到陰司主者責曰汝爲儒者乃敢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纔見數鬼引出居厚枷縲纏貫拉爲枯瘠又見二鬼持一桶血自頭澆灌澆即大叫左右擎如頓絕狀既蘇復澆既澆復絕片時之間如是數四遂告拱曰子歸即語吾夫人急令救我我在此秖是理會鄆州一事耳然則誅降戮服其可爲乎

宋。林廣。神宗時以討瀘蠻功。幷衛州防禦使。廣為人有風義。輕財好施。通左氏春秋。臨事持重。長於料敵。以智損益八陣圖。又撰約束百餘條。邊地頗推行之。其名聞於西夏。夏主乘常母梁氏將內侮。論中國將帥獨長廣。然在瀘以劾書招蠻。既降而殺之。此其短也。還被惡疾死。方疾時彷彿見所殺者羅立于前。曰請償我命。廣竟至不起。

唐蜀將尹偃。嘗有卒。晚點後數刻。偃將責之。卒被酒自理聲高。偃怒杖數十。幾至死。卒弟為營典。性友愛。不平偃。乃以刀剺肌作殺尹兩字。以墨涅之。偃陰知。乃以他事杖殺典。及天和中南蠻入寇。偃領衆數萬保邛崍關。偃膂力絕人。常戲左右。以棗節杖擊其脛。隨擊筋漲擁腫。初無痕跡。恃其力。恐衆出關逐蠻。數里蠻伏發。矢攻之。大敗。馬倒。中數十鎗而死。初出關日。忽見所殺典擁黃案大如轂。在前引。心惡之。左右戍無見者。故竟死於陣口。

宋。蜀州江源縣村甿王威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據益州。稱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劫財帛。殺人不知紀。繼驅迫在城貧民。捐引豪家伏藏地窖。因搜得一篋古藏。銀皆笏鋌金。若墨鋌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製。尋將指引者殺之。實其金帛三十餘擔。住江源山窖埋

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貲金銀錢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嘗募人訪於邛蜀之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其夫乃和謝元順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逬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屢數日火煙如窒。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豈神靈之耶。

唐天寶中。有清河崔氏。家居于滎陽。母盧氏。幹於治生。家頗富。有子策名京都。授吉州泰和縣尉。其母戀故產不之官。爲子娶太原王氏女。與財數十萬。奴婢數人。赴任。乃謀僦舟而去。僕人曰。今有吉州人姓孫。云空舟欲返。償價極廉。倘與商量。亦恐穩便。遂擇發日。崔與王氏及婢僕列拜堂下。泣別。登舟。不數程。晚臨野岸。舟人素窺其囊橐。伺崔尉不意。遂推落于深潭。佯為拯溺之勢。退而言曰。恨力救不及矣。其家大慟。孫以刃示之。皆懼懼無敢喘息。是夜。逼納王氏。王方娠。遂以財物居于江夏。後王氏生男。舟人養為己子。極愛焉。其母亦竊誨以文字。母亦不告其由崔之親老。在鄭州。訐久不得消息。積望數年。天下離亂。人多飄流。崔母分與子永隔矣。後二十年。孫氏因崔財致大富。其子年十八。學業大進。遂入京赴舉至西上。途過鄭州。去州約五十里。遇夜迷路。常有一火前引。而不見人。隨火而行二十餘里。至一莊。門扣。開寄宿。主人容之。舍於廳中。乃崔莊也。其家人竊窺。訝其母曰。門前宿客。面貌相似郎君。家人人伺其言語行步。皆無少異。又白其母。母欲自審之。遂召入。升堂與之語。話悉如其子。問之。乃孫氏。其母又垂泣。其子不知所以。母曰。郎君遠來。明日且住一食。此子不敢違長者之意。遂諾之。明日。母見此子。告去。遂發聲慟哭。謂此子曰。郎君勿驚此哭者。昔年唯有一子。因被官遠方。遂絕消息。已二十年矣。今見郎君狀貌。絕類吾子。不覺悲慟耳。郎君西去。迴日必須相過。老獨心孤。見郎君如己子也。亦有奉贈。努力早歸。此子至春應舉不利。却歸至鄭州。還過母莊。母見。忻然遂留。停欵數日。臨行。贈貲糧兼與衣一副。曰。此是吾子衣服。去日為念。今既永隔。以郎君貌似吾子。故以奉贈。號哭而別。云他時過此。亦須下顧。此子歸家。亦不為父母言之。後忽著老母所遺衣衫。下襟有火燒孔。其母驚問何處得此衣。乃述本末。母因屏人泣與子言其事。云此衣乃是吾與爾父所製。初與之時。誤遺火所爇。爾父臨發之日。阿婆留此以為

念。比為爾幼小。恐伸理不達。豈期今日神理昭然。其子聞言慟哭。詣府論冤。推問果實。孫氏伏誅。而妻以不早自陳。斷合從坐。其子哀請而免。

五代湖南帥馬希聲在位。多縱率。有賈客沈甲者。常來往[illegible]禺閩廣。帥優待之。令於北中求寶帶。甲於洛汴間市得玉帶一條。乃奇貨也。迴由湘潭。希聲竊知之。召甲詣衙。賜以酒食。拉夜放還店。預戒軍巡以犯夜戮之。湘人具聞。莫不嗟憫。爾後常見此客為祟。或在屋脊。或據欄檻。不常厥處。未幾。希聲暴卒。其弟希範嗣立。乃以玉帶還廣人。

宋福州阮叔從為胡侍郎館客。累年不歸。胡曰。君在此日久。僕消言。當以一婢為侍。阮但感謝。恩婢知主意。乘閒尋阮曰。此月十五夜。侍郎大會賓客。汝勿飲酒。我房門路邊籬。若過後。屢咳嗽數聲。僕有好音。及夜。阮歸失約。里有張十七者。負米去。碓小憩其下。偶咳嗽數聲。婢疑阮至。拋下黃白二大袋。張爲之驚喜。不知所來。拾而歸之。後婢歸阮。問及黃白之事。阮愕然。不知其由。此婢厭厭不得志。遂致非命。阮亦自殞其身。事付忘言。自後張生日富。娶妻育子。其子與阮叔從絕類。或有人指之曰。此阮秀才也。隔溪有李辛四郎者。常以此事誚之。張生恃其財勢。誚有司以別事告之。辛四郎坐獄。遂至喪命。李妻不甘其事。往陳王祠呪之。一日。張氏子歸自

門首見大蛇口吐火焰當門盤屈鱗仆在地詣其妻曰李辛四郎妻呪我我將死矣言訖而卒自後此人仍復貧乏

宋溫州瑞安道士王居常字安道後還俗居東山因泛海往山東爲偽齊所拘脫身由陸路將歸至開封夜夢人告曰汝來日當死如遇乘白馬著戎袍挾弓矢者乃救汝之人宜急呼搜山大王乞命若笑則可生怒則死緣汝累世曾救他人故今受報居常次日行荒陂中果見一人乘馬皃如昨夢所言即拜呼搜山大王乞命其人笑而去遂得脫後歸鄉亟命工繪其像祀之

宋軍將劉瑞性強直勇敢坐法徙海陵郡守褚仁規嫉之搆其謀叛詔殺於海陵市瑞將死與監刑者曰爲我語諸兒多置紙筆於棺中吾必訟之後數年仁規入朝泊舟濟灘江口夜半聞岸上連呼褚仁規爾知當死否舟人盡驚起視岸上無人仁規謂左右曰汝識此聲否乃劉瑞也立命酒食祭而謝之仁規至都以殘虐下獄獄吏夜夢一人長大黑面從二十餘人至獄執仁規而去既寤爲仁規所親說之其人撫膺嘆曰仁規必死此人即劉瑞也其日中使至遂縊於獄云

宋御史中丞衛公有婢爲性剛戾妻惡婢僕多被鞭箠以死後忽得熱疾

六七日自云不欲見人常獨閉室而欲至者必嗔喝叫怒經十餘日忽聞屋中擾擾有聲潛窺之升堂便覺腥臊毒氣開牖已見變爲大蛇長丈餘作赤斑色衣服爪髮散在牀榻其蛇怒目逐人家盡驚駭共送於野蓋性情暴虐所致也

宋葉伯益爲臨川守以剛猛疾惡布政豪宗大姓過惡被罪者必籍入家貲甚者汚瀦其室崇仁縣富民艾大中資給劫盜因以起家既抵法郡命以牛車竭其蓄積得人骨骸數百數又嘗呼兩匠合大木爲巨甕而中實以金銀數千兩甫訖工則殺匠以滅口所爲不道大率皆然凶禁猖獗之狀足以滅族將郡縣資調慶後三十年當紹興辛亥吳人楊遇深道爲守方寢夢一吏喘于庭稱案本州崇仁縣某鄉某里艾大中籍沒案要照證公事楊未及答而寤不知所爲姑取近歲所治獄訟一一驗之皆無其事以夢甚明不能自已徧詢老吏乃有知向來本末者命檢索經日始得之擇小吏楷書者謄錄凡數百幅具香紙併焚之後楊復夢吏送案還曰艾大中已罪證明白陰司發落畜生道去訖

唐王弘義衡水人也少無賴羅織善人嘗遊河北見老人每年聚邑人作齋遂告使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惡者差弘義往推乃索大枷夾項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又捕其男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臾喝下斬之弘義每暑月繫囚必於小房中積蒿而施氈褥遭之者斯須氣絕當於鄉里求傍舍瓜瓜主惜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兔縣官令人捕逐瓜蔓蹂踐盡矣時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後與來俊臣羅告衣冠俊臣敗弘義亦流雷州時將小姬花羸於舟中弘義欲偽作敕追花羸諫曰事已如此忽更爲不軌乎弘義怒縛其手足投之江中船人救得之弘義又縛之二百而死埋之江上俄而偽敕事覺使御史胡元禮就嶺南按之鞫案弘義還至花羸死處忽自云花羸來與我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義叩頭稱死罪元禮怒乃鞭殺之

宋王俊民萊州人嘉祐六年進士狀頭及第釋褐廷尉評簽書徐州節度判官明年充南京考試官未試聞忽謂監試官曰門外舉人喧噪詬我何爲略不約束令人視之無有也如是者三四少時又曰有人持檄逐我已若恐懼乃取案上小刀自刺左右救之不甚傷即歸本任醫治踰旬創愈但精神恍惚如失心者家人聞嵩山道士梁宗朴善劾鬼遂迎至乃符召爲厲者夢一女子至自言爲王所害已訴于天俾我取償俟與簽判同去道

士知術無所施遂去旬餘王亦卒人謂王未第時家有婢不順使令屢捶甚積怨乘間擠墮井中人云王向在里閭與一倡妓切密私約俟登第娶爲既登第爲狀元就婚他族妓聞之忿恚自殺故爲女厲所困竟至夭閼而死

唐邢璹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珠翠沉香象犀之類直數千萬璹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乃表獻之敕遂賜璹恣用之璹後夢所殺客皆持刃來戮其家心惡之未幾子鉟與王鉷謀反遂族滅

唐衆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趫捷聞家于華陰之郊嘗一日乘馬腰弓矢酣醉馳騁田野間去其居數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雨霽已夕矣遂道縱馬而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戰慄心動即匿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窣窣然生疑其爲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一皁衣負囊仗劍自空舍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華陰之郊向者獨騁田間適值大風雨迷失故道故匿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適去道必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

死於竪子矣先是生常以別弦致袖中既解弦授于劍客前客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賊口生急以矢著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其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疑我賊再拜謝去生即趨西廡下避之又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于庭間久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屍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今夕當匿於田横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其屍即馳馬至雒具白於河南尹鄭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横墓中遂寘于法

唐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群盜提兵入里泜殷氏家掠奪金帛賊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曹之間家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吾所居東十里有姚姓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翌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氓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傍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躡而逐者

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以鍤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群盜所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詰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於是盡擒其支黨十餘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豈非冤魂之所爲歟

唐冀州館陶縣周主簿者顯慶中奉使臨渝關互市當去之時將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二人乃以囊盛土壓殺之所有錢帛盡盜將去唯有隨身衣服充斂至歲暮其妻夢周具說被殺之狀及所盜物藏隱之處妻乃訴之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獲二人皆坐死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倡家女也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吟詠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風月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爲豪俠所調乃從遊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脩飾以求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懵學輩自視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爲絕妙者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玄機爲隣院所邀將行誡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玄機爲女伴所留迨暮方歸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捨轡而去矣客乃玄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臥內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款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則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玄機愈怒裸而笞之以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杯水酹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懽反以沈猜厚誣貞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強魂誓不蠢蠢於冥寞之中縱爾淫泆言訖絕于地玄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有宴于玄機室者因溲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爲府街卒嘗有求於玄機不得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皆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輩携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至秋戮之

宋閩人王某爲南豐主簿惑於官奴龍瑩遣妻子還鄉獨與瑩處知縣孫懋諫不聽終竊携以逃繼調湖南教授瑩隨之官飲食米茹皆資於外庖一日瑩携餅來勤渠異常時王未暇食忽有煤塵落盆內命撤之瑩曰但去其污處足矣何必棄強王必使食王怒曰既不以爲嫌爾自喫之瑩亦

不可王愈怒適一犬自前過乃翻粥地上使食須臾間犬吐黑血宛轉而死王詰其事瑩曰粥自外至非我所知也命呼庖者庖者曰每日實供粥且獨卻麵云宅內已自辦矣元粥尚在可具驗也遂窮搜室中得所賣鉢瑩始色變執送府訊鞫云與伴舡通欲資藥毒主翁然後盡家貲以嫁及議罪以未成減等杖脊因病忽若有神憑之曰龍瑩爾外私而欲殺主惡念之發神已鑒之陽罪雖減陰誅不可逃也遂厭厭以死此可以爲後生之戒非落塵物祐王其不免

漢竇嬰字王孫孝文帝后從兄子也封魏其侯爲丞相後免及竇皇后崩嬰益疎薄無勢不得志與太僕灌夫相引薦交結甚歡恨相知之晚孝景帝王皇后與父同母弟田蚡爲丞相親幸豪橫使人就嬰求城南田數頃嬰不與曰老僕雖棄丞相雖貴寧可以勢相奪乎灌夫助怒之蚡皆恨之及蚡娶妻王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灌夫爲人狂酒先嘗以醉忤蚡不肯賀之竇嬰強與俱去酒酣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能滿觴灌夫因言辭不遜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之罪也乃縛夫謂長史曰有詔召宗室而灌夫罵坐不敬并奏其在鄉里豪橫夫棄市竇嬰歸謂其妻曰終不令灌夫獨死而嬰獨生乃上書具陳灌夫醉飽事不足誅帝召見之嬰與蚡互

相言短長帝問朝臣兩人誰是朝臣多言嬰是王太后聞怒而不食曰我在人皆凌辱吾弟我百歲後當魚肉之耶及出蚡復爲嬰造作惡語用以聞上於是論嬰棄市嬰臨死罵曰若死無知則已有知要不獨死後月餘蚡病一身盡痛若有打擊之者但號呼叩頭謝罪天子使視鬼者瞻之見竇嬰灌夫共手笞蚡蚡遂死

吳徐光常行幻術於市廛間種橘棗栗立得食之而市肆間賣者皆已耗矣凡言水旱甚驗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裳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答曰流血覆道臭腥不可聞綝怒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大亂而景帝立將升拜陵有大風飄物如塵從空中墮綝車上車爲之傾頓顧見徐光在松樹上拊手指揮笑之綝問左右無見者綝惡之俄而景帝誅綝兄弟四人一旦爲戮

漢何敞爲交阯刺史行部到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鵠奔亭夜猶未半有一女子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自始珠本廣信縣修里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繒百二十匹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車牛一乘與錢萬二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妾臂欲汙妾妾不從壽即以刀刺脅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去殺牛燒車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告訴故來訴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女子曰妾上下皆着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告訴千載無一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魏城陽王元徽初爲孝莊帝畫計殺尒朱榮尒朱兆入洛徽懼走投洛陽令寇祖仁祖仁父叔兄弟三人爲刺史皆徽之力也既而尒朱兆購徽以萬戶侯祖仁遂斬徽送之并匿其金百斤馬五十疋及兆得徽首亦不賞祖仁乃夢徽曰我金二百斤馬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也兆覺曰城陽家本鉅富昨令收捕全無金銀此夢或實至曉即令收祖仁祖仁又見徽曰足得相報矣祖仁言得金百斤馬五十疋兆不信之祖仁乃私斂戚屬得金三十斤馬三十疋輸兆猶不充數兆乃發怒懸頭於樹以石硾（丈偽切）

其足鞭捶殺之

宋東海徐甲者先娶妻許氏生一男名鐵臼而許亡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臼陳氏產一男生而咒之曰若汝不除鐵臼非吾子也因名之曰鐵杵欲以杵擣鐵臼也於是捶打鐵臼備諸苦毒饑不給食寒不加絮甲性闇弱又多不在舍後妻姿意行其暴酷鐵臼竟以凍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死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臼也實無罪惡橫見殘害我母訴冤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間將去已有期日我今停於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客不見其形但聞其語於是恆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爲設祭奠且自搏其頰悔謝再三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餐所能對謝陳氏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折舉家走出秉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母殺我安坐宅上以爲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然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嚴霜落柰何桃李子嚴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自悼己之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腹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黶月餘而死鬼便寂然繼母不慈猶悖人道況加毒殺豈免天誅爲世人者可以戒矣

宋劉承節浙西人自贛州稅官回起調寓家於贛但與一子一僕乘馬而來至信之貴溪午駐逆旅逢數賈客携廣香同坐相與問所從來欲買客香取視之不售劉曰吾所齎雖不富勝此物多矣發篋視之中蓄銀可百兩客窺見會日暮皆留宿諸人乃盜也夜久操伏入劉室劉本從軍有膂力揮刃斷其一臂衆懼而散走主人蓋同謀者紿劉曰彼不得志必别邀黨侶來不可安寢不若未曉啓行以避之劉不疑其詐促僕起不俟具食即去至高岡下與盜遇雖與拒鬬而寡不敵衆并子僕皆死馬適一郵卒過亦殺之投屍坎中分所獲而遁所乘馬躑躅于道適主簿出按田馬迎於車前屈足如拜已退復進凡六七返主簿異之曰是必有冤訴遣卒數輩隨馬行到岡畔坡陀下馬跑土數立滿地血點腥氣觸人四屍在穴肢體尚暖立督里正訪捕不終朝盡成擒並誅之

昔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隨而行寂然無聲及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止近岸公疑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絲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逮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船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

伏法。豈鬼神術究而訴乎。

宋蘇州有一尼。於普惠寺說佛法言人禍福有驗。人多稱為神尼。嘗有牽二牛過尼前者。尼指示人曰。二牛前世皆人也。前者是一官人。後者是一醫人。官人嘗失入人罪。醫誤殺人。故皆罰為牛。因各呼其前世姓名。二牛皆應。一坐聞之皆嘆異。

昔目連尊者晨朝出城。見一餓鬼泣告曰。我之此身。有類塊肉。無有手足及眼耳鼻等。報其食蟲長時啖食。何罪所致。目連曰。汝前生行醫不精其術。妄投藥餌殺人。使彼病者不得全活。是以此報。

昔建安一商人。自杭募二卒荷擔歸鄉。一同郡素所識者。一居滿城隣卒之所爲者。一日昧爽過查瀨。滑前卒誤仆地。捫足呻吟。後卒施擔曰。承務可捉而起之。商從之。卒以刀劃其頸。紛擘間。後卒以擔柱擊其腦。共推而納之江中。分所有而去。餘二年。滿城卒不善養母。弟訴于縣。卒過吏於途曰。事發矣。吾得財起家。償命甘心。爲吏怪其不答所問。就所言而探得其情。中州擒隣卒。悉寘重法。殺人而泯其跡。自謂計得矣。如造物何。

宋寶祐丙辰。有張主簿者罷官歸。宿鎮江一寺。時天熱月明。施帳於法堂前。臨階而寢。中夜不寐。見一婦人循廊而入。逶遲行至前所張方怯之。婦人直前搦帳。周擁窺覽其土。揚其身上。張大呼而不見。奧纖持甚。伏早偏身瘡疼。遂生惡瘡。逾年而死。蓋張嘗學醫。誤用藥殺一產婦也。

昔有一眾生。嘗被獄卒熱燒鐵釘釘其百節。釘之既訖。自然火生。焚燒身體。悉皆焦爛。不可勝忍。問告佛曰。何罪所致。佛言。前世坐爲醫師。針人身體。不能愈病。欺誑取財。令人受痛而死。故獲斯罪。

宋永嘉薛紡。慶元二年知真州。季子年十五歲。在學讀書。醫人修合澤丹。用砒霜一塊。子誤吞之。頓即躁渴。急救之。已無及。父母痛悼。悲哭不勝。子魂忽憑其母曰。二親無用過傷。兒前生嘗以藥毒殺一人。今須當償債。幸別無罪。囊便託生一統制家爲男。年至二十當及第。二親幸自寬也。報應之不爽有如此者。可不戒哉。

宋知江寧縣葉義問。字審言。前任錢塘知縣。日遇兵火擾攘之後。有訴虜人南渡時。本鄉百姓一十三人。殺其家老幼七口。劫取財物。縣中捕之。盡獲其賊。未至縣。路中偶三人已死。九人皆伏罪。一人不承。葉念十三人中十二人已伏辜。此一人亦可憫也。私欲出之。是夕夢一兒云。知縣所欲貸者。乃是前日殺某之人。及盡見其家被害七人。既覺。引囚各令具所殺人老幼形狀。獨不具此小兒。葉乃問不承者曰。殺小兒者是爾。何可諱也。囚乃盡涕泣首伏罪。葉遂成。皆斬之。

宋當塗外科醫者徐樓臺。累世能治癰癤。其門首畫樓臺爲記。以故得名。傳至孫大郎者。嘗被鄉貢。於祖業尤精。紹興八年。溧水縣蟆山富人江舜明背疽發。扣門求醫。徐云可治。與其家立約。候病愈。入謝錢三百千。凡攻療旬日。飲食恣如舊。精神殊不減。惟卧起略假人力。瘡忽甚痛且癢。徐曰。法當潰膿。膿出即愈。是夜徐以鍼刺其瘡。撚紙長五寸許。蘸藥抨寘中。江隨呼痛。連聲漸高。徐曰。當別以銀二十五兩賞我。使出紙。膿潰痛當立定。江之子源大怒。堅不肯與。曰。元約不爲少。今夕無事。明日便來償。徐必欲得之。江族人亦在傍。謂源曰。病者痛已極。復何惜此。遂與其半。時紙撚入已踰一更。及拔去。血液交涌如泉。呼聲漸低。徐方詫爲痛定。家人視之。蓋已死矣。膿出猶不已。不經年。徐病熱疾。哀叫不絕聲。但云。舜明莫打我。我固不是。爾兒子亦不是。如是數日而死。二子隨母改嫁。自此其家醫業遂絕。

宋鄭文慶之舅。偏體害瘡。痛不可療。而不曉其故。文慶以問通悟大士。大士曰。爾舅前生以針爲醫。不善其術。誤傷於人。此其報也。

宋張郎中景晟。春陽人也。去華侍郎之孫。登進士第。始適擢仕。爲屯田郎中。熙寧四年。奉觀請于京師。忽瘍生於手。痛不可忍。時有御醫伋鼎者。專治瘡瘍。來視之。乃取非藥傅其上。既而苦楚尤甚。後雖復注以善藥。而痛不能已。數日而卒。沉困之際。但云。伋鼎殺我。我死必訴於陰府。不汝釋也。月餘。伋坐藥肆中。見二人。一衣緋。一衣綠。入鼎家。手持符檄。謂鼎曰。張郎中有狀相訟。可往對證。伋曰。張郎中病疽而死。何預我事。衣緋者曰。奉命相逮。不知其他。伋知不免。惟哀祈延數日之命。二人相顧曰。延三日可矣。衣緋者又曰。雖然。當記之而去。遂出一印。印其膝下。即不見。所印之處就膿潰。膿出如膏油。痛若火灼。後三日而死。始伋蓋知張之囊橐殷實。欲先以毒藥潰之。然後加良藥愈之。以邀重賂。不期竟斃。不祥兆之來。獨鼎見之。左右但見紛紜號訴而已。噫。庸醫之視疾。多以藥增其病。使困而後治。欲取厚謝。因而致斃者眾矣。若張君之顯報。則小人之心。庶幾乎可戒矣。

宋景炎中。湖南顧氏舉家病疫。招醫者孟全父用藥。顧惟一妻一女。其女與孟心目相許。而無間。孟語顧妻曰。病亟矣。不早服藥。且至不治。遂與女通。孟謀殺其父母。與爲夫妻。女曰。不可。願得父母病愈。請於父母而適君。父母既愈。女請曰。非孟醫。父母病不起。今家貧無以酬其藥裹之費。孟家道豐隆。且日有利源。願託之終身。以任仰事之責。父母疑之。不許。女恨成

病父母不復招孟而他招淹淹病甚數月而死適七日孟亦以瘵疾死女死七日胸腹尚溫未歛而甦曰被追至官府問與孟醫通姦謀害父母情由當以實對未幾孟至所供詞同官與吏議孟行姦謀殺兩人惡倫既發罪未敎人與殺人同即命發刀山鑊湯等獄備受諸苦經百刼永墮畜生顧女罪有處父母心而與人私姑免地獄之苦可發畜生道中更十度為母猶復生女身為娼妓冥官令我暫還說此報應以警世人言訖遂卒

元元貞乙未龍興梁清則家病疫招其鄉巫者醫治居其中設壇降神因行不軌其家婦女不以長幼良賤病否皆遣其汙清則同知二孫覺焉巫挾以姦剸而死清則妻病中忿其孫甚恨巫復以毒殺之清則病愈巫獲其厚謝然神於家巫忽在空中倒懸歷歷自言其過口吐惡血二時許忽霹靂一聲震死

宋王康侯為應天府發解官得狂疾於貢院中嘗對一石牌呼叫不已牌石中若有應之者亦若康侯之讐怨也病甚不省忽取書冊中交股刀自戕及寸左右抱持之遂免出試院未久疾勢已平復但悄悄不樂醫者以為有痰以碧霞金丹吐之或謂心藏有熱勸服治心經諸涼藥積久為寒中洞泄氣脫肉消飲食不進而死康侯父知舒州大湖縣遣一道士與

弟覺民自舒來云道士能奏章達上清及參知鬼神幽闇之事道士為作緑書符傳道冥中語云五十年打殺謝吳留不結案事故致此康侯死纔二十七歲五十年前事蓋是宿生殺人之報也

昔眉思鄉女年十七歲一旦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躑躅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鄉自問其故答云妾楊子縣民之女往歲建昌縣參録事以事至楊子因聘妾為側室歲餘生此子君女即其正妻後録事出旁縣君女乃投妾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陰司適會君女卒今罪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鄉使人馳至建昌驗其事録事者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遺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嫁諸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昔蜀郡涪郡二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珎所居比隣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恕珎以深刻信以廉節珎以貪墨信以倜儻珎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珎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珎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事母以孝而敎子以嚴珎侍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珎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珎以己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珎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珎為邪且以珎之敗為而不敢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閒鄉老周同舉首視衆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濁一清皆起于河發源既殊波蕩不返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珎乃面顏發赤投袂而起曰苟君是渭珎是涇矣珎與苟信職事而切隣珎之所為惟信熟知今信播揚珎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珎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是珎每見信必睚眦之罪禮丈相接而中實伏敵也又嘗敎其子明肤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蕭行樂明肤與儀真並行江滸且語且笑明肤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佇刀推儀真墮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浪花間儀真忽見梓潼帝君勅二江龍來捄己而轉明肤于淵儀真及岸會珎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為儀真牽挽而入又見帝君命江龍曳珎之足沉焉儀真得無恙珎父子相繼溺死善惡積于躬而神之報應如此可不懼哉

宋李南金客於霅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郡守秦公合樂會客李微服竊之以手招所善倡與語暮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按致其罪同獄有

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物繫獄吏受民賄欲納諸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金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其案及條令反覆尋索且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囚皆不得有所言獄具皆杖死吏果得厚賂即與南金為計引贖出後二年南金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禹循于旁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亦不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與隣室人同叫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曩事真不可作曩者叔恙為之今不敢有隱始畫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命今汝當償我便取大鐵盆見覆故不能出聲後得叔救乃曰更饒十年還我命非叔見救真以魘死矣又十年果遇蛇妖以卒

宋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中引頭觸欄柱不已觀者環繞莫測其由不可勸止問亦不對良久血肉淋漓冥仆于地徼邏卒共守伺之日晚小蘇呻吟悲劇顧左右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為傲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斗呼醫傅藥累旬方小愈家人叩其端全不自覺癢成瘡而痒不可忍勢須猛以撞則又腫潰纔愈復痒如是三四反踰年不差殆於骨立晝寢夢其不起嘗扶杖出門適舊撲過前驚問所

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趣詣彼，庶見憐付藥可立愈。張代僕爲導，亟訪之。杜主房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張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繫泊。月色正明，君狀果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中額。僕回舟，攢妻曰：我爲主翁所擊，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訴，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猶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翁，乞許爾母子附舟入京，猶得從人洗濯以自給。言終而亡。比曉，妻舉屍棄于水次，泣拜君曰：夫不幸道死，願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能著汝？無夫婦人。暮不顧，促使解纜。妻拊膺大慟曰：孤兩異土，無之聚糧，進退無路，不如死。遂抱幼子自投江中。僕既殞於非命，復痛妻兒之不終，訴諸幽府，許報此冤。去年君赴補牒，乃使人尋君而得見也。張震駭曰：是皆然矣，我方欲弓繳，何爲及此？且何以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冤獄，茲事正在吾手，屢爲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靜室，張燈四十九盞，置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亦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冤，須待彼肯捨，有司固不可得而理，無用藥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皆伺於幕內。近三鼓，陰風颯厲，四十九燈悉滅，其一復明。已，僕流血被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淋淋然，從室隅出，揖張曰：可還我命。即隕墜于地，頭縮入項間而死。

宋三河縣有老父，頗知書，以耕桑爲業。宣和乙巳歲，時年已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慄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人乘白馬，怒色誚我曰：汝前身在唐爲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獄，爲汝所發，我銜恨久矣，今方得見，雖累世當以命償我。乃引弓射中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夜夢何足信？汝妄思所致耳。老父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一孫攜被袱往六十里外一親知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路，又二里許，遇數人與同行，忽有騎馳至，達叱衆令住，行者皆止。老父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白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亟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縱馬逐之，至其前，乃引弓射中心，應弦而斃。七人者皆女真也。

宋嚴州淳安縣一富家翁，誤毆一村民至死，其家不能訴。民有弟爲大姓

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人所殺而不能訴，何以名爲人弟？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善，諷使來祈己，謂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諭使止之。彼不過薄有所覬耳。爲與僕面責，且導以利，僕欲聽，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致三百千爲方君謝。纔數月，僕復宣言，翁人詣方，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傳今既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縣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前裹入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舊信，請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能辦，翁幸爲我市，當筆錢以償直。翁曰：蒙君力如許，茲細事，吾家故有之，何用言償？即如數送漆。明年，僕人欲於訟，翁嘆曰：我過誤殺人，法不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吏求貨無藝，將蕩覆吾家。今私所費將百萬，而其謀未厭，吾老矣，有死而已。乃拒戶自經。踰三年，方君爲鄂州滿折，牢白晝恍忽於廳事，對群吏震悸言曰：吾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逮翁於死，翁宜此來。亟還，含不及與妻子一訣，仆地而卒。吏以所見白之，始知其實報云。

宋梓人婁氏爲富家上梁，畢，歸至半途，醉臥田塍上，衣物皆爲人竊去，獨未醒。偶臥傍有枯木丈許，戲以其脛係繫木上，妻夢中驚轉，壓膝下，木隨壓之，面仆汙泥以死。官偷兒，身莫獲，其賍具寢衣者，婁之子訴其殺，乃翁竟致極刑。先是，繫縲者執役于推吏之家，以探消息。事竟，一日偶爲吏浴，去垢，謂吏曰：君平日治獄有冤乎？曰：無也。因歷告所以。吏大驚，以數十千俾入廣爲商，數年不如意，歸至南雄，遇吏以他事黥配，狀洽之際，忽見所枉死者在側，曰：我今卻得與爾辨之矣。二人心悸惶注，別不數十步，回顧吏，已爲虎嚙去。其人至家，亦以狂躁赴水死。

宋建寧府政和縣尉蔡廸功者，一日獲強盜四人，遂與弓手議曰：若得七人，可以改官。弓手乃云：某廟有丐者三人病，垂死，若取其首，作拒捕斬獲，可以足數。尉從其請，遂得改官。自後凡出巡，更不敢經由廟界。一日得替還鄉，將到廟前，尚一里許，忽見三人無首立於其前，驚惶墜車，因得疾，到家而卒。

宋李中和爲秦州都監，好出遊，從者苦之。有一軍校方食，聞鬧欲出，怨曰：得速死爲幸。中和子告父云：某人罵爺令死。中和問之，不伏。有妻自屏後呼曰：官人爲將，奈何使軍伍罵逆？遂送府，秦帥斬之。一日宿逆旅，中夜有一人呼曰：某人來矣。乃所殺軍校也。明日神思恍惚，語人曰：是所殺頭逆。得瘋疾而死，其妻及子皆相繼以疾亡。

宋洛陽民李氏與陳氏爭訟，李氏爲秦府幹，挾勢力歸，曲於陳，陳翁死于

獄。經數歲，李之少子在田間，爲一白犬所齧，持杖逐之，犬還走，入李氏之堂，忽不見。是夕，陳翁託夢於妻曰：我抱冤憤，歷年今訴理得直，故來報汝。明日可爲我設具以賀。妻覺而悲泣，如其戒。未幾，長子入李山掘楮柮，李適在山下，聞丁丁聲，趨視見之，取巨梃擊斃，至平地，又使僕併力痛箠，欣體無完膚，即死。李乃命所竹數束疊於榛莽間，揚言曰：陳持刀爲盜，與之格鬭而死。監鎮官江果驗其屍，且以實白縣，李生繫獄亦死焉。乃昔歲陳翁絕命處也。

宋淳熙五年，丹陽縣市一婦人爲盜所殺，沉屍於河，府縣捕逐甚亟。會稽姚仲文作尉，自以失職，絕憂之。有兩弓級素號搜斷姦隱，各盡其辭，銳以求盜自任。先是近舍少年常出入婦家，忽往淮上，兩弓級心疑焉，言於尉。弓引帖同渡江，至揚子橋，與少年遇，與同邑里素相識，乃邀詣道傍店中，買酒與飲。酒人持陶盞四隻設于桌，弓級曰：吾輩兩人共請一客，何四之有？酒人指下坐曰：此女子既在座同飲，何害？兩弓級驚愕，少年獨慘沮，於是詰之，曰：本縣某婦人死於非命，豈爾爲之，故冤鬼相隨不捨？少年曰：冤鬼今日遇我矣，更復何言。就縛而歸，伏其辜。

唐崔光遠爲滑州衛南縣尉，有卒王表喪妻，遺一子，稍俊異，光遠悅之，欲取以爲已子。表不從，光遠銜之，使表於南曹句當，遣人就路殺之而奪其子。後光遠得病累月，不差，每見王表來曰：爾使人殺我而奪我子，我訴於天，上帝許我復讐，故來取爾。光遠祈哀，竟不免，遂死。

唐高駢爲西川節度使，時削軍廩以自養，軍亂，監軍解之，乃定。駢乃閱府庫，悉還之，而密籍所給姓名，夜遣牙將擊殺之，夷其族。有一卒婦方踞床乳其子，報至，婦曰：我知之矣，且飽吾子，無使其餓死也。及就刑，罵曰：爾奪戰士食而人濫刑以還，我死當訴于天，使爾闔門如我今日也。言訖而死。後駢爲畢師鐸所囚，嘗見鬼來迫之，且有屈服之詞。未幾，果被殺，舉家不免屠戮。夫爲人所領者，當與士卒同甘苦，何忍刻削以自奉，而反辠戮之耶？禍之及也，宜矣。

宋米淡明，陽翟人，早年中第，驟轉仕宦不達，每起怨歎。遂設醮，懇道士奏章自訴，忽得紙，足上有十六字，若篆籀不可識。淡明聞何仙姑有道，纂種往見之。仙姑盥手燒香曰：此天篆也，不須問，且亟歸家。淡明苦叩之，曰：受金五兩，折算十年，枉殺二人，死後養分。淡明到家即死。

宋鄱陽縣人方爲爲郡吏，與西子楊五有隙。楊從事於驅儈，爲每爲所淩，嘗因酒酣相值，即執其髻爲虔刀，不能敵，早辭請命。楊帶顛仆之於地，恣

行箠，踢傷已甚。傍人勸諫，猶捌之不釋。衆舁爲歸家，困憊殆絕，謂妻子曰：我與彼有宿世冤，今爲所毆，萬一不起，切勿訴于官，呈驗吾屍，空爲虀屬。但具紙筆於棺中，自當理諸上蒼。言訖遂沒。妻子啣冤茹恨，不復彰聞，如其言以葬。楊自以爲得志，愈肆兇虐。歷數月，當秋末時，日正中，見爲從遠來，二鬼隨其後，俄至前，叱楊曰：爾無故殺我，我赴愬於幽冥，蒙助我二使共來捕爾。楊欲走，爲捽其髻，鬼又從而擊之。楊哀叫謝過。爲曰：嘗爾苦我時，其虐害之狀亦如是。殺人償命，欠債還錢，豈關言語所可救解？路人過者見楊垂頭諵諵，往復自語，且以手摑面，流血不止，爲報其家，來視之，尚能道所遇，頃之而死。

宋江東兵馬鈐轄王瑜，故清遠軍節度使威定公德之子也。天資刻薄，不知義理，居于建康，嘗延道人嚴真于家，使之燒金。怒其跌宕失禮，多所求索，諷親校飲以酒，至極醉，揮鐵撾撾其腦殺之。婢妾小不承意，輒褫其衣，縛於樹，削蠟梅杖條鞭之，從背至踵，動以百數，或施薄板夾兩頰而加訊杖，或專擊足指，皆血流，至於墮落，或坐之雞籠中，壓以重石，暑則炷火其傍，寒則汲水淋灌，無有不死。前後甚衆，悉埋之園中。妻鄭氏妾何鸞鸞亦殘忍濟其惡，專房擅寵，偃作正室。一日，他妾李遺徒妾頻瑜，捽付後院，自而鎖其戶。李氣息僅屬，心念此家殺人多矣，何得全無報應。使恍惚若有值遇，門忽豁開。天尚未明，負痛徑出，謂主人見之，均爲一死。暨過堂門外，門凡三重，皆無人，遂奔歸其家。瑜方覺，遣卒離逐追躡。李父挾女詣府。時總領使者趙從善攝府事，聽其訟，呼廂官往究驗，得兩夕前鸞鸞手殺一婢，猶未掩藏，乃令吏華監守。瑜而執鸞鸞下獄鞫治，盡得衆屍。於是械繫兩人而上其獄，詔削瑜籍，編置朱崖。鸞鸞杖死於市。瑜至萬安軍亦死。

元至元辛巳年，廣州黃同知夫婦皆病，異榻而寢。其妻晝夢吏執文引從卒數人，持枷鎖揭帳，如擒捕之狀。一人曰：此非也。遂捨而過，對榻揭帳曰：是矣。夫婦魘而覺，夫曰：我必死矣。蓋我治安時多殺無辜，今皆至矣。逾日而死。

宋東都張員外富甲都下，二子，長曰文，次曰武。文愚而武慧。文常程飲食外，端坐無爲，武交接賓客，以應酬門戶，而受用亦勝。員外語妻曰：文愚如此，何能主持事務？妻曰：當使之涉歷世務。員外曰：善。華州張客欠錢三千貫，本息計若干，逾期不償，令之往索，往返亦三四千里，庶幾其略曉事。明日出給資費，呼文遣之。文足病，與前僕請顧馬以行，至馬坊，見一大白馬，羸瘦單具麤惡，二小馬精健，菽豆豐美。文問故，答曰：白馬駑鈍

願者少爲馬駿快願者多故也文因自數顧馬馬以行得達華州張寀如數遣人送納文仍歸至前所顧馬坊惟見白馬問馬馬何在曰以駿快奔逸折足死矣遂顧白馬以歸父母見其舉錯言語非復前時大喜文因訴道途險阻與途顧馬往返之由武謂其徵之爲馬馬且幸其疾死忽見類已文乃白父母不願分家產願出俗爲僧否則自戕父母强留之不可乃令出俗於白雲寺明日文至晚坐長老曰常日爲客則坐今爲行者則有禪規吧令侍立名曰道慧令之掌廚秘其勞苦文安之負外使人皆長老請文者日夕相繼長老亦令人百端導之使歸皆不諾嘗令供飯藏髮損甲內置於飯中怒其不職令之掌廁文又安之長老如廁見盥盆內有魚鱗杖之十二文洗濯更水益勤明日復有魚鱗復杖十二文忿藏杖廁側潛立以俟廁側墻缺有路通外見賣魚者沃於盆中文逐之至階下擊之仆地而死文窘卽奔華州欲投張客家至華陰縣恐人測其跡遂投總持寺先一夕長老夢迎新長老明日文至見其端重遂爲披剃在寺二十五年爲長老又八年夢一黃巾人來曰從東京城隍司來明日午時爲有冤對來問長老索命我見長老有德行故私相報若善迴避或可免也文旦鳴鼓集衆曰三十三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午時當自知之

端坐至期時張丞相浚統兵來陝西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俟三十三年矣卒愕而容稍和文曰今償汝命卒曰適相見意欲相害不知前生與長老有何冤對文語以故卒曰冤報何窮不如解釋持矢凝然視之立化矣文吁曰既是解釋何不明白分付卒復開目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傳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文曰壯士去我卽來取筆書偈云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魔障壯士既已前行老僧只得趕上書既畢泊然逝化

元至元丙子贛州冦黎八嘗與同輩數人行刼於撫州樂安之境夜立於道側俄有數人負衣物以過黎八殺而有之越三年黎八與一同輩過其地語之曰吾某年某夜於此殺數人得物若干語未既忽數人迎與語曰向來殺我者乃爾也吾候於此三年莫知爲誰今乃得爾遂群聚搏之黎八仆地其同輩亦驚仆後有行人至呵之而甦黎八竟死

元建昌新城縣劉聚仲以至元戊寅尹本邑邑人蕭雷龍遭事累逃于福建劉募人捕之繫于獄邑人皆憫之獨劉與之有隙因同官皆公出殺之於獄未幾劉隨本路推府尹赴北驛舟小孤山時天熱皆徹蓬而卧衆見一人涉水來劉認其是蕭大呼而不見遂得疾逾日而卒卒之夕劉之妻夢劉歸蕭之子亦夢蕭曰讐主吾已得報其冤矣既而訃音果至邑人銑九峯有詩云塞鴈銜哀一信通家人驚怪夢歸蓬玉驄不踏穹廬遠金虎無緣鐵帳空萬里遊魂歌夜雨九原冤鬼訴秋風老天不放主遷客淚濕香閨閒袖紅

昔有一商人入蜀與一富商同舟一日晚艤舟江滸從僕皆上岸此商欲圖其財見富商在船舷盥手遂推之於江富商急以手拿船舷乃持刀斷其五指遂沈溺以死席卷其財歸成大富一日夢富商來其隣家遂驚而起遣人視之果生一男子乃命育之給以乳哺之資至五六歲時收歸其家撫之猶子每日恣其所欲及壯忽嗜飲博無所不至一從其意日輸累萬亦不較如是數年一日多敗及晚猶欲索錢主家語之曰今日輸已多尚有來日其子憤怒夜持刀殺之主家舉手捍禦五指俱落得左右人擒住幸得不死主語之曰汝前生爲富商我與同舟圖汝財害汝命積夢汝托生隣家我撫育汝自少至長恣汝所欲總而計之亦可以還汝財物矣今又傷我五指亦足以還但所欠一命耳以我財力賓汝于官殺之不難人恐冤冤相報無已今放汝去更隨汝意取財物遠適他郡別置田宅解

釋冤讐其人遂感謝而去

宋淳祐癸丑年瑞陽有陳其姓者謀殺一販生藥商人席卷一船生藥蓋與商之僕共圖之歸則開張藥局遇發賣之時解開藥裝則見所殺商人之頭在內纍纍皆有陳大驚駭一躍而亡

宋丙寅年閒袁州有僧俗姓王氏隨劉倅官于常武千倅奪一禪寺住持先是此寺之僧皆竭貲舉債以圖之住持未久而遭奪寺僧思前費已重復顧無償於是人經營三百千貼之王僧志在强奪堅然不允寺僧憤欝遂自刎王僧席卷寺中財物而歸泝流凡渡水之時卽見死僧隨其後到鄉歸院每覽鏡必見死僧在肩之左右於是不敢用鏡廣燒香楮以祈平善越數年王僧左肩患一惡瘡如盌膿血不乾竟斃

宋陳十四妻嘗溺死一子後有娠當分娩忽夢一老嫗攜一小兒來取命須臾嫗曰我且帶去爾却後來至歲除日坐蓐胞衣中斷惡血衝心隨卽殞絕

宋廬陵城西有彭屠常以五更初往十里廟下買豬晴中忽望見正丙岡趙宅門于攜火刀以行更數十步忽聞田中叫聲近前視之則已殺死一人矣遂望見有一家燈光彭屠心思曰明日必累火光之家次日官司檢

驗，果累其家，其人繫獄不勝苦楚，遂誣服。官議棄市，彭屠見其臨刑，私自謂曰：此人枉死。夜夢其人云：此事只有爾知，吾當托生爾家，以報此讐。越一年，彭屠生一子，慧黠異常。兒年十二，即自操刀貫肉，忽趨宅門，于禾買因小爭，揮刀殺之。彭屠心思向者之夢驗矣。其子出官，招伏殺人罪。會度宗登極大赦，改元免死。又經一年，以疾卒。彭屠哭之哀，忽夢其子謝云：吾生汝家，本為報讐，今讐既報矣，吾死毋痛哀也。

宋秀州胥吏陸儀充左院推司，有一囚罪當杖，被勢家用錢賂之，法外凌遲至死。後儀以罪廢，家貧，鶉衣百結，又充工儀案貼書。冤死之囚魂常隨之，陸在司中罵發，每遇陰雨，常見立於前。陸語之曰：爾且去，我自來。自此精神恍惚，後至數年，遂饑餓而死。

宋吳公源有一家，居甚僻靜，適一商販者獨行到彼，昏黑不可前進，遂投宿焉。主人溫存甚至，問知其為他處人，又有所賫，中夜父子相與謀殺之而有其物，乃藏其屍於路下水田內。田既自耕，人無知者。舊實寒窘，至此稍溫數年之後，夜夢死商來，及曉，床頭忽報牛生一子，牛長而健有力，主甚愛之，餵飼勤至。暨壯，以耕水田，牛忽奮怒，角觸其主，口鼻流血，數日而亡，其家遂敗。

宋李好義，當寧宗開禧初，為興州正將，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及吳曦叛，蓄異謀，好義與長史安丙等共誅之。時好義侄幼子植留家，衆以曦事爭，因切責楊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于安丙家，王喜後至，心懷衷謀，欲害好義。丙刀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遁矣。既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覺之號慟，如私親。僅餘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

宋紹興初，連南夫帥廣東，有曹主者，以宣義郎攝幕府事。連公前後所截海寇不可計，皆曹處其事，不瞅細問，以是論功遷正郎。後為廣倅，公宇傍有僧寺，每報衙時，其家婢嫗咸聞寺後芭蕉林間有人聲，或有數人坐叢上，見群婢亦不去。問之，則曰：來問通判索命。我輩二十六人，分為四路，尋求通判，今我六人先到。未幾，曹果死。

昔長安城南有僧乞食，一女子採桑，謂僧曰：東二里王家設齋。僧赴之，果然。主人異之，僧言女子指示。主人乃隨僧來覓女子，問何以知？女子猶在桑，乃盧倫女也，見其來，亟歸閉門不出。主人自外問，曰：我家做齋，汝何由知？女大言曰：某年月日販羊胡父子安在？主人趨出，不敢出氣，母問之，女曰：我前生乃夏州販羊客，夜宿此家，被將我父子劫殺。我遂托生為其家兒，聰俊為父母所愛，十五而病，二十而死，醫藥之費過於所劫財物。今又為我作齋，然我父命未償，終不可免。未幾，主人果死。

宋趙時為無為軍教授，夜夢一囚訴冤，曰：某不幸為祖翔枉殺，死魂無歸。宗何時曰：祖公明習法律，又廉已廉謹，安有枉者？因曰：不然，某死雖非祖意，然實因其一疑，遂致移獄，竟以死論，冤有所自，非祖而何？其已訴之於天，祖不能久矣。月餘果卒。

魏司馬懿功業日隆，又殺大將軍曹爽，姦宄之跡稍彰。時王淩為揚州刺史，內不能平，以楚王彪年長有才，欲奉之以誅懿。兗州刺史黃華以淩謀告懿，懿自率軍討之。淩不覺其奄至，窮迫出迎。懿遂送淩還京師。淩至項城，過賈逵廟下，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惟爾有神知之。遂飲藥死，三族皆被殺。其年懿有病，白日見淩及逵來為厲，因呼曰：彥雲緩我。遂卒。

魏夏侯玄字太初，以才望為司馬師所忌，殺之。玄宗族為設祭，見玄來靈座，脫頭置其傍，悉斂果肉納頸內，還自安頭，言曰：吾已訴之上帝，司馬子元無嗣也。既而師死無子。及永嘉之亂，有巫見司馬懿泣曰：我家傾覆，正

為曹爽、夏侯玄訴冤得理故也。

昔湖南帥司有郭太尉者，怒童不識律，以軍法。明年其夫人夢童泣訴曰：童有罪而太尉殺之，然服役之業未盡，職於太尉之門，陰官俾吾復生門下。翌日馬生駒，越數歲，毛色異常，善知人意，郭乘之以從陳帥，馬奔入帳門不能制，陳怒斬郭。人以公法泄私怨可乎。

宋福州福清縣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為漳州龍溪主簿，攝尉事，獲强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京秩，李命弓兵冥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死。李遂轉承務郎，常見冤死之民立於前。及調官泉州同安縣，來猶出城邏隨之不置。夜宿龍山郵中暴卒。

元至元丙戌，閩臨江新塗縣鄧梓林與里人爭訟于官，時傅山雲與鄧厚，訛鄧以財賂殺里人於獄。逾兩月，山雲病狂而卒。卒之夕，山雲舊識劉其生于龍興村店見山雲與一人相紐，二卒押過，劉連呼遜之，不及而止。到家，乃知山雲於是日死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二　十二霰

善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

嘉言

懦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窮凶極暴，人怨神怒，酷暴不已，殺理而亡。

粹殺害之罪，縱令衆生墮於地獄餓鬼受苦。更相殺害，或自殺，教殺，聞殺歡喜，如是等罪，無量無邊。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殺。肆情殺害，枉夭無辜，如是怨對，無量無邊。

道彼死於枉，我償其枉，是我殺人，乃所以自殺也。殺戮無辜，結怨成業。

殺及無辜，未有善終者也。持心好殺，死入九幽地獄。

感應

宋神宗時，王韶建議開熙河，殺人甚多，積功至樞密院使，交親多矣。人依韶求仕，乃分屬諸將，或殺降兒老弱，以首級為功。時涇原知縣王直溫

一夕已就寢，聞人扣衙門甚急，曰：請知縣斷遣一公事。直溫起，燃燭坐廳，見吏抱文案，併數卒領一罪人至，白直溫曰：奉天勅，委知縣斷此王韶公事。其吏宣判：將王韶決脊杖，配洪州。未幾，果謫洪州。韶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償乎否？韶曰：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悅。既而言動不常，頗若狂狀。既病，疽洞見五臟而卒。後長子厚，一日家暮集，簾內鮮筍數十莖，忽起立，須臾行於案上，衆皆愕然，厚怒形於色，悉掇食之，登時嘔吐，明日遂死。季子寀坐天神降其家，被極刑。人以為韶用兵多殺之報。

唐衢州司馬杜某嘗為洛陽城尉，知捕賊。時洛陽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與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燒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狀河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如斗，小者如柸，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燒其心，腑痛熱發狂，因為諸火遮逐，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李徵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荊南，至沙頭傳舍，早飯，將去，驛吏曰：此路不可行，前去八九里，兩山之間小溪之曲，有虎害物，過者所傷甚衆，由是行客斷絕，多由山後路，雖少迂，然而無患也。徵素剛正，曰：吾銜王命而避虎，何也？乃鞭馭而去，未八九里，小溪岸上有虎躍出，至徵馬首，虎反入草中，聞其言曰：我傷故人。徵曰：君非李徵乎？曰：是矣。徵乃下馬曰：君何由至此？且徵如與君同居場屋十餘年，間情好意寔相得，甚歡，愈於他友。不意吾先登仕路，君亦繼捷科選，睽間言笑，歷時頗久，傾風結想，若飢者之欲食，渴者之待飲。幸因出使，得此過君，而君自匿於草茅中，不出，豈故人相遇疇昔之意也？虎曰：吾已為異類，使君見吾形，則心恐而且畏，則當惡之矣，何暇念疇昔之舊哉？然君無遽去，得以少盡款曲，乃我之幸。徵曰：我常兄事君，願展拜禮。徵乃再拜。虎曰：吾向與君結平生之知，今至此，尚敢避辱而不識於知者乎？吾自登第後，以家貧，將求選資，念友人客於荊楚間，乃將謁之，抵襄陽旅舍，忽爾臥病，始恒苦食之不足，時有寒熱，凡日數食

亦不知足。至暮則昏瞶，戶外時聞有人呼吾之名，一夕發狂，走山谷間，不覺兩手拏地而步，已而視左右肢有斑毛，以手捫而亦有毛矣，是夜宿巖下，次日渴乃飲于溪，溪水清可鑑物，見吾形乃虎矣。吾乃大慟，不成飲而去。欲迴則不識故路，又以飢久所迫，見一人纖然負於路，乃擒而咀之，立盡。自是見飛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皆搏而啗之矣。不知歲月之多少。近日此地絕無來客，久飢不幸，今日見屈於長者也。徵曰：君今虎矣，而人言何也？虎曰：吾身雖獸，而心甚明曉。徵曰：君久飢，徵與君有舊，君不忍傷，徵有餘焉，一足留以為贈，如何？虎曰：吾乃欲友人之從來，何異傷吾故人乎？願無及此。徵曰：食籃中有熟羊數斤，留之可乎？曰：吾方與故人道舊，未暇食，君去則留之。虎曰：適見於導者挈紫囊，此必印也。柏臺清峻，今喜故人居其地，今君秉軺出使，我方與熊豹羣跳躍溪中，思向與故人聆驪頂蓋，並遊英俊間，不可得也。虎乃仰而呼天，俯而哭地，久之。徵勉之曰：事亦偶然，無苦自恨也。徵曰：君有人間事可相託者，悉言之，無外也。虎曰：吾身至此，人間事無他囑矣。然有小懇，須浼侍者矣。吾向臥病走山谷，僕乃盡挈我囊裝而去，使吾妻子餒凍，司於道路，君倘不知乎？君使迴求而少振之，則反受無所棄也。徵曰：此無所惜矣。虎俄曰：向有一婦人

蹄馬過此吾將而食之有銀捏臂吾銜至於溪曲流水下上有小木斜生叢水聚是矣此去不過百步君過則取之遺吾家也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爲然今日吾逆行倒施爲吾常著文數篇惜其不行于世假令舉而聽之傪大稱賞乃命左右取紙筆錄而收之虎復曰吾欲爲詩一篇蓋欲表吾外雖異而中無所異亦欲以道吾懷而攄吾憤也傪復命吏以筆授之詩曰偶因狂疾成殊類災患相仍不可逃今日爪牙誰敢敵當時聲跡共相高我爲異物蓬茅下君以乘軺氣勢豪此夕溪山對明月不成長嘯但成嗥傪覽之驚曰君之才行我知之久矣而君至於此者君平生得無有自恨乎虎曰二儀造物固無親疎厚薄之間若其所遇之時所遭之數吾又不知也噫顏子之不幸冉有斯疾尼父常深嘆之矣若反求其所自恨則吾亦有之矣不知定因此乎吾遇故人則無所自匿也吾常記之於南陽郊外嘗私一孀婦其家竊知之常有害我心孀婦由是不得再合吾因醉一家數人盡殺之而去此爲恨爾虎曰使回日幸取道他郡無再遊此途吾今日尚悟一日都醉則君過此吾既不省將碎足下於齒牙間終成士林之笑爲此吾之切祝也君前去百餘步上小山下視盡見此將令君見我爲非欲矜勇令君見而不復再過此則吾待故人之

不薄也傪曰君還都見吾友人妻子慎無言今日之事吾恐久留使旆稽滯王程顧與子訣別甚久傪乃再拜上馬回視草茅中悲泣所不忍聞傪亦大慟傪乃於溪下得銀乃上小山立馬未定見巨虎躍出路石嗁木大吼聲震林木傪使回乃由他道去

漢王宏字長文靈帝時爲左扶風與王允俱就徵下廷尉宏素與司隸校尉胡种有隙及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詬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晉阮放字思度成帝時求爲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祟遂卒

唐路巖字魯瞻懿宗時坐事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及嶺解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殺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

五代薛文傑閩主王鏻時爲國計使謀害樞密使吳英英嘗主閩兵得其軍士心聞英死皆怨是歲吳人攻建州鏻遣其將王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薛文傑乃進鏻惜之不與其子繼鵬請與之以紓難乃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云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于市閩人爭以瓦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鏻使者至赦之已不及初文傑爲鏻造檻車以謂古制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內嚮動輒觸之既成首被其毒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有隙遂殺都維那解爲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共來檢校都無蹤跡別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袈裟左臂上有血點別駕勘之寺主云當殺之夜不著袈裟今有血點是諸佛菩薩所爲竟伏誅

宋胡侍制舜陟帥廣東憲官車呂以帥頗有抵捂時相誣告之遂制獄鞫焉呂委希中時相意逮捕干與者滿獄胡竟無一事官民皆冤之乃死於獄中郡民相與備賻贈建道場致牲牢者不可勝數呂方坐決事忽聞鐘磬鐃鈸之聲甚喧使人聞之則曰胡侍制靈柩過也呂方心悸震動即有吏持門狀至曰胡侍制祇候胡乘軒隨之以入至吏卒輩皆見之呂倉卒爲束帶見焉胡曰某無罪爲公誣死訴之上帝當與對辯於天獄言訖俱不見一府爲之震恐未幾呂果死

蜀郡景章豪民也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男

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之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流血不絕或時覩趙安瘡透喉遂死

宋饒州吏人盛珪因盜用官庫錢事發挈妻子避地餘干之金步寄跡於市民萬二十四家乃聚小童讀書以自給建炎庚戌妖賊王念經嘯聚旁邑珪借稱尊步市之人皆竄伏山谷萬主投賊中受其官職珪窮迫就擒值其擁衆游濼自謂故舊可託出而迎拜萬叱而擒之斷其首揭於竿上持示賊詐云殺獲官軍謀者及賊平黨與多誅萬獨漏網紹興辛亥上元日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爲佛會禳除凶災且薦拔遭兵而死者萬預焉事畢還家中途大叫言盛都院領人共打我所親走報其母妻且扶掖以歸在室跳踉若格鬭狀呻吟甚苦仍不絕聲母妻視之則無他人意爲醉耳扃其戶而出夜半其聲始息明日入視死矣徧身青痕燦滿蓋冤鬼報仇云

宋宿遷大姓尸氏當離亂時聚其族黨起兵劫女真寵虎大酋之壘獲祖宗御容與宮闈諸物寘于家以道路梗塞未暇貢於朝同里周郭兩秀才從求貨弗愜誣告有司謂私蓄禁省服御將謀不軌獄吏不復究實於是諸尸皆棄市周以功得本縣令郭爲丞助之謀者補右列後遭虜禍邑人

多播徙京口周郭亦南來嘗同其友朱生單閒市朱之子從龍方六七歲見壯卒五人着青紫袍張弓挾矢顧而怒憾嘗通衢欲射人周郭趨入酒肆朱生不覺也從龍審以告乃出窺之皆相引從西去諸人欲躡之過南畔小巷到一隙處適向者五卒正身發鏃中周郭之胸同行者了無所覩二子即稱心痛仆地不能起舁扶以歸經夕疽生於背前後洞徹至腸膜是五臟月餘而死

宋隆興府新建縣屠者信生居城外嘗有外間女子過門呼與語誘至後舍刳殺之剜其首夜舉尸投江中而以絹帛裹頭血納諸行春旦持入城蓋素與某家有仇將寘于其門為誣汙計既而不果復攜歸首已臭仍個隙處拋於道側適一小兒在傍認為人首亦不敢明言邏巡者見之白于官府命三排岸究緝女家訴女出不反聞其事亟往視哭訴哀切三排岸者二為宗室不覺務獨潘忠翊任責旬日不得賊蹤跡有某七官人者善邀與紫姑神試往扣啓得詩曰木肩填頭事已深三君何用苦縈心首身異處分江漢三七之時得好音又數日尉司兩弓兵過彼處逢小兒說所覩兵曰汝識之否曰不知為誰其人向西邊去尚能記其面目於是與俱行不百許步望信屠在門切肉指之曰此是也兩兵前謂曰衆買一豬賽福倩汝提屠刀為一往辭以不得暇兵強之乃從而已已動踏聲低怯遂叱問之曰殺女者是汝乎即拱手承服執縛送府使據尸於江尚未全壞計始行兇之日正應三七之數時慶元二年春也

零陵錢令望大夫之妻陳氏天性殘忍婢妾雖微過必撻之數有死於杖下者其後卧病有發語於寘睛中自言為亡妾某人具道欲殺陳之意錢君具衣冠焚香料之且許誦佛飯僧助其超生以贖妻過妾答曰妾賤隸爾何敢當官人之拜但已訴於陰官必得縣君一往乃可功德雖多無益也陳竟死

宋唐州方城縣典吏張三之妻本倡也去暴殘虐婢使小過輒以錢縋其髮使相鬭有聲稍息則杖之或以針鐵爪使爬土或寘諸布囊以錐刺之凡殺數妾夫畏之不敢言後殺其子婦婦家詣縣訴縣檄尉檢尸小婢出呼曰床下又有死者可併驗也獄具以倡非正室與平人相殺等尸於唐州市張自是亦病左支皆廢涕淚出不禁以首執枕始得食三年而死既埜為野犬齧墓揭棺銜首擲之縣門外而去

唐汝之北鄙有農人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實曆元年冬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吾而室內衣裘挐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

何七年方六七歲方眠驚起聞叫有賊登時為賊射應弦而斃安國聞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為擄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俄而何七之鬼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痛所以來訣父娘耳遂冤泣而久之隣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為雪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泄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躍踐狼籍安國牽歸徧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贖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視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為驚逸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里人共詰所從因驗與畜其一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省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逃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後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之縻紖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牛往來至此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宋高安村人有小兒作田中為人所殺不獲其賊至明年死日家人為設齋三日有里中兒方耕忽見一小兒謂之曰我某家死兒也今日家人設齋吾與爾同往食乎里中兒即隨之至其家共坐靈牀食至輒飡家人不見也久之其舅後至望靈牀而哭兒即遙指之曰此人殺我者也吾惡見之遂去兒既去而家人見里中兒坐靈牀上皆大驚問其故兒共言之且言其舅殺之因執以送官遂伏罪

唐河閒邢文宗家接幽燕稟性麤險貞觀年中忽遭惡風疾旬日之間眉鬚落盡於後就寺歸懺自云近者向幽州路逢一客將絹十餘疋迥澤無人因即劫殺此人云欲買經紙終不得免少間屬一老僧復欲南去遇文宗懼事發覺揮刀擬僧僧叩頭曰乞存性命誓願終身不言文宗殺之棄於草間經二十餘日行還過僧死處時當暑月疑皆爛壞試往視之儼如生日因下馬以策築僧口口出一蟲飛鳴清徹直入文宗鼻久悶不出因成此病雖露誠求哀亦不能免月餘而卒

唐胡溵（音殷）者前嶺南節度使證之子也宰臣賈餗（音速）知舉登進士第大和末甘露之變北軍方捕餗有禁軍才校利溵家富白仇士良曰恐餗在溵所因遣士卒環其家既不獲餗擒溵以詣士良士良命戮於轅門外盡取其財時溵弟湘在河東郡忽一日家僮見一人無頭着緋衣衣上皆流血甚異之及凶問至詢其由則溵死之日也後士良死亦破其家

唐黔府都督謝祐逆險忍毒。則天時，從曹王於黔中。祐嚇云：則天賜自盡。祐親奉進止，更無別勑。王怖而縊死。後祐升閣上，與婢妾十餘人同宿。夜不覺刺客截祐首去。後曹王破家，簿錄事得祐首漆之，題謝祐字，以為穢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殺之。

宋鄆州東河縣令劉公之寡妻有一子六歲，與小郎同居。巨有物產，小郎利其家，圖欲遣寡嫂再行，希其所有。寡嫂恃其子，莫有從人之意。小郎遂引孤姪至河岸，拋入水中，寂無見者。孤姪既隨流而去，漂及十五里餘，會有村民濯衣於河次，遂救而出之。皆言此是劉長官兒子，具狀申送本州。州有鄰留後收養之，細問其故。劉兒曰：叔叔攛我入河，其初以為沉，既沉復起，見河岸上有一人，乘馬衣藍袍，而來以手提我頭，是以水終不入口鼻。以至村民救獲。鄰公遂執叔至，歷其姪兒於屏障之外，訊之曰：有何骨肉親？許口累疏云：祇有六歲小姪，近失，卻不知所在。鄰出其姪，令面證，伏其罪，獄成而棄市。

宋龔球在都，丁固元宵見一婢携青囊行甚速。球逐之。婢曰：汝能容我否？球即携其囊同行，妄指一巷云：吾居此，汝坐巷口，吾報家人，然後呼汝。乃竊青囊，驀從他巷而去。以囊中珠金往來商販，一日泊舟山陽，見並舟一婦人似舊相識，而不能記。婦曰：我向來奔婢也，汝向竊我珠金去，使我坐待至晚，為街吏所擒，繫獄久之，無以自明，竟死獄。始得與子對。擒球至陰司，主者令復魄，從人世受報。復以手足墮。

宋下邳張稗家世仕族。幼女有殊色。其鄰大家欲得為妾。稗以不許。鄰人怨之，乃焚其屋。稗死于火。其兒息邦在外，遠歸，知其情人有勢，又貪其財，竟以妹與之。經一年，夢其父謂曰：為子不孝，忘以狀擊之，嘔血而死。鄰人見稗排戶而入，張目攘袂曰：君恃貴縱橫，害規圖我女，我已訴天，事獲伸雪。數日，鄰人果病死。

宋李正臣妻腹有塊，氣轉為飲食之害。時零陵何氏遇異人，能言禍。以其妻問之。曰：汝曾打一孕妾死，此其冤也。其妻竟腸斷而死。良久塊究。然一女子，徧體皆捶楚痕。

宋楊闢為丹陽令，楊詢為之客。闢性暴橫，累於決責，每事必以問詢。詢明知其非，不敢忤意，但一切贊嘆，咸美而已。闢一日來，怒於劇署中，杖公吏及囚四十餘人，二人死。詢猶連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有金紫者讓之曰：戒令之惡者汝也，令之罪當坐於汝。不數日，詢果暴卒。

宋明參政鎬器識恢敏，才學優贍，第進士，出入臺閣，累歷顯要。慶曆中，自

京尹入參大政，未久疽發于背，遣使致祭于岱宗，以祈冥佑。使者馳至岳廟，祭訖，是夜宿廟下，睡中大厭。從者呼覺，曰：夢神呼我立殿庭，見百餘人擁一荷校者，熟視乃參政也。既而杖背二十，驅出。我不覺大呼，遂奔弊而歸。明已沉困，召使者問祭之夜夢中異觀，具述所以。明曰：然。人云明始病數日，即似荒亂，時有一郎官乃明之同年進士，素相厚善。明俾召至，謂曰：何以不相來視？郎官曰：此謂參政暫請服藥，彼不意實抱疾耳。明曰：可嘗見無頭鬼否？郎官大駭，曰：豈未朝食乎？曰：已食矣。人曰：豈未飼湯劑乎？曰：已屢進矣。曰：然則斯言何謂也？明曰：召同年正欲說此事。又曰：來矣，可聽之。郎官使聞如遊蜂蒼蠅鳴地下。明曰：語乃胸中出，向者妖賊據甘陵，奉朝命攻討，外圍既固，攻具備設，平在旦夕。不意文相國來撫師，將坐而收功。心實忿之，遂妄殺數人，今實稱冤於我。病其不起乎。數日遂卒。

唐陳義郎父彝與，與周茂方皆東洛福昌人，同於三鄉習業。彝與擢第，歸娶郭愔女。茂方名竟不就，唯與彝與交結，相誓。天實中，彝與調授蓬州儀隴令，其母戀舊居，不從子之官。行有日，郭氏以自織染縑一匹裁衣，欲上其姑，誤為交刀傷指，血沾衣上。啓姑曰：新婦七八年溫凊晨昏，今將隨夫之官，遠違左右，不勝咽戀，然手自成此衫子，上有剪刀誤傷血痕，不能澣去。大家見之，即不忘新婦。其姑亦哭。彝與固請茂方同行，其子義郎方三歲。茂方見之甚於骨肉。及去儀隴五百餘里，磴石臨險，巴江浩渺，攀蘿遊覽。茂方忽生異志，命僕夫等先行，為吾郵亭具饌。二人徐步，自牽馬行於山路陡峻之所，抽金鎚擊彝與頭碎，擠之於浚湍之中，佯號哭云：馬驚踐長官狙矣，今將何之？其夜會彝與妻及僕御，致奠盛慟。茂方曰：事既如此，如之何？況天下四方人一無知者，吾便權與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祿，遂可歸北。即與發哀，僕御等皆懸厚利，妻不知本末，乃從其計。到任，安帖其僕。一年已後，謂郭曰：吾志已成，誓無相背。郭氏藏恨，未有所施。茂方防虞甚切。秩滿，移官，家于遂州長江。又一選，授遂州曹掾，居無何，已十七年。子長十九歲矣。茂方謂必無人知，教子經業，及遂州秩滿，挈其子應舉。是年東都舉選，茂方取北路而去，且令其子觀故園之存亡。至三鄉，有鬻飯媼留食，再三瞻矚，食訖，將酬其直。媼曰：不然。吾憐子似吾兒姿狀。因啓衣篋，出郭氏所留血汗衫子，以遺之，而送之。其子置於囊，亦不知其由與父之本末。明年歸長江，其母忽見血跡衫子，驚問其故。子具告三鄉媼所言。及問年狀，即其姑也。因大泣，引子於靜室具言之：此非汝父，汝父為此人所害。吾久欲言，慮汝之幼。吾婦人謀有不臧，則汝亡父之冤無復雪矣。

非惜死也。今此吾手留血痕還。乃天意乎。其手瘡觸露刃。倏茂方安寢。乃殺之。仍挈其首詣官。遂錄義之。免罪。即侍母東歸。其姑尚存。且叙契闊。取衫于驗之。歔欷對泣。郭氏養姑三年而終。

宋。一士人。有婢隸嫂。主母怒撻。主父捨之。辭后致死。乃遣僕隸瘞于郊外。婢忽自外而入。謂主人曰。君以我死不能復來耶。遂直造舊室。視其帷帳皆已徹去。即求取復置如初。自此雜群婢中。無異乎昔。主母大怒。月餘憂卒。婢遂專房。又經歲。主人亦死。婢乃不見。其弟以其事諸人。坐見怒。來見形欲害之。其弟惶恐哀求。乃云。只要君閫弟先肥死。明日但存皮骨。

宋。京師有章興。衛州石寧。同財作客商。一日章謂石曰。河北冀貝二州有錢三百貫。請石同往收索之。石臨行。市店內喫食。同置藥毒章。先行。路中聞章已死。因獨取錢往衛州。作一解庫。忽見章來。石謂其未死。與之相攜。章曰。我未食。石遂邀章於市店。將食章。於懷中取一紙裹。發之。五味也。章遂置一乙於石盤中。章曰。君毒我。我還毒君。食已。店家保謂石曰。君獨食而相揖讓。何也。石方悟章已死。石數日吐血而卒。

五代。桑維翰居政地。有布衣韓魚謁桑。桑曰。近者當殿闕人。吾以子姓名奏御。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稻中黃詔。拖笏至。魚降階拜授。桑人謂魚曰。

來。炳秀才安乎。魚對曰。無恙。桑曰。吾向與之同鄉薦。最蒙相愛。子作書道吾意。召來與官。魚乃作書召炳。炳至。授之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姜岵秀才今在何地。魚曰。見客東魯。桑曰。吾與同場屋。最蒙相鄰薦。君子不念舊惡。子復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魚持令僕求之。岵至。乃隨吏去見巡判。岵坐客次。其吏直升階。附耳言於巡判而去。巡判別呼一吏云。傳云秀才請去府中授官。岵莫知其由。行至通衢。數人執岵。一吏云。姜岵謀叛。罪當籍死。岵大呼曰。韓魚召來授官。何罪而死也。我死須上訴於天。斬之。後一日。桑坐小軒。見岵來曰。吾上訴於天帝。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得與公對。桑又見階下有半醉而跛者。桑曰。此誰也。岵曰。此是唐贊。向為衛吏曾辱公。公令府尹致之極法。桑曰。能貸我乎。當為齋僧千人。誦佛書千卷。岵曰。得君之命乃已。他無所用。岵與贊相携入庭下竹叢中不見。桑不久死。手足皆有傷處。

宋。慶曆中。東京富倡李雲娘。與解普者有舊。待闕寓京。貲橐竭盡。就雲娘假貸以供用。普紿雲娘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娘罄匱中所有以助之。普陰念家自有妻。與雲娘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娘并其父母極飲市肆。夜泊汴江。歸普乃推雲娘汴水中。詐驚呼號泣。因以善言慰其母。母不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娘也。責普曰。我罄蓄助子。子乃以邪計害我性命。我已得報于天。普引劍擊之。俄而不見。但有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緝捕。忽噀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吏汲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元。王知事。豐州人。充官吉州路屬縣。有一富翁死。妻僅存。因爭家財事到官。王以婦拘囚。百般刁蹬。巧計取受。外間婦有金酒器。索之。婦又一一從命。皆其物已入總領接受。復慮婦脫囚後必有詞說。乃以婦囚死。後任建寧路知事。大德辛丑秋。一日其總領者於和義方下。忽見前婦以手觸其面。總領驚懼歸執。其被觸處隨手患癰。不三日而死。臨終云。官人免不得了也。須來對證。踰數日。有二騎帶棕帽。穿白衣。自城外來。人馬俱汗。直至廳上。其同官見而問之。曰。吉州路來尋討王知事。忽亦不見。其王知事已先患疔瘡數日。語家人曰。吉州路城隍司見差人勾我。只候本路城隍司回文書。便要去對證。遂祝付家事。有問其人何在。曰在廳上。詢其所着衣服。正與同官所見同。踰時曰。文書已了。言訖而死。未瞑目前。有司吏史姓者過其門問候。方踵門。一跌昏悶。扶歸。僅存些氣未絕。史平日所求為撒

放在篤石門外沙灘上。亦昏倒不死。經三日史甦。曰。急與馬卸鞍。前本路咬都兀及同知狄後為本路城隍。今番差我押王知事到吉州城隍司收管。對證公事。取到本司公文繳司。方纔歸到彼時。馬已甦矣。

梁。太山羊道生。為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深珎。任淮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其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淮州欲見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刳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深珎來。又勸兄決斬。至坐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頻數杯。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嚥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不可誣也。

昔有一女人為餓鬼所持。即以咒術而問是言。何以惱我女人。鬼答之言。尓女人者。是我怨家。五百世中而常殺我。我亦五百世中斷其命根。若彼能捨舊怨之心。我亦能捨。尓時女人作如是言。我今已捨怨心。是鬼觀女人舉口言捨而心不執。即斷其命。

宋。淳祐癸丑。江州湖口縣陳禎載一商過湖。欺商弱。沉之。而有其貨。不復覆載。為豐商。家道日興。逾年但朝吳城山龍王廟一次以祈福。至元乙亥

朝廟後。夢神告曰。汝急歸。汝宿冤已屆。逐來汝家矣。一人來則取命。一人來則取財。若兩人來。則財與命皆須還之。時大兵渡江。陳遜收拾金帛。作一簏。負之登山。須臾兵至。一家皆遭殺擄。一卒登山逐陳。陳棄簏疾走。兵得簏。即去。一大蛇逐陳。齧其喉。拖之下山。至大江方死。果如神語。

宋咸平中。深州饒陽縣百姓劉志。因嫌隙殺死鄰舍宗吉夫妻二口。雖當時捉縛劉志入官。勘問情由。志懼其刑。辭拒而不伏。衆吏理問。勘經一月。猶不得實情狀伏。時青州人張叔教。爲司吏。因令驅劉志於問事廳涼棚柱上。縛而不問。叔教竊立照壁後。開一小穴窺之。自午至申時。劉志將頭昂軀上睡。纔睡又驚撟而覺。凡如此三次。志乃長吁不已。叔教出。急令獄吏許拷之。志告曰。不須更拷捶。亦不敢抵諱。適來廳下不覺睡著。方睡見宗家夫妻來索命。用手掴搭。志言。稱你早不招了。志自度必不能逃于死。乃泣下。遂具陳所害之因。極刑于市。

宋中書史陳昱。一日無病忽暴死。經三日後復蘇。云初見壁有孔。有人擲一物至地。化爲人。視之則其亡姊也。携昱手語曰。今冥吏追汝。使我先至。言訖。須臾之間。吏率數卒在傍。又須臾冥官至矣。昱私問卒曰。冥官爲誰。卒曰。即陳襄述古也。冥官問昱。何故殺兒乳母。昱曰。無之。即呼一婦人至

前。流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遂放昱還。昱歸至路。見追陳周去。遂活。遣人往訪門下吏陳周。果以是日暴死。

秦。高平李美家奴名從。至石頭岡。忽見一人云。我婦在孀居。爲人所殺。欲報讎。汝能見助否。奴用其言。果見一人來。是便捉頭。奴與捉手。即使倒地。還半路其人便死。是以千錢。二疋青紋纏綃袍與奴。囑云。此袍是市西門丁與許之物。君可自着。勿賣也。

晉。大將軍王敦。枉害刁玄亮。及敦入石頭。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既還姑孰。敦遇病。白日見刁乘軺車。導從吏卒來。仰頭瞋目。乃入攝錄敦。敦大怖。逃不得脫。遂死。

昔有一鬼。言我常兩肩有眼。胸有口鼻。常無有頭。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恒作劊子。常於殺戮罪人時。汝常有歡喜心。以繩着髻挽之。故今世受此報。

唐洛州都督鄭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清嚴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云。冬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是人頭。從我索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已而死。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棱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着衲帽弊。掐數珠。自名五戒。暢因與結爲法友。欣然相約。同詣棱師。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爲精進一如。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兩刃刀子。刺殺暢。奴乃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我。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敏。持弓箭乘馬追四十餘里。乃擒五戒。遂引弓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殺之。

昔師子尊者見鶴勒那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曰。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鶴勒那預有識曰。吾滅五十年後。當有難起。嬰在汝身。至時罽賓國王。因賊竊僧衣服作亂。王怒毀寺殺僧。至尊者前問曰。師得蘊空否。尊者曰。已得。曰。離生死否。尊者曰。已離。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尊者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即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臂亦墮而死。

宋。曹翰。性貪喜殺。嘗以兵圍江州。城陷。縱兵掠民家。民訴於官。翰以民拒守。又忿其訴。發怒屠城。死者數萬人。投屍井坑既滿。餘棄江中。時太祖遣使諭翰勿殺人。比使者至。城已屠矣。翰所得民家財貨鉅萬。艘以載鐵羅

漢。爲名。調發官船數十艘。悉載以歸。翰先嘗奉使江南。李主以銀盒錦物及金銀水晶器皿設宴。翰取之無遺。後以罪流登州。家財沒官。口衆食貧。不能度日。常乞憐於人。忽一日得狂疾。仆地而死。子孫寒餓。栖栖無依。求乞於海上。人謂翰貪財殺人之報。

唐羽林將軍元楷。其家三代。皆以誣罔告密得官。男彥瑋告劉誠之。破其家。彥瑋起侍御史。先天二年。一夕夢一老叟叱彥瑋曰。吾汝祖也。汝父元楷專行陰毒。誣告殺人。以取富貴。害人利己。天道昭然。不可欺罔。汝今不思改行爲善。愈遣毒害。欺心欺天。今天報至矣。滅絕吾宗祀。無復遺餘。汝且受惡報。累劫無盡。悔將何及。言已竟去。不顧。彥瑋既覺大懼。是年七月三日。楷父子以反逆誅。無少長皆斬。家口悉入官爲奴。

宋咸方。既蒞鎮江都統制。繼寘長沙。後自便卜居湖州。乾道七年。苦腹脹沉重之疾。藥石鍼灸俱弗効。既而奇痒不可忍。乃寘歡盛火横腹其上。使熱氣蒸熏。方得稍解。如是累月而死。正困棘時。侍妾秉燭進藥。見燈焰上現人頭數十。已而滿帳皆然。殆以千計。其一差大。咸指此爲宣贊也。蓋咸嘗破廣德軍時。凡官吏自太守以下。皆舉室屠戮。每斬首竟。則剖其腹。析其肢。而實之以錢。尾君任兵鈐。禍尤酷。妻卞氏色美。咸以爲妻。逮命絕

之際人皆知為寃業下氏亦繼死子世顯坐殺人于都城掠其擔帶復受極刑

宋郎中楊公異性好潔淨過甚不近人情寓居荊南對門民家有子數歲膚髮悉白俗謂社公兒異惡焉屢呼其父與五緡令殺之民得錢潛徙去楊止一子俄病癩肌潰而卒

宋莆田士人守官廣右一僕嘗負罪遣治而不勇於斥逐僕心怨主人因其滿罷泛海歸為領賊船到半塗全家遇害拋尸水中唯一老兵既受刃而推墮板下賊鑿破其船棄于津別易船行兵傷處不到要害經宿復蘇忍痛升岸去鄉里只數程扶杖乞食歸報主家族黨以為一門盡死安得獨存是必與賊為黨者執而訴於縣縣以大囚法桎梏研訊雖強引伏終不得其情邑宰白郡移赴司理院時正尉抱疾欲假主簿黃揆攝職躬領弓兵護送方出縣門逢三盜着商賈服相隨遽覩老兵指而呼之曰此三箇正是殺人賊卻教我苦中受苦揆即遣卒拘之同縛詣郡庭蓋三人者知老兵在獄蹤跡已露欲來聽瞯勘消息故自投陷穽天網不漏交臂就擒洎獄成皆斃于市怨僕在獄中先患惡疾痛苦號叫日夜不已至受刑日方止人謂殺主之罪重故也

宋宣城水陽鎮宗室居者四十餘人師恭師珏者從兄弟也其廬在空相寺側相距數百步淳熙中兩人同歐殺一僧恭以計脫獨珏任其罪坐獄過恩宥得脫其父伯泠為平江府將領珏留家治母墓嘗抵墓還舍聞門外有呼趙三者連聲甚厲恐避入室族姻數輩在彼亦聞之明日再往墓次誤盛伐下一木適壓扶以歸得疾痛楚不能興遂死時紹熙壬子秋也衆知為僧寃報而師恭自以向來免禍姓名不絓案牘了無所懼至癸丑之秋因訟事逮赴府舟楫已具乃使舟人先解纜待于前步少頃獨行就之舟人訝久弗至具家望溪畔亦未見舉棹然皆不疑有他故兩行客過官道惟其痴立於草間撼之再三始應曰恰為三哥邀去飲酒一杯頗覺昏醉兩客噀其面曰渠死已一年汝定見鬼方怵悟即詣寺命僧設供席禮懺竟夜冀消宿怨不旬日而死

宋荊門軍長林縣民鄭大居鄉北七八十里間有一女納同里鄧亞劉為贅壻鄧愚陋不解事薄有貲業且常為人傭販涉遠在家之日少鄭據其屋耕其田又將致諸死地而攘取其產少年李三者數至鄭氏浸浸與女通鄭常諷之曰苟能殺鄧郎以女嫁汝李欣然承命特未得間紹熙四年秋城人秉一販牛往襄陽顧鄧輔行畢事南還鄭遙見秉生騎馬鄧負擔在其後急呼語李使持刃出迎之纔相值奮所秉墜馬死繼又戕鄧丞舁寘道側是時適無人行里正稍稍集會倉卒之際莫知姦變所起秉之姻家為義勇部將所居距彼數里秉馬既失主徑趨其門與廐駒相鬭部將出視驚曰此是秉一郎馬吾恰見其騎歸安得到此必有故即詣前途訪側見二尸認其一為秉其一尸衆識為鄧因以暮聞陰計程往鞫鄭曰汝何得白晝殺人鄭面赤聲嘶不能答李正在焉遂皆受捕明年春獄成鄭與李俱戮于市

宋朱宗司法者處州麗水人以祖大卿恩得官紹興戊午再調臨江軍法掾有一侍妾妻王氏不能容日夜楚毒凌虐至於自刎朱君坐臥食息無時不見之頗懷憂畏招閤皂山道士行法禳遣牒付城隍拘縻仍戒云尊官從今日以後不可往嶽廟自是不復覩他日郡僚偕出禱晴中途值雨作避到嶽廟之前衆僚悉入避朱亦隨之少焉雨止出外忽逢故妾來前畧無恭敬之禮忿恚溢面朱語之曰自汝之死我哀憐到今汝當亦知非干我事妾曰若不做官人侍婢時安得致此朱還舍以告妻未幾遇疾卒王氏不旋踵亦亡凡生三男子大者才六歲無人主喪族姻有從官降邪者聞之丞來為料理後事亦嘗招道流考召見朱着袍執簡立二女囚荷枷被訊逆推出門鄭家室女見兩推後一婦人蓬頭散衣拊掌大哭相隨而去

宋江陵民世以圈豕為業有村儈居五十里外每為夠販往來積有年矣民長子嘗攜銀券其直百千併一僕出鄉閭貿易經宿不歸浸淫至累月荊土市廛子弟多因挾貲在手飲博浪游耗折父錢無以反命不敢歸或逃還適他境者民蓋用此疑厥子不潔以為憂村儈者以冬月農事畢牽豬過其門留少憩別一僕視其挽索驚曰此五尺我家大郎所自搓者安得在汝手五尺者土人稱挽畜產繩紼之名也儈變色抵云昨於某處大路上拾得之誰人無此物何為誤認僕以告主人捽拉儈偕往昨處方舉手指畫聞林莽間尸臭異常掩鼻就視則子與僕兩尸蹊仆敗溝內雖暴露過甚而枯骸不損畧不為狼狐嗑啖的的可識遂執儈以還始言因見其有所齎乃醉以酒而殺之歷日已久意謂無由發覺豈料用一索之故自致覺網今無所逃矣竟伏刑於市

宋保義郎左倫者豫章人壯年不拘檢專從其類宗子游嬉同羣飲東湖與數惡少年相值乘醉鬭毆斃其一人既受執而宗子自承其辜倫晏然脫免後用父大夫蔭得官調監袁州戶部酒庫頗以材敏稱適萬載縣缺

尉。郡守沈充一。使往犒賊。寓於僧舍。且一月矣。忽夜半躍起。若與物相抗拒。言語爭辯不已。逮旦。神志罔罔。添差判官鄭撲與之有舊。以為心疾。為白於郡。呼使還扣以所見。曰向者實以不謹鈁斂有東湖之事。雖幸不坐罪。然寔人死地。痛悔無及。自是常於夢寐中見其來。到來歲餘。寂無影響。意謂渠已託生。比至萬載。遂遣其同悔倫謝之。曰一時彼此爭鬬。遂誤抵此。既累經恩赦。又多為作佛果資拔。今歷歲已深。似可見恕。鬼曰事干性命。豈有不問之理。國家恩赦。寔司不引用也。我去年來袁州本處神靈言係隆興府。鬼不許入城。君今在此。我始得相就。念是公家差使。姑更忍一兩年。少嘗報冤。遂去。後二年。倫果死。

宋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長有病者。固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責。固憚於聞官。諭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中有所挾。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墮其人橋下。戒其徒勿得言。居無何。復至前處。失腳墮水中死。其屍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屍合。若相抱持者然。

宋。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匱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賫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于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過諸宿泗間。于長父責已。乃曰。所獻物皆為陳六所貨。兒輩不得免。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答語不遜。靖抶之方三下。陳極苦哀告。得釋還至舟。謂其妻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翻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遂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局。辟靖兼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四月。靖在茶廳。有綱船梢卒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紛間。靖矍然如有所覩。急趨入屏後。遂仆地。舁歸家。即卧病。語言無緒。不食。時臨平鎮僧。能以穢迹法治鬼。與靖善。遣招之。至則見鬼曰。我梢工陳六也。項年以非罪為楊大夫所殺。赴愬于東嶽。嶽帝令自持牒追。僧諭之曰。汝他生與是人有冤。今世故殺汝。汝又復取償。翻覆無窮。何時可已。今楊氏飯萬僧。營大水陸齋。為謝汝。汝捨之何如。鬼拜而對曰。今已貽怒主者。罹難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語鬼曰。事已爾。姑為啓鎖。使之飽食。且理家事可乎。許諾。前啓鎖。靖即起。如平常。然與僧澆奠。覆則復昏罔。數日死。

宋。福州人王純字民瞻。以通直郎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梵唄。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民瞻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史招丞簿尉至。餘事吏亦來。婢色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邑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刀可殺之。為其近惟。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彼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彼乃忿懼。遂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半。即覺之。惝恍歸舍。欲與妻子語。未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知也。丞以下皆泣。呼庖發之。舉體皆潰爛為黑汁。始詰問吏。吏頓首辭服。并庖人皆送府。府以其無主名。不欲正刑。瘐斃之於獄。邑中今為立廟。曰王通直祠云。

宋。泰州人馬簡。本農家子。因刈麥田間。有婦人竊取其遺穗。為所毆。至折足而死。里胥執赴府。簡長六尺餘。軀幹偉然。府帥奇其人。曰汝肯為兵。吾宥汝。簡從命。遂黥為卒。後童貫擇健兒好身手者為勝捷軍。簡隸焉。兵罷後從張淵道侍郎為僕。張公為桂林守。嘗令曝畫於層閣。簡取三足木床登之。纔一級。失足而墜。旁觀者以為無傷。簡起坐大聲叫痛。曰損我腳矣。披所佩小刀欲自刺。人急視之。則膝骨已出。傷處流血如注。簡曰方登梯時。覺眼界昏然。如人自空推我下。致跌。乃自言舊事。曰必此冤為之。數日而死。

宋。向待制子長。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令黃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還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中殊不樂。遂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其側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網槃曰。其價幾何。可轉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史令持往所館。問之曰。此常物何遽問之。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引其手使少憩。亦不動。亟招鄭君同視之。扶以就榻。少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遂洞泄血痢。穢滿一室。登榻復下。號呼通夕不止。向與鄭問辭告。曰君疾勢殊不佳。蓋有以見屬。黃頷首曰。願見母妻。向即日為書走馹步。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二人故。今病如是。尊夫人既未能來。而君或不起。是吾二人殺君也。何以自明。願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死假（傷當切）如此之狀。黃開目傾聽。忍痛曰。吾官于此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鵝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尉紿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三人者往偵（卑度切）。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是殆斃於

賊手顧令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耕于野貌蠢甚使從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爲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爾四人詐爲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爲處斬實不過受杖十數即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之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闕司戶攝其事初因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日赴市矣吾視四人者皆無死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詰之皆曰不冤吾又摘語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一分不可復續矣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爲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始具言其故吾大驚悉解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上變明日吾入府白事守盛怒叱使下曰君治獄以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賂妄欲改變耶吾曰既得其冤安敢不爲辨守無可奈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一郡失入之罪衆失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當攝邑者代吾事臨欲發因守復悔曰若黃司理

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相鐫諭曰囚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今强爲書名于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將何罪焉吾屈從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月皂衣人持牒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皂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啟望其中案牘橫陳遂退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已勿追竟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即擅禱露膝流血穿漏日拜不已至於此久曰大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候伺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别吾所以不欲來者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皆供立于此向與鄰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明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以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我禱畢黃喜曰鬼聽公矣痛即止病不復作然羸羸無生意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幸爲我掬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果

相遇于院門之外寨廉一捐而絕

蜀寧江軍節度使王宗黯爲人好賄暴虐至每歲五月十六壽日所屬縣官皆來獻壽惟巫山縣令裴垣守廉清潔寬民仁恕困乏無財惟送酒獻壽衆縣官議曰裴令無物而空酒又更不來必不免於禍耳衆官上延壽詩勸之詩云時節才當梅子黃滿斟新醪宴華堂祝公高位加仁恕長見金猊歲歲香宗黯喜而飲是上有寧江縣令劉安仁與裴令爲友亦以詩勸祝之云華旦僚官獻壽觴滿斟沉麝散清香使君多賜洪仁厚冀起南山壽更長宗黯辭謂衆官曰巫山縣令將吾小覷賤降日暮不相救遂散衆官歸寧江縣令劉安仁詣巫山縣見裴令告之時裴令卧疾劉告曰節使壽日何不來祝裴令曰胃疾不能前去使人擡酒獻之劉曰王公不以酒爲禮但帶帛物貨爲事君必不免矣劉去不數日寧江軍人至勾鎖令裴垣至寧江見王節使使問曰汝敢私受民財不容分訴亦無頭證怒曰你將我小覷豈不有受財之罪以繩將裴令縛之生沉於灩澦水中觀者莫不盡涕天下之水唯此江最急其裴令尸三日不流黯使人以繩摔棧於下至來日其尸逆水復上黯命諸官以酒肴祝之使劉令爲誄文祝曰地水火風合而爲人至奇至秀至靈至神冤非今世禍亦宿因歎不有死

獨尓江津王公恐懼故至殺禮屈尓枉尓愛民保民暮容仁恕早遂沉淪謹卜宅兆瘞尓江濱祝文誦畢酒斟未已其尸立於水上宗黯朝服立於岸側面色變黑與裴垣尸對面相視開目宗黯大叫一聲仆然倒地衆官急救氣絶而死裴垣尸順水而下劉令使人撈之與裴令家屬瘞於江上劉令嘆曰非禮殺人者皇天未有不報耳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溫富嘗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元嘉中慶祖使往其所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慶祖錢咸謂其害無期賫羊酒脯至柩所而呪曰君荼苦如此乃云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到墅舍見奴教子畦畤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斫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損便取刀刺我頸曳着後門初見殺時諸從行人亦在其中奴今欲逃我已釘其頭着壁言畢而滅無期明旦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破傷錄奴告驗事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晉羊聃字彭祖任廬陵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以狀聞有司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人徒隨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

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暢兄子貢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辭婚詔不許琅琊孝王妃山氏暢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啓暢罪不可容恕宜致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於是下詔曰山太妃唯此一甥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病以致頓斃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暢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疾病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申黃泉經宿而死

吳幼主即位諸葛恪輔政孫峻爲侍中大將軍恪强愎傲物峻惏側而好權鳳皇三年恪攻新城無功而還峻將以幼主饗恪而欲殺之其日恪精神擾動通夕不寐張約滕胤以峻謀告恪恪曰豎子其何能爲不過因酒食行耽毒耳將覩信人以解藥酒自隨恪將入畜犬追銜其衣裾不得去者三恪顧拊犬頭曰怖邪無苦也既入峻伏兵殺之峻後病夢爲恪所擊狂言常稱見恪遂病而死

漢游殷字幼齊漢世爲羽林中郎將先與司隷校尉胡軫有隙軫遂誣構殺之殷死月餘軫得病目睛皆脫但言伏罪伏罪游幼齊來取我命於是遂死

晉富陽縣令王範有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閤下丁豐史華期二人姦通範甞出行不還帳內都督孫元弼聞丁豐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叩戶扇叱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鬢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範不辨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之罪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人扶超腋徑曳將去入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面甚青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訴怨皇天早見申理連時候汝今乃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爲事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死生名錄桃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獄名在黃泉下專治女鬼投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楊都詣範未敢說之便見鬼從外來徑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而死妾亦暴亡超逃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三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殂丁史二人亦尋卒

晉庾亮誅陶稱後咸康五年冬節會文武數十人忽然悲起向階拜揖庾驚問故並云陶公來陶公是稱父侃也庾亦起迎陶公謂庾曰老僕舉君自代不圖此恩反戮吾孫故來相問陶稱何罪今已得訴於帝矣庾不得一言遂寢疾而死

唐陽山民周三無賴一日與其子於山路殺一負販客取其所負纍至塞見所殺客在門立舉所負擊三父子家人皆不見明日三父子俱卒

商時郭崇子彭真人弟子也兄弟四人俱行兄爲惡人所擊傷其所冑三弟大怒欲追而治之崇子曰不可哭而各去惡人後仕宦崇子譽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猶譽之不已此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禮乃自殺後崇子得道上宮校其功行欲升爲真人太極真人以爲崇子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真人仙道所忌有殺害於物凡草木有生之類及飛走肖翹蚑行喘息蚊蠓胎卵皆當愛護之令得生遂轉爲人身也崇子譽惡人致其殺不登真品信哉念道之人心真氣正邪不敢干去道近矣此蓋爲善之過尚致其弊況爲惡乎

唐齊州高苑縣人杜通達貞觀年中縣丞甞令送一僧向北通達見僧經箱謂言其中總是絲綃乃與妻共計擊僧殺之僧未死誦呪三兩句遂有一蠅飛入通達鼻久悶不出而眼鼻遽喎眉鬢即落迷惑失道精神沮喪未幾之間便遇惡疾不經一年而死臨終之際蠅遂飛出還入妻鼻其妻得病歲餘亦卒

晉名臣陶侃字士行建擁南海有漁人每夕見海濱有光因以白侃遣尋之織見金像凌波而趣船側驗其銘勒乃阿育王所造文殊師利菩薩像也後沙門慧遠敬伏威儀迎入廬山供養至隋末賊發衆僧四散有一老僧失名未詳携像像曰尔年老但往何得相捨遂依言往于時賊董道沖冦援江州其賊入山覓財物執僧索金僧曰無可得乃以火炙之僧曰就此矣死纔見伽藍何如寺外賊將出欲殺之僧曰行年七十不負佛待正念已伸頸時可下刀賊然之僧頃伸頸受刀賊便下斫刀反刺心刀出於背群賊奔怕東走至遠師墓時天氣清朗忽有黑雲如蓋下布雷電四迸霹靂擊死賊六人

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揚州徐敬業反被酷吏周興等羅織枉奏殺之斬於東都都亭驛前融將受刑請引見奏事興曰囚何得奏事融怒叱之曰吾無罪枉戮死不捨汝遂斬之尸仍激揚而起蹭蹬十餘步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三乃絕雖斷其頭似怒不息一日周興見融來未幾遂敗

嘉言

儒教於利而行多怨　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不仁者以身發財蘊

利生擧。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厚貪則怨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欲專之。其害多矣。有其有者安。貪其有者殘。殘滅之敗。雖成必敗。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戮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追切之求。私立府藏。皆有傾覆之禍。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傷其身者不緣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禍。因多藏以速禍。由有利而招辱。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貪利者害己。嗜欲者賊生。饕食而無厭。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極其驕奢恣其嗜慾。人神憤怨。上下乖離。貪冒無耻。禍必及。冒寵貪榮。方貽後譴。金玉之為貨。怨入而悖出。多藏而厚亡。未有干名要利。欲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永福祿者也。務名者殺其身。多財者禍其後。斂者夏不畏烈火。漁者冬不畏寒冰。好名者不顧安危。耽欲者不顧生死。竊富貴以巧者甚於穿窬。殘性命以慾者過於焚溺。禍生於多貪。患生於多欲。不義之富。禍之媒也。

釋貪習交計。發於相吸。菩薩見貪如避瘴海。不知足者雖富而貧。貪人多積聚。得不生厭足。無明顛倒。心常念侵損他。現在多怨憎。捨身墮惡

道。欲火所燒。貪心難滿。積寶如山。無益於己。貪欲規圖。唐自勤苦。為人貧窮。從慳貪中來。守慳不布施。積財千萬億。臨欲壽終時。眼見惡鬼神。風刀解其體。貪利極逐。猷如水注深谷。慳貪嫉妬。惡業遍藏。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烟氣。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慳惜不救之財。多為累患。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剎。貪欲之人。猶執炬火逆風而行。愚者不釋炬。必有燒手之患。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所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有財不施。為自侵欺。自定權衡。棄他升斗。愧心負理。衆罪所集。傷嗟愚痴之貪愛。那生厭。一墮三塗。聞始覺前程險。貪人好聚財。財多還害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則禍起。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斷脫。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唯念多蓄。不顧無常。所作之事。與地獄對。慳貪專利。常若不足。則墮餓鬼。有則不施。世世受貧。多欲之人。多求利。故苦惱亦多。少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慾多傷神。財多累身。財色之於人。譬如小兒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食之美。而有截舌之患。起一嗔心。能生百萬障門。劫功德賊。無過嗔恚。嗔為毒之根。嗔滅一切善。意地起嗔。大地冤賊。嗔根者能滅百切所作善業。嗔是失諸善法之根。隨諸惡道之因緣。法樂之冤家。善心之大賊。惡口之府藏。福慧之刀斧。以嗔恚故。焚燒功德。障菩提門。惡趣門。閉人天路。出言麤獷。發言暴横。不問尊卑親疎貴賤。稍不如意。便懷嗔怒。如是罪業。無量無邊。

道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善積而不善用。如蓄象為牙。寡不自害。貪得忘失。衆所同病。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尊勢厚利。人所共貪。貪則不平之心生。非可守之道也。人性欲平。嗜欲害之。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但知避害以就利。不知聚利以就害。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今之人不脩人道。貪愛嗜欲。其數消滅。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貪利入己。禍不自覺。罪莫大於多欲。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薄施而厚望。蓄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取非義之財。譬如漏脯救飢。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因公恃勢奪人。即店身入地獄。萬劫方生。使嗔動殺。咸中大慈。非財害己。惡語傷人。

感應

宋溫州司理晏蹤好與客言。世人挾貴恃富。為不仁不義之事者。罪盈惡

稔。必遭意外之禍。諸暨縣富室王將仕。多田廣鏹。豪於一鄉。而賦性刻嗇。錐刀之利。亦不以潤人。第舍宏邃。且蓄妓妾六七輩。耽於聲色之奉。深居簡出。外間罕覩其面。主掌貲庫幹者。使用其錢數百千。王檢討得其狀。欲治之。幹者將鞫訊。無復可逭。乃求援於衆妾。曰。過咎已白。自知甚明。欲見使主。吐露本末。然猶撥實陪償。不敢少負。妾不為明言。但因風日清和。導之出廳事。幹已立庭下。趨拜謝罪。王侈於奉養。又好整潔。常真香薰爐于袖中。既與幹語。忘其所攜。不覺傾覆。火從袖燒灼。急擺脫。遽飛熱薰上。遂聲呼僕取水。未至。煙勢騰出屋表。烈焰四合。僅能同妾奔出。大屋百間。巍然頃刻灰燼。門內百物無一存者。自是化為貧窶。云晏君與同邑。每勸人視以為戒。

宋清律鎮新興觀。有藍道士者得疾。其師葛絡仙醫治不愈。本觀土地見夢曰。藍以法貨犯天律。當吐血。不可療也。已而果然。夫持法救人。行不律猶不免。可貨乎。天譴之宜也。

宋方城縣鄉民閻四老得疾。已亟。忽語其子曰。我且為驢。試視我。打騾斫切。即翹足仰身。翻覆作勢。其狀真與驢等。又曰。可剉細草和蒸豆來。我欲飽食而死。家人泣而進之。撥盆大嚼。略無遺餘。食畢復臥。少頃氣絕。闔平

主在鄉里作牙儈。貪利判利。人多怨之。故有此報。

宋。徽州婺源縣俞彥輔者。平生使氣凌轢鄉里。凡田宅有便於己者。必以術吞併之。人無敢與之較者。至老無追悔之心。紹興壬戌歲。大病。病中時作馬嘶。一日家人不在其側。忽起據其戶。須臾外聞有咆嘶聲。亟入視之。而手足已化為馬蹄。其身未及變。數起數仆。其手長其惡聲彰露。即舁之棺。斂而瘞之。

宋。陶仁貴。一子變盲。以宿業問晏相師。曰。此兒前生能黃錫為銀。假銅為金。以欺人。故得無眼報。死已當墮劍戟地獄。剜眼等苦。若得出已。復墮傍生。蜥蜴七返。然後得生人中。受無量困窮。

唐。龐石林門村有劉鑰匙者。以舉債為業。家累千金。能於規求。善聚難得之貨。取民間資財。如秉鑰匙開人箱篋帑藏。盜其珠珍不異也。故有鑰匙之號。鄰家有殷富者。為鑰匙所餌。放債與之。累年不問。忽一日執券而算之。即倍數極廣。既償之未畢。即以年繫利。略無期限。遂至資財物產俱歸鑰匙。負債者怨之不已。後鑰匙死。彼家生一犢。有鑰匙姓名在膁肋之間。如毫墨書出。乃為債家鞭撻使役。無完膚。鑰匙妻男廣以重貨贖之。置於堂室之內。事之猶生人焉。及斃。則棺斂葬之於野。

唐。建昌王武攸寧。別置勾使。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者十有九。告冤於天。吁嗟滿路。為大庫長百步。二百餘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一日天火燒之。火中有神人叱攸寧曰。此是汝貪酷眾怨所咒。於是庫中所積。一時焚盡。攸寧尋患足腫。粗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唐。處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足。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𨂿步江。夜夢江神告曰。汝無狀。致怨徹天。天不容汝。明日遭風船沒。無有孑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以償官府。求免其死。

蜀。大慈寺有慈大師紹明者。主持文殊閣。常教化錢物。稱供養菩薩聖像。積有星歲。所獲太半入己。後染疾。但見火燒頂至足。周而復始。不勝其苦。悔過懺謝。盡捨衣物。竟不獲免。

唐。瓊山郡守韋公幹者。貪而且酷。掠良家子為臧獲。如驅犬豕。有女奴四百人。執藝者太半。有織花絲文紗者。有伸角為器者。有鎔鍛金銀者。有攻珍木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課。唯恐不及。公幹前為愛州刺史。境有馬援銅柱。公幹將鎔貨與賈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鑄。且謂神物。哭曰。使君果壞是。吾屬為海神所殺矣。公幹不聽。百姓奔訴於都護韓約。約貽書責之。乃止。既牧瓊。多烏木呿（啾去）陁。皆奇木。公幹驅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歲。公幹以韓約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實烏文器雜以銀。一實呿陁器雜以金。浮海東去。且令健卒護行。其夜公幹夢一神人語之曰。汝貪殘虐民。黷貨民怨。如此汝能保乎。將抵廣。木既堅密。金且重。未數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幾萬萬也。傳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公幹不道。殘人以得貨。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職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陰禍隱匿。苟脫人誅。將鬼得誅也。

宋。黃州市民渠生貨油為業。人呼曰渠油。一意嗜利。每作油時。求無益以便溺幾三之一。謂其可相雜不妨。點閏是獲息頗博。家惟一妻一數歲子。子忽告母曰。爺身畔常有獄子把枷棒隨後。屢言之而他人無所睹。父因其信。人曰我將死。母亦不免。緣人買油去。不惟食用。亦要供養天地神明。今何混以穢物。罰謫深重。禍至無日矣。未幾。子母相繼而亡。渠悲泣不已。遂感奇疾。如受拷掠痛苦萬狀。家貲索然。經歲而死。

宋。嘉祐中。武昌縣緣山興福寺長老居約。與江夏令侯鑑契愛甚厚。遇休沐訪之。每來主僧必夙為掃灑。令竊怪問主僧。告曰。公每欲訪。土地神必預報。且曰。令他人當作輔相。敬夙祇俻。令聞。主自喜。久之。到寺。僧不為俻。門庭蕪穢。令詢其所以。僧曰。比者公來。神輒不報。令默然。曰。試詰神不報之因。主僧夜靜炷香禱之。神夢曰。初以令作輔相。來此則先報。近受胡氏白金六十兩。而斷訟不直。天曹冥府皆勾宰相簿中名矣。故不相報。

宋。儋耳城西李氏婦。于病卒。兩日復活。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一官府。廡下有言。訴追庭下。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窟中。隨而出入。繫者皆僧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李氏識之。蓋僧儈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財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李氏鄰里。死已二年。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飧及錢數千去。付其僧。僧得錢分數百遺門者。乃持飯入門。繫者爭食其飯。僧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皆群起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送還。送者以手擘牆壁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離。李氏驚而寤。

宋。衢城陸氏方賊收後。侵占劉氏屋基文籍。嗄爐官不能辨。陸氏死已十餘年。一日處之遂昌僧懷德入冥。見陸氏枷梏繫于廊廡間。因問其故。乃云。昨因方賊後。侵占劉氏長街屋基。至今拘囚于此。未得解脫。因祝其僧曰。回歸陽間。煩到家見我妻子。令推前項屋基還劉氏。如不相信。但言要某人之女名某娘。長女名某。次子名某。以為表證。僧遂到衢訪其家。具以

語之陸氏之子即推其地還劉氏後陸妻夢夫曰吾在冥中已服苦矣

宋鎮江金壇縣吳干村有張先。都丙鄰居後火焚其宅皆散而之他所得惟空址耳。同邑有湯福病熱疾死至冥司云當復生方出門需送者湯至門外見市塵邸列與人世不異遂坐茶肆時都老死已十餘年矣相見如平生喜曰數日聞公當來故候於此今知得還將託以事吾之故宅與張先比鄰吾屋住址已盡吾境而磨溜所滴乃張先地也吾陰利其廣巧訟于官而奪之凡侵其地三尺而張先訴于地下吾已伏其辜矣約使家人反之然二居皆已煨燼張先之子已徙陝府吾兒又流落建昌為南豐仵氏壻幽冥路殊此意無由得達公幸哀我煩達一介諭吾兒使亟推還張氏作券焚之吾得此則事釋復受生矣湯許之少焉送者至即告別既甦遣達人詣陝叩張氏子語其故張曰昔日實爭之今已徙居無用也湯以都所囑不忍負復遣人召都之子令以券授張氏仍書其副焚之他日湯夢中見都丙來謝云感公通達此意得一脫事了。不然則拘繫冥府何有出期

宋豫章開成觀牛道士為織柱觀上座以公堂銅磬鐵質諸三十番及以本利積。牛移為己用還延日久主首更易終莫能贖人亦莫知其狀越數

年。牛以病卒。一日主首興宋茗會遊九宮山夢一卒攜至官府庭下曰汝止此今月午未空已官未升殿久之簾捲紅光滿殿他無所睹左廊睹室中。引牛上座欹校以出。少頃官亦升殿問牛曰汝濫用常住器物質錢一析而賬。牛向主首悲泣猷卒又復驅入暗室主首夢覺始知其錢為牛所使用云。

宋宣和中。有鄭良者本茶商交結閹寺以進至秘閣修撰廣南轉運使恃恩自恣部內有巨室蓄一碼碯盆每盛水則有二魚躍其中良聞之厚酬其價不售廼為一番舶曾納者所得。良遣人經營云已進御矣初未嘗也良即奏以謂納厚藏寶貨服用僭擬乘輿有旨令究實良即以兵圍其家積其妻孥械繫而拷索之納之弟誼方醉卧初不知其蹤伏匿而出逃至紛擾良即以誣指命赦人聞奏奏下誼伏誅納配沙門島靖康初元納以赦得自便至京師知時事之變擊鼓訟冤初蔡攸竄海外維遣監察御史陳述進於路誅之述度嶺而攸被首就以述為廣漕代良併往鞫治之述入境良往迓之就坐擒下枷訊施以慘酷良惛憒恍惚如見誼心悸即承罪。網押往英州聽勅勅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奏利不法為人所訟劇勒得情。詔述除名英州編管至郡寓僧舍縱步廊間覩良旅櫬在焉其夜述寢夢中亦見良告曰爾何故理我覆櫬遂悟驚悸得疾而卒墳室相並見者皆謂酷吏貪暴至冥冥之中顯報如此

元湖南茶陵州東山陳辛五有出嫁姑氏見人戶闕食遂將米三百斛要其姪辛五出糶每官石取中統鈔七兩辛五意謂近後發糶可以騰價乃用出鈔一頃盡糶不與散糴於大德甲辰正月十二日送鈔還其姑氏回到地名卑子岡畔為霹靂擊死扛擡不動其家人告天許下謝罪願得扛擡歸埋未幾又為雷取出尸首合族驚惶遂命道士建醮還願其家小童忽為神附而曰陳辛五為富不仁要將此尸通行告示方與安葬留偈四句曰吾號名為律令神纖毫罪惡豈容人一聲霹靂從空降誅滅欺心富不仁舉家求告謝罪方免

宋方城韋固以獄數治生其鄰周氏素富一旦男女相繼而死但餘一老嫗并十歲孫一人固置酒延嫗以善言誘之開以利害曰嫗與孫介處而挾田宅貨財自衛見關門捕盜之說也曷若及身強健時盡貨於我我當資給嫗終老育爾孫使成人若何嫗大喜允諾以賤價求售其直不能什二。固既得之即逐嫗及孫使離業而盡室徙居之後之日韋夢周氏之夫告之曰爾欺取屋業逐我妻與孫我已告於陰司明年爾全家亦來納命

既寤。命眾僧具道場懺謝至夜半有大聲從井中出旋繞滿宅到曉方止固竟居之甫一歲房人犯賊韋氏數十口皆死其屋無一得免者

宋秀州南門外真如寺側地名施塔里一村皆施氏有曰施八者者故為保正天資不仁專以并吞宗族田業為務舉債逐利家貲日豐乾道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中時後雷雨暴至雲霧陡黑有二龍趨入其家一白色一灰色神人皆長三尺出沒無數青巾跣足手中各有所執如鍬钁之屬其狀不一。火光從門外稻場上起俄頃穿屋震聲轟然居室已碎大半梁柱椽桁皆為稻草貫于中稻穗猶垂於外二龍奮躍捲舍中大甕斗斛無遺餘。又滿颺揚塵空間若鳥翔高起又震一聲神物盡隱灰龍自南西去白龍自東北掠地行落于南湖後二日風雷大作而去人咸謂施者貪富不仁之報

宋蜀人馮于蕃為資州守其壻從之官書須公使銀盆老兵持以入壻屋之而稱失去且諉為云未嘗用為以為兵所竊實諸獄兵衰老不能堪訊鞫遂自誣伏案其物則云久已轉鬻了既論罪決杖且責償元直兵不勝冤憤具狀訴于東嶽行宮注拜而焚之仍錄一紙繫腰間乃自縊於廟門之外。馮受代復知果州忽見此兵正晝在側愕然曰汝死已一年如何到

此對曰銀盆事恭陳訴於嶽帝今來追知府女壻對理馮驚擒之次贓失所在其壻即若中惡當日死馮後七日亦卒

唐有處士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嘗遊兩蜀侯伯之門以燒煉爲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爲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爲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復爲識者所誚悔而耻之以至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爲所惑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靜遂求主者賃而燒藥因火發焚其宅延及一坊襌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其身出門便爲驚獸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驚獸隨之不離跬步既窘急遂攀枝上一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蹲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遂就樹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宋王翰林徵時在聖壽寺教授生徒每遇土地堂前土地必起身長老日入定見之一日復入定見王公過而土地不起身長老因問其故乃云某主將上帝賜王印官至左相某等係節制於禮合當廻避近緣養一道人燒假金銀上帝追去王印官至翰林某等不係節制所以不爲禮長老具以語告王公公悔恨而止

唐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疾甚驗每治一疾必索十金驛吏言嘗傳其方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以之治疾竟不效初後岑爲虎所食因遺一小囊於道上藏真方其中吏過而得之人皆以爲神使之然也

宋古杭沈防禦精於醫而道不行每夕焚香祝天忽夢金甲神曰汝見日月則道行矣未數療朝士疾有功遇守四明拉之偕行由是求藥者如市幾一歲得十萬楮桐載以歸後十年貧甚於昔欲再往復夢神曰汝前世鄞人也於市中開義井今汲者以十萬婚謝汝矣貪心如是往必不反沈不從果卒於鄞

宋盧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欲糶而米價稍賤昌裔禱值歲旱乃往禱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還至路憩亭中俄有黑雲一陣自廟後出頃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於亭外官司檢視之脫巾於髻中得一紙書則禱廟之文也昌裔有孫將應童子舉鄉里以其事訴之遂不獲送

唐天祐中泰州有劉自然者主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崇點鄉兵捍蜀成紀縣百姓黃知感者妻有美髮自然欲之謂知感曰能致妻髮即免是行知感歸以其言語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焉言訖攬髮剪之知感深懷悽惻既迫於差點遂獻于劉自然知感又不免縣戍辱殁于金沙之陣妻乃晝夜攜天號訴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牝驢忽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遂達于郡守郡守召其妻子識認劉之長子曰我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飲喫即是也遂取試之驢即飲酒數升喫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錢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曰猶足以報吾夫也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之子慙愧而死

宋紫巖章森德茂被郡檄宿眉山驛亭夢一女子祖裼在身哀泣愬訴不合奪取僧田見今受罪陰司祈乞薦拔章初夢未信再夢女復至曰非公不足以動天德茂驚寤即爲女子轉大藏經一夕遂夢女子來謝曰今已賴公得脫苦楚言訖再拜而去

宋臨江軍有趙幹帥與探者貪虐好財數行不善其父母力戒之真然不顧郡中有閤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忽因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廊下房中閉門造燈籠一更後忽見兩廊燭龍殿上燈燭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吏環列未幾押趙幹帥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春二十押送酆都收管忽周匠兒喫喧兩廊燈與殿上燈盡皆撲滅次日周匠至趙幹帥門首問安否云無事又數日幹帥忽發背疽祈禱于觀中仆地而死

宋李五公自杭州回船次江畔有一僧厚有財物亦同搭此船及入船謂有所忌再出船去李貪其財先令發舟僧來船已中流不可及由是赴水而死李冒認僧爲門僧席捲所遺歸致大富踰年妻懷孕將產初夜夢此僧來相見遂以僧爲名及長家計爲之破蕩及半子又生一孫夜夢一船自天井中而下命名船老後盡鬻其家產無遺

宋琥州雷千里貪賄無厭挾妖術以濟欲旁有僧舍凡僧所得必平分乃可否則受禍紹興中一客僧於村舍誦經得錢七百而未及分奮恨欲害之及夜僧禮佛未寢忽霹靂一聲有數壯夫負棺木駛而若失墜狀遂悄然及明衆僧視之皆欲爲之喜云彼不勝必自禍試訪之雷已斃矣

宋虔州虔化縣常遣吏李甚督租近村以一僕自隨僕乞錢於通者不滿意縛諸桑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即雷電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正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裹其上

唐元載既誅魚朝恩受寵日益厚載遂志氣驕溢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嶺南節度使徐浩貪而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爲吏部侍郎鄭注得幸於王守澄李逢吉遣猶子訓賂注結守澄爲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

張又新等八人而附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于訓一夕訓夢神人責曰汝當從父肆貪嗜政殆將不免矣其後元載一門賜死家籍沒于官注梟首於光宅坊訓死於宦人之手

宋王玄象爲下邳太守民塚下有一古塚日初升即見一女子立于其上迫而視之則遂隱玄象闢之立命發掘剖棺乃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貌如生謂玄象曰妾乃東海王女也不日當生塚中之物任君悉取唯妾此身切不可害玄象見女子臂有玉釧又復斷而取之女子哭曰此番又是死矣案何其玄象尋亦以此伏誅

宋廣都人張九典同姓人田宅未載其人欲加賀張屬官僧作斷骨契罔之明年又來就責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語徐謂之曰願爾子孫似我欲語言而不得洒淚而去是年秋張有孫語不出而死至冬其子病傷寒失音亦死又一年身亦如之

宋陳邦光守金陵將校米衣吏嘗直伍伯者素虐暴不仁從求錢百千吏才許其半伍伯怒噗手喜笑曰我不打人多時也將甘心焉摩手擣閒適有破磁片正對手心刺之血流交肘登時痛楚不可忍數日而死

宋柳勝字平之卯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性嗜毒而鼠貪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隣亦反眼不相顧其所居鄉里素產書籍流布天下無問官族儒家皆書書版以資生理鄉市兩市相距僅一舍隔徃來貿易惟人之便其印書傭工則有私約非納錢於長不許輒以傭售此乃小民衣食之源其習俗亦從古然矣勝視書市可為壟斷以罔其利不惮身為市駔攘取鬻書之權一聽於己則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鬻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攸述慶字去貧瑞芝鄉卿雲里人也貪酷之聲素著刺剝鄉隣正與勝等始至史募勝往謁之一見首告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為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施敲扑鄉人嚴憚而心不以為便仍以書籍越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邏捕如犯私醝遭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賦甚憚每遇休澣勝與述慶張燕對飲細計所得淵滿以分雕書版之家悉其貪鄙不欲與競而請傭工不堪其害悲號之聲籍籍於道於是群聚焚香而訴于廟之神通晝夜禮阿育王塔以詛以咒者餘二伯人未半載勝累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會無與主喪者吏遣人馳訃報其家比其反則尸蟲出戶臭溢街巷過者掩鼻於是衆傭工相

與鼓樂歌舞于市以幸二貪之死嗶古之狀觿獲口有不足以爲其快也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僕犬皆復甦僕良久噘然起坐適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至一所若世之官府兵衛森列有王者戴平天冠衣猩紅袍端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堦下有數夜叉鬼押二罪人至皆囚首械繫每囚各有惡蛇六纏繞其身而嚙之勢猙能認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即征官也吾見之不覺戰慄須臾引問二囚皆若隱諱不實者俊令綳拷搥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咒咀者書來示二囚又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證二囚乃伏辯殿上若有呼者云柳勝欵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永不在輪迴之數恍惚間夜义鬼捽吾及犬皆墮河水中及開目則此身乃在卧榻上而黑犬亦嗚嗚然若有所訴者是後書市復通販貿易如舊而傭工私約亦竟不可破云

漢雒陽有沙門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正后之太子也幼以孝行見稱加又志業聰敏剋意好學外國典籍及七曜五行醫方異術乃至鳥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有群燕忽謂伴曰燕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焉衆咸奇之故儁異之聲早被西域高窮理盡性自識宿緣業多有神跡世莫能量初高自稱先身出家有一同學法立多瞋分衛值施主不稱每輒懟恨高屢加訶諫終不悛改如此二十餘年乃與同學辭訣云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卿明經精勤不在吾後而性多恚怒命過當受惡形我若有力必當相度既而遂適廣州值寇賊大亂行路逢一年少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笑曰我宿命負卿故遠相償卿之忿怒故是前世之意也遂伸頸受刃容無懼色賊遂殺之觀者盈路莫不駭其奇異而此神識還爲安息王太子即今時世高身是也高遊化中國宣經事畢值靈帝之末關雒擾亂乃振錫江南云我當過廬山度昔同學行達䢼（音恭）亭湖廟此廟舊有靈威商旅祈禱乃分風上下各無留滯嘗有乞神竹者未許輒取舫即覆沒竹還本處自是舟人敬憚莫不懾影高同旅三十餘人船主奉牲請福神乃降祝曰舫有沙門可更呼上客咸驚愕請高入廟神告高曰吾外國與子俱共出家學道好行布施而性多瞋怒今爲䢼亭廟神周迴千里並吾之所治以布施故珍玩甚豐以瞋恚故墮此神報今見同學悲欣可言壽盡旦夕而醜形長大若於此捨命穢汙江湖當度山西澤中此身滅後恐墮地獄吾有絹千疋并雜寶物可爲法立營塔使生善處也高曰故來相度何不出形神曰形甚醜異衆人必懼高曰但出衆不怪也神從牀後

出頭乃是大蟒不知尾之長短至高膝邊高向之胡語數番贊唄數闋蟒悲淚如雨須臾還隱高即取絹物辭別而去舟侶揚帆蟒復出身登山而望衆人舉手然後乃滅倏忽之頃高還豫章即以廟物起造東寺高去後神即命過暮有一少年上船長跪高前受其祝願忽然不見高謂船人曰向之少年即𨛦亭廟神得離惡形矣於是廟神歇滅無復靈驗後人於山西澤中見一死蟒頭尾數里今潯陽郡蛇村是也高後復到廣州尋其前世害己少年尚在高覓投其家說昔日償對之事并叙宿緣歡謔少年云君猶有餘報今當往會稽畢對廣州客悟高非凡豁然意解追恨前愆厚相資供隨高東遊遂達會稽至便入市正值市中有亂相打者誤著高頭應時殞命廣州客頻驗二報遂精勤佛法具說事緣遠近聞之莫不悲歎明三世之有徵也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瞋恨想命終墮於蟒身住於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昔波羅柰國長者名曰日難大富珍奇爲人慳嫉日未沒時常令門監已者勿通日難之子栴檀亦復慳貪日難後壽盡還生國中爲盲婦作子其夫語婦汝身重病今復懷軀我無衣食汝便自去婦出門去得大衆擔使止其中九月生子兩目復盲乞食養之年至七歲其母悲言今有乞我少飯愈饑兩人難飽兒聞母說便行乞食到其子家時守門者適少出外兒入到庭中栴檀聞語呼守門門監懼罪即挈盲兒擲於門外傷頭折臂母聞走到何人無道時門上神便謂之言汝得是痛尚爲小小其大在後汝坐前世有財不施故得勤苦死更苦痛觀者聞聲佛問阿難是何等聲阿難具說願佛哀矜到此兒所分數飯已往視盲兒以手摩頭目便開明臂折復愈因識宿命佛問汝是前世長者日難耶對曰是也佛告阿難人居世間甚苦愚癡一世父子不相識知時佛說經解散其意

昔舍衛城中有富長者命終無兒所有錢財皆悉沒官長者主時貪嗽麤惡衣粟單敝以衛業爲蓋佛言罪得衰位不自養身亦不養子不供父母不通朋友不施沙門今日命終入啼哭地獄

昔目連入王舍城乞食見五百餓鬼白言尊者願垂哀愍語我家中言我等輩爲長者子在日方逸不好布施不信三寶見諸沙門入城乞食既不

自施還遮他人言此道人不自生活但仰百姓今若與者後日復來終無厭足以是業緣墮餓鬼中唯願尊者語諸親里共設大會請佛及僧使脫此身目連告曰汝等至會所否餓鬼答曰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鉾刀肢節洞然馳走求食了不能得設見甘膳變成膿血云何能詣會所目連如言語其眷屬爲設會時入定偏觀彼諸餓鬼不見唯其所以尋往白佛佛告目連彼諸餓鬼業風吹去非汝聲聞所能知見衆汝設會罪垢得除吾自能令來至會所佛爲說法其夜生忉利天

昔佛在難足山時有婆羅門生子令相師視之師言是子無相當名阿儈其父母聞之無情養之初不憐矜到年十二兒自生活父母逐令去勿復來還子不敢留遂行乞食乃到祇洹佛以大慈心念其勤苦即使阿難呼問之能出家否兒即歡喜願爲沙門佛即以手而摩其頭鬚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爲立名羅旬踰時五部僧每出分衛輒七兩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是比丘僧自不得食餘人何故悉復空還我若共行猶有所得佛知其意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踰俱各分爲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即使見佛及與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適百億國還不得食目連念言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踰時甚大飢極止恒水邊目連還即到於佛所佛時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彌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且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食既已飽鉢中不減唯舍利弗即念羅旬踰今未得食當大饑苦便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踰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踰宿行果報不應得食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以飯與之羅旬踰得即欲受飯鉢便下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踰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踰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舍利弗今以佛餘飯與我輒復覆去皆我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去而般泥洹（[illegible]）

欲知羅旬踰者維衛佛時身爲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木布地悉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踰見謂之言當何以相與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咒願是汝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時羅旬踰與土沙門舍利弗是罪福果報今雖得道故受宿殃世人愚癡積行惡無罪羅旬踰是其證也

昔目連從禪定起，遊恒水邊，見諸餓鬼受罪不同。時諸餓鬼各起敬心，來問目連往昔因緣。一鬼問言，我一生來，恒抱飢渴，欲至廁中，取糞噉之，廁上有大力鬼，以杖打我，初不得近，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佛圖主，有客比丘來寺乞食，而汝慳惜，不與客食，待客去後，乃行舊住。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肩上有大銅瓶，盛滿烊銅，以杓取之，還自灌頂，痛苦難忍，何罪所致。目連言，汝為人時，作寺維那，知大衆事，有一瓶酥，藏着隱處，不依時行，待客去後，乃行舊住。酥是招提之物，一切有分。緣汝無道，慳惜衆物，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汝今華報，果在地獄。

昔有一衆生，身體長大，頭上有鑊，盛然火燒，滿中烊銅，從四面出，灌其身上，乘虛而行，無有休息。目連問佛，此何等罪。佛答目連，此人昔時作寺知事，檀越送油，不以分與諸客比丘，待客去後，乃分舊住，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昔佛在王舍城，東南有一池水，屎尿汙穢，盡入其中，臭不可近。有一大蟲生此水中，身長數丈，無有手足，宛轉低昂，觀者數千。阿難往見，具以啓佛。佛與大衆，共詣池所。大衆念言，今日如來，當為衆會說蟲本末。佛告大衆，維衛佛泥洹後，時有塔寺，有五百比丘經過寺中，寺主歡喜，請留供養，盡心供餼，無有遺惜。後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還過塔寺，見五百比丘精勤行道，並各發心，欣然共議福田難遇，當設薄供，人捨一珠，得五百摩尼珠，以寄寺主。寺主後時，生不善心，圖欲獨取，不為設供。大衆問言，賈客施珠，應當設供。寺主答言，是珠施我，若欲奪珠，糞可與汝，若不時去，割汝手足，扶之糞坑。衆念其癡，默然各去。緣是罪惡，受此蟲身，後若命盡，仍入地獄，復受衆苦。

昔有丈夫，令其婦人施沙門婆羅門等食，其婦慳惜，實有言無，語其夫曰，家無所有，當以何等施與沙門及福人等。如是婦人誑夫怯財，而不布施，身壞命終，墮於針口餓鬼之中。由其積習多造惡業，是故婦人多生餓鬼道中。

昔佛在王舍城耆闍崛（華言靈鷲）山中，尒時尊者大目揵連在一樹下，結跏趺坐，思惟觀察，見一餓鬼，身如焦柱，髮如錐刀，纏繞其身，呻吟大喚，四向馳走，求索糞穢，終日竟夜，受苦疲極，了不能得。尒時目連見此餓鬼，而問之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如是苦。餓鬼答言，世有如來，汝可自問，我今飢渴，不能答汝。尒時目連尋詣佛所，問其所由，造何業行，受如是苦。尒時世

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國名波羅奈，其土豐樂，人民繁盛。無有兵甲，共相諍競。時有長者，名曰賢善。體性柔和，敬信三寶，常樂惠施，名稱普聞。時有比丘著衣持鉢，造詣其家，從其乞食。時此長者，有少急緣，不自施與。尋即出去，慇懃囑婦，汝今在後，好念施彼比丘飲食。其婦答言，汝且莫憂，我後當與。時長者婦慳貪心生，便自念言，今若與食，後日復來，此諸人輩，甚可惡見。即喚比丘，來入舍內，閉着空屋，令其即日饑不得食。以是業緣，於無量世墮餓鬼中，受如是苦。

昔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尊者大目揵連見一餓鬼，腹如大山，咽如細針。諸肢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焦，往趣河泉，水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變為火。時大目揵連即前問言，汝於先身造何業行，受是苦耶。時彼餓鬼答目連言，我今渴乏，受苦難計，不能答尒，尒當問佛。時大目揵連即詣佛所，欲問斯事。爾時世尊為諸大衆演說妙法，見目連來。先意問訊，愛語軟語，而問訊之，是何異事。目連白佛，我向樹下，見一餓鬼。身體焦然，四向馳走，具以上事，向佛廣說，宿造何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曰，汝今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見，井旁汲水。僧從乞之，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能持水與汝，今我水亦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復道而去。時彼女人，從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

昔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若達多，財寶無量，奴婢僕使，象馬牛羊，不可稱計。時彼長者偶行，觀看到祇洹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曜，如百千日，莊嚴其身，心懷信敬，前禮佛足，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生歡喜，還歸辭家及諸眷屬，求索入道。時諸親屬都悉聽許，還歸白佛，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着身，便成沙門。時諸親族及諸人民，以其先是豪富之子，出家入道，競施衣鉢種種所須。既得之已，生慳貪心，不能施與同梵行者。其後命終，墮餓鬼中，還守衣鉢。時諸僧衆，見其去世，開其房戶，欲收尸骸及以衣鉢闍維（華言燒屍）羯磨（華言辦事）而此室中，見一餓鬼，身如焦柱，狀貌可畏，守此衣鉢，無敢近者。見是事已，往白世尊，具陳所見。於是如來將諸比丘來入室中，語餓鬼言，咄無慚愧，汝於前身出家入道，貪着利養，不肯惠施，今墮餓鬼，受此醜形之報。

昔佛言，我曾聞有大商主子，名曰億耳，入海採寶，既得回還，與伴別宿，失

俾憧惶餓渴所逼。遥見一城，謂為有水，往至城邊，欲索水飲。然此城者，是餓鬼城。到彼城中，四衢道頭，衆人集處，空無所見。餓渴所逼，皆言求水。諸餓鬼輩，聞是水聲，皆來雲集：誰慈悲者，欲與我水。此諸餓鬼，身如焦柱，以髮自纏，皆來合掌，作如是言：願乞我水。億耳語言：我渴所逼，故來求水。爾時餓鬼聞億耳為渴所逼，自行求水，希望都息，皆各長嘆，作如是言：汝可不知此餓鬼城？云何此中而索水耶？即說偈言：我等處此城，百千萬歲中，尚不聞水名，况復得飲者。譬如多羅林，澌然被火焚，我等亦如是，支節皆火然，頭髮悉蓬亂，形體皆毀破，晝夜念飲食，憧惶走十方，飲渴所逼切，張口馳求索，有人執杖隨，尋逐加捷撻，打不得近我等，憂此苦云何能得水？以用惠施人，我等先身時，慳貪懷嫉妬，不曾施一人，漿水及飲食，自物不與他，抑彼令不施，以是重業故，今受是苦惱。

唐洛陽高五娘者，美於色，再嫁李仙人。李即天上謫仙也，與高氏居洛陽，以黃白為業。高氏能傳其法。居五六載，開元末一夕，聞空中呼李某聲，披衣出門，語畢還，謂高氏曰：我天仙也，頃以微罪，謫在人間，今責盡，天上所由來喚，既不得住，雅不捨然。我去後君宜以黃白自給，慎勿傳人，不得為人廣有點煉，非特損汝，亦不利前人。言訖飛去。高氏後賣銀，居多為坊司所告。時河南少尹李齊知之，釋而不問，密使人召之，前後為煉十餘床銀器。不一年，李及高皆死，人以為天罰焉。

唐賛皇李公好餌丹砂，忽有一道士，自云李泳，南住羅浮山，來謁相公。公喜延入，既坐，謂公曰：聞相公久服丹砂，敢希一見。公遣侍者於卧内取之以示道士。道士視之，曰：此是世間凡火服之，但延壽爾。貧道有一火玉，匱秘之已數千年矣，乃於懷中出一玉象子，狀如拳，公捧之，溫潤光潔，非世所有。道士曰：此可求勾漏砂瑩徹者，於淨室內焚香致象之鼻下，親自封鎖，莫令婦人雞犬見之。候三五日，其砂即入象之腹矣。又候五七日，其砂盈腹，吐出服餌之，不唯祛疾却老，亦可為神仙。公曰：何為火玉？道士曰：此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矣。如置日中，洞然有焰焰之勢；投於火，突然有聲；夜置於暗室，即如燈燭之狀。以相公好道，故以奉借，惟忠孝是念，無自致其咎。又出一金象，其小一同，曰：此是雌者，貴其相伴，如無此，恐玉者亡矣。公服之數旬，攬鏡見面色愈少，鬚鬢白者皆黑，然是公求砂無藝，人多厭之。而象之所服者，遂經半秋，腹中隱隱有殷紅之色，不吐出矣。其後果得罪，而遷於鬼門關外，忽逢其道士，怒索先借二象，且曰：不信吾言，固當如此。公久不與之，至鰐魚潭，公平生有珎玩之物，與自鏁閉三船，是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四　十三嘯

廟

國朝宗廟

太廟四代各為一廟皆南向門各設二十四戟周圍有墻南為正門

一神廚五間在墻外東南

一德祖玄皇帝居中

懿祖恒皇帝居東第一廟

熙祖裕皇帝居西第一廟

仁祖淳皇帝居東第二廟

一時享先用四時孟月令春用清明日享於

各廟夏用端午日秋用七月十五日冬用冬至日奉迎

各廟神主合祭於

高祖廟。歲除

率百官朝

祖合祭於

高祖廟。

一每月薦新用所有時新之物

一禮器用潔淨白磁器仍有案卓陳設

一每廟設　龍床一　銷金黃羅帳一　錦褥一　紵絲褥一。　絹褥一

金交椅二（上用織金褡座座褥）

一寶冊案各二。鋪以錦褥

大明集禮廟制

四祖各別立廟

德祖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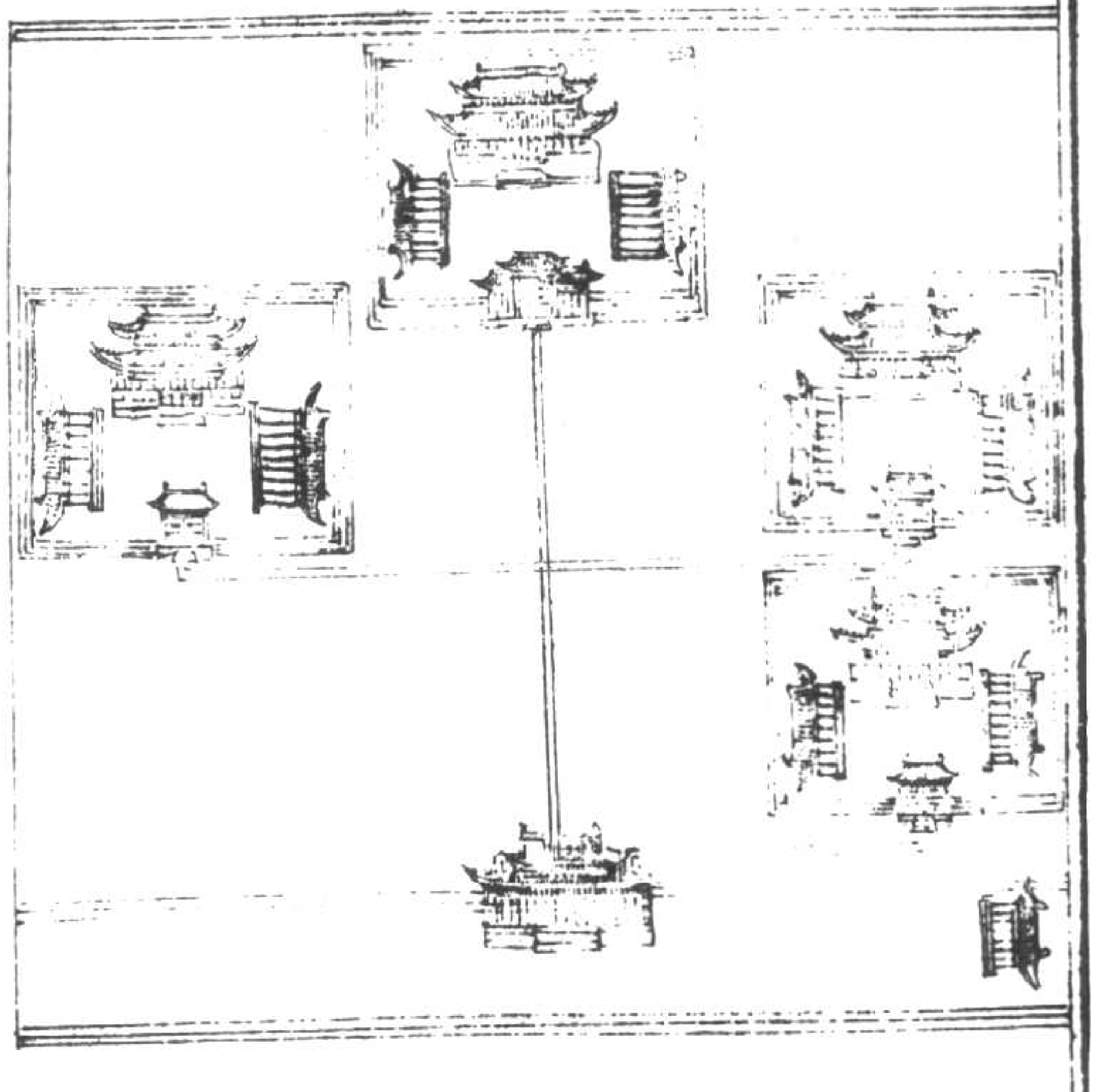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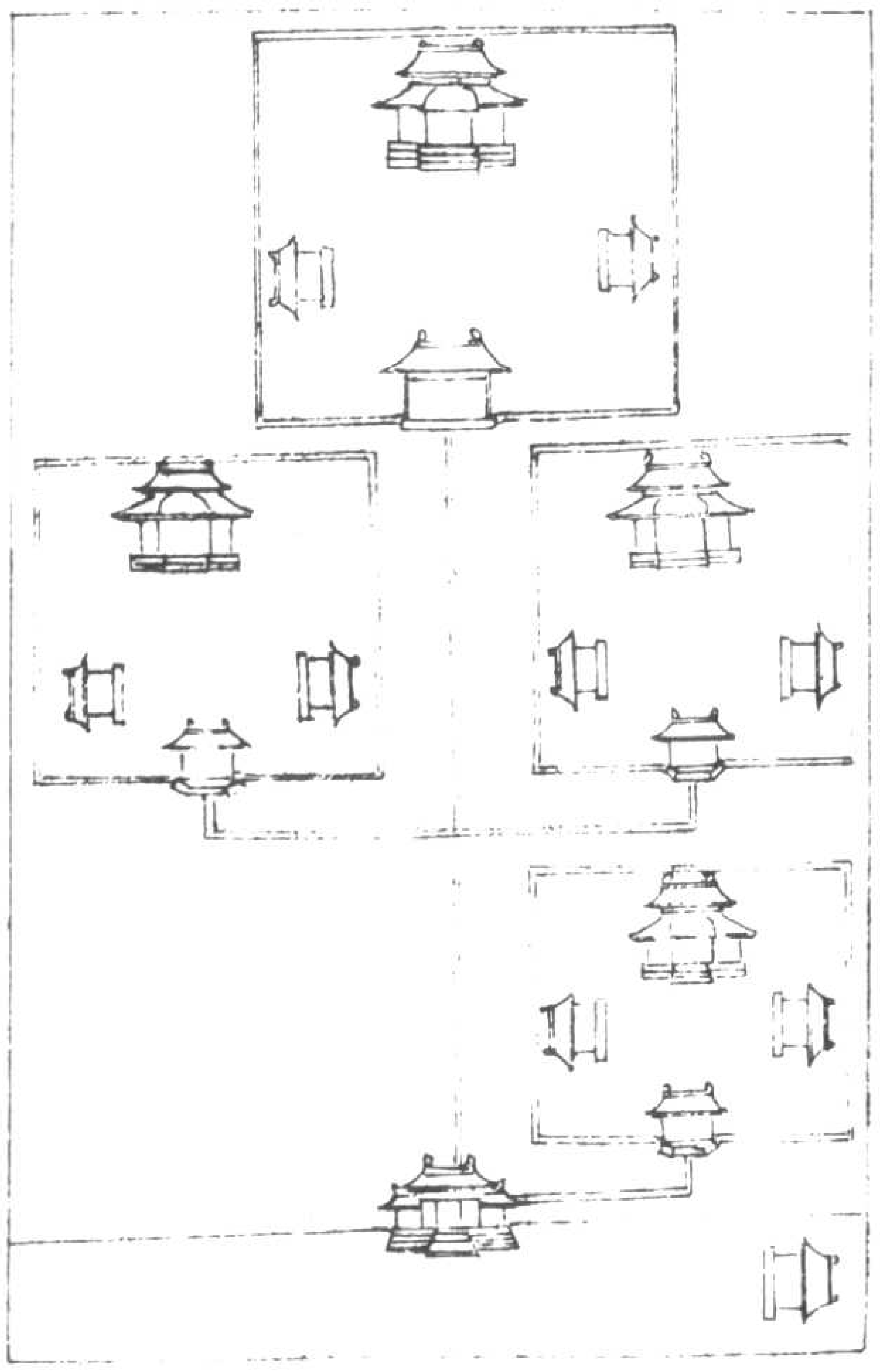
仁祖居東第二廟皆南向每廟中奉神主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設二十四戟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房五十間北向門之東為神廚及庫各五間

宗廟之圖　存心錄

大明集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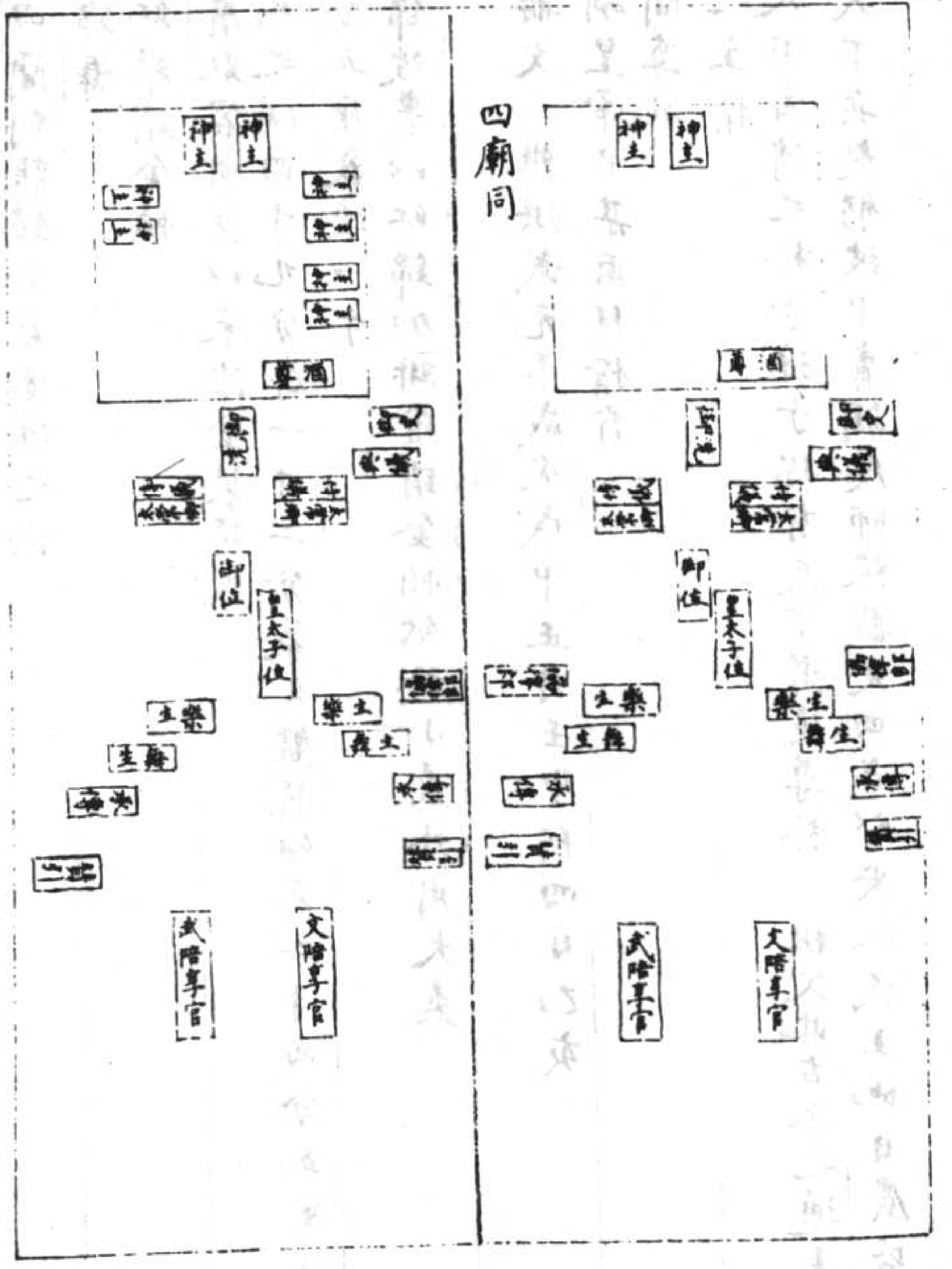


廟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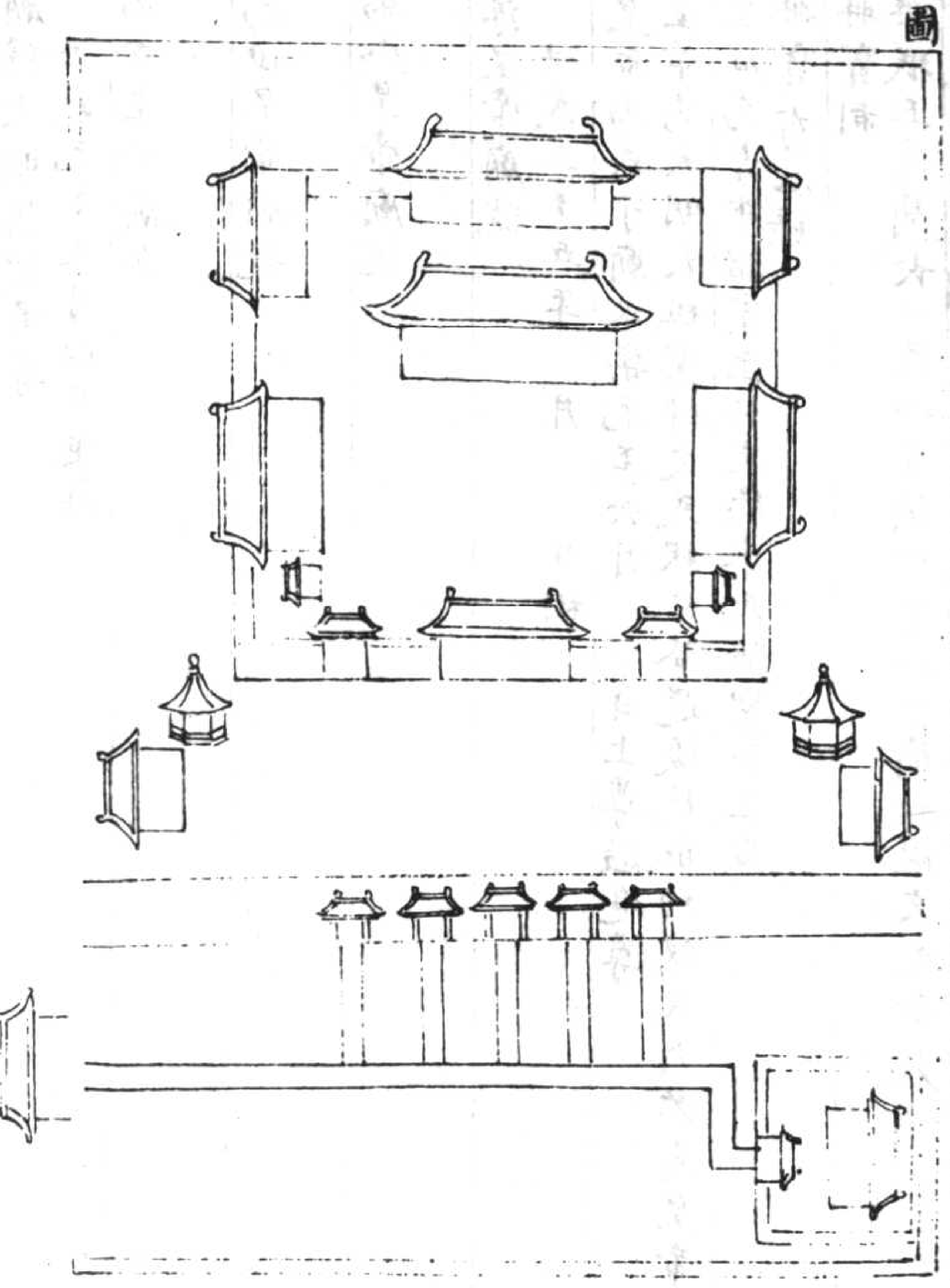
太廟特祭圖

太廟祫祭圖


四廟同
神主
神主
御位
皇太子位
樂生
舞生
武階享官
文階享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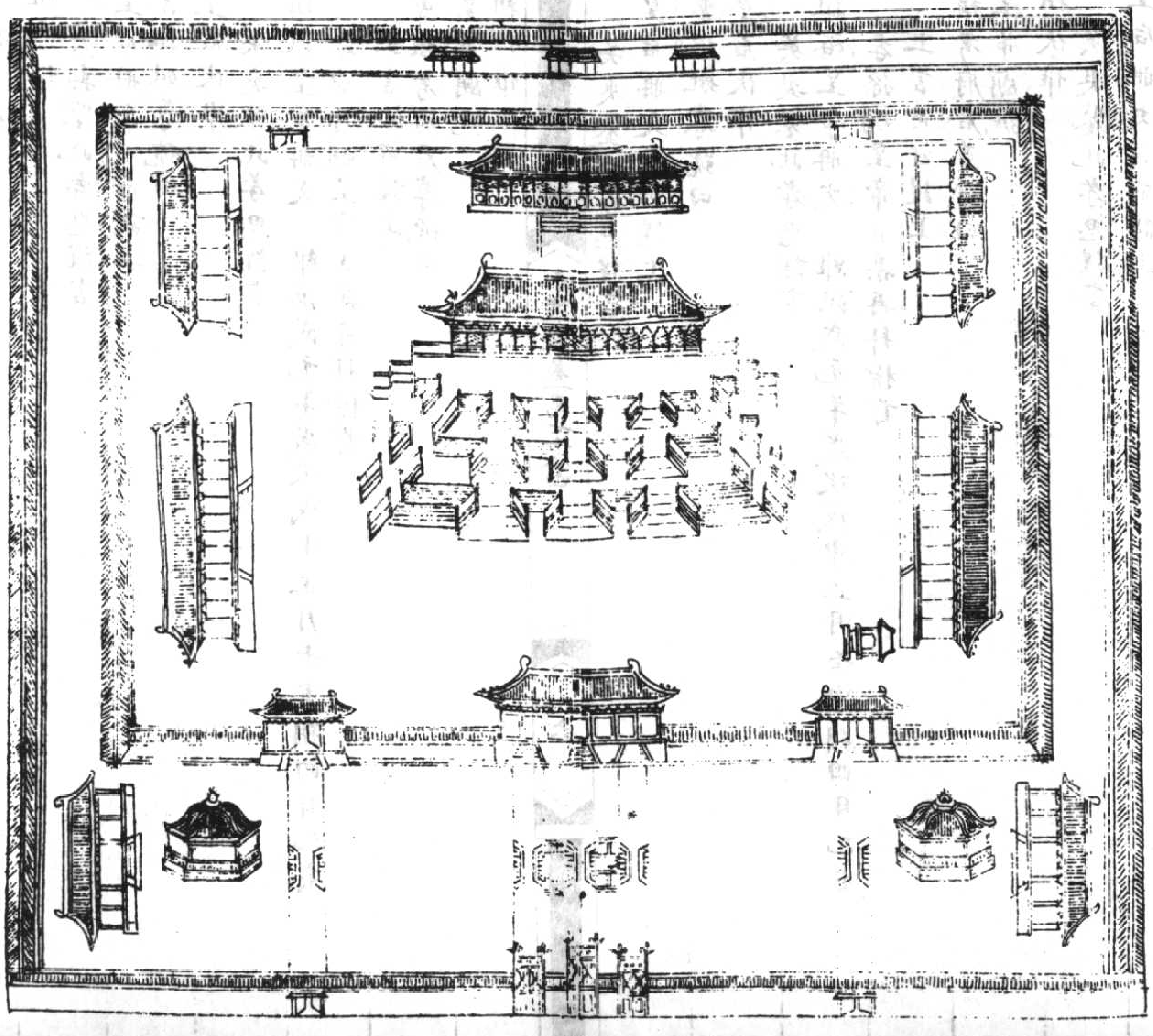
諸司職掌

太廟圖



太廟圖

祭祀禮儀



廟號大明集禮追尊

祖廟　洪武元年正月四日追尊

高祖為玄皇帝廟號

德祖

曾祖為恒皇帝廟號

懿祖

祖考為裕皇帝廟號

熙祖

考為淳皇帝廟號

仁祖　洪武三十五年　月　日祔

孝慈皇后馬氏于廟永樂元年六月　日上尊謚追尊

太祖皇帝為大明大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孝慈皇后為孝慈昭憲至仁文德承天順聖高皇后

冊寶存心録

四廟冊寶制

冊珉玉為簡長一尺二寸闊一寸二分簡數從文之多少

聯冊用金繩首尾結帶

冊前後四簡刻龍鍍金若捧護之狀

籍冊用錦褥

覆冊用紅羅銷金帕

冊匣長廣取容冊塗以朱漆金裝龍鳳

寶以玉為之闊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篆文盤龍紐高二寸四分五厘厚

一寸五分五厘竅徑一寸

繫寶用錦綬裹以紅錦加緋羅銷金帕納於小盝外用大盝

四廟冊文

德祖玄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玄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臣聞尊敬

先世人之至情

祖父有天下者傳之於子孫子孫有天下者追尊於　祖父此古今之通義

也臣遇天下兵起躬被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

承

祖宗之庇也諸臣庶推臣為皇帝

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上

皇高祖考府君尊號曰

玄皇帝廟號

德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玄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高祖妣尊號曰

玄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懿祖恒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同前）謹上

皇曾祖考府君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恒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曾祖妣尊號曰

恒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熙祖裕皇帝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孫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同前）謹上

皇祖考府君尊號曰

裕皇帝廟號

熙祖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裕皇后冊文（同前）謹上

皇祖妣王氏尊號曰

裕皇后伏惟

英爽鑒此孝思謹言

仁祖淳皇帝册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四日乙亥
孝子嗣皇帝（臣）某再拜稽首
上言（同前）謹上
皇考府君尊號曰
淳皇帝廟號
仁祖伏惟
英輿鑒此孝思謹言
淳皇后册文（同前）謹上
皇妣陳氏尊號曰
淳皇后伏惟
英輿鑒此孝思謹言
祝存心錄祝文
時享（洪武元年四月七日）　惟我
祖宗積德于世茂子孫於天地之間今以家為國建廟于京以序昭穆謹率諸
執事以四時之祀為大禮之常茲當孟夏敬奉明薦伏惟昭格鑒此永思
尚享
時享（七月二十九日）　時維孟秋禮嚴祫祭茲為
君父時在汴京經畧中夏不及躬致孝誠乃命（臣）某謹以牲醴庶品恭詣
太廟以伸追慕之情尚享
時享（十月四日）　時維孟冬禮嚴祫祭茲為
君父廵幸北京不及躬致孝忱乃命（臣）某謹以牲醴庶品恭詣
太廟以伸追慕之情尚享
時享（洪武二年正月十二日）　時維孟春禮嚴特享謹以牲醴庶品恭詣
德祖之廟以伸追慕之情尚享
懿祖
熙祖
仁祖三廟文俱同
大明集禮祝版　用梓木長一尺二寸闊九寸厚一分用楮紙冒之祝文
曰惟某年某月某日孝玄孫皇帝（臣）某謹昭告于
皇高祖玄皇帝
皇高祖妣玄皇后（下文同前存心錄）
諸司職掌一祝文　維洪武某年某月　日

孝玄孫皇帝　敢昭告于
高曾祖考四廟太皇太后　時維孟（春夏秋冬）禮嚴祭祀謹以牲醴庶品用伸
追慕之情尚享
一歲暮祝文　時當歲暮明旦新正謹率羣臣以牲醴庶品恭詣
太廟用伸追慕之情尚享
禮物祭器存心錄
太廟　禮物　幣用白　祝版　牲　犢一　羊一　豕一　五齊　汎齊
醴齊　盎齊　醍齊　沈齊　三酒　昔酒　事酒　清酒　黍　稷
稻　粱　肉羹　大羹　鹽　槀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黑餅　白餅　糗餌　粉餈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
醢　笋菹　魚醢　脾析菹　豚拍　酏食　糝食　各廟同
祭器　香爐　花瓶　燭臺　爵　坫盤　沙池　酒尊　杓　蓋箱
盥盆　簠（用磁器）　簋（用磁器）　籩（用磁器）　豆（用磁器）　帨巾　羃巾
拭爵巾　香盒　牲匣　香架
大明集禮幣用白繒長一丈八尺　牲　每廟用犢一羊一豕一　酒齊
倣周制用新舊醅以備五齊三酒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
四曰醍齊五曰沈齊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粢盛　以親
耕籍田黍稷稻粱之類為之
祭器　每廟籩十二豆十二簠二簋二登三鉶三尊實彛二加勺籩實以
鹽槀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
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析豚拍酏食糝食簠簋實以黍稷稻粱登實以
大羹鉶實以肉羹
太廟　太常祭禮
一歲五享（春夏秋冬歲暮）　犢牲　犢六隻（內一隻胙）　羊五羫　豕五
隻上項犢牲上滌九十日
祭器　籩豆簠簋碟一百四十　（和）羹碗一十二隻　尊六　盞托二
爵二十三　酒盞十八　凡遇正祭預差齋郎洗滌祭器牲匣等物
祭祀禮儀祭器禮物數
德祖　犢一　羊一　豕一　大羹二　和羹二　籩十二　豆十二　簠簋
各二　帛二（白色奉先制帛）
懿祖
熙祖

仁祖（陳設同上）殿之東設（西向）　酒尊三　金爵八　甆爵十六　殿之西設（東向）　祝文一　帛四匣

親王神位設于東廡　犢一　羊一　豕一　大羹二　和羹四　籩十二豆十二　簠簋各二　酒尊三（設于東廡南北向）　酒盞十八　帛二（白色展親制帛　爵六同帛設于酒尊所）　祝文一（與酒尊相對）

廟庭配享功臣八位設于西廡　每位用　羊一　豕一　籩二　豆二和羹一　簠簋各一　帛一（白色設于酒尊所報功制帛共八匣）　共設酒尊三（西廡南北向）　爵二十四（同帛設于酒尊所）　祝一（與酒尊相對）

冠服存心錄冠服

皇帝服衮冕十二章

皇太子服衮冕九章　陪祀官服法服　執事官服法服

職掌人員大明集禮職掌人員　設

皇帝大次

皇太子幄次官二人洒掃廟內外官一人設燎官二人　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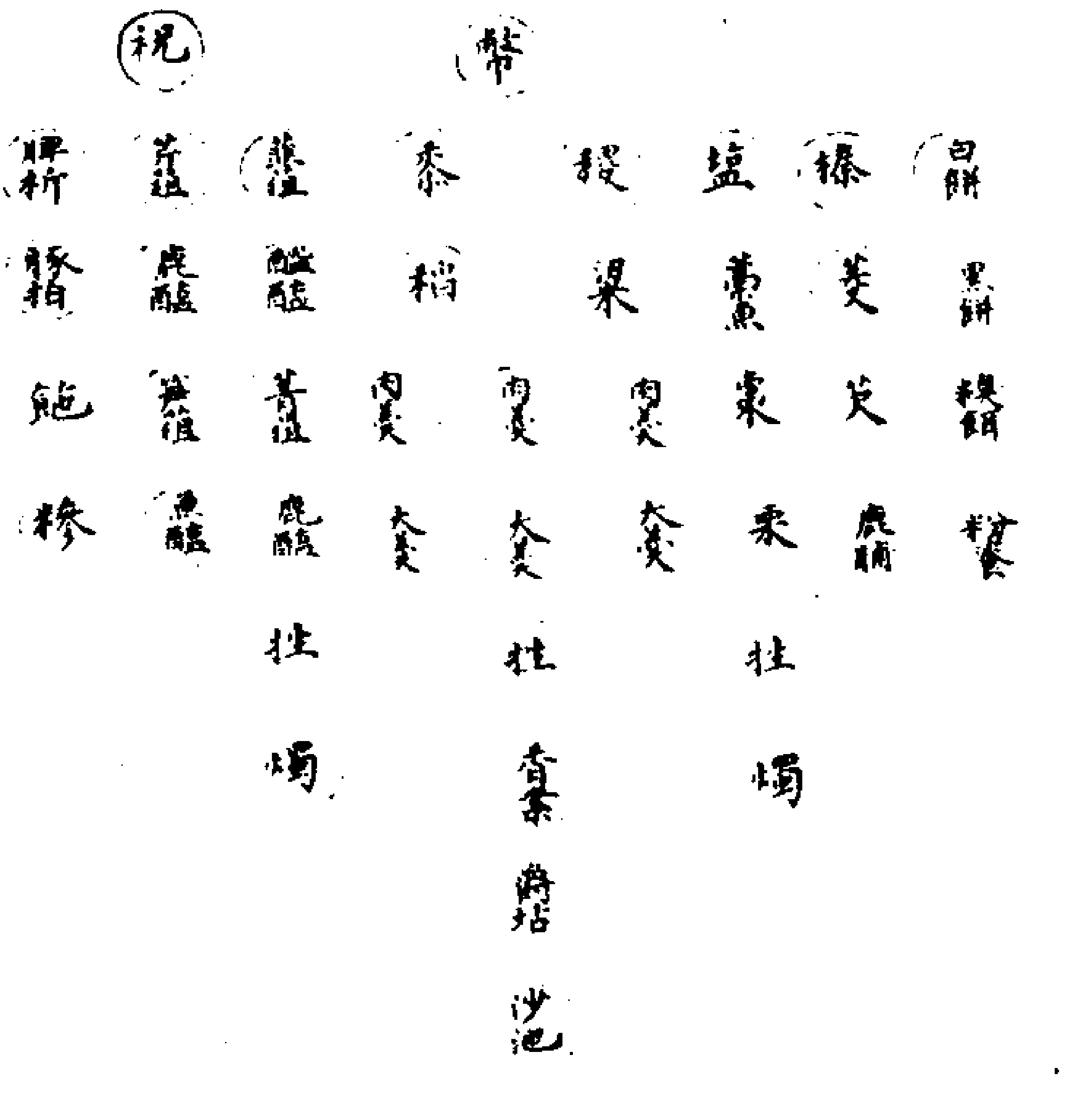
御位東宮位官二人設文武陪享諸執事版位官一人設省牲位幷宰牲割牲官二人宰牲十人掌鼎鑊視濯溉官一人協律郎一人舞士一人樂生六十二人舞生一百二十八人撰祝書祝官各一人讀祝兼捧祝官一人

導駕奏禮官六人導引

皇太子官四人引文武兩班陪享官四人糾儀御史二人贊禮二人承傳二人司盥洗奉匜一人進巾官一人司爵洗酌水官一人進巾官一人司尊官一人執爵官四人捧帛官四人司香官四人掌祭徹豆官八人啓幄內史四人進饌官六人舉俎薦郎十二人進福酒官一人進俎官二人授胙執事官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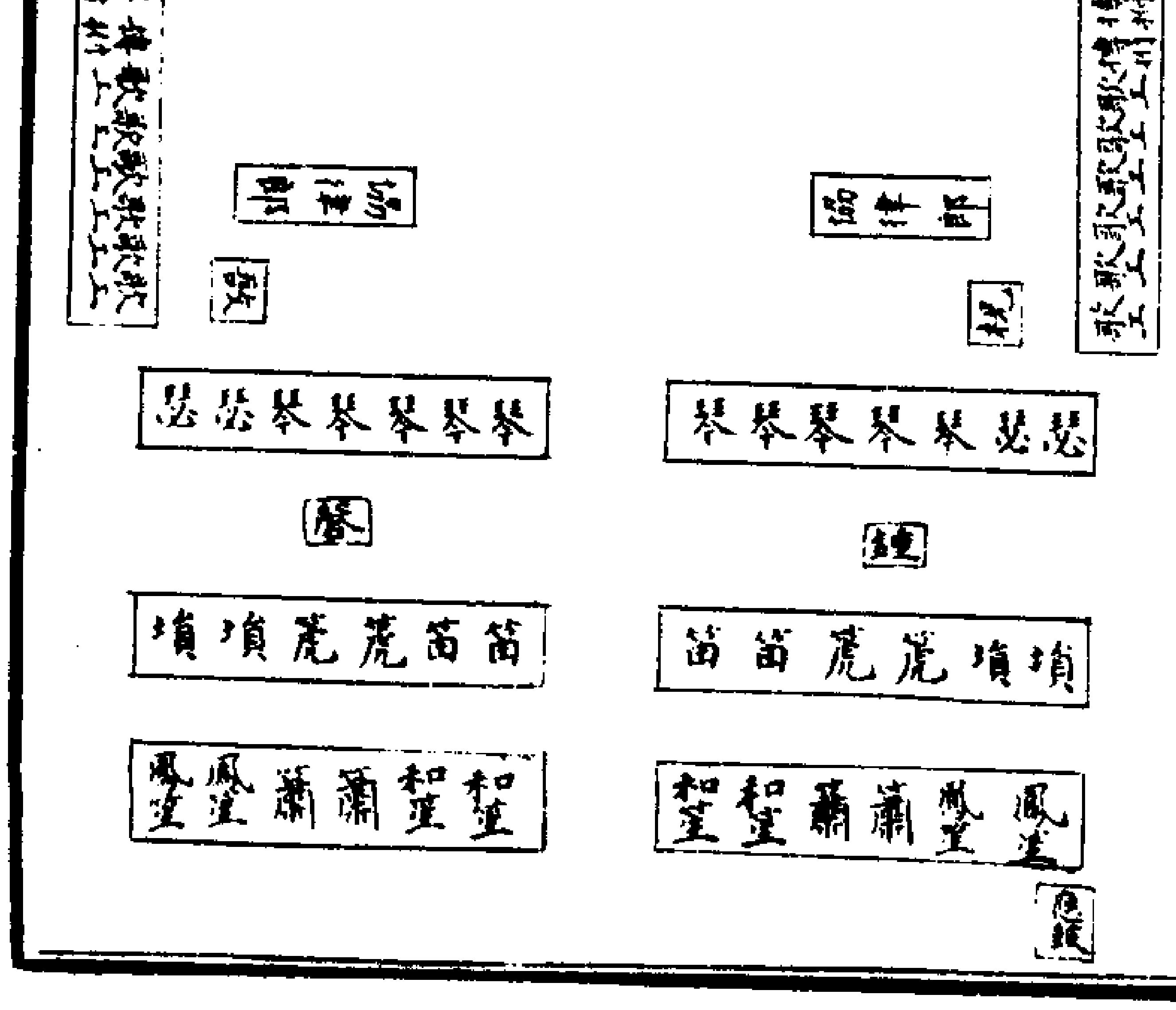
陳設存心錄

太廟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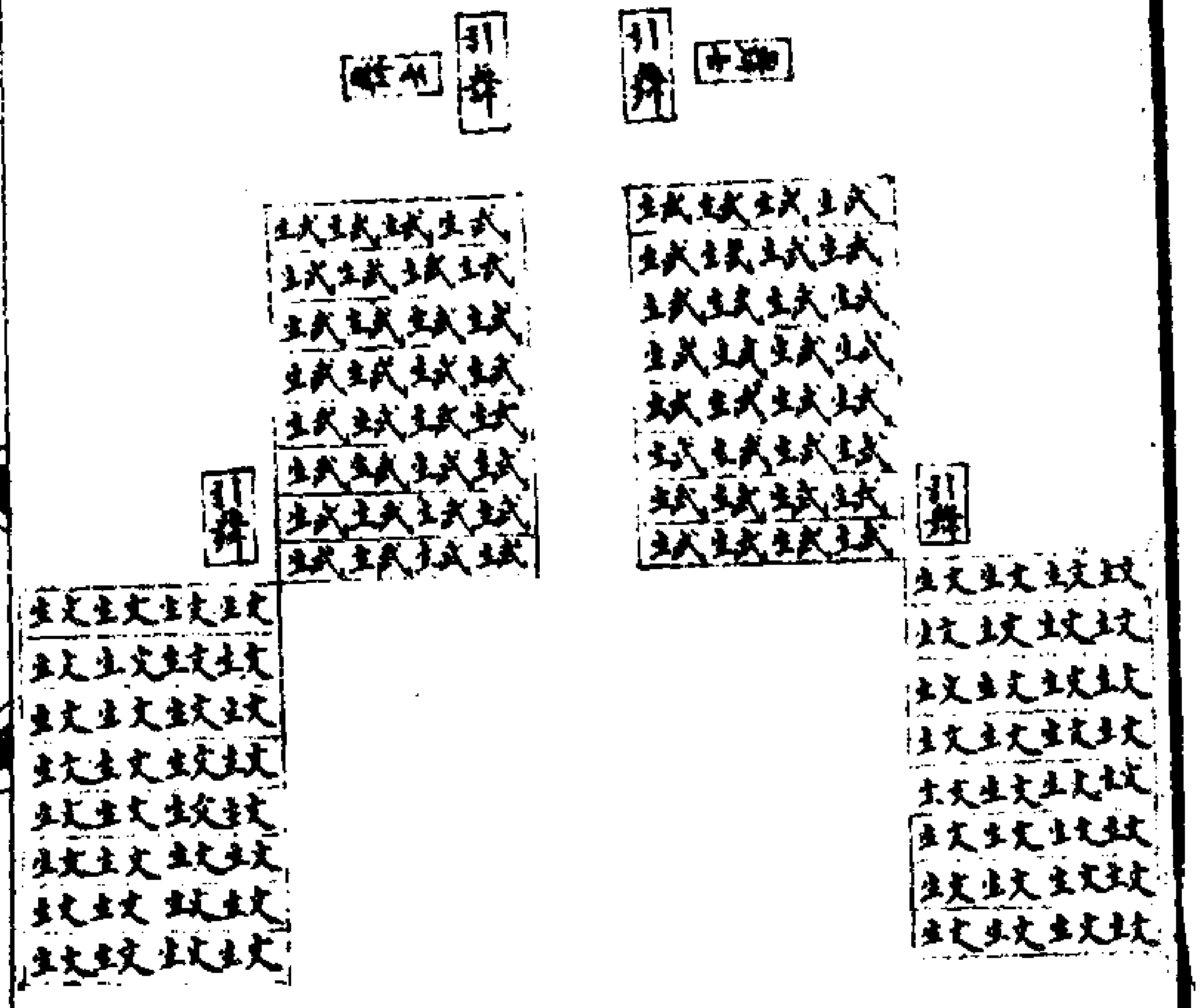

祝
幣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餈
榛
菱
芡
鹿脯
鹽
薧
棗
栗
牲
燭
稷
粱
肉羹
大羹
肉羹
大羹
牲
香案
爵坫
沙池
黍
稻
肉羹
大羹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牲
燭
芹菹
兔醢
筍菹
魚醢
脾析
豚拍
飽
糝

各廟同

樂圖


柷
敔
琴琴琴琴瑟瑟
瑟瑟琴琴琴琴琴
鐘
磬
塤塤篪篪笛笛
笛笛篪篪塤塤
鳳笙鳳笙簫簫和笙和笙
和笙和笙簫簫鳳笙鳳笙

舞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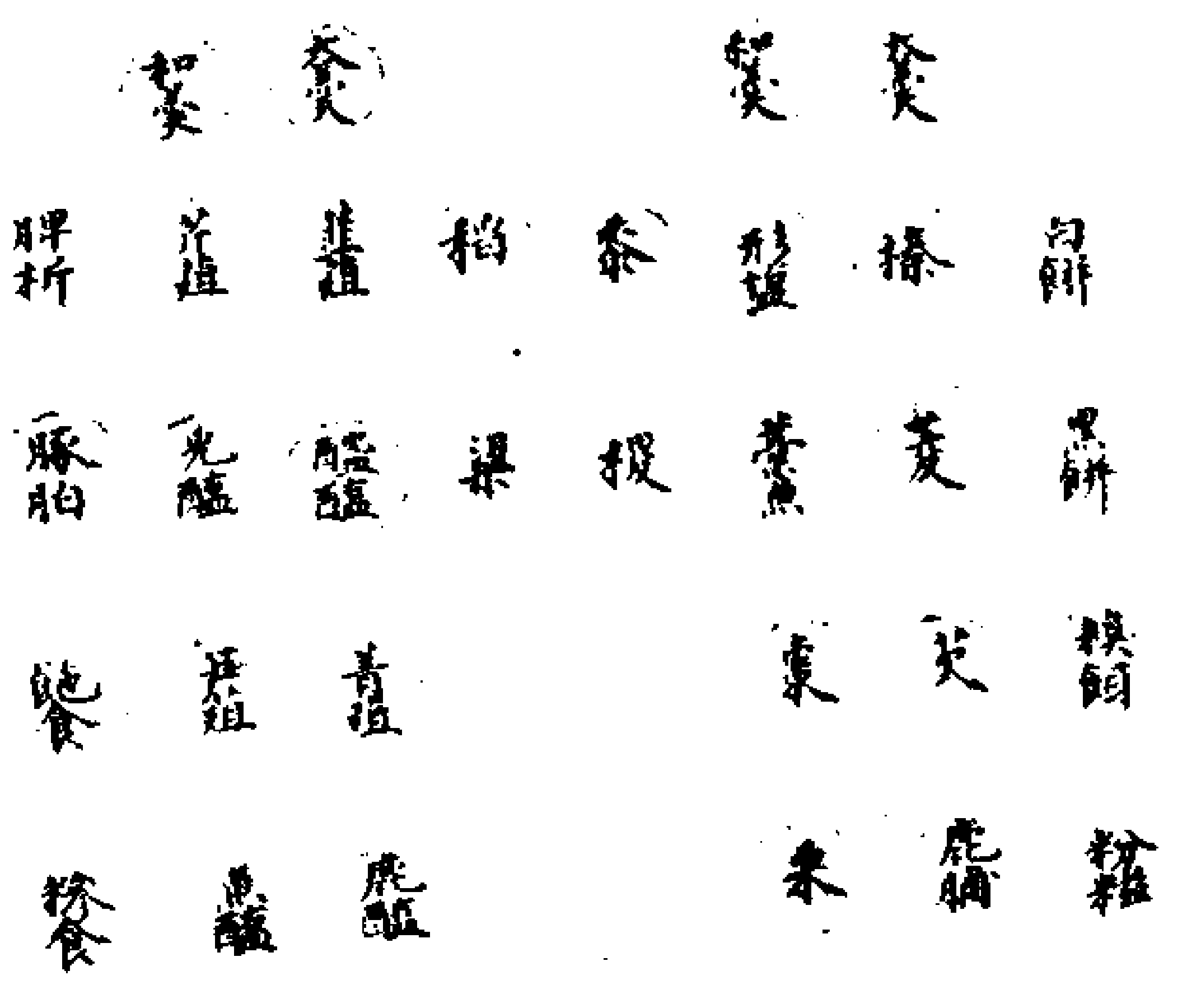

引舞
引舞
引舞
引舞
文
武

樂　協律郎一人幞頭紫羅公服荔枝帶皂靴手執麾幡　樂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樂器　編鍾　編磬　琴　瑟　搏拊　敔　柷　塤　篪　簫　横笛　應鼓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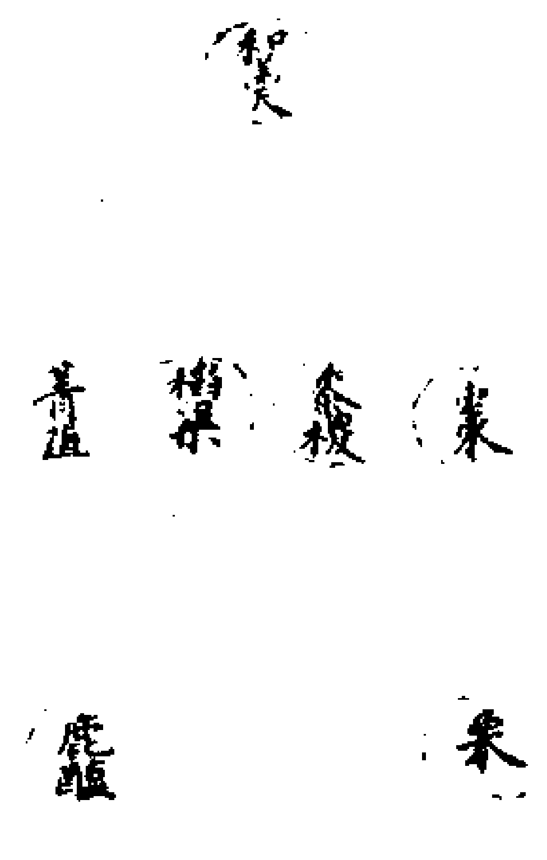
舞　舞士一人幞頭紫羅公服荔枝帶皂靴手執節　舞生一百二十八人　文舞六十四人　引舞二人各執羽籥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舞生六十二人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各執羽籥　武生六十四人々引舞二人各執干戚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　舞生六十二人服紫袍展脚幞頭革帶皂靴各執干戚

諸司職掌

太廟親王配享陳設同但無（糗餌粉餈酏食糝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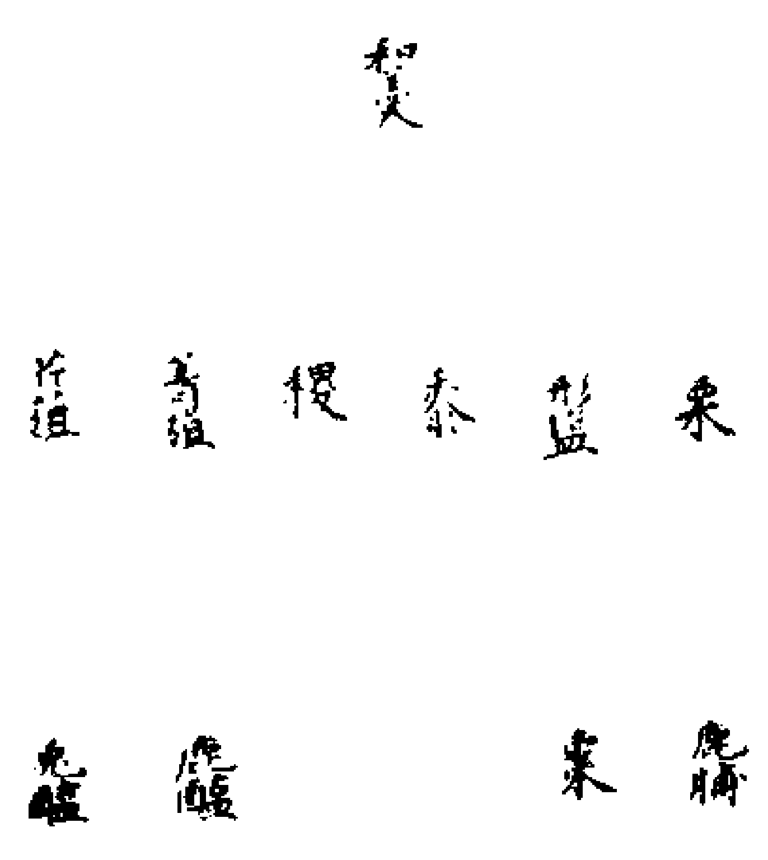

大羹
和羹
大羹
和羹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餈
榛
菱
芡
鹿脯
形鹽
薨魚
棗
栗
黍
稷
稻
粱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笋菹
魚醢
脾析
豚拍
酏食
糝食

功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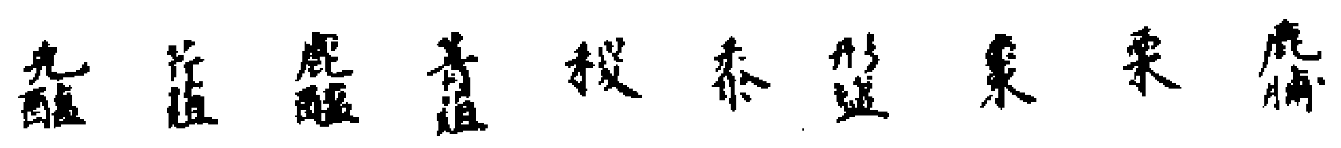

和羹
棗
栗
黍稷
稻粱
菁菹
鹿醢

十哲

每位


和羹
栗
棗
鹿脯
形鹽
黍
稷
韭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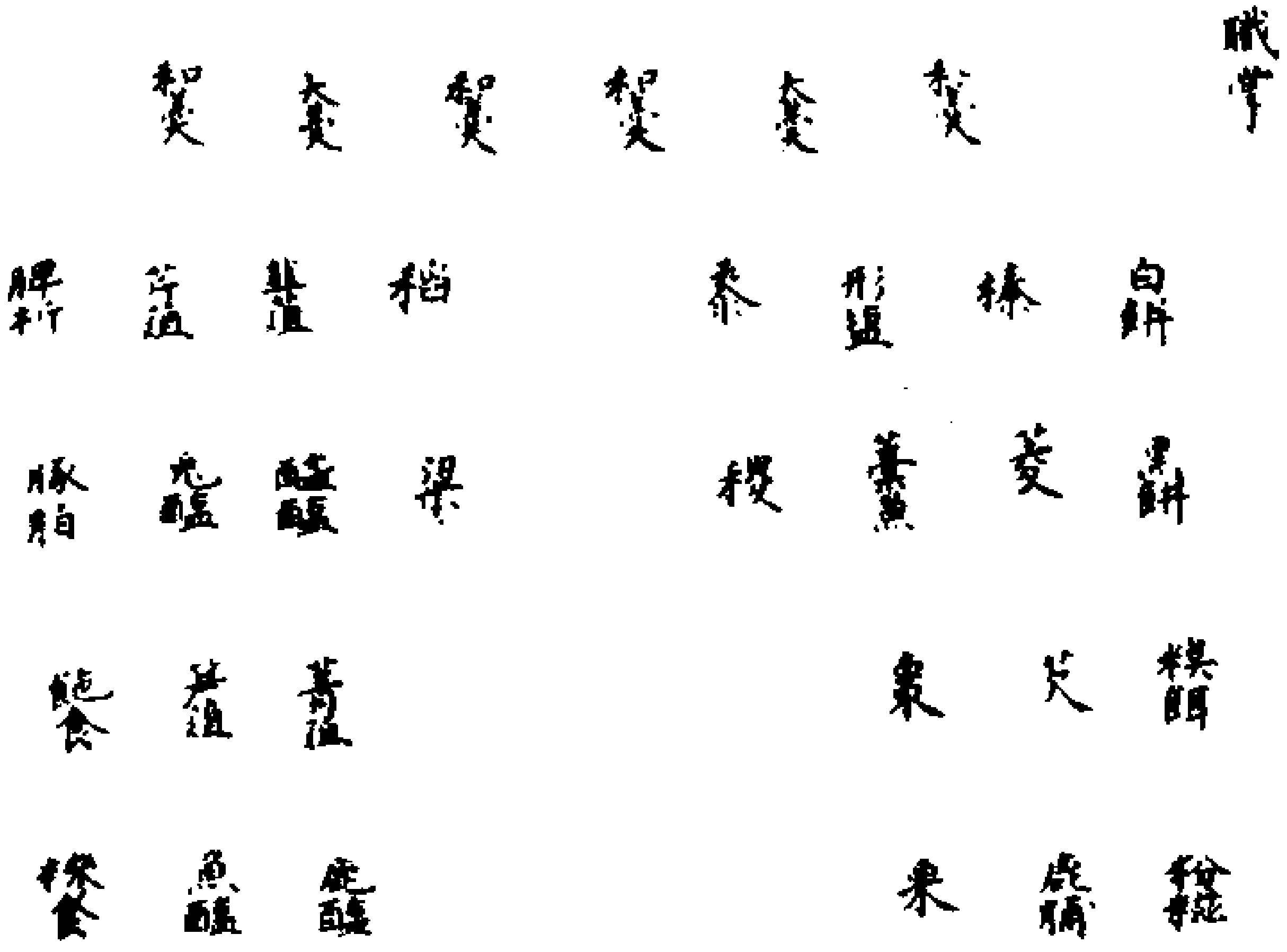
兩廡配享
每壇


鹿脯
栗
棗
形鹽
黍
稷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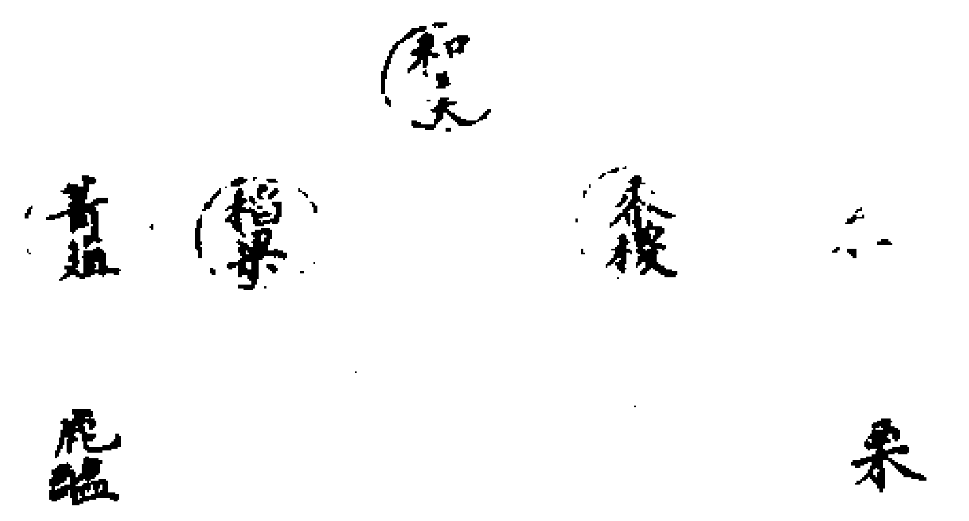
祭祀禮儀

太廟正位陳設圖（同前攝司職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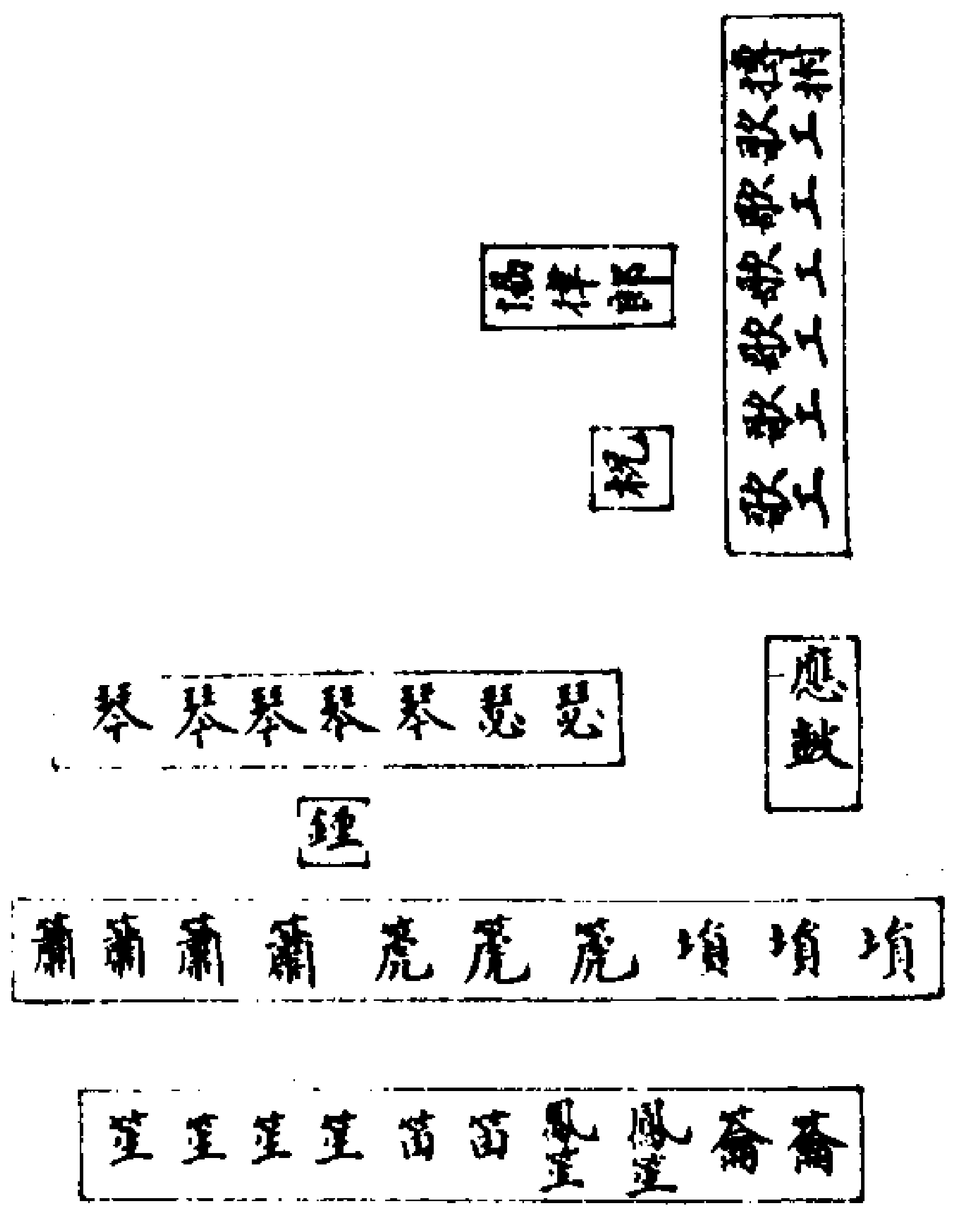
親王壇陳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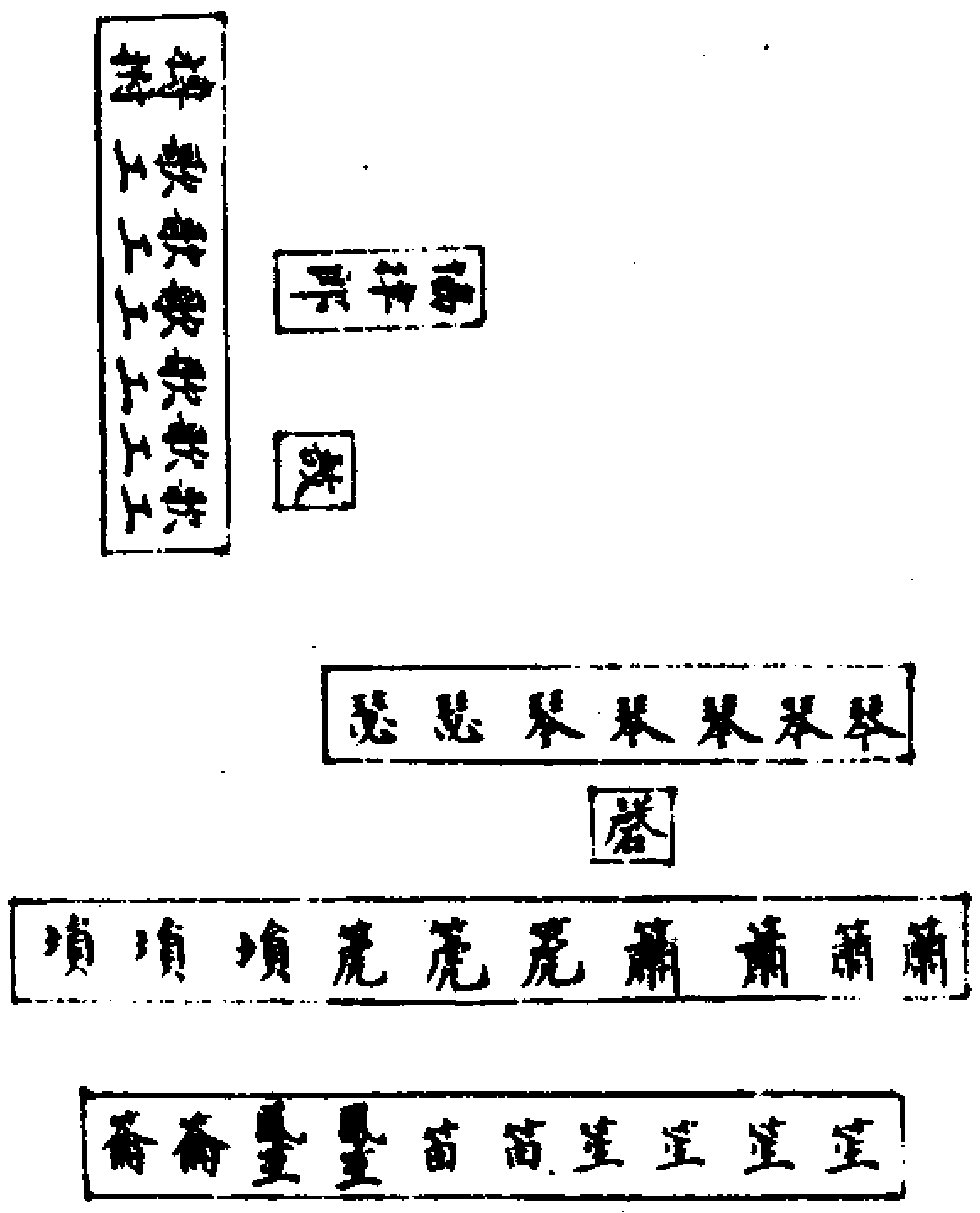

和羹
大羹
和羹
和羹
大羹
和羹
白餅
黑餅
糗餌
粉餈
榛
菱
芡
鹿脯
形鹽
薧魚
棗
栗
黍
稷
稻
粱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兔醢
笋菹
魚醢
脾析
豚拍
酏食
糝食

功臣壇陳設圖


和羹
黍稷
稻粱
菁菹
栗
鹿醢

樂圖


搏拊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歌工
協律郎
柷
應鼓
瑟 瑟 琴 琴 琴 琴 琴
鐘
塤 塤 塤 篪 篪 篪 簫 簫 簫 簫
籥 籥 鳳笙 鳳笙 笛 笛 笙 笙 笙 笙



祭祀儀注存心録禮儀誌　齋戒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陪祭官執事官齋一日　省牲　前期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至省牲位執事官牽牲省訖牽牲詣厨太常卿奏請詣神厨請視鼎鑊請
視滌溉畢遂烹牲　正祭　享日清晨
皇子奉迎各廟
神主至
高祖廟各置於座籩豆牲俎各陳于位前
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請中嚴
皇帝服袞冕太常卿奏外辦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就位北向立　安神　協律郎奏泰和之曲典儀唱請行禮
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衆官再拜傳贊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奠幣行初獻禮　典儀唱奠幣行初獻禮執事
官捧幣立于酒尊所太常卿奏請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帨手出圭請詣爵
洗位搢圭執爵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請詣酒尊所搢圭受爵司
尊者舉冪酌醴齋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請詣

高祖神位前協律郎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太常卿奏跪搢圭上香上香三上
香執事官以幣西向跪進
皇帝受幣興奠于神位前出圭復位奏跪搢圭進爵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出
圭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詣
各神位前如前儀訖請復位太常卿奏跪讀祝請讀祝官取祝板跪讀訖就拜興
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亞獻　典儀唱行亞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
爵協律郎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
典儀唱行終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爵協律郎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飲福　典儀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
詣飲福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跪搢圭進爵祭酒少許飲福酒以爵置于
坫進胙受胙以授左右出圭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復
位　徹豆　典儀唱徹豆協律郎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太常卿奏
上位飲福受胙免拜典儀唱陪享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辭
神　協律郎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在位官
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讀祝官奉祝掌祭官奉幣各
詣燎位　望燎　典儀唱望燎各掌祭官取各位祝幣焚於殿陛前

皇子奉
神主還各廟　典儀唱禮畢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
各廟禮儀注　齋戒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執事官陪享官並齋一日　省牲　前期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至省牲位執事官牽牲省訖牽牲詣厨太常卿奏請詣神厨請視鼎鑊請
視滌溉畢遂烹牲　正祭　享日清晨籩豆牲俎陳于神座前
車駕至大次太常卿請中嚴
皇帝服袞冕大常卿奏外辦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詣
第一廟就位北向立　安神　協律郎奏泰和之曲典儀唱請行禮太常卿奏
有司謹具請行事大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衆官再拜傳贊
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奠幣行初獻禮　典儀唱奠幣行初獻禮太常
卿奏請詣盥洗位搢圭盥手帨手出圭請詣爵洗位搢圭執爵滌爵拭爵
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請詣酒尊所搢圭受爵司尊者舉冪酌醴齋以爵授

執事者出圭請諸
神位前協律郎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太常卿奏跪搢圭上香上香三上香執事者以幣東向跪進
皇帝受幣興奠于神位前出圭復位奏跪搢圭進爵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出圭太常卿奏請祝請祝官取祝板於神右東向跪讀訖就拜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亞獻　典儀唱行亞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爵協律郎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終獻　典儀唱行終獻禮各掌祭官斟酒於爵協律郎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飲福　典儀唱飲福受胙太常卿奏請詣飲福位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跪搢圭進爵祭酒少許飲福酒以爵置于坫進胙受胙以授左右出圭就拜興平身少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請復位　徹豆　典儀唱徹豆協律郎奏雍和之曲掌祭官各徹豆太常卿奏
上位飲福受胙免拜典儀唱陪享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辭
神　協律郎奏安和之曲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在位官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典儀唱讀祝官奉祝掌祭官奉幣各詣燎位　望燎　典儀唱望燎掌祭官取祝幣焚於殿陛前典儀唱禮畢太常卿奏禮畢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詣
各廟行禮並如第一廟儀訖太常博士太常卿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

大明集禮祭祀儀注　時享用四孟月惟孟春特祭于廟其夏秋冬則合祭
高祖廟歲除復率百官朝
祖合祭于
高祖廟　朔望祭　朔祭各廟共用羊一豕一各用籩八豆八簠二簋二登二鉶二酒尊三及常饌羹飯用祝文行禮官服法服望祭止用常饌酒果饊湯餃行禮官服常服　薦新　月薦用所有時新之物正月薦韭薺生菜雞子鴨子二月冰芹薹菜蔞蒿子鵝三月新茶筍鯉魚鮆魚四月櫻桃梅杏鰣魚雉五月新麥桃李來禽黃瓜嫩雞六月蓮子西瓜甜瓜東瓜七月雪梨蒲萄紅棗菱八月新米藕芡茨白薑鱖魚九月紅小豆栗橙柹蟹鯿魚十月木瓜柑橘蘆菔兎鴈十一月蕎麥甘蔗天鵞鷀鴇十二月菠菜芥菜白魚鯽魚　告祭　齋戒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陪祀官執事官齋三日　省牲　前期一日設省牲位於廟南門外。
皇帝服皮弁服。乘輿出宮。導引侍從如常儀。
皇帝詣大次。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省牲位南面立。執事官牽牲自東行過
御前省訖。牽牲詣神廚。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至神廚。太常卿奏請視鼎鑊請視滌溉畢還烹牲。執事以豆取毛血導駕官太常卿導
皇帝還齋宮。　陳設。　祭前一日陳設齋次饌室。每
廟用十二籩於
神位之左。十二豆於
神位之右。俱為三行。簠簋各二。於籩豆之間鉶三。甑三。組三。各陳於簠簋之前。香燭案於俎前爵坫沙池於香案之前。祝版於
神位之右。盥洗位於殿陛之東。爵洗位於殿東門之前。酒尊位於爵洗位之北。幣篚位於尊北。宮懸位於庭中。樂生位於前。舞生位於後。
御位於廟庭之中。及香案之前。

皇太子位於廟庭
御位之南。文東武西。　導駕及奏禮六人位於
御位之左右稍前。東西相向。御史二人位於殿陛之下。典儀位於御史之南。俱東西相向承傳位於陪祭官之北稍後東西相向陪祭文武官引班四人位於文武官之東西稍後協律郎二人位於樂懸之東西啓帷內官位於
神位旁之右。讀祝位於
神位前之右。司盥洗執事位於盥洗位之後。司爵洗執事及執爵執事位於爵洗之後。司酒尊執事位於酒尊位之後。捧幣執事位於幣篚之後。望燎位於殿庭之南。
鑾輿出宮（詳見郊天篇）　正祭　享日清晨太常少卿率執事者各實尊罍籩豆甑鉶簠簋篚帛于案祝版于
神位之右內使監令升殿舉神幄樂生舞生入就位執事及陪祭官入就位。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袞冕太常卿奏外辦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就位北向立安神贊禮唱迎神協律郎舉麾俛伏跪奏泰和

之曲樂止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奏鞠躬拜興拜興
平身
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云
皇太子以下在位陪祭官皆再拜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贊禮唱奠帛行初獻禮太常卿奏
請詣盥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
皇帝至盥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事者奉匜進巾太常卿奏盥手帨手出圭
皇帝盥手帨手出圭太常卿奏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
皇帝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羃酌　尊之醴齊
皇帝以爵授執事者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
神位前執爵者奉爵司帛者奉帛從行協律郎舉麾俛伏跪奏壽和之曲武功
之舞　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引
皇帝至
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司香官詣案奉香跪進于
皇帝之左太常卿奏上香上香三上香
皇帝上香上香三上香奉帛官以帛西向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帛奠于
神位前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太常卿奉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訖樂舞止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請讀祝官取祝版于
神位右跪讀訖樂舞作太常卿奏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復位導駕官同
太常卿前導
皇帝復位亞獻贊禮唱行亞獻禮請詣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
皇帝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羃酌　尊之醴齊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

神位前執爵官從行協律郎俛伏跪舉麾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
神位前太常卿奏請搢圭
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太常卿奏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
皇帝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奏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舞止太常卿奏復位導
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復位終獻贊禮唱行終獻禮太常卿奏行終獻禮請詣爵洗位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爵洗位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爵洗者酌水
皇帝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請詣酒尊所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酒尊所太常卿奏搢圭
皇帝搢圭執爵官以爵進
皇帝受爵司尊者舉冪酌　尊之　齊
皇帝以爵授執爵官太常卿奏請詣
神位前執爵官從行協律郎俛伏跪舉麾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　導駕官同
太常卿導引
皇帝至
神位前太常卿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執爵官奉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爵飲福酒卒爵以爵授執事者奉胙官奉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胙以授執事者太常卿奏出圭
皇帝出圭太常卿奏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奏請復位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

皇帝復位　徹豆　贊禮唱徹豆協律郎俛伏跪舉麾奏雍和之曲享祭官各
徹豆樂止贊禮唱賜胙太常卿奏
皇帝飲福受胙免拜贊禮唱
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辭神　贊禮唱辭神協律郎俛伏舉
麾奏安和之曲　太常卿奏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帝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
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傳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皇太子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祝人取祝幣人取幣詣望
燎位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至燎所贊禮唱望燎太常卿奏請詣望燎
位導駕同太常卿前導
皇帝至望燎位贊禮唱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大柴半燎贊禮唱禮畢太
常卿奏禮畢導駕官同太常卿前導引
皇帝還大次解嚴鑾輿還宮其儀如來儀大樂鼓吹振作
朔祭儀　前期署官洒掃廟室內外設太常卿拜位于丹墀中道之西南
北向內使監官及預祭官位于其後北向設盥洗位于拜位之西北設酒

尊所于殿內之東陳籩八于神位之右豆八于神位之左簠二簋一甄二
鉶二于籩豆間俎二于籩豆之前至日鍾鳴後直廟官開廟門太常司官
一同內使監官帥執事者實籩豆簠簋甄鉶酒尊牲饌直廟內使啓櫝訖
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預祭官各服法服入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
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引禮官詣
太常卿前請行禮引太常卿詣盥洗位引禮唱搢笏太常卿搢笏引禮唱
盥手司盥洗者酌水太常卿盥手訖引禮唱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太常卿
拭手引禮唱出笏太常卿出笏至爵洗位引禮唱搢笏太常卿搢笏執爵
者以爵進引禮唱受爵太常卿受爵引禮唱滌爵司爵洗者酌水太常卿
滌爵引禮唱拭爵太常卿拭爵以爵授執爵者引禮唱出笏太常卿出笏次
引太常卿升自西階由西門入詣酒尊所執爵者以爵進太常卿受爵司
尊者舉冪酌酒訖太常卿以爵授執爵者贊禮唱請詣
神位前引禮官引太常卿至
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取香跪進于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
香三上香太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引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太常
卿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訖讀祝者取祝版跪讀于

神座之右讀訖引禮唱俛伏興平身稍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俛伏興
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
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
內使監官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焚祝讀祝者捧祝前行引
禮官引太常卿以下詣焚祝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斂櫝引禮官
引太常卿以下出闔廟門各廟儀同
望日祭儀　前期署官洒掃廟室內外太常司備供祭品物于神厨設太
常卿拜位于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內使監官并預祭官位于其後北向
至日鍾鳴後直廟官開廟門太常司官一同內使監官陳設湯餅蔬饌燃
香燭直廟內使啓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及預祭官各服常服
就拜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引禮官引太常卿以下詣焚楮幣所焚楮幣訖贊禮唱禮畢內使斂櫝引
禮官引太常卿以下出闔廟門　各廟儀同　又朔望祭令在
奉先殿羊一豕一分體而祭用金器每室署二卓每卓時果五般案酒五般麩
湯粳米飯
皇帝行五拜之禮內官自贊禮　薦新儀　前期署官洒掃廟室內外設太常

卿拜位于丹墀中道之西南北向。內使監官及預祭官位于其後北向。至日鍾鳴後。直廟官闢廟門。太常司官一同內使監官陳設時新之物并酒菓常饌。蔬湯飯于各廟神位前。直廟內使啓櫝訖。引禮官引太常卿內使監官及預祭官各服常服入就位。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請行禮。引禮官引太常卿至神位前。唱跪。太常卿少前跪。司香者取香跪進于太常卿之左。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太常卿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唱祭酒。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司酒以爵授太常卿。斟酒。太常卿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引禮唱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俯伏興平身。少後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復位。引禮官引太常卿由西門出復位少立。贊禮唱徹豆。執事者於神位前徹豆訖。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太常卿以下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太常卿以下詣焚楮幣所。焚訖。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歛櫝。引禮引太常卿以下出。閉廟門。　各廟儀同。　又薦新令在

奉先殿。每月按定到品物。或初二。初三。初四用。蔬湯粳米飯。時菓五般。案酒五般。以品物赴光祿寺。菓為生。物為熟。　遣官奏告。　前期告官及陪祀官

執事官齋三日。散齋二日。宿于公廨。致齋一日於祭所。前一日。看官酒掃廟室內外。設告官拜位于廟庭之中北向。陪祭官位於告官之南北向。贊禮二人位於告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設盥洗位於殿陛下之東。爵洗位於殿東門之前。酒尊位於爵洗位之北。幣篚位於尊北。又設司尊司爵洗司盥洗執爵位各於其所。其日清晨鍾鳴後。直廟官闢廟門。執事官陳設幣帛肉脯實酒尊。燃香燭。設祝版于

神位之右。直廟內使啓櫝訖。贊引引告祭官陪位官各服法服。入就拜位。皆北向立。贊禮唱行禮。引禮詣告官前曰。有司謹具請行事。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官及陪祭官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奠幣。贊引引告官詣盥洗位。唱搢笏。告官搢笏。唱盥手。司盥者酌水。告官盥洗訖。贊帨手。司巾者以巾進。告官帨手訖。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贊引唱請詣

神位前。司幣者捧幣從行。贊引引至

神位前。唱跪。搢笏。告官跪搢笏。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司香取香于案東面跪進于告官之左。告官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司幣者取幣于篚西面跪進于告官之右。告官受幣。奠于

神位前。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引引告官復位少立。贊禮唱酌獻。贊引引告官詣爵洗位。唱搢笏。告官搢笏。執爵官以爵進。唱受爵。告官受爵。唱滌爵。司盥者酌水滌爵訖。唱拭爵。司帨巾者以巾進。告官拭爵訖。以爵授執爵者。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贊引唱請詣酒尊所。引至酒尊所。唱搢笏。告官搢笏。執爵者以爵進。告官受爵。司尊者舉冪酌酒。以爵授執爵者。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贊引唱請詣

神位前。贊引唱跪搢笏。告官跪搢笏。執爵者以爵跪進于告官之右。告官受爵。贊引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告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于坫。贊引唱出笏。告官出笏。請祝官取祝跪於

神位之右。　西跪讀祝文訖。贊引唱俯伏興平身稍後。告官俯伏興平身稍後。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告官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望瘞。請祝官取祝。捧幣者取幣。詣瘞所。贊引引告官至望瘞位南向立。贊禮唱禮畢。直廟內使歛神櫝訖。贊引引告官及在位者以次出。閉廟門。　獻新儀。　凡遇四方別進新物在月薦之外者。太常卿奉

貢。與內使監官各常服捧獻于

太廟。是日光祿直廟內使闢廟戶。燃香燭。啓

神櫝。太常卿捧獻于

德祖玄皇帝神位前。內使監官捧獻于

德祖玄皇后神位前。不行禮。獻畢。內使歛櫝。　各廟儀同。

諸司職掌時享

太廟。　一齋戒。凡齋戒前一日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本奏致齋三日。次日進銅人。　一省牲。（牛九。羊八。山羊十。豕十九。鹿一。兔四。）凡正祭前一日。太常司官奏明日與光祿司官省牲。至次日省牲畢。同復

命。　一正祭陳設。

皇高祖前　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二。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帛二。（白色奉先制帛。）

皇曾祖　陳設同。

皇祖　陳設同。

皇考　陳設同。　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篚四于殿東。　設祝文案于殿西

親王配享四壇（共二十一位）。第一壇　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二（奉先制帛）。爵六。第二壇。犢一。

羊一。豕一。登六。鉶六。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六（展親制
帛）爵十八。第三壇。陳設與二壇同。第四壇。犢一。羊一。豕
一。登七。鉶七。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帛七。爵二十一。共設
酒尊三于殿東南北向。篚四。功臣配享十壇。各壇羊一。豕一。
鉶一。籩豆各二。帛一（報功制帛）。簠簋各一。爵三。篚一。共
設酒尊三于殿西南北向。一儀注。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
其事。導引官導引
皇帝至御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奏迎神。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
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執事官各捧帛。金爵。受酒獻于
神御前。讀祝官取祝跪于
神御右。內贊奏跪。典儀唱讀祝。讀祝訖。進于
神御前。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執事官各以磁爵
受酒獻于
神御前。樂止。典儀唱行終獻禮（儀同亞獻）。樂止。太常司卿進立殿東西向。唱賜
福胙。光祿司官捧福酒胙自
神御前中門左出至

皇帝前。內贊奏跪。搢圭。光祿司官以福酒跪進。內贊奏飲福酒。光祿司官以胙
跪進。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奏樂
執事官徹饌。樂止。太常卿請
神御前跪奏禮畢。請還宮。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
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奏樂。內贊奏禮畢。
太常祭禮齋戒。正祭四日前。太常司官宿於本司。次日具奏本奏
聞。致齋三日。百官致齋一日。省牲。正祭前二日。與同光祿司官奏
聞。明日省牲。至次日清晨。請本壇宰牲所省牲訖。復
命。正祭。陳設
正殿
德祖。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二。籩十二。豆十二。簠簋各二。
帛二（白色。奉先制帛）
懿祖。
熙祖。
仁祖。陳設同上。共設酒尊三于殿之東（西向）。金爵八。磁爵十六。各設
于酒尊所。祝文一。帛四篚。

東廡
親王神位。犢一。羊一。豕一。登二。鉶四。籩十二。豆十二。簠
簋各二。帛二（白色。展親制帛）。爵六。酒盞十八。共設酒尊三于東
廡之南（北向）。帛篚一。祝文一。
西廡配享功臣九位（惟春秋二祭）。每一位。羊一。豕一。籩二。豆二。
鉶一。簠簋各一。帛一（白色。報功制帛）。共設酒尊三設于西廡之
南（北向）。帛九篚。爵二十七。祝文一。儀注。典儀唱樂舞生就位。
執事官各司其事。導
駕官導
皇帝至盥洗位。（奏）詣盥洗位。搢圭（盥手訖。奏出圭。內贊導引）
（皇帝入殿。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樂。樂止。內贊奏四拜。百官同）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協律郎舉麾奏樂。內官以金爵受酒并捧帛至各）
神御前。（內贊奏）詣
德祖御前。搢圭（內官以帛跪進。奠訖。內官以爵跪進。內贊奏）獻爵（次爵同。奏）
出圭。詣
懿祖御前。

熙祖御前。
仁祖御前。（並同上儀畢。奏詣讀祝位）跪。樂止（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請于）
神御之右（跪。內贊奏俯伏。興。平身。百官同。內贊奏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協律
郎舉麾奏樂。內官以磁爵受酒獻于各）
神御前。樂止（典儀唱終獻禮。同亞獻儀）。樂止（典儀唱飲福受胙。內贊奏詣）
飲福位。跪。搢圭（光祿司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飲福酒。訖。光祿司官以胙進。內贊奏受胙。訖。奏出圭。俯伏。
興。平身。復位。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徹饌。協律郎舉麾奏樂。內
官各詣）
神御前徹饌。（典儀唱）還宮（協律郎舉麾奏樂。內贊奏四拜。百官同。典儀唱）讀
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燎位。望燎（內贊奏）詣望燎位。樂止。奏禮畢。
親王（內官行禮）。（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引內官至盥洗所。贊詣）盥
洗所。搢笏（洗手訖。贊出笏。贊就位）。四拜（執事者以爵受酒。贊引贊詣）
神位前。搢笏（執事者以帛進。奠訖。執事者以爵進。贊引贊）獻爵（訖。贊出笏）。
詣讀祝所。跪。讀祝訖。俯伏。興。平身。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執事官
以爵受酒各獻于）

神位前。典儀唱終獻禮。儀同前。典儀唱還宮。贊引贊四拜。畢同
上焚胙位視帛。
功臣配享。郡督府官行禮。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贊引引獻官至盥洗所。贊詣盥洗位。搢笏。洗手訖。贊出笏。贊就位。執事官以爵受酒。贊引贊詣
神位前。搢笏。執事者以帛進。奠訖。執事者以爵進。贊引贊獻爵。訖。贊出笏。
詣讀祝位。讀祝。畢。贊復位。典儀唱亞獻禮。執事者以爵受酒獻于
神位前。典儀唱終獻禮。儀同前。畢。同
上焚胙位視帛。

祭祀禮儀　儀注　一齋戒

皇帝齋三日。陪祀官執事官並齋一日。　一省牲。　享之前一日。設省牲位於
宰牲所。導駕官服常朝服。導引
皇帝至省牲位。齋郎黑介幘。絳窄袖袍。牽牲。內贊奏省牲。光祿卿領牲。遂烹牲。
一正享。　享之日。清晨設籩豆牲俎于神座前。
皇帝服衮冕。太常卿同導駕官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丹陛上。

皇帝脫舄。就御位。　一迎神。　典儀唱迎神。協律郎舉麾奏泰和之曲。樂止。內贊奏四拜。　一奠帛行初獻禮　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內贊奏奠帛行
初獻禮詣盥洗位
皇帝詣盥洗位。內贊奏搢圭。
皇帝搢圭。盥手訖。內贊奏出圭。
皇帝出圭。由左南門入詣酒尊所。協律郎舉麾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內贊贊
司尊者舉冪酌酒。執事官以爵受酒。畢。內贊奏詣
德祖玄皇帝神御前。詣前跪搢圭。
皇帝詣前跪搢圭。執事官以帛跪進于
皇帝之右。
皇帝受帛。以授執事者奠于
神御前。執事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獻爵。凡二。出圭。
皇帝獻爵出圭。內贊奏俯伏興平身。
皇帝俯伏興平身。內贊奏詣
懿祖恒皇帝神御前。同上儀。

熙祖裕皇帝神御前。執事官以帛爵跪進于左。餘同上儀
仁祖淳皇帝神御前。同上儀。畢。內贊奏詣讀祝所跪。
皇帝詣讀祝所跪。內贊贊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于
皇帝之左。訖。內贊奏俯伏興平身復位。
皇帝俯伏興平身復位。　一亞獻禮　典儀唱亞獻禮。協律郎舉麾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執事官與內官各以爵受酒獻于各
神御前。畢。樂止。　一終獻禮　典儀唱終獻禮。同亞獻儀。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樂止。　一飲福。　典儀唱飲福受胙。內贊奏詣飲福位。
皇帝詣飲福位。內贊奏跪搢圭。
皇帝跪搢圭。執事官以爵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飲福酒。
皇帝飲福酒。執事官以胙跪進于
皇帝之右。內贊奏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
皇帝受胙出圭。俯伏興平身。內贊奏復位。
皇帝復位。內贊奏四拜。
皇帝四拜。通贊贊百官同四拜。　一徹饌。　典儀唱徹饌。協律郎舉麾奏雍和

之曲。執事者各于
神御前徹饌。樂止。　一送神。　典儀唱送神。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內贊奏四拜。
皇帝四拜。通贊贊百官同四拜。　一望燎　典儀唱讀祝官捧祝。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唱望燎。協律郎舉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納舄。內贊奏請望燎位。
皇帝詣望燎位。樂止。內贊奏禮畢。
皇帝收服。導駕官導引
皇帝乘步輦。大樂鼓吹振作而還。

樂章存心録

太廟樂章。　安神（黃鐘宮）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開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惟我子孫。
黃太姑林南黃南林林姑黃太林太南黃黃南林姑黃南姑林林姑黃太
永懷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從。皇靈顯融。
黃太南黃大南黃姑黃林南林林姑黃林姑太南黃
奉冊寶。（時享不用）

雉水有源。雉木有根。光世積善。福衍後昆。毓寶鍾玉。德顯名尊。祇奉禮文。
黃林南黃林太南黃黃南林姑林太南黃太南黃姑姑林黃林林姑黃太
仰荅洪恩。
姑林姑黃

進俎（時享不用。）
明明祖考。是神清廟。薦以牲牷。匪云盡孝。願通神明。願成治効。此帝王之
林南黃太林南林太黃林南林黃太黃林黃太姑太林南林太林太林南
道。亦祖考之教。
林太姑太黃林

德祖廟初獻（黃鍾宮。）
思皇高祖。穆然深玄。其遠歷年。其神在天。尊臨太室。餘慶綿綿。獻於几筵。
黃林姑黃姑林南林林姑黃太林太南黃黃南姑林南林黃林林姑黃太
有永其傳。
姑林姑黃

懿祖廟初獻（黃鍾宮。）
思皇曾祖。清勤純古。田里韜光。天篤其祜。佑我曾孫。弘開土宇。追遠揭虔。

林太南林黃南林太林太南林黃太黃林黃林黃太黃南林太林太南林
勉遵前矩。
黃太黃林

熙祖廟初獻（黃鍾宮。）
維我皇祖。淑後貽謀。盛德靈長。與泗同流。發于孫枝。明禋載修。嘉潤如海
黃林姑黃林姑黃林黃太姑太姑林姑黃姑林南林姑太南黃黃南姑黃
恩何以酬。
姑太南黃

仁祖廟初獻（黃鍾宮。）
維我皇考。既淳且仁。弗耀其身。克開嗣人。予有天下。尊歸於親。景運維新
黃林姑黃黃太林黃姑林南林姑太南黃姑林南姑黃林南林黃太姑太
則有其因。
黃南姑黃

亞獻（黃鍾。）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
黃太夾林夾林黃林南林夾太黃太南黃林夾黃林太黃南林夾林黃太

發乎中情。
夾林夾黃

終獻（黃鍾徵。）
承前人之德。化家為國。毋曰予小子。基命成績。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懃懃
林南林姑黃姑林黃林南林姑黃太姑黃太黃姑林黃林黃太南黃林南
三獻。我心悅懌。
姑太南黃姑林

徹豆（黃鍾宮）
樂奏其虔。神其燕喜。告成于祖。亦右皇妣。敬徹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
黃林姑黃林太南黃南黃南姑姑林姑黃太南黃姑林太南黃黃南姑林
錫以嘉祉。
姑林太黃

辭神（黃鍾徵。）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鸞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子子孫孫。
林南姑黃太南黃林林姑南林林太南黃黃南姑林林黃太姑姑林姑黃
孝思無斁。

姑林黃林

諸司職掌　樂章　初獻。

思皇
先祖。耀靈于天。源衍慶流。繇高逮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迎神及亞獻終獻。徹饌還宮並同存心錄）

配饗功臣存心錄配饗功臣。每歲春二月清明。秋七月十五日。二時饗廟。則列功臣牌位於太廟殿庭中。每位　祭品。栗。牛脯。葵菹。鹿醢。黍。稷。稻。粱。羊體一。豕體一。　禮儀註。享日未明一刻。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每座各設酒罇於左。加勺冪。置罇下。設饌案於功臣神座之南堂上。設饌訖。執事官進饌。各設於神座前。伺行禮至第四廟。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盥洗盥手。洗爵酌酒。諸執事官助奠者皆酌酒於爵。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三上香。奠爵。諸執事官各進奠於各神座前。讀祝訖。贊引引獻官還位。堂上徹豆訖。執事官進詣首座前徹豆。伺送神畢。焚祝牌位于燎所。

郊祀告廟祭祀禮儀　一告廟。　太常司預告示文武百官具朝服導從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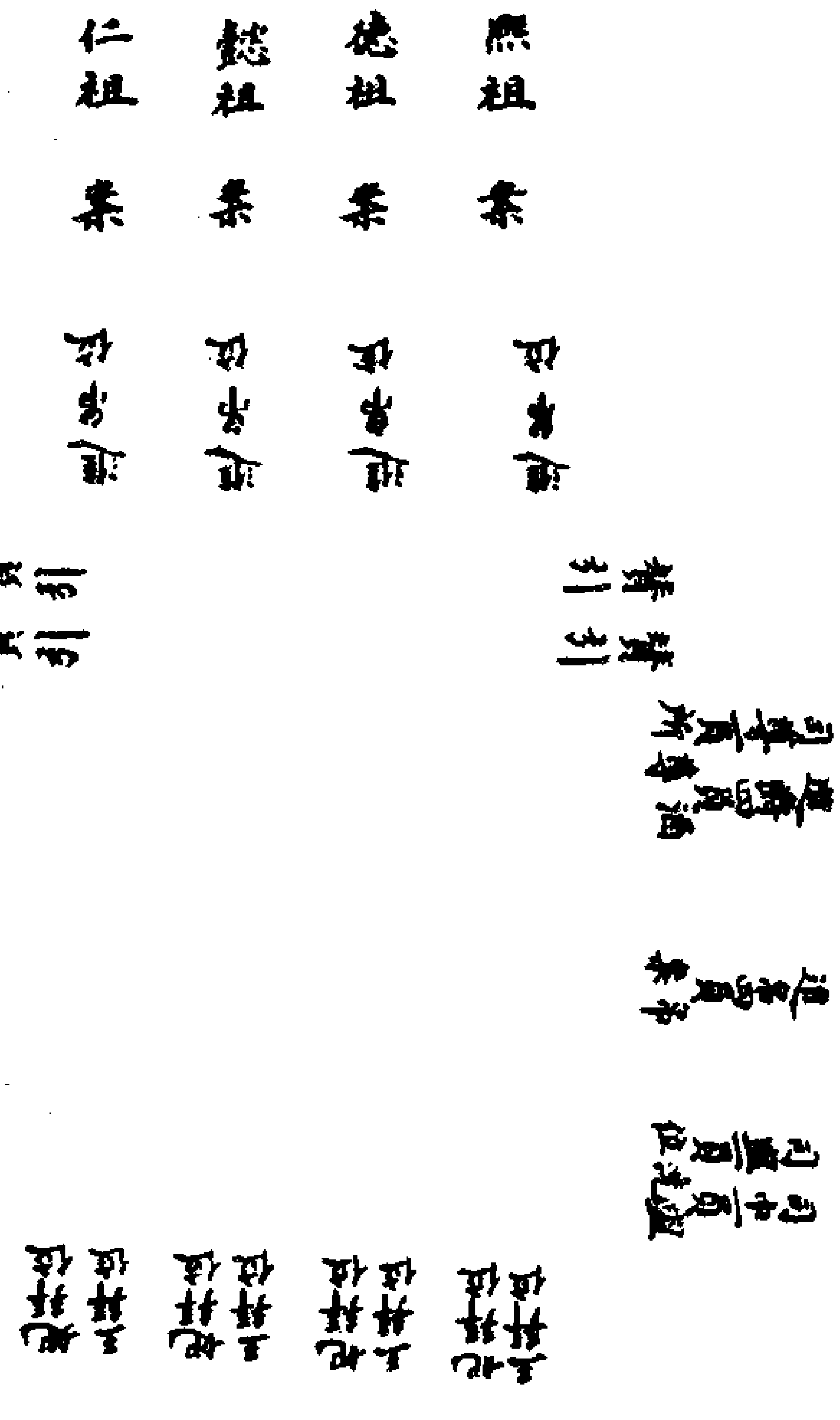
禮司整肅班行。教坊司設樂。金吾衛設兵仗於
午門外。儀鑾司陳車輅。典牧所陳仗馬。儀鑾司舉
御輿。并設傘扇於輿之左右。設黃麾仗於
丹墀中道之東西。設大輅於
奉天門外正中南向。儀禮司奏外辦。供奉司官跪奏服袞冕輿。
皇帝陞輿。導駕官導引
御輿至丹墀儀仗前導至
奉天門外。儀禮司官跪奏請陞輅。俯伏。興。
皇帝陞大輅。文武官上馬訖。
大輅進發。前金鼓隊次旗仗。次百官前導。次護衛。次仗馬。次儀仗。次儀禮司
官導駕官。次將軍。次擎執內使。各分左右行。內使監官。儀鑾司官。光祿司
供奉司扈從於
大輅之後。次旗幟。次兵仗。各後扈從。大樂鼓吹前導。設而不作。
駕將至
太廟。兵仗周圍於廟前。文武官下馬侍立於廟門之外。俱北向。內官詣寢殿請
仁祖神主安奉於

正殿龍座。陳設酒果祝文畢。太常卿導駕官具祭服。導引
皇帝自廟左南門入。至
丹陛上。脫舄入殿左南門。至
仁祖神御前奏告。行一獻禮畢。
皇帝納舄。導引出廟門。
皇帝采冕乘輅。儀禮司官與導駕官及百官導從
皇帝至齋宮。收服。儀禮司官跪奏取
旨。勑文武官各還齋宮。
諸司職掌一告廟。凡正祭前二日。用祝文酒菓
奉先殿告
仁祖配
上帝
神祇。告廟祝文 維洪武某年。歲次某甲子。某月某日
孝子皇帝 敢昭告于
皇考仁祖淳皇帝。茲以正月某日。恭祀
上帝

皇祇于大祀殿。謹請
皇考配
神。伏惟
鑒知。謹告。
存心錄郊祀告廟文。（洪武元年十一月初一日。）
（臣）於今年十一月初三日冬至。祀
上帝于南郊。敢先告
祖考。鑒知。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誥（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
未就。政治或有闕失。懼有責焉。去年
上天垂誡。有聲東南。又雷火焚舟。及擊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以祖配天也。惟祖神與天通。恐
上帝有問。以臣之所行數奏
帝前。善惡無隱。惟
上帝鑒之。俟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請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謹告。告謝文。（日當長至。陽德初升。）親祀
圜丘。大禮慶成。謹以犧齋庶品。用伸報謝。尚享

婚禮廟見諸司職掌廟見儀注。是日內官于
奉先殿陳設牲醴祝帛訖。（每廟猪一。羊一。帛二。共一篚。祝共一。）贊引二人引
王。二人引妃。至
奉先殿。請
德祖玄皇帝皇后神御前。（王在東。妃在西。）贊王與妃皆兩拜。贊跪。（王跪。妃亦跪。）
贊搢圭。（王搢圭。）贊進帛。（執事者以帛跪進于王右。）贊受帛。（王受帛以授執
事者。）贊奠帛。（執事者以帛奠神御前。）贊進爵。（執事者以爵跪進于王右。）贊
受爵。（王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執事者以爵奠于）
玄皇帝皇后前。贊再進爵。（執事者以爵進。）贊受爵。（王受爵以授執事者。）贊獻爵。
（執事者以爵奠于）
玄皇帝皇后前。贊俯伏。興。（王俯伏興。妃亦興。）贊王復位。贊王與妃皆兩拜。平身。次請
懿祖皇帝皇后。
熙祖皇帝皇后。
仁祖皇帝皇后。（禮同上。）贊詣讀祝位。（王詣讀祝位。）贊跪。（王跪。妃亦跪。）讀祝訖。贊
俯伏。興。平身。（王俯伏興平身。妃亦興。）贊王復位。贊王與妃皆兩拜。平身。贊
執事者捧祝帛各詣燎所。贊詣燎位。（王與妃詣燎位。）贊禮畢。引禮引王及妃

還宮行合巹禮
婚禮廟見（同前諸司職掌儀注）
廟見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十三嘯

廟

歷代原廟　寢廟　親廟

原廟

西漢會要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通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叔孫通傳臣瓚按黃儀云原廟一歲十二祠。閒加一祠。月游衣冠以廟饌食之耳。）元帝罷原廟（年月未詳。）建昭五年秋復太上皇原廟。（文穎曰高祖已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漢舊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也。余鼎孫儒學警悟漢書叔孫通傳通說惠帝曰願益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上乃詔有司立原廟原廟之名始此如原蠶之原既有太廟又有此廟是取重再為義也張守節言漢陵皆在原上意取高原名之其說甚新然予按史記高帝紀今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原廟則原重之說是也後光武又嘗幸豐祠高祖於原廟則豈其高原之謂哉以是推之廟之立於郡國者得稱原廟也馬端臨通考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與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蔵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于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而為

之象不爲禘祫烝嘗之禮而行一酌一奠之禮又揚時所謂會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心分而不專末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爲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宋朱晦庵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　五峯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乎於不起寢廟之語則以爲明帝固不得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群臣有宋仲幾先子衰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爾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古禮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焉則亦與漢異矣柳宗元文集沛國漢原廟銘（并序）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离佐命垂統股肱天下聖德未衰而内禪元臣纘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積衰秦德暴戾皇天睠慮當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又俾元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丕績不墜厥祀故凶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靈奮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陰脱帝容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鄭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离之裔也淮陰懋齊天兵翼揚靈威覆趙夷魏吞齊殄楚平陽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周劉氏皆稷之裔也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大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作以垂德厚探旻穹之奥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諸侯憑力于項以離關東秦續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乘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乃奠舊都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没爲思戀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于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恭崇充於是庭而赤精降集靈命於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

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懷其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養焉故高帝定位遣茲閟宮惠王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逞其容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睠相舊邦之遺黎歟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于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爲可已也銘於舊邑以迪天命其辭曰蕩蕩明德時惟敉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群蛇輔龍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網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踊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豪桀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籌勦殄霸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寧表正萬國炎靈用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皇崇禮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尊元命亦崇嚴祀建旂鬱鼓邃據天位魂遊故都永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宋史紹興五年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原廟在郡有漢故事　紹興十二年駐蹕臨安始備太廟原廟之制合璧事類禮經考索胡致堂嘗辯原廟之失以爲記禮所載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其禮不過如斯而已至漢叔孫通援是以爲高帝月出遊之地而作原廟焉原廟之作其殆昉於此乎要之祖宗禘祫既有太廟祧祭又有世室則原廟之作殆後世之褻禮非古人之正禮也明矣自是而後第第相承皆以原廟使於用俗禮而爲美觀其去古人重宗廟之意愈遠矣是以唐有上牙盤之儀本朝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寓道釋之館神宗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即景靈宮之東西爲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以奉宣祖已下御容而後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徽宗崇寧初以景靈之隙地乃以馳道之西立兩宮以神宗爲館御首哲宗次之號舊宮爲景靈東宮東西宮倣於此矣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已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兼知州若官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爲相議築宮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東嘉後不果紹興十三年二月始還於臨安然但通爲三殿以奉聖容無復東都之制矣據今景靈宮在新莊橋之西本劉光世賜第也初營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徽宗居中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居後掌宮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

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幙歲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通用僧道士四七人作法事。十八年。增建道院。二十一年。韓世忠卒。又以其賜第增築之。天興殿五楹。中殿七楹。從殿十七楹。齋殿進食殿皆備焉。四時朝享。莫此為重。總進置盞皆命侍從贊其禮。記曰。禮時為大。又曰。禮從宜。於是乎見之。金史禮志。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熙宗天眷二年九月。又以上京慶元宮為太祖皇帝原廟。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辰居。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成。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海陵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於長安渭北。薦以時果。其後又置於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於燕京所建原廟行事。於是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門曰崇聖。大定二年。以睿宗御容奉遷衍慶宮。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以御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秋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日。啓行前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奏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充。進請御署祝版。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於衍慶宮門外。少西東向。宰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宮殿下班立。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階復位。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執以下分左右前導出衍慶宮門外。俟御容匣升車。百官上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輿扇等前行。至都門郊外。俟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拜。奉送使副側侍不拜。班首詣香輿跪上香。俛伏興。還班再拜。辭訖。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館或廟舍內安駐。其道路儀衛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為亭子狀。安車上。駕以牛。又用駝五。旗鼓共五十。擡香輿一十七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衛二十人。以宗室猛安謀克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會寧府。官屬備香輿奉迎如上儀。乘馬使至廟門外下馬。分左右導引。使副率大祝四員捧御容入廟。於中門外東壁幄次內奉置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並公服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衆官前導引至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

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階復位。同執事官再拜訖退。十五年二月。有司言。東京開覺寺藏睿宗皇帝皂衣展裹真容。勑遷本京祖廟奉祀。仍易袍色。明年四月。詔依奉安睿宗禮奉安世祖御容於衍慶宮。前期有司備香案酒果教坊樂。至日質明。親王宰執率百官公服迎引至衍慶宮。凡用甲騎百人。傘二人。扇十二人。香輿八人。綵輿十六人。從者二十四人。執事官二人。弩手控鶴各五十人。贊者二人。禮直官二人。六品以下官三十員公服乘馬前導。奉安訖。百官再拜。禮畢退。立宮門之外迎駕朝謁。十六年正月。有司奏奉勑議世祖皇帝御容當於何處安置。臣等參詳衍慶宮即漢之原廟。每遇太祖皇帝忌辰。百官朝拜。今世祖皇帝擇地修建殿位。庶可副嚴奉之意。從之。乃勑於聖武殿東西興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既而復欲擇地建太宗殿于歸仁館。有司言山陵太祖太宗睿宗共一兆域。太廟世祖太祖太宗睿宗亦同堂異室。今於歸仁館興建太宗殿位。似與山陵太廟之制不同。詔從前議。止於衍慶宮各建殿七間。閣五間。三門五間。乃定世祖殿曰廣德。閣曰燕昌。太宗殿曰丕承。閣曰光昭。睿宗殿曰天興。閣曰景福。十九年五月六日奏告。七日奉安。執事禮官二人。每位香案一。祭器席一。拜褥二。盥洗一。太勺篚巾全。前一日。太廟令率其屬掃除宮內外。又各設神座於殿上。又設親王宰執以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盥洗位于東階下。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又於神位前各設北向拜褥位。并各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徹前來例。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爐匙合香等。又於殿下各設腰輿一。舁士一十六人。傘子各二人。執扇各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齋。親王於本府。百官於其第。行禮官執事人等習儀。就祠所清齋。其一日質明。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閣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內侍二人。太祝一員。禮官署官前導。置於聖武殿神座。禮直官引親王宰執百官公服於殿庭班立。七品以下班于殿門之外。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詣神座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導世祖御容升腰輿。儀衛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從至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就腰輿內捧御容於殿上正面奉安訖。百官於階下。六品已下官於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太祝內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

御容於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於丕承殿行禮並如上儀。次睿宗御容奉安於天慶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二十一年閏三月。奉旨貽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下。每位設黃羅幕一。黃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地褥一。龍牀一。踏牀二。衣全。前期奏告。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是年五月。遷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宮。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

元析津志原廟 行香。 完者篤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 曲律皇帝南寺。（同前。） 普顏篤皇帝白塔寺。（正官） 二十一日。 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員。） 二十二日。 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二月初六日 察必皇后（忌）南渠河寺。（正官。） 初十日。 老太后週年白塔寺。（正官） 二十九日。 普顏篤皇帝（忌）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 亦憐真班皇帝（忌）中心閣 二十九日。 阿咱失里皇后（忌）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 貞裕徽聖皇后週年黑塔寺。（大小官。） 二十六日。 順宗皇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 耶木罕主人（忌）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二日。 順宗皇帝（忌）普慶寺。（正官）初四日。 裕宗皇帝（忌）白塔寺。（大小官。） 二十日。 速哥八剌皇后（忌日）青塔寺。 二十一日 御容三朝。翰林門。 翰林國史院。 七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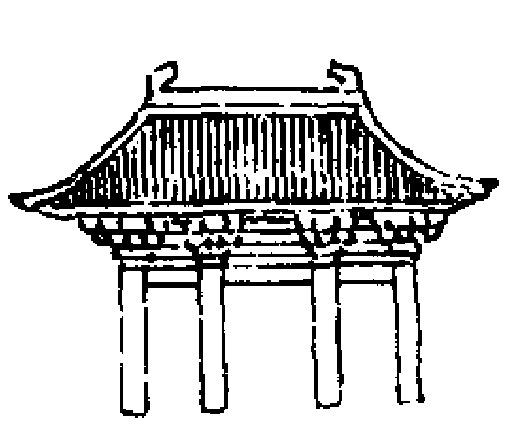
後半頁缺

欽議興修。須當備叩。幸允千金之諾。同施一簣之功。復舊規模。鼎新輪奐。

寢廟

（圖廟陵廟附）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注。奕奕。大也。前曰廟。後曰寢。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周禮夏官。祭祀修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曰。爲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禮記。聘義。疏。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廟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數類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大寢。始祖廟寢也。孔穎達曰。案爾雅云。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廟寢是同。有廂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也。（祭以致禮。而有常月。薦以致孝。而無常時。故祭必卜日。而薦新不擇日也。春秋之時。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此古者前廟後寢之遺象也。）

陳祥道禮書。王及諸侯寢廟制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晉莊公薨于路寢。僖公薨于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大寢。路寢也。如今宮殿端門下矣。）匠人。營國內有九室。九嬪居焉。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外。路寢之表也。內。路寢之裏也。）又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正義曰。兩下屋爲夏屋。榮即今之搏風。）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致命。（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燕禮。設洗當東霤。（人君爲殿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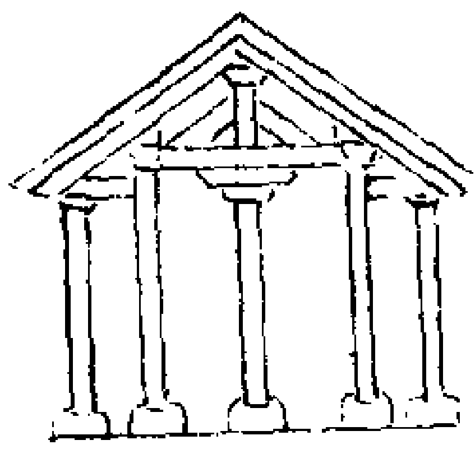
（正義曰、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少牢禮、主人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室·迫狹也。正義曰、大夫廟室皆兩下五架、棟北一架設乃為室、必知然者、今禮賓當阿致命、鄭云、阿棟也。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鄉射禮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覲禮記。凡侯于東廂。（王即序乃設之、東廂東夾相翔待事之處）喪服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為父。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書有西序東序。東西廂謂之序。西夾、（西廂夾室、）西房東房。（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賓階作階。左塾右塾。東堂西堂。（東西廂之前堂）東垂西垂。（東西之階上）側階。（側階北階）畢門。（路寢門名畢門。）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禮記檀弓曰、伯高死於衞。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寢門之外。王制。寢不踰廟。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正室、適子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又曰、世子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內則。內士以上皆異宮。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又曰、妻將生子。居側室。（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又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

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又曰、異於孺子室於宮中。又曰、妻以子見於父。夫入門升自作階。立于作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又曰、世子生。則君作階右之。（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又曰、妾子生三月。見於內寢。（內寢適妻寢也。）公庶子就側室。庶人無側室。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小寢燕寢也。）又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雜記。路寢成。則考之。又曰、婦見舅姑。皆立于堂下。見諸父。各就其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世婦以君下寢之上為適寢。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毛云、西鄉戶、也。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閟宮曰、松桷有舄。路寢孔碩。（舄、大也。）殷武曰、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公羊曰、路寢何。正寢也。（何休曰、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穀梁曰、小寢。非正寢也。（范氏曰。小寢、內寢。）定十五年。公薨于高寢。穀梁曰、高寢非正寢也。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西宮者。小寢內室。是夫人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爾雅釋宮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牖戶之間謂之扆。其內謂之家。東西牆謂之序。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兩階間謂之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門側之堂謂之塾。宮中衖謂之壼。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一雉。士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以一為高。有室無房堂。（賁、崇、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宇尚也。今士禮有房。比云無房堂也。）其楹天子斲之。大夫達稜。士首本。庶人到加。（斲礱之也。琢石砥之也。稜棱也。）天子賁庸。

（賁大也。牆謂之庸。大牆、正直之牆。）諸侯疏杼。（疏猶衰也。杼亦磨也。衰殺其上。不得正直。）士大夫有石材。（柱下質也。）庶人有石承。（當柱下而已。不出外為飾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窔。東西牆謂之序。牖戶之間謂之扆。宮中之門謂之闈。門側之堂謂之塾。以書考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垂西垂。（東垂、西垂。東西階之上。）賓階作階。（秋設黼扆牖間南嚮。東西序敷席。陳寶。西夾敷席。東序東房陳服器。大輅在賓階。綴輅在作階。執戚立東垂。執瞿立西垂。執銳立側階。側階北階也。）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子髻髮于房。婦人髽于室。喪大記主人即位于戶內。婦人髽于房。士禮婦人髽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髽于房為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髽者。尊卑之別然也。公食大夫於廟。宰夫饌于東房。贊者負東房。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則諸侯之廟亦東西房東西夾矣。大室內則謂之達。少牢禮司宮尊兩甒于房戶之間。士冠鄉飲亦尊于房戶之間。特牲禮尊于戶東。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

房也鄉飲記曰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墉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由半以南謂之堂其內由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墉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

大夫士寢廟制（五架之屋）



天子諸侯之寢廟四阿有霤士大夫則五架有棟而已五架之制棟居中而南北爲簷曰庪棟庪之間曰楣昏禮賓當阿致命（阿棟也）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設於棟北矣少牢禮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升于席上則是大夫士之廟室迫狹矣爾雅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其文對廟言之則廟寢也鄭氏謂天子路寢太廟明堂同制豈非惑於明堂位太廟天子明堂之說乎所謂太廟天子明堂者蓋其崇其飾與明堂同非必五室四門一如明堂也不然書言路寢詳矣而無是制何耶漢舊儀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帶几杖起居日四上食則床帷帳（關輔記高圖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路寢也又立便殿於寢側以象休息閒燕之處也）通鑑綱目

漢宣帝元康元年夏五月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范鎮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位如恭親尊屬故事）

（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今爲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上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集覽。齊衰。齊。音咨。衰。倉回反。杜預曰。衰在胸前。衣長六寸。博四寸。其服三年。齊緝也。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麄生布。緝其旁及下際。皆齊者曰齊衰。不杖期。杖朞不杖朞服制與齊衰同。但用又次等麄生布。記問喪篇。杖者何也。曰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以尊者在故也。）西漢會要。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爲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飧。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爲二十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韋元成傳。元帝永光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時韋元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平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上納其

言。建昭五年秋。復太上皇寢廟園。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也。）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五月。帝崩。寢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年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馬端臨通考。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毀。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祖之兄。昭哀后。則高祖之姊。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為廟京師也。）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馬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韋元成傳）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于四海。仁風行于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廟如先帝故事。

永元中。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別就陵寢祭之。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太后以尚嬰孩。故不列于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初平中。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帝。古不墓祭。漢諸陵

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說者以古宗廟前廟後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先薦寢廟。詩寢廟奕奕。言相通也。廟以藏主。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不改。故陵上稱寢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宋書志。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為孝。臣以繫事為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廄。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諡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

吳孫皓先封烏程侯。即改葬父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丞四時奉祠。

晉安帝大安二十一年十月。慮啟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於廟。唐會要。貞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詔太原之地。肇基王業。事均豐沛。義等宛譙。理宜別建寢廟。以彰聖德。詳覽漢典。抑有成規。但光皇遺旨。務從儉約。虔奉訓誡。無忘啓處。宜令禮官與公卿等詳議以聞。文苑英華。顏師古太原寢廟議曰。伏奉詔旨。欲太原立高祖寢廟。博選卿士詳識以議聞。伏惟聖情感切。永懷纏慕。思廣蒸嘗。事深追遠。但究（唐志作稽）觀祭典。考驗（唐志作通考）禮經。宗廟皆在京師。不於下土別置。至者（二字唐志作昔）周之豐鎬。並（唐志作實）為遷都。乃是因事更（唐志作便）營。非云一時俱（唐志作別）立。其郡國造廟。爰起漢初。率意而行。事不稽古。源流漸廣。大遠典制。是以貢禹韋玄成匡衡等。招聚儒學。博謀（會要作詢）庭議。據禮陳奏。遂從廢毀。自斯以後。彌歷年代。輟而弗（會要作不）為。迨茲永久。謹按禮記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書云。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斯並哲王之格言。皇王之通訓。况復導揚素志。實抬（懿作昭）懿則。俾遵儉約。無取豐麗。今若增立寢廟。別安主祏。有乖先古。（會要作古）靡率舊章。垂裕後昆。理謂不可。誠以天衷不遺。至性罔極。固宜勉割深衷。俯從大禮。則刑于四海。大光萬代。列採搢紳。僉曰惟允。謹議。唐李翱集。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翱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

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蒸嘗漢朝皆襍而用之蓋遵秦火詩書禮經燼殲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屈建命去芰而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義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為比乎且夫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唯宮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敬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鬛明粢薌萁嘉蔬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節上食之文以禮節情裁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體二帝三王而為萬世法與其黷禮越古寧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宋史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無廟因室為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事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即寶神御物豈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陵上更加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王惲玉堂嘉話古者天子七廟自虞

至周不易之制也七廟者各一廟前廟後寢漢自明帝詔遵儉約無起陵寢藏主於世祖魏立二廟晉宋齊隋及唐皆同一廟而異室非古制也廟所以象生之有朝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元史世祖至元十八年二月博士李時衍等議歷代廟制俱各不同欲尊祖宗當從都宮別殿之制欲崇儉約當從同堂異室之制三月十一日尚書段那海及太常禮官奏曰始議七廟除正殿寢殿正門東西門已建外東西六廟不須更造餘依太常寺新圖建之遂為前廟後寢廟分七室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中書省臣言以廟制事集御史臺翰林院太常院臣議謹按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大廟雖分八室然兄弟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殿為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

親廟

東漢會要光武建武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大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太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卑之敘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議唐會要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勑孝敬皇帝神主再朞之後宜祔于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過朝六廟仍令禮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具為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禮先帝即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崩後追尊神龍之初乃令祔升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者不合列序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望於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

古訓。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禮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太常請以本謚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於都從善里新廟。（故朱庭縣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緣祫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　大曆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於昭穆。今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主於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寧王憲。追謚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為恭皇后。立廟於京城啓夏門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時享祭。宜為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祭禘祫。月則一祭。為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俎之禮。同三廟一室之儀。　開成四年三月。中書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玄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玄宗情深同氣。恩起推賢。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立廟宇。以時蒸嘗。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洎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致禘祫之年。備今一祭。伏以禘祫之禮。儀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又從禘祫。頗似乖異。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玄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於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祏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准情與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于今九朝。比章懷孝敬。則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祭脩臨。輒敢舉明。特希廢革。如或以臣者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立廟奉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無子孫饗獻之儀。宜親盡則毀。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之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玄宗。既以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使從毀革。沿情定禮。實謂協宜。從之。宋會要

濮安懿王園廟　英宗治平元年五月

二十八日。宰臣韓琦等上言。伏以出於天性之謂親。緣於人情之謂禮。雖以義制事。因時適宜。而親必主於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也。伏惟皇帝陛下。奮乾之健。乘離之明。擁天地神靈之休。荷宗廟社稷之重。即位以來。仁施澤浹。九族既睦。萬國交歡。而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陛下受命先帝。恭承聖統。顧以大義。後其私親。慎之重之。事不輕發。臣等忝備宰輔。實聞國論。謂當考古約禮。因宜稱情。使有以隆恩而廣愛。庶幾上以彰孝治。下以厚民風。臣等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詔須大祥後議之。　二年四月九日。乃詔禮官與兩制以上詳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謹按儀禮喪服。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之子若子。者言皆如親子也。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不二斬。何以不二斬。特重於大宗。降其小宗也。又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傳曰。何以大功也。為人後者降其昆弟也。以此觀之。為人後者為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二上。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故也。是以秦漢以來。帝王有自旁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為聖朝法。況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天地之意。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為先帝之子。然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陛下所以負扆端冕。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相承者。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安懿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譙國襄國仙遊亦封大國太夫人。考之古今。為宜稱。於是中書門下奏。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安懿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復議。濮安懿王於仁宗為兄。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如楚王涇王故事。中書門下又言。儀禮令文及五服年月敕。出繼之子。於所繼之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父為皇考。今珪等議稱濮安懿王為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官議奏。六月十三日。詔復集議。二十六日。皇太子手書以議事詰責執政。且云如聞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言。漢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非陛下聖明之所法。宜如前議為便。於是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彈奏歐陽脩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傅會不正。固請如王珪等所議。諫官傅堯俞等皆有言。　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內出皇太后手書曰吾聞群臣議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仍尊濮安懿王為濮安懿皇王氏韓氏任氏並稱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是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奉祠事翌日誨等以所論列彈奏不見聽因繳納所受御史告牒家居待罪誨等所列大抵以為前詔稱權罷集議後詔又稱且欲以塋為園即追崇之意未已又誨昨與范純仁至中書執政言禁中商量非久施行觀今日太后手書乃知大臣之謀有素誨等又言歐陽脩與韓琦皆當譴黜以解天下疑謗命閤門以告牒還之及令中書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而誨等繳還劄子并前後所奏文狀申中書堅辭臺職至二月十四日帝閱誨等奏問執政當如何韓琦對曰臣等忠邪唯陛下所知歐陽脩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留御史若以臣等為無罪則取聖旨帝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也於是誨落侍御史知雜事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知蘄州純仁以侍御史通判安州大防落監察御史裏行以大常博士知歙州休寧縣（馬端臨曰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

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是遂上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知諫院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不敢引以為聖朝法且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名賈黯之議亦同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脩以為自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為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其引儀禮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自中丞賈黯以下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議為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數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

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況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已賜俞允仍改封宗濮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退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難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三年正月五日詔濮安懿王子瀛州防禦使岐國公宗濮俟服闋除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以奉王祀是日中書門下奏乞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詔恭依仍置園令一人以大使臣為之募兵二百人

以奉園為額仍令河南府置栢子戶五十人命帶御器械王世寧權三司戶部判官歐徹相度濮安園廟圖奉上令太常禮院詳定廟饗儀式制度以聞　三月十七日手詔曰朕近奉皇太后慈訓濮安懿王令朕稱親仍有追崇之命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又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既有典故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朕又以上承仁考宗廟社稷之重義不得兼奉私親故但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遠嫌有別蓋欲為萬世法豈皆權宜之舉哉而臺官呂誨等始者專執合稱皇伯追封大國之議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向自罷議之後而誨等奏促不已怒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干亂正統之事皆朝廷未嘗議及者歷加誣詆自比師丹意欲搖動人情衒惑眾聽以至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矣祥禫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反以稱親為非前後之言自相抵牾繼以尭俞等不顧義禮更相唱和既撓權而恃眾後歸過以取名朕姑務含容屈於明憲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搢紳之間士民之眾不詳本末但惑傳

聞。欲擇群臣。理當申諭。宜令中書門下俾御史臺出榜朝堂及進奏院遍牒告示。庶知朕意。二十一日。王世寧、張徽言奉詔計度園廟。擬司天冬官正允巽等言。濮安懿王園四面地步窄狹。形勢掩抱。林木茂盛。已乘生氣。務貴安靜。不可興作。園之正南偏東丙地林塞。外有隙地。土地肥厚。水不衝注。內取南北長六十四步一尺。東西六十二步。建廟三間二廈。神門屋二座。及齋院。神廚、靈星門。以圖來上。從之。　四月三日。禮官言。建廟合行祭告。而宗濮喪服未除。請權以本房諸弟攝事。其祭告濮安懿王及黃帝后土十二祇神祝文。並令本宮教授修撰。所用香幣酒脯禮料等。乞下河南府備辦。太祝奉禮就差永安縣尉主簿攝。如闕官。即差本府曹官職掌人等。並令西京留司禮院差祇應。今後凡祭告及四仲饗並依此。從之。先是將修廟。下學士院撰祭告祝文。學士馮京言。本院未有體式。乞下太常禮院議定。始議祝文云。皇帝某謹遣官恭告于親濮安懿王。既而以先詔俾王子孫奉祠事。遂議以本宮子弟自告而命教授修撰祝文。　十九日。提舉修廟所言。廟室神門合用鴟獸。乞定其制。禮院言宜並用獸。所安木主石埳於室中西壁三分室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四埳。室以石為之。其中可容神主趺櫃。並從之。　九月四日。詔奉安濮安懿王神主三獻。內亞獻令西京差通判一員。終獻差朝臣一員攝。（自是多用永安知縣攝。）四仲廟饗並如之。（如園令出納神主。）仍命知制誥宋敏求題神主及三夫人廟主于園。以二十三日祔饗。　十八日。入內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三司句當修造案王苗龍言。奉詔增修奉先院夫人任氏墳域。乞詳定制度。而禮官言。濮安懿王廟制用一品。夫人任氏神主已祔廟。其墳域制度請從一品。其興工祭告以本宮子弟行禮。又議任氏墳域所稱。按前漢書悼惠王冢園在齊。是諸侯王皆得稱園。濮安懿王已準先詔以塋為園。今夫人任氏墳域稱園。合於故事。並從之。　十一月八日。太常禮院撰到饗禮儀注。每遇四仲時饗。預牒司天監選日。關報本宮。河南府排辦施行。從之。

神宗熙寧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宗室邕州觀察使宗暉權令奉祠濮安懿王神主。其往來祭饗盤纏等。今後並依祿令例支給。　元豐二年五月十三日。詔中書曰。濮安懿王先帝斟酌典禮。即園立廟。詔王子孫歲時奉祀。長叶思稱。復世無得議焉。今三夫人名位或未正。塋域或異處。有司置而不講。曷足以彰明先帝甚盛之德。仰承在天之志乎。三夫人可並稱曰王夫人。令主司擇歲月遷祔濮園。俾其子孫以時奉主。與王合食。而致孝思焉。初。濮國公宗暉言。父贈濮王而母襄國太夫人韓氏墳獨用塋飾。乞下

有司議增修。無乞尋隸王園廟歲時奉祀。上批依所奏。未下而有是詔。　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奉詔濮安懿王三夫人並稱曰王夫人。按唐大中三年。追尊順宗、憲宗謚號。禮官請别造神主及改題。議者以衆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謚與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造。不重題。為得禮。中書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為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又按乾德二年。改謚明憲皇后曰昭憲皇后。時命宗正少卿趙沭改題神主。大中祥符六年。改上元德皇太后徽名曰元德皇后。升祔太宗皇帝廟室。亦命左司諫知制誥路振改題神主。令參詳三夫人神主。欲依故事改題。於禮意為允。及司天監選用元豐六年癸亥歲四仲月內擇日遷祔。皆從之。遣寶文閣學士陳薦改題神主。　十一月十一日。詔濮安懿王夫人遷葬濮園。其令禮官議所以將奉禮儀以聞。其後太常禮院言。請依令用一品鹵簿。依晉國大長公主故事用號吹。從之。仍詔啓菆等禮。止令宗暉祭告。作哀誄祝文。　初。濮安懿王以譙國王氏合葬。而襄國韓氏亦前葬。西首其距濮園猶遠。仙遊任氏乃葬京城東南繁臺村奉先資福禪院之西偏。故遷祔焉。　二十七日。詔遷祔濮安懿王二夫人。給鹵簿全仗。至國門外減半。以翰林學士章惇為遷護使。入內東頭供奉幹當御藥院李舜舉為遷護都監。賜主奉祠事濮國公宗暉銀二千兩。絹二千疋。錢三千緡。以給葬具。十一日。遷護使司請廣濮安懿王園域作三穴。以濮安懿王穴為尊穴。任夫人葬第二穴。韓夫人葬第三穴。詔濮安懿王三墳域勿復廣。任夫人葬甲穴。韓夫人外祔壬穴。　二十五日。詔宗室正任防禦使以上許從大行太皇太后靈駕。已從濮安懿王夫人者免從。　三年正月十八日。翰林學士章惇言。濮安懿王二夫人哀誄奉安依常用石蓋或用漆匣。詔遣木漆匣量加裝釘。又言。導引儀仗內有挽歌人而無挽詞。乞令中書樞密院兩制侍從兩省館閣臺諫官各撰挽詞二首。從之。上亦製詞四首付之。惇又言。王夫人改葬。濮國公宗暉等當服緦。若赴慶壽宮臨。即服衰經。詔宗暉等更不赴慶壽宮臨。　二十四日。詔濮安懿王二夫人喪行。贈祭如啓菆禮。令宗暉主之。（宋史。南渡後。主奉祠事以嗣濮王為之。園令一員以宗室為之。祠堂主管無園廟香火官一員以武臣為之。）　二月十二日。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安燾、知審官東院為濮安懿王夫人遷護使。以章惇除參知政事。故改命燾。　四年七月二十四日。保章正馮士安等言。乞於濮安懿王園東寅卯辰三位行鎮土之術。（詳見永厚陵。）　高宗紹興二年九月九

日。皇叔祖嗣濮王仲湜言濮安懿王祠堂仲享及忌辰節序修設酌獻等全闕祭祀。乞每歲給度牒二十道充仲享等支用。詔令禮部每歲給降福建路度牒一十道。　四年十月三日。權知濮安懿王園陵士從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見在廬州正當防秋之時。乞從便迎奉遷徙往穩便州郡權行安奉。從之。　五年二月十五日。嗣濮王仲湜言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至行在。今已至紹興府。欲權就本處安奉。從之。　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言濮安懿王四仲則享神主於永安軍園廟。忌辰節序則進薦酌獻於睦親宅祠堂。薦生薦熟各中興禮。昨因多事。前嗣濮王仲湜自行在迎奉神貌神主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奉安。仲享追薦其獻官牲牢禮料並多簡略。乞令有司討論舊制行下禮部太常寺。令參酌欲令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攝初獻。仍差士㒟男二人攝亞獻終獻。如闕以本位姪男充攝。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籩豆各十。實設禮料并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服無旒冕。並以舊制從事。從之。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嗣濮王士㒟言濮安懿王祠堂。外無門牖。內闕龕帳。至於影像從掛空壁而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從之。　二十九年五月三日。嗣濮王士輵言。每歲四仲月請濮安懿王園廟祭享。准令聽以子姪充亞獻終獻官。雖有姪並係出官之人。欲將南班充亞終獻官。禮部大宗正司及宮院看詳。行在南班官係日奉朝請。無不時差充五享三獻行事。難以差發。欲就差紹興府南班官充。從之。　孝宗隆興元年三月七日。嗣濮王士輵言。竊見濮王神主龕室屋宇。昨嘗修造。今涉八年。木植朽腐。室壁已損。無供具寢帳茵褥簾幙之屬。日久滋弊。乞下紹興府修造祠宇。重置供具茵褥等。務使嚴整。從之。　乾道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士輵言濮安懿王園令士程恭奉神主神貌并被旨修造園廟龕室屋宇。寔躬督工役。支費既省。又皆整嚴。乞將兩次差充園令該過年月。每年對減磨勘。其自轉官後歷過年月。仍乞通理收使於今官上特與轉行。從之。　四年三月十三日。士輵言濮安懿王祠堂在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昨嘗得旨量行修葺。至今十一年。木植朽爛。窓戶損壞。當時屋宇隘窄。設四位神座追饗。其器用茵褥簾幙之屬。經十四年。並各破弊。乞令紹興府差官檢計。支降官錢修蓋置換。從之。　五年九月十二日。士輵言濮安懿王園令。昨來陳乞權差士程。令士程已差知西外宗正事待闕。其園令職事。乞令仍舊兼權。闕到日罷。從之。　七年十一月六日。士輵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每年

四季仲饗差三獻官。其亞獻終獻依格差子姪。前係紹興府行司差南班官權充。今行司已併歸行在宗正司。其紹興府無南班官可差。乞每遇四仲饗月。就差本位子姪或紹興府見任寄居待闕宗室。依長幼次序許牒本府逐時權差行事。從之。　十二月十四日。士輵言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合差園令一員。見差士程權知。士程見待知西外宗正事闕將及。乞選武安軍承宣使士石權知園令職事。從之。　十八日。戶吏禮部言大宗正司申已降旨紹興府大宗正行司併歸行在。其見任并已差下官屬。並依省罷法。其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程緣園廟見在紹興府。乞令依舊本府居住。請給於經總制錢內支。從之。（紹興府志。濮安懿王在英宗皇帝時。以塋爲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世襲濮國。自主祭祀。行之累朝。紹興中。以濮邸宗室有在遠未集行在者。故久闕嗣王。止以見在行高者爲主。奉濮安懿王祠事。久之乃復除嗣王。濮園既阻絕。廟祏寓會稽之天章寺。注今爲報恩光孝寺。蓋以英祖祔。詔有立廟京師之議。故止寓會稽。當時議未詳矣。十三年。主奉祠事賀王士㒟請即光孝之法堂爲廟。而闢寺西隅南向爲廟門如舊制。置廚甚謹。其香火官吏出入鎖刺門。園令一人。以濮邸諸王孫充。嗣濮王奉朝請。歲以春秋來薦獻。亦請舊制也。）中興禮書。濮安懿王園廟。紹興元年九月九日。嗣濮王仲湜言見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於福州權行安奉。緣本路近歲盜賊未平。深慮不測衝突。若不預行措置。忽急難之時。道路隔遠。申呈不及。欲望朝廷令仲湜如遇緩急許從便遷徙州縣權行安奉。詔如遇緩急許從便遷徙。　三年六月十二日。知臨安府盧知原等。言嗣濮王仲湜劄子。契勘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今赴行在。未有安奉去處。奉聖旨令臨安府相度法惠寺。具狀申尚書省。本府尋委官前去法惠寺相度得佛殿後法堂屋五間可充安奉。詔可。　七月二十五日。太常寺言准新除判大宗正事嗣濮王牒。恭奉聖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貌前赴行在。續奉朝旨令於掘容舊第攢戲安奉。今來已至衢州見行起發。所有到彼安奉禮儀。牒寺契勘。本寺今參酌到合行禮儀事件下項。　一合差威儀僧道各三十人。於城外迎引至安奉處訖退。乞下臨安府差撥。　一合用御封降真香十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　一奏告權安奉合用祝文。乞依例令本府教授修撰。內祝版乞下臨安府製造。赴嗣濮王府送納。　一合差奏告權安奉

官。乞依禮例令嗣濮王行禮。內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亦乞本府差宗子充攝。　一合用權安奉日時。乞候到行在下太史局選定。仍令差定時就選官一員至日祗應。　一迎奉日。合用絲結棚子并擡舁人。及奏告權安奉神主。內奏告合用酒脯鹿臡奉安。依例止用羊一割牲供設。所有神輿。合用供養牙盤食茶酒果幣帛禮料蠟燭什物拜席褥等。並乞依例下臨安府排辦。　一合用祭器并贊引祗應人。乞下本寺依例差撥排辦。　一權安奉日。乞令大宗正司告報應濮王下南班宗室。依例赴起陪位立班。詔依。　八月二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嗣濮王府關。契勘近奉安濮安懿王神主神輿了畢。今來合行仲饗。請選日排辦。今參酌到四仲饗濮安懿王神主合行事件下項。　一合用日辰。乞令太史局選定。　一仲饗前來牢羊豕各一。用籩豆各十行禮。今來欲乞依見今祠祭禮例。止用酒脯鹿臡設籩豆各一行禮。　一依例合用御封降真香一合。乞令入內內侍省付祠堂至日供燒。祝文一首。令嗣濮王府教授修撰。　一獻官一員。乞令嗣濮王行禮。其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各一員。乞輪差濮王下宗子充。並前一日致齋。上件官合服祭服。乞下祗候庫關借。事畢送納。　一合用法酒二升。白幣一段。長一丈八尺。小尺。鹿脯一脡。重四兩。鹿臡二合半。祝版一片。蠟燭三條。各重四兩。上香炭火香爐匙合。藉祭器席。㯋草燭臺拜席等。並乞依例下臨安府排辦。內祭器本寺排辦。詔依。　十一月十五日。太常寺言。權知臨安府梁汝嘉劄子。今躬親前去大宗正司點檢得修造嗣濮王位次並已了當。勘會嗣濮王見占府第已降指揮充奉使館舍。近據中到奉使日近到來。奉聖旨限三日遷過。今准嗣濮王關。乞選吉遷奏告奉安神主神輿日時。本寺契勘所有告遷日辰。據太史局選用十一月十五日丙寅時。宜用其日丙時吉。其奉安日時。令本局別行選定。及合用御封降真香六合。乞下入內內侍省請降。所有告遷奏告奉安合行事件。欲乞並依今年七月二十五日安奉體例已降指揮施行。詔依。　五年二月十五日。嗣濮王仲湜言。契勘濮安懿王園廟。係在永安軍。每遇四仲饗應干事件。並係本軍依條應副。恭詣行禮。昨被旨迎奉濮安懿王神主神輿至行在。於仲湜私第權行安奉。太常寺排辦。是致臣僚陳請。以宗廟在遠。而濮園在邇。人情未順。有所未安。遂申明朝廷。欲乞遷徙。未施行間。緣擾攘蒙朝廷指揮。令迎奉神主神輿往穩便州軍。今來已迎奉至紹興府。未曾起發。若復令迎奉前來。依前有司排辦。即未應禮例。今欲乞且就本處權行奉安。令紹興府量行排辦。每遇四仲饗。仲湜依條恭詣致齋行事。所有合用禮料。乞依近例省簡。不用牲牢。令紹興府止排辦酒脯香幣蠟燭祭器等。差禮生祗應。詔依。　七年十月三日。行宮大宗正司言。勘會濮安懿王園廟。合差園令官一員。兼管轄保護神主軍兵。日來係差歸吏部內侍官。昨嗣濮王仲湜乞若差內侍官。歲給不下二千緡。恐州縣應副不足。令復乞就差兒男權攝。並不添破分文請給。奉聖旨依。見係仲湜男均州防禦使士街權管。上件職事。今來士街持服。見闕官主管。竊緣事體至重。不可時暫闕官。兼契勘仲儡將來合除授嗣濮王。本司欲乞依前項仲湜已得指揮。候將來仲儡除授了日。依例差男一員權知濮安懿王園令。緣仲儡男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周見在泉州。今來仲儡見有親姪右監門衛大將軍和州防禦使士式見在紹興府。乞先次差士式權攝。候將來士周到日。交割主管。詔依。　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太常寺言。准都省批下嗣濮王仲儡劄子。契勘近奉聖旨委紹興府踏逐穩便去處。如法排辦。奉安濮安懿王神主神輿。今承紹興府委官躬親踏逐到廣孝寺法堂一所。屋宇高大。可以迎奉神主神輿權行奉安。所有告遷奉安禮例。伏望行下太常寺條畫申明降下。本寺今參酌比附條具到昨行在告遷奉安濮安懿王并夫人神主神輿共五位合行禮例。告遷日合用酒脯。奉安日合用神酒禮料祭器幣帛蠟燭羊一并牙盤食茶酒果等。乞從本寺具數報紹興府排辦供應。所有行禮儀注。乞從本寺修定關報。詔依。　告遷奉安儀。　前一日。其日早行事官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香火官。並赴權奉安處致齋。　至日告遷。　其日告遷時前。俟排辦酒脯畢。威儀僧道並於權奉安處排立。禮生先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階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階下西向立。香火官啓匱於後。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升詣神位前東向立。太官令於酒尊所北向立定。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上香再上香三上香。次引奉禮郎詣神位前西向。搢笏跪奉幣。嗣濮王受幣奠幣。執笏俛伏興。奉禮郎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少立。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搢笏跪。執爵。太官令搢笏跪酌酒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香火官納神主於匱。俟禮生徹祝版幣帛詣望瘞位。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

令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定。瘞訖，權退歸次。俟禮生於神貌前排辦酒果畢。先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引太祝詣階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階下西向立。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太祝升詣濮安懿王神貌前東向立。次引嗣濮王升詣濮安懿王神貌前，搢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次詣逐位行禮並如上儀。訖，退，各降階復位立。俟禮生徹祝版詣望瘞位。次引嗣濮王太祝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俟瘞訖，權退歸幕次，俟時告遷。　奉安　其日香火官告遷濮安懿王并夫人神主神貌，入腰輿進行。威儀僧道前引。嗣濮王以下騎從至廣孝寺階下。威儀僧道排立。捧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腰輿升堂側座，權安奉訖。嗣濮王以下權退歸次。俟時前禮生實設排辦神酒禮料并盤食茶酒果等畢。禮生分引陪位宗室詣階下北向立。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階下於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時及香火官捧遷升正座。次引嗣濮王詣堂下西向立。奉安訖。次香火官啓匱於後。禮生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次引奉禮郎太祝升詣神位之東西向立。大官令於酒尊所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詣盥洗位北向。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次引奉禮郎西向。搢笏，跪，奉幣。嗣濮王受幣，奠幣。執笏，俛伏，興。奉禮郎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禮生引嗣濮王再詣盥洗位。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酒尊所西向。搢笏，跪，執爵。大官令搢笏，跪，酌酒訖，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主前。搢笏，跪，執爵，三祭酒于地。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訖，降階復位立。香火官納神主於匱訖。禮生徹祝版幣帛詣望瘞位。引嗣濮王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俟瘞訖，禮生先於神貌前排辦香火酒果等畢。次引陪位宗室詣堂下北向立班。引太祝詣堂下陪位官之前北向立。次引嗣濮王西向立定。禮生曰拜，在位官皆拜訖。引太祝升詣濮安懿王神貌前。搢笏，跪。一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訖。執笏興。嗣濮王再拜。次詣逐位行禮並如上儀。訖，降階復位立。俟禮生徹祝版詣望瘞位。引嗣濮王太祝詣望瘞位重行北向立。俟瘞訖，班退。　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大宗正司奏：契勘濮安懿王主奉官仲偪昨身薨，後取到濮王位最長宗室係武經郎士贊，竊念濮安懿王功在社稷，今來主奉祠事，未見差人承襲。當此喪葬，尤不可闕官。伏望特降睿旨，早賜施行。詔令士

㒟權主奉祠事，其承襲別聽指揮。　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士㒟言：昨蒙聖恩差士㒟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㒟已曾辭免。今來既已蒙照，所有主奉職事，欲望敷奏解罷，庶得任便居住，以安愚分。詔就差士夽權行主奉。　十二年正月五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夽狀：據濮安懿王園廟申，契勘園令官合差權主奉官下隨侍兒男權知。昨係貴州團練使不怞，今來本官見隨侍父前去，本廟見闕官保護神主。乞申明朝廷，依先降指揮差隨侍兒男弟姪知濮安懿王園令等。乞差士夽親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士奇主管。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勘當。本寺申：緣自來止是差隨侍兒男充上件職事，即未有似此許差親弟指揮。今勘當若朝廷許差，即無違礙，更合取自朝廷指揮。詔依所乞。　八月十二日，權知大宗正事士夽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權士夽職事權知大宗正事。今紹興府供職，所有將來濮安懿王祠堂，未審合與不合前詣仲饗。詔令前去。　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夽言：竊惟濮安懿王，粵自英祖、神祖，務隆崇奉之禮。逮我徽考，尤極優厚。故四仲則饗神主於永安軍園廟，忌辰節序追薦酌獻於睦親宅神貌祠堂，薦生薦熟，各中興禮。前嗣濮王仲湜因百司從便，自行在迎奉神貌，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園廟內，與神主一處奉安。自後仲饗追薦，皆在一處。無仲饗獻官牲牢及應干禮料等。間因多事，一切簡畧。方今講復舊制，合具申明。今相度欲將光孝寺法堂依舊權充園廟，奉安神主。外乞於法堂東西挾屋內選屋三間充祠堂，奉安神貌。仍乞令紹興府量行添修。及乞下有司討論舊制，仲饗三獻官并合用祭服及牲俎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乞從朝廷詳酌行下。詔依。　七月九日，禮部太常寺言：准勑節文，乞令有司討論舊制仲饗三獻官并合用祭服及牲俎應干禮料等，條具申明朝廷，詳酌行下。今參酌四仲饗濮安懿王舊制，討論到下項。　一、依舊制合差三獻官，係嗣濮王充初獻，本位兒男攝亞獻、終獻。今來除權主奉官充獻官外，今討論欲令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王祠事士夽攝初獻，仍乞差士夽男二人攝亞獻、終獻。如闕，以本位姪男充攝。　一、依舊制合用牲牢羊豕各一，籩豆各十，實設禮料。今來止用牲牢羊一，籩豆各六。欲乞添用豕一。　一、依舊制用籩豆各十，其實設禮料名件，從太常寺具數報紹興府排辦。　一、依舊制仲饗濮安懿王，其祭服初獻合服八旒冕，亞獻、終獻合服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合服無旒冕。乞依上件冕旒數目，令工部行下文思院，依見今常祀祭服製造

送濮安懿王祠堂光仲饗供使。 一四仲饗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酌舊制修立。報紹興府差禮生引贊。幷牒濮安懿王祠堂照會。詔依。 四仲饗儀 齋戒 前仲饗五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內一日於本司。（無本司於圍廟齋所內文官今止前一日於齋所致齋唯仲饗）事得行。其餘悉禁。前一日質明。並赴祠所。官給酒饌。仲饗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省饌 前仲饗一日。行事執事官集初獻齋所。太祝習讀祝文及視幣。次禮生引行事執事官詣省饌位。三獻北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西向。圍令東向。揖訖。乃還齋所。未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盤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晡後有司帥其屬掃除圍廟內外。行事。 仲饗日丑前五刻（行事春冬用丑時七刻。夏秋用丑時一刻。）太官令帥其屬實饌具畢。餘官各服祭服。次引行事執事官詣圍廟門外揖位。三獻東向。奉禮郎太祝太官令西向。禮生贊揖訖。奉禮郎太祝太官令入就席位北向立。次引三獻官入就席位西向立。引圍令奉神主于座。以羅巾覆之。畢。禮生贊拜。在位者皆再拜。次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俱升。各就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濮安懿王

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次引奉禮郎搢笏。西向跪。執事者以幣授奉禮郎。奉禮郎奉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訖。初獻降階復位。次引太祝詣神位前東向立。少頃引初獻再詣盥洗位北面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搢笏。跪。酌酒訖。執笏興。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復位。初獻再拜訖。降階復位。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執笏。升詣濮安懿王神位酌尊所西向立。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尊者舉冪。太官令酌酒訖。執笏興。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濮安懿王神位前北向立。搢笏。跪。執事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再拜訖。降復位。次引終獻行禮。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引圍令奉神主入室訖。引三獻以下詣望瘞位。有司詣神主前取祝幣置於瘞坎。候有司焚瘞訖。初獻以下就圍廟門外揖位立定。禮生贊禮畢。揖訖退。太官令帥其屬徹禮饌。收徹訖。

退。 九月十四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㞧申。契勘濮安懿王神貌。昨權於紹興府光孝寺法堂圍廟內與神主一處奉安。適奉指揮於法堂挾屋內選屋三間充祠堂奉安神貌。今選到法堂西挾屋三間修飾了畢。欲乞下太常寺條具告遷奉安禮儀。及下太史局選定告遷奉安日時。以憑遵守。後批送部。省詳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省詳本寺申參酌下項 一告遷安奉。其日安奉神貌時將至。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幷應濮王位南班宗室常服詣神貌前再拜訖。搢笏。三上香。執笏。少立。太祝讀祝文畢。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再拜。側身少立。告遷後。從赴光孝寺法堂西祠堂。少立。候時至安奉訖。排辦香案酒果等畢。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官幷應濮王位南班宗室詣神貌前再拜訖。搢笏。三上香。跪。酹茶。三奠酒。執笏。俛伏。興。少立。太祝讀祝文畢。主奉祠事官再拜畢。次詣望瘞位。候焚瘞祝版訖。退。 一安奉日時。乞令大宗正行司報紹興府差陰陽官選定日時。及至日定時祇應。其合用濕香二袋。各重四兩。祝版二片。幷茶二錢。酒四升。時果五盤。乾果六楪。上香炭三斤。燎草一束。幷贊引禮生。亦乞令本司報紹興府排辦。內合差太祝一員。乞令紹興府差文官有出身人充。其合用祝文。乞令大宗正行司請官修撰。

撰。依。 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大宗正司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大宗正司指定見今合差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本司契勘自來襲封濮安懿王之後最長。所有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依近例係差見任宗正官官長權主奉。本司今指定昭信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士㞧權主奉。詔依。 二十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一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街狀。乞依昨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㞧體例。差親弟士程充圍令官。批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行下大宗正司太常寺勘會到下項。 一大宗正司狀。契勘圍令官。本司除無立定條法差是何官外。緣自來係主奉官陳乞申降指揮差親弟或子姪充。昨士㞧權主奉。申請乞差親弟士奇權知濮安懿王圍令了當。今來士街乞差親弟士程權知濮安懿王圍令。即與昨士㞧差親弟士奇體例一同。今勘當。若朝廷許差。於本司即無違礙。 一太常寺狀。勘當若朝廷許依紹興十二年指揮差主奉官親弟權知濮安懿王圍令。於本寺即無違礙。詔依。 一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同知大宗正事權主奉濮安懿王祠事士街狀。契勘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奉聖旨。神主於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法堂內安奉。神貌於法堂挾屋內安奉。今來

已及十五餘年，並不曾修葺。今承紹興府差官前來計料，所有神主神貌，令欲乞權行遷移於本寺方丈内安奉，候修葺了日，依舊奉安。批送部省詳申尚書省，本部尋下太常寺看詳，欲依本官所申事理施行，所有告遷權安奉并將來修葺了日，卻行告遷奉安，乞令本廟一面擇日，並乞就差閤令官行燒香之禮。詔依。 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嗣濮王士俴言：濮安懿王祠堂，水無門牖，内闕龕帳，至於影像徒掛空壁，而無供具。望下紹興府置造修奉。詔依。（選用五月二十八日戊辰告遷，依紹興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修葺堂廟屋宇例，就光孝寺方丈權奉安，候了畢，告遷正奉安，差嗣濮王行燒香禮。） 十一月十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大宗正行司申：爲仲冬見闕主奉官祭饗濮安懿王神主事。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尋下太常寺看詳，欲乞時暫就差定江軍承宣使同知大宗正事士籛權充仲饗，及逐時節序酌獻祭饗行事，候有主奉正官日依舊。詔依。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嗣濮王士輵言：臣恭惟陛下仰崇先志，實奉濮園，顧臣衰晚，濫襲王封，敢不悉心嚴恭祠事。臣今伏見濮安懿王祠堂，昨因嗣濮王仲湜迎奉前去紹興府，就報恩寺西挾屋權暫安奉，逐時薦享，委是隘窄。今來本寺主奉位廳堂見今空閑，欲乞特降指揮下本府量行修葺，充祠堂安奉神貌，所貴寬潔，以稱嚴奉之意。詔依。 二十九年二月二日，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嗣濮王士輵申，乞修葺祠堂幗帳供具器血簾幕裀褥等，及告遷權安奉去處并畢工告遷安奉，及就差紹興府行司南班宗室眉州防禦使士程行禮等事。送部勘當申尚書省，尋下太常寺勘當，欲並依本官所乞事理施行。所有選日先次告遷權安奉并畢工選日吉遷安奉，應干合行禮例事件，並乞令所差官士程一面關報紹興府依自來體例排辦燒香行禮。其修葺幗帳供具器皿等事，亦乞令紹興府檢計一就修葺。詔依。 五月三日，禮部言：准都省批下嗣濮王士輵申：爲每歲四仲月濮安懿王園廟祭饗，聽差子姪充亞終獻官。今來未有長成兒男，雖有姪，並各係出官之人。欲乞差南班官充亞終獻官，兼士輵或緩急所患，乞牒南班官時暫行禮。批送部看詳申尚書省，尋下大宗正司看詳，取到故高王宫濮王位狀，檢准紹興重修大宗正司令：四仲饗月，嗣濮王詣濮安懿王園廟祭饗，聽差子姪充亞終獻官。本宫契勘，行在南班官係日奉朝請，無不時差充五饗三獻行事，難以差撥外，欲乞並就差紹興府南班官充前項行事。詔依。 三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大宗正行司言：契勘本司春秋二仲承太常寺公文，差撥南班宗室前去攢宫薦獻

及濮安懿王四仲月差亞終獻行事，并寒食十月朔朝拜諸陵，雖有見管南班宗室，員數不多，兼内有年老宿疾假故不任差充之人，委是輪差不行。欲乞自今後如遇闕官行事，許從本司通差祖免親宗室。如遇行事日逼，從本司一面先次權行差撥一次。詔依。 隆興元年三月七日，嗣濮王士輵言：竊見神主龕室屋宇，自紹興二十六年内備奉聖旨，下紹興府修造之後，又涉八年，木植朽爛，兼供具寢帳茵褥簾幕之類，日久不甚鮮潔，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下紹興府修造祠室，重置供具茵褥簾幕之屬，務在如法，庶幾上副陛下崇奉之誠。詔依。 乾道四年三月十三日，嗣濮王士輵言：竊見濮安懿王祠堂在紹興府報恩光孝寺，歲月已深，木植朽爛，窓户損壞，當時屋宇隘窄，鋪設四位神座迫甕，其器用茵褥簾幕之類，並各破弊。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紹興府依隆興元年修園廟聖旨指揮，差官檢計支降官錢，修蓋置撰施行。詔依。 七年四月一日，嗣濮王士輵言：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下紹興府修葺濮安懿王神主龕室屋宇簾幕供具等，合行告遷四位神主，係於祠堂獻廳權行安奉，并將來修葺了畢，卻迎奉安。合請降御封香八合，乞下入内内侍省速賜依例請降，差官或差人押發前去紹興府濮安懿王園廟，至期行禮供燒。詔依。（自後修葺龕屋屋宇等降香並此。） 十一月六日，嗣濮王士輵言：伏覩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見在紹興府光孝寺奉安，每年四季仲饗，合差三獻官行禮，其亞終獻依格合差子姪充。已前係紹興府行司差南班官權充亞終獻官行事。今來行司已併歸行在宗司，其紹興府並無南班官可差，兼士輵係襲封初獻官，蒙先降指揮，如遇士輵疾患，亦令差官權攝行事。今年十一月合行饗，見闕官行事，欲望特降指揮，每遇四仲饗月，乞就差嗣濮王位子姪或紹興府見任寄居待闕宗室，依長幼次序，許士輵牒紹興府逐時權差行事，庶得崇奉祖宗仲饗不致闕誤。詔依。 十二月十八日，户吏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大宗正司申：奉聖旨，紹興府大宗正行司可併歸行在大宗正司，其見任并已差下官屬，並依省罷法。今具合行申明事件下項：後批送户禮部同所屬部勘當申尚書省，數内一項，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士石一員，緣園廟見在紹興府，不可闕園令官，欲乞令本官依舊本府居住，經總制錢内支破請給。尋下太常寺勘當，欲依本司所乞事理施行。詔依。 淳熙三年二月三日，吏禮部言：准都省批送下嗣濮王士輵申：伏覩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條合辟差園令官一員，合辟差襲封嗣濮王位第姪兒男。先辟差武安軍承宣使士石，今來本官差知南外宗正事，見行起

發其園令官係是崇奉祖宗不可時暫闕官今辟差姪武德郎添差權發遣兩浙東路兵馬都監明州駐劄不敢妄有心力可以倚仗欲乞差權知濮安懿王園令填士石闕批差吏禮部勘當申尚書省本部會到大宗正司稱照得昨差士石權濮安懿王園令係朝廷降指揮依嗣濮王所乞令來乞差姪不敢權知濮安懿王園令今勘當伏乞朝廷指揮施行承後批照得嗣濮王申稱濮安懿王神主神貌依條合差園令官一員兼具到士街差親弟士程充園令官指揮內稱自來係主奉官依例陳乞申降指揮差親弟或子姪充今來所辟不敢未委依得是何條法應與不應指揮送吏禮部指定申尚書省逐部除不見得本官依指揮內稱自來係主奉官依例陳乞則更有無親弟或子姪充合襲封辟差之人其不敢委的見係是何服屬今指定乞朝廷劄下嗣濮王從實保明并契勘合差園令官係法中取朝廷指揮承嗣濮王士輵申准尚書省劄子指定保明辟差姪不敢充園令官事契勘充差園令官自來係襲封官辟差今照得士儇亦曾辟差不字號男不怞充園令官了當今來依紹興二十三年許差弟姪兄男充降指揮遂申明辟差親兄士伐之子不敢委係本位親姪其服屬即與充差園令不怞事體一同即不係期行起請其不敢正係濮王位不字號最長即無別差之人係是崇奉祖宗選擇恭謹勤恪方可委用不可時暫闕官若蒙朝廷給降不敢付身應得先降指揮即無諸般違礙本部欲照嗣濮王保明指定事理申取朝廷指揮施行詔趙不敢差權知濮安懿王園令　八年二月七日大宗正司言據濮安懿王園廟申勘會今年春季仲饗濮安懿王神主選用二月十八日乙未吉數內合差三獻官照近降指揮係嗣濮王充初獻外其餘亞終獻官差本位子姪充攝行事今來緣嗣濮王士輵身薨未蒙襲封既仲享日分在近委是有礙行事本司契勘四仲月仲享濮安懿王神主神貌自來並係嗣濮王一面差官行事今欲乞令園令官一面於紹興府居住濮王位近屬外官宗室內揀行選差行事一次詔依　二月十二日嗣濮王士歆言今月十日恭奉聖恩除授嗣濮王臣係初除欲乞往紹興府濮安懿王園廟行燒香之禮及恭詣昭慈聖獻皇后攢宮永祐陵朝拜欲望聖慈特賜俞允詔依　淳熙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詔忠訓郎不艱差權濮安懿王園令（十年四月不艱再任十二年七月差承議郎不遯十四年差右監門衛大將軍不逆）四月四日詔濮安懿王祠堂園廟自令實及三年令本堂牒紹興府檢計修葺（從嗣濮王士輵請也）　六年二月三日士輵言濮安懿王園令不艱已換文資令

選差武德郎新添差權發遣兩浙東路兵馬都監處州駐劄不壁務不謙從之　七年五月三日詔承節郎王一夔差充濮安懿王神主神貌祠堂主管兼園廟香火官（從嗣濮王士輵請也其後九年七月二十日詔一夔候今任滿日特令再任）宋會要秀安僖王園廟　紹興元年三月十三日詔秀王襲封等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討論聞奏　二十七日禮部太常寺言檢照治平三年正月五日中書門下省奏乞避濮安懿王名下一字今討論欲依前項典禮避秀安僖王名下一字詔恭依仍置園廟　四月六日詔皇伯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伯圭除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以奉王祀是日內降制曰門下明德親族允為帝治之先繼世象賢無若王封之貴有嘉伯父宣謂老成爰陞公保之班俾紹宗藩之爵錫宣制綍播告朝紳皇伯少師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榮陽郡王食邑八千戶食實封貳千玖伯戶伯圭秉德端良持身恭儉顯矣神明之胄粹然儒雅之風濟美不隕其名休風承於奕世因心則篤其慶曉方厚於慈宸爵齒寖尊譽處罙著朕欽承大統申睦近支眷惟秀邸之追崇厥有濮園之故事考治平元豐已行之可法在乾道淳熙欲舉而未遑是用亶兩宮之訓以廣恩稽六經之誼以訂禮建園立廟興既極於優隆裂土分茅寵宜延於似續肆命克家之懿頒修主祀之恭併躋論道之聯仍遂奉祠之逸序高槐位肅趨宸著之嚴情洽[illegible]華萼侍大安之燕陪加采邑增衍真畬以崇屏翰之雄以聳親賢之望茲為公道夫豈予私於戲興國咸休庸大本根之庇嗣慶無怠益長源委之流勉迪令猷永綏多祉特授太保依前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叁千戶　六月十九日禮部太常寺言秀安僖王許置園廟檢照濮安懿王園廟園令官一員就差兒男權攝并合差官相度園廟制度廟室神門宜並用獸所安木主石塪於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塪室以石為之其中可容神主趺匱今來秀安僖王及夫人神主欲乞並依上件典禮四仲饗廟三獻官并奉禮郎等係嗣秀王充初獻本位兒男攝亞終獻其奉禮郎等乞湖州差官充攝行禮合用牲牢羊豕乞從本府行下湖州排辦祭器祭服乞工部下文思院製造（祭服初獻八旒冕亞獻終獻四旒冕奉禮郎太祝太官令無旒冕）今遇仲饗本府前期牒報湖州排辦所有行禮儀注乞從太常寺參照濮安懿王儀注修定並從之其園廟差御帶霍漢臣同湖州通判一員相度聞奏　八月二十六日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霍漢臣通判湖州米㒟言奉詔相度園廟

同天文官李師信相視得四面地步山巒奇秀形勢環抱林木茂盛已來里氣貴宜安跡不可興作今踏逐圍之正北偏西壬地土廣闊土厚草潤注積淵源水吉無衝其地可行修製圍廟即與國音並無妨礙以圖來上。從之。　十月一日詔秀安僖王園廟令湖州措置應辦委通判一員提督修造祠堂令臨安府管認如法修蓋。　十一月十日太保安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伯圭奏紹封先世有合陳乞事。　一照應秀安僖王園廟今差園令一員已降指揮許依禮例辟差兒男權攝臣有次男明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師揆乞兼充仍從例兼秀王位檢察尊長。　一臣四仲月合詣秀安僖王園廟祭饗并亞終獻官並乞從嗣濮王士歆已得指揮往回免見辭。　一照應秀安僖王園廟係在湖州管下菁山去城不遠緣臣舊居及有諸孫皆在湖州居住無近城亦別有墳塋乞遇仲饗許臣因便暫歸湖州照管。　一本身合幫請受并幹辦使臣宣借人等請給乞從節次已降指揮仍舊於湖州經總制錢內支破並從之。　二十一日禮工部太常寺言秀安僖王園廟湖州申乞擬定樣制建造檢照濮安懿王園廟三間二廈神門屋二座齋院神廚欞星門欲令照應建造從之既而嗣秀王伯圭奏伏覩朝廷降下圖本式樣神門前後獨屋兩座並無廊廡竊恐將來祭享或雨水難以往來行事乞減去神門一座卻於廟屋東西各添廊屋與神門相接所有齋館神廚亦乞於廟之兩邊隨宜蓋造庶幾良便禮工部太常寺勘當從本官所請又檢照國朝會要廟室神門合用吻獸今來繳到圖本內廟用吻依典故並合用獸並從之。　二十四日太常寺言臨安府申畫到秀安僖王祠堂欞星門一座戟門祠堂後堂各三間後堂挾屋八間戟門挾屋八間歇泊二位各三間兩廊二十六間庫屋巡房從人屋一十五間欲照應造作從之　十二月二十三日明州觀察使提舉佑神觀兼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師揆奏差臣兼充秀安僖王園令係在湖州置司令有合行陳乞臣恭遇兩宮聖節欲乞赴闕隨班上壽及遇大禮令臣陪祀父嗣秀王伯圭見奉朝請乞許時復往來省侍本身請給傔糧歲給公使生日支賜等乞劄下湖州於經總制錢內支給從之。　三年正月一日皇伯太保安德軍節度使判大宗正事嗣秀王伯圭奏建造秀安僖王園廟近已畢工所有修製神主儀式令所司檢照典故修製委官題寫詔差權禮部尚書李巘題寫。　二月十四日伯圭又奏秀安僖王祠堂園廟乞從濮安懿王例每三年一次從本所移牒所屬州府檢計修造從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七千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七

十八漾

將

兩將

數類後漢論曰中興將帥立功多矣惟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兩將之名實大為項安世家說三國時曹公兵至襄陽蒯越等勸劉琮降王威說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琮不納如宋初慕容劉兵至襄陽孫光憲勸高繼冲降大將景威說繼冲請兵三千人於荊門道中險阻處設伏候其夜發伏攻之孫光憲止之景威扼吭而死此二事正相類要之二將之謀豈有補於成敗之數哉特其義有足嘉爾小學紺珠自埀谷以西方城以南兩將之功為大　梁韋叡曹景宗（武帝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宋狄青种世衡（歐陽公書兵興已來惟得邊將二人）晉史鄧艾鍾會之伐蜀也有問劉寔曰二將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竟如其言（計[illegible]唯傳）唐繪阿史那社尒正觀二十一年與郭孝恪等五將軍討龜茲禽其王絢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伏刻石紀功而還因說于闐王入朝王獻馬畜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飭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二將優劣不復問人矣魏泰東軒筆録慶曆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支郡城守者多為虜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衄敗故時人目二將為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宋劉後林集二將石佚韓仔　二將同時死路人聞亦哀力窮壓轉急圍厚突難開戰骨尋應在殘兵間有迴傷心郵遞裏陽日捷書來

三將

金樓子二南五霸篇秦穆公殲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秦經發兵遮秦兵於殽繫之虜三將晉文夫人繆公女也曰繆公怨此三人入骨髓願歸之我君得此快意烹之晉君許三將歸歸至繆公素服郊迎哭曰孤不用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習學記言馮異集關中岑彭定南方耿弇平齊漢事以成三將之功大矣首絳灌鄉曲以首級定功而糾合元勲乃付於韓彭等故不得不割裂大國以王之貢誼謂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僅得舍人以此待信布之倫可乎功大而賞小厚力而薄望惟雲臺諸將為然論者不貴其謙讓易足之近道而反以頡頏難制者為雄傑蓋未深考也蘇穎濱集乞將四川禁軍分戍三大將劄子契勘蜀中三大將下軍兵一歲衣賜錢糧絶長補短錢引二百道可養一人前年三將增招一萬人及吳璘下招填二千七百九十一人共約歲用錢引三百餘萬道朝廷節次降到截留錢物共二百五萬道所闕尚多近四月初二日指揮差吳公將帶三千人往襄陽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又合歲用六千餘萬引財賦有限支費日增兵不可以持久今兵雖未必用而邊戍不可省衆少則乏事招多則費廣兵財兼裕於此為難某輙有愚見上瀆鈞聽四川諸州禁軍額管四萬餘人除闕額外見管三萬餘人其間僅有強壯及格少嫩向長者但訓練弛廢事藝苟簡不成部伍多只充守倅兵官占破雜用枉費廩給今若於見管人中揀選一半取一萬五千人分作三番如祖宗時出軍法逐州每年發遣一番往隷三將以充守戍入隊教閱一年一替周而復始如此則分在三將者常有五千人可以填補所闕之數三年之後教閱既徧一萬五千人皆為勝兵無事則散在州郡緩急則盡可為用如禁軍內揀數不足即於廂軍內選刺若有逃亡事故本州逐旋揀填常令足萬五千人其逐兵自有本州衣糧不過歲番五千人者給口食米斗每兵月計七斗五升歲用米四萬五千石若以招軍止贍得二千五百人更大衣賜料錢之類比招萬五千人共計歲省三百餘萬引前三將招萬人之後軍中子弟長成者不多以後若有招收必更短小恐不如諸州見兵所揀閱軍中每次招軍外來一人費至百千少亦半之若期限迫促則所費愈多將士頗以為苦今既有上件輪番禁軍卻可緩緩招收以待其子弟之長所費甚省而得入額衆州郡兄卒皆為精兵實為今日便利或謂川兵懦弱不堪戰守是不然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今三將軍中亦不純是西人西人多而川軍少又經揀選參雜而用何所不可若蒙揀擇乞自朝廷措置疾速指揮施行周南仲山房集書三將罷兵　初韓張入覲左僕射檜承詔集都堂問克復之期曰上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兵決在何時邊遠進退之計當若何兩將對前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畢裁量不盡待而退兵出某所某將皆坐視不肯併力相牽掣或中請輙不報害若不敢專力如今文儒生不愛錢武將一意輕生命欲了即了爾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過帶行一職事是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斷也岳最後至意大畧同而語微峻檜頷之於是三帥密拜矣三人者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不下諸禮例恩賜為目借多檜別下詔三大

也皆改御前軍矣始諸校苦鬬積戰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淍其家室無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捷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命報應已畧定三人者擾擾未暇問之得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奪兵職爲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兵官耳今爲樞庭子司顧不能役屬耶三人者退悵悵然始悟失兵柄矣韓仲通尚書檜時從官嘗爲人言鶴林玉露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樵漁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洪邁盤洲集三將鼎立淮南將胡來競退師折衝潛白羽告捷聞黃旗已報瓜洲敗還驚采石危

邊防恃天塹

百萬豈能飛

四將

臨安志節制司城內四將　先是殿步兩司軍兵於本府既無統屬遇有緩急必使朝省調遣常不及事紹定四年余安撫天錫始請于朝下殿步兩司各差官兵千人於城內置隅分東西南北四壁各管其一殿司差統置二員一以兼正任本府兵馬鈐轄一以兼添差步司統制二員一以兼正任浙西兵馬副都監一以兼添差分隅任責設有不虞即部隅兵以前本府節制自此始　東將在軍頭司北馬舊司營內元額五百人　西將在三茅觀後步司右軍潛火將內元額五百人　南將在東青門裏殿司後軍寨內元額五百人　北將在東青門裏殿司策選鋒寨內元額五百人數類金匱書王莽以甄豐爲更始將軍王興爲衛將軍孫建爲立國將軍王盛爲前將軍是爲四將容齋隨筆孫吳四英將　孫吳奄有江左亢衡中州固本於策權之雄畧然門時英傑如周瑜魯肅呂蒙陸遜四人者真所謂社稷心膂與國爲存亡之臣也自古將帥未嘗不矜能自賢疾勝己者諸賢則不然孫權初掌事肅欲北還瑜止之而薦之於權曰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後瑜臨終與權牋曰魯肅忠烈臨事不苟若以代瑜死不朽矣肅遂代瑜典兵呂蒙爲尋陽令肅見之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遂拜蒙母結友而別蒙遂亦代肅蒙在陸口稱疾還權問誰可代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無復是過也遜遂代蒙四人相繼居西邊三四十年爲威公將曹操劉備關羽皆爲所挫雖更相汲引而孫權委心聽之吳之所以爲吳非偶然也錦繡萬花谷王忠嗣有武畧佩四將印爲隴西節度又職林云上平戎十八策宋南渡四將傳序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也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也李顯忠鄜延路綏德軍

青澗城人也魏勝字彥威山東淮陽軍宿遷縣人也南北既分夷狄之患不息武備不可一日廢也天下大物也疑而爲難器既裂矣往事不足深咎獨於機會之來而再失之爲可鑒耳以夷狄之所爲豈能并天下哉特乘中國之弱起而以力取之民心固未易服也吾民固嘗惡夷狄之患而思中國之德矣是時北方州郡將帥吾之所建置也官吏吾所選用也人民父子吾所撫字也特劫於一時之威而爲之屈鼓而行之則醜類卻撫而定之則人心從梁宋齊魯之地不難復也蓋爾女真非有席卷天下囊括六合之謀譬諸爲盜不敢有其物而寄諸其鄰故寄之劉豫者七八年是時關陜河東之地南失之而未能取北取之而不能定西夏亦嘗欲乘女真之弊而取之矣交兵十餘年中國之兵日猜中國之威日振竊之阻兵諸酋互有涕泣辭行不敢南伐者臣伏讀高宗皇帝聖訓有曰今雖以撒呼虜人渡江必不敢來矣又其種類怙勢爭權內自相疑非誅則殞准兀朮在耳而兀朮屢困於我師固嘗見順昌之挫旗而走聞岳飛之來而避知李世輔之歸而避之北方之民延頸企踵以望王師之至者蓋朝夕也兀朮雖擁兵在汴京亦歸輜重不復爲久留計相檜爲謀自私沮敗成事有詔班師而人皆慟哭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自亶不君而亮繼之復行之以無道翦滅其宗支而虐其其民棄隸其亂而取之人心固未服也山東河北之人倡義者響應魏勝首事於東大河南北蓋蠭起矣遷延歲月而機不留是待不長太息哉中興以來諸大將宣皇威敵王愾壹功名於竹帛紀勲伐於金石眷遇始終無遺憾者獨此四臣或困於讒或抑於媢嫉顧雖忠根於心義形乎色誓不與賊俱生而志不獲伸目不瞑於地下述其規恢次序實係當時之強弱關後世之理亂使不詳紀而備載之則孰知機失於前而患貽於後世哉此臣之所以獨爲之作傳之本意也詩曰無競維人中國之所以大競者非以其人乎茲故攄其鏖鋒力戰將士用命之時奇謀碩畫行師攻取之宜而載之書吁何世不生材天佑我宋安知無四臣者出而爲國家用故揭而出之使夷狄知中國爲有人也開禧二年九月朔旦謹序中興四將傳章穎表云臣穎言天扶昌運必生傑倖之臣申念爲功當有特書之史事關勸激跡貴照明敢衷竹帛之藏仰徽冕旒之聽臣穎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粵若稽古誰能去兵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聞鼓鼙而思將帥則求之已晚欲屬有爲之志當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待人材之盛開基創業厖將雲蒸復古中興虎臣月立卑萬貔貅之士掃空蛇豕之群名書旂常功揮天地或繪象於原廟或侑食

於大衆爪牙宣勤項背相望當時稱誦姓名可止於兒啼後世傳聞韜畧尚驚於敵膽須紛紜於議論稍變易於是非事實浸以湮微士氣爲之沮抑雖已加於褒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甞爲順昌之戰大摧兀述之鋒詳其始功而害能遂爾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師臣岳飛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於垂成既被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具書雖見於辨誣言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威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李顯忠家世諸李父子一忠特撒里曷若鷄膝豚僞齊豫如犬彘氣吞逆虜志在本朝嘗其狀策之歸適近秦亐之際故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宗國軍節度使臣魏勝爲山東忠義之冠當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於淮陰竟身膏於草野況又皆志未盡展時不再來失機一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俘於醜類其沒或欲爲厲於敵人宜有褒書以旌多伐況方大規恢之略所宜彰果毅之猷恭惟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於賞罰以駕馭於豪英代不乏人用則爲虎西有染洋之義士東多荊楚之奇材怒髮衝冠雖心撫劍懷在上有激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臣嘗忝史官獲觀舊載悉紀當時之實以塵乙夜之覽伏乞斷自宸衷付諸東觀然後可傳於百世庶幾賛勳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紓華夏之氣事雖已往可爲鑒於將來謀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臣所謨到劉岳李魏傳緒爲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穎誠惶誠懼謹言

五將

數類　王氏五將　王鳳　王音　王商　王根　王莽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特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哀帝初即位司隷校尉解光奏曰王氏宗重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五將謂鳳音商根莽五人皆五大司馬也外戚傳曰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

睢陽五將　張廵　許遠　南霽雲　雷萬春　姚闇

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五將行　滕蛇遊霧相彖勢龍舉雲興相借力致使雲消霧散時要似枯魚過河泣

十將

墮甑昔京畿十將陳留之將一二三雍丘之將四五襄邑之將六咸平之將七八太康之將九尉氏之將十朝野類要京師舊有十將今第二將駐劄臨安府者緣昔日差出招捉寇盜因而屯此也諸蕃武佚將楚夫人之器大小不同若能察奸閑禍爲衆所怨此十夫之將

十二將

北史周太祖時宇文泰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大破齊師李弼等十二將進爵增邑數類十二將　天乙　滕蛇　朱雀　六合　勾陳　青龍　天后　太陰　玄武　太常　白虎　天空　唐六典曰十二將以天乙爲首前一曰滕蛇二朱雀三六合四勾陳五青龍後一曰天后二太陰三玄武四太常五白虎六天空前盡於五後盡於六天乙居中爲十二將

十三將

百川學海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團結諸軍爲十三將蓋太祖皇帝初下江南慮人心未一分禁旅以戍之歲月寖久興州郡之兵無別故也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今靜江府）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廩給特厚與禁衛比若江上諸軍乃諸郡兵額因勤王入援失其土地故以駐劄名之其廩給與將兵不同況州郡之兵乎墮甑東南一十三將即四言韻語次第其駐劄之地云濠盧杭越昇韓荊南（江陵府）潭全福廣宜邕十三（濠之副將今臨安府京畿第二是也韓之副在吉州軍之副武岡軍福之副建寧府自餘副將與正將同駐劄之地）漢分郡國以守兼將唐置軍府以以將兼守令呼大守爲郡將此義

十四將

小學紺珠太祖將帥十四人　宋李漢超屯關南　馬仁瑀守瀛州　韓令坤鎮常山　賀惟忠守易州　何繼筠鎮州（拒北虜）　郭進控西山　武守琪戍晉州　李謙溥守隰州　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北漢）　趙贊屯延州　姚內斌守慶州　董遵誨屯環州　王彥昇守原州　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戎）

十五將

小學紺珠山西將十五人（秦漢）　白起（郿）　王翦（頻陽）　王圍　甘延壽（郁郅）　公孫賀　傅介子（義渠）　李廣　李蔡（成紀）　蘇建　蘇武（杜陵）　上官桀　趙充國（上邽）　廉褒（襄武）　辛武賢　慶忌（狄道）（蘇章父子著師）

十六將

畧論曰軒轅之十六將分掌四方

二十五將

唐史張巡許遠之守睢陽遣南霽雲雷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其後皆死難四人逸其姓名數類睢陽二十五將　石承平　李辭　陸元鍠　朱珪　宋若虛　楊振威　耿慶禮　馬日昇　張惟清　廉坦　張重　孫景趙　趙連城　喬紹俊　王森　張恭默　祝忠　李嘉隱　翟良輔　馮顏　孫廷皎

二十八將

東漢書河北二十八將光武中興定天下前世以謂上應列宿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知勇稱

馬佐命亦各志欲之士也

馮異傳漢安帝永初六年詔封二十八將夫仁不遺親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昔我光武受命中興佐弘聖緒橫被四表昭格上下光耀萬世祉祚流衍垂於罔極予末小子夙夜永思追惟勲烈披圖案籍建武元功二十八將佐命虎臣讖記有徵蓋蕭曹紹封傳繼於今況此未遠而或至之祀朕甚愍之其條二十八將無嗣絕世若犯罪奪國其子孫應當紹復者分別署狀上將及景風章叙舊德顯諡遺功焉小學紺珠二十八將鄧禹（高密侯字仲華）吳漢（廣平侯字子顏）賈復（膠東侯字君文）耿弇（好畤侯字伯昭）寇恂（雍奴侯字子翼）岑彭（舞陽侯字君然）馮異（夏陽侯字公孫）朱祐（鬲侯字仲先）祭遵（潁陽侯字弟孫）景丹（櫟陽侯字孫卿）蓋延（安平侯字巨卿）銚期（安成侯字次況）耿純（東光侯字伯山）臧宮（郎陵侯字君翁）馬武（楊虛侯字子張）劉隆（慎侯字元伯）馬成（全椒侯字君遷）王梁（阜成侯字君嚴）陳俊（祝阿侯字子昭）杜茂（參蘧侯字諸公）傅俊（昆陽侯字子衛）堅鐔（合肥侯字子伋）王霸（淮陵侯字元伯）任光（阿陵侯字伯卿）李忠（中水侯字仲都）萬修（槐里侯字君游）邳彤（靈壽侯字偉君）劉植（昌成侯字伯先）明帝圖畫於南宮雲臺又益四人王常（山桑侯字顏卿）李通（固始侯字次元）竇融（安豐侯字周公）卓茂（宣德侯作褒德字子康）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

宋夏文莊公集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論　炎漢中興龍飛白水戎車四征英雄競起或奮身於行伍之下或効用於義旗之始盪平寇難克復洪業功書旂常寵列茅土永平之際圖形於南宮雲臺者二十有八人焉鄧禹杖西討之略岑彭建南征之効吳漢勇摯有謀隱若敵國之勢賈復方直多計而少方面之勲寇恂之居河內馮異之守洛陽輪軌折衝蓋茂献績若陳俊定太山而破張步耿弇走延岑而拔臨淄王霸之類識兵事祭遵之選用儒雅任光迎車駕而展用馬成築亭障而底績杜茂之破盧芳朱祐之降秦豐景丹之殘五校邳彤之督邯鄲耿純之克赤眉銚期之勝青犢馬武之力戰無前蓋延之梯城破敵功效尺寸競為忠良若李忠疏財而受賜臧宮執樸而見親王梁應符而被袞劉植談說而受封堅鐔傅俊之徒劉隆萬修之輩事迹罕著其名不遠然皆一時英勇之士也而有遭會焉夫漢氏之興也高祖因秦之弊提三尺劍而有天下寬仁善教以懷民心三七厄會大盜移國民思漢德如涸望雨世祖因民之情崛起南陽諸將攀龍鱗附鳳翼因日月之光仗大順之義故戰有攻城野戰之略而成中興際會之事若考其隆殺定其等差據其所同而稽其所異度其所起而觀其所立則有先後矣夫德行寵位歸於鄧禹功業之際則又殊焉史氏言之其詳尚矣曰中興將帥立功名者多矣唯岑彭馮異建方面之號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二將之功定焉大矣若馮賈之不伐岑公之義信難矣夫言功者莫大於方面居勲貴者莫善於不伐臨事者莫重於義信以是觀之二帥之功可以冠夫四七之列矣

雲麓漫抄光武二十八將前史以謂上應列宿求其當於際會者不過九人耳如鄧禹馮異之殄赤眉寇恂之破朱鮪耿弇之戮張步賈復之誅五校岑彭吳漢之平公孫邳彤之守信都此七事一失不可其他臧宮之徒特小才爾

元劉將孫養吾集題阜陵御書二十八將傳　阜陵覘恢之志宜欲不如建武之中興哉嘗記內禪前日月宰執奏篤王死報慨然太息曰待此攄已二十年矣嗚呼以帝之英武憤切練兵經武廿有五年而不能北向一步則生德壽年高有所不欲故也及思陵賓天而帝亦老且倦勤矣宜非一代之恨千古之憾哉此親御翰墨所書二十八將論以賜參政正肅公者記在國史深宮機暇至取范曄所著正書嚴整如此此其志念深矣亦無所發其意而寓之此也河洛依然再見青蓋反覆想像實涕柰何寶祐遺民廬陵劉某拜手稽首為正肅公之元孫克𦒿顯其後如此云

叢金合璧賦偶（鎦畧耿賈鮑魯郡吳當百六之衛而並建洪烈協四七之謀而共成遠圖　繪諸雲臺永播休列參之天象上符列星　耿賈洪烈岑馬遠謀　寇鄧吳朱之畢藏劉盖馬之倚　依日月而相依天德圖山河而奠茲帝居　日月光依之際風雲感會之初　森羅劍佩之趨環列簪纓之集　由鄧吳以下而休烈孰擬自邳劉以上而成功莫高　關河響應而周敵我師濟岱鋒塗而孰富天伏　數上符於星像名並列於雲臺　應四七宿之祥光而咸克奮膺僕二百年之丕祚而光為佐命　盛烈著東都之始勞名標范氏之書　孝安蹤封而追美遺烈蔚宗述史而標名盡時　操能姿之婉而卑爾並陰視解關之名而可焉無愧　著功迹於定山西之日揆方畧於分麾下之時　授西討之方畧依中興之土宇賦陽應列宿之當爾才献有耀符炎圖之再造勳烈允彰　明章念功表列雲臺之畫蔚宗揚美名高史筆之書　齊名上觀主從逾埋關之三比數弘文抑見跨瀛洲之十事對智勇志能）

二十八將論（佐命虎臣圖像雲臺為其偉事實功勲）　建武之世侯者百人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故高爵重祿允答元勲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高勲耿賈鴻烈分土不過

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諭而已。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後二十八將傳）。

三十六將

續後漢書西戎大秦國傳具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議國事。

六十四將

數顆越相國范蠡　齊將孫臏　趙信平君廉頗　秦將王翦。　漢相國平陽侯曹參。　漢左丞相絳侯周勃。　漢前將軍北平太守李廣。　漢大司馬冠軍侯霍去病　後漢太傅高密侯鄧禹。　後漢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後漢執金吾雍奴侯冦恂　後漢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　後漢太尉槐里侯皇甫嵩　魏征東將軍晉陽侯張遼。　蜀前將軍漢壽亭侯關羽　吳偏將軍南郡太守周瑜　吳丞相婁侯陸遜。　晉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羊祜　晉撫軍大將軍襄陽侯王濬　東晉車騎將軍康樂公謝玄　前燕太宰錄尚書太原王慕容恪　宋司空武陵公檀道濟　梁太尉永寧郡公王僧辯　北齊尚書右僕射燕郡公慕容紹宗　周大冢宰齊王宇文憲　隋上柱國新義公韓擒虎　隋柱國太平公史萬歲　唐右武侯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　唐右武衛大將軍邢國公蘇定方　唐右武衛大將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公張仁亶　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中山公王晙　唐夏官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朔方大總管王孝傑。　齊相管仲　齊安平君田單。　趙馬服君趙奢　趙武安君李牧。　漢梁王彭越。　漢太尉條侯周亞夫。　漢大將軍長平侯衛青。　漢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後漢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建威大將軍好畤侯耿弇。　太尉新豐侯段熲　魏太尉鄧艾。　蜀車騎將軍西鄉侯張飛。　吳武威將軍南郡太守孱陵侯呂蒙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　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　晉太尉長沙公陶侃　前秦丞相王猛　後漢太尉北平王長孫嵩　宋征虜將軍王鎮惡　陳司空南平公吳明徹　北齊右丞相咸陽公斛律光　周太傅大宗伯燕國公于謹　周右僕射鄖國公韋孝寬　隋司空尚書令越國公楊素　隋右武侯大將軍宋國公賀若弼　唐司空河間郡王孝恭　唐禮部尚書聞喜公裴行儉　唐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國公郭元振　唐朔方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張齊丘。　唐太尉中書令尚父汾陽郡王郭子儀　唐史曰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配仲春仲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如文宣出師命將發引日辭于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哲配享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為十哲象坐侍秦武安君白起　漢淮陰侯韓信　蜀丞相諸葛亮　唐尚書右僕射衛國公李靖　司空英國公李勣列于左　漢太子少傅張良　齊大司馬田穰苴　吳將軍孫武　西河守吳起　燕昌國君樂毅列于右為十哲建中三年禮儀使顏真卿奏治武成王廟請春秋釋奠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于古今名將凡六十四人圖形焉。

百將

數顆周齊太公呂尚東海人周文王師尚父　吳孫子武齊人為吳王闔閭將　越范蠡越人為越王勾踐上將軍　齊孫臏武之後為齊王師　齊田穰苴為大司馬因號曰司馬穰苴　魏吳起衛人為魏武侯西河守　秦白起郿上人為秦武安君　秦王翦頻陽人為始皇將子賁孫離　燕樂毅魏人為燕昌國君　趙李牧為趙大將軍武安君　趙趙奢為趙將封馬服君子括　趙廉頗為趙相封信平君　齊田單為齊安平君　漢張良韓人封留侯　漢韓信淮陰人封淮陰侯　漢周亞夫絳侯勃少子文帝封亞夫條侯　漢李廣隴西成紀人匈奴號漢飛將軍　漢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漢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封冠軍侯　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為後將軍　漢陳湯字子公瑕丘人　漢馮奉世字子明上黨人為左將軍　後漢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高密侯　後漢冦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雍奴侯　後漢馮異字公孫為陽夏侯號大

樹將軍。　後漢岑彭字君然為征南大將軍舞陰侯。　後漢賈復字君文為執金吾冠軍侯　後漢吳漢字子顏為大司馬廣平侯。　後漢耿弇字伯昭封好畤侯　後漢耿秉字伯宗為騎都尉　後漢王霸字元伯封富波侯　後漢臧宮字君翁為廣漢太守朗陵侯　後漢祭遵字弟孫征虜將軍潁陽侯　後漢馬援字文淵為伏波將軍新息侯　後漢班超字仲升為射聲校尉定遠侯　後漢虞詡字升卿為尚書令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為中山太守度遼將軍　後漢張奐字然明為大司農。　後漢段熲字紀明為太尉都鄉侯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冀州牧槐里侯。　後漢朱儁字公偉為右車騎將軍錢塘侯　魏張遼字文遠為征東將軍　魏張郃字儁乂為征西車騎將軍　魏徐晃字公明　魏李典字曼成　魏鄧艾字士載為太尉　魏司馬懿字仲達晉國建追尊宣王　蜀諸葛亮字孔明為丞相忠武侯　蜀關羽字雲長為前將軍　蜀張飛字益德為右將軍　吳周瑜字公瑾偏將軍南郡太守　吳呂蒙字子明南郡太守孱陵侯　吳陸遜字伯言輔國將軍荊州牧　吳陸抗字幼節大司馬荊州牧　晉羊祜字叔子為太傅　晉杜預字元凱為鎮南大將軍當陽侯。　晉王濬字士治為龍驤將軍　晉馬隆字孝興為東羌校尉　晉周訪

字士達南中郎將梁州刺史　晉陶侃字士行爲荊州刺史　晉謝玄字幼度建武將軍都督徐兖等七州　燕慕容恪字元恭封大原王　秦王猛字景畧爲丞相　宋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　宋王鎮惡征虜將軍安西司馬　梁韋叡字懐文爲車騎將軍　梁王僧辯字君才征東將軍宣豐侯　陳吳明徹字通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　魏崔浩字伯深　魏長孫嵩字季嵩　魏于謹柱國大將軍　齊斛律光字明月鉅鹿公右丞相　周宇文憲上柱國齊王　周韋孝寬名叔裕上柱國　隋楊素字處道爲尚書令　隋韓擒虎字子通上柱國　隋賀若弼字輔伯爲上柱國　隋史萬歲　唐李孝恭河間王　唐李靖字藥師衛國公　唐尉遲敬德名恭鄂國公　唐李勣字懋功英國公　唐蘇定方名列邢國公　唐薛仁貴　唐裴行儉　唐唐休璟宋國公　唐張仁愿韓國公　唐王晙中山郡公　唐郭元振名震朔方總管代國公　唐李嗣業號爲神通大將封虢國公　唐李光弼臨淮郡王　唐郭子儀字子儀尚父汾陽王　唐李抱真字太元澤路節度　唐李晟字良器西平郡王　唐李愬字元直爲同平章事帥魏傅　唐馬燧字洵美北平郡王　唐渾瑊咸寧郡王　唐王忠嗣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　梁劉鄩都押牙　周劉詞字好謙永興軍節度使十七史百將傳東光張預集進臣謹昧死言臣常讀杜牧註孫子序至其所謂盤中走丸丸之走盤横斜圓直繫於臨時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丸不能出於盤也臣始謂此言非至論及觀歷代史書上下千餘載閒將兵者所以成所以敗莫不與武之書相符契由是乃以牧之言爲信然臣因擇古之所謂良將者得百人以其傳集成一書分爲十卷以太公爲首而其次皆以年代題曰百將傳凡史辭泛漫而不切於兵者一削去之或非兵畧而可以資人之智慮者閒亦存焉雖期便於觀閲然亦全其始末傳取數事先以孫子兵法題其後次以行事合之以參校其得失學者觀此不獨簡而易習明而易曉抑亦知孫子之書不爲空言而古之賢將所以成立功名者豈無法哉臣編此書數年而後成雖不足以補陛下教育武士之道然臣惓惓之誠勤亦至矣惟陛下赦其狂妄之死臣謹昧死上進

百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夙興夜寐言語察察此百人之將宋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伎同者每百人專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伎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

千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直而有慮勇而能鬬此千人之將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每百人團爲一隊較其伎勇必有一人得之以爲隊將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伎精而最勇者千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伎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

萬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外貌莽莽中情烈烈知人勤勞悉人饑飽此萬人之將新唐書吐蕃傳吐蕃令曩骨委書塞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歐陽公集論軍中選將劄子凡求將之法每百人團爲一隊較其伎勇一人爲隊將合十隊之將而又教之較其伎勇一人爲裨將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伎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伎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知謀之佐以輔之以爲萬人之將可也

十萬人之將

諸葛武侯將苑近賢進能日慎一日誠信寬大閑於治亂此十萬人之將

一軍之將

宋秦觀淮海集將帥篇夫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

一國之將

宋秦觀淮海集將帥篇出奇制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輙破擊輙服此有智之士乃一國之將也

天下之將

孫子比事趙孝成王問爲將之道於荀卿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諸葛武侯將苑隱隱紛紛讓國皆知上知天文中察人事下識地理四海之內視如家室此天下之將雖不可敵也晏元獻公類要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言天下莫及之將也戰如守不五步乃止務勉也書曰不愆十步五步乃止齊焉有功如幸不務驕矜秦少遊集將帥篇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下之將也

善將將

西漢書韓信傳漢高

祖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善耳上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武經七書李衛公問對大宗曰漢高祖能將將其後韓彭見誅蕭何下獄何故如此李靖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責以吏事光武善於將將乎李靖曰光武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此論將將之道於光武得之宋章忠恪公集李衛公論將將問李衛公有唐名將其戡亂定難見於事功其商較兵法見於問對簡冊所傳風績如在蓋嘗考其論議取舍之際不無可疑者如西漢之興高祖奮布衣除秦項當對覆軍搴旗之將受任則裂土分封跋扈則執辱菹醢可謂善馭豪傑矣而獨以爲非將將之君世祖籍思漢之氏衆新室之弊王業既定佐命武力之士英姿茂績悉委不用可謂遇功臣薄矣而獨以爲得將將之道謝康樂以江左新合之衆抗符秦乘勝之師遂北淝水真一時後功也而獨貶之以爲非善唐太宗回逮成戡敗之勢乘老生輕進之鋒擒之霍邑似一對申勝者而獨譽之以爲奇兵則其平日論議者如此至於因唐儉以擊突厥而不見當時死問之嫌然李勣以佐太子而不免諂附武氏之禍則其行事取舍者如此夫由前而言則料人爲未工由後而言則嗇己爲己拙衛公名臣也信史稱其臨機果料敵明忠智根于心其果若是乎不然將有謂也諸君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矣顧究明之

遂無善將

新唐書吐蕃傳吐蕃入寇帝既儒人無遠畧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爲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爲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寢議

注意將

西漢書陸賈傳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伊周之將

識遺伊呂周公之將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蓋兵家多尚詐力絕人命以快貪殘所以道家忌之孫吳商白韓彭輩身戮族夷且不終世然伊呂周公亦嘗爲將子孫有國與商周等則其用兵在救亂除害也秦隋曹馬南北五季皆是遂其篡奪卒不永祚湯武漢唐有宋例傳祚數百亦其取天下爲民除殘也此可是兵非美事用非得已宜其爲幽冥所忌

將門有將

史記任安傳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卧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柰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

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南史王鎮惡傳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野客叢書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如李彪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句者如梁武帝曰睬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皆是祖田文之語爾而續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北史楊玄感傳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尚書陸文振以白帝帝嘉之謂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五代史後晉高祖紀天福十二年莊宗併有河北之地開府於鄴梁遣上將劉鄩以兵五萬營於莘十三年二月鄩引兵突至清平薄於城下莊宗至自甘陵兵未陣多爲鄩所掩帝領十餘騎橫槊深入東西馳突無敢當者卒全部五而旋莊宗壯之拊其背曰將門出將言不謬爾因賜以器帛復親爲啗酥當時以爲異

（思由是知名。）**相門出將**（錢圖山叢談曾公久位公台亦患才難。經緯者未盡善常曰相門出將我聞人多矣罔敢不力）**山西出將**（儒學警悟周之袁政書之禮樂遂冠萬世則山東出相山西出將何惟武汪藻浮溪集畫繡堂記自古人物與山川相爲輕重崧嶽生甫申漢興生衛公山東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楊誠齋集兵論云臣嘗究班固山西出將之說以爲隴西諸郡道近羌胡民習戰備。故風聲氣俗高尚武勇此說得之）**入相出將**（唐新纂李程狀頭及第累歷清途至大柄出將入相著唐末國史補　李固言亦狀首及第使出將入相四子皆至郡牧）**重侯累將**（西漢書王商史丹傅喜傳贊曰自宣元城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未見其人也。詳本傳）**葬地出將**（邵氏聞見錄　陳希夷爲种明逸卜葬地於豹林谷不定穴。既葬希夷言地固佳。安穴稍近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師少稱將**（公羊傳魯隱公五年秋衛師入郕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何休註少者不滿一千五百人也。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是之）**不受命將**（韓洸澗泉日記荀卿子與臨武君論爲將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真神將**（五代史後梁寇彥卿傳彥卿字俊臣開封人也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工騎射好書史善伺太祖意動作皆如旨太祖賜以所乘愛馬一大烏及圖厥翔以彥卿爲都排陣使彥卿乘馬馳突陣前太祖目之曰真神將也。金史　蒲察世傑傳世傑爲人多力嘗獵田佩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來軍中敵人見而畏之曰真神將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　十八漾

將

天生神將（宋史外國傳夏國主弟察哥見劉法首。惻然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爲一小卒梟首哉其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號爲神將**（續通鑑長編景祐三年高繼勳性謀謹有機略善撫馭士卒臨戰輒勝在蜀有威名號神將）**國之神將**（馬明叟實賓錄唐常袞爲馬璘神道碑曰以忠才而覩重有絳侯之過也以簡質而倚受有吳漢之信也所謂國之神將朝之藎臣）**神通大將**（新唐書李嗣業傳嗣業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國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虜號神通大將）**干城之將**（孔叢子子思居衛言苟變於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而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再拜謹受教矣）**二將協將**（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燕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邪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宋許應龍東澗集真宗朝平契丹其將李繼隆馬知節高瓊契丹既請和召宰相樞密宴於行宮時李繼隆石保吉預焉保吉曰臣荷驅策俾遏戎寇雖動遵聖略然布陣使人皆繼隆指畫繼隆曰契丹敗衂皆出宸謀然分憂用心躬率將士不如保吉上曰將士如此協和共圖勳業軍旅之事朕復何憂以巨觴賜之　高宗朝劉光世韓世忠朝辭上曰有告朕光世與世中有小嫌何足校縱有睚眦今日朕爲之宜釋憾泣再拜）**捕盜將**（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初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別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商遣捕盜將二百人討平之）**宻捕亂將**

聖賢言行故事宋蘇頌字子容守杭州一日燕有美堂（堂名）有美閒將兵結集謀害官吏郡人喧傳恐懼不安公談笑自如（自如謂如平常之時不為變動也）密諭兵官（示其意於領兵者）捕首領十數輩（捕收獲也）械送獄中（械桎梏其手足也）逮夜宴散（逮及也）而坐客莫之知也

斬持節將

西漢書衛青傳元朔六年青出定襄擊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於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為庶人　新唐書崔光遠傳光遠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傳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善戰眾倚以為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

衆知泰然元皓等究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太平御覽崔豹古今輿服注曰得賜黃鉞則斬持節將太平廣記邛祭之間有淺蠻為世襲王號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千分俾其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持兩端而求利也每元戎下車即率界上酋長詣府庭號曰參元戎上聞自謂威惠所致其來參謁潛渠於都押衙且候可否或元戎慰撫大將間猜至乖方即教其紛紜時帥臣多是文儒不欲生事以是都押類之亦要姑息蠻蠻憑凌若無亭障抑此之由也王建始鎮蜀絕其舊賜斬都押衙山行章以令之卬峽之南不立一候不戍一卒十年不敢犯境末年命大將許存征蠻為三王洩漏軍機於是召三王而斬之時號英斷也昔日三王之患非不知也時不利也故曰有非常之功許公之謂也先是唐咸通中有天竺三藏僧經過成都曉五天胡語通大小乘經律論以此天竺與雲南接境欲假途而還為蜀察事者識之繫於成都府具得所記朝廷次第文字蓋曾入內道場也是知外國來廷者安和非訐細乎（出北夢瑣言）

斬通賊將

新唐書張巡傳巡拜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巡以賊合兵攻睢陽乃勵士固守時太守許遠將李滔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曰秀榮潛與通或以告遠曰晨出戰以碧幘為識視之如言盡覆其眾還輒曰我勝之也請以精騎往易錦幘遠以告巡巡召登城讓之斬首示賊因出薄戰尹子奇敗獲車馬牛羊悉分士秋毫無入其家有詔拜巡御史中丞

斬都將

通鑑紀事本末僖宗中和三年春三月以淮南押牙合肥楊行愍為廬州刺史行愍本廬州牙將勇敢累百戰功都將忌之白刺史郎幼復遣使出戍於外行愍過辭都將以甘言悅之問其所須行愍曰正須汝頭耳遂起斬之

拔城斬將

新唐書楊行密傳行密封弘農郡王帝悉武昌節度使杜洪與朱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舡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強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

違令斬將

尉繚子武議篇曰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矣非吾令也斬之

救斬二將

趙希循會心錄章丞相得象世家泉州高祖仕事閩為建州刺史遂居浦城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棄旗弗受曰若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

怒斬守將

齊東野語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餱糧潛為策應之備未幾飛軍還即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為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是無師律也立命責短狀將大懼祈哀吐實謂此非其所自為蓋夫人亦嘗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

追斬金將

宋史牛皐傳為神武後軍中都統領時偽齊驅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遙謂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皆愕然不戰而潰岳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斬其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遂平

矯詔誅將

唐書杜貴實傳郭子

儀辟黄裳佐朔方甯子儀入朝使王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除誅綸詔誅大將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黄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

誅悍將

（新唐書王翃傳翃兼御史中丞招討處置使時吐蕃入冦郭子儀悉河中兵求邊召翃為河中少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干法不道約其徒夜斬關逐翃翃覺之除亂漏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一軍惕息

請誅大將

新唐書王滋傳乾寧三年滋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顧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遣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敕滋與睦王濟王韶王彭王韓王沂王陳王謁建自辯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不可以私見又言睦八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筠帝懼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

諸叛納將

（新唐書楊朝晟傳朝晟為御史中丞時吐蕃寇）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單騎及張獻甫來代軍遂亂朝晟逃於邠衆脅監軍請以范希朝為節度使希朝時已在京師明日朝晟出給衆曰

予來賀所請之當也衆稍定朝晟結諸將謀誅首惡者居三日給遣人自邠來曰前請報罷張公已會邠矣反者皆當死吾不願盡誅也第取首惡者衆所謹於斬二百餘人獻甫遂入于軍帝以希朝為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

請誅二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三年吳越内牙指揮使富陽劉仁杞及陸仁章久用事仁章性剛仁杞好毀短人皆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詣府門請誅之元瓘使從子仁俊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請誅驕將

（宋史楊昭儉傳）時驕將張彥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寬仁大甚徒置兩司殆如虛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抑冤之者顧回睿斷誅彥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

議誅奔將

資治通鑑後周紀顯德元年三月周師與北漢兵交戰周右軍將樊愛能何徽引兵先遁及聞周兵大捷與士卒復還帝欲誅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將卒知懼不行姑息之政矣五代史補世宗之征東也蹕以高平劉崇兼契丹之衆來逆戰時帥多持兩端王不利覩軍帥樊愛能等各退衂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衝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閒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於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且欲出其不意以誅退衂者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用兵者也然退衂者無他誠欲將寡人作物貨賣與劉崇耳不然何寡人親戰而劉崇始敗耶如此即卿等雖萬死不足以謝天下宜其屈膝引頸以待斧誅言訖命壯士擒出皆斬之至於立功之士亦於是日行賞自行伍拔出為軍廂主者甚衆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悔之曰吾觀周帥易與耳契丹之衆宜勿用但以本

軍攻戰自當萬全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兵之機也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勇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論者曰世宗患諸侯之難制也久矣思欲誅之未有其釁高平之役可謂天假故其斬決而無貸焉自是姑息之政不行朝廷始尊大自非英主其孰能如是哉晁景迂集斬將

斬將斬誰將令多樊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邊僧（南唐邊鎬為帥無紀律晚年人稱為邊和尚）縛虎何堪責騎豬尚不勝將軍如自治塗冦有先登

請刑將帥

（道學名臣言行錄淵聖嗣位楊中立乞對曰上皇引咎詭以倦勤避位而）寧執秋毫此何理也城下之盟辱亦甚矣主辱臣死而大臣首為竄亡自全之計陛下何賴焉乞正典刑童貫為三路總帥虜人侵疆棄軍而歸置而不問大河天險棄而不守虜人奄至城下而朝廷不知帥臣失職無甚於此宜以軍法從事防城所仍用閹人提舉覆車之轍不可復蹈淵聖大喜

諫殺二將

（資治通鑑高宗儀鳳元年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左監門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罪當除名

上特命殺之狄仁傑奏二人罪不當死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言直諫自古以為難今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以一株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為何如矣

給卒殺將

新唐書宗室傳李國貞乾元中由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率官吏西走陜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鄧南節度使專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絳之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而軍中讙謗突將王振來衆怨給曰具畚鍤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後其力可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正緣儲食腐儉已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曹殆矣遂害之并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代之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

夜飲殺將

資治通鑑昭宗乾寧元年朱全忠遣軍將張從晦慰撫壽州從晦陵侮刺史江彥溫而與諸將夜飲彥溫疑其謀已明日盡殺在席諸將以書謝全忠而自殺軍中推其子從頊知軍州事全忠為之腰斬從晦

擅殺大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春正月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等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塗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滏陽李崧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敕旨擅殺大將大王柰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邪繼岌曰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崧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敕書用蠟印宣之軍中粗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滏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

殺骨鯁將

唐書藩鎮傳李寶臣字為輔封隴西郡王晚節尤猜忌殺骨鯁將辛忠義等二十餘人籍入其貲

枉殺大將

宋史何鑄傳鑄拜御史中丞先是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檜惡其異己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

示之背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彊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萬俟卨飛死獄中子雲斬於市

追殺名將

山居新話剌剌拔都兒乃太平王將佐後至元年叛唐其勢大夫于宮中外未之覺也因其餘黨皆在上都東門之外伯顏太師慮其生變親領三百餘騎往除之剌剌望見塵起疑有不測乃入帳房中取手刀方箭帶之上馬遇諸途短兵相接而以其手刀揮之將近伯顏太師之馬而刀頭忽自墜地遂逃以北追回殺之且剌剌名將也豈有折刀之說後詢其故乃半月前此刀曾墜地而折家人懼其怒虛裝於鞘中事非偶然豈人力可致

杖死郎將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六載初高仙芝為都知兵馬使猗氏人封常清少孤貧細瘦纇目一足偏短求為仙芝傔不納常清日候仙芝出入不離其門凡數十日仙芝不得已留之會達奚部叛夫蒙靈詧使仙芝追之斬獲略盡常清私作捷書以示仙芝皆仙芝心所欲言者由是一府奇之仙芝為節度使即署常清判官仙芝出征常為留後仙芝乳母子鄭德詮為郎將仙芝遇之如兄弟使典家事威行軍中常清嘗出德詮自後走馬突之而過常清至使院使召德詮每過一門輒闔之既至常清離席謂曰常清本出寒微郎將所知今日中丞命為留後郎將何得於衆中相陵突因叱之曰郎將須蹔死以肅軍政遂杖之六十面仆地曳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及因以狀白仙芝仙芝覽之驚曰已死耶及見常清遂不復言常清亦不之謝軍中畏之惕息

杖殺小將

續世說憲宗時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似使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特慢臣也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當奏上無以罪之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杖殺軍將

玉泉子聞見錄李公石在中書京兆尹薛元賞秉公慷慨直道不回執法而行雖碩權勢或宰輔失政必面爭之嘗謁石於私第先是百僚將至宰相宅前駐不復呵矣元賞既下馬也石未知之方在廳所若與人訟競者元賞問馬左右對云軍中軍將元賞即排闥而進曰

相公朝廷重臣天子所委任四夷八蠻朝貢以時陰陽克序百姓以安百執事叶以輔佐無敢乖惜并繇賢不肖功賞罪罰皆相公之任也固不輕且重矣安有軍中一將而敢無禮失貴賤之序紀綱之紊恒必由之苟朝廷而然猶望相公整頓頹壞豈有其源穿鑿自相公始得無痛哉即拂衣疾趍而去既上馬顧謂左右曰適無禮軍可擒於馬下播祗候元賞比至則袒膺跽之矣時中尉仇士良威權燎灼中外其儕類已有訴之者宦官連聲傳士良命曰中尉屈大尹元賞不答曰有少公事當以繼至即命杖之竟斃於木下士良大怒元賞乃衣白衫請見士良士良出曰憨措大軍中大將可杖殺乎元賞即具言所以無禮狀且曰宰相大臣也中尉大臣也彼豈可以無禮於彼乎國家之法中尉所宜保守一旦壞之頋不惜乎某已衣白衫惟中尉命士良以既殺其將也無可奈何即命左右取酒歡飲而罷

間殺計將

（馬令南唐書藏國傳）馬殷用高郁策而楚以強荊南高季昌聞之嘗使諜者間殷殷不聽及殷子希聲用事諜云季昌聞楚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希聲素惡以為然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撫膺大哭曰吾老荒如此而殺吾勲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殷卒

請赦降將

（通鑑紀事本末初契丹降將李楷固駱務整者有司責其後至奏請族之狄仁傑曰楷固等並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請赦之所親皆止之仁傑曰茍利於國豈為身謀太后用其言赦之又請與之官太后以楷固為左鈐衛將軍務整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不殺降將

（新唐書李愬傳愬得賊健將李）祐諸將素苦祐請殺之愬不聽以為客待間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至夜艾軍中多諫此二人不可近愬待益厚乃募死士三千人為突將自教之會雨自五月至七月不止軍中以為不殺祐之罰將吏雜然不解愬力不能獨完祐乃持以泣曰天不欲平賊乎何見奪者衆耶則械而送之朝表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以還愬愬乃令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凡三千人皆山南奇材銳士故委祐統之祐捧檄嗚咽諸將乃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矣

殺朝鮮將

（西漢書朝鮮傳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臨浿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即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

述律后

殺將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元年秋七月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射虜大將

江少虞類苑王吉嘗從都監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虜數萬騎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令王吉與虜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人曰貴人有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虜大將虜衆大潰衆軍乘之虜墜崖死者萬餘人

請追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二載元帥廣平王俶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至長安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與賊戰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賊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於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二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為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真皆已遁矣

擊擒賊將

（新唐書趙犨傳犨為陳州刺史以黃巢入長安屬城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乃培城）跡塹實倉庫峙橐薪為守計民有貲者悉內之繕甲兵募悍勇悉補子弟領兵巢敗果東奔賊將孟楷以萬人寇項犨擊擒之僖宗嘉其功累遷檢校司空

擒殺降將

（五代歐史李金全傳金全為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為唐州刺史金全未至暉南走為從進兵所殺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貲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為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即以金全為安遠軍節度使

堂上擒將

（戰國策蘇秦說齊閔王曰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所謂比之堂上擒將戶內拔賊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舞矟擒將

（五代歐史後唐李存孝傳）潞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讜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恃太原以為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圍

大原沙陀將無完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繞梁掤而呼曰我沙陀之未完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鬬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矟擒之季讓敗走**生擒大將**（舊唐書巢王元吉傳武德四年太宗征竇建德留元吉與屈突通圍王世充於東都世充出兵拒戰元吉設伏擊破之斬首八百級生擒其大將樂仁昉甲士千餘人）**縱俘擒將**（資治）通鑑昭宗天復元年十月先是李神福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至是神福獲杭俘使出入卧内神福謂諸將曰杭兵尚強我師且當夜還杭俘走告全武神福命勿追暮遣羸兵先行神福為殿使行營都尉呂師造伏兵青山下全武素輕神福出兵追之神福師造夾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生擒全武錢鏐聞之驚泣曰喪我良將**不為敗將**（資治通鑑唐宣宗大中四年吐蕃論恐熱遣僧莽）羅簡真將兵於溪頂關南造橋以擊尚婢婢軍於白土嶺婢婢遣其將尚鐸羅搨藏將兵據臨蕃軍以拒之不利復遣磨離羆子燭盧鞏力將兵據氂牛峽以拒之鞏力請按兵拒險勿與戰以奇兵絕其糧道使進不得戰退不得還不過旬月其衆必潰羆子不從鞏力曰吾寧為不用之人不為

敗軍之將稱疾歸鄯州羅子逆戰敗死婢婢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聞婢婢棄鄯州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則其羸老及婦人以槊貫嬰兒為戲焚其室廬五千閒赤地殆盡**諭降叛將**（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邵州賊帥王國良本湖南牙將觀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岡以捍西原蠻京杲貪暴國良家富以死）罪加之國良懼據縣叛與西原蠻合聚衆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咸被其害詔荊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年不能克及曹王皋為湖南觀察使曰驅疲甿誅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遺國良書言將軍非敢為逆欲救死耳我與將軍俱為辛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湔洗何心復加兵刃於將軍乎將軍遇我不速降後悔無及國良且喜且懼遣使乞降猶疑未决皋乃假為使者從一騎越五百里抵國良壁鞭其門大呼曰我曹王也來受降舉軍大驚國良趨出迎拜請罪皋執其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之具散其衆使還農詔赦國良賜名惟新**宥縱叛將**（資治）通鑑唐貞元元年李泌將至陝叛將達奚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

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側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汝餘生汝為我賫版幣祭前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諭討叛將**（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一年先是韋皐聞諸軍討吳少誠無功上言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以精鋭萬人下巴峽去荊楚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罪盈惡稔為麾下所殺則又當以其爵位授之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討誅叛將**（資治通鑑唐憲宗元和元年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己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牙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唐憲宗元和二年李錡既反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

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由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甥也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召士卒諭之曰僕射反逆官軍四集常湖二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宜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衆曰諾即夜趨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牙門錡聞子良等舉兵怒聞行立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彊三百趨山亭欲戰行立伏兵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幕縋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彊蕃落爭自殺尸相枕藉　唐元和九年吳少陽死元濟匿喪拒命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元濟不迎勅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冊府元龜　韓約為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峯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峯州升朝及所結聚徒黨並各處置**擒獻叛將**（新唐書劉知謙傳知謙子隱為封州刺史嗣薛王知柔伐領節度未至而牙將盧琚叛隱率兵奉迎知柔）

直趨廣州會將敗之於是知柔以聞昭宗拜隱本軍行軍司馬

不誅叛將

（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遣招討使李濤）攻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閒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之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

料降賊將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引兵攻河陽見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切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宵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誰曰雍希顥日越熟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腹心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

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

放降將

（陸游南唐書建隆元年春正月大宋太祖皇帝受周禪放江南）降將三十四人來歸

罵降將

（宋史本紀理宗寶祐二年六月利州王佐堅守孤壘降將南永忠以兵薄城下佐罵）之永忠流涕而退詔獎諭佐官一秩

不可爲將

（戰國策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更贏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贏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贏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贏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贏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將也

豎子能爲將

（史記陳豨傳漢高祖七年豨反上自往至邯鄲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乎對）曰有見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程李爲將

（兩漢蒙求李廣傳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

志好爲將

（續後漢書曹彰傳操問諸子所好使各言志彰曰好）爲將操曰爲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當必行罰必信操大笑

長當爲將

（太平廣記王粲謂子）翁奴曰汝長大當爲將應曰仲尼三尺童羞言伯道況承大人嚴訓敢措意所判乎

異日爲將

（太平廣記唐杜羔子）中立少年時曠於財產他無所求取其與游徒利於酒炙其實蔑視之也一日同送迎於城外客有善相者歷觀諸賓侶獨指中立曰此子異日當

爲將矣一生大笑中立後尚眞原公主竟爲滄州節度初李瑑之出鎮旗竿道折乃鞭殺其執旗者中立在道亦然杖之二十瑑竟無恙而中立卒爲豈殺之可以應其禍（出王泉子）

待此人爲將

（唐語林裴晉公度少時羇寓洛中宵乘驢入皇城上天津）橋時淮西用兵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倚橋佇立相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法正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携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爲將既歸其僕白之裴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登第及爲相請討伐淮西遂平後守洛時對客每話天津橋老人事

自求爲將

（唐新書李愬傳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隋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

擁旄爲將

（唐李衛公集授王宰制王宰結髮從）軍擁旄爲將一劍横陣萬竿皆全

擢守者爲將

（新唐書呂元膺傳元

虜澤州東平人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君曰中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權守者為大將入拜尚書左丞度支使

母表子為將（資治通鑑周世宗紀唐龍武都虞候柴克宏再用之子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賓客博奕）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才至是有言克宏之不遂官者唐主以為撫州刺史克宏請効死行陳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苟不勝任分甘孥戮唐主乃以克宏為右武衛將軍使將兵

尊之為將（尚意擘喻論綦視上為貴賤章尊之則為將）

置酒宴將（五代薛史後唐郭崇韜傳莊宗御嘉慶殿置酒宴西征諸將舉酒屬崇韜曰繼岌未習軍政卿久從吾戰伐西面之）事屬之於卿軍發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支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貯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偽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

飲酒結將（南軒語錄先生久止酒及鎮江陵欲結諸將心始與同飲酒酣謂之曰吾人須與朝廷辦些事）

西督諸將（五代歐史後周本紀乾祐元年河東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白文珂郭謹義常思等分討之拜郭威中書門下）平章事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賓客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褐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

典護諸將（荀紀漢王得陳平為都尉令典護諸將。皆怒曰大王一旦得楚之亡卒乃令監護長者王益任之）

卧護諸將（晉書羊祜傳祜扶疾入朝面陳伐吳之計帝欲使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平吳之後當勞聖慮耳）

名冠諸將（相臺志度岳延代人也恭慎修謹善處危難之間道武嘉之與王建等俱為外朝大人參預軍國謀畧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功讓諸將（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十二月虔州刺史盧光稠攻嶺南陷韶州使其）子延昌守之進圍潮州清海劉隱發兵擊走之乘勝進圍韶州光稠自虔州引兵救之其將譚全播伏精兵萬人於山谷以羸弱挑戰大破隱于城南隱奔還全播悉以功讓諸將光稠益賢之

傴下諸將（馬令南唐書義養傳徐溫初秉楊氏政宣州節度使李遇

心尤不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道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許之玠求酒曰君言入覲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矣遇怒曰君言遇反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柴再用族遇於宣州行密舊將人人自疑溫因偽不之恭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

功冠諸將（陸游南唐書朱匡業傳匡業父延壽從吳武王征討摧堅陷陣功冠諸將）

功最諸將（陸游南唐書何敬洙傳建州之役敬洙為）行營招討馬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討敬洙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再遣之不得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冠諸將然以功推王建（封無各邑拜楚州團練使）

得賜分諸將（宋歐陽公集資政殿學士范文正公神道碑銘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

無以陣圖授將（宋歐陽公集觀文殿大學士晏）公神道碑銘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兼樞密使自公復召用而趙元昊及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

禮遇諸將（宋史張栻傳栻徐知江陵府安撫本路郡頻邊屯主將與帥守每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士咸感奮）

懾服諸將（宋史畢再遇傳再遇為淮東安撫使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杖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

總領諸將（續資治通鑑宋景定元年春三月夏貴總）領舟師五奏捷及新生洲之捷命夏貴總領諸將貴資精悍能夜視工刼寨累有戰功軍中謂之夏爺爺少時以罪刺雙旗故又謂之夏旗兒理宗嘗圖其形觀之

身先諸將（金史李成傳成字伯友雄州歸信人為安武軍節度使勇力絕倫能挽弓三百斤在諸將）中最勇騖號令甚嚴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有病者親視之不恃雨具沾濕自如也

諂事貴將（東漢書宋室傳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朱鮪等）光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

殲其貴將（續通鑑長）編宋神宗元豐五年上批付李憲等環慶路懷安等鎮寨覘夏國諸監軍司并僧道悉點集期以七月會於胡盧河川欲寇涇原本路廣川平野最為賊馬長驅奔軼之地加之非行營出塞磨彩之捷殲其貴將虜中銜恨最深謀報理或不妄若舉國入寇其大羊之衆不減三二十萬未知本路

何以桀之可大勝捷宜傳謀諸
將加以帥府方畧前具以聞

射鵰都將（荀子宗室傳魏泰王翰孫幹善弓馬以騎）從明元於白登之東北有雙鵰飛鳴於上帝命左右射之莫能中幹以二箭下雙鵰帝賜之御馬弓矢金帶一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爲射鵰都將

蠭起之將（史記項羽本紀范增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知兵之將孫子將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輔輔周國必強輔隙國必弱太平御覽蔣子萬機論曰知兵之將國之行主民之司命古者重之後世無逮焉呂望雖知孫武雖曉樂毅雖賢白起雖武夫齊之朽骨吳之靡骸燕之消骼秦之腐肉豈可鋪其糟粕復得生而使之哉固當出我民之最擇其智勇之長者用其術畧也雖有百萬之師臨時吞敵在將

殺妻求將（資治通鑑）吳起爲魯將齊攻魯起妻齊女魯疑之起就其名乃殺妻明不與齊也

殺妾食兵將（東漢書臧洪傳袁紹）攻洪城城中糧盡洪掘鼠煑筋角後無所復食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午軍取將（荀子富國篇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麷（午讀曰午遇也周禮籩人職云朝事之籩其實麷蕡鄭云麷熬麥今河間已北煑種麥賣之名曰麷據鄭之說麷麥之干菓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麷如以丁撥麷也音豐同）

欲劫使將（西漢書吳王濞傳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以故吳相）爰盎爲太常奉宗廟使吳王吳王弟子德爲宗正輔親戚使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盎來亦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亡走梁

將不省兵西漢書鼂錯傳錯上言兵事兵法曰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

撫髀思將（史記馮唐傳唐以孝著爲中郎署長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撫髀歎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

中山督將（魏書魏中山王）英復除使持節征東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時郢州治中督榮祖潛引蕭衍軍以義陽應之三關之戍並據城降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懸瓠城民白早生等殺豫州刺史司馬悅據城南叛衍將齊苟仁率衆守懸瓠悅子尚華陽公主主并爲所劫詔英使持節都督征南諸軍事出自汝南世宗引英謂之曰婁悅綏御失和銓衡闇於簡授故使郢民引寇關戍外奔義陽孤窘有倒懸之切王國之召虎威名宿震故屈王親總元戎掃清氛穢昔衛霍以匈奴之故居無寧歲今南疆不清王不待以屢勞爲辭也英曰臣才非韓白識闇孫吳徒以宗室之長頻荷推轂之寄規畧淺短失律喪師宜章于反之戮以謝天下陛下慈深念屢愛等鍾牛使臣得同荀伯再生明世誓追孟氏以報復爲期關郢微寇何足平殄臧賊方畧已在臣目中願陛下勿慮也

爲將畏懦（馬明叟實賓錄梁呂僧珍佐臨川王宏伐魏宏畏懦不進議欲旋師僧珍稱善）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　隋末杜伏威兵起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遺以婦人之服

不知爲將（顏氏家訓勉學篇曰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辯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

慮因得將（唐小說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因請於高祖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靖已漢擒蕭銑蕩一陽越師不留行皆靖之力也）

斃其一將（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秦王世民入武牢去竇建德之營三里許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於是不敢復逼

天運可將（太平廣記唐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林甫贊成上意且言武臣天運謀勇可將乃命天運將四萬人伐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十八漾

將

必勝之將（唐李衛公集賜石雄書古者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人欲立奇功冀在謀帥）

執獻虜將（資治通鑑唐貞元十八年吐蕃遣其大相兼東鄙五道節度使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西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吐蕃至出千人挑戰虜悉眾追之伏發虜眾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乙亥韋皋遣使獻莽熱上赦之）

中人爲將（新唐書吐突承璀傳憲宗時王承宗叛吐突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詔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使以左右神策及河中河南浙西宣歙兵從之內寺伯宋惟澄曹進玉爲館驛使自河南陝河陽惟澄主之京華河中至太原進玉主之又詔內常侍劉國珍馬朝江分領易定幽滄等州糧料使於是諫官李鄘許孟容李元素李夷簡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段平仲白居易等衆對延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爲四方笑帝乃更爲招討宣慰使爲御通化門慰其行之）

離其親將（新唐書王承宗傳憲宗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使統德昌朝高子也與承宗故姻家帝因欲離其親將故命之詔未至承宗馳騎劫而歸因之）

藥術干將（資治通鑑唐穆宗紀長慶三年初翼城人鄭注眇小目下視而巧譎傾諂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羇貧甚嘗以藥術干徐州牙將牙將悅之薦於節度使李愬愬餌其藥頗驗遂有寵署爲牙推）

將用法嚴（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肆年秋七月辛卯上與李德裕議以王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茂元非將才（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李德裕等奏河陽節度使王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使茂元病愈止令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虞九月辛卯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書生豈將才（資治通鑑唐貞元十三年四月庚午義成節度使李復薨庚辰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爲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方大會聞之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判官盧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監軍侯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自宅道潛遁潛去南仲果以牒請之不遇得免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

軍士逐將（唐語林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恤軍士部曲衆而逐之投于嶺外上以直金吾大將軍田牟曾爲徐州有政聲開延英召對再命往鎮）

馬贖大將（新唐書契丹傳劉守光戍平州契丹以萬騎入守光僞與和張飲具于野伏發禽其大將群胡慟顧納馬五千以贖不許欽德輸重賂求之乃與盟十年不敢近邊）

安危繫將（資治通鑑後唐莊宗紀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爲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爲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爲陛下扞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衆議訩訩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主皆不聽）

命係於將（宋史田況傳況上疏曰夫三軍之命繫於將帥人之才有大小智有遠近以漢祖之善將不若淮陰之益辦況庸人乎今徒知大衆可以威敵而不思將帥之材否此禍之大者也）

將有機略（五代歐史王晏球傳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虎綫既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遂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而已）

將有五危（孫武子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

上命求將（資治通鑑周世宗紀上謀取秦鳳求可將者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上命訓與鳳翔節度王景客省使高唐昝居潤偕行）

問策於將（馬令南唐書臧循傳馬殷封楚王初兵力尚寡與揚行密成汭劉龑等爲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

賊剖將心（宋史忠義傳王大壽爲左翼隊將海寇王子清犯圍頭守真德秀遣大壽防遏搏與賊遇奮前控弦斃賊十餘後無援者遂沒賊就俘剖心祭之）

將以心爲主（金史／蒙古）

綱傳。興定元年綱知東平府事遷元帥左監軍、久之、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奏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翰林待制林撰、阿虎德奏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爲險大河以東平爲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足恃矣兵以將爲主將以心爲主綱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六之領守者權用之

將帥貪功

容齋隨筆以功名爲心貪軍旅之事此自將帥習氣雖古來賢卿大夫未有能知止自斂者也廉頗既老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致困郭開之口。終不得召漢武帝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卒有東道失軍之罪宣帝時先零羌反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曰亡踰於老臣者矣既馳至金城圖上方略雖全師制勝而禍及其子卬光武時五溪蠻夷畔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用爲將果有壺頭之厄李靖爲相以足疾就第會吐谷渾寇邊即往見房喬曰吾雖老尚堪一行既平其國而有高甑生誣罔之事幾於不免太宗將伐遼召入謂曰高麗未服公亦有意乎對曰今疾雖衰陛下誠不棄病且瘳矣帝憫其老不許郭子儀年八十餘猶爲關內副元帥朔方河中節度不求退身竟爲德宗冊罷此諸公皆人傑也猶不免此況其下者乎

將帥當專

容齋續筆周易師卦六三師或輿尸凶九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征凶又意謂用兵當付一帥苟其傳雜然臨之則凶矣輿尸者衆主也安慶緒既敗遁歸相州肅宗命郭汾陽李臨淮九節度致討以二人皆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者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步騎六十萬爲史思明所挫一戰而潰憲宗討淮西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雖以韓弘爲都統而身未嘗至既無統帥至四年不克及裴度一出才數月即成功穆宗討王庭湊朱克融時裴度鎮河東亦爲都招討使群帥如李光顔烏重胤皆當時名將而翰林學士元稹意圖宰相忌度先進與知樞密魏簡相結度每奏畫軍事輒從中沮壞之故也守踰年竟無成績正元之誅吳少誠元和之征盧從史皆此類也石晉開運中爲契丹所攻中國兵力寡弱桑維翰爲宰相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雖杜重威李守正張彥澤輩駑材反虜然重威爲主將楊城之戰三人者尚能以身徇國大敗獲胡耶律德光棄橐駝奔竄僅而獲免由是觀之大將之權其可不專耶

古將不專兵

識遺上古寓兵於農無事則耕有警則戰侯國之兵各將以命卿大事則會諸侯（卿視國大小爲員多少）故兵不聚而將不專內難亦少春秋皆作三軍某將上軍某將中軍某將下軍於是將始專兵上之人稍失控御末大不舉之患生矣後世惟西漢初制近古兵皆取之郡國賦以丁而不以田每郡設守一人主政尉一人主兵兵隨土宜取之巴蜀三河潁川諸處出材官（以材力取）隴西天水安定諸處出騎士（以騎射取）西北輕車東南樓船臨淄弩手荊楚劍客每歲八月郡國會試又隨土宜課之平地習車騎山阻習材官水澤習撲船有事徵諸屯所不適用則守尉屯兵屬天子而將無專權故漢將少跋扈至命將皆出臨時通典謂漢有四夷役軼則從中命將如伏波樓船下瀨等將軍名號咸因事立稱事畢則省雖衛霍高勲退來朝請之不厭今考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將丞相也武帝元光二年遣韓安國屯馬邑將御史大夫也文帝遣張武屯渭北遣宗正劉禮軍霸上將九卿也高后遣隆慮侯竈擊長沙文帝遣河內太守周亞夫軍細柳將列侯郡守也將不專兵所以坐拜坐罷可誅可放無一人負固吞權要上者此制之善也又漢將多選於環衛蓋其出入殿廬人主識其材武有素。如夏侯嬰以奉車將李廣以騎郎將趙充國甘延壽以羽林郎將衛青霍去病以侍中將所以漢將多良者審而後用也又設六郡良家。以爲取將之方。（山西地）置羽林期門。以爲蓄將之地。如京師南北二軍（皆城內爲南軍。京城外爲北軍。）高祖初制亦番調郡國士爲之而不遠戍。至武帝始召募而更番之法廢。昭宣始遠戍。而屯衛之制隳。

氣者心之將

宋黃庭堅豫章集養浩堂銘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懷。將應如響。心淵如淵。氣得其養。

道心如將

朱子語續錄人心如卒。道心如將

法門猛將

百川學海原明答問秀老云。舉之者通其實。踐之者失其真。要者亦法門之猛將也。

鹽爲食將

海錄碎事鹽食殽之將酒百藥之長

禪將

宋黃山谷外集送密老云。表與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

中郎將

鄭樵通志漢中郎將分掌三署郎有議郎中郎（皆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凡四等皆無員多至千人（漢書中時三署郎吏二千餘人）皆掌門戶出充車騎（其散郎謂之外郎）故卿校射牧守侍價於此公車特召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亦充焉位其下第白衣試博士者皆拜郎中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謂五官中郎將左右郎將）郎中有事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

（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舊儀曰。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郎主左右戶郎。）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唯議郎不在直中（漢儀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版拜見五官左右將執版不拜於三公。諸御無敬。）郎官故事令出錢市財用給文書乃得出時號曰山郎（謂以貨財為郎山者財用所出故名）貧者或至經歲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轉相放效揚偉為中郎將罷山郎其疾病休沐皆以法令有過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多至郡守九卿三署化之莫不自勵宮殿之內翕然同聲其後遂以為常凡三署郎官二漢並屬光祿勳光祿選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又上兼吏六人為長治劇隨缺多少萬戶以上為劇縣其缺少者不選公府亦然故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帝不許賜錢千萬曰夫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人受其殃（後漢桓靈間三署見郎七百餘人而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太尉楊秉上疏諫曰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太微積星名為郎位入奉宿衛出牧百姓云云案自近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為尚書郎故事且夫天有虎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為明衛之象則二署郎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微其失也蓋自渠陶築職官要

疑以漢三署郎故事遂為尚書郎）舊有郎中將右將光武中興悉省之晉議郎遷為太守（山公啟事曰議郎許允宜參廣漢太守選）亦有郎中等官其後雖有中郎將等官而無三署郎矣　白氏六帖中郎將銀章青綬（魏晉官品云秩依如將軍）　晏元獻公類要漢武帝置以護內駙馬九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中興初班彪上言復此官以招附東胡也　蘇章子五人俱為中郎將　吳孫策命張昭為撫軍中郎將委文武之事　西漢書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堂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側野彘入姬側景帝將兵救之都伏上前陛下自輕宗廟太后何上還太后聞之賜金百斤杜祐通典漢衛綰文帝時以戲車為中郎將戲車謂能左右超乘也　景帝幸上林詔綰參乘重其淳謹　西漢書蕭育傳育為司隸校尉後坐大大將軍指免官後為中郎將使匈奴　司馬相如傳卬作君長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卬作冉駹者近蜀道易通異時嘗為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通蜀及卬作縣令負弩矢前驅蜀人以為榮　蘇武字子卿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副中郎將張勝及常惠以事犯單于左秩訾知降之召武受辭武謂惠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武氣絕半日復息匈奴知武不可脅乃幽武穴中絕不與飲食天雨雪齧雪與旃并吞之數得不死匈奴為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故節毛盡落　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　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賀有孤孫霸七歲拜為中郎將　卜式為中郎初式不願為郎將上曰吾有羊在上林欲令子牧之式即為郎而牧羊歲餘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　漢官儀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迎單于於五原塞也容齋三筆漢更始除官冗濫時人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續後漢書皇甫規以西羌之叛為中郎將討納叛羌東漢書段熲傳永壽二年桓帝詔公卿選將有文武者司徒尹訟薦熲乃拜為中郎將　皇甫規字威明以先零陸梁上疏自陳乃以規為中郎將討降之親入巡視將士三軍感悅　董卓以呂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甚愛信之遷至中郎將蜀志霍峻字仲邈南郡支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百人篤卒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眾表卒峻率眾歸先主以峻為中郎將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將　張飛字益

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歲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還許昌曹公拜羽飛為中郎將晉書職官志護匈奴羌戎蠻夷越中郎將案武帝置四中郎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武帝又置平越中郎將居廣州主護南越通志畧貞觀末升平既久郡士多慕省閣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為中郎將以補郡守其輕也如是冊府元龜裴行方武德初為右親衛中郎將從征遼東授右五步軍總管破駐蹕陣攻安市城有功授右衛將軍又奉詔討茂州叛羌董郎弄大破之窮賊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實懷哲為岱州都督調露二年突厥餘眾圍雲州懷哲與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率兵擊破之

五官中郎將

數類漢表曰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比千石（主車曰車郎。主戶衛曰戶郎。漢儀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車將主左右車郎。左右戶將主左右戶郎。中郎將說見三署郎）續後漢書曰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也。）五官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官侍郎比三百石（無員。凡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張純字伯仁遷五官中郎將純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一日或數

四引見南史宋孝武帝紀大明六年春正月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唐六典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凡五府中郎將各一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漢平帝置虎賁中郎將後漢因之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有左右中郎將各五人隋氏親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統之唐武德七年改開府親勳翊五府各置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謂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府文獻通考五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漢因之並領三署郎從後漢之制郡國與孝廉以補之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後漢黄琬字子琰為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每與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功高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見遺京師語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蕃琬同心顯用志士故蕃琬皆為權富郎所中傷也）其次分屬左右署左右郎將各領左右署郎二署皆有中郎侍郎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勳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齊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丹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旅賁郎將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太平御覽謝沈漢書樊英字季齊順帝備禮徵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病遜位歸　東觀漢記魏應字君伯遷五官中郎將諸儒於白虎觀講論經應專掌問難也　馬嚴字威卿為五官中郎將退境每有事輒下嚴處便宜　江革字次翁拜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天子使虎賁扶持帝自禮之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餐醪恩寵莫比　應劭漢官儀魏武令曰告子文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而為五官郎將此是太子可知矣（按志建安十五年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者也）魏志建安十六年魏太子平為五官中郎將置屬副丞相位在諸侯王上一統志郭淮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　漢靈帝以侍中楊彪為京兆尹光和中黄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辜榷官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校尉陽球球因此奏誅甫天下快之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文選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濟曰魏文帝初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文帝未視稍疾去復稍賦詩以贈之謂未即帝位時也）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善曰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劉表也尚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張衡思玄賦曰文皇駕而西行毛詩曰維此荊楚居國南鄉良曰元太后君也謂武帝南鄉謂國中之舊鄉）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翱翔（善曰豐漢高祖所

居以窮誰也君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翱將翔向曰從武帝至舊鄉如漢高過故國豐沛之都翱翔游也言如鳥翼之同飛）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涼（善曰潘安仁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周易曰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翰曰四節四時之節推斥相推遷也言歲月促而易往也）眾賓會廣座（善作坐）明鐙熺炎光（善曰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嬴群衆廣坐之中楚詞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音義同廣雅曰熺熾也熺大明也銑曰熺盛貌）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善曰毛詩曰公庭萬舞鄭玄曰萬舞干舞也濟曰製作萬大也）金罍（盧回切）含甘醴羽觴行無方（善曰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向曰罍樽也羽觴酒杯為雀形也無方猶無算也）長夜忘歸來聊且為太康（善曰毛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翰曰言歡樂忘歸也于時戎馬稍息故云太康康安也）四牡向路馳歡悅誠未央（善曰四牡謂駕車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篇名也良曰四牡四馬也誠忠也央盡也）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善曰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翰曰前篇敘昔遊從此述沉疾在鄴郡也嬰縷也沉痼疾皆病也竄居也清漳水名濱畔也）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旬（善曰楊雄為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左氏傳注曰彌遠也蒼頡篇曰曠踈曠也翰曰冬日其神玄冥故云玄不言卧疾從夏至冬相與遠踈已十餘日也）常恐游岱宗不復見故人（善曰孫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翰曰岱宗太山也人命屬之卧疾恐死故云遊岱宗也故人則文帝也）所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善曰左氏傳蘧啓彊曰今君親步玉趾良曰所親謂文帝也篤厚也趾足也言能行步車足來看我疾以慰我身也）清談同日夕情眄敘憂勤（善曰毛詩曰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濟曰言來看疾與之談說同至於夜情相顧眄敘述憂恤勤勞也）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鄰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善曰西鄰鄴都濟曰清談至於日夕文帝使歸洛陽故云西鄰遊車則帝所乘也素葉本落葉也）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分（善曰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銑曰人命將逝如水之流況此卧疾遂哀分離恐不復相見也）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善曰楚詞曰無衣裘以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向曰謂別時相問何時為會期我春時要期也）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善曰蔡邕瞽師賦曰詠新詩以悲歌翰曰望慕相思愁

（結而不解，故貽爾此詩也。新詩文則此詩也。）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善曰：左氏傳曰：忠為令德。北面，臣位也。禮記曰：君子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之義也。良曰：戎，文帝自謂。勉勗修令德，北面事君，以保寵貴。是時，文帝尚在。）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善曰：毛萇詩傳曰：秋士悲也。良曰：慨，情感貌也。）終夜不遑寐，叙意於濡翰。（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楚詞曰：魂焭焭兮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向曰：遑，暇。寐，卧。濡，沾。翰，筆也。叙意沾筆，謂作文也。）明鐙曜閨中，清風淒已寒。（向曰：凄，寒意也。）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善曰：楚詞曰：白露紛以塗。毛詩曰：乃立應門。爾雅曰：正門謂之應門。銑曰：應門，正南門。）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善曰：禮記曰：歲既律又矣。良曰：殫，盡也。）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善曰：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壯士行何畏。出征，謂在孟津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建安二十二年，魏郡大疫，徐幹、劉楨等俱逝。然其閒唯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津也。以在鄴，故曰出征，以有兵衛，故曰戎事也。翰曰：謂文帝將出征，戎為之事，將為難也。征，行也。）涕泣灑衣裳，能不懷所歡。（善曰：涕泣自謂也。濟曰：言別後思懷常日所為歡會也。）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五來切。善曰：易通卦驗曰：其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漱積雪之皚皚。向曰：懷思文帝在軍之時也。礫，小石也。皚皚，白貌。）明月曜緹幕，華鐙散炎輝。（五臣作煇。善曰：緹，丹色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鐙錯鐙與燈同。銑曰：緹，丹黃色也。）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善曰：論衡曰：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良曰：連篇章，謂與諸文人連詩。不知歸，謂不知疲也。）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善曰：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稱君侯。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翰曰：君侯，文帝也。文雅之志，縱橫如飛。）小臣信頑鹵，僶俛安能追。（善曰：儀禮曰：小臣正辭。李尤東觀賦曰：蒙雖頑鹵，慕小雅斯干歎詠之美。毛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當與同門。向曰：魯，鈍也。此自謙才不及文帝也。僶俛，俛仰也。追猶及也。）

左右中郎將

漢官儀：五官、左右中郎將，秦官也。凡郎官皆以主更直執戟，宿衛。續後漢書百官志：左右中郎將比二千石。左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皆為員。右署郎屬官有中郎、侍郎、郎中，無員。武帝太和九年置。蜀志：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掌淮宮殿城門，皆左入右出。中郎將各四人，長史一人，錄事參軍一人，兵曹參軍事各一人，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改府郎將為將軍，左右翊中郎府郎將

掌供奉侍衛。凡千牛及備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上將軍領之。中郎將佐其職。有口勅，通事舍人承傳聲不下閣者，中郎將宣告。

左中郎將

漢官儀：中郎、郎將主謁者。西漢書：辛慶忌字子真，從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職官分紀：後漢鍾興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東漢書：段會宗為金城太守，轉左中郎將。續後漢書：臧宮字君公，時為左中郎將，擊武陵賊，降。凡所將兵二十餘年，以信謹質朴，故常見用者也。　皇甫嵩為左中郎將，擊匈奴。　楊衆字叔節，以尚書侍講。蔡雍字伯喈，以侍中並為左中郎將。　承宮遷左中郎將，數進諫論議，守一不希世偶，朝臣憚其節，名稱聞於匈奴。單于遣使來貢，求見宮。詔勅宮自整飭。宮曰：夷狄眩名，非誠實者也。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乃以大鴻臚魏應示之。　侯望字次子，少習嚴氏春秋，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右中郎將

職官分紀：漢舊儀：右中郎將主常侍郎。東漢書百官志注曰：主右署郎。　朱㒞為右中郎將，持節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蜀志：宗預為右中郎將，將命使吳。

四中郎將

文獻通考：東西南北四中郎將，並後漢置。江左猶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唐至德後，節度、都團練使，殆其遺職。貴賓錄）後漢末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董卓為東中郎將。　蔣濟字子通，文帝即位，為東中郎將。東漢書百官志：獻帝以曹操為南中郎將。魏志：陳思王植字子建，初為南中郎將，欲遣救曹仁，呼有勑，植洪醉不能受命，於是太祖悔而罷之也。武帝紀：以鄢陵侯曹彰為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伐胡。北堂書鈔：晉諸公讚：石崇為南中郎將。　梁後暴前中郎郎將永安侯確字仲正，司空綸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自文才，每在第中常習弓馬，後庭戲聚必法軍陣，時人皆以為狂，謂為武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馬確曰：吾為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宋書　西中郎將　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小學紺珠　晉以謝萬、桓沖為西中郎將。太平御覽　續後漢書盧植傳：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持節以護烏桓，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　郭泰傳：王叔優問才之所宜，泰曰：當以武官顯。叔優後至北中

郎將。魏志代郡烏丸反以曾彰爲北中郎將臨發太祖誡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晉起居注武帝太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速有人又當侍親親有文武器任者高陽王珪今來之國雖當出爲蕃輔以才幹事亦古之制也其以珪爲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王隱晉書山濤爲北中郎將守鄴　晉中興書荀羨爲北中郎將時年二十八

典農中郎將

一統志許州徐邈魏文帝時歷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謂左右曰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魏志任峻字伯達而典農中郎將數年所在積粟倉廩皆滿　毋丘儉字仲恭河東聞喜人爲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爲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饑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虎賁中郎將

文獻通考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梐枑行馬也梐音陛枑音護）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蓋以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舊曰虎賁言如虎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毛（鶡鷙之中果勁者每有攫搏應爪摧碎尾上黨所貴也後漢崔鈞爲武賁中郎將髹戎弁戴鶡尾攫青鍜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凡有虎賁中郎虎賁侍郎虎賁郎中節從虎賁皆父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爲者（後漢馬援孔融並爲虎賁中郎將魏桓階字伯緒爲虎賁中郎將遷尚書典選）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之奔赴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爲賁太平御覽漢官典職曰主虎賁五五百人郎多至千人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變之備於是制宜室出入之義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闌至五六里周衛擊刀斗竟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劒人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内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漢備虎賁續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數掌宿衛侍從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　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二人（僕射主虎賁郎將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之下）又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死乃止　孔融拜

北軍中侯三日而遷虎賁中郎將東漢書外戚傳馬后以不私于朝廷兄兄馬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遷　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何湯爲高第明帝始立爲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光武從容問湯本師爲誰湯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　馬廖任隗皆從羽林監遷虎賁中郎將　建武十八年夏旱公卿皆暴露請雨洛陽令著蓋出門候何湯將衛士勅令車收繫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歎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北堂書鈔張純傳純字伯仁兼虎賁中郎將　崔駰虎賁中郎將箴云赫矣帝臣越越歐武桓于邑征夫喻喻其扶王師是丞戎事是樂也　惟爲之鶡惟寵之發鷹暴揚大烈出翼王路入司階闥功懋閑邪憂其萌孽也魏志袁術爲虎賁中郎將張讓殺何進術斫閤起火晉書紀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宜與不訪之僚佐咸莫能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爲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是直官也後魏書韓茂膂力絕人尤善騎射太宗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異而問之徵茂所屬具以狀對太宗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試以騎射太宗深奇之以茂爲虎賁中郎將

旅賁中郎將

通志職官略旅賁中郎將一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唐諸率府初有中郎郎將官永徽元年以太子名忠改諸率府中郎將爲旅賁郎將其郎將改爲翊軍後或改或省

使匈奴中郎將

東漢書百官志使匈奴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護南單于置從事二人有事隨事增之掾隨事爲員護羌烏桓校尉所置亦然應劭漢官曰擁節也中步南設官府掾史單于歲遣侍子來朝謁者常送迎焉得賂方與牝肩他物百餘萬謁者說還具表付於藏詔書判自受光武紀建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匈奴傳論曰馳中郎之使續後漢書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爲涼州三明並爲匈奴中郎將北堂書鈔漢書臧旻有幹才達於從政爲漢良吏遷匈奴中郎將

司金中郎將

魏畧河北始開冶遂以王修爲司金中郎將修奏記曰修聞枳棘之材無柱梁之質消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爲擢文獻通考趙王倫爲司金中郎將

鎮夷中郎

將（郡氏聞見録漢順帝時張陵學道鵠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其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鎮夷中郎將領漢寧太守則所謂張陵者果異人乎今道家者流祖其事不可辯云）

羽林中郎將（東漢書百官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羽林郎（案漢末又有四中郎將皆帥師征伐不知何時省）續後漢書百官志羽林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郎選漢陽隴西右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補之武帝以便為從遊獵還宿殿岩下室中故號岩郎也）

右林將（西漢書功臣表漢三年宋子侯許瘛用趙右林將初從師古曰循言羽林之將）

建義中郎將（東漢書袁紹傳魏郡兵反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案續記曰升故為內黄小吏）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斥丘縣屬魏郡故城今相州城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地斥鹵故曰斥丘也）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武衛中郎將（魏志許褚字仲康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稱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

撫軍中郎將（吳志孫策命張昭為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平越中郎將（文獻通考晉武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光國中郎將（晉書劉曜記曜以尚書郎王獷為光國中郎將）

武賁郎將（隋書來整為武賁郎將尤驍勇善副士衆討擊群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為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整乃榮國公護兒之第六子也）

鷹揚郎將（鄭樵通志大業三年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改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以鷹揚副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　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府有郎將副郎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又有驃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

自稱郎將（唐書武后紀垂拱三年九月己卯虢州人楊初成自稱郎將募州人迎廬陵王于房州不果見殺）

武官入郎將（唐會要開成二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武官合入郎將等其選送名者請中書門下準吏部送名例磨勘仍先過堂然後批擬從之）

天策上將（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上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為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天策府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從事中郎二人並掌通判府事軍諮祭酒二人謀軍事贊相禮儀應接賓客典籤四人掌宣傳導引之事主簿二人掌省覆教命錄事二人記室參軍事二人掌書疏表啓宣行教命功倉兵騎鎧士一曹參軍各二人參軍事六人燕語考異天策上將唐官也初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高祖以其功大其官號不足稱乃知是名位三公上開府終唐世未嘗更命人梁更為天策上將軍以命馬殷亦開府祥符八年楚王元佐久疾以皇兄之寵故採唐舊典授之結銜在功臣上而不開府其後荊王元儼薨因以為贈官　唐太宗為皇太子即罷天策府自不應更有府官也）

諸路將官（文獻通考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為多東南為少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將（元豐四年詔東南諸路團結諸軍為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西路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路第六荊湖北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三州備廣西應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廣東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合諸路九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關決於將副（宣和六年詔）元紹元年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單將駐劄處勿復差兼宣和五年御筆諸路將副部隊自今並依元豐法選差乾道四年密院奏諸州揀中弓弩手雖已差路分鈐轄都監春秋諸諸路巡按緣逐州未有將官專一日逐訓練恐致事藝生疎詔諸州各置準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訓練揀中弓弩事藝孝宗會要哲宗職官志諸路將官掌統制所部禁旅以行陣隊五金鼓）

旗幟弓矢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則其武藝精強者得次遷補以激勸士卒凡兵仗器甲之數廩給犒設賞罰約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將為之貳若北戍防邊則受師司節制御寇敵則審其戰守應援之事若帥有功則具驗狀稱用命者而推賞之焉　元祐初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疏曰臣竊見國朝以來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未嘗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千人為一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為職事修舉在於得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官能訓練士卒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為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為總管者也豈為總管則不能舉職為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益事實非惟無益蓋復有害所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直

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宋周必大集論諸路帥臣將副劄子乾道六年七月十四日臣伏見陛下選將練兵大修邊備深謀遠畧固非外庭所能窺測然臣私憂過計以謂諸路帥臣有其名而無其實將副有其官而非其人萬一用師於外而寇懷衆間掣肘于內安得不為之慮也哉顧詔三省樞密院措考諸路帥府除本州禁軍外安撫司實有兵馬幾何隨其闊劉遠近立為定數已足者令精加訓練不足者令疾速招填既只在本路駐泊計亦不難辦集仍於見今副總管鈐轄路分都監中選有勇畧經行陣之人就兼統制戎容既壯姦謀自折至於擇帥加詳諭以久任其在今日尤為急務如此則稍有帥臣之實矣昔神宗皇帝初置將副其選甚重北年小使臣不經邊任者往往得之軍情兵法懵然不曉但知諂辭媚色以奉守帥勇夫壯士專充工匠雜役之用本路一有調發直徒無益顧遵舊制參以宏募詳於擇人革此積弊如此則稍復將副之舊矣二者一定他日朝廷專意外禦必無掣肘之患取進止

將星

鄭樵通志天文畧東方氐十六度下二尺為五星日月中道為天子之路寢騎陣將軍一星在騎官東南主騎將也搖動則騎將出　又房六度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四星上將也次次將也　又北方河鼓三星在牽牛北天鼓也主軍及鈇鉞右星南星也明大光潤將軍吉動搖差度亂起直則將有功曲則將失律左旗右旗各九星在河鼓左右明潤將軍吉動搖兵起怒則馬貴　又奎則十六度天之武庫石氏所謂天豕亦曰封豕主兵九尺下為天之中道又主溝瀆西南大星所謂天豕目亦曰大將明則天下安動則兵亂客星守入兵起　又參十度上為日月五星中道甘氏曰參白獸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代天之都尉也主胡鮮卑戎狄之國故不欲明又曰七將皆明天下精兵也史記天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　又天官房南衆星曰騎官右角將　又天官西將東相南四星執法中端門門左右掖門門內六星諸侯其內五星五帝坐後聚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晉書天文志太白為上將羽林為中軍畢八星主邊兵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南三星騎陣將軍騎將也南三星車騎車騎之將也狼一星在東南狼為野將主侵掠也色有常欲不動也　又星辰為偏將之

象　抱朴子戰名大將參星主之　唐李翰林集應星文羽林十二將羅列應星文霜仗懸秋月蜺旌卷夜雲

郎將星

鄭樵通志天文畧郎將一星在郎位東北所以為武備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怒不可當也　隋志將一星在郎位北主閱具所以為武備者

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九

永樂大典

卷一八二二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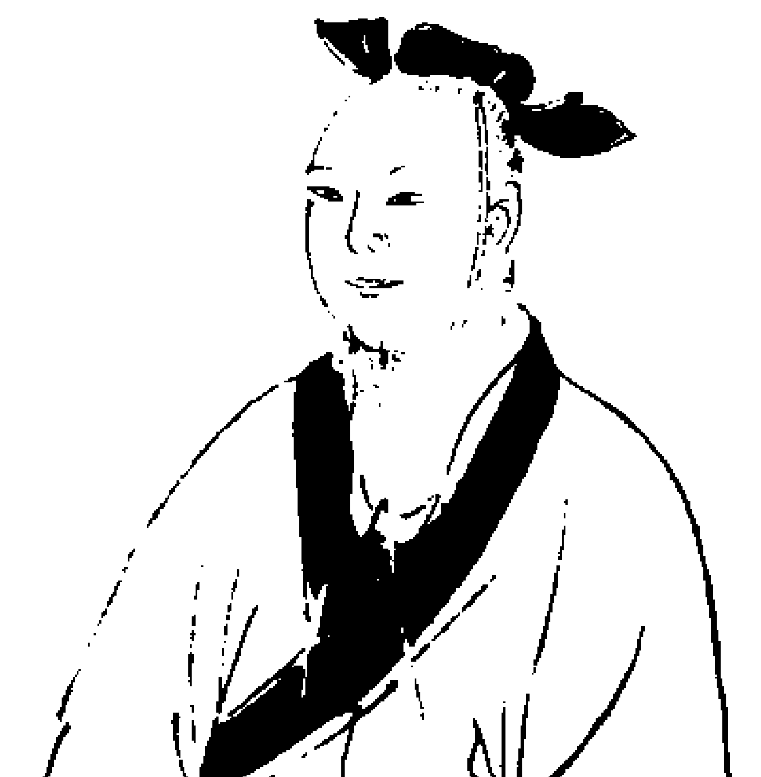
書寫儒士臣章玄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廣

上缺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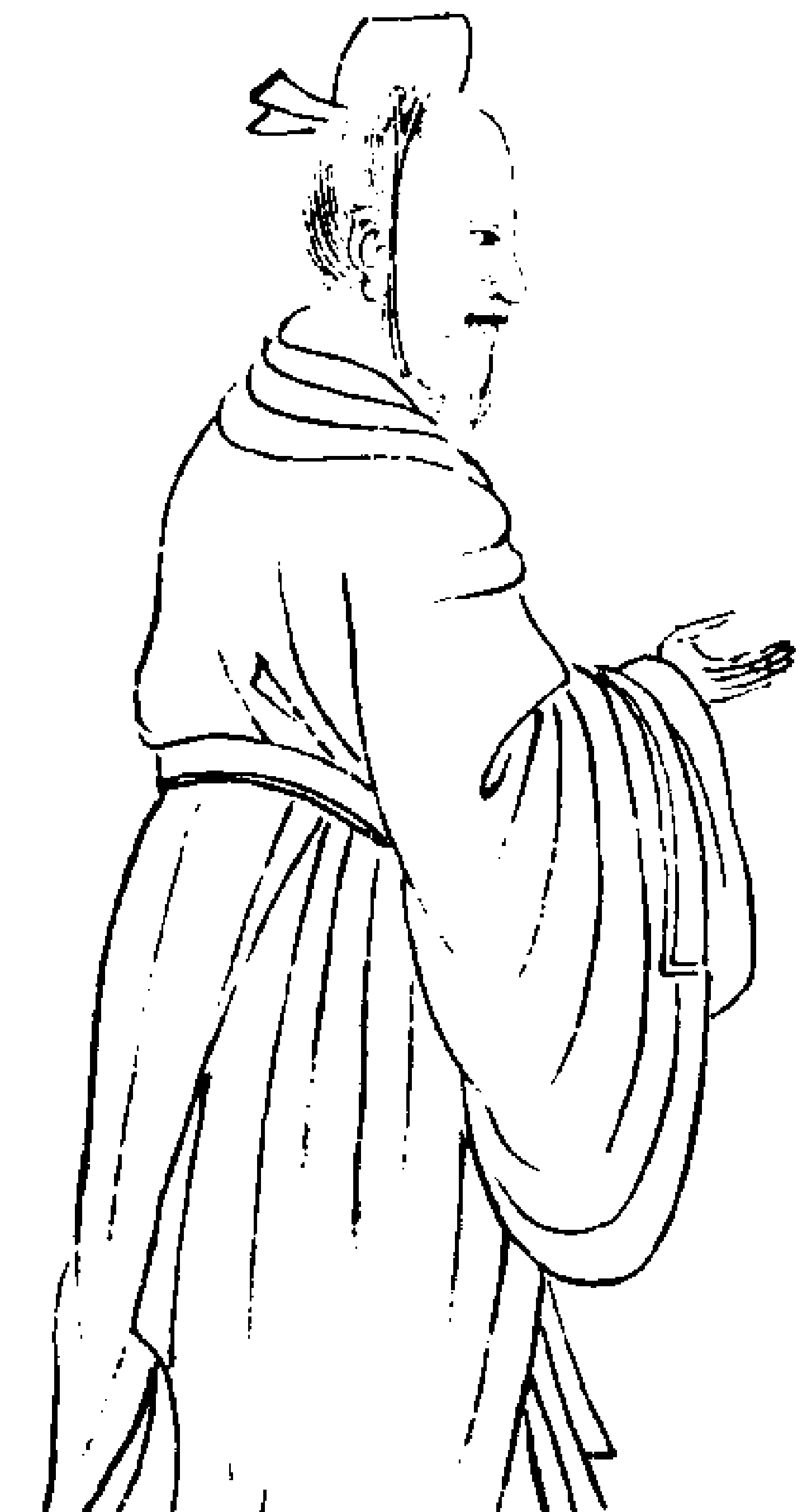
廣學興禮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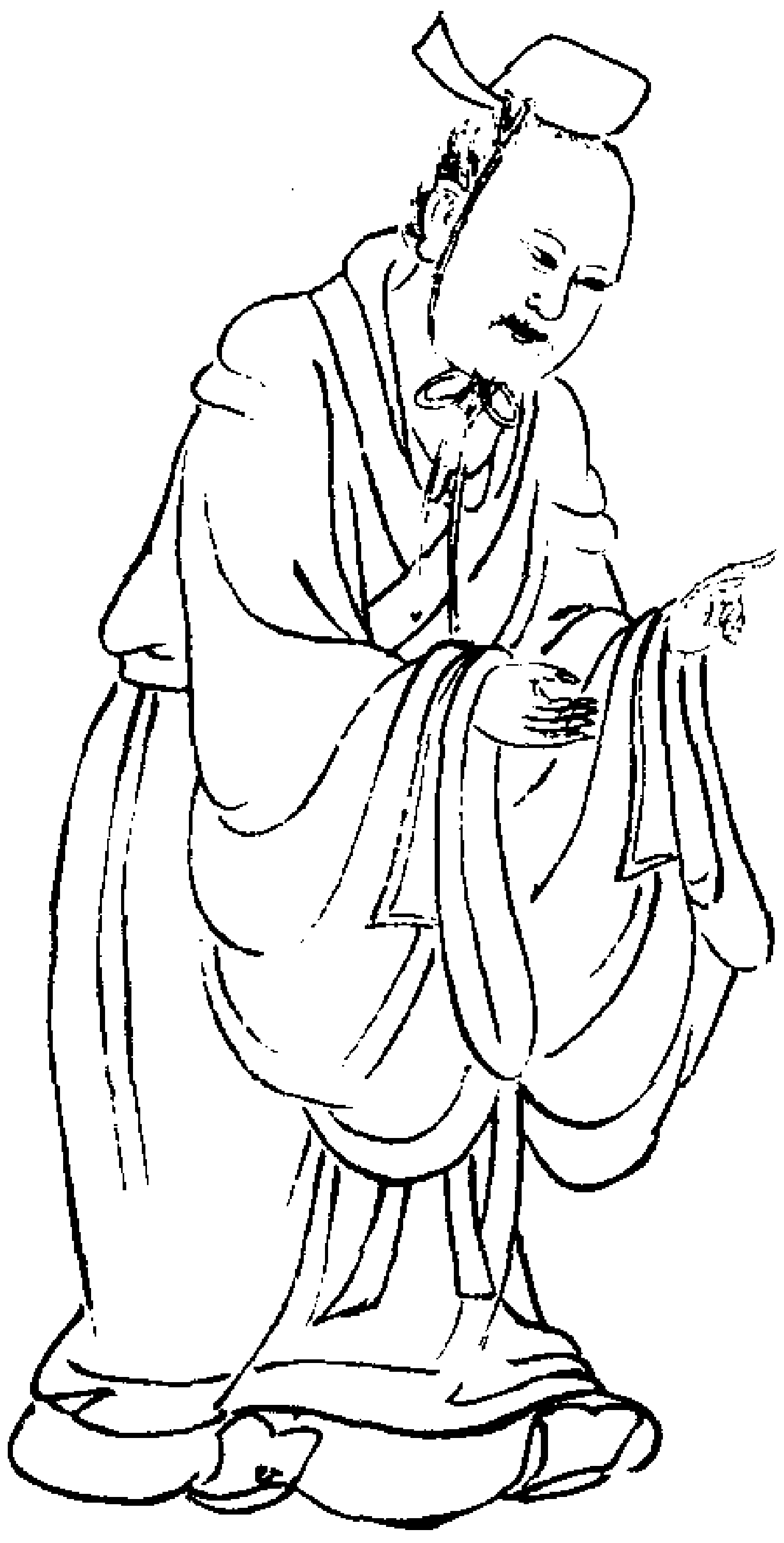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二　二

秦祖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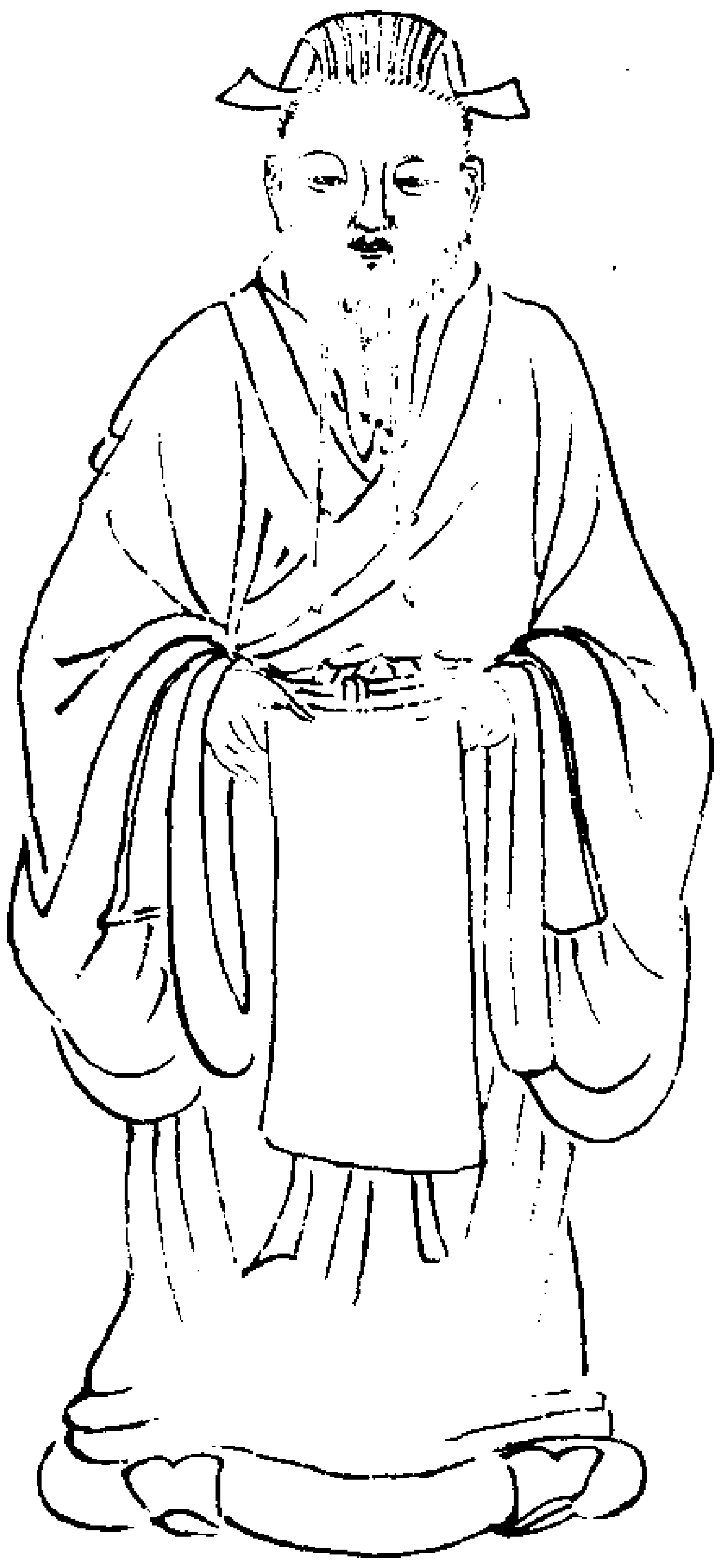
聖賢圖像贊郕成侯秦祖（字子南。秦人。元贈少梁伯）贊曰。秦有子南。賛賛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篠樂。歷世明視。少梁寵爵。



樂欬像聖賢圖像贊建武侯樂欬（字子聲。先封昌平伯。後進建武侯）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惟思誠。先賢聿集。出爲時英。



廉絜像聖賢圖像贊胙城侯廉絜（字庸。衛人。先贈莒父伯）贊曰。允第之邪。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宗。杏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左丘明像廟學典禮本末中都伯左丘明像贊　猗歟左氏。闡道素王。依經作傳。微言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褒封錫寵。廣魯之疆。

荀况像廟學典禮本末蘭陵伯荀况像贊　道德不明。邪說恣肆。著書蘭陵。倚挈當世。別白是非。綿絡二義。要諸仲尼。異乎不異。

公羊高像廟學典禮本末臨淄伯公羊高像贊　高也解經。辨惑咸服。學官所傳。齊名左穀。進爵肇封。展公允屬。闡典攡綖。時文載郁。

穀梁赤像廟學典禮本末睢陽伯穀梁赤像贊　仲尼作經。穫麟絕筆。赤也發揮。奧義斯出。立學名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伏勝像廟學典禮本末乘氏伯伏勝（秦博士）像贊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患難。壁藏其文。口傳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高堂生像廟學典禮本末萊蕪伯高堂生（漢博士）像贊　秦歷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貞王度。名教斯崇。禮文有秉。勅封告成。式昭餘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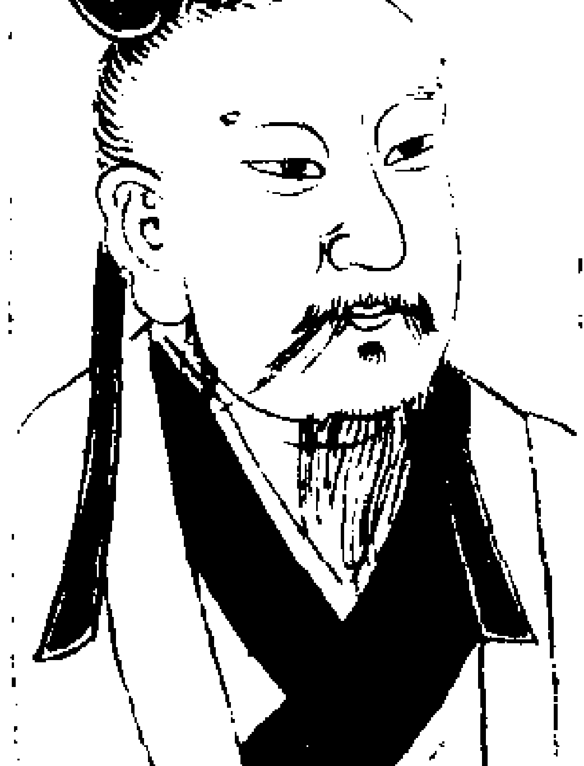
毛萇像廟學典禮本末樂壽伯毛萇（漢博士）像贊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誼其嗣之。毛公興學。求代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禎期。

戴聖像廟學典禮本末考城伯戴聖（漢九江太守）像贊　安上治民。惟禮爲急。賴君大儒。發揮講習。傳授賓業。其孝遂立。均慶流封。寵音斯及。

孔安國像廟學典禮本末曲阜伯孔安國（漢臨淮太守）像贊曰。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聿章善繼。東迎受封。是爲玄契。

劉向像廟學典禮本末彭城伯劉向（漢中壘校尉）像贊　漢室之出。穀梁興學。子政大儒。塡于九覺。道叢光顯。風流遐邈。展徽達辰。寵章優渥。

楊雄像廟學典禮本末成都伯楊雄（字子雲。漢代人）贊曰。篤志好學。淵哉若人。三世一官。強顏詆秦。法言太玄。出入聖神。德名爲樂。既久愈新。元一統志在綿州。晉國先生唐庚。字子西。作祠堂記云。綿州有楊子雲石像。李白讀書于此。



鄭衆像　廟學典禮本末中侔伯鄭衆（後漢大司農卿）像贊　贊曰。經禮三百。垂世作程。仲師爲訓。其義難明。周官先覺。漢室名卿。元封班慶。茂對斯崇。

賈逵像　廟學典禮本末岐陽伯賈逵（後漢侍中）像贊　贊曰。猗歟景伯。爲世通儒。發明丘氏。富四不誣。禮成大報。澤決中區。躬生舊里。書勸生徒。

杜子春像　廟學典禮本末緱氏伯杜子春（後漢河南人）像贊　贊曰。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左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馬融像　廟學典禮本末扶風伯馬融（後漢南郡太守）像贊　贊曰。季長博洽。爲世通儒。名立訓傳。善誘生徒。來觀文煥。南國化乎。躬生之贈。明我升符。

盧植像　廟學典禮本末良鄉伯盧植（後漢北中郎將）像贊　贊曰。堂堂子幹。學洞今古。業絕師門。聘友四府。登朝抗議。排戈赴主。千載告成。遂躋王組。

鄭康成像　廟學典禮本末高密伯鄭康成（名玄後漢大司農卿）像贊　贊曰。漢德云季。藝文弁絆。實生純儒。克明大典。覺徒既盈。師道益顯。疏爵昌辰。允章積善。（宋文景難踣集覲志。鍾會傳王弼注周易。訓本爲鄭元象學元誤必可也之。後見鄭爲屬而未）

服虔像　廟學典禮本末滎陽伯服虔（後漢九江太守）像贊　贊曰。子慎清介。文采詳緻。博通經史。爰作訓傳。百世之下。皇明乃曉。登岱錫封。永昭廟貌。

何休像　廟學典禮本末任成伯何休（後漢諫議大夫）像贊　贊曰。何侯傳經。含章履溫。作爲墨守。兵在專門。仙閣接統。驚見推恩。思樂膠序。儒風益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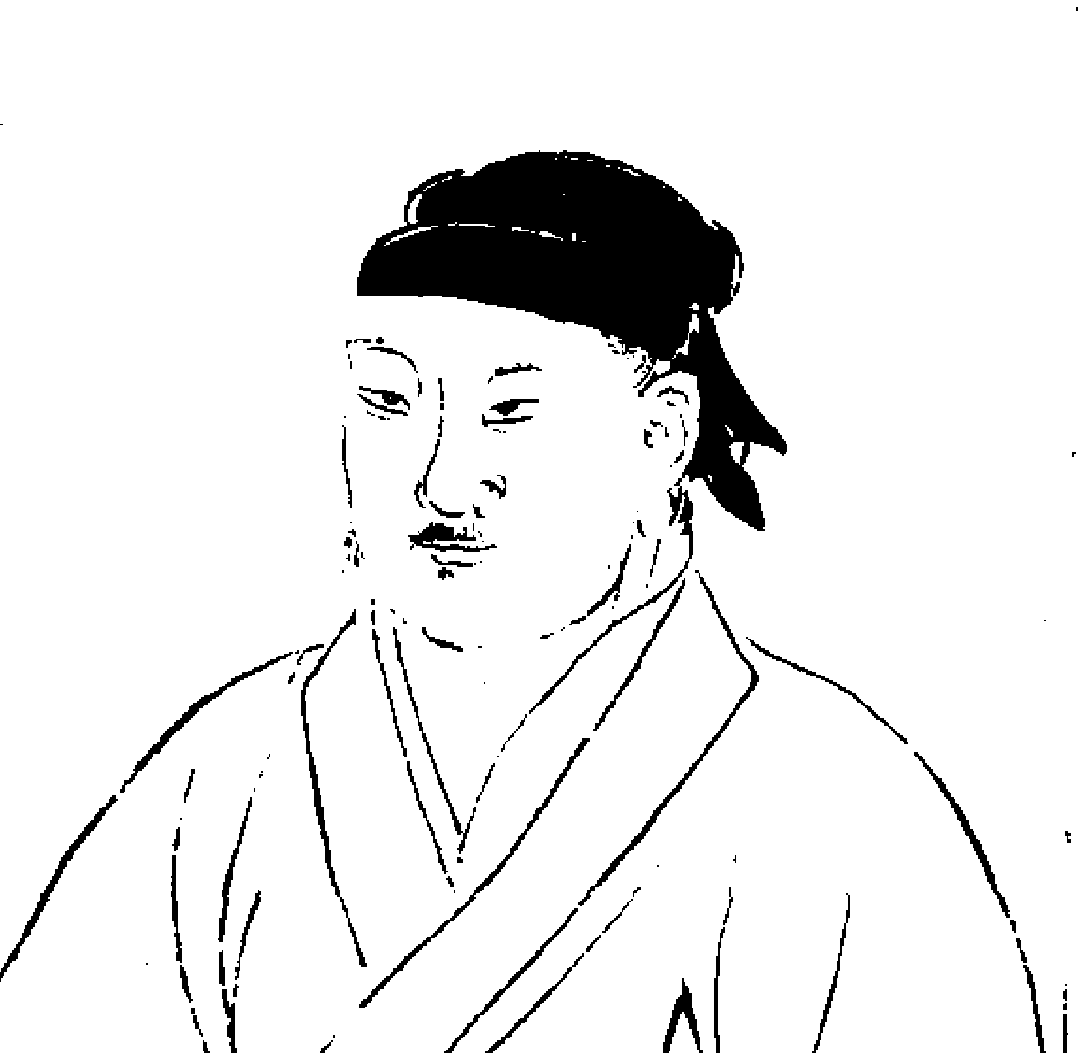
王肅像　廟學典禮本末司空王肅（魏衛將軍太常蘭亭侯）像贊　贊曰。子雍秉彝。稟然正色。遠學多聞。能躬先識。益厚增高。崇儒尚德。水土追榮。冊書再飾。

王弼像　廟學典禮本末偃師伯王弼（魏尚書郎）像贊　贊曰。易之爲教。絜淨精微。卓哉輔嗣。極應研幾。大才逸離。玄理發揮。慶成疏爵。用峻等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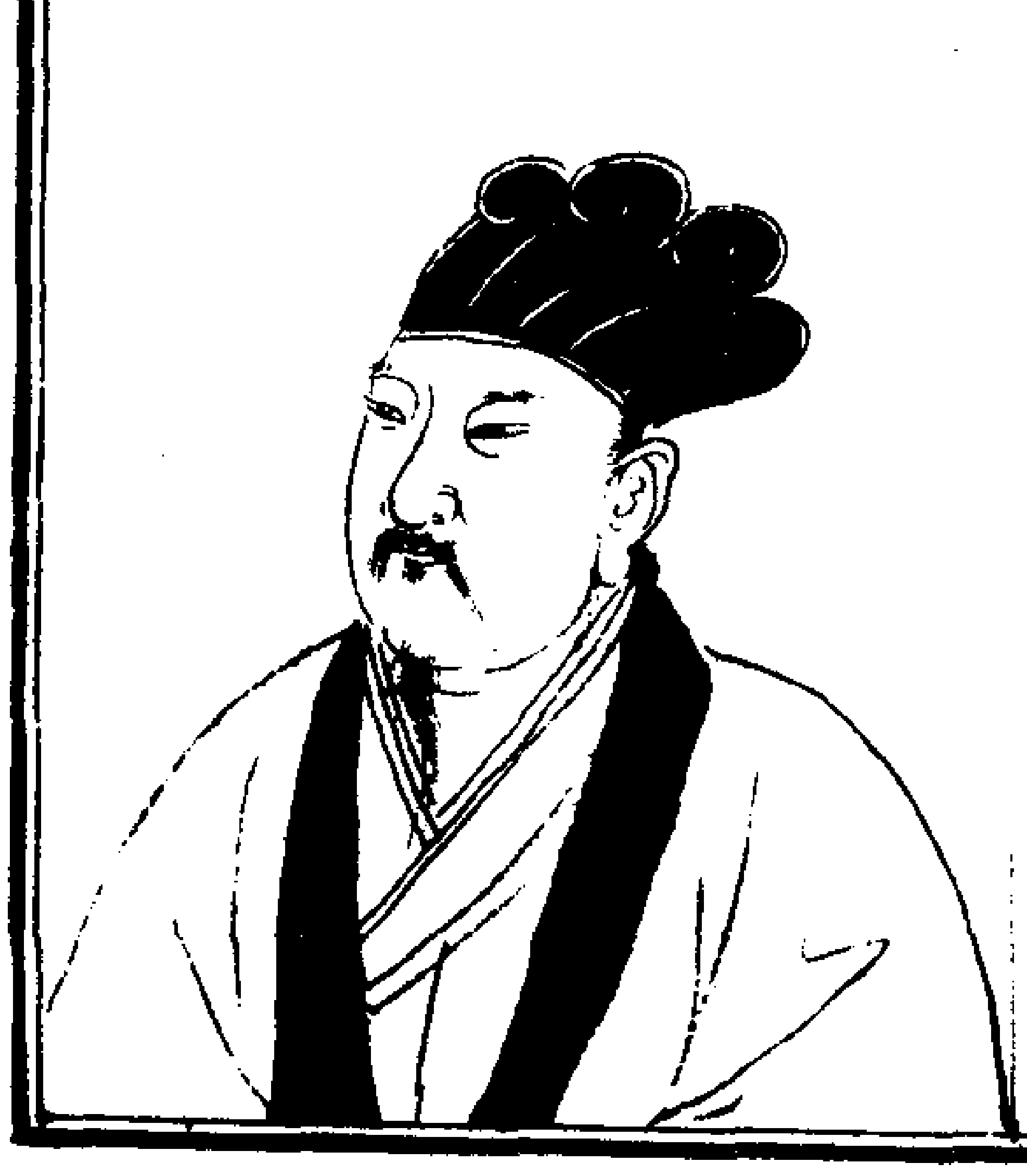
范甯像　廟學典禮本末新野伯范甯（晉豫章太守）像贊　贊曰。豫章篤孝。通攬墳籍。研講清娩。沉精善釋。集哉群疑。數陳至願。達隅慶成。疏封儒澤。

（序空）

杜預像　廟學典禮本末司徒杜預。字元顗。晉鎮南大將軍。當陽侯贊曰。博學多通。昔稱傳癖。釋例既詳。異端斯式。建我慶成。布昭純錫。追錫公台。增芳流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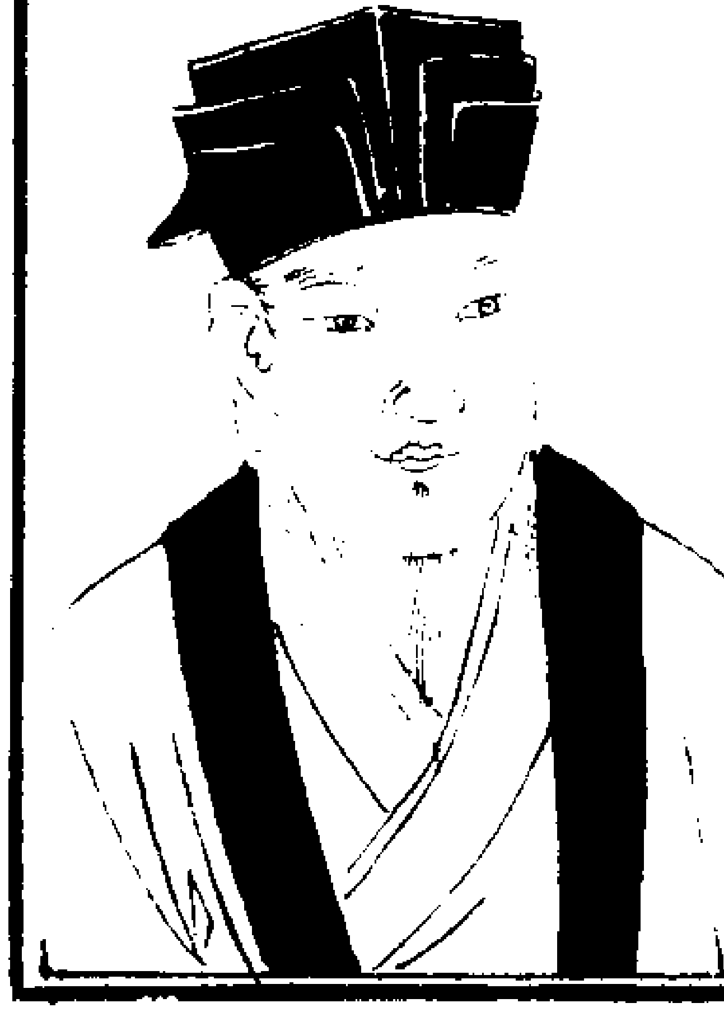
韓愈像　廟學典禮本末昌黎伯韓愈贊曰偶智斯文。不膠於物。馳騖揚馬。非包於曲。富澤孔周。觝排老佛。言以道付。世行爲一。（本無）



魏泰東軒雜錄歐陽文忠素與晏公無它。但自即席賦雪詩後稍稍相失。晏一日指韓愈畫像語坐客曰。此貌大類歐陽脩。安知脩非愈之後也。吾重脩文章。不重它爲人。歐陽亦每謂人曰。晏公小詞最佳。詩次之。文又次於詩。其爲人又次於文也。豈文人相輕而然耶。孫燭湖先生集跋淳安縣學昌黎先生像　世所傳昌黎先生像多妄。廼江南韓熙載耳。先生嘗貶連之陽山。連之學。有先生像。實張忠獻公所藏善本。今連州守陳侯嶧摹以遺淳安丞。魏君虎賓。而某獲見焉。再拜歎曰。嗚呼偉哉。此皇甫持正所謂瑞人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者耶。東翁所謂騎龍白雲鄉。飄然來帝旁者耶。英風奇氣。凜凜若此。宜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也。宜其能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也。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者。天之賦予豈輕也哉。按先生自道。有慢膚多汗。腰腹空大之語。此本尚頗不合。至其精神照世。則决非他人無疑矣。陳侯愛文好古。尤慕先生。頃歲宰淳安。作便齋植松竹。曰讀書林。今在連築堂。曰仰韓。其風流趣尚美矣。猶不忘淳安之士。而屬魏君刻先生像于其學。魏君又賢。滿秩迫去猶惓惓就茲事。皆宜書。俾傳之者。有以知其所從來也。紹熙壬子歲。閏二月甲寅後學會稽。孫某謹識。宋劉公是先生集韓文公畫像分題　微言昔廢絕。大道隨荒榛。上下千歲間。天將復斯文。若人實命世。述作參鬼神。橫制萬里波。不爲流俗珍。大音破聾聵。有若雷霆震。惜乎世莫用。竟以奇性聞。哀哉揭陽貶。勢屈道則伸。孔子亦有言。求仁而得仁。我昔讀其書。固常見其人。適來觀遺像。忽若平生親。輪扁不言巧。丹青豈復真。尚存高山意。俯仰異日新。黃庶伐檀集賦得退之畫像　功名已寓後世耳。身入人間圖畫看。歎息浮圖滿天下。猶疑怒髮尚衝冠。

周敦頤像（廟學典禮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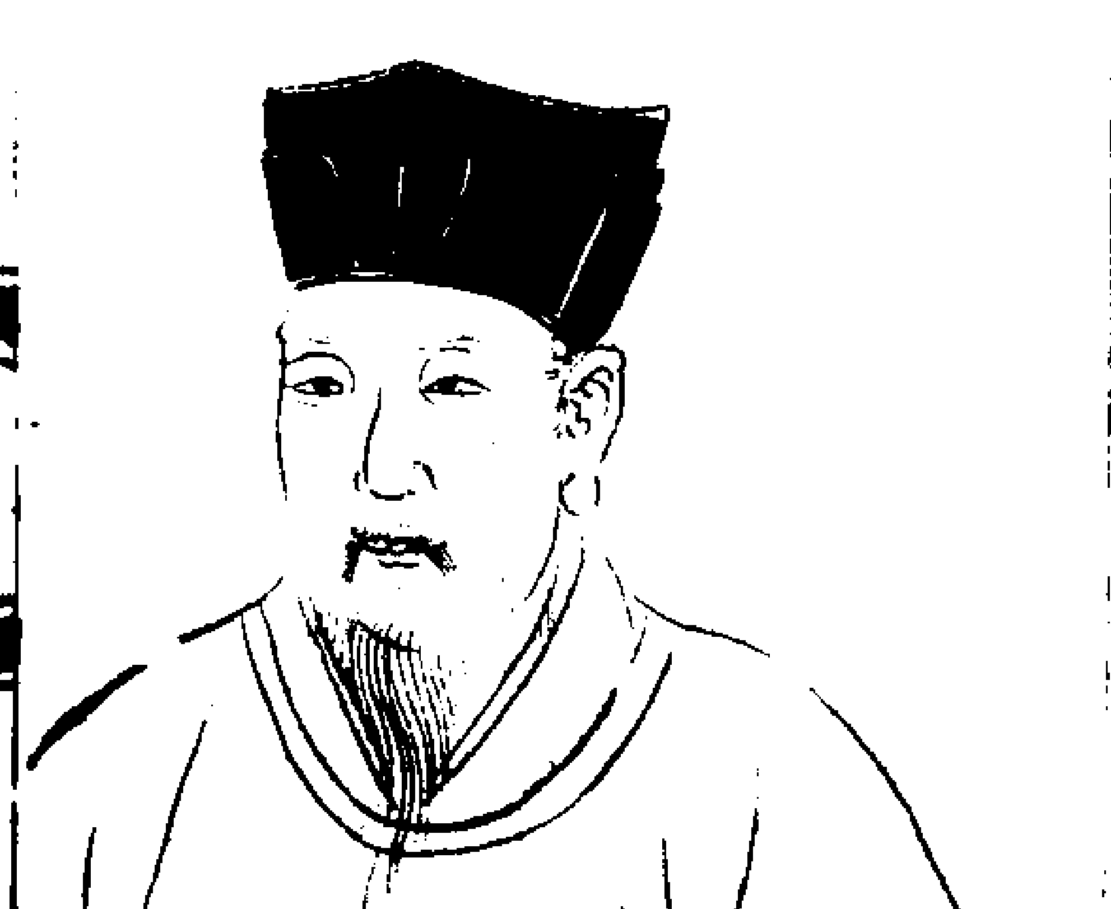
道國公周敦頤。



朱晦庵集　濂溪先生畫像贊。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不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陳杰自堂存藁　題濂溪畫像　粹盎真元會。楊休沕穆宣。定非三代下。自得六經先。翠草紅蓮地。光風霽月天。幾神千載悟。紙上更須圖。

邵雍像（廟學典禮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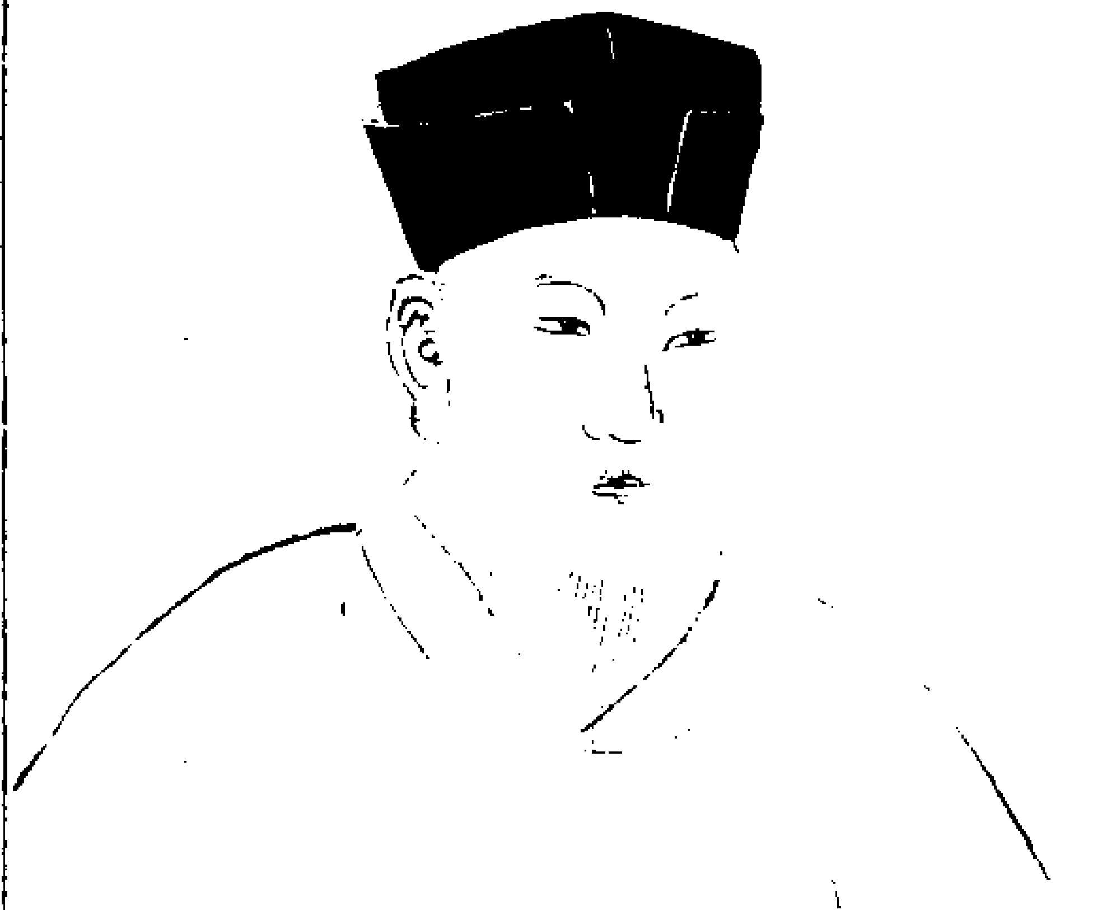
新安伯邵雍。



朱晦庵集　康節先生畫像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程顥像（廟學典禮本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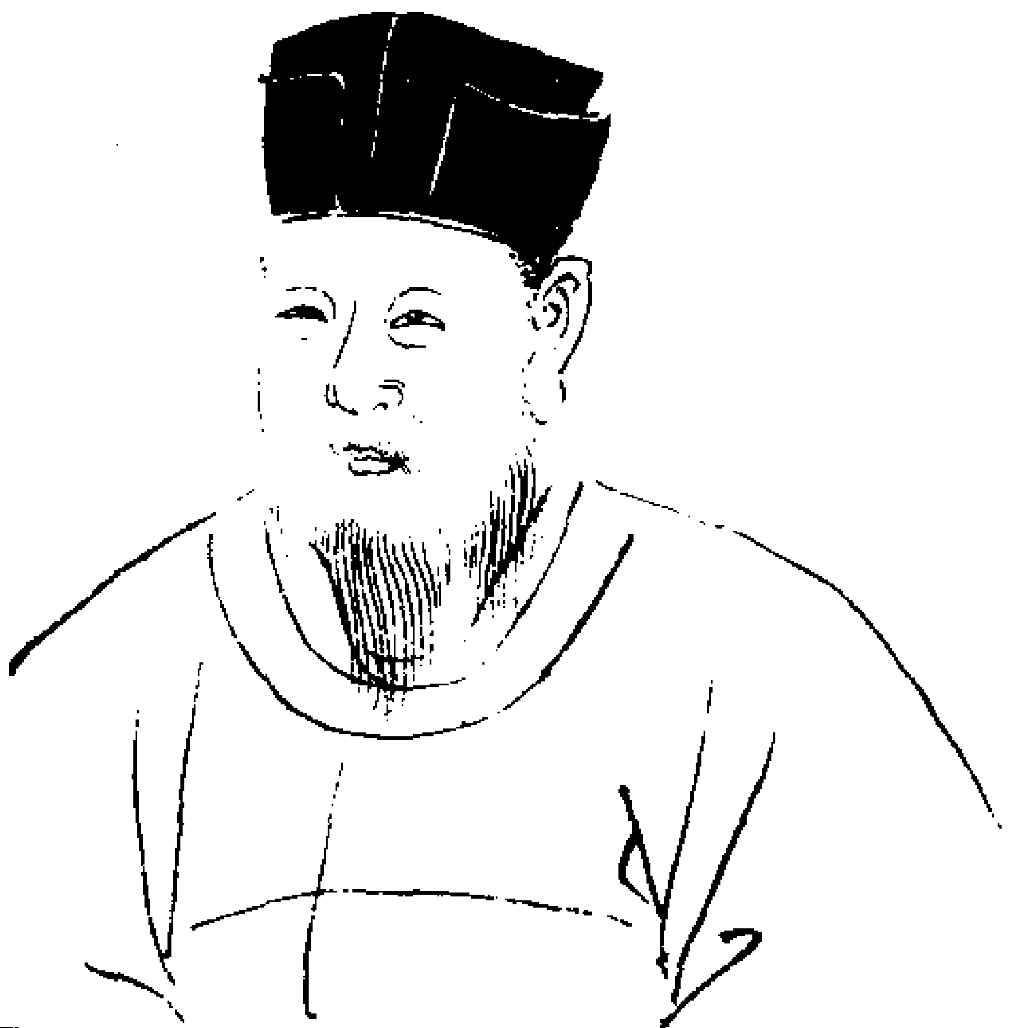
河南伯程顥。



朱晦庵集明道先生畫像贊　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程頤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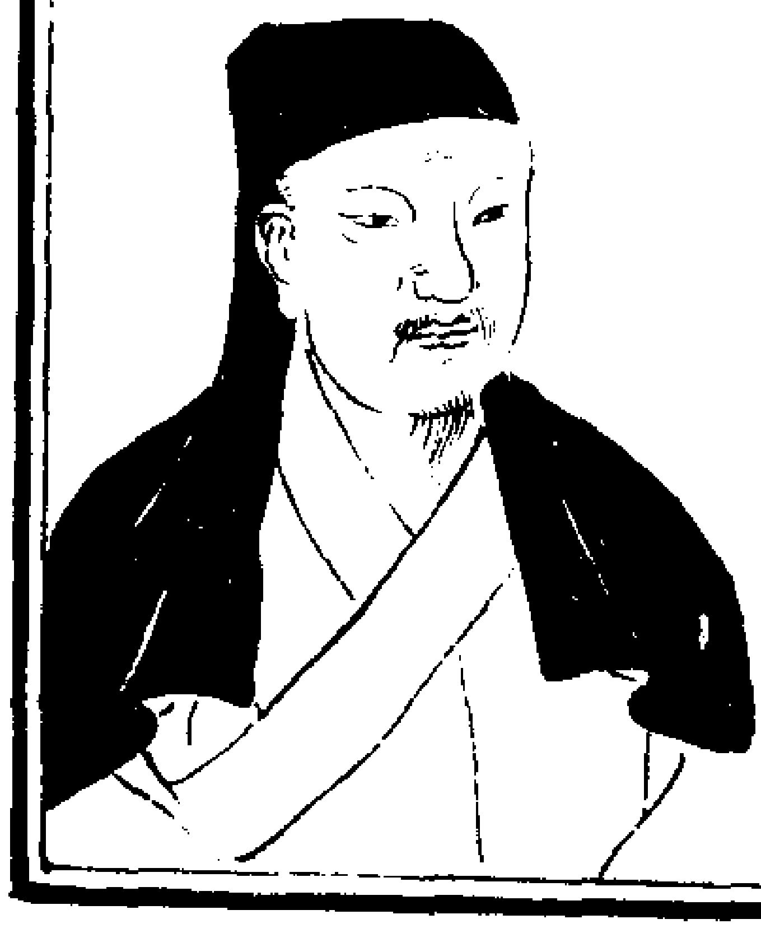
廟學典禮本末（伊陽伯程頤字正叔。）



宋尹和靜先生集　題伊川先生像　焞至蜀累年。見伊川先生畫像數本。最得其真。然則望之儼然。即之也溫。殆非畫工所能傳也。學生祈寬好學守道。欲刊諸石。以傳久遠。其志益可佳矣。門人河南尹焞題朱晦庵集伊川先生畫像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語錄云。伊川之言。久看方好。故云）陳唯室先生集胡少明兩書索二程先生畫像。因寄小詩二首　微言固已成糟粕。紙上形容轉更疎。要識平生真面目。百無所似弟為書。斗首蒙倛兩誤傳。與人同處最難言。孟軻出語不驚生。孰復方能知委源。

司馬光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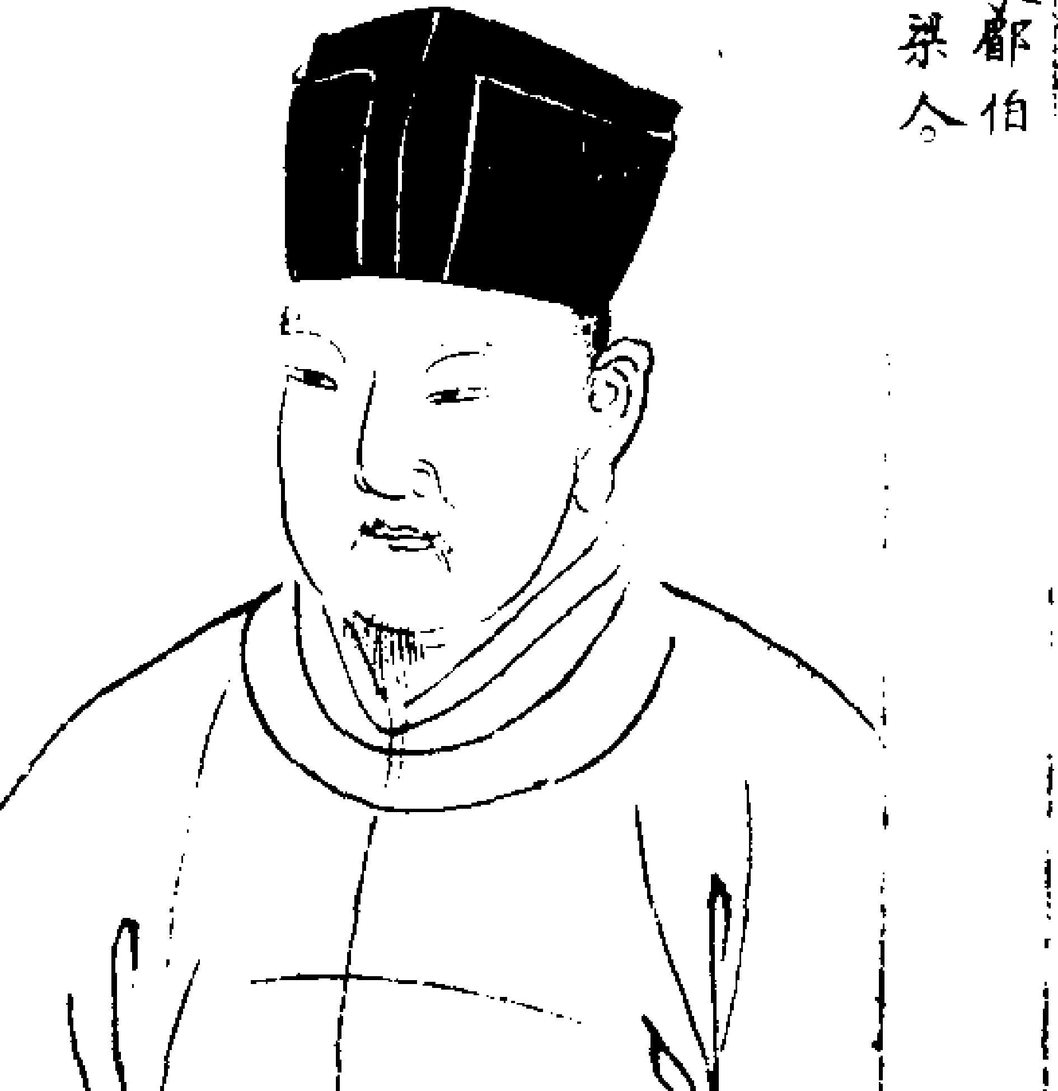
廟學典禮本末（溫國公司馬光。）



宋名臣言行錄　司馬溫公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之有致富者。朱晦庵集涑水先生畫像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元郝經陵川集溫公畫像（王安仁藏）後系三代漢唐宋太師溫公絕世無。汲黯魏徵與宋璟。馬遷劉向及仲舒。問學德度兼名節。純粹骨鯁一大儒。麒麟鳳皇代希有。布帛菽粟民所須。無心求世篤修身。正襟危坐三省吾。以道事君入官職。循分守信不敢踰。進言格非理必盡。渾原質直辭無餘。制禮作樂如成康。漸仁摩義期唐虞。不幸熙豐方有為。祖宗良法盡劃除。磊磊顯諫章十上。不用不可一日居。勇退不補樞密班。分司洛下甘著書。論列治亂允愛君。心存魏闕身江湖。鈞深致遠推象數。更擬太玄作潛虛。窮神知化德亦盛。不忍赤子極集枯。一僮一馬哭裕陵。萬民遮擁牽衣裾。有田不敢種青苗。司馬溫公來活予。兩宮下詔登一相。旱火潑雨天下蘇。東州驚喜西夏服。中朝突兀尊皇輿。誰知孔明食遽少。以死勤事皆駭吁。華弊治蠹雖未竟。已定鼎命開規模。建炎國脈實在此。紹聖姦黨徒厚誣。高風爽爽令共仰。遺像尚可徵姦諛。槁木寧有食肉相。隱隱但見金粟膚。布衾自可覆蒼生。貂蟬不稱山澤臞。法然想見公羨時。鬻衣致奠哭過車。不獨此本在人間。一日四海皆畫圖。更不負公有子孫。兩碑萬字摧瓊琚。刻石署公為首惡。小人私計真區區。

張載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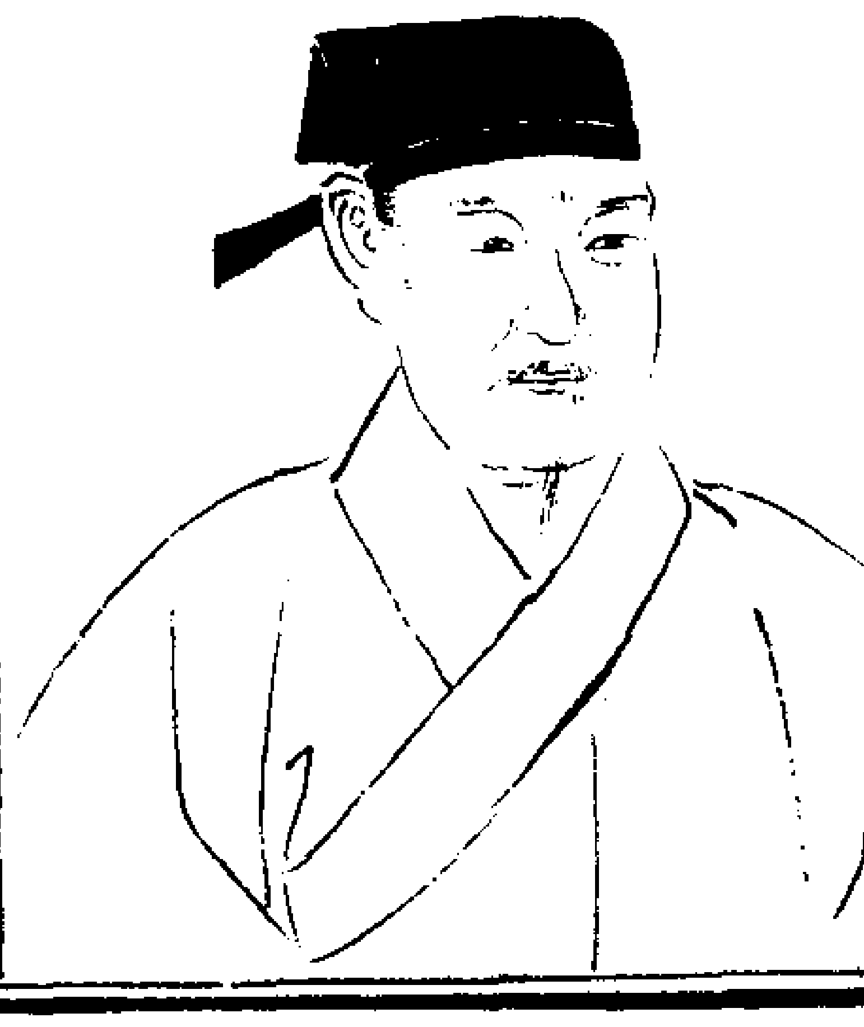
廟學典禮本末（郿伯張載字子厚大梁人。）



朱晦庵集橫渠先生畫像贊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朱熹像

廟學典禮本　宋徽國公朱熹字元晦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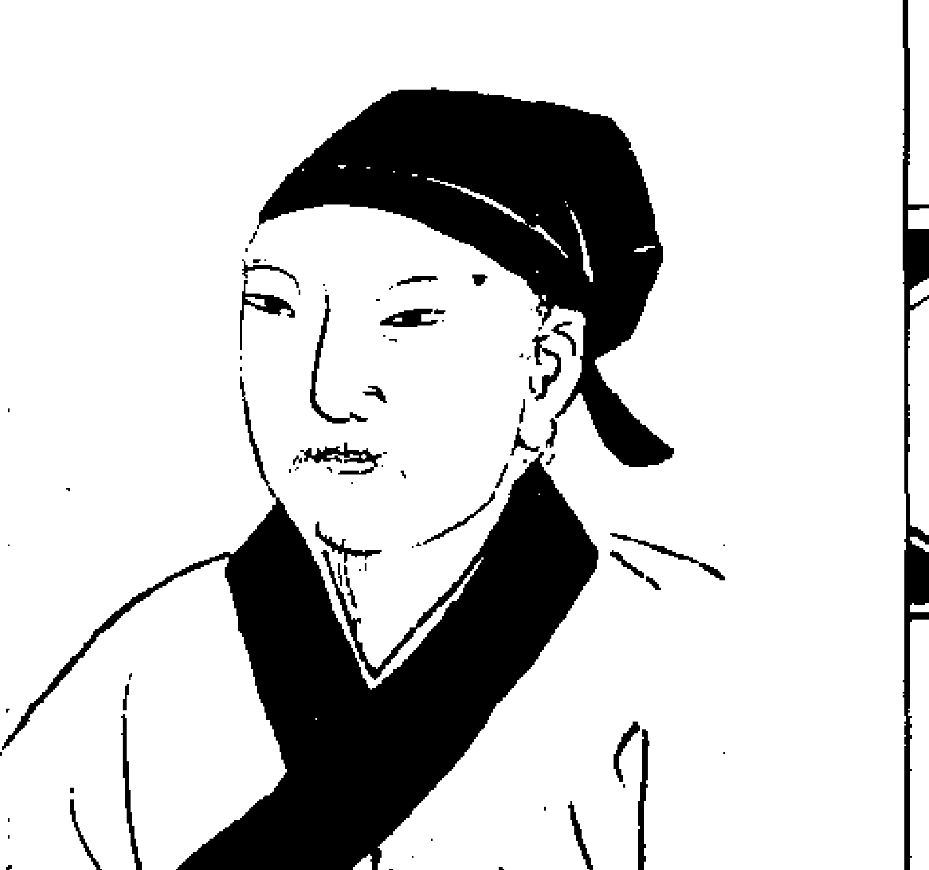
性理群書晦庵先生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塲。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陳同父集朱晦庵畫像贊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住。

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度正性善堂藁晦庵先生畫像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其别爲六十四。伏羲得之而爲伏羲。文王得之而爲文王。周公孔子得之而爲周公孔子。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坤之彖亦曰元亨利牝馬之貞何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也。乾之筴。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筴百四十有四。何也。蓋自其數而推之也。孟子既沒之後。此理固已堙晦不明。而其所謂數者。亦遂流於術家。其學不傳亦已久矣。本朝周子。兩程子。張子。得其理。邵子復得其數。然言理者詳於理。而畧於數。考數者詳於數。而畧於理。惟吾先　自致知格物誠意正心。廣而充之。有以極夫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太極動靜生陰生陽。引而伸之。有以盡夫天地萬物之變。聖門所傳。至是粲然復明矣。然則孔子之道。豈非集伏羲。文王周孔之大成。吾先生之學。豈非集周子。兩程子。張子邵子之大成也歟。正也用述所知。以爲贊　斯文之興。如日光輝。曾不百年。知者已希。篤生先生。卓哉巍巍。精粗本末。邪正是非。或隱或見。或顯或微。鬼神之迹。造化之機。根於太極。形於範圍。如魚斯躍。如鳶斯飛。全體妙用。無不發揮。百世之下。莫之能違。維時宗正。引之經闈。啓心沃心。朝夕天扉。小人間之。浩然賦歸。歸于建溪。言采其薇。其貌也癯。其道也肥。學者逺來。如渴如飢。誾誾侃侃。春風浴沂。正之狂簡。先覺是希。曰收放心。勉焉庶幾。敢不服膺。以詹以依。以飲以食。以冠以衣。其思倍之。以取踰義。嗚呼。先生之言。今亦不可得而聞之。意嘉定十年。三月八日。門人度正書。蔡九峯集張才叔肇作文公先生像。如其生焉。亦託名不朽矣。　才叔傳神筆更奇。一分爲二兩無疑。心追造物無窮巧。後代能名今可知。　紫陽遺像壁間開。誰寫當年道義懷。從此春風百千億。化身皆自筆端來。　真西山集跋蔡節齋所題張生所畫文公像。　張生父子稱紫陽於容人物非尋常。能傳遺像數百本。粹然千載存無忘。言學工夫日星皎。無言氣象真難曉。後學深明未發時。始信張生功不少。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材叔父子。來往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妙。焉凡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此而求之。毋忽。戊子立秋日。蔡淵書　節齋之學。能言文公所未嘗言。材叔之筆。能傳文公所不可傳。道技雖不同。其皆有得於

文公之天者邪。

張栻像

廟學典禮本　宋華陽伯張栻字敬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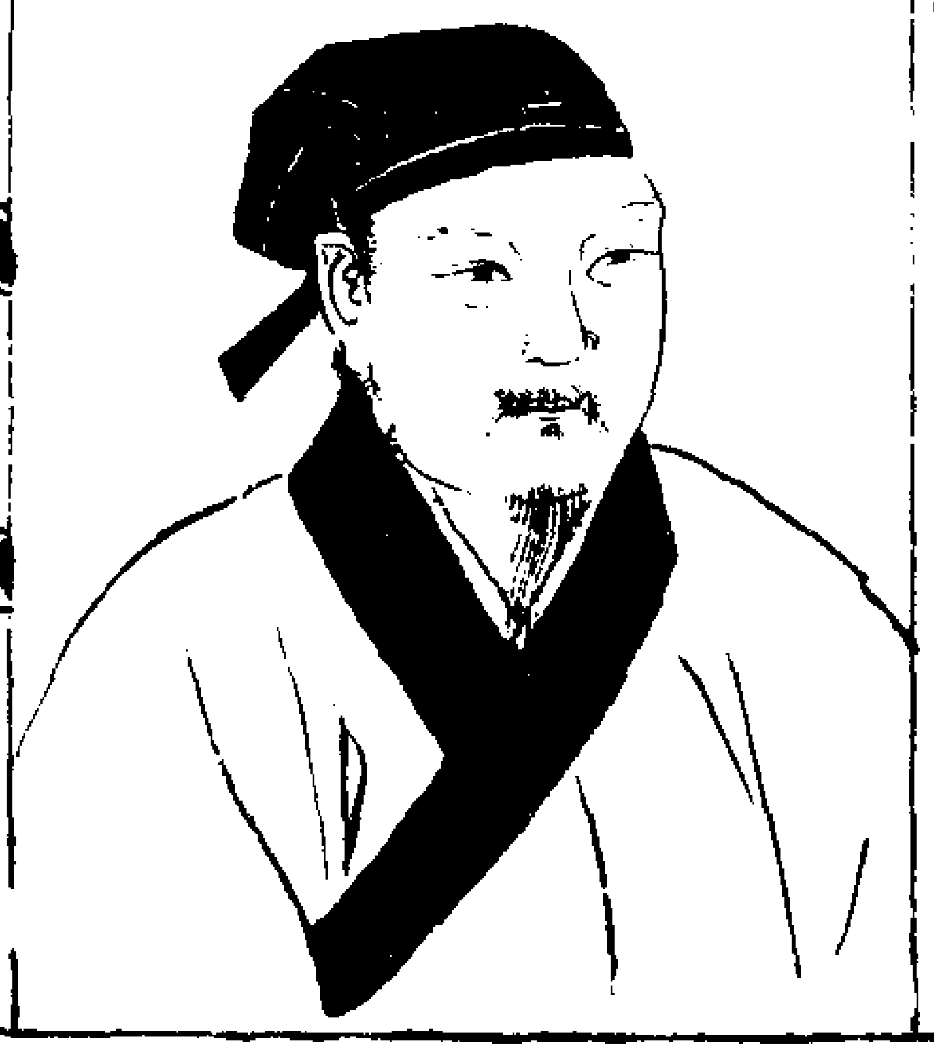
宋朱晦庵集亡友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楊休山立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王炎雙溪集刋城南圖。將南軒先生遺像　入門荷香净。步屧柳陰濕。欲寫情鬱陶。翻引興蕭瑟。聘望堂中

人。玉色而山立。六學妙經綸。未試百之一。身存天下望。身歿海內惜。此道付誰傳。丹青但陳迹。樓連好山近。竹底凉風入。雨鶴韻亦高。導我轉湖側。徜游何太清。滯念亦可釋。

門關莫迓鎖。顧言日散策。

呂祖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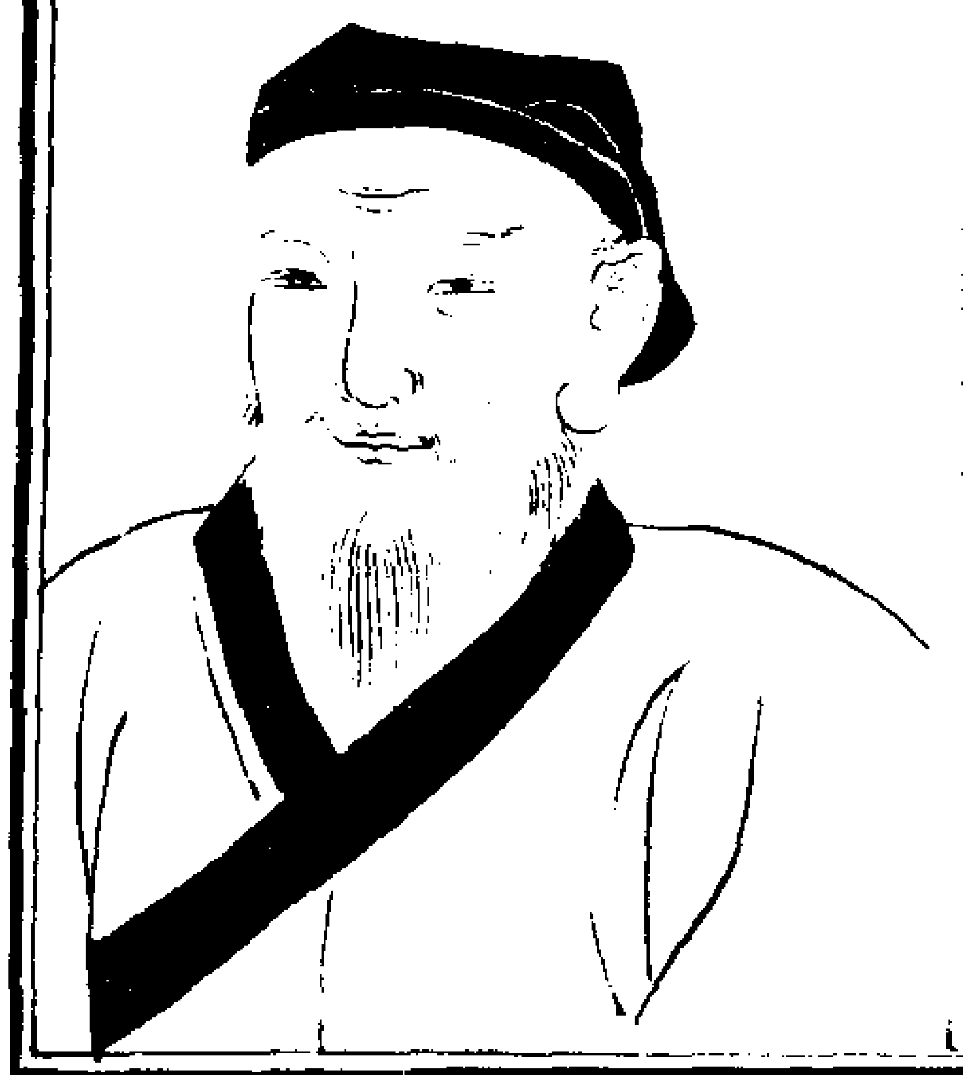
（廟學典禮本末）開封伯呂祖謙。



朱晦菴集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菴退老堂之上。曰。毋使西河之氏。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覩其蹤。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許衡像

（廟學典禮本末）魏國公許衡



石室刻像

（元王惲秋澗集）余讀漢魏五書云。成者有漢文翁高朕石室壁間。刻三皇五帝以來聖賢畫像。蜀太守張收筆也。收獻帝時人。近過劉氏家塾。遂獲其本。蓋自盤古氏以下。至仲尼七十弟子百一十三人。畫極精妙。簡古。今千有餘歲。無絲髮剥壞。非神物護持。曷克爾耶。後有東坡所臨。王逸少欲摹帖。氣韵豪逸。有顏魯公風格。再四展觀。怵然起敬。令人有振纓希古之想。真奇蹟也。**金陵志**。宋趙明誠金石錄。武氏石室畫像五卷。武氏有數墓。在今濟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小字八分書。題姓名。往往贊于其上。文詞古雅。字畫遒勁可喜。故盡錄之以資博覽。

書室置像

（趙善璙自警編）張子韶曰。予謫嶺下。居無與游。憂過之不聞。學之不進也。乃於書室中。置夫子。顏子像。適有淵明。曲江。萊公。富鄭公。韓魏公。歐公。溫公。余襄公。邵堯夫。二蘇。梁況之。王彥霖。范淳夫。鄒志全。劉器之。龔彥和。陳瑩中。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諸畫像。乃環列于夫子左右。晨朝瞻敬。心志肅然。其所得多矣。有一毫愧心。其見諸人也。若市朝之撻矣。

脩學像

（唐書韋弘機傳）顯慶中。弘機爲檀州刺史。以邊人僻陋。不知文儒貴。乃脩學宮。畫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自爲贊。敦勸生徒。

由是大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　十八漾

像

夢傅說像（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肖。似所夢之形也。）

鑄范蠡像（國語。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

去白起像（制度詳說。宋。建隆四年。帝幸武成廟。指白起像曰。此人殺已降。不武之甚。杖畫去之。）

射伯升像（東漢書宗室傳。伯升與王莽將軍嚴尤等。戰于育陽。大敗之。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

畏郅都像（抱朴子欽士篇。郅都之像。使匈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

賜叔夜像（南史伏曼容傳。曼容仕宋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風風采。明帝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贊無忌像（續世說。太宗信任長孫無忌。或有密表言其權寵過盛者。太宗以表示無忌曰。朕與卿君臣之間。凡事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無以獲通。因召百寮諭之曰。朕今有子皆幼。無忌於朕。實有大功。今者委之猶子也。踈間舊謂之不順。朕所不取。又作威鳳賦。賜無忌。命圖無忌形像。太宗自作畫贊賜之。）

圖李勣像（唐書李勣傳。始太宗特已畫勣像凌煙閣。至是帝復命圖其形。自序之。宋李復潏水文集題李勣繪像　唐太宗嘗因燕閒。顧謂李勣曰。欲託以孤幼。思之無如卿者。卿往不遺於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齧指出血為誓。高宗將立武后。密以謂不可。後問勣。勣曰。此乃陛下家事。何須問他外人。立后之議遂決。予嘗過渭北九嵕山。見英衛皆陪葬昭陵。英公墓域高大。特為立闕。乃武后厚葬以報之。敬業欲興復而不能。不知禍本於其祖。一言喪邦。若此其甚乎。元祐丁卯。清明日。李季復中題。）

獻九齡像（輿地紀勝長編云。太平興國三年。韶州言。准詔訪唐相張九齡事迹。待其畫像及文集九卷獻之。）

圖功臣像（西漢書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書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博陸侯姓霍氏。次曰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皆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　趙充國傳。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東漢書馬援傳。初馬援一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於雲臺。以椒房故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至十七年。乃更脩封植。起祠堂。　明帝紀。永平中。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胡廣傳。靈帝熹平八年。思感舊德。乃圖畫胡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為其頌云。北史來護兒。遂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熙欽逆黨汪文進。位柱國。文帝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唐書太宗紀。正觀十七年。圖功臣於凌煙閣。詔無忌。孝恭。如晦。徵。元齡。敬德。靖。瑀。志元。弘基。通。開山。紹。順德。亮。君集。公謹。知節。世南。政會。倫。勣。叔寶等。二十四人。並圖形凌煙閣。長安志。貞觀十七年。太宗於凌煙閣上。圖太原幕府及功臣之像。二十四人。太宗為其讚。褚遂良題。閻立本畫。　秦瓊傳。瓊戰美良川功多。帝賜黃金瓶。後薨。葬昭陵。琢石人馬。以旌戰功。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證士廉。瑒。志元。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者也。　李晟傳。德宗詔曰。昔我烈祖。體元御極。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乃圖厥容。列于凌煙閣。列昭績效。表式儀形。我行西京。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顒然肅然。和敬在色。桓彥範。劉幽求。郭子儀等。舊臣之次。今顧臣等。保寧朕躬。宜叙先後。各圖其像于舊臣之次。　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詔圖其像于舊臣之次。命皇太子書其文以賜焉。　代宗紀。寶應二年。功臣皆賜鐵券。藏名太廟。畫像於凌煙閣。　忠義傳。宣宗大中初。詔求李峴。王圭。戴胄。馬周。褚遂良。張延等三十七人畫像。續圖凌煙閣。儒學警悟侯君集。既圖像後。方以逆誅。臨決。太宗謂曰。今而後。惟見公之畫像而已。九朝長編紀事本末元豐五年十二月丁巳。詔景靈宮。繪像臣僚本支下兩房以與取無人食祿者。如供無人食祿。或供有人食祿均者。取最長。未均即食祿人少者。取最長。仍以子孫

爲次序。若子孫亦係繪像。本房見無人食祿。即更不問別應推恩人。願與以次及別房者聽。六年三月辛巳。太學正馬希孟爲太學博士。以上批自景靈新宮成。群臣獻歌頌者以十數。獨希孟之文可觀也。八月乙亥。詔自今後執政官除拜。赴景靈宮恭謝。差閤門祗候。武臣班祗候一員。權直官一名。隨逐入殿。引揖祗應。十二月。自景靈宮十一殿成。上每行獻朝之禮。凡百餘拜。及罷仁殿。必哀慟良久。七年正月癸丑。吏部言。准詔定奪繪像臣僚之家食祿人法。省許致仕停俸。年七十以上受官。事故勒停無叙法。殘疾不堪入仕。不理選限之官。欲並爲不食祿人。從之。四月壬辰。朝獻景靈宮。至天元殿。觀芝草。宰臣王珪等稱賀。仍宣從官以上賜茶。自是朝獻畢。皆御齋殿賜茶。九月甲申。戶部尚書王存言。準詔具析安守忠。豫繪像因依。勘會所采臣僚勳績。並於國史實錄。考求事迹。據本傳所載。贈太尉。安守忠有戰功政績。當豫繪像。其據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即無豫繪像人數。詔景靈宮改繪太尉安守忠像。并推恩其家。先是景靈宮繪像。掌勾官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故命存考定而降是詔。金史韓企先傳。太宗天會十二年。以企先爲丞相。既薨。世宗大定十一年。將圖功臣像于衍慶宮。上曰。丞

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斯人之手。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由是無人能知其功。前後漢人宰相。無能及者。置畫功功像中。亦足以勸示後人。　習室傳。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之艱難。求常時群臣勳業最著者。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不習失。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源郡王銀朮可。隨國公阿離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預國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離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元史李孟傳。賜爵國公。帝親授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臨安志杭州府。昭勳崇德之閣。有勳臣畫像。元王惲秋澗集。請建臺閣。圖功臣肖像狀。　昔兩漢之麒麟。雲臺。唐金之凌烟。衍慶。皆所以襃奬忠義。激勸一時。切見國朝開創以來。謀臣猛將。勳德顯著者甚多。合無建立臺閣。圖繪肖像。不然則使歲時配享廟庭。非惟存沒獲寵。亦一代之盛事也。群書足用事對　雲臺（明帝）　煙閣（太宗）　南宮（二十八將）　東觀（高彪）　體題　繪畫　丹青　繪元勳　憶老臣　法形貌　思股肱　賦偶　丹青新體貌之重　藻色耀輝光之美　貴飾銅覆　鼎新冠帶　良臣雖逝。而狀貌可觀。　名將雖老。而精不衰。　賦隅　像因繪於雲臺。次其先後。　形載圖於煙閣。炳若丹青。

畫直臣像

遼史太祖阿保機神冊六年六月丙申。詔畫前代直臣像。爲招諫圖。

圖十八學士像

唐書褚亮傳。太宗爲天策上將。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材。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薛元敬。蓋文達。蘇勗。並以本官爲學士。七年。收卒。復召劉孝孫補之。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書府。以彰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宋李復潏水集題冠安雅所藏唐十八學士繪像。　舊史。文學館學士。有李玄道。李守素。蔡元恭。顏相時。而此圖無之。此圖有魏徵。封德彝。薛膺。李伯藥。令狐德棻。而舊史皆不與。恐題寫之誤也。初太宗命閻立本圖其像。褚亮爲之贊。號十八學士。寫真圖藏之書府。今此圖人物長纔六七寸。狀貌移易。未必全似。又唐初衣冠制度。承周隋。雜有胡服。今此皆唐後來制度。但粗記諸人姓名。非一一畫得其實也。然其用意。行筆設色。亦非尋常人所能爲。今不論其他。但以其畫筆可取而留之可也。唐初所重

族姓。稱山東崔。盧。鄭。李。李玄道。李守素。乃山東冠族也。長安范氏有畫文繪圖。藏之甚久。凡唐之詩人皆繪之。但書其姓名。其他皆非實第。以妄其畫筆而藏之。與此圖無異。元和六年。八月。李來復中題。

繪十八人像

唐書朱敬則傳。敬則以老疾還政事。職。改成均祭酒。冬官侍郎。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宗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衆甚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侍御史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曾步從以歸。

東觀畫像

續蒙求。高彪。無錫人。除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寢室畫像

北史申徽傳。魏廢帝時。徽出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賄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

四方畫像

開元天寶遺事。姚元崇爲宰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未嘗私喜怒。惟以忠孝爲意。四方之民。皆畫元崇之真。神事爲。求之有福。

便殿畫像

新唐書王起傳。起王播之後。爲皇太

子侍讀鐵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

百城圖像

東漢書陳寔傳寔六子紀諶最賢二人齊德同行父子並著高名時號三君每宰府辟召嘗同時旌命羔鴈成群當時靡不榮之豫州百城皆圖畫紀諶形像焉

郡民圖像

續後漢書倉慈傳慈太和中遷燉煌太守民夷感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大名府志王曾宋舉進士第一天禧初知天雄軍北京留守天聖中以昭文相出知青州再蒞大名府代陳堯咨既署事政有不便者委曲彌縫悉掩其非曾居官理政民信軍悅咸繪其像事之言行龜鑑韓魏公所歷諸大鎮皆有遺愛人人畫像事之王得臣塵史百花洲中初未有土地文正在任令建廟貌近者請神之像于公公曰我即是也乃以公為祠歐陽脩撰神道碑云文正范公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宋穆忠惠先生集東武俗號朴野不事藻飾爲肖東坡蘇公像於城西彭氏之園郡人歲時相率拜謁至先生則往往繪像於家以神明事之國朝以來持節剖符與領是邦者不知幾何人舉皆無聞獨先生與東坡去後遺愛在人者深雖東武拙於藻飾之俗亦不忘景慕賢德貽厥不朽由是觀之桐鄉之祠

朱大農潮陽之廟韓文公決非偶然者宋史蘇軾傳軾知杭州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祠以報　趙與懽傳與懽知安吉州有富民想幼子祭之非其本心姑逮其子付獄徐廉之乃二兄強其父析業與懽曉以法開以天理皆欣然感悟又嫠媪僅一子亦以不孝告留之郡聽月給餼俾親饋晨昏以禮未同月母子如初二家皆畫像事之楊簡傳簡知溫州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以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擁緣道傾城哭送趙善璙自警編王沂公再涖大名治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虜使每往復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帶服而後入處州府志黃祿光宇元暉徽州人宋宣和五年洪載寇郡之後民力凋弊招集流散撫摩不倦民既復業更新學校士民愛戴家畫其像而祝之卒官閩城哀慟為之罷市六邑斂緡錢五十萬賻之其子卻而不受邦人立祠于學歲時祠焉葉水心集羅克開墓誌克開知郴州郴山阻水涸斗米尺絹皆自齎詣郡克開憐之為代輸直數萬廢永豐銀坑還社倉於民移知袁州時開禧兵役并起方取常平贍邊軍廣和糴以續饋餉克開出郡錢移於鄰境常平獨完又上言袁無藏粟儀戶傳炊洶洶無告和糴亦先約截用羸縮立準備庫窜之百須興焉袁人不知也兩州善政為一時冠民繪事以祠克開止之曰口成碑足矣龕貯像奚為潼川志成都有清陰館取凡自國初以來鎮守於蜀者皆繪象其中俾往來之觀者既然若贊容謦欬之接於前也清波襍志近世州郡類以名賢昔常臨蒞繪像以章遺愛數十百年後何緣得其容貌之真但畫衣冠題爵位姓名耳東坡送周正孺知東川詩落句云為君掃棠陰畫像或相蹤蓋蜀中太守無不畫像者頃王顯道守吳門日孫仲益居毗陵以書抵是邦遣騎求其傳神併復齋雲樓舊觀孫謝之有嘗讀國史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黜寇萊公為逆準不書時有蔡齊斥其妄如觀無狀公乃肯收之之語此紹興間事也錢惟演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附麗丁謂輒去寇準姓氏云逆準公嘗言于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於天下豈可為姦黨所誣哉遂令磨去見公行狀金史張萬公傳萬公先知東平府改知河中府時軍興調發叢劇悉為寬假使民力易辦人為繪像於薰風樓又建去思堂

州民畫像

東漢書蔡邕傳董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色允叱收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太尉馬日磾救之不果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縉紳諸儒莫

不流涕鄭云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魏泰東軒筆錄王禹偁在太宗末年以事謫守滁州到任謝表略曰諸縣豐登苦無公事一家飽暖全荷君恩禹偁有遺愛滁州懷之畫其像于堂以祠焉慶曆中歐陽脩責守滁州觀禹偁遺像而作詩曰偶然來繼前賢跡信矣皆如昔日言諸縣豐登少公事一家飽暖荷君恩想公風采猶如在顧我文章不足論名姓已光青史上壁間容貌任塵昏蓋用其表中語也宋蘇潁濱集伯父墓表蘇公渙提點利州刑獄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牆揮之不去公曰吾去此二十年爾何自識吾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畫像祝公復來宋史范純禮傳純禮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于廬而奉之如神　岳飛補武經郎時會兀朮攻常州宜興令迎飛移屯焉盜郭吉聞飛來遁入湖飛遣王貴等追破之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之

蜀民拜像

新唐書韋皐傳皐治蜀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皐沒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

唐民畫像

有官龜鑑趙尚寬知唐州按圖記復召信

且欲進復三大陂，皆溉田萬頃。廢田盡爲膏腴，增戶萬餘。仁宗下詔褒焉，進秩賜金。唐氏畫像祠之。

溪洞畫像

類詭非常。正常從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見洞主蘇甘家有畫像，事之甚謹，云：桂府李大夫也。問其名，曰：此豈可名哉。叩頭稱死罪數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則李中師誠之也。嘗爲提刑權桂府，蠻夷獠乃爾畏信之。

茅山塑像

（宋史劉隨傳：王欽若既死，詔塑其像）於茅山，列於仙官。隨言欽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邪？宜察其妄。

內府藏像

（金史徒單克寧傳：上幸克寧第）初，上欲以甲第賜克寧，克寧固辭，乃賜錢，因其舊居宏大之。畢工，上臨幸，賜金器、錦繡、重綵。克寧亦有獻。上飲懽甚，解御衣以衣之。詔畫克寧像藏內府。

先自畫像

東漢書趙岐傳：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先自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贊頌。（本傳）

恨不圖像

舊唐書薛收傳：武德七年，收寢疾卒。及後遍圖學士等形像，太宗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像。及登極，顧謂房玄齡曰：薛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三字蒙求：唐薛收卒年三十二，秦王哭之慟。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

密令圖像

（曲洧舊聞：唐質肅在諫垣日，仁宗密令圖其像，置溫成閣中，御題曰：右正言唐介。時猶衣綠，外）庭不知。逮質肅薨于位，裕陵訪英宗畫影，看曰：此不見後生日精神。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始知之。仍嘆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宋史唐介傳：介爲人簡伉，爲御史時，以敢言見憚。後居政府，遭時有爲，此疾亟，仁宗幸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

封寄畫像

宋張詠語錄：初，蜀新亂，張尚書詠至，公宇襲舊制，周列吏舖凡數百所，公即日命罷之，人心大安。及代去，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且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公薨于陳州，訃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公設大會齋，請知府凌策諫議發開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衣皂褐，繫縧草屨，自爲贊曰：乖則違俗，崖不利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徒勞丹青，繪寫凡質。欽明此心，服之無斁。因號乖崖公。遂畫于天慶觀仙遊閣，又凡曜院皆畫公像。府衙之東南隅又有祠堂，皆後人思公而爲之也。江少虞類苑：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鑒大師者，上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鑒至是日持見凌公，曰：先尚書向以此屬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開之。自開，乃所畫野服携節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奇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鐵緡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符辛亥，令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極智者不可改。

自贊畫像

（宋道學名臣言行錄：陳亮才氣超邁，不羣，立就數千言，略無凝滯，議論風生，亹亹不倦。其視當世苟祿竊位之士，蔑如也。嘗自）贊其畫像云：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與人而多忤。歎朱紫之未服，謾丹青而描取。遠觀之一似陳亮，近觀之一似同甫。未論以與不似，且說當今之世，孰是文中之虎。

焚香事像

（資治通鑑：唐代宗大曆十年，田承嗣遣其將盧）子期寇磁州，李寶臣與昭義留後李承昭共救之，大破子期于清水，擒子期，送京師斬之。河南諸侯又大破田悅於陳留，田承嗣懼。初，李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遣使盡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之，曰：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無日。諸子不肖，悅亦孱耗，今日所有，爲公守耳，豈足以辱公之師旅乎？立使者於庭，南向拜而授書。又圖正己之像，焚香事之。正己悅，遂按兵不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

焚香拜像

（宋張橫浦心傳錄：先生於書室中列本朝名公畫像，每晨起，必盥手焚香，率子）弟拜之，且曰：眉中稍有愧怍，見諸公亦何面目。一日風雨大至，屋漏披汗，狼藉滿地。先生見，驚愧，終日不樂。或度無以解之，因徐云：諸公以先生禮意太勤，假風雨而去耳。先生曰：豈有此理。或曰：此心之外，安得君子像畫之損？似不必過意恐悚。先生曰：不誠無物。君子之人，我豈問其死生。雖一語一言，凡其形迹所在，吾心敬之。像畫乃韓魏公、司馬溫公、趙清獻、蘇東坡數公耳。

石像起立

（江湖紀聞：春秋時李）將軍祠于均州，廟像乃康頡利可汗自長安帶石匠鑴刻，工甚精巧。祈禱如響。前有古井，深百丈許，水清甘美，石砌其面，瑩如瑪瑙。以土掩井，則聲如牛吼。宋二帝北狩，過祠下，祝神曰：神有靈，容我一卜，以定吉凶。若吾國復興，望神起立。良久，聞石像有聲如雷，身忽搖振，如踴躍之狀。熟視之，已起立於室中，衣紋接續無損。帝請神坐，神復坐如初。帝方怪歎，聞人聲曰：康王已登極矣。帝喜甚。後數日，有人言岳飛兵已到真定，康王登極，改元建炎，果符神語。

塑像起立

（五代薛史後唐末帝紀：帝初在太原，嘗與石敬塘因擊毬同入于趙襄子之廟，見其塑像）

（既[illegible]起立。帝秘之。私心自負。及從明宗征討。以力戰知名。）

碎林甫像（唐闕史補：明皇朝崇尚玄元聖祖之教。故以道舉。入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為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清宮。琢玉為玄元皇帝真像。雕鎸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衮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肅二宗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于東西序。至代宗朝。人有以為言者。曰陳李二相陰狡。常欲動搖東宮。將有不利於先帝者數四。所賴玄宗英明。社稷垂祐。不爾則宗廟有綴旒之危。柰何以琢玉二臣列於清敬之地。尋詔除去。瘞於殿陰。爾後人無知者。至廣明庚子歲。丞相范陽公。為大清宮使。因命葺修。掘地得玉人。滌去泥壞。則簪裾端簡如就列之像。工人不知所自。以狀白公。公命尋究。則李林甫官銜銘於其背。丞相公忠鯁直。以為不可。因具奏其事。且曰。林甫儉巧罪逆。不宜獲保首領。請送京兆府擊碎之。議者以為林甫希烈。輔佐明皇。驕奢貪很。撞動儲君。信是一亂臣賊子也。禮經云。刑不上大夫。而況琢石之像。且異戮屍之責。況朝服簪纓。而碎於府門。君子謂是失刑政矣。遂有好事者傳丞相奏章云。臣聞見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故右丞相李林甫等寵異之命。冠於人臣。梟獍之心。勃於君上。臣已送京兆府。集衆擊碎訖。其徒伴陳希烈。見搜擒。次候獲日。送府司同罪。士大夫聞之。無不掩咲。）

鑄曲江像（宋眉山唐子西集：張曲江鐵像。在韶州。韶人相傳明皇悔時所鑄。開元太平久。錯處非一柏。就令乏賢人。何至相仙客。直道既難裹。曲江遂跌斥。汲黯困後薪。賈生罷前席。金鑑東高閣。鐵胎空數尺。妙處難形容。其表良勢繫。摩挲許國姿。尚想立朝色。同時反棄置。異代長歎息。）

等身鑄像（新唐書郝玭傳：玭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玭身鑄金像。令于國曰。得生玭者。以生玭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為慶州刺史。）

令葺畫像（宋會要：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令江州葺唐白居易所居。舊第畫像。）

畫陸羽像（客語琵琶洲上。往時徐明叔。就壁上畫陸羽烹茶像。甚清逸。今尚存。）

揖東坡像（邵氏聞見錄：趙青堂。親見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屋中。每早作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齊名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東坡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今江西君子曰蘇黃者。非魯直本意。）

塑東坡像（梁溪漫志：東坡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歿。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真蹟之所。邦人以為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種伯子健泰。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以士大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于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為之記。）

繪二蘇像（輿地紀勝：子由既謫雷州。子瞻亦謫儋耳。同至海康月餘。郡人吳姓名特起屋以處焉。其後黨錮浸密。然亦漸緩。靖康丙午。海康令余置而有之。且開遺直軒。繪二公像于中。）

畫韓蘇像（宋許翰襄陵集：右文殿脩撰孫宗鑑平生常自言。三朝德業。吾尊韓忠獻。四海文章。吾慕蘇東坡。背畫其像。事之私室。）

取索遺像（趙希偹會心錄：祖宗既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廡。因推恩官其後。行下各家取索遺像。唯党進家狀云。私家無祖像。令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之。人謂進托為不慧之狀以免禍。其孫不應爾也。）

請圖大臣像（宋史張燾傳：燾為戶部副使。時孝嚴殿成。請圖乾興以來文武大臣像於壁。）

命工圖像（新唐書康子元傳：玄宗嘗制贊賜張說康子元。命工圖其像。詔趙冬曦述贊。分為傳。）

命工摹像（輿地紀勝：長江縣西三十里道濟禪院。有司馬相如。嚴君平。楊雄。諸葛亮。韋臯。杜黃裳。高崇文。楊嗣復。白居易。李德裕。王先主。夏侯孜。陳敬瑄。蕭鄴。羅隱。王禹偁。十六人畫像。乃馮都官積得善本。命工摹寫於此。）

命工裝像（鎮江志：金山舊有東坡佛印二像。李伯時筆。蘇子由贊。歲久損裂。至順壬申。廣東道元元帥本齋王都中。請觀敬嘆。命工裝褫。仍付常住。）

楚俗設像（魏鶴山渠陽雜抄：宋玉招魂。像設君室。靜閒安些。按此則人死而設形貌於室以事之。乃楚俗也。）

楚哀王像（長安志：酉陽雜俎曰。楚國寺內楚哀王金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大和中賜白氈黃胯衫。）

愷之圖像（晉史揮麈：顧愷之嘗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

巖室真像（太平廣記：蕭史與弄玉。一旦昇天而去。秦為作鳳女祠。時聞簫聲。今洪州西山絕頂。有蕭史石仙壇石室。及巖室真像存焉。莫知年代。）

掘地得像（長安志 鄠縣雲際山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順興初居長安大統鄉。此地南居賢村。為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村置寺。以居賢人。號居賢寺。至周武末。寺廢。至大業中。乃以此地賜駙馬尉遲安為莊。安嘗見一老人。素服謂安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奏置寺。內掘地得順興石像焉。溫州府志 顯教院。在永嘉陜夾嶼。宋景祐四年。有農耕院旁。其牛不進。若有所告者。因掘地尺餘。得銅鐘重（十五斤。釋迦觀音像五軀。）

六駿石像（長安志 唐太宗昭陵。有所刻六駿石像。在陵後。青騅平竇建德時乘。什伐赤平）王世充竇建德時乘。特勒驃平宋金剛時乘。颯露紫平東都時乘。拳毛騧平劉闥時乘。有石真容。自拔箭處。白蹄烏平薛仁杲時乘。俱有贊。詳本陵下。

江郎廟像（睽車志 曹滋字仲益。嘗以幹至衢州。江山縣。縣有江郎廟。滋聞其靈響。往拜謁焉。廟有二女像甚美）俗傳江郎之女。滋心悅慕。注視甚久。見一像若動。目相盼者。驚懼而還。夜夢其女來與之偶。又益狎昵。往往暮夜不夢而至。聞與滋論文。多所啟發。旣而滋苦羸疾。其家命道士作法驅之。女怒曰。相眷而來。非有不利於子。何乃見逐。吾不可復留此。會曹亦將行。送之出州境。泣別而去。

僧寺畫像（夷堅志 平江士人徐賡。習業僧寺。見室中殯宮。有婦人畫像。書其上。悅之。纔反室。即夢婦人來與合。自是夜以為常。）未幾遂死。家人有嘗聞其事者。至寺中蹤跡得之。其像以竹為軸。剖之。精滿其中。

拜母畫像（西漢書 金日磾傳 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廼去。

喪母刻像（孝子傳 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南史 梁本紀。元帝始居文宣太后憂。依丁蘭作木母。及武帝崩。祕喪逾年。乃發凶問。方）刻檀為像。置于百福殿內。事之甚謹。朝夕進蔬食。動靜必啟聞。跡其虛矯如此。宋史 王光濟傳。光濟喪母。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孝道純篤。人皆以孝稱之。溫州府永嘉譜 連世瑜。樂清人。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為像。崇奉益虔。手足幻動。晨昏進食。寒暑更衣。子士表。士則。供養木母愈恭（詳本志。）

事姑畫像（元史 列女傳 白氏。夫慕釋氏。棄家為僧。白衣留養姑不去。夫還。迫使它適。白斷髮。誓不從。姑年九十卒。畫姑像事之。終身。）

親沒畫像（聞見善善錄 司馬溫公傳家集曰。今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親沒外執也。）

圖父母像（宋史 高麗傳。金行成者。累官至殿中丞。高麗國王治表乞放還。行成自以登仕朝廷。不願歸本國。又以父）母垂老在海外。旦暮思念。恨祿不及。命工圖其像。置正寢。與妻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

掛父母像言行龜鑑 劉元城曰。大丈自誓不為。則止耳。何必用術也。趙清獻公。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畫父母之畫像於卧床中。且已偃卧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監視。不亦瀆乎。）

毀父畫像（宋史 杜鎬傳。鎬兄仕江南為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為近親所訟者。疑其）法未能決。形於顏色。鎬尚幼。聞知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遂以此為斷。

圖孝子像（宋義）書陳紀傳。遺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服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表上尚書。圖像百城。以厲風俗。

立孝女像孝友同風 羅浮圖志 梁大同三年。山下有居民陳志者。家巨富。年八十。惟一女。志卒。慕親哀毀。不茹葷。曰。聞佛法可使死者生天。因捨其地宅。則產剏僧舍。修佛事。女一日化去。人謂仙。廣州刺史蕭譽異之曰。古罕有此。因號寺龍華。後鄉人為立像於殿側。曰孝女像。其後又置祠焉。頗神。僞漢封昌福夫人。續通鑑長編 英宗治平二年己丑。賜越州上虞縣朱回女褒絹三十疋。米二十斛。朱母早亡。養于祖媪。方十歲。里中朱顏與媪競。持刀欲殺媪。一家驚潰。獨朱號呼突前擁蔽其媪。手挽顏衣。以身下墜顏刀。曰寧殺我。毋殺媪也。媪以朱故得脫。朱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恚怒。斷其喉以死。事聞。故有是賜。其後會稽令。董偕為朱立像于曹娥廟。歲時配享焉。

刻美人像（三國志 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捧杖之後。思其顏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恒置坐側。

刻夫人像（王子年拾遺記 漢武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欲見夫人。帝貌憔悴。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性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託形假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幕。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

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紹熙儀真志。六合漁人。以江中網得香木。刻成夫人像。夜夢云。吾丁氏也。因置小祠于江岸。禱祈即應。後崇福寺建。乃更大其祠宇。奏請加封安濟夫人。紹興賜廟額順應。

故吏鑄像

北史崔挺傳。挺為光州刺史。遷司馬。卒。故吏聞凶。莫不悲感。鑄銅像於城東廣固寺。赴八關齋。追奉冥福。

家僕圖像

李昌齡樂善錄。竇禹鈞家僕盜用數百千錢。懼事發。遂逃。寫券繫女臂曰。賣此女以償欠。公憫而嫁之。僕感泣歸訴前罪。公置不問。由是圖公像。日焚香以祝公年。

射蔣濟像

魏略。時苗字德冑。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出為壽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為治中。苗以初至任。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置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刻鮑信像

魏志。鮑信與太祖擊黃巾。信乃鬬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削王敦像

晉書溫嶠傳。嶠為江州刺史。在鎮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輦下。命削去之。

祈雨鞭像

北史奚康生傳。康生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為季龍之祟。相臺志鄴都雜紀。後魏奚康生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死。身亦遇疾。巫者以為虎豹之祟焉。又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為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羣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畏符主像

秦書。姚萇為符堅神像。戰求有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符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觀伯瑜像

北史梁彥光傳。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性酗酒。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彥光弗之罪。將至學。令觀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卒為善士。

刻柳謇像

隋書。柳謇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退朝之後。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於謇。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宮人運之於坐。與相酬酢。而為歡笑。

事賈島像

五代歐史孫晟傳。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唐摭言。李洞諸王孫。慕賈島作詩。鑄銅像其儀。事之如神。號賈島佛。為終南詩二十韻。全篇皆絕唱。唯吳融深知之。洞三榜裴公第二榜。策夜簾獻曰。公道此時如不得。昭陵慟哭一生休。尋卒于蜀。

塑王子晉像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衍乾德五年。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為聖母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其父建及衍像。侍立於左右。又於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

帝命繪像

宋史列傳。顯忠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時孝宗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

仆曾望像

吳中舊事。甫里白蓮花寺。乃陸魯望故宅之所。後有祠室貌像。蓋當時物。咸淳間。有戚氏子醉游寺中。因仆其像於水中。則滿腹皆其平生詩文親藁也。寺僧訟于郡。郡守倪普深怒之。遂坐以罪。而更塑其像。雖足少雪天隨之辱。而無復昔時之腹藁矣。

射木人像

春秋後語。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寡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漢書。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中。

頂戴金像

揚內翰談苑惡戚篇。初王延範通判梓州。有妖人稱先生。以左道惑衆。嘗語延範曰。有急當相救。延範鑄黃金為其像。常頂戴之。

立贊圖像

東漢書陽球傳。靈帝時。球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書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像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像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洪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構室立像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

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築室塑像**（國老談苑。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刻石為像**（唐會要。）貞觀二十三年八月。吐谷渾遣使獻駿馬。供山陵。初太宗平突厥。及高昌。焉耆龜茲吐谷渾帝那伏帝等諸國。多生致其王。及是皆刻石寫其形像。唐書。丘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廻騎射之。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像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侯君集滅高昌國。并擒智盛。為左武將寫。及太宗崩。刻石像智盛之形。列於昭陵玄闕之下　吐蕃傳。弄讚致書于司徒長孫無忌等云。天子初即位。若臣下有不忠之心者。當勒兵以赴國除討。并獻金銀珠寶十五種。請置太宗靈座之前。高宗嘉之。進封賓王。賜雜綵三千段。乃刊石像其形。列昭陵玄闕之下。資治通鑑。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太宗。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殺身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為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為其像。刻名列於北司馬門內。**發棺畫像**（名臣聞見志。明皇自蜀還。念貴妃不已。高力士奏曰。臣聞蜀有）名畫王文郁。善傳人真。亦一時之絕。臣欲令王文郁寫妃子真。上奏懸掛內閣。陛下時一觀望。少解聖情。帝可其請。令文郁乘傳至馬嵬。發棺見妃子。宛如生人。臉紅膩膩。眉黛半殘。遺香迎鼻。文郁寫其真回。進呈帝。帝見驚悸。久之。謂文郁曰。卿不惟善傳其神。兼得平生平言語和笑之容。賜文郁物百疋。**刻碑立像**（新唐書突厥傳。開元十九年。闕特勤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之。必悲梗。**具舟取像**（太平廣記。唐東蜀。大聖院有木像。製度瓌異。耆老相傳云。頃自荊湘泝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檝取之。千夫牽挽。終不及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往。郡守及百姓。遂構大聖院安置之。**轉經畫像**（太平廣記。唐河東柳沂。因乘春。釣伊水。得巨魚。挈而）

歸。是夕夢魚以喙齧其兒臆。乃視嬰兒之臆。果有瘡而血。沂益懼。以魚投伊水中。且命僧轉經畫像。僅旬餘嬰兒瘡愈。沂自後不復釣也。**蜀錢刻像**（太平廣記。章孝子名全益。涪城人。後於成都府樓巷舍於其間。傍有冊篋。篋冊得錢及數兩金。即刻一像。）**立祠繪像**（惠州府圖經志。宋韓京。紹興間。平嶺南大盜七十餘。起威震南方。累受中亮大夫。建州觀察。兼知循州。時郡邑罹兵）火。戶口凋耗。公環城立壘。招集流亡。惠撫與牛。以來歸者。建官府。築城池。百廢具興。有功於人。繪像立祠。**取木建像**撫州府臨川志。樂安縣天授鄉萬安里。漁者曾昭康。郭於義亭溪捕魚不獲。禱於陂頭之神。忽聞有人語。謂我晉將章楫國也。汝其取木建子兄弟像。尋示繪像于壁。長曰元輔。朝服而坐。次曰羽。曰甫。皆被介胄。持劍而立。衆方駭異。謂舉木不能勝。忽雷電風雨晦冥。則槎已在廟壖。斷為三矣。鄉人聞于縣。縣上于府。肖像而祠之。**城上作像**（江表傳。孫權使朱萬往喻關羽。令降。羽乃於城上作像人。遂潛遁。）**柱中有像**（撫州府臨川志。祥符六年。天慶觀修聖祖殿。柱木中有人像。衣冠悉具。）**塔中置像**（江淮異人錄。錢處士嘗有人圖錢之像。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人以為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起方山像**（別國洞冥記。元封中。起方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言其祕奧。乃燒天下異香）有沉光香。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外國所貢。青檀之燈。青檀木。有膏如淳漆。削置器中。以纊和之。塗布紙標數里。**搓供養像**（舊書封述。渤海蓨人。一息娶隴西李士元女。大輸財聘。及將成禮。猶竟懸違。述忽取所供養像。對士元搓而示之。士元笑曰。封）公何處常得應急像。**畫男女像**（南史。齊東昏侯紀。跨河水立紫閣。諸樓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造里正像**（太平廣記。唐饒陽縣令竇知範性貪。有一里正死。範令為里正造像。各出錢一貫。範先遣得其像。盡納其錢。）**設生神像**（孝友同風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名國王為乙祈。貴人其俗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姨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圖五羊像**（指瑞錄廣州記曰。聚淵於廣州廳公事梁上畫五羊像。又作五）

穀囊隨羊懸之。昔高固為楚相、五羊銜花于楚庭、於是圖其像、南越志曰、任囂尉佗之時、有五仙騎五色羊、執六德秬、以為瑞、因圖像於府廳。

整貂蟬像 元一統志。范長生像。在灌州。陸游劍南詩藁云。青城山中有太古畫碧落侍中范長生。舉手整貂蟬像。特妙。其詩云。浮世升沈何足計。冊成碧落拜貂蟬。又題丈人觀道院壁。却笑飛僊未忘俗。貂蟬猶著侍臣冠。

新宅畫像 馬明叟實賓錄。晉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處。會善書。學荀手跡。與荀母取劍。仍切去不還。荀知是鍾書而無由得。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十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堂門。作太傅形狀。無冠。形像一如平生。二鍾入門。大感慟。宅遂空廢。注云。太傅名繇。二鍾謂繇二子。毓會云

遣使求像 宋史張昇傳。仁宗時契丹主宗真遣使賚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子弘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

蝗蝥畫像 新唐書五行志。光啓二年。淮南蝗。自西來。行而不飛。浮水緣城。入楊州府

署竹樹幢節。一夕如剪。幡幟畫像皆齧去其首。

僧壞塑像 太平廣記。南中有僧院。院內有九子母像。裝塑甚奇。常有一美婦人引行者同寢。僧知是塑像為怪。即壞之

不為影像 張子經學理窟。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

敬愛畫像 黃門龍川畧志。丐者王江往往販鬻餅餌。晚不能售。輙呼與共食。入田舍父老侶之飲食。醉飽即睡。婦女在側。江不以自疑。亦信其無他也。以故陳入敬愛之。至畫其像。事以香火

削去繪像 宋史列傳。石豫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豫遷侍御史。至中丞。請削去景靈宮繪像

繪塑神像 遼史地理志。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孟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忘本云

無形之像 淮南鴻烈解原道訓。釣者不能與罔罟者爭得。射者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注云。言其大也

帝軒提像 太平御覽。帝軒提像。配永長之循。櫟竹櫟為政。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河龍圖出。洛龜書感。則也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狂夫侮像 宋齊丘子化書。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

如鏡中像 齊東埜語。楊龜山有讀東坡和陶影荅形詩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蓋言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

似雕木像 盤山語錄。師云。修行之人收拾自心。似一尊雕木聖像。坐在堂中。雖終日無人。亦如此。旛蓋簇擁。亦如此。香花供養。亦如此。往來毀謗。亦如此。惟此木像。通靈通聖。活潑潑地。明道德。一切事上。物上。卻不住著也

想像 黃氏日抄。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氣象也。此程子之善想像者也。宋人之想像大和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將併與其風範氣象皆明之矣。吳箕常談。宋景文公筆記曰。老子云。無物之像。古語亦有想像。韓非子曰。人希

見生像。得死像圖之。又業其圖以想其生也。故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想像。然說亦怪矣。王彥章畫像記。述其以奇取勝。以嘆時事。文字展轉不窮宋蘇東坡詞。想像賦高堂

彷像 韓淲澗泉日記。程明道涵泳。伊川執持。橫渠彷像。康節玩索蹈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十八漾

像

奉迎聖像

宋會要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五日修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本宮將來正殿設玉皇大天帝像又於別殿設聖祖天尊大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像營繕將就命良工鑄造尊像詔江淮發運使李溥於江浙訪鑄匠相度地位鎔範旣而溥奏於杭蘇二州訪得鑄匠已就建安軍西北小山鑄寫詔可　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李溥言玉皇大帝聖祖天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四殿聖像鎔範已成二十四日以脩玉清昭應宮使參知政事丁謂為迎奉聖像使脩玉清昭應宮副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作作坊使淮南江浙荊湖都大發運使李溥為都監集賢校理宋綬掌迎奉聖像使表奏　二十六日詳定所言迎奉聖像合用儀仗鼓吹三千三百餘人從之　四月二十一日宰臣王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樞密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參知政事丁謂為橋道頓遞使　二十六日詔聖像所經州府官吏賜宴設　五月七日詳定所言朝拜聖像皇帝服袞冕准月令孟夏初衣暑服孟冬始裘尚衣庫袞冕皆仲冬親饗圜丘所服夾衣今方盛暑未稱禮容欲望依袞冕制度改制單衣庶協時令從之　十一日詔曰欽承寶命虔範粹容方涉夷塗即臨珍館特廣車輿之飾用伸迎奉之儀肇創嘉名庶彰懿則其玉皇大帝聖像車恭以迎真輅為名聖祖天尊大帝車恭以迎聖輅為名太祖皇帝車以奉聖輅為名太宗皇帝車以奉宸輅為名　十二日以聖像至京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　十四日諸司具大駕鹵簿儀仗鼓吹僧道威儀夾汴奉迎聖像宗室班迎于故驛群臣班迎于通津門外七里曲還詣昇平橋朝拜是日聖像降舟升輅奉安于幄殿帝齋于長春殿　十五日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大輦備鑾駕出乾元門而西自右掖門直南街東至幄殿降輦以聖像在昇平橋之綵殿故避御道焉頃之改乘小輦至開封府前之大次服袞冕詣綵殿酌獻玉皇聖祖太祖太宗之聖像升歌飲福一如郊廟之禮而俎用乳禮畢改服靴袍乘大輦由宮城西出天波門至玉清昭應宮門外幄以俟有司奉聖像由宮城東出景龍門至玉清昭應宮東門文武群臣班迎聖像入東門帝迎拜有司奉安于綵殿帝徧詣焚香再拜禮畢還宮翌日群臣詣長春殿稱賀

二十七日以聖像至京命左司諫知制誥路振刑部郎中龍圖閣待制查道奏告諸陵　二十八日賜大禮使已下休假二日宋真宗玉京集為迎鑄聖像詞一道　伏以比者擇福地而範鎔允成肖像詔輔臣而迎奉仰祇降祉膺顧諟以誕敷錫福禧而紹至明靈眷祐景物清和蹤躔咸宜薦承於昭鑒至虔報既愈勵於精心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為聖像在路詞二道伏以殊庭肇建荅眷祐之靈真御仰摹勵欽崇之意元辰協吉祇奉戒期至應延祥感通寶輿適當煩暑常保清和俾蹤躔之咸宜繫高明而錫祐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三清伏以誕膺眷祐祇竭誠明恭館肇新用昭介祉睟容茂寫獲覩成功擇吉日以在辰奉真儀而戒路伏冀對蔡靡盛氣序咸和俾利涉之攸宜彰炳靈之降鑒臣無任懇倒之至謹詞

玉皇像

豫章續志郡之建德觀有玉皇天尊金銅像能改齋漫錄天聖中為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為真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為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周紫芝太倉稊米集奉安昊天玉皇上帝聖像疏　右伏以天運斡旋之造雖默契於至神人懷寅畏之心必仰瞻於邃宇載嚴像設以肅群情爰緣蛇豕腥羶稍汙山龍絺繡一新輪奐上格蒼昊是用蠲卜剛辰導迎法駕顧憑陰相度陰陽百六之厄永錫康年贊君王億萬之壽元劉將孫養吾集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小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睠顧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望天天豈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之父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其耗也而謟焉者自私以為玄眩焉者創奇以為博不亦醨雜之覆而川灌之決哉乃世人之所為事徼福於靈威徒知禱與而媚竈效靈於禨祥者往往事誨而忘河不知巍巍蕩蕩卬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閶闔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意者意之也廬陵太和閭巨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元癸巳曹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封萬松閑梵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脩篁中事天帝旁為

先祠其不它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須溪先生書之與爲不朽。今其中子以立夫婦合治爲範銅爲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冀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道士明德大師羅以莊，捐已所藏，鑄爲爐瓶，以奉玉帝，德涵圓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盍之永久。夫著不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繇其所以盛，則子之能予而居是間者之能其事也。因今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難者皆能以羅之心爲心，其久且大者，且與曾氏爲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書，明其所以事帝，又以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上帝像

嘉禾志：天慶觀在郡西。嘉禾百詠詩注。七賢遺迹，一嚴陵陽跡，二褰子虔水，三葛洪書鎮，四吳道子貌真，五張僧繇，以致殿宇無燕雀巢，六顧虎頭神二，爲巢賊竊去，七飛仙失名氏。遭兵火並無存者。外有唐開元鍾，梁朝檜，七寶上帝像。宋翟忠惠先生集其獻三境上帝聖像青詞：臣某言。臣聞昊天有目之所共觀，尚絕形容

上聖衆妙之所完成，孰能體象。敢以凡情之見，解妄摹浩劫之高明，深慮愚冥，自貽誅譴。伏念臣叨蒙覆燾，祖識薰修，每嘆玄像之不傳，莫慰群倫之生敬。力求繪素，仰肖光儀，用志歷年，僅成茲事。今者甫塵卅陛，獲遂夙心。竊惟高上至極之尊，必示淵默無爲之相，寓三清之奇，拱周髻威神，具萬德之莊嚴，出臨霄極，儼獲上通帝所，克簡聖衷。即乞頒降諸天，普同供饗，咸膽睟表，永有依歸。臣尚恐粉墨既焚，閟藏雲闕，復命工師再刻，崇建琳宮，流傳颺欲之姿，安奉吉成之宇，庶存下土，以廣真游。臣誓願劫劫始終，歸誠道蔭，生身嗣續，祇命玄科，非敢萌纖毫僥福之心，直以畫頂踵報天之實。臣無任。

天尊像

南郡新書：武德七年，遣刑部尚書沈叔安攜天尊像，賜高麗，仍令道士往彼講道德經。天寶五載，巴來石門有天尊像及幢蓋。容齋隨筆：虞世南卒，太宗夢見之，有若平生，詔於其家爲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軀。唐語林：安國觀有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樓觀之側。太平廣記：唐異僧惠寬時年六歲，隨父設黃籙齋，衆禮石天尊像，寬不背，曰：禮則像倒，不勝致也。既禮天尊，果倒，腰已折矣。古今事通：元和初有元徹、柳實者，父次合浦，風漂舟入海。抵孤島，見天尊像，有金爐紫雲涌出，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尺，有侍女自蓮葉來，炷香二人，告之，見南溟夫人，命侍女送歸。王得臣塵史：簡寂觀天尊銅像，制範精緻，然本乃佛像。唐會昌中廢毀浮圖，有惜其像者，遂加冠于首，衣以羽衣，以爲天尊。石夷吾詩曰：赤土坡頭一寺基，天尊元是一牟尼，特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巫者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文獻通考：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九月，臨江軍清江縣民李公邁至雲騰廟前，遇道小童贈土塊，還家剖之，得天尊人主像五軀。呂原明雜記：主上詣寺觀，至佛天尊像前皆拜（問諸耆舊，有自仁宗至今四世如此，其前不知也。）酉陽雜俎：都官陳修古員外言，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獄卒木新之，天尊形像存焉。王融新志：州南真仙岩洞中，高二十丈，仰視高遠，青白雜錯，真如雲漢，中有白石高四五丈許，巍然一天尊像，道服冠髮，偉岸如真。孔克學詩集題開元鐵天尊像（在西域，昔唐玄宗夜夢臣入曰：吾欲出建道場，後荊州奏地擁鐵天尊像，詔因立開元觀，近年不存）：天上金像出地來，陶鎔別是一胚胎，中霄飛入明皇夢，玉宇琳宮取次開。

玄元像

通鑑：唐玄宗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上遣使求得之於盩厔（上張流切，下陟栗切）樓觀山間，迎置興慶宮，命畫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唐闕史：明皇朝崇尚玄元聖祖之教，故以道舉人仕者，歲歲有之，詔天下州府立紫極宮，度道流爲三元朝醮之會。長安重清宮，琢玉石爲玄元皇帝真像，雕鐫之麗，不類人工，列太常樂懸，服天子袞冕，次又以玉石雕成玄宗、肅宗二聖真容于殿之東室，次又琢左右丞相李林甫、陳希烈于東西序。類說：金星之精，墜於終南主峯之西，因號太白山，其精化爲白石，有紫氣覆之。玄宗立玄元廟於長安，夢神人曰：太白玉石可琢爲像。上遣使掘獲玉石，琢爲玄元像，高二丈許，又爲二真人、二侍童。元一統志：混元皇帝像在湖廣歸州舊州治西五里天慶觀，唐開元二十九年，牛僊客奏置。天寶元年，劉守滔刻之石。唐元皇帝像及唐銅鐘在郡北龍興觀內，有元皇帝像，乃唐儀鳳二年，歸州刺史董寄生所造，銅鐘重十八斤。唐王右丞集奉和聖製慶玄元皇帝玉像之作應制：明君夢帝先，寶命上齊天，秦后徒聞樂，周王耻卜年，玉京移大像，金籙會群仙，承露調天供，臨空敞御筵，斗回迎壽酒，山近起爐煙，願奉無爲化，齋心學自然。

老

君像

北史李順興傳。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周文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像。面北作笑狀。周文曰。何為。答曰。令笑破蠕蠕時。未解其意。及蠕蠕滅。周文憶語。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台州府赤城志天慶觀。唐開元天寶中。鑄銅老子像。輿地紀勝老君像在遂寧縣郭。鐵像之下石壇刻云。天寶五載。歲在景午造。唐林語北邙山。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塑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世稱奇巧。元一統志梁山州郡城之西三十里。永安市。周氏園中。有石老君像三尊。相傳以為水漂至此。背有字曰。天漢二年刻。王泉子聞見錄杜公悰為小兒子時。嘗至郫縣。與群兒戲於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既去。悰即詣之。荒凉他無所有。獨其殿巋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黑紫色。始是詳觀其像。頗類向者所見之道士。乃半面為漏雨所淋也。茅山志三清殿後。沐髮老君像甚古。長安志華清宮。老君殿上有玉石為老君像。制作精絕。韋齋集。劉莘老題老子畫像。敝周僊於文。老子談大道。仁義已未流。禮法困行潦。虛無抱玄珠。清淨為至寶。剖斗息群競。死聖止大盜。謂可愚斯民。狂瀾復傾倒。不知世大變。萬偽大就蟜。欲以區區言。反俗入義昊。渾淪五千言。道德何浩浩。漢嘗求其說。施用未深造。衣食已有滋。煩苛已能掃。惜哉衰世士。學術失探討。流而為刑名。慘礉極枯槁。但見多申韓。舉皆罪黃老。聖人無常師。有善取輿皂。問禮固有然。誰謂孔徒小。遺貌知是非。君無論醜好。雪窓詩集老子像。函谷關頭紫氣濃。獨教關尹喜相逢。如何道德五千字。不載周家藏室中。胡祇遹紫山集題老子出關像。哲人已欲居九夷。先生高駕還西之。二聖中原不留跡。卻從圖畫憫當時。　國朝宋濂文粹跋老子像贊後　右李公麟畫老子像。且述為贊。謂老子始因母李氏為之姓。此蓋本於葛玄之論然恐非也。竊按李延壽所自序。周時有李乾。娶于益壽氏女嬰敷。而生子耳。字伯陽。即老子也。是則其母乃益壽氏。何謂李姓哉。延壽。史臣。其所書皆有據依。終當不誣耳。又按氏族諸書。李氏出高陽氏。高陽氏有才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其後理徵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貞。逃于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姓李。其姓李氏。亦非自老子始也。至於燉煌實錄所載。則謂乾為虔。而云老子之父姓韓。名虔。字元晏。又訛嬰為精。而云老子之母精敷。為益壽氏之媵人。此固誕謬不可徵。而道家八十一化書所錄。則又謂李靈飛得修生之道。其妻尹氏實生老子。其諱則弘元。耀靈。其字則光明也。尤與延壽之序不合。愈不足取信。嗟夫。老子

一也。或以為伯陽。或以為老萊子。或以為太史儋。司遷尚不能為一定之說。況其餘者乎。讀古書者。當思所以闕疑可也。

奉安聖像

宋會要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四日。以福寧殿東。今上誕聖之地。作玉清和陽宮。凡為正殿三。挾殿六。前曰玉虛。以奉三清玉皇聖祖北極天皇元天大聖后后土等九位。東挾曰三光。以奉十一曜。西挾曰宰御。以奉南北斗。中曰泰時。以奉太一。東挾曰靈一。以奉天蓬天猷翊聖真武。西挾曰正一。以奉正一靜應真君。後曰景命萬年。以奉皇帝本命。東挾曰峻極。以奉五嶽。西挾曰三洞瓊文。以奉道藏。四年宮成。總屋一百四十二區。詔以四月一日。奉安神像于逐殿。命太師蔡京。充禮儀使。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楊戩。充都大主管官。其日設大祠禮。料素饌。及道門威儀。赴大清樓權奉安處。陳教坊鈞容樂。黃麾細仗於清陽門外俟。特告遷神像。升絳殿腰輿。禮儀使後從至玉虛殿下。跪奏。請降絳殿。升玉虛殿。側坐以俟奉安。時至前一日。皇帝齋于內殿。尚舍預設御幄於玉虛殿東。又設皇帝位於東階上西向。設望燎位於殿之東南向。太常設燎柴於殿之東南。大晟陳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庭中。立舞表於酇綴之間。設奉幣爵受幣爵讀祝官位於殿上東西相向。設協律郎位。一於殿上前楹間稍西。一於宮架西北。俱東向。大樂令位於登歌樂簴北。大司樂正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設陪位官位於殿庭東西相向。設籩豆簠簋之位于逐神像前。左十有二籩。右十有二豆。俱為三行。俎二在籩豆之間。簠二。簋二。在籩豆外。又設尊罍位於逐神像前。又設內侍供奉皇帝盥洗盤匜位於皇帝位前。捧盤內侍在執匜內侍之西。皆北向。奉爵官。執巾內侍。在捧盤之北。皆南向。行禮前。行事官。及陪位望參官。各服其服。光祿卿入實簠簋俎。良醞令入實尊罍。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陪位官入就位。禮直官。并行事官入。詣殿庭北向再拜。訖。各就行事位。禮儀使太常博士立於御幄前。皇帝自內殿。服靴袍。乘輿入幄次。俟時將至。禮儀使詣神像前。俛伏跪奏。神像陞正座。訖。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詣幄前。奏請皇帝行奉安之禮（自是皇帝行禮。拜跪執圭。措圭。奠圭。搢圭。受幣奠酒。望燎禮畢。及進止前導。皆禮儀使贊相其儀。）皇帝服袞冕。以出。近侍從升。禮儀使前導。殿中監跪進大圭。少監副之。皇帝執大圭。宮架樂作。至東階下。樂止。升東階。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以俟時至。還正位。訖。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樂作六成。止。皇帝再拜。在位皆再拜。內侍奉盥匜。皇帝搢大圭。盥帨。執大圭。登歌樂作。皇帝搢

大圭執元圭諸神像前北向跪奠元圭於繅藉執大圭俛伏興搢大圭三上香有司進幣呈帝受幣奠訖執大圭再拜樂止詣次位上香奠幣並如上儀皇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內侍奉盥匜皇帝搢大圭盥帨登歌樂作奉爵官進爵皇帝洗爵拭爵樂止執大圭登歌樂作奉爵官奉爵詣尊所良醞令酌酒皇帝詣神像前北向搢大圭跪奉爵官跪以爵酒進執爵三奠酒執大圭樂止內侍奉祝版讀祝官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內侍奉祝版置於神像前詣諸次位行禮並如上儀奉幣爵受幣爵讀祝版官並降西階東向立皇帝還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樂止送神宮架樂作一成止皇帝將詣望燎位登歌樂作降自東階樂止宮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皇帝還位禮直官曰可燎東西各以炬大燎半禮畢皇帝還幄次宮架樂作釋大圭殿中監跪受以還有司皇帝入幄次樂止皇帝服韡袍乘輿還內如來儀　四年正月十九日詔歲中及大禮開建道場日數並仍舊制天寧節七晝夜老君生日年交保夏大禮前預告大禮畢恭謝（各三晝夜）　五月二十四日詔令後遇旦望冬年節天寧節車駕並詣宮燒香　五年二月四日詔二月十五日太上老君誕日於玉清和陽宮設道士登歌樂皇帝行酌獻之禮其日早皇帝入玉清和陽宮歸小次俟設饌等畢請祝道士詣殿庭北向三禮升詣香案之右東向立（自是前導及執事攝官并奏請行禮事並以道士充）前導皇帝服韡袍升東階登歌乾安樂作詣殿上西向褥位立定樂止降真誠安樂作一成止奏請皇帝再拜訖樂作皇帝盥帨詣香案前褥位北向三上香執事者跪進幣皇帝跪受幣奠幣執事者受幣皇帝再拜訖歸褥位樂止少頃真安樂作皇帝盥帨爵訖執事者受爵赴著尊所攝大官令實爵皇帝詣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執事者以爵坫跪進皇帝跪受執爵三獻酒執事者受爵皇帝俛伏興少立攝太祝東向讀祝文訖置于案皇帝再拜訖還褥位西向立送真欽安樂作一成止皇帝詣望燎位乾安樂作至南向褥位樂止執事者取祝文幣帛俟大燎半奏禮畢皇帝還位　十八日詔令後降聖節可依太上老君生日例排辦行禮仍令本宮一月前檢舉以聞　七年五月十六日詔改玉清和陽宮以玉清神霄宮為名周益公大全集蓋璇璣觀畢工奉安北斗像時前奏告今上皇帝本命殿神像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皇帝丁未見生星斗君皇帝丁未本命真官皇帝丁未元辰真官伏以維北有斗事神之尊比飾祠庭載嚴像設肸崇禧之別殿奉元命之列星因創新規併伸祗告尚饗　奉安

北斗像時前奏告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謹上啓三清聖像伏以模七曜之真容雖載新於琳宇望之清之勝境初靡闢於璿霄念設位之有期豈告虔之敢緩仰繫道蔭並佐民生　奉安神像時前奏告北斗神像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北斗陽明太尉府天英貪狼星君北斗陰精上宰府天任巨門星君北斗真人司空府天柱祿存星君北斗真冥游擊府天心文曲星君北斗丹元斗君天禽廉貞星君北斗北極太常府天輔武曲星君北斗天關上帝府天衝破軍星君并閣觀之神伏以維北有斗象畫太微運乎四時斟酌元氣君人奉若其敢弗欽比新琳祠寅事真像洎期安奉預布誠悰　奉安北斗神象祝文同前　伏以斗運天中臨制四嚮蓋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必尊崇奉乃格福祥茲營新宮嚴飾睟表安神伊始敢不告虔　奉安北斗神像時前奏告五福十福太一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五福太一君綦太一太遊太一小遊太一天一太一地一太一四神太一臣綦太一民綦太一直符太一伏以斗有環域天之三辰比飾琳宮載崇像設欽惟太一館御相望安奉有期併伸祗告尚饗　奉安北斗像時前奏告太上皇帝本命殿祝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某月朔日皇帝（御名）謹遣某官敢昭告于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見生星斗君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本命真官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丁亥元辰真官伏以維北有斗乃神之尊比飾祠庭載嚴像設瞻言介福之館御欽奉慈皇之命元因創新規併伸祗告尚饗　宋綦崇禮北海集溫州景靈宮奉安聖祖天尊大帝聖像青詞（七月八日）　維紹興二年歲次壬子七月朔日嗣天子臣伏為於溫州景靈宮奉安聖像遣某官奏告謹上啓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元天大聖后伏以降延恩之秘殿眷觀飈遊敞萬壽之殊庭久嚴像設屬有風塵之警乃遷山海之鄉館御未寧夙興是懼姑從原廟祗奉睟容香火弗親敢忘寅恭之意干戈粗定更延祚嗣之祥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徽州天慶觀奉安聖像奏告聖祖天尊大帝　維紹興四年二月朔日嗣皇帝謹遣某官於徽州天慶觀以某月日奉安聖像奏告聖祖天尊大帝伏以授累光皇嘗親飈遊之降朝真庶國可忘館御之修乃眷殊庭載嚴寶像將因良日祗奉睟容尚冀預臨用光昭薦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言　徽州天慶觀奉安

聖祖天尊大帝聖像（二月二十六日）維紹興四年四月朔日嗣皇帝（臣）謹差某官於徽州天慶觀奉安聖祖天尊大帝伏以僊源所自皇祚有開生而神靈既稟在躬之盛德施于孫子用昭受命之休符示現之祥延鴻可卜肅新像設虔奉真遊尚希歆饗之通永格和平之應

三清像

黃氏日抄佛所謂法身者本性也報身者德業也肉身者真身而實有之人也今分為三像而駢列之既失矣道家偃倣其所為尊老子為三清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太清太上老君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涇川志宣陽觀三清聖像記　涇邑宣陽觀隆興中道士徐敦柔錢舊額革創於南郭外有石門鄉羅溪胡寬施錢四十萬造三清殿宇淳熙四年鳩工立柱架梁僅矣一日為大風所仆衆謂基址隘陋不稱建立次年知縣楊公懽合衆緣遷于茲地殿宇比舊益宏壯而聖像未設胡君以為無仰衆人吾能就此且心固願為之越明年以錢百緡成壇座即命茅山守柔庵周守靜經立聖像侍衛俱備今三衛五者列世明彰施金朱為像飾工力精緻合費二貫為錢一百萬觀門散募助費十不及一淳熙十年六月慶成胡君與妻殷氏孫男昇華及孫婦曾孫頡孫諒皆集是會嚴成莅事者邑人創見驚異自他方來觀者咸稱嘆以為名山福地所未有胡君又欲重蓋大殿地加文甃柱加丹漆與像設稱先嘗捐金六百千為三門又捨田度道其願力洪大輕財樂施所以成立此觀者不一端天報公以壽考子孫慶衍福祿崇固其始於今敢刻石以記造像功其他俟觀宇周備求名士總其事而大書之是年長至日募緣開山知觀道士王君水謹記從政郎新筠州州學教授汪熙書

太乙像

遼史太祖紀八年是歲君基太一像數見詔圖其像宋會要高宗紹興十七年十月十三日禮部太常寺言准詔討論太一典故今所屬踏逐吉地隨宜修建太一宮塑十神太一神像俟宮成擇日奉安過四立日就本宮行禮詔依令兩浙轉運司畫圖申尚書省取首初司天監夔芝蘭言按太一有五福君基大游小游天一地一四神臣泰民基直符凡十太一凡行五宮四十五年一移自雍熙年入黃室巽宮在吳分蘇州請其地預築宮祀之章慱玉堂集西太一宮開啓告遷中太一宮太一神像道場青詞伏以肇新館御上摹天極之居恭迓威神來涖京師之野肅清長至申命元臣率時象以告遷會儆休之降監擽陳熙席庶達齋誠　中太一宮太一并歲德神像佛塑造了畢就西太一宮開啓開光明道場青詞　伏以肇建珠庭上儗太霄之祕載圖威像仰模貞室之容極工筆之精妍增靈光之明潤爰申昭告冀亮至誠　中太一宮開啓奉安太一神像禮畢道場青詞　伏以高真降格甫臨象日之識恭館靖嚴夙駐拂雲之馭寧神茲始凝祐無疆爰備用於靈科特肆陳於醮席冀回慈鑒俯亮齋誠廷至緒於明昌賓群元於仁壽宋王珪華陽集依韻和王宣徽奉安中太一神像　太一真庭結寶壇中涵元象本無言三山波湧樓臺近北極星環劍佩尊歲入飛宮初在丑神移列馭直從坤妖氛自逐靈旗卷瑞穀常登御廩蕃曉日破紅浮闕栱夕雲凝紫護周垣龍隨聖筆樓碑首鶴帶仙書語洞門天馬應歌來仗衛獄祇聯職聽朝昏傳聞祠客新吟苦玉案終來上帝恩

茅山造像

馬明叟實賓錄唐李德裕於茅山造老君孔子尹真人像為茅山三像記

赤帝像

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正月乙丑置赤帝像于宮中以祈皇嗣

真君像

江州志德化縣太平興國宮明皇殿有金銅真君像胡文恭公集醴泉觀雅飾真君聖像祭告青詞　伏以神泉有閟閟館惟舊紹營祕寢修奉睟容祗告于靈尚監茲志

三茅君像

文苑英華王師簡卞伯宮三茅君素像記　太上立德立言以弘其教生人活國其用不極蹤乎恬澹（一作漠）者則詣真理秉化出入人紀罔窮廣成柱軒皇之尊關令闡玄元之訓宜捜虛極呼噏日月上賓之儔代有其人今茅真君伯氏仲氏度奉玄樞退然若喪脫屣萬類騰跡三清學宗其門者綿代不絕時謂翻山之月肩駕擊轂白鶴紫氣必應其晨或者既說則曰真君長往亦以鴻吳越司命籍人寰生死吾不知其故關書且嘗遺一祕之宮于山之陽去而復返其號下伯之（一有不字）治榛蕪積焉游者憮然則有東周泰離啟壝麥秀之歎翔靈儀何盛哉我河東廣平公（一作我河東公革處乎此藩）吏之師法實奉黃老以根政源嘗謂開元承平之代上奉無為以宅清靜（一作淨）玄門妥祐有國有家者屬焉跡是捨俸入之餘以宏其棟宇置真君之像惟肖其儀形設靈幄於兩楹分三座而鼎足以嚴其觀雙侍童衛焉以備其教龍虎君（君字一作居）右瑞翊焉昇其堂奧稽首拜手忽若前後左右旋（一作狂）節羽衛從諸天行揖其氷容以敬以肅則若美其目口（一作美目甚口）流睇發論破人昏惑往真之跡將墜復振此教之演繹事而弘深其率教者曰興廢繼絕則由乎人蒙福獲祉必感乎志公恒以貴

蘸法會。元辰修畢。仍歲必繼。數紫陽玉真。嘗貫衆而頒命。列陪位而贊拜。磬雜天籟。宵燭如星。奉章上玄。昭格昊帝。蓋所以保和封內。儲慶皇家。門閥之祥。我事以禱。至哉賢侯之業也。粵元和中午歲十二月二日。新宮始成。無傷物利公之宇內百姓。不知有嚴有翼。如合造化。道士孫智清。玄門龜龍。以標儀矩。受成事指顧而叶焉。乃欲章明靈跡。延耀丕業。請介一（作介）於戎。佽者撰而刊之。師簡捻于良畫。故不敢沒其美云。

真人像

唐書地理志。寧州寧真縣。本羅川。天寶元年。獲玉真人像二十七。因更名。（一本云天寶六年。寧州羅川縣金華洞獲玉像。守刺宿之真。惟少氏宿改縣為寧真）藝文志。道家類。寧州通真觀二十七宿真形圖讚一卷。

忖留神像

長安志　水經注曰。秦始皇造橋。橋之北首。壘石水中。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忖留曰。我貌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頭。班於是以腳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故置其像於水（中。惟背已上立水上。其後魏武帝重造。忖留之像。因來馬見之驚。又命下之。）

真武像

楊龜山語錄。劉元承言。相之無所不用其敬。嘗掛真武畫像於帳中。其不欺暗室可知。曰。相知不自欺。則固可取。然

以神像置帳中。亦可謂不智。曰何以言之。曰。果有真武。則敬而遠之。乃所謂智。帳中卧之處。至褻之所也。何可置神像。龍虎山志。重建三清殿。壇樓三門碑。中宮遣內侍。授尚方所藏玉真仙像二。玉壽星像一。玉數珠百。上亦遣侍臣。授水晶玄武像。與宗師張留孫。異興志。烏程縣右聖宮。在卞山南。紹興初。道士沈無界結菴此處。恍惚見真武像。命工圖寫。刻石奉事。既而菴前石洞。有一龜蛇相隨而出。自是晝出夜藏。人加歸嚮。因建祠宇。老學菴筆記。翟公巽參政守會稽日。命工塑真武像。既成。熟視曰。不似不似。即日毀之。別塑。今告成觀西廡小殿立像是也。道士賀仲清在傍親見之。而不敢問。清波雜志。向在建康。於鄰人狄似處。見其五世祖武襄公文儀智高時所帶銅面具。及所佩牌。上刻真武像。世言武襄乃真武神也。　國朝僧蘭古春珠林叢。東里庵塑真武像疏。　太上以玄門設教。清靜為宗。真武由道化鎮天。威靈振古。乃眷東里餘閑之地。欲奉北極仁聖之尊。煉水大於坎離。混融真氣。列旗劍於鄷實。高擁仙班。端拱而項帶三台。肅矜而威行九地。受符金闕。顯八十二化之身。奉命玉清。統五百靈官之衆。實傳法之教主。為治世之福神。雖假土木成形。必藉錢財下手。請施主揮金指廩。朝拜高尊。俾資道立命。安身遊行三界。因人成事。與道合真。六甲衛靈。示淨樂誕生之相。五龍捧聖。儼武當修道之時。錫我百朋。報君多福。

五神像

南安志。大庾縣。東李五里。五昌廟內有五神像。昔漢長沙王虔嶺。率百粵佐諸侯。傳國五世。謂之五神者。有昆弟五人。與啟聞死。靈為國傷。以刻神像于廟。至今郡人瞻仰致敬。

祠山像

夷堅志。曹耘李本功。顯太尉第三子也。居台州中子山下。嘗夢到大宮室。入自西廂。迤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太瞻仰而行。長松巨栢。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燈將就。生少懸。神擡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亟從東趨出。所經複處。屢以問。計者諭數百。覺而恍然甚增。趙亮夫茂德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翫之。宛是宵夢所觀。始萌奉事張王之意。鐵有攜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靳之。客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闕之故。暫行權質。勿慮不來贖也。閱其一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蓋祠山像。貌丹青燁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即都監趙訓武之子。與工摹寫。捲納竹篇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加裱飾。都監忽若為物擊。單仆不醒。遂作神語曰。汝見子奈何拋我於污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多雜好。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

兒言。前日見其婢。擲一箇竹筒入後園枯井了。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污泥滿外。而絹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符療不効。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齧盡。經三日稍愈。全如癡迷。遂遣之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迨今不食豬肉。慶元二年。李本為福建副總管。與大兒說。

龍王像

輿地紀勝。成都府在廣都之慶成院。有隋文帝御容。及八龍王繪像。後周末。有曇延法師住持。講涅槃經。常有八老叟來聽。後訣其一師。惟問之。乃曰。那延即位。項骨未正。彼奉帝命往正之耳。因以神膏名龍涎。貽師曰。可醫那延首。既而隋文受禪。頭疼。下詔求醫。僧以膏進。遂愈。乃建此院。　嘉禾志。陳山顯濟廟。在海鹽縣。紹熙七年六月旱暵。知縣李直養因禱于龍君。得小龍以歸。就縣廳設醮。三日後果雨。是歲大稔。聞于朝。進封龍君為廣惠淵靈侯。龍母為龍君夫人。紹熙二年。李直養建新龍君龍母二大殿。茱龍君像。塑侍衛八軀。塑龍母四龍王像。置供。且繪龍于壁。自廟門而下。皆一新之。

青溪神像

類說。趙文韶住清溪。月夜唱西夜烏栖飛。忽有青衣曰。王娘子傳語聞君歌聲。有聞人者。須史女至。容色可憐。文韶為歌。深契女心。曰但令有瓶何患無水。取（云云）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裙帶縛箜篌。歌曰。日莫

冊心寸意愁君未知寢覺別去明日（字缺）中女姑神像青衣立前皆夜所見者

鍾馗像（補筆談唐明皇忽夢鍾馗）乃詔畫工吳道子如夢圖之仍告天下悉令知悉宋熙寧五年上令以禁中本模搨鐫板印賜兩府輔臣各一本是歲除夜遣官就東西府給賜鍾馗之像石林燕語元豐元年除日神宗禁中忽得吳道子畫鍾馗像因使鏤板賜二府吳沖卿時為相欲贈以常例王禹玉曰上前未有特賜此出異恩當稍增乃增五千其後御藥院遂為故事明年除日復賜沖卿例復投五千沖卿因戲同列曰一馗足矣衆皆大笑

張婢神像 夷堅志紹興三十年張壽朋在鄉居赴近村縣集囑家婦輩守舍至夜未還庖婢多喜者忽自縊於屋後是日適會以過交擬疑其不忍一朝之忿舉室驚擾救治弗得乃適禱里社叢祠三更而甦問其故曰始者實以忿懼妄為此舉旋則昏眩蒙蒙然似大夢中見兩箇官員各舉幞頭一人著紫公服一人著緋公服同語曰放去放去他家既相禱如何不周旋因遂得活明日張氏為具酒饌召巫賽謝諸神婢觀其像云並與所見不同別一髮初入張門時箇中帶一卷軸置于神堂側元未嘗取視漫展觀之一紫一緋相對正佯昨夕示現者見婢微覺笑容蓋其靈感也乃信幽冥間無問尊卑小大皆能隨力自表以享祭供殊非偶然

增五通像 武林紀事一大辟因處死後衆獄吏在獄中見其門出視之乃向日所錄囚也驚問之曰汝何得至此因曰某之死無憾但有一事相浼大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草為之近有一人適他所令見虛其席某欲充其位欲求一差檄如行移明言差充其位神為焚之無幾有憑據也吏乃許之為書牒而焚之數日東庫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之狀人更不容安跡吏問密告庫人向日所遇大駭與相與增塑一神像於中即日安貼如初至今有六五通神時嘉泰壬戌八月也

銅官廟像 郤掃編湖州銅官廟偶像衣冠甚古其婦人皆如世所藏周昉畫人物蓋唐人之遺蹟也翟公巽尤愛之暇日多至廟中觀焉往往裴徊終日又嘗作大銅香爐施毗陵天寧寺塔下銘其上曰公巽父作爐燎薰覺皇

野火燒像 隋書五行志開皇十四年將祠泰山令使者致石像神祠之所未至數里野火欲起燒像碎如小塊

滴乳成像 都梁志在寶慶府寶方山有崖洞八所其一棲真其二上昇其二太保其四朝陽其五迎陽其六芙蓉其七隱仙其八花乳龍甲神像皆滴乳所成

巖吒金像 宣室志唐初有神像用金而製傳云周隋閒有術士鎔範而成之天后朝因命置于宮中爲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俯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像何所異亦有說乎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占王者在位之幾何年月其法當厲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一撼而止上即嚴叱之其像若有懼搖震移時仆于地上喜笑曰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因再拜賀上即命太子叱之其像微震又命皇孫叱之亦動搖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載肅宗在位凡六年代宗在位十有九年盡契其占也

諫遷神像 宋史何鑄傳鑄遷殿中侍御史時遷溫州諸宮殿神像于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舉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怨咨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為騷擾疏奏其事遂已擢諫議大夫

不信靈像 三槐王氏雜錄范堯夫爲右丞時五岳觀災或曰可速修之其像甚靈昨奉安時數十人舉一像非夕數道士能舉之范曰果靈何不休焚之上笑而已時以聽直言斯盛德也

禁毀神像（資治通鑑隋高祖紀）帝晚年深信佛道鬼神始詔有毀佛及天尊嶽鎮海瀆神像者以不道論沙門毀佛像道士毀天尊像者以惡逆論

毀壞神像 宋葉水心集為王柟木叔墓志木叔知江陰嘗毀壞瘟神像宋史列傳蔣靜第進士調安仁令俗好巫疾病流行病者寧死不服藥靜悉論巫罪聚其所事淫像得三百軀毀而投諸江

道人塑像 夷堅支湖州烏鎮普靜寺本梁沈休文父墓也當武帝時休文貴盛每歲春一來拜掃其反也帝必遣昭明太子迎之遠郊因就蔡館宇休文不自安遷葬金陵而捨墓域為寺昭明亦以館為塞印寺其後二寺各祀以為土地神宣和間普靜遭火災僧尚奎將改塑神像方擇良工有道人風采秀發詣奎言從建康來素精此藝不較直但莫得使人相窺覘奎喜而用之數日工畢正擬勞謝長揖而去衆異之覘入祠膊說於壁間忽見絕句云昔作梁朝相今為普靜神千年英魄在代代護僧人共證為休文不疑

印施聖像 黃光大積善錄世之好善者樂印施諸聖像此雖未可為必獲福亦作善之一端也然卒用紙一幅又不彩繪褾背故施者甚簡慢而得者甚容易未有不卷而藏之與發紙同來者或拓於壁角塵垢漫污或兒女毀壞狼藉於糞壤中其

間能襟背而置諸淨室朝夕奉事者百無一二焉究其所以則非他人不敬信之罪實印施者不襟背而不能使人敬信也且印施聖像本爲求福而反先獲罪不惟爲自己之累德而反累於他人得無罪乎夫好善者誠欲作此一善事要之不須多施唯彩繪襟背而少施可也如此則未有得之而不歸向崇奉者一則出我之至誠二則使人自然敬信三則不爲累德智者觀予言當自釋矣

王母像

（倦游雜錄跋筆）華清宮在繡嶺之下山半有玉蘂峯峯側有夾紵作王母像雖小有損虧之處而丹青未甚暗昧其御路皆甃以蓮花塼十餘步則栽一石柱柱端有孔相傳云開元天寶中貫以紅綿絹宮女攀援而上宋史高麗傳其國俗正月七日家●爲王母像戴之

鍾呂像

（續相臺志）王公平湯陰人生而穎悟總角從學父母素喜道家繪鍾呂二仙像旦夕焚香禮之一日公自學舍還家入草堂見鍾離左手控冊右挽袂而坐欲有所授公懼奔告於父母父母往視之闃然無見惟畫像在焉

呂公像

（耆舊續聞胡公傳在毘陵遇知命先生後悟是呂洞賓）進想其貌欲使畫工圖之不得及至荊門忽一日公廳蕭客有人云某知府有書令且往某州回途請田書客去開視乃是南京石本呂公畫像與毘陵日所見狀貌無少異

呂洞賓多遊人間石村沈家畫壁至今猶存所畫之像藤蔓交蔽其體惟面貌獨出後山談叢世傳呂先生像張目露鬚捉腕而市墨者乃庸人也南唐後主使工訪別本而圖之久而不得他日有人過之自言得呂翁真本約工圖其像而後授之工後以像過之客舍市邸方畫卧叩關不發問吾像如何且使張之曰是也相語而覺稍遠已而聲絕發門索之無見也意客即呂翁也乃以所畫像獻之今有傳焉深靜秀清真神人也元一統志祇園寺在歸安縣西南東林寺東廊有呂仙像在薜荔中輿地紀勝昌元驛後竹溪亭有呂仙翁石刻像筆法奇妙精采動人紹興末衙兵王忠以候部使者方登梯拖帚暮餞見一青巾白袍攜籃者立于堦所問語令避不應久之忠疑爲土神降梯肅拜漸近則漸隱至碑所沒不見遺一墨于地忠始悟其仙翁欲取墜墨已陷于石中因跪舐之殊香美驛有石刻詩云東西南北留蹤跡縱意風狂到處顛朝朝暮暮去尋人及至人尋還不識或云此乃仙翁題之驛中吳興續志洞賓至東林於祇園寺壁自畫其像歲久薜荔周匝于壁四圍界出其像宛然曾不少侵人始知爲仙迹云張氏時遇兵火寺廢其迹遂泯筆錄滕宗諒守巴陵有華州回道士上謁風骨聳秀滕知其異人口占詩贈之曰

華州回道士來到岳陽城別我遊何處秋風一劍橫回聞之憮然大笑而別或云宗諒因寄令畫工圖其形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張元幹蘆川歸來集呂公像巾裹唐裝本布衣平生唯識一鍾離此中疊得嬰兒就世上行尸有許悲　秋空一劍岳陽樓醉裏乾坤日夜浮五百年間興廢事不知誰是赤松游吳澄文正集題洞賓像大地虛空共一鑪煎烹元不費煎烹安爐立鼎燒凡火狡獪聊恩老樹精虞集道園學古錄題呂洞賓見滕子京像　一杯湖水碧於天飛劍來時月正圓天下儘多憂樂事倚然未往又千年　洞庭無波明月萬里我時見之劍若秋水許有壬至正集洞賓像三山引去幾萬里道在眼前人不知雲海從公定何日秋風先染鬢成絲劉靜修先生集呂洞賓畫像　微茫洞庭曉瀟洒岷峨秋海蟾生碧天相從何處游馬虛中霞外集敬讚純陽真人畫像自從樹老城南月不把玄機輕漏洩秋風千古洞庭波是凡是聖從渠說

劉親顔隸詩題呂洞賓畫像　三清八表恣遨遊逸氣飄然臨九州二十年前相訪處至今猶想岳陽樓

二仙像

（南雄路志）仙女巖在州東北距縣八十里中有二仙像謂秦時二女避地於此得道飛仙

羣僊像

（太平廣記唐開元中玄宗夢二十七）

仙人云我等二十八宿也寓直在天我等寄羅底閒已三年矣後訪得石像二十七於寧州羅川山鄉里人言頃年有底老者不知所來龐眉皓髮異於他叟於山下賣酒常有異人來飲一旦衆異人謂底老曰加其醞更一飲不復來矣次群仙果至飲酣居下一人云我請刻衆仙之形以留於世乃取石二十七片刻成二十七人俄頃之間遂傳衆仙之狀皆誌仙之名氏於背安訖而去

真僊像

（唐書禮儀志玄）宗御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於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陳醮祭相繼於路扶龍負玉造精舍採藥餌真訣仙蹤滋於歲月

麻姑像

（赤城志台州府仙居縣麻姑岩巨石谽谺如人立其上有洞旁兩石對峙高深各踰丈俗）呼風門有麻姑像存焉

女僊真像

（太平廣記蔡女仙幼而巧慧善刺繡忽）有老父詣其門請繡鳳眼畢功之日老父觀之指視安眼俄而功畢雙鳳騰躍飛舞老父與女仙各乘一鳳昇天而去斂於其宅置靜真觀有女仙真像存焉云晉時人也

僊師像

（吉水志方山在縣南山勢回複成一澗其中寬平有斜徑穿山腰而入岩之竇有石像石爐歲旱禱雨於此神相傳爲楊仙師）

仙人像（三槐王氏雜録金州石洞有。石門。門間有仙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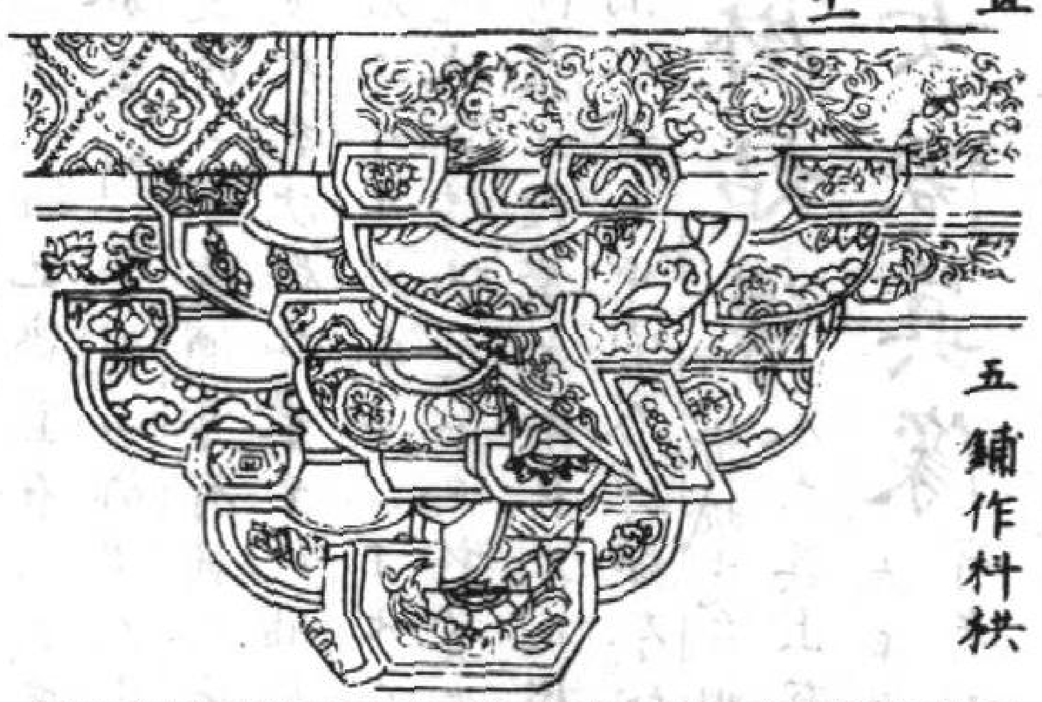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十八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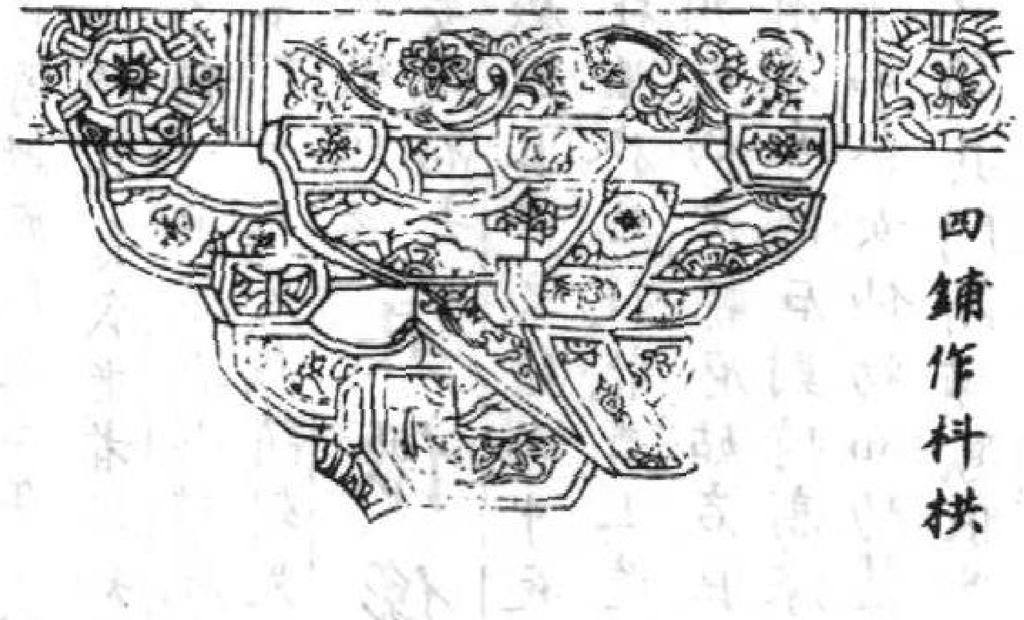
匠（匠氏諸書十三）

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圖樣

五彩遍裝名件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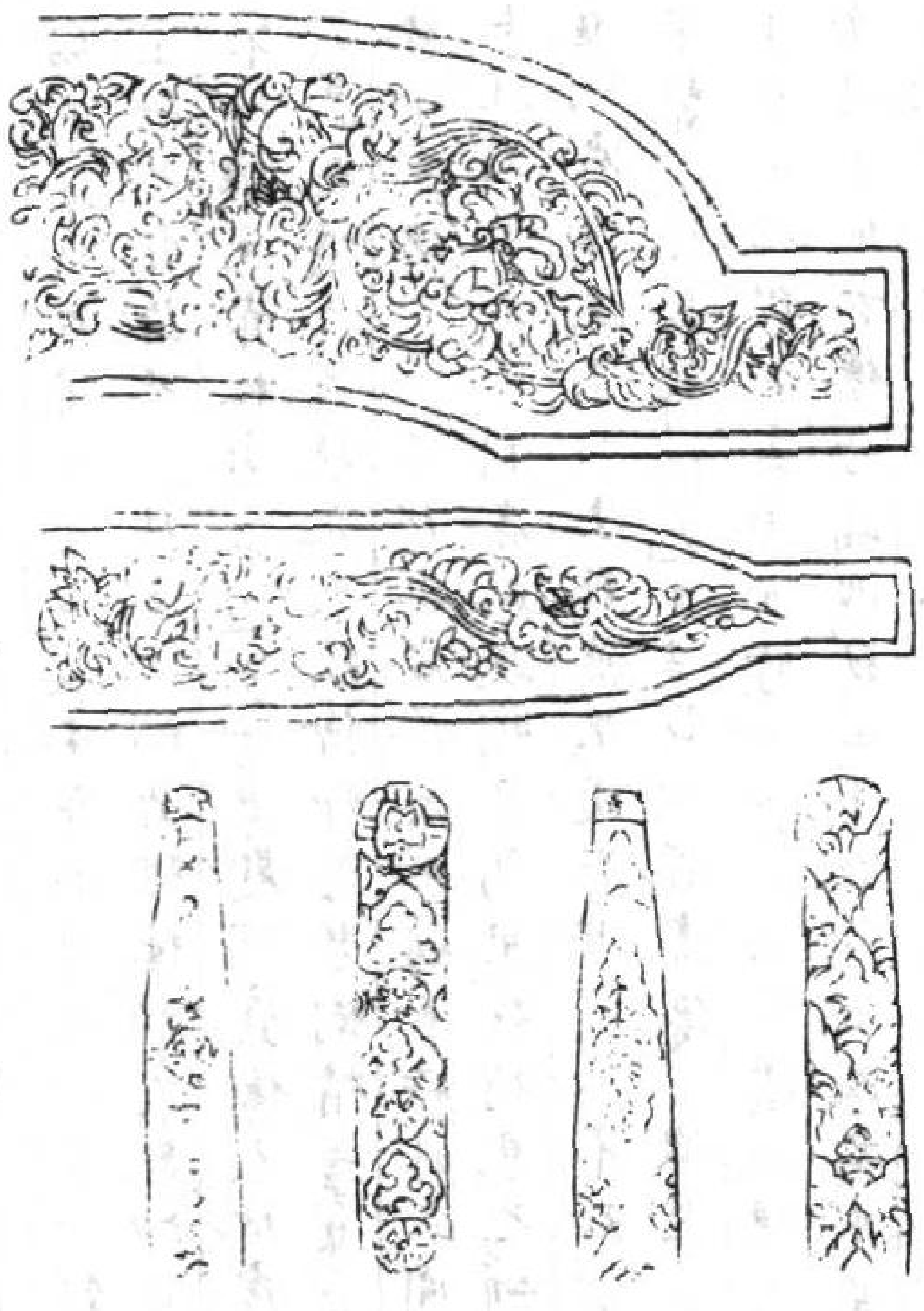
五鋪作枓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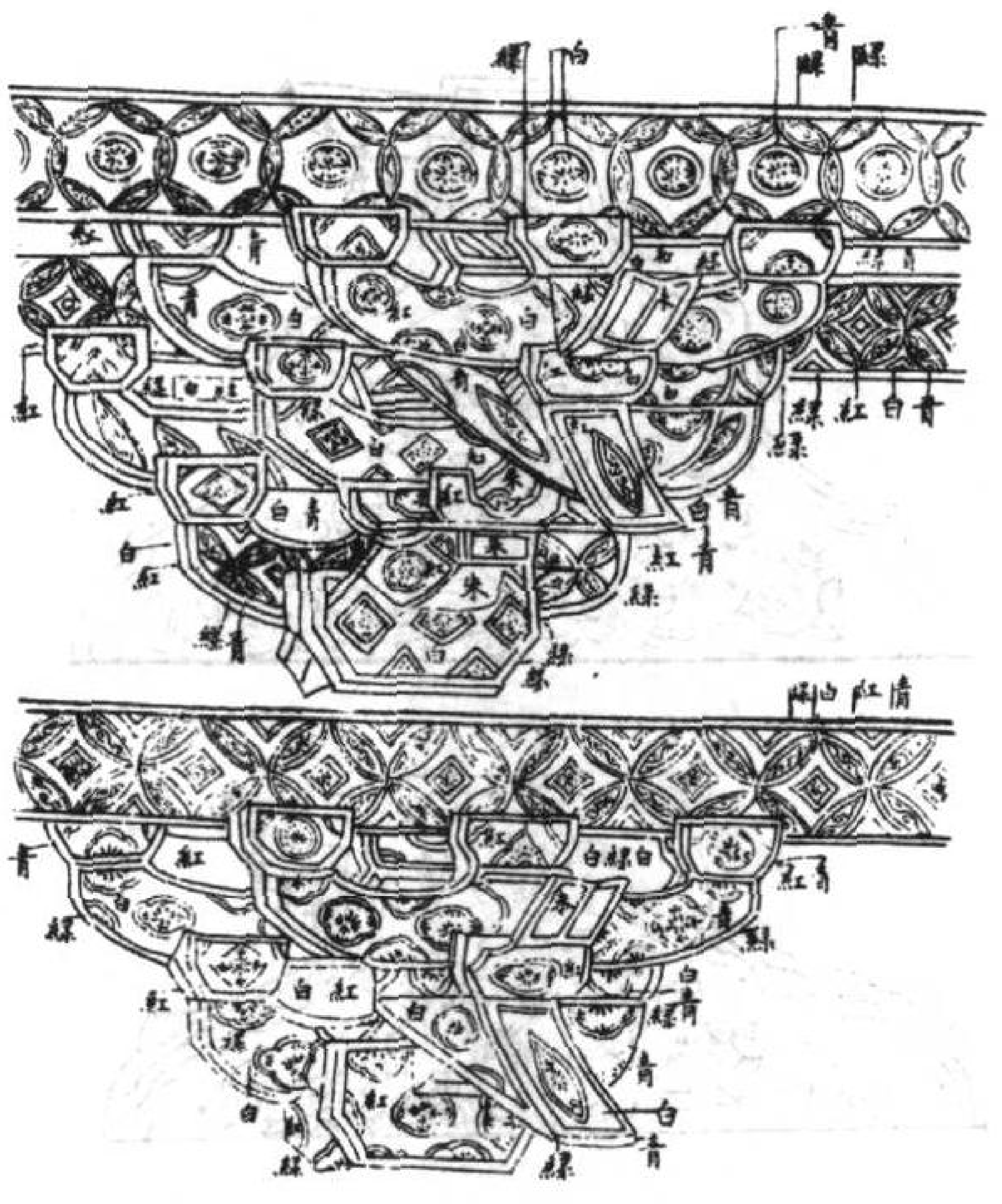
四鋪作枓栱

梁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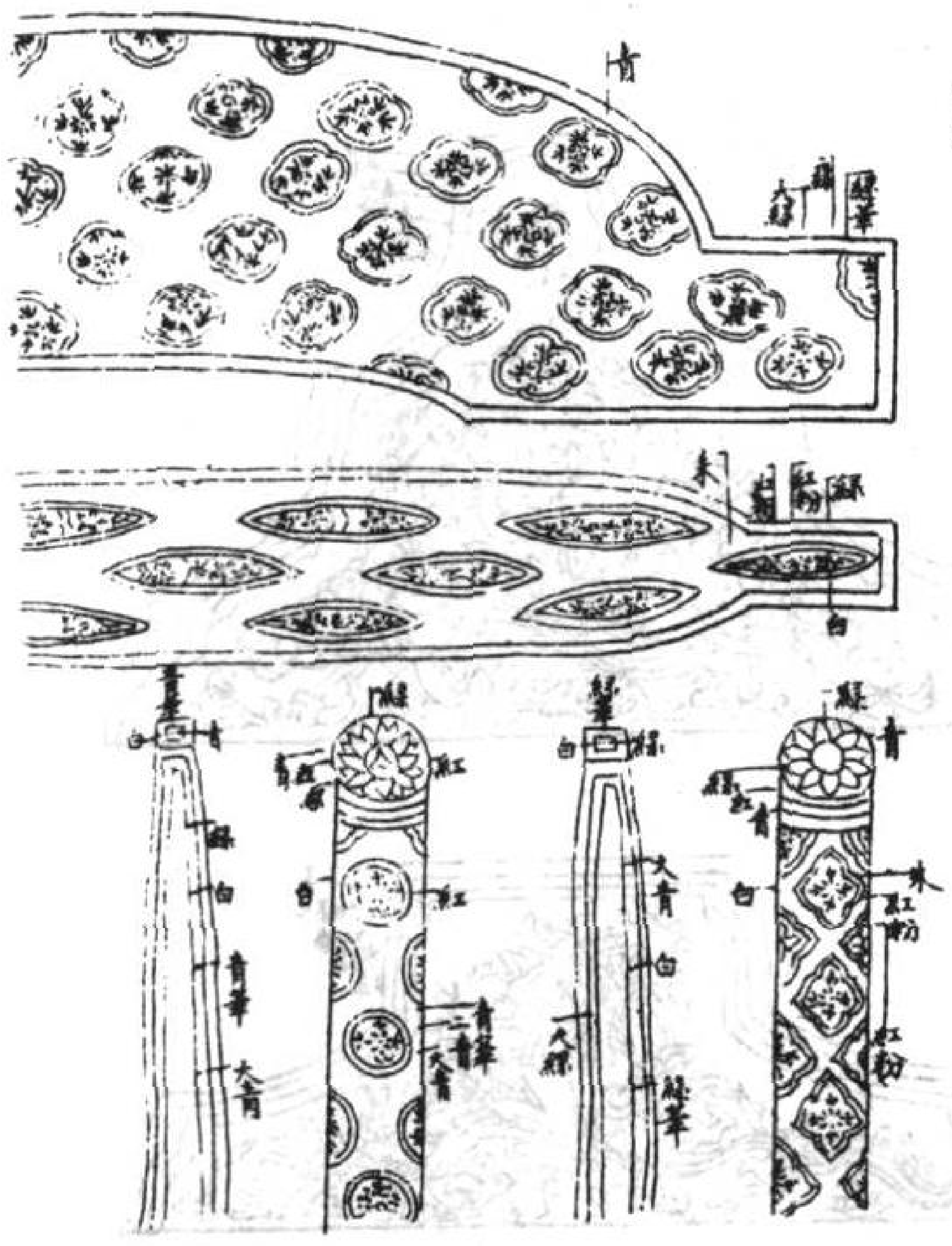
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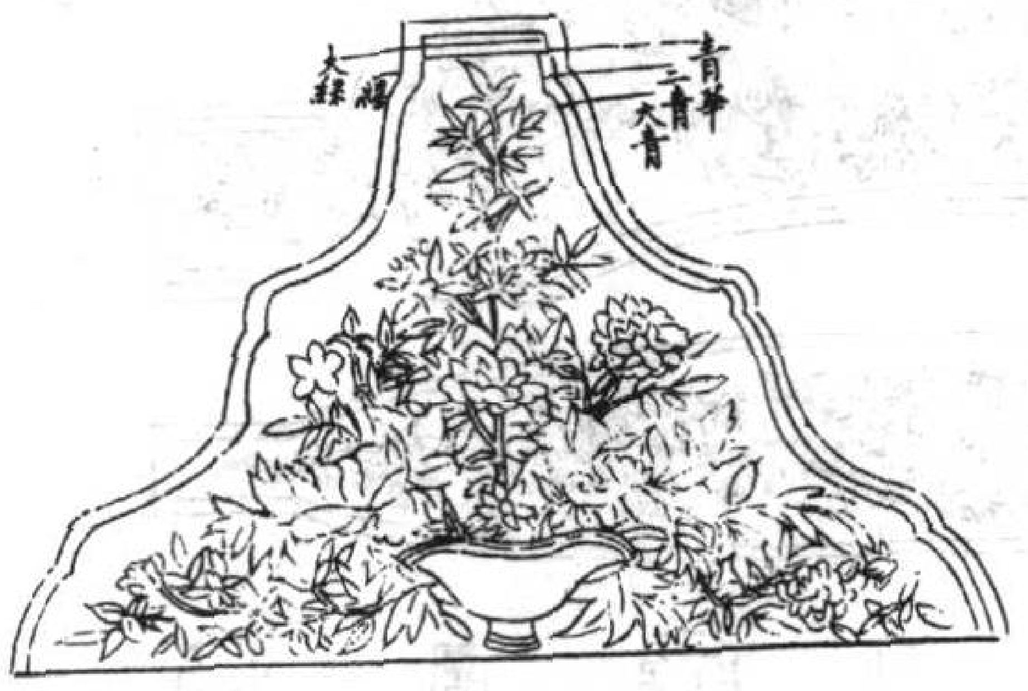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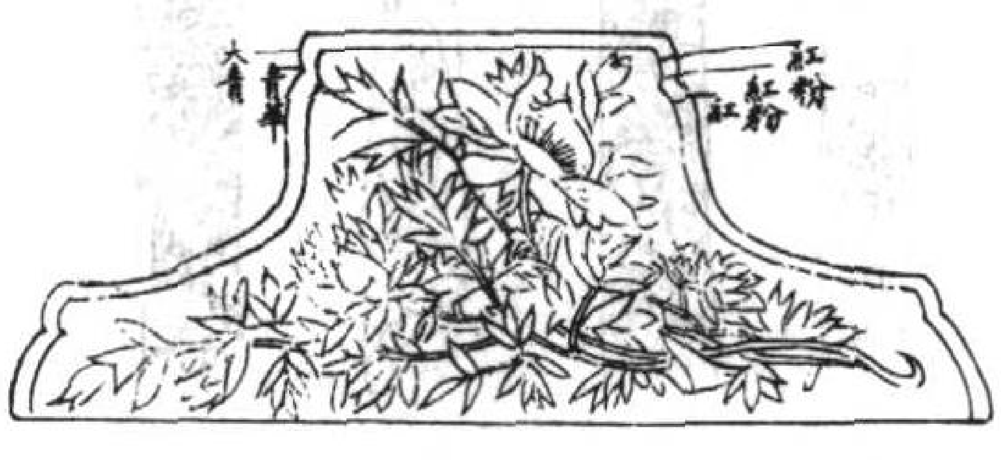
五彩裝淨地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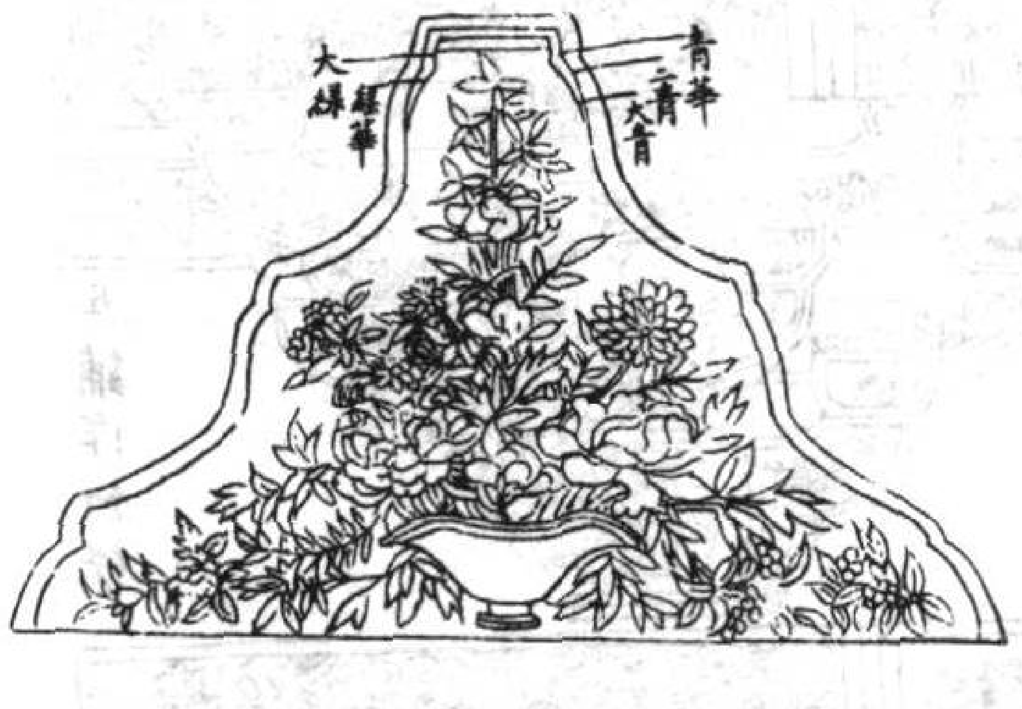

緑
白
青
緑
紅
緑
紅
白
青
白
青
紅
青
緑
青
白
紅
清
紅
白
緑
青
紅
白
緑
白
紅
紅
青
緑
紅
白
紅
白
青
白
青
緑
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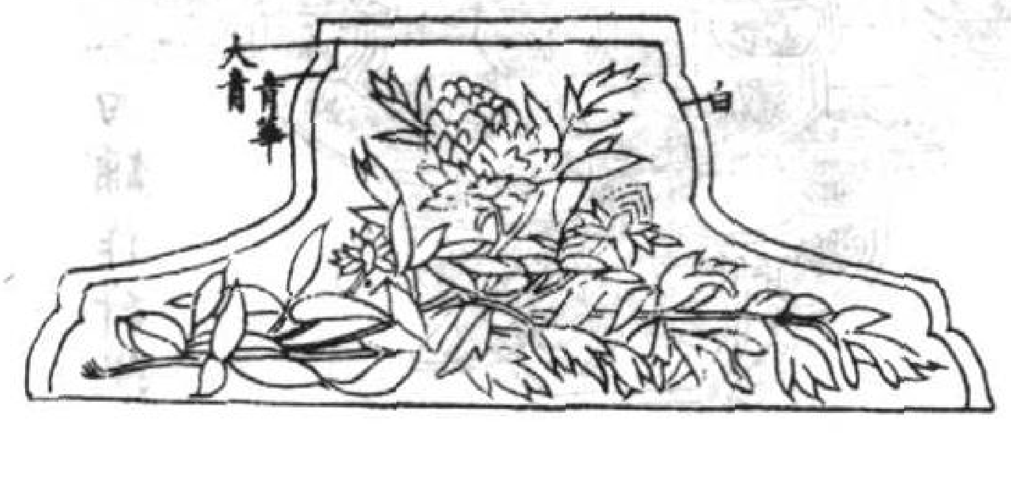
梁椽　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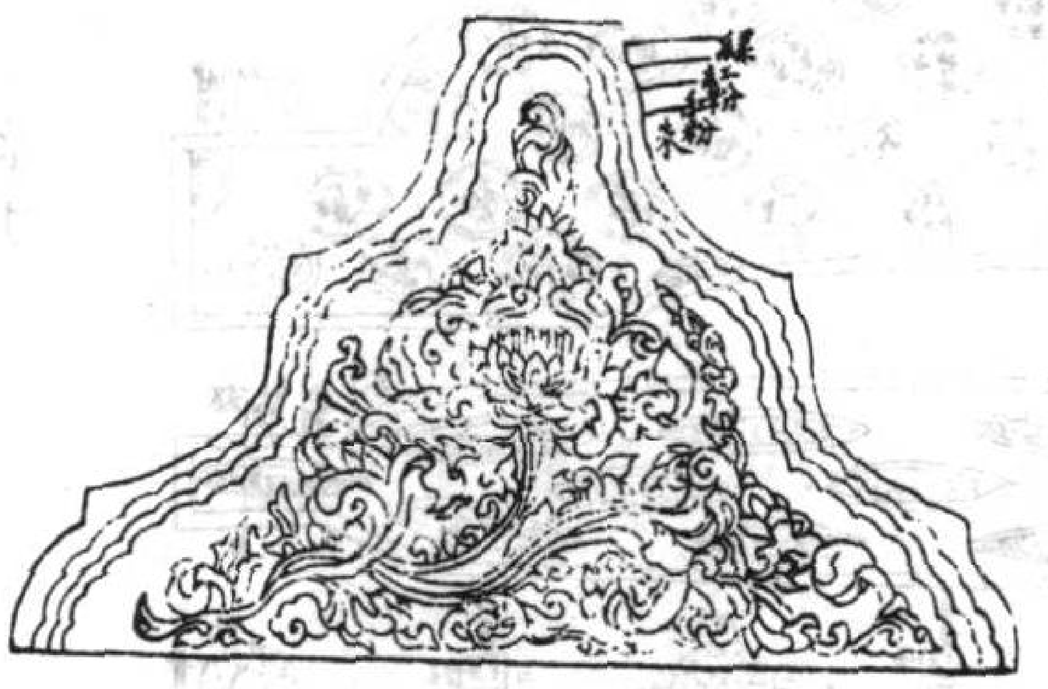

青
大緑
緑華
緑華
朱
紅粉
緑
白
青華
青
緑
白
青華
大青
青
紅
白
紅
二青
青華
大青
緑華
白
緑
大青
白
大緑
緑華
緑
青
緑
紅
白
朱
紅粉
紅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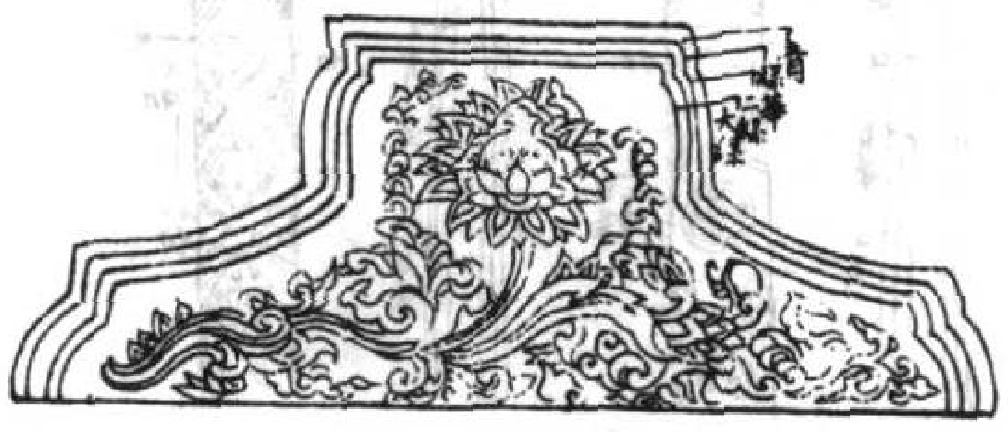

大緑
緑
青華
二青
大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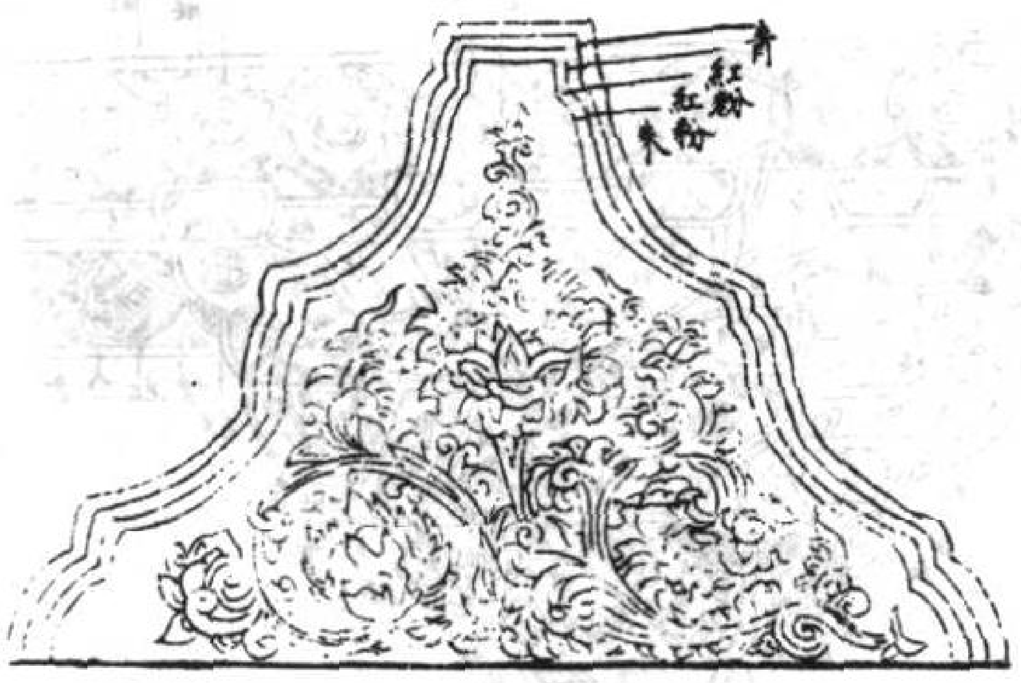

大青
青華
紅粉
紅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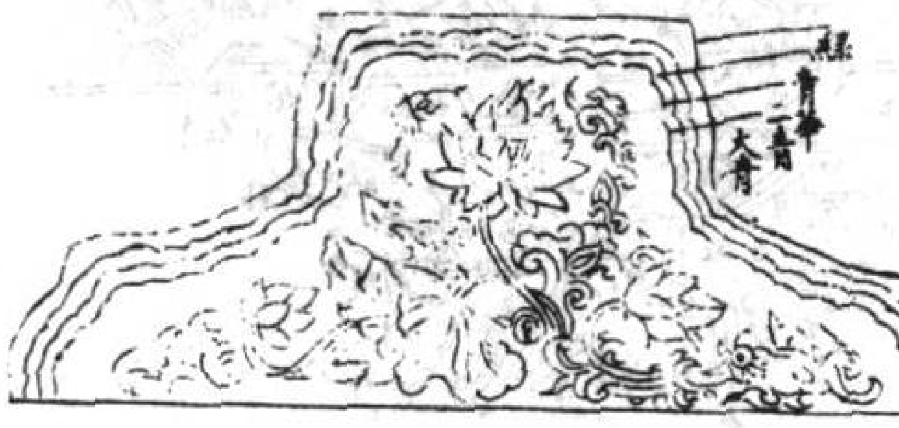

大緑
緑華
青華
二青
大青


大青
青華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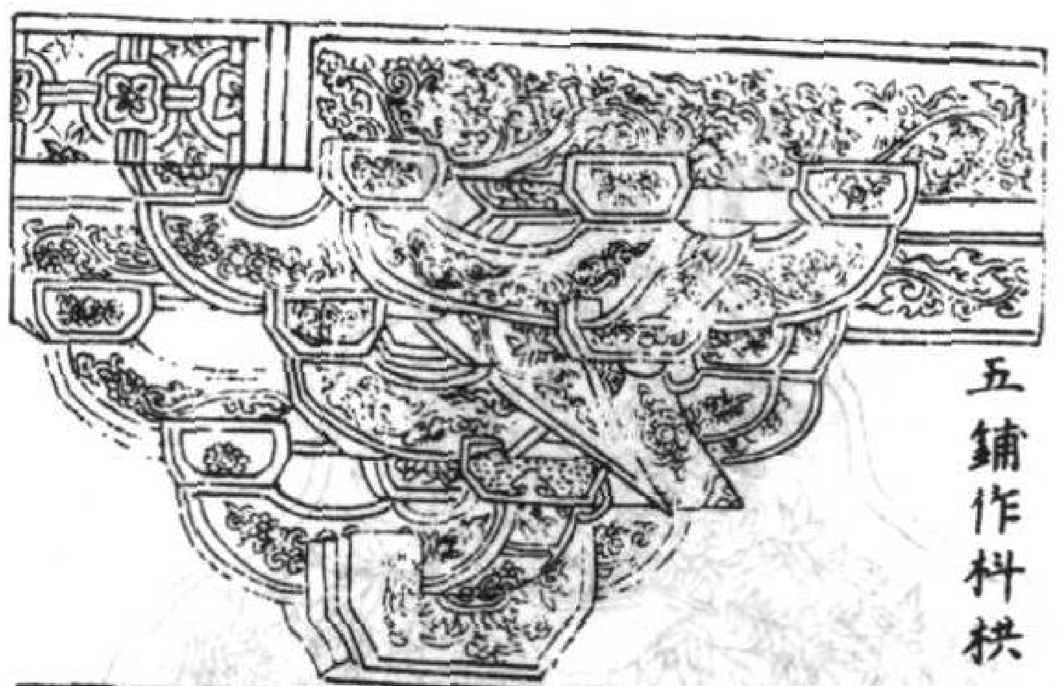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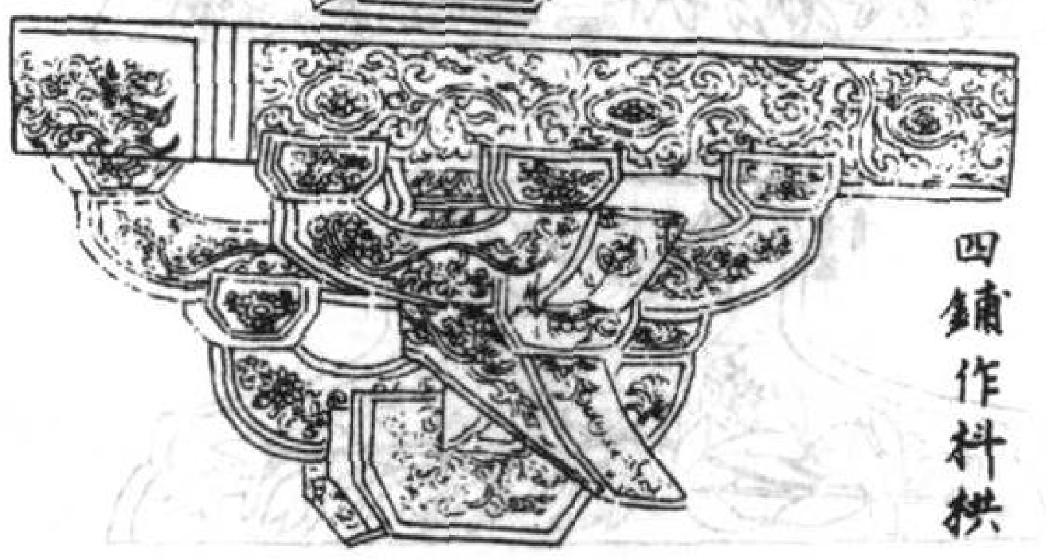




碾玉裝名件第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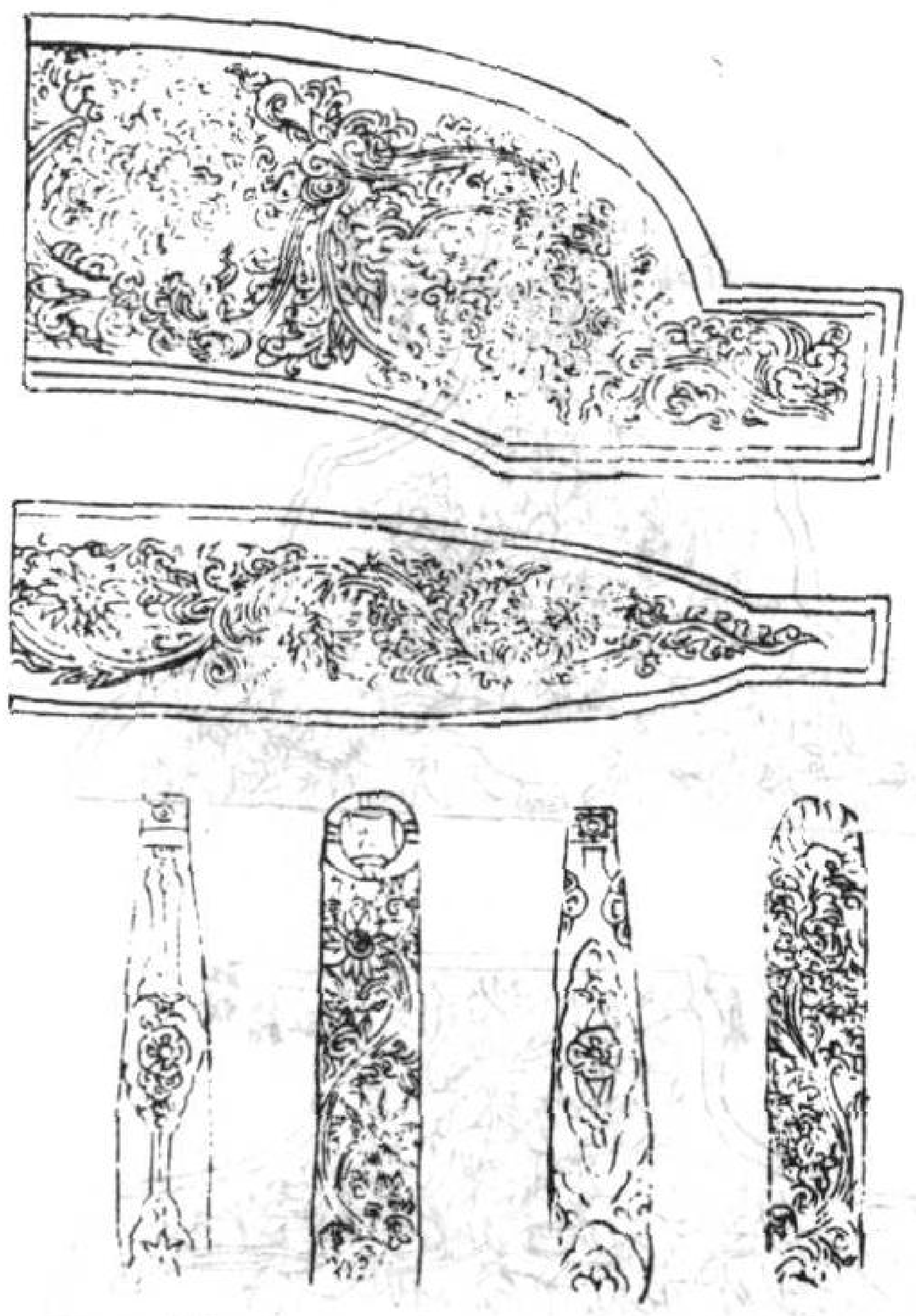


五鋪作枓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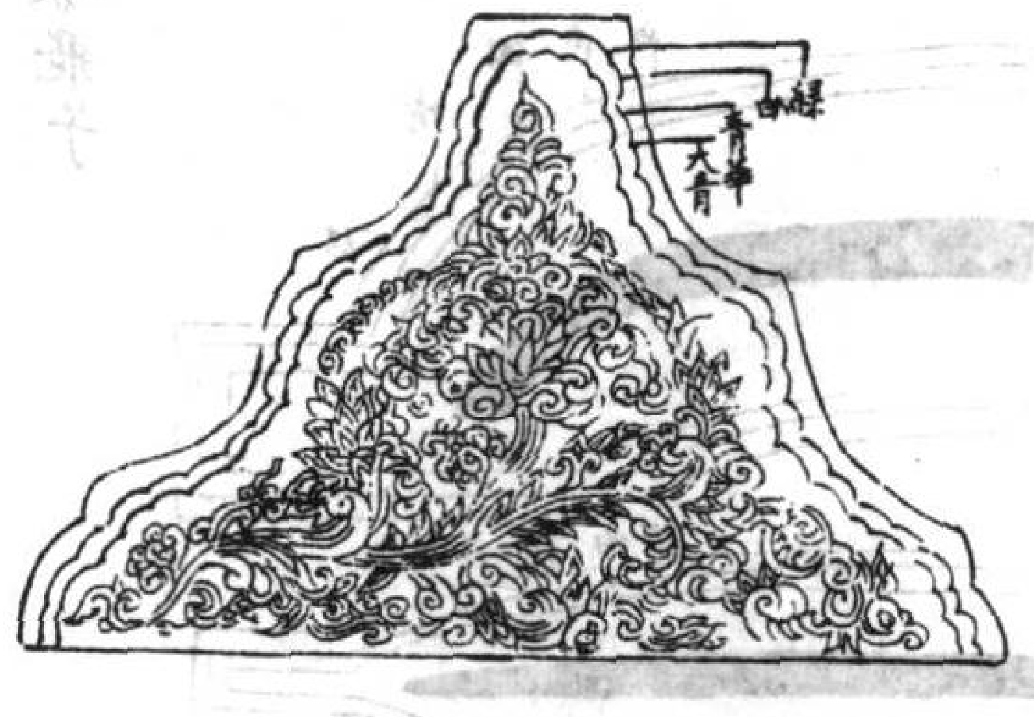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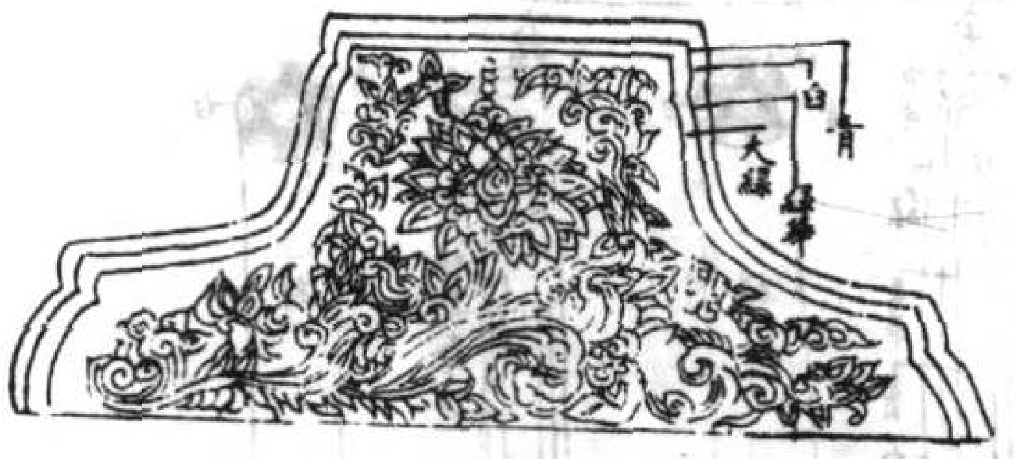
四鋪作枓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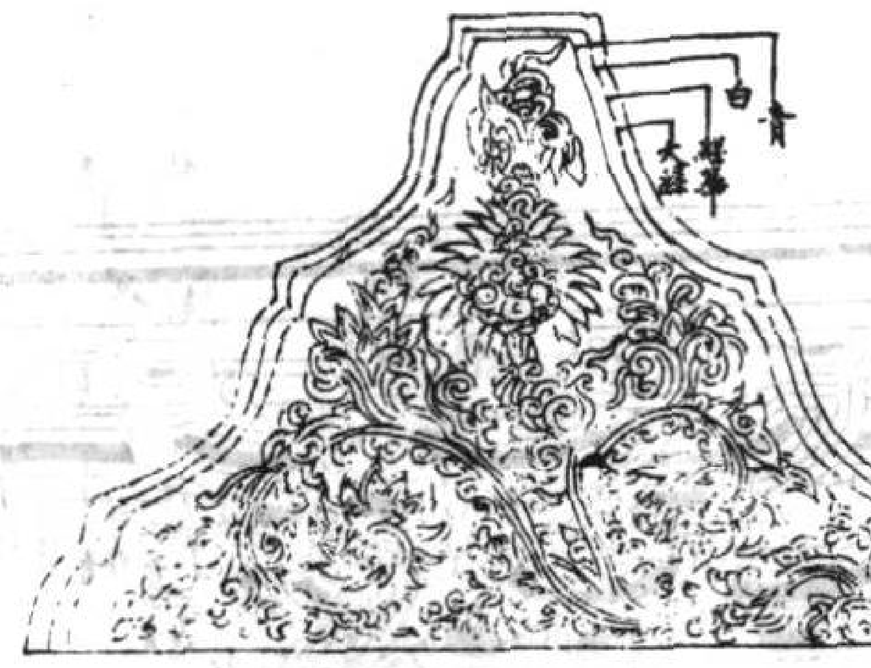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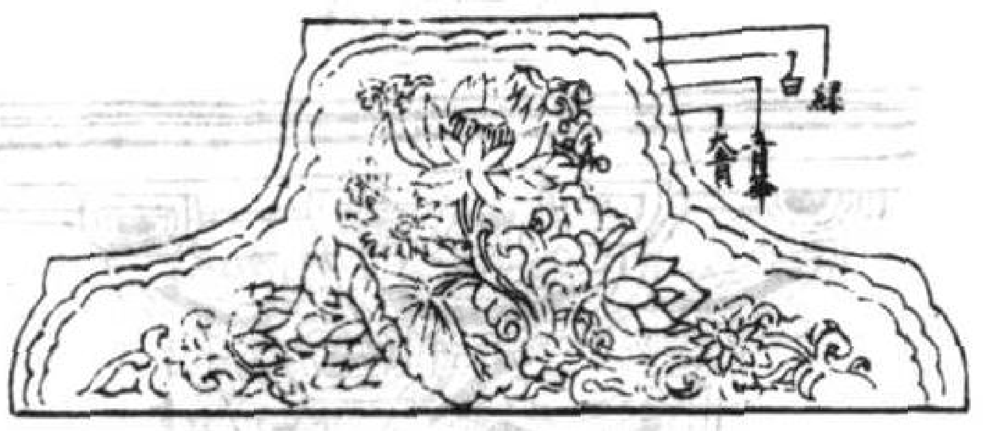


碾玉裝栱眼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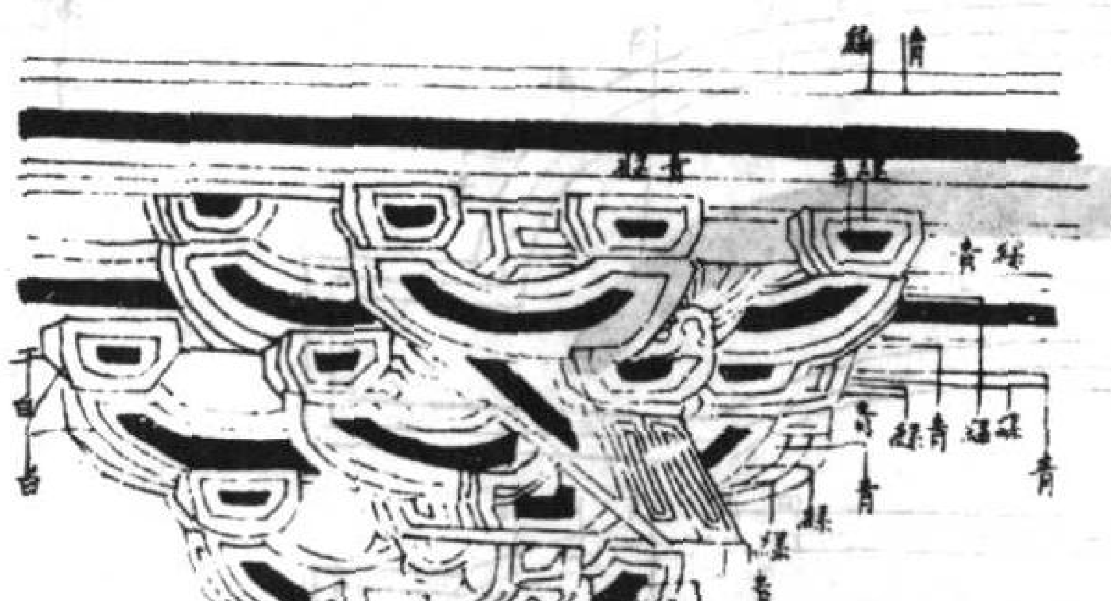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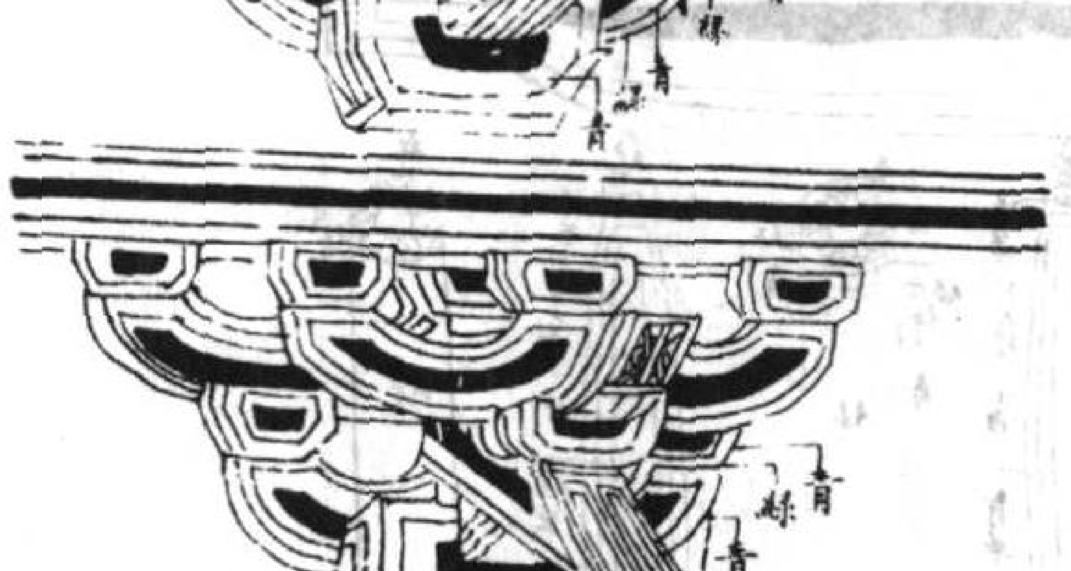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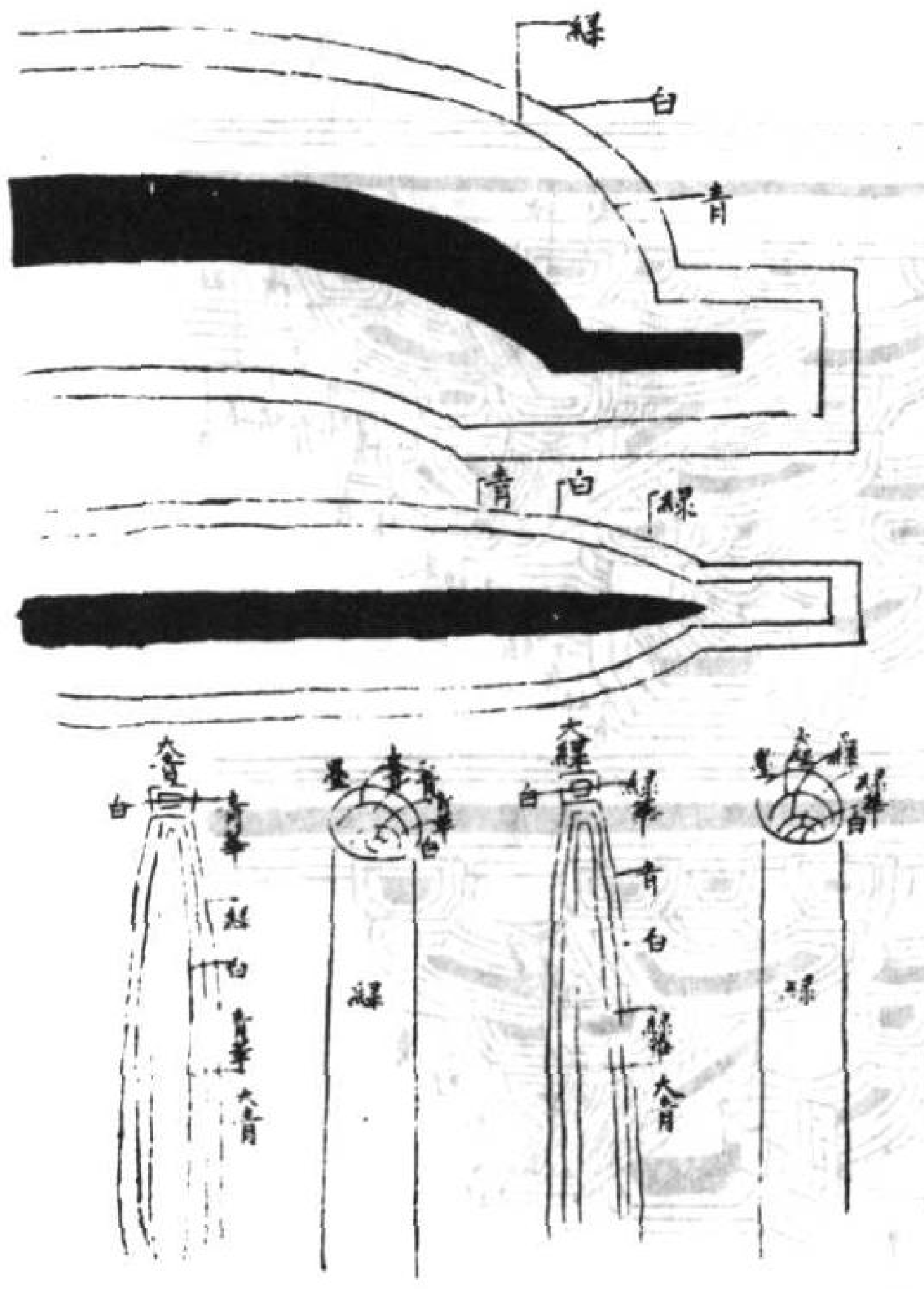


青綠疊暈棱間裝名件第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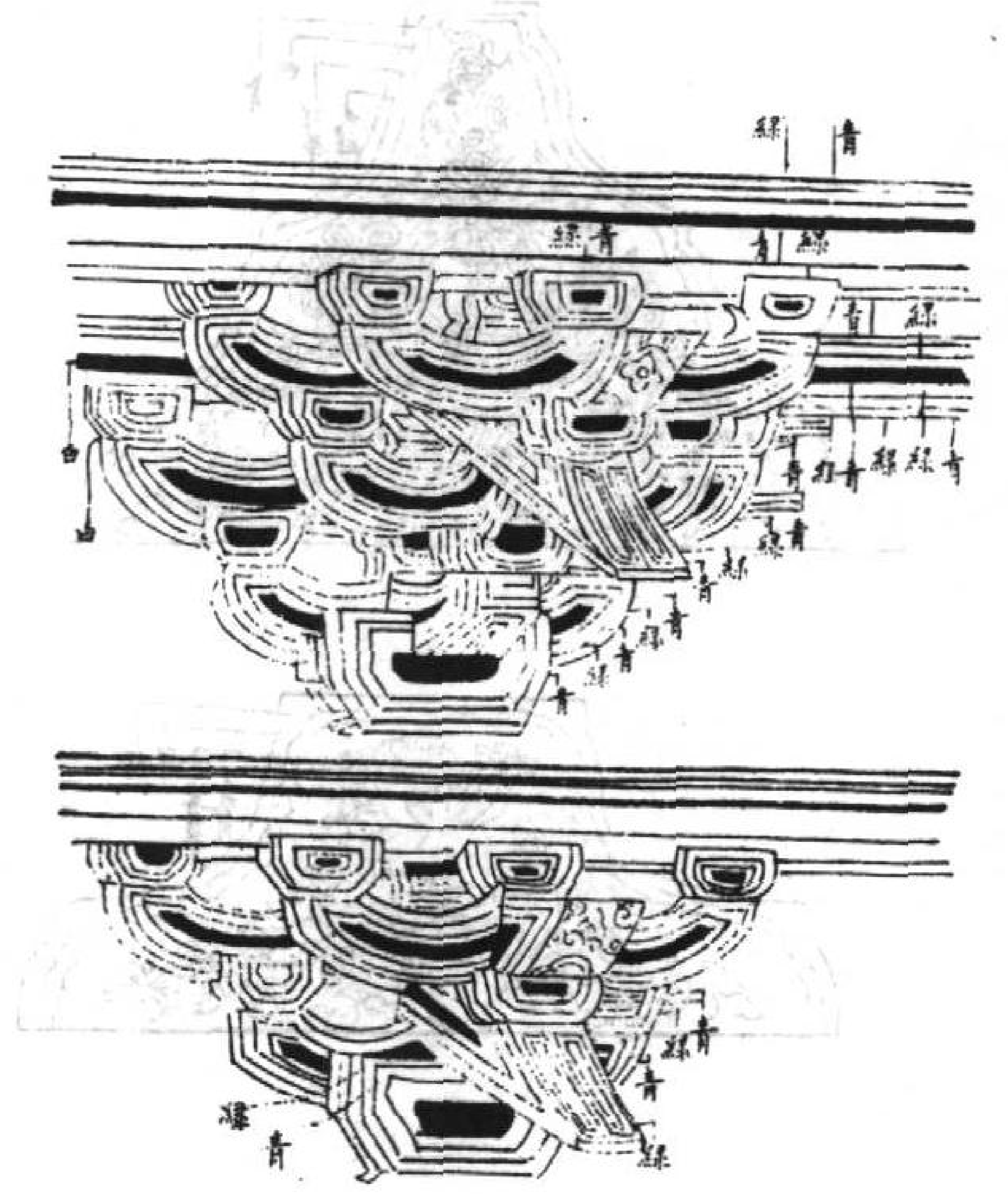

綠
青
綠
青
綠
綠
青
綠
青
綠
綠
青
青
綠
綠
青
白
白
青



梁椽飛子


綠
白
青
青
白
綠
大青
白
青華
綠
白
青華
大青
青華
綠
白
綠
大綠
白
綠華
青
白
綠華
大青
大綠
綠華
白
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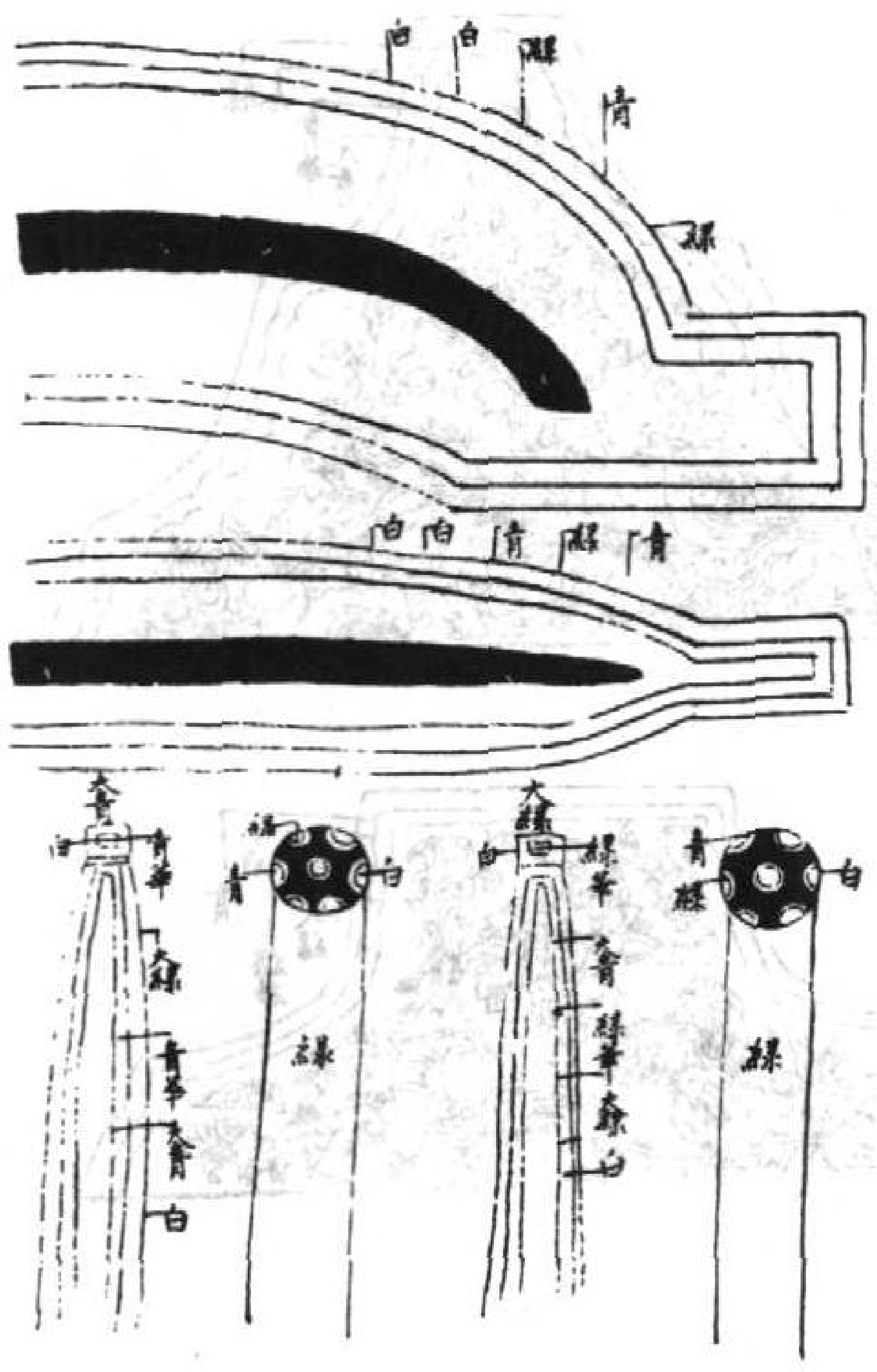
青緑疊暈玉暈稜間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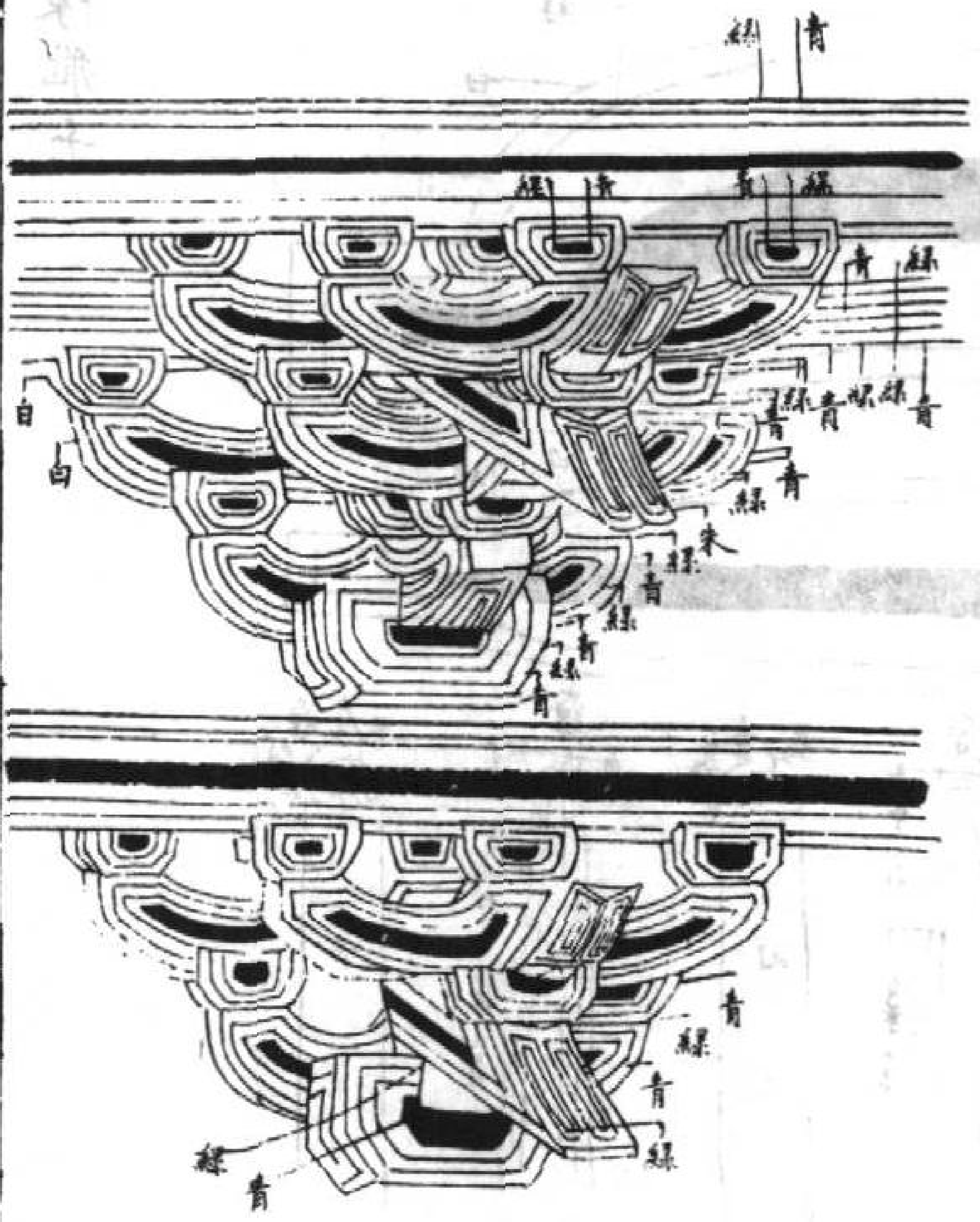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八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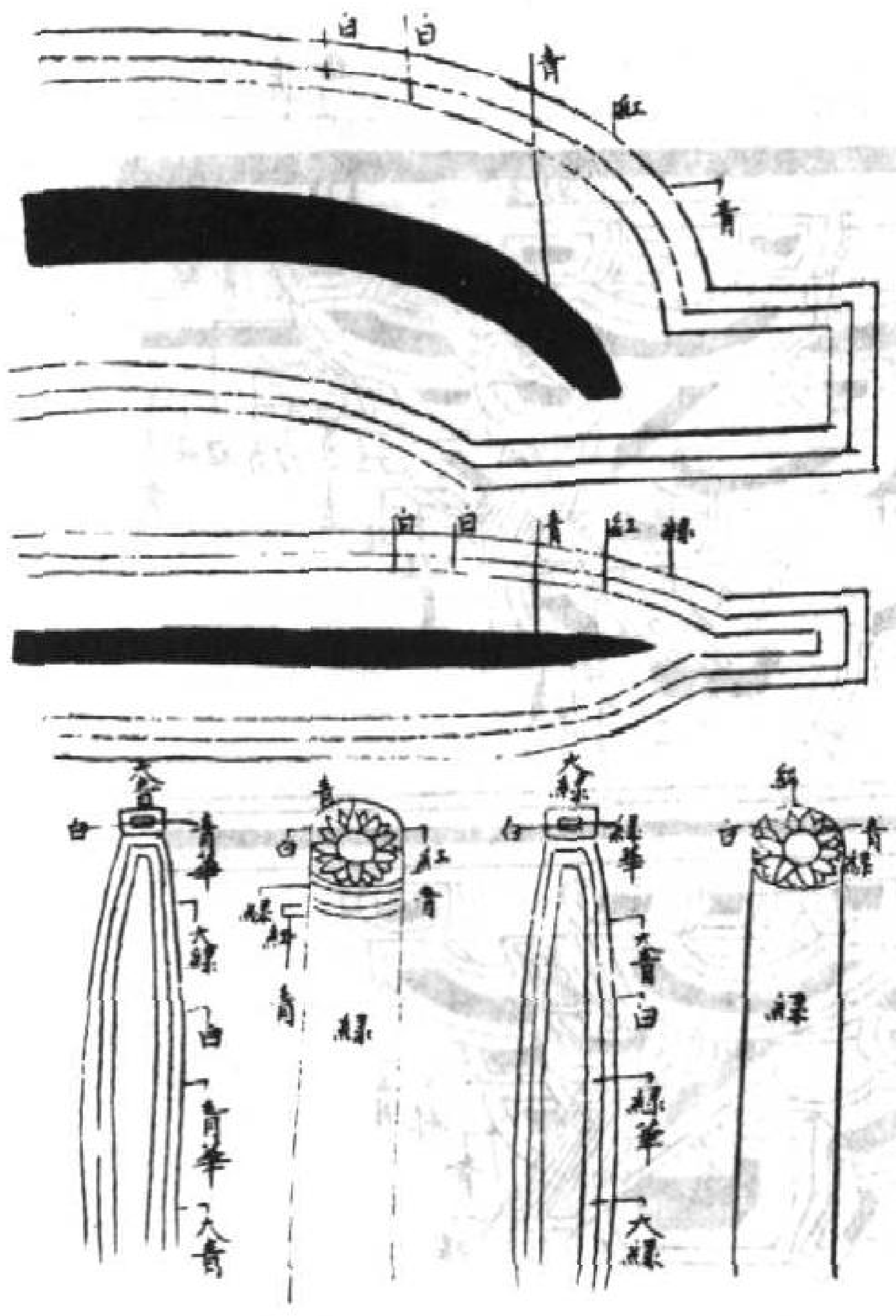
三暈帶紅稜間裝名件第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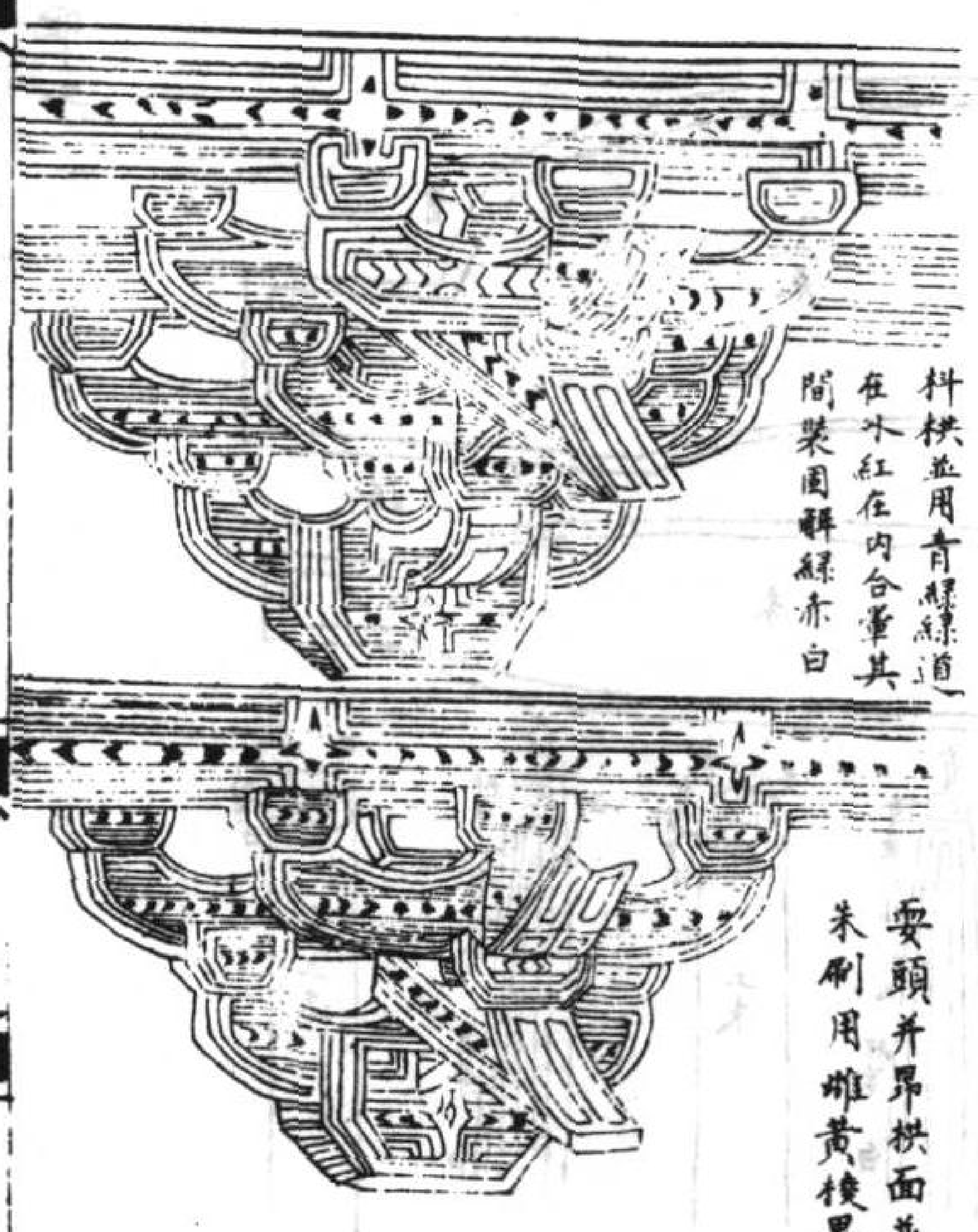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九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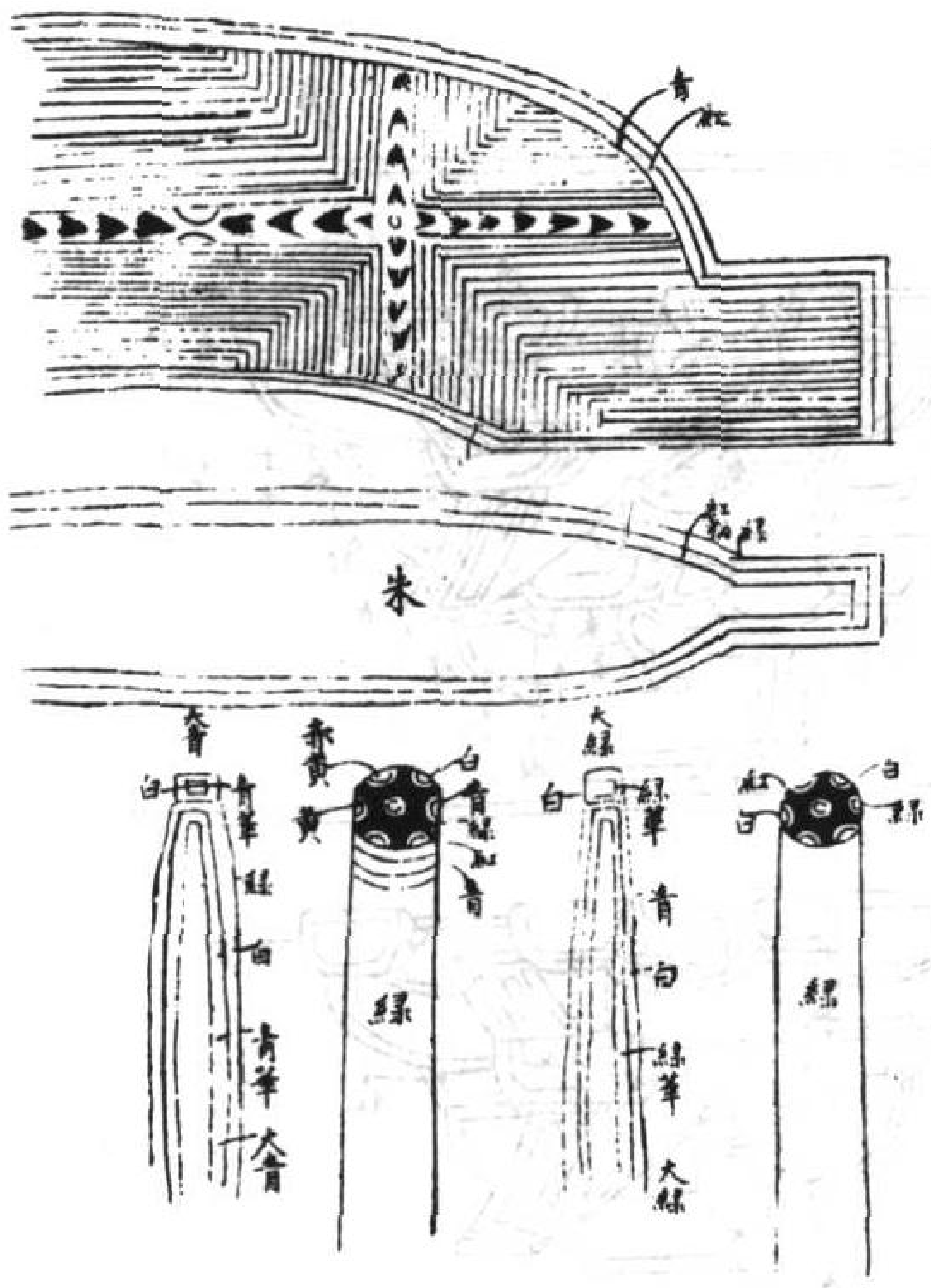
兩暈棱間内畫松文裝名件第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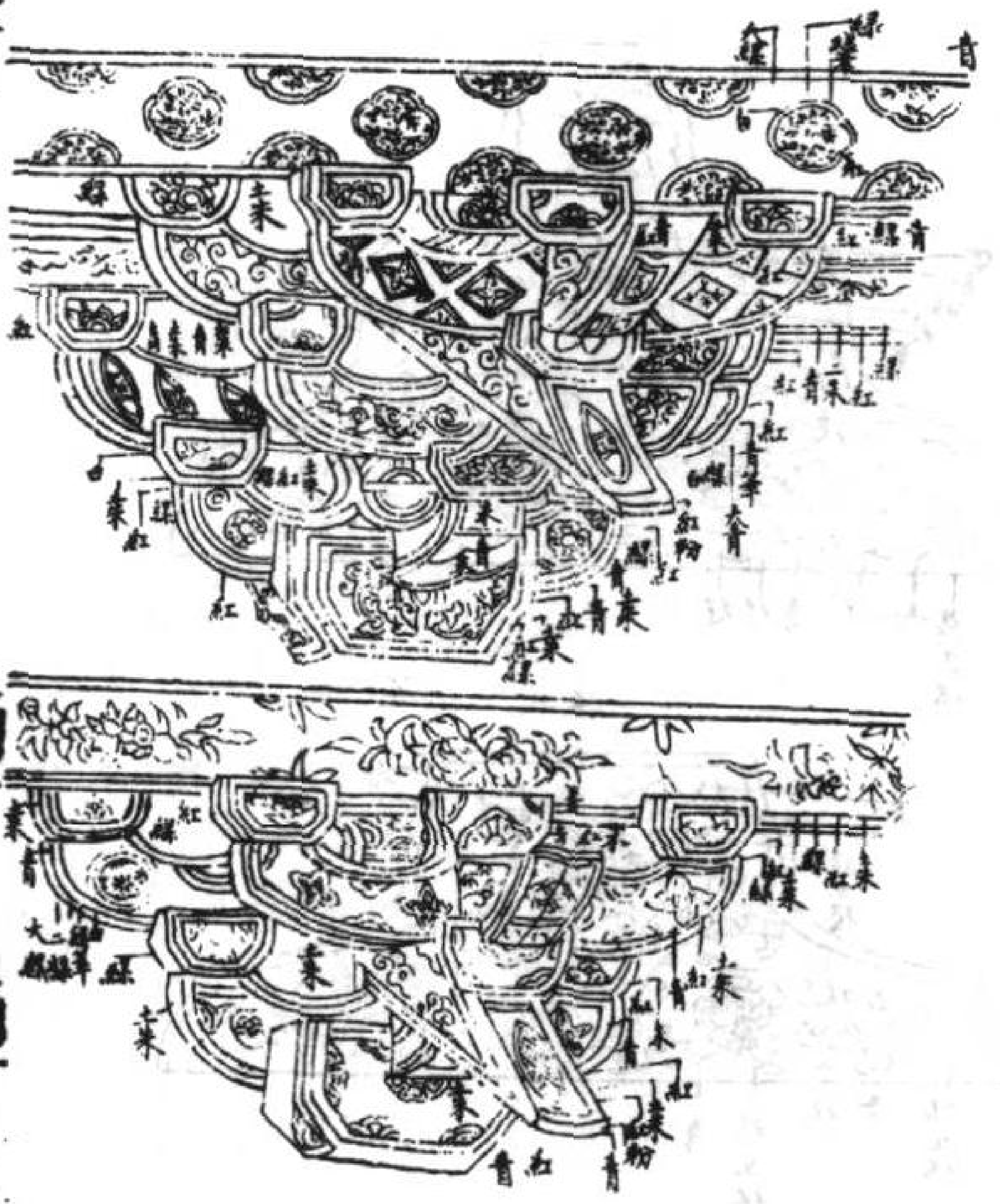
枓栱並用青綠道在外紅在内合暈其間裝圍解綠赤白

耍頭并昂栱面並朱刷用雌黄棱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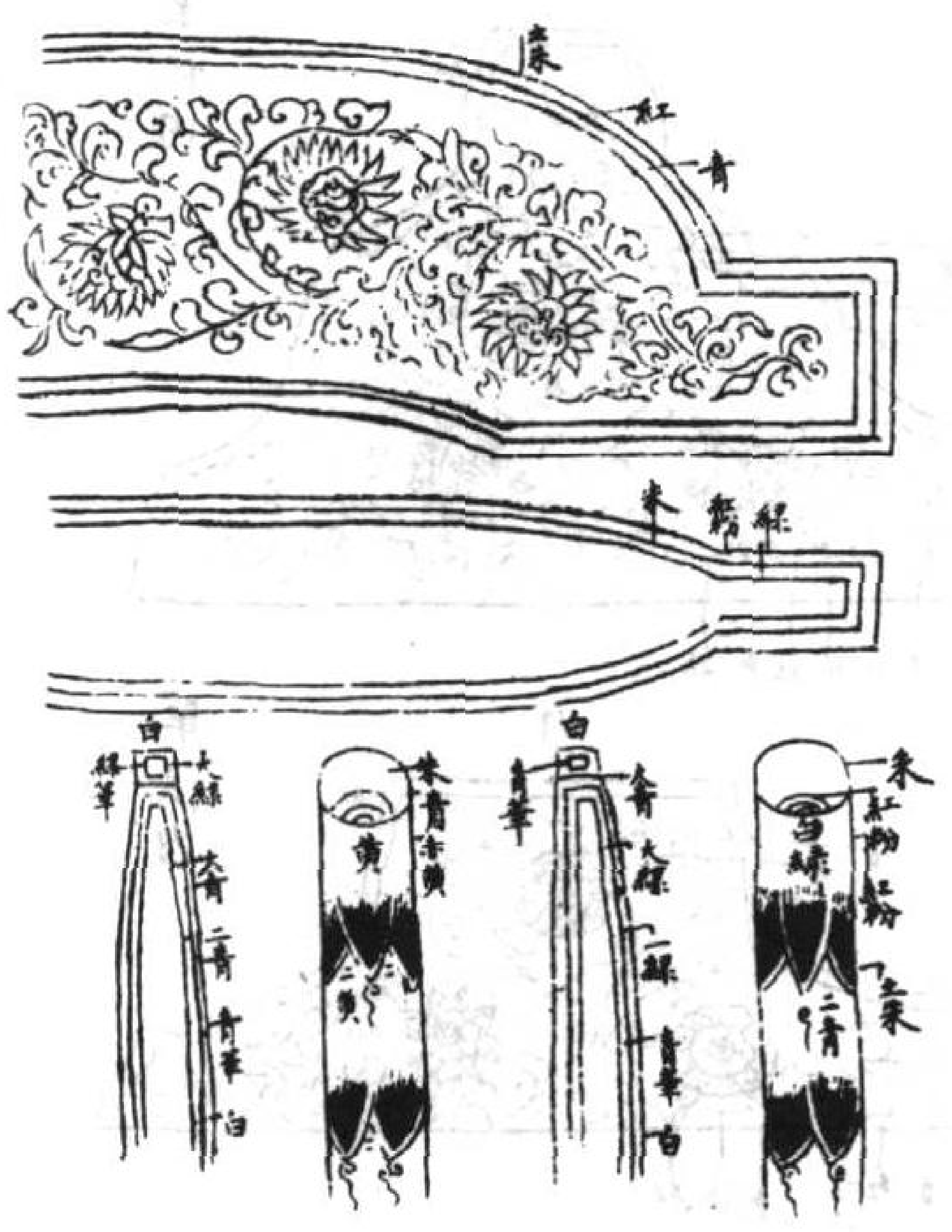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青
紅
紅
粉
綠
朱
大青
白
青華
紅
白
青華
大青
赤黄
黄
白
青
綠
紅
青
綠
大綠
白
綠華
青
白
綠華
大綠
紅
白
白
綠
綠

解綠結華裝名件第十六（解綠裝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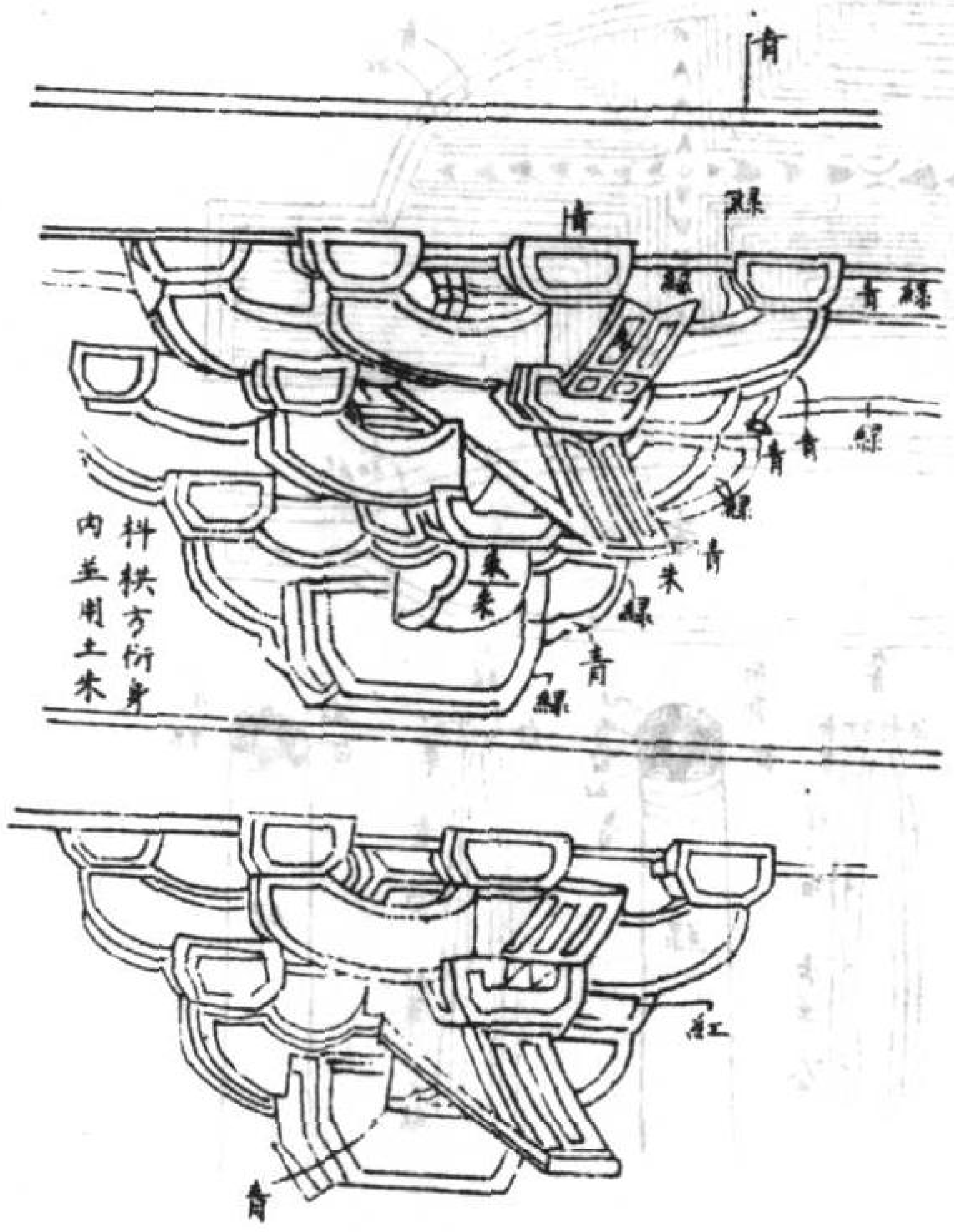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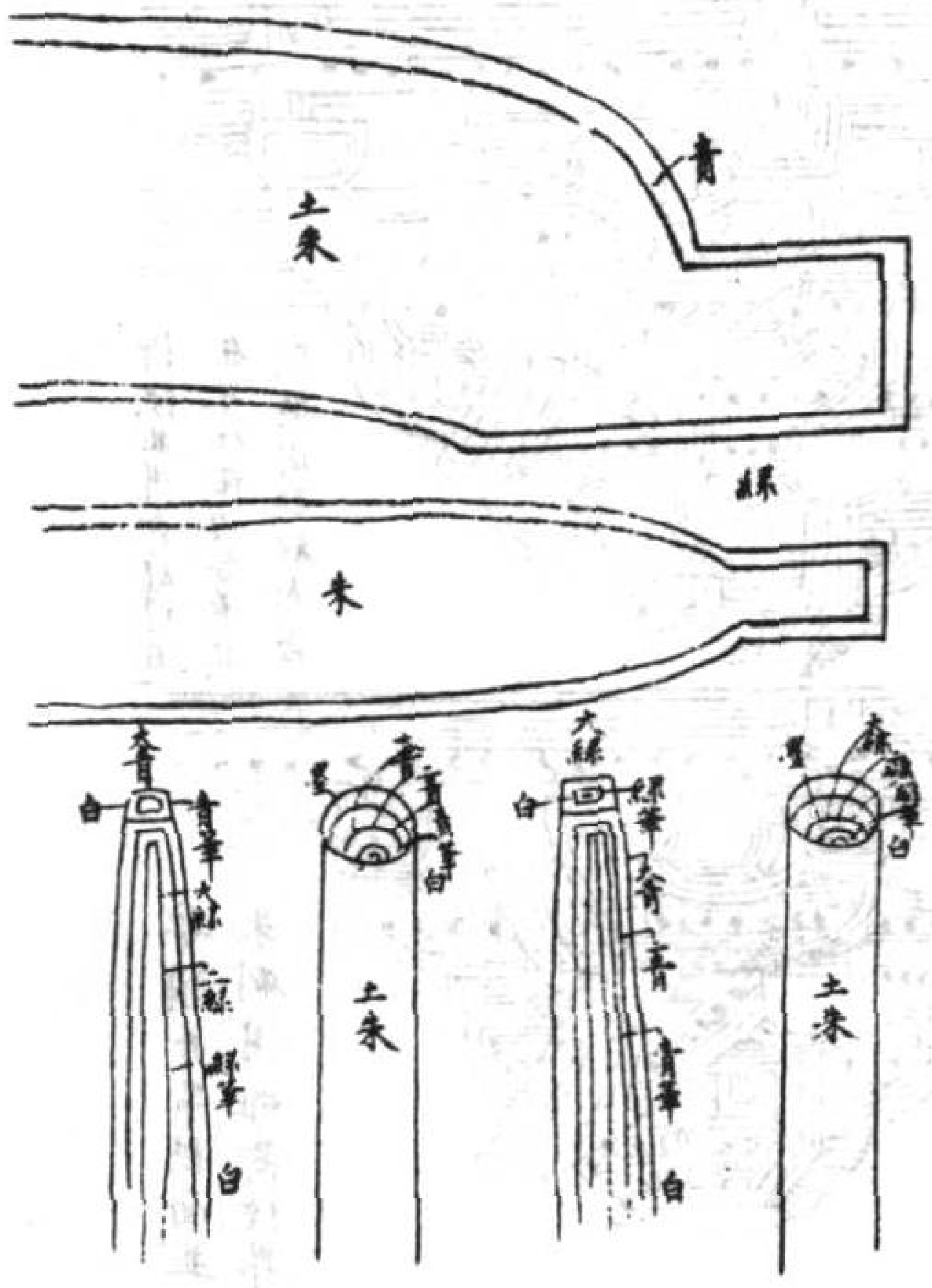

朱
紅
青
朱
粉
綠
白
綠華
大綠
大青
二青
青華
白
朱青
赤黄
黄
二黄
白
青華
青
大綠
二綠
青華
白
朱
紅粉
紅粉
二朱
二綠
二青

解緑裝名件

凡青緑並大青在外青華在中粉緑在内
凡緑緣並大緑在外緑華在中粉緑在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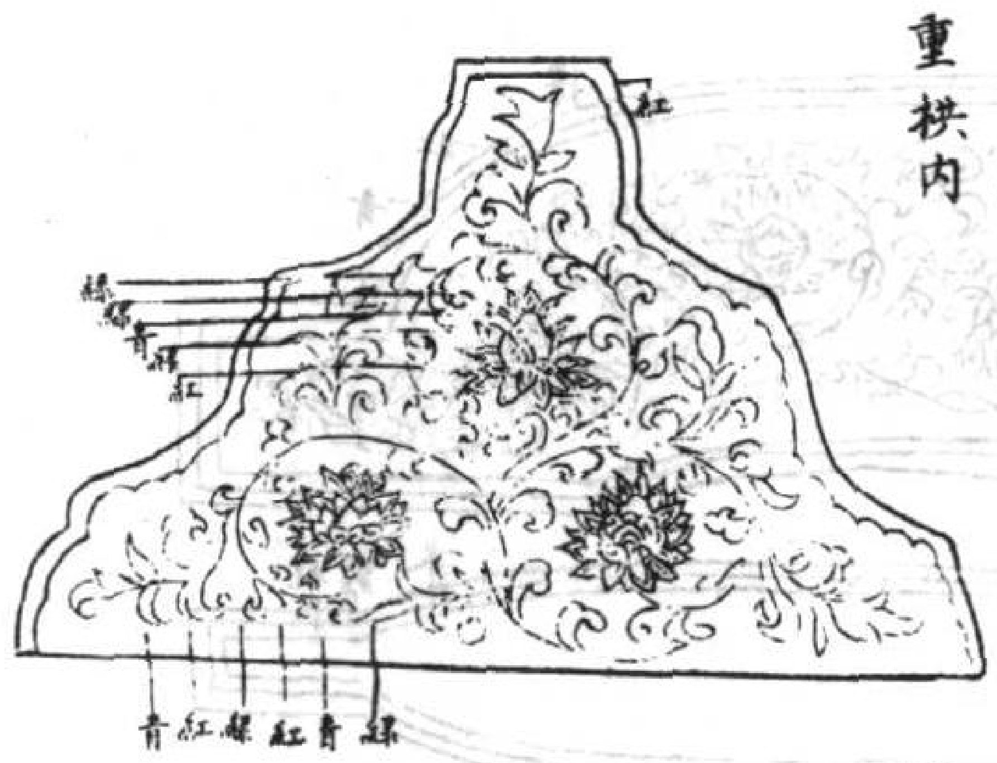

青
緑
青
緑
青
緑
青
青
緑
緑
青
朱
朱
朱
緑
青
緑
枓栱方桁身内並用土朱
紅
青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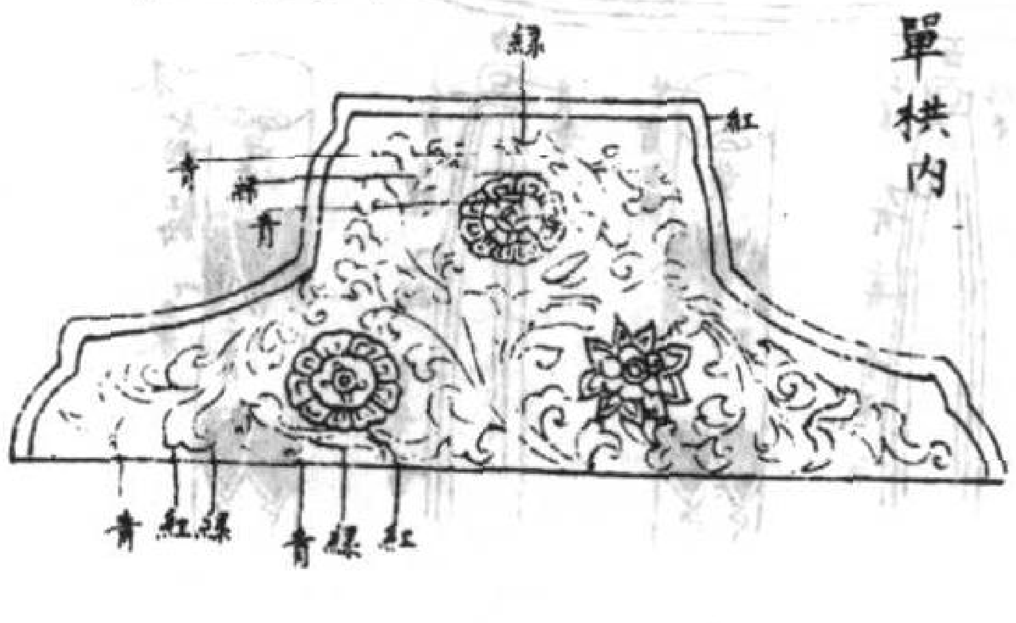

青
土朱
緑
朱
大青
白
青華
大緑
緑
緑華
白
墨
青
青
青華
白
土朱
大緑
白
緑華
大青
青
青華
白
墨
大緑
緑
緑華
白
土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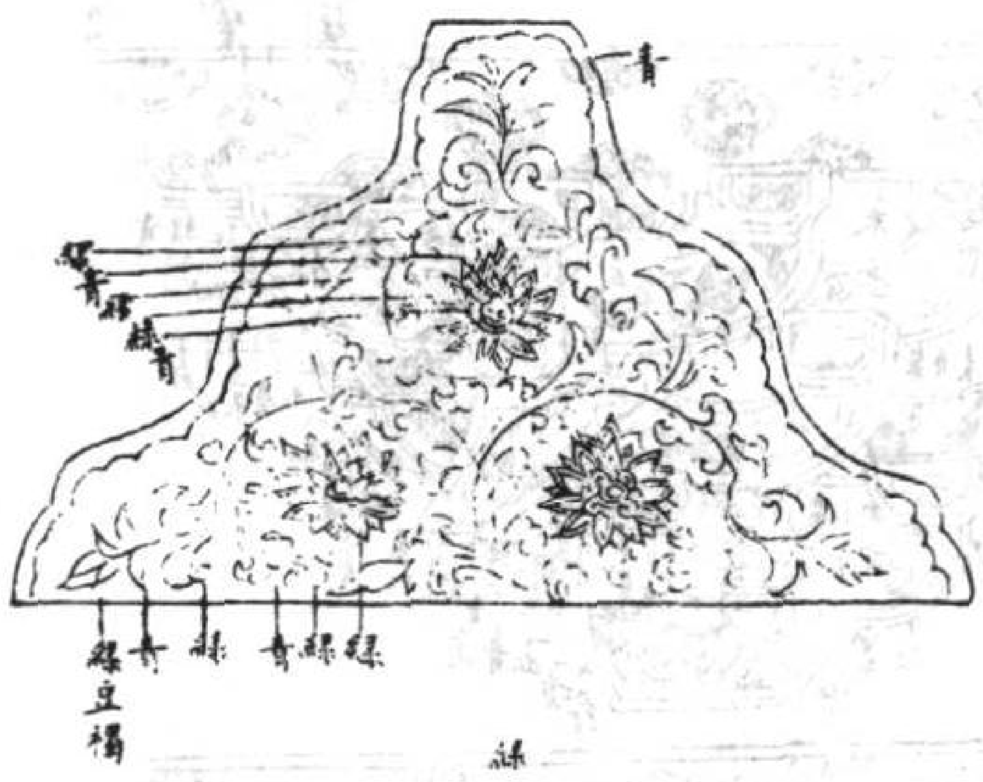
栱眼壁内畫單枝條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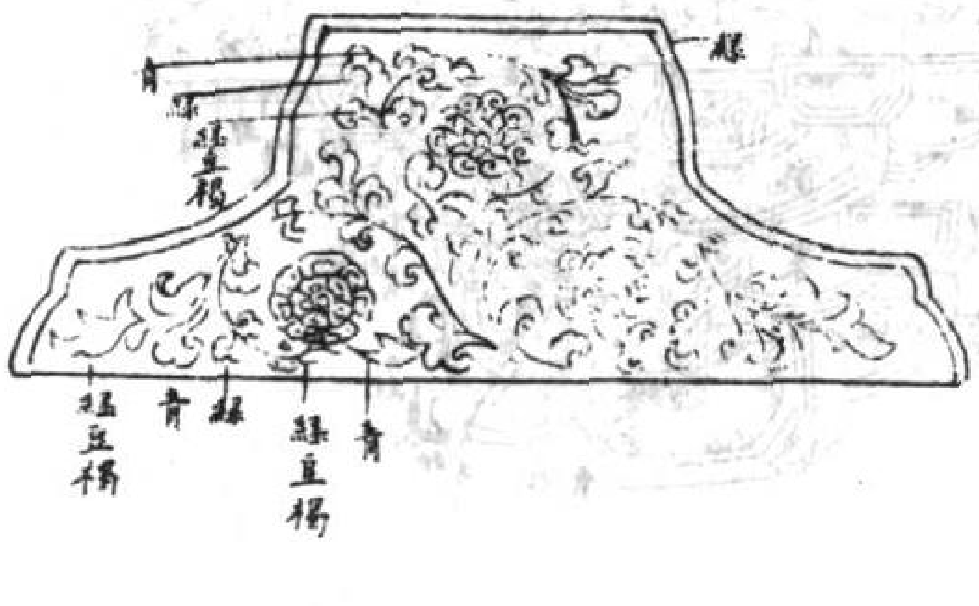
重栱内


紅
緑
緑
青
緑
紅
青
紅
緑
紅
青
緑

單栱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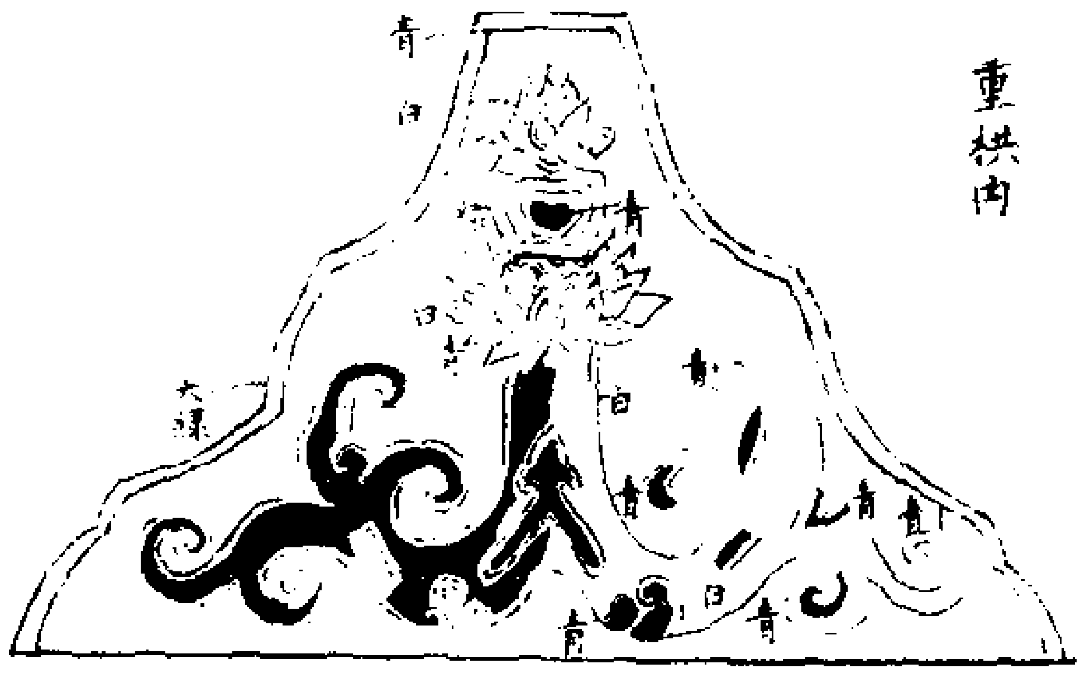

緑
紅
青
緑
青
青
紅
緑
青
緑
紅


青
緑
青
緑
緑
青
緑豆褐
青
緑
青
緑
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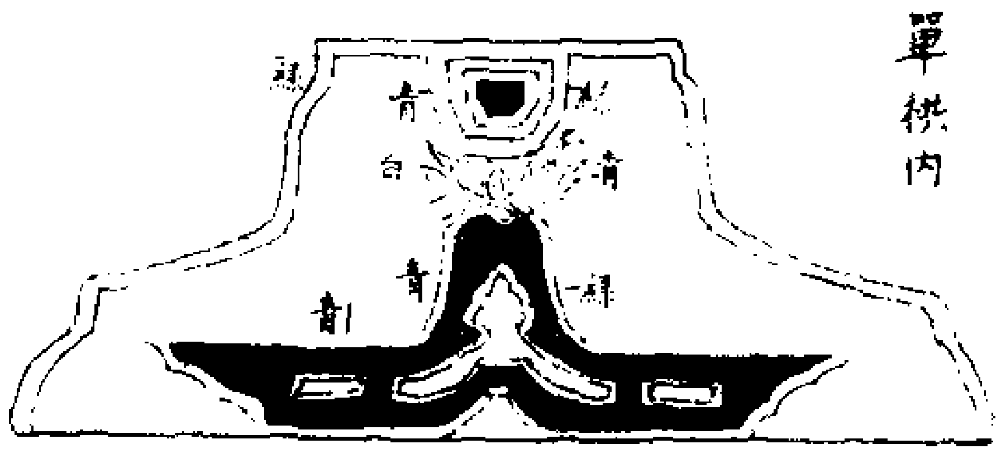

緑
緑
青
緑
緑豆褐
紅豆褐
青
緑
緑豆褐
青

青緑疊暈稜間裝栱眼壁内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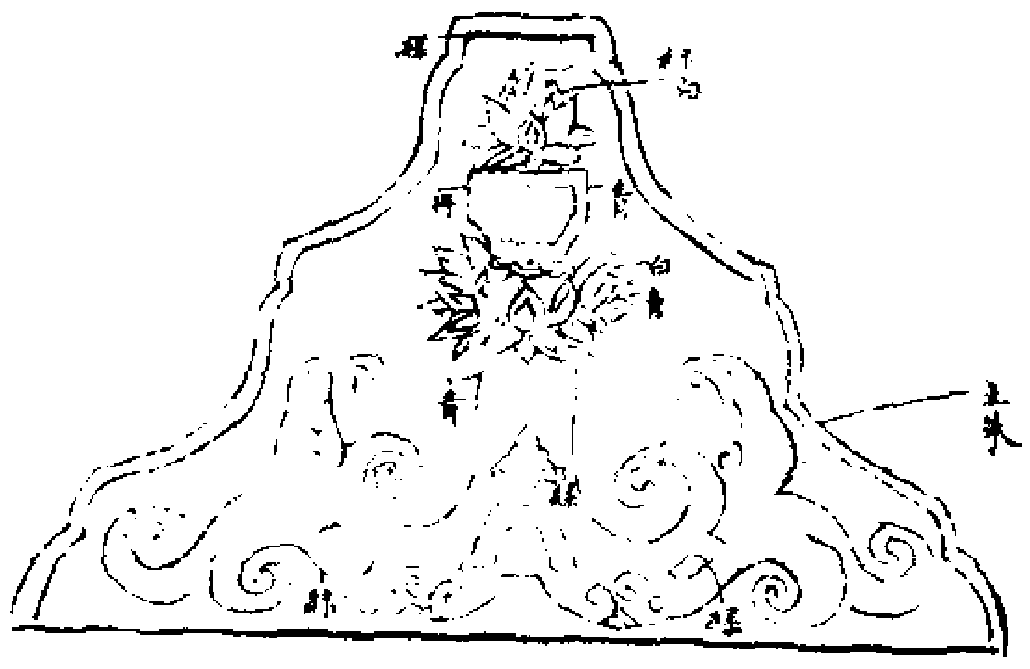
重栱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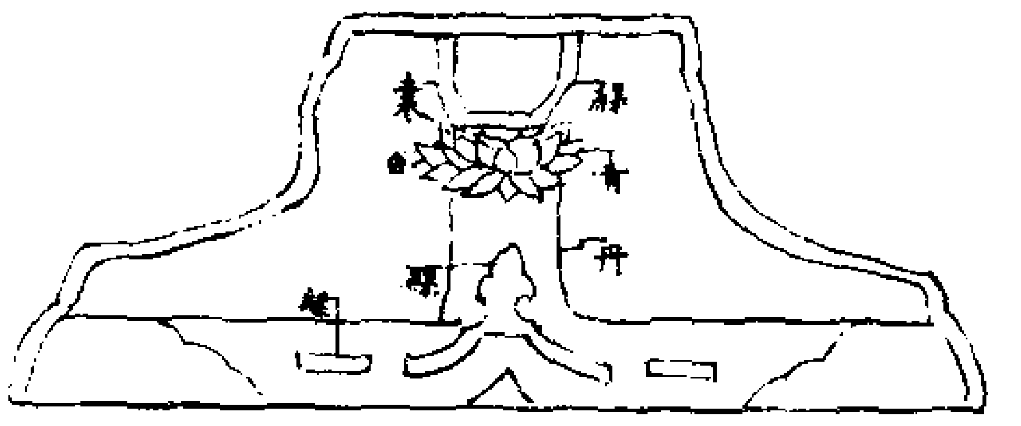

青
白
青
大緑
青
白
青
青
青
青
青

單栱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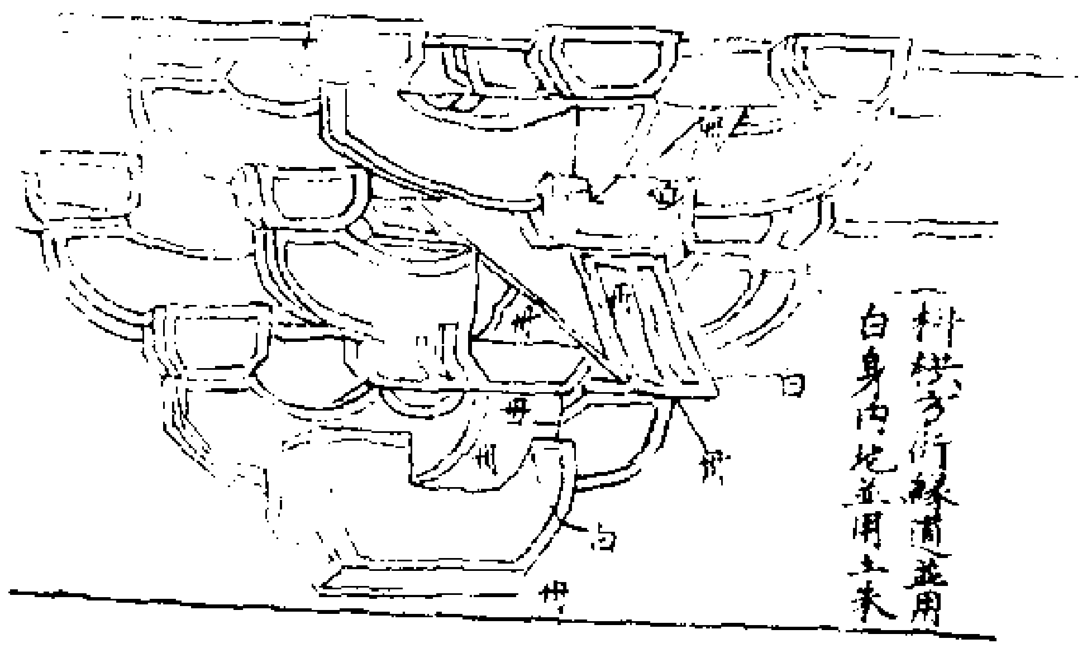
解緑結華裝栱眼壁内影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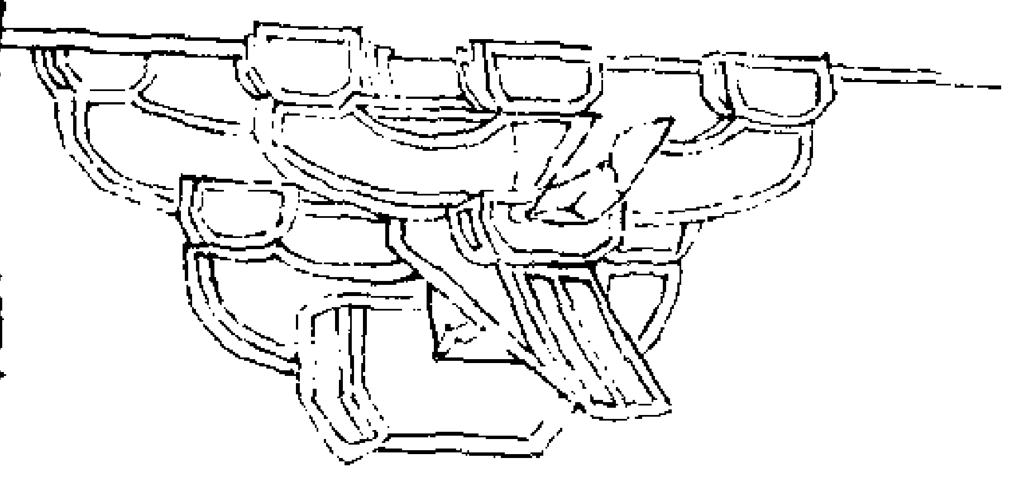


刷飾制度圖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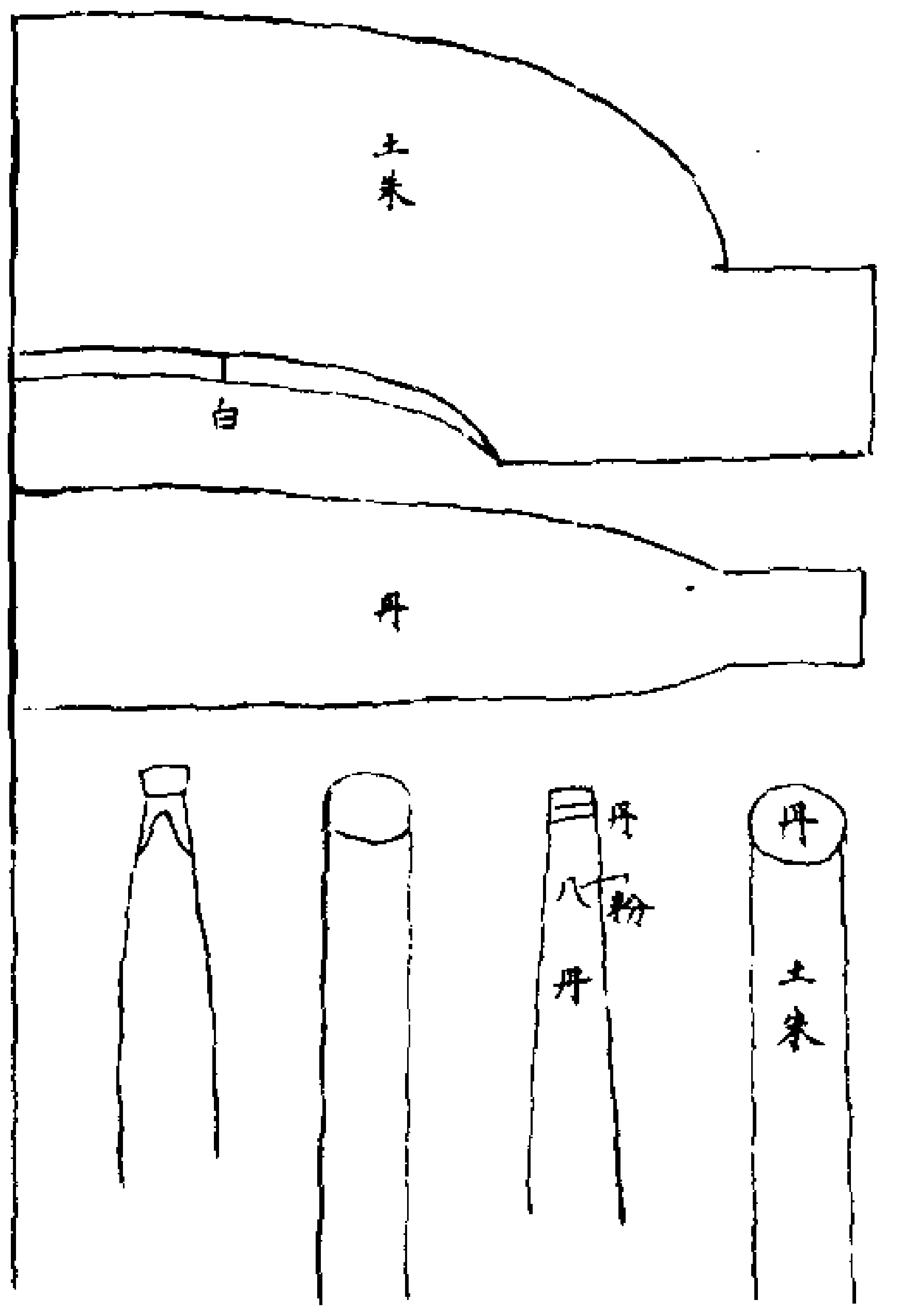
丹粉刷飾名件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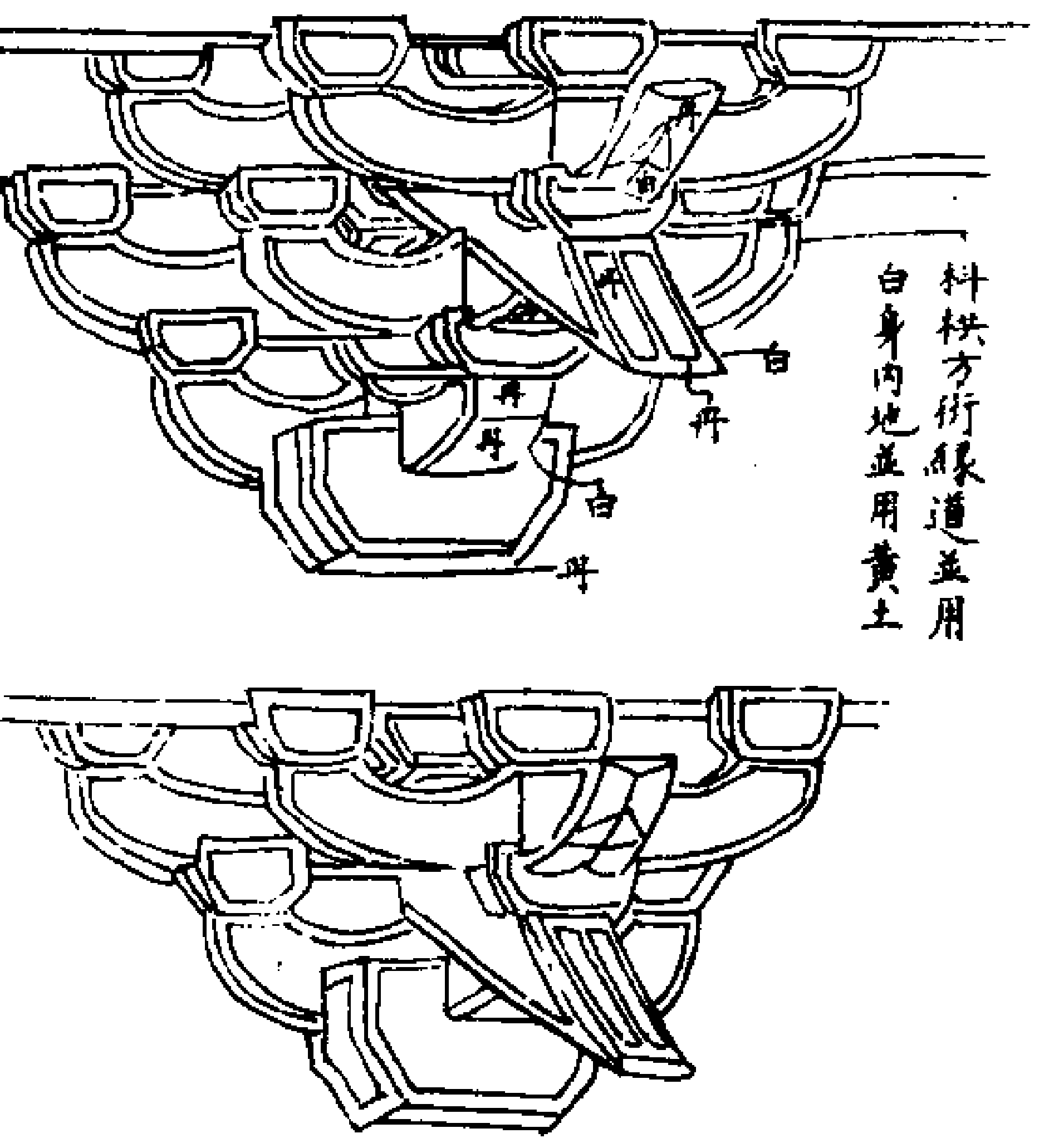
（枓栱方桁緣道並用白身内地並用土朱）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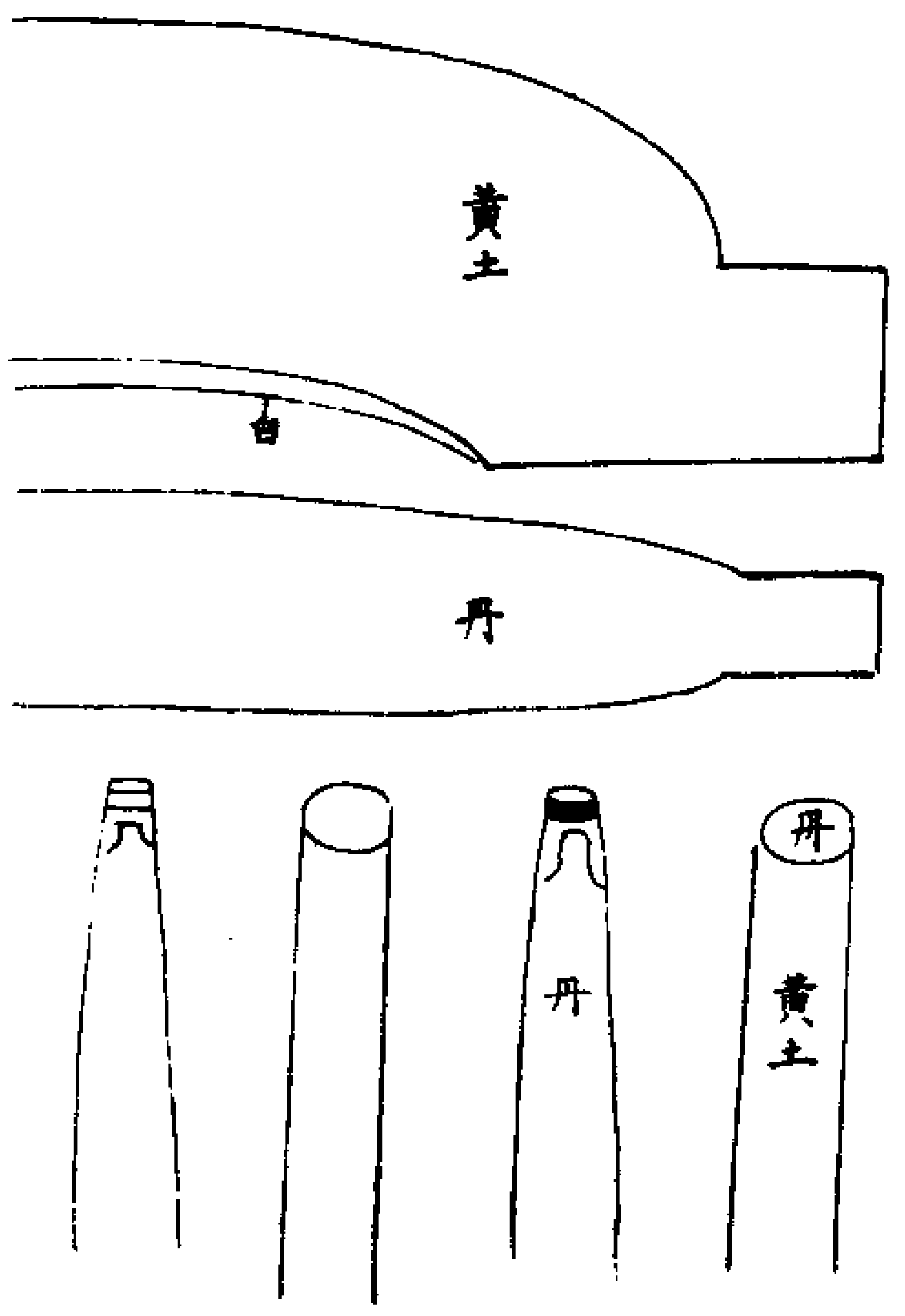

土朱
白
丹
丹
粉
丹
丹
土朱

黃土刷飾名件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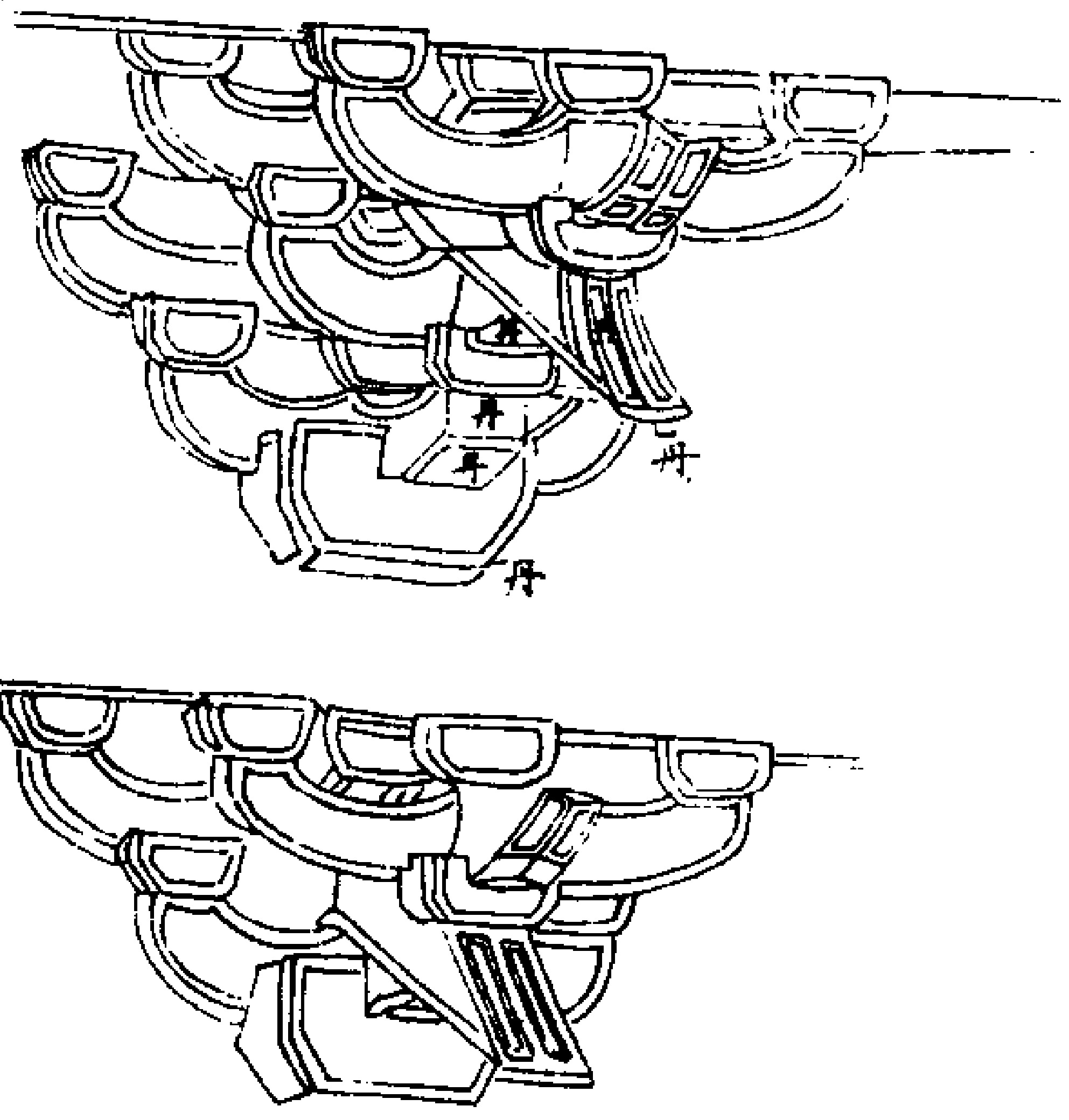


枓栱方桁緣道並用
白身內地並用黃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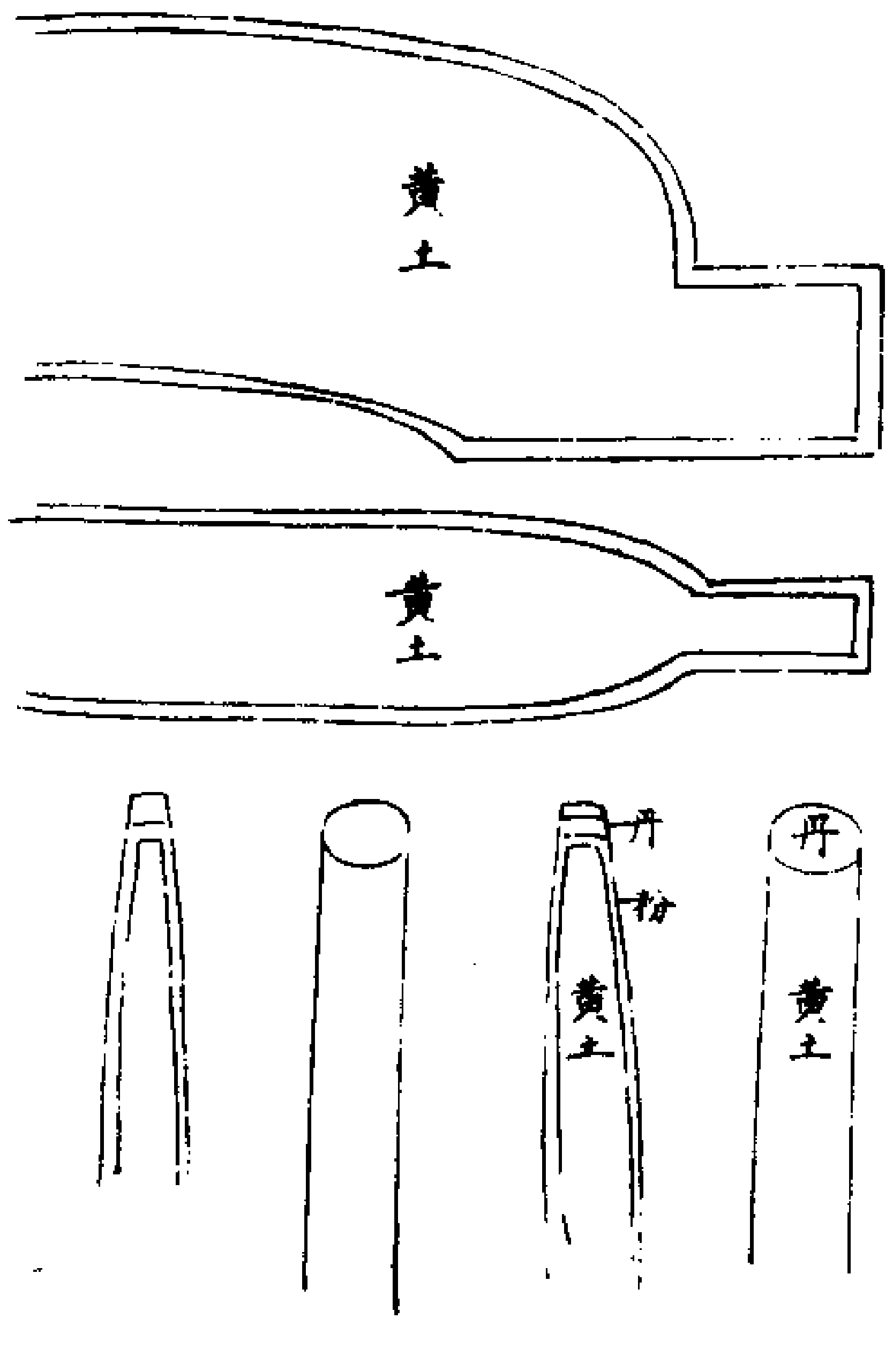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黃土刷飾黑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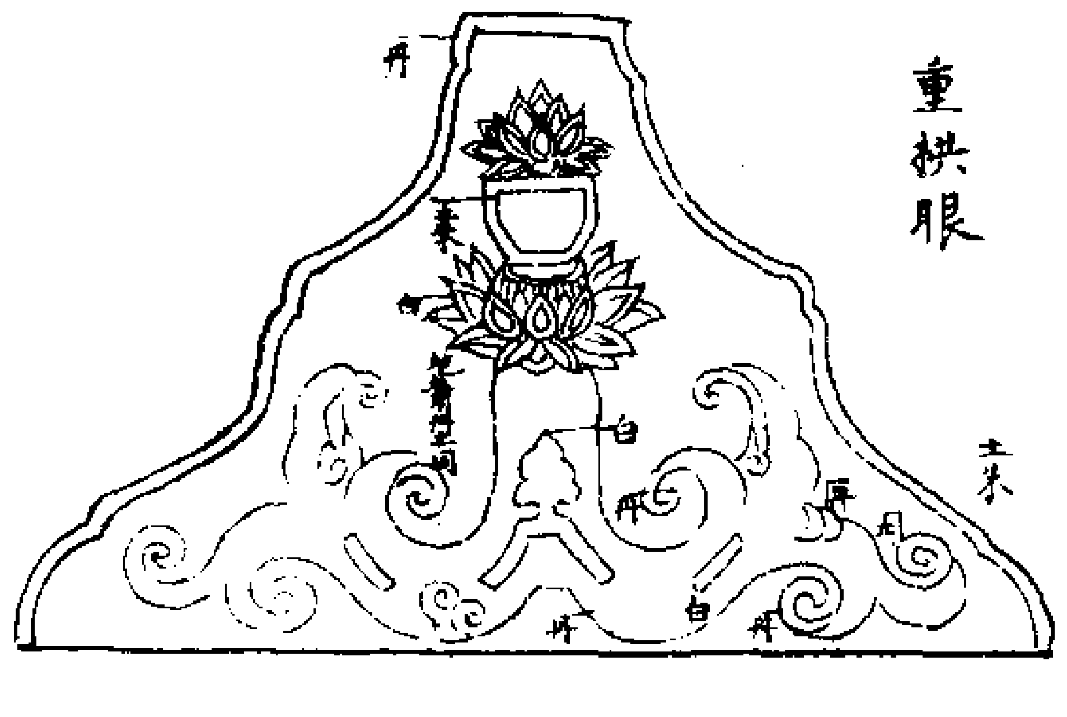


梁椽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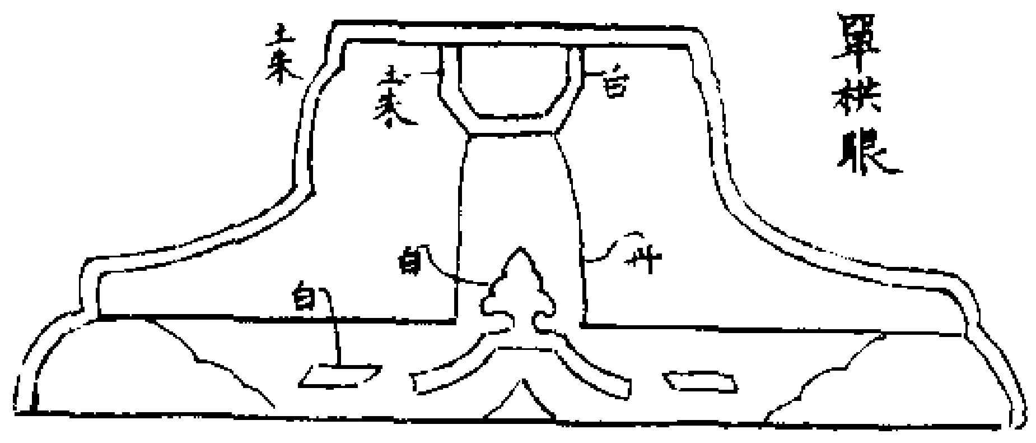

黃土
黃土
丹
粉
黃土
丹
黃土

丹粉刷飾拱眼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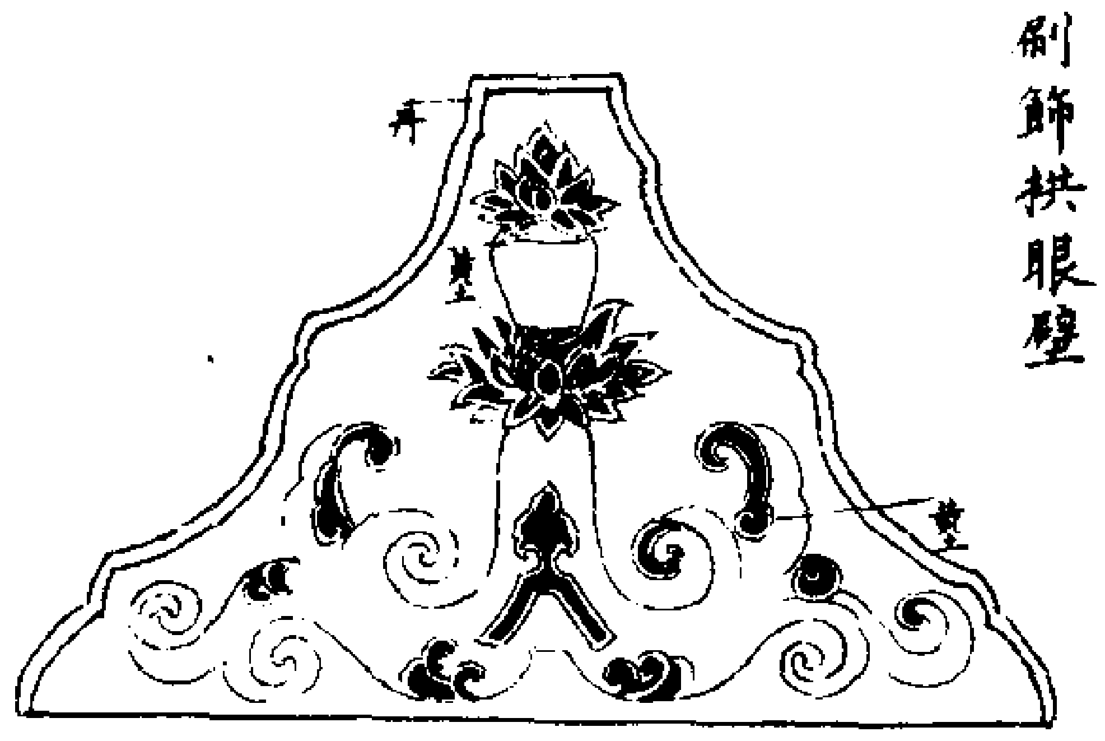
重拱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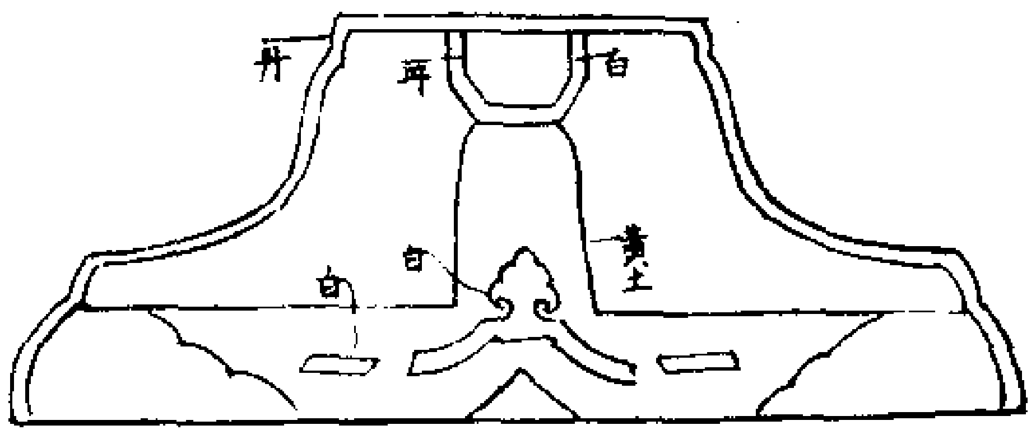


單拱眼



黃土刷飾拱眼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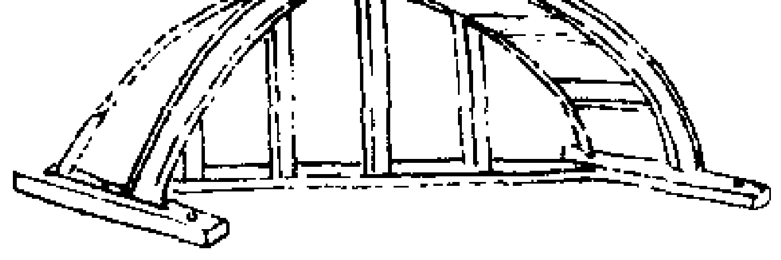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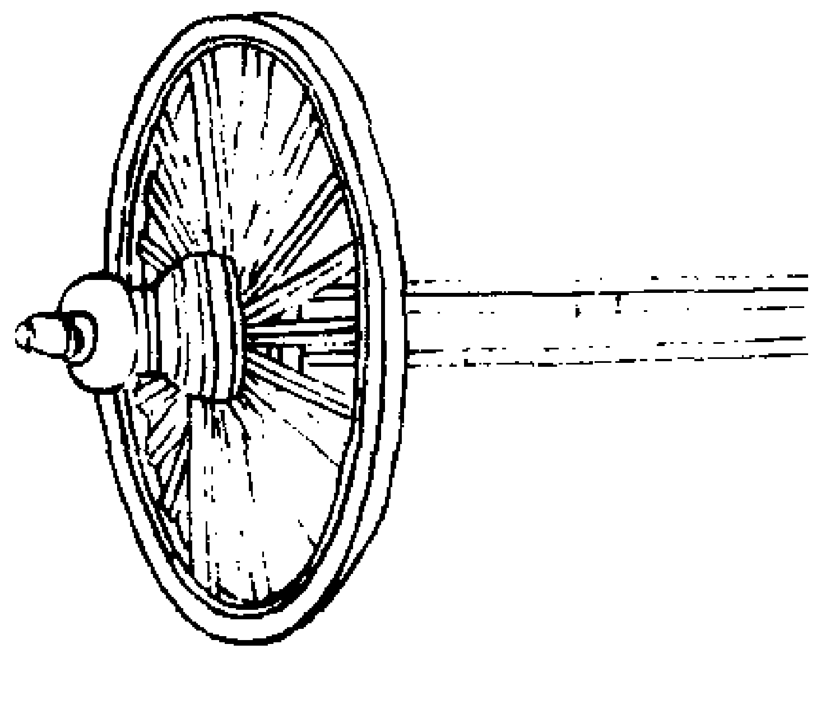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五　十八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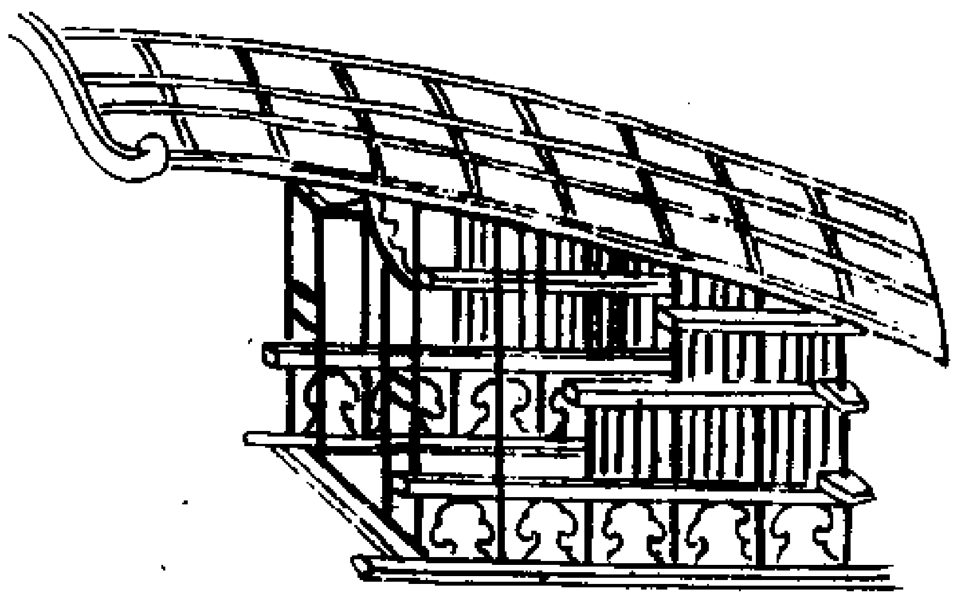
匠（匠氏諸書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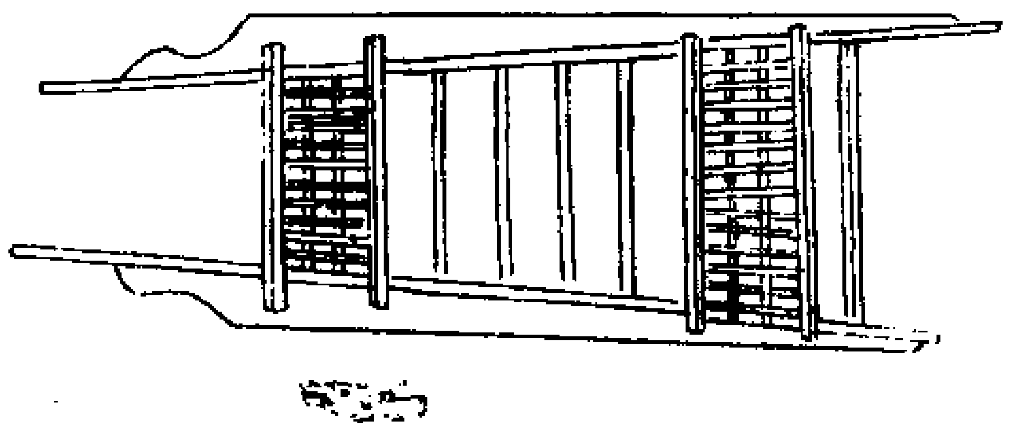
梓人遺制工師之用遠矣唐虞以上共工氏其職也三代而後屬之冬官分命能者以掌其事而世守之以給有司之求及是官廢人各能其能而以售於人固之不變也古攻木之工七輪與弓廬匠車梓今合而為二而弓不與焉匠為大梓為小輪與車廬王氏亙為之大者以審曲面勢為良小者以雕文刻鏤為工去古益遠古之制所存無幾考工一篇漢儒捃摭殘缺僅記其梗槩而其文佶屈又非工人所能喻也後雖繼有作者以示其法或詳其大而畧其小屬大變故又後罕遺而業是工者唯道謀是用而莫知適從日姜氏得梓人攻造法而刻之矣亦後猶略未備有是石者夙習是業而有智思其所制作不失古法而間出新意礱斷餘暇求器圖之所自起參以時制而為之圖取數凡一百一十條疑者闕焉每一器必離析其體而縷數之分則各有其名合則共成一器規矩尺度各疏其下使攻木者攬焉所得可十九矣既成來謁文以序其事夫工人之為器以利言也技苟有以過人唯恐人之我若而分其利常人之情也觀景石之法分布曉析不啻面命提耳而誨之者其用心焉何如故予嘉其勞而樂為道之景石薛姓字叔矩河中萬泉人中統

癸亥十二月既望稷亭段成己題其端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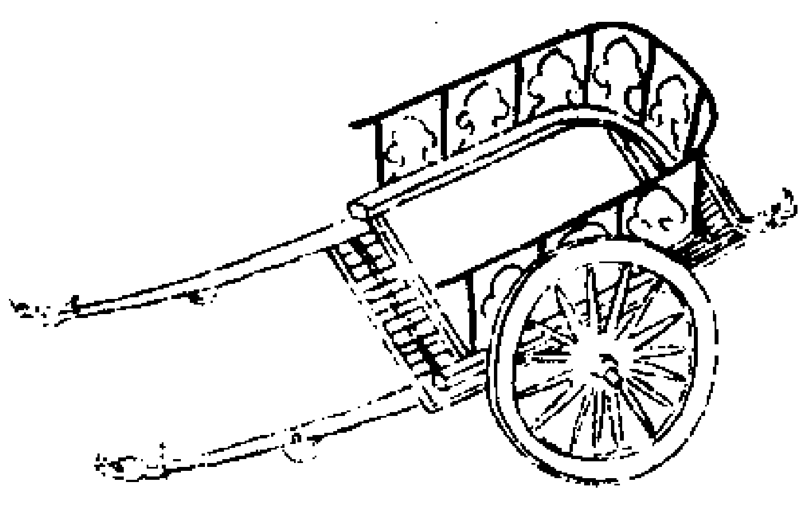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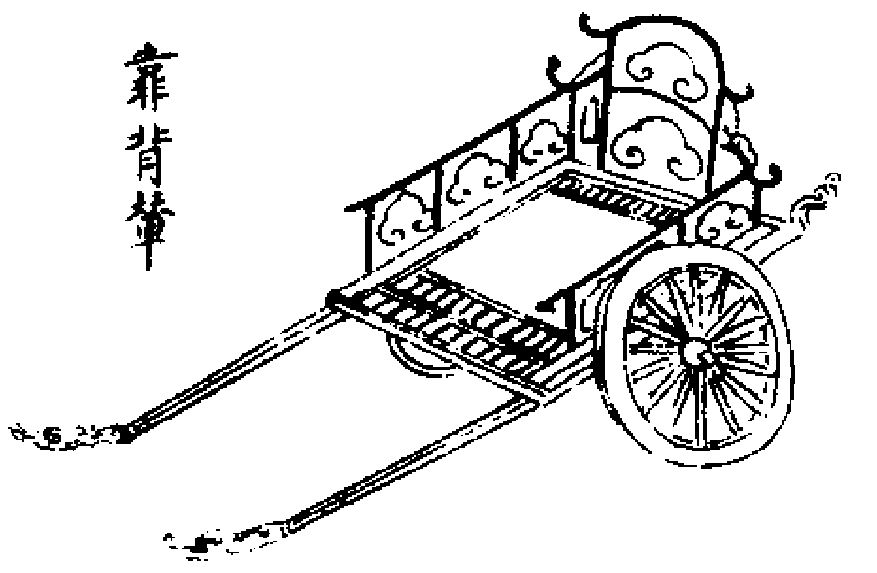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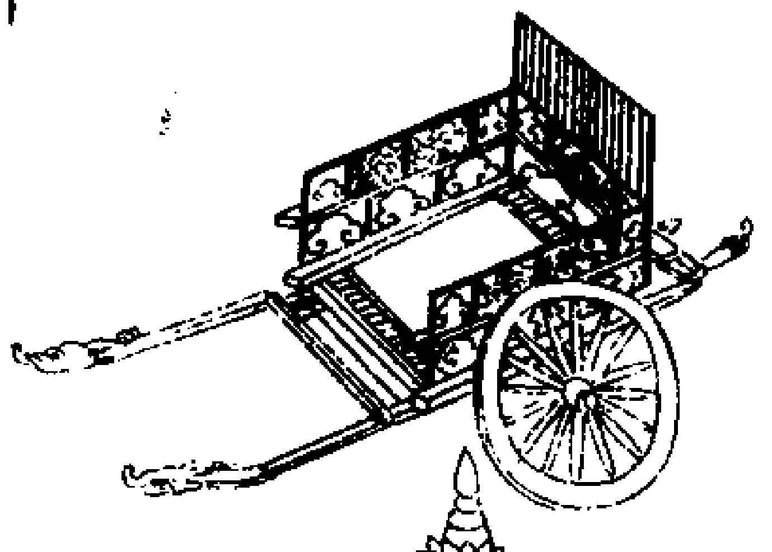
圓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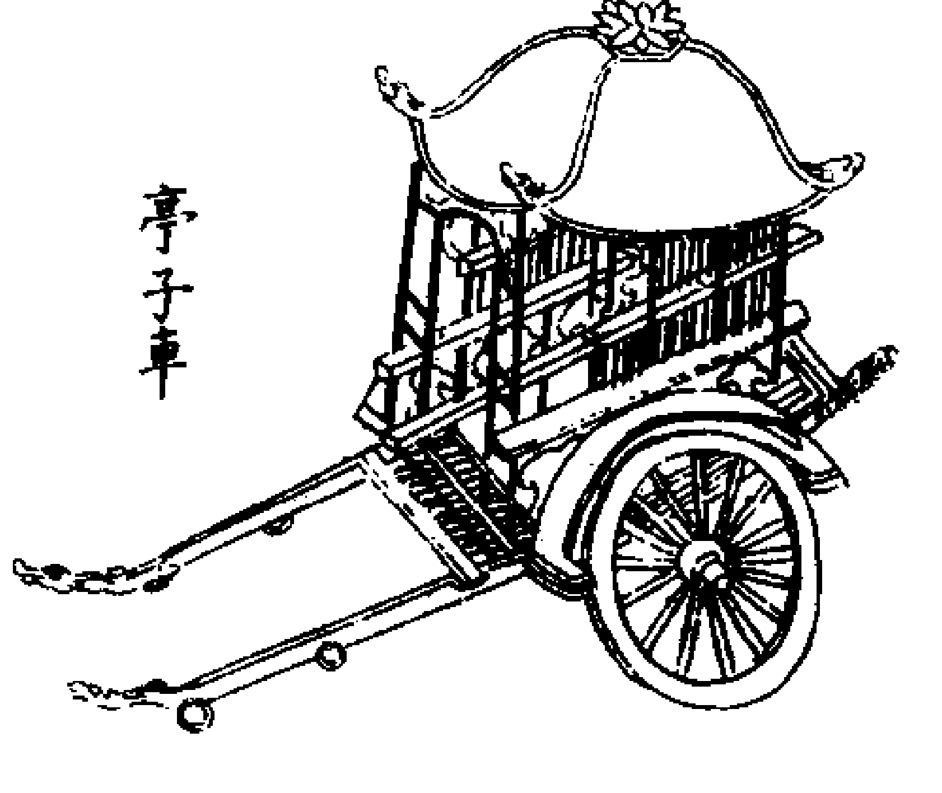
靠背輦



屛風輦



亭子車



五明坐車子　叙事易繫辭云黃帝服牛乘馬引重致遠蓋取諸隨釋名曰黃帝造舟車故曰軒轅氏世本云奚仲造車謂廣其制度耳周禮春官巾車掌公車之政（云云）服車乘（去聲）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棧車不革鞔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鞔）共（拱）　周禮冬官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去聲）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天地四時之職亦遠其一也）或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天子諸侯）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百衆言之也）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云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云云）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云云）有虞氏上陶（舜質貴陶器甒大瓦棺也）夏后氏上匠（禹治洪水民降丘宅土卑宮室而尊匠也）殷人上梓（湯放桀疾禮樂之壞而尊梓）周人上輿（武王伐紂務上下失其服飭而尊輿）故一器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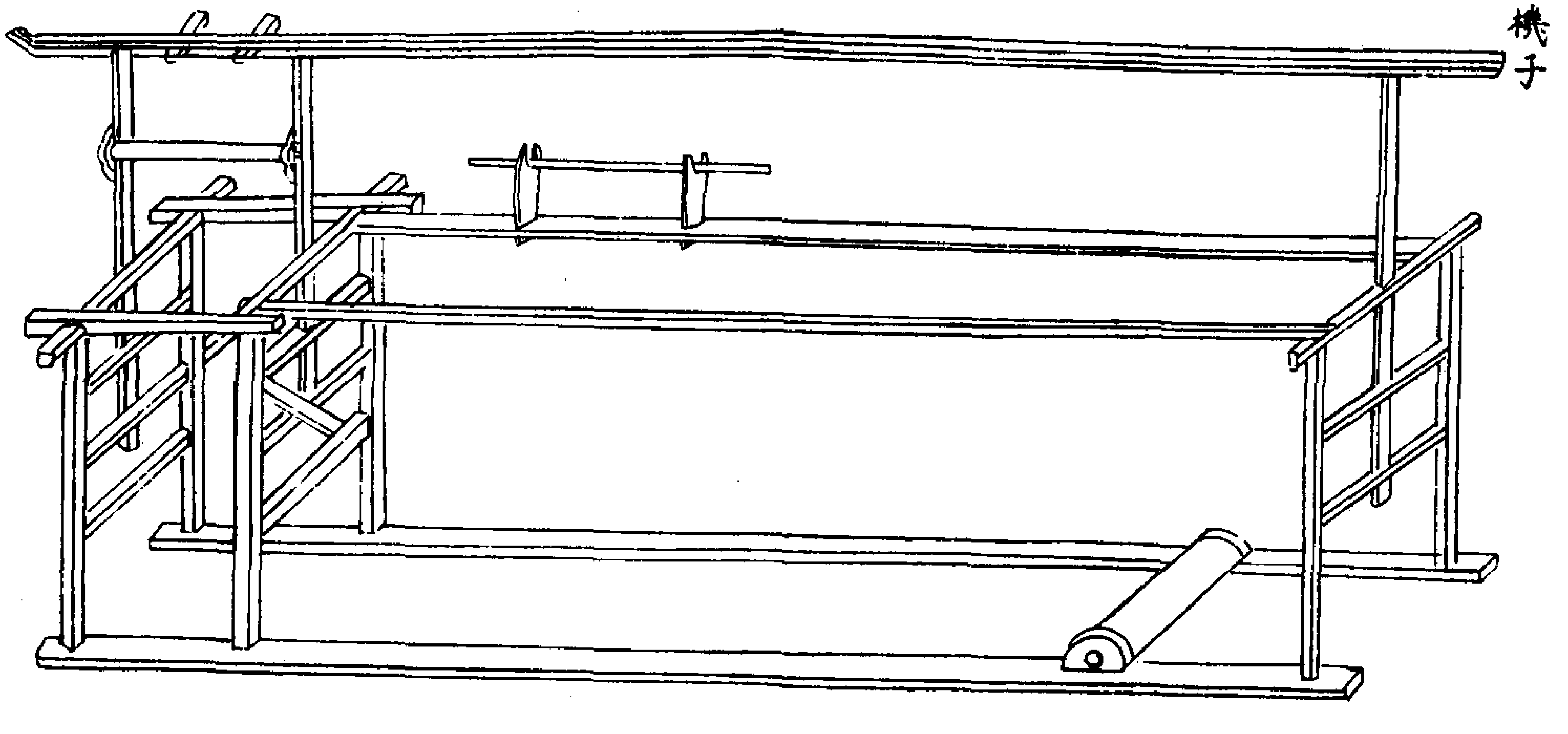
工聚馬者車爲多車有六等之數皆兵車也（云云）凡察車之道必自從也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堅固貌微至謂輪着地少謂其圜甚着地微則易轉不樸屬無以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音蹙）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陁也（終古猶云常也陁阪也輪庳則難引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此以馬大小爲節也）六尺有六寸之輪軹（音只）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音診）與轐（音卜）馬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故車有輪有輿有轐各設其人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爲轂輻牙也時謂材在陽中冬斬之在陰則中夏斬之今世轂明術輻以橦牙以橦）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敝盡也）　輪人爲蓋（云云）上欲尊而宇欲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主爲雨設也）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庳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十尺其中正也蓋十尺宇二尺而人長八尺卑於此則蔽人目）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直類反）謂之國工（隊落也善蓋者以橫馳於壟上無衣若無紘而弓不落也）輿人爲車（云云）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治材居材如此乃善也如生如木從地生如附如附枝之弘殺也）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并偏邪相就也用力之時其大并於小者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絕也）棧車欲弇（士乘棧車）飾車欲侈（大夫以上乘者）　輈人爲輈（輈車轅也）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國馬謂種馬戎馬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軹崇三尺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又并此輈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微也（無節目也）二者以爲久也（堅刃也）三者以爲利也（滑密云云）是故輈欲頎典（頎音懇典音殄頎典堅刃貌）輈深則折淺則負（揉之大深傷其力馬倚之則折也揉之淺則馬善負之）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利其安（準作水注則利水謂輈脊上雨注令水去利也一云注則利謂輈之揉者形如注星則利也準則久謂輈之在輿下者平如準則能久也和則安注與準者和人乘之則安云云）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作爰需非長謂不傷蹄不需道理）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裳也）此唯輈之和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　周遷輿服雜事曰五輅兩箱之後皆用玳瑁鵑翅（鵑大

鳥名其羽開利故箱象之）　石崇奴券曰作車以大良白槐之輻茱萸之輞　後梁甄玄成車賦云鑄金磨玉之麗凝土剋木之奇體衆術而特妙未若作車而載馳爾其車也名稱合於星辰負方象乎天地夏言以庸之服周曰聚馬之器制度不以隨移規矩不以節異古今貴其同執華夷獲其兼利　後漢李尤小車銘云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　車之制自上古有之其制多品今之農所用者即役車耳其官察所乘者即俗云五明車又云駝車以其用駝載之故云駝車亦奚車之遺也（奚仲作車故云奚車朔方尚云奚中）　用材　造坐車子之制先以脚圓徑之高爲祖然後可視梯槃長廣得所脚高三尺至六尺每一尺脚三尺梯有餘寸積而爲法　車頭長九寸至一尺五寸徑七寸至一尺二寸　輻長隨脚之高徑廣一寸五分至二寸六分厚一寸至一寸六分　造輞法取圓徑之半爲祖便見輞長短如是十四輻造者七分去一每得六分上却加三分　十六輻造者四分去一分每得三分却加一分八厘　十八輻造者三分去一每加前同如是勾三輞造者料杖便是輞之長名爲六料子輞牛頭各加在外輞厚一寸則廣一寸五分爲之四六輞減其廣加其厚隨此加減　梯槃取前項脚圓徑之高隨脚高一尺輮梯共長三尺有餘寸安軸處　廣三寸半至六寸山口厚一寸五分至二寸二分山口外前梢於鵝項後梢於尾梶積而爲法　义梶二條或四條長隨梯槃廣之外梗廣二寸至一分厚寸五分至一寸九分上平地出心線壓白破混夾卯㩉向外　子梶二條或四條隨大义梶之長廣與前大义梶同厚一寸至一寸二分兩邊各料破混向下上壓白各開口嵌散水檽子兩頭鑿入大义梶之內　底版梶四條至六條長隨义梶廣一寸六寸至二寸厚一寸至一寸一分　後露明尾梶長隨梯之內方廣一寸二分至一寸六分從心梢向兩頭六瓣破混（俗爲之杈稈木）　底版長隨兩頭裏义梶廣隨兩梯之內厚五分至六分　耳版隨梯槃之外兩壁梶上廣三寸至五寸厚六分至一寸前加廣與後頭方停或梢五分八分　檯子地栿木隨梯槃大小用之材方廣一寸八分至二寸二分厚則減廣之厚長隨前後子义梶之外廣則與耳版兩邊上同齊或減五分向裏至六分兩下破瓣壓邊線橫梶夾卯㩉向外　立柱一十二條至一十八條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圓混梢向上前頭兩角立柱高三尺五寸至四尺二寸後頭兩角立柱比前角立柱高一尺則減低二寸有餘心內立柱加高爲之遮蓋柱　平子格長隨地栿木之長廣隨兩頭橫之外材廣一寸八分至

二寸、厚八分至一寸二分。兩下通混（俗呼）　荷葉橫桿子（又爲之月梁）末徑方廣一寸至一寸二分。（完剎在外）　順脊桿子五條隨樓子前後之長，徑方廣荷葉桿子同。　瀝水版隨兩搭邊桿子之長，廣二寸二分四分厚五分。　荷葉瀝水版隨荷葉桿子橫之長，徑廣厚隨瀝水版同。　水版（俗爲之招欄板）長廣隨立柱平格下用之版，厚四分至五分，四周各入池槽，下鑿入地栿木之內，上下方一尺。　箭桿木（又爲之明白木）後格上下串透圓混徑廣五分　護泥隨車腳圓徑之外離二寸二分至一寸五分。廣七寸至八寸。下順者地栿木，兩頭橫者軏頭木（又謂之榭子木）徑方廣一寸六分至二寸。地栿木上下立者月版，挽挽之外月版，版前露明者月圓木。月圓上橫挽木。挽上羅圈版鑿入軏頭木之內，羅圈版上兩邊各壓圈楞枝條木。　托木挽二條（俗謂之挽條木）長隨梯欄橫之外，上坐護泥軏頭木外，周集徑廣一寸八分至二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二分。　車軸長六尺五寸至七尺五寸，方廣四寸至四寸八分。　冢木三條（俗爲之三腳木）高隨前後轅之平，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　叉桿二條（或四條）是柱樓子前虛檐圓徑一寸至一寸四分。　後圈叉子（俗爲之鉤）高長廣隨樓子後兩角立柱之廣，高一尺二寸至一尺四寸。　碑懸圈於樓子門前

用度下是地栿木，上是立搭子內用水版，四周各入池槽，上安口圓木，長隨前月版，廣隨樓子前兩角立柱，高一尺二寸至一尺三寸。　結頭一箇長隨前轅稱項鍘之長，廣二寸至二寸五分　凡坐車子制度內，腳高一尺，則樓子門立柱外向前虛檐引出八寸五分至一尺，其後搭隨脊桿子之長，如脊桿子長一尺，則向後搭立柱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增一尺更加減，則亦如之。（長一丈引出一尺至二寸兩壁搭藏後搭之一半）其車子有數等，或是平圈，或作靠背輥子平頂樓子上攢荷亭子，大小不同，隨比加減　功限　坐車子一量，腳樓子梯欄護泥雜物等相合完備皆全高三尺腳者四十功，高四尺者五十四功，五尺者八十七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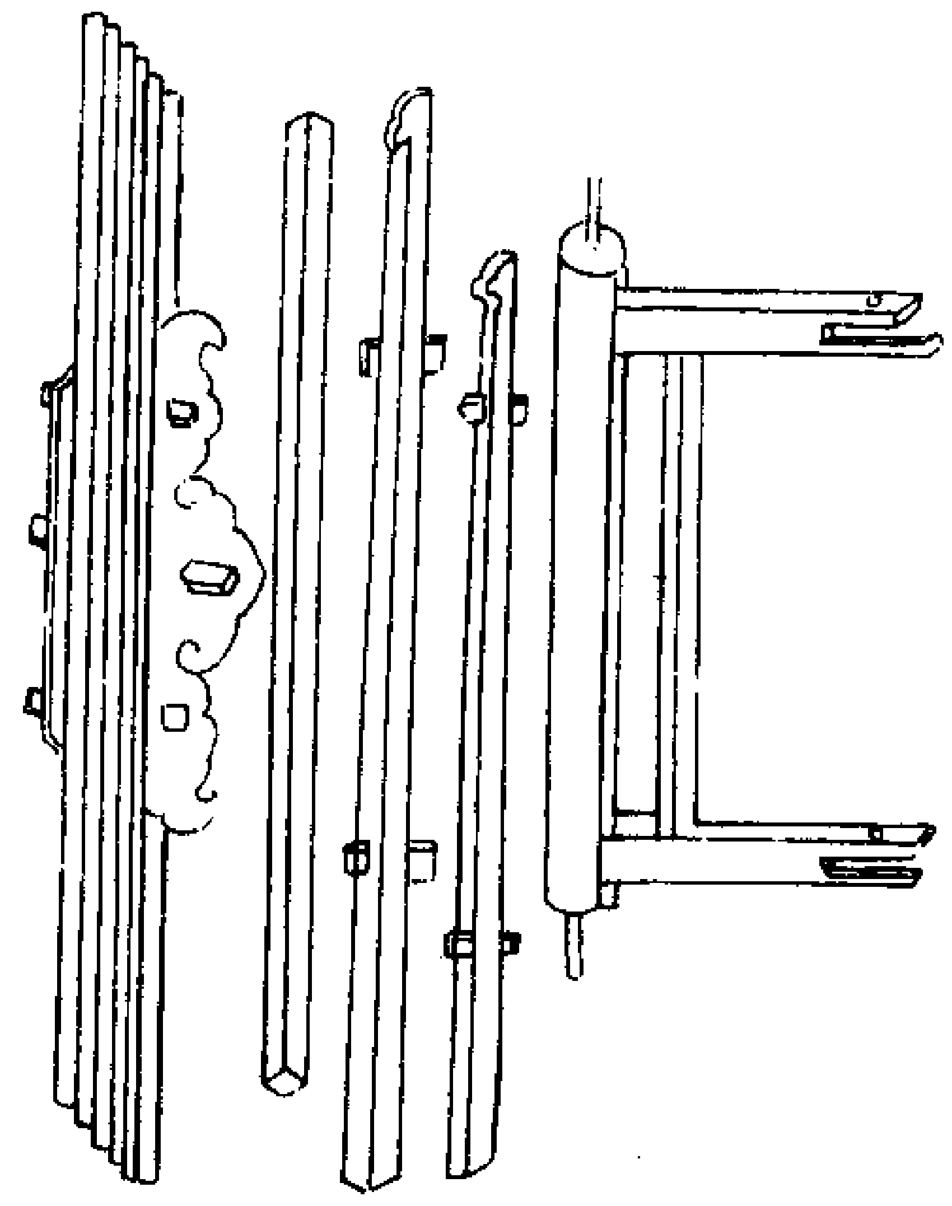
臥牛

魚椿子

椈椿

梭椺

弓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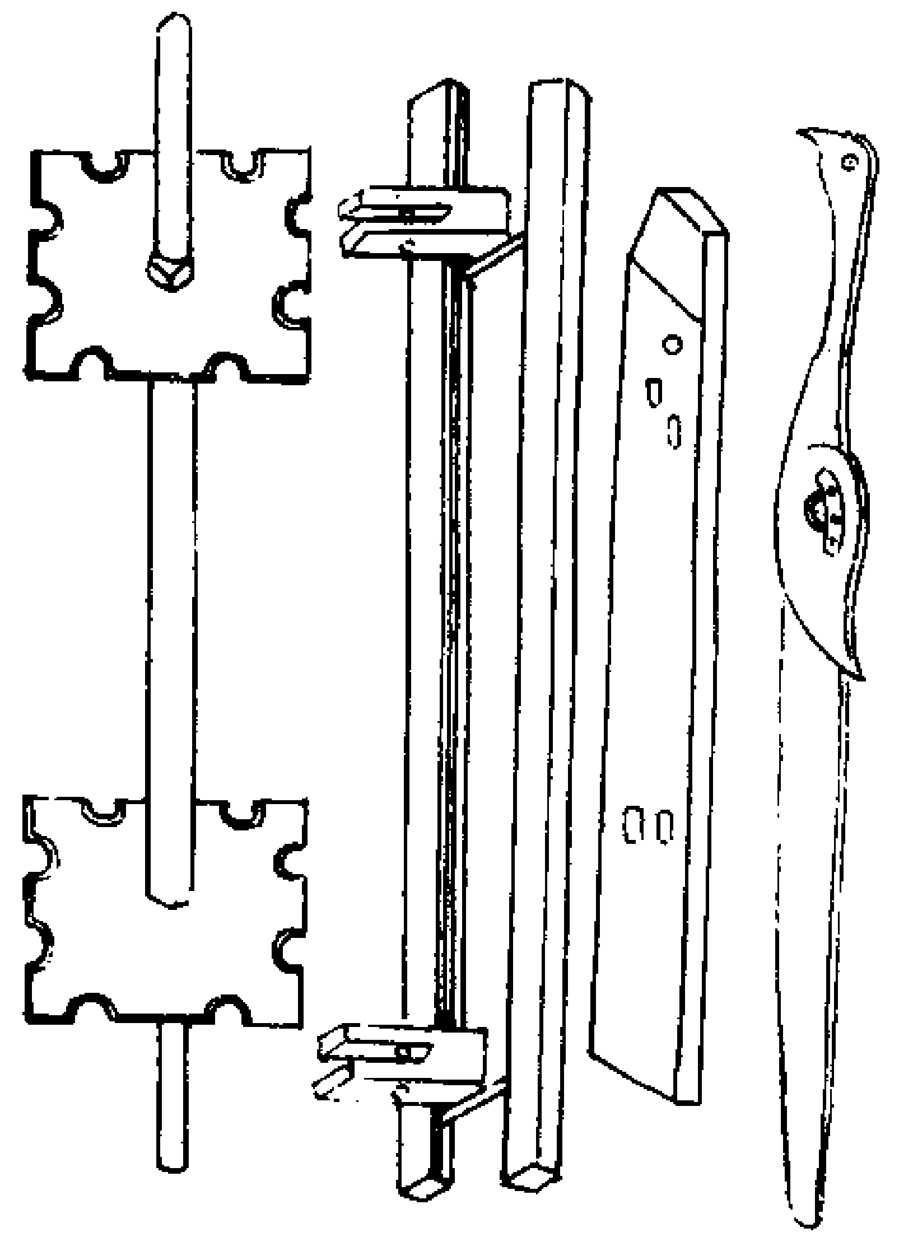


特木兒

白踏椿子

筬框

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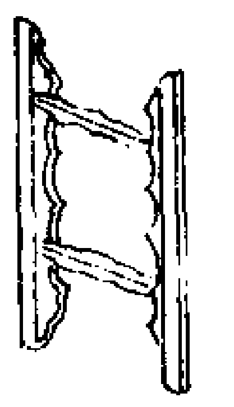
華機子　叙事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縷手經指掛後世為機杼勝復以便此伯余之始也（伯余黄帝臣杼音紵）　江文通古別離云紈扇如明月出自機中素（江淹）　唐房玄齡授秦王府記室居十年軍符府檄或駐即辦文約理盡初不着藁高祖曰若人機織是宜委任每為晉兒陳事千里猶對語　拾遺記吳王趙夫人巧妙無比人謂吳宮三絶機絶針絶絲絶　其機非伯余作止是手經指掛而已後人因而廣之以成機杼傳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麻冕布冠純絲也）吾從衆純布亦自古有故知機杼亦起於上古今人工巧其機不等自各有法式今略叙機之總名耳

用材　造機子之制長八尺至八尺六寸上至龍脊杆子下至機身共高八尺至八尺六寸横廣樓外三尺六寸　機身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先從機身頭上向裏量八寸畫前樓子眼前樓子眼合心至中間樓子眼合心二尺二寸中間樓子眼合心至兎耳眼合心四尺二寸兎耳眼合心至後靠背樓子眼合心一尺二寸（内樓子眼各長一寸六分隨材加減）兎而眼長四寸　機樓扇子立頰長五尺二寸廣隨機身之厚徑厚一寸六分從下除機身内卯向上量一尺六寸畫下㯀榥眼下榥眼上量七寸心榥眼心榥上七寸是上榥眼（榥眼長一寸六分）上榥上一尺二寸是過腦（内榥長隨廣徑廣隨立頰之厚厚一寸六分）過腦木長四尺四寸廣四寸厚隨樓子立頰之厚上順紋井口（又謂之井口木）廣厚同過腦　衡天立柱長三尺四寸（下卯在外厚隨過腦之厚）廣二寸下卯栓透過腦心下兩榥過腦向上隨立柱量四寸安文軸子軸子圓徑一寸至一寸二分長隨樓子之廣　龍脊杆子長隨機身之長厚隨衡天立柱之方廣樓子合心向脊杆子上分心各離三寸安牽拔二箇　機子心扇心榥合心每壁各量一尺二寸安引手（引手各長一尺五寸士是六箇眼）子過腦上紋口向裏兩下各量七寸是前後順㯀榥順榥栓透前後樓子過腦從心扇過腦上向後順榥上量四寸安立人子一箇立人向後又量二尺更安一箇各長五寸上是烏坐木内穿特木兒　巻軸長隨兩機身横之外徑三寸四分兎耳隨機身之厚徑廣四寸上訛角　卧牛子長三尺六寸隨機身横之廣徑廣六寸厚五寸　是立人子至卧牛底面棲上通高三尺徑廣三寸厚二寸六分立人子頭上向下量五寸鬭口子（二分中取一分立口）口子合心横鎖寨眼上安利杆（利杆長八尺）立人子鬭口與筬框鵝口廣同卧牛上隨立人子向上量三寸安㯀榥一條廣二寸筬框（用雜硬木植）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内安斗子其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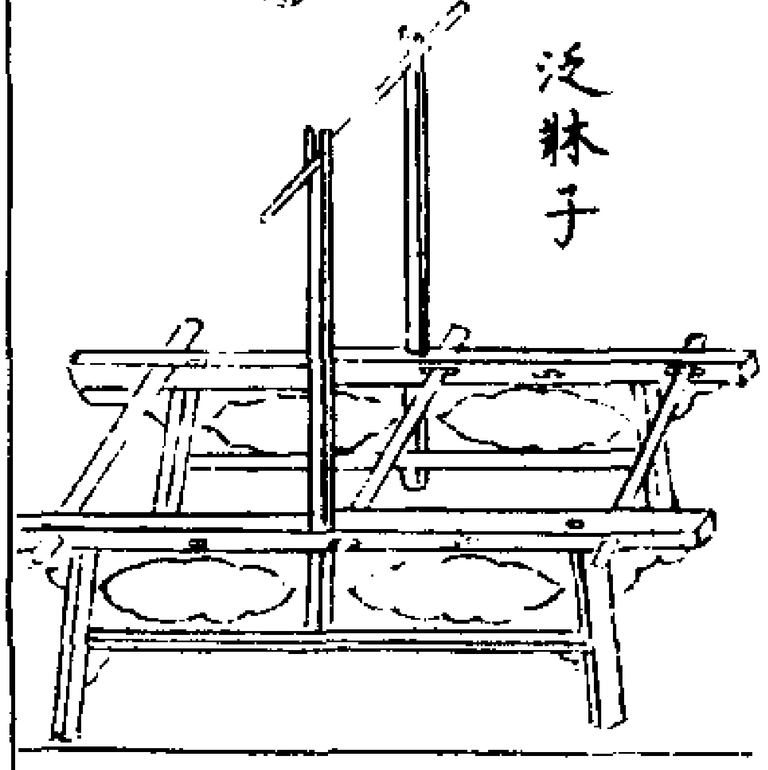
子內二尺八寸明邊高五分箴口上下離八分至一寸。斗子上是鵝材長三寸六分方廣二寸開口深二寸四分橫鑽塞眼子　特木兒長三尺四寸版廣二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眼子至心翅眼子量九寸五分。是心內眼子（圓七分）心內眼子至後尾眼子二尺一寸樓子合心（上釘環兒）弓棚架子版長一尺二寸廣三寸厚一寸（用栓三條內安弓釘釘上爲用弓）材長六尺二寸廣一寸厚六分　搊椿子（用雜硬木植造）材長二尺五寸。小頭廣一寸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至一寸四分厚八分至一寸。從小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樑子眼（長一寸有餘）樑子眼下一尺二寸明外是下樑子眼橫樑子長二尺六寸四分廣一寸。厚四分椿子內二尺四寸明（計六箇一十二條）　麃椿子長一尺八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二分厚八分小頭向下量三寸二分。畫樑子眼向下一尺二寸外下樑子眼廣與搊同（樑子各長二尺八寸內二尺四寸）　拔樑長隨兩引手之廣長二尺八寸徑方廣一寸計六條鑽眼子與引手同　白踏椿子長二尺六寸上廣二寸厚六分下廣二寸二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二分心內鑽圓眼子再從頭上向下量四寸二分還上鑿樑子眼一箇（樑子眼各長一寸一分）上眼子下楞齊向下更畫樑子眼一箇下眼下量九

寸四分外下是雙樑子眼從下倒向上量二寸八分合心又鑽圓眼子一箇。樑子長二尺八寸廣一寸一分厚四分。　縢子軸長三尺八寸方廣二寸兩耳內二尺四寸明耳版厚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方廣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內或織紗則用白踏或素物只用搊子如是織華子什物全用其機子不等隨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樓子共各七功　卧牛子一箇一功　筬框一副全一功五分　特木兒六箇八分功　棚并弓一功二分　搊麃各一副一十二扇全造三功二分　拔樑六條四分功　縢子一箇一功二分　利竿二條三分五厘功解割在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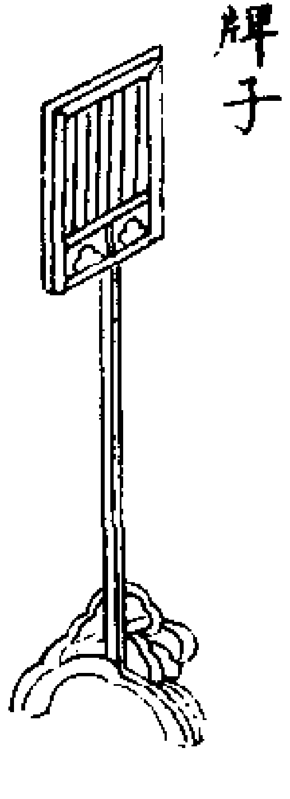
邊簇子



泛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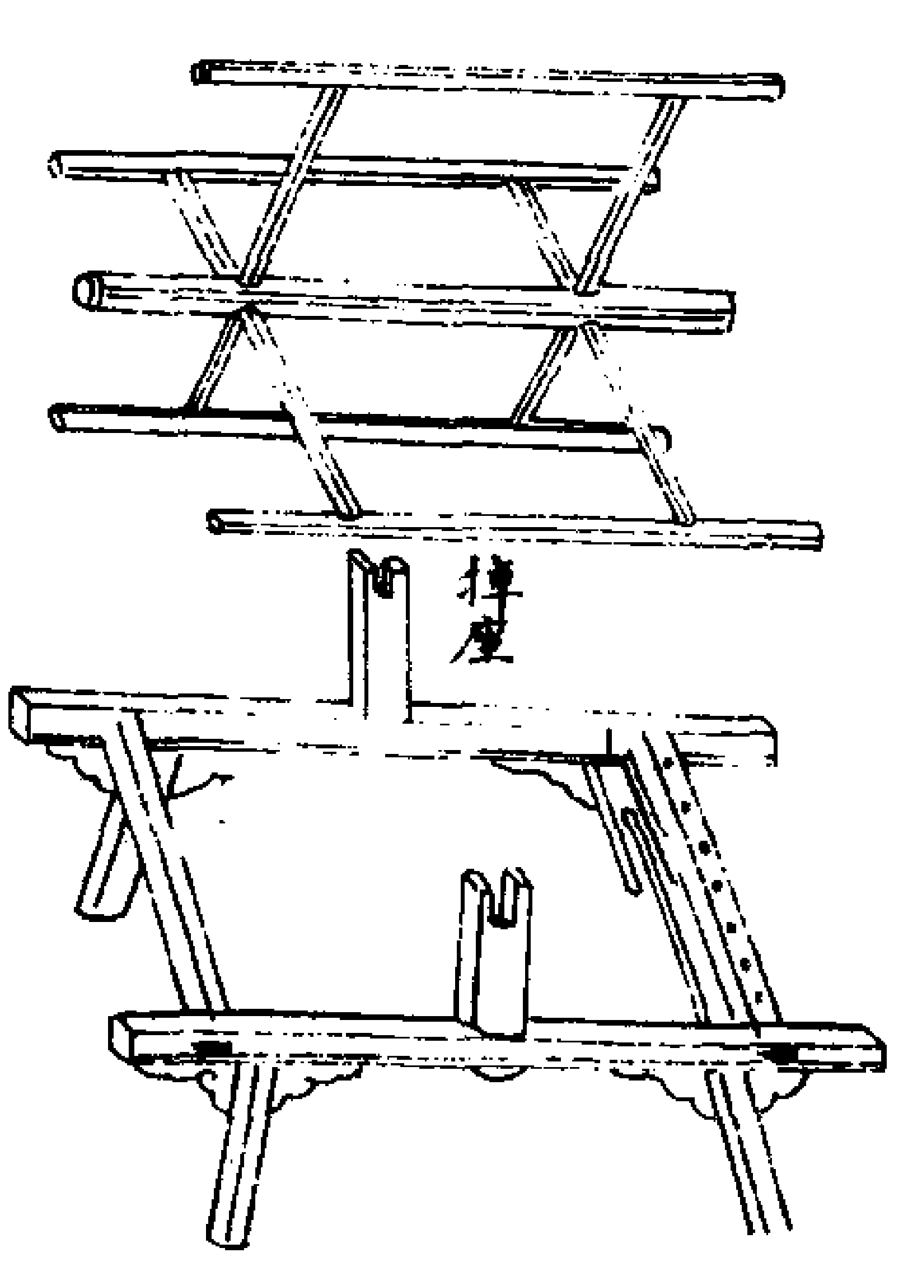


經牌子



用材　造泛床子之制上至立人子頭下至泛床子地共高二尺一寸三分兩邊長與高同　邊（係謂之桯）長二尺一寸三分廣一寸六分厚八分先從邊頭上量一寸邊上留三分向裏畫第一箇樑子眼（樑子眼長二寸三分）第一箇樑子眼外空二寸二分畫第二箇樑子眼（眼長一寸八分）第二箇樑子眼外空三寸畫第三箇樑子眼（眼子長一寸）此眼外楞上側面鑿立人子眼（立人子眼長八分廣五分）第三箇樑子眼外空三寸三分畫第四箇樑子眼（眼長一寸八分）第四箇樑子眼外空一寸四分畫第五箇樑子眼（眼長二寸三分）前後樑子眼長則不同各廣三分　腳子稷上高九寸二分廣一寸三分厚同邊腳除上卯向下量三寸畫順樸梘眼　立人子邊向上高一尺二寸廣與邊同厚八分上開口子深五分下卯栓造樸梘。　順樸梘隨腳順之長廣隨腳之厚厚一寸三分　樑子長二尺六寸廣一寸厚三分五厘。（用三條雜硬木植）　凡泛床子是華機子內白踏搊麃椿子打繒線上使用隨此準用。　功限　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五分　如有牙口二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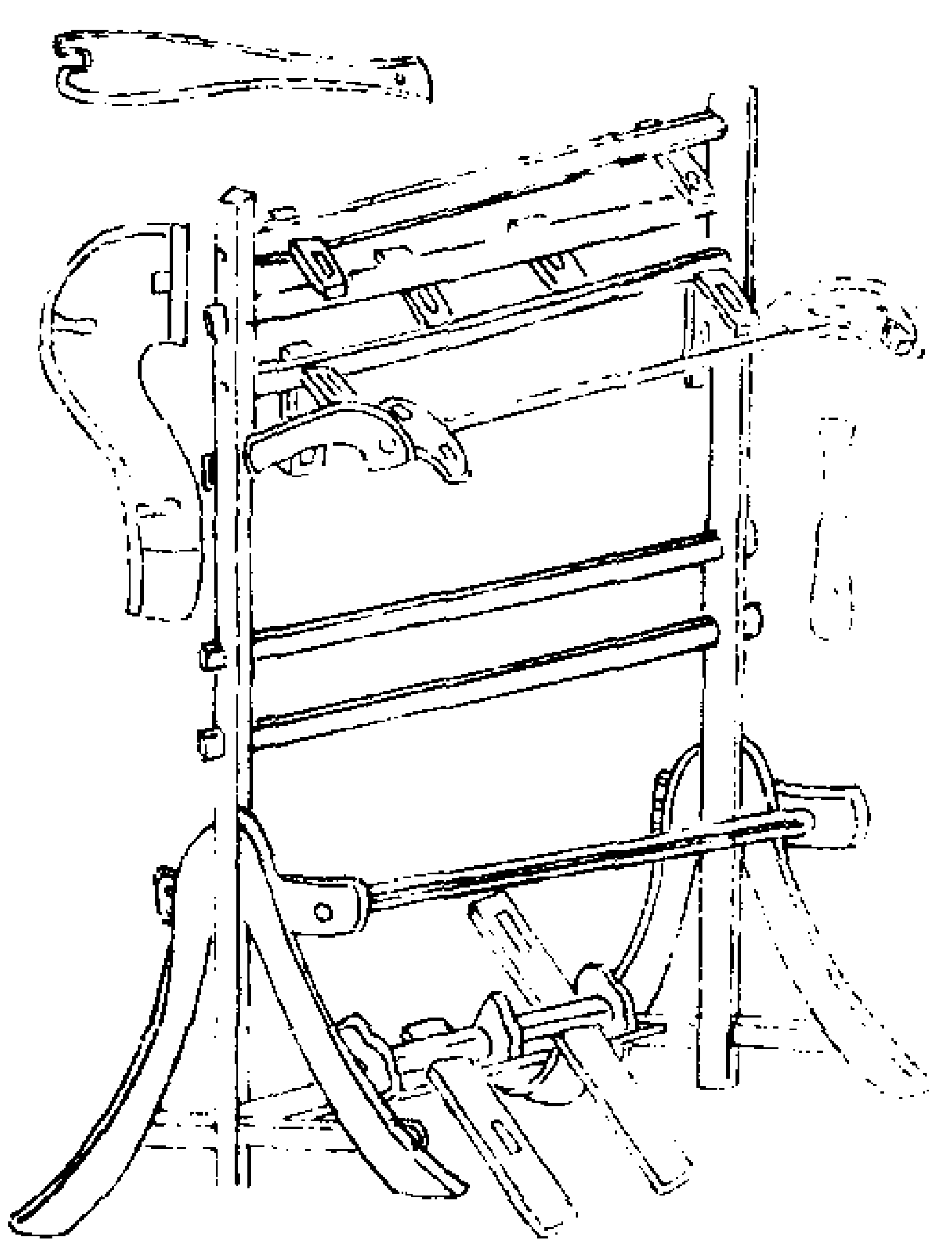
捽籰



捽籰座　用材　造捽籰之制長三尺廣二尺一寸上下高六寸兩梘已裏一尺三寸明心內安立人子　邊長三尺廣二寸厚一寸五分　橫兩當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　腳稷上高六寸廣厚與邊同　立耳子下除卯向上高七寸（上開口子深一寸）廣厚同邊　籰軸長隨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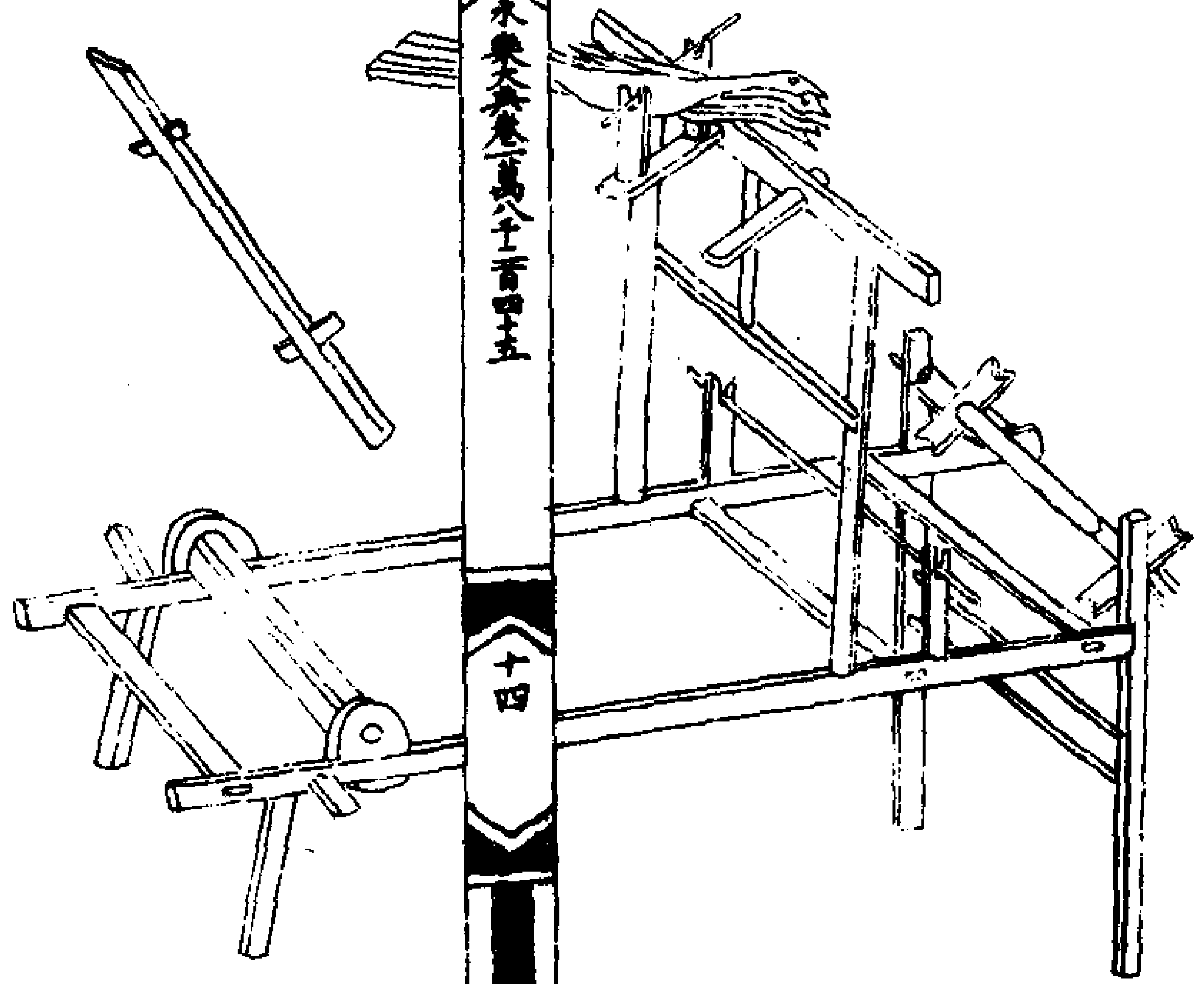
耳之內徑方廣二寸四分。從軸心每壁各量七寸外安輻（四枝或六枝減短）　輻枝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簍枝長一尺七寸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凡掉簍是打紵絲線經上使用隨此制度加減　功限　掉簍一箇全造完備一功一分　如是上有線子牙口造者三功五分

立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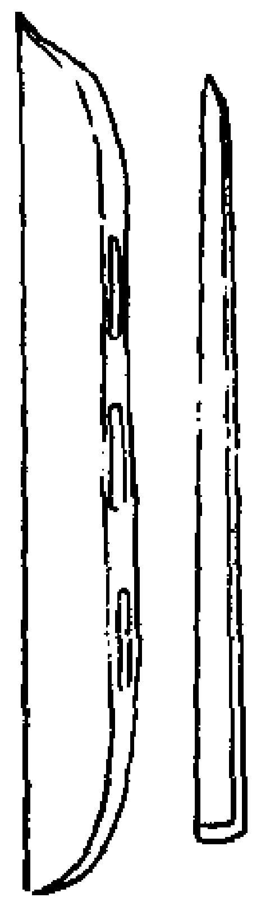
立機子　用材　造機子之制機身長五尺五寸至八寸徑廣二寸四分厚二寸橫廣三尺二寸（榥外）先從機身頭上向下量攤卯眼上留二寸向下畫小五木眼（眼子方八分）小五木眼下空一寸六分橫榥眼（眼長一寸八分）橫榥眼下空一十六分大五木眼（眼方圓一寸）大五木眼下順身前面下量二寸外馬頭眼（眼長二寸）馬頭下二尺八寸機肐膝眼（眼長二寸五分）機肐膝上馬頭下身子合心橫榥眼（或雙用單用眼一寸八分）肐膝眼下量六寸前後順栓眼（眼長二寸）順栓眼下前脚柱下留七寸後脚眼下留四寸（前長後短）身子後下脚栓上離一寸是脚踏五木榥眼（眼長二寸）心內上安兎耳各離六寸前脚長二尺四寸（後脚減短二寸）　馬頭長二尺二寸廣六寸厚一寸至一寸二分機身前引出一尺七寸（斫壁在內）除機身內卯向前量二寸二分鑿豁絲木眼（方圓八分）主豁絲木眼斜向上量八寸鑿高梂木眼（前同）高梂木眼斜向下五寸二分鵶兒木眼（都主眼子畫）　大五木長隨兩機身外楞齊（徑方廣二寸二分）兩頭除機身內卯向裏量一寸畫前掌手子眼下是垂手子眼相栓五木後除兩下卯量向裏合心却向外各量三寸外畫後頭引手子眼（眼子各長一寸八分）掌手子通長九寸廣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除卯量三寸四分橫鑽寨眼順鑿口子（口子各長二寸四分）　垂手子長一尺二寸六分廣厚前同除卯七寸四分鑽寨眼開口子與掌手子同　後引手子長廣厚開口子與前同除卯量七寸六分（鑽眼子）　小五木隨大五木之長廣一寸六分至一寸八分厚一寸二分掌手眼與大五木同長加六分　機肐膝長一尺五寸厚一寸二分機身向前量六寸外畫捲軸眼（方圓一寸）後卯栓透機身兩脚　捲軸長隨機肐膝外之齊徑方廣二寸上開水槽長二尺二寸　掌膝木長一尺六寸廣二寸厚八分上開口子深一寸五分下除一寸鑽寨眼隨上下掌手子取其方午　高梂木豁絲木約繒木三條隨兩馬頭內之長徑廣一寸六分各圓混　鵶兒木長九寸方廣二寸三分心兩兩壁各量三寸四分鑽寨眼各從心殺向兩頭梢得一寸六分順開口長二十四分。　曲肐肘子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六分心內厚八分從心分停除眼子外（眼子圓八分）前量七寸後量八寸鑽寨眼前安鵶兒木上後安垂手子上　懸魚兒長一尺廣一寸八分厚八分下除圓眼子離六寸鑽寨眼安於鵶兒木上　長脚踏長二尺四寸廣二寸厚一寸四分從後頭向前量二寸二分口子內合心橫鑽寨眼寨眼口順長二寸四分寨眼向前量六寸轉軸眼圓八分　短脚踏長一尺八寸廣厚長脚同從轉眼向前量五

寸寸橫鑽寨眼開口子與長脚同　兎耳長六寸廣二寸四分厚一寸心內一箇厚二寸下除卯向上量一寸六分是轉軸眼　下脚長二尺二寸至二尺四寸栓上兩機身之上　滕子軸長三尺六寸方廣二寸或圓八楞造滕耳徑長一尺廣三寸厚一寸二分滕耳內二尺二寸明　布梢箴框長二尺四寸廣一寸四分至一寸六分厚六分內鑿池槽長二尺一寸四分明寨筬眼在內寨眼各長五分　梭子長一尺三寸至四寸中心廣一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問口子長六寸五分至七寸心內廣鑿得一寸明兩頭梢得五分中心鑽虵蚪眼兒　凡機子制度內或就身做脚或下栓短脚或馬頭上安高梂豁絲木或掌滕木下安羅牀榥曲木其豁絲木所不以同就此加減　功限　機身機榥各一功　大五木小五木二功三分　脚踏五木并捲軸一功二分　馬頭曲肐肘子二項八分功　懸魚鵶鵶兒木八分功　滕子箴框一功八分解割在外



羅機

泛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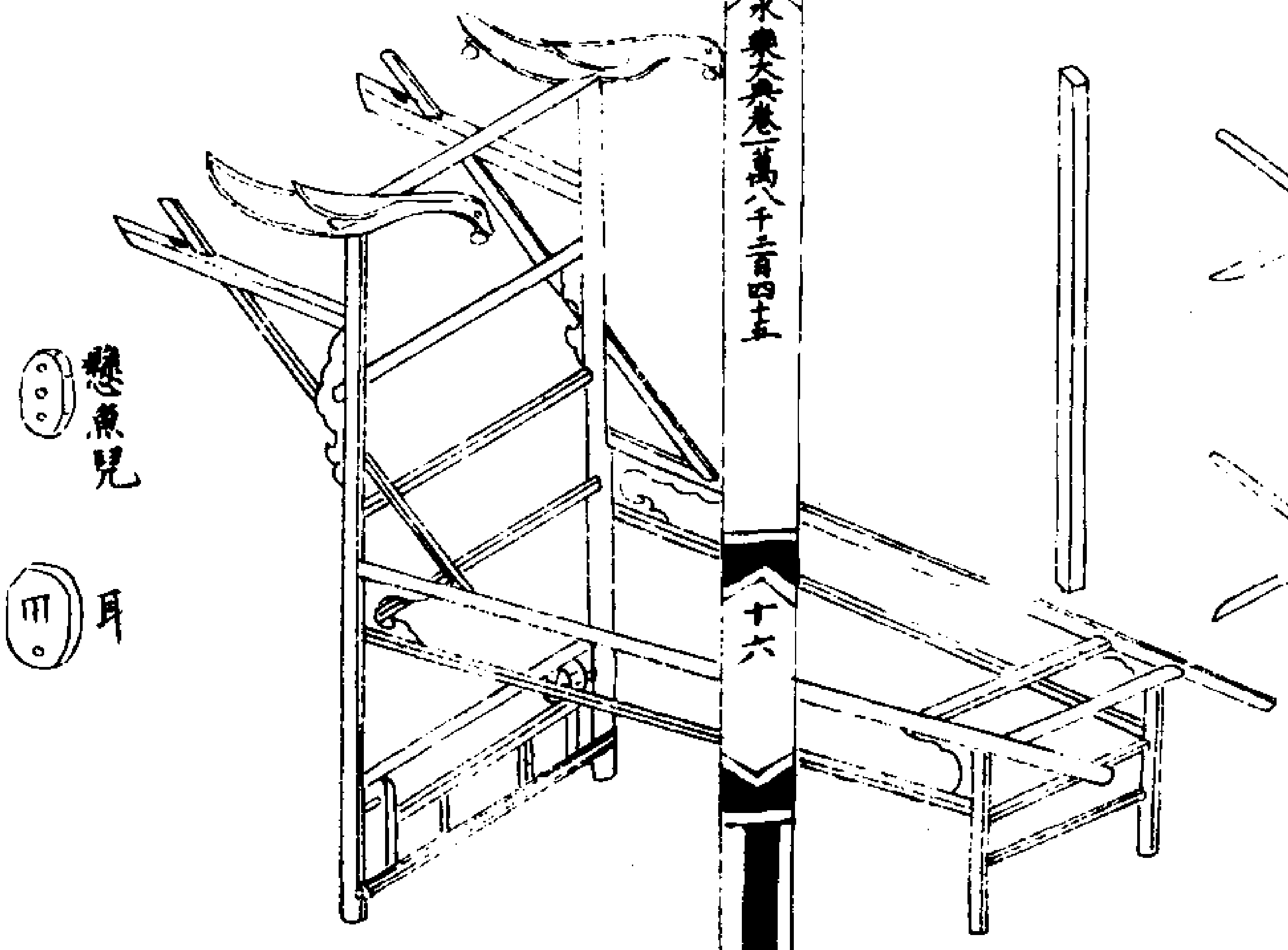


文杆

斫刀

羅機子　用材　造羅機子之制：機身長七尺至八尺，横樓外廣二尺四寸至二尺八寸（材廣三寸，厚二寸）。先從機身後頭向前量四寸畫後脚眼（眼長三寸）。後脚眼畫前量五寸二分畫光耳眼（眼長三寸六分）。光耳眼畫前量二尺二寸畫機樓子眼（眼長一寸六分）。機樓子眼畫前量五寸畫横提眼（眼長一寸六分）。横提眼畫前量八寸六分立人子眼（眼長一寸六分）。立人子眼畫前量八寸，側面畫横提眼（眼長一寸六分）。横提眼畫向前量五寸畫高脚眼（眼長三寸）。　機樓子立頰長三尺六寸，廣二寸，厚一寸六分。下除機身外向上高三尺三寸，上除遏腦卯向下量七寸，是横搽提眼（眼長八分）。搽提眼合心上下，立串眼拴透遏腦。　遏腦廣三寸，厚同兩立頰。遏腦心内左壁離六寸，是引手子眼（眼長一寸八分）。引手子上是兩立人子，上是烏坐木，上穿鵶兒引手長一尺二寸，立人子高七寸。　前脚高三尺八寸，廣厚同。　機身上引出卯七寸（卯上開口安滕子卯），下一尺五寸，雙搽提後脚廣厚同前，高三尺。　捲軸長隨機身之廣，徑廣三寸四分，圓混上開水槽。　立人子高九寸，徑廣一寸五分，上是高搽木，下是豁絲木，長隨兩機身廣之長。　特木兒長隨機子廣之心，材子廣一寸八分，厚六分，加減。　大泛扇楷子長二尺四寸，小頭廣八分，厚六分，大頭廣一寸四分，厚八分，從頭上向下量三寸四分畫眼子（眼長八分），上搽子眼至下搽子眼樓外通量一尺二寸。　小扇楷子小頭廣六分，厚四分，大頭廣八分，厚六分，上下樓搽子眼外一尺二寸，横廣二尺四寸，明前後同。　斫刀長二尺八寸，廣三寸六分至四寸，厚一寸二分，背上三池槽各長四寸，心内斜鑽蚍蜉眼兒。　文杆隨刀之長，大頭圓徑一寸，小頭稍得八分，出尖。　滕子長隨機身廣之外，軸材方廣二寸，耳長一尺（至一尺二寸）。　凡機子制度内，或素不用泛扇子，如織華子，隨華子當少做泛扇子。

功限　羅機斫刀并雜物完備一十七功，如素者一十功。



小布卧機子　用材　造卧機子之制立身子高三尺六寸卧身子與立身子同桯廣二寸厚一寸四分立身子前頭纏外横廣二尺四寸。後頭闊一尺六寸。先從立身子上下量攤卯眼（上鵝兒口在內）立身子頭上向下量六寸。畫順身前馬頭眼（眼長二寸二分前斜高向上五分後低五分）馬頭下五寸四分後是豁絲木眼（眼圓徑八分安在機身之後）豁絲木眼下量三尺二分後横榥眼（眼長一寸四分）横榥眼下離一寸六分是卧機身眼（眼長一寸八分）機身下離二寸順身小樸榥眼（眼長八分）小樸榥眼下離二寸後横樸眼横樸榥下離一寸二分脚踏閑子眼（眼子圓徑一寸）卧身子除前卯向後量二尺五寸後脚眼（與前脚同）後脚眼上分心兩壁順身各量二寸畫横樸榥眼横榥上（嵌坐板）馬頭上一尺三寸廣二寸。厚與機身同除卯之外離九寸開滕子軸口只上更安主滕木厚一寸。脚踏子長隨機兩身之廣纏外闊六寸内短串二條徑各廣一寸二分厚一寸　後短脚纏上一尺二寸廣厚機身同下安横樸兩條（廣一寸厚八分）榥軸長隨機兩身之廣徑方廣一寸六分圓混　豁絲木長隨機身外楞齊圓徑一寸四分破混前同。鵶兒木長一尺四寸廣二寸厚八分兩頭各留一寸已裏釘鏍兒中心安鵶兒木　滕子軸長隨機子兩馬頭之外徑方廣一寸六分滕耳内一尺七寸明耳子長一尺六寸廣一寸二分厚六分。筬框長二尺二寸廣一寸四分厚六分　攀膝鏍兒長三寸廣二寸厚一寸二分（又謂之耳）　榥軸耳子長二寸四分厚八分（又謂之懸魚兒）　凡機子制度内或三串拴馬頭造或不三串機身馬頭底用主角木有數等不同隨此加減　功限　卧機子一箇滕子筬框榥軸共各皆完備全五功七分如嵌牙子内起心線壓邊線更加一功五分　解割在外。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二百四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二　十八漾

狀（謝狀三）

唐劉賓客集汝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劉某　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苞藪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擒擿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蒙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滎上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生馳無任感戀之至

蘇州上後謝宰相狀。　朝議大夫使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國劉某　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漂倒蹤跡閑在少壯日猶不逮人況今衰遲智力愈短相公哀憐不遇擢授名邦實荷弘獎慙非器使伏以當州雖大浸之後物力蕭然飢寒須仆相枕于野誓當悉心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負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宋錢塘韋驤集到任謝監司狀。　右某言念叨奉恩除誤膺郡寄消辰惟謹始視事以屬精冐庇云初竊撫躬而知幸茲焉依

仰至矣情誠恭惟某官德量淵宏材規高遠副九重之柬擢振二浙之風聲持節此方其盡光華之實茬能不日佇躋清近之班某尸職海瀕馳心節下未遂參承之願且通悃愊之勤傾向攸深叙陳罔既謹具狀謝謹狀

滁倅到任謝監司狀　右某伏奉勑差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八日到任訖非材佐郡方慶視事之初高位鈞仁固識託庥之幸恭惟某官聰明生照德誼內充表儀群吏之端振舉百城之治某乍顓職守仰奉聲煇未能聽教於門闌第用馳誠於音驛

謝省主韓端明狀　屢驅漕局牘迹計庭望德茲深與時浸永方貢誠而未裁遽拜教於不圖榮慰雖多跂瞻愈切伏惟經畫餘暇福休迭來恭以某官識洞淵源器函方格奮身胄族之貴平步鼎科之雄公忠久荷於倚毗材術累更於踐歷剸煩叢冗肅天邑之浩穰任重此時瞻邦財之用調未遂鈞衡之用尚淹廊廟之資而某夙被奬知日蒙庇賴既貫行於戒命且善頌於聰明願觀當軸之榮躋以快輿情之竊讓伏望上為邦社精調寢興。

轉屯田謝監司狀。　右某伏蒙恩授前件官累日序遷公朝之必信非材冒進志士之所羞自惟拜命之初深積省躬之愧反思所及推致有繇此蓋伏遇某官盛德兼容深仁均暨逮俾遷跡之品坐逃瘝曠之愆遂忝陟明可非驚寵懼於虛受願充稱服之高勉在益恭竊慕循墻之戒庶裁補報仰答吹噓。

謝運判奉議狀　右某叨奉綸言誤參漕計已涓辰而視事幸聯職以依仁恭以某官器業淵宏材猷高邁蚤致身於膴仕甦持節於遠方積累卑財一歸於善畫寬民未吏久著於休聲佇膺不次之恩少慰至公之論某未裝兼道不日翹風方圖馳懇之勤遽辱飛文之貺感慙彌甚數諭奚周

謝提刑朝議狀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視事剛辰之吉竊輝華使之餘恭以某官植操端方秉心冲厚以學術濟通識以德量持高材遠方審賴於宣風要部便騖於剸劇此時閩粵更煩攬轡之清不日朝廷即有封軺之召某依仁茲始通謁未能方馳懇款之勤遽辱緘題之貺其為感怍罔罄指陳

謝泉州知州陳大夫狀。　右某叨奉恩綸誤參漕計消辰視事猶在於秉行走介枉書遽承於厚意伏以某官學窮道奧識照幾先久播休聲蚤膺遴選榮持使節已豐湖外之財遠剖州符更撫泉南之俗尚稽通謁第切傾風更冀保調以符瞻視。

謝諸州知通狀。　右某誤膺宸命叨貳漕權雖瞻覲之尚賒在誠情而預慰伏惟某官悃愊固守謙厚自持光形誨牘之勤知挹風規之茂感慙彌甚數諭奚周謹奉狀謝謹狀

謝瀘南畢撫句狀　右某比者御命之官涓辰視事方竊依於鄰庇尚稽致於郵書

先承翰墨之華愈重情誠之愧伏惟某官受材通敏執節端平久參使幕之雄行迓延恩之渥佇期還馭即款高標更丐珍頤以符善禱謹奉狀謝

賀謝梓州路運使秦朝散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詔榮領使臺宣揚王休慰釋民望恭以運使朝散材猷高遠術學宏深累更要寄之勞久著聲華之盛再煩杖節出臨左蜀之雄即聽封軺入踐清途之要顧惟衰迹幸遇高風在馳慶以未遑遽貺音之先及感慙彌甚數叙奚周

謝新興元知府蒲大夫狀　右某伏審光膺詔檢出領藩條千里傳聞同辭相慶伏惟某官材猷高遠器度博深嘗持節於此邦幸銜遺惠懸承流於盛府盡愜先聲在馳慶以尚稽遽貺音之首及感慙罔甚數諭奚周

謝益憲莊朝奉狀　右某比者叨奉宸恩誤膺使指揣薄材而非據涉遠道以徒勞夫何天幸之深獲遇鄰光之盛況眷存之有素在嚮往以無窮方圖馳懇以上塵啟謂貽書之先及悚若芒背泚然汗顏恭以某官德性宏深誠心純固涵養粹和之氣從容澄披之餘念舊物而不遺誘愚衷而加勉飛章論薦已銜昔日之恩詘禮見容更荷此時之賜伏謂既拘於營職瞻風第切於馳情伏望上為廟朝精調寢餗

謝前海門徐主簿狀　右某久闊緒言積瞻思而無算向緣同事忻際遇之有涯旋審見呈之行遂虛披霧

之願弦朔易改音郵莫傳幸單介之遷來荷尺書之遠及伏承俯就禮制載安寢興宵學周才雖久淹於栖隱脩途清貫行仰聽於飛翔會晤尚賒保調是請　謝成都許龍圖狀　右某比者叨奉宸俞誤膺使指跂輝光而甚邇圖謁伏而未緣方馳嚮仰之情遽拜誨音之辱恭以鈐轄知府內翰材包經濟學極淵源高文首出於時英偉業久淹於法從出持旌節雖安遠俗之心入秉鈞衡始慰四方之望不日佇承於趨召惟時當遂於走迎伏祈上爲廟朝精調寢餗　謝兩鈐轄狀　右某叨奉宸恩誤膺使指想風規而甚邇圖謁候以未緣伏惟鈐轄皇城材畧素高謙勤自損枉緘牘而先及荷誠意以彌深悚刻不忘敘陳莫旣　謝秦鳳憲喻朝奉狀　右某叨被宸俞濫膺使指雖獲鄰於部境尚阻造於門墻先辱誨音倍欽睠意感慚固甚敷諭奚周　謝權梁山王朝奉狀　伏審消辰已詣視事辱長牋之見及荷勤意以彌多知郡朝奉術學素深材猷兼茂臨事肯達於中道長民必懷於輿情佇聆惠政之傳以慰鄙懷之傒尚邇覲晤更祝保調謹奉狀謝　謝賀王安撫轉遷刺再任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重綰使權顯矣遥麾之榮優哉連任之寄愧馳誠之尚緩荷貽翰之特先伏惟安撫鈐轄作坊材器素高聲華夙振投筆蚤當於遴選擁旌靜鎮於邊

方俄治譽之鵲聞致恩輝之被及輕裘緩帶風威頗類於將軍增秩賜金寵異果符於漢表未緣謁慶但切忻愉謹奉狀陳賀兼謝謹狀　謝新知全州王左藏狀　右某伏審光膺宸命榮綰郡章伏惟慶慰竊以知郡左藏學通儒術智達兵機久攄將領之能果陟承宣之任方圖馳慶先辱枉書欣感尤深指陳莫究　謝高麗國王送遺狀　特損緘題曲垂惠贐文犀飾帶知遠物之可珍寶匣將儀見深誠之相契勉受勤渠之意益增感作之情　謝監司狀　比者恩綸從請符竹叨榮方祗命以就途遽消辰而視事幸親高庇殊愜深悰伏以某官器識淵宏材猷超遠出領外臺之寄上分旰食之憂總治有方均被列城之福陟明伊邇佇聞三節之根圖脩謁以未緣第欽風而彌極伏祈爲國自壽副人所瞻　謝轉司農上提轉狀（代陳少卿）　卿官立載居者固難其才帝澤優賢得之尤足以賁俯伏拜命驚惶失圖何則朝廷清明國家閑暇正臣當軸端士吉猷臺閣聚精神軒墀多蹇諤爵祿之器安有假人車服以庸未嘗濫賞或越等倫而擢其事業或累歲月而不及顯高灼然黜陟之行甚若丹青之著儻求者罪所以激貪夫恬守者榮所以嘉清節盡出至公之道復還治古之風在冠冕之班班宜忠良之一一而某衰遲晚節僶俛外藩分符積年剖劇無

效昨代歸於泗水因得請於光山腹背之毛分不增於遠翮口耳之學聊自養於微軀咫尺鄉閭優游物尚作跡閑之身計期終畢於天年豈謂聖聰尚回周行引重不使廢去未諧私謀旋領職於富川仍遷曹於右轄而况司農繫乎重寄歷代謂之大官竊省匪能曷臻斯地此蓋某官借名特甚推庇殊深天幸雖至而不敢自盈官貴愈高而弟知加懼戒存肺腑何必備墻事極慮恩願忘閒閤仰答生成之賜俯全按舉之威懇款所潜指陳奚究　延評謝授官狀　右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官仰冒寵靈就安里落皆自吹噓之力戴華衰朽之蹤愧荷所深指名奚究清江三孔集到任謝執政狀　越從支郡吏刺大州受任踰涯撫躬知懼伏念某志雖好古才不逮人偶於患難之餘獲從英俊之後叨塵近列愧負明恩屢請爲藩亦圖自效尋上宣城之綬稍揚章浦之舲盡涉江圻值秋瀾之漲溢少休官舍當歲事之豐穰已與吏民共安職業此蓋某官以研覈致用之學輔繼聖配天之功甄叙衆賢一於公義顧瞻雅俗臨以從官遂令不敏之資亦冒長人之寄器有小大方懼於顛躋政貴中和亦期於勉強警殫褰淺仰荅陶鎔　代太守謝許推官狀　竊審令似妙年射策精選中科驤動家庭美騰士論某官潜心於學飾吏以文及時欲立於功名教子不忘

於詩禮餘風及後已成新美之才使殿傳名遂預俊賢之籍仕將行道祿亦逮親足明經術之脩不負義方之訓首承推借良切感藏　謝得解秀才狀　嘗謂方今之士類最盛諸郡之歲貢甚廉擇之以倉猝之成落者有紛紜之衆負材而黜則自足取後效無藝而中則何以弭群言是非赴舉者之重輕實繫主文者之榮辱故夫端毫定次盥手剝封見一有望之人以爲生涯之喜如得在己相慶以言伏惟其人以勤勞之心輔明敏之性浩乎學問之精華矣議論之高如某荒淺之資何以當考校之柄惟其自勵不敢少輕譬弋者之張弓忽逹鴻鵠猶釣夫之垂餌遂獲鯨鯢出於偶然非其力也而蒙曲垂謙德首賜長緘歸功於不肖之軀用何報甚盛之意春官覆實天陛程能冀餘勇之必先當大敵而不衂璠璵被釆卞和免刖足之憂騏驥見收伯樂無失鑒之誚實心所望指日以須丈同丹淵集謝運使按廻狀　右某近煩使節遠按州麾薄領猥叢綱條弛重勞撿詰悉見譏訶豈惟不肖之蒙休抑亦群僚之甚幸此蓋運使少卿寬於臨下誠以接人念其聞有所未周蓋於理實亦可恕使新後效與霽嚴威高軒遽還長途正熾計神明之所祐想福履之尤佳某限守郡符阻趨賓閱其諸感佩莫盡宣言謹奉狀起居兼謝謹錄狀上　謝成都運判太博

狀。右某伏審祓宸扆之衮章，領藩臺之副節，嶠領之下，豈獨幸提封之吏民；涪江以東，實大慰同寅之親友。用才而當，聞命皆懽。伏惟運判太傅蚤有令名，共推遠器，學問淹博，才謀敏明，歸按新書，已馳平允之譽；上陳美績，果妥將輸之權。恩除初行，衆望殊快。何末遊於鄙樸，忽先辱於音題。佩服謙辭，銘藏陋府，未皇贍晤，徒切傾依。謹奉狀賀兼謝，謹録狀上。謝鳳州都監供奉狀。右某去國十年，守蜀三郡，居常渴德，坐失爲書。比奉疾鄙之來，忽承累幅之恵，過蒙存録，深負愧惶。伏惟都監供奉才辯而文，性和以毅，向聞詿誤，偶滞騫翔，頼昭洒之既明，當選掄之甚遇，勉期善養，用對優恩，瞻晤未皇，企延徒切，謹奉狀謝。謝西鄉西縣中舍狀。右某近被中除，猥遣前列，豈謂眷存之厚，特形慶賀之深，感佩良多，摛裁罔既，謹奉狀謝。謝慶州焦推官狀。右某伏審較能省部，贊畫戎藩，脩禮未皇，飛文見及，篆此厚眷，亟於鄙悰。伏以推官秘惕儒術，通明吏事，撞敏蚤伏士論，尚淹賔筵，暫事云初，光書以貺，過相存録，深用感銘。未遂瞻依，所期將護。謹奉狀賀兼謝。謝三泉知縣贊善狀。右某比者祗膺朝檢，移領郡章，已試薄才，輙臨庶務，方馳誠而往謝，忽遣介以見存。伏惟某官出忠孝之家，稟禮義之教，夙誠懿德，休有令名，尚絺邑符，圖淹輿論。下眷僻藩之守，特脩鄰土之歡，佩荷惟深，紀銘曷盡。謹奉狀謝。曾鞏元豐類藁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右鞏比者祗命守邦，涓辰視事，維是孤蒙之質，幸依庇冐之餘，竊念鞏材不逮人，學多泥古，久備官於兩府，徒竊食於累朝，兹假使藩，實緣私請。伏遇某官體仁爲任，充美在躬，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歛時利澤，播在東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顧忝屬城之任，實諳德宇之依，尚阻參承，但深欣抃。强祠部集代謝運使工部保舉狀。某自少也賤，寔今之愚，學弗名家，力徒稽古，一竊科第，久靡祿鍾，間關四紀之餘，忝冐數州之寄，唯臨淮之陋壤，乃泗汴之要區，自領一麾，僅踰朞歲，事敝未革，民瘼尚留，日虞官瘝，以底吏責。豈謂某官曲矜懦介，特賜甄揚，掩其跡短之才，謂可劇繁之使，親形封奏，上達冕旒，感積于中，望踰於始。昔者楚謗珍季氏之諾，不啻得金；晉經尊仲尼之衮，有踰贈衮。竊較幸會，迥越舊聞，敢不佩服，攸藏周旋，乃事天幸，雖至而不云之喜，官司是專而靡營其它，永矢捐軀，仰酬知己。代謝施侍制狀。昨以它郡窩家，便塗祗任，于居庚命之署，冷甚廣文之官，豈謂曲諒悲衷，過垂恩恤，俾沿臺牒，往促漕舟，階緣公爲，協遂私欲，獲挈賤累，盡歸巨麻，此蓋某官盡物以誠，任仁於己，永言感服，曷究指名。代謝二司狀。某到郡累旬，監州無狀，濤

書弗整，管庫少嚴，製錦致傷，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斲，蓋不能之使然。承攬轡之按臨，欲望風而引去，不時斥罷，盡出優憐，知無不爲，力圖拙者之效，死而後已，誓荅仁人之恩。近阻高明，諒臻禧福，伏望順節自壽，協時所驩。代謝兩府狀。被恩至渥，冐職如初，俯伏拜嘉，兢慙失措。伏念某早緣曲藝，竊綴茂科，逢辰寡資，累日取進，鄉領漕權之重，往當河朔之雄，方殫鄙才，思稱繁使，而所屬列郡，非良長人，致狂仵之不威，嬰孤城而自守，不能慮事而先適，徒爾傾忠於己，萌賴廟算之萬全，破寇巢於一舉，私心佚黜，恩與從寬，止奪使麾，尚叨守紱，雖頻年易郡，未始滿期，而南服按刑僅諧累月。豈圖明命，復眷孤蹤，就改外臺，俾還舊物，蓋使過者欲功之勉，嘗失者知得之榮，靖言忝塵，厥有緣自，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當軸均仁，匠物謂無於可捐，器人容有於不備，卒令駑猥，仍玷龍光，敢不究悉事權，激昂志尚，少圖拙者之效，庶荅大鈞之私。代到任謝兩府狀。右某比者就蒙細劄，移領善邦，望闕非遥，假麾何幸。竊念某本縣平進，親遘盛期，累日而取官資，固無它術，應宿而居郎位，誠玷茂恩，而復頻更左符，華適喬木，唯泗封之故郡，寔淮服之會區，曷稱衰遲，輙當繁要，此蓋伏遇某官代天敷化，與物終仁，畀分外補之榮，曲盡大鈞之賜，敢不周旋乃職，黽勉在公，永矢捐軀，仰酬知己。其下情無任感懼激切之至。代謝諸官狀。兹以短才，猥當煩使，藂然財賦之供，億衆以薄書之冗，紛徒耳傾風采由奉記，豈圖情昭首貺，音縢意在遠，而彌親，禮由謙而益厚，仰銜勤抑，第切銘藏，馭溽云初，操儀尚邈，勉綏寢餗，前對寵榮。代謝轉官狀。帝賚告成，德音申諭，泛均洪澤，施及冗員，被寵匪叨，拜嘉知愧。伏念某本縣曲藝，進冐茂科，早緣樸廷，寢踐閣籍，止圖累日之效，以致積星之聯。豈謂禮訖總章，慶覃列位，或講求曠典之舊，或侍從嚴祠之勞，此而例遷，固匪虛授。若玆忝擬，良自寅緣，此蓋伏遇某官業勗青期，致階榮漸，卒令駑猥，亦玷龍光，敢不加慎操脩，益思樹立，上酬天造，次荅己知，捨是而它，不知所措。代謝二司狀。露章易郡，得請還朝，獲遂私誠，將違公庇，怔惶承命，喜戀袠懷。伏念某往歲外麾，徘徊末路，力圖爲政之效，日抱瘝官之虞，重以迎侍安輿，阻違故里，雖竭晨昏之奉，殊乖蓋膳之宜，然君父之命已行，弗宜數改，而人子之心未嘉，因用上陳，豈謂睿慈，俯從懇款，此蓋伏遇某官業推大恵，曲軫孤蹤，賛行終物之仁，俾就養親之便，永惟感幸，曷究指名。代謝兩提刑及王工部狀。近值崇車，出臨屬部，俛惟遠慕之景，守在會衢之邦，廢事弗精，瘝官是懼，尚繫寬假，不汝吝疵，去德未遑，佩恩良

極仰惟福履秉集休祺恭以某官才爲吏師名重物論行敦風績驟被褒華　代得替謝上司狀　銜短事叢地卑郡要加廷闈之奉養有風土之卑殊弗便旨甘遂形懇請願除使郡以就私誠露章方聞諭詔隨下封還更書之代將違蔭宇之釀得免官療辛以理去靖言所自厥有繇然此蓋伏遇某官卑借題評俯矜朴直靡尤庶務之曠曲示兼容之優獲辭守麾衛行艘之入覲回膳恩館惕感涕之無從　代謝提刑狀　近以露章宸覓卜兆親塋因緣晝室之還將就乘舟之便爲謀弗熟引日圖多值使旆之按行呼萬工而詰問仍移牒命俾述事端雖勉開陳尚虞舉劾豈謂靡尤既往之過特寢必行之文此蓋某官量極兼容仁推再造念效官四紀粗守於謹廉使竊寵一麾獲全於榮幸欲報知己敢辭捐軀　兩制謝狀　祗奉明綸就叨寵寄京畿近服邦漕重司併集茂恩驟加膺品竊以爲國領計須官得人餽輸中都不脧民而厚上澄序庶位不簡賢而附權具是兼長乃名宜職苟容竊吹曷稱公言某效曷無堪療官有素江淮易任嘗靡寧居全穀主謀恍迷舊習豈謂浩繁之委不遺孤冗之蹤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褒華引重披拂汙滯矜憐介愚寖聞當宁之聰遂假外臺之命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代謝王舍人狀

逖阻風猷寖更年所日爲薄領之關掌坐致音縢之闊稀方切傾背遂蒙占教感與拚會情鈞禮優恭以某官夙練善經薦揚驟仕沈毅有略不廢壺歌之懽嘯聚自潛已絕萑蒲之警果凝顯烈驟陟榮班　代謝許發運狀　某一竊科籍久糜祿鍾累日而耿官資圖微他術應宿而居郎位誠玷茂恩向叨郡紱之榮越隸使臺之屬聲彈拙效訖乏最稱逮秩滿以還朝仍使麾而假守靖言忝冒厥有階繇此蓋某官爲容有光增價之倍卒令駑猥亦被龍光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庶幾一得云補萬分永矢捐軀仰酬知己　謝經過諸處官員狀　近沿臺牒獲遵治封上謁賡除屢遺賢規之粹講讌宴俎過家主禮之優還局而來息肩未暇復往推於詔獄因牘奉於音縢尚賴寬明弗以庇吝伏惟獻炎賈序福履餐和諧款襆遑傾囷曷既益綏燕起前對褒陞　代謝王副樞啓書狀　近者伏聞某官光膺徽冊參掌鸞樞增天子得賢之稱副大臣行道之實幅員億姓咸託於鈞陶藩翰下寮竊形於距躍因傾愚悃上浼台光豈謂公輔量寬廟堂政暇自忘絕禮回貺鈞函拜讀以還魏榮失據伏惟緝熙帝載翕受天祺恭以某官王佐偉才民靈先覺高文大冊蚤冠於雋科華貫嚴逕荐揚於聖世備紆賢業自結主知密侍清光益隆體貌禁局視草久歷將明之

資樞經暢謀猷分宥密之寄行明綸之登進職上袞之凝嚴副國倚毗協時膳屬　代謝許州相公狀　頃在三川屢爲屬吏第疲駑而自守微錄兩之足覬伏蒙矜憐介愚終始振拂預郎垣而竊寵忝使闑之亞麾託賴曲成敢云自致孤生之幸怵論報之無階仲氏之愚復託蹤而得地出入材館貿遷歲簡辭藝荒蕪濫肩下客之列禮遇優厚率倚上台之仁會還印於宰廷方建麾於京輔首錄門下之賤俾綴仕階之榮露章上聞諭命隨降弗由稽古之效遽有進身之基靖言載惟厥有攸自此蓋伏遇某官大鈞播冶煦律吹枯匠物謂無於可捐器人容有於不備是令茂渥輒及鄉儒崇[illegible]徽生畫治兩露之澤鶺鴒翩品皆緣外翼之恩永矢糜軀仰酬知己　代謝中書狀　濫被恩俞出司憲職語能且薄荷責惟要竊以國家得尚至仁哀矜庶獄治刑之吏或舞於深文抵罪之氓聞罹於密網因重按章之選俾澄濫罰之源宜得敏材以當繁使伏念某肖靈非粹學古不優早從朝弁之華寖冒書林之目以至分守符之寵寄備王府之泛員登竭鄙才記徽善狀優游一郡思全懶放之懷董按列城本非平素之望靖言塵玷厥有階繇此蓋伏遇某官冀亮天工運平帝緯器人容有於不備匠物謂無於可捐坦然至公施及無意敢不周旋乃事恪慎厥脩誓殫

一介之勤少答大鈞之賜　代謝李兵部狀　比緣厚幸得備屬官向因愚悃之傾輒瀆使威之重豈圖秉轄給之豐暇忘爵德之通尊俛顧下僚特還詩誨仰佩一謙之美第增三復之勤恭以某官元精所生盛德之後早騎纓繪之貴自結緌旒之知總漕節之劇司方圖顯效復相門之遠踵行被茂恩　謝蔡學士狀　忝冥士狀　洎沒于時向補獄官寄備掾屬轄駒局趣曹建議之弗明市狗悲號或賁音之問及洎冗曹之滿歲會卓馬之還朝無何孤蹤亦旅上國天銓待次殆困東方之飢酒正之負遽叨北海之爲靖言駑猥曷稱甄揚此蓋伏遇某官興勸官能助開公道不遺舊復之舊力提管庫之微敢不佩服攸箴周旋乃事謹材六物實守於舊聞第課三年庶成於微效　謝范陽軍司理狀　官舍接疆日虞高鉅客車過郡時剸美饌思清賠以來庭遂珍題之爲貺恭以某官才獻膺敏古格淳脩一命開榮尚淹於遠驥上臺交薦行蹈於亨塗信傾節宜少平頌願　代謝文相公答書狀　竊以孤單素叨獎遇託被大鈞之賜叨貳外麾之榮旋去門墻浸逾歲月一身銜感困鬱叙於悃悰兼幅瀆尊憚自貽於罪戾豈謂王公之量曲惟犬馬之情弗閟積遺親形誨諭拜嘉至渥論章無涯伏惟靜鎮大邦具膺景福恭以某官天元間氣王佐偉才以忠誼結

主知以道德爲己任。畫一之歌既作。休有成規。太平之策略行。翕臻主治。餞還宰印。出剖使符。愊肎蒼生望晋公之再入。旦夕徽綸副周尹之具瞻。

代謝兩憲狀。　某天資底滯。曹忝醻平。早挾片文。脫屣一第。脫略名場之困。間關仕路之榮。旋貳方州。適居要地。鮮嘗坐局。多所抗塵。間參決於薄書。訖無稗於課最。懋康自信。單瑣誰容。豈圖經世之才。方重按章之選。夙夜重寄。品裁庶官。隨器而任人。市骨而圖駿。以某外弗脩於邊幅。內粗守於廉隅。諒其介愚。謂可甄拔。特程露奏。上達淵旒。坦然至公。施及無意。靖吉惟度。厥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興懷。兼容成德。輕於慰薦。錄此孱庸。敢不持前所存。覲後有立。縻軀以報。知己難酬。

代謝何龍圖狀。　伏蒙特抗辟書。俾從藩服。匪才被譽。自度於何勝。成命未行。預虞於弗稱。惟治朝之故事。付帥府之要權。得舉賢材。以備官屬。眷乃題輿之請。最居排斂之先。贊行教條。關決政務。講兵民之利疚。致風俗之便宜。當取經通之流。以光慰薦之首。如某者曹從寒薄。性得顓愚。局若轅駒。固違明之無所。欣如蹶蟄。第竊抃之爲多。伏遇某官爲本光容。未對下體。將令駑猥。亦玷龍光。儻丱翼生成。獲緣於恩館。則頂踵酬報。不後於衆人。

府推謝學士狀。　自去京都。亟來淮服。馳心魏館之下。回首長安之遠。仰企高風。倍增勞臆。恭以某官德宏業巨。行絜文醇。由妙年而取甲科。不累日而踐華貫。早被温書之召。入登祕館之遊。贊劇治於神斃。勢非久淹。暢辰猷於禁署。議所同歸。顧輔粹襟。行光寵數。倪惟瑣亞。倍百他倫。

謝李兵部狀。　近以驟遠。崇戚懽遺孤迹。媿向重知之地。尚懷未滿之心。因貢賤函。仰通凡格。跡誠計之迫遽。致言詞之踈狂。謂塵將命之嚴。必冒瀆尊之咎。終朝自省。俘靦難安。曷圖大漕之崇。弗閒冗曹之細。益恢全度。曲究下情。猬未以賤干貴者。蓋有欲言。由初及末者。方能成物。持寬罪斥。親占教音。事絕舊聞。幸踰始望。揚爲拜賜。藏以爲榮。兼審順復時暄。誕膺景福。恭以某官蚤紓賢業。自結主知。言施當世而可行。名揭本朝而甚白。遵更重柄。未害生席之温。方總外臺。行被詔函之趣。還台衡之舊柄。光史冊之新書。庶俾孱庸。訖繫誕治。

代謝二漕狀。　撰縣于茲。字人未幾。官薄弗整。民瘼尚留。與鋤使裁。雖強學而安可。血指爲斵。誠不能之使然。聞攬轡之按臨。欲望風而引去。不時譽斥。畫出優偉。究悉寸心。警彈拙者之政。周旋巨麽。庶免官瘝之虞。方遠使威。第馳愚悃。恭以某官才兼數器。名重本朝。網紀列城之風。璧光主寄。發揮當世之務。行暢賢圖。伏望上爲邦家。精調寢飫。恭以運使舍人。直清不倚。莊重自居。名聳薦紳。道東當康。然外臺頃使。誠曰

籍才之司。而嚴署詞臣。決非久次之地。

代謝舉陞陟狀。　尸官下邑。才微分寸之長。被薦上臺。恩甚丘山之重。事辭望表。感劇愚衷。伏念某孤平之蹤。汩沒古狀。語能分齒於俗吏。行已恐羞於古人。一竊祿鍾。偶逃於官謗。再汚縣綬。復避於親嫌。鄉從淮服之遐。易宰江濱之陋。而且歲穰相接。民訟衰稀。鞭扑牒訴之罕聞。催賦租料歛之易爲力。顧何治績。足稱褒稟。此蓋伏遇某官興勸官能。助闡公道。諒其懦介。謂可甄揚。特屈知人之明。猥形躡等之舉。敢不周旋乃職。佩服攸箴。永矢糜軀。仰酬知己。

謝知府少卿狀。　長無寸才。寒有餘地。百里自效。職頗俾於不脩。二天誤知。衆遂疑其可取。近具版謁。前從府趨。詹恭戢之甚嚴。覺筋骸之如束。伏蒙甫寬苛禮。爲霽嚴顏。損邦侯之達尊。加國士之優遇。以至均惠公庖之品。許陪燕組之儀。千騎雍容。下臨所舍。十目駭愕。相睬爲榮。事信越於舊聞。心第藏於厚賜。下邑歸去。尚戀鄉雲之濃。終朝虔思。盍知恩地之重。恭以某官稟氣閒傑。爲時老成。朝廷渴賢。方念元龜之舊。廊廟虛位。佇增顯爵之光。孤生馬依四海。僉屬。

謝通判國博狀。　某託庇歲餘。發跡門下。散木成器。繄公輸之光容。駑馬爲良。始伯樂之回首。近白吏事。往趨恩闈。方守闡之通名。已倒屣而垂接。歛板長揖。爲寝揩揮之常。虛襟相容。不知州縣之賤。以至燕勝延勞。騶御枉臨。泥塗生光。僚友改觀。守在民社。未獲告還。屢言軒墻。猶有餘戀。伏惟協班寬詔。坐擁繁禧。恭以通判國博。器完道醇。性潔文妙。雍容倅貳之任。豈曰盡才。頡頏書林之遊。此其宜職。伏望爲國自壽。以時考祥。

謝越州知府侍制狀。　晏聽諸公之論。竊伏盛德之光。位貌閒殊。情禮蹤絶。怵自進之古路。第仰高之有年。遽被上臺之符。俾諭會府之秀。雖殫愚效。曷稗勸駕之勤。比訖事緣。方適拜塵之願。而大賢不自貴重。一介亦加采收。以至燕俎將恩。餞臺申況。遠貽盛遇。增劇丹悰。伏惟訟旂晝空。道環天粹。恭以某官器函剛實。才貫歆深。允蹈古人之直清。善言當世之利疚。旋躋延閣之祕。自結嚴宸之知。東南請麾。已諧均佚之尚。旦夕被詔。亟對登庸之休。四海爲依。孤生非倖。

謝楊直講狀。　近並諸君。謬程多士。曹是辭才之短。介於孟季之間。而甘年好珠。臧否鋒起。人執一見。誰將適從。寔繄定鑒之精。與決群言之惑。卒多彼彦之在選。獲逭有司之弗明。終朝虔思。受賜深矣。優緣賤子之跡。嘗出先公之門。授其頑蒙。陰有憐奬。逮單車之亟引。儻翹館以增榮。伏惟贊行寬條。俞受純福。恭以某官薦紳碩望。名世偉才。學造聖賢之微。文經邦國之要。貳東南之巨屏。猶欝群膽。陟左右之嚴塗。乃云宜職。伏望爲國自壽。副時所傾。

謝陳秀

才狀。　發詔犀唆。令鄉轄材。伏審一德妙文。旋中異等。遠蹤此媲。私心竊驥。首貽長賤。尤識厚誼。陳君即先輩。氣得秀粹。學探本原。諒切祿鐘之榮兒從貢部之式。華歲方盛。致身其時。青雲在前。拳足可到。永言欽頌。　謝通判國博李照狀。　降屆貳車之尊。撫臨屬邑之陋。若乃簿領之夫。謹日門榜之成闕。丈庚吏有斗升之差。館人愆什物之備。過在為令。責將任誰豈圖為霽風霜之威。更聞河海之量。捲而弗問。許其退思。方蔭宇之為依會行塵之亟引。再惟卑賤之跡。最荷煦濡之恩。貌如嬰兒。驟奪慈母。藹若疲馬。敢忘故軒。屬嚴氣之作寒。願順序而自重。　謝富丞相狀。　比者祇被恩書。與持計節。寵戴於胄。分失其安。伏念某偶席世資。罔通時用。介愚既定於所稟。矯揉雖勞而莫移。矧眾足於冗塗。固絕心於要路。向會高明之當國。一隨長短以取人。緣是孤孱。亦叨獎拔。承財闕之官。乏何所建明佐神司之治經。終然暗拙。懇求外補。止覬小麾。曷圖造物之仁。弗顧假人之議。遽以煩使。屬之短才。既假漕臺之劇權。又分淮服之近地。無桂玉之窘。足以數舉家之溫飽。有海陸之產。足以奉偏親之旨甘。寔私懷之便安。第官責之深重。按列城之吏狀。要在澄清。龍一道之地財。抑資幹濟。當竭愚慮。以酬誤恩。戴惟單跡之生成。率自大鈞之終始。即具舟檝。益邁門墻

叙感臆。以無從企台光而增戀。恭惟某官器包民極。勳濟王塗。扶重計以尊本朝。履正德以儀庶位。三辰以軌。百化其凝。公路倚平。暢偉謨於當世親闈棄養。纏臣痛於終天。愈隆注意之私。屢降奪情之召。雖力祈終制。廉備方進之故常。而久壽具瞻。深致晉公之再入。伏望節哀順變。祗履考祥上副廟朝之依。下平海寓之願。云云。　謝銓賜酒食狀。　僕馬瘏勞。爰逆寧居之適。酒肴豐旨。兼蒙飫賜之加。戢感良深。諭言悲患。　謝館燕狀竊冐使華。肅將君命。屬征驂之稅鞅。即候館以肆筵。祗服恩勤。弟增感眞謝合食酒菓狀。　邦家脩睦。慶歲裔之履端。肴核優賓。參畫獎而申貺。仰承嘉惠。增戢恩衷。　謝春盤幡勝狀。　歲功適起。春物滋榮。製妙飛幡動鏤花於剪綵。珍蔬多品。錯絲菜於雕盤。併此拜嘉。惕然華感。　謝生餼狀。　車馬少休。方詣定館。餼牽並賜。逈越授餐。雕頒之禮既優。荷戢之懷良劇。　謝射弓御筵狀。　燕儀示惠。過家折俎之私。射禮序賓。曾乏主皮之善。其爲愧幸。無諭感銘。　謝餞筵狀。　輕軺載飭。將事于征。嘉豆旅陳遽叨式宴。良厚使擅之眷。特加祖軷之勤。祗佩弗忘。敷論罔既。　燕京謝酒菓狀。　遠駕單車。甫經別司。特念行人之至。重煩使者之臨。均沾玉斝之清酤。兼雜秀林之珍實。仰承優貺。增戢鄙懷。　謝兩制狀。　謬被恩緡

出提憲司。材輕責重。寵至憂深。竊惟庶獄之原。動繫生民之命。雖詔條所約。深慎於吏文。而州縣之間。或違於上意。因精使者之選。以董刑威之難必得周才。乃名宜賢。竊念某職非經遠。品不及中。襲鈆槧之遺芬。粗求寸效。究簡書之深意。都猶舊聞。就領僻官。尚虞曠職。矧在淮州之劇。尤稱紆獄之繁。此而拜章。誠曰假寵。情循忝冒。叨有階緣。此蓋伏遇某官。言味借優。寵華引重。振拂污滯。矜憐介遇。俾聞富哀之聽。俾預外臺之寄。敢不持存平允。研察濫冤。永矢糜軀。上酬知己。　謝燕王召赴筵狀。　適假便塗南休定館。辱枉占書之況。俾參置醴之權。感篆并懷。文陳非諭。　副使出持瑞節。來舍戲都。猥辱溫函。許陪盛集。祇承佳命。增刻鄙懷。　謝燕王餞筵狀。　風駕單車。荐經會府。特置餞觴之禮。曲爲行軒之輝。厚意所加。愧懷尤劇。　副使　　六轡載馳。適首塗而云邁。百壺中餞。復供帳以加勤誠匪名言。可諭感愧。　回謝中京留守狀。　方驤遠道。甫戾中畿。首蒙尺牘之沾。良極寸襟之感。永言欣慰。莫究指云。　副使　　行人將命。方詫於復車。管記占書。猥加於末介。感銘之劇。談悉非終。　謝中京留守召赴筵狀。　使軺入境。竊聽於風聲。主館儐賓。首詒於音誨。俾參高會。併歲下懷副使　　幸綠治境。甫合征騑。猥蒙誨牘之臨。俾預燕觴之集。仰銜厚意。

弟刻丹衷。　謝中京留守餞筵狀。　甫就征鞍。敢諗馳驅之役。特開餞帳以爲行邁之輝。祇佩勤私。不忘中戢。　副使　　即馳行馭。猥肆餞筵。曲軫道塗之勞。彌增原隰之輝。仰承勤眷。內眞感悰。　謝中京留守攀迎狀。欽擅使命。假道言歸。遽辱榮緘。備形勤意。其爲感篆。莫罄敷論。　副使比訖慶儀。復驅歸傳。適次封圻之近。猥煩緘牘之先。感戢以還。悚惶良切謝諸州攀迎狀。　出疆已事。驅傳云歸。荐歷治封。首頒誨檢。仰服謙勤之意。愈深銘著之懷。　副使　　聘節成儀。歸驂假道。首荷溫教。備認謙懷感幸兼深。丈陳奚究。　謝請赴筵狀。　輕節還朝。休車就館。遽蒙珍教。特抗佳招。感篆攸深。指名悉悉。　副使　　出參使華。歸復君命。方臨近境。首損珍函。祇佩殊私。曷勝冊悃。　龔茂良集。除洪帥謝陶憲。　蒙恩出使。未補毫分。被命為藩。遽叨甄擢。即原隰駐馳之地。撫江湖襟帶之邦。避免無從怔營失據。餘瑜蕃具。借重孤蹤。恃以為安。適此頌條。居然仰德。恭惟某官淵徹獨得。正直自將。考古驗今。嘆張華之博物。律貪敦懦。畏楊綰之清白乘軺久滯於嶠南。持節從臨於江右。公曰庚止。民胥翕然。高遷尉之閭。將流芳於後裔。第甘泉之頌。即入侍於明庭。奮此非才。每蒙異顧。十連有幸未知稱塞之才。千里牧民。正在察廉之下。　范太史集謝兩府狀　　祇奉命

書獲胼宮鑰慝容就案寵碧在庭雖辭兼鎮之隆尚忝維師之拜縉紳聳嘆閭里光榮竊念某被遇三朝服勞累紀迭居二府歷拜五公騈珪組以褒崇懋鼎彝之勳伐自縱心而請老無虚歲以告歸荷異禮之眷留示至仁之厚賜詔書盈几輅軒接迹以及耄期始諧夙志天惟從欲俯矜一物之誠相亦有終逐繼前人之美極臣鄰之榮遇實今古之罕倫此蓋某官登翼皇猷布昭元化人惟求舊義不忘勞紆廊廟之失謨贊聖神之軫慮閔其衰邁許遂佚休猥以華顛應茲殊渥方樓僻陋退屏塵紛荷德至深誦言莫既　謝訪及狀　伏蒙尊慈特垂寵訪拙疾爲梗造謁未遑感悚之深不任下懇金正叔集代人謝王學正狀　竊以惡上帝圖書之府爲天子禮樂之司羅獵英豪里寘墳典自漢延熹而下迄唐開元以來其主代生譽髦間出有文德文林之盛森厥群書有集仙集賢之名號爲清選逮夫周季草戈鋌之暇聖朝騰日月之光若稽先舜之典章沛舉漢唐之風懿得人以富視古爲優惟其賢才任以文事恭以某官發揮靈氣泮渙而有其文脩飾令儀柔嘉而繼其則非鳳祥麟之族則叢蓍朱草之英瑞我聖辰媚于王國蚤自副宸衷之親選歟天下之顯名官聯廷尉之平任居刺史之責治最歲上詔言天臨入告大猷不褻小務尚書給札大夫之志

可覩藏室紬書文士之榮圖重行見光輝賢業藻潤帝謨反是俗醜而焉醇使斯文粹而不剝天衷是簡時望攸歸通賀記之末皇俄飛文而先及仰荷一謙之益彌周十請之恭藏去爲榮鏤銘何數　代人謝兩府省主中丞狀　竊念某緒風奇薄器範跡微早達吉於聖辰偶濫肩於仕綴甘心永棄居懷百補之虞勉力駑鈆近效一官之智旋進膺於煩使獲煙贊於外司徒施將執之勞安出阜民之策擁筝觀之小智曷濟於遠謀摽畫地之虛聲已浮於實效戢謂朝言孚允天命渙臨還加使節之光華仍領計臺之事任循涯溢幸端已知歸此蓋伏遇某官獨運鴻鈞導揚和氣旅庭備物細何間於羽皮考室掄材一無遺於榱桷致茲虜品亦被均恩謹當益勵愚冥勉圖錙銖上補乾坤之造次酬坯冶之仁　代人謝歐陽龍圖狀　伏念某氣不甚靈智亦非卓竊名鄉品之末從事省廷之初仕也未優學其將落徒欲企踵賢人之事業莫知所裁潛心夫子之文章庶數有立近以被符計漕假道化封踏接浙以及郊顧聞名於將命幸偶某官方以鄒魯之道大於洙泗之間動惟名教以周旋思得英材而樂育及階與進許侍於坐隅爲豆有知飫承於均禮屬奔趨於吏役遂邀越於省禁仍錫誨言以圬朽索拜既之辱在謙則鳴伏惟坐棠陰而改成對秋館而

體裕立朝聖哲僧見忌於讒鋒光舜聰明獨倚回於民聽即膺超蕩歸秉國鈞某逢迎師承徒飛鬼魅惟祈爲國寶尚以時節宣　代人謝林學士狀　竊惟封六經之大源得五帝之至要作而爲事業言而爲文章見用於時坐進此道則可以美教化而移風俗安社稷而序民人與之太寧蹟此鴻業歷代所以勞於諮訪寵以詳延若崇文麗正之庭天祿石渠之閣在此選者時惟賢哉方今得人監古爲盛追視皇質追還唐文不有大才之家畫登華鏈之貫恭以某官言辯而古儀華而新造天人事物之淵如禮樂情文之際飛步事際某名上科秩宗之曠典未脩載黑雅識史氏之遺文可投雅爲懷才時才圖賢議者悅德某遠業麻疕痛聳翹依不圖損德之愈光成以長賤而爲遺諸觀及再藏去爲榮仰祈副中外之僉言重起居而多福　謝昭文相公狀　伏念某志雖自勞才實難强若漸鴻之無應未始安棲同潔井之不汙誰其見惻悄然寒宦蔑爾光游豈有致身冢宰之尊論道巖廊之暇枉誨函而馳既被鈞寵以過優閑激塵蒙揮光囊橐黄鍾之應既先於幽潛齊璧之來可消於災孽此蓋昭文相公協贊勛華之際周回伊呂之間秉鈞陶民使皆成君子之器詘已侍士惟恐失天下之賢顧雖介善之微亦被一言之賜竊惟跡拙無補消埃徒望勵鈍

之心有望仲知之地戴恩之重仰止高山圖報之誠有如皎日　謝定州部署李防禦狀　伏念陋然寒宦仰止恩門自違德輝浸逾弦朔瞻歸學於相里承方未於遷予以于役之憚勞尚未卿於謝廳敢期鈞聽遠損珍縢仰荷謙光佇銘心臨恭以某官英聲馳動盛德日隆朝廷倚重於才謨天下想聞其風采尚淹倚望出鎮列藩佇膺召節之來別造齋壇之拜惟茲孤遠永誓依歸　謝鈴轄太保狀　伏審榮被宸綸慰司戎律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壯猷閑濟妙畧淵通肅奏膺公喧聞於聲績荐膺寵數進重於事權適修慶之未遑俄飛文而先及佩名忻抃交集于中　謝黃河都太李崇班狀　觸者竊審寵被俞恩就遷要任走窮邊而辭職馳慶削以來遑未謂謙光首貽緘覩載惟緘照使刻心銘恭以某官沉毅含章端良植操暫領河防之重佇聞歲最之成別詳寵光用符瞻頌　謝府界提點趙舍人狀　伏念邈邇賢範戚易歲篇不圖謙德之光容損珍縢之貺書聞雅道無異天和恭以某官植操端良處標澄粹畫更要任諳著休聲即膺諮訪之俞別逢寵榮之寄更祈寶輔膺副翹瞻　謝瀛州機宜殊狀　竊伏聲華未覩賢範不圖巽德枉被珍縢承受署之云初惟對時而享福休銘茲刻忻慕殊深恭以某官逢辰淑清毓德明茂延俊游於茂府九籍

才謀馳慶譽於朝端別迎轡渥敢祈寵衛膚副翹瞻　謝州縣諸官狀
辱承惠問特荷勤渠載謝後時怵惕增劇邇惟覆道無奧天和更覲寵珍
前近榮渥　謝信安軍通判馮國博狀　近偶緹輿過從閒暑緒言聞激
壓慊豁清邇圖建仁俄而浹日宣圖損德之重特枉好音之貽承郡政之
優餘實哲躬而慶裕忻瞻愧荷交集于中　謝通判職方狀　伏念嚴嚴
之表久鬱愉騰懇懇之誠曠焉修問不圖撝抑猶賜齒存枉珍髮之見識
若話言之入耳拜既之辱寘懷敢忘恭以某官量引百川材兼數器遠民
蒙福喧馳敏政之聲清議推高行副急才之召蕭辰柔落福履粹和尤覲
寵珍以需榮渥　謝瀛州鈐轄禮賓狀　伏審祇膺宸眷榮總戎權伏惟
驃魁恭以某官風聲怵時才智周物素號詩書之將眾推惟幄之謀屢奏
膚公已騰於為望懋司師律允藉於通才果被俞恩寵陞要任方圖修慶
遷枉飛文怵荷忻瞻牢凝壓慊　謝瀛州王總管狀　竊高盛名殆茲有
日欽挹俊表避馬無階方從事於塞垣幸參休於戎府敢圖撝抑寄損牋
封荷隆禮之過勤鏤蒙襟而增愧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高嵩衡才出十
人之英世號一時之傑運壽決勝素韜堂上之奇挾壺雅歌自有軍中之
樂佇陞遷最別奉恩俞敢覲寵珍用符瞻頌　謝知原州朱六宅狀　竊

自邊亭之別俄驚歲龠之遷脩問紛稀翹心徒切敢謂勞謙之德猶貽天
簡之文仰服勤渠第增愧怵恭以某官忠貫金石望重嵩衡出守名藩茂
疑於風績入敭還最行被於恩華敢覲珍頒用符欽禱　謝隣近知州狀
忝遊仕進素高於碩望竊伏隣壤未覿於光儀猥辱託蔭之甚穠第傃風
而增慕恭以某官才宏器博義峻仁溫帝所寵嘉實廟中之寶鎮時方倚
重焉天下之金城行奏最於嚴宸別踦榮於要任敢祈珍寵前迓榮光
代人謝王待制狀　最爾沉跡悽然寒官自竊名於仕緩每聞誼於朝端
伏況盛德日隆英聲暨動達辰結主朝野共高其才謨獎善育材士人爭
識其風采孤危無似忻慕徒深然附驥以馳無因而致執鞭而事猶謂之
榮幸爾蒙緣適於顧望近獲趨於樂壤得侍謁於精光貪然謙德之鳴照
以善言之堠寵加鈞盼感極恩衷違離之日未多惓往之心已甚　謝曹
比部狀　嚮趨樂國獲奉精光遂然而南俄已彌月雖審覲於壞制阻前
侍於賓榮恭惟順宅高明招來弗擽伏況某官美化之漸振起於疲氓和
風之翔均休於遠俗顧惟愚闇實在恩庥嚮往之心瞻依莫及　謝杜寺
丞狀　伏審錫命楓宸蹐榮棘寺伏惟懽慶恭以某官政有遺恩行無小
疵升聞最績之成俄被懋官之寵庇之大邑可盡通才光辱飛文豈勝感

抱　謝運使王司勳狀　伏念趙去恩宇屢更歲首暨吏局之阻違上記
文而寖闕敢圖撝抑猶賜齒存飛教見貽怵銘何斁恭惟某官通才器博
義峻仁溫超躋郎署之榮歷攬計臺之重足兵足食密贊於邦經來旬來
宣一蘇於民瘼佇聞騎召別進龍光某遠此危身無階省侍惟祈上體宸
眷實綏哲躬　謝知郡狀　伏念某迹緣吏役之間經從樂壤伏謁賓榮
之下寂奉愉顏貪承謙德之鳴照以善言之暖隆禮斯及寘懷敢忘遠趨
去於坐隅早淹移於弦脉欽懷賢範鎮想翹係伏惟某官表峙輕淮肖授
餘地坐棠陰而訟息順秋鈍而氣寧僉諭已同召節非晚願賫福履以迎
天暉佚誦歸依弗護誠素　謝隣郡得替知州狀　竊伏隣封獲庇賢人
之德遠聞鉛節入承天子之光聘激揚之啓行想勞心而如夜不圖異德
寀猶通函依戀既深佩銘增極　代人謝知諫院余舍人狀　竊以舜臣
九人稱重納言之任周官六太序分司諫之職蓋言曠其職則無以襄帝
謨諫缺其人則不能聞過事繫賢是賴盟古而然況復惟命是宣將以為
天下法有闕則補然後見忠臣心苟非哲人曷副深簡恭惟某官量碩且
儼德華而溫氣凌虹蜺名動朝野游文經術之際劇談王教之端入告大
猷不棄小務判主知之固厚果召節之寵頒入對龍光榮陞省署郡望挖

德上心簡能濟知綸如綈之言蓋資遠識領司聰司明之寄仍藉通才某
介守邦藩慶聞寵擢大廈成而燕賀實懇於瞻依雕虎嘯而風生情忻於
氣類不圖異德首墜珍縢言推實而鎮浮誠發中而形外敢不拜貺永以
寘懷為頌之勤遑數其悉　謝祈州馬侍禁狀　洵邊綠峙縣易候肩才
傃德之增深辱飛文而先及欽詳婉意彌慰翹誠適惟贊幹局以優詳聽
計儲而豐茂見綏賓履歷近天光冬序正嚴風期邈阻順時之素宜釋奚
周　代人謝李端明狀　鴻儀清遠久此遐瞻浦驛近昧瞻焉修問興懷
自視醜目宜多豈圖府政優餘謙光垂照染矢猜之秀牘副判珙之新文
發自溫誠惠然來及拜嘉已往藏去為榮恭以某官騰日月之貴名抱珪
璋之全德朝家寶器儒者宗英佇當天心入副柄用願加重愛少副頌言
謝淳梁知縣狀　久飲蘭芬未親巖峙不圖損德之重先枉置函之音
寀若誠群藏諸心蘊復盼緘載將戒梓封當拜德之有期預儀風而增抃
才茲失殫宜在局調延詠所深溥劇奚鬆濫良貴默戒居士集謝王運使
落默仕訪及狀　伏審光奉宸恩載通仕籍纏而復可雖高志之少違用
之則行稽僉言而大慰伏惟某官溫恭立德耿介持身視富貴如浮雲之
輕於出處得斷金之義叢承致事慷慨不謀於親交今復入官論薦患由

於禁從。惟是進退。可為來儀。甚待盡倚塵。鈌閒咸令。既慶朝廷有用賢之舉。又喜君子得行道之時。獻意隸沖。先垂臨討。念阻趣於增似。徒坐揺於心推。伏義高明。倚屬鑒察。張守毗陵集謝土物狀。伏以雙僊桂積。獲養郊迎之禮。遠頒藉蘊。分露庭實之餘。祗沐多儀。益知厚意。茲為銘佩。㝵既敷陳。伏以輶軒授館。彌使節之光華。將幣造庭。分上毛之珍厚。既無以報。義不獲辭。感愧之誠。名言曷諭。回謝請大排狀。伏以貢珍遠番。良多衛涉之勤。宴豆肆陳。獻侑酬之禮。祗積薄具。少奉清塵。既率爾以伸辭。寧惠然而肯顧。更貽尺牘。彌獻寸心。　又　伏以航海奉琛。仰便華之勞勸。侯邦致館。接燕語之從容。特枉高軒。祗辦菲具。更蒙謙德。曲示華緘。荷意良深。喻言罔既。益公大全集致仕謝守倅寄督狀。特勤枉駕。備慶垂車。徽掛衣冠。阻趨榮戟。（雖少作有書）其為愧感。罔既敷宣。　謝趙守門送上冢狀。竊以兵救下車。將禮神而夙駕。州民上冢。乃飛蓋於晨門。佩謙德之加隆。獎儒衷而增愧。　又　感時掃墓。是為野老之常。車騎塞塗。乃屈邦君之重。不呈拜辱。但劇懷慙。　慶禮賜束帛謝太守狀。　特枉前騶。枚宣上賜。昭二聖交歡之慶。示九重優老之恩。榮幸良深。欵陳罔既。復少傅謝監司狀。　某祗奉新綸。寵還舊秩。超過省罪。仰自聖君之仁。

噓枯吹生。外由膚使之助。賦書弗豐。感臆增深。　益國夫人喪奉謝守倅狀。　自頃悼亡。追盡送往。疊勤弔奠。仍製薤歌。前騶遠出於郊闉。厚禮倍光於阡陌。永言感愴。難盡敷云。　謝林尉秀狀。　郊居甚僻。賓謁稀稽。禮非尚往來。既無辱高軒之過。出無僕馬。復未皇下澤之來。惟愧感之交懷。非名言之可盡。　謝寄居通判狀。　老而不死。方永慨於物變之欻。生乃曲形於喪措。務清風而作誦。祈黃耇之維祺。繫群玉於西崑。病肆空拭。辦大鏞於東序。伶耳彌驚。愧感交懷。敷宣罔既。　謝路鈐路分狀。　主我卹贊。方切蓼莪之感。錫公純嘏。遇勤黃髮之祈。高誼重於丘山。正恭揩於金石。務清風之誦。固知鴻筆之有餘。投明月之珠。所愧衰蹤之弗稱。但深銘佩。莫究敘陳。　謝顏守狀。　老逢初度。猶逮感於親庭。誼篤鄰居。乃寵貽於樂府。擊然新句。貴此衰蹤。誦風雅之清風。求懷何已。歌楚人之白雪。寡和固宜。　謝太守楊秘書方初到訪及狀。　竊以榮戟初臨。身驟棲於德宇。永羅已排迹。久棲於公門。執期責老之仁。不責致恭之禮。枉推棋於嚴尸。實惭杜甫之才。置茲水於漢陽。空欸任棠之意。其為愧感罔既。敷宣　太守初到任謝訪及狀。　竊以單車填道。儆塞判史之帷。輔蓋及門。首討野人之室。荷撝謙之有甚。念枉拜之無從。愧悚交懷。敷宣罔既。　謝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撫問。并賜臣銀合茶藥者。免陵送往。魏闕勞還。寵之尉藉之言。貳以珍良之賜。拜恩深厚。揣分兢慙。伏念臣祗奉故常。暫從行役。繫懋隆於聖孝。致昭格於天心。況親賢宣總護之勞。且郡邑勵恪承之志。禮無違者。臣何力焉。伏遇皇帝陛下至德奉先。深仁待下。既克褒於鉅典。膚加惠於庶工。不遺尸素之臣。亦溥寵光之施。莫知報塞。惟誓糜捐。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錄奏謝以聞。謹奏。　謝慶禮支賜奏狀。　右臣承吉州遵奉今年八月二十六日慶禮詔書。致仕文武官七十以上。依格支賜羊酒米帛。曾任大中大夫以上。仍與倍賜。長吏致禮。差官就賜。臣已望闕祗受訖。臣無任趙孟堅彝齋文編謝安吉史君黃寺丞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明敏有文操殺不撓充改官親民任使者。京洛識韓。一見已蒙於厚顧。輔藩薦禰。三生即信於良緣。恩惠彌天。謝誠蹐地。伏念孟堅家為好直。抵欠學圖。獨奮孤寒。頗罹風霜於早歲。自期節義。頗為砥柱於頹波。凡是素心。不入時樣。徽如字畫。備考偏旁。寓在吟哦。亦關風教。以此移於吏事。斷乎不耽私心。當繡使之行臺。借指抗議。勸大家之發粟。力救時荒。甘食藥以守廉。東濕薪而馭吏。蘭薰同臭。渭湜殊流。不圖木路之榮。復遇知音之舉。載惟合穎。尤

重常員判分京選。於天淵頓生功名之羽翼。翔陳力之未久。使刮目以採知。縣被尋常誰具特達。茲蓋恭遇某官。超然遠覽。卓爾達權。自專衡鑑之公。取於尺度之外。為方建府。首急揚材。第漸借譽之言。懿於許可之過。斐狂有作。正虞所擇之未精。操守無移。或病執古之太甚。文乎何有。敏又妄能。被寵兢兢。持心惕惕。在春風之下。同桃李之無言。歷歲寒而觀。期松筠之勁節。　謝發運權憲節齋先生京狀。　孟堅伏準照帖舉孟堅志尚博雅。才能卓異。靖共自勉。職業可期。改官親民任使者。歷事霜臺。夙蒙鑒賞。一封露劄。迄稽吹揚。終昭衡鑒之公。倍感孤寒之跡。況光寵於臨發。申勉勵於將來。示意玉成。戴恩天大。竊以脫選須五奏。判在今號甫登科。屬吏百十員。誰無冀望。關歲一二舉。得甚艱難。於常員已自不輕。判職司所係尤重。合淮浙而分部。盡英俊之如林。求者非止一人。之懸祈。得之可定半生之榮悴。允非細事。豈易畀人。如孟堅者。涉世踈踈。信書過甚。孤介獨立。凄其寡鶴之無群。周張貴詞。幾於畫蛇之添足。粉飾脩治。了無時樣。嘆巖屼嵂。惟有古心。出手辨冤獄之誣。活數命於垂死。歷階抗部使之議。獲一顧以回榮。是皆拙計之勞身。累招冷笑之冰齒。誰分鼠璞。自勝龜藏。濟木忽被於丹青。爨桐獲調於律呂。茲蓋恭遇某官。道德純一。識見昭融。禮樂

詩書容止可度文學政事體用兼該抗不濁而澄不清言有法而行有則作屛壯維城之勢飛剪著騰槽之謠雖遊刃之恢恢惜寸陰而亹亹衆䁥已歌李峴衆既傾心廷衡行相姬公即歸調鼎俄收蒐瑣預備使令嗟人心好尚之殊有衆口鹹酸之異不隨愛惡以石轉重增感激而涕零重念孟堅奮身艱勤立志警禁齠年家貧窘無營之屢空予夜書聲惟短檠之相守雕鐫肝肺收蹴科名擣心素危行已應謹弟為任真而嗜鮓不覺或越乎準繩仰冀包荒少加容養庶斁展布有所報酬孟堅敢不衆蹇忘疲磨緇尚白期無行已之玷上負知人之明史君忍敢其朽株鈍於輕予忠臣孟彰於勁草請驗將來　謝安吉謝史君養浩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文事敏強風猷清雅明於折獄多所平反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古心推尚素云臭味之同春首薦員不由分紹而得自知歷歷叙謝拳拳伏念孟堅朴甚不華直而無倚羝招譏誚於流俗敢望榮達於今時第貧便親來廁椽我心不轉恨未學圓橫目何如烏能識直忽遭逢於舊識來牧守於輔藩預知屈蠖之得伸當作薦鶚之忘想然讞議論難如諫諍而爭是非而聽受春容若父子之相唯諾已多寬假況望明揚雖嘗特延扣鍾敢必取封下體春風委曲亦到山家寒谷暄和頓有生意豈茲寅幸信

有原由茲蓋恭遇某官見與世殊道同古契高飛遠舉寧同燕雀之啾啾表端開祥即振鳳鸞之翽翽有大用之斯在豈小試之足紓汞甬兼收規模甚廣生令幺麼亦竊生成敢事安能正恐囊錐之嫌露清猷知慕慚向蛾眉而效顰孟堅敢不力守恪誠永堅報效斟椒花之酒已欣逢歲曆之新入藥籠之儲今的在門生之列　謝泉使貫秋壑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持身廉謹治獄詳明充改官親民任使者千薦崇臺蠢誘施於測海泰員未掾蛙遷辱於投金不煩介紹以知己之深預定揄揚故先期而與念孤寒而備至感恩紀以尤多竊以知人惟難當熟察於平時薦士有權貴自決於獨見故聖門持著聽言觀行之訓在近世始有因人成事之譏匪移集以權勢之臨則假借於交朋之助甚至未嘗覿面君何盡識操心舉之者非所樂為受之者殊不知自取與已乖於理義報酬何有於功名此舉世以皆然獨先生而不爾燒玉三日滿歷驗量才拔茅連彙徑皆由定見如孟堅太支末裔苦節癯儒面墻獨學於窮鄉艱辛備至食蘖自清於官路純白無緇凡著微勤夙蒙洞鑒篤湖詩社叅儕雞之鳴敢漕幕許雱照蓬生之直薄知采下體於葑菲敢為擬大水之蜉蝣一千薦墨輒被衮字是謂歲寒有高節免見春風不世情衆稱公舉之無私孰識

知音之有素茲蓋恭遇某官心同古契見與世殊視富貴如浮雲惟秉魚績按才猷於旣頹共赴功名開明堂之丕基取朽木之才料園府已恢於國用化鈞行運於台司藏否素昭陶鎔應傳第膺遇譽彌切厚顏孟堅承不佩訓如規因褒知戒守廉愈謹畏楊震之四知獻辟加詳重唐宗之三覆誓然知始報德真息蘋末起秋風行快蒼鷹之高逝梅邊問春信果占鴻造之無私　謝倉使吳荊溪先生京狀　伏準照帖舉孟堅文學自將智能兼茂充改官親民任使者上介克寮曾微纖助首秋薦須僅為合尖寧遺平昔之心知持孤寒之身事彌天恩大蹐地謝深竊以五刻回重於攢花寸祿尤難於及戍待遠次者動淹數歲非勢援者則坐過千帆未聞辟置於連月之間便即躡累具腴選之事況無介紹自出生成信為冲異之恩殆多覆幬之造茲為幸遇奚既頌稱孟堅直無蓋藏朴不泌飾信情而往幾摘埴以冥行矢口而談不瞻前而顧慮累參幕畫每取誚於時流幾欲揉栽終然率卤拳曲擁腫可憐難入於準繩客受包荒幸從下采於葑菲得於冀望之表倍增感激之私茲蓋恭遇某官哲鑑罡昭公衡平一來從蓬苑蓋振文風鼎駕綱輪凜然吏胥為矜烏啼之至念委飛鶚薦以光戎惠撫西風而馳王田東道者目矧崇褒謂更佐品題獨學而

皆文何由進無能守樸智又奚長孟堅敢不力勉脩為事加警省期於有立無負隆知悠悠掎捷少稷朝天之闕步除陛桃李康哉指日以成蹊剩有輪囷之情尚嗣再三之謝　孫燭湖先生集謝留丞相到任狀　觀闕君實望吳大其已遠江山重複知蜀道之信難身許國以奚辭用逾涯而自懼君為臺髮可報陶鈞伏念某本起書生叉名俗吏遇清明之首政叢沒引之公言綠有列於高華追無功於獻納田園歸老方圖遂於初心岳牧用人忽濫將於隆指惟益渠之重地實江漢之上游古稱富饒今可歎息法張弓而不弛書製肘而難工況夫斉兵之變甫寧救災之事方急雕資繩濟莫釋頑憂云何衰病之餘誤此光華之遣茲蓋伏遇某官法語入柄慮周四方有其全而受人才之偏為於靜以制天下之動謂出力事世宜不擇於內外而視邦選復適莫重於西南不忘父老當時之法思欲宣聖明在上之德意特加鞭策俾效馳驅某敢不仰企前規精思本務受牛羊求芻牧尚惟廊廟之主盟為保障邦藩籬庶亦國家之後利少安孤迹當丐餘齡　謝執政狀　立朝無補方深上足之思奉使非才偃坐充華之選驅馳萬里涉歷三時初布詔條少安官次伏念某賀本下下愚徒臣侯老更憂患之餘分絕功名之想家上獻枝致身清華獻納論思已孤中外

之責。望咨詢謀度。更寄西南之顧憂。臨遣以來。回皇自失。厥惟蜀道。最遠君門。號名雖重於中權。體統似乖於本旨。圖於無事。既常掣肘而難爲。慮及未然。不亦寒心而可畏。矧狂凶之新定。復賑救之急先。蹟非有威風知大體之人。豈稱命將帥衛中國之意。若爲勉蹈。不負吹噓。茲蓋伏遇某官文武憑恃。忠嘉錫賚。主盟公論。推轂群才。不遺千慮一得之愚。謂堪五馬十連之用。諉于淵聽。加此誤恩。某敢不率義而行。量力所至。或容隻手少禆天地之全功。仰侍寸心。素厚廟堂之異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綦客考逢璩文堂集謝小官狀（右某載驅長道。已及近封。每枉華緘。良欽厚意。）

謝本路監司書狀。（右某鄉風有素。承教未緣。茲假守符。獲遂親依之幸。送體便節。敢伸祝頌之誠。恭惟某官宇量恢崇。猷爲宏遠。風揚賢業。寤結主知。凜然高世之規。卓爾佐時之望。百城表刺。共瞻原隰之華。三節遠歸。別沐絲綸之寵。某尚違觀止。輒叙頌言。伏冀仁慈。特垂照察。鄉風有素爭教未緣。拜違已久。馳仰增榮。）洪適盤洲集謝人投所業狀。（比辱光臨。寵詒雅製。抽琴命操。詎知山水之音。下筆成章。有靦瓊瑤之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三　十八漾

狀

謝狀四

宋李彌孫集謝衛參政差校正書籍狀。（小材出位。顧歸來壘之句。猶大府量能留備鉛之點勘。少振塵埃之冗。俾勤丞治之陶。稱以三館文書圖籍譬正編摩之選。諸侯賓客。率多獄訟財賦之司。寧有同候公卿之門。更容休息篇籍之圃。憤韓愈之非職。俾就閒官。期呂蒙之讀書。非爲博士。沫濡納鱗承抱鶴鋪。使養是氣而塞天地之間。將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知花於見根之始。乞製有得酒之思。求之古人。重在今日。伏念某少諳平删。長識偏傍。不深石室之紬。僅曉金根之續。遺經獨抱。未辨豕渡河之三。良史傳觀。粗知馬與尾而五。有時北窻高卧之夢。頗思東觀未見之書。三神在於海中。五嶽難驅於坐上。插架三萬軸。但富守鄴侯之書。家集二百篇章。皆是撫州之寫。然作吏此事。便廢亦有命焉。惟投閑乃分之宜。傷哉貧也。久留戲下。宜在選中。遽冒膺朝廷之除。使策行秘書之職。茲蓋伏遇某官榮分湘閫。並用楚材。又負但植。各安所施。恥匹夫之弗獲。根闌店楔。惟器是適。無一藝之不膚試黃閣之規模。收碧油之人物。至如狂簡之小子。亦勞坱圠之大鈞。某敢不祗此簡書。申其佐畢。珥貂分映。已收下體之菲葑。給札登瀛。願備一株之桃李。）代越撫屬汝謹謝衛安撫狀（山木流行。又汗芙蓉之幕。岸花飛送。漸違桃李之蹊。重感眷留。倍深銜戀。更裁四六。少謝萬分。伏念某再當委廣。一何使倖。當大參政十乘啓行之日。適小丈夫三年垂滿之時。推其樂莫樂乎相知。是以違之遠而又久。敢拖翁受更無假於先容。前執僕排。貢不遺於餘力。居然穿縞之末。忘成合穎之誅。感溢概量。功歸爐冶。乃瞻衙宇。情已迫於忻奔。及吉油幢。困數勤於時昧。諭將滿百。辭不免多。令業概然。允爲幸甚。鵾鵬水擊。終希萬里之圖。爲鵠月明。深結一枝之戀。恭惟某官東郊道洽。西陝化成。展長沙千里之平民。無遺便對。宣室半夜之問。王曰適歸。允今日毛髮綠衆之才。皆他時構廈侏儒之用。欲作大鈞之問。又虞小器之盈。敢陳採謝之詞。更致依投之悃。常擬報一飯未。何日首於南山。可以觀四方自此馳神於東閣）代章監倉謝衛安撫狀（下士代耕之祿。僅守積倉。上臣事君以人。忽騰薦牘。偶其出自於幽谷。使之陟彼之高岡。愧在盧前。感從隗始。切以莞庫七十家之舉古道。又表法庭第一義之觀。今間尤擊有嚴。十乘所部。九州威翼龍

繡靴不希於攀援，牛溲馬勃，皆有望於蓄藏。及下車之云初，乃推轂於某賤，具爲衒戢，寶借等長。伏念某質厭古奇，材庳莫抗，服藉以走渠儕，滿腔之黃鍾，接鈞無因，誰肯見容於白璧；強折腰於爲米，真眯目於藏轅。今業需章，可使升秩，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傳；兒事已癡，豈真堪於世用。二字之褒，已逾兩春之溢，何多。伏遇某官，以社稷臣，爲詩書帥，輿入不求備，收毛髮緣衆之微嘉，善餘不能，無綠麻斵管之間，有如顧領首尋蛇斷，九貳之魚，歸射卿遠歸於周室；千里之馬，駃騠會交獻於燕庭。某敢不增所未能，修其可願，常爲委吏，已蒙芻菲之收，真仮周行，尚幸蒹葭之采。　代李總幹伯長改任御史丞相狀　　回馬首於豐亭，不良擇地；護羣兒於粟庾，有湮自天。當趑趄將進之間，拜映北無餘之賜，謗焉狐戲，辱此一闕。獨惟京口之積，舍實功邊頭之仰哺；總司則闕，裹糧兼生甲之司。重選掄材，弄印敦閩時之文，蓋戰德戰謀之際，惟去兵去食之難。爲米折腰，雖不離於祿仕；蕨棣眯目，易有採於軍須。必爲官而擇人，庶因能而任職。伏念某一寒無挾，百拙有餘，伯父取之庭階，補以京秩；弟兄習乎弓冶，志在世科。偶尺寸之蹉跎，漫斗升之盡，嚌中嬰家難，復詣吏銓。糞海爲鹽，妄欲供冨媼之役；無麪作餅，或謂非巧婦之能。况當避嫌，不免易顙，自笑鮎魚之上竹

何翅羝羊之觸藩。一指之不若人，猥動伯氏之請；匹夫之失其所，亦關造物之情。追蒙倉庫氏之除，全出乾門之造。恭惟某官，鼎乘家學，社稷世臣，亞賢之雅亞威，不但底王家之乂；伊陟之紹伊尹，真足格上帝之心。雖九德敷施，坊不遐遺，而一門小大，九蒙器使。爲鵠遠樹，其同糕木之蚍蜉；牛羊求牧，乃肯發機於鼷鼠。某敢不修其可願，欽乃攸司，鎧數甲兵，問於廄臺。當職士大夫之職，棖闡居楔，成其室屋，無忘明宰相之功。　代衛機宜謝樓提舉　　恭惟某官，昭代儒宗，清朝壽俊，精神灑落，光風霽月之標；翰墨淋漓，時雨含霙之華。自三年之博士，盡旬月以封侯，行真爲乎王留，去執如於公猛。兩輻峴嶒，文游康氣之城；六轡委遲，遠訪義之之宅。歛積倉於南畝，蘇涸轍於西江。星華奪文於融軺，清切即司於獻納。　帥到任謝鄭參政　　顧天還節，鄭解玉嶺之表；易地割符，還得三湘之勝。將毋固滯於安便，捐躬但愧於叨逾。胃再僂而弗俞，知一陶之有自。恭惟某官，才弘而毅，器傳以周，駿假無言，贊一日萬機之運；柔嘉維則，贊六服羣辟之瞻。人固料代何之用，參上亦知安劉之必勃。雨地碧雲之暫駐，既厚仔肩；九天皇道之安行，亟虧頫而。某守藩弗績，廉蔭終更，所願歸田，徑返林烏之喘；敢期易鎮，竟爲擂燕之留。惟一重一掩，號淳古之江山，而九辯九歌

餘芬香之草木，豈小材之能任；由大造之曲成，謂圃小不足回旋，此豈爲我輩而設；使政平而無愁嘆，庶不爲門下之羞。　通判到任謝參政狀　　滿神園之祠，稟無纖毫贊夫夷之畏。戍偶及瓜，題與佐共。以安能伐輻，實河之有愧，輒叢小牘，少謝大鈞。伏念某全抱迂疏，平沉膚俗，使有愧六九年之數，尚何扶搖三萬里之圖。頃由掌政之官，授分歲賈之教。大風有隧，熾然電掃以雷驅；古井無波，幸爾水清而石見。特畀治中之任，俾從才外之游。雖時郡梁之臣，乃昔縣縣之覽。歲祖仰於永郡，峒寨接於辰沅。元和遣兵，惡其置魁而立伍；崇寧升郡，循未建牧而立參。蓋一歲止萬石之租，而四郡無百金之子。然而事簡，鳧鷺之左右亦稀，况已食淫蟬蜩之有無，何計價。水火不交於百姓，則風月亦足以平分。此蓋伏遇某官，亮天功，平章人品，謂柳子而在臺省，未必知司馬之可傳；使趙溫而果丈夫，又何患郡丞之能伏。況黔東嗚呼之已靖，有湖南清絶之可親。使自謀之，何以過此。某敢不謹修厥職，勉既厥心，思曹王躁騎之功，無羞宗派；戰杜老化蜆之句，更問詞源。　榮州到任謝丞相狀　　佐黔巫之東鄙，甘半刺之翱翔；守巴僰之南榮，累一關之狂治。幕府十年之末，久角巾兩火之可逃；問關半春，辛苦萬狀，南茲領事，率爾載牋。伏念某才不斎人，學俟泥古。搯

諸生於館下，載毀于隨處。別駕之治中，無材可展；祐伏及瓜之代，式遄行李之歸。敢圖分銅獸之符，猥使展石龜之郡。惟和義之僻壤，實光廟之潛藩，升軍開府，獨未沾恩。視邦選侯，率多就近。蓋民田歲租止五千石，而公使年計僅六百緡，財匱兒輸，全仰作鹹之潤；郡資井養，詎堪竭澤之漁。比緣花破於亳晉，今遂草薙而赤立。欲俾尋常之外，頓增十萬之輸，數吾入池，寧保四郊之無擾；強弩射市，但嗟薄命之先穿。上下交征，公私可痛，弗獲於上，不可治矣，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恭惟某官，師保萬民，弼亮四世，天欲吾君繼壽皇之聖，帝賚我公紹忠定之勲。無以功章以謨，遺全紀德絳之果。霍之勇，抑又餘叔，不惟垂紳正笏，而措泰山之安，且復守志厲操，而抗浮雲之節。勤勞二紀，無寸晷之敢休；懇避三公，至累年而不受。戒謹恐懼之如此，職書艾以圖，然周公仰而思之，不遑勤教，伊尹聖之任也。尤務孝招肆，念惡儒來，兹凋郡尚念某進退維谷，競戰履冰，思庶民所以安，恐有負十行之賜，得一事可自飛，庶幾免百論之盈，輒修謝上之緘，併控由中之悃。　代李制機得祠謝丞相狀　　幕府妓忍，撰家重劉，公朝宥過，特畀真祠，感無地以寄言，德如天而難諭。伏念某才固無似，命亦不猶。門戶百年，難問庭前之雀；科名二紀，真同竿上之魚。幸且安百里之子男，誰

使作諸侯之賓客。既叨贊畫，安敢隱情。堂上之兵，未可屈人於不戰；幕中之辯，兵乃以我而傾。愬因水蟹之移，伏克池魚之及。言如綸綍，國與乍佳以乍賢；法猶權衡，事先則筆而削，奪其兩殊。倏已朞年，適逢肆眚之恩，輒動問鈞之請，賜之大知之至，前愈已多，厕其窮寥，具悉孜恩，尤孚過棠復珪，時賜祝釐。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祥風甘雨，乃令有慶霈之功。恭惟某官，社稷世臣，鼎彝家業。以一二日萬幾之撫，曠乃十五年獨力而有餘。得伊尹以格皇天，亦既俘三騣之寶玉；問鄧禹而披輿地，行將貫萬國之貢琛。欽四海之會同，益思九德之咸事。矧惟孤迹，夙累一陶，兹加收拭之仁，殆有發生之漸。某敢不銘心圖報，沒齒銜恩。桃李盡在公門，豈終使一株之憔淬；菅菲無以下體，尚希發寸草之華滋。

謝丞相書考狀

補上佐於黔嚝，偶書下考；貢空函於黃閣，某報實思。偶暫攝於竹符，允倍希於驥尾。志其喋喋，布此倦倦。伏念某殖學疏蕪，涉道短淺。青泥盤足，每思鞭我之馳驅；白雲滿頭，寧復初心之邂逅。進乏犬雞之鼓，退從鹿豕之遊。辱廷治之一陶，俾翔翔於半刺。祥狗烏繳，雖非蟹螯蠏之州；盤飢見容，偶免菜蔬之覿。竹齋藥竈，不礙雲山；芰製荷衣，無違風月。適犂犧之缺守，又越俎而代庖。胡嬲爾庸人，固疑其鵝突。此非予坐，自亦愧於衆環。所祈新尹之疾驅，庶遂陳人之退舍。明年今日，固可歸三逕之荒萎；雨震風，尚合假萬間之芘。恭惟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衡軾紘綖，增鼎鉉九九之重；箕裘弓冶，嫋泰階兩兩之符。行由絕席之尊，徑陟維垣之峻。入主職，掄一相，具瞻挽西之專；大傅府，有三才，詎棄竹頭之細。所祈金屑，非異超遷。某敢不補拙以勤，謹終如始。深懲狂獗，積分寸而落千丈之强；雖跬常蹇，視九十爲行百里之半。其為歸倚，罔既敷宣。

大守謝史丞相狀

伏以乘槃隱之障，方幸終更；分通義之符，濫叨詳試。適值賓賢而觀國，又令主試於坤文。既徹棘圍，遂趨爪戍。伏念某賦資蹇淺，觸事坎䡖。學術荒畢，弗知深造之以道；技能譾薄，又非適用之謂才。出幕十年，一登文石；奉祠三載，半判武岡。曾未滿秩之間，倏拳專城之寵。跨犍牂之徼，令與仡讎求牛羊之芻，心勞政拙。得以理去，不自意全。丙穴難由，徑欲歸耕於谷口；庚書傳置，顧令改牧於哉肩。惟是四蜀之封疆，重在三蘇之鄉國。然呼文而慕權勢，至今餘西漢之風；其事守如古君臣，近世異北朝之記。比縣兵潰，轉覺民流。瘢既獻賢能之書，甫及理愁恨之嘆。彼女誰守，猶幸漓博之雲收；超領乞歸，孰念玉關之人老。兹蓋伏遇某官，萁表輔弼，社角君臣，精神峻喬嶽之瞻，談笑回狂瀾之倒。大鈞播物，實細別於九流；直柄當權，亦

曲成於萬物。有念一寒之褰剝，以成十暑之睽離。更以一麾，試之再鼓。某敢不謹固封守，宣布中和。前江陵，後洪農，詎能及劉昆之政治；化南陽，如上蔡，仰在中召父之規感。

大守到任謝丞相狀

竊以邊郡貳丞，愧何功於涉筆；中朝改秩，命以次而敘麾。雖將暫以從權，亦曰虞於非據。重感大造陶鎔之賜，某屢小吏罕晴之恭。伏念某全抱迂疎，倍勤扶拭。賁大嬀軻，既保全茅屋之歸；半判翺翔，又減縮葵丘之代。無鬢易撫，於監郡不艴於望於封侯。方圖下考之書，悵布中消之斯。日君之佚，故侯攬轡以疾驅；庇枕不安，新君懷章而未上。動廟堂之軫念，慮獄市之慢易，姑令副貳之車，且攫方寸之印。鶚令胡贈於不攖，焉也詎可以守？閒止使五日京兆之問，亦有十里宅生之寄。科瑣遷吏，非蒙真漢相之知；中書郎所，安得狀齊王之命？兹者伏遇某官，得聖之任，為帝者師。萬慮平欿天之休，豈止書郎中令之考；五百歲名世者出，蓋欲傳孟軻氏之宗。更斯紹炎之初，允遴選神爵之良吏。躋及邦必立之亞旅，正欲究處幸臂鄰未遂於棊丞；不妨借聽雖小人衆器，終於必奪；然大鈞播物，允矣無垠。某敢不三思而行，一日必葺。雖愬尸祝，越尊俎而代庖人之勞；當籍吏名，封府庫以待將軍之至。

代趙主簿希放謝衛參帥辟撫幹狀

黃綬抗塵，辛蒙恩而受代；碧幢牽爵，辱判奏以充員。雖未占天關之界畔，豈不假人言而復得。項踵皆歸於特達，肺肝倍激於輪囷。伏念某名為皇宋，實本素士。先入仔趾，嘗首列於儒科；九男樹頭，猶必成於宅相。遺家多難，欲仕無津。蹤獨攜登，輕別衆圃之松菊；懷鉛抱槧，甘依學舍之虀鹽。偶爾登名，浸而試吏。會計而已，初無出位之思；名實未加，濫竊代庖之譽。不堪位置，何足控持。恭惟六符，忽擁旌麾而至。明堂一柱，不遺庭楔之微；曲假存全，叢合任使。反小而代，詎希東閣之留；繞木何依，空結南枝之戀。不圖裁鑒，忽屏薦揚。雖之處囊中，初無見穎；雖而致幕下，欲伏空群。重惟職叅之官，夐之蚍蜉之後。一齊衆楚，豈能回狂岳之音；九舜十堯，不救望陸冬之敎。知賢而舉，惟斷乃成。縱寄暁閶闔之風，未知利鈍；然銘心叅華之石，豈易銷磨。伏遇某官，四海真儒，三朝舊衛。文章有種，再見武公之賢；招選無遺，一洗將軍之陋。自元戎十乘之餘，至長沙千里之平。苟有寸長，悉入大鈞之播；不遺餘力，復收小子之狂。欲令奔走於顏行，力借吹噓而送上。萬一所請，或不見却，尋常之恩，豈可並言。某敢不銘佩異知，激昂晚節。將毋朱論，身雖未可以許人；懷德惟寧，士固必伸於知己。

代衛太社僕除東州通判謝丞相

徽恩改秩，詎難社下之留；乞闕養親，許待治中之次。川藪容藏其汙疾，柎懷幽允其

震凌終始生成後先超躐全出大鈞块圠之造諸陳小子狂簡之章伏念某天巧素慳地寒寡扶父書是讀頗載績於世科門蔭可羞空屢借於計吏崎嶇三仕踐歷七階獨蒙公相之憫憐不逮子姪之覆育燕翼子暮寸欣得近於樓臺魚潛在淵敢望上汙於池沼乃辱綸太常之舊亞金戚小宰之銓計技平生摧髮罔難於數罪蹐拳分寸吹毛宜速於求疵牽斗自分於奔牛失馬敢期於得馬過嚴君之引疾從神圃而視瑩懷春戀庭闈之情欲甘嫪敢領出宰山水之縣火僕反爪急蒙一陶之仁超陞半刺之任宜春多勝蓋真見韓昌黎之詩爾來得賢亦足考李泰伯之記詎應伐輻假姑題輿技之沸湯烈火之中分以清風明月之寄子來幾日我有二天伏遇某官心契禹皋道侔伊呂書汾陽二十四考事才半於古人取河朔一百餘州功已高於今日娛職家運而棗璘豐稔寶玉來歸而重見泰平時惟萬世永賴之功尚恥一夫不被其澤老老幼幼皆重貴於保全子子孫孫將昔高而報稱其職不銘恩鑄贊圖報誓心肉骨之仰翼之可坐須於泥軾吹噓是拔拂是尚終托於化鑪　代衛機宜謝陳知府狀　恭惟某官天韻淩明風猷廣碩早參諸彥執如宗■之筆倆閱侵主不起積薪之嘆民廣既茂朝蹟亦高居然專城尚此獄惠田疇之成子產既永歌

之朝廷之知弱翁行且召矣　代盧尉仲爲謝諸司辟知資興縣　姜楚塵埃之微福偶幸代更蔣綠保障之謀入張勤持辟載使天之私覆偕材地以中戇惟義摲援楚之上流而資興號昔史古縣數百年未際之遇循有切及五六載鋒鏑之餘肇稱新邑俗多嚣譁財欠逋輸欲其責紓以買牛相與抱孫而歌犢是在撫字之職宜得通棟之材歷數部封何限囊中之穎豈期庸妄遂蒙送上之嗟雖未占天門之累醉然敢不呈言而風駕伏念某起於寒遠持是空疏三年飲壁露於湘濱一念燒落霞於滕閣下車擇臂敢嬰持虎之期學道愛人難奉割雞之笑不虞裂錦輒使代庖此蓋伏遇某官大鈞無垠小善必錄恥納清不被其澤欲惠遠黔出推轂有味之言不遺寒素或者封囊之露許還假印之真借以聲光寘其樂累某敢不力學濶俗盡布教條不郤爲其民當使鳥言夷面之俗事茲惠之師如在熊軾金節之前　代衛機宜謝陳憲　贊員內幕漫爲寸祿之謀受察外臺忝預一人之數可無罕牘自達姓名伏念某學未知方仕非能信伸其呻畢頗不後於衆人觀我柔順終未聞於大道嘗能有志畫虎何功變無欲清邊強隨於計吏貲不中度竟見出於儀曹姑求覓庫之官以慰倚門之望敢圖申令復使主書臺皇挽夷夏之文有嚴屏翰庭戶得湖

山之外亦簡文書姑從容膝下之懽且增益胄中之學幸執大此端有由然恭惟某官器宇汝明風猷凝遠自其不辭小官於州縣已具可以大受之規模筮宅於南交果馳聲於北闕帝念江右俗近獷獷非得持斧之彌水莫職弄兵之赤子濡轡肅驅於駱馬埋輪已譬於豺狼舉兩浮雲使作絳宮之想紅旗破賊即觀黃紙之除某愧伐檀之官莫施種草之力尚徼餘化思及閑曹予弟亦何損人聊使爾耳孝友是亦為政辛辛教之　再辟制幹入蜀謝丞相狀　避日而走長安幾年破復登天而攀蜀道忽得舊規知块圠之無垠雖趑趄而不進敝修贄見併吐謝衷伏念某流耕古奇雖肝有志一科不補墮身清濆之赤常萬物皆塵妄意簡編之尺寸綵頃年之從辟抵中道而遭艱跨海涉湖痛允木之折參歷井夢不敢忘故因祥除甘就郡闢適於西清之衆論許為東閣而一言遂令索米之人式動之焚之興蕭璞而售乾璞推適為客魁材以待大材汝非所及猶頻益州之元德尚忠吳下之阿蒙羅而致之兆足行夫幾并魚腹圖嘗回孝子之車又過羊腸益合叱忠臣之馭切聞穀西之顧頗及雲南之師要是四蜀之可憂殆匪一端而遽止雖托重困任詩書之帥然拔允宜得文武之才置諸部枝之間蓋有裨允之任豈應庸下可在選中伏遇某官身佩

安危功存閒濟獨揮九日再爲天地以立心八表一雲復令山澤之通氣行跡如彼其大樂不存焉當今捨我其誰聖之任也粵從更化專務調元三階既平元首有股肱之喜五胡方擾中國亦齊斛之憂然欲折千里之衝是必開衆正之路得人朝廷得人幕下寧有重輕誠死城郡誠死封疆要加儲養如有所試俾勉此行某敢不體認一陶攀緣九折堪其事者謂之力藉其酬相國之知遠而使之觀其忠詎敢作衆人之報　代謝帥座狀　塵埃委吏臥依夏屋之萬間造化全功遂拜春風之一餉受知蘗積愧感輪囷稱以山巨源之念遺孤吾聞語矣抑子厚之記光反誰實圖之非遽逮於救死之八珍則淺淺於蘇枯之一溉有如念故人之子擢之於覓庫之中成始成終不進不止以此稱於天下豈當求之今人伏念某竊嘗職畢擊航知小儒太史牛馬之走終覺駕虜讀元入料斗之歲卒無異似羔爲貧而出仕窘將母之違倚門之望既深對床之歡亦廢鷦鷯爭食難紓循者之懷鳥鵲無枝漸作歸歟之計豈謂判潭之裴垍首求纏轂之石洪總角非兮憐其進拜於床下厥齒長矣不應曳尾於塗中假之寵靈長其光價遂從數月卒獲四章譬如爲山實易虧於一簣志在流水誰能寫之五弦忽逢公車之文遂合浮圖之穎父書是讀果何有於家聲兒事

已癒豈真明於吏治伏讀八字足華一生卯而翼之所謂如天之福哉頗之學矣未知何地以報公此蓋伏遇某官藩屏重湖筆飛百吏映北揭物大鈞運於無垠遂琢成章小子至於有造備宜孟之無後撫叔敖以如生襃華袞之一言囂蠟本於萬乘達今長往之典亦入孝招之儲重惟此恩將何以謝某敢不恪共爾位惟既厥心我有二天已幸劇七十家之舉士更三日猶希與八百吏之除

謝漕帥揭尚書狀

番城受察已感託身帥閫薦僚更叨舉首得圜樂於春外愧有玷於牘端嘗觀七篇之包羅頗考五人之名數齊王為都之如罪惟孔距心獻子取友之難志必樂正子使下駟或當於上駟則後魚或錯於前魚顧某不才舉世所鄙坐力田之傷地脉追不逢年欲養生以息天黥未能絶粒得郡豈嫌於如斗蹊田適值於奪牛有土此有財貧於近壟改井不改邑窮乃無能不幸千里之旱可哀竟無斗升之水以活蒙祇弗勝其貿貿細瀉瘵覺其業業拯大暇問大人只得焦頭而爛額無麵欲為巧婦但知剜肉以醫瘡思飢實自於己飢忌病雖忌於方病非忌其發也實關鄉人孺子之心何從之節分圓頼方伯建帥之恩鶴膝蜂腰尚未全復牛溲馬勃何足與收此蓋伏遇某官德與春融氣如秋肅閫閫之閒黃道風高北闕之界辰斧鉞之下青冥暫養南山之霧雨七年可即戎矣元戮以公歸分觀察恩於賊判吏私於民洞如委折今夕飲者思來日接者法未忍舉行閱其存活數十之羸寵以治平第一之薦然鐵鞭劉濩之甫定照洽謂何且文詞學問之文荒將深安在尚書拔十得五矣孝康闕一如幾耶德不侍於成身士固伸於知己某敢不懲羹吹沸求救與賁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無使飢餓於吾土國士遇我報以國士敢忘佩服於斯言銜荷惟深數宜罔墜

帥到任謝任參政

與繙喻嶺才嘗三徑之謀鼓枻浮湘又玷十連之寄在相國知之至矣貽鄉人善者好之材洽事之云初宜修辭其敢後恭惟某官人令而心古氣勁而執和學問淵源得尊主庇民之道緒餘上蒖為開物成務之才自明輔於天振迹規恢於土宇晉參大政蓋播壯猷天將降任是人肅釋高文之宿債予惟克邁乃訓共覲周召之同心某分閫罔功歸田已幸敢意躋班於延閣更令承恩於价藩惟是清淑扶輿之區尚多愁恨嘆息之俗風霜已甚妖貝冥堪必先達之士為之前馬既感襄言之賜有判吏之榮無具難者尚祈終惠之私

榮州到任謝桂制置狀

假守三榮叨塵統部靠江萬里既見吏民比審奏託以徽名復收修辭而謝上惟和義之斗絶寔夜郎之金限事簡地偏舊稱道院吏貪俗悍今類法場蓋一歲止

五千石之經粗而諸司近八十萬之折估郡貲井養財匱兆輸蔚田權攝之多剩至綱離之賦壯哉雀鼠公肆侵牟翩彼鴟鴞交騰喧譟致連帥括三井之羨為舊貯代兩稅之輸上關閫制之聽閑下籍吏胥之奪擅去其蝝螣始云歉此以錫民信及豚魚令則改之而備塞莫非王事内是邦財默具盧精其垣正足為參元之妻馬若羊金若粟初何與張具之家不才之某嘗仕於蜀亦知風寒之數處何止日貲於千金與其捐瀝下之鹹徒滋他族孰若助攻苦之淡以張吾軍然一郡四邑之間有百孔千瘡之費得斗勺之水斯活矣庶逃涸轍之枯無尺寸之嘗不愛馬貴恐剝床之及恭惟某官弘深而龐括簡要而清通稜勁中權文武作萬邦之憲外鎮内附精神折千里之衝定不奪牛於蹊田但欲捕蝗之害稼有憐薄命值霜蟲藨摇之碎武學寬征使乳複零陵之穴乞從舊額以惠疲氓某敢不施適寬條布宣隆指修悚但忠利之實銷愁恨嘆息之聲可以言未可以言欺亦恃有仁人之在上衰之命不衰之命也更惟怨睽者之多辭歸恃惟深數宜周既

通判到任謝茶提

海館下之諸生夙叢米鹽補點中之正任茲遂及瓜揣弱念以易盍撫窮途而致感伏念某學不聞道才無癖人負米為親館困悲於弗泊祈薪無子賤亦覺其有涯領平生竊祿以代耕乃三歲貴丈而求活頃申以抑易播之請遂忘得隴望蜀之嫌愧在其肝脹莫追於駟馬言提其耳甘東味於孫權既待收縱詎容展驥茲盖回天之力竟諧觸地之謀鮑叔不以我為貪傷哉貧也伊尹恥匹夫不獲真若撻之公豈謂長吏之有材僕固慙國士之遇我茲盖伏遇某官矣邦良弼精世真儒欲立立人術學實資於孔盖匪求求我此心脗合於義文然韓魏公自憾用明允之太遲而歐陽子亦愧知聖俞而不薦雖昔何如今今何如昔願公之求士甚士之求公廣皆有突兀大夏之雖斯不但為鑿小人之腹某敢不俯安端伏仰任為飛文儒中申詎能繼丕播之公緯武周搢搢尚及見江左之夷吾

謝董制置辟充成都撫幹狀

薄領撫壘自分湘濱之憔悴帥幢辟為許令蜀道之攀緣初無待於懇祈便力為之振拔請載四六必謝萬分切觀我宋帥蜀之臣無若後趙前張之僕忠定之薦辟必才廉怙退之人清獻之秦觴皆骨鯁敢言之士欲濟其美在簡乃僚伏念某頃學不豐聞道尤淺味於為養強營三釜之謀拙不適時竟負一科之忝謂龍之可學又畫虎之不成孫實安得目高且棲棲屢王珣能命公喜偶倖棘門其實出米入墨之材於非泛綠依紅之器敢從臣之出牧猪尋還以見招我猶未免鄉人因應累陶鎔之造翁真善幹國事

何至須斗筲之材聞已賤閩閫之風欲共浸瞿塘之水成都萬事好壽歌誰能委珪幣之詩長沙千里平恐發忌着主衣裳之笑進退維谷但僕備墻及見文移不容控避鮑叔真能知我但復誰知政身未可許人盍爲公許恭惟某官含弘光大明允篤誠親結冕旒進儀華棨晝日三接而天心默契然歲九遷而人望尚鬱一節使燕言面無羲徵之見三刀夢益氣色歸號令之明欲擇幪賓必先朝廷况幾兩幾駟而出定多驥尾之攀何一琴一龜之餘亦取鶴翎之短以識字有數爲敵聘淹該之學以多言數窮爲貫穿通達之材自視歉然公言過矣然已入朝取良馬之數難更作夕避長蛇之疑某敢不澡雪此心數磨所學銘諸肺腑惟國士遇之國士報之借以齒牙乃執事事也執事責也縱使盡無用於世亦將求不辱其門牆李生何辭當謹佩愛亘之贈爲董公從事豈但陪合樂之嬉

代秘丞林郎中謝丞相得祠祿狀

老而妄動自速煩言罪以疑輕尚沾微祿重惟疏謬倍費保全戴洪造之難名撫孤蹤而曾感伏念某猶弗諧世懟獨愈人少而耻有道之賤貧妄希干祿壯始悟不義之富貴亦足辱身固害把江海之麾惟不顧氷山之倚甫遵賭檄便入林泉食神圉之祠凡五大任領香埋之刃幾十九年自量叔夜之不堪任笑仲連之強作毋友不知已者乃師教之以義強委重焉則君命也自屠羊之反肆即稅馬而毀車誰誤聽聞忽加拔擢念士非其招而往孔子奚取焉苟徹無所恃而行釋愈亦人耳抗辭有罪引疾爲欺胃然扶憊以奉承識者遂憂其顛沛清班難僭頑再轉而爲丞素行久愆非一鳴而輒斥既云欺世安所避刑竊欽無往而非疑聚鐵不容於鑄錯作賢作佞身已變於三期僞行僞言誅何逃於七日投荒已幸續食謂何豈老手之似茯神元非閭市而遠志之爲小草失在出山無墜諸淵姑予之釜鬵而召毀而去聖則何心吉之先動之微汝曹不悟致勤大播如此曲成伏遇某官謙虛愛人坤厚載物謂士非梁冀之賓客纔與招徠至人言盧杞之姦邪固難覆護恕猶疑其溢惡殺寧失之不經疾雷震霆於物無存全之理蓋天容地乃今知寅亮之功見大德之好生豈匹夫之受賜某仰銜厚施已過穎蘇半升之活波匡困貪舊物七十而致君事正在新年與其身後重作僞之愆不若生前湮祈哀之惆悵林慙之無盡悔不可追鍾鳴漏盡而不休行將爲入得反初服實出大鈞小人之過必文何嗟及矣君子之變以德願卒成之

代林運幹謝丞相狀

干大播於一陶俾登載幕積小成於三考獲進選階頂踵歸块圠之功肝膽極輪囷之感敢因推謝更敘依歸伏念某材無裔人學未聞道半世寒窗之燈大中年太學之虀鹽篆刻雕蟲費兔毛之欲禿街牧戰蟻偶鷄口之先鳴遂乘會芹出燃莛竹未滿戍瓜之代忽纏家艱之悲隙駒之制易終林烏之哺益切上書光範初無蟠木之先容得闕長安乃尋乘葯於下體竭來半載何有寸勞夏屋留工粗逃曠敗春闈考士獲廁使令及大庭聞魁三之傳則本房有蓋貢之數然雖有依紅之樂尚未雪破白之羞七十偏親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斗升微祿時乎爲養時乎爲貧茫然寸步之謀甚矣分陰之惜屈肝嘉肺困難躁進以妄圖爲渤牛洩或恐兼收而並蓄恭惟某官鼎彝家學袞冕世臣撫五辰於泰階之平載萬物以坤元之厚復文武之境已昭元老之壯猷歸鄴謂之田是見真儒之已致然蓋宇招於俊乂欲令聚在於闕庭故九綠衆之材未始蒯菅之棄尚念某元身無某仰首自鳴挑李成蹊自合安不言之分據壺近水詎能忘先得之情

代蔡判徐謝史丞相狀

補京兆之掾曾微贊畫長交公車之章益拜成終之賜自匪載驅於四牡何由一發而五豝毫髮不假之他門頂踵皆歸於化冶有言難淺進謝敢稽伏念某才之線長力尤綿薄十年太學身嘗百戰之羞一第集英袍已半霜之葉非終棄擇重累洪鈞泛綠依紅猥使近長安之日草玄尚白誰肯賤閭閻之風始爲一鷄之飛繼以乘鴈之集再而衰三而竭孰與熙晴二之下四之中正須合顥況當百里九十之半更覺分寸千丈之強忽叢雷霆下取之勞遂有埃風上征之路何物不由於洪造此身獨拜於全功茲蓋伏遇某官八柱世臣三槐家學寸當神遇庭之際已傳虎拜稽首之心更化十六年無匹夫不被其澤闢門數千里復寧王有指之鍾益閱爰受之規不廣幸招之意里仁爲美似憐桑梓之偶同擧能其官特取蘋蘩之可薦感一力挈提之厚增寸心銘鏤之私某敢不勉自激昂圖惟報稱鷄犬舐鼎雖更千點化之功鼴鼠飲河當自諗承流之效感藏不盡數述奚殫

代吳省倉謝丞相

貧累清時許守漢倉之粟老須遠次忽臨齊戍之瓜此風出於大鈞於義宜伸於小牘伏念某身勤事左意廣才疏家世占寶唐之濱學問昔環溪之訓少而有志頗欲戟博習修潔之科壯則無奇亦屢玷德行道藝之貢歲不我與命與仇謀烏帽黃塵九五排於禮部青衫白首又兩進於計臺終然蹉跎成此遷暮漫作兵廚之隱聊爲薄宦之依青天烏道之蜀胥雖嘗泰辟白水黑竿之入幕何敢疾驅如此頭顱凄然腳色奚敢作堂除之夢猶難千京局之除時方張更化之弦公實攬造化之柄冒爲冶躍便辱甄收使守九年之儲令待四政之闕鑪鞴橘柚大非老人所重之宜

藕權侏儒偶在宰相兼收之列聊裝鋪席歸老林泉不謂俟河之清乃成縮地之脉洛中觀舊書傳犬耳之黃吳下官曹事報烏頭之白僮奴欣慊里巷驚疑高下在心只合避賢者之路進退維谷反恐負相國之知尚堪一行不遠千里然非恃無限之坱圠亦寧先將進而趑趄恭惟某官清任以和百方而大手麾九日太陽行黃道之中坐鎮八年微物出洪鈞之播雖風霆不言流形之利然天地能賬許國之心外撫四夷內熙百度收毛髮絲粟之細入竹頭木屑之藏晉卿之羣七十家不遺莞庫禘甫之除八百吏皆是舊知昌爲而來恃此無恐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卻日揮戈收效在桑榆之景消辰擁篲奉身歸桃李之門

代饒運幹謝史丞相

斡茗事於番禺尚妄求易地贊漕輸於湘浦竟辱回天俾依青草之湖庶免黃茅之瘴此思渥甚何感猶之伏念某樸學無奇散材不職蹉跎半世幾隨兔目之黃染藻十年似守烏頭之白偶叨終秩未及問鈞五嶺聞其皆夷初無去志諸公怜其獨冷誤有辟書元戎欲處之油幢之中真宰遂寘之茗寮之末等勤大播經合疾驅惟是孤氣之微寸勇尺懦實聞疾癘之地十室九空率爾陳情期於避禍媒身無策雖空冀北之士夫換骨有方乃綴湖南之賓客獲避飛鳶之跕跕從檣燕之留茲蓋伏遇某官秉國之鈞熙帝之載更政化當更之琴瑟續聖賢難續之鼎彝蓋贊高而格苗誕布舞干之化尹相湯而伐夏託無典寶之書然猶耻溝中之推必欲濟天下之溺印趣銷而趣刻足將從善之仁衣敗道而改爲益表好賢之意某敢不敬其可願欽乃攸司綠水紅蓮已感移栽之惠青芝赤箭尚希並蓄之恩

代董侍郎謝史丞相

六年百謫託大造以全生一旦異恩錄微勞而贖過盡復官階之舊仍沾祠廩之新毫髮不出於他人頂踵皆歸於化地伏念某夙無操持積有僥逾州縣常才既躐從甘泉之橐藩垣重寄更濫分益部之符植心願報於寵光量力終牽於分量體廟謨安靜之意何敢動兵承宣司減汰之餘又難增戍然盡地而守之策亦無日不討諸人會殘虜欲竄身於三秦聚重兵專垂涎於四蜀計我師之籍無八萬人分邊面之屯幾二千里上藉朝廷之威德下恃將士之忠誠首殄渠魁既奏皂郊之一鼓繼殲群醜不留壇冢之隻輪偶興元偏帥殞於桃兵致敵闌諸羌潰而挺盜雖在棄皐去鎮之後難逃亂門敗秩之辜投畀四山甘作語溪之老適逢沛澤遂叨汝水之歸茲遇飛龍之御天由念病驅之舊地錄其尺寸踏許復於鴈門活以斗升潤足蘇於涸轍孰主張是遂濟登茲此蓋伏遇某官柱石九廷網羅八極談笑洗咸池之日從容封函谷之況博陸之益戶萬七千詎足報伊周之烈汾陽之書考二十四自應齊晉之功方蔽疾以匿瑕屬世而磨鈍復其官爲子孫之計見此恩乃父母之心某敢不仰佩珠私益磨晚節誘我松桂未敢勒北山之移收之桑榆庶幾補東隅之失

代王丈監謝丞相狀

投光範之書方委身於鑊錄從吳蕩之碑許效役於宰盆既無侍闕之淹又有使家之樂小人爲饕足以行矣大鈞坱圠於是見之伏念某赤城迂儒白屋賤士壯歲從潏湖之學難強附於同門中年題慈恩之名偶適逢於當軸然雖生三台之下未及望六符之光供薄四方師友粗稱其原懇貳令一邑臺府過謂之廉勤其如通籍之章難及守株之士百拙自安於到部諸公式勸其干堂馬溯牛渡妄作烏收之想龜毛兔角理無速就之期姑安轅下駏驉之蹤往守海瀕廣斥之權頗聞此職本亦遴選之間偶遂爾私茲出曲成之賜有感厚甚無謝可予伏遇某官世濟王勳家傳相業從容而飪百度談笑而羈四夷斷度收羅細捕人豪之各得滌濯刮磢精金頑礫之自分無隨物以賦形常量能而授職使其乏汎水依紅之質始其贅熱決出素之司庶羨地祇無棄天產某敢不謹司倉廩平用權衡舉膠鬲於魚鹽之中敢忘希於尺寸活禦魁於鮒轍之內當如感於斗升

代林提管謝五府狀

抱管權之文書真成爲米守賤吏之歲月有幸及瓜牌懞曲免於震雯川藪寮蔽其汙疾孰主張是遂濟登茲良勞大造之鈞陶敢發小夫之早牘某其裘有緒筆硯不靈勃窣盤跚僅脫身於選窠欹崎歷落姑箕足於縣灘盡求汜軾之榮卻洛銅官之冗聚鐵成錯未能羨泉府之泉錙獨醒宜善會酒人之酒胃依行欽聊復坐曹二親高年一則以喜而一則以懼三釜微祿時乎爲養而時乎爲貧誰爲元帥之謀載復步兵之饟歲屢月費不共桂玉之費炊冬煖年登未辦布刎之色晨有懷覲省屢頒汰歸日食太倉之陳亦皆常力人言長安之樂豈爲我曹不自意全遂得善罷伏遇某官彌綸天緯涵養人材擇關店使各得宜與其進也風雨霜露無非教我者培之福遂及於容容考亦書於下下某自非木石亦有肺腸烏獲力足爲羸足拖雖其時矣伯樂過不睨遇不顧亦有命焉

代謝衛參帥狀

浮食畫墁又上芙蓉之幕飛章推轂遂依桃李之門請載小子狂簡之章少謝大鈞坱圠之賜伏念某地寒無扶天巧亦慳膺落窮廬莫繼忠宣之衣鉢力扛洪鼎又慙文惠之箕裘徒藉義方獲沾世祿鮑章挂名於秋賦未能得雋於春闈盤旋州縣之勞祗慄簡書之畏偶於墨綬獲近碧幢適參皆六府之光擁元戎十乘之寄生匠石之圍長伯樂之廄固可卜

其終身挹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優自恰其九賞聊作斗升之活敢希分寸之攀況西山行地之仙有八百輩而旌陽同日之舉僅十二人不應妄膺亦預推薦茲蓋伏遇某官三朝元老四海真儒魁下兩星付槩進於素定胃中五色補造化而不言靡辭三命之滋恭要立四方之雄翰自洪移福鮮香績派於南豐由豐入京夾道寄聲於司馬閭閻林歌於來暮吴儂莫切於去思陝而東陝而西方欽弘周召之化洛之南洛之北務多收溫石之材包荒得尚于中行采菲何嫌於下體致茲孫進亦累一陶某敢不退自激昂勉圖報稱滕王閣之合賓佐既辱異知趙村館之招賢人應無棄物　代謝茶漕司狀　需次擢丘敢圖內舉贊員油幕使效裏言財茲服役之初敢廢脩辭之敬竊惟中興重藩宣之寄設於職事置書局之官當建炎羽檄之交實許陪於贊畫迨紹興雙橐而後始無預於文移雖曰閑曹然亦異數知某者志雖自好學未知方爲箕爲裘亦自勉家傳之業不符不償居然承世祿之恩未敢荒筆硯之耕然已負懷綳之愧一行作吏甚安蜚庠之卑萬里侍親忽有從軍之命張客浮食使典內饔幸雖出於天然亦有爲之地者恭惟某官氣資凝遠風調淩明黃鍾爲宮猷作人間之和氣大玉不琢中藏天下之至文肯爲入蜀之星實卜擒胡之月周旻咨度贊頌四牡之馳薄言旋歸印護六飛之馭凡叨氣類例沐吹噓致令疵賤之蹤獲隸走趨之數某敢不靖共爾位洗濯其心詩禮聞於過庭敬脩可顧孝友施於有政增益未能　代陳帥機謝衛參帥　紬書成文蒐實材於公舉大鈞播物挈冗吏以名聞雖嘗備於使令初無堪於選錄況受及爪之代難徵采菲之恩不謂三人之占乃使匹夫之被一陶異甚再省瞿然伏念某碩疎之資浮沉於世塵容俗狀累何有於詳華綿力薄材豈真能於強濟門蔭只宜於平進聞條自合其宜努粗奉文書無可言之功狀非有方略難曲盡於事宜是真常鱗凡介之匹儔何計乘鳳雙鳬之多少期入幕之日淺而歸袖之風被三匝彷徨不識捲簾之意一封覼縷忽聞稚穀之言得之駭然望不及此既非請謁而得是謂特達之知公求士甚士求公文無是事子生孫復孫生子難報此恩伏遇某官直大而方清和且任與人不求備此心即孔孟之心乃言底可行所論合禹臯之論暫甘棠之美名即淇澳之相周雖俊乂始入於旁招而巧拙或容於雜進遂令遯尾之客亦入薦頭之章某敢不銘刻鴻私鞭磨駑鈍藉使百無達於世亦有一回顧之榮指心圖報於品題騰口難論於報效然稱於天下曰知己今者非耶使遇以國士報衆人天厭之矣　代袁子固謝縣宰

箠楚之下何求知難全璧縲絏之中非罪逆就罰金敢不持咫尺之書少謝寬一分之賜惟越人之相攻擊蓋其俗然而長安之群殺傷各有主者況已過都而歷塊識難被髮以纓冠儒者好高未免爲役而恥役隸也不力又可與言而不言但催科未動是閑人宜期會不報爲大政所謂行人失者乃使吾身親之方入聞言偃之弦忽使受曾參之杖主人讀未知主人罪也自作其頑天下寶當爲天下惜之誰興此念惟體膚受之父母而衣冠恥在國家馬迓腐刑何面上先人之墓孫臏刖足快心躡上將之軍故滕公釋韓信之囚而小白解夷吾之縛知其不可復續所以寧失不經向使當時溢及善人安得異日報以國士如某者詩書門戶燈火生涯非其職矣千乘之邑百乘之賦切願學焉惟是受滕一匱敢辭于役然且去齊三宿難疾其驅偶隣境之晉戕坐家人之失吉鶴非有祿徒以鶴鶩之失期鴈或不鳴要亦鷹奴之有罪不虞投足卒禍及身業已逮於桁楊勢難逃於梗楚自度受李日知之杖又當變余安道之名然使棲之市朝得無傷於冠帶無小人無君子宜玉石之俱焚有里胥有大夫豈薰蕕而同處伏遇某官堯挨俊德周家懿親粹然麟角之祥屢此牛刀之試謂重去所以重國要當體朝廷長育之心知察獄先於察情又豈容胥吏上下其手況聞設學技方將馴化於鴟梟則愛惜人才何忍鞭笞於鸞鳳致此變餘之棄亦從金作之刑某敢不策群內之功名執皮膚之學問痛懲臨難之苟免益思學道以愛人儻許國之可期當措刑於不式自此不復贖矣安用以捷記之難甯越而立威名既知勉於東海出郃陽而爲上客尚有望於梁園

謝賴制置安撫領賀辭召不允狀　漕水未解敢希全璧之歸戍雪將更誤砧斧環之寵佀優再三而引避威顏咫尺之難違此非左右之先容孰與吹噓而送上伏念某志隨學落氣與年凋虛譽空慙皆信書而成誤航楚漢解覺行道之猶非自再泝於岷江已九鎖於巴火奉法備理素倡而莫隨節用愛人愧行之未盡每覺匹雛之無力敢言四牡之有功招大夫以旌宣爲我設越小臣諸節亦厠旁招未敢隨召駟之塵但乞返篝羊之肆詎期巽檟莫逆渙揚此蓋制置某官以禮樂英爲詩書帥七十年干城之底績數百戰尊俎之折衝迺屬二矛重弓之威俾無疋馬隻輪之返草尺書而招賢青閒已請降獎三單而定中原即觀奏凱每借盛方之餘論不遺毛髮之譾材致茲無用之人亦有問功之奏此蓋總領某官世濟膚公家傳遠略卿月高升於金掌陣雲遥接於玉關智運木牛師不憂於左次推衆名駁責爭效於右軍佇積勳庸徑登駿假每借盛方之重不遺毛

堯之徽致此理淪斜令數奏其啟不蓋加惠勉復某駕膺雖無治聲塞海內寨二之問頌陳民隱當雲中第一之歡

代石僉判到任謝丞相啟

特歎學道偶得代於瓜期造化為工俾克員於蓮幕待闕之日既淺陪京之地甚難儒親有就養之雖數口無啼飢之苦孰主張是遂濟登茲全出大鈞鑪錘之功啟廢小夫草贖之歎伏念某粗勤家學尚缺世科擬材僅可以蓰洪涉世敢萌於厚望惟當人之乃祖乃父與先生則非故非親辱收失袋之姓名力加論薦凡今慷慨之聲寶出挈提家世受知已四十年兄弟感恩非一二數茲倆償百里之債亦欲千里判之除然而母老家貧雖需文次剔是望輕資淺當避膝流適閒僉椽之虛輒致臧詞之請丞業中入非有囊言辱承羅粟羅肉之頒又沐載笑載色之過由衷所請如響之從人或謂分寸之晴攀何其慶也自不翅三百之距踊惟恐失之捧檄而歸倚門亦喜伏遇某官相邦哲輔經國元勳喬木有臣既世襲擁天之業泰山若厲將代會裂地之封惟元老克壯其猷故人兵不戰而屈寧王遺寶復還受命之符向奴奉珍行納稱藩之款諒深綢繆牖戶之計不廢收蓄蔘檀之材有如龍蟠虎踞之邦豈但魚泳鳶飛之樂因其祖吏於民事使之往贊於藩條某敢不滌濯其心晴共爾位石生羅致於幕下已叨從欲之仁越王胎養於國中終冀允身之賜

代董通判除知惠州謝丞相

伏州東輔偶計日以合符乞郡南荒忽何天之從欲雖云小壘亦出大鈞諸裁狂簡之章火答生成之造伏念某蠢書淺學膺塔末科自筏掾吏之塵始習癡兒之了依違何有廣擾對於公車穡秋既登政偶安於田里昌昧題輿之座聊息吾黥厲后趨翅之塵偶調衆口頌需章之上冀溪逕之留中人豈不自知那小才未容於大用仕者行其義也分憂亦所以近君輒從五嶺之間乞來一障而去路陰儀鳳鵜自分於退飛跕跕墮鳶焉何辭於饑殼絕域鬥大窮究淵深飽惠州之飫讀淵明之詩茲亦奇矣使渤海之民沾宣帝之化所願學焉恭惟某官佐王經邦量能授職雖馬渤牛溲兼收並蓄何所不容然蠅營狗苟驅去復來冀其為政凡千內補意與外除求仁得仁我則異於是以德報德公其許之獻某尚遠戍期敢忘政學一塵乃出寔耿非大丞相之恩庶民所以安願課良剌史之效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四百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子像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淅林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六　二十二勘

蘸（洪武正韻莊陷切以物淬水中許慎說文蘸以物沒水也此蓋俗語从艸未詳斬陷切顏野王玉篇側陷切以物內水謂之蘸揚桓六書統照母蘸篆蘸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照監切以物沒水中使出也此蓋俗語用斬通此續叔且从草無甚意義从焦聲不諧韻會定正字切照監照真體蘸）（篆書）蘸（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蘸（徐鉉篆韻）蘸（六書統）（隸書）蘸（六書統）（草書）蘸蘸（並張錦溪）蘸（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雨夋（莊陷切顏野王玉篇阻鑑切水也）

⿰齒占（莊陷切顏野王玉篇竹減切鹹也陸法言廣韻陟陷切鹹多也揚桓六書統照母）（篆書）⿰齒占（六書統）

⿰齒占（莊陷切顏野王玉篇丁陷切別齒司馬光類篇陟陷切揚桓六書統照母⿰齒占从齒占聲⿰齒占隸字滌博義⿰齒冋同上）

（篆書）⿰齒占（六書統）（隸書）⿰齒占（六書統）

⿱雨夋（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以物內水中出音譖揚桓六書統照母⿱雨夋說見畢韻林母字滌博義阻鑑切）（篆書）⿱雨夋（六書統）

⿱斬見（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司馬光類篇側銜切避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子鑑疾陷二反⿱斬見儼高危貌也儼音許鑑反韓道昭五音類聚側鑒切逞也揚桓六書統照母⿱斬見从見斬聲⿱斬見隸）（篆書）⿱斬見（六書統）（隸書）⿱斬見（六書統）

⿱斬面（莊陷切陸法言廣韻子鑑切長面貌又作三切揚桓六書統照母⿱斬面說見畢韻从母）（篆書）⿱斬面（六書統）

⿰氵⿱口土（莊陷切陸法言廣韻陟陷切江岸上地名也宋重修廣韻地名出括州記揚桓六書統照母⿰氵⿱口土从水从土从口岸間土口也⿰氵⿱口土同上泹非）（篆書）⿰氵⿱口土泹（並六書統）（隸書）泹（六書統）

站（莊陷切陸法言廣韻陟陷切俗言獨立又作[illegible]丁度集韻站或从人作佔釋行均龍龕手鑑知陷反站立也揚桓六書統照母站久立也餘見畢韻知母佔同上餘見鹽韻端母字滌博義丑竹咸切坐立不動貌）（篆書）佔（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站佔（並六書統）

站赤

（丹墀獨對站赤　孟子曰速於置郵而傳命註曰郵驛也即今之驛馬也如漢五里一置也　左傳楚子乘馹會師如漢以拘）留天馬而征尨夷唐以荔枝而通嶺海之貢傳車之交且若星火是也元設立水站馬站其馬足船隻皆係品從非理乘驛者有禁應合給驛者有程　正官宿頓分例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鈔三分從人每米一升經過皆減半　選保站官長官提調法至良也照刷祗應體覆消乏意至美也天曆詔站戶消乏仰廉訪司依例體覆明白隨即補養諸衙門營私馳驛就便料治　佛家奴奏世祖龍興為驛傳不可不講遠有站赤之置其設法也有馬站有水站有車站有江船站水站馬站則通客旅車站江站則通貨則養馬一匹則為田三千畝水站江站牛之北方諸站則驗其畜之多者應之南方諸站則驗田畝養之每十五里為一郵亭每六十里為一候館上有通政以挈其綱下有郡縣以贊其力而又有脫脫禾孫以驗使命之真偽北方諸站則置驛令南方諸站則設提領九百戶人夫庫子應丁廝養俱有定額庶慶則備於帳幄器什則

急於乞棧際留谷糧滋生雞豚以為使官之供上都大都大駕經行每遇巡幸則先給官資未嘗不為站戶惜也元史兵志站赤　元制站赤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未有重於此者焉凡站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而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內則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為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關會之地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院及中書兵部而站戶闕乏逃亡則又以時僉補且如賑卹焉於是四方往來之使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而梯航畢達海宇會同元之天下視前代所以為極盛也今故著其驛政之大者然後紀各省水陸凡若干站而遼東狗站亦因以附見云　太宗元年十一月敕諸牛鋪馬站每一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置米倉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令百戶一人掌之北使臣每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　四年五月諭隨路官員并站赤人等使臣無牌面文字始給馬之驛官及元官皆罪之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驛馬者亦論罪若係軍情急速及送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驗數應付車牛　世祖中統四年三月

中書省定議。乘坐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麪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麪一斤。長行馬使臣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麪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部擬宿頓處批支。五月。雲州設站戶。取迤南州城站戶籍內選堪中上戶應當馬站。戶馬一匹。牛站戶牛二隻。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驅。每戶取二丁及家屬。於立站去處安置。　五年八月。詔站戶貧富不等。每戶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已上地畝。全納地稅。　至元六年二月。詔各道憲司如總管府例。每道給鋪馬劄子三道。　七年正月。省部官定議。各路總府在城驛設官二員。於見役人員內選用。州縣驛設頭目二名。如見役人即是相應站戶。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戶。則就本站馬戶內別行選用。除脫脫木孫。依舊存設。隨路見設總站官罷之。十一月。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往來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　八年正月。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字。各處站赤未能盡識。宜繪畫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因命今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其馬匹數付驛吏房書寫畢。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別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九年八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齎劄子。從脫脫禾孫辨詰。無脫脫禾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　十一年十月。令隨處站赤直隸各路總管府。其站戶家屬。令元籍州縣管領。　十三年正月。改諸站都統領使司為通政院。命降銅印信。　十七年二月。詔江淮諸路增置水站。除海青使臣及事干軍務者。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並令乘船往來。　十八年閏八月。詔除上都輸林迤北站赤外。隨路官錢不須支給。驗其閑劇。量增站戶。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十九年四月。詔給各處行省鋪馬聖旨。揚州行省。鄂州行省。泉州行省。隆興行省。占城行省。安西行省。四川行省。西夏行省。甘州行省。每省五道。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准當站馬一匹。九月。通政院臣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近年以來。多為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招收。或買入役下戶計者。遂致站赤損弊。乞換補站戶。從之。十月。增給各省鋪馬聖旨。西川。京兆。泉州十道。甘州中興

各五道。　二十年二月。和林宣慰司給鋪馬聖旨二道。江淮行省增給十道。都省遣使業免赤增二十道給之。七月。免站戶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十一月。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總之為二十道。十二月。增各省及轉運司。宣慰司鋪馬聖旨三十五道。江淮行省十道。四川行省十道。安西轉運司分司二道。荊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三道。福建行省十道。　二十一年二月。增給各處鋪馬劄子。荊湖占城等處本省一十道。荊湖北道宣慰司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二道。山東運司二道。河間運司七道。宣德府三道。江西行省五道。福建行省所轄路分七處。每處二道。司農司五道。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三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三道。都省二十道。四月。定增使臣分例。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麪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九月。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鋪馬聖旨十道。所轄宣慰司二處。各三道。　二十二年四月。給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鋪馬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二十三年四月。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圓牌二面。與書赤出使交阯。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剏立三處宣慰司。給劄子起馬三十匹。　二十四年四月。增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并先給降一百五十道。共三百道。五月。揚州省言。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各分置。夏月水潦。使臣勞苦。請徙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馳驛者白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庶幾官民兩便。從之。七月。給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沙不丁等官鋪馬聖旨一十三道。　二十五年正月。腹裏路分三十八處。年銷祗應錢不敷。增給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併元額七千一百六十九錠。總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分上下半年給降。二月。命南方站戶以糧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惟求稅糧僅足當站之數。不至多餘。却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聽之。（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己卯。以江南站戶貧富不均。命有司料簡。合戶稅至七十石當馬一匹。並免雜徭。獨戶稅無七十石。願入站者。聽合戶。稅不得過十戶。獨戶稅無上百石。）五月。增給遼陽行省鋪馬劄子五道。十一月。福建行省。元給鋪馬聖旨二十四道。增給劄子六道。　二十六年正月。給光祿寺鋪馬劄子四道。二月。從沿海鎮守官綦澤言。以舊有水軍二千人於海道置立水站。（世祖紀。至元二十

六年二月丙寅尚書省臣言行泉府所統海船萬五千艘以新附人駕之緩急殊不可用宜招集乃顏及勝納合兒流散戶為軍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且防禦海道為便從之三月給海道運糧萬戶府鋪馬聖旨五道四月四川紹慶路給鋪馬劄子二道成都府六道龍興行省增給鋪馬聖旨五道太原府宣慰司及僻峙提舉司給降二道八月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大理金齒宣慰司四道九月增給西京宣慰司鋪馬劄子五道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宣慰司三道紹興路總管府給降二道甘肅行省所轄亦集乃總管府沙州肅州三路給六道十一月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旨七道　二十七年正月增給陝西行省鋪馬聖旨五道二月都省增給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江淮行省一十五道六月給營田提舉司鋪馬聖旨二道九月江淮行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給鋪馬聖旨二道　二十八年六月隨處設站官二員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祗應頭目攢典各一名站戶及百者設百戶一名七月詔各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戶例兼管站赤奧魯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十二月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　二十九年三月命通政院分官四員於江南四省整理站赤給印與之　三十年正月南丹州洞蠻來朝立安撫司於其地給鋪馬聖旨二道三月兩淮都轉運鹽使司增給鋪馬聖旨起馬五匹五月給淘金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大司農司起馬二十匹六月江浙行省言各路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戶供船一艘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請令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戶之上或至十戶通融僉撥從之八月給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十月增給濟南府鹽運司鋪馬聖旨一道　三十一年六月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成宗大德八年正月御史臺臣言各處站赤合用祗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戶輪當庫子陪備應辦莫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以為便益詔都省定議行之　十年從江浙省言命站官仍領祗待選站戶之有餘糧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代就准本戶里正主首身役　武宗至大三年五月給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及汴梁等處管民總管府鋪馬聖旨各三道　四年三月詔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命中書省定議以聞省臣言始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合依舊命兵部領之制可四月中書省臣又言昨奉

旨以站赤屬兵部令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命兵部領之其鐵烈干納憐木憐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帝曰何必如此但令羅通政院悉隸兵部可也閏七月復立通政院領蒙古站赤八月詔大都至上都每站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腹裏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閑慢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丞撥提領二員每一百戶設百戶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戶內選用三歲為滿凡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罷之十一月給中政院鋪馬聖旨二十道　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增給陝西行臺鋪馬聖旨八道六月中書省臣言典瑞監掌金字圓牌及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凡聖旨皆納之于翰林院以金字圓牌不敷增置五十面蓋圓牌遣使初為軍情大事而設不宜濫給自今求給牌面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從之　延祐元年十月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戶府給鋪馬聖旨六道　五年十月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赤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戶比之軍民體非輕細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貪邪得以自縱令擬各處館驛除令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從之　七年四月詔蒙古漢人站依世祖舊制悉歸之通政院十一月從通政院官請詔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依舊制命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　泰定元年三月遣官賑給帖里干木憐納憐等一百一十九站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石八斗北方站赤每加津濟至此為最盛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頭　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頭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　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　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　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頭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　經世大典站赤者國朝驛傳之名也凡站（舊書作蘸）陸則以馬以牛或以驢或以車水則以舟其應給驛者皆以璽書而軍務大事之急者又以金字圓符為信銀字者次之其符信皆天府掌之其出給在外者皆國人之為官長者主之他官不得與也馬數多寡視官品高下公事大小止則有館舍頓則有供帳饑渴則有飲食事畢則以符信歸諸所受之府不敢三日稽也祖宗之法主如今守之其官為驛令小者皆設提領又置脫脫禾孫於都會關要之地以詰其姦偽總之以通政院中書兵部站戶有闕乏逃亡者則以時而僉完周卹之

我國家體理之大東漸西被暨于朔南凡在屬國皆置驛傳星羅棋布脉絡通通朝令夕至聲聞畢達此又總綱挈維之大機也遼東犬站亦附見云　太宗皇帝元年己丑十一月十五日聖旨戒飭諸牛鋪馬站大意若曰若有起驛馬者驗之如無牌面文字其始初給馬之驛官徒二年杖七十七元差官斷按答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馬者驛官亦坐罪除顏色絲線酒米官中段匹係官物外不得與驛馬事件每一百戶站置漢車一十具各站俱起米食站戶每年一牌內納米一石專令百戶一人用車牛送與商賈作客之人勿騎驛馬違者斷按答奚罪如有送絲線顏色物料并外國使臣將禮物段匹及有急速勾當來者應付鋪馬如各驛馬牛闕少本百戶規措　是月制曰上天眷命錫皇帝之徽名大蒙古國衆寡小大罔不飲會訓之曰一乃心力其無云凡我國內黎元其聽朕命循先訓舊業績用弗成者其罪當死爾等乩漢衆官暨降民凡若干先來服役忠貞者有之諂妄者有之以宿舊之故委用信任一切不須詰問爾等自以不經詰問乃謂諂妄者當如是爾勿存是心轉加恣横如此明諭其或不悛爾等罪愆何遠之有皇帝訓諭下項　一使臣不經由鋪路往來者斷按答奚罪戾無牌子有文字往來者亦斷按答奚罪將帶隨投下牌子文字往來人等強要鋪馬取要口食者仰收捉拘禁辨逐根脚來歷明白端的緣由至時免放似此使臣人等不為收捉却稱彼中騷擾如此奏告來者官員亦斷按答奚罪委係朝廷差去使命有牌子文字者若不聽從之人亦斷按答奚罪戾仍處死　一使臣人等每人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仰如數支破州城官員人等為係使臣如自願饋獻些小禮物者聽不得附餘多索仍不得強行乞取如違者斷按答奚罪戾據上項物件不得於係官課程稅石料差內支破其差去使臣若依理可當廻日朝廷約量給賞　四年壬辰五月二十五日聖旨諭隨路官員并站赤人等如使臣無牌面文字為始給馬之驛官徒二年杖七十七元差官斷按答奚罪有文字牌面而不給馬亦徒二年杖七十七若軍情急速事件及進納顏色絲線酒食米粟段匹鷹隼但係御用諸物雖無牌面文字亦仰驗數應付鋪馬車牛如不應付亦依上斷罪　六月十六日聖旨節該西京下水弘州三處置立馬站仰各站不得令來往馳驛使客因而將隨站馬匹打過如有過越者仰各站當管官司倍償馬匹據三站合用馬匹仰照依本路見在戶計一例科着無得分豪違錯　五年癸巳二月五日聖旨據太原路達魯花赤塔塔不花等奏太原府內見有達魯花赤并久住使客諸投下人等取酒肉米麪數多每年該羊一千四百餘頭塔塔不花等情願自備糧食不闕祗應等物如此百姓似為容易準奏宣諭太原路舊嘗有旨令課稅所官二員支糧餘官不曾令支今後往來使臣依先例應付餘者盡行罷支其管民管匠達魯花赤若有己身糧食者放支如無每人日支米一升如有依前亂行取酒肉米麪之人并斷按答奚罪仰塔塔不花等抄錄御寶文字差人齎擎就便行移十路依上一體施行　七年乙未三月二十四日聖旨諭管站乞里合台并隨處站赤若曰據邊關急速公事使臣爾等何故有健馬不與令其乘牛今後不得如此若依前給乘遲悞公事定是斷罪可令諸站驛人知悉　六月十七日聖旨據燕京咸得不奏告每年進呈御酒沿路官司為無御寶文字不肯疾早應付鋪牛以致遲滯到闕事今降御寶文字前去仰元來送酒人石抹神撒堆剌兒等收此仍仰經過去處即便應付與鋪頭口者不得遲滯若因別事起要頭口並斷按答奚罪戾　九月六日聖旨據濟南府張榮奏告經過使臣不肯令驗降去御寶文字即取鋪馬準奏如聖旨到日除軍期急速事物并進呈諸物人等依驗物件應付外不以是何使臣若不令看過元降文字即取鋪馬者開具姓名聞奏治罪若看徇不驗輒給驛馬者亦罪之　二十一日奉旨闊出太子軍前使來沿路驛站斷絕令咸朮兒赤剌溫等往諭西京應州崞縣忻州太原及太原至潞州酌中地又潞州挽子城懷州各立一站馬各二十匹黃河岸令劉甫立一站馬三十匹西京應州令塌端躬往建立太原州城八哥潞州挽子城秀才懷州合思迷里各躬往建立黃河渡口劉甫專一勾當上項站馬別用火印烙記止令濶出太子軍前使臣騎坐其餘並不得應付如有別使欲騎給者受者並斷按答奚死罪每站須管立有心力能幹官一員提領勾當如法養飼不得死損如死遜旋補數若上項委官差故仰各人名下見在官員準上勾當若有違慢並斷按答奚罪軍前來使若過不選是何作商賈回回人等可拿為馳驛不與者亦斷按答奚罪　九年丁酉八月二十三日奉聖旨若曰聞各路往來使臣在城別無公事不經站路走遞稱有牌劄索取祗應有公事使臣到城走馬二匹或三匹却領不干礙十人二十人及牽拴己馬匹取祗應草料應付豬牛馬粘䍽等肉不肯食用須要羊肉纔與羊肉却又稱瘦回回使臣到城多稱不食死肉須要活羊又不肯於館驛內安下止欲於達魯花赤管民官家內止宿如此刁蹬公事了畢推稱事故不肯起發除正使臣應付與鋪馬外其餘親隨鋪驢車牛遞送須要鋪馬若到前路站

赤又不交替遞送及有長行車具到城又要倒換新車及取繩索如此騷擾聖旨到日今後如有朝廷差去使臣齎把御寶文字之人依分例日支米一升麪一斤肉一斤酒一瓶其餘親隨并隨投下諸衙門差去人催攢絲線顏色官吏人員支米一升如無牌劄不得應付公事了畢若得鋪馬不得稍瘦倒換若到前路站赤即便交替及不得倒換長行車具取要繩索無事不得入城若有多索酒食活羊馬匹草料之人仰達魯花赤管民官差人一同前去斷事官折證治罪施行仰宣德州達魯花赤管民官收附遞行諸路一體施行　十年戊戌六月二日聖旨諭扎魯花赤大官人胡都虎塔魯虎䚟訛魯不等節該目今諸路應有係官諸物及諸投下宣賜絲線匹段並由燕京宣德西京經過其三路鋪頭口難以迭辦今驗緊慢定立鋪頭口數目驗天下戶數通行科定協濟三路通該舊戶二百一十七戶四分着馬一匹新戶四百三十四戶八分着馬一匹舊戶一百六十九戶二分着牛一頭新戶三百三十八戶四分着牛一頭聖旨到日仰就差人與各路差去人一同前去所指路分着緊催促驗數分付各路收管者見得以南路分馬匹牛畜艱難今約量定立到每馬一匹價銀三十兩每牛一頭價銀二十兩仰各處皆驗燕京酌中時估折納輕齎匹段紗

羅絲綿絹布等物用鋪頭口轉遞交付却令三路置庫收貯明附文曆支銷回易諸物於迤北民戶內遞旋倒換頭口用度若各路自願計置頭口分付者聽從民便不得因而刁蹬抑勒多要輕齎只令一次諸路協濟已後止令三路遞旋補數其各鋪所置頭疋仰三路各差本處州府司縣官一員專一提控轉差官一員專一管勾其草料於三路各驗民戶多寡均科應付若非理死損並勒提控官親管勾當官均陪若因病倒死即仰作急貨賣皮肉遞旋補買不得闕數若使臣非理騎坐死損者仰依條令使臣陪償若蹉程死損者每三次罰馬一匹與被蹉之鋪充補馬用度除各路另給御寶文字外據協濟路分仰欽依作急應付施行　十一年己亥十月十五日奉旨驛傳勿給懷駒牝馬如違給者乘者各杖五十使臣若無急事令乘牛車　十二年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聖旨據燕京路達魯花赤禿魯別迭兒管民官鋼疙疸奏過往使臣多有無牌劄及增乘驛馬多索分例祗應草料之人乞禁約事準奏仰禿魯別迭兒鋼疙疸等委人辨驗過往使臣有無牌劄增乘驛馬及不合起馬之人并據合得分例祗應照依已降分例支遣兼有長行馬匹草料自十月一日草枯時為始放支至向前四月一日住支每馬一匹依準大軍体例支料三升草一秤

若十匹以上不得支遣本處如有官中勾當公事使臣依例祗應如無勾當許令應付一日次日不得支遣如違照依大札撒將犯人枷鎖前來斷罪出軍之人不在此限　十二月十三日聖旨據孛剌䚟都魯班等奏告前來奉降扎撒據運酒米中站內諸人不得經行今來却有不合經行人等於站內經行及射野物事聖旨到日仰將射野物人等隨逐塔海火不出軍者若不曾射野物於中站經行人等據應有頭口內各斷一半沒官

甲辰年三月朝命節該據東平府路萬戶總管軍民長官嚴忠濟奏隨城郭居住別投下開鋪營運之家不肯協濟本路祗應準奏仰照依元降大札撒協濟祗應如違治罪　世祖皇帝中統元年五月奉聖旨於望雲立一站又於榆林望雲之間酌中處立一站　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官忽都不花奉旨縉山至望雲速取徑道於海青站者中書議差斷事官亦捏哥等赴宣德州置縉山靜邊望雲三驛撥榆林站肥馬五十匹與縉山雷家店站馬四十匹與靜邊宣德州站馬四十匹與望雲就令各站頭目馬主備馬脚湓子使臣飲食等具近者二日期遠者三日期達于新站當役違者以失悞軍期論罪仍從宣德州擇能幹官一員充脫脫禾孫除遞傳諸侯王哈必赤來使外餘不得給其榆林雷家店宣德州三站增補馬

各二十五匹每匹支價鈔元寶鈔二十貫總計三十定貫備訖　是月奉聖旨今後使臣官員除軍情急速公事有海青牌者入望雲站直截前來其餘使臣仰榆林站官楊孛樂䚟詢問如無急速公事海青牌者不得縱令縱由望雲止令入大站如違治罪　七月劉天麟奏告故劉權府元受先帝聖旨賽典赤處關鈔一千錠規運利息專與燕京置買在城使臣騎坐小鋪馬除已納訖乞換授事準奏給降聖旨付天麟照依已前體例從長規劃不得違錯　二年二月奉旨大名等路宣撫司所管州城諸色人匠織造到係官段匹雜造到應用生活并採捕到皮貨翎毛鷹鷂及年例應有進呈事物起發來時依例合應付脚力者仰宣撫司照依舊例斟酌物件輕重即出給鋪頭口文面不得遲住今後若無宣撫司文面州城站赤不得一面應付脚力違者治罪據出給入站文面廻程時却令赴本司繳納若各管頭目已有奉到許令入站聖旨并各投下令旨亦仰經由宣撫司照依各得體例應付與鋪車頭口如有不應開具緣由申省聞奏仍下所屬去處照會　四月中書省奏宣撫司若遇緊要并機密公事須當赴朝省計禀即乘坐鋪馬走遞如是尋常公事止令入遞轉發除降去起馬劄子外本司不得別給　宣撫使起馬五匹副使四匹　委差官令史

等三匹。又宣撫司官及領俸以來權依使臣分例批支。　五月十九日奉聖旨節該南合奏也里海牙所轄州城宣使軍馬多索祗應民戶至甚苦之定到分例每人日支肉一斤。麪一斤。米一升。酒一瓶。已降聖旨事準奏。今後無得分外取索騷擾。違者治罪。　十二月聖旨。諭濟南濱　益都路宣撫司節該已前體例隨路管軍官。管民官。朝見來時俱各騎坐自己馬匹往來。今官員有朝廷勾當。將引一行人吏。不計匹數。盡行騎坐鋪馬。以致站赤困乏。今後除有聖旨宣召人員。自有定去鋪馬數目外。據朝見官員須合來者。仰計稟過本路宣撫司。騎坐自己長行馬匹前來。不得乘騎鋪馬。　三年三月。中書省奉旨今後但發鋪馬劄子。皆從蒙古文字已經欽依給降及追收各處漢字劄子凡遞運驗物重輕應付頭匹押運之官物少者起馬一匹。酌中者二匹多者不過三匹外。又為西京等路宣慰司鋪馬疲乏。擬令押運官坐車騎驢奏奉聖旨今後隨路車運官物止令押運官坐車騎驢。不須給馬都省欽依遍行照會　四月聖旨諭開平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并榆林營站官節該今後但有騎坐鋪馬使臣人等仰照依已降聖旨不得於望雲取直道上經行拳要鋪馬止令經由撫州宣德府正站若有軍情急速公事海青使臣徑直望雲鵰窩路上經行若元騎鋪馬困乏。依例倒換。如馬不乏並不得強奪人馬因而騷擾百姓及過往客旅七日中書省奏蒲元圭鎮戍邊城凡有急務遣使赴朝乞給降海青圓牌鋪馬劄子奉旨可與海青牌一面鋪馬劄子一道。　十日中書省奏蘭州路當衝要又是邊城當站頭口勞斃百姓逃徙。誠可矜憫乞給孳畜白金以振其民奉旨可安陝西行省斟酌與之　十二日聖旨諭元帥阿木據管下應管軍官元關海青牌面今差官前去拘收如到除阿木元帥府許存留海青牌三面外據管下軍官在前應關訖海青牌面並仰收拾盡數分付差去官收管前來繳納毋得漏落　萬戶怯烈二面　也速解兒二面　興元成都潼川路都元帥鐵的等牌三面。　閬蓬廣安順慶夔府等路都元帥欽察三面　二十日聖旨諭各路宣慰司節該據管下總管府。先為計稟軍情緊急勾當。俱有關降海青牌面鋪馬劄子。即目軍民分路。凡有民間公事。委付宣慰司通行管領。已後仰就使申覆宣慰司。據元關海青牌面鋪馬劄子。今差官前去拘收。如到除將宣慰司元關訖鋪馬劄子。許令存留。若有海青牌面盡數分付差去官外。其餘管民總管府應有海青牌面鋪馬劄子。亦仰盡數分付差去官。收管前來繳納。毋得漏落。　順天。真定。大名。河間。等路。　陝西。行省。　東平。濟南。等路。　北京。開

元。等路。　西京平陽等路。　河南路。　山東路　四年三月中書省定擬乘坐驛馬。長行馬使臣從人及下文字曳剌解子人等分例劄付左三部遍行遵守。乘驛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從人支粥。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麪一斤。酒一升。油鹽雜支鈔一十文。冬月一行日支炭五斤。十月一日為始。正月三十日終住支。從人白米一升。麪一斤。長行馬使臣如齎聖旨令旨及省部文字。幹當官事者其一二居長人員支宿頓分例次人與粥飯。仍支給馬一匹。草一十二斤。料五升。十月為始至三月三十日終止。白米一升。麪一斤油鹽雜用鈔一十文。投呈公文曳剌解子依部擬分例。宿頓處批支。　四月二十八日聖旨。諭中書省節該來奏開平站路斷絕有礙使臣客旅行程。乞安置事。今令此中講究到立站去處并合該戶計牛馬數目。開寫前去。所據站戶。或令隨路減下。牛站。人戶充當或於附站隣近州城摽撥。達為從長擬定。今差去霍木海即使安置仍仰本省亦差能幹官一員。與霍木海一同勾當。欽此外。據合用走遞牛馬若令新撥站戶便行朸置。唯恐生受遲滯。除已別行定奪。今歲不令出備。候至新年正月內。照依各站已定數目。全要置買入站走遞。　怗里站。　南口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為新店地近設置馬站。　北口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　土墓牛站一處。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為榆林近下不設立馬站。　搶杆嶺一站。五百戶內。　馬站二百五十戶。每二戶半養正馬一匹。貼馬一匹。共計二百匹。內將雷家店馬站。存留一半雷家店走遞。摽撥一半馬匹并戶計搶杆嶺走遞。餘上不敷。貼撥就數。所有牛站。依舊應當。　牛站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鵰窩站一處五百戶。內馬站二百五十戶。正貼馬共計二百匹。　牛站二百五十戶。牛五百隻。下項七站。依鵰窩站一體設立。　蝦蟆嶺。　赤城。　河察兒八賬。　撒赤古。　桓州　孛老站九處。專一搬運段匹雜造皮貨等物。每一站一百五十戶內馬戶五十戶。正貼馬共計四十匹。牛戶一百戶。牛二百隻。　宣平一站。於宣德州見設馬站內摽撥正馬二十匹。并合該戶計入宣平站走遞牛站依舊應當外。據宣平新增牛站依數摽撥。其餘八站。照依今定戶計牛馬數目。差撥安置。　五月十七日聖旨諭隨路宣慰司節該上都以西隆興府道立孛老站。上都以南望雲道立車站。并馬站。隆興府以南望雲道偏嶺以南至燕京漢地。合設站赤。令漢人站戶應當。西路隆興府以北及南路偏嶺以北至上都。令達達貼戶應當。漢民津貼。據偏嶺以南隆興府以南起移前來。立站戶三千七百戶。令差斷事官阿昔鐵木兒。宣使

紀忙兀爵前去與宣慰司一同於隨路馬站内驗中書省坐去均定合起户數揭照各站籍定文册依驗丁多及富强户内選揀堪中上户其外數目仰於步站内亦依上例選揀堪中上户馬站户馬一匹車站户牛二隻於各户下選擇堪以當站好人不問親軀每户止取二丁同來人家屬起移前來於指定立站去處安置住坐仍就於各站元設官吏内亦行選揀堪充站户官吏管押前來據選揀到户數定立到頭目并其餘不該起移津貼步站人户各另開坐花名丁口事産呈省聞奏　河東西路　西京等路　十月十一日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據隨路到隆興府雲州道上遞南立站人户今起蓋房舍準備來年當站除依例應付站鋪頭口首思外仰經過使臣軍馬人等毋得於站户處非理騷擾取要飲食及奪要一切物件各住地面所屬官司亦不得分毫騷擾如有違犯之人其各站頭目於總管隨路站赤達魯花赤霍木海處說知令轉行中省究治外有站户元住處家屬仰各路宣慰司嚴行禁約管民官司及元管頭目既是各家前來應當站赤身役並不得科取錢物侵擾不安違者治罪　五年五月七日樞密院據成都四川等路行樞密院參政呈劒關係田元帥所管地面乞於劒州置司摘軍看守劒門更於人頭山添設驛站庶省鋪馬不致

失悮事情奏奉聖旨准　八月九日中書丞相線真等奏站户貧富不等每户可限四頃除免稅石以供鋪馬祗應用度已上地畝令全納地稅上之　是月聖旨諭中書省節該所奏隨處漢地站驛宜屬州府親管其使臣起數鋪馬強弱合無令霍木海提領事準奏據隨路站赤仰照依已前體例止令各處管民官親行管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霍木海常切提領子細詢問往來使臣人等除依例合得鋪馬首思外無得分外取要飲食諸物霍木海各站内並不得添差頭目如已有委付之人並行革罷管民官亦不得於站户處擅便科差侵擾不安仍仰點視鋪馬加意喂養須管肥壯不悮走遞　至元二年正月六日中書丞相線真塔察兒平章阿合馬等奏雲州見設站户乃遞南州城遠來之人別無田産宜令近縣人户交換應當乞召集各州縣官吏齎民户見當色銀丁口鼠尾文册前來品答定奪上曰此輩何可委付其令來此從卿等區處可也　閏五月六日中書兵刑部據西京路總管府申渾源弘州等處不係立站驛程順天真定德興等路使臣往來皆道經行索换鋪馬乞照驗本部申奉中書省劄付行下各處站官令兀剌赤等今後引送往來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径行不立站驛之處倒換鋪馬　是日管領諸路象古漢人甲匠阿昔寒

言各路額造皮鐵衣甲應期送納及關撥物料俱各給驛庶免遲悮省部准擬遍行諸路如遇阿昔寒所管局分送納衣甲及關撥造甲物料往來驗數遞運仍給押運人鋪馬。　二十三日丞相塔察兒等奏奉聖旨四川鋪馬祗應從行省從長規劃。今後遇有往來使臣止用鷄猪魚鴨祗應開具四川定立站馬匹祗應等如後。　四川總四十一站舊有二十五站新增一十六站　馬站二十九　驢站一十二　馬一千八十八匹　牛二百五十七頭　種田及馳馱用驢一千一十三頭。　祗應和買猪鷄鴨鈔七十二定三十五兩長生孳畜就支每月造酒麴米麥二百九十八石

是月大明等路工匠府言起運常課只孫段匹。至洺州路總管府不應付押運官鋪馬乞明降事都省議令兵刑部下隨路照會。如遇各局送納係官段匹。照依舊例。應

付押運人鋪馬二匹。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七　二十二勘

站（站赤二）

經世大典中統三年四月三日中書右三部奉中書省判送斷事官只八兒忽解迤南公差回還言沿途鋪馬數少不繫於處頭目人等多不在站至甚不整仰行下各站今後須令如法養飼驛馬常存合用之數在處以備走遞其頭目人等亦須常川在站無致失悞　四月五日制國用使司奏準聖旨計置驢車三十輛春月運物赴上都至夏拘車在官驢令佃戶飼養以助耕力秋來肥健取發於中都遞運官物　六月制國用使司言河南府路権課稅每歲差官赴省計撥稅糧總管府不準給驛乞區處事省部定擬今後每年勻集科撥絲綿糧稅總管府轉運司人吏來時許給鋪馬三疋行移合屬照會施行訖　八月九日丞相安童伯顏等奏納憐站鋪馬使臣經過本路州城來索諸物臣等議使臣若無城中公事不得輒入索物者亦不得應付上從之　十月中書右丞相安童等奏西涼甘州莊浪等處增站事今議除甘肅瓜州其間合立站赤候阿沙來時區處外就令鳳哥斟酌到中興西涼肅州甘州信鬼添設站可用馬一百三十五疋牛六十八隻驢六十頭於官錢內買置奉旨准　十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近以西夏之西近川黃兀兒于量站塔失八里站攬出去站此三處闕鋪馬奉旨令塔察兒奉羅不解與都省制國用使司馬區處增置之今已定擬合增羊馬牛之數委麻合馬航木里等如後買備奏取聖裁上從之黃兀兒于量站令阿木干駙馬民戶出騎馬一百五十疋牡馬五十疋牛五十隻外增買走遞騎馬牡馬二百疋犛生牝馬一百五十疋　塔失八里站元存羊一百二十口外增買走遞騎馬牡馬二百疋犛生牝馬二百疋羊一百八十口　攬出去站增買走遞騎馬牡馬二百疋犛生牝馬二百疋羊三百口　四年正月十四日祿真既歡等傳旨送荅速兒之地至燕乙裏枬立驛館一十四處國本與中書省令與制國用使司官同議規劃驛船鋪馬人糧之數續奉旨每站給羊二十口粘羥三十口乳牛九隻犍牛一隻其價與買驛馬錢共斟酌支給制府欽遵放支鈔四百定下陝西等路轉運司於五月內和買給付各站去訖　荅速兒至燕乙裏立十四站　找船牛二百二十隻驢二百二十頭馬二百二十匹犛生羊二百八十口粘羥羊四百二十口乳牛一百二十六隻犍牛一十四隻船五十六艘人工二千名備三月糧常役水手二百二十四人兀剌赤一百一十人遞送小站者七十人計四百四戶　四月中書省遣忙古將鎖赤等賚奉御寶聖旨諭阿出鳳哥東勝達魯花赤等官及八令迭兒朶魯不將納憐站民仰從應理下至東勝站十所用水手二百四十人驛船六十艘宜令應付者　五月二十一日中書省擬西夏中興等處宣撫司呈東勝合立三站本路合立七站除從權以東勝見在船二十一艘散給各站行用外未造船三十艘擬用已伐到大通山木植其餘物料計該價鈔四十餘定及工匠糧食合無令轉運司應辦又忙古解回稱只打忽等處舊有船三十六艘合令修整　七月一日中書省奏準新造船三十艘修整舊船三十六艘一切物料口糧鐵木之工官為應付撥水手二百四十名內擬令各投下差撥一百六十二名中興府民戶內差撥六名西京抄海所管水手內差撥七十二名每站給牛一十隻祇應羊一百口起置館舍衾椅棹撥種養之地劄付制府及西夏中興等路宣撫司施行訖　七月十七日都元帥也速解兒言乳山口守城千戶忽特木兒申南兵船隻往來必合隄備其鐵哥等各千戶行營相離帥府九百餘里並無站道凡有急使請令經過州城換易鋪馬庶不失悞軍情省府以乳山口之地屬益都路即墨縣相去海口三里也速解兒見於萊州等處行營事宜應撥劄付右三部行下所屬今後如委有邊報軍情急務海青使臣仰經過州城倒換鋪馬其餘常事沿站經行不得指例背驛乘傳　五年二月制國用使司言拘收鋪根納官除應付綱運外其押運之人合無乘驛馬事都省令右三部行下合屬應付鋪馬一匹　三月四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奏霍木海呈中統四年奉命總管諸路站赤至元元年改革漢站令各路管民官掌管霍木海提領使臣起數鋪馬強弱勻當事理似不歸一誠恐兩就臣等議得止合依至元元年定制上從之　六月十九日中書左丞相安童等奏濟南濱[illegible]投下所出物貨勞民遞送有司請以蒙古戶計立站外有二站已差撥本投下漢民設立臣等議得事關大體別無此例上曰塔察大王漢站其始如何定立可再議聞奏　十二月二十四日樞密院官奏萬戶黃急荅兒言也孫托非理起移托鉢地界站赤合無遣使前去只令依舊置立奉聖旨且曰令黃急荅兒差人去者　六年二月御史臺呈奉中書省定擬司官遞歷合屬如無馬站去處就本州縣官馬匹依例更換為例施行　是月御史臺定擬憲司遣官詣朝廷計事合依總管府例約量差起鋪馬每道給鋪馬七匹劄子三道計一十二道發下各司遣守施

行。　三月制國用使司。據運司申為制府所屬合用鋪馬。就本路總管府出給劄付。恐本司有故違使。總府不準應付事。制司議行下合用鋪馬。除就發常行劄子外。若有不敷。斟酌可用幾何。依舊例關總管府取給。　五月十二日。中書右丞相安童。平章政事忽都答兒奏。中都至上都站赤。以聚會故。遞運係官及投下諸物數多。滯不能發。至甚勞苦。臣等。與樞密院制國用使司。御史臺宣徽院。及四怯薛官同議。洪贊至獨石四站。各增車驢三十具。榆林站增牛驢十具。總計價鈔一百五十六定。自大你赤為始。至上都蒙古四站。於四怯薛內。差撥牛畜助運一月。官給路費。似為便益。奉聖旨準。　六年六月。西京路申驛使到站。往往不知姓名。又不明示起馬劄子。及所幹之由。乞下隣境官司。開折文字照會事。省部準申。行移各處官司。今後起發印信關文。應付鋪馬施行。　十一月。制國用使司。言巡鹽官吏弓手。舊例每名官吏米一升。馬粟三升。芻一束。雖多不過十人。草青之時。不支芻粟。今所支多於元定之數。擬合轉運司課稅所。今後差官出巡。明給公文。具人馬實數。令所至官司。依上應付。都省準擬。　十二月河南道提刑按察司。言河南兩路鋪馬。前都元帥四萬戶統軍司等。泛濫給驛事。河南行省移咨軍前行省。各令照會都元帥。及總管四萬戶河南

統軍司。沿邊監戰萬戶。今後遇有給驛。申省斟酌緩急起馬。毋得擅行。其河南兩路總官府。轉運司。并迤北差來南京軍前計事者。亦驗緩急應付。各官司毋容擻準給發。　七年正月十一日。中書省臣阿里傳旨。若曰。內外諸處往來使臣。須憑印信文字給驛。無文憑而起馬。給馬者皆有罪。都省劄付右三部。遍下合屬欽依施行。　二月中書省。擬左三部呈。與右三部議擬站赤事理下項。　一總管府在城驛。設官二員。就於見役人員內。擇有根腳經事者任之。直隸總官府。不得用私己人。　一州縣驛。設頭目二名。如見役人。即是相應。站戶就令依上任事。不係站戶。則就本站馬戶內別行選用。　一府州司縣官站官。皆不得借乘鋪馬。影占站戶。及擅科差發使換。仰總管府常切體究。違者治罪。　一從站戶自買肥壯齒小無病馬匹喂養走遞。有司及諸人無得結攬。　一站赤合供報文字。總管府依例行下合屬縣分取勘申報。　一除脫脫禾孫。依舊存設。擬換隨路見設總站官。截日革罷。於內若有祗受聖旨。令旨中書省劄付。及歷事年深別無過犯者。保申合干上司區用。　一照依舊例。經過使臣開具各位下姓名。并鋪馬數目。責舉是何官司起馬蒙古字劄子。從某處前往某處幹辦是何公事。各站每季造冊申報總管府。不過次月初十日以裏申部。　六

月十二日速古兒赤明安答兒對中書省臣奏京兆府營葺館驛不令使臣止宿却於民家安泊豈不擾民奉旨若曰既有使臣驛舍不令安止乃宿民家騷擾百姓安有此理省部欽依遍行革正訖　二十日樞密院奏先奉體例禽獲走小路賊人并細作人所有南貨一半充賞。一半沒官臣等議得札撒脫會時宜以沒官物充使臣飲食之費從之　七月九日益都路言各位下使臣給驛各齎令旨起馬本路合無再出劄子其馳運物貨鋪馬未審如何應付乞明降事省部照得舊制段匹皮貨例從車運至如各位下進納海青鷹隼人員委有印信文字所起鋪馬與見納堪中鷹隼數目相同本路不須再給劄子若賫起鋪馬比元文數少令各路明具關文相沿倒換　八月省部定擬都元帥府統軍司招討司遇有蒙古軍人與民相關及軍前公事從本府遣使就乘長行馬於差劄上明具人名馬數公事之由給限應付分例其餘萬戶千戶不得指例如非軍前公事及無印署文憑者皆禁止之　九月二十八日大理鄯闡金齒等處宣慰司呈準差來立站使臣帶木觧亦只里等文字該與帖古觧相接立站畢司即便和買到鋪馬一百五十匹并察罕章分到站戶五百戶已於西番小當當地起立馬站畢外據大理寺等一十四處見今鋪馬闕少站戶消乏

為此本司大小官吏出私己錢買到馬二百匹官錢和買八十匹乞照驗事都省移咨尚書省照驗去訖　十月二十六日司農司言四道巡行勸農官乘驛勸課所過無站之處合無從按察司巡歷體例乘坐馬匹請區處事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十一月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言河南轉運司起納課程除馳鈔鋪馬外止合差官一員起馬一匹不應多起庫子馬一匹事收銀庫呈若止差庫官一員難以照略申奉河南等路行尚書省擬送本司今後起納課程差庫官庫子各一名就用元降本司劄子起馬二匹　是月九日始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兀良哈觧幹脫哥欽奉聖旨專一管領站赤公事來往使臣令脫脫禾孫盤問無聖旨牌面起馬者裁減之非急務則應付牛驢事速則馳驛一切整治委命兀良哈觧幹脫哥霍木海三人主之有不聽其號令致鋪馬倒死首思失悞者罪之　八年正月二十五日中書省議鋪馬劄子初用蒙古字其各處站赤未能盡識仰繪畫馬匹鑄造小印於劄子年月日之後墨印馬匹數目復以省印覆之庶無疑惑因令今後各處取給鋪馬標附文籍具馬匹數付譯史房書寫畢就左右司用墨印印給馬數目省印印訖別行附籍發行墨印左右司封掌　四月陝西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言書吏書史奏差元例給鋪

馬一匹。似為不敷。御史臺議擬每道增給鋪馬八匹。如書吏書寫奏差侍官巡按量地之近遠。事之閑劇。給馬不得過二匹。四日繳納照會為例施行。　五月御史臺言監察御史、各道按察司巡按體察公事。合乘鋪馬呈省出給劄子。不惟遲悮亦有事涉機密。如制國用使司。樞密院遣使俱自出給劄子。合無依例就便斟酌出給事。都省準呈。下尚書兵部遍行照會。　六月一日。東路都元帥也速解兒軍馬南征。經莒州莒縣宿頓。憑樞密院劄付。坐下千戶一員。日支羊半口。麵一十五斤。取於縣司。既而本縣照議。先欽奉聖旨。出征聚會軍馬經過本處宿頓。每千戶一員應付羊半口一十斤。今所支過多。遂申省部區處。戶部照得至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御史中書已擬千戶宿頓。支羊半口。一十五斤。仰照驗施行。　八月六日。御史臺據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申。體知在城館驛。多為有司官占居。卻令使客於民家安下。聞得本路館驛四停。為達魯花赤同知已占其二。理體不宜。本司除已行移本路起移各官外。申乞照詳。　十二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司。言各路官員乘驛。品秩或同。起馬卻有多少。乞區處事。兵部照擬隨各路官員。若奉特旨或省部明文。以急務乘驛者。依舊例三品五匹。四品五品四匹。六品七品三匹。八品以下止給二匹。仍申事例如後。

一隨路總管府官。監捕蝗蝻。達魯花赤總管起鋪馬三匹。同知治中府判二匹。　一運司每季差押運官一員。庫子一員赴都納課。元給劄子起馬二匹。今運司既罷總管府。依例送納。　一各路交鈔庫子庫官赴都關支鈔本。解納昏鈔。從各路總官府就給劄子起馬二匹。　一隨路局院起納段匹。雜造軍器等生活。各路就起劄子應付押運官鋪馬一匹。　一隨路府運司等。每歲計撥稅糧。考校課程人吏。今運司既罷。各路依例就給劄子。起馬三匹。　一隨路係官局院差人赴都。及於他處關撥物料起馬一匹。上年不曾馳驛。不在此限。　一隨路差人根檢急遞鋪遺失損壞文字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匹。　一隨路差人押運進呈御膳野物。本路給劄子起馬一匹。　一隨路運司馳運鹽引驗斤重給馬。今既立都鹽使司。亦依例應付。　是月中書省據御史臺呈。軍中差人辦事。及取發年銷紙劄。委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并出征人員。合無給劄子起馬事。送兵部議得沿邊萬戶遇軍情急務。差人飛報。各許給鋪馬一匹。又統軍司都元帥府差官直赴朝廷。計會軍情事務。合乘鋪馬。不過二匹。並從統軍司都元帥府給劄子。至如差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取發年銷紙劄。別無乘驛之理。其軍官出征。自有征行馬匹。難議馳驛遍行為例。　九年五月。中書工部

差委造甲官馳驛。引領作頭等人前去隨路指使造甲。送戶部定擬分例。所至應付。罷役住支。知會造甲官宣德府甲局。劄應日支白米一升。麵一斤。肉一斤。鹽油柴炭等物。作頭一名。日支白米一升。麵半斤。肉半斤。油鹽柴等。　八月中興等路提刑按察司言。五品以上長官。俱得進表稱賀。止令乘已馬預期來上。照得中興等路行省。每遇聖節元日。差人進表。俱各乘驛。本司相去朝廷。不啻萬里。今後合無依行省例。馳驛進表。一就赴臺計稟公事。似為便益。省部議得各路計稟公事。及押送諸物人等。尚得馳驛。其賫擎表章人員。皆以臣子赤誠。若由常行馬匹。於禮未安。擬中興等路。道途迢遠。今後遇天壽聖節元日。差人捧表詣闕稱賀。擬合起馬一匹相應。所據各道按察司并隨路總官府五品以上。及直隸省部官。看一體施行。移文遍諭遵行。　是月西京路脫脫禾孫昔班盤詰詐使忽賽因及無劄子起馬之人。劉璘覰乘鋪馬押送二人。赴諸站都統領使司區處。西京路言。昔班乘驛非法。都省下本司推問。昔班引換舊制云。脫脫禾孫盤問下使臣夾帶物貨。許從鋪馬押送。今次已會白於西京路達魯花赤等官。今遵先例送上。以故起馬。非我罪也。諸站都統領使司議。昔班因公馳驛。初不為過。省部準擬。今後脫脫禾孫若有公幹。合行馳驛。即於本路官司出給劄子。方許起馬。照會各路依上施行。　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省諸司局院及外路諸官府。應差馳驛使臣。所賫劄子。從脫脫禾孫辯詰。無脫脫禾孫之處。令總管府驗之。各站明白相關所差之由。如干軍務急速公事。依例走遞。事苟細緩。而非理馳驟。所過州城。探親飲酒。留滯。及主上馬兼程走驟。傷損鋪馬者。當治罪勒償。相應。都省準呈施行。　十一月河間路備滄州會川縣言。本縣路當山東益都淄萊濟南等處衝要。卻無設立站赤。不時驛使經過。索換鋪馬。除將官吏已馬應付外。又復邀奪船隻。客旅及坊郭軍民馬匹。來傳騷擾不安。因而死損民馬。多致訴訟。合無令自大都迤南并益都淄萊濟南站赤。凡往來起馬人員。今後並由站路經行。嚴諭各站官吏。及回馬之人。須令引送前路立站去處換馬。毋取小道似望商民安便。省部準擬。行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年五月。陝西提刑按察司僉事董奉議言。至元九年十二月。至太原介休縣見蒲元帥一行起馬二十匹。又至平陽霍州站。見合剌統軍起馬三十匹。為數太多。乞定奪事。都省照會樞密院議擬到軍官合騎鋪馬數目。行下合屬遵守施行。

四川行院長官起馬八匹。次二官起馬六匹。次三官起馬五匹。次四官起馬四匹。　軍官萬戶起馬五匹。餘者馬三匹。　六月十六日。中書省議今

後遣使四日須將元給牌面鋪馬劄子隨即繳納。違者究治。遍行中外照會施行。　十八日兵刑部侍郎伯朮奏失呵兒斡端之地產玉。今遣玉工李秀才者採之。合用鋪馬六匹。金牌一面。上曰。得玉將何以轉致至此。對曰。省臣已擬令本處官忙古解拔都兒。於官物內支腳價運來。上曰。然則必得青黃黑白之玉。復有大者。可去其瑕璞起運。庶幾驛傳輕便。　九月中書兵部。議諸官府出使。事非急速。往往在路停止。及至上馬。兼程奔驟。遂將鋪馬損斃。今立程法。遍行遵守。　一驛使到站。先驗起馬劄子。其事干軍務急速。即仰如數應付良馬。毋得停滯。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後欲起馬。或無劄子。不得給行。　一依驗劄子應付正馬外。其元來兀剌赤。已給馬者騎。無馬者徒步引送。許乘正馬以回。仍關前路照會。　一馳驛使臣。合祗應飲食分例。不得闕供。看有長行官員。雖賷上司文字。令應付飲食者。州縣與之。站赤毋得擅給。　一諸府州縣官。迎送官員。不得差人乘驛馬。　一令後除朝廷軍情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鋪馬。亦不得亂行前路文字。　一令後使臣人員。乘前站馬匹。過晚到站。不可還者。仰本站依例遞相飼秣。毋得闕悞。　一站內槽前鞍轡繩索。一切什物。須要完備。仰各處提調官每日點視。毋令短少。馬匹不得瘦弱闕役。　十月

中書省所委整點站赤斷事官亦捏哥呈。擬便宜二事。其一謂隨路總管府差人馳驛。不計事之緩急。輒起鋪馬三匹。兀剌赤馬一匹。此時軍務方劄。竊恐所起數多。馬匹疲瘦。久而失悞公事。宜令今後以軍情要務遣使者。量起鋪馬一二匹。餘事止乘己馬相應。省部準擬。其二謂隨路差人吏赴省部。照算稅課。送納軍糧者。自始發及回日。不論緩急。日夜奔驟。走損鋪馬。又於站赤取索鞍轡雨衣抵待。動致弊壞。合無令乘驛人吏。自備鞍轡雨衣。應限到部。事畢。依程從緩還役。省部議得驛載係官文字。當從站赤。應付苦氈。餘令人吏自備。本路承受部符之日。即合起遣。應限毋致遷延。至期。致令人吏兼程馳驟。事畢。亦須徐緩還家。　十二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本司品同部院。各路總管府。合聽指揮。今總管府親臨站赤。本司係總要上司。擬隨處站戶同軍戶奧魯擬屬元籍州縣外。其立站去處。合無革去州縣一重官府。止令提領總管府。依樞密院例。並聽使司指揮。易為責辦。二十一日省部照擬站戶同軍戶奧魯擬屬元籍州縣。外擬立站去處。止令直隸總管府。仰總管府並聽使司指揮。遍行照會。　十一年五月。諸站都統領使司言。朝廷遣使幹辦諸事。每員鋪馬不過三匹。此常制也。今省院諸司。凡差人員往往起馬四匹。乞匡廢事。省部議得除奉使遠方及非常例事干急速者。隨時斟酌。其省院臺部諸衙門。常例遣使馳驛。多不過三匹。仰依上施行。　十月十二日。益都路總管府言。先奉諸站都統領使司照會。立站去處。革去州縣一重官府。直隸總管府。並聽本司指揮。續奉禮部符文。却該諸站都統領使司。各路總管府並聽指揮。別不曾云立站去處。直隸總管府。請明降。省部照擬得隨處站赤。止令直隸各路總管府。外站戶家屬。擬合元籍州縣管領。仰依上施行。　十二年二月七日。中書省奏奉聖旨。增給東西兩川鋪馬。祗應中統鈔二百錠。　是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各路押軍及運兵器人員。每人起馬三四匹。以致站赤消乏之事。都省議下南京路。今後若有差遣押軍及運兵器者。起發鋪馬。不過二匹。河北諸路。亦從此法施行。　三月七日。中書省奏并州所管長行站納憐站。其站戶多有投託各投下者。以致見當站役者貧乏。又批支不敷。站中常闕鋪馬。往復使臣勞苦。臣等議乞差人往問。果是站戶悉令還之。奉聖旨準。　十二日。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張右丞奏。諸王只必帖木兒所置三站之糧。來請接濟。臣等議每站二十人。計六十人。一年之食以羊準支。其久遠口糧。每人給乳羊五十口。奉旨準。　六月中書省所委點站斷事官臧里吉解。言隨路封樁稅糧考較司吏。初非急切之事。往往

走驟驛馬。乞禁約事。省部準言遍行禁約。　十一月二日。中書兵刑部擬濟寧路備兗州曲阜縣言。本縣路當達海徐沂等州。本非驛道。使臣之來。需換鋪馬。稍或分辨。動遭棰罵。今年自春及秋。泰安州滕州鄒縣數送使客。經行縣司。應夫公事程期。未免以官吏弓兵之馬。及驅遏居民過客。所騎馬匹以代驛傳。常有死損。竊照省部定例。差委官員須經正站。乞區處禁約事。省部議下合屬。今後無令兀剌赤人等引送使臣人員。無站去處經行。　是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蒙古千戶百戶。俱有常俸而所過宿頓。復需飲食分例。騷擾不便。中書照會樞密院。照擬得蒙古萬戶千戶百戶。遠近出征。經過及聚會去處。合用飲食。令有官署州縣。照依定例應付。如鎮店村坊人煙稀少之地。不合取要相應。都省準呈。下合屬照會施行。　十三年正月十五日。諸站都統領使司言。伏自大元立國以來。軍站為重。至元七年。上命設立本司。掌管漢站。兀良哈解輸脫哥霍木海三人同事。照依樞密院例。委各處達魯花赤管民正官。兼管遇有裁決不定事務。止申本司。乞更官署之名。省部行移翰林院擬。改為通政院。奏奉聖旨。何用此名。回奏為行移公文之用。上曰。既爾與之。可也。十八日都省令降鑄印信。改立通政院訖。　七月中書省議時當暑月。道途泥潦。諸官府不分

事之巨細緩急泛濫給驛今後各路官司及諸色人員過事須申上司區處給驛果有急務就便起遣毋致泛濫遍行遵守　十四年二月七日中書左丞相合伯平章政事阿合馬奏永昌路山丹城許速土怯里臧土大郎各站請給立站錢六十定又乞以鈔千定令其規運息錢補增五站祗應不致失悞又諸王只必帖木兒言永昌府站戶一百二十戶當役困乏鬻其妻子地產先奉上命賜實鈔五十定贖還又用三十一定買馬八十匹當站止存一十九定贖其妻孥尚闕三十一定乞矜恤給賜之臣等議得依數支給俱奉聖旨準　十五年二月諸路皮貨都提舉司言舊制拘收皮貨人等合來鋪馬皮毛脚力亦當應付乞區處事都省下兵部仰照舊例驗物輕重應付脚力迤運　是月中書省定擬隨路站赤官爲應付祗待羊口皮毛納官頭蹄肚臟等折計斤兩準肉支用送兵部依上施行

五月六日中書平章政事哈伯等奏中慶路至烏蒙賽典赤所管之地立訖九站烏蒙北五站不得立烏蒙土官稱使我屬賽典赤則可立站臣等議差人諭塔里不罕鮎主裴立站則立之不能則委賽典赤領其地以立站又烏蒙北至叙州若造船立訖水站則陸路七八日程順水一日可到使立訖來由水由水路去者使由陸路爲便並奉聖旨準　是月益都

路淘金總管府言十三年設立官署於淄萊路萊州置司歲辦金課除於淄萊路取給驛馬馳載及押運官乘驛赴上進納外其例起解并考校人吏合給鋪馬預乞區處事省部照擬除考校課程人吏別議聞定納課乘驛數目仰益都路遵守應付施行府官一員闊端赤馳馱馬共三匹收金庫官馬一匹　馳金馬一匹　六月十五日承旨大魯火孫等奏耳州宣慰司呈欽奉只必帖木兒王令旨在先扶濟站赤給降鈔一千定兀兒干站以不曾奏聞不得乞依山丹城等五站例與鈔二百六十定奉聖旨準　七月河南等路宣慰司言今後除朝廷大官蒙古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依例應付羊肉活雞餘者給豬肉　又泰安州言屠戶供備羊肉官價有虧無可從出省部議依河南宣慰司所擬一體應付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中書兵部照得諸衙門尋常差委之人站赤亦同朝省大官蒙古使臣一例應付豬羊肉分例或一名起鋪馬三匹全支分例復需酒饌常行馬匹草料又不於館舍安宿以此相度除朝省大官蒙古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與隨朝尚書等依例應付外其不相干官府所差之人驗差劄應付正人分例食以豬肉宿於館驛如無許給常行馬匹草料文字不得應付行下合屬照驗施行　十二月大名路滑州內黃縣言此者有人自稱校尉需求分例却無許支文憑本縣路當驛程常有似此之人難辨虛的今後若有校尉承差乞給文憑事省部依準劄付宣徽院但差校尉依例令當該部分出給文憑於合屬應付飯食仍遍行照會若有似此無文憑者不得支給　十六年正月南京路言速忽都公主至許州命取盃酒已於官務應付外設有不測朝省蒙古漢人大官似此需求無可應付又保定太原等路大都庫給司各言如上位及諸王位下使臣祗應盃酒合無設立官務醞造供給兵部議得祗待使臣官員盃酒合照依舊例醞造祗待差奉都堂鈞旨送本部斟酌施行　二月中書省所委照勘南京等處稅課官馮八兒言東昌路押奪民車運載金銀至茌平縣不爲交換官司遞運明出官錢和顧民車或差撥站車豈有會奪百姓車輛之理都省送兵部遍行各路禁約施行　四月大都路脫脫禾孫言濟寧府等路差來使臣所齎起馬劄子雖寫蒙古字却云漢語又且字有差訛乞下合屬路分改正書寫蒙古字語通政院具呈省部照擬得濟寧路別無蒙古譯史以此不能如法擬合令翰林院先發譯史於各處就役然後改正書寫遍行各路今後凡遇差人起馬劄子書寫蒙古語言字樣仍取問見役譯史是否翰林院所發人數呈省　五月二十日臨洮府脫脫禾孫塔察兒

言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富者出籍貧者充役比年旱傷闕食驛馬倒斃數多官政遍遣未免鬻妻賣子以至逃亡或有投充諸王位下昔寶赤怯憐人匠等戶規避站役者至元十四年十五年伯答罕土里叛亂人不聊生官司又復拘收馬匹及倍程乘坐車馬過站科差和買雜役站戶難以存止乞照詳事是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御史大夫玉速鐵木兒樞密院官朶兒朶呵孛羅通政院官兀良哈䚟等集議定一十五事塔察兒對付奏告俱奉聖旨準省臺欽依下合屬施行　一言先奉上命除帶新圓牌聖旨外凡以公文遣使者鋪馬勿與今諸王及諸官府因公移文遣官如何給驛臣等議得軍情重事擬帶圓牌此外不以是何公事諸官府行以公文若阻滯之虞恐不宜　一言總帥所轄城邑有站戶三百四十戶今皆投充諸王只必鐵木兒駙馬愛不花投下戶臣等議依先例回當站役　一言只必鐵木兒王位下使臣已給鋪馬祗應外其長行馬匹復索芻粟宿頓等物今後似此者勿得支與　一言臨洮府站赤元有牧地今只必鐵木兒王令旨令海陰先昔刺陳鐵木兒不花三人爲主臣等議今當實回付站赤　一言僧俗之官把執諸王鋪馬令旨者有之臣等議得合行追收　一言民戶及諸王布施之物有給鋪馬行者今議諸王布施許

起鋪馬其餘僧人毋得給驛　一言諸王位下細茶飯五戶絲及軍人錢物如何給驛將送臣等議得此係已先所行不宜遽罷　一言斡脫息錢合無收拾給驛今議如舊制　一言總帥總管府按察司官給驛合無減省臣等議得果有軍情急務許由鋪馬經行此外站赤不得給驛其干民事者州城有司應付起遣　一言諸官府邊轉往來官員合無減省給驛今後鋪馬不與　一言諸王作佛事寫經等取運物色今無減省給驛今議並依已行　一言諸王所過民間不置行幕卻仰站赤行止今後若有急務須乘鋪馬餘者準備宿頓之所遞運前來　一言黃水站有乘舟使換鋪馬者請減省事今議似此一次二次可省者從之　一言土蕃地差去使臣除元來鋪馬定數外後將大王國師鋪馬文書物件以行臣等議得元來鋪馬文書已上不令增給　一言都省樞密院御史臺通政院王相府以公文起發鋪馬合無減省臣等議得諸公事在先擬從鋪馬辦集豈可罷之但依先例施行　是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御史大夫王速鐵木兒等奏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阻過隴右河西道提刑按察司巡按人員不給驛馬臣等謂總帥府總管府按察司等官因公起馬固不可省奉旨若曰此等果有軍情急務合給驛馬餘者則不得給其干民事者經由城邑以行　二十七日中書省臣奏奉聖旨往來使臣人等或無文憑輒於沿路站赤取給飲食馬匹者衆今後皆勿與欽此都省下兵部遍行合屬照會　是日中書省奏愛不花所治州城議立二十三站合用牛三百隻車二百輛牛價就彼支鈔及令西京準備車輛奉聖旨準　二十九日中書省臣桑哥等奏李陵臺管站官吏侵盜祇應官錢科取百姓物色事發詞伏計贓二百三十二定已追二百定未追三十餘定且如一站追至此數其餘似此者多矣臣等議令通政院官李樂解等追理仍遍行禁治如有侵盜之人自首於官者免其罪奉聖旨準　六月三日中書省奏西域之人有自河西來者往往假公營私每於諸王只必鐵木兒府告給驛馬不得則求於宣慰司遞傳以來合無戒飭宣慰司今後詰其所由可者遣來其不可者勿從其請奉聖旨準　九日中書平章政事合伯參政耿仁參議禿烈羊阿等奏臣等與兀良哈䚟阿合馬等議木八剌沙所言達達四站事榆林站元僉一千二百七十戶洪贊鵰窩獨石等三站每站止僉八百戶今自西川拓跋河西等處來使皆由此三站若比榆林站戶之上又增八十戶每站一千三百五十戶三站總計五千四百戶方為得宜又在先四戶養一馬今議五戶養一牛猶慮新僉站戶事未慣習於舊

站內差一百戶新撥二百五十戶每站三百五十戶以充車牛之役舊站一百戶卻以新撥戶補之外一千戶充養馬之役選差廉幹頭目以董其事今宣德府西京北京三處差撥二千七百戶近裏城邑差撥二千七百戶以充新撥之數每站增置馬一百五十匹牛二百隻車具全每馬一匹價鈔一定二十五兩車價一定數內達達車二百輛漢車五十輛如此規劃未審可否上曰達達站赤如何區處兀良哈䚟對曰容臣再議數奏　是月大名路申使臣盃酒在前定到萬戶日支酒三十瓶千戶二十瓶百戶十五瓶使臣人員一瓶為不見軍馬宿頓斟酌合支多少都省令樞密院議定萬戶日支酒三瓶千戶二瓶百戶使臣例同日支一瓶見出征軍人下各路依上應付仍定每瓶準酒一升為數行移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七月五日兵部侍郎忽都荅兒奏先嘗有旨謂來往使臣除衾襖外餘物鋪馬上勿載如有從脫脫禾孫搜取之今使臣凡有所將悉為脫脫禾孫之利江南使客實多恐無此理上曰朕未嘗言之今後毋令搜者省部欽遵為例施行　是年潭州行省以公事遣傳總把者馳驛由南京路站道經行為所乘馬步脉不佳在途奪乘本站回站馬奔走倒死省部議合陪償咨潭州行省施行　十七年二月上都留守司言每歲支持糧斛全籍北京收糴民力運送官民勞費不便又興州道站赤相接北京路豐臺站歲運遞東高麗耽羅東京等路進獻御饍鷹隼諸物往來官吏頻數人馬闕乏莫若將放羅牛群頭等四站蒙古戶計徙至興州道上立懺道充七箇營蒙古兩站卻以懺道充等漢人站戶分立尖山新店湯泉三站每站擬設三百戶除舊戶四百二十八戶外合擬北京路附近相應當差四百七十二戶總九百戶應當站役與蒙古站接連遞運似為官民兩便設如力有不迨量顧民丁終是省費請區處事是月四日玉速鐵木兒朶兒朶合等奏取聖裁上從之都省欽依劄付兵部北京宣慰司通政院施行訖　九日通政院言宣州林原等站並無分例食羊止憑站戶捕獵野物祇應使客今奉聖旨禁斷軍器拘收弓箭無可採捕失悞祇應四月二十五日中書省臣孛羅等奏奉旨射野物者許執弓箭可也　二十八日平章政事阿合馬奏和州言民戶祇應往來使臣首思以致困乏請為奏聞從增物力庶獲休息臣等議得鋪馬首思已從中書斟酌與之奉聖旨準

是年春江淮行省言各處安置水陸站赤遞送使臣事干軍情急務則給馬緩者乘舟卻有緊遞站官必須馳驛者往往損斃鋪馬失悞站赤除已增補水站船隻及令馬站約量存留驛騎外今後擬令本省宣使人員

無問緩急。止從水驛來往。自朝廷以至諸王公主駙馬省臺樞密院差來使臣。亦請一體於劄子上該寫。自邳州為始。應付站船遞送。迤南。委是便益。都省劄付通政院呈擬。水程八十里。增立一站。依例撥戶。官支口糧。和買船隻。各馬站斟酌存留馬匹。以備劄務走遞。除照勘增置水站地方及存留馬數。別行具呈外。都省議得。今後除海青使臣。軍情急務。方許馳驛。餘者自濟州水站為始。乘船往來。所給劄子。明白該寫相應。遍下合屬依上施行。　四月三日。左阿剌太子位下。木使鐵赤速都寒。奏臣等馳驛至豐州站。待至日暮。無祗應者。遂問得州官。言往者有司管站。未嘗若此怠慢。今無人鈐束故也。奉旨若曰。今後使臣赴上計事。似此怠慢失悞。必罪。其與中書省言之。都省欽遵。劄付西京上都站赤。戒飭官吏。從朝至暮。不得擅離。及差官照視。如有違慢一次者斷罪。再犯者黜代之。　十五日。中書參政耿仁等。啓皇太子曰。去年五月。臨洮府。脫脫禾孫塔察兒。奏奉聖旨。邊將官已後毋得給驛。今年正月。御史臺奏。南方及河西西京京兆府。差去官員。不能自達。定議二千里之外乘驛。二千里之內者。備己力以行。令旨。嘗可其事。今管民之職。似此遠行。合無依御史臺所奏。一體施行。奉令旨準。　七月十二日。中書參政耿仁。尚書阿里等。奏白宣慰言。大江南北各站。多有消乏。合無定議。江南行省。各道宣慰司。總管府。萬戶千戶。除奉上命赴朝外。若以公事履本境之地者。止乘己馬。果有軍情急務。則遣使往來馳驛。臣等以為諸官被召。及樞密軍務。宜從行省。遞運乘傳。其朝見及言利使者。止乘己馬。或妄說官中公事而給驛者。罪之。奉聖旨準。十八年二月。少府監呈。年例召集各路放還人匠。沿途合用飲食脚力。請應付事。都省。下兵部照驗。如是起到人匠前來。照依年例應付粥飯脚力施行。　二十三日。樞密院奏。重慶至荊南府二千里。水站凡十四處。其間多闕站船。若於夔府之下。巴東之上。巫山縣增立一站。復以峽州白沙站移至下流黃牛廟前安置。似為便益。今蠻夷宣撫司鄭漢傑言。有亡宋養種戶三百。乞斟酌撥充站戶。臣等議得。種田戶勿與。以鈔二百定與之。奉旨準。本院具呈中書。給降鈔數。差官照視。自敘州至荊南府。各各水站。除舊有一十九站。一千四百一十八戶。船一百二十九艘。外新增站夫六百八十二戶。船七十三艘。四川南道宣慰司領巫山縣一站。與荊湖北道宣慰司。所領歸州萬流一站。總計二十一站。二千一百戶。船二百一十二艘。

四月二十九日。御史大夫玉速鐵木兒。樞密副使孛兒朶海。僉樞密院事暗伯。中書省左丞耿仁等。奏諸王阿只吉舊站消乏。不能增新站物力。

乞賜矜憫。依先例津濟。只令遞運租賦。上曰。彼處站赤。乃荼合解兒所立。今朕增與物力。專令遞運租賦。除朕以急速事遣使外。不以是何昆弟使臣。此站勿得行。　五月十七日。尚書何里。奏先嘗奉旨。造海青牌。每一面或兩面造成。即遞撥送上。一人不得納。須令兩人。蓋防盜之也。今大都中書省臣阿合馬等議。合無令因公差去之人。就使附納。庶省鋪馬。取自聖裁。上曰。阿合馬之言是也。有誠實之人。可就致之。不必特送。　六月十六日。省部定擬下益都路等處。今後凡遇起運官物。令元發官司。於差劄上。具押運官姓名。所乘人物。斤重。可用船車。防送人數。預定起程。所至日期。行移前路官司驗憑。別無詐偽附帶。依數應付遞送。仍令經過去處。季申遞送車船起數到部。　七月二十九日。中書左丞耿仁。奏汪左丞四川分省。請給圓牌。用備馳傳。奉旨準給。　八月八日。尚書阿里。左丞耿仁等。奏隨路祗應官吏。數年以來。多有姦弊。侵盜官錢。臣等令議立法繩之。奉旨若曰。此乃卿等之職。其自裁處之。　閏八月。中書省定議。隨路站赤祗應。奏奉聖旨。此乃中書所職之事。卿等處之。二十四日。都省遍行各路諸寺監宣慰司。欽依施行。　一中書省以下諸官司。所差使臣。今後推故遠慢。追陪元支祗應治罪。　一諸使不得將引家屬。需求飲食。及常行馬多衆。除軍務急速。不拘程限。餘事各計往廻幹辦公事。小大程期。明書差劄。令所過官司站赤辨驗。其無故走死鋪馬。或違限遲延行程。多支祗應。無省部許支文憑。取要家人飲食。常行馬多衆者。並勒陪償治罪。　一諸驛擇有家業廉謹之人充站官。月具支過省臺部院等來使分例。起馬之數。各因是何公事。申報省部通政院。及元差官府勘會。　一除上都榆林迤北站赤外。據隨路道元撥官錢。不須支付。驗其閑劇。量增站戶。協力自備首思當站。　是月二十五日。張右丞。郝左丞等。奏隨路管站官吏。賊尅使臣祗應。多書文籍。及冒破常行馬匹多衆。罪不勝紀。臣等議。令樞密院御史臺行省幷諸官府。凡差遣使臣。逐月報省。仍令驛站亦具數目。兩各查勘。其弊自見。庶幾後人懼罪懲戒。奉旨曰。善其行之。　九月。通政院言。東平路在城站。連年死損站馬。蓋因馳運重物。損肋破脊。不堪騎乘。合無定擬。凡係解納沉重之物。以舟車舁載。似為便益。都省準呈。仰依上施行。　十一月。通政院呈。應運重物。所在官司應付疾便脚力。既費官錢和買。又且騷役車戶。請區處事。都省送兵部。遇有合運官物。驗緩急依例遞運施行。十九年正月。中書省奏奉聖旨。腹裏飛放鷹房子人員。可與分例。消移文有司行之。都省欽依。送兵部遍行合屬照會。　三月二十一日。脫鐵木兒

判真等奏自鴨池地經過塔兒八合你其道可以立站奉旨準都省欽依移咨雲南四川行省欽依施行　四月九日參知政事阿里奏聖旨朕聞拓跋之地多有持都省劄子而乘驛者對曰宜惟拓跋諸官府皆然臣等凡以錢糧庶務遣使並乘鋪馬或與一二常川劄子者有之行省給劄子來往者亦多有之上曰自行省來者聽之今後中書勿與鋪馬文字給降聖旨可也　十九日又奉旨凡公差人齎去牌面聖旨回日不即於該吏處繳納者有罪該吏見而不拘者皆決都省欽依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參知政事阿里奏江南省臺按察司宣慰司路府官署但凡遣使就給鋪馬劄子又使臣不食豬肉魚鴈鵝鴨等必須羊肉江南羊價每口計鈔七八十貫實害站赤奉旨可即移文省諭每令出給鋪馬劄子使臣到館有豬肉則與之無則與飯其地必多魚亦可與之無則亦不必與至如羊肉鵝鴨飛禽等不得與之此二事速令截日罷去　二十七日中書左丞耿仁參知政事阿里等奏先奉旨諸省臣不當妄給僧人使臣鋪馬劄子於吐蕃來往數多騷擾百姓今驗於公文皆從功德使司傳奉聖旨給驛每持上命趣行何敢不與上曰朕言南有妄傳者何況都省文字卿言是也今後不得朕言慎勿與之　五月二日中書左丞耿仁參知政事阿里等奏貴赤中有乃蠻解者令赴和林管課種田請給驛馬四匹奉聖旨可與之　九日中書參政阿里等奏準各處行省給降鋪馬聖旨五道如本省有使在朝就令齎去無者遣使送致之異時斟酌增給　揚州行省　鄂州行省　泉州行省　隆興行省　占城行省　安西行省　四川行省　西夏行省　甘州行省　每省五道內五匹四匹三匹各一道二匹二道　二十二日樞密副使孛羅中書右丞劉散奏遣者石宣慰言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準當站馬一匹富人多有隱匿糧數取貧下者副之既執馬役請覆驗之已嘗奉旨若馬兀字溫公事畢時與之議抄籍令石宣慰請給鋪馬五匹以回假馬兀字溫至日議行奉旨令回去者　九月十二日通政院言隨路站赤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共車一輛自備一切什物公用逾年以來多為諸王公主及正宮太子位下頭目識認招收或冒入投下戶計未嘗考究版籍一槩給據出役賺離站赤復有省部行下或承令旨補換戶計新者未得舊役已除三二年不能勘會補完以此站赤損弊漸不可支今後乞擬換補站戶俟本院勘會事完已補新戶入役然後舊戶聽歸所屬相應都省準擬遍行為例　二十四日四川行省言鴨池之地經由塔八合你而來嘗奉上命於道上立站從本省出馬僉戶貫納僻小站近差成都府同知李庭珣雅州知州趙文貴相視其地李庭鈞胃中瘴毒而死從塔八合你至相公嶺一百六十里三月為始毒龍瘴氣生發九月方息犯之者致疾以死竊恐立站之後損傷使客又兼見差站戶皆是遠來貧民勢不可以久居請議更革事通政院具奏奉旨有煙瘴處勿使何啟立站欽此回咨四川省施行訖　是月兵部言隨路驛舍冬無煖室夏無涼所飲食器皿床榻鋪陳之屬俱不整齊不惟虛費官帑當館者得以恣肆擬令各路州縣長官不妨本職專一提調委按察司常切計點若有似前怠慢者責問仕滿於解由內開寫相沿交割庶望稍成次序仍令隨路出榜曉示使臣人員不得因而騷擾省準遍行為例　十月中書省體知蒙古人員因公出外民間不與飲食安宿剋付兵部遍行合屬今後遇有隨朝蒙古人員因公在外經過去處依例應付粥飯安宿房舍其人却不得非理擾民　二十四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奏前者西川及甘州中興京兆泉州五處行省各降鋪馬聖旨五道今來俱言數少臣等定議西川京兆泉州三處繁劇各增給十道甘州中興各增五道聖裁上從之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奏每年各路進獻果食藥品今為不給鋪馬劄子無從給驛以致不來上曰彼以諸物來貢即是鋪馬顯驗省部欽依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吳仁
圈點監生臣林本松
臣董仲舒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二十三勘

站

站赤三

經世大典中統二十年二月十二日中書省議近令民間應付過往怯薛解蒙古人員粥飯安宿今閻百姓仍舊不興致有爭訟不便再下兵部遍行合屬丁寧省諭府州司縣村坊道店人民今後遇有怯薛解蒙古人員經過去處依理應付粥飯夜則止宿毋致爭訟如蒙古人歐漢人不得還報立證訴於有司其違犯者嚴行治罪施行　十五日丞相大魯大孫等奏和林宣慰司答木丁乞降差使鋪馬聖旨臣等議給二道奉旨準　三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為官之人考滿自來求仕既已注授則稱地遠皆請給驛臣等集議似此一槩準給驛馬既損且不能遍給宜定其制除西川福建兩廣遠地給以驛馬此外勿從其請奉旨此議是矣從之　五月四日殿中侍御史沙的等奏江淮行省官鬧鬧你教言元降鋪馬聖旨數少請增給事都省議以起馬一疋聖旨十道給之又鄂省亦為往來遣使繁多乞增發起馬一疋聖旨二十道上可其奏　七月中書省劄付通政院議各路站赤户計自備首思免其和買和顧雜泛夫役有無便益事本院行據大都路良鄉等驛申站户自改法應當雜役官降首思以來困乏尤甚蓋有司復令站官闕錢祇待不能應辛往往假貸於民使站赤重負逋息頃奈官情理訴實繁如將和顧和買塩折草車牛丁匠社長主首行例等役奏免仍令站户自備驛使下馬日首思似為便益通政院以為大都上都站赤係天下之總舊制官降首思非他路之比雲南甘肅陝西四川等處皆是邊遠江南新附州郡難同腹裏合從行省官司從長議擬令權擬大都路一體自備經過使臣下馬日首思如各路站赤妄若祇應不前合擬增户庶得官民兩便是月二十四日通政院使懸判哈兒副使也只列參議中書省事明里不花等奏準聖旨除免站户和顧和買一切雜泛差役仍令自備首思省部欽依遍行合屬照會如使臣經過已支當日首思次日以公務未行者仰管民官司於年銷祇應錢內依例應付每季具站户自備及官支分例正從之數申報　十月二十二日丞相大魯大孫右丞阿難答等奏與曹赤桃河運糧令自海道以來其餘官物馭來阿主御河立陸站以致之議為順便上曰御河朕曾見所議是也又奏濟州運南津口站從於新開河邊曹橋鎮置立使臣無急務者從此一站令由

水驛則剗一馬站又具直捷上曰是也今從水站行者十一月二十日右丞相大魯火孫等奏準增給甘州行省鋪馬聖旨十道通前共計二十道 是月彰德真定等路言聞有使臣乘長行馬剗驛者亦於站戶處支取當日下馬分例伏慮未應合無從官應付省準 十二月五日右丞相大魯火孫等奏揚州荊湖四川福建行省及四川轉運司分司湖南宣慰司各言元降鋪馬聖旨不敷請增給事臣等議斟酌各處辦事之緩急分增鋪馬聖旨三十五道奉旨準江淮行省增給起馬一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四川行省增給起馬二疋者五道一疋者五道安西轉運司分司增給起馬二疋者一道一疋者一道荊湖行省所轄湖南宣慰司增給起馬二疋者一道一疋者二道福建行省增給起馬二疋者五道三疋者五道 二十七日丞相火魯火孫等奏雲南隨站般運一切官物已設人夫今過往使臣卻令扛運驢馱人數不敷又於民間起點乞目今除進呈上位官物諸王物令見設人夫般運外其餘使臣驢馱不得差起民夫奉聖旨是矣過往使臣勿令多將驢馱欽此 二十一年二月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右丞麥朮丁奏單前賁興尊富去官合無乘驛或於斡脫見在馬疋內與之奉旨宜給驛馬令去 十日參議中書省事明里不花學士阿難

答等奏準事理 一荊湖占城等處造舟運糧供給占城之役合增各官司鋪馬如左本省增起馬二疋劄子一十道荊湖北道宣慰司增起馬二疋劄子二道所轄路分一十六處每處增起馬一疋劄子二道總三十二道 荊湖北道澧州路辰州路沅州路靖州路河南道全州路衡州路道州路柳州路桂陽路永州路 廣南西道邕州路肇慶路容州路橫州路海北海南道廉州路化州路 一山東運司辦課甚重行鹽之地數十里及宣德府所合準備車駕納鉢北平王掃里各擬增給鋪馬山東運司增起馬一疋劄子二道河間運司增起馬二疋劄子一道一疋劄子六道宣德府增起馬二疋劄子一道一疋劄子二道 一江西等處行省增給起馬一疋劄子三道二疋劄子二道 一福建行省所轄路分每處給降起馬一疋劄子一道二疋劄子一道總計一十四道內一疋七道二疋七道興化路泉州路南劍路建寧路邵武路汀州路漳州路 一司農司稟隨路斷沒財產人口孳畜屯田供儲事甚繁重擬給起馬二疋劄子二道一疋三道 一四川行省所轄順元路宣慰司及思播兩處宣撫司擬給鋪馬順元路宣慰司給起馬三疋劄子一道二疋劄子二道思州播州兩處宣撫司各給起馬一疋劄子二道 一都省增給起馬二疋劄子一十道三疋劄子一十道 十七日通政院奏譯史阿散來自女直之地據信站戶告言打捕鷹房官忽都魯者由川路回過本站見在之肉不食必需活羊烹之復來者若復傚此實難供給上曰此站何遽而與之今後見在有肉則與之無而不食雖水勿與可也 二十九日伯哈納塔魯忽辭揚同僉等奏昂吉兒言謂如頒降聖旨諸官具公服迎送今使臣賫擎鋪馬聖旨所遣未嘗具禮漢人南人得無輕視是皆阿合馬所使然也請更其制令省部臺院各出鋪馬文字給驛臣等議往時以濫乘鋪馬故罷除各衙門文字今復其舊於理不宜奉旨若曰非阿合馬之謀也朕實行之其諭昂吉兒令守口供職可也 四月陝西漢中道宣慰司言使臣分例內每員油鹽菜等支鈔一十文市易不敷乞增給事省部定議正使每員油鹽菜等日支增鈔二分通作三分通行合屬照會施行 是月通政院言使臣分例乳酪柴炭灯油似無定數都省照得正使油鹽菜等鈔數每員增作三分其首思已有定例如每月乳酪於分例酒肉內準折應付正使宿頓支米一升麵一斤羊肉一斤酒一升柴一束油鹽雜支鈔三分經過減半從者每名支米一升經過減半 閏五月濟寧路言大清河漕運南糧卻有行省所差押綱頭目亦稱宣使所過強需飲食擾民不安乞禁治

事省部議咨江淮行省凡差押綱運糧并乘長行馬疋公幹之人明給文憑開具正從合支分例仰經過官司依例應付如無憑驗妄需飲食及馬疋芻粟者所在官司就便追究施行 是月御史臺言內外官府出使人員每至城邑持威挾勢順指風生一身而支分例二三名或從者同正食又或嗜味索饌命妓縱酒無所不至會計祗應文籍不過常制蓋是有司委曲包容寢民媚上若上禁止官民俱受其弊今後莫若定擬內外大小出使人員除正從外不得多餘支取分例及廣需精饌許諸人告言各道按察司嚴加體察犯者抵盜官物罪追倍元數取與同坐似望管站出使之人各知懲戒蠹弊可除都省準呈定擬今後遣使從本衙門定其正從之數給自脫脫禾孫及站官印署公文遞報前站依上祗應如有多取者職官具其姓名來上餘人就追賞之管站人員亦不得過當應付飾名虛破官錢違錯劄付御史臺及遍行合屬照會 六月六日襄陽路言竊見雲南四川諸部蠻夷進獻馬疋諸物經過於內多有得代及因事赴都官員物無來歷文憑詐冒需支飲食馬疋芻粟凌轢官府動擾百姓乞區處防禁事都省議得今後遇有進呈之物本處官司驗數斟酌明書差劄關文行移前路應付腳力遞運至交割之所飲食草料依例施行下合屬照

驗訖。　十五日中書參知政事老哥尚書答失蠻等奏阿誅遠來朝現自乘已馬到京。今馬已損斃。乞依信苴日例給鋪馬。其從者給鋪車而回。庶見優卹。奉旨準。　八月二十九日。中書右丞相火魯大孫等。欽奉聖旨。諸城毋得與錢祗應使臣。皆為站官所使盜。來使二三人。或書作二三十。今後使臣止令站戶祗應蓋物從已出。不致多支。若有諸侯王如滅里干等來時。明以官錢應付可也。　九月十六日。火魯大孫等。奏乞給阿里海牙所治之省十道鋪馬。聖旨內起馬三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又所轄二處宣慰司。每處給起馬二疋。劄子三道。上可其奏。　十月四日。火魯大孫等。奏前者奉旨。令羌吉剌關閒出二人。從脫歡太子出軍。今已至矣。若由巳力而行。竊恐遲悞。合無令同阿里海牙來使乘傳前去。其人有馬七疋。始置于此。却令阿里海牙照數給與之。奉旨準。　十二月十日。丞相不魯迷失海牙。參政拜抗等。奏火魯大孫在省之時。欽領鋪馬聖旨一百七十三道。因公給發一百五十八道。未回。今及年終。見議差官疎決罪囚。復有其餘庶務。必伏鋪馬劄子馳驛。乞給發事。奉旨與之。　二十五日。中書參知政事撒的迷失帖木兒等。奏鄂州行省言。元領鋪馬聖旨內阿里海牙賫去者有之。以他事遣使者有之。伏慮分張不敷。請將起馬三疋劄子五道

回易一疋者五道。二疋者五道上曰與之。　二十二年正月七日。樞密院副使吟答等。奏諸侯王阿只吉。言請於別失八里。立站以便使客來往。奏准通政院欽依以是年立別失八里站。赤置馬六十疋。牛驢各二十五隻。歲支首思羊一百口。解渴酒一千五百升。各給價錢買備。仍與鈔六百錠。規運息錢以供後來之費。都省准擬。　四月二日。中書右丞相不魯迷失海牙等。奏陝西行省并各處宣慰司。行工部等處。請給鋪馬二百三十二疋。從之。總給鋪馬二百三十二匹。計劄子一百二十六道。　一陝西行省起馬五十匹。計劄子一十九道。內五匹者三道。四匹者二道。三匹者四道。二疋者五道。一疋者五道。　一各處宣慰司。每處起馬一十疋。計劄子七道。總計八處起馬八十疋。劄子五十六道。甘肅宣慰司。成都路宣慰司。湖北道宣慰司。江西道宣慰司。浙西道宣慰司。燕南河北道宣慰司。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山東東西道宣慰司。　一行工部每處起馬一十疋。計劄子七道內二疋者三道。一疋者四道。總計三處劄子二十一道。浙江行工部。江西行工部。荊湖行工部。　一大司農司起馬一十五疋。計劄子八道。內三疋者二道。二疋者三道。一疋者三道。　一慶元都提舉贍都剌普思之任。馬四疋。計劄子一道。　一濟寧漕運司。起馬五疋。劄子四道。內二疋者

一道。一匹者三道。　一順元路宣慰司。增起馬三匹。劄子三道。　一上都留守司。增起馬六匹。劄子六道　一遼陽道宣慰司。回易所收闊元宣慰司鋪馬四匹。劄子三道。內二疋者一道。一匹者二道。　一雷州總管田任之任七十餘里。以邊遠故。許起馬四匹。劄子一道、　一玉速帖木兒大夫按下全州達魯花赤禿忽魯等之任。鋪馬九匹。劄子二道。全州路達魯花赤禿忽魯馬四疋。縣達魯花赤二員。馬五疋。　一丞相相威江淮行省之任。馬十五疋。劄子一道。　一董參政江淮行省之任。馬七疋。劄子一道。是月中書省準雲南諸路行中書省咨。中慶路申至元五年間。前宣慰都元帥寶合丁。設立站赤。時將各戶合著差發補買馬疋。所種地畝税糧就充往來使臣人員祗應米麪杯酒。并鋪馬料粟等。自收自支用度。本省所轄路分民戶散漫。每歲差發課程數少。及有拖欠不能盡實到官。即目雲南王領兵征緬。所用軍需支持浩大。尚自不敷。緣腹裏站戶止免各戶差發。自備鋪馬。官給支應。合着地税却赴官倉送納。此間站戶差税除免自收自支。即與腹裏事體不同。如準依舊止令站戶將合納税糧就充祗應官民皆便。準此。撒里等奏奉聖旨準。中書省回咨雲南省欽依去訖。　十一月六日。剌迷奏在先赴雲南有二道。事不急者由水站。急者取道建都。

令一切使臣皆往建都道。站中鋪馬十匹二十匹。多者止三十匹。使臣既多。站赤消乏。四州建都雲南站馬。乞增作五十六十七十匹。差人前去措辦。奉聖旨準。　十二月三日。中書參知政事禿魯花鐵木兒桑哥等。奏舊制遠方之任官員。許給鋪馬可否。乞聖裁。上曰與之。　二十三年四月四日。參政禿魯花鐵木兒。奏也先鐵木兒鐵木兒不花兩界。其間烏蒙地可立站。一站用馬十五匹可也。奉旨立站則是。但肯從其言立之乎。如何則可立可與共論之。是日中書省奏準事理。　一福建東京兩行省。各給兩牌二面。　一與魯赤出使交趾。先給圓牌二面。今再增二面於脫歡太子位下給發。　一南京行省起馬三十匹。給圓牌二面。　一新立三處宣慰司。合給劄子起馬三十匹。　六月十二日。中書平章政事阿必失哈忽都等。奏納速剌丁挈家之官。請給鋪馬二十匹。奉旨與之。　二十八日通政院。奏過者隨路拘刷騸馬。都省定擬令站戶。每人存留馬兩匹。餘者皆拘入官。一戶兩馬當站。竊恐不敷。臣與玉速鐵木兒等官議。每戶存馬三匹餘者入官。奉旨三匹尚少。增之可也。對曰今存四匹足矣。奉旨準。　七月三日。通政院。奏大都上都兩路當站者。告言在先和顧和買不料站戶止令自備飲饍祗待使臣。去年改定官給祗應。令站戶例當和顧買之後有

司又復欺隱官錢。全不支與。是以困乏。請從先例站戶出備祗應與先和顧和買。及其餘差役。庶得官民兩便。奉旨准。　十三日。御史大夫玉速鐵木兒中書平章政事忽都等。奏和林宣慰司言。諸侯王使臣。經過者多請給祗應首思錢五千錠。奉旨勿與之食粥可也。　八月二日。江西行省遣宣使魏義翼等。解實鈔一十萬錠金銀諸物。限九月終至都。來咨已達。官物不到。部省移準行省咨。該竊慮所過水陸遲程。應付腳力遲滯。是致耽悞。既而魏義翼等。押物赴官收貯外。省部議得各處行省宣慰司。每歲起納錢物數多。其經過官司爲無統攝。不即應付腳力。停滯未便五七日。方得起行。耽悞未便。遍行合屬。今後如承前路官司公文遞運官物。即仰本處正官一員。措備水陸車船。隨時接運。毋致留難。如押運人員到部。告言稽滯去處。罪在當該正官首領官吏。　九月十九日。中書平章政事薛徹干。左丞鐵木兒等。奏前者省臣阿合馬等。定擬邊遠官員。憑省劄乘傳。既而火魯火孫。奏給起馬聖旨。今來議得劄子文字。既定其名。比至回納。恐不可使用。莫若以省庫所存劄子一百道。須給遠方。庶官於省劄。書上其姓名。將來回納。劄子又可別給。奉旨准。　十二月十一日。中書左丞鐵木兒。奏起補馬者。已降給聖旨。其從水驛乘舟者。若例與聖旨。竊恐太多。宜令中書省移文起遣。上從之。　十三日。大兒赤塔里牙赤等。奏闊闊你敦。令雖哈剌章行省請給鋪馬。往者脫鐵木兒去時給馬三十匹。數涉太多。乞與二十匹。奉旨准。　二十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平章政事桑哥。右丞阿魯渾撒里等。奏前者八兒思赤烏馬兒來自河西。務爲無驛傳。奪乘民馬。以此奏準聖旨。議立站赤。今乞令通政院官分撥鋪馬或十匹或二十匹。於河西務伺候。不須立站。上從之。　三月中書省會驗各處站赤鋪馬瘦弱。司驛者不得其人。館內鋪陳什物闕損。祗應首思失悞。蓋是已委正官怠於提調。以致此弊。劄付兵部。遍行合屬。督責已委正官。照依累行事理親行提調。點視完備。仍選信實之人。當館從朝抵暮。專一祗待使臣。依例應付首思。毋致除剋冒破。仍令本道宣慰司。即便差官往來點勘。如有失悞急慢去處。取提調官招伏。關部呈省。其餘人員就便斷罪。　四月二日。參知政事忻都等。奏先給尚書省鋪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即今撥遣已盡。請增給一百五十道。奉旨准。遂給起馬五匹者五道。四匹者五道。三匹者三十道。二匹者五十道。一匹者六十道。　十八日。怯里馬赤阿散。奏腹裏州城軍民官。每日迎送往來使臣。曠失公事。合無令都省定擬。移文省諭。凡降聖旨至某處城邑關津。其本處軍民官須令迎送。其餘往來經過免

令迎送。似爲便益。聖旨若曰。諸使臣復令迎接見於公文者。書其姓名來上都省欽依移咨各省施行。　二十五日。尚書省定擬廩給司久館使臣分例。令通政院兵部一同分揀起數。行移合屬依例支給。　廩給司支八起。　一拜八千戶子母二人。　一阿魯渾大王下使臣寄住馬。奉聖旨賜亡宋宮女朱盈盈等三人。及從者一名。　一回回太醫也薛哈欽四人。　一熬沙糖倒兀等二十七名。　一海都大王位下小云赤二人。　一蒙古生員三十名。　一高麗公主下王按等四十人。內親屬三十四口。驅六口。　一賽因不花大王遺下唆郎哈真等四人。　戶部支鹽粮五起。　一織佛人匠李元傑等二十人。內大一十五口。小五口。　一回回砲手闊里吉思等八人。　一太史院鄧子龍田惟詔等三十二人。　一日本國引道人烏馬兒答剌沖近光等四十一人。　一日本國引道葉茂盛等五人。　分令各衙門區處八起。宣徽院二起。照御花園子例。　一栽種蔓藤阿亦伯下剌真昔蘭等四人。　一栽種沙糖的等八人。　太醫院二起。　一編修本草劉仲思正從各一名。　一編脩本草潘嚴杜章王彬等三人。　啓事院四起。　除學生隸國子學外同本投下怯憐口。　一學生蔣武子一名。　一彈絃子八的魯四等四人。　一緬人馬馬撒等五人。　一緬人撒蠻答速等一百四十人。　住支　一回回陰陽人阿倫一名。　一闊硬弓八里擧一名。　是月濟州泗汶漕運司。言催運南糧人員。合給站船差劄二道。事通政院謂鋪馬站船即係一體。合降御寶聖旨爲便。中書省照擬站船從省劄發遣。已有奏準定制。除依上出給站船差劄二道。各船一隻。仰發濟州泗汶漕運司收用施行。　五月十一日。省臣桑哥奏西京豐州亦剌真站癈弛。有司請給鈔整治。臣等議得支錢買馬。宣不遲悞。已從都省通政院差官前去西京於剏到馬牽內。支六十匹當站。似爲便益。上從之。　十二日。尚書省奏大都館驛久留使臣數多。請罷祗應。各與米粮。奉旨準。都省欽依分別人數放支訖。　十三日。丞相桑哥奏揚州省忙古䚟言。徐州至揚州水馬站。兩各分置。夏月水潦滿道。鋪馬使臣勞苦。又因屯田修築堤堰。四達聚水之地甚多。請徙馬站附併水站。一處安置。馳驛者白日馬行。夜則經由水路。況站戶皆是水濱居止者。庶幾官民兩便。可否取裁。制可。　七月二十四日。參議中書省事阿散等。奏準應付雲南四川甘肅福建兩廣之任官員鋪馬。遍行照會。同日阿散復奏。尚書省平章政事桑哥言中興路陝西行省廣東宣慰司。沙不丁等官。未給鋪馬聖旨。以是來請。臣等今議與之。奉旨準。沙不丁烏馬兒各給起馬二匹劄子二道。一

匹者二道。廣東市舶司一匹者五道。鳳翔府一匹者一道。中興路一匹者三道。　十月六日。平章政事赤哥等。奏去年和林宣慰司請給諸侯王使臣祗應錢五千錠。上令勿與。止令食粥。今北安王甘麻剌太子大王駙馬復請祗應。奉旨勿與之食粥可也。　是月尚書省定議。高麗老公主下王傒以下親屬。三十三名。奴六口。內正十名。擬支羊肉五斤。其餘依元定減半。驗月日支付親屬三十三名。日支總計羊肉五斤。麪一十六斤半。粳米一斗六升半。柴一十六束半。鈔七錢。奴六口日支米六升。　二十五年正月。兵部據各路申近年以來。田禾不收。百物踴貴。及有初立水陸站赤去處。祗應繁重。已撥額鈔不足支用。以致科借於民。其呈都省。照得腹裏路分。年銷祗應錢不敷。已擬增作鈔七千一百六十九錠。至元二十三年為始。分上下半年預期関撥去訖。今據見申。既是元降額鈔七千一百六十九錠。委是不足祗應。今驗驛程緩急。從新增鈔三千九百八十一錠。自今年為始。周歲總定額中統鈔一萬一千一百五十錠。仍分上下半年預期撥降合屬。從實銷用。年終通筭。不得科借於民。總計三十八路。直隸省部四路。保定路周歲額撥中統鈔八百錠。元額四百錠。今增四百錠。河間路周歲額撥中統鈔七百錠。元額五百錠。今增二百錠。平灤路周歲額撥中統鈔二百三十錠。元額一百八十錠。今增五十錠。隆興路周歲額撥中統鈔三百五十錠。元額鈔三百鈔。今增鈔五十錠。　南京等路宣慰司所轄五路。南京路周歲額撥鈔九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今增鈔四百錠。河南府周歲額撥鈔一百三十錠。元額鈔一百一十五錠。今增一十五錠。歸德府周歲額撥中統鈔二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今增一百錠。南陽府周歲額撥鈔一百二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今增二十錠。襄陽路周歲額撥鈔七十錠。元額鈔五十錠。今增二十錠。　燕南河北道宣慰司所轄九路。真定路周歲額撥鈔一千八百錠。元額鈔一千錠。今增八百錠。順德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三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今增三十錠。廣平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今增五十錠。彰州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八十錠。今增八十錠。衛輝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五十錠。元額鈔一百錠。今增五十錠。大名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二十錠。元額鈔七十錠。今增五十錠。恩州周歲額撥鈔二十五錠。元額鈔一十九錠。今增六錠。懷孟路周歲額撥鈔七十五錠。元額鈔五十五錠。今增二十錠。冠州周歲額撥鈔一十錠。　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轄三路。西京路周歲額撥鈔一千五百錠。元額鈔一千錠。今增五百錠。平陽路額撥鈔八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今增

三百錠。太原路周歲額撥鈔七百錠。元額鈔四百錠。今增三百錠。　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所轄一十二路。東平路周歲額撥鈔二百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今增五十錠。濟寧路周歲額撥鈔二百錠。元額鈔一百二十錠。今增八十錠。益都路周歲額撥鈔一百七十錠。元額鈔一百五十錠。今增二十錠。濟南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八十錠。今增二十錠。東昌路周歲額撥鈔一百錠。元額鈔六十錠。今增四十錠。般陽路周歲額撥鈔五十錠。元額鈔四十錠。今增一十錠。濮陽周歲額撥鈔四十五錠。元額鈔三十錠。今增一十五錠。高唐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元額鈔二十五錠。今增五錠。德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元額鈔二十錠。今增一十錠。曹州周歲額撥鈔三十錠。泰安州周歲元額鈔三十錠。寧海州周歲元額鈔五錠。　遼陽等處行尚書省所轄五路。東京路周歲額撥鈔一百八十錠。元額鈔一百三十錠。今增五十錠。北京路周歲額撥鈔八百錠。元額鈔五百錠。今增三百錠。安撫高麗總管府周歲元額鈔三十錠。瀋州高麗總管府周歲元額鈔一十五錠。遼東道宣慰司下開元路。周歲元額鈔二十五錠。　二十五日。通政院奏阿藍哈迭言中興府朶兒滅站。麻沙應去里也孫帖里溫五站富户為鷹房捕獵官牧等户。隱占者多。已議差官追理。據合該補買馬匹。其見户雖稱不費官錢。自可應當。緣五站倒斃鋪馬。計二百有五匹。先例每年省降官錢補買。乞定擬。比及拘刷隱占站户以來。預給價鈔補買。庶使站赤不致凋廢。上曰然。可遣人去者。都省通政院遣使與甘肅行省。委官體覆各站倒死鋪馬。就於本省參政迷兒火者。收買馬內應付二百五匹。　二月。尚書省奏陝西行省言所屬道通哈剌章緬國。亦奚不薛之境。諸王公主駙馬使臣。經過頻數。馬多勞瘁。雖委各路官提調。而州縣無職此者。自今請擇一員兼董之。臣等議得各站遠離總管府者。誠有之。合令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為便。上曰可。　是月尚書省。奏畏吾兒撒里言南方置立馬站。每十户七十石苗稅者。出馬一匹。免其一切差稅。有司容私。僉撥納粮一百石上下富户以當站役。又或有一户之稅。八石九石而令當站赤。所有餘稅將以他役及之。往往倚稱站户。因而辭避。轉及下民。是故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乞立法選委廉幹吏事之人。與各路正官一員協心外揀。以粮七十石。出馬一匹為則。或十石之下。八九户共之。或二三十石之上。兩三户共之。惟求稅石僅足當站之數。不致多餘。卻免其一切雜泛差役。若有納糧百石之下。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站馬一匹者。狀係為便。如此似望江南賦役惟均。窮民不致失所。奉旨準。移文江淮行省。通

政院欽依施行。　五月十三日、丞相桑哥等奏。遼陽行省元降聖旨起馬二十匹。今言所屬地廣、軍民事繁、請增給鋪馬事、臣等議增起馬二匹。劄子五道與之。奉旨準。　是月尚書省參議哈散奏。江南站赤內軍民官、託事止宿。以鋪馬多來飼養長行已馬、似此者多、上曰、不以何人、多必要下。遣者記名奏來。都省通政院遍行照會。　六月、河東山西道宣慰司、言晉陽驛久留使臣常食正從分例、實費官錢、開具到各各起數、請區處事。省部定議。今本從下官錢內自支應付。　一王府官宋獨解等。正六人。從五人。鋪馬十匹、自至元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館。　一答撒下等、正二人。從一人。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到館。　一闊與等正一名。從二名。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四日到館。　一奉不花等正三名。從一名。鋪馬四匹自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到館。　一脫忽撒等正二名。從一名。馬三匹。自至元十三年到館。　一十三年一塔察兒正一名。鋪馬一匹。自至元二十年到館五年。　一脫歡察兒正二名。從一名。鋪馬三匹自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到館。　十四日通政院奏。塔兒解言曩者受牙合赤位下、千戶仲思伯八叛、驛道不通。國使行遠坊州。始達其地。尋常計程不過三日。乃遲一月之久。是故軍政失悞。今一千戶之

叛者、悉已降附、請以其民就使立站、少則僉戶補之。未知可否。上曰、塔塔兒解之言是也、可令彼省官同議立站事。通政院欽詳彼方叛擾方寧。難俾站戶自備牛馬、擬從官給價鈔和買應付、後有倒死。令站戶補買。都省準擬。　十七日忽剌忽兒等奏。今春為馬站消乏。曾遣斡羅茶兒前去整點、及今來言站戶飢餓者衆。仰給富戶孳畜乳食乞津濟物力、今議於闊里吉思城已支兩月口糧以濟飢者、其怯薛解合添物力依已前各千戶分揀窮乏例差人給賜之。已降聖旨宣諭事、上準、都省劄付戶部放支訖。　是月兵部定擬平灤路行用庫副、將引庫子赴省關撥鈔本一千定。合令本路應付鋪馬一匹、都省準呈。　七月尚書兵部會計各路祗應過諸王親行分例內有續添人數。亦支其食及不遵照宣徽院元定明文。過餘應付鵝鴈宴路果木茶食等物。自保定迤南路分所支羊酒米麪諸物。多於良鄉等驛、多破正從人數、復有不同、至奉省劄分例之外多破正從支訖飲食、擬就判置官吏追徵償官。　是月中書平章政撒里等、奏哈剌所轄汝州豐官、自言歸順之後、歲書四川造船木板。至元二十一年。為省官使害、致闕貢賦、今來願貢氈衫四百領、又四十六團阿樓落買高州上羅計下羅計等豐官皆言每年共入氈衫四百領各請給驛臣等議氈衫八

百。每歲輸納合應付鋪馬一匹。奉旨準。　九月四日、廣東道宣慰司月的迷失。言撫州至潮州經由汀梅徑道一千六百餘里。比之福建。近便七百五十餘里。若於汀梅徑道立站。官民利便事。行省謂福建、江南廣東地面已嘗差官約會相視可立站赤去處。繪圖連咨請區處事。都省議得既經相視汀梅徑道一十七處。準擬回咨。如委便當就於附近緩便站內。量撥驛馬安置。若有不敷。差撥相應戶計充之。　十一月福建行省。言本道地遠。庶官難於往復。雖給驛赴任。考滿回還則以己馬長行。合無令沿路館驛應付飲食芻粟。請矜恤區處事。十三日尚書省。奏準聖旨。欽依定議。任回官員人馬之數、咨福建行省、今後給憑書其官品人馬數目。所過城邑、每起止支正分例一名。餘給粥飯。仍應付長行馬芻粟如至所止。即於所在官司繳納元憑解部。且如左方三品之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不過五匹。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不過四匹。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不過三匹。令驛吏通事宣使人等。正從不過二匹。　十三日丞相桑哥。奏元給福建行省鋪馬聖旨二十四道。今為遣使繁多。起馬不足、伏請增給起馬二匹劄子六道。上從之。十九日丞相桑哥等奏前者奏除暗普充和林宣慰副使。與哈剌斡脫赤共董廩粟之政。今言合用鋪馬。請給降聖旨事。

臣等議與起馬二匹劄子二道。一匹者二道。六匹者四道。可否取裁。上曰可。　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丞相桑哥等。奏光祿寺合給鋪馬。今乞給發劄子一匹者三道。二匹者一道與之。奉旨準。　二十八日。通政院欽奉聖旨。咸平府至薊延立一十五站。本院官與塔出同赴尚書省會議。每站置馬二十匹。給價和買。奏奉聖旨就令塔出安置之。都省移咨遼陽行省。欽依施行。　二月十六日。尚書省奏泉州至杭州。陸路遙遠。寓外國使客進獻奇異物貨。勞民負荷。鋪馬多死。今有知海道者。沿海鎮守官蔡澤。言舊有二千水軍。合於海道起立水站。遞運免勞百姓。又可戢盜。可否取裁。上從之。事下江淮行省欽依施行訖。　是月中書省據御史臺呈。按察司官分輪巡按。遍歷所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就乘各州縣官員馬匹。依例更換。不得違悞。都省準擬。　又台州路達魯花赤剌剌言江南之任官。遐邇不侔。已罷乘驛之例。至於兩廣福建江西湖南浙東等處。遠者數千里。梯山航水。況谿谷之間。素無邸店。居民聞馬嘶。輒閉戶驚竄。不免宿於空屋人馬飢困。或遇盜賊。輕則掠背裝。重則致傷人命。今後乞令之任官員宿頓館驛。給賜人馬食粟。庶免盜賊之害。浙東海右道提刑按察司以其言遍聞。都省議得。令後應赴任之官。徑之任所。自起程官司辨驗各官新授

宣勑。許於館驛安下。驗坐去品給實有人口應付粥飯。仍行移前路官司依上施行。已準給驛者。不在此例。通行各路施行。　三品不過五人。　四品五品不過四人。　六品至九品不過三人。　三月二十日。尚書阿難答等。奏給海道運糧萬戶府鋪馬聖旨五道。起馬五匹。奉旨與之。　四月二日。尚書阿難答奏準事理。　一四川紹慶路。給降鋪馬劄子二道。每道起馬一匹。　一四川成都府。給降鋪馬劄子六道。內一道起馬三匹。二道各起馬二匹。三道各起馬一匹。　二十六日。平章阿魯渾撒里等。奏準事理。　一龍興行省。起運米粮絲帛衣甲。及以軍情馳驛者多。增給鋪馬聖旨五道。起馬五疋。　一太原府宣慰司。及儲峙提舉司。所供新城靜州及沙井軍粮公事。給驛實繁。擬給鋪馬聖旨二道。起馬二匹。　五月五日。中書省議擬整治站赤。劄付兵部施行如左。　一據察院札魯忽赤御史臺及各處行省遣使給驛。比之都省起馬居多。今後量事省減。毋令多附行李。越次遞馬。非急速事。不得馳驛。　一常使并回程者。走損鋪馬。已嘗禁治。今後非軍情急務馳騁鋪馬損斃。仰驛官具姓名申上。以憑追究。仍分別回使之闕慢者。從水驛舟行。　一管站人員。凡在官者。不得承攬站戶當使馬匹。取斂芻粟錢物。違者罪之。　一路府州縣提調正官及諸在官者。多以鴑鈍馬疋。換易站馬。致令人戶消乏。今後犯者。嚴行追斷。　是月中書省據撥大都。戍東北無主荒地五十六頃三十畝。付大都站以充鋪馬芻牧之地。　又兵部尚書崇哥言。因公自良鄉站回還。據站官告稱。諸使臣到站。皆需羊肉。不食猪肉。倘不如命。動遭箠詈。稟奉都堂鈞旨。除隨朝出使人員及諸王駙馬大官經過。應付羊肉。餘使各支猪肉。行移遍諭。依上施行。　六月三日。丞相桑哥等。奏李陵臺站赤官吏犯贓。追鈔二百三十二錠。合無就以此錢。令通政院給付本驛。以供使臣祇應之用。奉旨準。　七月十二日。都省所委官都漕運副使馬之真。呈閘臨清等處河道已通。先於二十三年九月。省委兵部員外郎添置宿遷呂梁沛縣濟州至東阿水站。每一大站。置五十料船五十艘。遞運物貨。遠者相去二百餘里。兩大站之間。又立二小站。各置二三十料船六七艘。遠者相去八九十里。近者六七十里。今新河已成。擬將亭子站船一十七艘。徙置固賢村。東阿站船十艘。徙置周家店西。每處增三十料船二艘。該一十戶。五十料船五十艘。每艘該七戶。計三百五十戶。二料號船。總用三百六十戶。及於清平縣界曲呂店西南立一小站。置三十料船一十七艘。徙臨清大小站船四十隻。於革窠兒安置。革罷臨清站。車王輛六十五戶。擇其近上者。以充船戶。就

以官降車驢價鈔。回易增置站船。祇應起蓋館舍。比及完備。預將亭子東阿站船。移於小固賢村周家店安置。以應卒用。關具改移添搠水站地里船數。請照詳事。都省準擬。與通政院差官下合屬標撥安置訖。　八月二十八日。尚書阿難答等。奏準。　一給遼東宣慰司鋪馬聖旨五道。各起馬一匹。　一給大理金齒宣慰司鋪馬聖旨四道。內三道各起馬一匹。一道起馬二匹。　是日阿難答參議中書省事阿散等。奏遼陽行省關少圓牌給驛請獲兩面與之。奉旨不須給。今後但遣貴牌定制。酌量公事地理隨數起馬。執憑印信省劄行之可也。　九月二十五日。尚書忽都答兒等。奏準三事如左。　一西京宣慰司。至元二十三年。已頒鋪馬聖旨起馬一十五匹。今言闕少。擬增劄子五道。各起馬一匹。　一江淮行省所轄浙東道宣慰司。增給劄子三道。各起馬一匹。　一江淮行省所轄紹興路總管府。給降鋪馬劄子二道。各起馬一匹。　是日又奏甘肅行省所轄亦集乃總管府沙州肅州三路。遣使頻繁。未給鋪馬聖旨圓牌。今乞給鋪馬劄子六道。各起馬一匹。圓牌不須應付。奉旨準。　十月尚書兵部。查照至元四年。各路報到宿頓使臣。用過分例數內。有規運本投下官錢。幷醫工校尉還家取妻孥。僧道降香。抄化。及賫遞年文憑之類。其有本投下催取稅租使臣人員。即係公差。合無準算。或止準正三二名。餘皆準作粥飯。具呈照詳。都省議得此等已支數目。難以準算。其各投下公差人員支訖分例。依準本部所擬。止準正三二名。餘皆准作粥飯。今後諸王令旨公差乘坐長行馬使臣。每起應付正一名。從不過二名。行移合屬照會施行。　十一月二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遠方赴任例給鋪馬聖旨。即令差遣實繁。劄子闕少。乞頒書起馬二匹。劄子二十五道。三匹劄子二十五道。以備給撥邊遠赴任官員之用。奉旨準。　是日丞相桑哥等。奏準增給甘肅行省鋪馬聖旨七道。各起馬一匹。　十二月兵部據泰王府典食司。言為管領河南等路。打捕鷹房魚泊水陸地土山場洞冶。提舉王興所辦精鐵。象猪魚鮓馬軟鷹鵓等物。啟奉投撥不花太子令旨。令河南宣慰司依例應付鋪馬。本司照得至元二十二年二月。王興進納本位下物色。已經陝西漢中道宣慰司。下南京路應付起運。今請依例事。本部照得河南等路宣慰司。呈陝西地里別無站車。但凡遞運脚力。必須支用官錢。況至元十四年二十五年。運物脚錢。卷內又無應付過王興運物脚力。呈奉都省定擬。令本位下提領人員。自備起運。移河南等路宣慰司照驗施行。　是年帖里干亦乞列遞哥察兒。以至哈兒撒脫坤等。二十七站消乏。通政院呈擬每站增馬

十疋。和買達達車十輛。都省準擬給散元達達車八百一十輛該價錢中統鈔四百五十一錠二十二兩。馬二百七十匹。 又濟寧路申。站戶丁哇兒元係軍丁事。初丁哇兒父丁善。係滕州滕縣民籍。戊午年僉充正軍以張文貼役。己未年丁善年老子幼。盡以田產孳畜付於張文為主當軍。哇兒未嘗津貼錢物。至元元年丁哇兒徙居魚臺縣。七年收作見戶當差十二年僉充胡陵村站役。不謂張文於至元八年收繫哇兒姓名入於軍籍。兵部議得張文既承丁善物業當軍。其子丁哇兒。又經別籍僉充站戶。兩無所事。合準已籍為定。各當軍站。都省準擬。遍行合屬照會。 二十七年正月十日。通政院按圖呈奏。南京至正陽站杞縣睢州等四十站。中牟鄭州等四站。唐州鄧州等四站。一歲之間除按察司巡歷刷卷過者一二。餘無使臣往來。令乞罷去。增置南京至蔡州站車。却以剩餘站戶馬匹撥付東西水站。添辦站船。似為便益。奉旨是矣。其從之。中書委官將革罷馬站二千五百二十六戶。增撥入歸德等處水站。汴梁等車站入役外。有餘戶六百二十五戶。收係為民。 十二日丞相桑哥。平章政事鐵木兒等奏。陝西行省近為運輸甘州糧儲和買馬匹等事。給驛實繁。請增起馬聖旨一十道。臣等以為所請太多。乞降劄子五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二月六日參政阿散等奏。都省遣使實多。鋪馬劄子闕少。請增起馬聖旨一百五十道。內一百道各起馬一匹。五十道各起馬二疋。上從之。 十二日尚書阿難答。參議阿散等奏準增給江淮行省鋪馬聖旨一十五道。內十道各起馬一疋。五道各起馬二疋。三月甘肅行省言。請於因塔蘭之地。暫置腰站。和買駱駝三十隻。馬二十匹。接應走遞。都省準擬回咨施行。 四月四川行省備右丞耶律禿滿答兒言。竊見烏蒙迤北土獠水道險惡。覆壞船隻。黎雅站道烟瘴生發。所過使臣艱難。人馬死損。本省南接雲南。所管普安路見立馬站。東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嘗令總把孟皋直抵雲南湖廣兩省立站地界相視。得普安路迤東羅殿貴州葛龍俱係鄰附蠻夷。隸屬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連湖廣省所轄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貴平鎮遠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達江陵路。觀其山勢少通。道往平穩。又係出馬去處。比之黎雅烏蒙驛路。捷近二千餘里。如將雲南站道改由江陵路通行。若有綱運輜重物貨。依舊於烏蒙水站遞送。四川站赤稍得甦息。卻以黎雅等處罷閑鋪馬五百餘匹。站戶一萬五千餘丁。屯田納糧。或充塩夫辦課。誠為便益。 二十七日中書參政剌真。參議哈答等具奏。且乞遣使諸雲南湖廣行省。詳度可否。然後施行。奉聖旨準。都省欽依遣使

諸各省會議去訖。 六月二十四日丞相桑哥等奏。僧哥必剌蠻二人。泉州得希奇物貨進獻。有司不給鋪馬。以是來請。臣等議。乞遞送物貨。從本處官司斟酌頭匹遞運。移文遵守。奉旨準。 三十日參議阿散等奏。見立營田提舉司。管領江南僧寺錢糧事。凡有遣使。必須乘驛。請給鋪馬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七月通政院言。出使人員到站。非理捶辱站官頭目人等。致令惧避。因而遲悞。擬令使臣到站。站官失悞鋪馬首思。取招呈省。申院科罪。無故不得蓋捶站官。仍鈐束管站人員。常切在站祗應。行省路分。就便行移禁約。都省準擬遍行。 八月一日遼陽行省所轄澄州站戶李小三。金龍伊自言貧乏。不堪當役。有司移準按察司体覆相同。行省議於相應戶內補換。都省送兵部。議得既經憲司體覆。宜準行省所擬。僉戶補換。令李小三等為民當差。都省從之。 是日尚書阿難答。參議阿散等奏。陝西行省言。前者委田忙古解提調採取斗子鹽。歲進一千斤來上所。執馱鹽鋪馬一十三匹。聖旨上書其姓名。今田忙古解以罪被黜。而按充倫卜實代之。比及運鹽起朝。請更名區處事。臣等議得田忙古解既有罪。按充倫卜二人名字合換聖旨。使之運送相應。上從之。 又奏甘肅行省言。甘州兩經抄籍。站戶計一千六百戶。中統元年。直渾都海軍興逃散。及僉充禿魯花。并僧人諸色隱占外。實有一百六十二戶當站。竊見斡魯思納憐燕脂城三處。俱係邊遠沙磧之地。即目遞運軍器米糧數多。請照寧夏府伯伯阿立八。即奏準定制。將各投下及諸人隱占站戶。回付當站。似望官事協濟。奏旨若曰。前者朕令傳命收拾。已行文書問於屬吏。可知矣。都省欽遵。移文施行訖。 又奏真定路管祇應首思人崔祐告言。因公借訖民錢六千四百七十八錠。穀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五石。應付祗待不敷。上司給付。以致鬻產償納。猶且不敷。去年上位御斡魯朵北王司中。其人告奏聖旨。中書省累無錢。令桑哥與之。今中書議真定路官吏百姓。遞員係官錢糧頗多。又是阿合馬當國時所行事。他路似此借貸錢糧。皆無回與之例。若擬回付。恐有傚效。又況錢物數多。不支為愈。奉旨物回與之。 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靜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闕。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九月都省議下通政院。行移各道宣慰司總管府。令提調正官親詣各驛整點馬匹。須要肥壯。鞍轡苫氈繩索。館舍陳設並須完備。有不如法。或失悞驛傳祗待。騷擾站赤者。當該及提調

官吏皆有罪。 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江淮省所轄徽州路水道不通，合給鋪馬走遞，請降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奉旨準。 十一月十一日，丞相桑哥等奏：闊里吉思扠下軍士於眞定府飛放，徵取站赤飲食芻粟，撒里奏奉聖旨拘執前來，食訖之物勒其償納。今其人合無發還闊里思扠下。奉旨：陪償之後，可諭闊里吉思知之。 十二月二十六日，丞相桑哥等奏：只兒哈忽言，前年秋以忙古兒兗之掃里牧地給佃，歲賦粟麥四百二十石。今彼處站赤人馬闕乏粮斛，請以所賦地租與之。上準奏。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二十二勘

站

站赤四

經世大典：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十七日，雲南行省言：中慶經由羅羅斯通接成都陸路，見立納憐等二十四站，其相公嶺、雪山、大渡河毒龍瘴氣，金沙江烟嵐，自建都、武定等路於立站赤，夏月人馬不能安止。中慶至烏蒙路結吉舊路陸站一十一所，山路脩阻，泥潦難行，棠梢壩水至叙州四站，江河險惡，舡隻不可進。本省差官歷視得中慶由必畔至烏蒙結吉站路平且近，可設七站，預為措置定立。外土僚蠻道通烏蒙路地面華帖、鹽井、必撒、老雅、乙抹，分立陸路四站，又接連叙州管下慶符縣合立陸路一站，無間冬夏，使臣馳驛前來雲南，別無煙瘴險阻，比之納憐舊站便捷多矣。俟開通之後，卻將大渡河羅羅斯舊立納憐站赤約量存留，實是便益。得此，都省照得二十七年四川省右丞耶律禿滿答兒所言之事，併令撒里蠻判官等官按圖呈奏前事，奉旨若曰：既圖中道路便益，可依所議安立之。都省欽依，移咨各省施行。 是月，江淮行省備行泉府司言：蔡澤陳海道立站，摘撥水軍，招募稍碇，差設頭目，準備每歲下番使臣進貢希奇物貨，及巡捕盜賊，且省陸路遞送之勞，以此奏準設置。今本省再令知海道人慶元路總管府海船萬戶張文虎講究得：下番使臣進貢物貨蓋不常有，一歲之間唯六七月可以順行，餘月風信不便。莫若將福建海站船隻撥隸本處管軍萬戶府，其在浙東者隸於沿海管軍上萬戶提調，聽令從長區處，以遠就近屯住兵船，遇有使客進貢物貨，自泉州發船上下接遞，以致杭州。常加整治頭目、軍器、兵仗、船舶，於沿海等處巡邏寇盜，防護商民，暇日守鎮陸地，俱無防礙，公私順便。所據海站不須設置。都省準擬，奏奉聖旨，今罷去之。 又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呈：乙禁治出使人員於不設站赤去處換乘鋪馬，取要祗應事。都省準呈，送刑部遍行：若出使人員於不設站赤去處經行，無得應付馬匹飲食，如違，即仰具名來上，以憑科罪。二十五日，尚書省定擬：見欽奉詔書內一款，差出使臣飲食已有定到分例，在前官司給降錢數不足，其間官吏又有尅除，致令社長大戶輪番祗待，百姓深以為害。今後合該鈔數，以時從實給放，毋得斂及百姓。欽此。除至元二十八年春夏二季鈔五十五十錠已支外，今續支中統鈔五千五十錠，照依坐去事理施行。 一、見發鈔數，驗驛程緩劇均散，毋致耗減。

比及支盡預期中請。不得科斂於民。一祗應合用諸物。預須趁時準備務省官錢。一司祗應者。月報元收已支之數。若有不應。即勒當該人償官。一司祗應者多餘破用。及使臣横取者。具名申上司區處。仍從按察司糾彈。一支銷之外。見在數目。從本路正官常加點照。五月十七日。中書平章政事爹木丁不忽木等。奏近除孫兒赤為甘肅行省左丞。本官自福建遣人乘驛先期而來。附馱至元鈔三百錠。為東平府脱脱木孫拘收。何以處之。取自聖裁。奉旨可令回與。是月兵部呈保定路至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祗應錢糧。借支民間鈔三千三百六十錠三十兩五錢。米二百六十五石二斗六升一合。草三千三十九束。未曾撥降給主。事。都省議得隨路亦有自此錢糧。俱不撥降。送兵部照會。六月漢中道按察司言延州綏德州米脂葭州神木府谷縣等。俱非驛程。亦無站赤祗應。其往來使臣不由驛路。取徑經過。或遇官司。取給鋪馬分例。站戶因而消乏。所合禁約使臣。今後毋令於僻路州縣經過。庶望官吏無擾。人戶稍安。臺省準擬。遍行禁約訖。是月監察御史察知昌平等站濫設站官百戶。司吏。提控。總把庫子等人。御史臺呈省區處禁革。都省議得隨處站官擬設二員。大都至上都置司吏三名。餘設二名。祗應。頭目攢典各一名。站戶及百者。設百戶一名。俱要詢衆公選廉慎行止。不過犯相應人員補充。其餘濫設人數。截日悉革。為例遍行訖。七月二十一日。通政院奏隨路站赤。雖令達魯花赤總管府專一提調。而州府司縣官司。又復椿配站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比之民戶尤甚驂擾。莫若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依軍戶體例兼管。站赤具書。非奉通政院明文。不得擅科差役。任滿俱解中院。似望管民官撫安站戶。奉聖旨所言誠善。其行之。具呈都省。欽依遍行訖。二十四日通政院言肅州站赤。係邊遠之地。比年田禾不收。靡役頻併。請除站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都省議得和雇和買。已有定例。雜泛差役。毋令科配。送兵部行移合屬照會。二十五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呈體知雲南行尚書省見欽領差使鋪馬御寶聖旨三十七道。鋪馬一百二十九匹。又欽領雲南王令旨一百七十道。馬二百九十五匹。通計馬四百二十四匹。數多。若不呈納。雲南行省往往差遣任滿罷閑求嗣官員因幹私己。每當指揮別項差使。濫給鋪馬起數。以致各處站赤鋪馬祗應生受。得此。都省議得除元降差使鋪馬外。據雲南王令旨擬合拘收。移咨雲南行省拘收去訖。是月徐邳州脱脱木孫言朝省諸衙門遣使乘驛多裝行李。若有私己物貨。未敢驗視。通政院定擬。令後各處行省。凡有起

運諸物。於押運官差劄內。明白開寫起運物色囊索數目。以望防禁私弊易為盤驗。都省準擬遍行訖。八月二十五日。刑部呈差奏差赴澧州審囚。乘常行馬匹。關兵部應付飲食。本部以為別無呈準都省明文。難即區處。緣遣使宿頓合用鋪食。理宜應付。庶免稽滯。乞照驗。都省送兵部行移各部。若有必合公差人員。呈稟以行。是月通政院奉省劄兵部呈擬大都站戶。自備首思。卽與關撥係官祗應錢糧。站赤上下承接。合通行照算事。都省議得既是站戶自備首思。本部不須會計。令通政院移文各站。但凡祗應使臣置曆書計。本院嚴加檢察。毋致頭目人等多科侵貸作弊。違者究治。又通政院言大都站戶。自備首思。合無從本院會計。都省議得站戶自備首思。不須理算。但令置籍附寫。從本院檢察頭目人等。毋得多取侵借。九月十五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也先鐵木兒言黃河東南站赤四五戶共備一馬。黃河西北安西府等處。每一戶養馬四五匹。誠有偏負。歷年既久。人戶苦之。請依例增戶。免致站赤羸廢。且以為在先立站。不知如何區處。合無差官與陝西省官。覆實分揀定擬整治之方。至日別奏。奉旨準。且曰站赤毋令斷絕可也。二十日月兒魯孛羅解哈荅憎伯。奏奉聖旨令中書省官定擬於乞里吉思以至外剌之地。起立六站。數內乞里吉思帖烈因兒憨哈那思外剌四處各設一站。兀兒速設二站每站各置騎馬三十匹。北馬一十匹。羊五十口。令該價錢與之。中書省欽遵移文通政院兵部施行。二十三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呈。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僉事暢師文言。體知諸官府出使興元人員。多係土居管搆。馳驛到家。託故逗留。遷延歲月。每日支取正從分例。稱繫鋪馬。使既貪圖無恥。所司又不究劾。濫用年銷官錢。有違諸路通例。今後凡有此等出使人員。本處有家不居館驛者。止合支下馬祗應。次日不須應付。如式違取濫給。違陪還官。日會不足。歲計有餘。亦省費節用之一端也。緣干諸路為例事理。遍聞于朝。請區處事。都省準擬劄付兵部遍行合屬依上施行。十月五日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奏江淮行省言行泉府司見收圓牌二面。復有鋪馬聖旨。合無拘藏圓牌。奉旨拘收可也。是月尚書工部呈擬。令後隨路提舉使副正官。每季押運段匹等物。乘驛馬二匹。下次人員。依先例給降一匹。省部議得各路局院起納段匹雜造軍器等物。既令局院提舉使副正官。每季親押前來。合給鋪馬二匹。若差下次頭目人員依例給降一匹。行移合屬依上施行。十二月二十九日。丞相完澤等奏準增給省除之任官鋪馬聖旨三百五十道。二十九年正月七日。中書

省奏福建宣慰司官高興言本道每年遞運泉州貢賦及外國來使赴上皆仰民力綱運重勞苦之令沿途逃亡之屋甚多良可哀憫竊詳遠近職貢驛傳為先請於建寧路建陽縣崇安縣各立馬站一所遞運至鉛山州車盤站至沟口下船直至大都每歲用夫二百五十人所以放罷亡宋運銅錢及諸兵先站夫又於福州懷安縣水口南劍各置水站以達建寧似望官民便益奉旨若曰亦黑迷失沙不丁曾至其地可再問之都省欽依詢於亦黑迷失沙不丁皆以為便差官與江浙福建行省從宜設置差撥人夫吃之西路饒州等處驛道計省五站且近七百餘里　十五日通政院言先為衛輝大名彰德三路站船數多運物繁多船弊畜喪站戶貧困擬合每站增作站船三十隻於當差相應戶內僉撥站戶或將大失不花取勘脫闊車站戶內擇其有物力者以應前役呈奉都省劄付照得車站戶令歲科出中統鈔三十兩津貼消乏站赤外從本院區處令奉聖旨準行若於汴梁等處取勘到車站戶內取其可役者以充水站戶官為討買站舟驢畜後有損弊都令倩補相應兵部從之都省定擬車船驢畜令站戶買備全充今歲已科津貼鈔數餘準部擬　大名路元設船一十五隻令增五十料船一十五隻撥站戶一百五戶　彰德路元置船一十隻量增七十料船一十隻用戶一百戶五十料船一十隻用戶七十戶　衛輝路元設船一十隻本驛係御河上源淺窄擬增三十料船一十隻用戶五十戶　又五十料船一十隻用戶七十戶　三月二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參議暗都剌等奏通政院言整理江南站赤合立行院臣等議謂不須別立官署從通政院分官四員於四省整理各給印一顆於事為宜上從之　是日又奏大都至上都沿途站赤消乏及東平府之地常役一萬餘戶置立車站在後開河遞運車站罷去令歇役之戶約八千餘合令出備物力津濟河間保定以北上都以南站赤如此整治庶幾便益奉聖旨準　十四日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真定路管祗應漢人崔姓者累嘗經御告言阿合馬當朝之時於民間借貸鈔六千四百八錠粟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五石以充祗應已回給事前省官不準回付臣等議得阿合馬在政時各路似此借支者多虛實難信在後桑哥居省忻都等打算有理無理報取民財不可數計今若準給此一路借過錢粮則援例者多矣不與為便奉旨可回諭其人　十七日中書丞相完澤等奏近者令江南造舟至御河運粮舟雖增而親漕者少復有南人在內每歲陪償折耗官粮窘乏其甚若釋之以東平府所罷車站戶內近河家居者二千戶供牽船

之役為便上從之　二十一日中書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南京省來言錢粮之廣揚州為最請自本處至淮西立十站又至歸德府立兩站河南府立三站以便輸運臣等議得淮西立十站用民實多未易輕舉歸德河南則當置立取自聖裁上從之　四月御史臺備燕南廉訪司言東平路驛傳至元二十八年官撥中統鈔二百錠祗應不敷以致借貸錢物今年二月將終猶未支除本路正當南北衝要所轄水陸七站使臣絡驛祗應實繁官不支錢何以為具況司縣官吏俸祿微薄已且不贍焉可給人除借之弊因不能革省詳年銷祗應錢自省部撥降以至宣慰司路府州縣循給而下轉發勘合放支往往愆期不及於用今後莫若令各路就於課程錢內除留謂如至元三十年合撥官錢於二十九年冬季課鈔內除留發付有司買辦銷用有餘則準下年見在之數果若不敷先期申請如此庶使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已明降事都省準擬自至元三十年為始依上施行　五月十六日中書平章政事剌真不忽木奏黃河迤南站赤三四戶養馬一匹而京兆之地一戶養馬三四匹為役不均宜加整理蓋嘗體究京兆立站之始與他方不同每地一頃為一分一丁亦為一分總十四分當站馬一匹今議姑從其例但增三分一十七分當站馬一匹庶幾得中奉聖旨準　六月四日濟寧路差委朶魯赤赴都呈稟緣據為元降鋪馬聖旨他使齎捧未回輒給差劄於本府驛內起馬一匹令朶魯赤前來通政院為有定制諸官府不得就出劄子遣使馳驛濟寧路即是違錯除究治外定擬今後似此擅給差劄騎坐鋪馬必合遍行禁治都省準擬送兵部施行　是月中書省委濬州高麗總管府蒙古教授明安荅兒管押劄紙入站遞運赴遼陽等處行省交納令兵部行移應付沿途粥飯以行　閏六月二十日通政院官平章剌真同知通政院事斡羅司等奏曩者以雲州獨石站道遙遠冬月人馬困乏奉旨於兩道之中增置一驛令中書省臣議先攻襄陽時取保定至大名路遞道立一十四站混一以來前站已廢若以此罷閑站戶於雲州至獨石中間剏置一站餘戶增撥入真定至大都消乏站赤允為便益奉聖旨準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隨路遞運官物官支腳價近年戶部考校得運物斤重與鄰接路分所報多寡不同其始知二萬斤終增至三五萬斤者有之或押運附帶已物各官司作弊者有之將欲究竟反滯於事已定擬隨處遞運官物自始發處正官一員對物權其輕重申命總府佐二官復實封印然後和雇腳力支價運行關報前路及押運官差劄各書諸物斤重稱盤體覆官姓名若相接官司

覆出多少罪其初委之官。仍追多破少支錢數還官給主。其實用價鈔。每李備抄文憑申除。如此。非惟除弊。事實便宜。都省準擬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中書刑部。呈戶部萬奏差歐擊昌平站供馬人王建等。又奏差楊德秀走死站馬一匹事。除歐傷罪已追斷外。議得楊德秀元乘鋪馬已回至站。於四月二日五更方死。似難追陪。都省準呈為例施行。　八月二十七日。丞相完澤平章政事剌真。奏溜來路。今改為般陽路。元給起馬兩匹聖旨。宜易郡名而與之。奉聖旨。倒換與之可也。　九月懷孟路言。遞運官物車戶腳力。官價不敷。資費切照本路至衛輝路清河唐村馬頭二百七十餘里。官有水站。私通客旅。今後若將寶鈔金銀燻帛。及急需錢物從陸程和雇腳力起行。每歲合起麤重物貨。卻自陸程以至衛輝清河站船接遞起上。可省官錢八百餘錠。官民兩便。省部准擬下合屬依上施行。十月二十八日。中書右丞相火魯火孫等。奏江南漕運官物。以無驛傳。故奪民船車不便。合將官有船車修理。立水陸站赤。官民兩便。上從之。　是月遼陽行省咨。慶雲至哈里賓之地。酌量可立二十八驛。每驛用三十戶。每戶官給馬一匹牛二隻。計用八百四十戶。除用舊戶外。尚少一百四戶。請區處事。都省議得。鋪馬不須制備。但每站用戶二十。鋪牛三十隻。漢車五

輛。以充遞運自水達達八站三萬戶。以至哈里賓之界。別列怯里舊站三萬戶。以至女直接境。又自女直經行道上。各令計程置立。奏准聖旨。回咨遼陽行省。放支牛價。欽依起立去訖。　十一月。御史臺呈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言宣慰司別無鋪馬聖旨。差官乘驛。今後除進上有顯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外。其餘出使人員。合令欽齎聖旨乘驛。相應。都省准呈遍行照會。　是月通政院言。至元二十年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十一月四日。二次奏奉聖旨。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一切差役。今又欽奉聖旨節該。百姓消乏。其和雇和買不分軍站民戶。並令均當。切照站戶既備首思。又當和雇和買差役。委涉重復。請區處事。都省議得。大都上都站戶。多係遼南路分僉撥。前來當役。相去窵遠。供給頻勞。擬依先降聖旨。令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一切雜泛差役。行移合屬照會依上施行。　十二月六日。丞相完澤等。奏東京路。今改為遼陽路。其元降起馬一匹聖旨兩道。宜易郡名而與之。奉旨准。　二十二日。丞相完澤等奏。樂實掌位站赤。無問是否。濫給鋪馬。問之則言見收令旨四道。各起馬一十五匹。況彼總管府及治下兩處官員軍官與曹官等。皆有鋪馬令旨。似此准憑各投下大王附馬所行。是致站赤消乏。臣請與月兒魯撒里蠻答失

蠻等共議定額。奉旨若曰。誠是也。前者亦嘗言此。馬速忽置而不舉。今可為之定論。　三十年正月十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南丹洞蠻來朝。已立安撫司於其地。今省官答剌罕等。言彼中往復辦集官事。合給伊臣鋪馬聖旨。臣等議與聖旨二道。各准起馬一匹。奉旨准。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非曾奉旨肇州至豪懿州置立站赤。今臣等議於其地分置七驛。每驛備遞運牛五十隻。委伯帖木兒司之。候至今秋。貿備上從之。　三月五日。平章政事帖哥等。奏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言所轄出鹽地廣。乞增十四鋪馬聖旨。臣等議乞減半給降。奉旨準。　十二日。通政院。言比因遣使至雲州取馬。於龍門口赤城站。參詳今後馳驛使臣。出離站道。幹辦官事。宜令所過州縣。應付馬匹。都省定議。馳驛人員。以公事遠背站道者。所過州縣換馬。送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四月十三日。中書平章政事不忽木。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雲南行臺言。自哈剌章建都之地來者。一從本處驛道。一自允僚蠻境。二者烟瘴遠險。惟烏撒芒部有一徑道近可千餘里。既無瘴毒。又皆坦途。往者為其民植茶三百里。且有先禎為亂。故不之起。今已安靜。請改設站赤。臣等議。謂便益之事。宜從其請。奉旨若曰。斯言至矣。其從之。　是月監察御史言。河南府湖城站馱運葡萄酒。實為正馬六

十二疋。押運官及行李兀剌赤等。復乘馬四十九匹。通計一百一十一匹。蓋因元發官司不謹其初。致令多冒夾帶。若定擬今後合起物貨斤重數目。封記發遣。明見於文約。量起馬。所過從脫脫禾孫檢視。相沿給傳。兀剌赤徒步以從。如盤覆過餘物貨。追沒入官。押運人與初發官司各有罪。如此庶革前弊。站赤不致困廢。都省兵部照擬。得舊制出使除隨身衣衾兩衣外。餘物不得附帶。又除進上有顯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其餘出使人員。合令欽齎聖旨馳驛。此乃已行之法。今御史臺申言前弊。禁革相應。後有違犯。元發官司與脫脫禾孫。亦當同坐。准呈遍行照會禁治訖。五月十四日。中書平章政事帖哥等。奏淘金運司官馬合麻木哈里。請給聖旨起鋪馬五匹。蓋緣所轄六路。出產金銀。合無准給。奉旨與之。　是月又奏。准給降大司農司鋪馬聖旨起馬二十四匹。　二十一日。通政院言。良鄉涿州驛。當通道。內外運轉。必由於此。比之他路。繁劇勞苦。莫甚其使客到站。往往威逼官吏。多取物色。或羅織閑罪。撞擾站赤。不便。切見口北榆林站以路當通道。故設脫脫禾孫二員。詰驗繆偽。而燕南保定往者亦為充貫正南泉興至大名西南慶都至真定兩路。設置脫脫禾孫二員以莅之。即今泉興大名之驛已罷。所掌惟保定至真定一道而已。若將此處脫

脫禾孫徙於涿州治事。似望約束非違官民兩便。中書省奏准聖旨遷置訖。　是月通政院言各處之任官員係於河間真定起馬。令有宣撫怱里哥耆赴長河西之任。未審如何應付。請區處事。都省定議遠方之任官員合起鋪馬職定數目。如通水路止給站船。陸路則自河間真定為始。如數應付。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一品元定八匹。今擬五匹。　正從二品元定六匹五匹。今擬四匹。　三品四品元定四匹三匹。今擬三匹。　五品已下元定三匹二匹。今擬二匹。　六月江浙等處行省言平江路申遞運站船若止以六戶供船一艘。除苗不過十四五石。力寡不能當役。且今池州安置遞運站一所。未有定擬。請令各路除苗不過元額二十四石。自六戶之上。或至十戶。通融僉撥相應。都省准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司天監荅木丁。自言慣識江南行船之便。頗知漕河水勢。近用區船遷來十七石。已至上都八都兒倉。則知水利有益於國。十一日近臣奏奉聖旨。此誠美事也。可諭省院官舟楫之利其即治之。都省令荅木丁。驗其船製計用軍人水手一萬三千人。立五十八站。船一千八百七十八艘。請給半年之食。為米二萬三千四百石。不五閱月。可致粮七萬五千石。省臣以為事涉繁重。不宜輕舉。俟回大都區處。奏奉聖旨。不須急姑俟後議。　八月二十

日。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准給蒙劉二拔都兒圓牌三面。鋪馬聖旨一十五道。　九月十三日。平章政事不忽木等。奏南京蔡州。改為汝寧府。乞換起馬二匹聖旨與之。奉旨准。　是日又奉田家國改立宣撫司。乞換起馬二匹聖旨與之。奉旨准。　是月中書兵部呈。今後給驛之始。令站赤驗所由官司差劄分正從人員。移關前驛祗待飲食。如無關文。不許應付。仍罪失行官司。都省准擬。　十月八日。中書省議通惠河已開。擬於李二寺安置水站。用船三十六艘。除舊有外。以通州車站戶補充站戶。官為應付安立訖。　十四日參知政事暗都剌等。奏准增給濟南府漕運司。起馬一匹聖旨一道。總前共起馬七匹。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書平章政事剌真等。奏遼陽行省所轄武平路。已改為大寧路。元降鋪馬聖旨二道。各起馬一匹。今合更郡名換給之。奉旨。卿其裁處之。　是月山東道廉訪司言濟南路投下總管府所管人戶。既於本路額內應當係官差稅。別無擅科祗應錢物体例。已下本道取問。照勘見在鈔數追收。聽候。至如公差使臣人員。祗應合從有司應付事。省部照得諸王令旨差使乘坐已馬。使臣每起應付。於例正一名。從不過二名。已有定例。所管戶下科取祗應。事屬不應。今後本投下使臣人員。若有事關本路者。驗所責文憑別無詐冒。依例官為

應付。毋致科斂於民。下合屬依上施行。　十二月大都路言管轄河西務楊村馬頭闕少館驛鋪馬事。通政院議楊村河西務每處擬設正馬一十匹。合用戶計。於附近河間清滄二州相應戶內僉撥。關部呈省準擬。就令通政院差官與有司官措置起蓋館驛。及陳設什物人夫祗應。完備開具站戶。住貫丁產館舍間坐地畝鋪陳什物。各各數目。鄰接站赤路里繪圖繳申都省。　是年保定路慶都站。立本驛路當衝要。無時官使往來。供給繁重。鋪馬勞苦。緣立站之時。馬價多不過十兩。豆粟斗直三二分。比年旱澇相仍。諸物騰踊。馬價少者八九定。又直收刷無從市易。豆粟斗直一兩有餘。比於初立增多。何啻數倍。站赤疲弊。職斯之由。切照。每歲葡萄酒。酥油水銀。西天布硃黃茴香僧皮擁駄子青參膠貨等類。每運馬八九十匹。歲計千餘匹。上項諸名件。乃年例出產職貢。難同馳驛急索之例。今後合無自初起程。如通水路從舟起運。不值陸程隘道。以馬接遞。及至平川復以車力濟之。且如車一輛用馬六匹。可以抵乘駄馬一十五疋。及牽引馬八匹之力。省馬一十七匹。以備馳驛之用。一年之內。可減起馬八百餘匹。如准所言。庶幾站戶鋪馬俱得寧息。都省議令兵部照勘所屬各路站赤。可減馬匹。增設車船。兩通政院以為摘減鋪馬增設車站。似為重復。省部

准擬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平章政事剌真帖木兒等。奏楊賽因不花求差使鋪馬聖旨。臣等以為如賽因不花之流。不曾給與。若與之他人必援例乞姑緩之。奉聖旨准。　是日平章剌真帖木兒等奏給福建運司鋪馬聖旨起馬五匹。　十二月四川等處行樞密院遣河東陝西萬戶府千戶李琇。起補逃亡事故軍役。責本萬戶府起馬一匹聖旨一道。其差劄內部照遼陽行省先奉聖旨。不須給牌。但憑印信文書起馬指例為據。令李琇通起鋪馬三疋。遞運至廣平站。為本府所糾事上通政院。議得前事。即係違錯。省部就令本院行移取問。遍行合屬依例禁約。　是年中書省。議各道宣慰司。各路總管府。年例照算狀丈鈔錢粮。首領官先行。止令經手人吏赴省。所責文卷依例應付站船遞運。其餘不得擅給。送通政院兵部為例施行。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正月二十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緬國上言。其邊界百姓漸入金齒國者甚多。乞還其民。願言九站。先皇帝聖旨從其所請。令人言止得九十戶。其餘未還。不曾立站。雲南省卻咨立站之地。側近無居民。不可設置。今也先不花新除雲南稱得。身到其地。相視可立與否奏來。臣等亦以其言為然。奉聖旨准。　二月陝西行省。備陝西等處諸站總管府申。鳳翔府扶鋼站赤宜不聞本

府照驗專設站官人等。將公選定岐山站官。衹受通政院劄付人李進玉替補未審。合無提調官遴用。或從本府斟一區處設立。先是中書省定擬各處行省站官。提領受行省劄付。三年爲滿。副使從通政院於站戶內差設。常令在職。至是中書省議陝西站官。擬與各處行省。一體施行。 閏四月十一日。河南行省言蘄州路經歷與用。赴省考較錢粮。回至陽邏站爲脫脫禾孫所搜拿訖貲用不盡銀四小錠。銀元盞八枚。絹五匹半。羅三匹。白氈一鋪。鞍轡一副。鞋一對。木梳六枚。若准設官久而爲例。實非長便。都省送兵部議得與用盤費衣服等物。盡爲脫脫禾孫搜去不還。此例一開。以後出使之人受害。況兼脫脫禾孫中間豈無徇情不搜之人。若令搜與不搜。脫恣所欲。誠恐非便。如蒙欽依至元十六年聖旨不搜事意。給還相應。都省准擬。遍行照會施行。 是月江西行省言至元二十五年。龍興路。樵舍等驛。站船不敷。增置九艘。該僉正貼水夫二百九十一戶。總計粮田二百一十六頃八十四畝。至元二十六年。吉州路。五雲邊口二驛。增置船一艘。僉水夫四十六戶。總計粮田四十六頃七十三畝。 二十七年。贛州路。水西欣鎮二驛。各增船二艘。僉水夫八十二戶。總計粮田九十六頃各站人夫當站數年。稅粮未曾免除。如依本省元定則例。以地三十畝差夫一名。依例除粮相應。都省下兵部通政院議得若從江淮省例。除粮僉夫。誠恐更張動搖。擬依江西行省已擬開除。已僉入站田地相應。都省准擬施行。 六月七日。丞相完澤等。奏雲南驛站臺官張闊闊上言。別有便道。因改立站。雲南省官也先不花等。卻言無益。以此奏遣普顏怯里迷失往視其地。今回稱張闊所言立站之地險惡。馬匹傷損。已復舊道立站訖。奉旨准。 九月丞相完澤等奏哈兒賓地界。舊立狗站一十二所。前者安寧之時。當站粮石出於百姓。然其地不事耕稼。數年以來。站狗多死。至站無以交換。又赴前站轉致損乏。站戶苦之。臣與哈散議。每戶以鈔十錠爲準。准賜物貨。聞其俗用青珠。乞相兼與之。奉旨准。 十二日丞相完澤平章剌真等。奏甘州省咨本省。元領起馬一匹。聖旨七道。上寫尚書省。今尚書省廢。乞換寫中書省字別給。臣等議乞行移各省。似此聖旨。盡令拘來。一例倒換。奉旨准。 十八日中書右丞相完澤等。奏江浙省咨福建泉州路。上言朝廷差來及過海使臣。每至泉州。不居官驛。宿於民家。不計有無文憑。雖從者亦需正名分例。又過海舊制遠使。預支二年分例。近者一歲令不問遠邇。例支二年之給。請降聖旨。臣等謂其言有理。但細微何煩聖旨。但從都省中明舊例。移文戒飭之可也。奉旨曰善。 九月兵部言下省使臣多係欽奉聖旨差委。其所支分例。本部無憑照勘。合移咨行省。劄付通政院照依下番人員。合起馬數分揀應付相應。都省議得今後下番使臣經由都省分揀正從。行移合屬應付。其有不經都省。徑於通政院取給鋪馬及到行省者。亦仰就便分揀應付相應。遍行照會依上施行。 十月三日丞相完澤等奏雲州出白金。初給聖旨起馬四匹。續增三道。今又來言出產金銀之地尚多。乞增鋪馬十匹。臣等議得追收續增聖旨。別給起馬四匹。聖旨從之。 十二月五日。平章政事剌真等奏出伯言哈班的妃子入覲乘己馬長行。度其力不能回。請於沿途秣飼。別給鋪馬赴都。回日却乘己馬。似爲便益。奉旨准。 二年正月七日。降聖旨宣諭內外。不得隱占站戶。上都大都兩路站戶。免其和雇和買。各站草地。諸人不得侵占。使臣到站。不得揀擇驛馬。從通政院奏請也。 七月二日。中書兵部准吏禮部關。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副使商中順言福建行省所轄八路。每遇朝廷遣使頒降聖旨詔條前來本省。必須經由建寧南劍二路。亦有就開讀者。次至福州行省。其興化漳泉汀州等路。不係使臣經由去處。例從行省差人開讀。今体聞差來使臣。每每自福州親至興化泉州開讀。方回赴江西者。經過邵武。亦就開讀。汀漳二路。未嘗親去。且泉至漳。係是隣境。相離四站。驛程不及三百。捨而不往者。蓋有其由。泉南乃舶貨所聚之地。不無希望。汀漳係烟瘴幽僻之方。遂憚其行。漳在正南。汀居西北。行省差人。必須各別去漳州者。又復經過興化泉州。不惟鋪馬首思重併。抑亦有失奉使大体。今後如遇使臣頒降詔旨。福建開讀者。除經由處得許就開。其餘不係經過路分。合從行中書省。欽依遴官前往隨路開讀。來使不應往而往者。理宜禁止。若本宗事。必合親赴泉州開讀者不拘此限。都省准呈。遍行依上施行。 六月丞相完澤左丞相吉丁等奏雲南福建行省言赴任之官。雖準給驛。然得代而還。則自備鞍馬。且役故者妻子不能得出。誠可矜憫。臣等議得任回庶官。在陸途則乘己馬。及至水路。官給驛舟送之。奉旨准。 三年正月七日。通政院使只兒哈忽。中書平章政事剌真等奏木憐等九站。去年起馬頻數。多致羸斃。又兼田禾不收。以是來請。臣等議已差人前去分別馬匹強弱。於附近燕只哥赤斤也田粮內應付芻粟。奉聖旨准。遂差怯薛解也里坤詣各站給散子粒四百五十石。 大德元年四月。太原路脫脫禾孫。言本路站赤。東接真定。南至平陽。四達之路。時有雲南四川甘肅陝西等處往來之使及諸王朝省官員經行。比年鋪馬損斃。站戶困窮。其西番僧使馳馱。重者二三百斤。輕者

不下百五十斤。人兀剌赤馬後附物常行馳驟。今後乞從脫脫禾孫。及站官量定每馬許載百斤。非急務不得馳走。庶望站赤少甦。都省準擬。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五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婺州路言福建任回庶官。乘坐站船。須求來例。若便應付。恐後追徵。省部照得飲食草料已有定例。站船亦嘗定擬一品二品。給三舟。三品五品給二舟。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宣使等給一舟。身故官妻子驗元受品職與先擬任回官一體應付外。仰依已擬施行。 一議擬到下項官吏。止許應付正來例一名。餘皆粥飯并馬匹草料。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不過五匹。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不過四匹。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不過三匹。令譯史通事宣使等。正從不過二人。馬不過二匹。 六月一日。通政院據靜江路脫脫禾孫。申本路接鄰雲洞廣海極邊重地。路里遠於雲南福建。其任回官員。武故官妻子。俱求站船來例。若便應付。慮恐違錯。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海北海南兩廣四川任回。及歿故官員家屬。即與雲南福建一體。仰依奏準例應付站船來例相應。 七日。中書省奏。前者各投下幹脫營運為不應給驛。已嘗奏準拘收鋪馬聖旨。已後營運買賣。各從已馬常行。今聞各投下諸王駙馬。又給幹脫戶公文乘傳。搔擾百姓。理體不宜。合無依先制拘

收給驛文書。奉旨可拘收。省部欽依下合屬施行。仍令脫脫禾孫遇有此等給驛者。就便拘收去訖。 七月。桓州昌平等。十一站達魯花赤。洎灤陽站。言各站額設車馬正站人戶。內有富實者。擅將弟分房家口。呈獻諸王投下。或投充人匠校尉等戶。規避站役。止著見戶應當。若不別僉補替。或追復避役之人。誠恐久而不陜損廢站赤。 二十二日。通政院官只兒哈忽剌木真八剌沙等。奏請與各投下頭目分揀之。果奉上命者勿論。如有自獻之人。乞懲撻。仍令當站。奉旨可重撻之。回與站赤。本院欽遵。關兵禮部遍行訖。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書平章政事賽典赤剌真等聞奏三事。 一奏。前者嘗令站赤人吏。每歲齎祗應文卷赴省會計。至今不廢。臣愚以為百姓稅賦課程。年終固當赴上考校。蕞爾來例。何足算也。今後若令各處廉訪司所至照刷祗應文卷。有理無理。隨即整治。似合中道。宜罷會計之政。 一奏上都至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在先站戶出備祗應首思。免其差發。去年下議和雇和買軍民站赤均當。遂令管民官應付合站來例。令站戶兩有所出。誠為重困。又有司所委幹辦祗應者非其人。不無耽悞。使臣首思。若除免一十三站和雇和買之役。仍舊令站戶自備祗應。似為便益。 一奏外路使臣首思。管民官以物賤時營備孳畜。令民主養。似此殊省官錢。而廉訪司糾其動擾百姓。且如去年真定婉八兒思修葺官舍。置立水碾。裨益祗應。使臣往來實賴之。本道廉訪司亦以為非。臣等議得。隨處管民官。若有營私害民。受賍入己。合從廉訪司體察。有如省減錢物。從長規劃有益之事。憲司合置之。並奉旨準。 閏十二月。中書省會驗腹裏諸路年銷祗應錢糧。除額撥外。民間多有借貸之數。蓋額少不敷。官吏或致侵剋。每歲赴都照筭。其各路官先期追集府州司縣及驛傳人吏。名曰置局查勘。因以遂其姦利。深為未便。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奏準聖旨。除上都大都隆興大同四處。歲用錢糧數多。難以定額。以下半年放支。其餘路分斟酌合增錢糧。自大德三年為額。於大德元年稅糧課鈔內支撥。若有不敷。差人赴都關取。仍委官從長規劃祗應。務在足用。毋致科斂擾民。官吏人等。亦不得營求私利。若有諸王駙馬親行合用祗應等物。却於各處支持錢內應付。 二年二月。中書省準陝西省咨。王相府咨。啓準安西王令旨。四時朝會嘗奉上命。省減鋪馬。令王府常行鋪馬令旨乞皆令拘收。又扎忽真妃子懿旨。本位下遣使乘驛辦事。多不反命。又且擾民。今奉聖旨分揀鋪馬。可將此處所執令旨拘收前來。今令搠思八許都事二人。與安西府行中書省。共議擇人拘收之。敬此。除差人拘收外。咨請

照會驗都省準上。遍行拘收。仍行移各投下總管府。依上施行。 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丞相完澤平章剌真等。奏江浙省言。下海使臣未及去期。先到行省。比及行時。日騎小鋪馬食來例。閑居七八月。又正從不分。但差下海必給一二年祗應。多廢錢糧。今後合分正從。斟酌合去時月相近遣來。庶幾省減祗應鋪馬事。臣等議得其言有理。乞今後分揀正從人數。斟酌時月。明白發遣。使當該官司知之。奉聖旨準。 四年九月。中書參知政事馬哈麻等。齎奉詔書。巡行各路。問民疾苦。據保定等八路言。道居衝要。驛程每過各省。及西番僧使進納官物。必經所屬接運。遂將槩管各縣車戶編立牌甲。輪派勾集在府伺候。起運去住。資費每輛用鈔二三百兩。官定脚錢。端實不敷。未免科斂借貸。歲計不下千百。擾民為甚。請區處置立車站。馬哈麻等以其言上於中書。從兵部通政院議定。就內丘縣安置車一十五輛。每輛於編民實有物力戶內。酌中僉差一十二戶。隨其高低。合配當役。元出差稅。依例除免。其車輛繩索。初年官為照依時估收買應付。整點完備。已後若有死損。站戶補置。委設馬站提領兼莅其事。九月四日。回據順德路申。已僉內丘縣車站戶四百六十八戶。共當車役。 十二月二十一日。通政院使只兒哈忽哈只等。奏致用院官沙不丁言所職採取希

奇物貨合從本司公文乘傳進上。先嘗有旨於附近行省斟酌應付鋪馬。令請遣行此制。令行省宣慰司官量所運物貨輕重給散站船鋪馬。奉旨準。省部行移鎮江通政院。及各處欽依施行。　五年正月十一日。太傅右丞相完澤等奏。羅羅斯土人亦朋。言雲南站道經四川地界。過禿禿蠻。形勢險惡。宜改立一十二站。事白梁王及雲南省官。遣人相視。亦言其便。具以聞。臣等議。先是忙兀禿魯迷失怯來張闊。各言改站之便。以其道出三省之境。三省之人。恐及其地。各欲自私。其論不一。若準此說。即令改立。恐不能定。不若降旨令都省選人。與雲南使者。及建言土人。及各省所委之人。親身遍歷。凡所言改立之路。相視何處可立。即當改立。託故不立者罪之。制可。乃賜亦朋等二人。各裘帛二。從者半之。遣還。　二月。遼陽行省大寧路。言諸王位下送納鷹隼高麗王位下。押運物貨驅馱。及回官等走驛日三五站。致將鋪馬損斃。令後合無令送納鷹隼回還人員。并押運物貨者。至車遞送。省部照擬。如不係急倈。宜從所擬相應。回咨照驗施行。　四月。省委點站官苗好謙。言桓州等處一十一站。提領百戶人等。結攬站戶身役。逼取傭錢。是致被害困乏。擬合禁治。及憑籍應役。都省照得已於大德元年四月。定擬內外水陸站赤。須令正身應役。管站官吏結攬者。除科罪外。工價追沒。提調正官取招。申呈送兵部。依上施行。去訖。　六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伏惟國家設置站赤。本以幹辦急務。布宣號令。古人所謂置郵而傳命者也。其所乘駟騎。皆站戶所買。凡遇倒死。責限隨即補完。在國家所係非輕。在百姓所關不易。竊見各處行省宣慰司等任滿得代官員。前來求敘。或關人經營私事。往往囑託營求差使。主者看徇。不問緩急可否。即許因而馳驛。又事體可以並行。以私意而分行。或文字可以入遞。以私意而馳驛。起數頻煩。疲以奔命。去留縱意。走驟任情。以致馬匹羸斃。站戶逃避。又一日走五七站。來大都者。指公務為名。經營已事。將御寶聖旨。於客館頓放。不應蹤失。比回已十數月。亦有經年者。本處遇有應合給驛。為無鋪馬聖旨。耽悞官事。深為不便。合行立法禁治。仍令各處廉訪司。監察御史。常加照勘。鋪馬起數。但有違犯。究問斷罪。警戒其餘。如此。則站戶可以蘇息。憲臺具呈都省。遍行照依累降詔旨事意。禁約去訖。　七月。御史臺準監察御史上言。都大都站赤。多有使臣妄需長行馬匹芻粟。稍若違慢。箠詈站赤人員。略舉洪贊站四月十七日。承接不荅失里公主位下。闊闊解乘驛到站。將長行馬一匹需求芻粟。管站者稱定例。四月一日住支。遂遭鞭撻應付芻粟車輛而行。似此違例。又無文憑。理宜禁止。今

後若有犯者。聽站官申覆合屬上司。追價治罪。本臺具呈都省。送兵部。依上行移禁約。　九月。通政院。欽奉晉王令旨。封綠狼子女兒。火者膳食。在先用幹耳朵馬駝起運。今年兩次倒死頭疋。可令通政院應付驛馬。本院移咨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於民戶內遞運。關兵部照驗。本部以前件來趂腳力。在前不曾應付。具呈都省。照得大德二年正月六日。奏準諸王駙馬位下合關五戶絲軍器歲賜段匹。官為起運。其餘諸物。初無運送之例。通政院不應輒擅行移河東宣慰司。於民戶內遞運。送兵部行移欽依施行。　是月。隴北廉訪司僉事梁承事。言亦集乃路所管七站。除在城至川口二站。山外口至本路五站。係官和買鋪馬。或三十五十以付站戶飼養。秋夏放以青芻。春冬取粟官廩。其人僅僅食之。設若倒死。官司又議補買。蓋是物不干已。致罹此弊。今後合令本路正官分輪提調。有損斃。當該官與站戶補買。果如走遞病死者。申覆上司覆驗補買。如此。庶省官錢。站赤必舉職。省臺準擬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四川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言兩廣海北海南身故軍官遺下家屬。例給站船起遣。四川亦合一體。省部照擬得四川宣慰司都元帥府。身故軍官拋下老幼。比依入番等處。一體斟酌應付站船腳力。回還相應。咨陝西行省施行。　十月。兵部奉中書省判。送宣徽院照磨崔用。查勘出柴炭提舉司多有未支柴薪。廩給司多有未支羊酒米麪等物。俱作已支。按月申報。擬合收作見在。立法關防。送兵部。查照到未支柴薪羊酒米麪等物。移準通政院關上項物色。各倉庫急無見在。使臣飯食。除緊急人員。廩給司措借應付。緩慢者收執花闌直候物到纔能支付。似難議擬。本部議得。廩給司。支待鈔定米麪柴薪等物。今後每上下半年。通政院預為申關。撥降差人收管。遇有出使人員合支物色。就撥花闌勘合。隨即支付。年終通行照筭。若有銷用不盡數目。收作見在下年支用。所據查照出未支物色。擬合追徵還官。已撥花闌五日內不行支取者。不許放支。庶革前弊。具呈照詳。都堂準呈。遣送依上施行。　十一月。保定路定興驛。言本站見設車一十五輛。輪流遞運。不曾少休。今夏水潦。驢出餓死者五十餘頭。站民千禾傷澇。朝不謀夕。雖貧若此。亦已勉力補買驢畜當站。略舉八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御位下來使。及茶忽真妃子位下。鈔車應付過一百餘輛。於內轉雇民車四十四輛。適員鈔錠。卒無所措。又有西番送布施回車七十五輛。涿州續運方去西番送布施車五十餘輛。即令應付不敷。非徒悞事。誠恐站戶逃亡。隳廢驛運。乞區處事。都省議除不敷站車。別行僉撥外。委官自定興縣真定路。照視各站應有合運諸

物先儘站車挨次盤運。果若不敷。令本路官司於見在係官錢內依例和雇長行脚力起運施行。　是月遼陽行省臧較定擬到周歲祗應司用錢糧額數。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一遼東道宣慰司中統鈔一百錠。白米三十石。　一大寧中統鈔一千六百錠。白米四百石。　一遼陽路中統鈔一千錠。白米二百石。　一瀋陽路中統鈔一百三十錠。白米四十石。　十二月湖廣行省。備播州宣慰司言。近捕撥湘川驛馬前赴垠洞重萬麻峽等站供應軍事走遞征收八百媳婦又值新增站赤馬少。以所捕鋪馬什物趂過貴州不還。除令八戶勉力補置外。若復出備祗應。誠恐重困。已於本司見支未盡糧鈔內。斟酌支銷。本省亦為播州經值供億軍馬征討八百媳婦宋隆濟使臣頻數。劄付本處宣撫司。於係官錢糧內。係正官一員提調祗應請照驗事。都省回咨本省。依上施行。　是月通政院備雷家站等驛言先蒙奏準站戶。自備首思。除免和雇和買。今欽奉聖旨。節該各州縣各投下軍站匠人等。並依先行聖旨。皆令供應和雇和買雜泛。似此當役重復具呈都省。照得大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經奏準聖旨。上都大大都及宣德府等一十三站。除免和雇和買等役。依舊令站戶自備首思欽遵施行訖。今據前因連送兵部。就行合屬審實。如委係自備首思站戶

欽依元奉聖旨事意施行。　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驛。近承接使臣答术丁等。欽賫聖旨懸帶虎符。前赴馬合答東番國。徵取獅豹等物。往回應付二年。例不受山羊。不需北羊首思。及通求禁屠一百五十日肉食。又愛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地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例各官亦需北羊肉價。本路申言首思祗應。累有聖旨約束。北羊本非南地所產。雖或有之。其價甚貴。今年正月時估北羊肉價每斤中統鈔一兩五錢。山羊肉每斤一兩。準用此則。周歲省鈔甚多。站赤便益本省。參詳除答术丁等。俱係欽奉聖旨出使人員。令本路權支北羊肉外。今後下番使臣。如準杭州路所擬。應付山羊肉價。庶望省減官錢。即係為例事理。請區處事。都省送兵部議得。北羊既非南地所出。宜準行省所擬應付相應。　六年正月二十日。通政院使充滿答兒哈只等。奏諸官府遣使至隆興府。所委公事。住滯卻乘小鋪馬。妄行。合無禁止之。奉旨。今後也忽里提調小鋪馬。勿得給與。具呈都堂。送兵部欽依施行。又通政院官奏。諸僧使臣每將重物裝乘。以致鋪馬倒斃。乞依舊制馳馱一百斤以上者。不許裝載。奉旨可。令宣政院各分揀之。欽此。都省遍行照會訖。　二十二日。通政院使察乃等奏。請使及西番僧人所過站赤。既乘

鋪馬。復將常行己馬需求。易乘。合無禁止。聖旨勿與之。可也。省院欽依移咨行省施行。　是日通政院使察乃哈只。同知通政院事撒的迷失等。奏各站在逃戶計。前者不曾定罪。止令依舊入役。今臣等議得。似此逃戶。杖七十七。追納合該差稅可否。取裁奉旨。卿言是也。其行之。　又河南行省備汴梁路脫脫禾孫言。襄陽南陽等處。遣使部押稅課。除欽賫聖旨起馬外。亦有以差劄起馬赴省者。比其返也。仍復給驛。不審可否應付。省部議得。今後除進上有顆驗物色。欽依聖旨事意施行。其餘出使人員。合賫聖旨給驛相應。是月陝西行省言。諸官府及西僧給驛頻數。馱物太重。今後請禁止濫給鋪馬。及長行馬易乘。但有進呈物色。自起程權其輕重。不過百斤。差劄內明書經過去處。許脫脫禾孫盤詰贓。卻具押物官姓名申上懲戒。通政院官奏準聖旨。令宣政院官分揀之。省部欽依施行。　又打捕鷹鶻官簿傳信。言至元二十三年。欽奉聖旨。打捕鷹鶻。每歲秋季七月十五日。入海。本處官司給食。採得鷹鶻乘坐鋪馬到館。每鷹一連日支鷹食肉四兩。至九月十五日出海。大德五年站赤止給鷹食。而本處官司以無省部明文。不與粥飯。乞區處事。兵部參詳簿傳信等。下年捕鷹時。比依脫擱沙例應付粥飯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又中書下兵部安置站車。初大

德四年六月。都省照擬大都至西安。沿路未立車站。遞運官物。往往科擾於民。於當月十五日奏准聖旨。差官前詣各路與正官斟量。僉戶安置車站。回據所委官兵部郎中答里必等呈。保定至河南閿鄉縣安置車站一十六處。同整點得彰德迤北諸路。運物輻輳。站車不敷。其押運人員科起起民家車牛。無者出錢轉雇。体究每站不過一百八十戶。卻當向日一路差發。誠為勞苦。請議增設相應。　又河南府新安縣車站至峽石一百八十餘里。山路險惡。如值泥潦。一去十日不返。若於澠池增設一站。庶得通濟。既而保定等路申。每站置車十五輛。遞運不足。未免轉雇民車。每輛用鈔七十八兩。似此重併。請量增車輛事。至是省部定擬安置如左。　一各處合起錢物差人管押。須於差劄內明書運物斤重。可用車數。所至驗實應付。不得躐越過站。及半途增索車力。凡物至衛州。從本路提調正官依驗差劄。除金銀寶貨鈔帛急需之物。載以車輛。其餘麤重闕慢物色。以舟運之。若無求文。武所書不明。又非站車合運之物。其押運人及所在官司。並不得用小帖子口傳言語起給車輛。管站人亦毋得應付。尚有恃勢挾推者。具名申部。　一各處行省并腹裏瀕河路分。應入水站物貨依例船運外。不拘河道去處。擬自涿州至宜溝一十站。量擬再增不須車輛。每輛

許僉一十二戶。同力應當。除其差稅、差去官與各路正官照、籍於酌中戶內。僉取高下、分配供役。合用車輛驢畜繩索等。官爲買備。已後死損、站戶補償。　涿州至宜溝車站一十處。除見設外。量添下項車輛每輛、須載二千斤。驢一十二頭。　涿州十五輛。　定興十輛。　保定一十輛。　中山一十輛。　眞定在城一十輛。　趙州五輛。　內丘五輛。　臨洺五輛。　磁州五輛。　宜溝五輛。　一見設車站元係馬站撥領兼管。今欲擬不隸馬站。從差去官與本處管民官一同詢衆。於車站戶內選差諳練官事二人。充提領管領站戶。飼養驢畜。仍委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成就。　一車站戶數。即與馬站無異。雜泛差役。已有定例。仰一体照會施行。　一在都設立車站日久。整治條格。從兵部就便照勘依例施行。　一河南府新安縣至峽石。路險且脩。令於澠池增設一站。置車一十五輛。照得汴梁南至黃州襄陽兩道站車。除先撥付河南府管下站赤安置外。其餘車數已盡革罷。人戶未曾收差。咨河南行省依例僉撥安置。　二月江西省咨廣東道。德慶府判官合麻。因病作闕。宣慰司照依任回官員例應付站船出廣。廣州路副脫脫禾孫。言其難同得替任滿之例。本省看詳病患作闕。終是到任人員。理宜應付。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八月廣平路。言近蒙朝廷

差來官。及通政院所委官整治站赤。計點館內闕少鋪陳什物。立限增修。祗待已經定擬到合增物件。申通政院照驗外。若於本路大德五年。額撥祗應錢內放支買置。緣已銷用無餘。擬候大德六年撥降官錢置造。請區處事。兵部照擬得各路館舍鋪陳什物損壞去處。正官相驗是實。計其物價。令不干礙官司体覆。於年銷錢內從省收買修補。中間若有情弊。廉訪司糾察。已有定例。今據所申擬合各路於遞年額撥年銷祗應。從長規劃息錢。遞旋修置。不惟於民無擾。抑不省官錢相應。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嘉興等路逃亡消乏站戶一百餘戶。合無從廉訪司體覆補換。省部議得逃亡消乏站戶。令親管州縣保勘申總管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官。體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產。申覆省部區處。從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但有不實。將保勘體覆官等驗戶多寡責罰。標附過名。任回降等遷敘。主典吏人。勒停。行移合屬照會施行。　十一月三十日。通政院使兀滿答兒察乃哈只等。奏塔察兒脫脫禾孫。言諸使臣非有公事。不遵站道。經由秦中鞏昌府鳳翔府等處城池。於理體若不相似。奉旨。若曰。果有公事。則從城邑經行。無所事而自過城邑者罪之。欽此。具呈都省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朱賦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鋒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　二十三勘

站（站赤五）

經世大典大德七年二月十九日中書省奏軍上諸王駙馬不審事之緩急一槩遣使及萬户千户與無干礙之人並給鋪馬差劄以故站赤凡曹思輩應役困乏臣議得乞今後諸王駙馬元帥萬户千户若有給驛之事未經出伯議者不得行令既委命前去專當站赤消乏之際但凡不急之務就令出伯較計奏聖旨準　三月河南行省備汝寧府言通政院每歲差官於補換站户名下追徵津貼鈔赴上都通政院交納止給馳鈔鋪馬其押運官自備騎乘不迭程況有起離之後尋復計構回還虛準差遣有妨公務竊見省府樞密院差官馳驛前來催取諸翼軍人封裝追徵數足仍付來官收管乘驛以送止差弓兵防護站需即與封裝無異又本府至上都往復六千餘里徒勞押運乞比照封裝事例今後令通政院差來官就交站户役鈔乘驛前去有司應付防送弓兵誠為便益都省準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五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追甘肅隱占站户依舊當役

初大德六年甘肅行省言甘州甘泉站户役充僧人禿魯花軍匠答黑下牧羊等户窺避站役負損見户等事中書省奏準聖旨同樞密院宣政院遣使至甘肅行省追勘得六十年前立站之時撥户三百四十八即今當役者止存一百七十六除實逃亡事故四十六户外隱占投下計一百二十六户隨時復役者已二十五户尚餘一百一户係初定站籍見種贍站地土部屬各投下户計請區處事都省送部議擬合改正依舊當站以此於是日奏奉聖旨依卿等所擬令當站役劄付各處欽依施行　六月行通政院言兩浙行宣政院僉院吉祥判官劉伯顏等給鋪馬赴杭州之任又浙東宣慰使答吉孫都運等起給船馬赴浙東平江之任為無通例乞都省定擬送兵部照得至元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奏準雲南四川甘肅福建兩廣赴任官員許給鋪馬其餘去處難擬應付呈蒙都堂定擬除各處運司官員如委急關辦課之任鋪馬臨時斟酌應付餘準部擬施行　九月管領諸路打捕鷹房總管府言打捕達魯花赤帑禁鍾德元歲捕鵝鴨合用載網索竹竿站車及打捕人飲食依例出給部字事兵部照擬去年為採捕野鴨頭目人等衛飯部字議除軍民自願充役及支請衣糧户計不須應付其除差不請衣粮者依例應付都省已嘗準行令

捕鵝鴨户宋秀張子熊等每歲宣徽院照依鷹房昔寶赤例驗實有家口支請五箇月粮及衣裝布帛不關即合依例住支衛飯其載網索站車別議施行今後似此打網人户如是支請衣粮一體住罷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十一月江浙省宣使呂從善等承差馳驛押送金銀貨物到都事畢當回通政院不給鋪馬擬以驢畜應付其人以為大都至杭州五十餘站約行兩月餘今之回也難同禮任官員納物回程庫子閑慢之比赴省陳訴都堂議得閑慢使臣給驢本革泛濫之弊各省宣使事畢回還聽差難同閑慢人員回日依例給馬除軍情急務無得走驛日行不過三站宿頓去處於起馬關文上明白該寫某站起程至第三站止宿始違站官宣使各笞二十七再犯罷役連送兵部行移通政院依上施行　八年正月御史臺備監察御史言各處站赤合用祗應官錢多不依時撥降又或數少不給遂令站户輪當庫子陪備應辦今又預定周歲額數先支其半規畫祗待有司往往抑配行鋪收市諸物尅期取息利已害民所支官錢十不及一今後若驗使臣起數實支官錢所在官司依時撥降令各站提領收掌祗待毋得科配小民濫差庫子頭目似為便益及江南湖廣等處奉使宣撫言巡歷歸州澧州等路每以站赤祗應官錢妄教行鋪科取擾民宜

令所司每月赴路關領從實銷用庶革害民之弊都省送兵部照擬規畫祗應之事累經奏準聖旨整治及都省定議長便施行其弊終不能革蓋因給驛冗濫縻費錢糧且如增給支持局若本源省事合從都省減節諸官府各投下出使人員柴約做公冗食之害果有不數合議增給所據減價抑配虧損百姓一節宜令各處提調上司預撥州縣各該鈔數從長規畫驗依中實直乘賤和買祗應諸物立法關防從公銷用若或官吏刻剝抑配作弊令廉訪司隨事糾治任滿於解由內標寫以憑黜降除諸衙門省減出使已於整治站赤事內別議施行至於祗應不便事理乞劄付御史臺依上體察相應都省議得各處站赤祗應合用錢糧預為撥降州縣官司果有不行從長規畫減價科民一切不應事理依已行從廉訪司體問究治仍依期照例餘準部擬施行　三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在前為諸王駙馬各枝遣使事畢不回久占鋪馬分例遂奏定限期大事七日程小事三日程出此限外不及鋪馬祗應後廉訪司以為太嚴奏令再議來果令陝西行省咨謂如各投下使臣以軍情錢糧及干有司之事比及完備請依舊制應付鋪馬祗應相應大都省臣議果有如此公事合依元例給與若或事畢託故不回者鋪馬祗應不當再給如各投下催徵幹脫錢

債地租造作興管民官無相關係之事。則從已定條例與之。臣等以爲不立限斷事涉泛濫合無定擬有軍情及干民訟者限以半月令行省與各路提調官。不以是何投下早完其事。若不係管民官司。大事八日。小事三日許支鋪馬祗應限外不得再給。奉聖旨準。　四月大都路總管千奴言。見問訴良人等於內多有轉發河南腹裏。必須差人遞押。乞令經過去處應付粥飯。兵部議得經官轉發之人。擬合令經過官司驗前路公文。從實應付粥飯。官吏人等不得多冒支破官錢其監押者亦不得遲延擾民。違者各治其罪。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六月陝西道奉使宣撫言。五臺僧濡提點者資關出太子令旨。又索羅察兒責諸王阿只吉令旨。欲赴大都於官司取求飲食芻粟防送弓手前路關支。竊詳此等出使人員宜令合干上司明給公文。書其正從人馬芻糧之數。行移有司應付。但有不應。則於元給文憑官吏追償抵罪。都省送兵部議得各位下投下。除軍情急務。已有應付鋪馬首思定例。其乘已馬人員事因出使擬合經由省部。驗事閑忙可畢日期給之公文。於所過取給飲食。限滿赴部繳納。仍嚴加禁約。不得擅自取與違行照會相應。都省依上施行。　七月陝西道奉使宣撫言。諸官府遣使頻繁鋪馬倒死。太原路管下站赤年例首思錢一千餘定。科配人户減半買物不便。省部照擬年銷祗應。已令各處從長規畫。內外官府濫差使臣。亦於整治站赤事內禁治。乞惟各處行省任滿得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濫起鋪馬赴都。因而求仕。直至得除馳驛回還。不惟虛費首思。實恐害於站赤。以此定議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吏究治。移咨各省劄付御史臺體察及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御史臺備山南廉訪司言。荊湖一道路府州縣年銷祗應。自大德五年撥降規畫官錢祗待至今三年不見接支。亦無增給鈔數。加之有司不遵原行規畫。收買米麵羊酒雞猪等物。銷用但將鈔定科配屠沽店肆之家。存本取息。出物供待。會計到今。息過於本者數倍。略舉江陵一路祗待錢數。科所屬司縣百姓買養孔猪六百隻。每隻官給價鈔一十兩。計官本一百二十定。半年一次抽分猪一隻。限重五十斤。周歲抽分猪一千二百隻。如無本色徵鈔一十五兩。計取鈔三百六十定。如此害民不便。請懲革事。兵部擬令河南行省照依都省原行事理。令宣慰司各路周歲預爲額撥州縣鈔數。從長規畫。驗彼中實直。趁賤時月兩平收買祗應。立法關防。從公銷用。年終通行查勘。照刷相沿交割。若有不爲用心規畫。減價椿配。虧損人民。掏掐動衆。侵使入已者。令廉訪司

隨事體察究治。任滿解由內明白開寫。以憑黜降。庶得省減官錢。民不被擾。都省議得各處祗應鈔數。每年依額撥降。廉訪司依時照刷。餘準部擬。

九年八月三日。陝西行省咨平章政事明安答兒言。在先諸王駙馬各投下差遣使臣與各路有司相干公事。當時應付鋪馬祗應。初無程期。近者中書省奏準聖旨。諸王駙馬遣使事干軍情及關係管民官司者。限以半月。其餘大事八日。小事三日。許支鋪馬祗應。限外不得再給。除欽依外。伏見諸王駙馬。多係邊藩鎮戍。其所遣使乃爲軍需營造期會錢粮之務。間有卒急不能成就者。所司無問事完與否。纔過程期。即依新例不給鋪馬祗應。使其人市食步趨。辦事且如朝廷出使與州郡所差人員。無分內外。一體應付。何獨宗室之使。計其程期非所宜也。況今邊北土哇等遣使入覲。馹騎往來。儻若揚聞于外。誠非國家柔遠人懷萬邦之良規也。今後若定擬諸王駙馬使臣經過驛程。除常例外。若有各路相干公務。欽依前例當該總司并各路委官提調催督其事。果有未完。亦合照依舊制應付鋪馬祗應。事畢止截。似爲長便。丞相阿忽台平章政事賽典赤八都馬辛等。奏奉聖旨準其所言。都省欽依施行。　十一月五日。中書省奏準事理。行移合屬。欽依施行。　一奏前者太原等處地震。田禾不收。百姓闕食。站户自言去年諸王阿只吉使臣給驛者。七百五十餘起。今年春夏凡三百四十餘起。尋常無此頻數。困乏不支。曩者聚會之時。雖嘗奉旨令大枝諸王量事遣使。毋致冗亂。猶尚如此。今合以此緣故。言於阿只吉及諸王駙馬。咸使聞知。奉聖旨。卿言是也。可諭之。　一奏諸王駙馬分地城邑。及其餘事務。委命達魯花赤等官。各給常行鋪馬令旨。其人以己私。不以遠近輙乘鋪馬。往還站赤。消乏職此故也。乞拘收此等鋪馬令旨。今後各投下命官遣使常行起馬之制。一切禁止。奉聖旨準。　閏十二月二十一日。丞相完澤等奏。去年怯來上言。雲南經由亦奚不薛。改站道平。又捷水路二十餘站。令賽因不花郤言。若改此道。經由已地。其民即目差稅軍站。猶且勞瞥。若又重立此站。民不能存。臣等謂賽因不花私其民之說。如此。若果順便。其言可聽。今已令雲南湖廣兩省各差一人。同往相度。合改與否。擬定上奏。至時決之。奉聖旨準。　十年正月二十日。中書省奏。外路爲官者多因己事託故。令近行人員奏請給驛。赴上舍其所職。便私入覲。隳廢事務。乞定擬今後如此託稱事故。近行人員不得奏請。省諭禁約之。奉聖旨準。　三十日。宣政院使沙的同知宣政院事案哥答思等奏。帖木解兒前者傳奉聖旨。諸王駙馬非奉上命。毋得遣使西番。欽此。今各投下出使馳

驛者多擾民尤甚。上位當有旨。已依先制給降聖旨二道。諭寧河臨洮府脫脫禾孫禁止。奉聖旨准。本院具呈都省。欽依施行。　五月十日。通政院使察乃言。延西站赤不便。自大德九年至十年正月。西番節續差來西僧八百五十餘人。計乘鋪馬一千五百四十七疋。至甚頻數。竊照大都至衛輝二十二站。若將此等回程西僧從水驛以達衛輝。人則換馬。物則行車。從本院官吏相提調起發。脫脫禾孫所至辨驗。庶幾減省鋪馬。站戶少甦。又站車每輛載物一千斤。馬負不過百斤。今使臣載物過多。壓損頭畜。各處脫脫禾孫徇心曠職。曾不之察。宜定黜降之罪。以繩不逮。果能奉公者。驗功陞賞。庶有激勸。省部照擬。馳馹車輛。舊制已禁重載。所言脫脫禾孫守法不嚴。合從所擬斷罪黜降。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常切提調。毋致害於站赤。十四日。以察乃所陳奏准聖旨。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七月。通政院廩給司言。東西館使客合用柴薪。宣徽院三年不支。使當館人夫出備。兵部呈奉都省議得。宣徽院柴炭局見收柴薪。供給內府不敷。據使臣人員合用柴薪。量擬每名日支中統鈔三錢。呈准日為始。就於已降廩給司支持錢內通行除破施行。　又河間路言。江浙行省納物回使哈答辛百戶王宣使等非理走死鋪馬六匹。兵部議得。合咨本省取招追斷。隨處

馳驛納物回使。宜準通政院以擬應付站船。通行照會相應。都省準擬施行。　十一月。遼陽行省備諸王阿只吉令旨言。在世祖時。女直哈里賓水達達等處。每年進送鷹鷂。給驛。後值乃顏叛亂。站赤因廢。今來合無依舊應付鋪馬進送鷹鷂赴上。通政院議得。大德十年五月十八日。奏准聖旨。非軍情錢糧急務。必合乘驛者。其餘毋得濫給。呈奉省準。欽依施行。　是月。河南府路申。昨為晉寧冀寧地震。站赤被災困乏。朝議出使人員十分為率。六分經過河南。四分經由平易太原。即今地震已寧。乞依舊例給驛。以不偏負。兵部照擬平陽太原未經地震之前。與河南府路均給使臣驛傳。合自大德十一年依舊例中半應付相同。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是年冬。江浙行省咨。松江府嘉興路水驛。常有兩浙運司官吏及行都水監人員存坐日支分例。又鎮守嘉興鄆州萬戶府出鄉巡捕私鹽盜賊。已有哨船。便乘驛舟。有妨遞運。本省擬得兩浙運司及行都水監官吏乘坐站船。所至即令回船。合支分例於元倒驛內關取。及至事畢。預關前站。隨時應付船隻以行。其萬戶府巡捕私鹽盜賊。止乘哨船。相應。省部準擬回咨。依上施行。　又言。大德七年五月十一日。兩浙奉使宣撫與本省講究規畫。祗應錢粮。每歲預於春首支撥均給各州縣。從長規畫。趁賤買物孳生遞旋

撥付各站收管。將民間差設祗應頭目庫子裁罷去。令站官管領祗候合用收支庫子。就於站戶餘粮內差設二名。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上下半年更替。至大德八年二月。中書下令。比依江南倉庫攢司例。於司縣及巡尉望司吏內選差祗應庫子。二歲為滿。撥補各州司吏。已下各處依上施行外。近者福建道宣慰司呈。小吏管辦祗應。多係無籍之人。劈家蠶食。其弊多端。及據杭州常州等路申。亦言不便。至有悞於應辦。邇臨人命者。竊詳站赤之設。事甚繁劇。來使知理。猶且庶幾。有如化外諸番人員。不諳法禁。過求飲食。稍有違忤。動遭箠撻。令司縣猜盜小吏素無抵業。惟務貪饕。預領官錢。必致侵耗逃竄。無從追理。既失官錢。又悞祗應。誠為不便。如蒙照依元議。令站官管領祗待。選差站戶之有餘粮者。以充庫子。止設一名。上下半年更替。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允為便宜。都省準擬。回咨本省。依上施行。　武宗至大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咨。撫州崇仁縣。元僉雲山馬站貼戶楊汝玉。入站田土六頃七十畝七分九釐。見粮四十五石二升。因當站困乏。節次出賣田產。不堪應役。委官體覆相同。若令得業人通行津貼。卻計二十餘戶。地里遙遠。田粮畸零。不便。止於得業人內照驀陳成之趙嗣琮二名。其人又係在城站戶。以所買之數及下戶餘粮併得四

十五石二升。抵承楊汝玉當站。本省看詳。若不準令得業人當站。恐致倒斷站赤。劄付本路。令陳成之等當站外。各路亦有此等消乏站戶。係勘體覆是實。合無令得業人應役。惟復別僉。即係違例事理。咨請照詳。都省送兵部照得站戶消乏之例。合覆實替補。如楊汝玉初賣地土。委曾經官告據。令本管及不干礙官司體覆端的消乏。開坐本戶元僉目今丁產。擬定咨省僉補相應。今後若有似此戶計。亦合一體施行。都省擬江南站戶賣乞地土。先令所買之家。隨地納稅。餘準部擬。　三年五月八日。尚書省奏。徽政院言。嘉興松江瑞州三路。又汴梁等處管民總督府。凡有錢粮公事合來計稟者。俱無鋪馬聖旨。啓過太后懿旨。每一路起馬二疋者與一道。起馬一疋者與兩道。臣等議。從所請之數與之。上曰可。依太后之命與者。　八月十一日。詹事月魯鐵木兒朶解奉皇太子令旨。站赤隳廢。凡大者欲取站車。悉勿與之。敬此。仰籍錄敬依施行。　十一月。河西隴北道廉訪司言。按治色目應當站赤。比因給驛頻繁。補置鋪馬。因而破家蕩產。典當親屬子女為軀。不得完聚。乞矜憫區處事。省部議得。管站頭目典賣站戶親屬。已曾欽奉詔書。給親完聚。其權豪勢要人等。典買站戶兒女為軀。即係違法罪經釋免。合改正給聚。免追元價。至如河西站戶消乏。官為賑恤。相

應。四年二月六日通政院察乃朵耳等啓於皇太后。皇太子曰。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登寶位時各處使臣有管己私事。託言進鷹來者。合無禁約。懿旨曰。鷹堪好者。給驛前來。其不堪者止之。令旨曰。此何必言。除海青之外。餘鷹皆勿進。各處可差人喻之。又特奉懿旨令旨。令百官庶民之妓及娶婦送女者。皆起鋪馬而行。今後似此。皆可禁止。　三月十三日。樞密院特奉潛邸聖旨。各處行省并各投推稱事故給驛來者多有之。此間各衙門推稱事故給驛差出者亦有之。因此站赤消乏。今後似此之人。罪之。又具主張押與文字官員姓名以聞。當議責罪。可行移遍諭各處。欽此。　十八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由使客繁多。失於檢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等物。並令止罷。各處歲貢方物。有司自有額例。其餘非奉宣索。不得擅進。應有執把聖旨令旨畫行拘收。諸王駙馬投下及各衙門鋪馬聖旨。仰中書省定擬以聞。諸賷物為驗者。今後無得給馬。不應差使營幹己私。罷及給馬。判署正官。監察御史廉訪司常加糾察。欽此。中書省部契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為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以來。置而不遣。設委府州司縣正官或無職役營私不應之人。託以軍情錢粮貢物為由。驗其品職。多給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是致站赤消乏。深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公事。必合遣官給驛。雲南甘肅四川和林差使給馬二疋。其餘行省給馬一疋。量立程限。結罪于官。令在都諸官府知承。此等來使亦仰依期發遣。庶幾事無壅滯。省減鋪馬。移文合屬依上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前者站赤隸兵部。後屬通政院。今通政院怠於整治。站赤消乏。擬合依舊令兵部管領。奉旨准。　四月二十四日。中書省奏。昨奉旨以站赤事屬于兵部。令右丞相鐵木迭兒等議。漢地之驛。令兵部管領。其鐵烈干納憐末憐等處蒙古站赤。仍付通政院管。上曰。何必如此。但令罷去通政院。悉隸兵部管領。　三十日。中書省奏。腹裏江南起運官物浮河而來。自李二寺水站入閘河通運起都。往回四五旬。不得違上下。驛程不捲事涉停滯。乞將李二寺遞運之舟。分撥通州壩河安置。有餘船隻。令作站車。以車船戶撥充壩夫。官蓋頭房。使之就役。奉聖旨准。　五月十一日。中書省奏準聖旨拘收元與各官司鋪馬聖旨。據都水監言。汴梁分監平例分摘官吏壕寨人等。於都省欽領起馬劄子。前去巡視黃河御河修築堤堰。至十月還監。隨即繳納。及河道提舉司亦無鋪馬劄子外。惟東平路景德鎮分監一所。自開河以來。中書省給降鋪馬聖旨二道。內起馬一疋一道。起馬二疋一道。每自埋城兗州下至金溝沽頭。以達臨清。往來一千五百餘里。乘驛巡視河道堤堰。催儹運船隻。但有衝決。即便修理。未審合無存留。請區處事。兵部議得。都水分監元領鋪馬聖旨二道。合給差使。似與在都官府不同。宜令依舊收掌。仍將差遣起數。每季關部。以憑稽考。相應省準依上施行。　十二日。中書省奏。在前管首思官與通政院官同事。今請依舊隸于兵部。上從之。　是月。山東東西道廉訪司言。省院委官與高唐州劉州判至夏津縣。僉補吳成充榆林站戶。吳成隱匿人丁二口。地一十二頃三十畝。住宅牛羊資產。結攬官吏。以所擬榆林站役。改更王仲夫八兒充名次事。敗詞伏外。照得所僉籍冊已申上司。請依例改正事。下通政院兵部前後擬議不一。都省照得吳成始初僉為站戶。隱漏人產。致令王仲告發。又且物力居高。山東憲司已取元僉官吏不應。改換招伏。及吳成承管應當榆林站役。擬合改正。送兵部照會施行。　六月。通政院言。昌平驛見置鋪馬一百三十七疋。接應乘傳常無二三十疋在站。今尚書省委官六人起馬十疋。監視菟山工役。相去大都不及二十里。徒占驛馬首思。兵部議得。今後菟山工役及抽分羊馬攔截營帳等官。合令自備常川馬疋。所在官司應副首思芻粟。相應呈奉省擬。依上施行。　是月。赤城驛言。瑞雲寺有西溫湯。凡遇諸王后妃公主駙馬西僧朝省內外出使人員到驛。枉道澡浴。多支分例。損斃鋪馬。雖經禁約。終無畏憚。合無奏定罪名。出榜懲治。庶望站赤少甦。中書省奏準聖旨。除上命及貴省部公文前去外。其餘人員鋪馬首思皆不得給。敢有違者。依例科斷。都省欽依。备榜下本驛禁治訖。　又李好謙言。驛道不量緩急。來往馳驛。死損鋪馬。驅逼車丁。及將站官毒撻。多取分例。合議裁減。誠為便益。行下通政院及兵部議得。宜從都省劄付宣政院集賢院分揀差遣。令御史臺糾治。若有不應給者。罷及元分揀官司。至知走死鋪馬。毒撻站官。已有累降詔條禁治相應。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又甘肅行省左右司郎中楊傑言。各處站官侵剝站戶。放富差貧等事。兵部定議。合從提調官治罪。重者罷除。使臣經過毒辱站戶。擬合禁治。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站官。額設已定。以次濫設人員革去。相應呈奉省準。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又中書省據兵部呈。高州民匠總管所於至大三年正月十八日。僉人戶呂忠充榆林馬站戶。抵替貧難趙松戶役。僉華秀充夫八兒充牛站戶。補代逃亡馮進當站。其呂忠累詞訴於本府及省院官。謂忠元係跋千戶所管遼民。與元僉失八兒充牛站戶劉敬馮進同籍二人逃亡。後本管官司已令忠充納大德

十一年。至大元年。站需錢物。即令以忠抵補馮進戶役。理所當然。若華秀者。乃民匠總管所戶計。榆林站貧難戶趙松。元從本所僉定。其華秀人丁物力。又在忠上。以之抵補馬戶趙松。於事公當。今乃更互僉撥不便。事經高唐州體勘得華秀比元僉供報丁產時餘地一頃七十二畝。牛四隻。羊五口。多於呂忠物力。已取各人承伏。華秀入於榆林。呂忠復於大八兒禿如此定擬。改正申奉通政院及兵部前後所議不一。都省擬呂忠籍面男子十名。內成丁七名。不成丁三名。俱是親口。華秀戶下男子七名。內皆二名。不成丁一名。比呂忠丁數不及華秀。雖曰地多。其差發絲料孳畜產業所爭不多。僉籍既定。不須更改。送兵部就便施行。　七月一日中書省奏遼陽省左丞教化的言。行省官內。各有提調公事。故給鋪馬聖旨圓牌。令或恃衆不得預不詢同僚而輙差人者。先嘗有旨。以圓牌董督軍情急務。餘事不得發遣。合無自今定擬。似此元與鋪馬聖旨圓牌。並追收之。但凡庶務。詢于同僚。明以文字施行。庶不紊亂。臣等以其言為然。乞依上拘收。奏聖旨准。　十四日中書省奏通政院既已罷去。站赤事歸兵部。令兵部言各處站赤路官提調。惟蒙古站前此通政院官提調。每歲車駕還幸大都。通政院官分住上都。今當還幸之時。乞定擬木憐站自察罕尼挪温欽

里干站自失兒古魯以東。令上都留守司官提調。察罕尼栮温失兒古魯以外至杭海站赤。令和林省官提調。又隆興路西京宣慰司就提調管內站赤。甘肅行省提調納憐站。如此區處。庶不悞事。上從之。　是月中書兵部呈。通政院併入本部。事宜歸一。而各處提調之官。尤為切要。若不從新委自合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整治。則恐勞逸不均。輕重失倫。都省照得至大元年正月十九日。已經奏准聖旨。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仰兵部行移合屬。欽依提調人馬船車鋪陣什物館舍。須令一一如法。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完。決罪標附。驗輕重黜降。　又于忠信陳言。隨處軍站出鞍馬偹物力服役於千萬里之外。其民良苦。今外路進納鷹鶻者。乘驛馬食官祿。又如西番河西高麗動以赴上拜見為辭。遣使馳驛不下百餘疋。其間裝馳己物。以營私利。每馬所負或二百斤。損斃之數若此。今後莫若除送獻海青人員外。其餘進納諸王公主駙馬鷹鶻之人。自備脚力致之。若西番等使違法將物。脫脫禾孫管站提領知而不舉。許本管站戶赴省陳告。於沒官錢物內一半付告人充賞。似望官民便益。兵部議得所言事理。擬合欽依累降詔旨禁治相應。呈奉省準。　閏七月十九日。兵部呈。近奉省剳。各處水站安置年深。除差官馳驛從宜拯治外。照得通州至臨清水驛。近者二百里。遠則三百里。通會通河以至揚州。不過七八十里。使臣往來。止經一站則換舟。其綱運官物。必越三四站方至交換之所。卒無見在站船。未免又過數程。有旬月不得回者。以此各處滯積官物。接運愆期。合令已委官取勘各站船分別遞運船料例梢水人丁數目。逐一點視。若有不完。即令補置。仍責有司設法關防。毋致似前闕悞。具呈照詳。都省準擬行移。已委官及各路提調官。依上施行。　又都省復奏聖旨。復立通政院。管領達達站赤。　八月五日兵部呈。大都至上都站赤。每歲車駕行幸。諸王百官往復給驛頻繁。與外郡不同。除設驛令丞外。設提領三員。司吏三名。腹裏路分衝要水陸站赤。設提領二員。司吏二名。其餘閑慢驛分止設提領一員。司吏一名。如無驛令。量擬提領二員。每一百戶設一百戶一名。從拘該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戶內選用。三歲為滿。將濫設官吏頭目人等。盡行革去。據行省所轄站赤。令各省依上選保相應。都省準擬施行。　九月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袁承事呈。甘肅等處驛路。係西邊重鎮。定西會州平涼涇邠通驛臨洮土番東西往來之使。日遞起馬不下百疋。晝夜未嘗少息。常見鋪馬不敷。停留使客。或有非法選馬。箝罟站赤。及州縣官吏站戶被害。蕩產破家。賣及子女。誠可哀憫。往者

經由寧州慶陽站赤。自環州至寧夏萌井站。以至永昌道路。盡皆沙漠。遥遠艱阻。四無人煙。驛使自負首思。露宿野食。馬之芻粟如此。奔馳數日。是致人瘦馬斃。又許速都雙松等驛。俱是蒙古河西人戶當站。所致闕少馬疋。祇應站官人等避匿。使者往往停滯。蓋因直隸永昌王傅提調。因循苟且。失於拯治。今後乞減省起發鋪馬。將許速都等蒙古站赤。責令所屬總管府提調。增置寧夏站赤。命通政院常加整治。誠為官民便益。事省部議得定額給驛。提調整點之事。累奉詔旨施行。今據前言。擬合常加檢察。仍於河南陝西甘肅行省。及腹裏懷孟河中府東勝州等處黃河渡口。提調止截。毋致泛濫。其許速都雙松等驛。令王傅與永昌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從新整治。其路遠增設站赤等事。未經行省議擬。移咨各省。依上施行。

十月十四日。樞密院據東平路諸軍奧魯總管府言。見奉江浙行省差官馳驛前來各路取發至大四年。鎮守福州路亳州萬戶府軍人封裝鈔定。即欽應副鋪馬。卻緣欽奉詔書節該。諸賚物為驗者。無得給馬。誠恐差池。看詳軍人封裝鈔定。所以供給衣襖急用之物。若使有司應副脚力。中間差池。展轉擾民。就悞軍需。合無以鈔為則。五十斤之上。至一百斤。應副鋪馬一疋馳運。五十斤之下。令差來官順附前去。實為官民兩便。乞明

降事知院月魯鐵木兒同知樞密院事鐵木兒脫買驢等。奏準聖旨。依上施行。既而陜西行省亦言安西路進到四川省軍人封裝依例應副鋪馬省部議得軍人封裝各處行省差人催取既有欽賚聖旨。據馳鈔鋪馬擬合欽依應副施行。　二十三日御史臺奏監察御史自各省來沿路經過驛傳僻站戶之言。謂皇帝登寶位罷進鷹犬希罕物貨革通政院而任兵部比之前時使馬少肥戶亦獲安已後若不更改止令兵部管領則吾曹感恩永得安寧臣等不敢不聞上曰言之是矣只依已定之法行之又奏監察呈說各站往來西番僧人尚多伏望憐憫站戶。令宣政院及西番官府凡此往來者研究分揀果有德行僧人則來。餘者禁止。馬上囊橐毋令過重省惜鋪馬之力。誠為便益奉聖旨準　十一月十一日中書省奏。令春拘收各衙門鋪馬聖旨時中政院亦已拘收。奏準別寫與之。乃者脫脫木兒等傳皇后懿旨謂在前中政院給與四十道。令還依數與之。或賦元數取裁奉聖旨寫與二十道者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諸官府凡過遣使赴部給發鋪馬合詳緩急之宜於蒙古字別里哥文字上以漢字書其正從及元判赤人數然後發遣。令腹裏行省諸官司所給差劄前路關文多以從作正揉寫元判赤在外似此濫給鋪馬若不拯治惟恐害於站赤擬合移文行省及腹裏諸官府今後事當遣使須於差劄上明書正從及元判赤人數不惟革去泛濫之弊亦可省惜官錢優䘏站赤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又中書兵部照擬今後進賀表箋各道廉訪司如舊例腹裏路分差官馳驛赴都其餘司屬及隸省部官司附納各路來上行省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撫司轉運司各路總管府五品已上官司止赴所隸行省總府通行類咨差人馳驛赴中書省樞密院呈貢不許別行給驛都省準擬遍行各處照會施行。　十二月江浙行省備衢州路總管米嘉議言鎮守軍官每取封裝貯以荊筍中間多附己物壓損鋪馬乞以站船腳力應付便益省部議得今後凡取軍人封裝者令各路正官推其斤重用印關防依例應付鋪馬脫脫木孫嚴加檢察若有附帶物貨沒而罪之行移合屬依上施行。　是月御史臺奏薛禪皇帝在位時御史臺行臺廉訪司官之任二千里之外者驗品秩給驛令乞照依舊制就於啓行之處給與鋪馬奉聖旨準。本臺呈省送兵部欽依施行　仁宗皇慶元年二月十一日中書兵部照擬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四日奏準聖旨各處來使省給鋪馬斟酌合去。又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三日都省定擬減定遠方之任官員鋪馬數目。如通河路給以站船。非水站則自備脚力。至河間真定然後官為應付

鋪馬。令內外諸司差使浩繁京畿站赤難於供給。合遵舊制減定數目施行都省準呈。　一品元定八疋。今擬五疋。　正從二品。元定六疋五疋。今擬四疋　三品四品。元定四疋三疋。今擬三疋。　五品已下。元定三疋二疋。今擬二疋。　是月中書省準四川行省言。舊制任回官員水程給船。陸途應付長行馬。易粟。令改前制以人夫脚力送之。差及百姓不便。請依舊制應副。又江浙行省咨任回官員每船一隻。陸路更給站轎一乘。人夫二名。令二品與廷尉人員一體得船一隻。尊卑失序。擬合欽依已定品給應付相應。湖廣行省又言八番順元等處任回及身故官員家屬相離大都七十餘里。若與河南腹裏官員一體自備物力優苦不侔。又據御史臺備各道廉訪司言。雲南福建兩廣等處赴任官員歷涉險阻。度越荒僻。及至任滿或身故者。家屬往往無力回還。合無欽依先奉聖旨應付站船。庶不負朝廷優恤遠臣之意。各言如此。送據兵部照到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十三日都省奏準聖旨定擬應付福建任回官欽食常行馬疋易粟之制。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又元貞二年七月八日。奏準聖旨定擬應付雲南福建任回及身故官家屬站船之制。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史宣使等船一隻。今來參詳遠方任回官員及身故家屬。合依前制。陸路應付長行馬疋易粟。水路站船出還本貫相應。都省準擬施行。　又兵部議擬各處差官押運諸物。如站船未得交換。止於輳集要津。或州府都會處存止。仍咨行省。令後量程責限須要依期赴都。不許搓打舡隻。行下合屬禁約。都省準擬施行。　又禮部呈何元閭隷言諸有司提調站赤錢粮圍岸水利打捕急遞鋪道路橋梁等事。往往委付子弟史卒無役之人。不時計點。侵漁為害。今後理合禁止。令各官親治為便省部議得隨處站赤及諸庶物例。合職官親行提調。若差無役之輩。不時計點求取錢物。宜準所言禁止。今後關會總司公同遣署躬親計點相應。遍下合屬依上施行。　又大都路驛言。近起馬遞送土番宣慰司使臣監藏瓦即等至良鄉驛。所發駝馱鋪馬四疋。俱約重二百斤。及其回程腰脊損傷。至今不能當役。今後如遇僧人出使西番。合令當該脫脫禾孫與宣政院官眼同監視。權其駝馱斤重。方許起馬。庶幾便益。省都議得分揀西番給驛禁約駝馱過制。已經奏準聖旨。行移宣政院及諸有司欽遵訖。今擬前言。可照已令事理施行。　三月七日。河東山西道宣慰司。備冀寧路申。諸王鉄木兒不花差曲里參思等二人。乘驛往赴忻州等處閱讀

令旨和買湯羊，物無坐到數目，止從差人多寡為則，情弊難明，又不見各枝下境內買物給驛通例，已定擬遵守。事，兵部參詳，今後如過本位下合用湯羊，從王傳官明白開寫數目，移文本處總司下合屬依例兩平收買，既不出境，不須給驛，都省準擬，就行合屬依上施行。　十月通政院奏，在先除軍情外，其餘不急軍上來使命，太師月赤察兒分揀，經由和林之使令丞相答剌海分揀，今朝廷遣使出外不急者，乞令臣等分揀軍上來使令速里哥不花、鈌木兒不花、忽剌出等分揀，除軍情急事外，不令乘驛，奉聖旨準。　二十九日參議中書省事禿魯花、鈌木兒、郎中欽察等奏，近者或有官員亡歿，官為出殯，蓋搭路祭於百姓之家，科取諸物，至甚擾擾，僕令鋪馬遞送靈櫬者有之，似此理宜革罷，奉聖旨，是也，今後此等皆令住罷，勿得再行。都省欽依施行。　五月十三日中書省奏，去年罷通政院時以失兒昔豐過北蒙古站赤，令和林省掌領，近南者，上都留守司領之，既而復立通政院，管領蒙古站赤，漢地者隸于兵部，皇帝行幸上都，諸王駙馬使客蒙古元豐忍各千戶及軍上使臣來者，乞令通政院應辦宿食之事，以鋪馬屬之兵部，掌管，奉聖旨從之。　是月中書兵部照議，近據監察御史言，寶雞鳳等處令人戶顧賃腳力應付雲南四川之任等官，又雲南右丞阿忽已來鋪馬僕需車力，每輛令百姓出馬十疋，陝西行省平章哈剌孫之任，該起正馬九疋，元剌赤三疋，多起馬二十四疋，雲南四川之任官員，從大都應付站車至安西興平分道，別無更換，科取於民，每車一輛用馬八疋，或驢一十六頭，擾民不便，自皇慶元年二月為始，四川廉訪使史谷之任，撥肇昌總帥府達魯花赤闊闊木例，於都省請給站車一輛，又節次應付之任站車不一，以此參詳，雲南甘肅四川之任官給驛，已定品秩之制，所據裝載行李家屬車輛，別無定到通例，中間品職不同，多寡無定，本部何以遵守，況兼此事，又似泛濫，將恐害於站赤，深為未便，今後擬除行省平章應付站車二輛，左右丞參政一輛，餘官皆是外任，不須應付，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六月良鄉縣提調站赤達魯花赤迷里火者等言，至大四年十月七日，有陝西四川甘肅行省驗運鈔本，用鋪馬一百二十五疋，為馬數不敷，於押運官處禀說，用馬七疋，賃車七輛，拽車用馬四十九疋，通計五十六疋，遞運前去，省減鋪馬六十九疋，皇慶元年四月二日，甘肅省和糴粮鈔三運，每運用馬六十三疋，回馬二十一疋，計八十四疋，欲行前案不暴到，將鋪馬損傷，今後裝運鈔本若容依前用馬一疋，顧車一輛，載鈔一十五馱，用拽車馬六疋，每運可用馬二十八疋，省減馬五十

二疋，實為官民便益，省部準擬，行移合屬依上施行，事若急速，不拘此例。　八月十六日監察御史哈散沙奏，回回地界取駱駝西馬騾子虎豹藥物之人，無非徼功幸賞，乘驛美食，而行買賣之私，宜罷此等，勿令前去，又自彼方貢獻虎豹等物赴上，至此給馬館穀，有遠邇一二年不去者，合無逐之，奉旨，若曰題說甚善，來者遣回，此間亦無令人去。　是月中書省準陝西行省咨，奉元路脫脫禾孫呈，亦都護高昌王位下差都事當澤宣使朶兒只二人，起馬二疋，賷本位下王傅差劄，前去大都進賀表章，若便應付，慮恐差池，送兵部議得，今後出使人員，如無欽賷御寶聖旨圓牌，毋得給馬，都省準呈。　九月十五日兵部尚書脫忽解奏，昨日寬徹院使及阿魯傳旨，元曾元解採寶骨殖無力出殯，令省部斟酌給驛，緣今春省官奏言，整治站赤，已嘗奉旨禁止鋪馬出送靈櫬，可否取裁，奉聖旨毋與之。今後似此去送靈櫬，諸人皆不得給鋪馬，朕雖令與，卿亦回奏可也。　十一月十八日中書省奏，樞密院官鈌木兒不花言，所隸軍士至脫火赤之地，凡三十站，每站備騎馬二百疋，牝馬五十疋，首思羊二百口，帳房二十，陳設之物不等，皆軍人之物力也，其始以民戶立站，首思並降官錢，今軍站之役，皆自己出，安有不困乏者，乞令軍人出備當站馬疋，其餘首思羊二百口，及陳設什物，依百姓例，又與官錢，臣等議，當存恤，官為應付鋪陳，以彼方抽分羊肉，每站各支二百口，充首思，更或不敷，從此給錢，令行省買與之。又奏，去年西面川兩接界地，令軍當站至甚貧乏，住者軍站各別，乃蒙立站赤之役，已嘗遣使至甘肅行省，督令遣復元戶，有闕則僉補百姓，未見回報，令諸王寬徹暨司徒闊闊出、太傅鈌哥塔失、鈌木兒知院等，會議川地東西兩界所置驛站，預宜斟酌給錢買與馬駝，仍於近境官羊內支撥供應，以濟軍站物力，儘用之外，或過諸王駙馬及使臣往來數多，鋪馬不足，則令附近軍人增置，至於闊徒蒙古站戶從行省與諸王南忽里、寬徹委官追收，以復初役，至日具奏，上悉從之。　是月江浙湖廣行省言，本省凡起運諸物，每運乘舡七十八艘，經涉江河，更換盤載，必用人戶往來管視，設如所委人員在途病患，失於照應，事係利害，比之甘肅雲南四川和林行省事體不同，今後押運諸物人員，請量給鋪馬二疋，似為便益，都省議得，江浙江西湖廣河南陝西等處行省公差宣使押運官物赴都，斟酌所運物色，獨員不能照略者，許給從人鋪馬一疋，其餘使臣依舊例應付施行。　十二月二十八日中書省奏，諸王公主駙馬各官投下，先為撥與江南田地，有請給驛徵收子粒者，已嘗奏準禁止之，今忽勝海妃

子之女班丹公主亦欲差人江南催租將元降付鋪馬聖旨來請給驛似此私務恐違治體乞禁止仍拘收所執鋪馬聖旨奉旨皆令拘收者　是年中書兵部照議雲南四川之任回還官員脚力不便事令後照依行省官之任車輛通例如過不通站車去處所在官司驗各官實有家口行李斤重每車一輛和顧驢六疋如無以馬四疋異接遞運仍約束禁治多餘取與抖擻就令監察御史廉訪司官嚴加糾治如蒙劄付御史臺移咨四川雲南陝西行省照會相應都省議得雲南四川行省之任官員鋪馬已有定數合得脚力車輛除設置站車去處依例應副如遇山路不通所在站赤每車一輛例給鋪馬四疋餘準部擬施行　二年正月十五日參議中書省事不花特奉聖旨朕來郭完者篤之言謂往來使臣妄捷站赤其民良苦中書其移文整治毋令站赤被害欽此省部移咨行省及下宣慰司各出文榜曉諭出使人員毋得輒將管站官吏人等非理笞撻管站之人亦不得因而怠慢失悞鋪馬首思違者究治　二十六年知樞密院也先鐵木兒等奏福山海牙新除雲南萬户自都至雲南一萬餘里乞依管民官赴任例三千里外軍官亦與鋪馬奉聖旨卿等言是矣軍官比民官尤為辛苦可諭省官但是軍官赴任依例給馬　是月和林總管府推官張泰訓母喪丁憂本省已經斟酌應付脚力外兵部議得嶺北和林乃邊遠酷寒重地別無旅館險阻艱辛不可勝言特與他方不同除張推官起發去訖今後本省及所屬官員親喪丁憂即係以理去官若令自備脚力出還中原跋涉良苦量擬應副站車一輛都省準擬依上施行　四月七日御史臺奏陝西行臺咨前者奏奉聖旨增設監察御史四員察院書吏四名其差遣鋪馬聖旨合增八道計馬二十疋臣等以為既增監察書吏鋪馬亦宜增給奉聖旨可增與之　二十一日中書省奏樞密院言軍官之任請依民官例給驛兵部謂各處鎮守軍官承襲父兄職事初無應付鋪馬定例難同流官之任奉聖旨如兵部所擬軍官之任不得給驛　二十九日御史臺奏中書省總領百司御史臺扶持衆務在前為省臣等不達此意惟圖沮抑臺察使不得行其政謂如阿合馬桑哥阿忽解三寶奴等專擅權政是也今聖天子在上事無似此之人來此之際臺察之政有不便者合更新之使政行事治百姓又安前者有旨令臣於中書省議事臣嘗言三事室礙臺察者其一風憲用人多是清苦無力之士赴任之間相去二千里以上者許給驛雖少百里不及即不得給是致困滯其前合處常是闕官不能扶助政事且亡金一小國耳其委付臺察官員不以遠

近皆與驛馬蓋以其司存於國於民有益故也乞自今後臺察之任官員不以遠近往回咸許給驛奉聖旨準　六月七日御史臺又奏臺察之任官員往回咸許給驛其始行則從此給降起馬聖旨到任之時仍復繳回訖如任滿得代及有事合赴闕庭者不可於此再給乞令貴照各官所受宣勅為之憑驗所司依元去驛馬數目給據應付似為便益奉聖旨準　二十二日中書省奏諸王妃子公主駙馬及千戸各枝人員有事奏言輒起鋪馬或乘己馬前來大都害於站赤靡費芻粟乞照在前之例諸有事奏言者以夏月草青之時令至上都奏旨準且曰若不奏知勿令輒入大都都省欽依施行　是月江浙行省咨福建宣慰司言庶官致仕者寄食遠方風土異宜懷歸無力比之任回身故官員家屬亦合一體優恤應付脚力省都參詳任回及身故官員家屬已有定例其遠方以理致仕官員擬同一體應付脚力照會各處依上施行　九月中書省奉旨扎剌兒台昌童已死可斟酌應付鋪馬送至其地欽此尚書脫火解員外郎闊闊出奏曰扎剌兒台昌童之死上命給驛送之曩者嘗奉旨似此遞送骨殖者勿與鋪馬今昌童乃老臣也何以處之上曰然則勿與是也都省可移文諸官府今後不以何人但送骨殖者勿得給驛欽依遍行訖　十月十四日中書省奏近年以來諸王位下使臣初無給驛定額每起一百疋之上沿途站赤困乏到部盡賞錢粮臣等曾議於脫火赤八禿兒寬徹之地擇廉慎人充脫脫禾孫合賜物力津遣令擬選拜住怯薛内扎撒孫唐兀解充迤北脫火赤脫脫禾孫武倫寺阿八赤充寬徹脫脫禾孫副之者各一人識會文字吏二名鑄給印信斟酌物力撥遣可否取裁奉聖旨準　十五日兵部呈見欽奉聖旨印訖普賢行願品踈抄科經各分散諸路使者合起鋪馬五十一疋照得別無欽賚起馬聖旨呈省給降都省照擬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詔書拘收應有執把聖旨令旨諸賚物為驗者毋得給馬不應差使營幹己私罪及給寫判署正官欽此自至大四年十月至皇慶二年七月功德使司及徒調印經官節次遣使送經計四十五起給馬二百七十八疋載經站車一百七十六輛事誠冗濫今次所差人員多因採家營私物非公選必致擾亂僧俗侵損站赤合令各處回使就便押經俵散不惟省減鋪馬首思抑且僧俗無擾今後上命布施經文從提調官照斟所請去處關發合干部分呈省依上發落便益於十九日奏準聖旨依上施行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唐兀解阿八赤等各充脫火赤寬徹地脫脫禾孫之職前去所據起發物力唐兀解阿八赤各與鈔四百定

其副二人。各與鈔三百錠。吏四人。各與鈔二百錠。衣服齎皮弓箭鞍轡家屬口粮。斟酌津遣。稍借一年俸鈔。鑄給從三品都脫脫木孫印信宣命。仍給鋪馬聖旨。每一人一疋二道。二疋二道。奉聖旨準。 是月朶解充堅不花奏。臣自五臺往復。據站戶告言。曾有使臣四五輩。白日遍站食乾首思羊。世祖皇帝聖旨使臣白日經行飲以馬湩解渴。夜宿則給首思。似此若何。奉旨若曰。可依薛禪皇帝已降聖旨定例。言於中書省施行。且令通政院整治之。若不遵行。乃通政院官怠慢之罪。 十一月浙江省咨會福院為玉山普安寺。大護國仁王寺。闕少供具。本院官安普就杭州給價令兩浙都運朶兒只買買奏啓。聖旨皇太后懿旨。令江浙行省應付站船遞運會福院。徑咨本省及朶兒只呈。索遞運船三十隻。本省照擬。為會福院不經都省。徑直行移。於例未應。若候移文咨會。緣奉上命成造物件。應副船隻事意。會福院差官守候起運。除下杭州路會計物數應副外。其事干繫站赤通例。又有續起船數。移咨照詳回示。都省照得皇慶二年九月三日。奏準聖旨。但是干礙省都公事。毋得徑直移文各處。今普安等寺。供具什物。既奉上命成造起運赴都。別難議擬。所據會福院不經省部。徑咨行省應付站船一節。若便取問。卻係奏準已前事理。下兵部就行會福院照會施行。 十二月嶺北行省檢校官李廷玉母喪丁憂。本省應副鋪馬一疋。站車一輛。兵部照議。嶺北省。及所屬官員親喪丁憂。例合應副站車一輛。中間品級尊卑不分。今來參詳。合無比依至元二十五年。元貞元年。奏準福建雲南任回官員品級站船定例。一品二品車三輛。三品至五品車二輛。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人等車一輛。應付回還。其任回官亦從此例。似為便益。據李廷玉丁憂。腳力不應濫給鋪馬事已往矣。今後若復似前違錯。當該首領官吏。取招議罪相應。都省準擬。下兵部依上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二十二勘

站

站赤六

經世大典延祐元年二月十一日同知通政院事燕鐵木兒兀魯思不花奏。乃者木憐等三十二站消乏。故議遣使賑給鈔二千錠。米二千石。今聞闊闊出拂憐之外。六站困乏尤甚。貧戶之粮。力不能致。乞令站戶之有牛駞者為之運送。奉聖旨準。都省給降鈔米從通政院遣使給散去訖。 二十五日中書省奏闊闊解傳旨。先立中政院時。曾與鋪馬聖旨。在後革罷中政院。其聖旨盡行拘收。尋改立典內院。復給起馬聖旨。今中政院既復立。可將典內院鋪馬聖旨。於都省送納。以前時拘收聖旨。回付中政院。欽此。竊照先立中政院。計與一百一十三疋。共四十道聖旨。典內院減半。給與五十六疋。二十道聖旨。令將典內院名字所與者拘收。別寫中政院名字八十疋聖旨與之。若何。奉聖旨準。 是月保定路言。定興等驛至栢鄉皇慶二年旱災。人民至食木皮草葉。路當南北衝要。使客繁多。車力不敷。鋪馬損斃。站戶當役不前。逃竄者衆。若不補換賑濟。誠恐驟廢站赤。都省議擇良鄉至栢鄉馬站一十二所。車站六所。每馬一疋。支芻粟錢中統鈔三錠。車一輛。支鈔六錠。總支六千三百錠。以賑之。奏準聖旨差官馳驛同各處正官照視各站實有車馬數目。欽依給散。所據在逃人戶。督勒合屬招諭復業。馳鈔腳力。依例應付。 三月十五日中書兵部準提調印經官闊欽奉聖旨。已印經文。選達吉兒赤王安童寶兒赤脫火赤等前去江西江浙等處散施。請給驛事。又都功德使司闊奏準杭州所進品次錄等經文安毛法師徒弟二人送至李王朝漢河西僧寺。合用站車鋪馬。省部應副。都省照擬。去年差官諸路送經者四十餘起。猶有未回。保定等站困值水旱之災。人戶逃徙。其送經人員。多因還家營私。既非公選。必擾僧俗。一則郡縣迎接。妨廢公務。二則出無定處。恣其所向。三則事無程期。經年不返。站赤消乏。皆由於此。二十七日奏。聞者遣使降香念經。所過行省路府州縣迎接。科斂僧寺錢物。以此之故。曾奏所差者。每至城邑。與行省官開經焚香繞畢。即回。及將印訖經文。就命各處行省來使因便附去。今提調印經官復奏專使前去。臣等議得各處似此送經者太多。又蹈迎接科斂之弊。今後宜令提調官。明具經數所散何寺。從中書省公差有職役之人送至行省。轉遣散施。似為便益。奉聖旨準。都省欽依送兵部施行。 閏三

月二日崇祥院使野訥等奏所管平江鎮江兩路常住錢粮各設提舉司幹辦每處請給常行鋪馬二匹站船二隻奉聖旨鋪馬令翰林院書寫聖旨給與站船取於江浙行省本院欽依先咨江浙行省及翰林院出給站船鋪馬劄子後閱兵部照驗本部呈上項提舉司係外路五品未有給降鋪馬站船劄子通例似難議擬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并劄付崇祥院拘收照會翰林院欽依禁止相應都省檢會諸衙門不得隔越中書省奏事之制送兵部欽依施行　六日中書省奏寬徹言塔失之城立站去年奏準支給騾驢一百隻馬三百匹以充轉送隨有使臣自哈兒班答來進豹子省畫數起獲鋪馬其時馬驢方從遠來脉力未充遇川其間斃者太半未充將軍人馬匹當站今存者又無幾矣臣等議謂死損鋪馬不可不補買之如今行省官驗其倒斃之數給價和買補置庶幾使富上從之又奏哈兒班答也先不花等使臣進送蒲萄酒來者實頻驛傳勞費乞諭典酒之官令後如何較量供送與都護府官議奏裁處奉聖旨準　是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本省總攝兩浙江東福建四道地廣且重使客頻繁近據杭州路照勘到在城馬站見在使臣五十三起日支分例計中統鈔八錠一十五兩有餘皆是各位下差來印經蓋寺成造供器催徵田粮

等事每起給馬三五匹驛舍充滿僦賃民居動經年餘不還日乘小鋪馬一百二十餘匹常支羊肉分例馬無停閑户多死徙蓋是各位下及在内官府不經都省徑直遣使給驛以致斯弊又有於所起馬内轉移搞攙換易關文武將增元判赤等馬匹因循不便宜從都省立法關防給驛優恤站赤省部議得各位下及諸官府除軍情錢粮急務量事給驛禁約出使人不得於所起馬内轉行搞攙將添元判赤馬匹行移徽政院及合屬依上檢察禁治施行　又大都驛及舊運粮提舉司步站所言各站驢馬倒死人户逃竄今年旱澇闕食乞接濟事都省以大都之驛繁劇甚於他處量擬每馬一匹日支陳紅粟五升舊運粮提舉司步站所攢車驢每頭日支粟二升接濟兩月大都驛馬九百八十八匹每匹日支粟五升兩箇月粟二千九百六十四石驢二十頭每頭日支粟二升兩箇月粟二十四石舊運粮提舉司車五百八十九輛每輛驢七頭計四千一百二十三頭日支粟一升兩月支粟二千四百七十三石八斗步站所車一百九十四輛每輛驢八頭計一千五百五十二頭兩月支粟九百三十一石二斗　四月三日中書省奏給中統寶鈔一萬錠賑濟西番站赤初皇慶二年十二月撒思班武靖王令旨言於宣政院請烏思藏朶甘思朶思麻三路站赤近年以來馬匹病死人户貧乏請開奏賑濟事本院啓奉皇太后懿旨令與都省同議賑濟之宜檢會得至元二十九年元貞二年小只爰亦伯朶甘思烏思藏等站經值寇攘中書亦嘗給降馬牛寶鈔差官接濟令烏思藏等除小站七所勿論其大站二十八處遞送西番布施來往之使實繁人户數少驛程近者不下三五百里年深未曾給恩省院公議依例接濟又為在京錢物不敷定擬二十八站各給中統鈔三百錠總計八千四百錠若或不足就於宣政院所轄西番課程錢物内斟酌增給都省官啓奉皇太后懿旨宣政院官暗普等言前站重困非增多賑濟不可宜支鈔一萬錠以與之至如西番出產物貨及供奉於我者亦可增與整治站赤敕此奏奉聖旨準上給降賑濟去訖　七日中書省奏通政院言脱忽脱大王位下撥出鐵里干站自闊幹充至小只凡一十驛今春值風雪沙土鋪馬多倒死站户乏粮祗應無從所出若不少加接濟愈見困乏今議每站各與白米百石中統鈔百錠令上都留守司通政院差官給散之上曰可　五月八日中書省奏功德使司言奉旨遣答里馬失里等前詣杭州僊靈等寺降香請給鋪馬臣等議得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歲時降香固當乘傳將命其餘小寺院或所不宜合無驛行上曰答里馬失里勿去省差宣

使一人可也對曰此等寺院非大剎上位如此敕者恐不宜上曰朕實命之但勿令僧司遣使從爾差宣使賫行今後似此令人降香爾再奏者又奏杭州所進八藏經文前者月魯鐵木兒奏令送至河西之地移文省部遞旋發去今又奉旨復送六藏經文前去所慮大都遞西驛傳遞送西番僧人舍利往返頻數困乏莫甚請停六藏經俟秋收之後徐議發去奉旨令姑止之後秋收量各站氣力遞旋遣送　十七日中書左丞相阿散等奏保定真定二路所轄定興至栢鄉十站去歲值災田禾不收站户貧乏逃徙者多有之若不整治誠恐隳廢憲司屢書陳說今擬至大四年已前逃亡消乏站户於相應民户内僉補委真定路總管馬思忽保定路總管教化二人提調毋令動衆其在皇慶元年已後逃徙者招誘復業　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御史臺言奏準行臺及廉訪司官之任今後不以遠近往回咸許給驛其去也則從此給降起馬聖旨回時驗所受宣勑但令所受宣勑但令所司依元去驛馬數目給據應副臣等議得遠方地面之任回還合與驛馬船隻已有定例乞只依先例行之奉聖旨準　二十二日中書省奏在前典瑞監除掌金字圓牌外復有鋪馬聖旨三百餘道至大四年將此聖旨納于翰林院以此金字圓牌遣發不敷續已奏請增置五

十面自去年以來但干細務并商價之事皆佩圓牌而行至今未收入者有之蓋圓牌遣使初為軍情大事而設豈可濫給自今餘事求給牌面不經中書省樞密院者宜勿與上曰卿等先取勘數目安有此理今後只令軍情公事差使者　二十三日中書省奏先為西邊過川兩界軍人馬匹傳送頻數物力消乏已嘗奏准各與馬三百匹駱駝一百隻以當站役尋值風雪勞斃喪馬一百九十九匹駱駝二十四隻今甘肅行省來請補買臣謂彼方川石之地馬駝之斃可知若不補置必損軍力宜令行省隨所闕者補之不敷之數卻用軍人馬匹添助上曰可　七月十八日中書省奏前者以西邊川地軍人當站消乏奏准令甘肅行省買馬駝應副又遣仍追復蒙古站戶當役今本省回咨欽遵上命追究元當站羌吉剌準行哈等戶仍令復役及於曲尤沙州瓜州上戶內僉補一百戶以充察巴站役既而諸王納忽里執把聖旨云屬本位下種田戶有司不得侵犯於所僉站戶內指揮位下戶計者取去咨請照詳臣等謂元降聖旨止以百姓數目屬之豈可不令當站合依元僉民戶仍復其役奉聖旨准　是月中書省奏過者議將元僉站戶發還答失蠻當站數內有四枝滅吉憐氏或稱屬阿八赤昔寶赤因以避役者據諸王南忽里來文稱當時百姓衆多

故充阿八赤昔寶赤今百姓數少合令當站此議誠然又滅吉憐民有散居各處者宜從彼省與南忽里差人收聚悉令當站奉聖旨准　十月十九日中書省奏整治迤北軍力今闊鐵里千站地草生計時合給戍軍錢物須籍站力遞運公議自大都至李陵臺漢地之站各與鈔一百錠鐵里干至和林蒙古站各與鈔二百五十錠檀州灤陽兩站各與鈔七十五錠總又鈔一萬錠前去給散上曰可　二十四日中書省據御史臺備西臺監察御史言甘肅納憐驛係蒙古軍人應當專備軍情急務其餘非關緊要但懸金銀圓牌往往取便經行若不禁止不可下兵部通政院議今後除懸帶金銀字牌面道報軍情機密重事使臣使行納憐站道其餘一切出使人員俱合兀魯思兩道漢站遞送及葡萄酒依在前年例令駱駝般運至漢站接遞赴都誠為便益都省准呈　二十七日中書省奏乃顏叛亂時水達達女直等站皆廢續為進呈海青故收聚舊來站戶及僉撥闊元路編民乃顏戶計同當站役已經奏准世祖皇帝聖旨但是已當定站戶諸人毋得替換今遼陽行省來言開元路官以王雪兒等驛程遥遠擬於水達達萬戶內撥一十五戶衆代王雪兒等共當站役蓋緣前站乃世祖皇帝定制毋得替換是則水達達戶內不當差撥止合王雪兒等依舊

當站奉聖旨准　是日中書省又奏西番僧乞剌思八班等六人元起鋪馬十一匹赴都今欲回還止有三人復索元來馬數兵部止給八匹驗馱過重行至涿州為監察所劾每馱稱斤一百七十事下刑部詞伏擬杖六十七宣政院官倫普言于上曰是僧遠來所將囊橐乃上所賜物也以此過重請增鋪馬三匹速令回去奉旨准　又奏西番僧人馱子定制一百斤之上勿令負載今所馱過制多索鋪馬三匹罪當六十七臣等以為僧人權擬免罪多索鋪馬不可復給若有御賜之物則從驛傳每馱不過一百斤其餘餽贐之貨不得以官力行上曰可　又奏沙瓜州立屯儲總管萬戶府掌屯田公事請給差使鋪馬聖旨內起馬二匹者二道一匹者四道奉聖旨與之都省送兵部行移翰林院欽依譯寫給發施行　是月兵部呈為保定中山真定等處站戶消乏西僧給驛繁數人馬被害宜從都省劄付宣政院行下土番宣慰司都元帥府移咨陝西行省令臨洮府等處脫脫禾孫欽依累降詔書分揀禁約毋致泛濫重載及令御史臺照會廉訪司查勘各站遞運使臣糾其非違都省准擬施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翰林承旨滅怯禿等奏諸府官各枝遣使先定鋪馬賽別里哥來索起馬聖旨從之則為數過多不與則慢違上命今後乞依都省定例隨其

品秩出給鋪馬無品級怯薛人員給馬四匹以下本院譯書四品以上者奏又其餘官府不經都省照會求起馬聖旨者亦乞止之奉旨若曰卿言是也可移文都省遍行諸官府知之　十二月三日中書省奏通政院言納憐一道二十三站人戶闕食請接濟事臣等議俾當站之人各與三月口糧近倉者給以米粟去倉遠者量價給鈔上曰可都省遣使與甘肅省委官親詣二十三站取勘戶數每戶五口為則少者從實大口月支二斗小口月支一斗接濟三月口糧就於各處附近倉於見在糧內支給去倉遠者照依時值準支官錢支訖米三千七百六十七石四斗鈔五千二百七十三錠二十兩　是年冬通政院準也可扎魯花赤口千僉通政院事那懷言木憐站迤東昔鹽泊至劄哈站今歲天旱禾苗不發戶口饑饉鋪馬羸損凡有使客靡不失悮所以賑濟人馬芻糧者院官其圖之又德興和路脫脫禾孫申昔鹽泊至燕只哥赤斤等四站經值霜雹阿察大都至寬迭憐不剌等五站自春至秋旱暵無雨禾草不生站戶消乏尤甚皆請接濟糧料本院關兵部照九站實有戶口馬匹接濟米粟似望不致廢斷本部以前站即與川中察罕怯赤海等一十七站接運彼既接濟此亦一體具呈中書省區處都省奏准每站各與糧一百五十石令通政院差官

同河東宣慰司官。前去體勘。分別端的。貧下站戶。就與附近官倉支付。去倉遠者。驗時價給鈔賑之。　二年正月。翰林院欽奉聖旨。撰寫諸王沙藍常川起馬四匹聖旨。除欽遵外。錄連漢字揀目呈省。都省尋議拘收。行據本投下。隨路民匠總管府申。年例五戶絲。於大都關支。其陝西奉元路所拘打捕鷹房民匠總管府。掌管怯憐口戶。辦納軍器皮貨物色。及河南府路人戶賦稅。每年差官欽賷起馬四匹聖旨。前去各處催徵。於八月內將奉聖旨。令沙藍大王赴迤北擺海住冬去訖。即目春首。方當催辦。如蒙照依前例給降鋪馬四匹聖旨備用。似不失悞。令賷元降起馬四匹聖旨一道回納省庫收貯。省部議得本位下元給起馬聖旨。既以拘收。令後果有合行差使鋪馬。從本府申部呈省應副。

二月二十四日。宣政院奏。諸出使西番者。自京兆臨洮府。附帶碧甸子。銅䥉。撒襪。靴。復裝馱鋪以營市利。如此冗濫。合令京兆臨洮府。洮河所設脫脫禾孫提調檢察。果有商販之物來使科罪。其貨沒官。奉旨準。

是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等奏。諸王公主駙馬頻數遣使前赴西番之地。以故站赤困乏。若不奏聞。恐宣政院隔越中書遣使。已令省約。奉旨可。委臨洮府能幹脫脫禾孫一員提調。

二十七日。中書省奏。前者翰林院奏奉聖旨。令後依都省定例。隨品秩出

給鋪馬無品秩怯薛人員給馬四匹以下。本院區處四匹以上奏。臣等已準來文。今議依元例。諸王駙馬。并蒙古各千戶。合給鋪馬聖旨。翰林院議之。除此之外。諸官府庶務遣使。已依舊制。令白於中書。然後行之。制可。

是日。中書省又奏。去年典瑞監為差使金字圓牌不敷。增造五十面。當時曾奉聖旨追究。往前已發未納之數。且謂今後非軍情事。不得差使。未幾典瑞取勘。初置圓牌。總二百七十二面。自至元十五年以後。給付諸人未納。及值諸王失列吉要木忽兒等叛亂。賷帶前去。或為冗費恩隱占行使者有之。難以窮究。以此世祖皇帝。不用舊來牌面。創置此項圓牌。及達小圖書鈐印馬數以為記驗。今請依前旨。金字圓牌。除軍情大事外。不令差使。似為便益。奉旨是也。宜令追之。都省欽依行。移各處照會施行。

是月嶺北行省咨。任回官員脚力。止依品級應副站車。邊方酷寒重地。實比雲南。福建。風土不同。若依舊制應副。元來鋪馬站車回還。庶見優恤。省部照擬元行舊例。職官依驗元去鋪馬站車數目應副。令譯史宣使人等。元給鋪馬二匹。內量減一匹。部就站車一輛。回還相應。回咨嶺北行省。依上施行。

三月二十四日。通政院準木憐阿失不剌察罕忽魯渾察罕慈赤海三站。言從壬子年至今天旱。芻草不生。去年遞運軍器。雖曾給散鈔物。皆以銷用。自冬徂春。連值大雪。黑風飄散積草。鋪馬缺食倒斃。所存不過二三十匹。以供走遞。大率羸瘠。亦將死損。馳驛者既已失悞遞運。又且住滯。站戶及妻子往往餓饑表表。乞救濟事。本院關部。議得川中阿夫不剌等三站。接連嶺北一道。通報軍情緊急重事。擬合斟酌接濟。具呈中書省。議得每站增給馬五十匹。准支價錢中統鈔三百錠。從通政院委官關領前去。同河東宣慰司官。給付各站買馬當役。仍接濟米糧各一百石。以給貧下站戶。就於靜州等處倉內放支。其去倉遠者。驗時直準鈔與之。於四月十七日。奏奉旨準。

二十六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左丞相阿散等。啟於皇太后。行幸之時。沿途納鉢。常令準備車輛。或先期一月之前。脂車秣馬俟候。致令頭匹損瘦。又奪農時。臣等今議起發之時。各枝合與車輛。就此應副。其沿途納鉢增索之數。不須與之。已奉聖旨準奏。設再啟請。奉懿旨勿與可也。都省欽此。送兵部依上施行。

是月。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平江路站赤。多有各投下差來使臣。催徵撥賜田糧。日乘鋪馬。坐食分例。動經半載不去。其田既有差設莊官。合無定擬。不須差官。就令莊官將收到糧斛變鈔起解。實省鋪馬祗應。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所言出使人員。乃在都徽政院等官府所遣。而各處俱有所屬之司。回咨江浙行省。照勘差去官。委有所屬司存。照依定例。大事應付

首思鋪馬八日。小事三日。餘外不許支給。其無所屬。及各投下人員暫責。有司欽依至元新格程限。早完其事。發遣以行。

五月。武備寺言。蒙古行營甲匠成造到皇慶二年皮甲一千九副。照依年例。於保定路取給鋪馬一匹。站車一輛。本路教化總管為押運人。別無欽賷聖旨。不準應付。有礙起納。本寺御閘閘出等奏。奉聖旨。軍器乃大事也。何故阻之。可移文都省。下各路。令後納皮甲鋪馬。毋得阻當。請欽依施行。兵部以武備寺隔越中書奏事。干係政務。上項皮甲。即係年額之物。若押運人員。欽賷聖旨。依例應副鋪馬。如無。則以快便脚力起發。以此議得。令後軍情急務。起發軍器等物。押運人員。果合乘驛者。於本路已降差使聖旨內。就便給發相應。呈蒙都省準擬。遣送兵部依上施行。仍關武備寺回奏。

六月二十日。中書省奉旨。遣朶腭也先帖木兒亦納失里往五臺散莽齋。給鋪馬一十五匹。又遣闊兒魯班丹等至五臺山開讀藏經。給馬八匹。欽此。擬給金字圓牌二面。左丞相阿散。以為舊制金字圓牌。乃軍情大事所用。今讀藏經。散莽齋。恐不宜給。二十二日。尚書乞塔。以其言奏聞。奉旨權宜令去。令後軍情公事外。其餘毋得行用。中書省送兵部欽依施行。

二十五日。平章察乃。通政院使寒食等奏。哈思哈那元一十四站廢絕。奉聖旨。每站各與馬一百匹。每匹價鈔六錠。計鈔八千四百錠。都省欽依給降。委

通政院判帖木兒不花。前赴各站給散訖。　是年冬。湖廣行省。備興國路判官朱承直言。江南赴任。及任回官員。宜令鎮守軍官。巡尉捕盜官。相參防送。所至於官舍宿泊。量給粥食。庶便往來。且免盜賊刼掠之患。中書兵刑部議得。鎮守巡尉司弓兵。本以禦賊盜。若令防送往來官員。有妨警捕。加之各處年銷錢粮不敷。難議供給粥食。宜令所在官司。驗所授宣勑文憑。止宿官舍相應。都省準擬。　三年。正月十四日。都功德使輦真乞剌思站班奏。奉聖旨。搠思羅師父門徒唆南監藏者。欲回朶甘思之地。本僧每年率三十衆。爲朕起建具送好事一月。其令省部斟酌應副鋪馬以行。兵部議得。所索鋪馬。別無欽賚御寶聖旨。具呈都省給降。　四月十二日。丞相阿散。平章李道復兀伯都剌等奏。班吉幹節兒講主之下。三丹講主有疾。奉旨令同輦真乞剌思師父回還西番。三丹及其徒共四人。起鋪馬四匹。又搠思羅師父徒弟唆南監藏等六人。起馬六匹。都省見存鋪馬聖旨不敷。若與此僧。亦難拘收。令無定擬西番回僧。令翰林院斟酌撙節譯寫聖旨與之。奉旨准。都省欽依施行。　二十六日。通政院言。納憐二十三站消乏。除晃忽兒月良九站已濟易乘外。哈溫至東勝一十四站。未有。與甘肅行省非奉都省明文。率不津濟。令每站有馬二百匹。去年天旱無草。靡

不龐瘠。設有軍情給驛。豈不失悞。都省遣本院通事徹里。前去甘肅省等處給散料粟七千九百九十六石七斗。　二月二十二日。武備寺言。于中書省。本寺統領各處局院。催督軍器。舊制上都大都。各給鋪馬聖旨八道。去年拘收入省。嘗以軍器公事爲重。奏奉聖旨。累次移文兵部請給不至。今來軍器趲起。難候兵部取撥。請依已降聖旨。早賜給降。事都省送兵部。照得皇慶二年七月二日。已經奏準聖旨。除樞密院。御史臺宣政院徽政院也可扎魯花赤外。其餘衙門鋪馬聖旨。皆令拘收。若議再與。似成偏負。如武備寺果有差遣。移文都省給驛。除欽遵外。合令武備寺。依上施行。六月十一日。將作院使哈撒不花。傳奉聖旨。朕聞諸王駙馬。各枝兒遣使至五臺降香。及西番僧人。指以降香遊五臺爲名。乘占小鋪馬站車。多取分例。使堅州臺州兩處官司。百姓被擾。其令殊祥院分揀各枝來使僧人。有事者。量給鋪馬分例。無事者。三日之外不得給。從彼赴都之人。亦分可否給驛。中書省。宣政院。功德使司。皆令移文照會。欽此。殊祥院移關兵部依上施行。　九月。湖廣行省。備廣西道宣慰司言。遠方之任官員。父母亡没。奔喪丁憂。因病作闕。卻令自備腳力。跋涉江河。若貧薄無力。留滯遼遠。有失觀喪。誠可憐憫。兵部參詳。合準行省所擬。照依已定品級。陸路長行

馬匹易乘。水路斟酌應副站船出還相應。都省議得。見任遠方官員因病作闕。難準所擬。奔喪丁憂人員。照依任滿得代一體應副腳力出還。移咨行省。及下兵部依上施行。　是月。江浙行省咨。差撥祗應庫子。令各路照勘正貼户。實有餘粮。除下户外。下至十石。多者積算通融計日應當。周歲輪流一次。請照驗事。都省準擬。回咨依上施行。　十月。衛輝路言。于河南道奉使宣撫。及本道廉訪司。本路車站正當衝要。所設車一十五輛。遞運不敷。竊照鄰郡彰德路。宜溝站。額置車二十輛。即與本路一體。兼本路水站置船三十艘。人丁二百五名。雖備而少用。奉使與廉訪司公議。摘除站船一十艘。人丁六十名。每船二艘。丁一十二名。改設站車一輛。總增五輛以備遞運。官民皆便。呈省請區處事。省部議得。既經奉使宣撫。及本道廉訪司。定論準擬。依上施行。　四年。正月九日。通政院使木吉等奏。昔壁泊至迭連不剌九站。消乏數內。寬迭連不剌喃塔兒兩站。馬户爲叛户所奪。來請接濟。臣等議得。彼處答吉倉見貯官粮。其間七站。乞各與米一百石。可自取之。寬迭連不剌喃塔兒兩站。各與一百五十石。就令答吉倉佃户送致之。仍委都事完者帖木兒給散。奉旨準。總計給米一千石。　二月一日。通政院使塔海忽都魯。太僕寺丞。幹羅思奉使回奏。整治帖里干站赤。

自阿蘭至小只一十六站。給散馬五百八匹。駞二百五十五隻。先是上命幹羅思馳驛拘刷民間馬匹。以給帖里干站。如無。則與係官馬駞。及於阿木哥捐兀阿思罕慈判哈兒等。斷沒駞馬數內支給。至是返命。既而太師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兀伯都剌拜住等。又奏。前者以帖里干站消乏。故遣塔海忽都魯接濟馬駞。令閱各站頭匹。又復瘦損。太后懿旨。嘗令整治之。請就上都庫。支鈔五千錠。遣通政院使撒台乞兒海牙二人。前去買馬接濟。奉旨準。都省給降鈔五千錠。買馬八百三十四匹。分給帖里干三十站當役訖。　十四日。御史臺奏。行省官之任。除合給鋪馬。又復應副車輛腳力。令西臺赴任官。合依前例鋪馬之外。大夫給車三輛。中丞侍御二輛。治書一輛。以後爲例。奉旨可。移文都省施行。都省照議行省之任官。除合起鋪馬外。丞相平章。例給站車二輛。左右丞。參政。車一輛。今次御史臺。奏準行臺之官。站車俱爲通例不同。劄付本臺就便回奏。下兵部依例應副施行。　是月。中書兵部。照得遼陽行省。懿州不應支過皇慶二年使臣上馬分例鈔四十七錠。三十二兩六錢四分。已擬減駁追理。令本省咨謂出使人員上馬分例。擬合減半支付。所據前鈔係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已前減駁之數。伏請欽依革撥。已後減駁數目。着落追徵。本

部議得出使人員經過止宿已有祗應通例既已上馬又需當日分例似涉重復合咨遼陽行省更為照勘減駁支過分例如委係延祐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赦已前事理依準所擬欽依革撥已後不應支過數目着落當該人員追徵還官相應呈奉省準依上施行　九月大都路良鄉驛言自閏正月二十五日涿州驛送到晉王位下來使鎖禿等四人又西番大師加充藏卜等七人到驛各索走驥馬匹提領百戶皆被鞭箠越次選取驥馬供給二月一日復有西番僧短木察罕不花八哈失等二十一人起正馬三十二匹回馬十匹需求走驥馬匹箠撻站赤恃威選馬無所控訴竊照本驛置於輦轂之下南北衝要供給浩繁似此被害何以堪命乞禁治事省部照擬得國家設置驛傳所以通邊情備急務近年以來諸官府給驛繁數站民匱乏至於今歲尤甚且大都南北六道站赤比之各省又重皆之朝廷每加優恤今此所陳良可矜憫若不嚴行禁約誠恐遭臨站戶逃竄廢絕站赤深為未便都省出榜諸站及下各路依上施行仍咨行省一體禁治　十月甘肅行省言本省地在極邊往來經涉沙漠官吏人等之任已蒙給驛任回則備己力人稀路迥所過艱險比之嶺北荒惡尤甚如準已擬除所轄居住人員不須應付其得代出境者照依嶺北省例官為給驛回還使庶官得受均惠無回顧之憂誠為合義兵部參詳本省道遠不通舟楫如準所擬本處土居人員不須應副其餘任回官員腳力照依嶺北省例職官驗元去鋪馬站車應副令譯史宣使人等止給鋪馬一匹站車一輛身故家屬一體應副回還相應都省議得甘肅行省任回官吏除犯贓解任者不給外餘人並依元去腳力回還餘準部擬移咨甘肅行省依上施行　是年中書兵部言各站設置提領止受部劄行九品印職專車馬之役所領站戶多者三二千少者五七百比之軍民體非輕細得其人則戶安事集非其人則民困事隳奈何俸祿不給三年一更貪鄙得以縱私廉能無以激厲站赤消乏職此之由今擬各處館驛除令丞外見役提領不許交換賍事者依例追斷停罷廉能者雖歷三載聽民舉留庶望所任盡職站赤相安都省準擬遷送兵部依上施行　五年二月十五日中書省奏帖里干站赤老溫哈剌至察罕曲律阿荅出等一十站馬駝損斃今議各站給與駱駝二十隻每隻價錢中統鈔二十五錠委官前去收買給散各站相應奉旨準都省差通政院經歷伯都前去買給駱駝二百七十二隻　十二月二十六日通政院使察乃失剌脫端僉通政院事八的兒等奏世祖皇帝時給撥圓牌聖旨驗差劄起與鋪馬令來

官府書立印信案驗方準給馬致急使住滯失悞公事奉旨可依舊制給與使臣圓牌聖旨各驛驗差劄起與鋪馬不須立案　六年正月十日宣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八剌脫因答兒麻失里等奏烏思藏納憐速古兒赤宣慰司言往者烏思藏等站赤消乏嘗奉上命每站與馬一百二十匹準支價錢今來各驛消乏尤甚雖議於曾充富民之家抽分馬匹應副恐不能濟已津濟物力又奉帝師法旨烏思藏撒思加答籠宋都思亦思答四站無營盤數年田禾不收頭匹倒死至甚消乏藏卜八國師等并宣慰司數次移文上言在先世祖皇帝成宗皇帝時以此數站消乏曾令官給物力今宜依先例濟之臣等議今不賑濟直至斷絕卻行翔立愈見費力乞依先例賑給奉旨準欽此本院具呈都省於三月四日奏四站各與五十匹馬價每匹六錠上從之總計烏思藏撒思加等四站每站馬五十匹該價錢中統鈔三百錠計一千二百錠盤撒思加答籠宋都思亦思答　四月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官稟說帖里干站道內伯只剌慙赤海兩站頭匹倒死失悞走遞又苟赤人也速答兒以己馬七匹與伯只剌站添力事於三月二十九日參政燕只哥通政院使禿魯哈帖木兒等奏每站各與馬五十匹接濟奉旨準又奏也速答兒回賜表裏奉聖旨可賜銀一錠以勸後人欽此迤北收買騸馬每匹給中統價鈔六錠欽奉前因都省議得上項馬匹委上都留守司達魯花赤只兒哈郎留守賀閒庵不妨司事提調與通政院官照依官定價直就便從宜欽依收買堪中馬匹責付各站走遞毋致失悞具收買交付訖馬數日期用過價錢通行呈省所據回賜也速答兒銀一錠於係官銀內支付依例除破　七年四月四日參議速速以丞相帖木迭兒之言上奏前者為諸王駙馬乘驛聚會之故整治東西兩道站赤與訖物力今諸王欲各歸鎮地當此站赤消乏之時經過徵求分例草料乞各與鈔二百錠奉旨準　二十九日參議速速奏昨奉旨令寫進通政院兵部所管站赤緣由沿革來上今謹進呈上覽畢曰世祖皇帝時達達漢人站係通政院管領今可依舊制悉歸之通政院　五月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帖木迭兒平章政事拜住等覆奏上曰可依前旨令通政院領之　九月十四日通政院判官伯帖木兒奉旨赴木憐站取勘貧富站戶數目呈省區處　十月十七日奏請接濟貧戶上是而從之都省委官與本院同知不顏前赴木憐三十一站給散訖中統鈔三萬八百錠糧五百石　十一月通政院官孛樂解等奏奉聖旨節該世祖皇帝時腹裏江南漢地站赤例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近年合

州縣管領。似此站赤受害。今可依前例。皆令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州縣官勿得預。省部欽依遍行。英宗皇帝至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納憐道哈剌兀孫脫脫木孫。客滅拙解言。哈剌温至哈必兒哈不剌一十四站。初無田土可耕。自薛禪皇帝時。官給馬匹草料。站戶口糧。延祐七年。八月以來。雪重草死。官無芻粟。以致馬匹瘦弱。遞送驛傳。請接濟事。都省差通政院宣使朶兒赤。赴甘肅行省。河東宣慰司。給散訖粟料三千五百六十四石。　二年通政院言。近年諸官府遣使。皆執聖旨。及差劄起馬。中間泛濫。無憑稽考。今後除樞密院。御史臺。也可扎魯花赤。宣政院。徽政院外。其餘遣使給驛者。合遵至大四年。已降聖旨事意。經由省部。關會本院應副。省部準擬依上施行。　三年正月一日。中書右丞相拜住。左丞速速等奏。和林之南。沙蘭禿等六處馬站。連年經值風雪。芻草不生。人馬瘠乏。合無差官取勘戶數。每戶接濟中統鈔三十錠。奉旨準。都省差同知通政院事亦憐真馳驛。至沙蘭禿等站。給散訖鈔六千二百錠。馬匹折鈔三千一百錠。　泰定元年。三月一日。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左丞相倒剌沙等奏。帖里千木憐納憐站赤。因諸王駙馬。在店薛地聚會。頻取物力。以致消乏。臣等以為站赤乃當時之急務。一次整治有法。站戶累歲獲安。今令通政院分別貧富等差。其有馬駝及二十。羊及五十者。是為有力。餘無此數者。官給中統鈔五十錠。補買與之。及支半年口糧。下年孳畜蕃息。可為久計。奉旨準。都省欽依委官分道馳驛。前去給散訖。鈔二十一萬三千三百錠。糧七萬六千一百四十四石八斗。　木憐道三十八站。鈔八萬四千五十錠。糧一萬六千九百三十三石二斗。　納憐站道二十四站。鈔四萬一千七百五十錠。糧八千九百二十石八斗。　帖里千五十七站。鈔八萬七千五百錠。糧五萬二百九十石八斗。　三日通政院使察乃脫兒赤顏等奏。世祖皇帝時。漢地站赤。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在後又令州縣官領之。既而站戶受害。依舊從各路正官提調。州縣不預。至治三年。英宗皇帝行幸五臺之時。左丞速速。同知不顏復奏。令州縣提調站赤。今站戶告言。既隸通政院。又屬州縣官。於已誠有不便。臣與右丞相旭邁傑等共議。但凡政事並依世祖皇帝定制。已嘗詔告天下。今次站赤。止合從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毋令州縣官領之。奉旨準。　六月十日。詔書內一欵。軍國之務。站赤為先。除達達站戶消乏。已令接濟外。春秋車駕經行處所。使客比之他處繁多。大都上都。自備首思者。每站給中統鈔二千錠。興和。宣德。猗鈌漢站。各一千錠。驗戶接濟。仍仰中外諸司。各務撙節。不許濫行給驛。遣

者。依條治罪。中書省下兵部通政院。照勘到合接濟一十六站。給降中統鈔二萬九千錠。遣尚乘寺丞脫脫。通政院都事哈剌章支散訖。　上都至大都昌平等一十三站。支鈔二萬六千錠。　興和路三站。支鈔三千錠。　二十一日。通政院使察乃等奏。春秋往來上都。各供帳內馬駝有闕。全仰站車以行。隨駕官府。及各枝人員。每年起發鋪車。站戶告之。令將起離上都。回還大都。各供帳所須鋪車。欲乞矜憫住罷。令中書省應副車輛頭匹。其餘各枝官員。悉令自備物力起行。可否取裁。奉旨準。　二年六月。兵部侍郎劉秉德言。諸王駙馬。各枝下給驛實繁。及隨朝諸官府。多有未拘鋪馬聖旨。凡遇遣使。假公行私。往赴通政院給驛。擬合從新分揀。諸王駙馬。各枝下鋪馬劄子。撙節與之。不許似前泛濫。除樞密院。御史臺。也可扎魯花赤。宣政院。僉事院外。其餘官府應有鋪馬聖旨。盡數拘收。果有公事給驛。移文省部應副。不經省部者。不得給。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察相應。省部準擬施行。　三年二月二十三日。中書右丞相塔失帖木兒等奏。京畿道奉使宣撫言。昌平縣站戶差役頻數。自備祗應。以故物力消乏。漸致逃徙。臣等詳照往年。其地田禾不收。又為路當衝要。驛傳倍費。累害奏降鈔定津濟。今國家雖乏錢糧。亦宜賑恤。設若隳廢。愈難整治。請撥鈔二千錠。委官驗貧富多寡給散之。奉旨準。　又奏驛傳所以通報國家急務。近年以來。西番僧及工匠之徒。泛濫給驛。是致站赤疲弊。今後此徒。凡有不切之務。乞禁止給驛。事果急速。三分車馬之數。應副一分以行。仍準當該官司公文起遣。似為允當。奉旨準。　四年。五月十五日。通政院使脫亦納失龍厌等奏。上都周遭草地。及各站牧馬地內。舊例馬牛外來者。執之以供驛傳。三日後回付畜主。羊口入禁。決為館食。今議若畜主不出識認者。合無作不蘭奚數收係之。奉旨準。　是年。兩浙江東道奉使宣撫言。站赤消乏。兵部議得。各處水馬站赤消乏。例合有保勘不干礙五品官體覆。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依例僉補。然行移之間。為無所立程限。住復淹延。民受其害。今擬從申舉日為始。至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畢。定期一歲完備。違限者。從監察御史。廉訪司糾察。省準通行。　明宗天曆元年。九月。通政院言。方今海宇混一。庶務浩繁。百色所需。全藉鋪馬辦集。近因遼北軍馬。將薊州。夏店。昌平。良鄉。涿州。通州。并北口。榆林。洪贊。雷家等站。闕散。焚劫畜產房舍殆盡。今裕平定。諸王駙馬。各枝朝賀使客頻數。供給日繁。若不拯濟。恐致失悞。請以各路刷到馬疋。量給各驛走遞事。都省準擬。一十站總撥馬八百四十七匹。大都驛馬四百一十七匹。良鄉馬五十匹。涿州馬五

十匹。昌平馬五十匹。榆林馬五十匹。洪贊馬五十匹。雷家馬五十匹。夏店馬五十匹。薊州馬五十匹。通州馬三十匹。　十月二十四日。太保左丞相別不花。郎中牙不忽等。特奉聖旨。河南。江西。湖廣。三省。打捕天鵝。乘驛進送頻併。站赤甚苦。今後斟酌進一兩次。其餘加意鹽淹訖。以驛舟進來。令都省移文諭之。欽此。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行省腹裏。凡起運金銀鈔錠匹帛諸物。俱有定立程限。近來往往違期不到。以致河水結凍。舟楫不通。都督拘該有司差倩民車。和雇脚力。搬運。不唯破費官錢。重勞民力。其間弊病多端。蓋因各處官司。不爲用心擇人押運。或至站所。不即給船。停滯遷延。於事未便。都省議得起運物色。各處提調正官。首領官。須要照依元定程期已裏。差能幹人押運到都。如依前違限。定將押運官。庫官。庫子等痛斷。及取當該首領官吏招伏究治。拘該站所。運物至彼。劃時給船。若遷調急慢。刁蹬停滯者。亦行斷罪。仰依上施行。　十一月十日。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台。通政院使寒食等奏。昌平。榆林。洪贊。鵰窩。赤城龍門。獨石。失八兒禿。昔寶赤。李陵臺。桓州。灤陽。雷家。宣德。西驛。白草。澗若驢泊。小寨兒。乞兒撒禿。哈兒憨赤忙吉兒禿。夏店。薊州。遵化。等二十三站。經值兵戈消乏。使臣頻數。站戶甚苦。乞賜矜憫。每站各與鈔五百錠。奉旨

準都省欽依委官。同通政院使幹緽。同知通政院事香山。欽依給散訖。二年。三月九日。中書省奏木憐帖里千。站赤消乏。臣等議消乏甚者。與鈔一千錠。次者與五百錠賑濟之。奉旨準。數內帖里千。木憐兩道。消乏之甚者。亦乞烈等一十六站。每站各與一千錠。其忽蘭赤斤七站。各與五百錠。都省委官。同通政院副使出出。判官禿帖木兒。馳驛前去散訖。　四月十四日。左丞相帖木兒不花亦都護。右丞徹里帖木兒。參知政事王結等奏。通政院言。納憐四十七站消乏。每站擬乞與鈔五百錠。臣等議得消乏甚者。各與鈔五百錠。餘站四百三百錠與之。奉旨準。都省差官。與通政院都事哈散同詣二十四站。給散訖鈔一萬一千三百錠。哈必兒哈不剌一十八站。每站五百錠。計九千錠。潭禿等五站。每站四百錠。計二千錠。兀迷禿一站三百錠。　十五日。中書省判送兵部。據大都申。大都至上都。一千里路。起運伯亦幹耳朵顏料。并竹地席。和雇車輛脚價斤重。依例支付。覆實司提舉楊奉訓。體覆得大一統志內。大都至上都。止是八百里路。合依典故改正。本部議大都至上都。里路跋涉山嶺。險阻崎嶇。車程搬運。難同坦途。若依典故一槩定擬。似涉偏執。況無此例。循行已久。合依大都路已擬相應。　二十七日。中書省准甘肅省咨。鎮南管卜岐王位下。大兒忽禿紅城兒兩站與荊王位下。蒙古七站。一路接連。見准都省咨文。接濟馬料。本投下二站。若蒙依例應副。似不偏負。送兵部擬。合比依前例。官爲應副冬季三箇月料粟相應。都省準擬。至天曆三年。正月。兵部別卷內照得天曆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甘肅省言。先爲荊王也速不干位下。蒙古七站。求接濟。量擬支撥冬季三箇月料粟六千三百石。爲無見在。泰定四年折支價錢。致和元年。又行呈索。依例支付。今照得元奉都省咨文。止是量擬撥泰定四年冬季三箇月料粟。即非常例。本位下自有設置倉敖。歲收稅石甚多。況荊王位下槩管軍民最爲富庶。若以常例。官爲支付馬料。實是費耗官錢。本部議上項七站。既甘肅行省言料粟自世祖皇帝以來。不曾應副。本位下多有錢糧。軍民富庶。如遇天災流行。站赤生受。合依行省所擬。從本投下自行接濟相應。都省準擬。今照得鎮南管卜岐王位下。大兒忽禿紅城兒兩站告求接濟。已蒙都省準擬。移咨甘肅行省放支三箇月料粟。其本位下與荊王位下站赤。即係一體。既荊王位下。蒙古七站。已經呈準。例從本投下自行接濟。其岐王位下兩站。元準接濟三箇月料粟。擬合止當相應。宜從都省移咨甘肅行省依例施行。　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中書右丞徹里帖木兒。郎中也孫脫奏。鷹房總管府。言各路打捕戶。歲貢天

鵝鵰鶻準備進赴上都。及影堂祭供。兵部自正月不給驛馬。今乞自用總管府鋪馬。聖旨差人各路依先例起解。奉聖旨準。欽此。都省仰欽依施行。　六月二十六日。中書右丞闊兒吉思等奏。陝西省言。奉元路在城并臨潼同官等二十三站。四年蝗旱。田禾不收。人自相食。若不接濟。即見靡絕。每站乞與鈔四百錠以賑之。奉旨若曰。百姓消乏至此。微惠何能得濟。聞來使之言。謂站戶饑荒太半逃亡。於已擬各站四百錠鈔之上。議增給之。仍啓于皇太子。就俾差人前去接濟。然後奏聞。既而中書復奏。每站增給鈔總爲五百錠。上從之。都省委官。同通政院僉院燮台。馳驛至奉元等站。給散訖中統鈔一萬一千五百錠。　八月十三日。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台。參知政事阿榮趙世安等。特奉聖旨。站赤消乏。省中可與物力整治。闌𢵧騎鋪馬者多。若不仔細提調。將愈致消乏。今省官內。令阿榮。趙世安兩人提調。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其餘大小衙門。不以是何公事差人乘驛者。令通政院稟過提調官。必合馳驛之事。仔細分揀過。省中附簿。斟酌與之。不合馳驛者勿給。通政院每月養馬多少。明白開寫關部呈省。可通行文書諭之。欽此。　十一月二十七日。通政院使定住。寒食。同知通政院事羊躑。通政院副使出出等奏。八哈赤僧人等。無宣政院文字。

自索驛馬者多。令乞有宣政院印信文字。合與者。仔細分揀與之。奉旨準欽此。關兵部轉呈都省施行。

是日宣政院使充堅帖木兒脫因公哥簇吉林伯顏也不干相哥失里。同知宣政院事左吉等奏。諸王駙馬。及各衙門無宣政院文書。於通政院泛濫給驛。差人赴西番者多。以此沿途站赤甚是消乏。今乞無宣政院文書者。不令應副鋪馬。奉聖旨是矣。拘該衙門。可行與文書。

又奏西番三路宣慰司等官。推稱起解講主呪師大醫荅魯赤亦爲私己之事。來者多有。若聽其如此。站赤辛苦。若用此輩人。朝廷往取之。今後無聖旨。無宣政院明白文書者。乞不許來上。仍令臨洮府。寧河脫脫禾孫。加意提調。如此乘驛來者。勿給驛馬。計稟宣慰司官奏來。奉聖旨從之。

三年正月十七日。通政院使寒食言。至元七年。設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十三年改陞通政院。管領蒙古漢人水陸站赤。至大四年。以漢站隸兵部。本院止領蒙古站赤。延祐七年。又併董之。大德至大年間。爲各處站赤消乏。差官僉補。不失元額。又屢奉聖旨整治撙節。迨今六十餘年。未嘗廢弛。去歲兵興。通政院首先准備補馬。欽迎皇帝於江陵。使臣接踵馳驛至都。嗣登大寶。干戈未息。東至千民鎮。蘆兒嶺。北至虎北口。居庸關。西至白羊峪。紫荊關等處隘口。軍兵守把。應用軍器糇糧等物。並給站車輓運。計用四千餘輛。以軍情起馬一萬七千餘匹。起洪贊榆林雷家三站。於昌平立黃花鎮。石槽站。摘馬走遞。大都驛馬紛奪不數。稟奉都堂鈞旨。摘撥良鄉。涿州。新城。雄州。河間站赤鋪馬赴都協濟。本院官吏晝夜供給。未嘗頃刻輒離。亦無分毫失悞。平定之後。站民之家。室廬焚蕩。人馬喪亡。無聊甚矣。幸承恩命賑濟。以寧。畧舉大都。通州。薊州。夏店。遵化。昌平。榆林。洪贊。雷家。良鄉。涿州。易州。淶水馬步等站。并北口蒙古站赤。接濟訖中統鈔一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五錠。糧四千六百四十六石八斗。馬一千二百六十匹。駝五百隻。

又護都忽皇帝還自朔漠。據王太平王荅剌罕太師右丞相送寶。本院官吏前去迤北蒙古站赤。排辦鋪馬。及差官赴陝西奉元路等二十三站賑饑。每站給散中統鈔五百錠。計一萬一千五百錠。奏乞知之。

二月二日。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刑部呈。奉省判江浙省咨。宣使阿散起運福建運司鹽課銀赴中書省交納。天曆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辰時。至保定路雄州驛。令人等俱不在站。久之李驛令張提領等。帶酒引百戶等二十餘人來至。不肯照前站關文應副馱銀馬匹。牽馬人夫。但索差劄聖旨辨驗。意恐催督。恣行罵詈。拽阿散至州衙。知州首領官。亦不助力成就。脫保至申時。仍前不肯應副。就令牽馬人騎馱銀馬。起運至二十

三日到富寧庫寄收。阿散已於天曆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具呈中書省欵下通政院取問外。本省歲辦一應錢糧軍器段匹。并計置攢造進呈諸物。俱有定立程限。每年不下五六十運。實爲繁重。全以宣使押運赴都。設置站赤。專一遞運官物。雄州站官不以官物爲重。敢肆兇暴。凌辱使人。有司不肯助力成就。若不嚴加懲誡。遍行各處禁約。慮恐已後倣此。看同泛常。阻滯未便。都省送刑部議。上項事理。係在天曆二年八月十五日已前。擬合欽依詔赦革撥。宜令通政院遍行禁治。站官人等。今後敢有違犯。痛行斷罪相應。都省準呈。

是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言。朝廷設立驛站。陸則乘馬。水則備舟。點僉籍民。俾充站戶。具船馬。備什物。恐致廢弛。令有司親臨提調。廉訪司常加點視。此誠良法也。近年以來。各處官司。雖有所掌主鈔本。數少不能充用。又差人出使合賊省而不減省者有之。不當給驛而濫給者有之。差出之人。搔擾站赤。毆打官吏。需索錢物。有司提調之官。視爲泛常。廉訪司出巡之際。置于度外。是致站戶靠損馬弱船漏。什物廢壞。卑職近因公差赴都。竊見河間。保定。南北站赤。多有廢弛去處。馬盡瘦損。不堪走遞。詢其所由。蓋因兩淮起解鹽本鈔本。一運不下四五十匹。驢馱甚重。如一站馬匹不數。則轉遞前站。是致靠損。況今使臣往來頻併。若不整治。恐遇軍情急事。遲悞關繫非輕。行臺看詳。諸處站赤消乏。積非一日。況河間。保定。東西會于涿州。直至京師。至爲辛苦。泛濫給驛。雖有禁條。然法行自貴近始。當此之際。尤宜撙節。今後在都應有給驛。除軍情重事外。如有宣喚官員。非朝廷知識急用人才。必合乘驛者。從中書省聞奏減省。庶使站赤稍甦。事關緊切。不致少悞。餘準監察御史所言相應。御史臺具呈照詳。本部移準通政院關。立站之由。本以宣布號令。通報軍情急事。近年以來。各衙門不體事之緩急。泛濫給驛。及兩淮起運鹽課鈔錠。靠損馬匹。今後除軍情重事。必合乘驛外。其餘緩慢細事。不許泛濫給驛。兩淮等處起運鹽課。擬擇既適。合依舊例用船遞運相應。準此。會驗到大元通制內一欵。大德八年七月。中書省照得各處行省。不依都省元行。往往泛給鋪馬。雲南四川尤甚。中間多有任滿得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爲名。馳驛赴都。因而求仕。直至得除。馳驛回還。不唯虛費官司分例。實恐遞漸消乏站赤。深爲不便。都省議。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究治。移咨各處。及劄付御史臺體察。又一欵。至大四年二月。兵部契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爲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不

行差遣致安州縣正官并得代不應差使營幹己私之人或以軍情為重或以錢糧為大或以貢物為急驗其品職多起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站赤消乏蓋因於此若不整治深為未便擬合遍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句當應合給驛之事須遣宣使奏差人員量立程限仍取甘罪文狀在都諸衙門如遇各處起納官物計稟公事之人依期發遣事無壅滯省減鋪馬都省准呈令奉前因本部議擬到逐項事理具呈照詳本省議得近年以來各處饑荒站赤生受蓋因拘該官司泛濫給驛使客繁多中間假公營私往來沿途住滯及不詳事體緩急一槩走驟倒死鋪馬若不定立程限從宜撙節深為未便令定擬到使臣日行馬程里路禁治事理仰遍行依上施行　三月九日中書兵部準通政院關天曆二年八月十九日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站赤消乏比及僉補以來其令中書省撙節冗濫名件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一切軍情緊急重事外諸衙門應給鋪馬必須經由省部通政院毋得濫行給驛欽此本院乃京師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之所置郵傳命飛報軍情邊關緊急不為不重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一切軍情緊急重事欽此給驛外其餘諸王公主駙馬行省路府州縣并各處納物回還者往往赴院倒給站車船隻驛馬別無所守通例來審合無應副宜令合干部分定擬明白遵守相應本部議得在都諸司應給鋪馬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外其餘衙門并諸王公主駙馬欽依詔書並須經由本部斟酌所辦事務撙節定擬合騎馬數移關通政院應付外據行省路府州縣各處稟事納物回程合給鋪馬站車船隻如元來差劄前站關支及納獲米鈔并差委公事回文明白於例別無冒濫爭差不應者從通政院照勘就便給付相應呈省準擬　十四日太師太平王答剌罕右丞相燕帖木兒對通政院官傳聖旨近者奏詔書除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外其餘諸衙門差人無省部文書勿給驛今若候省部文書公事必至遲悞奉聖旨今後其餘諸衙門不必經由省部徑直移文通政院給驛本院予細分揀斟酌與之欽此本院關兵部欽依轉呈都省照詳遵送本部就行欽依施行　是月中書省準江浙省咨監察御史言江浙江西湖廣三省水陸站赤供給繁重祗應錢物不敷以站戶餘糧內差充庫子貼備祗侍似為靠損合照依舊例於巡慰司見役司吏內差充二歲陞州吏一歲陞縣吏本省看詳各處庫子元擬餘粮站戶內輪日應當尚且失悞今改巡尉小吏管辦關領官錢中間不無侵漁委是不便如依舊例相應送兵部議得江浙行省水馬驛祗侍庫子既與腹裏事例不同合準本省所擬餘糧站戶內差撥上下半年交替就準本戶里正主首身役相應呈省準擬　又太師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政事欽察解阿禮海牙趙世延右丞撒迪參知政事和尚祭文綱參議中書省事忽都海牙等奏兵部言以站赤消乏之故不應給驛者省官分揀見於皇帝登寶位之詔在前賜田收數身故送喪之人不曾給驛令各衙門官員為營私事不肯遵守法度撥取家屬狀捨子粒遷葬娶妻送靈嫁女泛濫給驛以致站赤消乏臣等謂站赤本為轉達國家政令通報邊境軍情而設今後似此但凡私事奏乞驛馬者禁革一切不應給驛者依詔書體例分揀為宜奉聖旨卿言是矣可移文各處勿令泛濫給驛欽此都省遍行照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

卷一九四二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朱軾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二

二十二勘

站

（站赤七）

經世大典至順元年。六月二十六日。知樞密院事。太保伯顏燕不倫撤敦等奏。行樞密院官薛怯解首領官掾史人等。至無錫馬之地。有合到城池已依在前行省官樞密院官例應副常行馬疋奏旨准欽此本院呈都省欽依施行。 八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河南省咨。河南道廉訪司言河南府路。車馬站一十五處。西軍劫掠。又值天旱。人民闕食。馬無草料。宜比陝西省奉元等站例。接濟一月料粟口粮。都省仰依上施行。差委宣使燕只哥。與河南府路錄事司判官郭將仕。親詣各站整治馬疋。所轄州城。連年不收。西軍劫討。站戶比之陝西尤甚。若候都省明文接濟。切恐困而斷絶驛道。失候走遞。利害非輕。本路遞西七站闕少馬料。於河南府路見在粮內。量撥二千一百石。每站三百石。及放支腳價中統鈔二百五十定。令本路委官提調。驗地里遠近。分派各站。從便顧腳搬運前去。先儘遞西站赤。令有司提調。置立文簿收貯。逐旋放支。團槽秣養。新安澠池二站闕少馬草。量撥中統鈔一百錠。每站五十錠。亦令有司提調收買稈草。差人馳驛前去河南府路委提調官。趁賤收買。同運去粮斛。設法關防。依數放支。關咨照詳。送本部呈。元呈依陝西省奉元路。已給各站料粟例。每馬一疋支料五升。草十斤。車驢一頭。日支料二升。草五斤。人夫每名日支米一升。接濟一箇月。令河南行省。比准都省咨文。每站先已接濟訖粮料。雖比元擬不同。既已支付站民。合准所擬。宜從都省。移咨河南行省照會相應。省准十一月兵部奉中書省劄付。山南江北道廉訪司言。檢會大元通制內。皇慶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書省奏。先奉旨差去各處使臣。并回外路官員。自索葡萄酒并酒。都詐稱上位所賜。似此當加意計較。臣等謂今後上位知識在外官員賜葡萄酒并酒者。令宣徽院。與兵部印信文書。都令兵部官與送酒人印信別里哥文字。憑此前去。無兵部別里哥者。沿路脫脫禾孫盤問。止留標記姓名奏裁斷罪。奉旨准。欽此。即目站赤。係通政院提調近年以來差使人員。就貪御酒。不見通政院曾無准到宣徽院印信公文有無別里哥憑驗。各處脫脫禾孫。不為用心盤問。中間真偽難明。今後外路官員。如蒙上位賜葡萄酒并酒。擬合依例出給印信別里哥文字。付所差人收執至本處。如無別里哥憑驗。經過脫脫禾孫。不為用心盤問。或循

情。受賄故縱。因事發露。取問明白。驗事輕重斷罪黜降。令監察御史。廉訪司體察。庶革偽濫之弊。本部議恩賜官員酒醴。擬合申明。皇慶二年。中書省奏准聖旨事意。憑准宣徽院印信公文。本部行移通政院。出給別里哥依例給驛。庶革泛濫之弊。具呈都省。準依上施行。　大都陸運提舉司。世祖皇帝至元十四年。於真定。河間。保定。濟南平灤德州恩州七處當差戶內僉撥到站車七百八十輛。每一十三戶當車一輛。計一萬一百四十戶。管領僱運粮斛。在後都省奏奉聖旨。設宣授金牌鹽運粮儲達魯花赤三員。提領案牘一員。　十六年。戶部呈。承奉省判。續撥站車一千輛。設立新運粮提舉司管領。將本司改作舊運粮提舉司。兼為大都上都。支轉粮斛浩大。續添站車。設都提舉司。選擬到官員管領。其間事務浩繁。不同其他。擬從五品印信。額設官吏二十一名。所管車七百八十輛。除畸零貧難并逃戶。實有站車五百八十九輛。每輛一十三戶。計七千六百五十七戶。自來不曾增減。改革陞降官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名。司吏八名。委差四名。祗候五名。戶七千六百五十七戶。站車五百八十九輛。司屬四處。自立提舉司以來。設到提領所四處。至元二十一年。申奉中書兵部符文。又奉中書省劄付。給降從九品銅印四顆。真定路站海王

莊。置立提領四名。戶二千八百六十戶。站車二百二十輛。濟南站。魏家莊置立提領三名。戶一千八百七戶。站車一百三十九輛。河間站。七里鋪置立提領四名。戶一千六百九十戶。站車一百三十輛。保定站。賭八莊。置立提領三名。戶一千三百戶。站車一百輛。　十七年。省部將新運糧提舉司撥屬京畿漕運司運糧。卻將舊運粮提舉司。撥屬中書兵部。專一短搬。在都係官一切營造物件。并行省諸路辦納金銀段匹寶鈔。應有官物。春秋供奉。車駕行幸。酒麵生料。及一切所須之物。　二十四年。各衙門。并各位下。及西番僧等。口傳言語。取索站車。頻併冗濫。車戶往往逼迫在逃消乏。當時驗實在戶數。合併作站車五百八十九輛。蒙都省立法。凡有諸處合用站車。須於都堂稟說過。出給印著文貼。附簿。令提舉司憑準應副。如此稍革前弊。二十八年已後。諸處依前口傳言語。差取站車。並無所載物件斤重。中間夾帶己物。亦曾事發到官。為此。兵部議得。近年以來。站車輸運之物。實是繁多。憑準各處公文。猶或詐冒。如口傳言語。一槩應付。詐偽不無。諸衙門并各位下。各枝及作好事僧道。傳奉聖旨。懿旨。法旨。立便取索站車。不敢不與。及取會到尚食局。生料庫。羊圈。象食擠馬諸處好事。遞項常川占使站車四百七十四輛。見在止有站車一百一十四輛。倒班走遞。

晝夜未曾停歇。致將驢畜瘦弱倒死。車夫消乏。又各路連年災傷。人民闕食。逃竄訖五百六十五戶。參詳舊運糧提舉司。所管站車。因為差役頻繁。驢畜死損。全籍站戶供給氣力。近年多有逃亡。以致闕悞。若不作急整治。慮恐積久。一就廢壞。失悞官事。除本部合區處與決者。就便別行外。必須呈稟整治。合行事理。逐一條陳議擬于后。具呈都省。定奪。付下遵奉。約束相應。　元僉站戶一萬一百四十戶。站車七百八十輛。　事故逃亡戶。二千四百八十三戶。　實在戶七千六百五十七戶。站車五百八十九輛。真定路。戶二千八百六十戶。站車二百二十輛。　濟南路。戶一千八百單七戶。站車一百三十九輛。　河間路。戶一千六百九十戶。站車一百三十輛。　保定路。戶一千三百戶。站車一百輛。　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八月。中書省委官呈。舊運糧提舉司。係五品衙門。設官三員。吏目一名。司吏六名。委差四名。祗候五名。兵部內置司文明門外。安置車站提領四所。俱有解宇。見行使從九品印信。若將舊運糧提舉司革去。銷減俸錢。都省送兵部照擬。連呈部議。車站四所。提領頭目人等。俱係車站當車戶計。擬合將舊運糧提舉司仍舊設立。四所提領。截日革去。每車一十輛。詢衆保甲頭一名。提舉司親臨管領。添設委差六名。舊有四名。通作一十名。令有司從新

選委。都省准擬。兵部下舊運糧提舉司。將四所提領盡行革去。追到元使印信。關發禮部收管。　仁宗皇帝延祐四年。正月。中書吏部承奉中書省劄付。延祐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奏改舊運糧提舉司。為大都陸運提舉司。新運糧提舉司。為京畿運糧提舉司。今上皇帝至順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兵部奉中書省判送本部員外郎劉承務呈。奉省劄。大都陸運提舉司。取勘到真定路等處在逃車戶。差委馳驛催督各路提調正官。釐勒拘該有司。從實取勘體問有力者。依舊當役。如委逃亡消乏。各開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力。議擬開呈。依上前去取勘。体問到逃亡消乏等戶。各各花名開呈照詳。送本部照擬得。大都陸運提舉司。車戶除見當役外。在逃貧難戶絕五百三十五戶。既省委官與真定。保定二路提調官。一同從實體覆保勘明白。若擬差官僉補。緣係被災之處。擬合委自各處正官一員提調。行移廉訪司體覆明白。依大德九年例。於相應戶內僉補。品答丁力。就發各車頭應役。具實僉訖村莊花名。造冊呈報。在逃人戶。元抛事產。召人租賃。別向起解。如復業。依例給付收差外。緣籍檢照不見四戶。即目欠役。亦令依上體覆是實。就使僉補。及重役周立一戶。擬合照依已籍。為定應當站戶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陸運提舉司。元申逃亡消乏車戶。依準部擬。體

覆会楨外據周立重役更為照勘明白。依例應役送本部就行依上施行。

中書省所轄腹裏各路站赤總計一百九十八處。陸站一百七十五處。馬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匹八分。車一千六十九輛。牛一千九百八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水站二十一處。船九百五十隻。馬二百六十六匹。牛二百隻。驢三百九十四頭。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直隸省各路站。計一百一處。陸站九十二處。馬七千三百九十八匹五釐。車九百八十九輛。牛一千五百三十二隻。驢四千九百八頭。水站九處。船五百五隻。馬一百一十六匹。驢三百九十四頭。大都路所轄站一十五處。陸站一十三處。馬二千三十五匹。車三百四十七輛。驢二千八百八十八頭。水站二處。船一百一十隻。驢七十八頭。陸站一十三處。在城站二。馬站馬一千三百三十四匹。驢二十頭。車站車二百二十輛。驢一千七百六十頭。遵化站二。馬站馬六十九匹。車站車九輛。驢九十頭。薊州站二。馬站馬九十一匹。車站車一十五輛。驢一百五十頭。通州站馬四十匹。車五十輛。驢四百頭。昌平站馬一百二十七匹。車五十三輛。驢四百二十四頭。良鄉站馬一百二十三匹。驢二十四頭。涿州站馬一百匹。驢二十頭。代馬一十匹。夏店站馬九十七匹。玉田站馬二十八匹。豐潤站馬二十六匹。水站二處。通濟鎮站船一百隻。驢七十八頭。通州站船一十隻。上都路所轄陸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九百三十六匹。車六百輛。驢二千二十頭。牛一千三百四十隻。桓州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李陵臺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察罕腦兒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牛群頭站元設馬一百五十八匹。車五十輛。牛二百隻。續添馬五十八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獨石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赤城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龍門站馬九十六匹。車四十輛。鵰窩站馬一百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洪贊站馬一百五匹。車四十輛。驢四百二十頭。榆林站馬二百五十匹。車四十輛。驢四百頭。雷家站馬七十匹。車二十輛。驢二百頭。宣德府站馬一百匹。車二十輛。驢二百頭。湯泉站馬二十五匹。辛店站馬二十五匹。凌雲站馬二十八匹。蒙古三站。懺道上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七箇嶺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尖山寨站馬三十五匹。牛二十隻。保定路所轄馬站六處。馬六

百七十六匹五分。本府站元設馬一百七十六匹。續添馬二匹。雄州站元設馬六十匹。續添大名路長垣縣馬一十五匹。定興站馬一百一十八匹。慶都站馬一百匹五分。白塔站馬一百一十四匹。新城站元設馬七十六匹。續添馬一十五匹。真定路所轄馬站九處。馬五百四匹七分半。在城站馬一百三十二匹。中山站馬八十二匹。新樂站馬八十五匹。獲鹿縣站馬四十八匹。欒城站馬四十八匹七分半。栢鄉站馬四十八匹半。趙州站馬四十八匹。晉州站馬七匹五分。蠡州站馬五匹。大名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一百二十四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五隻。驢四十頭。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九匹七分半。臨河站馬二十八匹。內黃站馬二十八匹。中寺站馬二十八匹二分半。水站一處。濬州站船一十五隻。驢四十頭。高唐州所轄馬站一處。本州站馬六十匹。濮州所轄站二處。馬一百四十六匹。船一百隻。驢九十頭。馬站一處。本州站馬三十匹。水站一處。會通站船一百隻。馬一百一十六匹。驢九十頭。曹州所轄馬站四處。馬九十六匹七分半。在城站馬三十六匹七分半。武城站馬一十八匹。楚丘站馬一十二匹。禹城站馬三十匹。泰安州所轄馬站二處。馬三十五匹。在城站馬一十匹。長青站馬二十五匹。德州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十五匹。在城站馬一十匹。平原站馬七十五匹。平灤路所轄馬站四處。馬一百七十匹。車一十二輛。牛七十二隻。在城站馬八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七箇嶺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建昌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上灤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一十八隻。廣平路所轄馬站六處。馬二百六十二匹。在城站馬三十七匹。磁州站馬六十匹。廣平站馬二十匹。邯鄲站馬四十七匹。水洺站馬四十八匹。井陘縣站馬五十匹。順德路所轄馬站二處。馬一百二十四匹。本府站馬七十三匹。內丘縣站馬五十一匹。彰德路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四匹。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驢九十六頭。本府馬站馬七十五匹。宜溝站二（與衛輝路共設。各備馬二十九匹。）馬站馬二十九匹。水站船一十隻。驢九十六頭。衛輝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五處。馬二百八十匹。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驢九十頭。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一百四匹。淇州站馬七十一匹。宜溝站馬二十九匹。八柳樹站馬二十匹。獲嘉縣站馬五十六匹。水站一處。在城站船一十隻。驢九十頭。懷孟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一百六十三匹五釐。本府站馬七十二匹

八分。永恩站馬四十五匹二分半。孟州站馬四十五匹。隆興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二百四十七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本府站元設馬七十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二十隻續添馬四十五匹。天城站馬五十二匹。懷安站馬八十匹。河間路所轄站九處。馬站六處馬四百五十匹。水站三處船二百六十隻。馬站六處本府站馬一百匹。任丘站馬六十八匹。陵州站馬七十八匹。蓨縣站馬六十八匹。獻州站馬六十八匹。阜城縣站馬六十八匹。水站三處清州站船一百隻。東光站船八十隻。陵州站船八十隻。恩州馬站一處馬一十五匹。河東山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五十四處　陸站四十七處馬三千三百六十五匹車八十輛牛四百五十隻。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一百匹牛二百隻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大同路所轄站二十六處。陸站一十九處馬二千四十六匹車八十輛牛四百五十隻。水站五處船五十隻馬一百匹牛二百隻羊五百口。牛站二處牛三百六隻車六十輛陸站一十九處。徒道子站馬二百二十八匹車四十輛牛二百隻。窟堝村站馬一百六十二匹車二十輛牛一百五十隻。吳鶯村站馬二百一十匹車二十輛牛一百隻。上泉站馬九十六匹

廣武站馬一百二十四匹。安民子站馬一百二十匹。西安莊站馬一百三十六匹。六十戶村站馬二十匹。淨州七里村站馬三十匹。鄧華站馬一百八十匹。馬四寨站馬一百八十匹。永定寨站馬一百七十匹。榆林村站馬一百八十匹。常樂站馬三十匹。相公寨站馬三十匹。八撒站馬三十匹。永興站馬三十匹。永寧站馬三十匹。戡剌真站元設馬三十匹續添三十匹。水站東勝五處只達溫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白崖子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九花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怯竹里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梧桐站船一十隻馬二十匹牛四十隻羊一百口。牛站二處下水站元設牛一百三十隻車二十六輛續添車五輛。白登站牛一百七十六隻車二十九輛。平陽路所轄馬站一十四處馬六百八十四匹。河中府站馬六十匹。臨晉站馬五十二匹。泓芝站馬五十三匹。聞喜站馬五十三匹。絳州站馬五十四匹。相里站馬六十匹。府西站馬九十匹。苗村站馬五十七匹。霍州站馬五十四匹。仁義站馬六十九匹。靈石站馬五十四匹。潞州站馬八匹。澤州站馬一十匹。冀氏縣站馬一十匹。太原

路所轄馬站一十四處馬六伯三十五匹。同戈站馬五十一匹。冒令站馬四十九匹。鴈門站馬四十一匹。大安站馬四十二匹。平遙站馬四十七匹。義棠站馬四十七匹。臨汾站馬七十二匹。栢井站馬四十二匹。王潭站馬四十一匹。芹泉站馬四十一匹。成晉站馬三十七匹。原平站馬四十一匹。嗚謙站馬四十五匹。九原站馬三十九匹。山東東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計四十三處。馬站三十六處馬一千四百四十六匹七分五釐。水站七處船三百九十五隻。東昌路所轄站三處。馬站二處馬八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七隻。馬站二處本府站馬二十匹。茌平縣站馬六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七隻。濟寧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七處馬三百四十七匹。水站三處船二百四十四隻。馬站七處本府站馬二十五匹。鄆城縣站馬三十三匹。石橫站馬二十匹。濟州站馬九十匹。魯橋站馬六十匹。胡陵站馬六十匹。沛縣站馬六十匹。水站三處本府站船一百一十二隻。谷亭站船二十隻。沛縣站船一百一十二隻。東平路所轄站七處。馬站四處馬二百六十二匹七分五釐。水站三處船一百三十四隻。馬站四處本府站馬八十八匹。東阿縣站馬六十七匹。汶上站

馬八十七匹。陽穀站馬二十匹七分半。水站三處荊門站船一百隻。開河站船一十七隻。壽張站船一十七隻。濟南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十八匹。在城站馬五十八匹。濟水站馬三十匹。盤陽路所轄馬站五處馬六十匹。本府站馬三十五匹。萊州站馬一十匹。登州站馬五匹。黃縣西黃山館站馬五匹。福山縣孫大川站馬五匹。益都路所轄馬站一十六處馬五百九十六匹。本府站馬一百二匹。（內官降馬二匹。）金嶺鎮站馬六十八匹。（內官降馬二匹。）昌樂站馬三十四匹。（內官降馬二匹。）莒州站馬一十六匹。沂州站馬四十四匹。幸王莊站馬二十六匹。下莊站馬一十六匹。密州站馬一十六匹。膠州站馬二十六匹。崔官人站馬五十六匹。濰州站馬五十四匹。盤陽站馬二十八匹。高陽站馬二十八匹。司馬站馬二十六匹。葛溝站馬二十八匹。關店站馬二十八匹。寧海州馬站一處馬五匹。

河南江北等起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九處。該一百九十六站。陸站一百六處馬三千九百二十八匹車二百一十七輛牛一百九十二隻驢五百三十四頭。水站九十處船一千五百一十二隻。直隸省六路計站八十二處。陸站五十八處馬二千二百五十三匹車一百八十

七輛。牛四十二隻。驢五百三十四頭　水站二十四處。船二百七十七隻。汴梁路所轄站三十二處。陸站二十處。馬八百五十三匹。車一百三十三輛。水站一十二處。船五十七隻。汴梁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八輛。延津站。馬七十匹。車一十一輛。朱遷站。馬五十匹。車一十八輛。尉氏站。馬五十八匹。車一十輛。鄢陵站。馬五十一匹。車六輛。襄城站。馬四十二匹。車三輛。許州站。馬四十六匹。車三輛。洧川站。馬四十匹。車三輛。屯溝站。馬四十七匹。車八輛。清水站。馬四十九匹。車八輛。辛寨站。馬三十五匹。車七輛。上蔡站。馬四十八匹。車七輛。蔡州站。馬四十匹。車八輛。馬鄉站。馬三十五匹。車八輛。真陽站。馬三十八匹。車八輛。淮河站。馬三十八匹。車七輛。中牟站。馬一十匹。鄭州站。馬一十匹。杞縣站。馬一十八匹。睢州站。馬一十八匹。水站一十二處。汴梁站。船三隻。通許站。船四隻。崔橋站。船四隻。常平站。船四隻。陳州站。船五隻。項城站。船四隻。大和站。船五隻。潁川站。船六隻。夷陵站。船六隻。潁上站。船六隻。正陽站。船六隻。界溝站。船四隻。南陽府所轄站八處。馬三百一十七匹。車二十四輛。牛四十二隻。驢二百三十四頭。本府站。馬五十三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葉縣站。馬四十四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裕州站。馬三十九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保定站。馬四十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博望站。馬三十八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九店站。馬三十四匹。車三輛。驢三十九頭。新野站。馬三十六匹。車三輛。牛二十一隻。黃渠站。馬三十三匹。車三輛。牛二十一頭。歸德府所轄站九處。馬一百九十八匹。本府在城站。馬二十九匹。夏邑縣二站。王村站。馬二十匹。城子站。馬一十六匹。寧陵縣在城站。馬一十五匹。永城縣于山站。馬二十匹。徐州二站。興里站。馬二十匹。張村站。馬六十匹。邳州二站。本州站。馬一十三匹。愛賢站。馬五匹。徐州所轄站一十三處。陸站六處。馬三百匹。車三十輛。驢三百頭。水站六處。船一百九十六隻。徐州站二。陸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驢一百頭。水站。船一十六隻。新安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城安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宿遷站二。陸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一十七隻。呂梁站二。陸站。車二十輛。驢二百頭。水站。船一百一十隻。房村馬站。馬六十匹。溜溝水站船一十九隻。河南府所轄站一十一處。馬三百六十一匹。本府站。馬六十九匹。鞏縣站。馬一十七匹。新安站。馬四十匹。陝州站。馬四十

匹。硤石站。馬三十五匹。湖城站。馬三十匹。閿鄉站。馬三十匹。靈寶站。馬三十匹。澠池站。馬四十匹。偃師站。馬二十二匹。姬磨站。馬八匹。襄陽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四處。馬二百二十四匹。水站六處。船二十四隻。馬站四處。本府站。馬七十匹。候塘站。馬五十匹。沙河站。馬五十匹。清州站。馬五十四匹。水站六處。楚城站。船四隻。新安城站。船四隻。周口站。船四隻。西孟站。船四隻。破河站。船四隻。蘇家湖站。船四隻。淮東道宣慰司所轄三路。計二十七處。三十八站。馬站一十五處。馬六百四十匹。水站二十三處。船八百七十五隻。揚州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九處。馬三百二十匹。水站七處。遞運站二處。船三百八十七隻。揚州在城站。馬一百匹。邵伯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四十一隻。瓜洲站三。馬站。馬三十五匹。水站。船三十一隻。遞運站船二百五隻。真州五站。在城站三。馬站馬二十五匹。水站船三十隻。遞運站船六十隻。黃泥灘站。馬一十匹。六合縣站。馬一十匹。滁州三站。水口站。馬三十匹。仁義站。馬三十匹。六丈站。馬三十匹。泰州水站二。本州站船六隻。如皋站船四隻。通州水站二。在城站船七隻。海門站船三隻。淮安路所轄站一十四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七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三百九十二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五十七隻。桃源縣三。义口站二。馬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三十四隻。崔鎮站二。馬站馬六十匹。水站。船三十九隻。清河縣清河水站船三十三隻。洪澤水站船一十隻。淮陰水站遞運船一百六十九隻。泗州三站。在城水站船一十隻。龍窩水站船一十隻。五河水站。船一十隻。安東州一站。清連水站。船一十隻。寧海州一站。在城水站。船一十隻。淮西道宣慰司所轄五路。計二十七處。三十三站。陸站一十九處。馬五百三十三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一十四處。船二百五十六隻。廬州路所轄七處。計八站。馬站五處。馬一百一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七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五十匹。水站船二十隻。定林站。馬三十匹。野馬站。馬三十匹。光州二站。在城站。馬三匹。光山縣站。馬三匹。鎮巢府水站。船二十隻。無為州水站。船三十隻。黃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陸站八處。馬二百八十七匹。車三十輛。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外陽羅關在城站二。馬站。馬二十五匹。水站船一十二隻。陽羅站二。馬站。馬四十七匹。水站船。周山站。馬

四十七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平楚站、馬四十七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桃花站、馬三十一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漢津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金竹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黃陂站、馬三十匹。車五輛、牛二十五隻。蘄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六十匹。水站二處、船三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二十匹。水站船一十五隻。蘭溪站二。馬站、馬二十匹。水站船一十五隻。武家穴站、馬二十匹。安豐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二處、馬六十匹。水站五處、船一百四隻。安豐府站二處、在城馬站、馬三十匹。瓦埠水站、船二十隻、壽春府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二十隻、蒙城縣站、船二十三隻、和州站、馬三十匹。臨濠府水站船二十隻。懷遠軍水站船二十一隻、安慶路所轄二處三站。馬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二處、船四十隻、在城站二、馬站、馬一十匹。水站船二十隻。雷江水站船二十隻、荊湖北道宣慰司所轄二路五州、計站四十三處、馬站一十四處、馬五百二匹。水站二十九處、船一百四隻、江陵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馬站五處、馬一百四十四匹。水站八處、船三十八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五十六匹、孫王站、馬二十八匹、公安站、馬二十匹、梁家站、馬二十匹、新市站、馬二十匹、水站八處、公安站船四隻、柳子站船四隻。石首站船四隻。調弦站船四隻。塔市站船四隻。龍泷站船四隻。白洑站船四隻。枝江縣流店站船一十隻。歸州水站三處、船三十隻。巴東站船一十隻。萬流站船一十隻、秭歸站船一十隻、峽州水站三處、船三十隻、黃牛廟站船一十隻、夷陵縣鳳棲站船一十隻。置都縣白水港站船一十隻。荊門州站七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七十二匹。水站二處、船八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三十六匹。十里牌站、馬三十六匹、蛾牌站、馬三十六匹、利陽站、馬三十六匹、蛾鳴站、馬二十八匹。水站二處。魚科站船四隻、獅子站船四隻。安陸府站六處。馬站一處、馬三十六匹。水站五處、船二十隻。馬站一處。安平站、馬三十六匹。水站五處。在城站船四隻。建石站船四隻。洪碛站船四隻。石牌站船四隻。舊州站船四隻。沔陽府水站八處、船三十二隻。沔陽站船四隻。深江站船四隻。郢州站船四隻。雲津站船四隻。滄浪站船四隻。棲部站船四隻。棗下站船四隻。玉沙站船四隻。信陽路馬站三處、馬一百五十匹、羅山站馬五十匹。仇城站馬五十匹。定遠站馬五十匹。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二十處、馬六千五百一十五匹。車二二千六百二十一輛、牛五千二百五十九隻。直隸省三路、計站二十七處、馬二千四百九十四匹。車二百九十四輛、牛一千七百二十九隻。大寧路所轄陸站二十三處、馬二千三百五十四匹。車二百八十七輛、牛一千六百五十九隻、大姑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辛店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朱四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甜水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信家營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城子頭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大樹部落站、馬六十匹。車一十輛、牛五十九隻。恩州站、馬五十九匹。車一十輛、牛五十九隻、黃妃站馬五十匹。車七輛、牛三十三隻、貫道站、馬六十一匹。車一十輛、牛六十一隻、高州站、馬一百一十二匹、車八輛、牛五十六隻、狗羣部落站、馬六十二匹、車一十輛、牛六十二隻。豊臺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灤陽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一十九隻、椰樹部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寬河站、馬一百一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一十隻。神山站、馬一百七十匹。車一十輛、牛一百七十隻、富峪站、馬一百匹、車一十輛、牛六十隻、在京站、馬二百四十匹、車七十七輛、牛一百隻。岔道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五隻、西部淶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喬子頭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五隻。鹿窖站、馬一百五十匹。車一十輛、牛七十隻。安撫高麗總管府所轄站二處。馬七十匹。車七輛。牛七十隻。在城站、馬四十匹、車四輛。牛四十隻。彰義站、馬三十匹、車三輛、牛三十隻、瀋州高麗總管府所轄馬站二處、馬七十匹。本州站四十戶、馬四十匹。崖頭站三十戶、馬三十匹。遼東道宣慰司所轄、計站九十三處、馬四千二十一匹、車二千三百二十七輛、牛三千五百三十隻。遼東路所轄脫脫禾孫站四十七處、馬一千五百一十七匹。車一千四百九十七輛、牛一千五百一十三隻、慶雲站、馬五十匹。車五十輛、牛五十隻、夾道站、馬四十九匹。車三十五輛、牛四十八隻。韓州站、馬五十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信州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大水泊站、馬四十七匹。車四十九輛、牛四十九隻、十八里站、馬四十七匹。車四十七輛、牛五十隻、忽烈出站、馬六十九匹。車六十九輛。牛六十九隻。迷甫站、馬四十三匹。車四十三輛、牛四十三隻、石敖站、馬四十五匹。車四十五輛、牛四十五隻。散迭站、馬四十三匹。車四十三輛、牛四十

三隻。阿也忽站馬四十四匹車四十四輛牛四十四隻。禅春站馬四十四匹車四十四輛牛四十四隻。阿剌站馬三十八匹車三十八輛牛三十八隻。韓木火站馬四十五匹車四十五輛牛四十五隻。桑吉站馬三十八匹車三十八輛牛三十八隻。石迪閒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甫丹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祥州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木羅火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希賢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閒元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阿夫吉站馬九匹車九輛牛九隻。舍站馬九匹車九輛牛九隻。牡丹站馬二十五匹車二十五輛牛二十五隻。南京站馬二十五匹車二十五輛牛二十五隻。蠻出溫站馬一十五匹車一十五輛牛一十五隻。蓮苦站馬一十八匹車一十八輛牛一十八隻。毛良苦站馬一十五匹車一十五輛牛一十五隻。木吉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迭甫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阿剌失可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端州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青州站馬一十二匹車一十二輛牛一十二隻。洪寬站馬一十四匹車一十四輛牛一十四隻。合剌府站馬八匹車八

輛牛八隻。灤州站馬四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第四鋪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斡木火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斡女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祥州站馬四十二隻。趙州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塔曾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胡里迷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泰州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迪石吉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離怕令站馬四十二匹車四十二輛牛四十二隻。大安站馬二十匹車二十輛牛二十隻。女直

水達達路所轄脫脫禾孫站一十八處馬七百匹車七百輛牛七百九隻

海吳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鹿曾吉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甫丹迷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孛牙迷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撚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令散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吾納忽站馬三十四匹車三十四輛牛三十四隻。胡帖干站馬三十七匹車三十七輛牛三十七隻。吉落站馬四十六匹車四十六輛牛四十六隻。才落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碾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苦

隣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奴達站馬四十匹車四十輛牛四十隻。迭隣站馬三十匹車三十輛牛三十九隻。海里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和倫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呆安曾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阿余站馬三十九匹車三十九輛牛三十九隻。遼陽路所轄脫脫禾孫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三百四十二匹車一百三十輛牛一千三百八隻。在城站馬九十匹車六輛牛六十隻。驛安站馬一百四十匹車一十四輛牛一百四十隻。熊山站馬一百四十匹車一十四輛牛一百四十隻。驛昌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崖頭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彰義站馬九十匹車九輛牛九十隻。甜水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頭館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連山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五隻。龍鳳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二隻。斜列站馬六十五匹車七輛牛六十五隻。閒州站馬六十八匹車八輛牛六十八隻。湯站馬六十五匹車六輛牛六十四隻。東驛昌站馬六十四匹車六輛牛六十四隻。懿寧站馬七十匹車七輛牛七十隻。洪州站馬五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寧昌站馬五十匹車五輛牛五十隻

益州站馬一十匹車一輛牛一十隻。東寧路所轄馬站一十處馬四百六十二匹。洞仙站馬四十四匹。生陽站馬五十三匹。林原站馬七十三匹。安定站馬三十九匹。雲興站馬四十九匹。宣州站馬三十九匹。靈州站馬四十一匹。狗站。末曾孫等一十五處元設站戶三百狗三千隻。絕亡站戶一十狗一百隻。倒死站狗二千六百七十二隻。實在站戶二百八十九狗二百一十八隻。闊報站戶一狗一十隻。元設末曾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撥曾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甫打怜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末里合溫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胡倩站站戶一十九狗一百九十隻。胡曾八興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

斡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別烈可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哈剌馬苦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撥兒瀆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趙斤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佛朵火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畢里眞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可烈兒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末末吉站站戶二十狗二百隻。絕亡末曾孫站站戶一狗一十隻。末里合溫站站戶二狗二十隻。別烈可站站戶二狗二十隻。可烈兒站站戶三狗三十隻。末末吉站站戶二狗二十隻。倒死站狗。末曾孫站一百七十九隻。

撥曾溫站。一百九十一隻。甫打伶站。一百九十一隻。末里合溫站。一百六十一隻。胡憐站。一百八十一隻。胡曾八興站。一百六十六隻。斡孫站。一百九十一隻。别烈可站。一百五十八隻。哈剌馬苦站。一百八十八隻。撥兒濱站。一百八十八隻。趙斤站。一百八十六隻。佛朶火站。一百八十四隻。畢里真站。一百九十隻。可可烈兒站。一百五十三隻。末末吉站。一百六十五隻。實在 末曾孫站。站戶一十九。狗一十一隻。撥曾溫站。站戶二十。狗九隻。甫打伶站。站戶二十。狗九隻。末里合溫站。站戶一十八。狗一十九隻。胡憐站。站戶一十九。狗九隻。胡曾八興站。站戶二十。狗三十四隻。斡孫站。站戶二十。狗九隻。别烈可站。站戶一十八。狗二十二隻。哈剌馬苦站。站戶二十。狗一十二隻。撥兒濱站。站戶二十。狗一十二隻。趙斤站。站戶二十。狗一十四隻。佛朶火站。站戶二十。狗一十六隻。畢里真站。站戶二十。狗一十隻。可烈兒站。站戶一十七。狗一十七隻。末末孫站。站戶一十八。狗一十五隻。關根胡憐站。站戶一。狗一十隻。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二百六十二處。馬站一百三十四處。馬五十一百二十三疋。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一

處。遞運夫三千三十二戶。水站八十二處。船一千六百二十七隻。浙西道所轄各路站赤。計四十三處。馬站一十八處。馬一千四百四十疋。水站二十五處。船一千一十五隻。

杭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四處。馬四百疋。水站六處。船三百四十五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一百八十疋。正馬九十疋。貼馬同。廟山站。馬七十疋。正馬三十五疋。貼馬同。新城站。馬七十疋。正馬五十五疋。貼馬同。臨川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水站六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三百七十戶。在城遞運官物站船二百二十隻。正戶二百二十戶。貼戶一千二百六十四戶。浙江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三十五戶。會江站舡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四戶。赤岸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四百單七戶。長安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三百三十一戶。平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六十疋。水站四處。船三百二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八斥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水站四處。姑蘇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吳江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平望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遞運官物站船二百三十隻。正戶二百三十戶。貼戶一千二百五十戶。嘉興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一百八十疋。水站二處。船六十隻。馬站二處。嘉禾站。馬一百疋。正馬五十疋。貼馬同。崇德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水站二處。西水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阜林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常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八十疋。水站三處。船九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疋。正馬三十疋。貼馬同。洛社站。馬六十疋。正馬三十疋。貼馬同。新安站。馬六十疋。正馬三十疋。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洛社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新安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湖州路所轄水站三處。船二十隻。在城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六十三戶。德清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四十九戶。南潯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松江府所轄水站二處。船二十隻。在城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五十戶。風涇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鎮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二百四十疋。水站三處。船九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八十疋。正

馬四十疋。貼馬同。呂城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丹陽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呂城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丹陽站。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

建德路所轄站六處。馬站四處。馬二百八十疋。水站二處。船七十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八十疋。正馬四十疋。貼馬同。安仁站。馬六十六疋。正馬三十三疋。貼馬同。三河站。馬六十四疋。正馬三十二疋。貼馬同。桐廬站。馬七十疋。正馬三十五疋。貼馬同。水站二處。東津站二項。共船五十隻。正戶五十戶。貼戶三百三十戶。遞運便匡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遞運諸物船三十隻。正戶三十戶。貼戶一百五十戶。桐廬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浙東道所轄各路站赤五十三處。馬站三十三處。馬八百八十疋。步站一處。遞運夫一百二十戶。水站一十九處。船二百一十七隻。紹興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馬站八處。馬一百三十八疋。水站五處。船七十五隻。馬站八處。曹娥站。馬二十疋。正馬一十疋。貼馬同。餘姚站。馬二十疋。正馬一十疋。貼馬同。西興站。馬一十六疋。正馬八疋。貼馬同。錢清站。馬二十疋。正馬一

十匹。貼馬同。楓橋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三界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南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璧陽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西興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錢清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蓮果站。船一十九隻。正戶一十九戶。貼戶一百三十三戶。曹娥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姚江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慶元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四十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六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車廐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車廐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台州路馬站五處。馬八十二匹。在城升丘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天台縣赤城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仙君縣西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黃村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黃巖州黃山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溫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四處。馬四十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樂清縣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瑞興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大荆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安溪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館頭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二戶。樂清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衢州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五十五隻。步站一處。遞運戶一百二十戶。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龍游縣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常山縣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遞運步站一處。一百二十戶。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一十戶。水站三處。在城站。遞運使臣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九十八戶。般運諸物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五戶。龍游縣站。船一十一隻。正戶一十一戶。貼戶七十七戶。常山站。遞運使臣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五戶。運物站船一十九隻。正戶一十九戶。貼戶八十二戶。處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四處。馬一百四匹。水站二處。船一十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劉山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縉雲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胡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

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弋溪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婺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七處。馬二百九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三十七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六十八匹。正馬三十四匹。貼馬同。蘭溪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孝順腰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義烏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龍祈腰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武義芡道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永康縣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水站三處。蘭溪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金華縣通波站二處。遞運使臣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六十三戶。般運諸物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戶。

江東道所轄計五十九處。馬站四十一處。馬一千六百七十四匹。水站一十八處。船二百五十六隻。建康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七處。馬二百六十匹。水站四處。船八十五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八十八匹。正馬四十四匹。貼馬同。東陽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老鸛觜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下蜀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江寧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溧水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溧陽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一十九隻。龍灣站船二十二隻。天城港站船二十二隻。東陽水站船二十二隻。寧國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九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橫岡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寧國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胡樂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六隻。戶四十八。廣德路馬站一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太平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六十匹。水站三處。船六十五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曾港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荻港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三處。采石站船二十五隻。正戶二十五戶。貼戶二百一十五戶。曾港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荻港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饒州路所轄站九處。馬站六處。馬一百五十四匹。水站三處。船二十隻。馬站六處。在城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楸子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石門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餘干縣站。馬四

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瀾波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安仁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在城站船一十隻餘干站船五隻。安仁縣站船五隻。徽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四十匹

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績溪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池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八處馬三百八十匹。水站三處船六十隻。馬站八處。順安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查家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石墨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莊山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黃山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藍橋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

北椈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黃牛沖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三處。池口站船二十隻。大通站船二十隻。李河站船二十隻。信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七處馬三百匹。水站四處船二十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八十匹正馬四十匹貼馬同。永豐縣沙溪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玉山縣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玉山縣草萍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弋陽縣在城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弋

陽縣丫嶺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方柱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玉山縣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弋陽縣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貴溪縣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鉛山州馬站三處馬一百七十匹。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車盤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石溪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福建道所轄站赤計一百單七處。馬站四十二處馬一千一百二十八匹。轎站三十五處轎一百四十八乘。步站一十處遞運夫二千九百一十二戶。水站二十處船一百四十九隻

福州路所轄站二十二處。馬站八處馬三百一十二匹。轎站六處轎三十三乘。水站六處船五十隻。遞運步站二處遞運夫六百四十戶。馬站八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皇田站馬三十四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同。水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若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白沙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大田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宏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蒜嶺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轎站六處。在城站轎八乘正戶八戶貼戶同。皇田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水口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大田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宏路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蒜嶺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水站六處。在城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百一十二戶

皇田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三百八十四戶。水若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九十五戶。白沙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四十三戶。大田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二百一十六戶。大義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遞運夫站二處。蒜嶺站夫四百一十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三百三十戶。宏路站夫二百三十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五十戶。漳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六十二匹。轎站一處轎五乘。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彰浦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雲霄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南詔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轎站一處。在城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汀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五處馬三十四匹。轎站五處轎一十七乘。馬站五處。臨汀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館前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石牛站

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清流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玉華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轎站五處。臨汀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二十四戶。館前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石牛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一十戶。清流縣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五戶。玉華站轎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五戶。興化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二處馬八十匹。轎站二處轎一十乘。遞運步站二處遞運夫六百七十四戶

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楓亭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轎站二處。在城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

楓亭站轎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遞運夫站二處。在城站夫四百一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六十七戶。楓亭站夫二百七十三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九十三戶。邵武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四處馬一百二十匹。轎站四處轎一十四乘。水站三處船九隻。馬站四處。杉關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杭川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樵川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一十九匹貼馬同。麻沙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轎站四處。杉關站轎二乘正戶二戶貼戶同。杭川站正戶五戶貼戶同。樵川站轎二乘正戶二

戶。貼戶同。麻沙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四戶。水站三處。杭川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五十八戶。桃川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一百二十戶。水口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六十七戶。泉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五十八匹。輪站五處。輪二十七乘。遞運夫五百二十六戶。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惠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康店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同安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深青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輪站五處。在城站。輪七乘。正戶七戶。貼戶同。惠安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康店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同安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深青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遞運夫站二處。在城站。夫二百六十五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五戶。惠安站。夫二百六十一戶。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一戶。南劍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八處。馬一百四十六匹。輪站六處。輪二十二乘。水站四處。船一十八隻。（延平站船未報）馬站八處。玉臺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雙峰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三華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白蓮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湖溪站。馬

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武步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延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茶洋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輪站六處。雙峰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九戶。三華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闕）。白蓮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闕）。明溪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闕）。延平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茶洋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同。水站四處。雙峰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四十五戶。三華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七戶。延平站。（正貼戶闕）茶洋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四十戶。建寧路所轄站二十三處。馬站六處。馬二百一十六匹。輪站六處。輪二十乘。水站七處。船七十二隻。遞運步站四處。站夫一千七十二戶。馬站六處。在城西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莒呂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建陽縣南站。馬三十二匹。正馬一十六匹。貼馬同。葉方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大安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縣界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輪站六處。莒呂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二戶。甌寧縣城西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葉方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建陽縣南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崇安縣南站。輪三乘。正戶三戶。貼戶同。大安站。輪五乘。正戶五戶。貼戶四十戶。水站七處。元設短站五處。續撥遞運站二處。莒呂站。船一十六隻。（元設）正戶一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戶。甌寧縣城西站。船九隻。（元設）正戶九戶。貼戶七十一戶。葉方站。船九隻。（元設）正戶九戶。貼戶九十三戶。建陽縣南站。船一十隻。（元設）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一戶。崇安縣南站。船八隻。（元設）正戶八戶。貼戶七十六戶。建陽縣南站。船一十隻。（續撥）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九十三戶。城西站。船一十隻。（續撥）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一十戶。遞運夫站四處。水西站。夫二百三戶。正戶五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三戶。建陽縣水南站。夫二百七十九戶。正戶一百戶。貼戶一百七十九戶。寧安縣南站。夫一百八十六戶。正戶一百五十戶。貼戶三十六戶。大安站。夫四百四戶。正戶一百五十戶。貼戶二百五十四戶。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二十三勘

站

（站赤八）

經世大典江西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五十四處。馬站八十五處。馬二千一百六十五匹。轎二十五乘。水站六十九處。船五百六十八隻。直隸省各路站赤八十九處。馬站五十處。馬一千六百八十三匹。水站三十九處。船三百四十九隻。龍興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五處。馬三百五十匹。水站六處。船六十七隻。馬站五處。在城站。馬一百二十匹。正馬六十匹。貼馬同。土坊站。馬五十四匹。正馬二十七匹。貼馬同。進賢站。馬五十六匹。正馬二十八匹。貼馬同。烏山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新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　水站六處。章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五百三十八戶。樵舍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一百七十戶。吳城站。船一十一隻。正戶八十八戶。貼戶二百七十一戶。接陂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九十七戶。金城站。船九隻。正戶七十二戶。貼戶二百七十三戶。市

汊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八十二戶。吉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六處。馬二百三十匹。水站五處。船三十八隻。馬站六處螺川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南嶺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西昌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不同）貼馬（不同）灘頭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　五雲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造口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水站五處。府城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七十戶　白沙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五十五戶。淘金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一十九戶浩溪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七十七戶　五雲站。船六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一十九戶　瑞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四處。馬八十八匹。水站一處。船三隻。馬站四處。在城站。馬三十八匹。正馬一十九匹。貼馬同。高嶺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一十二匹。貼馬同。華陽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上高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水站一處。在城站。船三隻。正戶一十八戶。貼戶二十四戶　江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八處。馬二百六十六匹　水站四處。船八十隻馬站八處。潯陽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赤湖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瀼溪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三山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蒲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新安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舊縣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楊梓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水站四處。九江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九十戶。湖口站。船二十五隻。正戶二百戶。貼戶一百七十戶。彭澤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六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二戶。城子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百二十戶。貼戶一百七十戶。撫州路所轄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三處。船二十一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八匹。正馬二十四匹。貼馬同。滕橋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雲山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孔家渡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七十九戶　石門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六十四戶。清遠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六十九戶　臨江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一十二匹。水站三處。船二十六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官洲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峽江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水站三

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八十戶。貼戶二百六十戶。官洲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九十五戶。峽江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單一戶。袁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六處。馬一百匹。水站二處。船八隻。馬站六處。在城愛棠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　亂石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上載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黃廟塘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西村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黃華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秀江站。船四隻。正戶二十四戶。貼戶一十九戶。分宜站。船四隻。正戶二十四戶。貼戶三十三戶。南康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七十匹。水站二處。船三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脩江站。馬五十匹。正馬二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二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一百八十戶。團山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贛州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八十五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四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三十七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二十匹。南田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九匹。貼馬一十五匹。桂源站。馬二十四匹。正馬九匹。貼馬一十五匹。水站二處。水西站。船八隻。正戶六十

四戶貼戶一百單三戶。攸鎮站船六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一百單九戶。興國縣站三處。馬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二處船一十八隻。馬站一處。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二十一戶。富池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單五戶。又權設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三十五匹。水站三處船六隻。馬站三處。雩都唐村站馬一十匹（正貼不開）。會昌縣下官站馬一十五匹正馬一十匹貼馬五匹。瑞金縣站馬一十匹（正貼不開）。水站三處。雩都縣站船二隻（正貼不開）。會昌縣下官站船二隻（正貼不開）。瑞金縣站船二隻（正貼不開）。南安路所轄站七處。馬站三處。馬八十五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六隻。馬站三處。橫浦站馬二十九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一十五匹。在城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一十匹。水漢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一十五匹。水站四處。在城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千一百八戶。小溪站船七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七戶。南康站船六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七十九戶。九牛站船六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五百五十三戶。建昌路所轄站五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三十二匹。水站二處

船一十二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六十六匹正馬三十三匹貼馬同。藍田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南豐州在城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六十四戶貼戶八十五戶。南豐州在城站船四隻正戶三十二戶貼戶三十八戶。廣東道所轄各路站計六十五處。馬站三十五處馬四百八十二匹轎二十乘。水站三十處船二百一十九隻。廣州路所轄站一十五處。馬站七處馬一百二十八匹。水站八處船八十八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三十六匹正馬一十八匹貼馬同。清遠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李石岐站馬二十六匹正馬一十三匹貼馬同。郭棠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烏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增石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胥江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八處。在城站船二十隻正戶一百四十戶貼戶四百五十八戶。清遠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八十七戶。横石栿站船八隻正戶五十六戶貼戶一百三十七戶。胥江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五十三戶。金利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八十七戶泥柴站船一十隻正戶七十戶貼戶一百六十戶。黃家站船一十隻正

戶七十戶貼戶二百七十戶。韶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四處馬一百匹。水站四處船三十六隻。馬站四處。平圃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府門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蒙里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英德州門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四處。平圃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府門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蒙里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英德州門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九十九戶。南雄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六十匹。水站二處船二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黃塘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黃塘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二百戶。惠州路所轄站一十四處。馬站六處馬六十六匹。水站八處船二十八隻。馬站六處。在城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沙河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平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平政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平安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海豐縣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八處。在城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

二戶。平山站船二隻正戶一十六戶貼戶一十四戶。蘇村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水東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苦竹派站船五隻正戶二十戶貼戶二十三戶。河源縣站船二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二十一戶。義合站船二隻正戶八戶貼戶六十五戶。藍口站船二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一戶。潮州路所轄站一十處。馬站八處馬八十四匹轎二十乘。水站二處船二十二隻。馬站八處。在城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轎四乘。黃岡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姚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潮陽縣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武寧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北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轎四乘。大陂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東海窖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水站二處。在城站船一十三隻正戶一十三戶貼戶一百一十八戶。三河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四十五戶。循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十六匹。水站三處船七隻。馬站三處。龍川縣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長樂縣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興寧縣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水站三處。龍川縣站船三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五

戶 長樂縣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一十戶 舊縣站船二隻正戶二戶貼戶一十戶 梅州所轄站三處馬站一處馬八匹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馬站一處在城站馬八匹正馬四匹貼馬同水站二處 在城站船八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四戶 梅溪站船四隻正戶六戶貼戶四十三戶 南恩州所轄馬站二處馬一十匹在城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 恩平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 新州所轄站三處 馬站二處馬一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馬站二處在城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 獨鶴站馬四匹正馬二匹貼馬同 水站一處 在城站船六隻正戶六戶貼戶三十戶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所轄總計一百七十三處陸站一百處馬二千五百五十五匹車七十輛牛五百四十五隻坐轎一百七十五乘卧轎三十乘水站七十三處船五百八十隻直隸省站赤計五十一處馬站三十八處馬一千一百一十六匹水站一十三處船一百三十隻鄂州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馬站七處馬三百一十六匹水站五處船五十五隻馬站七處在城站馬七十匹正馬三十五匹貼馬同官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咸寧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

同港口站馬四十二匹正馬二十一匹貼馬同蒲圻站馬四十四匹正馬二十二匹貼馬同三陂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東湖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城下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一十一戶石頭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二戶金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江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閈牌洲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二戶岳州路所轄一十二處馬站七處馬二百四十六匹水站五處船四十五隻馬站七處岳陽站馬四十六匹正馬二十三匹貼馬同迎瑞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永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雲驥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長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臨江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 清平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水站五處城陵站船一十三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五戶鴨欄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五戶 鹿角站船九隻正戶九戶貼戶一百三十戶小渡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一百一十八戶黃家元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八十九戶 常德路所轄馬站五處馬一百四十八匹 和豐站馬三十四匹正馬一十七匹貼馬同大龍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桃源縣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鄭家市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新店站馬二十八匹正馬一十四匹貼馬同澧州路所轄馬站三處馬一百匹清化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蘭江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順林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辰州路所轄馬站六處馬一百五十六匹在城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寺前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 辰溪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楊溪站馬二十二匹正馬一十一匹貼馬同馬底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界亭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靖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二十八匹 會同站馬一十二匹正馬六匹貼馬同靖安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沅州路所轄馬站八處馬一百二十二匹在城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白牛堡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盈口站馬一十六匹正馬八匹貼馬同竹基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便溪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晃州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平溪站馬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竹灘站馬

一十四匹正馬七匹貼馬同歸州所轄水站三處船三十隻建平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巴東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萬流站船一十隻正戶二十戶貼戶八十戶湖南道所轄各路站計四十二處馬站二十處馬七百三十匹水站二十二處船二百二十三隻潭州路所轄站二十五處馬站一十二處馬四百一十匹 水站一十三處船一百三十九隻馬站一十二處在城站馬六十匹正馬三十匹貼馬同依田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柘塘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中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飛羊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太平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醴泉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雙牌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南山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新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馬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白馬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一十三處在城站船一十五隻正戶一十五戶貼戶一百三十五戶遂流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同都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泗州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象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

九十戶。洲頭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昭港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同安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筀竹岐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磊石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皇華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營田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九十戶。遞運官物站。船一十四隻。正戶一十四戶。貼戶八十戶。衡州路所轄站六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三處。船三十隻。馬站三處。在城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路口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排山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三處。城下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半塘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七里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六戶。永州路所轄站一十一處。馬站五處。馬二百匹。水站六處。船五十四隻。馬站五處。光華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陳青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東鄉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三吾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熊羆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水站六處。石期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湘口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

七十戶。歸陽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白水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方朗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三吾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五十六戶。廣西道宣慰司所轄各路站赤。計五十一處。陸站二十六處。馬四百七十一匹。黃牛一百四十五隻。轎七十乘。水站二十五處。船一百三十八隻。靜江路所轄站一十八處。馬站七處。馬二百一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六十八隻。馬站七處。安興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靈州縣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桂林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遠江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大石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三里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橫塘站。馬三十匹正馬一十五匹。貼馬同。水站一十一處。小水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白雲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大龍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東江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一百一十戶。雞停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古祚站。船七隻。正戶七戶。貼戶七十七戶。蘇橋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三里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大石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

三十五戶。橫塘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舊縣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十八戶。柳州路所轄馬站四處。馬六十匹。牛六十隻。洛容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東泉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馬平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平興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容州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三處。馬四十六匹。轎一十乘。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陸站三處。永寧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大洞站。馬二十匹。正馬一十匹。貼馬同。轎一十乘。山口站。馬六匹。正馬三匹。貼馬同。水站三處。繡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七十戶。自良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九十三戶。寶圭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六十戶。象州路所轄馬站四處。馬五十五匹。黃牛五十五隻。遁恩站。正馬一十五匹。貼牛一十五隻。來賓站。正馬一十五匹。貼黃牛一十五隻。寧豐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古望站。正馬一十五匹。貼黃牛一十五隻。邕州路所轄站四處。馬站二處。馬三十匹。轎三十乘。水站二處。船一十隻。馬站二處。在城站。正馬一十五匹。貼轎准馬一十五乘。定興站。正馬一十五匹。貼轎准馬一十五乘。水站二處。寧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黃范站。船五

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梧州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一十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五十五戶。龍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五十五戶。潯州路所轄水站三處。船一十五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大隍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橫州路所轄水站四處。船二十隻。州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永淳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水埂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烏巖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賓州路所轄馬站三處。馬四十匹。在城站。馬一十匹。（正貼不分。）平田站。馬一十五匹。（正貼不分。）如利站。馬一十五匹。（正貼不分。）欝林州所轄馬站三處。馬三十匹。黃牛三十隻。轎三十乘。在城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富陽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高橋站。正馬一十匹。貼馬准黃牛一十隻。轎一十乘。海北海南道所轄各路站赤。計二十九處。馬站一十六處。馬二百三十八匹。車七十輛。黃牛四百隻。坐轎一百單五乘。肩轎三十乘。水站一十三處。船八十九隻。雷州路所轄站六處。馬六十匹。車六十輛。黃牛三百隻。

坐輪六十乘。卧輪三十乘。在城站馬一十匹。正馬五匹。貼馬同。牛一十
輛。黃牛五十隻。坐輪一十乘。卧輪五乘。桐油站。城月站。將軍站。
英利站。沓磊站。已上站赤各色並同前站。化州路所轄站二處。馬
二十匹。牛一十輛。黃牛三十隻。輪一十五乘。三合站馬一十匹。正馬五
匹。貼馬同。牛一十輛。黃牛三十隻。輪一十五乘。新恒站馬一十匹。正馬
五匹。貼馬同。瓊州路所轄馬站二處。馬八匹。黃牛四十隻。在城站正
馬五匹。貼馬二匹。准黃牛二十隻。白沙站正馬三匹。貼馬二匹。准黃牛
二十隻。全州路所轄站八處。馬站三處。馬一百二十匹。水站五處。
船五十隻。馬站三處。咸水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北陽
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同。黃沙站馬四十匹。正馬二十匹。貼馬
同。水站五處。建安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江口站。
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水南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
戶七十戶。山角站船一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柳浦站船一
十隻。正戶一十戶。貼戶七十戶。封州路所轄水站一處。府門站船五
隻。正戶五戶。貼戶二十五戶。肇慶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一十二隻。府
門站船八隻。正戶八戶。貼戶四十戶。新村站船四隻。正戶四戶。貼戶二

十戶。德慶路所轄水站二處。船七隻。府門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
三十五戶。新村站船二隻。正戶三戶。貼戶一十七戶。貴州路所轄站
六處。馬站三處。馬三十匹。黃牛三十隻。輪三十乘。水站三處。船一十
五隻。馬站三處。欝水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輪一十乘。康
和站正馬一十匹。貼黃牛一十隻。輪一十乘。王洲站正馬一十匹。貼黃
牛一十隻。輪一十乘。水站三處。東津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
五戶。香江站船五隻。正戶五戶。貼戶三十五戶。在城站船五隻。正戶
五戶。貼戶三十五戶。

陝西行中書省所轄八十一處。陸站八十處。馬七千六百二十九匹。
水站一處。船六隻。安西路所轄馬站一十三處。馬一千四百五十三匹。
本府站馬二百五十三匹。咸陽站馬一百四匹。興平站馬一百三
十六匹。武功站馬六十九匹。乹州站馬一百三十五匹。永受站馬
一百三十一匹。華陰站馬一百四十二匹。華州站馬一百二十匹。
渭南站馬一百一十九匹。臨潼站馬一百三十五匹。龍橋站馬三十
九匹。耀州站馬三十五匹。同官站馬三十五匹。鞏昌路所轄站一
十九處。陸站一十八處。馬一千九百三十三匹。水站一處。船六隻。

通安站馬二百八十九匹。文盈站馬一百四十匹。伏羌站馬一百四
十匹。臨洮站馬二百三十匹。首陽站馬一百四十八匹。赤背站馬
八十匹。定西站馬六十匹。蘭州站馬四十八匹。會州站馬一百匹。
金州站馬五十匹。平灘站馬二十匹。關成站馬五十四匹。南寨
站馬五十九匹。蒴井站馬一十九匹。蘭泉站馬六十六匹。秦亭站
馬一百六十二匹。咸宜村站馬一百二十八匹。臨汧站馬一百四十
匹。水站一處。船六隻。鳳翔府所轄馬站九處。馬九百一十二匹。鳳
鳴站馬二百匹。岐山站馬一百一十一匹。東河橋站馬一百三十七
匹。草涼樓站馬一百匹。扶風站馬一百一十五匹。寶雞站馬一百
匹。汧陽站馬四十五匹。麻夫鎮站馬四十匹。百里鎮站馬六十四
匹。延安路所轄馬站八處。馬七百六十六匹。本府站馬一百五十四
匹。甘泉站馬六十八匹。鄜州站馬六十六匹。三川站六十八匹。
中部站馬六十六匹。龍安站馬一百四十匹。宜君站馬六十四匹。
塞門站馬一百四十匹。平涼府所轄馬站二十處。馬一千九百一十六
匹。環州站馬二十四匹。伏羌站馬六十八匹。泰州站馬一百五十
四匹。杜樹平站馬一百二十匹。上都站馬一百三十匹。大寨站馬

一百一十八匹。故關站馬一百二十匹。汧陽站馬七十匹。隴州站
馬一百四十匹。崆峒站馬一百五十匹。泉站馬一百匹。瓦亭站馬
一百一十四匹。清州站馬一百二十匹。宜祿站馬九十四匹。邠州
站馬一百一十匹。寧州站馬三十匹。慶陽府站馬三十匹。鎮原站
馬四十四匹。龍安驛站馬一百匹。蕭家堡站馬八十匹。興元路所
轄馬站一十二處。馬六百四十九匹。朝天站馬五十九匹。鎮寧站馬
五十六匹。羅村站馬五十八匹。金中站馬五十七匹。沔陽站馬五
十五匹。漢川站馬二十一匹。褒城站馬五十六匹。馬通站馬五十
六匹。清水站馬五十六匹。柴關站馬五十八匹。三岔站馬五十四
匹。鳳州站馬六十三匹。

四川行中書省所轄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隻。
水站八十四處。船六百五十四隻。牛七十六隻。直隸省各路站計一百
二十六處。陸站四十八處。馬九百八十六匹。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七
十八處。船五百九十四隻。牛七十六隻。成都路所轄站一十三處。陸
站一十二處。馬四百二十五匹。牛一百五十隻。水站一處。船二十四隻。
陸站。本府站馬六十匹。牛三十隻。漢州站馬四十五匹。德陽站

馬三十四匹。羅江站馬四十匹牛三十隻。綿州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文頂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伯頃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嵒泉站馬四十匹牛二十隻。唐安站馬二十匹。白鶴站馬二十匹。百文站馬二十匹牛一十隻。雅州站馬二十六匹。水站。四水站船二十四隻。廣元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二處馬一百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陸站。寧武站馬六十匹。臨江站馬四十匹。水站。本府閬津站船六隻。臨江站船六隻。江口站船六隻。石羊站船六隻。保寧府所轄站九處。陸站五馬八十五匹。水站四船二十四隻。陸站

錦屏站馬一十二匹。懷想站馬一十一匹。永寧站馬一十一匹。金華站馬一十一匹。劍門站馬四十匹。水站。虎溪站船六隻。南溪站船六隻。南部站船六隻。新政站船六隻。蓬州路所轄站五處。

陸站四馬七十匹。水站一船六隻。陸站。蓬萊站馬三匹。普安站馬五十五匹。蘆溪站馬一十匹。集賢站二匹。水站。洲子站船六隻。順慶路所轄站七處。陸站六馬七十五匹。水站一船一十二隻。陸站。青居站馬二十五匹。東龕站馬一十匹。東關站馬一十匹。白馬站馬一十匹。寶峯站馬一十匹。廣府站馬一十匹。水站一處船一十二隻。廣安路所轄站二處。陸站一。郭渠站馬八匹。水站一。石牛子站船五隻。梁山軍所轄站二處馬七匹。在城站馬五匹。高梁站官降馬二匹。遂寧府站馬四匹。武勝軍所轄站三處。

陸站二馬五十匹。水站一船六隻。陸站。平灘站馬三十匹。嘉平驛站馬二十匹。水站一處船六隻。合州路所轄站四處。陸站一。馬四十匹。水站三船二十四隻。陸站。合陽站馬四十匹（內官降二十匹）。水站。金沙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荔枝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

雲會站船八隻（內官降二隻）。潼川路所轄站三處馬五十五匹。本府站馬二十五匹。白馬站馬二十匹。中江站馬一十匹。重慶路所轄站一十九處。陸站三馬三十四匹。水站一十六船一百四十二隻。陸站。古渝站馬一十五匹。伯節站馬九匹。白慶站。陸站馬一十匹。水站。白慶水站船一十隻。朝天站船二十五隻。石門烏蒙站船一十七隻。漢東站船七隻。赤崖站船七隻。應填站船七隻。

僊池站船七隻。桃市站船七隻。安萬站船七隻。木洞站船六隻。

蒼濕站船六隻。桃花站船五隻。忠州烏蒙大站船一十隻。岸漑站船六隻。州既站船五隻。涪州站船一十隻。涪州路所轄水站一處船一十二隻。閬達夔府等路所轄站六處。陸站一處馬四匹。水站五處船五十九隻。陸站。咸淳站馬四匹。水站。漑雲根烏蒙大水站船一十一隻。梅沱小水站船六隻。萬州站船一十六隻。雲陽站船一十六隻。巫山站船一十隻。紹慶府所轄水站四處船八隻。在城站船二隻。新灘站船二隻。關灘站船二隻。辛酉灘站船二隻。

閬州所轄站一處。盤山站官降馬二匹。瀘州路所轄水站十處船七十三隻牛三十二隻。本州站船七隻。古縣站船七隻牛四隻。麻煕站船七隻牛四隻。清溪站船七隻牛四隻。燕湊站船七隻牛四隻。

黃緘灣站船七隻牛四隻。神山站船七隻牛四隻。滴溪站船七隻牛四隻。史垻站船七隻牛四隻。烏蒙站船一十隻。敘州等處諸蠻夷宣撫司所轄站一十三處。陸站三處馬一十七匹。水站一十處船七十四隻。陸站。敘州站馬九匹。慶符站馬四匹。定川站馬四匹。

水站。敘州水遞運站船六隻。綱運大站船九隻。橫江站船一十隻。

喎口站船七隻。月波峯站船七隻。宣化站船七隻。真候站船六隻。南溪站船七隻。常寧軍站船一十隻。落雲站船五隻。嘉定路所轄站一十二處。陸站一處馬一十匹。水站一十一處船六十五隻。牛四十四隻。陸站。陵雲驛站馬一十匹。水站。眉州站船四隻官降牛四隻。石佛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青神站船四隻官降牛四隻。峯門站船六隻牛四隻（內官降二隻）。平羌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南門站船九隻牛四隻。趙垻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三聖站船六隻牛四隻。淨江站船六隻牛四隻。犍馬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下垻站船六隻官降牛四隻。長寧軍所轄水站三處船一十六隻。烏蒙大站船一十隻。銅鼓站船三隻。武寧站船三隻。敘州宣撫司所轄水站二處船二十隻。敘州站船一十隻。橫江站船一十隻。四川西道宣慰司所轄一處。長寧軍水站一處船一十隻。四川南道宣慰司所轄四處船四十隻。瀘州水站一處船一十隻。重慶路水站二處

朝天站二十隻。石門站船一十隻。涪州路水站一處船一十隻。

閬蓬等處宣慰司所轄一處。咸淳府水站船一十隻。

雲南諸路行中書省所轄站赤七十八處。馬站七十四處馬二千三百四十五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羅羅斯宣慰司所轄馬站二十九處馬一千二百七十一匹。本司所轄馬站六處馬二百四十匹。大渡河站馬四十匹。西番站馬四十匹。邛部州站馬四十匹。

瀘古州站馬四十匹。建昌府瀘州站馬四十匹。定昌府法山站馬四十匹。武定路馬站十處馬五百匹。明慶站馬五十匹。大龍站馬五十匹。滄川站馬五十匹。黎溪站馬五十匹。董站馬五十匹。環州站馬五十匹。盧仁站馬五十匹。勒站馬五十匹。和曲站馬五十匹。利浪站馬五十匹。中慶府站馬六處馬三百一十一匹。本府在城站馬一百五十匹。嵩明府楊林站馬三十匹。晉寧州站馬二十匹。安寧州站馬三十七匹。路品站馬三十七匹。祿豐站馬三十七匹。仁德府夾龍站一處馬三十匹。曲靖路馬站六處馬一百九十匹。陸涼站馬四十匹。龍馬站馬三十匹。不魯吉站馬三十匹。火忽都站馬三十匹。蒙古都站馬三十匹。法納河站馬三十匹。烏撒宣慰司所轄站四十九處。馬站四十五處馬一千七十四匹牛三十隻。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本司所轄馬站三處馬九十匹牛三十隻。烏撒站馬三十匹牛一十隻。必畔站馬三十匹牛十隻。阿都站馬三十匹牛十隻。烏蒙宣撫司所轄站九處。馬站五處馬一百五十匹。水站四處船二十四隻。馬站五處。烏蒙結吉站馬三十匹。雪山站馬三十匹。合者剌站馬三十匹。羅佐站馬三十匹。業楫墺站馬三十匹。

水站四處。業楫墺站船六隻。華鐵站船六隻。鹽井站船六隻。灘頭站船六隻。嚴江路馬站三處馬六十匹。立吉莊站馬一十匹（係軍人等）參剌八站馬三十匹。義都站馬二十匹。大理路馬站一十四處馬四百一十匹。劍川縣站馬二十二匹。觀音山站馬一十五匹。鄧川州站馬一十五匹。大理府在城站馬二十三匹。河尾關站馬六十匹。建寧縣站馬四十匹。雲南站馬五十匹。普棚站馬一十三匹。樣備站馬四十一匹。打牛坪站馬一十三匹。永平站馬三十三匹。沙磨和站馬二十五匹。永昌府站馬三十匹。騰衝府站馬三十匹。威楚路馬站五處馬一百三十八匹。砂橋站馬三十三匹。祿葛站馬三十三匹。路甸站馬三十一匹。捨資站馬三十一匹。威楚在城站馬一十匹。徵江路馬站一處。江州縣站馬二十匹。臨安路馬站六處馬一百二十匹。寧海府站馬二十匹。建州站馬四十匹。蒙自縣八甸站馬三十匹。娘甸站馬一十匹。夾馬關站馬一十匹。落捉站馬一十匹。廣西路馬站五處。馬四十六匹。亘溫站馬一十匹。馬者龍站馬一十匹。吉輕站馬一十匹。彌勒站馬一十匹。茶起站馬六匹。普安路馬站三處馬四十匹。塔剌迷站馬二十匹。南夢站馬一十匹。磨漠站馬一十匹。

甘肅行中書省所轄三路。脫脫禾孫馬站六處馬四百九十一匹牛一百四十九隻驢一百七十一頭羊六百五十口。中興路馬站一。野馬泉站馬一百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永昌路脫脫禾孫馬站二。馬二百五十一匹牛八十九隻驢一百一十頭羊三百五十口。本府站馬七十一匹牛二十九隻驢五十一頭。馬連泉站馬一百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辛記川站馬八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二百口。甘州路脫脫禾孫馬站二。馬一百四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本州站馬六十匹。青寺站馬八十匹牛三十隻驢三十頭羊一百五十口。六條政類咸平府至宋瓦江立站。至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咨。近據遼東道宣慰司申。准宣慰使塔海奉國關節目當職欽奉聖旨。領軍遼東出征。遇有軍情緊急差使人員。若無站赤走遞。切恐遲慢。擬於咸平府至宋瓦江。斟酌安立五站。用元當站戶并見在官馬內。每站差撥人八名。馬八匹。權且安立守等走遞。更委能辦頭目。專一照管。准此。擬元撥三百戶內。每站差撥人八名計四十名。用元降馬四十疋走遞。其餘二百六十戶。均係供給各站使臣

人員飲食等物相應。乞照驗事。本省照得。近有遼東道宣慰司同知忻都察憐遠。因為站赤公事。赴上聞奏去來。今已迴還。不見如何安立。行下本司就問本官明白申省去後。迴據申該移准同知忻都察憐遠牒該當職看詳。上都與丞相等官員商議。闊里台官人未曾領軍出征。即目有撒里台。欽奉聖旨。領軍沿坊州。前去遼東征進去訖。若不依擬咸平府至宋瓦江安立站赤。切恐失悞緊急軍情公事。牒請轉申定奪施行。准此。本司參詳。若依已擬安立五站相應。申乞照詳事。本省依准宣慰司所擬。權且依上安立。咨請照驗。希咨迴示。准此。都省准擬。迴咨遼陽等處行尚書省。就便安立施行。雙城等處立站。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遼陽行省咨。開元路達魯花赤八兒禿滿申。照得本路所轄元設女直站赤。有賊軍盡行討虜了當。所有驚散本管人戶。前來合懶雙城等處住坐。若有緊急軍情。齎稟奏大小公事。沿高麗國站赤。前去計稟。往復逾路遠窵。遲悞公事。合無於高麗國王并合懶雙城等民戶內。斟酌撥戶於雙城西京兩其中。三百里地內。設立三站走遞使客。似為緊急公事。早得幹辦。官民兩便。未敢自擅。乞照驗事。本省參詳。哈丹賊軍入境。見於瓦江地面作耗。其八兒禿滿守把隘口。東瞻高麗。若准所申。於雙城西京中間安立三站。就

令高麗國摘撥人户馬疋走遞以接軍情急務請希咨廻示都省准擬移咨遼陽行省就便行移征東行省安置施行及劄付通政院照驗施行

信州等立站赤 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十七日中書省准江淮行省咨據驛騎衛上將軍行尚書省參知政事行福建道宣慰司呈道於至元二十八年三月內欽授宣命充前職前去福建開司之任爲見驛路百姓房屋十室九空訪問耆老人等俱稱因爲遞運官物拖夫挑擔拿船遞運不能存住俱各逃移山林畢職想着海外諸番進呈的官物都把這福建地面裏從北去爲不曾立起遞運水旱站赤所在官司因而差夫科擾以致百姓不能安居爲此議擬福建泉州諸番船隻捎泊馬頭去處爲頭設立水旱站赤接高邁分水嶺江淮行省地面鉛山州管下車盤立旱站一處於汭口立水站一處隨路依上設立經由江東道饒信地面直至真州遞北赴大都下卸專一遞運官物驛路居民不致逃移生受已經移咨福建道具呈江西行省移准中書省咨該除已移咨江淮行省相視議擬外仰差官相視堪可設立去處畫圖貼說擬定呈省奉此除福建地面依上差官相視議擬外於十月二十八日有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差來福建起發滅里財物宣日嵌就賫擎都省咨江西行省咨文該欽奉聖旨宣喚赴闕朝覲畢職自福建至鉛山信州路就便省會講究前事據各狀申若依上設立水旱站赤委爲便當得此照得水旱站赤公事若候各處講究到來却緣即目沿路民戶差夫搔擾不能作活委是生受呈乞照詳移咨就令畢職賫帶前赴都省講究施行得此照得先准江西行省咨亦爲此事累經劄付江東浙東道宣慰司委官相視講究議擬可否備細畫圖貼說官吏保結呈省去後未見呈到欽催間今據見呈本省議得若依高參政并信州路等處所擬實爲官民兩便今將信州鉛山兩處文解似本抄連在前咨請照驗定奪希咨廻示准此至元二十九年正月初七日忽都答兒怯薛第二日紫檀殿裏有時分火兒赤充忽魯速古兒赤伯顏參政察罕不花必闍赤明里帖木兒兀賽昔寶赤木八剌沙折吉兒月兒干舍兒伯赤帖歡等對這的每完澤丞相不忽木平章咱喜魯丁平章暗都剌參議狗兒參議等奏過事內一件自泉州不揀甚錢物將的往這辟來呵更海外來的使臣每出來呵交經過的百姓每般運呵百姓每哏生受有泉州至福州旱路立三站福建至鉛山州立六箇水站那其間旱路上更立一兩箇站這辟到真州更立六箇水站呵百姓每也不生受官司勾當也不悞了麼道說有俺也道有體例的一般有這裏差將人去與那裏千戶的省官人每一處立呵怎生麼道奏呵便當呵那般者如今亦黑迷失也來有沙不丁也這裏有他每那裏當行來的人每有他每根底問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就問得亦黑迷失平章咨呈并沙不丁狀供如蒙依上設置水旱站赤便當都堂因議得既亦黑迷失等官咨呈設立前項水旱站赤便當欽依奏准事意劄付通政院差官前去福建江浙行省一同於合立水旱站赤去處設置撥船隻站戶斟酌合用數目依例差撥將置立訖站赤畫圖貼說同撥訖戶數開坐備細咨呈一安立訖水旱站一十六處水站六處旱站一十處泉州路旱站二處在城站一處惠安站一處興化路旱站二處楓亭站一處在城站一處福州路水站三處大義站懷安站水口站旱站二處蒜嶺站宏路站南劍路水站一處建寧路水旱站六處水站二處水西站建陽站旱站四處水西站建陽縣站崇安縣南站大安站

河南立站 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中書省河南行省咨照得汴梁東南相接淮西管下安豐路元設馬站一十一處并河南宣慰司所轄迤東相接歸德府設站二處迤西相接河南府路設立三站計一十六站并其餘僻路站赤俱係上司元設在後爲係闕慢去處及兩淮宣慰司隸屬江淮行省管領於至元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前河南宣慰司准尚書兵部關承奉尚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奏奉聖旨將前項站赤俱各革罷將站戶二千八百五十九戶內除撥充車站水站戶計外見在停閑站戶六百二十五戶即目聽候收差淮西淮東兩道宣慰司并兩淮鹽轉運司撥屬本省見辦鹽課錢粮最爲重大凡遇幹辦事務別無相接站赤不能前去必須添置又照得汴梁迤南直至鄂州大江北岸陽羅堡一千四百餘里設立二十一站南貫湖廣江西福建諸處行省海外諸番正當衝要緊急去處數內自汴梁至全塚站一十一站係汴梁安置每站設馬上至五十疋下至四十疋迤南相接羅山站直抵江北岸一十餘站每站止設馬三十疋元係江西湖廣兩處行省差設到江南新附戶計其各站爲居深山離家窵遠絕無火煙及所設馬疋不敷頻併走遞往往逃竄委官專一提調不能禁止常是斷絕站赤若不添補整治不便此係通政院視管擬合摘委本院正官一員并都省差官前來與本省官一同驗此中事勢緊慢可以去處斟酌添補安置慣那了畢造冊咨省不然倘悞軍期緊速走遞關繫利害咨請照驗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忽都答兒怯薛第三日答蘭不剌裏四角殿裏有時分火兒赤兀渾察阿魯灰馬馬速古兒赤伯顏參政也里審班馬合謀沙塔魯忽歹月赤徹兒宣徽亦昔博赤馬合謀塔

判思必闍赤答失蠻扎撒兀孫充滿脫帖木兒不花脫脫充忽曾火者充滿充古思判達的安睛都判叅政狗兒叅議等奏過下項事理欽此都省議得上項五站安站擬設正馬一十疋從本省於附近相應戶內差撥與通政院所委官一同安置外據羅山等一十站移咨河南江西湖廣三處行省并劄付通政院委官一同相視若是那慣有無動搖從長講究端的如何便益擬定咨來一件孛羅歡伯顏等南京省官人每交乞失馬失里說的教件勾當來有一件俺管的錢粮勾當多在揚州有至淮西立十一箇站至歸德府立兩箇站至河南府的立三箇站呵怎生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得至淮西立十一箇站呵多用着民戶有如今且交聽候着至歸德府的兩箇站至河南府的三箇站交立呵怎生商量來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一件荆南府宣慰司管的路分江南壁的前者奏了交湖廣省管了也江北的路分在江陵府迤北有行勾當呵往迴生受有江陵府宣慰司移的襄陽府裏來呵怎生麼道說將來有俺商量得江陵府是一壁緊的地面有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且則交那裏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安置龍門站

至元二十九年六月通政院呈赤城站南至刀窩北至獨石各九十里中間山路窄狹河水數多比之其餘站赤地里遠窵委實生受因而站戶逃竄倒斷站赤為此於龍兒年二月初一日沉檀殿裏有時分判臣奏火你赤說有上都大都十箇站有其間裏一箇站添呵喫便當有那般奏呵疾忙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院叅詳擬合於龍門口北舊立站地面內再行添插一站於上都附近宣德府等處當差戶內差撥人戶却將赤城站起移赴赤城店安立相應具呈照詳得此本省照得赤城隣站各設正馬一百匹車五十輛若用一千餘戶若是栩添一站附近去處戶數不數為此議得保定路泉興站為頭經由大名至汴梁南北一道站赤元為圍困襄樊安立即非衝要驛路江南歸附年深即目湖廣江西經行真定路江浙福建由河間站道往來所據前項大名一道站赤委是閒慢實為虛設擬除大名在城站斟酌存留馬疋外其餘站赤盡行減罷却將近上站戶摘撥添立龍門口北一站餘剩戶數於真定一道站赤消乏去處添補走遞深為便益咨請照驗更為可否聞奏施行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兒幹曾朶裏有的時分本院官判臣平章幹羅思同知昔寶赤同僉火你赤院判等奏雲州至獨石其間裏站遠的上頭太間站喫生受有中間裏添一站麼道先奏來教放着麼道聖旨了來如今省家官人每商量了呵俺根

底說將來在先攻打襄陽府時節保定路至大名路教使臣每抄直的上頭一十四箇站立來如今那站道上使臣不行有閑有把那站罷了那裏頭將來雲州至獨石兩其間裏一箇站添放着別箇的真定至大都站家二三年田禾不曾收眷氣力喫消乏了那站裏添放呵怎生麼道說將奏這般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堂回議得擬於奏准放罷站戶內以遠就近標撥一千戶從通政院所擬起遣撥換戶計於龍門口北立站餘上戶馬除大名路在城斟酌存留外依驗真定至大都站赤委實消乏去處分俵走遞差委前廣東道按察副使李中順騎坐鋪馬二疋與通政院所委官并各路正官一同標撥安置外據館舍鋪陳什物令通政院就便行移上都留守司應付仍劄付御史臺體察施行

添立站赤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十九日中書省咨通政院呈赤城站南至刀窩北至獨石各九十里中間山路窄狹河水數多比之其餘站赤生受遞臨站戶逃竄倒斷站赤為此於龍兒年二月初一日沉檀殿裏有的時分判臣奏大你赤說有上都大都十箇站有其間裏一箇站添呵喫便當有那般奏呵疾忙立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院叅詳擬合於龍門口北舊立站地面內再行添插一站於上都附近宣德府等處當差戶內差撥人戶却將赤城站起移赴赤城店安立相應得此本省議得若便定奪緣前項站戶貧富高低勞逸不等通政院判大你赤深知備細咨請摘委本官前來講究定奪准此又准中書省咨議得保定路泉興站為經由大名至汴梁南北一道站赤元為圍困襄樊安立即非衝要驛路江南歸附年深即目湖廣江西經行真定站路江浙福建經由河間站道往來所據前項大名一道站赤委是閒慢實為虛設擬除大名在城站斟酌存留馬疋外其餘站赤盡行減罷却將近上站戶摘撥添立龍門口北一站餘剩戶數於真定一道站赤消乏去處添補走遞深為便益咨請照驗更為可否聞奏如蒙准奏請就委通政院判大你赤安置准此據通政院呈備准大都通政院咨本院官與火你赤一同赴省講究立站事理本都堂鈞旨燕南保定路泉興站至大名路滿城一道站赤在前為是攻打襄樊立來若是摘撥一半存留一半兩處都不得濟去也則把這一道站全罷了將那戶馬於上都赤城添插一站餘上若有剩下底戶馬於大都路站內及西驛真定一道東驛河間一道站生受的站裏用者奉此咨請議擬聞奏事准此於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二十日也可怯薛第三日失兒幹曾朶裏有的時分本院官判臣平章幹羅思同知昔寶赤同僉火你赤院判等奏雲州至獨

石其閒裏站遠的上頭。不閒站哏生受有。中閒裏添一站。麼道先奏來教放者麼道。聖旨了也。如今省家官人每商量了呵。俺根底說將來在先攻打襄陽府時節。係定路至大名路。教使臣每抄直的上頭。一十四箇站立來。如今那站道上使臣不行有閑有。把那站罷了。那裏頭將的來雲州至獨石兩其閒裏一箇站。添放者。別箇的真定至大都站家。三年田禾不曾收來。氣力哏消乏了。那站裏添放呵。怎生麼道說將來。這般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奏時分火兒赤。阿失速古兒赤。也先帖木兒。塔兒忽歹。沙沙寬。只禿昔寶赤。只兒哈忽。速古兒等有來。具呈照詳得此。咨中書省劄付通政院。欽依施行。

水達達田地立站。　至元二十九年十月中書省遼陽行省咨。慶雲站至哈里賓地面安立二十八站。該八百四十戶。除僉用舊站戶外。短少一百零四戶。并走遞馬牛。請照驗事。准此。施行間。又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判真哈散言語。塔海的使臣蠻賓奏。塔海奏將來。在先從水達達田地裏。海青鷹鷂皮貨出來的一箇道子。從女直每的郡邑根底來的一箇道子。從黑龍江來的一箇道子。這三箇道子的站戶每的數目。要呵。七百三十六戶。有從哈兒賓民戶每的邊界至這辟站邊界站。料量呵。二十八箇站有。每站三十戶家。每戶一箇家馬。兩箇家牛。與了立站呵。怎生奏將來有。麼道奏呵。判真平章奏。俺商量來。鋪馬不立。每站二十戶。鋪牛三十隻。水達達的八箇站。三萬戶的。那辟至哈兒賓民戶每的邊界。交立。別列怯里去的站戶。每根底三萬戶的。這辟女直站戶每根底接着交立。又女直田地裏行的道子上。編排着交立站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移咨遼陽行省。欽依聖旨事意安立施行。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鎮遠至岳州立水站　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湖廣省咨。八番羅殿宣慰司呈。見管地面相接雲南交趾溪洞諸國。正係衝要驛路。相離本省往復七千餘里。但遇使臣頻併。站馬不敷。今擬自岳州西抵鎮遠府。設立水站二十四處。料例不等。總置船一百二十五隻。差撥水夫八百單三名。除緊急使臣乘騎鋪馬外。據赴北朝見蠻官進貢物貨。并緩慢使臣。應付站船。實為便當。請照驗事。今蒙都堂鈞旨。圖議得依准本省所擬迴咨。仍劄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總計六處二十四站。計船一百二十五隻。水夫八百單三名。

　鎮定府二站。計大桐槽船一十隻。每一隻合用駕船夫四名。計夫四十名。并館驛雜使人夫一十名。　就大田馬站船五隻。計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夫五名。　初立青浪站船五隻。計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夫五名。

沅州路水站八處。用大桐槽船四十隻。每一隻用夫四名。於四百畝戶內差撥應當。計用駕船夫一百六十名。外據館驛雜使夫四十名。於丁多無地戶內差撥。除免各戶一應雜泛差役。　就馬站七處　平溪站五隻。計駕船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便溪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晃州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在城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盈口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竹寨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黔陽縣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初立一處　銅安站夫二十五名。駕船夫二十名。館驛雜使夫五名。　靖州路初立上洪岸一站。用桐槽船五隻。計夫二十名。外館驛雜使夫五名。於丁多無地戶內差撥。除免本戶差役。

　辰州路合該初立站。計船三十隻。每船一隻用駕船夫七名。計夫一百八十名。并館驛夫三十名。計二百一十名。以地一百五十畝以上。二百畝以下差撥應當。今准本路關。該縣管納稅人戶田畝。除當馬站外。止有三萬七千三百畝。內差設站船三十隻。每船一隻。以地一千五百畝為則。止設置站船二十四隻。梢夫一百六十八名。外餘站船六隻。梢夫四十二名。別無地稅可差。本路另行作詞申覆省府照詳外。今擬設立站船三十隻。計夫二百一十名。本路有地稅戶合併到船二十四隻。計夫一百六十八名。無地可差。船六隻。計夫四十二名。　敘浦縣站夫三十五名。辰溪站夫三十五名。盧溪站夫三十五名。本州河岸站夫三十五名。北溶站夫三十五名。清浪站夫三十五名。　常德路初立六站。船三十四隻。料例夫數不等。計用駕船夫二百三十九名。并館驛夫三十四名。計夫二百七十三名。俱以地一百五十畝之上。二百畝之下差撥應當。　高都站船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故鄉站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延泉站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本府河岸六隻。夫四十五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三隻。夫二十四名。　龍陽縣站五隻。夫三十七名。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二隻。夫一十六名。　武口站八隻。夫八十名。八十料四隻。夫四十名。一百料四隻。夫四十名。　岳州路初立明山一站。船六隻。料例夫數不等。計夫四十五名。以地一百五十畝之上。二百畝之下差撥。五十料三隻。夫二十一名。七十料三隻。夫二十四名。　亳鐃州立站　至元三十年正月二十

三月。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判真憧兀兒言語。伯帖木兒哈剌拔都兒兩箇根底肇州來的至到走懿州立站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了立七箇站裏。放五十箇家牛呵。怎生商量來。站裏坐的人。伯帖木兒放者種子農器。與今春交種田木者。站裏使用的牛根底比及到秋買與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今蒙都堂議得。移咨遼陽行省欽依安立站赤。外據牛隻種子農器。付戶雜房就便定奪應付。劄付通政院照會施行。

哈兒必立站　至元三十年四月。只兒哈忽剌真暗都剌蒙古文字譯該水達達的哈兒必這壁相立着的站每裏又各添二十戶做着四十戶在先的躰例裏牛站也當着。又水裏船站也當着。麼道聖旨了也。這合添的各二十戶。百姓根底道家奴的收拾了的。七百七十戶內交放者。麼道聖旨了也。又從不荅迷至到趙州交立三箇站者。這三箇站的。各二十戶也。道家奴的收拾來的百姓內。交放者。這站每的各站裏五箇家船交放着。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移咨遼陽行省欽依施行。

秦隴站馬　至元三十年八月。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申。泰州正當衝要去處。往來使臣頻併。自至元二十三年。改移站赤。前去平涼等處安置。本處並無存留鋪馬。但遇使臣經過。捉拿百姓馬疋。更行取要鞍轡

苫氈繩索。回馬人夫。稍有違慢。便將官吏凌辱弔拷。脫剝衣服。西至鞏昌。東至隴州。盡係山路。但遇差遣。不下半月。方得迴還。雖設脫脫禾孫。必不能當。可將平涼一帶站馬。分減一半。依舊秦隴州地面置立。實是官民兩便。具呈照詳。送兵部照擬。行移通政院。照得至元二十三年八月內。承奉中書省劄付。便宜都總帥府達魯花赤忻都呈奏過事內一件。站赤。平涼府道子徑直行的車子。更好水草。將站改移在那裏立呵。怎生奏聖旨。差使與你每一處覷者。那裏立者。欽此。依上施行。外看詳上項站赤。即係欽奉聖旨。改移安立。似難議擬。合從陝西行省。令拘該脫脫禾孫。止當使臣人等經行。已立站道相應。都省除已劄付御史臺。咨本省照驗。依上施行。

通惠河水站　至元三十年十月。通政院呈。通州水旱站。見設二十料小船一十隻。每隻四戶。計四十戶。內在逃四戶。見有船九隻。供遞使臣站車伍拾輛。每輛一十三戶。共六百五十戶。內在逃八十七戶。見在四十三輛。陸路自大都東接薊州。遞運繁冗。今擬薊州車站。元設車數。存留車一十五輛。餘止車戶改作船戶。總合添船九十一隻。不敷戶計。於大都河間兩路。附近州縣當差戶內僉撥。所據合該船隻。擇船頭疋。即係初立站赤。擬合官為應付。內車戶就用元有驢畜擇船。外據新添戶計。合該船隻。并擇船驢畜。初年官為令行應付。已後船隻損壞。驢畜倒死。站戶自行置買相應。又據都水監呈。委邊監丞與通政院王都事一同踏逐得通州李二寺倉東瀕河。可以安立水站等事。奉都堂議得。不敷船五十四隻。逥後定奪外。准擬於李二寺安置水站。擬撥站船四十六隻。內除元有船九隻外就用通州車站戶。該船三十七隻。付稅糧房。於劉燦所管船內。依數應付下兵部。行移通政院。依數關支。就便安置施行。

靜江等處水站　至元三十年十月。湖廣省咨。本省僉省高正議。咨議擬廣南西道站赤。便益事內一項。靜江在城旱站。至理定縣橫塘站。元設四站。為係經八十里山地面。嶮惡。馬疋難以走遞。因此有蘇橋大石三里至橫塘。又設水站四處。便臣順水來坐站船。至橫塘。却行騎坐鋪馬。旱路前去迤南。若自靜江為頭設立水站。至江口分路。西抵慶遠。南至邕州。凡有前往迤南使臣。順水而下。來坐站船。辦事若迴還。事務關得。軍情緊急。許令騎坐鋪馬。其餘閑慢差使。依舊來坐站船。不致前損生受。移准本省右丞咨。與本道宣慰司委官。踏視議擬得委是便益。本省看詳。若准所擬。似為便益。咨請照詳。准此送兵部。行移通政院議擬。當院照得。靜江為頭添設水站。係隸行省所管地面。合從本省所擬添設遞運相應。本部看詳。若准通政院所擬相應。具

呈照詳。得此。都省移咨本省。如委便益。准擬施行。

福建站赤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初四日。福建行省咨。福州路管下白砂小箬二站。山嶺陡峻崎嶇。若將兩站馬疋撥與福州路在城等站。却於白砂小箬添船。又建寧路麻沙站撫川站。山路窵遠。二百餘里走遞。頻併倒死馬疋。添設腰站等事。便當。如准所擬相應。請照驗事。准此。移准中書省咨。於至元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奏過事內一件。福建那地面裏。白砂等處馬站。水站添的減的。併的。那裏的省官人每合這般安置。麼道說將來有。依着他每的言語行呵。怎生商量來。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移咨中書省。欽依施行。

一福州路管下白砂小箬二站。山嶺陡峻。路石犖确。俱係近年創開棧道緊臨江岸。羊腸盤折。峇路百餘里。無慄安至水口。水勢平坦。並無灘料。峇站俱有設置站船。遇有朝廷往來使臣。不肯乘船。只要起馬。其經磨天嶺山路高峻。上如登天。下如入井。鑿山成路。石如釘刺。如值陰雨。坡峻路滑。馬力不加。脚失跌於山澗。輕則損傷馬疋。重則致傷人命。站馬走遞一遭不死即病。至甚不便。又福建極邊煙嵐重地。不係産馬去處。每馬一匹。不下中統鈔二十錠至二十五錠。此閒新附人民。不一養馬法度。又且地熱嵐瘴。易生疾病。頻併倒死。每戶遇歲買馬數匹。揭借錢債。重出利息。先債

未運後利便生過近站戶典賣田產是致消乏若不更張久而靠損站戶倒斷站赤試爲未便今議得擬將白砂小若兩站鋪馬二十二匹並行減去除白砂站船隻數少就用馬二匹改船五隻遞運外將馬八疋撥與福州路在城站及撥四疋於武步站添貼走遞餘上馬八匹內二匹改船四隻蒿一十乘撥與懷安水站船四隻蒿五乘在城站蒿二乘武步站蒿三乘外六疋以遠就近償撥卻將馬六匹改船一十四隻蒿一十乘內延平站添撥與蒿三乘王臺順昌等站水程順便已行減去馬疋王臺站添船六隻蒿五乘順昌站添船三隻蒿二乘留屯創立水站一處添船五隻所據淮安水站相離福州城二十里若有使臣乘船到站聞馬騎坐於福州路在城站撥鋪馬一十匹赴懷安水站聽候走遞每月一次輪番交替便當若有福建各衙門赴北人員緊急公事擬自淮安站上船至水口站起馬其餘閑慢使臣至不過舟楫去處起馬外朝廷差來使臣自北起馬經由江浙省通分水嶺至崇安站由江西經過杉關至光澤縣杭川站俱各水站順便擬合乘船下流比之馬程實然快便今將各站元有改撥實在馬匹船蒿開具于后。福州路在城站至延平站元有馬一百四十三疋船七十五隻蒿二十八乘。在城站馬三十六匹船五隻蒿八乘。懷安水站船一十隻。白砂站馬一十四匹船一十隻。小若站馬八匹船一十五隻。水口站馬二十匹船一十隻蒿五乘。皇田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五乘。武步站馬一十三匹。茶洋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五乘。延平站馬一十八匹船五隻蒿五乘。減除馬二十二匹白砂站馬一十四匹小若站馬八匹。改撥馬二十二匹內除馬一十匹每匹該米一百石計米一千石以遠就近從便償撥改換船蒿外有馬一十二匹撥與在城站八匹武步四匹船二十六隻內建陽站償撥到船三隻并武步站償到馬匹改換船二十三隻每船一隻該米四十石計米九百二十石除撥與王臺順昌留屯三站船一十四隻外船一十二隻撥與懷安站船四隻白砂站五隻延平站三隻蒿二十乘每乘該米四石計米八十石於前項償撥馬匹餘剩米內改換除撥王臺順昌站蒿七乘外蒿一十三乘撥與在城站二乘懷安站五乘武步站三乘延平站三乘。在城站馬八匹蒿二乘。懷安水站船四隻蒿五乘。白砂站船五隻。武步站馬四匹蒿三乘。延平站蒿三乘船三隻。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一百三十三匹船八十七隻蒿四十一乘。在城站馬四十四匹內撥鋪馬一十疋於懷安水站聽候走遞每月輪番交替船五隻蒿一十乘。懷安水站船

一十四隻蒿五乘。白砂站船一十五隻。小若站船一十五隻。水口站馬二十匹船一十隻蒿五乘。皇田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五乘。武步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七匹蒿三乘。茶洋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五乘。延平站馬一十八匹船八隻蒿八乘。

一據邵武路申講究得建寧路建陽縣水南站至麻沙站九十餘里麻沙站至樵川站山路崎嶇豈止一百餘里相去寫遠馬匹走遞頻併倒死若於建陽縣東風鋪添設腰站及將麻沙站移於邵武縣管下六都林墎排設立地面寬廣水草便當站戶不致靠損往來使臣甚便今議得麻沙站移於林墎排設立却於東風鋪別添腰站一處除林墎站就用麻沙站正馬七匹并樵川站馬一匹外據建陽葉坊站水路順流比之上下站赤馬匹船隻數多擬於建陽站減船三隻償與延平站并減馬一匹及葉坊站減馬一匹計二匹與麻沙站元有餘剩馬六匹計正馬八匹撥付東風站走遞便當今將各站元有改撥實在馬匹船蒿開具如后。大橫站北至大安站西至麻沙站元有馬一百五十一匹船五十四隻蒿二十三乘。大橫站馬一十五匹。太平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隻蒿三乘。城西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葉坊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建陽站馬二十疋船一十四隻蒿三乘。興田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崇安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大安站馬一十八匹蒿五乘。麻沙站馬一十三匹。減除馬一十五匹船三隻係償撥與延平站。建陽站馬一匹船三隻。葉坊站馬一匹。麻沙站馬一十三匹。改撥馬一十六匹內係樵川站撥到馬一匹外實就用麻沙等站正馬一十五匹。東風站馬八匹係新立站赤內就用麻沙站馬六匹葉坊建陽站馬二匹。林墎站馬八匹係麻沙站改移內樵川站撥到馬一匹外實就用麻沙站馬七匹。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一百五十二匹船五十一隻蒿二十三乘。大橫站馬一十五匹。太平站馬一十七匹船一隻蒿三乘。坊西站馬一十八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葉坊站馬一十七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建陽站馬一十九匹船一十一隻蒿三乘。興田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崇安站馬一十六匹船四隻蒿三乘。大安站馬一十八匹蒿五乘。東風站馬八匹。林墎站馬八匹。

一福建赴北水陸驛程明有兩路建寧去江浙邵武去江西今出使人員多由江浙不行江西又兼南劍路王臺站至邵武路光澤縣杭川站水陸俱通下流順便南劍路順昌站西至汀州路白蓮明溪一帶站亦即係僻路使臣稀少比至邵武路水口

水站八十餘里。水口至樵川站一百餘里。地里寫遠。今議得既是南劒路順昌站。取水口至樵川站地里寫遠。擬將水口站移於琴口設立。仍於富屯舠添水站一處。南劒路王臺順昌兩站乃係水程順流。將樂白蓮明溪三站亦係僻路。擬合各減馬一匹。計五匹。改換船一十隻。蒿二十五乘。內添與創立富屯水站船二隻。蒿五乘。琴口站船五隻。蒿五乘。杭川站船二隻。蒿一乘。樵川站船一隻。杉關站。蒿一乘。將樂站蒿四乘。白蓮明溪順昌站。各蒿三乘。外水口元有船三隻。撥與琴口站及將武步站馬匹改船五隻。撥與富屯站通運外。據樵川站馬。比之別站數多。又兼與新立林邪站相接。擬合於本站減馬一匹。撥與林邪站。走遞甚便。　王臺站北至杉關站。西至臨汀站。　元有馬八十四匹。船一十九隻。蒿三十八乘。　王臺站。馬四匹。船二隻。　順昌站。馬四匹。船五隻。蒿三乘。　水口水站。船三隻。樵川站。馬一十九匹。船四隻。蒿五乘。　杭川站。馬一十五匹。船二隻。蒿二乘。　杉關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九匹。蒿二乘。　將樂站。馬四匹。船三隻。蒿三乘。　白蓮站。至臨汀站。不拘水路。馬四匹。蒿三乘。　明溪站。馬四匹。蒿三乘。　王華站。馬三匹。蒿三乘。　清流站。馬三匹。蒿三乘。　石牛站。馬三匹。蒿三乘。　館荷站。馬三匹。蒿三乘。　臨汀站。馬五匹。蒿五乘。減除馬六

匹內撥與新移林邪排站。馬一匹。外馬五匹。每匹該米一百石。計該米五百石。船三隻。　樵川站。馬一匹。　順昌站。馬一匹。　將樂站。馬一匹。　王臺站。馬一匹。　白蓮站。馬一匹。　明溪站。馬一匹。　水口水站。船三隻改撥船二十七隻。每隻米四十石。計米一千八十石。內武步站馬改換價過船一十四隻。并就用水口水站元有船三隻。外順昌等站改換船一十隻。該米四百石。蒿三十二乘。每乘米四石。該米一百二十八石。內武步站馬改換價過蒿七乘。外順昌等站馬改換蒿二十五乘。該米一百石。王臺站。船六隻。蒿五乘。　順昌站。船三隻。蒿五乘。　富屯水站。係新立站赤。船七隻。蒿五乘。　樵川站。船一隻。　琴口站。係水口水站改移。船八隻。蒿五乘。　杭川站。船二隻。蒿一乘。　將樂站。蒿四乘。　白蓮站。蒿三乘。明溪站。蒿三乘。　杉關站。蒿一乘。　今次改撥定實在馬七十八匹。船四十三隻。蒿七十乘。　王臺站。馬三匹。船八隻。蒿五乘。　順昌站。馬三匹。船八隻。蒿八乘。　富屯站。船七隻。蒿五乘。　琴口站。船八隻。蒿五乘。　樵川站。馬一十八匹。船五隻。蒿五乘。　杭川站。馬一十五匹。船四隻。蒿三乘。杉關站。不拘水路。馬一十三匹。蒿三乘。　將樂站。馬三匹。船三隻。蒿七乘。白蓮站至臨汀站。不拘水路。馬三匹。蒿六乘。　明溪站。馬三匹。蒿六乘

王華站。馬三匹。蒿三乘。　清流站。馬三匹。蒿三乘。　石牛站。馬三匹。蒿三乘。　館荷站。三匹。蒿三乘。　臨汀站。馬五匹。蒿五乘。　一先據通政院呈。福建元立兩處站道。先隸江西行省時。分止行西北驛路。即、畐建立省。出使人員多行東北杭川站道。俱於建陽縣相合。若將信州路脫脫禾孫那去建寧路建陽縣設立盤驗。分揀兩路往來使臣。乞明降事行。據建寧路申。若將信州脫脫禾孫移於建陽縣設立。便益。為此照會本院。依上施行。至今未到。今照得福建往來使臣。若往江西赴北。里路近便。除福建各衙門出使人員本省就便分揀。經由江浙江西兩路往來。如至水路乘坐站船外。朝廷往來使臣。合令涿州脫脫禾孫亦行分揀。須由兩路而來。如至水程。坐船下流。庶可省減馬力。緣朝廷公差使臣行省難以區處。今從都省禁止。如此。似望兩路站赤差役均平。不致偏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

卷一九四二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揮事官臣梅元熀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黃道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二十二勘

站

站赤九

元朝典章斷例	詐騎鋪馬	借騎鋪馬	背站馳驛	失去鋪馬劄子
站赤免罪	決二第三站官不當起閘馬劄子例換與鋪馬		經由兩站。不係正路。量情決四十七下。	兀剌赤肯着宣匣內。不見了劄子一道。打九十七下。
罰俸		品官當罰俸一月。諸人決二七		
二十七	爲頭不曾盤問起馬劄子。應付與鋪馬。站官決			
三十七	直日管站官決			
五十七	脫脫木孫盤問後縱令在逃決		在逃站戶。	站赤偷盜官物。
六十七		騎鋪馬底人決	逃去了站戶。拿將來打七十七下。差發交納。	偷盜本站損放係官布疋。分屍各站曉諭。
七十七	站司決			
一百七	詐稱大王位下使臣。例換鋪馬祇要飲食決			
處死	詐稱使臣文字騎鋪馬。及詐傳聖旨。正犯人			

使臣驛內安下。　中統二年。欽奉聖旨。節該：據往來使臣。城子裏沒勾當的休入去。如有勾當入城去的。使臣仰於蓋下的使臣館驛內安下者。官員民戶每的房子裏休得安下。這般聖旨有來。今再行省諭。經過使臣。今後照依已前聖旨體例行者。若城外立站。在城別無勾當公事。仰速使倒換合騎鋪馬前去勾當。並不得輙入城中。遷延遲滯。若委是城中合有勾當。仰於係官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舍內安下。如違。治罪。仍仰站赤人等依理驗視。應付鋪馬、祇應。如違。亦行治罪。無得違犯。欽此。

立站赤條畫。　至元　年　月。中書省奏奉聖旨。六部併作四部。欽依別行外。據別路站赤鋪馬數目。仰本部常切撿校。令逐一區處。　一。諸站鋪馬大槩一體走遞。其間或有馬疋參雜瘦乏病患氣力生受去處。雖因走遞使然。亦由站間不得其人。及本路官司有失照觀。今後委自本路管民正官督勒管站官。常川計點草料槽具。各站戶人等。將所養馬疋依時飲喂。須要肥壯。無令瘦弱。若是不禁走遞。頻頻倒死。驗數補買。不唯有損站戶。抑亦失悞隣站驛程緊急公事。省部不測差官前來撿校。若有似此站官。就便斷遣。　一。四戶養馬一疋。若有倒死。又索補買。一歲之間。所費甚重。今知得諸處站赤。不卹站戶疾苦。中間因事作弊。妄行科歛錢物。百般擾

擾。仰各路總管府。常切體察。或有人告首到官。取問是的。依條重斷。追贓還主。別差好人代替。　一。站戶多有影占近上人戶不為供馬。止要出備錢物以益私己。若不禁治。切恐久而靠損其餘戶計。今後有人告發。或官司察究得知。痛行治罪。諸人結攬者同。　一。元奉省劄。站戶依驗使臣分例上應付當日首思。若使臣有分當住呵。官司應付者。今體知得諸處站赤例於馬戶處買行攢歛羊酒米麪首思等物。除使臣分例食用外。多有耗落數目。今後委自總管府斟酌。各站緊慢使臣起數扣筭。必用首思數目。令本站於馬戶處依理計置。明附文簿。排日依分例支銷。總府每月照刷。如有冒破及不應者。勒本站官陪償。　一。元奉省劄。總站許設頭目三員。其餘站驛量設二員。額外不許添設。仍具管站頭目姓名申來。　一。今後站戶如遇買馬。仰本管先行相視過。然後立契成交。須要根買年少肥壯無病耐騎生者。無得聽從站戶止圖價少。濫買年老有病瘦弱馬疋。目下雖有些小馬價。不久倒死。官司兩不便當。　一。管站官不得私騎站馬。及令馱馳諸物。如違。痛行治罪。　一。遇有使臣經過。管將起馬劄子辨驗無僞。即便應付鋪馬。毋得止驗來站關子倒換。亦不得非理刁蹬停留。　一。諸站元有牧馬草地。仰管民官與本站打量見數。插立標竿。明示界畔。

無得互相侵亂。亦不得挾勢占民田。如有種田與人收到子粒。附簿收貯。不得非理破使。　一。使臣經過起數。仰總府取會。每季不過次月初十日已裏申部。仍開使臣姓名并鋪馬數目。賫擎是何官司。起馬劄子來往集處分當公事。　至元新格。　諸事應差人給驛者。雖有元降起馬聖旨。皆須置曆開附。每季申報合屬上司。有不應給驛馬而給者。隨即究問。行省差遣起數咨省。雖不給驛。其不須差人可辦之事。亦於所屬官司。毋得因而頻擾。　品從鋪馬例。　至元八年三月。尚書兵部承奉尚書省劄付。先據御史臺備山東東西道按察司申。照得各路官員。應起鋪馬自行出給。有品同。起馬多少不一。到無定例。乞通行定奪。送本部。議得除有下項定例疋數。止合依舊乘騎外。隨路官員若奉特旨。或省部明文。及急速公事。應給驛者照依舊例。三品五疋。四品五品四疋。六品七品三疋。八品以下止給二疋。省府准擬。除已劄付御史臺照會外。仰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一、隨路總管府。監捕蝗蝻。鋪馬。戶部元行達魯花赤。總管二疋。同知治中府判二疋。　一。隨路運司。每季差押運官一員。庫子一員。赴都送納課稅。驗元給劄子起馬二疋。既運司革罷。總管府依例送納。　一。各路交鈔庫官庫子赴都關支鈔本。解納昏鈔。鋪馬已有定例。各路總管府就給劄子。起馬二疋。　一。隨路局院起納段疋雜造軍器等生活。各路就給劄子。應付押運官馬一疋。　一。隨路府運司衙門。每歲差發計撥稅粮考較課程人吏。各路就給劄子起馬三疋。今既運司併入總府。亦合依例騎坐。

一。隨路係官投下局院。每年差人赴都及於他處關支物料。起馬一疋。上年不曾馳驛者。不在此限。　一。隨路差人根挨急遞鋪遺失損壞文字。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疋。　一。隨路差人押運進呈御膳野物。本路就給劄子起馬一疋。　一。隨路運司馳運鹽引。驗斤重給馬。今既改立都鹽使司。亦合依例應付。　站戶不便。　至元十六年九月。通政院據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備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申。訴先蒙官司設立站赤時。供係採買人戶。於內差訖軍匠等戶。卻將貧難人戶補充。內有無田地營運事。必與人種佃為活。又值累年田禾耗雨旱霜薄收。附少口粮。草粮艱得。走遞頻併。倒死馬疋數多。蒙官司勒令補買。應當不前。所有些小家產折解。皆賣盡絶。枉究無辜人戶。大半在逃。及投充諸王位下昔博赤怯怜口人匠等事。不肯應當站役。以致過臨站戶。將男女典雇賣與他人。得到鈔數。補馬草料口粮等用度。至元十四年。十五年二次伯吾半土里作亂。人事不能作活。又蒙官司拘收訖馬。每疋不下八九十兩價鈔。其隣站倒死。致

將鋪頭疋車杖順帶過站。及本處官司臨站戶。與民戶一體科歛和買和雇。一切大小雜役。人夫長行。馬疋草料等件差役。委實靠損。見在人戶消乏。難以存止。申乞照詳事。得此。於五月二十日。行宮內哈伯平章等官并本院一同奏准。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奏告下項事理。具呈中書省照詳。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一件。除帶上位新圓牌子聖旨底文書裏行底使臣。鋪馬休與者麼道。明白聖旨。有諸王并諸衙門分當。倚付來底官人底文書裏行的。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有這底軍情分當裏。着圓牌子行有。除這的已外。不揀甚麼分當。諸衙門行底。若遞當呵不宜麼道。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總帥管着底城子裏出來當站有來底。二百四十戶站戶。只必帖木兒大王根前。諸王根前。愛不花駙馬根底頭下有麼道。不當站有麼道。奏。有這底只依在先體例裏面有站家則交當站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只必帖木兒大王位下使臣。騎着鋪馬喫祗應。更長行馬根底草料要了宿頓呵。奏呵休與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臨洮府站家從在先放頭口底田地。只必帖木兒大王令旨裏。海音先昔剌憐帖木兒。不花三个撒土有麼道。奏有這言語是實呵。交回與者。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

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民戶底官人每根底。招商每根底。常川拿着行底。諸王底鋪馬令旨也。有這般底怎生。麼道。奏有這般體例裏令旨收拾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王布把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諸王底布把鋪馬裏行者麼道。商量了也。別个和尚每根底鋪馬裏休行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一件。諸王位下細茶飯。五戶納與。軍人根底錢物鋪馬裏將去。有這的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有這底從在先先行來底。若罷了呵不宜也者。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脫脫錢債利錢收拾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這的省着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總帥底。總管府按察司底官人每。不揀甚麼勾當裏。鋪馬裏行有。怎生省着行麼道。奏有這的有忙軍情勾當呵。鋪馬裏行者。除外站家裏鋪馬休得行者。有民戶勾當呵。民戶裏州城省行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諸衙門遷轉官員來底去底官人每。鋪馬裏行有。這般的怎生省着行麼道。奏有這的令後不與鋪馬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大王每好事底勾當寫着裏的頭。所用底物取去呵。鋪馬裏行有怎生般省着行麼道。奏有諸王行也者。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大王每來的時分。去的時分。民戶裏不交納鉢。站家鋪馬裏行有麼道。奏有這的有忙勾當呵站家鋪馬裏騎者。無忙勾當呵。民戶准備鉢納鉢着來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黃水站家為鮮吏勾當裏鋪馬行有。這底行底一番兒兩番兒有。着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土蕃田地裏。差得去的使臣根腳鋪馬之上。大王每根底。國師根底。官人每根底。得了鋪馬文書。來底物件將着行有麼道。奏有這底根腳裏。鋪馬以上不着添着這般。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　一件。省樞密院。御史臺。通政院。王傅府。諸站道的每文書裏鋪馬裏行者。怎生麼省着行麼道。奏呵。這的不揀甚麼勾當裏。從在先鋪馬行完備勾當來有來。這的雖了呵不中也者。則依着那體例裏行呵怎生。商量了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通政院呈。備臨洮府脫脫木孫塔察兒臨洮鞏昌通安等十站。回本簿狀。走遞頻併。鋪馬倒死。站戶在逃。及狀完諸王位下昔博赤怯怜口人匠等事通臨洮站戶典雇男女補買馬疋等事。五月二十日。通政院官元良哈歹等。及脫脫木孫塔察兒一同

奏准站赤內事理一十五件。呈乞照詳。都省除已劄付王傅府。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諸衙門不得給鋪馬劄子。　至元十九年六月。中書省奏過下項事理。仰欽依聖旨事意施行。　一奏江南行省行臺按察司宣慰司。各處總管府諸衙門官人每。差使臣呵。他每出給鋪馬劄子有。奏呵。便行文字省諭休教行者。聖旨了也。　一。奏江南做官去來的一箇漢兒人。說有江南行底使臣每。與猪肉魚兒鷄鵝鴨喫不肯。只要羊肉喫。有那田地裏每一口羊用七八十兩鈔。有這般呵。教站赤生受的一般。奏呵。若有猪肉呵與者。無猪肉呵教與飯喫者。魚兒教廣也者。與魚喫者。無呵休與者。羊肉鷄鵝鴨等飛禽休與喫者。這一件事。并行省行臺。宣慰司。各總管府按察司。諸衙門不得出馬劄子。差鋪馬行的兩件公事。一處疾忙行文字省諭將去。截日罷了者。聖旨了也。　使臣與印信文字　至元二十九年。行御史臺劄付。據監察御史呈。量事緩急。給降符信文字施行。移准御史臺咨。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行臺與將文書來。去年拿了丟哥。後頭上位差底使臣每。沒御寶聖旨。沒官人每底印信文字。口傳聖旨人根底。要罪過底人也有。有罪過底人根底放了底也有。封了人房子斷沒底也有。這般呵。真底假底。分揀不得。這其間裏。做賊說謊底有去也。俺商量得。今後不揀誰。上位奏准差使臣呵。合與聖旨底與御寶聖旨。省臺院不揀屬那箇衙門底交與印信文字者。這般呵使當麼道。奏呵。那箇人那般來。聖旨有呵。咬剌也奴。伯顏。察兒。兩箇口傳聖旨放了人來麼道。奏呵。是有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咨請照驗。　休揀擬行馬例　元貞二年月日。欽奉聖旨。通政院官人每奏。站戶每不揀誰。休隱藏者。薦上都大都兩路站戶根底和雇和買。不揀甚麼差發休重併要者。差去的使臣擬行馬。休揀騎者。站家草地每不揀誰休占了。來呵回與者麼道。薛禪皇帝聖旨有來。如今屬站的站裏差使提避了。城子裏官人每根底各投下裏有站家草地每。百姓占了不曾與來的也有麼道。奏來。如今站戶每不揀誰交影占者。大都上都兩路站戶每根底和雇和買休要者。但屬站的草地每不揀誰占了來呵。回與者。擬行馬休揀騎者。道來這般宣諭了呵。站戶每影占的。大都上都兩路站戶每根底和雇和買要的。屬站底草地每不回付的。擬行馬揀騎的人每。不那甚麼道。聖旨俺的猴兒年正月初七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任回官員站船例　大德元年六月。行中書省准中書省咨。來咨奏准。福建雲南任回官員。旱路裏長行馬裏來到水路裏應付站船。欽此。照得至元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准中書省咨。奏

准任回官員飲食馬疋草料。即令水路站船。別無坐到各各品級合得船數。其若照依都省已定飲食草料躰例。三品以下與船三隻。四品五品與船二隻。六品至九品及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與船一隻。行李人數雖多。船隻不過此例。外據在任之歿官員妻子。亦合依驗已亡官員品級。依例應付飲食馬疋草料。水路應付站船。實為兩便。都省照得。飲食草料已有定例。令將擬到站船數目開坐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福建行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俺管底城子裏做官來的人每。田地遠麼道。不肯來有。如今怎生般來的每根底。去時分鋪馬裏去了。月日滿呵。回來時分俺根底要了解由文書的每根底。自己的長行頭口裏回來呵。沿路站裏飲食。他每的馬每根底草料。交與的道有。俺商量得。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有依着他每說來的站裏安下。飲食草料交喫着來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令驗任回官員品級。議定人馬數內。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正從不過二人馬二疋。今後回任官員。就便出給大引。開寫見授品級人馬數目。起程經過路分每起應付正分例一名。餘者斟酌長行馬疋。亦仰依例應付草料。如所至去處。即將元給大引北所在官司繳納解部。准此。又准中書省咨。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過事內一件。雲南福建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那裏赴任去的官人每。鋪馬裏去有。任滿回來呵。長行馬裏來。有那般呵。聯生受。有人又那裏做官人去的歿了呵。媳婦孩兒每出來不得。說將來有。俺商量的。這的每出來時節。旱路裏長行馬裏來。到水路裏呵。站船裏來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除欽依外。移准都省。坐到任回官員品級。合得站船數目。開坐前去。仰照驗依上施行。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通史宣使等船一隻。

投下起給鋪馬例

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本臺。大德二年六月。奏過事內一件。諸王附馬差着使臣。各路州縣開讀令旨文書。除免本投下百姓和雇和買。理斷公事。又不礙本投下勾覷與護持令旨文書。動衆迎接。多騎鋪馬等事。本臺商量來。今後諸王駙馬有大勾當呵。皇帝根底明白奏過。交行者。小勾當呵。經由中書省行者。他每無體例勾當罷了呵。怎生。欽奉聖旨。是也。那般者。開讀去的人根底有呵。和那文書。那裏的廉訪司官一處與將來者。欽此。

禁走驟鋪馬

大德三年十二月。湖廣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呈。近據鎮江路申。江浙行省差千戶馬馬兒前去汴梁等路取勘逃亡事故軍人。今到於本路管下丹陽站。有本官令兄判赤滿荒兒於鋪馬上捎帶私己行李沉重。被本官將所騎馬疋走驟。及將兄判赤馬疋沿路催趕。以致前項馬疋倒死。妻官與烏馬兒千戶眼同關剌柳視得前項馬疋。妻因走驟倒死。中已照詳事。得此。取訖烏馬兒不應走死鋪馬明白違錯招伏在官。為此。照得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內。有福建行省孟左丞騎坐鋪馬五疋。赴上位奏禀爪哇出征軍需物料勾當。至雄州迎見高平章回還。沿路走死揚州界首站馬一疋。移准大都通政院咨。十一月十七日。本院官奏來聖旨。節該。那馬交陪了。要罪過者。欽此。行據揚州路着落本官追陪訖已死馬價給主外。據已招罪犯。欽遇赦恩釋免了當。欽此。行據烏馬兒走死馬疋。着落本人依例追陪馬價給主。别行補買好馬走遞外。及江浙行省差百戶禹順揚庭玉赴北取發盤纏。别無責把行省勘合劄子。詐坐站船。即係違例事理。擬合禁治。今後各衙門出使人員。除軍情緊急勾當。其餘公事。不許將鋪馬走死。關慢者止令應付站船。倍望站赤稍得甦息。為此。移咨大都通政院。及關中書省兵部。共呈都省。遍行各處。依上嚴加禁約去後。今准江浙行省劄付。該准中書省咨。刑部呈。本部參詳上項事理。如蒙移咨行省依例禁約施行。准此。

結攬站赤

大德五年。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揚州水站。正戶不行當役。管站頭目人等結攬。轉雇諸人替當。損壞船隻。瘦損頭疋。夫誤遞運。都省議得。除站戶雇人當役事理。聽從民便。站官頭目人等。不應結攬。依已行禁約。遞運船隻。須要堪中。若有損壞。覆勘修理。除外。仰就行合屬。依上施行。奉此。遍行照會去後。回准通政院關該。本院議得。即與元行禁約不同。又兼車馬水旱站赤。先為站官頭目人等。與站戶并别管人戶私下結攬當役。不行依例走遞。屢常禁約。獘猶難除。更若縱令雇攬。非惟勞佚不便。又恐因而倒壞站赤。又准戶部關。奉中書省判。江浙行省咨。宣使怯列呈。管押木綿到陵州。停滯一十餘日。隨處站船人夫俱是替名。不係當站正戶。却將船隻於避靜濤港灣泊。都堂鈞旨送戶部。行移合屬就便究問施行。又奉省判。前札魯花赤都事苗好謙呈。因差經由山後桓州等一十一站。提領百戶人等貪圖濟己。勒令站戶不令親身應當。每年馬一疋受雇錢中統鈔二十五錠。牛一隻鈔一十六錠攬當。所以站戶貧難。典賣田宅。在逃無可伸訴。其餘路分。蓋其一也。今後合令各站置簿標附一戶。自上而下。挨次輪流當役。站官每日署押用印關防。遍勒攬當馬牛身役之人。斷罪罷役。仍令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常切體察。上項文

簿。每上下半年與其餘巻宗一體照刷。革去前弊。奉都堂鈞旨送兵部照擬連呈。奉此。移准通政院關，照得大德元年四月承奉中書省劄付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察知大都馬站官劉亨等，結攬闊禁等馬疋，代替走遞。要訖工錢，若便追斷，終無所守。通例伏慮差池，送兵部擬將劉亨結攬站役工錢追沒，罪犯量情斷決。今後內外水旱車站馬疋等，須要正身應當。管站官吏結攬者，工價等鈔追沒，痛行斷罪，仍取提調正官招伏申呈，仰依上禁約施行。奉此。遍行禁約去訖。今准前因，除已行下揚州等處，依上禁約外，關請依奉都省劄付內處分事理禁約施行。准此。本部參詳，宜從通政院所擬相應。覆奉都堂鈞旨送兵部依上施行。

站赤	詐稱（位下使臣騎坐鋪馬）	官吏貸中站馬	背站馳驛兩路	无劄亦失去鋪馬劄	走死站馬	借騎鋪馬	違例應付 臣鋪馬馳跋	使臣帶從人	多騎鋪馬	多取分例	私帶官物
罰俸							宣慰司首領官（[illegible]）				
二十七	當日站官						宣慰司令史				
三十七	（脫脫木孫[illegible]）									決〇別行求住	
四十七			決						[illegible]		
五十七						借騎人決〇			[illegible]		
六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七	站司										
一百七				決							
	正犯人配役										
		驗馬疋當時實直，追徵決訖，計餘利依枉法論罪，仍給本主。	使臣須要站道經過，不得於僻路徑直取過。		取招斷罪，追陪馬價給主補買。	禁約借用鋪馬劄子起馬。				使臣多餘取要分例，職官具名申部呈省，無職人員就便追斷。	

拯治站赤　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中書省咨，於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奏准下項事理，都省除外，咨請欽依施行。　一件。因着使臣頻併上頭。

站赤每嗁生受。有良鄉站裏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四箇月，其間起至一萬三千三百餘馬來。各處差的使臣內無體例的，并多騎去鋪馬的人每多有。依着至元二十八年完澤丞相爲鋪馬生受的上頭也，曾奏奉世祖皇帝聖旨，將大都應有諸處差來未回去的使臣分揀來。俺如今也好生分揀有體例無體例的。緊的慢的分揀了，不合與的不教與，多要的鋪馬教揀了。不緊的使臣每教水路裏相合回去，這般行呵，無體例多濫騎鋪馬的人每也怕也者。奏呵。奉聖旨那般者。一件。外處差出去的使臣每打拷站赤，取要錢物，多要鋪馬，又騎坐鋪馬越至幾路，不使換打，沉重馳馱的，都教這差將去的人每問者。他每合斷的，就便要罪過者。他每問不得記了姓名，文書裏說將來。又管站官外，脫脫木孫站頭目每作弊，壞了站的也有也者。那般的人每也，都交這差去的使臣問了。自脫脫木孫以下，就便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委付好人，做脫脫木孫者。　一件。各處的站赤，在先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如今臺官人并行省官與將文書來，只教路官提調站呵，離着站遠的，耽悞了勾當的一般者。本處有的路府州縣官，就近提調呵，便當的一般。麼道說有。俺商量來，整治站赤的，其間他每的言語是的。一般教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兵部管站赤。　至大四年七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至大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過事內一件：站赤在前屬兵部管來。通政院官不用心拯治的頭上，站赤嗁生受有。如今休交通政院管交兵部管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都省除已劄付兵部欽依交管外，咨請欽依施行。　長官提調站赤。　皇慶元年正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檢會到至大元年正月初九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節該：各處的站赤，在先教各路達魯花赤總管提調着來。（云云見前）欽此。照得各處水陸站赤事多干礙有司，除拘該行省宣慰司總行提調外，若是站驛置立在於各路州府城中，正合令本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親臨提調。其倚郭司縣勿預。若站相離各路府州寫遠去處，合從附近或所在一州一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各當盡心整治，常要頭疋肥壯，車船修整，走遞均平。一切所須物色完備，撫治站戶，護安，倘致逃竄，倒斷必致罪及提調官吏，得此。照得先爲整治站赤，遍行各處，令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欽依提調去訖。今准前因，都省咨請照驗，依已令事理施行。　禁治換撥站赤　皇慶元年七月日，江西廉訪司承奉行臺劄付，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呈監察御史呈：燕南河北車站人戶連年逃竄，有司不肯詰實申報，止

是循配見戶包當其各站提領百戶與拘該州縣通同作弊。結攬詭名添價販賣驢畜。營利益己。又提點官等總領觀戚逞閙官吏。假借威勢騁散香茶等物。勒要錢物。致使站戶逃移消乏。如今合干部分定擬約束官民使益送擬兵部呈。叅詳監察御史所言事理。擬合遍行禁治。及劄付御史臺令監察御史各道廉訪司嚴加糾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使臣　職官占住館驛　至元八年八月　日御史臺據河北河南按察司申。准南京路惣按察事牒。體知在京館驛。有本路官員占住。却令宣使人等於人家安下。就問得站赤官完顏邦傑具到本路館驛。除達魯花赤及同知占住訖二位外。有二位安下宣使人員。以此於南京路行省內照得至元七年八月初八日。承奉兵部符文。奉尚書省劄付。備中書省咨該六月十二日奏。京兆府蓋下底館驛。不交使臣每安下。呵。却交人家裏安下。搔擾百姓。奉聖旨。既有使臣安下館驛。不交安下。呵。却交人家裏安下。搔擾百姓那裏有那般體例。欽此。

禁使臣人家安下　元貞元年六月。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判送。翰林國史院呈。准本院直學士陳秉訓牒。會驗先欽奉世祖皇帝聖旨節該。往來使臣於館驛內安下者。官員民戶每房子裏休安下者。欽此。當職自居入翰苑。寄居三年。本貫東平。有老母并其餘家屬見住宅舍一區。近知得本處官司引領使臣人等於內安下使闔家老幼驚惶。無所驛避。照得東平館舍非一。自有使臣安下去處。其本處官司不遵朝廷典訓。輒敢非理搔擾。實爲未便。牒請照驗事准此。具呈照詳。依例施行。奉都堂鈞旨。送兵部行移。究治施行。

禁使臣條畫　中統三年三月。欽奉聖旨道與諸路達魯花赤管民官衆百姓每。據中書省奏告。今體知得出征軍馬往來使臣人等內。有不畏公法之人。村下取要飲食馬疋草料。扯拽頭疋。搔擾百姓不安。乞禁約事准奏。年前爲殺逆阿里不哥。大軍回程。燕京住冬。有益都李總管反叛。不免降兵征討。及令各處發軍守把城池。皆因反賊李璮。致使百姓生受。令逐一區處下項事理。

一。據征進往來軍馬。今後在經過去處。每六七十里。趁好水草地面安置營盤一所。差蒙古漢兒官員祗待。據合與底依例應副。軍馬使臣不得一面輒入州縣村寨店鎮。如有不來設置營盤去處。故意於沿路宿頓。或村下取要飲食馬疋草料。百姓人等並不得應副。如有違犯之人。於已委祗待官處陳告。與管軍官一同取問得實。照依劄撒斷遣。如斷不定。呵經由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教奏說來者。

一。海青牌子使臣并往來使臣。於過往客旅莊農百姓人等處奪要拽車牽船騎坐頭疋。有妨農種。及

阻礙客旅經行。深爲未便。當除舊立站赤添補氣力。又探經直道上剏設海青新站。其餘使臣依舊赴站。倒換。海青使臣如來到前站汱路。倒了一疋。呵換一疋者。乏了兩疋。呵換兩疋者。如是元騎馬疋不乏。強行奪要頭疋不有罪過那甚麼。

一。長行馬疋草料。照依已先體例。截自四月一日爲頭住支。不以是何人等。毋得鄉下取要馬疋草料。百姓亦不得應副。違者。省會。已後却有強行取要之人。寫了姓名。於本路達魯花赤總管民官處陳告。取問是實。照依劄撒斷遣。如斷不定。呵。教奏說將來者。

一。近據和買草料起運諸物。雖是官爲支價。其搬運脚力。百姓亦是生受。已後急生。可憐見咱每不識那甚麼。即目正是養種農忙時分。據未散雜役人夫盡行住罷。所據和買草料內。若有已支訖價錢。或准訖諸課數內有拖欠者。依數送納如今已是四月爲頭和買。仰趁時分種養。毋得失悞歲計。

一軍馬經行鎮店村寨。百姓人等避怕搔擾。時暫趓避。今已嚴行禁約不令搔擾外。仰本路達魯花赤管民官多出文榜。招集百姓依舊復業寧家。趁時種養。使臣住坐者。如達魯花赤管民官并委付去底人每有覷面皮。不爲用心。勾當。亦行斷罪。

一。諸處軍馬草料。截自四月一日住支者。

使臣不過三站　至元十年九月。河南等路行部見欽奉聖旨。供給兩處行院并上司差遣使臣往來勾當。全藉錢馬走遞幹辦。照得本部并諸衙門差出勾當緩慢人員乘騎鋪馬。沿路因事停住。上馬趂趕程限走驟。以致將馬疋即漸瘦弱倒死。若不定立程限。切恐站赤生受。省部議得。今後凡差出勾當人員。出給鋪馬劄付。於上驗事標寫緊慢字號。除爲軍情急速勾當。不拘此限外。據常例緩慢勾當差出人員。每日不越三站走遞。仰吏爲照依坐去下項事理。行下管轄州縣并站赤。依上施行。

一。各處如遇宣使人等到站。須要站赤官屬覷起馬劄子。若軍情急速勾當。即使依數應付肥壯好馬。毋得停留。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更要起馬。或無劄子。取要鋪馬。不得應付。

一今後站赤但有宣使人員到站。依驗劄子應付正馬。所據元判赤。如元來騎馬者亦教坐馬。係步行者止令步行。回馬本站更行關文與前路站赤。依上施行。

一。差出馳驛勾當人員。合得飲食。依例應付。毋得閙悞。如違。定是取招施行。若有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如有賫奉上司文字合應付飲食者。止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

一。諸府州司縣官探伺迎接官員差人不得乘坐鋪馬。

一。令後除爲朝廷急速公事之外。毋得擅差報馬。亦不得亂行前路文字。

一。令後使臣人員。騎坐前站馬疋。遇晚到站不能回還。仰於

所到站内。依例迎相對喂草料。毋致闕悮。　一。站内槽前鞍轡苫氈繩索。一切什物。須要完整。仰各處提點官每月赴站點覷。毋令短少。亦不致馬疋瘦弱闕乏。　使臣索要妓女　至元二十一年七月。行御史臺據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申。准分司官按察使周通議牒。近據管妓樂管勾張椿狀告。崔局長將手帕令椿散與妓女人家取要錢物。并差人賫帖子要妓女三名赴館驛内伴宿了當。次後崔局長再來喚妓女三名。爲是夜深不曾差撥。因此將椿毆打了。已施行事。得此。除外。追照得管勾張椿掌管差撥妓女文曆及總管府批帖。自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十一日至三月十五日。經過使臣索要妓女宿睡内知官職姓名四員。余只該不知使臣總差撥應付妓女八十八人。各各開寫姓名。并伴宿月日夜數。就問得除事故外。妓女三十二名。各狀供相同。仍審問並不得分文鈔兩。今檢會到至元十四年七月内。欽奉聖旨。令南宋平定。擬立提刑按察司條畫内一款節該。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因事取要錢物者。仰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行御史臺施行。欽此。看詳出使人員。只有上司定到飲食分例。別無許令差撥妓女伴宿。今出使人員有此汚濫不潔。若不糾察申覆。切恐所在人民觀瞻。咸俗此道。實政未易肅清。牒請照驗。定奪備申行御史臺

照詳施行。得此照得欽奉聖旨條畫内一款。節該。諸官吏入茶坊酒肆者。委監察御史糾察。又欽奉聖旨條畫内一款。節該。察到職官汚濫罪犯。每上下半年類申御史臺。又一款節該。諸出使人員。若非理搔擾各處官司。仰按察司體究得實。申臺呈省。欽此。憲臺照得如名不經歷時宣使等四名。即係職官汚濫。除另行究問外。仰照驗。今後若有似此汚濫搔擾各處官司之人。常加體察禁約施行。　使臣不得騎馬入酒肆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燕南河北道按察司承奉御史臺劄付。該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咨。據西京路中。豐州站官李子進等告稱。本站馬疋。雖係倚郭站。亦見於府外一十餘里立站。遇有上司差來本府勾當人員供送各人騎坐馬疋無問勾當緊急緩慢。每日須要將馬疋拴繫。時常於座子人家茶房酒肆内。或看探親知人等。直至打禁鐘時後纔方回站。以致將馬疋餓損瘦弱倒死。必須勒令站户隨即補買。切恐因而靠損人户。失悮站赤。事係利害。咨請更爲劄付各衙門。如有差出人員。毋令似前違犯。都省除外。仰照驗依上施行。　禁使臣打站官　至元二十七年。行尚書省劄付准尚書省咨。據通政院呈。應出使人員至站。無問鋪馬首思曾無失悮。便將站官人等非理拷打。選揀馬疋。站官人等避怕趕問。轉致違悮。今後使臣人等到站若失悮鋪馬首思人等。明白取招。呈省中院斷罪。似爲不致站赤生受。行省地面各省就便出榜。其餘路分令合屬禁治事。都省除外。咨請照驗。遍行所屬出榜禁約。出使人員無故不得將管站頭目人等非理打拷。仍拘鈐管站頭目人等。常切在站聽候。毋得輒離站赤。失悮支持。准此。　使臣拷打站官　至大四年八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山東廉訪司關。至大元年九月十九日。有開讀聖旨使臣忽赤兀歹等。爲河東軍人勾當。將利津縣尹成克孝打傷身死。勾促忽赤兀歹等到官取問。欽遇詔書釋放了當。又使臣五兒等二起到站拷打官員。多要羊肉米麵鈔兩等物。本部議得。若有差使。須差有職役人員。無祿之人。不許差遣。如欺凌官府擾民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具呈照詳。得此。又據御史臺呈。陝西行臺咨。漢中道廉訪司申。德順州隴安驛等站官郡信等告。至大元年九月内。御位下西僧使臣烈思八巴等。多起馬疋車輛。取要鈔兩等物。打拷站官等事。至大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欽遇詔赦革撥。今後内外出使人員。似此擾害站赤。宜從都省聞奏。嚴加禁約。實爲便益。具呈照詳。送刑部。議得。今後若有差遣出使。須要委令有職役人員外。據革閑無祿之人。不許濫行差遣。除腹裏諸衙門内。每月將發起使臣關具給驛

事由起馬數目。具申合干部分查勘。外。據各處行省。宜從都省移咨。每季照勘。若有冒濫不應人等。凌虐官府。拷打站官。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罪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禁約使臣稍帶沉重　至元二十九年閏六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照得内外諸衙門并各處行省出使人員騎坐鋪馬。爲無馳馱馬疋。多於兀剌赤馬上稍帶氈袋行李皮蘆子。沉重物貨。更有不盡。令兀剌赤沿身負帶。致將馬疋壓損。因而倒死。逼令站户補買。即日馬價比之向日添加數倍。委是生受。乞禁約事。都省議得。今後出使人員。除隨身衣服鋪蓋雨衣外。別不得稍帶其餘物件。除已劄付本院行下各處脫脫禾孫體問外。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出使筵會事理　大德十年六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呈。監察御史呈。備河間運司書吏嚴士元狀首。大德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户部楊司計爲催起京兆鹽引。蒙本司郭運使等省會立帖子於陳秦贖處借到中統鈔七十五兩。買到羊一口馬妳子餅酪。及令王三姐等歌唱筵會了當。責得楊元狀招。不合依隨高經歷等前去黃伯善花園内食用訖。郭運使等熟羊一口。馬妳子等物。及樂妓婦女歌唱筵會。罪犯是實。本臺看詳。司計楊元所招罪犯。宜令合干部分定擬外。據運使郭浩

等合從省臺已委官一就取問。通行議擬相應。呈奉中書省劄付。送刑部。議得凡出使人員。於所至之處。若是彼無營求免避之事。此無徇私欺公之實。賓主飲食宴樂。即古今內外通理。參詳今次取到司計楊元運使郭浩等招伏詞因。難議坐罪。都省准擬。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出使人員。已有日給定例。年終兵部依例照算。訪聞朝廷使臣并省院臺部諸內外衙門一切出使人等。所到郡縣。除日常例外。官吏懼其威勢。枉結情好。自下馬送路。日進貢。鋪張筵會。所費甚多。用過錢物。既不出官吏已身。又不敢明破官錢。止是詭名作弊。多銷移易。非取之官。即取之民。習以成風。公私並困。今後諸出使官吏。除正祗應分例外。並不得預本處官吏宴會。其本處官吏並不得邀請。許提刑按察司體察。如有違犯之人。計贓定罪。該宴及赴宴之人。一體科斷。使官府民間。並免侵漁。非為小補。行下合屬體察去訖。又照得至元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本臺奏過事內一件。在前世祖皇帝聖旨裏。不揀甚麼勾當裏差出的使臣每。到外頭非理搔擾各處官司。因事取受錢物。更有多喫祗應。沒體例交百姓底。交俺體察來。近間聞讀聖旨詔赦差出去底使臣每。更不揀甚麼大小勾當裏使出去底人每。到外頭城子裏官人每根底要肚皮喫祗應。那官人每懼着掙已俸錢麼

道。就裏動支官錢科歛百姓。這般行的也有。如今皇帝登寶位。這般使見識做賊說謊底人每根底不整治呵。大勾當怎生行得。百姓每怎生不生受底。如今俺似這般聞奏過。各道行文書禁了呵。似這般犯着底人每。體察出來呵。重底聞奏了。要罪過。輕底俺每就斷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又奏過一件。近年以來。裏頭外頭不揀那箇大小衙門裏做筵席呵。官人令史俸錢裏頭。剋除着出麼道。除着他每俸錢。却於官錢裏頭借要了底也有。祗應裏要了也有。他每俸錢裏出來底也有。為那上頭。養活不得。無怕懼。無羞恥。罪過裏入去底多有。如今中書省樞密院不揀那箇衙門官人每筵席呵。自己氣力裏做筵席者。他每管着底以下衙門官吏俸錢根底不交剋除要呵。怎生麼道。監察每這般說有。俺商量來。監察每言語是有。更但凡尋道子求仕的人每。并所屬官吏每。與筵席的交禁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省官人每根底說與者麼道。欽遵外。今據前因。本臺看詳楊元職居戶部司計。惟起所屬運司鹽貨。因事飲用本司官吏筵會。有違禁例。罪過元免。雖同賓主宴樂。古今通禮。若以為例。使出使人員做傚侵漁官府。誠為未便。本部議得。御史臺檢會到奏准聖旨事意。擬合欽依禁治外。所言出使人員。不得預本處官吏宴會。該宴赴宴

之人科斷事理。今來參詳。凡出使人員於所至之處。如親戚故舊。禮應往返之人。賓主宴樂。理難斷絕。其餘不應飲用官吏筵會。侵漁官府。禁治相應。具呈照詳。都省准擬。請依上禁治施行。　脫脫禾孫　脫脫禾孫休搜行李（二款）至元十六年七月初五日。中書兵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忽都答兒侍郎蒙古文字譯該。來往底使臣。除鋪蓋已外。馬裏休馳者。馳呵。脫脫禾孫每使臣底馳馱搜呵。要了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來底使臣。脫脫禾孫站官一處搜呵。鋪蓋已外。不揀甚麼。脫脫禾孫要。有江南來底客官每也多有。似較沒體例的一般麼道。奏呵。幾時道來。今後休教搜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又至元十六年十月初四日。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據樞密院呈。七月十六日。內裏有時。阿里陳左丞使來的使臣阿萬鑾對本院官奏。說沿路上來的呵。有隨站脫脫禾孫搜人底馳馱。來拜見西南官每也都搜要了東西。奉聖旨。先頭言語了來底休搜者。要了東西都回也者。欽此。具呈照詳。欽依聖旨。行下合屬照會施行。准此。照得先准中書省咨。欽此。都省已經劄付。　脫脫禾孫盤問使臣　至元五年二月初十日。中書右三部承奉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今後朝廷與諸王并中書省樞密院制國用使司應副鋪馬使臣人等。驗各管官司元

發劄子數目外。但有多添鋪馬者。仰本處官司就便將元去使臣扶拿。步行差人監押前來。及各處脫脫禾孫好生的盤問。無鋪馬劄子。並無海青牌面騎鋪馬人等者。若無。却將海青牌并劄子并劄子人盤問不着放回去呵。脫脫禾孫不有罪過那甚麼。欽此。　站官　站官不得離驛　至元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通政院咨。四月初三日。忙阿剌太子位下來底帖赤連都塞兩箇奏。豐州底站裏呵。站家頭目沒有等候了多時。為不來上頭。豐州官人每根底喚將來問呵。他每道。俺已前管着時分。不曾這般急慢。如今為俺不管着呵。他每自由自在底行有麼道。俺尋思。已後使臣每來的勾當。似這般急慢遲悞了去也。這般奏呵。兀良歹根底說者。這般聖旨了也。傳奉這般聖旨呵。與中書省官人商量。奏呵。如今這裏差人去。若那站家一番遲悞來呵。打了。則交他站裏在意幹辦勾當。若已在前既曾急慢做罪過來呵。打了。交出去呵。擬付會勾當的人。這般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當院除已差官前去取問。及行下站赤須要從朝至暮無得輒離站驛。各取甘結文狀保結申覆外。咨請欽依施行。　站官看守官物　至元十六年十月。中書省據通政院呈。上都路中夫八兒土寰家歹站本赤溫僧奴招說偷盜本站頓放係官布疋。又招年前累曾偷盜畜布皮毯

遞使等罪犯。本院官聞奏過。已正典刑。除將犯人分屍。發下西京北京等路隨站轉遞號諭外。如今後官物到站時。暫停住於館舍內頓放。日夜令本站官百戶人等在意看守。無得違犯。如違。依例處死。將站官百戶人等斷罪。

詔款站站官不得妨公務　至元二十九年七月十九日。通政院欽奉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除詔赦迎送外。其餘並不得迎送祗待。以妨公務。欽此。照得近年以來。諸處官司依前迎接。多有擅差站官兀剌赤人等騎坐鋪馬迎接。預先走報。因而損壞馬疋。毋得似前違錯。

選取站官事理　至元二十三年九月。中書省准御史臺呈。江南諸路新附站官不曉喂養馬疋。本省議擬於有根腳曾歷仕入流品北人內選取提領一員。每月俸給一十兩。二周歲為滿。無過於站赤內任用。副使本處站戶內選差一員。常川勾當。就當本戶身役。請定奪。都省議得。每站設提領副使各一員。提領一員於慣曾勾當北人內選取。受行省劄付勾當。三周歲為滿。若有成效無過犯者。依驗受行省付身例。别定奪。要用副使於本處站戶上戶內選知官事為衆推服者一名。受通政院劄付常川勾當。咨請依上施行。

整治站官事理　至大元年五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照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改元詔書內一款。（元本誤）於大德十一年十

二月二十六日奏過事內一件。站赤氣力消乏的上頭。這裏差去的人每鋪馬。斟酌事務計較與鋪馬。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依舊從便差使。其餘諸衙門但有必合差人出去的公事。中書省斟酌應付鋪馬。各處行省宣慰司轉運司等衙門。除急軍情勾當外。即便差人報來者。其餘不緊的勾當休省。一處差人俸人一名鋪馬裏來呵。站赤每也省氣力勾當也便益又除大數目鷹房子外。其餘不揀是誰。為因自己的勾當上頭推送鷹鷂鋪馬裏來的每根底。休與鋪馬。實是堪中上位根底進呈的好鷹鷂有呵。有司官親身押驗過。分揀了。堪中好的。教印信文書省部裏與將來者。大數目鷹房子送納。鷹鷂來的時分。行省宣慰司有司親身押驗了。堪中的。教鋪馬裏送來者。不堪的休與鋪馬者。到這裏將來的鷹鷂每呵。交鋪馬主受費耗支應上面上頭。將元分揀來的官人并選將來的人根底要罪過。更指搆進呈諸物麼道。濫騎鋪馬的馳䭾沉重的無體例打拷站赤的。百姓每根底科斂首思等。一切不便。詳載不盡合行的勾當。俺斟酌行文書整治呵怎生。又站赤頭目卻是通政院行省各路官委付的人。有令後大都上都在城站裏。於到選雜職人員。委付受勅官二員。其餘站裏各委付受勅官一員。依體例與俸錢。以次人員。交通政院選著委付。這般整

治了。通政院官專一用心提調。各處脫脫禾孫用心盤問。别了的人每根底。依体例要罪過呵怎生。奏呵。奉聖旨是也。那般者。欽此。　皇慶元年七月。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來咨站戶內選保站官。本欲優恤站戶。誠為美意。卻緣站赤之設。通設朝廷政令。遠方邊關事情。不為不重。廣海極邊新附地面相離。本省三十餘里。即與腹裏事體不同。若比於站戶內選取置惟不諳站赤事務。倘有機密公事。中間恐非所宜。莫若於色目北人內選用。相應相參勾當。俱為長便。咨請回示。又准湖廣江浙行省咨。為前事。擬合照依舊例。從本省於已設提領內銓注。委任百戶。從路府州縣提調正官於站戶內選保相應。送據兵部呈。照得江西等省咨。站戶內選保站赤。江南腹裏事体不同。倘有邊關軍情機密事務。恐非所宜。以此參詳。合咨各省照勘各站驛令。若有急缺。或不設去處。於相應人內銓注提領一名。相參勾當。如蒙准呈。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

禁約差役站戶　皇帝聖旨。行中書省官人每根底。行樞密院行御史臺宣慰司官人每根底。廉訪司管城子的達魯花赤每根底。大夫不花奏將來蠻子田地裏有的站戶每說有。自立站以來。除當站外。不揀甚麼差役不當有來。如今管民官每重要差役。有忙的不忙的使臣每。都騎鋪

馬有麼道。奏將來如今忙的根底鋪馬裏。不忙的使臣每根底牛驢船與者。站戶每根底除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道來這般宣諭了呵。不忙的騎鋪馬的。站戶每根底重科差役的人每有罪過者。聖旨俺的。蛇兒年三月初六日。奪羅歡火失溫有的時分寫來。大德元年。湖廣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呈。本院官奏奉聖旨分院前來鎮江置立。整治江南四省站赤除欽遵外。後站戶人等往往赴院陳告。各路府州縣差充里正主首雜泛差役。耽悞應當站赤。於至元三十年三月初六日。奏奉聖旨。節該站戶每除當站外。不揀誰休重科差役者。這般宣諭了呵。重科差役底人每有罪過者。欽此。近據平江路管下水站戶赴院陳告。承充里正主首外。若不再行移各路。欽依已降聖旨事意禁治。誠恐其餘路分亦有似此重複差役。擾攘站戶。日漸靠損。深為未便。今將元奉聖旨全文重錄在前。呈乞行下合屬。欽依施行。

元簽站戶不替　元貞元年三月二十三日。通政院奏站戶在先薛禪皇帝聖旨裏。籍冊裏入去了的。休交出去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有氣力的站戶出去了呵。站赤倒斷了的般有氣力呵站戶不交出去。依著在先聖旨體例。只教當站呵怎生。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站戶别投戶事　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准上都通政院咨。據桓州呈

昌平上站達魯花赤申。照得各站額設車正貼人戶。有近上富實有丁力。站戶避重逐輕。或弟或兄擅自將本戶分房家口。一面呈獻諸王位下隱占。或投充人匠校尉等戶。不肯當站。止靠見役人戶應當。若不於本處相應戶內別行抽換。或依舊勾充元簽站戶當役。誠恐久而為例。轉投屬別管官司。至日倒斷站赤。事繫利害。又據涞湯站申。亦為此事。得此。大德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奏過事內一件。站戶每各投下大王每根的。后妃每根底。怯憐口裏。匠人校尉裏入去了的。有如今那般入了的每根底。却那各投下的頭目每一處分揀着。奉聖旨入去了的有也者。無聖旨自意入去的打了。交當站呵。怎生麽道。奏呵。重打了回與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分間站戶事　大德二年三月。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大德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院官奏過事內一件。漢兒田地裏有的站戶。富的窮了也。窮的富了也。這底每差發覷了貧的富的。分揀當差發呵。怎生麽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　體覆消乏站戶　大德五年五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照得大德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准鎮江通政院咨。各省消乏站戶。請早為聞奏。補替施行。准此。於大德三年正月初七日。聖旨。江南有的塔海為頭官人每。俺根底說將來。在先江南四省管着消乏逃亡站戶每。在先行省官人每替頭裏補與來。如今省家官人每根底說。將去定奪。交替頭裏補換呵。怎生麽道。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已於二月二十九日具呈都省。行移各省。欽依施行去訖。至三月十一日。准兵部關該承奉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准江南分院咨。各省消乏逃亡站戶。都省除已移咨各省。委有消乏逃亡人戶。保勘體覆明白。擬定咨省。得此。咨各處行省并鎮江通政院依上施行去訖。今准本院咨。江南各省逃亡消乏站戶。始初有司體覆是實。隨即於應應戶內簽補。將合該稅糧收除明白。不失官司元額。不惟官民兩便。站赤亦得成就。緣前項逃乏站戶。始自本院奏准。至今捐及二年。未經簽補。如又令體覆明白。至日咨省。見得各處因此遷延。急急不能成就。誠恐倒斷站赤。事係利害。照得腹裏補戶。須於額內除豁合納差稅。江南補戶低數替換。收除明白。不失官司限額。擬合令廉訪司疾早體覆。實為便當。當院除已移咨本院使塔海通奉等馳驛前赴貴院咨請。早為會議。聞奏施行。准此。於大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蠻子田地裏有的消乏站戶每。豬兒年奏呵。替頭裏。百姓每裏頭補換與麽道。聖旨有來。省家官人每。行省家官人每。體覆者麽道。文書與將去來。行省家官人每體覆了。合補換有麽

道。行省家與將文書來。如今省家官人每。又交廉訪司官人每體覆麽道。有比及體覆回將文書來呵。見役的站戶每生受。有如今廉訪司官人每體覆的委實消乏是實呵。那每每替頭裏那裏相應的百姓每裏頭補換呵。怎生麽道。奏呵。那般者麽道。聖旨了也。欽此。　站戶餘糧當差　大德六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劄付。據通政院判官忻都承信呈。前來浙西補換消乏站戶。常州等路水馬遞運站戶衆告。路府州縣將富豪戶計放免。止憑鄉司人等供報。多有虛裝。或産去稅存。及苗米數少。勾充里正主首。妨悞當站等事。即日各處將站戶。不問餘糧多寡。一槩差充里正主首。應當雜泛差役。若蒙詳酌。以站戶餘糧當差者。亦宜定與石數則例。免致一槩差撥。靠損消乏不便。具呈照詳。得此。照得近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行臺咨。太平建康路站戶告稱。但有餘糧站戶。不問糧數多寡。一例勾充里正主首。妨悞當站。累欲以餘糧當差者。亦宜明白定與則例。許令有餘糧若干以上石數者應當。若干以下者不當。免致一槩動搖。此係江南各省通例。咨請議擬明白咨省。准此。行移各站講究回申。所擬不一。省府議得各處元僉水馬站戶。依驗苗糧七十石該馬一疋。四十石該船一隻。數內有獨戶充當。或數戶各湊應當。若是定立石斗則例。應當主首里正。又兼各處百姓田糧多寡。貧富事體不同。似難一體立定石斗則例應當。今擬各處站赤。除當站田糧外。所有餘糧比附本鄉都有田糧稅。不以是何戶計。內照依科糧鼠尾。驗田數多者。從上挨排輪流應當。似為均平。移准都省咨該。送戶部照擬得。宜准江浙行省所擬。中間若有不應。合令廉訪司糾問相應。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簪戴避役　大德十一年九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江南行臺咨。察知杭州路仁和縣土豪沈揚善元係籍定站戶。在後簪戴道冠。求充崇德州道判。與妻妾同處。買占良民田土。不當差役。擬合與有妻室僧官一體當差。江南似此甚衆。若不分揀。深為不便。得此。送戶部。照得至元二十八年。欽奉聖旨節該。漢兒蠻子和尚先生每。修行的体例。離家寺裏坐地者。有如今有一等狡猾奸歹人。怕當差發。剃了頭髮。與媳婦孩兒一處住。有自己身不乾淨。怎生告天祝壽。有媳婦的和尚先生。交做百姓當差。又照得大德八年。詔書內一款。軍站民匠諸色戶計。近年以來。往往為僧為道。影蔽門戶。苟避差役。若不整治。久而靠損貧下人民。今後除色目人外。其餘欲出家。若本戶丁力數多。差役不闕。及有昆仲侍養父母者。赴元籍官司陳告。勘當是實。申覆各路給據。方許簪剃。違者斷罪。勒令歸俗。欽此。本部照得沈揚善元籍馬站

户計在後求充逋官。與室同居。而避差役。擬合欽依令沈揚善依舊應當差役相應。得此。咨請依上施行。若有似此人等。一体禁治。省府除外。仰照驗施行。

給驛站　給降鋪馬劄子　至元十九年四月初九日。中書省欽奉聖旨。有人説。先將田地裏。多有您省家文書裏騎鋪馬的人行有。欽此。回奏到不是先將田地裏省家鋪馬劄子有。又俺每催趁課程錢粮一切公事。差人去呵。都騎鋪馬有。更有一兩箇常川騎鋪馬劄子與了的也有。外前行省家它每自出劄子往來勾當公事的也多有。奏呵。奉聖旨那省裏來的來着雖遠軟呵。您商量者。今後您省家休與鋪馬文字者。這裏與聖旨者。欽此。

省臺出給站船差劄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中書省奏過事內一件。如今騎鋪馬根底。與聖旨交去有。又水路裏去的站船。有與聖旨忒多了。有俺省家文書裏交去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鋪馬印信文書裏行　至元二十六年閏十月。福建行省准尚書省。咨該至元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奏過事內一件。遼陽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軍情勾當裏使喚人呵。在先與的牌子闕少有。再兩箇差使圓牌索將去也。俺商量得依着他每索將來的與呵怎生麼道。奏呵。牌子不索與。您今後但帶牌子的。賫奉聖旨的使臣差呵。這入根底這些鋪馬。這田地裏為遠軟勾當去也麼道。騎鋪馬牌子聖旨外。拿着行的您的印信文書裏行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印信文字乘驛鋪馬　至大三年五月。行臺准御史臺咨。奉尚書省劄付來呈。淮西廉訪司申。追照得廬州內蓋寺遣船行卷內。至大二年二月十六日。有安豐路高府判馳驛前來。報稱本路長押官違限未到。蒙宣慰司提調官見將本路張經歷鎖索問罪。為此差錄事孫徹事馳驛前去和州催併。及差錄判程員前去六安州收買生漆。應付站馬各一疋。照得起鋪馬聖旨二道。俱已差官欽賫出外。議得係欽奉聖旨。蓋寺緊切事理。止用本路印信文字。應付鋪馬。除已取當該首領官吏招伏。若便議擬。在前並不曾斷過如此体例。其餘諸衙門亦有似此違例給驛起數。擬當該判署正官。亦合一體究問。本臺看詳淮西廉訪司所言。宜令合干部分定擬。仍取問禁約相應。送據兵部。呈移准通政院關該。今後各處應有差委。不出本境催辦公事人員。擬合止騎長行馬疋。除准御史臺所擬。取問禁約相應。准此。本部參詳廬州不應止用本路印信文字。差委錄事孫徹事等前去和州等處催辦公事。既係至大二年十月十七日。詔恩已前事理。别無定奪。今後事遇緊急。必須差人馳驛者。欽依已降聖旨事意施行。毋得止用印信文字乘騎鋪馬。如有違犯。取與官司。並取招伏。驗事輕重定罪。不出本境催辦差發者。依准御史臺通政院所擬。止騎長行馬疋。如蒙准擬。移咨各省劄付本部遍行遵守。仍令御史臺体察相應。具呈照詳。都省仰依上施行。

起馬置曆挨次　大德十年四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兵部呈奉省判御史臺呈。陝西行臺咨。西蜀四川道廉訪司申。准本道廉訪使曹少中牒。切見四川站戶。多係凋瘵貧民。三十家應當鋪馬一疋。每疋不下中統鈔一十餘錠。又況山路崎嶮。每站相去百有餘里。其馬馳驟。易於困乏。死損。提調官司不曾立法。恣任站官弄權。將富勢之家馬疋。作弊歇閑。其貧弱者連日差遣。以致死損馬疋。消乏站戶。近因成都蜀川驛站馬倒損數多。慮有此弊。體問得本站設馬七十六疋。除日逐起送使臣外。小鋪馬日差三二十疋。止有走遞鋪馬曆一扇。別無差撥小鋪馬文曆。凡送使臣。站官紊亂差遣。不當遍輪。自三月初一日四月終。兩箇月。查照得本站馬數。每疋有走至七番六番。或四番三番。却有止差一二番者。如此偏重不均。除另行外。省會本站自五月初為始。置總差文簿一扇。附寫馬數。凡遇起馬。照依元附文簿一扇附寫馬數。凡遇起馬照依元附文簿自上而下挨次點差。仍每疋出給勘合印貼一張。并置勘合簿一扇。於貼簿上該寫某人馬疋。

起送是何使臣。分付管馬牌頭。令各牌依上置曆附寫。遇責付養馬人夫收管遍送。其站官日逐書押。須要周而復始。輪流走遞。不得越次偏重重併差遣。每旬結附本站官查照。憑准元貼。從實照勘。又小鋪馬亦挨次輪差。三日或二日交換。俱要依上置簿附寫。每旬結附。以備查照。近來追到元置文簿。查照得五月至六月終。亦該兩箇月。元設馬數走遞。每疋不過四番。尚有止當三番。未差過者。小鋪馬每疋不過十三日。中間亦有已當二十日。未差過者。較之在前未置文簿之前。番數減半。咸得其平。而偏重靠損之弊。又恐不實。再行差官磨問得委是均平。及查照本站。元置印貼文簿相同。當職看詳。成都府站置立總要去處。提調官親臨提調。弊且如此。其他各路所屬。此弊不無。今將查照到本站三月初一日至四月終。未曾置簿之前。元差馬疋次數。并今次置簿關防之後。輪差數目。開坐前去。請照驗准此。申乞明降。得此咨請照驗准此。本臺看詳。若准所言便益。具呈照詳施行。批奉都堂鈞旨。送兵部照擬。連呈奉此。移關通政院依上照擬去後。今准本院關照得前項事理。累經行移各處官司常切提調所管站赤。將各該車馬船隻明附文簿輪番走遞。不致偏負。今准前文。當院看詳。若准本道所言。遍行照會禁約。誠為允當。關請照驗准此。本部參詳上

項事理、宜從所擬。遍行照會禁約相應。具呈照詳。都省除外。咨請依上禁治施行。

禮上官員二十里外騎鋪馬　至元十七年三月。行御史臺准御史臺咨、至元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孛魯忽荅兒中丞等啓過皇太子事理內一件。俺的按察司上任去時。騎鋪馬有。來時五月裏荅察兒奏過遷轉的官人每來去站裏騎鋪馬有。今已後休交騎鋪馬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有來。如今俺每商量得。蠻子田地裏。河西田地、西川、京兆遠般差將去的官人每。有自己氣力裏去呵去。不一般。二十里遠外去的與鋪馬。二十里近裏差去的。教長行頭口裏去。令旨那般者。欽此。　又皇慶元年五月。江南行臺准御史臺咨。至大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奏過事內一件。在先薛禪皇帝時。分臺裏行臺裏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人每。二千里之外。驗着他的品從與鋪馬。如今上位根底奏了。臺裏行臺裏、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人每有呵。依着在先行來的體例裏。就起程處與鋪馬呵怎生。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本臺咨請欽依施行。

乘坐站船鋪馬例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御史臺官奏過。近日昂吉兒教奏過。按察司官人每鋪馬裏行呵。水路裏不行。旱路行呵交百姓生受有麼道。奏呵。上。速帖木兒根底說者麼道。聖旨有來。俺商量了。合水路行底田

地裏水路裏行者。合旱路裏行的田地裏教鋪馬行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之任鋪馬站船　大德三年二月。江西行省為兩廣福建之任官員。聽除人員。賚所受宣勅。欲便赴任。告給鋪馬站船。合無應付。移准中書省咨。該照得遠方之任官員。如過河水結凍。及不通水路去處。都省給付鋪馬。聖旨前去。若水路通便。劄付兵部行移通政院應付站船至有不通舟楫地面。所在官司依例應付鋪馬。咨請照勘明白文憑。依例施行。

使臣起馬數目　大德五年正月日。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通政院呈。蒙古文字譯該鼠兒年九月二十六日。奏上位并各衙門差去的使臣。五箇六箇家鋪馬行。有站家鋪馬為那上頭生受有。今後兩箇三箇四箇鋪馬以下官人每。斟酌的來的交與四箇鋪馬以上。上位不奏了、休與呵怎生麼道。奏呵。那般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遠方病故官屬回還腳力　延祐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詔書內一款。雲南四川福建廣海之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屬。無力出還。窮困遠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糧遞送還家。如有典賣親屬人口。並聽圓聚價不追還。永為定式。

恤站赤、大德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欽奉整治政化詔書內一款。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諸王駙馬并內外官府不詳事体緩急。動輒馳驛。以致站戶逃移。今後非軍情錢糧緊急之務。必合乘驛者。毋得濫差。　大德十一年五月。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蒙古站赤消乏尤甚。別行接濟。其餘諸站。仰通政院定奪優恤。仍禁各投下諸衙門毋得濫給鋪馬。　大德十一年十二月。欽奉至大改元詔書內一款。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近年以來內外衙門諸王駙馬各投下濫行給驛。脫脫木孫不為用心盤詰。有司失於整治之故。仰中書省通政院先將消乏逃亡人戶。合併僉補。管站頭目。因而典買本管站戶親屬。並聽完聚。價不追還。蒙古站赤并其餘整治事理。次第舉行。　至大二年九月。欽奉立尚書省詔書內一款。軍站輸役。繁重宜令樞密院通政院察其利病。講究舉行。以示存恤。站戶消乏者体覆是實。隨即補替。　至大四年三月十八日。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因使客繁多。失於撿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等物。並令止罷。各處歲貢方物。有司自行額例。其餘非奉宣索。不得擅進。應有執把聖旨令旨。畫行拘收。諸王駙馬投下及各衙門鋪馬聖旨。仰中書省定擬以聞。賚物為驗者。今後毋得給馬。不應差使。營幹己私罪及給馬判置正官。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常加糾察。　延祐七年三月欽奉登寶位詔書內一款。各處站赤差撥繁

併。遞漸消乏。仰中書省通政院設法撙栽。諸衙門毋得濫設給驛。違者罪及當該判署官吏。路府提調官鈐束站赤官人等。毋得聚斂。侵尅差役不均。監察御史肅政廉訪司嚴加糾治。　延祐七年十一月。欽奉至治改元詔書內一款。站赤消乏。蓋因差使頻併。今後諸衙門并諸王公主駙馬各枝兒。常加撙節。如有必合差人馳驛幹辦公事。斟酌應副。務從省減。一切關防約束事理。悉從舊制。脫脫木孫用心盤詰。違者隨即本道廉訪司究問。通政院給馬之際。若有不應差人及多餘濫給鋪馬。責嚴加斷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站

驛站一

成憲綱要　驛站

服加治罪。

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申明。內外應出使大小官吏一切人等。俱於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房舍安下。

敢有違犯者。使臣及本處官司。皆以故違聖旨論。

驛站通例

至元十年。省部議。節該站官覷起馬劄子。若軍情急速。即便依數應付肥壯好馬。毋得停留。如係緩慢公事。當日行過三站。更要起馬。或無劄子。不得應付。　至元二十八年二月。江浙行省所差使臣。奉完澤丞相傳奉聖旨。節該鋪馬勾當用心者。三箇月勾當呵。着一箇使臣來呵。偏不了也甚麼。其餘納錢物的公事。都交船裏來者。欽此。　至元二十八年三月。中書省奏准。各處來的使臣每的鋪馬。減了斟酌交去。　大德四年正月。欽奉聖旨。節該來往使臣每根底。扶着脫脫禾孫教盤問者。無聖旨牌子。亂行的鋪馬。減了者。不忙底。牛驢與者。忙底。與鋪馬者。不忙的騎鋪馬的。有罪過者。　大德四年。通政院奏准。上位并各衙門差去的使臣。六箇六箇家鋪馬行有。站家生受有。今兩箇三箇四箇鋪馬以下官人每斟酌來的。交與四箇以上。位不奏了休與。　大德十年五月。欽奉聖旨條款。節該諸處站赤消乏。蓋因諸王駙馬公主并內外官府。不詳事體緩急巨細。動輒馳驛。以致站戶逃移。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之務合乘驛者。毋得濫差。　至大三年。刑部呈准。各路所起鋪馬。除軍情錢粮緊急事務外。其餘公差。或不出境。毋得濫行給驛。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節該事遇緊急必須差人馳驛者。欽依已降聖旨。毋得止用印信文字騎鋪馬。如有違犯。取與官司。並取

根伏驗事輕重定罪。本出本境催辦差役者。止騎長行馬疋。　至大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書省奏。節該金字圓牌是軍情緊急勾當裏差使。有近年不緊急的勾當騎着鋪馬行的多有。已後不忙其勾當裏不與圓牌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延祐五年。兵部呈准。今後凡遇給驛劄部。當該令史驗元來文書。賫赴部官處。公同標寫。合該馬疋劄赤數目。正從分例。各寫檢目。署押完備。然後移付蒙古房。憑付譯寫別里歌。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軍國事務。全籍站赤辦集。比年以來。諸王駙馬各枝兒各衙門。不詳事體輕重緩急。泛濫給驛。各處提調官不為用心整恤。以致消乏者衆。今後非軍情錢粮緊急必合乘驛者其餘毋得濫給。進獻鷹隼。除海青金才鶻黑光鶻白黃鷹外。餘並並行禁止。須要常加樽節。務從省減。仍從脫脫禾孫子細盤詰拘留在都。通政院分揀。若有不應給驛。而給驛。或多餘濫給者。嚴行斷罪。監察御史廉訪司依例體察。　通制。大德七年十一月。江浙行省宣使呂從善等連名狀告。本省差委馳驛管押金銀等物到都交納完備。通政院省會迴程。宣使應付驢畜者。切緣從善等雖同關使臣一例應付。都堂議得。關慢使臣給驢。本革泛濫之弊。各省宣使事畢回還聽差。雖同關護人員。回日依例給馬。

至元二十九

三十七下

三十七下

省部定到起鋪馬使臣換馬處。正使臣支粥食解渴酒。　間端亦支粥。　宿頓處。正使臣白米一升。麵一斤。酒一升。肉一斤。

年。臺議布乃
百戶。
茶倉日。取
要鷄吏多
取分例酒
米麵。及將
條官綿被
私帶前去。
延祐五年。

量決
罪
見任
別行
求仕
過行
禁治

祗　應

油鹽雜支鈔。 炭五斤。自十一月初一日為始。至正月三十日住支。 闊端赤不支酒肉。雜支鈔。白米一升。麵一斤。 至元十五年。兵部呈。准除朝廷大官人并正蒙古使臣。及不食死肉。官員依例應付羊肉。雞兒。其餘使臣止應付猪肉。 至元十九年二月。通政院奏。在城裏使臣勾當了呵。喫得祗應宿住行有。又這裏站裏喫了茶飯。到那站裏喫不得呵。算得鈔要有。奉聖旨兩箇日頭茶飯與者。如無勾當。第三日休與者。喫得飽。喫不得呵。鈔休與者。使氣力要呵。寫小名與來麼道。欽此。 至元十九年六月。中書省奏。江南行的使臣每。與猪肉魚兒鷄鵝鴨喫不肯。只要羊肉喫。有奉聖旨節該。若有猪肉呵。與者。無猪肉呵。交與飯喫者。魚兒軟廣也者。與魚喫者。無呵休

御史臺呈
省聞奏。使
臣扎判丁
貪緣奏奉
聖旨。收買
藥材。不經
都省倒給
鋪馬。沿路
取打當站
人等。多要
分例折收。

罪遇釋
免。與來
的聖旨
抽收。過
行禁約。
從人取
要分例
鈔入己。
決　遣
鈔沒官。

首　思

與者。羊肉鵝鴨雞等飛禽休與喫者。疾忙行文字省會將去。欽此。 至元二十一年。通政院奏。打捕鷹的忽都魯兒在內不肯。要喫活羊喫了。奉聖旨。節該如今兒在內有呵與。兒在內者。若兒在內與呵。不喫的人每根底。水也休與者。欽此。 至元二十一年六月。中書省劄付。如使臣夏月心用孔酪。於本名合得分例酒肉準算應付。欽奉聖旨節該。夜間宿頓處。依着斤兩秤與肉者。後的來的使臣每。存留斟酌與者。白日間肉首思休與者。兵部議得。除蒙古站赤。欽依見奉聖旨施行。不係蒙古站赤。無馬妳子去處。止依舊例應付。 通制。大德二年七月。御史臺呈。陝西臺咨。雲南行省有瘴毒地面。祗應依例擬合添支茶藥。兵部議得。雲南係煙瘴炎熱地面。出使人員

鈔兩

在外。宜准所擬添撥茶藥。省準。

至元二十
年。臺斷嘉
興路達魯
花赤弟
帖顏兒弟
路達魯花
赤。以已病

二十七下

牧　草　地　喂　馬

立站。
條內諸站。元有牧馬草地。仰管民官與本站官打量見數。揷立標竿。明示界畔。毋得互相侵撓。亦不得挾勢買占民田。如有種佃與人。分收子粒。附簿收貯。毋得非理破使。
至元十年。省部議到事內節該。前站馬疋到站不能迴還。所到站內邀相對喂草料。毋致缺悮。

差　馬

大德十年。御史臺呈准。節該站赤置總差文簿。附寫馬數。凡遇起馬。自下而上。挨次照差。仍置勘合文簿。出給印烙。付管馬牌頭。各牌依上該寫。某人馬疋起送是何使臣。站官日逐書押。周而復始。輪流走遞。不得越次重併。每旬結附憑准元貼。從實照勘。

馬換記站
內走遞好
馬一疋
大德三年
刑部呈准
站馬倒
死。站戶
日行鋪
買。若有

違犯
之人
驗馬
疋當
時實
直追

中　買　馬　疋

至元二十一年。行御史臺劄付各處官吏將老弱馬疋添價抑逼站戶收買。民力消耗。遞悮軍期。行移合屬禁治。巡按體察。
大德元年。都省議得。節該提調官吏人等中買站馬。嚴行斷罪。 大德三年。都省劄付。節該凡遇馬疋不堪。倒死。隨即督勒站戶補買年小肥壯堪中走遞馬疋。令站官就便相視。印烙入站。應役提調正官常切點視。若補買遲慢及老病不堪馬疋。印烙入站。即將站官痛行斷罪。 大德四年。兵部議得。站馬倒死。令站戶自買。就站印烙。每季提調正官點視。權豪之家不得高價中賣。廉訪司常加體察。

月　季

立按察司
條內諸衙門應起鋪馬站船。每季具數。起行移按察司。內有不應者。即使糾察。 新

官吏中馬。

徵沒官。計餘利依枉法。仍給主。

報船馬

格。節該諸差人給驛者每季中報合屬上司。有不應給驛而給者。隨即究問。行省差過起數咨省。 至大四年。刑部呈准。節該若有差遣出使。須要有職役人員。革閑無祿之人。不許濫行差遣。除腹裏諸衙門。每月將發訖使臣開具給驛事內。起馬數目。具呈合干部分查勘外。據行省宜從都省移咨每季照勘。若有濫冒不應人等。凌虐官府。拷打站官。重者呈稟聞奏。輕者本處官司就便斷罷。

至元四年。中書省擬斷忠州知州。提調官輒將鋪馬借與人騎坐前去遠站。

解任罷職

六十七下

官罰俸一月借騎人

責任提調

至元十年。省部定到事內。擅剃鞍轡苫氊紙索一切什物。須要足墊。提點官每月赴站點閱。毋令短少。及馬瘦弱缺乏。 大德三年。都省議得。凡遇馬疋倒死。提調正官常加點視。若補買遲慢。及老病不堪馬疋印烙入站。即將站官痛行斷罷。 大德十年。通政院呈。每車一輛裝一千斤。鋪馬一疋止馱百斤。餘上斤重無令搭帶。都省議得。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常切提調分門。不致站赤生受。 至大三年。兵部呈當站人等。將合給車馬祗應。故行推延。不即應付。提調官取當該人員招伏。嚴加究治。 至大四年。中書省咨。兵部呈。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奏准。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站赤。照得水陸站赤除拘該行省宣慰司總提調外。若站驛置立各路府州城中。止令本路府州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其倚郭。司縣勿預。若站相離各路府州縣寫遠去處。合從附近。或所在一州一縣。達魯花赤長官提調。各當盡心整治。常要頭疋肥壯。車船修整。差遣均平。一切所須物色完備。撫治站戶獲安。倘致逃竄。必致罪

大德六年四月。兵部呈准。提調官管站官吏百戶。若有結攬站

諸人告發到官。元要工使錢鈔

戶車輛馬疋。代當走遞者。

盡數追。決斷罷。餘聽民便。

及提調官吏。都省准擬。 皇慶二年。兵部呈。節該站官人等結攬站戶。車輛馬疋。代替走遞。其管站官吏。往往經斷。循獘弗悛。都省議得。若因提調官失於撿察。以致如此。擬合將責提點正官。嚴加禁約。御史臺嚴加糾治。 延祐七年三月。欽奉詔條節該各處站赤差使繁併。逃漸消乏。路府提調官鈐束站官人等。毋致聚斂。使輕差役不均。監察御史廉訪司嚴加禁治。 通制至大四年七月。中書省議得各處站赤。今既併入兵部管領。理宜從新整治。路府州縣達魯花赤長官。欽依提調。人戶馬疋船隻車輛鋪陳什物館舍等項。要一一如法。如或不測差官點視。但有不完。定是取招斷罷。仍於解由內開寫驗事輕重黜降。站赤除盡節該管站官常切計點草料槽具。依時飲喂。須要肥壯。無令瘦弱。不禁走遞。頻頻倒死。有損站戶。失悞公事。不測差官撿核。若有似此。站官就便斷遣。 至元三十年十二月。江浙行省據通政院呈。各處脫脫木孫站官。騎坐鋪馬。將引乞剌赤人等根隨探親飲酒。以致馬疋失時喂飲。死損。失悞走遞。除站官告報迎接外。不許騎坐事。省府仰禁治施行。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站官輒剝站戶。將富戶取受脫放。及將馬疋靠損。合提調官痛行斷罷。重者罷役。頭說已定。濫設以次人員。依例革去。

禁革站官人等

禁治

節次欽奉聖旨。節該脫脫木孫好生盤問無鋪馬劄子并無海青牌面騎鋪馬人等。盤問不着。放過去呵。不有罪過那甚麼。都省奏准。圓牌的別里哥與牌子。各另行呵。脫脫禾孫休與鋪馬。明白說將來。都省擬

元貞二年五月都省議借用鋪馬劄子

行院僉書官押出征軍器。借用兩江楊萬戶之任札子。事屬違錯。今後毋致似前借用遞行。

脫脫禾孫合用事理

到各處起運係官諸物經過脫脫禾孫照視照勘差札。不致夾帶。不爲用心分間者。治罪。 出使人員隨身衣物鋪盖雨衣。別不得捎帶其餘物件。脫脫禾孫體問。通政院奏准節該脫脫禾孫提調着。諸王駙馬每各官每行省家的文字裏休與鋪馬。通政院議得脫脫禾孫元立盤驗使臣詐僞分揀不應馳驛責任非輕。如遇使臣到驛。脫脫禾孫官吏子細用心盤詰。署立案驗每季具申本院稽考。或不用心盤詰却有遺漏。或受賄賂循情故縱。從監察廉訪司照刷究治。 兵部呈准節該西僧人等馳馱粗重。三馱之上用車。若有進呈貴細并行李。每馱止百斤。脫脫禾孫秤盤裝發。但有添荅。沿路脫脫禾孫就便除減具數中院。今後除御用緊急之物用馬外。其餘

給驛

一切諸物並用站船。若有船運之物却行應付鋪馬。脫脫禾孫取招斷罪。軍官取發封裝經過脫脫禾孫嚴切檢校夾帶物件。江南州郡俱有站船。隨處脫脫禾孫用心分揀。除軍情緊急使臣應付鋪馬。其餘閑慢使臣及納物回程人員應付站船。 立站條內使臣須將鋪馬劄子辯驗無僞。即使應付鋪馬。毋得止憑劄子。 至元十九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今後省家休與鋪馬文字者。這般裏與聖旨。 至元二十一年御史臺奉中書省劄付諸衙門差去人員。先行擬定正從員數。自起程脫脫禾孫及站官署押印信文字行移前站。依上應付分例。如有多餘取要人員。除職官開具姓名申部呈省究治。無職人員合屬官司就便追問。各處祇應人員毋得分外應

至元二十七年。都省

三十七下

五十七下

七十七下

一百七下

給

憑驗

付。遞行依上體察。 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奏准節該水路裏去的站船有與聖旨忒多了。有省家文書交去。 元貞二年五月。中書省咨。戶部議得下海使臣元賫鋪馬聖旨。既於上船處給納到官。合令所在官司出給明白執照回日。行省以憑照用。 大德五年。兵部呈節該若使臣正從分例。有騎坐長行馬疋人員。驗所賫省部并合給分例。許支明文支付。取明白狀附照筭。如無許支明文不得應付。都省准呈。 至大元年五月。欽奉聖旨節該不揀是誰鋪馬裏行的使臣他每的。聖旨觀了與鋪馬者。諸王駙馬有印信文書行呵。將他的文書咱每根底說來者。 至大四年三月。詔條節該諸賫物爲驗者。今後毋得給馬。 皇慶二年七月。中書省

斷阿竹謊賺他人馬疋騎坐到站詐稱大王位下使臣。隨站倒換鋪馬。

當日管決

脫脫禾孫盤獲縱放在逃決。

站官給馬鋪司斷

正犯人斷□配役

驛憑

咨蒙古文字。該圓牌的別里哥與牌子。各另行呵。交脫脫禾孫休與鋪馬。明白說將來他根底要罪過呵怎生。奉聖旨是有。各另行的根底鋪馬休與者。欽此。 皇慶元年。兵部呈諸衙門差使人員赴部給馬。本部斟酌緩急。於別里哥上漢兒字明白該寫正從兀剌赤幾名。然後發落合咨行省遍行腹裏諸衙門。今後差人須於差劄上明白標寫正從并兀剌赤名數。庶革泛濫。都省准呈。 延祐五年十一月。通政院奏節該呵只吉大王這裏來的上頭。嶺北省家無鋪馬聖旨圓牌。他每印着馬兒使着半印勘合。騎着鋪馬來了。似這般哏兒亂去也。今後諸王駙馬每的各官每的行省家的文字裏不與鋪馬呵怎生。奉聖旨。似這般的休與鋪馬者。欽此。 延祐六年。中

馱要飲食。

驗

書省奏，節該：洪聖旨圖牌，只依差宣政院延慶司的印信文字，起了鋪馬，奉聖旨：您宣政院、功德司、延慶司等衙門裏行文書者，無鋪馬聖旨圖牌騎鋪馬的，交住罷了。行文書者。欽此。　延祐六年，御史臺呈：今後應乘騎鋪馬人員，合令當該官司須給鋪馬聖旨并要去公事差劄，兩不相離，方許給驛。送據兵部議得：合依御史臺所言，都省准呈。　至治二年，御史臺承奉中書省劄付：今後但凡遣使馳驛前去西番地面宣召官員，取大師父巳哈夫西番和尚，合用鋪馬，照依欽賚御寶聖旨圖牌剳里哥內馬數，依上應付。其馬思臟等三路宣慰司公幹，并憑准諸正令旨大師父印信文字差使人員，別無欽賚御寶聖旨圖牌，依例禁約。如違，欽依聖旨事意，取判署正

官首領官并馳驛人員，招伏斷罪，拘該脫脫木孫不爲用心盤詰，亦合究問。監察廉訪司嚴加糾治。　通制：皇慶二年十二月，嶺北省咨：往來使臣官員，通政院兵部凡給別里哥文字，俱於沿路脫脫木孫處納訖。致使往來和寧，本省無憑可照正從鋪馬分例。今後通政院兵部應給別里哥，明白標寫，直至和寧繳納。庶革情弊。兵部議得：宜准行省所擬。今後通政院兵部應給別里哥，和寧路繳納，沿路經過脫脫木孫辨驗無僞，背批相同，庶革詐冒。省准。

降等叙用（通制皇慶元年刑部）

四十七下（通制大德十年宣政院所奏准）

七十七下（通制大德十一年河南省咨浙江）

八十七下（通制大德八年大都宣慰司花）

解任別行求仕

鋪陳什物

通制：大德六年，兵部呈：各處站赤館舍鋪陳什物，歲久損壞，實有不堪修理者，必須添置。或有不敷，必借於民，不無騷擾。擬合各路於逐年額定平鋪祇應，從長規畫到息錢，逐旋修置。省准。

增乘驛馬

（至濟的富省立省舍人潑皮前去人同路封開法思賣丁家封逃到本人立兒四起馬二疋并元賣起馬三疋聖旨不行致納）

（相悟全兄四番單當四馬行單況多起元判赤馬一疋都省議決）

（千章產打運皇百户塔馬相入海謝只奧魯哥哥赴都於蓋剌什累為六鋪馬本省志元疋判無見在寫作一別于杭十疋遣賣三疋馬十十鋪馬聖疋陸作青一道五十疋差剌及多要上止起長行馬馬六疋驛一千本官却筆科令從人郡擬杜千奴多餘多特鋪驛馬馬一疋納官）

禁泛差不應人

通制：大德八年，中書省照得：各處行省下依都省元行，往往濫給鋪馬。雲南、四川尤甚。中間多是任滿得代無祿之人，或因起納諸物，或指計稟公事爲名，騎馬赴都，回日而別行求仕，直至得除，馳驛回還。不惟虛費官司分例，實恐迭漸消乏站赤。深爲不便。都省議得：今後任滿得代無祿之人，不許差使赴都。如違，定將當該首領官吏究治。移咨各省，及劄付御史臺體察。　至大四年三月，兵部呈：與勘內外諸司設立宣使奏差，蓋爲幹辦公事。其各處行省宣慰司等衙門，比年不行差遣，故委府州縣正官并得代不應差使營幹己私之人，或以單情爲重，或以錢糧爲大，或以貢物爲急，驗其品職，多起鋪馬，道途之間，源源不絕，站赤消乏，蓋由於此。若不整治，深爲未便。擬

合適行各處，今後凡遇押運官物，計稟勾當，應合給驛之事，須遣上項宣使奏差人員，量立程限，仍取甘罪文狀，在都諸衙門如遇各處起納官物、計稟公事之人，依期發遣，事無壅滯。省減鋪馬。省准

（再光杭州哥處問積詔執已有元賣起馬三札子行索要起馬二乘驛鋪馬至疋從六十七下卷處傳賞品上）

（部擬全決杜十七係從全重擬也罪。）

負馳驛

經道馳驛

通制至元二十四年湖廣省咨本省譯史脫朶魯海押運錢糧赴還去南家不由道馳驛部擬追宣參政攜帶家書衣服經由果陽水站還省部省擬決四十七

通制皇慶元年河南省咨隨州路脫脫禾孫報安王長明倫得虎事拔烈哥赴都送納鷹鶻並船二隻經道前來不行驛站又行應付飲食分則例給驛馬都省擬傳各決四十七下罪○遇革免

夾帶　從人

至三十　夾帶　驛多　騎鋪　馬一　足隨

六三年　夾帶　從令　多騎　鋪馬　正足。

拘　收　冗　濫　執　把

大德元年十一月。中書省奏。節該諸王駙馬各投下分撥到城子裏。并其餘的勾當裏。委付來的達魯花赤等根底。與常川行的鋪馬令旨那人自己勾當。不揀那裏去呵騎坐行有不禁約呵不宜。將他每與來的鋪馬令旨拘收了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大德二年六月初二日宣政院奏節該有的和尚每不干諸王駙馬的他每根底。要了常川鋪馬令旨、騎鋪馬要飲食草料行。有的令旨交收呵怎生。奉聖旨是有那般者。　大德六年。做買賣人推着尋希罕物貨。將上位來。廣道。騎着鋪馬做買賣行。有這般鋪馬聖旨也合拘收。奉聖旨那般者。　至大二年十月。欽奉聖旨節該站戶消乏的緣故。使臣每多行的上頭消乏了也者。去年諸王駙馬每繁冗行的上頭。他每別里哥住罷了。坐了位次。諸王每根底差使的聖旨與來。又自從薛禪皇帝時分千戶頭目每根底。揀肥瘦的鋪馬聖旨。

冒騎路劄。條

鋪馬換。附過

罷役

也。

位　下　衛　門　船　馬

交不關具狀拾者廣道與來的聖旨根着。與來的有者。除這的之外。不揀誰根底與來的鋪馬聖旨。執把着行的。與來的聖旨懿旨令旨都交拘收者。隱藏的。要罪過者。　至大四年。中書省奏准節該若有軍情緊急勾當。交圓牌裏行。不忙的勾當。帶圓牌騎鋪馬的他每的牌子都交拘收了者。

延祐元年四月。中書省咨來咨。平江財賦提舉司申。狀站船劄子。本司官不出本境。乘坐支請分例。送兵部議得。若出境者。經由本省。斟酌依例應付。不出境者。禁止相應。請依上施行。　延祐二年九月十二日。中政院奏節該中政院管的錢糧差發段疋鈔定。在先應付鋪馬站來。如今各省交咱每院裏應付。有奉聖旨節該。這的是我房子裏的勾當。為甚麼各省不應付。有懲與省家文書。但屬中政院管的錢糧差發段疋鈔物。每年起將來的時分。應付鋪馬站船來者。

至大三年兵部呈准　各投下。者　有司給

治罪。　聚斂之人。　並合

投　下　船

至元二十年十月。　江浙省。欽奉也不干大王令旨。節該忽都魯海牙三箇人四匹馬去也。他根底粮食草料。依着體例與者。移准中書省咨兵部。照得諸王百官并怯薛歹官員。但遇出外勾當。俱係經由都省并孛可孫准許文字。合經過去處應付飲食馬疋草料。得此咨請依上施行。　大德二年。中書省奏准。節該諸王各位下。合關五戶絲。歲賜段疋軍器。撒運呵官司腳力撒運有。其餘諸物無撒運的體例、　大德二年六月。欽奉聖旨。節該諸王駙馬差使大勾當。明白奏過交行者。小勾當經由中書省行者。無體例勾當罷了者。　大德二年六月。宣政院奏准。和尚每不干諸王駙馬的。他每根底要了常川鋪馬令旨。騎着要飲食草料的交拘收者。　大德九年。中書省奏准。諸王駙馬各投下分撥到的城子裏做官的并他每勾當裏行的人每根底。常川執把行的鋪馬令旨。休與者。　大

令旨。起遣

鋪馬者。

。仍　會御　史臺　斜察。

馬　首　思

德九年八月。中書省奏。節該明安荅兒陜西省官人說將來。諸王駙馬并各枝兒的使臣每分當完備了不回去。騎着小鋪馬喫祇應住幾箇月也有到一年的。因着呵里題說的上頭。大分當與八日。小分當與三日。鋪馬祇應者麼道。立定限次來。限次裏的上頭。使臣每也辦不得分當。俺商量來。諸王駙馬每的使臣來呵。當該的官人每提調着疾早完備與分當者。他每的分當累未完備呵。住罷了鋪馬首思也。不宜也者。不立限次催趕了分當交去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奏准。節該諸王駙馬各投下鈒字圓牌。軍情緊要分當裏差的人懸帶。其餘不緊要的分當交聖旨裏行。　至元九年。兵部呈准。各投下分當本位下公事。使臣合用祇應等物。雜於年銷錢內支破。擬於本投下錢應付。　大德八年。通政院奏。節該諸王駙馬站裏鋪馬裏行呵。鋪馬裏非欽

有史使的伴當每下站過放鷹去有。奏呵。奉聖旨。令後諸王駙馬。不揀誰鋪馬上休飛放者。欽此

延祐六年六月。都省奏准。宣政院使臣累的立使臣受入役足驗馬首起鋪馬四疋。帶引前去

二十七下

三十七下

五十七下　使臣

六十七下　四人　臺

七十七下　首領　臺

八十七下　　臺

一百七下　使臣。　完

鋪馬

臺　察

中書省議得。按察司官分輪巡按。遍歷所管地面。如無馬站去處。仰就騎州縣官員馬疋。依例倒換。　至元十七年正月。啓過皇太子事內。節該按察司差將去的官人。有自己氣力裏去呵。去不得一般。二千里迤外去的與鋪馬。二千里迤裏交長行頭口去呵怎生。欽奉令旨。那般者。　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御史臺奏。節該近者昂吉兒奏。按察司官鋪馬裏行呵。水路不行。旱路行呵。交百姓生受。俺商量了。合水路行底田地。水路裏交行。合旱路裏行的田地。交鋪馬裏行。欽奉聖旨。那般者。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御史臺咨。四川道賫巡按鋪馬九疋。聖旨一道。擅起馬八疋。北臺題說公

使所勾當　四程又受　客人鈔定　布疋以馱　物爲由則　置行起馬　三十五疋　馳載客人　行貨并私　己貨物及　起元剝奪　馬二十疋　沿路倒換　通買起鋪　馬三十四　疋陸四央　帶一十三人。

脫脫　禾孫　不印　鎖閂　決。

脫脫　禾孫　臺　物折　是花　鈔八　兩依　經斷　無祿　例。　除名　不敘。

從人　二人　合騎　驛馱　馬一　各　決。

合騎　馬三　各　決。　監　從人　合騎　驛馱　馬一　疋。　決。

驚　走。　決。

鋪馬　四疋　決。

咨。　係的　專驛　陞之　全運　鑒　令聖　旨。

驛馱　貲　鋪行　奉　不應　濟　鋪馬　給馱　開招　使實　絶罪　過。

官　文　船　馬

事。違錯不應。議得各道已有差使鋪馬。不應於巡按鋪馬內起馬差使分當。請照會各道。　至元二十七年三月。浙東道按察司書吏董清遣調淮西道。係二千里之外。中奉行臺劄付。仰本道就便給付站船一隻施行。　延祐元年六月十一日。中書省奏。臺官人每。俺根底與文書。行臺廉訪司裏之任去的官員。二千里之上與鋪馬。其餘每根底不與的上頭。去不得有。不以遠近。往來一例與鋪馬。奏過行文書到俺根前有。遠方地面裏之任回還。合與鋪馬船隻等。已有定例。只依先例交行呵怎生。欽奉聖旨。那般者麼道。道劄。至大四年十二月。御史臺奏准。節該廉訪司之任官人。二千里之外。驗着他的品級與鋪馬來。依着在先行來的體例。就起程處與鋪馬。

至大四年。刑部呈准。

和林省張擬來等之任官員。拷打站官人等。多要分例羊口。又用鋪馬來

解見任　過革見　罪比例。

江南上　任下任　官員。站

軍　官　船　馬

至元八年。兵部呈准。沿邊萬戶府遇有軍情急速差人分頭飛報。各騎鋪馬一疋。統軍司元帥府必合差人直赴朝廷。省部樞密院。或各處分當軍情要速事務。合騎馬二疋。所有劄子。止令統軍司元帥府就便給付。外。擬差官各處歸問軍民詞訟。取發年銷紙劄。騎坐鋪馬。別無如此體例。所有軍官及出征人員自有梯己。備到征行馬疋。難擬馳驛。　大德二年三月二十日。樞密院奏准節該。今後軍每的盤纏。與曾裏來取呵。差廉幹千戶百戶騎坐鋪馬前來取發者。　皇慶元年正月。兵部呈准。各省差軍官前去腹裏取發軍人衣裝。各路正官眼同稱盤。實有斤重。用印關防。依例應付鋪馬。仍令經過脫脫禾孫嚴加檢校。若有夾帶物件。盡行沒官斷罪。

至大二年正月。通政院奏准。節該江南做官去了。滿了回來時。站船裏來。有站赤生受。有今後出來的。自已氣力裏出來。　延祐二年。中書省咨兵部議得上

寫車輛

○別行　求仕條　附

船宿頓

遠方軍民官

任下任大小官員合令所在官司驗各人所受宣勑文憑許令官舍宿頓。都省准呈請依上施行。大德三年。中書省咨。遠方之任官員。如遇河水結凍及不通水路去處。都省擬付站馬。若水路通便處。割付兵部行移通政院應付站船。至不通舟楫去處地面。所在官司應付鋪馬。咨請照勘大德。依例應付。　皇慶二年。中書省咨議得遠方之任官員。已有鋪馬站船定例。若孤身遠赴。老幼在家。雖以存濟。許於應得站船就帶合有家口。請依上施行。　皇慶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中書省奏節該遠方之任軍官依民官例與鋪馬樞密院官人每奏了俺根底與文書。俺商量來。軍官爺的替頭裏孩兒哥的替頭裏兄弟。襲替與付有。與民官不廝似。有不與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麼道。欽此。　皇慶元年兵部呈准。今後雲南甘肅四川之任官員所擬應付裝載行李老小車輛。行省平章應付站

二十七下

通制至元

員之任船馬

車二輛。左右丞參政一輛。其餘宣慰司。都元帥府廉訪司宣撫司總管府之任官員。俱係外任。擬免應付　通制至元三年。都省議得遠方之任官員。如通水路止令站船起發。不通水路自備脚力。到河間真定照依見定鋪馬數目應付。一品五疋。正從二品四疋。三品四品三疋。五品以下二疋。　皇慶元年兵部呈。雲南四川之任官員脚力。今後照依行省官之任車輛通例。如遇不通站車去處。所在官司驗各官別無夾帶興販物貨。實有行李斤重。扣雇驢馬搬運。都省議得雲南四川行省官之任鋪馬已有定數。合得脚力車輛。除設置站車去處依例應付外。如遇山路不通所存站赤每車一輛例給鋪馬四疋。合准部擬。

遠

大德四年。中書省四月初四日咨准中書省咨。兵部呈。兩廣若有身故軍官。撇下老小。擬合令本處行省斟酌應付站船脚力。都省咨。請依上施行。

馳驛

十六年。通政院呈。潭州省差來總把馬元來鋪馬走陸路遞回。馬強奪騎坐者走倒死。擬合陪償。省准。皇慶二年。誠鉄匠陝西丁因納減鉄生活。來坐鋪馬至渭南縣

方任滿丁憂官吏身

皇慶元年二月。中書省據兵部呈。遠方廻任官員。并身故家屬。如蒙欽依至元二十五年。元貞二年奏准事理。照依已定品級。旱路應付長行馬疋草料。水路站船出還本貫相應。都省准擬。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准做官滿了廻去時分解由文書要了。沿路站裏安下飲食草料交與者。都省議定。今後就便出給文引。開寫見授品級人馬數目。起程經過路分。每起應付正分例一名。餘皆粥飯。長行馬疋依例應付草料。如至所止處。即將文引赴所在官司繳納解部。三品以上正從不過五人。馬五疋。四品五品正從不過四人。馬四疋。六品至九品正從不過三人。馬三疋。　元貞二年七月初六日。奏准雲南福建任滿回來呵。長行馬裏來熬生受有。又那裏做官去的沒了呵。媳婦孩兒每出來不得。這的每。旱路裏長行馬裏到來。水路裏呵站船來。都省議定。一品二品船三隻。三品

走死

鋪馬

站。遞揀擬行馬。奔走二十餘里。以致衝驚。損傷心臆。倒死。部擬皆。追還馬價。至元二十五年。行臺劄付。使臣來驛倒死鋪馬。明白開寫是何官府差劄來人。來騎鋪馬毛疋。錢年月日。甚

故軍民官家屬船馬

至五品船二隻。六品至九品令譯史宣使等船一隻。　延祐三年十一月。中書省咨。議得見任遠方官員。遭值父母喪亡。奔喪丁憂人員。照依任滿得代。一體應付脚力出還。請依上施行。　延祐七年十二月。欽奉詔條。節該雲南四川福建廣海赴任官員。已有給驛定例。到任之後不幸病故。拋下家屬。無力出還。窮困遠方。誠可哀憫。仰所在官司取勘見數。應付元去鋪馬車船。仍給行粮。遞送還家。永為定例。　泰定元年六月。欽奉詔條。節該雲南廣海八番甘肅四川和寧官員。在任身故。不得歸葬。妻子流落者有之。仰所在官司除常例應付脚力行粮外。離鄉千里以上。給中統鈔二十錠。應付家屬起遣骸骨還家。仍報所屬上司。轉行本貫知會。永為定例。　通制元貞二年。奏准。福建雲南任回官員船隻。定驗品級。一品二品。車三輛。三品至五品。車二輛。六品至九品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

至元十六年。刑部議斷
虞思

（時到站逃時上馬逃時到於郡裏行把延留也例凡移牒按察司及就中合干上司照詳）

二十七下

決。

飲食

一十七下

各站

官有

下

車一輛及任回官員。擬合一體應付。　大德二年二月。江西省咨。德慶路府判馬合麻因病作缺。看詳患病作缺。終是到任人員。合照任回官例應付站船出廣。都省准擬。　延祐二年。嶺北行省咨。任回官員止依品級應付站車。本省遠方酷寒重地。若比舊例元來鋪馬站車回還。庶不生受。兵部議得。本省與雲南福建風土不同。合准所擬。比都省元行依驗元坐鋪馬內量減一疋。却就站車一輛廻還。省准。

元貞二年。江西省咨。下海使臣將引諸番。俱稱貢獻諸物。赴省索要冬夏衣裝鋪馬分例脚力。戶部議得。諸番人員。如有進呈之物。即同顯驗。若無詐偽所索衣裝脚力。斟酌准除。都省准擬。　大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都省奏准。節該。江浙省與將文書來下海去的使臣來到入去。早來騎小鋪馬。喫祗應。閑住七八箇月。但差的下海去的。必須應付一二年的祗應糧食。又不分揀正從。今後正從人數。分揀明白。合入去的時分相近。交眾呵省減祗應有。今後這裏分揀了正從人數。斟酌時月教去。　大德七年。江西省移准都省咨。下番使臣裝卸處所。已有奏准分例。其不由正路。別遶郡邑。索要衣裝。不係裝卸去處。毋得應付。　大德四年十二月初三日。中書省奏准。節該。海裏做買賣的人每。將着寶貨等物。指稱呈獻物貨。早路裏騎鋪馬。物貨於百姓處起夫擡運。到水路裏。站船運將來。到這裏呵。依着時價要錢。又有這裏用不着的麁重物貨。沿路站赤百姓生受。今後可以呈獻希罕物貨有呵交沙不丁分揀了。斟酌與鋪馬來者。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奇珍異貨。朕所不貴。諸人獻。已嘗禁止。下海使臣指稱根尋希罕寶物。冒支官錢。私相博易。屢節番邦。深玷國体。亦仰住罷。所給聖旨牌面。盡數拘收。

所差人員。將元剌赤馬疋打作駞䭾。

大杖

門各

決。

海使臣裝衣鋪馬

馳物鋪馬遞

至元二十九年。都省議得。出使人員。除隨身衣服鋪蓋雨衣外。別不得梢帶。其餘物件。仰脫脫禾孫體問。　大德元年。御史臺呈。西番僧凡有馳䭾。聽從隨處脫脫禾孫并站馬約量。每馬一疋除百斤之外。不許裝束馳䭾。其餘使臣一體禁約。都省准呈。　大德六年正月。通政院奏。和尚使臣每站裏行呵。重馳䭾將着行呵。馬每倒死了。有依着元例一百斤餘上不交馳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宣政院官人每分揀者。欽此。　大德八年。都省咨。應有起納諸物。起發官司秤盤斤重。并打夾物料。斟酌每船一隻可載數目。如法裝運。不得多餘占破。仍於咨文差劄上明白開寫所納物色斤重。合用船隻。如違。究治。請依上施行。　大德十年。通政院呈。節該。隨處站赤設置車馬。每車一輛。例載一千斤。馳䭾鋪馬。每疋止馳一百斤。餘上斤重。無令搭帶。累常禁止。各處脫脫禾孫不爲用心。從公秤盤。縱令使臣夾帶斤重。壓損頭畜。不便。兵部議得。依准所擬。如脫脫禾孫不遵元行。依前縱放。不爲用心分揀。治罪黜降相應。都省議得。仍令各處達魯花赤正官提調分揀。　延祐五年。兵部呈。准使臣添搭斤重。壓損鋪馬。提調官并脫脫禾孫盤詰分揀。指名申覆上司斷罪。若有縱放。亦行治罪。監察廉訪司體察究治。　通制。至元八年十月。工部呈。隨路起運人匠所申。脚力觔重不一。本部議得。今後除人匠依例身重九十斤外。行李作伏斤重不等。擬合從公秤盤。多者不過三十斤。少者從實申報。仍令各路官吏并結。如有冒申不實。情願并罪陪納。省准。

運車船

並行究問

進

至元九年八月。兵部呈。今後天壽聖節元日。差人奉表詣闕稱賀。擬合騎坐鋪馬相應。都省准擬。至大四年五月十二日。特奉聖旨。進表時不揀那箇衙門裏差的宣使奏差合來的人每來者。官人每

至治三年。刑部呈準。

出使人員通行

乘坐站船禁止。

表人員鋪馬報文

首領官每并其餘勾當。今推稱緣故休來者來呵當了鋪馬。步行回去勾當裏。休委付者。欽此。至大四年。兵部呈近在外諸司指以進表爲由。泛濫一體差人馳驛。今後進賀表箋。除各道廉訪司照依舊例外。據腹裏路分。差官馳驛赴都。其餘司屬直隸省部。或屬在都衙門。擬令所在路分就便附納外。據各處行省宣慰司。都元帥府宣撫司。轉運司。各處總管府萬戶府。及五品以上衙門。應有進賀表箋呈赴所隸行省總司通行類咨。欽依差人馳驛赴中書省樞密院徽政院呈貢。不許另行給驛。都省准呈。

至元三十年。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江南各道首領官吏。年終赴省照算錢糧。回來站船。往往全夫分例送據。兵部照擬得各路考校差發課程定奪戶額。都堂議得。隨路上司人吏宣慰司令史一名。上路司吏二名。下路府州司吏一名。據起發脚力

復用鋪馬違例

摔拽應付。

書人員船馬分例

沿路飲食長行馬疋草料依舊。官爲應付。本部看詳年終勾追各路人吏赴部。查勘年銷祗應錢糧。所有鹽經亦合依考較例放支。都省呈准。照會合屬了當。今江南各道宣慰司隨路人吏赴行省照算錢糧。擬合依腹裏一體自備船費。沿路經過去處官員應付米麵。都省仰依上施行。　至元三十年江浙行省移准中書省咨。年例赴省考較照算年。終一切錢糧。止勾經手人吏。據所賫文憑卷宗。依例官爲應付站船遞運。其餘不拘此例。無得擅自應付。　至大二年。戶部呈考較差發課程定奪科差戶額。照算年銷錢帛。令各道宣慰司并直隸省部去處赴都照勘。所勾首領官吏。除手照大憑脚力和雇應　外。經過去處首領官吏。司吏每名應付米一升。麵一斤。長行馬一疋。草一束。料粟五升。館驛內宿頓外。據各路所轄州縣人吏赴府照算。別無應付飲食分例明文。　至元三年六月。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兩淮大軍遠陽多有隨從

痛加斷罪

幹脫人員鋪馬

中書省劄付每年如遇勾喚科撥絲綿差發稅石總管府轉運司人吏來時。一例起鋪馬三疋　至元七年二月。尚書省劄付。運司人吏照算課程即與隨路打算差發科撥稅石。一体依例應付鋪馬。大德元年六月。中書省奏。幹脫每自己尋利息騎着鋪馬做買賣呵無体例。有將他的鋪馬聖旨拘收了。今後做買賣呵。常行馬裏行者。奏了。行聖旨來。如今諸王駙馬幹脫戶這般行呵站赤不宜也者。奉聖旨是也。拘收者。欽此

至元四年八月。中書省劄付打捕鷹鷂不應應付鋪馬。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欽奉聖旨節該鷹根底鷹食。依例與者。送鷹來的人根底與料者。欽此。大德元年五月。中書省奏准節該買賣人每推着尋得希罕物貨。將上位來。歷道騎着鋪馬行。有這鋪馬合拘收。若有希罕物貨呵。那箇省近呵。那箇省官人每根底說了。斟酌物貨與鋪馬交來者。

車駕近侍怯薛官員梯己每年捕打魚鴈豬鹿雞兔等野物。擬於所在附近站赤把取鋪馬頭疋遞送都下。各官食用。或詐稱御膳。冒濫給驛。又挾下達魯花赤管匠怯

今後若有私出己物各位下各官宅送納。合自備脚力搬載。所在官司毋得應付車

進呈諸物鷹犬虎豹等

大德四年。樂城縣中。每年四川行省土番宣慰司等處。差西番大師色目人員管押進呈馬騾狗隻差賫把差劄。止賫前路關文。取要黑豆草束米肉喂馬。鹽貨。籠頭。繩索。正從飲食。將支持人吏館夫非理拷打。中間更帶極多。兵部議得。今後各省宣慰司等官員。遇有進呈諸物所須物色。須要經由本處行省劄咨。於咨文差劄明白開寫行移該行站道。經過官司以憑應付。都省咨請依上施行。大德八年四月。欽奉聖旨節該。大數目裏的諸王駙馬根脚裏掬摸鷹鷂的人戶。已有定例。交送納來者。除外不揀誰爲己身勾當。使見識休送納來者。壞中鷹鷂有呵。行省官。管城子官人每相驗委實好鷹鷂有呵。與鋪馬交送來者。不交覷了。自意差人的并送鷹鷂來的。有罪過者。　至大四年三月。詔條。節該。站赤消乏。盖由使客繁多。失於撿察。除海青外。應進獻鷹隼犬馬。並令止絕。　至大四

拴打備等官拚己物貨茶飯钎見諸王公主駙馬指以五戶絲所出投足粉麪取要站車鋪馬。

馬、送者事發判官

船馬分例

年宣徽院奏准、節該。哈剌火拙根底葡萄酒。遂歲年交站般運。有為軍情將當的上頭。立下的站有交運呵。不中。交駱駝每般運。又火拙根底西番地面裏做官的每。民戶每獻到蒲萄酒。交自己氣力的他每識者休教鋪馬裏來。　至治二年。兵部呈。通政院關。歲貢方物。自有額例。其餘物件。既無欽賫聖旨圓牌。并都省明文。擅給鋪馬。擬合欽依。取判署正官首領官吏招伏斷罪。合准本院所擬。都省准呈。　泰定改元詔條。節該。進獻鷹隼。除海青金牙鶻、黑兎鶻、白黃鷹外。除仰並行禁止。

鷹鶻豹子肉例

至元八年八月。中書省定到合喂鷹食。海青、兎鶻早辰二兩。後晌三兩。鷹并牙鶻早辰一兩。後晌二兩。皂鵰、北海青等。斟酌稍多。應付食用。新肉如無。鮮羊肉。交秤與鵝猪。　大德六年。戶部擬。大都運司中。舊例豹子每一箇。日支羊肉七斤。大土豹淨羊肉四斤。小土豹淨羊肉三斤。自來過夜不曾應付肉貨及折支鈔兩。參詳今後如遇起發豹子。沿路食肉。若准大都運司所申。應付相應。都省准擬。

站馬

二十七下	通制大德七年十二月。都省議得
三十七下	通制至元二十四年延安路同知也不花於站官處借馬疋等自起用家會及於經過站官處借馬騎家小已經行省部擬

至元二十七年。兵部擬。各省起運官物。並赴水站遞運。若有不及。從行省雇脚。至東河內用站車運至臨清。入御河水站。將所行前路文字快便脚力語句。革去禁約。捉拿民船。差倩車輛。　至元三十年。都省議得。各處起運係官諸物。起程官司將物貨秤盤見數。如法打角封記。備細數目。於押物人差劄內明白開寫。驗實起數目。可起馬疋并元劄赤。斟酌緩急。分作運次。經過脫脫禾孫更為照視照勘。差劄不致夾帶餘物。如有違犯之人。同元起發官司一体治罪。脫脫禾孫不為用心分揀。亦行嚴加罪責。　大德七年八月。兵部呈准。江南行省送納蒙山銀定茶芽扁子木陝足皮貨等物。每運三四十馱。鋪馬遞運。裸背兩肋打傷磨損。以致倒死。今後各省起運。須要經由水路遞運。不通水路去處站車般載。如無站車。官為雇脚。　大德八年。兵部呈准。行省行臺各道宣慰司。各路一切大小諸衙門。若有起解諸物。令起發官司當該上司脫脫禾孫分揀。若有合於水路船運之物。卻行應付鋪馬。當該判署正官首領官吏脫脫禾孫各取招伏。量其輕重責罰斷罪。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各省欽收鋪馬聖旨圓牌。除軍情緊急斟酌給驛。金銀等物若通河路去處。止令站船遞運。河水結凍。應付鋪馬駝運。仍令本省常加撿察。毋致泛濫。　至大四年。兵部呈准。若有私出己物於各位下各官宅送納。所在官司站驛。毋得應付車馬。違者痛加追斷。　至大四年。兵部呈。今後起運物貨。宜從都省行移。各省照依已定程限。將各起錢帛等物。趁逐河水通流。須要經由水路站船遞運。急用物色。着緊起發。如遇河水結凍。令所在官司分揀金銀寶鈔細物緊關支持御膳。依例和雇脚力搬運。

日行不過三站

使臣除軍情急務外。不得走驛。日行不過三站。宿頓處。於起馬關文上明白該寫某站起程。至第三站止宿。如違。站官使臣各斷。再犯罪伏

次。降凡代一等敘用。

都省准呈。　至治二年。兵部呈准。各省應起一切官物。除常行麤重物貨經由水路遞運。若有緊急之物必須陸運者。從本省斟酌應付脚力。運送赴都。

至治二年兵部呈准節該。但凡遣使馳驛前去西番地面宣局官員脫大師父已給夫西番和尚合用鋪

取招斷罪　如違欽依將判署正官首

監察　廉訪

西

大德七年。宣政院議得。西番使臣人等行李駝馱。除麤重之類三馱之上用車遞運。若有進呈貴細之物并行李衣服。每馱不過一百斤。從脫脫禾孫一同秤盤裝發。鋪驛不許添搭。沿路脫脫禾孫依上秤盤。但有添搭之物。或百斤之上。脫脫禾孫就便截除。具數申院。犯人斷罪。其物沒官。地所裝發官司經過脫脫禾孫一體究治。　大德十年五月。中書省奏准。節該。西番僧人。今後閑慢回程僧人。通政院分揀了。從大都交他乘坐船隻。到衛輝路他每已身斟酌與鋪馬。重駝馱交車裝遞送將去。隨處脫脫禾孫來往的使臣每的輕重駝馱交分揀。　至大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特奉皇太子令旨。

馬照依欽賫御寶劄子圓牌別里哥的馬數依上應付其烏思藏宣慰司公幹并憑準諸王令旨大師父印信文字差使人員別無欽賫劄子圓牌依例禁約

領官吏并馳驛人員。脫脫木孫不為用心盤詰亦合究問

司嚴加糾察

九十七下

僧　船　馬

站赤好生受有。西番八哈失每無分當的休交上都去者。好生分揀者。欽此。 至大四年十月。御史臺奏。節該站裏來往西番僧人尚自多。交宣政院好生分揀。其實有德行的和尚交來。別箇的休交濫來。驗馱休交沉重。省臧鋪馬的氣力。奉聖旨節該恁與宣政院文書。交西番田地裏有的衙門。并臨洮等處緊要的脫脫木孫分揀者。合來的交與其餘無這裏言語交來的。休與鋪馬者。有心來的交他自己氣力來者。無氣力的步行來者。欽此。 延祐二年。中書省咨。兵部議得西僧泛濫。宣從都省劄付。宣政院行下土番宣慰司。都元帥府移咨陝西行省。令臨洮府等處脫脫木孫欽依累降詔書。分揀禁約。毋致泛濫。驗馱沉重。劄付御史臺照會。拘該廉訪司查勘各站遞還過使臣起數比較。若有泛濫不應馳驛人員。就便依例究治。都省請依上施行。 延祐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宣政院奉皇太后懿旨。除奉聖旨太后懿旨題名宣喚交來的外。其餘鋪馬裏休夾帶將來者。 延祐五年六月。中書省奏過事內。節該秋間起程時僧人每。一時去呵。車輛鋪馬不敷有。今後交宣政院功德司官提調者好生分揀。休交泛濫。必合隨駕的僧人。合騎鋪馬呵、交節續起呵怎生。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通制。延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宣政院奏準。但凡西番地面裏。不揀甚麼勾當裏去的使臣每。從京兆府臨洮府將青碧甸子銅器椀楪靴隻等物。鋪馬上做買賣。多要鋪馬。冗濫行。有如今似那般行的。交京兆府臨洮府泥河根底有的脫脫禾孫提調者。若尋出做買賣的物來呵。使臣每根底要了罪過。物交沒官。

撥賜田

至大二年六月十二日。中書省奏。諸王公主駙馬僧道等。上位可憐見賜與田地。每年收那田地裏子粒去呵。騎着鋪馬坐着站船喫

兀剌赤夫

去鋪馬

聖旨劄子

決

長行馬

上鋪馬

着首思。到那裏呵更騎着小鋪馬。喫着首思。狀子粒有。奉聖旨不揀誰根底鋪馬站船首思休與者。禁了者。欽此。

送骨殖鋪馬

皇慶二年九月十四日。中書省聖旨。節該省裏立了劄子。各衙門裏交行文書者。今後不揀是誰送骨殖去的每根底。休與鋪馬者。欽此。

娶婦送女鋪馬

至大四年二月十六日。敬奉懿旨令旨一同。官庶民人每沒了呵。又娶媳婦兒的。送女孩兒的。鋪馬裏行有。如今似那般行的。休交行者麼道。欽此。

押出軍賊人鋪馬

延祐二年正月初四日。也可劄魯忽赤奏準。節該出軍的賊每。在先鋪馬裏差人交押送去。有近間交城子裏轉遞送的上將有罪的人。沿路也有脫脫了的麼道。如今依先例鋪馬裏差人交押送去者。

長行馬

至元十年。行部議得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止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 至元二十五年十一月。奏准遠方伀回官員。應付長行馬疋草料。三品以上五疋。四品五品四疋。六品至九品三疋。令譯史通事宣使人等二疋。 大德二年。江浙行省劄付。年例取發逃亡事故軍官騎坐長行馬疋飲食分例。長行馬疋草料。經過站赤依例應付草料。照依時月支給。戶部定到每疋草一十二斤。較料五升。夏月自六月一日為始。至七月住支。冬月十一月一日為始。下年三月住支。 大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通政院奏。使臣每西番僧人騎着鋪馬。將着長行馬疋。要草料有。奉聖旨休與者麼道。欽此。

至元十九年。都省議得。合騎小鋪馬數目。

要罪過者

大德六年十月。欽奉

有歹當呵。城子裏經過行者。無歹當的使臣每。

城子裏經

小鋪馬

令官司臨時分揀。上位差來使臣及有軍情幹辦緊急公事者。依例騎坐。其餘閑慢使臣人等。不須應付。　至元二十年。江淮行中書省議得。如遇軍情緊急。歹當差人馳驛。自有賫擎起馬聖旨。前去。例合應付小鋪馬。若非軍情稍緩歹當。衆坐站船人員。不須應付。　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江淮行中書省議得。本省差出人員到驛。如赴公廳理會公事。應付小鋪馬。

州縣

中書省議得。按察司官巡按。無站處。就騎州縣官馬。又依例倒換。　至元二年三月。中書省區處事內。遍行省會各處。當該上首人等。如遇進城。站不到使臣。并怯薛歹官中差委人等。即便應付飲食及宿頓房舍。并但有朝廷差來使臣。經過無站去處。如要鋪馬。亦仰應付。若有不應付鋪馬飲食宿頓底人。要

并里正人等合應付

罪過。使臣人等。却不得於外騷擾百姓。　至元七年。行部議到事內。若有騎坐長行馬疋官員人等。站赤毋得應付飲食草料。如有賫擎上司文字。合應飲食者。止令州縣應付。如違治罪。　至元二十年十月。江淮省准都省咨。來咨。忽都魯海賫擎也不干大王令旨。不曾經由都省。徑直於百姓處住坐。私下取索飲食草料事。戶部議得。諸王百官怯薛歹官員。但遇出外。歹當供給。經由都省。字可孫准許文字。令經過去處應付飲食馬疋草料。上項事理。擬合依理經由准許文字應付。都省請依上施行。　至元三十年。都堂鈞旨。馳驛人員。背離站道。騖遠去處幹辦公事。今經過州縣依例倒換鋪馬。送兵部行移通政院照會施行。　至元三十年三月。通政院奏。節該行省官人每使臣單賦等歹當去呵。離了站

取招究治

至元二十一年。都省議得。

馬疋車船飲食例

經過底城子民戶裏頭不換一月四十日來住行。有根腳裏走遞者麼道。故有來換呵。怎生。奏呵。奉聖旨。經過城子裏民戶裏換者。欽此。　元貞三年三月。湖廣省為往來人員應付官丈馬事。移准中書省咨。行省行院。諸衙門出使人員。賫起馬劄子。馳驛幹辦緊急歹當。經過不曾立站去處。擬合欽依應付。如無鋪馬劄子。不須應付。　皇慶元年三月初三日。欽奉聖旨。節該往來的人每。若晚了呵。經過處百姓每他每根底與了宿處。有的粥飯與者。這般依本分與了。倚氣力交百姓每生受的人每。漢兒百姓每休聚衆鬧歐。近呵根底來說者。遠呵交城子裏官人每寫將他每名字來者。不與宿處粥飯的人每。有罪過者。

中統三年。欽奉聖旨。節該經過使臣若城外立站。在城別無歹當公事。仰逕便倒換鋪馬

禁戒

前去歹當。並不得輒入城中。遷延遲滯。若是城中合有歹當。仰於係官館驛內安下。並不得於官員民戶房舍安下。如違治罪。　至元二十四年七月。中書省劄付。通政院呈。差來歹當人員。每日將馬疋拴縶。時常於座子人家茶坊酒肆。看採親知。直至禁鐘時後。才方還站。以至馬疋餓損。瘦弱倒死。失悮站赤。都省仰照驗禁治差出人員。毋致似前違犯。　至元二十五年四月。行御史臺劄付。節該令後各衙門遣差騎坐鋪馬人員。再三省諭。無得非理走驟鋪馬。負帶沉重物件。多餘取要分例。無故毆打站官。若使臣人員乘騎鋪馬倒死。明白開寫是何官府差某人。年月日時倒死。明白移牒按察司。及就中合干上司照詳。俱此關防懲戒。仰依上糾察施行。　至元二十九年四月。行御史臺劄付。廣東道廉訪

各衙門嚴切禁約出使人員須要於站道經過毋得於僻路取直行遶。

如有違犯之人

使臣

司中。行樞密院眞實使等四起衆爲一處。起馬十疋。參詳每站所設正馬十疋。倘或到於前站無馬。必須打過。及至回站又有使臣復行遞送。則馬疋無可輪流。以致瘦乏倒死。夫係軍情緊急事務。仰禁約體察施行。　大德二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據江東道呈。總統所委王普智賫擎表章赴行宣政院。至大通站天道黑暗。西風大作。將船夫行打。逼令開船。打翻船隻。渰死人夫。其諸衙門出使人員。往往如此。理合禁治。仰行下合屬禁治施行。　大德七年。兵部議到事內。節該一等不畏公法出使人員。往往選揀撲行馬疋。并合得祇應依例應付外。又行索要果木蜜水乳酪。及鞍轡損壞。使令各路情弊。少不應付。指選馬爲名。輒將站官毆打。擬合嚴加禁治。違者斷罪。　至大四年五月十六日。通政院奏。如今不忙的使臣要馬拽車子。有揀擇行馬。有倚氣力要首思呵。奉聖旨節該如今各衙門裏各站裏的整治用着的勾當。嚴切省會者。不用心盤問的脫脫禾孫揀擇裏頭目每。斷七十七罪過者。揀擇則委付人者。不忙的使臣每要馬拽車子呵。揀擇行馬呵。記着他的每名字。文字裏封着。咱根底。古將來者。罷了他一箇。後頭改也者。欽此。兵部議得緩便使臣要馬拽車子。選揀擇行馬者。各站無得應付。若恃勢強取。明立見證。申覆提調官司審問是實。欽依上聞。誣告者反坐其罪。如管站人等將合給車馬祗應。故行推延不即應付。提調官取當該人員招伏。嚴加究治。庶革擁撿阻滯之弊。都省准呈。　延祐五年。中書省奏。兵部俺根底與文書。諸處來往使臣并僧人。騎着鋪馬不問勾當緊慢。打着重駞馱走馬。又排搿夫了。別里哥慶道。添要分例。選揀擇行馬疋。又到赤城站住幾日不起。騎鋪馬喫首思。往湯頭澡浴。百姓家裏要下。硬要長行馬疋草料。好生搔擾。奉聖旨節該今後不揀那騎鋪馬的人每。只與經過首思鋪馬者。湯頭澡浴去的人每。小鋪馬首休也休與者。既是騎鋪馬呵。長行頭口草料。休與者。

站戶　元貞元年四月。江浙省擬兀剌赤稍工人等。以馬疋瘦損。鞍轡不完。船隻損壞。

二十七下五十七下

站官　兀剌赤稍

提調正官常切

僉撥水

至元元年十一月。中書右三部區處到馬站元定附籍四戶共當正馬一疋。四戶以上共除地四頃外。餘上地土。依例徵稅。若有四戶之下當正馬一疋者。亦共除地四頃。餘者依例徵稅。　至元二十年。都省差官。與江淮行省宣慰司各路官。依驗各路稅糧。於苗米八石之下。二石之上。有丁戶內差撥充水站戶。每站一隻。用站夫八戶。或十戶。周歲除苗米四十石。　至元二十五年。尚書省奏准。節該

者站勾擾椿配站戶。

大德二年正月。通政院奉聖旨。丁力站戶。避重就輕。弟兄攪將本戶分房投充

決

工。

鈴束。

自意入去的。打了交當站。

馬遞運站戶

蠻子田地裏立馬站。十石糧之下納稅的百姓每的數目不勾十戶呵。八九戶。若不呵兩三戶有呵。稅的數目裏合了七十石到呵。一箇馬養者。站戶不揀多少稅有呵。都交站裏入去者。剩下的數目。休交落後。又一百石糧之下。七十石糧之上的。納稅的百姓每裏頭若獨自一戶自願當站一箇馬的差發納呵。那般人每根底交站裏入去。　至元二十九年。都省依准福建省擬。福建遞運諸番進獻官物。站戶苗米五石之下。四石之上戶。僉補船戶。依站船例湊合苗米四十石。　至元三十年。都省依准江浙省擬。遞運站戶。每船一隻不過苗米二十四石。於六戶之上。或十戶通行差撥。

館

至元三十一年。江浙行省移准都省咨。送兵部議得江南省館人夫。於抄定戶冊內照差

列賞。

大德六年。兵部呈。准逃亡消乏站戶。令親管州縣保勘。具中總府。委不干礙五品以上管民正官親行體覆是實。開具元僉增損目今實有丁產。中覆省部定奪。

（降奪追收擬斷御史廉訪司體察但有不實將保勘）（體覆官等缺站戶多寡會罰採附過名任遲。）

取招　究治　勒停　四十七下　主典　吏人

丁多近下戶許應役。合該差稅眾戶均納。腹裏省館人夫於包銀四兩之下戶內選差相應人當役。據各戶差發稅石。眾戶均納。

夫例

選祇應庫子

延祐三年十月。江浙行省為站戶內差撥祇應庫子。移准中書省咨。送兵部議得。參詳上項事理。擬合照依大德七年兩浙奉使宣撫與本省一同講議。於餘糧的酌中戶內每站止差一名。上下半年交替。准本戶里正主首身役。具呈照詳。咨請依上施行。

站戶雇人當役事理。聽從民便。站官頭目人等不應結攬。依已行禁約。延祐六年三月。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備行臺咨。江南站役逃漸消乏。逃竄者靠損見戶。宜令合干部分講議僉補。得此。送兵部呈。照得皇慶二年二月奏准減繁事內一件。各處行省腹裏路分逃亡消乏站戶。依例保勘體察完備。事干行省者。本省逐旋開坐咨省。腹裏路分通類開呈。差官僉補。又照得至大二年九月欽奉詔書內一款節該。軍站輸役繁重。宜令樞密院通政院察其利病。講究舉行。以示存恤。消乏者體覆是實。隨即補替。欽此。咨請依例施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二十二勘

站（驛站二）

析津志大都東西館馬步站。　欽惟聖朝。一統天下。龍節虎符之分遣。鑾顡駿奔之貢。奉四方萬里使華往來。可計日而至者。驛馬之力也。本驛上隸朝省。下達萬邦。乃車書輻湊之所。供億叢劇。馳傳實繁。服役者有鉅家之憂。居貧者有逃家之苦。無能伸訴。亦云久矣。云云　國初驛站有諸都統領使司。尋改陞通政院。皇慶初院革屬夏官。親站則有驛令提領之職。較站赤於軍民。鼎峙而不可偏廢也。然宣朝廷之政。達邊徼之警報。俾天下流通而無滯。惟驛為重。至元七年。裕宗之在東宮也。諭諸路如前規。大德五年。通政院奉令旨。各路收地造籍。諸人毋得爭奪。云云　牛站　至正二十年五月十九日。皇上御延春閣。大臣平章塔失迭木兒等官奏。因為近年調兵。軍儲倉廩不敷。若不各處措備呵。怎中。俺商量來。陝西所轄延安路。與東勝州相近。有今後專委陝西省官一員。延安路所出糧斛內斟酌支扣糴。運赴東勝州收貯。僱運入京等事。制曰。可。　至正二十年七月十五日。欽真怯薛第一日明仁殿裏有時分。速古兒赤八都帖木兒。雲都赤塔海帖木兒。殿中納哈出。給事中哈兒八占等。有東省官每商量。可失列門平章普賢奴都事直省舍人馬兒荅沙等奏。即目各處調兵之際。全藉饋餉供給。已經差官於延安等處和糴糧斛。就於彼處創造船隻。徑由黃河運至東勝州。權且收貯。僱運入京。若不驗其陸路遠近整治站赤。誠恐臨時失悞。俺商量來。而今東勝至白登伍處。元設牛站并使牛人戶。除見在外。其餘不敷人戶。差官僉補。所少車輛牛隻布袋等物。收買成造。夏永固粥設車牛站一所。合用站戶。除軍站外。委兵部官於附近州縣相應人戶內僉。權且應當事畢之後。各歸元役。每站設驛令一員。專一提調一應事務。仍將各站人戶除免雜泛差役。和雇和買。怎生。麼道。太子根前啓呵。聖旨識也者。麼道。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　牛站所　東勝　豉家村。　下水木大祖。豐州。三莊。八撒。徒道子。工泉。白登縣。臺頭。夏永固。兩家店。通一十四處　駱駝站。寧夏運糧即延安糧運入東勝所造船隻順流而下站赤。大都驛。元額馬一千三十七疋。驢二十頭。目今見在馬二百單九疋。驢五十二頭。陸運提舉司。元額站車五百八十九輛。目今四十七輛。大都步站所。元

額站車一百九十四輛（日今六十五輛）舟站　駱駝站　牛站　車
駕車灤京往還見國朝歲紀
天下站名　大都（西東四十里至）通州（六十里）夏店（一百）
蘇州（一百二十里至此分四路。一路正東至遵化轉東北至北京）一
（路東南至上由東北行至永平。正北至北京。一路東北行八十里
遵化（九十里東北）灤陽（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寬河（一百里）神山（一
百里）富峪　北京（今大寧）至回（正東八十里）豐閏　七箇嶺（八十
里）水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上灤（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
十）木思（六十里）詳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
落（北京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所。一路正東行至驛安）
大寧（北京八十五北）恩州（八十里）花道（八十里）狗雚（東北三十里）
高州（正北）阿木哥大王府（正東一百里）叉道（一百十里）西部落（七
十五里）橋子站（東南七十里）廣寧（一百二十里）柳樹部落（一百二十
里）驛安（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北行至西洋州。一路南行轉東南至
濱州）
驛安（東北百五十里）洪州（一百二十五里）寧昌（一百二十里）慶雲
（正東偏南）成平府大安（正北一百十里）貫道鋪（正東微北一百一十
里）韓州　信州　大水濼（正東百二十里）十八里（九十）胡里出（東北
百二十里至西。一路東行至塔海萬戶。洋州至北分三路。一路正
北肇州轉東北至吉苔。一路北行轉東至唆吉。）西洋州（正北）斡母
（百二十）肇州（正東北三十里）塔費（東北百四十里）泰州（百二十）離
怕合（一百）迪失吉（正北一百）吉苔（至北分二路。一路東行至失買
赤萬戶。一路西行至吾失溫，與西接阿木哥。）
吉苔（正東）牙剌（百二十）撚站（百二十）苦怜（八十）奴迭（百三十）
失憐（百四十）和倫（百一十）海里　揑來（一百）阿余站　失寶赤萬
戶　吉苔（正西）吾憐　謀丹　招安　唆費　斜費　唆吉　納的　移
里迭　揑端吉　回引　忙剌　吾失溫（與西阿木哥）
西祥州（正東）賓州（一百一十）韋口鋪（百二十）斡本火（百一十）上
京　海哥（七十）廣費（八十）撚站（七十）不牙迭（一百）撚站（百八十）
哈歡（百七十）吾納苦（百三十）忽帖罕　塔海萬戶　正南（八十）特
甫　建州（東南一百）石敦（二百）散迭（正東一百）阿忽（二百）禪春
一百　阿母（一百二十）阿剌（二百二十）唆吉（至此分二路。一路正東

（微北至永明城。一路正東南至合懶府）
唆吉（正東微北百二十里）石迪（正東北五十）甫丹（百一十）東洋州（
百二十）土羅大（百三十）希田（百二十）開元（正東）孛迭　孫母
孛吾　阿失吉　舍站　永明城（與東海）東南（百一十）謀丹（百一十）
南京（百一十）鱉出海（七十）蓬苦（百三十）乞連苦（百二十）本吉（百
一十）迭甫（百四十）阿剌可失列（百四十）瑞州（百二十）青州（百一
十）洪寬（百二十）合懶府（南與後門與東海）
驛安（正南百二十）懿州　熊山（百一十）驛昌（一百）崖頭（正東百二十）
彰義（自北分二路。一路正東至瀋州。一路正東偏南至洞仙）
彰義（正東）瀋州（正南百二十）東京（南東六十里）頭館（正東六十五）
鉼水（正東微南六十五）連山（七十）龍鳳（七十）斜烈（七十）開州（六
十）陽站（四十）驛昌站　詛州（六十）靈州（九十五）宣州（九十）雲
興（百二十）安信（九十）都獲（九十）肅州（八十五）安定（六十五）東
寧（六十）生陽　洞仙（與東海與北接合懶府）
大都（正北微西）昌平（西北八十）榆林（西行至既軍分二路。一路北
行至上都。一路西行）雷家站（九十）宣德（一百二十）夏永固（正
南九十）天成（六十）白登（六十）牛皮嶺（正西五十）大同（西南九十
五）西安社（九十九）安艮子（七十）廣武（七十）太和嶺（正南偏西界）
鴈門（九十五）原平（正西南）九原（正南偏西六十五）成皆（正南八十
里）冀寧（一路自夏永固不過河真。正北一百里石嶺關。又正北四十
里忻州。又正北八十里崞州。又正北偏東八十里。鴈門代州在東
十五里。又正北一百里廣武。又正北偏東安銀子正北八十里）洪贊
（正北轉東八十）鵰窩（正北偏東八十）赤城（八十）獨石（東北八十）
牛羣頭（六十）明安（六十）李陵臺（正西三十六站入和林）桓州（至上
都）
上都（正東北二十里）上道（百三十）七箇營（百二十）尖山寨（正東偏
南百六十）湯泉（正東百二十）新店（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北偏東十
五里至松州。一路正東偏南一百一十里至姜家堡與利軍道合）
西南（七十）良鄉（六十）涿州（七十）定興（六十里）白塔（六十五）保
定（至北分為二路。一路西南行九十由慶都至真定。一路正南行由
義州至大名。至北分為二路。一路由定興至保定。一路正南由新
城轉迭東南行至陸州）慶都（六十）中山（五十五）新樂　真定（自北

（合二路。一路正西行由獲鹿至平陽。一路正南由藁城直至懷孟。）保定（正南五十）蠡湖（七十五）。安平（六十）。蕎州（六十）。南橋（六十）。冀州（七十）、寧化（七十）。清河（七十五）、曹仁（五十五）。館陶（五十五）。南館陶（九十）、大名（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南孟周至汴梁杞縣。一路西南至內黃至汴梁。）孟固。開州。中丹黑岡。韓陵。杞縣（至河南通許）。真定（正西八十）。獲鹿。井陘。栢井（七十五）。平津（七十）。芹泉（七十五）。太安（八十）。鳴嘍。冀寧。正南（七十五）、欒城（四十五）。趙州（六十五）。栢鄉（七十）。內丘（正南偏西五十五）。順德（七十五）。臨洺（七十）。邯鄲（七十）。磁州（七十）。彰德（七十）。宜溝（七十）。淇州（六十）。衛輝（正西）。獲嘉（九十）。承恩（九十）。懷孟。

冀寧（正南偏西七十）。同戈（七十五）。洪善（七十）。賈令（八十）。義棠（八十）。靈石（正南）。仁義（東南六十）。霍州（西南）。蔺村。平陽（至此分二路。一路西南由絳州至河中。一路東南由冀氏至懷孟。）（正北八十）成皆（正北偏東六十五）、九原（正東北路）。平原（九十五）。鴈門。大和嶺（東北七十）。廣武（七十）。安銀子（九十九）。西安格（九十五）。大同。平陽（正東二百三十）、冀氏（東南三百三十）。潞州（正南偏東二百三十）。澤州（正南偏東百四十）。懷孟（西南七十五）。（西北七十五）。絳州（正南八十）。

聞喜（西南九十）、泌芝（七十）。臨晉（正南偏西五十）。河中。大名（西南）內黃（七十）、臨河（正南偏西八十）。中灤（七十五）。史向（九十五）。汴梁。涿州（正南七十）、新城（正南微東七十）。雄州（六十）。任兵（六十）。河間（六十）、獻州（七十）。阜城（八十）、景州（六十）。陵州（九十至北分三路。一路東南由平原渡河至徐州。一路正東偏南至益都。一路正南偏西由東昌至歸德。）平原（九十）。高唐。茌平（東南九十）。東阿（九十）。石横（一百四十）。東平（正南偏西）。濟寧（東南七十五）。魚臺（七十五）。潭口（七十五）。胡陵（九十）。沛縣。楊家場。秦溝。徐州（正東六十自北至淮安水站。）呂梁（東南一百）。邳州。阜河。宿遷。崔鎮。張思忠（六十）。耿寨沙（六十）。大清口。淮安。

陵州（正東）。德州（正南百二十）。禹城（東南一百二十）。濟南（正東偏南百二十）。明水（一百）。淄萊（七十）。金嶺（七十五）。益都（至此分二路。一路正東由昌樂至寧海。一路正南由野陽至莒州。）益都（正東七十五）。昌樂（五十五）。濰州（百五十）。崔官人（一百一十）。萊州（一百二十）。黃山（百二十）。登州（百四十五）。孫脊（七十五）。寧海（東至海）。（正南七十）。鼓陽（九十）。關店（八十）。高橋（正南微東九十）。

司馬（九十）。莒州（正南九十至此分二路。一路正南由沂州至邳州。一路正東由莒州至寧山。）沂州（九十）。新王莊（南）。邳州。莒州（正東）莒州。密州。膠州。寧山（東海）陵州（正南偏西百二十）。東昌（正南）。陽穀（百二十）。曹州（正南東九十）。歸德（至北分二路。一路正南由亳州至濟州。一路正東由于山至徐州。）歸德（東南百二十里）。于山（一百）。下邑（九十）。蕭縣（六十）。楮蘭（至徐州正南）。杏岡。亳州（東南三百三十）。蒙城（二百）。懷遠（一百）。濠州。徐州（陸路正南由楮蘭至揚州。水路由呂梁邳州牟河宿遷張思忠耿寨沙大清口至淮安）。楮蘭。三村（正南偏東）。靈璧（正東偏南）。虹縣。青陽。泗州（八十）。臨淮（正南偏東）。平原（東南）。石梁。馬塘。甘泉。

揚州

汴梁（正南四十五里。至此分三路。一路正西由當陽至河南府。一路正南由朱遷延里東南至蘄州。一路東南由杞縣至壽州。一路西南由清川至襄陽。）朱遷鎮（五十）。崔橋（正南微東七十）。鄢陵（四十五）。屯溝（四十五里）。清水（六十）。新寨（七十）。上蔡（七十）。蔡州。左塚。真陽。銅鍾。羅山（東南）。臨崖。定遠（七十五）。黃陂（五十）。金竹（三十）

（正至麻城二百）。漢津（正南偏東六十）。桃花（正南五十五）。平楚（四十五）。周家山（五十里）。陽羅（東五十）。矮州（東南至黃陂二百具光州）。黃州（正東七十）。蘭溪（七十）。蘄州（七十渡江）。江州（北江西界）。杞縣（正南偏西通許西南）。崔橋（東南）。太康（九十）。陳州（一百）。項城（七十）。界溝（七十）。太和（八十）。潁州（正東稍南八十）。正陽。壽春（正南）。臨閒（微東六十）。兀岸（正東六十）。定林（六十）。廬州（六十）。馬野（六十）。和州（正東偏南六十）。六丈（東南七十五）。仁義。水口。六合。

真州。

淮安（水站正南馬站）。寶應。高郵。邵伯（至此分二路。一路水路正東由泰州至海州。一路正南由揚州至瓜步揚子江入浙）。泰州。如皋。通州。海。

汴梁。崔橋（正西六十）。洧川（西南一百五里）。襄縣（六十五）。葉縣（六十）。保安（六十）。裕州（六十）。博望（六十）。南陽（正西偏南六十）。兀店（六十）。新野（九十）。安營（正北七十鄧州西南）。襄陽。懷孟（西南七十）。孟州（正南八十）。河南（正東七十五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南由襄陽至葉縣。一路正西由新安至秦之）。河南（正南七十）。嫌居（正南偏東百二十）。寶豐。

（一百。）葉縣。河南（正西七十）。新安（九十）。澠池（七十）。硤石（七十）。陝州（九十）。靈寶（七十）。湖城（五十）。閿鄉（七十）。華陰（西北即河中府）。華陰（七十）。華州（五十）。渭南（八十）。臨潼（七十五）。奉元（正西五十）。咸陽（五十）。興平（至此分二路　一路正北由乾州至沙州。一路正西由武功至鳳翔九十）。武功（六十）。扶風（六十）。岐山（六十）。鳳翔（至此分二路　一路正西由咸陽至鳳翔。一路正北由龍橋至寨罕腦兒）。（至此分三路　一路正南由寶雞至廣元。一路正西由臨洮至臨洮。一路正北由小川至蘭州又見後。正北一百。）龍橋（九十）。耀州（七十五）。同官（八十五）。宜君（七十五）。中部（七十五）。三川（六十五）。鄜州（九十五）。甘泉（六十五）。延安。龍安。寨門。白塔兒。寨罕腦兒（正北）。臨汧（正西九十）。汧陽（七十）。故關（一百）。上邽（六十）。杜樹坪（七十）。秦亭（百二十）。伏羌（一百）。文盤（一百）。鞏昌（九十）。首陽（九十）。臨洮（俱隸鳳翔）。興平（正北九十）。乾州（七十）。永壽（八十五）。泰如谷（九十）。邠州（正北偏西百八十）。寧州（百八十）。慶陽（二百）。環州（二百五十）。萌井（西北五百五十）。靈州（一百二十）。鳴沙。應理州（百八十）。野馬泉（百六十）。

永昌府（正西北六十）。辛汜（百六十）。青寺（百三十）。甘州。舍站。忙不剌。肅州。赤斤。瓜州。沙州（自北至兀端至十餘里）。鳳翔（正北九十）。小川（七十）。豐坊。董底（百一十）。涇州（西北八十）。白水（正西）。平涼（正西偏北九十）。瓦亭（四十五）。德順州（百二十）。吴家灣（百二十）。會州（百三十）。定西州（西北百六十。至此分二路。一路正西至西寧。一路北西由金州至蘭州）。金州（正北九十）。蘭州。定西（正西一百八十）。西寧。鳳翔（正南九十）。寶雞（九十入連雲棧）。草亭樓。鳳州（南七十五）。陳倉。柴關（八十）。苗峽（七十五）。馬頭（七十五）。褒城（四十五）。沔陽（九十）。金牛（西南五十）。羅村（正西偏南）。鎮寧（正西）。朝天（正南七十）。廣元（正東七十。自此分三路。一路正東由板石至寶峯。一路正西由臨江至成都。一路由水站至大昌合川站）。板石（九十）。永寧（七十）。槐樹（七十五）。寶峯（至此分二路。一路東南由蘆溪至順慶。一路東北由相如至廣安東北四十）。相如（正東）。義（東北百五十）。梁城（正南百一十）。重華（正南偏西百一十）。故縣（東南）。廣安（正西六十）。臨江。劍門。隆慶。東泉。伯埸。綿州（正西偏南九十）。臨江。漢州（西南一

百至成都。至此分三路。一路正南陸路由木馬至敘州。一路正東陸路由中江至釣魚山。一路由水路至重慶合處。）寶峯（東南八十）。盧溪（慶江南至順慶）。成都（正南七十）。木馬（二百）。眉州（正南偏東）。青神（八十）。嘉定（東南百二十）。犍馬（正東）。宣化。敘州（正南百二十）。中江（百二十）。潼川（東百二十里）。遂寧。白馬。合龍泉（九十）。順慶（西南）。平灘（一百正南偏西）。鹽灘（百三十）。合州（正東北三十）。釣魚山。廣元漢江。水路。問津。算泉。合水。石羊。虎溪。南部。南津。新政。州子口。石狗。順慶。後津。石牛。馬石灣。雲會。金沙。荔枝。重慶江津。涪州。咸淳府。萬州。雲陽。夔府。巫山。萬流。巴東。歸州。黃牛。鳳棲。康州。白水。松滋州。劉店。江陵。沙市。公安。柳子。石首。調絃。小妃。小渡。岳州。押闕。萬頭。牌。金口。武昌。陽羅。黃州。蘭。富池。蘄州。城子。九江。武家。江州。湖口。彭澤。李王河。池口。大通。繁昌。魯港。采石。大城港。龍渡。東陽。真州。瓜州。江陰。襄陽漢江水路。新城。同口。蘇子。魚村。大石灘。安陸。洪磧。石牌。臼口。獅子。白洑。龍洑。深紅。到河。雲澤（沔陽在南）。裏下。後步。滄浪。功山。甑山。潰口。蔡店。腳劉。漢陽（合川江於武昌）。

成都川江水路。成都。廣都。安平。龍山。眉州。魚臘。青神。峯門。牟差。嘉定。趙堪。淨江。三聖。犍為。月波峯。宣化。真溪。喝口。敘州。江安。瀘州。石門。重慶（合廣元江）。敘州西南瀘江水路。橫江。大窩。蒲二。鹽井。華帖（至業楠騏陸路）。襄陽（正南）。武安。雲河。利陽。安平。荊門（正南）。鵜陵。十里牌。江陵。江陵（正南）。梁家莊（正東）。新市。清平。臨江（過洞庭湖口即岳州）。（正西）。公安（西南）。孫王（正南偏西）。順林。蘭溪。澧州。青化。大龍。常德。桃源（正西偏南）。鄭家莊。辛店。界亭。馬底。長田。楊溪。十里。辰州。寺前。白牛。盈口。沅州。便溪。晃州。平溪。平地。鎮遠府。偏橋。羅仲。麻站。麻峽。摩溪。西夢。德漸達。普安（西南由江劉店而上至）。江安（一百二十）。府慶。定遠（正西至）。葉梢鎮（西南）。關平。合折林。雪山（正南）。馬家。瓦撒。批

杷。木渠。大合都。（不曾去。）馬龍（東南即普安西南茂茂都。）茂茂都（正南。）中慶。

中慶（正西微北。）判浪。荅八。環州。武定（正南。）安寧。路品。路豐。搶資。路甸。威定。沙都。普測。（小雲南。）白山石。大理。

大理（西北。）鄧川。觀音（正西微北。）劍川。麗江（西南。）採備。沙麻胐。永昌。金齒。緬國（其西南怒江源。）

中慶（正東。）晉寧。河橋。路揚（東南。）陸涼（正南偏東。）摩者。摩夷龍。必勒龍。緋摩（正南。）嘉通龍　和菜（東南邑州。）

岳州（陸路洞庭東岸正南。）迎瑞。馬頭。新安。九塘。澤州（水路由洞庭南七。）南津。麻角。茄石。豐田。笙竹。橋子。潭州。昭港。洲頭。都石。象石。泗州（轉正南。）皇華。避流。七里。衡州（西南。）寺塘。栢坊。河湘（東南。）象水。祁縣。方録。湖口。石（正南。）永州（西南。）柳浦（正西。）山角。水南。江口。建安（西南。）興安。白雲（正南微西。）木龍。靜江。

靜江（西南水路。）江月。珠玉。横塘（東南水路。）興平。大碭。廟頭。昭平（昭州平。）格步。富川（賀州也。）封陽。開建（梧州也。）州門。龍江。府口。慶德。車村（吳西封州正南。）德慶。肇慶。新州（海。）

梧州（西南水路。）金鷄。雙鏡（藤州也。）月良。北流山。北流（東岸容州也。）

湘潭（在潭州西南陸路。）中路。衡州（正西偏南。）長塘（正南偏西。）歸陽。涑青（正西。）土馬。金州（西南。）威水。興平。臨川。靜江（西正。）遠江。永橋。大石。五州。康和。界首。横州（正西偏南。）賓州（西南。）洪村。長安。邕州。

賓州（正南陸路。）欽州（正東微南。）武村（正南偏東。）白家。獨竹。官塞。三义。稠由。城月。雷州（東南。）將軍。莫利。沓磊（過小海。）白沙。瓊州。

潭州（正東偏南。）南山。雙牌（正南。）板寨（正東偏南。）皇華。西村。

袁州（正北偏東。）萬載（正東偏北百二十。）上高（百二十。）瑞州（正北偏東六十。）烏山（正東偏北六十。）龍興。

岳州（陸路正東。）東木橋。長安。港口。官塘。咸寧。三陂。東湖。武昌（由大江水路而下至。）興國

江州（西南六十。）元通。德安（西南。）南康（西南。）建昌（東南。）吳城山。

樵舍（水馬。）龍興。

龍興（正南偏西水陸路。）市汊（六十。）富州。臨江。官洲。白沙。螺川（吉安。）太和。五雲（水馬。）造口。攸鎭。贑州。南康。小溪。

臨江（正南陸路六十五。）官洲（七十五。）硤江（六十。）南嶺（六十。）吉安。裴桂（正南偏西六十。）灘頭（六十。）五雲（六十。）造口（八十。）龍下。贑州（黃金。）南康。小溪。南安（正南偏東五十。八十過梅嶺即度關自此分江廣。）南雄（即廣東界。）結口。蘇渡。韶州。英德。清遠。巴由。正西南。）廣州。

南雄（水路正南微西。）結口。蘇渡。韶州。英德。

龍興（陸路正東。）土坊。進賢（九十正南。）雲山（六十。）撫州（五十正南偏東東館站。）建昌（正南偏東。）接陂。清遠。撫州。孔家渡。石門。

建昌（八十。）藍田（六十。）杉關（去邵武路北福建界。）湖口（水路正南八十。）新安（八十。）舊縣（百三十。）黃金（正南偏東百二十。）都昌（東南。）餘干。安仁。貴溪。弋陽。信州。沙溪（正北。）玉山。

池州（陸路正南偏西。）黃山（六十。）藍橋（六十。）北栅。黃牛冲。石門。檄子。饒州（正南偏東六十。）餘干（九十。）安仁。弋陽。信州（陸路正東九十。）青陽（九十。）順安（九十。）繁昌（七十五。）蕪湖港（正東偏南七十五。）太平（八十。）建康。蕪湖港（百五十。）寧國。程村（百一十。）徽州（南至信州七百里。）

真州（正南十五里。）黃泥灘（渡江。）仙鶴背（正南。）東陽。建康（正南百二十。）溧水（百二十。）溧陽（百二十。）廣德。瓜州（南渡至鎭江水路東南六十里。）丹陽（六十。）呂城（有埧。）洛社。常州。新安。平江（正南。）吳江。平望。嘉興。皂林。長安（有埧。）赤岸（西南。）杭州。鎭江（陸路正東偏。六十渊西道。）丹陽（六十。）呂城（四十五。）常州（九十。）無錫（正南。）平江。平望。崇德（六十。）臨平（六十。）杭州。

杭州（陸路正西七十。）福陽（六十。）新城（六十。）桐廬（四十五。）安仁。

建德（西南。）常山。玉山。桐廬（正南水路九十。）蘭溪。婺溪（正東水路。）西興。錢青。紹興。曹娥。餘姚。慶元（海陸路渡江東行。）西興（四十五。）錢青（四十五。）紹興。紹興（正東陸路。）三界（八十。）新里。百三十。）天台（九十。）台州（六十。）黃巖（七十。）大荆（百二十里西南安清

婺州（正西百一十。）龍游（西南。）衢州（正西。）玉山（正東。）義烏（百二十諸暨（正東。）紹興（三界首。）正南（六十。）英道（六十。）檀康（八十。）縉雲。

（五十五）。劉山（四十五）。虔州。
虔州（正南四十五）。石溪（三十五）。鉛山（正南偏東）。紫溪（正南五十）。
大寨（五十）。崇安。溢田（正南微東六十）。建陽（正東七十）。枝沙（四十五）。建寧。
建昌（自此路正南偏東）。杭。邵武。麻沙。
麻沙（八水路東南）。水口。順昌（東北）。南劍（東南）。茶洋。營項。水口。小若。白沙。懷安。福州。
南劍（陸路東南六十）。茶洋（六十）。營項（六十）。水口（六十）。小若。白沙（八十）。懷安。
福州（渡螺江南至）。梁山（正西微南五十）。太平（六十）。蒜嶺（西南六十）。
興化（正西微北六十）。杭亭（正西五十）。惠安（正南五十）。漳州（渡漳江西北七十）。康店（正西六十）。國安（六十）。塗青（西南）。泉州（南海西接潮州）。

詩

潮州府三陽志宿黃蘆站　古道樹叉丫。青帘認酒家。有山無樹色。多雪少梅花。鴈影雲垂地。雞聲月在沙。百年興廢畫。何處問桑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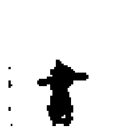
雲南志畧孟定（德孝）元日題馬龍站壁　十月長安雪滿臺。天南試驗紀初來。無情山路驚魂失。有限官符着意催。金馬雨晴滇海闊。碧雞雲歛瘴烟開。誰憐萬死投荒地。幸得生殘念已灰。元程禮部集送君舉照磨嶺北諸郡數實馬站戶　青年持使節。丹詔出王庭。天上流新澤。人間駭震霆。燕南來往道。嶺北短長亭。去去安鴻鴈。飛飛整翅翎。奉公勞不貫。處己義先形。日月無私照。風霜要飽經。氣摧山碑砥。心僃水泓渟。健筆提文印。遺編振說鈴。風餐憐攫肉。露坐仰移星。直木多先伐。幽蘭有靜馨。挂鞍書扶扶。在野馬駉駉。惠嶺連天碧。蓬山隔海青。直須窮古蹟。端可勒新銘。興莫違吟嘯。歡宜理醉醒。珠藏能媚澤。劍發直須硎。報政由來速。歸期可暫停。羨君池上鳳。感我案頭螢。俗士輕原憲。諸公問管寧。藜床今欲穴。蓬戶畫常扃。不作鵷鵬運。猶懷筆硯靈。拔羞三穴兔。味薄五侯鯖。好客還黃閣。達人自白丁。清風辭上國。澹月照殊櫺。道在貧何悒。情親語易聽。夜營行漢柳。春殿並兔葵。善攬登車轡。毋嬴汲井缾。百年忠與敬。搔首向南屏。陸厚幼壯俚諸東關站易丹何公命余以前韻歌去官意　五年楚漢戰塵埃。回首先生歸去來。黃石見時青草沒。赤松深處白雲堆。單瓢得遂歸山志。紱綬難羈避世材。大計已成全呂惠。長安宮闕九重開。劉仁本亦玄集小藁站二首　小若渡頭潮水來。西風獵獵片帆開。萬帥爲我輕移棨。莫使前灘鷗鷺猜。　昨夜扁舟水口灣。今朝驛路擬盤桓。却貪兩岸峯巒好。不憚撐篙逆上灘。孟均詩過城頭站　舟過城頭站。城頭十數家。泥奔煙霭濕。水壓荻蘆斜。細雨生秋樹。寒雲入暮鴉。少須移斷港。魚網聚汀沙。張仲蛻蓭集有言翁領宋史刊于江浙次東阿站　南來十五驛。幽絕獨斯亭。下楫月初上。捲簾山更青。千時嗟莫豔。從事厭帶形。寂寞江雲外。誰知使者星。　宴四明江中醉卧。及醒。舟已次車廐站　使節東來蜀昔年。舊遊零落一淒然。山川在眼空陳迹。歌舞催人又別筵。風捲潮聲金海起。雨分虹影半空懸。酒醒唯有斜窻月。偏照姚江獨夜船。郭昂詩樂鄉站　蜀道登天萬折盤。嶸驅羸馬得東還。誰憐白髮無依客。又在天涯蹭蹬間。隆天錫集題順安站。曾經御幸　平地東風草色嬌。也應曾識赭黃袍。九華秀氣隨龍筆。萬壑泉聲奏鳳韶。丞相腰懸犀角帶。將軍背挿鴈翎刀。漢江一日飛龍馬。天上銀河白玉橋。虞伯道園學古錄題赤城站壁　莫倚扁舟不早歸。斜風細雨濕蓑衣。天心月滿江心定。贏得閑身坐釣磯。　又和赤城壁韻　飛鴻力盡始能歸。軟向漁樵說芰衣。多謝相如遠相問。華星明月照寒磯。京行紀錄過昔寶赤站寒甚　水路生稜雪襯泥。騰騰過馬血馱

蹄。風搖白日光晶淺。野湧黃雲景色低。土屋貫墻加厚埋。沙泉分壺得深攜。百年行役今如此。何用文章氣吐霓。劉瑾自怡集過胡樂站　晨棠登遠林。初日雲外赤。川明寒波生。野曠嵐霧白。傾耳聆哀猿。捫蘿隨鳥跡。昔年花柳場。今作荒草陌。冷冷松上露。冉冉如淚滴。曹山文集皂林站泊舟　小艇孤撐得散行。皂林車口泊新晴。水漠到處交加發。村遠隨家屈曲成。桑車青空蠶吾睡。麥全黃熟犢憂耕。白頭自哭緣何事。不向漁樵早
此
生。

斬

莊陷切。丁度集韻芟也。揚桓六書統照毋。輯（余見感韻照毋）。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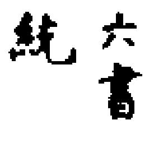


六書統

獑

莊陷切。丁度集韻獸名。韓道昭五音類聚阻懺切。揚桓六書統照毋。獑（从犬焦聲。隷）字潒傳義又子鑑切音覽。

篆書



六書統

蘸

莊陷切。丁度集韻蘸淬也。揚桓六書統照毋。蘸（从）艸蕉（隷）字潒傳義蘸。又子鑑切。音蘸。

篆書蘸（六書統）隸書蘸（六書統）

惉（莊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沙監反）霯（莊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霯音蘸）

賺（洪武正韻直陷切。廣雅賣也。廣韻重賣也。又市物失實。許慎說文賺錯也。从貝康聲。佇陷切。顧野王玉篇賺。又徒陷切。戴侗六書故賺貫賣誤。賺直多少不當之。釋行均龍龕手鑑賺（俗）賺（正）。韓道昭五音類聚從陷括賺也。虛取物不實也。楊桓六書統林母。賺佇陷切。賺从貝兼聲。賺（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賺。林監切。古用暫。此續收作賺非。又被誑也。作詁謙非。韻會定正字切林監。林澄緬賺）篆書賺（徐鉉篆韻）賺（六書統）草書賺（張鉟溪見草書集韻）

湛（洪武正韻直陷切。露貌。又澄也。餘見沁韻。許慎說文湛。沒也。从水甚聲。一曰湛水。豫章浸。湛（古文）宅減切。徐鍇通釋按今周禮荊水其浸潁湛。注云。當在豫州。在此非也。揚雄方言湛安也。湛然安貌。顧野王玉篇又直斬切。水貌。又直林切。湛（古文）宋重修廣韻亦姓。後漢有大司農湛重。又直心切。丁度集韻又牒琰切。博雅湛湛露也。吳棫韻補叶音羊戎切。宋玉九辯。衆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戴侗六書故直監切。清淳也。又都含切。沈著也。耽通用（別作酖）。又持林切。與沈通用。又將廉切。記曰。湛熾必潔（康成曰漬也）。又湛諸美酒。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詩湛露。注直減反。在此俗。備習呼作去聲非。韓道昭五音類聚湛（同上）。楊桓六書統林母。湛又直深切。又氏任切。水名。在襄城。（余見侵韻澂母又見覃韻端母）湛（古文）从水从乙。在吳中。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丈減切。淡也。古作湛。又徒感切。水名。前地志。荊州其浸潁湛。李軌讀。又史記相如傳。紛湛湛其差錯兮。字滲傳義丈陷切。又丑甚切。又長琰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湛。林監切。此方音。又林減切。詩湛湛露斯。注露貌。又豐厚貌。作湛非。郊祀歌。羣生啿啿。俗字湛。古文湛从甚省。而又有炎聲。韻會定正字切狀監。狀澄緬湛）篆書湛（古文）湛（汗簡並見楊鉤鐘鼎）集韻湛　尚書湛　湛（並古老子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湛（徐鉉篆韻）湛（六書統）

草書湛（王蘇齊歆）湛（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湛湛（詩湛露篇。湛湛露斯。注。湛湛。露盛貌。元虞伯道園學古錄湛湛行。湛湛天宇玄以默。星白如銀無近人。牛羊散漫草多露。大帳中野停無際。去年八月羽書急。婦女上馬小兒泣。今年八月天子來。身騎豢駿月中去。）

楊雄深湛（西漢書楊雄傳。雄字子雲。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淨無為。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

謝絢慢湛（南史。袁湛傳。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也。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於公坐慢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情。絢有愧色。）

性源常湛（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越帥蔡侍郎書。古之真有道者。其應如響。體至虛而動之愈出。其默如名。九變而性源常湛。事去時會。則秉軒服冕。馳騖乎名實之地。而心之虛無恬淡自若也。）

如湛（佛祖統紀。師永嘉焦氏。試經得度。乃與揚夫淵空相融之車溪依卿師。時衆已多無所容。復參慧覺玉師於橫山。盡得教觀之妙。初主車溪。夏月坐草莽中。口誦法華。袒身施蚊。後人表其處為餧蚊臺。端坐念佛而化。得舍利五色。）

志湛（高僧傳。釋志湛。齊州山茌人。讀誦法華。用為常業。將終之日。沙門寶誌奏梁武曰。北方山茌縣人頭山衔草寺須陀洹果聖僧者。今日入涅槃。）

惟湛（佛祖統紀。惟湛法師。宋氏。入道雙林。覃思得度。往依廣智。於言下豁然有悟。軟講於雲間超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盛於三吳。自師始。）

隸十七湛（羅泌路史夏后紀。大禹治水。外鑿二十夷。隸十七湛。疏三江。道四瀆。通十有二渚。）

潁湛（周禮夏官。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注。鄭氏曰。潁出陽城。安陸王得臣塵史曰。秦郡舊志汝水注云。湛水出犨縣。縣歷魚齒山下。為湛浦。春秋襄公十六年。晉伐楚。戰于湛阪。楚師敗績。遂侵方城之外。今湛水云。北山有長坂。即湛水以名也。）

湛氏（千家姓。商音。豫章。元和姓纂。後漢大司農湛重。新淦。晉荊州刺史陶侃母湛氏。新淦人。有湛氏方生。梁有司州刺史僧智。今）

進士湛賁袁州人。姓氏急就篇湛氏。梁海珠。又復姓湛盧氏見後。古今姓氏辯證謹按陶母。一作諶氏。未知何者為是。千家編宋有湛茂。宋朝有尚書郎湛俞閩人

湛茂　無錫志宋睿為司徒右長史。隱於無錫之惠山。梁草堂讀書其中。與南平王劉鑠友善。更以詩章唱酬。留刺於石。毗陵志今普利院即湛茂之別墅也。

湛僧智　姓名遼華湛僧智。梁武帝熊刺史攻豫章。讓功夏侯夔。

湛陁　宜春志湛陁字仁忠。宜陽人。仕梁為宣猛將軍。散騎侍郎

湛賁　袁州府志湛賁宜春縣人。初為縣吏。唐貞元十二年登第。後鄉人謔之曰。湛郎登第。彭伉落驢。今亦扳橋。即其地也。彭伉蓋湛友壻。初伉登第歸。姻黨致酒相慶。賁至。命飯於後閣。其妻責之曰。男子不能自勵。窘辱如此。復何為容。賁感其言。奮從從學。後登第。遣僕歸報。伉方跨長耳驢出郊。聞賁登第。大驚墜驢。故有此語。

陶侃母湛氏　晉書列女傳。湛氏豫章新淦人也。初侃父丹娉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己。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肴饌。逵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揚正衛音義。坩鮓。音其反。剉。麁臥反。）

讒　洪武正韻直陷切。譖也。又覃韻。陸法言廣韻又七衫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楊桓六書統林母。讒（說見覃韻從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又士監切。字漆傳義又士陷切。言也。又士衫切。又輕言也。又以言毀人也。讒（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林監切。見平聲。此方音　篆書讒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讒六書統　草書讒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鑱　洪武正韻直陷切。廣韻鑱。土具。又見覃韻。陸法言廣韻又士咸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銳也。韓道昭五音集韻編鑱。楊桓六書統林母。鑱（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漆傳義又芳萬切。匹偶也。韻會定正林監切。出采根器。字切林監林澄纏鑱　篆書鑱六書統

⿰革毚　洪武正韻直陷切。韉也。陸法言廣韻韉韂之短也。宋重修廣韻又仕陷切。楊桓六書統林母。⿰革毚（說見覃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畧又仕懺切。韉也。又士銜切　篆書⿰革毚六書統　草書⿰革毚⿰革毚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偡　直陷切。顧野王玉篇丈減切。齊整貌。陸法言廣韻偡然齊整。宋重修廣韻又直心切。丁度集韻齊進謂之偡。一曰偡偡齊整也。司馬光類篇又徒感切

⿰甚瓦　直陷切。顧野王玉篇又初鑑切。陸法言廣韻楚鑑切。罌屬。丁度集韻又濫切。瓦器罌也。又仕懺切。大盆。以盛潘者。韓道昭五音類聚甖也。受一斛也。楊桓六書統林母。⿰甚瓦又七紺切。从瓦甚。（林母）⿰甚瓦（隸）字漆傳義⿰甚瓦（音隸）又士陷切　篆書⿰甚瓦六書統　隸書⿰甚瓦六書統　草書⿰甚瓦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斬鳥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似鵰而班白也。出音語。楊桓六書統林母。⿱斬鳥[illegible]。餘見穿母　篆書⿱斬鳥六書統

⿰片毚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水門。又作⿰片毚。丁度集韻⿰片毚字林水門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士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片毚板也。楊桓六書統林母。⿰片毚（餘見覃韻林母）⿰片毚或从片⿰片毚（隸）　篆書⿰片毚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片毚⿰片毚並六書統

詀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被誑。丁度集韻或从廉作謙。韓道昭五音集韻不和貌。五音類聚謙佇陷切。又力鹽切。謙誦言不正也。楊桓六書統林母。詀（餘見鹽韻穿母）謙（同上。餘見鹽韻徭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濁音。字漆傳義又陟陷切。通作謙。韻會定正字切林監林澄纏詀　篆書詀集韻謙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詀謙並六書統

艬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又士懺切。艬船。丁度集韻舟名。楊桓六書統林母。艬（說見覃韻林母）字漆傳義又士陷切。音儳船也　篆書艬六書統

⿰阝詹 直陷切陸法言廣韻陷也丁度集韻又鑑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阝詹⿰阝詹（上仝）⿰阝詹（上）又士陷反韓道昭五音類聚⿰阝詹（音站）又作⿰阝詹（並同上）楊桓六書統林母⿰阝詹（仝）笭⿰阝詹（隸）篆書⿰阝詹六書統 隸書⿰阝詹六書統

纔 直陷切丁度集韻深帛雀頭色。又士懺切韓道昭五音集韻又士陷切。又所監切楊桓六書統林母。纔（余見羊韻林母）篆書纔六書統

⿱毚食 直陷切丁度集韻無味也。又昨濫切楊桓六書統林母。⿱毚食（說見咸韻精母）字潔傳義藏濫切。又子斬切⿱斬食（同上）篆書⿱毚食六書統

直陷切丁度集韻髮貌司馬光類篇又仕懺切楊桓六書統林母。⿰髟毚（从彡毚聲）⿰髟毚（隸）篆書⿰髟毚六書統

⿰足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行貌楊桓六書統林母⿰足毚（从足毚聲）⿰足毚（隸）字潔傳義又士陷切 篆書⿰足毚六書統

泠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仕濫切。渥也。又水渥。楊桓六書統林母。泠（全見咸韻林母）字潔傳義藏濫切水深貌又士陷切 篆書泠六書統

⿰阝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陷也楊桓六書統林母。⿰阝毚（余見羊韻林字母）字潔傳義又士陷切 篆書⿰阝毚六書統

攙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宄補也一曰傍擊楊桓六書統林母。攙（余見羊韻林母）篆書攙六書統

⿰毚頁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毚頁顲頭長。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士銜切。又仕減切楊桓六書統林母。⿰毚頁頭長貌。从頁毚聲顲（隸）篆書⿰毚頁六書統 隸書⿰毚頁六書統

⿰齒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齒毚齾齒貌楊桓六書統林母。⿰齒毚（余見羊韻林母）篆書⿰齒毚六書統

⿰牛毚 直陷切丁度集韻又士懺切。牛角也。楊桓六書統林母。⿰牛毚（牛角貌。从牛毚聲⿰牛毚隸）字潔傳義又士陷切 篆書⿰牛毚六書統 隸書⿰牛毚

⿸广毚 直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又士陷反屋上也字潔傳義通作⿸广毚（同上義）

瀺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助陷切瀺灂也

因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丈減切

⿰卓攴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宅斬切

黮 直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黮（音甚）

摲 洪武正韻所鑑切。芟也。禮記。有摲而播者。又畢韻宋重修廣韻楚鑒切丁度集韻仕懺切。拔也。板堆水曰摲。或書作擊韓道昭五音類聚山鑑切。又初濫切。拔也。楊桓六書統審母。摲（从手斬聲說見咸韻林母）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字潔傳義士陷切。又慈濫切。增韻除也。又初陷切。篆書摲（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摲六書統

㺑 所鑑切許慎說文㺑犬容頭進也。从犬參聲。一曰賊疾也。山檻切徐鍇通釋犬容頭進也言犬進狹處丁度集韻士懺切。犬夬。韓道昭五音類聚士陷切楊桓六書統審母㺑（余見冰母說見羊韻審母）篆書㺑六書統

⿰殳刂 所鑑切顧野王玉篇刀刻丁度集韻刈也楊桓六書統審母。⿰殳刂（从刀殳聲⿰殳刂隸）篆書⿰殳刂六書統 隸書⿰殳刂六書統

釤 所鑑切顧野王玉篇山鑒切大鎌也陸法言廣韻士懺切楊桓六書統審母。釤（余見）釤（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韻會定正審監切。釤之也（字切審監審[illegible]釤）篆書釤六書統 隸書釤六書統

⿰目彡 所鑑切陸法言廣韻士懺切。暫見也楊桓六書統審母。⿰目彡（从目彡聲）⿰目彡（隸）篆書⿰目彡六書統 隸書⿰目彡六書統

⿰占彡 所鑑切陸法言廣韻士懺切。相接物也。又利也。出字說楊桓六書統審母。⿰占彡（从占彡）⿰占彡（隸）篆書⿰占彡六書統 隸書⿰占彡六書統

枝（所鑑切戴侗六書故樸類篇曰。技搘也。技今曰屋東西榮柱外宇為枝楊桓六書統畫共樸亦皆枝義）篆書枝（六書統）隸書枝（六書統）

⿰參支（所鑑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山鑑切窀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四百二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儒士臣孫丸
圈點監生臣馬永志
臣吳墩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　一屋

沐 洪武正韻莫卜切濯髮許慎說文沐从水木聲劉熙釋名沐秃也沐者髮下垂秃者無髮皆無上貌之稱也顧野王玉篇斬樹枝也陸法言廣韻沐浴禮記頭有創則沐徐鍇通釋門逆反宋重修廣韻又姓風俗通曰漢有東平太守沐寵又漢復姓有沐簡氏何氏姓苑云今任城人婁機廣干祿字沐沐（無點者沐浴也有點者音述水名）戴侗六書故膏髮也孫氏字說沐近沭音术水也楊桓六書統明母沐从水从木（執卒）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禮記王制湯沐之邑注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又水名在青州周禮其浸沂沭又沐猴獸名前蓋寬饒傳注師古曰獮猴也歐陽氏曰作沐非乃述字李璗存古正字沐加點非顧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沐

篆書 沐（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沐 徐鉉篆額

隸書 沐（魏臣奏見洪适漢隸分韻）沐（楊震碑陰見漢隸字源）

真書 沐（宋儋）沐（歐陽詢）

行書 沐（黃庭堅）

草書 沐（章草）、沐（鮮于樞）

湯沐 公羊傳隱公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注有事者巡狩祭天告至之禮也書沐浴潔齋以致其敬故謂之湯沐邑也）三字蒙求戰國策秦王有愛女而美質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謂沛父兄曰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呂后本紀齊悼惠王來朝興惠帝燕飲太后前惠帝以齊王兄置上坐太后怒迺酌兩巵酖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惠帝亦起太后恐自起泛孝惠巵齊王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不得脫長安憂齋內史士說王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乃食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憂迺上城陽郡尊公主為王太后呂后喜許之平準書孝惠時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兩漢書文帝三王傳有司奏代王年幼滛亂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戶陝西志西安府富平縣漢文帝母薄太后之湯沐邑故殿遺址存兩漢書昭帝紀武帝崩戊辰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為長公主（注師古曰帝之姊妹則稱長公主儀比諸王又以供奉人主故立邑也）平帝紀元始元年秋九月赦天下徒以中苦陘縣為中山孝王后湯沐邑（師古曰陘音形）漢刪叢錄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出虎傳）北史譙國夫人洗氏傳時番州總管趙訥貪虐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諭諸蠻獠所至皆降文帝賜夫人臨振縣湯沐邑千五百戶有官龜鑑丙申秋七月忽覩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貴族以為湯沐邑公田虎大不得易以生隙不如多與金帛足以為恩宋景文公筆錄凡諸侯建國之禮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詳邸）太公六韜文王閒殺崇侯虎歸至鄠令具湯沐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櫛沐 稽神異苑北海任詡字彥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攜粟出卜師云非屋莫宿非食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於巖下竊憶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櫛沐巖崩壓停者悉死至家妻先與外通情謀兵殺之請以濕髮為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食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慙愧負怍乃自沐焉散髮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也斬首而去南史宋蔡廓傳廓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北史辛紹先傳紹先隴西狄道

人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盡落舊唐書吐蕃傳其俗不櫛沐五代史梁家人傳梁太祖母曰文惠皇后王氏單州單父人也其生三子長曰廣王全昱次曰朗王存其次太祖后少寡携其三子傭食蕭縣人劉崇家太祖壯而無賴縣中皆厭苦之崇患太祖慵墮不作業數加笞責獨崇母憐之時時自為櫛沐宋史鄭穆傳穆字閎中福州侯官人性醇謹好讀書至忘櫛沐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

膏沐 詩伯兮篇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注膏所以澤髮有沐滌首去垢也）新唐書義陽王琮傳紀王慎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慎有疾不食父表之給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謂之及王死號慟嘔血數升免喪絕膏沐者二十年呂原明雜記近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自古而然又有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蚤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而然但不至於恣耳楊鐵崖集金盆沐髮踏莎行　寶鑑凝青温泉流膩瓊纖一把綠墜冰膚淺漬麝煤春花香石髓和雲洗玉女峯前咸池月底臨風細把犀梳理陽臺行雨乍歸來羅巾猶帶瀟湘水

薰沐 唐韓昌黎集方將坐足下三薰而三沐之

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宰相書　方今資盛德積累之後陶神化薰沐之成協氣雜聲充塞四表　上蔡大資書　武衛文教霑豐薰沐出於其中者至于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隊而後已

潘沐　左傳哀公十四年陳氏方睦使病而遺潘沐潘米汁也以沐頭（潘芳袁切）

將沐　韓子儲說將沐湯中有蝨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而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股而哭之　程子訓蒙新書謝惜見程子子留語因請曰今日將沐子曰豈無他日曰今日吉也子曰豈為士而惑此耶曰惜固無疑矣在己慮何鄉為云不利父母子曰有人呼於市者曰毀瓦畫墁則利父母也否則不利父母子亦將毀瓦畫墁乎曰狂人之言也何可信曰然則子所信者亦狂言爾

一沐　通鑑外紀夏禹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史記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孔子家語周公下白屋之士一沐三握髮後世稱其聖賢也

新沐　莊子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顏淵曰丘之道其猶醯雞与（班庇注曰醯雞酒上飛蚋）楚辭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趙德麟侯鯖錄幾頭酒山東風俗新沐訖飲酒謂之幾頭酒顏師古云字當為禨音譏禨謂福祥也按禮云沐靧而饋粱髮布用象櫛進羞工乃升歌鄭康成注云沐靧必進禨作樂盈氣也此謂新沐靧體虛故更進食飲而加樂以自輔助致福祥也此古之遺法乎　三元延壽參贊書新沐髮勿令當風勿濕縈髻勿濕頭卧令人頭風眩悶及生白屑髮禿而黑齒痛耳聾　蒙隱詩新沐有感　我髮日已昧尚吾贅未敢晴朝試一沐但覺盤水寬千梳發清快凜凜肌骨寒脫落等秋籜光潤如春巒譬彼雨露滋下澤枯蓮根為雲猶半濕霜葉不加繁我生青跡懶肯事形骸閑一月半不理垢膩何由刪今辰新沐罷快若沃狂瀾呼兒奉襪飲為作椎結團歲月寖相適歡娛心已闌看鏡想熱業森然欲衝冠　李流謙澹齋集性懶如嵇康不沐已三歲幾風擅封域汙垢為之地譬之大諸侯父死輒子繼納汙固云久用鉞豈得已朝來湯沐丹縞素雪危湯決河巷塵泥崩風刮氣髯氀撩坐茂樹未足當快意晚日溼餘潤寸櫛導積氣達根入風竅浮爽到肝肺卻憂見斑乇引鏡不敢對彈冠一眹坐茹連豈吾事置之勿復道我醉欲眠爾　李忠定公集五月晦寓河源館舍雨涼新沐偶成一絕　風雨瀟瀟作晚涼山城松桂發天香蘭湯沐罷元清快一枕江南歸夢長

出沐　宋王珪華陽集謝賜入伏早下表　戴矜鼓鬱之辰甫降濕純之誨攀漢家之令特憂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斁在公之節　宋元憲公集歲晏出沐感事內訟一首　山海有完士希世無良籌偶穿東郭履遂別野人耕不恥箕刺賦來肩英俊游私智甚紀短塵容君鳴愁備員太史氏補屬富人侯姑學了官事何害分主憂日貪斗食利歲感星躔周中都富才彥方駕君龍蚪茂先碁史漢平津治春秋高文用司馬格五寵虞丘開闢路遺蔿緡紛人召鄒枚羊興賈聖安國出緣因汲鄭貴交戚徐陳英藻道況乃天下握維雌來九州衣冠徑復道鼓吹出長楸庠上萬錢著橋邊八列賜雍容緩帶坎意氣拂吳鈞咨予良不達鈍鬼厠琳璆吹竽昔已濫在梁今可尤臺閣魏舒被風霜蘇季裘有志謝軒鶴無機防海鷗恭詠杜陵課誅茅歸故壽　秋日出沐感懷　落落窮閻靜蕭蕭晚歲昏臣飢徒索米童小未應門清世為塵請私家出沐恩斗回非拜酒天遠詎兼盆腐爛翔鵠鼠青黃斷木樽容容誰覲福栩栩自交魂衰柳空煙捴寒苔疊雨痕鳴蛙沉故沼噪雀戀空園有客嘲然突無人賞負腔終期六百石初服卧丘樊　清明出沐　曉樹陰岑寂含春卿與不訪著書人長揪有地金成埒曲突無煙桂徙薪自欠解蘭挹北年更堪鳴磬是南隣餳香醞冷沈歡緒枉負山郎出沐辰

休沐　事物紀原史記李園事春申君謁歸故失期則假告已見于戰國漢律吏得五日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鄭通洗沐不出張安世休沐未嘗出門是也唐會要永徽三年二月十日以天下無虞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以寬百寮休沐然則休沐始于漢其以旬休則始于唐也　西漢會要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　薛宣傳至日休吏（師古曰冬夏之日至不省官事故休吏）鄭莊傳五日洗沐　西漢書楊敞傳敞弟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當得出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者以招權也）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從事（許本傳）東漢會要張禹為大傅錄尚書五日一歸府實氏

敗韓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韓稜傳）漢書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唐會要永徽三年二月高宗以天下無虞每至旬假許不視事　開元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勅諸州千秋節令後宜聽五日一辰盡其歡宴餘兩日但休暇而已寶應元年八月三日勅八月五日是千秋節舊給假三日其前後一日假權停至九月天平地成節准乾元元年九月一日勅休暇三日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勅寒食清明四日為假至大曆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勅自今已後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貞元六年三月九日勅寒食宜准元日節前後各給三日天寶五年五月九日勅頃自宴賞已放入朝節假常參來聞中令公私協慶千載一時自今已後每至旬假休假中書門下及百官並不須入朝亦不須衙集宋會要國初休假之制皆按令式歲節寒食冬至各假七日休務五日聖節上元中元各假三日休務一日春秋二社上巳重午重陽立春人日中和節春分立夏三伏立秋七夕秋分授衣立冬各假一日不休務夏至臘日各假三日不休務諸大祀假一日不休務其後或因舊制或增建慶節旬日賜沐皆令休務者並著于令其慶節但錫休假而事詳見本局其親行大禮及車駕巡幸賜群臣休假皆無定制令并載于後　太祖開寶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詔自今遇旬假不御殿百官賜休沐一日大中祥符七年二月五日車駕至自亳州賜隨駕臣僚休沐假三日慶曆六年四月二日詔駕幸金明池并撥麥州敎諸處遊宴後一日並放歇泊沐務假前後殿不坐永為定式紹興元年正月十八日詔令後朝廷百司休假月中每旬仍舊作休務假先是建炎初邊事未寧凡旬休及遇假日百司皆入局治事其後每旬惟以晦日休務至是宰執擬進旬休假范宗尹奏曰官吏旬日之勞一日洗沐亦不為過其它假日恐未可行上曰然一日休務亦不致廢事使一月之間措置得十事則雖二十日休務亦復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事功故降詔旬休仍舊焉乾道九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吏部具目令行在百司見行立定假式頒下諸州縣令遵守以臣寮言伏覩太祖皇帝開寶元年四月二十三日詔自今遇旬假不御殿百官賜休沐一日國朝旬休賜假始見于此仰見藝祖創業之初勤勞萬機雖休日亦御殿也文選謝玄暉休沐重還道中詩（善曰休假也沐洗也漢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得下一沐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罪歸（善曰孫卿子曰或問貴賤不遇漢文將退叫於野乎薄游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弟且也

人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送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翰曰薄猶薄宦第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還卭歌賦似休汝車騎非（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卭令相善於是相如往舍臨卭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濟曰閑善注說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訣賦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潘岳關中記曰灞陵文帝陵也上有池有四出道以瀉水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遠別者以喻丹陽亦不可違去也）汀葭稍靡靡江菼復依依（善曰毛詩曰葭菼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菼薍也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銑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菼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貌）田鶴遠相叫沙鴇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善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長猶外也向曰鶴水鳥翰曰表外也岫亦山也）試與征徒望鄉淚盡霑衣（善曰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濟曰征行徒伴也鄉淚望鄉之淚）賴此盈罇酌含景望芳菲（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青川含藻景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猶得解其鄉思）問我勞何事霑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五臣作闕善曰管子曰先生制軒冕以著貴賤銑曰徽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霑潤我清美之道所教向曰闕門也闕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狹不重軒冕蒙王恩甚故戀重門）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脩吾初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熟衣以初服偃息於故居之門庭也）唐包佶詩立春後休沐心與青春背新年亦掩扉漸窮無相學惟避不材譏積病攻難愈銜恩報轉微定知書課日優詔許辭歸宋黃山谷詩次韻文潛休沐不出二首風塵車馬逆得失兩關心惟有張仲蔚門前蓬藋深（仲蔚見上注莊子曰夫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逕跫音後）予反自公及歸沐畢顧詩書林（詩曰退食自公晉書魏舒傳叔父衡數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楊雄長楊賦曰并包書林）牆東作瘦馬萬里氣駸駸（張方回家本有山谷自注云文潛嘗畫馬周生烈子曰伯樂相馬揉之於瘦聖人相士取之於殊詩曰載驟駸駸）與世自少味閑關非有心（退之詩吾老世味薄後漢馮衍傳曰遇是歎少味矣文選顏延年五君詠曰

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文中子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注謂閉關以斯藏身也戊癸一笑縈露井百尺深上句見上註詩曰桃生露井上金詩曰棘髓無緪井百尺著書瀟風雨枯筆來如林老杜詩曰落筆驚風雨又詩曰世亂戲如林蘇公數妙墨過人太駸駸法帖衛夫人書云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南史王僧虔傳子敬謂中令云弟書如騎騾駸駸常欲度驊騮前也范石湖詩次韻趙德莊史部休沐寓寃新堂好妻蛇夜直還遙知款悄髮正柰攙巖山門外客姑去意前人對閑誰能烏帽底塵土洗朱顏宋祁詩出休違日似山郎坐有螢燈沐有湯欲向酒華隨日轉琴中松韻共風長官卑寧為令無巧愚極曾閑古是狂自顧支離與口稱樸歸囊被亦何妨初服休沐伏詔休假閑門謝朋儕義和挾升陽曉氣紅崖鬼炭林轎歇霧蕉原橫蜡埃怒甚辛霎始隆隆雷兒我庇炎宇煩襟安得閑日拘訴巾幘仇憨被酒杯湯沐未及具反為嗾風咍北風殊香嘿義人安在哉西崑訓唱集楊億休沐端居有懷希里少卿學士凝塵滿榻素琴橫岸幘孤吟意未平茗粥露芽銷晝夢柘漿雲液洗朝醒水沉朱李金瓶溢風颭幽蘭羽扇輕獨憶當筵試湯餅謫仙冰骨然人清錢惟演詩雕盤壞藥冰士肇寒漸密樹蟬嘶下直時史賦新詩答窻運不將團扇隔元規經梅婦草沿階上畫日風流轉蕙遲紙侍郎稜照物旭橫經選集蜂紗幃王珪詩獻纖風擔乳燕翔浴蘭衣絡華流黃雲谷倏變千峰斂草色相沿百帶長旋製紫荷供素筆暗移神祭忌猜林思君紙欲傾家釀待營同誰賦栢梁陳越詩玉甃銀牀蔭碧桐北窻珍簟水文融衣裁練布如王導扇執蒲葵學謝公壞屑半和仙掌露蘭茗鞋泛楚臺風若非冰雪神仙骨相樂誰同一笑中李維詩銀閣琳房視草餘龍門本寂斷軒車彩毫閑試金壺墨青紫時看玉字書王儉風流希謝傳手雲詞賦敵相如瓊枝不見蕭齋晚蕙草煙微度綺疏劉攽詩十日一休沐調起正可十日一休休沐休沐一杯酒百年一此老千載以此朽空庭對夕陽兒童自省友須史各非意嬉笑成侮詬使爾以我年此樂寧復有飢寒業目前功名動身後所以古賢達杯酒即長壽持杯滿屬君願君醉如柳酒醒月方中寢下吏勢手　兒時逢此日喜若得釋囚宿約二三子明當何方遊自從識書趣休沐長不休坐此一念誤忽忽二十秋勿遺兒輩覺此世何足尤雙溪集休沐日洗硯酬緘復論文金書瑤笈忌燈暈搔頭冷枕遺簪弁澣垢涼牀潔悅盼場遶草門無量塡下畦揭父若為芸鴻飛遵陸搏

寥廓鬼驚胡然顧淵芹

受沐

禮記外御受沐入註管人所煑潘也

丐沐

史記竇太后兄曰長君弟曰廣國字少君少君四五歲為人所畧賣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岸崩盡壓殺卧者少君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姉嘗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召見曰姉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於是皇后持之而泣云云絳灌等曰吾屬不死則命乃且懸此兩人又復効呂氏事也乃擇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洗沐

漢制叢錄百官洗沐之制史氏不著其詳石建為郎中令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歸謁親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也傳載其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按此當是五日一下者乃漢世官吏通法殤帝世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曰歸府者即洗沐之謂按薛宣傳云日至休吏東方朔傳云伏日當早歸意漢世百官休告之期如此類尚衆惜其無可考者史記田橫至尸鄉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西漢書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蒼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鄧粲晉記舂陵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活之使還邑舍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乘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其死也敦果刑雄石林燕語王荊公性不善緣飾經歲不洗沐衣服雖弊亦不浣濯與吳沖卿同為群牧判官時韓持國在館中三數人尤厚善無日不過從因相約每一兩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更出新衣為荊公番號拆洗王介甫公出浴見新衣輒服之亦不問所從來也曾子宣持母喪過金陵公往弔之登舟顧所服紅帶適一虞候扶笏在傍公顧之即解易其皂帶入弔既出復易之而去

揮沐

東漢書高彪傳遣馬融書有曰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屋白屋匹夫也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

差沐

禮記喪大記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注差漸也漸飯米取其瀋以為沐也

忌沐

三元延壽參贊書忌沐飽食沐髮冷水洗頭飲水沐頭熱汁洗頭冷水濯之皆令人頭風頻沐者氣壅於腦滯於中令形瘦體重火而經絡不通暢

卯日沐

太平御覽語曰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換人所愛憎頭之白黑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

三月而沐

（禮記喪服四制三月而沐詳服字）**三年不藻沐**（新唐書柳公綽居喪毀慕三年不藻沐）**有創則沐**（禮記曲禮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疏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悶痒則沐**（晉書嵇康非大悶痒則不能浴也詳秋）**患眼斷沐**（方仁聲泊宅編舊説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右丞直郎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病。）**為政猶沐**（韓非子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聖澤渥沐**（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獨醉亭賦　遂右引螺杯而左引兕觥感聖澤之渥沐表天樂之光榮澤畔之行吟自非同調方外之酒徒素非同盟）**元帝沐**（類說晉明帝為太子聞元帝沐上啓云沐伏久勞極不審尊體何如荅云去垢甚佳身不極也）**元愉就沐**（群書類對事苑晉王恬字元愉傲誕不拘禮節謝萬造之坐少頃恬使人內萬以為必厚待己久之乃沐頭散髮而出竟無賓主之意）

文公辭沐（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初晉文公之出也僕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言沐則低頭而心則反覆書福）**沐塗樹枝**（管子桓公問民飢寒室屋不治墻垣壞不築為之柰何管子曰沐塗樹之枝公令左右沐塗樹枝其年民治室屋葺墻垣公問之管子曰一樹而息百乘丁壯彈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柎樹而論終日不歸今吾沐之日中無尺陰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室）

詩文（薛季宣浪語集壬午中春十有九日走沐見二毛焉因感而賦　沐余髮兮中春感余心兮泯紛。焉頭白兮道蒙若不壯年兮兆衰落元始昆侖闕藏華之墳戴兮。飄如宿昔人生百齡月過千之云積兮羌歲盈之不可度義和叱馭而莫之挽兮倏焉歸於宵漢視權輿為一大呻兮。刹吾生之略約彼顏子二十九而白頭兮。親聖師而已悔。思文君於鼓琴兮僮沉吟於本始。春歸園而秀木兮果靚花而知實人間世兮苟託棲於茲室多文飾兮華髮班其可喜一彼此之覺然兮嗟其云異視老彭為非望兮若殤子者吾其奚愉皇蒼之司壽夭兮繫余何意兮悲歌而寫志兮。曰生之忽也。庶蒙由天俱斯物也。春萼榮華幾其日也。班白顛兮。猶之一也。於乎樂兮終歸誒也。蔡忠惠先生集黃籙大醮五看盥沐詞　蓋聞天流來井兩曜沐浴而增輝帝坐明離萬物潔齊而相見雖陰陽之化育與日月之光華咸青清明而資沆瀣剏含情抱識之衆墮苦趣迷塗之中汙染所纏根塵甚熾渫身不淨懺罪何由暖良夜之未央召幽魂之咸集適嚴宮館贊詠洞章濯爾蘭湯將形神之受煉滌茲法水令罪垢之悉空然後端拂冠裳肅莊容體隨梵音而戾止。聞妙戒以周旋錢起集秋園晚沐　黃卷在窮巷歸來生道心五株衰柳下。三徑小園深倒薤翻成字。寒花不假林龍眉謝群彥獨酌具所吟宋景文公集旬沐二首　薄朝還私室陶嘉屬小園筍餘林響密花後果初繁燕口將泥重蜂脾抱蜜宣此時蕭散意都欲忘秉軒　侍詔官非急還家體不勤禮無休汝騎恩有上義人寂樹稍迎夏晚花猶及春幽懷誰與晤杯酒強相親　歸沐　獨句出沐道山頭傲廡蕭蕭避世游柱是胸中存磊塊可能度泉有陽秋駕車款段憩鄉品託衆鷗夷笑客愁曲突不黔賓坐吟時聞庭雀一啁啾。）

輆沐國（太平廣記越東有輆沐之國（輆音皆又亥）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父死。則負其母而棄之言鬼妻不可與共居楚之南炎人之國其親戚死。刳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孝子也。秦之西有義渠之國其親戚死聚柴而焚之。熏其煙上謂之登霞煙然後成為孝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非也。見墨子出博物志）**謝沐縣**（西漢書地理志謝沐縣名屬蒼梧郡）**沐氏**（千家姓宫音　東平元和姓纂漢沐寵為東平太守。狀云。端木賜之後避難改為沐氏東平沐寵之後因官居焉。魏略沐並河間人孫文派為護軍石趙僕射沐堅姓氏急就篇沐氏後漢有沐茂。晉沐謙又復姓沐蘭氏見姓苑洞沐氏見通志畧有洞沐孟陽者善易古今姓氏辯證今詳說文沐水在青州然或以水氏啓劉青錢。商音）**沐並**（三國志沐並字德信少孤苦有志介始為袁紹吏。曹操取冀州署軍謀掾黃初中為成皋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

索橐鼓時煌旱言無儲蓄肇人入並閙下呴呼罵吏並怒躡履提刀而出欲收肇肇走得免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介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明邪欲收殺之肇兇決減死刑獲吏由是投散十餘年正始中爲三府長史卒

霂

釋慧沐 宋高僧傳慧沐暨陽人幼沖之歲謁覺智寺契真禪師由茲開悟於洪井觀音禪師頓了心要乾寧五年卒。詳僧字

洪武正韻莫卜切霢霂小雨許慎說文霢从雨沐聲小雅小雨謂之霢霂（邢昺疏釋曰小雨一名霢霂小雅信南山云益之以霢霂是也李巡云水雪俱下案此文上有暴雨下云大雨於中間無雪事而云水雪俱下妄矣）劉熙釋名言霢歷霂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顧野王玉篇音木徐鍇通釋門逆反楊桓六書統明毋霂其義止當用沐字俗加雨熊忠韻會舉要宫次濁音霢者膏潤入土如人之脉霂言上霢言下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眠霂

篆 霂 徐鉉 書 霂 篆韻 草 霂 張錦溪見 書 霂 草書集韻

毣

洪武正韻莫卜切思貌。一曰毛濕也漢鮑宣傳毣毣之思師古曰毣毣猶霂霂也如淳曰謹愿貌俗作毣楊雄方言純毣好也毣毣小好貌音沐司馬光類篇又墨角切又莫報切目少精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毣或作毣今又莫角反好貌也孫氏字說又以毣爲翼楊桓六書統明毋熊忠韻會舉要宫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眠毣

篆 毣 集韻見杜从古 書 毣 集篆古文韻海 毣 六書統

楘

洪武正韻莫卜切車歷錄也詩五楘梁輈又屋架五楘也許慎說文轅車歷束文也从木敄聲徐鍇通釋謂車輈上木也門逆反楊桓六書統明毋楘（楘隸）熊忠韻會舉要宫次濁音詩五楘注毛云五五束也楘歷錄也一輈五束束有歷錄孔疏云五束者五處以皮革束之所束者因爲文章歷錄然錢氏曰馬曲轅上束也一輈五（原缺）以皮束之以爲飾集韻或作鞪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眠楘

篆 楘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 書 楘 徐鉉 楘 古文韻海 楘 篆韻 楘 六書統 隸 楘 六書統 書 草 楘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鶩

洪武正韻莫卜切舒鳧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高飛者曰鶩一名匹居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許慎說文鶩从鳥孜聲爾雅舒鳧鶩（邢昺疏釋曰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記內則鴨鳥之不可食者云舒鳧鶩）陸法言廣韻鳧屬徐鉉五音韻譜力竹切徐鍇通釋門逆反司馬光類篇鶩鶩騖也戴侗六書故鳧鴨鶩同物畜於人者爲舒鳧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鶩霧鶩又亡遇切馳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木務二音亦作鵡與鶩同又音住同騖鳥名楊桓六書統明毋鶩（鶩隸）鶩熊忠韻會舉要宫次濁音方氏曰以爲人所畜不善飛舒而不疾故曰舒鳧禮記曲禮疏云野鴨曰鳧家鴨曰鶩禮記曰匹曲禮注疏庶人之鶩匹音木鴨也魏柔克正字韻綱或作鷔趙謙聲音文字通野者能飛家畜者不能飛俗呼爲鴨左傳公膳曰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亦謂之匹方音見暮韻借蟲名蜉屬作蚹非爾雅蚹蝂蠑螈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眠鶩

篆 鶩 說文見杜从古 書 鶩 集篆古文韻海 鶩 徐鉉 鶩 篆韻 鶩 並六書統 草 鶩 張錦溪 鶩 鮮于樞並 書 草書集韻

總叙

陸佃埤雅釋鳥云舒鳧鶩雌鴨醜善立鳧鶩醜善趨尸子曰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周官庶人執鶩工商執雞工商欲其知時又上之所畜也故執雞庶人雖亦上之所畜欲其不散遷而已故執鶩鄭玄曰鶩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鶩無佗心故庶人以爲摯鶩一名鴨蓋自呼其名曰鴨也或曰雞可係故謂之雞鴨可押故謂之鴨徐鍇曰鳥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亦鳥以爪覆護其卵受之誠至也今雞鶩孚卵雞二十日而化鶩三十日而化皆如其期也物類相感志云雞鶩伏卵忌唐若聞礱磨之聲則不生矣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鶩也鶩不散遷而又乘匹不妬故或謂之匹也今雄雞能鳴其雌不能鳴雌鶩能鳴其雄不能鳴蓋類之不可推也廣雅曰鵝鴨䳄也鶩音木貨木故也蓋鵝性醇鶩性木啓劄淵海庶人之執匹（記曲禮匹當作鶩鴨也）舒鳧翠（注云舒鳧鶩也翠尾肉也內則）百川學海鶩野鴨也飛上大澤之中群處既拳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過逆也

鳧鶩

春秋繁露郊祀對篇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當鳧鶩非鳧可用否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稱乎

鵝鶩

韻府群玉（唐李愬半夜擊鵝鶩以亂軍聲）

鴈鶩

韻府群玉鴈鶩行（以進平五晱巫）

雞鶩

漢書王莽多事諸鬼用三牲鳥

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乃以雜畫爲鷺崔氏政論令下僭其上尊卑無別如使雞鷺蛇頸黿身五色分展亦可貴於鳳乎楚辭寧與騏驥伉軛乎時與雞鷺爭食乎寧昂昂若數千里之駒泛泛若水中之鳧

鷄伏鷺（姜特立梅山集水將陸走不同生濡足相隨有生情早晚相浮春浪去豈知垂翅到天明）更

鷄以鷺（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以鷺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怒）

孤鷺（宋李復潏許孤鷺何）特夫舊群空鄉迥立如長人疾風拂地忽驚顧欲起不起低昂頻逡東八月霜氣早萬里旅飛來南賓雲間翩翩翱相接沙上雝雝情更親空江跃駭虛絃響飄亂瓦驚爭變身倉皇雖散意弃翥形迹潦寥心苦辛拳聯悲鳴求遺儔怡梁收盡原野寘暮天蕭條侶影過側頭仰望空傷神想能高騫投別伴思故來思重求新會向北歸却相見當有刑翩向前春

群鷺（太平御覽唐子曰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群鷺戚列飛翔而過此）偶爾何異云鶴二八之

頎鷺（韻府群玉頎鷺庸渠上林賦頎鷺鳴鶃庸渠似虎）

家鷺（韻府群玉畫來爲方池野鳥雜家鷺）

池鷺（宋元憲公集野水初盈沼舒鳧亦伴游雙膺時沒濚科陣或迎舟款蹶各星累眞忘績脏晏杜家隣舍遠刷羽恣淹流）

野鷺（南史庾翼與右軍書石翼與人書云兒輩厭家雞愛野鷺皆學逸少書一作野雉宋蘇東坡集庾征西初亦不服逸少有家雞野鷺）之論後乃以爲伯英後生藝文類聚宋王徹野鷺賦曰翩翩雙鷺體叢羽微和鳴娓娓飛藂來憩肇仰鶴推高蹭草憚威邊時弄音假日于飛爾乃湛淡揚瀾俛仰威嘆心矜遠野意惕近洲　齊謝朓野鷺賦夫何羅人之伎巧厲江海之遠禽落摩天之迅羽絕飛鷺之好音碎文錦之丹臆納綺縹之翠衿孤雖喧而靡異鶵雖呼而莫尋

露華鷺（太平御覽廣志曰鷺生百卵一日再生有露華鷺以秋冬生卵並出蜀兒肥而）耐於寒宜爲水

烹鷺（溫革瑣碎錄周處風土記端午烹鷺）

辨霞鷺（能改齋漫錄梁江淹赤虹賦云霞光朗而）下飛日通麗而上度張說晚景詩云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凡淹說所謂霞飛則雲霞之霞也王勃滕王閣序曰落霞與孤鷺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土人云落霞非雲霞之霞蓋南昌秋間有一種飛蛾若今所在多蛾是也當七八月之間皆紛紛墜於江中不究所自來江魚每食之土人謂之霞故物取以配鷺耳不知彼以爲雲霞則長天豈可與秋水同色也哉予又按孔穎達曰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故鄭康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李巡亦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鶩本不能飛耳論文雖不當如此要之作文者亦不可不察也

刻鵠類鷺（東漢書馬援戒子姪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爲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長驅輕鷺（抱朴子官理篇若乃賊蒦之乘驪駮啟辛之臨三仁欲長驅輕鷺則嚮息棘逼）欲盡規竭忠則福如發機

蟠蛇電鷺（抱朴子博喻篇擊虬無翅而天飛蟠蛇無足而電鷺）

蚞

洪武正韻莫卜切蜓蚞蟬屬顧野王玉篇螇螰子陸法言廣韻螇蚞蟲一丁度集韻蟲名爾雅蜓蚞螇螰也郭守正紫雲韻蜓蚞螻蛄楊桓六書統明母部从虫木聲蚞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氏眂蚞

篆書 蚞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蚞 六書統

隸書 蚞 六書統

草書 蚞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目

洪武正韻莫卜切眼也視也名號也又節目條目許慎說文目人眼象形重童子也凡目之屬皆从目莫六切囼古文目爾雅衡橫目作易疏釋日（傳一名攝目草葉是生郭云一名結縷俗說云較爭草是也符鬼目疏釋）日符一名鬼目郭云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圓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是也揚雄方言矔䁖睍䁵轉目也梁益間瞋目曰矔轉目顧視亦曰䁖吳楚曰䁵劉熙釋名目默也默而內識也顧野王玉篇眼目張參五經文字象重瞳子形徐鍇通釋莫叔反司馬光類篇作囼張有復古編形相類目囼上目字下古良字（非昨字）目𥄎目宿草名漢書罽賓國多目宿宛馬所嗜目眼也宿止也从宀佰息逐切別作苜蓿非吳棫韻補叶音莫筆切夏侯湛祗疑栖遲窮巷守此困極吞江河之流不以躍舟船之時惜東聖之光不以寓貧婦之目戴侗六書故囼囼目司眡之竅也象形目本衡物其从書者讓而有合也故著其本文于上李肩吾字通要眾等字从此眾蜀字亦如此作義異韓道昭五音篇海作囼五音類聚凶古文滌氏字說兆眹之眹眼瞼之瞼皆從目俗從月楊桓六書統明母囼體之主視者也象精睫之形古文囼囼並古文省也昌鐘文目小篆省目隸熊忠韻會宮次宮次濁音又禮記後其節目方氏曰節則木理之剛目則木理

之精又黄目瀏導名黄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又天目山名。若水所出集韻古作回字滌悖義通作荻目古作䁘趙謙聲音文字通借為名目字語請問其目又目宿草名可為菜一名光風漢書罽賓國多目宿馬所嗜作首荻首非唐薛令之詩首蓿長闌干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谷明民眂目篆書目古論語目禾耳馮目目目並古老子目汗簡目古文並見

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目目徐鉉篆韻目目目目目並高勉齋學書韻總目六書

統隸書目靈臺碑見漢隸字源真書目宋儋目王羲之目智永目歐陽詢目顏真卿

目柳公權目蘇軾目蔡襄草書目目並章草目王廙目目並王羲之

目智永目目並黄庭堅目米芾目鮮于樞目趙子昂

總敘

（劉熙釋名目默也謂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窺牖閒評余嘗考字源云目字象人眼之形古橫書嫌與四字相）

亂遂竪書也然亦有在字內橫書者初亦未之信後觀蔡君謨帖罰之令典之句其罰字果作橫書然後知字源之言不妄矣禮記目者氣之清明者也玉藻曰目容端（不睇視也）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欲之（向魋句句桓魋卜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之）地怒使其抶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春秋元命苞目肝之使春秋後語平原君對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要君之為人也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太公金匱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省大學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孟子滕文公章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公孫丑篇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注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莊子曰芒然無見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又云。目之窮乎所欲見國語目以定體又云目體不相從目不在體視遠也慎子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韓子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如何小小不可大目小可大大不可小舉事亦然又云古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鑑觀面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旨。尸子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鴟冠子天權篇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楊子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離婁娛光眇視目增波。又曰娥眉曼睩目騰光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列仙傳偓（於角切）佺古基槐山人採藥好食松實兩目更方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談有悖於目拂於耳而便於身者亦有誑於目順於耳而賤於行者。前（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袁準正書目以見小為明耳以聽大為聰顧子義訓假天下之目以視則四海毫末可見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目六十四理（詳說）

耳目

易說卦坎為耳離為目　巽卦巽而耳目聰明書益稷篇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注言大體若身）旅獒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注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冏命篇穆王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禮記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耳目之欲若無禮則耳目無所加（仲尼燕居）左傳昭公九年荀盈卒晉侯飲酒樂屠蒯酌以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司聽也又飲嬖叔曰汝為君目將司明也　僖公二十四年富辰曰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孔子家語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

得而聞也　又好生篇聖人以心導耳目　吾子篇如奸奸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故曰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　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國語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史記黃帝勤勞心力耳目明通四方耳目貫山至言秦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顏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側耳而聽言樂禍亂也）漢書楚元王傳顧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　張耳傳趙人多為耳餘耳目者蓋寬饒傳奉錢半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　朱博傳因親信以為耳目東漢書馬援傳光武曰虜在吾目矣　鍾離意傳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　荀爽傳疏恒帝諸梁爭權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　翟酺傳成王之政四子扶而維之目見正容耳聞正言　劉陶傳聖人以天下耳目為視聽故能無不聞見　光武陛下以使者為腹心使者以役事為耳

目。　馮魴光武時魴爲郟令時車駕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群起郟賊延褒等衆三千餘人攻圍縣舍魴率吏士七十許人力戰連日弩矢盡城陷魴乃遁去帝聞郡國反即馳潁川魴詣行在所帝案行鬬處知魴力戰乃嘉之曰此健令所當討擊勿拘州郡褒等聞帝至皆自髡刑負鈇鑕將其衆請罪帝且赦之使魴轉降諸聚落縣中定詔乃悉以褒等誅之魴責讓以行軍法皆叩頭曰今日受誅死無所恨魴曰汝知悔過伏罪今一切相赦聽各反農桑爲令作耳目皆稱萬歲是時每有盜賊並爲褒等所發無敢動者縣界清淨　班彪傳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　陳球傳光和二年球爲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曹節等且勸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宜得容容無違而已又尚書劉納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　兩漢蒙求朱博字子元守左馮翊滿歲爲真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洒卿恥拔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曰親信之以

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管子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又云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心之在體君之位也（心之在體當身之中凡身之運爲皆心之所使故象君位）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九竅則各有職司不能以此代彼若百官之有其分）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心之君處常能順道則九竅所司各循理而應也）嗜欲充盈目不見色耳不聞聲（君者嗜欲充盈動違道則九竅失其由故目有所不見耳有所不聞也）　鬼谷子耳目者所以助心通理叔向曰心之助心得助耳目能窺閒　莊子五色亂目則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聽又云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爲而不恃長而不宰　荀子勸學篇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夫是之謂德操又云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榮辱篇目辨白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　王霸篇故人之情耳好聲而聲樂莫大焉目好色

而文章致繁婦女莫盛焉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動五者人情之所不免　解蔽目視備色耳聽備聲　文子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　鄧析子目貴明耳貴聰知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知慮則無不知　淮南子覽冥訓耳目清視達聽謂之明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　説林訓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　揚子問明篇敢問大聰明曰惟天爲聰爲明夫能高其目下其耳者匪天也夫　問道太古塗民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聲降生民使其耳聞目見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之不禮聽之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問明篇明其至矣乎不聽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　抱朴子内篇夫聰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

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間主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誣哉　抱朴子曰妍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真僞有質矣而趣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　廣譬篇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　北史令狐整傳刺史辟整爲主簿整進趨詳雅對揚辯暢謁見之際州府傾目　隋書楊玄感傳玄感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汚者纖芥必知之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　唐書房玄齡爲左僕射帝曰公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　孔穎傳成王目不得閱淫豔妖誘之色耳不聞優笑淫亂之聲　魏徵傳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役耳目之聰明哉　魏徵曰房玄齡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宜有不應知者　玄宗謂宋璟曰卿國之元老爲股肱耳目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　韋思謙進御史性謇諤頗色莊重曰耳目官固當特立　德宗陛下雖有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能效死　布腹心而任耳目舜其得之矣　杜

黄裳傳憲宗嘗聞前古者所以治亂常因推言王者之道在備已任賢而已重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　文宗去耳目之壅通上下之情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八月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宋史呂公弼傳時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去公弼諫曰諫官御史為陛下耳目執政以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元史逆臣傳英宗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姦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失達兒貪婪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宜籍其家以懲後也溫州府志周元龜字錫疇平陽人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擢嘉熙第教授廬州歷江淮諸司幹官用舉改官試縣监州關慶聞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閽時相怒其攻已欲去之將以元龜為諫官諷以意元龜正色曰臺諫天子耳目不可以市私恩直士國家元氣不可以報私忿文選張平子東京賦乃先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貴所聞賤所見）唐韓昌黎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人之耳目也陸宣公奏議以天下之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是以明無不覽聰無不聞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省心雜言耳不聞人之非目不視人之短口不言人之過庶幾為君子朱真集耳目者其形也聰明者其用也徇耳目之外累則矜攬觀聽物者蔽之而形愈疲反聰明之內融則覺性不逮神者受之而用不晦聞不越聲是耳非聽見不越色是目非明徐以氣聽聰能作諜徐以神視明能作哲沈名遠寓簡古之真人能以耳視以目聽非其至也視聽不用耳目而不易耳目之用茲可謂至矣趙德麟侯鯖錄黄書直戲作貴耳賤目謎云驢耳對軒軒爭價價十千耽耽兩虎視不直一文錢宋晁無咎集（上吳相公書）思天下之民有不與知天子之意者若已之塗其耳使不得聞閉其目使不得見也薛季宣浪語集遂古在昔先王建極聽有中聲視有常色各有攸職民用不忒在廿墨允殷商之季惡聲色之云惡而周蔽以不食隘清當首餓夫自甃而來為至德惟仲尼父目示顏回惶躬是飭鳴呼東普色粟天自性其何能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不如仁身而自充耳官司聽目官司視敬以司存敢告有膻有官龜鑑蕭至忠為御史中丞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奏謂當專若大夫許而後彈即劾大夫者又誰向哉　衛書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

小一一自言觀察之咎曰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國老談苑劉溫叟為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溫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樓故事非賜大酺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軍庶幾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卻導從者欲警彼耳目也宋韓魏公安陽集（辭免登極東恩）第二表攬國權綱新民耳目黜陟大柄必本於無私左右弼臣俾全於難進歐陽公集（不宜采錯職奏狀）臣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王與鈞藍樓集（謝侍郎啓）清朝耳目吾道津梁聲名獨冠於諸公獎激每加於多士汪藻浮溪集（奏論諸將無功狀）臣愚以為虜退之後正朝廷大明賞罰再立紀綱新人耳目之時莫若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楊誠齋集（上壽皇乞留張栻黜韓玉書）且臺諫者古之法官蓋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也宰臣聞其言則狼狽而出府大將聞其有言則奔走而擇兵非畏臺諫也畏國法也吳詠鶴林集（賜鄭性之以臺章乞賜罷黜不允詔）夫御史天子耳目豈容蔽耳目而不言輒政猶吾股肱安可設股肱而獨運朕已勉諭卿毋牢辭劉忠肅公集分析疏先王以言置官代天子耳目內外相信無以異於一體之相為用也王惲秋澗集元貞守成事鑑臺諫者天子耳目朝廷紀綱耳目聰明則事無壅蔽紀綱振厲則朝廷清肅惟係重如此故權不可使之輕氣不可使之沮唐高僧傳釋端甫云鑿生靈耳目禪林類聚朗州刺史李翱仰慕藥山儼禪師道風屢請不赴乃特入山致敬齋莊客禮直造座前師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師却召李回首師云何得貴耳而賤目雲笈七籤（明耳目訣）真誥曰求道要先令目明耳聰為事主也且目是尋真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抄經相示可施用之道日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摩兩目顴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三九過從眉中始乃以入髮際中仍須嚥液多少無數如此常行耳目清明二年可夜書眉後小穴為上元六合之府化生眼瞳和瑩精光長映徹瞳保錄目神是真人坐起之上道也群書足用事對（耳司聞目司見）（好色好聲）（無不見無不聞　有同聽有同美體題聞見視聽　聲已託嘶賦偶以）（視以聽曰聽曰明　聞者見者視之聽之　雖褒以難號而聽達四海）

非蔽以無擴而見用爲里聲律會元體題聰明視聽　聞見聲色賦偶捷於物兮不爲物蔽　治以心兮是皇心正　汝司聽汝司明　無不聞無不見　養以鷇鷇養以堂乎　繼之準繩繼之音律　脩脩監於無明達天聽於邇邇　逖然于上世之淑　目歷見于先民之利病　合衆人之耳以廣吾之聰會百姓之目以益吾之見　舜命伯禹之作肩吾無怠之爲尚書出納也攜撰古之司持掌正封之爲八方之勿　絲黈纊之塞也我則有不聞之聞雖見旒之蔽也我則有無視之視　以衆耳爲耳則聞莫止於上古實衆目爲目則見已周於萬里　聲色是好聰明所司　攀而存也雖充耳以守通聞而知者信和鸞之在道　載物而交物者皆衆人之不察戕形而役形者惟君子之所獨　豈無御史耳目之較奏於王前亦有外臺耳目之以循行於天下　黈纊塞之也聰常寓於物表見旒蔽之已充自周於海隅　明如離婁也不出於百步之間精如師曠也不外乎五音而止賦陽官慮不思深我孟軻之物引聽能無俾自綿莊子之天遊　虞舜與人偕進觀聞之欲殺宗接下無疎視聽之惟　下無聾瞽之游四方皆達上頼聰明之德百志咸熙聲律大成體題見聞視聽聰明聲色無明遐聽　求多聞博聲精　無擴黈纊　明達覽聞多聞廣見

四聰偶見賦句　不事事而聽妙綱紀當聲之地　不物物而察公日臨月照之天聲徹四海光周萬緣　炳日月之精燭及屋動聞窔寤之聲今無一毫　物雖能察怨各私見之塵　賢諫直不從易柔巧言之鼓簧入荒洞洞直入吾視四達皇皇盡歸我聽　有四海之聰而聽則是盡費爲里之見而見無不真　無聽達兮斷爲物以無抗　離明羣兮燭四方而不遺反悅伶悅吾目倫亂紅紫護使氣吾耳聲濫衛鄭　寔南不上聞唐亦蔽吾威陽帝得見奏何昧歟　土五何之際則觀水而恬處伯夷之下則聞風而起盼孔之語拱聽金聲之振觀舞之文武頌斗卯之誠　武俾聽治武俾觀象哉爲聞書哉爲明服　于觀予聞予必吾眉汝視汝聽汝當輔治

面目

詩何人斯篇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注靦面見人之貌也）西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薛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　項羽曰雖江東父兄憐而王我何面目見之哉　朱子語續錄李文靖重厚沉默當寓京師亦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無儀度甚美入文靖房入而出衆訝之以爲文靖如此却引得這般人來遂問之文靖亦只依違應之曰亦言其前程之類何足信深詰之文靖曰諸公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許文靖爲相常談胜錄　傳燈錄道明禪師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躡足追至大庾嶺曰我來求法願行者開示於我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　來氏如一傳余東過羅睺羅通場生起信堂有比丘請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乎余顧堂下四檜曰得非歲寒面目尚無恙乎　頌古聯珠寶壽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壽曰汝且在此作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誕一日在市中見二人相打一人近前打一拳云你是什麼面目師觀之忽然大悟歸告寶壽壽深可之　海印信曰鬧市相逢兩知識面目無來太癈力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成枯木曰南北東西是處遊更深歸去月如鈎春風一陣花狼籍不覺思量暗點頭　禾山方曰甚妙也甚妙於此知性命獅鼻與一拳當時便打正　十字街中六不收本來面目絕蹤由從茲悟得分明去已落儂家第二頭　佛性泰曰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趯翻鸚鵡洲幸有傍人為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南華昺曰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

六反成三十六　圓悟歎曰寶壽作街坊鬧市中驀得父母未生前恁麼無面目最奇特大用現前無軌則　佛鑑懃曰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失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南岩勝曰借路經過無面目因那打正有拳頭衲僧門下無干涉徒用精金換得鍮　雲笈七籤黃雷淵滿庭芳云一點陽精配歸坎位五行四象俱全惚其有象晃耀照無邊神水頻頻灌溉三田內文武烹煎明知道入門體用心靜息綿綿住行幷坐卧養吾浩氣塞地衝天認取本來面目月樣團圓內有天靈神寶驅雷電發在心田君知否神仙有準功行滿三千（八乘九天一氣而生須認母中之母爲本之頭本來面目）

頭目

荀子議兵篇故仁人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

眉目

東觀漢記馬援眉目如畫　金樓子說蕃篇梁蕭遵光美風姿眉目如畫髮鬢若點漆隆準口如含丹而足蹇體殊肥壯脚如三歲小兒　新唐書袁天綱相岑文本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顏氏家訓真草書迹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眉目此藝不須過精爲人所役王逸少風流才士蕭散名人舉世惟知其書寧仲將遂成深有以也

心目

邵子觀物外篇心生目泰爲目占目積而鼻[illegible]

何也體必交也故動者宜縱而反橫植者宜橫而反縱皆交也（原本缺）人之神發乎外心主目唐吳筠文集人之所生者神所託者形方寸之中實曰靈府靜則神生而形和躁則神勞而形斃深根寧極可以修其性情哉然動神者心亂心者目失真離本莫甚於茲故假心目而發論庶幾於達滯清神而已且曰心希無為而目亂之乃讓目曰予欲忘情而隱逸率性而希夷偃乎太和之宇行乎四達之達出乎生死之域入乎神明之極乘混沌以逍遙與汗漫而無際何為合方止若且視吾方清若且營覽萬象以汩予之正悅美色以淪予之精底我遑遑於無見熙熙於流眄搖蕩於春臺悲涼於秋旬凝燕壤以情悚望吳門而髮變聽楚國以永懷俯齊郊而泣戀繁庶念之為感皆寸眸之所眩雖身軌美飾口欲厚味耳歡好音鼻悅芳氣動予之甚皆爾之謂故為我之尤職爾之由非爾之對而誰之仇乎目乃恬然而應之曰予不聞一人御域九有承式理由上正亂非下忒故堯俗可封桀衆可殛彼殊方而異類猶威順乎帝則統形之主心為靈府逆則予捨順則予取嘉祥以之招悔吝以之聚故君人者制理於未亂存道者允念於未散安有四海分崩而後伐叛五情播越而能貞觀者乎爾不息爾之機全爾之微而乃辨之以物我照之以是非欣其榮感其

辱惕於有餘悲於不足風舉雲逝星奔電倏紛淪鼓舞以激所欲既汩其真而混其神幸天心而悖天均焉得不弱於造物之累迷於自然之本哉故俾予于役應爾之適既嬰斯垢反以我為咎嗟乎嗟乎何弊之有心乃慨然久焉復謂目曰顧予與爾誰明其旨何隱見之陽而玄同若此既庶物之為患今將擇其所履相與超塵煩之纆陟清寂之鄉餐顥氣吸晨光咀瑤華欶瓊漿斯將期靈化於羽翼出雲霞而翱翔上昇三清下絕八荒託松喬以結友偕天地以為常何毀譽之能及何取捨之足忘諒予圖之若茲其告爾以否臧目曰近之矣猶未為至若然者所謂欲靜而躁隨辭埃而渾囂闇乎反本之用方邀然而獨立夫希夷之體也卷之無內舒之無外寥廓無涯杳冥無對獨捐茲而取彼故得小而遺大忘息陰以滅影亦何逃於利害伊虛室之生白方道德之所載絕人謀於未兆乃天理之自會故玄元挫銳以觀妙文宣廢心而用形軒帝得之於罔象廣成契之於杳冥顏回坐忘以大通莊生相天而能精歷衆聖以措德非智謀之是營蓋水息瀾而映徹塵不止而鑒明未違世以高舉亦方寸之所寧故能泊然而常處感通而斯出不先而曜不秘而容冥始終而誰異與萬物其為一因而靡得是以罔失誠踵武於坦塗可常保於元吉若棄中而務表

乃徹往而不窒其故何哉水積而能嘯林豐而獸居神棲於空洞道集於玄虛苟不剝其所有焉得契其所無非夫忘形靜寂瑕滓鏡滌玄關自朗幽鍵已開曷可度於無累焉不然安得駕八景升九霄覩金闕之煌煌步紫庭之寥寥同浩劫之罔極以萬椿為一朝乎心於是釋然於衆慮凝澹於猶豫澄之而徐清用之而不遠致謝於目曰幸我以善道弘我以至言覺我以大夢啓我以重玄昇我以真階納我以妙門縱我於廣漠之野遊我於無窮之源既匪群而匪獨亦奚靜而奚諠協至樂之恒適抱真精而永存遣之而無遣深之而又深通乎造化之祖達乎乾坤之心使我空欲視目盲之外參將見於玄黃之林覩有而如見空寂聞韶而若聽谷音與自然而作侶將無欲以為朋免驅馳於常主保後天之所能靈欲於未兆解紛於未擾忘天壤之為大忽秋毫之為小處寂寞而聞和潛混漠而見曉應物於循環含光而閑關飄風震海迅雷破山滔天焚澤而我自閑彼行止與語默曾何慮思於其間哉敬齋汎說目者人之所覽心者神之所棲自目有一塵之觸則障心有一塵之觸則亂目有觸而不病則神全乎其目矣心有觸而不亂則神全乎其心矣我固以目守心而心守目神其全乎

眼目

五燈會元靈樹敏禪師臨終封一函子令呈廣

主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時雲門偃居第一座乃召開堂說法諸天傳戒劫之時人食香稻黑晴便生西方阿彌陀佛令實應聲。吉祥二菩薩達其日月開人眼目

大目

孝經援神契伏羲大目類鄉記老子大目莊子目大運大可回一寸也續漢記張燕傳黃巾起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羝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掾城浮雲白雀揚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睢固苦蝤之徒並起山谷閒其大眼者為大目

龕目

羅泌路史後紀包羲龕目珠衡

堯目

宋景文公筆錄安色不能入堯目金樓子興王篇帝堯日角方目

舜目

尚書大傳舜目四瞳子羅泌路史有虞氏紀帝舜目瞳重曜故曰舜而原曰重華世紀云（目瞳子名重華真原云字仲華按荀子堯舜參眸子是堯亦重瞳然但一目重書人傳言舜四瞳子則兩目重矣故春秋演孔圖云舜目四瞳謂之重明承乾踵堯海內咸昌元命苞云舜重瞳子是謂慈原上應攝提下應三元尸子淮南子云舜兩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天命壽也是地運華之名有瞭睛意故目好動而曰舜或作䑞書注云舜名也儀禮正義以為名號之名非也）

長目

史記秦始皇本紀尉繚曰

秦王為人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不可與久游

重瞳目

晉書載記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光生于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為名年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憚服不樂讀書唯好鷹馬及長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陶朱新錄趙叔贊有女三四歲兩目各重八瞳視之人面落重瞳凡兩行行四枚

河目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有熊氏生而紫炁充房身逾九尺附函挺朶脩髯花瘤河目隆顙日角龍顏　夏后氏紀大禹虎鼻河目斷齒鳥喙老君實錄老君河目日月方瞳孔叢子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而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黃帝之形貌也素王事紀祖庭廣記曰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河目海口（注上下眼平而長也）里志河目縣石屬五原鄉

虎目

韓非子外諸說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環其眼（注怒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鳳目

仙傳呂嵒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東平人生而聰敏日誦萬言龍姿鳳目鬢髮疎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或曰先生身長五尺二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筯頭大常着白襴衫繫皂絛變化不可度

豺目

東漢書梁冀為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注豺目目豎也）

鼠目

新唐書李揆傳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家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秘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特守稍廩恩（胡田切）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

駝目

遼史逆臣傳察割字歐辛明王安端之子善騎射貌恭而心狡其父安端嘗使奏事太祖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風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令入門

鴟目

西漢書王莽傳莽鴟目虎吻莊子雜篇鴟目有所適鶴脛有所節解之也悲（疏鵂目晝闇而夜明則適夜不適晝鶴脛素少而長則短長不能短）

蠭目

史記楚世家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商臣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群書類對事苑晉王敦字處仲有奇人自濟沼見敦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聞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南史宋前廢帝紀蜂目鳥喙長脛銳下宋史李全傳全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産兄弟三人全銳頭蜂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趫捷能運鐵鎗時號李鐵鎗

乳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形夭為帝斷其首乃以乳為目

俊目

宋史列傳解元保安軍德清砦人狹眉俊目猿臂善騎射

深目

世說新語庾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劉向新序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顏女其為人也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流棄莫執

長目

仙傳鍾離權生而異光數丈狀若烈火侍衛皆驚真人之相頂圓顏廣耳厚眉長目深鼻聳口方頰大唇臉如丹乳遠臂垂如三歲兒晝夜不哭不食第七日躍而有聲曰身遊紫府名書玉京其聲如鐘行如奔馬人莫能及

睅目

左傳宣公二年鄭伐宋華元戰敗績宋城華元為植巡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注睅大也言華元目大也）

金目

淮南鴻烈解泰族訓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注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類說當以雞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長三寸黑衣而立名金眼令人見萬里外事

一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三身國其人一目又黃馬一目　外北經一目國一目中其面　深目國在其東為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曰）在共工臺東抱朴子內篇夫乘雲蟲産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冗處獨目三首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居太公金匱一目視則不明一耳聽則不聰韓子田駟欺鄒君將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睞（大計切附目也）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聾兩目君奚弗殺駟東欺齊侯南欺荊王駟之於人瞽也君奚惡乃弗殺淮南鴻烈解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目渾名也）南史王偉傳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為四海所歸帝大怒擒而刑之都梁志達近千峯一日中吟哦難盡畫難同我回獨倚欄干立屬影斜書夕照紅禪林僧寶傳真如喆禪師愛人以德事不合必面折之說法少緣飭責賊一目

兩目

蔣子語兩目不相為視昔吳有二人共評王者

一人曰好一人曰醜久之不決二人各曰爾可來入吾目中則好醜分矣王有定形二人察之有得失非苟相反眼睛異耳　敬齋汎說人有兩目無不見也然未有自見其面者矣子欲為君子乎無目乎其他其自目乎尺宅乎　太平廣記仙姝謂封陟曰我有還丹頗能駐命許其依托必寫謙愫能遺君壽倒三松瞳芳兩目

雙目

觀佛三昧海經佛白毫相從無量劫捨心不慳心無封著而行布施護持禁戒如愛雙目

三目

山海經海外西經奇肱之國其人一臂三目　汲冢周書王會解云權扶三目注云權扶南蠻也玉之有光明也形甚小也

四目

書正月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注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先儒四方耳目也王氏曰廣視聽於無所壅塞）群書足用魏徵曰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靖言庸違不能亂也）淮南子蒼頡四目是謂並明禹耳三漏是謂大通　百川學海書斷列傳蒼頡黃帝史也頡首四目通於神仰觀奎星圜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博采衆美合而為字是曰古文　論衡骨相篇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　羅泌路史因提記倉帝史皇氏名頡姓侯岡龍顏侈哆四目靈光病研於蒼（頡大生德於大聖四目實光為百王作憲挾春秋演孔圖及春秋元命包叙帝王之相云蒼頡四目是謂並明）三國志曹操曰非有四目兩目多智

爾傳燈錄耶蓟是明上座非有四目

六目

度人經白天魔王瓜出六目　荃翁貴耳東坡因訪呂微仲偶在書室坐久因見盆中養一龜有六目微仲出與東坡言偶晝寢久坐東坡云盆中之龜作得一口號奉白莫要鬧莫要鬧聽取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覺抵他人睡三覺呂大笑

十目

朱子語續錄問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底意不可道是人不知人曉然共見如此

萬目

宋景文公筆錄提其綱萬目張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一屋

目

病目

左傳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盟于督揚荀偃癉疽生瘍於頭（卒在吳反）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目開口噤也）宣子與其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懷子欒盈也）乃復撫之曰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嗣續也）　五代史補錢鏐末年患雙目醫人不知所從來自云累世醫內外障眼其術在於用針無不效者鏐聞召而使觀之醫人曰可治然大夫非常人患殆天與之若醫是違天理也恐無益於壽幸思之鏐曰吾起自行伍跡有方面富貴足矣但得兩眼見物為鬼不亦快乎既下手莫不應手豁然鏐喜所賜動以萬計醫人皆辭而不受明年鏐卒　太平廣記游敦字幼齊漢世為羽林中郎將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遂誣殺敦月餘軫病目精遂脫但言游幼齊將鬼來於是遂死　東坡志林前日與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予病目昏以熱湯洗之張曰目忌點洗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山谷曰目惡剔抉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夢溪筆談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於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　西漢書五行志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蹄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旤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　韻語陽秋山谷平生為目所苦故和東坡詩有請天還我讀書眼欲載軒轅訖鼎湖之句其攝養禁忌之法講之詳矣故次韻元實病目詩云道人常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要須元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病者苟能知此其賢於金篦刮膜遠矣大抵書生牽於習氣不能割愛於書冊故為目害尤甚唐張籍好學業文之士也中年病目失明議者謂不能損讀之過孟郊嘗贈之詩云西明寺後窮瞎張太祝縱爾有眼誰能珍天子只尺不得見不如閉眼且養真蓋非特傷籍而郊亦自傷雖有眼而不得見君也　楊公筆錄余自幼病目昏不能遠視遍求名方服食二十餘年略不少愈因得張湛與范甯治目疾六物方遂却去諸藥不御今亦無恙　張橫渠集病[illegible]說予張子目病主翳命醫治目翳小湊則親戚妻子為之喜或加增焉則

復為之憂予張子曰目猶天之日月也日月薄蝕猶君子之有過也余德之不脩學而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其得罪於天也久矣目之主腎是吾心之過形見於兩間也其或小愈是幸免也幸免矣足喜其或加增是天正典刑也宜退聽以受之而已憂之何益曰如之何以處之曰吾老矣無及也當以悔之而已矣李復潏水集昔年勤細書廣博求多益謂經手一抄可勝讀數百矻矻三十年常廢寢與食磨墨見硯穿敗筆如丘積萬編建大軸不知幾萬億當時氣血盛未覺損目力今年四十六百病來其隙雙瞳舊勞甚斅血聚成脉虛炎更上攻常若色芒棘遠視但睆睆浮空亂花黑少功致前修鑽仰極窺測志欲繼絕學九萬晞鵬翼求於形器外脫然有所得上友千古蒐神遇辰良觀年來老且病筋骸當少息六物已熟成昏氣煩清滌陸游渭南集病目發書終日危坐肺渴常止酒目昏復損書痛園坐袖手一寬寬有餘心知世緣薄分與鐘鼎疎澹然千仞翔養此徑寸珠光明無憂患何適不自娛白雲可與友晴空開卷舒郭印雲溪集開眼萬象生閉眼萬象滅生滅本無體人心妄分別我初病眸子散漫空花發視物都朦朧浮雲翳秋月謁告旋掩關十日人事絕容室安坐餘神光潛洞達徹於冥冥中瞭然得朝徹以茲悟已性一根成解脫細愚獨世人遂見互樣奪外為物所障兩眼暗添眉豈知有良醫利重金篦刮作持示盲俗聽此還睛訣袁絜齋詩年年苦目眚過午眊不明治之昏轉甚不治無由平何由開目坐湛然神處清非治非不治無思亦無營不勞薰與沐神全明自主勿忘勿助長此理真至精謝邁詩無逸病目以詩戲問六根無牢強萬事有成敗丹白豈不佳能令眼根壞漢堂老居士學道入三昧空花結空界通眼了無礙偶然幻翳侵惱此清淨界道人不易得定為天所妒恐君墮塵埃緣出小懲戒病眸點空青勿作兒女態為君禱于天君病立當痊未忘觀詩書不敢窺粉黛趙鼎臣竹隱畸士集病目無聊用淵明曼寺作詩呈諸友遠物本兒嬉萬彙同一觀陰陽燒煮之有此生老病我今知命年過二不為盛孔文舉云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此身付天公窮達聽其令胡為主纖雲翳此秋月淨坐令盲老翁悲歡離歌詠醫云肝乘母交惡若周鄰欲知醫不恥要在視母蟄至言如金篦刮膜除蔽眛哉我耕田夫所得已多矣當求楊一壺遂卜將三徑閉目存黃庭燕坐收雙瞳回首謝蓬閭路要敢吏陳子尚詩開軒坐病目頃愈悵然有作積熱羅目眚嫩擴長朝陽遇夜亦稍便預恐燈燭張新雨出佳月泉葉沃以光閑軒書木陰坐受夕氣涼輕翳覺潛消仰見河漢明烏鵲翩栘枝栖

息不得常樓攻媿先生集范清卿病目不赴竹院之集詩寄生家次韻戲佚年少老文學藝苑優游富耕穫胷中涵養自成趣妙處正恐兒輩覺我愁門巷非凡五字欲聞奇誰與權開樽竹院望同醉遮眼腦脂何太雪團十客踏雨來相從不負東風約投壺雅歌了無恨抵恨平公一前卻海棠春深照眼明風物融融悟非昨從教兩洗胭脂淺小摘何妨供把握夜闌燒燭照春睡龍鍾如在結綺閣牆頭西望蠍蜀錦嫣然一笑無聲樂飛紅點地繡作茵正須席地天為幕要知富貴出天姿艷杏夭桃何足錄主人小築真好事肯學區區事一壑洞門不鎖要客來笑君大似羊公鶴雨餘珠淚色慘悽一顧正嫌無伯樂忽驚新詩來叩門妙語天然不煩琢坐中傳觀字欲漫我豎降幡甘面縛清明已過雨不休雲霧猶屯四山腳指摩病目不應退及此紅英半零落扶頭尚有未開花縱已離披亦何惡知君既負西岑遊可使一春終落寞會須來此共賦之正要重開誦新作黃山谷詩次韻元實病目道人嘗恨未灰心儒士苦愛讀書眼言為學者與為道者異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東坡詩讀書眼如月歸源塵不照要須玄覽照鏡空莫作白魚鑽蠹簡老子曰滌除玄覽能無疵乎韓愈詩曰蟫衣白魚也退之詩室蠹書蟲生死文字間傳登錄古靈禪師傳云其師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得人朦朧似有味看字昏澁尤宜懶佳氏斷教遊戲曰世間人而為世朦朧語不甚了了所見多俗人不若不見之愈也接稍書朦朧月將入范傒年少百夫雄言行一一無可揀文選王仲宣詠史詩曰生為百夫雄充作壯士規黃鳥詩注曰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無可柬孝經所謂口無擇言身無擇行退之詩云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看吾眸子當瞭然乃稱胷次常坦坦孟子曰胷中正則眸子瞭焉易曰履道坦坦論曰君子坦蕩蕩如何有物食明月淚睫償珠衣袖滿盧仝月蝕詩曰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淚珠見上注金篦刮膜會有時湯熨取快術誠短老杜詩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楞嚴經曰有盲人為治疾遍謁良醫是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去眼膜又按法苑珠林曰復用快元其紅夾明元瞳赩然瞥夢一翁以金篦療之後三日眾痊史記扁鵲傳曰疾之在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目恐然淚欲云術短君不見岳頭懶瓚一生禪鼻涕垂頤渠不管潭州南岳福嚴寺有懶殘巖按唐高僧說懶瓚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德宗遣使詔之寒涕垂胸未嘗答使者笑之且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山谷時潭州枝引用

（衢山事言當遺外形骸不必以病目戚戚且終首句之意）劉欲詩因循衰便至。邇近眼成昏。稍與詩書隔。初憩長老言。（因增詩云昔聞女老言倦乎每不喜云云）談空送起賦。蝇翼飽飛翻。懶卧倘長策。深居欲杜門。劉敞詩（知尚叔父病目）懶罷論時事。幽居秪杜門。自然憂未釋。耶不眼渻昏。犬齋終無顛。眾沙暫有渾。誰資上池水。洞視一方垣。袁起岩詩（懷仲子病目）秋日家鄉遠。西風去鴈遲。小兒應藥苦。老父歎歸期。昨夜三江夢。今朝五字詩。至情如飲水。冷暖自深知。洪平齋詩（目）遇學不九年催名未芳心期雖皦皦。目視已茫茫。燈疊青紅暈。書紛黑白行。蒲團深瞑坐。禪味覺偏長。林昉詩病目兩旬餘。深齋只另居。客知多寄藥。妻勸少看書。畏熱壚差近。貪涼髮屢梳。平生主心書薊因此騎戴鋤。樓攻媿先生集（病目初愈張子家有詩次韻）年來視物隔徒襟。祇有昏花似退之。強送歸鴻聊自放。妙穿懸蝨恐難為。相視黃壚交新絕。見代青箱事變危。窩眼若添雲蔽日。不應更請虎頭癡。韋先生集（病目未愈）病目私廬藥足治平茫然益月尚多移易平本遠風埃路難愈。應緣筍蕨時花入書編飛撲撲墨攢層陳韓眾眾古今是否清深慮視少惟便默以思洪忠宣公詩（病目寄張侍郎）學愁子夏與丘明。兩目昏來歲屢經。未省何辜貽鬼譴。恐因不識取天刑。緣情詩惟吟

全廢。會意書偏筆久停。張籍重清穿可觀。侍郎句好須頻聽。晁說之詩（病日作近體詩五首）病目經旬覺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慵。詩成須作瞽太祝。位極恥為盲老公。不用千憂使畫足。何妨一笑設書空。頗知不喜見人志。好在春來六六峰。何事關成睛愛愁。借愁為樂總宜休。天涯二月無新曆。京國三年誤舊遊。忽使家書迷遠近。欲為客難卻沉浮。道人猶喜頻相過。話盡丹丘更虎丘。江頭未省遊春事。風雨朝朝夜夜深。皎潔一生餘白髮。辛勤百計只丹心。不疑鄭默世能怨。耿恨虞翻論所傷。明日透人添俛首。會催歸興到山林。沉沉何處有春來。日極無根風雨秋。底事須登七人劉。要當自依千金表。圖書雖滿愧黃梢。梔李縱閑嘲白頭。事與願違寘泯泯。願遠於事更悠悠。愁極猶知吾道尊。尚煩幾許北堂萱。善人在疚鄉評減。老物可惜天意存。設使楚因臨澧浦。難教漢使識河源。著書昔日年猶少。老意今朝欲絕言。史浩詩（竹院暑老病目寄詩索和丈字次韻）平生雙眼只觀書。今日休分紫奪朱。青白泯然從客至。席階及也要人扶。丹砂佇使清明在。金屑應嫌計策疎。幸有鏁迦全透頂。不妨洞見混元初。謝邁詩（次韻方元懷起病目）蝶夢游揚卧碧紗。知君不賞玉釵斜。夢回起坐有佳思。亂觸牙籤書五車。黑蝿着眼君勿嗟。學道乃得青蓮華。尚略此

言當過我。無青竹裹為煎茶。沈與求詩聞道牙籤檢校頻。昏花錯莫亂驚塵。未須止酒妨扶轄。便可捐書當徒薪。肘後有方餘幾所。眼中無障更何人。須公舊觀神明復。準擬花前一笑春。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寒食道中病目）今年已作暗寒食。此日正如盲老翁。病眼昏昏迷白黑。幻花隱隱出青紅。人歌人哭千家裏。春雨春晴一夢中。會放目光牛背上。轉頭何事不成空。槐庭濟美集（次韻文夫兄病目新起）胸中眸子坦何疑。不見妖蟇歎月詩。牛背神光元我在。虎頭墨妙敢吾欺。競看枝杖行成矩。會起彎弦滿中規。可惜平生憂國淚。眼明猶及見清時。陸佃陶山集（依韻和叔夫病目三首）使君詩思護雕肝。安得頭風與阿瞞。然艾為誰甘受病。看花緣此負追歡。通天犀帶應偏瘦。雲母屏風尚畏寒。何日早安同一醉。擬教歌舞衛華丹。詩戰空懷壯士肝。未容旆旆累祁瞞。並遊曾許花含笑。孤憤今愁樹合歡。五朵護將春色寄。二篇還伴夜光寒。憑君休造斑貓毒。且向三田養就丹。報君平日頗輸肝。常笑飛煌累李瞞。一雨固宜知上德。是花猶可盡君歡。狐根自識思波煖。老健誰爭氣候寒。從此憂民免髭白。卻疑甘澤是金丹。方岳詩病眸未老已昏眸。近廢秋堂幾卷書。世事難看寧閉卻。人主自擾正紛如。棋聲久避燈前雨。菜本猶堪月下鋤。面針且容趺足坐。此心雅與俗人疎。武朝宗詩病目醫治兩晚寬。迎風猶苦淚漫漫。水邊望月雖無礙。燈下觀書便覺難。索句每防愁入腎。好杯多是熱歸肝。法當着意收神觀。不用金篦久自安。安晚堂詩（病目自嘲）兼旬病目成鳩媒。竟日捲書風為開。端如猩猩畏機穽。愛酒着屐須一來。信手翻書未終葉。春風已覺生牙頰。笑問黃卷且尋醫。免使鷦鷯翳蚊睫。蘇邁詩（和良卿病目在告）寒月侯窺燭在紫。幽人燕坐夢魂清。一從拾得空花病。十日不聞鼙鼓聲。（良卿在告先投我七十日矣）國朝何伯善詩（病目小康答友人二首）惟天有兩目。日月朝朝新。孰能點翳之。太空或微雲。嗟我讀書眼。少與塵俗親。端居動逾月。不曾下堂陳。云胡亦昏濁。使我坐傷神。對酒不敢飲。食淚每經旬。明友日已疎。況此與憤嘲。笑累萬輪。問勞煩佳賓。今晨幾少差。賜覺幸未泯。昔者盲於心。久亦還吾真。況此外物蔽。其能久紛紜。膠膠名利區。眯目皆黃塵。嗟我無此苦。雖昏猶勝人。朝食丹砂光。暮飲空青氣。舉身八極間。曠覽九州際。泰山落眉睫。徬塞忽而眯。徘徊暘谷升。欲舉東海洗。東海遺明珠。照耀光徹底。至察天所窮。至明人所忌。舉頭謝東海。低頭不仰視。顏祿詩（病目借陳久恒召醫時久恒亦病目方枝）惆悵公兼我。俱愁病目何丘明。因傳癖張籍為詩魔。書卷拋全久。醫方閱設多。金篦誰有術。煩請

一來過王惲詩（病目書懷效樂天）雜病眼平時視物疑更禁風火內交馳越蛙畔目將誰愁歛淚傾珠畫日蠢氣鬱方瞳昏暈鏡瘡逮剛臉痛磨錐悠悠伏枕三旬旹安得黃金刮膜鏡程以文詩（紀仲安病目久無書忽得其寄詩知病已退賦此寄之）久閒病眼難書字忽見臨池解寫詩月衰宜客主掛樹昏來何處看花枝沿溪送客休辭險傷屋看山政自奇我亦年來坐彤翳未除書冊已攢眉　國朝宋濂集（咨目童文有序）走也病目視不及尋簡禮越度逮譽招刺乃抽隱思引物娩義作咨目童文文曰　咨爾童子我目之精熒熒五神配合三靈素質四晧圓暈東青南丹注背北玄孕睛約束臉肥黃中之英氣幾內動感系外徵啓闢人牖通洩天明聚為根蒂數為筆策或允精爾獨夫貞孰不若電洞觀八紘爾於只尺不分五牡誰不如月照徹七經爾頼湊凡僅辯一丁此朋而孰熱視弗迎彼不面識反擇而承頻或自枕頗常攢額碎如水母籍蝦始征又如野狼扶拱則運皆爾弗職以玷我形童子曰噫何言之戾賊授自天初無恒制免眉八綵岳貢以彪騎耳無輪慎頷斯贅尼口類海數涯且鋭澤鼻如蝎飲直而細四者猶殊目胡不異或年其參表厥明獻或角而方遐舉長世或睐而揚或豸而翳壹圓于玄我則何繫别于淫書焚膏咎繼搞挨辭藻披

别文藝肺鏤肝雕心鉥腎劌我劖我摽我斷我髒八廓注邪五輪受屬庸精弗長有明益瘦我合子躬如左右契于榮我尊我蹊子驗宜圖于玷或此左計咨爾童子爾辭圓臧傳以正理則涉于涼形雖異賦爾宜自強何耿其𥨊乃擇其良書淫所致尤墮意量冬映雪席夏聚螢囊刺股流血懸髻于梁未聞其目遠縮晶光是謂遺辭君子所襄是野有含雲漢成章測步幽眇筭度機祥為爾之故不知低昂三條占限兩戒畫纏氣勢旁晛氐物浩穰為爾之故足不及行述此二端餘可類推尚飾巧言陳法列方款為幽直耿矯而亢童子曰噫士貴自訴匪姣足恃唯道是道考亭有熹廬陵則倩厥視雖短所獲孔優一紹道緒上遡曾騶究經翼傳衣被九丘一昌其辭出孔入周有光赫艷昭若參辰子不此即而反我仇耕蜂獨剿宜蕪烱昨歧辭樂禍腥聞不收儷騈文耽世所嘲休內美之章玉纘黃流子苟弗悟自貽大郵何河而尼何漆以休何膏以諺何肉而因子勿寘思恭若顧抽遺形全智與造化游我雖俚言寔為遠猶毋慚墨墨成此綷縩童子言已我心之疚蒙俱既寤斷舊亦隨植鰭太纖削瓜匪秀續尊聖哲名亘宇宙非形之姸唯德之茂況目在形實足一豆雖眊非瞽物亦云觀縱瞽焉尤有用軏瞽矇瞍三品備于樂奏國語成書事明若晝矜察秋毫或達

殃咎胥嚾自將神腴內富五色充戚一誠自守幸遂遺養慮絕馳騖禍福倚伏理曹易究所憂忘荒如瞽四酎本實不培枝葉巧湊弗别莠禾徒煩尊撙童習固勤白紛罔就千古居前萬世在後虛生其間冠裳猿猱自令伊旋咎矇撤覆責躬靡違敢目之訴我道之凝我學之懋上慎矯我吾言不忒

目疾

趙善璙自警編范忠宣公在隨幾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小有不平意曰不見是而無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嘆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問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往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王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通鑑紀事本末揚行密為淮南

節度使天復三年九月朱延壽謀頗泄楊行密詐為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為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　金王寂拙軒詩拙軒少也絕交朋閉門坐斷蔾床繩擄梧手卷挑青燈目力自足矜秋鷹一行作吏負且乘簿書夜下催晨興心勞政拙無佳稱高枕緩帶吾何曾年來安東遂斗升吻膠背汗疲炎烝到官簿領交相仍臨事自笑無一能督責老掾詢聾丞曰畏罪罟空凌兢窮鄉九月河水冰玉樓凍合衣生稜積寒大坑寒不勝呼吸未免翳珠凝積憂蓄熱邪上騰阿睹中有輕雲憑臨窻射日絕可憎決眥淚實長沾膺初謂造物何侵陵細思無匹示小懲世醫膚見浪自矜肝膽豈易分淄澠屏除嗜欲學山僧此理蓋出三折肱斯文未喪信有徵天其使我雙明增要作楷字頭如蠅表乞骸骨歸丘陵負郭二頃產有恒堆盤苜蓿衣縢繒醉眠床下呼不譍自許此著高陳登飯餘睡足楷枯藤老眼細數雲山層　宋劉敞詩（目疾呈深甫）久思嚴耳目乃復困觀睹默坐但憑几幽居長下簾玄黃迷宇宙明晦錯烏蟠萬事形骸外人將不汝嫌　王元渤詩天公嗔我眼長白故著昏埃阿

堵中不悴參軍扶瞎馬但坊中散送飛鳴着華令恐誰能對損讀方奇定有功九惱從來是佛種會如邪律證圓通葛勝仲詩（和日疾韻）幻翳來塵近添瞳輕雲蔽月有無中廢書暫阻讎三豕。妨射何因落兩鴻慧眼水清知吉夢藥師經驗表奇功疾平豈但開巖電反照觀身覺内通元胡紫山詩（君復卿與大明作此寄財前歲聞吾兒目疾既而入閩日漸分耗不意見王幽隱以吾兒平日仁靜淡薄不宜致此。亦當須受其咏寄呈郁諸情兒乎許子夏晚喪明）韋友走慰哭不意我良友亦復遭此毒。初聞驚痛心憂疑日三卜傳者審不誤老淚寫幽獨作書將拜問書成不忍讀恐傷吾友心置書塵滿幅愚計雲蔽日不久明當復誰謂歲月深神光不容贖壯志宜自寬内視炳如燭高情素深靜萬事不掛目鏡心自清貽受順者乎福虞伯生詩一任榴花五月開看如煙霧亦悠哉靜聽靈獨空中幾坐受天香世外來樂府好邀張籍賦策書宜共左丘栽太清絶點誰能畫一瓣青蓮月滿臺　木綿鶴袖小烏巾百事無關自在身舊是玉皇香案吏今為華蓋洞天賓看花漫笑如煙霧落筆那能泣鬼神閒有紫芝新可食團公有約顧為傳王惲詩（目疾自警欲寄天理）目手相須最切身達宵惓痛可傳神老緣貪得書成祟壯為傷多酒入唇四大假來皆是昔萬緣急遣

亦忘真悠悠未了三千牘束置從今不要覷（和徐臣以目疾詩相傚）老來襟袍百無圖遮眼唯便幾葉書不爾心神混散捜翼知目力悛平踈晚年愈種玄花盛平日豪吞綵醑餘氣習屏除元易事急須顛倒坎離居常倚精神壯未殊。有時豪飲病觀書形骸未化無非昔寢餘其間敢自如赤貫瞳人昏若厳濃留肩井冷難除人憑手脈今如此更有何心望玉除（時往往傳余有翰苑之命故云）

赤目

宋史方技列傳王仔昔洪州人能道人未來事帝嘗遣小黃門持紙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而洗之蓋帝黙視為宮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宮山居備用患赤目大忌房事及沐浴目盲不然成内瘴月事未絶而交接者生白驗白子西詩叟倩目如珠王戎精似電内顧自熒熒外觀亦爛爛伊余雙瞳明引錐未嘗輟入夜常有光視日亦不瞬今年生瘡痍熱淚滴輔擇兩目但端坐一物不得見巾幘如敵警風沙似避箭滌然興晚然在手善不善君子然正心小人多革面可以觀死生可以察貴賤人不憂吾憂吾常患人患惟與青山期相看無改變宋梅聖俞詩（依韻和吳正仲赤目見寄）尋常不病眼青白看人多暫見朱成碧難遣病與和金篦舊說在訶子古方磨我自昔風痺恐君邪得過（馬洪治赤目醫膜方訶子一枝以瓷石上磨注目中）許綸詩（病赤目從薛山甫借荷葉中）赤目朝來劇轉加。病身觀妄有生涯。太平文武寬心地。酒遠聖賢疎肺家。塵白已能生暗室。空青不用點昏花。小冠頂擬更名字。借與團團荷葉紗。蘇東坡詩（次韻黄魯直赤目）誦詩得非子夏學（續曰卜商字子夏爲詩序毛公詩自謂傳之子夏子夏哭子失明事見禮記）紬史正作丘明書（序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天公戲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賴君年來屏鮮腴。百千燈光同一如（次公曰維摩經言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書成自寫蠅頭表（續曰衡陽王鈞嘗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賀玠曰殿下家自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端就君王覓鏡湖（序曰唐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李芸庵詩元晏先生病久妨經前未省下禪床瞿曇善說空華喻張湛新傳損讀方對客不須分眼白。受官寧復羨腰黃會遣妙解金篦術漸恐封疆限醉鄉

目昏

續資治通鑑長編神宗帝紀熙寧二年乙未兵部員外郎集賢殿修撰兼侍讀周孟陽為工部郎中同提舉萬壽觀孟陽老而目昏每進讀面覆案上音吐稜

澁左右往往竊笑故遷官而罷之王安石言光帝舊臣宜與優遷曾公亮趙抃以為當遷待制宋周邦彥詩（游定夫見過晚飲既去燭下目昏不能閱書戲而賦之）煙草里門秋暮氣幽人宅遠知金輪升。戶牖繫虛白風驅雲將來市聲落几格。建曹屬解鞋一飯已掃迹餘糧未潔鼎傲鼠已出頌銅英洗病眼。烏焉畏斷冊。已為兒輩莉茲事豈不追昔見美門主畫子身三尺損家問遺要頻聲不好劇煩觀鳥跡書保氣如保璧貪餌枝禍羅蕙（欲）癡前績上懸玄元教漉充有餘貴滿鏡在兩眸看未忽成碧當時方瞳史變藏雲霧隔肝勞憂久瘤瞑坐教昏暮尚須文字間便畫百年客。非圖觸秋毫所要分菽麥（孫真人云諸以閒細字刺繡雕縷而得目昏者名為肝勞非瞑目三年不可治）梅聖俞詩（目昏）我目忽病昏白晝若逢霧窺鷩覓物雙書輒下筆誤未人髮絲是飛烏朦朧更紜紜孰辨別此已忘好惡陳遂江湖長翁集（次韻嚴上舍謂書目昏）聲利營營鬧蜚電人生悲歡更幾過群兒洗送如病醒尚念醇醪酣醺。吾儕較之唯阿羸書溢僅逃紅綠眩短檠半世謀蠅頭老閱舊藏紛莫辨。近從損讀得奇方穩坐幽窗憩吾倦嚴侯著書定千載尚向枯葉求聞見。可無一洗實郎癡提筆因君拂塵硯滕元秀詩（次韻宋天目昏）百年今已八十五此去光陰能幾多足病

半生為我祟目昏今日奈渠何也知亂膜無方法正為耽書被折磨瞽者欲行須用杖不知安穩坐盤陀陸放翁詩（目昏有感）兩眥眵昏八十餘爾來觸事覺空疎何由四目如蒼頡讀盡當年倚相書陳輩詩壯歲漂淪嬾讀書老忘休歇欲何如夜窓不復留燈火眼食夠夠一任渠（佛書謂睡為眼食）溫革瑣碎錄杭州老卒言不可燒甘蔗滓令人目暗

目痛

宋梅聖俞詩（目日痛有作）已為貧孟郊併作瞎張籍詩句俱口吟世事不眼歷既能分好惡難用變青白讀書聽吾兒且未廢朝夕劉後村詩（左目痛）已盲猶赤痛久不出難窠丹篆曾遺毒青燈亦一魔拋書無味甚節膜奈饒何二癖依然在徒勞問眼科（左目痛六言九首）深碧非少林祖泰赤疑歸宗僧何須近青藜杖不顧如縶石陵 親燈似鷗操簽對卷如懶祭魚今已作白骨觀昔曾校黃本書 詩到歌行尤妙傳與國語並行艱辛張籍病瞻浮誇左丘失明 昏花廢千祿書麻嗏類辟瘟符草字見嗤眸充小楷難付官奴 晚歲甘為瞽史前身不是離婁喜梵夾書送老惡中摘本如讎 儒醫診肝脉去小童買藥笑從吾穿作一日鬼古曾有獨眼龍 熏沐不欺闇室呻吟少下禪床悟後盡除業障定中忒放毫光 早耽蔡譜華妙晚愛鬪書深長始悟擘紅異味不如守黑單方 閑上束三千卷牆角棄二尺檠此玉函方不載無金篦刮亦明（後九首）弘景踈巳上矣予公書久無之怕騎瞎馬夜出安用明駝疾馳 經來葱嶺絕域書出汲縣古冢饒君一目十行如彼千瘡百孔 痛定偶成短夢驚回如近清光黃帕牙籤閑卷絳紗玉斧照廊 夜眼便甘菊枕晨起避凌霄露信爾雅幾要頓注本草不宜誤 力疾搜腸草制忍痛撚髭改詩鐵燈檠我同好金蓮炬彼一時 默默回光反照津津勿藥有喜八荒入吾闥中四海在我墻裏 坐井成小眼孔面壁得大醫王淨洗三生熱惱不煩一服清涼 老去具一隻眼向來屬幾重膜盡見夫子宗廟適觀攜勒樓閣 吾今垂老示疾君普與人作緣尚能績華佗傳何敢負宋清錢（左目痛一月未愈和前九首）閑之則新生積閑之則入定借有時起瞻斗極有時遙望觚稜 悔名草木鳥獸任校亥豕魯魚識字惹客問字懶書怕人索書 隘矣匹夫疾視鄙哉主父倒行止酒看花濺淚吹燈見月羞明 無復燃藜照向徒以親燈勸符捲卷嫌收纖史絕纓罵玄老奴 鬚眉似是綺皓耳目已非曠婁受明上座頂禮視彼老公血讐 耄及歲不我與眼空吾誰適從蒙叟遙觀鵬鷃子雲自視蛇龍 靜中面壁打坐倦後拋書伏床懶自家一尺棰管渠儂萬丈光 宋顏無藥能駐白髮綠愁詩長昏昏枉讀萬卷覺起蹭四方 乍可頻看短劍渠肯高張長檠已與鷗盟浩蕩都忘鵠立適明（又和後九首）覺性靈明自若本心利欲食之大觀如夢如幻小視坐忘坐馳 學仙境永成厭學書埋筆為冢羨關尹喜見牖愛希氏子瞻孔 寒儒頗有雪映貧女那無績光千眼今依佛閣重瞳昔侍舜廊 康衛鷹眼不化處仲蜂目亦露我自有觀人訣汝勿為祖師誤 竹簡定隸古字黑屏倒月鍾詩嗜學心無止法讀書眼有還時 入槐見蟻尊聚賦茅覺狙愁書脫離黑暗獄中透入光明人世 自遣病魔賊藥不干藥上藥王洗眼菊泉舊本照懷塞月新涼 浮雲月之障翳蒙氣日之翳膜已把太玄覆瓿更以金篦療目其祖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後必差過三日祖目果差

明目

抱朴子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熨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曾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蕪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犬膽煎青羊斑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宋汪藻浮溪集賀毛察院啓張膽明目於數步之間收功立名於萬世之後鄭玄別傳玄秀眉明目仙傳道士

辭曰幽薊人棲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日蹙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吳郡志陳遺郡人宋初為郡吏母好食鐺底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煑食輒刹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四斗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因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傷目

左傳宣公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注赤狄罪可伐之罪有五）南史宋袁粲傳初粲忤於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磚叩頭流血磚碎傷目此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孝友同風梁義安王大昕字仁則簡文帝第十八子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因為之傷夷堅志贛州石城縣豐義里小民何百九強悍亡賴以屠牛為業嘗坐事編隸南安遇大赦得歸不改故態紹熙四年春主簿鄭綰因審究公事到彼里適見何鼓刀解牛有篾皮小片僅三寸割而擲之其子五孩適從傍過正著其

右目上獨之不落即時主合不可脆黑毛森然才為指誤觸則痛楚異常此子蓋與父同惡者人以為業報　元胡紫山詩觀書飢久目力損精作詩以自娛讀書悅我心既久即傷目惜目廢觀書靈源復蒙固損益互相攻取舍無定路閡怏儼若愚勇斷旋自悞司明人孰無視物隔塵霧焉虞戚聖業宜以重瞳致不為五色盲闊理非所慮古人見天道安在窺牖户撥去非禮視三冬文史富心目自雙清寒月洗秋霧

失目

夷堅志樂平杭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四試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熙甲寅登極大霈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正睡間聞異響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悟黑精已爆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曉目遂枯其異如此　宋許景衡詩陳節秀才失目贈之蕭蕭卓羅源何事詩翁遭失明明遊相對淚縱橫舐應藥石猶能療青與風光便隔生　張耒詩三年病眼今年較免與風役隔生老去篇章方得意春歸梅柳最關情風流蔡令雲孫在雪唱何妨屢寄聲

眇目

晉史揮塵殷仲堪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哀毀以孝聞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三年五月加朱玫充用東方逵同平章事升陝州為節度以王仲盈為節度使又建延州為保塞軍以保大行軍司馬延州刺史李孝恭為節度使克用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破黃巢復長安功第一兵勢最彊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張華博物志東阿王勇士有蓄丘訢過神淵使飲馬馬沈訢朝服拔劍二日一夜殺二蛟一龍而出雷隨擊之七日夜眇其左目　老學庵筆記晁之道與其弟季此同應舉之道獨拔解時考試官蔦其眇一目之道戲作詩云決興主司遺首八賢弟被黜兄薦發細堪惜之又堪嫌一壁有眼一壁瞎

射目

左傳襄公二年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成公十六年晉楚遇於鄢陵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之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　又曰夏侯惇音敦從征呂布為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軍中號惇為盲夏侯　公侵齊門于陽州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史記晉世家晉厲公自將渡河聞楚兵來救范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于鄢陵　南史杜崱傳崱父懷瑤命第三子岸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疑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　章昭達少遇相者曰卿容貌須少虧則當富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相者曰未也後又為流矢所中眇一目相者見之曰善矣後遂開府　侯景亂昭達率鄉人援為流矢所中眇其一目　北史魏本紀昭成帝嘗擊西部叛賊流矢中目賊破後諸大臣欲屠割之帝曰各為其主何罪也釋之　隋書周羅睺傳陳宣帝時羅睺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流矢中其左目　唐書吐蕃傳永泰八年吐蕃犯邠郊馬璘以精卒二千於潘原夜擒賊營射賊豹皮將中目賊衆扶之號泣遂舉營遁去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二年八月西川前鋒將王宗播攻破金牛黑水西縣獲城四寨軍校秦承厚攻西縣矢貫左目達于右目鏃不出王建自舐其創膿潰鏃出　五代史霍彥威傳彥威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雋爽養以為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右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　宋史張岊傳元昊犯鄜延詔麟府進兵岊以都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浪黃党兒兩族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及賊兵攻府州甚急城西南隅痺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岊乘陴大呼撫賊賊稍却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

州汲于河訖圍解城中水不乏以勞遷右班殿直　宋宣祖討王景於鳳翔會蜀兵來援戰于陳倉始合矢集中左目氣彌盛奮擊大敗之　太平廣記唐鄜帥曹進河朔之健將也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即以鐵鉗命有力者拔之其鏃堅然不動妻孥輩但為廣備佛事忽晝寢夢一胡僧至曹進以所苦訴之僧曰能以米汁注于中當自愈矣既寤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既夕其瘡稍癢即令如前拔之鏃突然而出不旬日而差矣　有官龜鑑王珪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吳元昊寇鎮戎軍珪奮擊多獲首級是歲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戰三日諸將俱沒珪目中飛矢而卒

抉目

通鑑外紀吳王賜子胥屬鏤劍子胥臨死乃告其舍人曰抉吾目縣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乃自剄死　唐書吐蕃傳其刑雖少必抉目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有書尚書省門為詩以嘲賊者巢將尚讓怒應在省官及門卒悉抉目倒懸之　光啓三年畢師鐸與呂用之戰復請葛殷救之棄尸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　梁太祖紀開平二年春正月癸酉朔蜀主登興義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命飯僧萬人以報之翰林學士張格曰小人無故自殘赦其罪已幸矣不宜復崇奬以敗風俗蜀王乃止　後唐明宗紀長興三年

義成節度使李贇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刲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刲火灼五代史元欲傳麻荅尤酷虐多略中國人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剔之具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脛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宋史孝義傳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

膠目

通鑑外紀莊王鮑子謂桓公曰君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施伯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長為魯國憂夫不如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殺子糾于生竇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若不許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戮是君與寡君之賊此非敝邑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許之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以子之召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桎梏比至三釁三浴之齊板而見桓公

鑿目

續後漢記孫晧傳晧降晉武帝因大會羣臣而晧登殿稽顙賈充謂晧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爾北史夏赫連氏傳赫連屈丐性驕虐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忤視者鑿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資治通鑑唐貞元三年八月戊申吐蕃帥羌渾之眾寇隴州連營數十里京城震恐九月丁卯遣神策將石季章戍武功決勝軍使唐良臣戍百里城丁巳吐蕃大掠汧陽吳山華亭老弱者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驅丁壯萬餘悉送安化峽西將分隸羌渾乃告之曰聽爾東向哭辭鄉國眾大呼赴崖谷死傷者千餘人未幾吐蕃之眾復至圍隴州刺史韓清沔與神策副將蘇太平夜出兵擊卻之

矐目

史記刺客荊軻列傳高漸離善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合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熏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新唐書高駢傳俾師鐸使高駢眾第斂諸葛殷腰下得金數十斤舟縊乃絕仇家矐其目云

薰目

唐鑑武后縱使上飛變搆大獄御史周矩諫后曰此人杳訊遂以為常推劾之吏相矜以殘泥耳籠首懸髮薰目號曰獄持

剕目

羅泌路史蜀山氏論慮亂者穿其順志逸者剕其目先舜皇帝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

塗目

宋史楊震

仲傳史次泰眉州人及進士第吳曦叛招次泰甚遽次泰遷延圖避偽知大安軍郭鵬飛追之行乃以石灰桐油塗兩目末生附子傅之比至目盲腫次泰母年高而賢聞次泰為曦所招即令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上其事改秩為利路主管文字仕至合州太守

剜目

幼學新書唐書僕射房玄齡少時盧夫人質性端雅姿神令淑抗節高厲貞操逾羣玄齡常病甚乃囑之曰吾多不救卿年少不可守志善事後人盧氏泣曰婦人無再見宜若此遂入帳剜一目睛以示玄齡後寵之彌厚夷堅志金國與中府有劉廂使者漢兒也與妻年俱四十餘男女二人奴婢數輩一日盡散其奴婢從良竭家貲建孤老院緣事未就其妻施左目以鐵杓剜出去面二三寸許方舉刀斷其筋脉若有物翕然收睛入其目儼然如是者三流血被體眾人力勸而止明日舉杓閒目已失所在不見剜又明日復如故精明異常眾皆駭而憐之爭施金帛院宇遂成時金國皇統元年即紹興十年庚申也

燃目

夷堅志紹興五年夏大旱朝廷徧禱山川祠廟不應遣臨安守往上天竺迎靈感觀音於法惠寺建道場滿三七日又弗應時六月過半矣昔行頭陀潘法愚者默禱于佛乞焚右目以施即取鐵彈技諸火熾令適紅置眼中然香其上香焰繞起行雲滿空大雨傾注闔境霑足法愚眼枯深中洞赤望之可畏然所願既諧殊自喜也後三日夢白衣女子來欲借一隔珠拒不許二僧在傍曰與伊不妨伊自今六六送還既覺不曉所謂至七月二十一日又夢二僧來請赴六道齋白衣女亦至在前引導法愚問何人僧曰我第施主也愚曰女人恐不識路師何不相引同行僧曰他路自熟稍前進則山林蔚然百果皆熟紛紛而墜愚就地拾果食之覺心地清涼非常日比又俯首欲拾間女子忽回面擲一彈正中所燃目失聲大呼而寤枯眶內已有物若鳩眼瞪視如初漸大復舊數其再明之時恰三十六日始悟六六送還之兆

群鳥啄目

太平廣記開元中有士人往黎陽日暮忽見路傍一宅將投宿開門見一美丈夫客問其名曰我穎川荀季和於是命具燭舍中仍教一婢侍宿俄聞外有呼呼受痛之聲乃竊於窗中窺之見主人據胡床列燈燭前一人被髮裸形左右羣烏啄其目流血至地客謂曰何人也曰黎陽令也好射獵數逐麋犯吾垣墻以此受治也客竊記之明日乃大塚也至黎陽謁令畢辭以目疾客曰能療之令喜乃延入內舍因具為說之令曰信有是一日率羣吏縱火焚之目即愈

入目

太平

廣記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襲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大有二物挺出變成二青鳥入襲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

瞑目

左傳襄公十九年荀偃癉疽生瘍於頭病目出二月甲寅卒而視（眡死而目開）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何乃瞑受含東坡物類志瞑目閉光色合斗樞黃帝占神光法人目中暗所閉以指觸之神光占法黃青則吉夜仰視其斗上輔星或斗罔杓上第三星一與目之神光色同以此許占候知已亡日遠近東漢書馬援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介介猶耿耿也）獨惡是耳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開平二年初晉周德威與李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保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夫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宋史司馬光傳元祐元年光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月河所聞司馬溫公疾作二十八日執政往問囑之曰某有數劄子切為留意若不蒙施行光死不瞑目至死神爽不亂氣羸不食累日因如廁勞氣少須而逝九月一日上以祀天受齋戒不及出臨奠初七日幸其第尚意譬喻論篆變生不及料章疾雷不及掩耳辛電不及瞑目元史雪不台傳金帥合達見獲以不屈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不台曰汝須臾人了識我何為曰人臣亦各為其主卿勇蓋諸將天生英豪其偶然耶吾見卿甘心瞑目矣。拜降傳初拜降毋徐氏感年守節教子甚嚴比拜降貴事上于朝持旌其門及老見拜降歷官有聲擧書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司馬光詩瞑目送千古飄然一哄塵山川宛如舊多少未來人

慏目

厚終禮襲篇慏目注曰慏音冥面衣也用緇方尺二寸赬裏繫組可結吳郡志吳王夫差既為越王句踐所逼將死曰以三寸白慏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越王則解綬以慏其目史記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顧野王曰大巾覆也

瞋目

呂氏春秋盍貴過於先其伍舡人怒以楫

虓音乂入其頭中河五員瞋目視舡人髮植目裂鬢指直舟人盡揚駭播入於河使舡人知孟賁不敢直視涉無先者又辱之乎此不知故也燕丹子曰樊於期聞荊軻之言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瞋列仙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眥血出濺虎終不敢以視史記蘇秦傳蘇秦說韓王曰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亦不能事秦　漢王詣鴻門謝項羽羽欲殺漢王樊噲帶劍擁戟楯入軍門披帷西向而立瞋目視羽鬢髮上指目眥盡裂　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瞋目而叱之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西漢書陳餘傳陳豪傑說陳涉為王涉問張耳陳餘兩人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視天下私（師古曰視讀曰示）楚漢春秋上過陳留酈生求見使者入通公方洗足問何如人曰狀類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大儒也使者出酈生瞋目案劍曰入言高陽酒徒非儒者魏志太祖與韓遂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許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乃問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

張繡反襲太祖營曲韋戰於門中書乃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進復前突殺數人瘡重瞋目大罵而死三國典略齊韓鳳悖提婆高阿那肱共處衡軸號曰三貴瞋目張拳有啖人勢晉書王敦杜害刁協及敦病白日見血乘軺音遙車從吏騎詣敦而仰頭瞋目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九年龐勛作亂遣其將攻泗州辛讜求救於救使郭厚本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讜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為寇場公詎能獨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止耳起欲擊之公弁起抱止之公弁僅免續蒙求忠義傳顏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軍安祿山聞其名表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反玄宗乃擢杲卿衛尉卿杲卿兄弟兵大振祿山大懼急攻城杲卿晝夜戰糧竭矢盡六日而陷為賊所執賊脅使降不應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鄭氏譯綺瞋目怒也

反目

易小畜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又說卦曰離為目通鑑

齊高宗謝眺妻常懷刃欲殺眺不敢相見。是元獻公類要有女仳離（既其歎矣詩當考）董仲叔之求繫援見紡於庭槐（國語晉昭公時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曰欲為繫援焉他日董祁愬之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之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則繫矣求援則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江范祁姓也即董叔之妻范獻子之妹也）劉毅解書（晉書毅字仲容為尚書左僕射嘗散齊而疾其妻首之毅便奏加妻之罪而請解齊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怨耦曰仇（左傳二云嘉耦曰妃反目占之命也）鄭氏諱綺反目夫妻不和也

張目 史記趙王與秦王會汚池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不懌為一擊缶 宋王質雪山集蔡京當國致一異巳者于理其顧所謂天王號曰有究不當尚為天王乎神為之目張京聞而舍之 經子法語 太玄經郭目張目也

瞪目 鄭氏諱綺瞪目謂怒目不轉也

仄目 西漢書息夫躬傳躬既親近數進見言事論議無所避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漢書轅固傳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深憚之

蒿目 莊子駢拇篇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疏蒿目亂貌）宋呂祖謙集公海內之評議翕上下以交矚一日病癈萬夫蒿目 唐權德輿集衰遽心蒿目之遠於道

恂目 經子法語列子恂目（音荀瞬目也）

橫目 莊子外篇天地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疏五行之內唯民橫目故謂之橫目之民且諄芒東游臨於大壑觀其深遠而為治方苑風既聞夫子至無意於然首願聞聖化之法也）

寓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注得臣子玉名謂得臣亦得以寄目於此）唐杜工部詩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二物皆遠致今溢於中國寓目喟然至思女明兒者矣）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洙曰西域人好飲蒲萄酒馬食苜蓿二師代宛將採歸中國沈曰永徽圖經曰蒲萄生隴西五原燉煌山谷今處處有之趙曰邊方燃火曰燧聚燧曰烽蓋急呈以相告也山谷曰制猶與掣同俗音作徹用）李商隱詩園桂懸心碧池蓮飫眼紅此生真遠客幾別即衰翁小幌風煙入高窗霧雨通新知他日好錦瑟傍朱櫳 王雎詩漢主離宮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畫是朱旗繞碧澗翻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閒道

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 李君虞詩（秋和武相公郊居寓目）黄扉晚下禁垣鍾歸坐南闈山萬重獨有月中高興盡雪峯明處見寒松 宋劉敞詩（晚晴小圃）野客幽居何處尋小園荒徑似山林雨足蝦蟆何自喜秋來蟋蟀競悲吟丹青果實同時熟紅白荷花相映深可怨幽蘭老堂下無端柔蔓上城陰微茫夏熊樓頭出蕭索孤煙天際沉楚澤偏傷千里目西風自覺倦登臨 陳后山詩曲曲何回復（山海經曰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吳都賦曰潮波汨起回復萬里）青青草接遲（遲詩曰青青河畔草老杜詩野水春來更接連）去帆風力滿來鴈一聲先（吳都賦五臣注曰舉帆者恃席用力也楼颿與帆同老杜詩一聲何處送書鴈）野曠佐歸鳥江平進晚牽（老杜詩江平不肯流又云百丈牽江色）望鄉從此始留眼未須穿（文選謝玄暉詩有情知望鄉阮嗣宗詩衆客從此始老杜詩新愁眼欲穿）韓琦詩擁傳循遐徼遲春旅思長遠煙含樹色細雨起塵香隴麥成行綠林鶯並對黄楊瓶聊自慰舉目見韶光（初冬小園寓目）獨樹翹寒色鬧雲淡落暉新霜黄橘重久雨翠梧稀瞑雀鳴還啄高烏定更飛敎貂猶欲在卒歲見無衣 孔平仲詩白日照園林悲風又蕭索橫秋叟鶚徒駕海狐帆迷陰雲帶雨歸晴嶂排空出一望一高歌憑誰縱吟筆 俟此平華晚蘭然學館幽常關小却閉極靜景多愁葉走空階響雲依殿吻浮黄茅日西下戲犬在城頭 雲慘天知碣山攢日易昏寒鴉啼古木飢雀噪空園紅葉風翻勢蒼苔雨滴痕行吟有清興寂寞與誰論 枝上餘花脱盡紅行人驅馬綠陰中青春裁剪應辛苦不柰東南一夜風 孔武仲詩秋秋黄雀在枝間歲晚荒郊怨苦寒客易驚飛無處所人家曾借畫圖看 清灣氣象暮潭潭漁客卑罾似引帆三尺鯉魚技落網西江雖廣涸何堪 蘇泂詩盈盈一水究秋蛇雞犬無聲野客家雨後綠添沿徑草風回紅謝隔墻花（登樓）秋林薄薄半樓鴉城脚荷花一帶斜碧色暮雲三萬里不如魚網是誰家 漫游集灘聲盡日卷晴雪葉葉輕舟撒浪來幾樹拖花臨水發千家窗戶向溪開林端驛騎循山去檻下沙禽掠岸廻早似漁翁能把釣此生甘老白雲堆 張侃詩寒山草木殊蒼翠因雨濕日暮來不來前溪借蓑笠 元郝經詩錯莫坤靈慘不春搶攘戈戰鬬風塵可憐萬里中原士一仗荆榛愁殺人 中州樂府（江村）潤草萋萋綠林鶯恰恰啼汀沙過雨便無泥喚得芒鞋隨意到前溪清淑渾堪畫雲煙總是題江湖老伴一蓑衣真箇斜風細雨不須歸

觸目 宋晁說之詩山以石得名土惟山之賊如何此云山土石相克斥土上而石下無良躋有德土實最下底

位高忝厥職或云三十年此土化爲石頑陰不堅陽如寄贅客遠因知道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昔卒小人多羽翼念從開闢來久矣莫變革吾其奈此何唧唧復唧唧陸放翁詩（小憩前平院戲書觸目）道邊小寺名前平殘僧二三屋半傾旁分千畦畫楸枰正對一山横翠屏脩纖扶蔓上幽援堅瘦繹柏當前叢指扶正青白鷺下桑槐鬬紫黄鸝鳴村虚賣茶已成市林薄打麥惟聞聲泥行扶犂叱新犢野鐩燒萯吹香秔十年此樂發夢想忽然到眼難爲情上車欲去復回首耶特暮境供浮名（睡起書觸目）堅架籐花重圍枝杳子桐渴蜂窺硯水饑燕集簾鈎入夏著猶薄枝閑身自由午牕初睡起幽興付茶甌（園中書觸目）氣候今年晚濃霜始此回殘梧禾全槁晩菊有初開烏臼光楓赤寒鴉後屬來西窻夕陽暖摘橘薦新醅（烏臼未霜而未丹寒鴉必待霜乃至）（山園書觸目）山近雲生易人稀鳥下頻瘦笻穿石罅古蔓絡松身熟摘巖邊果乾收澗底薪經過不自識喚作避秦人（以事至城南書觸目）十里西風吹帽帶江城衣杵遠猶聞路如細閑逢秋雨山似爐峯鏁暮雲原上老翁牴犢角籬邊小婦牧羊羣百錢且就村場醉吾本醇醨莫苦分（晩步門外書觸目）數椽茅屋鏡湖僑木蒼煙一徑長酒賤還門多醉叟天寒樓缺有餘糧歌呼草市知人樂蕭鼓叢祠喜歲穰只道老來詩思盡未妨擊壤頌時康（郊行夜歸書觸目）老翁病起厭端居隨意東西不問途霜野草枯鷹欲下江天雲淡鴈相呼空垣破竈逃租屋青幔紅燈賣酒壚未是還家踏泥塗園丁持炬小兒扶（舍北行飯書觸目）晩飡初潑一甌茶或杖閑行興未涯煙樹參差墨濃淡風鴉零亂字横斜夕陽偏傍平橋路寒蝶猶依晩菊花堪笑衰翁耐荒寂短衣霑露未還家落鴈昏鴉集遠洲青林紅樹擁平疇意行舍北三叉路閑看橋西一片秋小婦破煙撐去艇丫童横笛喚歸牛形容野景無餘思自怪癡頑不解愁（庵中晨起書觸目四首）山重水複怯朝寒一卷窻間袖手看未擄長鑱列雲液囊細字拆龍團數峯移自僊儒國一硯來從顯潛灘要識放翁頑鈍處胷中七澤著猶寬（雲液揚州酒名近淮帥餉數十樽營道小山从歸吧詩自張字長張仲欽道皆在業間）暉暉初日上簾鈎漠漠清寒透衲裘雪林並棲雙鵲暝金環斜絆一猱愁廉先卧壑松楠老王子穿林求石幽戲事自憐除未盡此生行欲散風流（唐希雅畫鶴易元吉畫猿庚寔仲老木王仲信水石皆庵中所掛小軸）賦形不使面團團骨時心知到骨寒晏子元非枕鼓士杜主耶有切雲冠時扶遷客桄榔杖目饕詩人苜蓿盤頓是平生憎阿堵今年初解侍祠官 初歸誓墓老鄉邦手

結茆茨近小江北渚露沾行藥屐東廂日射勘書窻孤忠自信丹心折萬事空成雪鬢雙長憶宗人白崖老贈行期我鹿門龐（予自成都召還禪射洪白崖陳伯和以杜詩爲餞有傳全家隱鹿門之篇）（晨起坐南窻書觸目）林塘天與占深幽一把茅鞋萬戶侯漠漠斷雲閑復合纖纖微雨落還收奇峯角立千螺曉遠水平鋪疋練秋詩料滿前吾老矣筆端無力固宜休（江行道中書觸目）短籬曲曲對開門脩竹陰陰不見村別浦潮回魚滬密孤洲春近鴈沙温路逢行客時交臂店賣新醅一舉樽思過亂山幽絶處恍如白帝到東屯（戲書觸目）貍奴閑占熏籠卧燕子横穿翠徑飛我亦人間好事者憑欄小立試單衣曾年詩筆頭紙上兩無功擁被閑邊眼自空石脉直尋江脉去山光元與水光通春隨草木高低到氣併乾坤東外充反顧有吾即無物卓然獨立太虚中（春夏之交沿逐觸目）往年休嘆去駸駸只歎今年且十旬稚緑已爭欺旭暑老紅猶強護晴春水平似面因風皺山遠如眉得雨顰物態到前長是笑不知物態總關身無咎詩夏深五月未聞蟬窻戶槐陰意寂然紛濕蝶翎翻雨重縠生魚暈漾波圓半垣蘚色侵幽望一榻松聲借午眠長許平生江海志筆床茶竈五湖船王沂伊濱集（和宗村書觸目）潛潛春雲弄晚晴拖花竹外數枝明垂楊卧雨欲無頻幽鳥呼人如有情塵事膠膠遊興懶流年冉冉客心驚簡書縛我元來意不是歸田計未成陳后山詩（絶句）果下翩翩跨紫騮見上注踏花濺水見風流（唐人樂府云掉花走馬月明中踏殘紅摭言載業友除詩元從教水濺飛式濕知道巫山行雨歸）可無雙璧千金聚付與狂兒取次游（琴操曰王昭君既至單于大悦遣使報送白璧一雙駁昭曰竹曲曰千金顧笑買芳年）溪響飢魚食川明柱影斜驚禽穿密竹噪鵲立浮查（趺苑戴僧竹筆詩云鐃絳僧斧冤禪烏之畫老杜詩故立浮查暫入丹谷）晴山藏雨林喧雀噪蛇鄉闊箏行路何處更爲家（言雖居鄉亦無生理也）周孚詩正似丹溪溪上抵欠八愚老翁陂外縈青練白風前駭綠粉紅陂空兔驚何在寺古鍾魚或無山氣陰陰欲雨僕姑端解欺于劉將孫詩（南逝）堂堂一代暗銷磨富貴何須進士科城郭闊闊隨處足山川形勝負人多曹蜍政爾奄奄好鄧禹如君寂寂何此際麒麟須第一向來荊棘合蹉跎

即目

唐韓偓詩萬古離懷憎物色幾生愁緒弱風光廢城沃上肥春草野渡空船蕩夕陽倚道向人多脉脉爲情因酒易倀倀官途棄擲須甘分廻避紅塵是所長 動非求進靜非禪咋舌吞聲過十年溪漲浪花如積石雨晴雲葉似連錢千戈歲久諳戎事枕簟秋深減夜

賦攻苦慣來無不可寸心如水但澄鮮 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甕先知醞酒期雖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宋王岐公詩落日映山岳萬峯蒼翠深風土九秋意人動五湖心溪曲半帆出天邊孤鶩沉白雲空滿目無處問歸音汪珎詩淵轉喧渠水村虛進雪風寒星當曉小野火映山紅去國驚時改歸田望歲豐披勤共遂住唯有此鄰翁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遲日煖青春遊風蕩紫宸雪霜無氣力（一作猶在）桃李有精神幽思平欺酒閒愁自避人忘機殊不忌魚鳥肯來馴西崑詶唱集急雨度前軒池荷相對翻峯奇雲侍族蹊闇李無言掩鼻生愁詠披襟爽醉魂一經令已發猶戀漢庭恩 地僻無車轍心厭欲坐忘疾雷徒破柱幽草不迎涼日烈蟬遺蛻花休蝶滿房覆觴知己久寧有次公狂陸放翁詩墜蘚編茅養病痾五更擁褐聽霜風老雞棲冷啼偏早宿火厭深撥更紅知我幽來惟斷簡會心終竟在孤蓬東歸已費腰間劍甞吏從今不諱窮

遊目

唐駱賓王詩（夏日遊目聊作）暫屏囂塵累言尋物外情致逸心逾默神幽體自輕浦夏荷香滿田秋麥氣清詎假滄浪上將擢楚臣纓宋趙汝鐩詩遊目林坰信馬歸十來家住小橋西浮沉野水看晴鷺唱和茅簷聽午雞菜要遮攔增舊塹田分蔭注作新隄年豐米賤人人樂農父相逢醉似泥

縱目

別釋常談杜詩登兖州城樓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棠隱詩思窮煙浪闊目斷暮雲昏舊賞去何有新詩得未曾披章如對景搜句懶挑燈酬唱慚非敵君千我百能張鎡詩花柳無情浪占春浴鵝波煖草方熏催吽野犢鳴黃犢撤容蘿蹊立蒨裘拂絲工夫便日永停閒滋味苦愁分行行快趁風煙闊尋繹詩壇要策勳 烏飛不過人行處山好直連天盡頭下馬忽逢難畫景市聲欄檻亦銷憂姜特立詩縱目郊原亂絮飛好風嬌葉弄天機白灘半露溪新瘦緣樹初圍山正肥王灼詩（題花李賓秋山縱目圖）江天物態雨憑陵借與懸崖倚瘦藤又作吳中十年夢胥山絕頂望西興

晚目

宋趙抃詩（溪山晚目）幽花連徑發驚鳥避人啼雨過晴虹上風清長馬嘶灘平魚艇穩村小酒旗低誰又山翁樂號呶醉似泥陳古靈詩攬景獨凝眸江城暮雨收長江隔山斷野水混空流天上一輪月人間萬古秋感時并怨別費盡庾郎愁

極目

宋李可齋詩（偕張總幹韋師秘同遊檻溪登極目和韻）底須風景嘆新亭且聽樽前眼子陳拚却玉山頹綠醑莫將銀海眩黃壓山谷似畫屏環立世事如棊局幾新惟有東風不今古露花煙柳一默春 美哉輪奐若天成一笑凭欄起喜晴揮灑江山詩句老破除胷臆酒

樽盈溪頭圍圍觀魚躍柳外蕭蕭憶馬鳴明日無妨再聯轡海棠猶未醉春酲楊冠卿詩（春江極目）削楊春冬異風土江北江南春冬花跨馬出郊時極目應須美酒送生涯

偶目

宋景文公集（春晦偶目二首）春序倏云晚高臺芳意多花成風地纈鳥作暝林歌樹氣薰紫煋池文疊細波夾城歸騎散煙繁偏銅駝 春意都無幾還持歡緒歸游蜂抱藥去驚燕失泥飛風下幡幡影霞留暝暝霏遙知瑤席恨不減欲沾衣

舒目

張偘詩（寺樓舒目）風盡天陰分野色鴈眠雲影得新晴江臺寺裏閑登覽屋遶吳山畫不成

覆目

論語隱義曰衛蒯聵亂子路興師往有孤黯者當師曰子欲入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鉤子路半城問曰為師耶為君耶曰在君為君在師為師黯因投之折其左肱不死黯開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曜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目黯殺之三國典略周武帝還自東伐初遇疾口不能言瞼垂覆目

眴目

太平御覽太平之代電不眴目宣示光輝月

目青

安晚堂詩（目青忌食戲成）生平未省讀食經蟛蜞何事干筍卿霜螯帶糟老饕賦素鱗斫鱠晶盤行政欲尊鱸飽歸興肯嫌蛙蛤嶔南烹誰言厚味多腊毒坐疑已著生戎兵緇塵浪欲涴銀海所賴烱烱留光精飛蛾樓燈空光暗蝦蟆食月天公驚我今所患在目眊口非得罪曾緘鈍一身百體無所養六鑿未可分重輕詎容貴目賤口無端腸胃甘槃冰就令辟穀即仙去何異餟鼠乘飛翎我聞養生先實腹幸之明珠買娉婷稻魚粗可足生理饑夢不到侯門鯖更嗤菘薤自鋤菑肯與雞鶩爭餘腥笑揩雙目保亡恙況無傳筆如丘明宋家鉉翁詩（劉文府久苦目昏昨日來過共談先天圖義一夕翳去明現聞之以為異事因詩紀之）心以靜而虛眼以動而應心如明月懸太空眼如當戶掛清鏡月光不受微雲干鏡光或為塵土暝學問之道貴澄源源之既澄流自正但令心體常如月體明寒風暑暄豈能為我病吾友平生讀書眼烱然不與事物競外圍偶被輕埃蒙府不猛中自定斂門息交踰三旬獨本勝邪在一靜昨日扶杖過我蝸角廬共談羲上先天內外圖窮探義孔象中意不與異說論懸殊高談亹亹竟日暮晴光瀲灩生清墟良歸不煩炬火照入門索觀細字書表與宵霧盡掃卻銀海瀾瀾可以貫碧虛神耶天耶孰能詰心耶眼耶萬變同一樞里人共傳先生有良劑爭持病目求我滌愽睞先生無藥亦無方請將心來為君洗道德性命之書聖人所以洗其心（亦以洗天下人之心太所謂洗亦澄其源而已矣學者認得下工夫處豈）

非醫者可除，空道瞎也。有莫知然而然者矣。

瞽目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苻生驍桀麤暴酗酒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血出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　唐語林元年十五年太常少卿李建知舉放進士二十九人時崔嘏舍人與施肩吾同榜肩吾寒進為嘏瞽一目曲江宴賦詩肩吾云去古成段着嘉為嘏二十九人及第五十七眼看花　劉子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聾無耳而目不可以聞聾於視也　上陽子序通身是汗瞽目開明遂將生平記誦丹經如參同契悟真篇等書參訂而印證之

目盲

西漢書杜欽傳欽字子夏家富而目偏盲師古曰偏盲者患一目也（詳本傳）南史梁本紀武帝初夢眇目僧執香鑪稱託生王宮既而元帝生患眼醫療必增武帝自下意療之遂盲一目乃憶先夢彌加愍愛　江少虞類苑凡視五色皆損目惟異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風　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　晉書足用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曚　揚備身出家功德經破出家緣覆慧眼故從生至生常盲無目　法苑珠林唐王玄策行記云聖僧賓沙大阿羅漢說十二因緣深法聞皆悲泣師收衆淚總置金盤而立誓曰向所說法其理若當願以衆淚洗阿育王子駒那羅盲目令得復明理若不當淚洗如故於是將淚洗眼眼即平復　山居備用諸禽獸魚油點燈令人盲目　久視三光損目虎豹皮上睡驚神損目毛入瘡有大毒害人　溫革瑣碎錄有目疾者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　宋梅聖俞詩（目）釋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右各照曜言一豈相妨尚恐有所翳獨見不能強嗟爾手與足何為欲覩傷捉馳自有職多使心悲懍　范忠宣公詩肝膽輪將謁因鍾兩目盲小冠希子夏今已耻丘明青白何曾變紛華舊不爭幸回觀物志都作反身誠　元豐大員公詩（常見明齋李彥政既盲之目同編一絕於中丞趙公序末）何處浮雲翳太清飛廉驅遂便開明常君似是回天手好藉餘光老魏京

醫目

唐語林崔相慎由廉察浙西左目生贅肉欲蔽瞳人醫久無驗聞揚州有穆生善醫眼託淮南判官楊收召之收書報云穆生性麤疏恐不可信有譚簡者用心精審勝穆生遠甚遂致以來既見白崔曰此立可去但能安神不撓獨斷于中則必効矣崔曰如約雖妻子必不使知聞又曰須用久日晴明亭午於靜室療之若其日事遂無憂矣至日開霽問崔飲多少飲雖不多亦可引滿譚生大喜初崔將譚生唯語大將中書醫者況大師衆贊之是日引譚生於宅北樓唯師衆與一小豎在更無人知者譚生請崔飲酒端無私以刀圭去贅以絳帛拭血傅以藥遂報妻子知復數日徵詔至金陵及作相譚生已卒　毛氏聞見錄（道人醫目）鄱陽鄉民甘棠病失一目十年矣淳熙三年六月二日夜夢僧持數珠誦經珠色瑩黑光耀可愛試求之得珠而覺後四日以事入郡出城東於永平橋衆中見一道人著黃布袍顧棠來往前攬其衣曰與我偕去棠疑且懼卻之曰素昧平生過未嘗相犯何遽爾道人笑曰但來當示汝好事既弗可脫不得已隨行百步至江岸岸側光潔巨舟即挽使登鷁首掛金書牌刻勑賜豎字左右侍女數人美容麗服而所未覩道人云汝失明久今夙緣相值當為汝豎棠謝曰眼壞十年瞳子已枯雖豎何益道人不聽強令仰臥使四女分執其手足取銅箸攪眶間痛不堪忍泣而言曰感君恩意吾尚存一眼實不願豎乃援之起坐一女傾餅中湯半杯與飲頗覺甘美正念少憩復拉臥如初棠知無可柰何委命而已箸再入眶覺腦後如鉤出一物條以片紙掩其上有頃去之持鏡使照則雙目瞭然了無痛楚棠驚喜起拜謝請暫還既至即為人言所遭無不駭異好事者十余輩亟隨之及舟處畧無見矣棠時年二十八其所居為崇德鄉自初得疾家人日誦觀世音菩薩名號香火供事甚謹蓋殆佛力云

治目

敬齋古今黈東坡云治目如治民治齒如治軍治目如曹參之治齊治齒如商鞅之治秦醫者韓羲之曰東坡此譬猶為說爾其實不然治目治齒自當有緩急時不可必也且治目者燒烙漯浸鉤割針鑱無所不用又其所用藥如石膽石中黃雞子白銅青硐青硇砂白丁香之類性俱有毒豈盡如東坡所言乎予竊謂韓說雖有理亦未敢以為定論也比見張錄師幾道道及此因舉其里中一農家叟病目已不治適有客來過既去遺一銀藥餅子開視其藥滿中或者試令病者點之或以為不知何藥不可點或又謂叟病已不治政復不効何傷遂試以少許點之痛不可忍然二三日後目似見物叟因更點少許痛亦如何又三五日見物頗明乃連點數日其患良愈他日客還曰前別時遺一藥餅子曾收得否主人聞是何藥客云此射生藥箭所用蓋取生烏頭汁雜諸毒物煉成者它無所施乞以見付予聞張言始知韓子之言為可信

愈目

晉史樺壁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數使見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即開從此遂愈晉書

頻含。傳含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每日自嘗省藥饌絲聞息耗。帶醫人跟方。應須蚺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年可十三四。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逡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太平御覽。唐廬陵關閩中有一劉行者。以釘鉸為業。性至孝。母患眼二十餘年。行者哀告救療。一日忽有衲僧來磨淨水鋼餅。出百金為酬。行者告云。家有母親患眼多年。有藥能療否。僧許諾。及磨洗畢。僧云。但歸去。已與醫了。行者奔還。但見母自床墜地。兩目忽開。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簡以父兩目失明。斷臂取骨髓飲父。父目復常。後山談叢。閩越黃撥沙善視墓畫地為圖。即知咎休。故號撥沙。婺人有世患左目者。問之曰。祖墳有木。父刖木根傷害其目。必發墓以去之。既發。有根貫其左目。出之而愈。元史孝義傳。李茂父辛暴。母孟氏並瞽。母嘗目失明。茂禱于泰安山。三年復明。又每夕祝天。乞損己年益母壽。孟氏竟八十四而歿。夷堅志。衢州陳道人以磨鏡為業。中年忽盲。但日凭妻肩行於市。嘗到衢山。覺有拊其背。曰。陳翁明旦出郭。相尋無失約。明將往。妻止之曰。寇盜方擾。安撫李尚書以重賞募緝。或有殺平人以應令。汝萬一遭此。奈何。遂已。明日復過之。約如初。且責

其失信。陳語其故。曰。明日但出。無害也。乃如之。至則一道人攜陳手行官道上。謂紗擔後附耳語。俄頃別去。不知所言何事也。自是陳不復出。獨令妻自行磨鏡以取給。而閉戶端坐。過百日。雙目瞭然復明。顏色潤澤如少年時。頗能談人未來事。至今猶往米湖湘間。江州志。唐黃知微字明道。九江人。為太平宮道人。有潛山崔體道者訪之。既別而知微遂狂。嗜酒浩歌。一裘蔽體。不問寒暑。人與衣物。則隨散去。背負青囊。食餘雜然貯之。米嘗有穢。衆名以歸。香恭嵩若目。知微取萊箙置酒中。自食其半。餘以遺嵩。飲之出門。而目愈。自是益沖澹。

舐目

宋史孝義傳。龐天祐江陵人。父疾。天祐割股肉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舐之。劉孝忠母先僂為富家奴。得錢以弃。富家知其孝行。養為己子。復累冬兩目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云。金史劉政傳。政性篤孝。母老喪明。政每以舌舐母目。逾旬。母能視物。元史孝義傳。劉通母卜氏失明。通禱斷酒肉。禱之三十年不懈。母年八十五。忽復明。又郃陽黃鎰諸暨丁祥。皆以舐喪明。以舌舐之。復能視。烈女傳。張氏女盧州人。母病目喪明。張氏歸省。抱母泣。以舌舐之。目能視。能改齋漫錄。熙寧中。水部婁員外壻妻危嘗目疾喪明者數歲。有人教以宜禮玄武貴神者。要從之。其後夢一人將龜來舐其目。自是失其盲疾。

療目

太平廣記。後周張元字孝其祖喪明三載。元恒憂泣。遂請七僧。然七層燈。七晝夜轉讀藥師經。視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施法界。元祖日見明。元永代闇。其夜夢有一翁。以金篦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也。三日後必差。適三日。祖目果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　一屋

錄　曾公遺錄八

曾公遺錄乙亥熙河奏相到西蕃部族涇原奏已於減猥鹽池增築一堡子守護西人謂鹽為減謂窪下處為猥減有鹽池長十里有紅鹽白鹽如解池無異可作畦種洛涇原等路運判李譓見經畫蓄水為解州畦夫種鹽次學士院諮報非郭知章等所特國書是六月書詞云方茲隆暑今以十月往恐合換書余以謂郭知章等本以六月行屬人約令十月過界恐不可換最知章到知州乙當春北朝起發上及同列皆以為然遂降旨使不改止用舊例俟進發日申密院付給丙子同呈熙河五狀奏接納西蕃次第仍云溪巴溫未見其能得與不得青唐未可應接候觀其事勢隨宜措置次此變意也再對皇太妃啟中人鄧繼英以啟問當叙轉供備庫副使寄資上云太妃啟恐非啟問不當寄資但與併理磨勘可也丁丑同呈鄜延青領板精賞功孫路奏王贍狀僥邈川已建為湟水軍余以謂才得邈川一處便已建軍恐將來乞刱置郡縣不一非朝廷累降約束令於邊防經久簡便可行及不得增廣邊費之意此請未可從變力欲從之同列亦皆作依違無定論上云洮州須置州恐亦須有合置州軍處余云洮州置州乃臣所論臣以謂先朝以熙河洮氏為一路今乃方得洮州又先朝以熙河為熙河蘭會路今乃方得會州皆所以成先朝之志也卞遂云若如此即一般余云不同若於邈川青唐皆置州郡臣恐未易饋餉孫路嘗云諭西蕃部云云一立一壠地不要他底今刱置州軍官吏將佐兵馬戍守之費皆須朝廷饋運應副經久未易支梧兼朝廷所少者非土地一向貪荒遠之地但疲敝中國爾先朝刱熙河一路元祐之人皆以謂財力不及可棄今乃更於熙河之外刱置州縣豈易供給上云元祐之人云窮天下之力以奉熙河一路又以為可棄此言皆不當莫不足取變轄紛然以余為非先朝而是元祐也余云元祐之人以熙河為糜費財力不可久臣以時記中具道其非亦嘗納陛下前必記憶臣今日之論但謂於黃河之外青唐邈川刱置郡縣則為不便非以熙河為非也蔡變嘗言得青唐邈川則如臣之說置一都護總領最為穩便今若刱置州郡則自有知州知軍更安用都護莫與從初關陳之語不同否然此皆紛爭之語不足煩聖聽臣以嘗俟一切撫定河南邈川之後然後據地利緊慢畫一措置甚處係最要害合建置州軍甚處係以次合差兵將人馬戍守甚處只今以本路首領心白向誤有力量者守把住坐俟奏到朝廷折衷乃可定左轄云適三省論議亦待如此余云臣愚慮如此亦不曾聞三省論議亦不曾說與三省但適方於陛下前關陳爾衆皆以為當然上亦稱善遂依此降旨揮再對余又言臣適及熙河事蓋以為先朝措置熙河如此尚不免後人論議今若於青唐多置州軍廣增戍守兵馬則未易供饋何以免後人論議臣於措置邊事不敢不為遠慮故不敢說隨衆人望陛下裁察上頗欣納是日上及兆州不可不建州事變云曾布初不肯築會州只要築肥囉溪井亦如今日事余云臣不曾言不築會州不知在甚處說有何人見變云蔡卞以下俱見上目卞卞云不記得余云如此是臣無此語當時經營靈平平夏即有築天都及會州之意及鍾傳築溪井使議熙遂皆臣首建議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變默然再對余又言初引章楶作帥是李清臣陛下必記此事上云記得余云初命章楶作秦臣渠顧就涇原乃是欲經營天都之事臣亦以丁寧諭楶令次第經營楶既到官是年春遂興此役臣何緣有不築會州之語今孫路與王贍爭功衆論猶以為非猶在廟堂卻欲爭占進築會州不出他人是出己意此與孫路何異如此豈不取笑中外上極哂之余又對三省言臣向曾言西事欲且畫河為界章惇以臣為雜貨院子裏婦人之語今日又自天都會州遂收斂邊事惇亦稱善非罵臣特三省所共見衆皆默然余又云臣得事陛下以五六年前後議論無不可復卻不似他人一日說得一般上笑而已是日再對今張世永再任戊寅同呈涇原進築減猥畢工賜帥臣以下銀合茶藥再對今熙河依界道圖標以十里為一方以見金城寨等地名考尋古驛程相去地里畫西蕃圖聞奏河東奏朔州同知雄貫胡膣事宜寧息北人自去歲欲遷東偏頭榷場於貫胡膣徑入久良津買貴朝廷以刱改事端令邊吏移文拒之云久例於東偏頭材往來買賣難議刱行改移後數移文至不肯收接又於貫胡膣刱建榷場屋宇及開石墻越漢界於天澗及黃河取水並以兵伏擁護取水人過界射傷巡幸林子也日一奏以為北人恐因此生事又云欲以黃河分水為界又云聚兵數千欲據界取水朝廷亦令折克行相度應接余數諭子中以謂探報皆虛聲建榷場破石墻過界取水皆同知者龐暴妄作不足恤子中憂恐不已既而果無事仍奏云更不敢日奏上亦哂之是日未時皇子生卯酉同三省外殿致賀上亦遣近璫宣答皆再拜既對面慶皆以為此宗社大慶上亦喜仍云兩宮尤喜衆云非獨兩宮此天下所共慶忱是日遣御藥蘇哇告諸

陵又遣執政宗室近臣以十二日告南北郊太廟社稷高禖又遣祈之奇棠祖洽以十七日奏告諸陵又以十三日賜龍喜宴又以十日夜鎖院降德音四京諸路流罪已下並放再對余因言天下安寧無事遼虜罷兵今元子降生則太平之慍可謂具備此宗社非常之慶上亦喜見於色遂及中宮事是日同呈武孫路措置青唐事庚辰司休是夕鎖院辛巳同呈河東築四堡寨畢功則帥臣以下錄合茶藥環慶葫蘆門三堡畢亦賜茶藥賜涇原城狠寨名曰定戎環慶葫門寨曰寧羌葫蘆中築會州川口興功三日孫路移文今移兵於北娘原進築而北娘原地形險惡枯燥不可建州縣不從得青孫路侯進築會州了日取青又以金部員外郎許幾押伴西人又詔兆西王贍等收復邈川城軍兵與特支再對北虜報今冬於西京雲中甸受禮自去冬探報累不虛壬午遣朝未及下馬閣門報前後殿不坐遂與三省會於都堂上遣御藥劉瑗傳宣云別無事只為飲食所傷脉動也藥故不欲出瑗亦云勞動遂入劉子問聖體各赴局至未時出已而傳宣開封府寺觀三日以祭未為休務再入問聖體劄子甲申赴崇政朝至慎門傳宣為氣力未完不視事又同赴都堂少選劉瑗來宣云非日方動化已無事只為氣力未完來日與卿等相見遂再入劉子問聖體各赴

局未時出乙酉同呈涇原秦城狠與打繩川分畫地界事千兩路議論不同已斷自朝廷詔以打繩川係熙河路合進築處今熙河管認地分再對先河北被水保甲冬教是日二府同問聖體不拜上諭云以飲食所傷脉孔元軟金丸動化服惡進理中丸之類初覺吐逆多痰涎每吐數一盎許令已寧帖但不喜粥食心腹時痛衆皆云脉理中元之類已當更當精加調護再對上諭以全未能進粥食余云近經服藥再傷動固須如此然不可勞動自延和至崇政甚遠上云亦不妨欲更一兩日後殿視事余云更三五日亦無妨上云好是日見謝辭及上殿班並隔下是日提罷孫路熙帥未晷丙戌同呈王贍中經略司勾進河州宗哥首領方乞歸漢已遣使臣部五十人騎往據宗哥城而經略不肯應副兵馬恐溪巴溫旦夕入青唐遂得青孫路知西蕃胡宗回師熙河高遵惠師還慶青唐既亂溪巴溫入溪哥城王贍首經營招納遂度河入邈川城孫路欲掩其功乃令王愍中云經略司指揮方略令前去邈川招納仍令王贍一聽王愍指揮既而卻劾王愍歸熙州令又以將官馬用誠李忠招納邈川部族遣王贍歸河州擬發糧草益欲悉經略司而遂贍事不得興事朝廷察其為姦欺累降旨令專委王贍經畫詔旨未到聞路前後旨揮不已牟錯日甚一日遂初

至之數與余爭論既而理屈乃云章縡曾言孫路對入多不語及獨坐即自語言如病心狀余對三省亦嘗以此語奏知是日上云孫路果是失心變亦力踐趕之再對上又云孫路如此須行遣余云頗聞征溪巴溫相持未決欲遷延反覆如此未至敗事不然豈不誤邊計是日得旨以二十二日大宴同三省問聖體上云只是全未喜粥食衆云氣未知食不可強再對上亦再三顧語如初丁亥同呈河東築八堡寨畢功再賜銀合茶藥一次王贍以招納到西蕃部族不少乃收復靴川城特與遣禮賓使候青置青唐等事了別無違戾差失更優與推恩左轄言高遵惠以元祐中言事可采詔遷戶部未幾又補外朝廷難以擇帥故不得已令去外議但云遵惠以攻病賈種民件執政故逐去上云別有何人可差變云亦曾商量無可帥者余云若稍加推寵足以解衆疑適亦無三省議且與陝龍圖閣待制亦可右轄云亦只是待制上云與寶文直學士左轄云甚好上云與龍圖閣直學士亦不妨衆皆以為好余因言遵惠進職則胡宗回不可不除職宗回築五城寨非俟待制只速得兩月上顧衆執政云合與否衆默然唯變與賦云當推恩遂除寶文直學士是日有旨十八十九日後戊子同呈差姚雄知會州姚古權鎮戎軍賜河東八堡寨名曰大和彌川寧河通

泰四堡各附四寨為名變是日不俟問聖體再對余獨問上云皇子降誕已旬日中外慶喜上云閣巷之間亦皆欣悅今日已十日極安帖無事喜見於玉色己丑同呈鄜延奏邀宥州牒本云人使未見赴闕已是疑阻又諸修築城寨虜掠人口未已請止絕延安答以諸路進築係西夏作過以來先得朝旨本路難議移文止絕人使已於二日赴闕候到朝廷必有處分劃安西城以北六寨隸會州具靖方改右班副都知章棻乞致仕候來春取旨仍劉與熙會熙河苗履奏硬探人获仁多洗忠斬首不及為西人奪去但得其所乘驄馬及器甲等洗及保忠之弟從身出戰為衆所殺再對再問聖體上云今日已喫軟飯食亦未美余云三十一日六參官起居恐太勞若改作常朝甚便上云甚好甚好庚寅旬休辛卯同呈惠卿奏乞許西人依例遣進奉行弔祭令奏熙朝旨孫路又奏遣王愍赴宗哥詔專委王贍令王愍就近照應上云孫路真失心也以余言路方自河州帶王愍歸熙州令卻遣赴宗哥求問害王贍指置如此豈不疲敝兵馬上故有是諭再對呈廣西宜州事宜上云桂師程節亦尋常余云誠如聖諭廣州柯述亦常才大約所在之人爾是日改常朝壬辰赴集英龍喜宴榜曰元子誕慶排場（排場名乃學士所令識者頗嗤其鄙淺）天顏甚悅中歇遣使

賜從官以上羅花。二府親王別賜小花五十枝花甚重殆不可勝戴再坐遣御藥勸二府親王酒飲必釂仍每盞奏知既退遣御藥劉瑗押賜對衣金帶鞍轡馬於都堂製作皆精對依皆造成者有紅羅繡抱肚白綾褲黃綾襯衫勤帛紫羅公服各一金帶笏頭并魚袋全工巧殊勝私家所造者並三十兩餘執政二十五兩繡鞍并鞦子亦繡鍍金鬧裝並八十兩餘七十兩馬皆次御馬有鞍架鞍帕又各賜銀一合並三千兩餘二千兩二十四日來所賜鞍馬服衣帶同二府曲謝於殿上並致詞先是劉瑗傳宣不許辭免又面謝以慶賜非所敢當爲宣諭不欲固辭上亦尉勞再三是日聞親王亦有此賜四王遂陳所賜鞍馬歸弟癸巳歆洎壬辰各面受劉瑗謝表並書進二百星余百五十星從八錢三十千騎馬五以下等弟給錢甲午同三省曲謝訖同呈熙河王贍等奏事宜又呈孫路奏前後招到西蕃大小首領蕃僧等三千餘人又苗履奏會州城去河三百餘步夫石不及不可繫橋又河中有灘磧自中灘至河北岸五里懸崖陡岸無可置關之地又河東奏乞建葭蘆爲軍詔以葭蘆寨爲晉寧軍以知軍爲嵐石路沿邊安撫使兼嵐石隰州都巡檢使石州知州更不兼都巡檢知軍以下聽經畧司奏舉一次置通判職官都監曹州主簿共六員所省廢沿河津

寨官十八員。今晉寧并八堡寨。置官十九員。所增者知軍一員而已嵐州添通判職官各一員改除大和寨堡隸麟府路餘六堡寨并神泉烏龍吳堡皆隸晉寧是日以宴罷謝宴多一拜失儀再對奏事訖曲謝上旨不許又諭昨日所賜皆後苑作製造余謝曰慶賜優異眷遇如此何以報稱上甚悅又進呈隨龍人取旨推恩上語及劉惟簡極嗟惜之余亦言臣在高陽惟簡作屯田都監嘗聞其言陛下踐阼之日扶持擁護皆是惟簡上云誠如此馮宗道是時差出却不與此事乙未王贍奏瞎征有蕃字來乞歸漢要官職及蕃官溫王等中瞎征已披衆染爲僧心牟欽氈等以三百騎迎溪巴溫父子入青唐城瞎征蕃字已移居青唐新城衆印亦棹在舊城衆也安惇言青唐遣事不可令一人獨有之須分隸首領則久遠易制乃變所論爾上云記得莫是余云朝廷固欲如此措置然溪巴溫未定恐未能如意爾衆皆默然鄜延奏宥州牒西夏欲以國母亡遣使遣進慰卿言西人恭順不虞已與接收及行吊祭之禮詔令受宥州牒諭以候奏得朝旨牒報次又促熙河相度桑打絕川再對呈隨龍人馮世寧藍從熙各與遷遙郡官察使余云都知皆遙防押班遙察恐不順上云此兩人皆在朕在閤祗應與他人不同劉瑗已寄皇城使與遙刺郝隨已遷遙刺更與減三年磨勘韓濟與通事舍人餘各轉一官諸色人轉一資已沒者爲宗道與有服親轉一官劉惟簡與白身人一資惠澤各賜絹石璘武球考紹等六人更不推恩上旨又令檢會劉惟簡已贈官取旨又言吳靖方久在前省合與遷後省仍云先帝曾任使余云先朝與梁從政同列在前省誠已嚴久上又云每語及先帝即流涕被面余云此衆所共知乃出於至誠也上云待批出與後省上又言中書舍人闕殊未有可除者余云以次請則起居郎舍人皆當遷上云周常迎方除孫傑如何人余云職事亦頗振舉但未知文采如何爾上云論買種民事亦皆當余云高遵惠論種民事亦嘗上曰遵惠亦補外余云臣初欲引爲都承旨如遵惠詳熟胱事豈易得上上誰可帥者余云實難得人孫覽恰後職又未可便擢上云且候余又言詞臣尤難得人如前日記喜宴朝廷慶事樂詞無一堪者不足以稱揚朝廷慶喜之意上云誠無可道文字極少只數句爾余云只如皇子慶誕降一德音乃與四方同慶詔語亦殊不足稱副盛事上大笑極以爲然因言蔣之奇如何余云之奇文字雖繁然却有可道亦時有好語非蔡京可比上云蔡京誠不可比之奇余云何以逃聖鑒因言文學之士雖爲難得然以天下之大文物鼎盛之時豈可謂無人但以執政好惡人材隔塞者多

如陳瓘筆文采作舍人有餘然執政不肯陛下向排衆論擢葉濤沈銖等莫不稱職今如濤等未見其人上云郎官中有能文者否余云三省所稱但如葉棣爾上云鄒棐如何余云臣不識之亦不知文采何如昨舍人闕三省用劉拯擢及制詞出取笑中外上又問劉逵如何余云如逵人物亦恐可進擢陛下以中外闕官爲念誠今日急務只如陝西河東河北三路皆冬教保甲之處豈可全闕又如河南兩轉運使俱罷亦不除人如此諸路豈不闕事望更留聖念上再三然之因言王發訟劉何事一一皆實并孫貴皆折默責者提刑不過於運判提舉官省郎府推判官中除想一不至如此難得也是日晚批出吳靖方除入內副都知又得旨令具馮世寧藍從熙除押班歲月亦特遷也既進呈上云已遷遙察更不須遷余云兩人者歲月亦皆未及兼有著令觀察使以上止得改使額謂横行也不得更遷如有特旨亦須執奏上又問吳方文字已行否余云亦有著令入內都知押班通不得過四員然近馮宗道未卒時已是五員以此更不敢奏稟上云先朝任使之人不可不遷也丙申同呈環慶奏狀試下胥賞特依得旨蕃官與免降資供職以下依熙秦胥賞人例以殺傷軍將効用等名目降資再對劉惟簡以隨龍特贈節度使自乙未並未遂日留身奏事是

日有三劄子留御揚上上顧余曰滿月在近余未論肯但稱慶而已又問以何日爲滿月上曰用七日蓋京師俗禮云男子滿一月故是日變以惠卿移鎮赴宣麻余詢兩省云變連日留身今日又留三劄子何也冲元笑云必是夭差除余云莫是薦士否元慶云非也余默思之蓋議中宮爾故有滿月之問是日禁中有宴使欽視事内侍會計二府欲減進呈文字丁酉同呈王厚中稭征心牟欽氈等皆有歸漢之意俾愍王贍兵馬早到則青唐夕可定乞降招納劄物而王贍十五日奏云已到邈川而王愍先馳五十騎往宗哥城云愍與西蕃人情不熟萬一人情未順不可退縮乞許酌指揮又云稭征心牟欽氈等作累遣人欲歸漢既而孫路令贍歸河州却聞心牟欽牟與契丹夏國公主已遣馬二疋（二）一戴虎皮（蕃語謂之虫虎）錦袍妹䏆一戴關蒙鞍轡往迎溪巴溫隴拶父子入青唐人心已是中變見招納次孫路又奏乞錦襖子千領銀帶一千交椅涼傘二百副令戶部如數製造差使臣押送經略司并責指揮王贍依十九日指揮就近照應王贍不得違越悮事又令以賞格招納稭征等稭征與舊官溪巴溫與稭征一等推恩心牟欽氈等與正任刺史銀賜絹錢各三千餘以次與遠郡諸司使副柴班侍禁等賜金帛亦有差再對余因言昨日蒙宣諭皇子滿月臣會平門奏對有所未盡皇子降生嬪御例有恩命聖意必已素定上笑云已令三省檢故事余云陛下欲有所建立當從中出不知所檢故事如何上云須上表余云宰臣率百官上表乞立后此有所典故不須檢陛下若以元子故欲加冊命則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又祖宗故事章獻以仁宗爲已出亦遂建立上云章獻乃是假託真廟以此故冊立仁宗亦不自知余云章獻上仙仁宗年二十四尚未知非其所出今日於義理典故皆無不可然出自中詔或出兩宮或付外施行皆須素義以臣觀之不若稟兩宮降手詔以告中外於理爲順上云卿之言大是又云真廟當日無母后可稟余云臣亦當再三思之非稟兩宮不可上云極是余又云臣嘗言祖宗建事皇大后者無幾若建事皇太妃乃近侍所未有此皆朝廷盛事也上又問真宗母是元德余云元德上仙事亦草草初葬殯於普安及真廟登極方議歷啟歲時遣中人行祭享之禮及祔定陵啟攢宮而中有紫藤纏繞攢宮去地一二尺此神物護助也至慶曆中乃克祔廟上甚悅是日以三省斷河北路分都監石舜臣特勒停展三期叙太重欲與免展期叙上欣然從之軍頭司推官乞罷余云宋深不久出使恐不須罷上亦以爲然因言宋深生珠余云郭知章深病之至欲覓行上云亦來此說王珠可使

否余云珠固可使但恐已開報北界重於改易爾上云只與戎鈐余云卻降一聖旨戒約必不敢不悛退以語三省皆稱善曉見冲元因言大差除已行矣每問之當以何日上表冲云變數日空勞擾上乃云自有故事變卻令中書檢故事答以下敕且令他自檢閱亦不可說與實錄中事稍不當即相誣賴也余云上表乞立后無所指名有何不可變不唯勞煩秘密不肯他使人與聞尤可笑不知他人已先聞之矣戊戌假已亥旬休是日以大名館柩已施冊漆欲出攢祭告而底板有未漆處未可告遂止以俟後旬　九月庚子朔朝崇政同呈會州進築畢賜苗履以下銀合茶藥慕容將美令引見上殿再對改比較諸將獻最法舊法通一路比不計分數以最多者爲最少者爲殿有一路應最者分數卻在別路應殿者之下欲令一將九分爲最卽八分者已不被賞若分數俱少則二三分者亦須取一將爲最嘗減展二年半磨勘殊未平允遂立法馬軍六分步軍七分以上遞減磨勘不及六七分者遞展磨勘雖不該殿最而理須懲勸者時取旨因爲上言元豐法未盡恐不可不改上欣然從之變及右轄近數議欲令開封府舉人應舉以大學羨額解人而左轄云元豐七年已罷不可復遂無敢啓口者余知上廉明理有可陳若數叙明白無不從者亦未嘗以元豐已行之法爲不可改但枯攉扶偏見者以此語劫持衆人爾變亦嘗云科場事理豈先帝所命正是卞及舒亶朱服之徒建此議爾故今日籍先刪爲說以拒衆論衆亦以爲名言其他政事若此者不可悉數辛丑同呈河東沿邊安撫司奏北人打圍不依例牒報以下代州定牒本尋指狀内所陳止慶曆熙寧中有例元豐亦不曾牒報候定到牒本取旨次西驛中夏國使副閤押伴許幾云本國有謝罪表不知朝廷有何旨揮乞中兩府幾答以不敢承受再對差曾平北虜生辰副使李希道正旦副使又詔禁軍犯罪除班直外密院批降旨揮移降特配更不取旨是日聞三省已上表乞立后曾云嘗諭變云此大事當與西府同之變不聽士實審仁忌學士院史來賜三省乞立后答詔是日聞議定賢妃爲后無以初八日降制癸卯同呈回夏國詔本兩府同命詞於景靈亦余所請也余又言昔表詔未答亦止令兩府命詞上然之尋撰詞進入安惇奏乞擺西蕃歸順子弟爲將領上聞云何衆皆云不妨右轄在殿廬肯笑其所請衆亦皆訝其狂駭也又詔夏國使副八日朝辭十一日進發再對因言臣昨日在景靈見三省答詔臣初以謂宰臣當率百官上表既而密院亦不與文上云三省言故事如此余云此事斷自聖意若聖意所欲三省無敢不奉行之

理若非聖意豈三省所可議及上云北圖非大臣所可建議余云然則三省亦不足為功上亦哂之余云此事當稟兩宮從中降詔乃為得體上云已稟兩宮皇太后甚喜余云聞已擇日降制上云八日吉日已定甲辰從駕恭謝於醴泉觀午後宣坐賜酒五行作樂未正罷申初還內日賜酒果是日賜小團密雲又賜香藥丙午歇泊丁未同呈熙河路奏瞎征出漢至邈川已差人引押赴經畧司又王贍稱孫路遣李澄等帶邊廝波結往山後攻討擒郎阿章擾攘部族詔胡宗回體問虛實及李澄等可與不可留山後及可與不可令聽王贍旨揮措置仍具聞奏又令言幾谷西人以回詔中已有旨揮候施行訖令進誓表又令鄜延依詔旨回牒宥州照會再對因賀上云今日皇子滿月中宣制朝廷慶事何以如此邇來天意助順邊事就緒西夏哀祈請命青唐不用兵甲獲於俯拾以至乘輿進幸繼日晴霽溫暖次日便大風慘上笑云昨日却是科之奇當制無宣召面諭又云蔡京奏言語不得余云此不可拯之奇必稱捐旨然手詔之意不可不知上云昨日已面付與余云如此甚善上手詔云皆稟兩宮皆以為冀立賢妃劉氏為后朕秖奉慈訓即殯禮命故也上又云西人未嘗如此孫順余云誠如聖諭元祐中國不論元豐中表章極不遜未嘗如今日屈服也前

一日上降手詔付三省余亦不聞至造朝及殿屏悖方出箚記相示因相率同於殿上稱賀是日宣制悖自初議凡五日留身衆皆哂之唯恐他人之與聞也左轄初以不平鳳曉之云何可得他如此轄亦釋然是日以樊賊為押冊使副攝太尉司徒左轄撰冊又書篆冊寶戊申重九己酉旬休欲詣普照祭告又以兩淬及腰痛未果行庚戌同呈河東修入堡寨轄運司官賜茶藥銀合鄜延乞廢丹頭寨從之孫路奏苗履中會州未可置據開安悖劉予乞教習保甲月分差官按試余因為上言保甲固當教習然陝西河東連年進築城寨調發未已河北連併水災流冗未復以此未可督責訓練上云府界莫可先行余云熙寧中教保甲在司農正當此職事是時諸縣引見保甲事藝精熟夔云多得班行余云止是得殿侍軍將然俱便差充巡檢司指使以此仕官及有力之家子弟皆欣然趨赴及引對所陳皆良馬鞍轡華楚馬上事藝往往勝諸軍如斷巡檢又皆得轉官或減年以此上下皆踊躍自効然是時司農官親任其事督責檢察極精密縣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裝之類非理搔擾者亦皆衝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上云且與先自府界檢舉施行左轄云但於先朝法中稍加裁損無不可行之理余云如此甚便容檢尋文字進呈次再對以曾許為

生辰國信副使辛亥駕幸勞林園真宗奨瓔婕以雨不果出三省奏事崇政殿余以疾在告是日王贍奏心牟欽氊已於八月二十八日迎隴拶入青唐坐楠子作壬子候有機會收復青唐夔以所見諭稱上旨令便遣箚雁康謂李澄還兵馬以重兵入取青唐余未答又草定文字進院吏持下欲便行余以謂先降旨揮招隴拶及心牟當且多方遣人招來俟其不聽命然後加兵未晚夔不能奪遂依此行下是夕雨未已壬子同呈十二日降聖旨余因言青唐事首尾為孫路所悞初謀取青唐未嘗關朝廷又有可取之理又與王贍爭功却沮撓其事遷延至於隴拶已入使朝廷至議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今日之事使隴拶可以招來或苗履輩用兵使能一舉而成功則皆朝廷之福若萬一蹉跌青唐未可舉為之柰何熙河兵連年出入不勝疲敝若頓兵絕塞未可解嚴則人情反側何以彈遏若使相還兵馬則河南邈川非朝廷有是又生一敵國也以此言之孫路之罪殆不可勝誅夔云隴拶小兒無能為乃心牟氊妄作爾必旦夕可了余云兵家勝負不常何可必章惇嘗言青唐精兵可二十萬今朝廷三分有其二彼尚有七分萬衆我以數萬兵欲必取之未可易言之也今已降詔降旨揮若便出降則豈不勝於用兵也上云孫路須重貶惇亦云須重行上云

如鍾傳處置可也是日以張世永知晉寧軍為嵐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檢使張構河西軍馬熙河走馬裴寰奏孫路與王贍不和上以其奏報擅縱不當特罰銅二十斤再對上又及孫路事語如前阮易簡以嘗言熙河秦鳳奏首級不實已故三官俟轉出日與升擢差遣癸丑同呈邊報河東奏以嵐石慈隰隸嵐石路餘隸河東沿邊安撫司從之甲寅同呈河東經畧司乞更不牒問戎主近邊打圍從之戎主以今秋至西京並邊打圍去代州邊境止十里至五七里知代州王崇極言慶曆中戎主至西山打圍嘗牒報河東令勿驚動今乃不牒報乞移文取問而熙寧元豐中亦嘗於此打圍不曾報亦不曾問嘗以此諭并帥故有是請是歲北虜於雲中刷兵回謝生辰正旦國信禮熙河奏西賊犯南宗堡已退迴再對依元易簡陳請諸路走馬奏計許帶當直兵士一半隨行乙卯丙辰以病腹散在告上遣中人徐湜賜食宣問又遣醫官孔元來診視仍傳宣不作宣醫自是連元來元云上憂晨御欽明殿醫官隨都知押班以下起居上即遣御藥來問布安否又遣中使趙使列兩府又遣人問脈何藥尋具劄子稱謝元云中人皆動目云上眷何其厚也丁巳同三省對上問勞甚詳同呈夔州路走馬程允武信言轉運司差人吏根括地土不便以奏狀後時罰金十

斤呂惠卿奏乞以回降夏國詔旨戒諸路邊將非西人作過不得出兵通界從之賜熙河路修築東北冷牟寨畢工銀合茶藥涇原乞曲恍禮免解從之慶州解到監軍訛勒羅以二十三日引見仍付大理寺暫免檻車細手杻腳散禁至日以檻車載至東華門出以白陳戟入崇政殿廷俟旨貸命即釋縛送都亭西驛安下戊午同呈隴拶出漢與轄征一等推恩上初疑大酋衆皆云不緣隴拶爭立則轄征豈肯出降蕃隴乃董氈之甥是當得青唐者固不在轄征之下也上乃從之再對令吳安憲體量定州奏軍賊縈捕到官為北賊殺傷司理院勘逾年不決及安撫副使李琥中本非鬪敵悉為北虜驅掠殺傷乞先次衝替具元奏有無不同不盡事理聞仍別選官推勘捕盜官並先次衝替己未旬休自十八日雨放朝參迄今未已庚申同呈邊報回謝賜使令閏月十九日進發再對獄熙院吏周信之新知乾寧軍王价上殿劄子乞修唐波上云人才尋常辛酉呂惠卿繳奏宥州牒達遣進使副詔以夏國自知梁氏係有罪之人難議收受遣進及行弔祭之禮以國國主能悔過謝罪已降詔候遣使納誓表特與收接令牒報宥州照會又乞以回照先關報宥州從之壬戌以大雨罷秋宴二十四日又罷引訛羅以二十九日見同呈陝西河東修置烽臺巡綽處

令速疾了畢又令王厚同王贍管勾青唐招納事再對闕安許以勾當御藥院皇城司歲月減殘零年月磨勘改宣政使癸亥太師忌不入甲子同呈東北牟冷牟城寨賜名新泉王贍乞差將兵及差中使招納顛屬邊遠赴特罰銅二十斤再對賜賈巖妻冠帔故事管軍初除得陳乞冠帔三道元祐五年罷之巖妻當以二十七日入賀冊后因自陳故特賜元祐指揮又更不施行乙丑習冊后儀於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習庭下及廊上儀又設幕屋以覆宮架習儀畢後大雨中批呂嘉問削一職罰金三十斤丙寅皇帝御文德殿發冊章惇許將為副使余攝中書令二韓攝侍中禮畢赴東上閤門拜表又詣內東門拜表牋賀　太后太妃又上牋賀中宮不拜是日大晴中夜雨止詰旦漸開霽無復纖雲丁卯歇泊假魯國大夫人忌是日內宴戊辰同呈以慕容將善宣義郎添差真定機宜將美以原州推官鞠熙秦肖賞獄招對故有是命熙秦肖賞乃將美因鞫一指使係誠爭首級獄而發之也己巳旬休　閏九月庚午朔御文德視朝同呈贍奏帶領人馬到宗哥城熙河奏番官趙永信率降羌人多至城也闕安用皇城司御藥院歲月減磨勘改宣政使再對雄州奏回謝泛使於宴中旬受禮涿州牒報也辛未同呈大名安撫司奏乞在募飢民修城從之（韓師朴奏）

是日再對以胡宗回書言王贍有所恃專輒肆橫事進呈壬申同呈熙河奏修會寧關功狀轉官減年支賜有差又令蘭州事造慶封應副會州修倉庫營房廨舍等自黃河沿流運致專委官管勾事畢推恩順安軍知軍馬爽為於界河採撥職田等事特勒停通判王子獻以下各衝替高遵惠乞李澤准備將領不許是日熙河奏九月二十日收復青唐入隴拶及心牟欽氈結吹鼠以下出降變獨奏乞以四月單慶五日率百官稱賀從之癸酉同呈省草賀狀青唐詔以青唐為鄯州仍為隴右節度以王贍知鄯州兼隴右沿邊安撫使兼都巡檢使賜胡宗回以下銀合茶藥遣中使押賜軍兵等第特支又差中使兼經臣管押轄征一行李欽管押隴拶一行赴闕仍令速具收復青唐一行將佐功狀聞奏隴拶一行有契丹夏國鶻三公主並令赴闕甲戌同呈收復鄯州等處城寨令胡宗回相度合隸去處以邈川為湟州以宗哥為龍支城王厚為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兼隴右沿邊同都巡檢使以王贍為團練使仍兼熙河路鈐轄初除贍四方館使遙郡防禦使而安中以為賞薄余欲且令撫定隴右一方候有効與正任而上意欲稍隆之遂有此除先是胡宗回言其橫恣余欲稍裁抑之然贍專輒不已上亦深以余言為信然也乙亥同呈邊報再對藍從熙唐勤

改景福殿使差秦鳳戍兵十指揮應副熙河新邊戍守是日以本命早出丙子同呈御宣德門立仗引見轄征令閤門御史臺太常寺殿前馬步軍司詳定儀注及合行事件聞奏環慶擒到軍訛勒羅送潭州編管月給錢十千米麥三石再對具河北兵將數進呈及熙寧中嘗以相州一將出戍河東議令更戍秦晉及別置兵額減舊將兵額以給新軍上深然之退與三省議亦皆以為可熙河都監扯德見充拱聖軍校乞放停從之丁丑刑部斷密院書令史王可推貼房張大順詐欺取將官張忠贓數百千可推大順先已配嶺表上旨令徒配海南戊寅胡宗回乞以廓州為軍詔以為城夔州轉運司差人吏王祐之往南平軍根括地土租稅各罰銅二十斤走馬程允武奏南平軍知通不和以奏報稽緩罷差遣再對御藥劉瑗以年勞改昭宣使寄資河東第九第十三將都巡檢己卯旬休庚辰同呈熙河乞空名宣劄各一百五十紫衣師號牒一百以待新羌從之辛巳同呈泛使蕭德崇等辭以戎主繫腰及玉帶不打角令使者受護云戎主服御之物來獻令鄒知章等回謝有真珠鏖金閣花鞍轡金重二百八十九兩珠子六萬三千顆欲亦不打角令回謝使副受護前去從之刑部中劉何王發等案得旨劉何與遠小知州王發特勒停是日右丞留

身奏事有四劄子置御榻上余再對上語笑如常晚退歸西府聞安中竄政然未知其詳安中亦未知之也蔓轄於都省晚聚將已得中批然不以告安中翊日安中欲造朝門下吏告之乃止告命四更已過門及肯揮下閤門矣壬午癸表見三省乃知御批云政事悉出劄廷未行之間自可明辦以正得失豈可面從退有後言為臣不忠莫甚於此可罷政知亳州少選聞安中上馬之城東普照矣是日同呈王黼奏已於牧到青唐銀絹內量行支賜將佐等上見二府亦不及安中事余再對請於上云黃履昨日留四劄子所陳何事上云言鄒浩四劄子皆故事一唐介二朱雲三劉禹錫又云此必為人所使兩日前呂嘉問曾往見之又云履是呂家門客余云履實出呂氏門下然履愚野不識忌諱上云履純愚不曉事必為人所使也又聞嘉問幾婿余云不悉記上云序辰曾誠皆是又云曾誠如何人聞多緣事余云輩俸不善誠云業湾傾傳誠多權謀然未知虛實又知蔡卞兄弟不協余云外議多言如此然不知其實大抵言爭先作執政爾上云妻亦不和至不相見余云臣與之瓜葛亦粗聞之誠不相得然不至不相見也是日早變留身甚久疑所聞皆變之語也癸未同呈進報甲中立冬朝柴政有旨隔上殿班及雜公事以皇子服藥故上見二府具道皇子

發驚狀云自初六日已作至十一日後無日不發醫者已用疏黃之類治之云小便不禁大腸青皆陰寒之候余因言臣久病灼艾服藥皆無効有以伏火丹砂與臣服者遂頓愈上云可進取數兩來余云臣所得不過數十粒欲且進十粒上云甚好衆亦以為宜服是日會食都堂遂貴羅帕封進十粒乞令衆醫官評議供應乙酉同三省問皇子安否上云未寧帖已服丹砂一兩粒是日聞左膚言呂加問六事有旨令分析聞奏丙戌同呈王黼奏到青唐圖再對皇后殿內臣江有慶合轉副使奇資故事非殿閤使臣不得寄副使而近例有特旨許併理磨勘亦名異而實同爾然大妃非有兩人一寄資一併理未知太后太妃皇后殿合作殿閤否上云恐非殿閤可令入內省詳定聞奏中樞密院（大后太妃皇皆有殿然恐非所謂殿閤也）丁亥同問皇子亦未安章楶以修堡鋪及巡綽處稽緩特降一官此左轄啓之也奏報雖遲然未闕事變頓手不之戊子奏鳳秦疊宕一帶部族大首領龐適斜肆等乞納土歸順詔令撫存接納再對抽還鄜延一將人馬以歲滿也惠卿言戍兵年滿不代人情未安兼窮邊物貴地寒戍兵已裁襟袖絮以自給言極激切蓋欲得戍兵為代也遂直抽歸營上亦深以為宜退見三省亦莫不笑之者己丑旬休庚寅同呈催河北州郡責

限修城令具合責年限聞奏熙河奏畫到青唐城郭營第并偽內圖自甲中以後無日不問皇子安否是日宣諭風勢未定見服丹砂之類余再對因言醫官樂診嘗遇人得丹砂有三種有伏火七年者有十年者有十二年臣前所進乃十年者珍所有十二年藥臣未嘗服云更有功乞宣召供藥仍先令衆醫官看驗評議供應上欣然朝廷即召珍供藥六丸仍令至皇子寢所診候珍以謂病症與藥相當遂服之是日余對三省又云見醫官初虞世言皇子天人之相社稷之福疾不足憂上亦云鼻隆人中長生得極好變云亦聞之虞世乃變所薦也辛卯同呈進報熙蘭奏青唐偽乘輿物見管押起闕再對立吏部奉舉使臣違任上樞密院銓量小可違礙聽差法壬辰同呈陸師閔乞買馬司依舊兼監牧及曾公使錢從之又差河北第十三將戍河東又以河北水災流民頗衆於大名府等二十州軍增置馬步軍共五十六指揮共二萬餘人馬軍以廣威步軍以保捷為額並依陝西蕃落保捷給例物請受卻於舊將兵每內指揮減一百人共減一萬七千餘人先是久陳此議上及三省皆以為然遂施行因為上言河北增兵及減舊兵額并差戍他路皆前人所不敢議若非以聖斷審明亦不敢建此議然人情難測萬一小人有肉肆者鼓倡撓法亦或所不免

惟在朝廷主張彈壓爾京東亦嘗敍巡檢作過先帝用兵西方慶州亦有變此事雖未必然恐萬一有之不敢不先奏知上亦欣納三省亦稱善再對直抽秦鳳戍兵五指揮癸巳同呈熙河奏及李譓中邈川蕃部作過圍撓城壁及南宗堡使臣等被殺傷并隴朱黑城等城攻破青唐累日道路不通詔遣苗履李忠傑及差秦鳳兵將往同討定上諭皇子漸安但微有風候爾甲午同呈熙河違事是日金城關探報云止是邈川人作過宗哥至青唐一帶無患然信息未通詔胡宗回苗履等多募人至青唐以來偵探再對重修將副押隊謂禁條舊制門客醫人皆不許相見上亦以為非宜遂以元豐七年四月朝旨修定此旨與將校不同故也乙未同呈詔胡宗回督揮苗履等如蕃賊見官軍度河雖即潰散亦須行殺戮務要剪滅作過之人靜盡仍不得濫殺無辜之人又呈河東入堡寨賞功王文振以下及郭時亮轉官減年支賜有差是日上面諭二府云皇子已安喜見於色又不御後殿是日對從官於延和余再對上又諭云醫官皆言不曾經如此祗應余云不獨醫官中外孰不憂恐今遂安寧社稷之福然醫藥及灼艾皆是有功之人當厚賞上亦欣然以為當爾晚歸聞宣召醫官孔元薄暮乃得閤門報皇子薨輟視事三日聞者莫不震駭遂聞入劄子奉慰

丙申宅引與三省聚都堂各再入劄子問聖體（是日差吳靖方管句葬事中宮送皇子夜宿開寶二於陵）丁酉引辰後同三省赴寶林院奠見都知吳靖方御藥劉友端友端云皇子自前日辰後微喘既而臟腑通醫官云已三日不通傳利乃順以而利五六次每利愈喘至未時六刻遂脫又云服伏火丹砂不作皆徑下又以皇子真影相示云極似面圓豐肥兒甚美以二十九日午時大殮十月十六日權殯二十八日出殯奉先院戊戌傳宣自二日更不視事三日續報懿寧公主薨再自初五日不視事三日與三省各入劄子奉慰是日出城東致祭大名樂昌未剋乃歸十月己亥朔赴侍漏入紫宸謝衣遂會都堂是日作聖旨令新知河州种朴星辰赴任計會苗履等過河討蕩作過蕃部又苗履申兵馬寨若不救自己獨度河已中經累司赴河州與姚雄等會合應援令熙河詳履所申首趣苗履姚雄等速相照應互為犄援節次統制或會合前去與應接討蕩及解圍次第聞奏是時青唐邈川信息不通已半月餘余云可憂柰何變遂有却欲以青唐還溪巴溫之語卞云此語未可輕出如此可謂龍頭鼠尾也余云事未可知若萬一不保則亦不足如何但烏合之衆無所統一見官軍則潰散矣昔王韶在熙河亦如此諸羌紛然而起一遇王師則奔竄而已人貿一木圍牌更不回顧官兵追逐盡其首級頗以為然庚子辛丑宅引辛丑赴都堂為三省官不見上已六日當叩閤省問或乞便殿召對衆皆以為宜遂同入劄子乞對變轉更不赴都省二府待報至未時乃出上遣中人黃經臣至東西府傳宣以偶感中意思不安醫官見進藥今日方進常膳以此相見未得直候初八日垂拱相見遂同入劄子稱謝遂日入劄子問聖體至七日止壬寅熙河奏青唐邈川解圍捷書至鄯湟皆被圍王贍時出兵擊賊斬獲四千級盡殺大首領結吼龊心牟欽氈等九人有阿蘇者乞心白旗往招撫叛衆既而率衆攻城甚急宗哥首領拾欽角四生禽阿蘇以獻贍亦誅之邈川城中兵民才二千四百餘人城守之具未備王愍馬用誠力戰固守蕃賊圍逼者萬計又有西夏三監軍人馬助之至二十三日積新草欲登城而姚雄兵至賊望見塵頭又有偵邏者還言漢兵將至遂遁走二十四日雄兵與愍會賊已潰散愍擒西夏偽鈐轄一名遂討蕩餘衆是日同三省作聖旨將士並與特支七百苗履等所統績度河者五百又作帥司旨揮將佐痛戮作過部族所得孳畜財物均給士卒牛馬馳取買入官五日癸卯會都堂皆相慶曰朝廷已建兩郡萬一敗衄何以示四方後世今茲解圍社稷之靈也王贍輩不通信息幾二十日孤軍深

在賊在賊境其不敗事乃幸爾甲辰詔青唐邈川力戰有功士卒作三等賜絹十五疋十疋七疋守禦人五疋三疋乙巳遣慕化李忠傑將部落子及盡發鳳戰士赴熙河討定新邊界令秦州勾保甲防戍丙午入見上於崇政二府合班升殿問聖體有旨不拜御藥宣答訖至御坐前分娥眉班奉慰兩拜訖上諭皇子久病終不救懿寧病尤危昨四更二點不得出四更夭去醫者云解顱因驚患風不可治雖三歲未能行然能語言極惺惺余等皆云皇子乃朝廷大喜慶事不幸忽爾薨背又繼有懿寧之戚人情之所難堪然此天命無如之何願更寬聖念上云至今飲食未復常加之嗽余云悲悼傷氣自須如此乞更割愛以宗社為念陛下富於春秋子孫之慶何可量也卞云詵詵之慶未可量願寬聖慮上雖微瘦然玉色悅澤余不勝甚喜同呈邈川解圍奏上云日久可憂賴且無事余等皆云誠如聖諭王贍等以孤軍抗賊能保城守又能斬獲賊衆功賞不細上亦云極不易皆當厚賞王愍亦當與優賞姚雄功亦不少便可推恩否余等皆云更待本路推排功狀次第然後推賞未晚余云當趣帥司先具近上將佐狀聞奏上云甚善又呈鄜延奏西人差使副進誓表惠州以謂邊計憂窘不可緩當速納其來使上頗詳其語大過衆亦誚之遂降旨令候西人回答追以兵馬犯寨回牒及誓表中別無不依應得回詔事理即令惠卿一面相度枚接仍依例引伴赴闕再對余復伸慰問又謝遣中使宣諭上云不欲召卿等對恐外人妄揣特召爾子未同呈令胡宗回相度次第以緊慢修完城寨又結吼龊心牟欽氈已誅其家屬緣坐應死者一面處置罪不至死并邊廝波結一行家屬等並細交付押伴所管押赴闕再對上諭三宮出新城當如車駕行幸時置添巡檢下兵馬防衛前一日上又問二府曾一到寶林院奠二十八日皇子出殯莫亦一往否余云候與三省議及檢故事退詣三省三省云亦得此旨更不須故事一往爾退閱故事乃當詣內東門奉慰因至殯所是日以此白上深以為然遂同赴廷和觀大遼生辰禮物早出戊申旬休己酉同呈邊報再對以太后太妃殿祇應使臣同殿閣皇后閣狀此又詔三宮出新城本城分巡檢司權差馬步軍五百防衛迎送上諭章惇堅以方天若為有罪如何余云臣不知天若與周種往復語言但聞衆議以天若為凶事可惡上云惇言天若有指斥語卞亦云周種多言惇云天若方事起兩詣卞卞不敢見已令兩獄之俱與外任令入差遣余云如此處之甚善天若固宜逐種亦不足惜上又云蔡京與卞素不相得余云此衆所共知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劉極

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其畧大抵因嫌似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攜不足上云兄弟間乃如此初蔡京因對訟周種對經筵史院官曾稱周常又對天君稱鄒浩遂令種分析而種止稱常法云終是好人又稱浩曰難得上旨罷種說書而變堅以謂天若市當逐故有是命是日後蹇序辰范堂待制除知青陽州庚戌同呈鄜延奏宥州牒遣使進誓表熙河奏苗履過信章峡又晝到青唐河南北地圖經原奏柏立界候了當辛亥同呈令鄯湟般運人夫鄉乘頭口等為賊掠虜者人支絹十疋鄉乘頭曰給還價錢壬子同呈熙河奏已令苗履等管押隴拶赴熙州又押西蕃印四十二面有傳國銀印及唐朝所賜節度使印餘大半皆蕃印也再對以王殖句當皇城司乂權故又進呈曹滕乞在京差遣以母病乞知憲州上云欲與一通事舍候批出上久許久以批除職名至是乃決癸丑下元節甲寅朝謁景靈乙卯歇泊丙辰同呈李扶乞厚待契丹公主詔令優加待遷時彥自陳蔡為龍寨勞効詔與候職法當叙宣德郎上旨令與通直郎上又言先朝審罷館職不當便置余云先朝因除職事官即罷仍與改一官上云與改官不妨三省皆以為當罷余與變言直秘閣之類當且存留以侍中師及被獎擢者先朝以無此名例使除直龍圖閣似可惜變深然

之又呈熙河奏王愍送到西蕃夏賊攻圍邈川日白本年等以蕃書漢字招誘愍等出降云除必不扶方與漢朝通和當從正路送還漢天子不爾即屠滅矣漢字乃南宗堡陷沒使臣劉火珪書寫文珪亦至城下呼愍等令早出降詔令根究文珪家屬所在拘管奏裁是日變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云韋倖以夏人犯邈川欲因此討伐遂滅夏國余云不審聖意以為如何上笑云此何可聽余云陛下聖明遠慮此天下之福近歲諸路進築城寨兵民勞敝財用糧食俱闕乏幸而西人款塞遂可休息今青唐用兵士卒困敝日甚若更經營誅滅夏國如此即夏在中國不在四夷也兼臣在熙寧中見朝廷欲滅交趾嘗與主將郭逵言交人雖海偶寸尺之地然有國百年興衰存亡必亦自有天數豈人力所能必既而果無功況夏國豈交人之比也上深然之退與小鳳言亦共歎其狂妄鳳云若如此舉動是他災至也了已同呈鄜延奏宥州回牒已再約束首領不得犯漢界熙河奏欽波結角蟬等遵廝波結之弟能率部族討河南賊乞授官充巡檢從之戶部申乞違勝征等靴并幞頭旨令後除蕃官及呈試人賜靴外進士唱名及軍校等更不賜靴者今如法裁造舊所賜靴皆不堪着又枉費官錢故罷之再對以正旦國信使李嗣道乞改差胥裕因進呈姚雄與姚麟

書云青唐去大河五百里道路險隘大兵還邈川而青唐路便不通朝廷進築城寨畢方有休息之期今復生此大患如何保守深為朝廷憂之青唐非數萬精兵不可守上亦深然之戊午旬休己未同呈湟州職官趙構言湟州城舊臨河處無城壁若增修則功大而土惡不若因舊城修完則功少而速成為一方屏敝其言極有理（此劄子乃陳瓘封來）得旨令安撫轉運司同相度施行又言呂惠卿引伴西人赴闕又令胡宗回討蕩河南北作過部族再對以王亢知麟州許良肱知保安軍又令河北諸路安撫司指揮逐州軍多方招募災傷人充軍庚申同呈熙河乞補邈廝波結職名詔以為謝司使又奏已令王贍等將不作過首領書填空名補將校變以謂不當付贍等各自書填恐參差不齊行遣未當須從經畧司相度補授上旨令胡宗回放罷經畧司及走馬并李譓各乞催王贍王厚赴鄯湟州詔不得辭免使令管勾州事辛酉同呈熙蘭路奏乞鄯湟州及河南置將並從之再對以御批曹滕除通事舍人令閤赴供職壬戌降聖節假令癸亥同呈令東西京江淮荊浙福建召募廂軍赴陝西河東耕種熙河奏柏立巡綽界堠去處再對從李嗣徽遂圖張宗高與牧叙令閤門供職初時彥既復叙上旨即令與二人者叙復至是進呈余因言宗高不可復作承旨非

既經密院取勘上下皆不安之兼及從不可與共處然承旨久闕當除人上云與之三省商量余云若有卓然可除之人即政府可議若且於閤門選人如王珠曹誘可權管勾即須出自聖意上令差曹誘是日開啟民場女計在式假差蔡卞權樞甲子卞與三省得旨令保安軍牒宥州不得犯青唐界又令涇原環慶各選步兵三千騎三千赴熙河路使喚乙丑越國忌丙寅同三省詣奉先眞皇子越王已時西閤奉慰訖上馬（卞以攸冑不赴）丁卯宅引戊辰節假旬休十一月己巳朔得熙河奏种朴將秦鳳兵數千十月二十一日討一公城攻圍賊衆為賊所邀截朴重傷死已又聞戶首不獲偏裨程述王舜臣而下僅免將佐士卒尚未見亡失之數庚午冬至同三省赴東閤拜表遂作聖旨令贍引兵歸邈川其河南北戍守人馬令胡宗回相度一面從馬措置就奏是日卞還自郊祠遂同僉書行下變聞兵敗氣沮矣辛未赴普照大名殯所致祭壬申假癸酉赴相國建興龍道場會蔡京等於寶梵院用御前樂酒九行罷甲戌上以懿寧公主出殯不視事（二府宅引）乙亥朝壽拱同呈鄯州等處宜及种朴戰歿事上亦甚駭之再三顧問如何處之為是衆皆云賊勢如此若守株不改閤郎恐王贍一行將士陷沒則於威靈愈為不便須至如此旨揮若保完得王贍一

行人馬歸川則鄯州更措置上云溪巴溫如何衆亦云王贍朝出鄯州即巴溫暮入無疑矣上云何以處之余云次第不免如折氏府州措置乃可遠矣定未知巴溫肯聽命否幸而隴拶已來庶可與之語昨青唐初被圍特章惇便要知府州折氏處置遂得旨令秦希甫同胡宗回相度措置余以种朴被殺何可但已兼邈川係隔絶西蕃與夏國交通之地乃河南壘宕一帶部族見歸明可因而建置洮州以戍先帝詔旨兼慶調步騎萬人可令姚雄統領前去討擊河南作過殺种朴者如此則朝廷威靈稍振而湟洮之計亦以先定不爾邊臣朝廷已棄青唐則并湟洮皆無經營之意矣衆莫敢不以為然上亦然之遂依此降旨又令王贍因軍回裹護三偶公主等來又令李秩相度如三公主已有來期即并瞎征隴拶一就起發如公主等未有來期即先管押隴拶等赴闕又得旨差曹誘權副都承旨再對因慰上以越王責主相繼出殯聖情必是更傷悼然陛下留於春秋多子之慶未可量願自此更不寘聖念上云因此亦頗覺歎不已余云更乞寬懷善保聖躬因言青唐之變如此政府不得無罪臣素知人情事理不順恐必難濟累曾與章惇爭論亦曾於陛下開陳其後瞎征隴拶皆出降臣無復可以吝口然臣其不可為而不能固執所見隨順人言致誤國事兼是密院職事此之衆人臣罪為最多上亦欣納余又云見章惇初與張詢王贍等陰陰構此事後又與孫路交通以此力主其議臣以謂青唐國人不平瞎征父子纂殺故欲逐之而立董氈之姪我乃因其擾攘遂欲奪之於人情事理不順明白可知況朝廷以四海之大所不足者非地土安用此荒遠之地兼青唐管下部族有去青唐馬行六十三日者如何照管兼生羌荒忽語言不通未易結納安能常保其人人肯一心向漢凡此等語皆曾於陛下前敷陳恐久遠必為患不謂不旋踵便有此變蔡卞素不知邊事蓄憤又與惇議論多異獨於此助惇甚力今日卻無以處之至於章惇初勇於開拓才聞青唐被圍便以書令胡宗回知府折氏措置此事不降朝旨豈可便以告邊臣宗回有書見在尋以進入又才聞姚雄於邈川解圍卻以書令宗回將作過首領家族一處拘管先具其首領使先從孥戮以至少壯者一一次第凌持訖然後斬首領如此豈不激怒衆心上深駭之云此是何措置余云回示錄到惇書一一具在及今日种朴戰没氣已消沮更無處置臣遂自條今日所陳三事示之亦莫敢以為不然如此輕易反覆豈不上誤國事上但再三駭其卒易也丙子同呈种朴贈防禦使與卜資恩澤賜錢銀絹布各五百羊酒米麵各五十毋得分部太

君熙河奏隴拶已到熙州又差內臣犒設熙河戰守漢蕃士卒及支紬絹慶渭人兵米經出入亦與特支再對免李希道追納賜銀三百兩丁丑胡宗回奏令隴拶作書遣蕃僧往招溪巴溫許以節度使依舊管勾青唐部族又辭免寶文學士降詔不允再對以諸軍排連隔下已有條格更不進擬便不聖旨行下又府界第四將中將兵替回延安府不支盤纏賜河中無錢支至今未給及慶卿縣給與軍人口食價錢令陝西轉運司取勘奏裁河東乞差河北將兵於備北州軍沿邊戍守從之馭前司欲將河北揀到人衆同揀填班直上不許令管軍臨時斟酌揀選不須立法但令諭管軍而已戊寅旬休己卯同呈鄜延奏西夏進誓表官稱昨一表便蒙聽許豈不依回詔旨揮兼別有謝恩奏得旨差工部外郎韓跂押伴又令熙河路尋訪种朴尸首獲者與銀絹各一百又令諸路未降誓詔以前收接西界投來人口候降誓詔別聽旨揮又令熙河秦鳳限百日許逃亡軍人首身與依舊收管弓箭手仍免降配又以許彥圭為熙河經畧司勾當公事彥圭沿邊事極有條理其論營田事尤詳昨自涇原放罷改秦州職官以監司多被黜遂不得改官其人材殊不易得故且以此處之上云不妨庚辰同呈引見瞎征等儀注上初令於端門排仗又令諸軍自順天門素隊排立且欲依冬至節與軍班等特支余勘會得冬至例支十七萬貫端午節八萬因為上言僥倖之例不可多啓此止祇應一日恐止可用端午例端午比冬至大約多減三分之一亦有減半者似頗酌中上亦然之又差陳惇復以勾當公事兼管勾提舉營田司公事敦復以功賞當轉兩官云任滿止四月欲以減一年磨勘先改官而論竟不合是日三省以體量孫傑事進呈內有差與常安民船及庇贓吏路班等罪狀欲黜之而左轄以為復呂溫卿之怨燮亦以瞎為立黨而相訐訐久之而有言傑與安民親而上亦嘉其能擊溫故止罷左史為太常少卿燮留身論之甚久既退余再對上以諭余且問傑之罪如何余云臣悉不知所體量事然傑擊溫卿誠可激賞若有過此比少寬假之亦無害上云傑擊溫卿兄弟誠為嘉惇與溫卿兄弟誠為黨與余云此衆所知惇既有此嫌亦不當力乞罷傑上云須要罷黜蔡卞實不曾稱薦傑傑擊溫卿張商英以書稱之云排臣姦破大黨臣姦大黨為誰余云大黨必是惇商英乃惇門下士然亦每事諂奉蔡卞只如近命蹇序辰詞云嘗助國是豈以一眚遂忘前功朝廷為序辰復職本無此意此乃諂詞上云既為惇門人又卻如此士人何可爾章惇以謂可翰林學士還做得否余云若文采以人望亦可為之然不能自

立亦誠如聖諭上云如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莫可以作藩薰誥命亦不甚好上又云章惇只聽賈種民言語如何余云亦有之然惇卞亦各有黨惇所悅即曾肷周種之類卞所悅即鄭居中鄧洵武葉棣之徒亦皆不叶之議余又聞傑作常火何以處肷上云兩員不妨又云肷更不可向上學問文詞吏能皆不可得只是不平穩余云陛下知人如此天下之福臣便何言然左右吏文闕今又無人上云鄧洵武可否余云洵武正如曾肷文學亦不可得但附卞太佩以此為衆所惡上云亦別無過惡余云彼方在關地未有所為若處之要路則其資性憸險未可量也余云從官中文采可作翰林者都是安惇呂亡兄筆以文章名重一特稱惇文采可跋及蘇軾上笑云中丞尤難得人既而又言安惇亦只是章惇門下人昨舉商英自代可見也余云安惇與商英俱是蜀人安惇固未見觀識深淺若非蹇序辰之比也是日語多不能悉忌辛已同呈令熙河經略司勘會苗履姚雄种朴下亡失使臣士卒人數并其他因戰鬭亡沒之人並勘會聞奏又令李較因便搞設將士及密切勘會陣亡人數聞奏以李夷行言苗履在青唐獲八九百級亡失三千餘人及其他臣士卒長亡者其衆而經略司不奏故也是日左轄亦留身甚久余再對上諭以卞云不可與惇共處待

過興龍求去余云臣昨日蒙聖諭既退亦聞惇卞面相敗詈甚峻大臣不當如此上云失體章惇多以語言傷人余云惇性暴率多輕發卞則陰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惇多屈必無以逃聖鑒如孫傑事既有温卿之嫌自不當力爭亦無可勝之理惇不識便宜多此類也上云惇卻言只是說孫傑立黨不足說卞余云此乃惇畏卞之詞卞與惇皆有黨而卞之黨為多既已言之何必更解上亦哂之余云惇之黨衰卞之黨盛故衆皆畏之謂卞為不立黨尤不可也惇卞紛紛固未足道然三省密院闕人陛下不可不留意宗廟社稷大計天下安危士民休戚只繫此三人者惇卞既睽許將凜凜畏此兩人不敢啓口每有一事惇以為可而卞未荅卞以為可而惇未然則將莫敢對直俟兩人者稍同將乃敢應荅今兩人者又交惡自此政事愈乖謬矣故上下內外闕官鮮有差除縱有差除人必以為不當蓋兩人者好惡各有所偏各有黨類若有一人能執義理持公論以自處無不可勝人之理古人云正已而物正未有枉已而能持人者也密院獨員臣來日赴景靈行事遂廢本院職事兩日雖密院邊防事機動繫安危然事稍大者必與三省同議尚未足憂三省政事所在一日萬機陛不附之此三二人恐誤國事臣每下欲喋喋然致身朝廷於國事不敢不

傾盡補聖聽上云深欲補人卿視在朝誰為可進者若補得兩人方不關事蔣之奇亦不可得又適有此事余云蔣之奇官是大中大夫數月間未可進職且移一藩亦可上云亦無事復職亦不妨又云平歲間莫卻可用余云之奇比在朝廷卻頗平穩自守亦老成故爾上又云韓忠彥可用否余云方三省須人如忠彥輩但恐不濟事須是柰何得此兩人乃有補許將圖恐懼以元祐中為執政常恐為惇卞所傾黃履雖或敢啓口又不曉事亦不為兩人所畏上云履不曉事不足道余云人君所以垂衣拱手無為而天下治者以得人也若廟堂得人則亦不至每事煩聖聽且如平君所進呈事或論議未合自不可將上豈至於陛下前紛紛爭口舌也有骨鯁之人在位則廟堂不正之論已消之於下矣以至內外上下闕人若以公議差除豈有不可之理但在上者得人則事無大小無不修舉何至於勞聖慮也上深嘉納又論其下人材如吳伯舉如何余云亦如曾肷鄧洵武之徒陛下論曾肷曲盡之矣此三人者乃一體之士也陛下必欲用洵武之徒亦不妨然須以一二正直不附麗人者兼進之則人情亦必悅服獨運洵武輩則不可也洵武劉拯輩皆在要路則卞黨益盛自章惇而下皆謂之誰復敢言其短如此不惟於士類不便陛下聰明亦從而壅塞

每事愈費力爾若謂卞無黨則鄭居中乃王珪壻何緣得進劉拯呂大防壻有敢引之者否緣居中故閭丘顗亦得差遣初改官不作縣自宮教除通判皆衆人所不蔡京亦不平穩陛下論人材性行皆曲盡之矣余又言章惇多輕信初力引序辰加聞既而反為仇怨加聞何足引王安石力欲以為侍制而先帝終不與後處之以光卿而已上云安石稱道加聞過當余云誠如聖諭安石平生交游多睽乖獨與加聞始終故稱之太過作加聞母祭文是主賢子經德秉哲此乃商周先生之德嘉問何以當之上笑云安石性強余云安石以義理名節忠信自任不肯為非至於性狠自是以此驕之故時有過舉豈他人可比上云安石誠近世之所未有余云比非可與章惇蔡卞同日而語其孳孳於國事寢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稱不問疏遠識與不識即日召用誠近世所無也上又問惇門下有陳彥恭者何人余云此鼠輩小人不足道然惇多輕聽如彥恭者構造是非談人短長惇聽之誠可笑也以至內外官吏陳請利害但已所喜者必行其所不喜者言雖有理多斥而不敢上笑曰如温卿所陳請不問是非無不從者是日語尤多不可悉記壬午赴景靈宮遷太宗神御於迎釐殿以修大定殿癸卯質明行事已時奉遷中時一刻奉安訖退甲申同呈十四日已

作聖旨令胡宗回休息將士。俟事力完壯。然可取勝。方得前去討擊河南等處作過蕃賊。又立賞購捕郎阿章。泰鳳奏一公城使臣兵馬已棄城歸銷鑒。令胡宗回具析不奏因依。又令李杖體量青唐邈川河南事宜以來前後徑涉兵將開奏。乞面同呈雄州奏北界牒郭知章不肯嗟程押宴。令知章候到雄州。先次具析開奏。以俟章報。仍回牒也。熙河奏一公城人馬已赴錯鑿城。再對。呈康渭劄子。言湟鄯州害。大槩以兵馬疲敝。粮道不通恐不可固守。兼熙河一路空虗。多可憂者。上亦以其言為是。又許我乞定侍遇西人禮數。及應答語言。槩闕西驛。以謂無可施行。上深然之。因諭云都賊人才不可倚。余云。許幾所不及。上云。遠過之。是日上又諭高遵惠再論見元祐中。有章疏論罷吏祿。以為先帝法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母云不可欲恐天下者極不得可。余云。當時敢出此語。誠衆人所難。陛下累欲召遵惠還。爾尤不可不召。臣當與三省更議可代之者。上云。甚好。又云。賈種民亦有章云。盡罷苛法之語。莫不可。余云。此正與王存言橫斂一般。亦可謂詆斥也。上云。遵惠論種民事莫是否。余云。寺監無不由六曹直達都省者。遵惠為侍郎。職所當論上又云。遵惠言亂官制。余云。如此。誠紊亂官制也。上又云。種氏言罷苛法者是。上書中云更有一策文字言十餘事。尚存未見。又云。博忠不善遵惠。余云。人言其以遵惠擊種民。故惡之。上云。遵惠歸作尚書侍郎皆可。余云。龍圖閣直學士恐難作侍郎。權尚書可也。余退。但以上云遵惠又有章疏。欲召還。莫可別議。慶帥否。蔣之奇是太中大夫。自可帥。衆云未敢議除之奇。余云。上不以為不可。覺云。慶不須兩省。一直閣可矣。余云。直閣固可師。但未知誰可為直閣者。鳳翔亦皆云未見其人。既而又欲以孫覽帥慶余云。范鍔可否。衆默然。余云。以鍔易覽如何。卞云。如此。即不妨。又語及呂仲。左轄云曉事。卻不敢為。亦恐未可也。丙戌。同呈引伴西人奏語錄。羌人云本國乞和一表。使衆許進誓表。豈敢更不依回詔旨揮。極恭遜。祖宗以來未嘗爾也。再對。梁從政磨勘。合改延福宮使。或觀察使。上云。且與宮使因言從政事先朝任使。頗曉事。但執滯。及大槩爾。余云。馮宗道及從政皆先帝所親信。皆讀書曉事。上云。宗道曉事。非從政比也。余云。馮世寧監從熙。俱已作觀察。上云。宮使更數年亦須磨勘作觀察也。又呈惠卿奏鄜延戍兵一百一指揮。乞減五十指揮。從之。因言惠卿亦乞減將佐官吏來日與三省進呈。次。丁亥。同呈鄜延乞減將官使臣等。及以綏德為軍。並從之再對。以知保德軍趙思恭為揚州鈐轄。因言近除郎官監司甚多。如韓治

肇。非出聖意。豈使侍召。上笑云。章惇言治為劉摯門下半夜客。亦無顯狀余云。陛下察言如此。天下之福。如前日宣諭。欲召韓忠彥。乃如聖意。豈無所適莫。上云。忠彥何能為。且令作吏部尚書。莫不妨。余云。誠如聖諭。忠彥先朝擢為尚書。必本無惡。但不能自立。多隨順人爾。在元祐中。措置違事。無非曲徇他人。及臣秉政。欲一變前日所為。初雖畧爭。既而無敢不從者。若謂元祐曾作執政。及隨順人。則許將亦是。陛下觀此兩人。何以異。上笑云正似許將兩人恰一般。上又問陸佃會做文章否。余云。佃所為文章。未嘗不傳笑中外。如賀皇子表云。桃千年而結實。慈聖挽詞云。玉冊三遷珠。簾一度垂。中外以為口實。有臣私意。以親嫌。不敢啟口。今日因聖問所及敢叙陳。臣弟肇與佃同修實錄。肇於未進書時已罷。佃至元祐七年書成方去。肇貶滁州。不落職。佃削職。而劉摯乃下門下人。猶云以五十步笑百步。故肇亦降修撰。則肇之罪輕於佃可知。況佃在元祐中嘗除學士。又除尚書。但為言者所奪。肇初論蔡確事。稍外。再召入。又以論北郊事去。今乃以佃為情實稍異。先復職移藩。中外所不曉。肇在先朝已修史。蔡京作起居注時。肇適上殿。先帝自送之至殿門。乃回首。然則先帝眷待可知。不幸遭喪未及進擢。已而先帝升遐。故元祐中方除舍人。若論為劉摯黨。尤為誣罔。初除舍人。王巖叟朱光庭力攻。以為不可用。巖庭乃摯黨。則兩人者何為而力擊之也。上笑云。言是蠢臣之弟。余云。陛下閱章疏。可見其攻之人語。可以察其是與不是。摯黨臣曾蒙宣諭。以臣稱弟肇。而衆論云與臣不同。臣初以不敢力辯。然臣稱道其他人才。未嘗不以公議。況兄弟之嫌。若懷私失實。罪不容誅。肇之文詞學識操行。皆非今日在朝臣可比。如近日賀中宮皇子青唐三表。中外無能出其右者。此衆所共見。以至在元祐中出處如此。則學識可知。素不為執政所悅。則操行可知。肇之剛介。又非臣比。故悖下皆望風惡之。臣所以喋喋自陳。非敢冀望牽復升擢。但以衆論誣罔如此。兼與佃升黜不同。外議皆以為不平。冀陛下照察。上首肯而已。又言察院編修文字闕。欲除彭汝霖。上云。極好。余云。臣曾聞三省亦欲以監司處之。此人材不可得。若且令作監司。京應君佐王汝舟等可比。卻可措置之闕地爾。上云。好。來日便聞三省。（吾以旬休恐上不服記至一旬休日首論三省可先放納也）戊子。旬休。己丑。同呈胡宗回奏。已依二日朝旨揮王贍措置鄯州事。又李譓奏青唐府庫金銀等物。王贍王厚不肯同本司封當官點檢供數。及以銀馬等遺邏句賣。志乞詔李譓秦希甫胡宗回同體量根究有無侵欺情弊聞奏。又訪聞會州新城不至堅固。令胡宗回修完

及具因休閒奏惠卿奏西人乞賀正旦緣誓詔未降未可從又乞優加寵錫西羌如元祐故事變因言先帝嘗欲以金帛結羌中用事者今西使言國主悔過効順皆嵬名正賽輔佐使然欲使還賜以金帛以結其觀心若元祐加賜効順則不順也上令留俟是日三省得旨令彭汝霖上殿庚寅大名周祥舉家赴熙齋祭辛卯同呈李敦奏轄征隴拶一行赴闕入覲再對上諭已令汝霖上殿余稱謝余又言臣所稱人材不敢一言欺罔至如稱道弟肇實無冀望升擢之意但以衆人誣罔冀陛下深賜照察則莫大不幸上云肇今在甚處余云海州又言佃初貶泰肇貶滁殊不類已而得泰州海州皆在佃後其厚薄可知也壬辰同呈邊報又熙河奏三偽公主十四日到河州再對以步軍司乞免軍人衛護降羌及出城借出軍器倍備脩完價錢從之癸巳同呈邊報熙河奏青唐三偽公主已到河州再對以路分米宣為熙河准備將領專切應副鄯州湟州使喚甲午同呈西蕃中西人不赴上壽得旨令赴上壽及歸驛賜御宴節衣並如舊例偽公主到熙州又李敦奏乞早令王贍歸湟州及焚毀青唐巢穴朝廷方議欲以鄯州付董氊之後如府州折氏處之詔經畧司不得輙有焚毀敦奏報中多攻病胡宗回及言青唐以來危急之狀多過當上謂余等曰此輩所言

未可盡信衆皆以為誠如聖諭因言內臣好貨及作氣燄凡所悅所惡皆毀譽過實上又言利珣喜奏事然亦好貨財獎云珣最甚再對上又及敦等余云陛下察見近習用情如此乃中外之福上亦深然之乙未涇原留大將王蔡乃劉奉世隨行遣還都官而不赴部公參私往塞上獲級遷借職又舉西安州差遣兼本吏部令吏斬首必妄冒也得旨追所受賞勒還都官重難差再再對呈府界保甲數及縣保丁二十六萬昨熙寧中教事藝者七萬人上屢督責欲復行畿內保甲教閱法卞贊之益急余云此事固當講求然廢罷已十五年一旦復行與事初無異當以漸推行則人不至驚擾上云故當以漸行之余云聖諭如此盡之矣若使以元豐成法一切舉行則當時保丁存者無幾今保丁皆未教習之人若便令上番及集教則人情洶洶未易安也熙寧中施行亦有漸臣是時方判司農首尾本末無罪出臣措置容臣檢尋文字講求施行次退以語卞殊以為不快也乃云熙寧初入未知保甲之法如何今耳目已習熟自不同矣余不答丙申同呈秦鳳權帥周燁乞不候來春先次賑貸本路保甲一次來春更依條賑貸以從使勞獻故從之章楶不合留王贍罰銅二十斤再對以上批李敦乞隴拶赴闕沿路官吏懈慢等並以為制論仍禁劾令依奏余云敦

所陳未成文理已別草定文字乞依此行下上從之仍指揮寫恩謝字作酬字上亦哂之因言中外闕官如左右史久闕不除從官日少上云左右史可除者只是日前三二人余云在聖意以公論去取爾上又問徐彥孚可作權帥郎否余云以人望入亦可作臣固嘗稱其曉事也上累諭欲召還高遵惠而變終未快余因言陛下累欲召遵惠還朝亦曾與三省議但以難其代者章惇云不必兩制直閣皆可往衆皆云未見有可除直閣者臣意謂蔣之奇是太平大夫以可除慶帥無未須除職上云之奇亦無事除職亦不妨余云聖意如此中外所不知只如前日面論韓忠彥宣衆論所敢及然尚書而下從官太闕少若非斷自聖意恐議論必難合前日聖諭欲以遵惠權吏書臣以為太重刑部久不得人以遵惠為刑部必稱職忠彥為吏部甚允況韓琦定策立英廟此功不可忘陛下留意忠彥如此臣退而鼓舞稱誦此豈今日大臣所能啓發聖慮也然忠彥遵惠召還皆出聖斷及之奇亦未當除帥若出自中批使人知出聖意不須政府進擬也上欣然云云待批出既而寂然疑有間言之入者已而遵惠卒遂除之奇為代是日早出赴普照以大名叔逢祭吉未後歸丁酉旬休十二月戊戌朔臘假不入是日賜口脂甲煎并銀合一三十兩己亥同呈邊報馬仲

良以平夏不以時遣役兵為西人所掠虜者甚衆特降兩官西驛申西人乞買賣詔如舊例再對以李任知祁州高權知信安軍密究進擬石澈京城東面巡檢御批不差餘依奏（同擬差者八九人）因謝上以失於奏稟極皇恐上云小事但恐不可作巡檢爾余云澈於法當再任騏驥院差遣高故且巡檢上云再任郤不妨巡檢須擇才武者澈乃徐王壻上語如此余云亦釋然庚子同呈夏國誓表詞極恭順令三府擬撰誓詔又令依例回賜又令十四朝辭十五日進發李敦奏青唐送到契丹公主年六十四頗能語言自云宗真之女洪基之妹頗早到京師一見北使詢虜中動靜上云宗回奏亦然又奏胡宗回得十一月二日朝旨但行下王贍相度施行不肯果決余等皆云宗回當如此施行若便令王贍歸湟州若贍異日以為可守是日不當棄去也今令相度可否申取師司旨揮若不可待報即一面依朝旨歸湟州駐劄亦曲盡之矣上云李敦欲棄鄯州但一切苟簡之言爾（變物以為如此）辛丑北使見於紫宸退狀赴垂拱宴酒五行未後乃罷壬寅同呈草定夏國誓詔送學士院依此脩寫又夏國表中犯真廟諱令牒宥州報本國施行秦希甫奏王贍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庫中金銀等物因此致變及稅年心欽氈等以減口及分遣兵馬及將士等走馬

後至所得亦不實詔令希甫及胡宗回李譓體量詣實聞奏是日差陳恠勾當剩員所劉燾編脩密院文字奏事退赴相國罷散道場尚書省御筵薄暮乃罷癸卯習上壽儀甲辰忌乙巳興龍節罷丙午歇泊丁未旬休出華嚴齋僧赴樂昌周祥道場及拜大名影堂同周秩及長老齋罷歸戊申集集英大宴中後罷己酉入使辭紫宸茶酒已正罷庚戌歇泊辛亥呈邊奏熙河乞立溪巴温於鄯州及令招誘疊州首領又令根究河河司户虞大畝下落處及令講求种朴尸首再對差正旦伴射等官賈巖借馬軍都使觀察使是日蔡元度留身乞宫觀當日晚差蘇珪封還表宣召壬子同呈差熙州通判孫适提舉熙河弓箭手替李夷行以上旨令罷夷行故夷行以書言邊事多失實也熙河陣亡將官魏針等贈官推恩奏希甫奏言見薛适曾紘等言王贍王厚盜取邈川青唐府已差紘一就前去河州體究因面陳紘乃臣姪轉運司自不曾差權勾當公事所言如此而希甫便委之體量尤不當恐須放罪改正上云須罰金遂令希甫二十斤運司十斤紘遣歸任李教言青唐探報危急等事且云胡宗回避棄地之責欲不肯依朝旨令王贍退保湟州等事是日草定欲以趙懷義知鄯州王贍爲都護而宗回云懷義幼弱不勝任恐國人不服得旨别草定來日進呈再

對路昌衡乞狀諮為定州副總管余云諮與一在京宮觀足矣不足施行上云總管自當朝廷選擢何可乞王餘慶年八十乞宮觀或致仕上云令致仕余云餘慶亦歸明之後藏才族王氏世守豐州與折氏等慶曆中爲元昊所陷沒仁宗得餘慶養之宗師待遇與宗室等故餘應曉音樂伎巧與都人無異母折氏嘗召入內上云如此與宮觀不妨是日元度押赴都堂再上堂馬上表晚遣劉友端封還文字宣召又批付中書令諸處不得收接文字癸丑同呈以隴拶為河西節度使知鄯州與王贍同都為護贍依舊熙河鈐轄隴右沿邊安撫使都巡檢與隴拶同管勾軍馬司以趙懷義為廓州團練使同知湟州湟州管下同都巡檢使隴拶候朝見訖降制候溪巴温順歸蕃情順服令歸其大小首領如青歸論征捨欽角四之類速具聞奏依烙優於除官差充地分都同巡檢溪巴温如能歸順願同隴拶在青唐同小隴拶弄溪哥城居住並聽從便是日卞在入猶别班奏事遣人來云此文字莫不須忙余云青唐危急此事何不可緩遂得旨令依此旨揮郭知章奏乞朝見從之上猶疑已貶不當朝見上啟余云面謝訖使有使事當面奏不可不對上從之又詔陝西河東經畧司夏國已進誓表及降誓詔令不得侵犯及收接投來人口亡是日押入視事如故甲寅

同呈郭知章分析不赴御宴余與夔云恐當併計上云兩制行遣何嘗論法恐勞人緣此不肯喫御宴害事不可不行令使副各罰銅二十斤再對以郝惟幾知通遠軍曹譜知鞏州因言通遠闕官累日不敢不慎擇惟幾官序人才及有戰功譜亦為監司及曾存廣所稱故擢之乙卯立春朝崇政同呈李敘奏青唐州利害乞立溪巴温且言贍一罪雖不足惜一行將佐何辜乞早令還湟州等事上猶疑昨日指揮令巴温從便歸鄯州下遂知之余云向者陛下嘗云王贍朝出青唐則巴温暮入此無疑矣今縱不聽其從便能令巴温不入乎與其令彼擅入不若聽其從便也今日青唐之變擾攘未定排難解紛固當如此若更守株贍等陷沒或更有不測之變則朝廷更難處置若令朝廷必欲有鄯州則西有湟東有兆鄯州亦難力矣隴拶其能國乎異日以漸消磨亦必為朝廷有不患不如府州折氏也今日若不如此措置儻有人能保王贍不陷沒南北别不生變則昨日旨揮猶可追故也卞默然不敢措一言上遂曉然又熙河探報耶阿章云本無背漢意為人所鬬亂故如此今回更切多方招誘及倍恤其家又新歸順結絕洛吳擊敗多羅也族殺傷其父子今達其洛吳功狀聞奏又部李譓如崔召腳乘銀難八力困敝未可般運打絕川扳藥所須即具奏

聽旨再對呈軍頭司闕上令差張宗高余因言青唐之事從初便令如此處置國人本以北平牿征父子篡奪故欲遂令而立董氊之後朝廷當助順為之建立君長乃仁義之舉反欲因其擾攘而奪其地此人情所以不服臣自七八月間累與章惇爭論以謂理當如此適會惇卞兩人議論叶同已而牿征隴拶出臣無以啓口今日變故如此已是誤朝廷舉措若更遂非固執萬一更有不測之變何以處之上云已降旨揮如此施行余云臣固不當更喋喋然十六日進擬隴拶指揮卞猶以為未須急兼恐更生異議望陛下聖斷更賜主張自紹聖以來經營邊事所向無不如意不幸於此生事狼狽如此今但且於已然中且多方醫治庶稍弭邊患兼不失鄯州之名亦足掩覆四方觀聽爾昔人以火諭國事云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蓋曲突薪言雖見聽消患於未然功之有然見聽者必其言雖驗亦不足為功及火患已成焦頭爛額以赴救者皆有功之人也今日措置已是焦頭爛額臣從初爭論正曲突薪之比也臣之所以惓惓者今已焦頭爛額而論者未免有惑願聖意深察安危之幾不知言者不可輕信爾上云甚好上自十四日視朝覺倦怠也不快再對因問聖體如何上云口為吐逆早膳至晚必吐飲食皆出氣嗽食減又坐處腫痛余云

此皆虛証須補理將養上云服補中丸至百丸硫黃鍾乳藥俱喫余云脉証如此服不妨醫者以陛下留於春秋切不敢進溫熱藥恐即虛陽令進此等藥非得已也欬雖小疾然不可久春氣至即肺更不得力宜速治之乃便上云補肺湯之類無日不喫至十五日御紫宸坐久坐中令近侍益火退赴垂拱同三省奏事上頗頷寒噤語極費力色益不快再對余又聞聖體上云吐逆痰欬皆未退余云醫者以謂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今肺虛當補脾胃實瀉其子則虛亦不可瀉愛養脾胃則肺自安此不可不留聖念上云亦如此語至十六十七十八日皆云吐未已欬亦不減自十五日隔上殿班至十八日方引一班余云十九日二十日皆休假必得休息上云然余又云氣虛胃犯呼吸風寒皆不可上云遂日直在殿中除一到兩宮外不曾出余又云延和北向尤不可坐先常於迎陽門引後殿公事上云適英自可坐余云適英尤溫暖上又云崇政亦可坐余云但行太遠爾丙辰懿德忌下言希子林獻在真州無所不爲丁巳旬休戊午改六參爲常陽隔上殿班是日風寒與三省同問候上云吐逆未已蚤食晚必吐又小腹痛下白物得醫官陸珣木香金鈴散頗有功余與卞云此藥極好若用熱酒調尤速効上云只爲喫酒不得又云煎生姜汁下藥吐少減

余云不易喫上云若辣藥皆喫得余再對因言臣不識忌諱累曾冒犯天顏緣聖體未康和須留意將攝傷氣莫甚於情欲臣等褻瀆非屏絕世事豈知能悟陛下春秋鼎盛氣血方剛於慾和之際稍加節嗇至稍安和無所不可上云極自愛居常亦自節慎余云此如乃宗社之福余自十七十八至此凡三以此進諫上但云甚好是日同三省呈邊報初欲止以單子進呈上云不妨遂一一進呈再對上諭張商英稱鄂浩余云不知何人有言上云對曾孝廣言刑房有文字鄂浩做却以此大名節豈肯要人物上又云是甚大名節余云商英素不慎語言上云此人終不可在朝廷與一待制令作郡不妨余唯唯而已退同三省已取問兩人者已未同呈邊報王厚申省章峽蕃賊作過勢甚熾庚申同呈胡宗回奏已差使臣催王瞻回湟州辛酉同呈引見瞻証等畫一旨揮自已未大風雪虜使至幾內人馬多凍倒及有散失者接伴申恐一齊入門不及下開封府令根尋不見人馬尋皆得之壬戌同呈邊報再對呈府界按閱將兵殿最賞罰並如所擬上自十四日以後慾和至是日甚一日輔臣無日不問聖體安否但云吐逆或泄瀉飲食不美補暖藥服之甚多未有効醫者亦屢來告以聖體未康脉氣虛弱然宮禁中莫敢言者雖兩宮亦不敢數遣人問安否余不勝其憂

是日聞安豐王八朔女夭早出癸亥式假不入是日虜使入見聞上坐甚久又傳宣宰執至午時方再坐垂拱小宴止三刻而罷藥節皆減損又傳望[illegible]下云手[illegible]劄子問聖體自是日入劄子乙丑宅引丙寅假丁卯[illegible]冊立中宮以二十六日習儀二十七日發冊正言鄂浩自試院中出數日乃以二十五日上殿論冊后事不當是日批出除名勒停新州羈管仍令開封府當日差人押出門二十六日習儀殿廬中三省得御批以呂嘉問舉官不當削一職仍展三年磨勘已而御史左膚論開封府違留浩不即日出城又於城外稽留數日下嘉問開伏既又送御史臺令元差人具析有何人祖送浩者上亦面諭云士大夫有易節自別門出往勞送之者而所差人不識往還之人御史臺乞展轉推究遂悉得其姓名有王回者乃葉祖洽所薦得堂除都講與浩甚密且有簡往來臺中詰之乃能誦所浩上章幾二千言蓋嘗預議也回除名勒停候合敘日取旨餘出謁者皆衝替有贈遺者追官勒停本人罰金將之奇以簡與之并葉祖洽呂嘉問皆落職小郡既而又擒浩弟治詰之得朱紱傳稱第嘗贐以金者亦皆追停又遣鍾正甫就浩於新州除已得罪者更有曾餽贐者否未報問曾孝膚

又以依甫英語告先是周穜嘗稱浩同難方天若以告蔡京以上聞天若皆貶又黄履言劉禹錫唐界等事欲徙浩內地上以其初無所論至日乃言疑為人所使亦貶亳州周常稱廢公終是好人言又浩當還貶柳州監酒又曾城素與浩往還或云誠乃嘉問壻浩本誠所薦亦送吏部與外任差遣傳者多失實故書之元符己卯九月七日晚遣召學士蔣之奇至內東門既入見上指御坐後文字以付之奇云皇帝所咨近日請建中宮事劉賢妃柔明懿淑德冠後宮誕育元良為宗廟萬世之福今中宮將見非斯人其誰可當所宜備舉典冊以正位號之奇請說請曰封建妃嬪諸王皆中書具熟狀付學士院宰相則面受詔旨學士院具熟狀進入此不知是文字上云皇太后手詔也亦不須進熟狀只依此批聖旨云九月七日內東門面奉聖旨賢妃劉氏可立為皇后以今月八日降制處分遂進呈上云如此是矣但當如手詔命詞更在卿潤色遂鎖院院御藥劉友端宿翊日降制訖遣中人賜對衣金帶銀五百兩於學士院對衣唯繡裹肚一非常日所有并餘皆制造成者異於常賜也此皆得之之奇云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五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三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寫書官序班臣劉大武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七　一屋

録

沙門灌頂國清百録

序　先師以陳太建七年。歲次乙未初隱天台所止之峯。舊名佛隴。詢訪土人云遊其山者多見佛像故相傳因而成稱。至太建十年。歲在戊戌降陳宣帝敕名修禪寺吏部尚書毛喜題篆牓送安寺門。到大隋開皇十八年其歲戊午大尉晉王於山下爲先師創寺因山爲稱是曰天台。王登尊極以大業元年龍集乙丑敕江陽名僧云昔爲智者創寺權因山稱今須立名。經論之内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懐朕自詳擇諸僧表兩名。一云禪門。一云五淨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璪啓國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敕取江都宫大牙殿牓。皆以雌黄書以大篆遣兼内史通事舍人盧政力送安寺門國清之稱從而爲始先師神光而生結跏而滅處證妙沙出作帝師備是諸宫法論。會稽智果國清灌頂等三傳所載又沙門智寂編集先師遺迹信命。搜訪未周。而智寂身故。筆墨之功興氣俱棄。今覧其草本續更撰次諸經方法等合得一百條呼爲國清百録。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玆。立制法第一。敬禮法第二。普禮法第三。請觀世音懺法第四。金光明懺法第五　方等懺法第六。訓知事人第七。陳宣帝敕留第八　宣帝敕施物第九。宣帝敕給寺名第十。陳少主敕迎第十一。少主口敕第十二（九十二口敕）　少主后沈手令書第十三。少主太子請戒疏第十四　陳永陽王手自書第十五。永陽王解講疏第十六。永陽王手書屬人第十七　陳儀同公沈君理請疏第十八。左僕射徐陵書第十九　吏部尚書毛喜書第二十。敕生碑文第二十一。隋文皇帝敕書第二十二。秦孝王書第二十三。晉王初迎書第二十四。王治寺書第二十五　王受戒疏第二十六。王謝書第二十七　王叅書第二十八。王留住書第二十九。王重留書第三十。王許行書第三十一。蔣州僧論事書第三十二。王述蔣州僧書第三十三　王答蔣州事第三十四　述匡山書第三十五。王許匡山書第三十六　王與匡山寺書第三十七　王謝法門書第三十八。王遣使匡山叅書第三十九。王重遣匡山叅書第四十。王遣使潭州叅書第四十一　王遣使荊州叅書第四十二。王入朝遣使叅書第

四十三。文皇帝施寺額敕書第四十四。王在京重遣書第四十五。王從駕東巡遣書第四十六。王還鎮迎書第四十七。王謝天冠書并請議書第四十八　讓請議書第四十九　王重請義書第五十。

立制法第一（并序）　夫新衣無孔不可補之以縷猶瘡淨善不可加之以罰。吾初在浮度中處金陵前入天台諸來法徒各集道業尚不須軟語勸進況立制肅之復入天台觀呼曉學如新猿馬若不控鏁日甚月增為成就故夫二治一蒲鞭示恥非欲苦之今訓諸學者略示十條後若妨起應須增損眾共裁之　第一夫根性不同或獨行得道或依眾解脫若依眾者當脩三行一依堂坐禪二別揚懺悔三知僧事此三行人三衣六物道具具足隨有一行則可容受若衣服有闕都無一行則不同止　第二依堂之僧本以四時坐禪六時禮佛此為恒務禪禮十時一不可闕其別行僧行法竟三日外即應依眾十時若禮佛不及一時罰三禮對眾懺若全夫一時罰十禮對眾懺若全夫六時罰一次維那四時坐禪亦如是除疾礙先白知事則不罰　第三六時禮佛大僧應披入眾衣衣無鮮襵若綖衣悉不得三下早集敷坐執香爐胡跪未唱誦不得誦未隨意不散語諠呷頭揮指頓足展履起伏參差悉罰十禮對眾懺　第四別行之意以在眾為緩故精進勤脩四種三昧而假託道場不稱別行之意捡挍得實罰一次維那　第五其知事之僧本為安立利益反作損耗對眾潤己自任恩情若非理侵一毫雖是眾用而不閑白捡挍得實不同止　第六其二時食者若身無病病不頓卧病已差皆須出堂不得請食入眾食器聽用鐵瓦薰油二器既挖匙筯悉不得以骨角竹木瓢柒皮蚌悉不得上堂又不得搥觸鉢吸啜等聲含食語話自為求索私將醬菜眾中獨噉犯者罰三禮對眾懺　第七其大僧小戒近行遠行寺內寺外悉不得道噉魚肉辛酒非時而食察得實不同止除病危篤瞻病用醫語出寺外扶治則不罰　第八僧名和合柔忍故和義讓故合不得諍計高聲醜言動色兩競者各罰三十拜對眾懺不應對者不罰身手互相加者不問輕重皆不同止不動手者不罰　第九若犯重者依律治若横相誣被誣者不罰作誣者不同止若學未入眾時過眾主不受學眾未攝故彼自言比丘故入眾來犯重誣他者治罰如前　第十依經立方見病處藥非於方吐於藥有何益乎若上來九制聽懺者屢懺無慚愧心不能自新此是吐藥之人宜令出眾若能改革後亦聽還若犯諸制拜不肯懺此是非方之人不從眾網則不同止

敬禮法第二（并序）　此法正依龍樹毗婆沙傍潤諸經意於一日一夜存略適時。朝十略敬禮用所為三晡用敬禮略所為。初夜全用。午時十佛代。中夜後夜普禮。

一心敬禮常住三寶。嚴持香華如法供養。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一一諸佛土無量香莊嚴。具足菩薩道。成就如來香。供養已如法行道。行道竟敬禮常住三寶歎佛咒願。咒願云。色如閻浮金。面逾淨滿月。身光智慧明。所照無邊際。摧破魔怨眾。善化諸人天。乘彼八正船。能度難度者。聞名得不退。是故稽首禮。歎佛功德。三界天龍。皇國七廟。師僧父母。造寺檀越。一切怨親。等會真如。供成佛果。上座當用智力自在說　敬禮常寂光土毗盧遮那徧法界諸佛。　敬禮蓮華藏海盧舍那徧法界諸佛。　敬禮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方無憂世界善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南方歡喜世界栴檀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方名善世界無量名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北方無動世界相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南方月明世界無憂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南方眾相世界寶施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西北方眾音世界華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東北方安隱世界三乘行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下方廣大世界德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上方眾月世界廣眾德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無憂道樹下毗婆尸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鞞陀利樹下尸棄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娑羅道樹下毗首尸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尸利沙樹下迦求村馱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優曇鉢樹下迦那含牟尼佛徧法界諸佛。　敬禮拘樓陀樹下迦葉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那迦道樹下彌勒如來徧法界諸佛。　敬禮舍利形像支提寶塔。　敬禮十二部經清淨妙法。　敬禮三乘得道一切賢聖僧。　為梵釋四王八部官屬持國護法諸天神等願威權自在。顯揚佛事。敬禮常住諸佛。　為諸龍王等願風雨順時。含生蒙潤。敬禮常住諸佛。　為天台山王王及眷屬本麓林野一切幽祇願冥祐伽藍。作大利益。敬禮常住諸佛。　為武元皇帝元明皇太后七廟聖靈願神遊淨國。位入法雲。敬禮常住諸佛。　為至尊聖御願寶曆遐長天祚永久慈臨萬國拯濟四生。敬禮常住諸佛。　為皇后尊體願百福莊嚴千聖擁護敬禮常住諸佛。　為皇太子殿下願保國安民福延萬世敬禮常住諸佛　為在朝群臣百司五等願翼贊皇家務盡臣節敬禮常住諸佛　為經生父母歷世師僧。四部檀越財法二恩願早超苦海永出愛河敬禮常住諸佛。　為基業施主命過檀越往化諸僧等願六度早圓。七財具足。敬禮常住諸佛。　為州牧使君。六曹參佐。此縣鎮將五鄉士女願風祥雨順。闔境豐寧。敬禮常住諸佛。

爲創寺已來開治壟伐田園廚房行住運動。凡所使僧。願令過歸真將來無對。欲禮常住諸佛。爲法界怨親識性平等。斷除三障。誠心悔罪。至心懺悔十方無量佛所知無不盡我今悉於前發露諸黑惡。三三合九種從三煩惱起今身若先身是罪悉懺悔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於今身償不入惡道受懺悔已禮諸佛　至心勸請十方一切佛。現在得道者今請轉法輪安樂諸群生十方一切佛若欲捨壽命我今頭面禮。勸請命久住勸請已禮諸佛　至心隨喜所有布施福持戒修禪行。從身口意生去來今所有習學三乘人成就三乘者一切凡夫福皆隨而歡喜。歡喜已禮諸佛　至心廻向我所有福德一切皆和合爲諸衆生故正廻向佛道罪應如是懺勸請隨喜福廻向於菩提廻向已禮諸佛。　至心發願。願諸衆生等悉發菩提心繫心常思念十方一切佛復願諸衆生。永破諸煩惱了了見佛性猶如妙德等發願已歸命禮諸佛。一切普誦。誦已當梵梵已懺悔已禮佛。恭敬自歸於佛。當願衆生。體解大道。發無上心。　自歸於法。當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　自歸於僧。當願衆生。統理大衆。和合無礙。　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次依時說偈竟。唱隨意。　普禮法第三。（衆歎呪願等悉如前。）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寂滅道場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忉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夜摩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兜率陀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他化自在天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重會普光法堂上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祇洹林間善財童子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七處八會圓滿頓教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戒藏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定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虛空不動慧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佛得菩提善心常不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法薩婆若。入大總持門盧舍那佛　普禮十方三世諸佛歸僧息諍論入大和合海。盧舍那佛。　願諸衆生三業清淨奉持尊教和南佛法賢聖僧　請觀世音懺法第四。（直錄其事觀悉别出餘文）經云三七日七七日悉應六齋建首當嚴飾道場香泥塗地懸諸幡蓋安佛像南向觀世音像别東向日别楊枝淨水燒香散華行者十人已還當西向席地地若卑濕置低脚牀當脫淨衣左右出入洗浴竟著淨服當日日盡力供養若不能辨。初日不可無施安衆各執香爐一心一意。向彼西方五體投地。使明了音聲者唱云　一心頂禮本師釋迦牟尼世尊。　一心頂禮西方無量壽世尊。　一心頂禮七佛世尊。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佛世尊。　一心頂禮消伏毒害陀羅尼破惡業障陀羅尼六字章句陀羅尼。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尊法。　一心頂禮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大勢至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十方一切諸菩薩摩訶薩　一心頂禮聲聞緣覺賢聖僧。　禮竟燒香散華而作是言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供養十方法界三寶念想竟口發誠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供養一切佛尊法諸菩薩無量聲聞衆以起光明臺過於無邊界無邊佛土中受用作佛事普熏諸衆生皆發菩提心供養訖當向於西方結跏趺坐繫念數息令心不散勿數風喘氣爲衆生故經十念頃或十念已次念十方佛及七佛世尊已身實相妙身猶如虛空又當悉念念一切衆生作此念時如一上彈久運念已安詳徐覺一人裝香火各各胡跪召請一心奉請南無本師釋迦文佛（三徧奉請前所禮三寶）召請竟云我今已具楊枝淨水唯願大悲哀憐攝受（三說）　次三稱三寶名觀世音名次合掌說偈願救我苦厄去訖偈後四長行經文次誦消伏毒害呪說呪後七行經文。（或三徧或七徧）次更稱三寶名誦破惡業障陀羅尼呪次更稱三寶名誦六字章句呪竟自以智力披陳懺悔破梵行人作十惡業蕩除糞穢還得清淨次當發願懺願竟一心作禮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如法行道或三或七旋竟三自歸自歸竟令一人登高座唱誦請觀音經于前初夜旋上方法餘時坐禪。禮佛依常法是爲一日一食規矩至第二乃至第七七日（亦復如是）　金光明懺法第五（直錄其事觀悉别出餘文）　莊嚴道場别安唱經座列幡華等如上法安功德天座在佛座左道場若寬更安大辯座四天王座在右諸座各燒香散華盡力營菓菜人别飣一盤雜菓菜擬散灑諸方當月日洗浴著新淨衣經云七日七夜應用六齋建首初日午時各執香爐一人唱言一切恭敬一心頂禮十方常住一切三寶是諸衆等各各胡跪嚴持香華如法供養心默供養訖口說是言願此香華雲徧滿十方界如上法作是說已當召請　一心奉請本師釋迦牟尼佛　一心奉請東方阿閦佛　一心奉請南方寶相佛　一心奉請西方無量壽佛　一心奉請北方微妙聲佛　一心奉請寶華瑠璃世尊　一心奉請寶相佛　一心奉請無垢熾寶光明王相佛　一心奉請金炎光明佛　一心奉請金百光明照藏佛　一心奉請金山寶蓋佛　一心奉請金華炎光相佛　一心奉請大炬佛。　一心奉請寶相佛。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中及十方三

世一切諸佛　一心奉請大乘金光明海十二部經　一心奉請信相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藏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常悲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法尚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金光明經內及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摩訶薩　一心奉請舍利弗一切聲聞緣覺賢聖僧　一心奉請大梵尊天三十三天護世四王金剛密迹散脂大辨功德訶梨帝南鬼子母等五百徒黨一切皆是大菩薩亦請此處地分鬼神（三徧召請）　復述心建懺之意隨智力所陳自在說道竟三稱寶華瑠璃世尊金光明經功德天三稱竟以雜盤食灑諸方當說波利富婁那以去至今我所求皆得吉祥若竟唱一切恭敬還一一禮上來所請三寶禮竟三徧旋旋竟三自歸自歸竟方供座食此是午前方法餘時如常唯專唱誦金光明經也　方等懺法第六（略出五意觀悉出餘文）經言我去世後此方等典在閻浮提猶如日月照明世間衆生遺思得見四方言閻浮提者無明域也聞方等經深識因果如見日月鑒覺四方故知深經妙法能示世間相所謂示是道是非道即是間苦集道即出世道滅如是四法皆由方等照了分明經又言是方等經無量勢力能令一切人天脩羅地獄餓鬼悉至道場如是章句甚爲希有能滅一切大罪業

報者豈非示世間因果所以者何既舉五道即是明苦復云滅罪業豈非是集經又言若能脩行得全分實但能讀誦得中分實華香供養得下分實乃至二乘受記成佛豈非示出世因果解通四諦事理分明已如上說行轉三障今當說經云若犯三自歸乃至六重菩薩二十四戒沙彌沙彌尼比丘比丘尼等戒能至心懺若不還生無有是處當知方等能滅一切惡業罪障必無疑也又云地獄餓鬼極惡報處以經威力聞即悟道改醜陋形又云身有白癩一心懺悔若不除差亦無是處當知此經能轉一切重惡報障金口誠言決非虛也若行此實法初華聚觀世音次寶王釋迦佛來乃至第七日諸佛大衆皆來量根說法發菩提心而不退轉者當知此經能破煩惱障明文在茲孰當不信是故行者心寂滅相行六波羅蜜無所求中吾故求之佛實法隨意往生妙樂世界及諸佛前破諸煩惱出無明㲉長與苦別具足聖道上菩薩位度脫一切衆生廣爲三界而作父母者若非方等慈力莫由譬如日月欲除闇暝生長萬物此經亦爾能滅非道顯示正路是大法王良藥無價寶珠豐樂國若聞此經如因聞赦如病得醫如貧得寶如行到家歡喜踴躍亦復如是爲法故尚不惜身之與命況復其餘若聞此經當知不從小功德來誰聞如是法不發菩提

心除彼不肖人癡暝無智者故云辨若文殊於一切中教化一切令登補處格其功德不及下分實者況上分耶又一切聲聞辟支佛十信補處如恒河沙同入深禪思惟功德不如一分又四天下寶奉施如來不如有人旋持經者一食充軀何唯疑審如是不七佛即現證實不虛三世如來皆由此法得成佛道　方便第一　行者既聞方等有大勢力令我增壽法中生心譬如死已還生亦可爲母豈不發心建勇猛意傷已昏沈無量劫來不脩出要慙愧悔責若犯嚴刑一心悚慄如履氷谷念此毒箭要急當拔煩惱重病勤如救治若能至心則事無難者念是事已歸依十二夢王求乞瑞夢若不感者徒行無益倍如熱倒殄暖無妄隨見一王即是聽許見是事已辦諸供具既不能碎骨賣身亦須破慳竭力若先有道場更應光淨若其無者當須營立使利湯火澡浴等處皆令穩便辦好華香燈油果菜不限廣狹若不能日日初後回無自力不能當求外護要以紀經須新淨衣一通無新洗故依一明解內外律師發露受二十四戒受呪預誦使誦十佛十法王子十二夢王名憶持勿忘棄捨一切色聲香味觸等深生厭惡知色如熱金聲如毒鼓香如惡風味如沸蜜觸如毒蛇皆不可着着則傷害人斷其一切世間緣務生活人事使能作作勿使經懷盡其根

源莫令惱亂又捨貪瞋癡等不善覺觀無餘思念求世福樂唯志無上清淨菩提心心相續入善境界　方法第三　前諸方便弄引淳熟渴仰顒顒不惜身命剋日定時道場行法初入之始月有二日道伴多少十人已還香泥泥地散誕圓壇界畫莊嚴掛於淨土燒香散華懸五色蓋及諸繒旛請二十四躯象設百味食一日三時洗浴著新衣手執香爐一心一意敬禮一拜胡跪運念念此香雲徧覆十方普雨一切寶一切味衣服卧具樓閣殿堂絃出法聲上供諸聖下施衆生承佛神力廣作佛事利益一切皆入佛道與虛空法界等作是念已當奉請三寶使聲聲運念淚流于臉如向死地求於大力　一心奉請南無寶王佛（乃至十佛具出經文）　一心奉請南無摩訶袒持陀羅尼方等父母　一心奉請十法王子華聚雷音　一心奉請舍利弗等一切聲聞緣覺　一心奉請梵釋十二夢王（凡三徧召請）　次歎佛　世尊智慧如虛空　悉觀衆生去來相　十方一切悉見聞　我當稽首禮法王　次一一禮十佛十王子等竟胡跪發露披陳哀泣雨淚首悔三寶具實志誠不諭不諂不敢覆藏隨行者智力自在說次發願願共法界衆親臥草洗洗熏修清淨次百二十帀旋誦百二十徧呪一帀一呪聲不麤不細遲疾允當旋誦訖當禮十佛十王子更略披

陳發願然後却坐思惟觀一實相觀法出餘文思惟竟起整服禮佛一拜更旋百二十帀誦百二十徧呪呪旋訖禮三寶自陳罪咎還坐思惟如是作已周而復始唯第二日略去召請餘事終竟七日也　逆順心第四夫四重五逆佛海死尸依小乘經如斷多羅樹畢竟不生無懺悔比依大乘經聽許洗浣如呪枯生果如死者還生雖有此法要須至心但理無逆順事有違從就惡論者違於涅槃順於生死略爲十一無明醉惑觸竟生著二內心既醉外爲惡友所迷誑惑非法惡心轉熾三內外緣具自破己善亦破他善於諸善事無隨喜心四既不修善唯惡是從縱恣三業無惡不作五所造惡事雖復未廣而惡心徧布欲尋一切樂與一切苦六惡念相續晝夜不斷心純念惡初無暫停七隱覆瑕疵諱藏罪過內懷奸詐外現賢善八邪徒保常增上作罪不畏惡道九冐扈羝突無慚愧心了不羞恥十撥無因果不信善惡斷諸善法作一闡提如是十心無明爲本增加添足極至闡提順入生死從闇入闇識作結業無解脫期是爲生死違順也既識無明始終今欲懺悔修善改惡須違生死順於涅槃運十種心以爲對治一正信因果爲善得善爲惡得惡雖無現行華報當來果報不失雖念念滅而善惡之業終不敗亡信爲功德之母信爲入道初門順於涅槃

翻破不信闡提心也二富慙愧我此罪不預人流慙愧我此罪不蒙天護慙愧悔過是爲白法亦是三乘行出世白法是爲慙愧翻破無慙黑法也三怖畏無常命如山水亦如假借一息不還隨業流轉冥冥獨往誰訪是非唯憑福善除資粮富饒泡沫食息無瞅是爲觀於無常翻破保常不畏惡道四發露懺悔罪即消滅如露樹根枝葉彫悴是爲發露翻覆藏五斷相續心畢竟捨惡果決雄猛猶若剛刀是爲決定翻破相續六法菩提心普與一切樂願救一切苦橫豎周徧翻破徧惡心也七修功補過勤策三業精進不休是爲修功翻破三業無事作惡也八守護正法不令外道惡魔毀壞佛法誓欲光顯是爲守護翻破滅一切善事九念十方佛無量功德神通智慧願加護我是爲念佛翻破念惡友心十者觀罪性空罪從心生心若可得罪不可無我心自空罪云何有罪福無主非內非外亦無中間不常自有但有名字名字之心名爲罪福名字即空還源反本畢竟清淨是爲觀罪性空翻破無明顛倒執著無明滅故諸行滅諸行滅故生死滅十二因緣大樹壞亦名出世因果分明得見四方此之謂也　表法第五　行者既識十心逆順以正觀心歷衆事一一緣中皆表勝法心心相續觀道無間入不二門言方等呪者觀實相理理不可說而無不說赴四機緣作四方法說於實相故名爲方雖作是說說即無說無說即空空故不見說與不說無邊無中名之爲等人復這機有說說於此呪呪於三障能呪之法既不可說所呪之罪亦不可說無罪故無死生無死故無涅槃畢竟清淨故名方等呪也香泥塗地采畫莊嚴者地表法性香表福德畫表智慧福慧二種莊嚴法身也五色蓋者表於五陰不即佛性不離佛性起無緣慈普覆一切也二十四形像者表十二因緣逆順觀也凡二十四支順觀十二覺三佛性逆觀十二覺三佛性所謂無明愛取是了因佛性行有是緣因佛性識名色等是正因佛性覺二十四支即二十四佛也百味食者表一切法中皆有中道法喜禪悅味也一日三時洗浴者即表緣一實修三三昧遣蕩無明塵沙見思垢膩顯淨法身也著新衣者表寂滅忍覆二邊醜陋也遶百二十帀者即表十二因緣凡十種觀有百二十支束而言之但是三道愛取是煩惱道行有是業道識名色等是苦道循還三道常爲觀境故遶百二十帀也一呪對破一支即破三道三道破即是三障破經云發菩提心而得不退即證破煩惱障也若犯諸戒若不還生無有是處證破業障白癩除差即證破報障也觀誦呪聲聲不可得如空谷響無我觀遶旋足足不可得如雲如影不來不去若坐思惟思惟一念

之心不從意根生非外塵合生非離生又非前念生故生亦非前念滅故生亦非前念生滅合共生亦非前念非生非滅生又非生生亦非不生生亦非生不生共生亦非不生不生生畢竟無一念不知從何生但有生名字名字非內外中間名無名故觀心既爾從心所生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觀一切法悉與修多羅合如是觀時何者是我我作何事何者是罪何者是福以觀力故豁然開悟空慧明徹如水性冷飲者乃知唯獨明了餘人不見所得智慧禪定功德皆不可說如此悟時自識遮障不俟分別若未階此位止獲事功德者應當護口勿向人言若陳說者得障道罪青盲聾瞎白癩頑癡又復行者本誓七月中途懈退亦得障道罪何以故欺本心欺諸佛欺一切衆生深須慎之其間諸相不能自了當向方等師面決之

訓知事第七　吾少嬰勤苦備歷艱關遊學荆揚乘須唯著一衲三十餘年冬夏不釋體上至天子下至士民雖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縷入衆已後尚不希念況故侵之所以然者衆寶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減損即疾崇園自鉋自傷因到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　夫人發心隨有所作爲讀誦聽學講說經行懺悔供養捨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違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處留難即起修業不成今生現障後彌

障道此行人大忌應須竭力善始令終業既坦然報亦圓滿此亦可意得

昔有一寺師徒數百晝夜禪講時不虛棄有淨人竊聽說法聞已用心每揚簸洮汰繁念存背謂以淨心揚簸不善以禪淨水洮汰不淨隨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時執爨觀火燒薪念念銷盡無常遷逝復速於是踴躍高前寂然入定大滅湯冷維那懼廢衆齋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勝事衆宜忍之慎勿驚觸聽其自起數日方覺往上座所具陳所證敘法轉深上座止曰爾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說非我所知勿復言也因而顧問願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問何罪為賤何福易悟答云此賤身者前世之時乃是今日徒衆老者之師亦是少者之祖師徒衆所學皆昔所訓爾時多有私客恒制約不敢侵衆忽有急客輒取少米忘不陪償由此譴責令為衆奴前集未久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衆聞此悲不能勝鑑鏡若斯豈可不慎同學照禪師於南岳衆中苦行禪定最為第一輙用衆一撮鹽作齋飲所侵無幾不以為事後行方等忽見相起計三年增長至數十斛急令陪備仍賣衣資買鹽償衆此事方久亦非傳聞宜以為規莫令後悔吾雖寡德行速近顧相追尋而陽剋嶺難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衆驢迎送此是吾客私計功驢直令彼此無咎吾是衆主驢亦我得既捨入衆

非復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舉此一條餘事皆爾陳宣帝敕留不許入天台（八）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龍官濟濟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還獨善一二曹義遣口具得朕意也四月一日臣景歷太建九年宣帝敕施物目（九）　智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二月六日臣景歷　太建十年宣帝敕給寺名（十）　具左僕射徐陵啟智顗禪師創立天台宴坐名嶽宜號修禪寺也五月一日臣景歷　至德三年少主敕迎（十一）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弊都下法事恒興希相助弘闡令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正月十一日臣徵神筆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少主第二敕　得使人趙君卿啟并省來答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法亦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攝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雷迎接想便相隨出都唯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二月八日臣徵神筆朱雷口述一二　少主第三敕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並令面陳一二也二月二十八日臣徵

少主敕東陽州刺史永陽王　聞王在州迎顗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令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正月十日臣徵　路次迎陵敕書迎候

近得永陽王啟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近路涉險道殊足為勞今遣敕左右黃吉實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亦使人仍令前還即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安意三月二十四日臣徵　至闕陽門舍人陳建宗宣口敕（十二）禪師舟渚日久固勞道德今遣主書陳建宗賫輿往必希上至敬寺三月二十六日　在至敬宣口敕仰延略成勞動但禪靜必依空閑今菁靈耀寺權充宴坐敕主書羅闡相送四月　在靈曜寺宣口敕　護國之力莫過數演仰屈於太極殿開大智度論題還寺就講今遣舍人施文慶往論相聞法施也　在靈曜寺主書羅闡宣口敕　送真金像一軀（光趺五十）　釋論一部　鬪寶樓臉案一面　山羊鬱麈尾一柄（并匣）　虎面香爐一面（并合）　東田口二羅闡又宣口敕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　羅闡宣口敕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　細蕉五端　絹布各十疋　綿十斤　黃屑二斗　扶月白米五石　錢三千文　果菜付隨由扶月送學士三人　弟子三十人　人各給夏服扶月　供依舊式羅闡宣口敕　不許讓扶月供　扶月薄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心羅闡宣口敕不許讓觀木[illegible]

法施無盡財物有竭所送不多忘懷納受九月二十四日羅闡宣口敕施檳榔二千子　鄲子一百枚　蔀席一領　羅闡宣口敕請講　國家一年舊有仁王兩集仰屈於太極殿開講法式處分一聽指撝今遣主書羅闡取意　口敕於光宅寺講仁王經　今欲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敕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遣後閤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口敕治光宅寺　光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善量隨由就功一二羅闡取來意少主后沈手書（十三）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已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庶藉熏修菩提眷屬謹和南答今名海慧菩薩　沈后扶月供　熏陸沉檀各十斤　黃屑一斗　細紙五百張　燭十梃　赤松間米五石　錢一千文　右件月月供光宅寺三月十二日　少主皇太子請戒（十四）淵和南仰惟化道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級引天人曜燭光輝託迹朋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七淨偈仰四依庶三自之歸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竊尋內外兩教大小二乘重道尊師由來尚矣伏希俯從所請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月十五日）於崇正殿設千僧法會奉請為菩薩戒師謹遣主書劉璿略申誠款殊未宣悉弟子淵和南正月十三日　皇太子扶月供　熏

陸香一合　檀香三十斤　中藤紙一幢　乳酥一斗、錢二千文　右牒月月供光宅寺　陳永陽王手書（十六）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木未能治道願欲延屈方憑闍導今遣左右陳文獨往悉其一二弟子陳伯智和南八月十日　王第二書　弟子少奉正真長而獨篤州中事隙時得用心但至止以來實有欽睠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辱還告良以鬱陶佇聽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令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並希攜帶故前有白辱勒人船所還來儀會言在俄弟子陳伯智和南　王第三書　使人山返仰具高懷斌誠不果更深為恨本知山水得性為物忘懷復須安息令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等遠云是物隨返仄　王解講疏　菩薩戒弟子陳静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空現前凡聖伏惟法王法力惻三界之顯愚無漏無為開一乘之奧典深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難思借寶珠而諭理啟勤弘接始則大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為難闡秘密導蒼生斯為勿易天台顗闍梨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為之結已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層啟廣闢齋宮聖衆雲集仙群霧委俱奉傳燈之曜共挹懸河之流法侶忻慶神祇踴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蠶法喜弗枯象教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馳驚賦和之響不留月鏡廻軒恒娥之影難駐適啓金函便收寶軸法輪轍軫鷲嶺之說何期清梵傳音魚山之唱方息有離有會歎息奚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謹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音菩薩法身大士拯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靈像即日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為即日至尊願御膳勝常　安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福諸王諸主咸保嘉慶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諶等內外眷屬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快樂唯願顯揚三寶通達五乘戒興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闍梨及講衆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積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覩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或庶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爲等侶恒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修七覺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法界怨親同入願海迴

向薩雲若爲無所得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八　一屋

録（沙門灌頂國清百録二）

沙門灌頂國清百録王屬真觀惠裴二法師（來是湘東王蕭繹門師觀是湘江左右名望最重）十七　静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遍仰疲弟子肱悅無理真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以使書仰呈裴公又正求裝侍小晴適使當就路但觀公非唯義解又誦法華既朗慧燈方澄定水仰惟闍梨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邀適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昏蒙願慧日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舍良田以供耕墾姚實安捨淨財以給蔬菜禪堂行就修緝粮廩不慮闕無諸善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力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徒衆爲憂憑茲福業庶遣煩勞藉此熏修冀荷冥祐弟子陳静惠和南　王送經像入天台　金銅坐像一軀　涅槃經一部　燭一百挺　大旛二十張　絹一百疋　淨人白屆　淨人阿甘　右牒沈儀同請疏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士之所乘也高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闍法華題一夏內仍就剖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悉悲利益不違本誓耳謹和南　陳左僕射徐陵書最多門人競將去遠辱止得三紙　陵和南昨預沈儀同法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謁展此不中心謹和南　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家三月二十日育用慰積歲傾心參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勝山中春夏無餘障惱耳遲復存育弟子二三年來漫然老至眼耳聾闇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弟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表故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係仰何言歎重槃公金還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口具謹不多謁唯遲拔公廷出數百里水全其命根如此功德算數無盡隨喜無量此不妄諧弟子徐陵和南　陳徐陵五願上智者禪師　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微弱冀願力莊嚴　一願臨終正念成就　二願不更地獄三途　三願即還人中不高不下處託生　四願童真出家如法奉戒　五願不慣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果西暮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陳吏部尚書毛喜書　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美無極又聞欽

於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學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誦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離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爲悵轉積南嶽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嶽嶺徒衆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已還望還綱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廻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顔已東望歎滿歎德信人令返白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等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爲掾章王司馬第四大延卿第五入閤任度支郎大兒向在東宮爲中書舍人仰蒙垂顧以大善知識大同學輒復達諮　喜次書秋色尚熱道體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滿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顔色悲慨但深仰惟本以曠濟爲業獨守空巖更恐遺菩薩普被之旨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詳量等是一山鍾嶺天台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於彼我京師猶可言師一二因拔師口具其閒顧致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喜次書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　熏陸香二斤　檳榔三百子　不能得多亦表心勿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喜又書慶講　今者仰餐數說訓往辭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

天台山脩禪寺智顗禪師放生碑（并序）二十二陳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東海徐孝克撰夫太易無體品類所以咸亨太一無名至人於是設教仰觀俯法遠取旁求兼三以才。吹萬維物建官台鉉則五嶽作鎮辨方伯牧故四瀆分流闢伊闕覽八埏鑿龍門陂九澤播厥百谷因之以利民相土卜洛樹之以君長坎之時用大矣哉我皇帝作聖凝神乘圖御籙無爲無欲道奥汾陽垂拱垂衣德隆至治辰象貞明寰區合序方外無虞海內有〻被風雅於華戎盛雍熙於曩代巍巍乎難得而稱者也至如光啓法式崇敷道樹化彰十善弘濟四生　天台脩禪寺智顗禪師蔬練自居苦節行矣表揚皇風總持像季禪師俗姓陳氏潁川人也乃有嬀之後爲四友鶖座遊聽多美六奇列爵世載其賢祖詮早世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益　陽縣開國侯禪師童真出家聽歎易悟寓居荆峽遊化幽并自北徂南兼行禪智禹穴將探台山是卜白難路出青髓巖閒舉桂結宇蕭然甜止林交五柳既顧祈檀之氣塔現三層絲縣水精之色雲崖天樂不鼓自鳴石室金容無形留影秀嶺嶽岑浪波浩瀚洪濤靈氣冒遠苑空巨壑喬松千雲翳日翔集飛走畜育珍怪地中藏玉觀曲枝而易辨淵內沉珠見負流而可別神通開士如

意桑門振錫咒泉騰空舞鉢受丹仙峯兇息水而時來避官真人乘廻風而適至厥土宏灑靈識斯在禪師福慧基鎡蓍光利益寔猛將軍臨海內史計尚兒子勳之胄世顯方術貴樂登仙開于昔漢剖符作守即此明時請轉法輪講金光明經一部前雲騎將軍臨海內史陳思展及其猶子陳晏卿等即土人也戎章衣繡優秩家邦奉屈禪師次講法華經典　白牙圖扇初開律藏之門　玉柄塵尾傍闡經王之偈繫珠始訓親友醉除夢鼓將鳴先魔旣遺肉施受明識勸廣辯殃福尚兒仍獎論漁主嚴績祖手公賀等群賢凡百君子信誓斯立丹誠恪勤白業諧辯嗟如業之往累歎鮈傑之未緣各捨漁業及魚梁等合六十三所二縣樹下縣唱善哉五句座上遥聞揮指巨海無際一時清謐衆生無邊同荷安快掌擎世界未學難思手把虛空非名希有桂陽王殿下皇枝之貴應懋開平情崇孔釋吐懸河之音擎即證明示半月之形深心隨喜五侯三傑曾不聞然黃髮青衿咸同踊躍藏諸冢素青編落簡樹以貞碑贊芳靡紀假令山止海還意施之美猶傳龜吉筮凶鐫勒之功無毀孝克才慙十倍學愧三餘秋荒春播久捐緗帙書紳畫地曾何圖寫雖復張池並黑寧擬妙辭峴石徒刊非能墮淚仰熏心之上善美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爲銘曰　設位觀像剖極開渾蕩蕩爲大蒼蒼以尊青川淚清地脈何源導蹟昔禹蓋取雖軒。嗟乎坎德至矣坤元淳風樂土君臨御寓明明孝治穆穆聖主道冠當今功高前古慶協嘉瑞美均擊樹仁沾動植澤及遐宇釋種高族身資熟救匪慕分土歸心染服辭彼緣愿言旋幽谷志託松筠形隨喬木七覺善誘五禪清肅無遠弗屆無思不服將軍邦牢肩即銷罪淑女良夫民業珍賊靡虐十明寧追百倍不見所欲忌慷無待各捨貨泉同成佛海決濟冥蒙瞻眺唯空屏師送雨列子揚風鰻鱗以北極外之東遠水衢日曾波駕蓬地上之比山下之蒙涇清渭濁朝宗會同天台雖即林泉挫屑。頂列三巖峯危九折瀑布高瀉神狀姝潔響若奔雷皎如素雪時隆冬而不凝巖炎早而無竭石橋香逝展曉映微仰止青霄俯臨丹穴鳥路雲通人途徑艱渤澥難逢含情泝沿欻欻炎炎萬萬千千鼓鰓擇尾相望自然薜網無稅任釣不牽歌謳靜綫響組停罾行滿業大弘生爲最斷樹誡規翳獎斯誠喻衆靈鶴致康神蔡隨感明珠于期軒蓋嘉會信微潛騰是賴道矣虞淵波瀾易遣高岸深谷蓮海桑田石餘甕拂芥盡何年大地將隕須彌洞然風傾金際火及初禪猗歟水性報轉常圓　隋高祖文皇帝敕（二十二）皇帝敕問光宅寺智顗禪師朕於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文之時毀壞佛法

發心立願必許護持及受命於天仍即興復。仰憑神力法輪重轉。十方衆生俱獲利益比以有陳雲亂殘暴東南百姓勞役不勝其苦故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吳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又安深稱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濟蒼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無極師既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使見者欽服聞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爲出家之業若身從道服心染俗塵非直含生之類無所歸依抑恐妙法之門更來謗讟宜相勸勵以同朕心春日漸暄道體如宜也　開皇十年正月十六日內史令安平公臣李德林宣　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奉　內史舍人裴矩行　秦孝王書（二十三）　冬暮寒切道體何如法務勤卑有以勞念安州方等寺奉爲皇帝修立屆法師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發遣供給願以熏修爲懷不憚劬勞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秦孝王次書（二十三）　傾仰每深甚熱禪師道體何如修習不乃勞心也夫由有展企結良深願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楊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沉香等如別至願撿領　沉香十斤　牋香十斤　熏陸少許　右牒薄申供養　晉王初修書（二十四）　金風御節玉露調時道體休和安樂行不法師抗志名山摟心慧定法門靜悅戒行熏修籍甚徽猷久承音德欽

風已積味道爲勞冀托舟航用披雲霧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輕舉以沃虛企佇望來儀不乖眷意也弟子楊廣和南　王治禪衆寺書（二十五）　深具隷把之貴但高人遊處觸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須盡嚴正經云四事供養一不可虧已勒有司修葺頓憩懷受施也弟子楊廣和南　王受菩薩戒疏（二十六）　使持節上柱國太尉公揚州總管諸軍事揚州刺史晉王弟子楊廣稽首奉請十方三世諸佛本師釋迦如來當降此土補處彌勒一切尊經無量法寶和心以上金剛以降諸尊大權摩訶薩埵辟支緣覺獨脫明悟二十七賢聖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頂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釋天主四天大王天仙龍神飛騰隱顯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衛法防身護命護淨戒無量善神咸願一念之頃承佛神力俱會道場證明弟子普願攝受弟子功德竊以識暗萌興即如來性無明俯墜本有未彰理數斯歸物極則反欲顯當果必積于因是謂御世雄備歷生死草木爲籌不可勝計恒沙集起固難思議深染塵勞方能厭離法王啟運本化菩薩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隨道報宜權爲方便如彼衆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理攸鍾妙機須悟耻崎嶇於小逕希優遊於大乘咲止息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但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

薩十受尊持最上踰造宮室必因基趾徒架虛空終不成立佛撿膺　押入聞之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釋迦能仁本爲和尚文殊師利實作闍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薩陀波崙警觀於無竭善財童子忘身於法界經有明文敢爲臆說深信佛語聿遵明導天台智顗禪師佛法龍象童真出家戒珠淨年將耳順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普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遣注命檝遠延每畏緣差但諸留難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謹以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總管金城設千僧蔬飯敬屈禪師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親奉極以此勝福奉資至尊皇后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弟子即日種羅睺業生生世世還生佛家如日月燈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勝十六沙彌眷屬因緣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無爲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衆生無盡度脫不窮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以赴難博遠如法界究竟若虛空具足成就皆滿願海楊廣和南　王觀戒師衣物等　聖種衲袈裟一緣　黃紋舍勒一腰　綿三十屯　鬱泥南布袈裟一緣　黃絲布機一具　綃四十疋　鬱泥綠布偏袒一領　黃紬臥褥一領　布三

十禪　鬱泥綠布坐褥一具　烏紗蚊幬一張　紙二百張　鬱泥綠布方裙一腰　紫綎靴一量　錢五十貫　鬱泥雲龍綾被一緣　龍鬚席一領　蠟燭十挺　鬱泥羅頭帽一領　須彌氈一領　銅硯一面　高麗青坐布一具　烏皮履一量　墨二挺　黃綠布背襠一領　南榴枕一枚　和香一合　鐵錫杖一柄（見在）　象牙管一管　麈尾一柄　烏油鐵鉢一口（幷袋）　斑竹筆二管　銅匙筯一具　犀角如意一柄（幷匣）　白檀曲几一枚　銅重盤三口　鍮石香罏奩一具　山水繩床一張　銅撈勞一口　銅香火匙筯一具　白檀支頰一枚　銅澡灌一口　楠榴夾膝一枚　挑竹蠅拂一柄　鐵翦刀一口　藕彩文木案幷褥　犀裝瓜刀一口　鐵剃刀一口　黃綠布隱囊一枚　紫檀巾箱一具　鐵鑷子一具　白毛唾壺一口（幷龍巾）　心掌拾一枚　銅燭掌一具　鍮石裝材心經格一具　犀裝書刀一口　白團扇一柄　師嚴教導（右四字八）　盡捨供養（右四字龍）　背惱餘氣（右四字懸針）　緣覺侵斷（右四字垂露）　咸登常樂（右四字飛白）　豈如菩薩（右四字倒薤）　能施所受（右四字點）　普聞是證（右四字科斗）　戒定慧滿（右四字多）　苦集滅道（右四字大篆）　數皮屏風一具（大篆龍點科斗飛白垂露倒薤等書滓）

人善心年十一下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王稟戒名總持菩薩書疏二十七即用法諱弟子總持和南　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覩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轉施功德彌為增上悲歡福田深是平等固非　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不多　留受用旨遣報諮謹和南　王　書二十八　弟子總持和南餐長戒辰在俗成慶伏惟吐納禪慧與時休和弟子稟受以來粗釋靜攝謹遣恭承謹和南　王請留書二十九　弟子總持和南爰遠來誨須住荆楚辭致首尾仰具高懷但祇稟淨戒事成甫爾宿昔凝滯匪遑諮決闕款和尚經稱勝田種子雖投嘉苗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養庶憑善誘日灌塵勞凡厥共緣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運利益弘多如來化導何必止還天竺菩薩應變本無定方深願坦然以虛受物遲延展禮面當諮選謹和南開府柳顧言宣口敕云智者為當長去更有還期弟子意不欲相去遠遠脫能旋廻不敢留停鎮下近山隨樂住止人欲奉留停二月十八日同度延陵鎮仍共至棲霞履行於彼送別　王重留書三十　弟子總持和南達旨須取明二日垂別修復未周使深傾耿弟子前非晝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來未經一夏兼荆潭路遠安居將促江波浩蕩行程難期既

去此處又不至前所半途結夏投止亦難又按經律一夏供養安居僧福田無量況乎師道及大衆力凡夫淺薄本資勝緣菩薩大悲須受應供暮春行謝首夏向臻九旬忽違四事虛弃修心與理於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發遣冀不半途飄露既疑已下喧湫須依林壑安居攝山亦當為使若法歲將滿預勒蔣州裝船南出石頭西浮彌易既乘與郢因得順風去留之宜事理咸會此間彼處仰聽擇一意不可盡辭豈多宣謹和南三月一日　王許行書　弟子總持和南復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緣豈敢違忤謹遵宿願即命所司發遣發日離辰仰聽詳擇庶解夏非遠秋水乘流賜答未期必當無爽用兹歡喜以蹈悲歡謹和南　蔣州僧論毀寺書奉誠寺是大龍光寺法令光宅寺智勝寺稽首和南伏見使人責符壞諸空寺若如即目所覩全之與破及有僧無僧毀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薩植信崇明興建三尊慈仁化物豈不弘護佛法留心塔寺但此處僧徒思見毀廢咸懷憂恐大王雖照同朝日而聖道高遠衆情傾仰無因關徹伏惟智者禪師道俗歸止有所言勸悉善為先文等不揆庸微馳來奉告必願運大慈悲垂為申達冀未壞之寺庶得安全敢藉護持輒此祈仰謹和南開皇十二年二月八日　述毀寺書　今獲蔣州奉誠寺慧文律師書歎

呈如別仰惟匡持三寶行菩薩慈近年寇賊交橫寺塔燒爐仰承大丸建立將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賴收拾經像處處流通誦德盈衢街恩滿路昔居我在陳尚得存心況息武興文方應光顯至如慧文所述摽刹伽藍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憂懼不寧貧道常念無堪諮當知識若論愛惜形命豈敢言忤公門特是佛法相關亦由香火事大蓋之所為唯憂冥道寧忘即日之身必存未來之義若不述愚心則虛當四事復犯三捨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憐事辦豈慮因果將來善惡耶當願聖德尊嚴履萬安之路福祿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薩行棟梁佛法牆塹三寶澤覃四海風芳萬代若謂寺多州少國或不聽方便善權仰由安立昔須營造治葺城隍江南竹木之鄉採伐彌易仰希弘紐拔拔將沉故寺若存新福更長冀家於允幽顯沾恩法事仰千追深愧躡沙門某敬白三月十一日　王答弟子總持和南爰逮高旨騰蔣州僧所及竊以僧居望刹食帷分衛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詔傳征弔民伐罪江東混一海內人寧塔安其堵市不易業斯亦智者備所明見而忘啟頑民不惻懷土有苗恃險敢恣螳蜋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鐘梵輟響難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鉢略成空返僧衆無依實可傷歎彼地福盡

方成丘墟所餘堂塔本不壞毀其有現僧亦許房住唯塵廊擔宇會當倒壓所以移來還充寺館其外椽版權借寨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貸為府解須一二年間民力展息即於上江結筏以新副故本勒所司具條孔目無慮零漏恐遠僧未能曲見頓用仰語必願言提冥諸其掌張延滿禮悚側良深謹和南　述匡山寺書　江州匡山東林寺者東晉鴈門慧遠法師之所創也遠是彌天釋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圖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棟皆不可思議人也而遠內閑半滿外善三玄德布遐方聲高霄漢初詣山足依止一林共耶舍禪師頭陀其下若說若默脩西方觀未於林右建立伽藍因以為名東林之寺遠自創般若佛影二臺謝靈運穿鑿流池三所梁孝元構造重閣莊嚴寺宇即目宛然峯頂寺者是齊慧景禪師感山人邀請因棲其峯次梁慧歸住後登躡方建伽藍峯有水泉忽然枯涸歸燒香呪願清流盈滿天降甘露於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蹤垂芳不斷松霞清曠觸處蕭條公私往還莫不歸向自大化江左貧道因至彼山憩泊東林時遊峯頂以歲為日美翫忘勞然山下伽藍偏近驛道行人歸去頗成混雜今奉請為兩寺檀越庶藉影響衆得安心禮誦虔誠用酬洪澤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門某敬白

王答　弟子總持和南垂誨述江州潯陽廬山東林寺峯頂寺須令弟子並爲檀越主山嶺聳秀下屬江湖香爐層峯上譪雲日仙人之所戾止隱倫於焉不歸况乎慧遠法師勝條結搆謝客梁元穿池重閣景師息心神應峯頂智者想歷蹤武前賢師嚴道尊實深隨喜所恨寡薄無益將來庶籍熏修方證常樂兼陳二寺徧近驛道行人往來頗成混雜須勅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願下謹和南三月一日　王書與匡山三寺極禮法師道體何如衆內咸宜也屬門遠法師四依菩薩翻飛朔野棲息南山息思以後名德相繼智者見令爲寺檀越顧修寡薄非敢克當獎導既引良深隨喜敬德指此承問　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與禪閣寺書春序將謝道體何如僧衆清善匡山佛寺興自慧遠法師法師師於彌天道安安師於佛圖澄妙德相承莫之爲最江東龍藏悉本屬門屬門上人創迹廬阜自梁及晉止有東林陳晚淹滯別生禪閣僧徒好異宜稱至和智者爰居還須合一想均願海更無異味行人將送過指此相聞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與峯頂寺書　暮春暄和寺衆清勝禪悅法喜致足恬懷鑪峯香氣煙霞共遠智者經託勝地爲在總內令爲檀越誠深隨喜更追厚愧善當敬弱楊廣和南三月二十一日。　王謝法門書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令日齋竟即事登舟睽阻方遥攝以傾斂垂示法相雖文旨淵蹟源本難尋而教門方便開悟易蓋恭承善誘永以受持庶籍津梁得無退轉自賑膺至道每沾弘護將事遵途復降良藥沐浴慈被伏用慚荷謹和南　王遣使往匡山參書　弟子總持和南親信傳仲説還述去月朔吉用尉延結熱猶熾願道體休和仰承經過攝山鍾岫寺塔安善徒衆和肅仍留二十僧排傳開善進至匡嶽結夏安居東林禪閣還爲一寺峯頂精舍復皆隨喜敬緣勸發獲此熏修用轉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善荷攝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風土異宜流金在野攝衛多不調適每有劣然二十九日來石頭稍已平復自江浦達兮馳情彭蠡以日爲歲無時暫忘願未解夏前預整裝來法歲若滿即事西浮彼開酬顧務令在促非但弟子敬識希護周爰深恐禪慧學徒咸思鑽仰宣尼在陳歎歎自衛使歸屈道紆情事非爲已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貢别膳用忘存著散略繫辭謹和南七月一日　去衣六件　鹽一百斛　米一百斛　右件其題米悉出江州正倉王灌貴合魚開送王重書　弟子總持和南東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誨用慰馳結仰承已往衡山至當稍久法緣若竟願即沿流冀在歲陰必期展覲弟子渡江還去月初移新

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來旨弱以法事實用慙悚始於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場安置照禪師以下江陵論法師亦已遠至於內援建立法雲道場安置潭州覺禪師已下即建深善輒以諮知仰承相次爲營功德深荷扶助難用遠陳而發此至江州遂下請僧料云何能得相資前施鹽米其米廻入東林鹽以上路盈長之外乃可别營功德今山僧逆路行用仰酬尋别遣使迎延願預整歸計江山遼夐豈盡成由謹和南十月十日　王遣使潭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歲聿云暮寒氣殊重禪悦經行願常安樂弟子頃來每多勞疾但睽覲稍久唯用傾結仰度所營功德已當究竟今遣左親信伏達奉迎願便事沿流延遲諮具謹和南十一月十五日　王遣使荆州迎書　弟子總持和南暄和道體勝念仰揆衡嶽法師久富圓滿江陵功德復應成就隨喜之至難用勝言弟子今入朝覲行次陝州馳仰之誠與時而積故遣使人迎候希使進道未月下旬唯遲祇接路首忩促豈復委宣謹和南二月二十二日　王於長安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違彩以馳誠載勞兼事入朝彌增延属武關雖阻荆近於吳是以暫停陝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觀縷非惟年尊疾動又已結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須停止弟子還鎮非久便願泝流仰會江都庶應旦夕將聖德果亦

復差機因緣多端請不勞慮謹和南九月十日。　弟子總持和南。僧使智邃來奉五月二日誨用慰馳結仰承衡嶽功德圓滿使致荆巫覆涉虧和。深以傾悚弟子於江都入朝至陝關眩揗傳岐陽腹內不調適。去月末還京輦。如欲相承猶自羸薾未即祇覲望雲延顧珍納行人今返。詳豈宣具。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奉旨於荆州當陽縣境玉泉山勝爲建造伽藍招提行道圖寫地形具以賜示伏以布金徧地買園建立奉置三尊永流萬代唱誦所不能讚算數所不能量執意輕微頃蒙創造脩復來旨典然失曆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無容遼拒苟作形迹即具開奏嘉號乃尊名符天冠道場聲滿恒沙世界福報仰歸遜辭難涉謹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嶽禪師碑文非有道之無愧辭高德遠此陸士衡之拔文想質弟子多慚既蒙獎成不尅勵耶鄙拙妙深恐難工還鎮病瘵庶或勉強。脩覽行狀用難思議佛澄道安寧復過是和南　弟子總持和南垂賜萬春樹皮袈裟一緣述是梁武帝時外國唯獻四領今餘一而是建初爲瓌法師所披證尋善薩戒稱所著袈裟皆染使壞色况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其合善譬之辭永服周旋恒充布薩常事十月岂唯元日著如來衣深荷恩奬謹和南。弟子總持

和南幸施別牒五彩幡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薄申法睠鄙陋追悚
謹和南 五色四十九尺幡二張 五色班羅經巾二枚 緋五十尺 錦香
爐檀十張 薰陸香二斤 剃刀十口 鷄納袈裟一領 油鐵鉢十口
雄黃七斤 青須擲毬五領 右牒文皇帝敕給荊州玉泉寺顗皇帝
敬問修禪寺知顗禪師省書具至意孟秋餘熱道體何如熏修禪悅有以
怡慰所須寺名額今依來請智邃師還指宣往意開皇十三年七月二十
三日 秦內史令蜀王臣秀宣內史侍郎武安子臣李元操 奉內史舍
人長垣男臣鄭子良行 王在京遣書 弟子總持和南仰違已久馳係
實深歡歲非遙傾遲虔禮暮春届節當遠奉候謹和南九月二十四日
王在京重遣 弟子總持和南適逮近音用慰馳情春暄顧道體康勝玉
泉創立道場嚴整禪衆歸集靜慧日新隨喜之深難以辭喻弟子始服三
石散竟調息勞心秋仲歸蕃請夏訖沿下在於拜覲差富匪奢其間珍德
今遣統軍富子舉往祇承謹和南 王從駕東岱於路書 弟子總持和
南仲秋轉冷仰惟道體康念弟子即日粗可行來由虔禮但增延結願珍
德謹遣修承謹和南於路次書 總持和南寒氣漸嚴仰惟康豫動寂怡
神興居安悅弟子陪奉鑾駕旅次長春遠憑勝力行往安隱瞻言祇覲庶

或匪遙願珍重此不宣具謹和南十月十九日 王還蕃遣迎書 弟子
總持和南獻歲春明仰惟道體勝豫禪悅法喜參咸集業功歸有在悉由
明導歡慊江都暫欲西上先到衡嶽用賽師恩次往諸宮以報生處承
此貴衡送大江陽于臨流具申來請即蒙開許還至觀濤年來歲往寒暑
屢變恭聞功德圓滿遠難讚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過庭所聞匪直詩禮
轉輪漸奉實惟旦暮今者陪扈鑾軑發自京師言停洛陽又止歷下柴下
望之禮本自虞書巡會之覺盛於姬典至尊憲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風指
南奉朝東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畢于時天地載廓日月增華休
氣神光燭近彼遠靈芝耗吐山谷連木並秀官壇瘴替朧燮之後無豐而
自令愈扶老攜幼之侶不謀而同到臣子彈見事非虛飾一物得所萬里
斯慶師資至重歡不稍間弟子從鑾蕃即辭行所夾鐘將末必届揚州今
違奉迎使顧沿下餘春未盡必希升覲其間珍德續復祇承謹和南正月
二十日 王謝天冠仍請淨名義疏 總持和南前撰菩薩天冠率爾式之
採深嫌不工即用呈簡爰逮今製思出神衿圖比目連妙道郢匠聞士五
明此居其一金剛種智該爲標萬是智因地化物不可思議接引隨方多
能盡達冠尊於身端嚴稱首既承頂戴覽鏡徘徊有飾陋容增華既觀弟

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觸仰勝緣度脫舟航何
應不果但戒爲基趾信實行先保解毗尼昔年度受身雖踈漏心護明珠
而定品禪枝屏散歸靜猥以凡薄荷國鎮蕃爲子爲臣難虧難怠豈籍四
緣能入三昧此非聽斷實荷誠說經稱非禪不智非智不禪定解相資能
證無漏又電光斷結其例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斷率
先名教永況去流兼同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導可降意不霜
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適時不若未堪敷化且暫息緣如可津梁
使開秘藏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稟釋典而不從師令之慊言備瀝
素款成就事重請 棄飾辭謹和南六月二十一日 答爰逮累翰款勤
至法匠大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賴蓋登地菩薩應生大家所
以發心興隆大道焉可量也孰可比哉貧道山僧本懷夙至於天台舊居
言念無捨庶因世境安樂更待寄趾幽林仰爲行道非唯城邑近歲謬承
人況擬迹師資顧此踈蔽以非時許況聖澤日隆復垂今命省諸庸鄙攝
匪克堪貧道稟承師教禪慧韻持耳去眼流如華上水採聽經論其功既
淺類荷禪門憑定修習比於專學數論區分理乃弗違業未至熟自非如
來明達種智高圓檀林殊能誰肯雙捐況乎去聖滋遠曉悟甚微徒欲承

愚懵乖深寄有招幽讚兼虧聖德持顧更廻神慮別俟勝賢妙果若因使
無斷絕經稱一句染神歷劫不朽大智慧海信爲能入因知深解大乘佛
法久住功德易滿智慧最高守質抱愚仰希聽覽徒申庸俚終不自宣沙
門某白王重請書五十 弟子總持和南仰逮還音猶乘謙尊循復久之
悅如自失共功以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緣眉心有在若習毗曇
則滯有情著若修三論又入空過甚成實雖復兼衆猶滯小乘釋論地持
但通一經之旨如使次第偏修僧家尚難盡備況居俗而欲無崖當今數
論法師無過此地但恨不因禪發多起諍心違者無違求那明偈仰惟厚
習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嶽禪師親所記莂說法第一無
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心喜已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
式尼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載獲文綏忍師讚
歎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勝集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聽聞衆
咸瞻仰適承前往荊楚講法華經舊學名僧莫不歸服故知非禪不智驗
乎金口此間名僧所說智者融會盡有階差譬若群流歸乎大海此之包
舉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請譬彼獺勤今當開誰唯顧未得令得未
度令度樂說無窮法施無盡復使顧言稽首虔拜謹和南六月二十五日

題目錄後序　智者道傳三觀存乎一家之書而德化兩朝章安紀諸百錄觀其始立制法以肅內衆中　以勤王臣後論放生以安昆蟲之類。昭昭乎廣大之化粲如日星所謂光宅天下者也章安序云貽示後昆知盛德之在茲焉可信矣鏤板雖已即行而未經校勘因將古本對證且訛誤非一遂改證前後凡十餘處庶披覽之際無壅厥意見此題者可别訛正　蘇州北禪無量壽院傳　天台祖教沙門淨梵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九　一屋

錄　沙門灌頂國清百錄三

王謝義疏　王論荊州諸寺書　書五十一　五十二　論還天台書五十三　王荅書五十四　王興道爲儒書五十五　述度人出家書五十六　述放徒書五十七　荅施燭書五十八　王迎入城　王遣使入天台書五十九　參六十　王遣使入天台書六十一　王書參疾六十二　發願疏六十三　遺囑書六十四　王荅遺旨文六十五　王建功德疏文六十六　王弔大衆文六十七　王建周忌功德六十八　天台衆謝功德啓六十八　天台衆賀啓六十九　天台衆謝造寺成啓六十九　僧使對問荅六十九　皇太子敬靈龕文七十　皇太子設齋文七十一　皇太子令書七十二　天台衆謝啓七十三　重令書七十四。天台衆謝啓七十五　皇太子弘淨名疏書七十六　天台衆賀至尊七十七　至尊敕七十八　天台衆謝啓七十九　天台衆啓八十。僧使對問荅八十一　敕一函八十二　敕立國清寺名八十三　表國清啓八十四　敕度四十九人法名八十五　國清衆謝啓八十六　敕報百司上表賀口敕八十七　口敕施旛八十八　敕造國清寺碑文八十九。玉泉寺碑九十　梁王書九十一　蔡徵書九十二　曇遷書九十三。惠臦書九十四　惠臦疏九十五　保恭疏九十六　柳顧言書九十七　吉藏書九十八　吉藏疏九十九　論放生書一百

王謝義疏五十一　弟子總持和南遠旨送初卷義疏既承法實粗覺綱宗恐攬負外耳未曾故知龍樹代佛不可思議今所著述肉眼未覩明闇謹復研尋遲此覲接謹和南　王論荊州諸寺書五十二　弟子總持和南荊州玉泉十住兩寺近既賜令撿校令須書及江陵總管高勸所由終聽僧使眷促弟子仰藉浮感宿世因緣稍希義理智波羅蜜夌降開許始制義疏方憑沃荅向入慧門昔年仰請接霞時往觀行致爲寂遠朝發暮到應可諮決不異己居行道本貴安心寧勞遠走天台之路幸願披情展已爲念。菩薩有賜於專契弗敢違前都不知淨人善心已墮僧數濟度無隔唯用隨喜謹和南七月二十七日　重述天台書五十三　前所諮天台山事本聽後期炎連報示不然風志接霞乃言咫尺非關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終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爲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無常身充

翕烏焚燒餘骨送住天台願得次生還棲山谷修業成辦乃可利人但仰赴義門多愁剪淺發心既重輙課庸微去聽慈悲庶無恩促政言天台營理本擬十方安立僧徒非專爲己昔年修葺顧創伽藍形可隨緣香燈難絶故欲遣修葺冀憑方便同遂挍具淨人得蒙勝舉并析一肯事並前諮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懼多煩沓未敢同時處處結緣功德攝大玉泉十住許垂恩爲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邃荷伽藍未整功德已圓仰聞頻煩言何能謝沙門某白三月二十日　王答五十四　總持和南復垂誨育益具仁慈開士立像隨感必應本誓願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淺未堪遠遠深憑護念開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勝功能得建立方須影響水至金剛江陵書及會稽教下並勒所司以時發遣謹和南七月二十九日　王興上柱國蘄郡公荊州總管達奚儒書五十五　智者禪師德尊望重近年紆道爰投淨戒令脩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但玉泉寺並見請爲檀越復聞公等多結勝緣大乘運通良深隨喜師令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還就玉泉寺法㙩道慧法師十住寺道臻法師經理想加心影響獎成妙業公私覃福幽顯同賴法事速白不復暄凉也楊廣呈八月二日　答度人出家五十六　切以令月嘉辰菩薩應世奉爲至尊皇后報恩功德鎔寫靈像度人出家現在因緣福業無量使五沙彌爲弟子輙當恭肯作說戒師年歲既小別須和尚必選名德爲作依止並賜法衣即於衆前歡喜頂戴沙門敬白七月十九日　答放徒流書五十七

開府學士柳顧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淨圓滿恩放徒流於勉鞭罰上開府潘恵達儀同張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賜令斟酌謹即依事詢詳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屬輪王業此經云若犯王法縶縛枷鎖諸苦惱等悉令解脫又灌頂經云王當放赦屈厄之人使緤解脫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澤以時人民安樂教旨符應經文豈非宿殖德本慈善根力謬以多幸忝此大緣率勵僧徒清齋洗浣龍王注雨甘澤並周爰開獄門杻械解脫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稱恩感戴加復送以勝幡仍懸寶塔登高散華燒香朗燭並留供設說法開示咸令向善其僧法運等雖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國憲取擯道流恩乃上來戰深下恥向大衆留七日晨夜訓誨暫依儀黜使慙誡獎耳沙門某敬白十月十六日　答施燭書五十八　開府柳顧言宣教以法歲圓滿爰降勞問并施

金色新製香爐奩一具　法衣一通　綿絹百段　燭三十挺紙二千張　上廚果食等　剎那不住節序相催老至易悲觀心難諦幸憑弘建

正法省無戒慧實懼難銷香爐起峯蓮華尋豔忍辱離塵安行履躡經稱受用無作恒生燭侯夜燎紙擬淨名當撰要施法事忌謝果食嫌犒道場同沾歸法有在靜略言外沙門某敬白七月十五日王迎入城磏雨移日書五十九　總持和南雨乃要仰延暫阻明聞若晴别當遣信謹和南七月二十六日　次迎入城書　總持和南霜寒道體康勝弟子還來甫爾未暇迎延馳誠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祇覲謹和南九月十六日　王遣使入天台參書六十　總持和南參序氣清道體和適福慧莊嚴與時高勝弟子至來未久粗復可行近頻降雨書爰垂示功德玄義刪削文句入初其舊非新從麄至妙會須披接方豁煙雲春律已謝夏坐方結敢遣經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團秋風葉下必須舟檝迎覲江陽然仰勞著述已涉數載般若多障近願成功日就月將庶方啓沃率貢別牒示表虔誠在敬無文仰撥弘亮其間珍德續事音語謹和南　納袈裟十領　龍鬚席二領　須彌氈二領　猫牛酥三瓶　熏陸香一合　王遣使入天台迎書六十一　總持和南霜氣已緊蛟熱久袪方恐洞汙頂耻調適今遣奉迎柢禮非奢謹和南九月二十二日　王參病書六十二　總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剡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薩示疾在疾示愈但於翹誠交用悚灼今遣豐季膚往處治小得康損願徐進路遲禮覲無速謹和南發願文六十三。　吳縣維衛迦葉二像願更聚合脩復　鄮縣阿育王塔寺頹毀願更脩治　剡縣十丈彌勒石像金色剝壞願更莊嚴　右三處功德乞脩

沙門某敬白　稽首和南三世諸佛伏惟法身無像隨機顯現淨土不毀人衆見燒泥潰浮來靈塔地涌剡山天樂通夢陸咸三處尊儀表代三世慈善根力利益斯土但年深歲曩聖跡凌遲諸佛影像若淪衆生善根無寄謹宿世有幸忝預法門德行輕微功業無取謬爲道俗所知顧影羞慚無以自處上慙三寶無興顯之能下愧群生少拯拔之力刻骨刻肌將何所補幸值明時揀選佛日願藉皇風又承衆力將勸有緣脩治三處光爲興顯三世佛法次爲擁護大隋國土下爲法界一切衆生若塔像莊嚴則紹隆不絶用報佛恩若處處光新國界自然殊特妙好則報至尊水土之澤若見聞者發菩提心則利益一切種出世業但久域此心緣障未果此際赴期西出氣疾增動毒器坏脆圍非保惜光以身命奉給三寶謹聽感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汙佛法者伏聽使乞早除差得願速圓若命雖未盡方多魔障損物善根汙亂佛法者豈須停世願早灰滅滅後以諸誓願付囑後人使經紀修立乞三寶加建速得圓滿前於佛隴金光明道

場已發此願今重於石尊再述愚誠伏願聖凡重垂攝受謹疏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遺書與晉王六十四　貧道初遇勝緣發心之始上期無生法忍下求六根清淨三業殷勤一生望獲不謂宿罪殃深致諸留難內無實德外虛名譽學徒檢集檀越自來既不能絕域遠避而復依違順彼自招惱亂道退行虧應得不得憂悔何補上負三寶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聖法既差自審非分欲以先師禪慧授與學人故留滯陳都八年弘法諸來學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隨分而自益無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斷種自行前闕利物次虛再負先師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妙道思值明時願違外護初蒙四事既勵朽年師以學徒四十餘僧三百許日於江都行道亦復開懷待來問者儻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見一人求禪求慧與物無緣頓至於此謬當信施化導無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處無緣餘方或有先因荊潭之願願報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許於湘潭功德粗展微心雖結緣者衆孰堪委業初謂緣者不來。今則往求不得推想既謬此四恨也於荊州法集聽衆一千餘僧學禪三百。州司惶慮謂乖國式豈可聚衆用惱官人故朝同雲合暮如雨散設有善萌不獲增長此乃世調無堪不能諧和得所五恨也既再遊江都聖心重法令著

淨名疏不揆闇識輒述偏懷玄義始竟麾蓋入謁復許東歸而吳會之僧咸欣聽學山門虛之不可聚衆束心待出訪求法門暮年衰弱許當開化今出期既斷法緣亦絕此六恨也在山兩夏專治玄義進解經文至佛道品爲三十一卷將身不慎遂動熱渴一百餘日競疾治改際此夏末應有追呼束裝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此螢光早希進路行過剡嶺次至石城氣疾暴篤不能復前此之義疏口授出本一徧自治皆未抹簡經論僻誤尚多不堪流布既爲王遣寧羞其拙屬弟子抄寫積本仰簡前所送玄義及入文者請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願一徧開讀覽其大意餘無可觀貧道疢壞雖謝願留心佛法詢訪勝德使義門無廢深窮佛教治道益明徧行徧學是菩薩行如來滅度法付國王貧道何人慧門憑委欣然就盡沒有餘榮但著述延歲大義不同悵然自懟生來所以周章者皆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今得法門仰寄三爲具足六根釋矣命盡之後若有神力誓當影護王之土境使願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薩誓願誠而不欺香火義深安知仰謝願觀泡幻知有爲法一切無常會而不離終不可得唯當勤戒施惠以排四山早求出要豈須傷法煩勞聖懷蓮華香爐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別願德香遐遠長保如意也南

嶽大師滅度之後未有碑頌前蒙教許自制願不忘此旨南嶽師於潭州立大明寺攝天道安於荊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護願光飾先德爲作檀越主貧道在世六十年未嘗作有爲功德年暮力弱多闕用心人香火施重近於荊州仰爲造玉泉寺脩治十住寺並蒙教囑彼總管蘄郡公達奚儒僧貴教書至夏口而蘄公亡書未及付意思已足願爲玉泉作檀越主令天台頂寺茅菴稍整山下一處非常之好又更仰爲立一伽藍始前本位基命弟子營立不見寺成冥目爲恨天台未有公額願乞一名彰荊州玉泉寺貴十僧住天台守乞廢寺田爲天台基業寺圖并石像發願疏悉留仰簡泰平聖世皇風整肅菩薩淨土不可思議切見諸州送迭租米率腳皆三五倍於公斂不多私費爲重典章處分別有深規貧道不閑怱事國式輒謂無米之州運送宜爾有米之州當地輸送則無此私費管窺未見理若於式有妨請不須論於事有益願爲諮奏使蒼生慶賴然國是王國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撫育黎庶犬馬識養人豈忘恩乎昔聞齊高氏見負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樂去齊主歎曰人皆有妻子之愛誰肯孤房獨宿瞪視四壁自償山林。以此觀之出家難得。今天下曠大賦斂寬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減前貴悵時或隨緣聽學或山

林修道不及悵名雖復用心常懷憂懼此例不多悉有行業願許其貫蓄。則是度人出家增益僧衆熾然佛法得何量功德昔三方鼎峙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軌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末法衆僧多行不稱服尚不扶人意。況扶經律王秉國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無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議心則功德無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諮未遂撰會奄成遺囑亦是爲佛法。爲國土爲衆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賽臨命口授言盡力窮。期迫戀多。知復分說大善知識菩提爲期沙門開皇十七年十一月　王答遺旨文六十五　菩薩戒弟子總持稽首和南先師天台智者內弟子灌頂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遺書七紙手迹四十六字并淨名義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奉就對脩讀催揪于心舍利儼然德音具存。迹業猥迹身證遙追曇光天台安禪近驗誠復如來雙林四部號慟而涅槃遺教法更敦重況于五百歲後四依拯溺深順佛意居世間凡將欲泥洹現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彌陀觀音親來接引去德玆永乃增悲戀追悟今生遭度感稟所恨淨名經疏不重親承由其尋研用補咎悔追惟障惱現機未發遐聽前聞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淺深抑又時或早晚佛滅度後得聖巨多道雖他方冥來曉亦在思即世忽奉大師良由宿緣積曾

覩近變革來命必無影響不捨本誓筆述具存是用歸誠憑靈戒懸旣受經疏如意香爐度櫬西方心口相誓手採卷軸最後歎勤即於今月十八日仍感瑞夢是知濟度已降舟航唯願即日在寶池遊開蓮華今居淨域近測濁心世世生生師資不闕革凡登聖給侍無虧但義府鈎深遺文淵博雖加衆翫然畏面牆特希灑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晴月即顯具全然後仰藉神通俯厲精力別詢名僧弘揚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則弗違提奬同登彼岸最勝最上就此爲尊灌頂所送最後淨名義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謹即裝治善盡習讀遠旨瀾前玄義及入文解釋付弟子焚之即付還使遣對燒湯犀角如意蓮華香爐遠以寄別撫當服之無斁永充法事今來施沈光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寺爲造寺始得開翦林木位置基階今遣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旨佛隴頭陀並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内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拔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家擁護當年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爲先師別供養具鐘幡香等人施錢直且充日費鄉境靈塔異内石像別縣彌勒尊儀臥疾之處並使裝飾亦不仰異荊州玉泉寺既是爲造理當興餘道場其潭州大明寺荊州十住上明寺寶光以歎許爲禮越無客復承令誨使製南嶽師碑即命開府學士柳顧言爲序自撰銘頌所囑僧有罪治無罪平等切以涅槃羯磨經有誠文正論治國金光明品住持三寶弗敢墜失人今加修慈心撫育民庶大爲識養人豈忘恩蓋聞外書爲教仁尚恕物内典居宗大慈爲首在文雖異詣理實同不有君子其能爲國不有菩薩豈濟含生又以僧未貫籍許其出首適來詔書冥符未及見機而作所謂後天而奉天時猥運轉輪深關罪國前已表聞所司未報終當方便必期諧果及承寄囑斯復能照他心前來仰答無違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國家灌頂普明面引詢訪具述遺形寔生究若平生轉恨失時不重餐義味仰揆定力如須彌峙法體云竟切願興迎一到江陽遂入禪衆道俗接足人神頂禮即當奉送復彼山龕庶藉將仰能開心目深願道力不孤所諮雖厚恩申報具在願文而實宜加敦實須酬仰二僧今反輕奉報書述外靈儀心鳴載咽謹和南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王遣使入天台建功德願文六十六　菩薩戒弟子總持和南十方三世諸佛一切尊法三乘聖衆上界天仙龍神他心道眼護持應現略塞虛空無量幽顯切聞諸佛菩薩不捨本誓爲天人師拔濟含識次

令和尚開禁代作宗範引接後來與佛無異資敬之重具在經律不有明導豈濟苦海匪報厚德豈收福田遺行可遵謹依佛語菩薩戒先師天台智者來踰荊嶺遷化石城初聞訊至哀情摧動歎惟勝行遍滿然遵佛旨臨終自說所得今聞侍者所書臣有異相稱我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華十住信心誠文具瓔珞於是空聲異響遍滿山房素披大衣云觀音來至驗知入決定聚而觀彌陀靜攝遷神安坐身證久移晦朔容相儼然斯蓋無量劫來種慧具足深護佛法發起群生非無顯晦出沒其孰能於此歟有始有終者其唯聖人乎設以辯才千萬億偈讃師福慧終不能盡夏初遣信到山期法歲竟迎接僧臘既滿尚疑谿谷每勵意取氣文霜雪林波鏡水及届荊下使承卧病豈言信次騰神淨域遂不獲重音容再諮法味維摩義疏蘊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違心契已誨於前須補于後近於此州禪衆舊居跡仰爲設會并就天台指畫之地則造寺塔而於彼山頭陀之處未獲熏修今貴覽別書囑寄佛法不思議事感歎銘於無已之誠今遣往於佛隴峯頂集衆結齋願承三寶之力速達西方智者證知淨土記莂生生世世長爲大師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脫不棄緣感弘到菩提并乞衆力爲弟子懺悔自從無明住地以來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煩惱迷昏五蓋十纏輪廻界内八萬四千塵勞增長願憑積慶及茲功德衆罪霜露慧日消除衆善普會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護皇家寶祚靈長覃被億兆開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　王弔山衆文六十七　正月一十九日總持和南白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諸佛及緣覺尚捨無常身大師智者移應遷神表摧抽惱不能自勝念當戀慕連惻難忘永矣奈何當復奈何侍者灌頂普明二人賫送別書觀心論淨名疏犀角如意蓮華香爐并智越法師一衆啓見對增哽德音若存即遣條流移神靈迹祥瑞炳著自述分明舍利全身于今安坐非證聲聞小果定入菩薩大位素聞得法華三昧方驗不退法輪而觀彌陀觀音大勢至以宿命智反照斯土四部弟子豈不努力自拔寡薄無以申報唯當敬依付囑不敢捐忘應建伽藍指畫區域須遵引繩天宮即應至金剛際既有要道當建營造一遵本意昔宣尼去沒弟子守墓三年子貢之徒乃至六載況乎方置精舍永樹福基彼現前僧慎勿拔散但使謀道何患無食期取來生西方非遠必若懈退寶池極遙今遣使人於佛隴峯頂虔誠懺禮修福建齋具如願文略伸鄙意二僧今返指此慰書揚廣白十一月五日　天台山衆謝啓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司馬王弘至僧使灌頂普明還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賜垂慰問

并宣口敕優訪敕勤謹對龕門焚香跪讀言理哀切痛絕魂心遣爲累從亡存戢術師在之日常有誨云今得寺基爲王創造非爾小僧所辦別有大力勢人復當成就恨吾不見寺成爾時莫測所由今當蒙結造方醒前記冥相符合不可思議經藏法寶出世舟航諸佛所師衆生津導永鎮佛隴依止受持鐘幡香等施安供養法鼓磬悟利益人千僧法會功德圓滿伏審幽靈悉悉遠鑒謹於齋日披讀願文法席怵心求入願海蒙賚齋粮恩給田地基業無盡施命無窮有待多煩隆恩難荅敕旨結是現前僧不令擾散伏惟弘護事重精舍將圓同學門人方憑休止龕室儼然何心遣離況垂嚴敕益懼丹誠謹當先厲倍加心力但一衆失廢求違悉願追慶夙緣還蒙覆護欣慈交至臨啓滂零謹啓開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齋六十八　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一周追深悲痛情不能已念哀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爲亡日追福遠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山衆謝啓六十八　天台沙門智越一衆啓典籤吳景賢至奉敕爲先師亡日設齋僧衆五百一時雲集冥遠雖隔感應道通越等不能灰滅及諱辰追慕戀顏悲哽稽首敘淚銜養不勝荷戴謹啓謝聞謹啓　衆賀啓六十九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儲副生民慶賴萬國歡寧凡在道俗莫不舞抃況復越等早蒙覆護由奉慈惠不任悅豫之誠謹遣僧使灌頂智璪等奉啓以聞謹啓　衆謝造寺成啓　仁壽元年十月三日六十八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伏聞龍樹遺化天竺爲立伽藍寶誌云亡梁國感修開善良由菩薩本誓互相顯發凡是聲聞但知稱讃伏惟亡以和尚其難思之德作天人之師安禪涅槃示希有事披按經律千載一聞妙德昭彰興於聖世伏惟尊師重道爰繕伽藍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師嘗言其地必待良緣追尋此記攝會今日即寺居五峯之內夾兩澗之流堂殿華敞房宇嚴秘方之淨土用集神仙成就已來先師恒垂影迹聖境雖遥有感斯應既興塔廟故現實奇爰示諸諸戚同稱受越等屬濤珍齒門徒仰慰棟宇俯勵心力常於寺內別修齋懺恒尊禪禮庶籍熏修奉酬聖澤不任喜荷謹遣使灌頂智璪奉啓謝聞謹啓　僧使對皇太子問答六十九　仁壽元年十一月初三日右庶子張衡宣令僧使灌頂智璪進內齋令旨自問先師亡後有何靈異對云先師以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結加趺坐遷神入滅到十八年四月十六日衆於初夜各就繩牀方欲攝念僧名道修見先師服本衣裳手提

竹杖從西戶入倚望少時從同心淨域勝土莊嚴幸僧衆無虧熏煉不懈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令遣員外散騎侍郎兼通事舍人張乾威送僧使灌頂等還山於寺設會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三寶無量幽顯現前大衆以此功德仰資先師智者早證正覺具如臨終證現已生安養頃來留瑞久現補陀踵武觀音連衡大勢廻眸來視不捨娑婆轉盼南閻擁護震旦滄溟巨海尚不設於消流嵩華峻極安尚排於微壒敢陳薄供願垂攝受當使無邊法身盡登甘露無量化影咸趣醍醐涅槃聚之不可窮般若味之而不竭盡我念力導我師道銷我煩惱滿我誓願現在未來衣慧扶拔家國眷屬俱入大乘密住潜來恒垂影響塵勞障累銷除隱塞究竟等虛空圓滿如法界斯則大師勝力諸佛荷擔弟子衛慈出如來藏無離文字以求解脫文字之性即解脫也不著世間如蓮華常善入於空寂行遣諸法相無罣礙稽首如空無所依　皇太子於天台設齋願文七十一　菩薩戒弟子皇太子總持稽首和南十方三世法佛報佛應佛法身應身化身諸佛所師所謂法也以法常故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間皆空而實不空諸佛妙有而實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樂凡情斟報皆生極苦迷之者則生盲瞎首得之者則同像玄珠弟子幸憑勝緣微因宿植方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燈明之息十六沙彌大通智勝之勗加以昔莅淮海欽尚釋門先師天台智者顗禪師膺請江都授菩薩戒由是開悟歸憑有在而夢楹託誠梁木先頹合掌安禪端坐示滅于今數載儼然若思適現儀形績於光啟禪指之聲震于龕室僧使報述遐邇贊誦皆由佛法僧力感應相關汲引含靈故現斯瑞肅奉明詔暫撥監國巡慰淮海衛顧眺黎思報佛恩少酬師道以今大隨仁壽元年歲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謹遣員外散騎侍郎通事舍人張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設蔬飯諷誦八水多慙百味庶同純陀之味供有如淨名之還請色香細軟徧滿十方歡喜甘餐寧唯百億天仙龍神並希雲布任持世界盡望星羅以智者之分身納師資之攝受經稱信爲能入智爲能度願銷甘露咸濟苦海應燹撤土通同淨國天覆地載長轉金輪七廟六宗永安玉座本致百世紹隆萬紀男女緇素皆染大乘水陸空行咸知佛性須彌入於芥子未足成難食頃猶如巨劫曷以爲快井蛙不識江海蚊睫安知鵬翼以我今懺並乞冰銷以我今誠皆入願海發菩提心徧在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衆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無所得即菩提心無所得即是得無所得稽首歸命十方

三寶。皇太子令書與天台山衆七十二　僧使灌頂智璪至覽十一月
三日書并陳靈龕應迹現形放光彈指流香應念傳響斯實不思議力變
化多方感悟有緣示希有事慎然追遠感歎相深在昔雙林示滅非滅多
寶獨塔俟時而現是在狼迹迦葉分身乃至鷲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影。揩
端宸室豈非像教能度無邊是大因緣聞善知識永惟宿昔獲承師範德
音且耳神光在目方憑靈瑞傒瞳善扶肅丞靈諸宣慰南服山衆法侶同
志為友會威等侶方共舟航歲暮凝寒念皆道勝天台名嶽海岸所推僧
建大林多慙重闢三時設供四事不周相甘禪悅以同法喜共聞歌德信
次相聞令遣員外散騎侍郎振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供庶同甘露
能變龕溢亦運香積證道融銷書不盡言反此無悉揚廣和南僧使灌頂
等所領令施物目仁壽元年十二月十七日　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三
枚）　大銅鐘一口　鷄納袈裟一領　鷄納褊袒二領　四十九尺幡七
口　黃綾裙一腰　氈二百領　綠布祇文二領　小幡一百口　和香
二合　胡桃一籠　衣物三百段　柰麨一合　石鹽一合　酥六斛
衆謝啓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使人兼通事舍人拱乾
威至謹領前件物等並皆光淨仍即陳羅光師舍利龕前具宣來令并唱
施物。又千僧法齋伏惟弘護殷勤慈澤周至香爐微妙天匠莊嚴洪鍾和
雅震集凡聖勝播舒旆鼓慧覺宮酥麨鹽桃請同香積法衣淨飾無著離
塵氈物豐多驚眩視聽千僧雲集布滿山庭吏降王人光顯林谷奉對靈
龕必神通攝受標擬衆聖冀願海莊嚴越等凡微豫富恩沐慈潤重沓難
可克勝合衆慶慶如履冰炭不任載荷之至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正
月六日　皇太子重令書七十四　灌頂智璪等至杜寺衆來書財施為
輕法門標重檀波羅蜜般若尊威不具兩緣寧俱解脫施奇威共忌言理
至速捐寧復辭弗揚廣和南右庶子王弘宣令施天台物目　飛龍綾法
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五十張　光明鹽一石　酥五斛衆謝啓　天台
寺故智者弟子沙門智越一衆啓慈澤隆重喜捨頻煩僧使復還復蒙恩
賚　雜彩勝幡　莊嚴殿宇　綾羅法服　光洽衆僧猶酥五斛充去身
患光明一斛藥食兼濟越等山野冥棲分衛今則被服溫華食味珍甘不
自度量彌增戰懼不任欣悚謹啓謝聞謹啓仁壽二年四月十五日右庶
子張衡宣令慧日道場僧慧莊法論二師於東宮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疏
判釋經文一日兩時躬親臨聽令揚州總管府遣參軍張諧到天台有請
安智者法華義者一人仍賚疏入京使到寺寺差灌頂隨使應令疏到付

司緒寫寫竟付灌頂校勘勘訖入宮受持右庶子張衡宣令引灌頂入辭
面奉仁壽二年八月十八日。令旨云弟子重光師法門故相勞苦師亦須
為法勿以為辭。令遣大都督臥智興送師還寺為和南大衆好依光師法
用行道勿損風望也好去并有布施　飛龍綾法衣三百二十領　猶牛
酥兩斛　光明鹽一斛　右庶子張衡宣令別賜灌頂物　金縷成繡勒
像　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　織成經幢七張　織成經袋
二口　熏陸香一百斤　酥合和香一斤　又令書一函　與衆人遣揚
州司功參軍蔡恪到為智者設千僧齋仁壽四年皇太子登極衆遣賀啓
七十七天台寺沙門智越一衆啓竊聞金輪紺寶并世相傳重離少陽時
乘御辯伏惟皇帝菩薩聖業平成寡臨洪祚四海萬邦道俗稱幸越等不
任喜踊之至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仁壽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
臨海縣天台寺僧智越等啓　皇帝敕問括州天台寺沙門智越法師等
餘寒道體如宜也僧使智璪至得書具意大業元年正月十三日柱國內
史令莒國公臣末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兼內史舍人臣封德
彝舍人封德彝宣敕僧使智璪云師能如此遠來在道寒苦好去還寺。宣
朕意向大衆好行道勿損先師風望右僕射蘇宣敕賜天台寺物五百段
至揚州庫參軍向德元送物到寺。衆謝啓。　天台寺沙門智越等啓。使
智璪還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五百段謹即集衆佛前。敬對使人
如法呪願越等有幸喜逢聖世伏蒙慈救喜懼已隆復領厚賚恩賜稠重
竊惟輪王地水已覺難消況天府妙物寧恭受用庶藉救慈又承佛力罄
竭心膂導師遺訓專修禮誦上荅天澤不任悚荷之至謹附揚州使奉謝
以聞謹啓大業元年三月十七日　與駕巡江都宮寺衆參啓天台寺沙
門智越一衆啓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萬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
慈恩山衆常侍安心奉國行道伏聞與駕巡撫江都寺衆欣踊不任馳戀
之誠謹遣僧使智璪奉啓以聞謹啓大業元年八月三十日九月十九日
僧使智璪於楚州華林園通起居表通事舍人李大方宣　敕云師能如
許遠道來在路辛苦至揚州與師相見九月二十六日共諸州僧使引對
大牙殿前郢國公蘇威宣　敕云和南師等漸冷師等各堪行道弟子巡
撫舊住師等故能來相覓師等好去十一月二十日舍人李大方引入殿
口敕云師上座坐坐訖黃門侍郎張衡宣　敕云師等是先師之寺僧衆
和合不相諍競是非不璪欲起對　敕云師坐師坐勿起璪對云門人一
衆掃灑先師之寺上下和如水乳盡此一生奉國行道不敢有競是非常

以寀心戰慄敕云好張衛入室　敕云師等既是先師之寺行道與諸處同爲當有異對云先師之法與諸寺有異六時行道四時坐禪處別行道場常以行法事爲至尊敕旨云大好大好張衛入室　敕云師等既是行道之衆勿容受北僧及外州客僧乃至私度出家罔死相替頻多徵僞並不許容受對云天台一寺即是天之所覆寺立常常不敢容外已客僧乃至私度以生代死　敕云好張衛入室　敕云弟子爲先師度四十九人出家侍寺受業歸繼於後師可撿校有道心者必須係籍人非私度者對云漏張衛入室　敕云漏後更聞先師龕以不對云仁壽元年春敕聞竟漏後更不敢聞敕旨云知張衛入室　敕云師還寺不更聞先師龕必當大異對云漏　敕旨云弟子欲爲先師造碑先師有若爲行狀對云先師從生以來訖至無常其間靈異非止一條並是弟子灌頂記錄爲行狀一卷由在山內未敢啓　敕云大好大好弟子正欲爲先師造碑師等可即將隨使人出對云漏張衛入室　敕云聞灌頂師何在對云灌頂師在寺本應出來叅見爲患痢四十餘日不堪在道敕云好張衛入室　敕云師等僧悉在寺不勿使名係在寺身住於外對云先師在世有十條制約名係於寺若身居別處則不同止敕云大好大好張衛入室　敕云師寺舍

有穿漏敕許不對云當起寺時既是春初竹木並非時節至今已有穿漏亦得臨海鎮官人怕撿校修理　敕云好若未整頓弟子即敕使人撿校對云漏張衛入室　敕云施師物充師等衣資勿作餘用欲作功德亦得須得弟子意弟子有師與餘有異供給繼達必令不斷勿使寺僧在外多求損先師之後對云漏張衛入室　敕云弟子遣使送師等還寺爲先師作功德度人出家竟可聞師龕必當大異師可急去功德竟師等即隨使人出對云漏璪等起辭　敕云弟子已荅大衆書竟對云漏辭出到棲靈寺秘書監柳顧言來宣敕云我意令公爲智者製碑若非公作則不得我心可語僧使急將行狀出至二月即取碑成　敕揚州僧五十人云經論之內若爲尊於師氏勝於智者人前爲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有勝名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諸僧表戒師有行者聖表寺爲禪門五淨居其表未奏僧使智璪啓云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後智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爲一家有大力勢人當爲禪師起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爲國清寺伏聞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謹以啓聞謹啓通事舍人李大方奏聞敕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啟牓棋以雌黃書以大家付使人安寺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三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一屋

錄

竊憤錄

天輔十五年，宋紹興二年，歲在壬子，我兒帝在御街衚衕內，有一老叟自稱亦是京師人，與上皇話舊云：大城陷日，為虜流移至此。見上皇每每相對泣下。又言正月元夕，萬山風景，於門下金盞賜酒，相持大哭。偶城中主者年老胡官乘馬過其前，怒曰：安可放他於是處？乃以鞭犯上皇背，少帝亦遭此辱。老叟見皇眼亦遭官擊十餘，遂令左右復引二帝入小室閉門，自此不容出入，無復到街衢。我日監守者阿計替曰：今日此城主老胡官已死矣，可再出遊，不妨縱步。入民無敢與帝語者，亦無敢供饋食者。聞其前日老叟，則云死矣。上皇入靜處，阿計替於傍中出片紙，上書紹興二字，示帝曰：且喜江南漸平，以淮為界矣。帝曰：紹興者何？阿計替曰：南朝皇帝年號也。又曰：聞之相教尚未十分定，恐南朝解後河南河北之地矣。帝曰：我在此思之，惟乞死矣，何暇更論此事。我曰五國新城同知到，即今有太守也。名曰成欲，自燕京來，乃一少朗，引侍妾數人坐庭上。二帝於庭下謁之，賜酒肉曰：此地去燕京稍遠，可以保護。自屏後呼其妻出拜二帝曰：此女汝家人也。婦人出拜，已衣胡服，二帝不能識之，乃云記得父是今上官家弟，不知為何王名位。自此稍待其夫婦相顧，頗緩拘禁。我日有牌使至五國城，宣北國皇帝勅曰：契勘皇后趙氏已廢為庶人，賜死。今成欲妻趙氏是庶人親妹，及統斷不律，今妻亦是庶人親妹，並合賜死。令成欲夫妻拜命訖，婦人泣下如雨，其夫亦淚下。牌使遣人以棒敲殺之，取其首去。且我成欲夫婦數日不止。自此復拘二帝如前。又我阿計替善監視，且不知廢后之由。我日阿計替得所聞事白帝曰：光是南朝肅王女為郎主妻，前日因妒忌已殺之。又以荊王女為妃，生一男，生一女，今已立為皇后。因在宮中與郎主爽慕言語犯之，郎主厲聲曰：休道我敢殺趙妃也，我殺趙后。后泣下而起，衣冠衛罷。金主怒不已，遂入外羅院。汴宮板閣所用也。內侍輝鳴刑者，又謂后有私於人，又有怨言，又與韋夫人密語殿內，言訖泣下，每月朔望焚香南向再拜，似此言二十餘事。金主遂大怒，賜死外羅院。以生與后親屬為燕京官者十餘人，並賜死。故及成欲之妻也。自趙之死，上皇因拘禁日急，又慮朝廷不測，乃伐衣成索，經梁拄閣欲自盡。少帝覺而持下，泣曰：不可如此。且為子不孝無道，致君父于若

此。陛下求死，臣何容於世？為萬世罪人矣。監者我知之者，以湯丸飲，自此不能食者數日。日既困憊，踈彼消之。往少帝從行，見室中只可容二人，都近刑護送所止。監者阿計替則時以覓容見勉，終不能食。日久，室中土凡上，阿計替時以不害木煎湯饋之，云此中無藥物，有疾者只煎此木作湯飲之自愈。其不害木者，初生無枝葉，噏地中生，城北最盛。天氣稍和則掘地求之，已如桔楊柳大小，如藤蔓延數十步，屈曲而生。上皇服之少定。又云此木可以占病之吉凶。初煎沸湯數次之間，其子浮者病即愈，沉者即死，半沉浮者病久不愈。我日天氣凝注，天雨雹，大者如雞子，小者如拇子，盈地數寸，百鳥皆死，人避之不及，亦有少損。是日阿計替有疾，語不出口，昏默困卧。少帝憂之，令監守求不害木，帝手自煎湯，有木浮於湯面，如旋轉狀不止。帝自持令阿計替服之，是夜出汗如雨，遂無餘疾。是歲郎主以賜到布帛等。但冬月極寒，必居土坑中，容身以避寒氣。天輔十六年春正月間，金主生辰，不賜酒肉，云郎主以疾免宴。我云郎主已歸天，我云皇孫即位，流聞不一。元宵亦不放燈。後一日大雪，有雷電，微有雪止日蝕。天地極晴，至夕乃復。我日天氣大和，阿計替曰：今日寒食節，北國例並祭先祖，燒紙錢，埋肉脯，遺賞外，各在水際。我為主者所戒，不敢放二帝出外觀之。是日城中大火，屋宇焚蕩皆盡，死者六十餘人，護衛人亡失大半。阿計替左右皆亦摩亂，鬚髮皆焦。帝所居室燒及大半。帝與上皇因火勢甚，手搭其窻，窻折，身體亦有傷，衣服皆焦。二帝相謂曰：初見火起時，言須死於火中，及至火至室前，如有人扶掖而出，且不犯折窻之事。是日飲食都無。後數日我定，我日有甲兵至，自言從西明州承知此處有火，故來救援。所株林木替遣屋舍修葺如故。後去官守再作帝所居室等。阿計替因火焚損一臂，不可持物。少帝因火變亦疾，二指不可屈伸。我日天大風，晝暝不見人物。天雨稃子如豆，地深數寸，不知何來。彼人亦有慮而作食者，大火之後，非此不可養人。聞知遣物來除，自有我理，不可以常理測也。我日阿計替曰：此日乃十月一日也。我從二人今已七年，何時復還燕京，得見父母？今天漸寒，衣袄又無，大火之後，為之奈何？忽聞有新差同知到官，乃一壯胡人，坐於庭上，引二帝立庭下，呼阿計替曰：朝廷令汝監守趙某，今已七八年，前日大火起，莫是有生事如此，照好公事。呼左右鞭背三十。阿計替呼呼不已，乃赦之。自此阿計替不復親近二帝，每對彼人則佯大罵。我日新差至者，令酒肉坐于庭上，若宴飲狀，半醉，有一奴自外哭入，手持刀往升庭殺新主者，斷其首，呼衆曰：我有父曰達碎，因小過為他所殺。有

毋又爲他所執又曰受職官不能堪毋自屏後出持刀入室盡殺其老幼二十餘人自外入又執其母并奴斷其首而去內中有一人云我本不至此緣趙某父子在此我等自燕京五千餘里遠來至此遭此毒害今日若不殺滅趙某父子則他日不無損害于人所我等亦無由回京今無亂而殺之官家亦不罪我帝自室中聞之視曰先且不忍但先其爲害二十餘人欲向帝室有一人或止之曰不可若殺之我等安歸燕京莫若分十餘人持雙首以達兩明州次日有一胡人引阿計替至室前相謂曰昨日非我勸止汝與我衆人皆死是日阿計替之子并其婦並爲人所殺不知是何人蓋乘其亂也阿計替先以其婦殺其弟故其婦又爲人殺之二帝緣前夕之亂驚悸愈不安二帝神情不安有如風疾或曰狄生阿計替夫將羊尾衆酺經命胡婦織以成服稍可禦寒而二帝每起居間萬聲大呼必衆驚夫措以爲人將害己阿計替時以不雲木煎湯上供然亦時時親來視帝是歲中亦如常年掘土坑以居飲食或有或無其載在前天輔十七年宋紹興四年歲在甲寅或日金主生辰已過倒有少酒肉不數日聞有虜人數輩盡白衣以布纏頭至白帝曰金國皇帝已歸天今左右及市民并二帝並以白衣經首且云回二月十八日歸天立太子完顏亶爲君即位改元天眷有赦到此時亦傳少赦或日傳金主已葬訖新天子以兵五萬發二太子往湖南取地界去也先皇謚曰至聖文武大德聖皇帝廟號太宗或日有人走報主者云岐王到來請出城迎接良久岐王至坐庭上二帝自窻外望之靈靈然有人立室前曰此完顏亮良久使人引二帝至庭下而責曰汝南國人無道勞我師徒連年不息殺盡江南人取盡江南地却未與你理會未晚呼左右曰且牽去牢固防護或日有衆人稱今朝十月一日上皇崴誕謂少帝曰不見天字八年矣今觀此身恐去死不遠難以復去中原汝直壯年可以勉強以祖宗基業爲念思雪父母之讎汝與孔哥二人兄弟共之言訖二帝並泣下不止自此上皇又耳聵行步不前終日伏在土塌而已或日室深數人有天使乘馬過五國城自宣言北國皇帝已滅南宋立劉皇帝爲君南朝人已爲大軍驅逐入海矣帝泣下移時不止相謂祖宗二百年之統緒滅於吾父子之手爲萬世笑理跡傢愍不若矣天眷二年正月初有百姓扶老攜幼至五國城者數百人皆曰由燕京至此患有罪之人流徙而來自此城中稍稍人有經營人所至者流言已獲南朝康王九月九日已在燕京獄中吾等數百人皆是說朝廷事者詳會今誅遣皇帝誕日赦得免罪流於此地時有到官府中帝

所居室前皆餅者言皆如此帝相謂曰前聞改紹興私自意非吉兆蓋乃居口上已或日春深草木不甚萌茂有一使到官府中呼二帝至庭下且言宣北國令曰新皇帝即位已收得康王在燕京趙某父子更移往均州却令康王入均州即日俵行次日出城時百姓皆在城外野涂阿計替曰從均州去又五百里路極艱惡然有民人千餘故乃契丹之福州緣京國破契丹日本州人不歸順乘兵圍之力窮乃降故改今名約行六十里日已黑路不可辨狐狸悲嘯林麓間微風細雨怡不順人世隨行有三十餘人皆有斥責之語不甚明曉耳畔大獸積終無止宿處皆坐於地至天曉人行有齎乾糧者於路傍坎中取水餡之良久衆皆快病不能發言蓋其爲水所傷移時方退帳吾乃聞二帝至是愈頓行至曉又如前宿于林中地皆曉磧或有水澤草莽藪野若非人所常行之路阿計替曰此恐非正路遂歷問從行人其中有一人曰我曾往均州此非正途乃僻惡小逕耳遂復倒行上皇不能徒步少帝或負之及三里路許方及正路入一大林涉水而過乃得平正其路甚廣然其地皆淳沙每衆足忍如行泥淖中沒至踝常不見足面時衆人皆失鞋履帝及上皇亦失之爲荊棘所損血流趾間苦楚不能行步坐息於小坡石上日已晡矣方上早食迨至所經行一二十里路中所遺者三五人時有老者奴在路心疾而死遂卧於沙中以手擁之而去如此行數日只見天色陰晦若重霧罩人其氣入口鼻中嗽人皆出血或日行次見野雉二十餘隻飛鳴于地如爭谷粒稍之乃就食一蛇已而咀嚼尚有七八尺其首三岐體皆青碧色無鱗頃刻啗啄無復少留其雉飛鳴更相鬭擲或至死者移時尤存大雉雉出衆餘死於地者十七八隻中有一胡人年十餘手持一刀與大雉高下飛鬪之斷其首飲其血遂迅皆分裂肚腹手所持刀不落俄頃有人自地升空杳杳而去左右驚愕不知其爲何故也初虜人見蛇雉鬭鳴皆稽首北面再拜數次乃衆取雉去或日行至一古廟無藩籬之類惟有石像數身皆若胡中酋長鐫刻甚巧其一人能言此乃春秋時將軍李牧祠不知其建廟之因其像堂前有井皆石砌其面好瑩如碼碯其井相傳深百丈每漢歲則井泉枯竭胡歲則井泉泛溢以土塊投其中則其聲如牛吼其水以能治病其人曰契丹未滅日廟皆髹繪屋宇甚壯麗其毀折已十年矣我在幼時見說此像乃唐頡利可汗自長安攜石匠至此采石作像工甚奇巧其隨行之人各於腰下取皮袋俯首就井中取水其水清澈飲之甚甘阿計替曰此水甘洌金國福無盡矣二帝見神祝曰金國之感井水可下傳聞九哥之

遣繫縛。吾國已滅。未見的耗。若神有靈。容我一占以見。乃向神曰。吾國復興。望神起立。帝之意蓋爲中國不復興。如神之不能立也。故有此祝。設求之可。良久。石像間有聲如雷。身或逆振。如踴躍之狀。衆視之。起立於室中。紋理挾縫如故。衆大驚。帝遽拱手稽首。父子再拜稱慶。上皇謂少帝曰。吾父子之歸期可作一卜。少帝欲再卜之。從者促行不果而去。或日行至一城。荒寺間有屋宇市肆及官府。阿計替隨行人曰。汝衆中有五國城中人否。有即可前行。時有三人令前行至庭下。見二三小兒立於庭上。皆衣長。飢。乃失笑。皆攀持笑語。見帝與衆人倚柱攀梁忽滿不見。俄有明官坐庭上。引見二帝。言語不可曉。少頃帝出。起行街衢。似有珠玩飲食。亦有可意者。是日夕陰晦。未嘗和煦。歷數日在城中。聽其居民言語皆不可曉。其操吁惟有三人是五國城隨二帝及衆人至此地者。常以彼處人言語爲之譯。或日衆人及帝在市井間見百姓十數人。皆彼土人。攀鞍揭兵仗旗幟。牽二牛。上各坐一男一女。皆斷其首以縛其牛背。瀝血滿身。其小兒首用索縛於牛項之下。云往官府祝神去也。帝相隨至官府中庭下。鳴鼓拔刀鬪。互相闘舞。請神祝禱。亦有巫者珠服畫冠。搖鈴擊鼓于前。羅列血流布地。請爲首者皆跪膝胡拜。言尤不可辨。少頃。就牛上取男女于地。復碎其肉。列器皿中。又運庭刹牛血盛器中。其二男女首乃於庭上梁間作聲如雷。有三兒三人自梁棟中循柱而下。弓矢在手。跳躍笑語。皆長衣跣足。近視之。並有三目。取器中血。衆而傾食之。其庭下鼓聲大作。逡巡食其牛。跛舞大喜而不食。徑趨于二帝前拜伏。如小兒見長者之狀。移時不起。少帝以還答拜。上皇不之見。少帝乃語之。禮畢。又欲回身走避。其小兒與身復升庭循柱於梁間作聲如雷。不復見矣。彼人皆向帝作言語云云。然不可辨。五國城人解曰。我祀此人數世于此地。初未嘗見有此歸伏之禮。有如此之敬。帝必天人也。遂以其血并肉作食。衆喫之而去。帝令阿計替問何神。云胡中之妖神。每歲兩祭。用人牛。每喜則雨及時。怒則風雨失候。常執人以口嚙而吸其血而止。今拜於帝前。可知大王無窮前途也。或日有一人持食一器曰。此是均州所產稻米也。視之堅硬如參飯。內有黃仁。爾破食之。數日不識腹痛泄瀉。久而方定。上皇食之。手足軟弱。不可行步。執物。其人說此物初生。多在沙磧中。苗如蘆葦。高七八尺。成暑中結穗。每穗可一二合。外有黑殼。用木棒打開取仁食之。彼人呼沃加。又有茶網草。其樹高三尺。葉如南棣華而戴色。皆有白點黃花。花開四出如手大。累色。成有八出者。結實大如拳。便熟可食。其甘若蜜。彼人呼其果曰茶網子。又有

野惠草生布蓋野。如南方艾蒿之屬。彼人種而方生。採以爲炭。主夜無燈。惟此城中北大石坑中水。漬沃加及茶網野惠草三種。其水稠如南方之油。冬間大雪。凡自漏浸廣野。經旬有不止者。人皆入土坑中蟄伏居止。布沃加諸草菌于其中。自然溫暖。其他異於人世者不一。今不復錄。皆淫慝事也。二帝凡在均州經夏及冬。上皇疾甚不食已旬日。不復有藥。彼中疾者止取茶網子喫即愈。少帝使求度令上皇啗之。言其味甚苦。吐之不及下咽。而恨間已而成瘡疾。布滿矣。人爲從行人移置泥地濕洋中居止。同此大國。凡春三年。宋紹興六年。歲在丙辰。正月旦。其彼以相賀。但二人相見。以手交腰。歌舞笑語爲禮而止。至元宵亦張燈。皆以坑水漬沃加茶網子等。以首埜爲炷而燃之。是日其他令男女合婚。皆以高低色澤相等者爲偶合之式。會于城北大擇日。從民使自配之。仍於其地即使交。加事畢。男負女而歸。或日梅哥部大王來均州市易打稀。至其人約十餘。皆長衣跣足。言語不可曉。物亦不可名。以易羅放牛與均州人。同飲其血。以代酒也。已以者如吹篪笳。復以物兩蓋送輸官而去。或日早帝自土坑中顧視上皇則僵踞死矣。少帝鳴咽不勝其慟。阿計替勉帝曰。可就此中埋藏。問其后乃云無埋瘞之地。此地死者。必以火焚尸。及半以杖擊之。投州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作燈油也。語未已。隨即護人已自官中。乃引彼土人五七人。往入坑中。以木共貫上皇而去。少帝號泣從之。直至一石坑之前。舉尸於其傍。用茶網及野蔓焚之。焦爛及半。復以水滅之。以木杖貫其尸。曳行棄坑中。其尸直下至坑底。少帝止之不可。但躑躅於地大哭而已。少帝亦欲投坑中。左右拽其裾止之曰。古未有生人投死于中。不可作油。此水頓清。爭力挽之。少帝究其日月。則天眷三年三月六日也。阿計替與衆人促帝行甚速。或日有驛使到州。引帝至庭下宣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此間已死。其子天水侯可特與移往源昌州聽命。少帝聞之大哭。阿計替曰。且喜。帝曰。何以爲喜。阿計替曰。此地去源昌州六百里。卻是南地。若去燕京稍近。此乃郎主知上皇死。將大王移入近地也。來日遂起發均州。行從兩南去。隨行人北來時又死及半。止有十三人。內人死亦有焚棄坑中。此行少帝與計替并衆人共十五人而已。帝日日哭泣不止。衣裾破弊。隨行人及帝皆如鬼形。所行之路。猜平坦好行。非昔日往來之路矣。亦有人物居息。路傍間花野草。生花皆青白二色合成一花。日夕所食皆乾糧。或日至一河。水不甚深廣。遂於下流淺水中。衆人步涉。時帝及人從皆跣足。計替曰。今路已近南。稍稍可行。問問於人。言去燕京爲正路。惟大王勉強之。帝

曰。千辛萬苦。父母妻子俱死。一身伶仃獨在。不死何為。備北國皇帝恩遣平賜誅戮。亦猶生耳。庶免如此勞苦。自東京至此跋涉。已六千里路矣。計替曰。賴我隨行。若他人則大王已死久矣。帝曰。所苦者上皇之崩非其地。狀業坑水。不幸之大。計替曰。勿思可也。其路達間亦時有人來往。皆胡虜人也。或日登一小山坡。引領南望。塵埃蔽天。帝曰。吾見此塵埃。精神已折矣。在雲中五國城兩三次驚怛而已。左右曰。此北國城周如出獵也。時天氣頗和。近四月。天高日明。狐兔縱逸。皆出坡下。犬右而死者三四頭。人從或取之。以刀剖石取火。以草煑之。用狐腸胃矣而食之。從此又行五六日達源昌州。或日入城。見其邑甚壯。其同知者。乃是阿骨打從兄孫居赤黎喝。計替引帝至廳下。見之少帝視其人。戴納金帶。左右列侍三十餘人。而顏瑩白如婦女之姿。極為俊麗。謂帝曰。汝是南朝少帝乎。遠來辛苦。帝唯唯。又曰。聞汝父母皆死。北國皇帝故推恩移汝在此。無苦煩惱。命左右曰。以蒸酒醬肉賜帝。與同食於廳下。食畢。赤黎喝召帝至廳下指問曰。汝年若干。帝頓首曰。若此。帝曰。某年三十六。而跋涉數千里之遠。安得不頭白。時帝髮髡長數寸餘。赤黎喝云。吾北國皇帝太祖在日。與契丹不足。唐併之於其他。故銳意欲滅其國。宜教南望宋朝。而汝國中賊人。不順天命。要與

我家自結連寡。奸詐閑謀以至於此。而固不可解矣。今皇帝是我姪孫。此間有兵萬餘。鎮守此地。汝但安心莫憂。令引帝出居小室。其中有床褥。但日夕所食粗糲。乃熟。計替同宿。計替曰。賴得同知見大王甚喜。且安心。恐使有移南之理。乃天眷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在源昌州居止經年餘。至天眷四年終而止。

竊憤續錄

金國天眷四年。歲在丁巳。是為宋高宗皇帝紹興七年也。十一月十日戊戌。金人廢偽齊皇帝劉豫為河南道行行臺。傳送燕京。因于相王寺。仍殺其劉瓊。劉祉於相郡。遷居天水郡侯趙某於源昌州。西行二日抵廣州。行二日抵廣水。晝渡而南。七日抵壽州。行二日至易州。所經行者。路皆棒荊。大路頗平易。行。每州各有一同知。如州縣但有軍兵市井。所至州郡。間有遺帝衣服。饋帝飲食。所行隨護一十七人。帝起源昌州。所行六十里。是宿於野林。飲食亦微有乾糧等。是夕亦有大月出自天東陰梅中。雖有光而不能照。計替曰。今日月晝。那得有月。纔大月下。又有一月相似。中發紅光。纔大數十丈。其聲如雷。是月郎主殺陳斯二王大后之處也。十二月行次。雪大作。平地數尺。有野

馬數百飛爭空中。如雀鵲狀。視其地有死狸兩頭在雪中。良久群馬食狸之肉殆盡。皮毛無餘。其群馬伏地化為鼠。皮毛紛落。走入雪中土內皆不見。其變未全者。尚餘鼠首馬翼。飛騰雪中。隨行中有一人曰。此土有此物。過雪中若食狸者。皆化為鼠。皆穴地數十丈而去。或日行次。帝見足間出血不止。行不可進。痛不可忍。中有一人名阿父董。以小刀於帝足間割去一片如錢大。曰。若不如此。良久必潰此一足。緣此沙中有虫入肉中作毒致也。或日有一將軍領兵數百云自黃龍府來。往燕京。麾下人備言其勇常駐一鎗於地。謂能出之者。以見呼之。盡數百人莫能出之者。其人以兩手指出之。眾伏其勇。帝問其名則曰阿視務里也。又能夜入他軍中見物如白日。由是殺人無所施其勇。帝與諸人立路傍林中。俟其過而後行。或日行次廣水。至深而碧色。無上下源流。云其水自地中出。亦自地中潤。無舟而渡。闊約五丈。水中生螺如拳大。深黑色。民或採而食之。岸邊生草如蒲。色黑如漆。其柔韌可採而食。岸人績以為布。如南方之木綿相似。其水中亦有魚。如常魚。碧色。有二足。能鳴如雞聲。捕之者用長竹上安鐵叉刺之可得。主人云可生吃。如南方食膾云。或日行次壽州。見同知乃云是真定府人。大觀中為軍於安肅軍。因犯宵避罪。北入契丹。被以射上大金。見

帝亦慇懃。自云大觀中北走至此。幾二十年老矣。亦遣有酒肉少許。阿計替與之言語甚悵和。是晚宿於壽之官舍左廡。夜及半聞室中謂阿計替曰。此間亦有妹抑者鄉詞。然腔調不成。亦何由至此消明日。阿計替詢問其誰。且曰姓解。律名思。乃詢問昨日所唱女子。且曰。金國皇帝所賜婢妾。問之乃東京百王宮相王女。今年已十七矣。甚姝美。昨日唱罷亦語我曰。前面宿底官人。如似我家叔叔。答云便是南國官家。其女悲泣至今不已。帝聞之以為泣下。左右促行乃出城。是日宿於城外一寺中。視其殿中佛像俱無。惟石刹二胡婦而已。無諸供養。空寺闃然。是夕有微月。晴中覺天。縱橫百十為群。分而復合。或日天氣和煦。所行路中。青草夾路。雜以野花。皆紫色。路之左右亦有耕者。其牛頭皆不甚大。而白者尤多。角反如羊。見諸人至有獻酒食者。云此地必有神明事之最靈。每遇有貴人到此地。其神必先期一夕報人夢中。云來日有貴人自何方至。故我等備酒物出獻。昨夜夢神來報云明日有天羅王自南北而來。衣青袍從者十七人。是阿父達來路上祇候。有酒肉來獻。阿計替併帝覺之。帝謂曰。汝神廟在何地。民引手指示曰。山阜間有屋三間是也。帝與計替共往其祠。入門如閒人。揖贊者三十餘人。贊眾人皆詰之。既至像前。視其神。亦石刻。乃一婦人

狀。手所執劒則鐵爲之。侍從者皆番婦人。帝及衆人皆拱手稽顙而已。既出門。入門如三十人唱喏。問其名曰。有名乎。曰無名也。但稱將軍而已。無夢所見。亦一婦人持劒持甲而來。或傳曰乃難奇天皇后侍女之神也。同出往征伐。從天皇王韃靼沒於此矣。天皇將爲立祠。流傳至今。帝及衆人皆其威靈而行。然天羅王之呼。帝謂不知爲何意。阿計替曰。大王知之乎。帝曰不知也。阿計替曰。我幼年曾讀佛書。有天羅王神名字。今呼爲天羅王神。必知大王之身。自天宮謫降也。帝曰。何苦多難。阿計替曰。此定業難逃。帝笑而行。或日在途。去神祠百餘里。望林麓間有火煙起。及聞鐘聲。阿計替曰。此必寺宇也。乃起入其寺。有二金剛鑄石爲之。並拱手而立。入其門亦有一胡僧出迎。遂登正堂。視神像高大。皆鵰折缺。無他供器。上有一石盂香爐而已。僧詰衆人之來。帝告趙奇。自均州及源昌州來。要往燕京去。阿計替曰。此乃南國天子。爲北國所執。今往燕京皇帝前去。路經此地。故來此少憩。僧呼童子曰。可點茶一瓶。與衆人喫。時衆人與帝。茶不知味十年矣。阿計替且思茶難得。燕京以金一兩易茶一斤。今荒存寺中尚有茶極美。飲其茶味。身體如去重甲之狀。其茶器盡白石爲之。衆人中亦有更索茶者。二童子取茶器。及胡僧皆趨堂後屛間而去。移時不出。阿計替等辭謝而

告行。共趨屛後求之。則闃然一空舍。惟有竹堂後小室中有石刻一胡僧二童子。視其容貌。則出而獻茶者也。衆共嗟嘆。阿計替至寺前拜帝曰。王歸國必矣。我見爲大王賀。自大王之北徙南面。蓋有四祥。是前途不可言其吉驗也。帝曰。何謂四祥。阿計替曰。一者妖神出拜。二者李牧難者。三者女將軍獻酒。四者聖僧獻茶。帝亦微笑。謂阿計替曰。使我有前途。汝等則吾更生之主也。我不辱報。遂出寺行。或日至一村落中。有民三百餘户。及問其天皇之陵。昔在道宗置守陵人于此。自是乃成城邑。帝至彼。望林中草木茂甚。樹蔭四合。其中屋宇如官舍之狀。時近夏。皆草木榮茂之時也。前有石羊狻猊麒麟之屬。皆斷折不完。問其左右居人。乃云其中塚墓甚年是人到此開掘。取去金玉珠琛寶物甚多。天皇王骨殖棄在大江水中。帝聞之感傷。乃曰。吾祖宗陵寢。半在燕地。半在洛陽。想亦如此發掘也。又泣下曰。吾之父陛坑沉水。與天皇王落水一同。吾亦至路傍。吾之夫人寒以竹席。何異狗彘之死。吾之身入來當如何。若死來必不存此故也。或日行次見一殘屋宇。如天皇王陵相似。云是道宗陵。遥望見室中有叢衣人皆發掘。良久出其棺皆石也。棺中有物。人並取之。叢衣者持遂遠不知爲何物。所可辨者一鏡照日。映光射天地外。並不知何物也。既久。見皂衣吏二

人以竹器持骨殖。云將石棺中骨棄於道邊碑而去之。帝見之。謂必道宗也。因如水中之天皇言不誣矣。乃泣下曰。吾之祖宗骨殖亦如是也。泣行里餘乃止。時帝行路中。飲食稍稍可意。又有民人相顧而立。猶多在寺院中及民舍間。故前後不復弄書。意皆同此也。或日行次路傍。亦有木高丈餘許。其葉兩兩相對。有花如盞大黃色。出有實亦相對。大如木瓜綠色。以手觸之已成粥。隨行人中有莫利列者取而食之。方入口腭齒並落如屑。舌黑如漆。急吐之。滿口已裂破出血如水流。經日不能食。經旬方已。阿計替曰。聞其民云此名綠益子。能碎骨角。以泥彼中橐駝初生時以測其蹄。則千里可行。不闌。則剛利如錐。衆而刊之。則如刀鋸之利。除此及作骨角外無用也。或日行一鄉聚。有居人數十家。云此王昭君青冢也。有冢墓在焉。碑石斷缺不可辨。惟有題額皆八分字體。亦不可辨識。帝息於木下。盛暑中。隨行人已皆疲困。欲少息木下。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從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帝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二小兒皆死去。傍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人已死矣。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二小兒有朱篆可認。云章惇後三字。帝曰。章惇誤國家。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爲之。今果執若是。及雨止。平地水深

尺許。衆人皆不能行。緣雨具不及也。是晚宿民舍間。問民曰。此去燕京若干。曰尚有七百里。曰此地何名。曰檀州北斯縣也。或日行次一州郡。詢其左右曰。乃順州也。入其城屋甚雄壯。其居民繁夥。市井貿易類燕京。阿計替引帝入州見同知訖。乃令於驛舍安泊。亦給酒肉甚豐厚。云七月七日也。其城中父母皆盛衣服。携小兒遊戲市井中。帝不得出驛舍小室。中室中亦有床椅几凳帳幙之屬。帝見猶喜曰。復見天上矣。時驛舍官中作酒肆。令百姓遊賞飲宴作樂。廳客四合。帝在室中遥見一胡婦携數女子。皆俊目艷麗。聲音皆東京人也。或吹簫。或謳歌。或舞或笑。在席持盃勸客。有侍酒食者。有侍錢物者。其錢酒肉皆歸之婦主。稍不及者。胡婦以杖撃之。少帝與阿計替曰。此間婦女何爲如此。計替曰。此佐酒乞丐女也。少帝曰。吾在東京曾聞不曾見。果有此輩。帝曰。胡婦何爲。蓋其主也。俄頃因如違皂衣吏持酒至帝室中。謂衆曰。官給酒肉食。汝等就此飲。既設席飲酒。胡婦不知其爲帝也。亦遣二稍富女子入室中。對人嗚咽吹不成曲。帝問女子曰。吾與汝是鄉人。汝是東京誰家女。女子回顧胡婦稍遠。乃曰。我百王宮魏王孫女也。先曾嫁欽慈皇帝姪孫。京城既陷。爲賊所擄。至此賣與富人家作婢。又遭主母詬撻。後以我與此胡婦。在此日夕求酒錢食物。若不

又必遣胡婢蕃美馬焉言訖問帝見官人亦是東京人愍也是擄到此也帝但注下不及遣以酒肉遣去或日經行數縣皆如中州但風俗皆胡矣耳次日至一州問左右曰易州也大率皆若中州而繁華不及順州同知亦呼帝至庭下賜酒肉飲食止宿則驛中也城中有兵約萬餘有中貴在此作監軍城中所用銅錢所飲食亦有參餞秋果是夕地震至曉不止民有隨地耕者小兒皆啼牛馬夜鳴又大風雨黎明而止城中有劉備廟神像碑如棋子或日行至一鎮邑云平水鎮去燕京則二十餘里阿計替謂帝曰來日至燕京矣是晚宿山寺中其是房戶僧舍也衆人與帝同座共話問鄰舍僧語有同異否一僧曰豈傳無之況他前身自是天上童天子固不聽玉皇說法故謫降今在人間又滅佛法是以有北歸之禍一僧曰想已死數千里之外矣一僧云已死一僧云已水火中葬之矣少帝審聽欲起排闥問之衆人所殺才體隔礙不及而止又僧問曰今南方康王如何僧答且教他讀了周易六十四卦了別作施行又問曰少帝此行如何問至此帝拱手聽之答曰他是天罪至不久亦歸天上但不見爲足之報言訖又論二十餘事皆金國中貴與南北臣僚皆帝之所親識也當來亦有可書究其非可録之本意胡制之地將至雅唱寂無所聞時室中惟阿計替不寢聽之甚審相約來日共究此事消天明阿計替同帝排戶入其室則屋埃廢地若四十年無人迹至處遠寺呼集無一僧一童問外之居民則謂經兵火而未復有也帝語計替曰言皆當矣但不曉讀了周易六十四卦及爲足之說阿計替曰六十四卦者乃在位六十四年也爲足者則宜戒乘馬之意而已言畢遂行日高至午始入燕京時九年十月九日也在金則天眷在宋則紹興戊午既入城門又謂阿計替曰元帥在燕京決可與他先見元帥唯時民皆聚觀或注凡行數十街始及元帥府沿路問勞阿計替者甚衆庭下見粘罕帝不覺跪膝拜之粘罕遂以身少蔽擋止之曰無勞悉問數語帝唯唯次問阿計替勞涉之狀亦唯唯粘罕曰決來爲不負元幹離宋也今日往還一回及六七千里路矣遂呼左右將他趙某去賜酒食畢令阿計替會閤門史許朝不許朝令晚先次參與海濱侯庠耶延禧一處安歇言訖令人引帝出門阿計替自此始不從帝回是日從行至燕京者一十六人同阿計替補官賜金帛其餘少盡引帝出者皆非舊人蓋元帥府人史也引帝至一官府計會朝見見一戴衣人曰令早已降望音參與海濱侯同左羅院聽責引帝入一小室見海濱侯先在其中稱客次從者三五輩皆女真人也海濱延禧謂帝曰趙公汝自何來帝曰

自源昌州來宛轉道六千里父母妻子皆死何苦如是延禧曰吾與公大同小異我已自海濱州至已及五千里向日燕京相別今方再見路途辛苦與死爲隣今日感荷皇恩再歸至此自升天不若是左右人曰但相勞問而已是夜宿於室中二人同床女真四人亦在室中二人至曉無敢說一言者來日有人引帝及延禧入小院中庭宇甚潔令二人坐左廊校椅上二人相謂曰不見此物十二年矣有戴衣傳聖旨曰耶律延禧趙某朝見並賜入鴻臚府監狀金人之鴻臚乃大朝之鴻臚也二人並拜謝恩有旨仍賜羅服自後只在鴻臚府小室中居止得與延禧共房亦嘗得見金主早晚亦有傳送飯食其人有數輩又替相稱亦監臨護視之意一日海濱侯執帝手和語云少帝拱手如類曰皇天皇天後二日有人告帝與海濱侯有異言奉郎主指揮令將二人出外分居其私語見與史究其海濱侯居所不知也帝出居安養寺僧舍見阿計替從在院中爲監守人帝居一小室中或與僧閑話一日阿計替屏去監守者密告與帝曰聞中國天子徙居臨安府無事南北未甚寧見在饒風關大戰得關西四五路卻被夏人作亂陷延安一半州其河南官家劉豫大金所立今已殺之于燕京今日又見說高麗兵侵界郎主令餘兵刷馬前去又云朝廷見今在此講和以河爲界候歸大宋三京及南北流移人民必令大王歸國已差伴送帝但拱手稱死罪死罪而已或日有中使至室中持縑帛白帝曰郎主賜汝服與帝語不得令帝出其室門自此遂秋自冬遂冬及夏亦少有賜酒帛之望矣自天眷五年十月至燕京居住及天眷七年四月中已及二年只止寺中拘監帝容貌稍稍復常時乃宋紹興十七年也或日有中馬若貴家入寺寺僧令監者與阿計替並入室反鎖其門而去且曰蓋天大王並夫人來此作齋移待帝於壁隙中途見韋妃同一大官長偕行從侍有一人抱三四歲小兒皆胡服每呼韋妃爲阿母於是帝知韋夫人爲蓋天大王之妻也見韋妃形容稍和因思其母鄭后大漢下其二人歷觀寺宇移時閑寂云車從已去矣帝在寺中前後三四年節朔與常日未嘗見寺中有人跡往來或至者必大官也凡入寺有主者帝乘閑問計替曰此因大王而禁之也寺僧所有法事頗與中國異寺主僧一日語帝曰我本東京陳留人大觀中始爲僧宣和德士乃北走契丹其後大金破契丹值蓋天大王將我往持此寺今年五年餘僧云亦嘗至韋夫人宅夫人容地亦問大王動靜帝曰前見所抱小兒何人曰夫人所生也今五歲矣二日寺僧引阿計替屏去監人傳韋夫人意曰夫人令致意八哥南北已通和

以黃河為界。八哥亦恐有歸期。八曰。前日聞夫人如來鄭二后死。及太上升遐。亦但淚下。與我金釵一隻。令我作佛事追薦。望大王見實心。歸期不遠。我決無竊害之理。緣共蓋天王有子矣。自後而後。更不聞聞夫人之耗。王。天眷八年秋。阿計替復為元帥府居去。又遣監者二人共為五人。日夕不離小室門。寺僧因監人去請糧食。隔窗間呼帝曰。蓋天大王聞聞夫人已往江南矣。南國皇帝以母故。四月之間六使往來。今日已行七日矣。帝見數紀母子團圓。喜見亦無憾。雖在此間。鋼者比在均州。天堂地獄有別矣。帝良久甚悲。良久監人至。問僧所語何事於帝。答以他事而止。天眷十年癸戌。金國主令帝出寺。於燕京之北賜宅以居。雖云賜宅。其實使人監禁之。監人開閉在外室。侍胡婢一人。問之一童因也。月給米一斗。薪一束。餘無有。其水火則旦夕開門取給於監人。飲食並不許存火洗濯縫補。一一皆取給于外。旦夕得月錢一千。為監人所得。供其所需外。此皆監人受之也。其室廣尺。稍稍似安靜人家。而苦夜中無燈。至冬深監人遺到炭三斤。及糯米五斗云。宮中所賜。是歲帝所居室有怪。遇夜悲嘆不止。少帝與胡婢但合眼而已。天眷十一年春。帝於宅中見隙間望見一貴人乘騎而來。前至所居必少駐而後去。焉前有一年面如相識者。但不能記謂何人。

自此人過其門而與監人相熟。語及宅內官人。其卒問曰。此宅何宅。曰官中所賜與人居也。卒及監人共語于外。帝私立於門內之小扉聽之。卒問曰。何官人。監者曰。此是南國趙王也。卒曰。父子二人乎。曰無父也。只我之在此年已四十餘。卒曰是也。遂同貴人去。卒亦去。以息憶之。此必吾子諶也。初在京日不曾相以至此。那吾之少年。此子亦知吾之存何孤以後其卒不復至吾門。有戴衣異憩至前。帝呵之。並不見其人之來。乃問監者曰。常所憩者何官也。曰。都統軍僕撒大尉之子也。每於城北澤中射獵。故日憩此。是歲國郎主生辰。亦嘗賜酒肉。於歲暮中亦有少賜鞋絹數丈。天眷十二年秋九月一夕。燕京大火。月旬日相繼不息。燕京為之一空。郎主大怒。欲有何甲大火出。有人千餘。而火勢不息。隨起燒死者千餘人。燕主勒兵出城北門避之於寶蓋寺。其北則帝所居。此數十步。一日帝立于庭。勅開門見金主在寺中聞上。儀衛甚盛。帝急避之。是晚城中火已息。郎主入城。凡誅滅遺火不捷者共二百人。帝之所居後人家又火起。延燒屋宇半日而已。是歲秋九月。所共洗濯胡婢因病而死。帝日夕飲食以於是月給薪米不復入其門。有丹遣胡婢來入帝室。監者留之。與監者相通。又相攜以二十餘人於是官司令從帝於城東至四觀以之類。並令觀中請受

之。仍令監卒四人守壯以其出入飲食。大率如安泰寺之監守也。雖有以矣。天眷十四年。時金主淫虐不道。內淫以臣妻。又殺害諸王。岐王亮者。阿骨打之從以金主為兄。其妻在燕京亦為郎主所侵。屢請以此。由是上下主怒有戕之之意矣。天眷以郎主入殺淄王滌王十一人。軍國政事。皆內以順國將軍駕撈威服。及內侍致主深祖。并與以人而已。天眷十六年。國郎主失政。帝所居以官給時至時不至。由是飲食缺少。衣服破弊。無以續。是歲九月。岐王亮殺金主亶而即位。改元貞元元年。是日乃十月初三夜。既集人令監人添至十以牢固監之。貞元二年。亮從帝入城中左廨院。以狗執如囚狀。飲食頓粗惡。其廨院即燕京元帥以之外獄也。由是知亮有害帝之意。貞元三年。以亮頗覺令諸將修治甲兵。有南伐之意。亮之母以延禧之姑。為亮頗肯忌之矣。每見亮常戒之以兵中南伐。況吾聞之矣。山器也。不得輒用之。以行殺逆以傳天下。而人以無道治天下。殺戮已以下保一室之不後無一吠。王乎。亮叱之曰。婦人以政事。令左右拽去。其母曰我家亦曾如此。以何在。亮遂送外羅院囚之。大臣無敢諫者。以嘉殺其母。亮有妹皆淫之。妹告于兄平王寧。以事入諫。亮服罷。醉于平王以酒殺之。是歲帝以左廨院經歲。皆如拘囚之輩。飲食稍不足如寺觀之時也。貞元

四年。亮又移帝右廨院錮之。甚嚴。時皆金主有二庶子。長曰伏。次曰績。領兵於右關關。凡領兵內圖外伐。數年不克。因婁人韃師詐作牌使以母意來間畫殺其子。亮大悅。賞金一萬斤。使之掌軍。既殺二子。而訓練愈急兵刷愈繁。欲南征矣。貞元六年。亮又遣書與南朝。丞相秦檜卒。及張俊韓世忠諸名將皆薨。亮又耐欲無復內外憂。左右頗將。然以有萌心忽其臧不戢。殺少帝亦在左廨院拘囚加病。飲食如囚一縣矣。正隆元年七月一日。金國改元。於宋為紹興二十六年。是歲金國地震。一月之中凡有二十四。少帝在左廨院拘囚。又生瀛津似有中濕之疾。正隆二年及三年大敗夏人兵。至靈州盡復亮前後所侵敗地。元二年夏人敗金師。亮乃遣大將鄜相公破之。即賞靈州也。至是夏主李景光大懼納款。仍來歲幣金玉以和。金主不從。屢遣將攻戰。遂俘夏主弟守光。夏主因請罪前納款乃從和。是歲少帝猶在左廨院。正隆五年命婁丹主海濱侯延禧并天水郡侯趙桓皆往騎馬。令習擊鞠。時少帝手足以不能擊鞠。令左右扶帝習之。正隆六年春。亮與諸王及大將親王等於講武殿場大閱兵馬。令海濱侯延禧天水侯各領一隊為擊鞠。左右兵馬先以羸以其北為使人乘之。既合擊。有胡騎數百自場隅以直犯帝為首。獨衣者以箭射延禧貫心而死於馬

下、帝顧見之、大氣陰亂貳衣者以萬甲帝。帝必不狀人以為珠之土實禍衣貳衣皆覚光示以意、此帝是歲六十、終焉人之禍也。酒酣覺與左右曰、祖宗以來、不能混一區宇、獨惟社之。今回忌已滅、無以憂吾、當南征而登衛岳矣、是歲竟令別兵馬過河。而欲犯鐵墻矣。（為續情林終）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三　一屋

録

泰録篇

鶡冠子　入論泰鴻之内、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以為物稽。天有九鴻、地有九州。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見不詳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味者、氣之父母也。精微者、天地之始也。見形而天下歸美焉。名為神明者、大道是也。致天地成於九、萬物乗於天地、神聖乗於道德、以究其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名、文理明別、神聖之齊也。法天居地、去方錯圓、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動登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者神之法也。神聖之人、后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之、明敬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内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幽則不泄、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要之極也。帝制神化、治之期也。故師為君而學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彼天地動作於胷臆、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生物無害、闔闢四時、引移陰陽、怨沃澄物、天下以為自然、此神聖之所以絶衆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故道人可見、絶人未達也。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類類生成、用一不窮。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絓氣不常之故、執不詘請郡理焉、故神靈威明上變光、疾徐緩急中動氣、殃傷毀禍下在地、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天者氣之所總出也、地者理之必然也、故聖人者、出之於天、收之於地、在天不物、惡其信之、在地成形、惡故死之。聖人者從事乎未明、愚者從事於其已成也。

天地者。動書以明於文理於聖人者也。故文不滅質者。四通而祥利用不傷本者矣。咸而福生。以此用聖人之內。故道德可貴。度數可法也。如道德之主。度數之謂者。則不從心意之所流。不隨耳目之所淫。故能全釋萬物皆得其主。如是者。不假物以為蓋。不待天地以為大。自若以處而萬物包焉者。聖人之主也。以名與之則粗。以聲比之則外。至聖人之所悉深於微。內於神。故其迹可道而功不可及也。夫法義度制滅於中宮。華發未出見於外營者也。若天宮者精神舍焉。若地府者生長冬藏處焉。若陰陽者杜塞灖以法義與時遷焉。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大。地失其理也。以是知先靈五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主手握之世。代離之君。才弊不然。而精塞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斗有道之士者也。不然。則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歌邏祿國

唐會要　歌邏祿國之城在金山西。與車鼻部落接。薛延陀破滅之後。車鼻人衆漸大。歌邏祿率其下以歸之。及高侃之經略車鼻也。歌邏祿相繼來降。仍發兵以征之。後車鼻破滅。歌邏祿僕剌婆匐路實見三部落並詣闕見。天寶初。與迴鶻拔悉密等攻

殺突騎施烏蘇米施可汗。三年與拔悉密可汗同署表兼獻馬至闕下。其年冬。又與迴鶻同擊破拔悉密部落。其可汗阿史那施奔北庭。後朝于京師。十三年拔阿史那施左武衛將軍。乾元中。卒。拔悉密可汗南奔。後葛涼與九姓部落後立迴鶻職兼護為可汗。朝廷尋遣使封為來義王。仍號懷仁可汗。自此後葛祿在烏德犍山左右者。別置一都督。隸屬九姓迴鶻。其在金山及北庭管內者。別立葉護。每歲朝貢。十一年。葉護頓毗伽生擒突厥叛酋阿布思送於闕庭。特授開府儀同三司。改封金山郡王。至德後部衆漸盛。與迴鶻為敵國。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葉怛邏斯城新城壹為所據。然隔迴鶻。近歲朝貢不通。

睩

洪武正韻　盧谷切。視貌。宋玉九辯。娥眉曼睩。目騰光。俗作睩。許慎說文　睩。目睩謹也。从目录聲。讀若鹿。徐鍇通釋　盧木反。丁度集韻　謹視貌。司馬光類篇　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　音鹿。楊桓六書統　來母　睩（从聲睩非有）熊忠韻會舉要　半徵商音。韻會定正　來谷切。目睩也。字切　來谷。來寮速睩。

篆書　睩　徐鉉篆韻。　睩　六書統。　隸書　睩　六書統。

洪武正韻　盧谷切。甪。漢四皓甪里先生。陸法言廣韻　又音覺。郭忠恕佩觿集　甪上古岳翻。頭甪下來谷翻。丁度集韻　獸不童也。婁機廣干祿字　甪音祿。又訖岳反。戴侗六書故　甪又古岳切。別作觮非。按詩麟之甪振振公族。甪與族為韻。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甪與屋為韻。四皓有甪里先生。蓋皆作祿音。後人不悟。別立甪文及刀下用等文。繆矣。類篇又有觮東方音也。獸戴角者。以甪相抵。故因之為甪。鬥甪勝負之為甪。又引之為甪斗甪之甪。甪技藝相通。義亦相近也。別作斛。說文。平斗斛也。人為東方之甪。釋道昭五音類聚　力谷切。孫氏字說　角近角音祿。楊桓六書統　來母　甪（象形甪）綵肖熊忠韻會舉要　半徵商音。獸角挺。倪鏜六書類釋　甪。象形。類篇又有觮非。李鑾存古正字　甪作角。甪非。趙謙聲音文字通　甪見各韻。此方音。董仲舒云。傳之翼者兩其足。與之齒者去其甪。作此讀。或借綠。喪大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注。四甪之處也。俗作甪以別獸甪字。但取俗便。不知何義也。韻會定正　來谷切。漢甪里先生。四皓之一。也。字切　來谷。來寮速甪。千家姓　又姓。又侯姓。

篆書　甪　六書統。　隸書　角　六書統。

總叙

唐語林　漢四皓。其一號甪里先生。甪音祿。今多以覺音呼。非也。魏子孔氏秘記。荀氏漢記。慮將來之誤。直書錄里（依上為奇字書。皆

去來方為錄音。或作甪。甪亦音律。魏子祕記。漢記不書錄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李匡文云。甪里當來方何者。按陳留志。稱京師號為霸上儒生。濮既在京師之東。則甪里東方不疑矣。以字書而言。甪直作錄甪。然錄字亦音甪。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兩角之間角字。異直有刀祿。今人皆不知甪祿本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鄭司農註云。綠當為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為綠中。綠與綠是覺聲。若讀角為覺聲。是音除聲。綠是舌頭之聲。注後云角中。謂棺內隅也。據此則又以音綠之甪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當為角。漢之甪里。禮之綠中。皆當作綠音。）宋史李覺傳。覺第進士。判國子監李至奏為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書蔡服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何知否。覺對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字或異。但聞刀用為角。音推兩點為甪。音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太宗善其對。

甪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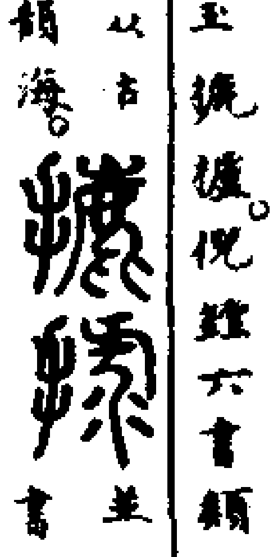
音祿。徵音。今姓名辯證　見呂靜集韻。四皓有甪里先生。有甪氏。亦為甪里氏。謹按崔偓佺罷肥鄉主簿時。太宗皇帝聞其有

學問吾問曰。四皓中一先生姓或以爲用上一撇，或以爲用上一點。僅佺對曰。秦程邈撰隸書，損篆隸貴易使也。因此世傳之，字與古不同。臣聞古爲用而點爲角。一點一撇，皆不成字。謹按說文，角，獸角也。象形。漢律曆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於時。詩解之角。張張公挾東方朔傳，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蛇。又有足。董仲舒傳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朱雲傳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太玄一與木叶。一與左叶。一與撲叶。一與足叶。並盧谷切，不止一字。後世又作訖岳切，耳。僅佺之說非也。通志氏族略，角氏亦作角里氏。漢初，商山四皓有角里先生，以其所居在角里。後漢有角若叔者，其後也。路史發揮角里先生四皓爲。按僕傳拾遺以爲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僕傳，角義而魏子作禄里。是皆衡音相亂。然角有禄音，故大禮大記錄中。康成謂當爲角，顏達云聲相近。鍋野王切，故字爲所角，鍋知音人知作東音，世不能明，安有從刀從ノ之分。顧寧人祖皇帝問僅佺以李覺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ノ。或云加丶。對曰臣聞刀用爲角。一、丶、一ノ，俱不成字。此亦據陳留志，李匡文已辯僅佺訣也。（詳此）

摝

洪武正韻盧谷切。振也。禮大司馬三鼓摝鐸。張參五經文字音鹿，振之也。丁度集韻或作摝。戴侗六書故摝，上下振摝也。周官司馬振鐸作摝，卑使皆作。摝鐸業摝。卑使皆坐。（康成曰。摝上振之爲摝。摝上行矣也。目之爲搒摝之義也。古書有。俗則作搒）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鼓切。摝音祿，搖也。摝音摝義同。楊桓六書統來母。（从手鹿聲。隸或从朿參𢹎非）熊忠韻會舉要羊微商音。陰時夫韻府羣玉摝，擭。倪鏜六書類釋微振也。字潫傳義音六。韻會定正字切來谷。來宋速摝。篆書

（集韻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隸書摝（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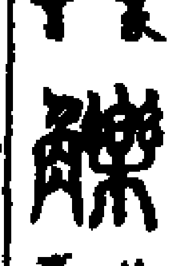
騼

洪武正韻盧谷切。野馬。司馬光類篇侍非。騼騼馬屬。釋行均龍龕手鑑騼音鹿。騼騊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來母。从馬鹿聲。熊忠韻會舉要羊微商音。韻會定正字切來谷。來宋速騼。篆書

（六書統）

觻

盧谷切。許慎說文觻，角也。从角樂聲。張掖有觻得縣。徐鍇通釋盧木反。司馬光類篇又張伏切。獸角有鋒曰觻。楊桓六書統來母。觻（休）趙謙聲音文字通觻，來秋切。獸角鍬也。古用爲作觻，觻非。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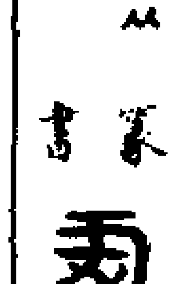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隸書觻（六書統）

彔

盧谷切。許慎說文彔，刻木彔彔也。象形。凡彔之屬皆从彔。徐鍇通釋彔彔，猶歷歷也。一一可數之兒。禎漆文錄篆從此。盧木反。吾衍續釋彔，衍曰从工人加勹於工。象梯轆，而工八於下。象餘木。攺曰字从二八在山中，象木與此同意。指事。說文誤作象形。陸法言廣韻本也。郭忠恕佩觿集彔彔上胡孔翻，水張洋。下力木翻，木彔彔。丁度集韻人姓。司馬光類篇彔，先撲篆文作彔，變隸作彔。張有復古篇彔彔（上王下）沈郭熊六書略彔。音祿。戴侗六書故彔，彔李陽冰曰，水彔彔。兒篆水下乖，與泰泰字同。按說文，㯟森氏房六切。从彔彔。籀文彪字彔字上類虎，下類尾，疑本象獸物。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又特計反。狸子也。又羊至反。豬別名。楊桓六書統來母。彔，从從也。又浪水而上之具也。象有曲臂可持而旋轉。其水自下而上之形。古文小篆同。彔古文。同上。彔鍾鼎。象横而轉上之形。（形采象摝从周伯琦）六書正譌彔，古轆字。木參之來下無款款也。象形。凡錄錄等字从此。趙謙聲音文字通彔，來秋切。本泰象實下無兒。俗但用轆，今但用錄。詩五紫彔轉，注集歷錄然文章之兒是也。作轆非。方言趙魏之間謂轆轆，俗字二義

並象其形。上非从彑，下非从水。俗作来非。凡从者皆然。篆書



汗簡

（作韵文欽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並六書統）隸書彔（六書統）

逯

盧谷切。許慎說文逯，行謹逯逯也。从辵录聲。徐鍇通釋盧木反。顧野王玉篇力谷切。又力二切，行也。宋重修廣韻謹也。又姓。風俗通云，漢有大司空逯並。後趙錄有金紫光祿大夫廣平逯明。西征記，有逯明壘，云是石勒十八騎中人。力玉切。丁度集韻恃雅逯逯，衆也。一曰行謹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錄。楊桓六書統來母。（从辵彔聲）熊忠韻會舉要羊徵商音。又前匈奴傳，馬狼逯于趙逯爲質。又姓。前外戚宋家鄉侯逯普。又王莽時左隊大夫逯並。風俗通曰逯氏，其大夫氏焉。字潫傳義行謹兒。又龍玉切。趙謙聲音文字通逯，來秋切。俗但借錄錄。又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因人成事。注，循常也。漢大傳常在郎碌碌。亦借陸。六康馬援傳，更共陸陸。注，猶碌碌也。蕭貴背注，猶鹿鹿也。人衆也。韻會定正來司切。又趙逯馬振質于而字切來谷。來宋逯逯。篆書

（徐鉉篆韻）

（六書統）隸書逯（六書統）真書逯　鍾繇逯（歐陽詢）

下逯逯　衛元嵩元包五陰第七順。成象（音聲）曰（音句）趾（イ音去主）（音子上）蹣蹣（明明切）下逯逯（上呑切）。傳曰：下逯逯，是而動也。

逯氏（音祿）紀廣千姓氏急就篇。風俗通：逯泰已也。其大夫氏焉。漢逯普穎門吉曰：今來郡有逯姓。又綠氏。新序：顓頊學于綠圖。古今姓氏辯證：王莽以同風侯逯並為大司馬。又有左逯並。石趙有光祿大夫大廣千逯明。石勒十八騎有逯明。晉唐有涿大夫郎中河陽逯仁傑。高駢將亦有逯並。俗劉青錢官青。

逯魯曾　元史：逯魯曾，字善止，修武人。性剛介，通經術。中天曆二年進士第，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拜御史臺掾。擢職遷監察御史。劾中丞史顯夫簡傲。魯曾聞貴封於大人前曰：中丞素持重，不能與人周旋。御史以人情劾之，非公論。由是皆知其直。除太常博士。武宗一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群臣廷議之。魯曾抗言：先朝以武宗皇后真哥無子，不立其主。特伯顏為右丞相，以為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欽欽陀傳太后言，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曾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為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才。文宗母才。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為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庶，同為妾也。今以無人之故，不為立主，以妾后為正宮，是為臣而廢先君之后，為子而追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王無即位，追廢其母后，而立真生母為后，以配享先王，為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素嫉魯曾，出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為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曾曰：先之母，為帝嘗庶妃者，立為帝，未聞冊以為后而配饗。皇上為大元天子，不法先王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而伯顏鍵之，遂以真哥皇后配焉。後升監察御史，劾各失海牙、阿吉剌、大尉擧卜班、右丞元笑覲、刑部尚書吉當普、監察御史哈剌完者、月魯不花、院使呂思誠、郎中背鮮之八人之中，惟思誠少通，亦變祖宗選法，餘皆伯顏之黨。朝廷肅然。除淮東院來事。上言：前伯顏專殺大臣，其黨利其妻女，巧誣以罪，今大小官及諸人有罪止坐其身，不得籍其妻女。郯王為伯顏搆陷，妻女爪離，當查其無辜，給復子孫。從之。除刑部員外郎，惠辯正積罹伯顏所誣者，遷宗正府郎中，出為遼陽行省左右司郎中，除僉山北道肅政廉訪司事，入為禮部郎中。至正十二年，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不習水土，募瀕海鹽丁為軍，乃起逯魯曾為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遣其募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平，擢使領所部軍討淮東，卒於軍。

鱳　盧谷切。許慎說文：鱳，魚名，出樂浪潘國。以魚樂聲。徐鍇通釋：勒乳切。司馬光類篇：鱳鱳，或从鹿鱳。又盧各切，又立狄切。博雅：鱳，魶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木切。通作鱳。楊桓六書統：來母兒聲。鱳（籀鱳或从鹿聲）字滲博義音祿。趙謙聲音文字通：鱳，來谷切。又見兒，譌作鱳。石鼓文帛魚鱳。

篆書　鱳（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鱳（徐鉉篆韻）鱳（六書統）。隸書　鱳（六書統）。

螰　盧谷切。爾雅：蜓蚞，螇螰。（郭璞注：即蝭蟧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所音鼓。釋曰：陶本為蟪蛄，為蛈蚞，齊謂之螇螰也。）顏野王玉篇：力木切。陸法言廣韻：螇螰，蟪蛄也。宋重修廣韻：螇螰，蟲名。釋行均龍龕手鑑：螰，音鹿，螇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似蟬。楊桓六書統：來母（鹿聲）。

篆書　螰（六書統）。隸書　螰（六書統）。

螇螰　郁離子：智伯圍趙襄子于晉陽，使人謂其守曰：若能以城降，吾當使若子及孫世世保之。守者對曰：昔者中牟之郛也，有螇螰墮于河沫，擲之以枝，其翅拍拍，發見而憐之，游而負之，及陸謂發曰：吾與子百年無相忘也。發撫掌大笑曰：若冬春之不知也，而能百年無忘我乎。今晉國雖無人，豎子以天亂，亂而恃之，是塞禍也。塞禍恃曩，以蔑尾于人，天實厭之。晉陽朝亡，安必夕死，死乎不寒，猶及見之，其何有於子及孫。是夕智伯為韓魏所殺。

鏕　盧谷切。劉熙釋名：鏕，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顏野王玉篇：力木切，俗作鏕。陸法言廣韻：鉅鏕，郡名。按漢書亦作鹿。丁度集韻：釜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鏕，音鹿。鉅鏕，郡名。又於力反。興秦同。楊桓六書統：來母，以金鹿聲。

篆書　鏕（六書統）。

蔍　盧谷切。顏野王玉篇：郎谷切，草名。蔍葸也。陸法言廣韻：鹿葸草。丁度集韻：艸名。鹿跡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跡草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蔍，音鹿，力谷切。楊桓六書統：來母。擬物之名。義止當用鹿字，此俗制。

篆書　蔍（六書統）。

䡜　盧谷切。顏野王玉篇：力谷切。車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楊桓六書統：來母，以車彔聲（轆無有）。

篆書　䡜（六書統）。隸書　䡜（六書統）。

⿱雨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切。大雨也。丁度集韻秦雨謂之⿱雨鹿。釋行均龍龕手鑑⿱雨鹿音鹿。大雨兒。楊桓六書統朱母。暴雨也。从雨鹿聲。篆書⿱雨鹿六書統。

⿰身鹿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身名。丁度集韻狗⿰身鹿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身鹿音鹿。楊桓六書統朱母。从身鹿聲。⿰身鹿隸。篆書⿰身鹿六書統。隸書⿰身鹿六書統。

⿰鹿頁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篤切。項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頸項也。楊桓六書統朱母。从頁鹿聲。⿰鹿頁隸。篆書⿰鹿頁六書統。隸書⿰鹿頁六書統。

廘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庾也。倉也。陸法言廣韻賈遷曰廘。庾也。楊桓六書統朱母。从广鹿聲。篆書廘六書統。

椂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篤切。木名。楊桓六書統朱母。从木彔聲。椂隸省字。漾傳義音祿。篆書椂六書統。隸書椂六書統。

⿰鹿瓦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木切。⿰鹿瓦瓶瓮也。丁度集韻博雅瓶⿰鹿瓦。⿰鹿瓦瓶也。戴侗六書故⿰鹿瓦瓶也。韓道昭五音類聚瓮也。⿰鹿瓦郎谷切。楊桓六書統朱母。从瓦鹿聲。篆書⿰鹿瓦六書統。隸書⿰鹿瓦六書統。

蹗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玉力谷二切。行也。踛同上。陸法言廣韻蹗。舂蹗也。丁度集韻一曰舂也。司馬光類篇行兒。或作踛。又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蹗踛音鹿。又音錄。楊桓六書統朱母。蹗或从彔聲。蹗隸。篆書蹗（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蹗蹗並六書統。隸書蹗六書統。

⿰彔攴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谷力玉二切。擊也。陸法言廣韻⿰彔攴聲。又剝⿰彔攴。又聲。⿰彔攴丁度集韻擊也。扑聲。司馬光類篇又龍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剝聲。楊桓六書統朱母。从攴彔聲。⿰彔攴隸。篆書⿰彔攴六書統。隸書⿰彔攴六書統。

⿰耳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耳彔聽。似蜥蜴。居樹上。下齧人上樹垂頭聞器聲。力玉字林。丁度集韻扑聽也。⿰耳彔聽耳鳴。通作睩。釋行均龍龕手鑑⿰耳彔音祿。⿰耳彔聽蟲聲。韓道昭五音集韻聽⿰耳彔。聽很淨也。五音類聚⿰耳彔聽似蜥蜴。出纂典。楊桓六書統朱母。⿰耳彔聽也。从耳彔聲。⿰耳彔非。⿰耳鹿从耳鹿聲。⿰耳鹿隸。篆書⿰耳彔（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耳鹿⿰耳彔並六書統。隸書⿰耳彔⿰耳鹿並六書統。

螰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篤切。音祿。丁度集韻字林。螰聽。蟲名。似蜥蜴。出魏興。居樹間。啼下齧人。人必死。復上樹垂聽。聞人哭乃去。楊桓六書統朱母。从虫彔聲。字漾傳義盧谷切。隸同上。篆書螰六書統。

⿰口彔 盧谷切。顧野王玉篇力篤切。笑也。丁度集韻一曰鳥名。楊桓六書統朱母。从口彔聲。篆書⿰口彔六書統。

鄜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地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鄜音鹿。又芳無反。鄜州名也。楊桓六書統朱母。鄜从邑鹿聲。篆書鄜六書統。

濼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盧毒切。水名。在齊。又力各切。齊魯間水名。又音朴。徐鍇五音韻譜濼。从水樂聲。徐鍇通釋按杜預春秋釋例。在濟南歷城縣故城西北入濟。宋重修廣韻普木切。司馬光類篇又盧篤切。地名。在濟南。又弋灼切。又式灼切。又力角切。又匹各切。戴侗六書故又郎狄切。春秋魯會齊侯于濼。今齊州縣也。入濟。又詳見沇濟下。楊桓六書統朱母。从水樂聲。又普木切。[illegible]熊忠韻會舉要半徵商音。又水蕩名。湖澤異名也。又集韻倪鏜六書類聚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杜氏曰。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南豐曾氏曰。齊多甘泉。蓋皆濼水之旁出。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趙謙聲音文字通來狄切。方音見事韻。篆書濼六書統。

⿰目鹿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目巠⿰目鹿眼半也。宋重修廣韻⿰目巠⿰目鹿眼淨也。丁度集韻⿰目巠⿰目鹿目明。韓道昭五音類聚⿰目鹿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朱母。从目鹿聲。篆書⿰目鹿六書統。

⿱罒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捕魚具也。釋行均龍龕手鑑⿱罒彔音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六切。

⿰壴巨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吳王孫休三子名。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楊桓六書統朱母。義闕。篆書⿰壴巨六書統。

䛬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謯也。宋重修廣韻力玉切。丁度集韻謯䛬也。司馬光類篇人龍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謯言也。楊桓六書統未收。从言录聲。䛬（隸有）字潥博義力足切。篆書䛬六書統。隸書䛬六書統。

⿰羽录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水上飛也。丁度集韻上飛兒。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羽录聲。⿰羽录（隸有）字潥博義飛也。篆書⿰羽录六書統。隸書⿰羽录六書統。

⿰食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東方音。丁度集韻⿰食彔、⿰食鹿，靜或从鹿从角。韓道昭五音類聚⿰食彔音祿。東人樂名。又音角也。⿰食彔力谷切。⿰食彔東方音也。又見樂韻。篆書⿰食鹿⿰食彔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示鹿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祭也。丁度集韻祭名。韓道昭五音類聚⿰示鹿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示鹿聲。⿰示鹿（隸）字潥博義又作禄。篆書⿰示鹿六書統。隸書⿰示鹿六書統。

⿰白彔 盧谷切。陸法言廣韻白皃。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楊桓六書統未收。从白录聲。⿰白彔（非）篆書⿰白彔六書統。隸書⿰白彔六書統。

⿰黑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黑鹿。⿰黑彔。⿰黑录。黑也。或从彔。釋行均龍龕手鑑音祿。韓道昭五音類聚⿰黑彔。⿰黑鹿。人姓黑。楊桓六書統未收。从黑鹿聲。⿰黑鹿（非）篆書⿰黑鹿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黑鹿⿰黑彔並六書統。隸書⿰黑鹿六書統。

盧谷切。丁度集韻⿰食鹿。蜀人埋鹿其而食之。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按字義止當用鹿字。俗加⿰食。字潥博義又食牛也。篆書⿰食鹿六書統。

⿰木菉 盧谷切。丁度集韻⿰木菉桃艸名。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艸椂聲。⿰木菉（非）篆書⿰木菉六書統。隸書⿰木菉六書統。

⿰土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地名。梁有⿰土鹿口城。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鹿。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土鹿聲。字潥博義通作鄜。篆書⿰土鹿六書統。

⿰衤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衤彔褸衣聲。⿰衤彔⿰衤彔行兒。馬裡也。陸德明說。楊桓六書統未收。人衣兒。从衣录聲。⿰衤彔（非）字潥博義力玉切。篆書⿰衤彔六書統。隸書⿰衤彔六書統。

⿰忄彔 盧谷切。丁度集韻心從也。司馬光類篇龍玉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心录聲。⿰忄彔（非）篆書⿰巾彔六書統。隸書⿰忄彔六書統。

⿸鹿攵 盧谷切。丁度集韻⿸鹿攵、⿸鹿攴。獸皮有文兒。或从文。鄭樵六書略⿸鹿攵會意。韓道昭五音類聚作⿸鹿攴。楊桓六書統未收。獸皮文兒。⿸鹿攵（俗）篆書⿸鹿攵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鹿文六書統。

⿰月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腹鳴。釋行均龍龕手鑑俗音鹿。正作⿰月彔、腥、⿰月鹿。眼脹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腸鳴也。楊桓六書統未收。从肉鹿聲。⿰月鹿（非）字潥博義音六。⿰月彔同上。篆書⿰月鹿六書統。隸書⿰月鹿六書統。

⿰忄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心閑一曰心轉。司馬光類篇為心閑。楊桓六書統未收。从心鹿聲。（亦作）篆書⿰忄鹿六書統。

⿰火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烌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火鹿聲。篆書⿰火鹿六書統。

⿰女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女字。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女鹿聲。篆書⿰女鹿六書統。

⿱艹⿰女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艹⿰女鹿蕳草名。地莫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楊桓六書統未收。从艸⿰女鹿聲。字潥博義⿱艹⿰女鹿蒽草名。蔍同上。篆書⿱艹⿰土鹿六書統。

⿰鹿攴 盧谷切。丁度集韻皷皺。皮肉度急也。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椂。楊桓六書統未收。[illegible]（非）

篆書⿰禾皮六書統。隸書⿰禾皮六書統。

⿰糸鹿 盧谷切。丁度集韻⿰糸鹿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揚桓六書統糸母。从糸鹿聲。⿰糸鹿隸

篆書⿰糸鹿六書統。隸書⿰糸鹿六書統。

摝 盧谷切。丁度集韻摝心抒名。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揚桓六書統手母。振物形，字義正當用鹿字。俗加从木从艸。

篆書⿰木⿱艹鹿六書統。

粶 盧谷切。丁度集韻粶𤏶。火爆米曰粶。或从火。韓道昭五音集韻米名。五音類聚力谷切。揚桓六書統米母。从米录聲。粶非粶俗

篆書⿰米录（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米录六書統。隸書粶六書統。

⿰革录 盧谷切。司馬光類篇⿰革录⿰革鹿。胡簶。箭室。簶或作⿰革录⿰革鹿。韓道昭五音類聚⿰革录。音祿。又⿰革鹿力谷切。⿰革鹿韣室也。出音譜也。揚桓六書統革母。矢室。从革彔聲。篆

（或从录聲。）篆書⿰革鹿⿱竹录（並六書統。）

麗⿸鹿并⿸鹿幷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麗。或作⿸鹿并⿸鹿幷。二正。室牽二音。鹿。有力也。又苦定反。

⿱艹淥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艹淥。或作音錄。水名。今作淥。

⿱髟录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髟录音祿。

禄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禄。俗音祿。

⿰口鹿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口鹿。俗音鹿。

⿰魚录 盧谷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魚录。音錄。魚名也。

丬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卜。丬。上音僕，下音祿。

騄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集韻騄駬。馬名。

⿺走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力谷切。趢趗。走聲。揚桓六書統走母。从走鹿聲。⿺走鹿隸字漆傳義音祿。趢趗。獸走聲。篆書⿺走鹿六書統。

漉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了卜切。遶酒也。遶音漉也。

麤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又作麤。同上。

⿰貝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

⿱癶录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

⿰鹿斤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義同。

⿰𧾷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行貌也。又音錄。本躘也。

⿱山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

森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今作山足。穀梁云。林屬於山曰森也。

庚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同。

⿱艹鹿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山足也。亦作麓字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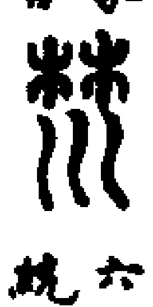
游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義同。又仍也。

穜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同。

漮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祿。勞漉物也。

嫩 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鹿。騰二音。

[illegible]盧谷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鹿。

[illegible]盧谷切。揚桓六書統來安。守山澤吏也。从林从川。山林川澤。皆所守也。篆書六書統。

舟盧谷切。字彙補義獸名。

[illegible]盧谷切。字彙補義音睩。草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三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生員臣江增光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　一屋

司（諸司沿革四）

利民局

濡須志。寶祐二年。陸叡剏置。每歲以五月至六月。令撥官錢下兩廂。聽經紀細民結甲互保。量其藝業等第關借半年。始收其本。歲以為常。

裕民局

宋史列傳。徽宗朝。徐處仁為侍讀。上言。昔周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量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上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時為蔡京所言。乃罷。宋編年備要。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置裕民司。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言科斂折變支用坐倉之為害民故也。仍設五事。命蔡京提舉。處仁為詳定官。宋會要。徽宗重和元年十二月十二日。中書省言。奉御筆。就校正所置裕民局。差下項官。太師蔡京充提舉官。徐處仁充詳定官。參詳官三員。充次差朝散郎韓昭。檢討官五員。充次差承議郎通判永興軍崔陟。掄閱文字官二員。管句諸司馬承受。就校正所已差官。　先是延康殿學士醴泉觀使徐處仁對便殿。上訪以天下事。處仁對。天下大蠹。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民皆困。又茲尚可為。適是特有不勝圖者。上驚。思久之曰。非卿不聞此言。明日除侍讀校正內經詳定官。進讀罷。上特留與前語。處仁奏。天下猶一家。方其子孫衆多。則當務節儉為長久。今皇子皇女勝衣占祥。歲月相繼。昔文王百斯男。唐有百孫院。雖未及之。不可不慮。上曰。然。已幾類是矣。可若何。乃言周以冢宰制國用於歲之杪。宜會朝廷一歲財用之數。量入以為出。節浮費。罷橫斂。百姓既足。軍儲必豐。振兵裕民。無大於此。上稱善。既退。降手詔略曰。國有定法。吏猶廢弛。況無法者。卿可以聞。處仁具奏其事。有詔置局。討論振兵裕民之法。號裕民局。設五庫以總一歲財用出納。而用事者不悅矣。　十四日。延康殿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徐處仁奏。臣准御筆立法下項。臣看詳敕令意義。該括詳備。然議法之初。本局合有條具畫一約束事件不少。兼恐諸路官吏未遍通曉。欲乞行下。自重和二年秋料為頭施行。仍令監司守貳先次看詳敕令二法。并裕民局劄子事理。如有疑惑。並許申明。及有所見利害。亦許實封奏聞。送裕民局具進呈。庶幾下情通達。法成令具。惠施無窮。詔依奏。諸折變支移和買者。前一月。計本路豐歉物價貴賤所出多寡。各隨貴賤多寡之實。貴則量減納錢。或物賤則納本物。若先賤後貴。先貴後賤。聽改。諸折變支移和買。不計豐歉貴賤多寡者。杖一百。官吏勒停。永不敘。若以貴為賤。以賤為貴。及多寡豐歉不實者。加一等。官吏編管千里。並不以去官罷役赦降原減。　十九日。延康殿學士徐處仁奏。臣令續具到裕民局參詳檢討官職位姓名下項。參詳官一員。乞差中奉大夫直祕閣新知梓州孫漸。見在京。檢討官二員。一員乞差奉議郎祕書省校書郎艾晟。一員乞差奉議郎新授襲慶府儀曹蔡瀕。見在應天府。從之。　宣和元年正月六日。御筆。徐處仁差知揚州。　先是上命處仁見太師蔡京。欲僕行夾錫錢於中州。處仁答曰。夾錫錢第可行於關陝耳。又問。朝臣有欲動搖吾所立法者。何以制之。答曰。崇寧立法至今垂二十年。流弊多矣。如學校禮樂之類。國當更張。裁損隨時。自改則人無間言。京不樂。於是言者攻之。乃罷局。出知揚州。　二十八日。罷裕民局。

慈幼局

宋史理宗紀。淳祐九年。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棄初生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　黃震傳。震知撫州。初常平有慈幼局。為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娩而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家。成活者衆。馬山樵雜錄。

宋京畿各郡門有慈幼局。蓋以貧家子多。輒厭而不育。乃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設乳媼鞠育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許來局中取去為後。故遇歲侵。貧家子女多入慈幼局。是以道無拋棄之子女。若冬遇積雨雪。亦有賜錢例。雖小惠。然無甚貧者。此宋之所以厚養於民。而惠澤之周也。建康志。咸淳元年正月。馬公光祖鈞判參政真公創慈幼局。當使將漕時。嘗增月給。而本府前此乃欠舉行。街市間有遺棄小兒。合立規模收養。仍委官提督。令具條式如後。

一本府城內外諸廂貧民遺棄小兒。或願收養。取具四鄰保明狀申。提督官廳。差人審實。出給曆頭。照寶祐五年大使已行例。先支抱養錢十八界四貫。米五斗。月支十八界二貫。米三斗。至七歲住支。

一遺棄之時。恐未便有人收養。遂先雇乳媼四名。每名月支十八界六貫。米五斗。

一嬰孩寄養在乳媼家。萬一無人收抱。亦合區處。令自一歲後照抱養人例。月支十八界兩貫。米三斗。就令媼家權行撫育。如有願就乳媼之家接續抱養者。聽月給照支。

一每月一申民間抱養數。併寄養乳媼家數。申提督官廳。支請錢米。仍仰各坊抱當官點名。以防偽冒。其有病患者。仰不移時經提督廳給藥。或有事故。即時具申銷籍。所有本府錢米。作四季或料撥付所委官廳收管。月申總數銷豁。錢一料以十八界五

百貫。米以百石。酒三百瓶為率。一行下諸廂及兩縣尉司嚴督地分巡邏諸處。如有拋棄小兒。仰即時申解。從晢廳。每收一人。與支犒酒一瓶。如廂界失收。覺察到官。廂官關係地分等人等第究斷。仍關請備身一覺察。一收到小兒。恐有衣着。本府逐時支撥絹布并支無用衣服發下改造。責令妳子付小兒装着。邵陽志慈幼局在本司。寶祐三年陸壓闢軍民累重貧乏之家有生子不舉者。或舉而棄之道路者。恒然念之。遂撙節漕計。畀之本司。便民解庫月取贏資置局。曰慈幼。又諭無為軍日助五十緡。董以幹官。凡軍民生子。人支錢五十貫。米三斗。酒三升。醋三升。炭十斤。黑神散二貼。設綠攔于市曹。案其投牒。晚即拆開。判送本局支給。是年三月以其事上之朝廷。旋得省劄符懸應。屬眉山楊公棟記之。刻石本司。臨安志。在樓店務對河。淳祐七年十二月。有旨令臨安府創屋為慈幼局。應遺棄小兒。民間有願收養者。月支錢一貫。米三斗。盡三歲止。其無人收養者。官為雇倩貧婦就局乳視。惟謹續有願子之者。從官請。仍給錢米如式。蘇州府志。在府治東。同樂園門裏。寶祐中。趙與篡翔允。是淳祐七年十二月上令臨安府置慈幼局。又與給錢米。收養遺棄小兒。顧倩貧婦乳養。有民間願抱養為子女者。官與月給錢米。至三歲住支。蓋推廣上意云。寶慶府志慈幼局記　宋受天明命。以仁棣國。子惠億兆。際天所覆。含齒戴髮之屬。保抱攜持。一視同胞。欒雲宴語。天地鬼神實靈之。列聖傳序。緝熙此意。好生之德。罩及娠育。科金條吾。爛如日星。開收養之門。杜棄殺之塗。有司奉行惟謹。長養乾坤。涵濡雨露。日益蕃庶。本國邦寧。萬億斯年。配天之休。於是乎在。郡居重湖之右。古無雜生聚。溢乎四境。游手倍於力耕。民貧棄子。習以成俗。豈其性之不仁哉。饑寒迫身。懼以累耳。長沙趙侯臬由表著出守。訪求民隱。慮頹久之。為民父母。其忍坐視赤子之死而不救。刻在令甲。其可忽諸。焦心勞思。議以全活。建局曰慈幼。凡撙節郡計之贏。料簡在官之產。薄錄姦利之資。悉畀之局。提點刑獄高公斯得義其事。以官錢千緡佐費。規畫布置。且謀增益。將由國及郊。暨屬邑平瀏之甫閭端。而侯以憂去。富川桂侯詡以監州攝事。廉介愷悌。益勤於民。綜核經理。不遺餘力。得錢為緡七千八百有奇。田為畝二百有奇。錢以舉直而息。廉其取。田以募耕而租。薄其征。民既兼利。合息與租。以法須諸貧而乳育不能自給者。期以決歲。令出。邦人喜而歌之曰。漢黃潁川。唐陽道州。惠久利博。孰如兩侯。我民自今。載生載育。無有夭閼。左餐右粥。桂侯聞之。以語康時曰。此為子御國記也。盍記之。固辭弗獲。竊因是而有感焉。昔孟軻以惻隱羞惡發

仁義之端。若不相為用者。及觀伊尹思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則知輔吾惻隱之心者。羞惡之心也。士君子位天地。育萬物。為己任。民之仁壽鄙夭。孰非己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苟可利民。寧使自愛。蓋不若是。則天下之窮民顛連無告。亦恥不得為仁人之歸。刻敢塞其源。固其澤乎。仁義之心。人皆有之。吾見是舉也。有推行無沮撓。有封殖無廢易。罔俾邦人異時追仇曰。仁心仁政。致其而斬。則羞惡不泯。而惻隱常存。其惠利顧不愈久愈博哉。顧以是記來者。俾勿壞。庶幾昔人孟水抱兒之意云。淳祐十一年七月朔。進士盧康時記。儒林郎寶慶府軍事判官。于大義篆額。宣教郎知寶慶府邵陽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兼弓手寨兵軍正黃懋書丹。承議郎通判寶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權府事桂詡立石。江陰志慈幼局記　江陰本膏沃。而遠鄉墝土有不耕者。民不足也。人類常生息。而窮櫚窶戶有不育者。力不足也。不足而坐視之。彼為牧之心者。然歟。余咸淳乙丑秋至郡。騰所而雩。率屬謝群祀。詣龍祠。出澄江門。歸閭戶曹趙君汝訥言。出門外有補茅綴葺而廬者。閒無炊煙。嬰孩啼。戶飢寒之色不勝。問之。則凍殍所餘哉此耳。活之不及為糜食轉撫。累日。念昔先公尹輦下。剏慈幼。收孤棄。凡十有二年。男女襁褓藉存養者不知其幾。守吳門亦如之。後皆相仍至今。滕雖小。宜遵用故事。適度地視官舍可改者。得醋庫。庫舊有榷額。歲取糟酒務斤數千。征民椽聚以釀。官費而寡利。民擾而苦禁。遂弛榷醋。以庫為慈幼局。公未有以給糧傳先之。置乳媼。日予券食。月予紉澣費。男女齒二以上。十以下。皆養。養及十二而能出就衣食者聽。寒暑予衣。坐卧什器帳被具。戶曹庀之。郡博士提其要。咸定為例。起於丑之冬。成於寅之春。遺弃踵收。抱哺以時。昔之夭觴傷驚者。大略滅矣。雖然。捐俸私無以繼也。剖廩公無以充也。則來者有憚而已爾。利城鎮故置官罷省久。餘職田畝百三十有奇。地畝五十有奇。民脉吏縮賦贅而侵之。刻町步歲入與支之數于石。且為籍隸之局。業定而利專。費給而惠遠。蓋於是乎在。按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獨首慈幼。民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昔人措意於幼者若此。其密也。渠非保之而使之蕃息者。無寂於是歟。當時井田均。無甚富甚貧之眡。其望於上者猶狹也。今貧富之相絕者。不翅十指然矣。柰何坐視其不足於耕。不足於育。而弗之救乎。凡余之所圖者。亦庶幾爲牧之思而已。若夫人情之不足者無窮。余顧以不足之才智應之。而欲滿其望。則寧無愳哉。因鑱石泮宮。非特以局事隸他日。尚惟縫掖議然否也。咸淳二年七月記。寶祐濡

須志慈幼局記　昔者聖人茂對時育萬物一草之茁萋萋然一木之萌夭夭然毋覆巢毋殺孩蟲魚尾不盈尺不中殺不鬻於市夫於庶物也如此則其於吾民也可知其仁矣於其子與人之子也可知其親矣伊川先生少時取食猶之魚犬者如指細者如箸養盆池中作文記之曰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地中吾心將柰何曾南豐之記孫齋叙兎兎曰人固擇於禽獸夷狄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育知不相禍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齋何議焉余思聖人之政又觀二書未嘗不三復而嘆山陰陸景思聲為大農薄以才選分符從濡須予節漕淮南以書走餘杭抵余於野寺中曰吾守邊三棗紅矣它不足為公道顧嘗有所怵惕創慈幼局節約漕用得緡錢一十五萬用抵當法會其息給生子者為條目使經久郡日有助率五十緡局成未幾活嬰兒已數十百蓋推行先朝貽養令亦以聞諸朝矣欲後人之增培之也盍為我記自仁義之說微而世之論治者以兵與財為急況乎戎馬之郊雲霜之外馳驅四牡角聲滿天撐左支右日懼不給旅單而室罄戈朽而鼓寒賜以為告焉宜也若夫野清人散大腥鬼哭壯夫健婦化為塵壤千古冤新亦可也居養雖舊典視兵與財之方急不幾迂乎曰不然方千里者九而取七十焉或取百焉其兵財多寡亦可得而計矣然而卒無敵於天下豈有他術哉湯為一童子文王矜幼無父者發政必先焉如此而已耳志伊呂之志者捨是焉學彼伯者之善於富強而葵丘載書必曰慈幼孟子猶有取焉蓋古之人甚愛赤子每與老老並稱故曰若保赤子曰乍見孺子蒙釋必待養受之以需飲食之道也飲食有訟則事制曲防以永其終聖人所以續乾坤之生德者在是膚使其得之矣養魚記曰吾知江海之大而未得其路此澤天下之志也景思以文學論議取重當世而其勤於民者又如此雖時艱虞方賴其用使深山窮谷之間雞豚酒醪鐘粥在靡而鰥寡廢疾皆有養也余羸老也其亦庶有望乎寶祐三年九月甲寅朝散大夫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棟記。

慈濟局

蘇州府志局在府治東南夫子巷嘉定中剏作棺以給貧民。

義濟局

武陵續志局在皇華坊之北至元癸巳因本府連年水旱相仍百姓艱食至于鬻妻賣子不營一飽賊盜公行餓莩遍野重以辰陽溪蠻竊兒掠鄉民敍縣長吏其驚散流離至于是郡丐食於道路者衎可數計郡推官河南薛公友諒聞之憮然曰生民如此聽其無告可乎遂建言于肅政廉訪分司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一日不食則飢飢則荒寇攘姦宄由此起矣常武厄於旱澇歉四三年境內之民數米而炊併日而食猶不能圖鬻妻貨子習以成風甚至掠人之妻竊人之子而貨者禁載之法雖嚴而終不能止蓋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苟能使濟艱之民轉而有溫飽之計則孰願其父母妻子離散為惡不悛乎檢照得至元新格內一款該諸遇災傷闕食或能不悋己物勸率富有之家協同周濟困窮不致失所者從本處官司保申上司申部呈省欽此參詳官司雖曾賑糶止及有資之家貧苦細民暮不沾恵至於發倉賑濟必俟朝廷明降不惟緩不及事借使從請止救一時之急終非長久之策又且湖右郡縣地瘠民繁貧窘之人率多就傭富室甘任厮役之責者饑寒使之而然也宜令所屬司縣富實主戶遍各家佃戶闕食隨即借貸無令饑餓如是鬻妻賣子及別作非為者事發到官主戶一例坐罪如此則主戶惟恐罪及其身必能賑救佃戶不致鬻賣妻子矣鄉村豪富之家果能協同周濟困窮使貧民不致失所者亦仰本處官司依上保申上司定奪亦勸善之一端是一舉而兩得也憲司嘉公所言移牒本路行移合屬依上勸率果有似此濟民富實之家所借米糧若及百石之上者保勘是實開具姓名就申上司別加優禮施行本路移准憲司公牒就檄薛公勸分賑濟以杜其源人賴以活武陵桃源二邑為村百二十有二勸主戶七百五十有七賑貸至百石以上者五十七戶百石以下者為戶七百通為穀二萬四千二十四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為口凡三萬三千八十五薛公不憚勞瘁於深山窮谷間冒雨雪涉險阻始終六閱月力就乃事聞之省臺皆嘉公所為公又乞行之鄰郡而澧之賑貸亦得穀一萬二千一百八十九石有奇而所活飢民為口三萬六千九十辰陽亦得穀九百七十有奇而所活為口四千六百五十有六廉訪迂軒趙公世延謂賑濟一事固活飢民若復行之者要非其人反為民擾當為經久計盍援龍陽義倉例實無窮之惠薛公聞之欣然遂勸率好事者隨所出穀蓄之明置薄籍以廉平者主之仍請廉訪分司廵行日點視以革侵漁及多寡予奪之弊始置是倉石潭丁公易東丁坡趙公時烚首倡各出穀五百斛糴而總管馬公應翔轉運司同知安公衡各出穀二百斛運副劉公良出一百斛郡士陳天錫出三百斛薛公又言于憲司曰看詳義倉之設本以為民近年以來廢而不立百姓稍有飢荒莫知所措幸蒙廉訪分司官力主其事卑職遵奉分司興復龍陽縣義局美意因委賑濟間依上勸率立到局分似有條理若將糴到穀價於秋成日又行收糴入倉不無生受又恐所立局分間有委人不當似前侵用未便照得本路見依奉上司將斷決

曾希文等項官田。丈量到水田八千六百四十二畝六分。與其付之權豪爲若於內選擇膏腴田土三千畝買爲義倉之田。將每歲所收課利。於貧民闕食之時一例賑濟不取價錢。不惟爲救荒良法可以久行。又且飢寒之民永受實惠。憲司看詳所言誠爲救荒長策。牒本路如奉上司明文至日。除留膏腴田土三千畝。令本路義濟等局照依官價於本局糶到救本內出備鈔兩收買取具本路嘗不違悟依准牒司迂軒書顧鐵峯張公山翁爲之記。經歷韓公持厚提調。元貞二年。憲司牒府治中于公亨提調。

余既發明大田之詩。記澧陽義濟倉矣。古鼎經歷韓君持厚不憚入山授簡於余曰。吾郡非澧陽比。西南阻山。東北濵湖。山田喜雨。湖田喜暘。雨暘若時。民僅自給。土瘠而生聚繁也。逾年入夏恒雨。而湖田爲魚渠。入秋恒暘。而山田作龜兆。下民何罪。上天降災。流殍載途。深以拙於爲牧自愧。癸巳之歲。憲臺趙公下車。訪民疾苦。廉得其實。妥推官薛友諒詣諸郡勸分。通計二萬餘石。民暮蘇矣。公曰此備患有非遠猷也。吏持符入鄉。不恃人勞於具饔飧。且有抑勒之害。甚者受賂還私。擅多少予奪之柄。其何以堪。因行部至龍陽。見前尹毛沆義濟倉規約。遂補其弊而更新之。曰此可行之天下。獨不可行之一郡乎。爰諭所屬來豐年量力義助。作倉儲之數。則計口貸貧民。一言之出。官民響應。桃源武陵二縣。已來到三千七百石有奇。而願從者未艾也。倉在前常平提舉司之後。尋委持厚提其綱。閒民官趙時喻。前書吏盛必達董其事。輸儒生二人。各其出納。府司不得與聞。防轉移他用也。綱正條不紊。有未其二先生之意。實爲生靈無窮之壽脉。予記澧陽矣。於吾郡斳一言乎。我將勒之金石。以詔方來。余受簡。謂經歷曰。此周家甫田遺意也。甫田之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夫凶穰在天。有國者不能免。古安能長有年哉。上有斂散之法也。斂散之法。於商爲助。周之徹亦助也。降爲常平義倉矣。今義倉亦不可使見歲望之衆多益寡之家。萬家之邑。必有萬鍾之家。千家之邑。必有千鍾之家。利有所并也。萬鍾千鍾。分斗斛以入吾倉。不過溟海之涓滴耳。凶歲散之。等丘山之惠。貧人不日糴。則市價自平。市價平則民食足。故歲雖凶而民不飢。是凶穰在天。而長有年者在我也。若上無斂散之法。則蓄賈遊於市。利不倍不糶。故雖樂歲。貧者已猶飢。況凶歲乎。是凶歲乃以相蓄賈也。有人心者。忍使蓄賈操貴賤之權。細民罹死徙之厄哉。余故謂斂散之法。有年之道也。而趙公力行之。楊公贊成之。可謂能作天牧矣。余尤有望焉。毛令舉行於一司。二公克拓於千里。今之長民者。任之勇。後之行部者。績其仁。則永永有年。而食我之天。與僕我之天。不能以分輕重。然食而無教。則禮義喪。風俗壞。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經歷歸而語爾邑侯及爾同僚。詔其父老。而誨其子弟。毋背親而即孫也。毋逐末而喪本也。毋嚚訟而敗群也。有一於此。喪禮義。壞風俗矣。得不負二公義濟之德。

右鐵峯先生張山翁作

嬰兒局

江州圖志。秘書郎袁甫出通判湖州。考常平弊源。以增積貯。核隱産。增附嬰兒局。桐汭志。收養遺棄小兒法也。紹定三年。通判趙善瑑以歉歲貧民有子弗育。棄之道旁。呱呱而泣。終日不食。至飢而死者有之。乃捐已俸五百緡。及措置到五百緡。共一千緡。創局置田。募民收養。倉使袁甫亦給常平錢五百緡。添置田産。仍月支常平米五石以助。令具規約于後。（詳見規約碑今立于教授廳）郡侯古括潘大臨以開度改元。來牧是邦。政以教先。捐貲闢軍學講堂西廡祠。治平閒清修之士皇清容。紹興初孝行之士李元老。親題二賢扁額。仍擇二賢後以主祠。視事纔三月餘。即召還。竟未果。奉安郡侯天台陳皆踵至。喜契于中。下車即躬率僚屬燕集。韋布奠禮安靈。桐人益知所趨向。淳祐江州圖志。趙善瑑置以濟民貧不能舉子者。

茶引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四年置。掌印造腹裏行省監茶引。大使一員。攢典庫子各一人。鎭江志。丹陽批驗茶引局提領一員。元董嗣杲廬山集。寄湖口茶局臧尚軒。

酏類檡得洞元眞。老氣摩霄岸角巾。案上押批呼局吏。津頭釀酒謝江神。天寒茶課收征倍。雪霽梅吟寄驛頻。何日此來聯榻話。廬山凡業卻無塵。

收支局

事文類聚。收支局。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開除局

元史百官志。開除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畧案牘一員。

稅課局

國朝諸司職掌。龍江稅課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攢典各一名。龍津稅課局大使副使各一員。各處大使一員。南寧府志。元有商稅務。在於陸軒墟開立。以總各墟。每季徵收稅錢起解。

聖朝洪武八年五月。置立稅課局。發銅印一顆。以領各墟。每月主告納稅錢起解本縣。轉解本府庫收貯。

魚湖局

武陵續志。魚湖局亦制司所刱。舊額在四邑者有二。曰常平。則民輸錢買樸者也。曰省司。則民戶租産輸稅者也。皆佐郡用。淳祐初。制司刱局收其利。郡計自是浸匱。通判別撲擒府事日。始自龍陽至城下。措置網罟。名曰上九澤。非舊額也。

長江罾網局

武昌志。局在平湖門外。

編估打套局

（歷代

沿革記慕淵海宋紹興三年從戶部所請三路發到市舶香藏雜物左藏東西庫權貨務交納外其編估職事乞隔委左藏庫監門官一負兼其打套藏事委太府寺丞引庫監官兼八年專置打套局監官一負（以右廸功郎范仲田充從戶侍李彌遜請也）九年置編估官一負酬賞依打套官例十一年移編估打套局出左藏庫外於南倉之北置局宋會要編估局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二十八日戶部言欲將三路發到市舶香藥雜物依舊令左藏東西庫權貨務交納外其編估職事乞隔委左藏庫監門官一負兼其打套職事乞委本府寺交引庫監官兼從之　九年六月四日詔打套局監官如任內職事別無曠闕不了事件依藥局監官賞格任滿京朝官使臣並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循一資仍許計日推賞如三年為任之人若及二年以上並全給賞所有編估局官係左藏庫中門官兼本門已有賞格更不推賞　二十一日詔編估局官一負專一編打三路市舶司香藥物貨并諸州軍起到無用贓罰衣服等自來納訖牒到本局官吏將帶行牙人前去就庫編揀等第色額差南綱牙人等同本司看估時值價錢訖供申尚書金部符下太府寺請寺丞一負覆估訖徑申金部提振郎中廳審驗了當申金部內市舶香藥物貨等連估帳符下打套局將合打套

名件一一交跋打套如不是打套之物符下雜賣場徑行赴左藏庫交跋赴場出賣其不堪支遣無用衣物等脩審覆訖省部供申朝廷指揮下日依此行下打套局一面交跋打套及雜賣場徑行交跋出賣施行同日詔置編估官一負請給人從酬獎並依打套官例仍以左藏庫中門官兼至是以戶部言事務繁劇故有是命　十一年三月八日詔將編估打套局移出左藏庫外於南倉之北置局（以上中興會要宋朝續會要無此門乾道會要併編估打套局）孝宗隆興元年八月十七日右諫議大夫王大寶等言見議併省人吏內編估局額管手分二人難以省減打套局見管人吏二人庫經司一人編估打套局門見管人吏一人各不及分數詔依見在人且令依舊將來遇闕更不遷補撥填　十月三日右承直郎監編估打套局門何倬左從政郎監雜買務雜賣場門趙粹中奏元降指揮雜買務雜賣場門請給人從依左藏庫監門官編估打套局門請給人從依雜買務雜賣場監門官獨有賞典未曾陳乞亦乞依左藏庫門體例施行從之（以上乾道會要）淳熙三年二月十二日詔編估打套局專知官令以副尉赴都官注擬從大理正晏没請也（詳見職官）四年正月一日詔編估打套局官依舊堂除

撩造會子局

宣城志局以城北澄江亭廢址及闢民居為之先是朝廷以西蜀援擾闕少會子紙料亦既即都城置局撩造數目不敷嘉熙三年省劄下嚴衢撫吉徽建昌六郡分造已而又增本府日造三萬片郡侯杜範俾尹煥以本府素非產楮去處申乞寢免毋慮數十疏至謂朝廷若以方命為罪即擇有幹力者來任此責閱明年顏侯頤仲繼之復申前請不許祗抽回專官令本府自造仍減作二萬片通歲計之用楮二十八萬八千片州家不得已以十一月開局極其材力不能如數再乞免其半又不許僅更日減三千片而已異時蜀道底平責輸如故江南諸郡庶幾免夫

備邊局

武陵續志即加納局也建炎調荊鄂軍討沅冦監司親往督捕抽鼎州苗赴軍前輸納鼎民憚於地遠乞就郡輸苗每石加納五斗以裨官司運費及冦平運罷而加納米遂不復除淳祐三年京湖制置使孟珙因白劄子獻本府三分租米判云與其資州郡之妄用孰若助大司之供億始令提刑司檢法官李一鴻置局收受名曰備邊局自此加納米盡歸制司胥徒蚕食日繁而民始瘁於共命異時邊烽寧息復承平舊制民之望也

義椿局

寶祐濡須志慶元二年漕使石宗昭剏置以本司錢置賃屋歲取其入屬軍學掌之本以賙士夫之家有喪不能舉有女不能嫁者而舉人慶餞亦在焉有規式刻于石但所入做其不能應二者之需嘉定間既別立貢士莊此局自當專為婚喪設乃復混淆寶祐三年陸壢為各項分劃蓋以運司官產一百五十四畝四分五釐三毫（水田一百三十八畝一分四釐陸地一十六畝三分一釐三毫）規式前一二位云

諸司局

元史百官志諸司局用從七品印提領一負相副官二負中統三年始置　總管府秩正三品達魯花赤一負總管一負副達魯花赤一負同知一負副總管一負經歷一負知事一負提控案牘一負令史四人領兩都金銀器盒及符牌等一十四局事至元十四年置二十四年以八局改隷工部及金玉府止領五局一庫掌毡毯等事其屬有六

茶迭兒局

元史百官志總管府秩正三品管領諸色人匠造作等事憲宗朝置至元十六年始設總管一負二十七年置同知一負後定置府官達魯花赤一負總管一負同知一負知事一負提控案牘一負司吏四人其屬二

上都人匠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七品達魯花赤二負副使二負至元二十七年置　雲內人匠東局提領一負副提領一負　雲內人匠西局提領一負副提領一負

沙糖局

元史

百官志。秩從五品。掌沙糖蜂蜜煎造及方貢果木。至元十三年始置秩從六品。十七年置提點一員。十九年陞從五品置達魯花赤一員從五品提點一員從五品。大使一員正六品。副使一員正七品。

紫炭局

析津志元貞二年欽奉聖旨設立詹事院本院呈准省部文字依本位下紫炭局例鑄到本局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局官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俱受勑牒。至治二年例革。天曆二年復立徽政院除受院劄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本局設官。俱受院劄。提大付攢管領廣平彰德路等處課奔提領所。至大三年。欽奉皇太后懿旨。廣平磁州田土。元與可伏兒來那田地。如今失列監姑根底與者麼道敬此。劄付內宰司。行下彰德等處課奔提舉所。欽依施行。至元二年。拘收還官。本所行從七品銅印一顆。設本所官提領二員。俱受院劄。地五百十一頃三十一畝五分六釐。歲辦錢中統鈔二十四錠二十九兩五錢。粮粟參一千九百五十八石二斗三升。管房提領所。徽政院都事呈。禮部符。承奉中書省劄付。本部呈。徽政院至元二年奏准。管房提領所。比依隆祥總管府管房提領所例。鑄到正九品銅印一顆。設官隸本院照磨所管。至正五年撥付諸色府管領。於縣管人戶內選保提領大使各一員。受院劄。房舍一千一百二十五間半。地土三十二頃三畝四分二釐。元史百官志。大都上都紫炭局。各一。至元十二年置。秩從六品。十六年改提舉司。陞五品。大德八年仍為局。降正七品。置達魯花赤各一員正七品。大都大使一員。上都大使二員。各正七品。副使各二員。正八品。直長各一人。掌葦場典吏各一員。紫炭局。秩從七品。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戶燒炭二月。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內府歲用。立局以主其出納。設官三員。俱各受詹事院劄。大德十一年。隸徽政院。藏珍文成供須三庫秩俱從五品。各設提點二員。大使二員。副使二員。分掌金銀珠玉寶貨段匹綵綿皮毡鞍轡等物。國初詹事出納之事。未有官署印信。至元二十七年分為三庫。各設官六員。及庫子有差。至元二十年。八剌哈赤不花納等管領收支紫炭。元貞二年。禮部降到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官四員。俱受徽政院劄付。大德一年。徽政院啓准。御位下紫炭局一體換受勑牒官四員。達魯花赤提領各一員。從七品。局使一員。并受中書省劄付。直長一員。受院劄。官三員。首領官典吏一員。至治二年。倚門例革。至順三年復立。禮部降到從七品銅印一顆。設官三員。俱受院劄。提領　大使　副使　攢典　管領打捕人匠所。元係本管打捕皮貨等戶。乙未壬子年。奪羅歹

大使呈重陽所管。至元十四年奏屬皇太子位下。至元十五年啓奉令旨奪羅歹孫子抄兒歹管的打捕戶三百三戶。與皇太子出氣力者。至元十六年。奉省部符文。撥屬位下當差。至元二十八年。抄兒歹身故。斡脫兒赤承襲。管領本所官達魯花赤（從五）。提領（下）　相付官一　都目　司吏　資有人戶二百四十三戶。歲辦鈔八錠四十兩。皮貨四百十五張。稅粟六百二十一石四斗三升五合。

供徽局

元史局根脚隸昭功萬戶府。至順二年十一月。昭功萬戶府官奉聖旨立一箇正七品供徽局。衙門設典史一員。庫子四名。本把二名。秤子二名。欽此。又至順三年六月。建都班副使等奏。新立來的供徽局裏達魯花赤提點執事是從四品。正五品行使的。是正七品印信。有本庫句當庫子秤子本把人等至今不曾與准請有可怜見呵。依着中興武庫例與准請俸錢六十箇月滿常選裏與除授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欽此。中書禮部鑄給到本局從五品銅印一顆。行使。至元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昭功萬戶府例革撥屬本院。至正九年九月初八日。中書省奏准。添設都達魯花赤一員。本局官。庫達魯花赤（從五）。　提點（同）　大使（從六）。　副使（從七）。　首領官　庫子四。本把二。縣管人戶咎剌赤酒匠二百二十八戶。房舍九十八間　院地十畝一分五釐。

典製局

元史典製局秩從五品。大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又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

琉璃局

元史琉璃局。大使副使各一員。中統四年置。又中統四年始置。設提領三員。至元十四年。改置大使等員。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玉局

元史瑪瑙玉局。秩從八品。直長一員。掌琢磨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至元十四年立。置局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俱受院劄。大德四年。給品印。十一年。大使副使受勑牒。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今定置大使受勑。副使直長受院劄。玉局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正七品。同提舉一員從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中統二年。以和林人匠置局造作。始設直長。至元三年。立玉匠局。用正七品印。十五年。改提舉司。茅亭客話。王氏後玉局。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展拓城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署曰得賢樓。為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龍興觀。時杜天師詣崔尊師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嘆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為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從非

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為王氏復局之驗也。宋大中祥符。知州事凌策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棟欵壯麗。工木未畢。玉局洞中。五色雲見。准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杜光庭廣成集奏於龍興觀醮玉局劄子。　右臣先蒙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宣賜舊玉局洞門官舍一所。并石像老君一座。移在當觀其舍。今於殿後講堂基上起立功畢。便用安置石像老君。焚修供養。伏以名山大川二十四化。春秋常祀。著在舊儀。其玉局化所修常醮。伏請起天漢元年二月八日。委本府縣祗就龍興觀玉局石像老君前修設。冀免曠闕。以叶恭敬。又北印在巂州。積年已來。醮祝居率土之內。宜申咸秩之文。前件二化。今亦欲就龍興觀一處。與玉局同用延祝景貺。永福聖朝。謹舉如前。伏聽勑旨。宋呂淨德先生集送戴正仲大夫歸玉局。　請得琳宮別未央。西行行色重增光。官曹冷淡如通客。風物鮮明類故鄉。歸去林泉謀已定。閑中詩酒味偏長。市橋長畔鄰居日。應許過從亦道裝。汪元量湖山類藁汪元量玉局詩　驄騎來登卯酉山。老君玉局護闌干。步虛殿上香雲繞。空翠蕭森北斗寒。陸游渭南集玉局歌　玉局祠官珠不惡。銜如冰清俸如鶴。酒壺釣具常自隨。五尺新蓬織青箬。倚樓看鏡待功名。半世兒癡晚方覺。何如

醉裏泛桐江。長笛一聲吹月落。蔣公新冢石馬高。謝公飛旐凌秋濤。儼霜莫遣侵鬢綠。從今二十四考書玉局。

珠翠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三十年立。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受院劄。直長一員。受府劄。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直長一員。

明金局

元史宦者傳。董貫性巧媚。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

金銀局

元史金局秩從七品。二十四年改為提舉司。秩正六品。大德間陞從五品。　銀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直長一員。掌金銀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經世大典銀局掌成造御用金銀器盒繫腰諸物。提領一員。

銷金局

經世大典銷金局。中統四年始置。掌諸殿宇裝鑾之工。提領一員。管勾二員。

研金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二十年立置。大使一員。受本府劄。　大使一。

燒紅局

經世大典至元元年始置。掌諸宮殿所用心紅顏料。提領二員。

金絲子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二年立金絲子局。以掌金絲子匠造作之事。置大使副使各一員。直長二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七年給八品印。十一年大使副使受勑。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仍俱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

犀象牙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四月始置。秩從六品。設大使一員。司吏一人。至元五年增副使一員。十六年增直長一人。管匠戶百五十。兩都宮殿營繕犀象龍牀卓器繫腰。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司吏一人。　大使一員　副使一員　直長一員。司吏一人。又至元十一年始置。掌宮殿象牙龍床之工。提領一員。管勾一員。

温犀玳瑁局

元史百官志。温犀玳瑁局秩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

貂鼠局

元史百官志。貂鼠局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置。

花木局

金史都監同監舊設接手官四人。泰和元年罷。後以諸司人內置都監同監二員。貞祐三年罷都同監。以同樂園管勾兼。熙春園都監同監三員。泰和四年置。貞祐三年省。同樂園管勾二員。每年額辦課程。隸南運司。宣宗南遷罷。課改為隨朝職。正八品。

大木小木局

元史百官志。大木局中統二年始置。掌殿閣營繕之事。提領七員。管勾三員。小木局中統四年始置。提領二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三員。管勾二員。提控四員。　大小木局至元十八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元貞元年。併領皇后位下木局。大德十一年。依八品印受勑。至治三年。定置受院劄。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直長一員。

司屬雕木局

經世大典至元十一年始置。掌宮殿香閣營繕之事。提領一員。元史百官志從八品。至元十五年置。大使一員。

抽分竹木局

國朝諸司職掌龍江抽分竹木局。大使一員。副使四員。俱未入流。大勝港抽分竹木局。大使一員。未入流。

漆紗冠冕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五年置大使副使各一員。大同路採砂所。至元十六年置。管領大同路。撥到民一百六戶。歲採磨玉夏水砂二百石。起運大都。以給玉工磨礲之用。大使一員。

浮梁磁局

元史百官志。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燒造磁器并漆造馬尾椶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員。

旋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異樣木植器物之工。提領二員。

器物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五品。掌造鐵器內府營造釘線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中統四年始置御用器物局。置總管副使各一員。受省劄。用從五品印。隸少府監。至元七年。改為器物局。省

總管。置大使副使直長等員。掌內府宮殿京城門戶諸寺觀公廨等營繕及御用各位下鞍轡忽哥轎子帳房車輛金寶器盒碪鞘寶兒赤行程什物。凡精巧之藝。及雕造減鐵繫腰十有五條。犀繫腰十花木繫腰二百柏木雜帶二百。象牙繫腰五十。小佩刀五百。鞍轡百四十柳器六百雜作匠戶四百。咸隸焉。總定置官吏七人。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二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

顏料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採石局

元史至元四年始置大都燕山場石局總管。以楊瓚為之。尋受印信銀符。九年改授金符。總管夫匠。營造內府殿宇寺觀橋牐石材之役。十一年。於大都近地撥採石之夫二千餘戶。常任工役。改置大都等處採石提舉司。秩正五品設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二十六年。罷提舉司為採石局。秩從七品。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泥瓦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受勅。且增置受省劄直長一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符牌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十七年始置。秩正八品。掌造虎符等。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把作提控六人。令司吏一人。二十七年省直長及把作提控。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氈局

元史至元十三年。奉裕宗皇帝旨。收集人戶為氈匠。二十六年始立氈局。置達魯花赤局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元貞元年給從七品印。大德十一年。達魯花赤局使副使受勅。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之。止置提領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葛布局

元史百官志。葛布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人匠一百一十有八戶。

異樣毛子局

析津志。至元二十年立。置使副各一員。俱是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改受勅。用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之。仍受院劄。　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上都怯憐口毛子局。根腳係唐妃娘娘位下。至元六年。欽撥裕宗皇帝位下。至元二十四年。設局官四員。內受勅達魯花赤一員。受徽政院劄付三員。提領一員。大使二員。行使從七品印信。目今止設官三員。俱受院劄。官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司吏二名。實在氈子匠二百三十一戶。　縉山毛子旋匠局。秩正七品。行使銅印一顆。大使一員。典史一員。司吏一人。

巾帽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針工局

國朝諸司職掌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織染局

元史百官志。太宗九年。張天翼奉世祖聖旨。以招收析居放浪還俗僧道戶計。置織染提舉司。秩四品。令張天翼為宣差提舉。管領習學織造段匠。是年至河西。奉唐妃懿旨。於真定。保定二路漏籍戶內撥到八十二戶種藝丁未年撥供人匠粮食。至元二十三年罷提舉司。改為織染局。秩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大都織染局從九品大使一員。管人匠六千有三戶。　大寧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　懷慶路織染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照磨案牘一員。四明續志織染局在西北隅。儒學西。元係宋貢院基。至元二十七年起蓋局院。泰定二年。鄞縣尹阮申之提調。改造土庫三間。庫前軒屋三間。門樓三間。廳屋三間。并前軒廳後屋一間。染坊屋四間。吏舍三間。絡絲堂一十四間。機坊二十五間。又有打線場屋四十一間。土祠一間。在帥府後北首。大德毗陵志織染局在郡治子城內。州橋之南五十步。即舊州倉故基。彬江志織染局院長二員。受行省劄付。攢司一員。於人匠戶內點差。堂長提控人等。於匠戶內差。應天府志織染局在正北隅。初以常照菴基作信寶局。後以為

織染局。令移印引局在淳化街。延平府志織染局在畫錦坊東。洪武七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歲織絹二千匹。溫州府志溫州府織染局在東北隅。官二員。置立機張。每歲造絹匠起解。官二員。大使正九品。月俸米五石。副使從九品。月俸米四石一斗六升六合六勺。司吏一名。　又織染段匹。雜造軍器。舊未嘗有局也。歸附後剏置。各有司存。使咸精其能焉。織染局在東南隅德政坊中。歸附後剏置。因舊永嘉縣治為之設局官二員。（局使係有差副使匠戶內差）織而局使副使並受勅牒。專管本局人匠。排日織造段匹。每季依例解發。違則有罰。（詳見額造段匹下）本局設典史司吏。並於局內選差。嘉禾志織染局宋無。元朝在府治西。今府公廨基是也。設官與雜造局同。張士誠竊據。並不設官。自內附。
皇朝移置於府治東閱武坊內。設大使副使各一員。吳興續志織染局舊志所無。元置局二。生帛局在子城內。府治東織染局在子城內。府治之北。元末皆廢。
皇朝以其址為府官公廨。洪武二年建織染局。以廣化寺東帝師殿改為之。歲造常為段匹。新安志元織染局在西北隅。舊酒務基。打線場在西南關練溪東岸。光於至元二十一年。分撥到寧國路織染局生帛機五十張。係撥人匠八百六十二戶。自本年正月為始立局。歲造生帛三色。凡一千六伯一段二

十四年改造熟帛絲紬如生帛之數凡六色四季起納至元二十八年添造寧國路絲紬一百五十段國朝自己亥年始每月織造紵絲四十二匹至洪武六年改造細絹每月額織造絹二百九十二匹紬二十五匹共三百一十七匹國朝諸司職掌織染局大使一員正九品副使一員司吏典吏各一員各布政司并各府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中山局

元史百官志中山局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管領教習織造中統元年行中書省給從七品印至元十二年納綿府達魯花赤塔塔兒奉旨以賜皇太子設官悉如舊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秩從七品

真定局

元史百官志憲宗二年世祖在潛藩命孛剌海招收戶計丙辰年改立民局織染造作秩定中統元年十月行中書省降給從七品真定管民匠銅印置大使一員至元十六年孛剌海之子塔塔兒不花奉旨以賜皇太子織造段匹設官置局悉如舊制大使一員

忽丹八里局

元史百官志忽丹八里局大使一員給從七品印至元三年置

別失八里局

元史百官志別失八里局至元十二年為別失八里田地人匠經值兵革散漫居止遷移京師置局織造御用領袖納失失等段匹十三年置別失八里諸色人匠局秩從七品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蕁麻林局

元史百官志弘州蕁麻林納失失局至元十五年二月隆興路總管府別都魯丁奉皇太子令旨招收析居放浪等戶教習人匠織造納失失於弘州蕁麻林二處置局其匠戶則以楊提領管領蕁麻林以忽三烏丁大師管領弘州十六年十二月奉旨為蕁麻林人匠數少以小就大併弘州局秩從七品降銅印一顆命忽三烏丁通領之置相副四員十九年撥西忽辛斷沒童男八人為匠三十一年以弘州去蕁麻林二百餘里輪番管辦織造未便兩局各設大使副使一員仍令忽三烏丁總為提調大德元年三月給從七品印受蕁麻林局十一年徽政院奏改受勑設官仍舊制各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生帛局

句容新志生帛局元置在縣治前街東今急遞鋪申明亭皆其地也

縻絲局

雷陽志舊無額今置局於徐聞縣廨之東歲收木綿布貳千肆伯匹上下半年起運謂之進呈布匠戶一百單五戶官支工本口糧免雜役

綾錦局

元史至元三年六月小劉行省獻本家人口六十四戶於皇太子位下是年十月奉令旨於納錦府李宣差撥到練熟織匠二十戶創立局院令小劉行省親領之六年工部侍郎苫思丁獻回回童男四十有一戶八年立綾錦局秩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九年以招收到析居放浪還俗僧道為匠總二百八十有一戶教習織造之事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紋綺局

元史乙巳年十月不顏達失揚權府奉世祖聖旨以招收漏籍人戶各管教習立紋綺局令揚權府管領送納絲銀物料織造段匹立不達失局令馬合某為達魯花赤戊午年揚權府男得山管領中統二年八月揚得山始受宣命佩銀符至元八年五月命揚得山為紋綺局長官以馬合某元管人匠併入紋綺局通領之十二年十月奉旨以諸人匠賜皇太子十三年罷揚得山馬合某以本局為從七品置大使一員十六年給從七品銅印十九年增置副使一員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綉局

元史至元二十四年始置用從七品印掌綉造諸王百官段匹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簾網局

元史大使一員副使一員並受省劄至元元年始置所設官止授省劄十二年給正七品印改授勑牒三十年官仍授省劄用元給之印今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宮殿及官建寺廟網翦之工提

領二員管勾一員

鐵局

元史鐵局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受勑且增置受省劄直長一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應天府志鐵局在上元縣羅帛市洪武九年置

減鐵局

經世大典減鐵局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及諸宮邸繫腰管勾一員提控二人

鑌鐵局

元史百官志鑌鐵局秩從八品大使一員掌鏤鐵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

司屬鐵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諸殿宇輕細鐵工提領三員管勾三員提控一人

鐵猫局

應天府志鐵猫局在江寧縣戒壇寺舊基

刀子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及諸宮邸寶貝佩刀之工提控二員

銅局

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同提領一員管勾一員中統四年置以上六局秩從八品　鑄瀉等銅局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掌鑄瀉之工至元十年始置官三員二十八年省管勾一員後定置二員

鑄印局

元史百官志秩正八品掌凡刻印銷印之事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五年始置應天府志鑄印局

在江寧縣舊中書省東。國朝諸司職掌鑄印局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軍器局

宋會要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樞密院言。軍器冣為朝廷目今急務。擬欲泛拋諸路州軍製造。恐搔擾於民。理宜措置。一置軍器局一所。仍以製造御前軍器局為名。隸屬樞密院并工部。於建康府置局。一令禮部鑄銅印一面。以製造御前軍器局之印九字為文。一提轄監造受給監門共差置手分三人。貼司三人。請給出職條法等。並依軍器所人吏施行。許本局於諸官司踏逐指名抽取。從之。　十月十四日。工部言。諸路州軍自來依條合發上供歲額軍器。比緣製造疏裂。近差撥兩浙江南東西福建路工匠。盡赴軍器局造作。其逐州合發軍器。並免造。契勘路州軍所造軍器。各有朝廷給降樣制。及逐州工匠。已曾差赴軍器所造作三年。諳知制度。自可責辦精緻。製造。今來總五路州軍工匠。並就軍器局所兩處造作。所用物料。大段數多。難於收買。其逐州所總發物料。往往赴發不足。或卻致人匠端閑。及差到工匠。除本身請受外。每月添支食錢一百七十文。米二升半。且以軍器局一處言之。見使人月支錢一萬貫。米一千石。委是枉費鈔米。不唯蠹耗財計。至於拋買物料數多。不免搔擾。兼造作亦不敷。逐路合發元立定軍器

之類。誠為未便。欲乞將諸州工匠依舊發回。責令當職官措置須管依樣如法造發。候致比較精粗。信賞必罰。從之。　十一月。照軍器局廢罷。併歸軍器所。其人匠物料等。令提舉官楊忠憫等管押裝發。赴臨安府軍器所交割收管。元史百官志。大同路軍器人匠提舉司。秩從五品。達魯花赤一員。提舉一員。並從五品。同提舉一員。正七品。副提舉一員。正八品。其屬豐州甲局院長一員。應州甲局院長一員。平地縣甲局院長一員。白登縣甲局頭目一人。豐州弓局使一員。賽甫丁弓局頭目一人。　太原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達魯花赤一員。局使一員。副使一員。吏目一員。　保定軍器人匠提舉司秩從六品。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其屬河間甲局院長一員。祈州安平縣甲局院長一員。陵州箭局頭目一人。　懷孟河南等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局使局副各一員。其屬懷孟路弓局院長一員。　彰德路軍器人匠局秩正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咸平府軍器人匠局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大使副使各一員。大名軍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奉聖州軍器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許州軍器局秩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陳州軍器局院長一員。　汝寧府軍器局院長一員。　歸德府軍器局院長一員。　汴梁路軍器局秩正七品。局使局副各一員。其屬常課弓局院長一員。常課甲局院長一員。　上都雜造軍器局秩正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平陽路雜造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絳州甲局大使一員。揚州志。揚州府雜造軍器局在揚州衛指揮使司南城一所。　高郵衛指揮使司中市橋東一所。鳳陽志。鳳陽府臨縣軍器局在東門內。三山志。舊軍資庫在都督府門之東。至元十九年冬。二十五年重創廨宇。初為人匠提舉司。尋置綾錦局。大德八年。宣慰司兼領鹽賦。又取便為鹽事局。尋革。令為軍器局。饒州府志。軍器局先於永福寺權行造作。洪武八年。知府王哲於府治東偏空地鼎新創造。共計屋宇六十三間。建昌志。建昌府軍器局在城北隅。舊盱江書院地基之上創立。中有官廳。外有門屋。東西兩傍有南寧府志南寧府本衛軍器局新立在鍾樓之傍。應天府志。上元縣造甲局在石頭街舊洞神宮。初為尚醞局。洪武九年二月改令局。宋史。大都弓匠提舉司秩正五品。達魯花赤提舉同提舉副提舉各一員。其屬雙搭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員。成吉里弓局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三十年改提舉司置局。金陵志。上元縣造弓局在國子街。初作倉。後改今局。宋史。大都弦局大使副使各一員。至元三十年改提舉司置局。元史百官志。大都箭局秩從七品。大使副使各一員。　益都

濟南箭局秩正七品。局使一員。　大州武器局秩從五品。大使副使一員。國朝諸司職掌。軍器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火藥局

金陵志在淮清橋街北舊馬公洞基。火藥局在石頭街後馬公洞基置。

潛火局

金陵志潛火局。淳祐十二年大使賈大資剏造水筒。及各廟砌缸儲水。

鞍轡局

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鞍轡象轎提領三員。　鞍子局至元七年立置大使一員。受本府劄大使一員。　羊山鞍局至元十八年始置掌成造常課鞍轡諸物。提領一員。提控一員。元史志。上都隆興等路雜造鞍子局至元二十三年立置局使副使直長各一員。俱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局使副使受敕。直長受省劄。用從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之。置受院劄提領大使各一員。直長一員。提領一員。大使一員。直長二員。　鞍轡皮作軍器顏料等局在太平街西。應天府志。鞍轡局在狀元坊玄真觀基。初為理問所。繼為應天衛倚。洪武三年改今局。國朝諸司職掌。鞍轡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二員。

皮作局

國朝諸司職掌。皮作局秩正九品。大使一員。副使二員。

熟皮局

元史百官志。秩從七品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典

史一人。司吏一人。至元六年置。掌每歲熟造野獸皮貨等物。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至元二十年置。

軟皮局（元史百官志）上都大都貂鼠軟皮局提領所。掌內府細色銀鼠野獸諸色皮貨。提領二員。至元九年置。受府劄。二十七年給從七品印。改受省劄。大德十一年給從六品印。改受勑牒。至治三年仍改受省劄。

牛皮局（元史百官志）牛皮局。至元十三年立。置大使一員。受府劄。

斜皮局 元史百官志。上都斜皮局。至元二十五年立。置大使副使直長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使副受勑牒。直長受省劄。用從八品印。至治三年罷。令置受院劄大使副使各一員。

甸皮局（經世大典）甸皮局。至元七年初設甸皮局大使。未有印倅。十四年始定為正七品。管匠三十餘戶。隸工部。二十一年隸大都留守司。兼少府監。歲辦熟造甸皮紅羊皮二千有奇。令定置大使一員。

雙線局（元史百官志）至元十八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元八品印。受勑。且增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提領副使各一員。俱受院劄。提領一員。副使一員。

盒鉢局（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縏腰。提領二員。元史百官志。盒鉢局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至元七年立。受府劄。管納色提領一員。受府劄。管銅局。筋局。鎖兒局。糚釘局。雕木局。至元三十年置金銀器盒局。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從八品。改受勑牒。增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使副止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繩局（經世大典）中統五年始置。提領二員。祗應司。國初建閑平府宮闕。燕京瓊花島上下殿宇。始置祗應司。以供備之。設大使一員。秩從五品。隸宮殿司。累置副使一員。直長三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令掌內府諸王邸第異巧工作。修禳應辦寺觀營繕。管匠七百戶。隸大都留守司。令定置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三員。吏目一員。司吏二人。

油漆局（經世大典）司屬油漆局。中統元年始置。掌兩都宮殿髹漆之工。提領五員。同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畫油局 元史畫油局。至元二十年立畫油局。置使副直長各一員。俱是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從八品印。使副各受勑。而直長受省劄。至治三年罷之。仍受院劄。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直長一員。

出蠟局（元史百官志）提舉司。秩從五品。提舉一員。同提舉一員。副提舉一員。吏目一員。掌出蠟鑄造之工。至元十二年始置局。延祐三年陞提舉司。設今官。

車局（經世大典）中統五年始置。提舉二員。管勾一員。

轎子局（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掌成造御用異樣木植鞍子諸物。提領一員

竹作局（經世大典）中統四年始置。提領二員。提控一員。

抄紙局（國朝諸司職掌）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印鈔局（國朝諸司職掌）秩從九品。隸戶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司吏一員

雜造局 元史百官志。至元七年立。置使副各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大德十一年依正八品印。受勑。增置受省劄直長二員。至治三年省之。而止設受院劄使副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瑞陽志。雜造局在醫學之後。至元二十四年創立。專掌成造進呈雜用之物。每歲解納於內府。以備國家不時之用云。本路額造生活鐵馬鐙貳伯柒拾伍副。鞦大樣鞦轡壹伯壹拾肆副。心紅油鞊壹伯副。心紅皮韂貳拾副。洪武毗陵志。雜造局。元至元庚辰。以舊通判廳置雜造局。庚寅改剏於晉陵縣。基今不存。本朝洪武丁巳。創置於武進縣東街。為四縣造作之所。蘇州府志。蘇州府雜造局。本朝在盱佛寺南。洪武六年設置。徽州府志。徽州元雜造局在東北隅靈順廟之左。歲用毛鐵二千七伯五十四斤。造軍器手刀三百六十五把。鎗頭一百七十五箇。上下半年起解。元末毀于兵。國朝創於永豐倉舊基。季造軍器漆弓一百七十五張。腰刀三百把。其餘頭盔鐵甲箭隻等項。隨時所需。未有定額。嚴州府志。嚴州府雜造局在城東北隅秀山下。庚子年開設。置官二員。大使一員。副使一員。歲造黑漆角弓二百六十一張。弦四百三十二條。金華府志。金華府雜造局在府治西。人甲六十九副。黑漆羅圈鐵甲三十副。四色水牛皮甲三十九副。手刀一百面。鎗頭八十箇。弓箭雜帶二十五副。信安志。信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北子城內二十步。舊係銅錢局。溫州府志。溫州府雜造局在府治西。即舊知錄廳。設局官二員。專管本局人匠。排日管造軍器。每季依例解發。違則有罰。拜見頓造軍器下本局。設典史司吏。並於局內選差。寧波府雜造局在西北隅河利橋東。元係宋平糴倉基。至元十三年改置雜造局。設官置東監造軍器省解。嘉禾郡志。嘉禾府雜造局。宋無。元朝局在行用庫後。設官大使副使各一員。元末張士誠竊據。並不設官。自內附

皇朝移就府東蘭桂坊內置立設大使副使各一員係正從九品 吳興志湖州雜造局舊志所無元為軍器雜造局在府治西三里丁家兜皇朝於歸安縣學南擇民居創建歲造常課軍器 真定志冀州雜造局元初係忽都虎下孛哥所掌之局至元十九年札忽台以獻皇太子專掌造作置大使一員受詹事院劄三十一年改受徽政院劄用從七品印令定置受院劄大使一員受府劄副使一員 南昌府志南昌府雜造局在新建縣治之東 南康志南康府星子縣雜造局在縣治東 吉安志吉安府雜造局在府治東元朝文錦局舊基局設大使一員 武昌志武昌府雜造局隸承宣布政使司 衢州志衢州雜造局在府治東 三山志福州府雜造局即宋試院舊宇（分總管府勅政堂之後）歲造常課（甲仗衲襖繫腰皆在焉）其工匠有定數設局官以庀其事 澤州志澤州雜造局在行用寶鈔庫西 路州志路州雜造局在平政坊東街南

寶源局（應天府志應天府大樂局東）國朝諸司職掌寶源局秩正九品隸工部大使一員副使一員

寶泉局（武昌府志在武昌府隸布政使司）

泥厦局（元史百官志泥厦局提領八員管勾二員中統四年置）

上都葫蘆局（元史百官志大使一員副使一員至元七年置）

淨息局（重慶府志淨息局要制司屬官兼專催收本府城內外樸店戶月額官錢）

宣德八會局（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河中府局（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襄陵局（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冀城局（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潞州局（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副提領一員）

納失失毛段二局（元史百官志院長一員）

恩州東昌局（元史百官志提領一員）

東市平準局（長安志局在城朱雀街東市隸大府寺）

西市平準局（長安志局在長安城朱雀街西市內隸大府寺）

造袋局（會稽前志局在府治東北）

脩故局（隋書百官志衛尉寺武庫署又有脩故局丞掌領匠脩故甲等事）

脩政局（宋史提舉修政局紹興二年詔置修政局令百官條具修車馬備器械命右相秦檜提舉參知政事同領之其下有參詳官一人侍從為之參議官二人檢討官四人卿郎為之如講議司故事三月而罷局乾道二年詔理財之要裕財為重自今宰相可帶兼制國用使參政可同知國用事劉一止傳一止還監察御史時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朝事自王荊公秉政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以行新法其後蔡儋州當國踵其故置講議司儋州罷張文忠代之乃置政典局不隸三省靖康初徐擇之吳元中共政又置詳議司俄以人言罷紹興二年呂元直秦會之同相元直督軍于外會之欲奪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事以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會諫議統特為尚書郎謂會之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會之不聽數月會之罷是日彗星出議者以為修局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後五日遂罷修政局焉）

政典局（趙善璙自警編陳忠肅公在通州張無盡入相欲引公以自助特置政典局乃自局中奉旨取公所著尊堯集蓋將施行所論而由史局用公也公料其不能成事辭以修寫而未發繼日承政典局牒坐聖旨俾州郡僅從公乃用奏狀進表以黃帕封緘繳申政典局乞於御前開拆或謂公當徑申局中而通書廟堂公曰恨不得直達乙覽豈復可與書邪彼為宰相有所施為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未至而彼已動搖也逮其遠猶恐不免況以書邪蓋而悉如公言張既罷與公亦有合州之命責詞謂公私送與張商英意要行用於是衆人服公之遠慮而妬何鄧輩敢欺罔上下也 曲洧舊聞蔡京所建明事凡心所欲必為而畏人不從者多託元豐末命或言裕陵有意而未行以此脅持上下人無敢議者張天覺為相欲稍矯罷以便人乃置政典局以范鏜等為參詳官討論其事間陳瑩中著尊堯集尊為先政也天覺奏乞取其書使召憲卿憲卿既至而卒鄭居中輩恐天覺得志不為己利也知劉嗣明與辟雍司業魏憲相友善也令嗣明與之俱來相見許以立瑞憲鏜子壻也憲歸見鏜論天覺孤危丈人盍謀所以自安者鏜入其言憲草劄子其大略言成湯得伊尹桓公得管仲自古未見有君而無臣獨能成一代勳業者今璿作尊堯集皆力詆王安石果如璿所論豈不上累先朝知人之明乎鏜請對如憲言有旨令僅從璿疾速繕寫赴局投納俟其書至立焚之天覺由是求去甚力天覺既去而蔡京父子皆召矣）

狀

元局

錢塘遺事宋狀元一出都人爭看如麻第二第三名亦呼狀元是日迎出便入局局以別試所為之謂之三狀元局中謂之期集所大魁入局便差局中職事一一由狀元點差牒請

異樣局

元史世祖本紀十三年五月癸亥陞異樣局為總管府秩三品

軟脚局

類說郭子儀自同州歸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人率三百千

烹粥局

吳中舊事烹粥局曾用粳黃粮米糜子米大麥米稗子米白粮米六般解湯粥用第三等細米每十分用米一斗淘咸取淨米五升於滚鍋內旋旋下至十分熟用冷水投伶俐為度在涼處若用牛酪每分半升塩少許調勻粥一處和供宋劉漫塘集嘉定己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內旱蝗出詹使尚書郎留公董西到常平事建臺之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稚者兩月續米如前閭巷讙呼以為幼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冀其成則荒政大者蓋不謂而獲也是歲也盜起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飢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邑士張君汝永侯君琦語其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救滋責時方盛夏民不勝飢冬春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及紹興張君之祖八行故事為粥以食餓者而海饑之餘中產以上皆掣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既力弗裕則惟欲收養孩稚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稚之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為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之衆來日之長懼弗克終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米三百石郡侍士勇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事始於其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稺數不盈十後以漸增閱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者疾者婦人之繈負者踰千人比月末倍之閒歲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閒以陰晴異候增損不齊其極也日不過四千槩以大觀所紀成數僅增五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墓中於獄祠終于慈雲寺為其隘也就食者先孩稚次婦人後男子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為其擁也孩稚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再給為其難於繼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歸之而不阻其從來慮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百小

者一萬四千二百葦席以藉地障風雨及瘞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三百偫繯給食中間遺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薦紙衣與化貴瑣瑣不載掌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茅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主張經畫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其始微郡太守郡博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來者有考 又甲申粥局記金壇田半高下下田南漸洮湖朝掛帆而夕浙藉得歲不為吾邑利故俗相承憂旱不憂水水患甚於隆興迄嘉定癸未甲子周而復始民方幸高田之稔是歲也暑不勝寒穀入大減菽亦不熟越明年春啼飢者載道某居僻且杜門久寂不聞乃二月上澣二三醫生過門始為某言之某念先君雲茅居士生平每值儉歲悵無以及人營所薄田歲豊收穀可百斛輸官給守者之餘不半在且十年或可追承先志因與醫生謀載以歸以是月望後二日即獄祠空廡舂而糜之以與飢者共其始來者纔數百稍自喜曰雖多可無乏事其後稍增盡三月乃盈萬人某始窘於無繼議所以止友人趙若珪王甫聞之矍然踵門而告曰凡吾邑之民所以扶老攜幼去其室廬以苟勺合之食者所願更旬餘無死則庶乎麥秋今而棄之是將濟而奪之舟中縺而絕之綆也而可乎其曰力竭矣可若何王甫曰若然何不素告我乃自振廩且為書圖封之又為書博封之以請于鄉之好事者未幾錢穀沓至乃四月朔更端俾煬者增竈奔走者增負吏執筆以書而受給不敢闌執扑以徇而去來無壅又所用米皆精鑿自平時中下之家不能有乃今以食飢者以是遠近流傳來者至萬有五千每捧食執飲者至必舉首仰天三扣齒而後敢食迄十有五日大麥實乃已既事王甫謀伐石識姓名以旌施者某自念知顛末獨審故不俟其請而為之書昔在漢末名士鄭泰等避冠出關道遇獨行者泰等欲與之俱華子魚不可既行而其人墮險衆欲棄去子魚曰已與俱矣又可棄乎卒全而歸之嚋昔之事輕舉而不要其終某固有愧於子魚者王甫之為義豈直子魚比哉至於王甫之意決於此一鄉之人應於彼與得之見聞者力所可至皆不謁而獲此豈智力所及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尤於此驗之謹以旌之先後序列下方而述更端之意冠諸碑首云

恢復局

宋史列傳趙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即除中書舍人自選入館至此才滿歲也

應奉局

宋史佞幸傳朱勔蘇州人

家以貲藥致富蔡京自杭歸扶勔與俱至朝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勔語其父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增加貢物至五七品至正和中始極盛舳艫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　王黼字將明開封祥符人美風姿才疎雋而寡學術多智善佞中崇寧進士第累官至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竭天下財力以供費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責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宋史宦者傳宋徽宗宣和二年睦州賊方臘作亂命童貫帥師討之且諭貫使作詔罷應奉局。

置行幸局 宋史曹輔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

朝服趨局 石林燕語進士劉几元豐間換文資以中大夫致仕居洛中率騎牛挾女奴所遇得意處即解囊藉地傾壺引滿旋度新聲嘗召至京師議大樂旦以朝服趨局暮則易布裘徒步市間或倡優所集處率以為常。

邵局 容齋筆記秦檜脩禮樂文太平止專用一官者邵諤主之人呼為邵局今渾儀樂器

中猶鑄邵姓名禮樂之器間有不合經典處是欠名儒討論。

權局 朝野類要凡帥撫監司州郡選有官或侍闕人攝職謂之權局。

京局 朝野類要上自三省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正局 宋李直講文集正局　周官內宰大夫士十有四人九嬪世婦妻御屬焉使天子后妃猶大夫士治之則差服匪頒好用之式而有不在有司者乎自省寺重之以殿中六局所以奉乘輿者備矣頗奪而歸諸奄何哉有司奉法而奄人阿意奉法則用節阿意則欲匱此利害甚明白而弗思者未其殘民乎

編局 宋高耻堂存藁編局　舜為天子卑為士瞽瞍殺人執而已從來三尺天下平析律二端真可鄙近聞編局蕩巢穴盡取鼠輩戶諸市布衣韋帶三十餘皆配黥流動千里獨遺太學四五士但以姦京法從事秦相不重褒衣人罰為忠恕而已矣乃知能掉三寸舌極惡窮凶猶可恃大理得皐陶汝曹應穎泚。

看花局 吳中舊事吳俗好花與洛中不異其地土亦宜花古稱長洲茂苑其花木不可殫述而獨牡丹芍藥為好尚之最士大夫皆種之多者二三千株少者亦不下一二百株習以成風矣至穀雨為花開之候置酒招賓多以小青蓋或青幕覆之以障風日父老猶能言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今之風俗雖不如舊然大槩賞花則為賓客之集矣。

磨鏡局 列仙傳仙品負局先生古仙人也常負磨鏡局巡吳中因施人以藥疾者即愈後登蓬萊山仙去。

握槊局 温革鎖碎録桄榔木如莎皮如棕木皮出麵可食木理有文堪為握槊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　一屋

局

石碁局

（延平志將樂縣東九十里有龍門洞其深莫測中有石碁局赤城志寧海縣偃橋亭行一峯削成數仞頂上有一碁局方廣丈餘夜分或有雲氣輙聞碁聲宋劉忠肅公集石碁局　堅平宜荷明堂柱方棐當函王牒書且拂塵埃伴君坐一枰相與寄清虛）

石座碁局

（撫州府臨川志樂安縣華蓋山南勝槩玄洞乃浮丘王郭三仙隱遯之所昔有道人脩潔三年墜繩而下至洞門窺見中有石座碁局）

彈碁局

（宋呂忠穆公集燕魏錄上　北京隆興寺佛殿西揺簷下有魏宮彈碁局魏文帝時欵識存焉王欽臣賦詩云鄴城臺殿付塵埃玉局依然獨未灰妙手一彈那復得寶奩當日為誰開賦零久已拋紅手埋沒惟斯近紫苔此藝不傳真可惜摩娑聊記再青來此局因沈積中為朔漕進入禁中不復見矣彈碁一藝今亦不傳於世欽臣字仲至仕至吏部侍郎博學善屬文尤工於詩）

（劉敞彭城集揚之美彈碁局歌　漢皇初厭蹴鞠勞侍臣始作彈碁戲宋方諸公盛得名魏文兩朱稱絕技後宮粧奩仍可為客着葛巾尤更奇誰令未累異貴賤百世紛紛無已時君從何處得此局石理溫華瑩寒玉山形四隤淵谷深別將望秦森在目少年博戲日益新古事不復傳今人君能興此亦先覺庠雍老儒悲絕學）

文楸碁局

（宋史列傳太宗太平興國六年淮海國王錢俶又被病賜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碁局水精碁子仍諭旨曰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

許置碁局

（鐵圍山叢談天下曹務罔不張設條如祕書省號三館祕閣實育才也獨不以吏事責試許置碁局然大內前後殿諸班衛士宿直寓舍反亦得之蓋祕書省本優賢儁宿衛士則慮其終日端閑俾不生他意此咸出祖宗之深旨）

怒投碁局

（世說宋謝弘微性本寬情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碁西南有死勢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決歲果卒）

畫紙為碁局

（能改齋漫錄李秀四維賦曰四維戲者衛尉摰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碁杜子美詩云老妻畫紙為碁局）

地方如碁局

（玉融新對晉志曰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

楸玉局

（南郡新書楸玉局大中祥符元年日本國王子來唐入圍碁上勅待詔顧師言敵着出楸玉局冷碁子本國有手譚池池中出玉子不由製處自然黑白冬溫夏冷）

珠玉飾局

（太平廣記馬舉鎮淮南日有人携一碁局獻之皆飾以珠玉舉錢十萬而納焉數日忽失其所在舉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詣門請見舉多言兵法舉延坐以問之叟得一街兵家之要因遽辭公堅留延于客館至夜令左右召之見室內唯有碁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鏡照之碁局忽躍起墜地而碎）

地湧玉局

（龍虎山志祖天師張道陵居城都地湧玉局丈餘老子復降說諸經要北斗經地神湧出扶一玉局而作高座）

客前覆局

（南史陸雲公子瓊傳　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廣川畫跋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雅猶是六朝舊製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年摹本以傳并王抗十七局圖余為書曰此宋文帝碁圖也江左瑯琊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鬪碁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即此圖也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議者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至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碁吏誤也）

比勢復局

（南史梁到溉傳　溉弈碁入第六品常與朱异韋黯於御座校碁比勢復局不差一道）

用象戲局

（北盟錄靖康二年二帝宣太后舉族北還未知康王即位時皇太后嘗用象戲局以黃羅貼覆書康王字於上焚香祝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入九宮者大王必得天位一擲其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皇太后以手加額甚喜臣下拜即賀且奏太上大喜後令謂皇太后瑞卜昭應殊異便可放心）

手亂其局

（世說石晉陳保極性鄙吝所得利祿未嘗奉身但蔬食而已每與人弈碁敗則手亂其局蓋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室無妾兒唯貯白金十鋌為他人所有）

猧子亂局

（江湖續集開元天寶雜詠明皇與親王碁上欲輸妃子以康國猧子）

故句上亂其輸贏上甚悅。一枰之上總危機設遣真妃此着奇詭信臨危無活着可憐全句付偶見。

鸚鵡壞句

馬明叟實賓録唐韓偓與姚洎皆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軟使會棋兩使稍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為白鸚鵡如此者不一若洎不在坐兩使將輸必大呼白鸚鵡洎應聲而至即為壞句偓曰求知之道一何畀耶壞棊得用亦將用何因撥句而起（金臺客記曰鸚鵡壞句事見明皇雜録雪衣娘）

句上有聲

北史尒朱榮傳榮從弟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雋握槊忽聞局上詨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

欲變句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韓侂胄言永嘉人欲變句面史丞相之請除侂胄也惟二三執政近臣知之前數日侂胄在都堂忽謂李參政曰聞永嘉人欲變此句面相公知否李疑事泄徐答之曰那有此侂胄默然前一夕侂胄與其愛姬號滿頭花者方飲酒周筠自外至曰事欲不善侂胄笑曰誰敢爾筠再言不應懼而去詰朝遂坐殛夏震者本李章所薦侂胄令搞殿嚴後以擊侂胄之勞死於節度使。

各司其句

禮記曲禮左右有句各司其句。疏軍之左右各有部分圖不相濫也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

予髮曲句

詩小雅采綠篇予髮曲句（註曲句卷也）

不敢不句

詩正月篇謂天蓋高不敢不句。（註句曲也）

少有幹句

晉書張輔傳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少有幹局初補藍田令轉山陽令累遷尚書郎封宜昌亭侯

風神器句

南史陳袁憲傳憲父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意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

風儀器句

北史博陵崔液頗習文藻有學涉風儀器句為時論所許

李遠器句

北史李遠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群兒為戰闘戲指揮便有軍陣之法郡守見而異之召使更戲群兒欲走遠持杖斥之復為向陣意氣雄壯守曰此兒必為將帥非常人也。

裴垍器句

續蒙求裴垍傳垍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憲宗拜同平章事器句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詣不敢干以私士大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

曇首志句

南史列傳王曇首太保弘之弟也為瑯邪王大司馬曇首有志句喜慍不見於色閨門內

雍雍如也手不執金婦女亦不得以為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

退就閑句

資治通鑑唐武會昌三年夏四月辛未李德裕乞退就閑句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不得所猶言不安其所也）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不樂檢句

唐繪柳渾字夷曠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儀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句乃求外職

延路陽句

淮南鴻烈解人間訓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句（延路陽句鄙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

石首句

隋書樂志曰漢第九曲將進酒改為石首句言義師平京城乃廢昏定大事也。石首句北墉壇新埭嚴未壘峻共表裏遥相鎮矢未飛鼓未振鏡衢壁並輿櫬酒池擾象廊震同伐誅無善陳闕應和拂煨燼翦庶惡靡餘傾。

詩文

宋慕容彥逢摛文堂集乞殿中省別處置句奏狀　右臣伏為殿中省見在門下後省權暫置句內殿中丞許似係見任執政官之子臣為言官與之同省慮涉嫌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殿中省別行踏逐權暫置句去處謹録奏聞伏候勑旨劉龍雲先生集有詔遣移句實録院因成古詩奉別同舍學士諸公聊佐一笑。春秋謹嚴書百史菡考信晚周駕而東弱魯猶足訓低昂心權衡與奪嚴寸笆羅三八紀謹始蓋其慎一言開慘舒九地迴斧衮密雖蒐鯢寬亦漏鯨蠧姦蒐膺芒姦忠骨蓋棺書南角死西郊風味一朝盡千秋聖人經寂寞風雨燼三子豪末除巧語終不近早時遷固儔雄誇掠秋隼斧鑿謝前規沙場出孤駿森嚴雖時乏猶足傲拘窘黠兒何厚誣乞米証鬢亂至今汗青手縮袖齋痛憤此道竟寂寞斯文有遺恨於皇宋七世粹赫到禹舜起趠（當作逴趠玉篇騬步）下祥祉郁穆起聲聞載祀盈十六鐘滌無垢氛斯民被醇和淪浹酣九醞冠劍趨雙皐戈鋋老廉藺君臣不朽計邂逅事功運龍衡禹湖去墨燥螭凹潤際會風雲收刀尺光景迅肸暉歸太史承乏乃頑鈍詔遣陪青箱隨宜課程趁攀援赤霄墀颯灑塵土鬢嗟我佁儗人檪杼終不韻早負江湖心晚躡道山進幺麼亦胡為陪躡濫英俊捫奎星辰逼飛辯球琳振計工蠹魚上三載真一瞬令者聯結束如發千里軔鶺鴒巢新林木似故枝穩禎鯉定自勞何取名赤鱓酒徒謝知章詩敵拋何遜徒勞門戶成慙愧上東閤猶幸親切連勿負特通訊宋強祠部集予初春被病中夏少間勉入省句偶成二十一韻。東風吹春來移疾聊少休寒熱戰予軀漸如錯春秋侵尋日以劇謁告牒屢投性命吾自安所

貧空食羞。交親每問訊。愛者或見憂。伏枕數晦朔。忽忽月四周。有叟肆嘯嘯。咄哉我何尤。騰口狀予疾。張大實頗淳。背憎説休咎。唯恐予疾瘳。寧獨莫術勝。仍欲侻予侻。叟乎汝何愚。天命非爾謀。生死籍素定。理莫移思讎。身世如寄客。日月遽置郵。于焉盡自儆。霜雪滿汝頭。胡然不知止。胥有詒責游。干進苟朝暮。刳吻銛戈矛。予今偶不死。官意滋悠悠。却來坐省局。心跡適林丘。北扉對新篁。陰薄餘已修。薰風送蕭洒。不博千戶侯。富貴功名間。有侍終無求。鸞鳳志寥廓。燕雀從啾啾。元憲公集淳之九兄以僕承乏制曹寺聯局事。向當成績。猥辱裁篇。謹抒拙詩。以謝來貺。　漢家挈令類諸公。末至緣何玷選中。馬尾不如書畫誤。烏督偶樂友心同。忘憂日接三杯善。乾思時分一漑功。散向明廷邀異賞。從來儒術比司空。　陸游劍南續藁入局　殘年困病臂。靜坐憶漁樵。鄙意甦輕出。殊恩免早朝。微霜凋綠樹。寒日滿朱橋。悵望滄波叟。弓旌豈易招。（鏡湖西南有隱士人不可得而見）開局　八十年光敵自期。鏡中久已髮成絲。誰令歸躡京塵路。又見新開史局時。（予三作史官皆初開局）舊史僅存多不識。殘編重對只成悲。免朝愈覺君恩厚。閑看中庭木影移。　劉敞公是先生集大雨中入局寄彥猷時以疾卧家。　歊蒸變繁陰。快雨如破谷。明趨閶闔路。深水入馬腹。此地常結轍。江海忽在目。冥行畏坎井。蹭蹬戒顛覆。愁悶高眠翁。不知泥塗辱。方秋崖集入局　厲驚行餘紙尾。猗岸湖老屋壓題簽。印文生綠空藏積。草色蜡青欲剗蘆。茶話略無塵土雜。荷香剩有水風兼。官曹那得閒如此。亦奉一囊愁厲厭。　又次韻劉架閣和于壬寅入局詩。　入閒團藉底須旌。誰校蓬山三萬籤。有竹兩窻聊下榻。為梅一笑載迎簷。虎頭食肉亦安用。熊掌與魚那得兼。好事人來勸載酒。縱無奇字不渠厭。　戴隋林擄文剩局。　廣文氈寒不可忍。月遑頃作乘鸞興。府公給告使者嗔。甘坐畫眉取歸役。曉携手版中書堂。春風滿身芝木香。物無疵癘清晝長。儻有囊中醫國方。喻良能香山集入局言懷。　學省清秋好。無塵意趣長。講餘簾影靜。坐久絲衣涼。未有裨王族。真成耗太倉。顧慚麋鹿質。亦許玷朝行。孔武仲詩集入局馬上。　愁雲慘慘增寒威。冰鎧砭骨衰不支。鳴騶南北困道路。擾擾人趨入省時。京師久旱塵土惡。喜有小雨沾鬚眉。跨鞍便起江湖興。波明別浦柳半垂。卧聽蓬聲驟正穩。放船不問歸來遲。　又十二月朔入局。　坐聽禪林叩曉鐘。官曹道指禁城東。千門灑掃冰繩路。萬木號呼葉受風。金殿放朝閑虎士。螭泓揮翰冷瑤宮。春晴閉目無多日。預草新文擬送窮。　詹敦仁詩入局吟。　明命初頒得美除。慚惶下拜敢寧居。儒生不

作于時計。且讀人間未見書。　用前韻　可恨名存實已除。蘭臺芸閣倦誰居。豕魚未識應多愧。尤恐在人成蠹書。王直講集自鹿邑來月還局口號戲王永甫。　萬物無聲月色鮮。客醒薰腦思悄悄。自嗟不及吳蠶樂。眠抱柔桑葉下眠。　劉將孫養吾集坐局　暑雨時明晦。小車閒去來。極知負白日。尚未泥黃埃。倚筆看山觀。追懷覓吹臺。自然增觀髏。不足為低徊。張文潛宛丘集局中晚坐　高林脫葉漸疏明。雨過長安萬屋青。為問西風來幾日。夕陽宮殿亦秋聲。蘇東坡集出局偶書　急景歸來早。窮陰晚不開。傾盃不能飲。待得卯君來。（頌子由己卯生。故公呼為卯君。）津雲浣川藁五月一日出局偶書。　坐局無營飯又茶。楚騷詞裏記年華。小窻不厭經局雨。紅到葵梢第一花。王珪華陽集依韻和吳相公史院開局。　曉下金門路。君廷聽召餘。簪纓三壽客。筆削兩朝書。身老誰違此。恩深盡醉歟。傳聞訪遺事。應走史臣車。（司馬遷少嘗東游四方諸侯遺事）蘇穎濱集呂希道少卿松局圖。　溪回山石間。蒼松立四五。水深不可涉。上有橫橋渡。溪外無居人。磐石平可住。攢橫遠山出。隱見雲日莫。下有四老人。對局不回顧。石泉雜風松。入耳如暴雨。不聞人世喧。自得山中趣。何人昔相遇。畫圖入紈素。塵埃依古壁。永日奉樽俎。隱居長人知。好事竟相誤。我來再三歎。空有飛鴻暮逝。將從之遊。不惜爛熬斧。蘇籀雙溪集解罷京局一絕。運水撐船各分道。扶持泥古小儒勞。浙潮屹起岷峩上。越嶠遮蟠江海滔。一葉鷗鷺尋婺女。半生飄泛侶魚舠。囊時爪步從容侶。好稼蔡羹侍共饕。　守局一首。　悠悠跡逝虎冠守。朝著於何寘漫郎。不計少多兇藻泛。豈懷吞啄鶴軒昂。執輿投刺初嫌鬧。視蔭言歸大踏常。飲酒讀書私務爾。漠然意喻俾言忘。劉後村集送雷司法子發秤提結局一首。　史奉新書多刻峭。君於此事極忠勤。告歸鮮有麗三尺。投劾不如寬一分。重帶稍權周舊法。大搜安用漢深文。先民家善言陰德。莫要人知耳自聞。王安石臨川集經局感言。劉原甫撰七經小傳。謂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曆前學者尚文詞。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説。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如伊尹相湯伐桀。升而陑之説之類。經義多勦取之。史官之言。良不誣也。此據楊時龜山説。今附此。　自古能全已不才。豈論騏驥與駑駘。（不才之木。終其天年。妙處全在已字。）放歸自食情雖適。絡首猶存亦可哀。熙寧七年四月。公罷相。知江寧。依舊提舉修撰經義。明年再相。經義成。拜左僕射。九年十月。以與呂惠卿交惡。力乞罷政。判江寧。又力辭。請宮觀。乃以使相領集禧。此詩言放歸自食。蓋宮觀時作也。時

尚帶烟句。故云絡首猶存。莊子絡馬首是謂。元宋本至治集京華湯餅句三首。予以延祐乙未。六月二十又三日。違鄉里明年六月五日。舉兒子家弟爲制名京華志歸也。七月四日滿攜月賦此。　紅剪輕衫綠剪襦。翠髮蹙額畫難如。春青小牓書名了。常記襆雲入洛初。　幾家紈袴幾華腴。父老華顛計亦疎。三輔風流兒莫學。善和坊裏有藏書。　宇宙茫茫四十年。獨行獨立欲誰憐。啼聲未要期英物。自勝前回玩紡甎。

小法句式

天廣八分。法之八卦。地廣三寸。法之三宮。人既尊卑有差。句制亦大小有異。好道之士。詳而用之。　請曰。凡造式各有大小。依次用。不可越用。天式地句。此日可刻之。別有大法書可依天象。不用俗字。金銀修用不可交錯。星辰之位不得亂位。式句合時擇日而合天地之式。

刻作雷式法章第四　刻式之法。以十一月壬子日。神在內時起手於壬子從地刻天之一位。并星畢至癸亥日。功十二位全。甲子日賦之。　凡刻式先當潔淨三日。取式刻畢。於淨堂室中。用新席一領上安案。一面燒香。并酒一盃。呪曰。　今日壬子宿上合天倉。　伏望教造此神式。惟願　天地神祇保護某乙使神將伏侍。開導於某乙。再拜而刻之。請曰。凡刻式可壬子日良也。可正心而勿亂。有式背符一道。造式時。未書於

式背。及有吞符者。令諸鬼不敢違惑。令刻式人。神明所祐。乃可自刻。勿令小兒婦人雞犬犯之。犬忌。　祭祫雷法式章第五　凡從壬子日起手刻至癸亥畢。至甲子朝祭之。而後盛之以絳囊。當以左腋佩之。常醮以七月七日。并月內甲子日祭之。未祭不可佩帶。先祭用棗一面。盃七盞。脯棗茶著案上。以式置之而祭祀。　謹請北斗七星。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輔星。六甲父母。登明河魁從魁傳送小吉勝光太一天罡太沖功曹大吉神后十二太歲。二十八宿。仙人扶衛。玉女具降。臣某之清旦之恩。大提法錄。以射四方。營救萬姓。動勞諸神降臨下席。領臣供具。肥脯清酒棗果鮮新。伏惟尚饗。再拜。請曰。此祭只可祭式。　祭雷公式大醮章第六　先用清酒鹿脯乾棗果珍十二引。盤脯鹽豉各一盃。以甲子日夜半燒香啓請北斗。平旦即向南。脯時即向西。祝祭醮長跪再拜。臣某乙謹請式父母天一大一神式。雷神式。三十六式。諸神天地。天父地母。北斗七星仙姑織女。三合明符。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前之三時。後之五式。一百二十部星宿諸神等。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寅申巳亥。式上三部之神。　神后大吉功曹太沖天罡太乙勝光小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天厭地厭。日月時煞。天候地候。六甲陰陽。天地將神。四仲四孟四季。式下以功曹諸神悉來就座。臣

今日謹依師法王相之方。天地開清。星宿分明。謹上酒脯鹽豉鮮果甘棗祭醮式上請神某乙願保護弟子之身。造式元帥王子喬赤松子太乙神式十二神將。一百二十部諸神。遊弟子之身宮。用之日所厭者伏。所誅者滅。所召者到。所求者得。所擊者死。所祈禱者降。所却者去。所攻者破。所期者赴。所言中。自蒙安樂長命富貴延昌福壽。所公稱心。備受神式先陳瓊善。謹請具炁再拜。王受過度之日如此。及所封厭大事。封印並作此祝請日炁之法受式之日。作此呪請召雷公大法在後可記之　佩式懷儀加忌章第七　凡懷式之法。當心及在腋下。此日可晝以天向內。午在上。夜以天向外。子在上。又法晝夜卯在上。四正加之。天在內。夜行以酉在天魁加之。天向外。此日法令當心前。又法晝以午在下。夜以午在上。又法晝行天罡加辛。夜行天罡臨卯。此以秘法。至盜惡人莫不敢稱伏。　又法天甲臨地上子。天魁臨人門。天罡加鬼門。爲衆不敢起。又法天罡加地上丁。晝以卯在酉上。轉加辛。夜以酉加卯上。轉加乙。懷佩但依法。必有吉昌矣。懷式出行祀呪。　敕曰。式父式母。七星北斗。先陳後師弟子某乙。今日出行。避除五兵千里之外。佳逆利貞。天神之福。地神之祥。扶將迎送。不逢災殃。運式而前。法安自心。前出門三步。還返禹步呪曰。　冠午履子。左卯右

酉。避涉四季。轉祥求太沖。入天門。出地戶。使有害我者死。值我者亡。誅我者逆。受儀適。我者口不張。急急。　禹步舉左足。收右足。以左大指。又着右足內踝。夫加式法。當端服正容。先以左手執鬼門。右手旋中。左轉天以月將加之正時。若運式不整其容。是褻而散慢於玄衆。　天地神祇不祐。災禍橫至。　凡用式之時。平旦向南。日暮向北。如天乙所治坐皆背破大歲月建上凶。　凡甲乙日忌日入時。丙丁日忌人定時。戊己日忌平旦時。庚辛日忌中時。壬癸日忌昳時。丑午日天罡加日辰。正月將加時太乙神后加日辰。必妨魁罡。加人行年損人。加太歲月建。一年月式不靈。若欲掩惡人日。加行年加之。勝加別位。如無別所求。常以天罡加壬子及子。即隨口言之中矣。　遠行忌星日。　春傳送。夏小吉。秋大吉。冬登明。此四時天獄不可臨年月日辰。大凶。春夏忌魁。秋冬忌罡。　請曰。式加忌日。不可不慎悟加式不靈矣。慎之。　雷公式攝天一所治五行旺相休囚章第八　甲戊庚之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己之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之日旦治登明。暮治從魁。六辛之日。旦治勝光。暮治功曹。壬癸之日。旦治太一暮治太沖。立春之日。木旺。火相。金死。水囚。土休。立夏之日。火旺。土相。水死木囚。金休。立秋之日。金旺。水相。火死。土囚。木休。立冬之日。水旺。木相。土死

金囚火休。　男以本命加太歲功曹下行年女以傳送下故推之寅號君
母卯都師辰衆人地戶戌辰四宮巳九勝午河都未九空人門巳未二宮
申虎猳酉福德天門戌戌六宮亥白虎子道君丑湖鬼門巳丑八宮位乾
號七星艮號食神巽號楓子坤號石基甲陽木乙臨位丙常師丁大常庚
戌陽辛明威巳上羅卦號下坐宮臨水癸泊盛　雷公式設醮制儀章第
玖　黃帝曰凡造式畢後擇日祭雷公攝掌可以通靈可以變化可以長
生旂之不磨萬法無成　夫雷公者乃軒轅之臣也常居六庚出於六癸
隱於六戌行於六丁飛於六甲遊避六壬受之於丙也請曰何為六丙罡
墨罡星者雷公之舍也常召攝取六丙立合地祭之先用印印之合地合
地者辛位然後取白楊木東南枝三十六莖刻之象罡星之形埋於丙地
作祝呪文曰　北斗之精化為罡星天帝命我刻汝之形祇召佐我呼汝之
名雷公將軍雷公將軍如此三呼急急如天帝律令即迴面勿迴顧於辰
地後齋戒三日平旦向東方看天無日有雲氣從東方來乃是雷公之證
若無雲有日出當依前法再看日邊漸漸有黑雲者即須至誠將朱砂已
左掌作罡星之字右手書黑雲之字墨書之兩手掌合向東方叩齒三十
六通閉氣微誐呪曰罡星之精六庚之靈作為黑雲隨風所生雷師來往
我知其名天帝召我使迓汝形如我所召出入太清呪七遍再念別呪天
帝來風七命豐隆汲汝名字令在掌中把攬天地此日護我違我手勑化
汝為虫急急如天帝律令即還式盤以五色線結置於辰地以墨書白
絹上以淺至深作黑雲十二重以覆其式盤再作上請呪曰　太上老君
乘麒麟有勑召我薄風雲式名曰天一木號棗心刻作四神常護世人有
令命我以為賓主令變化易客為主身天門開閉作為四隣所召即得莫
隔天津急急如律令勑後七日取勑置獸囊中盛之後攝雷公應并式物
總祭之　請曰曾征突厥提得其通靈者問之云大術不過古之雷公式
書有十二將軍名其蒙山隱士有八將軍名多少不同通靈一也突厥祭
法　取青龍骨刻作罡星埋於北斗深五寸經七日看天有黑雲氣蔽日
卯之向天即隨意無獻若無黑雲即有青白赤雲其法未成可至誠而應
請賢設祭雷公章第十　古經曰攝神有日醮式有時可擇良日用之
天老曰正月上寅二月上卯又正月甲二月乙他放此依日用之太乙仙
人曰於壬子至甲子攝他醮并雷公符一道朱書自副式同祭先可四盃
日書之次黑蒙式授封符一道祭之大驗君平曰咸池歲考課十二將軍
玄女曰甲子名君五式曰歲在於咸池也凡醮用玄女雷公之祭靈矣何

用天草天水天酒天脯祭雷公式不然則被鬼神所害式有六丁法同用
然六丁法注解多因師口訣授隱士靈秘訣之祭式多不靈蓋不明天酒
天脯之驗　旦酒脯有異祭訖解式盤至辰地默呼雷公將軍三十六遍
君平曰呼之勿令人聞吉　玄女曰祭法常從軒轅之形六神一曰天神地
神獸神馬神山神水神請曰其神常居孟月春正月居甲乙夏居四月丙
丁秋七月庚辛冬十月居壬癸然式莫居此神之位大忌當祭旺星吉春
祭角亢氐房心尾箕四季准此黃石公祭式春秋使甲寅　夏丙午　秋
辛酉　冬壬子法用天蔥天蘿地肉地酒張良曰天蔥者車前子天蘿者
肉蓯蓉豆蔻者地肉是也又曰昌蒲地酒者水花是也　雷公祭式作罡
宿壇法依天老布五帝坐可然凡式刻造畢并諸印於總法大醮用之驗
先刻式以庚辛日午時向暗室中閒東北角作門戶左手持式右手握圓
十九遍叩齒安式上於辰地以百花酒五合鷄頭一枚祭之再拜　誦雷
公四神七遍　一名天罡　一名天公　一名天母　一名天春　一名
天女　一名天孫　又名天一　又名天喜　呼六再拜微祝呪曰雷公
之女雷公之孫出入天帝往來崑崙授我神式長存祛取百鬼急急如律
令雷公奔雷公奔如此七遍止呪訖便瀝酒左手收式右手埋鷄頭向式
下而可祭雷公通靈矣　此往秘之深之五寸乃可有天帝之呪　汝能
後付奉天之命汝能用式承天之令留汝為主使我成聖急急如律令勑
便負式而歸隨意而得之　請曰祭雷公古聖皆秘之請醮物異名隱之
後人莫能曉之　天草女舊花　天水竹籬菌水也　天木者槐目　天
酒者百花酒是也　凡醮依四季總法並用天酒等用也　祭訖便將槐
目作鬼兵而用術作之　玉女云　祭法良日可擇六旬之內庚為雷公六
庚領諸神應庚位又曰三月三日七月七日又曰七月內庚申尤良又甲
子乙丑癸未壬子丙寅乙卯壬寅癸卯戊午己未庚戌甲午壬午壬辰丙
申戊子己丑良日可此然之　雷式祭天兵天符大法章第十一　三十
六禺諸雷將軍前日白虎日月五星行步吾以戊己日奉天皇天帝令我
煞鬼以庚寅日追三十六兵白虎為西方甲辛吾以己酉集十二將軍入
人門四十五日汝等隨順印之印汝勿得妄動不隨吾語吾勑吾祛使當
罡星之軍以青龍為太尉戊己日出門以庚辛日在人間甲乙隱地戶
天老告黃帝曰世人修之至道者欲先禁一切惡煞禽獸飛龍物類隨意
者當以戊己日採槐木目子一名槐實一名天眼六丁法取槐子名鬼兵
也以三十六枚可囊絳盛之懸於深林泉上七日勿見於人作術然後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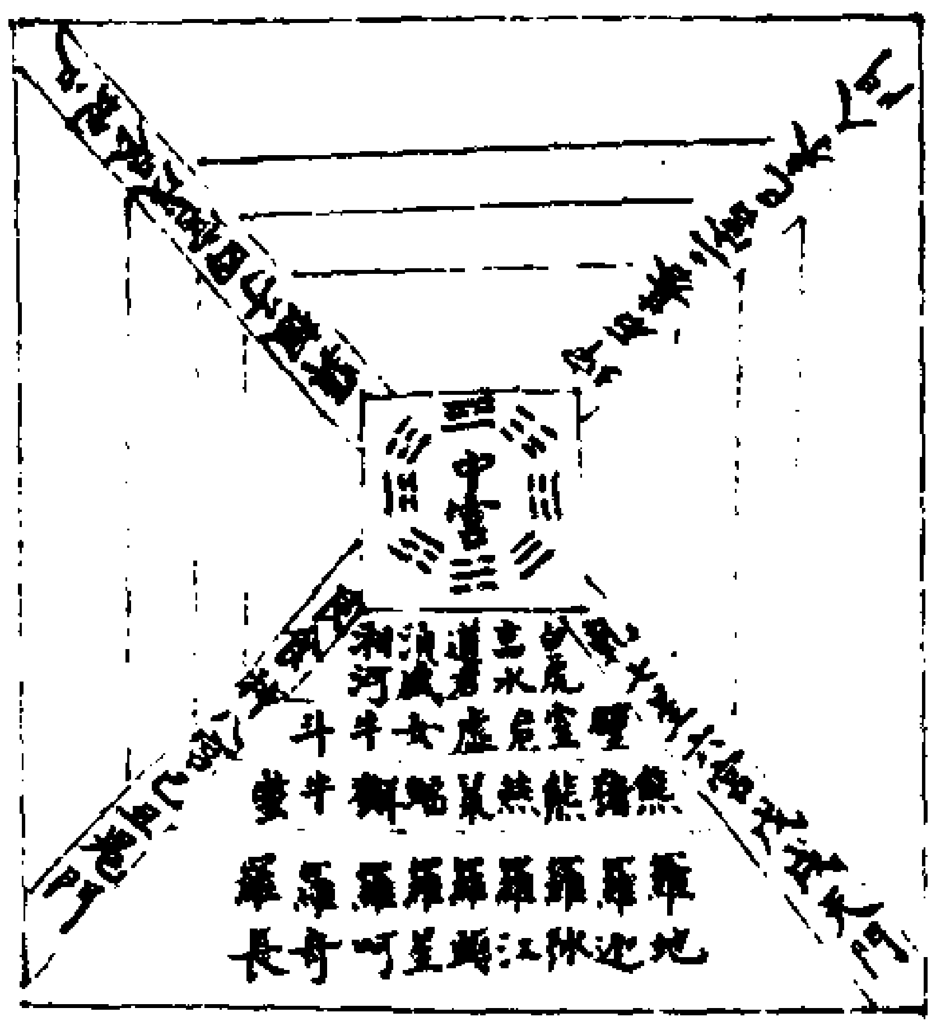
書題作兵字以祭式盤一日一夜於深岩上令式盤面向月光以鬼目四邊遶之三匝叩齒三十六通呪曰　罡星之靈鬼目之精奉帝之命變化無形勑式作式以行天兵式有四時冬黑春青二十八宿晝隱夜生隨吾所用合應其名凡有即至會合帝庭　黃石公曰帝庭者式盤是也所在之處便為帝庭靖舊不見黃石公式不識帝庭也故每每不中後得黃石公式明至百法中乃於此明之帝庭者式盤是也先叩齒三十六通閉目存想左青龍右白虎身在北斗中即曰天眼鬼目化成鬼兵隨意袪使勿以自駭然此鬼目專能捕捉飛禽禁諸惡鬼能敵萬衆可廻天地之風雷變四時之節令隨意所欲無有不應使訖便即還收之舍也　舍者以絳錦囊為舍也　黃石公曰常以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日夜半於北斗下祭之如北斗不出於槐木下無人處亦得張良曰天門天心祭之乾方名天門上有天心星又名孤虛　好酒一盞或曰百花酒一盞又曰一斗雄鷄脯一斤每一天眼即瀝酒叩齒三十六通靖曰近来學雷公式醮鬼兵叩齒通再拜叩齒舊式曰且呼其名不拜呪曰天帝有命禁捕衆禽汝等違勑罰汝黃金急急蒙山隱士以甲子甲辰日醮之不用黃石公法以甲戌甲申寅厥祭雷公用東流水野狐尾不用酒脯也玉女式鷄骨一枚井花水清酒一升祭之訖用黃袋中懸在東南辰地出行即向東在腋下不得用盤要使隨意任用之大驗也　雷公訣三十六神兵用法章第十二　雷公諾三十六神王十二大將軍曰吾以罡星為舍辰地為周法有戊辰無甲辰法雖不同用之大驗凡用式之人每此日向辰再拜叩齒七遍微說呪曰天帝命我受我天庭使我收掌握汝衆靈敢以奉命再拜之時先將式置於辰地以置鬼目繞式四邊祝之心意用作忽雜動式日驗雷公再令三十六禽神曰天有六甲是吾門戶六六三十六神常守持門百神不敢出入此日受吾命不然閉以金關萬鬼皆死天老詰黃帝曰三十六神王是雷公之大使常以六庚日出六癸日入隱於華蓋伏於絳宮遊於玉關玄女口訣曰六癸為華蓋六辛為絳宮六戊為玉關凡有用式之人祭用常秘記天老曰每以八節日用古刀鞘一枚令搠長之六尺以銅八寸安辰地君平式古鞘合作槊刀長三尺六尺銅刀者用八寸亦得稱四神七遍以天酒一升灌辰地中祭物用法人可食之吉也黃石公曰左手把槊以指鬼門右廻身右手指把刀鞘再指天門古式云指天門下有天兵指鬼門下有鬼兵靖曰凡祭物與别人食自己食尤驗也黃帝曰雷公之式六甲為門六丁為華蓋玆陰之術莫大於此故天元六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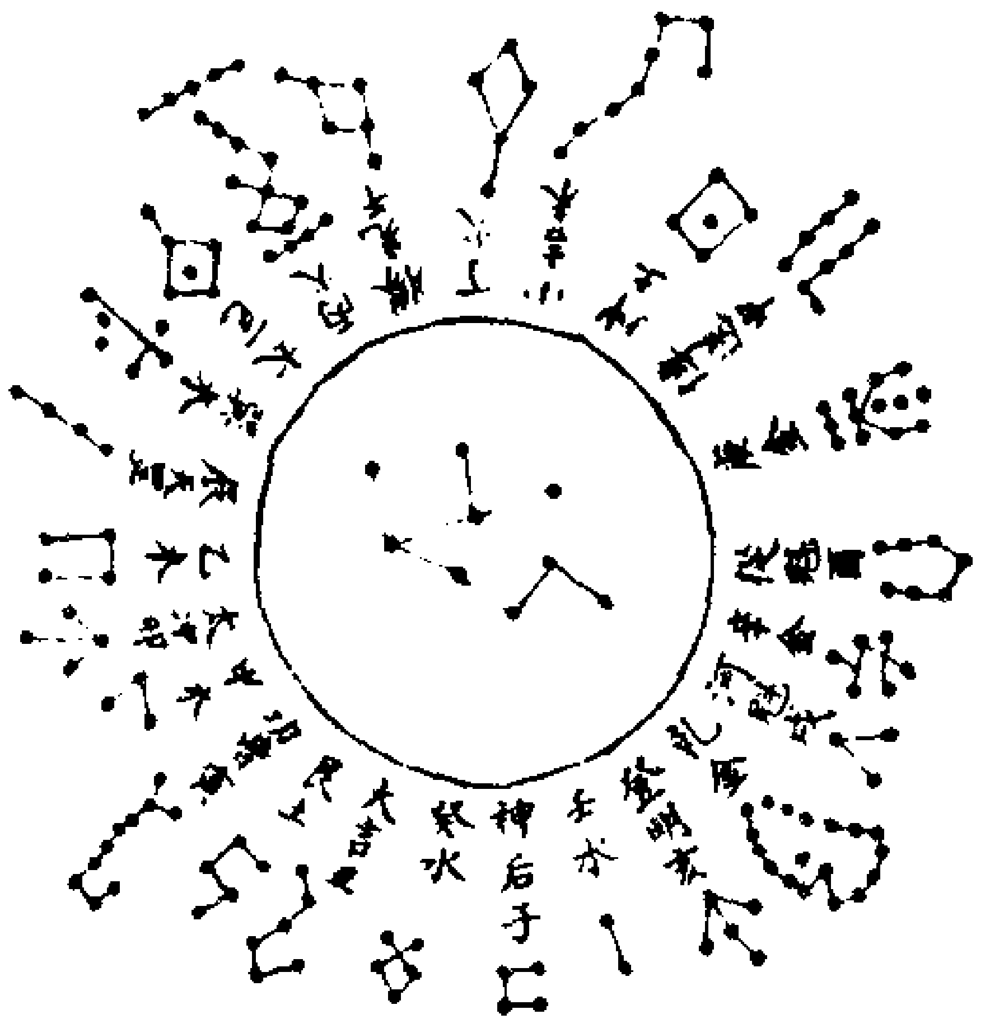
光不出明地元六甲五嶽不靈人不知六甲即無長生故天地之間此道家禁藏之玉匱貫之於心不得奇人勿泄此音可以變化可以長生三十六兵旦暮明員

三十六禽分十二門各明旦暮神明訣　寅旦用貍兵　神呼長沙　寅中用虎兵　神呼長水　寅暮用豹兵　神呼長懷　卯旦用狐兵　神呼長陜　卯中用兎兵　神呼長脛　卯暮用貉兵　神呼長頓　辰旦用魚兵　神呼長面　辰中用龍兵　神呼長江　辰暮用蛟兵　神呼長卿　巳旦用蚓兵　神呼長眉　巳中用蟮兵　神呼長心　巳暮用蛇兵　神呼長目　午旦用鹿兵　神呼長卬　午中用馬兵　神呼皮叱　午暮用獐　神呼波郝　未旦用鷹　神呼波羅　未中用羊　神呼波遮　未暮用鳶　神呼波提　申旦用猿　神呼婆娑　申中用猴　神呼波留　申暮用犺　神呼波松　酉旦用烏　神呼波伽　酉中用鷄　神呼婆畢　酉暮用雉　神呼波多　戌旦用豻　神呼波羅　戌中用狗　神呼羅門　戌暮用狼　神呼羅波　亥旦用貐　神呼羅陀　亥中用猪　神呼羅地　亥暮用熊　神呼羅迦　子旦用燕　神呼羅江　子中用鼠　神呼羅陜　子暮用蝠　神呼羅頓　丑旦用獬　神呼羅星　丑中用牛　神呼羅奇　丑暮用螢　神呼羅呵　三十六神王名訣若捕捉諸惡鳥獸人力不及者可召三十六神捕之如要破彼敵軍可假衆一人可攻之千萬乃神靈之驗也靖曰若不明旦暮使用式人名稱不中諸式中不諸皆秘惜只武侯式中要顯故公明之假令有禽獸作業擇以制伏者神攝之若有興軍動衆勿有破軍不知其事虛實令一人持烏兵渡伽即入彼軍探其虛實則彼軍只見烏飛過若逢水路不知深淺擇一宮娃之人持魚兵長面印入水中不溺知之深淺法不類依此假令而用之此法宜秘之　雷公序式章第一　唐左僕射李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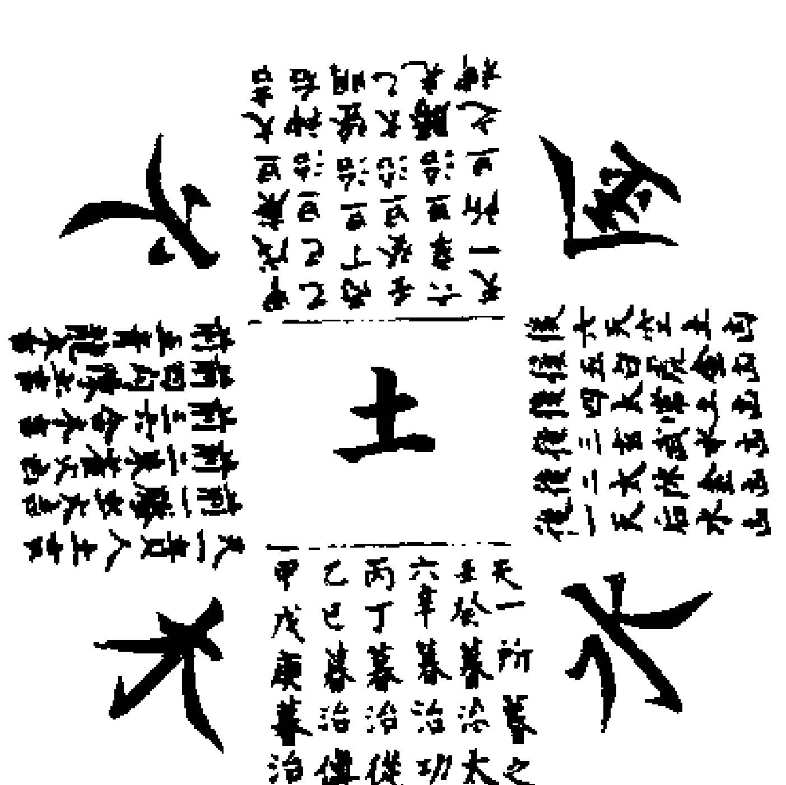
周禮曰哲（音摘他歷切）蔟氏掌覆天鳥之巢覆猶毀也天鳥鴟鵰之屬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方書謂甲至癸也辰謂從子至亥月謂從娵訾至除歲謂從攝提至赤奮也星之角亢氐房心尾箕至軫宿也天鳥者式天也上古聖賢秘隱此道謂通靈也夫式者旬盤地用千年雷棗木方二寸八分自之外安八卦以黃金為之次外十二辰位四特正色為之并納音以二十八宿名字可書三十六禽并神名盡銀為之天門地戶人一鬼一亦好銀為之式文香楓木作天心斗星好金點之次十二將銀為之天厚八分地厚二匝天地形式畢

矣。晴曰。凡造式。可依古式造。不得差分界。當依樣分數厚薄造星名天地句。好金銀書點。勿令婦人小兒鷄犬穢汚處。大忌。如閤君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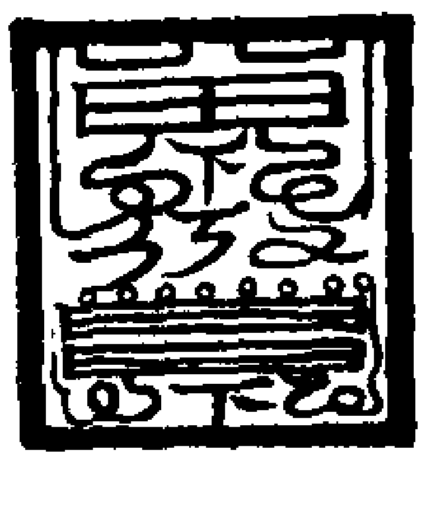
古雷公式樣。心在斗。柄指天罡。皆可好金為之。次書十二將名。好銀為之八干四維。好金為之。二十八宿眞形安在式側轉土。好金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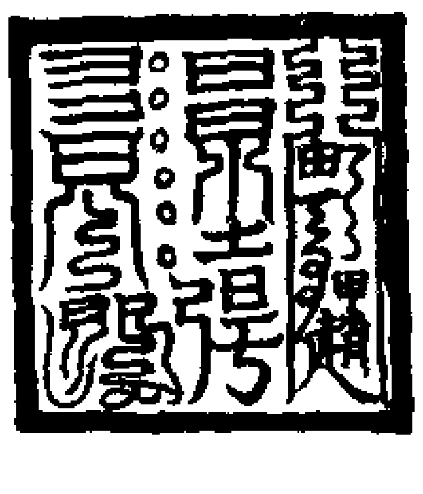
側樣厚薄高下式

表雷公式全樣圖。乃可依文篆造之。勿有差悞。此式諸賢秘法。力不可稱量加高運式。有十萬神鬼從之。式有超凡入聖之功。有接死入生之力。授佩式靈則召兵。水火莫能所害也。衛公贊式曰。大哉雷公式。掌握天地之極。護身并佐國。可以免傾危。造式可天局地式。別有法而可也。　造天地印篆法樣章第二。　雷公式曰。授吾式。乃得天帝隊仗六印。故黃石公曰。天地之氣。在吾之印。隊仗之合。在吾神式。諸式此日隱。蓋為此印尤好。古式曰。知士無式不靈。有式者無印不聖。故通茲二事。可以為聖。能攝天下之掌法者。可求變化萬端。飛昇傾刻。雷公無此天地之印。則鬼神煞人天印可捺天之一切靈神。蓋雷公三十六神。乃天之靈神。故印捺之。

陽精天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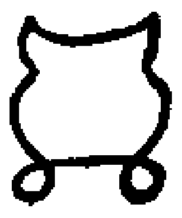
陰精地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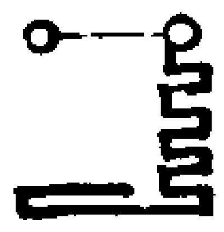
天帝之二印。用式人能召稱雷公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之鬼兵。用雷棗木。方二寸。依篆樣刻之。若有一切惡鬼相侵。神王不應。當以書鬼神之名於印下。埋於五路。有一切光怪妖魅即解。神王自應。此印山山崩。印地地大震。印宅宅鳴。印城城壞。印船船在水中不動。印車不行。印重物即輕。印石皆飛。畫印為電。夜印於星。印鬼鬼走。印病病瘥。印樑柱喝之即起。印酒盞在室內叫喚自來。已自為驗印之靈也。　地印者。用白檀香木。方二寸刻之。凡人

有疾病。先於心上印之。若忽聞有千里之外人病。持印印其上即瘥若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疾病流過世間。可依大法縣廳給三印式上鬼門即可上穰天災下救兆民若涉步江海。朱書青龍在脚心。以印印之涉江海如陸地無畏。若驗以手物以市貨之。先印其物。不經旬日即至再以印召之。若所慕一切物隨意以印召之。此印祈二十八部龍王祈雨自然之至。若天旱。祭之大驗。當有百萬神鬼從之。可用碧絹袋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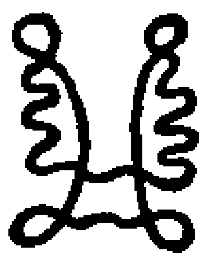
造十印有干大法篆章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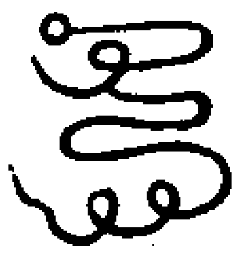
雷公式甲印。取正月巳日採槐東枝心造。依篆刻之。可寅時造。背刻角亢二字。以青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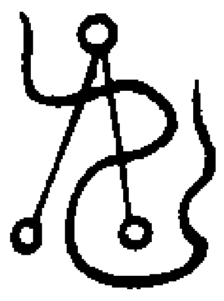
乙印。取二月庚日。擇採榆東枝心。以卯時依篆刻之。可。印背刻箕星一字。以綠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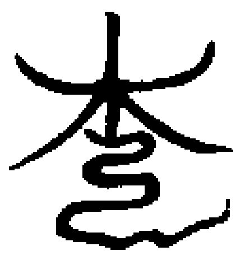
丙印。取三月六辛日辰時採東南白楊枝心。辰時依篆刻之。背刻翌星一字。以赤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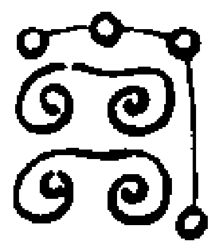
丁印。取四月壬日。採白檉木南枝心。以依篆刻之巳時造可。印背刻柳星二字。以絳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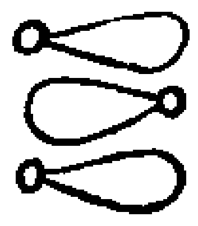
戊印。取五月癸日擇黃楊木心。依篆午時刻之。木用南枝。印背刻井鬼二字。以黃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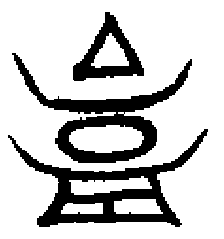
己印。取六月甲日採柏枝心依篆以未時刻之印背可刻咸池二字以絳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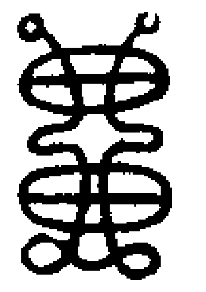
庚印。取七月乙日。採桑木西南枝心赤者。以申時依篆刻之。造印背後刻觜星一字白絹囊盛之。



辛印。取八月丙日。採女楨木西枝心。依篆造之。印背刻參星一字。酉時刻之。白囊盛之



壬印。取九月丁日。採柠木北枝心。依篆戌時造之。印背刻虛危二字。用黑囊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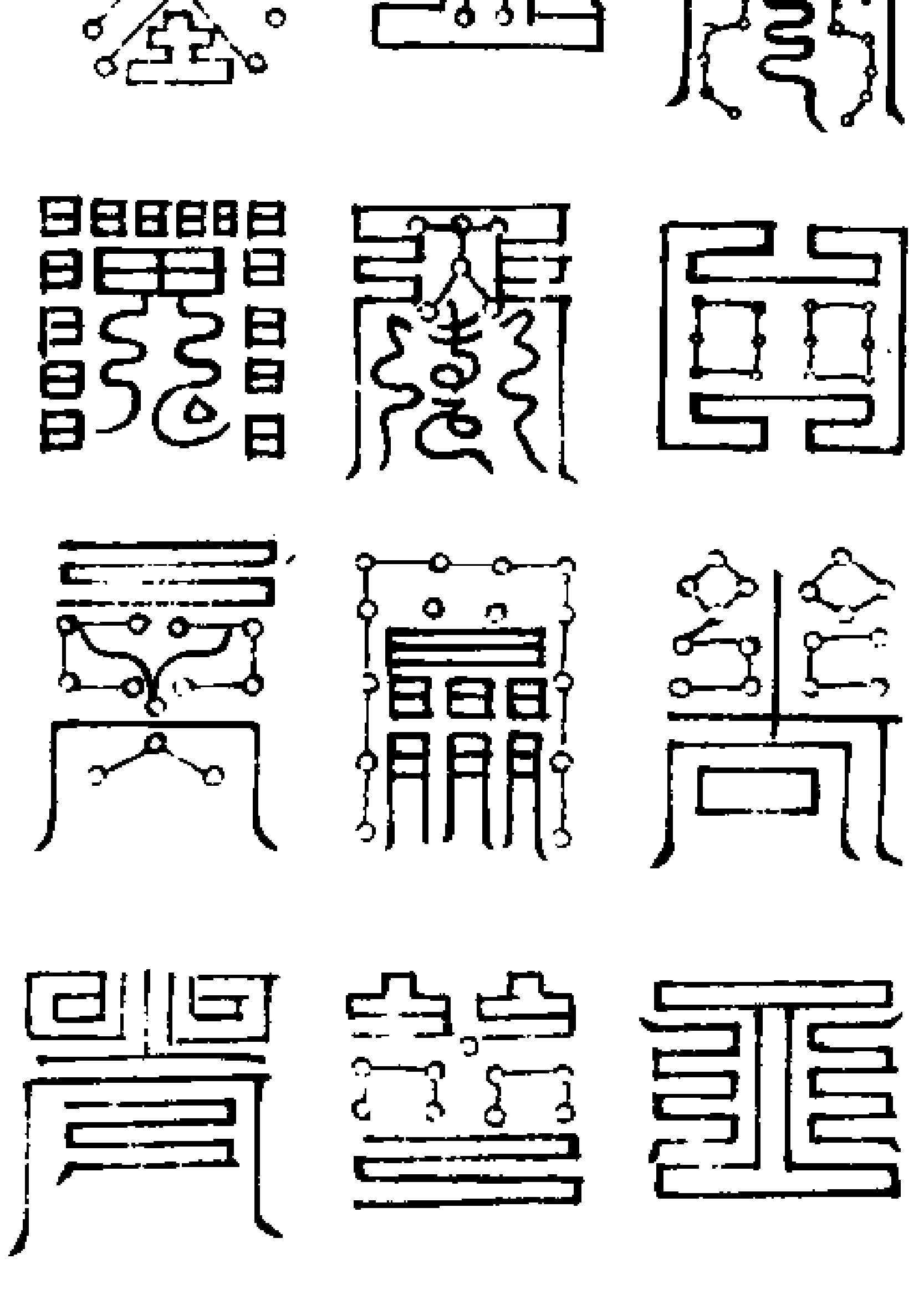


癸印。取十月戊日。採松木北枝心。依篆辰時造印。背刻斗女牛三星之字。黑囊盛之。

已上十干大印。方一寸八分。朱後黑篆之。依式用之大驗。凡造印。先可齋戒沐浴。一年之內。依日時刻之。造勿有參差。

雷公式上部十二大印篆章第四。

夫雷公天印。本出玄女自然之書。龍氣雲霄之結。天帝明文。遺玄女。賜之於黃帝。其印大妙矣。



雷公式上部天印式章第五

凡有三十六印各有次序不得差錯故多亂動帝行仁德勿作曲逆佞乃通靈是此法也若用印召事於式前先正心漱口春夏秋收光鳴天鼓心想七遍然後用印召之隨意所用此日呼所掌神王名字　第一印訣曰是長沙神王印此印常有十二大將軍三十六神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此印能伏一切惡毒若有人入山逢獅子虎狼欲來害人者當以此長沙神王印印天門下即天下雷風煞其此獸不爾以印擬之印兵將打煞諸獸廻鬼現形而捉獸來若山逢大蛇以印擬之則蛇不動若逢盜賊以印自心前則隱形不見已身不爾以印印大呼開其地自成大江河溺煞群賊也若有人家患瘟疫一切難病以印印病人足心少時即瘥若欲要其美女書彼姓名於式上天門下以印之前神王立抱美女將來用雷公印式亦有自來　第二印訣是長水神王印可騰空若有受持此印於平旦印紙上以井花水服七七科滿百日即得飛空隨意上下長生不死若有八十歲老人服此印滿百日即髮白返黑齒落更生如年幼童子身上光澤素白如玉亦能飛空此日護仙果若欲入地以印印式上地戶即隨意入地取其珎寶能斷酒肉五辛持此印令人不飢渴者能抹虛空食長服此印年壽八萬四千歲長服無忌若欲地裂手持印作禹步印地即裂地深百丈欲令還合倒蹋禹步以印印之即合依元若欲要地動以印印式上玄武上千也則天地日月動令止即以印青龍上即止　第三印訣欲行兵所用征伐交兵欲令彼軍敗走者以印印式上天后卻彼軍立敗若春夏交戰即以印印天門即天下雷風大雨打破軍衆總死不爾以印擬之彼軍衆即有十二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擊破軍盡死若欲隱形者百萬兵形者以印印其兵心即彼軍不見此衆密擊之煞彼兵盡不覺若兵一人當萬者一印三人遍體則刀兵不傷箭射不入若欲兵征戰以印擬之彼兵則一時俱倒也欲令彼兵不敢來以印印旗旛上則三十六神王印料即彼衆自驚散奔走無數不敢來當若欲令遠近用弓百發中者以印印兩手心則引弓必中欲令刀未下其人自死者以印印刀下以印擬之其人自死若欲令一箭射傷千人以印印紙上果箭望陣上射此箭去百里不住自然可傷千人若欲遣兵落千丈坑者以持印作禹步印式上天后則地裂為坑陷於彼軍欲令彼軍瘟病二三日者此日之以印印彼地形則彼軍盡遭瘟皆死若兩兵交戰征欲令猛風擊以印印坤上則猛風掃石吹砂以擊彼軍也欲令彼軍不見其人不聞其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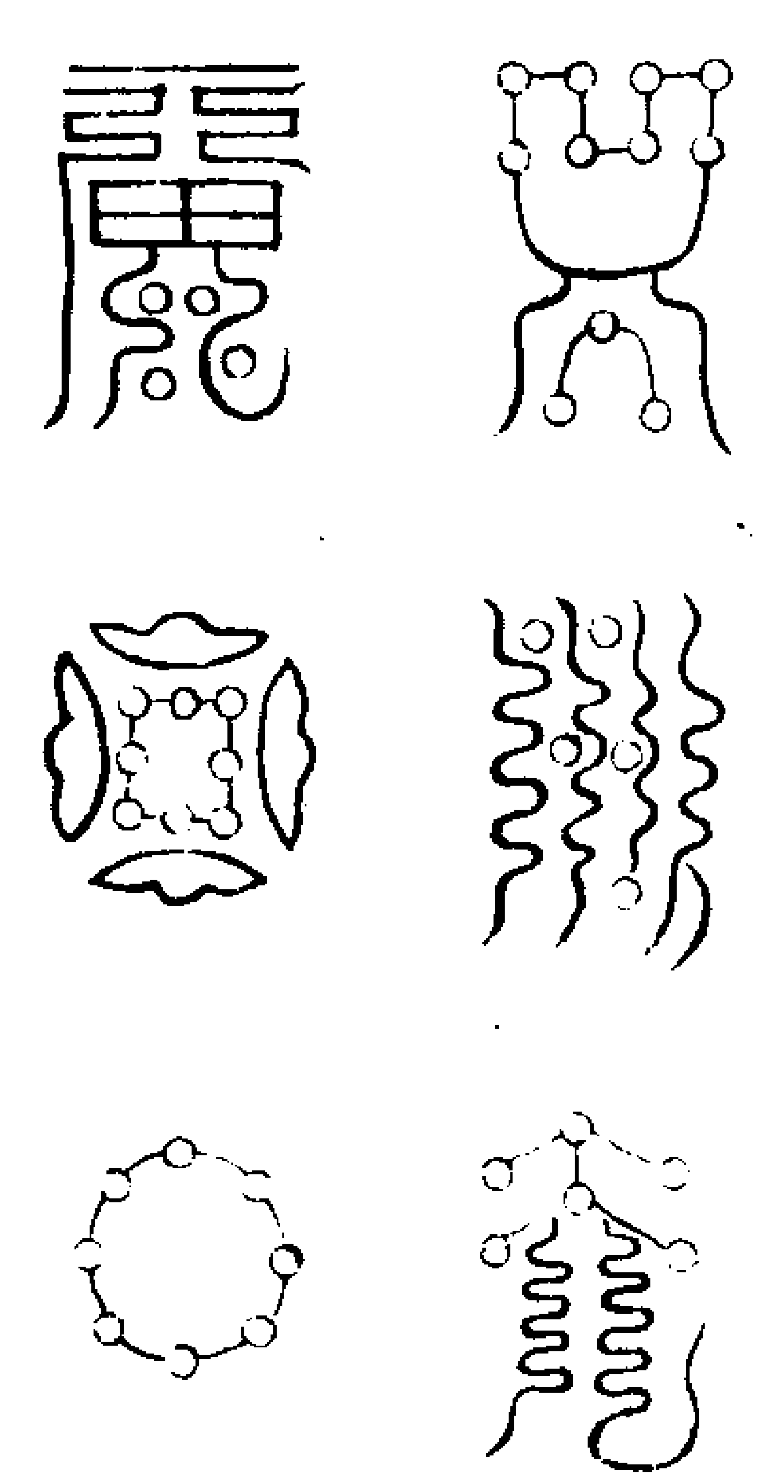
以印作禹步印天后上則彼軍忽盲聾而可擊之即獲大勝也若欲不戰自來降者以印印式上地戶一日一夜則彼軍將徤自來降伏若令一切軍兵彼馬踏煞印式上鬼兵名字使落馬此日踏死也若令彼軍暮火自燒者以印作七星步印紙上百科放之其印即飛向彼軍暮上自燒及兵器自救大攻之獲其大勝也若欲令彼軍大小漂溺平持印作七星步以印印地成泉大水漂沒彼軍自死盡　第四印者能厭煞萬物若欲煞人以朱書其人姓名於式地戶上以七星步以印印之十二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當夜厭煞彼人若欲活向彼人家作禹步即死人心上印七七遍活欲令人釀酒終不熟以印甕上則酒終不熟若欲令熟作禹步印甕上立熟欲令禾不長者以印印四角即不長卻令長於舊印上覆印便長立熟欲令樹木死以印印其樹木即死若令江水不流以印印水不流復印便流若令火冷以印印火即冷卻令熱作禹步印舊印立熱若留一切果子等以印印之終年不壞長食令人不死皆得飛仙之果　第五能落一切萬物欲令星落者當夜半淨以念五嶽神名燒香手持印作禹步七星印星即飛落令止若夏熱令寒齋七日作禹步印天即日沒白雪落天變寒風人不能立若還以印作七星步印日即出雪消依元若冬寒令熱齋七日燒香持印印式上天后風雨動終日不止欲還以印式上地戶風止若衆鳥令落以印擬而叱之自落令麞兔不動以印擬而叱之則不動欲令天地晴以持印口含井葉水噀印印式上天后少時則天地開令明復印之　第六印能變化一切萬物若人欲變形清齋七日絕五辛酒肉居室以印印紙上二七科以井花水平旦持服之則隨意所變入羊群則成羊入猪群則成猪入牛群與牛全體入犬與犬成行六畜之形皆無二入林成木入山成石入竹成竹入水火為虫鳥入老人衆入女人衆入市衆面背相似故乃隨意變化若欲珎寶清淨三日手持印作禹步取沙一升叱之印二七遍則變成珎寶珠玉欲作金手持印齋三七日作禹步取泥一升叱之即印七遍化為黃金矣若欲要珎珠取小石一升齋七日夜手持印百二十遍禹步七星步化成珎寶也若欲要寶珠取高上白好石一枚於深靜室中齋七日夜半持印作禹步七星印之白石七七遍又云一百二十遍則化成寶珠矣夜中光彩可照光七星如同月色欲要銀取桃樹於子地種種至春以齋百日手持印作禹步印此枝百遍如滿七日則一樹銀花葉取於爐中鎔則成好銀若欲要金遣糞成金可以印紙上以井花水服七七科後乃叱之成金也　第七印能活屍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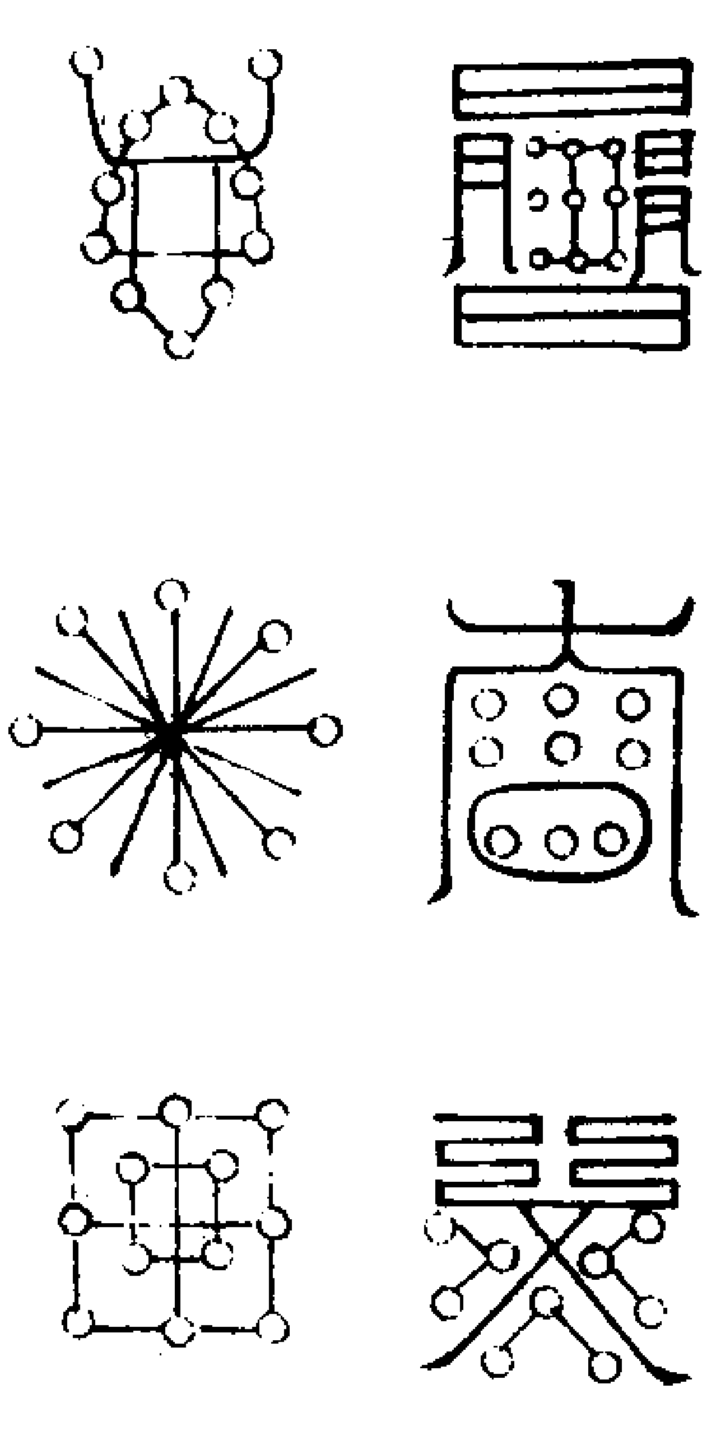
死者或溺死厭死者將此印作禹步叱死人印額上七遍望心上一百二十遍無不活者欲令人安健於紙上印七七科服之終日不飢不渴長服令人面生光彩久服生神長生不死可致於仙人若不斷房室即去除百病至地仙人壽八千萬歲若路中行逢一切死烏獸者作禹步印其頭上即活也　第八印能萬物形若欲隱形者當清齋於一室内七七日印紙上七七科以井花水吞之日滿即隱形出入只聞其聲不見其形取人之錢縱雖不見若有急難人來追之米暇清齋以印禹步印式上朱雀即覓不見若欲隱形於樹木清齋七日持以印作禹步叱之印式上鬼門戶又曰印樹不見欲服之見鬼神以印印紙上一百二十遍則終身見一切諸鬼神也若隱十二人令一時不見晝齋七七日手持印作禹步印式上鬼精十二人一時俱不見也若欲白日見星夜中見塵者當枕此印視不見若欲徹視千里山壁望見千里之事以井花水服此印百日亦能隱形可見千里之事若視地下百丈之事以朝朝印紙上七七科燒作灰以井水服之并浴面光洗目七七遍如滿百日則地中為清水見一切砂石珠寶奇異之物神秘之　第九印能療一切諸病若有疾病不瘥羸瘦不能飲食冷氣冲心一切萬物特印禹步當疼痛處印七七遍其痛即瘥若服内疾

病當印紙上燒作灰沸七七遍則瘥若鬼魅五種病十二種癰八十種風並當療之皆清齋三日手持此印作七星步此病人以印印心前後一百二十遍即瘥不爾以印印紙上燒灰以井花水服最妙　第十印能變萬物之形於一淨室内清齋七日以手持印呼雷公呪百遍咄咄雷公中舍日月擲地成馬我分所乘日行萬里又呪曰咄咄雷公中舍日月擲地成令我分所乘急急如雷公律令如此法印誦百遍以手中擲印以地上成可見能言語分明而預知人生死問未來之事並知也　第十一印此印能隱日月動召風雨當有十二大將軍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若隱日月以焚香禮拜放之其印即不見少時有一片黑雲從香爐上起直上天捲日天地黑雲晝蓋却還明再焚香作禹步叱黑雲墮成印也若隱月還前法若動風雨清齋三日夜燒香請風雨神王以手持印印式上地戶少時風雨即大至其有神驗　第十二印能開萬物若陰陽交錯欲雨當焚香清淨作禹步叩叱印之以望天印之則雲開雨散若人遭枷鎖以印鎖自開解脫十二印中此印大驗常有十二大將三十六神王八萬四千鬼兵從之更加十萬力士若人病人家先持此印禹步叱病人門印大門門皆有印跡鬼即立走方可入病人家還作禹步印病人心即

背上印出立瘥若有用心益智以印印紙上以井花水吞之七七科滿日一賢所言事不忘此印印山山崩印地地裂皆作禹步秘之秘之　右件雷公印文經能寫一本則合無病常將隨身萬惡遠離吉昌永壽無極遇得此本萬金經勿傳慎秘之上中下科印面面不同耳

雷公中部十二大印篆章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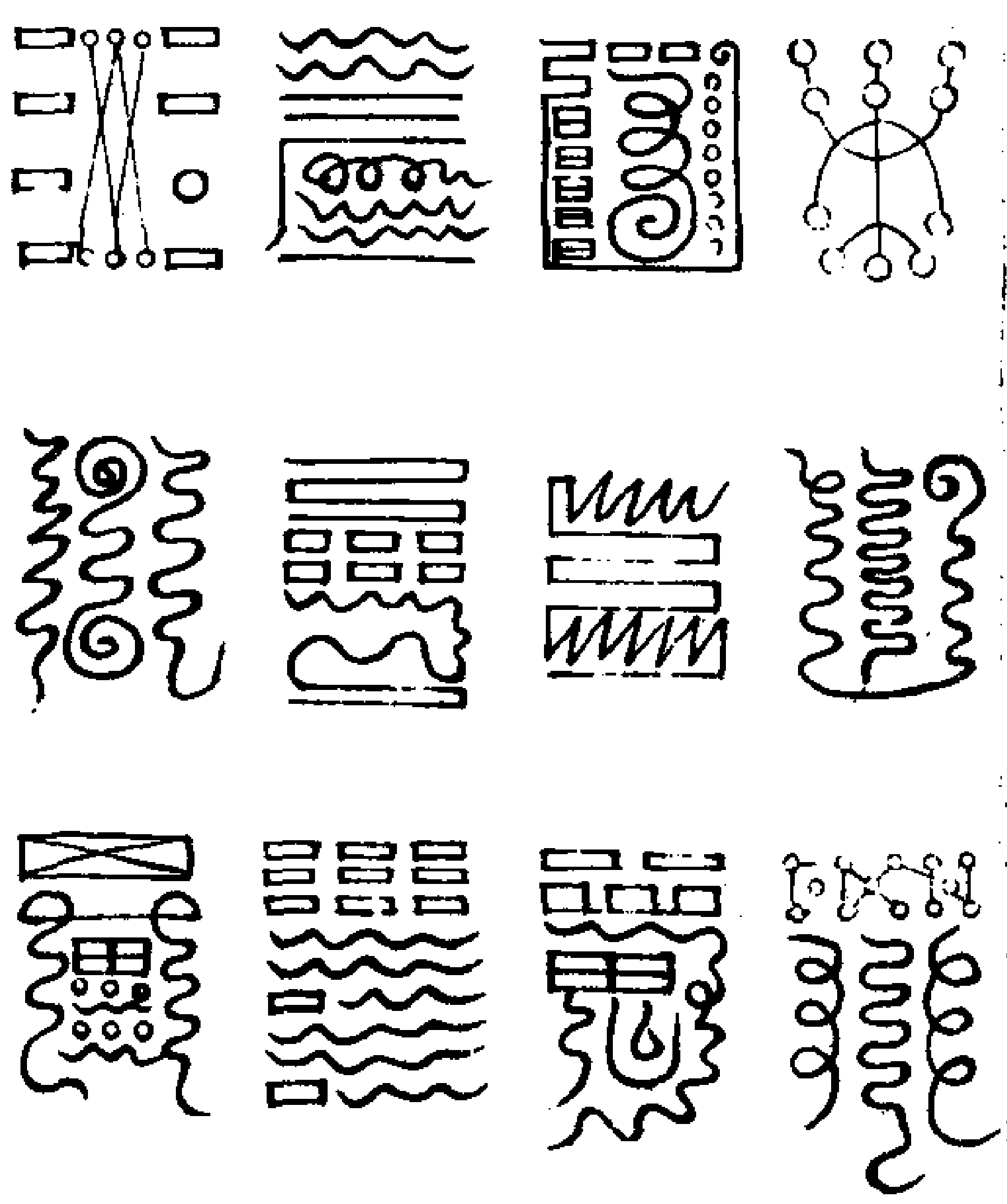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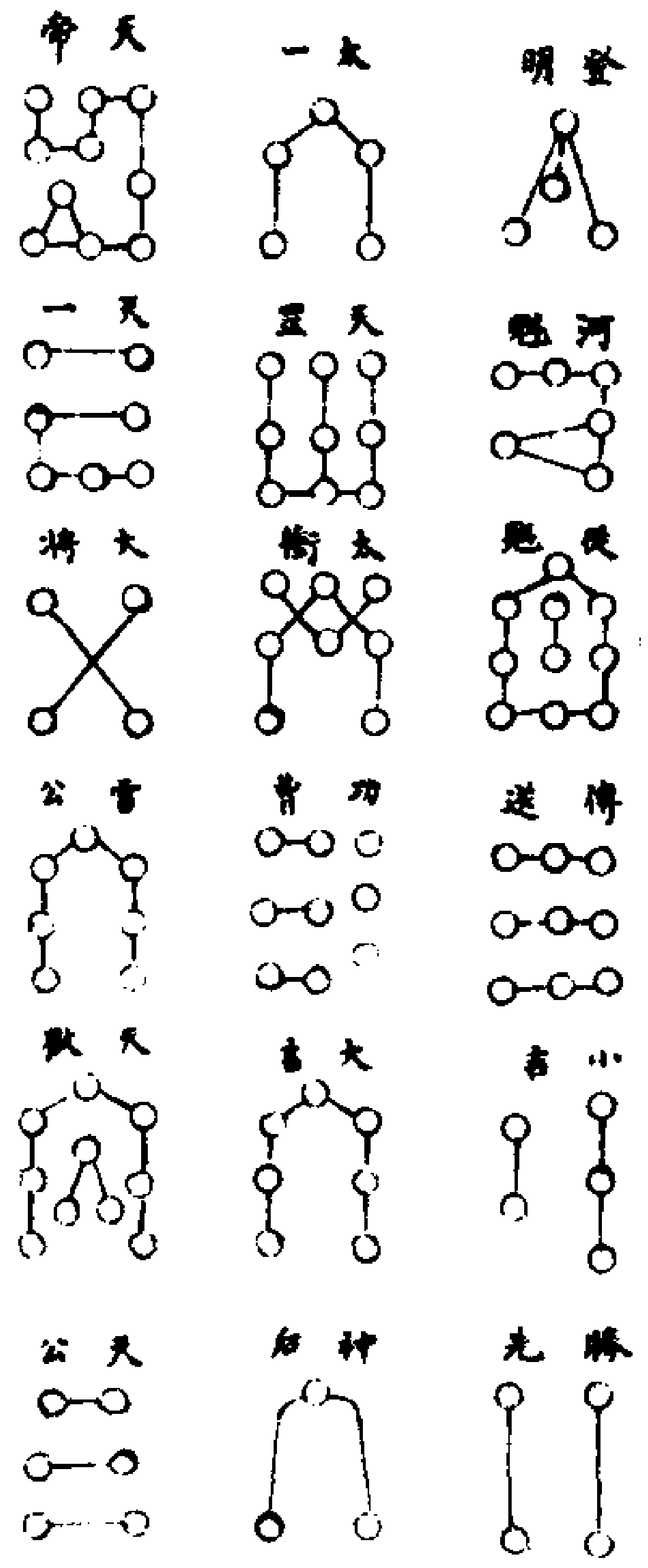


雷公訣三部秘十二印法章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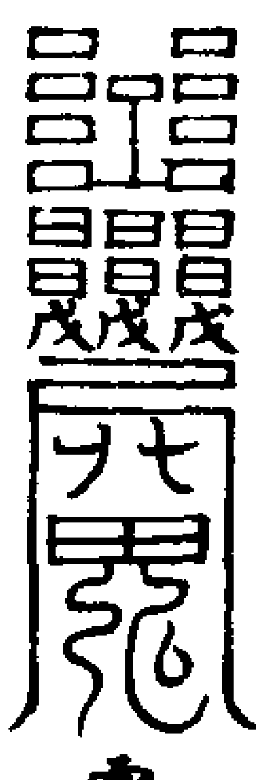
表中科十二印者依此次敘用之占事物令交錯第一訣印者若寅時有人來占事取淨器内盛第一印於湯内一斗内印其湯中若沉有婦人口舌患重取此印印病人心文從背出立瘥若湯浮蕩有口舌患并婚事以治患如前側官事口舌六合日取印印紙上七七科井花水吞之心中官事自解若病人生死内香湯中浮即生沉則死若家中群鼠出聚不能動

寅時以寅印其穴。作禹步印呼之。急出鼠聚人前不敢去。令散。口喝急走散。若欲蛇出作禹步印。印其穴即出。不敢動。遣即去。教住即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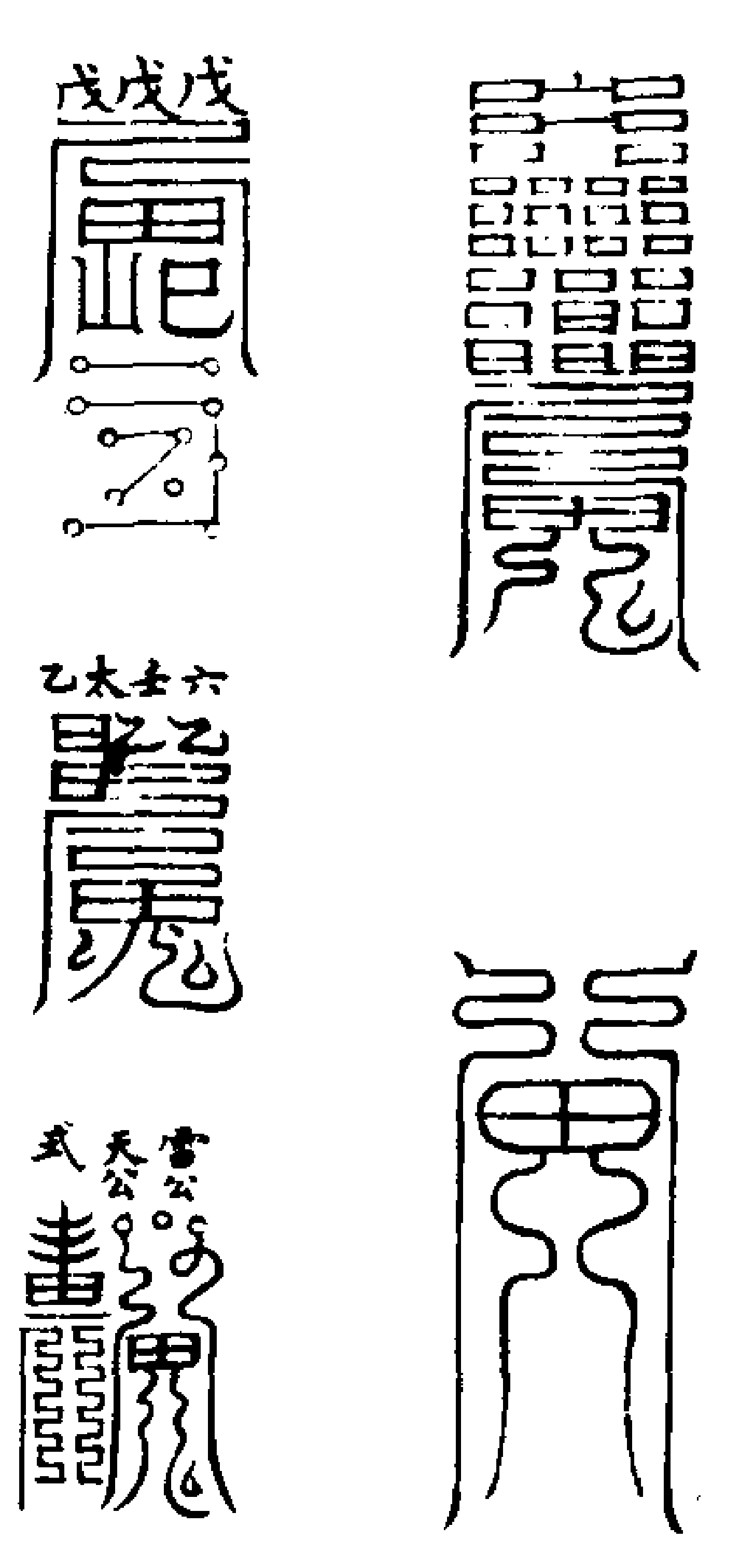




雷公遣諸符篆科章第十二



寅申巳亥
雷公將軍勑
巳寅亥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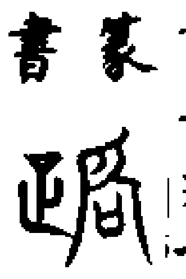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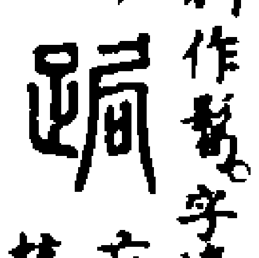
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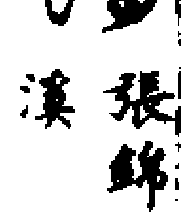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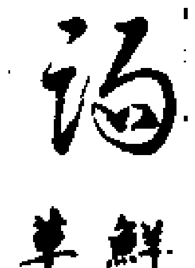
學於無言者。必從有言而入。既入於有言。則必至於有言。而後能盡其縕。若然則萬言不爲多。而不言不爲寡矣。此古今之通理也。三十代祖虛靖真君是編啓迪玄門。網羅後學。蓋有無出入之妙。盡之矣。弟子王晉恭孝光輔等。摭拾遺文。重餖諸梓。因爲編次其倫序。敬書其志義之大槩云。

洪武十五年。歲次壬戌。三月望日。嗣漢四十三代孫冲和齋沐拜書。

跔

洪武正韻渠玉切。跼跔不伸。又曲也。通作局。顧野王玉篇渠足切。陸法言廣韻。傴也。從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跔（正）跼（俗）楊桓六書統韋母跔。說見廣韻。韋母熊忠韻會舉要角濁音。通作局。詩不敢不局。注疏云。曲身也。又曲局髮髮貌。詩予髮曲局。集韻別作跼。字潒博義曲身貌。又從也。韻會定正字切韋甸群擊度跔。

篆書  南嶽碑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六書統

草書  漢張錦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兔跳而跔（潛虛兔跳而跔焉。蜚而奮。狐張肘縮。）

匔

渠玉切。許慎說文。曲脊也。从勹籀省聲。巨六切。司馬光類篇丘六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六去六二反。楊桓六書統韋母匔。原聲匔隸。字潒博義匔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韋匔切。曲脊也。故从勹。借凡不得伸者皆曰匔。通用局。作跔非。韓信傳。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俗字。

篆書匊（徐鉉篆韻）隸書匊（六書統）

騶 渠玉切。許慎說文騶馬曲脊也。从馬鞠聲。巨六切。六法言廣韻又居六切，馬跳躍也。騶（同上）孫愐唐韻渠竹切。徐鍇通釋堅視反。司馬光類篇騶或省作騶。釋行均龍龕手鑑騶（或作）騶（今）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騶（同上）楊桓六書統羣母騶（从馬从鞠。曲也。騶非）騶（从馬匊聲）騶（隸）趙謙聲音文字通（羣匊切）篆書騶（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騶（徐鉉篆韻）隸書騶騶（並六書統）

鞠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竹切。裹也。

毱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巨六切。陸法言廣韻皮毛丸也。一曰蹋鞠。以革爲之，今通謂之毬子。又蔔鞠二音。丁度集韻鞠或从毛作毱。釋行均龍龕手鑑毬毱毬毬（並）俗毱（古）毱（正）

⿰耒局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録切。耕麥地也。丁度集韻博雅⿰耒局穙耕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羣母⿰耒局（从耒局聲）⿰耒局（隸）字濮博義⿰耒局（同上）

篆書⿰耒局（六書統）隸書⿰耒局（六書統）

軠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瞿王切。紡車也。

傑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肉切。傑倯驚也。

⿰谷匊 渠玉切。顧野王玉篇渠六切。陸法言廣韻谷名在上艾。司馬光類篇渠竹切。又居六切。楊桓六書統羣母⿰谷匊（从谷匊聲。說見見母⿰谷匊隸）篆書⿰谷匊（六書統）隸書⿰谷匊（六書統）

⿱匊牛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渠六切。牛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匊牛，牛歲也。字濮博義渠竹切。

侷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侷促短小。司馬光類篇衢六切。侷促短小貌。韓道昭五音類聚侷，侷促迫至近也。侷，渠欲切。楊桓六書統羣母侷（从人从局。局不伸也。原注侷隸）字濮博義侷（同上）篆書侷（六書統）

隸書侷（六書統）

駶 渠玉切。陸法言廣韻馬立不定。丁度集韻馬立不常謂之駶。司馬光類篇衢六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巨玉切。楊桓六書統羣母駶（从馬局聲）駶（隸）字濮博義駶（音局）篆書駶（六書統）隸書駶（六書統）

拱 渠玉切。丁度集韻廣雅法也。楊桓六書統羣母拱（與拲同。余見見母）字濮博義渠竹切。篆書拱（六書統）

⿱宀局 渠玉切。丁度集韻不敢伸也。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羣母⿱宀局（从宀局聲）⿱宀局（隸）字濮博義⿱宀局（音局）篆書⿱宀局（六書統）隸書⿱宀局（六書統）

⿱髟局 渠玉切。丁度集韻⿱髟局鬈髮貌。司馬光類篇衢六切。楊桓六書統羣母⿱髟局（从髟从局。若局之然。原注⿱髟局隸）字濮博義通作局。詩予髮曲局。

篆書⿱髟局（六書統）隸書⿱髟局（六書統）

莍 渠玉切。丁度集韻艸名。爾雅椒榝醜莍。莍萸子聚生成房貌。郭璞說。楊桓六書統羣母莍說見尤韻羣母。字濮博義渠竹切。朮實也。梂（同上）又渠求切。篆書莍（六書統）

裘 渠玉切。丁度集韻衢六切。皮衣。楊桓六書統羣母裘說見尤韻羣母。篆書裘（六書統）

趜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趜趚傴僂也。

踘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蹋也。

⿰𥷚鳥 鵴 ⿰匊隹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鳥名。鳲鳩也。或省作鵴。或从隹作⿰匊隹。

⿰魚匊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字林魚有兩乳。

⿰虫局　渠玉切。丁度集韻渠竹切。蟲名。詹諸也。司馬光類篇丘六切。廣雅蛩蟺也。一曰⿰虫局蝛蜣也。又居六切。說文蟲名。⿰虫局黿詹諸以脰鳴者

⿰王局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局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吂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六反。

⿱罙米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竹反。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琛（同上）

⿰禾局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耕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耒局（義同上）

⿰土工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𠃌口　渠玉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渠玉反。

朐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月局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哥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哥音局。

⿰麥局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竹切。

⿰糹局　渠玉切。韓道昭五音類聚渠六切。

梂　渠玉切。字潒博義渠竹切。木實也。梂（同上。又尤韻。渠求切。）

⿸尸支　渠玉切。字潒博義⿸尸支音局。行促也。

⿸广走　渠玉切。字潒博義其目切。仆⿸广走倒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章必達
圈點監生臣傅遵之
臣[illegible]汝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一屋

伏（洪武正韻房六切。跧也偃也匿也隱也藏也潛也強也又姓又三伏日。釋名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歷忌曰四氣伏謝皆以相生至於立秋。以金代火金畏于火。故庚日必伏又蒲伏與匍同。又宥陌二韻。从人从犬與伏字不同伏音大地名在海中許慎說文伏司也徐鉉等曰司今人作伺。徐鍇通釋伺也從人犬伺人也會意也代六反劉熙釋名伏覆也偃安也顧野王玉篇扶腹切陸法言廣韻匿藏也又歷也宋重修廣韻又姓出平昌本自伏犧之後漢有伏勝文帝蒲輪徵不至司馬光類篇又扶富切抱卵也又鼻墨切伏地鄭樵六書略協音借義篇伏之爲伏去聲禮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吳棫韻補叶音筆力切白虎通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考工記不伏其轅鄭注云故書伏作偪賈誼服賦。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戴侗六書故扶畦切。犬見人弭伏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伏羲漢伏勝書虙伏犧注古作虙此韻內無。光武赤伏符此是韓道昭五音類聚匿也易曰次爲隱伏也楊桓六書統舉母㑥人畏犬伏藏也。故从人从犬。伏隸觧忠韻會舉要宮濁音三伏日史記注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前郊祀志秦文公作伏祠注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五十先生韻寶伏作伏非伏徒蓋切正作虙魏柔克正字韻綱鳥抱子也字漆摶義郁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伏犬伺人隱藏也从犬伺人旁爲意因借伏日金氣伏藏之日也又伏地貌本作匐亦借服見正音匐字注又伏靈藥名俗用茯非古義又梁也作栿非又伏流也作洑澓狀非史天官書川塞谿㳿俗字又姓漢宣帝受詩於東海澓中翁俗字轉注見宥韻韻會定正奉谷切秋以金承夏之火土徵金畏老火故秦於其間三庚日立三伏日字切奉谷奉　伏千字姓之伏羲姓又複姓）

（篆書）伏（雲臺碑）伏（古老子）虙（王存乂切韻）虙（或如此）伏（華嶽碑）伏（義雲章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伏（徐鉉篆韻）伏伏伏（並六書統）

隸書　伏（武梁祠畫像見洪適漢隸分韻）伏（孔廟秦銘）伏（老子銘）伏（周憬銘並漢隸字源）伏（六書統）

真書　伏（鍾繇）伏（王獻之）伏（狄仁傑）伏（智永）伏（虞世南）伏（顏真卿）伏（黃庭堅）

（行書）伏（王廙）伏（蘇軾）伏（黃庭堅）（草書）伏（章草）伏（王羲之）伏（智永）伏　伏（並宋僧）伏（柳公權）伏（鮮于樞）伏（趙子昂）

三伏

（事林廣記初伏中伏末伏　三伏無定日曆忌釋曰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金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陰陽書言從夏至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故謂之三伏史記注云六月上伏秦始皇之所置也又云秦穆公始爲伏荊楚記云伏日進湯餅名爲辟惡四民月令曰初伏薦麥瓜于祖禰東京夢華錄云都人最重三伏蓋六月中別無時節往往風亭水榭峻宇高樓雪檻冰盤浮瓜沉李流盃曲沼苞鮓新荷遠適笙歌通夕而罷青箱雜記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无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曆忌云是月也三時必有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梁曰六月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犀季夏之三伏潘岳詩云初伏啓新節　歲時廣記初祠社　史記秦紀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四門以禦蠱注云六月伏日初伏也周時無此秦乃有之　自擇日　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論功定封加金帛重複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也　枯草木　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正地溫暑草木蚤生晚枯氣異中國狄夷富之故令自擇伏日也　行萬鬼　後漢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云伏日萬鬼所行故盡閉不干他事　賜酒肉　漢書東方朔爲郎伏日詔賜諸侍郎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詔朔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令卿自責而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遺細君杜甫詩云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當鄭公詩云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暇　賜醴汁　唐輦下歲時記伏日賜宰相學士醴汁京尹公主駙馬蜜炒及漿水　頒麨麪　歲時

雜記京師三伏唯史官賜冰麨百司休務而已自初伏日爲始每日賜近臣冰人四匣凡六次又賜冰麨麪三品並黃絹爲囊蜜一器穎濱作皇帝閣端午帖子云九門已散秦醫藥百辟初頒凌室冰　供冰匣　皇朝歲時雜記政府及要局修史修書之類人日供冰二匣自初伏至末伏又陸翽鄴中記石季龍於冰井臺藏冰三伏之月賜大臣　送冰獸　天寶遺事楊國忠子弟以奢媚結識朝士每至伏日取冰命工雕爲鳳獸之狀或飾以金環綵帶置之雕盤中送與王公大臣惟張九齡不受此惠　琢冰山　天寶遺事楊氏子弟每至伏中取大冰使匠琢成山周圍於宴席間座右雖酒酣而各有寒色亦有挾纊者其驕貴如此　避時暑　魏文帝典略大駕都許使劉松北鎮與袁紹夜酣酒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與松飲至於無知以避一時之暑故河朔間有避暑飲杜甫詩云蕭遷老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盃何遜苦熱詩云實無河朔飲空有臨淄汗　結涼棚　天寶遺事長安富家子劉逸李閑衛曠家世巨豪而好接待四方之士疏財重義有難必救真慷慨之士人皆歸仰焉每暑伏中各於林亭內植畫柱以錦綺結爲涼棚設坐具召長安名姝間坐遞相延請爲避暑會時人無不羨慕　翰碧筩　搢紳脞說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率賓僚避暑于歷城北使君林取大蓮葉盛酒以簪刺葉令與柄通曲莖輪囷如象鼻傳噏之名碧筩酒東坡詩云碧筩時作象鼻彎白酒微帶荷心苦方伯休詩云戲酌碧筩陪笑語　喜義井　宋王玄謨壽陽記明義井三伏之日炎暑赫曦男女行來其氣短急望見義井則喜不可言未至而憂既至而樂號爲歡樂井　食熱粥　世說郗超字嘉賓三伏之日詣謝公暑毒赫曦當風交扇猶沾汗流謝公著故絹衫食熱白粥晏然無異郗謂謝曰非君幾不堪此也　尚羊餘　歲時雜記京師三伏日特史人醫家大賈聚會宴飲其宴飲者尚食羊頭餘士大夫家不以爲節　烹羊羔　漢楊惲報孫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　取狗精　食療云牡狗陰莖補髓內溫主五臟補七傷五勞填骨髓大補益氣力空腹食之黃色牡者上白黑色者次孃婦勿食本草云牡狗陰莖味鹹平無毒主傷中陰萎不起令強熱大生子除女子帶下十二疾一名狗精六月上伏取陰乾百日　日華子云犬陰治絕陽及婦人陰瘻又云伏日取狗精主補虛　採狗膽　魏志河內太守劉勳女病左膝瘡痒華佗視以繩繫犬後足不得行斷犬腹取膽向瘡口須臾有蟲若蛇從瘡中出長三尺病愈食療云上伏日採狗膽以酒調服之明日去眼中膿水又主惡瘡

痴痒以膽汁傅之止。孟詵云白犬膽和通草桂爲丸服令人隱形青犬尤妙　燒犬齒　本草狗齒主顛癇寒熱卒風痱伏日取之日華子云狗齒理小兒客忤燒灰入用　飲附湯　百忌曆三伏之日人不得寢宜食附子湯禳之　忌迎婦　陰陽書伏日切不可迎婦死不還家　製器皿　侍閒雖三伏內斫竹制器皿不蛀記纂淵海三伏焦暑亢陽重授輕履不扇纖塵不復（王起）之賦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要初伏啓新節隆暑方赫曦朝想慶雲興夕還白日穆揮汗鮮中宇登城臨清池涼風自遠集輕衫隨風吹露園難華果通衢列高椅（潘岳）頌以三伏晨催促九秋換（何遜）三伏炎蒸定有無（杜詩）三伏適已過（日）上溫幸瑣碎錄三伏內造麴不折不蛀合醬不酸不折初伏造麴十倍中伏末伏減二分力　三伏中大熱冬必多雨雪太平御覽史記張子房始見下邳圯上老父與一編書曰讀是爲王者師後十三年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良後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良取寶而祠之留侯死并黃石葬之每上塚伏臘祠黃石後山談叢夏英公伏日供帳溫室戒客具夾衣客皆笑之既坐體寒生粟乃以漆斛漬龍皮也酒半取元珠熊藥水爲黃金紙客宋王魏公集謝三伏早出表　徂暑御時伏庚乘序使來中禁恩逮通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集紹丕圖憂勤庶政雖惟康以作聖猶撞怨而求仁謂官府之宣勞宜人君之知悔稱物平施詎聞從事之獨賢俾躬慶休亦使自公而退食暫彈智力期報寵私臣無任　溫風扇候伏火御時使自上方恩霈近列荷養怡之嘉厚擕綿薄以非宜中謝共惟皇帝陛下聖德無名神功不代每自勤於政治猶知下之勤勞憫徂暑之蘊隆俾未旰而夙退雖天地生成之恩不過於茲顧草茅微賤之資未知爲報臣無任蘇東坡大全集謝三伏早出院表　君逸臣勞固上下之分金伏火見亦消長之常乃緣異恩而許夙退（中謝）伏念臣等誤緣末技待罪禁林戴星而朝雖粗輸其勤拙窮日之力卒無補於絲毫遂蒙假借之私得遂委蛇之樂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嚴於恭己恕以馭臣事既省於清心日自長於化國朝而不久前追靜治之風伏當早歸下逮疎愚之性　謝三伏早休表　大火既中三庚云伏炎蒸之病貴賤所同忽蒙退食之恩遂失流金之酷恭惟皇帝陛下仁均動植明燭幽微上有無逸之勤下無獨賢之嘆臣等適時多暇竊祿居多共揚扇暍之風以安黎庶吏屬飲水之節少荅生成　三伏早休謝太皇太后表　星光見而金徹日方可畏朝氣銳而晝望思獲少休上既知勞下皆忘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勞謙恭己忠恕及人雖天地無

一物之私而父母有至誠之愛臣等仰蒙寬假勤獲使安求明無顛倒之衣有偕何幸夙退有委蛇之食歌詠而歸臣無任王珪華陽集謝賜入伏早下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差入內侍省高班某傳宣三司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伏以炎煒實熾適當初伏之初詔驛傳音俾遂退公之佚被寵至渥捫躬若驚臣某中謝伏念臣器業寡微慶逢休盛侍帝欽之邃走嘉猷之屢陳綜討廷之業殆經費之難給紫而全俸萬計夙宵一心方懷謏之淺深敢圖安而自佚豈謂尊號皇帝陛下愛均臣體惠發天衷載矜歊鬱之辰肩降深純之誨舉漢家之令特優出沐之期詠周人之詩敢致在公之節永肩勤瘁上荅生成臣無任　伏以上伏之辰載離於煩暑中發之詔有渊於庶司日遂公休舉御聖寵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情學獲齒清時居乏先容之階獨誤上知之厚晚輸忠瘁偏歷顯榮制京兆之煩圜政迹之亡異綜大農之計究心畫之曾殫然而職隆則謗所叢材鮮則事不給寒暑回薄敢思退食之安夙夜勤勞大懼曠官之譴豈謂尊號皇帝陛下德深天施愛浹臣鄰於炎蒸之御時降使詔而中命疏曹事之冗俾從少閒之私念公家之爲忱盡一心之報　伏以夏秋之交肩會三庚之熾詔勝之發有矜庶府之煩退樂公休仰銜天寵臣某中謝伏念臣緣末學之進乏先容之階早歷賢路之游遂竊禁林之侍奉藩室于外寖治迹之布聞寬財利于中究心計之殫盡衆謗叢材淺責起任優殆歲月之未功曾夙宵之敢辭伏蒙皇帝陛下至仁裕物元化參天念時之暍則及人之思閔職之勞則均人以逸舉漢儀之舊率遂蚤歸之期因庚制之頒吏宏多暇之政臣某敢不靜而經事居則圖膺一心在公之爲少酬自天之賜周美成清真集代謝伏日賜早出表　瘁暑寖隆進履流金之候皇慈深軫特允退食之期上体眷私伏增感幸（中謝）臣等猥聞大政茂著微勞念爲實之未光愛隙駒之易失顧雖盡瘁豈足稱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善政阜民遠邁歌風之作至誠愛物下畢翁暍之仁蔭廣夏之清深閔群居之冥漠務令休憩用遠疾痾緩帶偷安心不忘於夕惕程功自力時敢素於分陰沈存中長興集熙寧九年入伏謝早出表　臣某言今月初二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末伏依舊者凌室頒冰寸鏞政事百官出沐遂被優恩祗荷寵休退惟震慄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施同天地仁發蒿蒸永當曆之初庚軫群心之瘁暑特寬從事均賜出休伏日早歸上体聖神之卹物大夫夙退敢忘臣子之愛君遂嫻羅之私誠濯雲漢之大潤皇恩欲報沒齒難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熙寧十年謝早出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傳宣入伏早下至未伏依舊者。竊以初庚應曆肅當金火之剛強。先甲申恩遠倚乾坤之覆育。臣某中謝。此蓋皇帝陛下德同天地。施及飛潛。方即高明之居。不忘祥延之邸。寬坐曹之常業。俾夙退以便私。出於上聖之至恩。非若昔人之自愛。從事鞅掌。未申補報之勤。退食委蛇。更沐優容之賜。罄孤忠而自効。誓隕滅以為期。徒貢至誠。莫酬洪造。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王初寮先生集謝入伏早下表　臣等今月日伏蒙聖慈特降中使到院傳宣奉聖旨入伏早下者。暑令金藏曲軫至慈之念。恩言天降。俾從夙退之私。中謝伏念臣等。猥以凡材。對司內務鑾坡地秘。已霑殿閣之涼。鈴索聲稀。每幸文書之靜。深惟榮遇。實愧空餐。敢圖加惠之優。更遂自公之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參化育。治格平成。養萬物而播清微之風。運六氣以順赫曦之紀。建下隆寬之令。特紓執熱之勤。伏當早歸。尤謹偷安之戒。日惟不足。益懷盡瘁之忠。臣無任沈文通西溪集中書謝傳宣入伏早出狀　右臣等云云。公府樞機之原。所當盡瘁。人臣夙夜之誼。豈敢告勞。伏蒙皇帝陛下。仁隱及微。恩覃逮下。肅茲庚伏之候。遽傳中出之言。許其廢休。得以夙退。表王人聽政。固有四時之宜。

而臣職在公。何取一身之逸。自非愛育之厚。曷致優游之私。臣等參陪近司。首被隆渥。永惟圖報之効。誓在捐軀之初。蘇穎濱集謝入伏早出狀二首　伏以大老而頹。金微斯伏。忽被早歸之詔。仰慙內恕之恩。退食委蛇。撫躬戰汗。臣等叨塵近輔。與聞政幾。庇廣厦之清陰。飽素飧而終日。方慙懼於無補。何勞苦之足云。伏惟太皇太后陛下。推己及人。使臣以禮。深念早衰之質。許以中吳之休。顧惟民事之至艱。蓋有日入而後息。臣等敢不上懷主眷。俯念人勞。廣清淨之餘風。致安佚於無外。　伏以候極南訛。日臨庚伏。方齋居之暇豫。憫政務之勤勞。亟命遄歸。得從燕息。臣等猥以一介。獲覽萬微。殫日力而不遑。知寸陰之可惜。惕然祇畏。敢有怠荒。伏惟皇帝陛下。雞鳴求衣。日旰忘食。致海內無警急之奏。而朝廷有清淨之風。膺化國之舒長。念暑雨之咨怨。曾匪賢勞之久。遽蒙夙退之安。臣等敢不上體眷懷。益勵愚拙。更寒暑而不易。期歲月之有成。宋孔武仲詩伏中作

酷暑已旬日。薰炎勢自如。昨夜得佳雨。新涼生太虛。清風入蕙幬。蚊蚋避余蹣。本末有動氣。漸漸如秋初。稍見清泠池。幽香隨芙蕖。三伏已過雨。傑熱沛有餘。更得滂沱澤。大患自此除。中園有佳果。甕面有浮蛆。相過玩華月。比鄰寧我疎。　去歲復今日。清樾繫扁舟。手攜筇竹杖。朝上龜山頭。百川合為一。浩渺增天漲。從衙弄佳音。嘯歌懷舊丘。京都偶為客。歲月復歷秋。蓬轉近千里。星回將一周。酣暑雖暫解。餘威難遽收。金火兩相持。火壯金欲流。恐有鬱蒸隳。當代作戈矛。且當事揮扇。未可窺狐裘。唐包佶詩同李吏部伏日口號呈元庶子路中丞　火炎逢六月。金伏過三庚。幾度衣裳汗。誰家枕簟清。頒冰無一位。裁扇有高名。吏部還開甕。勤勤二客情。（一作姊）　宋王黃州小畜集伏日偶作　移床抱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多病形容唯有骨。食貧生計摠無錢。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日晏眠。會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孔平仲詩初伏夜坐　露坐已侵夜。炎威猶未收。何言百蟲喙。無故一星流。苦渴須漿解。微涼以扇求。頒冰老今日。堆王想神州。池上作　寂歷人初定。逍遙物已齋。夜涼天似水。月在小橋西。午眠　雨盪炎天氣。風生喬木陰。清涼一枕睡。勝得萬黃金。歐陽公集初伏日招王幾道小飲　北園數畝官墻下。嗟我官居如傳舍。滹沱北渡馬蹄（一作蹄）冰。西山病歸花已謝。落英不見空繞樹。細草初長猶可藉。空園一鎖不復窺。不覺芳蹊繁早夏。隔墻時時聞好馬。如得嘉（一作佳）客聽清話。今朝試去曉園尋。緣李橫枝礙行馬。蒲萄憶見初引蔓。翠葉陰（一作成陰）還滿架。紅榴（一作榴）花最晚子已葉。猶有殘花藏葉罅。（一本有雖無桃李競繁華自有竹柏資蕭洒兩句）

人生有酒復何求。官事無了須偷暇。古云伏日當早歸。況今著令許休假。能來解帶相就飲。為予揮月開風榭。劉攽彭城集末伏　火流漸近桑榆上。秋氣新從閶闔來。每歲長安猶暑熱。內官相屬賜冰回。韓魏公安陽集辛亥七夕末伏　三七令宵同末伏。初秋時候暑微薰。星橋舊說通靈匹。劍肉何人遺細君。瑩席冰寒心共爽。噪風蟬急耳欣聞。郢中新曲高難和。唯付珠喉任遏雲。（時吾判沈大丞有七夕新曲）梅聖俞宛陵集道中伏日次韻　伏日每苦熱。古來亦事侵。嘗聞東方朔。割肉趁庭陰。百職當早罷。將畏赫日臨。我無歸遺人。懷念空霑襟。劉公是先生集伏日尋鄰幾不見　朝日出東北。青雲散來暉。堅金為之鑠。信此庚氣微。吾子善閉關。今何冒炎威。流汗正被面。飛塵常滿衣。憶君若冰雪。無以慰渴饑。伏日萬鬼行。走如早旋歸。歐陽公集伏日贈徐焦二生。（一本作徐焦二子伏日遊西湖余以病不能往因以贈之）

徐生純明白玉璞。焦子皎潔寒泉冰。清光瑩潤互輝映。當暑自可銷炎蒸。平湖綠波漲渺渺。高樹（一作綰）古木陰層層。嗟我豈不樂此。心雖欲往身未能。奉優食飽力不用。官閑日永（一作心樂）睡莫興。不思高飛慕鴻鵠。反此愁肝憤蚊蠅。三年永陽子所見。山林自放樂可勝。清泉白石對斟

酌巖花野鳥（一作草馬）交朋崎嶇㵎谷窮上下追逐猱狖爭超（一作登）騰酒美賓佳足自負飲酣氣橫猶驕矜奈何乖離纔幾日蒼顏非舊白髮增強惟洗勞歌且舞勉飲寧及合與升行指眼眵（一作欲）旋首物坐見樓閣光毬登頭輕目明腳力健羨子志氣將飄凌只見心意已如此終竟事業知（一作將）何稱少壯及時宜努力老大無堪不可憎呂淨德先生集伏日池上二首　彼時南宅此池亭庚伏長來駐旆旌垂翼畫船衝岸急風陰幹蓋過風傾一先有得暮頻勝衆樂無嫌酒屢行紅日漸低鐘鼓近路人猶笑望尋城　南風時起有餘溫暑景炎炎勢欲焚提上游人皆樂俗坐中蒙客少將軍深思淵沼生氷色尤畏晴霞散錦紋待得清涼到襟袖斷烟重疊送西曛張文潛宛丘集入伏後三日　老火熾而焰端然流殺金清秋有微警西風生薄陰日中無停暉俛仰忽已沉齊紈不足玩流星逝駸駸盛衰穿獨行中昊客相尋蓬茅有佳處亦足慰人心王東牟先生集和曾卧父庚伏書懷　坦衣侵砌竹穿牆日日蕭條氣運涼急雨滿池鳴兩部幽奇不獨水雲鄉　吳興水郭芙蕖隈別後扁舟去岸迷莫訝道人新活計亦看粉面照清溪　綠漪平漲小橋頭紅蓼花鮮杜若洲便喚畫師來貌取不須雲夢澤南州　仙翁服食久遺年且作童兒戲眼前井上轆轤休軋軋磨閒風露自濺濺　皇家休符徹象緯河上五老飛入閒即今三老不住世賴有兩峰高玉山　中郎句法祖師意取玉鑿山開混茫踈簾清簟半雲雨昨聽天籟生虛涼王十朋梅溪集伏日懷審易同僚　去歲審易四望亭題分十二志同登眼中忽見天邊月不謂天邊是圓陵（去歲偶月字云小飲未成醺天邊見新月）葛勝仲丹陽集伏日不預諸僚飲會　賜肉歸來命支生共觴至日已三庚巧遮畏景槐陰重輕送微涼竹影清坐局阻陪河朔飲交鋒空想汝南評紫雲的是尊前物御史無緣問姓名張鎡湖南集伏日　未曉雨先驟過朝風更鮮誰知初伏日全是早秋天洗盡當新酒臨池摘嫩蓮平生丘壑意不受暑寒遷趙蕃淳熙藁伏日　熱苦應伏至風清非雨祥那知潦未退還與旱相望（下田水猶未盡退而上田已告病矣）荷損無裳被菊枯愁換芳農夫還怪我汝事與吾忙劉後村集伏日　屋山竹樹帶踈蟬淨掃風軒散髮眠老子平生無忌物陶詩一卷枕屏邊歲時雜詠程曉伏日　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卧出入不相過今世褦襶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謂當行起去安坐正跘跨所說無一急喈唅一何多疲倦向之久探聞君極那搖扇髀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謂此小事亦是人一瑕傳誡諸高明

熱行宜見呵　王言史廣州王園寺伏日即事寄北中親友　南越逢初伏東林度一朝曲池煎畏景高閣絶微飆竹簟移先灑蒲葵破復搖地偏茅瘴近山毒火威饒裹汗絺如濯親床枕並燒墮枝傷翠羽萎葉惜紅蕉且困流金熾難成獨酌謡望霖窺潤礎思吹候纖條旅恨生烏滸鄉心繫洛橋誰怜在炎客一夕壯容銷李復潏水集和人伏日　太極剖元氣五行均四時代謝密循環母子相絜維土散無定位金德乘火馳天形發殺機閉藏不敢施旺胎勢力殊熾赫畏炎離聖人御陰陽恐侵西極虧遇庚防畏禍用晦將待時曠然達生理瘵息潛深思爲還紀秦事德公初置祠後世著令典賜告休百司曲學雖拘忌消長自可推歲星東方出隱迹游天墀訛諧動漢帝割肉蒙酒卮曹鄴詩伏日　三庚到秋伏偶來松檻立熱少清風多開門放山入張思廉玉笥集伏日取青樓寄桐屋君　盛夏何淘淘陽烏怒流火大田拆龜兆旱雲焚咸朶出門畏靴幘閉戶習袒裸小樓鬱坐甑蔬食無一可南薰雖驟來坐厭掘堁時時樹陰卧屢陟計亦左眷思湖上舟翠荷風婀娜玉纖抹冰盤菱芡剝水朶緬彼桐屋人朱墨政繁夥既無官守係胡乃自拘鎖何當勇飛去筆硯弃幺麼君肅肉食人一一皆勇果元董嗣杲廬山集中伏　五世單丁家在家亦如客悲歎悞客抱每恨江海寬今日初伏過浴出易絺綌樹頭來禽熟隔水不可摘明年西湖去涼雪齧鵝白此時且健飯寧耐未爽赫淮童少解事醉拾西瓜擘強笑領其真寫吟自咸癖何濳小山雜著樓雲中伏　炎官驅我入山繖日日松聲似海潮四月黃梅無不雨却來三伏洗炎歊

出伏

張文潛宛丘集出伏詩　伏盡熱隨盡古語當有憑南歲苦旱秋暑鬱方蒸老火熾而焰殺金融未凝火雲大江沸烈日羣山頹平生白羽扇揮拂何功能蓬頭卧永晝起冠汗沾纓何山屢空子貧病復相仍衛茅未可詣作詩聞寢興

伏閉

東漢書和帝紀　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所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

赤伏

李復潏水集答晉城令張翼書　其辱問赤伏事所出昔年見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將以示孔子孔子見俛而泣抱麟而泣曰爾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孔子奉麟之口久而吐三卷圖一曰赤伏劉季興爲主二曰周滅夫子將終三曰爲漢制造孝經夫子謂子夏曰新主將出如獲麟者至漢將興高祖斬白蛇素靈夜哭曰白帝滅赤帝興自古推曆數者言五行之運以相生者繼之周以木德王天下以秦爲閏不當繼周木生

（大漢當承周。木生火。漢爲火德。故曰赤伏。爲此出於緯書也。六經謂之經。經常道也。經必有緯。緯言其變也。多言災祥世數。聖人不敢以此爲法。恐失先王之大道也。讖者驗也。言有其兆。必有其驗。桓譚不讀讖。非不知讖。欲其君知道也。緯書不曾見於書史中。略見之梵書中。亦有知之。曰西天有備多羅讖言。釋氏之教興。廢則讖書其來遠矣。某答上）**罪人黜伏**（書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注。上天信佑下民。歆夏桀窘之而屈服。）**齊師墮伏**（左傳定公七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歛處父御孟懿子。將有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痁作而伏**（左傳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注。繁羽趙羅宋勇皆晉大夫。）**陳言而伏**（禮記儒行。陳言而伏。注。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獻于內耳。乃順之於外也。）**羽者嫗伏**（禮記樂記。羽者嫗伏。疏。言謂飛鳥之屬。皆得體伏而生子也。）**寢毋伏**（禮記曲禮。寢毋伏。注。伏覆也。疏曰。寢臥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禍福倚伏**（史記賈誼傳。服鳥賦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集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迭來。猶言伏立也。老子其政悶悶章云。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爲奇。善復爲妖。民之迷。其日固已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宋劉後村集倚伏　且可飲杯中物。誰能管身外愁。譏戮奄然元載趙。余可歟黙蕘。唐誅元載以纖纖塞其口而終。）**被酒睡伏**（東漢書劉寬傳　靈帝時。寬爲太尉。帝頗好學藝。寬常命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安能雌伏**（東漢書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郡丞。嘆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棱止拜伏**（兩漢蒙求。韓棱。字伯師。和帝即位。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蕃使震伏**（新唐書列傳　嚴武。字季鷹。在鎮九年。尚寬惠。治稱淡閒。士馬蕃息。嘗大閱。旗幟周七十里。回鶻梅錄將軍在會。聞金鼓震伏。）**英雄相伏**（宋蘇東坡大全集。桓溫之所戒。殆過於劉越石。而區區纂之者。英雄必自有以相伏。初不以成敗言耶。以此論之。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唐文皇之英氣。未必過劉寄奴也。）**群兒畏伏**（宋史馬仁瑀傳　仁瑀十歲時。常集里中羣兒數十人。與之戲。爲行陣之狀。自稱將軍。日與之約。轍其後期者。羣兒皆畏伏。又市果均給之。益相親附。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衆所推伏**（宋歐陽公集論范仲淹劉子。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伏。）**忠賢神伏**（宋曹彥約昌谷集侍郎曾公南武城集序　稱代言之章。進持橐之班。演綸而忠賢神伏。拭致而姦諛膽喪。）**降伏**（北堂書抄。左傳云。楚子圍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楚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春秋公羊傳云。楚子圍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何休曰。茅旌祀宗廟所用。迎神道也。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通精誠也。鸞刀宗廟割切之刀也。鐶有和。鋒有鸞。執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首也。東觀漢記云。劉盆子將丞相以下降。奉高皇帝璽綬。詣屬城門校尉。賊皆輸鎧甲兵弩矢。增積城西門。道與熊耳山等也。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皓面縛輿櫬。將其太子降之。劉盆子兄式侯。旦請上曰。盆子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待君以不死耳。杜預集云。序預爲鎮南將軍。觀兵于江。男女降者百萬餘口。軍中爲之謠曰。以計待戰。一當萬者也。范曄後漢書云。世祖詔曰。馮異。異軍義渠。青山胡率萬餘人降之。）**讋伏**（漢書項籍傳　府中皆讋伏。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夜行晝伏**（戰國策。范睢謂秦王曰。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索隱云。即溧水。無以餬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鳥起有伏**（孫子行軍篇　註。曹操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高起者。下有伏兵也。）**設伏**（三國魏志滿寵傳　寵度孫權有來計。乃上疏請移合肥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引賊平地而掎）

其歸路其年權自出欲圖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以來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設伏於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新唐書沙陀傳 李克用悉兵攻赫連鐸於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為前軍設伏河上鐸縱騎追阿檀過伏而奔鐸亡入吐渾克用取雲州以部將石善友為刺史 資治通鑑 唐僖宗中和四年五月癸未高仁厚陳於鹿頭關城下陳諸曰陣下日君雄等悉衆出戰仁厚設伏於陳後陽敗走君雄等追之伏發君雄等大敗是夕遁歸梓州陳敬瑄發兵三千以益仁厚軍進圍梓州 後周紀北漢兵屯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伍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 馬令南唐書周本傳 本為楊行密將授信州刺史時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款越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造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今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

也璋亦以為然乃還越人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弃輜重走先設伏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累至皆敗之 鎮江志 建炎四年兀朮入寇回至鎮江韓世忠據江中流與之相持虜以輕舸絕江而遁先是世忠視鎮江形勢無如龍王廟者虜來必登此望我虛實因遣將蘇德以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岸遣人於中望之戒曰聞江中鼓聲岸下人先入廟中人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聞鼓聲而出五騎者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人紅袍白馬既墜而跳馳得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 江寧縣志 蘇峻將至臺城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設伏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向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鄉導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

舉軍惕伏

新唐書劉昌列傳 昌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三年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士卒有逗留沮事者斬之三百人乃行舉軍惕伏尋授京西行營節度使 唐綸溫璋歷京兆君素強幹鉏宿弊舉軍惕伏

出奇匿伏

宋史曹友聞傳 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宜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

發擿姦伏

東漢書法 雄舉高第除平氏長善政事好發擿姦伏盜賊稀發吏人畏愛之南陽太守鮑得上其理狀遷宛陵令 北堂書抄 王渙為洛陽令能發擿姦伏京師稱歎以渙有神算 汝南先賢傳云應神華為將作大匠善發擿姦伏

善於擿伏

南史王籍傳 籍仕齊為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 南海志 宋李廸治廣嚴於御軍戢吏治盜發姦擿伏時而用之猾吏縣子重足側立不敢違 北史薛胄傳 胄陳州人向道力偽作高平太守將之官兗州刺史薛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既而悔之即遣主簿追道力有部人徐俱羅書任海陵郡守已為道力偽代之比至秩滿公私不悞俱羅曰道力經賜代為郡使君何疑之胄不聽收之道力懼遂自引其偽其發奸擿伏類如此時人謂為神明 陳孝意傳 孝意為鴈門郡丞時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摘伏動若有神吏人稱之 魏宋世景傳 世景為滎陽太守終日坐於聽事未嘗寢息人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摘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雞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雞世景叱而告之吏

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 元王惲秋澗集總管王公碑 擿姦發伏不避持難又似東漢王尊之在東郡虞詡之治朝歌也

發人陰伏

兩漢蒙求 楊惲字子幼為諸吏光祿勳惲居殿中廉潔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己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

善發隱伏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 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多計數善發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逢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

均茵伏

史記酷吏傳 漢武帝時周陽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駰案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駰案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索隱曰按（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載也謂下之也）

坑生煞伏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 坑生煞伏動數十萬 許仙

羣陰伏

尚意譬喻論東仁不盾盾童 一日既升羣陰皆伏

飛伏

張行成述衍伏

義之卦論飛伏者一陰一陽迭用以卦主父母而言易之體也

合伏　三境圖論金德者西方太白將軍之像也行度有退留順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赤木德者東方歲星也君子之像行度有晨夕伏退留遲也與日同行名曰合伏水德者北方晨星是尉之像行度有逆留順伏也與日同度則曰合伏赤火德者熒惑執法之像也與日同度則曰合伏土德者中央鎮星也女主之像行度有退留逆與日同度則曰合伏

金星夕伏　三境圖論金水木離太陽前後風吹遲遲在日後見謂之夕伏

鳥竄鼠伏　西漢書蕭望之傳望之為太傅議侍單于言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

餌毛帖伏（餌當作獮）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傳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遁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躃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昔者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之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擊鳥之動故前俯伏猛獸將擊必餌毛帖伏鷙鳥將搏必卑飛戢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衆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剸適之兵後無伏習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少辭無令泄也

擒生踏伏　五代史安金全代北人也為人驍果工騎射號能擒生踏伏事晉為騎將

鳥獸從伏　泰和志盧度字彥章始興人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淮水不得過自誓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取食逆知死年月覺以壽終

百獸所伏　唐李衛公集折覆疑相論雄傑者虎兕是也為百獸所伏　鼓吹賦其然也如風飈暫息萬籟皆蕭天地寂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

雉伏　太平廣記客問浮休子曰鄭情為選部侍郎何如荅曰情猶獺小子狡猾膺人雉伏權門狐媚貴介

蛾伏　漢書長楊賦扶服蛾伏師古曰蛾與蟻同蟻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

影伏　酉陽雜俎甲虫影伏羽虫體伏

物類相伏　百川學海南方草木狀如蔥人食之即死山羊食其苗即肥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豌蓋物類有相伏也

伏而不謁　東漢書周黨傳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及光武引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

道俗俱伏　唐高僧傳諺曰行法師伏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發言成論故也

醉象馴伏　西域記云提婆達多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象欲害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象於此馴伏而前

十降伏　法集名數經何菩薩十降伏所謂命降伏心降伏受用降伏法降伏生降伏神通降伏辭脫降伏願降伏業降伏智降伏

釋善伏　高僧傳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性知達離布衣蔬食誦經日覲觀行為鬼神受戒至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後吏介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顯慶五年至衢岳終是夜衢州請奇鐘及室管鳴聲徹曉使以奏聞詳習禪僧

扶伏　太平御覽玄中記曰扶伏民者黃帝軒轅之臣曰茄豐有罪刑而放之扶伏而去後是為扶伏民去玉門關二萬五千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四　一屋

伏

伏氏

（宮音濟南古今姓纂商音太原啓劄青錢徵音太原姓纂風姓）伏羲裔。秦博士伏生名勝。濟南人。年過九十。口以傳授本經尚書。漢文帝蒲輪徵不至。元和姓纂。伏羲之後。子孫氏焉。與任宿須句顓史同祖。濟南漢有伏生名勝。治尚書。平昌安丘勝七代孫理。高密太守。生黯。湛。湛從漢大司徒。黯五代孫儀。生大鴻臚㬎。㬎曾孫滔。晉游擊將軍。曾孫曼容。齊率更令。河南太守伏虔。注漢書。古今姓氏辯證。漢濟南伏生名勝。字子賤。四世孫孺。客授琅邪東武。因家焉。伏孺生理。字君游。為高密太傅。以詩授成帝。故齊詩有伏氏學。理生大司徒陽都侯湛。子惠公。湛生隆。字伯文。光祿大夫。子瑗為郎中。翕生光。光晨。位特進。生屯騎校尉無忌。采集古今。為伏侯注八卷。無忌生大司農質。質生完。皆嗣陽都侯。自伏生以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鬭。湛同產兄子恭。字叔齊。為司空。洛陽伏氏子成。為晉平北將軍。姚襄左部帥。

伏生

史記儒林列傳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封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魯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言。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通紀纂略　伏勝贊　尚書工部侍郎臣艾穎奉勅撰。歷代之訓。　燼於暴秦。　漢代業茂。　伏生道伸。　背藏其義。　口授於人。　雅詁不泯。　清芬日新。　事觸金書。伏勝（秦博士今封乘氏伯）伏生明經。為秦博士。　祖習微言。　派離羲畫。　壁藏其文。　口傳厥旨。　建號旌儒。　錫封仁里。洙泗源流。一覽孔子刪書為百篇。及秦焚書。孔子來孫惠與秦博士伏勝各藏其書于屋壁。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

九篇。文帝求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而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顏師古曰。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以安國壁藏之本為古文。

伏理

西漢書儒林傳　匡衡授詩伏理斿君。理高密大傅。

伏湛

西漢書。伏湛字惠公。琅邪東武人也。九世祖勝。字子賤。所謂濟南伏生者也。湛高祖父孺。武帝時客授東武。因家焉。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為高密大傅。別自名學。（為高密王寬傅也。寬武帝玄孫廣陵王胥後也。西漢書儒林傳曰。伏理字君游。受詩於匡衡。由是齊詩有匡伏之學。故言別自名學也。）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以父任為博士弟子。五遷至王莽時。為繡衣執法。（武帝置繡衣御史。王莽改御史曰執法。故曰繡衣執法也。）使督大姦。遷後隊屬正。（王莽改河內為後隊。）更始立。以為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謂妻子曰。夫一穀不登。國君徹膳。（禮記曰。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今民皆饑。柰何獨飽。乃共食麤糲。（糲麤米也。九章算術曰。粟五十。糲米三十一

斛。束得六斗米為錯也。）悉分奉祿以賑鄉里。來客者百餘家。時門下督素有氣力。謀欲為湛起兵。湛惡其惑眾。即收斬之。徇首城郭。以示百姓。於是吏人信向。郡內以安。平原一境。湛所全也。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幹。主也。）徵拜尚書。使典定舊制。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代鄧禹為大司徒。封陽都侯。（陽都縣名。屬城陽國。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謂西伯受命。伐犬夷。伐密須。伐耆。伐邘。伐崇。見史記。）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卜筮。又曰。文王維卜。月先既定命。詩大雅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詩大雅也。仇。匹也。鉤援。梯也。所引上城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庸。城也。）崇侯倡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伐。（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三分天下而有其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

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令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糧艱阻。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縱橫。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況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帝覽其奏。竟不親征。時賊徐異卿等（異卿即捷素賊帥徐少也。）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富平縣名。屬平原郡。故城今■州厭次縣也。）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護送洛陽。湛雖在倉卒。遣次必於文德。以為禮樂政化之首。顛沛猶不可違。（顛沛猶僵仆也。）是歲。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其冬車駕征張步。留湛居守。時蒸祭高廟。（冬祭曰蒸也。）而河南尹司隸校尉於廟中爭論。湛不舉奏。坐策免。六年徙封不其侯。邑三千六百戶。遣就國。（不其縣名。屬琅邪郡。其音基。）後南陽太守杜詩上疏薦湛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大雅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股肱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訖。竟也。玷。缺也。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朝歌河內縣名也。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王莽改河內為後隊。謂湛為後隊屬正也。）吏人畏愛。則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輝。（堂堂。盛貌。儀也。）智略謀慮。朝之淵藪。髫髮厲志。白首不衰。（埤蒼曰。髫。髮也。髫髮。謂童子垂髮。）實足以先後王室。名足以光示遠人。（先後相導也。詩大雅曰。予則有先後。先音先見反。後音胡豆反。）古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回首仰望京師。（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東觀記曰。詩上書。武公莊公所以砥礪蕃屏。勸進忠信。）令四方諸侯咸樂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柱石。承棟梁也。前書曰。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脩。通達國政。

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蓋舊制九州共選五人。以任尚書令。則一郡乃有一人。故欲以湛代一人之處。）可以湛代顛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十三年夏。徵。勑尚書擇拜吏日。及就位。因讌見中暑病卒。賜祕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二子隆翕。翕嗣。爵卒。子光嗣。光卒。子晨嗣。（東觀記曰。晨尚高平公主。）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以女孫為順帝貴人。奉朝請位特進。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為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曰。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藝謂書數射御。術謂醫方卜筮。）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崔寔等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號曰伏侯注。（其書上自黃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見行於今。）無忌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質卒。子完嗣。尚桓帝女陽安長公主。女為孝獻皇后。曹操殺后。誅伏氏。國除。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淨無競。故東州號為伏不鬬。又觀國家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虙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張晏注曰。伏生名勝。然則名勝者。濟南伏生也。字子賤者。虙不齊也。伏湛傳九世祖勝字子賤。范蔚宗誤矣。虙伏服三字通用。而世俗多變虙

爲宓者誤也案字書宓彌畢切安也默也靜也止也與虛音相通蓋虛宓二字相類故多誤書者雖假借用宓字亦爲無義矣贊曰湛霸晉屬維宣兩邪（尚書曰有帝魯屬照帝之裁孔安國注曰魯起也屬功也兩邪謂湛爲平原太守爵爲淮平大君）淮人獨慕徐寇要降（徐莊謂徐獨卿也領要降）司徒伏公弘實體遠仁不忘本（謂不忘禮讓妻也）嘉政多迹虎明理損

年公簡帝身終上表通鑑綱目漢光武元年秋七月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漢光武建武三年三月以伏湛爲大司徒漢光武建武五年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

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耶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　集覽　勞苦　禮秋官大行人三問三勞注勞勞去聲謂苦倦之也　投劾　投上也棄罪曰劾狀中有

上文根曰

已下缺誤。

伏隆 東漢書列傳　隆字伯文少以節操立名（東觀記隆作盛字伯明）仕郡督郵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彊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隆移檄告曰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羣下推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横忤逆天心（三王見聖公傳）卒爲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衆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全趙謂舉趙之地）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爲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爲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永奔迸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青徐羣盜得此惶怖獲索賊右師郎等六校即時皆降（右或爲古）張步遣使隨隆（東觀記步遣其掾孫昱隨之）詣闕上書獻鰒魚（郭璞注三蒼云鰒魚爲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一名鰒魚音步角反）其冬拜隆光祿大夫復使於步并與新除青州牧守及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隆招懷綏緝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酈食其也說齊王廣下齊七十餘城食其音異基）即拜步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受王爵尤豫未決（尤音以令反）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

隆不聽（二州青州徐州也）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言罪大也）受執凶逆雖在困厄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累託也音力僞反）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武帝時蘇武使匈奴會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事發單于使衛律考其事召武受辭武不屈節用佩刀自刺單于欲降武武不降杖節牧羊海上臥起操持節節髦盡落在匈奴中十九年乃得歸漢見前書也）恨不且許而遂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時人莫不憐哀焉五年張步平車駕幸北海詔隆中弟咸收隆喪賜給棺斂太中大夫護送喪事詔告琅邪作冢以子瑗爲郎中

伏恭 東漢書列傳　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過如三公儀建初三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伏滔 晉書文苑傳　滔字玄度平昌安丘人也（姓氏遙華云晉武帝會西堂滔在坐遙語子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否此未易得仕至游擊將軍著作郎）有才學少知名州舉秀才辟別駕皆不就大司馬桓溫引爲參軍深加禮接每宴集之所必命滔同游從溫伐袁真至壽陽以淮南屢叛著論二篇名曰正淮其上篇曰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秦并天下建立郡縣是爲九江劉項之際號曰東楚爰自戰國至于晉之中興六百有餘年保淮南者九姓稱兵者十一人皆亡不旋踵禍溢於世而終莫戒焉其天時歟地勢歟人事歟何喪亂之若是也試商較而論之夫懸象著明而休徵表於列宿山河衿帶而地險彰於丘陵治亂推移而興亡見

於人事由此而觀則兼也必矣昔妖星出於東南而荊楚以亡飛孛橫於天漢而劉安誅絶近則火精晨見而王淩首謀長慧霄暎而毋丘襲亂斯則表乎天時也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龍泉之陂良疇萬頃舒六之貢利重蠻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山湖藪澤之隈水旱之所不害土產草滋之實荒年之所取給此則係乎地利者也其俗尚氣力而多勇悍其人習戰爭而貴詐偽豪右并兼之門十室而七藏甲挾劒之家比屋而發然而仁義之化不漸刑法之令不及所以屢多亡國也昔考烈以衰弱之楚屢遷其都外迫強秦之威內遘陽中之禍逃死劫殺二世而滅黥布以三雄之選功成垓下淮陰既囚梁越受戮嫌結震主之威慮生同體之禍遂謀圖全之計庶幾後亡之福衆潰於一戰身脂於漢斧劉長支庶奄王大國承喪亂之餘御新化之俗無德而寵欲極禍發王安內懷先父之憾外眩姦臣之說招引賓客況溺數術籍二世之資恃戈甲之盛屈強江淮之上西向而圖宗國言未絶口身嗣俱滅李憲因亡新之餘袁術當衰漢之季負力幸亂遂生僭逆之計建號九江稱制下邑狼狽奔亡傾城受戮及至彥雲仲恭公休之徒或憑宿名威恬前功擁兵淮楚力制東夏屬當多難之世仍值廢興之會謀非所議相像禍敗祖約助逆身亡家族彼十亂者成乎人事者也然則侯荊昏迷以至絶滅亡楚當之恃彊畏逼逆謀叛亂黥布有焉二王遘逆寵之之過也公路僭偽乘釁之盜也二將以圖功首難士少以驕矜樂禍本其所因考其成迹皆寵盛禍淺福過災生而制之不漸積之有由也其下篇曰昔高祖之誅黥布也據三秦之要馳赦過之書乘人主之威以除逆節之虜然猶決戰陳都暴尸橫野僅乃剋之害亦深矣長安之謀雖兵未交於山東禍未徧於天下而馳說之士與閭境之人幽囚誅放者亦已衆矣光武遣兵於肥舒魏祖馳馬於蘄苦而廬九之間流溺兵去者十而七八焉夫王淩面縛待之於斫石仲恭接刃成之於後覺也而高祖以之宵征世宗以之發疾成不動戎大呈扶萬乘之威杖伊周之權內舉京畿之衆外徵四海之銳雲合雨集推鋒以臨淮浦而誕欲晏然方嬰城自固憑軾以觀王師於是築長圍起橋櫓高壘連塹負戈擊柝以守之自夏及春而後始知亡焉然則屠城之禍其可極言乎夠之火奔淮左為墟悲夫信哉魯哀之言夫生乎深宮長於膏粱憂懼不切於身榮辱不交於前則其仁義之本淺矣奉以南面之尊籍以列城之富宅以制險之居養以衆彊之威而無德以臨之無制以節之則厭溢樂禍之心生矣夫以昏主御姦臣利甲資堅城偽令行於封內邪患結於人心乘閒幸濟之說日交於側猾詐鋼咎之摩各馳於前見利而歸安在其不為亂乎況乘舊寵挾前功畏逼懼亡以謀圖身之舉者望其俛首就羈不亦遠哉易稱履霜堅冰馴致之道蓋言漸也嗚呼斯所以亂臣賊子亡國覆家累世而不絶者歟昔先王之宰天下也選於有德訪之三吏正其分位明其等級畫之封疆宣之政令上下有序無僭差之嫌四人安業無并兼之國三載考陟功罪不得逃其跡九代時脩刑賞無所謬其實令之有漸軌之有度寵之有節權不外授威不下黷所以杜其萌際重其名器深根固本傳之百世雖時有盛衰弱者無所懼其亡道有興廢彊者不得資其弊夫如是將使天下從風移然軾道廢自一人患流萬國安有向時之患哉壽陽平以功封聞喜縣侯除永世令溫薨征西將軍桓豁引為參軍領華容令大元中拜著作郎專掌國史領本州大中正孝武帝嘗會於西堂滔豫坐還下車先呼子系之謂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坐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定何如也遷游擊將軍著作如故卒官子系之亦有文才歷黃門郎侍郎侍中尚書光祿大夫揚正衡音義蘄苦（上居希反下音怙斫音介梦槽汾縛二余盤七鉅反析音託透德居反）晉史揮麈袁宏與伏滔同在桓溫府府中呼為袁伏宏心恥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比肩何辱之甚

伏曼容

南史列傳　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晉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為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常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絶昇明末為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為其禮雖備不從仕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為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曼容多伎

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筭莫不閑了為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在良吏傳

伏暅

梁書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大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為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暅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為尚書都官郎仍為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祚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為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税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屬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徵為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為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為豫章內史暅乃出拜治書御史虞皭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

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為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為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暅深誹怨形於辭色興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為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辯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暅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荅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暅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默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暅遂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為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卧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初暅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暱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暅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為司徒右長史暅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暅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伏挺

梁書列傳　挺字士標父暅為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為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為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為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

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覯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歎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靡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籍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砥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撝落寡處禁觀務在滌除綺羅綠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搖僅存故以道從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貪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豈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未既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懷抉浩浩白水甯吏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思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領驅之仁壽躋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居半祿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雖矣誠非所

希井丹高鸞栩如慢世尚復遮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主晨陳無待邀求挺誠好爲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呂虔摎彼偭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欲通之貴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清榮勿用蔑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爲吏請潤詞儻進子侯比復削牘爲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廣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數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慣歎鄉雄州擢秀翦羽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辭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曹國之名駒遠雲中之白鶴及占顯色試吏腹嬪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歸兹晉業寔彼闕行而欲遠慕巷許用懷患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歎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游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逖聽傍求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爲獸難羣誠當捐此薜蘿出從鴛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之佐時才慙濟世嘉承朝則不敢兼寵力務進退懷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傳固疚痾念從閒退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疾迹並虛眩瘵類士安疾同長卿薄領沈敝臺閣未理妖耳爛膽因事而息非關欲進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美爲如夫清塵獨遠白雲飄藐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縷狀昔仲宣才敏籍中郎而表舉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慙德儻成卷帙方爲稱首無今獨擢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閒頗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笞羔網別當以鷹城闕之歎爲日無憾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逐出仕爲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逃遁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復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寄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來著通說十卷文集二十卷于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主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摛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史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況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伏德華

（宋牟溪陽先生集祭茂人伏德華主簿光祖文）嗚呼德華天何予之厚而奪之速耶志度恢廓不拘小器有用世之量天之厚吾德華者深矣讀書窮理務在適詣有用世之學天之厚吾德華者至矣運量注措動中事機有用世之才天之厚吾德華者得矣容貌魁梧離倫絕類有用世之驅天之厚吾德華者著矣漕省違乖時方壯歲有用世之地天之厚吾德華者至矣開太平正人心扶善治今方以遠者大者期之千里驥舉半塗折轍何天奪吾德華之速耶賑窮恤貧人所難行者君能爲之養孤鞠遺人所難行者君能爲之扶弱擊強人人所難行者君能爲之排佛斥老人所難行者君能爲之施設雖不獲大展布聞其緒餘亦足以使人興起也從容乎武信之遊歎曲乎西州之行留連委曲乎合江仁懷之避地歲月推遷情意一日未有知予之知德華最深而德華敬予最至也師友味濃死生分隔可勝痛哉埋塞僞辭長號致酹靈其有知髣髴來享

乞伏

（夷姓月音）隴西元和姓纂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六代孫樹機能書畫有涼州之地子思復腱生烏孤僭號西平王稱南京都廣武弟利鹿孤傳檀三至十八年爲乞伏熾盤所滅傳檀生賀歸後魏太武賜姓源氏姓氏急就篇乞伏氏一曰乞伏國仁稱秦後周有乞伏慧後魏乞伏保又乞袁氏高車十二姓古今姓氏辯證西秦乞伏國仁號大單于本鮮卑乞伏部首帥因氏焉國仁之先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如弗斯字乾千五百世孫祐鄰鄰子結權結權子曰利那曰祁渥利那子述延述延子傳大寒皆相爲酋帥傳大寒弟子生當勇士撫軍大寒子曰司繁步類司繁始號南單于四子曰國仁曰乾歸曰智達曰木弈于國仁始僭號西秦王在位四年私謚烈宣廟號烈祖弟乾歸嗣在位二十四年謚武元王子熾盤嗣智達爲龍驤將軍木弈于爲陽武將軍國仁生公府乾歸四子曰熾盤曰勃勃曰審虔曰延祚熾盤嗣位七年死子慕末嗣勃勃質於西京審虔中軍延祚禁中錄事熾盤子元基慕末元基右丞相慕末嗣位三年赫連氏滅之祁

遲弟曰軻遲述延尊為師傅又族人曰乞伏益州凉州牧乞伏軻彈驍騎將軍乞伏務和

乞伏國仁

北史列傳　乞伏國仁隴西人也其先弗如自漢北南出五世祖佑隣并兼諸部衆漸盛父司繁擁部落降符堅堅以為南單于又拜鎮西將軍鎮勇士川司繁死國仁為將軍及堅敗國仁叔步頹叛於隴右堅令國仁討之步頹大悅迎而推之部衆十餘萬道武時私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秦河二州牧號年建義署置官屬分部內為十一郡築勇士城以都之國仁死弟乾歸統事自署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改年為太初置百官登國中遷於金城城門自壞乾歸惡之遷於苑川尋為姚興所破又奔枹罕遂降姚興拜為河州刺史封歸義侯尋遣還苑川乾歸乃背姚興私稱秦王置百官號年更始遣使請援元許之由于五溪有梟集其手尋為其兄子公府所殺子熾盤殺公府代統任熾盤自稱大將軍河南王改年為永康後襲禿髮傉檀於樂都滅之乃私署秦王置百官改年為建弘後遣其尚書郎莫者胡積射將軍乞伏又寘貢金二百斤請伐赫連昌太武許之及熾盤事平熾盤乃遣其叔平遠將軍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質於京師又使其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熾盤死子慕末統任慕末字安石跋就亥改年為永弘其尚書隴西辛進嘗隨熾盤遊後園進彈鳥丸誤傷慕末母面至是誅進五族二十七人慕末弟殊羅蒸熾盤左夫人禿髮氏慕末知而禁之殊羅與叔父什寅謀殺慕末使禿髮氏盜門籥籥誤門不開門者以告慕末收其黨盡殺之欲鞭什寅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慕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什寅母弟白養及去列頗有怨言又殺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人多叛後為赫連定所逼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太武太武許以安定以西平凉以東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毀寶器率戶萬五千至高田谷為赫連定所拒遂保南安太武遣師迎之慕末衛將軍吉毗固諫以為不宜內徙慕末從之赫連定遣其北平公韋代率衆萬人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神䴥四年慕末及宗族五百餘人出降送于上邽遂為定滅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連叱盧三部自漢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於路狀如神龜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見乃有一小兒在馬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衆咸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憑字之曰紇干紇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歲驍勇善騎射彎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

武推為統主號之曰乞伏可汗託鐸莫何託鐸者言非神人之稱也其後有祐隣者即國仁五祖也泰始初率戶五千遷于夏緣部衆稍盛鮮卑鹿結七萬餘落屯于高平川與祐鄰迭相攻擊鹿結敗南奔略陽祐鄰盡并其衆因居高平川祐鄰死子結權立徙于牽屯結權死子利那立擊鮮卑吐賴于烏樹山討尉遲渴權于大非川收衆三萬餘落利那死弟祁埿立祁埿死利那子述延立討鮮卑莫不侯苑川大破之降其衆二萬餘落因居苑川以叔父軻埿為師傅委以國政斯引烏埿為左輔將軍鎮蔡園川出連高胡為右輔將軍鎮至便川吐盧那胡為率將軍鎮牽屯山述延死子傉大寒立會石勒滅劉曜懼而遷于麥田元孤山大寒死子司繁立始遷于度堅山尋為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于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紛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為呼韓邪之計春乃詣統降于堅堅大悅署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為使持節都督討西胡諸軍事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為前將軍領步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亭會攘袂大言曰符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黷武跨僭八州彊宇既寧宜綏以德方虛廣威聲勤心遠略驅動蒼生疲弊中國違天怒人悲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并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為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符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覩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建元曰建義以其將乙旃音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上將軍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以居之鮮卑匹蘭率衆五千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於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祕宜奔還南安尋與其弟莫侯悌率衆三萬餘戶降於國仁各拜將軍刺史符登遣使者署國仁使持節大都督都督雜夷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國仁率騎三萬襲

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等三部於六泉高平鮮卑沒奕于東胡金熙連兵來襲相遇于渴渾川大戰敗之斬級三千獲馬五千匹沒奕于及熙奔還三部震懼率衆迎降署密貴建義將軍六泉侯裕苟建忠義將軍蘭泉侯提倫建節將軍鳴泉侯國仁建威將軍吐盧烏狐跋攤衆叛保牽屯山國仁率騎七千討之斬其部將吐羅侯降者千餘戶跋大懼遂降復其官位因討鮮卑越質叱黎于平襄大破之獲其子詰歸弟子復半及部落五千餘人而還太元十三年國仁死

在位四年偽謚宣烈王廟號烈祖

乞伏乾歸

（北史列傳）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羣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赦其境內改元曰大初立其妻邊氏為王后以出連乞都為丞相鎮南將軍南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自餘封拜各有差遂遷于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南羌獨如率衆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擁五千餘落據牽屯山為其邊害乾歸討破之悉降其衆於是聲振遠服吐谷渾大人視連遣使貢方物鮮卑豆留鞬叱豆渾及南丘鹿結并林官曷呼奴盧水尉地跋並率衆降于乾歸皆署其官爵隴西太守越質詰歸以平襄叛自稱建國將軍右賢王乾歸擊敗之詰歸東奔隴山既而擁衆來降乾歸妻以宗女置立義將軍苻登將伐奕于遣使結好以二子為質討請鮮卑大兜國乾歸乃與沒奕于攻大兜於安陽城大兜退固鳴蟬堡乾歸攻陷之遂還金城為呂光弟寶所攻敗於鳴雀峽退屯青岸寶進追乾歸使其將彭奚念斷其歸路射貫甲冑遂戰敗之寶及將士投河死者萬餘人苻登遣使署乾歸假黃鉞大都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左丞相大將軍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之禮時登為姚興所逼遣使請兵進封乾歸梁王命置官司納其妹東平長公主為梁王后乾歸遣其前將軍乞伏益州冠軍翟瑥率騎二萬救之會登為興所殺乃還師氐王楊定率步騎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雇聚衆窮兵遂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之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彈乞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劔誅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川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遂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

斬慶于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彈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敢不相救單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翟瑥為吏部尚書翟勍為主客尚書杜宣容尚書杜宣為兵部尚書王松壽為民部尚書樊謙為三公尚書方弘麴景為侍中自餘拜授一如魏武晉文故事猶稱大單于大將軍揚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封至是遣乞伏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敵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亦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虞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為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陣令將士解甲游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具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令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距戰益州累敗乾歸曰孫遺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為孫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禿髮如苟率戶三萬降之乾歸妻以宗女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莫者羖羝言於乾歸曰光旦夕將至陛下以命世雄姿開業洮罕魁覇群凶威振遐邇將皷淳風於東夏建八百之鴻慶不忍小忿與奸豎競於一時若機事不捷非國家利也宜遣愛子以退之乾歸乃稱藩於光遣子勅勃為質既而悔之遂誅周等乞伏軻彈與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呂光光及伐之咸勸其東奔民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進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為前乾歸泣謂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為乾歸所敗遂斬之禿髮烏孤遣使來結和親使乞伏益州攻魁支陽鶴武允吾三城俘獲萬餘人而還又遣益州與武衛慕容允冠軍翟瑥率騎二萬伐吐谷渾視羆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視

纍遁堡白蘭山遣使謝罪貢其方物以子宕豈為質鮮卑疊掘河內率戶五千自魏降乾歸乾歸所居南景門崩惡之遂遷于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眾五萬伐之入自南安峽乾歸次于隴西以距碩德興潛師繼發乾歸聞興將至謂諸將曰吾自開建以來屢摧勍敵乘機藉美舉無遺策今姚興畫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從騁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殆而擊之存亡之機在斯一舉卿等戮力勉之若梟翦姚興關中之地盡吾有也於是遣其衞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于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動伐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為興追騎所逼入于外軍旦而交戰為興所敗乾歸遁還苑川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為諸公所推以存撥亂而德非時雄叨竊名器年踰一紀頃眾致冦傾喪若斯今人眾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若方軌西邁理難俱濟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羣下咸曰昔古公杖策豳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繈負分歧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而有心離背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亡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為俱死公等自安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别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免髮利鹿孤遣弟傉檀

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捫大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盤曰吾不能負荷天業致茲顛覆以利鹿孤義兼姻好冀存唇齒之援方乃忘義背親謀人父子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為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為質使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盤兄弟於西平乾歸遂奔長安興見而大悅署乾歸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眾配之乾歸既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大將已下悉降號為偏裨元興元年熾盤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尋遣使者加乾歸散騎常侍左賢王遣隨興將齊難迎呂隆于河西討叛羌党龍頭于益川攻楊盛將苻帛于皮氏堡並尅之又破吐谷渾將大孩俘獲萬餘人而還尋復率眾攻楊盛將楊玉于西陽堡尅之既而苑川地震裂生毛祆雉入于寢內乾歸甚惡之姚興慮乾歸終為西州之患因其朝也興留為主客尚書以熾盤為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監撫其眾熾盤以長安兵亂將始乃招結諸部二萬七千築城嵻峎山以據之熾盤攻尅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鮮卑悅大堅有眾五千自龍馬苑降乾歸乾歸遂如枹罕留熾

盤鎮之乾歸收眾三萬遷于度堅山羣下勸乾歸稱王乾歸以寡弱弗許固請曰夫道應符歷雖廢必興圖籙所集雖衰必盛本初之眾非不多也魏武運籌四州瓦解夷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龍申亡新烏散圖天命不可虛邀符籙不可妄冀姚數將終否極斯泰乘機撫運實係聖人今見眾三萬足可以經理秦隴清蕩洮河陛下應運再興四海翹望豈宜固守謙沖不以社稷為念頓時即大位允副羣心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赦其境內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已下皆復本位遣熾盤討諭薄地延師次頓于地延率眾出降署為尚書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隴西羌昌何攻尅姚興金城郡以其驍騎乞伏務和為東金城太守乾歸復都苑川又攻尅興略陽南安隴西諸郡徙二萬五千戶於苑川枹罕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為邊害遣使署乾歸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大單于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遣熾盤與其次子中軍審虔率步騎一萬伐禿髮傉檀師濟河敗傉檀太子武臺于嶺南獲牛馬十餘萬而還又攻尅興別將姚龍于伯陽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餘戶於苑川三千餘戶于譚郊乾歸率步騎三萬征西羌彭利髮于枹罕師次于奴葵谷利髮棄其部眾南奔乾歸遣其將

公府追及于清水斬之乾歸入枹罕收羌戶一萬三千因率騎二萬討吐谷渾支統阿若干于赤水大破降之乾歸畋于五溪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為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公府奔固大夏熾盤與乾歸弟廣武智達陽武木弈于討之公府走達等追擒于嵻峎南山并其四子轘于於譚郊葬乾歸于枹罕

偽謚武元王在位二十四年

乞伏熾磐

北史列傳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歸興興以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眾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後乾歸稱藩于姚興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大將軍乾歸死義熙六年熾磐襲偽位大赦改元曰永康署翟勍為相國麴景為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錄事樊謙為司直麴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黃門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義熙九年遣其龍驤乞伏智達平東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

還又遣其鎮東曇達與松壽率騎一萬東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專彌與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進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遣安北烏地延冠軍翟瑥討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獲甚衆熾磐率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掘達于渴渾川皆破之俘獲男女二萬八千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于南山熾磐以為己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武臺憑城距戰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各有差遣平遠捷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武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降署為驃騎大將軍左南公隨傉檀文武依才銓擢之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置百官立其妻禿髮氏為王后十一年熾磐攻魁沮渠蒙遜河湟太守沮渠漢平以其左衛匹達為河湟太守周討降乙弗窟乾而還遣其將曇達王松壽等討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熾磐攻漒川師次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聞而引還遣曇達與其將出連虔率騎五千赴之蒙遜聞曇達至引歸遣使聘于熾磐遂結和親又遣曇達王松壽率騎一萬伐姚艾于上邽曇達進拔清水艾距戰大敗之艾奔上邽曇達進此大利破黃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餘戶于枹罕令其安東木弈于率騎七千討吐谷渾樹洛干于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洛干奔保白蘭山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征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入木奕于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於是以曇達為左丞相其子元基為右丞相翹景為尚書令翟紹為左僕射遣曇達元基東討姚艾降之系是乙弗鮮卑烏池延率戶二萬降于熾磐署為建義將軍他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于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戶五千以西遷叛于熾磐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喻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為邊患徙其部中戎馬六萬匹後二歲而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戶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遜蒙遜率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上事之何為從涼主西遷衆咸以為然相率逐艾推儁為主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徵儁為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

公邑一千戶使征西孔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地率衆六千降於熾磐署為弱水護軍遣其左衛匹達建威梯君等討彭利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元熙元年立其第二子慕末為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內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熾磐在位七年而宋氏授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偽位在位三年為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史臣曰夫天地閉大梭生雲雷兆庫屯作自晉室遘蘗胡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陰山遺噍難以義服同我阽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歆明之運遭雄略之主已當褫魂沙漠請命藁街豈暇竊據近郊紐綸五業者也乾歸智不及遠而力詐自矜陷呂延之師奸謀潛斷俘視羆之衆咸萃遐幾使欲皆汧隴之餘弊覘崤函之興區秣疲馬而宵征煎勍敵而朝食既而桂弦鳴鏑厥志未遑沮岸崩山其功已喪屢重氛於外難幸以計全貽巨業於蕭牆終成凶禍宜哉熾磐叱咤風雲見機而動牢籠俊傑決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洮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載遂隆偽業覽其遺業亦有道乎

通鑑紀事本末晉成帝咸和四年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侵并鄰部士馬強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

簡文帝咸安元年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撫其部衆

武帝寧康元年鮮卑勃寒寇掠隴右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鎮勇士川

太元元年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八年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十年秋九月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改元建義以乙旃童渥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

十一年春正月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秋七月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

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十二年春三月。秦王登以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夏六月。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七月與沒弈干金熙戰于渴渾川沒弈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　十三年夏四月。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獲其子詰歸。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謚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大初秋七月。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秘宜為右長史。武始翟勍為左司馬。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九月河南王遷都金城。　十四年春正月。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夏五月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冬十一月枹罕羌彭奚念附於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　十五年冬十二月。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　十六年春正月。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　十八年。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　十九年春正月。秦王登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夏六月秦主登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大敗定兵。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十一月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　二十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秘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邊芮等領府佐如故夏六月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　二十一年。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於秦　安帝隆安元年春正月。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眾寡光兵雖眾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眾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眾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乾歸使人紿延云乾歸眾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夏六月西秦王乾

歸徽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鎮衛將軍。以鎮西將軍屋引破光為河州牧定州刺史翟瑥為興晉大守鎮枹罕　二年西秦丞相出連乞都卒冬十月。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四年春正月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夏五月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伐西秦入自南安峽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軍于隴西秋七月。西秦王乾歸使武衛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鎮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眾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乾歸奔金城諸豪帥曰。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眾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待以上賓之禮鎮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遽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秦兵既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彊孤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及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冬十一月。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　五年春二月。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鎮苑川盡以其故部眾配之夏四月。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　元興元年夏四月。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秦主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義熙二年十一月乞伏乾歸入朝于秦。　三年春正月秦主興以乞伏乾歸猥盛難制。留為主客尚書。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眾　四年。乞伏熾磐以秦政寖衰且畏秦之攻襲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

城于嵻崀山而據之冬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爲奚念所敗而還　五年春二月乞伏熾磐入見秦大原公懿於上邽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敗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鎮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秋七月乞伏乾歸復即秦王位大赦改元更始公卿以下皆復本位冬十月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爲王后世子熾磐爲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屋引破光爲河州刺史鎮枹罕以南安焦遺爲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

六年春三月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秋七月乙丑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降其衆二萬五千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九月西秦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　七年春秦王興以太常索稜招撫西秦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興遣鴻臚拜乾歸都督隴西嶺北匈奴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爲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二月河南王乾歸伐鮮卑僕渾部于度堅城以子敕敦爲秦興太守以鎮之夏四月河南王乾歸伐羌句豈等部衆于疊蘭城以兄子阿柴爲興國太守以鎮之五月復以子木奕干爲武威太守鎮嵻崀城秋八月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楊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乾歸討之不克　八年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利髮南走追斬之以乞伏審虔爲河州刺史鎮枹罕而還二月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鎮苑川夏六月乞伏公府弑河南王乾歸幷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奕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爲鎮京將軍鎮譚郊驍騎將軍婁機鎮苑川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秋七月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崀南山追獲之幷其四子轘之於譚郊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謚曰武元王廟號高祖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爲相國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爲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十年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

秦王置百官

乞伏慕末

太平御覽崔鴻十六國春秋西秦錄曰乞伏慕末字安石熾磐之太子幼而好學有文才建弘年立爲太子熾磐薨僭即秦王位大赦改年爲永弘元年二月立子萬載爲太子三年九月部民多叛來焚城邑毀寶器率戶五千東如上邽爲赫連定所拒遂國南安十一月魏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迎慕末衛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遂內徙從之庫結引還四年赫連定遣其叔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內大飢人相食傳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戎秦慕末乃銜璧出降送于上邽及宗族五百餘人悉爲赫連定所誅自國仁建義元年乙酉歲至

辛未四十七載

乞伏慧

鄭樵通志隋列傳　乞伏慧字令和馬邑鮮卑人也祖周魏銀青光祿大夫父纂金紫光祿大夫並爲第一領人酋長慧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齊文襄時爲行臺左丞累遷大僕卿自永寧縣公封宜人郡王其兄貴和又以軍功爲王一門二王稱爲貴顯周武平齊授使持節開府儀同大將軍拜佽飛右旅下大夫轉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於武陟以功授大將軍及破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西河郡公請以官爵讓兄朝廷不許論者義之高祖受禪拜曹州刺史曹土舊俗人多姦隱戶口簿帳恒不以實慧下車按察得戶口數萬遷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竟不入境後爲荊州總管又領潭桂二州總管三十一州諸軍事其俗輕剽慧躬行朴素以矯之風化大洽曾見人以簺捕魚者出絹買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號其處曰西何公簺煬帝即位爲天水太守大業五年征吐谷渾郡瀕西境人苦勞役又遇帝西巡坐御道不整獻食疏薄

帝大怒命左右斬之見其無髮乃釋之除名卒于家

乞伏保

北史列傳　高車部人也父居獻文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慎密常在左右出內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捶篤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無恨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祿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晉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鞍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

長兼南中郎將卒

虙洪武正韻房六切。虙犧氏。以犧馴虙犧牲。亦作伏。又姓。虙不齊。亦作宓。又虎貌。許慎說文。虙从虍必聲。徐鍇通釋。虙鍇曰。古者或用為伏羲之伏字。又洛水之神曰虙妃。一云虙羲氏之女也。今人音為虙妃。誤矣。代六反。顧野王玉篇。浮福切。張參五經文字。獻虙音伏。古作伏犧字。論語釋文。宓犧或作虙。又云宓子賤姓虙。文字譌。并轉而為宓。故濟南伏生稱子賤之後是也。戴侗六書故。伏羲宓子賤皆作虙。與伏通。釋行均龍龕手鑑。音伏。獸名。韓道昭五音類聚。又虙戲。大皥也。楊桓六書統。奉母从虎省必聲。虙羲。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陸時夫韻府羣玉。虙妃。伏羲之女。溺洛水為神。曹植有洛神賦。事與伏姓通用。趙謙聲音文字通。虙太皥。能馴虙犧牲。故號虙羲。後世因為姓。俗譌用宓。非。又但用伏。韻會定正字切。奉谷。

篆書　虙（王存乂切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虙（徐鉉篆韻）　虙（高勉齋學書韻總）　虙（倪鏜六書）

類釋　虙　虙（並六書統）　隸書　虙（六書統）

總叙

顏氏家訓。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漢書古文注亦云虙今伏。而皇甫謐云。伏羲或謂之宓犧。按諸經史緯候。遂無伏羲之號。蓋末世傳寫之誤。而帝王世紀因誤更立名爾。何以驗之。虙子賤即虙犧之後。俗字亦為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即伏古通宓。誤以為宓。可知矣。

宓洪武正韻房六切。同上。又人名。三國有秦宓。又實韻孫氏字說。律歷志。宓又氏之所順天地。宓與伏同。相如傳青琴虙請作伏。千字姓音伏。又姓。

隸書　宓（樊敏碑見漢隸字源）

宓不齊

氏族言行類稾。宓子賤生於戊戌。仕為單父宰。有才知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美之。蘇子由古史。宓不齊。字子賤。魯人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為單父宰。孔子之兄子茂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茂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茂也。對曰。無所亡而有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

子賤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史記。宓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索隱曰家語云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與此不同）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雲麓漫抄。虙子賤或寫作宓子賤。按顏氏家訓。虙字從虍。宓字從宀。下必俱為孔子弟子。宓子賤即虙羲之後。俗字以為宓。或復加山。子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宓。洙泗源流一覽。宓子賤為單父宰。恐魯君聽讒言。使己不得行其政。於是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其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魯。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而歸之。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臣肘。書惡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所以去之而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意者以此為諫乎。公寤。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宓子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

紹興御贊。　君子若人。　單父之政。　引肘寤君。　放魚畢令。　傳郡勿殘。　遂飯制命。　百代理邑。　用規觀聽。

唐賓至詩集虙子賤碑頌（并序）。清靜致理。中庸之德。至高明柔克。簡易之體。大輝微旨。而微遺論。何先生道蔚。其藏鞬者也。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發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然委質於魯君。爾乃周道凌遲。王風衰息。夷狄竊於仁。猶干戈亂於原野。則我魯國無齊晉之彊。定哀非桓文之主。三卿有僭虐之政。先生處此亂邦。從容理邑。平心氣而全耳目。晏然躋富壽之域焉。自非知微知彰。變化無窮。孰能臻此。觀夫為政之大。體無之要。撫孤哀長。舉事問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吏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問君之政賤。何其遠哉。向使移於有國之君。則陶唐之理也。施於有政之臣。則二南之化也。昔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理。周公握髮而吐膳。在御。不辭懸而四夷伏。小大則異。其揆則同。天寶初。至始以校書郎尉于單父。想先生行事。徵其頌聲。而古碑殘缺。苔篆磨滅。使立志之士何以揖其遺風焉。嗚呼。其道存而其事往。其人亡而其政息。哀哉。遂作頌曰。鳴琴蕩蕩。虙子之堂。清淨無為。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鱎。華而為魴。皤皤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濟師已卻。魯俗斯阜。誅或剖心。伊人引肘。務務伊人。希聖之才。堯舜既往。猶為來哉。從時卷舒。與道徘徊。游泳孔門。取容定哀。泱泱千古。顒顒令德。聲隨攸牧。惠與順息。人亡政

粦道補仲黙、寂寥夜川偶披舊圖。叢祠尚揭富聚狩碑尋風吟韻想見其人、年代邈殊精誠閒覯。再表貞石頌聲惟新通杞梓略單伯虞略　孔門弟子、魯國陪臣　遐思遠行。　想見其人。　五賢受教。　一邑德仁掣肘之議。　久而逾新　宋徐鉉騎省集重建宓子賤碑陰記　單父縣宓子賤舊碑、貫主文、梁耽書、天寶十年四月四日御戴建始致於故縣北隅琴堂之上。光化二年以縣為郡署縣令李知傑移理於今所碑亦隨徙措置不護風雨所摧、因折為數段扶置垣墻之間及今八十年矣。皇宋撫運書軌大同。人文化成清靜為理縣令毛君名庶幾越自江左來撫斯民見賢思齊好古博雅、以為宓子之化、人猶不忘貫君之文世共稱賞若棄之而不備、非所以訓民事神也。於是再建隆碣重書舊詞以鉉書學篆籀見求、運筆梁氏之迹、本自非工、仍為倒薤之勢、非八書之正也。而又字體訛俗、文詞舛誤、今以貫氏集校而正之。遂擬秦李斯改為玉箸並宓君之詞庭。事之宜也。以政作之意。附于碑陰云。太平興國五年。正月二十日記。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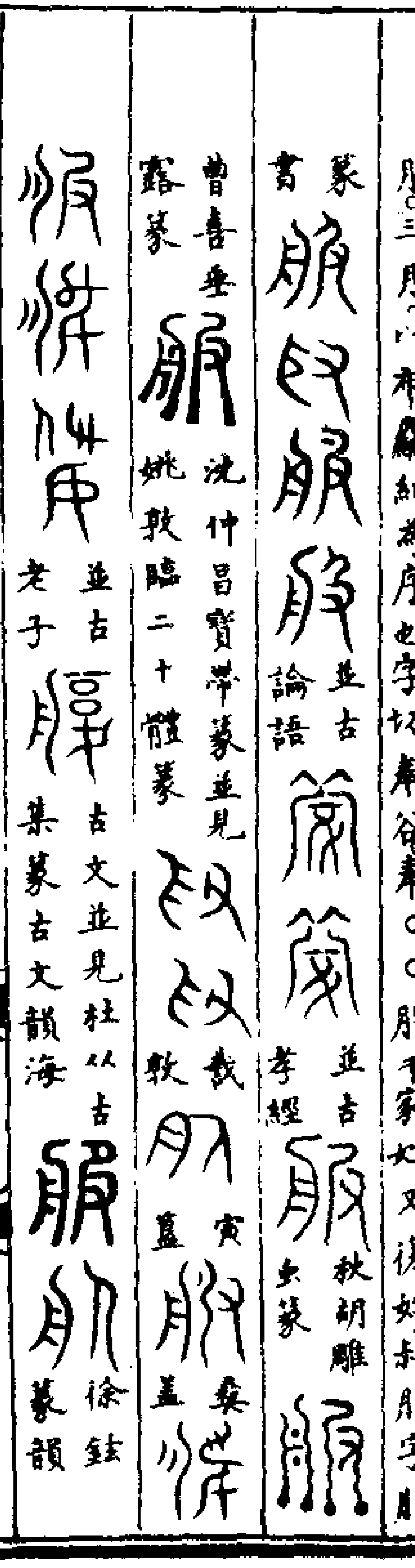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曹一奇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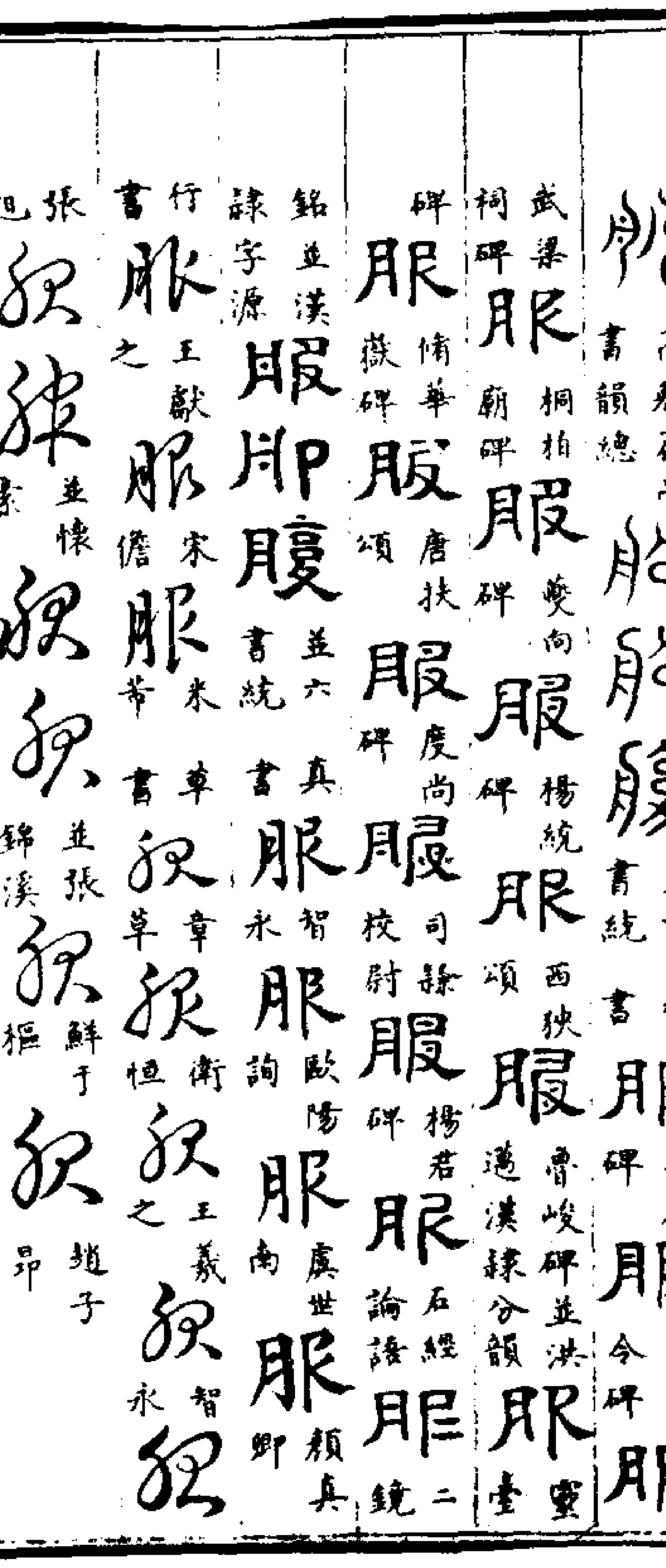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

一屋

服

洪武正韻房六切。衣服身所佩服也。又事也。行也。習也。用也。整也。屬也。從也。降服也。緣。又姓。又冠曰元服。又盛弓弩器。亦作箙鞴。又鴞屬。亦作鵩。賈誼傳。注。楚人命鴞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弓弩服之服。又作箙。詩象弭魚服。漢志。桀狐箕服。師古曰。服盛箭者。即今之步叉。又車中央夾轅者曰兩服。又五服。蓋言服天子之事也。周分為九服。又扶服與匍同。許慎說文。服一曰車右騑所以舟旋。从舟𠬝聲。𦨈古文服从人。徐鍇通釋。車左右驂。左曰騑。右曰服。伏六反。爾雅。服整也。邢（昺疏釋曰。謂整治也。郭云。服御之令齊整。周南葛覃云。服之無斁。）說懌偷釋賓協服也。（疏釋曰。皆謂喜而服從也。悅懌愉者。皆喜樂而服也。釋者。釋去恨怨而服也。賓者。懷德而服。故書云。四夷咸賓。協者。和合而服也。左傳曰。謀其不協。）俅俅服也。（疏釋曰。周頌絲衣云。載弁俅俅。毛傳曰。俅俅恭順貌。鄭箋云。戴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故郭云。謂戴弁服。）顧野王玉篇𦨈。（音伏。古文。）舟人也。服。（同上。）張參五經文字。服从卩从又。宋重修廣韻亦姓。漢有江夏太守服徹。司馬光類篇或作𦨈。服。又扶缶切。犕服車䩙也。吳棫韻補叶音鼻墨切。衣也。伏地也。士冠禮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秦泰山刻三句八韻。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飭。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毛晃禮部韻畧。服。从舟从𠬝。今作服。从月。誤。郭守正紫雲韻。字从月𠬝。又周禮司服。張說曰。闇朝隱文如麗服靚粧。檀弓詩云。扶服救之。注。並如字。史范雎傳。膝行蒲服。漢霍光傳中儒扶服叩頭。揚雄傳。扶服蛾伏。服並蒲北反。此非。韓道昭五音集韻。又蒲角切。孫氏字說。下武。昭哉嗣服。事也。論語。有事弟子服其勞。用也。又以服事殷。服事也。詩。無思不服。畏也。賈誼傳。服飛入誼舍。（讀作鵩。）書弼成五服。又彰施于五采作服。衣也。楊桓六書統。奉毋服。駕夾轅兩馬之具也。从舟从𠬝。舟車轅也。𠬝御之也。又嚔呼之也。統注。服。𦨈。服或从卩。省文。𦨈。𦨈。與服同。从月夏聲。鵩。鵩。熊忠韻會舉要。宮濁音。詩。騏駵是中。注。中服也。疏云。車駕四馬。在内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又車軛亦曰服。周禮。凡服耜。斬季材。疏云。服。謂車平軛。背有鑿孔以軨子貫之。謂之北服。又衣服。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皆曰衣。亦曰服。又五服。喪服也。三年。衰。不杖朞。大功。小功。緦麻。以布精麤為親疎也。又行也。書。說乃言惟服。又習也。漢鼂錯傳。服其水土。又六服。王畿。侯甸綏要荒。注。屬也。從也。商五服。侯甸男采衛。周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荒。又𥻆角切。啼呼也。前灌夫傳。謼服謝罪。注。晉灼音馥。關西俗謂小兒啼呼曰呼馥。倪鏜六書類釋。又𥻆力切。𦨈。古文。卜聲。按服。小舟附大舟者也。引之為馬之服轅。又作犕。又引之為衣服。為弓矢之服。凡言服者。皆親附服從之。如衣服之在躬。故為柔服服從服事之義。周伯琦六書正譌。𦨈。回旋如舟。故从舟。會意。𠬝聲。借音為衣服。服用服从字。宇濂傳義。又房九切。趙謙聲音文字通。服。亦从月為諧音。俗作服。非。凡从背然借鳥名。朱子注。似鴞不祥鳥。訓狐也。其名自呼。故因而命之。作鵩。非。周禮注。天鳥。若鴞鷩。俗字。又車右騑。詩兩服上驤。方音。見質韻。轉注。又並角切。韻會定正。奉谷切。服牛馬於車轅也。又五服。三年。期。九月。五月。三月。以布麤細為序也。字切奉谷奉〇〇服。千家姓。又復姓叔服。字服。


篆書
並古論語
並古孝經
秋胡雕虫篆
曹喜垂露篆
沈仲昌寶帶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載敦
寅蓋
桑蓋
並古老子
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高兗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書
孫根碑
紫陽令碑
武梁祠碑
桐柏廟碑
夔向碑
楊統碑
西狹頌
曹峻碑並洪邁漢隸分韻
靈臺碑
情華嶽碑
唐扶頌
度尚碑
司隸校尉楊君碑
石經論語
二鏡銘
並漢隸字源
並六書統
真書
智永
歐陽詢
虞世南
顏真卿
行書
王獻之
宋儋
米芾
草書
章草
衛恒
王羲之
智永
張旭
並懷素
並張錦溪
鮮于樞
趙子昂

天子服

（玉海。三禮義宗。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地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九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衮冕。三曰鷩冕。四毳冕。五希。六玄。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玄衣素裳。緇衣玄端。此又三服。所謂

吉服有九。（六冕之服。玄上纁下皆同。章數則異。故合為六服。皮弁法古上質。故衣裳皆白。玄衣緇裳。玄象冕服之制。）玄衣朱裳。燕器之服。非廟祭之服。故不入九服之數。韋弁戎服。亦不入吉服之例。明天子朝燕之服。曰天子皮弁素衣素裳。為蜡祭之服。黃衣黃冠。臘祭先祖息田夫之服。玄衣朱裳。燕居之服。韋弁即戎之服。此四服非時朝燕無常。故不入九服。明周禮六服。特章義曰。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旒。天道主尊。難可比擬。舍去雕飾。服以其質。袞冕之服。以龍為日。龍體九星。故以九為終。　聘禮疏。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凡立兵事。韋弁服。後世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　周太宰節膳服之式。凡皮未絲纊。皆掌于天官。司服隸于宗伯。蓋禮官辨其等。天官制其用。漢天子所服。中謁者四人各舉一時。而天子衣服御府令主之。宗廟衣服郊祀文繡之服。東織令又奉之。皆統于少府。悉出禁錢。不以度大司農。晚丞相可均節之乎。文獻通考。宣帝時魏相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曰。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於施行詔第八日）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蕭何周昌）謹與將軍臣陵（王陵）太子太傅臣通（叔孫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師古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曰。主一時衣服禮物制度百事也。）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高帝時自有貢禹。）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　按西漢服章之制。於史無所攷。見班固敘傳。言漢初定。與民無禁。師古注。謂漢不設車旗衣服之禁。今觀賈誼所言可見。然魏相奏謂高皇帝書有天子所服第八。則服制未嘗無書。相所奏既不詳備。而史記無傳焉。蓋周之經制。歷春秋戰國數百年。典籍湮沒不存。及七雄僭王國自為政。尤無所究詰。秦出自西戎。不習禮文之事。而其立意。大槩欲是今而非古。尊己而卑人。故臧六國之後。獲其君之冠。則以賜侍人。獲其君之車。則以為副車。又烏能參攷損益。以復先王車旗衣服之制。漢初用事者。惟朴少文。不過盡遵秦規而已。　後周宣帝既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冕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加於前王之數。既自比上帝。不欲群臣同己。常自帶綬及冠通天冠。加金附蟬。顧見侍臣弁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隋高祖初即位。將改周制。乃下詔曰。朕初受天命。赤雀來儀。兼姬周已還。於茲六代。三正廻復。五德相生。總以言之。並宜火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袞冕之儀。朝會衣裳。宜盡用赤。昔丹烏木運。姬有大白之旂。黃星火德。曹乘黑首之馬。在祀與戎。其尚恒異。今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奏曰。竊見後周制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按三代之冠。其名各別。六等之冕。承用區分。璪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迎氣變色之文。唯月令者起于秦代。所有青玉赤玉。白駱黑衣。與四時而色變。全不言於弁冕。五時冕色。禮既無文。稽於正典。難以經證。且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繼僭。所造車服。多參胡制。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咸取用之。與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制者。已勅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按續漢書禮儀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制。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制曰可。於是定令。採用東齊之法。乘輿袞冕。垂白珠十有

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為十二等。衣褾領織成升龍。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韍隨裳色。龍火山三章。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舄加金飾。祀圓丘方澤。感帝明堂五郊。雩蜡封禪。朝日夕月。宗廟社稷。籍田廟遣上將征還飲至。加元服。納后。正月受朝及臨軒拜王公。則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絳紗袍。深衣製。白紗內單。皁領褾襈裾。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佩綬舄。與上同。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朔日受朝。元會及冬會。諸祭還。則服之。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服具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黑介幘。白紗單衣。烏皮履。拜陵則服之。白紗帽。白練裙襦。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皆服之。白帢。白紗單衣。烏皮履。舉哀則服之。晉書輿服志。大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皇帝皁衣纁裳。軾軒形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之建。玄戈玉刃。作會絺粺。若乃參旗分景。

帝車含樞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用季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頳丹班次各有品章矣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裳鞙珮衛戴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正名百物補緝四維蹤滌山之水靜順天之害功尤彰者飾猶煥德愈盛者服猶尊莫不質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而數火山龍以通其意前史以為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於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烏旌奠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武導遺範賁入異憲師行殊則是以有殷有翼用光其武鉤膺鞗革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於齊飾長纓汨於鄒說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影鶡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於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皁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廷於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斅脂布

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為祭服高祖入關既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寬拂霧皮軒記鼓橫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韋姬趙飛鸞置屬車間豹尾中又揚雄所謂攫天狼之威張曜日之靈旌駢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後王氏擅朝武車當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條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帝採周官記禮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璲明帝以黼黻之美有疑於僭於是隨章償暑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以青龍五年為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既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蓋有司失其傳歟隋書禮儀志乘輿平冕黑介幘垂白珠十二旒飾以五采玉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玉笄白玉璽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綠紺純黃質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廣一尺二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袞服皁衣絳裳裳前三幅後四幅繢成為之十二章緣絳中單織成緄帶朱紱佩白玉帶鹿盧劍絳袴襪赤舄未加元服則空頂介幘又有通天金博山冠則絳紗袍皁緣中單其五時服則五色介幘進賢五梁冠五色紗袍又有遠遊五梁冠並不通于下四時祭廟圓丘方澤明堂五郊封禪大雩出宮行事正旦受朝及臨軒拜王公皆服袞冕之服還宮及齋則服通天冠籍田則冠冕璪十二旒佩蒼玉黃綬青帶青襪青舄拜陵則黑介幘白紗單衣釋奠則服通天金博山冠玄紗袍春分朝日則青紗朝服青舄秋分月夕則白紗朝服緋舄俱冠五梁進賢冠合朔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季秋講武出征告廟冠武弁黃金附蟬左貂鶡頰宜社武弁朱衣纂嚴升殿服通天金博山冠絳紗袍入溫涼室冠武弁右貂附蟬絳紗服征還飲至服通天冠廟中遣上將則袞冕還宮則通天金博山冠實祖罰社則武弁左貂附蟬元日冬至大小會皆通天金博山冠四時畋出宮服通天冠並赤舄明堂則五時俱通天冠各以其色服東西堂舉哀服白帢唐會要武德四年七月定制凡衣服之令天子之服有二等大裘冕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武弁黑介幘白紗帽平巾幘白帢是也山堂考索唐初平服皆因隋舊武德四年始著衣服之令天子之服自大裘冕而下凡十有四曰大裘冕曰袞冕曰鷩冕曰毳冕曰絺冕曰玄冕曰通天冠曰緇衣冠曰武弁曰弁服曰黑介幘曰白紗帽曰平巾幘曰白帢祀天地服大裘顯慶中長孫無忌乃請服袞冕罷大裘又新禮

祭社稷則服元冕四旒三章祭日月則服元冕三旒元章無忌以為四品五品之服也天子十二為節以法天烏有四旒三章之服且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服毛及毳君少臣多非禮之中請諸祭用袞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矣宋會要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九日太常禮院言準敕追尊四廟皇帝御崇元殿命使行冊禮袞龍服五月一日御殿受朝通天冠絳紗袍伏請下內中尚司與少府監計會修製詔可十九日太常禮院言准少府監牒請具袞龍衣絳紗袍通天冠制度令式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如上為升龍皆織就為之山龍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蔽膝加龍山火三章革帶玉鉤䚢大帶素帶朱裏紕其外上下緑紐約用組鹿盧玉具劍大珠鏢首白玉雙佩玄組雙大綬六采玄黃赤白縹綠純玄質長二丈四尺五寸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襪赤舄加金飾詔可宋史唐因隋制天子常服赤黃淺黃袍衫折上巾九環帶六合靴宋因之有赭黃淡黃袍衫玉鞓紅束帶皁紋鞾大宴則服之又有赭黃淡黃襆袍紅衫袍常朝則服之又有窄袍

便坐視事則服之。皆阜紗折其巾。通犀金玉環帶穿袍。或御烏紗帽。中興仍之。秘府書錄本朝天子之服。袞冕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亦謂之冠。袞服青色七章。裙紅色五章。並織成祭天地宗廟謁太清宫享玉清昭應宫。受册號元日則服之。有通天冠二梁四梁。絳紗袍。正冬大會五月朔受朝。則服之。遼史皇帝柘黄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鞾。起自宇文氏。唐太宗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祀皆常服而已。元史天子質孫。冬之服。凡十有一等。服納石失（金錦也）。怯綿里（翦茸也）。則冠金錦暖帽。服大紅桃紅紫藍綠寶里（寶里服之有襴者也）。則冠七寶重頂冠。服紅黄粉皮。則冠紅金荅子暖帽。服白粉皮。則冠白金荅子暖帽。服銀鼠。則冠銀鼠暖帽。其上並加銀鼠比肩（俗稱曰襻子荅忽）。夏之服。凡十有五等。服荅納都納石失（綴大珠於金錦）。則冠寶頂金鳳鈸笠。服速不都納石失（綴小珠於金錦）。則冠珠子捲雲冠。服納石失。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珠寶里紅毛子荅納。則冠珠緣邊鈸笠。服白毛子金絲寶里。則冠白藤寶貝帽。服駝褐毛子。則帽亦如之。服大紅綠藍銀褐棗褐金繡龍五色羅。則冠金鳳頂笠。各隨其服之色。服金龍青羅。則冠金鳳頂漆紗冠。服珠子褐七寶珠龍荅子。則冠黄牙忽寶貝珠子帶後簷帽。服青速夫金絲闌子（速夫。回回毛布之精者也）。則冠七寶漆紗帶後簷帽。（並詳見袞冕下。）

皇太子服

東漢會要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爲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一名洗馬（並本志）。志書分紀晉大始三年。詔太宰孚著侍内之服。四年又賜趙燕樂安王等散騎常侍之服。自斯以後。台鼎貴臣。並加貂璫武弁。故皇太子遂著遠遊。於義爲允。宋書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駕。合著袞冕九章衣。下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袞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冕九旒以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絶群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詔可。文獻通考陳文帝天嘉初皇太子絳紗袍阜領白紗中衣白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

朝皆朝服。常還上宫則朱服。若釋奠及朝。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侍祀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襪。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朱服。諸王朝服朱衣絳紗袍。阜緣中衣。素帶黑舄。若加餘官則服之。隋書禮儀志。皇太子平冕。黑介幘。垂白珠九旒。飾以三采玉。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金璽朱綬。四綵赤黄縹紺。純朱質。長二丈一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三尺二寸。與綬同色。而首半之。袞服同乘輿。而九章。絳紱佩瑜玉。玉具劒火珠鏢首。絳袴襪。赤舄。非謁廟則不服。未加元服。則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中舍人執。遠遊冠。以從。其遠遊三梁冠。黑介幘。翠綾纓。絳紗袍。阜緣中單。黑舄。大朝所服。亦服進賢三梁冠。黑介幘。阜朝服。絳緣中單。玄舄。爲宫臣舉哀。白帢單衣。烏皮履。未加元服則素服。志書分紀隋志。皇太子服六等。袞冕。按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陜用紺。舊章用織成。降以繡。玉具劒以火珠鏢首。改以白珠。開皇中。同仁壽元年。煬帝爲太子。以白珠貫冕。太遜表請從青珠旒。九旒。短不及講。降天子二寸。又高祖嘗問許善心。太子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梁簡文之爲太子。嫌於上逼。還服遠遊。隋書禮儀志。皇太子朝服遠遊冠。金博山。佩瑜玉。革綬垂組。朱衣絳紗袍。阜緣白紗中衣白曲領。帶鹿盧劒火珠首。素革帶玉鉤燮獸頭鞶囊。其大小會祠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宫則朱服。若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襪玄舄。講則著介幘。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赤舄絳襪。若加元服則中舍執冕從。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天監之後則朱服。在上省則烏帽。永福省則白帽云。諸王朝服遠遊冠介幘。朱衣絳紗袍。阜緣中衣。素帶黑舄。佩山玄玉。垂組大帶。獸頭鞶腰劒。若加餘官則服其加官之服。鄭樵通志。皇太子袞冕。玄衣纁裳。衣山龍華蟲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織成爲之。白紗内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韍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劒火珠鏢首。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舄。舄以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犀簪導。絳紗袍。白紗内單。阜領褾襈裾。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韈舄。其革帶劒珮綬與上同。謁廟還宫。元日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遠遊冠。公服絳紗單衣。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分。色同其綬。金縷鞶囊。韈履。五日常朝則服

之。新唐書車服志。袞冕者。從祀謁廟加元服納妃之服也。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犀簪導。青纊充耳。黑衣纁裳。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在衣。藻。粉米。黼黻在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瑜玉雙佩。朱組雙大綬。朱質。赤白縹紺爲純。長一丈八尺。廣九寸。三百二十首。黼隨裳色有火山二章。白韈。赤舄。朱履加金塗銀釦飾。鹿盧玉具劍。如天子。玉海志。皇太子之服六。袞冕。遠遊冠。公服。烏紗帽。弁服。平巾幘。進德冠。（內立闕）字。○通典開元禮。皇太子正至受群臣賀。著從省服以出。若服袴褶群官及宮臣皆袴褶朝集。使公服。受宮臣朝。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

禮志。太子納妃服袞冕。出升金輅。唐會要。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以爲與皇帝所稱同。上表辭不敢當。請有司以易之。上令百官詳議。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太子太師蕭嵩等奏曰。謹按衣服令。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纓綏。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劍佩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劍珮等無別。至於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并珠旒及裳綵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敬之情。有所不執。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謹奏。上手敕改爲朱明服。下所司行用焉。宋會要。皇太子之服。袞冕。青羅表。緋羅紅綾裏。塗金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前後九旒。二纊。貫水晶珠。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紅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紅羅蔽膝。繡山火二章。白紗中單。青褾襈。革帶塗金銀鉤䚢。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結二玉環。金塗銀鈒花飾。青羅襪帶。紅羅勒帛。玉具劍。金塗銀鈒花玉鏢首。白羅襪。紅朱履。金塗銀釦。從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青羅表。金塗銀鈒花飾。犀簪導。紅絲組。博山。朱明服。紅花金條紗衣。紅紗裏。皁褾襈。紅紗裳。紅紗蔽膝。並紅紗裏。白花羅中單。皁褾襈。白羅方心曲領。白羅襪。黑舄。帶劍佩綬。（制同衮服。）襪帶勒帛。受冊謁廟朝會則服之。常服皁紗折上巾。紫公服。通犀金玉帶。　太宗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冊命皇太子。太常禮院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及上公也。晉書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以受冊朝會謁廟亦如之。詔可。十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將來南郊。準禮例。皇太子侍從皇

帝。亞獻行禮。合着祭祀服色。準制度。袞冕垂白珠九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服九章。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織爲之。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素帶不朱裏。亦紕以朱綠。紐約用組。黼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金寶爲飾。玉鏢首。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綬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襪。赤舄。舄加金飾。侍從皇帝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詔令文思院製造。　徽宗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議禮局上皇太子冠服之制。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韈。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加元服從祀納妃釋奠文宣王服之。具服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士附蟬。紅絲組爲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韈。黑舄。（餘同衮冕。）受冊。謁太廟。朝會服之。詔頒行。　政和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又上皇太子妃冠服之制。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褕翟。青織成爲之文。爲搖翟之形。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褾襈皆以朱色。）蔽膝。隨裳色。以緅爲領緣。以搖翟爲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白玉雙佩。純朱雙大綬。章采尺寸與皇太子同。受冊朝會服之。鞠衣黃羅爲之。蔽膝大帶革帶隨衣色。餘與褕翟同。唯無翟。從蠶服之。詔頒行。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即位後未改元。）十月三日。禮部太常寺言。祗候庫申。已降指揮。新除皇子鄧王。慶王。恭王。每遇行事。若服朝服。合服七梁額花冠。貂蟬籠巾。金鍍銀立筆。真玉佩綬。金鍍銀革帶。烏皮履。若服祭服。合服金鍍銀八旒冕。真玉佩綬。緋羅履襪。已下文思院各如法製造。有旨依。隆興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詔皇子鄧王愭。慶王愷。恭王（光宗廟諱）。將來大禮。合用朝祭服玉佩綬。令祗候庫供見管真玉佩綬兼專一椿管。日後遇有禮。依此供納。　乾道元年八月十七日。詔工部下文思院。依禮部太常寺定到制度。製造皇太子冠服。禮部太常寺狀。勘會依禮例。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及合服袞冕等。今討論申請桓圭。撿會太常因革禮。至道二年冊命皇太子。禮官上言。周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桓圭。無太子執圭之文。所謂公者三恪上公也。晉書太子出會在三恪之下。三公之上。請定制皇太子服遠遊冠。朱

明衣。執桓圭。以受冊。朝會。謁廟亦服之。按禮玉人云。命圭九寸謂之桓圭。雙植謂之桓。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一依政和五禮新儀制度名件。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爲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袞冕。）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從之。仍令工部行下文思院照應上件冠服。疾速修製。二十九日有旨。皇太子桓圭。用元降下見成玉圭。將作一尺製造。先是提點修製冊寶禮服等。都大主管所狀。準工部侍郎王劉子。文思院修製皇太子桓圭爲無玉材。遂降下金成玉圭一。長一尺三寸。本部同太常寺看詳得雖與典故不同。緣已成之圭。令隨宜碾造。雙植剡上。左右各半。續據監官鄭禹。按典禮鎮圭尺有二寸。係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係公守之。切於禮經未安。今來本部照得御前別降玉材頗大。見令解製。依典禮修製。可及九寸。本所遂具奏聞。欲有是命。　七年二月十二日。禮部太常寺言。續討論到禮例。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大慶殿。冊皇太子。皇太子

受冊。合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及謁太廟別廟行禮。合服袞冕。從之。三月七日。禮部太常寺言。將來皇太子受冊畢。朝謁太廟別廟。依典故係服冠外。所有朝謁景靈宮。所服依典故。即無該載。今欲乞依禮例服常服。有旨依。文獻通考。皇太子之服。中興後如政和制。其後詔太子。擊通犀玉帶不佩魚。先是禮官參稽禮典。謂無佩魚之文。（舊制親王賜玉帶。加佩玉魚。）皇太子受冊。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桓圭。謁太廟別廟行禮。服袞冕。朝謁景靈宮服常服。（七年三月。禮官言。朝謁景靈宮。所服典故不載。請依禮當服常服。先是元年十一月。詔皇太子遇大宴。賜花。比親王增其四。樂枝二。以犀製之。淳熙十四年。命皇太子參決。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鞵。相見于議事堂。嘉定二年七月。皇太子奏製遠遊冠。舍用珠玉。皇后宣出首飾付遺日新約之美。始吉冠冕。請宣付使館。）遼史。皇太子遠遊冠。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服。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䚢。假帶方心。紛鞶囊。白襪烏皮履。金史。皇太子冠服。冕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袞青衣朱裳。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謁廟則服之。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爲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白襪黑舄。餘同袞冕。冊寶則服之。經世大典。按太常集禮。至元十二年。博士擬袞冕制。用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金塗銀釦。大德十一年九月。照擬前代制度。唐制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玄衣纁裳九章。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織成之。每行一章。黼黻重以爲等。每行九。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蔽膝隨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劍。金寶飾。玉鏢首。瑜玉雙佩。朱組帶。大綬。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玉環三。朱襪。赤舄。舄加金飾。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服之。宋制皇太子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玉環三。白襪朱舄。舄加塗金銀飾。加元服。從祀。受冊。

謁廟。朝會服之。已擬其制。未果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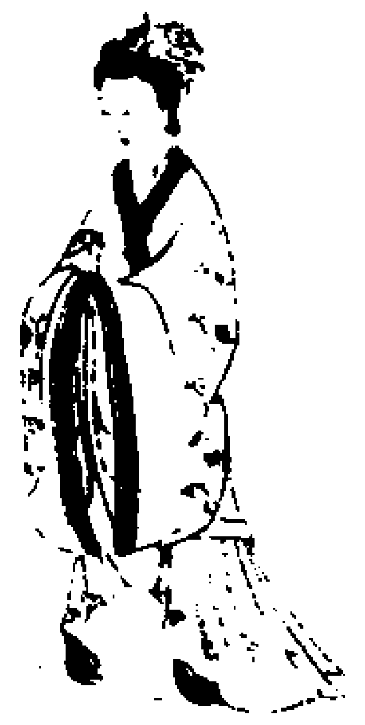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

一屋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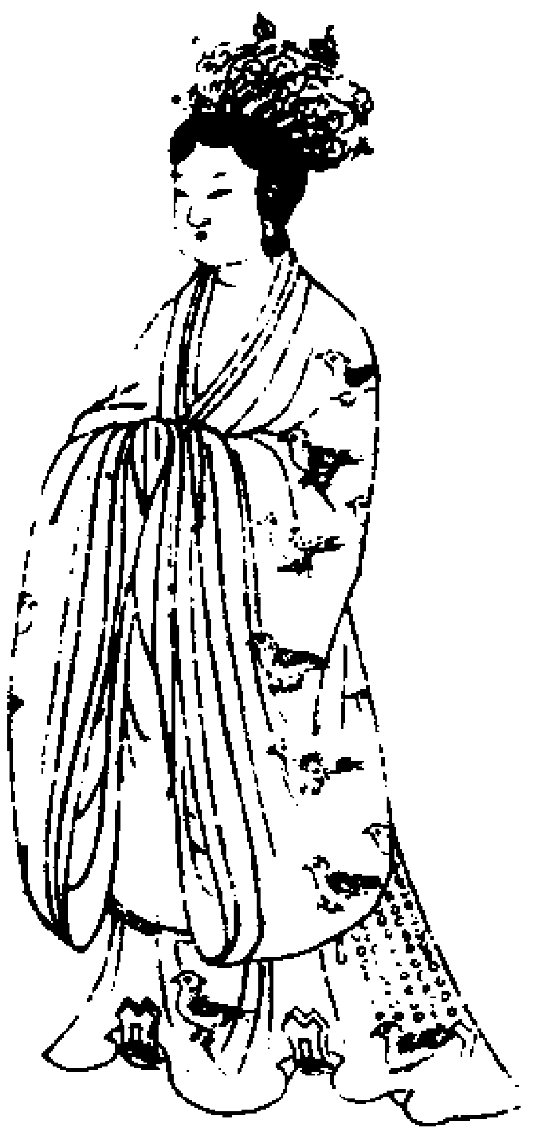
后妃服

周禮圖褘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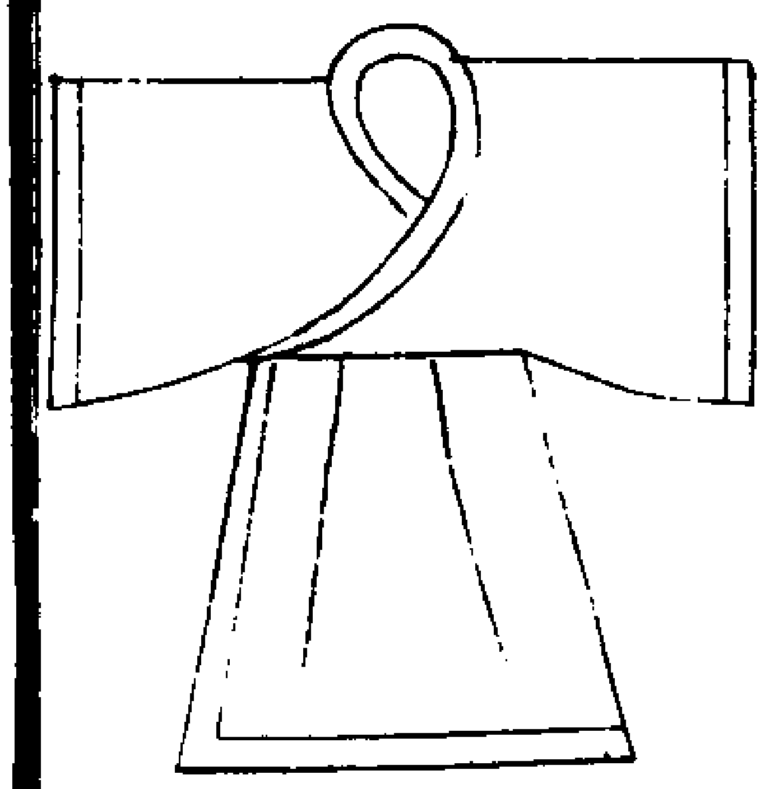


釋云褘當爲翬。即翬雉。其色玄也。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衣裳相連。其色無異。祭先王。則后服褘衣以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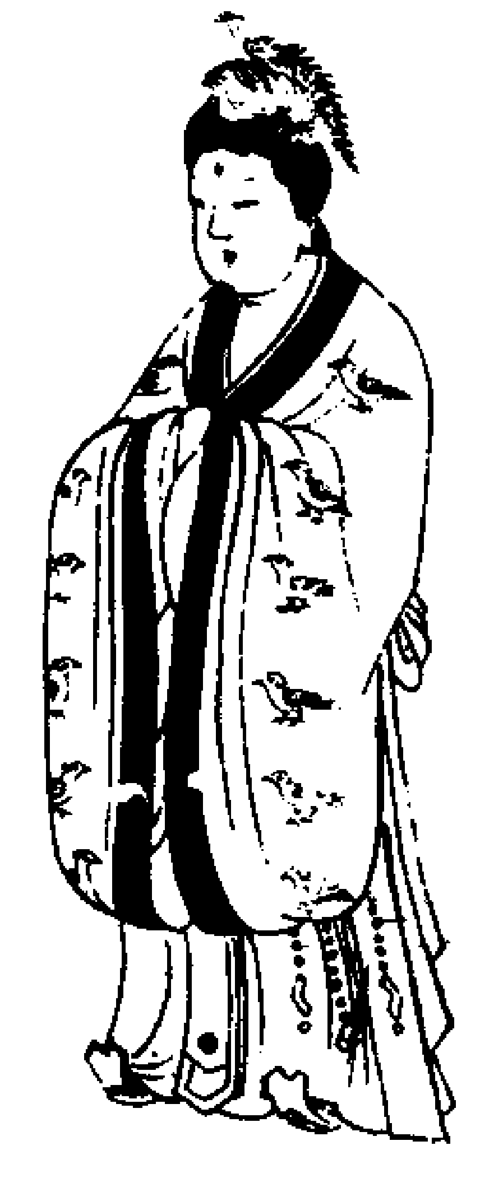
禮象褘衣一名翬翟



陳祥道禮書后褘衣。（褘衣。后祭先王之服也。上公如王之服。則上公之夫人如后之服。禮記言夫人副褘是也。魯非上公。亦尊其服者。以周公之後而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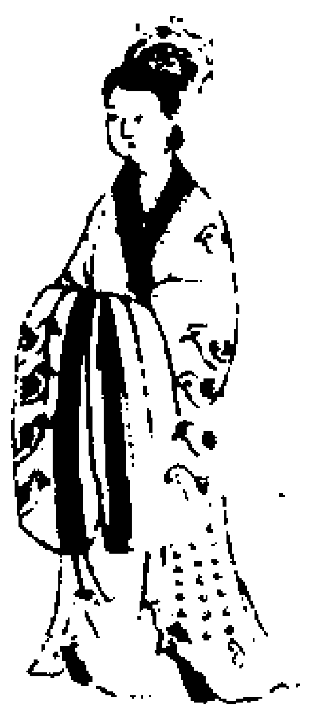
三禮圖褘衣



三禮圖說褘衣翬雉衣也。其色玄。後鄭以爲素質五采刻繒爲翬雉之形。五色畫之綴衣上。以爲文章。后從王祭先公王則服。上公二王後魯夫人助君祭宗廟皆服之。首飾亦副。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詩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并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也。後鄭云。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珈之言加也。今步搖上飾也。古之制所有未聞。孔疏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五色紞懸玉瑱。若編次則無衡。其笄言珈者以玉飾笄。后夫人首服尤尊者。此別及衡笄以珈。唯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故云別尊卑也。又云珈之言加者。以珈字從玉。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漢之步搖。如周副之象。故可以相類也。古今之制。不必盡同。故古制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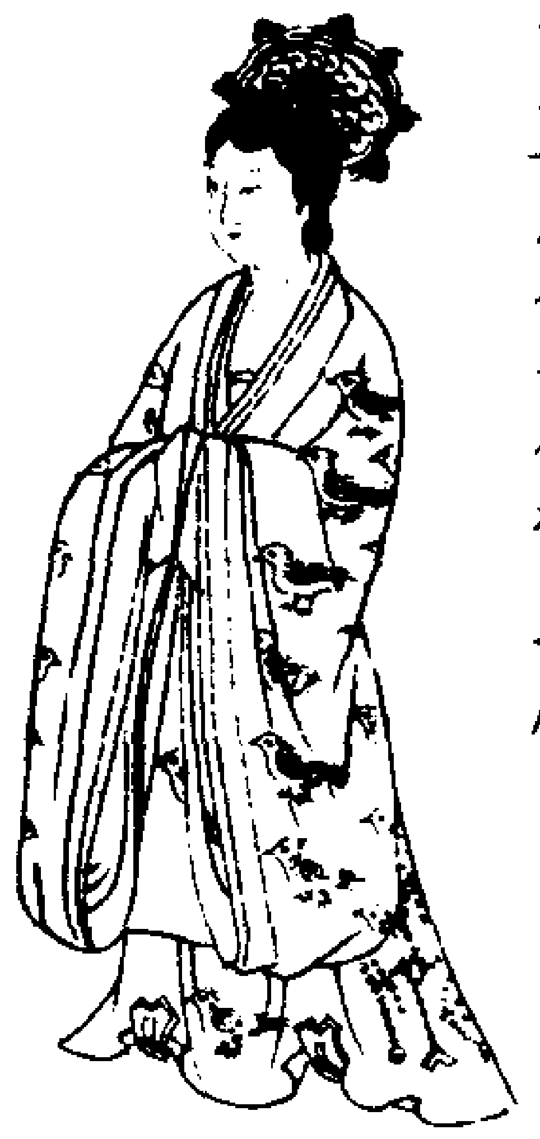
未有聞者。以言六珈。必飾之有六。但所施不可言據。此言六。則侯伯夫人爲六。王后雖多少無文。以侯伯夫人推之。宜十二。今但圖六。則餘法可知。又屨人註云。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凡舄與裳同色。此與衣同色者。以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故連衣裳不異其色。故云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既玄舄配褘衣。則青舄配褕翟。赤舄配闕狄。又云鞠衣以下皆屨者。六服之三。翟既以三舄配之。則下文命夫命婦唯言屨。不言舄。故知鞠衣以下。皆屨也。又云舄屨有絇有繶有純。飾也者。言繶是牙底相接之縫。綴黄條於其中。絇。謂屨頭以黄條爲鼻。絇拘也。取拘持爲行戒。使人低目不妄視也。純。謂以黄條爲口緣。凡舄之飾。如繢次玄舄黄絇繶純者。玄黄。天地色相對。爲繢次之飾也。赤絇繶純者。王黑舄之飾也。赤黑南北相對。亦繢次之飾也。黑絇繶純者。王赤舄之飾也。青絇繶純者。王白舄之飾也。青白東西對方。亦繢次之飾也。后之赤舄。亦黑飾。后之青舄。亦白飾也。若然。爵弁纁屨黑絇繶純。黑與纁南北相對。用繢次爲屨飾者。尊祭服也。凡屨之飾。如繡次。此約皮弁白屨黑絇繶純爲飾。白與黑西北次方。爲繡次之飾。又后黄屨白絇繶純。白屨黑絇繶純。黑屨青絇繶純。此三者。鞠衣以下之屨也。然則屨舄。王有三等。后有六等也。上公以下夫人。得服褘衣者。亦玄舄也。

周禮圖 褕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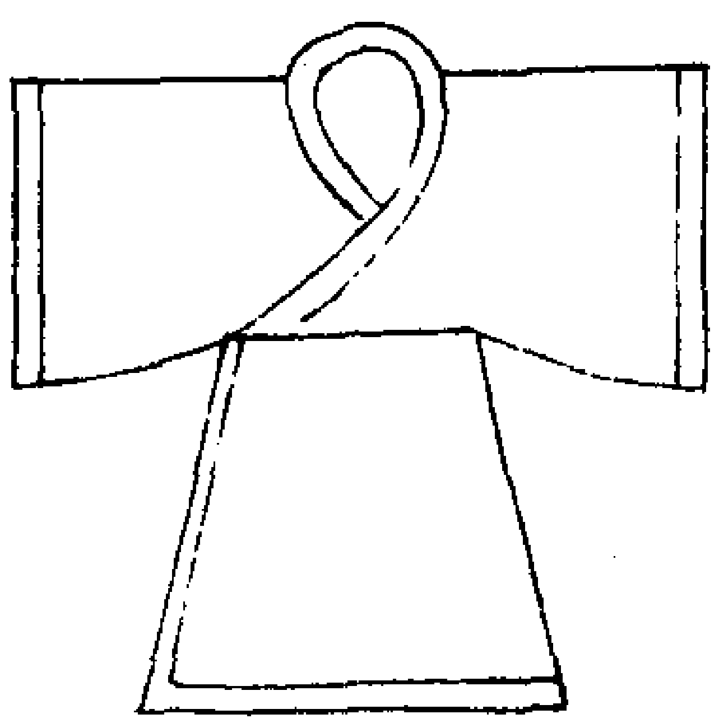


釋云褕當爲搖。狄當爲翟。則搖雉其青色也。上二翟並刺繒爲雉形。而五采畫之。后從王祭先公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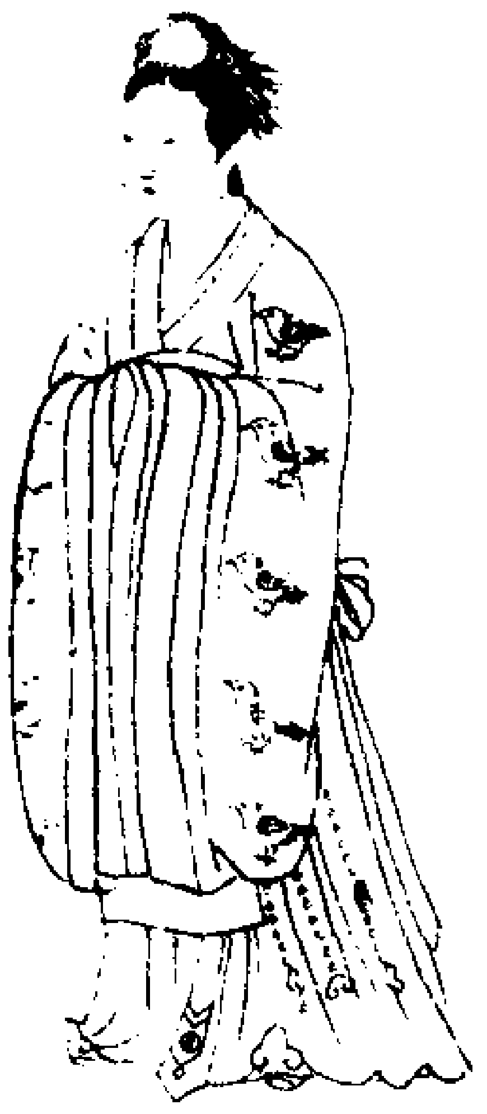
禮象 褕翟



陳祥道禮書 褕狄（褕狄。后祭先公之服也。玉藻曰。夫人褕狄。雜記曰。復夫人稅衣褕狄。蓋三夫人。三公之妻。及侯伯之夫人皆褕狄也。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下王后一等。則褕狄特雉歟。與三公之妻侯伯之夫人異耳。）



三禮匠服圖 褕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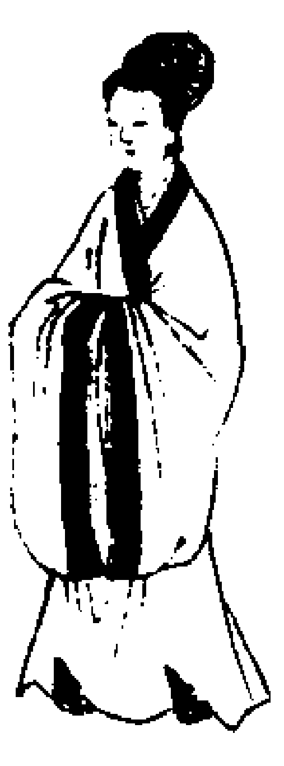
三禮圖後鄭讀褕狄爲搖翟雉名青質五采。故刺繒爲褕翟之形。而五采畫之。綴於衣上。以爲文章。然則褕翟之衣其色青。后從王祭先公則服之。

首飾佩綬。與褘衣同。青蜺白綃總純。侯伯夫人。助君祭宗廟亦服之。首飾亦副。詩何彼穠矣。序王姬之車服。下王后一等。箋。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

服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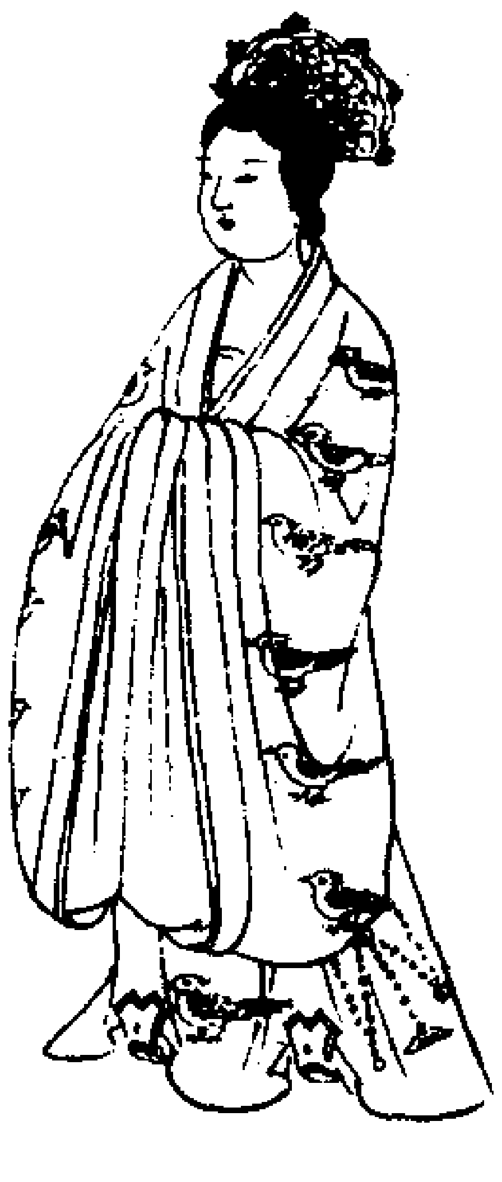
褕翟。

周禮圖 闕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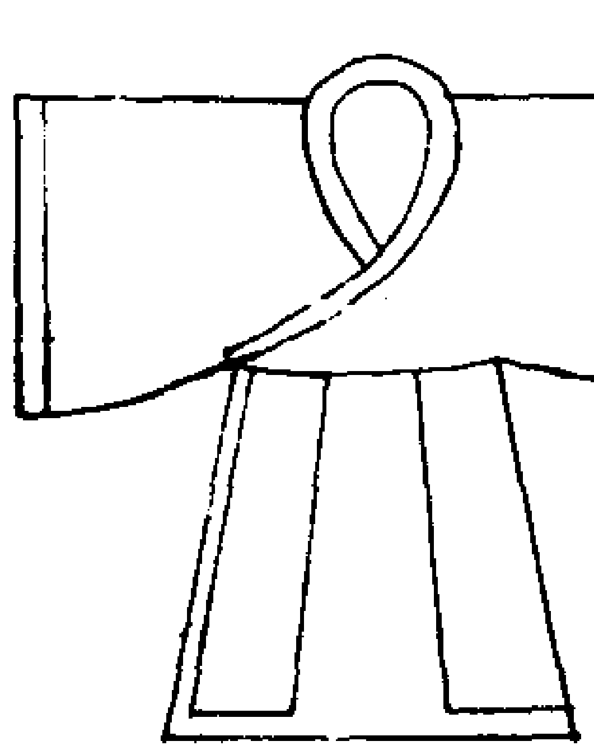


釋云闕與屈音相近。其色赤。亦刺繒爲雉形不畫之。故名闕狄。或以無正文直意量之也。從王祭羣小祀則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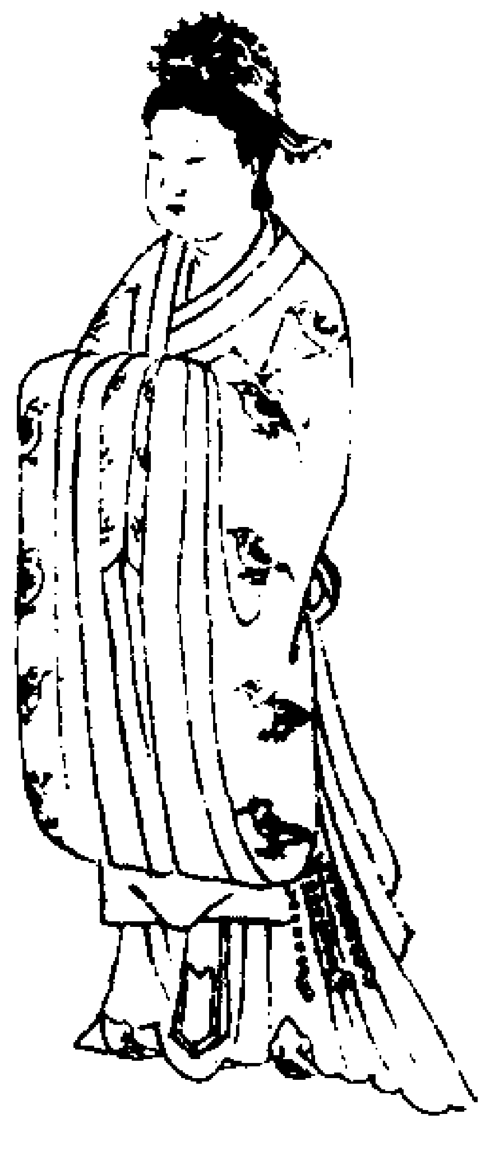
禮象 闕翟（一名屈翟）



陳祥道禮書 闕狄（后祭群小祀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喪大記曰。復夫人以屈狄皆子男之夫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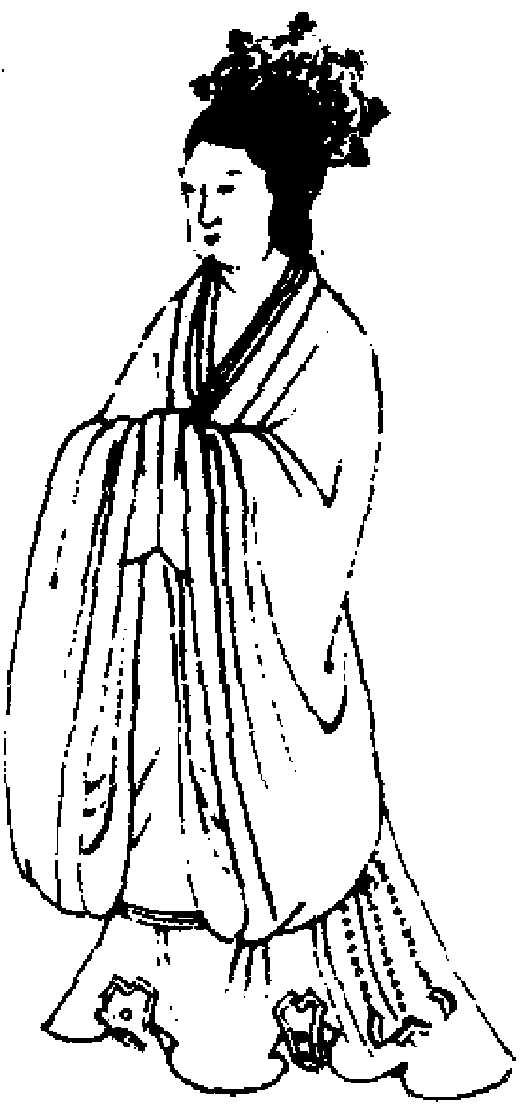


三禮圖 闕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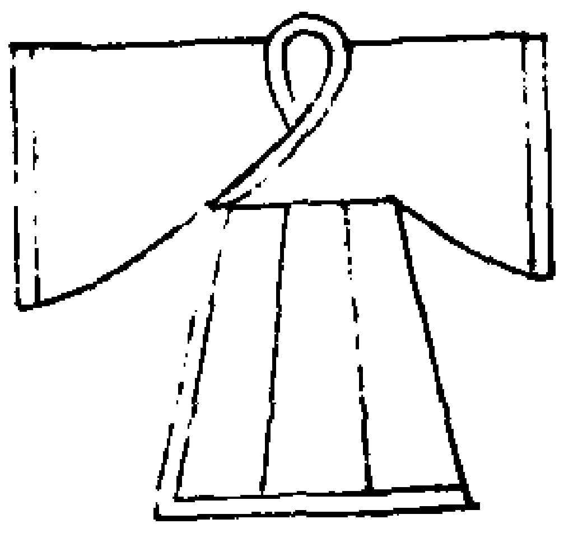
三禮圖說按褘褕二翟。皆刻繒為雉形。又以五色畫之綴於衣。此亦刻繒為雉形。不以五色畫之。故云闕翟。其衣色赤。俱刻赤色之繒為雉形。間以文綴於衣上。後鄭云。今世有圭衣。蓋三翟之遺俗者。鄭君見漢時有圭衣。刺為圭形。綴於衣上。是由周禮有三翟。別刻繒為雉形。綴於衣上。漢俗尚有。故云三翟之遺俗也。首飾珮綬。一如二翟。赤舄黑絇繶純。其子男夫人。從君祭宗廟。亦皆服之。

禮象　鞠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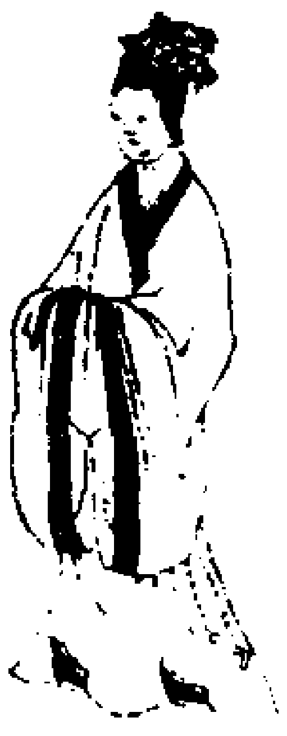
內司服曰。辨內外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素紗。蓋內命婦。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闕狄。三夫人也。三夫人。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今三公之妻。服褕狄而三夫人。反服屈狄。何也。蓋先王建官。內命婦皆下外朝之臣一等。故其爵三夫人視卿。九嬪視大夫。世婦視上士。女御視中士下士。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此言士妻褖衣若加一命。則服襢衣。故曰一命襢衣。士褖衣。初命為君其妻屈狄。若加一命。其夫為侯伯也。則服褕狄。又加一命。其夫上公也。則服褘衣。故曰君命屈狄。再命褘衣。鄭氏謂褘當為鞠誤矣。

陳祥道禮書鞠衣（月令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蓋薦之於祀者得服之以蠶。鄭氏曰。先帝太皞之屬是也。孔穎達曰。為鞠衣者。薦於神亦以求福祥也。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玉藻曰。再命鞠衣。鄭氏曰。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也。則服鞠。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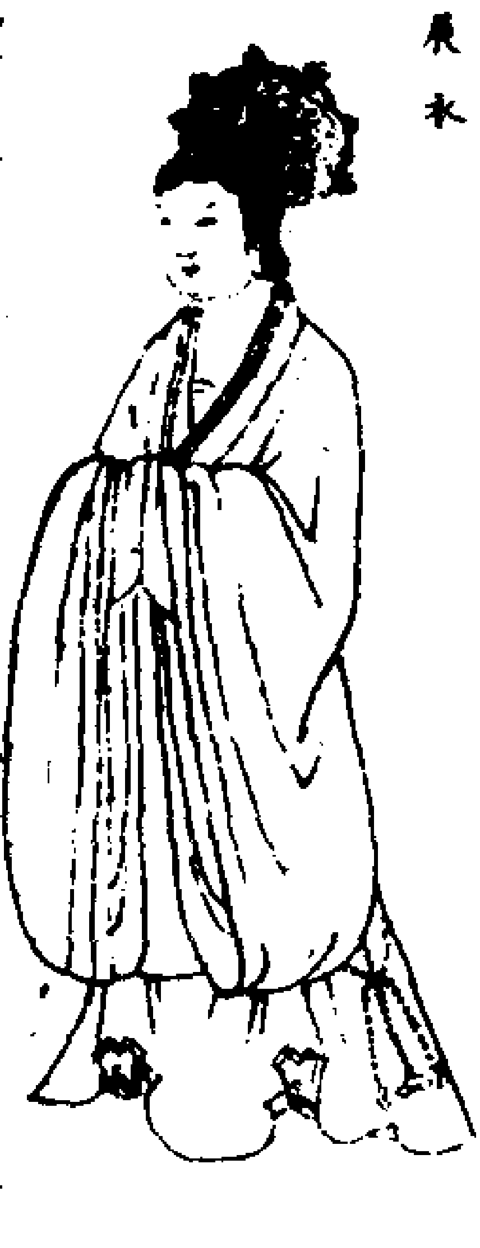
鞠衣者。后告桑之服也。按後鄭云。鞠衣黃桑之服。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告事。又彼註云。先帝。太昊之屬。知非天帝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春時惟祭太昊之屬。薦鞠衣於神坐。為蠶求福也。以蠶功既大。總祭五方。帝於明堂。故云之屬以該之。又孔賈疏云。以季春將蠶后服之告先帝養蠶之服。鞠者草名。華色黃。故季秋之月云。鞠有黃花。是鞠衣黃也。又云鞠塵不為麴者。古字通用也。又云象桑葉始生者。以其桑葉始生。則養蠶。故服色象之。其首服用編。後鄭云。謂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其佩如三翟。黃屨白絇繶純。屨之與舄。形制大同。唯禪底為異耳。故屨人註云。複下曰舄。禪下曰屨。複重也。下謂底也。然則禪底者名屨。重屨者名舄。孤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亦皆服之。但純用三采。瑱用美石為異。三采素青黃也。知然者。齊風著（直居切）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後鄭云。我嫁者自謂也。俟我於著。謂從君子出至於著。我視君子則以素為充耳。謂懸瑱之紞為素色。下又云充耳以青。充耳以黃。據人臣三色。妻亦然也。又云尚之以瓊華。尚飾也。瓊美石名。華石色。故知人臣用美石也。彼毛以素為象瑱。鄭不從者。必君素是象瑱。下文何得更云瓊英之事乎。故鄭以素青黃皆為紞名也。或曰鞠衣以下后純亦三采。五禮新儀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餘仿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

周禮圖　展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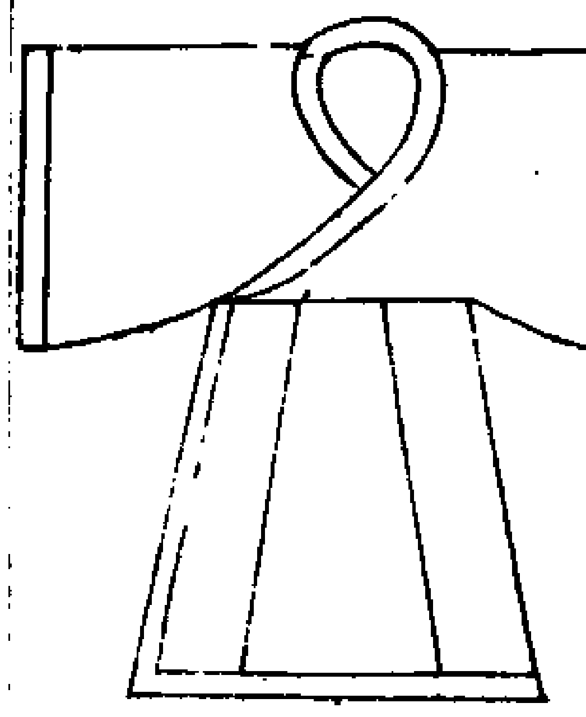


釋云展衣色白。朝王及見賓客用之。記作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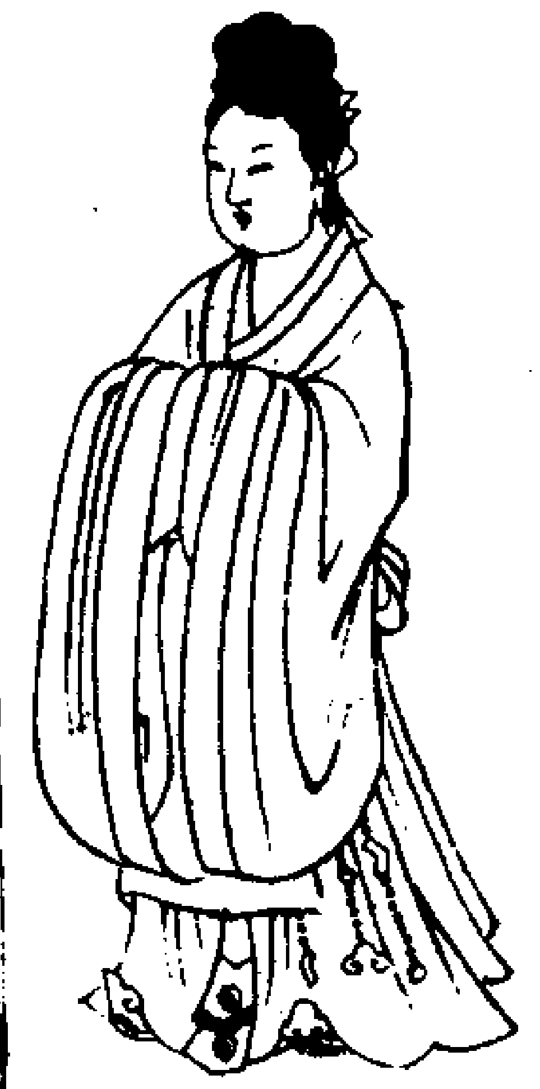
禮象　禮衣（一名展衣）



陳祥道禮書展衣。（詩曰。其之展也。鄭氏曰。后見王及賓客服之。然則内外命婦之鞠衣展衣褖衣。則其助祭之服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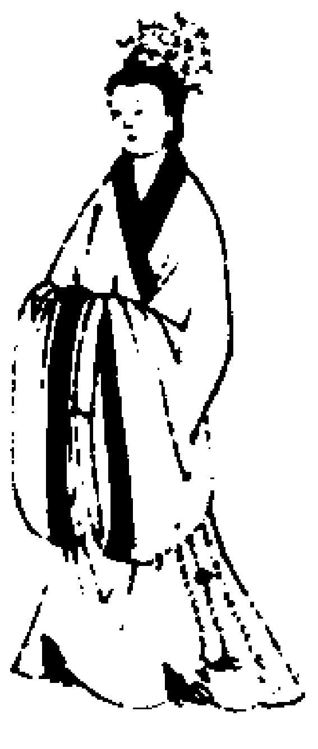


三禮圖展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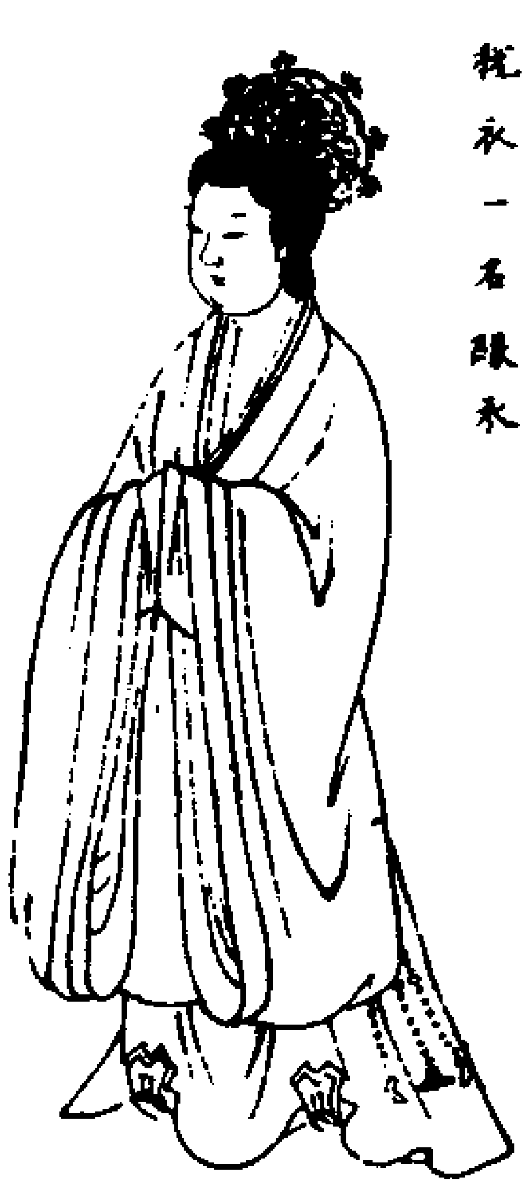
展衣色白。后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佩綬如上。上首服亦偏白纓黑絢繶純。後鄭云。展當為襢。襢者。按喪大記云。世婦襢衣。襢之言亶也。亶誠也。按詩鄘風。君子偕老。又此文皆作展。並是正經。鄭必讀為襢者。以襢從衣。而有衣義。爾雅。襢展雖同訓為誠。展者言之誠。亶者行之誠。貴行賤言。襢字以亶為聲。有行誠之意。故從襢也。此亦卿大夫之妻。從夫助君祭宗廟得服之。按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是也。　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之配君子。可知矣。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德之懿也。

周禮圖緣衣



釋云緣當為褖。其色黑。御于王之服。逸書夕士傳云。古者后夫人侍君王于房中。釋朝服入御。顧云。御服褖衣也。

禮象褖衣（一名稅衣一名緣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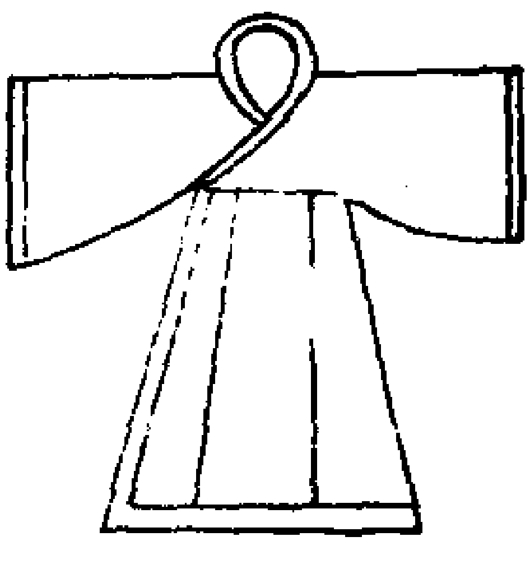


禮象后之六服。一曰翬衣。二曰褕狄。三曰闕狄。翬素質義也。褕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翬或作褘。褕或作揄。揄翟而已。翬有章焉。至矣。闕狄一名屈狄。言其屈於二狄。四曰鞠衣。五曰展衣。鞠衣言屈。展衣言伸。鞠衣禮也。展衣信也。鞠衣黃言禮而以信為質。展衣亦言信而以禮為文。老子曰。禮者道之華而忠信之薄。記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古之人。制服如此。鞠一名而含二義。則亦以華制名。展又作襢。襢之言信也。六曰褖衣。褖衣白。蓋狄衣謂之象服。言猶卦之有象。其義隱故也。緣衣謂之褖衣。言猶卦之有彖。其義顯故也。亦或謂之稅衣。闕狄言其取象缺。稅衣言其取數寡。蓋稅十而取一。亦或二十而取一。故稅又為衣被曰稅之稅。以薄取義故也。又為小功不稅之稅。以輕取義故也。公羊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

被曰襚。襚之言遂也。以其物薄故雖父兄在尊之可也。雖然。若未仕者猶不遂。故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喪服小記曰。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不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凡此皆以輕故也。若夫三年之喪。則自無稅矣。上公袞冕。則妻副褘。記曰。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是也。侯伯鷩冕。則妻褕狄。記曰。王后褘衣。夫人褕狄是也。王之三公同于男毳冕。則妻屈狄。記曰。君命屈狄是也。王之卿同。其夫希冕也。則妻自鞠衣而下。天子之大夫是也。公之孤同。其夫玄冕也。則妻自展衣而下。天子之上士是也。公之卿大夫同。其夫爵弁也。則妻自褖衣而下。小國之大夫是也。其夫朝服也。則妻自宵衣而下。小國之士是也。毳衣如菼。刺大夫之詩也。大夫希冕。今曰毳衣。則上大夫卿也。卿服毳冕。則三公宜服鷩冕。先儒謂服毳冕誤矣。王制曰。三公一命袞。明服鷩冕也。毛詩傳曰。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蓋后始嫁之服也。王以袞冕享。若后與焉。則服翬衣。王以鷩冕享。若后與焉。則服褕狄。王以希冕祭。若后與焉。則服鞠衣。若王玄冕而后與焉。則以展衣從。若王皮弁而后與焉。則以褖衣從褖衣。皮弁之

匹也。宵衣朝服玄端之匹也。諸侯以朝服視朝。故夫人以纚笄而朝。則天子皮弁視朝。后宜以褖衣朝王矣。后以褖衣朝王。則其御于王也以宵衣矣。朝服以朝制名。宵衣以宵制名。其義可考而知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夫人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然後入御是也。宵或作綃。又言以綃為之。猶褖衣之一名鍚衣也。鄭氏謂祭群小祀則闕狄。展衣以禮見王。褖衣御于王之服。皆非是。后以褖衣朝王。則其見舅姑見賓客亦以此。按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縰笄總衣紳。則王后以朝其夫之服見其舅姑可知。禮有昏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客。褻衣何為陳於斯。則王后以朝舅姑之服見其賓客可知。　王之三公八命。則其妻自褕狄而下。如后之服。其卿六命。則其妻自闕狄而下。如夫人之服。蓋褘衣視袞冕。褕狄視鷩冕。闕狄視毳冕。大夫四命希冕。其妻鞠衣。上士三命玄冕。中士再命爵弁。其妻展衣。下士一命皮弁。其妻褖衣。喪大記曰。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言爵弁以著中士。言稅衣以著下士之妻。蓋相備也。蓋鞠衣視希冕。展衣視玄冕。爵弁褖衣視皮弁。公之孤四命希冕。其妻鞠衣。雜記曰。內子以鞠衣是也。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皆玄冕。其妻皆展衣。喪大記曰。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禮衣是也。其士一命無爵弁。自皮弁而下。其妻褖衣。若子男之大夫一命無玄冕。自爵弁而下。其妻禮衣。其士不命無皮弁。自朝服而下。其妻宵衣。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然則大夫冠而祭於己。惟一命之大夫。士冠而祭於公。惟不命之士爾。少牢禮。主人朝服。主婦被錫衣移袂。特牲禮。主人冠端玄。主婦纚笄宵衣是也。纚笄宵衣。以譬則男子玄端也。被錫衣移袂。以譬則男子皮弁也。詩曰。被之祁祁。被首飾也。錫衣。蓋即所謂褖衣。一曰稅衣。一曰緣衣。士昏禮曰。女次純衣纁袡。主人爵弁纁裳。而女次褖衣纁袡不類。然則純衣。緣衣也。禮衣是已。錫布也。與緣衣異。列子曰。衣阿錫。阿細縠。錫細布。蓋於婦人之服為宜。毛詩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為之。然則展衣以縠。而鄭氏謂褖衣絲衣。此讀女次純衣為褖衣之誤也。士喪禮曰。爵弁服純衣。皮弁服褖衣。據此褖衣白矣。男子皮弁白。則是亦白也。然則輦衣玄。褕狄闕狄皆青。鞠衣黃。展衣赤。褖衣白。且謂之闕狄。則以視褕狄有所闕而已。其大略同也。玄北方也。青次之。赤次之。白又次之。鞠衣以黃在中。

陳祥道禮書褖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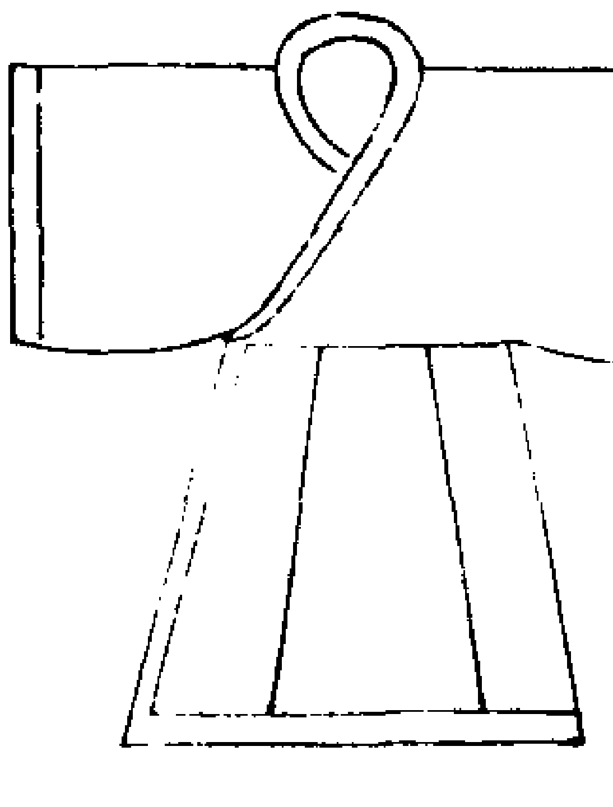
禮書周禮。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　注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沙。　鄭司農曰。褘衣。畫衣也。祭統曰。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褕狄闕狄。畫羽飾。展衣。白衣也。喪大記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世婦以禮衣。屈者音聲與闕相似。禮與展相似。皆婦人之服。鞠衣。黃衣也。素沙。赤衣也。玄謂狄當為翟。翟。雉名。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為之。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為文章。褘衣畫翬者。褕翟畫搖。闕翟刻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者。蓋三翟之遺俗。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先帝。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為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符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雜記曰。夫人復稅衣褕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者甚眾。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褖衣也。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褘褕狄展聲相近。緣字之誤也。以下推次其色。則闕狄赤。褕狄青。褘衣玄。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者。今之白縳也。六服皆袍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明堂位曰。夫人副褘立于房中。祭義曰。夫人副褘立于東房。詩曰。副笄六珈。又曰。其之翟也。其之展之。雜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褕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禮衣。其餘如士。喪大記曰。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　九者陽之窮。故王之吉服九。六者陰之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預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內宰大祭祀祼獻則贊。而天地無祼。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而不及外神。是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也。）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

周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鄭氏曰。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素紗以為裏。襯衣服。言女子祭衣而不言裳。昏禮言女次純衣。而不及裳。則婦人連衣裳而同色可知。）王之服襌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襌。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爾雅曰。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摇。素質義也。青質仁也。五色皆備成章。禮也。有仁義以為質。有禮以為文。后之德如此而已。然地道尚義。故褘衣為上。揄狄次之。言褘衣則知揄之為翟。闕狄。周禮謂之闕。禮記謂之屈。則其制屈於揄褘而已。三翟蓋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鄭貫之後。謂褖衣黑而象水。水生於金。故展衣白。金生於土。故鞠衣黃。土生於火。故闕狄赤。火生於木。故褕狄青。五色之上則玄而已。故褘衣玄。祭先王服褘衣。祭先公服揄狄。祭群小祀服闕狄。蠶則服鞠衣。以禮見王及賓客服展衣。燕居及御于王則服褖衣。崔靈恩謂王后三翟。數皆十二。王者之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雖數如命數。於理或然。詩曰。其之翟也。而繼之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則德當神明可知矣。曰。其之展也。而繼之以展如之人。邦之媛也。則行配君子可知矣。然謂二翟刺繒畫之綴於衣。闕翟刺之而不畫。其說無據。夫黃者陰之盛色。蠶而服之。以帥外內命婦而蠶。使天下之嬪婦取中焉。后事之盛

也。內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其見王及賓客無事乎飾。一於誠焉。后禮之懿也。黑者陰之正色。纁者陰之上達。緣則備緣之也。燕居及御于王服之。以其體貴至正。以上達為備緣而已。后行之盛也。王藻所謂夫人揄翟。君命屈狄。再命鞠衣。士褖衣者。周官司服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褖衣。鄭氏以為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褖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鞠衣。卿大夫也則展衣。士也則褖衣。三夫人及公之妻。其闕狄以下并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亦闕狄。惟二王後褘衣。然記言士褖衣。則明婦命眡夫也。言君命則明再命一命非女君也。（坊記曰。大夫不稱君。則其妻不稱女君可知。）蓋子男之夫人屈狄。侯伯之夫人揄狄。公之夫人褘衣。公之夫人褘衣。記稱夫人副褘是也。再命鞠衣。則上至於四命可知也。鄭氏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屈狄。孤鞠衣。卿大夫展衣。士褖衣。而改褘為鞠。其說是也。謂三夫人及公闕狄誤矣。王制言三公一命袞。則三公在朝鷩冕。其妻揄狄可知也。王藻言夫人揄狄。則三夫人揄狄可知也。公之夫人褘衣。而明堂位言魯夫人副褘者。魯侯得用袞冕。則交副褘可知也。少牢大夫之妻衣侈袂。則其上至后夫人之袂皆侈。特士妻褖衣之美不侈。

三禮義宗。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尚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尚質。故無殊章之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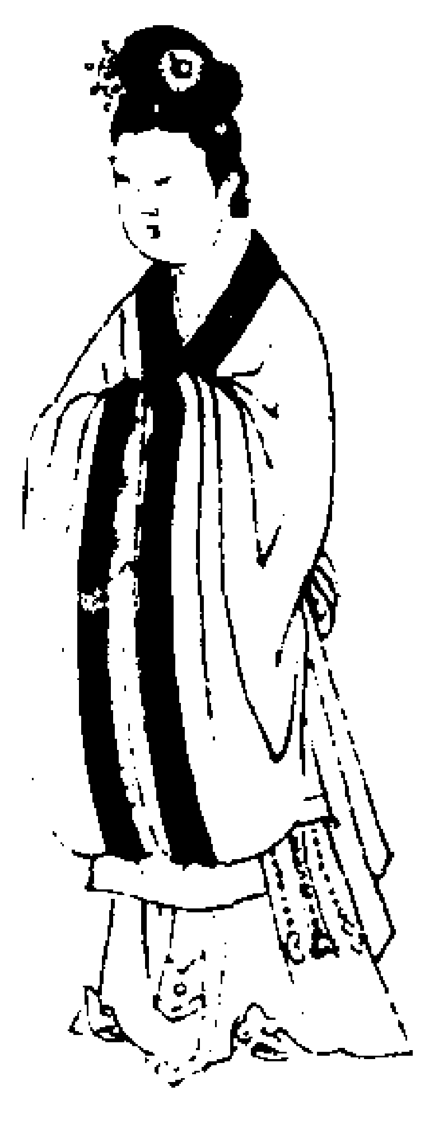
士褖衣



爾雅曰。赤緣謂之褖。內司服言緣衣。王藻言褖衣。士喪禮襚服亦言褖衣。雜記喪大記之復服言稅衣。則緣褖稅同實而異名也。鄭氏釋周禮曰。褖衣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男子褖衣黑。是亦黑也。釋士喪禮曰。黑衣裳赤緣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也。考之士冠。陳三服。玄端皮弁服爵弁服。有玄端無褖衣。士喪陳三服。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有褖衣無玄端。則褖衣所以當玄端也。然玄端之裳三。褖衣連衣裳。玄端無緣。褖衣有緣。此其

名所以異也。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袡。曾子譏之曰。不襲婦服。（鄭氏曰。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為之緣非也。）蓋丈夫褖衣緣以赤。婦人褖衣緣以纁。古文褖為緣。鄭氏亦曰。褖之言緣。而引爾雅赤緣之文。以釋士之褖衣。則褖衣未嘗無緣也。特赤與纁正間之色異耳。賈公彥曰。爾雅釋婦人褖衣。鄭氏以士之褖衣雖不緣。而其名同。故引不道之。此臆論也。士昏禮。女次純衣纁袡。喪大記曰。婦人復不以袡。鄭氏曰。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盛昏禮為此服耳。復衣不以袡。明非常也。然純衣褖衣也。士妻助祭。乃得服之。則服純衣。猶士之爵弁服也。復衣不以袡。則明凡褖衣皆有袡也。孰謂袡特為昏禮施歟。

三禮圖褖衣



褖衣色黑。后接御見王之時則服褖衣。又次接追師注云次者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賈疏云。所謂少牢主婦髲鬄。即此次也。鬄髲同音也。彼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而為之。按書哀公十七年。衛莊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杜云。呂姜莊公夫人。髢髲也。以此言之。是取他髮為髢也。則有不用他髮為髢。自成紒者。故鄘風君子偕老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傳云。鬒黑髮也。如雲言長美屑絜也。箋云。髢髲也。不絜髮者不用髮為善也。是不用他髮為髲。同合己髮絜為紒者也。漢志說大手紒。蓋謂此也。其佩綬如上。而黑縷白總絇純。士妻從夫助祭亦服之。婦人褖衣之黑。始因男子之玄端。亦名褖衣。知者。按士冠禮陳服于房爵弁服皮弁服玄端服至於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亦云爵弁服皮弁服。褖衣。此褖衣當玄端處。所以變言之者。冠時玄端衣裳別。及死而襲玄端連衣裳。與婦人褖衣同。故雖男子玄端。亦名褖衣也。又見子羔襲用褖衣纁袡。鄭注士昏禮云。袡亦褖也。褖衣纁緣。是婦人嫁時之服。亦非常衣也。今子羔襲之。故譏。用婦服。但纁袡與玄衣相對之物。則男子褖衣黑矣。男子褖衣既黑。則婦人褖衣黑可知矣。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此上六服。皆以素紗為裏。使之張顯。但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則此素紗亦上下連也。王之吉服有九。韋弁皮弁玄端。三等裳服。與后鞠衣以下三服同。但王祭服有六。后祭服惟有三翟耳。何者。天地山川社稷之等。后夫人皆不與。故三服而已。必知外神后夫人不與者。按內宰云。祭祀裸獻則贊。天地無裸。唯宗廟有。內宗外宗。佐后皆云宗廟。不云外神。故知后於外神不與。以其婦人無外事故也。若然。哀公問孔子云。以為天地社稷主者。彼見夫婦一體而言也。又按後鄭云。六服備於此者。以諸經傳言婦人之服多矣。文皆不備。其六服唯此文為備。鄭言此者。亦欲推次六服之色故也。是以下云。闕翟赤。揄翟青。褘衣玄者。以王后六服。其色無文。故須推次其色。言推次以鞠衣象鞠塵。其色黃。褖衣與男子褖衣同。其色黑。二者為本。以五行之色。從下向上。以次推之。水色既黑。褖衣象之黑矣。水生於金。褖衣上有禮衣。則禮衣象之金色白。金生於土。土色黃。鞠衣象之黃矣。土生於火。火色赤。鞠衣上有闕狄。則闕狄象之赤矣。火生於木。木色青。闕翟上有揄翟。象之青矣。五行之色已盡。六色唯有天色玄。褘衣最在上。象天色玄。是自下推次其色然也。三翟唯褘言衣者。以褘衣是六服之首。故以衣目之也。　按周禮追師掌后首服為副編次名制有三等。雖代有沿革。稽諸典禮。參於舊圖。以意求之。則古今之法。

芻蕘而見矣。其委貌形制。古優為各於六服之下。圖而解之。文獻通考王禮考。后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制度。　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追衡笄。為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鄭司農云。追冠名。副者。婦人之首飾。玄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為之飾。其遺象若今步繇矣。服之從王祭祀。編編列髮為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追猶治也。詩云。追琢其章。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祀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是也。笄卷髮者。內外命婦衣鞠衣禮衣者服編。衣褖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使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少牢饋食禮曰。主婦纚笄宵衣是也。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主人爵弁以迎移袂褖衣之袂。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與王后同。　疏曰。按詩有副笄六珈。謂以六物加於副上。未知用何物。故鄭注詩云。副既笄而加飾。古之制所有未聞是也。鄭必知三翟之首服副。鞠衣展衣首服編。褖衣首服次者。王之祭服有六。首服皆冕。則后之祭服有三。首服皆副可知。　陳氏禮書曰。副者翟之配。以配褘翟。則禮所謂副褘是也。以配揄翟。則詩所謂副笄六珈。其之翟也。是也。褖衣之配。禮所謂女次純衣是也。然則編為鞠衣展衣之配可知矣。禮。男子冠。婦人笄。男子免。婦人髽。婦人之飾。不過以髮與笄而已。則副之覆首。若步搖。編之。編髮若假紒。次之。次第其髮為髲髢云者。蓋有所傳也。莊子曰。禿而施髢。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曰。衛莊公髡己氏之妻髮以為呂姜髢。說文曰。鬄益髮也。蓋髢所以益髮。而鬒髮者不屑焉。詩曰。被之僮僮。則被之不特髲鬄也。少牢曰。主婦被錫衣侈袂。則被錫者非髲髢也。鄭氏皆以為髲髢非是。　又曰。婦人首飾。副也。編也。次也。纚笄宵衣。則副編次之下纚笄其飾也。楚語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蓋古之為妾者不笄。士婚纚笄。亦攝盛也。鄭氏曰。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此不可考。　玉藻。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夫人。三夫人。亦侯伯之夫人也。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　疏曰。三夫人與三公同。對王為屈。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三夫人與子男夫人同。故鄭注司命疑而不定。云王夫人其闕狄以下乎為兩解之也。云王者之後夫人亦褘衣者。以禮記每云君袞冕夫人副褘。王者之後。自行王禮。與天子同。故祭其先王服上服也。若祭先公。則降焉。魯祭文王周公。其夫人亦褘衣。故明堂位云。君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

中是也。君命屈狄。再命褘衣。一命襢衣。士褖衣。（君。女君也。屈。周禮作闕。謂刻繒為翟不畫也。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妻命服也。褘當為鞠。字之誤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　疏曰。君。謂女君。子男之妻也。被君所命。故云君命。屈狄者。屈闕也。狄翟也。直刻雉形。闕其彩畫。故云闕翟也。再命褘衣者。謂子男之卿。褘當為鞠。謂子男之卿妻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襢展也。子男大夫一命。其妻則服展衣也。所謂士褖衣者。謂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唯世婦命於奠繭。其它則皆從男子。（奠猶獻也。凡世婦以下。蠶事畢。獻繭。乃命之以其服。天子之后夫人九嬪及諸侯之夫人。夫在其位。則妻得服其服矣。　疏曰。凡獻物必先奠於地。故云奠。猶獻也。王夫人九嬪。其位既尊。不須獻繭。自然得命也。世婦以下位卑。須獻繭得命。言以下則女御亦獻。經中云世婦舉貴者。）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為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　疏曰。天玄與地黃相對為繢次。故知王后之玄舄黃飾。云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者。以舄皆對方以繢次為飾。故義然也。）

山堂考索　二王后與二伯夫人服。　二王後夫人當褘衣。三公有功加命服袞冕。夫人亦得服褘衣。以下三狄。皆畫九翟。依夫人之命數也。魯以周公之故。得用褘衣。但畫九翟。所以與王后異。東漢書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徐廣曰。即單衣。）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珥耳璫。垂珠也。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也。（詩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玄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未聞。）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晉書　皇后謁廟。其服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為永制。宋書　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親蠶青上縹下。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晉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鈿步搖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綬佩。助祭則皁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為朝服。南齊書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為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為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為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上公衆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為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為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尚書。女長御。各二人。陪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衛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

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袿襡大衣。謂之褘衣。皇后謁廟所服。公主會見大首髻。其燕服則施嚴雜寶為佩瑞。袿襡用繡為衣。裳加五色。鏤金銀鈒飾。鄭樵通志　陳依前制。皇后謁廟。袿襡大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隱領袖緣。首飾假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華。　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法。　北齊依前制。皇后首飾假髻步搖十二鈿。八爵九華。皇后助祭朝會以褘衣。祠郊禖以褕翟。小宴以闕翟。親蠶以鞠衣。禮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六服俱有蔽膝織成緄帶。　後周制皇后之服十有二等。首飾花釵十有二樹。其翟衣六。從皇帝祀郊禖。享先皇。朝皇太后。則服翬衣。祭陰社。朝命婦。則服揄衣。祭群小祀。受獻繭。則服鷩衣。採桑。則服鳪衣。（黃色音卜）從皇帝見賓客。聽女教。則服鵫衣。（白色音卓）食命婦。歸寧。則服翱衣。（玄色音秋）俱十有二等。以翬翟為領褾。各有二。臨婦學及法道門。燕命婦。則蒼衣。春齋及祭還。則青衣。夏齋及祭還。則朱衣。採桑齋及祭還。則黃衣。秋齋及祭還。則素衣。冬齋及祭還。則玄衣。自青而下。其褾領以相生之色。隋書　禮儀志　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蓋嫁服也。謂之褘

衣。皁上皁下。親蠶則青上縹下。比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首飾則假髻步搖。俗謂之珠松是也。簪珥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支相繆。八爵九華。熊獸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諸爵獸皆以翡翠為華。綬佩同乘輿。　隋制。皇后褘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首飾花十二樹。褘衣深青質。織成領袖。文以翬翟。五采重行。十二等。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色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為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裳飾以朱綠之。革帶青韈舄。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於乘輿。祭及朝會大事服之。鞠衣黃羅為質。織成領袖蔽膝革帶及舄隨衣色。餘準褘衣。親蠶服也。青衣去大帶及珮綬。金飾履。禮見天子則服之。朱服如青服。有金璽盤螭鈕。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并璜琮各以笥貯進於座隅。皇太后同於后服。而貴妃以下並亦給印。唐書皇后之服三。褘衣者受冊助祭朝會大事之服也。深青織成為之。畫翬赤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朱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領為緣。用翟為章三等。青衣革帶大帶隨衣色。裨鈕約佩綬如天子。青韈舄加金飾。鞠衣者親蠶之服也。黃羅為之。不畫。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鈿釵襢衣者。燕見賓客之服也。十二鈿。服用雜色而不畫。加雙佩小綬。去舄加履。首飾大小華十二樹。以象袞冕之旒。

又有兩博鬢。　武德令。皇后服有褘衣鞠衣鈿釵禮衣三等。褘衣首飾花釵十二樹。并兩博鬢。其衣以深青織成為之。文為翬翟之形。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大帶。以青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玄組雙大綬。（章綵尺寸與乘輿同）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鞠衣（黃羅為之。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舄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雉也。）親蠶則服之。鈿釵禮衣十二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雉及珮綬。（去舄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　開元中。又定品令。宋會要。皇后之服。唐制有三等。一曰褘衣。朝會服之。二曰鞠衣。親蠶服之。三曰禮衣。宴見服之。國朝存其名。常服。龍鳳珠翠冠霞帔。仁宗天聖二年正月十一日。中書門下言。皇太后禮服。按與禮具有明文。望令所司預先修製。詔太常禮院詳典禮以聞。禮院言。按開寶禮首飾花十二株。（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褘衣素紗中單。蔽膝大帶。以青衣革帶青韈舄白玉雙珮黑組雙大綬受冊親蠶朝會諸大事則服之。又按開元禮義羅曰。隋朝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緋羅為之。宴見賓客則服之。今參詳每遇朝謁聖容往還於輦中服此朱衣。加蔽膝革大帶珮綬韈金飾履並隨衣色。如常程視事則亦服朱衣。用大帶綬金飾履。（或去綬只用大帶亦可）即去蔽膝革帶珮韈。（或用黃羅為衣。如鞠衣之色。亦無比擬。仍用大帶綬金飾履）其首飾依十二株花。奏可。仍令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周文質管勾修製。五月製成上之。　十年九月十五日。太常禮院上言。準詔由兩宮衣冠畫様。參詳製造。今請皇太后革帶襪舄並隨衣青色仍加金飾。不用鈿。餘如畫様修製。奏可。　明道元年十二月三日。詔將來皇太后恭謝宗廟。有司製后妃禮衣服。及重翟等六車。太常禮院言。禮衣請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裳去藻。不用劍。九龍十六株花。前後無珠翠各二十旒。以袞衣為名。詔冠名儀天。　九日。太常禮院言。皇太后赴太廟。乘玉輅。服褘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袞衣儀天冠。皇太妃皇后乘重翟車。服鈿釵禮衣。（以緋羅為之）蔽膝革帶佩綬履。其冠用十二株花釵。太廟行禮並服褘衣。詔可之。狀有司製禮衣及重翟以下六車。太后遂以袞服謁太廟。歐陽公集戶部侍郎薛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文獻通考。神宗元豐八年。禮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令式宜增一倍。冠朶舊用五。望是各增為十二。宋會要。神宗元豐八年八月八日。禮部言。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翰林學士給舍禮部太常寺同詳定以聞。後翰林學

士鄧溫伯等言。參詳皇太妃冠服禮。令不載。亦無故事。請參詳裁定。損皇后五分之一。詔依所定。內冠朶用才魚。　徽宗大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宰臣何執中奏。皇后受冊冠服當辦具者。上曰。比有司畫一來上。內頭冠合用珠子。中言一見。輒自陳曰。方今朝廷未豐。不當以服飾費耗邦財。頭冠用珠數多。請以為妃時所服冠令工改造。增崑栉三枝足矣。朕喜其能躬儉節用。亦既許之。執中奏曰。此陛下克勤克儉風化所及。尚書右丞鄧洵仁請紀次其事。宣付史館。從之。文獻通考。政和三年議禮局上所定皇后服飾制度。如天聖中。其受冊朝謁景靈宮服之。鞠衣黃羅為之。蔽膝大帶革帶舄隨衣色。餘同褘衣。唯無翟文。親蠶服之。妃首飾花九株。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冠飾以九翬四鳳。褕翟青羅繡為搖翟之形。編次於衣。青質五色。九等。素紗中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以搖翟為章。二等。大帶隨衣色。下朱裏紕其外。餘倣皇后冠服之制。受冊服之。　高宗中興後。皇后之服。首飾褘衣佩綬襪舄。依政和新儀。與皇太后同。　孝宗乾道中。中宮常服。有司進真紅大袖。紅羅生色為領。紅羅長裙。紅霞帔。藥玉為墜。背子用紅羅。杉子用黃紅紗。襠袴以白紗。裙以明黃。短衫以粉紅紗為之。建炎雜錄。中宮常服。初疑與士大夫之家異。後見乾道

郎報。臨安府浙漕司所進。　成恭后御衣之目。乃如與家人等耳。其目真紅大袖。（真紅羅生色領子）真紅羅長裙。真紅霞帔。（藥玉墜子）真紅羅背子。（真紅生色領子）黃紗衫子。（明黃生色領子）粉紅紗衫子。（粉紅生色領子）熟白紗襠褲。白絹襯衣。明黃紗裙子。粉紅紗抹背。真紅羅裹肚。粉紅紗短衫子。晝記貴主書倡優被后服。不知至今猶然。（玉海）淳熙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執政言。蒙宣示中宮褘衣。上曰。言近風俗奢靡。革弊當自宮禁始。遼史儀衛志。遼國以祭山為大禮。服飾尤盛。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懸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鞾。金史皇后冠服。花珠冠。用盛子一。青羅表。青絹襯。金紅羅托裏。用九龍四鳳。前面大龍銜穗毬一朵。前後有花珠各十有二。及鸂鶒孔雀雲鶴王母隊。仙人浮動插瓣等。後有納言。上有金蟬鑻金兩博鬢。以上並用鋪翠滴粉縷金裝珍珠結製。下有金圈口。上用七寶鈿窠。後有金鈿窠二。穿紅羅鋪金款幔帶一。　褘衣。深青羅織成翬翟之形。素質十二等。領褾襈並紅羅織成雲龍。中單。以素青紗製。領織成黼形。十二褾袖襈。織成雲龍。是織紅穀。遶裳八副。深青羅織成翟文六等。褾襈織成紅羅雲龍明金帶。腰蔽膝。深青羅織成翟文三等。領緣繳色羅。織成雲龍明金帶。大綬一。長五尺。闊一尺。黃赤白黑縹綠六彩。織成小綬三色。同大綬

間七寶鈿窠。施三玉環。上碾雲龍。擷金線織成大小綬頭。紅羅花襯。大帶青羅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以綠錦鈕約用青組擷金線織成帶頭。玉佩二朵。每朵上中下璜各一。半月璧子各二。並玉碾縷金打鈒獸面蓖鉤佩子各一。水葉子真珠穿綴青衣革帶用縷金青羅裹造。上用金打鈒水地龍鞓胯鉈尾龍口攀束子共八事。以玳瑁襯。金釘腳襪帶二。紅羅青羅各一。並明金造。各長一丈五寸。舄以青羅制。白綾裏。如意頭明金黃羅準。上用玉鼻仁真珠裝綴。繫帶鞢青羅。表裏緞繫帶。犀冠減撥花樣縷金裝造。上有玉簪一。下有玳瑁盤一。　宋薛季宣浪語集上王守議后服劄子　上儀皇后。奄棄六宮在率土之情。其難堪處。某輒有嘗見上論節文之末。不敢露言賓次。惟所財擇。某切觀剋擇官狀。選定初十日中時發哀。不知本州舊事如何。然陰陽家者流。使人拘而多忌。禮聞朝晡入臨。晡而不朝。不可也。如以十二日晡釋服。則是闕一朝臨。今於漢氏權制。未應重有加損。禮失之薄。寧過於厚。若延至十三日復有四日之嫌。昔明道先生嘗過國長。江寧宦史欲以三日之朝竟服。明道曰。服當三日而除。晨朝未三日也。茲事體大。前輩謹之如此。在郡府不可不察。有如製服未具。則雖移日可矣。某舊蒙思庇之厚。于今不敢忘於大君子之門。故以姑息為愛。知公禮重。故敢言之。伏乞審處而行。如鄙言有可納。則乞直言以台意處分。甚幸甚幸。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儒士臣孫旒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嶽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　一屋

服（元服二）

太子加元服杜佑通典周制天子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嗣子也無生而貴皆由下升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家語冠頌曰天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四加）宣帝冠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漢書宣帝五鳳元年正月皇太子冠皇太后賜丞相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疋大夫人八十疋夫人六十疋又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為父後者爵一級）太平御覽孝哀皇帝庶孫定陶恭王子也嗣立為王好文辭法律元延四年入朝盡從傅相中尉時成帝少弟中山孝王亦來朝獨從傅上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帝由此賢定陶王數稱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明年徵立為皇太子謝曰臣幸得繼父守藩為諸侯王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宮杜佑通典魏氏冠太子再加皇子王公嗣子乃三（孫祕以為一加再加非禮也）冠諸王因漢遣使行事晉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武惠冠太子冠訖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太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儀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東惠帝以正月景午冠太子訖乃廟見懷帝亦以正月冠皇太子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以一加冊府元龜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丙寅立皇子業為皇太子（即前廢帝也）未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居東宮七年加元服杜佑通典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為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官臣亦詣門稱慶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越日謁廟（儉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無嫡孫然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重元服之典宜異列蕃依於諸王則輕同於儲皇則重按士冠禮主人玄冠禮主人玄冠朝服注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不為主也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則皇太子無專用之道宜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并

（棋立皆冠醮酒二辭不依舊圖詔可也）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本加南郡王冠箴曰戒賓贊加元服棄爾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崇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既清嘉薦既盈兄弟具在淑慎儀形永永眉壽於穆斯寧明帝冠太子用正月 梁武帝天監十三年正月冠太子於太極殿脩前代之儀（太平御覽梁書曰天監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冊府元龜陳文帝天嘉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 至德二年七月壬午太子加元服杜佑通典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孔子之言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數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為有賓諸儒皆以為無賓孔氏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矣（北史太和十七年六月立皇子恂為皇太子及冠恂於廟帝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誡以冠義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然母見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北齊制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擇日臨軒有司供帳於崇正殿中嚴皇太子空頂幘公服出立東階之南西面使者入立西階之南東面受詔入室盥櫛出南面使

者進揖諸冠席西面坐光祿卿盥訖詣太子前跪櫛使者又盥奉進賢三梁冠至太子前東面祝脫空頂幘加冠太子興入室更衣出又南就席光祿卿盥櫛使者又盥祝脫三梁冠再加遠遊冠太子入室更衣設席中楹之西使者揖就席南面光祿卿洗爵酌醴使者詣席前北面祝太子拜受醴即席座祭之啐之奠爵降階復本位西面三師三少及在位群官拜事訖又擇日會宮臣又擇日謁廟冊府元龜後周高祖武帝建德元年四月立魯國公贇為皇太子（即宣帝也）帝親告廟冠於阼階隋書皇太子服六等袞冕九旒朱組纓青纊充耳犀簪導紺衣纁裳去日月星辰為九章白紗內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金鉤䚢大帶韍二章玉具劍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據晉咸寧四年故事衣色用玄改用紺舊章用織成降旒玉具劍故事以火珠鏢首改以白珠開皇中皇太子冕同天子貫白珠及仁壽元年煬帝為太子以白珠太逼表請從青珠於是太子袞冕與三公五等皆青珠九旒旒短不及將降天子二寸杜佑通典 隋制皇太子將冠前一日帝齋於大興殿太子與賓贊及令僕官齋於正寢其日質明有司告廟各設筵於阼帝袞冕即御座揖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贊冠者坐櫛設纚賓盥訖初

加緇布冠進設頍（丘蘂切）纓賓揖太子適東序衣玄衣素裳以出贊者又坐櫛賓進加遠遊冠改服訖賓又受冕太子適東序改服以出賓揖太子南面立賓受醴進筵前北面立祝（之又切）太子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者奉饌於筵前太子祭奠禮畢降筵進當御東面拜納言承詔詣太子戒訖太子拜贊者引太子降自西階賓少進字之贊者引太子進立於庭東面諸親拜訖贊者拜太子皆答拜與賓俱復位納言承詔降命令有司致禮賓又拜帝復降阼階下拜太子以下皆拜帝出更衣還宮太子從至朝因入見皇后而還 大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言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方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遺群臣斂錢獻食君上辱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其儀具開元禮會

會要貞觀八年二月三日皇太子加元服 永徽六年二月五日皇太子加元服內外文武官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顯慶四年十月丙午皇太子弘加元服（後薨諡孝敬皇帝） 開元六年侍中宋璟上表曰臣伏以太常狀以皇太子冠准東宮典記有上禮之儀謹按上禮非古從南齊後魏始有此事而垂拱神龍更扇其道群臣斂錢獻食君上辱賜答之姑息施恩方便求利每緣一事有此再煩齊魏乃吳虜之風故不足效後卑鄉有前車之戒應當取適皇太子冠乃盛禮自然合有錫賚上臺東宮兩處宴會非不優厚其上禮宜停冊府元龜開元七年十一月皇太子將加元服下制曰元良所以主匕鬯奉社稷貞于萬國祝以三加皇太子居長德之地務親仁之道爰就師保允修志業寢門問安而資敬太學齒胄而徵善大猷且酌元服宜中史稱周頌之年傳記魯襄之禮學若敵始謂之成人建諸建王式展嘉事可以來年正月加元服所司擇日奏聞禮官博士詳考故實允符令典唐會要開元八年正月十一日皇太子將加元服十二日太子謁太廟十三日宴百官於太極殿杜佑通典皇太子加元服告太廟

臨軒命賓贊 所司先奏請司徒一人為賓卿一人為贊冠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整飾御幄於太極殿衛尉設群官朝集使諸蕃客

次於左右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按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北西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諸蕃客又在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橫街北東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及蕃客等又於其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賓受命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贊者位又於其後少東北面奉禮郎設門外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南武官三品以下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並以北為上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群官各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協律郎太樂令師工人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先置群官入立定又引賓贊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黃門侍郎引主節持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按立於樂懸東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

太和之樂皇帝升輿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樂止通事舍人引賓贊入就位賓贊初行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稱制旨某公將事無辭公再拜退復位侍中退舍人至卿前稱勅旨卿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舍人退黃門侍郎引主節至賓所主節授黃門侍郎黃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面賓再拜授節付主節訖又再拜主節立於賓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制書按至賓所取制書在賓東北西面立賓再拜受制書執立又再拜持按者立於賓後中書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賓贊出賓贊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舍人引一品以下以次出初賓贊出門賓以制書置於按升車從輅而行威儀鼓吹詣東宮降輅入次賓贊具服其一品以下以次出蕃客各還館九品以上詣東宮朝堂次服其服就位如冠儀

冠前一日衛尉設賓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南向贊冠次又於其西南向並鋪牀席又於重明門內道西設一次擬會賓贊設文武群官九品以上及諸親并宮臣次如常儀奉禮設文武群官九品以上諸親在五品之下及宮臣門外位如常儀典儀設殿庭位文武群官共宮臣合班諸親在五品下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皆以北為上又設皇太子位於閤外道東西向設三司位於閤外道西三少位於三師之南少退東向典儀又設皇太子受制位於樂懸北北面所由設軒懸之樂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庭上一位於懸下有司設皇太子羽儀車輿於殿庭如常儀典設郎帥其屬鋪解劍席於懸之東北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非宮臣者公服三師三少公服並集於重明門外次宗正卿乘犢車侍從諸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工人及諸行事之官各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東南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巾加勺羃）典設郎鋪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壁下近南西向設賓席於西階上東向設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設三師席於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典設郎張帳幄於東序內設褥席於帷中又張帷於序外擬置服物等內直郎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冕服玄衣纁裳九章白紗中單黼領褾襈裾革帶金鉤䙆大帶朱韍二章玉具劍大珠鏢首

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白韈赤舄金飾象笏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中單皂領褾襈裾白方心曲領假帶絳紗蔽膝白練裙襦白襪黑舄其革帶劒珮綬笏與冕服同緇布冠玄衣素韠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履韈革帶大帶笏緇纚（用皂羅中方六寸畱帶於前西隅）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莞筵四紛純繅席四績純又在南良醞令實側罇甒醴加勺羃於序外帷內設罍在洗北篚在洗南東肆實巾一角觶角柶各一加羃太官令實饌豆九籩九於罇西俎在豆北執在庭罍洗者絳公服立於罍洗之南北向執帷內罇罍洗籩豆俎等並絳公服立於罇罍籩豆之所冕白珠九旒犀導組纓青纊充耳遠遊三梁冠金附蟬九首施朱翠黑介幘犀導髮纓緌緇布冠青組纓屬於冠冠冕各一箱盛奉禮郎二人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各贊冠者（庶子為之）升諸東序帷內少北戶東西面立典謁引群官以次入就常位初賓贊入次左庶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閤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子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玉導寶飾綵衣（紫褶綠袴織成褾領綵紳烏皮履）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閤門外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

某言請殿下降輿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又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三師三少答再拜洗馬引就階東南位三師訓導在前三少訓從於後千牛仗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通事舍人引宗正卿入見皇太子訖通事舍人引出迎賓洗馬引皇太子初行樂作至階東西面立偃麾樂止（凡樂皆伶官師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宗正卿引賓迎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答拜賓入門樂作主人從入立於樂懸東北西面賓入贊冠者從入舍人引賓贊詣殿階間南立樂止。贊冠者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按在贊冠西南東面賓就按取制執洗馬引皇太子詣受制位北面立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主節脫節衣賓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太尉就宮展禮訖皇太子又再拜少傅進詣賓前受制書退授皇太子皇太子受制書付庶子按退洗馬引皇太子師保等如式升東階量人從升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入東序帷內近北西向立師保等就席位訖賓升西階宗正卿升東階各立席後初賓升舍人引贊冠者詣罍洗盥手升自東階詣序帷內於主人贊冠之南俱西面贊引皇太子出立於席東西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二箱坐奠於皇太子南端興席北少東西向立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坐脫空頂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少北南面立賓降盥主人從降樂作賓升樂止主人從升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慎其成德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位東面立賓之贊冠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內著玄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緇布冠置於黑介幘之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遊冠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吉月令辰乃仲嘉服克敬威儀式昭厥德眉壽萬年永受祺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內著朝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向跪脫遠遊冠置於纚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疆承天之慶乃跪冠興賓復位賓之贊冠者跪受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著袞冕

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贊冠者徹纚櫛二箱入於帷內主人贊冠者又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戶西南向下莞上藻賓之贊冠者於東序帷內盥手洗觶興善卻醴加柶覆之面柄賓之贊冠受面葉立於序內南面立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加柶面柄進皇太子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皇太子筵西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興進饌陳於皇太子筵前皇太子升筵坐左執觶右執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韭菹偏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肺一以授皇太子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肺卻左右執本坐繚右手執末以祭上左手嚌之興以授贊冠者贊冠者加於俎皇太子悅手興取觶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面坐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升筵坐奠觶於薦東興降筵贊冠者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初答拜訖降立於西階之西。近南東面引賓之贊冠者隨降立於賓西南東面皇太子立定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奉和字某皇太子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洗馬引皇太子降初行樂作至降作階下位樂止三師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立定皇太子西南再拜三師等答再拜以出於三師拜訖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群官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如常儀初皇太子降通事舍人引賓贊及宗正出就會所　會賓贊　賓既出立於會所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立定一揖一讓而入宗正卿立於座東西面賓贊立於座西東面俱再拜就座俛伏坐遂行酒酒至賓主俱興再拜就席坐飲食至賓主俱興設食訖賓主俱坐食會訖贊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宗正卿立於東廂西面執事奉束帛之篚以授宗正卿又執事者奉束帛篚立於宗正之後復牽乘馬入陳於庭北首西上賓贊俱廻北面西上再拜宗正卿以幣篚進西南向授賓執事者以幣進授贊冠者宗正卿與執事者退復位賓贊降使者五受幣賓當庭實揖左右馬以出三馬從出從者五受馬宗正卿出門東西面賓出門西東面北上宗正卿與賓俱揖而退賓贊就車輅詣順天門外俟命　朝謁　朝前衛尉先於順天門外東朝堂之北設太子次又於後設三師三少及詹事等次皇太子冠訖諸衛率依常行圖簿陳列威儀仗衛前後部鼓吹備列師傅以下及宮臣皆服其服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乘輿以出儀衛侍從如

常禮洗馬前導皇太子出重明門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輅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輿升金輅三師乘軺車訓導在前三少亦乘軺車訓從在後威儀仗衛依鹵簿發引鳴鐃而行至長樂門鐃吹止至順天門次廻輅西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就次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輅洗馬前導入次左庶子侍右舍人引三師三少詹事就次皇太子停於次少頃舍人奏聞典儀先於皇帝所御殿前設皇太子位左庶子跪奏請入又左庶子稱令曰諾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出次左庶子等扶侍舍人引洗馬導引當門揖引入外官不入諸儀衛鹵簿等悉陳列於門外皇太子入自東上閤洗馬左庶子等從入至皇帝所御殿前位北向立從官陪從左庶子贊拜皇太子再拜侍中宣勅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使人以義養人以惠訖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雖不敏敢不祇奉又再拜訖引下詣皇后所御殿至殿院內給事奏聞出則皇太子入洗馬左庶子等不入太子至皇后所御殿前北向立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太子再拜宣令戒之詞如皇帝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夙夜祇奉不敢失墜又再拜司言引至閤舍人承引以出皇太子還如來儀　皇太子謁太廟　前一日皇太子宿齋於正殿其宮臣從入廟者宿於家正寢所司拂除廟之內外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寢西南角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宮官次於皇太子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又設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奉禮郎設皇太子版位於廟庭道東北向典儀設宮臣位於重明門外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每等異位重行俱以北爲上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宮臣應從依時刻集朝堂次皆服朝服非朝服者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僕策輅於西閤外南向車右執刀立於輅前北向舍人引宮官各就位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其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洗馬引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命車右升訖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出重明門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車輅權停請侍臣上馬俛伏興退稱侍臣上馬贊者唱侍臣上馬文武侍臣皆上馬宮官上馬畢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皇太子車輅動鐃吹不作文官在左武官在右至下馬所侍臣並下車馬皇太子至次所廻輅南向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洗馬引入次侍臣侍立如常皇太子入次一刻頃左庶

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出次俛伏興皇太子出次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卿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伏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家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家令奏事畢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升輅還宮如來儀至重明門外皇太子乘輅入將士停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殿前廻輅左庶子跪奏請殿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跪奏請將士各還本位（其還宮也就次如常）會群臣　皇太子冠見廟之明日皇帝會群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皇太子爰以吉辰載加元服德成禮備普天同慶臣等不勝忭慶謹上千萬歲壽　群臣上禮　先上禮三日本司宣令諸應上禮文武之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前一日衛尉量設次於東朝堂漏上水七刻各集於次皆朝服奉禮郎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南文東武西北面重行相對爲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文官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郎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其南差退俱西向中酒在文武二位之間少前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賀錄按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賀錄授舍人訖引按退奉禮郎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賀錄入進舍人引在位者退酒十二斛犢十二頭赤縄爲龍頭奉訖並付所司　皇太子會宮臣　皇太子會宮臣如常會之儀上壽與上同詞　宮臣上禮　先上禮一日詹事宣告上禮之官詹事以下七品以上晝漏上水七刻皆朝服集東宮南門之左典儀先設群官位於中門外北面以西爲上牛酒置其位西五步少近晝漏上水八刻通事舍人引群官皆就位定詹事承奉群官簡錄按於詹事前東面跪授導客舍人導客舍人西面立受迴南向立典儀唱作可拜詹事以下俛伏興皆再拜導客舍人以簡錄按入通事舍人引群官以下左庶子肴進酒九斛盛以銅鐘一斛犢九頭赤縄爲龍頭皆付所司政和五禮新儀宋徽宗大觀二年八月十七日詔議禮局修到冠禮儀注添入皇太子冠禮別具詳定以聞　十一月十七日詔議禮局禮當追述三代之意適今之宜開元禮不足爲法令親製冠禮沿革十一卷其餘五禮可並依此編次政和四年二月二日禮制局詳定皇長子冠禮（本皇太子冠儀）奏告前期大史局擇日差官奏告　昊天上帝皇地祇　太廟別廟　太社太稷　景靈東宮　景靈西宮　中太一宮　祐神觀　醴泉觀　上請儲祥宮　太清儲慶宮　九成宮　永安陵　永昌陵　永熙陵　永定陵　永昭陵　永厚陵　永裕陵　永泰陵並如常告之儀　陳設前

朔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垂拱文德殿門之內設御座於文德殿當中南向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稍北東西閣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設香案於殿下螭陛間又爲房於東朶殿大晟展宮架之樂於殿庭橫街之南協律郎舉麾位於宮架西北東向大司樂押樂位於宮架之前北向儀鸞司設文武朔參官及掌冠贊冠（掌冠以禮部尚書贊官以鴻臚卿）處行禮官東宮官次於朝堂之內外其日尚輦陳大輦於殿西階下東向列御馬於殿門外東廂西向尚書兵部帥其屬列黃麾細仗於殿庭典儀設皇太子朝見位於橫街南北向又設掌冠贊冠者受制位於皇太子位稍北東上又設左輔承制位於御座之東又設左輔宣制位於皇太子位之東北並西向又設掌冠贊冠者及應行禮官位於東階下東宮官又位于後並西向北上大常設皇太子冠席於東階上稍北西向設樽位陳服于席南東領北上袞冕垂白珠九旒紅絲組爲纓青纊充耳犀簪導青衣朱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青褾襈裾革帶塗金銀鉤䚢蔽膝（隨裳色火山二章）瑜玉雙佩四采織成大綬間施二玉環白襪朱履桓圭遠遊冠十八梁（金塗銀花飾）博山附蟬紅絲組爲纓犀簪導朱明服紅裳白紗中單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餘同袞冕）白韈黑舄折上巾公服遠遊冠簪導袞冕簪導同箱在服南設罍洗於阼階東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實巾一加勺冪光祿設醴席於西階上南面光祿實側尊在席南饌設于席加冪執事者並公服立於罍洗酒饌之所九旒冕遠遊冠折上巾各一匴奉禮郎三人執以侍于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設典儀位於宮架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　皇帝御文德殿行禮　其日質明闢文德殿門文武朔參官及掌冠贊冠應行禮官東宮官入就次服朝服大樂正帥樂工先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大司樂入就押樂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又引掌冠贊冠者入立於文德殿門外道東西向東宮官以下自東宮導從皇太子至殿門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詣文德朶殿東房訖皇帝將出宮東上閤門人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立班如常儀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卷鳴鞭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輦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東上閤門官分左右立六尚應奉官祇應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管軍臣僚窄衣執杖子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贊降東

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訖至門文德殿後管軍臣僚易公服執杖子殿階下分東西侍立皇帝降輦入西閤前導官易朝服詣御座前分左右侍立知樞密院簽書樞密院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東上閤門官在東同知樞密院在西閤門舍人以下各詣兩朶殿上不當祗應舍人並殿下西向諸軍將校先入分立殿門內左右內外符寶郎具詣閤奉迎御史臺引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東上閤門御史臺太常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百僚入詣文德殿立班東西相向如月朔視朝之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中嚴內外符寶郎奉寶先出少頃又引左輔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簾卷大樂正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殿上鳴鞭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皇帝出西閤乘輦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工鼓柷奏乾安之樂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導皇帝出自西房內侍承旨索户扇合皇帝降輦即御座簾卷內侍又贊扇開殿下鳴鞭戛敔樂止爐煙升禮直官太常博士禮儀使立於御座前稍東西向符寶郎奉八寶陳於御座之左右分立如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入就位掌冠者初入門肅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左輔詣御座前承制降東階詣掌冠者前稍東西向稱有制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左輔宣制曰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宣制訖掌冠贊冠者再拜左輔復位文臣侍從官宗室武臣節度使以上升殿分東西侍立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及應行禮官詣東階下位立定東宮官入詣皇太子東房次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詣皇太子東房引皇太子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自後准此）皇太子初行欽安之樂作即席西向坐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執折上巾者升掌冠者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咨爾元子肇冠於作筮日擇賓德成禮具於萬斯年承天之祐乃跪冠順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太子復坐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降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巾置于匴興內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遠遊冠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爰即令辰申加元服崇學以

盡三善皆得副予一人受天百祿乃跪冠懿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於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侍內跪進服服訖樂止掌冠者揖皇太子復坐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降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樂止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遠遊冠置于匴興內侍跪受服興置于席執袞冕者升掌冠者降三等受之右執頂左執前進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曰三加彌尊國本以正無疆惟休有室大競懋昭厥德保茲永命乃跪冠成安之樂作掌冠者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於掌冠者之後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者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西階樂止贊冠者跪取爵內侍以酒注于爵掌冠者受爵跪進皇太子席前北面立祝曰旨酒嘉薦有飶其香拜受祭之以定爾祥令德壽豈曰進無疆皇太子搢圭跪受爵正安之樂作飲訖奠爵執圭太官令奉饌設於皇太子席前皇太子搢圭食訖樂止執圭興太官令徹饌及爵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自西階詣朶殿東房易朝服皇太子初行樂作至次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降立於橫街南北向位東宮官復東階下西向位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立定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掌冠贊冠者詣皇太子位前稍東西向掌冠者少進字之曰始生而名爲實之賓既冠而字以益厥文永受保之承天之慶奉勅字某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搢笏舞蹈再拜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掌冠贊冠者復東階下位左輔詣御座前承旨降自東階詣皇太子前稍東西向宣曰有勅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左輔宣勅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遠佞近義祿賢使能古訓是式大猷是經宣訖左輔退復位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引皇太子進前俛伏跪奏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奏訖俛伏興復位立太常博士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前引皇太子出殿門皇太子初行樂作出門樂止文武侍從官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及侍立官並降復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禮儀使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禮儀使具官臣某言禮畢俛伏興復位內侍承旨索扇扇合簾降鳴鞭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座入自東房內侍又贊扇開樂止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左輔版奏解

嚴所司承旨放仗應在位官皆再拜訖以次出朝見皇后皇太子朝見皇帝訖入內朝見皇后如宮中之儀　謁太廟前期太常寺下太史局擇日謁廟前一日宮闈令帥其屬清掃廟之內外有司於廟東神門外道北南向設皇太子幄次又於殿庭東階下近東西向及逐室戶內各設皇太子褥位又於幄次之南道東西并南欞星門內外設東宮官及應從官等次各量地之宜皇太子宿齋於本宮東宮官及應從官各宿於本司（內執事官宿於本廟）其日質明東宮應從官各服其服所司陳鹵簿於東宮門外禮直官引左庶子請內嚴右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左內率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員在侍官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允之前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僕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左庶子進詣前俛伏跪稱左庶子姓某言請皇太子降輿升輅言訖俛伏興（凡左庶子有請並准此）皇太子降輿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贊善進當輅前俛伏跪稱贊善姓某言請進輅訖俛伏興（凡贊善有請並准此）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以出至侍官上馬所贊善請輅權駐令侍官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曰令諾贊善退稱侍官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官皆上馬左庶子以下夾侍於輅前侍官上馬畢贊善請進輅輅動東宮官以下皆乘馬以從至太廟西欞星門外迴輅南向禮直官引左庶子進當輅前請降輅皇太子降輅入幄次一刻頃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皇太子服袞冕出次中允進圭皇太子執圭東宮官導從如儀入詣殿庭東階之東西向位立定東宮官分立於左右禮直官引率更令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禮直官引率更令前導皇太子升自西階詣僖祖室神位前北向立率更令請再拜皇太子再拜訖次詣　翼祖　宣祖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哲宗行禮如上儀訖降西階復西向位立禮直官引率更令詣皇太子前跪稱率更令姓某言禮畢言訖俛伏興前導皇太子出東神門外中允少前受圭前引皇太子歸幄次更朝服有司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僕進金輅於西欞星門外南向禮直官引左庶子言外備皇太子出次至西欞星門外升輅侍官上馬如來儀輅動至東宮門外俱下馬入至閤前迴輅南向左庶子請降輅皇太子降輅升輿入侍官從至閤左庶子請將士各還本所謁別廟並如太廟之儀　皇帝受群臣賀　其日質明文武百僚並常服早入就次皇帝將出宮請奏目官以下詣垂拱殿官在殿庭之南宣贊引班對立舍人在其南簿書官在舍人之西少絕覺察失儀提點

使臣在其南。並北向。（舍人以西為上。薄書官以下以東為上。）宣贊舍人立班前西向。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出宮。守踏道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訖。又自贊賀再拜訖。皇帝服鞾袍坐。鳴鞭。讀奏目官以下起居訖。（讀奏目官升降自東階。）班首出班致詞稱賀歸位再拜。（如宣荅。又再拜。）次知內侍省事以下。次管軍臣僚各逐班先面西立。俟班到橫行北向贊起居稱賀並如上儀。次行門起居稱賀再拜訖。俟舍人南階下直身奏班絕。皇帝降座。鳴鞭。詣紫宸殿後幄。排立諸班親從迎賀。自贊常起居。初垂拱殿起居稱賀班將畢。樞密以下大班入就位。並如賀祥瑞立班之儀。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御紫宸殿坐。鳴鞭。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赴當殿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復位贊樞密以下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訖。班首出班致詞稱賀。復位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知東上閤門當殿北向承旨訖。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再拜宣荅訖。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鳴鞭。樞密直學士自西階升殿侍立。知東上閤門官以下。殿庭東西向侍立。餘官分班出。（宣贊舍人進近向當庭中立。對立舍人西出。）文武百僚及諸軍將校殿門外序班立定。如東上閤門官以下。退立東階下。次殿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次兩省。次

上將軍以下分班入。舍人分引文武班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將校排不盡者止殿門外立班。）舍人揖班首以下躬。宣贊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僚軍臣。（三公通某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兩省上將軍以下依舊立。）並如賀祥瑞立班之儀。宣贊舍人揖左班近前。舍人自班後詣東階下立。知東上閤門官主通唱位。舍人揖班首以下躬。知東上閤門官贊拜。班首出班致詞稱賀。復位。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檻東西向宣荅。班首以下再拜並如上儀訖。知東上閤門官揖宰相執政官升殿。（並升自東階。內中書侍郎升自西階。樞密直學士下殿出。）贊拜知東閤門官還立位。引右班舍人由右班前出。餘官分出。知引進司東上閤門官還侍立位。宣贊舍人復位。次引進奉入。如別儀。群臣上禮。其日。引進司先以所進馬陳列於殿門外北向東上。俟群臣稱賀禮畢。宣贊對立舍人稍南相向立。天武自西牽馬陳於殿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東上外定贊天武常起居訖。（牽馬者不升。）門下侍郎於折檻東西向立。對立舍人當殿躬奏某官姓名以下進奉訖。復對立位。門下侍郎曰進奉出。還侍立位天武應諾。引進奉從東側門出。宣贊對立舍人復位。合班躬奏閤門無事。卷班西出。皇帝降座。鳴鞭。還幄。次知引進司官以下並卷班出。三省樞密院官並退。舍人引應進奉官殿門外謝如常儀。

皇帝會群臣。前期。殿中監帥其屬尚舍張設紫宸殿門之內。設御座於殿上當中南向。尚醞設御酒尊酒器於御座之東。尚食設御茶牀於御座之西。俱稍北。有司設群官酒尊酒器於殿下。又設群官座並如宴百官座次之儀。其日。群臣上禮畢。俟諸司排當備。御史臺先引進殿中侍御史一員入就位。東上閤門御史臺分引三公以下文武以次入詣殿庭東西相向立。東上閤門附內侍進班齊牌。皇帝出幄。次鳴鞭。先行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奏聖躬萬福訖。皇帝即御座。鳴鞭。殿中監以下同知入內內侍省事。知客省事以下。知內侍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六尚局應奉官。祗應武功大夫以下祗應諸司文臣閤班。各奏聖躬萬福。次管軍臣僚奏聖躬萬福。各復侍立祗應位。次舍人引班首以下橫行北向。並如宴百官立班之儀。班首奏聖躬萬福訖。舍人贊各就座再拜。舍人分引升殿廊前相向立。朶殿兩廊官立於廊後。教坊使以下通班大起居。看醆人謝升殿再拜訖。內侍進御茶牀殿侍酹酒訖。知東上閤門官詣御座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贊再拜。舍人引班首稍前。知東上閤門官揖引詣御座東北向搢笏。殿中監奉盞醆授班首。殿中少監啓醆。班首西向立殿中

少監以酒注於醆。班首奉酒詣御座前躬進訖。少退。虛跪。興。以盞授殿中監。出笏。知東上閤門官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引班首少前。殿上臣僚廊前相向立。知東上閤門官接引班首詣御座東北向搢笏。殿中監授盞。捧詣御座前西向立。樂作。皇帝飲訖。舍人分引殿上臣僚橫行北向。知東上閤門引班首接醆訖。少退。虛跪。興。授殿中監。出笏。引退。舍人接引復位。贊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群官俱再拜。贊就座。群官俱立廊後。復贊就座。群官俱坐。酒初行。群官搢笏受酒。先宰臣。次百官。皆作樂。向食。典奉御前御食。太官設群官食。（後准此。）皇帝再拜舉酒。（自此並殿中監、少監進酒。）群官俱立廊後。樂作。飲訖。舍人贊就座。復行群官酒。皇帝三舉酒。次行群官酒。並如第之二儀。若宣示醆。即隨所向東上閤門官以下搢稱宣示醆。躬贊就座。若宣勸。立廊後。躬飲訖。贊再拜。內侍舉御茶牀。舍人引班首以下俱降階橫行北向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分班出。次教坊使以下謝祗應再拜訖。如賜祗應臣僚茶酒。並舍逐班贊再拜。知東上閤門官側奏無事。皇帝降座。鳴鞭。王應麟玉海。祥符八年十二月戊寅。承天節。群臣上壽。是日。皇子（慶國公）加冠禮。輔臣面賀。宗室賀於內東門。司天言日煇珥直抱氣戊子集賢校理晏殊上皇子冠禮賦。詔獎之。辛卯進封壽春郡王

制曰辯忠之性言必有章趨進之容動皆合禮維城之制載協周邦丰美
之封尚遵漢牘 理宗寶祐二年九月癸亥詔皇子以日南至行冠禮十
月癸酉進封忠王丁亥詔臣清叟為賓師彌正禮十一月壬寅行冠禮玉
壺清話真宗中年多感不豫欲權彌聽斷參和於西林園即太清樓也議
委政於皇太子加冠監國用王沂公曾以輔之時中丞王臻不喻上意議
方下遽以疏上臣聞欲行皇子冠左傳異議曰以歲星為年紀十二而一
周於天道備矣所以人君十二始冠冠弁也行之於廟漢已還聞或有即
位而冠者皆出於不得已也改其名為加元服皆漢儒因事旋講要非古
也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王教之本今皇子未歲俾冠而臨國冠道未成
不冠而監豈可以童子之道理焉唐景雲二年睿宗欲以皇太子監國召
三品以上官廷議群臣莫敢對者臣切謂茲事體重陛下春秋未高伏望
陛下念萬國調順氣制存真納和不必過計社稷萬靈扶擁聖履云云時
以政出宮闈無敢決議者遂寢鐵圍山叢談冠禮肇於古國初草昧未能
行因循至政和講之焉是時淵聖皇帝猶未入儲宮也初以長子而行冠
於是天子御文德殿百僚在位命官行三加禮畢當建命字儀典盛是日
方樂作行事而日為之重輪也先是諸王冠止於宮中行世俗之禮謂之

上頭而已繇是而後天子諸子咸冠於外庭蓋自淵聖始宋史牟子才傳
皇子冠面諭子才作樂章禮部言古者適子一醮無樂庶子三醮有樂用
樂非是子才言嫡庶之分時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用醮也
樂章乃學士院故事况面諭臣不敢不作詔從之
大明集禮國朝之制參用周文王成王冠禮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
天子自為主設
御座於殿庭設冠席於殿之東壁擇三公太常為賓贊三加冠一祝醴祝辭
醮辭字辭悉放周制前期太史監承 制筮日工部製袞冕遠遊冠折上
巾服翰林院撰祝文祝辭禮部備儀注中書省承 制命某官為賓某官
為贊既筮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禮部告示文武百官於
皇城守宿至日侵晨具朝服行禮前一日內使監令陳
御座香案于 奉天殿中侍儀設 皇太子次于 奉天殿之東房設賓
贊次于 午門外設
皇太子拜位于丹墀陛上正中又設賓受制位於
皇太子位之稍西北東向設承 制官位於
御座之東西向又設承 制官宣 制位於

皇太子位之東北西向設賓贊拜位於內道之東北面西上設文官拜位於
丹墀內道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武官拜位於丹墀內道之西
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設使客位於文官拜位之東北面西上設殿前
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武官起居位之北東向設侍從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文
官起居位之北西向設宿衛鎮撫二人位於東西陛下東西相向設護衛百
戶二十四人位於宿衛鎮撫之南稍後東西相向典牧所官二人位於乘
馬之前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文武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典禮二
人位於知班之北東西相向通贊在西贊禮在東引太師太尉二人位於
太師之北西立東向引文武班四人位於文武官拜位之北稍後東西相
向引殿前班二人位於引武班之南引使者二人位於引文班之南設殿
前班指揮司官三員侍立位於丹陛上之西東向光祿寺官三員位於丹
陛上之東西向護衛司官位於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文官侍從起居注
給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寶卿位於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從班懸刀指揮
位於殿上之西東向護衛千戶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典
儀二人位於丹陛下之南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列於丹陛上北向將軍
二人於殿上簾前之左右將軍六人位於殿門之左右將軍四人位於丹

陛上之四隅將軍六人於 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是日侵晨金吾衛
陳設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擊鼓於門外之中道列旗仗於 奉天門外
之東西陳五輅於丹墀之南北向典牧所陳仗馬於文武樓之南東西相
向陳虎豹於 奉天門外東西相向協律郎陳樂於丹墀文武官拜位之
南執事官設罍洗於丹陛西階之下東向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內使監設
皇
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南西向設醴席於西階上南向張帷幄於東序內設
褥席於帷中又張帷於序外御用監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袞服九章遠
游冠絳紗袍折上巾絳紗袍緇纚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
南司尊實醴於側尊加勺冪設於醴席之南設坫於尊東置二爵於坫設
洗於坫南進饌者實饌設於尊北諸執事者皆立於其所冕九旒遠遊冠
十八梁折上巾冠冕各一箱盛執事官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擊鼓
初嚴催班舍人各催文武官具朝服擊鼓次嚴引班引文武官依品傳齊
班於 午門外以北為上東西相向通班贊禮知班典儀內贊宿衛鎮撫
護衛鳴鞭殿內外將軍俱入就位引禮引賓贊入位於 奉天門外道東
西相向東宮官以下導從
皇
太子至殿門外贊禮同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詣　奉天殿東房訖。引班引殿前指揮、光祿卿、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詣　謹身殿奉迎。擊鼓三嚴。引班引文武官以序入。就起居位。侍儀版奏外辦。御用監奏請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侍衛導從警蹕如常儀。

皇帝將出。伏動陛

御座將單撓麾。鳴鞭。司辰雞唱訖。引禮引賓贊入就位立定。贊禮唱鞠躬。樂作。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承傳唱在位官皆四拜。平身。樂止。侍儀請

御座前承　制。降自東階。詣賓前稍東西向。稱有勑。贊禮曰。跪。承傳贊曰。在位官皆跪。侍儀宣　制曰。

皇太子冠。命卿等行禮。宣制訖。贊禮唱拜。興。拜。興。拜。興。拜。興。平身。文武侍從班。起居注。給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寶卿。陛殿立於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從班。懸刀指揮。陛殿立於殿上之西東向。引禮引賓贊及應行禮官詣東階下位立定。東宮官入詣

皇太子東房。次太常博士亦詣東房。引

皇太子入就冠席。內侍二人。夾侍東宮官後從

皇太子初行。樂作。即席西南向。樂止。引禮引賓贊以次詣罍洗。樂作。搢笏盥

手帨手訖。執笏。樂作。升自西階。執上中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

皇太子席前北面。祝畢。乃跪冠。樂作。賓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正冠。興。立於賓之後。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賓揖

皇太子復坐。引禮引賓贊降詣罍洗。如上儀。贊冠者進席前北向跪。脫折上巾置于匴。興。授內侍跪置于席。執遠遊冠者升。賓降二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

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畢。乃跪冠。樂作。賓興。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於賓後。

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賓揖

皇太子復坐。引禮引賓贊降詣罍洗。如上儀。贊冠進席前北向跪。脫遠遊冠置于箱。興。授內侍。內侍受置于席。執袞冕者升。賓降三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

皇太子席前北向立。祝畢。乃跪冠。樂作。賓興。席南北面立。贊冠者進席前北面跪。簪結紘。興。立於賓後

皇太子興。內侍跪進服。服訖。樂止。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降自東階。樂作。由西階升。即醴席南向坐。樂止。引禮引賓詣罍洗。樂作。搢笏盥手帨手訖。執笏升西階。樂止。贊冠者取爵盥爵帨爵。詣司尊所酌醴授賓。賓受爵跪進于

皇太子席前北向祝畢。　皇太子搢圭跪受爵。樂作。飲訖。奠爵。執圭。進饌者奉饌設於

皇太子席前。　皇太子搢圭食訖。執圭興。執事官徹爵與饌。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降自西階。詣殿門東房易朝服訖。詣丹墀拜位北向。東宮官屬各從拜位

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引禮引賓贊詣

皇太子位稍東西向。賓少進字之。辭畢。奉勑字某。太常博士啓

皇太子再拜。興。儀唱鞠躬。拜。興。拜。興。跪聽宣勑。畢。就再拜。平身。太常博士引

皇太子進

御座前。俛伏。跪。奏稱臣不敏。敢不祗奉。奏畢。復位。侍立官並降殿。復拜位。典儀唱鞠躬。拜。興。拜。興。拜。興。拜。興。承傳唱在位官以下皆拜。鞠躬。四拜。平身。侍儀奏禮畢。贊禮承唱禮畢。

皇帝興。樂作。警蹕。侍從導引如來儀。至　謹身殿。樂止。內給事導

皇太子入內朝見

皇后如朝正之儀。引禮引賓贊引班。引東宮官及文武百官以次出。明日謁廟。其日陪祭官先赴廟庭東西位北向立。

皇太子服袞冕。執圭。太常博士導　皇太子由南門入。就廟庭前褥位北向立。太常博士啓

皇太子再拜。典儀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承傳唱陪位官皆拜。鞠躬。再拜。平身。太常博士奏請　皇太子升殿。東階詣神位香案前褥位北向立。太常啓

皇太子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復位。又啓

皇太子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承傳陪位官皆拜。鞠躬。再拜。平身。典儀啓禮畢。承傳唱禮畢。儀仗導　皇太子還宮如來儀。（拜冠禮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　一屋

服

朝服

晦庵語類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朝服則所謂進賢冠絳紗袍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然當時亦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今之朝服乃戎服蓋自隋煬帝數遊幸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五品朱六品青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然自唐人朝服猶著禮服幞頭圓頂軟腳今之吏人所冠者是也橫頭帽子乃隱士之冠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為白涼衫紹興二十年間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為紫衫皆戎服也禮記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注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儀禮士冠禮主人冠朝服注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三禮圖王制云周人玄衣而養老註云天子燕服為諸侯朝服彼云玄衣此即玄端也張鎰圖云緇玄二服素韠素帶朱綠終裨佩山玄玉白舄青絇繶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諸侯諸侯之公卿大夫服以朝君王應麟玉海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聽朔（注端當作冕）諸侯玄端以祭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玄端素裳也）周書王會成王之會天子南面立絻無繁露（繁露冕之所垂也）朝服八十物搢珽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望在右皆絻亦無繁露朝服六十物搢笏堂下之左唐公虞公立焉堂下之右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絻有繁露朝服五十物皆搢笏相者太史魚行人皆朝服有繁露堂下之東面郭叔長莱幣絻有繁露（注此服名因於殷非周制也）儒學警悟或問漢臣朝服僕云張敞議云敞備皂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又谷永書云擢之皂衣之吏廁之諍臣之末則知漢朝之服皆皂衣也周禮袞冕九章鷩冕七章毳冕五章希冕三章玄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故曰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則皂衣者乃周之卿大夫玄冕也漢之皂衣蓋本於此晉書輿服志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服常服絳衣以從魏秘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玄冠絳衣而已魏已來名為五時朝服又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自皇太子已下隨官受給百官雖服五時朝服據今止給四時朝服闕秋服三年一易其於大小會祠宗廟朔望五日還朝皆朝服常還上宮則朱服預上宮正會則於殿下脫劍舄又有三梁進賢冠其侍祀則平冕九旒袞衣九章白紗絳緣中單絳繒韠采畫織成袞帶金辟邪首紫綠二色帶采畫廣領曲領各一赤舄絳韈若講則著介幘單衣釋奠則遠遊冠玄朝服絳緣中單絳袴韈玄舄若未加元服則中舍人執冕從介一中允玄黃門侍郎中亂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宮體此為儀魏晉因循制不納舄今皇儲過謙準同百僚禮畢過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冠遠遊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享朝慶宜正服袞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大陰數終黃鍾產氣綿微於下此月閉關旅息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享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擬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為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降搆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遞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執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兩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濕不得納舄而以袞襆改履業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業受令律職慶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為皇代永制慕容蒿曰其劒舄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九旒起紱遣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南史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襠各一舄襪各一量晉事餉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襟五丈二尺中衣絹五丈緣皂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袷襠練一丈四尺縑二丈袜布三尺單衣及襟袷帶縑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末斷不復給至今山鹿納柱納白納施毛狐白領黃豹斑白鞮子渠搜裘步搖八鎮蔽結多服燿明中裸白又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為禁物南齊書後魏孝明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奏詔定五時朝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勒禮官詳據太學博

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璪玉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復魏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冊府元龜後魏孝明帝正光二年十二月。詔司徒崔光安豐王延明等議定章服。（祖考文太和中。稽考篇典。以制冠服百寮亦有差次。制本同給。至是又詔光等。及在朝名學。更修事粗備焉。）文獻通考。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採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至文帝天嘉初。悉改易之。

其加官之服。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若助祭郊廟。皆袞。玄上纁下。山龍以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絢屨。餘文官朝服。武賁中郎將。羽林監。絳紗穀單衣。州刺史。絳朝服。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褠褶衫。太子衛率。率更令丞。皁朝服。殿中將軍。員外將軍。州郡都尉司馬。中通事舍人。太子通事等。並朱服。玄衣赤幘袴褶。太子二

所服。武冠絳褠。殿前威儀。武賁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太子鹵簿戟吏所服。幘書

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朝服冠幘各一。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袖。皁襈。革帶曲領。方心。蔽膝。白筆。舄袜。兩綬。劒。佩。簪導。鉤䚢。為具服。七品已上服也。

禮儀志。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簪導。白筆。絳紗單衣。白紗內單。皁領袖。皁襈。革帶鉤䚢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襪舄。綬。劒。佩。從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凡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從七品已上。去劒佩綬。餘並同。自餘公事皆從公服。（亦名從省服）

開國公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

開國侯伯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劒。

開國子男朝服。紗朱衣。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劒。

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名號侯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劒。（關內關中及名號侯則此劒）關外侯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劒。

諸王嗣子朝服。進賢二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

開國公侯嗣子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獸頭鞶。腰劒。

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陳令如有相國承相服制附）大司馬。大將軍。太尉。諸位從公者。朝服。武冠。佩山玄玉。獸頭鞶。腰劒。直將軍則不帶劒。

尚書令。僕射。尚書。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劒。紫荷。執笏。

侍中。散騎常侍。通直常侍。員外常侍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珥。常侍右珥。皆腰劒。佩水蒼玉。其佩員外常侍不給）舊至尊朝會登殿。侍中常侍夾御。下輿則扶左右。侍中驂乘則不帶劒。

中書監令。秘書監。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腰劒。獸頭鞶。（陳制。銀章龜鈕。青綬八十首。獸頭鞶。腰劒。餘同梁。陳令。光祿大夫有將進賢二梁冠。朝服。佩水蒼玉。黃綬。梁令不載）光祿。太中。中散大夫。太常。光祿。弘訓太僕。太僕。廷尉。宗正。大鴻臚。大司農。少府。大匠。諸卿。丹陽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朝服。進賢冠二梁。佩水蒼玉。卿大夫助祭則冠平冕五旒。黑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為組纓。旁垂黈纊。衣玄上纁。衣畫華蟲七章。皆佩五采大佩。赤舄絢屨。（陳官卿改云慈訓。餘皆同梁。又有大舟卿。舉章同）驃騎。車騎。衛將軍。中軍。冠軍。鎮國將軍。四方中郎將。朝服。武冠。佩水蒼玉。（陳令。鎮衛。驃騎。車騎。中軍。中衛。中撫軍。中權。四征。四鎮。四安。四翊。四平將軍。獸頭鞶。朝服。武冠。佩水蒼玉。自中軍已下。諸將軍。及冠軍。四方中郎將。並官不給佩）

領護軍。中領護軍。五營校尉。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其屯騎夾御日。假給佩。餘校不給。

弘訓衛尉。衛尉。（陳官卿云慈訓廢。同諸卿。但武冠）司隸校尉。（陳無官。廢）左右衛。驍騎。游擊。前左右後軍將軍。龍驤。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武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等將軍。積弩。積射。強弩將軍。監軍。朝服。武冠。佩水蒼玉。獸頭鞶。驍游已下並不給佩。驍游夾侍日假給。（陳令。左右衛銀章龜鈕。不給劒。左右驍騎游擊雲騎游騎前左右後軍將軍。左右中郎將。銀印珪鈕。餘服飾同梁。亦宜不給佩。其驍游雲騎夾御日假給。其積弩積射強弩。銅印環鈕。墨綬。帶劒。餘服同梁。又有忠武。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鎮兵。翊師。宣惠。宣毅。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金章豹鈕。紫綬八十首。官不給。輕車。鎮朔。武旅。貞毅。鈕。紫綬。並獸頭鞶。朝服。佩水蒼玉）

國子祭酒。皁朝服。進賢二梁冠。佩水蒼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朝服。進賢二梁冠。獸頭鞶。腰劒。佩水蒼玉。（陳中丞二梁冠。餘同梁。其都水。陳梁改為太舟卿。服在諸卿中見）謁者僕射。朝服。高山冠。獸頭鞶。佩水蒼玉。腰劒。

諸軍司。朝服。武冠。獸頭鞶。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奉朝請。太子中庶子。庶子。武衛將軍。武騎常侍。朝服。武冠。腰劒。（陳令。庶子已上簪筆。其武衛不劒。正直夾御。白布袴褶）中書侍郎。朝服。進賢一梁冠。腰劒。冗從僕射。太子衛率。獸頭鞶。朝服。武冠。

武賁中郎將。羽林監。朝服。武冠。獸

頭鞶腰劒其在陛牙及備鹵簿著䮲尾絳紗縠單衣。護匈奴中郎將護
羌戎夷蠻越烏丸西域校尉朝服武冠獸頭鞶（陳令無此官其庶子鎮蠻
寧蠻、平戎、西戎校尉、平越中郎將服章同。）安夷撫夷護軍州郡國都尉
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獸頭鞶朝服武冠（陳安遠鎮蠻護軍州郡國都
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服章同無餘文）州刺史獸頭鞶腰劒絳朝
服進賢二梁冠（陳同梁）郡國太守相內史獸頭鞶單衣介幘加中二千
石依御尹冠服劒佩　尚書左右丞秘書丞獸爪鞶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秘書著作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腰劒　諸王
友文學朱服進賢一梁冠（陳令諸王師服同）治書侍御史朝服腰劒法冠。
（陳有殿中蘭臺侍御史、朝服侍御史、朝服、法冠、腰劒、符章。）諸博士給皁朝
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太學博士正限八人著佩限六人不給。　廷
尉律博士無佩並鞶章　國子助教皁朝服進賢一梁冠鞶章　公府長
史獸頭鞶諸御尹丞獸爪鞶鞶章　諸縣署令秩千石者獸爪鞶朝服進
兩梁冠長史朱服諸御尹丞建康令玄服　公府掾屬主簿祭酒朱服進
賢一梁冠公府令史亦同　領護軍長史朱服獸頭鞶諸軍長史單衣介
幘獸頭鞶　諸御部丞獄丞並皁朝服一梁冠黃綬獸爪鞶鞶章。　太子

保傅詹事丞皁朝服一梁冠鞶章獸爪鞶黃綬　郡國相內史丞長史單
衣介幘長史獸頭鞶其丞黃綬獸爪鞶　諸縣署令長相單衣介幘獸頭
鞶朝服進賢一梁冠諸署令朱衣武冠州郡大中正郡中正單衣介幘
太子門大夫獸頭鞶陵令長獸爪鞶朝服進賢一梁冠令長朱服車吏家
令僕朝服兩梁冠獸頭鞶腰劒　黃門諸署令僕長丞朱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朝服武冠獸頭鞶　公府司馬領護軍司
馬諸軍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己校尉長史司馬獸
頭鞶朝服武冠諸軍司馬單衣平巾幘長史介幘（陳令公府司馬領護軍
司馬諸軍司馬鎮安蠻安遠護軍蠻戎越校尉中郎將長史司馬其服章
與梁官同）公府從事中郎朱服進賢一梁冠諸將軍開府功曹主簿單衣
介幘革帶廷尉建康正監平皁零辟朝服法冠獸爪鞶　左右衛司馬單
衣帶平巾幘獸頭鞶　諸府參軍單衣平巾幘　諸州別駕治中從軍主
簿西曹從事玄朝服進賢一梁冠鞶章常公事單衣介幘朱衣　直閤將
軍朱服武冠青綬獸頭鞶　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服武冠正直絳衫從
則兩襠衫　諸開國郎中令大農公傅中尉朝服進賢兩梁冠中尉武冠
皆獸頭鞶　諸開國三將軍朝服武冠（陳服並同梁）左右常侍侍郎典衛

中尉司馬朝服武冠典書典祠學官令朝服進賢一梁冠（常侍侍郎典書
典祠學官令皆掌腰劒）太子衛率車吏家令丞皁朝服進賢一梁冠獸爪
鞶　太子常從武賁督朝服武冠獸爪鞶　殿中將軍員外將軍朱服武
冠　州郡國都尉司馬朱服武冠獸頭鞶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中書
通事舍人門下令史主書典書令史門下朝廷局書令史太子門下通事
守舍人主書典守舍人二官齋內職左右職局齋幹已上朱服武冠殿中
內外局監太子內外監殿中守舍人朱服武冠　內外監典事書吏朱服
進賢一梁冠內監朝廷人領局典事外監統軍隊諮詳發遣局典事武冠
外監及典事書吏悉著朱衣唯正直及齋監并受使不在例其東宮內外
監典事書吏依臺格五校三將將軍主事內監主事外監主事三校主事
朱服武冠　尚書都令史都水參軍門下書令史集書中書尚書秘書著
作掌書主書主圖主譜典客令史監令僕射省事蘭臺殿中蘭臺謁都水
令史公府令史書令史太子導客次客守舍人及諸省典事朱衣進賢一
梁冠尚書都竿度支竿左戶校史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
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令丞僕朱服進賢一梁冠太官太醫丞武冠
諸縣尉單衣介幘黃綬獸爪鞶節騎郎朱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

著䮲尾絳紗縠單衣御節郎黃鉞郎朝服赤介幘鞶章與儀唱警唱奏事
持兵主麾等諸職公事及備鹵簿朱服武冠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青綬
朱服武冠獸頭鞶　城門候銅印環鈕墨綬朱服武冠獸頭鞶　部曲督
司馬史部曲將銅印環鈕朱服武冠司馬史假墨綬獸爪鞶　太中中散
諫議大夫議郎中郎郎中舍人朱服進賢一梁冠　諸門郎僕射佐史東
宮門吏其郎朱服僕射皁零辟朝服進賢冠吏却非冠佐史著進賢冠
總章協律獸爪鞶朱服武冠　黃門後閤舍人主書齋帥監食主食主客
扶侍鼓吹朱服武冠鼓吹進賢冠齋帥墨綬獸頭鞶　殿中司馬朱服武
冠獸頭鞶　總章監鼓吹監朱服武冠　諸四品將兵都尉牙門將崇鼓
材官折衝輕騎揚烈威遠寧遠宣威光威驤威威烈威虜平戎綏遠綏狄
綏邊綏戎獸威威武烈武發武奮武討寇討虜殄難討難討夷厲武橫野
陵江鷹揚執訊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虜掃虜掃難掃逆掃寇厲鋒武奮
武牙廣野領兵滿五十人朱服武冠以此官爲刺史太守皆青綬（此條已
下皆陳制與梁不同）典儀但帥典儀正帥朱衣武冠其本資有殿但正帥
得帶艾綬獸頭鞶殿但帥正帥艾綬獸頭鞶朱服武冠殿帥羽儀帥員外
帥朱衣武冠　威雄猛烈振信勝略風力光等十威將軍武猛略勝力毅

健烈威銳勇等十武將軍並獸頭𩊚武冠朝服　猛毅烈威銳震進智威勝駿等十猛將軍獸頭𩊚武冠朝服　壯武勇烈猛銳威毅志意力等十壯將軍驍雄桀猛烈武勇銳名勝逆等十統將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將軍並獸頭𩊚武冠朝服　忠勇烈猛銳壯毅桿信義勝等十忠將軍明智略遠勇烈威勝進銳毅等十明將軍光烈明英遠勝銳命勇武野等十光將軍飈勇猛烈銳奇決起略勝出等十飈將軍獸頭𩊚武冠朝服　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進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推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援山雲勇振旅等三十號將軍獸頭𩊚朝服武冠　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剋敵威虜前鋒武毅開遠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三十號將軍獸頭𩊚朝服武冠并左十二件將軍則止朱服武冠而已（其無還除亦給章印）千人督校督司馬武賁督牙門將騎督督守將兵都尉太子常從督別部司馬假司馬朱服武冠獸頭𩊚　武猛中郎將校尉都尉朱服武冠其以此官爲千人司馬道賁督已上及司馬皆假獸頭𩊚（已上陳制，皆無所及不同者）陛長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吏武賁在陛列及倫鹵簿服錦文衣武冠髦尾陛長者假獸頭𩊚　假旄頭羽林在陛列及倫鹵簿服絳單衣上著韋畫腰襦假旄頭與𩊚迹禽前驅由基強弩司馬給降科單衣武冠其本位佩武猛都尉已上別部司馬已下並獸頭𩊚　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鈒戟冗從武賁假青綬絳科單衣武冠（陳令絳科單衣其本位職佩武猛都尉等印綬依前條）持椎斧武騎武賁五騎傳詔武賁殿中羽林太官當食武賁稱飯拿人諸宮當食武賁給降構武冠（其佩武猛都尉等位印皆依上條假𩊚綬之例）其在陛列及備鹵簿五騎武賁服錦文衣髦尾穿人服離支衣領軍捉刃人爲總幘袴褶皮帶　絓是羽葆髦鼓吹悉改著進賢冠外給系髦鼓吹著武冠諸官鼓吹尚書廊下都坐門下使守藏守閤殿中威儀騶武賁常直殿門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武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尊騶門下中書守閤尚書門下武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僕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廊下守給騶謁者威儀騶諸宮謁者騶絳構武冠衣服如舊大誰天門士卑科單衣樊噲冠衛士涅布構却敵冠　諸將軍使持節都督執節史朱衣進賢一梁冠（自此條已下皆陳制梁所無）持節節史單衣介幘其纂戎戒嚴時，則使持節制假節節史單衣介幘（凡節旗以石爲之持節皆列爲雙鳩形假節及給鑾輿節皆刻爲狗頭跌）諸王典籤帥單衣平巾幘共（藏書吏袴褶平巾幘）諸王書佐單衣介幘　公府書佐朱衣進賢冠　諸王國舍人司理謁者閤下令史中衛都尉朱衣進賢一梁冠司理假銅印謁者高山冠令史已下武冠　太子太傅五官功曹主簿皁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二傅門下主記錄事功曹書佐門下書佐記室帳下督都督省事法曹書佐太傅外都督皁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家令絳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三校二將積弩殿中將軍衣服皆與上宮官同　太子正員司馬督題閣監（銅印墨綬）三校內王事主章扶侍守舍人衣帶仗局服飾衣局珍寶朝廷主衣統奏事幹內局內幹朱衣武冠　諸公府御屬及省事錄尚書省事太子門下及內外監丞典事尊客竿書吏次功典書函典書典經五經典書諸守宮舍人市買清慎食官督內直兵吏宣華崇賢二門舍人諸門吏朱衣進賢一梁冠　太子妃傳令朱衣武冠執刀烏信幘　太子二傳騎吏玄衣赤幘武冠常行則袴褶執儀齋帥殿帥典儀帥傳令執刀戟主蓋扇麾幟殿上持兵車郎扶車注蹠蒴床齋閤食司馬唱導飯主食殿前帥殿前威儀武賁威儀散給使閤將鼓吹士帥副武冠絳構紫靴小輿持車軺車給使平巾幘黃布袴褶赤罽帶左右衛左右武衛左

右武候大將軍領左右大將軍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褶金玳瑁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大將軍執赤檀杖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將軍領左右將軍左右監門衛將軍太子左右衛左右宗衛左右內等率左右監門郎將及諸副率並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紫衫大口袴金裝兩襠甲唯左右武衛將軍太子左右宗衛率執白檀杖　直閤將軍直寢直齋太子直閤武弁絳朝服劒佩綬侍從則平巾幘絳衫大口袴褶銀裝兩襠甲（隋文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帶，朝服亦如之，但以十三環爲異也）文獻通考致堂胡氏曰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紞紘綖以昭其度藻率鞞鞛鞶厲游纓以昭其數盛儀尊重禮無與二然後人主之勢隆非虛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難乎其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書何稠傳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

闕暑猶少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役工十餘萬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已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稠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新唐書車服志具服者五品以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之服也亦曰朝服冠幘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黑領袖黑褾襈裾白裙襦革帶金鉤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襪烏皮舄劔紛鞶囊雙綬六品以下去劔佩綬七品以上以白筆代簪八品九品去白筆白紗中單以履代舄　開元二十五年御史大夫李適之建議冬至元日大禮朝參官及六品清官服朱衣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寶中御史中丞吉溫建議京官朔望朝參衣朱袴褶文獻通考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史籍並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按袴褶魏晉以來以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戎嚴服之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爲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者又似是褒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戎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袴褶爲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勑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蓋以爲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爲袴又爲袷也然袴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羣臣服條内有緋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不知所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訂之復攷畢仲衍中書備對冕服條下袴褶注云紫緋綠各從本服白綾中單白羅方心曲領白綾袴本品官導駕則騎而從之詳其說所謂紫緋綠即後來之公服而非祭服朝服也（祭服青衣朝服緋衣不分紫緋綠三等）但所謂白綾者今之公服所無而中單白羅方心曲領復之衣公服者亦未嘗服之蓋古人盛服必有中單冕弁朝祭之服皆有之多以白爲之而緣以朱繡之屬意公服之初制亦必有此後來流傳既久從簡便而朝服

之裹所衣者非中單乃流俗不經之服如所謂紫袍早褙之類是也舊唐書昭宗紀龍紀元年十一月辛亥上宿齋於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論之曰皇帝赴齋宮内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内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皇帝陛下承天御曆聖祚中興祗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彝憲禮院先准大禮使牒稱得内侍省牒要知内臣朝服品秩禮院已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内官及諸衛將軍必須製冠服即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伏乞聖慈允臣所奏狀入至晚不報錢珝又進狀曰臣今日巳時進狀論内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下虔事郊禋式遵彝範凡關典禮必守憲章令陛下行先王之大禮而内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聖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爲非禮上瀆祖宗臣期不奉勑臣繇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朝儀死且不朽腊青泥滓是所甘心狀入降朱書御札曰卿等所論至當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内四臣遂以法服侍祠宋史輿服志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宋初之制進賢五梁冠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早縹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劔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襪早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劔佩師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犀角簪導銅劔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無劔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官導駕則騎而服之袴褶之制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儀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褶衣複衣也又案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靴騎馬服之金飾即附蟬也詳此即是二品三品所配弁之制也附蟬之數蓋一品九二品八三品七四品六五品五又侍中中書令散騎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又開元禮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朱衣今朝服也故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靴今請造袴褶

如令文之制其挺梁帶形制檢尋未是望以革帶代之奏可是歲造成而未用乾德六年郊禮始服而冠未造乃取朝服進賢冠帶韈履參用焉元豐元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朝祭異服所以别事神與事君之禮令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服衮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至於景靈宮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爲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駕贊引宿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從之宋會要仁宗景祐三年十月十九日御史臺言準詔皇親諸司使以下除西班官百三十餘員並隷本臺班簿凡侍祠大朝會大將軍至副率各依本品朝服宜下有司施行詔禮院檢詳典故報三司製造　康定二年十月少府監言每大禮朝服法物庫定百官品位支給朝服令朝班内有官卑品高及官高品卑者難爲臨時參定或恐差舛有違典禮望下禮院詳定百官朝服等第令本庫依官品支給詔禮院參酌舊制禮院言準衣服令五梁冠犀簪導珥筆朱衣朱裳白羅中單並皁褾襈方心曲領大帶革帶蔽膝（隨裳色）玉装劍玉佩錦綬間施二玉環白襪烏皮履一品二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加籠巾貂蟬準官品令一品尚書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太子

太傅太保二品中書令侍中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少傅少保諸州府牧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又準閤門儀制以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臣親王樞密使留守節度使京尹兼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使相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宣徽南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並在東宫三師之上以上品位職事請準上條給朝服宰臣使相則加籠巾貂蟬其散官勲爵不繫品位止從正官（後條餘品准此）又準衣服令三梁冠犀簪導白紗中單銀劍佩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近制並有中單）御史中丞則冠獬豸準官品令諸司三品諸衛上將軍六軍統軍諸衛大將軍神武龍武大將軍太常宗正卿秘書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國子祭酒殿中少府將作司天監諸衛將軍神武龍武將軍下都督三京府尹五大都督府長史親王傅御史臺三品四品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兩省三品四品五品左右散騎常侍門下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尚書省三品四品六尚書左右丞諸行侍郎東宫三品四品太子賓客太子詹事太子左右庶子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右諭德又準閤門儀制節度使文明殿學士資政殿學士三司使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

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侍講學士龍圖閣學士樞密直學士龍圖閣直學士並次中書侍郎節度觀察留後並次諸行侍郎知制誥龍圖閣天章閣待制觀察使並次中書舍人內客省使次太府卿客省使次將作監引進使防禦團練三司副使並次左右庶子以上品位職事請準上條給朝服又準衣服令兩梁冠銅劍佩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大朝會則服之六品則去劍佩綬御史則冠獬豸衣有中單準官品令諸司四品太常宗正少卿秘書少監光祿等七寺少卿國子司業殿中少府將作司天少監三京府少尹太子率更令家令僕諸衛率府率副率諸軍衛中郎將諸王府長史司馬大都督府左右司馬內侍尚書省五品左右司諸行郎中諸司五品國子博士五經博士太子中允左右贊善大夫都水使者開封祥符河南洛陽宋城縣令太子中舍洗馬內常侍太常宗正秘書殿中丞著作郎殿中省五尚奉御大理正諸王友諸軍衛郎將諸王府諮議參軍司天五官正太史令內給事諸陞朝官六品以下起居郎起居舍人侍御史尚書省諸行員外郎殿中侍御史左右司諫左右正言監察御史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又準閤門儀制四方館使次七寺少卿諸州刺史次太子僕（謂正任不帶使職者）東西上閤門使次司天少監客省引進

閤門副使並次諸行員外郎以上品位職事據令文但言四品五品亦不分班叙上下令請自尚書省五品以上及諸州刺史以上準上條給朝服其諸司五品以上實有官高品卑及品高官卑者合自諸司五品國子博士至內給事並依六品以下例去劍佩綬御史則冠獬豸衣有中單其諸司使副使以下至閤門祗候如有攝事合請朝服者並同六品詔從之

神宗元豐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按周以上祭服無劍而有履故周官司服之職悉不著劍惟朝服則有容刀詩曰鞞琫容刀是也冬官桃氏爲劍止以共武士服若帶劍以祠郊廟以朝天子非古也自秦及西漢顯危用武之時朝祭服皆佩劍東漢大祭祀王佩絢履以行事惟朝尚佩劍晉制服劍以木代之謂之班劍東齋謂之象劍令冬正大朝會若服三代之冕服而用三代之禮則去劍可也若服秦漢之服而用秦漢之禮則存劍可也然文武異容佩劍之制不當施於朝事又周禮以不脱屨爲恭以脱屨爲相親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注曰祭不跣者主恭也燕則有跣爲歡也特牲少牢饋食之禮無脱屨而燕與鄉飲酒之禮則有脱屨升堂與少儀合自秦以下冠服雖異于周猶坐于席夫坐于席則劍不可以不解屨不可以不脱解劍脱屨于至尊之

前則僉不恭矣故將升堂必解劒脫履也其後相承既久遂以解劒脫履爲恭與古益異今冬正朝會若用周禮則服當無劒而惟無坐然後脫履而升若止襲秦漢之故則因舊儀爲可又恐佩劒而起劒脫履而示恭與三代禮意不合其冬正朝會欲乞約用周禮不服劒不脫履焉從之八月二十九日詳定朝會儀注所言周禮天子眡朝則皮弁服十五升衣積素以爲裳記所謂皮弁素積是也諸侯眡朝則委貌冠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詩所謂緇衣之宜兮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但言冠絳衣而已魏以來名爲五時朝服隋唐謂之具服一品以下九品以上皆絳紗襌衣其冠有五梁三梁二梁一梁之别隋志曰梁别貴賤自漢始也綬則以組爲之本以貫佩玉相承受戰國尚武而去佩但留其繫璲而秦乃以采組連於璲轉相結受因以爲飾所謂綬也韋彤五禮精義曰綬以别尊卑彰有德故漢制相國至百石吏綬有三采二采一采之等然則冠以梁之多少别貴賤綬以采之纁縟異尊卑其來尚矣古者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數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義外諸侯遠於尊者而伸則以九以七以五從陽奇之數王朝公卿大夫近於尊者而屈則以八以六以四從陰偶之數本朝衣服令通天冠二十四梁爲乘輿服蓋二十

四梁以應冕旒前後之數若人臣之冠則自五梁而下與漢唐少異矣至於綬則乘輿及皇太子以織成諸臣用錦爲之一品二品冠五梁中書門下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三梁四品五品二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亦三梁而綬有暈錦黄師子方勝練鵲四等之殊六品則去劒佩綬隋唐冠服皆以品爲定蓋其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因襲舊文然以官言之頗爲舛謬縣擧一二則太子中允贊善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於諸寺丞太子中舍品高於起居郎内常侍纔比内殿崇班而在尚書諸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任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有使以官事朝請者有分局莅職特出於一時隨事立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用品及差遣定冠綬之制則未爲允當伏請以官爲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準仍乞分官爲七等冠綬亦如之貂蟬籠巾七梁冠天下樂暈錦綬爲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爲胡蝶狀今請改爲黄金附蟬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雜花暈錦綬爲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至太子太保服之六梁冠方勝宜男錦綬爲第三等左右僕射至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爲第四等左右散騎常侍至殿中

少府將作監服之四梁冠族四雕錦綬爲第五等客省使至諸行郎中服之三梁冠黄師子錦綬爲第六等皇城以下諸司使至諸衛率府率服之内臣自内常侍以上及入内省内侍省内東西頭供奉官殿頭前班東西頭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祕書郎至諸寺監主簿既預朝會亦宜朝服從事今參酌自内常侍以上冠服各從本等寄資者如本官入内内侍省内東西頭供奉官殿頭三班使臣陪位京官爲第七等皆二梁冠方勝練鵲錦綬高品以下服色依古者鞸韍舄屨並從裳色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謂宜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爲差别惟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以别諸臣後漢志法官一日柱後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南齊志亦曰法冠廷尉等諸執法者冠之今御史臺自中丞而下至監察御史大理卿少卿丞審刑院刑部主判官既正定厥官真行執法之事則冠法冠改服青荷蓮錦綬其梁數與佩準本官從之　按周禮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鄭氏注視朝視内外朝之事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賈公彥曰覲禮天子袞冕負黼扆故知朝覲在廟王服袞冕若然春夏受贄在朝則皮弁服故孔穎達曰天子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朝服執贄入應門漢制百官賀正月天子服通

天冠張衡東京賦曰冠通天佩玉璽韋彤五禮精義曰通天冠朝會之正服猶古之皮弁也自晉以來天子郊祀天地明堂宗廟元會臨軒介幘通天冠平冕皁表朱緑裏加於通天冠上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十二章自此元日受朝始用祭服梁及隋唐既以因襲而本服之制亦用袞冕臣等看詳周禮朝覲若春夏受贄於朝則君臣皆朝服秋冬受贄於廟則君臣皆祭服今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群臣服朝服未合禮意欲乞元日受朝賀服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一日詔冬正朝會諸軍所服衣冠廂都軍都指揮使都虞候領團練使刺史服第五等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服第六等指揮使副指揮使服第七等並班於庭副都頭以上常服班殿門外二十三日吏部尚書李清臣奉詔檢閲朝會應奉事欲令執事高品以下並服介幘絳服大帶革帶襪履方心曲領從之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尚書禮部言樞密都承旨張誠一言伏見朝服法物庫有太常協律郎太學丞新給袴褶冠今檢諸書志唯袴褶之制未詳所起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緑褶九品以上碧褶九品以下通用細綾七品以下通用小綾及檢會鹵簿記止有鼓吹令丞冠注漆皮爲之兩耳鏤花形如三禮圖委貌冠今俗謂

之襆帽冠狀戴犀簪即無所據已下禮官考正下太常寺太常寺言襆帽乃是從戎之服以此名冠尤無所據今協律郎如押樂太常卿遇祠祭朝會各以本品朝祭冠服從事兼太樂令丞令止服本品官服其襆帽並合不用從之曹尚書侍郎殿中監大司成散騎常侍將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太尉節度使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服之能改齋漫錄政和元年十二月戊戌詔自今後導駕官並朝服結佩應親祠除服外餘並朝服不得常服宋史政和三年四月議禮局更上群臣朝服之制七梁冠金塗銀棱貂蟬籠巾犀簪導銀立筆朱衣裳白羅中單並皂褾襈蔽膝隨裳色方心曲領緋白羅大帶金塗銀革帶金塗銀裝玉佩天下樂暈錦綬青絲網間施三玉環白襪黑履三公左輔右弼三少太宰少宰親王開府儀同三司服之七梁冠無貂蟬籠巾銀裝玉佩雜花暈錦綬餘同三公以下服執政官東宮三司服之六梁冠白紗中單銀革帶佩方勝宜男錦綬銀環餘同七梁冠服大學士學士直學士東宮三少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殿中監大司成散騎常侍將進金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太尉節度使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餘同六梁冠服太子賓客詹事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九寺卿大司樂祕書監殿中少監國子祭酒宣奉正奉通奉通議太中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通侍大夫樞密都承旨服之四梁冠簇四盤鵰錦綬餘同五梁冠服九寺少卿大晟典樂祕書少監國子辟廱司業少府將作軍器監都水使者起居舍人侍御史太子左右庶子詹事諭德尚書左右司郎中員外六曹諸司郎中朝議奉直朝請朝散朝奉大夫防禦團練使刺史大將軍正侍中侍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大夫駙馬都尉帶遥郡武功大夫以下樞密副都承旨服之三梁冠金塗銅革帶佩黃獅子錦綬鍮石環餘同四梁冠服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司諫正言尚書六曹員外郎外符寶郎少府將作軍器少監太子侍讀侍講中舍舍人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九寺祕書殿監辟廱丞大晟樂令兩赤縣令大理正司直評事著作郎祕書郎著作佐郎太常宗學國子辟廱博士太史局令正丞五官正朝請散朝奉承議奉議通直郎中亮中衛拱衛左武右武郎諸衛將軍率府率武功武德武顯武節武畧武經武義武翼大夫郎閤職翰林醫正以上內符寶郎閤門通事舍人敦武郎修武郎服之二梁冠角簪方勝練鵲錦綬餘同三梁冠服在京職事官閤門祇候看班祇候率府副率升輦輅立侍內臣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刑部尚書侍郎大理卿少卿御

史刑部郎中大理寺正丞司直評事並冠獬豸冠服青荷蓮綬詔悉循行七年詔夏祭百官朝祭服用紗中興乃舊制行事執事官則服祭服導引陪祠則服朝服從紹興五年太常寺請也祀畢駕回若服通天絳紗袍乘大輦則百官從駕服朝服或服履袍乘平輦則百官從服常服自隆興二年洪适請始也進賢以漆布為之上縷紙為額花金塗銀銅飾後有納言以梁數為差凡七等以羅為纓結之第一等七梁加貂蟬籠巾貂鼠尾立筆第二等無貂蟬籠巾第三等六梁第四等五梁第五等四梁第六等三梁第七等二梁並如舊制服同貂蟬冠一名籠巾織藤漆之形正方如平巾幘飾以銀前有銀花上綴玳瑁蟬左右為三小蟬銜玉鼻左插貂尾三公親王侍祠大朝會則加于進賢冠而服之獬豸冠即進賢冠其梁上刻木為獬豸角碧粉塗之梁數從本品立筆古人臣簪筆之遺象其制削竹為幹裹以緋羅以黃絲為毫拓之銀縷葉插於冠後舊令文官七品以上服朝服者簪白筆武官則否今文武皆簪焉聖賢言行故事宋王丞相溥父祚累遷宿州防禦使（去音）既老退居洛陽溥為相客候祚（候問其父起居）溥常朝服侍立客不安席求去祚曰學生皆賢者起避邪（又稱子曰學生稱客曰賢者）遼史太祖丙寅歲即皇帝位朝服裹甲以備非常其後行瑟瑟禮大射柳即此服聖宗統和元年冊承天皇太后給三品以上用漢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皇帝服實里薛袞冠絡縫紅袍垂飾犀玉帶錯絡縫靴謂之國服袞冕太宗更以錦袍金帶臣僚戴氈冠金花為飾或加珠玉翠毛額後垂金花織成夾帶中貯髮一總或紗冠制如烏紗帽無簷不擫雙耳額前綴金花上結紫帶末綴珠服紫窄袍繫鞊鞢帶以黃紅色絛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太宗更以錦袍金帶會同元年群臣高年有爵秩者皆賜之皇帝翼善冠朔視朝用之柘黃袍九環帶白練裙襦六合鞾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冠幘纓簪導謁見東宮及餘公事服之絳紗單衣白裙襦帶鉤鞢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六品以下冠幘纓簪導去紛鞶囊餘並同　禮志賓儀燕京嘉寧殿西京同文殿朝服幞頭袍笏公服紫衫帽乾亨五年聖宗冊承天太后給三品以上法服雜禮冊承天太后儀侍中就席解劍脫履重熙五年尊號冊禮皇帝服龍袞北面臣僚並朝服盡遼制會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國服皇帝南面臣僚漢服乾亨以後大禮雖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漢服重熙以後大禮並漢服矣常朝仍遵會同之制金史臣下朝服凡導駕及行大禮文武百官皆服之正一品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導佩劒緋羅大

袖緋羅裙緋羅蔽膝各一緋白羅大帶天下樂暈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白紗中單銀褐靿帛各一玉珠佩二金塗銀革帶烏皮履白綾襪正二品七梁冠銀立筆犀簪導不佩劒緋羅大袖雜花暈錦玉環綬餘並同正四品五梁冠銀立筆犀簪白獅錦銀環綬珠佩銀革帶御史中丞則獬豸冠青荷蓮綬餘並同正五品四梁冠族四金鵰錦銅環綬銀珠佩餘並同正六品至七品三梁冠黃獅錦銅環綬珠佩銅束帶餘並同大定二十二年袷享攝官事駕二品冠七梁三品四品冠六梁服有金花五品冠五梁六品冠四梁七品冠三梁監察御史獬豸冠青綬八品九品冠二梁餘製並同元史泰定紀泰定元年十二月丙寅勅內外百官凡行朝賀等禮兩雪免朝服張文忠公集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吾鄉貴族顯宦甚衆然年不過一傳再傳遂衰替如編氓者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拂而促非天不可必歟嗚呼蓋不知善焉而慶者理之常惡焉而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為幸回之不年為不幸則天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禎祥則有所不屑屑焉久而知此則其為善之心定矣余隣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仲曰傳曰偁仲子惟湛傳子惟洪偁子惟演湛子景良洪子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祿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隲有素光重光累徽騈榮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先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弟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昜我后人余識安氏棋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逮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夫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聞令先祖樸度坦夷博涉多通善交天下名士甫出五十即致政家居以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容軟語惟恐傷人人有負之一無所校大抵悃心之得通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舉未始有位不滿德衆必酬焉且未派澤子孫冠裳奕業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修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為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若可必不墜詎止章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憮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為安氏家傳朝服記宋劉後村詩家仲唱第歸約朝服相見　向來襆被出關時恩大身猶草芥微僅有兩生携酒送不如二諫得詩歸看揚瞻賀滔滔是客衙將車落落稀老接親朋惟野服寄聲夷甫莫朝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九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劉大孝
圈點監生臣徐澹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　一屋

服

祭服

（晦庵語類）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祖宗以來。亦有冕服。車騎之類。而不常用。惟大典禮則用之。然將用之時。必先出許多物色於庭。從所持之人。又須有賞賜。於是將用之前。有司必先入文字。取指揮。例降旨權免。蓋孫禮記　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葉氏曰。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也。　喪大祭。小斂之衣。祭服不倒。注。尊祭服也。飲者要方。散衣有倒。　曲禮。祭服敝則焚之。此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則已不用。　沈朋達寓簡。靖康京城之變。四方貢賦不至。軍士損褙衣。無帛以給。有爲太常少卿者。建議法物庫。自祖宗以來。所藏祭服。充物不毀。凡數屋。若以給戰士袍襖。僅可足用也。博士以下和之。謂得權宜之策。方命具奏。有老吏前致辭曰。某賤也。而隸於禮官。蓋嘗習諸禮文之末矣。禮曰。祭服敝則埋之。祭器敝則焚之。冠雖敝不以爲履。禮祀之服。而可以爲軍衣乎。卒常與其屬大慙沮而止。　儀禮士虞禮。尸服卒者之儀禮。注。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不以爵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　士喪禮。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注。斂者趨方。或顛倒衣服。祭服尊。不倒之也。　玉海　禮記王制疏。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有二章。六者畫於衣。法天之陽氣之六律。六者繡於裳。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一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朱爲裏。以緇爲之。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春秋正義。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古禮殘缺。未知孰是。　王藻疏。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　深衣疏。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明帝所爲。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明堂位有

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龍章。凡四代之服。魯兼用之。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仁可仰。火取其明。龍取變化。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正義。易困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是為祭服也。（徐廣曰。漢明帝複制韍。天子赤皮蔽膝。魏晉用絳紗為之。）詩箋。芾。太古蔽膝之象。以韋為之。正義曰。太古伏羲時也。後王為芾象之。易乾鑿度注。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注。損常服。以盛祭服也。　鄭注。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六冕皆是。集注。黻。蔽膝也。以韋為之。　禹貢。荆州厥篚玄纁璣組。兖州篚織文。徐州篚玄纖縞。豫州篚纖纊。服周之冕。注。冕。禮冠。用之禮文而備。集注曰。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已有之。制度儀等。至周始備。然其為物小。而加於眾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以為文而得其中也。陳祥道禮書。諸侯祭服。玄冕三旒繅就。與王如其命之數。玄端衣。　祭統。曰。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又曰。君純冕立于阼。玉藻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謂諸侯祭宗廟之服。惟魯及二王之後衮冕。餘皆玄冕。考之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以其致隆於公。不敢與己同。其服則諸侯以鷩毳希冕祭於王。端冕祭於己宜矣。然玉藻玄端以祭。言其服也。玄端與章。則三旒之冕可知。鄭氏易端為冕。過矣。後漢書。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祚。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裳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屨。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祇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宋書禮志。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西漢會要。文帝郊見五帝祠。衣皆上赤。（郊祀志。按是時雖尚水德。以有赤帝子之符。故祠衣上赤。）武帝祠后土祠。衣皆上黃。（郊祀志。按黃者土之色也。）泰一祝宰。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文獻通考。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天子冕服。從歐陽氏說。乘輿備文。日月十二章。刺繡文

三公。九卿。特進侯。朝侯。侍祠侯。從夏侯氏說。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采。大佩。赤舄絇屨。以承大祭。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為十二旒。（蔡邕獨斷云。九旒也。）以其綬采色為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為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為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為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其大佩則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百官執事者。冠長冠。（即劉氏冠也。以高祖所冠。故以為祭服。）皆祇服。五岳。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服絳緣領袖。為中衣。絳襪。示其赤心奉神也。其五郊迎氣。衣幘袴襪。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者。各服長冠。袀玄以從。大射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鄭云。四端者。取其正也。鄭眾曰。衣襦裳為端。）執事者。冠布弁。衣緇麻衣。皂領袖。下素裳。若冠通天冠。服深衣之制。有袍。隨五時色。（梁劉昭曰。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達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皂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絇屨。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皂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袴袜。五郊各從其色焉。　東觀記。永平二年正月。公卿議南北郊。東平王蒼議曰。高皇帝始受命創業。制長冠以入宗廟。光武受命中興。建明堂。立辟雍。陛下以聖明奉遵。以禮服龍袞。祭五帝。禮缺樂崩。久無祭天地冕服之制。按尊事神絜齋盛服。敬之至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藻。天王袞冕十有二旒。以則天數。旂有龍章日月。以備其文。今祭明堂宗廟。圓以法天。方以則地。服以華文。象其物宜。以降神肅雍。備思博其類也。天地之禮。冕冠裳衣。宜如明堂之制。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韍如今蔽膝。）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伯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旗。於是解去韍佩。留其係璲。（徐廣曰。今名璲為綬。）以章表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鞙鞙。佩玉貌。璲。瑞也。鄭玄箋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佩之鞙鞙然。）韍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為祭服云。　玉海。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

行事漢制叢録漢初郊廟祭祀之服其制荒略至東漢顯宗而後備本紀
載永平二年宗祀光武於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
以行事而儒林傳序亦云光武既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
通天衣日月此可見漢家郊廟祭祀之服至顯宗而後備也注漢官儀曰
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三禮圖冕以四十升布漆而
為之廣八寸長三寸前下後高有俛伏之形　董巴輿服志顯宗初服冕
衣裳以祀天地衣裳以玄上纁下徐廣輿服注漢明帝案古禮備其服章
天子郊廟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禮記曰古者君子必
佩玉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周禮屨人
掌王赤舄青絇鄭玄注云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絇屨鼻頭以青絲飾之
絇音劬三禮圖曰屨複下曰舄其色各隨裳色東京賦整法服正冕帶珩
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繂鞶厲徐廣車服儀制曰戴國以戴非兵
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天子赤皮蔽膝聖人作冠冕纓蕤以為首飾凡十
二章天子備章公自山以下侯伯自華蟲以下子男自藻火以下卿大夫
自粉米以下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旂旗王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公侯卿
大夫用九章以下　東平王蒼傳中興三十餘年蒼以天下化平宜修禮

樂遂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八佾舞數　東都
賦修袞龍之法服　晉志漢承秦弊西京未有所制及明帝始采周官禮
記尚書及諸儒記説還備袞冕之服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真白玉珠魏明
帝改珊瑚珠晉初仍舊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侍中顧
和奏改用白璇珠通志畧魏氏多因漢法其所損益之制無聞按後漢志
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説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
以下織成文據晉志云魏明帝以公卿袞黼之服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
服刺繡公卿織成未詳孰是晉因不改大祭祀衣皂上絳下裳前三幅後
四幅衣畫而裳繡日月星辰凡十有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緑裨飾
其側中衣以絳緣領袖赤皮為韍絳袴韈赤舄未加玄服則皂紗袍絳緣中
衣絳袴韈黑舄公卿助祭郊廟王公山龍以下九章卿華蟲以下七章其
緇布冠衣黑而裳素中衣以皂緣領袖玉海宋志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
魏晉以來不盡施用　隋志陸澄議秦除六冕之制後漢始備古章魏晉
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袞冕位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
而不著但承天作副禮絶群后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北儀宋
泰始四年文獻通考明帝泰始四年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

範列聖垂制服近改定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叙便可
載之曲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祀天宗明堂又以法冕玄衣絳裳
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又以飾冕紫衣紅裳小會宴享送諸侯臨軒會
王公又以繡冕朱衣裳征伐講武校獵又以紘冕青衣裳耕稼享國子又
以通天冠朱紗袍為聽政之服隋書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下祭服
裹有中衣即今之中單也案後漢輿服志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採周
官禮記尚書乘輿服從歐陽説公卿以下服從大小夏侯説祭服絳緣領
袖為中衣絳袴袜示其赤心奉神今中衣絳緣足有所明無俟於袴既非
聖法謂不可施遂依議除之　四年有司言平天冠等一百五條自齊以
來隨故而毀未詳所送何佟之議禮祭服弊則焚之於是並燒除之其珠
玉以付中書　七年周舍議詔旨以王者袞服宜畫鳳凰以示差降按禮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鄭玄所言皇則是畫鳳凰羽也又按禮所稱
雜服皆以衣定名猶加袞冕則是袞衣而冕明有虞言皇者是衣名非
冕明矣畫鳳之旨事實均然制可又王僧崇云今祭服三公衣身畫獸其
胄及袖又有青獸形與獸同義應是蜼即宗彝也兩袖各有禽鳥形類鸞
鳳似是華蟲今畫宗彝即是周禮但鄭玄云蜼蝸屬昂鼻長尾是獸之輕

小者謂宜不得同獸彝冕服無鳳應改為雉又裳有圓花於禮無礙疑是
畫師加葩蘤耳藻米黼黻並非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文日月
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
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袞服畫龍則宜應畫鳳明矣孔安國云華者
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雉差降之文復將安寄鄭義是所未允又帝
曰禮王者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曰莞席之安而蒲
越藁結之用斯皆至敬無文貴誠重質今郊用陶匏與古不異而大裘蒲
秸獨不復存其於質敬恐有未盡且一獻為質其劍佩之飾及公卿所着
冕服可共詳定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祭天猶存掃地之質而服章獨取
黼黻為文於義不可今南郊神座皆用莞席此獨莞類未盡質素之理宜
以藁秸為下藉蒲越為上席又司服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
同自魏以來皆用袞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制可瑋等又尋大裘之制唯
鄭玄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可為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
下今宜以玄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詔可又
乘輿宴會服單衣黑介幘舊三日九日小會初出乘金輅服之後周設司
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蒼冕祀東方上帝及朝日則

青衣青冕祀南方上帝則朱衣朱冕祭皇地祇祀中央上帝則黃衣黃冕祀西方上帝及夕月則素衣素冕祀北方上帝祭神州社稷則玄衣玄冕享先皇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象衣象冕十有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在衣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六章在裳凡十二等享諸先帝大貞於龜食三老五更享諸侯耕籍則服袞冕自龍已下凡九章十二等宗彝已下五章在衣藻火已下四章在裳衣重宗彝祀星辰祭四望視朔大射饗群臣巡犧牲養國老則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與宗彝群祀視朝臨太學入道法門宴諸侯與群臣及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則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袞山鷩三冕皆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為領褾冕通有十二旒巡兵即戎則服韋弁謂以靺韋為弁又以為裳衣也田獵行鄉畿則服皮弁謂以麑子皮為弁白布衣而素裳也皇五等諸侯助祭郊廟皆平冕九旒青玉為珠有前無後各以其綬色為組纓旁垂黈纊衣玄上纁下畫山龍已下九章備五采大佩赤舄朐履綠尚書無章綬品秩悉以餘官總司其任服則餘官之服猶執笏紫荷其在都坐則東面最上　禮儀志襍冕（三品七旒四品六旒五品五旒）服三章（七旒者衣粉米一章為三等裳黼黻二章各二重六旒者減黼一五旒又減黻一重）正三品已下從五品以上助祭則服之　自王公之下服章皆繡為之祭服冕皆簪導青纊充耳玄衣纁裳白紗內單黼領褾（冕已下內單青領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王三公及公侯伯子男素帶不朱裏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正三品已下從五品已上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朱韍（九韍皆隨裳色袞鷩毳火山二章絺山一章）劍佩綬襪赤舄爵弁從九品以上助祭則服之　通志畧司馬筠等議云按玉藻諸侯玄冕以祭禆冕以朝雜記又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齋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齋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若不親奉則不須入廟帝從之　唐大裘冕者祀天地之服也鷩冕者有事遠主之服也毳冕者祭海岳之服也絺冕者祭社稷享先農之服也玄冕者蜡祭百神朝日夕月之服也（唐車服志）名臣衛太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禮記檀弓）管寧召不起每由時祭祀輒著絮巾衣在遼東有帛單衣親薦饌跪拜成禮者也（魏志）唐書顯慶元年九月太尉長孫無忌與修禮官等奏曰准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

被袞以象天戴冕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袞與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袞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制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袞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制云以大冕純玉藻玄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悉同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舛今請憲章故實郊祀天地皆服袞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檢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繡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此則三公亞獻皆服袞衣孤卿助祭服毳及鷩斯乃乘與章數同於大夫君少臣多殊為不可據周禮云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小祀則玄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袞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三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為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為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著玄冕之時群臣次服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硩蔟之官去鼃黽蟈氏之職唯施周代事不通行是故漢魏以來下迄隋代相承舊事唯用袞冕今新禮親祭日月仍服五品之服臨事施行極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並用袞冕制可之　唐書開元十一年冬玄宗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又奏稱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南郊用之顯慶年修禮改用袞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以來用之若遵古制則應用大裘若便於時則袞冕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寒暑乃廢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依禮令用袞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袞冕自餘諸服雖在於令文不復施用　玉海無忌又言親祭日月服五品之服是貴賤無分也請諸祭皆用袞冕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儀鳳二年蘇知機上言請製大明冕十二章乘與服之如日月星辰龍虎山火麟鳳玄龜雲水等象鷩冕八章三公服之毳冕六章三品服之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詔下有司議楊炯奏議遂寢知機之請　六典大裘冕無旒冕廣八寸長一尺六

寸閣立德傳武德初遷尚衣奉御制衮冕六服腰輿傘扇咸有典法李德裕正服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汲黯莊色魼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唐會要貞元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祿服既葬公除及闋衰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國家朝祭百官冠服多用周制每大朝會侍祠則服之襪有帶履用皂袴衣中單勒帛裙蔽膝袍大帶革帶方心曲領佩則用石以代珠玉冠有三梁五梁之别言官刑法官則加獬豸所執各用其笏如導駕除御史大夫開封牧開封令出各乘車外他官員冠服而騎宋會要王公冠服唐制有衮冕九旒鷩冕八旒毳冕七旒絺冕六旒玄冕五旒爵弁朝服公服袴褶弁服國朝有八旒冕六旒冕弁服九旒冕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青羅衣繡山龍雉火虎蜼五章緋羅裳繡藻粉米黼黻四章緋蔽膝繡山火二章白花羅中單玉裝劍佩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緋白羅大帶緋羅襪履親王中書門下奉祀則服之九旒冕無額花玄衣纁裳悉畫小白綾中單師子錦綬二銀環餘同上三公奉祀則服之七旒冕犀角簪導衣畫虎雉粉米三章裳畫黼黻二章銀裝佩劍革帶餘同九旒冕九卿奉祀則服之五旒冕無章銅佩劍革帶餘同七旒冕青羅為衣裳四品五品為獻官則服之六品以下無劍佩綬紫檀衣朱裳羅為之皂大綾綬銅劍佩御史博士服之平冕無旒青衣纁裳無劍佩綬餘同五旒冕大祝奉禮服之五梁冠塗金銀花額犀玳瑁簪導立筆緋羅袍白花羅中單緋羅裙緋羅蔽膝並皂褾襈白羅大帶白羅方心曲領玉劍佩銀革帶暈錦綬二玉環白綾襪皂皮履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籠巾編藤漆之塗金銀飾玳瑁蟬一金蟬六銜玉三梁冠犀角簪導無中單銀劍佩師子錦綬銀環餘同五梁冠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兩梁冠犀角簪導銅劍佩練鵲錦綬銅環餘同三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衣有中單袴褶紫緋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綾袴白羅方心曲領本品冠導駕則騎而服之大駕鹵簿內中服之制金吾上將軍將軍六統軍千牛中郎將服花腳幞頭抹額紫繡袍佩牙刀珂馬諸衛大將軍將軍中郎將折衝果毅散手翊衛服平巾幘紫繡袍大口袴錦螣蛇銀帶佩橫刀執弓箭千牛將軍服平巾幘紫繡袍大口袴銀帶鞾鞦橫刀執弓箭珂馬千牛服花腳幞頭緋繡抹額大口袴銀帶鞾鞦前馬隊內折衝及執矟者服錦帽緋繡袍銀帶監門校尉六軍押仗服幞頭紫繡裲襠隊正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諸衛主帥都尉引駕騎持鈒隊內校尉旅帥執衛司戈仗襻矟金五十六騎班劍儀刀隊親勳翊衛執大角人平巾幘緋繡裲襠大口袴佩橫刀執弓箭金吾押牙服金鵞帽紫繡袍銀帶儀刀金吾執纛者服烏紗帽皂衣袴鞾鞦金吾押纛服幞頭皂繡衫大口袴銀帶烏皮鞾執金吾纛矟服錦袍帽臂韝銀帶烏皮鞾清游隊佽飛執副仗矟服甲騎具裝錦韝橫刀執弓箭白袴朱雀隊執旗及執牙門旗執降引旛黃麾幡者服緋繡衫抹額大口袴銀帶執叉仗前後步隊真武隊執旗前後部黃麾執日月合璧等旗青龍白虎隊金吾細仗內執旗者服五色繡袍抹額行縢銀帶執白幹棒人加銀褐捍腰執龍旗及前馬隊內執旗人服五色繡袍銀帶行縢大口袴執弓箭執龍旗副竿人服錦帽五色繡袍大口袴銀帶執弩弓箭人服錦帽青繡袍銀帶前後步隊人服五色甃甲錦臂韝鞾鞦袴錦帶朱雀隊內執弓箭弩矟虞候佽飛執長壽幢寶輿法物人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銀帶擐寶執絳麾真武幢叉人服武弁紫繡衫持鉞隊殿中黃麾繖扇腰輿香蹬華蓋指南進賢等車駕士相風鐘漏等輿輿士服武弁緋繡衫駕羊車童子服垂耳髻青頭巾青繡大袖衫袴勒帛青耳履執引駕龍墀旗六軍旗者服錦帽五色繡衫錦臂韝銀帶引夾旗及執柯舒鐙仗者服帖金帽餘同上執花鳳飛黃吉利旗者服銀褐繡衫抹額銀帶夾轂隊服五色質鏊鎧錦臂韝白行縢紫口鞵襪驍衛翊三隊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錦螣蛇五輅副輅耕根車駕士服平巾幘青繡衫青履襪教馬官服幞頭紅繡抹額紫繡衫白袴銀帶掌輦主輦服武弁黃繡衫紫繡誕帶攏御馬者服帖金帽紫繡大袖衫銀帶執真武幢者服武弁皂繡衫紫繡誕帶五牛旗輿士服武弁五色繡衫大口袴銀帶掩後隊服黑甃甲錦臂韝行縢鼓吹令丞服綠袴褶冠銀褐裙金銅革帶緋白大帶履韈太常寺府史典事司天令史服幞頭綠衫黃半臂太常主帥綱鼓金鉦節鼓人服平巾幘緋繡袍大口袴抹帶錦螣蛇歌拱辰管簫笳笛觱篥無螣蛇太常太鼓長鳴小鼓中鳴服黃雷花袍袴抹額袜帶太常鐃大橫吹服緋苣文袍袴抹額袜帶太常羽葆鼓小橫吹服青苣文袍袴抹額抹帶排列官令史府史服黑介幘緋衫白袴白勒帛司辰典事漏刻生服青袴褶冠革帶殿中少監奉御供奉排列官引駕仗內排列承直官大將金吾引駕押仗押旗服幞頭紫公服烏皮鞾尚輦奉御直長乘黃令丞千牛長史進馬四色官服幞頭綠公服白袴金銅帶烏皮鞾殿中職掌執繖扇人服幞頭碧襴金銅帶烏皮

轆。（舊衣黃。太平興國六年。并內侍省。並改服以碧。）凡繡文金吾衛以辟邪。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雕虎。屯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門衛以師子。千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樂工以鸞。耕根車駕士以鳳。衛嘉禾。進賢車以瑞麟。明遠車以對鳳。羊車以瑞羊。指南車以孔雀。記里鼓黃鉞車以對鷟。白鷺車以翔鷺。鸞旗車以瑞鸞。崇德車以辟邪。皮軒車以虎。屬車以雲鶴。豹尾車以玄豹。相風烏輿士以烏。五牛旗以五色牛。餘皆以寶相花。六引內巾服之制。清道冠服武弁。緋繡衫。革帶。持儀弩車輻棒者。服平巾赤幘。緋繡衫。赤袴。銀帶。青衣。服平巾青幘。青袴褶。持戟繖扇刀盾者。服黃繡衫。抹額。行縢。銀帶。持幡蓋者。服繡衫。抹額。大口袴。銀帶。內告止幡。曲蓋。以緋。傳教幡。信幡。絳引幡。以黃。執誕馬。帶儀刀。麾幢節。夾矟。大角者。服平巾幘。緋繡衫。大口袴。銀帶。大駕鹵簿內執帶。並錦絡衫。帽。持弓箭矟者。服武弁。緋繡衫。白袴。駕士。服錦帽。繡戎服。大袍。銀帶。弓箭以青。矟以獸。持棡鼓者。服平巾幘。緋繡對鳳袍。大口袴。白袜帶。錦縢蛇。鐃吹部內。服平巾幘。緋繡袍。白袜帶。白袴。餘悉同。大駕前後部。其繡衣文。清道以雲鶴。儀弩以辟邪。車輻以白澤。駕士司徒以瑞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太常卿以鳳。縣令以雉。樂工以鸞。餘悉以寶相花。 太祖建隆四年。八月十六日。宰臣范質與禮官議導駕官服袴褶。衣。按制度所起。先儒無載。惟開元雜禮。五品以上。通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服小綾。褶衣之色。隨本品綾色。注褶衣。即複衣也。又按諸王朱綾。四釆赤黃縹紺。亦即朱也。以純朱為地。更次第輕入黃白青。付內染之。共為四釆。亦謂之朱褶。一品綠綟綾。四釆綠紫黃赤。綟即綠也。是草之綠色。以純綠為地。亦謂之綠綟褶。二品三品。紫綾。三釆紫黃赤。謂之紫褶。其衣身領袖襟。請依令制。又按令文。武弁金飾平巾幘。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韡。騎馬服之。金飾。即金附蟬也。詳此即是二品三品所配。弁之制也。附蟬之數。蓋一品九蟬。二品八。三品七。四品六。五品五。又令文武弁平巾幘。侍中中書令散騎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又開元雜禮。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此朱衣。今朝服也。然自一品至二品。用四入之朱為衣。乃協上下之文。異絳纈之色。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韡。竊詳籠冠子巾。與武弁大冠。其名雖殊。本是一物。製同而飾別。蓋以官品為差。其幘亦載在籠冠下。今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其起梁帶形制。檢尋未是。望以革帶代之。奏可。是歲造成而未用。乾德六年。郊禋始服。而冠未造。乃取朝服。進賢冠。大帶。革

韈。履。悉用焉。九月二日。宰臣范質言。三公祭服。舊皆畫升龍。裲襠有綠紫之制。請命禮官檢尋故事。按三禮。三公毳冕無龍章。上公袞冕無龍。二品鷩冕。又周禮言。上公袞冕九旒。以五采繩貫五采珠。旒長九寸。每寸以珠玉瑱。其衣玄色五章。山龍華蟲火宗彝。畫於衣。其裳朱色四章。藻粉米黼黻。繡於裳。又按令文。旒並貫青色珠。青纊。其珠及黈纊。今請衣令文青色之制。又按開元禮。武官陪立。大仗加滕蛇。裲襠如袖無身。以覆其膊胳。（音各）蓋掖下縫也。從肩領覆臂膊。共一尺二寸。又按釋文玉篇相傳云。其一當胷。其一當背。謂之兩當。今詳裲襠之制。其領連所覆膊胳。其一當左膊。其一當右膊。故謂之起膊。今請兼存兩說。擇而用之。詔改製祭服。以青色造。裲襠用當胷當背之制。 真宗咸平五年二月。大理寺丞李垣言。臣聞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殖焉。是故禮者。治國之柄。服者。飾身之儀。前代成規。後王不易。臣昨差郊壇助祭。竊見助祭之官。所服六冕。衣裳畫繡之等。多不依古制。又慮後來增減不同。然按尚書皐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十二章也。六章畫於衣。象天也。六章繡於裳。象地也。夏商無文。至周三辰畫於旌旂。惟九章在於衣裳之上。周有六冕。按司服云。王祭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祭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所以知羔裘者。祭天尚質。故用之。象天色也。袞冕之旒。天子則十二旒。升龍於山。升火於宗彝。若上公則九旒。自山龍而下九章。侯伯鷩冕七旒。自華蟲而下七章。子男即毳冕五旒。自宗彝而下五章。孤卿即絺冕三旒。三章無畫。皆繡。凡奇數在衣。偶數在裳。今具六冕祭服異同。乞行改正。詔送太常寺禮院詳定。禮院言。檢討如後。伏緣冕旒之制度。繡畫之等差。歷代以來。屢有沿革。若備古制。須議酌中。改作之間。安敢輕議。周六冕皆玄上纁下。玄上法天。纁下法地。兼前後邃延。今親冕板上下之色。皆用玄青。亦無邃延。一失也。宋史。仁宗慶曆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袞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服無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祠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為初獻。其餘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乖戾舊典。宜詳酌周禮。

因所祭冕神。以為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據周禮。王者冕服有六。自禮昊天至祭群小祀。皆王者親祀所服。聖朝之制。唯皇帝親祠郊廟。及朝會大禮。服袞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差。至于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案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皁綾綬。銅裝劒。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盡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外。小祠所遣獻官。並依令文祭服行事。若非時告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之處。亦皆準此。詔施行焉。宋會要。皇祐四年三月。太常禮院言。按禮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云。此言諸侯之禮。繡讀為綃。綃繒名也。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疏云。黼刺繒為黼文也。丹朱赤色。染繒為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為冕服之裏衣。猶今中單衣也。又晉詩云。素衣朱襮。正義曰。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是襮為領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故禮記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有表則謂之深衣。又魯詩云。素衣朱綃。綃為綺屬。然則綃是刺繡別名。於此綃上刺為黼文。謂之綃黼也。綃上刺黼以為衣領。然後名之為襮。故爾雅云。黼領謂之襮。襮為領之別名也。開元禮。天子服袞冕。玄衣纁裳。白紗中單。群官服袞冕。青衣纁裳。白紗中單。今詳參古者服之中衣。以素為之。以朱為領緣。而領刺以黼文。故禮記云。繡黼丹朱中衣。詩云。素衣朱襮是也。今之祭服。既有中單。又別為裏非也。然則中單之制。宜用繒素。而朱丹領緣。領刺以黑文黼文可也。禮云。大夫之僭禮。則諸侯之服也。今五等祭服。宜依此制。詔可。六月同知大常禮院邵必言。伏見監祭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纁。詳求古禮。並無此服。按周禮云。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上下之相應也。惟大裘冕無旒。衣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又色以紫纁。蓋無經據。故昨禮院所議。止欲從五等以下子男之服。再詳監祭本於周禮祭僕之職。掌眡祭祀。糾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恭者。至漢始以御史監祠。唐乃有監祭使之名。且祭僕中士也。御史執法官也。又監禮則奉常博士之職。其官與品。則又差降。皆所以監視察舉其不如禮者。考其本末。既非祠官必也。正名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且非所宜。況有旒無章。服色非古。此為失禮甚矣。竊覩國家南郊大禮。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若亞獻終獻及壇陛。獻官乃服以祭服。明太常卿非祠官。而服朝服禮也。又按唐開元禮。朝服。凡侍祠。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欲乞今後監祭使冠獬豸。監禮冠進賢。各服以侍祠祭。為得其當。庶幾盛時典禮不至差謬。詔不允。神宗元豐元年十一月二日。詳定郊廟禮文所言。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氏注謂五采絲為繩。垂於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賈公彥曰。以青赤黃白黑五色玉。貫於藻繩。每玉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以一至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此據袞冕前後二十四旒。孔穎達曰。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也。至後漢明帝用曹褒之說。乘輿服冕。係白玉珠為十二旒。前垂四寸。後垂三寸。遂失古制。國朝衣服令。乘輿服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蓋白珠為旒。用東漢之制。而其冕廣長之度。乃自唐以來。率意為之。無所稽考。景祐中已經裁定。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為法。凡冕板廣八寸。長尺六寸。與古制相合。更不復議。今取少府監進樣。如以青羅為表。紅羅為裏。則非弁師所謂玄冕朱裏者也。上用金稜天板。四周用金絲結網。兩旁用真珠花素墜之類。皆不應禮。伏請改用朱組為紘。玉笄玉瑱。以玄紞垂瑱。以五采玉貫於五色藻為旒。以青赤黃白黑五色備為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釋者曰。純絲易成。故從儉。今不必績麻。宜表裏用繒。庶協孔子所謂純儉從眾之義。古者祭服朝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殊其前後。不相連屬。前為陽。故三幅以象奇。後為陰。故四幅以象偶。惟深衣中單之屬。連衣裳而裳復不殊前後。然以六幅交解為十二幅。象十二月。其制作莫不有法。故謂之法服。自後漢晉宋後齊。天子祭服皆云前三幅後四幅。今少府監乘輿袞服樣。其裳乃以八幅為之。不殊前後。有違古義。伏請改正祭服之裳。以七幅為之。殊其前後。前三後四。以今太常周尺度之。幅廣二尺二寸。每幅兩旁各縫殺一寸。謂之削幅。腰間辟積無數。裳側有純。謂之綼。裳下有純。謂之緆。綼緆之廣各寸半。表裏合為三寸。群臣祭服之裳。倣此從之。又詳定郊廟禮文所言。禮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則是臣子助祭。不當朝服也。又曰。年穀不登。祭事不縣。則於祭時既行吉禮。不當徹樂也。本朝祠祭遇雨則望祀。不為違禮。然而服公服。不設樂。則非所以奉神。伏請遇雨望冕服祭服。乃設樂。又曰。古之君子必佩玉。所以比德也。右徵角。左宮羽。先儒謂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宜勞。宮羽在左。君也。物也。宜逸。此左右之異也。又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瑞玫而縕組綬。米襦謂尊者玉色純。而公侯已降則玉色漸雜。此尊卑之異也。佩玉之制。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

瓊珠其下之兩端則綴璜中央則綴衝牙牙居中央以為前後觸也而琚瑀又在組之中央下與衝牙相直故曰佩有琚瑀所以納間者是也今佩上下則設三衝以銀銅獸面為之而璜又夾中衝不在下端其所謂衝牙亦異於古又上有銀鉤以屬大帶皆非古制爾雅曰佩衿謂之褑郭璞以謂衣小帶謂之衿而佩衿則佩玉之帶上屬者也今宜為小帶以屬於革帶而不用銀鉤伏請並如古制惟天子金玉餘皆珉石恪依其色以辨諸臣之等銀鉤獸面而其制不經伏乞除去古者祭服有佩韍無大綬小綬并玉銀銅環臣等看詳自戰國以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韍佩而留其繫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而謂之綬漢承用之又加以雙印佩刀之飾至明帝始復制佩而組織之綬亦不廢焉故韋彤五禮精義曰漢采與黃赤綬四采自後皆不合禮而又有大綬小綬之別臣等以謂綬者所以貫綬佩三因為之飾以別尊卑故諸侯朱組綬大夫緇組綬所謂綬者如斯而已取少府監皇帝袞冕進樣有六彩織綬小帶三上有三小環及一品祭服則錦綬雙玉環從一品則錦綬雙銀環三品四品則皂綾綬雙銅環皆非古制伏請改正古者祭服皆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有粉米有黼有黻今祭服上衣則以青而其繡於裳者

藻及粉米皆以五采圓花繡之而韍用深藍織用碧與黃且虎蜼共一章粉米亦一章今皆異章而畫珠非古制伏請改製古者皆以冕為祭服未有服朝服而助祭者也周官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此助祭之服也今服章視唐尤為不倫於今文祀儀有九旒冕七旒冕五旒冕今既無冕名而有司仍不制七旒冕乃有四旒冕其非禮尤甚又服之者不以官秩上下故分獻四品官皆服四旒冕博士御史則冕五旒而衣獸禮太祝奉禮則服平冕而無佩玉此因循不講之失也且古者朝祭服異服所以別事神與事君之禮今皇帝冬至及正旦御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百官皆服朝服乃禮之稱至親祠郊廟皇帝服袞冕以事神而侍祠之官止以朝服豈禮之稱哉古者齋祭且猶異冠而况人神之異禮朝祭之異事乎則百官雖不執事不當以朝服侍祠至於景靈宮分獻官皆服朝服尤為失禮伏請親祠郊廟景靈宮除導賀贊引扶侍宿衛之官其侍祠及分獻者並服祭服如所考制度修製五冕及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禮曰天子玄冕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群小祀則玄冕注群小祀林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孔穎達謂此據地之小祀以血祭社稷為中祀埋沉以下

為小祀也若天之小祀則司命司中風師雨師鄭雖不言義可知矣國朝祀儀祭社稷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皆服袞冕其蜡禮祭先蠶五龍亦如之祭司命戶竈門厲行皆服鷩冕壽星靈星司中司寒中霤馬祭皆服毳冕皆非是今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則諸臣攝事自當從王所祭之服伏請依周禮凡祀四望山川則以毳冕祭社稷五祀則以絺冕朝日夕月風師雨師司命司中則以玄冕若七祀蜡祭百神先蠶五龍靈星壽星司寒馬祭蓋皆群小祀之比當服玄冕從之文獻通考神宗元豐元年詳定官言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唐開元禮開寶通禮皇帝詣行宮及大次並服袞冕出次則改服大裘冕臨燔柴則脫袞服裘今赴行宮則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則服靴袍臨祭則以袞冕有戾於古請從唐制詔下參議禮官戚謂大裘之制本以尚質而後世度文今參考舊說大裘冕無旒廣八寸長尺有六寸前圓低寸二分而後方玄表朱裏以繒為之而以黑羔皮為裘以黑繒為領袖當暑則請從梁陸瑋議以黑繒為裘及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為緣帝以去古遠不經見使之審定而詳定官陸佃以為冕服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則大裘與袞同冕先儒或謂周祀天地皆服大裘而大裘之冕

無旒非是蓋古者裘不徒服其上必有衣故曰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謂服裘而以袞襲之此冬祀之服也夏祀亦將衣裘乎周官曰九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明夏必不衣裘也今欲冬至禋祀昊天上帝服裘被袞其餘祀天神地祇並服袞去裘其後禮部亦言經有大裘而無其制隋唐猶可考隋制以黑羔皮黑繒為領袖及裏緣袂可運肘緣可蔽膝請命有司改制詳定所又言國朝以白珠為旒蓋沿漢舊而其冕廣長之度自唐以來率意為之景祐中以叔孫通漢禮器制度為法又言古者皆以冕為祭服未有朝服而助祭者百官不執事者皆服常袍衫玄以從此禮之失也宋齊王公平冕九旒卿七旒梁隋則五等諸侯平冕九旒卿大夫五旒唐開元略具五冕而百官各以品服之宋會要神宗元豐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禮記曰三公一命袞則三公當服鷩冕詩曰毳衣如菼則上大夫卿當服毳冕周禮典命曰公之孤四命又曰王之大夫四命其衣服各視其命之數公之孤其服自絺冕而下則王之大夫當服絺冕諸侯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王之士當服玄冕所謂周人冕而祭也司服曰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此諸侯之臣助祭服也然而不著王朝公卿大夫之服者蓋

舉下以見上可比義而知也本朝官名雖與古不同以唐六典考之吏部尚書注曰周之天官卿也侍郎注曰周之小宰中大夫員外郎注曰周太宰屬官上士也今約之六典參以本朝班序伏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選人服爵弁從之惟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皆服玄冕無旒宇文紹奕燕語考異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鞾袍至大次臨祭始更服袞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袞冕蓋先袞而後裘因請更制大裘以袞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官禮記所載相抵捂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麑裘所謂大裘不裼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裏也蓋中裘而表袞乃請服大裘被以袞遂為定制大裘黑羔皮為之而緣以黑繒乃唐制也宋史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言舊制大禮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餘服朝服至元豐七年呂升卿始有行事及陪祀官並服祭服之議今欲令行事執事官並服祭服其贊引行事禮儀使太常卿太常博士閤門使樞密院官進接圭殿中監止供奉

皇帝其陪位官止導駕押衙及主事務并他處行事官仍服朝服從之宋會要徽宗大觀元年七月十六日議禮局劄子竊以國家祈報社稷崇奉先聖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上丁社日行事然太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豈非因習日久而未知所以建明歟乞詔有司降祭服于州郡俾凡祭祀獻官祝禮各服其服如允所奏乞降付本局討論典禮具合頒名件詔以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製弊則聽其改造庶簡而易成文獻通考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太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則用常服乞降祭服詔頒制度於州郡然未明製造至政和間始詔州縣冠服形製詭異令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司製造以給州縣　大觀二年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紅鞓犀帶不佩魚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服皆玄衣纁裳以象天地之色裳之飾有藻粉米黼黻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今祭服上衣以青其繡以裳者藻及粉米皆五色圖花繡之而黼用藍黻用碧與黃且虎蜼共一章粉米共一章今皆異章而畫不應古制請下有司製五冕之服章（袞冕之章九衣繪龍山華蟲火虎蜼裳繡藻粉米黼黻鷩冕之章七衣繪華蟲火虎蜼裳繡藻粉米黼黻毳冕之章五衣畫虎蜼藻粉米裳繡黼黻）絺冕之章三（衣繪粉米裳繡黼黻）元冕衣無章裳刺黻其爵弁則緇衣纁裳從之詳定議注所言按周以上祭服無紱而有屨胡周官司服之職悉不著紱自祭及西漢類色用武之時朝祭服皆佩紱東漢大祭祀王佩絇屨以行事惟朝尚佩紱晉制服紱以木代之謂之班紱東齊謂之象紱今冬正大朝會若服三代之冕服而用三代之禮則去紱可也若服秦漢之服而用秦漢之禮則存紱可也然文武異容佩紱之制不當施於朝事又周禮以不脫屨為恭以脫屨為相親今冬正朝會若用周禮則服當無紱若襲秦漢之故又恐佩紱而趨朝脫屨而示恭與三代禮意不合其冬正朝會乞約用周禮不服紱不脫屨舄從之而禮文所亦言儀禮尸坐不脫屨鄭氏以為侍神不敢惰又古者朝服不佩紱始加之後漢祭服亦不佩紱紱者武備服以事神於義無取今祭祀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紱尤為失禮於是又去景靈宮太廟南郊儀註及熙寧祀儀內解紱脫舄屨之節又言古者諸侯及群臣助祭本執玉帛羔鴈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古也說者以為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群臣冕服助祭執笏當事則搢笏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政和五禮新儀大觀二年五月十日尚書省劄子宣德郎試

起居舍人充議禮局檢討官俞㮚劄子臣聞時異事異古今不同然制度不可不循古者祭服是也且玄以象道纁以象事故凡冕皆玄衣纁裳今太常寺祭服則衣色青矣前三幅以象陽後四幅以象陰故裳制不相連屬今之裳則為六幅而不殊矣冕玄表而朱裏今乃青羅為覆以金銀飾之佩用綬以貫玉今既有玉佩矣又有錦綬以銀銅二鐶飾之以至宗彝宗廟之彝也乃為虎蜼之狀而不作虎彝蜼彝粉米散利以養人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圖花為藉其餘不合古者甚多蓋後世諸儒論議失真故沿襲至今未之改作恭惟陛下天縱聰明灼見妙理建官設屬俾討論禮制而臣愚以謂禮莫重於祭祭服所以事神者也又安可以不正哉臣欲乞降下禮局俾博考古制畫太常寺及古者祭服樣二本進呈至於損益裁成伏乞斷自聖學取進止大觀二年五月初九日奉御筆先王有祭服朝服燕服之異禮廢久矣制度沿襲悉不如古因時制宜可以義起衣服制度方在所議可依所奏令議禮局詳議以聞　本局劄子臣等竊以國家祈報社稷崇奉先聖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上丁社日行事然太社太學獻官祀禮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豈非因習日久而未知所以建明歟仰惟陛下若稽前王紹述先志百度修明禮樂備舉太平之功

千載一時。今大晟新樂。推行京轄節鎮。而祭服未能如古。臣等竊惑之。欲望聖明。揆自獨斷。命有司降祭服于州郡。俾凡祭祀獻官祝禮。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以補禮文之缺。以竦動士民之觀聽。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稱臣等。伏觀雅樂頒降四輔并節鎮。今來祭服。欲乞先頒授雅樂去處。其餘州郡。候頒樂日逐施行。如允所奏。即乞降付本局。討論典禮。具合頒名件。取稟聖裁。大觀元年七月十六日。奉御筆。可依所奏。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製。辦則聽其改造。庶簡而易成。宋史大觀四年。議禮局官宇文粹中。議改衣服制度曰。凡冕皆玄衣纁裳。衣則繪而章數皆奇。裳則繡而章數皆偶。陰陽之義也。今衣用深青非是。欲乞視冕之等。衣色用玄裳色用纁。以應典禮。古者蔽前而已。芾存此象。以韋為之。本今蔽膝自一品以下。並以緋羅為表緣。緋絹為裏。無複上下廣狹。及會紕紃之制。又有山火龍章。案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商火。周龍章韍者。乃韍冕之韍。非赤芾之芾也。且芾在下體。與裳同用。而山龍火者。衣之章也。周既繢於上衣。不應又繢於芾。請改芾制。去山龍火章。以破諸儒之惑。又祭服有革帶。今不用皮革。而通裹以緋羅。又以銅為飾。其綬或錦或毛。環或銀或銅。尤無經據。宜放古制除去。至佩玉中單赤舄之制。則全取元豐中詳定官

所議行之。粹中又上所編祭服制度曰。古者冕以木板為中。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玄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玄者升而辨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繒易布。故純儉。今郡臣冕版長一尺二寸。闊六寸二分。非古廣尺之制。以青羅為覆。以金塗銀稜為飾。非古玄表朱裏之制。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為等差。合采絲為繩。以貫玉為之繅。以一玉為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為差。今群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茸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為差之議。又獻官冕服。雖以擬侯之制。而一品服衮冕。臣竊以為非宜。元豐中禮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鷩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玄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玄冕無旒。臣竊謂依此參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鷩冕。蓋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也。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鷩冕八旒。毳冕六旒。絺冕四旒。玄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無旒。依元豐詔旨。參酌等降。為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采色之別。皆乞依古制施行。又案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為節。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群臣之服。自鷩服而下。分為三等。三都四輔為一等。初獻鷩冕八旒。經畧安撫鈐轄為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並玄冕二旒。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為一等。初獻絺冕四旒。亞終獻並玄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曰。今之紘組。仍綴兩繒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犀為簪。而不以玉笄。象笄並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從之。政和議禮局言。大觀中所上群臣祭服制度。已依所奏修定。乞付有司。依圖畫製造。既又上群臣祭服之制。正一品九旒冕。金塗銀稜。有額花犀簪。青衣畫降龍。朱裳蔽膝。白羅中單。大帶革帶。玉佩錦綬。青絲網。玉環。朱襪履。革帶以金塗銀裝。綬以天下樂暈。親祠大禮使。亞獻終獻。太宰。少宰。左丞。每歲大祠宰臣。親王執政官。郡王充初獻服之。奏告官並依本品服。已下準此。從一品九旒冕。無額花。白綾中單。紅錦綬。銀環。金塗銀佩。餘如正一品服。親祠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尚書。太廟進受幣爵。奉宗室。每歲大祠捧俎官。大祠

中祠初獻官服之。二品七旒冕。角簪。青衣無降龍。餘如從一品服。親祠吏部侍中。殿中監。大司樂。光祿卿。讀冊官。太廟薦俎。贊進飲福。宗室七祀配享功臣。分獻官。每歲大祀。謂用宮架者。大司樂。大祠中祠。亞終獻。大祠禮官。小祠獻官。朔祭大常卿服之。三品五旒冕。毛綾綬。銅環。金塗銅革帶佩。餘如二品服。親祠舉冊官。大樂令。光祿丞。奉俎饌。薦豆簠簋官。分獻官。分獻壇壝從祀。太廟奉瓚盤。薦香燈。安奉神主。奉毛血槃。蕭蒿爐。肝膋豆。宗室每歲祭祀。大樂令。大中祠分獻官服之。無旒冕。素青衣。朱裳蔽膝。無佩綬。餘如三品服。奉禮協律郎。郊社令。太祝。太官令。親祠捧鼎官。進搏黍官。太廟供亞獻金斝。供七祀獻官。木爵官服之。五旒冕。紫檀綖衣。餘如三品服。監察御史服之。州郡祭服。三都初獻八旒冕。經畧安撫鈐轄初獻六旒冕。亞獻並二旒冕。終獻無旒。節鎮防團軍事。初獻四旒冕。亞終獻並無旒冕。中興之後。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為四等。一曰鷩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曰玄冕無旒。其義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為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節以八。以六。以四。從陰數也。宋會要政和二年八月十五日。顯謨閣待制前知襄州單州俞臬言。伏見祭祀之服。以圖冊下諸郡。未有明降朝旨製造。其社稷宣聖風。師。尚服。望早賜施行。從之。同日。尚書省

議禮局言與勘大觀四年四月八日被受御筆関所上禮書并祭服制度頒冕詳畫除改正外餘依所奏修定看詳待祠攝祭之服除五等諸侯服飾已得御筆依本司所奏乞更不製造外今具群臣冕服乞依已得御筆修定付有司依圖畫及看詳製造從之　政和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詔天下州縣歲祭社稷雷雨風師及釋奠文宣王冠服悉循其舊形制詭異在處不同可令禮制局造樣頒下轉運司令本司制造下諸州州下縣庶衣服不二以齊其民　十二月二十九日提舉利州路學事林晨言竊見建捿雅樂製為士服建捿之後雖大朝會用之而士服不常用今春秋兩學釋奠雖用士作樂衣服尚仍舊制臣愚欲乞春秋釋奠用士執樂陪位並服士服從之　八年十一月五日知永興軍席旦奏竊聞太學辟廱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諸生尚衣襴幞欲望下有司考議籍為圖式頒賜外郡禮制局狀今欲頒上件士服之式付之諸路學校凡作樂釋奠諸生皆服其服畫到已討論士服圖樣欲乞指揮下製造所每州造樣一副頒降依樣製造從之既而製造所每州造到頭冠角簪衣裳珠佩大帶銀帶履頒下　宣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令禮制局先自冠服討論以聞其冕服釋先改用履禮制局奏履有絇繶純綦請做古制皆隨服之色從之

十二月三日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絇履上飾也繶飾底也純緣也綦履帶也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為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從之仍自來年正月一日改用在外自三月一日　二十三日禮制局奏履隨其服色而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別詔文武官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繶並稱履從義郎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繶純並稱履　紹興四年五月國子監丞王普奏言臣嘗攷諸經傳具得冕服之制蓋王之三公八命鷩冕八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三章其章各四上士三命玄冕三旒中士再命玄冕二旒下士一命玄冕無旒衣皆無章裳黻視其命數自三而下其緣至笄衡紘紞瑱纊帶佩芾舄中衣皆有等差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失真多不如古夫後方而前圓後昂而前俛玄表而朱裏此冕之制也今則方圓俛仰殆於無辨且以青為表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玄其裳皆纁裳前三而後四幅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以六幅而不殊矣山以章也今則以隨火以圓也今則以銳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不為虎蜼彝粉米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為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為鞘佩有衡璜琚瑀衡牙而已乃加以雙滴而重鼓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別為錦綬而間以雙環以玉帶無紐約芾無肩頸舄無絇繶中衣無連裳臣伏讀國朝會要郊廟奉祀禮文祖宗以來屢嘗講究第以舊服無有存者欲乞因茲改作是正訛謬一從周制以合先聖之言尋禮部契勘奏言衣服之制或因時王而為之損益事雖變古要皆一時制作不無因革或考之先王而有繆戾者雖行之已久不應承誤襲非惟於改正按周官自上公服袞王之三公服鷩以至士服玄冕凡五等唐制自一品服袞冕九旒至五品服玄冕亦五等國家承唐之舊初有五旒之名其後去三公袞冕及絺冕但存七旒鷩冕五旒毳冕無旒玄冕凡三等而已袞服非三公所服去之可也乃併絺冕去之自尚書服毳冕以至光祿丞亦服焉貴賤無等此皆一時制作不無因革今合增鷩冕為八旒增毳冕為六旒復置絺冕為四旒并及無旒玄冕共四等庶幾稍合周制若冕之方圓低昂於無辨則制造之差也以青為表非不用玄也為玄而不至者也以緋為裳非不用纁也為纁而太過者也山止而靜者也今象其隨是得山之勢而不知其性圓而神者也今象其銳是得火之形而不得其神也至於宗彝粉米佩綬帶舄芾履之屬皆宜改正施行是時諸臣

奏請討論雖詳然終以承襲之久未能盡革也鷩冕八旒每旒八玉三采朱白蒼角笄青纊以三色紞垂之紘以紫羅屬於武衣以青黑羅三章華蟲火虎蜼彝裳以纁表羅裏繒七幅繡四章藻粉黼黻大帶中單佩以珉貫以藥珠綬以緋錦銀環紱上紕下純繪二章山火革帶緋羅表金塗銅裝鞶舄並如舊制宰相亞終獻大禮使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亞終獻明堂滌濯進玉爵酒亦如之毳冕六玉三采衣三章繪虎蜼彝藻粉米裳二章繡黼黻佩藥珠衡璜等以金塗銅帶紱繪以山革帶以金塗銅餘如鷩冕六部侍郎以上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進爵酒幣官奉幣官奉幣官受爵酒官薦俎官明堂受玉爵受玉幣奉徹籩豆進飲福酒徹俎祝腥贊引亞終獻禮儀使亞終獻爵并盥洗官四員並如之前二日奏告初獻社壇九宮壇分祭初獻亞獻亦如之希冕四玉二采朱綠衣一章繪粉米二章繡黼黻綬以皂綾銅環餘如毳冕光祿卿監察御史讀冊官舉冊官分獻官以上服之前期景靈宮太廟奏奉神主官明堂太府卿光祿卿沃水舉冊官讀冊官押樂太常卿東朶殿三員西朶殿二員東廊二十八員西廊二十五員南廊二十七員戟門祭獻官前二日奏告亞獻終獻官監察御史並如之社壇九宮壇分祭終獻官監察御史兵工部光祿卿丞亦如之玄

冕無旒。無佩綬。衣純黑無章。裳刺黼而已。鈒無刺繡。餘如絺冕。光祿丞。奉禮郎。協律郎。進搏黍官。太社令。良醞令。太官令。奉俎饌等官。供祠執事官。內侍以下服之。明堂光祿丞。奉禮郎。良醞令。太祝。搏黍官。宮架協律郎。登歌協律郎。奉御官。內侍供祠執事官。武臣。奉俎官。皷門祭奉禮郎。太祝令。太官令。社壇。九宮壇。分祭太社太稷。太官令。奉禮郎。並如之。蜡禮冕四旒。服蜡禮衣博士。御史服之。外州軍祭服鷩冕八旒。三都初獻服之。毳冕六旒。經畧安撫。鈐轄初獻服之。希冕四旒。經畧安撫。鈐轄亞獻服之。節鎮防團軍事初獻亦如之。玄冕無旒。節鎮防團軍事亞終獻服之。宋會要高宗紹興十六年。四月四日。上謂輔臣曰。比降下祭服。更令禮官考古。使可依式制造。庶將來奉祀不闕。今檢詳郊祀錄。皇帝祀天地神祇。則服大裘冕。按三禮義宗云。祭天所以用大裘者。是羊羔裘也。黑者。象天色玄。大者。擬覆燾含下。故服大裘以祀天也。冕者。勉也。所以勉人為高行。九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冕既大同。無以為別。故不謂冕為服。但取畫章之異。以為立名。故用服名冕。一六冕之旒數。若大裘冕即無旒。若袞冕。天子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上公即九旒。每旒五采就為之。每一寸安一玉。玉皆五色。先朱白蒼黃玄。諸侯即三采。夏商朱綠。皆周而復始。十二旒。旒各一尺二寸。用

玉二百八十八。若上公九旒。用玉百六十二。今觀旒玉純用一色。其數不與昔同。是二失也。今檢詳九享廟。謁廟。及遣上將征還飲至。則服袞冕。按自袞冕而下。服名冕者。皆是畫衣章之首。袞冕所以祭先王者。為服以龍為首。龍德神異。應時潛見。象王者有神異之德也。其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組為色如其綬。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鄭玄云。冕之旒。以藻紃貫玉為飾。因以名也。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一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垂齊肩也。五采者。依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以白。次以蒼。次以黃。次以玄。以五采正既貫徧。周而復始。此並周制也。至漢明帝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旋珠。與古異也。魏文帝好婦人飾。改珊瑚珠。至晉江左又改漢制。今用白珠之制。自漢始焉。大戴禮曰。冕而加旒。以蔽明也。隋牛弘云。請以采綖貫珠為旒。後只言采。不言五采。周禮袞冕九章。升龍於山。升火於宗彝。以五章畫於衣。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今衣上不見宗彝。又剩一藻文也。下四章繡於裳上。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今又無藻文。餘有三章。亦不絺繡。是三失也。今檢詳義纂云。周禮袞冕九章。尚龍。置於山上。謂之龍袞。鄭玄謂袞者卷也。龍能變化舒卷。因以名焉。以五采綜紃貫玉。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

十八也。秦除古制。皆服袀玄。漢明帝始采舊法。繫白玉珠為旒。以組為纓。黈纊塞耳。玄衣纁裳。十二章。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八章畫之於衣。藻。粉米。黼黻。四章繡之於裳。織成為之。褾領皆升龍為。唐制。白紗為中衣。以黼為領。冪加金飾。入廟踐祚。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及臨軒冊拜公王則服之。是承漢禮也。又周禮天子袞冕十有二旒。十有二就。就貫一玉。就間相去一寸。則旒長尺二寸。各用十二玉也。又按郊禮錄云。其服玄衣纁裳十二章。安易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韓康伯注云。上衣下裳。取乾坤之象。有上下也。釋名上服曰衣。衣者依也。下服曰裳。裳者障也。所以障蔽也。衣用玄者。象天色也。裳用纁者。法地色也。不法蒼黃之色者。凡衣服悉明其身有章彩文物。以蒼黃太質。故用玄纁耳。纁者。是朱之小別。故周禮鍾氏云。三入為纁。鄭注士冠禮云。朱則四入。是與纁同類也。十二章者。法天之大數。虞帝之服也。聖朝之制。法舜服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此八章。在衣。藻。粉米。黼黻。此四章在裳。裳衣褾領為升龍。皆織成為之。按三禮義宗曰。日。月。星辰。三章直畫。作其形。欲明王者。有光照之功。垂於下土。山亦畫山形。取其能興雲雨。膏潤萬物。象王者之澤沾于下也。龍亦畫龍形。取其變化無方。或潛或見。通顯王者之德。卷

舒有時。應機布道。華蟲者。畫作鷩雉之體。有文飾。故謂之華。象其雉身被五色。有炳蔚之姿。似王者體合五常。兼文明之性。宗彝者。畫虎蜼於宗廟之器為飾。因而名之。象虎蜼以剛猛制物。王者亦以威武定亂也。藻畫其形。藻能逐水上下。似王者之德日新也。火。粉米。亦直畫其形。粉絮白故以名之。米者。人恃之以生。王者亦物之所賴以理也。黼畫斧形。象王者能斷割。臨事能決之也。黻者兩己相背。明民見善改惡也。此皆聖人法象之意。周則畫九章。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故也。按古禮皆衣畫裳繡。法陰陽之義。衣數則奇。裳數則偶。今聖朝制令。上八下四。皆以偶而言。又王服自袞冕以下。皆織成而為之。是王者相變也。龍山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十二。按禮圖凡章文。參錯滿衣裳而已。不拘其數。崔靈恩云。各畫十二。亦取則天之大數。一鷩冕七章。畫三章於衣。繡四章於裳。毳冕五章。畫三章於衣。繡二章於裳。絺冕上下皆繡黻而已。今等級不同。是四失也。又檢詳郊祀云。鷩冕八旒。其服七章。華蟲。火。宗彝。此三章在衣。藻。粉米。黼黻。此四章在裳。按三禮義宗云。雉言鷩者。以為禽鳥體卑。義不足取。故文采章著者以為稱也。祭先公者鷩冕。以雉為首。雉有耿介之志。象先公有賢才。能守節度也。故左傳云。聖達節。次守節。餘同袞冕。毳冕七旒。其

服五章宗彝藻粉米三章在衣黼黻二章在裳按三禮義宗云九章服之中唯有龍雉虎蜼並是禽獸龍能變化其體可尊故不隱其名鷩及虎蜼嫌其體卑故沒其正體所以龍雉各自為章者龍為神化雉為文明神化文明理皆是陽虎蜼山林之獸義皆是陰故龍雉各一而成章虎蜼合兩而為體故於陰陽之義也以毳冕祭四望者四望是五岳四瀆之神虎蜼是山林所生故服以明象也然周禮之祭服止於六冕所祭之神其類甚多但使理通便皆同用虎蜼非水物山川氣通故俱用毳冕明有同氣之理餘同鷩冕絺冕六旒其服三章粉米一章在衣黼黻二章在裳按三禮義宗云粉米一章刺於衣黼黻二章繡於裳也祭社稷五祀者絺冕以粉米為首社稷者土穀之神此米由之而成故服之以象其功也五祀者古之五宮之神能平五官之政皆有水土之功故亦同服也所以獨衣刺者凡畫繢之法以衆色而成一色則不足以成畫故宜直刺而已又此服是臣服之首不畫衣以下於君是無陽之義也今皆織成焉是名存而制異也餘同毳冕五旒其衣無章唯裳刺黼一章按三禮義宗云祭群小祀本百物之神其形雖可偏擬故但取兩已相背以明其異餘同絺冕一韠韍未依制度按玉藻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又明堂云有虞氏之韍夏后氏以山商人以火周人以龍章注云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以山士韎韋而已今制畫粉米黼黻是五失也今撿詳義纂韠與韍何殊禮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注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其廣同矣皆執事者韠其裳前示恭謹也於朝服謂之韠於冕服謂之蔽膝朝祭異名其實一也又按五禮精義問蔽膝對曰皆從裳色三品已上山火二章四品一章五品無章玉藻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玄云此玄端服之韠也韠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若祭服皆玄上纁下故云一命緼韍再命已上赤韍也又大帶制度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下辟今覩等級不當是六失也今撿詳義纂云大帶何施禮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裨細約用組鄭玄云裨緣飾也以素為帶以朱為裏紕其外者上以朱下以綠則帶身在腰及垂皆飾之是以謂之終裨其制博四寸紐帶之交結處也約結其帶也執事者以黼黻裳前示恭謹之道天子之黼以韋直方四角無圜殺上闊一尺象天下闊二尺象地數二也長三尺象三才也唐禮以繒為之朱質畫龍山火三章為飾以備三代之法也請按古今沿革特行改正詔付有司依理

并禮院撿討名件制度改正務合先王禮意遼史黃帝始制冕冠章服後王以祀以祭以享唐收殷冔周弁以朝冠端以居所以別尊卑辨儀物也歷後唐以冕冠青衣為祭服通天絳袍為朝服平巾幘袍襴為常服大同元年正月朔太宗皇帝入晉備法駕受文武百官賀于汴京崇元殿自是日以為常是年北歸唐晉文物遼則用之左右采訂摭其常用者存諸篇

祭服終遼之世郊丘不建大裘冕服不書

袞冕祭祀宗廟遼上將出征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若元日受朝則服之金飾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龍華蟲火山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為升龍織成文各為六等龍山以下每章一行行十二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黻革帶大帶紛祭服遼國以祭山為大禮服飾尤盛

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白綾袍紅帶懸魚三山紅垂飾犀玉刀錯絡縫烏鞾小祀皇帝硬帽紅克絲龜文袍皇后戴紅帕服絡縫紅袍縣玉佩雙同心帕絡縫烏鞾金史輿服志

臣下祭服其用青衣朱裳白襪朱履

祭服皇統七年太常寺言太廟成後奉安神主祫享行禮凡行事執事助祭陪位官准古典當服袞冕九章畫降龍隨品各有等差通典云虞夏殷並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於裳周升三辰於旂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作九章之服山龍華蟲火宗彝繪於衣藻粉米黼黻繡於裳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又後魏帝服袞冕與祭者皆朝服又開元禮一品服九章又五禮新儀正一品服九旒冕犀簪青衣畫降龍今汴京舊禮直官言自宣和二年已後一品祭服七旒冕大袖無龍唐雖服九章服當時司禮少常伯孫茂道言諸臣之章雖殊然飾龍名袞尊卑相亂請三公服鷩冕八章為宜臣等竊謂歷代衣服之制不同若從後魏則止服朝服或用宋服則為七章若遵唐九章則有飾龍名袞尊卑相亂之譏尚書省乃奏用後魏故事止用燕京大冊禮時所服朝服以祭大定三年八月詔遵皇統制攝官則朝服散官則公服以皇太子為亞獻服袞冕十四年用唐制若祭遇雨雪則服常服謂今之公服也泰和元年八月禮官言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別是以袞冕十二旒玄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絳紗袍紅羅裳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袞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群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尚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物冕

旒畫章然君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袞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豎筆其服用青衣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別上曰朝祭之服固宜分也元史三獻官及司徒大禮使祭服籠巾貂蟬冠五青羅服五（領袖襴俱用皁綾）紅羅裙五（皁綾為襴）紅羅蔽膝五（其羅花樣俱係牡丹）白紗中單五（黃綾帶紅組）金綬紳五（紅組金鐶綬曰納石失各佩玉環二）象笏五銀束帶五玉佩五白羅方心曲領五赤革履五對白綾襪五對　助奠以下諸執事官冠服貂蟬冠獬豸冠七梁冠六梁冠五梁冠四梁冠三梁冠二梁冠二百青羅服二百（領袖襴俱用皁綾）紅綾裙二百（皁綾為襴）紅羅蔽膝二百紫羅公服二百（用梅花羅）白紗中單二百（黃綾帶）織金綬紳二百（紅一百九十八青二）（各佩銅環二）銅束帶二百白羅方心曲領二百銅佩二百展角幞頭二百塗金荔枝帶三十烏角帶一百七十皁鞾二百對赤革履二百對白綾襪二百對象笏三十銀杏木笏一百七十九獻官諸執事行禮俱衣法服惟監察御史二冠獬豸服青綾凡迎香讀祝及祀日遇陰雨俱衣紫羅公服六品以下皆得借紫　都監庫祠祭局儀鸞局神廚局頭目長行人

等交角幞頭五十窄袖紫羅服五十塗金束帶五十皁鞾五十對　初憲宗壬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成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于麗正門外丙地命獻官以下諸執事各具公服行禮是時大都未有郊壇大禮用公服自此始九年冬至祭享用冠服依宗廟見用者製其後節次祭祀或合祀天地增配位從祀獻攝職事續置冠服於法服庫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至大間太常博士李之紹王天祐疏陳親祀冕無旒服大裘而加袞裘以黑羔皮為之臣下從祀冠服歷代所尚其制不同集議得依宗廟見用冠服制度　社稷祭服青羅袍一百二十三白紗中單一百二十三紅梅花羅裙一百二十三藍織錦銅環綬紳二紅織錦銅環綬紳一百一十七紅織錦玉環綬紳四紅梅花羅蔽膝一百二十三革履一百三十三白綾襪一百二十三白羅方心曲領一百二十三黃綾帶一百二十三佩一百二十三銅珩璜者一百一十九玉珩璜者四藍素紵絲帶一百二十三銀帶四銅帶一百一十九冠一百二十三水角簪金梁冠一百七紗冠一十獬豸冠二籠巾紗冠四木笏一百二十三紫羅公服一百二十三黑漆幞頭一百二十三展角全二色羅插領一百二十三鍍金銅荔枝帶一十角帶一百一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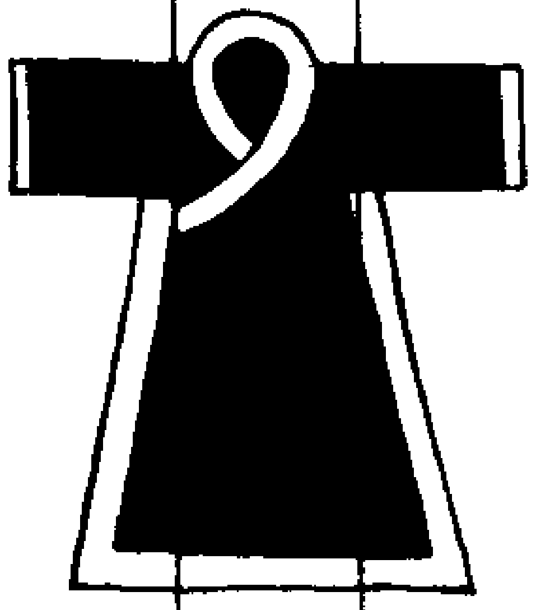
象笏一十三枝木笏一百一十枝黃絹單袍複一百二十三紫紵絲抹口青氊襪一百一十三皁鞾一百二十三窄紫羅衫三十黑漆幞頭三十銅束帶三十黃絹單包複三十皁鞾三十紫紵絲抹口青氊襪三十　宣聖廟祭服獻官法服七梁冠三（簪全）鵶青袍三絨錦綬紳三（各帶青絨網并銅環二）方心曲領三藍結帶三銅佩三紅羅裙三白絹中單三紅羅蔽膝三革履三（白絹襪全）執事儒服軟角唐巾白襴插領黃鞓角帶皁鞾各九十有八曲阜祭服連蟬冠四十有三七梁冠三五梁冠三十有六三梁冠四皁紵絲鞋三十有六緉舒角幞頭二軟角唐巾四十角簪四十有三冠纓四十有三副（凡八十有六條）象牙笏七木笏三十有八玉佩七（凡十有四繫）銅佩三十有六（凡七十有二繫）帶八十有五藍鞓帶七紅鞓帶三十有六烏角帶二黃鞓帶烏角偏帶四十大紅金綬結帶七（上用玉環十有四）青羅大袖夾衣七紫羅公服二褐羅大袖衣三十有六白羅衫四十白絹中單三十有六白紗中單七大紅羅夾蔽膝七大紅夾裳緋紅羅夾蔽膝三十有六緋紅夾裳四黃羅夾裳三十有六黃羅大帶七白羅方心曲領七紅羅綬帶七黃絹大帶三十有六皁鞾白羊毳襪各四十有二對大紅羅鞋七緉白絹夾襪四十有三緉析津志延祐七年十二月七日八思吉

斯奉旨命省部創製三獻禮儀使大禮使近侍官法服下博士麗熙擬三獻官及大禮使通五員籠巾貂蟬冠五青羅服五領緣袖襴俱用白綾紅羅裙五皁綾為襴紅羅蔽膝五其羅牡丹花紋白紗中單五黃綾帶五紅錦綬紳五佩玉環各二象笏五銀束帶五玉玎璫五副白羅方心曲領五赤革履白綾襪各五緉禮儀使四員貂蟬冠青羅服紅羅展紅羅蔽膝白紗中單黃綾帶紅錦綬紳象笏銀束帶玉玎璫白羅方心曲領赤革履白綾襪皆四近侍官八員服制並同惟玎璫用青玉餘載三署法物庫職掌至元十二年十一月議擬皇太子為亞獻其終獻法服冠冕如一品服貂蟬籠巾七梁額花冠貂鼠立筆銀立筆犀簪佩劍緋羅大袖一緋羅裙一緋羅蔽膝一緋白大一帶錦玉環綬一白羅方心曲領一白紗中單一銀合勒帛一玉珠佩二金鍍革帶一烏皮履一緉白綾襪一緉廣陵續志嘉定祭服記　廣陵兩淮都會屢經兵燼文物廢闕春秋釋菜士子止以韋布行事嘉定戊辰方充員學官念儀禮之未稱非所以嚴通祀乃謀及士友相與講求制度考之政和新禮淳熙祀式訪之裁郡互相訂證以養士之贏製士服二十有八襲冠用介幘帶用間色正綠之服以緋絹寬衫其餘執事衣若裳以白絹青領緣若佩若履皆仿古制己巳二月上丁通用

初服緇緇濟濟以承祭祀亦庶可以肅威儀備闕典雖然記不云乎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是則備服以臨祭豈徒美觀瞻而固將整齊此心收聚誠意以交于神明學者苟能充之居處而恭執事而敬惕然戒懼常若有洋洋在其左右者則進德脩業之基立矣此制度禮文之外所當察者故并及之清明日臺江彭方記曲臺奏議舉攝獻官行事給祭服應祭祀郊廟行禮差攝行事官品從下攝上者其衣服合從高給今伏見所司相承只以見居官品給其朝服誠失崇敬之道伏乞睿慈宣下所司依儀施行

齊服

玄端素端陳祥道禮書



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記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又曰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又曰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荀卿曰玄端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蓋太古之齊冠以緇後世齊冠以玄天子齊則玄冕玄端所謂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是也諸侯而下則玄冠玄端所謂玄冠丹組纓是也鄭氏謂玄端素端士之齊服蓋以司服所言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之文在士服之下故誤為之說也諸侯之齊於婚以天子之玄冕攝盛故也然諸侯與士之於祭祀其齊則同故皆玄冠以一其誠其分則異故殊組纓以辨其首天子諸侯大夫齊祭異服天子於群小祀齊祭同冕不同服士齊祭則一於冠玄端而已鄭氏曰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再三命而下齊祭雖同冠而不同纓其玄冠蓋與朝服之冠同其所異者組纓而已丹者正陽之色諸侯以為組纓以其純於德故也綦者陰陽之雜士以為組纓以其未純於德故也綦蒼艾色也詩以綦巾為女巾書與詩以騏弁為士弁禮以綦組綬為世子之佩則綦皆卑者之飾也儀禮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鄭氏謂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於義或然然齊之飾不特如此而已其明衣布其緇爵其佩繢紿其車蕉帶綦帶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玄端齊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或以事親或以擯相或既冠則服之以見卿大夫鄉先生凡書傳所謂委貌者即此玄端委貌也如晉侯端委以入武宮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臨諸侯晏平仲端委以立于虎門之外是也則玄端之所用為尤多矣朱子曰不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以服為皮弁冕服其說恐是蓋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是思過半矣且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是天子朝服諸侯助祭於天子則服冕服自祭於其廟則服玄冕大夫助祭於諸侯則服玄冕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又如天子常服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無旒之冕也諸侯常朝則服朝服玄衣素裳朔旦則服皮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後玄黃庶人深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瑞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士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二　一屋

服

公服

事物紀原王沂公筆錄曰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緋綠唐武德貞觀時猶爾開元之後稍裒博矣舊制冬亦罩宋易單製太祖討詰有司以前代之典上特命改製今有夫服自此始之通典曰宇文護始袍加下襴遂為後制即今公服之制也此蓋原矣戴陽宗旨吉令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無之而不加綠春制如令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衿皆未嘗上領也令之上領公服乃夷狄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為九品之別本非先王法服亦非當時朝祭正服今雜用之亦以其便於事而不能改耳若準朝服祭服之法參取唐公服之制以為便服亦庶幾乎北史魏本紀文帝太和十年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隋書禮儀志　百官朝服公服皆執手板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朝服緩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七品已上文官朝服皆簪白筆正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職並不簪朝服冠幘各一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袖皂襈革帶曲領方心蔽膝白筆舄襪兩綬劍佩簪導鉤䚢為具服七品已上服也公服冠幘紗單衣深衣革帶假帶履襪鉤䚢謂之從省服八品已下流外四品已上服也絳褠衣公服（褠衣即單衣之不垂胡也袖狹形直如褠內餘同從省）流外五品已下九品已上服之新唐書車服志從省服者五品以上公事朔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也亦曰公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鉤䚢假帶方心襪履紛鞶囊雙佩烏皮履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雙佩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之婚假絳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爵弁庶人婚假絳公服公服者皇太子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之服也遠遊冠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金鉤䚢假帶瑜玉雙佩方心紛金縷鞶囊紛長六尺四寸廣三寸四分色如大綬又曰公服者常供奉之服也去中單蔽膝大帶九品以上大事常供奉亦如之　百官公服舊制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綠九品青元豐之制去青不用階官至四品服紫至六品服緋皆象笏佩魚九品以上則服綠以木為笏上拄下方武臣內侍皆服紫而不佩魚假版官及伎術若公人之入品

者並聽服緋綠官應品而服色未易與品未及而已易者或以年格或以特恩治平四年京朝官衣緋綠十五年熙寧元年見任陞朝官衣綠正郎以上衣緋三十年並改服色此特恩也又令臣僚審奉使北朝及接押伴使人遇到闕起居赴宴會借服者聽服入朝王文正公筆錄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今百執事由常趨而止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皇帝在位詳其方冬而賜單衣詔諸有司對以蓮用已久蓋前之闕典上於是特命改制今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宋會要公服唐制謂之常服色同袴褶曲領無胡加欄折上巾今常服之太宗雍熙初郊祀慶成始許升朝官服緋綠二十年者敘賜緋紫真宗登極京朝官亦聽敘後東封西祀赦書京朝官並以十五年為限仁宗英宗神宗登極亦如例其特恩賜紫衣犀帶緋衣塗金寶鞢帶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二月八日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衣緋綠者並借紫知防禦團練刺史州衣綠者借緋衣緋者借紫其為通判知軍監止借緋後江淮發運使同轉運提點刑獄同知刺史州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定車服制度禮部式三品已上服紫五品已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流外官及庶人並衣黃參詳除服青服黃久已寢廢自今流外官及貢舉人庶人許通服皂衣白袍從之真宗景德三年六月十三日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皂衣違者論其罪內職亦許服窄袍仁宗明道二年十月九日詔審刑院詳議官省府推判官羣牧判官舊例合賜緋者造謝日閤門取旨景祐元年六月十二日詔軍使曾任通判者借緋曾任知州者借紫慶曆元年二月二十八日龍圖閣直學士任布言欲望自今贈官至正郎者其畫像許服緋至卿監許服紫從之七年五月十一日侍御史吳鼎臣言武班及諸職司人吏曾因親喪出入禁門甚有纍素紗幞頭者殊失肅下尊上之體欲乞文武兩班除以官品起復許纍素紗外其餘臣僚并諸職司人吏雖有親喪服未除並須光紗加首不得更纍素紗詔送太常禮院而禮官言準令文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在朝參處常服各依品服惟色以淺無金玉飾在家者依其服制其被起者及朞喪以下居式假者衣冠朝集皆聽不預今鼎臣所奏有礙令文詔依所定如遇筵宴其服淺色素紗人吏不令祗應嘉祐三年三月十三日詔自後知雜御史衣綠者皆謝日閤門取旨紹興五年閏二月十九日右奉議郎高與時言切見去歲九月明堂恩宣教郎以下父母年九十以上與官封與時

父世長年九十五先已敘封宣教郎致仕乞將前項恩上與父改換五品服色特從之紹興三十二年（孝宗以即位未改元）六月十三日赦應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並與改轉服色二十九日詔今後無出身人自年二十係令出官服綠日起理服緋人亦自年二十服緋日起理有出身人自賜出身日起理內除豁丁憂年月日不理外歷任無贓濫私罪至徒過犯至赦前及十五年依赦改轉施行殿中侍御史張震奏今日之弊在於人有僥倖之心能革其俗而後天下可治且改轉服色常赦自陞朝官已上服綠大夫以上服緋淮事及二十年方得改賜今赦自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便與改轉比之常赦不唯年限已減而又官品猥絕蓋已為異恩矣今竊聞省部欲自補官日便理歲月即是嬰孩授命年纔十五者今遽服緋而貴近之子或初年賜緋年纔及冠者今遂賜紫朱紫紛然不亦濫乎竊聞靖康建炎恩赦亦不曾以補官日始若始於出官之日頗為折衷蓋比之莊事減已而比之初補粗為有節乞下吏禮部參酌施行禮部看詳奏聞故有是命[illegible]　六月十八日詔少傅保康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大寧郡王吳益、韋淵例賜花羅公服許服着赴朝參乾道四年正月十一日詔太學上舍生黃倫釋褐特與補左承務郎依唱名例給賜袍笏於國子監敦化堂祗受自後釋褐並如之　九年十二月十日詔太學上舍鄭鑑釋褐補左承務郎候太學錄有闕日取旨差下祗候庫依唱名例給賜袍笏令於國子監敦化堂祗受（以上乾道會要）乾道四年十二月十三日詔大尉保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鄭藻賜花羅公服許令着赴朝參　嘉祐三年詔三品轉運使朝辭上殿日與賜章服諸路轉運使候及十年即與賜章服徽宗重和元年詔禮制局自冠服討論以聞其見服釋先改用履禮制局奏履有絇繶純綦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為之其絇繶純綦並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詔以明年正旦改用禮制局又言履隨其服色武臣服色一等當議差別詔文武官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郎武功郎以下去繶並稱履從義郎宣教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去繶純並稱履當時議者以釋不常用之中國實釋氏之漸云中興仍元豐之制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緋九品以上綠服緋紫者必佩魚謂之章服非官至本品不以假人若官卑而職高則特許者有三自庶官遷六部侍郎自庶官為待制或出為奉使者是也又有以年勞而賜者有品未及而借者升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從事至今日以前及二十年歷任無過者許磨勘改

授章服。此賜者也。或為通判者許借緋。為知州監司者許借紫。任滿還朝仍服本品。此借者也。又有出於恩賜者焉。紹興十二年九月。以皇太后回鑾詔。承務郎以上服緋綠。蒞事至今日以前十七年者。並改轉服色。淳熙七年三月四日。詔新知明州范成大朝見。許服紫。排賜笏頭金帶。（以成大曾任參知事。今赴闕奏事。上禁黑帶佩金魚。有司取旨。故有是命。）九年九月十七日。詔趙伯圭除少保封郡王。仍賜玉帶。十年十月十六日。詔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名。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詔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可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許權繫紅鞓角帶。候回日依舊。十三年二月四日。詔新授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史浩賜玉帶。令繫赴朝參。淳熙十六年七月十一日。詔閤門宣贊舍人帶玉器械霍漢臣。昨在殿陛應奉日久。所有左藏庫元關借到金帶一條。特令就賜。（紹熙元年正月閤門宣贊舍人張進之。十月閤門宣贊舍人潘師俊。二年六月閤門宣贊舍人帶玉器械郭杵。並以應奉日久。亦有是賜。）十六日。詔成忠郎吳晛特除閤門祗候。令祗候庫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仍與家便差遣。紹熙二年正月一日。宰執進呈四川制置使京鏜因任上日。且與加寶文閣待制。令再任。特賜帶。嘉定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樞密院劄

子。勘會已降指揮。鎮江軍統制馮擶盧彥。各特賜金腰帶一條。許令服繫所合具申。取自指揮。詔令左藏封樁庫證應取撥給付。四年三月十五日。樞密院奏。檢會已降指揮。鎮江都統司統制官盧彥。特賜金束帶一條。詔令封樁庫於見管金束帶內支撥給賜。七年二月十一日。樞密院奏。勘會鎮江都統司統制蔣世顯赴都堂稟覆職事訖。詔蔣世顯特改差楚州駐劄御前武鋒軍統制填見闕。特賜金束帶一條。許令服繫。仍於封樁庫日下支給盤纏錢二千貫。付蔣世顯起發歸司。疾速前去本州管幹軍馬。各具知稟申樞密院。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樞密院關檢會已降指揮節文。李全特賜金腰帶一條。許令服繫。詔令封樁庫日下取撥給賜。具知稟申樞密院。十二月二十六日。詔鄭莊孫昨任閤門看班祗候。曾於戶部關借金腰帶一條。可特與就賜。許令服繫。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奉直大夫直寶謨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趙不愧。詔以不愧行壽年高。中外屢更事任。自為司農卿。令已十二年。理宜優異。可特換授保康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賜金帶一條。許令服繫。悅生隨抄。判都省乃左右丞耳。昧者以為令僕之職。非也。一朝士五月起居衣緋紗公服。為臺司所糾。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請易之。詰云有何條例。答云不見舊例。只見至尊御此耳。乃易之。遼史儀衛志。國服。公服謂之展裹。著紫。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詔八房族巾幘。道宗清寧元年。詔非勳戚之後及夷離堇副使并承應有職事人。不帶巾。皇帝紫皂幅巾。紫窄袍。玉束帶。或衣紅襖。臣僚亦幅巾紫衣。　公服勘前儀問使。公服繫履。遼國嘗用公服矣。金史儀衛志。金初國制。凡朔望常朝日。置錦衣挐手百人。分立兩階。其儀都副點檢公服偏帶。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散搭花羅。謂無枝葉者。徑不過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麻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服色各以官品論。如五品官便可服五品服。如武臣至四品皆橫金。文臣則加魚。不待錫賜。而即自服焉。國王視朝服純紗幞頭。窄袖赭袍。玉匾帶。黃滿領。如遇祭祀冊封告廟。則加袞冕法服。平居閑暇。皂巾雜服。與士庶無別。太子服純紗幞頭。紫羅寬袖袍。象簡。玉帶。佩雙玉魚。王公服謂親王及三公服紫羅寬袖袍。紗製幞頭。象簡。玉帶。

佩玉魚。正一品謂左右丞相。左右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服紫羅袍。象簡。玉帶。佩金魚。從一品謂左右丞。左右參知政事。崇進。特進。樞密察院使。服紫羅袍。象簡。金帶。佩金魚。二品謂自金紫光祿大夫至榮祿大夫。服紫羅袍。象簡。御仙金帶。佩金魚。三品至四品謂文臣資德大夫至中大夫。武臣龍虎衛上將軍至定遠大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簡。荔枝金帶。文臣則加佩金魚。五品謂文臣中散大夫至朝列大夫。武臣廣威將軍至宣武將軍。並服紫羅袍。象笏。紅鞓烏犀帶。文臣則帶金。六品至七品謂文臣奉政大夫至儒林郎。武臣武功將軍至忠顯校尉。文臣則服緋。武臣則服紫。並象笏紅鞓烏犀帶。文臣佩銀魚。八品至九品謂文臣文林郎至將仕郎。武臣忠勇校尉至進義校尉。文臣則服綠。武臣則服紫。並象笏黑鞓角帶。司天太醫內侍教坊服。皆同文武官。惟不佩魚。應殿庭承應五品以下官。非入內不許金帶。入展紫入殿庭者。並許服紅鞓。不佩魚。又二品以上官。許兼服通犀帶。三品官若治事及見賓客。許兼服花犀帶。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並須裹帶。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皂。雨雪沾衣則從便。凡朝參主寶主符展紫。御仙花或太平花金束帶。近侍給使供御筆硯直長符寶吏紫襖子。塗金束帶。輪直則近侍給使並常服。則展紫閤門六尚

過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若宮中當直則服窄紫金帶。學士院官修起居注補闕拾遺秘書丞秘書郎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色帶。當直則窄紫金帶。東宮左右衛率僕正副僕丞典儀贊儀內直郎丞當直亦許服之。太子太師出入宮中則展紫。主東宮則展皂。三少則展紫。經世大典拔衣服令曰公服亦名從省服。唐輿服志曰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戎夷之制。爰至北齊有長帽短靴朱紫玄黃各任所好雖宴見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隋代帝王貴臣多服黃紋綾袍。大業元年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後貴賤異等用緋綠。武德初天子常服以黃袍衫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四年八月勅三品已上其色紫。五品已上其色朱。六品以上其色黃。貞觀四年詔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龍朔三年改青為碧。上元元年令四品服深緋。五品服淺緋。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文明元年八品改為碧。大和元年服青碧者許通服綠。又有賜緋賜紫及賞借之文。宋如其制。元典章至元二十四年閏二月樞密院咨准中書省劄付。來呈軍官服色。未見定到體例。具呈照詳事。為此送禮部與太常寺翰林國史院官一同議得。故太保相公老的每商量來未

准。文資官定例三等服色。軍官再行定奪。今改附諸國數年所據軍官擬合依隨朝官員。一體製造。具呈照詳事。都省准呈。除外可照會依例施行。

一公服俱右衽。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一品紫羅服大獨科花直徑五寸。二品紫羅服小獨科花直徑三寸。三品紫羅服散荅花。謂無枝葉。直徑二寸。四品五品紫羅服小雜花直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緋羅服小雜花直徑一寸。八品九品綠羅服無紋羅　提控都吏目公服至元九年中書禮部近據濮州申本州如遇拜接詔赦其提領案牘合無製造公服。乞照詳。省部議得諸路總管府并散府上中下州所設提領按牘都吏目俱係未入流品人員。難擬製造公服。如遇行禮權擬衣襴合羅窄衫黑角束帶舒腳幞頭呈奉中書省劄付准呈仍通行合屬依上施行。　禮生公服至元十年中書吏禮部河間路申為定奪禮生公服事。本部議得各路禮生不須刱設。擬合於見設司吏內不妨委差一名勾當。外據合穿公服比及通行定奪以來權擬穿茶合羅窄衫舒腳幞頭黑角束帶呈奉都堂鈞旨准呈。送本部行下照會施行。　典史公服大德七年十月二十一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該來咨江州路瑞昌縣典史范昇照得先准都省咨。未入流品人員權擬襴合羅窄衫烏角帶舒腳幞頭。即目各處典史擬於應得都吏目人員內選差。未審合無製造。咨請照驗。准此。送禮部呈議得在前司縣典史路府自行遷調。自今腹裏省部擬注。其江南者行省定奪。所據公服雖無通例。部緣臣下致敬之儀禮合嚴謹。如准製造相應。得此都省准擬咨請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巡檢公服大德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江西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大名路備開州濮陽縣申卜州鎮巡檢莫古歹牒。切見各處典史都吏目製造襴合羅窄衫烏角帶舒腳幞頭。在前司縣典史路府自行遷調。自今腹裏省部擬注。所據公服雖無通例。部緣臣下致敬之儀理合嚴謹。都省准擬照得都吏目即係祗受吏部劄付人員。畢職見受都省劄付充巡檢。合無一體製造公服相應。府司看詳巡檢之名品。係流外之職。所掌從九品印信。專以警捕盜賊。不為不重。合依前例准令製造相應。然係通例。乞明降。得此本部議得腹裏江南巡檢與院務倉庫官皆受省劄。行省劄付。吏部劄付。俱無公服。參詳比依提控案牘都吏目典史例製造相應。如蒙准呈。遍行以為通例。具呈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除巡檢公服依准製造外。據院務倉庫等官。近復定奪。咨請依上施行。大德十年六月。湖廣行省准中書省咨。四川省咨。重慶路備全州儒學申學正塗慶安呈。近蒙州官詣學行香。仰畢學諸儒置備唐巾襴帶。畢職尋思

今後春秋釋奠。天壽聖節行禮。諸儒各服唐巾襴帶。學正師儒之官。却以常服列班陪拜。似無楷則。有失觀瞻。照得吏目巡檢俱蒙上司定例製造服色。學正亦係省府設立人員。合無依上製造。府司看詳路府州學正亦受省劄人員。合無與巡檢案牘吏目典史一體製造服色。咨請定奪。得此送據禮部呈。參詳學正學錄教諭係師儒之職。俱受省部劄付。若與諸生同服。似失尊卑之序。合准所申一體製造相應。都省准呈施行。　至元十年二月。中書吏禮部承奉中書省判送大司農御史中丞兼領侍儀司呈。　至聖文宣王用王者之禮樂。御王者之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禮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祖禖。無非具公服執手板。行諸祀享之禮。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于阼階。況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禮儀者乎。釋老二家。與儒一例。彼皆貴冠緇衣以別其徒。獨彼孔門衣服混然。無以異於常人者。自今以往擬合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著公服。外據陪位諸儒。亦合衣襴帶冠唐巾以行釋菜之禮。似為相應。批奉都堂鈞旨。送吏部議得衣冠所以彰貴賤表誠敬。況國家大祀先聖先師。不必援釋老二家之例。凡預執事官員及

陪位諸儒自當謹儀禮以行其事參詳如唯侍儀司所呈似為相應乞賜遍行合屬春秋二丁除執事官已有各依品序製造公服外據陪位諸儒自備襴帶唐巾以行釋菜之禮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就牒翰林院議擬回准牒該照得貴部所擬是為相應呈奉都堂鈞旨送本部准呈施行十年三月吏部奉省判大司農御史中丞呈　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禮樂御王者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絕尊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春秋二丁除執事官已有各依品序制造公服外據陪位諸儒自備襴帶唐巾以行釋菜之禮牒翰林院議擬相應呈奉都堂鈞旨准呈行下合屬依上施行外今見建康路學祭祀陪位諸儒未嘗置備襴帶唐巾乞賜遍行各道一體施行本臺看詳自平江南以來凡遇春秋朔望釋奠諸儒各衣深衣執事陪位行之已久考之於古允協禮文南北士服宜從其使具呈照詳得此送據禮部呈議得釋奠　先聖禮尚誠敬除腹裹已有備行體制外有江南路分合合獻官與祭官自依品序各具公服執事齋郎人自衣襴帶冠唐巾行禮陪位諸儒如唯行臺所擬南北士服各從其使於禮為宜具呈照詳都省准　請依上施行雲麓漫抄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則直領而寬袖裳則裙秦漢始用令道士之服蓋張天師漢人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為袍上領下襴穿袖幞頭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來幞頭則長其脚袍則寬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亦古逢掖之衣老學庵續筆記今燕俗於公服下着二襜故軀幹夭矯便於乘馬或笑以為似一大撥然故事重吾輔臣賜公服衫袴外以紅繡直繫及三襜但不知其製何如耳聖賢言行故事宋安定先生胡瑗（于頤反）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科條謂教法條目纖細也悉詳盡也備完也具足也）視諸生如其父兄（先生以父兄之道自居）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諸學生以子弟之職事先生）為蘇湖二州教授（蘇州今平江湖州今嘉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未嘗衰慢）嚴師弟子之禮學徒千數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循循有序漸進也雅正也飭飾也人品有賢愚高下之不齊明先生以漸訓誘之使人人皆端正循飭）山堂考索　後世禮服固未能猝服先王之舊然且得華夷稍有辨別允倂令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晉五胡後遂相承襲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朱子語類錄今之公服皆古之戎服（古公服是法服朱衣是緣冠則三公用貂蟬御史用獬豸衣之上則係帶帶飾之類六七件）隋煬帝南遊命羣臣以戎服從大臣紫中緋小綠朱子語類問今公服起於何時曰隋煬帝游幸令羣臣皆以戎服從五品以上服紫七品以上服緋九品以上服綠只從此起遂為不易之制又問公服何故如許闊曰亦是積漸而然初不知所起嘗見唐人畫十八學士裹幞頭公服極窄畫裴晉公諸人則稍闊及畫晚唐王鐸輩則又闊相承至今又益闊也嘗見前輩說紹興初其人欲製公服呼針匠計料匠云少三尺許其人遂寄住都下製造及得之以示針匠匠曰此不中格式其不敢為也其人問其故曰但看袖必短據格式袖合與下襜齊至地不然則不可以入閤門彼時猶守得這此意思今亦不復存矣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以此為常服又別有朝服如進賢冠中單服之類其下又有省服服為常服今之公服即唐之省服也　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子諸侯各等差隋煬帝時始令百官戎服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今朝廷服色三等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以巡幸煩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服緋六品以下服綠他當時又自有朝服今亦自有朝服大祭祀時用之然不常以朝到臨祭時取用却一齊都破損了要整理又須大費一巡只得恁地包在那裏　論外任官展裹公服事狀　切念古人制作冠服蓋所以別上下而尊嚴也今者隨朝百官與隨路管民官上自宰相總府官下至簿尉其品從散官俸祿公田子孫廕敘等事槩皆備具獨公服展裹之禮未見施行合無照依舊例使各官自備冠服公廳展裹理事如此不惟見國家禮文有漸其於官府威儀定為尊崇

章服

資治通鑑隋高祖紀開皇二十年十一月戊子立晉王廣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太子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詔從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上以春秋為特進文王為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事物紀原唐車服志曰　高祖初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後改銅魚貴賤應召命隨身盛以袋唐職林志永徽二年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天授中改佩魚為龜神龍中依舊佩魚景雲敕文魚袋着紫者金裝着緋者銀裝）是時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開元中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謂之章服凡服飾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凡內外文武官有賞緋紫者若在軍

旅則服之。若因謁見臨時賜著滿一歲而鮮。其非緣使命。別勅借緋紫及魚袋者。終身以服。爲若授都督刺史。階未入五品。並聽著緋魚。離任則停之。唐會要章服品第　舊儀有朝服。亦名具服。二品已下。五品已上。陪祭朝享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已下。唯無劍珮綬。又有公服。亦名從省服。一品已下。五品已上。朔望朝謁。及見東宮則服之。六品已下。無紛鞶囊雙珮。又九品已上朔望朝參者。十月一日已後。二月三十日已前。並服袴褶。五品已上著珂傘。貞觀四年八月十四日詔曰。冠冕制度。已備令文。尋常服飾。未爲差等。是於三品已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婦人從夫之色。仍通服黃。至五年七月十一日。勅七品已上服龜甲雙巨十花綾。其色綠。九品已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至龍朔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孫茂道奏準舊令。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青。深青亂紫。非卑品所服。望請六品七品著綠。八品九品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服。非朝參處。聽服黃。從之。咸亨五年五月十日。勅如聞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於袍衫之內。著朱紫青綠等色短衫襖子。或於閭野公然露服。貴賤莫辨。有蠹彝倫。自今已後。衣服上下。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所司嚴加禁斷。上元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勅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其武官欲帶手巾算袋者亦聽。文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十三銙。四品服深緋。金帶十一銙。五品服淺緋。金帶十銙。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鍮石帶八銙。庶人服黃。銅鐵帶六銙。（前令九品已上朝參及視事。聽服黃。以洛陽縣尉柳延服黃夜行。爲部人所毆。上聞之。以章服錯亂。故以此詔申明之。朝參行列一切不得著黃）文明元年九月五日。詔八品已下舊服青者。並改爲碧。神龍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勅停京官六品已下著緋袴褶。令各依本品爲定。景雲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令內外官依上元元年勅。文武官咸帶七事。（謂佩刀刀子礪石契苾眞噦厥針筒火石袋等也）鞊鞢其腰帶。一品至五品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銀。八品九品並用鍮石。開元二年七月二十四日。勅百官所帶算袋等。每朔望參日著。外官衙日著。餘日停。其年七月二十五日。勅珠玉錦繡。既令禁斷。準式三品已上飾以玉。四品已上飾以金。五品已上飾以銀者。宜於腰帶及馬鐙酒杯杓依式。自外悉斷。內外官章服附　舊制。凡授都督刺史。階未及五品者。並聽著緋珮魚。離任則停之。若在軍賞緋紫魚袋者。在軍則服之。不在軍不在服限。若經叙錄。不合得者。在軍亦停之。開元三年四月。勅宰臣自朝廷出鎮。請朝官至侍御史已上者。即許兼奏章服。使爲久例。其年八月。詔駙馬都尉從五品階。自今已後。宜準令式。仍借紫金魚袋。（駙馬都尉借紫自此始也）四年二月二十三日。詔彰施服色。分別貴賤。苟容僭濫。有乖儀式。如聞內外官。絶無官者。許著緋。不以爲事。又軍將在陣。賞借緋紫。本是從戎缺胯之服。一得之後。遂別造長袍。遞相倣傚。又入蕃使別勅借緋紫者。使迴合停。自今已後。衙內宜專定殿中侍御史糾察。（天授二年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寧賜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也）八年二月二十日。勅都督刺史品卑者。借緋及魚袋。永爲常式。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緋紫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逾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數別。是何道理。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十九年六月。勅應諸服袴褶者。五品已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已下小綾。除幞頭外。不得服羅縠。及著獨窠繡綾。婦人服飾。各依夫子五等以上。諸親女婦及五品已上母妻通服紫。九品已上母妻通服朱。五品已上母妻衣腰襻褾緣。聽用錦繡。流外及庶人不得著紬綾羅縠。五色線靴履。其襴色衣不過十二破。渾色衣不得六破。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正朝會及大禮陳設事。緣供奉官攝官者。並依攝官服之。元和十二年六月九日。太子少師鄭餘慶奏。內外官。合服朝服及祭服者。其中五品多有疑悞。此則約職事官。今後其職事官。是五品者。雖帶六品已下散官。即有劍珮綬。其六品已下職事官。縱有五品已上散官。並不得服劍珮綬。太和元年五月。勅衣服器用車乘第宅侈僭之制。近日頗差。宜準儀制令品秩勳勞。仍約令時所宜。撰等級送中書門下參酌聞奏。三年九月。勅兩軍諸司內官。不得著紗縠綾羅等衣服。太和六年六月。制度勅條禮部式。親王及三品已上。若二王後。服色用紫。飾以玉。五品已上。服色用朱。飾以金。七品已上。服色用綠。飾以銀。九品已上。服色用青。飾以鍮石。應服綠及青。人謂經職事官食祿者。其用勳官及爵。直司依出身品。仍各聽佩刀礪紛帨。流外官及庶人。服色用黃。飾以銅鐵。其諸親朝會宴會服飾。各依所準品。又請一品二品許服玉及犀。班犀服青碧者。許通服綠。餘依禮部式。又應三省御史臺兩京諸司及諸道在城職掌官等。不許用本官本品例。並不得服犀玉。又車馬不得飾以金銀。又袍襖衫等曳地不得長二寸已上。衣袖不得廣一尺三寸已上。婦人制裙不得闊五幅已上。裙條長曳地不得長三寸已上。襦袖等不得廣一尺五寸已上。大中元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幕府遷授章服。貞元元和之間。使府奏職至侍御史。然兼省官至於章服。皆

獎特勅近日奏殿中及戎卒使請朱紫數事供行其中自緑腰金皆非典故令請自侍御史侍年月足復吏奏始與省官至於朱紫許於本使府有事績尤異者然許奏請唯副使行軍奏職特加先著緑使許賜緋餘不在此限三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增秩賜金紫雖有故事如觀察使奏判吏善狀並須指事而言不得虛為文飾其諸道副使判官如事績尤異然許奏論唯副使行軍先著緑使許賜緋其餘不在此限此者諸使奏請或資品尚淺即請章服或賜緋未幾又請賜紫准令入仕十六考職事官散官皆至五品始許著緋三十考職事官四品散官三品然許衣紫除臺省清要牧守常典自今已後請約官品為例判官至檢校五品者雖久階考量許奏緋副使行軍但官至侍御史已上者縱階考未至亦許奏緋如已檢校四品官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已上者兼許奏紫其有職事尤異蘭錢教者須指事上言監察已下量與減年限進改殿中以上然可許賜章服公事尋常者不在奏限依奏龍紀元年十一月將有事圜丘上宿齋於武德殿宰臣百寮朝服于位時兩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珝李綽等奏曰今皇帝赴齋内臣朝服竊詳國朝故事及近代禮令並無内官朝服助祭之文若須要冠服請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

武服本官之服從之文苑英華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儀鳳二年）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令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舊唐志文粹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明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文粹作物）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唐志作被）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彩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唐志粹作武）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文粹作特）以生象聖王為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己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為旌旗之飾又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也（唐志文粹並無尊神明也四字）於是乎制袞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為首章者袞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會要文粹作變）潛見表聖王深沉（文粹作識）遠智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唐志作武）蜼者山林之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黼（唐志文粹並無此字）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也故治（唐志諱作化）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唐志會要作此之自出矣）天下之（文粹有服字）能事又於是乎畢（文粹作異）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案日月星辰者已施於旌旗矣龍武山火（文粹作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玄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唐書作感）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餘（文粹作喻會要作所）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諸本作興）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晝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鑿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會要文粹作陳）於

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為章（曰）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詳刑（文粹作刑曹）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為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蔕倒茄於藻井被二十作披紅葩之狎獵請為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井也非謂藻為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文粹作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五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文粹作令）三品乃得同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袞名豈唯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黻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鼇鍊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議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和寧矣誠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唯從俗則命為制令為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唐書作乃）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唐書鄭餘慶傳　餘

慶鄭州滎陽人。擢進士第。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
時數斂。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
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
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
僕射。僕射皆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　羅珦傳。羅珦擢
廬州刺史。民間病者捨醫藥禱淫祀。珦下令止之。脩學官。政教簡易。有芝
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玉海（序文）鄭澣。文宗時侍講學
士。賜金紫服。牛叢爲睦州。宣宗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
爲越等。乃賜銀緋。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年
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　百官志。中尚令製魚袋給百官。蕃客
賜寶細帶魚袋。則授鴻臚。　通典。天授二年八月。左羽林大將軍建昌王攸
寧借紫衫金帶。九月二十六日。除納言。依舊著紫帶金龜。借紫自此始。
實錄。神龍二年九月戊辰。停京官六品以下著緋袴褶。各依本品。開元二
年二月癸卯。詔軍人多借緋魚。無功者勑收取。從立功借。二十五年五月
丙子。詔緋紫之服。除有戰功。不得輒賞。文獻通考。高宗給五品以上隨身
銀魚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內必合之。三品以金飾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
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皆爲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
品以銅。　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郡王嗣王亦服金魚袋。景龍中。令特
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始也。然員外試檢校官猶不佩魚。景雲中。詔衣紫
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開元初。駙馬都尉從五品者假紫金
魚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袋。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中書令
張嘉貞奏。致仕者佩魚終身。自是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謂之章服。當時服
朱紫佩魚者衆矣。　炙轂子。魚袋古之筭袋。魏文帝易以龜。袋取其先知
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自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
卿大夫致追取魚袋。永徽中。勑生平在官用爲褒飾。已沒追收。情所不忍。
五品以下亡殁隨身魚袋不追。　儒學警悟。唐緋章服以花綾爲之。　白樂
天聞白行簡服緋有詩云。榮傳錦帳花聯萼。綵動綾袍鴈趂行。注云。緋多
以鴈銜瑞莎爲之。則知唐章服以綾。且用織花者。與今制不同。　韻語陽秋
白樂天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至治時。仍服緋。故
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歎詩云。實事漸
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詠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
到身。以今觀之。金帶不應用銀魚。而金章不應用赤紱。人皆以爲疑。而不

知唐制與今不同也。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品
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
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
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
同。　五代會要。周顯德元年正月一日赦節文。今後升朝官兩任以上着綠
十五周年者與賜緋。凡州縣官歷任內曾經五度參選者。雖未及十六考。
與授朝散大夫階。年七十已上。合授優散官者。並賜緋。非時特恩。不拘此
例。宋史。魚袋。其制自唐始。蓋以爲符契也。其始曰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
內。右者隨身。刻官姓名。出入合之。因盛以袋。故曰魚袋。宋因之。其制以金
銀飾爲魚形。公服則繫於帶而垂於後。以明貴賤。非復如唐之符契也。太
宗雍熙元年。南郊後。內出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魚。凡服
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庭賜紫。則給金塗魚袋。賜緋亦有特給者。京
官幕職州縣官賜緋紫者亦佩。親王武官內職將校皆不佩。真宗大中祥
符六年。詔伎術官未升朝賜緋紫者不得佩魚。仁宗天聖二年。翰林待詔
太子中舍同正王文度因勒碑賜紫章服。以舊佩銀魚。請佩金魚。仁宗曰。
先朝不許伎術人輒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淆。宜却其請。景祐三年。詔殿
中省尚藥奉御賜紫。徐安仁特許佩魚。至和元年。詔中書提點五房公事
自今雖無出身。亦聽佩魚。舊制。自選人入爲堂後官。轉至五房提點。始得
佩魚。提點五房呂惟和。非選人。入授司天監五官正。例求佩魚。特許之。神
宗元豐二年。蒲宗孟除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它官比。而官
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三年。詔自今中書堂後官並帶賜緋魚
袋。餘依舊例。徽宗政和元年。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
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
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銜。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中興並仍舊制。
清波雜志。政和間。議者謂朝廷製爲章服。所以異高卑。別上下。別服之與
章。其制相須。今監司守倅。並許借服。而不許佩魚。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
無別。乞自今借服臣僚。並隨服色佩魚。仍許入銜。議者乃工部尚書王詔
也。今借服者並許佩魚。但以借紫借緋入銜。當是循襲。未許佩魚之制。繹
頃在番江。因得架閣庫故牒。見有以借緋魚袋入銜者。乃政和間案牘也。
宋史。蘇紳傳。真宗求直言。紳陳八事。其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技之人。
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
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矣。　趙范傳。范知鎮

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不得已辛哭復視事錢象先傳象先呂夷簡薦爲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呂秉天章閣待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悅生隨抄本朝借緋紫服者皆不佩魚紹聖中有引白樂天羅忠州刺史還朝詩云無柰嬌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自是始并魚皆借然未赴已皆在朝皆不服出國門乃衣而唐牛叢以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帝面賜金紫謝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即賜紫爲越等乃賜銀緋宣唐制赴日許服于朝罷日則否與今爲異乎容齋三筆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既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既退一閤門吏瞠其後謂嚅後兩日憲辭歸于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閤曾覿曰閒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覿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謂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謂吏不告已中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既不須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典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從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則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容齋五筆唐憲宗時因數赦官多汎借入常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軍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庭而少衣綠者品服太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太子少師鄭餘慶條奏懲革淳熙十六年紹熙五年遂有覃霈轉官賜服者衆紹熙元年予自當塗從會稽適闕過起居舍人莫仲謙云比赴景靈行香見朝士百數無一衣綠袍者又朝議中奉皆直轉行致五品之章服計頗類元和也容齋隨筆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澀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

兩輪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衫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鬢君著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國史復補舊制借服者但稱借紫借緋而已初不佩魚醫官其職雖高亦不佩魚且以別賢否也政和初因尚書王詔上言於是始佩魚臣借紫金魚袋而醫官隨服色佩魚矣百川學海燕翼貽謀錄宋初選人有服緋紫或加階至大夫故以爲榮雖老於選調不憚乾德二年六月庚寅中書詳定階級等議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令從仕郎）三考加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留守兩府節度推官（令文林郎）三考加承奉郎試大理評事掌書記防禦團練判官（令儒林郎）二考加宣德郎依前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留守兩府節度觀察判官（令承直郎）二考加朝散大夫試大理司直依前監察御史又轉而爲諸府少尹申奏加檢校官或加憲銜觀察判官以上服緋又十五年服紫但不佩魚謂之階緋階紫非有勞績而歷任無過失者並不改官故改官之法亦優舊制借緋借紫皆不佩魚王詔爲刑部侍郎上奏云與胥吏無別非所以示觀瞻乞與賜服人同佩魚從之然既許其佩魚袋則當改其銜爲借紫金魚袋借緋魚袋今尚仍舊銜此有司失於申明也詔化基之孫終工部尚書靖康要錄臣僚上言國朝因唐舊制刊定三品五品之服每郊祀慶成覃恩四海有司以告然必限以歷仕之年拘以通籍之列除其罪故去官之日如是乃得五品服焉又如是而官至大夫乃得三品服焉一坐汙墨終身不預也其法可謂嚴矣唯中外吏賤望實兼著則燕朝對敭閒有特賜之寵以昭異數然率三數歲不一有也近歲服章之濫未見前比童兒稚齒垂金拖紫袂相屬肩相摩也外則部刺史州縣之吏託以辨職亦獲此賜寅緣干請薦紳指笑而特賜者十常三四矣又復聽以婦人冠帔改換於是執政大臣王侯妃戚之家子孫弟姪內外姻黨人人得之朱紫紛亂不勝其濫矣習以爲常恬不知愧方今陛下修明紀綱裁抑僥倖服章之弊安可不革昔唐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爲榮伏望明降詔旨自今不許因事特賜與援例改換其日前非緣陞對元係臣僚賞賜與冠帔改換者在京委禮部在外委郡守移牒告諭俾之自陳悉從釐正若官品相當及曾任從官以上者自合如舊其賞賜金

帶。亦乞准比施行。奉聖旨依奏。宋名臣言行錄孫奭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三篇。公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耶。因以切礪輔臣。賜公緋章服。老學菴筆記宋慶曆中。賜大傅陸齋御紫章服。宋會要嘉祐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詔今後三路轉運使朝辭上殿日。與賜章服。諸路轉運使候及十年即與賜章服。神宗元豐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詔六曹尚書依翰林學士例。六曹侍郎給事中依直學士例。朝謝日不以行守試。並賜服佩魚。罷職除他官日不帶行。高宗建炎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詔借通直郎直龍圖閣河北西路招撫使張所上殿賜章服遣行。四年六月三十日。詔自庶官除侍郎如通服緋綠。依待制告謝日改賜章服。紹興五年三月十七日。左通直郎周癸言。乞將減三年磨勘恩例。回授父裕章服。特從之。自後內外官僚或以所得減磨勘無恩賞。或實歷磨勘。或轉一官及郊恩。合改服色。乞回授父改章服者。皆特從其請。六年八月五日。詔左司諫陳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賜紫章服。七年二月十六日。詔范直方差充川陝宣諭。特與賜紫章服。二十九日。詔比引對知無錫縣李德鄰。訪以民間疾苦。頗見留心可賜緋章服。九年二月十三日。詔方庭實差充三京淮北宣諭。依轉運使

例借紫章服。回日依舊。八月十三日。詔權四川宣撫使司計議軍事賈璭賜紫章服。以璭在任被檄赴行在稟議引對特賜之。十二年九月十三日。以太母回鑾赦。應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並事至今日已前及十七年。無贓濫若私罪徒以上情理稍輕者。並與改轉服色。十三年四月十八日。吏部言。承務郎以上遇赦改敘章服。近有元係武臣後因試換文資。幷特恩換授文資者。內自使臣蒞事以後至換授文資以前。歷過月日即未曾申明。詳如何收使。緣自來使臣換官者。遇陳乞奏薦。係以兩日比當一日。至換授文資上再理年限通理。止爲奏薦。令承務郎以上陳乞服色。欲依奏薦已得指揮施行。從之。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吳撝特與轉承議郎除軍器監丞。仍賜紫章服。錄撝父之功。故有是命。隆興元年十一月七日。詔右承務郎直秘閣江淮都督府主管書寫機宜文字張栻特賜紫章服。二年三月二日。詔右通直郎兩浙西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充奉使通問國信審議官胡昉賜緋章服。二十三日。詔右承事郎利州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吳挺賜紫章服。九月二十一日。詔右宣義郎權通判階州吳總特與轉右朝奉郎賜紫章服。除太府寺丞。乾道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詔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胡百能特賜章服以供職一考。年老乞致仕也。三年

四月十八日。詔右朝散大夫充秘閣修撰權發遣臨安府王炎特賜紫章服。閏七月二十七日。詔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兩浙計度轉運副使姜詵賜紫章服。十月二十三日。詔右朝請郎直秘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津已奉太上皇聖旨賜金帶。特賜紫章服。十一月二日大禮赦。應見任并致仕陞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准事至今日以前及二十年。歷任無贓濫若私罪徒以上情理稍輕者。並許於所屬投狀磨勘。改賜章服。十四日。詔右朝請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臨安府周淙賜紫章服。十二月七日詔右通直郎直敷文閣權發遣和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胡昉特賜紫章服。四年二月十四日。詔右承議郎直秘閣韋璞特賜紫章服。十二月六日詔恭奉太上皇帝聖旨。秀王夫人長孫師真特賜紫章服。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詔右朝散大夫直顯謨閣權發遣臨安府姚憲賜紫章服。淳熙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慶壽赦。應見任并致仕陞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及十年該今赦日年及七十以上。並改賜章服。（十年太上皇后慶壽同十三年慶壽赦內。年八十并致仕官。大夫以上。雖未及十年。亦與改賜。）四年二月五日。詔國子祭酒林光朝賜紫章服。（以車駕幸大學。光朝講禮記中庸篇。故有是賜。）五年九月十三日。詔秘書監陳騤少監鄭丙並賜紫

章服。（以車駕幸省特賜。）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詔敷文閣直學士韓彥直特令佩魚。十年十月十六日。詔權侍郎以上罷任不帶職名。許服紅鞓排方黑犀帶。仍佩魚。十一月二日。詔朝奉郎任紳賜紫章服。（以湖州係奏紳自任象州通判不磨勘三十餘年。先因母經兵火陷虜中。奉母歸侍養十七年。母死廬墓。孝行顯著。故有是命。）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承議郎張宗尹可特與賜章服。（以宗尹係恩平郡王長女夫。特有是賜。）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詔直秘閣特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吳琯改賜紫章服。（以琯係皇太后親姪。特有是賜。）淳熙十六年二月四日。登極赦。承務郎以上服綠服緋及十五年。並與改轉。紹熙二年八月八日。詔知漳州趙善俊特賜紫章服。（以善俊括軍數足。特轉一官。更減二年磨勘。爲礙正法。故有是賜。）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赦。見任并致仕陞朝官服綠大夫以上服緋及二十年並改賜章服。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詔通直郎直秘閣特添差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薹務吳錡特與賜紫章服。（以錡係壽聖皇太后親姪孫。故有是賜。）五年正月一日慶壽赦。文臣致仕官朝奉大夫八十以上。與賜紫章服京朝官年八十以上服綠服緋。各及十年。與改賜章服。嘉定十三年十月五日。詔淮東制置副使賈涉可特賜紫章服。仍賜金腰帶一條。許令服紫。

周煇清波襍志嘉祐赦敕。服綠注事十五年改緋。光禄卿王瑞建議。公卿子弟廕補得官。未嘗一事。而錫命與年勞者等。何以示勸。請以注事日為始。遂著為令。時以為當。推此類而言。亦有合舉行者。澠水燕談慶曆中郎官呂覺者。勤公事已回。登對自陳。衣緋已久。乞改章服。仁宗曰。待別差遣與御換章服。不欲因鞫獄與人恩澤。慮刻薄之徒望風希進。加人深罪耳。帝寬厚欽恤之德如此。廟號曰仁。不亦宜乎。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三年賜駕部員外郎。管勾崇福宮孫京紫章服。潁昌府父老等茶綵有差。京等六百二十二人以陛潁昌府詣闕謝。上召見勞問曰。御冒暑遠來。跋涉良勤。故賜之。　熙寧四年十一月乙酉。賜太子中允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周直孺緋章服。三司言直孺嘗議吏在京酒戶買麴法也　五年癸卯。右司諫直龍圖閣權發遣延州趙卨為起居舍人。仍賜紫章服。以定綏州地界之勞也。熙寧八年賜權監察御史裏行蔡承禧緋章服。承禧數言事。人多危之。上獨稱其忠。故有是賜。面諭承禧曰。聊以旌讜言耳。　翰林醫官秦迪賜紫章服。治王安石疾有勞也。曾慥高齋漫錄王相珪當國。有故人至政事堂。公問勞甚厚。其人宦游不遂。有憔悴可憐之色。時用郊恩改章服。公問吾友遠塞歲久。且喜近錫章服。故人笑曰。某舊着綠時。又是清貧。自着緋後。轉更赤窮。諸公哄堂為之絕倒。龐郎錄金之賜章服入衛者。服紫者曰賜紫金魚袋。服緋者曰賜緋魚袋。其為逴率職司節鎮支郡倅貳。服色卷至而應隔借者。序借者。服紫者止曰借紫。服緋者止曰借緋。所借魚袋不以入衛。而實得佩魚。如正賜者。珂按唐故事。假紫者金魚袋。假緋者銀魚袋。見於新史開元之制。本朝雍熙郊赦。雖復賜魚而不及借服者。考之續會要。政和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尚書兵部侍郎王詔奏。今監司守倅等並許借服色而不許佩魚。即是有服而無章。殆與吏無別。乞今後應借緋紫臣僚。並許隨服色佩魚。仍各許入衛。候回日依舊服色。從之。則借服得佩魚。蓋自是年始也。然當時詔所奏既許以借佩。又許以入衛。則凡令之結衛者。皆當金書金魚銀魚袋。而有司給告勅。例不帶行。則被借者無緣敢自以入衛。此南渡而後。掌故散訛之失也。又有伍登法從而未至八座者。於法止賜金帶。不復佩魚。而每於官職封賜金衛。猶帶賜紫金魚袋。被賜者亦不敢削去。則是借服本有佩不得入衛。賜帶雖無魚。遂循誤例。名實有無。於是舛矣。蓋凡除授。率中書關尚書。賜勅或下。天官給告。因襲前比。不復檢覈。士大夫亦忽不考云。文昌襍錄宗室子犄試說書于秘書省。特授通直郎。服緋。令緋士泥等數人應

進士舉取解別試。所衣白襴。一時新事也。文獻通考元豐五年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羣臣章服之制。魚袋紫以金。緋以銀。注事及二十年者賜緋。服緋及二十年者賜紫。惟草沛則凡服綠服緋十五年者皆改賜。有司或自補官理歲月。紹興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貴近之子。初年受命。則十五歲已服緋。初年賜緋。則年未冠已賜紫。失於太濫。遂以出官之日為始。比之滋事所減已多。比之初補粗為有節。若勞績可稱。或奏對稱旨而特恩改賜者。不拘此制。（紹興五年慶典赦仕官朝奉郎八十以上賜紫章服。京朝官八十以上賜緋綠。又十年者亦改賜。）若庶官除侍郎。服緋綠者謝日改賜章服。則始於建炎四年之詔。內外臣寮以減磨勘轉官及郊禋恩回授父改章服。則始於紹興五年。從葛與時周葵之請。其特賜章服者。亦張所以招撫河北。陳公輔以諫臣論奏得體。李德鄰李朝正以縣令召對。司業高閌祭酒林光朝秘書監少游操陳騤鄭丙以車駕幸學省。餘不勝紀。莊季裕雞肋編常袞謝賜緋表云。內給事潘某奉勅旨賜臣緋衣一副并魚袋玉帶牙笏等。臣學愧馭賢。才非倚馬。典墳未博。綵陳良史之官。辭翰不工。叨辱侍臣之列。惟知待罪。敢望殊私。銀章雲明。朱紱電映。魚須在手。虹玉橫腰。祇奉寵榮。頓忘驚惕。蜉蝣之詠。恐刺國風。螻蟻之誠。難酬天造。則知唐世玉帶施於緋衣。而銀魚亦懸於玉帶也。唐呂和叔集謝章服表　今月二十一日。高品薛盈珍至鳳翔府奉宣進旨。賜臣緋衣魚袋笏并袋紫衣一副者。發揚宸念。照灼恩光。瞻奉自天。戰蹐無地。（中謝）臣孤陋無取。遇蒙獎錄。聖慈周洽。天造曲成。恩重出壇。俾諧盡飾。九重清秘。不忘絕域之單車。萬乘憂勤。特記微臣之命服。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之勞。遽冒濡翦之剌。在簡增感。撫躬若驚。殞越兢惕。罔知攸措。劉賓客集蘇州謝恩賜加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靄陋質。虛黷明之典。恐興彼己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謝。臣起自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為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為郎官。以緣累出省。憲宗皇帝復知其寃。特降敕書追起。京國緣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申。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淹。哀臣宿舊。猥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

又離省署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叡謀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流離漸緣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親黨家本孤貧年衰無酒食之娛性拙無博弈之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詆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宸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苦節既彰印綬煒煌老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環玦以裴回空嗟白首無任戀激屏營之至大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狀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厲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咸可其奏遂令賞典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獎特降命書顧逢掖之腐儒被華章之貴服有靦陟明之典誠招彼己之譏限以守官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大和七年十二月日　宋歐陽公集諫院謝賜章服表　臣某等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俟命不報方共彷徨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追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贊使俯伏受命

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聳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徼幸之流而為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令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釋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許翰襄陵集謝除中書舍人改賜章服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章服者合宮授政近媿茂明禁掖代言還叨妙簡省循若失遜避弗容臣中謝竊以雷風動而鼓舞之化行虎豹變而炳蔚之文著故既令有以相天工之造而辭章可以觀世道之隆永懷虞夏商周之傳贊允無盡亦維典謨訓誥之制發揮有功列聖神之有為擴豐業而在御非宏通之學孰知帝制之宜非鴻麗之文不稱王言之大能章治象必有時材而臣素業久懷於簿書之閒盛氣復摧於

衰病之後豈能發為華采有以副此數陛踽踽涼涼亦綴近班之列皁皁埍埍難逃竊位之譏横被寵靈莫知報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成能天縱盛德日新都俞之言誦于天下易簡之畫通于神明知群臣莫望於清光俾一介兼容於洪覆故茲辭命猥屬凡庸臣敢不稍緝廢忘勉承眷獎引分知止顧己愧於初心刻意忠誓不愆於晚節（云云）西臺先生集代范忠宣謝賜醫官章服表　私指胃閒蓋恃聖君之含貸特恩如請更竊天語之溫純曲被丁寧唯深隕越（中謝）伏念臣頃緣遭遇過竊寵靈不戒滿盈自取顛覆擠九淵而難拯視萬鬼以為鄰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纂服當天體仁澤物務為蕩滌施及昆蟲援之於幾死之中還之於絕望之後官名悉復里閈得歸因遣侍醫隨療沉瘵既更生而為德仍起廢以推恩力盡出於公家心靡遑於私室輒殫危悃妄有哀祈敢謂聖神重矜朽憊與明湯熨之勤劾且非藩飾之常恩俾受訓詞示存眷待俾在桑榆之景更効蒭芜之忠然臣外已支離中加昏耄但知感泣無復激昂伏枕待終將何裨於君父捐軀報上當更教於子孫　吳泳鶴林集除權吏部侍郎賜紫服謝表　越從左史擢典右銓佩紫荷囊持金背鏡溫綸出乎天上命服拜於君門際遇甚華省循知愧伏念臣生于蜀道世以儒家少親父師

素有汲古鉤深之志壯仕州縣初無干時患得之心偶塵鶴板之招遂列鶯庭之序無機雲之才調空馳入洛之聲乏虞褚之風猷屢玷登瀛之選況值陛下親政朝廷急賢植新甫之柏於雪中斲嶧陽之桐於爨下挈蓋孫遠之跡寘彼清華之除載星而朝但點螭頭之水窮日之力更令書鳳尾之綸遠觀元和六學士之風近閱熙寧三舍人之樣位非人稱榮與媿并蓋嘗以弟兄連茹之嫌為言亦復以天地惡盈之戒為請聖恩加重睿聽孟高跡六上而輒還官一年而屢徙謂臣粗持憲法故令攝典於三班謂臣薄有詞華故使仍兼於二制選事日殷而才有限詔書雲委而思難工縱殫犬馬之忠莫報丘山之施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藝祖之聖孝宗之明秉德迪知天威罔失嚴恭之度立政其惟吉士常容褻御之私既恢大知以并容猶念小臣而明恤俾贊華從陪屬車塵臣敢不識恩其憂敢佑乃辟權衡公道毋泯亂於官常粉澤皇猷尚遵宜於德意司馬溫公傳家集辭男康章服劄子　臣久在病假今月十二日於延和殿入見并辭免新命以兩足無力拜起不得聖恩特許令臣男康入殿扶掖臣既不得請臣男復賜章服父子恭竊誠不自安所有臣男恩命乞賜寢罷取進止

其近准尚書省劄子差引伴高麗奉表官借奉議郎吏部員外郎賜緋

魚袋續又奉聖旨以麗人奉表官服紫繫金帶許其借金紫契勘高麗自來朝貢使副係彼國近上臣僚朝廷寵以異數亦許接伴官借官品加章服以禮之未為失禮今來奉命止是近下陪臣名位卑下況其來不時殆同泛使朝廷縱欲懷徠未忍拒絕止宜量行應接不宜稍過以取輕侮謹按周官掌訝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是賓客之來其訝者皆合次降一等以明王人不可下與諸侯之人齒也又春秋成公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於是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傳以為得禮今麗人之於朝廷得為次國乎哉若以降殺之節言之姑降二等猶為中理其謂今來奉表官在麗人為郎官其以校書郎服九品服逆之正為合節若彼有疑耶當質以經義彼將自無辭說若或紛拏其當以理折之而不使上干朝廷也或曰使副與引伴同服行之已久自宜比附不可遽改其曰不然前此麗人朝貢略無失禮縱稍屈以待之尚容可說今彼遣使在平日使副之外恐萬一別生事端正宜少殺其禮示之以意及其與相對接則當接以辭氣使不失其懽心其竊謂此亦御遠之一道也所有借官借服願賜寢罷乃協事宜伏乞詳酌施行

周益公大全集敷文閣待制隱岫宣對劄子　論章服等差（淳熙二年四月十二日）臣聞爵祿以馭富貴在乎虛實之相參服飾以定尊卑在乎輕重之相權三代兩漢遠矣近而可稽者莫若有唐按唐之命秩有四曰職事官曰散官曰勳官曰爵號惟職事官居其位食其祿餘則別資蔭辨章綬而已是謂虛實之相參又按車服志緋為四品之服五品則淺緋綠為六品之服七品則淺綠深青為八品之服九品則淺青流外及庶人又以黃別之其帶銙名數皆有等差是謂輕重之相權雖然慕實而棄虛取重而捨輕天下之常情也有道於此使其出無窮其用不偏則繫乎上之人所以處之何如爾觀德宗嘗欲以散試官賞獻瓜果者陸贄力言不若賜以錢帛則人不失利國不失權故當時皆以空名為貴宣宗時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皆以緋紫為榮然則守此以為公器操此以為大柄固天下國家者之急先務也本朝自元豐間盡罷文武散官政和以來又罷文武勳官惟爵號僅存而與否多出吏手是以人不之貴所謂賞

格唯寄祿官及貼職遷郡而已一有微效例加遷授徒損實利悉廢虛名往往勤勞之士未勸而僥倖之心先啟非所以馭富貴也文臣中大夫與通直郎之有年勞者班秩固遠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朝請郎任大卿監與諸州助教百司胥長流品固殊矣而同服一色之緋武臣正使帶遙郡而為知州鈐轄路分者其視修武郎監當固有間矣而佩服無別從義郎而下或為將領兵官或任場務城寨視州縣胥吏固異轍矣而等威無辨蓋由三代冠冕不可施於常服兩漢印綬又難一旦復行歷代以來日趨簡便因循混淆乃至於此非所以定尊卑也臣願陛下深詔有司博加討論縱未能盡如古法猶當略用唐制虛實相參輕重相權使官秩不冗而善者勸命服有章而能者勉其於總覈之政不為無補取進止宋和靜尹集

辭免賜緋章服狀　左宣教郎新除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兼崇政殿說書尹焞准勅特賜緋魚袋伏念焞自被召除叨榮有愧比緣臥病方請退閑更蒙寵錫身章益隆異數在焞山野之質尤所未安伏乞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伏候指揮

胡銓澹庵集繳張栻賜金紫第一狀（癸未）　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胡某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為張栻特賜紫章服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聞君子愛人以德不聞姑息陛下待遇張浚父子自古任賢勿貳未有如陛下者也有識之士莫不鼓舞以為恢復之期可指以竢近召浚之子栻即日引對內殿人皆謂陛下必令栻勸勉其父遴擇將帥力圖大舉以復不戴天之讎皆欣欣然有喜色今者忽睹睿旨張栻特賜紫章服人皆相顧失色以謂非愛人以德也浚決不肯令其子栻祇受亦猶介有守雖微父命亦決不肯妄受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隆興元年十一月日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胡某狀奏

第二狀　臣胡某准給事中錢周材傳聖旨令臣且書過張栻賜紫章服須至奏聞者右臣昨面奉聖訓凡有繳奏惟務當理大哉王言臣朝夕謹守不敢踰越臣近奏張栻章服事非敢越理妄議實以國朝故事初無此例張浚決不肯令栻妄受以啟僥倖之門使天下後世謂此例自其人始也陛下銳意恢復事事更始以新庶政亦決不肯令天下後世謂僥倖之門自陛下始也臣雖無狀叨備使令亦豈忍令天下後世謂僥倖之門自臣啟也陛下任用張浚可謂得任賢勿二之道天下欣幸而遽為此舉臣恐讒慝之口緣此得以議浚非所以保全浚也所有錄黃臣實不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隆興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左奉議郎試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書舍人臣

胡其狀奏。李遵忠擒山集賀葉漕賜章服啓　伏審轉餉日邊。拜恩天上。緋加三品之服。重爲六譽之光。恭惟懽慶。竊以京官見謂通才。奮由名聞。功名自以身致。術業本於家傳。以醞藉之姿。儀郎曹以清婉之畫。登宰掾。屬京輦之擇使。輟禁班而建臺。剸犀之鋒。立斷於事業。叱馭之轍。居多於神算。謀功爲諸路之最。贊督連九陛之間。宸眷攄隆。華褒押至。金章曳紫。膺增煥於朝衣。象字盤紆。尚復傳於相印。其欣聆除目。倍激懽悰。引賀雁以其運致。頌言而惟謹。周博士集代徐守謝金帶紫章服啓　祗奉貢儀。恪供臣職。誤蒙中旨。荐錫異恩。帶飾黃金。媿靡功於將閫。服加紫綬。榮曳紱於親庭。曾無毫髮之勞。曷稱使蕃之賜。顧惟昧賤。必有實緣。此蓋某人載世勳門。鍾天閒氣。文章班馬。優庭策於危科。道德老莊。靜臣心於止水。出納帝命。允惟夙夜之勞。陟降王庭。式是靖恭之節。榮宣恩旨。密贊俞音。敢待小臣。叨蒙盛典。敢不精審有孚之言。勉持不息之誠。惟孝及忠。終始敢期於一節。乃恩與德。頂踵奚報於萬分。唐王建集和蔣學士新授章服　五色箱中絳服春。笏花成就白魚新。看宣賜處驚迴眼。著謝恩時便稱身。瑞草唯承天上露。紅鸞不受世間塵。翰林同賀文章出。驚動茫茫下界人。白居易長慶集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長句寄之　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予行簡俱年五十始著緋。皆是二客郎官。）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綾袍鴈趂行。（緋多以鴈銜瑞草為之。）大抵着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霜。劉長卿集同諸公袁郎中宴筵喜加章服　手詔来筵上。腰金向粉闈。勳名傳舊閤。蹈舞著新衣。白社同遊在。滄洲此會稀。寒貂發後殿。秋草送西歸。世難常摧斂。時閑已息機。曾達功可讓。千載一相輝。葛勝仲丹陽集伯氏少卿侍建安文安二王講席于資善堂夜被旨錫紫章服輒成長句紀慶。岐嶷天人講肆筵。恩華夜到華門前。十行詔墨芝香重。三品朝衣蕙色鮮。能取身章同拾芥。應酬古本似奔泉。拖金朱綠更旬日。（元九月方以大夫服緋。）豈待常塗二十年。唐仲友說齋集賀孫知從改章服　蚤歲嗟跎晚節全。舉觴猶自吸長川。紫泥優渥逢熙事。朱紱榮華慰暮年。擬致瓊杯哦慶語。欲將鐵杖壽真儒。明堂尚有蒲輪召。未許終閑野水船。元程雪樓集題濟南安氏章服　笏滿床頭酒滿鍾。家能孝友國能忠。一門又見安員外。八葉寧論漢侍中。勝種葵花傾曉日。深培荆樹貯春風。江州陳氏三千口。七百餘年爨養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九十二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張世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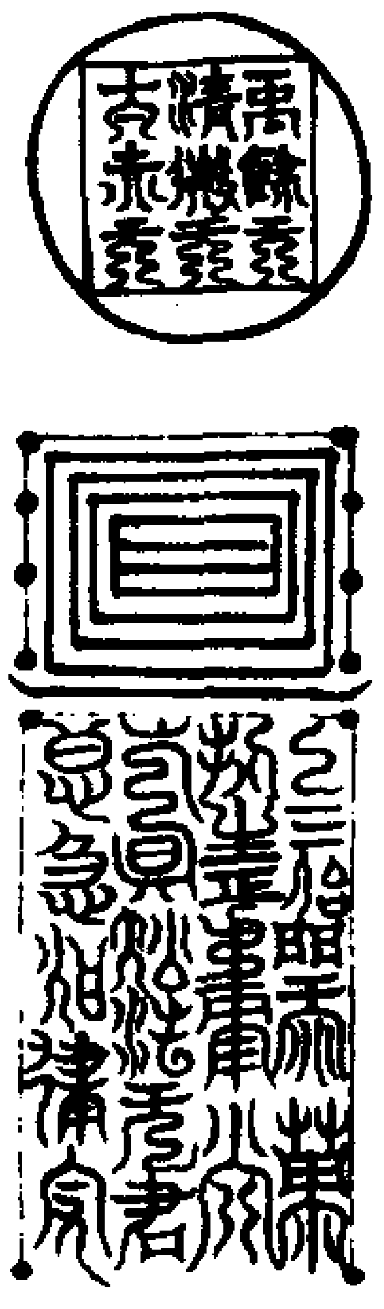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一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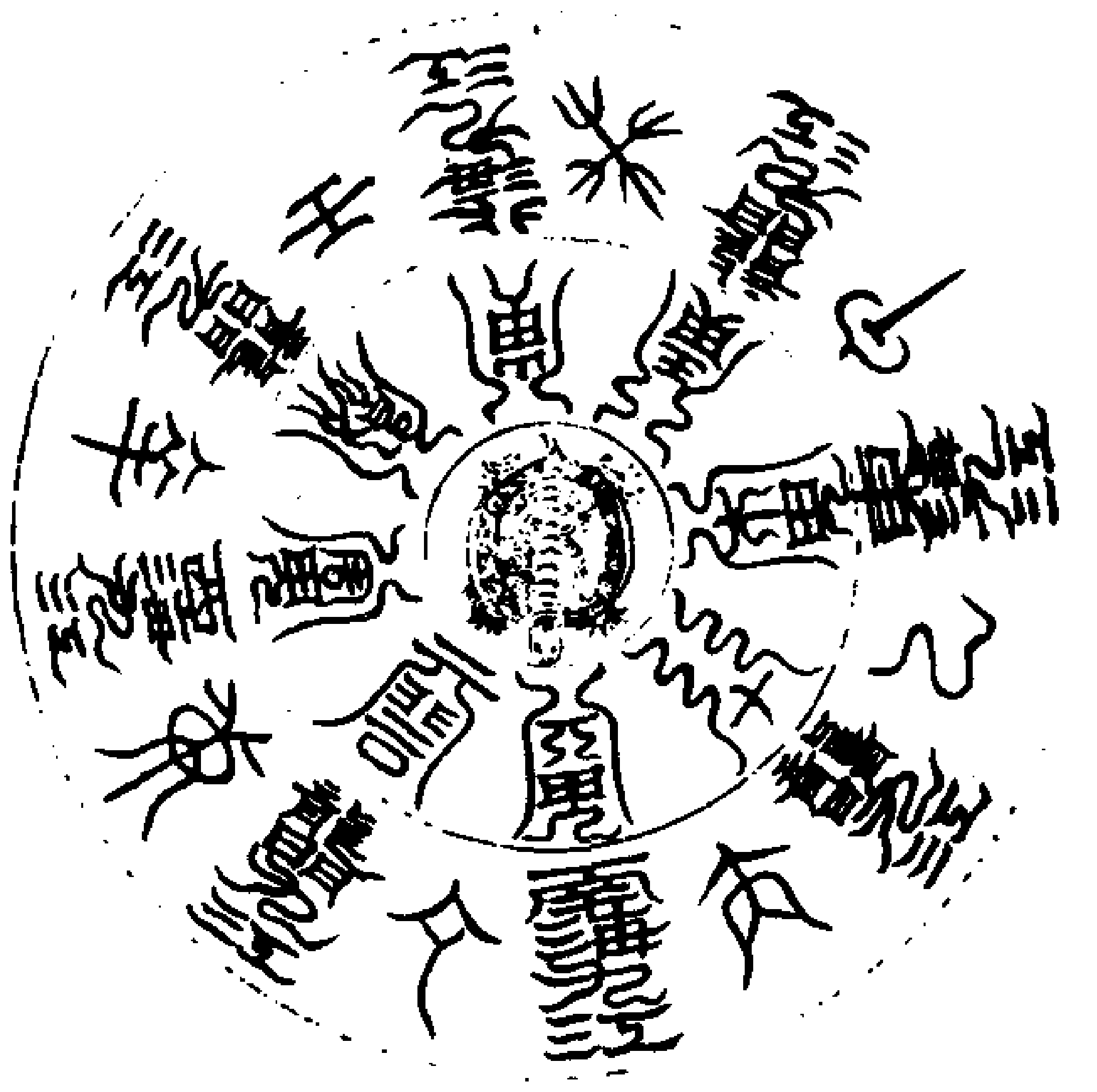
籙　正一盟威秘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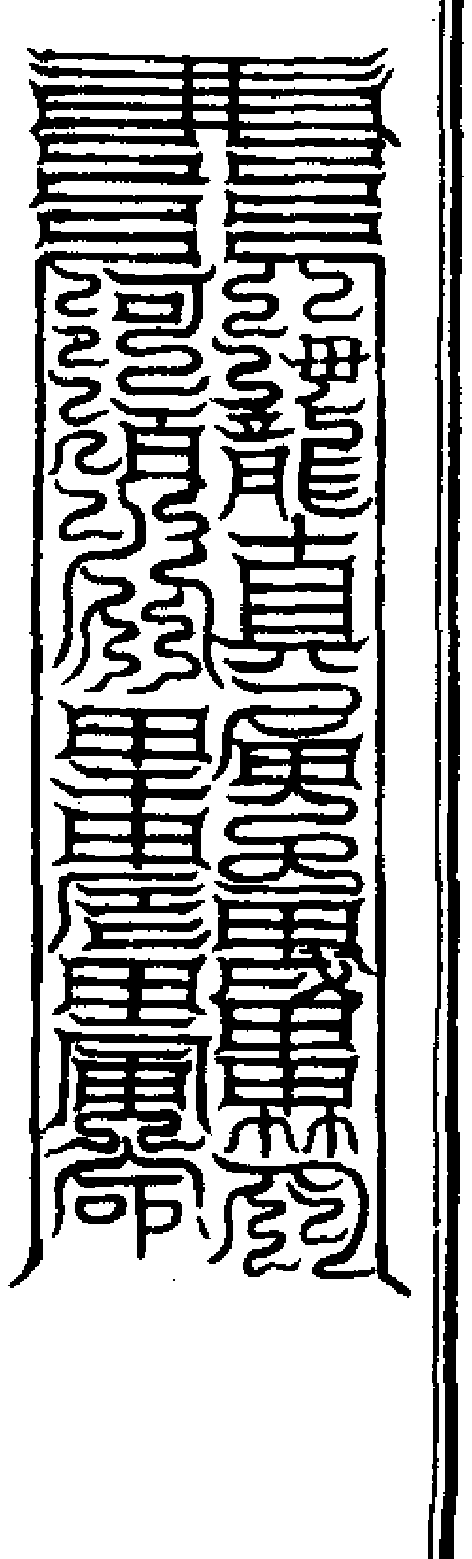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河圖保命籙品第十

（鎮隸治右都監炁祭酒屬土在漢州）
（德陽縣應井宿主離卦夏至五月中）

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河圖八海三河要訣保命籙明文將軍營衛身形延生度厄涉
歷
[illegible]龍神保迎風波靜息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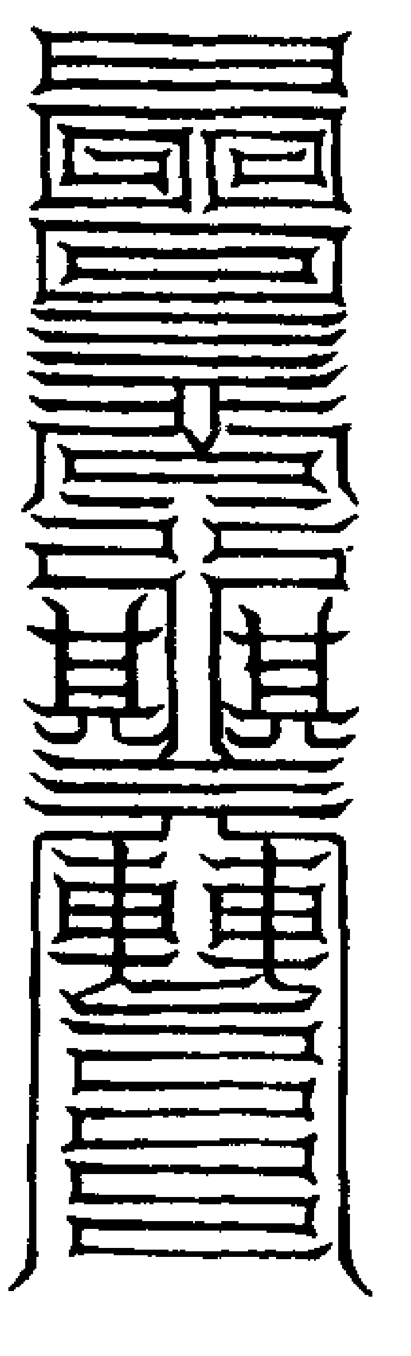






玄老玄留大將軍　太上胄益大將軍
玄老通天大將軍　太上黃益大將軍
老周天大將軍　太上校虎大將軍
建天大將軍　太上五誅大將軍
老中玄大將軍　太上修天大將軍
玄老中誠大將軍　太上北部大將軍
玄老中魄大將軍　太上中越大將軍
玄老蓋天大將軍　太上太營大將軍
玄老五柔大將軍　太上九炁大將軍
玄老東中大將軍　太上中建大將軍
玄老越天大將軍　太上左右大將軍

玄老五益大將軍　太上東方青鎮大將軍
玄老霻天大將軍　太上南方赤鎮大將軍
玄老九關大將軍　太上西方白鎮大將軍
玄老中郎大將軍　太上北方黑鎮大將軍
玄老前勑大將軍　太上中央黃鎮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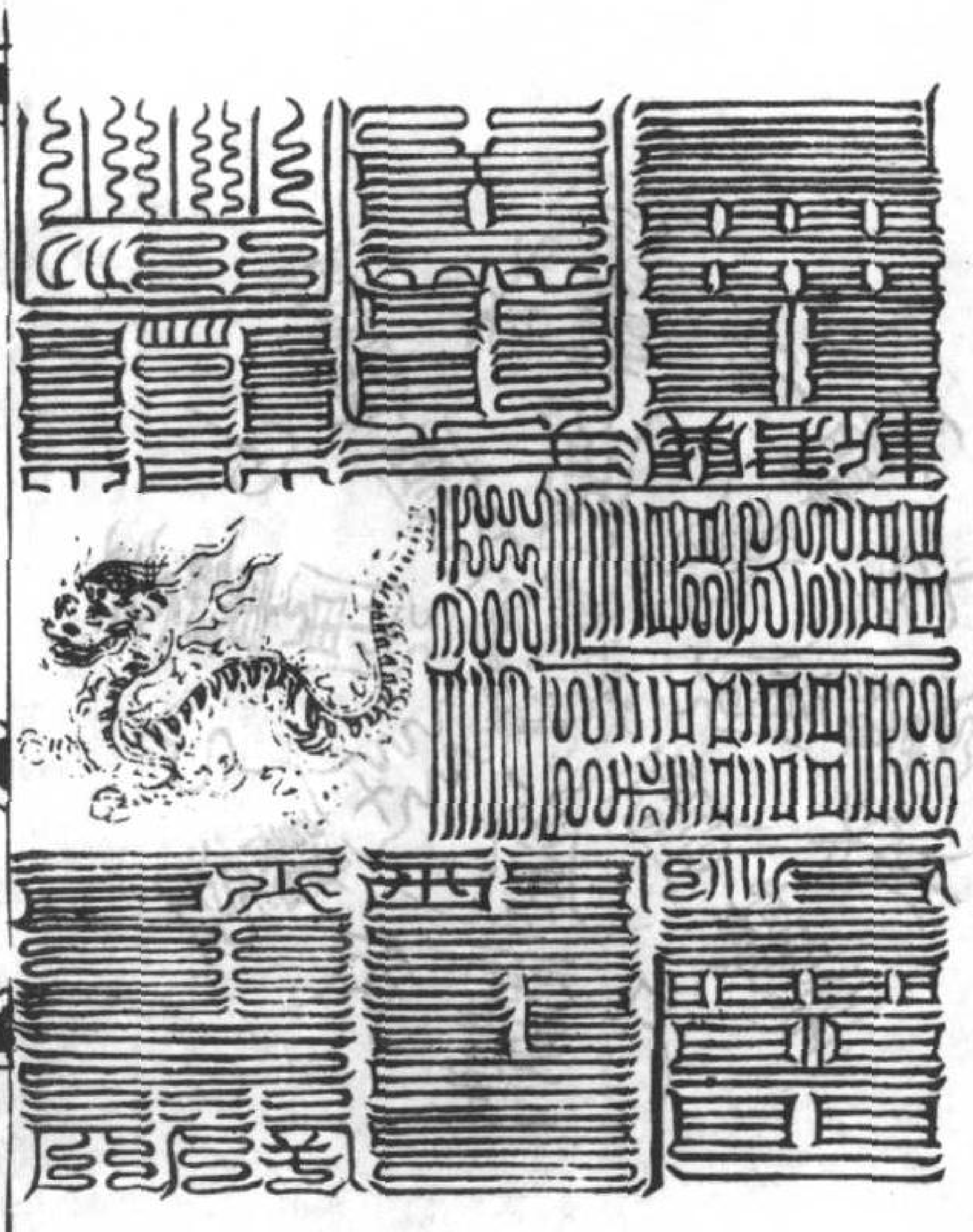
符篆並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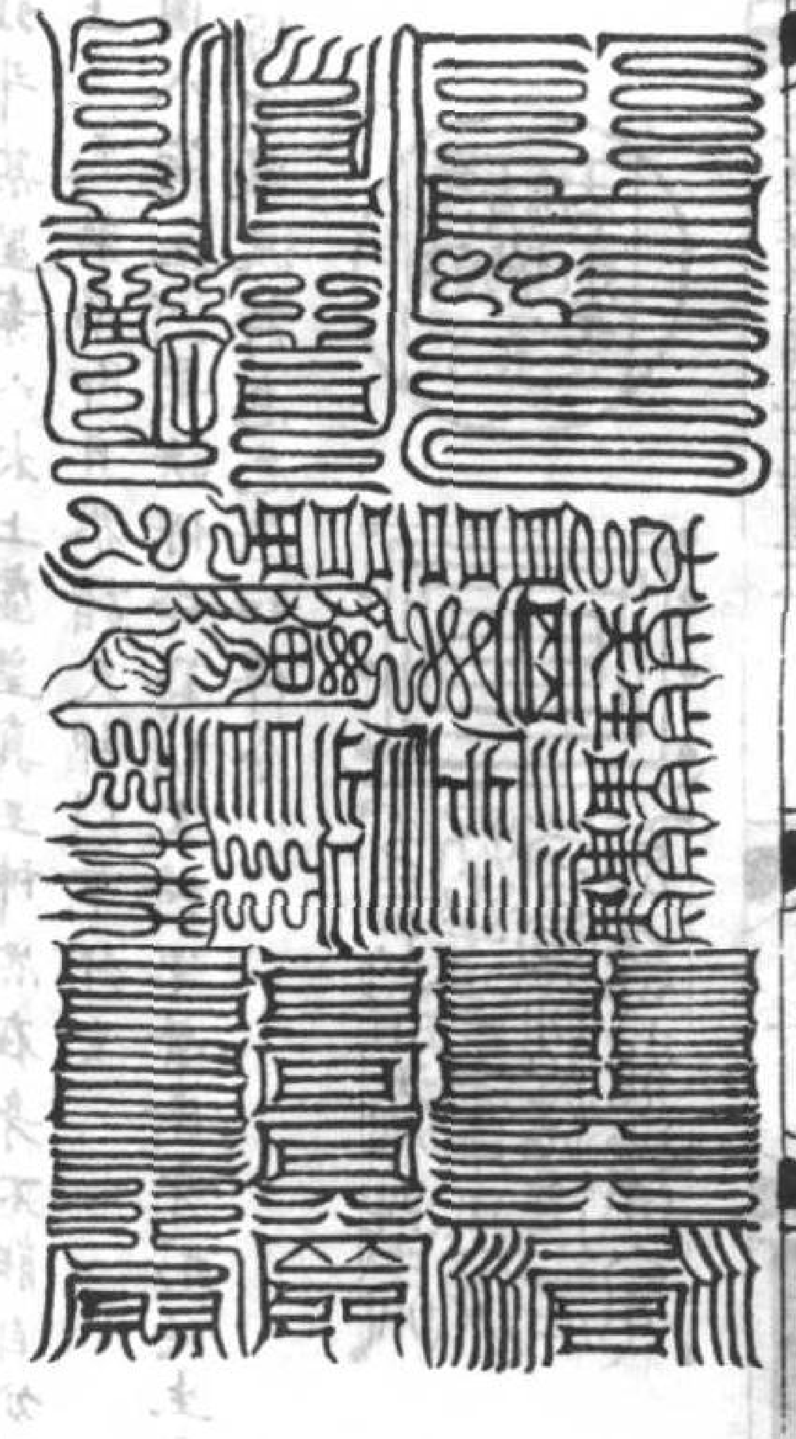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解六害神符籙品第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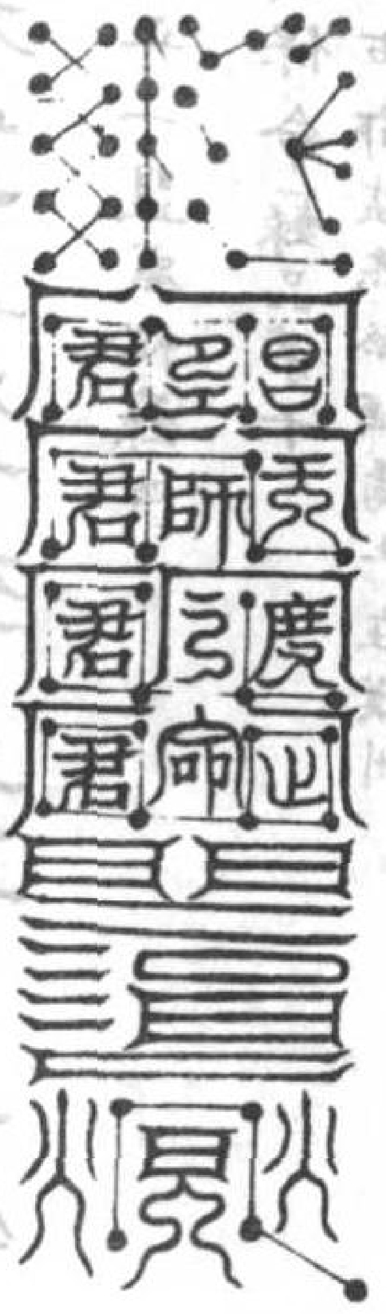
（鎮湧泉治左監神炁祭酒屬水在渙州）
（德陽縣應鬼宿主離卦小暑六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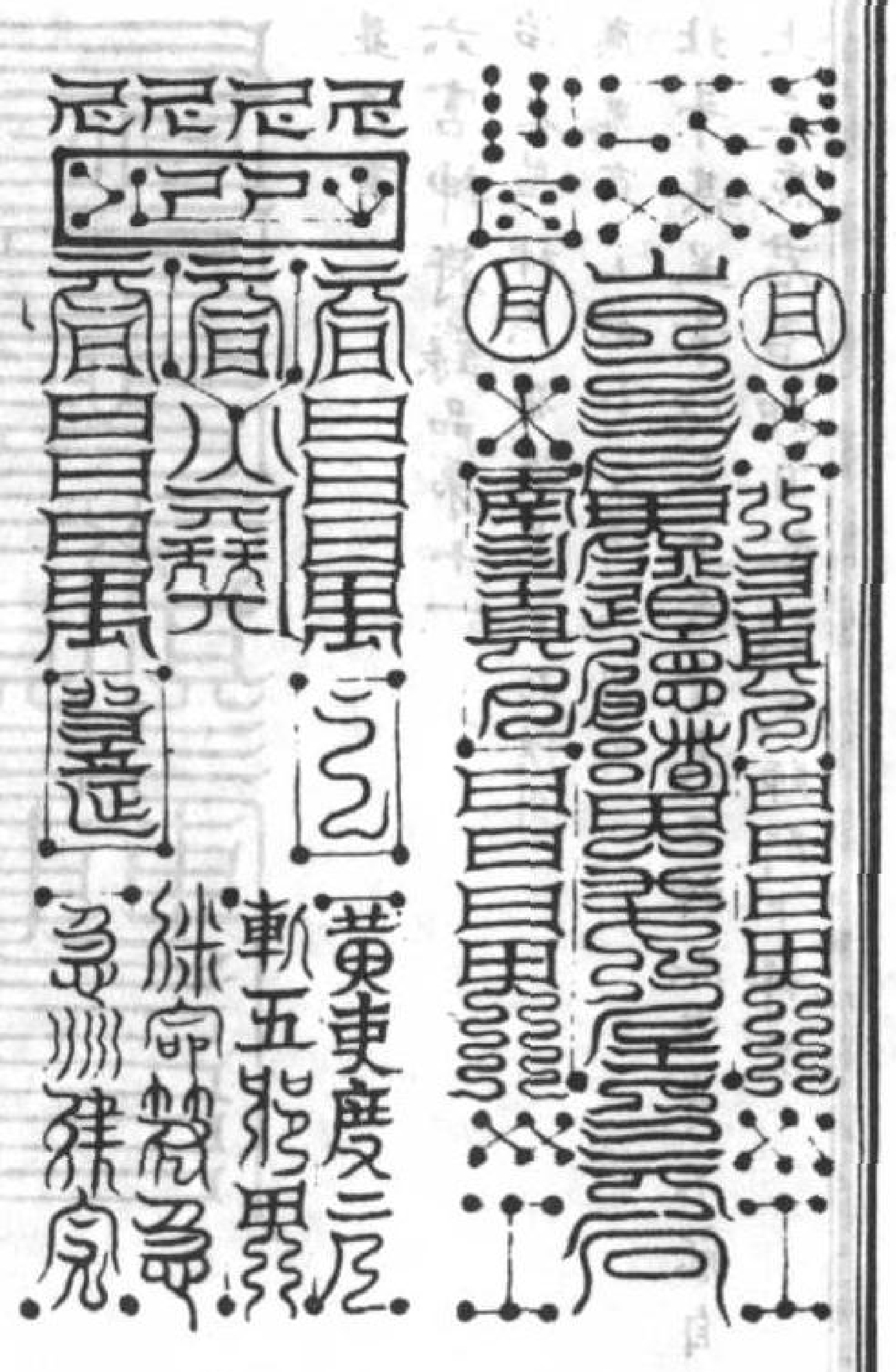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
自賣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解六害神符籙剋符明料解釋三刑消除六害延年益壽學道成眞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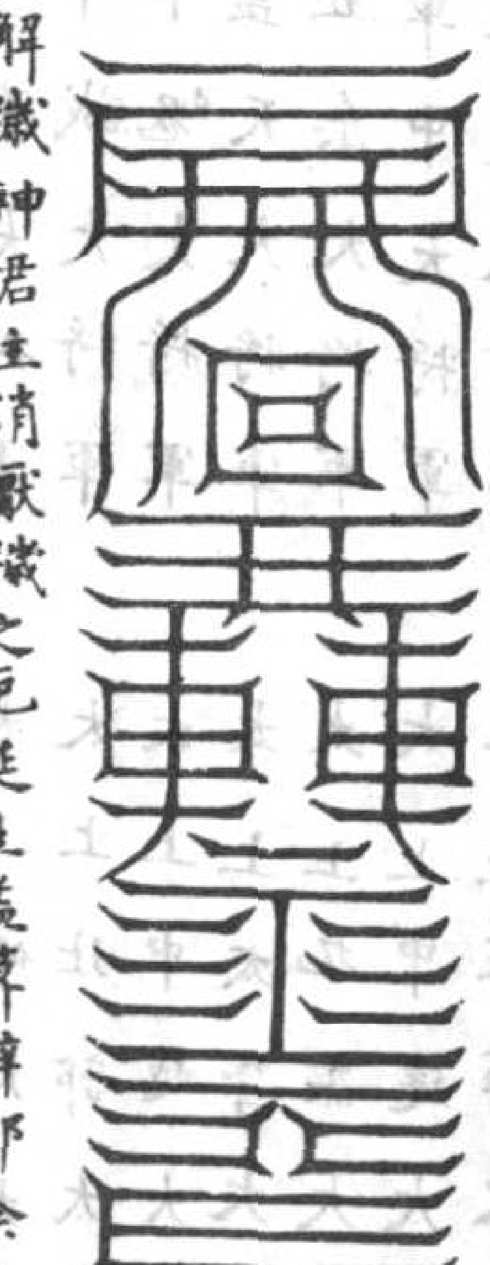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品第十二

鎮碉稅治右監神炁祭酒屬水在蜀州新津縣應柳宿主雜卦大暑六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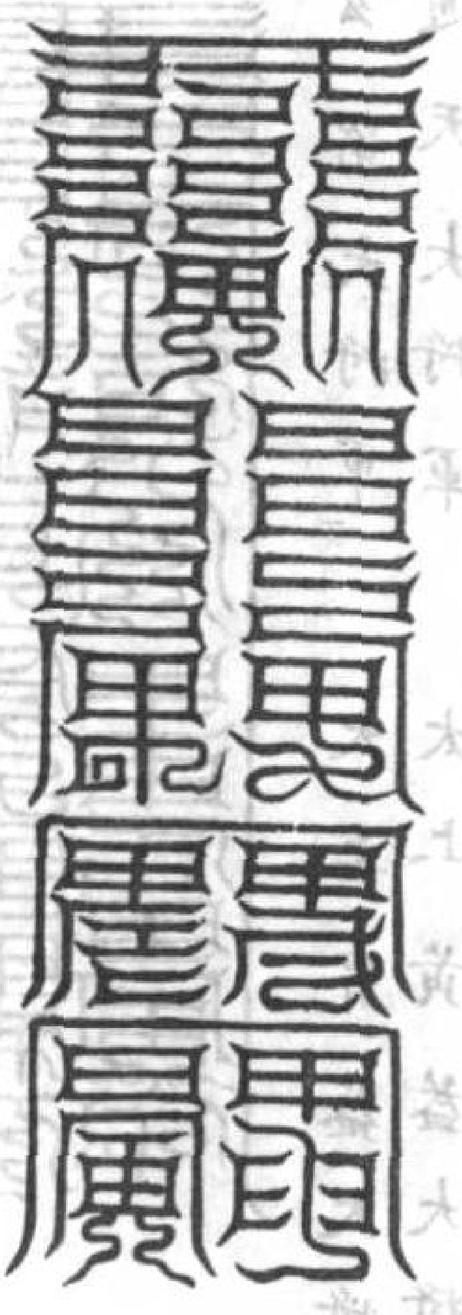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眞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自寶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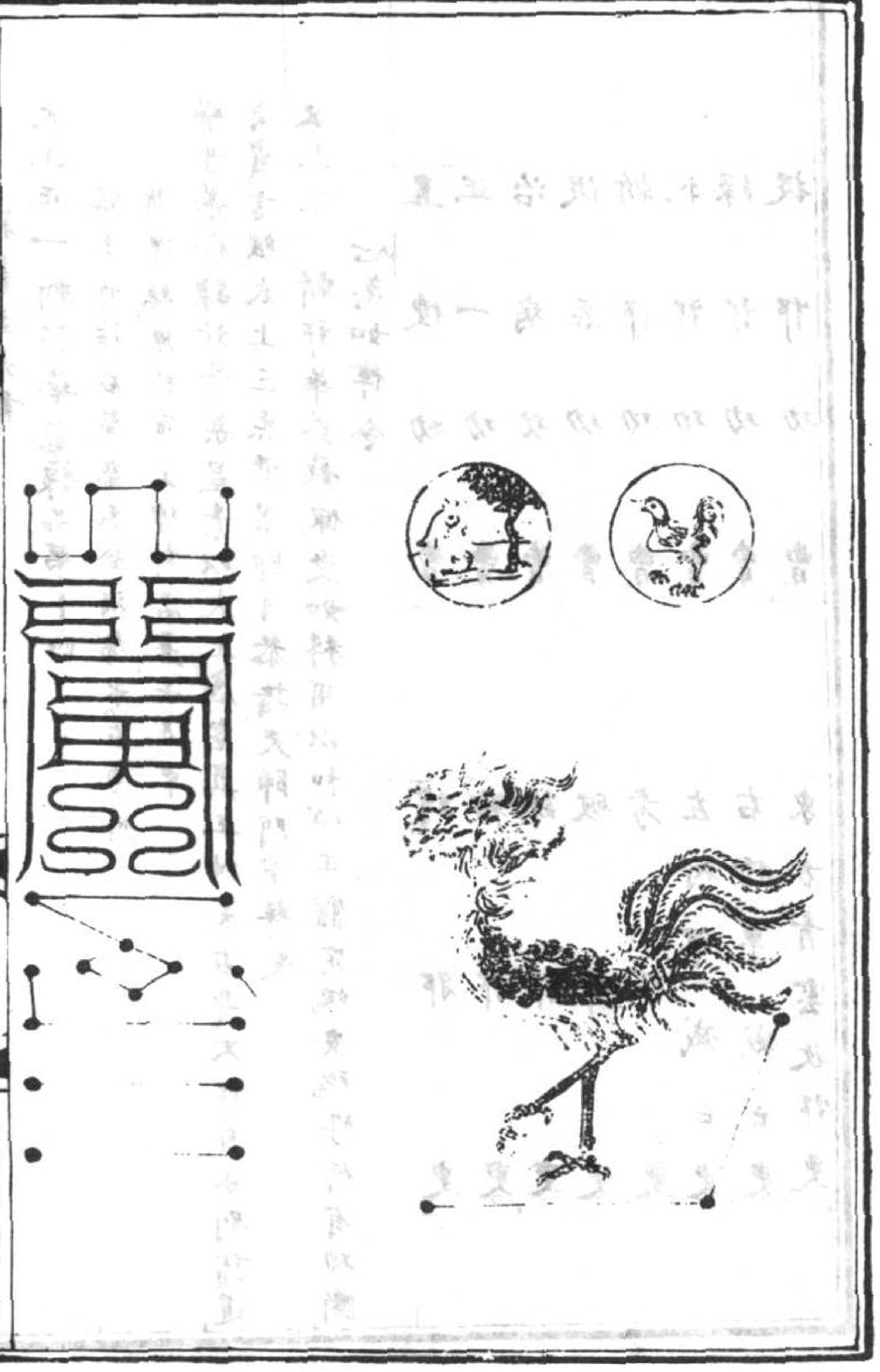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依科遷奉解滌厭穢消諸不祥急急如律令



主清炁

南北解穢神君主清厭穢之厄延生益筭辟邪除凶保定魂魄心急如律令





破殺君。破殺官將。
卻殺君。卻殺官將。
滅殺君。滅殺官將
蕩殺君。蕩殺官將。
[illegible]君。除殺官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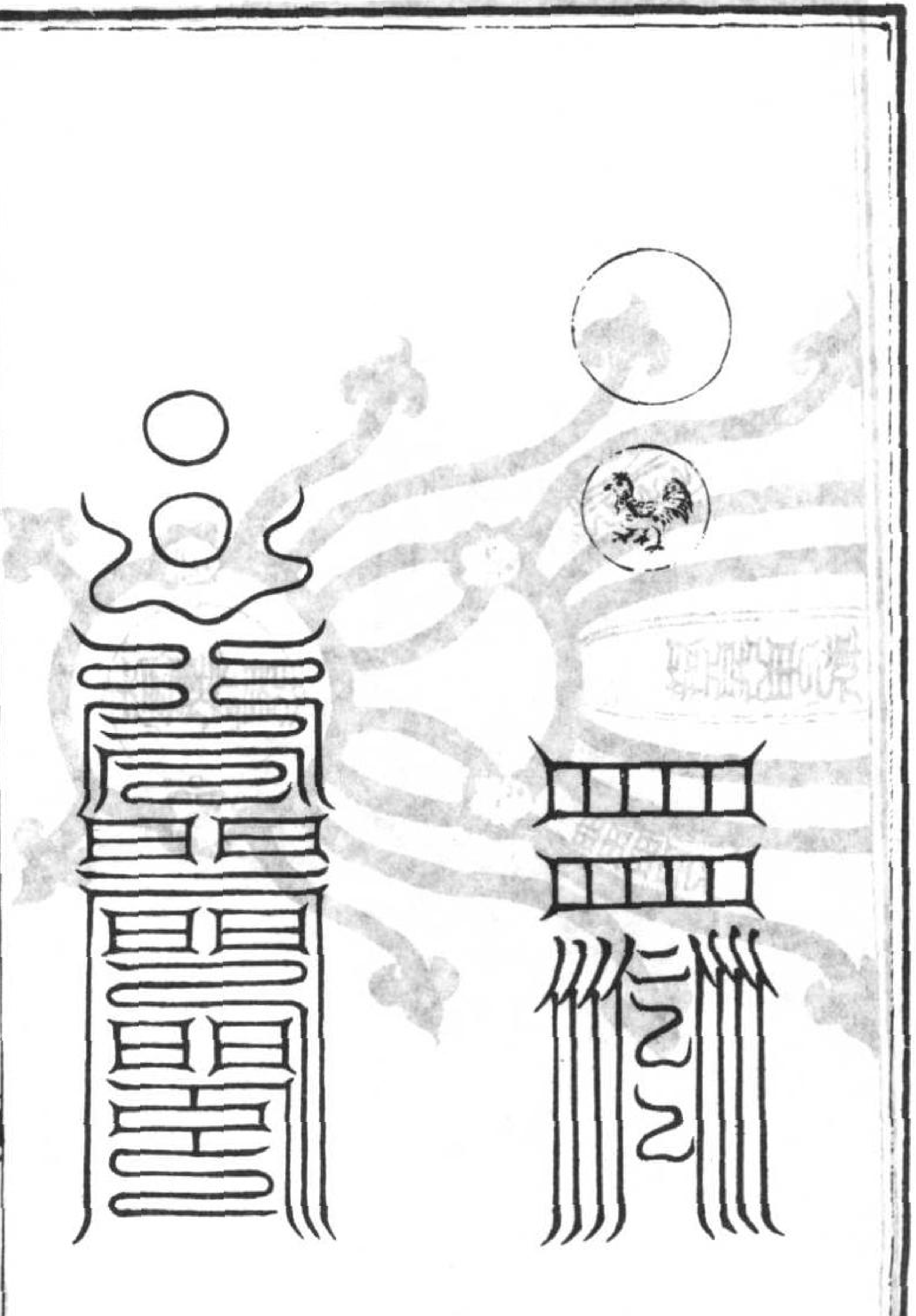
收殺君。收殺官吏。
運殺君。運殺官將
解殺君。解殺官將。
洗殺君。洗殺官將。
斬殺君。斬殺官將。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品第十三

鎮北平治左監察炁。祭酒蜀金。在眉州
彭山縣。應星宿主坤卦立秋七月節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依律聽受印章真文要訣。內以修身。外以建功宣揚道化拯濟蒼生。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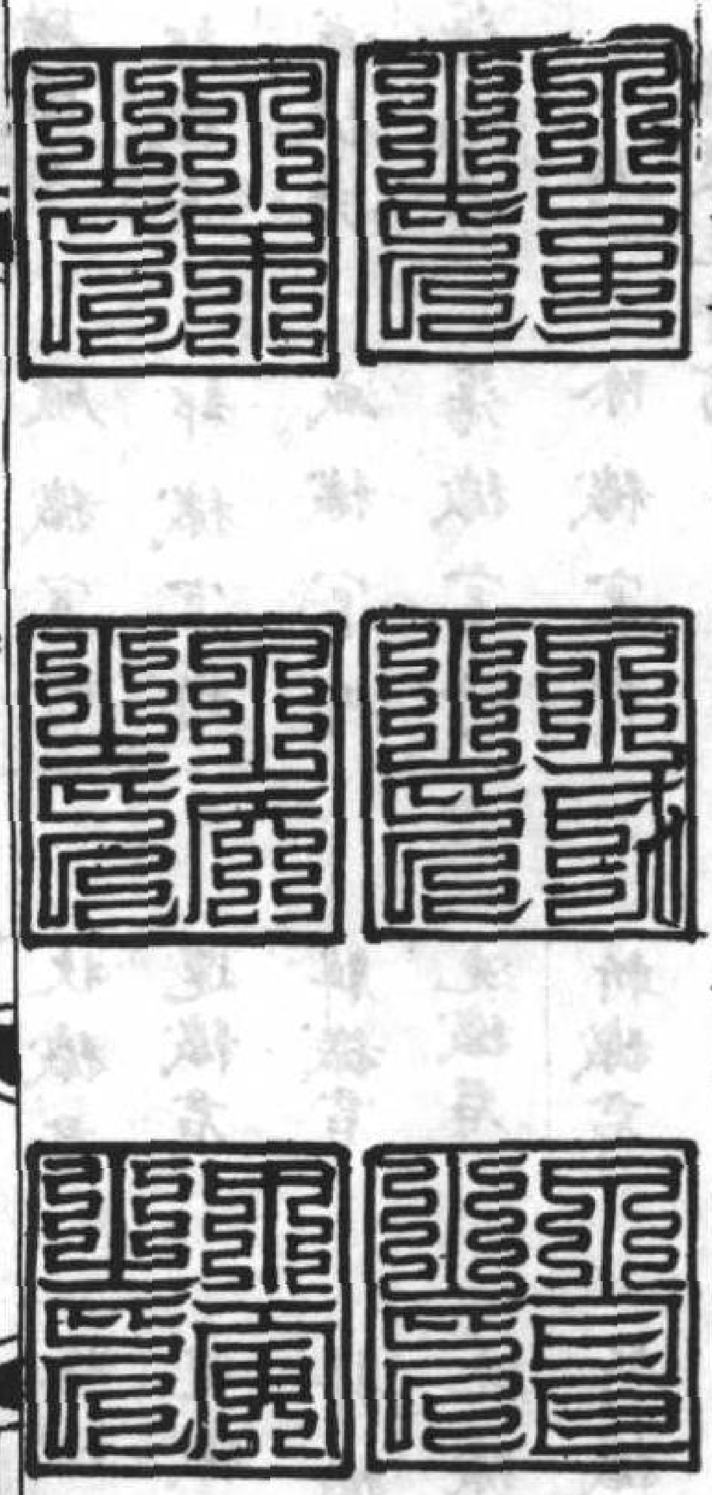


華蓋玉女
摩鏡玉女
清靈玉女
治病玉女
按摩玉女
周城玉女
揮印玉女
印中玉女
守印玉女
上仙都直使功曹華蓋君
上仙都正一功曹南斗君
上仙都治病功曹太一君
甲子神將符木板從官
甲戌神將視丘明從官
甲申神將鄭西嶽從官
甲子玉女華翼

署印玉女
升印玉女
行印玉女
呈藥玉女
持藥玉女
放藥玉女
益藥玉女
將藥玉女
提藥玉女
上仙都促炁功曹北斗君
上仙都天直使者天一君
上仙都中部使者三炁君
甲午神將扶天嶽從官
甲辰神將孟非卿從官
甲寅神將淳于始從官
甲午玉女素精

甲戌玉女飛廉
甲申玉女素石
丁卯玉女司馬卿
丁丑玉女趙子玉
丁亥玉女張文通
癸酉玉女孫仲房
癸未玉女呂威明
癸巳玉女史公萊

甲辰玉女開朝藉
甲寅玉女惠精
丁酉玉女臧文公
丁未玉女石叔通
丁巳玉女崔巨卿
癸卯玉女蘇佗蒙
癸丑玉女汪漢卿
癸亥玉女左石松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斬邪華蓋籙品第十四

（鎮本竹治右監祭炁祭酒屬水在蜀州新津縣應張宿主坤卦處暑七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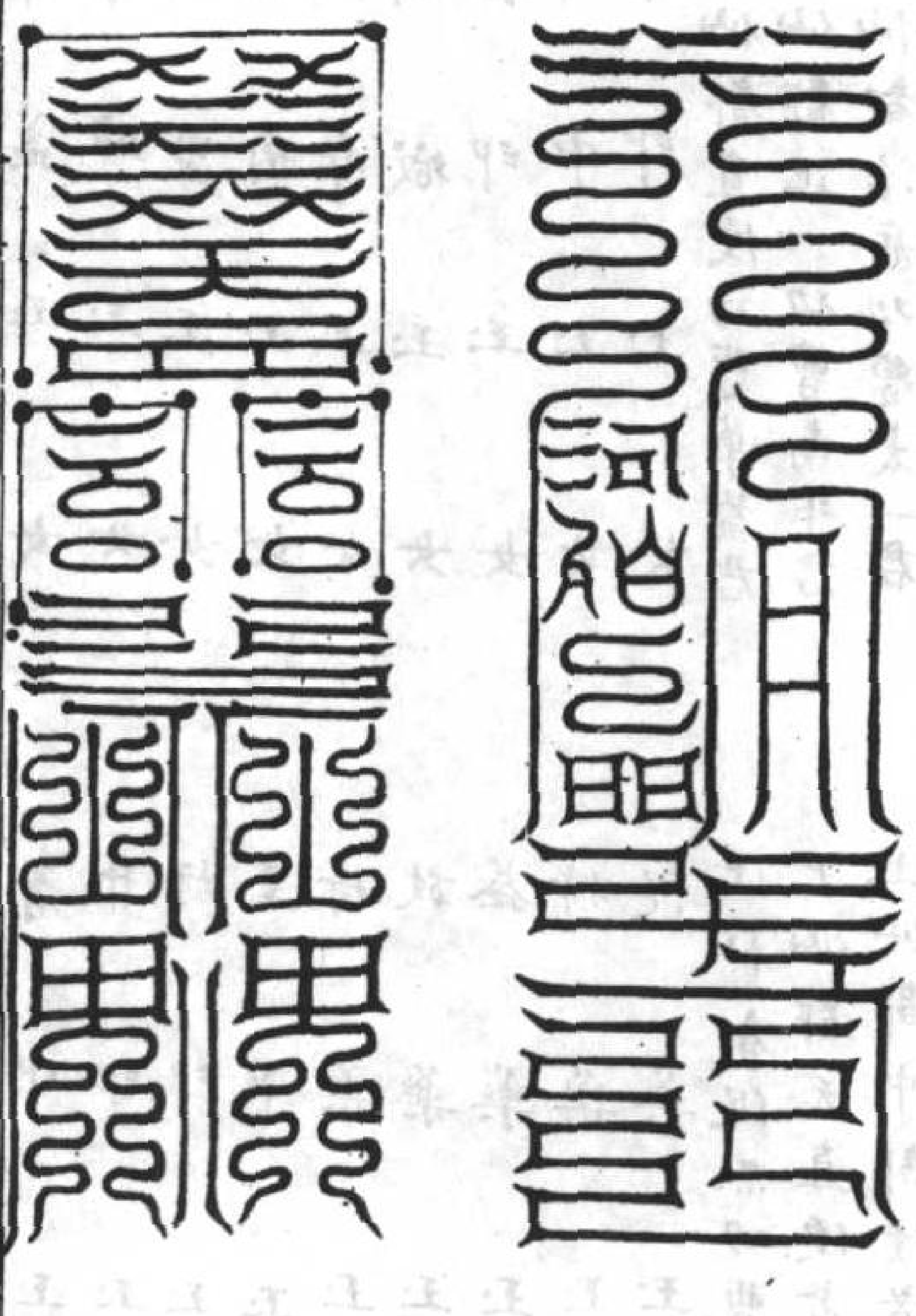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稟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賷書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又上已斬邪華蓋籙佩受如科用以和心正體定魄安魂修行有功斷心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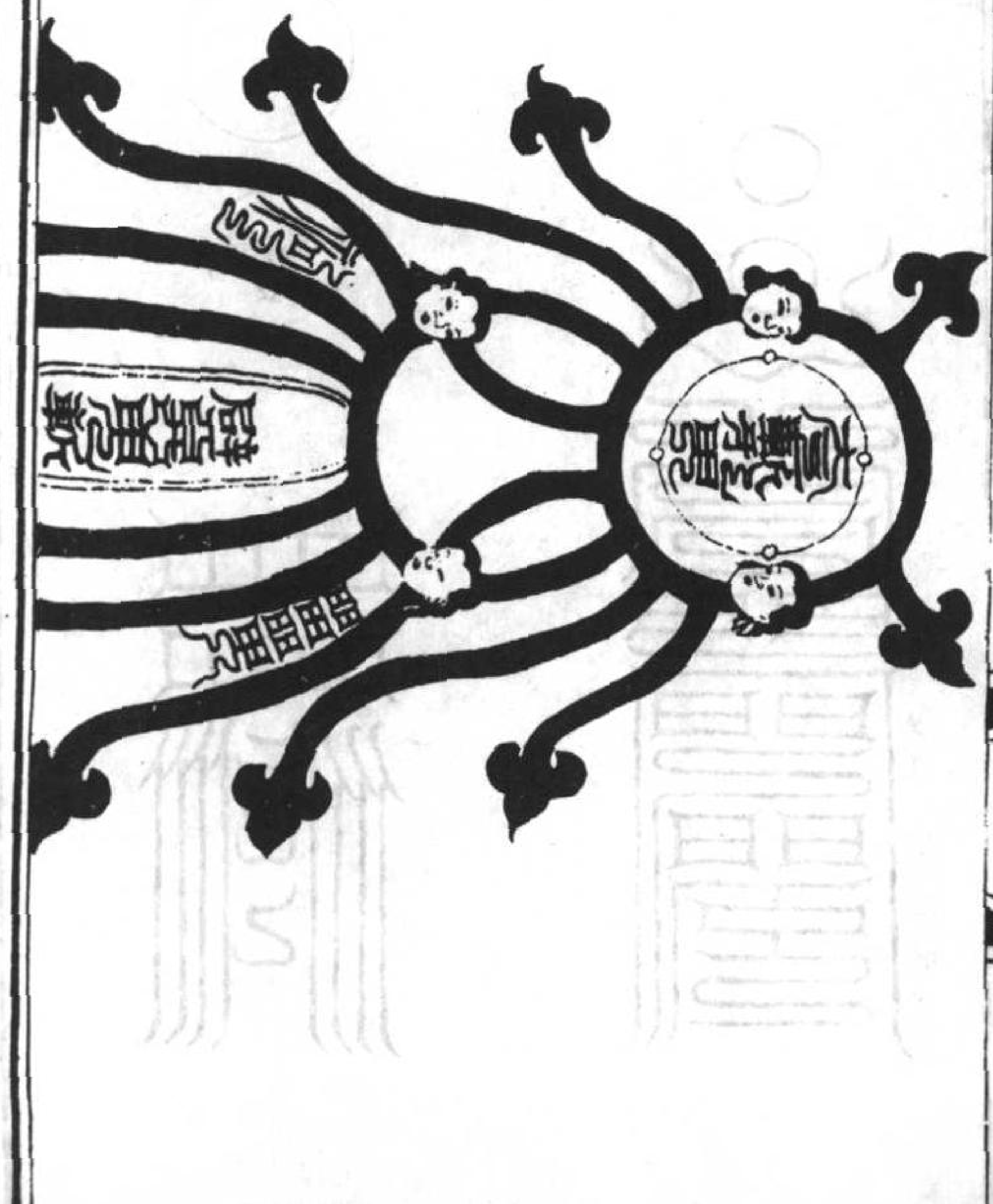
直使功曹
正一功曹
治病功曹
促炁功曹
斬邪功曹
收邪功曹
錄邪功曹
捉邪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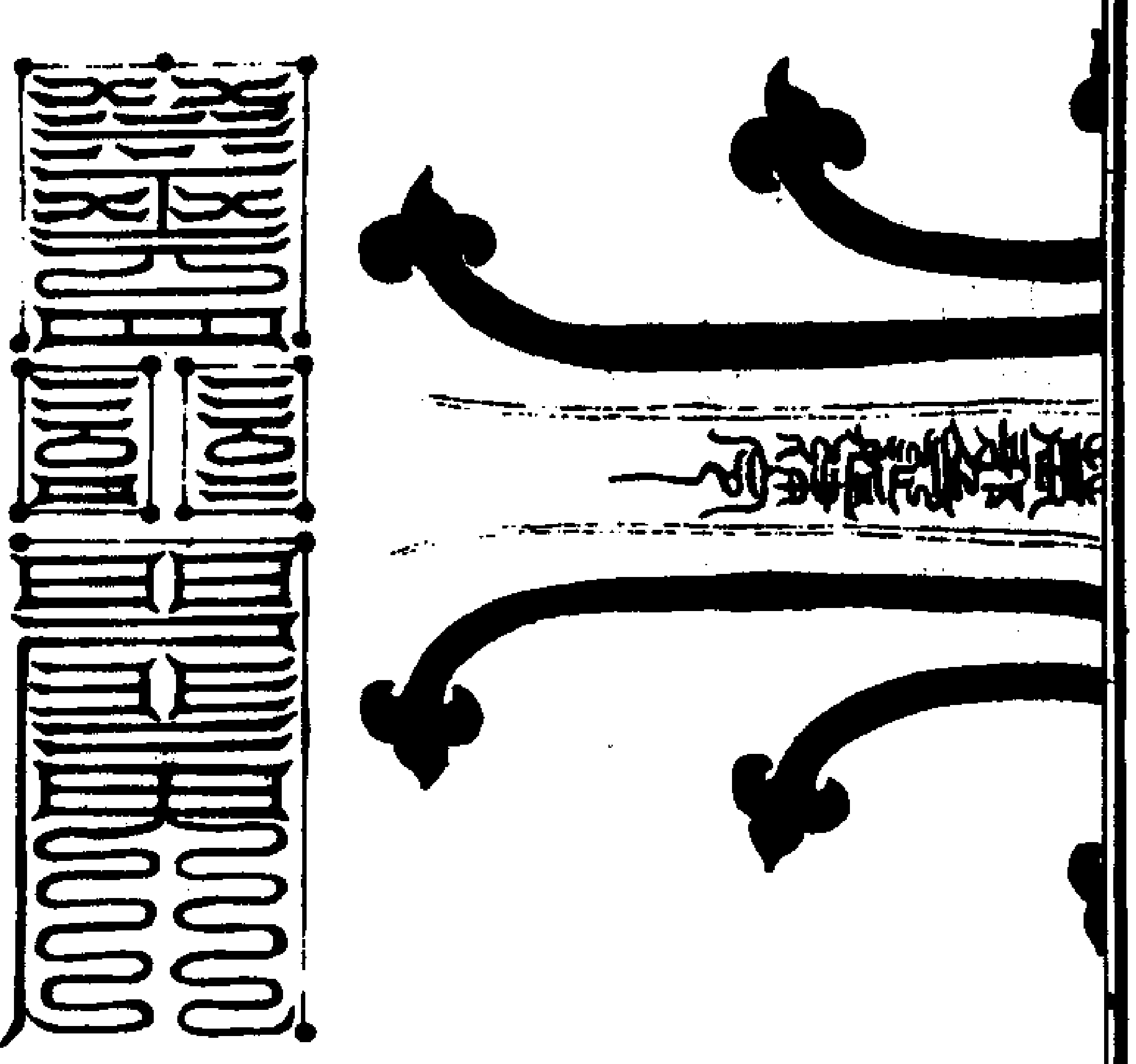
縛邪吏
鞭邪吏
誅邪吏
破邪吏
考邪吏
左將軍臧二吏
右將軍臧二吏
東方青雲收邪吏

科車赤符吏
刪風騎置吏
驛馬上章吏
烏衣捕邪吏

南方赤雲收邪吏
西方白雲收邪吏
北方黑雲收邪吏
中央黃雲收邪吏







東方甲乙青始車騎衣青衣來迎弟子始生門

南方丙丁赤玄車騎衣赤衣來迎弟子防生門

西方庚辛白玄車騎衣白衣來迎弟子九生門

北方壬癸黑玄車騎衣黑衣來迎弟子養生門

中央戊己黃始車騎衣黃衣來迎弟子司命門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九天符籙品第十五

（真求奉治右領功炁祭酒屬金在夔州登壹縣惠異宿主坤卦白露八月節）

初千某令錄

北斗某星素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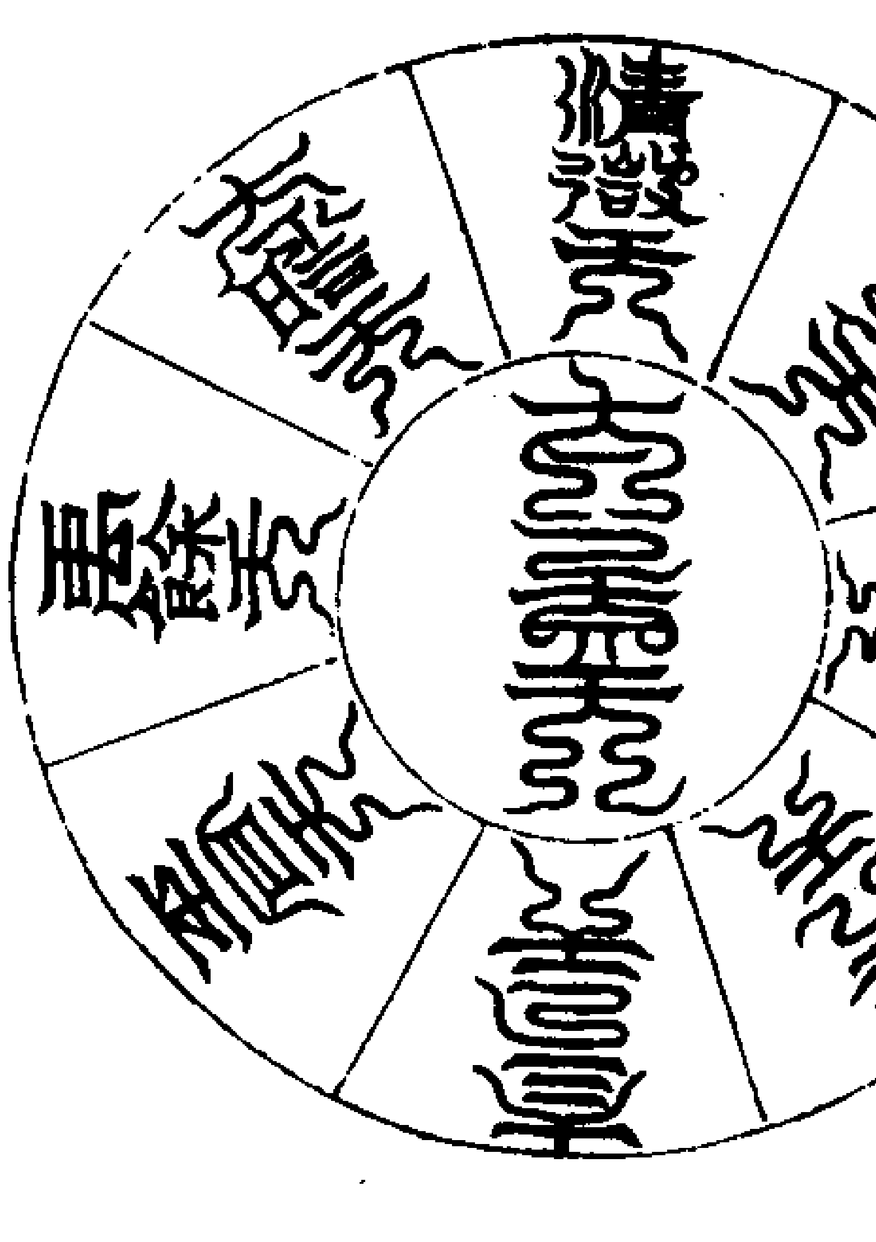
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某不能自分別諸道自責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

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九天符籙一依

科約修行有功剪邪輔正克升仙職急急如律令



九天秘籙依準

玄科傳付弟子某志心佩奉普濟萬民行合天心專勤不易功及九年注

名陽官兆昔於本壇受符之日誓傳忠良令對

太上御前依科盟授

九天真符太上官君五方官屬輔助道化剪邪除凶請

左元丞相號九天九地萬鬼中王昔出之時天地赫奕鬼神震動佩帶印

綬前後鼓吹常侍衛

天帝君伺斬五方不正之鬼血食之精衆妖故炁見即俱滅急急如

律令

東方青領將軍青衣士來迎左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南方赤領將軍赤衣士來迎前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西方白領將軍白衣士來迎右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北方黑領將軍黑衣士來迎後　左滅亡君　右滅亡君

東方青始甲乙君車騎衣青各持太清青炁來迎弟子始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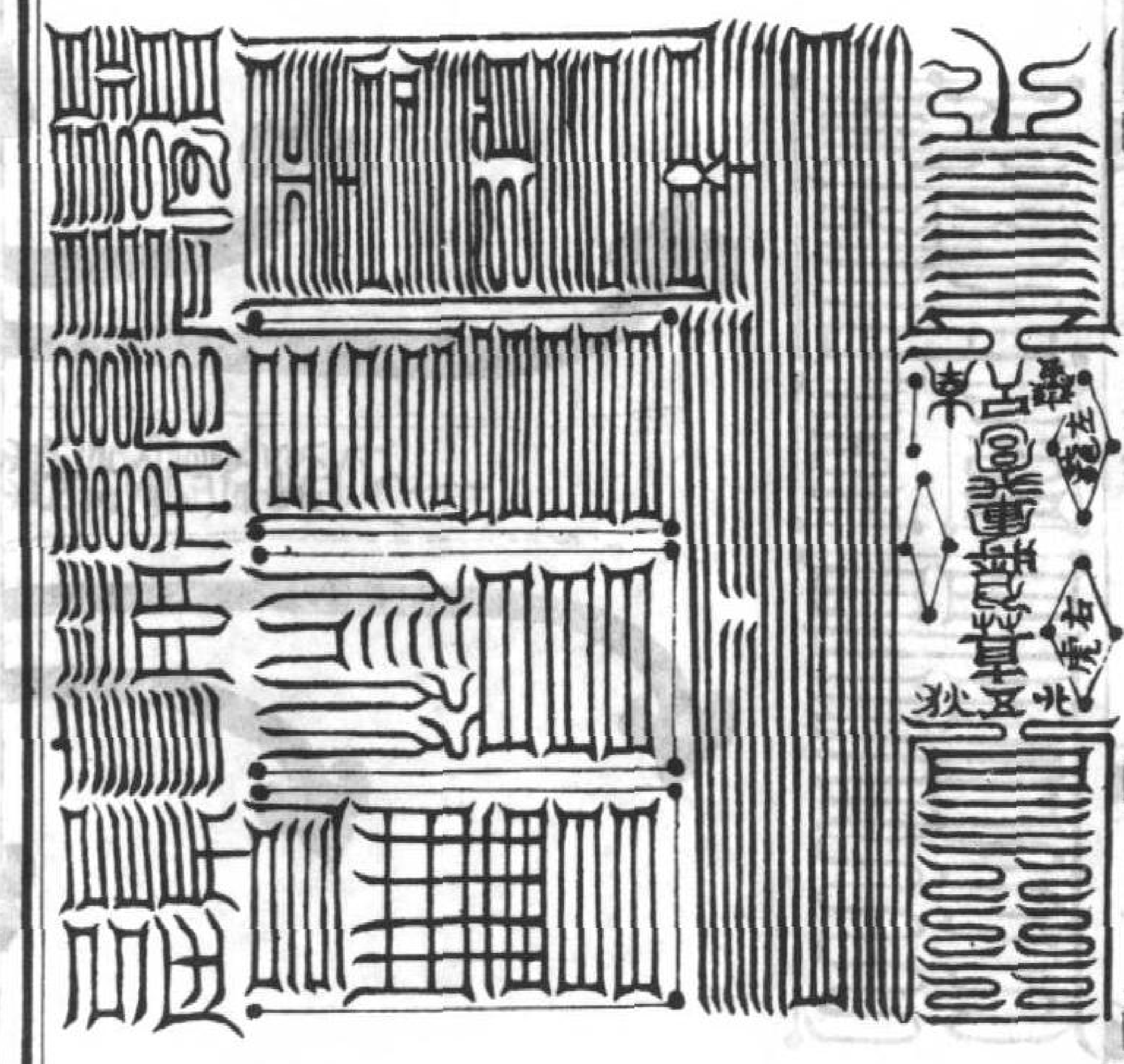
南方赤玄丙丁君車騎衣赤各持太初赤炁來迎弟子防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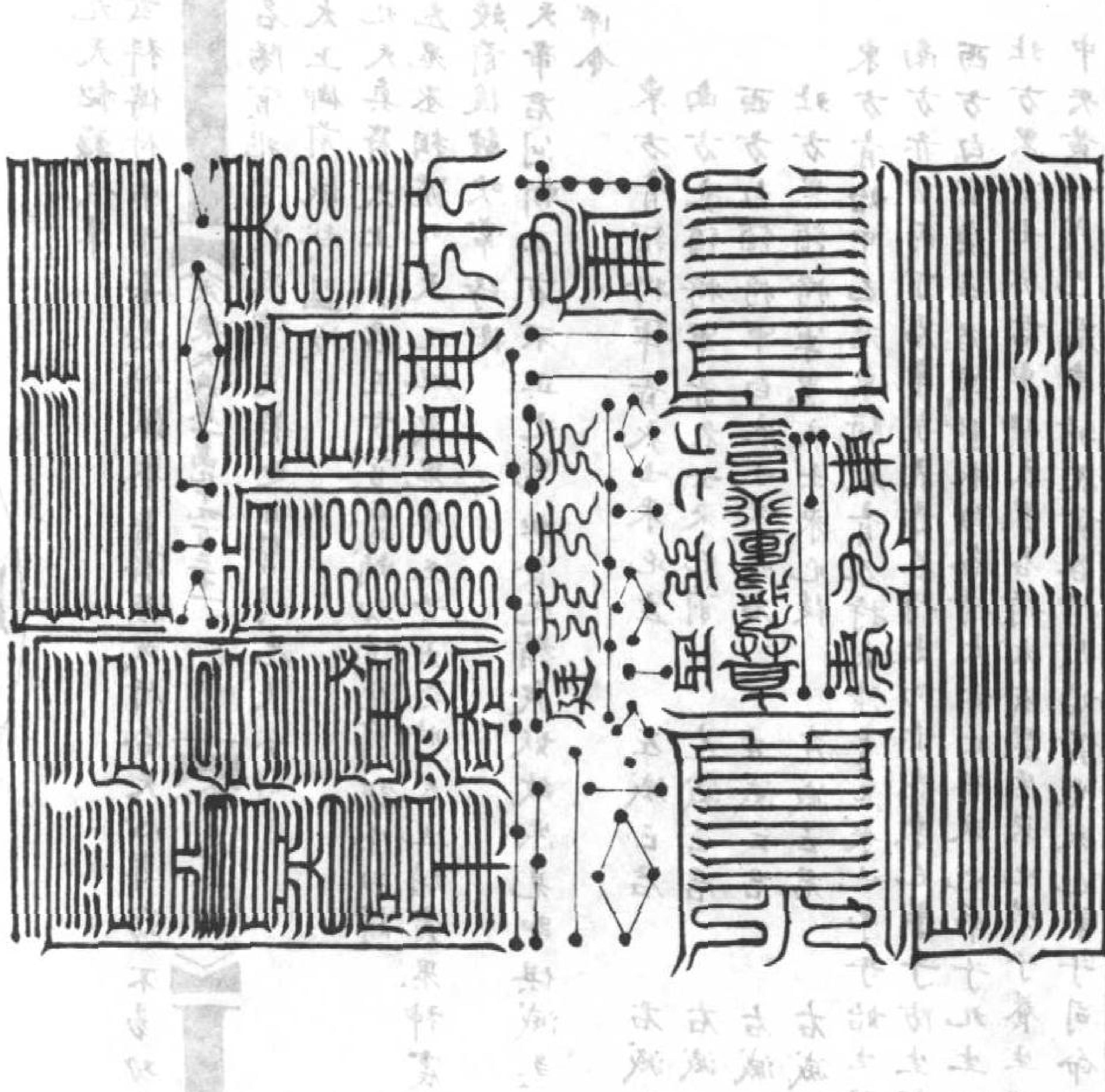
西方白玄庚辛君車騎衣白各持太素白炁來迎弟子九生門

北方黑玄壬癸君車騎衣黑各持太玄黑炁來迎弟子養生門

中央黃始戊己君車騎衣黃各持太始黃炁來迎弟子司命門

東方夷老君逆部伏衛神
南方越光君扁鵲伏衛神
西方氐老君捍厄鐵輪神
北方羌老君反甲逆鱗神
中央秦老君部領黃雲神
中央將軍頭戴金幘冠佩印綬天帝元君九天真符老君傳領民祭
酒召九天五方鬼神一切降伏
太上施虎賁神主收天下熒惑逆鬼邪炁
太上絶天神主收九天亂道逆鬼邪炁
太上[illegible]地神主收破地上妄稱王主不正逆鬼
太上九天丈人神主收散作無端百惡横行鬼
太上營門神主收地上破壞治化五方不正鬼
太上柱天神主收食民時粮血食為災鬼
太上青蓋赤蓋神
太上白蓋黑蓋神
太上黃蓋神





東方青炁君來也弟子左
方赤炁君來也弟子前
方白炁君來也弟子右
方黑炁君來也弟子後
中央黃炁君來也弟子身中
五方五炁君衆以時傳度付弟子某身中各保五方炁候如所列布九天
真符辟五方惡逆之鬼不正之神故炁所在里域速令一切伏滅急急如
律令

太上西城將主收新出逆鬼
太上營門將主收新斬大逆鬼
太上南溪將主收百二十妄作城治鬼
太上宮門將主收角氐鬼

左無上柱天將主收太武鬼
右無上五種將主收新來鬼
左無上中宮五營將主收大逆鬼
右無上域門將主收五道鬼

太上督天將主收天皇鬼。　左無上中大將主收精邪鬼。
太上發地將主收妄主鬼。　右無上九元中野將。主收不正鬼。
太上前受將主收社竈鬼。　左無上領天將主收北元逆鬼。
太上三泰君主收客死鬼。　右無上七部官將主收天地五方不正鬼。
太上越天大將軍。　玄老玄留大將軍。
太上正天大將軍。　玄老周天大將軍。
太上九道大將軍。　玄老中玄大將軍。
太上九誅大將軍。　玄老五元大將軍。
太上九剛大將軍。　玄老益天大將軍。
太上營門大將軍。　玄老九天大將軍。
太上宮門大將軍。　玄老中律大將軍。
太上玉蓋大將軍。　玄老建玄大將軍。
太上青蓋大將軍。　玄老還天大將軍。
太上赤蓋大將軍。　玄老中域大將軍。
太上白蓋大將軍。　玄老中徽大將軍。
太上黑蓋大將軍。　玄老中庭大將軍。
太上黃蓋大將軍。　玄老中建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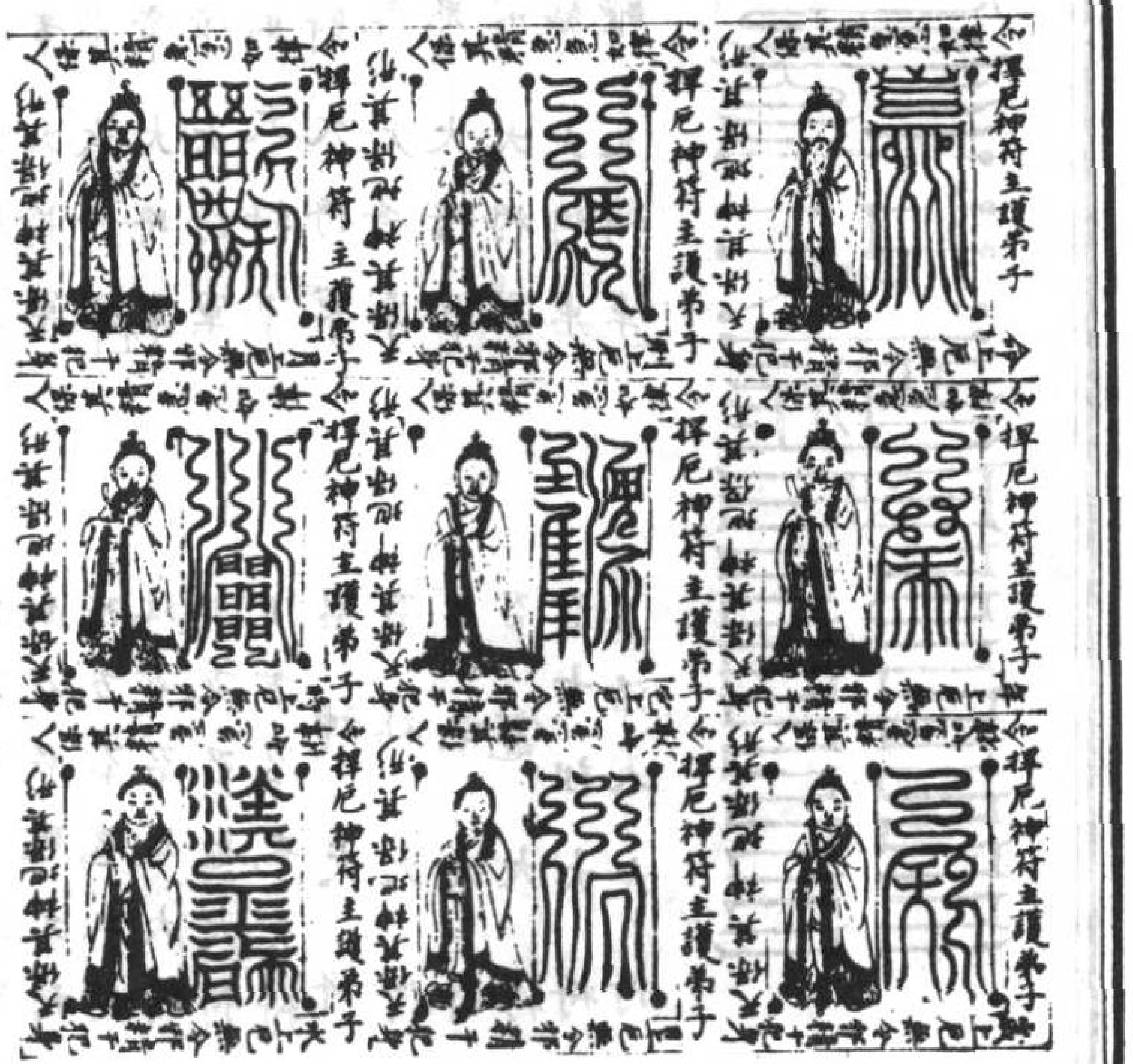
太上二十一部官將主收小官。自稱威神。制部治官。及領軍卒。妄設風波傷殺百姓。人鬼不別者依律收捕考治。此左右無上玄老。太上三五官將度內官所用水官度治。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九宮捍厄籙品第十六

（雒平蓋治。右領功炁。癸酉屬土。在蜀州新津縣。應軫宿。主兌卦。秋分八月中）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賣。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太上九宮捍厄籙。依奉科格。過度九厄。却除萬災。三元保護。克得長生。急急如律令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令捍厄神符主護弟子

弟子某。佩奉太上正一九宮捍厄籙。九星覆護。萬炁長存。災害不干。長生度世。急急如律令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卷下

太上正一八卦護身籙品第十七

（炁應九月節。其日在角九。鎮雲臺治。夏至後一百五日寒露。）

太上正一三五考召籙品第十八

（炁應九月中。其日在氐。鎮濜口治。夏至後百二十日霜降。）

太上正一斬邪赤籙品第十九

（炁應十月節。其日在房。鎮後城治。夏至後一百三十五日立冬。）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品第二十

（炁應十月中。其日在心尾。鎮公慕治。夏至後一百五十日小雪。）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炁應十一月節其日在箕鎮干

閬治夏至後一百六十五日大雪

太上正一斬河邪籙品第二十二

炁應十一月中其日在斗鎮主

蒲治夏至後一百八十日冬至

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品第二十三

炁應十二月節其日在牛鎮玉

勾治冬至後一十五日小寒

太上正一長生保命籙品第二十四

炁應十二月中其日在女鎮北

邛治冬至後三十日大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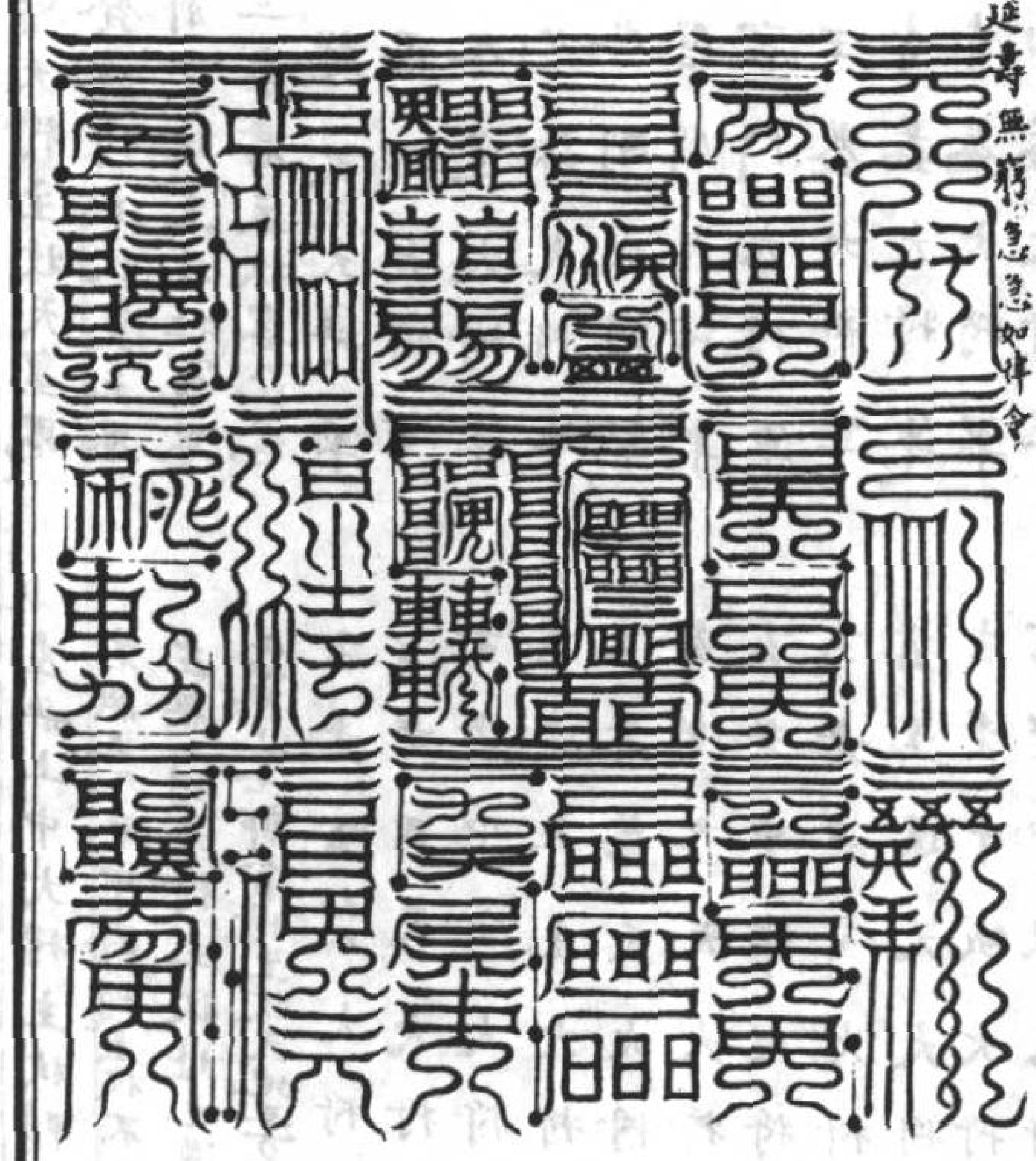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八卦護身籙品第一十七

鎮雲臺治左監貢炁祭酒屬大在閬州

蒼溪縣應角亢二宿主兌卦寒露九月節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被太上無炁君召即日恭詣龍虎山正一玄壇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真人門下拜受

太上太乙君皇天上帝無極太上元君太乙元君玄元始炁八卦護身籙符明拜萬神佑護（延壽無窮急急如律令）



天帝所生皇天養我皇地載我日月照我星辰輔我天炁利我地炁安我陰陽扶我山川通我司命舉我司錄護我神藥治我天廚飼我萬靈佑我百神侍我紫雲蓋我風伯送我周遊四方往來無極登昇天機駕乘魁罡我受太上天帝教令誰敢有當朱雀導前玄武從後左陽青龍右陰白虎頭戴七星足躡天斗入海出天門入河出地戶何向不通何求不得所獻者伏所指者亡踰河渡海風波靜息虎狼見我摧牙折齒丹書九通蕩滌妖凶白素為符災害滅除禹為治道蚩尤辟兵天符地節前開後閉延年無窮與天相畢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三五考召籙品第十八

鎮濜口治右監貢炁祭酒屬金在興元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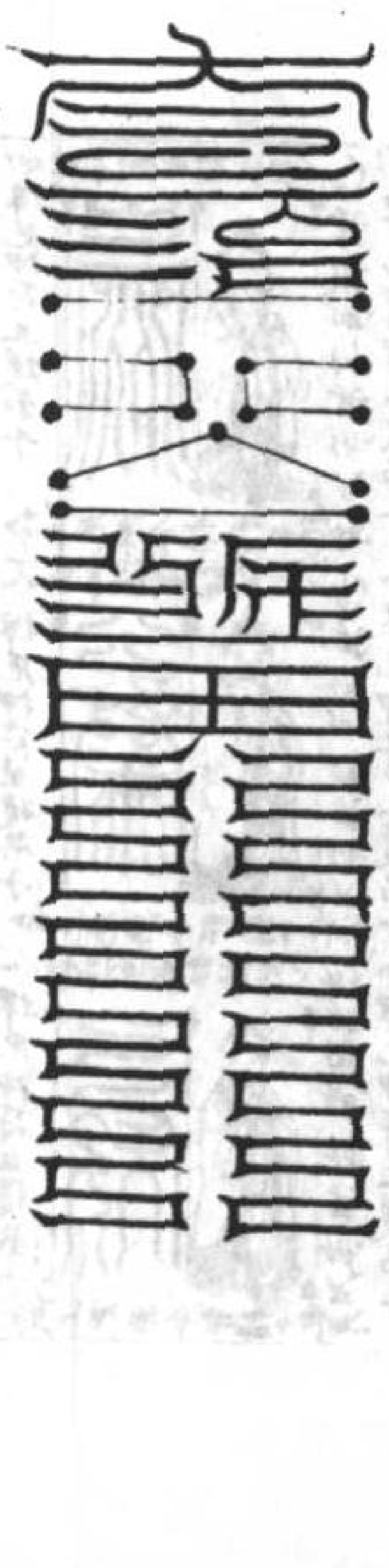
西縣應氐宿主兌卦霜降九月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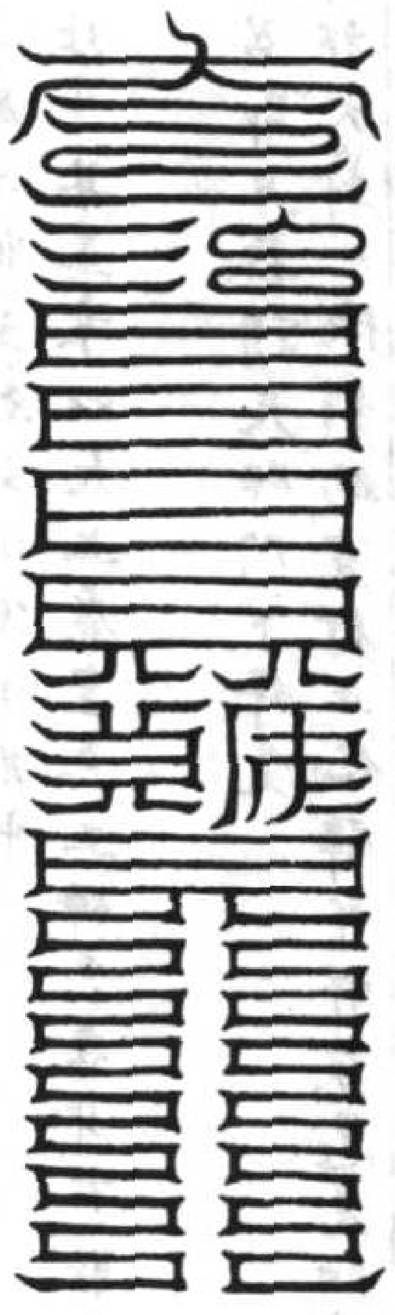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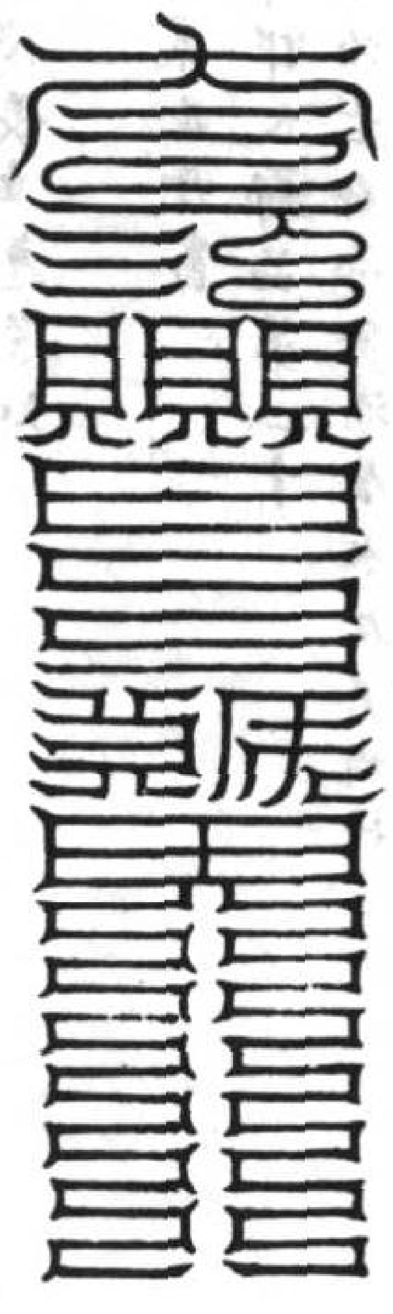
太清中宮三五考召籙依奉科格召致神靈除害去妖濟生度死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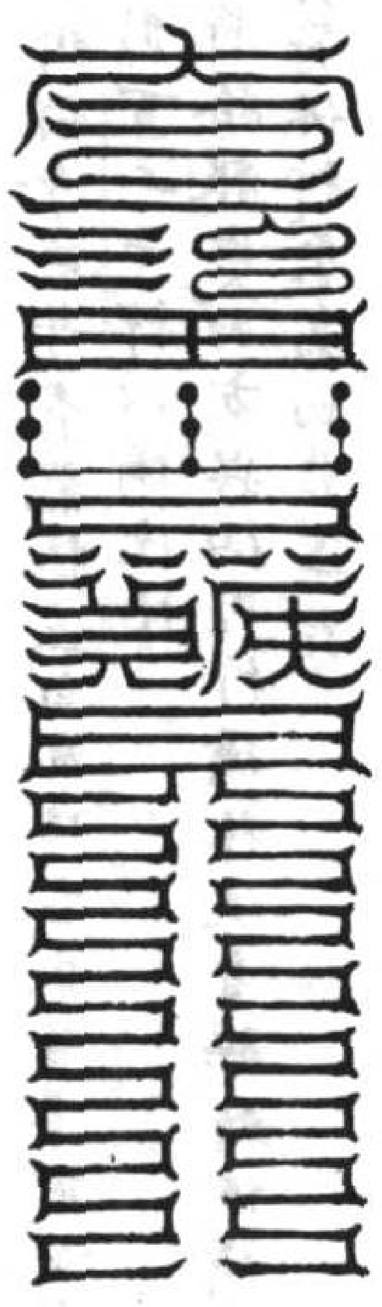
召青帝大將軍
召赤帝大將軍
召白帝大將軍
召黑帝大將軍
召黃帝大將軍
召左僕射大將軍
召右僕射大將軍
召煞鬼大將軍
召斬鬼大將軍
召附水大將軍
召附城大將軍
召附鞭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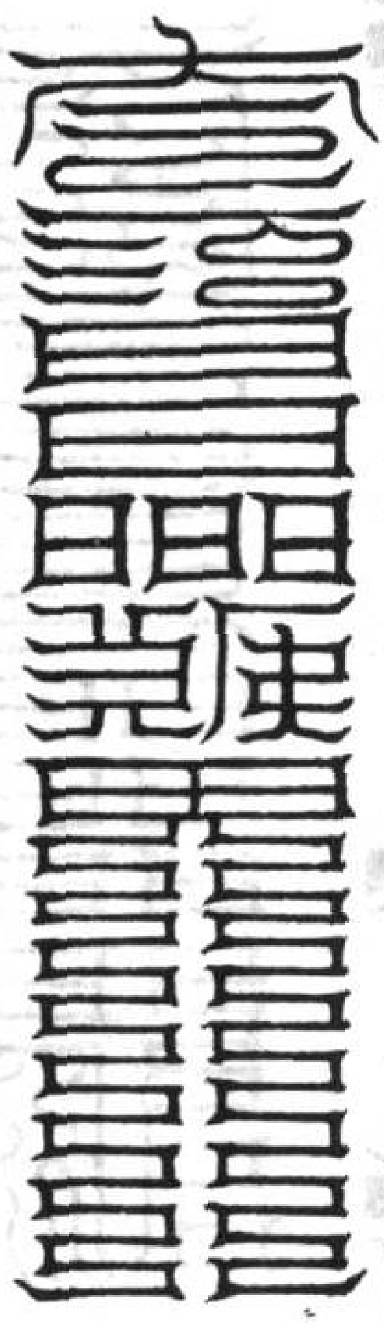
東方召鬼大將軍
南方召鬼大將軍
西方召鬼大將軍
北方召鬼大將軍
上方召鬼大將軍
下方召鬼大將軍
召神大將軍
召社大將軍
召宅大將軍
召竈大將軍
召七祖大將軍
召活人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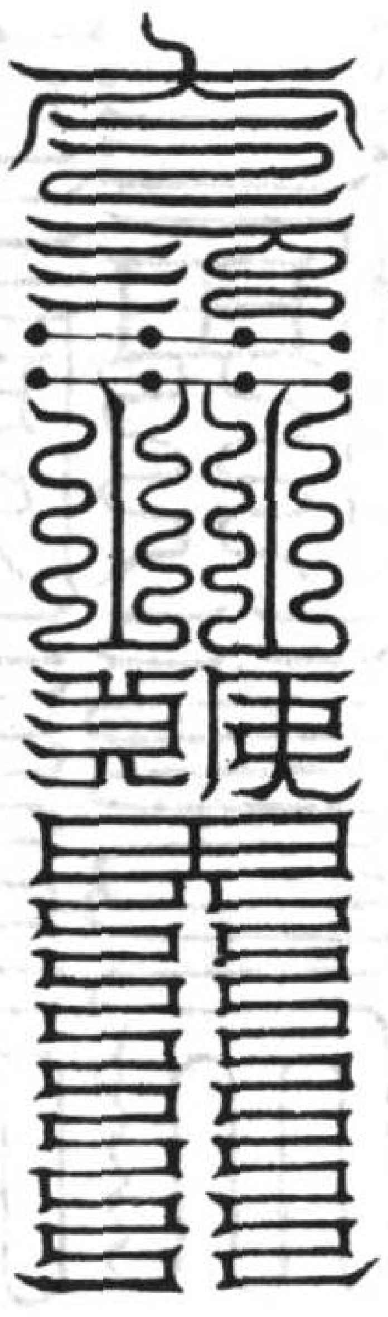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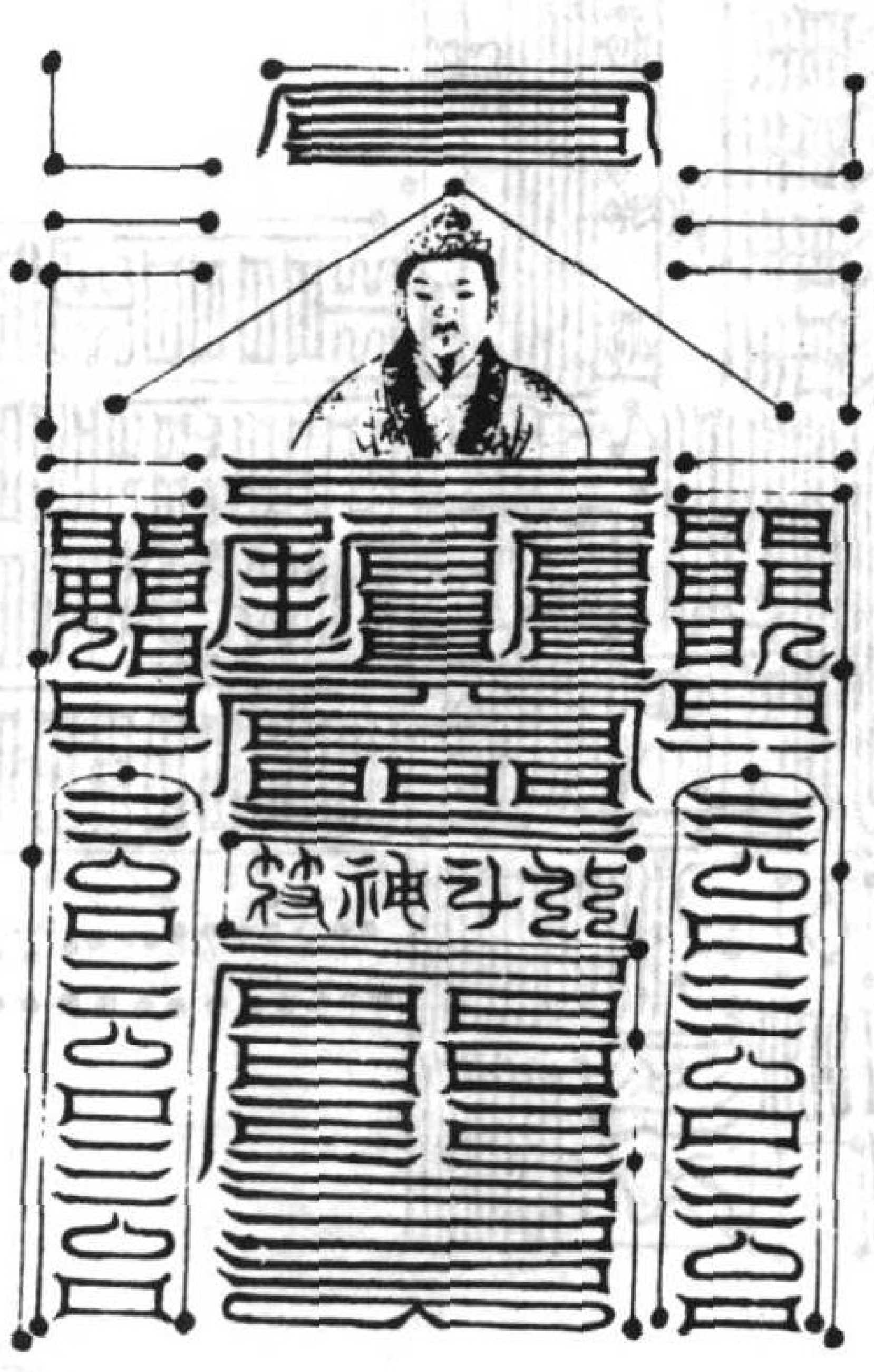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斬邪赤籙品第十九

（鎮後城治左都炁祭酒屬水在漢州什方縣應房宿主乾卦立冬十月節）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諸道
自實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天靈赤官斬邪大籙一如明文功曹將吏營護身形斷絕邪源

滅除故炁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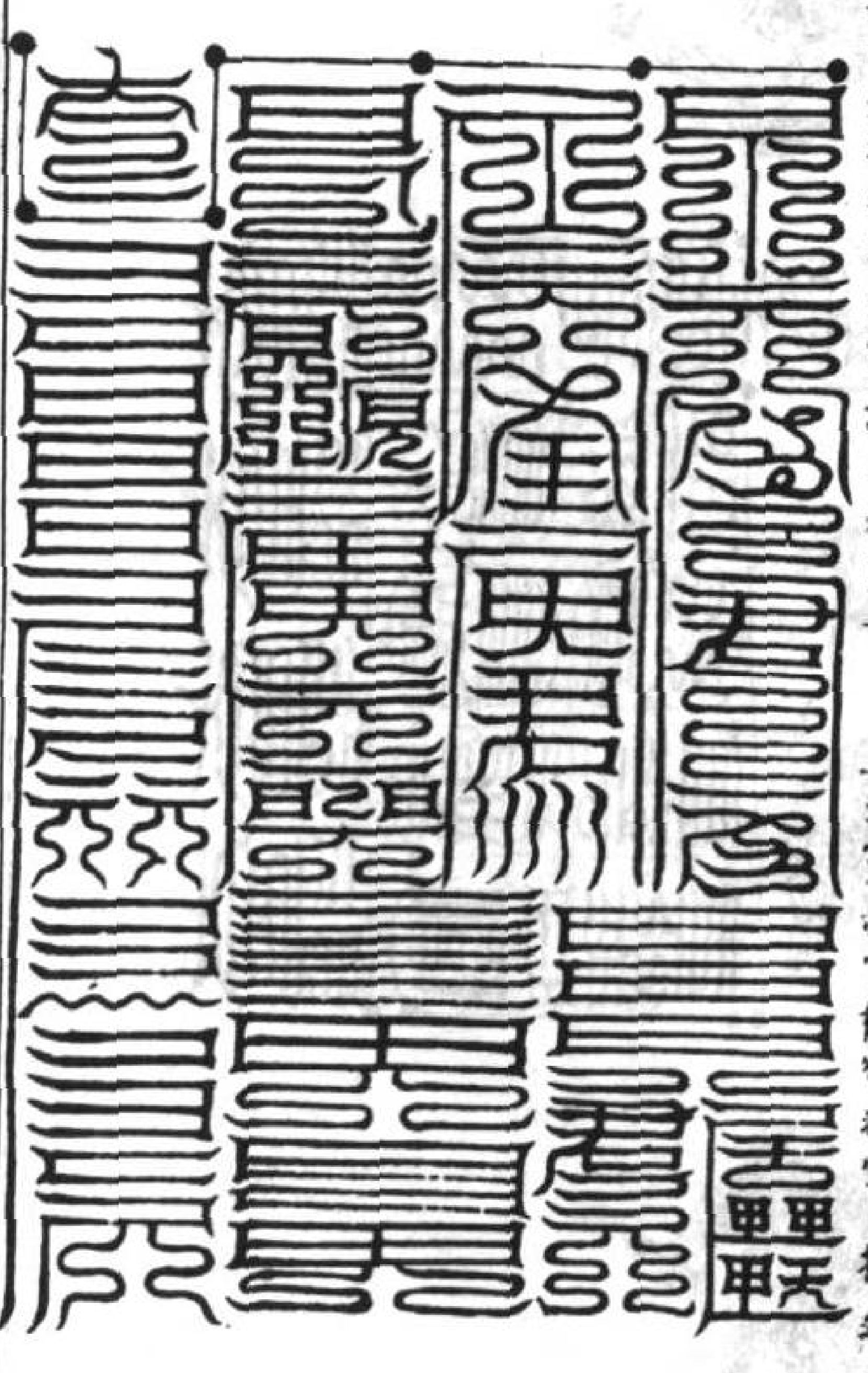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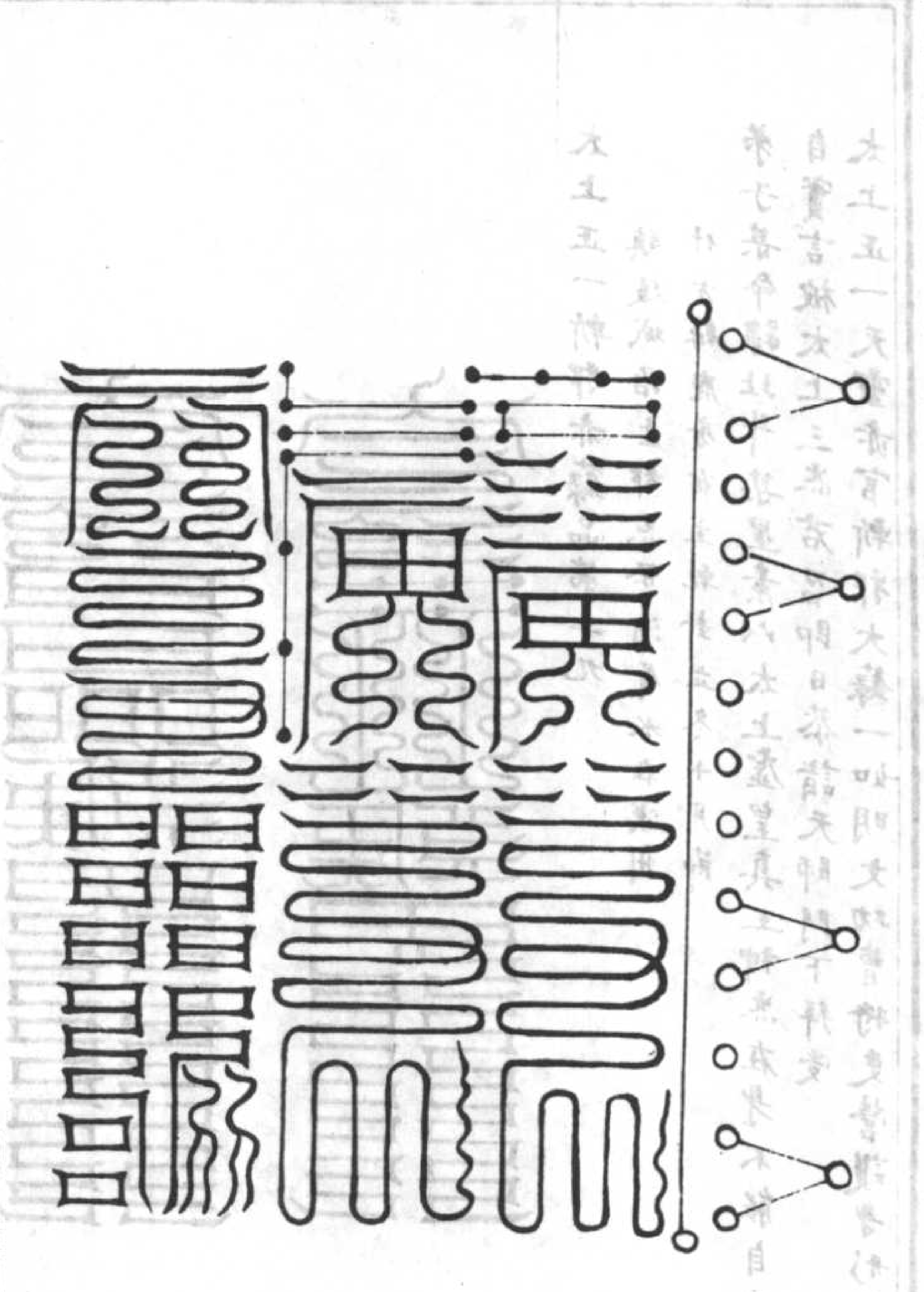
天靈赤官斬邪直使功曹
天靈赤官斬邪正一功曹
天靈赤官斬邪治病功曹
天靈赤官斬邪左官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右官使者

天靈赤官監邪吏
天靈赤官監邪直使
天靈赤官斬邪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正一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御史

天靈赤官斬邪都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陽神決吏
天靈赤官斬邪陰神決吏
天靈赤官斬邪陽官太醫
天靈赤官斬邪陰官太醫
天靈赤官攝邪將軍斬邪陽神將軍
天靈赤官伐邪將軍斬邪天醫扁鵲
天靈赤官治邪將軍天靈護身將軍

天靈赤官斬邪剌姧
天靈赤官攝邪護身大神
天靈赤官斬邪擒奇使者
天靈赤官斬邪仙人道士玉女
天靈赤官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神吏
天靈赤官誅邪將軍斬邪陰神將軍
天靈赤官斬邪將軍斬邪衛身將軍
天靈赤官戲邪將軍擒猗將軍





天符有命。令入斗中。鬼神敬仰。保命延年。青龍扶左。白虎侍右。朱雀導前。玄武從後。三十六仙。營衛身形。百二十神。以備役使。天符給用。地符給粮。出入四方。與仙同行。攝神使者。驅斬邪精。南斗護命。真符保神。乘駕四龍。遥詣天門。

太上護身。免得長生。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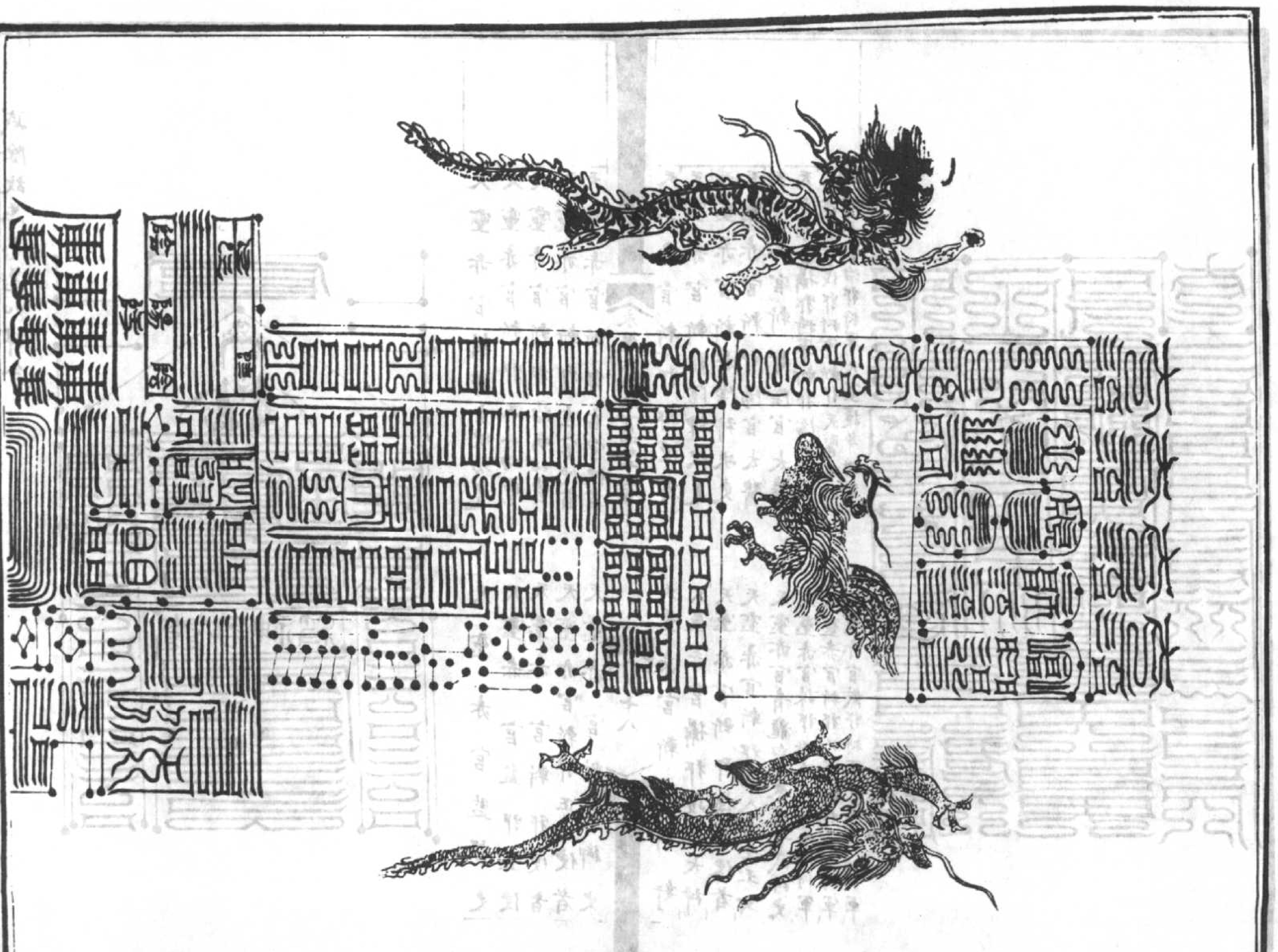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品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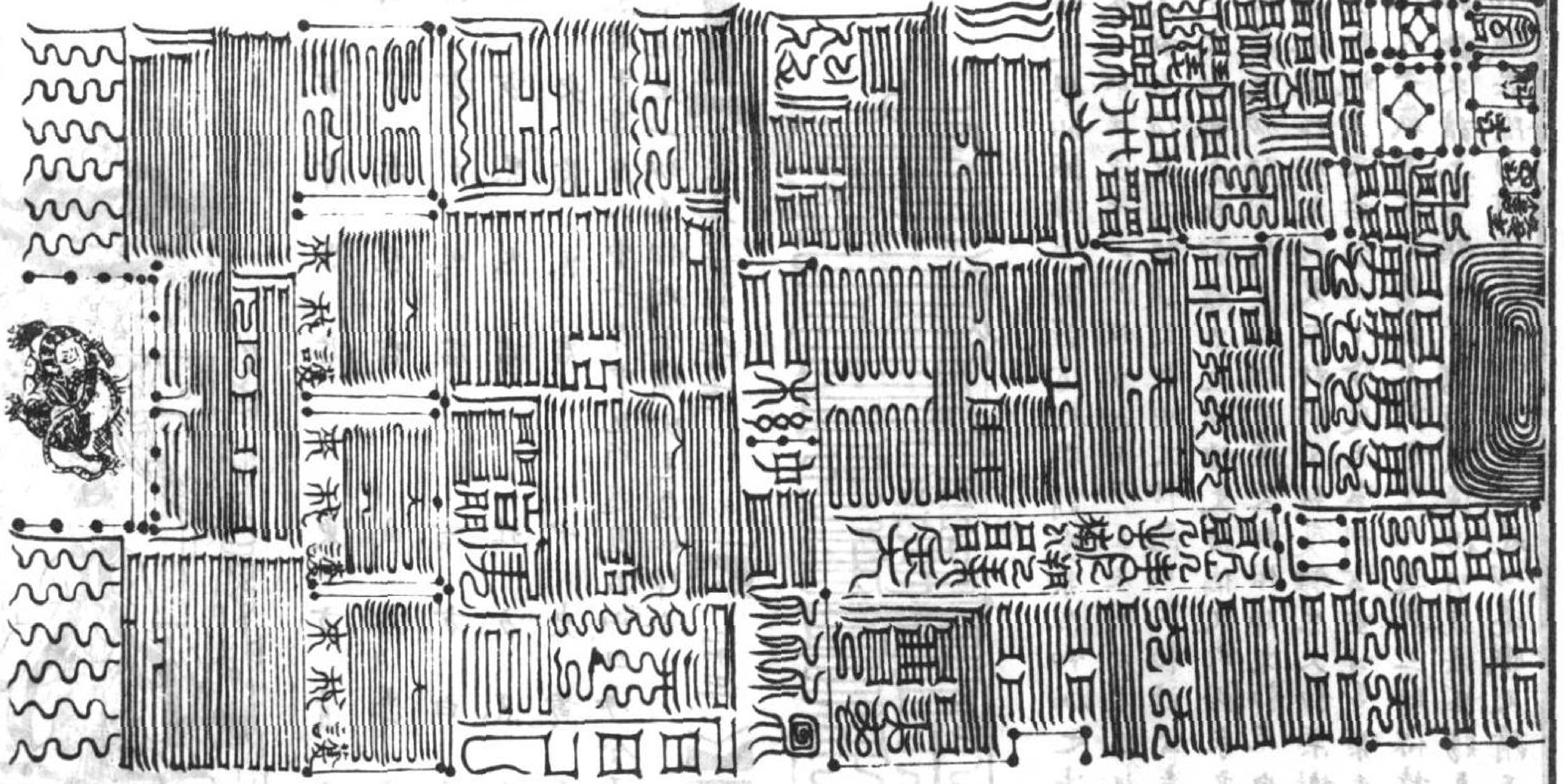
（鎮公墓治。右都炁。祭酒屬水。在漢州什方縣。應心尾二宿。主乾卦。小雪十月中）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辟邪大籙一依科約。宣行正化。辟斥邪氣。急急如律令





弟子某佩奉太上正一辟邪籙保護身宮蕩滌故炁五酉之鬼知汝名字

遠去千里不得妄有干犯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

（鎮平岡治。左貢炁。祭酒屬水。在蜀州新津縣　應其宿主乾卦大雪十一月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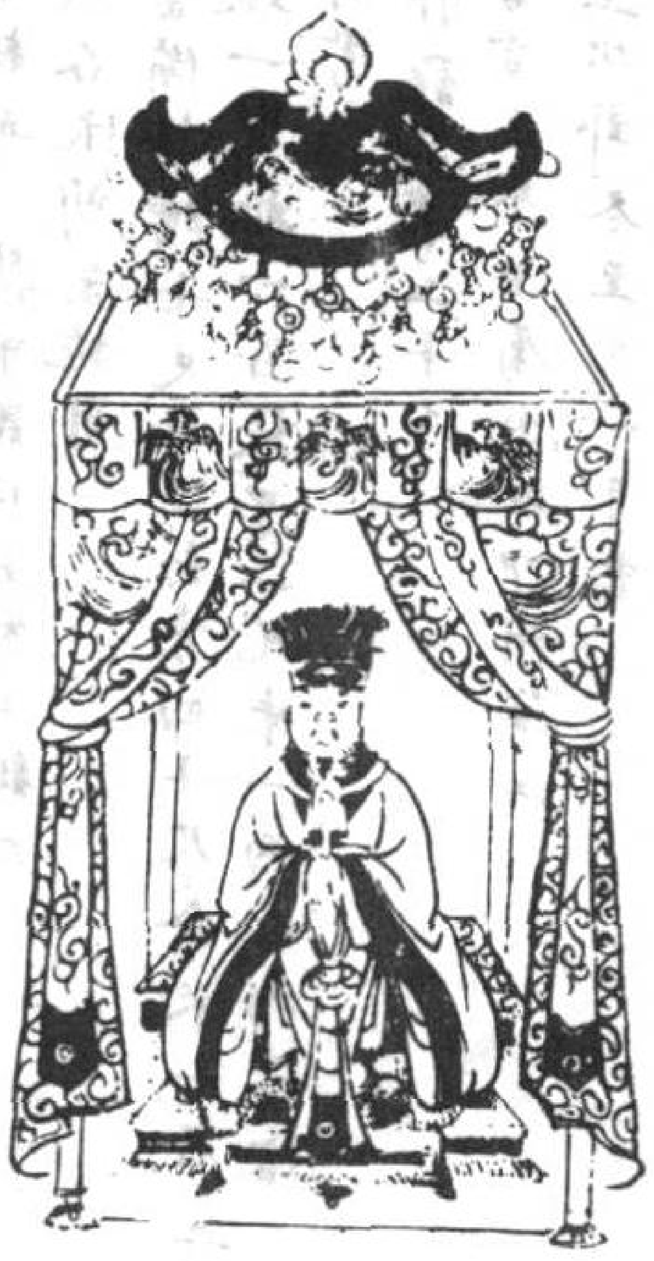
弟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

自寶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太玄胡玄西玄壹公雜呪法四部禁炁籙佩受如科請降真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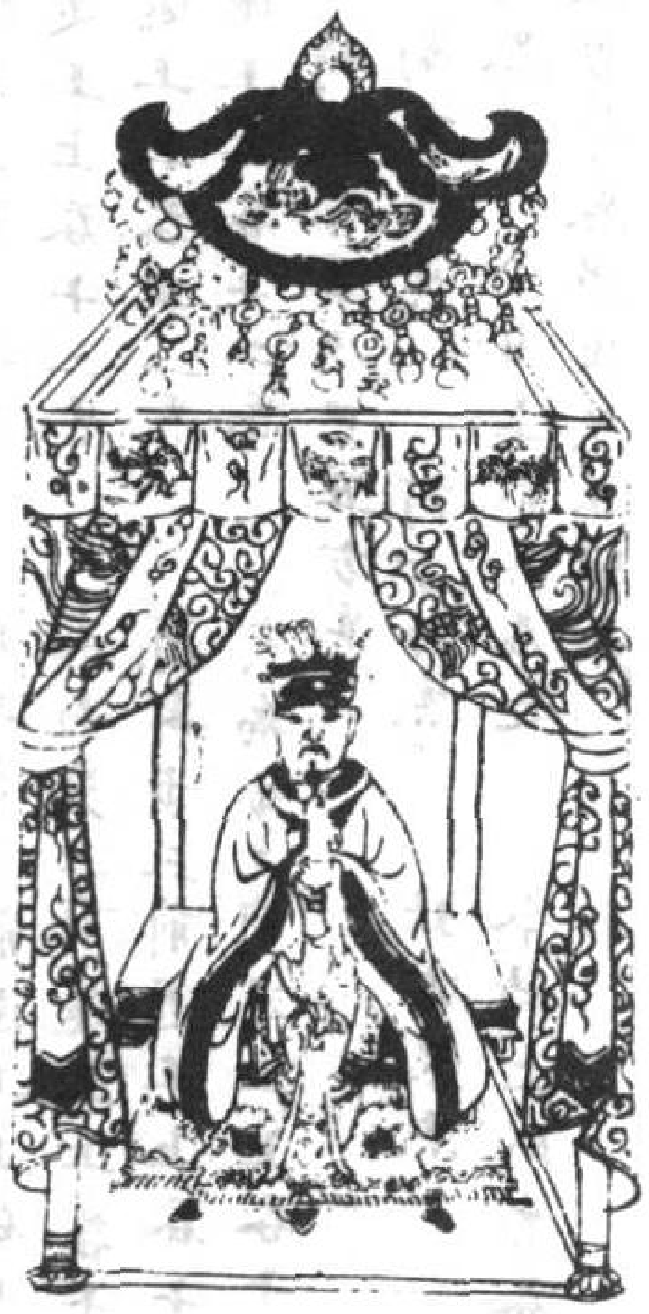
却邪保生急急如律令

壹玄君朱永仙黑幘黑冠五色之衣華蓋斗帳玉牀入鎮弟子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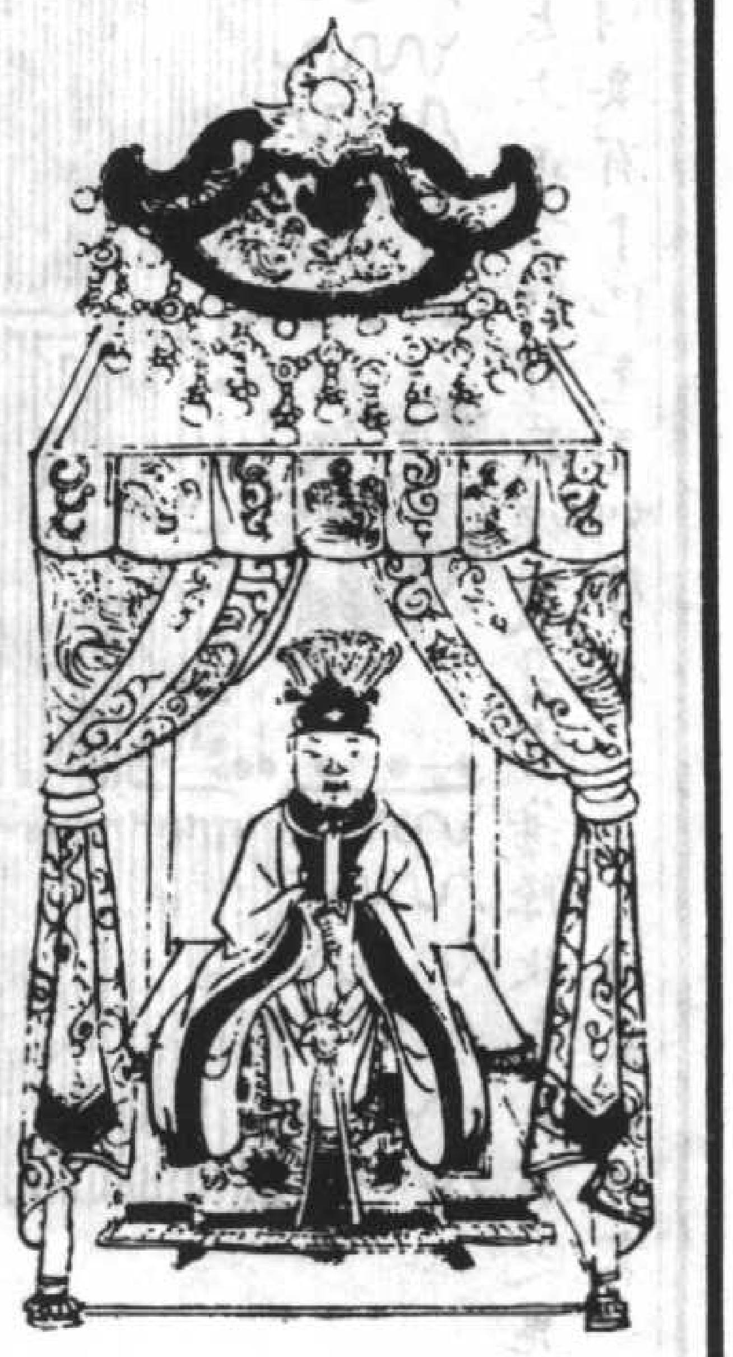
太玄君趙文昌白冠紫衣華

蓋斗帳玉牀入鎮弟子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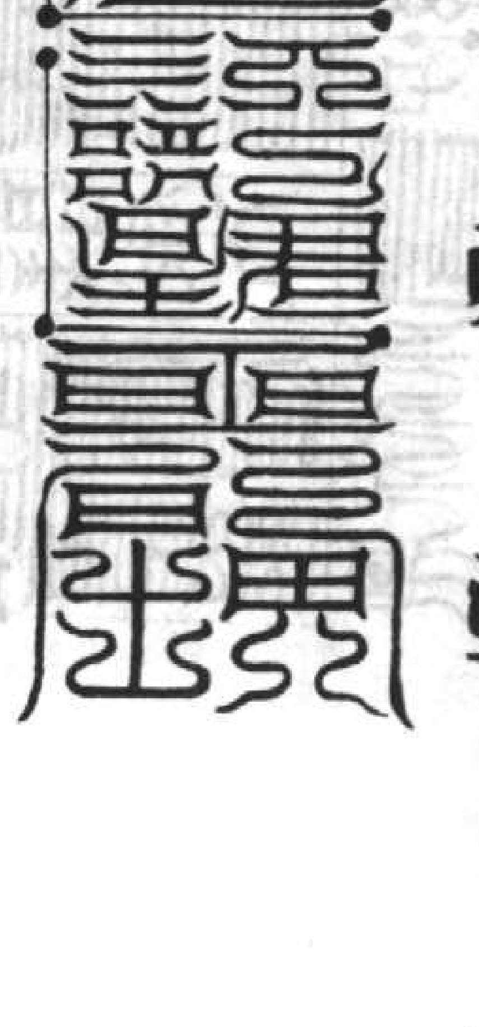
胡玄君高子嵩赤冠五色之衣

華蓋斗帳玉牀入鎮弟子身中



東方青炁君　東方青炁吏
南方赤炁君　南方赤炁吏
西方白炁君　西方白炁吏
北方黑炁君　北方黑炁吏
中央黃炁君　中央黃炁吏

五方真炁君吏寄度入弟子身中凡所遊歷名山四海令五方君吏驅逐邪炁天下地上一切毒物咸令攝伏急急如律令



弟子某好道樂仙誠精意恪謹賫信弊詣受禁炁神仙之法（受者執刀再拜[illegible]依法取炁步十二時從子起為步左足前右足後視之）勅湯火文勅路宿文勅自防身文勅臊文勅蛇文勅惡鬼文勅社公毒文勅印文勅雲中鬼子文勅雕文勅都雜符文勅腫文勅禍文勅俗家房廟坐房文勅水瘕文勅蟲文勅師前病家文勅惡瘡文勅俗師文勅虎狼文勅食文勅按摩文勅他家作塚文勅犬文勅針文勅度雜炁文勅禁樹文勅刀文勅蛇虎瘡文勅蚊蟲文右合三十條度太玄胡玄壺公等禁炁雜訣度某素以貽生民人千載有幸制屬太上諸君丈人道炁三師保持獲來法蘇妻以未明師訣求請上言願典者歸消風障得明道法降賜真炁宣行有効濟人利物誠某除山所度吏兵協力同心建功遷職又請通炁君官將又

請五方炁禁斷毒蛇虎狼等神將吏一合隨文度入兆身凡施禁攝先符効信急急如律令

子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丑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寅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卯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辰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巳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午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未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申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酉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戌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亥為步三前還王上吞十二炁

右十二時吞炁畢次思五方炁

青炁　南方赤炁　西方白炁　北方黑炁　中央黃炁

太歲上二十四炁　令日上取炁吞之　今時上取炁吞之

右思五方等炁畢次思五臟炁

青炁歸肝中主青龍　赤炁歸心中主朱雀　白炁歸肺中主白虎
黑炁歸腎中主玄武　黃炁歸脾中主黃老君

右思炁法一如次序

禁裸蟲用木炁（木數九）　禁毛蟲用火炁（火數三）　禁鱗蟲用金炁（金數七）

禁羽蟲用水炁（水數五）　禁甲蟲用土炁（土數五）

右禁炁法各依所主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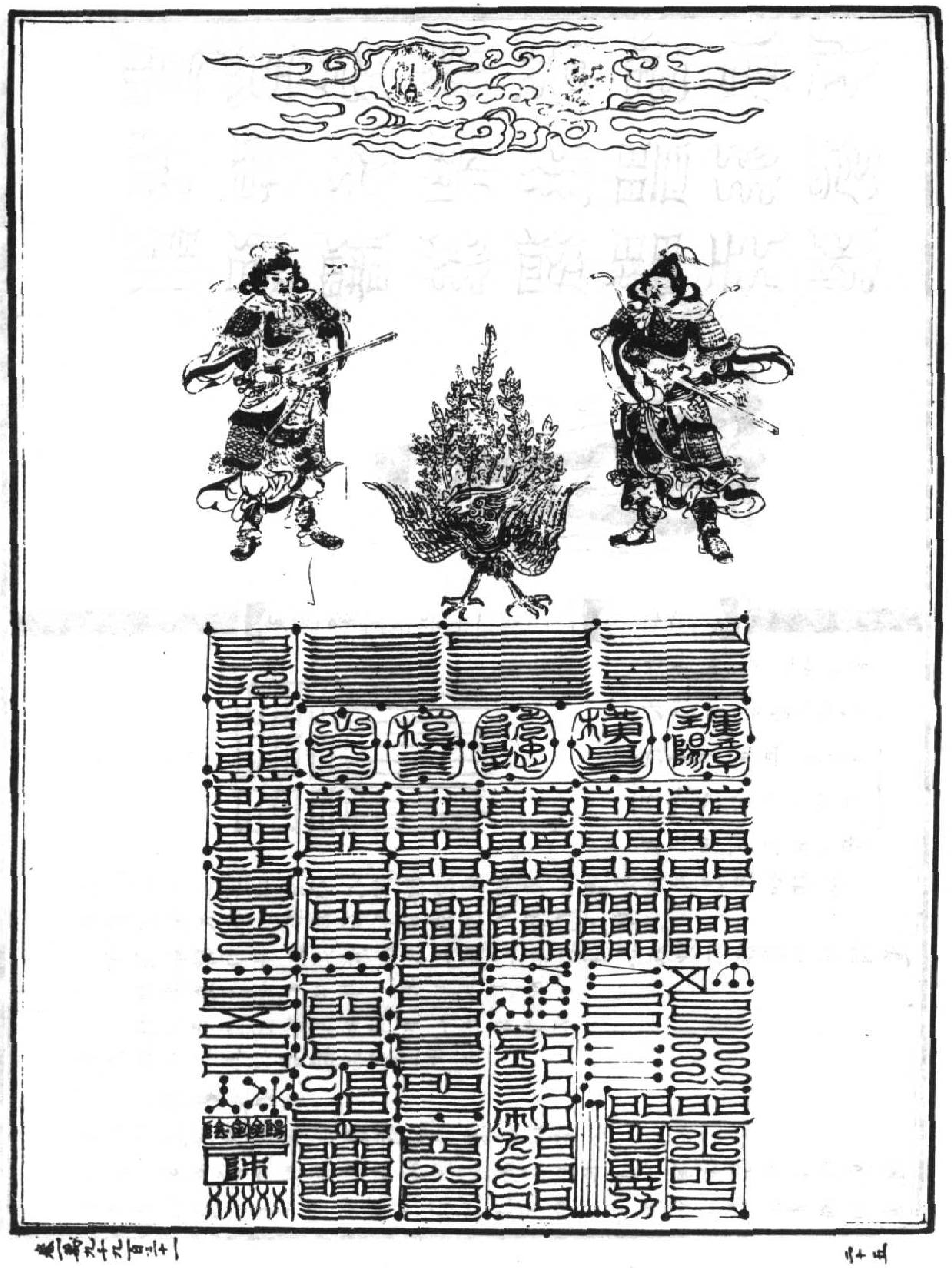
請受禁炁之法當備絳繒七尺五寸白素四十尺命米一石　二斗大刀一口書刀一口銀鐶一雙紙一百張墨一丸朱一兩以為揩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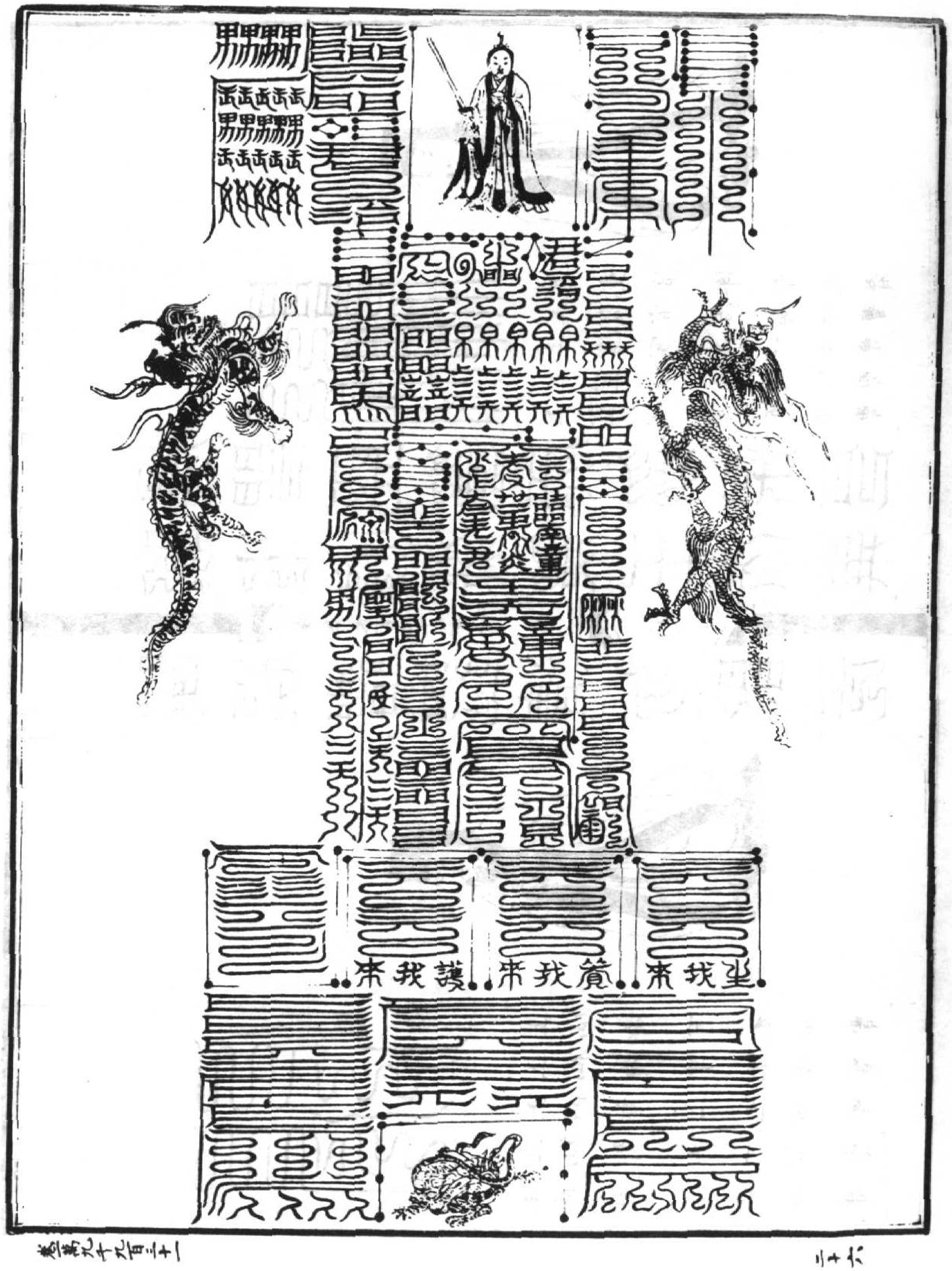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斬河邪籙品第二十二

（鎮主薄治右貢炁祭酒屬金在邛州蒲江縣應斗宿主坎卦冬至十一月中）

弟子某命隸
北斗某星素以
太上虛皇真神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詣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
天師門下拜受
太上正一斬河邪籙依
律修奉禳却水災斬滅邪源急急如
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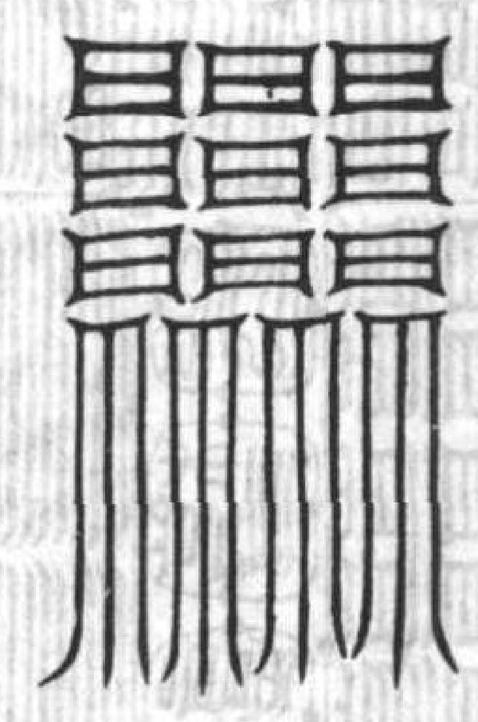
弟子某佩受太上正一斬河邪籙保護身命辟除凶咎青龍白虎羅列左右朱雀玄武導從前後左右將軍侍衛身形游行江海涉歷河源蛟龍通道水伯送迎敢有干試翦截汝形急急如律令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品第二十三

（鎮玉局治。主癸炁癸酒蜀水在益州成都縣應斗宿主坎卦小寒十二月節）

子某命隸北斗某星素以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别詣道自賓言被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太上正一三五功曹籙依律聽授扶助道法濟度天民急急如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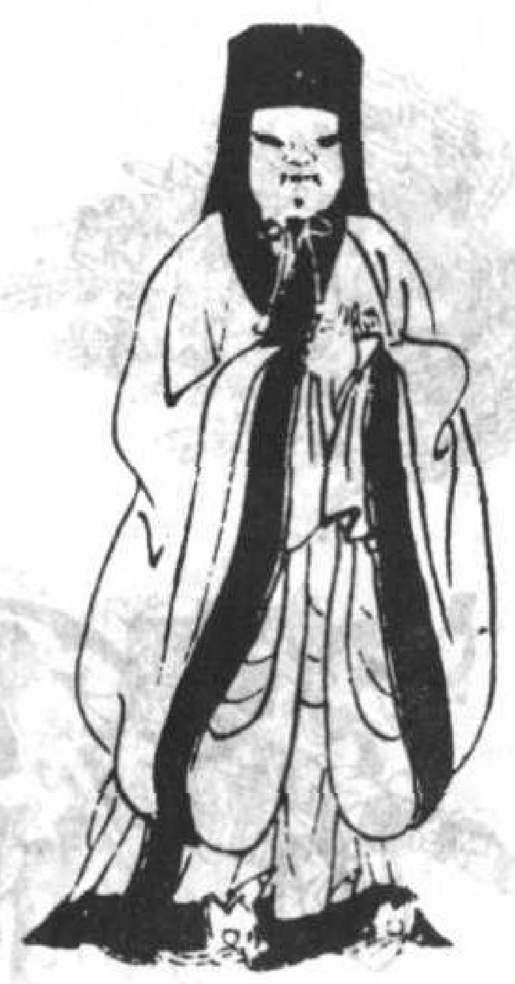
太清甲官三五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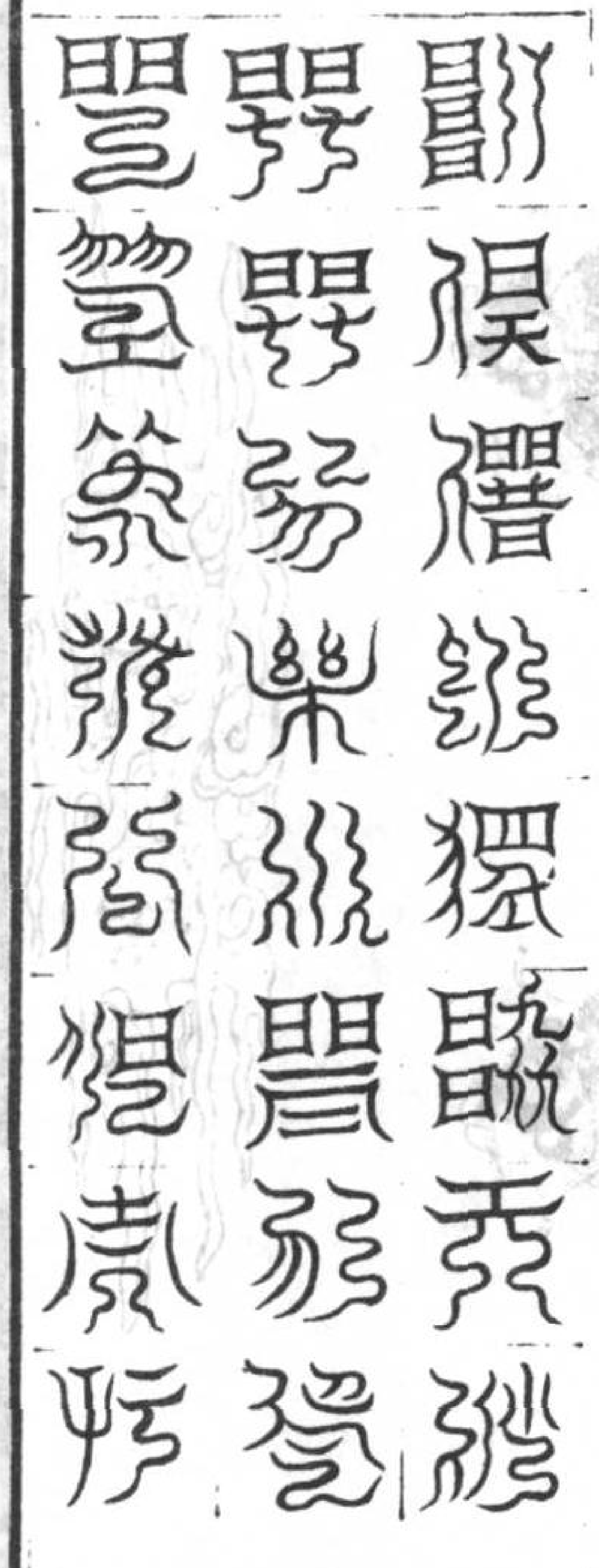
太清甲官直使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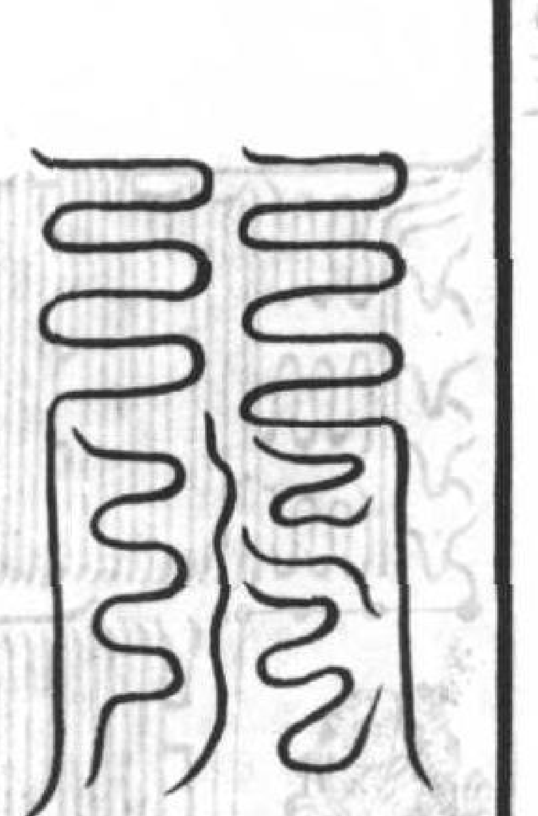
太清甲官正一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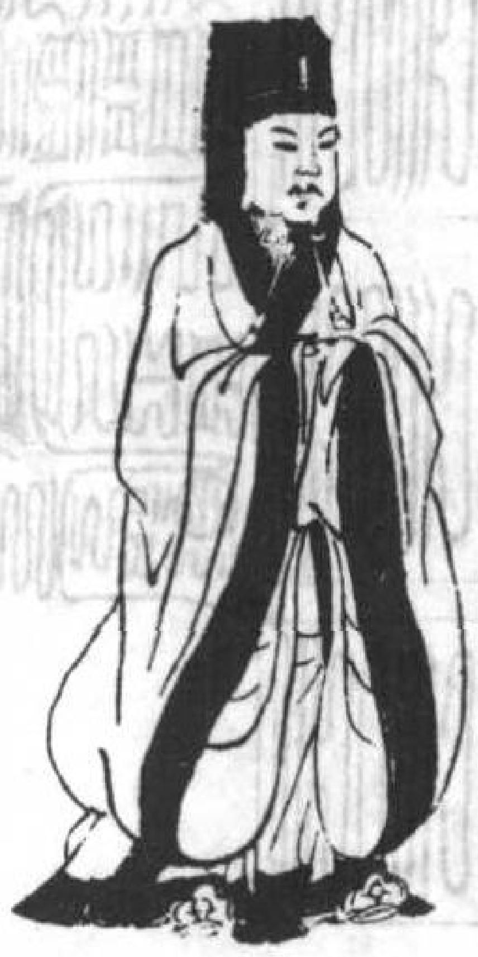
太清甲官治病功曹

太清甲官合神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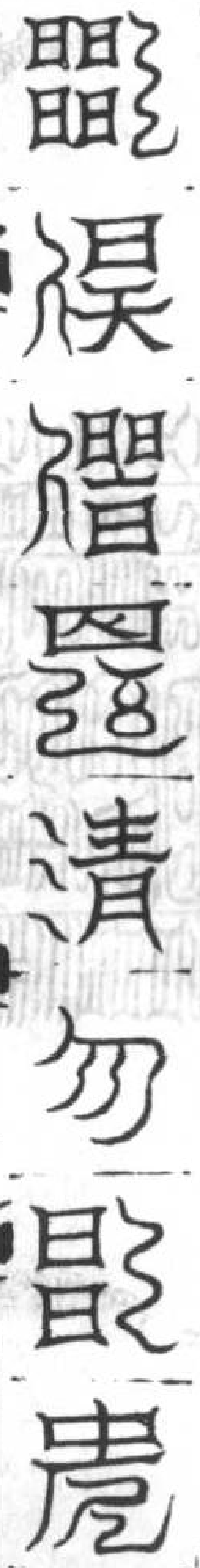
上仙都三五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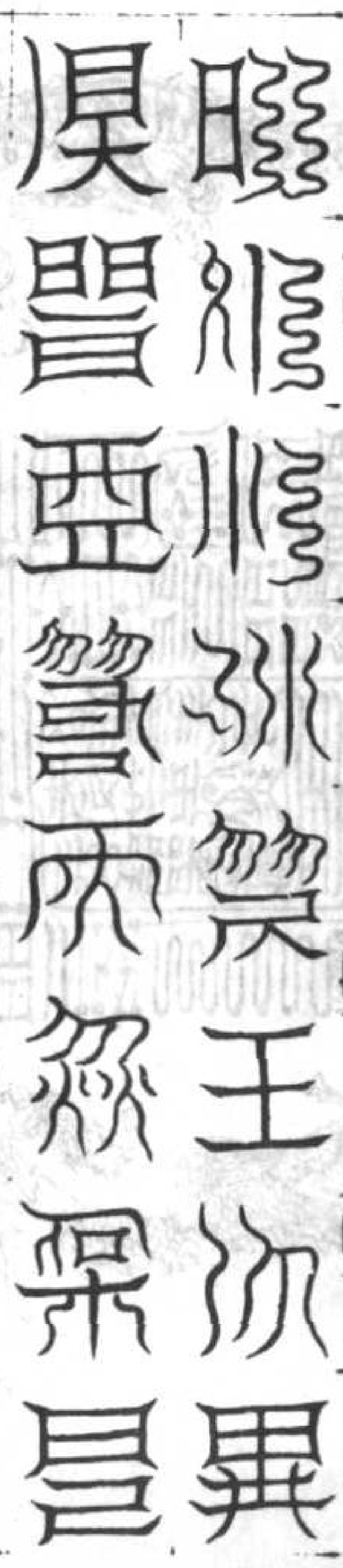
上仙都正一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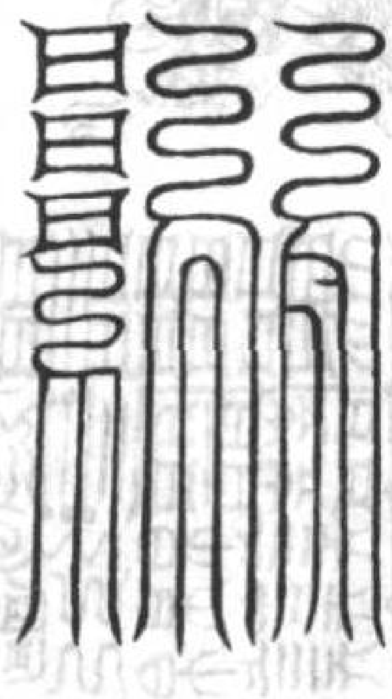
上仙都上元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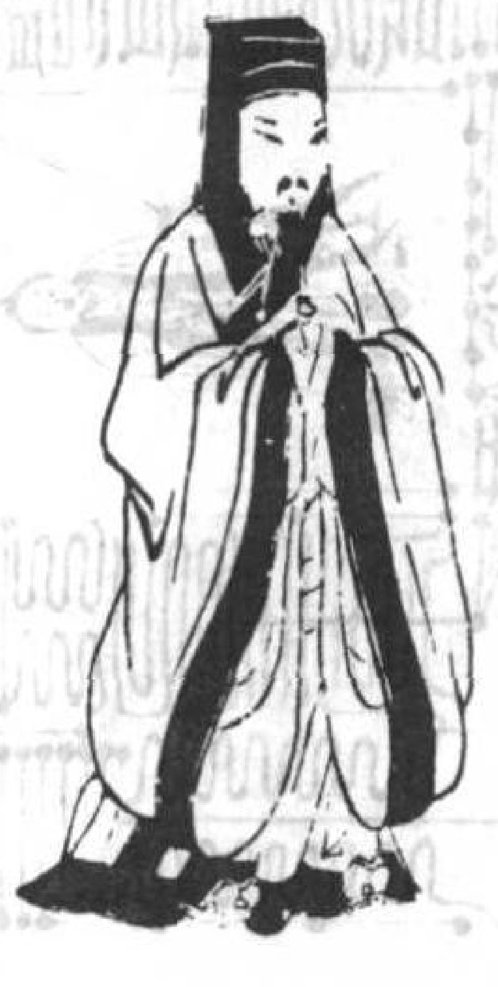
上仙都中元功曹

上仙都下元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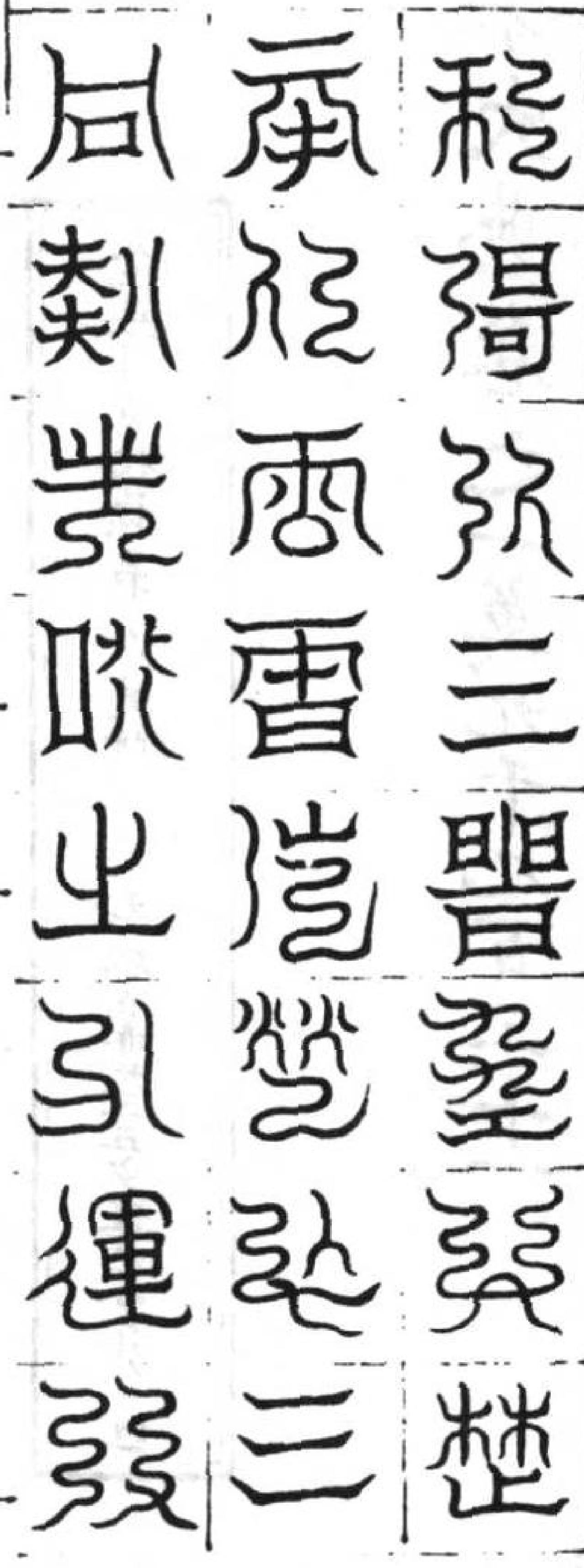
上靈官三五功曹

上靈官直使功曹

上靈官正一功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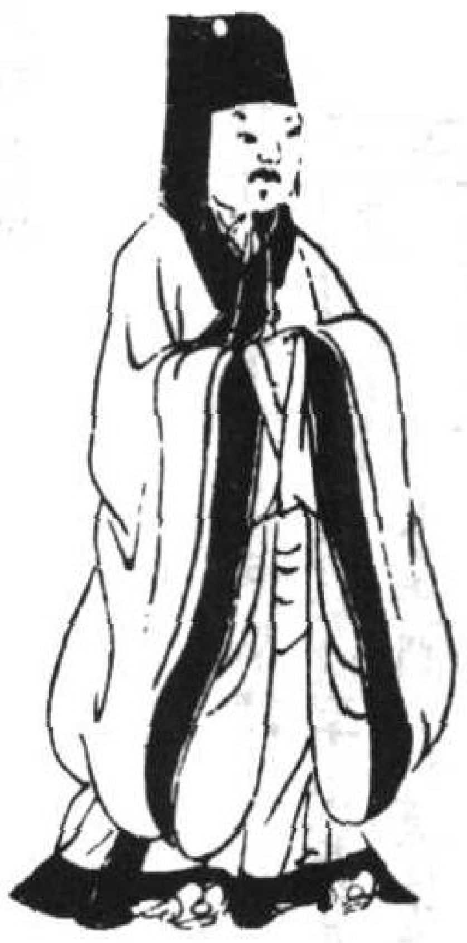
上靈官治病功曹

上靈官捧香使者



三五功曹
直使功曹
正一功曹
五帝功符
錄曹符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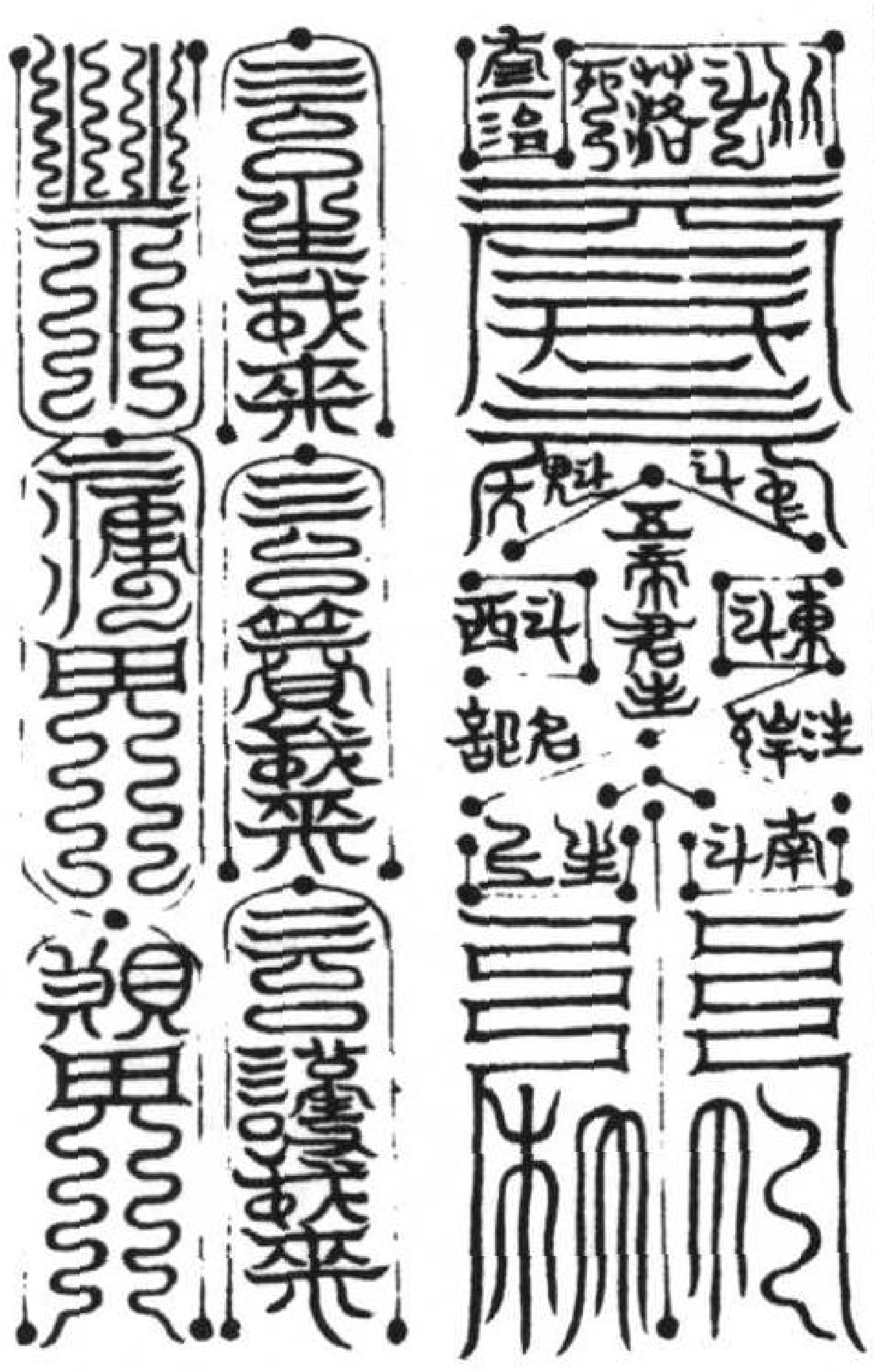
三五功曹吏
直使功曹吏
正一功曹吏
五帝功曹吏
杳官宁者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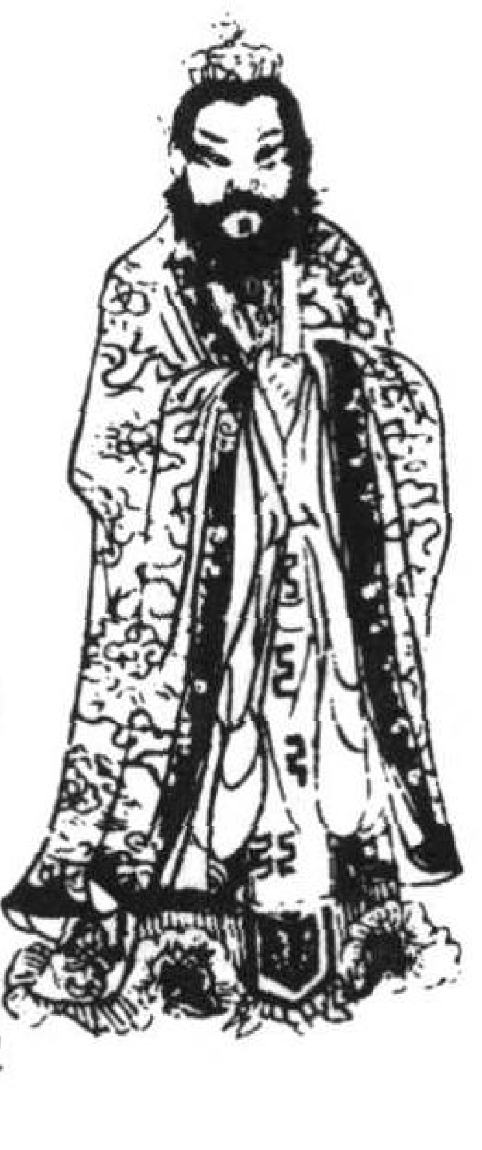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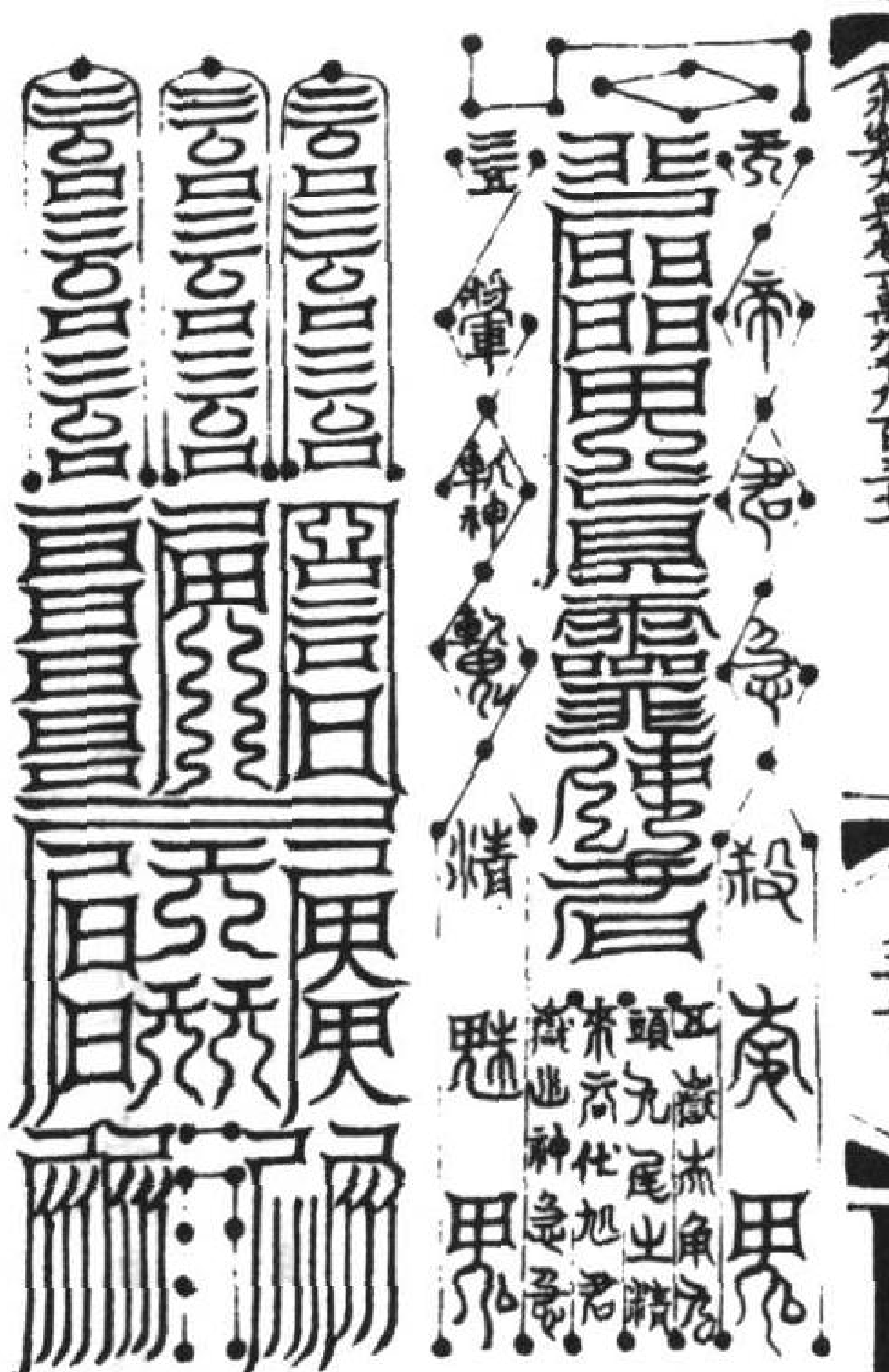
符篆並丹書

太上正一長生保命籙品第二十四（鎮北印治右察炁祭酒屬土在洛京洛陽縣鹿女宿主坎卦大寒十二月中）

弟子某本命上屬北斗某星素以
太上虛皇真王神炁在身不能自分別諳道自實言被
太上三炁君召即日恭詣天師門下拜受
長生保命籙依科遵奉鍊已修身保命長生克登仙道急急如律令







天雲官好生使者
天雲官扁鵲使者
天靈官除黑濤使者

符篆並丹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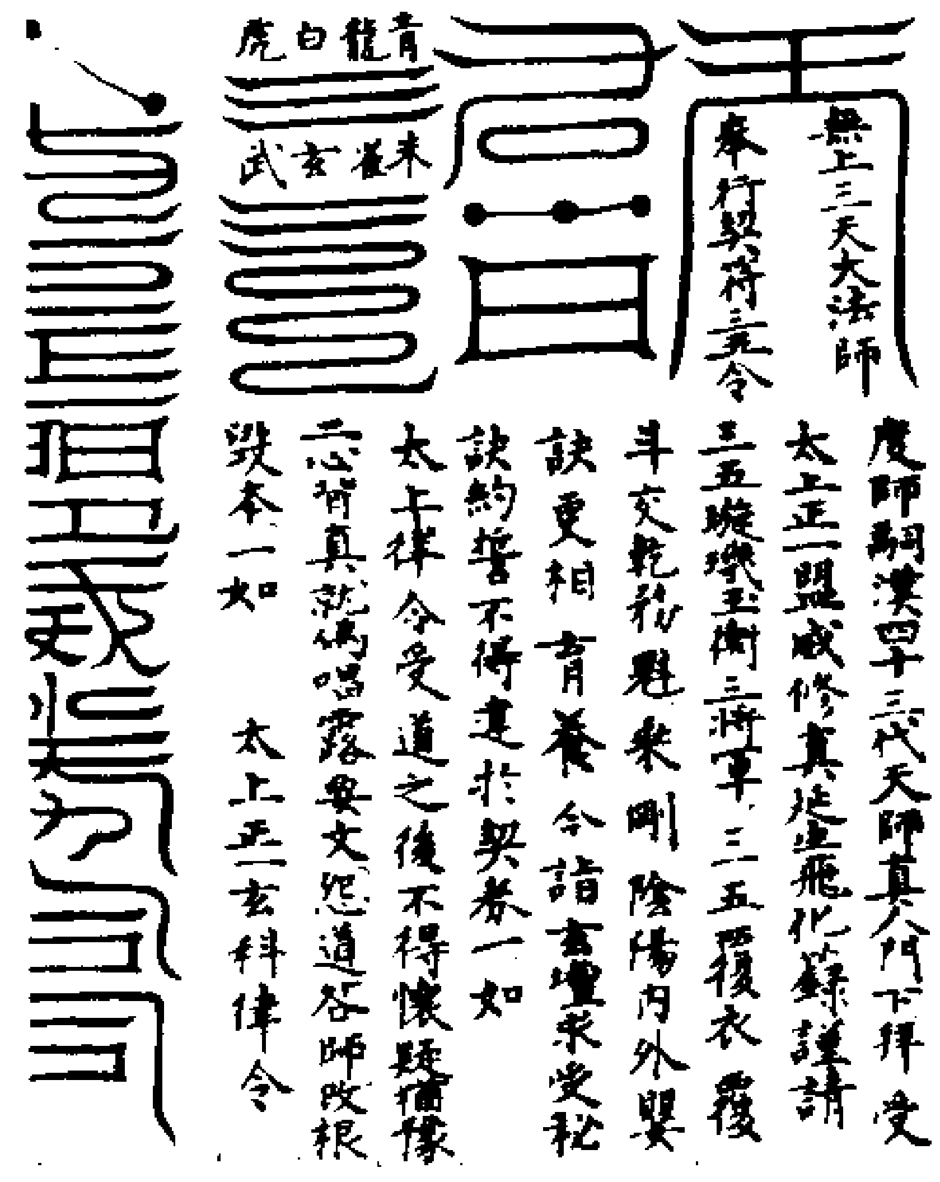
正一真人曰昔在蜀都鶴鳴山中精修上道感徹太虛得遇
金闕後聖玄元道君降臨曰世之二十四治即二十八宿之別理陰景黑

簿之司分掌人間生死善惡之錄近為六天鬼神侵奪以居暴殄。生靈枉罹災害人鬼無別晝夜不分深可哀憫予可為吾攝邪歸正復興靈化以福萬民吾以子名在丹錄位列真人故以相委耳乃命三五功曹關紫陽南宮玉宸正一內殿出盟威秘籙二十四階以授於我復為嵬崎閶風之遊傳諸妙經我以風慶親承道訓抗志勤行夙夜匪懈遂能攝制萬神降伏魔魅大殲厥類蕩滌鬼區晝夜既分人鬼乃別復取化治以為福庭降二十八宿正炁以通治中流傳秘籙以教後學世間男女夙名有善得參[illegible]者依按修行皆可以感徹矣功滿之日三官保舉刻書玉名。尸解變遷位登真人七祖父母超升福堂輕慢靈文風刀考身志學之士宜勉之焉

正一盟威合同鐶券

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三十二



北斗　星官即日恭請

度師嗣漢四十三代天師真人門下拜受太上正一盟威修真延生飛化祕籙謹請三五璇璣玉衡三將軍三五霞衣霞斗交乾秘魁衆剛陰陽內外嬰訣更相　青養　令詣壇求受秘訣約誓不得違於契券一如太上律令受道之後不得懷疑猶豫之心背真就偽唱露要文怨道咎師改根毀本一如　太上正一玄科律令

正一盟威秘籙職簡

太上正一盟威秘籙弟子係天師　炁祭酒赤天三五步罡元命真人臣姓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九百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寫書官序班臣馬攀文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一　二質

日　諸家選日七

修造動土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動土吉日　甲子、癸酉、戊寅、己卯、庚辰、辛巳、己巳、甲申、丙戌、甲午、丙申、戊戌、己亥、庚子、甲辰、癸丑、戊午　癸酉二公土日。甲乙戊己庚辛、土公殺日。選擇成書、賽成書、曆纂千圭玉、三曆會同、並忙甲乙戊己及庚申、土公殺日。曆宗、柱云。動土不避伏龍甲子、庚午、辛未、庚子、丙午、丁未、丙辰、丁巳、辛公殺日。此日動土取土。不避伏龍土公。已上動土吉。與選擇成書、賽曆法集成、曉宗、三曆會同、消吉全書、萬曆撮要、選擇新書大全並同。天德、月德、月空、天恩、黃道、除、定、執、危、成、開日吉。曆纂千圭玉有己巳餘日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甲子、戊子、庚子、乙丑、己丑、辛丑、甲寅、戊寅、庚寅、乙卯、己卯、辛卯、甲辰、戊辰、庚辰、乙巳　己巳、辛巳、甲午、丙午、戊午、庚午、乙未、己未、辛未、甲申、戊申、庚申、乙酉、己酉　丙申、戊戌、戊戌、庚戌、乙亥、己亥、辛亥、土公殺日尅擇全書吉日與尅擇通書同。又宜滿成平定收開等日吉。

三曆會同。曆法統宗並同。曉宗註云上吉。可用尅里、併大通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癸酉、戊寅、庚辰、甲申　戊申、甲午、丙申、戊戌、甲辰、癸丑已上十日合九星。動土吉日。又合六甲吉。外有　四日出諸曆甲子、土公敗吉己卯、廣濟起土吉。己亥、穿土吉。辛巳、三曆樂、廣濟云。起土吉謝天叙編新編備要甲子、殺日吉、乙丑、殺日吉、戊辰進財、庚午、大吉、辛未、大吉癸酉日吉。進財旺人、甲戌、六月不用、甲申、旺人丁、丙戌、富貴何士泰編曆八逐月吉日　正月甲子、戊子、庚子、乙丑、己卯、丙午、外丁卯、丙子、壬　二月己丑、戊寅、庚寅、甲寅、辛未、丁未、己未、甲申、戊申。　三月己巳、己巳八子。庚子、癸酉、外丙子、壬子、丁酉。　四月甲子、戊子、庚子、甲戌、乙丑、庚午、丙辰、外丙子。　五月乙亥、己亥、辛亥、庚寅、甲寅、乙丑、辛未、丁未、乙未、戊寅、丙辰、外丙寅。　六月乙亥、戊寅、甲寅、乙卯、辛卯、乙卯、甲申、戊申、庚申、己亥、辛亥、外丙寅、丁卯。　七月戊子、庚子、庚午、丙午、辛未、丁未、己未、己卯、外癸卯、壬子、丁卯、壬辰、丙子。　八月戊寅、庚寅、甲寅、乙丑、丙辰、甲戌、庚戌、外壬辰。　九月乙卯、辛卯、庚午、丙午、乙亥、己亥、辛亥、外癸卯。　十月甲子、戊子、癸酉、辛酉、庚午、甲戌、外壬午。　十一月丁未、己未、甲申、戊申、庚申、壬辰丙辰、乙亥、己亥、辛亥。　十二月甲子、戊寅、庚寅、甲寅、甲申、戊申、庚午、庚

外丙寅。右吉日不犯建破、魁罡勾絞、玄武黑道、天賊、受死、天瘟、土瘟、土忌、土府、地囊、地破、轉殺、九土鬼、正四廢、大殺入中宮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丁卯、丙戌吉。　二月丙寅、戊寅、甲辰。　三月壬子、戊寅己亥。　四月庚辰、甲辰、丙戌。　五月戊寅、甲辰。　六月甲申、甲子、庚申。　七月癸丑、辛未。　八月庚辰、辛未、庚申。　九月庚申、乙卯、丙午　十月壬子、乙卯。　十一月丙寅、甲寅。　十二月辛亥、乙亥、戊寅、右曆云不犯土鬼、土符、土字、土瘟、土忌、地囊等殺大吉。土公土殺敗日。與尅擇通書同。余元禧編曆纂千圭玉正月丁卯、丙戌、己卯、癸酉、甲午、戊戌。　二月丙寅、戊寅辰、甲申、甲午、丙申。　三月壬子、戊寅、己亥、壬申。　四月庚辰、甲辰、甲子、甲午、丁卯。　五月戊寅、甲辰、壬寅、癸丑、癸酉、戊戌、丙戌　六月甲子庚申、丙申、乙巳、己巳、乙亥。　七月癸丑、辛未、壬子、丁丑、丙辰、癸丑、甲八月庚辰、丙寅、丙戌、甲寅、甲戌、庚子、壬辰。　九月庚申、丙午、甲申、壬申、甲午、丙申、己卯。　十月乙卯、丙戌、乙酉、辛酉、癸酉、甲午、丙子　十一月庚辰、甲辰、己亥、辛巳、己巳、乙亥。　十　辛巳、己亥、戊寅、甲寅、壬寅、辛亥乙亥。丘延翰撰萬曆會同註云動土。墓、塚、墻、穿池、井、破地通用。正月丁卯、己未、丁未、己酉。　二月丙寅、戊寅、庚寅、壬申、甲戌、丙戌、庚戌　三月壬

申、戊寅、乙巳、壬寅、丁巳。　四月甲子、丁卯、癸卯　五月戊寅、壬寅、甲申、丙申、癸丑。　六月甲申、丙申、乙亥、乙巳、己巳。　七月壬子、未、畫一消吉全書作丁丑。丙戌、壬辰、丙辰。　八月丙寅、甲辰、己亥、庚戌。　九月甲申、甲午、壬申、癸卯。　十月丙子、乙酉、辛未、辛酉　十一月丙寅、丙申、壬寅、甲申、甲　十二月乙亥、丁亥、辛亥、壬寅、甲寅。已上十二月吉日。畫一消吉全書全書並同。先天撮要畫一曆又新選　正月丁酉、丁未、辛未、丙辰　乙丑、甲申、甲辰、甲寅。　三月辛巳、庚子、丁巳、壬子、癸丑。　四月甲子、以甲辰、丙辰、癸丑、庚申、辛未、庚子。　五月乙丑、庚辰、辛巳、甲辰、癸丑、辛丙辰。　六月甲子、辛巳、甲申、甲寅、庚申、丁巳。　七月乙丑、庚辰、甲辰、丁未。癸丑、辛未。　八月庚辰、庚申　九月庚午、甲申、丙午、庚申、辛巳　十月辛酉。庚午、乙丑。　十一月丁未、辛巳　十二月甲申、甲寅、庚申、庚午、庚寅消吉全書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動土吉凶日九星動土吉凶日。貪狼入中宮順布、甲子入廉貞中宮逆飛為例。廉貞中。甲子、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七日凶。文曲、巽、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六日凶。祿存、震、乙丑、甲戌、癸未、壬辰、辛丑、庚戌、己未七日凶。巨門中、丙寅、乙亥甲申、癸巳、壬寅、辛亥、庚申七日吉。貪狼坎、丁卯、丙子、乙酉、甲午、癸卯、壬子

辛酉七日吉右弼辭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七日吉左輔（及）己巳戊寅丁亥丙申乙巳甲寅癸亥七日吉破軍（兌）庚午己卯戊子丁酉丙午乙卯（六日凶）武曲（乾）辛未庚辰己丑戊戌丁未丙辰（六日吉。右曆云）（春地物土、築墻、補井、從倉、依武曲、輔、弼四吉，與諸曆同說）萬曆集成選擇易見（拔云：散、起土、基土、祭、解、散、動土、開井、作陂塘）甲子（散、散、起、基、井、陂塘）乙丑（散、井、基）丙寅丁卯（基）戊辰（散）己巳（散、陂塘）庚午（散、破、碓）壬申癸酉（起、井、碾、塘、土、公、立）甲戌（散、陂塘、碓）乙亥（碓）丙子丁丑戊寅（散、起）己卯（起、陂塘）庚辰（散、起、基、辛）己巳（散、起、基、陂塘、泉、開）壬午（井、泉、通、日）癸未（陂塘）葬。甲申（散、起、基、陂塘、修井）乙酉（散、陂塘）丙戌（起）丁亥戊子（散）己丑（散、日）庚寅（散、碓、泉、開、日）辛卯（散）壬辰癸巳（井）甲午（散、起）乙未（散、基）丙申塘。庚子（散、散、起）辛丑（散、修井）壬寅癸卯甲辰（散、起、基）乙巳（散、井、修井、元日）丙午（基、散）丁未（散、基）戊申（散、陂塘、泉、開）己酉（散）庚戌（散）辛亥（散、井、修井）。壬子（基、陂塘）癸丑（起、基、修井）甲寅（散、基、泉、開）乙卯（散、基、陂塘）丙辰散。丁巳（散、井、修井）戊午（散、起）己未（散）（散、基、碓）辛酉（散、基、散、井、修井）壬戌（基、山）癸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日）（凶日。拉云：動土、起土、基、地、築、墻）（與泥穿井同用）。正月丁卯己未丁未不犯地囊土忌土字土符吉。吉一本有己酉　二月丙寅戊寅甲戌庚戌不犯地囊土忌等吉舊有丙戌犯大殺入中宮庚辰，係受死；壬申，係十惡。不　一本有庚寅　三月壬申戊寅壬寅乙巳丁巳不犯地囊土忌等吉。　月甲子丁卯癸卯不犯地囊土忌等吉。　五月戊寅壬寅甲申丙申不犯地囊土符等吉舊有癸丑係犯殺入中宮不用　六月甲申丙申乙巳己巳乙亥不犯地囊土忌等吉舊有甲辰。　七月壬子辛未不犯土公土忌等吉舊有丁丑丙戌係大中宮。壬辰丙辰犯大殺不用。　八月丙寅庚戌甲戌壬辰不犯地囊等吉。一本有甲寅庚辰乙亥　九月甲申壬申甲午癸卯不犯土忌符等吉。　十月丙子乙酉辛酉不犯土公等吉舊有辛未，係犯土忌不用　十一月丙寅壬寅甲寅雖犯土瘟，丙值月空，壬有月德，可用。　十二月甲寅壬寅乙亥丁亥辛亥不犯地囊土公土忌等吉。（已上逐月吉日並與玉曆後要同）宋豐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動土凶日　（忌土瘟土府）土忌土瘟忌天賊月建與天地轉殺同日。建破收日。如土忌日與建破收平同日則凶（已上動土凶）土瘟忌大月初三、初五、初七、十五、十八。小月初一、初二、初六、二十二、二十六、三十七日（與消吉成書曆法集成同）土忌凶日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曆法集成同）何士泰編

曆法集成乙未（土公死）癸未（土公葬）日戊午（黄中死日，已上忌動土）選擇元龜同。大殺入中宮日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　正四廢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　天地正轉殺春癸卯夏丙午秋丁酉冬庚子　天轉地轉春乙卯辛卯夏丙午戊午秋辛酉癸酉冬丙子壬子　月建轉殺春二月卯夏五月午秋八月酉冬十一月子　土公箭神每月初七十七二十七日忌動土　土公占大月初三初五初八（曆法統宗作二十八，與元龜同）小月初一初十二十八日（餘神殺與趙通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土公死葬忌日（與曆法集成同，又云初七）及建日危日執日（殺宅長）除日（害人）破日（凶）滿平定收開日並　吉一日小吉（起土立宅選擇成書尅擇全書同，又云）土瘟日大月初二初五、十五、十八小月初一初六二十三二十六（尅擇全書曆纂十土玉大全並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攬土痕日　大月初二初三初七、十五、十八小月初一初六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日（玉曆撮要同）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凡動土忌月建地）（執地傷官符上磨土瘟土府）土公忌日大月初三初五二十八小月一初十十八（尅擇全書選擇元龜萬曆撮要並作二十八）土忌天瘟地破（鑑）（畜）四破初七十七二十八又（云：餘神殺與尅擇通書曆法集成並同）萬曆撮要忌執破危閉日不可犯之。其（餘神殺與通書曆法集成同）選擇　四部（日）春午夏卯秋子冬酉餘（神殺與萬曆撮要同）謝天叙編新編　要丙寅（進財）丁卯（主瘟火）乙巳（不利）。壬申（不利）乙亥（大凶）壬午（招瘟）癸未（長病）乙酉（凶）丁亥（殺人）戊子（不丁）己丑（不利）庚寅（招瘟）辛卯（退人財）壬辰（起瘟）癸巳（不利人丁宋魯）

陰陽寶鑑尅擇通書逐月凶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illegible]今人所忌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瘟（[illegible]）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土忌	寅	巳	申	亥	卯	午	酉	子	辰	未	戌	丑
天賊（修造開山動土）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月建轉殺（動土）		卯			午			酉			子	
地破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地囊（言神備不忌）	庚子庚午	癸未癸丑	甲子甲寅	己卯己丑	戊辰戊午	癸未癸巳	丙寅丙申	丁卯丁巳	戊辰戊子	庚戌庚子	辛未辛酉	乙酉乙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與選擇成書選擇寶成書土瘟是五同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玄武黑道　酉　亥　丑　卯　巳　未　酉　亥　丑　卯　巳　未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天瘟　未　戌　辰　寅　午（纂子）　子（纂午）　酉　申　巳　亥　丑　卯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土忌日　初六　二十三　十二　初八　十六　二十四　初九　二十七　初四　十四　二十　初六
曆法統宗動土忌　壬　癸　甲　乙　戊　己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纂十土王（土府日）　丑　巳　酉　寅　午　戌　卯　未　亥　辰　申　子
（囊地破、土府、土瘟、土忌與剋擇通書曰土公占與曆法統宗同）春忌
夏忌庚辛。秋忌丙丁　冬忌甲乙
土凶時（與纂同）　巳時　辰時　卯時　寅時　丑時　子時　亥時　戌時　（酉時　申時　未時　午時）

囊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土府京本不宜動土土瘟土符土忌百忌云。忌動土凶。天瘟、地破。總聖云。動土凶。不宜動土閑振又四部日　凶　春中。夏卯。秋子。冬酉。又忌歲破方凶。人（與前通書逐月出日下同。土）忌與曆法集成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　歲書與選擇賽成書剋擇全書萬曆大全並同

十干日食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六甲日食	父母	刀鑛	行客	家人	奴	心	男女	男女	草木	男女	六畜	小兒
六乙日食	鐵	錢	六畜	鼠	水	精	木精	錢	女人	奴	牛	六畜
六丙日食	奴婢	男女	鼠	六畜	鼠	男女	僕	小兒	石下虫	父母	石	石下虫
日食	土木	破男	枯木	木虫	鼠	大虫	破物	破物	孕女	孕婦	石	参
日食	鳥雀	穀米	鳥雀	家人	鳥雀	大豆	白犬	草木	金石	男女	枯木	穀米
日食	草木	男女	行客	牛馬	魚	水虫	白羊	外人	白羊	赤石	穀米	小兒
日食	鷄犬	魚	奴婢	牛馬	北家	魚	鷄魚	魚	外人	火	北家	外人
辛日食	父母	小兒	男女	家人	魚	小兒	小兒	石	枯木	男女	孫狸	草木
六壬日食	虫	石	木虫	土虫	虫	破物	鐵	家	魚	畜	木石	西方人
六癸日食	江石	石	小女	水	魚	寶	枯木	木虫	鋼	小口	竹木	竹木

剋擇全書註云右前日食凡百起造葬埋送殯並須避忌假如正三五月用戊日。其日攻射飛禽若或造樓亭榭、永無烏雀栖泊其上如造倉堵求食鼠日。其他倣此。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動土起土吉神　　月空天赦上吉次吉、併良天德月德月合生氣時陽水星（夏秋冬季日）木星（春夏冬季日）

動土起土凶神、月建殺宅長轉殺（殺）人土鬼土忌土符土府土瘟天瘟地

囊地破地耗地傷官符死氣年忌月殺蠶倉四部四離（分至前一日）四絕
（四立前一日二至害長者巽八月二十七軫八月二十八十月二十三井）
（剋擇通書曆法集成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動土凶方
年凶方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土黃（秋分後五日）　巽　巽　坤　坤　乾　乾　子　卯　午　午　艮　艮
（遇不忌動土）　乾　乾　艮　艮　巽　巽　午　酉　子　子　坤　坤
選擇賽成書註土星遊方。凡所在占三位神如獅子部從吾來忌動作犯
破敗凶災。靡以禳謝與曆法集成同

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入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人所忌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丑	巳	酉	寅	午	戌	卯	未	亥	辰	申	子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土符方　寅　巳　申　亥　　酉　子　辰　未　戌　丑
（年月土黃殺方與剋擇通書同。）土公占。東方及竈、夏南方及門
秋西方及井。冬北方及中庭。（曆法統宗選擇元龜選擇成書曆纂十土

王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土蔣神。占甲子日子時北遊庚午日還位。戊寅日丑時東遊甲申日還位。（日）午時南遊庚子日還位戊申日酉時西遊甲寅還位。位（此殺北之　射人。而不知遊者避定外之）
（所在北方。忌動土凶。如還位四乞。內赤　建作。與土公方同位取土吉）
孟編曆法統宗開日滿日定日成日收日除日平日（土吉俱可用）
（天土。剋擇全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並同。一云閑日小吉取土吉神。）
（土書。）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逐月取土吉凶日　地倉土

正月地倉午。取午地土吉戌日起土凶　土符子。取北方土。殺家

二月地倉申。取申地土吉亥日起土凶土符巳取東南方土。損人凶

三月地倉亥取亥地土吉子日起土凶。土符酉取酉方土害子孫　四月地倉辰。取辰地土吉丑日起土凶土符寅取寅方土害母凶　五月地倉丑。取丑地土吉寅日起土凶土符午取午方土亡父母凶　六月地倉寅取寅地土吉卯日起土凶土符戌取戌方土害子孫凶　七月地倉巳取巳地土吉辰日起土凶土符卯取東方土妨女人　八月地倉辰取辰地土吉。巳日起土凶、土符未取未方土殺女人　九月地倉午取午地土吉午日起土凶土符亥取亥方土、殺人凶　十月地倉酉取酉地土吉未日

起土凶土符辰取辰方土大凶　十一月地倉巳取巳地土吉申日起土凶土符申取申方土殺人凶　十二月地倉辰取辰地土吉酉日起土凶土符丑取丑方土殺人凶（選擇賽成書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取土凶日　建日（取土殺三人）除日（取土害貴）執日（取土令人貧）破日（凶）危日（取土損鄰大曆法統宗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取土吉方選擇元龜（註曆云如泥壁取月財方土獲福）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一至恭居	辰	青	申	戌	午	未	酉	午	申	戌	子	巳	（選擇元龜註百忌云填基壘害選擇賽成書正月以卯方為土土）
作竅	戌	子	寅	辰	子	丑	卯	子	寅	辰	午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選擇元龜註云五行論宜取土）
	午	申	亥	辰	丑	寅	巳	辰	午	酉	巳	辰	（選擇元龜諱云取土吉）
八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月倉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辛	巳	丁	乙	
月空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選擇元龜註云月空方宜取土吉）

取土凶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子	巳	酉	寅	午	戌	卯	未	亥	辰	申	丑	（又基星取死土殺人作冢取生土殺人）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起土食巳午地害東南小口二月起造動土食申酉地一百步一云自人月起造動土食子丑地害人家長女四月起造動土食申酉地害男女六畜五月起造動土食地一百步上六月起造動土食卯辰地二百步一云自食土七月起土食亥子丑地殺長婦八月起造動土食卯辰地一百八十步害男九月起造動土食巳午地害牛馬十月起造動土食卯地三里害女子月起造動土食午未地害人家小兒十二月起造動土食酉地主害新婦（右十二月土公所向食方不宜此方取土造作上前件損害其方須尋陰家之吉）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取生死土方　正月卯生土戌死土（餘月與曆法統宗同人云造宅填基取生土吉死土凶若作冢基取死土吉生土凶）宋晉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基地吉日　甲子乙丑丁卯戊辰庚午辛未己卯辛巳甲申乙未丁酉己亥丙午丁未壬子癸丑甲寅乙卯庚申辛酉（與曆法集成同曆法統宗消吉全書畫一曆涓吉成書選擇成書賽成書玉曆撮要並有）庚辰甲辰（餘日與尅擇通書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庚辰丁卯辛未甲申乙未甲辰丁未壬子癸

丑甲寅庚申辛酉（已上十二日合九星基地日）丙午日（土公敗吉）甲子乙丑辛巳丁酉乙卯（此五日出廣濟三曆並載云吉選擇成書選擇賽成書選擇新書畫一曆玉曆撮要尅擇大全萬曆大全選擇易覽吉日並與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同又曰仍用除滿平定成收開日吉）傅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攬有丙寅（餘日與尅擇通書同又曰以上並係合曆吉日）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甲戌乙亥壬午己酉庚寅庚子乙巳癸卯丁巳（餘日與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同）萬曆撮要有乙丑（餘日與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同）丘延翰撰萬曆會同詳見逐月動土吉日內同謝天叙編新編備要戊寅己卯（大旺）庚辰（入財）辛巳（大吉）甲午（二千石吉）乙未（五音吉）丙申（入酉五音利）戊戌己亥（二千石祿）庚子（吉）甲辰（吉）乙巳（大旺入丁）丙午（丁）丁未（二千石祿）辛亥（旺人）壬子（大利）癸丑（旺人丁）甲寅（吉）乙卯（大）己未（大吉）辛酉（二千石祿）壬戌（大吉）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基地凶日先天畫一曆並忌癸酉壬午己丑庚戌（大壬戌玉曆撮要又有癸未餘日同）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賽成書（日土公死尅擇全書作乙未日癸未日土公葬餘日與曆法統宗同）魁罡破危閉等日又云大月初一初五二十日小月初一初十十八日又大月初三初五二十七小月初

十二十八選擇成書同謝天叙編新編備要丙子（招瘟）丁丑（殺人）辛丑（不利人丁）壬寅（瘟火）癸卯（凶）戊申（不利）酉（不利人丁）庚戌（瘟）丙辰（不利人丁）丁巳（不利人丁）戊午（殺三人）音殺日吉癸亥（不利人丁）傅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攬但當避己壬寅乙酉癸巳丁巳辛丑甲午（午）庚戌　九土鬼日并土忌土瘟土符天地轉殺建收日土痕日臨用宜於各月內求之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逐月凶日　正月二月（癸日）三月（甲日）四月（乙日）五月（戊日）六月（己日）七月（丙日）八月九月（戊日）十月（乙日）十一月（庚日）十二月（辛日）（與曆法統宗選擇賽書同）陳元靚編玉曆撮要忌日（與選擇成書同又云建為土府定為官符及土痕日並忌動土土公食日其法當用寅卯日祭土神而取土乃吉尤忌危除破閉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基土關地吉節　小寒立春穀雨小滿小暑立秋霜降小雪（以上為地元凡土功之事宜於地元內擇日用之）基地吉神宜土公生日土公敗日土公殺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基地掘土法（春頭東足西腹北背南夏頭南足北腹東背西秋頭西足東腹南背北冬頭北足南腹西背東右曆云凡穿地一穿腹二穿背三穿足四穿頭則利人進祿大獲吉祥倘若反此則禍不旋踵）逐月土氣

衡方。正月。衡西方。二月。衡東南方。三月衡北方。四月衡西方五月衡西北方。六月衡東方。七月衡北方。八月衡東北方。九月衡南方。十月衡北東方十一月衡東北方十二月衡西方。（右曆云如土氣衡之地不可居立此身主病宜書符壓之大吉。）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總論　論動土方

陳希夷玉鑰匙云土皇方犯之令人害風勞水蠱土符所在之方。取土動方犯之。主浮腫水氣又據術者云土瘟日併方犯之令人兩脚浮腫天賊日起手動土犯之。主招盜。　論取土動土坐宮修造不出火避宅須忌年月家緊殺方其神殺見後祭（為內與曆法集成同）劉宗玉編曆法統宗

一起土論。　大凡起造先以作主本命納音與起造年太歲納音對動相剋。命尅歲吉。相衝相刑。歲尅命凶。既不犯三災五殺三丘五墓空歲入宅命破宅命身黃身黑諸凶。恰逢例田通之年即將運身九星得作主行年值三白大吉九紫小吉。又將運宅身宅祿宅推究自生至旺為有氣年月吉自衰至養為無氣　月凶又將六壬大小二運推究見行年得作姓墓不逢三殺宅神宅　臨之方為大利但破壇造作莫重於山頭。莫切於坐向莫難於作　四大利道通天觀界玄庫樓毛頭紫白山運祿馬諸書參考若山頭　向方所通利尤須擇吉日良時塟之。夫人宅墓之有日有時如人身命　日生時也。此尤不可不擇所有逐年逐月吉凶方位。利卷各以分　具出動土伐木起造吉凶日于前。尅擇全書。凡起造動土。更及三　通利。與家長次長本命刑無妨害。不犯種命定命等殺。方可用。切　（與玉曆撮要同）

伐木。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伐木吉日己巳庚午辛未壬申乙亥。戊寅。己卯。壬午。甲申。乙酉。戊子。甲午。乙未。丙申。壬寅。丙午。己酉乙卯。己未。庚申。辛酉。又宜明星。黃道天德月德諸吉（與萬年大全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有丁未戊申（除日與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同）又云定開日吉。徐元祥編曆纂千金玉甲子庚午乙酉甲午壬子乙丑己亥己上（斫屋木吉消吉全書同）壬申乙亥丁未辛卯庚申戊申乙巳乙丑（己上日斫木吉。）畫一曆消吉全書　壬申乙亥（伐木吉丁未入山吉戊申開山吉此日純少可於逐吉月擇日圖內選用之與尅擇全書選擇元龜選擇通書審成書消吉成書畫一消吉全書並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攬。癸未己丑庚寅丁酉壬寅癸卯癸丑丙辰（除日與尅擇通書曆法集成曆纂千金玉同。又云巳上並是合曆吉日但當避正四廢長短星天休廢楊公忌日山痕日辰臨用之際宜各月內求之）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

吉日。正月戊寅甲寅壬午丙午己卯外丁丑丙寅　二月辛未戊寅甲寅甲申戊申乙未丁未己未　三月己巳甲申戊申外癸酉丁酉丁丑

四月庚午壬午甲戌辛酉外丙戌丙辰丁酉　五月乙巳甲戌丙戌甲申戊申。庚申外戊辰丙辰　六月乙亥甲申戊申庚申外甲子庚子己亥辛亥癸酉丁酉　七月戊子外庚子丙子壬子戊辰壬辰丙辰　八月甲戌乙亥甲申戊申庚申外乙丑癸丑己亥辛亥　九月乙亥己卯戊子外丙子。己亥辛亥庚子丙戌　十月辛未乙未丁未己未癸未乙亥外甲子丙戌。十一月甲寅外乙丑丁丑癸丑壬辰　十二月戊寅甲寅己卯乙卯壬午外丙寅庚寅右吉日不犯魁罡龍虎受死天賊刀砧斧頭土忌廢山隔轉殺破厄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　正月子日二月丑日三月四月卯日五月辰日六月巳日七月午日八月未日九月申日十月酉。十一月戌日十二月亥日。冬後春前午日申日伐木大吉選擇元龜選擇審成書消吉全書曆纂千金玉要萬曆撮要選擇易見選擇新書並同。徐元祥編曆纂千金玉正　二月甲子三月壬寅四月午未。五月丙寅。六月乙亥。七月乙丑。八　九月丙申十月乙未十一月乙丑。十二月庚申（除日與曆法統宗同）　天紀編新編備要正月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丑　二月丙寅庚寅。　未己未癸未甲寅癸亥。三月戊寅壬寅癸卯乙未辛未。　四月　申。丙申庚申。　五月丁卯辛卯。乙卯。己卯。　六月癸酉甲戌乙亥　酉。　七月戊辰庚辰壬辰甲辰。丙辰。辛酉。　八月己巳己酉丙戌戊戌　戌。　九月辛巳癸巳乙巳己戌丁亥。　十月乙亥己亥戊申。　十一月庚午庚子辛亥甲午　十二月戊子。壬子。壬午丁巳甲子。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伐木凶日。

賊。正四廢。龍虎。赤口　山痕忌。大月初二初八十二十七二十（偃要）初五。二十五。小月初五十四十六。二十一二十三。選擇元龜作二十二斧頭殺。春辰。夏未。秋戌。冬子。（曆法集成同）刀砧殺。春亥子。夏寅卯。秋巳午冬。申酉。（右入山伐木忌山痕斧頭殺刀砧殺等日忌。與曆法集成尅擇一覽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九頭鬼。　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己酉壬寅。庚戌丁巳戊午。　正四廢。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春甲乙五行忌選擇元龜同上吉次吉可用。可日。不伐木。危日忌入山萬曆撮要選擇新書選擇元龜同。上官震編臺司鈔纂選擇元龜。天塹日　春（申酉）夏（丑寅）秋（戌亥）冬（辰巳）。聰聖云忌入山登高。伏尸日。春（戌亥）夏（卯辰）秋（未申）冬（寅卯）。聰聖云忌入山凶選擇成書

（玉曆撮要同）四激日春（戌日）夏（丑日）秋（辰日）冬（未日）（總聖云入山忌）選擇新書山痕日　大月初一十二初五二十五小月（與剋擇通書同）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避月忌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龍虎	巳	亥	午	子	未	丑	申	寅	酉	卯	戌	辰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破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未	巳	卯	丑	亥	酉	未	巳	卯	丑	亥	酉

（入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illegible]）
白虎	午	申	戌	子	寅	辰		申	戌	子	寅	辰（[illegible]）

（虎日。集正云。忌登高。龍虎日。三曆云。此二日與曆法集成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山伐木忌神。忌[illegible]林隔天聾伏尸。四激龍虎白虎。（選擇要見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元龜鶴神遊方。　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illegible]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此日在天。忌登高。劉宗孟編曆法統[illegible]本西方。）

	子年	丑年	寅年	卯年	辰年			未年	申年	酉年	戌年	亥年
聾瞽殺方	寅	卯	辰	巳	午			酉	戌	亥	子	丑
伏方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一龜。人魁云。忌作土本命太歲。官符。三殺。流財方。歲書賽成書選擇玉曆撮要並同。）

梁馬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梁馬吉日。己巳辛未甲戌乙亥寅。己卯壬午甲申乙酉戊子己丑庚寅乙未乙亥壬寅癸卯丙午戊申己酉。壬子乙卯己未庚申辛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吉日。（與剋擇通書同。）又云成開日吉。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壬申丁丑甲午甲寅（餘日與剋擇通書同。）又云自己巳至辛酉。（五係合曆書日。）先天畫一曆（消書式書全書並同。）辛卯乙巳乙丑癸丑（餘日與剋擇通書同）謝天叙編新編備要乙巳（進財）辛未（大旺）甲戌（大吉）乙亥（大吉入財）乙卯（入財吉）甲申（大旺）乙酉（旺四季）戊子（吉）乙未（吉）己酉（吉宜四季）壬子（旺四季）乙卯（宜子孫）乙未（百子千孫）庚申（入財）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避月吉日　正月辛未乙未壬

午丙午外癸酉丁酉丁丑癸丑。　二月戊寅庚寅己巳外丙寅甲寅丁丑癸丑　三月己巳甲申戊申　四月甲戌外乙丑丁丑丙戌丙辰庚午丙子庚子　五月乙亥己亥甲申戊申庚申外辛亥。　六月乙亥己亥甲申戊申庚申外癸酉丁酉辛亥。　七月戊子壬子己卯癸卯外丙子庚子戊辰。壬辰丙辰。　八月乙亥己亥庚寅戊寅甲申戊申庚申外戊辰壬辰丙辰辛亥丙寅。　九月乙亥己亥外辛卯癸卯辛亥　十月壬午辛未乙未己未外庚午癸未　十一月甲戌庚寅甲寅外乙丑丁丑癸丑壬戌　十二月戊寅庚寅甲寅己卯乙卯乙巳外丙寅右吉日不犯建破魁罡勾絞。獨火天賊受死木馬斧頭刀砧殺。魯般殺。月建轉殺土瘟正四廢陰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丙子丙辰丁卯　二月甲申乙巳　三月壬寅丁酉丁卯　四月辛未庚子庚午　五月丙寅丙寅　六月甲子甲申己巳。　七月壬戌庚午癸卯　八月丙寅庚寅辛未。　九月丙子丙午庚子。　十月癸酉甲戌。　十一月甲寅甲申甲戌。　十一月庚午庚寅乙亥。（右曆長短星天一絕氣天休廢日土作事不成之兆。）余元祥編曆纂千為丙辰日　二月甲午庚午　三月乙亥己亥。　四月壬未庚午。庚戌寅、　六月甲申辛卯

七月庚辰壬辰。　八月庚子癸未[illegible]庚申　十月乙丑甲戌　十一月乙酉己丑。　十二月庚寅己[illegible]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梁馬凶日。　忌天賊。正四廢。斧頭殺。刀[illegible]木馬殺。　正四七十月（午日。）二五八十十一月。（戌日。）三六九十[illegible]（日曆法統宗同。）何士泰編曆法成九土瘟日。　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　正（日。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四離日。春分夏至。冬至前一日是四絕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前一日。是）劉宗孟法統宗斧頭殺春（丑日。）夏（未日。）秋（午日。）冬（子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天敗日春（寅午戌日。）夏（巳酉丑日。）秋（申子辰日。）冬（亥卯未日。合為之六不成日。四廢日與曆法集成同。）右曆云春庚辛夏壬癸秋甲乙冬丙丁。名四廢。春申酉。夏亥子。秋寅卯。冬巳午。名大四廢。此二四廢亦名正四廢。最凶。主作事必不成。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但當避五木殺。魯般殺。及正四廢。長短星。十惡大敗。飛廉。受死。天瘟。天賊。火災。天火等日。臨用之際。宜於冬月內求之。又云。春月逢龍。夏季羊。秋蛇。冬月鼠。中藏起土所。木須當忌。危。今匠者見血光。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王。凡起工忌龍虎山隔林隔魯般殺木馬等殺截日方。門謝天叙編新編備要甲子。（壬午丙）

殺人。乙丑（殺宅長）丙寅（凶）丁卯（不利人）戊辰（損牛）庚午（殺六畜）壬申（失財亡）。癸酉（不利人丁）丙子（凶）丁丑（不利）戊寅（失火）庚辰（失財口舌）辛巳（凶）壬午（不利人丁）癸未（殺人口）丙戌（不利人丁）丁亥（退財）己丑（凶）庚寅（不利人丁）。辛卯（三年內家破）壬辰（不利）癸巳（不利）甲午（不利牛羊）丙申（周年殺人）。丁酉（退牛）戊戌（殺宅長）己亥（殺人）庚子（損口舌）辛丑（不利匠人）壬寅（失財）癸卯（退財）甲辰（不宜宅長）乙巳（不利匠人）丙午（損牛羊）丁未（殺宅長）戊申（不利人丁）庚戌（退財）辛亥（不利）癸丑（殺二人）甲寅（殺牛羊）丙辰（退財）丁巳（宅長）。戊午（殺小口）辛酉（殺二人）壬戌（殺長口）癸亥（殺小口）。

泰編曆法集成（逐月凶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殺	子亥	子亥	子亥	卯寅	卯寅	卯寅	午巳	午巳	午巳	酉申	酉申	酉申
殺	巳	未	酉	申	戌	子	亥	丑	寅	申	卯	酉
斧頭殺	辰	辰	辰	未	未			酉	酉	子	子	子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卯	申	丑	午	亥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未	寅	申	卯	酉
月破	申	酉	戌	亥	子			卯	辰	巳	午	未
破敗次破敗	申	戌	子	寅	辰			戌	子	寅	辰	午
獨火（月大害火）	巳	辰	卯	寅	丑			戌	酉	申	未	午
魯般殺	子	子	子	卯	卯			午	午	酉	酉	酉
建日	寅	卯	辰	巳	午			酉	戌	亥	子	丑

宗孟編曆法統宗

正	二	三	三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壬申	庚子	戊申（作辰）	庚戌（作戌）	丁亥	乙亥（作未）	乙未	辛酉	壬戌	丁巳	癸未	乙丑
辰申	寅子	申戌	申未	午酉	申辰	酉巳	丑酉	寅亥	卯亥	午酉	未辰

吉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壬申五木殺（忌起工架馬入山）一木一人害。四木四人傷五木五人着犯着見血光。　正月（辰巳日四木）二月（卯日四木）。三月（酉戌日四木）四月（午未日四木）五月（卯日四木）六月（辰午日四木）。七月（巳亥日四木）八月（丑未日一木）九月（寅卯日一木）十月（甲日四木）十一月（午日五木）十二月（未日五木）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工吉神　歲干德（甲午甲日之類）歲干合歲天德（丑午庚日之類選擇如作乙干庚日之類）歲位德歲位合歲支德支德合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恩天赦月合月空（吉日並同凡住選擇易見用）起工凶神　四離（分至前一日是）。四絕（四立前一日）二主（富大兒）節氣朔望弦晦滅沒日　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起工架馬吉方、　宜天德月德月空三奇帝星併諸吉方。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匠木吉方。　木宅宜丙庚方。　水宅宜午方　火宅宜庚方。　土宅宜午方　金宅宜戌方（與選擇之通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起工架馬凶方　忌年家三殺獨火官符月飛宮州縣官符月漏財小兒殺身皇定命推坐宮修方不出火避宅忌之又忌堆黄殺本年太歲大殺白虎日方月剋斧方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匠木凶方　申子辰年（乾方）。巳酉丑年（申方）寅午戌年（巽方）亥卯未年（艮方）上官震編纂選擇元龜木氣衝方　陰陽秘文正月十月十一月（衝南方）四月九二月。（衝西方）二月三月七月。（衝北東方）八月五月六月（衝東北方）右木氣衝方下、不宜起手匠木凶。宜向黄道方下大吉　宋魯珍編陰陽鑑尅擇通書總論　論新立宅舍架馬法　凡新立宅舍作主人眷既已出火避宅。如起工只就坐山架馬吉日亦可通用　論淨盡拆除舊宅倒堂豎造架馬法。凡盡拆除堂豎造作主人眷既已出火避宅。如起工架馬與新立宅舍架馬　論坐宮修方架馬法　凡作主不出火避宅。但就所修之方擇吉方架馬吉或別擇吉方架馬亦

利　論移宮修方架馬法　凡移宮修人眷不出火避宅則就所修之方。擇取吉方上起工架馬。如出火工架馬卻不問方道　論架馬活法　凡修作在住近空屋內或之外起寮架馬並不問吉凶方道　起符吉日其日起造隨事臨後。一任用工修造　論修造符法。凡修造家主行年得運自宜用名姓招吉符使若家主行年不得而以次人行年得運自宜用以次人作修造主用名姓招吉符使大人行符起殺但用作主一人名姓招吉山頭龍神則定磉扇架豎柱了皆畢遇迴避本命日及對衝日俟修造完備移香火隨符入宅然後卸符安鎮宅舍　論入宅歸火後修作法凡入宅歸火後而舍宇工夫未完但所起符使及祖先福神香火安頓中閒祀奉並不得安謝一任節次用工修作成造遇月論卻亦可用工俟舍宇工夫完畢中宮向家得利卻置安謝祖先福神卸符使安謝土神自安謝後若遇月節或為凶神所占又不可修作矣　論東家修作西家起符照方法　凡鄰家修方造作就本家中宮置羅經格定鄰家所修之方如值年官符三殺獨火月家飛宮州縣官符小兒殺打頭火大月建家主身皇定命就本家屋內前後左右起立符使依移宮法坐符使從權請起祖先福神香火暫歸空界將符使鎮

起鄰家所修之方令轉而爲吉方俟月節過視本家住居當初永定方道無緊殺占然後安奉祖先福神香火所有符使待歲除方可卸也（指出殺所占之地推身皇定今師入行符靈應亦可暫特遂起歸空不然爲天）

定磉扇架（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定磉扇架吉日）甲子乙丑丙寅戊辰己巳庚午辛未甲戌乙亥戊寅己卯辛巳壬午癸未甲申丁亥戊子己丑庚寅癸巳乙未丁酉戊戌己亥庚子壬寅癸卯丙午戊申己酉壬子癸丑甲寅乙卯丙辰丁巳己未庚申辛酉又宜天德月德黃道併諸吉值日亦可用（與曆法集成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有丁卯丁酉丙戌庚戌辛亥除日（與尅擇通書曆法集成同又云以上係合曆）

謝天叙編新編備要甲子（吉）己巳（大吉）辛未（進牛羊）癸酉（進田吉）甲吉。乙亥（百子千孫）丁丑（入財）己卯（益畜大利）甲申（入財吉）己丑（二千）庚寅（二千倉祿）壬辰（進財）癸巳（二年衣食）甲午（宜家長）乙未（入財）丁酉（百子千孫）戊戌（進田）己亥（大吉）孫辛丑（大旺）壬寅（旺人丁）癸卯（大吉）甲辰（千年祿）乙巳（大旺）戊乙酉（旺吉）壬子（吉）癸丑（大吉）乙卯（大旺）丙辰（大吉）己未（三十年旺）入丁癸亥（五音大利）乙酉（生）

青子余元祥編曆纂千金玉遂月定吉日 正月丁卯己巳戊辰

乙卯。二月。丙寅戊寅己亥己未。酉甲子己巳丙寅、四月戊辰己丑。乙卯。甲戌。五月癸丑。乙丑未。六月壬寅乙卯己亥癸巳。七月庚戌。丁未。戊戌己未。己未庚寅乙未　九月辛巳、乙巳甲申。乙亥。十月戊辰甲辰　十一月己卯癸卯乙丑丁

十二月乙卯己亥庚寅戊寅（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定磉扇日。忌正四廢天賊建破日（與曆法集成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但當避休廢伏殺土瘟土忌建破等日臨用之際宜於各月內求

天叙編新編備要乙丑（殺宅長）丙寅（凶）丁卯（三年凶）戊辰（殺宅長）庚（不利入丁）壬申（不利凶）丙子（夫大）戊寅（不宜長）庚辰（三年殺長房）辛巳進財。壬午（十二年絕）癸未（不利人丁）丙戌（三年殺人）丁亥（退血財）戊子（凶）辛卯（百二十日內殺人）丙申（殺人）丙午（三年凶）丁未（殺宅長）庚戌（凶敗）辛亥（大凶）甲寅（大凶）丁巳（殺孫）戊午（長病）辛酉（凶）壬戌（退財）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總論　定磉扇架豎造吉日亦可通用論定磉使爲立向修方如用三月豎造則清明前猶二月節若其月有凶神占決不可擇日定磉蓋未得三月豎造山向方道吉神而犯二月凶神矣如前月不利則須與豎造同月但豎造既得吉日則在前定磉難得全吉之日吉多凶少亦可用然扇架又輕於定磉故也。論扇架發旋宜向本日三殺方或八節三奇天德月德方

豎造宅舍（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豎造吉日）　百忌曆纂只有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酉己酉壬子乙卯己未庚申十日六甲圖又有戊子乙未乙亥三日通前共十三日。撮要外有己卯甲申己丑庚寅癸卯戊申壬戌七日云半吉其注云若此七日遇黃道天月二德亦可用又有戊寅丙寅壬寅雖非正起造日以月家吉神多故可用也己酉正六十月猶吉可以上梁論若月內無此全吉日須剩擇吉多凶少者用之不可蹉過吉利山向也（與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成書賽成書萬曆大全消書。三曆會同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豎造吉日（與尅擇通書同又成間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造吉日（與尅擇通書同又云白虎曆二。初三。初十。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日。係虎頭虎禍凶餘日並凶。與千金玉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龜己巳（大吉利）辛未（宜田蠶）甲戌（宜子孫）乙亥（大富貴）己卯（宜子一云宅長）甲申（宜子孫）乙酉（大富貴）戊子（宜田蠶）己丑（大富貴一云寅宜田蠶）乙未（大富貴）乙亥（益田宅）癸卯（大吉一云主刀兵）戊申。乙酉（宜子孫）壬子（主大貴）乙

卯（宜子孫）。己未。（大富貴）庚申（大利宅）。富貴一云小吉（與萬曆錦囊書同。）陳元龍編玉曆撮要全吉日並與書同。右云按三元大曆選出起造吉辰只有十三日並合黃道。之日外有甲申己巳庚寅癸卯。戊申。戊戌六日。在百忌總聖所失。按其注三元四神等曆所起造之日以合黃道爲順黑道爲逆今此六日若遇黃道天德吉神尤四方。乃可用如值黑道雖有吉神亦不可用（與尅擇全書同）謝天叙編備用己巳（富貴）辛未（二十年旺人丁）乙亥（大富貴）己卯（百子千孫）甲六月吉乙酉（千倉萬斛）戊子（百子千孫）乙未（千倉）丁酉（進田）己酉（旺人）壬午（千倉萬斛）癸丑（富貴）乙卯（百子千孫）己未（富貴）庚申（百子千孫）壬戌（大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遂月豎造吉日　正月無　二月甲申乙亥乙未己未　三月壬子　四月辛未　五月甲申庚申庚寅戊申　六月己巳甲申庚申　七月辛未壬子　八月乙亥庚寅　九月甲申庚申　十月辛未乙未　十一月甲申戊申　十二月乙亥甲申庚申右吉日不犯朱雀黑道建破魁罡天窮地瘟千忌受死轉殺九土鬼冰消瓦解天火獨火次地火火星正四廢陰陽錯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辛未　二月己巳甲申甲戌　三月壬子己巳　四月辛未　五月庚申

甲申　六月己巳庚申甲申七月辛未乙未癸卯　八月辛未乙未己未　九月己巳乙亥甲申庚申　十月乙未辛未乙酉　十一月庚申甲申甲戌　十二月庚申乙酉乙亥甲申（右並係就諸曆撰入月下吉日須合宜運不化最日為佳）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正月辛未乙未壬子乙酉己酉　二月甲戌甲申乙巳乙未　三月壬子己巳　四月辛未乙未　五月庚申甲申乙酉乙卯　六月己巳庚申甲申乙卯　七月辛未乙未辛卯己巳　八月辛未乙未己未壬子　九月己巳乙亥甲申庚申月乙未辛未乙酉乙未　十一月庚申甲申甲戌乙酉　十二月庚申乙亥甲申　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正月辛未　二月辛未己未甲申三月壬子己巳乙亥　四月甲戌辛未乙未乙未　五月甲申庚六月己巳乙亥庚申甲申　七月辛未乙未壬子　八月辛未乙未九月申申庚申乙亥乙酉　十月乙未辛未乙酉　十一月庚申己巳甲申甲戌　十二月庚申乙　寅先天書一消吉全書正月辛未己未　二月辛未己未　三（集聖曆又有丙寅壬寅亦可用）四月辛未　五月庚申（萬年甲申可用）六月己巳庚申七月壬子辛未又有乙未乙未只可　月辛未乙未己未　九月己巳乙亥庚申　十月辛未甲戌乙未　十一月庚申（萬年曆又有庚寅壬寅丙辰　十二月乙亥乙亥　辛亥與萬曆會同消吉咸書並同）先天書一曆消吉全書正　乙丑壬戌　二月己巳三月己巳乙亥壬子乙酉庚寅　甲戌乙未乙丑壬戌　五月甲申戊申　六月己巳庚申乙酉甲申戊申　七月辛未甲戌乙未壬戌　八月辛未乙未乙亥庚寅　九月己巳乙亥庚申甲申　十戌乙未己未辛未己丑　十一月庚寅庚申乙丑　十二月乙亥乙卯乙卯庚申甲申戊申庚寅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正月傳戌曲星未顯星未祿庫戌玉堂申金堂辰明堂寅修造並吉　二月傳星子曲星酉顯星酉祿庫子玉堂酉金堂戌明堂卯修造並吉　三月傳星寅曲星亥顯星亥祿庫寅玉堂子金堂巳明堂午修造並吉　四月傳星辰曲星丑顯星丑祿庫辰玉堂丑金堂亥明堂未修造並吉　五月傳星午曲星卯顯星卯祿庫午玉堂卯金堂午明堂酉修造並吉　六月傳星申曲星巳顯星巳祿庫申玉堂午金堂子明堂子修造並吉　七月傳星戌曲星未顯星未祿庫戌玉堂申金堂未明堂寅修造並吉　八月傳星子曲星酉顯星酉祿庫子玉堂酉金堂丑明堂卯修造並吉　九月傳

星寅曲星亥顯星亥祿庫寅玉堂子金堂申明堂午修造並吉　十月傳星辰曲星丑顯星丑祿庫辰玉堂丑金堂寅明堂未修造並吉　十一月傳星午曲星卯顯星卯祿庫午玉堂卯金堂酉明堂酉修造並吉　十二月傳星申曲星巳顯星巳祿庫申玉堂午金堂卯明堂子修造並吉　消吉秘要正月無　二月辛未吉（滿德天呈天德黃道大明鳴吠官符死氣）庚寅吉（青龍吉慶月空天瑞天福生日七聖英玉當普護兩平土公被凶星）星（青龍伏佛齋星天長天富大赦）三月無　四月辛未吉（天德上吉大明日明堂黃道鳴吠人獄微天富土公被）凶（孤辰天倉死日土瘟）五月無　庚申吉（月空生日太陽聖救司命黃道幽微天星天富祿庫纂華次福大明曲星相日益後大利吉期明星凶犯鬼劫殺大陽元日八專）乙巳吉（玉堂天月德合上吉生日四相七聖土公赦傳星莫天戒堂神在設齋天牢旺相母倉時陽五陽開日少微天庫福生凶重喪年上朔乙年上朔）七月辛未吉（貴大明傳星鳴土公赦仰在設齋天牢士甚凶八風五虛耗劫星）八月無　九月庚申吉（金匱生氣旺相鸞輿驛馬福厚時鬼火賊五行獄）十月乙未吉（天德明堂月恩上吉四相天願大明曲星土公赦神在設齋天官紫微吉人凶鶴續天赦天敗）十二月乙亥吉（天星生氣上吉四相七聖曲星蜜旺傳然吉人驛馬明堂乙卯黃天德日月合生日四相七聖神在金月德合凶章星死氣八專）

頌百忌曆云起造全吉十三日　戊乙亥乙酉己酉壬子乙未庚申戊子乙未乙亥又次吉七日己卯甲申乙丑庚寅癸卯戊申總二十日今於內再行逐一推考乙酉乙酉壬子乙卯戊子己卯癸自見子午卯酉月合四大黃道犯建破魁罡大凶不用只乙卯日在月有天德黃道可用然亦不可建大殿閣廳堂無傳曲顯三星故也他中等之歷皆可用夫此七日值他月犯黑道日以黃道為吉黑道為凶除去七日更有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未庚申乙未乙亥甲申己丑庚寅戊申壬戌總十三日於內有己亥庚寅戊申三日於辰戌丑未月合黃道不合犯火星又甲戌乙未二日於寅申巳亥月合黃道亦犯火星他月黑道凶並不可用再除此五日尚有己巳辛未乙亥庚申乙未甲申壬戌乙丑八日內壬戌己丑二日於寅申巳亥月合黃道緣正月壬戌犯爭雄受死乙丑犯地柱賓苦四月壬戌犯劒鋒己丑犯爭雄七月壬戌有月德日平平吉己丑受死十月壬戌犯火災己丑犯飛廉內己丑十月亦無大

凶亦上吉子亦不載又再除二日只有己巳辛未乙亥庚申乙未甲申六日大吉上千有天德月德月空支有四大貴道兼四大天星地無火星火交朱雀飛流之殺爲上內詳再考甲申一日六月上吉天千有天月二德支辰有幽微天星司命黃道只不合是雲漢日雲漢乃火也故諸曆所載甲申一日一云夫火兼伐日中金魁甲木天德受剋德神不當權姑亦不取今止取己巳庚申六月大吉辛未乙未四月十月大吉庚申九月次吉乙亥乙卯十二月次吉兼以直日星更不犯火宿建室第殿廟並三四年八朽自權即無兵火厄入生旺合宅運也故特選取爲年中之冠外不要千家刑魁罡爲佳上之上吉日　六月庚申（月空貴道天星幽星天福宮星甲殺星）己巳（貴道主氣傳星天德月德合）四月辛未（天德貴道天福貴人）十月乙未（天德貴道幽星四相貴人）中之上吉日七月辛未（貴道傳星）九月庚申（貴道主氣幽星）　月辛未（天德王道幽星四相貴人）十二月乙亥（貴道幽星天德月德　卯貴道天德月德合）中之下吉日二月辛未（貴道天星）庚寅月（卯天星）十二月己卯（貴道）已上除此外更無他日今消詳畫考之【累驗依此用之永無他患俗師必不知此雖曆中載之甚明。俗解之令篡戒已定但依此用

起造歌曰六月庚申爲上吉己巳一周四月辛未亦爲妙十月乙未亦有功中亥兩月有辛未九月庚丑月乙卯兼乙亥二月可用平其中擇日又須兼年利四大無害無刑有祿貴無凶無魁無併衝。時辰祿貴須詳細。直日咎。星宿前篇亦盡括合日合倘無窮餘外別無可用日若用之之爲凶僧善晴編年月集要魁擇起屋日。乙巳（正二三六七九月吉）辛未（正二四八九十月吉）甲戌（三一月吉）乙亥（正三九十二月吉）甲申（正六九十一十二月吉）乙酉（正一九十一十二月吉）戊子（二七十十二月吉）庚寅（三六九十二月吉）乙　（正二四七八九十十一月吉）己亥（三六八九十二月吉）戊申（六八九十二月吉）己酉（正三六十十一月吉）壬子（正二三八月吉）乙卯（四五六十一十二月吉）己未（二七八九十月吉）庚申（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吉）以上十六日並係合曆大修吉日但當忌空亡伏斷休廢楊公忌日冰消瓦解天賊等日臨用之際宜於各月內求之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屋吉凶日　六甲圖己巳辛未甲戌（春凶）乙亥（冬凶）己卯（一云妨長）甲申（一云夫火）乙酉春忌戊子乙丑（一云損人）庚寅（一云三年滅門）乙未（春四月凶）己亥庚子出服入後富貴辛丑（凡吉後凶）癸卯（一云主刀兵）戊申（一云凶）乙酉（吉）

宋曾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上梁柱吉日　丙寅辛巳戊申己亥（人宜）寅申巳亥爲四柱日　上梁吉日甲子乙丑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甲戌丙子戊寅庚辰壬午甲申丙戌戊子庚寅甲午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乙巳丁未己酉辛亥癸丑乙卯丁巳己未辛酉癸亥共三十六日若上梁與豎造同日則不必再擇吉日與曆法集成同起造吉凶日（凡作屋蓋屋泥飾倉宇擇日之法凡伐修作并載）萬曆集成選擇易見（起造房屋修居入宅作門泥屋蓋屋上梁作廁）甲子（架作移門蓋吉）乙丑（架作泥移門蓋吉）丙寅（移吉塞門凶）丁卯（入宅吉）戊辰（蓋移）巳（起蓋作架吉）庚午（移吉塞凶）辛未（起作門吉）壬申（架作門作廁）癸酉（門吉）甲戌（起作門吉）乙亥（起作蓋架吉）丙子丁丑（架移吉）戊寅（蓋）己卯（蓋起小吉修大吉）庚辰（作泥吉）辛巳（架作吉）壬午（門吉）癸未（作　）申（起半吉門吉）乙酉（起泥蓋吉）丙戌（廁入吉）丁亥戊子（架作蓋吉）己丑（入起吉）庚寅（蓋吉作門凶）辛卯　（作吉）癸巳（架入門廁吉）甲午（移泥吉）乙未（蓋吉）丙申丁酉（架　蓋吉）己亥（起蓋吉）庚子（架吉）辛丑（蓋架作吉）壬寅（架移吉）癸卯　甲辰（架凶吉）乙巳（蓋吉）丙午（移泥吉）丁未（架入吉）戊申（蓋架蓋　起蓋移吉）庚戌（蓋架吉）辛

亥（架蓋吉）壬子（起蓋移作廁　蓋門入吉）乙卯（蓋吉）丙辰丁巳（泥入吉）戊午（門吉）己未（起架廁　架入吉）辛酉壬戌（起移凶吉）癸亥（移吉）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以合黃道爲順黑道爲逆若遇黃道及天月二德亦可用若吉神亦不可用今聚星列復並係專主起造不雜覽者詳之每月起造吉凶日

全吉十三日

	壬子
凶九醜	吉天恩 凶九醜

正月	吉 黃道　時陽　益后 生氣　母倉　開日	凶 天火　天罰　狼籍　解星 天富　天梁　傷刀	吉 黃道　生氣　時陽　[illegible] 天德合　母倉　益后　[illegible]	凶 傷刀　天罰　天富 天火　狼籍
二月	吉 黃道　司命　母倉　陽德　[illegible] 明星　天府　福德　[illegible]	凶 天罡　天隔　[illegible] 滅門　[illegible]　木文	吉 黃道　司命　母倉　陽德　幽星 明星　天府　福德　普護　[illegible]	凶 天罡　天隔　木文 滅門　[illegible]
三月	吉 明星　聖心 天岳	凶 黑道　天梁 天牢　書星	吉 天德　明星　聖心 月德　天岳　普護	凶 黑道　[illegible] 天牢
四月	吉 活曜　王星	凶 黑道　天棒　地伏　土文　[illegible] 大四廢　天梁　龍虎　[illegible]	吉 活曜　顯星 普護	凶 黑道　天棒　地伏　土文 正四廢　大四廢　龍虎　[illegible]
五月	吉 黃道　月德　[illegible] 明星　金匱	凶 受死　月破　天火　天溫　天棒　狼籍 重喪　四大廢　受死　天罰　地網　傷刀	吉 黃道　金匱　幽星 明星　普護	凶 受死　月破　天溫　天火　天罰　狼籍 重喪　正四廢　大四廢　[illegible]　地網　傷刀
六月	吉 金堂	凶 黑道　天火　獨火　地火　九[illegible]　[illegible] 四大廢　天[illegible]　月[illegible]　[illegible]	吉 金堂 普護	凶 黑道　天火　獨火　地火　水[illegible]　[illegible] 四廢　大[illegible]　天[illegible]　月[illegible]　朴星

吉 日月合　吉 上堂　吉 黃道 明星 明堂 貴人 聖散 解神　吉 要安　吉 天恩 月德合 母倉 普護 開日　吉 黃道 明星 天赦 天月德合　吉 黃道 明星 天對 次天德

乙卯

凶 黑道 大耗 勾陳 歸忌 地破 五行忌　凶 月建 大時 陽錯 大敗 往亡 四廢　凶 黑道 天賊 月火 土府 四擊　凶 黑道 大殺 陰私 解星　凶 河魁 大禍 往亡 地破 血支　凶 天火 飛廉 天牢

上朔

吉 黃道 明星 天對 天德 治耀　吉 皇心 月德合 敬安　吉 黃道 明星 金堂 貴人 天符 母倉 續世 敬安　吉 月恩 敬安　吉 上堂　吉 黃道 明星 天德 普護 時陽 天倉

凶 天星 城門 月火 歸忌 地火 血忌 針星　凶 黑道 天棒 飛廉 往亡 地耗 針星　凶 勾絞 天罪 地耗 火星　凶 受死 大殺 土字 地耗 解星　凶 黑道 大敗 陰私 地柱　凶 地杜

乙未

吉 黃道 明星 天德 天願 太陽 天倉 治耀　吉 黃道 明星 次天德 續世 天對　吉 天明 治耀 鼓虛　吉 黃道 明星 月恩 貴人 天喜　吉 天明 解星　吉 天明 龍德 聖心

凶 大殺 飛廉 大四廢 天狗 五行忌　凶 官符 大殺 受死 黑道 五行忌　凶 天罡 黑道 大殺 天火 往亡　凶 月殺 血支 九坎　凶 黑道 土字 龍虎 金火 針星　凶 月建 大殺 小耗 陰私 解星

乙未

吉 黃道 明星 天德 天赦 太陽 少微 天倉　吉 黃道 明星 天對 續世 天德合　吉 天明 解星　吉 天明 貴人 聖心　吉 天明 次天德　吉 天德合 月恩 聖心

凶 天火 大殺 五行忌　凶 官符 大殺　凶 黑道 大殺 天火 天吏　凶 天牢　凶 黑道 土字 金火 針星　凶 月建 大殺 陰私

吉 黃道 明星 天對 天德 聖心　吉 黃道 明星 續世 天德 滿德星 定日　吉 滿德星　吉 黃道 明星 金堂 貴人 敬安 敬心　吉 上吉 月恩 大明　吉 大明 月恩 龍德 聖心

凶 大殺 天災 火星　凶 官符 天殺 災殺　凶 大殺 大陽 天火 大殺 五行忌　凶 地網 天棒　凶 黑道 天牢 土字 金火　凶 月建 天殺 陰私 黑道

庚申

吉 明星 天願 普護 吉慶　吉 大明 解星 普護　吉 黃道 明星 金堂 定日 田星　吉 月德 普護 續世　吉 黃道 大明 解星 敬安　吉 黃道 大明 次天德 天對 司命 龍德 曲星

凶 月破 大耗 黑道 天災 大四廢 大殺 冥宅 天棒　凶 黑道 天刑 大耗 土府 次天牢　凶 官符 天災 大殺 大耗 陰陽 次天牢　凶 河魁 大禍 大殺 金火 天火 利星　凶 天吏 暴星　凶 勾絞 天火

吉 庚生 明星 吉 黃道 上堂 大陽 明星　吉 黃道 明星　吉 月德合 定日　吉 黃道 明星 明堂 貴人　吉 續世

乙酉

凶 土瘟 九醜

吉 天恩

凶 黑道 大耗 天殺 地網 陰私 大四廢　凶 月破 大四廢 虛敗 五行忌 少微 次天壹 天賞　凶 大四廢 五行忌 利星 天對 普護 次天德 金火　凶 官符 黑道 天棒 天牢 金火 戰龍 解星 要安 滿德星　凶 大星 城門 次天災 天棒 普護 木火 平日　凶 黑道 土字 升星

乙酉

九醜

吉 天明 吉慶　吉 黃道 明星 月德合 大明 次天壹 天庫 少微 天日 玉堂　吉 黃道 明星 大明 天對 次天德 普護　吉 月恩 大明 滿德星 定日　吉 黃道 明星 大明 貴人 上吉 解神 敬安　吉 天德合 月德合 大明 續世

凶 黑道 大殺 陰私 地網 大耗 解星 危日　凶 月破 大四廢 大星　凶 大四廢 金火 利星　凶 官符 黑道 天棒 大禍 次天牢 平日　凶 天星 大殺 次天災 木火 平日　凶 黑道 土字 利星

吉 黃道 明星 月合 天符　吉 月德 明星 上吉 金堂 天喜 次天德　吉 解星　吉 黃道 明星 上堂 金堂　吉 次星 普護 定日　吉 黃道 大德 月德 普護

凶 受死 天火 飛廉 大星 五行忌　凶 大殺 天火 天對 五行忌　凶 天殺 黑道 大禍 火交　凶 官符 黑道 大殺 利星 天棒 大對 利星　凶 河魁 大禍 大會 木火 平日 天禍

吉 福德 聖心 母倉 普護 收日　吉 次星 解星 普護　吉 黃道 天庫 次天壹 書星　吉 次星 聖心　吉 黃道 明星 上堂 貴人 敬安 曲星

乙亥

凶 兩午朔

凶 河魁 大禍 黑道 勾殺 土字 四廢 金火 利星 五行忌　凶 黑道 大殺 天罪 四廢 陰私 五行忌 龍虎　凶 受死 金火 危日　凶 官符 大耗 大四廢 天牢 血支 地火 危日　凶 黑道 大殺 大四廢 次天牢　凶 官符 大殺 大四廢 次天牢 聖心

吉 大德 福德 陰德 聖心 幽微星 母倉 普護 收日　吉 月德合 上吉 母倉 普護　吉 黃道 天庫 大玉 少微 普護 吉慶　吉 月恩 金堂 次天德 天對 普護　吉 次吉 普護　吉 黃道 明星 月德合 普護 續世

上朔

凶 河魁 大禍 黑道 勾殺 土字 金火 地杜 書星　凶 黑道 大殺 天罪 陰私 龍虎 地杜 書星　凶 受死 大星 木火 地杜 危日　凶 月破 大耗 往亡 書星 地杜 陰陽 衝殺　凶 黑道 大四廢 勾殺 地杜 書星　凶 官符 大四廢 次天牢 地杜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吉 黃道 天德 秋天德 定日　吉 黃道 明星 秋天德 玉堂 月令 天符 天府 送天符　吉 秋天德 明星 天喜 普護　吉 要安 龍吉 曲微星　吉 黃道 明星 龍德 滿德星 曲星　吉 續世 吉慶星

戊子

凶 九醜

吉 天恩

凶 官符 天官 天殺 解星 九坎　凶 河魁 天禍 天陽 往亡 大殺 火交 平日　凶 黑道 天府 天刑 天棒 衝殺 地囊 傍刃 書星　凶 黑道 天牢 大休 解星　凶 月建 天梁　凶 黑道 天刑 金火 書星 大殺

吉 黃道 月德 秋天德 普護 解星 定日　吉 黃道 明星 秋天德 玉堂 月令 天符 普護 曲星　吉 明星 秋天德 普護 天喜 天安　吉 龍吉 要安 普護 解星　吉 黃道 天德 龍德 滿德 普護 曲星　吉 續世 吉慶星

壬子

凶九醜
吉日月合
凶（吉符死氣 大害）
吉（觀吉 吉慶星 益後）
凶（河魁大禍 大敗天禍 往亡地火 大火平日）
吉（黃道明星 月德合明堂 貴人紫微 執儲傳星）
凶（黑道天牢 天瘟天火 飛廉狼藉 傳日朴星）
吉聖心
凶（黑道天賊 天棒四忌 五行忌六蛇）
吉（天德月恩 滿德星定日）
凶（月建天轉 陰陽俱錯 五行忌四忌 六神）
吉（黃道明星 玉堂天府 天王少微 龍吉活曜星 傳星）
凶（黑道天轉 天賊六蛇 四忌金火 五行忌月忌）
吉（黃道明星 月德合 次天德金堂 天對）

乙卯
凶（黑道四廢 大殺朱雀 飛流解星 危日）
吉（黃道明星次天德 陰德活曜執儲 天普護救日）
凶（月厭四廢 大耗陰錯 軍星）
吉普護
凶（黑道正四廢 大耗土符 地賊金火 會星）
吉（黃道明星次吉 明堂貴人紫微 天慶星母倉 續世執儲傳星）
凶（黑道官符 死氣天殺 大火狼藉 傳刀陰私 解星）
吉月德合
凶（天罡滅門受死 大敗次地火 蠶官水交 平日）
吉益後
凶（天瘟 會星）
吉（黃道明星 滿德星次吉 天庫天玉少微 母倉傳星定日）

上朔
凶（河魁大禍 劫殺天瘟 空亡金火 地柱朴星）
凶（黑道朱雀 飛流空亡 地柱解星）
凶（天瘟地柱 空亡水交 危日）
凶（月破黑道 大耗陰陽錯 次天符土符 蠶官地柱 朴星）
凶（黑道大殺 入殺劫殺 次天符陰私 天牢地賊 土交地柱 解星）
凶（官符死氣 大耗次天符 軍星九坎 地柱）

乙未
吉（黃道明星 大明金堂 次吉少微 天庫天玉 母倉益後 曲星）
吉（黃道明星 上吉大明生氣 時陽次天德天對 母倉益後開日）
凶（受死 吉慶星 大殺入中宮受死）
吉（大明 陽德 益後）
凶（河魁地曲 絕陽大 朱雀地賊）
吉（黃道明星天德 上吉大明 貴人紫微 母倉曲星）
凶（官死劫 地賊）
吉（大明 龍德 上吉 安安 益後）
凶（黑道天瘟 月火 大殺入中宮 雷火傷火 死別土柏）
吉（天德合月德合 大明 益後 普護）
凶（月德合 大殺入中宮 大殺 死別 地柱）

凶（大殺入中宮受死）
蠶官　朴星　土交　解
危日　水交　朴星　危日　陰私　解星　普護

吉（黃道明星 大明金堂 次吉少微 天庫天玉 母倉）
吉（黃道 大明 時陽 天對 開日 明星 上吉 次天德 母倉）
吉（大明 福德 龍德 顯星）
吉（明星 上吉 明堂 紫微）
吉（大明 觀吉 安安 吉慶星）
吉（大明 顯星 普護）

未
凶（火星 木交）
凶（受死 蠶倉 吉慶星 利星）
凶（河 黑道 飛流 土交 地網）
八星　死別　往亡　地網
凶（黑道天瑠 雷火月火 傷火土符 死別水交 利星危日）
凶（月破大殺 黑道大敗 死別陰私）

吉（黃道明星 大明次吉 金堂少微 天王母倉 傳星）
吉（黃道明星 次天德生氣 天對母倉 開日時陽 大明）
吉（天德合月德 大明上吉 陽德福德 龍吉執儲 收日）
吉（黃道明星 大明明堂 貴人紫微 執儲傳星）
吉（大明 安安 龍吉 吉慶星）
吉（月恩 大明 普護）

八
凶（木交 五行忌）
凶（受死 吉慶星 蠶倉 五行忌 會星）
凶（河魁大禍 黑道朱雀 飛流地網 土交五行忌 蠶星）
凶（地網 死別 往亡）
凶（黑道天瑠 傷火月火 雷火死別 土符地囊 水交會星 危日）
凶（月破黑道 大殺大敗 死別陰私 蠶星）

吉（明星 大明 龍德 天德 大福 執儲）
吉（月德 大明上吉 聖心 龍吉 吉慶星 顯星）
吉（黃道明星 月恩次吉 大明生氣 時陽金堂 玉堂曲星 開日）
吉（天德合次吉 大明陰德 福德母倉 收日）
吉（黃道次吉 大明玉堂 母倉顯星）
吉（黃道明星天德 月德上吉 大明）

庚申
凶（月建黑道 陰錯天牢 大敗龍虎 五忌利星）
凶（黑道天瘟 天棒土交 五行忌）
凶五行忌
凶（受死天禍 黑道滅門 天瑠天獄 月火獨火 雷火地火 水交劫殺 利星）
凶（天吏 九坎 飛廉）
凶（火交 危日）

吉顯星
吉（黃道明星月德合 玉堂龍德天德 天庫天玉少微 益後曲星）
吉（黃道明星 次天德天對）
吉（天德月恩 玉堂時陽 母倉聖心 顯星開日）
吉（黃道明星金堂 明堂貴人紫微 天庫執儲 曲星收日）
吉（天德合月德合）

乙酉
凶土鬼九醜
吉天恩
凶（黑道大殺 天瘟往亡 軍星陰私 九坎土交）
吉大明
凶（月建天火 天罡地網 狼藉傳刀）
吉（黃道明星 大明次吉 天德天庫天玉 少微益後）
凶（天瑠雷火 月火獨火 龍虎水交 朴星）
吉（黃道明星 大明次天德 天對）
凶（黑道朱雀 飛流）
吉（月德合大明 玉堂時陽 母倉聖心 開日）
凶（河魁大禍 水交 蠶倉）
吉（黃道明星大明 金堂明堂貴人 紫微天府 母倉福德陽德 執儲曲星收日）
凶（受死天殺星 黑道天火 地囊土符 飛廉狼藉 傳刀朴星）
吉大明

酉
九醜
凶（黑道大殺 天瘟往亡 陰私軍星 九坎土交 蠶星）
吉（黃道明星 月德天府 母倉）
凶（月建陰陽俱錯 天罡天火 天禍地網 狼藉傳刀）
吉（觀吉 幽微星 明星天德 母倉續世）
凶（天瑠雷火 月火獨火 龍虎水交 利星）
吉（龍德天德 龍吉 滿德星 顯星）
凶（黑道朱雀 飛流蠶星）
吉（黃道明星 龍吉吉慶星 月德天府 益後金堂天對）
凶（河魁大禍 火星火交 蠶倉）
吉（月恩上吉 生氣時陽 開日）
凶（受死天殺 黑道天罡 土符飛廉 狼藉 傷刀利星）
吉（黃道 陽德福德 聖心 顯星收日）

凶火星
吉（普護 龍吉 敬安 清暉星）
凶（黑道天罡 雷火月火 獨火水交 利星）
吉（月德合上吉 安安敬安）
凶（月破 天 軍星）
吉（次吉）
凶火交
明星　月恩
凶（黑道天刑殺 往亡龍虎 利星）
吉（次吉顯星）
凶（天罡滅門 天雷）
吉（黃道明星 天德合月德合）

乙亥
月年上朔
凶（天罡滅門 黑道天瑠 雷火月火 獨火次地火 土符水交 利星平日 顯星）
吉（普護 龍吉敬安 清暉星）
凶（黑道大殺 飛廉陰私）
吉（次吉 敬安安安 豐盈）
凶（劫曲 天符 運天府 少微 曲星）
吉（黃道 天庫天玉 運天府次吉 金堂少微 敬安豐盈）
龍德　入對　小殺　九坎
吉（黃道明星月德合 天德天對 續世豐盈）
凶（黑道朱雀 飛流軍星 空亡）
吉豐盈
凶空亡
吉（上吉時陽 貴人明星 益後紫微 曲星執儲 開日）
吉（黃道明星 時陽 貴人紫微 益後執儲 豐盈開日）

凶（天罡滅門黑道 天瑠雷火月火 獨火次地火 水交地柱 會星平日）
凶（黑道大殺 飛廉陰私 曲星）
凶（絕陽火星 劫殺水交 地柱）
凶（月建大殺 天瘟天羅 空亡九坎 地柱會星）
凶（黑道朱雀 飛流軍星 空亡地柱 蠶星）
凶（火星 空亡 地柱）

起造半吉七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己丑
凶十惡
吉（黃道明星 明堂貴人 紫微續世 執儲傳星）
凶（火交 地柱）
吉（月德合上吉 生氣時陽 開日）
凶（黑道土符 蠶官九坎 地柱會星）
吉（福德陽德 龍吉幽微星 益後收日）
凶（河魁大禍黑道 大殺地賊陰私 土交地柱蠶星）
吉（黃道明星月恩 次吉天府天玉 次金堂少微時星）
凶（死別 軍星地柱 地囊）
吉（黃道明星龍吉 吉慶星次吉 次天德聖心天對）
凶（死別天瑠雷火 月火獨火水交 地柱吉慶星危日）
吉（天德合月德合）
凶（月破黑道 朱雀大敗 死別飛流 龍虎地柱 蠶星）

庚寅　吉天恩　一卯　卯

吉龍德 天赦 要安 滿德星　凶月建 黑道 天賊 天陽 天罡 大敗 往亡 會星　吉天明 玉堂 鎮星　凶黑道 朱雀 飛廉 地火 土文 解星　吉次吉 玉堂 顯星　凶黑道 天刑 朱雀 地火 飛廉 土文　吉大明 普護 天恩 明星

吉黃道 普護 吉慶星　凶陰陽 天雷 天賊 地火 土文 爭星　吉黃道 明星 五合 大明 明堂 貴人 紫微 龍德 天德 執儲 聖心　凶月建 天火 狼藉 傷刃 陰道 伏陽　吉黃道 明星 明堂 貴人 紫微 龍德 支德 執儲 曲星　凶月建 天火 狼藉 傷刃　吉月德 上吉 大明 貴安

吉黃道 明星 月恩 金匱 天陽 母倉 天符 續世 開日　凶火星　吉天明 要安 鎮星　凶黑道 天賊 雷火 月火 獨火 土字 水交 章星　吉次吉 要安　凶黑道 天 月 土 朴星　吉黃道 金匱日

吉月德 明星 福德 陽德 母倉 收日　凶天罡 滅門 黑道 天牢 天獄 天賊 雷火 月火 獨火 劫殺 空亡 水文 會星　吉月恩 大明 生氣 時陽 普護 母倉 鎮星 開日　凶黑道 大敗 地囊 陰私 解星　吉生氣 時陽 普護 母倉 顯星 開日　大殺　入會

吉次吉 益后 母倉　凶黑道 天棒 飛廉 空亡 辭星　吉黃道 明星 大明 天王 母倉 天符 次吉 玉堂 天岸 聖心 續世 福德 陽德 龍吉 少微 曲星 收日　凶河魁 大禍 往亡 天囊 死炊 大交　吉黃道 明星 天王 母倉 天府 天符 次吉 玉堂 天岸 聖心 續世 福德 陽德 龍吉 少微 曲星 收日　凶河魁 大禍 往亡 死炊 天囊 大交　吉黃道 次吉 大明 敬倫 顯星

吉黃道 明星 金匱 天符 活曜　凶火星 天賊 地網 空亡 大交 危日　吉黃道 明星 月德合 大明 天德 天符 次天德 聖心　凶天火 飛廉 狼藉 傷刃 章星　吉黃道 明星 上吉 次天德 天對　凶天火 飛廉 狼藉 傷刃 朴星　吉黃道 明星 天德 月德 吉大明

甲申　壬戌

顯星　凶月破 黑道 天牢 大四廢 空亡 次天牢 劫殺 五行忌 鬱蓄　吉明星 普護 天安　凶月破 黑道 天牢 四大廢 鬱蓄 天空亡 空宅 次天牢 章星　吉黃道 明星 次吉 天德合 母倉 天後 天關 曲星　凶大殺 入中宮 天空亡 受死 九剎 飛廉　吉黃道 明星 明道 貴人　七月

凶黑道 天棒 次天牢 劫殺 五行忌 空宅　吉要安　凶黑道 大四廢 劫殺 天空亡 天棒 次天牢 空宅 參星　吉明星 次吉 金堂 天安 天關 活曜　凶大殺入中宮 黑道 天空亡 天牢 大温 九剎 金文 計星 死日　吉上吉 金堂　八月

凶寶 往 空 五行　吉黃道 金匱 定日　凶官符 死氣 往亡 大四廢 空宅 天空亡 大星 次天牢　吉天德 月德 天關　凶大殺入中宮 月厭 黑道 大敗 天空亡 天府 天隔 九坎 鬱蓄 解星　吉驛馬 活曜星　九月

大禍 天刑殺 次地火 入會星 平日　吉續世 獄論　凶河魁 大禍 黑道 天刑殺 天牢 天空亡 金文 次地火 章星 平日　吉黃道 明星 金匱 玉堂 天關 曲星　凶大殺入中宮 天空亡 木文　吉黃道 明星 金堂 玉堂　十月

凶天雷 罪至　吉黃道 月德 上吉 獄論　凶天雷 天空亡 罪至 參星　吉普護 天關 定日　凶官符 死氣 大殺入中宮 黑道 天刑殺 天空亡 計星　吉黃道 明星　十一月

凶劫殺 木文　司命 天府 益后 獄論 星　吉黃道 明星 次吉 母倉 天府 益后 獄論　凶大耗 天空亡 劫殺 木文　吉黃道 天關 要安　凶河魁 大禍 大殺入中宮 天雷 天空亡 土文 次地火 計星 平日　吉龍德 文德　十二月

己丑　凶十惡　庚寅　凶九醜

發儀 天符 進天府 母倉 執儲 付星　凶受死 天禍星 地火 大交 地杜　吉聖心　凶月破 黑道 天陽 大四廢 地網 次天牢 鬱蓄 亡日 章星 五行忌　吉天明 益后 龍吉 聖心 吉慶星　凶黑道 大四廢 朱雀 飛廉 解星 危日　吉天德 次吉 益后 顯星 吉慶星

母倉 滿德星 定日　凶官符 黑道 鬱蓄 章星 死氣 土字 土杜　吉黃道 上吉 月德　凶天雷 大四廢 地火 次天牢 劫殺 龍虎 參星 五行忌　吉黃道 明星 大明 明堂 貴人 紫微 執儲 聖心 付星　凶月破 大四廢 罪至　吉黃道 明星 月恩 明堂 貴人 紫微

凶天罡 滅門 黑道 大殺 次地火 陰私 地杜 參星　吉黃道 明星 月恩 司命 天符 定日　凶河魁 大禍 黑道 天牢 天獄 次地火 金文 章星 平日　吉天明 聖心 鬱蓄　凶黑 土 全　吉次

天庫 天上 月德合 少微 付星　凶飛廉 地杜　吉天德合 明星 天德 金堂 天安 獄論　凶黑道 天棒 參星　吉月德合 大明 滿德星 定日 鬱蓄　白符 死氣 大殺 陰私　滿德星 定日

次天德 天對　凶天温 金文 地杜　吉天德 次吉 獄論　凶黑道 天棒 參星　吉黃道 明星 大明 次玉堂 天岸 天王 龍吉 活曜 少微 鬱蓄 付星　凶天罡 滅門 受死 大殺 次地火 鬱蓄 木文 平日　吉黃道 明星 次玉堂 天王 少微 天岸

要安　凶月建 黑道 朱雀 飛廉 往亡 地杜 參星　吉黃道 明星 天德 月德 天恩 上吉 玉堂 金匱 少微星 龍吉 獄論　凶火星 劫殺 木文　吉黃道 明星 大明 金堂 次天德 天對 鬱蓄　凶天温 章星　吉黃道 明星 次吉 次天德

癸卯　戊申　壬戌

執儲 曲星　凶黑道 大四廢 朱雀 飛廉 危日　吉明星 大明 龍德 支德 龍吉 滿德 天安　凶月建 黑道 大殺 休衍 天牢 龍虎 利星　吉明星 天赦 天德合 龍德 支德 天安 龍吉 滿德　凶月建 黑道 大殺 天牢 龍虎 天空亡 參星　吉黃道 明堂 月德 月恩 上吉 司命 天府 天關 五倉 曲星

凶月破 大四廢 罪至　吉上吉 大明 聖心 顯星 龍吉 吉慶星　凶黑道 天牢 天温 土文　吉天赦 次吉 龍吉 聖心 吉慶星　凶黑道 天牢 天温 天空亡 土文 參星　吉明堂 天安 天倉 母倉 龍吉 續世 益微星　凶大殺入中宮 黑道

凶黑道 上 金　吉黃 生氣 金堂 金匱 曲星 開日　吉黃道 明星 天赦 上吉 生氣 續世 金堂 陽德 開日　凶火星 天空亡　吉龍德 月德 龍吉 天關 滿德星　凶月建 大殺入中宮 黑道

死氣 大殺 狼藉 陰私　凶　吉月德 上吉 八明 福德 收日 鬱蓄　凶受死 大禍 天罡 滅門 黑道 天刑殺 天陽 天明 大火 月火 獨火 劫殺 水文 利星　吉月德 母倉 福德 收日　凶受死 大禍 天禍星 滅門 黑道 天刑殺 天陽 天空亡 月火 獨火 劫殺 水交 章星　吉黃道 明星 吉慶星 天關 續世 金倉 陽德 益后 鬱蓄

龍吉 活曜星 曲星　凶天雷 滅門 天賊 受死 次地火 五行忌 鬱蓄 平日　吉黃道 月恩 上吉 大明 王堂 母倉 顯星　凶天雷 飛廉 九坎　吉黃道 次吉 王堂 母倉　凶天雷 天空亡 飛廉 九坎 參星　吉月德 上吉 生氣 天關 續世　凶黑道 天刑殺

金堂 天對　凶天温 五行忌 朴星　吉黃道 明星 大明 次吉 天府 天符 司命 曲星 活曜星　凶大交 危日　吉黃道 明堂 次吉 司命 天府 天符 活曜　凶天空亡 火星 大交 危日　吉黃道 福德 陽德 聖心 天關 收日　凶天罡 滅門

（凶大殺入中宫　大空亡）（天中　天空亡　天瑞　雷火　月火　獨火　水史　孙星）（大空亡　天牢　天陽　罪星　螣令　斷星）（凶大殺入中宫　天空亡　大交　五行忌）（大殺入中宫　狂亡　天空亡　龍虎　五行忌　朴星）（大殺入中宫　天官　天空亡　斜星　五行忌）

起造定舍立木上梁遷月吉凶日寺觀庫店同用　正月戊辰大吉舊有辛未己未犯大星火交不用　二月辛未乙未不犯黑道魁罡天刑雷火等大吉　三月己巳日不犯諸殺雖值火交却有吉星多可用舊有丙寅壬寅日却非正日吉神多合黄道可用　四月辛未日吉一云忌起造用者更宜審之　五月庚辛日不犯破敗狼籍天火雷火吉外有甲申日並以凶神亦可用　六月己巳庚申日乃十全大吉外有己亥乙亥乙酉己子己卯乙卯日犯黑道死氣雷火月大天火鬼火狼藉裁忌　七月辛未日諸曆並通外有乙未日但可修換又有己未甲戌乙酉乙酉卯乙卯日並犯罡魁黑道大星等凶神皆不可用　八月舊有辛未乙未日係受死並不用　九　庚申日大吉舊有己巳日係空亡乙亥日係火交並不可用　十　不犯魁罡滅門雷火大禍等吉舊有乙未日係大殺入中宫　係大星又乙酉乙酉壬子日並係黑道不用　十一月庚申　有吉神不合黄道只宜修蓋不利起造一云庚申日忌起造　十二月乙亥乙卯乙卯日大吉舊有乙亥日係大星又與辛皆不用（已上遷月吉日並與上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二

二寘

日

諸家選日八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九星擇日（百忌曆圖記日辰係起造長日）

	寅申巳亥月	子午卯酉月	辰戌丑未月
屏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	壬申辛巳庚寅乙亥	辛未庚辰己丑戊戌
	庚子己酉戊午	戊申丁巳	丁未丙辰
	乙丑甲戌癸未壬辰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	壬申辛巳庚寅乙亥
	丑庚辰己未	庚子己酉戊午	戊申丁巳
	寅乙亥甲申癸巳	乙丑甲戌癸未壬辰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
	壬寅辛亥庚申	辛丑庚戌	庚子己酉戊午
顯	丁卯丙子乙酉甲午	丙寅乙巳	乙丑甲戌癸未壬辰
	癸卯壬子辛酉	壬寅辛	辛丑庚戌己未
曲	戊辰丁丑丙戌乙未	丁卯丙	丙寅乙亥甲申癸巳
	甲辰癸丑壬戌	癸卯壬子	壬寅辛亥庚申
扑	己巳戊寅丁亥丙申	戊辰丁丑	丁卯丙子乙酉甲午
	乙巳甲寅癸亥	甲辰癸	癸卯壬子辛酉
解	庚午己卯戊子丁酉	己巳戊	戊辰丁丑丙戌乙未
	丙午乙卯	乙巳甲	甲辰癸丑壬戌
	辛未庚辰己丑戊戌	庚午己卯　酉	己巳戊寅丁亥丙申
	丙辰	丙午乙卯	乙巳甲寅癸亥
	申辛巳庚寅己亥	辛未庚辰己丑戊戌	庚午己卯戊子丁酉
	申丁巳	丁未丙辰	丙午乙卯

（曆云起造裁衣作竈倉庫火咯力忌此火星不可犯值賦曲傳星大吉）

黄黑道擇日黄道所臨為福神任從起造沒使侵太歲之神猶不畏況其諸殺及將軍推之常以天罡訣正七加虚二八寅兩月順行陽位轉運如三九使臨辰天罡青龍黄道太乙明堂黄道勝光天刑黑道小吉朱雀黑道傳送金匱黄道從魁天德黄道河魁白虎黑道登明玉堂黄道神后天牢黑道大吉玄武黑道功曹司命黄道太衝勾陳黑道（右曆云正月子上起天罡二月寅上起天罡順行得黄道日乘旦起造能剋大賊彈壓凶神煞之無不害）剋捷法道遠幾時通達路遠何日廻歸（遇有主造修宇使是）

有黃道日辰明星擇日論起造正七月起寅二八月起辰三九月起午四十月起申五十一月起戌六十二月起子（從蚩尤黑星爲首順行十二辰）一蚩尤黑星二飛流黑星三天寶明星四天對明星五天棒黑星六天玉明星七天獄明星八陰私黑星九天府明星十玉宇黑星十一天雷黑星十二執儲明星（如正月起寅從蚩尤星順行十二辰遇定堅座無有不利）捷法寶谷特煌定暖梅總精色（須明遇有日傳字便是明星）

九天撮要畫一曆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罡	[illegible]	黃道貴人	建	玉堂四相 黑星	黃道明星 上吉	魁	黑道 空亡	黃道明星 次吉 傳星貴人	破	黑道 大四廢	黃道明星 傳星 官符
	黃道明星 少微	黃道明星 續世 吉符 四廢	罡	黃道明星 天福上吉	黑道	建	黃道明星 一傳星 次吉	黃道 明星 主氣	魁	黃道 明星 傳星 貴人	黑道	破
[illegible]	春乙忌		破	黃道 明星 大星	黑道 官符 死氣			黑道 四廢	建	黃道 明星 月德 大星	黑道	罡
乙亥	魁	春乙忌	忌	破	黑道	黃道 官符 大四廢			黃道 明星 四廢	建	黑道	黃道 明星 空亡
乙酉	黑道 春乙忌	破	黃道 明星 春乙忌	天火	罡			轉殺	大德 月德 黑道 滅絕	魁	天火	
戊子	天火	罡	黑道	黑道 大四廢	破			魁	天火	轉殺	轉殺 建	轉殺
	黃道明星 [illegible]	黃道明星 春乙忌 官符死氣	罡	殺長	黑道	建	少微 金星 四廢 伏倂	黃道明星 上吉 月德 四廢	魁	黃道明星 大德 吉 四星 月德	黑道	破
	魁	黃道明星 少微 大武 黑道	火星	破	黑道 四廢	黃道明星 上吉 大德 合大 黑官 四廢	罡	黑道 秋乙忌	黃道明星 次吉 大星 秋忌	建	黑道	黃道明星 曲星 大星 溫宅
壬子	天火	罡	天德 月德 明星 黑道	五四廢	破	秋天德 月德 月恩 五四廢	青龍 黃道 官符	魁	天火	轉殺	建	轉殺
乙卯	轉殺	轉殺 建 天火	轉殺	黑道	魁	天火	黑道	破	黑道 大四廢	天火	罡	黃道明星 天恩 [illegible]
乙酉	黑道 大四廢	破	黃道明星 月天德	天火	罡	黑道	轉殺	轉殺 建 天火	轉殺	黑道	魁	天火
乙未	黃道明星 大星金溢	黃道明星 上吉 官符 死氣	罡	黃道明星 月恩 大星	黑道	建	黃道明星 秋忌 傳 大星	黃道 明星 秋忌	魁	黃道明星 上吉 月德 火星	黑道	破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庚申	破	五四廢	五四廢	魁	顯星朝日 青龍黃道	黃道明星 次吉 朝日曲星	建	月德上吉 黑道伏倂	黃道明星 次吉曲星 月德	罡	次吉顯星 金堂青龍 黃道	黃道明星 曲星天德 月德
甲申	破	黑道 春甲忌	黃道明星 官符春忌	魁	次吉朝日 顯天青龍	黃道明星 上吉天德 月德	建	黑道	黃道明星 次吉曲星	罡	上吉四相 顯星青龍 黃道	黃道明星 次吉曲星
[illegible]	黃道明星 傳星伏倂	黑道	魁	黃道明星 次吉傳星	黃道 明星 次吉	破	黃道明星 傳星秋忌	黑道 秋忌	罡	黃道 明星	黃道 明星 天瘟	建
	定	青龍黃道 伏倂四廢	黃道明星 次吉傳星	罡	黑道	黃道明星 大星空宅	破	月德天德上吉 黃道 明星大星	龍黃道 官符	魁	冬天德 次吉 黑道	冬天德 黃道明星 月德
	轉殺	建 天火	轉殺	黑道	魁	天火	天德次吉 黑道	破	黑道	天火	罡	黃道明星 冬忌天瘟
戊申	破	黑道 大四廢	黃道 明星 官符	魁	月德上吉 青龍黃道			道	黃道明星 上吉天赦 大星秋忌	罡	青龍 黃道	黃道明星 次吉大星
[illegible]	黃道明星 重天德合	黑道	破	黃道明星 重青天德 四廢	黑道			建	黃道明星 重伏倂 冬忌	黑道 冬忌	罡	
己卯	轉殺	轉殺 建 天火	轉殺	黑道	魁	天			黑道 大四廢 秋忌	天火	罡	黃道 明星 天瘟

與消吉全書有吉成書並同宋曾魁擇通書竪造凶日忌本命日。本命對衝日火星伏段公忌日子午頭殺天賊正日轉殺與月建同日何士泰亦忌日與魁擇通書同又云月厄解滅沒日九土鬼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正四廢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五行（甲乙）夏（丙丁）秋（戊己）冬（壬癸消吉全書魁擇公書曆法統宗成書參同選擇元龜云乃四旺日不宜營造）月建轉殺春二月（卯）夏五月（午）秋八月（酉）冬十一月（子）伏段日（子虛丑斗寅室卯女辰箕巳房午角未張申鬼酉觜戌胃亥壁）大星凶日寅申巳亥月乙丑甲戌癸未壬辰辛丑庚戌己未　子午卯酉月甲子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月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與曆法統宗消吉秘要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庚午壬申癸酉丙子丁丑戊寅庚辰辛巳壬午癸未丙戌丁亥辛卯壬辰癸巳甲午丙申丁酉戊戌壬寅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庚戌辛亥癸丑甲寅丙辰丁巳戊午辛酉癸亥上官震編畫

司妙纂選擇元龜甲子（殺定長）乙丑（主夫火）丙寅（殺定長）丁卯（主夫火）戊辰（殺定長）庚午（殺定長）壬申（主家破）癸酉（殺定長）丙子（殺六畜）丁丑（主夫火）戊寅（殺定長）庚辰（殺定長）辛巳（破家定）壬午（主火耗）癸未（妨夫子）丙戌（主火災）丁亥（主大敗）辛卯（殺長子）壬辰（主夫火）癸巳（主公訟）甲午（主瘟疾）

丙申（殺定長）丁酉（損田宅）戊戌（大凶）庚子（主瘟病）辛丑（後大凶）壬寅（主退財）甲辰（殺定長）乙巳（殺定母）丙午（主火光）丁未（殺定長）庚戌（大凶）辛亥（主血光）癸丑（害子孫）甲寅（殺定長）丙辰（主公訟）丁巳（破家定）戊午（妨子孫季）（殺長子。）癸亥（主孤貧與選擇賽成書萬曆會同並同）

鬼神空定日不宜

春申日夏寅日秋巳日冬亥日（選擇成書賽成書曆法統宗消吉歲書畫一曆並同。）

謝天叙編新編備要甲子（殺定長）乙丑（殺人）丙寅三

丁卯退財戊辰殺人庚午殺定長。壬申殺女人。癸酉殺人甲戌殺宅

丙子三年內殺人丁丑殺定長亡、　、、庚辰三年內殺定長辛巳退

財壬午凶、癸未殺定長丙戌疾病。　己丑十二年殺人庚寅六十

日凶辛卯。三年殺女人壬辰三年　天大甲午三年內夫大丙

申殺定長戊戌殺人己亥丸凶後。　見災壬寅死人癸卯殺

人。甲辰二年殺人乙巳殺定長丙午　殺定長戊申殺人庚戌

三年殺人辛亥（三年殺人）甲寅殺長　丁巳殺定長戊午（疾病）

辛酉殺定長。癸亥退田地。消吉秘要　北方大凶之辰雖遇玉堂黃道亦不可用，犯之滅族亡家。

三尸日初五日十四日二十三日。

日腳活朱雀初一日。初七、二十五日

二十八宿火七火蛇尾火虎室火豬觜火猴翼　[illegible]日兔昴日雞虛日鼠已上火忌內太陽日直太陽亦屬火也。獨星房二星直日時吉故取之詩見「而用之。

精金伏段日子虛丑斗寅婁室卯女辰箕巳忌房午角申怕鬼酉觜戌胃亥壁當（曆法集成）書一切黑道青龍天刑朱雀勾入牢。玄武勾陳

冰消瓦解日自年數月月數日日遇寅午刑是也犯之時。時改移從虛或折貴甚定

刑害衝擊子與卯刑戌與丑刑寅與巳刑。巳與申刑辰午酉亥為自刑（假如子年於卯月日刑也午月日衝也申見巳之類皆當以推命法四柱作五命排）

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凶日

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朱雀黑道	卯	巳	未	酉	亥	丑	卯	巳	未	酉	亥	丑
天牢黑道	申	戌	子	寅	辰	午	申	戌	子	寅	辰	午
獨火月火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天火狼籍	子	卯	午	酉	子	卯	午	酉	子	卯	午	酉
次地火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冰消瓦陷	巳	子	丑	申	卯	戌	亥	午	未	寅	酉	辰
天瘟	未	戌	辰	寅	午	子	酉	申	巳	亥	丑	卯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月破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天罡勾絞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魁勾絞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殺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午	午	午	酉	酉	酉
刃殺	亥	申	巳	寅	卯	午	未	酉	戌	丑	子	辰
臥蹼殺	寅	巳	申	亥	卯		[illegible]	子	辰	未	戌	丑

陽錯　庚戌　辛酉　庚申　丁未　丙午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癸亥

陰錯　甲寅　乙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酉　庚戌　癸亥　壬子　癸丑

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賽成書

卯辰日三月（亥未日）四月（卯申日）五月（丑未日）六月（戌寅日）　八月（酉亥日）九月（子日）

十月（亥日）十一月（辰日）十二月（午日）（必主死。與曆法統宗選擇成書同。）

儒善靖編年月集要趨擇　凡入中宮　甲乙月丁

卯丙酉。甲午癸卯壬子辛酉。　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

丑。　丙辛戊癸月辛未庚辰　、未丙辰　丁壬月乙丑甲

未。壬辰辛丑庚戌己未雷英發　錦囊拾遺備用正月天火子

（卯。天瘟未獨火巳）二月（天火卯。風火午。天瘟戌獨火辰）三月（天火子天瘟辰獨火卯）四月（天火酉風火子天瘟寅獨火寅）五月（天火子天瘟午獨火丑）六月（天火卯。風火午天瘟子獨火子）七月（天火午酉。天瘟酉獨火亥）八月（天火酉風火子天瘟申獨火戌）九月（天火子風火卯天瘟巳獨火酉）十月（天火卯。風火午天瘟亥獨火申）十一月（天火午風火酉天瘟丑獨火未）十二月（天火酉風火子天瘟卯獨火午）

消吉秘要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火星交會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天火（最忌蓋）	子	卯	午	酉	子	卯	午	酉	子	卯	午	酉
	巳	亥	午	子	未	丑	申	寅	酉	卯	戌	丑

爭雄受死　午　子　未　丑　申　寅　酉　卯　戌　辰　亥　巳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起造吉節　大寒雨水春分芒種夏至白露寒露立
冬以上爲人元凡起造係人事宜於人元內擇日用之　起造吉神黃道
明星大明天德月德天赦月恩天德合月德合（上次）次吉龍德支德次天
德要安金堂玉堂次玉堂金匱明堂天府天對逆天府天符母倉普護聖
心益後續世執儲獄鑰天岳顯星幽星傳星（已上並大吉）天恩不化鬼星
（上吉次吉併良）天玉福德陽德生氣時陽天庫少微司命聾啞貴人紫
閒。日月合牧日開日定日太陽（春夏直日）金星（秋冬直日）水星（春秋
。）木星（春秋冬直日）幽微星吉慶星活曜星滿德星　起造立柱凶
柱（妨宅長）天火次地火危日。陽錯（殺宅長）陰錯（殺宅母）純錯（殺宅長
之）侵陽陰陽衝破陰陽交破陰陽　陰陽俱錯陽破陰衝陽併陰衝
拆天呷俠俘（已上凶神通　王堂土瘟亦不可用）天罡河
魁　禍（四星滅族亡家）若責　者可用月建月破天轉地
轉。正轉　妨（女人小口）。天棒妨　二星主火獨火大凶天
溫五行忌二星。大忌。蠶倉（損蠶）危日　（併可用魁罡併大凶）土

瘟九醜大四廢正四廢大殺天刑殺　天羅天雷天隔天牢次
天牢天梁天燭。天火雷火月火次土　地囊地狹天地凶敗土
勃切　瘟狼籍。大敗傷刃死別　中宮黑道官符死氣受死
正　忘癡。往亡土忌同日虛敗　蛇烏長短星四忌四窮四方
星交九坎聲星火星利星朴星　一十星又大星（春夏直日）消吉祕
造吉時　庚申日庚辰時（屬卯黃道）一白夏至後陰遁辰時一白卯
亦吉然九紫屬火兼時遇朱雀不可用夏至前陽遁卯時屬九紫
履黃道無妨己巳日戊辰時（黃道一白易中吉）乙未日己卯時（祿黃
道）一白。水五符吉易中吉乙未日天干魁己土爲財天德在乙屬木生在
亥。月旺在卯日德神當權有氣不避諸凶純善大吉辛未日辛卯時（黃道
六白易中吉）乙亥日己卯時（一白水祿貪紀孤寡易中敗亡）乙卯日己卯
時（祿黃道紀建易中凶魁星易中止有寅巳二時吉）魁擇全書論造宅日
撮要云今按三元大曆選出起造吉日有己巳辛未甲戌乙亥乙酉乙未
戊子己亥己酉壬子乙卯乙未庚申此十三日並合黃道月爲大利之日
外有甲申己丑庚寅癸卯戊申戊戌凡此六日在百忌總聖所纂互有得
失謹按其注吉曆三元四神等曆所載起造之日以合黃道爲順以合黑

道爲逆今此六日若遇黃道天德吉神更得方道造作乃可用之如值黑
道雖有吉神亦不可用（萬曆大全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架屋吉日　甲
子乙丑己巳壬申（一云凶）癸酉乙亥辛巳戊子庚寅乙未丁酉庚子壬寅
癸卯甲辰己巳壬子癸丑乙卯庚申（與魁擇全書萬曆大全三曆全同並
同）六甲圍有丁丑己卯甲申乙酉丙戌己丑辛卯癸巳戊戌辛丑丁未戊
申己酉庚戌辛亥丁巳己未辛酉壬戌癸亥（玉曆撮要又有戊寅餘日同）
先天撮要畫一曆消吉成書全書並有壬辰（餘日與曆法統宗同又云出
正曆）。架屋上樑吉然辛卯壬辰係忌日當用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遁
龜逐月架屋吉日　正月丁卯戊辰　二月丙寅戊寅辛未　三月
丙寅。四月戊辰　五月己未癸未　六月壬寅乙卯己卯　七月
辛卯戊戌　八月丙寅庚寅戊辰　九月辛卯己巳乙卯　十月辛
戊辰。甲申。十一月乙未己卯。　二月乙卯庚寅乙亥（右係來
曆　起造日相連並宜架屋）　撰萬曆會同正月丁卯己
己乙　二月甲戌辛未己未己　（丁巳己丙寅丁酉癸巳）
四月乙丑辛卯　五月庚辰辛巳　（癸酉丁酉戊申丁巳）
七月乙丑戊戌庚戌丁未乙未　八　癸丑壬辰癸巳己亥

九月甲子庚寅癸酉壬寅辛巳庚申　乙丑癸酉壬辰辛酉
十一月甲戌辛未己丑戊戌戊辰　一月癸酉戊寅丁亥丁
酉　寅與畫一曆消吉全書　畫一曆消吉全書又選正
月　乙未丁酉甲戌癸丑　二　三月己巳癸酉乙亥辛
寅子酉壬寅乙巳壬子　四月　午巳乙未庚子癸卯甲辰癸丑
五月甲辰庚申乙亥辛巳壬寅　六月甲子己巳壬申辛巳乙巳
七月乙丑乙未癸卯甲辰癸丑　八月乙亥庚寅乙未庚申　九
己壬申乙亥辛巳乙巳庚申　十月乙丑乙未甲辰癸丑　十一月
丑壬申壬寅癸丑庚申　十二月乙亥庚寅壬寅癸卯乙卯庚申劉宗
孟編曆法統宗逐月架屋吉凶日　正月丁卯己未乙卯　二月甲戌辛
未己未己亥吉　三月甲子己巳丙寅丁酉癸巳吉　四月乙丑辛卯吉
五月庚辰辛巳己未吉　六月丙寅癸酉丁酉戊申丁巳吉　七月乙丑
戊戌庚戌丁未己未吉一本有戊申（玉曆撮要有丁卯）　八月乙丑壬辰
癸巳己亥吉舊有癸未係受死癸丑係大殺入中宮不用　九月甲子癸
酉辛巳庚申大吉舊有庚寅壬寅係受死不用　十月乙丑辛酉癸酉壬
辰辛未吉　十一月甲戌辛未乙丑戊戌甲寅吉舊有戊辰丙辰係死氣

不用　十二月甲寅丁亥戊寅戊申吉舊有癸酉丁酉係受死不用（已上建月吉日並與玉曆樣要同拆屋忌日辛未辛卯壬辰丙申畫一消書全書起擇全書選擇成書寶成書萬曆大全並同又云六甲圖內有庚午丙子壬子亥甲午丙午玉曆樣要五行忌春甲乙夏丙丁秋戊己冬壬癸起屋拆屋營造並凶魏天祐編涓吉成書備宗正曆忌日春申夏寅秋巳冬亥）謂鬼神空屋宅日不宜造作（涓吉全書同）宋晝珍編陰陽寶鑑起擇通書

總論　論修造先看作主行年得利用運白壬運例四吉年月次看山家運正陰府太歲不赴山頭淨天空亡州縣官符占舍位並忌開山立向羅睺正忌立向次論月家飛宮州縣官符忌開山立向又論山家墓府太歲月日時忌赴山如山家官符巡山大耗穿山羅睺山家朱忌開山吉星到能利但用通天竅走馬天罡六壬天罡天符經星馬為主。起擇利宜年月兼求三奇祿馬貴人諸家鑾駕帝星若有同到並照山向以佐其吉（造吉日其餘木書口訣并見）

論倒堂豎造起擇年月（以一同）若在前元有舊宅淨無存者謂之倒堂豎宅（以出火避宅俟工夫完備月入宅歸火。如倒堂修（造九）

論先造內堂後造家修造內堂完備已歸。廳廊只用修方向擇入正陰府太歲。立亡巡山羅睺及月家猶須忌之。

論緊神殺凡修造已避宅出火神殺只忌開山立向吉入月其月有州縣官符飛入月豎造不妨止忌當日過步凡官事如有已上凶神又須節月日入宅歸火

論工力未辦先豎柱應日子凡小可入家豎造力未辦而豎造日子稍遠修木料未完宜擇吉日先豎造一間以以後連接工夫逐日豎柱亦無妨也

論折屋蓋屋泥飾舍宇附散後

論入山伐木起工架馬定磉扇架與後豎造宅舍吉日通用

論新立宅舍雜造日凡作廚竈廨廁豬欄雞栖牛欄馬坊周回雜屋雜擇吉日若舍宇遭火盡七日內擇日起工豎造若山向不利先造橫室位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移害法　凡坐宅作宅如於身命年月使其方吉利則作之為善如或不利與人事不便而必欲作則如何此當遷居而去取其方使利使可也其遷居而宜用出宅法求月日之吉更用遁甲取三奇並三門以出之取其方便利者使遷居之處視其所作之方為吉利是也假如於身命年月利作宅不利宸則當遷居而東既居於東則自

其居視所作之方昔為宸者今於宅矣此作之無不可如還東之居不利或無以居又如何此又當別擇可遷之居修取其方使利使可也假如年家利使於東南則遷其居於所作之西北自所居視之則昔之為宸者又轉而為巽矣作之無不可作既成欲入居之日宜用入宅法出入宅法廣濟曆中常術具有入宅法更當求日月之利亦須用遁甲以入之大要自衰入旺自凶入吉自衰入旺者如宅運與日時屬金卯自子寅之地入巳酉生旺之方之類是也自凶入吉者如自死杜門入開生門之類是也若入未得其利而必欲入則又當再遷居必取其方使利而後入其新為宅入宅並如此法若宅旁為他人所作犯亦宜用此法消息避入作方始終法凡所作止在一宮選擇圓易如連跨數宮有吉有凶向。此當首吉宮而作之自此連及不利之宮殊無害也此猶與造者而工作未辦且暮起造以應自此牽連以作之固無不可工斷手須歸福德之方（自一若基地起工拆卸之類與自可選用此等雜一也是稍通利可矣若欲基可用時白黃道遁）

陰陽寶鑑起入承監造宅舍　先論利待新日歲吉日立符使請起祖出避吉方起工大寒五日後擇日起前擇日豎造如開年月魁山家及歲月諸之日請起祖先福神入宅已後節次用工俟工夫山向得利。或歲除方可擇日奉香火

論歲官交承備作每年交大寒中氣五日後擇日用工備作方道全立春後二日生歲月交承之次並不問方道吉凶神殺如立春交節已過二日則神方位已定不可備作如方位無凶神修作不妨

論歲官交承營如破壞修營舍宇依前修作例更用偷修日辰尤吉（選擇成書寶成書並同。）

避宅出火宋晝珍編陰陽寶鑑起擇通書出火吉日　巳巳辛未丁丑戊寅己卯甲申乙酉戊子甲午乙未己亥己酉壬子癸丑乙卯乙未（曆法集成）作己丑庚申（以上起擇一覽曆纂千金玉並同）甲子丁卯甲戌乙亥丙子壬午天德月德黃道上吉（通前無律法集成同）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己巳（進財）辛未（進財）丁丑（五音吉）戊寅（大旺吉）己卯大吉壬午（三月吉）甲申（大旺）入丁乙酉（入財）戊子（入財）甲午（入財吉）乙未（大吉）己亥（五音利）

乙酉（入財）壬子（旺大吉）癸丑（五音吉）乙卯（五音大利）己未（五音入財）庚申（大旺入丁）出火凶日甲子（凶）乙丑（殺三人）丙寅（主失財）丁卯（六日退財）戊辰（哭聲）庚午（殺長子）壬子（口舌凶）癸酉（殺二人）甲戌（六十日退財）乙亥（主失火）丙子（大凶）庚辰（殺子）辛巳（殺三人）癸未（百日殺人）丙戌（殺人）丁亥（退財）己丑（三年絶）庚寅（六十日凶）辛卯（六旬失財）壬辰（招瘟）癸巳（失財口舌）丙申（失財）丁酉（殺人）戊戌（主口舌）庚子（不利入丁）辛丑（敗亡）壬寅（口舌）癸卯（口舌）甲辰（不利）乙巳（不利）丙午（不利財）丁未（六十日哭主）戊申（損牛羊不利宅大）辛亥（殺三人）甲寅（招口舌）丙辰（口舌）丁巳（退財）戊午（不利月凶）壬戌（殺人）癸亥（退財）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避宅出

六壬避年出火法寅申子午年（辰）丑未年（寅）卯酉年（未）辰戌年巳亥（丑）各隨年上起天罡順尋勝光傳送神后功曹四吉星照何方出避吉如不合六壬出火 擇不可拘定新編備要云遇吉即吉可出火若遇其 又占值刑又當別擇宋書珍尅擇通書月吉方 月德月空三奇方出避僧要尅擇一覽（壬中） 寅申子午月龍鄉丑己亥月未牛上取（口） 卯酉却尋羊上是出例正五七十一（口） 六十二月寅起天罡四月申起天罡 罡過勝光傳送神后功出火大吉天罡 吉傳送從魁河魁登明神大衢宋書珍編陰陽 通書總論 論避宅出火吉移徙吉日可以通用論 法避宅是回避命星出火是光福神香火經云出火皆 命星或因日月遠修營或因就旺故移家口暫居停令人習此作常儀小小修營亦用之土木犯輕此理時師那得知小可修營不動中宮須少頃以待得利年月不出火古人云出火易歸火難也 論倒堂出火避宅法或倒堂盡拆去舊宅於吉方造小屋子謂之權移蓋因盡淨拆去別無存着故不得已移家口就吉方而避之仍起符使搬下祖宗福神香火同歸一處祀奉俟修造完備擇日移符使同祖先福神香火入宅最忌命龍入土其法祥凡修作命殺論出火避宅不問方道法若修造作主人眷或在一百步之外空閑屋內出避則不問方道 論不出火避宅法如在前元有舊宅安處人眷就舊宅住近新造堂廳廊屋蓋所造之屋雖隔池塘園地與舊宅相近謂之主宮修方不必出火避宅於舊宅中宮置羅經格定方位視

所修之方年月並無緊殺卻可起符修造若所造堂廳廊屋向後要安處人眷須開山立向年月日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凡人修造若起中宮併倒堂修山向者則有出火若止修方向不動中宮者不必出火矣

入宅歸火宋書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入宅歸火吉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己巳庚午辛未甲戌乙亥丁丑癸未甲申庚寅壬辰乙未庚子壬寅癸卯丙午丁未庚戌癸丑甲寅乙卯己未庚申又宜天德月德天恩明黃道母倉天德合月德合上吉次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有癸酉己卯酉己亥子乙辛酉辛亥滿成開日餘日與尅擇通書同劉宗孟編宗甲子乙丑丙寅戊辰庚午丁丑戊寅乙酉庚寅壬辰癸巳乙未甲辰丙午辛亥癸丑丙辰丁巳壬戌以上入宅移居吉己巳辛酉甲戌乙亥乙卯庚辰甲午 丁酉己亥庚子丁未甲寅辛酉以上入卯丙戌丁亥戊子己丑辛 申己酉乙卯戊午己未庚申撮要云入宅移居吉 纂十壬王司六龍曆初一五日吉餘日 偏玉曆撮要畫一消吉全（與[illegible]同） 揚月恩玉堂天開滿法統宗五運入宅 收開日吉金宅宜丁癸酉乙酉辛酉 火癸亥辛亥己亥甲子寅甲寅乙卯癸 吉 水宅宜丙申庚申壬子戊子己丑日 作丁酉戊子火宅宜丙寅卯辛卯乙卯乙巳癸 己丁巳庚午壬午丙午甲午吉 土宅宜壬申甲申丙 癸酉乙酉丁酉己酉乙亥辛亥子戊子丙子庚子日吉與 法集成同又云以上入宅日與六甲不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成書賽成書並有丙辰餘日統宗同萬曆撮要有丙申辛酉餘日與曆法統宗同謝天叙編新備要乙丑（進財吉）己巳（富貴）庚午（十二年吉）辛未（旺子孫）壬申（旺丁）丁丑（大吉）戊寅（旺子孫）庚辰（旺入丁）乙酉（進田財）戊子（旺入丁）庚寅（旺入丁）癸巳（旺吉）甲午（入財吉）乙未（五音利）丁酉（旺田蠶）己亥（進財）壬寅（旺子孫）丙午（大吉）戊申（旺入丁）壬子（富貴）乙卯（大旺入丁）丙辰（吉利）己未（宜財）庚申（富貴）辛酉（大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入宅吉日　正月癸酉丁酉上吉　二月乙丑辛未甲申癸未丁未己未次吉　三月癸酉丁酉上吉　四月甲子庚子庚午上吉　五月甲申上吉外辛未己未次吉　六月甲申庚申上吉外丙寅甲寅乙亥次吉　七月甲子丙子上吉　八

月乙亥上吉外乙丑壬辰丙辰次吉　九月癸卯辛卯上吉外庚午丙午
次吉　十月甲子庚午上吉　十一月甲申庚申次吉　十二月丙寅甲
寅上吉外甲申庚申次吉右上吉日不犯宰日獄日徒隸死別伏罪不舉
刑獄建破魁罡勾絞歸忌月厭九醜離窠天瘟天賊往亡受死披麻轉殺
天火獨火冰消瓦解火星四忌五窮正四廢九土鬼陰陽錯大殺入中宮
收平日外次吉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正月甲子丁未丁丑
乙丑丁丑癸丑　三月甲寅己巳丙寅　四月乙丑丁丑辛卯　五
戊寅乙丑。　六月庚寅甲寅乙酉　七月癸卯庚午辛未　八月
寅。九月丙午辛酉庚午　十月己酉辛未甲戌　十一月
庚申。十二月庚寅甲寅辛卯（右曆取天德月德月恩黃道吉）
伏段赤口四廢凶神借著　局辛月集要趋擇一覽正月甲子乙
未辛未。二月甲戌　丑甲寅丁丑　三月壬子丁
甲寅　四月辛丑　丁卯辛卯　五月乙丑丙
六月甲寅　卯　七月己巳癸卯丁
八月丁未。辛　庚寅　九月丙午丙
申。十月　庚戌　十一月壬寅

申。十　具辛卯庚申余元祥編
暑丙　庚辰　二月乙未乙丑
一月丙　寅壬寅丁巳　四月乙未
五月乙　丑甲申庚辰　六月甲寅
己亥辛亥甲申　午。辛未戊戌庚戌甲戌壬辰癸
乙亥。辛未癸未。辛亥戊　子。庚子　九月壬申甲申辛亥乙
丙午。十月己未。丁未。乙未辛未甲子庚辰甲戌　十一月
丁未。乙丑丁丑癸丑。十二月庚寅甲寅丙寅庚申戊申
丘延翰撰萬曆會同正月辛未丁未壬辰丙辰　二月乙丑丁
癸丑　三月丙寅庚寅壬寅己巳　四月庚午甲午丙午癸卯　五月
甲申庚申庚辰甲辰　六月庚寅甲寅丁酉癸酉　七月甲戌戊戌庚戌
八月乙亥辛亥癸未辛未丁未。九月壬申甲申庚申甲午丙午　十月
甲子。庚辰癸酉戊子壬午甲午　十一月乙丑乙巳甲戌癸巳戊戌辛亥
十二月丁卯乙亥己亥庚寅辛亥甲寅（與先天畫一曆消吉全書三曆會）
同丘同光天撮要畫一曆正月丙辰丁酉丁未　二月乙亥己亥　三月
丁巳丁酉癸酉庚寅壬寅乙亥　四月庚子丙辰甲戌庚戌辛卯乙卯癸

卯。丁卯庚午　五月乙丑癸丑丙辰辛未庚申　六月甲申庚申癸酉丁
酉。丁巳。癸巳　七月庚戌丁未乙未癸未己未。丙辰　八月庚申乙亥己
亥。庚戌。庚辰。　九月丙午。庚午庚申甲申乙亥己亥　十月甲戌庚戌甲
午。丙辰。癸酉。丁酉　十一月丁未癸未（消吉全書作癸巳）。十二月庚寅
甲寅丙寅。庚午庚申（以上逐月吉日與消吉全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
逐月入宅移居吉凶日（到宮會移宮同）正月壬辰丙辰丁未辛未不犯歸
。大敗天火天書等殺吉　二月乙丑不犯天火雷火歸忌吉舊有丁丑
殺入中宮不用　三月丙寅庚寅壬寅丁巳己巳不犯歸忌狼
四月癸卯甲午丙午庚午不犯歸心狼籍等殺吉一本有戊
。甲申不犯諸凶殺吉舊有甲辰犯大殺入中宮又十惡不
甲寅庚寅丁酉癸酉。不　雷火月大月厭。狼籍等殺吉
庚戌。不犯歸忌。　月乙亥辛亥癸丑不犯虛
丁未辛未。癸　又死不用又癸丑會要曆入
甲申庚申　耗雷火等殺吉。　十月甲
酉。不犯　□十一月乙丑丁丑
戌出百　□星未日係萬通三吉

十惡　戊戌亦犯十惡辛亥犯
亥辛亥不犯歸忌天窮
選擇備用萬曆儀要吉凶
趨擇通書入宅歸火凶日
死陷日子午頭日披麻殺楊
賊正四　□建破收平日詳見日吉凶神氷
忌又忌大殺白虎雷霆白虎其日占中宮選擇通書
曆法集成忌乙巳日滅沒日餘忌與趨擇通書同伏
午。寅室。卯女辰箕巳房。午角未張。申觜戌胃亥壁正四廢
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　四忌五窮　春甲
子乙亥夏丙子丁亥秋庚子辛亥冬壬子癸亥　九土鬼　乙酉癸巳甲
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九醜　己卯壬午乙酉戊子辛卯己
酉壬子戊午辛酉。大殺入中宮　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
離窠　丁卯戊辰己巳壬申戊寅辛巳壬午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
申。辛亥。戊午壬戌癸亥　火星凶日　寅申巳亥月　己丑甲戌癸未壬
辰辛丑庚戌己未　子午卯酉月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

辰戌丑未月　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乙巳（入宅凶）甲申（移居凶）陳元龍編玉曆撮要忌狼藉天敗天火空宅滅絕黑道。月厭歸忌陸亡破日凶害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大殺入中宮。最忌入宅。又忌。李月隅日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廷擇一覽人民離日。戊寅己卯（餘與曆法集成同）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甲子（吉）丙寅（不利）。丁卯（大凶）戊辰（不利人）癸酉（殺女人）甲戌（殺人）乙亥（不利）丙子（失）

乙卯（殺五人）辛巳（殺七人）壬午（失火）癸未（殺人）甲申（三年失火）丙戌（三三年失火）己丑（殺宅長）辛卯（失火）壬辰（失財）丙申（殺人）戊戌丑（殺二人）癸卯（殺三人）甲辰（不利人）乙巳（人火災）丁未戌（殺人）辛亥（失火）癸丑（不利）甲寅（不利）丁巳（大凶）戊午

移（大凶）

入宅凶

														披麻	死氣官符	空宅（吉彡可用）	建日	破日	收日
												巳	寅	子	午	申	寅	申	亥
										卯		子	巳	酉	未	申	卯	酉	子
									丑	午	卯	丑	申	午	申	申	辰	戌	丑
								寅	申	酉	寅	申	亥	卯	酉	寅	巳	亥	寅
										子	丑	卯	卯	子	戌	寅	午	子	卯
										卯	子	戌	午	酉	亥	寅	未	丑	辰
									巳	午	亥	亥	酉	午	子	巳	申	寅	巳
八	巳	、				申	未	午	子	酉	戌	午	子	卯	丑	巳	酉	卯	午
九	未	子	子	寅	申	巳	寅	丑	未	子	酉	未	辰	子	寅	巳	戌	辰	未
十	酉	寅	丑	丑	丑	亥	申	申	寅	卯	申	寅	未	酉	卯	亥	亥	巳	申
十一	亥	辰	寅	子	午	丑	卯	卯	酉	午	未	酉	戌	午	辰	亥	子	午	酉
十二	丑	午	子	亥	亥	卯	酉	戌	辰	酉	午	辰	丑	卯	巳	亥	丑	未	戌

干日	陰錯		陽錯	
巳	庚	戌	甲	寅
午	辛	酉	乙	卯
未	庚	申	甲	辰
申	丁	未	丁	巳
酉	丙	午	丙	午
戌	丁	巳	丁	未
亥	甲	辰	庚	申
子	乙	卯	辛	酉
丑	甲	寅	庚	戌
寅	癸	丑	癸	亥
卯	壬	子	壬	子
辰	癸	亥	癸	丑

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宅移居吉節　大寒雨水春分芒種夏至白露寒

以上爲人元。凡移徙係人事宜於人元內擇日用之　入宅移居要安天德月德月德合陰陽合天赦上次吉併良天恩（不化）良。月恩次天德。龍德支德金堂玉堂次玉堂普護聖堂。金匱司命。生氣。時陽天官鳳輦天福獄鑰福德天

。顯星曲星（秋冬仕月）。寡宿沒斯　入宅

陰陽交破。陰陽衝破陰陽衝

亡氣亦不可用。天罡河魁

轉殺殺人陰私（妨女人）

大死氣死別九醜（大凶）

隔天雷天羅天窮次

大敗罪至骸骨月厭

同日四方耗五墓交

訣。醮宅謝宅吉日　乙

書同。入宅儀式。　凡入新

聖堂前供養。當入之時宅長

將絲帛蠶種以次男女各執珍

入至中庭設席。備香燭宅長隨意

亦各執物不可

蓋。晉祭門霤及諸神以求福祇庇佑則入宅永安而

（總要同）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纂成書　初入新宅日令兄人將水一人將火一人將釜及錢財五穀次一人將蠶種一人牽牛人將案案上着錢物珍寶。次家長右手執香爐左手執五穀次一人將雜物甕次一人將瓶內貯五穀并飯次宅母心前帶鏡次弟相連行入中庭鋪席以前所將物色並安席上。然後宅長拜門呪曰富貴鏘鏘向井拜甘泉香向天井是稻粮向堂拜歡樂無殃田蠶萬倍倉庫餘粮錢財巨萬帛絲盈房。人口長益子孫滿堂壽命無疆急急如律令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廷擇通書總論　論入宅歸火移徙吉日亦可進用論入宅歸火歸火

者移祖先福神香火入宅其法先看修造作主年命其年得例田年月利
用運白或得通天竅運或六壬諸運若合例田吉年月並不拘諸家運又
須山向合得通天竅走馬六壬年月內吉神方有應效又看浮天空亡會
位州縣官符止占山向惟巡山羅睺但忌立正向之處次看月家飛宮州
縣官符不占山頭立向中宮却宜入宅歸火又取其月天月德天月合方
併諸吉方入　論入宅法　山向中宮並無凶殺惟正向大門微有凶神
月用開正門從左右作小門出入或開横門出入或倒坐符使安祖先
暫注吉方伏凶神過後正向得利、別擇吉月吉日或歲除正初
入祖先祖神香火隨符使杞奉還開正門無妨、論歸火
擇吉時。家主先移且先福神香火隨符入宅俗謂隨莽先
擇吉見同日方入宅如竪造日日不先移香
若竪造其日雖吉却犯歸忌
之月飛宮州縣官符在中宮
五月滿日季開閉日十一
日不宜入宅歸火如用
入横門未住俟其日半

春中夏寅秋巳冬亥不
在中忌入宅歸香火
用法令在再具出諸曆書
暫月恩明堂母倉開滿成收
火狼籍空宅離窠轉殺大殺
本命求之若得祿爲官貴互換
時任智巧善推之耳備善靖編年月
認先看宅年運氣曲局運宅神逢生旺墓大
口得利不犯凶殺。如合三奇會星四利中太陽太陰龍德福德
有小神殺可以壓次取方向不犯官符三殺等項如得天月二
德方。四吉星方卯為大吉。謝天輟編新編年月備要宅壬正例。凡入宅移
居以月將加宅長宅母小運行年上看本音大墓為宅長并田宅小墓為
宅母宅神為子孫宅命為新婦長生為六畜已上若逢寅申子午為大利
過辰戌丑未為損宅長巳亥殺六畜卯酉損小口丑未生公事又云亥年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二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周尭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三十九　二寘

日（諸家選日二十五）

胎産雜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修置産室日　宜月空黃道建平滿成收閉日（剋擇通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安置産室吉方　陽月宜天德方陰月宜月空方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藏胎衣法　宜於一百二十步之外埋藏吉並不問吉凶方道（曆法集成同）

上官眾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藏胎衣吉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德方	丁	坤	壬	辛	乾	甲	癸	艮	丙	乙	巽	庚	宜藏胎衣吉
月德方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宜藏胎衣吉
月空方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壬	庚	丙	甲	宜安産室吉
生氣方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康濟宜胎衣

（曆法統宗選擇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選擇易見並同三曆撮要云陽月月空方陰月月德方餘方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小兒剃胎髮吉日　宜天德、月德福生益後續世借善續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壬申乙亥甲申庚寅壬寅甲寅乙卯辛卯庚申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小兒斷乳日　宜用卯日收滿成伏斷等日大吉（剋擇通書曆法統宗選擇元龜選擇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三曆撮要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胎衣子借地步法　東借十步南借十步西借十步北借十步上借十步下借十步右此中産婦某氏安居無所妨礙無所畏忌諸神擁護百邪遠去急急如律令（以上借地法八月一日卯寫一本貼於産婦床後壁上吉　選擇成書寶成書選擇易見三曆會同並同選擇元龜同又云壁方之中四十餘步安産借地恐有穢汙或有四海神王月遊將軍白虎夫人遠去十丈軒轅招搖舉高十丈天符地軸入地十丈今此空閑産婦某氏安居無所妨礙無所畏忌諸神擁護百邪速逃急急如律令勑）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生子所向方　子午卯酉日向西南　辰戌丑未日向東南　寅申巳亥日向西北並吉（選擇元龜選擇成書寶成書三曆會同三曆撮要選擇易見並同）藏諸穢汙方　住宅吉方上歲月空上先作一坑子待事畢蓋覆應傾浴兒水不得向太歲十二年無子（右安床藏衣藏穢並於堂內分布方位取其吉地　選擇成書三曆會同三曆撮要並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安産母床帳集正曆云於月空方大吉又云陽月月德方陰月月空方（選擇寶成書選擇新書三曆會同三曆撮要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凶方	床	戶	門	竈	身	床	碓	廁	門	房	爐	床
六甲胎神	房	窓	堂		床	倉	磨	戶	房	床	竈	床

日凶方

四季傷胎殺　春子午　夏丑未　秋辰戌　冬巳亥

六甲胎神　子午碓　丑未廁　寅申爐　卯酉戶門　辰戌雞栖

巳亥床　甲巳門　乙庚磨碓　丙辛廚竈　丁壬雞栖　戊癸房床

已上神殺月日所值或占床戶門竈房碓等切忌修整凡注書有孕即會捡曆書視月日避忌犯之主損身孕年月備要所載李從之云昔有人戊日於房中釘換門斗當夜果損身孕（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易見並同）

上官眾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胎神遊方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床	戶	門	竈	自身	竈	子方	廁	門	戶	竈	床

（選擇成書寶成書選擇新書三曆會同並同三曆撮要十月在爐餘月同又云右胎神所在切忌修造主損胎）

余元祥編曆纂千金玉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凶	床	戶	門	竈	身	竈	碓	廁	門	戶床	爐	床
六甲胎神	床	房	帳	爐	帳	門	壁	廁	碓	爐	房	床
六甲遊竈	竈	戶	門	廁	廨	竈	倉	倉	門	戶	竈	四季

（六甲與剋擇通書四季傷胎殺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胎神　正月床（一云房及酉方）二月戶（一云窓及未方）三月門（一云堂及巳方）四月竈一（丑卯方）五月身（一云丑方）六月竈（一云倉屋及亥方）七月子方（一云碓磨及巳方）八月廁（一云窓戶及未方）九月門（一云房及酉方）十月戶（一云卯方）十一月竈（一云爐及丑方）十二月床（一云房及亥方）（選擇元龜選擇成書寶成書選擇易見並同萬曆撮要六甲孕神月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日遊神所在之方（按時曆云不宜安産室掃舍設床帳）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在房內北戊戌己亥日在房內中庚子辛丑壬寅日在房內南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在房內東　癸卯日在房內西　戊申日在房內中　己酉日出外遊四十日（選擇元龜選擇

成書賽成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並同允庵又云遊神在房內產婦切忌安床換帳鼓動物於房內注墮胎出

修置產室忌日　忌天賊土瘟曆法集成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安產室忌日　正月辰逆行十二位名乘屍日正月卯逆行十二位名立屍日正月子二月酉三月未四月申五月巳六月辰七月卯八月寅九月丑十月午十一月戌十二月亥為臥屍日又死氣天罡河魁傳送日不宜安產室凶又日遊神常以癸巳至戊申十六日占中宮至巳酉方出外凡遇其在宮十六日宜於房內安房生產王曆總要同

產母忌食　凡妊娠經五箇月食兔肉缺唇食雀肉兒雀盲食鴨子兒倒生食鱉肉兒項短食驢肉兒過月食乾薑蒜麵胎不安選擇成書賽成書選擇易覽三曆會同集同

胎婦九宮忌方　十四二十三三十二四十一歲忌艮方十五二十四三十三四十二歲忌離方十六二十五三十四四十三歲忌坎方十七二十六三十五四十四歲忌坤方十八二十七三十六四十五歲忌震方十九二十八三十七四十六歲忌巽方二十二十九三十八四十七歲忌中宮二十一三十二十九四十八歲忌乾方二十二二十一四十四九歲忌兌方　右如胎婦十四歲忌在艮方修作移徙

十三位凶神忌方　軒轅大時吳時豐隆雷公招搖咸池白虎狂虎天候天狗夫人運鬼力士　右十三位凶神不可於其方修作移徙令兒受疾雖各有禳法不若不犯為愈也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按崔氏產論婦人以產為大厄須知方術可逐月作產圖致於臥閤正北壁上臨產起向隨節氣更換及着衣坐臥月遊神直產室吉凶大禁宜向生氣背閉肚等神方吉更有安床易帳最要避忌胎神遊方切不可造作興動極為利害今具列于後

產婦着衣臥起日首音行須所指也　甲乙日產宜着黑衣忌白衣臥忌西首起日忌庚辛　丙丁日產宜着青衣忌黑衣臥忌北首起日忌壬癸　戊己日產宜着赤衣忌青衣臥忌東首起日忌甲乙　庚辛日產宜着黃衣忌赤衣臥忌南首起日忌丙丁　壬癸日產宜着白衣忌黃衣臥無避忌起日忌戊己選擇成書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

產母行年方位禁忌斷例　生氣行年產婦宜向之坐臥及產帳向之開門大吉　禍害行年值此不得在其方產又不得向之大小便背之吉　絕命行年值此不得在其方產又不得向之大小便背之吉　閉肚臨月至滿月不得向之大小便及棄不淨水慎之大吉　八難行年臨此方產母安床帳不得向之開門慎之吉　反支行年又遇此月即鋪灰上用牛馬皮及草勿令血污地吉　懸尸行年人遇此日產不得攀繩宜懸馬轡攀

之大吉今逐一排行年吉凶方于後按右件七神詳斷吉凶

產婦行年宜忌方法

訣斷見前	[illegible]	生氣	禍害	絕命	閉肚	八難	反支	懸尸
十五歲（戊午）	宜着黑衣	坎	乾	艮	癸	壬	三月九月	寅申日
十六歲（丁巳）	宜着青衣	震	艮	乾	甲	辛	四月十月	丑未日
十七歲（丙辰）	宜着黃衣	艮	震	坎	乙	庚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十八歲（乙卯）	宜着黑衣	乾	坎	震	丙	丁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十九歲（甲寅）	宜淺色衣	兌	巽	離	丁	丙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二十歲（癸丑）	宜着黃衣	巽	兌	坤	庚	乙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二十一歲（壬子）	宜服黃色	坤	離	巽	辛	甲	三月九月	寅申日
二十二歲（辛亥）	宜服赤色	離	坤	兌	壬	癸	四月十月	丑未日
二十三歲（庚戌）	宜服黑衣	坎	乾	艮	癸	壬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二十四歲（己酉）	宜着青衣	震	艮	乾	甲	辛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二十五歲（戊申）	宜服黃衣	艮	震	坎	乙	庚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二十六歲（丁未）	宜着淺色	乾	坎	震	丙	丁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二十七歲（丙午）	宜服淺色	兌	巽	離	丁	丙	三月九月	寅申日
二十八歲（乙巳）	宜服黃衣	巽	兌	坤	庚	甲	四月十月	丑未日
二十九歲（甲辰）	宜黃衣卧	坤	離	巽	辛	乙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三十歲（癸卯）	宜赤色衣	離	坤	兌	壬	癸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三十一歲（壬寅）	宜黑色衣	坎	乾	艮	癸	壬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三十二歲（辛丑）	宜服青衣	震	艮	乾	甲	辛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三十三歲（庚子）	宜黃衣卧	艮	震	坎	乙	庚	三月九月	寅申日
三十四歲（己亥）	宜服黃色	乾	坎	震	丙	丁	四月十月	丑未日
三十五歲（戊戌）	宜淺色衣	兌	巽	離	丁	丙	五月十一月	子午日
三十六歲（丁酉）	宜黃衣卧	巽	兌	坤	庚	乙	六月十二月	巳亥日
三十七歲（丙申）	宜着黃衣	坤	離	巽	辛	甲	正月七月	辰戌日
三十八歲（乙未）	宜赤色衣	離	坤	兌	壬	癸	二月八月	卯酉日
三十九歲（甲午）	宜着黑衣	坎	乾	艮	癸	壬	三月九月	寅申日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所書崔氏生產禁忌法　女人以產為大厄須知方術免見辛苦將產之時切須忍耐小心不可急性或不能低心忍耐而忙亂則自害性命只在片時如偷生之女未有死者只能忍之及無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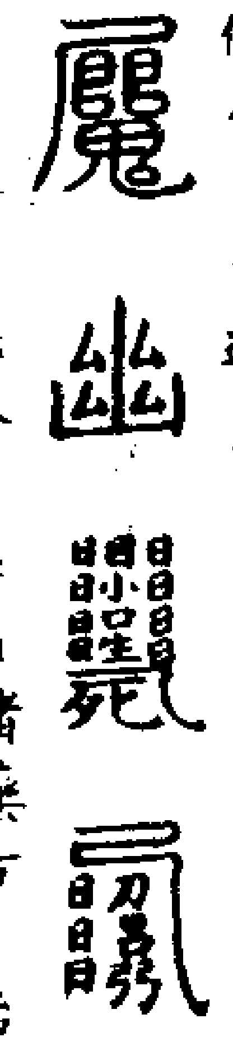
人知凡產時切不用報人知恐令產母加添外禍心中憂怕生死不知因此喪命不難（選擇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

產母坐草禁忌（鋪草及借地勿令血汚地吉）如遇行年反支在月遇之鋪灰牛馬驢皮及鋪草在地即須曰　鐵鐵湯湯非公所當是王壹言得之鋼壹言得之鐵母子相生俱蔑鐵急急如律令勑（貼床後尤好選擇元龜同）

四季六甲忌方（名遊胎殺修建主孕女亡凶）春（忌子午方）夏（忌丑未方）秋（忌甲庚方）冬（忌巳亥方選擇元龜同）逐月產母忌向方（忌月下凶方生產）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雷公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犯之令兒煩悶壯脹用三曆家內作祥於產處設之吉）
招搖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犯之令兒驚空取不止用酒及餅於產處謝之吉）
咸池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犯之令兒啼哭不止用酒及羊肉於產處謝之吉）
軒轅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犯之令兒驚吐宜取梨枝六寸埋於產處方吉）
大時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卯	子	酉	午	（犯之令兒肚脹不利用鏰於產處謝之及以大豆一升投井中吉）
吳時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犯之令兒驚吐戌用馬觽五寸於產處謝之及以飯包白豆五枚埋吉）
豐隆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辰	未	戌	丑	（犯之令兒乍寒乍熱以白魚二枚於產處謝之及以粟豆二斛投井中吉）
白虎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犯之令兒驚叫不止用粳米一升雞子三枚產處謝之吉）
狂虎	午	酉	子	酉	子	卯	子	卯	午	卯	午	酉	（犯之令兒驚叫用雄雞於產處謝之吉）
天獄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申	巳	寅	亥	（犯之令兒脹腹響眼用白雞二頭於產處謝之吉）
天狗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犯之令兒口禁面變用三家肉及粢飯產處謝之吉）
夫人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犯之令兒噎吐腹脹用羊肚二枚粳米一升產處謝之吉）
運鬼力士	艮	乾	坤	巽	艮	乾	坤	巽	艮	乾	坤	巽	（諸曆書無此已上俱與選擇元龜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

催生符四道



催生符四道並用朱砂書燒為灰和乳香水與產母服之（選擇賽成書選擇新書三曆會同並同）

諸藥方　治難產用黃蜀葵子四十九粒細研以酒攪服　又方將產時先脫產婦所着衣籠竈上即易產又胎衣易下　又方治難產或五七日不分娩或子死腹中並用川當歸剉三分蒸炒為末敗龜甲三分層酥炙研為末另取產婦人髮半燒存性細研入川當歸末用水一大盞半煎取八分下龜甲末同煎至七沸分作三服如人行四五里再服　治倒產用塩和輕粉塗兒足底即下　又方以塩磨母腹服　又竈墨細研酒調二錢服妙　治橫產見手足急燒蛇皮細研滿調二錢服灸法（凡橫產諸符藥不效者灸產母右足小指小尖三壯如小麥大立見效）　子在腹中以牛糞炒兼塗產母腹立下　胎衣不下取竈下土一大寸細研用好米醋調塗產母腹中　又甘草煎湯三四大盞服　又方取洗兒湯半盞服或云用此湯調蛇皮末服之　又方用小麥子一盞濃煎汁服　又細研硃砂末一錢輕粉一錢同再研勻煎滑石入當歸酒調下　妊娠損動血下不止甘草一兩炙微赤阿膠三兩用蚌粉炒黃脂雞子一枚先剉甘草水二大盞煎二分去滓次下雞子阿膠同煎候膠消熟攪分三服不拘時候　又乾地黃末三大錢酒調服　又方鯉魚一斤陳白糯米一升同煮粥食之初量勿食多少旋煮之　又京芎二兩剉葱白細剉二升水七盞取一箇盞半分三服服之　產後餘血不止乾地黃石器內杵為末酒調一錢連進三服又研阿膠酒調服之立效　產後血痢及小便不通臍腹痛生馬齒莧研取汁三合煎三沸入蜜二合煎勻服之　產後血塊病京芎川當歸乾地黃芍藥各半兩蒲黃一分銚內隔紙炒同為末酒調下　產後血痢生姜不拘多少切片以麪搜成毬子護火炒令黃色為細末飯飲調下三錢（已上諸方選擇賽成書三曆會同並同）

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剃胎頭忌日凡剃胎髮以孩兒月滿日即剃無忌丙丁日蝕日剃頭令兒短命（選擇通書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一覽並同選擇元龜三曆會同俱云忌七月餘月日並同）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小兒斷乳忌月三月五月七月斷乳大凶（選擇元龜選擇成書賽成書三曆會同選擇新書玉曆撮要並同選擇易見忌十二月赤口等日並凶餘月同）

入學求師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入學吉日丙寅己巳戊寅甲戌乙亥丙子己丑辛巳癸未甲申丁亥庚寅辛卯壬辰乙未丙申己亥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庚戌辛亥甲寅乙卯丙辰庚申辛酉癸亥宜天月德合六合要安建定成開日（剋擇通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俱有癸巳寅申巳亥收日選擇元龜曆纂千主玉玉曆撮要俱有癸巳曆法統宗選擇易見俱有乙丑壬申癸巳收日剋擇一覽有壬申丁巳癸巳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俱有壬申餘日並同）逐月入學吉日　正月丙子丁未癸未丙午壬辰丙辰　外甲子丙子壬子癸酉丁酉　二月甲戌癸未乙未丁未甲寅外乙丑丁丑己未　三月甲申丙子庚寅丙辰　外甲子壬子癸酉丁酉四月甲戌丙子辛卯乙卯丙辰辛酉乙未　外乙丑甲子己卯　五月甲戌甲申庚寅甲寅乙亥丙辰　外己未　六月乙亥甲申庚寅甲寅辛卯癸卯乙卯庚申　外甲子己卯己未　七月丙子辛卯壬辰癸卯丙辰丙午癸未丁未　外庚子壬子　八月乙亥庚寅壬辰丙辰庚申　外丁丑

九月丙子乙亥甲戌甲申丙午庚申辛酉辛卯癸卯　外庚午　十月甲戌癸卯辛卯壬辰癸未乙未乙亥　外庚午癸酉甲子己未　十一月甲戌癸未甲申壬辰庚寅甲寅庚申　外乙丑丁丑癸丑壬戌　十二月乙亥甲申辛卯癸卯乙卯丙子庚寅甲寅庚申　外庚午　右吉月不犯建破魁罡約絞離窠受死九土鬼正四廢陰陽錯孔子倉頡死葬日消吉成書正月丁亥丁未丙申丙午丙子丙辰甲辰甲戌乙亥丁巳　二月甲寅乙亥己亥己巳戊寅甲申癸巳辛亥甲寅庚申　三月戊寅己巳甲寅癸巳壬寅　四月乙丑丙子己未辛卯丙子丁未乙卯　五月丙寅辛亥甲申　六月甲申乙亥甲寅己巳　七月己丑辛卯壬辰癸卯丁未　八月辛丑丙寅戊寅癸丑　九月庚申辛亥　十月乙丑癸未壬辰己卯　十一月乙丑戊寅癸未壬寅甲寅　十二月乙亥辛亥（消吉全書正月有乙丑癸未癸卯乙卯九月十二月有壬申餘月吉日並同）上官囊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四季入學吉日　春亥寅日　夏寅巳日　秋巳申日　冬申亥日（右曆云，但取長生爲學堂臨官爲學館春季屬木長生在亥臨官在寅，餘準此更得建成收開四辰主學生高貴　曆纂千里玉門玉曆撮要，宜孟仲月擇日又于午卯酉爲學館及建成定日令兒高貴）萬曆集成

選擇易見魁文星（宜入學）魁星甲辰庚辰甲戌庚戌　文星乙亥丁巳學堂星　甲乙生人（寅亥日吉）丙丁生人（寅巳日吉）庚辛生人（巳申日吉）戊己生人（申亥日吉　今人但用寅申巳亥爲學堂，而不知其各有所屬）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五音入學吉日　甲乙生人學堂亥學館寅宜用寅亥日　丙丁生人學堂寅學館巳宜用寅巳日　庚辛生人學堂巳學館申宜用巳申日　戊巳壬癸生人學堂申學館亥宜用申亥日世人泛用寅申巳亥日者非（消吉成書消吉全書並同）入學求師吉神　天德月德月恩太陽（春夏直日）水星（春秋冬直日）木星（春夏冬直日）部頭嘀沒斯莫結友吉日　乙丑辛巳丙戌己丑癸巳丙申庚戌庚寅（玉曆撮要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見貴人良日　乙丑戊辰丙戌丁未庚戌庚申（右日見貴注有財喜求薦營主謀望投獻吉開日吉）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學求師逆月吉凶日　正月乙丑丙子癸未己丑辛卯癸卯丙午丁未乙卯吉舊有丙寅甲寅乙亥辛巳丁亥乙巳係建破平收不用　二月甲寅庚寅乙亥己亥辛巳乙巳吉　三月戊寅己巳壬申甲寅癸巳壬寅吉舊有丁亥係萬通受死不用一本有辛巳乙巳　四月己丑丙子乙丑癸未辛卯壬辰癸卯丙午丁未乙未吉舊有甲巳等日已係受死甲係平日不用

五月丙寅辛亥甲申吉舊有庚申己亥本日下無吉星不錄　六月甲申丙申乙亥甲寅己巳吉　七月己丑辛卯壬辰癸卯丁未乙丑吉舊有戊子庚子不係入學又有巳申日建收不用　八月乙丑辛丑丁巳丙寅戊寅癸丑吉　九月庚申壬申辛亥辛巳丙申吉舊有丙寅壬寅係受死不用　十月乙丑丙子癸未己丑壬辰丁未乙卯吉舊有乙亥丙寅壬申戊申係建破平收又申係受死不用　十一月乙丑戊寅辛巳癸未己丑壬寅丁未甲寅吉舊有丙申丙戌戊戌戊申庚戌各有雜犯又戊戌係孔子死日不用　十二月壬申乙亥辛巳辛亥癸亥吉（三曆會同萬曆會同俱云入學吉日求師納弟子同用四月有己巳丁巳丙申戊申庚申七月有己巳壬申庚申九月有辛丑玉曆撮要七月有己卯丁卯餘月日並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宜習陰陽吉日宜用壬辰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遣試卷宜用六合月合生氣天德月德及滿成收日　古賢死葬日丙寅日倉頡死辛未日葬孔子乙丑日死謹按魯史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十八日己丑孔丘卒註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今曆書並云己丑日孔子死致之史註令以乙丑日爲是又丁巳日葬（已上入學求師凶）（選擇易見倉頡死葬日同又云辛亥日葬選

擇元龜曆纂千里玉俱云丁巳日孔子死戊戌日孔子葬春秋云己丑日己上四日求師入學凶曆法統宗入學忌日倉頡死葬日同戊戌孔子死丁巳孔子葬大凶倉頡死葬兩日赤忌習字玉曆撮要有四廢餘日與統宗同）入學忌日　忌赤口日消吉成書子午卯酉男忌一四七歲不可入學寅申巳亥男忌二五八歲辰戌丑未男忌三六九歲（消吉全書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四廢正日丙寅辛未忌寫字（選擇衆成書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忌建破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

亩日月	月破	受死	河魁勾絞	天罡勾絞	陰錯		陽錯	
正	申	戌	亥	巳	庚	戊	甲	寅
二	酉	辰	午	子	辛	酉	乙	卯
三	戌	亥	丑	未	庚	申	甲	辰
四	亥	巳	申	寅	丁	未	丁	巳
五	子	子	卯	酉	丙	午	丙	午
六	丑	午	戌	辰	丁	巳	丁	未
七	寅	丑	巳	亥	甲	辰	庚	申
八	卯	未	子	午	乙	卯	辛	酉
九	辰	寅	未	丑	甲	寅	庚	戌
十	巳	申	寅	申	癸	丑	癸	亥
十一	午	卯	酉	卯	壬	子	壬	子
十二	未	酉	辰	戌	癸	亥	癸	丑

亡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伏斷	虛	斗	室	女	箕	房	角	張	鬼	觜	胃	壁

九土鬼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　正四廢　春庚申辛酉　夏壬子癸亥　秋甲寅乙卯　冬丙午丁巳　天休廢　正七四十月初四初九日　二八五十一月十三十八日　三九六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七日　雜案　丁卯戊辰己巳壬申戊寅辛巳壬午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辛亥戊午壬戌癸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造試卷忌日忌六壬空亡月空正四廢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學求師凶神天休廢四廢赤口瞎金伏斷　結友凶日乙酉癸未壬辰（玉曆撮要同）萬曆集成選擇易見雜忌日　忌四廢休廢赤口聾啞死氣天瘟官符閉破日凶

安床設帳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安床帳吉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己巳辛未甲戌丙子丁丑庚辰辛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癸巳乙未丁酉戊戌己亥庚子壬寅癸卯甲辰乙巳丙午甲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未辛酉壬戌危日閉日（曆法統宗同曆法集成有庚午選擇元龜剋擇一覽俱有戊寅壬午壬辰選擇易見有戊寅人云宜黃道平滿收閉要安

玉堂普護聖心天德月德合白星選擇新書玉曆撮要萬曆撮要俱有庚午壬午辛未天德月德餘日並同玉曆撮要入云併會於季月擇除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逐月安床吉日　正月丙寅丙午　外丁丑癸丑　二月丙寅甲寅辛未乙未己未　三月甲子丙子庚子丁酉　外癸酉　四月甲戌丙戌乙卯癸卯庚午丙辰　五月丙寅甲寅辛未乙未己未丙辰　六月丁酉癸卯乙卯　外乙亥癸酉　七月甲子丙子庚子辛未乙未丙辰　外壬子丁未　八月乙丑　外癸丑乙亥　九月庚午丙午癸卯丙子　外辛卯　十月甲子辛未乙未丁酉丙辰癸卯丙戌　十一月甲寅　十二月乙丑丙寅甲寅　右吉日朱雀黑道建破魁罡天瘟天賊九空受死獨火火星卧尸約絞雜案轉殺正四廢九土鬼陰陽錯中危日余元祥編曆纂千金玉

正	甲子	乙丑	丁卯	丁丑	癸卯	癸丑
二	丙寅	甲午	壬寅	丁未	戊寅	癸未
三	甲子	丙寅	戊寅	壬寅	丁巳	己巳
四	庚子	丙辰	庚辰	丙戌	丁丑	甲戌
五	丁丑	乙丑	乙酉	丁酉	己巳	辛巳
六	丙寅	庚寅	乙亥	己巳	戊寅	癸巳
七	辛未	己未	乙丑	甲戌	戊戌	己巳
八	甲子	辛未	丙子	壬寅	乙未	庚子
九	丙寅	戊寅	己亥	丁亥	乙酉	丁酉
十	甲子	甲戌	戊戌	壬戌	庚辰	壬辰
十一	乙丑	丁丑	丁卯	癸卯	丁酉	辛酉
十二	己巳	丙寅	戊寅	丁亥	己亥	壬寅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正月乙丑丁卯丁丑癸卯癸丑　二月庚辰壬辰甲寅丙寅壬寅戊寅　三月丁卯癸卯乙卯丁亥己亥辛亥　四月戊子丙子庚辰丙辰庚子丁酉丙午　五月丁巳乙巳乙未己巳　六月戊寅壬午丙午丙寅戊午　七月辛未庚辰戊子庚子己未　八月乙丑庚辰壬辰丙辰乙亥　九月己巳癸巳丁巳乙巳己卯辛酉　十月甲子丙子甲戌戊戌壬戌　十一月辛未乙未己未乙亥辛亥　十二月辛巳丁巳戊子庚子己巳癸卯（萬曆會同兩清書成書清書金書俱云七月有庚戌餘月吉日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安床帳吉神明堂金匱司命次玉堂決天德天醫太陰（春秋冬直日）安床帳吉方玉堂黃道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祀床神吉日宜通用祭祀神在日見（祈福祭祀）上官宸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丙寅戊辰庚午辛未丙子丁丑庚辰壬午甲申丙戌壬辰甲午庚子辛丑丙午戊申己酉庚戌壬子丙辰戊午（曆法統宗有乙亥又云淨戌有甲申戊午餘日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祀床婆吉日庚辰壬寅甲寅　祀床龍吉日丁卯戊辰乙亥丙子戊寅辛巳壬辰庚子

安床帳逐月吉凶日　正月乙丑丁卯癸卯丁丑癸丑吉　二月丙寅戊寅壬寅甲寅吉舊有庚辰壬辰係萬通受死不用。　三月丁卯癸卯乙卯吉舊有丁亥辛亥己亥係萬通受死不用　四月庚辰丙子戊子丙辰丁酉庚子丙午吉　五月辛巳己巳丁巳乙未吉舊有乙巳係十惡不用　六月戊寅丙寅吉舊有壬午丙午戊午係萬通受死不用　七月辛未己未戊子庚辰庚戌一本有庚子無庚辰　八月乙丑庚辰壬辰己亥丙辰吉　九月癸巳己巳己卯丁巳乙巳辛酉吉　十月甲子戊戌甲戌壬戌丙子吉　十一月辛未乙亥乙未辛亥己未吉　十二月己巳戊子辛巳庚子癸卯吉舊有丁巳犯火星正四廢不用（玉曆撮要安床帳吉日同）安床凶日壬申戊申癸亥申日不安床危日選擇元龜剋擇一覽並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忌正四廢火星十惡受死凶危日又申不安床（剋擇通書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並同曆法集成有滅沒日餘日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九土鬼日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正四廢日　春庚申辛酉　夏壬子癸亥　秋甲寅乙卯　冬丙午丁巳雜案日丁卯戊辰己巳壬申戊寅辛巳壬午戊子己丑戊戌己亥辛丑戊申辛亥戊午壬戌癸亥、火星凶日寅申巳亥月乙丑甲戌癸未壬辰辛

丑庚戌己未子午卯酉月　甲子癸酉壬午辛卯庚子己酉戊午辰戌丑未月。　壬申辛巳庚寅己亥戊申丁巳

凶日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瘟	未	戌	辰	寅	午	子	酉	申	巳	亥	丑	卯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卧尸	子	酉	未	申	巳	辰	卯	寅	丑	午	戌	亥
月破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九空空亡	辰	丑	戌	未	卯	子	酉	午	寅	亥	申	巳
天罡勾絞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河魁勾絞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危日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死氣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天罡、河魁、卧尸與曆法集成同。人士俗避此四神，不宜安床。其注集正經）

（總聖卯無具載）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遊神所在之方日　癸巳甲午乙未丙申丁酉日在房內北。戊戌己亥日在房內中。庚子辛丑壬寅日在房內南。癸卯日在房內西。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日在房內東。戊申日在房內中。己酉日出外遊四十四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安床帳凶方鬼道　祀床神忌日乙丑癸酉淨戒有丙申（選擇元龜同）

公庭詞訴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詞訟日宜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定成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辛巳丙子癸未寅日卯日。一本有辛未壬申癸酉辛丑甲寅丙辰戊午（凡折訟日要得本命祿馬貴人互換，無衝破刑殺爲佳。　選擇大全同。玉曆撮要有月空福德。選擇成書有丙寅乙亥丙申壬寅壬子除日並同）　詞訟吉神雲漢　呈文狀吉日戊寅丁丑辛巳庚申丁亥（選擇大全同。又云每月遇此日見官呈文狀大吉）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六壬理訴日，幹魁枝日上訟下，用枝魁幹日下訟上，用幹枝相生日和解者（用曆法統宗選擇大全並同）　幹魁枝日　乙丑甲戌壬午戊子庚寅辛卯癸巳乙未丙申丁酉己亥甲辰　枝魁幹日　庚午丙子戊寅己卯辛巳癸未甲申乙酉丁亥壬辰癸丑壬戌　枝幹相生同類日　戊辰己丑戊戌丙午壬子甲寅乙卯丁巳己未庚申辛酉癸亥（又名和日）

余元祥編曆纂千主玉逐月詞訟吉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乙丑	丙寅	丙寅	丁卯	戊申	甲申	己酉	甲戌	乙亥	甲子	丁丑	丙寅
己酉	丁亥	丁卯	甲午	乙丑	甲午	戊午	甲申	丙申	丙子	丙寅	甲寅
丙戌	甲寅	戊寅	丙午	丙申	甲子	丁未	庚辰	壬子	甲戌	壬寅	戊寅
甲戌	庚寅	丁巳	庚辰	辛巳	乙巳	庚辰	乙亥	辛亥	庚寅	辛亥	乙亥
丁酉	壬寅	辛巳	戊戌		丁巳		庚戌				辛亥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詞訟逐月吉凶日（見官陳情同）正月癸酉丁酉己酉不犯天牢刑獄大吉。舊有丑日犯刑獄不用。一本有丙戌。　二月丙寅丁亥。庚寅。壬寅不犯刑獄天牢大吉。一本有甲寅。　三月丙寅。丁卯戊寅辛巳。己酉。不犯刑獄天牢大吉。　四月丁卯甲午丙午戊戌庚辰不犯刑獄天牢大吉。　五月乙丑辛巳戊申丙申不犯刑獄伏罪大吉　六月甲子甲申。乙巳。丁巳不犯刑獄天牢大吉。舊有甲午。雖是天月德係萬通受死不用。　七月己酉癸酉戊午不犯刑獄大吉。一本有丁未癸未　八月。甲戌。甲申。己亥。庚戌庚辰不犯魁罡刑獄官符大吉。一本有庚申。　九月乙亥辛卯丙申壬子不犯刑獄罪罰大吉。舊有丙寅壬寅係萬通受死不用

十月。甲子丁卯丙子甲戌乙卯不犯天刑天獄伏罪大吉　十一月丁丑丙寅壬寅辛亥不犯天刑罪罰大吉　十二月丙寅甲寅壬寅乙亥庚寅並吉。舊有壬午。雖是天恩犯天牢。辛亥亦是天恩犯地獄不取。內乙亥雖犯地獄。有天德合。月德合可用（玉曆撮要同。三曆會同萬曆會同俱云正月有乙丑。癸丑。三月有丙戌。消吉成書消吉全書俱云正月有乙丑戊辰下未。癸酉。除月日並同）胡舜申撰陰陽必用選擇大全臨民詞訟避忌日　正月（午日）二月（亥日）三月（申日）四月（丑日）五月（戌日）六月（卯日。）七月（子日）八月（巳日。）九月（寅日）十月（未日）十一月（辰日）十二月（酉日。謂之臨民詞訟）

論訴選忌日。寅午戌月（未日。）亥卯未月（巳日）申子辰月（卯日）巳酉丑月（亥日。謂之月合。凡事用之吉。只忌爭訟人。云）春（卯午）夏（酉子）秋（子午）冬（卯酉日。謂之天獄。日。凡遇此日論訟不利）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詞訟凶日。忌破日。絢絞。癸不詞訟（選擇成書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忌天牢。地獄。官符天吏天刑罪罰臨執成日凶一云癸不言訟又春（卯午日）夏（酉子日。）秋（子午日）冬（酉卯日。爲天獄。最忌詞訟。曆法統宗有此日。餘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詞訟凶神。天罰（大凶。）天牢（大忌。）天罡河魁滅門大禍（四罡凶。主滅族之家。若值黃道吉神併多者方可用）天獄天刑罪刑刑

獄伏罪屋法徒隸州隔死别勾陳朱雀不舉管神月合月支德返支反激火星（春夏直日）太陽（春夏直日）郁頭容没斯莫、聽訟凶神天吏次致死臨日　用刑凶神九醜太陽（春夏直日凶）執伏執伏凶神伏罪太陽（春夏直日）

造酒醋麴醬（附醃藏鮓脯薑瓜）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造酒醋吉日丁卯癸未庚午甲午己未　春（氐箕）夏（亢）秋（奎）冬（危）（直日星滿成開日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並同曆法統宗四季吉星同尅擇通書有除日餘日并四季吉星並同）逐月造酒醋吉日　正月甲子壬子丁卯丙子　二月己巳乙亥己亥癸丑乙丑丁丑　三月甲子己巳庚午壬午丙午丁丑丁未　四月丁卯辛卯乙卯乙丑庚午壬午丙午丁丑戊辰　五月丙寅甲寅戊寅庚寅甲申庚申辛未己未　六月丁卯癸酉辛卯癸卯戊寅己卯己酉甲寅甲申　七月庚午壬午丙午丁卯己卯癸卯　八月己巳乙亥己亥戊辰壬辰　九月庚午壬午丙午辛丑辛酉辛亥　十月庚午辛未癸酉癸未甲子乙酉甲戌庚子乙未丁未己酉己未　十一月丙寅甲戌甲申戊申庚寅戊寅甲寅庚申壬戌　十二月甲子乙丑戊寅甲申丙子庚子戊申庚寅甲寅庚申　右吉日不犯天牢黑道魁罡約絞天賊受死小耗大耗月

厭死氣天瘟耗絕九土鬼日條元祥編曆纂千里王逐月造酒吉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丙辰	己巳	己巳	丁丑	庚辰	壬申	壬辰	乙丑	丙寅	甲戌	戊寅	壬申
丁卯	甲子	丁丑	乙丑	庚申	戊寅	戊戌	己巳	辛巳	己未	丙戌	壬寅
甲辰	丁巳	乙巳	辛卯	甲申	甲申	庚戌	乙亥	丙申	乙未	甲申	庚申
己未	甲午	戊寅	丁卯	乙丑	己巳	戊辰	壬寅	戊申	乙丑	戊申	甲申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逐月造酒麴合醬醋等吉日　正月丁卯乙酉甲辰丙辰丁未己未丁酉　二月乙丑己巳乙亥己丑癸丑丁巳　三月己巳丙子庚子乙巳丁巳　四月乙丑丁丑丁卯辛卯乙卯　五月丙寅庚辰甲申丙辰庚申　六月壬申戊寅乙酉丁酉己卯丙午　七月庚午庚辰戊子壬辰戊戌庚戌　八月丁亥癸巳癸未己未己亥己巳　九月丙寅辛巳戊子丙申壬寅戊申辛亥庚申　十月丁卯己卯甲戌癸未甲午庚子己未　十一月戊寅丙戌乙未戊戌壬寅戊申甲寅甲申乙酉壬申　十二月丁卯壬申壬寅乙卯甲申戊寅戊申庚申己卯（萬曆會同消吉成書消吉全書並云六月有己酉十一月乙丑十二月有庚子餘月吉日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逐月造麴醬酒醋吉凶日　正月丁卯甲辰丙辰丁未己未乙酉丁酉吉　二月己巳丁巳吉　三月丙子己巳庚子乙巳丁巳不犯月厭大吉　四月乙丑丁丑丁卯辛卯乙卯不犯虛耗月厭大吉　五月丙寅甲申庚申吉　六月壬申戊寅己酉丁酉己卯不犯虛耗月厭大吉舊有丙午係萬通受死不用　七月庚午庚戌戊子戊戌吉舊有庚辰壬辰犯月厭不用　八月丁亥癸巳己亥己巳吉舊有癸未己未係萬通受死不用　九月辛巳戊子丙申戊申辛亥庚申不犯月厭凶殺　十月己卯丁卯甲戌癸未甲午庚子己未吉　十一月乙丑戊寅乙未壬寅戊申甲寅甲申吉舊有丙戌戊戌犯天耗乙巳與戊戌並犯十惡不用　十二月庚子丁卯壬申壬寅乙卯甲申戊申戊寅庚申己卯吉（玉曆撮要同）審酒醋吉日宜開日（玉曆撮要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安酒缸吉方甲子旬辰巳地甲戌旬寅卯地甲申旬子丑地甲午旬戌亥地甲辰旬申酉地甲寅旬午未地（選擇賽成書魁擇全書玉曆撮要並同）陳元靚編差穀選良玉曆撮要造酒麴藥良日丁卯辛未壬申乙丑丙戌乙未戊戌庚子壬寅丁未乙卯丙辰己未（魁擇通書曆法統宗選擇成書賽成書魁擇全書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並同曆法集成有庚午餘日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造醬吉日丁卯及諸吉神通用又宜天月德天月德

合黃道六合生氣滿成開日（尅擇通書曆法統宗吉日同通書又云造酒醋麴餅藥醃藏鮓脯薑瓜造醬並宜用滿平定成收開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醃藏鮓脯薑瓜吉日初一初三初七初九十一十三十五（日曆法集成曆法統宗選擇成書賽成書諸吉成書並同消吉全書玉曆撮要俱云每月奇日吉餘日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造酒醋忌日戊子甲辰丁酉（杜康死）又忌月厭虛耗十惡受死並凶（尅擇通書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忌滅沒日逐月造酒醋凶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小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天瘟	未	戌	辰	寅	午	子	酉	申	巳	亥	丑	卯
月厭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死氣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釀酒忌日　甲辰戊子壬子己卯戊午逐

（擇成書剋擇全書並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造酒麴藥忌日忌月厭虛耗十惡受死戊子甲辰壬子己卯戊午造酒凶杜康丁酉日死尤忌（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俱有丙辰戊戌餘日並同選擇成書曆法集成並忌六甲日杜日）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造醬忌日辛日不合醬又忌月厭大耗小耗滅沒（日滅沒日截官曆曆法統宗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忌月忌上下弦滅沒破醃日陳元靚編差敉撰良玉曆撮要醃藏鮓脯薑成忌日忌月厭上下弦滅沒日凶又九良星詩云初五十四君記取二十三日急如弩鮓醬醃藏造此朝作犯須教棄泥土（曆法統宗清吉成書清言全書並同剋擇通書有晦日餘日並同增廣剋擇全書）正酸酒法酒每瓶以赤小豆一升燋炒用絹袋盛沉於瓶內酸味即止　又法棗熟雞子去皮圓顆着三兩箇浸向瓶內酸味自無　造麩醬法麩六十斤炒令黃粉作數度炒豆黃一碩白鹽十五斤椒蕪荑各四兩熟油半斤右豆黃蒸如常法但下麩了就熱入麩和令勻即取於幕上可厚三寸許着枸葉蓋不令露經兩宿後撥開見撲勻即取於日上曝乾煎鹽水澄清溫溫拌後入諸物及入黑附子四兩炮過同入甕內每日移於日中曝夜即蓋值晴即曝至熟如造少亦準此法　長生醋法大麥五斗磨踏作麴剸子發過後擣細羅為末次用良薑三十文胡椒三十文水一擔都入甕內就日曝封閉直到三日內方熟亦須擇日就日色造每取時三升醋却還三升水入甕內候約兩箇日方熟更入薑椒苓甚香美須是五六月造之　炒米醋法倉米一斗炒微燋亦不妨水浸一宿熟蒸攤冷擣麩麩末六斤冷熟水和以入滲搓於甕中令汁透飯內候發定以泥封頭半月已來取喫

爐冶鑄鍛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爐冶鑄鍛吉日庚寅辛卯金石合又宜平定成閉日（曆法集成丹曆法統宗選擇易見玉曆撮要俱有滿日餘日並同剋擇一覽窑吉日同）燒窯吉日宜天德月德要安（曆法集成同）打窯竈日宜要安建平定成收閉日（曆法集成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鼓鑄日庚寅辛卯（選擇賽成書選擇易見並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諸項起窯吉日甲子乙丑己巳庚午乙亥甲申己酉乙未辛亥甲寅乙卯己未甲午癸酉癸未己丑壬辰（凡燒窯宜用黑道天德月德玉堂生氣及平定成滿日用之大吉選擇易見同）謝天紀編新編年月備要造啟起工燒窯吉日用黑道天月德等直日起手動土用工吉忌空亡黃道危日成打窯竈要吉日選月吉方如天月德方於起窯之所取其吉方打竈若有舊竈則不論忌破滿黃道土瘟等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爐冶鑄鍛忌日忌庚申辛酉金石離火隔焦坎破日剋擇通書忌金痕（餘日並同）

凶日月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火隔	午	辰	寅	子	戌	申	午	辰	寅	子	戌	申
焦坎	辰	丑	戌	未	卯	午	酉	子	寅	亥	申	巳
破日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金痕日大月初五初六初七二十七日　小月初二二十八二十九日（忌作金銀銅鐵錫剋擇通書同曆法統宗小月有初五十九日選擇新書萬曆撮要並云小月俱有初五初七十九二十六日選擇易見小月有初九十九日餘日並同）燒窯忌日忌焦坎大隔破日（剋擇通書同）打窯竈忌日忌赤口四廢滿破日（剋擇通書忌土瘟餘日同）陳元靚編差敉撰良玉曆撮要鼓鑄陶冶忌日丙申丁酉為日月離庚辰辛酉為金石離庚戌乃白帝死日（並忌爐冶鎔鑄五金器用）大全曆云夏丙丁不作炭秋庚辛不鎔鑄應丙丁日並忌用火之事。又火隔日忌燒炭動爐凶又逐月金痕日忌作銀銅錫器皿又焦坎日。切忌鎔鑄凶一云陶冶最忌甲午旬及壬戌癸亥日建日破日尤凶萬萬不成停午切不可野燒（選擇易見同曆法統宗爐鑄凶神爐冶凶神同又云忌九焦十千切炙日正月乙日二月甲日七月壬日忌鑄鐵九月癸日忌鑄銅）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窯冶及起窯忌日　忌六不成及天火火星火隔破日萬曆集成選擇易見起窯燒瓦忌日忌黃道空亡丙丁日土痕土瘟火隔破危滿日凶又忌土痕日大月初二初三初五初六十五十八日小月初一初六二十二二十六日

會親友宋曹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會親友吉日宜除滿定執危成閉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會客吉日乙丑丙寅庚午壬申甲戌戊子己丑己亥辛丑丙午戊午庚申丙戌丁亥甲辰乙卯（玉曆撮要同統宗又云一本無丙戌丁亥甲辰乙卯有己酉己未壬戌（選擇成書賽成書有乙酉餘日與統宗並同）會客吉神聖心金星周德興編陰陽總要選擇賽成書逐月會客吉日正亥二巳三子四午五丑六未七寅八申九卯十酉十一辰十二戌（以上值聖心大利）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患人物吉日　壬子庚寅己酉又春午夏酉秋子冬卯為守成吉日（玉曆撮要同注云不有厚報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有辛卯餘日與統宗並同）受寄物吉日　戊辰己巳壬申癸卯（玉曆撮要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壬子癸丑戊

實（賽成書凡）魁擇金書丙申戊戌乙酉（餘與選擇成書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會親友凶日　忌逆年上朔日赤口破日酉不會客（如上朔日作樂忌之）雷霆白虎入中宮日（凡前卷修造雜忌）大殺白虎入中宮日戊辰丁丑丙戌乙未甲辰癸丑壬戌（已上白虎二殺入中宮日忌歷堂閑宴動技樂犯之殺人如用魘禳則不忌若其日大殺白虎雷霆白虎併共月飛宮州縣官符在中宮則決拜見長吏總論皆擬用自日大吉一酉字例懸以懷之惜大嗾忌之小狀忌客等皆不須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會客忌日　丁酉己酉辛酉壬寅丙申酉日破日（選擇成書賽成書忌）赤口酉不會客（主人受災餘與統宗同上曆撮要並同）選擇新書上朔日六甲年癸亥六乙年己巳六丙年乙亥六丁年辛巳六戊年丁亥六己年癸巳六庚年己亥六辛年乙巳六壬年辛亥六癸年丁巳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會客凶神　上朔大殺入中宮赤口章光五離日月離　侍客凶日丙子丁酉戊戌己酉辛卯又正月丑二月未三月寅四月申五月卯六月酉七月辰八月戌九月巳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午（不宜待客主破家與玉曆撮要同）侍客凶神　月殺月破血忌人聚衆忌咸池　受客凶方申子辰年東來申子月北來凶亥卯未年北來亥卯未月東來凶巳酉丑

年月酉來凶寅午戌年月南來凶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賓客往來方道月日吉凶　申子辰年寅方來凶巳酉丑年申酉戌方來凶亥卯未年亥子丑方來凶寅午戌年巳午未方來凶正五九月南方來害主北方來益主二六十月東害主西益主三七十一月北害主南益主四八十二月西害主東益主正丑二未三寅四申五卯六酉七辰八戌九巳十亥十一字十二午（不可受客住來）又丙子丁酉戊戌己酉辛卯日受客（主被求與魁擇金書賽成書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惹人物忌日　乙酉辛卯（玉曆撮要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受寄物忌日　丙申戊戌乙酉辛卯（曆法統宗）有戊寅丙戌壬子癸丑又四窮日凶（餘與選擇賽成書玉曆撮要並同注云不可受寄害主人）

習學技藝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學技吉日　宜滿成開日（選擇成書同曆法統宗玉曆撮要並宜用開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求術吉神鵝鑊　工巧作吉神太陰（春秋冬宜日）水星（秋冬宜日）恭轉轄賽吉方九星直殺特坐貪狼打破軍武坐武曲打破軍玄女天關特坐五符唐符國印三方吉　制器吉神金石合金星（秋冬宜日）太陰（春秋冬宜日）又平日（上吉作可用與曆纂千圭玉日同）教樂作樂吉神太陰（春秋冬宜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學技凶日　忌正四廢赤口破日（與選擇成書同）制樂器凶日乙卯師曠死日（與曆法統宗制樂器凶神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制器凶神長短星金石離又成日不宜破舊物　教樂作樂凶神師曠死雲漢大殺入中宮孟仲月不忌又國忌日（茶作樂）恭轉轄賽凶方逐月亭亭方正卯二辰三巳四午五未六申七酉八戌九亥十子十一丑十二寅逐月白奸方正五九月亥方二六十月寅方三七十一月巳方四八十二月申方（右二方背之則吉向之則凶尤忌次大敗日）六甲孤虛方凡相撲圍棊賭賽向孤向實吏宜從孤向虛（圍見出軍逐禍下）

立契券交易（附收斂貨財納財放債取債）宋魯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立契券交易吉日　庚辰辛巳壬午壬辰癸巳庚子戊申辛酉癸卯丁未甲寅天德合月德合六合執成日又甲子辛未甲戌（曆法統宗選擇成書並同）何士泰編曆法集成辛未丙子丁丑壬午癸未甲申辛卯乙未壬辰庚子戊申壬子癸卯丁未己未甲寅乙卯辛酉執成日　逐月立契吉日正月丙子庚子壬子丁丑甲寅辛卯癸卯乙卯壬午辛酉　二月癸未己未丁未甲寅辛卯癸卯乙卯　三月丙子庚子壬子壬午辛卯癸卯乙卯甲申壬辰　四月丙子庚子壬子丁丑辛卯癸卯乙卯壬午壬辰辛酉

五月丁丑辛未壬午壬辰癸未乙未丁未甲申庚申己未　六月丁卯甲申甲寅辛卯癸卯乙卯癸未乙未己未辛酉　七月丙子庚子壬子壬辰丁未辛卯癸卯乙卯壬午辛未癸未丁未甲申己未　八月乙亥己亥癸丑丁丑壬辰甲申辛酉　九月丙子庚子壬子壬午丙午辛酉　十月辛未乙未癸未丙子壬子庚子壬午辛酉己未　十一月甲子丁丑癸丑丁未甲寅壬辰辛未癸未丁未己未　十二月甲子丙子庚子壬子丁卯辛卯乙卯丁丑壬辰甲申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立契吉神水星（春秋冬宜日）木星（春夏冬宜日）交易吉神天德月德月德合六合金星（秋冬宜日）活曜吉慶幽微滿德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交易吉日丁卯丙子壬午庚寅丙午壬子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正月癸未癸卯丙戌丁未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己未　三月甲子壬子壬申壬寅　四月庚戌丁丑乙丑戊戌　五月庚寅丙寅辛未戊戌　六月戊寅甲申己巳己亥　七月戊戌壬辰丁丑辛未　八月辛未癸未戊寅庚戌　九月庚寅丙午丙申乙巳　十月丁丑癸未戊辰辛未　十一月庚申癸丑乙丑丁丑　十二月戊寅辛亥庚寅甲寅丘延翰編三曆會同逐月市買交易吉日（附經求買賣收債日同）正月己未丁未癸未癸卯丙戌壬戌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

甲申乙亥己亥　三月甲子壬申己酉壬子　四月戊戌庚戌丁丑己丑五月戊戌庚寅丙寅甲辰　六月甲子己巳戊寅甲申己酉辛酉　七月庚子丙子戊戌壬辰丁丑　八月辛未戊寅己丑庚戌癸丑乙巳　九月丁卯丙子壬午庚寅丙申丙午壬子　十月丁丑癸未辛未乙丑戊辰十一月己巳戊寅癸巳甲申庚申戊申　十二月丁卯戊寅壬午辛亥甲午乙卯癸卯（與萬曆會同同）涓吉成書五月有辛未六月甲寅十一月乙丑辛丑癸丑甲寅壬寅（餘與萬曆會同同）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市買交易立契取債日　正月壬午癸未癸卯戊寅丙戌壬戌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甲申乙亥戊寅　三月甲子壬子己酉己卯壬申戊寅　四月戊戌庚戌丁丑己丑戊寅己卯　五月戊寅丙寅己卯甲辰　六月甲子甲申己巳己酉戊寅辛酉　七月庚子丙子戊戌壬辰丁丑己卯　八月己丑癸丑辛未戊寅庚戌乙巳　九月丙子壬子丙午壬午丁卯庚寅　十月丁丑乙丑辛未癸未庚辰己卯　十一月乙巳己巳癸巳甲申戊申庚申十二月壬午甲午癸卯乙卯戊寅辛亥　交易神日春夏好買羊逢犬便商量秋冬買牛角逢猪便買着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買田吉日　甲子辛未甲戌庚辰辛巳壬午乙酉壬辰丙申癸卯甲寅辛酉成日呂茂明編陰

陽備用選擇成書買田立契吉日　戊申戊辰為天田日曆纂（千金玉同）（此日買田收利十倍）立契用庚辰辛巳壬午壬辰癸卯丁未甲寅辛酉（與寶成書剋擇全書萬曆大全玉曆撮要立契券日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收斂貨財吉日宜收閉日　納財吉日宜天恩天德月德上吉次吉收閉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乙丑丙寅壬午庚寅庚子乙巳丙午甲寅與萬曆撮要選擇新書並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己卯庚辰壬午癸未丙戌己丑庚寅甲午丙申庚子辛丑癸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庚戌辛亥壬子癸丑甲寅丙辰丁巳庚申成日收日（與剋擇全書良日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甲子甲戌乙亥丙子丁丑癸未辛卯甲午丙申庚辰乙未己未　右為天願日納財吉宜併收閉滿成日壬午丁未辛酉壬辰為財聚日尤宜納財戊辰己丑癸卯宜入不宜出宜買不宜賣（忌注見凶神下）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六甲納財吉日　乙丑丙寅庚寅丙午甲寅乙巳庚子壬午壬子辛未己丑庚辰丙戌甲子甲午（與選擇成書賽成書良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納財吉神月德月恩天恩（不化雅呈與上次吉併良）天願逆倉五富獄鑰金鍵相聚莫何士泰編曆法集成聚財吉日　壬午丁未辛

酉壬辰收閉滿成日（選擇成書賽成書並同）剋擇全書錢財聚日有壬寅（選擇元龜云貝得）生氣福生天良（大宜營用吉餘與集成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求財吉日　丙子丁丑己卯丁亥日又滿日　求財吉神生氣時陽天庫少微陽德福德次福德福生天富聖心決斷　合財吉日甲申辛卯乙未戊戌己亥壬寅乙巳壬子乙未　交財吉日乙卯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出財吉日丁丑乙酉丙戌庚辰癸巳辛亥辛酉（與選擇新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六甲出財吉日壬申丁丑庚辰乙酉丙戌癸巳庚戌辛亥乙卯丙辰丁巳辛巳辛酉甲申（玉曆撮要同右忌注關見凶日下）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乙酉庚辰辛酉丙戌辛亥壬申丁丑癸巳選擇成書賽成書萬曆撮要選擇新書剋擇全書日並同曆纂千金玉有庚戌乙卯丙辰丁巳辛巳甲申（餘與元龜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出財吉神天富五富逆天倉獄鑰那頡審摘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放債吉日宜滿成閉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庚午己亥乙巳乙卯成收滿日（與剋擇全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乙巳庚午己亥成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六甲放債吉日乙卯乙巳庚午己亥及收成日（選擇成書賽成書玉曆撮要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取索債吉日宜天

喜逢喜收成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丁亥丁丑又春戌夏丑秋辰冬未名天喜日及收日（選擇元龜云神在日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玉曆撮要並同）索債吉神月恩次天庫取債　還債吉日癸亥（選擇元龜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玉曆撮要並同注云還債終是不少八物吉）置產吉神天田益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立契券交易凶日忌赤口破日（選擇成書同）又己不破券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忌空亡長短破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立契凶日巳日己不契券破日　立契凶神滅門（二星成敗亡家貴道吉神併多者可用）朱雀（失火）死氣飛廉天羅罪至次天牢龍虎脅星火星利星朴星解星章星　交易凶神陰道侵陽陰陽衝破陰陽交破陰陽衝擊陽破陰衝陽併陰衝六星遇天月德玉堂生氣亦不可用納絞大忌土鬼四忌四窮四方耗五離人民離不舉龍虎蛇鳥　買田凶日戊日（戊日不受田）又忌破日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收斂貨財凶日忌赤口月虛日　納財凶日忌月虛天賊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壬寅癸巳戊寅癸亥（與玉曆撮要同又選擇元龜選擇成書賽成書剋擇全書萬曆撮要有戊申餘日並同）選擇新書正月（初七）長星（二十一）短星二月（初四）長星（十九）短星三月（初一）長星（十六）短星四月（初九）長星（二十五）短星五月

十五長星二十五短星六月初十長星二十七短星七月初八長星二十二短星八月初二初五長星十八十九短星九月初三初四長星十六十七短星十月初一長星十四短星十一月十二長星三十二短星十二月初九長星二十五短星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納財凶神月虛九空大耗（破同日）小耗（執同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入財天空亡凶日丁丑戊寅丁未戊申壬辰癸巳壬戌癸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出財凶日乙丑戊辰甲戌乙亥庚辰三月四壬午庚寅乙未乙巳壬子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壬子甲戌乙亥庚戌乙丑乙未壬午甲辰曆纂千里玉萬曆撮要選擇新書並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壬午出一失千甲辰實一失千壬子甲戌乙亥庚戌乙丑乙未與剋擇全書日同天禍日正七巳二八辰三九卯四五申六月未十月丑十一月子十二月亥選擇備用萬曆撮要耗絕日丙戌丁亥丙辰丁巳庚戌辛亥庚辰辛巳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壬子丁未壬辰壬戌戊申戊寅癸亥癸巳為天上大空亡又壬午甲辰壬子甲戌乙亥庚寅乙丑乙未並不宜出財又九空為財離破為大耗執為小耗出財放債難收難足又神秘八絕四耗日並凶又丁亥甲午辛丑交財凶一云壬子己未合財吉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出財凶神八絕大凶天賊五盜五虛月虛財離天空亡九空空亡四窮四忌四耗小耗（執同日）大耗（破同日）神秘龍虎蛇鳥金銀相求雲漢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出財八絕凶日丙戌丁亥丙辰丁巳庚戌辛亥庚辰辛巳胡舜申撰陰陽必用選擇大全出納財物四窮日春乙亥夏丁亥秋辛亥冬癸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求財凶神天罡河魁滅門大禍此四星者與黃道吉神併多者可用天刑鉤絞死氣受死亡羸大四廢正四廢次天寨天空亡往亡與土忌日同火星春夏吉日選擇備用萬曆撮要除日凶選擇新書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合財凶日庚寅丁酉甲辰壬戌　交財凶日丁亥甲午辛丑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財離凶日正辰二丑三戌四未五寅六子七酉八午九亥十卯十一申十二巳名歲空日與剋擇全書注云此日名歲空切忌出財大凶餘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放債出財凶日忌納絞赤口空亡財離何士泰編曆法集成壬申戊寅戊戌丙辰餘與剋擇通書忌同

凶月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小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納絞	亥	午	丑	申	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財離與選擇成書交財凶日同長短星與選擇新書納財凶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放債凶日癸未除日神秘日與玉曆撮要同置產凶神八絕大凶空亡天賊五盜大耗破同日小耗執同日四耗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取索債

凶日忌六壬赤口

移徙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臺司移居日　移居之法理有因正二丙丁三添庚四五戊己庚辛附七八壬癸九又庚十一用甲乙十二月還居甲乙辛建破收平都不用九醜歸忌皆為凶孟月用開季月滿十一滿日也難通移居都計一百六家海師兄有幾精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移居吉日甲子乙丑丙寅庚午丁丑乙酉庚寅壬辰癸巳乙未壬寅癸卯丙午庚戌癸丑乙卯丙辰丁巳己未庚申成開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白虎曆移居吉日初二初三初十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六二十七日吉餘日並凶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六甲移居吉日丁卯丙戌丁亥戊子己丑辛卯乙巳戊申己酉乙卯戊午己未庚申。移居入宅吉日甲子乙丑丙寅戊辰庚午丁丑戊寅乙酉庚寅壬辰癸巳乙未壬寅癸丑甲辰丙辰丙午辛亥癸丑丙辰丁巳壬戌右曆云凡移居入宅有曲居如入新宅要合宅神有氣爲吉載有暫時由居轉徙新第其方下宜避大小二耗方反太歲方名曰絕煙經云移徙往來其下必致滅門出集正總聖曆余元祥編曆纂千里玉己巳辛未癸酉甲戌乙亥己卯庚辰甲午丁酉己亥庚子丁未甲寅丁卯丙戌丁亥戊子己丑辛卯乙巳戊申己酉乙卯戊午癸卯己未庚申餘與選擇元龜同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逐月移居入宅吉日。正月甲子丁未丁丑。二月乙丑丁丑癸丑　三月甲寅己巳丙寅。四月乙丑丁丑辛卯　五月庚寅丙寅乙丑。六月庚寅甲寅乙酉。七月癸卯庚午辛未　八月庚申辛未庚寅　九月丙午辛酉庚午　十月己酉辛未甲戌　十一月乙丑甲戌庚申。十二月庚寅甲寅辛卯。右曆取天德月德月恩黃道吉當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遷移逐月吉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遷神	午	午	午	酉	酉	酉	子	子	子	卯	卯	卯

福德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六合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月合	未	巳	卯	亥	未	亥	卯	亥	未	巳	卯	亥

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凡）醜山日己卯壬午乙酉戊子辛卯己酉壬子戊午辛酉　歸忌山日正（丑）二（寅）三（子）四（丑）五（寅）六（子）七（丑）八（寅）九（子）十（丑）十一（寅）十二（子）何士泰編曆法集成移居凶日忌歸忌受死天賊建破收平離窠土鬼日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移居入宅凶日忌空亡伏段赤口四廢（凶神）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遷移逐月凶日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空宅	申	申	申	寅	寅	寅	巳	巳	巳	亥	亥	亥
死氣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天賊	辰	酉	寅	未	子	巳	戌	卯	申	丑	午	亥
受死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開市（鋪店坊鋪通用）　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臺司開市吉日　三五七八九十丑（以上皆月）滿成開正四六戌開市好亂編開市發心懷（又）宜天德合月德合六合　開庫吉日甲子乙丑丙寅己巳庚午辛未甲戌乙亥丙子己卯壬午癸未甲申庚寅辛卯乙未己亥庚子癸卯丙午壬子甲寅乙卯丙辰己未庚申辛酉宜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六合母倉黃道滿成開日（曆法集成開店庫肆吉日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開店肆吉節大寒雨水春分芒種夏至白露寒露立冬已上為人元凡開店肆係人事宜於人元內擇日用之吉　開庫店逐月吉凶日（坊場通用）正月丙辰戊辰甲辰不犯天竊虛耗吉　二月己巳丁巳不犯天竊虛耗吉舊有乙巳己丑癸丑犯五虛財離乙亥犯四耗不用　三月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吉舊有丁巳亦吉甲子壬子戊子犯破敗次破敗四耗不用　四月乙丑丁丑己卯辛卯乙卯不犯虛耗破敗吉　五月丙寅甲申庚申不犯虛耗吉舊有庚辰丙辰雖是開日犯破敗次破敗貧苦不用　六月丙寅乙巳辛巳乙酉辛酉不犯虛耗破敗吉一本有甲寅辛亥日　七月壬辰戊戌庚戌壬戌不犯虛耗破敗殺吉　八月癸巳乙亥己亥不犯大小耗吉舊有丁未己未癸未日係萬通曆受死日不用　九月丙子壬子庚午丙午壬午丙申庚申壬申不犯建破虛耗九空天竊殺吉　十月甲子乙未辛未乙酉癸酉不犯天竊虛耗九空建破吉　十一月甲寅庚寅丙寅不犯虛耗凶破吉舊有甲申壬申犯財離九空又戊戌與丙申犯十惡不

用　十二月壬寅乙卯丁卯辛卯乙亥吉舊有辛亥犯天賊四耗不用然乙亥亦犯為有天德合月德合又玉曆撮要（注云與辛亥不同也故取之）（以上與玉曆撮要逐月日注同）開庫吉神天寶天富逆天嶽驚輿五富獄鑰　開店肆吉神天德月德黃道天府逆天府逆天倉天庫天箱天富五富獄鑰少微益後六合曲星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開庫吉日　庚午丙午庚申壬申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開庫交易吉日甲子丙子甲戌甲寅乙亥己巳壬午壬子乙丑辛卯乙卯丙辰甲申庚寅己卯辛酉丙午癸卯癸未己亥己未庚子乙未辛未　逐月開庫吉日正月丙子甲子甲戌　二月甲寅乙亥己巳　三月甲子壬午壬子　四月乙丑辛卯乙卯　五月丙寅丙辰甲申庚申　六月丙寅辛巳乙酉七月壬午丙午癸卯　八月己亥癸巳癸未己未　九月庚午丙午庚申壬申　十月甲子乙未辛未　十一月丙寅壬申庚寅戊戌甲申甲戌十二月丁卯乙亥辛卯壬寅辛亥乙卯（選擇元龜逐月開庫肆吉日六月己卯辛酉甲申　九月有丙子　十一月有甲寅餘月日並同）萬曆集成選擇剋見開庫店交坊場逐月吉日　滿收成開天富五富月德合生氣等日吉　正月己巳丁巳丙子丙辰戊寅戊辰　二月乙丑癸丑己巳丁巳戊寅己卯　三月甲寅丙寅戊寅庚寅丁巳壬寅　四月乙丑丁丑丁卯乙卯戊寅　五月丙寅戊寅己卯庚申　六月丙寅戊寅乙酉辛酉己卯　七月丙寅己卯壬辰庚戌壬戌　八月乙亥己卯癸未丁未癸巳　九月壬午丙午丙子壬子戊寅庚申　十月甲子癸酉癸卯辛未己未　十一月庚寅甲寅丙寅戊寅己卯　十二月戊寅壬寅乙卯乙亥己卯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正月戊辰甲辰丙辰　二月乙丑己巳乙亥己丑癸丑丁巳　三月甲子戊子壬子丁巳　四月乙丑丁丑丁卯辛卯乙卯　五月丙寅庚辰甲申丙辰庚申　六月丙寅辛巳乙酉乙巳辛酉　七月壬辰戊戌庚戌壬戌　八月乙亥丁未己亥己未癸巳癸未　九月庚午壬申丙子壬午丙申丙午壬子　十月甲子癸酉乙酉辛未乙未　十一月丙寅壬申甲申庚寅戊戌甲寅　十二月丁卯乙亥辛卯壬寅乙卯（玉曆撮要清書成書　三月有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　九月有庚申　十二月有乙卯餘與萬曆會同日用）選擇備用萬曆撮要開張店庫吉日甲子甲申乙亥丙辰丙午丙子丁卯戊子己未庚午庚申辛未辛卯壬子癸卯癸酉又成日宜收財求財（選擇新書同）陳元龍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開鋪店吉日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庚午辛未癸酉甲戌丙子己卯癸

未甲申庚寅丁酉己亥庚子癸卯丙午甲寅己未庚申辛酉　右日開庫店並吉併五富陽德六合三合尤吉（又宜成日滿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開張逐月吉日　正月戊寅庚寅壬午丙午　二月己巳辛未癸未乙未己未己亥　三月甲申外丁卯　四月乙丑己卯辛卯乙卯庚午外丁卯丁丑　五月辛未甲申己未庚申　六月乙亥己卯辛卯癸卯己亥甲申庚申　七月己卯辛卯癸卯　八月乙丑乙亥己亥　九月庚午丙午辛酉　十月甲子　十一月乙丑甲戌外丁丑癸丑　十二月甲子乙丑辛卯乙卯甲申庚申　右吉日不犯建破魁罡絢絞天賊受死九空財離五虛五窮破敗虛敗小耗大耗四耗日流財亡嬴四忌五窮九土鬼正四廢陰陽錯日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　正月丙子甲子戊子甲戌　二月甲寅乙亥丁巳己巳　三月甲寅壬午甲子丁巳　四月丁丑辛卯乙卯乙丑　五月丙寅甲申丙辰庚申　六月丙寅己卯甲申辛酉　七月壬辰戊戌壬戌庚戌　八月癸未己未丁未癸巳　九月丙午丙申庚申壬申十月乙未乙酉癸酉辛未　十一月丙寅庚寅甲寅乙丑　十二月丁卯乙亥辛亥庚寅陳元龍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市賈吉日　正月己未丁未癸未癸卯　二月乙未丁未癸未甲申己亥　三月壬申己酉壬子

四月戊戌庚戌子丑己丑　五月庚寅丙寅辛未　六月甲子己巳戊寅甲申己酉辛酉　七月庚子丙子戊戌壬辰己卯　八月戊寅己丑庚戌癸丑乙巳　九月丁卯丙子壬午丙申丙午壬子　十月丁丑癸未辛未乙丑戊辰　十一月戊寅己丑丁丑辛丑癸丑甲寅壬寅丁未　十二月戊寅丁卯壬午辛亥甲午乙卯癸卯（注云交易立契同用）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　卯未申亥酉子日（寅戒書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臺司開市凶日　忌天賊正四廢九空大耗小耗四方耗赤口空亡大小空亡　開庫忌日天賊六壬赤口空亡九空月虛五虛四耗執破日何士泰編曆法集成開庫店肆凶日　忌空亡藏沒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九空空亡	辰	丑	戌	未	卯	子	酉	午	寅	亥	申	巳
財離藏空	辰	丑	戌	未	寅	子	酉	午	亥	卯	申	巳
破敗次破敗	申	戌	子	寅	辰	午	申	戌	子	寅	辰	午
五虛	丑	丑	丑	子	子	子	未	未	未	寅	寅	寅
小耗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大耗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天賊	天窮	受死	日流財	亡嬴		四方耗		伏斷		四耗	虛敗	四忌五窮	正四廢
辰	子	戌	亥	甲	寅	初	二	子	虛	春壬子	春己酉	春甲子乙亥	春庚申辛酉
酉	寅	辰	申	甲	午	初	三	丑	斗				
寅	午	亥	巳	甲	戌	初	四	寅	室				
未	酉	巳	寅	丁	卯	初	五	卯	女	夏乙卯	夏甲子	夏丙子丁亥	夏壬子癸亥
子	子	子	卯	丁	巳	初	二	辰	箕				
巳	寅	午	午	庚	辰	初	三	巳	房				
戌	午	丑	子	庚	寅	初	四	午	角	秋戊午	秋辛卯	秋庚子辛亥	秋甲寅乙卯
卯	酉	未	酉	庚	子	初	五	未	張				
申	子	寅	丑	戊	辰	初	二	申	鬼				
丑	寅	申	未	癸	亥	初	三	酉	觜	冬辛酉（與選擇大全同　曆書數類殺忌日同）	冬庚午	冬壬子癸亥	冬丙子丁巳
午	午	卯	辰	癸	巳	初	四	戌	胃				
亥	酉	酉	戌	癸	亥	初	五	亥	壁				

九土鬼　乙酉癸巳甲午辛丑壬寅己酉庚戌丁巳戊午胡舜申撰陰陽必用選擇大全開倉庫出財庫忌五虛日。春巳酉丑　夏申子辰　秋亥卯未　冬寅午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開庫山神。九空九焦九坎四忌四窮。大耗（破日同）。小耗（執日同）。天地離龍虎蛇鳥。開店肆山神　月虛虛敗空亡藏空九空財離亡嬴天賊四廢天休廢四忌四窮五窮大耗小耗四方耗天地離龍虎蛇鳥（玉曆撮要注云有大煞四耗餘煞同）上官寰臺司妙纂選擇元龜逐月開庫肆凶日

	正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大耗日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開倉庫出納財凶
小耗日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開倉庫出入財凶
天賊日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百忌開張出財凶
九空空亡	辰	丑	戌	未	卯	子	酉	午	寅	亥	申	巳	百忌開倉庫凶
財離日	辰	丑	戌	未	卯	子	酉	午	寅	亥	申	巳	百忌開張大凶
月虛日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丑	戌	未	辰	開店肆主虛耗
亡嬴日	甲寅	甲午	甲戌	丁卯	丁巳	庚辰	庚寅	庚子	庚辰	癸亥	癸巳	癸亥	集正曆求財凶
四方耗	初二	初六	初四	初五	初三	初三	初四	初五	初七	初三	初九	初七	凡開張主虛耗大

（忌空亡、赤口、四廢、十惡、土鬼等日。）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有四季天賊孟月滿日。仲月破日。季月開日。（又忌四廢、歲空、虛敗、四窮、五窮等殺）

（餘與選擇元龜山日凡）選擇備用萬曆撮要天地離日甲申乙酉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關拱店肆凶日　四忌五窮春八龍（甲子乙亥）夏七鳥（丙子丁亥）秋九虎（庚子辛亥）冬六蛇（壬子癸亥）（與萬曆撮要新書並同）

上官震編臺司妙纂選擇元龜開庫肆總論凡開庫肆宜用天月二德黃道天符五富開日天良天倉益後六合豐旺四季中忌四廢歲空虛敗四窮五窮等殺月下所忌凶神及所喜吉神並例于前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總論注云凡開店肆訢訟市賣各要不與本命衝破刑殺更得祿馬貴人尤佳亦須避忌赤口空亡

人事雜用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掃舍厨收藏寶貝吉日　掃舍宜除滿日掃厨宜壬癸及水日　收藏寶貝宜收閉日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藏伉物良日　伉金寶只有癸巳日大吉人不知又宜閉日（曆法統宗尅擇全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並同）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作網罟吉日宜月殺收執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結網宜戊辰己巳丁酉甲辰己酉曆纂千圭玉畫一曆消吉全書並同萬曆集成選擇易見作網宜丁酉選擇成書賽成書同又云每月執危日吉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捕魚吉日　宜戊辰庚辰己亥魚會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宜

丙寅辛巳乙酉戊子辛卯壬辰丙申　又宜用雨水後執收日（千圭玉畫一曆消吉全書與取魚日並同）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壬寅癸卯丁卯庚午甲戌戊寅甲申乙酉壬辰戊戌乙巳己未（與賽成書彈冠必用同選擇易見忌水隔宜執危收日尅擇一覽魚獵日同）陳元靚編差穀撰良玉曆撮要吹獵捕魚日（並同又注云右日併執危收日吹獵張捕乃大得爲又壬寅癸卯爲江河合日宜捕魚吉又上朔日吹獵吉百忌曆云戊辰己巳庚辰乙酉戊戌己亥辛丑甲辰壬子丙辰丁巳乃魚鳥會日丙戌爲春魚會日並宜作網張捕又丁酉日宜作網又逐月殺方宜漁獵最忌乙丑丙寅丙申丁未戊申甲寅庚申寧日漁獵並凶又山隔日吹獵山萬年具注曆云吹獵宜用寒露後立春前擇收日執日而獵之捕魚宜用雨水後擇收日執日而捕之吉一云飛廉日吹獵吉）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捕魚鳥吉日　宜己巳甲辰壬子丙辰丁巳戊午　魚鳥會日又月殺飛廉執日危日收日　吹獵吉日宜月殺飛廉執日危日收日十干上朔日萬曆集成選擇易見魚肉會日　甲辰丙辰丁巳丁卯壬子庚午甲戌　魚鳥會日戊辰庚辰己亥己巳己酉丙戌戊戌辛丑　捕獵吉日庚子己亥丙寅丙辰壬申壬午壬辰癸酉己卯甲戌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漁獵吉日　甲申丙戌丁未甲寅己未上朔執日危日收日又田獵宜用寒露後立春前執收日吉（畫一曆消吉全書選擇成書賽成書並同）萬曆集成選擇易見甲年癸亥乙年己巳丙年乙亥丁年辛巳戊年丁亥己年癸巳庚年己亥辛年乙巳壬年辛亥癸年丁巳係上朔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漁獵吉神　次天庫江河合（漁）月殺劫殺飛廉郁頭（漁鳥會）（漁肉會）

消吉成書　漁獵張捕吉日

正月	丁未 戊辰	丙戌 己亥	丙辰	
二月	魚鳥 會日	吉見 正月頓	又丑 亥日	
三月	己巳 己亥	壬子 丁巳		
四月	丁卯 庚午	甲戌 乙酉	戊子 辛卯	壬辰
五月	丙寅 甲戌	甲申 壬辰	丁未	
六月	己巳 壬子	丁巳 戊午		
七月	癸卯 丁卯	乙酉 辛卯	庚午 甲戌	戊子 壬辰
八月	戊辰 己巳	丙戌 己亥	丙辰 丁巳	丁未 丙寅
九月	己巳 己亥	壬子 丁巳	戊午	
十月	戊辰	甲辰		
十一月	乙巳	辛巳		
十二月	戊午	壬午		

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張捕吉日　戊辰己巳庚午甲戌庚辰戊戌己亥甲辰乙巳壬子丙辰丁巳戊午丁卯（一云獵山先天撮要畫一曆消吉全書同）六甲孤虛方　凡欲取魚射獵但從虛向實或從實向虛孤方皆吉圖見出軍捕逐下宋魯珍編陰陽寶鑑尅擇通書登高履險忌危日劉宗孟編曆法統宗登高涉險凶神　天塹章光又危日　張捕凶日戊申　捕

魚凶日　癸巳辛酉又二月六月七月八月庚五月巳辛癸九月壬十干（功食日慮捕魚取魚養魚並忌）漁獵凶神水隔（漁）山隔林隔（獵）漁獵凶日　乙丑丙寅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漁獵忌日　乙丑丙寅丙申丁未甲寅戊申庚申（與賽成書選擇易見並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忌大小空亡林隔劉宗孟編曆法統宗入山凶神　山痕林隔天塹伏屍四激龍虎白虎萬曆集成選擇易見山鳥日　甲辰丁未丙戌戊戌（忌張網）山黑日　甲辰乙巳不張網乙卯庚申癸亥無丙戌戊子名山黑乙未壬戌休入林　水黑日乙卯乙未丁酉壬申己卯辛巳庚申庚午癸亥山痕日　大月（初一初八十二二十三）小月（十四十六十二）水痕日　大月（初一初七十一十七二十八三十）小月（初三初十十二十六初十二十二二十八）

	水隔	山隔	林隔
正七月	戌	未	卯
二八月	申	巳	丑
三九月	午	卯	亥
四十月	辰	丑	酉
五十一月	寅	亥	未
六十二月	子	酉	巳

日家大殺　日家大殺執知詳甲乙屬猪丙丁羊戊己犬來庚辛虎壬

癸逆蛇大殺鄉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月大殺	戌	巳	午	未	寅	卯	辰	亥	子	丑	申	酉
受死日	戌	辰	亥	巳	子	午	丑	未	寅	申	卯	酉

萬事利宜宋會珍編陰陽寶鑑剋擇通書萬事吉日　宜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恩月恩母倉黃道明星要安金堂玉堂普護福生益後生氣顯星曲星傳星六合劉宗孟編曆法統宗萬事百事吉神　天德月德黃道明星天黃道祇神黃道天德合月德合上吉次吉大明（更值平定滿收開日尤妙）四時天德龍德支德天赦天恩月恩母倉要安金堂玉堂普護益后續世金匱執儲天玉天對天嶽天府逆天府聖心微綸次天寶次天德次玉堂司命歲前歲後月合驛馬生氣時陽福德次福德月支德歲對貴人紫微天寶鸞輿天庫少微天財邑從順天倉順天府逆天倉陽德天貴天良天福天后次陽德吉期大利四相五富福生次天成榮官豐王宇成六儀聾啞五帝生聖賢生日滿日相日民日顯星傳星曲星逐月宿會日

萬事百事凶神陽錯陰錯陰陽俱錯陰道侵陽陰陽衝破陰陽交破陽破陰衝陰陽衝擊陰併陽衝（三陰二位）號陰單陰（白三陰主妨女人逐陣行痕了戾歲博俠俾（以上星遇天月德玉堂生氣亦不可用）青龍（妨長）白虎（妨長損畜失火）玄武（損手掉）陰私（妨女人）朱雀（損女人小口）蠍絕（損子孫）陰殺（損陰人）天轉地轉月建正轉（妨宅長）月破（損六畜）四時大墓天罡河魁蠍門大禍（四星蠍族之家後道吉神併多者可用）致死（吉神併可用凶神併大凶）正受死天刑天牢天刑殺天獄天喪天摩天災次天刑天棒天梁天耗天激天殃天敗天候天禍天門天休廢天乙絕氣劫殺蚩尤勾陳黑道破敗負衝大四廢小四廢十惡折衝奄衝月刑地殃飛廉大時狼藉雷震死別死氣合對歲空亡瘟虛敗地網次俠俾龍虎罪至九焦九坎正四廢貧苦龍日牢日獄日次五虛五惟四方耗血忌四窮六極四離（中王前一日）四絕（離直前一日）八絕伏罪刑獄徒隷不舉逆激月忌小禍葬耗小耗（逆月初六）大耗（逆月初六）蛉蝌（四六十二月損人口）齊星火星利星升星群星章星耗星（秋冬直日）水星（夏直日）木星（秋直日）金星（春夏直日）土星（春夏直日）五不遇三長日（歲旦月日甲子不宜急逆事）三短星（歲除轉日辰亥不宜久遠事）龍虎蛇鳥天殺星天禍星玄嘉星大凶星死氣星神后星天劫星口舌星節氣朔望弦晦滅沒日（應吉凶神專主其事者各附十二門內潰此為事百事類万通用之星故特附諸門之末以備用之）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三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圓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九十七　二質

日

諸家選日八十三

年月擇論　宋曾珍編陰陽寳鑑尅擇通書　論九宮體用天地盤數　九宮者謂神龜負文以列於背禹因而陳九疇九宮正龜背之象即後天洛書。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數居中是也又以伏羲先天河圖之數合之則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先儒有除十用九之說漢劉歆云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自東漢張衡始變九章為九宮從一白二黑三碧四緑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分三元六甲以數作方則一白居正北之坎二黑居西南之坤三碧居正東之震四緑居東南之巽六白居西北之乾七赤居正西之兌八白居東北之艮九紫居正南之離五黃之土居于中央是謂九宮此地數成體以分方隅然其機在天數之用為用者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也横渠曰天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故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楊子云曰地數五復守於五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如天乎故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地五之耦耳然以天數為用地卦為體於九見體為陰之静用為陽之動陰陽相推天運不息逆順參錯無往而非自然欲知年月之奥當先明九宮體用之法古之明曆者飛錯之用何其妙歟按易乾鑿度曰太乙取其數下行九宮鄭司農謂太乙者北辰名也下行八卦九宮每四六還於中央中央者地神之總居故謂之九宮天數以陽出而陰入陽起於子陰起於午是以太乙行九宮陽自坎始而行於坤自坤而震自震而巽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既而復從乾始而行於兌自兌而艮自艮而離行則周矣謂之順行陰自離始而行於艮而兌自兌而乾所行半矣亦息於中央既而復從巽始而行於震自震而坤自坤而坎行亦周矣謂之逆行於此知往者逆知來者順之理也夫此神為五福太乙之神范越鳳謂上游息於太乙之宮而反於紫極下起於坎則終於離起於離終於坎今之術者但能記憶飛宮起例為知五福太乙移宮樓氣之機豈可妄言禍福哉而年月家推飛宮禍福最緊以其乘上天之氣運也凡用飛宮者屬天盤每宮忌三位無乘宮者屬地盤所占上忌一位章詳攷焉

排山掌九宮掌

兌七艮八離九
乾六
中五
巽四
震三坤二坎一

九宮之體

體爲地盤
坤二黑兌七赤乾六白
離九紫中五黃坎一白
巽四綠震三碧艮八白
靜則隨方而定

九宮之用

用爲天盤
乾六白兌七赤艮八白離九紫
中
巽四綠震三碧坤二黑坎一白
動則依數而行

順飛九宮圖
坤二兌七乾六
離九中五坎一
巽四震三艮八

順行九宮法
坎一坤二震三
巽四五中乾六
兌七艮八離九

逆飛九宮圖
坤八兌三乾四
離一中五坎九
巽六震七艮二

逆行九宮法
離九艮八兌七
乾六五中巽四
震三坤二坎一

論山家墓龍變運　墓龍變運年月祖於九天玄女六壬及郭璞靈轄經唐末黃巢破京城楊均松恰傳出江南傳與曾文仙一行禪師等方如散出流傳玄機經曰山家運氣有真經歲歲常居墓處逢太歲來山并納甲自然秘訣盡皆通山家年年別有姓不與時師說真定納甲金木年年別真諳爲緊看山魁山頭須要魁年幹月日併時事一般若也相生爲吉慶合之魁日見封官比和孝順足資財若遇相生貴子來年尅山家家長死月尅山家家母亡日尅山家殺新婦時尅山家小口亡其法取本年太歲納音與各墓納音相生比和吉墓納音尅本年太歲尤吉經云墓尅歲兮財祿至太歲納音尅本墓納音大凶經云歲尅墓禍患頻又曰山家以得運氣爲妙如月分與山家運氣生旺比和故宜用之如月分犯衰病死絕之月亦可用也但忌年尅月尅日尅時尅山運而已惟此墓龍變運止忌山頭若犯年字則亦見禍患　甲寅辰巽戌坎辛申八山正運屬水　丑癸坤庚未五山正運屬火以今年五虎元遁水墓在辰　甲己年戊辰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乙庚年庚辰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丙辛年壬辰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丁壬年甲辰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戊癸年丙辰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離壬丙乙四山正運屬火以今年五虎元遁火墓在戌　甲己年甲戌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乙庚年丙戌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丙辛年戊戌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丁壬年庚戌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戊癸年壬戌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震艮巳三山正運屬木以今年五虎元遁木墓在未　甲己年戊辰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乙庚年庚辰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丙辛年壬辰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丁壬年甲辰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戊癸年丙辰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兌丁乾亥四山正運屬金墓在丑遁法以今年立春節至冬至前用先年五子元遁墓運

交冬至節後至立春節前用本年五虎元遁墓運　甲己年乙丑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乙庚年丁丑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丙辛年己丑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丁壬年辛丑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戊癸年癸丑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已上用先年五子元遁法　甲己年丁丑水運忌用土年月日時乙庚年己丑火運忌用水年月日時丙辛年辛丑土運忌用木年月日時丁壬年癸丑木運忌用金年月日時戊癸年乙丑金運忌用火年月日時已上用本年五虎元遁法　按胡舜申歲本論謂天道之運常自子始故年分三元必自子年始以枝幹衍成六十日亦自子日始昨日子時即爲今日今日子時即爲明日亦以子時爲始年月日時皆始自子若自壬年子丑月即爲今年今年子丑月即爲明年如前之用時始爲正當蓋今夜子時遂爲明日今年子月遂爲明年事理明實無可疑者曆數家用冬至起歲正用此意然曆數者自冬至起歲則舉正於氣之中其實皆始於子蓋金山必甲五子元遁者取前一年子月爲歲首也金墓在丑納音隨歲數起不可不正真歲本也　論陰府太歲陳希夷遁龍變化十干變運說陰府太歲即十幹化氣於十二生肖中其餘者不能變化惟獨有龍能變化遁龍者用五子元遁如甲己還生甲起甲子遁到辰字住即得戊辰戊千屬土。甲己化土。依此遁去。他倣此。　甲己年。遁得戊辰。戊千屬土。甲己化土。乙庚年。遁得庚辰。庚千屬金。乙庚化金。丙辛年。遁得壬辰。壬千屬水。丙辛化水。丁壬年。遁得甲辰。甲千屬木。丁壬化木。戊癸年。遁得丙辰。丙千屬火。戊癸化火。乾宮。納甲外三爻生壬。壬與丁合化木。忌乙庚金。年月日時。尅乾甲二山。坎宮。納甲外三爻生戊。戊與癸合化火。忌丙辛水年月日時。尅坎癸申辰山。艮宮。納甲外三爻生丙。丙與辛合化水。忌甲己土年月日時。尅艮丙二山。巽宮。納甲外三爻生辛。辛與丙合化水。忌甲己土年月日時。尅寅辛二山。離宮。納甲外三爻生己。己與甲合化土。忌丁壬木年月日時。尅離壬寅戌山。坤宮。納甲外三爻生癸。癸與戊合化火。忌丙辛水年月日時。尅坤乙二山。震宮。納甲外三爻生庚。庚與乙合化金。忌戊癸火年月日時。尅震庚亥未山。兌宮。納甲外三爻生丁。丁與壬合化木。忌乙庚金年月日時。尅兌丁巳丑山。假如卯山酉向。用戊癸年月。庚化金。忌戊癸火。尅震庚亥卯未山。經云。戊癸年月脩震宮犯之。立殺五人凶。切不可脩俗師執見。以東西不剝之說誤人。歌曰。甲己化土乙庚金。丁壬化木已成林。丙辛化水滔滔去。戊癸南方火焰侵。又曰。八山變運訣。艮巽水歸中。火歸坤坎位。木入兌乾宮。西震屬金位。南離變土風。五行真口訣。那有世

入遁（東西不利乙庚震戊癸兌丈本一卦占三山如甲乙年丑艮寅〇二坑）旨來。若此殺惟忌山頭，若其家或先脩得堂屋，後脩廳廨，作向係是修方向，則亦不忌。如是安葬，皆不可犯，見禍尤速。又曰：若正陰府太歲止犯半字，决主殺人，官災橫事。若傍陰府太歲有吉星到可壓，如修造不動土，傍正陰府並不忌。

論浮天空亡　乾宫納甲内三爻生甲，甲年以乾卦翻兌，從兌上起生氣貪狠數到離壬，壬山向壬屬絶命破軍。　巽宫納甲内三爻生辛，辛年以巽卦翻坎，從坎上起生氣貪狠數到艮丙，丙山向丙屬絶命破軍。　離宫納甲内三爻生己，甲與己合，則甲己辛年作丙亡。　坤宫納甲内三爻生乙，乙年以坤卦翻艮，從艮上起生氣貪狠數到坎癸，癸山向癸屬絶命破軍。　震宫納甲内三爻生庚，庚年以震卦翻離，從離上起生氣貪狠數到兌丁，丁山向丁屬絶命破軍。　坎宫納甲内三爻生戊，戊與癸合，則乙庚戊勿還丁癸。　艮宫納甲内三爻生丙，丙年以艮卦翻坤，從坤上起生氣貪狠數到巽辛，辛山向辛屬絶命破軍。　坎宫納甲内三爻生癸，癸年以坎卦翻巽，從巽上起生氣貪狠數到坤乙，乙山向乙屬絶命破軍，則丙癸之年辛與乙。　兌宫納甲内三爻生丁，丁年以兌卦翻從乾上起生氣貪狠數到震庚，庚山向庚屬絶命破軍。　離宫納甲内三

爻生壬，壬年以離卦翻震，從震上起生氣貪狠數到乾甲，甲山向甲屬絶命破軍，則丁壬庚甲是天心。　右浮天空亡，其列出於變卦納甲，取絶命破軍相對。如甲己辛年作丙壬是也，有以甲己之年作丙壬、乙庚之歲辛與乙者，非也。歌曰：甲己年年作丙壬，十二年中禍患侵。乙庚戊歲還丁癸，疾病官災十四春。丙癸乙辛十八載，丁壬庚甲犯雙旬。其殺不揀陰地陽宅，開山立向决不可犯。拆屋改增凶，然後止。若元有堂屋而欲向後新作廳廨或安門立向，雖有吉日亦不可犯。蓋前例變卦納甲與蓋山黄道天卦起例並同。

廵山羅睺

甲子辰羅睺乙巽辛（申年辛　子年乙　辰年巽）並起羅睺順行

寅午戌丁癸艮宫出（寅年艮　午年丁　戌年癸）並起羅睺順行

巳酉丑丙壬乾作首（巳年丙　酉年乾　丑年壬）並起羅睺逆行

亥卯未甲庚坤大忌（亥年庚　卯年甲　未年坤）並起羅睺逆行

羅睺凶，暗曜凶，土宿凶，瘟星凶，水星吉，財寶吉，金星凶，血光凶，太陽吉，吉昌吉，大星凶，熒曜凶，紫炁吉，榮官吉，計都凶，刀兵凶，木星吉，旺田吉，鬼殺凶，傷亡凶，太陰吉，吉慶吉，禍殃凶，旺蠶吉。若殺其他只云亥卯未甲庚坤大忌，不知丙有二十四星，遍布二十四方。今依曾仙人寶鑑排定，已上二十四星，各分陽順陰逆，布于二十四方。二名無頭火星，百忌云宅墓並忌下此向凶，一年占一字，犯者三年五年六年内時見官災横禍，雖有吉星不能壓制。

論陰陽貴人　十干貴人，郭景純元經以爲吉人之首，即天乙貴人，主宰天盤，以照地盤，隨年逐月所值山頭方向，可以鎮壓地下神煞。雲間儲先生添曰：主静而能制群動，至尊而能鎮衆浮，以其有坤黄鍾通理，乃爲貴人之德，是以陽貴人出於先天之坤，故順；陰貴人出於後天之坤，故逆。天干之德未足爲貴，而干德之合炁乃貴爾。　先天坤卦在正北，即今坎位，陽貴起先天坤，故從子起甲，甲得在子，炁合於己，己遂以子爲陽貴。陽貴順行，乙德在丑，炁合於庚丑，丙德在寅，炁合於辛寅，丁德在卯，炁合於壬卯，辰爲天羅之獄，貴人不居，故戊跨在巳，炁合於癸巳，干與先天坤位相對，名曰天空，貴人有獨無對，故陽貴人不入於午。己德在未，炁合於甲未，庚德在申，炁合於乙申，辛德在酉，炁合於丙酉，戌爲地網之獄，貴人所不居，故壬跨在亥，炁合於丁亥，子乃先天坤位，貴人不再居，故癸跨子而在丑，炁合於戊丑，是以爲陽貴起例。詩曰：庚戊見牛甲在羊，乙猴己鼠丙雞方，丁猪癸蛇壬是兔，六辛逢虎貴之陽。

【先天】庚合乙申　辛合丙酉（地網不居）戌壬合丁亥　此十干先天相合之炁

【坤從甲順行爲陽貴】己合甲未（甲合己甲人）子屬陽，故從子位順行，分

（天空無對午）先天坤在子順行（不再居）（乙癸）合（庚戊）丑居地盤九爻，謂之陽貴

戊合癸巳（天羅不居）辰丁合壬卯丙合辛寅人，旦夜與冬至後用之。

後天坤卦在西南，即今申位，陰貴起後天坤，故從申起甲，甲德在申，炁合於己，己遂以申位爲陰貴。陰貴逆行，乙德在未，炁合於庚未，丙德在午，炁合於辛午，丁德在巳，炁合於壬巳，過辰爲天羅，不居，故戊跨在卯，炁合於癸卯，寅對申爲天空，故己跨寅在丑，炁合於甲丑，庚德在子，炁合於乙子，辛德在亥，炁合於丙亥，戌獄不居，故壬跨在酉，炁合於丁酉，甲乃後天坤位，貴不再居，故癸復跨申在未，炁合於戊未，以爲陰貴起例。詩曰：甲貴陰牛庚戊羊，乙陰在鼠己猴鄉，丙猪丁雞辛遇馬，壬蛇癸兔屬陰方。

【後天坤從甲逆行爲陰貴】（甲合己六貴）（不再居）（乙癸）合（戊庚）未　丙合辛午　丁合壬巳

申壬合丁酉（地網不居）戌　後天坤在申逆行　（天羅不居）辰戊合癸卯

辛合丙亥　庚合乙子　己合甲丑　天空無對寅

此十干後天相合之炁屬陰，故從申位逆行，分居地盤九爻，謂之陰貴人，暮夜與夏至後用之。

論貴人登天門。　郭景純謂貴人在天盤，則隨太陽躔運，九天玄女以貴人主宰，螣蛇、朱雀、六合、勾陳、青龍、天空、白虎、太常、玄武、太陰、天后，故貴人

若剋乾上則登天門萬神潛伏豈止六神藏四殺沒而已惟存起例曰甲戌庚牛羊乙己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兎蛇藏六辛逢虎馬此是貴人鄉更不分陰陽逆順旦晝暮夜妄改甲戊共牛羊庚辛逢虎馬者殊不知在先天後天之說也　論三奇出於貴人所合干得　天上三奇乙丙丁者出於貴人之干。得遁行十二支辰以陽貴順行則乙德在丑丙德在寅丁德在卯三干之德相聯而無間斷以陰貴逆行則乙德在未丙德在午丁德在巳三干之德相聯亦無間斷以其隨貴人在天故謂之天上三奇除如戊己庚辛壬癸隨貴人所涉或間羅網或間天空皆不相聯蓋三奇能壓凶煞者以其出於貴人之干德為吉也　論六壬年月六壬天罡年月乃九天玄女所遣故其例取天罡為首順行十二支辰以天罡配辰太乙配巳勝光配午小吉配未傳送配申從魁配酉河魁配戌登明配亥神后配子大吉配丑功曹配寅太衝配卯止取神后子勝光午功曹寅傳送申天罡辰河魁戌六位為吉其中惟有天罡河魁為福緊猛更宜修僧院道觀一紀榮昌進爵加位佐玄真人云凡十二年頭五音立置冢宅併修方下向者只有天罡勝光傳送河魁神后功曹六星大吉餘星辰大凶蓋諸曆書所載吉凶神煞莫不出自六壬且如祿馬官符打頭火星暗刀殺

是也蓋六壬書吉凶繁冗雖於盡用有專主六壬年月而不避其他年月繁殺亦不可也又六壬玄兌運見年命修造論通天竅年月夫通天竅年月日佐宮仙人所造唐時勑禁此書只因黃巢反亂楊公收拾此書傳與弟子曾仙筆經云但課通天成敗經殺首問星名大小火血大重喪迎財進寶強庫珠貝州牢獄貝縣牢獄小重喪位鎮相逢大吉進青龍須得本師真口訣曉了分明說不得本師口訣蹤斷事只成空凡修造瘞埋坐向修方若遇吉神所值不問將軍太歲身皇定命血刃暗刀官符三殺諸位凶殺若此吉星並能壓之修之大吉其秘傳口法只用乾坤艮巽甲丙庚壬乙辛丁癸開山立向修方以求年月日時吉星所到之處貝應効其他未盡口訣詳見造塋一覽曾文仙記云又度通天都要竅年月此經妙十二年中坐向時依卦水無虧　論天河轉運昇玄雷霆年月夫天河轉運派星實照年月自九天玄女授與太華仙人至大唐國師楊救貧推究年月數其一周萬無一失其法專尊帝二星為主曾仙記云天河轉運為第一官職從此出尊帝二星實可親用著百般新又昇玄雷霆年月論太陽血刃紫炁水滌丙乙燥火奇羅土孛天罡台將金水月字取吉凶星合炁魁出魁入之法曾仙記云第一莫遣雷霆射瘟火遺雷打修心養取好兒

孫富貴不離門蓋此二家年月雖於專用略舉其大槩故不編入　論獨火此殺一名飛禍又名六害即蓋山黃道羅年月內朱雀五鬼獨火星在舍位一年止占一宇曆書云禁無步數大凶惟忌修營蓋屋動土犯之主見火災破財如瘞埋則不忌　元經曰且如甲子年用離卦五鬼在艮是獨火又如丑寅二年用坤卦五鬼在震是獨火此用衝年一卦犯主大凶若獨火方月家一白到着作之不為害亦須一白有氣若無氣則不利或弔得壬癸水加獨火之上作之即吉也右殺將月建入中宮弔得丙丁二字到獨火方上蓋丙丁屬火則其火即發假如丁未年獨火在離二月遁起癸卯入中宮順飛到離上見丁未近見一家動土修造誤犯離方則其火隨手燒屋蓋飛得丁字到離故也　論歲天道陳希夷歲天道詩曰丑未之年甲庚遇寅申之年乙辛坐卯酉却向乾巽方辰戌加臨丙壬將己亥之年丁癸方子午之年坤艮上參詳舊本惟有辰戌丑未四年所占方向並同如子午寅申卯酉巳亥八年與舊本方向不同今用玉鑰匙校定　論天皇大殺一名山家災退一名馬前災退又名致死方曲盡殺神樞殺六害蹉脚殺如申子辰年屬水馬居寅即三合年死位長生申死於卯則甲卯二位是其餘倣此一本云馬前六害殺惟甲庚丙壬切忌作向天皇

災退殺惟子午卯酉忌作山并修方　論土皇殺子丑在巽遊乾寅卯在坤遊艮午年在子遊干辰巳在乾遊巽未年在卯遊酉申酉在午遊子戌亥在艮遊坤　右陳希夷云土皇神如獅子部從稍衆犯之令人血光仍分陰陽輕重斷之秋分後五日得觀卦羅用事無碍　論劍鋒殺并重時日宅寶經云修造作墳犯之六十日殺內千斤二百日內損二人及招公事瘟癉此殺在方名劍鋒在日名重喪百忌云正七連庚申二八乙辛當丁癸五十一四十丙壬方辰戌丑未月戊己是重喪此劍鋒殺但日名重喪一名重時凡人死日安葬應干凶事犯之主有喪也又集正云復日復者覆也但墓為魁罡所擊若與吉神併宜為吉事切忌成服舉哀斬草埋塋作諸凶事主大狹反覆連綿不已經云用凶重凶用吉重吉陰陽備用云重復日者覆也乃反覆之義如寅中有甲又復見甲卯中有乙又復見乙是謂反而再者其日亦與重喪日同為一切吉事則復吉為一切凶事則復凶故凶事於復日又為之重時如正月甲二月乙四月丙五月丁七月庚八月辛十月壬十一月癸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戊己皆為復日不宜成服斬草行喪殯埋等事即百忌云重時集正備用云復日也三曆蓋仲月同而四季月異也同者皆云正甲二乙四丙五丁七

庚八辛十壬十一癸與者集正云三六月戊日九與十二月己日百忌則辰戌丑未月皆忌戊己二日陰陽備用辰戌丑未月戊復見己只忌己日如重喪日只依此例爲是但季月方位並無明說據術者云月建前一位卽是如辰後見巽未後見坤戌後見乾丑後見艮今依用其說則季月方位辨正明矣大抵在方止忌脩方若三奇到方亦能壓制在日止忌喪塟作諸凶事爲吉事則復吉也　論黃黑二道元經曰日辰黃道人皆會誰顯臨方理秘幽又云黃黑二道理雖精推用豹宮分重輕年月日時皆可用黑凶黃吉最分明然年月日時皆無起例可憑所謂飛豹者無義理若取飛宮爲是則甲子年正月起丙寅入中宮順飛累累數去則本年司己已在艮反不得爲黃道蓋起例不明不足信用前賢定奪黃黑二道惟月家以正七月起子二八起寅每兩月順行六陽位可以推信餘月倣此陰陽備見論黃黑日時寅申月日加子卯酉月日加寅辰戌月日加辰巳亥月日加午子午月日加申丑未月日加戌並以青龍加之與時加臨名立一局以月定日以日定時所用日時值黃道則其神吉可用值黑道則其神凶不可用其所用時亦如前法乃先以四大吉時選之而此所選時或在前一枝辰上如甲卯之類或在後一枝辰上如寅申之類亦視其道之黃黑吉凶焉用　論飛天官符玄女六壬天罡年月云寅午戌年配離卦離屬火又臨官在巳巳是官符巳酉丑年配兌卦兌屬金金臨官在申申是官符申子辰年配坎卦坎屬水水臨官在亥亥是官符亥卯未年配震卦震屬木木臨官在寅寅是官符徑玄真人注云十二年頭配四卦看取官符在何位上後移月建入中宮順數取官符落何山頭方向犯者立見官事若有祿馬同到見禍尤速　論打頭火飛天獨火打頭火寅午戌屬火旺到午亥卯未屬木旺到卯申子辰屬水旺到子巳酉丑屬金旺到酉蓋子午卯酉各在本宮旺鄉又見飛宮致犯之其火即發如飛天獨火申子辰屬水死於卯巳酉丑屬金死於子寅午戌屬火死於酉亥卯未屬木死於午蓋子午卯酉火星皆在本宮死地雖是飛宮致其火無慮若與打頭火飛宮同位及年獨火飛得丙丁字同到方道則此火卽發　論昇玄順逆血刃順逆血刃詩云甲己順蛇逆甲求今術者便作六甲年血刃避忌但逢甲年避己與甲而不知寺太歲所在如甲子年又犯卯癸逆血刃之禍達於順血刃或謂年月日時同用此例並不曾有騎虎起月建之說皆後人妄自推演未可以爲禍福準憑　論天月將謹按授時曆延祐庚申十二月十六日庚申酉初二刻後日躔玄枵之次天盤太陽在子神后爲天月將至

治元年辛酉正月十六日庚寅申初一刻後日躔娵訾之次太陽方過亥宮天月將方屬登明用四大吉時者宜詳審　論地月將謹按授時曆延祐庚申十二月三十日甲戌巳初四日刻交立春節後作至治辛酉年正月節用事蓋地月將之說且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卻會西北之亥氣使相應者以寅與亥合也自立春節後便屬正月則地月將登明過亥而年月諸煞方位已定凶神所占決不可犯至如其他月亦論地月將者亦依前例蓋今世時師以爲立春節後取得亥日過方交登明亥將者其說非也注云孟春日月會亥娵訾謂之合朔也　論用盤針子午針法自交趾南越棗國來朝忽迷歸路周公爲作子午針置之於車名指南車自漢初張子房只用十二支不取支干雜用之說又自唐以來始用無向無向之義添乾坤艮巽又取十干用八除去戊己歸中今世時師不原所自蓋縫針之法壬子中更論正針子亦中以子相對壬子字亦與縫針方位同今人若用縫針法狐首經中理貫通又胡舜申陰陽備用云聞諸長老言盤針之用當以丙午壬子之中者爲正予常順其意曰以天地四方中分之陽生於子自子至丙爲左陰生於午自午至壬爲右特取丙午壬子之間乃天地之中南北之正也予主此說載於新法中雖自謂得其理而未能自信其後見狐首經有言陽生於子陰生於午自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丙午壬子天地之中南北之正其意特間與之合於是斷然以丙午壬子縫針爲是因承用之而吉凶有準又曰子生於壬以丙隸午則縫存一干一支之中則子至丙爲陽之極午至壬爲陰之極子月上半月大雪節是壬之候陰方極也下半月冬至爲陽是子之候也則五月上半月是芒種乃丙之候陽之極也下半月夏至陰方生午陽極生陰從午至壬由西至北爲陰從子至丙由東至南爲陽玫之海翁易說其義同又（如壬亥山丙巳向作六分亥山四分壬以亥多爲主擇年月餘倣此）余元祥編曆纂千圭玉南針辨切謂陰陽爲禍福之樞盤針乃天地之則蓋天地異位聖人生焉伏羲因河圖而畫八卦神禹因洛書而敘九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辨方正位由此而推故乾坤艮巽居四方之角震離坎兌居四方之中而子午卯酉者卽震離坎兌之位也且以二十四位而言自乾至艮包北方亥壬子癸丑五位而子居其中自艮至巽包東方寅甲卯乙辰五位而卯居其中自巽至坤包南方巳丙午丁未五位而午居其中自坤至乾包西方申庚酉辛戌五位而酉居其中夫如是則子午卯酉居四方之中而爲四正乾坤艮巽居四方之角而爲四維四正一定中正

不可易也若以其所屬而論之子乃北方水之正位壬癸夾之午乃南方火之正位丙丁夾之卯乃東方木之正位甲乙夾之酉乃西方金之正位庚辛夾之皆精其自旺之氣而歸於四正此中正之道明矣且如針落即指子午者蓋從陰陽之中分也是乃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子午者陰陽肇端一中分造化之所是以春秋分在卯酉正冬夏至從子午中又如康節詩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此之謂也且前賢推演白星之法陽遁自坎起冬至而不起大雪陰遁自離起夏至而不起芒種何哉蓋冬至則子月之中而上半月隸大雪節一陽雖生而猶有陰在冬至後方爲陽也夏至則午月之中而上半月隸芒種節一陰雖生而猶有陽在夏至後方爲陰也晝夜長短至極而後循環是以白星之例取其二至節子午月之中爲始盤針定位固當取子午之中爲正或者執以壬子丙午縫針爲是自當方位辨之且聖人作易有曰出乎震齊乎巽震東方也巽東南也離南方之卦也坤卦曰西南得朋兌正秋也乾西北之卦也坎正北方之卦也艮東北之卦也以此推之震離坎兌居四方之中乾坤艮巽居四方之角明矣且北方亥壬子癸丑五位以縫針取之後只有亥壬二位前占子癸丑三位矣南方巳丙午丁未五位後只有巳丙二位前占午丁未三位矣如

東西二方理亦然也若以縫針前後各分三位則乾居北而艮居東巽在南而坤在西大失中正之道而昧聖人作易之旨矣合前論之則正針是縫針非蓋天下之理中正而已矣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陰陽定陰陽定而禍福驗縫針云乎哉　方辰辨

切謂陰陽之學以定方辰爲切要蓋方辰乃吉凶出焉苟不明其所以定方辰則差之毫釐繆之千里謂之吉者反凶凶者反吉誤人多矣大凡方辰神煞人皆知之欲不差其方位要之正在安盤針之得其所也今之陰陽家定方辰有置盤針於廳屋者有以明井爲中者有量屋間狹長短而而中者皆非中正之道也愚嘗詳究陰陽諸書參其道理則知人宅以中堂爲正墳墓以棺槨爲正官舍以公廳爲正寺觀以大殿爲正即中正之地以置盤針即盤針之所以定方位如此則意明理順天下莫能破焉愚知時人效以管見僭爲之說　論五音義理乖僻

范越鳳曰五音之說呂才論之詳矣傳者以爲起於一行非也至於近代師巫加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配屬山家爲角如王楊等爲角音以武庾呂等爲羽音欲以同韻相求及其柳姓爲宫音以趙姓爲角音又非四聲所管其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宫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諸陰陽書亦無此語直是野俗口傳惟堪輿經黃帝對天姥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洎及代賜族者多至於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孫孔殷宋華向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准例因邑爲官分布宗枝又驗春秋或承所出之祖或係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宫商角徵羽之所管攝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然五音終不可用所謂五音者本山之五音也非姓之五音也見在洞林秘訣　論天德日母倉日

詩云正丁二坤宫三壬四辛同五乾六甲上七癸八艮同九丙十居乙子與丑庚申然有甲庚壬丙乙丁辛癸日而無乾坤艮巽之日按陳希夷玉鑰匙云正丁二申宫三壬四辛同五亥六甲位七癸八寅同九丙十居乙十一巳有功庚歸丑月內遇看最興隆如坤中有申乾中有亥艮中有寅巽中有巳是也集正云四時五行之母　論天德合日月恩日

按陳希夷天德日蓋二月申日申與巳合五月亥日亥與寅合八月寅日寅與亥合十一月巳日巳與申合假如正月丁爲天德丁與壬合以壬爲天德合日又如二月申爲天德日申與巳合用巳爲天德合日餘日倣此　五行論母德於子故曰月恩　論月德日

趙載云正五九月寅午戌火火旺在丙二六十月亥卯未木木旺在甲三七十一月申子辰水水旺在壬四八十二

月巳酉丑金金旺在庚皆取四旺處以爲月德之宫也　論天赦日

一本云天之生育萬物而宥其罪甲戊爲陽干之德子午爲陰陽之感寅申爲陰陽之生以干德配之爲赦宜疎獄滌冤施恩恕罪祀神賽願更與上次吉併可修造起工入宅移居動作百事吉世人皆知此日修葺最吉然五月甲午十一月甲子爲天赦卻與天地轉殺日同如以月德壓動凡修造起工動土極凶　論天喜日

春戌夏丑秋辰冬未而令人不原其理余於卦書中得其要須大抵天喜日取日辰與月建合處謂之天喜假如正月建寅用戌日乃寅與戌合又如二月建卯用亥日亦建亥與卯合餘倣此　論天地轉殺日

一本云蓋物極則反謂之轉如春兔忌二月卯日夏馬忌五月午日秋雞忌八月酉日冬鼠忌十一月子日如起造修營動土基地併開池穿井開墾田土修作陂堰砌路築牆用其日起手修作動土右技如春木旺見乙卯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辛卯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夏火旺見丙午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戊午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秋金旺見辛酉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癸酉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冬水旺見壬子乃旺逢干謂之天轉見丙子乃旺逢納音謂之地轉與月建同日其日最凶又一本云令人但知春兔夏馬秋雞冬鼠當忌不知自有正轉殺日春癸

卯金夏丙午水秋丁酉火冬庚子土與月建同日則此四日最凶蓋天地之間惟旺氣主殺如無刑擊魁戰未見其凶所以爲禍最慘反魁其夫之旺氣若犯此凶日決主見哭　論四廢日春以庚金爲廢夏以壬水爲廢秋以甲木爲廢冬以丙火爲廢春庚者而申亦屬金夏壬者而子亦屬水秋甲者而寅亦屬木冬丙者而午亦屬火謂之支干連見又蓬瀛經云四廢者是五行無氣福德不臨之辰百事忌用陰陽備用云春庚午夏壬癸秋甲乙冬丙丁爲四廢之日乃五行無氣福德不避之辰於諸曆皆忌修造如修造用之咸事不了又有正四廢日者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子丁巳此尤當避也其日只宜製棺立生墳如破土安塋則亦不忌　論破日魁罡龍天罡獲徵說總後斗柄與北辰相脈絡北辰爲十二辰之統斗柄則指十二辰者也如正月建寅辰在東北日月卻會西北之亥氣使相應者以寅與亥合也日月都是如北斗每月所指辰曰建斗第一星爲魁四爲衡七爲杓用昏建者杓屬陰夜半建曰衡於平旦建者魁屬陽曆家以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凡十二日周而復始觀所值以定吉凶每交三月節必疊兩值日如正月寅日值建二卯三辰之類與斗杓所指相應注日如正月交春節斗柄指寅辰在東北日建斗杓中所指相應在西南以申爲斗柄指破故申日極凶也　論楊公忌日楊公留下十三日乃爲大凶之日但每月日辰傳寫不同蓋不知所本其法用正月朔日起角木蛟以二十八宿起數到室火猪值日凡人用事值之無得利者出行修造入宅忌之如正月一日起角宿至十三日室宿直日每月下以月大月小並減兩宿則二月十一日三月初九日亦易犯耳令人修造大忌此日　起例曰常將角宿起正初天上星辰逐位鋪數到十三誰直日恰遇凶神室火猪不論月小併月大每月之間兩宿除二月十一三月九四月初七定無虛五月正當端午日六月初三七朔書七月又逢二十九此月兩日不堪圖八月念七九念五十月念三還值渠子月念一臘十九一載周流不計餘神仙忌此十三日不犯凶神禍自無　假如二月初一日起氐宿數至十一日室火猪至二月二十八日得亢宿不論月分大小就本月內除退氐房兩宿三月初一日起心宿數至初九日又得室火猪其餘倣此（差殺奇書三月有初三日七月有二十九日八月有二十八日九月有初三日十月有二十一日十一月有十九日十二月有十七日餘月同又訣曰神仙留下十三日擧動須防遭險失一切修造兄與亡終不到頭終不害行船商旅逢此日不利營盡都無益埋葬若逢月此日兒孫必定遭主乙逆婚嫁娶用此日夫妻到頭終不害人主出

世逢此日波波碌碌難度日求官赴任逢此日在任須教有枝節良師傳日要知曲神仙擇定十三日）　論爭雄受死日古詩云爭雄受死日江河皆斷絕不特滿山川平原成塞兒出軍用此日不久遭亡滅嫁娶用此日主離并死別出行用此日遇虎併蛇傷行船用此日波浪遭沉溺終求用此日本利盡消折每月有三日凶敗難宣說世人若避之代代逢明月天地爭雄每月有兩日受死每月有三日惟天地爭雄若有喜生救解用之無咎受死釁禄之法詳見口訣（差殺奇書同又云正月戌二月辰三月亥四月巳五月子六月午七月丑八月未九月寅十月申十一月卯十二月酉日）　論月忌日俗忌初五十四二十三年年月月在人間世傳指爲五鬼下哭以爲極凶其法以五黃土直日相配廉貞火生起中宮之土每月初一日起一白水入中宮與貪狼木相配水木相生初二日二黑土與巨門土相配比和初三日三碧木能剋祿存土初四日四綠木與文曲水相生初五日屬五黃土配以廉貞之火火加中宮之土火生土土旺大睁土濃而已初十十九又數一白貪狼而去至十四二十三又各值五黃廉貞殊不知一月之內此三日微有瞬昧無大凶也於此三日只忌中宮檢蓋宅舍安喪柩牧頓重物餘無妨也（差殺奇書廉貞獨火亦名月忌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世傳土鬼下哭日又名月忌未知此三日凶咎之由近傳此法每月初一自北斗貪狼星順數初一日貪狼初二日巨門初三日祿存初四日文曲初五日廉貞初六日武曲初七日破軍初八日左輔初九日右弼初十日貪狼十一日巨門十二日祿存十三日文曲十四日廉貞十五日武曲十六日破軍十七日左輔十八日右弼十九日貪狼二十日巨門二十一日祿存二十二日文曲二十三日廉貞蓋廉貞尊星不可輒犯軟曰初五十四二十三年年月月在人間從古至今有父字口口相傳不爭閔王氏避嚴亡社稷李顏入宅死三男初五犯着家亡十四日犯着自身犯行船落水遭官事皆因犯着二十三）　論往亡日唐太宗曰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軍吏以爲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發明矣（說見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論六壬赤口日以月建位上起初一順數一日一辰遇辰戌位上是赤口蓋辰爲天罡戌爲河魁謂之天羅地網乃貴人不臨之地　假如正月建寅便從寅上起初一留連初二卯上速喜初三辰上即赤口又如三月建辰便從辰上起初一即赤口矣陰陽備用云世言赤口日犯之主口舌爭競令人用事乃不顧赤口及作事雖獲吉而口舌爭競苟不得已而用防閑口舌爲佳（別有禳法詳見口訣）　論披麻殺日取五

行胎處是殺如寅午戌大月子日亥卯未木月酉日申子辰水月午日巳酉丑金月卯日此日忌嫁娶入宅俗有禳法詳見口訣。　論人小空亡日

諸曆逐月所載間有異同今校定大小空亡日且以正月爲例如初六日是大空亡自初六日起數至十四日得九數又自十四日起數至二十二日重得九數又自二十二日起數至三十日又重得九數餘月倣此蓋其日數過九又名大小九空日只忌經商買賣開庫店。　論本命對衝年月日時

家主本命日不宜用事諸曆皆無明說元經惟以本命忌對衝十干無祿爲十惡大敗如庚戌生人不用甲辰日者止有庚戌生人其年人忌之惟道藏經卻忌本命日不宜修營作用自後甲子生人則必忌庚午年月日時庚子生人則必忌甲午年月日時又佐玄眞人云凡五音修方下向命不可與年相衝年不可與月相衝月不可與日相衝日不可與時相衝立見大凶只如子生人不得使午年午月修造亦不使午日子時殺人大凶如使子年申月辰日寅時則無忌。　論本命枝幹對衝合忌凶年月日

（出道藏經）

甲子對（庚戊）午　甲戌對（庚戊）辰　甲申對（庚戊）寅　甲午對（庚戊）子　甲辰對（庚戊）戌

甲寅對（庚戊）申　乙丑對（己辛）未　乙亥對（己辛）巳　乙酉對（己辛）卯　乙未對（己辛）丑

乙巳對（己辛）亥　乙卯對（己辛）酉　（丙戊）子對壬午　（丙戊）戌對壬辰　（丙戊）申對（庚戊）寅

（丙戊）午對壬子　（丙戊）辰對壬戌　（丙戊）寅對壬申　（丁己）丑對癸未　（丁己）亥對癸亥

己酉對癸卯　（丁己）未對癸丑　（丁己）巳對癸亥　（丁己）卯對癸酉　庚子對（甲戊）午

庚戌對（甲戊）辰　庚申對（甲戊）寅　庚午對（甲戊）子　庚辰對（甲戊）戌　庚寅對（甲戊）申

辛丑對（乙丁）未　辛亥對（乙丁）巳　辛酉對（乙丁）卯　辛未對（乙丁）丑　辛巳對（乙丁）亥

辛卯對（乙丁）酉　壬子對（丙戊）午　壬戌對（丙戊）辰　壬申對（丙戊）寅　壬午對（丙戊）子

壬辰對（丙戊）戌　壬寅對（丙戊）申　癸丑對（丁己）未　癸亥對（丁己）巳　癸酉對（丁己）卯

癸未對（丁己）丑　癸巳對（丁己）亥　癸卯對（丁己）酉

論十惡大敗無祿殺日（出元經）甲辰乙巳壬申丁亥庚辰丙申戊戌癸亥辛巳己丑此十辰日祿皆落空亡故云無祿如甲祿在寅乙祿在卯甲辰旬中無寅卯甲乙之祿空亡故甲辰乙巳爲無祿庚祿在申辛祿在酉甲戌旬中無申酉庚辛之祿空亡故庚辰辛巳爲無祿丙戊祿在巳甲午旬中無巳故丙申戊戌其祿空亡丁己祿在午甲申旬中無午故丁亥己丑其祿空亡壬祿在亥甲子旬中無亥故壬申爲無祿癸祿居子甲寅旬中無子故癸亥爲無祿凡此空亡天所不蓋又爲之天中殺既皆無祿名曰十惡大敗百事用之不利如從事於公私利祿之事尤宜避忌又云十惡

大敗特一旬中天干無祿耳惟庚戌太歲及庚戌生人忌甲辰日之類隨各年及本命以避元經曰謂十惡都來十箇神逐年有殺用區分蓋以年支干衝日支干爲忌餘悉無妨今截法許不能明說乃增以龍蛇出穴自妨身倉庫金銀化作塵之語令人當例避之是不知此義也選擇大全著

（殺奇書並同奇書又云釋教女眞經十惡大敗甲己年三月戊戌七月乙亥十月丙申十一月丁亥乙庚年四月壬申九月乙未丙辛年三月辛未九月庚辰十月甲辰戊癸年六月己丑除丁壬年無日外前八年遇此十日爲十惡大敗日用之百事不吉亦宜避之又有一法乙庚年四月遇壬申名伐罪逢等之類推尋無出處不須編入。新編備要逐月大敗詩擇師潘公曆十惡大敗有輪回看截之中逐月求丙申壬申七月忌乙未辛未忌逢午與辰甲辰忌逢犬兩豬相見結寃讐丁亥癸亥戌奇在春三月丁酉五月即當頭己丑均逢大小耆紀看之時爲事休）

論十位太歲及本命生人合忌十惡大敗日

庚戌生年忌甲辰日　辛亥生年忌乙巳日　壬寅生年忌丙申日

癸巳生年忌丁亥日　甲辰生年忌戊戌日　乙未生年忌己丑日

甲戌生年忌庚辰日　乙亥生年忌辛巳日　丙寅生年忌壬申日

丁巳生年忌癸亥日　本命則年辰忌之太歲則止此一年忌此一位

論四殺沒六神受制時總錄云四殺者寅午戌火之位殺在丑丑爲大吉金墓也亥卯未木之位殺在戌戌爲河魁大墓也申子辰水之位殺在未未爲小吉木墓也巳酉丑金之位殺在辰辰爲天罡水墓也常以月將加時此殺入乾坤艮巽之上皆不見人故四殺沒于四維凡取四殺沒者孟月即正四七十月是也此用甲丙庚壬時五月十一月二月八月爲仲月此用艮巽坤乾時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爲季月此用癸乙丁辛時以此加之自然四殺沒于四維矣其論六神受制者使凶神於所不勝故曰伏藏此時百事皆吉若能用者令螣蛇墜水朱雀投江白虎燒身勾陳入獄玄武折足天空被戮如此取時所營無不遂是日時之良也說見楊惟德暨原總錄論截路空亡時截路空亡者曆書出行最忌此時離門犯之凡事不宜蓋是天干帶水故名截路假如甲己日將五子元遁起甲子時至申酉得壬癸屬水不宜陸路只宜行舟三車一覽云如人在路途間遇水則不可濟會書云如截路空亡是天干帶壬癸字有直日禽宿值氐房心虛室奎婁昴觜參鬼柳此十二宿遇水則截其路但忌行軍出行阻滯若修造葬埋則亦不忌謝天叙編新編年月備要論太歲諸神太歲諸神逐

年曆日巻言其出入大抵如太歲將軍皆尊神獨大金神官符死氣歲殺歲破皆禁殺不可作犯其餘飛廉劫殺大小耗蠶官室喪門吊客黄幡豹尾之類如所用年月日時吉神多並之作之無妨然有一說如諸神旺時作當於其衰時作之無害如飛廉旁殺位在東方則不可於春作之春乃其旺時也作之往往爲禍至夏秋氣衰作之必不見凶如本位見丙寅丁卯納音屬火之類則不可於夏作之亦以彼止旺故也須於秋冬作之彼氣衰無凶以此言之諸尊神禁殺止當旺旺尤不可作犯之可以此理消息之○天殺已排定吉凶在前當遵用之陰陽備用並救奇書天地爭雄日若有吉星救解用之無咎　正月巳午二月亥子三月午未四月子丑五月未申六月丑寅七月申酉八月寅卯九月酉戌十月卯辰十一月戌亥十二月辰巳　再述建破魁剛　按萬年曆多以月建一日大至對衝聚爲凶臨官祿手故洪範云陽建所在之位爲歲位衆與月之大吉公侯月之次吉已下皆不可用桊星云月建之辰大凶月建衝破亦凶負聖曆論滅門大禍者時歲月魁剛是也切不可犯建者滅族亡家魁剛起例詳述正月魁剛門如正月寅申巳亥即建破魁剛逐年官曆並作凶日　諸公口訣宋景珍編陰陽寶鑑趨擇通書年山家墓運　墓運止忌山頭凡新立宅舍修造動土修食逾月安葬並論山家墓運　如淨盡拆除舊宅例金星進依現存屋止不動土墓地山家墓運不必論　如年尅山無家長不忌月尅山無家母不忌日尅山無折婦不忌時尅山無子孫不忌陰府太歲立陰府太歲年月尅山安葬犯之六十日一百二十日內主殺人牢獄官方如聖造犯之在三五年內其禍方生若正陰府太歲日尅山家造屋犯之六十日一百二十日內主殺人疾病官方如時尅山只損六畜惟有陰府所忌詳見年月擇論浮天空已此殺不係陰地陽宅並忌關山立向稍重改貴凶然後止如安門立向尤須忌之巡山羅睺此殺一年止占一字百忌云宅墓並忌下此向凶　有吉星並照不能壓制天業朱雀山家困龍穿山大羅睺並天業朱雀又名山家官符若造葬犯之造年招小可官事山家困龍又名地山大耗如造葬犯之只損六畜若是陽宅陰地轄言其使發祿穿山羅睺又名生山官符造葬犯之常招疾病是非已上諸山修造安葬忌作山頭惟天業朱雀無州官符同位主公事　若得通天竅走馬六壬陽龍陰危帝星作之不妨天官符一年止占一字凡修造安葬開山立向犯之使見公訟吉不能壓地官符一年止占一字凡修造安葬開山立向合得走馬六壬天罡年月日用吉星剋山剋向決定主

建絶戶寡母田產横時並用三奇陽龍陰危水星併一白水星以制三殺五忌修方遇犯之損人口其中劫殺一位犯之招盜損傷人口傳遍天殺三奇剋方先從吉方起手如子年先從巽上起手用工連巳至丙住手或從丙上起手連巳至巽住手並自巽丙丁坤得其方有吉星並照連及巳午未亦可修止忌單修巳午未方獨火止忌修方曆書云禁無步數其法將月建入中宮順飛到得丙丁二火剋本年獨火方不修作動土犯之其火即發害不能壓其餘年獨火待月家一白水星重剋本年獨火方上有氣作之吉歲傳日家一白水星剋方有氣作之亦吉如月家陽龍陰危當寫水帝剋方亦能壓服修作無妨詳見月修方丙丁獨火殺太歲其神止忌方道百忌云太歲方禁一百二十步內犯之破家六曆書云如是扶修太歲方犯之殺定長關家行兵安營布陣不可向之若歲殺所在之地有禍不可犯之若大修作求三奇通天竅陽龍陰危帝星月家三白等吉但得一位吉星剋方從吉方起手用工而後連及太歲之方歸吉方住手且如太歲在子從亥壬方或癸丑方起手用工連及子方後歸吉方住手其餘修方微此歲破一名大耗方其殺止忌修方集總云忌立倉庫置庄座犯之損六畜若大修作得三奇通天竅照求年月日星同到方遙從吉方起手連及大耗不利之方却又從吉方上住手且如子年歲破在午從丙丁二方起手用工連及午方又從丙丁方住手小耗與死符同位又名淨欄殺其殺止忌修方集總云其方不可立倉庫百忌云犯之損六畜從吉方起手而後連及小耗不利之方却又從吉方上起手作之吉如子年卯爲年與三殺方位內切忌單修此方犯之損小口殺六畜若于其方修作六畜欄櫚并新立六畜欄櫚犯之六畜損耗衰敗不旺曾見人俯修日于小耗方上修整欄櫚三年後其災亦應金神其殺在方大忌動土求三奇陽龍陰危帝星剋方或月家九紫日家九紫剋方有氣作之無害十干血刃值逆血刃歲山忌修山頭方向主血財損耗或于其方修作六畜欄櫚亦如前禍其修作法與後逆血刃同擇鐘仙逆血刃其殺忌修山頭及方向如得入節三奇月家日家九紫先從吉方起手相次作之或有無用斬牲以厭禳丘公五子打劫血刃其殺止忌修葺山頭方向求三奇陽龍陰危帝星轉運行衙帝星其中但得一吉加臨可修作天官符忌修方一年止占一字凡修作方遇並用三奇通天竅年月吉星剋方先從吉方上起手用工連及不利之方得三奇通天竅月白日白有氣但得一吉剋方先從吉方起手而後連及之且如子年官符亥從戌乾方或從壬子方連及亥方歸吉

方位乎地官符忌修方一年止占一字得三奇通天赦星陽龍陰允帝星月白日白值吉星從吉方起手用工修作亦吉如開走馬六壬諸白星單修職官符方先進紇戶田產損財後進六畜無吉星損血財官符衢火符陽龍陰允水帝到方併一白水星以制喪門蠶官室命官符病符帝車帝輅會同亡喪門惟忌行喪蠶官蠶室蠶命忌春作官符帝車帝輅若值吉神併蓋作之無妨天皇大赦其殺惟忌修作本年所生山併方主冷退若合走馬六壬月日不忌地軸帝舍帝車帝輅此上二神凡修造開山立向修方得吉星到作之無妨土皇殺其殺止忌其方修作動土宜從吉方起手詳見釋論九天朱雀開山立向修方犯之周年口舌九良星其星本年所占之方止忌修換今國朝除籍此星姑存其方而世俗尚不敢犯其凶吉神與凶神同位歲支德吉與小耗死符同位凶食隱吉與大殺害氣同位凶此四位凶神吉曆書以為吉而與凶神同位凶神吉不能壓山家墓運浮天空亡地山羅睺天官符已上凶神吉星到不能壓服

月小月建即小兒殺其殺止忌修方犯之損小口凡十五歲以下不成丁皆謂之小口大月建其殺止占方道犯者只損人口又名逆小兒殺漏財其殺止占方道如小可修葺犯之便損血財若大修作若得三奇轉運

帝星月家陽龍陰允帝星到方宜大修作吉星可壓之月獨火其殺若與打頭火同位或年獨火飛得丙丁二字同到方道則其火方發無止神併不妨翻鋒殺月支血天瘟其諸凶神占方犯翻鋒損血財小口天血損六畜天瘟損瘟忌小可修作吉神臨方大修作無妨丘公暗刀殺其殺止忌修換如甲子年三月在豬牢止忌修整豬牢又如甲子年三月占聽堂亦忌修裝聽堂若最新造作則不必忌又論其殺止論月分不問節氣修聽殺宅長修堂殺宅母修門廊殺次長修廚殺新婦飢渴血刃其殺止忌修中宮若修作動土損血財得八節三奇或月家九紫日家九紫得一吉到中宮修作無妨隱伏血刃其殺暑在中宮修作大忌動土犯輕損血財犯重損人口如到中宮吉凶二事並不宜用鼓樂犯者損血財後使必欲用之從門外進來打起鼓樂行入聽堂無妨若修作值陽龍陰允得三奇或月家九紫日家九紫飛到方不妨如其月有州縣官符在中宮吉凶二事欲用鼓樂亦依前例如修作宜塑像新粧　又禳法年月血刃屬金若無以火于占處大燒當即修造無妨建破魁罡方其殺止占方道若得三奇祿馬陽龍陰允走馬六壬等吉星到方宅舍修作允宜用之山家朱雀其殺止忌開山其諸吉到山犯者便損血財併招口舌如合得吉到年月宅見此

災殺亦避矣打頭火其殺止占山頭方向尤忌修方整換犯之隨手火驚吉不能壓服月遊火飛天獨火其殺若與月家打頭火同位則其火便發飛宮地軸帝舍帝車帝輅其殺逐年各月所占之方如欲修作求三奇陽龍陰允帝星走馬六壬年轉運行衢其中但得一位吉神到修作不妨大耗一名月破詳見年大耗小耗一名淨欄詳見年小耗六甲胎神六甲忌方救養六畜忌方其殺所占上論月分切忌修整大小耗星其殺止論月分所占之處且如正月在門戶只忌正月內修整門戶犯之損孤經封獨損耗六畜其餘倣此土公其殺止論月分所占之處如正月在竈正月之內只忌修整竈犯之主宅長家母兩足浮腫餘月倣此如月上公煞日則不忌避龍伏龍衆本與同推定龍月分所占衆本並同今用諸本校定乎月備要云犯避龍伏龍主損目一本云犯宅龍防患火蓋此殺各月所值之處止忌修換只論月分並不問節氣如用土公煞日動土則不必忌天官符其殺忌開山立向修方詳見月吉凶神巡山火又名滿人紅說見前卷地官符其殺忌開山立向修方詳見月吉凶神月官符占方又名害官小修損血財值月諸凶土公六甲孕神牛黃牛胎馬黃馬胎羊胎豬胎貓胎耗星丘公暗刀所值只論月分不問節氣刀砧殺千斤殺刀砧殺忌自

併方千斤殺止忌方犯之損耗六畜如春季忌正二三月

日擇日總論上官嫁娶修造宅舍破土安葬修造寺觀塔社廟橋梁出行進田行船裝載及諸雜用所有擇日要法並載各類日神宜忌婚姻納采宜六合嫁娶用不將出行忌四離四絕移徙忌歸忌九醜交易職事忌赤口開張庫店經商營謀忌空亡天小空亡九空截路斷郁宜伏斷閉日經絡忌小耗絢紋祈福宜敬心普護福生黃道忌龍虎受死祭祀宜天德月德月開生炁敬心普護福生忌天狗下食陪祀土神宜土公食及入中宮眾樂此數事以為格式吉神總論天德月德天德合月德合天恩月恩月空母倉要安玉堂金堂普護福生明星黃道上吉次吉各隨其事以論所宜凶神總論天地轉殺天賊長短星大小空亡正四廢月破月殺大小耗伏斷天地空亡楊公大凶四方耗天乙絕炁十惡龍虎受死血忌刀砧五虛四耗十干上朔溫星出入飛廉九空空亡焦坎五離大抵日凶之辰各有所忌天赦春戊寅夏甲午秋戊申冬甲子雖是天赦且如二月卯日却與天地轉殺同日併與月建同日則凶若其日不與月建同日修作無妨又云天赦日辰只赦生靈滴水外不赦中宮青龍黃道雖值諸凶曆書云甲吉若得天德月德及諸吉神併亦可以為吉用天地轉殺春忌二月

卯日更忌五月午日秋忌八月酉日冬忌十一月子日並爲月建壓動日來致凶修造起工動土開塘築墻覓𨑃嗐路開渠穿井如一應修造動土並忌此日天賊五月滿日仲月破日季月閉日且如延祐乙卯六月初五日十一月閉主氣新塗有一小寺覺𨑃佛殿前階基有人云其日却犯天賊術者云有天狗明星守護作之不妨逾一月果被竊盜三年後其禍方息當見人用此日修造動土豎柱決主被盜若值天狗下食亦能守護八座斬草破土化之蔡師主破壞墓主見口舌破財大殺白虎雷霆白虎入中宮有人用乙未日修整廳堂當夜便損家主及血財蓋其日大殺白虎到中宮也又見有一家乙未日於廳左小廳內業門復無禍患以此驗之凡大殺白虎入中宮止忌廳堂中間修整其餘無妨如雷霆白虎在中間亦忌修整廳堂其餘無妨又云大殺白虎雷霆白虎如其日在中宮主凶二事廳堂中間忌用鼓樂會客謹擇犯之損人別有禳法詳見修造雜忌破土安葬伏斷如氐魁千日上官出行修造嫁娶凶伏斷時修造入宅上官出行嫁娶百事凶合得四殺沒時則不忌七元伏斷文殊截衣宿曜用按時曆看逐月下直日星宿正四廢傍四廢傍四廢吉神併可用正四廢日則凶惟忌修造難用如傍四廢正四廢只宜製棺木主生貴吉萬通火

星上忌起造豎柱作大醮結茅葉犯之主大災演有書異不能壓剋定見大殃天大官曆上忌葬蓋諸曆書並云忌蓋屋並葬舍並船犯之招大災死大忌聚爵受封上官赴任納表進章宜滅妖除邪捕魚畋獵若豎造日合吉神卻犯受死依前大殺白虎禳法治之主如埋葬則亦不忌六不成見日吉凶神三不送與月厭日同赤口忌會客議事又作事難獲吉只防口舌無大凶也如修造安葬上官婚姻出行合擇吉日不必拘此小忌別有禳法緊地不令人見用硃書淡口字九箇搊翻紙上口字面向下于議事處以土或石壓之不令人見則其日議事定無口舌如其日出行結商出外幹事依上硃書口字九箇搊翻口字面向門前路上用土或石壓之不令人見臨出門時卻以腳于其上踏三下則口舌入地矣又豎造日犯之只用銅錢一箇硃塗字卻將錢搊翻字向下埋于左邊中柱至柱下不令人知則豎柱之時決無口舌諸筆谷云值寅巳酉戌四位所費口能傷物致也天陽出行求官納表進章合得黃道不避天陽林陽山陽出行狀擯合月殺飛廉執死收日不避山林陽入山伐木合吉星亦不避之地陽安塋合通天竅走馬六壬天罡年月陽龍陰光帝星年月剋山到向并永三奇祿馬貴人鸞駕諸帝星同到不避地陽種植合成收日亦不避之

神陽祈福祭祀合天德月德黃道獲心普獲福生如祭祀合神在日亦不避神陽火陽營治宮室合寅午戌納音屬火日及萬通火星日不避火陽水陽忌開塘放魚合得申子辰日納音屬水及建日不避水陽人陽娶婦進人口合嫁娶日則不避人陽鬼陽祭設鬼類合黑道壬癸日及癸亥日不避鬼陽州陽合六壬理折日定日不避州陽諸凶日用法六壬赤口日大小空亡長短星楊公凶忌四方耗天休廢天地空亡日冰消瓦解于午頭日巳上凶日止論逐月起例一方卻不問節氣又楊公凶忌如豎造修作方向出行入宅凶忌用上元下元鄉俗有人忌此日入學又易卦本地鄉俗所忌其例詳見襲爵上官披麻殺如十一月卯日犯披麻殺若是閏年則卯日是對衝卻宜避之其餘平常做此又俗有禳法其日入門時令新人手執麻布中入門後卻除之或用麻布包鞾頭開廳前折以禳之如移徙入宅尤忌建破魁罡纂聖逐年月下載建破魁罡日極凶今官曆亦忌此四日不宜舉事全書云並陰陽分主之月自難得佳日必不得已欲用之除破日外餘月建魁罡日若得天德月德上吉神會亦庶乎可用乘道茂云滅門大禍即截月魁罡之名百事忌之與黃道併可用

時起時總論上官嫁娶出行入宅修造安葬修方一切動用宜用四大吉

時并用黃道吉星時併吉神到時可勝諸凶所有河魁九醜截路旬中空亡孤神寡宿建破大敗祿陷空亡等時並不忌亦不用破本貴人祿馬時造葬修方用時宜合通天竅走馬六壬天罡取用吉時吉神到山到向如修方用時亦依前例唐符國印時斗臨時吉凶宜忌截在魁時吉凶方截路空亡此時止忌納表進章出行遠迴修造安葬並不忌之旬中空亡上官嫁娶出行遠迴修造入宅建寺觀神廟及新立神像開光上座並凶

年月諸星發用宋曹珍編陰陽寶鑑魁擇通書通天竅走馬六壬　此兩家年月乃楊救貧秘傳真訣其法取用三合年月日時如造葬用山頭吉星取魁應如修方以方道吉星取魁應主有十二年田蠶血財大旺未盡訣法詳見諸家年月起例三合如申子辰寅午戌巳酉丑亥卯未之類兼用年月日時衝擊吉神到山頭方向爲妙如修凶方從吉方起手修作宜用通天竅

年月日時白法一行禪師及桑道茂定宅經凡人起造必先得三白九紫在其方當有氣年月用之　按陳希夷三元遁甲擇日之訣乃日白之法既得日向又將日白入中宮飛出八方求紫白到方或入中宮能壓地下凶煞曆書云用千工萬工當用年白月白千工百工當用月白日白兼用時白遇三白九紫有氣年月生旺之方　參詳三元四課總聖

乘道茂論起造指為第一。必先過此但紫白雖用約潛飛伏多有不和皆能為禍須是上下內外無魁吉神得氣凶星無氣有助其吉又不帶刑凶來斷為用白之善矣凡開山立向新立舍宇或修作方道宜求年白月白日白得方有氣推月白日白福力重只有時白為福較輕　八節三奇三奇者乃天上乙丙丁貴人幹福之炁萃于一宮能壓剋地下凶神惡煞殺現吉祥中宮向坐得之蓋造移居上官娶婦入宅並吉又論修造三奇到山為美到方向為次如奇星到處能壓小可凶煞惟年月家紫切凶神不可壓剋最忌犯之犯者見災此奇所到乙奇止得十五日丙奇得三十日丁奇得四十五日惟用丁奇得日稍久　飛天祿馬六壬天罡年月所載佐玄真人云夫人五音立宅遷賣但錄取祿馬相對山頭方向者照對山向一任用工夫作十二年無災年年進益又云五音修方下向作動山頭年年發福一紀昌榮又云馬到山頭人富貴祿到山頭貴子生忽然祿馬皆同到定知富貴出公卿　都天轉運備要云帝星所到之宮或官符流財血刃一任修作大吉遇凶即凶遇吉即吉此老成者試之有驗　紫微鸞駕陽龍陰光帝星若年月日時諸吉星到開山立向修方之處能壓剋年月家瑣碎諸神殺較之諸家帝星此一家帝星衆術用之　紫微鸞駕日帝星入中宮修葺中宮人多用之如其月有紫殺在中宮則不能壓剋如無紫殺修作無妨如修葺廳堂值日大殺白虎雷霆白虎若到中宮亦不能壓剋　紫微鸞駕帝星年月此一家年月取天合天魁天帝天福到方向修作方向大利　紫微鸞駕年帝星入中宮月帝星入中宮訣云帝星入中宮宜倒室破宅修造並合得陽年陽月陰年陰月又合通天竅走馬六壬已上諸吉月日用之修作安葬決主進益若其月中宮無大紫殺帝星入中宮宜修營中宮　紫微鸞駕年龍月光日虎時千帝星周堂偃羅星年龍月光帝星與紫微鸞駕帝星同位又名夫離帝星　玉皇鸞駕帝星年月如修造埋葬吉星所到之處任意施為　壓殺金星年月入家作用如何排各隨五行報休咎金星但用火星擒木用金星真爾好火星用水壓災殃土用木星為吉兆若還遇得此玄微變凶作吉為祥曜帝星捉殺此星屬水方向遇之能壓火星司徒壓殺此星屬木方向遇之能壓太歲帝星崇班此星屬水方向遇之能壓火星凶殺　已上諸家帝星開山立向修方如不值年月紫殺但得一家帝星吉神蓋照修造安葬作方造作無妨但是平穩而已　蓋山黃道黃羅年月內若得吉神到山頭立向修方之處造葬修作方道大吉　陰陽月貴人冬至後用陽貴人夏至

後用陰貴人如時家貴人子時至巳時用陽貴人午時至亥時用陰貴人如貴人到山頭方向能剋地下凶殺　三元蠶白修方開門放水大宜養蠶如人家久不熟蠶宜修遂年月家三白九紫方道即見應驗仍廻避本年蠶官蠶室蠶命方道如值春三月切忌修作　一行禪師四利三元年月惟用太陽龍德太陰福德四星如中宮山頭方向若到修營造葬百事大吉　李淳風四利三元年月此名壓殺三元惟四吉加臨之處並宜修作論諸吉星到山及方向吉星到山為美到方向為照若吉星到山到向併照中宮造葬大利如修方對宮方上得吉星名曰吉星照方修作大利

四門經大唐李靖撰四門經歷序　天地之中陰陽之內是以三才惟人最貴五行造化注其凶吉自伏羲神農黃帝品嘗五穀寒暑往來後人方得而知前人於窟穴而住坐後華建庄宅而安居其時俱有興工動土皆合廻避四方神殺昔年有唐時王仲敏修造裹外宅院不棄陰陽致令破壞不安今後世人但凡動土遵依古法修文上視天地上聖遙知差使宅神靈祇降歷下方善惡吉凶之期凡世得此聖典此書亦遭煨燼至大唐貞觀元年帝命李靖承相再修文曆至定方位神殺吉凶之期太歲已下並諸位神殺盡行抄收各各姓名搜尋鄉貫郡邑因甚得果成聖定其吉凶若人誤犯神明位下損亡人口諸事不安大凶立見若要安寧照依此書安鎮改禍為福宜用財馬祭物於行年所犯凶神本方位下鎮祭大吉

太歲位下各開諸神名數目錄于後　金神　大將軍　奏書　博士

太陰　喪門　弔客　黃幡　豹尾　畜官　歲殺　蠶命　蠶室

蠶官　五鬼　大殺　災殺　歲破　歲刑　大耗　小耗　力士

飛廉　伏兵　大禍　病符　死符　白虎　破敗　劫殺

太歲六盤山人氏姓姚名賓字萬卿年二十歲為官聰明正直作道德人慈祥天帝遙知白日上昇賜遣金甲神人降來下方與紂王為太子年長一十七歲文章冠世武略過人夜夢青衣童子從天而降言請太子赴王母蟠桃宴會隨青衣童子至於王母宮中眾仙會飲忽見二仙童所至王母曰此太子是秦王帝今落人間與紂王為太子王母遂審其言遣太子離宮徹然夢覺廻至太子每思其會隨修表章上祀王母聖意奏王母收表令呈玉帝上知命太子辭世命終上帝降勅封作人間常在世王宮萬民舍宇宅神太歲內外第一位尊神之主若人犯之令家長不安立有禍殃　讚曰封王宮殿立其身善治家邦善治民因赴天宮王母會世間宅內常諸神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紅筋六雙五綵各一尺二寸

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金神解州人氏姓蔚名立字龍真第九七人道通天地德鎮乾坤能文解武恤孤念寡愛賓扶弱與倚勢人為禍害向平善人家作福德七人當日身亡同到上原天宮封作此七人太歲前金神若人犯之損害人口六畜産婦不安　讃曰道德大賢振世中興度曾到上原宮第九七人天堂反號作金神太歲同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羊肉湯七碗好酒七盞菓子七七四十九顆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將軍冀河人氏姓孔名下字百花年長五歲天性日記千言未一十七歲功名冠世立國安邦為官正直斷事均平愛打無道呈親偏嫌倚勢國戚妄奏朝廷屈令斬首冤魂不散化作精魅食啖奸臣官吏吞貪不孝逆子東嶽天齊仁聖神通知此人忠烈正直追攝前來封為太歲前作大將軍遊遨之神若人犯之兇損家長侵害子孫　讃曰稚童纔自五年春日記千言古聖文生處安邦能定國終年封作大將軍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酒菓香花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用青石一十斤雄黃書東嶽字於中宮安之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奏書金州人氏姓祁名善字道源幼小累歲修行全真道德功成果就超昇上界行過月宮忽生凡

世心念之上帝發於太歲前為奏書神若人犯之內外災殃祭之降福　讃曰幼小修真百事除功成行滿赴天衢月宮忽覩姮娥憶罰與人間奏書神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酒菓花香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河水三升於中宮前後洒掃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博士金州人氏姓許名祐字吉祥善騎乘馬能射硬弓其年天旱真二天仙不降雨澤言道念無慈憫之心何有恤念之意往污仙家之名望建靈祠毀辱二仙鬭戰鬭勝二仙忿至相持相射晝夜不分勝敗上界見於勇猛正直隨令身亡發於太歲前作博士吉神若人犯之不為禍害祭之降福　讃曰就中猛勇最為良曾與二仙鬭爭強謂民無雨仙家戰人皆犯着不為殃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酒菓香花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高酒五盞燈五盞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降福犯之無殃大吉　大陰幽州人氏其父姓黃名賢字萬鄉所生女童長年二十五歲天降美貌玉容之女常懷三貞九烈之心每有三從四德之意深通針指廣解綵羅國王士庶不喜招嫁忽然夜夢一神人傳奉玉皇宣命侍女童追魂發與太歲前為夫人作太陰神若人犯之瘡疾瘡蠱風夜夢惡鬼驚恐不安　讃曰女子二十五度春常懷貞烈至誠心忽然玉皇傳宣令太歲宮中作太陰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香酒茶菓供養五綵五分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喪門神鄭州人氏覆姓伊祁名宦字安山於太行山落草揭取不義之財散施貧民專殺無徒官吏倚勢財主冤業攪害不平之人屈鎮太行山八百里有一日黃河泛漲身遭因陷紂王亂刑捉獲斬首劍至於項頭不落地起千尺高化為大蟒上散冤讎專食無道官吏不孝兒孫倚勢不平之人讎滿冤盡命北極真武降住發於太歲前為喪門神若人犯之喪禍不絕死亡人口　讃曰太行山內作強人專殺無徒倚勢人多為不平為禍害至今封作是喪門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安息香半兩桑木三寸安在本方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弔客淮陽人氏姓杜名可字直清一生敬天地孝父母義兄弟財不入己物不虧他常好遊行至寶山過長壽仙人禮拜為師父廻家塋墳變父母即時身亡靈魂不散玉帝速和封為太歲前弔客神若人犯之不利災禍　讃曰雲遊天下至寶山修真孝道日月賢父母並亡供塋華忽然一命在幽間鎮祭用金銀錢各一分雲馬三疋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茯苓細辛黃蘗子各半兩用綃絹袋盛之弔掛門頭上右依此法

於行年本位書神位祭之大吉　黃幡商陵人氏姓賓名祁字天除幼小習學書算文章見紂王無道棄文就武與紂王相持作戰不勝命終身死真魂不散命太歲收用為黃幡神若人犯之人口災傷嫁娶不安　讃曰棄文就武自施逞攻戰無道戰紂王意與萬民除讎恨死伏太歲作黃幡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豹尾秦州人氏姓喬名德字為化太平山樵腳下山中有猛獸傷人斷路官出文榜如有捉打的獲除獸路通償錢五百貫喬德揭榜烈衆人根隨至太行山約有四十餘里見正北下大岩一座見一獸體似蛟龍毛如錦綉牙如利劍爪勝鋼鈎正是千年猛獸萬載禽蟲大衆人失色喬德強步奔走速向山岩前伏劍與豹精相鬭數十餘合將豹戰罷就便殺死用劍割得豹尾前來呈官中報隨時喬德力盡身亡真魂不散太歲收為作豹尾神若人犯之人口發狂不安　讃曰惡獸成精截路傷衆官與償榜文張只為勇猛岩前鬭一郡人民免禍殃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黃蘗子一兩三錢防風半兩好酒一升為求同和望門頭上泥塗殃即止右依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畜官官符秦州人氏姓董名岩字有勇一生愛養六畜使用知輕重

喂養時知飢渴冬藏於暖處夏趁涼陰養馬去獮芳牛生麒麟避乘有此祥瑞上進國家奏賀天地上聖遙知本人命終封差與太歲前作官符畜官若人犯之六畜死損走失不安若無六畜必傷人口　讚曰惠養六畜數年春騍馬牛羊隊隊群知飽知饑知困苦號爲畜官符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硃砂書飛廉字門頭上貼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劫殺東暘人氏姓樊名原字康安能通古今之事會曉天地之機文武供備謀有大略晉帝聞知爲忠臣宰帝見大喜倏忽命終身已真鬼不散命太歲封作劫殺神若人犯之懸事臨門破家散宅　讚曰深通古今最爲良只爲多謀晉帝宣忠良文武龍憶喜封爲劫殺古今傳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用豬羊肉各一斤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歲殺汴州人氏姓姚名真字仲祥年少爲官清廉正直行斷無冤多行陰德遇風雨雷電令命身已精鬼不散玉帝發封爲太歲前作歲殺神若人犯之令婦女有災小口不安　讚曰多行陰德合天機廣造人慈順所爲少年之時多靈患生爲軍輔死爲神鎮祭用財馬茶菓香酒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自然銅一兩本方酒柿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蠶官蠶命蠶室三位瀛州人氏姊妹三人是蠶王之女姓蠶蠶官名石蠶命名廣蠶室名爲三人去遊天下世人見之無不羨愛天下有五代佛曰馬明王於空中見三人玩世有德之人馬明王化作凡夫年約七十餘上三人行間遇此老人言曰與你三人濟世仙經一卷文世上衆生穿綾羅紬絹絲綿以備冬寒三人跪下受後仙經老公化金光不見去了上帝封爲此三人與太歲前爲蠶官蠶命蠶室神專管萬民綠蠶勝旺衰敗祭之大收犯之死損人口　讚曰蠶王三女好去遊天下人民喜無休馬明神王見深德書符仙經此人收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羅錢三文燒灰石榴樹下土塗蠶官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五鬼容山人氏姓韓名虎生長四子五人每日打魚爲主得魚先獻天地然後貨賣與人其夜三更忽起黃風便生黑暗陰雲雷電驟雨急速江水泛漲不分水勢難辨河岸風泊水滯以致俱各大小身已見流去訖在此強鬼不散化作精魅擾害生人命太歲收作五鬼神若人犯之釜鳴井溢戶裏作聲暗燈發火忽暗不祥之兆禍患臨門大凶　讚曰父子五人向魚船所得頭魚祭獻天夜宿不防遭水滯太歲收作鬼中仙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一尺二寸五色錢五貼各五分右依此法於行

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殺鄭州人氏姓魏名信能文解武善治國邦安淨六國忠勇俱全居官三日而命終靈鬼不散命太歲收作請次神同知人間大殺神若人犯之大目上屋嚎叫大光　讚曰能通三略世間無善治六韜會兵書紋身勇烈天年盡太歲神前一供居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生鐵半斤光頭一箇埋於本方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災殺廣州人氏姓王名啟原是屠戶會飛刀取肉一生軟者不欺硬者不怕爲人慷慨作事均平有日遇一仙師道友傳得仙術得悟於鶴山阜庵修道守自然之性至冬天降大雪絕糧而命終身已真魂不散投於太歲封爲災殺神若人犯之不思飲食吐逆而死已之災　讚曰原爲屠戶猛修行得遇明師耳目清遊至鶴山成道果昇爲災殺作靈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歲破姓犯　歲刑姓進名庄商賈置販珍寶珠玉廣有資財家豪大富放奴僕爲良赦刑禁人出牢獄有日至東嶽殿下傳宣追魂命將封與太歲前歲刑歲破二神若人犯之六畜死損夫財去實人離　讚曰爲商作賈廣資財憫老憐貧救禍災有日二人數限盡東嶽大帝命神差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羅錢八文埋土中宮前右依此法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耗小耗本是南海大龍前二小大龍於水晶宮內作亂大者名駿小者名離爲亂聖宮上界見罪罰下太歲前大小二耗神若人犯之財離夫散六畜損傷　讚曰南海大海二赤龍忽作狂風亂聖宮所犯天宮罰罪貴發下二耗在凡中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力士吾州人氏姓曹名渠字化之本是上方白龍爲見下方亢旱三年六料不收餓死人無數私求甘雨一尺上方見罪而死天宮不收真靈不散罰於太歲前爲力士神若人犯之令人家宅門不開自開不開自閉諸物自動大災不寧　讚曰私求甘雨救生民天宮降罪致遭刑天上不收隨太歲名爲力士作凶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鵬砂一錢虎骨半兩白絹袋盛之本位上掛鎮白練縈懸門上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飛廉宣州人氏復姓公孫名洪字原建爲業又又逆陽間到夜屬陰司爭强鬬勝五由句至令身死真靈不散投於太歲前封爲飛廉神若人犯之官司口舌盜賊生發惡人所算內外不安　讚曰從天鋭鋭太歲前業又神威武勇猛五鋒司由曹鬬勝公孫復姓號飛廉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

一尺二寸硃砂一錢書乘康字門額上貼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伏兵康縣人氏姓常名彝字慎之山中落草專殺不平之人揭取不義之財替人報讐除冤去恨朝廷招取賜官不就言道國法不正賊臣害民上朝怪問征戰不能而勝自刎身亡靈鬼不散太歲收為伏兵神若人犯之人口損傷六畜不安　讃曰山中落草許多年衆度招來不受宣自刎只嫌官不正伏兵神德吉令傳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大禍深州人氏姓冀名青字度之平生慷慨好殺豬羊祭賽神祇好朋友弟兄怜貧敬老惜孤愛寡少年身亡靈鬼不散投於太歲前封為大禍神若人犯之家長大禍百端不祥之兆　讃曰平生慷慨至英賢宰殺豬羊祭神天一靈真鬼投太歲封為大禍用神前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安息香半兩桑木長三寸埋在本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病符渤海人氏姓高名尹之性好修真慕於崆峒卓庵扮道採藥修合丸散每日下山散施救度人民有一日山中採藥忽見二虎相鬪先生問前呵喊以手分之解二虎在於身左右兩傍二虎壯生忿怒立便再鬪先生又勸虎爪誤傷先生致命而身亡靈魂不散投於太歲封為

病符神若人犯之全家心痛發狂百端不安　讃曰卓庵學道在崆峒採藥修九萬事通設施人間除病患山中解虎命虛空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雄黃茯苓各一兩青袋掛門頭上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死符真定人氏姓蔡名青根腳原是上界天人為偷王母仙桃食用神通廣大命天蓬大聖降往下方為人命終之後精靈不散投於太歲封作死符神若人犯之家長不安宅神不喜常見神鬼出　讃曰宿世生前甚英豪王母盤中盜仙桃廣有神通天蓬閑降為死符再名標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五色錢帖書名姓一處焚燒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白虎真定人氏姓張名全終南山修道有日夜至三更有一神人至賜與明珠一顆張全受的心中思慮此物莫是靈丹吞入腹中其身變為白虎毛如瑞雪牙似鐵鉤上帝差天丁力士送與太歲前封為白虎神若人犯之傷筋損骨走痛坐臥不安　讃曰終南得道一真人夜夢明珠付本身吞在腹中為白虎相隨太歲作明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豬肉半斤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破敗金州人氏姓范名寬善知音律深通樂器少年曾為教坊大使唱四十大曲舞六宮十八巧躰其唱清聲韻美駕前承應帝宣詔范寬大喜此人至夜還宮內殺宮娥數十餘人學管色唱舞為慶因帶酒誤傷宮娥見罪殺死其鬼不散太歲攝於位下破敗神若人犯之令人歌舞狂亂不分尊卑不省人事亂行大禍橫災　讃曰宮商角徵羽通深上帝親聞管地音誤犯宮人遭刑罪歲君攝作破敗神鎮祭用財馬香酒茶菓供養五綵各一尺二寸又用樂器管弦一件埋本位右依此法於行年本方書神位祭之大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九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何鈞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四

二質

畢

畢士安

宋書列傳。畢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曾祖宗昱。本縣令。祖球。本州別駕。父義林。累辟使府。終觀城令。因家焉。士安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氏曰。學必求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侍楊璞韓丕劉錫為友。因為鄭人。乾德四年舉進士。邠帥楊廷璋辟幕府。掌書奏。開寶四年。歷濟州團練推官。專掌芻榷。歲課增羨。改兗州觀察官。太平興國初。為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納土。選知台州。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仍賦數。令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輯。願一用舊籍。詔從之。明年遷左贊善大夫。徙饒州。改殿中丞。召還為監察御史。俄出知乾州。以母老。願降任就養。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閤。慎擇僚屬。以虞部郎中王龜從。兼陳王府記室參軍。水部員外郎王素。兼王府記室參軍。秘書丞張茂直。兼益王府記室參軍。士安遷左拾遺。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召謂曰。諸子長生宮庭。未閑外事。年漸成人。必資良士贊導。使日聞忠孝之道。卿等勉之。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士安本名士元。以元妃王諱。遂改焉。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許王府僚屬各獻所著文。太宗閱視累日。問近臣曰。其才已見矣。其行孰優。或以士安對。上曰。正協朕意。俄以本官知制誥。王請對。願留府邸。不許。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大臣以張洎薦。洎視士安。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下爾。士安以父義林抗章引避。朝議謂二名不偏諱。不聽。三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加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右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以壽王尹開封府。召為判官。及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登位。命權知開封府事。拜工部侍郎。擢密直學士。時近臣有恃勢強取民間定婚女。其家訴於府。士安因對奏還之。宮府審從為庭職者。每被任於外。必令士安戒飭。咸平初。歸府職。拜禮部侍郎。復為翰林學士。詔選官校勘三國志晉唐書。或有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者。真宗以語宰相。士安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真宗然之。遂命刊刻。士安以目疾求解。改兵部侍郎。出知潞州。特加月給之數。入為翰林侍讀學士。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寇。士安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飭兵理財之策。真宗嘉納。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真宗曰。朕荷卿以輔相。

豈特今日然。時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其誰可。對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寇準兼濟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又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真宗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士安兼監修國史。居準上。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儼。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斬之。準乃安。景德元年九月。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侵保州。攻定武。數爲諸軍所卻。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寇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坐便殿。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所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淵。士安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準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士安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契丹。至是爲契丹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獨士安以爲可信。力贊真宗當羈縻不絕。漸許其成。真宗謂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恥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真宗喜。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間關二三大臣。有遷金陵及成都圖者。士安亟同準請對。力陳其不可。惟堅定前計。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士安適卧疾。移書準曰。屢請舁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得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心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于行在。時已聚兵數十萬。契丹大震。猶乘衆掠德清。至澶淵北鄙。爲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會曹利用自契丹使還。具得要領。又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議遂定。歲遺契丹銀絹三十萬。朝論皆以爲過。士安曰。不如此。契丹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及罷兵從還。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以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昭。他所擇用。各得其任。命塞上得境外牛馬贖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晏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二年。章七八上。以病求免。優詔不允。遣使敦諭。不得已。復起視事。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廢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竇神寶。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車駕臨哭。廢朝五日。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以皇城使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

錄。其子世長爲太子中舍。慶長爲大理寺丞。孫從古爲將作監主簿。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讎校。或親繕寫。又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之譽。但力自規撿。庶幾寡過爾。凡交游無黨援。唯王祐呂端見引。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禹偁濟州人。幼時以事至士安官舍。士安識其非常。薰留之。教以學。擧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士安前。及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爲偁詞也。士安沒。後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遽此淪謝。深可悼惜。及王旦爲相。面奏陛下前稱畢士安清慎如古人。在位閱之感歎。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嘆。賜白金五千兩。子世長至衛尉卿。慶長至太府卿。孫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侍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孟太常寺太祝。從問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仲偃仕至郡守。仲衍。仲游。仲愈。劉忠肅公集畢文簡神道碑　故丞相文簡畢公。既以景德三年。葬鄭州管城馬亭鄉盧村之原。而隧道之碑未果立。後八十餘年。公諸曾孫從周仲達等。乃相與經治紀刻。而使仲游抵書叙其故。以銘見屬。某視公之時。既已遠。然考其事蹟。有門生故吏之狀。幽宮之銘。太常有議。國史有傳。家有譜集。又雜見於他書傳記。與夫章奏在士大夫者。類非一事。參驗可信。皆合不誣。於是獨撮大要而論次之。維畢氏出於姬姓。周文王之子高。封國於畢。後以爲氏。後漢兖州別駕諶之五世孫曰衆慶。爲宋兖州中正。又五世曰憬。仕唐至計州刺史。景二子。構爲戶部尚書。諡景公。構爲鄆王府司馬。構曾孫諴。構謐宗。構五世孫積。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積生宗昱。是爲公之曾王父。爲代州雲中令。王父球。本州別駕。皇考乂琳。澶州觀城令。及公貴。褒贈雲中而下三世。爲太子太傅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吳氏鄧國。祖妣史氏韓國。妣樂氏代國。祝氏鄭國。並太夫人。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既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侍楊丕劉錫楊璞。使公與遊。而卜居焉。今爲鄭州人。公諱士安。字仁叟。以學行爲名進士。乾德四年。王晉公祐知貢舉。第公甲科。辟邠寧幕府。開寶三年。爲濟州推官。太祖皇帝召對。延授兖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改大理寺丞。領三門發運事。吳越錢俶入朝。選知台州。既至。言錢氏上圖籍。有司皆張侈賦數。今瀕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有安

轉且州縣文書具在願一用舊籍以示忠淳詔從之明年以治最遷太子右贊善大夫徙魏州改殿中丞歸朝為監察御史知乾州以便親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中諸王出閣召為左拾遺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蕃錫進尚書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為文帝閱近臣曰文吾既知之其行孰優對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為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畢某詞藝踐歷固不減但德行遠在下遂為學士於時宋興四十年中外既平文學政事言語侍從之臣輻湊朝廷至論德行則常以公為稱首明年知貢舉轉主客郎中以疾請外改諫議大夫知潁州真宗皇帝以壽王尹開封也召充府判官為皇太子以兼右庶子遷給事中及帝踐祚即日拜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以嚴正稱凡宮府常從披庭職而補外任者必遣至公所受戒飭時近臣有怙勢為不法強買民家定婚子者公請對白其積奪還之而公亦以禮部侍郎罷府還為翰林學士遂請外進兵部知潞州滿歲召為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時契丹謀入寇公首疏五事應詔陳選將餉兵理財之策甚備帝多納用於是中書闕宰相乃進公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公頓首辭謝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然方多事求與卿同進者誰其可公頓首謝曰宰相者必有其器乃可居其位臣駑朽實不足以勝任而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此宰相才也帝曰聞其剛使氣對曰準資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者第不為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為邊境患正若準者所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不閱月拜公本官平章事寇公實並命而以公監修國史位在上既而契丹益犯邊北州皆警二公始合議請帝幸澶淵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虜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分掠威虜順安北平使保州攻定武數為官軍所郤益東駐陽城淀遂攻高陽不得逞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帝坐便殿問策安出公與寇公條所以禦備狀且言澶淵之行當在仲冬寇公謂當亟往不可緩卒用公議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虜中至是為虜人奏請議和大臣莫敢如何其事獨公以為可信乃贊帝當羈縻不絶漸許其成帝謂虜俾如此恐不可恃公曰臣嘗得虜降人言虜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而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衆虛覆其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任之帝喜乃手詔繼忠許其請和時已詔巡幸而議者猶鬨鬨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圖者公至同寇公請對力陳

其故堅定前計帝乃幸澶淵軍數十萬虜大震然猖狂衆猶掠德清至澶淵北鄙會官軍伏弩發射撻覽死衆潰遁去而曹利用使還亦具得虜要領與其使者姚東之俱來講和之計遂定嗚呼朝廷唯無大事也事一動利害繫其中夫和人敵所見甲曰如此乙曰如彼方是時非沈鷙達識以定其是真忠大器以任其決一反首為全軀保妻子計則成敗之機亦日殆哉觀景德之事所以感靈抗于上和好成于下者公本精於衆畫排紛決疑力引寇公致也初帝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或言大臣應之公適卧疾移書寇公曰屢請扶疾從行而手詔固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在君勉之某將以身書星變而就國事所願也已而少間追至澶淵見於行在及從還兵罷乃按邊要選良守將易置之雄州以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朗他所擇用各得其任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以示信遂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須第施行如榷酤毋得增額平反已決死罪錄為勞訟不干己者坐以重至令不易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科以廣取士每對必為帝言崇儉息民近忠直遠諛佞是為政要故未幾天下無事號為至治公素羸多疾歲中求去位章七八皆不許二年十月十二日將朝至崇政殿廬得疾詔問絡繹帝不俟輦步至公所敕太醫及近侍隨護肩輿還第而薨年六十八帝即日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發哀以皇城使安州刺史衛紹欽治葬有司給鹵簿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資端重偉儀觀少以名節自厲貫于夷險白首不易平生無一語過差雖貴奉養無異于素未嘗殖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謂寇公曰畢某君子人也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慎行有古人之風晚年益觀書所藏經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正其文章典雅以古為法集為三十卷平生慎交遊無黨援惟王晉公呂公端晁公迥王文正公寇萊公楊文公億相友善王翰林禹偁陳彭年皆門人也公既引寇公同政而寇公守正疾惡小人多不便日思所以傾之者布衣申宗古告其交通安王元份寇公皇恐莫知所自明公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奸調斬之寇公乃安禹偁濟州白屋子嘗以事見公官舍陰識其非常畫留之教以學誨育獎進舉業日顯後遂登科進用更在公前及公繼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也公去潞州事連禹偁亦謫黃州公猶厚資其行稱公知人為有終始者後王文正公為相嘗面奏曰陛下前稱畢某清慎如古人在位聞之感歎仕至輔

相而四海無田園居第。從來終喪。家用已屈。今其妻有貸於臣家者。其清貧可見。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時也。帝聞嘆息。賜白金五千兩。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二子。曰世長。公薨時爲太子中舍。終於衛尉卿。曰慶長。時爲大理寺丞。終於太府卿。孫九人。從善。光祿少卿。從古。駕部郎中。從厚。從誨。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恩州傳羅令。從道。殿中丞。從範。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太常寺太祝。並亡。從周今爲朝散郎知洋州。曾孫仲達而下若干人。官多至郎大夫。入文館省寺。或出爲郡守使者。世以爲盛。公以雅望耆德被遇三聖。出入禁省。莅績慎密。及在大任。知賢能薦。謀慮國事。惟懃惟溪。輔致雍熙。逾年而薨。有熙烈中外。文安郡國。豐登。刑罰衰減。忠清之德。有始有卒。天下至今稱爲名相。銘曰。　真宗允文。考慎相臣。孰以德進。畢公其人。帝曰畢公。文考之錫。尹正于京。予曰羽翼。來開左右。忠孝子適。景德之始。戎頭騰芒。胡馬空國。塵我北方。公來相予。賞罰紀綱。公拜稽首。臣朽不勝。有大忠義。以茹斯任。協于一德。引啻應商。圖上兵略。彼誰弗藏。兩公抒謨。駕言觀兵。六螢絕河。于橋之陽。如天斯臨。表彼犬羊。戚亦有加。乃錫之平。帝還曰咨。釐我庶治。材諸守方。審政將弛。患綏中國。底定四裔。公在相位。時無幾何。有事有覺。有成可歌。逝也胡亟。帝慟而嗟。三師正令。褒賻有加。漆有之石。既奐既久。立碑壘壹。龜趺螭首。鋪張清風。以詔不朽。孰究孰營。公有孫曾。清白之社。百世之承。

畢西臺先生集丞相文簡公事跡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於畢。以國爲氏。後漢兗州別駕世居東平。遂爲東平人。諶之五世孫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爲戶部尚書。謚景公。栩爲鄭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誠。懿宗朝爲宰相。而誠之五代孫稹。爲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稹生宗昱。仕至雲州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人。球生府君義林。嘗以業于漢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悅其言而不能用。相國虔彥琦。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原業中事言於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於澶州觀城縣令。贈太子太師。娶樂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於觀城。公纔年二十。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所撰清白規。論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擕子無可與游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徙與公之鄭。果得處士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於是傳經群籍。通諸子百家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己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三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文大喜。遂以公爲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爲磨家兒。年紀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不及中人。然公陰察禹偁頗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游乎。曰幸甚。遂留禹偁於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爲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圃中酒。行州守爲令屬諸賓客覓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於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佳。亦書於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其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爲舍人。其詞禹偁所行也。世以公爲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人民上之於有司。而賦入之數。倍於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於朝廷。然海瀕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爲賦入之理。則上之恩澤。可以下究。海瀕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者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其事見公文集趙國清寺詩序）改殿中丞。歸朝爲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益老。治家益嚴。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辯色即往問安。因侍側食焉而後敢退。益嘗新其室。牆圬未堅。問安未退。或倚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非祝夫人所便。辭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王出閣。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參軍。太宗皇帝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遷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者。有以公對。上嘉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從言語政事之臣。輻湊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爲稱首。淳化二年。參上欲召公爲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因對言洎之文學久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耳。執政乃退。公遂爲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士如故。以疾

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由所失時。無以爲賦租。故逃亡不問有狀無狀。後額經蠲除未經蠲除。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公被召。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奏疏與上中書狀及三司牒見存。真宗皇帝將爲皇太子。先以壽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爲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道。皆訪謀畫。從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爲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世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爲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爲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官府常從爲庭職授外任者。必達其公所裁拔而後使行。會有貴人以舉附居近職。放恣不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爲偁於上前。久之。公罷開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爲學士。請出。遂以尚書兵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歲滿召入爲翰林侍讀學士。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寇。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生息之後。府庫廩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邊建

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爲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邊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畧以國家錢帛金錢儲峙徧於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則虞不足。蓋艱須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亡抄掠。尚未敢論。臣若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何以枝梧。乞申嚴有司。唯奬雄材武蓄策之人。或陷陣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亟厚其祿廩。豐以貲財。府庫囷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利。伎巧廩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須。非唯事之當然。固可得人之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姿。珠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爲常。無倦。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望益尊。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爲相。乃先以公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爲相矣。頓首辭謝。上曰。朕倚卿爲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爲相者。公復頓首辭謝。因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駑朽。豈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柰何。公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爲流俗所悅。或致人言。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織

力。安樂無事。而西北擾搶。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謂無難者。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章事。寇準亦同日爲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意也。契丹益犯邊。北州大略皆警。公既與萊公爲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景德元年九月也。而萊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待。與萊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萊公議於上前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案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師。委任責成。議戎輅親行。駐驛澶淵。以見武節。然澶州郛郭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晚。當俟中冬。萊公曰。大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詔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議。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撻覽引兵壓境。徒騎掠威虜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爲官軍擊却。乃益引兵東駐陽城。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虜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正令莫州石普以書荅之（上令石普以書荅繼忠。見王沂公筆錄。）而公獨以爲可信。力贊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獫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情詎

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虜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公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古今。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於求理。軍國雖富。常慮一旦舉兵。遠侵燕境。今既來寇封略。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恥於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於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議通和。而契丹之衆。遂犯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州甚急。瀛州拒之不得入。欲棄虛抵貝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爲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萊公請對。力陳於上前。上乃駕北幸澶淵。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親倍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使至澶州城北。及軍駕次衛南。戎帥順國王撻覽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衆宵遁。萊公從上來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虜。得其要領。亦與使人姚東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年。北州生育蓄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公計議。及薦寇準同爲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嚴兵備。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真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許。大計已定。唯公勉之。萊

病非所憂。侍以身應星變。而就國事。頗其願也。數日疾少閒。遂及澶淵。見於行在。及從上還。兵罷。乃擇要害。自河北諸將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延明。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通互市。除鐵禁。招復流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畜積。已適勇日當時之務而為法制。如請遣榷酤之額。不得增益。因已論死而宥活者為贊。與所不干己事。特以重論之類。相次行於天下。至今守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廷大駭。萊公皇恐。未有以自明。徐起論於上前。請治宗古。具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後安於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於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惟言去佞諱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惟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為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諭。及至崇政殿門廬。與他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語太醫治療。及訃。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公歸私第而薨。年六十有八。上即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州刺史衛紹欽監護喪事。發引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今其亡矣。深可痛惜。公娶駱氏。封陳國夫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為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次慶長。公薨時為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終光祿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為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畏代國夫人。事繼母祝夫人至孝。以孝聞於當世。（按王禹偁行公知制誥詞。其略云。文炳國華。行敦夫俗。才於儒學。久次周行。且其事繼母以孝聞。典郡符而治最。理學周密。博達機務。求之古人。亦為多得。而史傳未載公事繼母以孝聞。）自束髮即知修飭。為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身行之。至為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口語未嘗有過失。其諫說人主至切。不為曼詞發言十數。中理而辭。景德中。崇文院鏤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誡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特晉史。上以為名言。遂即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賙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京無居第。身歿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祔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為宰相。乃見真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某清德。有古人之風。群臣莫不聞。今畢某任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京無居第。身歿之後。家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祜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為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為私惠之時也。真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公未已。因詔終其孫俸。使終喪。仍加賜緡帛緡錢。非常比也。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人也。公既力薦寇準為相。準深德公。兩女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為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曰。允之家貧。安能遂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贐禹偁。禹偁乃能為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為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為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為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嫌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始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居多。準之為相。畢某之所薦也。有功顧錄用其子孫。而公之次子為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待遷少府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為文章詩篇。皆斟酌閎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奏議甚衆。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特貧無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畢從古

（畢西臺先生集。尚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畢從古事跡。畢氏之先。有名係仕唐為司衛少卿。係生構與搆。搆為吏部尚）

書卒。謚曰景公。栩為豐王府司馬。構生炕。天寶中。仕至廣平太守。拒安祿山被害。炕生炯與增。炯為王屋尉。增為河北從事。炯生鎬。鐸、錄、銳四子皆不仕。而鄧王府司馬栩之子凌。為汾州長史。凌生旬。為協律郎。旬生誠。懿宗時為丞相。而景公之四世孫叔文。仕為左金吾衛長史。叔文生稹。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稹生宗昱。為雲州雲中令。是時畢氏居代州已數世矣。宗昱生球。當唐僖昭時。不仕。脫身游京師。會黃巢陷京師。擄屬軍。軍中劫使為將。球不肯為黃巢用。遇敵不戰。而衣冠子弟且護送。既出關。即逃歸。因廬墓七年不出。號為處士。處士生義林。義林亦不仕。色彥珂僭時。與義林游。及周高祖起。彥珂言於高祖。薦義林為滑衛支使。遷鄜州書記。義林不樂。棄官而去。丞相范質復薦義林。為世宗。時為觀城令。卒於觀城。生士安。士安三歲亡其母。後母祝夫人。戴士安入居澶州。以澶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從鄭待楊璞、蘇利用、王驥、韓丕、王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士安游。士安遂成人。太宗時。登進士最上第。任至翰林學士。真宗時為丞相。真宗用人多矣。而顏以士安為有德行。屢稱之。為丞相一年。薨。謚曰文簡。文簡生世長。為衛尉卿。年四十。攜不出仕宦。丞相薨。終喪然後出。衛既老。居睢陽。而祁公杜衍、賓客王渙、兵部朱貫、虞部馮平亦老居睢陽。相與游驩甚。聞於世。所謂南京五老也。衛尉生三子。公其中子也。公諱從古。字幾道。其先河東代人也。後徙鄭。今為睢陽人。公大父真宗時為宰相。公以丞相恩。為將作監主簿。稍遷至衛尉寺丞。為人潔廉。有智略。善籌大事。不喜為少年進取。景祐元年。公以衛尉起監南京糧料院。會郊祀賞賜諸軍。公與府官坐府上監賜。有軍士出謂衆曰。諸公為賞不平。先取者價善。後取者價惡。我軍之賜半無善價。於是後相與入廷中者數百人。請曰。願勿所賜。官吏愕然相顧。起去。未有以處之。公獨不起。召前數人謂曰。物有新故。而價有善惡。汝欲盡得新賜。誰當取其故者。以新分故。價乃平均。又何易乎。前數人無以應。遂引去。是時公年二十餘。左右官吏皆竊見歎服焉。公因諷留守蔡齊誅其軍士於軍門外。一京為之加肅。公有娣嫁宋綬。綬出守南京。公移監泗州糧料院。明年。范仲淹使淮浙。過泗州見公。與公語大喜。遂請公行。數從容與公計事。請公分視濠宿泗三州事。既還。遂薦公。薦未行。公以母關夫人衰。解去。其後衛尉老居睢陽。公請為宋城令。以養衛尉。而太子賓客王渙亦老居睢陽。其子稷臣又請為宋城令。得請。睢陽人更謂公曰。衛尉賓客俱老人也。稷臣與公俱子也。公請先。稷臣何以得請。宜辭勿失。公謝曰。衛尉賓客同里門而居。且好其子。顧可辭哉。嘿然不辭而去。諸公聞之。皆多公之義。公既不得宋城。而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謂公曰。長葛京西邑也。不遠。君弟往。吾行召君矣。公亦忻然欲用。遂調長葛令。居數月。仲淹以毀罷去。不及召公。公亦不去長葛。慶曆二年。衛尉監兗州仙源官。公請為兗州通判。既辭行。而河北轉運使田京。坐王則事。謫通判兗州。公不果行。還謁丞相府。訴丞相陳執中曰。君奚賴於兗。吾以并州待君矣。此諸郡守之所欲。公曰。賜則厚矣。而衛尉白首留仙源。請兗者。以仙源故也。今并遠甚。不敢行。丞相不應。他日復請丞相府。丞相曰。貝兵盜發新解。朝廷以見為恩者。滿歲則遷通判。如其守以恩與君。君亦行否。公曰。辭并請兗者。非有擇也。親遠而不果行也。今并與恩同。而往就其遷。是委親欲遷也。棄不孫。恩州雖劇。遷不果行矣。願復棄兗州。是時參知政事宋庠在焉。色深納之。既罷。庠曰。見利不就。以篤於親。此孝士也。願勿奪其地。遂竟還公兗州。而徙田京臨江。公至兗。侍讀學士劉渙者。雅知公。先是公簽書婺州判官事。婺人有郭令兒者與叔居。叔殺里中子。而厚賂令兒父母。使驗其子為殺人者。獄成。公從太守戚舜元問狀。皆是。然公獨念叔壯而富。姪甚幼且貧。其辭氣與情頗不酬。疑。因謂太守姑未決。請移其獄治。太守良久許公。獄既移。令兒父母果自首服。遂反論殺其叔。戚舜元且慙且喜。謂令兒曰。汝之更生。參判之明也。太守幾誤殺汝。渙嘗聞令兒事。未識公。及得公為通判。大喜。兗獄非公聽之不決。決必中。而獄事多所平反者。渙與公論。渙言其律。公言其情。無不合。渙歎曰。吳乎。法非仁人不能知也。如通判者。殆可謂知法矣。公既數決獄。當死而更生者已十數。或以貧代富。或以奴客代其主。或自誣服罪而後得其賊。公曰。獄不可不察也。遂上書言獄吏無害者。請稍自遷之。禁所屬不使薦論。以勸公吏。書奏不報。公去兗。三司使田況薦公黃汴河催綱。會衛尉自濠徙無為。公辭之。田況知公弗便。復薦公提點淮南十三山場。代史紘。公任其屬官夏希道。而客有與希道不相能者。宣言希道受賕。并及其不法事。辭頗聞。紘見公計事。因曰。任希道固悞。今國中口語。柰何獨可與公首耳。公曰。某任希道非為能大過人也。度其無害而任之耳。今希道受賕。某得罪固其所矣。無所辭。若既任人。及有之。則詭救求其任者。容既去。有如萬分之一。其言不酬。誰可相見者。紘既去。希道竟無事。他日希道書抵公曰。微公。幾為客所賣。明年。公上言。茶者。山澤之餘貨。利微刑重。皆日以益腐。刑日以益繁。恐民抵死者。歲不下數百千人。可弛其禁而征之。書奏報聞。罷後數年。茶益委積。刑益繁。江淮之間尤甚。竟弛其禁而征之。如公所言也。久之。公以衛尉衰。解居睢陽。數年。復起為壽州通判。攝其州事。秋大饑。民無食者。相與

發富人之倉而據其粟。捕得者二百名。公乃戒屬縣。先上其渠帥一輩五六人。公謂曰。歲雖饑。雖貧。不俟縣官之命而辟取人之粟。其如法何。而不得生矣。即以重械繫之。示以必死。官吏更相諫。公曰。情輕繫重。殆不可。且又人衆不可動。將有變。公不聽。會穎上亦大饑。民亦發富人之倉而據其粟。得數人。其縣令富祥議曰。歲饑。取粟。姑以免死。殆可憫。使皆二十而生之。民出相謂曰。歲饑無食。縣官使我食人之粟。遂復相與發富人之倉。三日三夜。凡數千。旁諸縣亦各千人。殆不可禁。其後太守手頎友用法。日誅數人以止其盜。盜終不止。而被誅者數十人。至春道路無敢行者。於是都官員外郎萬寧請闕上書。且言穎上守令無狀。皆謫去。而壽陽之盜。聞其渠帥且死。無復敢為盜。繫獄者止其初二百人。或配穎決。縱舍。終無一人死者。朝廷念穎上故善地。猶致盜如是。壽陽類東郡也。近山阸淮。素多盜賊。號難治。聞其亦以饑有盜。頗憂之。即以璽書戒飭。使無滋長。書到而獄已空矣。於是壽陽諸官吏始以公用意為然。公故與孫沔善。及沔貴。未嘗請問公。公亦不與沔通問。沔為州帥以罪過謫宣州節度副使。朝廷怒甚。侍御史邢堯臣上言。乞以中黃門監護沔送所部。過淮陽。請舟於淮陽太守。太守不與舟。至淮南。謁提刑。提刑不敢見。沔既見公。公為具舟與車。致其妻子輜重從者數百人。客謂公曰。孫沔負大罪。而公厚送之。使人有一言。則公處何地。且公豈沔與厚之耶。公曰。沔嚴將也。貴為兩府。朝廷雖不以繩墨治沔。今沔有罪失勢。而爭棄之。如其妻子無罪何。而安可以不送也。異為厚焉。沔聞之。始懲服。公年五十有八。以嘉祐四年七月四日卒。以壽陽。公自為子弟時。甚修可愛。梅詢既見公。謂衛尉曰。宋為宰相者多矣。平稍向有陰德在人。其後子孫宜有興者。若中子無乃其人乎。乃以女妻公。然公天資直介。與時人多不合。絕不喜事貴人。貴人之知公者。杜衍范仲淹包拯田況劉沆五人耳。皆以鄉里識字相見。未嘗私謁也。自范仲淹以毀廢。公亦無意用於世。而衛尉益老。公遂不復為仕宦計。然亦不能不仕宦。公有兄為光祿少卿。嘗請官使地以養衛尉。公不敢以衛尉請而視事。有使衛尉者即仕。否即不仕。衛尉守溫州。公即簽書婺州判官。衛尉居濉陽。公即請宋城。衛尉居仙源。公即請兗州通判。光祿自濠使無為。衛尉從之。公即提點淮南茶場。自為通判十五年。歲一任。以衛尉故也。自丞相以來。絕不為生產計。公仕宦三十年。甚無田宅。居人或謂公憂曰。其如子孫何。公曰。使吾子孫賢。雖無田。未聞有餓死之賢士也。如不賢而厚遺以田宅。秪速其敗耳。何益。故終身以貧聞於人。而不自以為戚。其見如此。公在州縣。未嘗取公實。亦無絲毫譴謫。平生好讀書。讀書數十萬言。好為詩。詩多至數百千言。皆因物感激。有補而後賦。未嘗苟作也。作之必有可觀。其屬文如其作詩。故無章句。今有詩二百篇。文五十餘篇。在家藏之。公景祐二年。補將作監主簿。遷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上詞汾陰。賜緋衣銀魚。遷衛尉。大理寺丞。監南京泗州兩糧料院。終母喪。遷殿中丞。監高郵軍酒。遷國子博士。簽書婺州軍事判官。遷虞部員外郎。知許州長葛縣。通判兗州。遷駕部員外郎。明堂。遷虞部郎中。提點淮南十三山場。遷比部郎中。終衛尉喪。通州壽州。遷駕部郎中。累階至朝請大夫。勳上柱國。終焉。先娶梅氏。故侍讀學士梅詢之女。封永嘉縣君。再娶陳氏。故相陳堯叟之孫。封馮翊縣君。男六人。長仲達。青州錄事參軍。次仲容。邛州臨邛主簿。早卒。次仲僊應天府穀熟縣主簿。次仲衍。許州易翟縣主簿。次仲游。太廟齋郎。次仲愈女四人。長適秀才孔宗先。次適大理評事田輔卿。次適右侍禁李調。次尚幼。知默。馮翊縣君之弟也。平時與公起居論議。真見公所為甚實。嘗與公以交。諸子以是請。知默不敢辭。謹狀。

畢師聖

宋畢西臺先生集奉直大夫千乘畢公師聖墓誌銘

千乘公畢師聖者。諱從周。師聖字也。畢氏望出東平。而自唐末五代以來。世居代之鴈門。為代人。至太原文簡公。始葬其父太師於鄭管城。子孫從之者五世矣。故鴈門之畢。今多為鄭人。太師諱義林。仕至澶州觀城令。以文簡公貴。贈太子太師。文簡公諱士安。嘗相真宗皇帝。薨於位。贈尚書令兼中書令。謚文簡。文簡公之子。有仕至太府卿者。諱慶長。自太師而下。至太府。即公之曾王父王父與考也。太府生六子。而公居季。未長而孤。伯仲皆易之。已而伯仲出仕。多病死。或廢老於州縣。而公仕官歷五朝。無毫釐過失。為武興洋州東陽岐衛太守。所至見稱。贈其父太府為司徒。贈其母趙氏為榮國太夫人。兄嫂娃。若娃之子。生養季葬與嫁之者甚衆。雖不至高位。而在吾門中以德稱者三十年。豈易有哉。公初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十一遷至奉直大夫。積勳上柱國。千乘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歷漣水軍漣水尉。滁州司理參軍。耀州華原縣令。監青州酒。知河南府河南縣。簽書　　州判官。太府寺主簿。通判河南府事。知洋州興州婺州。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起知鳳翔府衛州。判登聞鼓院。復請崇福。遂致仕終焉。平生為人長者。質重氣和。言若不出諸口。從公游者。望而接之。則知其有德性。居家澹然。雖甚忤不慍。雖甚適不喜。而接遇人物。無久近。恭謹之意常存而不懈。在官如在家。人見其溫厚不苛。以為必有適事。然所至

壁治。吏民信愛。興洋二州皆以課最論。晚為岐守。會朝廷用兵湟鄯。岐當孔道。事劇於平日十百。亦以辦治遷。初公為大理寺丞。出監青州酒。適遇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韓公鎮。謂公曰。賢者何自為酒吏。吾幸得出入朝廷。為從官。奉使于外。若同諸公薦賢於上。則賢者宜在朝矣。公曰。食貧口衆。親意以外官為便。願公止之也。韓公又曰。北道州鎮相望。中多大縣。親意既使外官。欲以一大縣累賢者。意不亦可乎。公曰。幸親至此。親意既已使矣。而又更求便官。願公止之也。韓公笑而去。然嘉公引分。陰重公未嘗忘也。及韓公鎮以觀文殿大學士守京兆。而救資政殿學士張公璪守河南。公適通判府事。二人者雅論公為人。及上詔舉所知。遂同以公應詔。故公仕宦四十餘年。知友滿朝。若階以進取甚易。而公不為。然人之知公者多此類也。娶趙氏。積公爵為恭人。生三男子。兩女子。男子曰仲淵。儒林郎。曰仲文。從事郎。曰仲莊。將仕郎。兩女適昌黎韓公輔。河南趙徽。而仲淵兄弟後有十一男子。八女子。每歲時。起居為壽公堂上。三子十九孫。成列再拜於前。公笑而領之。晚節之懿。可勝道哉。公以大觀四年八月九日終養於西京之里第。年七十二。以鄭之世墓無地可窆。乃改卜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司徒之原葬公焉。實政和四年正月二十日也。而預屬公之族子仲游銘其墓。仲游曰。世亦有族子而銘叔父之墓者乎。曰。柳宗元銘其叔父侍御史之墓。而六一居士歐陽公銘其叔父歲之墓。仲游曰。然則吾叔父行事可紀。而銘亦可為也。銘曰。在昔冊畢。克成厥終。遐哉邈乎。至于咸通。咸通之相。有庸在史。爰及景德。文簡後起。公何人乎。文簡子子。潤厚且和。克恭以濟。不忮不求。匪遺則最。在漢有人。家于陵里。舉號萬石。公德是似。多子多孫。庶多受祉。銘以永之。惟千萬祀。

畢子莊

宋畢西臺先生集畢子莊墓誌銘　元祐五年七月乙酉

畢子莊之兄弟。將葬子莊於鄭州管城縣懷忠鄉盧村原祖塋之東北。而走書謂駟曰。子莊之與子。親且舊矣。知其詳者莫如子。宜為我兄弟銘之。駟辭不獲已。序而為之銘。君諱仲容。子莊字也。其先東平人。自文簡公顯。始去代徙鄭。今又居睢陽。曾祖。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傅尚書令中書令謚文簡公。諱士安。祖。衛尉卿工部侍郎諱世長。父尚書駕部郎中贈正議大夫諱從古。母永嘉郡太君梅氏。繼母壽昌縣太君陳氏。君少以侍郎任太廟齋郎。資性明爽。勇於為善。平居與其弟昆。初劇講解相進於學。期以文章取貴仕。不幸早歿。而諸弟相繼取科級。躋補館。翕然為一時名流。歸正議壽昌清白之操有以作之。然亦君子切也。初試吏為臨卭縣主簿。邑有富人揚小三者惟一子。啞且聾。與其姪男女二人處於是。已嫁妹謀欲取其貲。先收其女養為子之婦。又瞰其亡。賊殺其男而磔棄之。出於語人曰。我晨出見兄持一物趨水濱。如欲滌洗。意吾兄殺之也。捕至獄。啞者莫能辨。第時泣下。直二指向人。若有云者。獄具。君獨疑焉。乃為參伍鉤索。逮繫其女姪拘之。旬浹始微言。嘗見姑衣有血污狀。君躡是益加推治。而盡得其情。衆乃指向泣下直二指者。蓋言妹欲并其貲。謀殺我叔姪耳。咸以為能。當是時也。清獻趙公悅道。懿敏王公仲儀。常山宋公次道。成都李公才元。率能鑒識人物。願以文雅吏事許君。惜乎天閼不及見其施也。以嘉祐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卒於官。享年二十九。娶蔡氏。駟之姊也。男一人曰大況。孫一人未名。大況生二年而孤。吾姊守視鞠養。至於有立。可謂難能矣。嗚呼。觀君之所以為人。與其祖父之流澤。吾姊之守義。意其後子孫必有大者。姑俟之。銘曰。

強以問學。敏以從政。位雖弗崇。名則有令。察獄唯明。於君為盛。姦莫能欺。罪人斯正。果如何哉。乃嗇其命。必有遺焉。子孫之慶。

畢知州

宋黃庭堅豫章集朝請郎知吉州畢某墓誌銘　吉州太守畢公以元豐五年冬十一月己丑歿於理所。屬縣皆來弔哭。越厥月己亥咸集。乃指度初終。圖建不朽。謂豫章黃庭堅曰。我公好學力行。能仕立節。安可無述。其孤平仲伏哭且言。實將以某年月某甲子。葬於浮光光祿之兆。先夫人趙氏。繼室夫人滕氏皆祔焉。則會有像詞事考德。勒之金石。公諱某。字某。銘詩曰。嗟惟畢公。衍周胙國。厥興來仍。有萬吉卜。暨卓至誠。文獻方毅。中原之孝。託直南邦。高王父璘。始籍浮光。有息濟美。執経躬耕。王父中正。贈官中都。先人諱京。實光祿卿。公舉進士。以親受福。初載州縣。薦書一束。承佐秘書。主簿國子。牧民咸平。以奉常士。生調兵食。五七十州。輸錢轉粟。使者借籌。考牧至遠。羸臘羊牛。患深與磯雖二千石。熙寧甲寅。河食我壁。聽持委粟。護護老幼。降丘築室。不請鄰糶。瀘者歸野。王有麩麥。公廚告病。貸之私藏。殆其去歸。折券不征。持節關隴。百城球球。淵拔康秀。劾遣贓吏。郡尉輕車。尚書中郎。肅肅雍雍。象服在魚。朝奉朝請。實維新書。吉在江西。素號難附。公父母之。苦諸教訶。曾是健訟。化為舞歌。公生戊戌。歲後元首。我民無祿。公疾卧牖。上章請老。王命休之。施紳拜賜。屏藥治歸。哭者隕涕。孰能使之。其配道女。撤不盈升。來繼婦職。汝陰之勝。其宜家人。厥年不登。有婉淑女。來自蔚。非壹儀采。嘉維妾李氏。能力大致。衰仙應禮。公子三男。惠達有美。平仲和仲。季承勝衣。蓋七女子。伯嫁而死。

四歸以時。三振來字。長倩孫髮。淮海維揚。大梁開封。羅適魏相。濟陰書南。任氏元常。鶺鴒諸壻。官學登庭。人亦多公。擇士歸女。公姿忠純。言可信期。秋陽暾暾。表襮不施。力學好問。習次積藏。有來咨求。傾寫河江。稗官所收。齊諧所記。天數派青。坐客疊疊。舉已純約。與人務侍。錦衣被體。不有其文。世家多財。而不安富。推避分貲。以殖季父。孩養羸露。爰及昏髮。吏事儒雅。孔惠且明。不張聲勢。隱表索情。高明顧融。萬鍾應有。慈祥弟友。詎不中壽。非此其考。蔵邑厥後。浮光之麓。檄栢既林。鑱詩丘宅。亙古來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五

二質

畢

畢仲衍

宋史列傳。畢仲衍字夷仲，以蔭為陽翟主簿。張昇縣人也。方鎮許，請於朝，欲興鄉校。既具材計工，又聽民自以其力輸。知邑子馬宏，以口舌擅閭里，從謂諸豪曰：張公興學，而縣令乃自以取諸民。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已也。君將不堪誅。捐百金予我，我能止。從豪信其能，予百金。宏即詣府，宣言縣吏盡私為學之費，又將賦於民。昇果疑焉，敕縣且止。又揭其事於道，令欲上疏辨。仲衍曰：子盍也，不如取宏治焉。不辯自直矣。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五日得其奸言于昇，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給事中張問居里中，謂仲衍曰：請去鄉一志，畏十善，君子謂也。舉進士中第，調沈丘令。歐陽修、呂公著薦之，入司農為主簿，升丞。其兄引為中書檢正。奉使契丹，宴射連破的，衆驚異之。且偉其姿容，密使人取其衣為度，製服以賜。時預其充，會畫能記其朝儀節奏，圖畫歸獻。後錢勰出使契丹，主猶問畢少卿何官，今安在。王珪與充不相能，以仲衍為充所用，斥求罪過，欲傷之。卒無可乘。但留滯不遷，經四年，乃以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為官制局檢討，官制文字千萬計，區別分類，損益刪補，皆曲盡其當。凡從中問其事，必須仲衍然後報。他人不知也。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士大夫家爭傳其書。高麗使入貢，館之，上元夕與使者宴東闕下，作詩誦聖德，神宗次韻賜焉。當時以為寵。官制行，帝自擢起居郎，王珪留除命，謂為太峻，爭於前。帝連稱曰：是當得爾。未幾，暴得疾，一夕卒。年四十三。帝遣中使唁其家，賻錢五十萬。

畢西臺先生集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　昔文王之子高，封於畢，以國為氏。後漢兗州別駕諶，居東平，畢氏始為東平人。而諶之五代孫曰衆慶，為宋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栩。構為戶部尚書，諡景公。栩為豐王府司馬。栩之曾孫諴，懿宗朝為宰相，而構之五代孫積，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積之伍代孫諱士安，仕本朝，相真宗皇帝，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謚文簡，即君之曾孫也。文簡之子諱世長，為衛尉卿，年九十，與致相杜衍、兵部侍郎王渙、郎中馮平、朱貫，居所謂南京五老是也。衛尉之子諱從古，為駕部郎中，以衛尉老，不敢身仕宦。使衛尉卿仕，弗使衛尉即去，至或十五年不終一任。贈正議大夫。正議生君，字夷仲，以衛尉恩，補太廟齋郎，調許州陽翟縣主簿，而

故相張昇陽翟人也。由樞密使出判許州，欲因爲陽翟興學。既請於朝，乃教縣計工具材。縣人欲以其力輸者從之，而故太子中舍馬棗之子宏。嘗持吏短長，居邑中橫甚，謂諸豪曰：丞相之爲縣學非令也。令子以力輸之不足，則又將使子輸矣。由十百而至千萬，未可知也。子如以百金投我，我爲君責，使丞相自止之。諸豪信其能，因以百金遺宏。宏得金，得游許州，豈言丞相之爲學甚善，而民力之輸官府，縣吏皆私之，而又將賦於民。丞相果疑之，即使教縣須後令。具言縣吏無狀，請於道上。是時君代令部夫居外，帑預學者及歸，令不知所爲。謂君曰：吾欲上府辯於丞相，如何？君曰：無益也。不如取宏治之，則不辯而自明。會令之汝州鞫問，君攝縣事，即使人逮捕宏，案驗且得其姦利，五日獄成。因上府白丞相，丞相皆如君請，發其事於朝，不以父蔭，杖宏流鄧州。宏素爲鄉里所患苦，常輕視縣官，而君年纔二十餘，宏尤少之，嘗舉其手而出幼指曰：縣官於我猶是也。及爲君捕繫，猶日無害，侍其能，數以詞辯自解，而竟抵罪。陽翟人大喜。是時故給事中張問居陽翟，謂君曰：鄙語曰：鄉一忍，長十善。君之事，建成之事也。舉進士，就錫慶院爲第一，遂中進士第。補潁州沈丘縣令，而故少師歐陽修，以觀文殿學士知蔡州，故太師中國公呂公著，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潁州，皆如君，交

薦之。遷著作佐郎、知蔡州遂平縣事。未至，改簽書大明府節度判官廳公事。入爲司農寺主簿，遷丞。以事至中書，而丞相吳充素不識君，一見大喜，即以君爲中書刑房檢正官。俄遷戶房，先是提舉市易司，歲榷民糯米爲羸，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榷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米多陳且貴，醖益不行。遂發其姦，而三司歲課大耗。惟市易得私其羸以爲功。戶房欲弛其禁，而提舉市易司求使，數與戶房論難不決。其人方用事甚寵，會遷戶房，人爲君憂之。君取紙半尺許，疏問市易未榷糯米之前，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售幾何？已榷之後，京師酒戶爲坊者幾何，歲售幾何？又未榷之前，酒戶爲坊者多而售者少；既榷之後，酒戶爲坊者少而售者多，利害明甚。市易徒爲戶房以言語返復相語。及得所疏，問無他一詞，遂不知所答。卒罷榷事。改太常丞。充北朝賀正旦國信使，與虜人習射，一發中的，以爲偶然。再發又中。虜人以爲神，而君天資白皙，鬚眉如畫，辭令溫雅，虜人喜之。其主陰使人取君衣以爲度，制服以賜君。君預其元會，盡記其儀，與登降節奏，歸爲圖以進。賜五品服。其後數年，除龍圖閣待制錢勰使虜，而虜人猶問曰：畢少卿何官，安在？是時故岐公王珪與吳正憲在中書，議論不合，以君正憲之所用，遂深嫉君，數求罪過，欲中傷之，而爲

人抨擿密舉無纖芥可乘。然亦四年不遷。及置局定官制，遂以君爲檢討官。君乞罷戶房檢正事，即除秘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在官制所領戶部事也。戶部文書千萬計，君區別分類，損益刪補，曲當。雖戶部老吏不能窺也。官制之事，遂以君爲主。凡從中問某事，必須君然後報。他人不知也。嘗以君爲進士發解考官，上問官制事，不知，或曰：畢某爲考官。故不知。上即詔君罷考事，還局。上遂以官制專屬任君，雖他局事，時時兼付君矣。人多嫉之者。久之，高麗入貢，上自選君館伴高麗使人。上元觀燈，君與使人宴東闕下，因作詩道盛德。上見，俯同君韻和而賜焉。諸公畢和。當時以爲寵。及官制行，君以秘閣校理換遷朝奉郎。上又自除君起居郎，兼詳定官制。是時吳正憲已薨，他宰相素不右君，即留除命不使受，而爭於上前曰：畢某以秘閣校理換遷官，而又爲起居郎。起居郎，即修起居注也。前日修注者，未嘗不帶職。即是畢某以職換遷一官，復帶職而又爲修注也。優甚。上知君不爲宰相所右，因笑曰：是當得耳，是當得耳。君以力辭而復授命。蓋官制起於後周，備於隋唐，其後盜起兵興，漸失其序。更歷五代至本朝，純以他官兼領，無復舊制。先帝慨然欲加釐正，而文書浩繁，沿革制度本末，希有知者，惟君討尋論次，以夜繼日，釐別搜摘，曲盡其當，及推行

群有司以疑問於君者日以百數，君指畫應對，人人得以所問而去。官制遂定，而君亦勞矣。會大暑，君坐宣徽院，與他官論錄黃語，未竟，疾作。人客始不知人。上聞驚，即詔君肩輿歸私第，遣侍醫治療。是夕卒，年四十三。上悼惜久之。翌日，遣中使劉援撫問其家，賜錢五十萬，遺恩當補子一人爲官，而宰相猶以平昔芥蒂，不肯行者五年。及司馬文正入朝，舊相或死或罷去，始得補其子先太廟齋郎，則君之進退可知矣。君爲人溫厚儒雅，事其母壽昌太君至孝。自幼寢處不離其親側。及長，既娶，亦稀至其私室，寢處猶在親側，蓋終身焉。正議公捐館，君纔年十八九，家餘一馬，賣以爲擇師，君徒手養親，教養諸弟妹，嫁娶仕宦不失時，而君亦自不廢學。蓋治家之管仲也。嘗景德中，文簡公以德行相真宗皇帝，人想見其風采，而君略似之。治陰殿成，繪文簡公像於其壁。先帝識焉。及臨軒策進士，君方爲檢正官，立殿下。先帝望見，使人問君爲誰。及知，因歎曰：祖宗固有相類如是者乎。及君在官制，待遇日厚。如定學制、條法，爲北朝信使館伴高麗使人，皆先帝自選者。嘗授詔撰中書備對三十卷，天下之事，盡在其中，及奏篇，先帝歎息稱善，而今士大夫家爭相傳錄，以爲不可無之書也。娶張氏，故職方郎中公度之子，封瑞昌縣君。子二人，曰充，太廟齋郎；曰寔，尚幼。女二

人長適承務郎蘇如晦次在室將以元祐五年七月葬於鄭州管城縣盧村南原文簡公之塋次君之事應銘故敘書其大略以告銘者

畢仲游

（宋史列傳）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調壽丘柘城主簿羅山令環慶轉運司幹辦公事高遵裕西征運期迫遽陝西八十縣餽輓之夫三十萬一旦悉集轉運使范純粹李察度其賦而給之食必曠日乃可會條屬議皆不知所為以諉仲游仲游集諸縣吏令先劾金帛緡錢之最戒勿啟倉鑰共簿其名數以為質預紡具斛量數千洞撤倉庾墻壁使蠃糧者至其所人自斛槩揄其半而以半自給不終朝實然而散翊日大軍遂行純粹察歎且謝曰非君幾敗吾事元祐初為軍器衛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輩蘇軾異其文擢為第一加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鎮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實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鈔薄而敢掠之於帥寺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爭侍先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市一物惟人以為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鎮曰如公叔可謂真清矣召拜職方司勳二員外郎改秘閣校理知耀州是歲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諭境內曰郡振施與平糶若干萬碩實虛張其數富室知有備亦相勸發廩凡民就食者七十萬九千口無一人去其鄉徽宗時歷知鄭鄆二州京南淮南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言孔子廟自顏回以降皆爵命於朝冠冕居正而子鯉孫伋乃野服幅巾以祭為不稱詔皆追侯之仲游早受知於司馬光呂公著不及用范純仁尤知之嘗國時又適居母喪故未嘗得尺寸進然亦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不為浮誇詭誕戲弄不莊之語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辯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來禍福利害繫身者未嘗言顧直惜其言爾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于詩歌贊于賦頌託于碑銘著于序記者亦語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救溺也司馬光為政反王安石所為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役錢去鹽法凡號為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役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去者可復存矣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為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使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所論新法者始可永罷而不可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為也勢未可為而欲為之則青苗雖廢將復散況未廢乎市易雖罷且復置況未罷乎役錢鹽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間其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光軾得書聳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兄仲游陷黨籍例廢熙寧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以仲愈為都官郎中擢秘書少監卒

西水陳恬撰西臺畢仲游墓誌銘（并序）公諱仲游字公叔其先代郡人後徙鄭之管城維畢氏世序綿遠代有顯人至公之曾大父文簡公以清德雅望相真宗皇帝致天下於太平勳在王室書于史官議于太常與李文靖公王文正公同朝俱號賢宰相天下至今思焉大父諱世長故任衛尉卿贈尚書工部侍郎考諱從古尚書駕部郎中贈金紫光祿大夫皆以德業世其家公始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少孤力學以求自致與兄仲衍俱試南廟中高等遂俱登進士第肇名籍甚調壽州霍丘主簿南京柘城主簿權京都提刑司檢法官移信陽軍羅山令改宣德郎知河南府長水縣辟環慶路轉運司屬官以軍功轉奉議郎又遷承議郎丐監在京稅米第八界哲宗登極恩遷朝奉郎除軍器監丞改衛尉寺丞召試學士院除集賢校理權太常博士出為河北西路提點形獄公事除除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以太夫人疾請罷府官判登聞鼓院丁內艱服除提點河東路刑獄召還為尚書職方員外郎奏對稱上旨遷司勳員外郎權禮部郎中出為秦鳳路提點刑獄又移永興軍路改秘閣校理知虢州未行改耀州坐黨與落秘閣校理謫知閬州今上踐阼恩遷朝散郎提點利州路

刑獄。改知鄭州。還京東計度轉運副使。權知鄆州。除尚書吏部郎中。召對崇政殿。久之。為淮南路轉運副使。置元祐籍。知海州。改管江寧府崇禧觀。降監西京嵩山中嶽廟。已而出籍。管勾崇福宮。用八寶恩。還朝請郎。轉朝奉大夫。傳請再任。還朝散大夫。賜服三品。管勾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南京鴻慶宮。遂請致仕。宣和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以疾卒于西京。享年七十五。始司馬溫公呂申公。最為知公。皆不及用公而薨。范丞相平生期公可大用。卒登庸。公持太夫人喪歸鄭。服除。范公已出牧。故公於元祐間不極其用。又不當言路。於國之大政無所預。公於文章。升堂覩奧。風格同漢魏。為古文奇而法。序事簡而悉。詩篇遒壯。牋表麗密。雖片言隻字。皆有根蒂而切於事理。不為浮誇詭誕與夫戲弄不莊之文。行於鄉里。必可施之廊廟。用之當世。必可垂法將來。雖古作者。不能過也。議論引據古今。出入經傳百家。折衷歷代之沿襲。不為嘗試之說。一槩之論。凡所建述。必可傳利天下。稽考後世。雖前輩鴻博該洽之士。無不仰公之奇論也。公嘗謁見歐陽文忠公穎州。公奇其才。使子弟來謁。少師張文定公亦以為才。褒薦公甚美。哲宗皇帝即位。召天下文學之士九人策試。乃就文館翰林學士蘇公子瞻覽公文驚異。擢公為一。自黃庭堅張耒晁補之之徒。皆居下列。由是天下想聞公之風采。蘇公則表公自代。謂公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主上由是知公矣。范丞相之作大皇太后表冊文。公實代焉。攝太尉蘇公子由。跪讀之。歸以告其兄內相。曰。不意公叔文章一至於此。內相曰。豈惟品藻抑又實錄矣。丞相蘇公子容。號為博學。通知古今。每以公為直諒多聞之益友。公之在太常也。會太皇太后將受寶冊。宰相中公召公。及禮部侍郎郎中員外郎。太常卿。丞博士。至政事堂。諭告。且訂其論。公心知宰相欲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受冊文德殿也。堂吏持其目示座人。次至公。果然。公曰。顧與同列吏議。宰相曰。此先帝遺制。且故事也。柰何。是時群禮官。無一人敢置議者。公懼其事遂上。即抗聲白曰。外朝者。天子之明堂。非母后所宜居之。今於此受冊。遂將垂簾聽政。一失其位。無以示萬世。且先帝遺制。豈不曰舊章闕失。更在討論耶。宰執默諭其意。群禮官猶守舊不變。公退獨表請正之。宰相以聞。太皇太后乃下詔曰。以吾不德。豈可以克入舊貫之居。其受冊宮中而已。於是搢紳大夫。皆慨然偉公之建明。有詔詳定皇太妃儀制。當是時。朝臣希世競進者。則欲畢其禮以避東朝之尊。求寵於歸政之後者。則欲極尊崇以盡天子之孝。而公獨不然。援引經傳。及先代典禮。務稽古。不為偏私以遷就其說。於是搢紳大夫。

又服公之純正。會朝廷方重外。而有文學者。必試以吏事。故遣公使河北。改佐開封。已而復判諸路。又屢典藩鎮。公居外之日多。其宣力四方累勤。公為政。剛明有斷。而應卒遇變。從容詳悉。雖文案山積。獄訟糾紛。而下車裁判劃然一空。其在軍旅。星馹交馳。輻湊羽書。重跡狎至。而排難解紛。倏無留蹟。其從太師高遵裕討西夏。號令期日。皆從中出。嚴甚。無敢違者。前軍行三日。衆縣之夫畢至。以餽軍者乃三十萬。一旦暴集。有司度受其賦而給之糧。必曠日持久乃可。自計臺諸公。及僚屬相對。惶惑不知所為。計未有以處。公獨曰。此甚易耳。轉運使范公純粹及李察曰。願以此諉公。惟公圖之。公乃召八十縣官吏。與其州倅至前。悉受所賦金銀錢帛。令無啓緘。縢而鑰。召群吏簿其要。一以付衆。令使為質。二以備計籍。而以其副質有司。群吏筆不停綴。俄頃賦畢集。拉衆縣官吏之半。行詣所次驗遣之。衆皆曰善。公則已飭有司。具畚鍤籯鏟及斗斛以數千矣。衆駭曰。將焉用之。公輒下令。盡撤去倉廪之墻壁。乃徇其衆。令促詣群庾。人自斛米六斗。持其半自給。挾其半供軍。易秣傳馬。於是數十萬之衆。飈至雲合。鱗萃鳥散。已而使視群庾。空無遺粒。庾吏初尚爭之。公曰。必無少取以就贏。多持以自困也。是日。大軍遂行。范公及李察諸察吏。皆歎伏。且謝曰。非公幾敗。乃事。軍既行。而陝州夏縣夫爭遁去。諸公曰。他縣相視盡逃。柰何。公請身往救之。至則尚有存者。而縣令已將自劾。公遽止之。諭以無恐。又慰勉其留者。而走白諸公。請符令使追逃者。他縣乃止。耀州大旱。野無青草。公謂郡縣拯濟多後時。力愈勞而民不救。故先民之未饑也。多揭榜示之曰。郡將賑施。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歡然皆按堵。已而果漸賑食。乃出粟以賑。且平糶以給之。視隣境之民流散殆盡。而耀民之當徙就食者。乃十七萬九千口。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民衆繼之而給人足。無一人逃者。監司乃效捜於長安。得二人焉。曰此耀之流民也。遂還郡。公驗問。皆中民之遂利者。所責待自厚。非流民也。監司乃沮。有故吏以讒遂。鄉詣闕下。唱言公救災傾困倒廩。軍無見糧。朝廷聞之。遣使按視。公上言自劾。且願救屬縣。朝廷察其誣也。而公治行益顯。公為監司。所至一路。老姦宿贓。皆怖駭曰。畢公至矣。及事叢至。公一寓目。必曰某事有弊。某人有欺。若鑒見而繩度者。其在京東。行郡至曹南。公一視其牘曰。吏狃故態耶。是欲嘗試我也。召吏會之。果得藏粟十萬石。公曰。非州縣吏與吾計吏交通。不及此。其漸益長。調度縱橫。將不勝其弊。吏又嘗參狀。上半歲和糴數。公不應。檄州縣悉具出入多寡道里遠密盈虧登降之數。聚為圖式。藏

省和糴百萬石，淮南歲計常若，公至，乃更優裕。有老吏白公，前負發運司錢直三十六萬緡，有詔期三年畢償。今三年矣，且得罪。公曰：焉有是哉。吏以此迫公甚急。公則發其籍視之，乃往三十年以前，計司參主漕鹽鼓有錢直。復移之，久而其目尚存不去也。老吏非不知，第以此劇上。公裁得其實，吏叩頭伏罪，以公為神明。雖同列號為強明精練者，皆驚焉。公為政未嘗撓於大吏。錢內相勰，詆訾為公。後辟公京東憲司屬官，及尹開封，公適為其佐，事有悖戾，必力爭不置。有殺人者，吏受賕，獄用犯時不知，給君賴公辯正。錢公尹京，吏不得欺，且赫赫顯名者，多公所救正也。相如益澤韓丞相玉汝，以故元宰牧太原，公按視等列郡，韓公家奴朝童，自陳有卒剽劫其衣服。貴堂之側，韓公怒下卒吏，將黥配之，公曰：小童衣服鮮薄，而剽劫於大帥故相宇下，非人情，易吏治之。有卒母自言八十餘矣，所恃唯一子，而丞相遣戍河外，公命君遝。其小者如此，大節可知。河東吏益畏恐，而韓丞相獨善益厚。公比鎮潁昌，以書抵公洛中曰：我思公不忘，願公一來臨我，欲與公從容。公之威名動四方，然所至未嘗發擿官吏，駁胥吏，並楚戮廢不用。他人學者，終莫能及。野之故俗，書群聚譏詆大吏，一經品目，輒傳笑四方。先帝患之，論守臣使禁止，而牧守理至捜扶治之，終不戢，乃益肆。公至，獨晏然處之，勸善獎義，久之人人自重，恥為不善長厚也。其曾長乃來獻頌德詩五百言，且修贄見禮。自公以來，鄆風大格矣。公還朝，因面對論孔子廟自顏淵以降，皆爵命於朝，肖法服冠冕以居侑，而鯉承訓詩禮，伋以聖道傳孟軻，非不肖也。今皆野服幅巾，以從祭。號二代、三代者，未有爵命。上嘉納之，封鯉泗水侯，伋沂水侯。太原銅器精巧名天下，吏多捆載以歸。公獨不市一物，懼人之謂矯也。市二荼已而去。韓丞相曰：如公，叔可謂真清者。公篤於孝悌，若天性然，非勉強者。太夫人，丞相文忠公之孫，莊重謹嚴，先帝嘗聞其風。公事親孝謹，莫逆其意。公侍食於太夫人，視太夫人食之多寡，而食不敢過。退不敢更食於私室。公之兄起居，有孫兒未信，太夫人念之。公為謝四方辟請，獨乞為倉官，居京五年，置歷以論且言於公卿萬方。必官兄之孫，以慰母心乃已。公有女將嫁，會兄之女至，奪女資以嫁焉。為府官，俸尚薄，兄弟群從百口，至鬻衣貲構以給，後官登闕，俸益薄，群從益衆。比待長歸鄉，資用乏絕，然猶舉遠近長數十從，葬鼓塋無遺者，皆稱貸鬻田以致之。自小官以半俸給親族，終其身。公平生不自言，有司求增秩者三十年，晚仍上一官，請封老娣，朝廷嘉之，封其娣蓬萊縣君。先正文簡公葬且百年，神道碑未立，適公建焉。此皆人之所難能者，而度量恢

郡，不恩小怨。高遵裕之征西，與計司屢失期會，帥老肘責公，公寡跡論其事，有詔詰問，遵裕銜之，次貰軍行人，為公危之，卒不能害公。公歸朝，與遵裕子士充同考進士。士充恭病，公手和藥以救，人曰：故有郤，不使。公曰：吾知起其死，何暇念舊。士充病愈，歸與父相持泣德公。公更薦士充，京句使使養。有董嗣之者治輝州，故哭獄甚力，非朝廷詔止之，公幾不免，後嗣之與其妻及子併卒，衆以其狹戕害善類，皆幸之，無收瘞者，公為致其喪千里瘞之。又嗣卹其家焉。公平居遇親友故舊甚厚，憂人之憂，患人之患，至臣庇其家事，拯救其危難，甚於其家私者。所居氣蓋一方。任誰以大夫致仕，妻死負無以葬，公教具厚葬之。叱得卒，子弟皆遠宦，公親治其喪事，不知者謂為公之親戚骨肉也。隣居有書生與母俱病，公日夜調護，為遠致醫者，給使卒病，死友人之老卒病，調護如書生。故無貴賤，德公者衆。公年過七十，益康寧精悍，與士大夫持論至終日不倦，為具致仕大夫從容言宴無微，閱蘇內相嘗曰：吾聽公叔辯論傾寫，語音如鍾，坐覺衆士無精神，集公平生薦士多至公卿者，後進如晁補之、李格非、李昭玘，皆公薦慰士也。出入門下，久之與公俱為同舍郎，館中三人者皆文事公，唯謹不敢抗行。由是世以公為知人。嗚呼，士有文章者未必有學問，有學問者未必能政事。能政事者，未必敦德義；敦德義者，未必有文學。若公者，可謂兼之矣。公少時，有士為公推命者，多驗。故公晚節益務閑退，以安其命。嗚呼，若公者，然後可以言命矣。公有文集七十卷，總集古今璽方甚衆。娶張氏，封太和縣君，改宜人，光祿卿鑄之女，前公二十年卒。子男四人，曰大純，宣教郎，永安軍使陵臺令；曰大亮，登仕郎，均州司理參軍；曰大能，迪功郎，監南嶽廟；曰大拯，將仕郎。而大亮、大能皆好學，早世。大純、大拯俱有才名，承公之世而大之者，將在茲乎。女三人：長適承議郎蘇庭厚，次適通直郎郭體仁，次適進士范淑，而卒。孫男六人，曰少章，將仕郎，卒；曰少雅，將仕郎；少膺，舉進士；曰少儀，將仕郎；曰少城；曰少虎，尚幼。孫女四人，長適迪功郎薛居安，次適承奉郎安自強，以卒，餘未嫁。初，文簡公葬管城，先卿先大夫祔焉，至公地盡，乃改卜，以宣和三年九月乙酉葬公於新鄭縣西顏村林會原。公之先太夫人，恬先祖父親妹也。及是，大純、大拯以公治命來請銘，且曰：吾父知之深，愛之厚，莫如吾子。以親又甚戚，其不可以辭。然則非恬誰宜為公銘者。銘曰：

　皇矣真祖，茂蹐群倫。有釉文簡，維皇寶臣。孰濟厥美，實惟曾孫。堅公生厚，祖德是循。剛健篤實，養之彌醇。震發暴擢，蔚為英文。闢去浮華，上規皇墳。濟以雄辯，磅礴大鈞。浩無津涯，懷山吞雲。欲邈從之，發迹亮轅

藝王童忠讜上聞、累冠群彥、尨董公孫、誦詩三百、於事備焉。雖多奚為。孔聖有云、公當大事、其氣益振。太母踐朝、公預討論。率遵正位、萬世不刊。大妃與韋、議者紛綸。公無側頗、典訓是援。帝慶天戈、雷動星奔。欽至侍哺、命縣炊爨、吏懼失色、莫知所存。公為籌策、指撝若神。呼吸之閒、億萬具飧。有績京兆。有勞天官、帝嘉其能。式慶典藩、民懌民懷。去久弗諼、先饑哺飼。怨如豐年、隣境盡逃、我無一夫。判彼諸道、攸詢攸宜。左繩右規、小物必勤。曰故丞相、我則不聞。退居汝洛、益興道邊。詩稱老成、易尊丈人。自以無愧、歸于九原。公德不泯、公文有傳。尚茲無聲、達于壞泉。胡實斐然、集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蔡氏為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柄、欲引公助己、公謝絕之、遂坐黨入籍。後猶數寄聲通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熏天、忽與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嶄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游、獲見欽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

畢再遇

宋史列傳。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衛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袍金錢。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剋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再遇饗士、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屯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授再遇。再遇辭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遣李慶等繼之、命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果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李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衛敵陣。金人見其旗、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二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故、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雅遷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崈代鄧友龍為宣撫使、撤倪還維揚、尋棄泗州、命再遇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達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艦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間。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段政張貴代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各攜火潛入、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馬古倫師勒蒲察元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僕自貴狗灘

渡淮、渦口戍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多、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尋命節制淮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弩俱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遁、追擊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千戶泥龐古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埧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紇石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墻如蝟、獲矢二十餘萬。紇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閑暇、而間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大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圍楚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抗擊、軍聲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又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為輕馬甲

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挈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健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田里。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詔獎諭。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六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衄。再遇威聲始著。遂為名將云。鶴林玉露。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衆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遂大敗。又嘗引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黑豆。布地上。復前挑戰。佯為敗走。乘勝追逐。其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對壘。度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慮復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皆不覺其為空營。後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猺。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傅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紮木藁人。雜列堠燀。蠻見之。以為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一戰而平。四朝聞見錄。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久。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猪鎧。建旗曰畢將軍。虜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虜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真形又絕肖。且登其號於旗。虜兵以為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為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廷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為棊局棊絲之類。再遇不喜書。其弟再興。頗能書。嘗為其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汙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罪且為其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靈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為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于靈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揚長孺倚之。為代納六萬云。其詳見李常

薄著按張李燾為湖集擬賜畢再遇田琳御劄　卿精忠許國。續用既著。淮東一面。倚卿為重。不欲更遣他人節制。以分事權。庶使卿無所牽掣。得專意展布。勉圖殊効。以聞備禦雖紛。尚須周思博訪。必計萬全。乃若塊守孤墉。遂謂能事已畢。非朕所望於卿者。如山陽儀真六合等處。兵之多寡。將之勇怯。粮食之豐匱。在卿皆當究心。兼緩急應援。宜預有成算。使諸處一致蹉跌。責皆在卿。其如立到功勲。悉疏茂實。故茲劄示。想宜知悉。

畢道人

括異志。畢水部田潭州人。有季父。幼嗜酒。不治生。嘗遊江湖間。衣弊褐。攜一扇。懷袖間置沙數合。偶有所適。則藉地取沙。寫風雲草木蛟龍禽獸之字。以扇扇之。拾盡。乃欣然而去。嘗有賈者過洞庭方灘岸。為暴風所漂。幾至沉溺。忽見一人循岸以扇招之。舟漸逼岸。遂獲免。賈者德之。默記其形狀。及艤舟尋之。不復見矣。旬日。賈者到長州。偶於闤闠見之。邀歸酬飲。出金帛衣物為謝。畢曰。汝舟免溺。予何力焉。固辭不受。強之。乃取衣服數事。旋以施貧者。一無所留。其後竟不知所在。（得之李林宗抄校。）

畢田

元一統志。田。長沙人。博學有文。尤工於詩。宋真宗朝。以吏部兼王府侍講。一日居經筵。值天寒。奏蠲臨湘七都科調。里人德之。因祀焉。

畢隱之

茅亭客話。畢先生。名藏用。字隱之。年九十餘。然不知所修之道。嘗飲酒少食。自言本天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餘年。備歷蜀中名山勝境。景德中。詣至闕下。值封泰山。因從觀大禮。特召見稱旨。遂與披掛賜紫服。號通真大師。

畢達

能改齋漫錄。畢達暴卒。　輦官都虞候畢達。事仁宗餘四十年。治平四年八月。隨衛英宗龍輴。因至永昭陵。慟哭曰。畢達願事陛下。陛下何不取之。是夕暴疾卒。

畢君卿

輿地紀勝。柳州志。君卿。三山人。郡先無城。公為版築。柳有外城。自畢始。元祐四年。

畢贊

宋史孝義傳。畢贊。仕郡。為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畢漸

元一統志。畢漸。潛江人。宋紹聖元年。進士第一。累官知兗州。入為善部員外郎。出知荊南軍府事。兼提點刑獄。以文學致身。又劉介自立。由尚書郎。典鄉邦。時人榮之。卒葬江陵縣。

畢祈鳳（新安志祈鳳。字景韶。休寧人。年十七。即亞鄉薦。叅閱禮齋。宋開禧元年乙丑。省試第五。以諒陰免廷對。賜進士出身。）授建康府都統司幹官。入沿江制幕。再任六考。授知澧州石門縣事。荊湖四川宣撫大使。祺孫。總知其名。奏辟兼宣撫幕。知辰州事。卒年七十有七。

畢允升（臨川志允升。字元言。臨川人。有文名。精於周禮。太學內舍。登嘉定十六年第。授贛州教授。歷南外宗教。除太社令。沿）江制司機幕。為籍田令。遷武學博士。國子博士。又遷常博。兼沂王府教授。兼史職。雷變上封事。言正君心。除私意。輪對。又言納諫責實。添差通判贛州。知郴州。又知韶州。以廉稱。公為人莊重。門庭清峻。卒年七十四。

畢良史（吳中舊事良史。字少董。一字伯瑞。東平人。丞相文簡公五世孫。風度凝遠。少游京師。四舉禮部不第。出入貴人之門。）遭亂南渡。僑寓興國軍。江西漕蔣璨。喜其鑒辯博洽。資給命赴行在。遂以博古說動諸內侍。內侍皆喜之。上方搜古器書畫之屬。恨未有能辯其真偽者。得良史甚悅。月給餐錢五十千。仍令內侍延請為門客。又得束修百餘千。而食客滿門。隨有鄉薦。用族人恩澤。補上州文學。紹興中。為東京留守屬官。推知東明縣。東京再陷。即罷從事。留虜中三年。著春秋正辭論語探古。有宋臧哲夫李師微顧良執經師之。宋執一卷書背立。且讀且止。李執一卷書向其師。若有問者。而良史坐一榻上。後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生其間。良史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曰孫壽。冠者曰馬惠真。好事者寫為繪經圖。陷北境時。嘗揭衣走間道。即以蠟書上之。泗上繼好。勸蕭璡以歸。歸日進所著書。改秩陞朝。後以直敷文閣知盱眙軍。以卒。子希文希旦。至今子孫多居吳中云。

畢宏（宣和畫譜畢宏。不知何許人。善工山水。乃作松石圖於左省壁間。一時文士皆有詩稱之。其落筆縱橫。皆變易前法。不為拘滯）也。故得生意為多。蓋畫家之流。嘗有諺語。謂畫松當如夜叉臂。鸛鵲啄。而深坳淺凸。又所以為石焉。而宏一切變通。意在筆前。非繩墨所能制。宏大曆間。官至京兆少尹。

畢叔賢（金元遺山集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參佐王君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

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一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群為游騎所驅。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信校尉。遷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土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擢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曰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問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他部曲莫能比也。凡略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貰貸末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人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詿誤數萬人。已會諸鎮守兵之長。須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救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白故悮。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俘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遷授鄆平齊河兩縣令。東冀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喪葬之禮。立新塋於鄆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充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遷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烈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

所有藏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其有及民之功者為之銘。銘曰。

鬱鬱佳城。東潤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殳。而大事克荷。青社食犀。九虎磨牙。非排戶直前。焦類柔何。鄭公堂堂。高山大阿。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疲捬瘡摩。曹是殿屎。戴笑戴歌。功歸所天。不以自詫。若天與衆。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討長清之所全活。并青社為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為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尚信然耶。

畢林經世大典畢林、濟南章丘人。為百夫長。卒。子衆襲。從大軍伐宋。累功授敦武校尉管軍百戶。至元十三年。從大軍收附淮襄。陞忠顯校尉。左衛親軍總把。十五年賜銀符。進階忠武。十六年。從北征。加昭信校尉。十八年。進武略將軍管軍千戶。十九年。賜金符命。同中書省斷事官林耶台等。錄囚京兆中興甘州等處。遷武義將軍左衛親軍副千戶。尋加武德將軍。大德二年卒。子澍襲職。

畢璉鄒平縣志畢璉。字器之。鄒平人。由儒拜監察御史。吏部侍郎。仕至東平路總管。兼能幹濟操守謹恪。

畢氏宋畢西臺先生集畢氏墓誌銘　宋故尚書駕部郎中。贈太常少卿畢公從古第五女。生而柔惠和厚。女之賢者也。蓋嘗許歸於人矣。而以熙寧六年。正月十四日。卒於汝陰之沈丘。年十有八。至元豐六年。八月十一日。歸葬於開封府管城縣富戶鄉。祖姑李氏之墓次。其母德興縣太君陳氏。哀其未嫁而夭也。實使仲甫治葬。而使其序而銘之。銘曰。美厚而質。美畜而齡。維家之矜。其藏其銘。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百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章書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八

二質

一

動靜常一

古尊宿語龍門遠曰本自未常迷何勞今日悟守住寂寞城知君還錯悞從前諸聖人元是凡夫做豈有別路岐教人離憂苦秖這生死中即是佛去處有人忽踢著選甚淨穢土一向不回頭嗔之亦不顧千聖不柰何可不消言語了卻貪嗔癡即是諸佛母

萬法歸一

碧巖錄圜悟垂示云要道便道舉世無雙當行即行全機不讓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疾焰過風奔流度刃拈起向上鉗鎚未免亡鋒結舌放一線道試舉看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拶著這老漢堆山積嶽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果然七縱八橫拽卻漫天網還見趙州麼衲僧鼻孔曾拈得還知趙州落處麼若這裏見得便乃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水到渠成風行草偃苟或未然老僧在你脚跟下）若向一擊便行處會去天下老和尚鼻孔一時穿卻不柰你何自然水到渠成苟或躊躇老僧在你脚跟下佛法省要處言不在多語不在繁只如這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他卻荅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若向語句上辨錯認定盤星不向語句上辨爭柰卻恁麼道這箇公案雖難見卻易會雖易會卻難見難則銀山鐵壁易則直下惺惺無你計較是非處此話與普化道來日大悲院裏有齋話更無兩般一日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老僧不曾將境示人看他恁麼向極則轉不得處轉得自然蓋天蓋地若轉不得觸途成滯且道他有佛法商量也無若道他有佛法他又何曾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若道他無佛法旨趣他又不曾辜負你問頭豈不見僧問木平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平云這箇冬瓜如許大又僧問古德深山懸崖迥絕無人處還有佛法也無古德云有僧云如何是深山裏佛法古德云石頭大底大小底小看這般公案誵訛在什麼處雪竇知他落處故打開義路與你頌出編辟曾挾老古錐（何必拶著這老漢挾拶向什麼處去）七斤衫重幾人知（再來不直半分錢直得口似匾擔又卻被他贏得一籌）如今拋擲西湖裏（還雪竇手脚始得山僧也不要）千載清風付與誰（自古自今且道雪竇與他酬唱與他下注脚一子親得）十八問中此謂之編辟問雪竇道編辟曾挾老古編辟萬法理歸一致這僧要挾拶他趙州州也不妨作家向轉不得處有出身之路敢開大口便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雪竇頌這箇七斤布衫能有幾人知如今拋擲西湖裏萬法歸一一亦不要七斤布衫亦不要一時拋在西湖裏雪竇住洞庭翠峯有西湖也下載清風付與誰此是趙州示眾你若向北來與你上載你若向南來與你下載你若從雪峯雲居來也是箇擔板漢雪竇道如此清風堪付阿誰上載者與你說心說性說玄說妙種種方便若是下載更無許多義理玄妙有底擔一擔禪到趙州處一點也使不著一時與他打疊教灑灑落落無一星事謂之悟了還同未悟時如今人盡作無事會有底道無迷無悟不要更求只如佛未出世時達磨未來此土時不可不恁麼也用佛出世作什麼祖師更西來作什麼總如此有什麼干涉也須是大徹大悟了依舊山是山水是水乃至一切萬法悉皆成現方始作箇無事底人不見龍牙道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鬭快龍舟雖然舊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只如趙州這箇七斤布衫話子看他古人恁麼道如金如玉山僧恁麼說諸人恁麼聽總是上載且道作麼生是下載三條椽下看取頌古聯珠白雲瑞頌曰七斤衫重豈難提日出東方定落西一擊珊瑚枝粉碎轟轟雷雨滿山溪　保安勇曰獨坐獨行真踢斗無規無矩老禪和四方八面難拘撿天下誰能柰你何　照覺總曰問來親切布衫酬指出青州是舊遊皓月當空澄戶淺鯨鯢無柰不吞鉤　文殊道曰趙州布衫重七斤問處分明荅處親大地山河都蓋卻誰是當機裁剪人　普融平曰七斤衫重絕塵埃妙手何人解剪裁堪笑東村王大伯滿身風雨入門來　徑山果曰青州七斤衫盡力提不起打破趙州關總是自家底　龍牙言曰趙州老對面人難曉一歸何處青州布襖金銀琉璃硨磲碼碯　鼓山珪曰夜半墨漆黑捉得一箇賊點火照來看元是王大伯　蓮菴巖曰等閑提起七斤衫多少禪流着意參盡向青州作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　或菴體曰鑊湯無冷地黃河棍底流金剛難禪背腦後掛燈毬　石菴玿曰拶到懸崖撒手時七斤衫重有誰知寒來暑往渾無用掛在趙州東院西　北磵簡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開眼放癡頑瞞遣人上壁　斷橋倫曰老老七斤衫提來用恰好若更問如何且去青州討

道經雷淵黃真人曰所謂天雷地雷龍雷水雷社令雷其雷之名有八萬餘名法法名號皆是應世宗師誘引後學進道之說如人表字稱呼也末學機淺執泥不通以訛傳訛傍邪滋盛正道漸泯決烈之士大破疑團親見法王方知萬法歸一矣如此則撒手行持

無施不可真曰道法又貫雷淵逑聿南道人之言作萬法歸一論以發明元始一氣道之用法之體又統攝虛曰道生爲一復何疑可以無爲可有爲萬法本來歸一處何分正一與清微（並詳法）萬法同歸萬法歸一圖說

一者萬法之母也故兩一成二兩二成四重四成八重八十六合爲三十二重三十二爲六十四六六十四成三百八十四除乾坤坎離二十有四正得三百六十以應一暮也故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合乾坤之策其有萬千五百二十故一數成乎一物一物具乎一法一法之中復生諸法總而言之曰萬其始也依一立名依名立義依義立事依事立能依能立體依體立用依用立功依功立異依異立奇依奇立是依是立非是非既立於愚別智於否別通於多別少於少別衆於同別異於等別差於中別偏於正別邪於大別細於精別粗積而襲之因而重之自此以往雖巧歷不能得也三十八萬隨事訓名循事物之交錯人心之變通也無極之始惡有是哉智者必總萬法而一之還其原而反其本也一之既復萬法旋元故聖人一以貫之曰萬物雖多其治一也苟非一以一之直乎萬又萬矣

一齊萬法　夫萬法之於天下也以滄海爲口黃河爲舌不能盡辯其是非斃畚爲筆青天爲紙不能盡寫其情狀世愈下而法愈變人愈詭而道愈乖故一源繞動萬法交馳猶雨擊群叢風號衆竅紛紛爲擾擾焉莫之能禦也雖使羲軒重立法體聃再談玄不能抑其既動之源也其萬法之多萬法之廣有以智慮而窮之是以不齊而齊其不齊也齊之者何一而已矣一之者何會其極以歸其極也然萬法虛假一亦妄生一之不動則萬法無生吾將一以貫乎萬法同乎彼我俾乎天地惡得不齊者哉謂一不可反法不可齊者未悟可齊之理也

三教同元圖

一元

釋（三乘四果　九釋學者）

儒（百家諸子　九儒學者）

道（三界群仙　九道學者）

衆難非一（頌古聯珠法華經譬如長者有一大宅於後宅舍忽然火起毒害火災衆難非一　冶父川頌曰蝸蟀休）戀舊時窠五百郎君不柰何慾火遍來無走路癡心要上白牛車門前羊鹿權爲喻室內唯除總是訛蓬㶿臭煙相惱處出身不用動干戈

捨一取一（涅槃經衆生心性猶如獼猴之性舍一取一衆生心性亦復如是取著色聲香味觸法無暫住時）**會三歸一**（玄義但說無上道此不廢昔於一佛乘分別說三三乘不合欲令三合一處處須廢會三歸一同乘一乘是故一行不廢）**體合爲一**（佛祖統紀淨光義寂尊者書寓四明育王與夢疊國清上方有寶幢座顯內文殊臺欄楯外隔欲入不可依見觀音從堂而出故行爲低回相接忽覺自身與觀音體合爲一）**天地爲一**（道經入乎無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爲一出洞古經）**元氣爲一**（道經金鎖流珠存使法圖云一起初法一者元炁也在身之先生故名元氣爲一非圖浮）**與道爲一**（道經施肩吾曰氣住則神住神住則形住必也忘其情而全其性也性全則形自全氣亦全道必全也道全而神則旺氣則靈形可超性可徹也反覆流通與道爲一　又悲光生則與道爲一出玉樞經）**萬物爲一**（道經）莊子齊物論篇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玄功歸一（道經玄功歸一萬物生焉出參同契）**與道冥一**（道經雲笈七籤坐忘論曰）山有玉草木因之不凋人懷道形體得之永固資薰日久變質同神練神入微與道冥一（詳忘半額）**身神並一**（道經）雲笈七籤大戒序曰萬物芸芸譬於幻耳皆當歸空人亦然身死神逝喻之如屋壞則人不立身敗則神不居當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近爲真身矣（出武宇額）**蕭何第一**（數類漢史高祖即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未有以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鄂秋曰曹參雖有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萬世功也奈何以一旦之功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乃以何爲相國功第一唐史太宗即位第功班賞房玄齡杜如晦等功第一餘皆次序封拜淮安王神通曰義

師起兵臣叔先至今玄齡等以刀筆史居第一臣所未諭帝曰叔父兵雖先至然未嘗躬行陣勞今玄齡等以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

賢良第一（錦繡萬花谷漢晁錯對策爲賢良第一晉書郤詵傳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崐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

射策第一（數類漢史公孫弘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餘對策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後爲丞相封平津侯遂以爲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宋歐陽公集送方希則序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

治平第一（西漢書賈誼傳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朱邑以治邑第一入爲大司農錦繡萬花谷前漢黃霸爲太守分部宣布詔令吏民咸稱神明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反爲丞相總綱紀功名損於治郡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

後宮第一（太平廣記前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令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之宮人皆賂畫工唯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後匈奴求美人上按圖召昭君行及去召見貌後宮第一帝悔之。）

奏課第一（東漢書李忠傳忠遷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三歲間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遷豫章太守晉書解系傳解系字少連父脩魏琅邪太守考績爲天下第一。）

高平第一（東漢書竇融傳光武時融爲涼州牧八年夏車駕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注高平今原州縣郡國志云高平有第一城。）

中興第一（晉書王導傳導子恬少性傲誕號節史好士多技藝善奕棊爲中興第一。遷中書郎數類晉史王承字安期王湛之子東海王越雅相推重勅其子毗曰王安期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東渡江至建鄴爲元帝從事中郎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盡弘恕之道故衆咸親愛焉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又衛玠至豫章大將軍王敦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時中興名臣唯王承及玠爲中興第一。）

阿平第一（數類晉王衍字夷甫弟澄字平子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庾仲第三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大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敳字子嵩敳字庾仲）

江左第一（數類晉史桓伊字叔夏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爲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嘗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伊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時爲將軍封侯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使令人謂伊聞君善吹笛試我爲一奏伊雖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爲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南史謝靈運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縱横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靈運玄孫襲封康樂公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謝混字叔原安孫也少有美譽風華江左第一）

政爲第一（南史丘仲孚傳仲孚累遷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

當世第一（南史宋劉瑱傳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數類唐李揆字端卿美風儀善奏對代宗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後德宗時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朝是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能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曲洧舊聞東坡嘗語子游曰秦少游張文潛才識學問爲當世第一無能優劣二人者少游下筆精悍心所默識而口不能傳者能以筆傳之然而氣韻雄拔疏通秀朗當推文潛二人皆辱與予遊同升而並黜有自當州來者遞至少游所惠書詩累幅近居雷夷得此如在齊聞韶也汝可記之勿忘吾言。）

闇黎第一（南史齊江夏王鋒傳鋒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闇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闇黎鋒小名也。）

孝綽第一（數類南史劉孝綽幼聰敏能屬文王融深賞異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制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遷祕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後生第一（王融新對北史曰魏崔贍字彥通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雅有風鑒見贍數謂邢邵曰昨見崔悛兒便爲後生第一。）

馬矟第一（齊書柳世隆傳：世隆常自云：馬矟第一，清彈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獲世譽。）**孫何第一**（分門古今類事：太宗嘗親試進士，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名。時庶幾文思敏速，而何苦思遲，自謂必居其下。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精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此不謂之命乎。出歸田錄。）**頭頭第一**（唐語林：揆門第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淮海也，入頭頭第一。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瘵者，看即不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門戶第一**（太平廣記：李積，酒泉公義琰姪孫，門戶第一，而有清名，常以爵位不如族望，官至司封郎中、懷州刺史，與人書札，唯稱隴西李積。）**人物第一**（世說新語：世論溫太真是過江第二流之高者。時名輩共說人物第一之將盡之間，溫常失色。溫氏譜序曰：晉大夫郤至封於溫，子孫因氏焉。太原祁縣，五冊著姓。）**歷官第一**（新唐書：崔湜與弟液、滌，從兄涖，並以文翰居要官，每宴私，自比東晉王謝，嘗曰：吾一門入仕，歷官未嘗不第一。丈夫當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哉。故進趣不已，卒至於敗。）**處存第一**（數類唐王巢陷京師，王處存授京城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泣涕，軍中多處存義，僉爲之用。素善李克用，遣使十輩，晚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一。）**詩選第一**（太平廣記：沈佺期以二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楚西第一**（峽州志：在州對江普濟院山顛，望夷陵甚偉，今不存。）**卿爲第一**（鄰書足用勸之諮事：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爲第一何也。）**誰居第一**（唐杜牧樊川集撰韋公遺愛碑：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言：臣守土江西，月觀察使韋丹有六功，德被于八州也。）**公居第一**（唐顏魯公集撰崔孝公陋室記：公年二十四，遂擢高第。其年舉賢良方正，對策萬數，公獨居第一。）**理行第一**

（唐杜牧樊川集撰沈公行狀：公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樸康，理行第一。）**忠義第一**（百川學海晁氏客語：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云：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爲識，後爲忠義第一云。）**汾陽第一**（宋沈與求龜溪集問候劉帥狀：平時外敵，素知李廣之無雙；即日中興，必倚汾陽之第一。是爲社稷之衛，實憑神靈之休。）**關中第一**（宋張橫渠主簿蕭君墓誌：敘譜系之祚，丘墳之族，蟬聯蓋錯，爲關中第一。）**淮南第一**（宋史忠義傳：李庭芝鎮淮南，辟陸秀夫置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云。）**河南第一**（金史程震傳：震字威卿，東勝人，與兄鼎俱擢第。震入仕，有能聲。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震得陳留，治爲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撓。）**天下第一**（溫革瑣碎錄：監書、內酒、端硯、洛花、建茶、蜀錦、定瓷、浙漆、吳紙、晉銅、西馬、東絹、契丹鞍、夏國劍、高麗秘色、興化軍子魚、荔枝、溫州甘子、臨江軍黃雀、江陰縣河豚、金山寺鹹豉、簡寂觀苦筍、東華門把鮓、陝右兵、福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長老、京師妓人，皆爲天下第一。宅處雖劬之終，不及宋楊誠齋集賀黃侍御除集官，以海內寡二之辭章，收天下第一之科目，彼於權門炙手可熱之日，蹈慶而趨，及閩高賢擇臂不顧之風，其類有洮。）**治行第一**（有官龜鑒：張延賞除河南尹，政簡約，輕傜賦，詔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宋史陳居仁傳：居仁知徽州，秩滿入對，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爲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禮部，會樞屬闕員，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宋楊誠齋集撰朝奉大夫知永州張公行狀：適客責備，動輒興讒，若非使公親任，龜鳳豈能知治行第一，岷嶺蔫著也。）**講官第一**（宋史范鎮傳：范祖禹在邇英守經，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爲講官第一。）**九經第一**（江少虞類苑：咸平二年，置經筵侍讀，首命邢昺爲之。昺初應五經，庭試日，升殿講師比二卦，取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第一。）**廷試第一**（葉石林老人避暑錄：劉原甫廷試本爲第

一王文安公其弟也爲編排試卷官既拆號見其姓名遂自陳請降下名仁宗初以高下在初覆考官編排官無與但以號次第之耳文安猶力辭不已遂升賈直儒爲魁以原甫爲第二

奏名第一 宋史范鎮傳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及還朝載與俱有門客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方仁聲泊宅編潮州豪右吳伯陽有子偶寓太學方預薦伯陽夢若遊爽使者立聽事東階欲延之坐不可問秀才在否對曰不在遂去伯陽送出門見道中旌幢儀物擁里不絕語伯陽曰秀才歸但道天赦曾來偶是舉禮部奏名第一　詩宋鄒道鄉先生集聞霍仁仲唱名第一　吾鄉魁選久蕭條深喜高才遇聖朝天子六龍飛欻極狀元一鶚奮丹霄拜觀此日榮鄉及報國他時事更超四海讙然重改觀常州真是出英標

三試第一 宋史王巖叟傳巖叟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初置明經科巖叟年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

群試第一 宋史孫永傳永年十歲而孤祖給事中沖列爲子行蔭將作監

主簿肄業西學群試常第一沖戒之曰洛陽英俊所萃汝年少不宜多上人自是不復試沖卒表除復列爲孫換試銜擢進士第

文章第一 宋歐陽脩　宋蘇穎濱集祭亡兄端明文　兄之文章今世第一忠言嘉謨古之遺直

品硯第一 宋歐陽脩硯譜今人乃以澄泥知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皆發墨而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何爲第一 頌古聯珠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公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龍牙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牙曰不知公便升曰破布裹真珠　黃龍新頌曰密行第一精鑑還看具擇法眼真箇不知　月皎明曰以何爲第一不知最親切破布裹真珠頻城摸不得

說法第一 法華經佛告諸比丘汝等見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否我常稱其於說法人中最爲第一

天眼第一 法苑珠林又譬喻經云昔佛在世時諸弟子中德各不同如舍利弗智慧第一大目連神通第一如阿那律天眼第一

佛身第一 花手經佛身色第一猶如星中月神通力無比能隨衆說法。

法施第一 法苑珠林六度篇云佛說施中法施第一何以故財施有量法施無量

法燈第一 菩薩處胎經云如來出世法燈第一

法供養第一 法苑珠林說聽篇報恩部寶雲經云不以財施供養於佛何以故如來法身不得財施惟以法施供養於佛爲具佛道以法供養爲最第一

陳如第一 釋迦譜如來於波羅柰國鹿野苑中轉大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得法眼淨而弟子以始悟故爲第一

目連神通第一 盂蘭盆經疏云大目犍連用心之孝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故出家修行神通第一

息心爲第一 瓔珞經學道無窮極息心爲第一如海無增減吞流無有厭虛空正法性廣大亦復然

顯應第一 稽古畧寶公大士入滅莫之日車駕親臨祭奠道俗奉祀奇瑞顯應爲天下第一

都一 古尊宿語慈明圓都一頌云偏中歸正極幽玄正去偏來理事全須知正位非言說朕兆依稀覺有緣兼至去來興妙用到兼何更逐言詮出沒豈能該世界蕩蕩無依鳥道玄

三一之用 道書王侍宸五雷論曰三乃東方祖炁一乃北方生數蓋北鄉子爲雷局東卯爲雷門（許法孚）

至一之妙 道書岳南澗荀畢序曰一者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大哉一乎天地之母造化之本萬物之祖又謂之金丹金丹者返本還元歸根復命之妙也在道爲丹在法爲符體用相隨皆不外乎至一之妙也（許法孚）

詩文 宋史蓮峯先生家集代兄伯振上秦相書　某嘗謂古之君子所以經綸當世其妙至於不可知者此非才與智之所能至也通於一而已矣今夫以高世之才而斡旋天下以周物之智而周知天下天下之事固有不足辦者然天下之變無窮而才有窮天下之理無盡而智有盡則是才與智有時而不足恃矣夫人所恃以立事於天下者惟才與智而皆不免於窮且盡則是不通夫一之過也且古之君子所以施之而無窮用之而無盡者豈有他哉惟深於道精於天能致其所以爲一而已矣何謂一曰是不可名者也不離乎才而非才所能配不外乎智而非智所能窺窮天下之目不能視殫天下之耳不能聽燭照數計龜卜所不能知也故其動常無方而其行常無迹不令而人從不怒而人畏雖出入

萬變愈久而愈新愈運而愈不竭至大不能使之廣而至小不能使之隘至威不能使之屈而至貴不能使之淫其究至於天地萬物覆却於前而不能入其食表是以立於天下雖莫見其卷舒注措之迹而天下奔走鼓舞服役以趨於治而不知所以然是豈區區之才與智所能進哉昔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黄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夫豈惟兵道爲然哉如欲舉天下而經綸之與爲不世之治非夫通於一者不能盡其妙也夫隤然于上碓然于下陰陽寒暑推盪終古而不息者天地之所以爲一也周行于上者見于下運而不已晦而益明者日月星辰之所以爲一也升爲雲漢降爲雨露自有天地至于今而其澤不變者岳瀆河海之所以爲一也使其不一亦將窮且盡而已矣而能以育物乎堯舜禹湯文武與夫臯夔益稷契伊尹傅說周公太公之於天下其二百年之變軍興以來西自秦蜀南逹江淮干戈騷然歲無虚日非獨吾民不得奠枕西北之人亦受其困鳥獸昆蟲皆不得寧其生太師慨然知天意之欲憫民之不可久困兼愛南北與之息肩使十餘年肝腦塗地之禍一旦易而爲無疆之休而又風之以膠庠文之以禮樂凡古者典章文物所以弁藻王度藩飾萬物

者莫不豎然畢陳浸浸乎將遂爲百世之盛夫以反東朝之馭攬諸將之柄休天下之兵建膠庠興禮樂回危爲安改亂爲治使古人爲之未有用力不勞而能得者而太師曾不動聲色不挃思慮倚才智於几杖之外而運心乎神明之中始其未集異議蜂起而不爲之搖及其既成功鉅業崇而不爲之泰施設之妙方且沛然其如川之方至天下雖相與共由之終莫涯其運動之方蓋嘗觀之天下之理聞以顯而爲顯者矣未聞以隱爲顯者也聞以動而爲動者矣未聞以靜爲動者也聞以有爲而爲者矣未聞以無爲爲者也此豈騁才騖智之所能也哉是必深於道精於天而通於一是以其施若此其無窮而其用若此其無盡也三代以來大臣之功績見於世雖不乏然求其通於一者蓋幾焉蕭曹之賢不過遵秦之法而綿蕝之儀乃假之叔孫房杜能致正觀之盛而卒不能興禮樂謝安能安晉於一時然其失也樂高遠而少實用李德裕能振唐之威然其失也才雖長而不知養其氣求其一於道而功之全如今之盛蓋未之見也夫以光明俊偉若此士其可以不求列於下風以爲不朽之託哉凡士之生莫不志於世然必於其時之隆與夫道之盛者而託然後其身光焉世之君子誠能以其道之盛致時之隆雖不求士士所赴愬而不敢後者也吾宋

二百年間稱治者前慶曆而後元祐慶曆之治文正范公之力也元祐之治文正司馬公之力也二公澤斯民之心如水必寒如火必熱皆古之所謂一者也而其所致之治又若此其盛然則天下之士捨是不歸而安歸哉當是時蘇子美尹師魯王子野余安道石曼卿孫明復之徒所以盡列范公之門而程正叔范淳夫與蘇氏二仲亦在司馬公之門蓋不招而自來不呼而自應其勢若不可得已何者時之不可以失而道之不可以忘也今太師德業勳望之盛蓋軼于前人所以致今日之隆已追配于慶曆元祐某固凡介然嘗有志託大君子之門以圖不朽者自頃竊第顧祗掃門之役者五年于此矣自慮業門未至不足奉奔走加以窮空而覲且老不能爲萬里之涉跡賤亦不敢輒以名瀆侍御者之聽而過者忽蒙太師不鄙棄而置之洪造之巻爲師儒之官使之得近次竊寸祿德至渥也然事有出非得已不得不控告者威州地切吐蕃本唐日維州李德裕所欲置而牛僧孺所欲棄者也道里阻絶而瘴霧日作某一身以往固所弗辭但三釜之計誠有所不寧者敢布腹心伏惟太師終怜之易之近地以遂其使覲之念前之未懇而與之而不爲跡今又憫其危窮而改之而不罪其瀆亦足以見忱忱之造曲遂萬物而不遺矣某非木石豈不知冒昧

之罪爲不可然竊恃太師闢大公至正之門雖至疎遠皆得以誠自通於前而無纖毫之隔則某前日之命不請而得而况於今日之求哉儻辱覲録則將自今寅緣異時遂獲拜於門下覲德業勳望之盛與下士之末則今日之除豈徒尺寸之計哉蓋某終身之幸而不朽之託也冡宰威重震灼之至不宣

蔡定齋集上汪制置

某不佞結髮學問每閲前史見古之名世鉅公與夫忠義豪傑之士莫不歛衽正色遐想而景慕之及觀蘇東坡論司馬温公之德至於盛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某廢卷太息恨不與公同時端拜而師之晩從儒林丈人遊聞論誠一之學皆曰得温公之傳者丞相趙公而已趙公以是傳之閣下某方在齠齔而趙公亡矣不可復見矣吾道所寄者閣下也某願見閣下垂二十年閣下道德日彰名聞日流又爲天子侍從之臣一介之士仰之如神人某也自度愚魯無用之軀不足以進於大君子之門退而學焉幸其有成以求一言之質不謂閣下出典方面自閩而蜀某爲貧所驅隨牒遠從顧是閣下又不可得矣以二十年欽慕願見之切一旦償所志焉事有不可遇而卒遇殆天有以啓之也恭惟閣下挾天人之資躡聖賢之躅少時傳聲洋溢老師先生無與對衡者射策殿庭一筆萬言敷陳治道天子擢爲第

一天下之士比閣下以賈誼方持權者用事屈伸肘足以禁辱人稍稍附會立登青雲閣下未嘗目逆而心動閣門却掃澹然無營視鐘鼎富貴屑焉而唾去唯恐不遠心如山嶽積金至斗莫能移之天下之士比閣下以黃憲逮閣下受知兩宮游璧水登瀛洲歷天官貳卿文昌八座爲君藥石爲國蓍龜爲學者宗師天下之士比閣下以韓愈殊不知閣下之遺得於二公之傳惟誠惟一窮天地亘古今而不渝天下之士因其所見而言之閱三十年而三變其說是未知閣下者也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瘡痍灰席以待閣下行將柄用矣二公相於元祐紹興之初經綸之業用而未既傳之閣下閣下涵養滋久隱而未施當朝廷艱難豈容釋然於斯時哉不有施於今日萬世惜之伏念某莆陽人齒少且賤無他技能惟知讀古聖賢之書以筆舌鳴其窮雅尚氣節不肯與世浮沉歲丁丙戌隨諸生試有司偶在選中天子親策于庭問以當今之弊某縱口所言抵冒忌諱罪在不赦天子哀其狂愚置之與等某感慨奮發誓有以報萬一中夜屢起輒食與歎鯁鯁然憂在宗社每念材智駑下議論淺短無以自効茲幸閣下召節東來某肅齋道傍仰瞻儀刑側聆謦欬厭快夙昔欽慕之志私竊自省某所願學者二公也閣下之道二公之道也今某親令大君子而師之其可自暴自棄嘿嘿而無所言哉某東牘爲贄以勤館人者非敢私也如蒙閣下呼置坐隅設問以觀所存儻或可教憐其區區之誠告以一二某當與學者共之固某所願也非敢所望也冒犯威嚴震慴俟命

衛宗武秋聲集

王宸道院原一堂記

道一而已沖漠無朕兆於泰初形生氣化散於庠有聖人因之以建人極與世範贊兩儀之化而成其能遂萬物之宜以致其利根於命謂之性衆性出焉乃立教以順導之而歸於正動於欲繫乎情衆慾萌焉乃立政以嚴防之而杜其非古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莫能易也是道也帝王之道也儒道也帝王之世儒之功用光明卓絕而隱於無名木鐸振於夫子而儒名始彰老聃生於周爲柱下史夫子自貴稱而問道焉又從而問禮焉謂非儒不可也其著五千言說者謂其尚道德賤政教與儒不相謀噫是未邀其源耳蓋自惟精惟一之傳既遠上之遺化微下之情偽熾逞行而取仁先利而後義禮至於愚樂至於淫風靡瀾倒愈變愈下聃也思欲得古聖人功化寂融於無聲無臭之中使夫人至變於不識不知之際反其太朴之天以還邃古之風遂爲是憤世嫉俗之論而不覺其激也孔子不云乎禮樂則吾從先進其亦救弊之辭歟今觀其旨養生脩身去聲色賤貨利戒窮黷貴慈讓與儒不殊而所謂得一以貫即貫夫一也無爲而無不爲即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我無欲而民自朴即意誠心正而天下平也安有異旨哉故魯論軻書斥隱怪距楊墨而無片辭非詆老氏至子雲昉有搥提絕滅之譏及昌黎河洛諸儒目爲異端與釋並言其故何哉良由學仙者盡諉其說於老氏末流之弊雜以方伎詭譎幻怪而宗主吾道者乃不得不隱同斥異明有所尊理勢然也然其論道窮玄造微未易探索而近不遺家國細不棄民物漢之君相法之成一代之治是豈可以仙術槩之哉是以朱文公嘉與之謂文帝曹參得其皮膚伊川指谷神一篇最佳涑水註道德論而後山亦據古說謂聃老之書本於六經微言至論要不可泯信乎其辭之憤世嫉俗雖少戾於儒而道則無二也余束髮誦經史暇輒窺其書久有志焉躡毗陵歸以先廬爲考妣祠而於中祠老子猶歉然以地臨闤闠不足棲寄玄按白之士歷紀且半乃卜余山西隅倚高臨清鼎建清宇爲楹逾百殿以奉　天之主宰焉閣以奉　三清侍氣之先者焉祠以奉祖考上至曾高存報本反始之報焉爲堂一納老氏之流混而處焉室四延儒士之侶列而居堂之左右爲複宇以位主副閣之東南爲樂屋以粹職掌首之崇閣翼之邊廊貫之中廡殿以明軒閒族有池沠息有所庫儲庖湢滌溷有舍壇墠垣

墉靡不具體經始以己卯之秋落成於癸未之夏閣之下宏深軒敞建齋藏事率于此集扁以原一取道原於一之義使知道者擴而通之踈少思寡欲見素抱樸以至歸根復命儒猶是也自懲忿窒慾閑邪存誠以至盡性至命老亦猶是也夫如是則此心混然太極與道爲一而齊人我忘得喪等生死於晝夜能事畢矣奚必上增城遊縣圃如先儒所云下視人間猶覺益而後爲高哉苟徒較是非辨同異紛紛與物相刃相靡借拘儒之說惟世欲之徇而以肖天地之形同草木而腐則寧不負此生邪予負有生者也因記歲月爰筆其說勸諸職爲學道勉所劃廪田給院之衆爲租四百七十餘畝而贏經費繕修咸在焉鄉保畝步詳載副碑爲吾後者續廣可也雖至困乏謹毋覬斗斛尺寸之取又書之以爲子子孫孫戒

瀛州集

則堂先生一巷說

斯道之傳由羲黃以迄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而已矣及周中世老子與焉史稱其多識前言往行尚德而好禮夫子嘗就而問之以禮遺言在禮記曾子問等篇猶可考也老子實吾聖人之徒孰云其外正傳而自爲教乎而世所傳道德經者乃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至謂禮爲忠信之薄可以無講先儒因是以絕滅禮學爲老教之疵與釋墨氏同其屏遠吾不知聞今按書

之老子卽柱史乎非耶何其言禮後先枘鑿如此漢去古未遠當時有為黃老之言者以老子之道同乎黃帝則同黃帝則同乎堯舜同乎孔孟道統由是而出矣豈西竺之旨空列莊之虛誕可得同日而語而論者未之察焉耳易川道士丁全真求余作一序既余語之曰吾聖人言一爾之師亦言一一之義甚大質其切於治心脩身者而言主一無適而已矣主一無適主乎敬者也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敬之所在卽禮之所存此吾與爾師老子之所同也蓋禮者理也自然而然與生俱生者禮之體也義貴設之以為教堯舜著之於治夫子垂之於經亦因其自然之理而品節之以為之禮體之達於用者也是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敬而已矣一而已矣主乎敬者主乎一者也一之而不貳純之而不雜夫然後禮與心為一心與道為一吾意夫子之問老子之答如斯而已若乃外禮而言仁外仁而言道非吾之所敢知也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遂書此為之說元李希蓮雲陽集題周道士止一卷　天下之理必會于一故天下之士必歸于一一者造化之本源道德之樞要也昔之言道者曰抱一曰守一說金丹者又有所謂三五一萬事畢者至青霞高士周君乃復以止一為號蓋學道而能止于一則非常道矣人心萬變紛紜交錯而莫知其所止者總總也苟

非知道之深慕道之篤探其本原而執其樞要者其孰能知所止哉又孰能止于一哉吾於是知所敬矣故為書其大槩云采真集香溪先生云大哉一乎粤自太極未判純一純一命之曰太乙及其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散而為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必固舉絕之際泯然純全亦人之太乙也及夫目得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為愚知是一者為智守是一者為賢性是一者為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為一身一體之也合物萬殊為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為一致一貫之也實萬世為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於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卽其靈與陰陽技其化與四時合其誠天地鬼神四時陰陽吾之一與之為一矣其於天下有哉綸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聲律大成賦句　精以無二　純而不駡　所純不雜于一貫　其歸寧有殊塗　渾融此性純以不雜　混鴻其間二之則害　卒易為九乃善性之本然　卒書為精亦道心之妙者　精以惟微脈絡三聖人之貴　虛而同致依源六虛子之傳　其舉違乎悉均仁者之視　其為式乎孰外聖人之抱　卽見微之內而有一中之執　自忠恕之外莫知一貫之由　體乾卦之純借主借極　謹中庸之獨或安或利　道無所雜發作脩己　徒極其純推為勤於　精以入神妙變化此數之蘊　一而達道有無離為飛之說　會先之精為立極之標乎　守為之一探得原之精升

一氏

古今姓氏辯正郡氏曰姓書無一氏今江南彭澤有之當是姓乙訛為一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九　二質

一

玉清境太一經

道經大道明言一切諸法無邊智慧令諸天人大聖無量真人及諸法界有色無色有相無相各令心信成就知是衆生求於正教是人從流此人非流是人正住此人非住知此法時已到法岸住於至境得法深味得法宗本得正解脫修諸正行以淨天眼見諸衆生遍身口意三業不善墮於地獄畜生餓鬼難忍塗炭風刀往還晝夜不息見諸衆生修善業者勇猛精進行持道法務欲濟人當知此人得生天上快樂無極若在人中聰明殊勝我於無量劫中見諸衆生從闇入闇昏塞迷悶不能解悟有諸衆生從闇入明知識知見有諸衆生從明入闇捨真入僞不識道法有諸衆生從明入明真如滿月若或一切或因惡業成就或因貪慾瞋恚愚癡是業深重必應地獄受諸惡報如是之人若能發心修心修戒行種種法知省知悟不墮地獄懺悔發露所有諸惡今日懺悔既悔之後於今以去更不敢作慚愧

成就能離三惡道供養三寶以是因緣不墮地獄獲大善利種種果報莊嚴其身得天妙相清淨自在如青蓮花具足果報若或生不信想起一切惡業諸罪皆至所求不得所願不遂所作不成所望不至種種愁惱非是一端受如是等無量之苦現世受報無量大慈大智大惠真人乃見是人不知因緣不能懺悔不自省思不自悔覺不生慚愧無有怖懼是罪增長地獄受報解脫何其長夜冥冥苦毒備經如是衆生亦有道性爲諸煩惱之所覆蔽不能得見光明智慧無量功德猶如闇夜所見不真所謂世間男女若識若不識若去若來若彼若此舍宅城村衣裳飲食山海林木衆生壽命皆是道本無有他相無有他色太妙純一至寂無爲永生永樂無有障塞大通圓滿而說偈曰我於是時明大智慧說諸微妙示諸衆生得聞是語令其堅固故行無厭真心清淨歡喜無憂無所怖畏不內不外不朋不怒如此之時無有顛倒是諸性相無礙自在

太清境真一經

道經真一之氣因道而生受氣而生受氣而成而謂之命自真一稟形能全其性性命之動皆主乎心心若有所思則謂之意意之運動有所思慮而謂之志思慮以至成事而無不周者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慮動以營身謂之魂靜以鎮身謂之魄流行骨肉謂之血保形養神集氣謂之精神和而悅氣清而快謂之和神集氣而後有所營衛總括百骸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塊然不動謂之質形貌可則謂之體小大有分謂之軀衆思不得謂之神漠然變化謂之靈氣來入身謂之生氣去于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精變化不測通神羣生自得其生自得其養所以全道者今祖亦得其生成皆當自然不可逆理汝等當依吾言以廣教化不得邪生別見以亂正真勸人修道即是修心教人修心自可見道道不可得見因心以見道不可聞因心以聞夫聞見於道皆因以心心不可常用道以守若非以道守隨心聞見則是入邪宗永不解脫永不聞法是以諸天仙衆諸天大聖至真天真無鞅數衆當聞我法方得知道若更能虛心以遣其實無心以遣其有定心以令其不動靜心以令其不亂正心以令其不邪清心以令其不濁淨心以令其不穢汝等非不明此而欲常勤其行莫令退悔莫令障礙當知一切法皆應如是若於其中復生他見自迷正道無復見解別生思想以爲智慧迷亂身心反不知道反傳正氣如此衆等是其先世得是因緣尚淺故於正教自生障礙我今演說汝皆當明是心轉轉教人令其心真不復反覆心平無復高下心明終不暗昧心通

無有礙滯即於清靜身心解悟諸法了見一切如是功德具足不可思議不可稱量悉皆圓滿而不說偈曰汝等一切未見未聞從今以去悉聞悉見當歸依道行此事將歎其功德入功德海無爲會道念心發心無量因緣無量果報無爲之法成道名字無礙解脫是名真道

萬法歸一章

虛皇經天尊曰萬派枝流同歸于海萬法紛紜同歸于道衆生執着自生分別當有圓通無閡一貫諸義

守一

雲笈七籤太上智慧消魔真經云一無形象無欲無爲求之難得守之易失失由識闇不能進明貪欲滯心致招衰老得喜失嗔致招疾病迷著不改致招死殁衰患及老三一所延治救保全惟先守一非一不稱非一不成守一恬淡寡心寂寞損欲折嗔返迷入正廓然無爲與一爲一此乃上上之人先身積德所致也中中已上先善未積積而未極皆由漸昇當存三元歸識神氣狀貌出入有無主鎮三宮三尸必落尸毒既去鍊精成明智慧神通長生不死真聖神仙隨因受果太平經云何以爲初思守一也一者數之始也一者道之生也元氣所起也天之綱紀也又五符經云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能知也一者至貴無偶之號也上清三天君列紀經云柏成歎生請問雷房之道三真之

號二玉皇曰三真者兆一身之帝君百神之內始真也若使精殞審正三皇內寧太乙保胎五老扶精一居丹田司命護生二居絳宮嶽氣凝形一居洞房三氣合明於特變化華合與真洞靈明堂雲官紫府玉門黃闕金室丹成未臨曾帝一之內宅三真之實室也於是雲房一景混合神人上通覺養下臨清洞雲蓋星羅竹林蔥蒨七靈廻轉五色雜絳層樓萬重三氣成烟玉闕虛靜七門幽深金扉玉樞符精五藏公子內伏外章白元淳一成形呼陽召陰上帝司命各保所生微哉難言非仙不傳

守一雲笈七籤云夫守一之道眉中却入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中丹田者心也下丹田者臍下二寸四分也一有服色姓名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昔黃帝到峨眉山見玉真人於玉堂中請問真一之道真人曰夫長生飛仙則爲金丹守形卻老則獨真一故仙重焉凡諸存想乃有千數以自衛率多煩擾勞心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不用凡服金丹大藥雖未得去世百邪不敢近也若只服草木并餌八石只可除病延年不足以禳外禍或爲百鬼所枉或爲太山橫召或爲山神所輕或爲精魅所逼唯以守一可以一切不畏也

（一出真本皇人守一經中）

三一訣

昇玄經偈人實于明問云向聞法師洛精真一太一未聞三一之訣當復云何既爲一而復言三爲一有三耶爲三有一耶昔雖奉行未能曉了願爲究盡使後來末學得知真要法師曰三一者正一而已三處授名故名三一所以一名三一者一此而三彼也雖三常一故名三一三一者向道初門未入真境得見一分未能捨三全一是未離三雖未離三少能見一故名三一分言三不離一故名三一子明曰此一者何所有也答曰無所有而有問曰無所有而有何名爲有答曰以無爲有又問無何而有答曰得無爲有又問得而無爲者何所義答曰形骸虛僞故又問何爲虛僞答曰不住故又問云何不住答曰遷變異故又問非遷變異非無所有既云變異果是有物可變安得云無邪答曰向日變異者亦不言都無如虛空故但言一切皆有爲非真生者必死有者必無成者必壞盛者必衰少壯必老向有今無寒暑推變恍惚無常也

玄門大論三一訣

雲笈七籤叙　夫三一者蓋乃智照無方神功不測恍兮爲象金容玉質之貴窈兮有精混一會三之數因爲觀境則開衆妙之門果用成德乃極重玄之道道經云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洞神經三環訣云精神氣也釋名云三一者精神氣混三爲一也精者虛妙智照之功神者無方絕累之用氣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希微夷希跡也微細也夷平也夷即是精希即是神微即是氣精言夷者以知萬境均爲一照也神言希者以神於無方雖備得之甚跡也氣言微者以氣於妙本義有非粗也精對眼者眼故見明義同也耳對神者耳空故聞無義同也鼻對氣鼻於體義相扶也孟法師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者以言言一即成三也今謂明義各自有宜少多非爲定準如六通四達豈止三即君敢之所與無乎此哉然三義雖異不可定分亦一體雖同不容定混混亦不混故義列成三分不定分故體混爲一混三爲一三則不三分一爲三亦則不一不三而三不一而一斯則三是不三之三一是不一之一不三之三非直非一亦非非三不一之一非止非一亦非非一此合重玄之致也出體之義略有四家一者大孟法師解云三一之法以妙有爲體有而未形故謂爲妙在理以動故言爲一引經言道生一又云希氣主長載成靡兼三爲用即一爲本今不同此果法若起故非未形之妙經云生豈是常在之本二者宋法師解云有總有別總體三一即精神氣也別體者精有三智謂道實權神有三宮謂上中下氣有三判謂玄元始今謂此判三一之殊非定三一之體三者徐素法師云是妙極之理大智慧源圓神不測布氣生長載成靡素兼三爲義即一爲體此解雖勝語猶混漫未的示體如極理之與大智此即是境智之名慧源之與載成即是本迹之目故未盡爲定也四者玄靖法師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乎言相非質非空且應且寂今擬此釋則以圓智爲體以圓智非本非迹能本能迹不質不空而質而空故也今依此解更詳斯意者既非本非迹非一非三而一而三非一之一三一既圓亦非本之本非迹之迹迹圓者明迹不離本故雖迹而本本不離迹故雖本而迹雖本而迹故非迹不迹雖迹而本故非本不本本迹皆圓故同以三一爲體也三一圓者非直精圓神氣亦圓何者精之絕累即是神精之妙體即是氣神之智即是精氣之智即是精氣之絕累即是神也斯則體圓圓實共圓三圓三之三三不乖一圓一之一一不礙三故雖一而三三不乖一故雖三而一雖三而一故非一不一亦雖一而三故非三不三三一既圓故同以精智爲體三義並圓而取精者名殊勝也義有九條有五遠義九條者三一名三合成九義精有三正實權也神有三空洞無也氣有三始元玄也精三者具如境智科解神三者無是豁然之名洞是通同之目空是虛容之理也氣三者正一經云太無變化三氣明爲黃氣爲

玄白炁爲元青氣爲始也論其相生者正智生實智實智生權智無生於洞洞生於空空生於始始生於元元生於玄也然自一之三從三至九千應萬變同歸本一不殊而殊殊而不殊也用五迹者洞神經云大道無極極乎自然變化無極其中要妙三五八九三者精神氣也五者精有二君精氣也神有二君神氣也精有二君亦氣名曰太陽化爲元陽子丹變爲道君是二君也神有二君亦氣變黃名曰中和變爲老子又爲黃神是二君也氣有一君黃氣變白名曰大陽變爲太和是一君也以五當法體義不分二分三一之變有此五君以三就五爲八三內有一成九也斯亦一途應用示知五身然化迹多端塵沙莫辯孟法師云用則分三本則常一今解論其正意體一義三本迹而言四句變九四句者一者本一迹三二者本三迹一三者本迹俱三四者本迹俱一本一迹三者妙本圓一分應開三迹一本三者應氣爲一本體俱三第三第四兩句者望前兩句不知本迹不殊故同三同一其義具顯前章也九變者三一之化變精神氣精神氣中又各相生三三相續遂爲九變故從一至九從九還一上元真書云一曰滌一二曰元一三曰太一四曰玄一五曰真一六曰雌一七曰雄一八曰三一九曰正一滌者至道之根衆妙之本元者衆善之長萬法之先也太者極大之名包含爲德玄者不滯爲用妙絕高虛也真者去假除惑即色皆空也雌者安靜柔和觀空照實也雄者剛動能化方便善權也三者精神氣也正者治邪滅惡去闇就明也此名至道衆迹有此九條攝會歸本同爲一致故三天正法云從九返一乃入道真辯教曰第一小衆經不同孟法師云涉學所宗三一爲本故七部九經皆有圖術今列如左（第一洞真三一）上泥丸宮天帝帝卿中元絳宮丹皇君輔皇卿下元丹田宮黃庭元王保鎮弼卿出三元真一經（第二洞玄三一）治三丹田元先子丹元陽子也出太上真一經（第三洞神三一）南極老人中極道元北極玄妙出洞神太上三一經（第四皇人三一）始青元白玄黃出皇人秘旨（第五太清三一）赤子真人嬰兒出太清上中經上卷（第六太平三一）意神至神念神出第一卷自占盛衰法（第七太玄三一）黃帝微出太存圖及道德經（第八正一三一）開闔闢即治三元（第九自然三一）虛赤光元黃光空白光合有九經所明三一並治三宮其條守體須具如彼經所辯然洞神所出三一之變亦云精神氣虛無空等具如彼經第十三卷所明也今三一者神氣精希微夷虛無空所以知此爲三一者以其明義圓極故也昔正一三一等是以其明義淺迹故也昇玄經太上告道陵云汝昔所云名爲真

一道者是則陰陽之妙道服御之至術爾非吾所問真一此昔教也下文云汝其堪受吾至真平等要訣無上妙經乃至第四辯不一之一此之教也其外六經所辯三一雖不彰言辯空而但爲氣觀之境可屬於昔故清子修上清道得地仙而已若言三氣三色並是界外之事三洞三一本意皆爲入空此則攝屬於今也能倫聖教本不有無何曾今昔故可九經所辯皆不有無並非今昔但迹物情不了滯教爲昔物情若悟曉教成今也更二儀在分今昔一就大小乘分二就因果義分大小乘分凡有三義一約定有分二約偏並分三約待絕分定有者昔小乘以三一爲定境義極於有今大乘以三一爲智慧義在於空何者昔小乘入定則含於有故在空之時無復三一也今大乘爲觀群色是空故雖於空不失三一也故洞神經釋守三一云知守虛無空者爲大乘也守神鍊形爲中乘守氣含和爲小乘也二偏並者昔小乘學偏今大乘能並小乘捨色入空故不能並大乘即色辯空故能並也三待絕者昔用三一以入於無得無之時謂爲真一此之無一猶對於有之無是爲待二因爲待也今之三一即體非有亦復非無非有非無故無所待既無所待故無絕也二就因果義分亦有三義一約近遠別二約方便究竟別三約常無常別一約近遠者昔以三爲氣觀果則近極三有今以一爲神觀果則遠極道場故極果圓智成今三一義如前也二約方便究竟者昔開方便果極三界今開究竟故果極常一故昇玄經云是爲究竟究竟者功業成罪行畢則常一也三約常無常者昔三有之果爲災所成故是無常今一常之果湛然不動故爲常也

金闕帝君五斗三元真一經口訣（道書消子）

受之東海青童君立春分日夜半時起坐東向冥目存身中三宮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乘紫氣之煙共登北斗陽明星陽明星者北斗之東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陽明星東元太上宮宮中有青玄小童授子真光也先當存北斗星紫氣大如弦從上直流我前然後乃存三一也周君口訣云存七真人並北斗七星而共登陽明星行我居中央也中七星者以魁覆頭杓柄前指也我存吞紫氣三十過而嚥之也又思三一三卿並同吞之也吞畢更存七真人緣向從紫氣空中來下還兆三宮中良久心祝曰三尊上真太玄高神陽明主春萬重開門丹元主夏朱紫含煙陰精主秋天威六陳北極主冬萬邪塞姦五土衆王戊己天關所指皆滅所向莫干鍊我七魄和我三魂生我

五臟使我得真登飛上清浮景七元長生順性嘯吟千神畢亦可眠存之四節共此一呪爾夏至之日夜半時起坐向南寅目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乘紫氣之煙共登北斗丹元星丹元星者北斗之南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丹元星南極太上宮宮中有朱陽靈妃授子絳書寶衣也秋分日夜半時起坐西向寅目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乘紫氣之煙共登北斗陰精星陰精星者北斗之西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陰精星西元太上宮宮中有白素少女授子玉章虎書也冬至之日夜半時起坐北向寅目存我身中三宮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在中央也俱乘紫氣之煙共登北斗北極星北極星者北斗之北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吞紫氣三十過行之久久自見北極元星北元太上宮宮中有玄精真人授子金書秘字三五順行六月一日或十五日令與秋分夏至日相避也夜半時坐西南向寅目存身中三宮三一三卿及我合七人我居中央也俱乘絳紫青黃四氣之煙共登北斗天關星天關星者北斗之中神也於是存入星中共坐並臨目各吞四色氣各十過先吞絳氣以次行之久久自見天關星中元太上宮宮中有太上盛真人授子滅魔符鑁邪鉞黃衣兵籙八節日各守八日爾以節日夜半爲始餘唯存在三宮中安坐而已極精想使有至髣髴耳

守五斗眞一經口訣

雲笈七籤道士志學山林隱靜久遁幽室遠迹人間爲之者益精而神速至也或多不知推算度分數作曆日也如不知曆日之道則二十四氣八節之日不可得知又復不能年年出入世間尋問求寫亦是學人之難也今謹按北帝自然之經云法用正月三日當立春二月十五日當春分四月一日當立夏五月十六日當夏至七月七日當立秋八月二十二日當秋分十月五日當立冬十一月十一日當冬至節山林道士當用此法若晚外曆日之八節自宜按之曆八節蓋璇璣之正度萬真靈仙神明朝宴之日也北帝自然發月數之中日二景氣相隨之日亦大吉時也宜以修道建思併而論之吾從唯一外國以月一日爲建二日爲除以次數之今窮山無曆日此乃可用匈奴國以正月一日爲甲寅朔六甲周而復始正月小二月大三月小四月大五月小六月大七月小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十二月大若窮景深林外迹名絕者亦當按此可也每至建日或月一日平旦存三一從己三宮出坐己前乃心起再拜若

如見之髣髴在目心祝曰天尊三帝守我命門出遊虛中六氣互合養我五臟正我三魂五藏自生長生飛仙畢又存從虛中還三宮良久嚥液三十過爲良夜當見三一及三卿也或夢見白鳥白鵠白虎金玉之物皆三一之化景示象也如此守之勿殆則相見之象也對面之漸也每至除日夜半時密起北向仰視北斗七星之內象見三一從輔星中下來入己三宮中畢還寢精思存之髣髴似見乃微呪曰太上天輔三帝所遊三卿扶持與真合俱下入我身安寂坐無吐精濡形魂魄和濡使我飛仙雲半行遊畢嚥液二十七過月取一除日爾每至開日夜半時起坐東向去巾亦可散髮叉抓櫛結之結令通良久畢祝曰上元三真真中嬰兒散髮開煙上通天台泥丸堅凝與天同時使我飛仙交行洞臺畢嚥液十九過畢乃巾而寢精思存三一三卿各安其宮帝與卿相對而坐存三一呼氣宮中三十過已存時亦自呼氣三十過也呼者開口吐氣之謂也其時亦當覺一體熱則和神凝魂之驗也存三一皆當臨兩目內視神宮也存一之道使太上三素氣見三宮中三素者紫青絳三昔色氣也紫在上也則存守三一在其中目想見北極紫房玉宮使天官序列思我將在帝前對坐所乞所求乃心拜焉太上是上清之帝極貴者也北極紫房帝之房爾亦存己三一與帝論飛真生生之道凡臨盛饌皆正心存一目想一先飲食然後兆乃食之也常如此則邪氣遠退真氣來前飲食畢心祝曰百穀入胃與神合氣填補血液屍邪忘隆長生天地飛登金闕役使六丁靈童奉衛守一之法以甲午甲辰甲寅日夜半掃除靜寢之處方圓一丈布席燒香北向再拜亦可心拜而已因仰視北斗七星使紫氣從斗中出入兆身中三宮之內北向接手兩膝上心存三一三卿與兆俱乘紫氣上登太極太極北極星也存令忘身失體恍然而昇天之狀如此則仙道近矣仙人謂之大靜也陰雨可於寢牀上爲之亦可預作壇於盛處使方圓一丈籬四面使高數尺至日常當修之此大靜之道也守一之道當候月初出時向月再拜畢心祝曰太陰玄精明月夫人初生流光照我三宮神仙上飛高遊八方所向所願皆與福會守一之道常存七星覆頭上柄指前如此百邪之不干兇氣之滅已要訣也守一人忌食五辛豬犬肉履產婦家甲子日思存又忌大醉及諸穢臭皆避而慎之違之勿疑矣又勿抱嬰兒大不可爾不與人共衣履同床席而存一也思真靜神念道招靈皆欲別處非徒此事而已後聖金闕帝君肯受三光真一經太極帝君真符五斗真一經太乙帝君寶章凡此四訣以傳仙人涓子涓子約河川獲鯉魚剖得青

玉函發視獲二符二經法是也此太上內隱法地真之上道亦得朝宴上清遊盻太極飛遨崆峒寢息崑崙矣

三一九宮法

雲笈七籤夫三一者乃一身之靈宗百神之命根津液之山源魂精之玉室是以胃池體方以受物腦宮圓虛而適真萬毛植立千孔生煙德備天地混同太玄故名曰泥丸泥丸者形軀之上神所居也兆唯知吞氣嚥津鳴齒納液不知此所因者乃泥丸之末流腦家之遺枝爾令將告子三一之訣上真之妙法也開口來修慎勿宣傳貫遠盟誓身殁鬼官考延七祖長閉河源兩眉間却入一寸爲明堂宮却入二寸爲洞房却入三寸爲丹田丹田直上辟方一寸爲玄丹腦精泥丸魂宮也明堂宮左有明童真君右有明女真官中有明鏡神君明童真君諱玄陽字少青明女真官諱微陰字少元明鏡神君諱招精字四明此三君共治明堂宮並着綠錦衣腰鄉褫帶四玉鈴口銜玉鏡鏡鈴並如赤玉也頭如嬰兒形亦如之對坐俱向外面或相向也此明堂之道也若道士恐畏存三神使鳴玉鈴聲聞太極使口吐玉鏡赤光令萬丈存之俱畢因三呼三君名字叩齒九通則千妖伏息萬鬼滅形也若道士飢渴亦存三君並口吐赤氣使灌己口中因吸而嚥之須臾而飽

也若道士夜行闇不見路又存三君使口出火光照前須臾路自朗明也若行凶危厄難之中有刀兵之地急存三君使鳴玉鈴精而想之敵人自然心駭意懾不復生害心也若道士欲求延年不死及疾病臨困求救而生者當正心安寢存明堂三君並向外長跪口吐赤氣使光貫我身令币我口傍嚥赤氣無數當閉目微嚥之也須臾赤氣繞身都變成火火因燒身身與火俱作一體內外洞光良久乃止名曰日月鍊形死而更生者也又暮卧常當爲之則必長生不死也又數存嚥赤氣使人顏色返少色如童女此不死之道明堂之要訣畢也且起皆嚥唾三十過以手拭面摩目以爲常存嚥色作赤津液洞房中有三真左爲無英公子右爲白元君中爲皇老君三人共治洞房中此爲非真之道自別有經事在金華經中丹田宮有上元真一帝君帝君之御會三人共治丹田宮守三元真一之道是也此地真之要路控乘龍車之經也天真多官位兼欲爲地真人地真人隱遁於官位不勞損於朝宴故從容任適隨特而遊坐七輿以遠步四氣也至於天真雖差階小劣俱一真矣地真人亦各安其所之不願爲雲中官也流珠宮有泥丸太乙真人在丹田後却入一寸爲流珠宮流珠真人自別有經司命之所行也其道妙大盟誓用珠帛結盟乃能付之此經三百年一傳滿五授止不得復出此大極公卿司命之道也玄丹宮在丹田之上正方一寸紫房綠室朱煙滿內其中有泥丸太乙真君治玄丹之宮太乙真君貌如嬰兒始生之狀坐在金床玉帳之中著紫繡錦衣腰帶流火之鈴流火之鈴者無質而赤光動之聲聞十萬里蓋上清中太乙真人之寶鈴也左手把北斗七星之柄右手把北辰之綱北辰者北極不動之星謂之爲辰綱也正坐玄丹宮向外左右無侍者所以名之謂太乙真君也旦夕中諸三一訖獨後乃來存之未存之者先遣其輕後行其重也太頭有九宮請先說之兩眉間上其裏有黃闕紫戶絳臺青房共構立守寸之中左右兩守寸左面有絳臺右面有黃闕其九宮真人出入皆從黃闕絳臺中間爲道故以道之左右置臺闕者以衛非常之氣伺迎真人往來也紫戶大神名平靜字法王青房大神名正心字初方形並如嬰兒各服衣如其方房戶之神手執流金火鈴守寸者却入三分名爲守寸也暮卧及旦存思之時先存二大神髣髴存見仍呼其神名字畢微祝曰紫戶青房有二大神手把流鈴身生風雲俠衛真道不聽外前使我思感達利靈闕出入利貞上登九門即見九真太上之尊祝畢乃可存思三一洞房九真諸要道也守十二大神唯聽九宮中真官在九宮內者出入耳目上帝

信命及玉童靈真往來諸帝軒二大神聽以進其餘非真此二大神皆不聽進也此中黃太乙法度也於是赤子帝君乃命兩耳神嬌女雲儀使引進之故人覺耳鳴者外使入也雲儀將扣磬鐘以聞九宮使知外人來入令警備也磬鐘者是令耳鳴之聲音也其聞之者錯手掩耳而祝曰赤子在宮九真在房請聽神命永塞不祥太乙流鈴以滅萬殃祝畢以手拍耳門二七過畢當覺面熱即佳候也若覺頭頂頸間索索寒者惡氣入也當急卧臨目內存玄丹宮太乙真君以流火之鈴焕而擲之惡氣即出身外火光亦隨之在後炯炯然以照己一身良久平復也其明堂洞房丹田流珠四宮之經皆神仙爲真人之道傳於世其玄丹宮經亦真仙司命之要言四宮之領宗矣此一經須太極帝君告可與乃與之也亦時出授爾凡合五宮之道行乎世上有真名者遭值之矣自非骨相挺命不聞此言也又有玉帝宮玉清神母居之又有天庭宮上清真君居之又有極真宮太極帝妃居之又有太皇宮太上君后居之此四宮皆雌真一也道高於雄真一也並有寶經以傳已成真人者未得成真非所聞也雌真一之要亦自不授之矣太上所以出極八景入騎瓊軒玉女三千侍真扶轅靈妃俠唱神后執巾者寔守雌一之道用以高會玄晨也此太上之宗根虛皇之

所傳也此四宮人皆有之但不修此道者宮中空耳未不盡修於九宮九宮者宮中亦空爾非但雌家而已至於丹田宮中常有帝君守寸常有大神不復問之須修乃見在宮中修爾之者神仙不修者以壽死矣雌雄一神者男女並可兼修之無不在也唯決精苦之至乃複茲矣守玄丹太乙真君之道暮夕靜寢去諸思念卧坐任意先存北極辰星紫氣來入己玄丹宮中須臾滿宮溢出耳外使帀身通洞内外與紫氣合體畢又存日來入玄丹宮中日滿宮内在紫氣中央望視如闇中視火珠之狀畢乃存上清中黄太乙真君從北極紫氣中來下入玄丹宮日中坐君諱規英字化玄衣飾色服如上又存己一身忽然昇上入玄丹宮日中在太乙真君前對坐服色任意因心起再拜稽首膝前問道求神仙長生隨意言之因存乃吞紫氣三十過次嚥液三十過畢又存北斗七星內有一赤氣大如弦徑下直入玄丹宮中於是太乙真君及己俱乘日入行赤氣道中直上詣北斗魁中寢息良久自周此寢也亦即有真應十四年行之則與太乙同遊俱到七元綱也十八年詣上清宮受書佩符從使玉童玉女各十八人一夕一存之唯數而已勿令脫夕亦謂專修此道不必須守三一也兼之益精致感速爾月一日三日七日十一日十五日夜半之時存玄丹宮中太乙真君正坐向外口吐青氣來入我口中我隨嚥之凡五十過畢乃嚥液五十過畢微祝曰太乙真皇中皇紫君厥諱規英次曰化玄金床玉帳繡幌錦帷嬰帶火鈴斬邪滅姦手把星精項生日真正坐吐氣使我嚥吞與我共語同宴玄丹鍊灌七魄和柔三魂神靈奉衛使我飛仙五臟自生還白童顏受書上清司命帝君所願所欲百福維新又存己上三宮中在太乙前寢息因以取眠亦當夢感妙應矣日為此而數精至即相見之階漸也

四宮雌一內神寶名玉訣

（雲笈七籤凡學上真之道而不知雌真一）之內名亦萬不得仙也學者受師口訣然後奉行每以正旦月朔太歲本生之日入室東向思存玉清神母姓廣名銜字莊虔長九寸九分著玄黃素靈之綬頭戴七稱珠玉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太極珠宮七寶府五靈鄉玄元里下治兆身玉帝宮中上清真君姓感名迴字衡類長六寸六分著青寶神光錦綉霜羅九色之綬頭戴玉寶飛雲之髻冠玄黃進賢之冠居無上之上崑崙大幽中宮明堂府九光鄉大化里下治兆身大庭宮中太極帝妃姓玄名虛生字伯無長七寸七分著玄羅飛光五色鳳文之綬頭戴七寶玄雲之髻冠無極進賢之冠居元景之上太清極玄宮中玉房府三丹鄉丹元里下治兆身極真宮中太上君后姓遷名含孩字合延生長三寸三分著七寶飛精玄光雲錦霜羅九色之綬頭戴九玄玉精顆雲之髻冠玄黃無極三寶玉冠居太清九玄之洞無極真宮丹精府雲光鄉玄玄里下治兆身太皇宮中行玄丹之道守三一之訣當常存四宮雌真一之神衣服形影名諱鄉居所在此寶經之上篇以傳見成真人者始學不得參問其要素靈所秘不行於世凡受上真之法三寶神經雖通靈究幽不知雌真一之法亦萬無成矣故太上標其重禁格於輕泄不載於紙墨有者宜審實內心然後受焉每以正旦月朔及太歲本生日沐浴清齋燒香入室東向存思四宮雌真一之神鄉居姓名服色長短如上法畢當叩齒十六通祝曰太陰真神號曰女靈含景九玄來真隱寘日吉天朗告齋上清心念目矚洞鑒神形還守宮宅玉華芳蓋五色變化流黃紫青運致飛霞上造帝庭畢嚥液三十六過止如此則九年而生玉華金真朕光神見軀形與兆共言子既見神心知而已慎勿妄傳也此四宮雌真一之神是天元始生之陰官受號帝妃也始其元氣未立五政未開光景未道氣極虛無無上無下無外無內無左無右無前無後太上之元精玄始之妙真虛極之先結氣而就混化萬物天地得存皆由於四真也能有至心存思者千齡不知老九天之中萬神同壽也

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訣

（道書消子受之東海青童君太上曰真人）所以貴一為真者上一而已一之所契大無感化一之變通天地冥合是以上一為一身之天帝中一為絳宮之丹皇下一為黃庭之元王並監統身中二十四氣氣以受生生立一身上應太微二十四真真氣細和品彙成形玄神混分紫房杳冥炁氣者結虛煙而成神也神者托三一以自生也變化者三一之所造得化者皆由神之自隱混黃相成得玄之極故三一元君各有真氣真氣結成自為千乘萬騎雲車羽蓋常以內入紫宮以登玉清列錄元圖化胞保胎三一養身得為真人飛行九霄受事高上所以一之所濟者乃生乎天地非但行飛蠕動小事而已子若能守之鋼固則精應感暢精應感暢則三元可見三元可見則白氣鬱變白氣鬱變則混分自生混分自生則千乘萬騎忽然至矣於是羽蓋可御雲車可乘白

日昇天。上造太微。實三一之玄功。精感之所會也。太微中有二十四氣。混黃雜聚。結氣變化。有時忽爾而分。覺然而生也。化氣中有二十四真人。結胚生成。不由胞胎。皆三一帝皇之神氣所以致。分道變化。托玄立景矣。既能守身中三一。則天上太微中三一。帝皇之真君而降見於外。與子面言矣。身中復有二十四真人。亦身精光奧氣所分化。而變萬化。若雲車來迎合氣長景。以登太微。二十四真人。俱與身中神明合宴於混黃之中。共景於紫房之內。託形氣於千塗。廻老反以返嬰。改死籍於北酆。壽長存乎帝鄉。出入玉清。寢止太微。又兼行帝一太一。五神及三五七九之事。兼行之者。一神之感易致也。紫房須守一爲根本。守一須守紫房爲華蓋。故三一三素相須也。而紫房六合相待也。雖其居不同。而數一之用俱濟也。子善思而存之。則三一之事畢矣。若單得受一道者。則三元不備。但注心於一。亦可長生不死。得入太清而已。不得遊宴太極。北登上清之宮也。上一真帝之極也。中一真皇之至也。下一真王之妙也。天皇得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壽。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上成衆妙之君。三皇體真以守一。故一無藏形。像人尋真以求一。故三一俱明。一無藏形。真真極也。三一俱明。得一而明己。其真既極。三一既明。得一而生也。夫真守一者。當令心寂神凝。體尋求感。所以百念不尋。精意不散。但三月內視。注心一神。則靈光化生纏綿不裁。若其注念不散。尋氣欽和。由朴之生也。得一之速也。若華僞僭起。競心亂生。故一不卒見。神不即應。非不卒見。即應由存之者不專思之者不審。是故積年之功。罔有髣髴也。若能心濟遠感。繼心無替。亦必三月之精思。與一混合者也。太上告曰。三元者。九天之玉真。太上之正道也。胎根之所生。六合之所存。故正一大道以出真帝。正道玄真以生大神。離合五化。萬化忽成。三元解變。則一之所生也。故變氣布結。神得以靈。衆真歸一而玄功成焉。此正道之宗祖。元氣之根始也。散之於無。則白氣杳合。養之於形。則長生永久。夫三一之法。觀道備於三元。其道奇妙。總括靈篇。天人仙皇。握實神經。第一之訣。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第二之訣。雌一合變。大有妙經。第三之訣。洞真玄經三五七九。號太上素靈。是故上一帝君寶洞真經。中一丹皇寶雌一大有妙經。下一元王寶太上素靈洞玄大有妙理。此之三文。真道之至精。一神之玉章。並是天真之禁訣也。高上之秘篇。兆守三一。得吾三經。即能乘雲上昇太清。洞觀無窮。遊宴紫庭。徵感深矣。雖可文宣守一所生。三一見矣。既見三一。可求此經。當必授守。三一之法。皇天上清金闕帝君。真書之首。爲衆真之妙訣。子而守一。一亦守子。子而見

一。一亦見子。一須身而立。身須一而生。子身進退。千端萬事。常當念一。飲食念一。喜樂念一。哀感念一。疾病念一。危難念一。履水火念一。乘車馬念一。有急念一。人之念一。衆止矚目。念亦多矣。思念必專。不專無異矣。患人有志不固。固不能久。知一名字而不能守。守不能堅。志志不能苦。思念無極。多有矜心。不能常守。故三一去。則正氣散失矣。正氣者。故氣前。故氣前死日近也。俗人學道。多尋浮華。不信真一。爲貴初有真志。後必變敗。由用志不一。邪氣來入故也。守一之戒。戒於不專。專後不久。久不能精。精不能固。固而不常。則三一去矣。爲空宅。屬空宅無主。其身安久矣。太上告曰。氣結爲精。精感爲神。神化爲嬰兒。嬰兒上爲真人。真人昇爲赤子。此一真之也。天有三寶。謂日月星也。亦爲三精。是用長生。人有三寶。三丹田也。亦爲三真。是用永存。靈寶經曰。天精地真。六寶常存。此之謂也。兩眉間上。却入一寸爲明堂。却入二寸爲洞房。却入三寸爲丹田。泥丸宮。却入者。却就項後之背向也。丹田泥丸宮。正四方面各一寸。紫氣衛天。外映照九萬里。復北斗七星以魁爲蓋。以杓柄前指外向也。變化大小。飛形恍惚。任意存之。上元赤子居中。在斗蓋之下。赤子諱凝天。字元先。位爲泥丸天帝君。其右有帝卿一人。坐相對。是齒舌腦之精神化而生也。上入爲帝卿君。諱肇精。字玄生。此二人共治泥丸中。並著赤繡華衣。貌如嬰孩始生之形。天帝君執上清神虎符。帝卿執大洞真經。坐俱外向。或相向也。內以鎮守泥丸。面目齒舌兩耳鼻髮之境。外以拒感六天。萬鬼山魈魔也。三魂七魄。五日一來朝而受事焉。心爲中丹田。號以絳宮。鎮心之中央。正四方面各一寸。朱煙參天。外映照三萬里。變化恍惚。在意存之。中元真人居其中。諱神珠。字子丹。位爲絳宮丹皇君。其右輔皇卿一人。是五藏精神之結化也。入絳宮爲輔卿。諱光堅。字四靈。此二人共治絳宮中。並著朱錦衣。貌如嬰兒始生之形。丹皇君左手把太清經。輔卿君執大有妙經。八景輦坐俱外向。或相向也。內則鎮守筋骨五藏血肉之境。外以震折萬邪之不祥。養氣安神。長生久視。飛仙太霄。三魂七魄。三日一來朝而受事焉。臍下三寸。號命門丹田宮。下元嬰兒居其宮。四方各一寸。白氣衛天。外映照七萬里。變化大小。飛形恍惚。在意存之。下元嬰兒諱胎精。字元陽。位爲黃庭元王。其右有寶鎮輔卿一人。是津氣津液之神。結煙昇化也。入在丹田宮。輔卿諱歸明。字谷玄。此二人共治丹田下元宮。並著黃繡羅衣。貌如嬰孩始生之狀。黃庭元王。左手把太白星。右手執玉晨金真經。輔卿執太上素靈經。九庭生景符。坐俱外向。或相向也。內以鎮守四胎津血腸胃膀胱之府。外以消災散

禍辟却萬邪。三魂七魄。一日三來朝而受事於王矣。守一之法。立春之日。夜半之時。正坐東向。服氣九過。嚥液三十五過畢。乃存北斗七星。冉冉來下我頂上。却向天。以杓柄正向前指東也。存陰精真人二星。覩治頭頂上。陽明玄寘二星却在上也。陽明陰精二星在後面。玄寘真人在前面。於是髣髴存念位定。又思三一之尊君。忽見變生。共出在斗魁之中。須臾三卿君復坐如三尊。須臾見六人俱登玄寘綱行。東去達天關而止。俱向我口。又存見上元手扶上卿。中元手扶中卿。下元手扶下卿也。我乃嚥氣一通。良久上元二人從氣中來入我口。上昇還泥丸宮。次嚥氣一通。良久中元二人從氣中來入我口中。歸絳宮。次嚥氣一通。良久下元二人從氣中入我口中。嚥入下丹田中。存天關星令去口七尺。星在口前。三元入我三宮中。都畢。乃精念真一。各安所在。坐卧思之在心。心有所願。事事心啓之。所求者亦心啓。求之存思。唯令靜寂。若寢室內。晝日亦可存思。立春存三一東向。如立冬精思。立夏存三一南向。如立春精思。立秋存三一西向。如立夏精思。立冬存三一北向。如立秋精思。存三一各安其宮畢。乃微祝曰。五方命斗神致七星。三尊凝化。上招紫靈。六神徘徊。三宮丹成。玄通大帝。下通黃寧。天真保衛。名引六丁。神仙同浮。乘煙三清。四體堅鍊。五藏自生。

道教義樞三一

道書卷曰。三一者。蓋是希夷之奧。順神氣之樞機。智用則事並有形。會歸則趣同無物。此其致也。洞神經三宮訣云。一者精神氣也。釋曰。精神氣三。混而為一。精者虛妙。智照為功。神者無方。絕累為用。氣者方所。形相之法也。亦曰夷希微。夷平希遠微細也。夷即是精。以精智圓照。平等無偏。希即是神。以神用不窮。遠通無極。微即是氣。以氣於妙本義有非麤。孟法師云。言三言一。不四不二者。以言言一。即成三也。又三一體義者。徐法師云。三一是妙極之理。大智之源。圓神不測。布氣生長。質成廉棄。熏二為義。師一為體。今謂極理之與大智。此即境智之名。慧源之與質成。即是本跡之目。故未為定也。玄靖法師解云。夫妙一之本。絕乎言相。非質非空。且應且寂。今觀此釋。則以圓智為體。以圓智非本非跡。能本能跡。不質不空。而質而空也。且三一圓者。非直精圓。神氣亦圓。何者。精之絕累。即是神精之妙體。即是氣亦神之智照。即是精神之妙體。即是氣亦氣之智照。即是精氣之絕累。即是神也。三一既圓。故同以精智為體。三義並圓。而取精者。名未勝也。又三一修守義者。三一所修。宗在靜定。洞真消魔經云。智者守一。歸定心源。老君戒經云。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心正由靜。靜身定心。心定則識靜。識靜則

會道也。今之所明。略顯三義。一者方便。二者正觀。三者轉緣。一者鳴鼓以召衆也。夫為正觀之道。欲使邪氣不侵。必須集會群神。以自匡輔。洞真經云。左為鍾。右為磬。中為鼓。或三十六通。應三十六天。或三十二通。應三十二天。或二十七通。應九天三九之數。或二十四通。應三八二十四神。或十二通。應十二神。或九通。應九宮。或七通。應七元。或三通。應三元。隨數所應以相召也。二者咽津。津者津液。即是泉源。泉源流通。則為安身之本。泉源壅塞。則為亂志之由。故須咽津液以溉灌百神。然後恬心以守三一。其數所應。具如鳴鼓。三者拘魂制魄。魂為陽神。其義主生。好人以善。魄為陰神。其義主死。好人以惡。若不為善伏惡。為能入正除邪。故須制魄拘魂。方可存三守一也。正觀者。正存三一。具如本經。今詳釋轉緣者。從氣觀轉入神觀轉變神。力亦不思議。具如二觀義辨。

洞元子抱元守一篇

道書自古聖賢得道者。皆自此而出。得其道未盡者。咸想脫之謂也。即今之釋子安禪入定坐化者皆其道。得其至要者。謂之陰脫。即今之道士尸解之類也。修此秘道。成有關鍵。其訣在口。（訣曰。）抱元不遷要道全。抱元得遷定可仙。守一不失萬事畢。我命在我不在天。丹田有物炎如火。淡然滋味甘如蜜。但能實守不參差。一日精研勝一月。時遷彼位求絳宮。往來車馬自相通。有時飄附谷神來。出入天地玄門中。初時一步至兩步。十步百步旋如風。一里二里不行到。百里千里去無蹤。出時門戶關鍵丁。重重封記無華草。盜賊興。心欲劫時。千里之中須便到。世間道士無輕忽。莫將已物為他物。宮宅如能修補全。自在其中入或出。

太一雷法

道書此法乃月孛法也。蓋太一為諸雷之首。萬神之尊。幹天地之樞機。運陰陽之變化。一派淨明真君。自葛安撫者。主乎碧玉大帝。太一月孛。姓梁諱輔。以太一朱泰二將軍以役四聖三帥。五雷十二功曹者。又有釣臺余真人傳派者。則主乎月孛雷君。而翼以天罡四聖。陰陽十部雷神者。皆足以轟雷致雨。馘祟陰妖。（非法字。出法書）

太一天尊

道書鄭所南祭錄議略曰。太一兩字。尤為微妙。太者至也。一者不二也。蓋悟至不二之理。能守其至不二之天。則精神魂魄悉聚而不散。離種種邊。非空非色。寂然不動。渾然至真。還我本然天真之一。此一者非一之一也。乃我本然之天也。（祭錄序）

太一神

道書胞胎之精。變化之主。名務猶。字歸會昌。一名解明一名寄頻。出經法相承。

一禪者

雪竇語錄送一禪者云。天得一。地得一。王得一兮無等匹。谷得一兮歸巨浸。應見三山皆岌岌。得一又何必。今古不曾居丈室。千花影裏復是誰。八面風清照紅日。一禪一禪須記取。象胥齡難兮且相許。頑石拔針忽截來。拂袖雙雙便四去。　又送一禪者二首

三三九九八十一。一一觀風隨召出。千古有誰同共知。一毛師子衆毛畢。右一。　九九八十一。大熟不豎賞若謂無諸訛。金剛會合掌。右二。古尊宿語真淨文送一禪者袁州丐云。佛子之心。絲毫不掛。無底籃子。曬珠滿瀉。袁州城裏。任人着價。異日歸來。倒騎鐵馬

一書記

圓悟語錄示一書記。英靈衲子。蘊卓識奇姿。慷慨騰驤冠。視身世聲名如游塵浮雲谷響。以風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越生出死。絕聖超凡。乃三世如來所證。金剛正體。歷代祖師單傳妙心。跂步驟踏。作香象金翅。要馳驟飛騰於億千萬類之上。截流摩霄。豈肯為鴻鵠燕雀局促於高低。勝負較目前。電光石火間。贊料利害耶。是故。古之大達不記細故。不圖淺近。發片志欲高超佛祖。荷擔一切所不能承當之重任。普津濟四生九類。援苦與安。破障道愚昧。折無明顛狂毒箭。拈出法眼。見判使本地風光。澄霽空劫已前面目明顯。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廢寢忘餐。刻意尚行。潔清三業。向三條椽下。死却心猿。殺却意馬。直使如枯木朽株。頑石頭相類。驀地穿透。豈從他得。截發大伏藏。然暗室明燈。擬髑髏於要津。證大解脫。不起一念。頓成正覺。且道箇入理之門。然後升普光明場。據無漏清淨殊勝偉特法空之座。口海瀾翻。脅無礙四辯。才立一機。垂一句。現一勝相。普使凡聖有情無情。俱仰威光。同受庥廕。尚未是絕功勳處。更轉那頭。千聖羅籠不住。萬靈景仰無門。諸天無路捧花。魔外那能傍覷。放却知見。卽却玄妙。颺却作用。唯飢飡渴飲而已。初不知有心無心。得念失念。何況更總著從前學解。諦句奇言。理性分剖。名相桎梏。佛見法見。動地掀天。世智辯聰。自纏自縛。入海算沙。有何所益耶。箒是大丈夫應務敵勝驚群。滿自己本志願。乃為本分大心大見大解脫。無為無事真道人也。

法一書記

圓悟語錄法一書記請贊云。化城踏破。實所非留。當陽截斷。機關透出。百草頭頭。揮臨濟之吹毛。駕慈明之巨舟。頭角相似。氣類相投。全機一喝分賓主。須信渠儂得自由。

主一居士

中峯廣錄示主一居士云。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衆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於胸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明之質。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嘗也。豈真誠求訣生死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為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他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參政樹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為時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尤力。乃欲追跂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着。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畧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參究。政當參時。於靜於鬧。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主敬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迴之復論哉。茲奉鈞命。寓以簡易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丁一頭陀

中峯廣錄示日本丁一頭陀云。僧非僧。俗非俗。六六從來三十六。俗是俗。僧是僧。從教日午打三更。僧亦得。俗亦得。畢竟本來無間隔。無間隔。無間隔。虛忽承當。笑看大蟲生兩翼。會麽。若也不會。且莫忽忽草草。你因甚不顧父母之養。而依附大僧。投身林谷。莫是為求衣食麽。莫是為求名利麽。既是不求衣食。不求名利。畢竟為箇甚麽事。況是遠逾數萬里。航海得得而來。實為自家脚跟下有一種生死無常大事因緣。遠經驗劫。而及今生。愈見昏迷。轉加沉墜。今日須是捨命忘形。盡平生氣力。向他空閑寂寞中。提起古人一則無滋味話。默默自看。看來看去。但心無希望。意絕馳求。識不攀緣。念不流逸。不問山林城市。靜鬧閑忙。今日也與麽看。明日也與麽看。忽與眼皮破。髑髏穿。便解道丁一卓二。築着便是卓二丁一。百事大吉。海東走出黑波斯。眉毛鼻孔長三尺。說甚麽生死與輪回。說甚麽虛頭與真實。草鞋兩耳忽聞聲。僧俗由來都不識。都不識。誰辨的。春風吹破嶺南花。一一漏盡真消息。

靈一 釋書姓吳，唐廣陵人。神氣清和，方寸地虛，具足學習無儀律儀，是脩不計身中有我，我中有身，以寶應元年寂滅于杭隆興寺。（詳明律僧）

曇一 釋書姓張，唐蔣人，宿植淨因，生智慧性。景龍中出家，受具於玄覜律師，學通事鈔於曇勝律師，大曆中遷化。（詳明律僧）

智一 釋書不知何許人，居靈隱之半峯，精守戒範。唐武宗廢教，寺毀，除爲鞠爲茂草之墟。一不詳所終。（詳辯才僧）

道一 釋書姓馬，唐漢州人。生而鬚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聞衡岳讓禪師出岷，往依焉。一見，讓公泯然無際。建中中歸寂。（詳習禪僧）

開一禪師 釋書上堂：拈花微笑虛勞力，立雪齊腰枉用功。爭似老盧無用處，卻傳衣鉢振真風。大衆且道那箇是老盧傳底衣鉢，莫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麼？且莫錯認定盤星。以拂子擊禪床，下座。嗣隆慶閑禪師。

法一禪師 釋書太師襄陽郡王李公遵勗之玄孫也。世居開封祥符縣。年十七，試上庠，棄之，事長蘆慈覺賾禪師。後禮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後謁草堂於泐山，一語之及，大法頓明。上堂：仰面不見天，低頭不見地，古髑髏前大海波濤沸。示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珠重覩世音，泥蛇吞石虎。入龕趺坐而逝。嗣泐潭清禪師。（詳禪僧）

宗一禪師 釋書閩之謝氏子，年甫三十，忽慕出塵，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履，食纔接氣，終日宴坐，衆皆異之。嗣雪峯存禪師。（詳僧）

壹 洪武正韻益悉切，專壹，又合也，誠也，箄也，醇也，又一一也。左傳注：禦夷狄者不壹而足，謂不一一皆足其欲，又閉塞也。孟子：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注：志氣閉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又與一同。周禮公之士壹命，書壹戎衣，漢書壹適謂之有德，霍光傳、揚雄賦太一皆作泰壹。壹與一義異者分押。許慎說文：壹，从壺吉聲。凡壹之屬皆从壹。於悉切。徐鍇通釋：從壺，取其不泄也。伊吉反。顧野王玉篇：伊日切，聚也。宋重修廣韻：又虜三字姓。後魏書云：壹斗眷氏，後改爲明氏。張有復古編：壹壹（下連）小篆。戴侗六書故：物在壺中壹鬱也。借爲專壹之壹，二爲不貳之謂壹。郭守正紫雲韻：詩壹發五豝，注：一發而翼五豝。鄒人士民德歸壹，何人斯壹者之來，大學壹以脩身爲本，漢曹參傳民以寧壹，武帝紀壹聖貞，皆此壹字，似與一字意義同，乃經史中多以壹爲一字押者，宜審之。揚桓六書統：影母壹壹，氣不得舒也已。又伊貞切，下於雲切。許氏曰：壹壹也。謂天地之氣所蘊者理也。二字一从吉在壺中，一从凶在壺中，言如天地所包之理，非吉即凶也。雖同一天地，貫窮壽夭各不同，是彼亦一天地，我亦一天地也。譬之壹之爲壹一也，然二壹所盛美惡各不同，是彼亦一壹，此亦一壹也。然吉凶在天地，其數未兆，莫之能知；命既在我，順其所受可也。如美惡在壺，未及於寓，亦莫之能知；分既在我，安其所得可也。淵乎哉文字之吉戢。壹字本一文一字之字，且其二字連綿可通，哉不欲析之。（統）並壹壺鴿壹壹（並鐘鼎文）熊忠韻會舉要：劉次清次音。周伯琦說文字原：壹壺氣不得泄也。从壺，會意，吉聲。伊貞切。壺，於云切。易曰：天地壹壺，俗作絪縕、氳氳，並非字。滐傅義：單也，又皆也。趙謙聲音文字通：影吉切，雙音見其韻。

（篆書）壹（史籀大篆）壹（秋胡碑虫篆並見姚敦臨二十體篆）壹（泰詛楚文）壹壹（並泰權）壹（汗簡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壹（徐鉉篆韻）壹壹壹（並六書統）隸書壹壹（並祝睦碑）壹（費鳳碑）壹（郭君碑）壹（周憬銘）壹（華山廟碑）壹（史晨奏並洪邁隸韻）真書壹（智永）壹（歐陽詢）壹（虞世南）草書壹（柘溫）壹（卞壺）壹（智永）壹（張錦溪）壹（鮮于樞）壹（趙子昂）

與人之壹 左傳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注：與人純一，無有二心。

樸壹 商子農戰篇：善爲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國大民衆，不淫於言，則民樸壹，民樸壹則官不可巧而取也。（詳戰）

寧壹 兩漢蒙求：曹參爲齊丞相，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參爲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泰壹 宋景文公筆記：揚雄招搖泰壹，注：神名。

乙 洪武正韻益悉切。十幹名甲乙。東方木行。月令。春三月。其日甲乙。爾雅。歲在乙曰旃蒙。月在乙曰橘。漢志奮軋於京房易傳。乙屈也。又乙鳥燕也。亦作鳦。又姓。又轄韻。許慎說文。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凡乙之屬皆從乙。鳦乙或从鳥。徐鍇通釋。此與燕乙之字。音義皆別。亦宜有分。此甲乙字下迸曲。乙音軋。同爲出也。乙乙承辰也。律曆志曰。奮軋於乙。啟筆反。爾雅。魚腸謂之乙。（邢昺疏釋曰。此釋魚腸之名也。其腸似篆書乙字。注曰。魚去乙。此禮記內則文也。鄭注云。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鯦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者。與此經違。非郭義也。）劉熙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顧野王玉篇。猗室切。又於秩切。玄鳥。郭忠恕佩觿集。乙乚。上於乙翻。甲乙也。下於八翻。氣出地貌。宋重修廣韻。辰名。亦姓。前燕有護軍乙逸。又虜複姓三氏。後魏獻帝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爲叔氏。前燕錄有高麗王乙弗利。後魏有都督乙干貴。又虜三字姓。有乙速孤氏。丁度集韻。於乞切。東方之日也。張有復古編。（的相無乚乙。乙於筆切。甲乙字。乚烏轄切。玄鳥也。）戴侗六書故。說文有兩乙。其一曰。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其鳴聲。象形。或作鳦。孫氏烏轄切。其二曰。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畫。乙安承甲。象人頸。孫氏於筆切。鄭漁仲曰。象魚鰓骨。記曰。魚去乙。按函从乙。則乙似爲鳥之象。然乳孔乾亂皆從乙。又不可曉。燕鳴亦若曰意。而無鳥轄之聲。孫氏強分二音。非也。李肩吾字通。乚。兒尤先尺尼扃並从此楷隸。不復推本矣。韓道昭五音類聚。或作鳦。揚桓六書統。影母乚。億吉切。（就畫乙鳥。）熊忠韻會舉要。明清音。億姞切。通志云。乙本魚腸。此十月之借。方氏曰。爾雅魚腸謂之乙。魚之飲必自腸始。謂之乙者。其形屈如字。周伯琦六書正譌。借爲十干乙字。卯月之象。趙謙聲音文字通。或曰（魚頰鯁骨。）韻會定正。影吉切。陰木干也。字切影吉。影因姻乙。

篆書 乙父乙彝 厂祖乙爵 乙父乙爵 乙祖乙彝 乙晉姜鼎 乙女乙觚 丿乙鼎

乙雌尊 乙識敦 乙師程敦 乙父乙彝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乙徐鉉篆韻

隸書 乚孔龢碑見洪适隸韻 乚孝文碑 乚逢盛碑 乚韓勑題名 厂鐵盆銘並漢隸字源 真書乙顏真卿 草書乙鮮于樞

總敘 禮記月令疏。孟春爲甲。季春爲乙。孝經緯斗柄指乙爲清明。西漢書律曆志。奮軋於乙。東漢書祭祀志。縣邑常以乙未日祀先農於乙地。史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

甲乙 左傳桓公十七年。經注。甲乙者曆之紀。晦朔者日月之會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以書朔日爲例。禮記孟春之月。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月令疏。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甲乙。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史律書。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西漢書律曆志。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東漢書律曆志。蹏採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以明名曰。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

令甲乙 韻府群玉。令有先後。令甲令乙群甲。

元其白乙 韻府群玉。近關屈指數元集與白乙。（白和元微之。）

越皃楚乙 韻府群玉。張融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昔鴻飛天首。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南齊顧歡傳。乙當作鳦。休出處有此。）

壬癸甲乙 周易參同契。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乾納甲壬。坤納乙癸。故曰壬癸配甲乙。十幹始於甲乙。終於壬癸。故曰乾坤括始終。）

收科甲乙 宋楊誠齋集。答吉水顧縣尉啓。恭惟仙尉學士。擢度庚寅。收科甲乙。號虎頭之全累。凜然江左之祖風。詠雞口之月星。妙絕漂陽之句法。乃如壯縣東南一尉之職。未補太學朝暮十年之期。即占鶚鶚之祥。遂集孔鸞之繡。

是甲毀乙 魏泰東軒筆錄。宋王荊公當國。率農人出錢募游手給役。及呂惠卿參政。用弟溫卿言。免役錢依舊撥閑田募役。中丞鄧綰又言惠卿意在是甲毀乙。欲壞新法。由是不行。

體泰乙 羅泌路史後紀。太昊伏羲氏。肩方州。抱負天體。泰乙統乾元。

明太乙 續後漢書劉惇傳。惇明天官。達占數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也。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爲奇。傳亦實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猛虎挾乙 事類蒙求。虎威如乙字。佩之可以辟邪。披衍得如虎挾乙。夾菴龜藏六。

校書卜乙 愛日齋叢鈔。趙景安云。古人書字有誤。即墨塗之。今人多不塗。旁注云卜。諺語謂之卜。然莫曉其義。近於

光憲宜華處見司馬公與其祖議通鑑書有誤字旁註云卜烝後乃知非字之半後人又省頂氏家說亦以溫公爲證謂勘書之法有爲乙字布於兩間者先自右句上一字而使之下復自左句下一字而使之上明其字當兩易也有當除者則旁註非字而去其半從省文也今人之爲乙字者乃別著於旁獨以乙首指下一字而使其尾外挑遂有讀乙爲挑者不知挑置何處也又於卜字去其二點遂有讀非爲卜者尤無理之甚也今獨司馬文正公手藁凡除去者皆作卜字猶可攷云余聞見古人書或於誤字旁註三點此又省卜字之半南渡前舊抄文字亦有用乙卜者文會談藂云知晉州焦巘謂國子監印九經不真曰只知周易各字爲甚卸摠卜殺卜殺之語未詳所始訛語相承非必惡自近時今考趙景安所引諺語則亦有由來矣韓退之讀鶡冠子云文字脫謬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者二十有二字館中校書格諸字有誤者以雌黃塗訖別書或衍字以雌黃圈少者於字側添入或字側不容注者即用朱圈仍於本行上下空紙標寫側者於兩字間書乙字是乙字亦別注於旁舉子書卷末直云注乙不爲旅也

報乙（史記殷本紀報丁卒子報乙立）

小乙（史記殷本紀帝小辛崩弟小乙立）

武乙（史記殷本紀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

祖乙（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

天乙（史記殷本紀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

帝乙（史記殷本紀帝太丁崩子帝乙立）

魚乙（韻府群玉魚去乙內則注鯀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又爾雅云魚腸謂之魚乙餘必自腸形屈如乙字）

鷰名乙（溫革瑣碎錄鷰一名乙（非鷰字）宋景文公筆錄乙燕名學者多不知不讀說文之過也韻府群玉齊魯謂燕曰乙取其名自呼廣韻本作鳦）

有娀感乙 羅泌路史高辛後紀有娀氏曰簡狄仁而有禮飲食必鼓感乙致胎（乙燕也特男子之祥感過生子非必吞卯歷代遂於禖壇上卯石故東晉議禖壇有石以爲吞卯之象雖無文也陰之張揖記稱所感在縣界郡頓山之黑水云簡狄所浴重丘之水也去浴都遠矣嗃而生萬萬契也）史記女脩顓帝之苗裔女脩感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大業又商紀乃云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索隱云簡狄吞乙是爲商祖又謂女脩顓帝裔女吞乙子而生業

乙氏（千家姓羽青平原羅泌路史高辛氏紀乙氏高辛氏之後元和姓纂子姓殷湯字天乙支孫以王父字爲氏前燕有護軍乙逸襄陽令襄陽有乙氏又燕鴻臚卿乙歸揚威將軍乙愛皆北虜種類乙也河南官氏志乙弗氏改爲乙氏或云望出平原姓氏急就篇乙氏魯展喜亦曰乙喜集古錄後漢魯相乙瑛前燕有乙逸後魏乙瑰乙渾北齊乙普明又複姓乙支氏高麗乙支文德古今姓氏辯正風俗通漢有南郡太守乙世前燕慕容皝有護軍乙逸大鴻臚乙歸揚威將軍乙愛望出襄陽姓纂同成湯字天乙支孫以爲氏河南乙氏魏乙弗氏改焉北史蘇瓊爲清河太守有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瓊謂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兄弟叩頭遂同居安祿山偏裨乙舒蒙皇朝沂州儒生乙括郊居肄業一旦有橫屍在舍前吏捕繫論死括無以自明信都郡王德彝雪其冤衆以爲神明姓氏遂華風俗通乙佛利高麗王　乙旃氏改叔氏後魏獻帝叔父　乙干貴後魏都督　乙速孤　丕北姓）

乙瓌 魏書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匹知慕國威化遣瓌入貢世祖因留之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待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除鎮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西平公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後除侍中征東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進爵爲西道都將和平中薨時年二十九贈太尉公謚曰恭　子乾歸襲爵年十二爲侍御中散及長身長八尺有氣幹頗習書疏尤好兵法復尚恭宗女安樂公主除駙馬都尉侍中顯祖初除征西將軍秦州刺史有惠政高祖初即位爲征西道都將又爲中道都將延興五年卒時年三十一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謚曰康　子海字懷仁少歷侍御中散散騎侍郎卒時年四十一贈散騎常侍衛將軍濟州刺史謚曰孝　子瑗字雅珍尚淮陽公主高祖之女也除駙馬都尉汝南王友固辭不拜歷濟南太守時爲逆賊劉桃攻郡瑗踰城獲免後都督李叔仁討桃平之瑗乃還郡後除司農少卿銀青金紫左右光祿大夫中軍將軍西兗州刺史天平元年舉兵應樊子鵠與行臺左丞宗顯戰敗死時年四十六　瑗弟諧字遵和武定中司馬　諧弟琛字仲珍解褐司空參軍事稍遷東平濟陰二郡太守散騎常侍卒時年四十九論（見華結傳後）

乙弗朗

北史列傳。乙弗朗、字達膝。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爲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并肆間。介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達勺千。後隸賀拔兵從介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與齊神武搆隙。授朗閤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請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周文賜三石更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及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撫牀而氣盡。贈太尉。子鳳位宮伯。開府儀同三司。與周閔帝謀宇文護見殺。（貫見朱瑞傳後。）

乙弗繪

北史外戚傳。乙弗繪。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即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綸見北史賀訥傳後。）

乙弗敵

太平寰宇記。乙弗敵。後魏聞人。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

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士特多狠。

乙速孤佛保

北史節義傳。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騎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滄子縣公。并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聞乃收運其尸。致長安。天子歎感。詔著作錄之。（論見北史于什門傳後。）

乙渾

通鑑續編。宋主業景和元年。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魏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侍中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即馳赴平城。渾所爲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爲太尉錄尚書事。）秋七月。魏乙渾自爲丞相（魏乙渾自爲丞相。位居諸王上。無大小皆決焉。）魏丞相太原王乙渾謀反。伏誅。太后稱制。（渾專權多殺。侍中拓跋丕告其謀反。馮太后收渾誅之。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事。）

鳦

洪武正韻。益悉切。燕也。說文本作乙。燕乙玄鳥也。齊魯謂之乙。取鳴自呼也。又轄韻。爾雅。燕燕鳦。（郭璞注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鳦。邢昺疏釋曰。燕燕一名鳦。此燕燕即今之燕。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孫炎舍人以爲鷰鷰鳦爲一物三名。郭所不取也。）陸法言廣韻。象形。本烏轄切。徐鍇說文通釋。鳦小雅作此字。宋重修廣韻。於筆切。要擭廣干祿字。鳦又音軋。並燕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於秩切。揚桓六書統。影母。鳦从鳥乙聲。鳦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清音。億姞切。韻會定正。影吉切。注見燕字。字切影吉。影因烟鳦。

篆書

說文

郭昭卿字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六書統

隸書 鳦 六書統

草書 乣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吞鳦

祝咨謀皇太后生辰致語。電繞星樞。上應夢龍之瑞。虹飛霄漢。允符吞鳦之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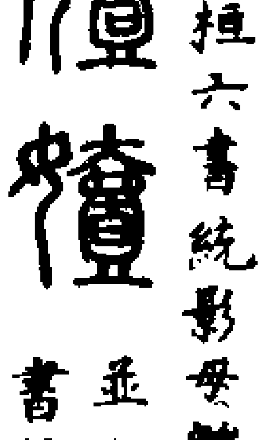
來鳦

宋韓魏公安陽集。來鳦趁社期。翩若天外至。徘徊大廈間。汲汲營巢意。中心有所託。自謂得其地。銜泥兩吻瘡。旦暮不少憩。主人愛高堂。病爾如疣贅。爾巢屢膚寸。長挺撤猜墜。胡爲不識嫌。又繢前功棄。何處無蓬茅。自足爲生計。不爾卵而覆。其禍愈非細。予既傷爾愚。竊復探爾志。孜孜不忍去。欲動主人義。萬一憐其勤。庶獲息我類。巨棟既不撓。出處安且貴。其能無報乎。唯守信勿貳。年年應俟來。馴狎如兒稚。雙雙軒戶前。爲君作嘉致。不學君家客。去就惟勢利。微羽不知歸。至死不他詣。

嬄

益悉切。顧野王玉篇。於吉切。嬄麼也。丁度集韻。嬄麼。婦人皃。揚桓六書統。影母。嬄从女壹聲。嬄隸字。滕愽義。於悉切。

篆書



並六書統

隸書 嬄 六書統

⿰壹乙

益悉切。顧野王玉篇。倚秩於既二切。貪也。宋重修廣韻。於筆切。丁度集韻。億姞切。揚桓六書統。影母。⿰壹乙此字俱賓俗刺字滕愽義。⿰壹乙音乙。

篆書⿰壹乙六書統

軋 益悉切。丁度集韻億姞切。輾也。楊桓六書統影母。軋从車乙聲。軋隸。篆書軋六書統　隸書軋六書統

⿰飠乙 益悉切丁度集韻臭也。楊桓六書統影母。⿰飠乙億姞切。从食乙聲。⿰飠乙隸。篆書⿰飠乙六書統　隸書⿰飠乙六書統

噎 益悉切。丁度集韻噎食塞咽也。或作饐⿹弋壹。楊桓六書統影母。噎从口壹聲。噎隸。饐或从食。（余見其韻影母。）⿹弋壹或从弋聲。⿹弋壹隸。篆書饐⿹弋壹（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噎饐⿹弋壹（並六書統）隸書噎六書統

⿰口乙 益悉切。丁度集韻⿰口乙⿰口乙聲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口乙音乙又烏黠切鳥聲也。楊桓六書統影母。⿰口乙億吉切。从口乙聲。⿰口乙隸。字滙筆義於筆切。篆書⿰口乙六書統　隸書⿰口乙六書統

阣 益悉切。司馬光類篇於乞切。屹崪山貌。

⿰乙辛 益悉切。字滙博義以吉切。去也。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百九　二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生員臣汪曾允

圈點監生臣向秉忠

臣吳暾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　二質

疾　洪武正韻昨悉切。病也。患也。惡也。急也。妬也。許慎說文𤵸。从疒矢聲。秦悉切。（𤵸古文疾。䟣籀文疾。）徐鍇通釋慈悉反。又曰病來急。故從矢。矢急疾也。爾雅薾齊過速亟屢數迟疾也。（郭璞注曰。皆謂急疾也。）小爾雅肆赴捷疾也。揚雄方言諄憎所疾也。諄之閏反。宋魯凡相惡謂之諄憎。若秦晉言可惡也。又捎撫疾也。音府。又速逞搖扇疾也。東齊海岱曰速。燕之外鄙朝鮮洌水間曰搖扇。楚曰逞。劉熙釋名疾病者客氣中人急疾也。又疾截也。有所越截也。顧野王玉篇才栗切。張參五經文字作廿古疾字。宋重修廣韻作疾。籀文。司馬光類篇籀作䟣𤵸。吳棫韻補　叶音秦二切。司馬相如上林賦。滴滴湢湢。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汩隱漂疾。又叶音秦葉切。孫楚茱萸賦。攀紫房於纖柯。綴朱實之酷烈。應神農之本草。療生民之疹疾。戴侗六書故　矢行捷疾也。借爲疾病之疾。（按矢於聲不諧。說具疒部。李曰从大疒聲。又借爲嫉忌疾疾嫉。別作㑵。說文曰妎也。一曰毒也。又作嫉。）歐陽德隆押韻釋疑　唐田游巖煙霞痼疾。何休作谷梁廢疾。又如語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病也。易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又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者。慧也。唐書李林甫妬賢疾能者嫉也。用時宜詳審。不可雙押。韓道昭五音集韻持也。五音類聚士栗切。楊桓六書統從母𤵸病甚也。从疒。疒病人所居也。从矢。陳也。病甚有所陳也。或从知省。病甚但能知人也。或無所知也。（注疾𤸷𤸷古文。）或从唉省。言病亟不能言也。䟣敏也。从知从廿。廿二十并也。其敏可兼人如此也。籀文廿。（月上廿本日䟣切。假借義意廿聲。）熊忠韻會舉要周伯琦六書正譌疒从牀省一聲。人有疾病必倚於牀。會意。隸作疾。舊音女尼切。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作疒。从吉切。人有疾病則倚卧于牀。故从牀省一聲。方音旂。韻不出。又作疾。亦从矢聲。或曰此正疾邀之疾。从矢意。疒聲亦通。但今疾病字皆用疾。借疾蔡仲名作蔡。非。又杜上構也。作挾。非。爾雅關謂之㮟。俗字亦作㮟。古文重之䛐。籀文从矢。取其邀也。从口出亏。言之邀也。廿聲此正疾邀之䛐。韻會定正字切從吉從秦前疾

篆書　疾　疾　疾（並古論語）　疾（李斯嶧山碑）　疾（寅簋）　疾　疾（並尾敦）　疾（牧敦）　疾　疾（並秦權）　疾（秦泰山石刻）　䟣（籀文）　廿　䟣　疾（並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疾　疾　䟣（並徐鉉篆韻）　隸書　疾（郙閣頌）　疾（樊安碑）　疾（楊統碑）　疾（金恭碑。並洪适漢隸分韻）　疾（景君墓表）　疾（孔宙碑）　疾（馮緄碑）　疾（張表碑）　疾（夏承碑）　疾（李翊碑）　疾（劉寬碑）　疾（臧伯著碑）　疾（韋氏神道）　疾（田君斷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疾（鍾繇）　疾（虞世南）　疾（歐陽詢）　疾（顏真卿）　疾（蔡襄）　草書　疾（章草）　疾（鍾繇）　疾（衛瓘）　疾　疾　疾　疾　疾　疾　疾（並王羲之）　疾（王獻之）　疾（陳伯智）　疾（謝万）　疾　疾（並宋儋）　疾（張旭）　疾　疾（並懷素）　疾（米芾）　疾（張鉎漢）　疾（鮮于樞）

心疾　（隋書五行志。齊文宣帝嘗宴於東山。投杯赫怒。下詔西伐。極陳甲兵之盛。既而泣謂群臣曰。黑衣非我所制。卒不行。有識者以）帝精爽已亂。知帝祚之不永。帝後竟得心疾。耽荒酒色。性忽狂暴。數年而崩。唐語林。劉闢初有心疾。人自外至。輒夢而吞之。同府崔佸時頎大。闢據地而吞。背裂血流。獨文若至不吞。故後自惑。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遇毒。鑠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亦心疾病疑。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廻止州驛。經宿不發。忽遽雜案。又取印曆鑠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危人以通。憲胥許百緡爲贈。翌日未明。御史以昏驛門。盡還按牘。棄馬而去。冊府元龜謝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荃翁貴耳集。淳熙間省元徐復。因功名之念太重。遂有心恙之疾。殿試用卷子寫一枝竹。題曰畫竹一竿。送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以省元身後一官與其子。子亦恙。官亦絕。宣政雜錄。宣和乙巳五月。閤禁中有事務。內人忽發心疾。自永巷直犯木圍。力士輩莫能挽。於是怖之。曰官家來。曰不畏。又舉后妃。皆不省。或曰太子來。始伏地連聲曰畏。畏。人莫知所以。是冬徽宗遜位。方驗。程氏外書。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腹疾　（左傳。昭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注叔）

（展又問此無禦濕藥將有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爲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宋梅聖俞宛陵集聞曼叔腹疾走筆爲戲　方聞病下利曾不藥物止區區涸轍問其往寧得已每爲青蠅喧似與紫姑喜傾腸倒腹後乃是胃中美　劉後村集鷓鴣天（眼疾因嘲和木中真詞）前度看花白髮郎平生癇疾是清狂章然無事污青史省得教人奏赤章　遊俠窟少年場輸他群謝與諸王居人不識庚桑楚弟子諱從魏伯陽

目疾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三年八月楊行密夫人朱延壽之姊也行密狎侮延壽延壽怒與田頵通謀。九月朱延壽謀頗泄行密詐爲目疾對延壽使者多錯亂所見或觸柱仆地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屢以書報延壽行密又自遣召之陰令徐溫爲之備延壽至廣陵行密迎及寢門執而殺之部兵驚擾徐溫諭之皆聽命遂斬延壽兄弟黜朱夫人　馬令南唐書歸明傳李元清開寶中爲永新制置使及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僞爲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太平廣記壽州守張士平中年夫婦俱瞽元和七年八月十七日有書生請謁曰吾攻醫使君有疾故來此耳士平欣然見接書生謂使君之疾不假藥餌書生即爲揮勝

地號一井用水洗目目明如初　宋陳簡齋集目疾　天公嗔我眼常白故著昏花阿堵中（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成不點目精人問之曰傳神寫真正在阿堵中呂黎寄崔立之詩安花着兩眼）不怕參軍躂瞎馬（晉桓玄與顧愷之同在仲堪坐共作危語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仲堪眇一目驚曰此太逼人因罷）但妨中散送飛鴻（晉嵇中散叔夜贈秀才入軍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著籬令惡誰能繼（摭言方干作令朝手主簿目翳曰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損讀方奇定有功（晉書范甯患目疾張湛求方湛曰古方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簁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亦可延年）九惱從來是佛種（維摩經九惱處爲種十不善爲種六十二見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會如那律證圓通（楞嚴經阿那律失雙目世尊示以樂見照明金剛三昧不因眼觀見十方通澄圓通）劉後村集目疾一首　疾起自肝家眵昏總物差昔如虹貫月今隔霧看花瞑鶻驚飛匣涼蟾瞥露些廟堂見章奏應笑字攲斜　王黃州小畜集眼疾　古人功業甘無分往聖詩書合有緣何事病來花滿眼秪將簡策枕頭眠　元胡祗遹紫山集目疾有感　未能聞道頭成雪才解觀書眼已花留取草堂閑日月好香名酒送生涯　卓行哥歎愧已無高情遠韻亦卑汙狗偷鼠竊塵埃裏慕四朝三丁壯圖

鼻疾

冊府元龜謝安字安石本能爲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不能及或手掩鼻而斅之位至太保

瞶疾

冊府元龜漢張沆爲翰林學士沆雖瞶疾出入金門五六年隱帝末楊史遇害翌日沆方知之聽猶未審忽問同僚曰竊知盜殺史公其盜獲否是時恂懼之次聞者笑之

膝疾

續後漢書鍾繇傳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

足疾

史記刺客傳四月丙子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索隱曰詳音陽爲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云詳即僞也或讀爲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邪詳專）續後漢書楊彪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爲公卿恥爲魏臣遂稱足疾不復行　冊府元龜習鑿齒爲桓溫荊州別駕以腳疾遂廢

於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曰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　唐白居易長慶集足疾　足疾無加亦不瘳綿春歷夏復經秋開顏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無身後子孫憂應須學取陶彭澤但委心形任去留　蘇泂泠然齋集足疾數日簡顯弟　病腳冬逾甚羸懷老自驚生前終有役隱去更須名褐短愁紉婦文疎愧屬兒何時了婚嫁一意學躬耕　陸游渭南集足疾　足疾惟妨拜登臨故自如深知造物意遣遂此心初東塢閑看竹西溪獨釣魚暮歸猶未倦把卷遶前除　元藍靜之藍山集雲松邀往翁源足疾不果行　臨水登山興已非客來扶杖強相依前川不得隨花揶遠壑空思老蕨薇覽鏡傍徨餘髮短開書涵詠壯心微仙人不授輕身術安得淩空跨鶴飛　又簡汝賓祐吉席上諸公　兩處芳筵共一朝病軀不動愧相招已知博士推名飲又說監河善醉謠冠弁巍峩容自肅觥籌交錯興初饒蒼南巷北休辭遠絳蠟銅盤徹夜燒

時疾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修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爍以抑時疾　路史發揮論燧人改火篇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必生聖人作

法豈徒然哉石林燕語前輩多知人或云亦各有術但不言爾夏文莊公知蘄州龐莊敏公爲司法嘗得時疾在告方數日忽吏報莊敏死矣文莊大駭曰此人當爲宰相安得便死吏言其家已發哀文莊曰不然卽自往見取燭視其面曰未合死召醫語之曰此陽證傷寒汝等不善治誤爾亟取承氣湯灌之有頃莊敏果蘇自此遂無恙世多傳以爲異

風疾

續後漢書孫權大元元年冬十一月權祭南郊還得風疾聘徵大將軍諸葛恪拜爲太子太傅總統國事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册府元龜盧照鄰爲新鄰尉因染風疾去官處太白山中以服餌爲事後疾轉篤徙居陽翟之具茨山著釋疾文五悲等詞頗有騷人之風甚爲文士所重照鄰既沉痼攣廢不堪其苦嘗與親屬執別遂自投潁水而死　王胡之字脩齡有聲譽歷郡守侍中丹陽尹素有風眩疾發動甚數而神明不損　書林事類魏祖少遊蕩叔父數言於其父嵩祖患之陽敗面口喎叔父見祖中惡風又告嵩嵩驚呼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對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父故見罔自后叔父所告嵩終不復信也　太平廣記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舍窄人多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甚久之告饑翁曰吾家貧所食唯野菜耳客食之甚美與常菜殊及就寢唯聞訌訌之聲既曙而寤身臥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爾遂愈蓋食蜂之餘耳　類要高季輔爲侍中以風疾廢於家太宗屢降中使具進食問其增損并卒溫華瑣碎錄若要安三里莫要乾患風疾人宜灸三里者五臟六腑之溝渠也常欲宣通卽無風疾　唐白居易長慶集答閑上人問風疾　一床方丈向陽開勞動文殊問疾來欲界凡夫何足道四禪天始免風災

水疾

東觀漢記東平王蒼到國後病水氣喘逆上遣太醫丞相視之小黃門侍疾置驛馬傳起居以千里爲程　晏子春秋景公水病夢與二日鬬不勝召占夢問之晏子謂占夢曰公所病者陰也日陽也一陰不勝兩陽公病將已占夢以其言對三日公病大愈賜占夢占夢曰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子曰占夢以臣言對故有益也若使臣言則不信也　幽明雜錄宣城村民有久嬰水疾治不效者里人以小忿挾怨一日懷刃謀刺之中五十餘創但不及要害衆救之獲免被創臥而氣息僅存流血藉地諸創中血盡則黃水出消消大不絕主簿嚴孟堅嘗檢視之既而懷刃者具伏謀情坐棄市明年孟堅以事幹後至是村見道傍人有致恭執視之卽向之被刺水疾人也問之因被刺出病水盡疾遂愈人皆異之大凡水疾治不效必死病也人宜哀恤之乃從而加之刃是不仁甚矣嗚呼悲者以一念輕取死所而必死者乃復生禍福之倚伏固非常情所可度抑又天之恐不仁而至如是乎

消疾

野客叢書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鄭注痟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痟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往往不辨指爲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消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矣乃復引周官爲證是以消中痟首爲一義以至玉篇唐韻之類亦皆以痟爲渴病惟禮部韻痟字下注酸痟頭痛是爲得之張孟押韻注酸痟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爲不同是又誌二字爲一體矣

吐疾

册府元龜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位至司徒

噎疾

太平廣記永徽中絳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數年臨命終告其弟子云吾氣絕之後便可開胷喉視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終而卒弟子依其言開視胷中得一物形似魚而有兩頭遍體悉是肉鱗弟子致鉢中跳躍不止戲以諸味致鉢中雖不見食須臾悉化成水又以諸毒藥內之皆隨消化時夏中藍熟寺衆於水次作淀有一僧往因以少淀致鉢中此虫恇懼遶鉢馳走須臾化成水世傳以淀水療噎疾

疫疾

陸游南唐書李德誠列傳德誠廣陵人少事宣州節度使趙鍠爲給使吳攻宣州鍠出降德誠與韓球俱從之不去城中復推立裨將周進思以拒吳鍠使德誠入城說進思降將行因暴得疫疾委頓不克往乃改命球球既至進思斬之梟其首城外德誠是日卽愈人皆異之元黃叔美詩至正四年秋疫疾大作書所見（時貞呂縣官供死）吾州之人疫大作八月九月死如麻野田多稼畫不穫山縣無官晨廢衙林光黯黯青烟斷日氣昏昏黃霧遮老翁苦貧病更苦病後健來貧莫嗟

癇疾

邵氏聞見錄胡先生瑗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安厚卿樞密在其庠下厚卿若癇疾凡庠立廡下升堂聽講說人衆輒疾作先生使人挾之以歸調護甚至厚卿登科疾良愈或云與王公康公少若淋疾及爲樞密使疾自平相同蓋人之疾病隨氣血之通塞既快疾亦自愈也先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瘵疾

夷堅志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黃某爲江東兵馬鈐轄紹興二十二年正月秩滿將歸弋陽過池州值雪小留郡守假以教授廨舍過舊同官趙士過趙訝其顏色青

黑而欬不已語言動作非復如疇昔時從容問所苦黃愀然久之曰吾家不幸祖傳瘵疾緣是殞命者世世有之自半年來此證已萌芽吾次子沉亦然殆將死矣遂悲傷出涕趙曰每聞此疾可畏間亦有愈者而不能絕其本根吾能以太上法籙治之但慮人不知道因循喪軀公果生信心試爲公驗於是焚香書符以授黃及沉使吞之吞未久遍手指內外皆生黃毛長寸餘趙曰疾深矣稍傳遞延蔓生黑毛則不能救療今猶可爲也於是擇日別書符牒城隍申東嶽奏上帝訖令黃君汛掃寓舍之西偏小室紙糊其中寘石灰于壁下設大油鑊一枚父子著白衣閉門對床坐吞符訖命數童男秉燭注視有頃兩人身中飛出黑花蟬蛾四五壁間別有蟲作聲而出或如蜣蜋如蜘蛛大小凡三十六悉投沸鑊中臭不可聞啾啾猶未止繼一蟲細如絲髮蜿蜒而行入于童袖間急捕得亦投鑊中便覺四體泰然了無患苦黃氏舉室歡異知其靈驗默禱於天願爲先世因此疾致死者作九幽大醮拔度之未醮數日黃之妻夢先亡十餘人內有衣皁小團花衫者持素黃蘇白簡來拜謝曰汝救我則我救汝妻覺以告夫黃泣曰衣小花衫者吾父也吾父死於兵戈中衣服不備但得一衫以斂夢中所見者真是矣遂以二月朔設醮於天慶觀是夕陰雲四垂雨意欲作中夜隱隱聞雷聲所供聖位茶皆白如乳道眾恐雨作不能焚詞既而至五鼓醮事畢雨乃大至黃氏歷世惡疾自此而絕士遇字進臣時右朝請大夫龍孝良通判池州爲作記　崔祖武河東威勝軍人政和癸巳與家君同處大學通類齋自言少好色無日不狎遊年二十六歲成瘵疾將死有牛道人來曰苟能絕慾吾救汝父母曰是兒將死儻能生之有何不可遂投以藥及教以練氣術令與妻異處其病良已三年方同房而欲心不復萌在學時年三十五六肌幹豐碩儀狀秀偉亦與人狎率之游狹邪不固拒但不作色想耳飲食不肯醉飽曰大醉大飽最爲傷氣須六十日修持始復初後歸鄉里不知其所終墨莊漫錄蔡仍子因之妻九院王家女也忽患瘵疾沉綿數年既死已斂小歛時上皇宮中聞之曰惜其不早以陷冰丹賜之今雖已死試令救之因命中使馳賜一粒時氣息已絕乃强灌之須臾遂活數日後向安但齒皆焦落後十五年方死

癆疾 莊季裕雞肋編南方多梟而北西北絕少龍泉人亦捕食云可以治癆疾五月五日以梟羹賜群臣可驗其無毒然醫方不云有治病之功也

惡疾 列女傳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將何去之終不聽其毋而作芣苢之詩冊府元龜漢杜欽目偏盲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才二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鄴爲大冠杜子夏欽優游不仕以壽終後魏書李庶生而天閹崔諶嘲之曰教弟種鬚以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先以此方迴施貴族藝眉有效然後樹鬚世傳崔門有惡疾以呼沲爲墓田故庶言及之

羸疾 五代歐史後唐劉延朗傳初廢帝與高祖俱事明宗而心不相悅帝既入立高祖不得已來朝而心頗自疑欲求歸鎮且難言之乃陽爲羸疾灸灼滿身冀帝憐而遣之延朗等多言敬瑭可留京師韓昭胤李專美曰敬瑭與趙延壽皆尚唐公主不可獨留乃復授高祖河東而遣之宋景文公集羸疾益聞呈尋長孺學士　病緒蹇騷屑彌旬曠坐曹緣憂初得損非巧亦成勞計月銷雙髀驚年變二毛隙塵閑日滿銘藥晬時熬顧此逢熙盛紛吾異俊髦濫超華雉省法舐翠螭毫數米仍能飽槍榆不願高聊尋秘方枕更繕養生刀夕穗含風月秋禽企露皋比來差勝昔有意伴持螯陸游渭南集羸疾　羸疾止還作已過秋暮時但當名百藥那更竭三醫強飯幸如昨清遊元有期新霜宜野店行矣不須疑

瘧疾 宋眉山唐子西集瘧疾寄示聖俞　體中初微溫未勢如湯鑊忽然毛髮起冷撼如振鐸良久交戰罷項背如釋縛尚覺頭涔涔眉頷如鏡鑿空日一寒暑有準如契約伏枕兩晦朔拐然如空橐平生十圍腹病起如飢鶴衰髮本無幾脫去如秋籜到今僅能步出沒如尺蠖舊聞五嶺法有此萬戶瘧而我自僑寓了不蒙闊略況予又持養何至亦側着此身自空虛客疾安所託請作如是觀無病亦無藥

痁疾 宋曾文清公集痁疾七月四日愈作　誰言示病元非病一日之間行四時不用文殊來問疾個中實怕有人知　又老身危似草頭露疾勢來如江上潮寒熱自無安着處不然何以脫合朝薛季宣浪語集痁疾中元式示詩走筆次韻　鄙人病在牀跌苦風寒侵之子步迴上攀條哦柳陰撫我珠玉辭蘧毛髮森豁爾脫塵疴脩然洗煩襟何當漾輕舠相與從茂林清興諒不淺此情殊未禁強歌下俚曲賡和白雪音請問覺軒詩何如梁父吟

老疾 陸游渭南集老疾戲自贈　年過七十日夜衰羸然骨立不支持一身百病作無時飯且不足那論醫鏡中之人定是誰面骨突兀鬢成絲買棺作塚計已遲一旦寧免累諸兒門前湖山可遨嬉心雖欲往力不隨左車牙脫吁可悲問汝何不食肉糜

瘡疾 冊府元龜長孫子舟末年疾發

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為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悮其死矣、嘗聞。故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為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呌。蝕而腫死。

篤疾

晉書宣帝紀、帝有疾、曹爽等謂帝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謀危社稷、期有日矣、帝亦潛為之備、爽之徒亦頗疑、帝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手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霑胷、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謂并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通鑑長編宋太祖乾德二年、詔州縣官有昏耄篤疾不任從政者、令判官錄事糾舉、與長吏同列狀以聞。

艱疾

事文類聚王羲之帖曰。蔡公遂委篤、深可憂、當今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

廢疾

冊府元龜南齊巴陵王寶義為揚州、封晉安、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入間、故帝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為右將

軍、領兵置佐石頭、江州志唐呂岩、字洞賓、涇川人、禮部侍郎渭之後也。舉進士不第、鶴窮河朔、遇鍾離權、授火符刀圭之旨、即浩然南遊、數至九江、望江亭有其親題徵示人以不可測之迹、瑞昌集仙堂有李道者、本丐徒、雙足拳攣、以手憑物挫行者二十年、嘉定三年五月十三日、憩安陸橋、逢道流謂曰。吾能起子廢、以手按其膝、與藥一丸吞之、立起如健。步回視道人、失所在矣、人曰子遇洞賓、無自棄、由是入道

衰疾

陸游渭南集衰疾　衰病憐新鬼、狂豪尚故吾。恭常先客着、行不許兒扶。硯潤聞蟾滴、香殘冷鴨爐、自憐風味在、尚欲泛江湖。　又　衰疾支離負聖時。猶能采菊傍東籬、捉衿見肘貧無敵、聳膊成山瘦可知、百歲光陰半歸酒。一生事業略存詩、不妨舉世無同志、會有方來可與期。　又　衰疾猶能飲一尊。蓴絲菰首亦加飡、舊叨鑄印代銷印、老媿彈冠亞掛冠。自怪嵇康如許懶、人憐范叔不勝寒、得錢剩買青芒屨、采藥名山興未闌、　又　秋晚衰疾稍平聊識喜懷。　世事紛紛悖句中。豈知造物貸衰翁、短筇倚壁知身健。小甑炊粳喜歲豐、霜近平郊多鴈落、雨頻斷港有船通、更餘一事添詩興、烏臼新生數葉紅、鄭獬鄖溪集衰疾　大夢為生固有涯、屢攻衰疾可驚嗟、時於耳竅嘯秋蚓、併向目睛飛黑花、門外掛羅同翟尉、座隅占鵩類長沙、（予病亦有眼疾）支離猶食三鍾粟、買取湞溪好住家、張鎡湖南集衰疾數半月、梅事已空、杏花亦爛熳矣、忽作一觀、成古詩三十韻。　年前約園梅。梅開主人病、初英僅一窺、旋遭風雨横、瑰奇恥浪說、收卷歸盡淨、追攀夢中事、詎復形歌詠、連朝得暄晴、疾勢損除併、池西杏盈坡、芬非想繁競、巾車試移轍、遠眺已輝映、披莊尺許足、領意豈煩更、亭亭喜余顧。笑髮若相迎、端錦圍生幢、晶瑩滿空鏡、嗒知自心法、本匪生化柄。實虛想一體。曾何有衰盛、斯言忌輕拈、或能惹譏諍、枉屑阻剗賞、得句漫拈硬。非無戀勝交、倉卒費延請、浮生只堪樂、疎慵判天性、能消後幾觸。畫早謀究竟、當年草野吏。偶爾應三聘、後人循自售、例投俗眼輕、嗟予亦蒙媿、行矣關郡政、寥丁門户責、姑塞先世命、隨群畫紙末、觸目但癡瞑、事功善何裨。趨進徒伺偵、撲愚頼堅守、齪齪於細行、南湖水清兮、魚鳥爭戲泳、相親兩適載。情分猶李孟。邇來似燋漉。引退如避穽、花邊主林神、料亦捎受歌、偷閑兩句慳、酬應就忙併、遽拆醉眠休、人扶邪用倩、

邪疾

小說集異杜工部嘗作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以示鄭虔廣文、廣文曰、足下詩能以療邪疾。他日廣文門下其妻有疾、求救工部、曰、小人妻如有物憑歌注不時、願賜貟外二歌以理。工部曰。子但念子章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

崔大夫、如不差、即云覩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妻自當差、若未少間。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差、雖有和扁不能去其病、自得如此。

鬼疾

宋艾性夫剩語贈族子治鬼疾。　蟾猙電目頭蒙倛、兩手握斷青挑枝、丹符落火六丁走、白晝破柱神雷飛、何物尸蟲作妖魅、敢上天庭括天耳、生俘心腹三彭仇、生馘青盲双孺子、君不見大巫擒鬼先擒王。貧驕猥瑣不足畫。請君為我獲不祥、疾驅威霆行鬼方、餘力熙河組鬼章。

寒疾

孟子公孫丑篇有寒疾不可以風　毛東堂詩集屯得寒疾、用道士養生法治其內、郡幕徐天隱遺以柴胡桔梗、教作湯服之、疾間作小詩以寄、　江南卑濕地、往往如長沙、薄寒能中人。毛立禁齒牙、初猶遭蒸炙、又似縛且撾、淫祠亂昏俗、禍福專群鴉、參軍支病骨、抱案隨吏衙、鬼蓋乘其窮、屢以寒熱加、定知鬼非人、吾誰彼疵、暇鳥飢集屋梁、聊試彈以簸、手摩田中丹、三關氣成霞、旁圍引芸萬相與排陰邪。此鬼不足施。霍然促脂車、元趙孟頫松雪齋集得葉道士書、知趙三郎偶有寒疾。　山中道士傳消息、月裏仙郎恰畏寒、水遠山長誰料理、憑君書信報平安。

狂疾

北史袁粲字愍孫、嘗謂人曰、昔一國有水號狂泉、國人飲之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

並狂。又謂國君之不狂者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勝其苦，於是到泉所酌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續通鑑長編：神宗帝紀：熙寧二年，館閣校勘劉攽爲開封府考試官，王介以小畜字二音，一與御名同，犯者當黜。攽以爲畜字與御名兩音，元敕無此字，不當避。語言往復，介遂詬之，又呼巡鋪內臣爲證。御史彈奏，乞黜責，詔監試官陳襄具事狀以聞。介放免，勘合罰銅八斤。中丞呂公著言：攽素行儇薄，介稟性躁妄，所至目爲狂疾。昨試院喧鬪益甚，非頗行黜降，無以懲戒風俗。故有是命。

重疾　三輔決錄：趙岐初名嘉，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爲遺令勑兄子：可立一員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柰何。其後疾瘳。

寢疾　類說：魏徵寢疾，上曰：卿必不起，豈無一言？徵曰：嫠不恤緯。上曰：真藥石也。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嘗日罷歸，趨書閣闔扉以息，雖家人之親密者不復接焉。疾亟，謂家人曰：髡髮緇衣以斂，予平昔之志。未幾而絕，咸將從命，其壻蘇耆力排而止。曲洧舊聞：王觀恃才放誕，陸子優慎默，於事無所可否，觀嘗以方直少之。然二人極相善也。觀寢疾，子優往候之，觀惡寒，以方帽包裹坐複帳中。子優笑曰：體中少不佳，何至是？所謂王三惜命也。觀聲曰：王三惜命何如六四括囊？當時聞者莫不大笑。

微疾　元史：汪世顯傳：子德臣微疾，帝勞之曰：汝疾皆爲我家，飲以蒲萄酒，解玉帶賜之，曰：飲我酒，服我帶，疾其有瘳乎？德臣泣謝。陸游渭南集：微疾　微疾經旬近藥囊，住來巷陌未全妨。時時小雨知春近，處處閑身覺日長。林外鼓歌聞賽廟，懷中茶餅議租桑。兩京梅發今何似，送老流年只自傷。

久疾　陸游渭南集：久疾三首　久疾無時已，殘年莫更論。流離魂未返，窮困舌空存。耕壟關心事，祠官荷主恩。但愁年老眼，不見定中原。　殘年仍卧疾，牕戶夜愔愔。一日且復過，久生非所欲。暗塵侵藥筥，微月伴衣砧。萬里懷良友，前盟可得尋。　幽屏元無事，況味自鮮歡。喔長猶可截，冠掛豈容彈。擣藥香塵細，尋書寒炬殘。曉來差覺健，風月小庭寬。

錮疾　西漢書：賈誼傳：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袁絜齋集：當衆殽亂之時，發正大之論，如指迷途，如藥錮疾。楊內翰談苑：公嘗言：春秋傳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氣卑濕，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嘗經日不發。景德中從駕幸洛，前年從祀汾陰，往還皆無恙。今年退卧潁濱，嵩少之麓，井水深數丈而絕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淺，城南穿土尺餘已沙濕。蓋自武牢已西，接秦晉之地，皆水土深厚，罕發錮疾。

極疾　西漢書五行志：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

笑疾　群書類對事苑：晉陸雲與兄機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爲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纏鬚，雲見大笑，不能自已。嘗衰絰上船，水中見影，大笑落水，人救獲免。

竊疾　類說：墨子見楚王曰：有人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有竊疾矣。

潔疾　事文類聚：宋吏部尚書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及出戶，輒令人拂席洗床。以此見譏。　齊王思遠爲侍中，性簡潔，客有詣己者，覘知衣服垢穢，乃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席。及去，猶令二人交帚掃其坐處。　梁何佟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人稱爲水淫。　齊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翦蟲穢，人不堪命，坐免官。萍洲可談：舒王吳夫人有潔疾，其意不獨恐污己，亦恐污人。長女之出，省之於江寧，夫人欣然裂綺縠製衣，將贈其甥，皆珍異也。忽有猫卧衣笥中，夫人即叱婢揭衣置浴室下，終不肯與人，竟腐敗無敢收者。　王舒王妻越國吳夫人，性好潔成疾，王任真率，每不相合。自江寧乞骸歸，私第有官藤床，吳假用未還。吏來索，左右莫敢言。王一旦跣而登床，偃仰良久，吳望見，即令送還。

勞疾　册府元龜：宋何尚之爲臨津令。高祖令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政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

奇疾　華佗中藏經論：病有災怪。病者有災怪如何也？病者應寒而反熱，應熱而反寒，應吐而不吐，應瀉而不瀉，應汗而不汗，應語而不語，應寒而不寒，應水而不水，皆屬災怪也。此乃五臟之氣不相隨從而致之。以四逆者不治。四逆謂主客運氣俱不得時也。巢元方病源：腹內有人聲候：夫有人腹內忽有人聲，或學人語而相答，此乃不幸致生災變，非關經絡府藏冷熱虛實所爲也。　治驗：張杲醫說：簷溜盥手，龍伏藏指爪中。石藏用，近世良醫也。一士人嘗因承簷溜盥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髮然，既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乃見石藏用，扣其治療之方。藏用曰：此方書所不載也，當以意去之。歸可末蜣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膜，冀他日免震厄之患。士人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遍身，士人懼，急以針穴指，果見一物自針穴所躍出，不能爲災。　婦人異疾：陳于直主簿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行人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

十餘醫。皆莫能名其疾。 咽物如舌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嘗數斗。至午夜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舌。初視無痕竅。至欲飲時眼偏其上。矗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急爆然爲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 消食籠 齊諧記云。江夏郡。安陸縣。隆安中。有人姓郭名坦兄弟三人。大兒得天行病後。遂大能食。一日食斛米。其家給可五年。貧罄。後乞至一家。門前已得飯。又從乞於其後門。此家出語之。汝已就前門食了。那得復從後門來。其人答曰。實不知君家有兩門。腹大飢不可忍。後門有三畦薤。而一畦大蒜。因啗至兩畦。便大悶極。卧地。須臾大吐。吐一物似籠。因出地。漸漸小。主人持飯出。不復食遂擲飯著所吐物上。即消成水。此病尋差。（東坡物類相感志） 孕婦腹內鐘鳴 有一貧士於市賣處。買得一藥方册子。其間有一方能治婦人腹內鐘鳴。用鼠窟前番土研羅爲末。每服二錢。麝香湯調。其疾立愈。 體瘡兒出 異苑曰。昔時長山趙宣母任身。如常而髀上癢。搔之成瘡。兒從瘡出。母子平安（太平御覽） 人面瘡 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他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色。以物食之亦能食。食多則覺膊內肉脹起。或不食之。則一臂有痺。善醫者教其歷試諸藥。又以草木之類悉試之。無

苦。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可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然不知何疾也。（本事方） 喫物不知飽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喫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饑。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則利之。饑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人也。亦得饑疾。每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官。遇饑則便齕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殁。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筆談） 腸癢疾 傳舍人忽得腸癢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所未有。（遯齋閑覽） 王氏異疾 汾州王氏得病。右脇有聲如蝦蟆。常欲手按之。不則聲聲相接。群醫弗能辨。聞晉陽山人趙繼善診。繼曰。此因驚氣入于臟腑。不治而成疾。故常作聲。王氏曰。因遣水行次。有大蝦蟆躍高數尺。驀作一聲。王氏忽驚叫。便覺右脇牽痛。自後作聲。尚似蝦蟆也。繼乃與六神丹。服之。來日取下青涎。類蝦蟆之衣。遂差。繼言診王氏脉。右關伏結。積病也。故止作積病治。用六神丹泄之而愈。（名醫錄） 療饑蟲 從政郎陳樸。富沙人。母高氏年六十餘。得饑疾。每作時。如蟲齧心。即急索食。食罷乃解。如是三四年。畜一猫極愛之。常置于傍。猫叫則取魚肉和飯以飼。一日猫適叫。命取鹿脯自嚼而啖。猫至于再。覺一物上觸喉間。引手探得之。如拇指大。墜于地。頭尖匾。類塌沙魚。身如蝦殼。長八寸。漸大侔兩指。其中盈實。剖之。腸肚亦與魚同。有八子胎生。蠕蠕若小鰍。人皆莫能識爲何物。蓋聞脯香而出。高氏疾即愈。（類編） 小兒魃病 千金論。凡小兒有魃病者。是娠婦被惡神導其腹中。令兒病也。魃小鬼也。其病證微微下利。寒熱往來。毫毛鬢髮鬇鬡不悅者是也。宜服龍膽湯。凡婦人先有小兒未能行。而母更有娠。使兒飲此乳。亦作魃也。令兒黃瘦骨立。髮落壯熱也。（保生方） 足面奇瘡 趙先生。字子固。母劉氏年幾八十。左足面一瘡。下連大指。上延外踝。以至臁骨。每歲輒數發。必兼旬累月。昏暮癢甚。爬搔移時。出血如泉。呻吟痛楚。殆不可忍。夜分即漸已。明日復然。每一更藥。則瘡轉大而劇。百試不驗。如是二十餘年。淳熙甲辰仲冬之末。先生爲太府丞。一夕母病大作。相對悲泣無計。因極就睡。夢四神僧黙坐一室。旁有長榻。先生亦坐。因而發嘆。一僧問其故。先生答之以實。僧云。可服牛黃金虎丹。又一僧云。朱砂亦好。既覺頗驚異。試取藥半粒強服之。良久。腹大痛。衆家且悔。俄而下礧磈物。如鐵石者數升。是夕瘡但微癢不痛而無血。數日成痂。自此遂愈。朱砂之說竟不復試。先生因圖僧像如所夢者。而記其事。金虎丹方出和劑。本治中風痰涎壅

塞。所用牛黃龍腦膩粉金箔之類。皆非老人所宜服。今乃取奇效。意此疾積熱臟腑。而發於皮膚。歲久根深。未易蕩滌。故假涼劑以攻之。不可以常瘡論也。神僧之夢。蓋誠孝所感。（百一選方） 產後腸癢 針線袋主婦人產後腸中癢不可忍。以袋安所卧褥下。無令知之。（本草） 甑氣薰面腫 張德俊云。頃年有倅餘杭人。將赴官。因蒸降真木犀香。自開甑。面仆甑面上。爲熱氣所薰。面即浮腫。口眼皆爲之閉。更數醫不能治。最後一醫云。古無此證。請以意療之。於是取僧寺久用炊布燒灰存性。隨傅隨消。不半月而愈。蓋以炊布受湯上氣多。反用以出湯毒。亦猶以鹽水取鹹味。爾醫者之智亦可喜。（百一方） 蛟龍病 古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癲。面色青黃。小腹脹滿。狀如妊孕。醫者診其脉。與證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灞橋有人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遣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遊於芹菜之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餳。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物。雖小。但似蛟龍狀。而有兩頭。其病者依而治之。獲愈。（名醫錄） 疑病 何解元陳留人也。一日會飲於趙修武宅。酒至數盃。忽見盞底有似一小蛇。嚥入口。亦不覺有物。但每每思而疑之。日久覺心疼。自思小蛇長大。食其五臟。明年又因舊會趙宅。恰才執盃。又見小蛇。乃放下盞

細看時趙宅屋梁上掛一張弓却是弓梢影在盞中因此解疑其心疾遂無乃是致疑而成病也 產婦腹中癢箭幹及鏃主婦人產後腹中癢安所卧席下勿令婦人知（本草） 食膾吐蝦蟇永徽中崔爽者每食生魚三斗乃足於後饑作膾未成爽忽饑不禁遂吐一物如蝦蟇自此之後不復能食膾矣（宣室志） 瘡破雀飛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親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瞼忽痒而生一小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每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譟而去（聞奇錄） 蛇在皮中華佗別傳曰琅琊有女子右股上有瘡痒而不痛愈而復作佗曰當得稻糠色犬繫馬頓走出五十里斷頭向癢乃從之須臾有蛇在皮中動以鐵横貫引出長三尺許七日便愈（東漢注又獨異志所載與此相類） 惟石鏡在日南國之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人若有疾輒照其形遂知病起某臟採藥餌之無不差者 冷疾直閣將軍房伯玉患冷疾夏日常複衣張嗣伯爲診之曰卿熱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在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家人哭請止不可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伯玉曰熱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與之一飲一斗病遂差（史記） 人漸縮小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 視直如曲有一人家妻視直物如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二說筆談） 寒熱注病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之寒熱注病冬月中華佗令坐石槽中平旦用冷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十灌冷戰欲死佗令滿數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然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使燃火温牀厚覆衣良久汗洽出著粉燥便愈 剖腹視脾又有人病腹中攻痛十餘日鬚髮墮落華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治之使飲藥令卧破腹就視脾果半腐壞以刀斷之刮去惡肉以膏傳之即差魏太祖聞而異之召佗常在左右太祖苦頭風每作心亂目眩佗針鬲隨手而愈（三說史記） 蒸之得汗晉書曰張苗雅好醫術善消息診處陳廪丘得病連服藥發汗汗不出衆醫云發汗不出者死自思可蒸之如中風法温氣於外迎之必得汗也復以問苗云曾有人疲極汗出卧簟中冷得病苦增寒諸醫與散四日凡八過發汗汗不出苗乃燒地布桃葉於上蒸之即得大汗便於被下傳粉身極燥乃起即愈廪丘如其言果差 視胎已死魏志曰甘陵相夫人有娠腹痛不安方得六月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

手摸知所在在右則女在左則男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則愈 死枕愈病齊書曰徐嗣伯常有人偃患滯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尸注也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闕服之即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腹脹面黃衆醫不能療以問嗣伯此石蚘爾極難療當得死人枕煮服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并蚘蟲頭堅如石者五升病即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服竟可埋枕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而俱差何也荅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復附體故尸注可差石蚘者久蚘也醫療既僻蚘蟲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復埋於冢間也（太平御覽） 病悲思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甚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内所憚也允與其子請于宋卿一造問責其過失監軍皇怖汗出疾乃已（邵氏聞見錄） 穀獨氣鞕中丞姚程腰脊痛不可俛仰郝曰穀獨氣也當食發怒四肢受病傳爲大小絡中痛而無傷法不當用藥以藥攻之則益痛須一年能偃仰二年能坐三年則愈矣後三年果愈（同上） 兒生腎縮思村王氏之子生七日兩腎縮一醫云硫黃茱萸研大蒜塗其腹仍以菵草蛇牀子薰之遂愈蓋初生受寒氣而然也（瑣碎錄） 飲水得疾有黃門奉使交廣回周顗謂曰此人腹中有蛟龍上驚問黃門曰卿有疾否曰臣馳馬大庾嶺時當大熱困且渴遂飲水覺腹中堅痞如石周遂以消石及雄黃煑服之立吐一物長數寸大如指視之鱗甲具投之水中俄頃長數尺復以苦酒沃之如故以器覆之明日已生一龍矣上甚訝之（明皇雜錄） 誤吞金鐶張成忠漢上人有女七八歲因將母金鐶子一隻剔齒含在口中不覺嚥下胃腸疼不可忍憂惶無措忽銀匠来見其有藥可療歸取藥至末飲抄三錢令服来早大便取下後問之乃羊脛炭一物爲末爾（名醫錄羊脛炭亦治誤吞錢抄） 李生虱瘤浮梁李生得背痒疾隱起如覆盂無所痛苦唯奇痒不可忍飲食日以削無能識其爲何病醫者秦德立見之曰此虱瘤也吾能治之取藥服其上又塗一綿帶繞其圍經夕瘤破出虱斗許皆蠢蠕能行動即日體輕但一小竅如著端不合時時虱涌出不勝計竟死予記唐小說載賈魏公鎮滑臺日州民病此魏公云世間無藥可療唯千年木梳燒灰及黃龍浴水乃能治爾正與此同 鍼瘤巨虱臨川

有人瘤生頰間痒不可忍每以火烘炙則差止已而復然極以患苦醫者告之曰此真虱瘤也當割而出之取油團頂上然後施砭瘤才破小虱涌出無數最後一白一黑兩大虱皆如豆殼中空空無血與頰了不相干略無瘢痕但瘤所障處止白爾（丁志）　犬齧瘤得針處士蒯亮言其所知額角患瘤醫爲剖之得一黑石碁子巨斧擊之終不傷缺復有足脛生瘤者因至親家爲猘犬所齧正齧其瘤其中得針百餘枚皆可用疾亦愈（搜神）録　袁州分宜縣有一男子自十歲喜飲酒至十九歲日間飲一二斗不醉片時無酒叫呼不絶全不進食日就羸弊其父驚惶叩神忽遇一道人令其父用手巾縛住其手足不令動搖但扶住少立却取生辣酒一壜就於其子口邊打開其酒氣衝入口中病者必欲取飲而道人堅不與之須臾口中忽吐出物一塊直下壜中道人即用紙封塞壜口用猛火燒滚約酒乾一半却開視之其一塊如猪肝樣約三兩重周廻有小孔如針眼不可數計棄之於江自後此子飲食復舊雖滴酒亦不能飲矣　治婦人臨產服催生藥驚動太早未當離經而用力太過以致盲腸有傷產後水道中垂出肉線一條約三四尺長牽引心腹痛不可忍以手微動之則痛苦欲絶龍興鐵柱觀前有一產婦患此諸醫皆用失笑散雖略止痛而不能

得肉線離脫後有一道人來問證因曰諸醫用失笑散儘不差且不能絶根乃買老姜三斤淨洗不去皮於石鉢內研爛用清油二斤拌勻入鍋內炒熱以油乾焦爲度先用熟絹一段約五尺長折作結方令穩重婦人輕輕盛起肉線使之屈曲作一團納在水道口却用絹袋兜裹油姜稍温傳在肉線上熏覺姜漸冷又用熨斗火熨熱使之常有姜氣如姜氣已過除去又用新者如此熏熨一日一夜其線已縮大半再用前法越兩日其肉線盡入腹中其病全安不復痛矣却服失笑散芎歸湯補理道人云此乃魏夫人秘傳怪病方切不可使肉線斷作兩截一斷則不可醫　江西瑞州新昌縣有一婦人年二十五歲患痨瘵兩年諸藥不效一日無肉味其腹痛不可忍積久將斃其家貧窮無計得藥又恐傳染移在空房候其自終經停三日病者腹痛氣欲將絶思憶肉味之急忽有人惠鷄子三枚其病人從仰取火低頭取瓦銚煎熟吹火屢然屢滅鼻中如有所礙將熟間或噴嚏一聲有紅線一條自鼻中出牽抽約二尺長趁下瓦銚中其病人知是怪物急用挽覆煎銚中盡力燒火不住其銚欲裂方住火開銚視之乃是小虫一條頭目皆具已煅死如鐵線樣即以示其家人後棄之於江婦人之病當即痊安　治居民逃避石窟中賊以煙火熏之一李師者被煙熏欲死逃閤中摸索得一束蘆菔俗名蘿蔔嚼汁下咽而甦蘆菔細物活人之功如此又炭煙熏人往往致死臨卧含蘿菔一片著口中煙氣不能毒人或預曝乾爲末備急用亦可或新水擂爛乾蘿蔔飲之亦可　曾有一人自行因顛穿斷舌心血出不止諸藥不能救遂遇名醫以米醋用雞翎掃所斷舌處其血即止仍用真蒲黃杏仁湯炮去皮尖鵬砂少許研爲細末用煉熟蜜調藥稀稠合化而安夏子益衛生十全方治奇疾方　項上生瘡如櫻桃大有五色瘡破即項皮斷上連髮卷去下去足脫之乃爲肉人疾初見此瘡治但逐日飲牛乳自消　又方大腸頭出寸餘痛苦直候乾自退落又出名爲截腸病若腸盡乃不治矣但初覺截餘寸治用油一盞以臂坐之飲大麻子汁數升愈　又方凡腹脹經久忽泄瀉數升晝夜不止服藥不驗此爲氣脫治用益智子煎湯濃服之立愈　又方四肢節脫但有皮連不能舉動名曰筋解治以酒浸黃蘆三兩取出焙乾爲末每服二錢酒調下服盡則安　又方腹脹如鐵石臍中水出旋變作步缺虫之狀繞身匝啄痒痛難忍撲掃不盡治用濃煎蒼术湯浴之別用麝香以水調服痊　又方大腸虫出百十尺不斷斷之復生行坐不得治以鶴虱末水調五錢服之自愈　又方腹中有物作聲隨人語言治用板藍汁一盞

分五服一日又見小說名曰應聲虫當服雷丸虫自愈　又方有飲油五升以來方始快意長得喫則安不爾則病此是髮入胃被氣血裹了化爲虫也治用雄黃半兩爲末水調服虫自出如虫出活者置於油中逡巡間自耗（經驗方云連油擲於長江）　又方卧於床四肢不能動只進得飲食好大言說喫物謂之失他物望病如說食猪肉時便云你喫猪肉一頓病者聞之即喜遂置肉令病人見臨要却不與喫此乃失他物望也當自睡口中涎出便愈　又方手十指節斷壞唯有筋連無節肉虫出如燈心纂長數尺遍身綠毛卷多名曰血餘治以茯苓胡黃連煎湯飲兩盞愈　又方有虫如蟹走於皮下作聲如小兒啼爲筋肉之化治用雷丸雄黃各一兩爲末摻在猪肉一片上炙熟喫盡自安　又方手足甲忽然長倒生刺肉如錐痛不可忍治只使喫葵菜自愈　又方胃破腸出臭穢多悤以油摸腸却送入煎人參枸杞湯淋之皮自合矣喫羊腎粥十日愈　又方口鼻中氣出盤旋不散凝如黑蓋色過十日則漸漸至肩胃與肉相連堅勝金石鐵無由飲食此多因瘧後得也治煎澤瀉湯日飲三盞連服五日愈　又方眉毛搖動目不能視交睫喚之不應但能飲食有經日不較者治用蒜三兩取汁酒調下立愈　又方毛竅非一次齊出血不出皮脹膨膨

如鼓。須臾眼鼻口被氣脹合此名脐溢治飲生姜水二盞自安　又方頭面發熱有光色他人手近之如火燒人治用蒜汁半兩酒調下吐出蛇狀遂安。又方牙齒逐日長漸漸脹開口難爲飲食蓋髓溢所致只服白术愈。又方遍身忽皮底混混如波浪聲痒不可忍抓之肉血出亦不能解調之氣奔治以人參苦杖青鹽白术細辛各一兩爲末作一服水二椀煎拾數沸去滓飲盡便愈　又方眼白人渾黑見物依舊毛髮直如鐵條雖能飲食不語如大醉名曰血潰治之用五靈脂二錢爲末酒調下　又方每至臨卧渾身虱出約之五升隨手血肉俱壞每宿漸多痒痛不可名狀唯喫水卧在牀上晝夜號哭舌尖出血不止身齒俱黑唇動鼻開治之但飲鹽醋湯拾數盞即愈　又方遍身忽然肉出如錐既痒且痛不能飲食此名血住若不速治必潰而膿出治以赤皮葱燒灰淋洗喫豉湯三盞自安矣既霖經驗良方治奇疾方　治人發寒熱不止經久日後四肢堅如石以物擊之似鐘磬聲日漸瘦惡用茱萸木香等分煎湯飲即日可愈　又方治口鼻中腥臭水以椀盛之有鐵色蝦魚如粳米大走躍不住以手捉之即化爲水此肉壞矣用任意饌食鷄月餘愈　又方治兩足心凸如腫上面生黑色生瘡硬似釘子釘了履地不得脛骨生碎眼髓流出身發寒

顫唯思飲酒此是肝腎氣冷熱相吞用炮川烏頭米傳之煎韭子湯服可愈　又方治玉莖硬不痿即外腎精流無歇時時如針狀捏之則脆碎乃爲腎滿漏疾用韭子破故紙各一兩爲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六分每日三次飲之愈即住服　又方治咽喉間生肉層層相疊漸漸腫起不痛多日乃有竅子臭氣自出遂退飲食用臭橘葉煎湯連服愈　又方治眼前常見諸般禽虫飛走以手捉之則無乃肝膽經爲疾用酸棗仁羌活玄明粉青捆子花各一兩爲末每服二錢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和滓飲一日三服　又方治眼睛垂出至鼻如黑角色痛不可忍或時時大便出血其名曰肝脹用羌活煎汁服數盞自愈　又方治因着艾炙訖火痂便退落瘡内鮮肉片子飛如蝶狀騰空去了痛不可忍是血肉俱熱用大黄朴硝各半兩爲細末水調下微利即愈　又方治眼赤鼻張大喘渾身生斑毛髮起如銅鐵乃目中熱毒氣結於下焦治用白礬滑石各一兩爲末都作一服水三椀煎至半令不住飲候盡乃安　又方治鼻中毛出晝夜可長一二尺漸漸麄圓如繩痛不可忍雖忍痛摘去一莖即後更生此由食猪羊血過多遂生用乳石硇砂各一兩爲末以飯丸如梧桐子大空心臨卧各一服水下十粒自然退落　又方治面上及遍身生瘡似猫兒眼有光

彩無膿血但痛痒不常飲食減少久則退腔名曰寒光疾治以多喫魚雞葱韭自愈　又方治忽然氣上喘不能語言口中汁流吐逆齒皆搖動氣出轉大則悶絶復蘇如是名曰傷寒併熱霍亂用大黄人參末各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去滓熱服可安　又方治口内生肉毬臭惡自己惡見有根線長五寸餘如釵股吐毬出以飲食了却吞其線以手輕捏痛徹於心困不可言用水調麝香一錢服三日驗　又方治渾身生燎炮如甘棠梨每箇破出水内有石一片如指甲箇大泡復生抽盡肌膚肉則不可治急用京三稜蓬莪术各五兩分三服酒調下連服愈　又方治人自覺自形作兩人並卧不別真假不語問亦無對乃是離魂用辰砂人參茯苓濃煎湯服之真者氣爽假者化矣　又方治有病呵欠口不合及卒然牙關緊滴水不能入以至死者但用鹽梅二箇肉擦之牙關即口開既口開後又口不合者亦用鹽梅肉擦兩巨牙即合此是風證　又方治凡喫着挑生魚肉及一切所食之物皆可挑如茶湯瓜果之類今但舉魚肉爲例即時便覺胷膈略痛日漸攪刺至十日生在腹中能動騰上則胷滿沉下則腹脹漸加瘦悴是其候也如生在上膈用膽礬末半錢用熱茶一盞將礬在茶内候礬化盡通口服少頃用鷄翎入喉中微攪即吐下毒物如生在下

膈用鬱金二錢飯飲調服即瀉下却補以人參半兩白术半兩爲末用無灰酒二升用藥末入瓶内慢火煨半日覺酒熱取出放温每服一盞五日止任便飲食　又方治有人夜間飲水誤吞水蛭入腹經停月餘日必生下小蛭能食人肝血腹痛不可忍面目黄瘦全不進食若不早治能令人死用田中乾泥一小塊小死魚三四箇將猪膏溶油攪勻用巴豆十粒去殻膜拌入泥内研爛爲圓如菉豆大用田中冷水吞下十圓小兒只用三圓至五圓須臾大小水蛭一時皆瀉出却以局方四物湯加黄芪煎服生血補理　又方治人身上及頭面肉上浮腫如蛇狀者右以雨滴磚堦上苔痕一錢水化開塗蛇頭立消　又方芎歸湯治婦人産後忽兩乳伸長細小如腸垂墜直過小肚下痛不可忍危亡須臾名曰乳懸　川芎　當歸各二斤　右將芎歸各半斤吹咀於瓦器内用水濃煎不拘時候多少温服餘芎歸各一斤半剉作大塊用香爐慢火逐旋燒煙安在病人面前卓子下要煙氣直上不絶令病人低頭伏卓子上將口鼻及病乳常吸煙氣直候用此一料藥盡看病證如何或全未安或略縮減再用一料如前法煎服及燒煙熏吸必安如用此二料已盡雖兩乳略縮上而不能復舊者用冷水磨草麻子一粒於頭項心上塗片時即洗去則全安矣此適真

子仲方夢溪筆談世有奇疾者呂縉叔以知制誥知潁州忽得疾但縮小臨終僅如小兒古人不曾有此疾終無人識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數年方稍稍復舊又有一人家妾視直物皆曲弓弦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鈎醫僧奉真親見之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徐德占過逆旅老婦愬以飢其子耻之對德占以蒸餅啖之盡一竹簣約百餅猶稱飢不已日飯一石米隨即痢之飢復如故京兆醴泉主簿蔡繩余友人也亦得飢疾每飢立須啖物稍遲則頓仆悶絕懷中常置餅餌雖對貴客遇飢亦便龁啖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爲時聞人終以此不幸無人識其疾每爲之哀傷莊季裕雞肋編叅知政事孟庾夫人徐氏奇疾每發於聞見即舉身戰栗至於幾絕其見母與弟皆然母至死不相見又惡聞徐姓及打銀打鐵聲買物不得見有餘錢亦不欲言一文嘗有一婢使之十餘年甚得力極喜之一日偶聞其家所爲業婢云打銀疾亦遂作更不可見竟逐去之至於其他皆無所差失醫祝無能施其術蓋前世所未嘗聞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一

二質

疾

詐疾 李元剛厚德録曹彬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絶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宋鑑長編太宗時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佐王爲善爾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必爾輩爲之謀耳因命捽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卿居王宮爲群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必不聽也

天疾 穀梁傳有天疾者不得入於宗廟

癘疾 周禮四時皆有癘疾又大札則令邦國移人（注大札疫疾也移人避災也）又春官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

骨蒸疾 新唐書方技傳許胤宗累進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疾轉相染得者皆死胤宗療視必愈

骨髓疾 劉子貴言篇栢侯不採越人之說卒成骨髓之疾注越人扁鵲也于時來入齊見栢侯有疾曰公疾可理公曰老醫欲以不患者爲已驗扁鵲出明日又見言栢公曰君疾可治栢公曰無疾可治後日來見栢公乃走扁鵲去後公患差人尋覓扁鵲欲使理病扁鵲則來見栢公謂曰我前不患君欲理病今者既患君何棄而去扁鵲曰初見君病在皮膚針灸可差次見君病在肌血湯藥可差後見君病在膏肓之下此病不可治我故走去栢公曰此善良醫以禮發栢公於是卒也

腸癢疾 倦游錄傳舍人忽得腸癢之疾至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此疾古人之所未有

蛤精疾 太原故事北齊右僕射徐之才善醫術時有人患脚腿腫痛諸醫莫能識之窺之曰蛤精疾也得之當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爲

割之。得給于二个如榆莢。

心腹之疾

國語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心腹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注。間隙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戰國策秦王謂公子他曰。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詳趙）史記伍子胥傳。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大敗齊師於艾陵。（詳本傳。）　商君傳。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

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秦因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資治通鑑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姚崇既為相。紫微令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癸丑。說左遷相州刺史。　後晉齊王紀。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宴賜甚厚。承福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關尹子九藥篇。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宋蘇轍集。上皇帝書。陛下厲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

膏肓之疾

左傳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病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晉史揮塵。王戎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歡。從子將婚。戎遺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唐柳宗元集。愈膏肓疾賦。（晏相於此賦。親書云。膚淺不似柳文。宜去之。或曰。公少作也。）景公夢疾。膏肓（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事。）尚謂虛假。命秦緩以候問。遂伏身于堂下。（伏身一作俯伏。）公曰。吾今形體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緩乃窮神極思。曰。夫上醫療未萌之兆。中醫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猶卞和獻含璞之璧。伯樂相有孚之馬。然臣之過疾。如泥之處埏。（張云。埏。尸延切。地有八埏。又和土也。）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雖九竅未擁。四支且安。膚腠營胃。（腠音湊。營胃一本作脘胃。）外強中乾。精氣內傷。神沮脉彈。以熱益熱。以寒益寒。針灸不達。誠死之端。巫新麥以為讖。果不得其所餐。（桑田巫也。出左傳成公十年。）公曰。固知天賦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脩不足歡。哂彼醫兮。徒精厥術。如何為之可觀。醫乃勃然變色。攘袂而起。于無諫我。我謂於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視生則生。視死則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國不理。巨川將潰。非捧土之能塞。大廈將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諭大。子今察乎孰是。爰有忠臣。聞之憤悱。忘寢廢食。擗摽感歎。（擗音闢。摽婢小切。）生死浩浩

天地漫漫。綏之則壽。撓之則散。善養命者。鮐背鶴髮。成童兒。（鮐音台。魚名也。老人背有鮐文。）善輔弼者。殷辛夏桀。為周漢。（殷辛紂也。）非藥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亂。衰亡之國。在賢哲之所扶匡。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音半。）余能理亡國之刓弊。（刓五官切。刓也。）愈膏肓之患難。君謂之何以。醫曰。夫八紘之外。（紘音宏。）六合之中。始自生靈。及乎昆蟲。神安則存。神喪則終。亦猶道之泰也。患出於邪佞。身之憊也。（憊蒲拜切。）疾生於大風。彼膏肓之與顛覆。匪藥石而能攻者哉。因此而言曰。予今變禍為福。易曲成直。寧關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為干櫓。以信義為封殖。拯厥兆庶。綏乎社稷。一言而熒惑退舍。（宋景公事。詳見貞符注。）一揮而羲和匪昃。（羲和日御也。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反三舍。出淮南子。）桑穀生庭而自滅。野雉雊鼎而自息。（雊古候切。事並見貞符注。）誠天地之無親。曷膏肓之能極。醫者遂口噤心醉。（噤巨京切。）跼斂茫然。（跼音局。）投棄針石。匍匐而前。（匍扶蒲二音。匐音伏。又蒲北切。）吾謂治國在天。子謂治國在賢。（治一本作活。）吾謂命不可續。子謂命將可延。詎知國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為聖主。保夭壽而長年。皆正直之是與。庶將來之勉旃。

重膇之疾

書林事類傳郤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遺。於是

有沉溺重腿之疾。

清痼之疾 類說：袁質，舊之少子，風力俊美，不墜家聲。始逾志學之年，便有清痼之疾。昔見其筆勢遒勁，與父書不殊。

霜露之疾 事林廣記：荅人問疾曰：霜露之疾。漢公孫弘病篤，上書願乞骸骨。上報曰：君不幸，懼霜露之疾，何恙不已。今事少閒，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音抽）視事。

霧露之疾 東漢書皇后紀序：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注云：霧露，謂疾病也。不可指言死，故假霧露以言之。）靈帝時，中常侍曹節矯詔遷太后於雲臺。謝弼上封事曰：伏惟皇太后援立明聖，幽居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

禿鬢之疾 抱朴子內篇：劉俗卷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持內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鬢之疾耶。

郄克之疾 鄭氏諱蔣郄克之疾，謂跛也。

无妄之疾 易：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程傳曰：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邦妥）

尸媚之疾 太平廣記：葉法善有神術。蜀川張尉之妻死而化生，僕爲夫婦。法善識之曰：尸媚之疾也。不速除之，張尉死矣。投符而化爲黑氣焉。

迷罔之疾 列子：有迷罔之疾，饗香以爲朽。

偕生之疾 莊子：有偕生之疾，疾與體俱長。

精思致疾 桓譚新論：余少時見揚子雲之麗文高論，不自量年少新進，而猥欲逮及。嘗激一事而作小賦，用精思太劇而立發疹。子雲亦言：成帝上甘泉，詔召作賦，卒暴及倦臥，夢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內。及覺，大少氣，疾一歲而亡。

盃虵致疾 風俗通：應郴之祖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照於盃中，其形如虵。宣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疾，云虵入腹。後郴使宣於故處設酒，盃中復有虵，因謂宣：此乃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怡懌。册府元龜：樂廣字彥輔，爲侍中河南尹。嘗有親客久闊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虵，意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盃中虵即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荅：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羅泌路史發揮關龍逢篇：弓影致疾，一事也。風俗通以爲杜宣，晉史以爲樂廣之客。

食虵致疾 宋史党進傳：進爲忠武軍節度使。一日歸自外，有大蛇卧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

因拜致疾 隋書列傳：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大業元年，帝遣使者立爲皇太子。明年朝於雒陽。後數月，將還京師，願得少留，帝不許，拜請無數。體素肥，因致勞疾。帝令巫者視之，云房陵王爲崇。所憑未幾而薨。

夢虎致疾 天寶遺事：周象者好畋獵，後爲汾陽令，忽夢一乳虎相逼，驚而寤，覺因茲染疾。後有僧海寧者因過象門，謂隣叟曰：此居有妖氣，久則不可救也。隣叟遂聞於象，象召僧令視之。僧曰：當與君禳之。遂擇日設壇，持劍禹步，誦呪，自大門而入，至於寢所，繞患人數徧而叱之。忽於床下作一虎聲，家人恐驚奔散。周象亦不覺自床下伏死於地，僧以水噀之，須臾如故。

燎丹致疾 新唐書武宗賢妃王氏傳：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年，後寖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憂之。俄而疾寖劇。

七情致疾 淮南子原道：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許慎曰：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升於上，積陽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

酒色致疾 和靖言行錄：先生赴堂食，坐中有說召澤民尚書以酒色過度致疾者。先生曰：近時措大讀書而不知孝。澤民不是不讀書，豈不知孟子謂事親以守身爲大，不能守身則不能事親，不能事親則便是不孝。孝經言孝之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今以口體之欲以致廢疾，則其毀傷也孰大焉。

愧恨成疾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二年，李光弼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己酉，薨。

驚懼成疾 資治通鑑：唐穆宗長慶二年三月戊申，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

哀毀成疾 溫州府志：周忠輔，永嘉人，性至孝。母葉氏嘗病癱，竭力醫治。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及母亡，哀毀成疾。

居廬成疾 元史孝義傳：邵敬祖，父喪，廬墓。母歿，不克葬，殯于城西。敬祖露宿風雨不去，前後居廬六年，兩脛俱成濕疾。

奉使得疾 文昌雜錄：元英昨充元豐五年賀北朝正旦國信使，行至神水驛，苦風眩，昏亂不記省，隨行小史輩環坐以泣，通一昔方稍安。是年正旦扶伴使杜刑部紘至深澤縣界中，浴，戲不可救。劉右司執中賀同天節接

（伴使沿路病傷寒至滑州增劇然又數百肩輿以歸後累月方安一歲中奉使者皆得疾危甚殊可怪也）

嗜酒得疾（後山談叢秘書丞張鍔嗜酒得奇疾中身而分左常苦寒雖暑月中戰袍袴紗綿相半）

喪女感疾（新唐書長孫無忌傳無忌族叔順德喪息女感疾甚太宗薄之謂房玄齡曰順德無剛氣以兒女情變至大病胡足卹未幾卒）

憂父之疾（淮南鴻烈解說林訓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

棄官侍父疾（宋史顏術傳術嘗仕後晉為河陽三城節度副使揄枝左庶子知州事居半歲得家問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術不奏棄官去侍疾不復有仕宦意歲餘父疾不能起術親自捫天未嘗少倦）

刲股愈母疾（宋史蕭服傳服字昭甫廬陵人弟進士調望江令治以教化為本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笋臺皆為築亭又刻唐縣令鞠信陵丈于石俾民知所嚮也已而邑人米氏女刲股愈母疾人頌傳之以為治化所致金史溫迪罕幹魯補傳幹魯補年十五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于墓側母疾刲股肉療之疾愈詔以為護衛）

心痛知母疾（南郡新書張志安居鄉閭稱孝差為里正在縣忽稱母疾急白縣令令問志安曰母有疾志安亦病適患心痛是以知母有疾令拘之差人覆之果如此說尋奏高祖表門閭尋拜散騎常侍）

侍太子疾（西漢書王褒傳宣帝時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迺歸詳本傳）

問婦人疾（禮記坊記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注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

家居侍疾（續後漢書范粲傳粲子喬以父粲陽狂不言乃與二弟並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里邑後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

看友人疾（世說新語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邪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視士卒疾（事文類聚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躬按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

者身自撫循臨問致醫藥過之甚恩）

曾子有疾（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伯牛有疾（論語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昭王有疾（存心錄魯哀公六年秋七月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祭祀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乎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聲子有疾（冊府元龜褚師聲子衛大夫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瘡疾若見之君將㱿之㱿歐吐也）

晉侯有疾（白氏六帖晉侯有疾叔向問子產曰寡君疾病卜人曰實沉臺駘為祟敢問何神也子產曰實沉參神也臺駘汾神也二者不及君身君身則出入飲食哀樂之事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李廣遇疾（冊府元龜李廣字弘基范陽人也文宣天寶初以為中書郎遇疾資產屢空藥石無繼廣雅有鑒識度量弘遠坦于無私為士流所愛歲時共贍遺之賴以自給竟以疾終）

韋陟臥疾（類說韋陟有疾房尚書使子弟問之臥內慈藉茵毯褥而登堦侍婢皆笑）

季孫不疾（家語子貢問鄉學大成孔子適季氏康子晝居內寢孔子問其所疾康子出見之言終孔子退子貢問曰季孫不疾而問諸侯禮與孔子曰夫禮君子不有大故則不宿於外非致齋也非疾也則不晝寢於內是故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晝居於內雖問其疾可也）

庚袞無疾（書林事類庚袞字叔褒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病癘氣方盛父母諸弟皆出於外袞獨不去父母強之袞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又撫柩哀號不輟十餘旬疾勢消渴家人乃反毗疾差袞亦無疾）

稱疾不行（史記鄭世家鄭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鬬相仇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彊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亹高渠彌亡歸）

稱疾不朝（西漢書吳王濞傳孝文時

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殺之。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慍曰。天下一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稱疾不朝。詳本傳

稱疾不起

兩漢蒙求黃瓊字世英。延熹二年。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汚。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續後漢書潘濬傳。濬字承明。漢昭烈領荊州。以濬爲治中從事。及入蜀。留典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將吏皆歸附。而濬獨稱疾。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爲楚名臣。卿獨不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東觀漢記王良以疾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疾。

稱疾不出

事文類聚程子。儀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稱疾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中立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稱疾去職

晉書鄧攸爲吳郡太守。稱疾去職。吳人歌曰。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稱疾遲留

李翰蒙求晉唐彬與王渾王濬代吳。彬揣衛要爲衆軍前驅。自巴陵沔口以來。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既而先至者爭物。後至者爭功。識者高彬此舉。

稱疾請留

五代歐史李愚傳。魏王繼岌伐蜀。軍行至寶雞。招討判官陳乂稱疾請留。愚厲聲曰。陳乂見利則進。知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正可斬之以徇。由是軍中無敢言留者。

引疾卧家

言行龜鑑張公燾事高宗。時秦檜當國。言事不從。即引疾卧家。

王后稱疾

兩漢蒙求孝平王皇后。太司馬莽女也。莽即真。以嬰爲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爲定安公太后。時年十八矣。爲人婉瘱有節操。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令成新公孫建世子襐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傍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閉門

稱疾

續後漢書劉巴傳。巴至益州。劉璋見之甚喜。咨訪政事。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君使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巴辭謝。昭烈不責。

上封事稱疾

續後漢書董扶傳。永康元年日食。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趙謙等舉扶。扶以疾不克詣。遂於長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

軍敗稱疾

資治通鑑高宗永隆元年。中書令檢校鄯州都督李敬玄軍既敗。屢稱疾請還。上許之。既至。無疾。詣中書視事。上怒。貶衡州刺史。

累表稱疾

資治通鑑後周紀。樞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因見帝進用舊時將佐。心嫉之。累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詗帝意。帝遣左右慰勉。令視事。

恃才托疾

東漢書苻融傳。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恃其才智托卧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予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

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顧持察焉。二人由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融由此益知名。

親老托疾

東漢書謝該。字文儀。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

惡弟托疾

晉書王戎族弟敦有高名。戎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之官辭疾

東漢書楊倫傳。陽嘉二年。徵倫拜太中大夫。因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裂不恨。匹夫所執。彊於三軍。固敢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寵以藩傅。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狷志。遂徵下廷尉。有詔原罪。

上疏辭疾

事文類聚晉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有風痺之疾。不應辟召。後武帝下詔敦逼。謐上疏力辭曰。臣抱釁牀蓐。軀半不仁。十有九載。竟不仕。

累表辭疾

資治通鑑唐懿宗咸通五年。嶺南節度使韋宙。且知康承訓所爲。以書白宰相。承訓亦自疑懼。累表辭疾。乃以承訓爲右武衛大將軍分司。

辭疾不

起

新唐書崔偘傳崔偘居華時爲全忠數畫醜計全忠引兵還屯河中偘迎謁渭橋奉觴爲全忠壽自歌以酬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璽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

辭疾不入

石林燕語國初貢擧法未備公卿子弟多艱於進取蓋恐其請託也范杲魯公之兄子見知陶穀竇儀皆待以甲科會有言世祿之家不當與寒俊爭科名者遂不敢就試李內翰宗諤已過省以文正爲相唱名辭疾不敢入亦被黜文正罷相方再登科

伏羲制疾

羅泌路史後紀伏羲察六氣審陰陽以貴之身而四時水火陞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嘗草治砭以制民疾而人滋信

趙王避疾

兩漢蒙求魯丕字叔陵拜趙相趙王商嘗欲避疾使時移住學宮丕止不聽王乃上疏自言詔書下丕丕奏曰臣聞禮諸侯薨於路寢大夫卒於嫡室死生有命未有逃避之典也學宮傳五帝之道脩先王禮樂教化之處王欲廢塞。以廣游讌事不可聽詔從丕言王以此憚之

管輅占疾

續後漢書管輅傳注華城門夫人者魏故司空涿郡盧公女也得疾連年不差華家時居西城下南纒里中三廡在其東南輅卜當有師從東方來自言

能治使聽使之必得其力後無何有南征廄騶當充甲卒來詣盧公言能治女郎公即表請留之專使其子將詣華氏療疾初用散藥後復用丸治尋有效即奏除騶名以補大醫

醫生呪疾

羅泌路史發揮伊尹無廢立事篇世有醫生善呪疾者語人曰吾能易爾腸胃更爾系絡則疾可爲也然人無肯數其身其難信也

石虔愈疾

書林事類桓豁字石虔爲人勇壯時有患瘧者呼桓石虔以怖之疾者多愈

醫和視疾

國語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和視之（和醫名）出曰不可爲也（爲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卽僻近女色）惑以生蠱（惑於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於淫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祐（祐助也良臣謂趙孟不生將死）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謂諸卿）以佐君爲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祐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輔平公之闇曲使至淫惑）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也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濕也以言文子不久存）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榮也）其政八年之

謂多矣（已爲多也）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爲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猶職官）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爲惡害于嘉穀穀爲之飛。蓋是類生蠱疾）物莫伏於蠱莫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也則蠱伏藏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之食穀而有聰明也）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害之疾言蠱害敗猶女害男）今君一之（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喻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爲蠱作器而受也）夫文蟲皿爲蠱吾是以云（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服則專於色）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弗濟之禍及國）是歲也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

太后視疾

遼史聖宗紀統和元年春正月丙寅荆王道隱有疾詔遣使存問是日皇太后幸其邸視疾

公主不視疾

類說幽閑鼓吹宣宗萬壽公主駙馬鄭尚書之弟顗有危疾上使日之回問公主視疾否曰在慈恩寺看場戲上曰我恠店大夫不與我

爲親良有以也君主責曰豈有小郎病乃就有他處乎立遣歸宅

遣醫視疾

宋史范純仁傳純仁患目疾徽宗遣中使賜茶藥後又許歸養疾帝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

乘驛視疾

東漢書宗室傳永平元年東海恭王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大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等俱詣魯視疾

穿壁視疾

續後漢書呂蒙傳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加減權爲之慘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權哀痛甚

馬上視疾

遼史方技傳直魯古吐谷渾人初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槖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開槖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人也因所俘者問其故乃知射槖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

隔紗視疾

遼史逆臣傳迭里特字海隣神于醫視人疾若隔紗覩物莫不悉見

求

入視疾

涑水燕譚錄嘉祐中仁宗已不豫久不御殿宰臣亦不得見富文忠公求入視疾內侍以公未有詔旨止之公叱之曰安有宰相一日不見天子遂趨入見固乞監侍祈禱留宿殿中自是事無巨細皆白執政而後行上下晏然

辭帝視疾

晉書杜夷傳元帝以夷爲祭酒夷辭疾未嘗朝會帝欲詣夷夷陳萬乘之主不宜往庶人之家帝乃與夷書曰吾與足下雖情在忘言然虛心歷載正以足下羸疾故欲相省寧論常儀也又除國子祭酒

樂正子春視疾

公羊傳昭公十九年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

外舍視疾

東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視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外舍外家）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今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

帝親視疾

西漢書蕭何疾惠帝自問云君若不幸誰可代君何舉曹參書林事類張禹每疾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上親拜牀下禹頓首謝恩於牀前拜少子官禹曰臣有一女愛甚於男遠嫁張掖太守蕭育不勝父子私恩願與相從即徙育爲弘農太守　包咸爲大鴻臚以論語授帝后病親輦駕視之漢制叢錄翟方進傳注引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四門入蕭何病傳云上親自臨視何疾張禹病傳云車駕自臨問之以此東漢書桓榮爲帝師后病帝親問入門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　宗室傳時更始降於赤眉祉乃奔洛陽是時宗室唯祉先至光武見之喜甚建武二年封爲城陽王十一年祉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其疾祉薨謚曰恭王續後漢書曹真傳真病還雒陽帝自幸其第省疾　北史魏安定王休寢疾帝幸其第流涕問疾中使醫藥相望於路新唐書封倫傳太宗立倫拜尚書右僕射實封六百戶貞觀元年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卒年六十贈司空謚曰明　魏徵疾甚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后復與太子至第徵加朝服拖紳帝悲慟拊之流涕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時主亦從帝曰公強視新婦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建成與元吉謀行酖毒引太宗入宮夜宴既而太宗心中暴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狼狽扶還西宮高祖幸第問疾因勑建成秦王素不能飲更勿夜聚　襄邑王神符傳神符貞觀初再遷宗正卿後以疾

辭職太宗幸其第問疾賜以縑帛每給羊酒　岑文本傳文本加銀青光祿大夫爲中書令時太宗將代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　宋朝類苑邢昺嘗被疾請告真宗親臨問賜藥一奩銀器千兩絹千匹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問疾臨奠常不親行惟昺與郭贄以恩特用此禮儒者榮之邢止問疾邢止復臨喪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丁酉再幸資聖禪院視中國大長公主報慈正覺大師疾　天聖三年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無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　仁宗慶曆六年東平郡王德文被足疾不能朝然天性畏謹疾革仁宗親臨視以太醫所調藥進之

登閣望疾

資治通鑑唐玄宗天寶十一載李林甫時已有疾憂懣不知所爲巫言一見上可小愈上欲就視之左右固諫上乃令林甫出庭中上登降聖閣遙望以紅巾招之林甫不能拜使人代拜

賜詔問疾

類要李衛公李靖疾唐太宗賜親詔曰有晝夜視公疾太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新唐書舒王誼傳誼初名謨時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謨侍詔往視謨冠遠遊冠御絳袍乘象輅四馬飛龍士三百國府官皆衫褶以從子儀手叩頭謝恩謨宣詔已乃易服勞問還

鑿墻問疾

新唐書房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墻以便候問

酒肉問疾

小說蒙求宋孫述矯偽膚劣每食先拜而後就生食畢復拜將寢則拜牀覺復拜乘馬不施銜勒垂轡不設餌凡所爲種種類此從子偓得疾危篤父彥卿毋蕭氏對之泣下述候之命左右取酒肉令偓進之人莫識其意或問之答曰禮不云乎有疾飲酒食肉

枉駕問疾

趙希循會心錄張侍中耆以王府之舊聲勢赫奕夏英公竦時居相位耆移疾在告竦白于上枉駕問疾

手詔問疾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君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

遣太子問疾

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四年三月蔡成公杜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薨上每得佳物輙思如晦遣使賜其家顆要馬周病消渴彌年不瘳時駕幸翠微宮勑求勝地為周起宅召醫中使相望不絶每令尚食以膳供之太宗躬為調藥皇太子親臨問疾

遣使問疾

（北史程駿傳駿病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賜以湯藥隋書高熲傳上幸并州留熲居守及上還京賜縑五千匹復賜）行宮一所以為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絶上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匹復賜以千里馬　宇文述傳述於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將親臨視之群臣苦諫乃止遂遣司宮魏氏問述曰必有不諱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時並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長子早預藩邸願陛下哀憐之帝聞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為之廢朝贈司徒尚書令十郡太守班劒四十人轀輬車前後部鼓吹謚曰恭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判河南府拯自還京疾益甚仁宗遣使諭以光隆不克問疾賜白金五十兩拯叩頭稱謝

奏請問疾

（宋史程顥傳帝嘗以瘡疹不御邇英累日顥詣宰相問知否且曰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

大臣可不知乎翌日宰相以下始奏請問疾

臨候問疾

（晉書載記高瞻光熈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乃依崔毖毖與三國謀伐廆也瞻固諫毖不從及毖奔敗瞻與衆降于廆廆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起廆敬其姿器數臨候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餘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思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于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勳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廆深不平之

庾亮問疾

（晉書吳猛傳庾亮為江州刺史嘗遇）疾聞猛神異乃迎之問己疾何如猛辭以筭盡請具棺服旬日而死形狀如生未及大歛遂失其尸識者以為亮不祥之徵亮疾果不起

將佐問疾

（資治通鑑昭宣帝天祐二年九月揚行密長子宣州觀察使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節度判官周隱性）惷直對曰宣州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細微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以授之行密不應左右牙指揮使徐溫張顥言於行密曰王平生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他日將佐問疾行密目留幕寮嚴可求衆出可求曰王若不諱如軍府何行密曰吾命周隱召渥今忍死待之可求與徐溫詣隱隱未出見牒尤在案上可求即與溫取牒遣使者如宣州召之行密以潤州團練使王茂章為宣州觀察使

親朋問疾

（呂東萊辨志錄世間）大有病人親朋故舊交遊來問疾其人曾不經一事未讀一方自騁了了詐作明能談說異端或言是虛或道是實或云是風或云是蠱或道是水或云是痰紛紜謬說種種不同破壞病人心意不知孰是遷延未就時不待人欻然致禍各自散走是故大須好人及好名醫識病深淺探賾方書博覽古今是事明解者看病不偏大誤人事（孫思邈千金方）

懷金問疾

（韓非子說林張譴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其疾

坐門問疾

（東漢書符融傳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耀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詳本傳）

募醫問疾

（吳中舊事朱冲微時家貧後生理日）

益進以行不撿兩受徒刑既擁資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為心每春夏之交即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賙之

勑醫問疾

（王性之默記晏元獻自西京以久病請歸京師留寘講筵病既革上將臨問之甥楊文仲謀謂凡問疾大臣者車駕）既出必捋紙錢蓋已膏肓或遂不起即以吊之免萬乘再臨也遂奏臣病稍安不足仰煩臨問仁宗然之實久病忌捋奠禮以行然後數日即薨故獻公作神道碑言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勑太醫朝夕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奏臣疾少閒行愈矣乃止丁亥以公薨聞上以不即視公為恨蓋此意也

內臣問疾

（元史鐵歌傳奉命詣萬安寺祀世祖感疾歸皇太后令內臣問）疾鐵歌附奏曰臣死無日願太后輔陛下布維新之政社稷之福也

皇帝問諸王疾

（政和五禮新儀）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望闕設受勞問者俟使者位於受勞問者之左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吏二人以案奉詔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

位立史捧詔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于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者宣詔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興搢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詔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皇帝問帝姬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望闕設）受勞問者位使者位於其前少北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服公服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望闕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詔書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于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詔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宣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詔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詔書如上儀以所受詔書詣寢閤授之

中宮問諸王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位南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給使捧令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興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中宮問帝姬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閤授之

東宮問諸王疾

（政和五禮新儀前期所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位東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史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立史捧令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令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使者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興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于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東宮問帝姬疾

（政和五禮新儀以內給事一人）爲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西階下設使者位東向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于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閤受之（若皇太子於諸王帝姬疾從家人親屬之禮遣近侍勞問則受勞問者侍之亦從家人之禮不升迎拜送與授受之儀）

問宗戚大臣疾

宋會要國朝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每疾皆乘輿臨問女小疾在假或乘輿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官卑在禁中多不時而往惟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藥加禮及非此例者皆備載之太祖建隆元年五月八日幸宰臣魏仁浦第視疾七月十四日幸宰臣范質第視疾賜黃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絹二千匹八月八日再臨視賜錢百萬　乾德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幸駙馬都尉高懷德第問燕國長公主疾　六年四月一日建雄軍節度使趙彥徽來朝有疾帝幸其第臨問賜錢五百萬　開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幸侍衛親軍馬軍都虞侯彰國軍節

度使張廷翰第視疾。　十一月三日。鎮寧軍節度使張令鐸、來朝被疾。帝幸其第臨問、賜帛五千匹、銀五千兩、又賜其家甚厚。　十二月十日、幸中書視宰臣趙普疾、三年三月十九日、幸趙普第視疾、賜銀器五千兩、絹五千匹、又賜其妻和氏、銀器二千兩、衣着二千匹、先是正月、幸普第視疾、至是再幸焉。　四年四月六日、幸永興軍節度使吳廷祚第視疾。　七月三十日、以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來朝疽發背、帝幸其第、賜賚甚厚。　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幸皇弟開封尹光美第、以足疾臨視。十三日、再臨視。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殿前指揮使楊信久病瘖、忽能言、帝異之、遂幸其第、厚加賜賚。　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幸武功郡王德昭第視疾。　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幸淮海國王錢俶第視疾、賜俶白金萬兩、錢百萬、絹萬匹、黃金千兩、于惟濬、惟治白金各萬兩。　六年八月一日、彰德軍節度使滄州總管李漢瓊、被病召還京師、帝親視之、賜白金萬兩。　十一月八日、樞密使楚昭輔以足疾請告、帝幸其第臨問之、觀所居湫隘、賜白金萬兩、令以市宅。昭輔被病周歲、家居亦不求解職、會郊祀罷爲左驍衛上將軍。　八年四月三十日。幸樞密使石熙載第視疾。　端拱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幸宰相趙普第視疾、淳化元年。三月二十一日。以西京留守趙普被疾、不任朝謁、帝臨省之。　十一月十五日。幸涇國公元偁宮視疾、十八日、幸許王元僖宮視疾、　三年六月六日、天雄軍節度使劉廷翰被病、表求解官、有與還京師、帝臨幸其第撫問之、賜白金萬兩、　至道二年三月一日、幸晉國公主第視疾、　咸平元年、六月九日、幸駙馬都尉王承衍第視疾。　十二月五日、幸許國長公主第視疾、二年。閏三月四日、再臨視。　二年。閏三月四日、幸左武衛將軍德恩第視疾。　五月二十四日。幸樞密使曹彬第視疾。賜白金萬兩、于和藥以賜之。　十二月二十四日、車駕駐天雄軍。幸宣徽北院使周瑩屯所視疾。　三年正月六日、幸樞密副使宋湜所居視疾。　湜危從駐天雄軍、得疾、特憂恤之、仍令先還京師、賜御衾褥一副。又遣內侍護送供帳優厚、至澶州而卒。　三十日、幸太子太保呂端第視疾、端以久疾罷相、居京師、帝思之、故臨問焉。　十月十七日、幸雍王元份宮視疾、十二月十二日。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六年三月十八日。景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年正月七日、三月十八日。五月十二日、六月七日、七月二日、七日、二十四日、二十九日、三十日、八月一日。再臨視。　四年。正月八日。幸殿前都指揮使、河西軍節度使范廷召第視疾。　六年。二月十九日、幸北宅右羽林將軍德閔院視疾。　三月二十五日。幸安定

郡公惟吉宮視疾。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二十日、二年七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五日。二十四日、三年五月一日。再臨視。　四月十九日、宰臣呂蒙正暴中風眩、帝即時臨問、賜白金五千兩。　真宗景德元年。六月六日、幸曾國長公主第視疾、賜錢百萬、繒綵二千匹。又幸北宅視右羽林將軍德鈞疾、賜白金三百兩。　七月四日。幸宰臣李沆第視疾。　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幸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第視疾。　三年。二月一日。幸北宅視樂平郡公德恭疾。五月十六日。再臨視。　九月二十三日、幸寧王元偓宮視疾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十一日。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八年三月五日、天禧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二十九日、四月二十四日、閏四月十一日、十四日、二十日。五月一日。再臨視。　十二月二十四日、幸北宅視右羽林將軍德鈞疾　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幸舒王元偁宮視疾、九月二十四日、大中祥符元年。四月十日、十二月二十四日、三年、六月十八日、八月六日、四年。四月九日。五年。正月十四日、六年。四月二十四日、九月一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七年。三月十九日。二十六日、再臨視、舊制每歲三月、金明池習水嬉以備遊豫、帝以元偁疾特罷臨賞。　大中祥符元年。五月十八日、幸南宮視右羽林將軍惟能疾、　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幸晉國公主第視疾、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八日、再臨視、　三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幸韓國長公主第視疾三月四日、九月六日、再臨視、　三月十六日、幸駙馬都尉石保吉第視疾前一日保吉疾亟、帝將臨視之、會翌日大忌輔臣言於禮非便、遂遣內侍以諭保吉、至是始臨省焉、　六月二十五日、幸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刑昺第視疾、賜白金千兩、帛千匹、名藥一奩、又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仲恩、視疾並許馳驛赴闕、昺以舊恩、故特用此禮、儒者榮之、九月二十日、幸資聖院、視吳國公主疾、　四年。五月十八日、幸北宅視右羽林將軍德存疾、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　八月五日。幸南宮視左千牛衛將軍惟叙疾、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堯叟以足疾屢請告、帝臨視之、　五月十日、幸南宮視資州團練使惟憲疾、　天禧元年。七月二十三日、幸駙馬都尉魏咸信第視疾、九月十一日、幸太尉旦第視疾、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所賜、作奏畢自益四句云、益慚多藏、况無所用、見謀散施、以息咎殃、亟令舁至內閤有詔不許及門、旦已瘥云、　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馬知節以病足久在假、帝臨視、賜白金五千兩、　三年七月十三日、幸殿前都指揮使忠武軍節度使曹璨第視疾、　仁宗天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幸

參知政事曹宗道第視疾留賜白金三千兩 八年九月十五日幸樞密副使姜遵第視疾賜錢帛有差 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幸馮翊郡公德大第視疾賜錢百萬絹五千匹 明道二年七月十三日幸駙馬都尉柴宗慶第視楚國大長公主疾 景祐五年八月三日幸駙馬都尉李遵勗第視疾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荆王元儼疾帝幸其第親臨卧內手自調藥舁人語久之所對多忠言賜白金五千兩辭不受再三敦諭乃固辭曰臣羸憊不能支且死重廢國家不爲少帝嗟泣從之 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東平郡王德文有疾帝臨視親以太醫所調藥進之 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參知政事明鎬疽發背帝謂鎬忠亮有勞欲及其未亂一往見之既至惻然曰方賴卿謀國事而遽有此疾鎬氣已索猶能頓首稱謝 十月六日幸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用和第視疾皇祐二年七月十一日再臨視 皇祐三年正月十二日幸魏國大長公主第視疾初主病日遣內侍挾太醫診視爲禱禬之法無不至自皇后貴妃以下偕至第候問進拜用家人禮奉藥進主甚恭車駕臨幸侍者挾主迎立帝命主先坐設御座于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鄉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亦悲慟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利母病而邀賞邪賚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因謂從臣曰太主之疾儻可移於朕亦不避也因命寢門世薄使從臣問候又募天下能醫者授以官秩賜御書金字大悲千手千眼菩薩又賜玉石金字太宗謚皆以視疾祈福也 嘉祐元年五月七日幸樞密使王貽永第視疾時貽永以疾求退手詔存問遣太醫診視車駕臨問頒禁中珍藥及面取糜粥以食之貽永自言寵禄過盛願罷樞密使兼侍中還第帝冀其愈乃聽罷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而樞密使如故 神宗熙寧二年四月九日幸參知政事唐介第視疾 閏十一月四日幸楚國大長公主第視疾 哲宗紹聖元年二月十四日幸徐王第視疾 徽宗崇寧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幸棣華宅視陳王疾 真宗景德三年七月十一日忠武軍節度使高瓊病亟將幸其第省視輔臣曰瓊雖久掌禁兵備守宿衛然未嘗臨戎破敵非威名將也且車駕臨問國家異禮所以待功臣也施之於瓊恐無以視勸別乃止 仁宗慶曆四年五月十六日汝南郡王母潤王夫子李氏病甚車駕欲臨省之詔問禮官以夏至大祠致齋不宜問疾乃止 神宗熙寧七年十二月十八日詔頒新式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使相中允樞密使同平章事）二千五百兩足樞密使使相二千兩足兩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足僉書樞密院事同僉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兩足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足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兩足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足並入內侍省取賜 高宗皇帝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車駕幸大師尚書左僕射益國公秦檜第問疾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丁士美
書寫儒士臣章伯輝
圈點監生臣馬宗孝
臣包道第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三　二質

席（詩文二）

元張伯雨詩天柱山暑飲即席次玄圃真人韻。　洒地晚移席。開林涼進風。玄蟬有逸響。青山皆妙容。時將何朔並。與與竹林同。沉酣非我事。政須時一中。　雲外席間懷鐵笛簡草堂。　花朝無花也可憐。桃李矜持不作妍。爛聽雨聲眠白晝。夢乘艇子上青天。閒居庶尚浮雲志。老病難趨卜夜筵。絳帳先生唯寂寞。後堂自埋琵琶絃。草堂詩集姚文奂和張伯雨雲林席間韻。　曲句先生世所憐。新詩字字總清妍。楚江祇漫聽春雨。蜀土那知有漏天。樹隔青山迎好客。筆開白日照芳筵。高居更憶雲林子。自送冥鴻揮五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西園席上調元子不至。　白玉堂前白日長。滿前鶯燕語如簧。那知沈飲非荒宴。待與揚觥問葛彊。　又席上。　習飲醉鄉抛浩刼。傺真靈液反天和。方知世上閒滋味。元比神仙不較多。彩雲行雨陽臺暮。羅襪生塵洛浦秋。飛起一雙花上蝶。晚風吹上玉搔頭。西園席上招靈庭裕上人。　山光搖蕩入簾櫳。酒渫歌雲暖玉融。煙柳

翠涵深院雨。露花香濕滿樓風。自從愁陣持降節。擬與詩兵紀戰功。借問飄零斷腸客。爲誰幽獨卧蓮宮。任松鄉集周震卿席上得生字。　白日多俠狀。長風散陰晴。山趺木初落。海潤秋未清。水深見碧漢。故路溪沙平。神宮看雷斧。下索異物精。轉步兜率下。愁僧有巾瓶。天人儼相對。我獨塵中行。歸途日在樹。酒杯邀同傾。葉子忽到坐。慰此頃刻情。醉懷有許悶。樂事更一樣。樽中莫遣盡。我欲罰湖生。　葉伯穀席上得是字。　達人愛秋好。秋氣入巾裹。仰看水天積。俯視天在水。遠山見蒼脊。近樹立孤倚。滄江一帆落。空冥个鴻起。覽之尊俎間。清勁乃如此。所以達人胸。常有秋萬里。酒酣一吐之。秋光在筆紙。盈虛撫天時。得失固物理。萬事指爲薪。百年風射耳。達哉誠吾俠。一醉姑舍是。　趙常父席上（得權字）。丈夫心事比江海。微風不足生波瀾。胡爲日日飲我酒。欲以壯語相攻鑽。我初學人事。即已毒宴安。十行九坐今滲倒。七出八落空瀾翻。武功無毫政未易。臨邛有客吾何言。秋風忽掃鳳巢去。霄遷如許有此肝。未弩終當避魯縞。故袍應未忘范寒。武夷青山觸不折。我始赤脚投魚竿。非君酒酸有謬誤。政自磊塊不可刋。魯酒薄。閔酒丹。東鄰新釀菊未乾。墻頭風雨主更起。百錢爲我拚此歡。　追賦趙子實席上分韻（得常字并序）。　酒無聲韻律也。然達人君子。

一瀉肝胃間。往往吐出紙上。或清新整潔。或豪宕放逸。抑惟其人乎。惟其酒乎。吾亦不自知也。吾徒當貴未來意氣誰白。時時相從。輙酬歌自暢。旣醉。則取古人句。裂紙尾。作字為丸。按上人爭探為得韻。艱平落次一笑譁然。詩成第作軸。流傳江海間。不敢隱醉事。亦一快也。八月十九日。余與子實、淵民過錦山。許酌三行。子實以酒遲地。的約旦月烹羊為樂。逮明治具日中不敢嘗食。伯幾常父淵民及余皆集。祥卿不約亦至。錦山乃不果叅子實因往迎。先生豈忘之耶。視獨無住意。子實歸。開尊班坐清溪之旁。命童子行觴水中。到手輙飲。不覺大醉。明日子實獨酌錦山亦醉。又明日俱會夫容壇下。追譚前事。以酒債尋常行處有分韻。噫嘻。前日之羊。今日非矣。今日之遊。明日陳叅。桼何猶追惜之。子實啞啞然笑。許詩成。復一醉云。

秋風喚客清溪傍。碧天照眼溪沙黃。水流曲曲度橋去。綠髮童子來行觴。澆透心胷六經醉。欲去未去車生光。善刀出室坐行割。主人為政今日羊。青山夜長魏王瓠。苜蓿曉飯搏子囊。肘中柳影坐雲煖。庭下參漆書畫長。公若不遣杯酒至。孔子亦死陳蔡鄉。浩歌徑欲把北斗。人生一笑不可常。胡秪遺紫山集課家僮織席。　篳簣雖微物。安身用最親。乘霜得佳葦。變法起觀紋。斜側初無謂。端方卒有倫。貫生千載遇。前問夜將分。　象床

誠穩寄托。體藉湘筠。人字憎寵俗。波紋促細鱗。溫凉宜熟寐。瑩滑淨無塵。所恨清霜重。柔時讓錦茵。　縷組湘江竹。含風八尺漪。紗幃輕穩窣。玉枕淨相宜。圓適炎蒸用。毋為晝寢迷。清凉無俗夢。夜氣有箴規。　再拜丹書訓。深嚴著席銘。安舒恒業業。反側亦兢兢。放弛非遐福。恭莊得永寧。臨終猶易簀。百世可師曾。　周衡之北山集夏日訪黃府尹席上次黃德厚韻。

畏途漫漫正煩熱。故人一見忙解榻。竹根凍梗汲寒泉。一室空明意清豁。夜凉華月流素光。忻然狎客飛瓊觴。千篇已羨奴島可。五詠未許餘山王。綺筵秩秩羅珍具。蕨漿盆冷芙蓉露。浩歌夜久興徘徊。殘蟾西沒斜河曙。

次韻徐景瑞席上。　洞庭霜橘包黃銀。海邊丹荔輸閩珍。高臺開筵薦華俎。風味儁美懷芳新。蒸花壓玉飣餖多。雕盤犀筯行鮮鱗。紛紛歌管奉名妓。秩秩簪履羅佳賓。芳尊細酌綠琉璃。寶罰共擲紅麒麟。燒殘絳燭轉留客。疑有四角生車輪。書生南歌風雨室。此意鬱鬱何由伸。短衣穿肘不掩脛。五窮相與為雷陳。青陽開動生意達。短翅亦擬凌空雲。豫章遠志各有適。黃鐘瓦釜俱陶鈞。且安籠鷄樂澗瀁。米厭紫豉羨吳蓴。蕭道源順齋叢藁九月十五日李子文席上佳節若為酬分韻得節字。書生時時愁。富家日日節。乘此閑暇時。不飲何怡悅。樽前三四老。年少文愈傑。新詩落筆

成。句句皆清絕。酒來不須辭。要使頳吾頰。　菊節過六日。友人邀小酌。我時適無事。來意已不欲。賓主情况熟。笑談應自若。欣然具肴核。不豈亦不約。沿溪共徘徊。秋景正蕭索。留連興未闌。野鶴啼日落。　郭某席間賦。

喔喔晨雞喚夢醒。窓前好月壁前燈。宦情嚼蠟淡無味。世路登天吁可憎。十載飄零都是客。一廛寂寞靜於僧。調羮事業無勞說。深謝諸公愧不能。馬塵中霞外詩集送本初朱提點之玉隆主席（五首）　風雨雲龍會有期。文章道德際清時。名山正要名師住。喜捧天書下玉墀。　衛道金陽佐上玄。袖香常近御爐邊。仙人出處龍沙合。合主林泉五百年。　自憐學道晚無成。華髮蕭蕭不受春。多謝東風湖上柳。每開青眼盼陳人。　蕉池月冷憶論詩。別去無端信息稀。袞袞相逢又相別。一江春水看帆飛。　笙鶴遙知出郭迎。歎聲雷動豫章城。碧桃開盡春山晚。駟騎還催上玉京。　送陳渭叟之涇縣崇玄觀主席。　葛翁川上一道士。形臞貌古神仙似。手持九節瘦竹笻。來覓尋峯許然子。許然仙去白雲深。又來琴書尋舊林。武林城中訪親故。鶯啼燕語爭春蔭。少將詩酒送平生。煙雨西湖掉頭去。有才還挾謝宣城。群仙已革新宮銘。紫府真官儼環珮。鏗金戛玉相逢迎。昔年東海釣鰲客。白眼看人九州窄。涇縣山水天下奇。到今勝處多行迹。金鰲峯

白鷺洲。請君放意隨天遊。山邊水邊見明月。為余問信敬亭秋。　喻判元素詩南遊寫興劉經歷席上（三首）　華筵臨碧水。春色映朝簪。皓齒傳聲遠。金盃引興深。花燈圓似月。風竹響於琴。况值元宵近。滿城簫鼓音。　春來多好興。旭日照華簪。白馬傳書去。丹心戀闕深。看山時把酒。對竹自横琴。幸遇賢賓侯。賡酬足賞音。　出關時已客。烏紗盡日簪。柳池春水滿。梅塢落花深。不鮮相如賦。難挑卓氏琴。慇懃枝上鵲。應是報佳音。　王沂詩康若謙廣文席上次韻。　城中九日過。家釀根新開。偶就陶公菊。因同鄭老杯。鷄肥綠黍熟。鱸美及橙來。莫賦停雲句。應須踏月回。　李希遷雲陽集和王子讓席上韻。　衰年愁對酒。壯志憶題橋。遇事難開口。逢人愧折腰。雞傳天上譜。心逐暮歸樵。宴罷驪歌發。蹉跎又一朝。宋本至治集禮部席上謝子山。　尚書席上醉厭厭。未李來會總不拈。千縷青絲絡珠網。帕羅斜帶水晶鹽。劉文貞公集席上。　妙舞翩翩驚羽翼。清歌嘹亮遏雲霓。參休解作逢場戲。鬢色門頭自任迷。丁仲容拾亭集馬德昭席上賦。　江上重逢郁大娘。桃花紅嫩染纖裳。更菁溪上曾相見。猶記胡麻飯顆香。張憲武王私笵集即席贈別。　離筵不必奏笙簧。說劍論詩醉一場。別後有期期不定。水萍風絮兩茫茫。劉靜修集夜坐即席分賦燈花餅聲（二首）　眉間正有喜

千丈。眠底繞消燈一華。我自無憂安得喜。不須開向野人家。萬丈潮頭落晚江。一斛收拾入秋意。宮商不在人間世。鼻息雷鳴未肯降。李虞齋詩集 里社席上偶成。 漁樵雖主復誰賓。莫道商翁忝從臣。數口青門依絳帳。十年白帽看黃巾。立同狐貉寧無恥。噪落珠璣不救貧。且向莛間持酒侍。瑞歌歌罷是陽春。劉仁本羽庭集 上虞席上賦。 城南花塢韶光好。載酒吟詩不厭頻。草色宜留金谷醉。梅花別是玉堂春。蛾眉窈窕羞爲舞。柳柳風流最可人。行樂莫忘康濟念。問君何日靜邊塵。吳性夫詩 滿席歌君不見。象床金縷黃龍鬚。翠幃葺毬紅氍毹。凝香無寢環瑗妹。美物作惡常須臾。飲令王孫泣路隅。富貴不到山中臞。霜空雁落寒陵霄。西溪女郎織春蒲。作席眠眠涵青膚。髮僧方丈供擴鋪。蒼烟翠霧不可摹。摩挲溫厚便鶴軀。高眠齁齁忘朝晡。遠夢颯颯生江湖。褚衾竹榻蒲爲徒。觀美不足安有餘。更生九節壽老夫。百年與爾同卷舒。清風傲兀超凡遽。吳澄支言集 洪賓客席上次韻張希孟。 遂海煙霞縹緲間。千年老鶴未飛還。聲名籍甚東園皓。氣象蕭然陋巷顏。韜卷風雲隱城市。依乘日月照區寰。不應便擬歸田賦。政要六鰲擎五山。張思廉詩 席上從美瑞林姬。綠雲何鬟清歌珠落斗。妙舞玉成團。風急酒量海。月斜花露寒。剪燈續殘醉。把扶接餘懽。雖非長夜飲。猶勝萬錢餐。 席上（侍祖字）翠館行厨雪乍消。墻頭新柳又垂條。珊瑚枕冷人初醉。鸚鵡籠寒舌未調。座上綵鸞珠押髮。掌中飛燕玉圍腰。海棠一夜東風軟。落盡雲邊金步搖。 取青樓席上和牙字韻。 延陵公子故侯家。坐上仙人萼綠華。風旋舞塵鳴玉佩。雲盤歌韻揭紅牙。獨瓊灩溢香螺甲。畫鼓聲喧鐵馬撾。老子風流狂不減。水沉龍撥鼓琵琶。 席上贈挾胡琴王寶瓶彈琵琶俞山月四首。 花園七十紫鴛鴦。月繞三千金鳳皇。每到曲終催賜酒。舊恩猶憶鎮南王。 龍頭蛇腹半金瓶。鳳綫鸞膠兩玉繩。一尺提頭封錦橐。內家新失鄭中丞。 低絃背調不勝哀。水墨雙飛信手挨。老盡玉皇風憲吏。月明獨上鳳凰臺。 破衲沙頭漢草青。蓄兒打手馬蹄輕。開明橋上黃昏月。不作昭君出塞聲。 國朝清江貝廷臣集 正月二十九日揚鳴鶴席上分韻（得我字）。 兩山昨夜風雨止。水漲新痕沒沙尾。黃知彭澤柳初芽。紅見武陵桃欲蕊。老去逢春更惜春。平生酒伴誰知己。白髮楊郎古奇士。千金已散歸田里。閉門留客爲張筵。共喜一時成二美。小兒行觴不計籌。大兒割肉能操匕。冬笋下筯白於肪。秋藕洗泥寒刺齒。且須快意在今朝。况我中年會能幾。亂離相見亦偶然。海內交游半爲鬼。顛狂豈頼傍人戮。但恨白日無淹晷。賦詩已覺無曹劉。

罵客安知有程李。坐中一鶴能商歌。歌作連珠盡傾耳。風捲新聲入夜雲。豪作哀絲靜如水。若爲倒卷玻瓈江。百尺高樓眠不起。藍性之藍澗集 七月二十八夜同巢翁石父燕集玄都道院。是日雷雨晝晦。既名星月燦然。席上作。 偶與高人燕武夷。天空山水漾清輝。金盤曉露蒲萄酒。玉女秋風薜荔衣。雷起石堂龍未蟄。月生蒼海鶴初歸。瑤臺自有長生籙。莫歎尊尊往事非。 國朝宋玄僖庸庵藁 雨中席上贈承漢德。 濠梁有客意相親。風雨孤舟白水濱。野具入門添我恨。烹茶爲主李家貧。從游雖作觀魚伴。就語今逢罷飯人。秋晚能酬江上約。豈無雞黍待嘉賓。張孟脩詩集 王駙馬席上作。 城上春雲浮綠樹。亭中綺席帶朱闌。惠風已送薔薇暖。細雨猶兼芍藥寒。將帥肎同文字飲。山川渾作畫圖看。高談政自忘絲竹。安得移書與謝安。杪錄華詩 王太憑尊師席上賦。 白雲幽洞風雨作。紅欄石池屏帳開。竹枝娛客促綺席。榴花照人行玉杯。豈無麒麟脯坐分。譬亦有龍管行相催。明朝洞口與君別。尚想紉笙吹月來。元朝風雅 陳晉齋別桐城諸老席上作。 此人五百有餘歲。高會尊前笑語譁。逸興濃時過似酒。交情密處恰如家。來頻鶴髮明秋水。瑤句魚牋動綵霞。明日馬蹄衰草路。桐鄉回首又天涯。 會稽掇英集 林槩離席。 何處驪駒雜楚歌。楚人歸思託雲蘿。河陽望竟妾心遠。金谷別來郎恨多。從事一春空物態。閑情千里舊風波。歸時莫聽隴頭水。腸斷不禁年少何。大雅集 釋行方詩顏玉山草堂席上寓興。 春暉樓頭春最早。主人宴客情更好。萬斛蒲萄瀉綠波。一色氍毹剪芳草。捲簾山色何冥冥。吳天半掃蛾眉青。亂雲忽西起。倒壓白日停。野狐啼煙道路黑。海風吹雨蛟龍腥。短歌長吁傷我情。門前溪水聲泠泠。郡梁志 和鄭廣文勸農席間韻。 千里熙熙萬井煙。知時膏雨兩公田。民無憂色安耕業。市有歡聲到酒筵。萬物遂宜方是政。一夫不獲便非天。太平官府多閑暇。閭里謳歌樂有年。 公餘方把故書看。惠我新詩妙可刋。治道每思從簡靖。邊疆時喜報平安。人言好善求諸己。我道平心只一般。食淡自然神氣爽。居官莫放酒腸寬。 和葉峭壁席間韻。 英名起欽久於公。令日相逢笑語同。憲外厭聞梅子雨。池間時遇藕花風。民無憂色安田業。市有歡聲喜歲豐。官府太平多暇日。相過詩酒樂衰翁。維陽志 凝香小集即席和蔡子明韻。 揚州曾說舊時春。翠幕珠簾看洛神。想見東風香十里。人人宜笑更宜嗔。 筆下文章似有神。多慚詩說籍中人。教成歌舞君知否。也是元戎號令新。 得京都華燈於維揚招同官凝香預賞燈火盛長安。生平所未觀。霞飛雲母鏡。月射寶珠圓。預賞逾春信。交光闢夜

寒。今宵共一醉。留取上元看。 公家乘得暇。僚友聚凝香。歌扇融春響。星毬烱夜光。月華窺粉黛。蘭影隔絲簧。和氣知多少。人人入醉鄉。 詞宋蘇東坡集 醉落魄（席上呈楊元素） 分攜如昨。人生到處萍飄泊。偶然相聚還離索。多病多愁。須信從來錯。 樽前一笑休辭却。天涯同是傷淪落。故山猶負平生約。西望峨嵋。長羨歸飛鶴。 臨江仙（夜到揚州席上作） 樽前何人懷李白。草堂一（作暮雲）遙指江東。珠簾十里捲香風。花開花謝。離恨幾千重。 輕舸渡江連夜到。一時驚笑衰容。語音猶自帶吳儂。夜闌對酒。依舊夢魂中。 陸游渭南集 浣溪沙（南鄭席上） 浴罷華清第二湯。紅綿撲粉玉肌涼。娉婷初試藕絲裳。 鳳尺裁成猩血色。螭奩薰透麝臍香。水亭幽處捧霞觴。 又 玉蝴蝶（王忠州家席上作） 倦客平生行處。墜鞭京洛。解佩瀟湘。此夕何年。來賦宋玉高唐。繡簾開。香塵乍起。蓮步穩。銀燭分行。暗端相。燕羞鶯妬。蝶繞蜂忙。 難忘。芳樽頻勸。峭寒新退。玉漏猶長。幾許幽情。只愁歌罷月侵廊。欲歸時。司空笑問。微近處。丞相嗔狂。斷人腸。假饒相送。上馬何妨。 史浩鄮峯真隱漫錄 浣溪沙（即席次韻王正之覓拂歌） 一捻鉤兒能幾何。弓弓珠蹙杏紅羅。那時分惠謝奴哥。 香壓幽蘭蘭尚淺。樣窺初月月仍多。紙堪掌上呷瓔波。 二（夜飲咏足即席） 珠履三千巧鬬妍。就中弓窄只遷遷。惱伊剗韈轉堪憐。 舞罷有香留繡褥。步餘無迹在金蓮。好隨雲雨楚峯前。 三 濕翠湖山收晚煙。月華如練水連天。興來催上釣魚船。 青蒻一樽汀草畔。霜筠數曲渚花邊。更於何處覓神仙。 四 梁武愁癡達磨默。箇中消息豈容猜。九年面壁口慵開。 隻履却尋歸路去。一花元不是君栽。這回狂了一遭來。 五 索得玄珠也是獃。人人有分莫胡猜。頂門一眼鎮長開。 路斷玉關無轍跡。雪埋葱嶺沒根栽。始知達磨不曾來。 六 勝槩朱楹俯碧湖。蕭蕭風月一塵無。口堪綠蟻滿樽浮。 況是小春天正好。杖藜相與探梅初。半皴枝上未成珠。 七 遠岫數堆蒼玉髻。平湖千頃碧琉璃。笙歌催我上船時。 載月有如浮玉鑑。採蓮還後擁臙脂。更於何處覓瑤池。 沈衛仲西窓集 鷓鴣天（席上賦） 翠幙圍香夜正遲。紅麟生𩡹燭交輝。纖腰趁拍輕於柳。嬌面添妝韻似梅。 疑遠恨。惜芳期。十年幽夢繞雲飛。多情不管霜髯滿。猶欲盃翻似舊時。 滿江紅（約齋同席用馬莊父韻） 揮手華堂。重整頓。選花場屋。擦鼻觀。飛浮雜沓。異香芬馥。金縷尚餘閑態度。水姿早作新裝束。恨尊前。缺典費思量。無絲竹。 蜂蝶恨。何時足。桃李怨。成麄俗。為情深拚了。一生愁獨。菊信謾勞頻探問。蘭心未許相隨逐。想從今。無暇斷薔薇。鉏疊粟。 又（梅花席上作） 爭歡交

酬。消受取真山真水。供不盡杯螺浮碧。髻鬟擁翠。莫便等閑嗟去國。國因特地經仙里。奉周旋。惟有老先生。門堪倚。 追往駕。煙霄裏。慭舊學。今無計。嘆白頭猶記。壯年標致。一樂堂深文益着。風雩亭在詞難繼。問有誰。熟識梅庵心。南軒意。 韓元吉南澗集 浣溪沙（次韻曾吉甫席上） 莫惜清樽領客同。已無花伴舞衣紅。強歌歸去莫怱怱。 細雨弄煙煙弄日。斷雲粘水水粘空。餘寒飛下晚來風。 浪淘沙（趙富文席上） 倦客怕離歌。春已無多。閒愁須倩酒消磨。風雨纔晴今夜月。不醉如何。 玉笋瀲金荷。情在雙蛾。二年能得幾經過。花滿碧溪歸棹遠。回首煙波。 一翦梅（葉夢錫席上） 竹裏疎枝總是梅。月白霜清。猶未全開。相逢聊與着詩催。要趁金波。滿泛金盃。 多病嘶非作賦才。醉到花前。採得春回。明年公已在鸞臺。看取春風丹詔重來。 醉落魄（稱觀席上賦） 樓頭晚鼓。佳人莫唱黃金縷。良宵燈大還三五。腸斷扁舟。明日江南去。 離觴欲醉誰能許。風前蝶鬧蜂兒舞。明年此夜知何處。且挿梅花。同聽畫簷雨。 南柯子（次韻姚提點行可席上見貽） 急雨朝來過。濃雲晚半收。荷香偏傍酒樽浮。極目淡煙斜照。滿芳洲。 消盡人間暑。翻成一段秋。使星南楚轉東甌。只恐禁林歸詔。未容留。 好事近（辛幼安席上） 華屋翠雲深。雲外曉山千疊。眼底無窮春事。對梅枝挾葉。老來沉醉為花狂。霜鬢未須鑷。幾許夜闌清夢。任翻成蝴蝶。 水調歌頭（席上次韻王德和） 世事不須問。我老但宜仙。南溪一曲。獨對蒼翠與嬋娟。月白風清長夏。醉裏相逢林下。欲辯已忘言。無客問生死。有竹報平安。 少年期。功名事。覓燕然。如今憔悴。蕭蕭華髮抱塵編。萬里蓬萊歸路。一醉瑤臺風露。因酒得天全。笑指雲堦夢。今夕是何年。 葉石林調臨江仙（席上次韻韓文若） 聞道安車來過我。百花未敢飄零。疾催絃管送杯行。五朝遺舊老。揮麈聽風生。 鳳詔遠從天上落。高臺燕喜初醒。莫言白髮減風情。此時離得似。飲罷却精神。 又（忽以道見和答韓文若之句復答之二首） 三月鶯花都過了。曉來雪片猶零。萬陽居士記行行。西湖初水滿。還想飲敖生。 欲為海棠傳信息。如今底事長醒。不應高卧頓忘情。留春春不住。老眼若為明。 又 唱徹陽關分別袖。佳人粉淚空零。請公重作醉歌行。一歡須痛飲。四首念平生。 却恨老來風味減。半酣易逐愁醒。因花那更賦閑情。鬢毛今爾耳。空笑老淵明。 浣溪沙（許公堂席上次韻王幼安） 絳蠟燒殘夜未分。寶箏聲緩拍初匀。斗樞光照坐生春。 便恐賜環歸衮繡。莫辭揮翰落煙雲。鳳城西去斷離魂。 又（用前韻再答幼安） 綠野歌歡許見分。驟驚和氣曉來匀。妙歌誰敢和陽春。 梅藥舊年迎臘盡。月

華今夜破寒雲。猶醒爭笑楚人魂。又（次韻王幼安曾存之園亭席上）物外光陰不屬春。斷留風景伴佳辰。醉歸誰管斷腸人。柳絮尚飄庭下雪。梨花空作夢中雲。竹間籬落水邊門。張子野訶木蘭花（晏觀文畫堂席上）檀槽碎響金絲撥。露濕潯陽江上月。不知商婦為誰愁。一曲行人留晚發。畫堂花日新聲別。紅蘂調高彈未徹。暗將深意語膠弦。長願弦絲無斷絕。更漏子（流盃堂席上作）相君家。賓宴集。秋葉曉霜紅濕。簾額動。水紋浮。緣花相逐流。薄霞裳。酣酒面。重抱琵琶輕按。迴畫撥。抹么弦。一聲飛露蟬。少年遊（渝州席上和韻）聽歌持酒且休行。雲外樹。幾程程。眼看檣竿。手搓花藥。未必兩無情。柘夫灘上聞新鴈。離袖掩盈盈。此恨無窮。遠如江水。東去幾時平。醉落魄（吳興莘老席上）山圍畫障。風溪弄月清溶漾。玉樓茗館人相望。下若醲醅。競欲金釵當。使君勸醉青娥唱。分明仙曲雲中響。南園百卉千家賞。和氣兼春。不獨花枝上。燕春臺（東都春日李閣使席上）麗日千門。紫煙雙闕。瓊林又報春迴。殿閣風微。當時去燕還來。五侯池館屏開。探芳菲走馬天街。重簾人語。轔轔繡車。遠近輕雷。雕觴霞灔。翠幕雲飛。楚腰舞柳。宮面妝梅。金猊夜煖。羅衣暗裛香煤。洞府人歸。放笙歌燈火。樓臺下蓬萊。猶有花上月。清影徘徊。又（碧瀾堂席上有感）飛雲過盡。明河淺。天無畔。草色棲螢。露華清暑。輕飈弄袂。澄瀾拍岸。宴玉麈談賓。倚瓊枝秀挹。雕觴滿。午夜中秋。十分圓月。香撺撥鳳。求紋軋鴈。正是欲醒還醉。臨空悵遠。壺更疊換。對東西數里回塘。恨零落芙蓉春不管。籠燈待散。誰知道座有離人。目斷雙歌伴。煙江艇子歸來晚。仲并浮山集畫堂春（即席）溪邊風物已春分。畫堂煙雨黃昏。水沉一縷裊爐熏。盡醉芳樽。舞袖飄搖回雪。歌喉宛轉留雲。人間能得幾回聞。丞相休嗔。浣溪沙（即席）清遠湖山佳麗人。柳邊花下復清晨。向前猶有幾多春。枝樸秋千時節近。管弦歌舞一回新。未嗔狂客汙車茵。眼兒媚（同孫尚書赴孟信安平江郡燕席上）鈴閣尋盟未肯寒。鷁首駐江干。雲煙翰墨。風流尊俎。不放更殘。金聲擲地西清老。天未許終閑。知音素賞。當筵一曲。流水高山。武陵春（元若虛總管席上）門巷烏衣應好在。風韻尚依然。知是蓬瀛第幾仙。秀色絜當筵。索句濡毫雲閣裏。清坐裊爐煙。誰賦回文第二篇。除是見娟娟。洪适盤洲集浣溪沙（席上別王巨濟先是兩城免迓王乘兩秩組以章服）丹桂飄香已四番。杖藜攜手自今難。黯然離恨滿江干。壁上兩冠元是讖。花前雙韻幾時彈。中秋後夜與誰看。又（席中荅錢清）憶得熙春曉立班。便星曾入紫微垣。歸來小隱友芝蘭。彼時風流今復見。開尊

禮數自來寬。更看賓嗟罵鳥欄。又（席上再作）不見丹丘三十年。青山碧水想依然。自驚綠鬢已蒼顏。月在柳梢曾徑醉。兩荒陂菊有誰憐。繡衣歸與故人言。卜筭子（太守席上作）五鳳望中仙。五馬人間貴。舞態歌聲盡出群。鳥鵲迴簷喜。昨夜值狂風。痛飲元無味。說與燕門慢打更。却怕催歸騎。又（席上贈倩明）倚竹拂疏櫺。淡月侵涼榭。四畔青山進好風。金鴨香煤灺。寶唾綮珠璣。長袖飄蘭麝。莫問更樓夜若何。且結高陽社。好事近（東湖席上次曾守韻時莫曹同集）風細晚軒涼。妙句初揮新墨。綠水池中賓佐。對嫩荷拳綠。坐看微月上雲頭。清臂映寒玉。只恐朝來酒醒。有文書羈束。滿江紅（鄭憲席上再賦）累月愁霖。知今夕是何天色。秋老矣。芙蓉遮道。黃花留客。長有霜鬢來左右。誰言握馬能煎迫。兩高穹重疊起頑雲。星難摘。羅綺盛。軒牕窄。心已醉。肩須拍。更十分行酒。再三相勸。鳳詔十行歸路近。桂華千里明年隔。趁閒時樓上共凝眸。蘆花白。魏鶴山詞木蘭花（即席和韻）問梅花月裏誰解唱。小秦王。向三疊聲中。蘭橈荃棹。桂醑椒漿。明朝濮渝江上。對暮雲平野北風涼。準擬八千里路。破除九十春光。硯溼槐影漾析。常披佛御爐香。念人世難逢。王堦方寸。陛楯顏行。休言舉人文宗。繫一生窮達與行藏。凡舟都隨歲換。幽蘭不為人芳。劉龍洲集滿江紅（高帥馬大卿席上作）敵面風輕。一兩點海棠微雨。春總在英雄元帥。曉來遊處。樓閣萬家簾幕捲。江郊十里旌旗駐。有黃鸝百舌轉新聲。垂楊舞。寒食近。笙簫鼓。車馬鬧。銅鞮路。拚轉前一醉。與花為主。風韻可將圖障畫。笑談盡是文章語。問何如鄒湛赴江頭。陪羊祜。黃庭堅豫章集好事近（席上）一弄醒心絃。意在兩山餘疊。彈到古今愁處。有真珠承睫。使君來去本無心。休淚界紅頰。自恨老年憎酒。負十分蕉葉。黃裳演山集花心動（冬日席上）天接重雲。月臨殘臘。時有幽意。化作瑤池。紛紛戲蝶。一色非人世。無情征鴈。乘風南向。恨望有情難寄。暖驚梅先傳芳信。夜來萬寶春至。中齋勝境。東籥和氣。自有名園佳麗。一夢休嗟。三千好客何處。尋珠履。小堂人靜。樽前清晝。好惜歲華如逝。管絃中。金盃更勸。朱顏皓齒。趙無咎應齋雜著水調歌頭（席上作）碧雲初退岫。漆水正鳴瀨。蘭舟客與。歌舞偏稱笑中看。燭影烘寒成暖。花色照人如畫。一坐有餘歡。酒灔浮金盞。香縷霧彤盤。碧簪横。銀漏永。玉樽乾。喧春鼓。咚翠袖起舞佩珊記得山明水秀。何處朝雲暮雨。常在夢魂間。多少難言事。都付兩眉彎。念奴嬌（呂漕卿席上作）曉來膏雨。報一犁豐信。幾枝嬌色。岸草汀沙明似鏡。不到塵埃花陌。急管繁絃。香車寶勒。正阻尋春客。東風特起。半空微露

晴碧。何況主意深勤水清才湛。玉潤眞珪璧。翠麓華堂橫枕水波底斜陽紅濕。蓮社風流桃溪標致便覺凡心息。玉樽傾盡笑中歸步鈎月。又江南到處被波光。雲影留人行色。昔我來時春正好。舞絮飛南陌。今日登臨讀書齋上重作憑欄客。清溪較細夜來微漲新碧。　兩岸蘋水濃陰。斷虹橫幔。一帶連環璧。抹外青山千萬疊。雨歇半空猶濕。已倩雙鱗更須靈鵲。先報歸消息。歸來征袖盡攜千里風月。張孝忠詞菩薩蠻（即席次王華容韻）嬌紅隱映花稍霧。金蓮容與歌聲度。待句寫香牋。江山此意傳。醉當春好處。不道因風絮去並錦闌眠。青綾被底仙。　西江月（即席次王華容韻）堂上簪纓交錯。花間簾幕高張。與君一詠一飛觴。莫笑詩狂飲暢。　霜滿路光風轉蕙。吟鞭宮柳斜行。新詞妙絕動宮墻。紫誥黃麻天上。天曉角（漢陽王守席上賦）楚山浮碧。江漢無終極。鄂渚幾行雲樹。天何意限南北。使君觴醉客。健到曾何惜。三國英雄誰在。斜陽外盡陳迹。林淳定齋集減字木蘭花（鄂尚書席上侍前韻）嫣然笑鬢。醉靨融液春意爛。侍宴終宵。催動簾幃酒易消。尊前狂客。驚見藥仙新謫籍。珠閣深闈。丹詔同歸海上山。又　燭花星燦。瑞氣滿庭春欲爛。月色中宵。疑是堦前雪未消。騷人詞客。惹斷蠟梅香已籍。誰更情闌。一點新愁入遠山。　浣溪

沙（鄂尚書席上再作）冒雪休尋訪戴船。紅爐獸炭寶香然。鬧兒偎暖兩三椽。　更有玉杯傳素手。梅花相對兩爭妍。停杯聽唱月娟娟。王漢濱先生集鷓鴣天（台州倚江亭即席和李舉之時曹功顯賀子忱同坐）綠亂江雲雪欲飛。小軒幽會酒行時。佳人喜得鴛鴦侶。豪客爭題鸚鵡詞。　歌舞地喜追隨。歙州端恨外遷遲。謫仙狂監從來識。七步初看子建詩。虞美人（石光錫會上即席和李舉之韻）鴛鴦碧瓦寒留雪。玉樹先春發。小樓歌舞夜流連。月落參橫一夢曉梅邊。　尊前酒量誰能惜。都是高陽客。十分莫厭羽觴傳。半醉傳停雲鬢撣金鈿。黃山谷琴趣外篇採桑子（席上作）馬湖來舞釵初賜。笳鼓聲繁。賢將開闔。戚棘西山八詔蠻。　南溪地遠名賢重。深鎖群山。燕喜公閑。一斛明珠兩小鬟。減字木蘭花（黔守席上客有舉本嘉州中秋詩曰云云戲作）舉頭無語。家在明月生處住。擬上摩圍最上峯頭試望之。　偏憐絡秀。苦淡同甘誰更有。相見牽衣。月到愁邊總未知。又　月中笑語。萬里同依光景住。天水相圍。相見無因夢見之。　諸兒娟秀。儒學傳家渠自有。自作秋衣。漸老先寒人未知。　又　常年夜雨。頭白相依無處住。兒女成圍。勸笑樽前月照之。　何逢髙秀。千萬里來忠孝有。豈謂無衣。歲晚先寒要弟知。向子諲酒邊集好事近（懷安郡王席上）初上

舞袖時。爭看纖羅弓窄。恰似曉霞零亂。襯一鈎新月。　折旋多態小腰身。分明是回雪。生怕因風飛去。放真珠簾隔。減字木蘭花（韓叔夏席上戲作）誰知瑩澈。惟有天天雲外月。一見風流。洗盡胷中萬斛愁。　勝燒窓炬。只恐夜深花睡去。想得橫陳。全是巫山一段雲。鷓鴣天（豫章郡王席上）兩箇鴛鴦波上來。一緺楊柳掌中迴。已愁共雪因風去。便着繁絃急管催。　合淺笑。勸深盃。桃花氣暖眼邊開。司空常見風流慣。輸與山翁醉玉頽。西江月（番禺趙立之郡王席上）風響蕉林似雨。燭生粉艷如花。客星乘興泛仙槎。誤到支機石下。　歡喜地中取醉。溫柔鄉裏爲家。暖紅香霧鬧春華。不道風波可怕。趙彥端介庵詞臨江仙（席上次元明韻）漆水似纖酒淺。秋雲如姤蟾明。幽人閑鴈若聞鶯。更長端有意。菊晚近無情。　詩學笑中偷換。燭花醉裏頻傾。羅衣迴立可憐生。五湖雖好在。客意欲登瀛。　滿江紅（江秘監席上）賜被熏爐。曾同見官槐重綠。時歸看綺疏疊嶂。楚腰翻曲。君過蓬山經歲月。我懷廬阜分符竹。道別離待得再歸來。人應俗。　春欲動。醅初熟。追一笑。森三玉。且相對青眼。共裁紅燭。小語人家閑意態。淺寒都下新裝束。念平生和雨醉東風。從今足。　點絳唇（路德友席上作）山水鄉中。豈知還有中原笑。醉歌傾倒。記得昇平調。　舊日年光。試把華燈

照。心情好有些懷抱。擬向梅花道。蝶戀花（席上）雪裏珠衣寒未動。雪後清寒。驚損幽幃夢。風撼海牛簾幙重。盡簷水筯如流汞。　一穗香雲佳客共。溜溜金槽。政爾新詞送。酒戲詩闌忘百中。燭間有箇人非衆。浣溪沙（平叔會黃運屬席上作）人意歌聲欲度春。春容溫暖勝於人。勸君一醉酒如澠。　梅子枝頭應有恨。柳花風底不堪顰。盡公堂下淨無塵。好事近（盧簽判席上）草草復忽忽。相見也還相憶。記取夢魂詩思。似水光山色。　清音堂下一扁舟。誰主又誰客。休厭一杯相勸。看梅梢將白。宋李流謙澹齋集小重山（輝守白宋瑞席間作）輕暑單衣四月天。重來閑屈指。惜流年。人間何處有神仙。安排我。花底與樽前。　爭道使君賢。筆端驅萬馬。駐平川。長安只在日西邊。空回首。喬木淡疏煙。　青玉案（和雅守蹇少劉席上韻）相知元早來何暮。杜鵑送秋鴻去。春草春波愁日注。酒香花韻。綺譚妍唱。怎不思量住。　虛無指點騎鯨路。箇是騷人不凡處。畫棟雲飛簾捲雨。風流千古。一時人物。好記樽前語。王質雪山集城子（席上賦）細風微揭碧鱗鱗。繡幃深。不聞聲。時見推簾。籠袖玉輕輕。不似綺樓高捲幔。相指點。總分明。　斜灣叢柳暗陰陰。且銷停。莫催行。只恨夕陽。雖好近黃昏。得到釵梁容略住。無分做小蜻蜓。　又　細風吹起翠田田。雨和煙。入梅天。鮮潤

紫陰悄悄轉清圓。十頃蒲萄漲貯碧。鷗共鷺各翩翩。影搖香度小嬋娟。竹林覽總神仙。滴露飛霜雪墜注冰泉。伴了芙蓉城裏客。無一事北窗眠。虞美人（李致文席上）。翠陰融盡鈍鈍雪。慘澹花明嫩。沙拂拂漲痕添。想見故溪。綠到草堂前。夕陽紅透櫻桃萼。捲映深沉碧。成都事事似江南。只是香。參兩處受春寒。李壁屬湖集鷓鴣天（無文君席間和韻）。岸柳陰陰躍錦鱗。並湖蓮子恰嘗新。誰教故歲應官去。會老堂中少箇人。歸來久。意彌親。吹香不斷酒傾銀。行藏判已天公付。且鬭而今見在身。西江月（和提刑吳席新韻）。又送鵬程軒翥。幾看駒隙推移。多端時事只天知。不飲沉憂如醉。白首已甘蓬艾。蒼生正倚丞疑。楚臺風轉一帆吹。朝列問君來未。其子和調好事近（秋日席上）。金菊闘芙蓉。秋意未爲蕭索。臨水見山庭院。伴玉人杯酌。携爐終日裊沉煙。氤氳篆文可惜被風吹散。把袖兒籠著。擲梢青（席上）板約紅牙歌翻白雪。杯泛流霞。蘇小情多。潘郎年少。權計生涯。軒窗臨水人家。更門掩青春杏花。百萬呼盧。十千沽酒。不負韶華。毛滂詞醉花陰（孫守席上次會宗韻）。檀板一聲鶯起遠山。影穿疏木。人在翠陰中。欲覓殘春。春在屏風曲。勸君對客杯須覆。燈照瀛州綠。西去玉堂深。晚冷魂清獨引金蓮燭。又　金葉猶溫香未歇。塵走歌和徹。

暖透薄羅衣。一霎清風。人映團團月。持盃試聽留春闋。此箇情腸別。分付與嬰嬰。勸取東君。停待芳菲節。南歌子（席上和衢守李帥文）。綠暗藏城市。清香撲酒樽。淡煙疏雨冷黃昏。零落酴醾花片損春痕。潤入笙簫膩。春餘笑語溫。更深不鎖醉鄉門。先遣歌聲留住欲歸雲。周美成清真集蝶戀花（席上賦）。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粘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剪水雙眸雲鬢吐。醉倒天瓢。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雨。漁家傲（席上作）。幾日輕陰寒惻惻。（一作測測。）東風急處花成積。醉踏陽春懷故國。歸未得。黃鸝（一作鵑）久住渾相識。頻有蛾眉（一作娥媌）。能暖客。長歌屢勸金括（一作樽）側。歌罷月痕來照席。貪歡適。簾前重露成涓滴。葛郯詞柳梢青（和友人席上賦謝家池閣）。翠桁香濃。瑣窗紗薄。夜雨燈前。秋風筆下。與誰同樂。主人許我清狂。柔酒量來來最弱。頹倒冠巾。淋漓衣袂。醒時方覺。又　空中雨閣。一段輕陰。翠鋪林薄。橋內仙翁。暮遣公子。共成清樂。主人有井留車。看席上雲輕柳弱。斗轉著頭。鷄鳴窗外。無人知覺。萬立方歸愚集夜行船（章甥婚席間作）。百尺雕堂懸蜀繡。珠簾外玉欄瓊甃。調鼎名家。吹簫賢胄。新卜鳳凰佳偶。銀葉添香香滿袖。滿金杯壽君芳酒。喜動嬋宮。祥生熊帳。應在細

君歸後。范石湖詞鷓鴣天（席上作）。樓觀青紅倚快晴。驚看陸地湧蓬瀛。南園花影笙歌地。東嶺松風鼓角聲。山繞水。水縈城。柳邊沙外古今情。坐中更有揮毫客。一段風流畫不成。江湖集陳唐卿詞江神子（席上丈君令鮒生索詞作）。歌筵當日小蓬瀛。曉妝明。識芳卿。挽袖新詞曾博遏雲聲。又侍便翁燈夕飲。紅霧底。沸簫笙。催人刻燭待詩成。捧雕觥。媚盈盈。不道醉環入夜已曾騰。墨沈香羅回盼處。和笑道太狂生。曾協雲莊集酹江月（楊州苗守席上作）。一年好處是霜輕塵斂。山川如洗。晚菊留花供燕賞。金鎮寶衣鋪地。舊觀初還。層樓相望。重見升平際。小春時節。綺羅叢裏人醉。此日武帳賢侯。六年仁政。浹長淮千里。欲入鸞行仍綫帶。聊撫竹西歌吹。紫塞煙清。玉關人老。宜趣朝天騎。香塵歸路。舊遊回首應記。葛勝仲丹陽集浣溪沙（少蘊內翰同年寵速日出後堂并製歌詞侑觴即席和韻二首）。今夜風光戀渚蘋。欲教四角出車輪。金釵離立座生春。神女恍驚巫峽夢。飛瓊元是閬風人。詔封從院寵儒臣。又　溪岸沉深屢泛蘋。傾城容見此推輪。可憐虛度二年春。暮暮來時驅客獻。朝朝新處後庭人。天留花月伴覊臣。履齋詩餘滿江紅（劉長翁右司席上）。疑露頑陰風掃盡。安排今夕。便放出一輪金鏡。皎然靈碧。照徹肺肝明似水。是中空洞無他物。倚

亭皐搔首問天公。天應識。人共景。都非昔。君共我。俱成客。且相逢一尊鼓笙簫笛。老去可憐杯酒戀。醉來謾把闌干拍。便明朝煙水挂征帆。還相憶。方秋崖集蘭花慢（吳尚書宴客建滄觀即席用韻）。慨晴江渺渺。乘風下。倚滄波。問許大乾坤。金焦兩點。曾幾興亡。平章古人安在。但青山煙水共微茫。不道鷗朋鷺友。歸來鬢已蒼蒼。垂楊舞盡斜陽。雙燕語。儘渠忙點。柔情不管。花深傳漏。羽急飛觴。思量人間如夢。歎半分佯醉半佯狂。明日海棠依舊。春風未老徐娘。王以寧翻滿庭芳（鄂州席上）。千古南陽。劉郎鄉國。依約楚俗春風。英姿豪氣耆舊笑談中。瑤佩來從帝所。許洲花潭菊從容。霜秋曉。凉生月觀。極目送飛鴻。主公天下士。揮毫萬字。一飲千鍾。醉高歌起舞。喚醒人龍。我自人間浪浪。平生事。南北西東。辭公去。寒暉激雲曾識小安豐。李之儀臨江仙（景修席上再賦）。難得今朝風日好。春光佳思平分。雖然公子暗招魂。其餘懽恨處。都是舊時痕。酒到強尋歡日路。坐來誰爲溫存。落花流水不堪論。何時紘上意。重爲拂桐孫。虞儔尊白堂集臨江仙（蘇倅席上賦）。萬壑千巖秋色裏。歌眉醉眼爭妍。一枝嬌柳趁么絃。疑非香案吏。詔到小蓬天。幾事便成陳迹也。依人小月娟娟。尊前空唱短因緣。引船風又起。吹過浙江邊。董霜傑先生集卜算子（子平席上賦）春

淺借和風吹綠淨阜樹。依約屏間出紫雲。入格風流處。便做鐵心腸。也爲梅花語欲去東君更挽留。巧棧煙霞路。

滿庭芳（元禮席上用少游韻）。紅閙風桃。綠肥煙草。楊柳春晴重門。五陵佳興。釀醞付芳樽。窈窕笙簫叢裏。金猊裊霧。遠雲縱勾情也。歌眉低翠依約鷓鴣村。

人生須快意。十分春事。纔破三分。況點檢年時。勝客都存。更把餘歡〻夜從徹曉。蠟淚流痕。花陰晝永。簾未捲。猶自醉昏昏。

秦觀淮海詞木蘭花（席上書懷事）。秋容老盡芙蓉院。草上霜花勻似剪。西樓促坐酒杯深。風壓繡簾香不捲。玉纖慵整銀箏鴈。紅袖時籠金鴨煖。歲華一任委西風。獨有春紅留醉臉。

王之道相山詞西江月（和張文伯暖日席上）。北陸藏水欲竟。東風解凍非遙。一時芳意巧相撩。入眼綠嬌紅小。柳色輕搖弱線。梅英紛綴枯梢。鬢添醉裏頻君饒。歸去斜陽尚早。

謝無逸溪堂詞西江月（陳仲席上）。窄袖淺籠溫玉。脩眉淡掃遙岑。行時雲霧繞衣襟。步步蓮生宮錦。

菊與秋煙共晚。酒隨人意俱深。尊前有客動琴心。醉後清狂不禁。

陳簡齋詞虞美人（大光祖席醉中）。張帆欲去仍搔首。更醉君家酒。吟詩日日待春風。及至桃花開後却忽忽。歌聲頻爲行人咽。記着樽前雪。明朝酒醒大江流。滿載一船離恨向衡州。

朱希真詞鷓鴣天（許總管席上）。聖節先庚欲雪天。玳筵圍錦帳青氈。嫖姚副帥招佳客。太賢高明别乘賢。

歌宛轉。舞蹁躚。金釵十二擁嬋娟。老人南極星邊住。也趁梅花聽管絃。

鍾將之詞浣溪沙（南湖席上次韻二首）。鬢鬟雲梳月帶痕。軟紅香裏步蓮輕。妖嬈六幅過腰裙。

不怕滿堂佳客醉。只恐滅燭翠眉顰。更期踈影月黃昏。

又蘋老秋深水落痕。桂花微弄雨花輕。癯仙也解醉紅裙。

太白麴君愁滿飲。小鴻眉黛愛低顰。尊前一洗眼花昏。

王民瞻詞滿庭芳（戊辰上元貫子餘席上時未有月）。宿雨初收。晚風微度。萬家簾捲青煙。暗塵隨馬。人物似神仙。試問天公借月。天須放明月教圓。應移下廣寒宮殿。燈火接星躔。

盧川元古郡。當時太守。賓從俱賢。到如今萬井歌吹喧闐。花下紅妝賣酒。時相遇曲水橋邊。誰知道山城父老。重見中興年。

杜壽域詞鳳棲梧（席上賦）。閑把浮生細思算。百歲光陰。夢裏銷除半。白首爲郎休浩歎。偷安自喜身強健。

多少英賢裨聖旦。一箇非才。深謝容踈懶。席上清歌珠一串。莫交歡會輕分散。

孫居敬崎庵詞西江月（次韻席上作）。翠幄輕寒護夜。寒粧靚煖宜春。酒籌詩令逐時新。仙佩朋簪清興。

鳳炬星妍粟粟。水仙照座盈盈。約君蒙馬賀昇平。回首樽前風韻。

李彥忠橘山詞卜筭子（蕭計議席上賦）。草際雪痕消。梅上春心動。碧幕紅裙簇畫筵。橫玉聲三弄。

雅興雜魚龍。妙舞回鸞鳳。莫道司空眼

慣遲入清宵夢。高觀國竹屋庭語鳳棲梧（湖樓即席）西席湖邊眉翠嫵。瑰冷。孤山誰是風煙主。相喚吟詩。天欲雨。嫩涼不隔鷗飛處。

移下天孫雲錦渚。翠蓋牽風。綽約陵波女。清約已成君記取。月明半夜魚龍舞。

毛平仲樵隱詞念奴嬌（次韻杜德初席上）。雙燕春曉。望東南。千里湖山佳色。畫戟門前清似水。時節初過燈夕。封井年登。京華日近。每報平安驛。滿城花柳正須千騎尋覓。

憶我年少追遊。兔園叨客右。多慙英識。今日懷人無限意。老淚尊前重滴。賦詠空傳。雄豪誰在。鬢點吳霜白。招呼一醉。幸公時慰愁寂。

姚述堯詞浣溪沙（青田趙宰席間作）。與客相從謁謝公。芝田絳節擁山翁。數枝桃杏鬭香紅。

醉眼斜拖春水綠。黛眉低拂遠山濃。此情都在酒杯中。

楊無咎逃禪詞傳言玉女（王顯之席上）。料峭寒生。知是那番花信。算來都爲惜花人做。恨看猶未足。早覺枝頭吹盡。曲欄幽榭。亂紅成陣。醲酒花前。試停盃與細問。褪香銷粉。問東君怎忍。韶華過半。謾贏得幾場春困。厭厭空自爲花愁損。

於中好。墻頭艷杏花初試。遶珍叢細挼紅蘂。欲知占盡春明媚。誚無意看桃李。

持盃準擬花前醉。早一葉兩葉飛墜。晚來旋旋深無地。更聽得東風起。

又濺濺不住溪流素。憶曾記碧桃紅露。別來寂寞朝朝暮。恨遮亂當時路。

傷家豈解空相誤。嗟塵世自難知處。而今重與春爲主。儘浪蘂浮花妬。

又梅花摘索穿踈竹。簽紋禽喜攏相逐。坐中已自清堪掬。更瀟洒人如玉。

新聲受度周郎曲。捧瑤盃再三相囑。無情有恨重分北也。捺得雙眉蹙。

畢良史詞臨江仙（席上賦）。霜月穿簾乍白。蘋風入坐偏涼。麈燈促席詑時光。桃花歌扇小。楊柳舞衫長。

別乘平分風月。詞人剩引觥觴。莫將幽恨攪剛腸。儘添金掌露。頻注玉猊香。

又好事近（席上賦）。高會罷飛觴。方錦再移珍席。雷鼎乍烹甘液。試問伏蒼壁。

翠虬寶劍捧鞍勤。明滅綮金碧。賓主放懷談笑。滿華堂春色。

周頡詞朝中措（餞元齡諸公席上戲作）。鄖城清勝壓湖湘。人物鎮相望。秀氣誰符楚澤。建安諸子文章。

東風得意。青雲路穩。好去騰驤。要識登科次第。待看北斗光芒。

王彭年詞（同前）。彭年不學空踈。才無足取。蒙賴敎養。更叨薦送。而燕餞之日。曲畫禮意。至於荷章重效。褒寵勤至。閔諸鄉老。謂在承平時亦無此作。退自揣廪不知何以得之。銘佩厚德。無以自見。敢借所賜詞韻少信悃愊。僭越犯分。悚恐無地。尚祈恕采。

人材七澤盛三湘。前輩敢追望。慙愧史君勸駕。杯前重賜篇章。

雷風斷送。魚龍變化。雲路蜚驤。德意如何報稱。短歌莫寫毫芒。

李伯虎詞（同前）。伯虎伏以判府中大先生。二年邊城作成士類。既著文以勵學者。又復增請薦名。爲邦

人無窮之利。兵禍荒涼之餘。遽能復承平之舊。歎非思造特達。何以得此鄉閭士夫。庠序諸生等。方日誦盛德。而謳歌之。私恨未有稱塞。既而燕銕權領。復以佳詞光賁行臺。學校晚生。榮於拜錫。伯虎銘鏤之餘。敢以俚語仰瀆嚴韻。少見謝意之萬一。伏惟台慈。恕其狂僭瀆尊之罪。而采目之。伯虎下情無任悚懼之至。　史君清德比清湘。妙政古相望。閑暇思波萬光。笑談風月千章。　歡勸勸。駕幾人懷德。刻意騰驤。試問匣中長劍。也應增煥鋒芒。　嬾窟詞蘇武慢（湖州趙守席上作。）晴雨收梅。晴波搖柳。萬頃水晶宮冷。橋森畫棟。岸列紅樓。兩岸翠簾交映。天上行舟。鑑中開戶。人在藥珠仙境。況吟煙嘯月。彈絲吹竹。太平歌詠。　人盡說銅虎分賢。銀潢儲秀。筆圃行都藩屏。棠陰散暑。篆鼎凝香。永日一庭虛靜。紅袖持觴。綵棧揮輪。適意酒豪詩俊。看飛雲丹詔。行沙金勒。侍公歸覲。　江城子（萍鄉王聖俞席上作。）萍邊蹤跡幾時休。儘飄浮。為君留。共話當年年少氣橫秋。莫歎兩翁俱白髮。今古事。盡悠悠。　西風吹夢入江樓。故山幽。謾回頭。又是手遮西日望皇州。欲向西湖重載酒。君不去。與誰遊。　赤城詞南歌子（乞翰林席上。）午夜添紅蠟。分曹立翠娥。觥籌寂寂斷經過。誰料繡叢香裹是銀河。　老去空髯戟。愁來赤臉波。一杯如此斷腸何。狂殺兩人心事只聞歌。　又

歎鯉榮今日。慰熊瑞此邦。年年壽酒樂城隍。共道使君椿樹似甘棠。　歌舞重城曉。從容燕席涼。不須蘇合與都梁。風外荷花無數是爐香。　又

北固煙中寺。西津雨後山。看公英氣兩眉間。如在林霏江月襲人寒。　展驥聲名久。占熊福艾全。風流不是地行仙。好去鞭笞鸞鳳紫微天。　又

雲裹千山瘦。溪頭八月涼。華簪霧靄待萱堂。羨子懷中雙橘半青黃。　老去脊眉紫。閑來坦腹床。相如何日從長楊。慚愧年年高會索檳榔。　又

勝日萱庭小。西風橘柚長。天憐翁抱彩衣郎。乞與淡雲纖月十分涼。　獻艷三危霧。氤氳百濯香。年來椿樹更蒼蒼。不用籃橋辛苦擣玄霜。　又

畫幛經梅潤。羅衣尚麥寒。古苔蒼石綠勾闌。蕉外映花新竹兩三竿。　蠶蠶吳蠶卧。婷婷楚女閑。紅除角子共嘗酸。腸斷箇儂愁態小眉彎。　又

看月凭肩榻。嬌春枕臂眠。不禁花絮夜來寒。帳底濃香殘夢更纏綿。　起晚龍鸞帳。妝遲繡伴牽。聲聲催喚藥欄邊。墜髻狀裙無力上鞦韆。　劉須溪詞木蘭花慢（別雲屋席閒賦。）午橋清夜飲。花露重。燭光寒。約處處行歌。朝朝買酒。典卻朝衫。尊前自堪一醉。但落紅枝上不堪安。歸去柳陰行月。酒醒畫角聲殘。　王官難得似君閑。閑我見君難。記李陌看花。光陰冉冉。風雨番番。相逢故人又送。春歸斜日萬重山。江上愁思滿目。離離芳草平闌。

又（和中甫李參政席上韻。）自空同參熟。耕犢滿。桔槔閑。笑吾黨清談。長衣攝具。更進賢冠。蒼皇庇公宇下。便秋風江上不驚寒。雪夜入三城易。攙陰護一家難。　東山零雨幾時還。領客竹林閒。看滿座空尊。輕裘緩帶。綠鬢朱顏。風流一笑余事定。碑金無恙庚家完。又賦南熏初食。明朝飧玉何山。　水調（陳平章即席賦。）夜者二星度。高會列群英。蒼顏白髮。烏帽風入古槐清。客有羽衣來者。仍是尋常百姓。坐覺孟公驚。且勿多酌我。未厭我狂醒。　金甌缺。銀信喜。袞衣新。向來淮浙草木。隱隱有餘聲。聞說井欄砂語。感念石壕村事。傾耳發驚霆。舉酒奉公壽。天意厚蒼生。　又（和尹存吾。）造物反手覆。白首困耆英。吟風賞月。石上一笑再河清。一百八盤道路。二十四橋歌舞。身世夢堪驚。獨酌未能醉。已醉驀然醒。　別與老鶯相見幾回新。來時燕樓未穩。滿耳又蟬聲。閑憶錢塘江上。兩點青山欲白。血石起鞭霆。此事復安在。相對說平生。　千秋歲（和尚學林壽庭即席。）新芳熟也。借問誰家早。梅影裏。蜂兒繞。三更殘月上。一夜霜天曉。溪橋小。春風有意年年到。當年青鳥去。落葉無人掃。桐柱仄。瑤池老。殘鐘長樂樹。墜馬咸陽道。空回首。御街人賣南京棗。　祝英臺近（席間王緬然韻。）看師師成蝶蝶。覺畫不成。疊欲試。搔頭花重。怎堪捻。是誰拋過東牆。今無赤鳳。夢得似那人身捷。

年時臘。曾笑梅梢和月。帶霜枝。誰料如今。蓋豆也如萁。便向龍門無後劍金接。侍教閒到瓊林。閑儂重見丈。誰念昆明前劫。耶律鑄詞滿庭芳（西園席間用人韻。）酒陣詩壇。徵兵命將。得無傾動華筵。挽動春事。還自要相先。天地元如逆旅。應自愧不駐流年。憑誰問。姮娥心事。何惜月長圓。　西園張樂地。歡歌呈舞。燕據鸞喧。儘未妨頓王。錦瑟傍邊。脫落塵凡使筆。終不負與漆芳煙。歡緣在。判家視草。仍是玉堂仙。　六國朝令（家園席間作。）鳴珂編轂。錦帶吳鈞。曾雅稱。量金結勝。游信人間無點事。可掛心頭。須知不待把閑情釀做閑愁。只恐落高人第二籌。歌雲容裔。夢雨遲留。彈慣振芳塵不夜樓。光飾仙春盛跡。點化溫柔。索教頻縱惜花心。標榜風流。快入醉鄉來。劉醉俠。　盧摯詞蝶戀花（登封馬史飛卿壽席即事賦詞為馬卿祝且俾山伯歌以侑觴。）種竹山分澆稻水。箕穎田園。松少屏風裏。玉樹芝蘭誰可比。堂前索甚栽桃李。　薄劣鶯兒來報喜。似說朝來。參秀蠶眠起。快喚巢由同一醉。君家好箇人間世。　又（子將南遷席間贈令曲張氏夫婦。）前度歸田松下住。野店荒村。撫掌琵琶女。忽聽梨園新樂府。離鸞別鶴清如許。　歌管聲殘紈解語。玉筍春纖。心手相忘處。明日扁舟人欲去。晚風吹作瀟湘雨。　最高樓（贈郎中席上即事并序。子謝病北歸。耶省郎智仲謀為

（其見局。席間庄諸龍川李公。郛收安侯思誠。索詩為賦最高樓。兼貽仲賓）郎中。長沙客寧食武昌魚。未覺故人疎。歸舟喚醒鄉關夢。賓筵容攬使君鬚。聽民謠今五袴昔無襦。待留與南州談盛事。更恰好南樓遇老子。明月夜古來無。江頭春草迷鸚鵡。幕中秋水映芙蕖。綠鐏傾。紅袖舞。醉時扶。

張仲舉詞　江城子。（吳門席上聽生朱賦。）閶閭城外綠楊枝。一絲絲。比吟髭。比似吟髭。不是少年時。剩欲同攜尊酒去。青翰舫。繞金卮。　故人相見減風姿。淡燕脂。比紅兒。比似紅兒。扶醉索新詩。明日片帆煙水遠。人去也。又相思。　定風波。（崑山霧濱席上。）舞袖歌鬟簇畫堂。就中偏是展家娘。待道無情還有思。恰似崑山。日暖鳳求凰。　海上湖生人盡醉。催起蘭舟。分散不成雙。回首玄都春夢裏。從此桃花。應自怨劉郎。許有壬至正集沁園春。（泊滄舟中即席次韓伯高見贈韻。）草木無情。不問寒暄。開時便開。只黃花多事。偏憐隱逸。白頭何補。頗避賢才。老友相逢。清狂絕倒。休狹劉郎去後栽。尊中物。勝化年千里。漫寄寒梅。　神仙合住蓬萊。柰老母思兒忍不回。任耿莊挽老。休為癡夢。擁家酒熟。且浣愁懷。渭北江東。暮雲春樹。何日扁舟更此來。公知不。便連朝觴詠。飲幾徘徊。　牧庵集　黑漆弩。（吳子壽席上賦。丁亥中秋退觀堂對月。客有歌黑漆弩者。余嫌其與月不相涉。故改賦呈雪崖使君。）青冥風露乘鸞女。似唯我白髮知許。問姮娥不嫁空留。好在朱顏千古。　笑停雲老子人豪。過信少陵詩語。更何消斫桂婆娑。早已有吳綱揮斧。　宗卿詞鷓鴣天。（和嚴仲二秦同集席上賦。）懷抱瓌奇懶叩閽。朝陽獨賦遠人村。即看飛下芝封詔。會見趨歸金馬門。　今夕飲。拚濡囊。一時樽俎盡詩人。唯餘阿買真才俊。醉後猶能寫八分。　又　陸海蓬臺自有山。光風霽月未應慳。但將歌舞酬佳節。却信陰晴是等閑。　花照夜燭洪盤。明年公更酒腸寬。奉陪黃傘傳相宴。莫忘紅妝擁翠鬟。　又（薛公壽家席上作。）南浦舟中兩玉人。誰知重見楚江濱。憑教後苑紅牙版。引上西川綠錦茵。　纔淺笑。却輕顰。淡黃楊柳又催春。情知言語難傳恨。不似琵琶道得真。　太常引。（仲履席上戲作。）惜人虎豹守天關。並嗟蜀道十分難。說與沐猴冠。這富貴於人怎瞞。　忘形尊俎。能言桃李。日日在東山。不醉有餘歡。唱好箇風流謝安。　清平樂。（李尉使席上。）清歌遞酒。醉臉鮮霞透。櫻小杏青寒食後。衣換縷金輕繡。　畫堂新月朱扉。嚴城夜鼓歸遲。細看玉人妝面。春工不在花枝。

席氏

商音。　安定元和姓纂本姓籍。晉大夫籍談之後也。談十三代孫環避項羽名。改為席氏。漢初徙關東豪族。席氏後徙安定臨涇。安定臨涇。環十代孫廣。後漢光祿勳。玄孫允。魏酒泉郡守。允玄孫保。苻秦尚書左丞。生衡。晉建威將軍。寓居襄陽。仕南四代。衡玄固歸後魏。朔州刺史靖安公玄孫君懿。皇侍御史。懿曾孫建渙。異晉建禮部尚書襄陽文公。孫答。夔夔中書舍人。生鴻。又席法友。與裴叔業自南歸後魏。拜并州。姓氏急就篇。後漢竇融。司馬席封。議郎席廣。晉席垣。席遠。南齊席恭穆。席豪。後魏席法友。後周席固。唐席豫。席夔。席辯。席倩。元慶宋席益。席平。席汝言。古今姓氏辯證。漢有安定太守席永家焉。啓劉青錢徵音。羅泌路史高辛氏紀。翦侯諸侯之伯。晉臧之為公族。後逝散為席氏。

席闡文

梁書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為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為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城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户。出為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户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餘見郙。琰傳後。）

席固

周書列傳。固字子堅。其先安定人也。高祖衡。因後秦之亂。寓居於襄陽。仕晉為建威將軍。遂為襄陽著姓。固少有遠志。內明敏而外質朴。梁大同中。為齊興郡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固久居郡職士多附之。遂有親兵千餘人。梁元帝嗣位江陵。遷興州刺史。於是軍民慕從者至五千餘人。固遂欲自據一州。以觀時變。後懼王師進討。方圖內屬。密謂其腹心曰。今梁氏失政。揚都覆沒。湘東不能復讎雪恥。而骨肉相殘。宇文丞相翊贊霸基。招攜以禮。吾欲決意歸之。與卿等共圖富貴。左右聞固言。未有應者。固更諭以禍福。諸人然後同之。魏大統十五年以地來附。是時太祖方欲南取江陵。西定蜀漢。聞固之至。甚禮遇之。乃遣使就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侍中。豐州刺史。封新豐縣公。邑二千户。後轉湖州刺史。固以未經朝謁。遂蒙榮授。心不自安。啓求入覲。太祖許之。及固至。太祖與之歡讌。賞賜甚厚。進爵靜安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三百户。尋拜昌歸憲三州諸軍事。昌州刺史。固居家孝友。為州里所稱。涖官之處。頗有聲績。保定四年卒於州。時年六十一。贈大將軍。襄豐唐鄧五

州刺史。謚曰肅。仍勑襄州賜其墓田。子世雅嗣。世雅字彥文。性方正。少以孝聞。初以國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贊城郡守。累遷開府儀同三司。順直二州刺史。大象末位至大將軍。世雅弟世英亦以國功授儀同三司。後至上開府儀同大將軍。（事見象全傳後。）

席法友

（魏書法友安定人也。祖父南奔。法友仕蕭鸞。以膂力自効軍勳。稍遷至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建安戍主。蕭寶卷遣胡）景略代之。法友遂留壽春。與叔業同謀歸國。景明初。拜冠軍將軍預州刺史。苞信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始叔業卒。後法友與裴植追成叔業志。淮南尅定。法友有力焉。尋轉冠軍將軍華州刺史。未拜。改除并州刺史。　餘代遷。蕭衍遣將楊公則寇揚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為別將。出淮南。欲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遂停散十年。恬静自處。不競勢利。世宗末。以本將軍除濟州刺史。在州廉和著稱。又徙封乘氏。肅宗初。拜光祿大夫。熙平二年卒。贈平西將軍。秦州刺史。贈帛三百匹。謚襄侯。子景通襲。善事元乂。兼以貨賂乂父繼。繼為司空。引景通為掾。後加右軍將軍鎮軍將軍。卒官。贈輔國將軍衛尉少卿。子鵾襲。永安末。尚書郎。走關西。

席豫

（新唐書列傳。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後舉手筆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為皇太女。豫曰。昔梅福上書譏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語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恥汙詖謁。遁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襄壽令。前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群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絀清明。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槀葬中野。豫教以埋斂。明列科防。俗為之除。豫清直亡欲。當官不為勢權所撓。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留慮。答曰。細不謹。況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賻。公私貲不足。可賣居宅以終葬。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弟晉亦以文名當時。

席相

（姓氏遙華相唐泉州太守。泉州北極殿陽唐記曰。安定席公。貞元七年下車。）

席旦

（宋史列傳。席旦字晉仲。河南人。七歲能詩。嘗登沉黎扇得句警發。觀者驚異。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求遺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赴試。賜第。歷齊州司法參軍。鄆州河陽教授。敕令所刪定官。徽宗召對。擢右正言。遷左司諫。御史中丞錢遹率同列請廢元祐皇后。而冊劉氏為太后。旦面質以為不可。遹劾旦陰佐元祐之政。左轉吏部員外郎。改太常少卿。遷中書舍人給事中。新建殿中省。命為監。俄拜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郝隨驕橫。旦劾罷之。都人誦其直。帝以其章有媢嫉先帝之語。嫌為指斥。徙改吏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為戶部侍郎。遷吏部。郝隨復入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自趙諗以狂謀誅。後蜀數有妖言。議者遂言蜀士習亂。或導旦治以峻猛。旦政和平。徙鄆州。入見。言蜀人性善柔。自古稱兵背叛。皆非其土俗。願勿為慮。遂言蜀用鐵錢。以其艱於轉移。故權以楮券。而有司莫嚴羨為之益多。使民不敢信。帝曰。朕為卿捐數百萬虛券。而別給緡錢與本業可乎。對曰。陛下幸加惠遠民。不愛重費。以救敝法。此古聖王用心也。自是錢引稍仍故。坐進對淹留。黜知滁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朝廷開西南夷。黎州守詣蕃府白事。言雲南大理國求入朝獻。旦引唐南詔為蜀患。拒却之。已而威州守焦才叔言欲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為姦利。欲因諸蕃之狀。宰相不悅。代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士。復知成都。時鄆永壽陽足後納土。樞密院用以詠旦。旦曰。吾以為朝廷悔開疆之禍。今猶自若耶。力辭之。卒于長安。年六十二。贈大中大夫。曰立朝無所附徇。弟為中丞時。蔡王似有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諸推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字大光。紹興初。參知政事。

席汝言

（姓氏遙華汝言字君從。宋司封郎中。年七十八致仕。元豐文彥博留守洛陽。耆英會汝言等十三人。詩云。僑同）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開府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遊。共揆雅歡思意洽。不矜榮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特今希古莫儔。　杜

歎塵埃祿仕𠩄。老歸重到舊林皋。曾無勳業書青史。偶幸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叙齒豫公筵。更慚形穢才涼薄。不稱圖真接鉅賢。

席誠信

姚牧庵集有元故奉訓大夫同知威楚開南等路總管席君神道碣銘。（并序）　至大己酉秋八月哉生明之三日。奉訓大夫席君誠信甫卒官同知威楚開南等路總管。越五年皇慶癸丑。其子孟州學正雲漢持自為事狀。自懷走郢。拜而言曰。雲漢不天。先人無祿。卽世遠夷。時雲漢守舍吾鄉。其於襲斂之物。祖殯之奠。皆不能親。追訃之至。始得發喪萬里之外。恚逆之罪。逃罔無所。今幸反匶。從葬先祖之兆。其蒞官一二遺善在人口耳者。非託史臣言信一世者文之墓碣。則益下同凡民泯無聞矣。敢泣血請。嫌由與君有雅。一日又雲漢觀光神都。嘗主吾家。為槩括曰。席始相人。徒同之朝邑者。不知何世。金季遷三輔民關東。曾祖恭家今孟之濟源。生元及金。徐州節度判官完與君祖恩彥遠。大兵戡至。郡豪將適民為避患謀。阻山為壁。廣內應敵。視其來歸。必詢衆求其平昔何如。有為人共疾者。皆投諸淵中。惟其家與有善譽者存。或夜盜至急。滅燭求匿。盜憤言曰。若避邪。索得必刃之。則應曰。吾與死暗室。何若出死於天之下。盜識其聲。問彥遠者。曰然。盜相語曰。義士良士。遂去。皇中書粘

葛公。辟行軍參謀不起。惟一志於學。雖干戈搶攘不廢。苦於無書。從人假本手錄。日以萬字為程。故經史子集。天官地志。道釋丹經。藥鏡積多至萬有餘卷。時國尚武。人武適之。用是何為。則曰。吾子孫他日尚有藉此士而興者。生君考汝礪。性友愛。後三弟汝霖汝楫。實求分異。巧盡推所業居與之。而躬拾廢地瓦礫作室。生君漸涵家訓。以善書計為縣吏。已有及民利物之志。縣有寡母訟子幼而物力不豐。賦役煩重者。皆輕平之。後以升吏懷孟。總府計于朝事最。他路雲南入覲省臣。聞而才之。求與偕行。初世祖平雲南。遷留宣撫司大理。治點蒼山。至元十二年肇建行省。臨制其上者。蓋一紀矣。會中書考理。其省錢穀。銓選庬雜無次。責令撿覈。曾未踰時。編摩訖緒。遂補掾屬。滿考勅官承務。調烏蒙路總管府判官。省臣安曰。他所無慁是不可以久。汝其勿薄之。而勉於行。尋有善地遷之。君曰。省之與路。均職王事。何有中外。苟是路事脩於前。分省少憂。亦所願也。遂行。乃陳隆福宮臣獻計烏蒙。其地善水草。宜牧。請以西南夷所括馬牛羊蹄角如千千。卽是為監。歲可得駒犢羔倍是。司監侍之。縱食民苗。取賂其主。必滿所欲。移群他鄉。闔游無寧。民受其毒。積有歲年。盜所蓄息。私有之家貲無小益於上。而大播怨於下也。始紓其急。無便是者。後宣副李京中以為言。遂罷之。召入掾省理問官。後以行省移近地鴨池。則古昆明碧鷄山。距大理且千里。事多廢弛。中書省議。是一宣司。非得經歷趣使者綱維之。不可。遂以君代褒者為之。至則善推明特柔遠之恩。招叛撫徠。民懷其惠。大德乙巳。改授威楚開南等路總管判官。儀制官奉訓同知。是路舊賦金之州歲遣使卽彼以取。非行苞苴。權貴與故且親者。不得既至。惟首求賄謀歸為厭顧以其適充官。後徵于書史。復遣使責其不足。民厭煩苛。積怨且怒。殺州郡長吏以叛者在在有之。君言宜勿遣使。惟責民自輸之省。可絕上下相蒙速亂之原。省惟利其故習。言竟未行。顧遣君督所部賦金。明年胃瘴以卒。年五十八。以睽隔遠裔。訃不時至。當至大庚戌。雲漢適客吾所。而夫人李以是年八月之望。年五十九亦卒。而二喪併闕。皂其反也。夫人季子雲表已舁赴雲南矣。又明年皇慶之元。襄骨以歸。同穴於崇孝鄉士賓里之先塋。雲漢又曰。以吾先人歎其桑梓。雖出使八番順元。見鄉之戍兵疾者。館而藥之。待其良已。在官嘗付黃金三百六十銖牛氏子。令寄其家。其人貲以遠賈不歸。君使過家。或勸取償其母。君曰。是鄉疾矣。如迫徵之。或盡傷心。重其在疾。必須子歸。分俸金以問親戚故舊之家。空橐不愛焉。夫人之治家教子。有法且嚴。睦婣中外。生多先人一年。其子也。同在八月。而不

足三日。夫夫婦婦。積德乎時。事無過舉。宜耋耄矣。而皆不及。耆年彼司命者。意何如也。嗚呼。其說真可哀哉。君五子。二女歸同縣劉氏吳氏。其三皆妾西南夷女所生。未名。男孫二。泥孟。女孫一。　銘曰。　人臣為比。猶射者矢。視侯之張。繼所遠邇。嗟若大理。世皇所戡。謂為遠邪。交涵亘南。謂為邇邪。其去象魏。道阻且長。萬里吳趣。常憫難結。文書既同。匪宦華臣。不變豐風。及建行省。君實其掾。置錐于囊。其末已見。追其補郡。求民瘼原。為策上干。懇悃盡言。甫及制授。知總威楚。伯強降戾。殞越于旅。太行之陽。惟君之鄉。縣考及曾。三世有藏。滿骨既歸。寃無安彼。免及嗢咿。見凌夷鬼。

袁良妻席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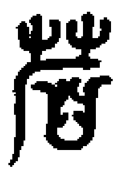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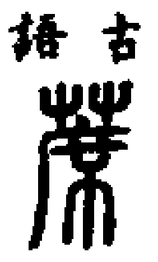
宋淲存中長興集席氏墓誌銘。　夫人毗陵袁氏。袁士良之妻。同郡席氏佐之女。大父翊。曾大父偕。子男四人。默。照。昫。烈。三女子皆早世。夫人歸袁氏五十有五年。年七十有六。以卒治平元年。子為掾淮南。有弔於北州通揚者。皆重客。疑必有貴者喪。已而使來告哀。求文銘其葬。則予友人毗陵袁君思正之親。席夫人也。予既善思正。宜其知其母夫人之賢。為可信於後。遂考次其行。而叙之曰。夫人謙謹和柔。天性甚順。於為善。常樂聽人之講學文。能以教其不率者。由是席氏在州為大家。凡百餘人。皆能使之愛已。由己而有善。既歸袁

氏之家與庳相若。而爽之如其家。是時廢士之大母。有疾喜恚。衆人處之弗歆覩。夫人獨嘗盡其懽。終身如一日。姑又老。而夫人之待其心如祖姑而加戚焉。爲之政醫藥飲食祭禱。所以爲養者。無所不至。素君有所施與人嘗推其後。惟恐其不得焉也。孤女類以嫁者七人。以此屢至於困。而行之自若。至思正中進士甲科。實有名於時。而夫人初若未聞之者。其欲取捨於事如此。思正爲高郵軍司理。以獄用。而夫人雅不喜苛辱人。思正尤以此治獄。常主於情。而不務勝以法也。日與其第三人者。承觴運履。晏晏愉愉。環娛於前。夫人康寧壽考。克有終。養卒之日。思正貧至不能舉喪。高郵之大夫皆爭出力助之葬。已而皆辭弗取。船載喪以歸。葬於無錫之茶原。思正夫人子黙也。　銘曰。　紆餘偃佇。蔚而崇者。夫人之藏兮。匿輝含徽。不怨有發。後則有昌兮。華燁燁者。其本丸丸。惟德不瑕。以有後昆。

蓆

洪武正韻　祥亦切。大也。詩。緇衣之蓆兮。許慎說文　蓆廣多也。从艸席聲。徐鍇通釋　按爾雅。蓆。大也。書。不冐海隅蒼生草木也。辭尺反。顧野王玉篇　似亦切。草蓆也。吳棫韻補　叶音祥會切。楊桓六書統　邪昔。蓆。故篆蓆。隸熊忠韻會舉要　商次濁音。趙撝謙聲音文字通　邪夙切。艸物之最多者。故从定意。

韻會定正字切　邪亞。邪錫涎席。

篆書  並古論語  徐鉉篆韻　隸書　蓆　六書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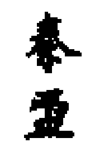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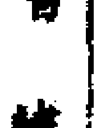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四

二質

夕

洪武正韻　祥亦切。暮也。字从半月。朝見曰朝。夕見曰夕。詩。莫肯朝夕。朝音直遥切。國語。大采朝日。少采夕月。許慎說文　夕莫也。从月半見。凡夕之屬皆从夕。徐鍇通釋　月字之半也。月初生則暮見西方。故半月爲夕。辭易反。顧野王玉篇　詞積切。亦作穸。宋重修廣韻　又姓。漢書。巴郡蠻渠帥七姓有羅朴督鄂度夕龔也。朴普卜切。蜀有尚書令夕斌。鄭樵六書畧　指事。吳棫韻補　叶音祥會切。諸葛亮表閒之文。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戴侗六書故　日始入昔也。取月半見之義。李肩吾字通　此外等字从此。韓道昭五音類聚　邪也。楊桓六書統　邪母夕。統意。名。肆。熊忠韻會舉要　商次濁音。李鑾存古正字　夕作夕非。趙謙聲音文字通　邪夙切。又早潮曰潮。夕曰汐。作汐非。又水名。

篆書 寅簋 龍敦 牧敦 伯冏父敦  秦盄和鐘 汗簡 單冏父癸彝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六書統　隸書　夕　脩華嶽碑　夕　婁先生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夕　智永　夕　歐陽詢

夕　顏真卿　夕　柳公權　夕　蘇軾　行書　夕　王羲之　夕　智永　夕　鮮于樞　夕　趙子昂

元夕

歲時廣記。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正月十五日爲上元。洪邁容齋五筆云。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維揚志。開元正月望。明皇謂葉仙師曰。四方此夕何處極盛。對曰。天下無如廣陵。帝欲一觀。俄虹橋起於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之。高力士樂官數十從行。俄頃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於雲中。師曰。請勅樂官奏霓裳羽衣一曲。帝回闕後廣陵奏云。上元夜有仙人乘綵雲自西來。臨孝感寺。奏霓裳羽衣一曲。曲終而去。上大悅。類說。元祐中元夕樓觀燈有御製詩。時王禹玉蔡持正爲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應制上元詩。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鼇山鳳輦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誰不知。後兩日登封山。禹玉詩云。妙於使事。詩云。雪消華月滿仙臺。萬燭當樓寶扇開。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鼇海上駕山來。鎬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風陋漢才。一曲升平人盡樂。君王又進紫霞杯。是夕以高麗進奉。又添一杯。容齋四筆。大觀初年。京師以元夕張燈開宴。時再復湟鄯。徽宗賦詩賜群臣。其頷聯云。午夜笙

歌連海嶠。春風燈火過淮也。庳上細者皆莫及。開封尹宋喬年不能詩。密走介求援於其客。周子雍得句云。鳳生閶闔春來早。月到蓬萊夜未中。爲特筆所稱。子雍汝陰人。嘗受學於陳無已。故有句法。則作文爲詩者。可無師承乎。四水潛夫輯。禁中自去歲九月。賞菊燈之後。迤邐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分主之。競出新意。年異而歲不同。往往於復古膺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掛。及宣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鰲山。燈之品極多。見燈品。每以蘇燈爲最。圈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種種奇妙。儼然着色便面也。其後福州所進則純用白玉。晃耀奪目。如清冰玉壺。爽徹心目。近歲新安所進益奇。雖圈骨悉皆琉璃所爲。號無骨燈。禁中嘗令作琉璃燈山。其高五丈。人物皆用機關活動。結大綵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爲涌壁。作諸色故事。龍鳳噀水。蜿蜒如生。遂爲諸燈之冠。前後設玉栅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內人迭奏新曲。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皆毬文戲龍百花。紗窗間垂小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清虛府中也。至二鼓。上乘小輦。幸宣德門。觀鰲山。擎輦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金爐腦麝如祥雲。五色熒煌炫轉。照耀天地。山燈凡數千百種。極其新巧

怪怪奇奇。無所不有。中以五色玉栅簇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稱念口號致語。其下爲大露臺。百藝群工。競呈奇伎。內人及小黃門百餘。皆巾裹翠蛾。傚街坊清樂。傀儡。繚繞於燈月之下。既而取旨宣喚市井舞隊。及市食槃架。先是京尹預擇華潔。及善歌叫者謹伺于外。至是歌呼競入。既經進御。妃嬪內人而下亦爭買之。皆數倍得直。金珠磊落。有一夕而至富者。宮漏既深。始宣放煙火百餘架。於是樂聲四起。燭影縱橫。而駕始還矣。大率倣宣和盛際。愈加精妙。特無登樓賜宴之事。人間不能詳知耳。都城自舊歲冬孟駕回。則已有乘肩小女鼓吹舞綰者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幕次之玩。而天街茶肆漸已羅列燈毬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舞者往來最多。每夕樓燈初上。則簫鼓已紛然自獻於下。酒邊一笑。所費殊不多。往往至四鼓乃還。自此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刺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閑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得其意態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杵歌之類。日趨於盛。其多至數十百隊。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暘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終夕天街鼓吹不絕。都民士女羅綺如雲。蓋無夕不然也。至五夜則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亘十餘里。錦繡填委。簫鼓振作。耳目不暇給。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必犒數千。謂之買市。至點者以小盤貯梨藕數片。騰身迭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禁也。　李篔房詩云　斜陽盡處蕩輕煙。輦路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暖。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綃鬬玉鈿。人影漸稀花露冷。踏歌吹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西坊。繁鬧之地。帘燭秖盒。照耀如晝。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爲不合搶撲釵環。挨搪婦女。繼而行遣一二。謂之裝燈。其實皆三獄罪囚。姑借此以警姦民。又分委府僚。就警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分。以緝姦盜。三獄亦張燈建净獄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御藥家。閒設雅戲煙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縱觀。則迎門酌酒而去。又有幽坊靜巷好事之家。多設五色琉璃泡燈。更自雅潔。靚粧笑語。望如神仙。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却入靜坊燈火空。門門

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裹垂燈照樽俎。坐中嬉笑覺春溫。武戲於小樓。以人爲大影戲。兒童諠呼。終夕不絕。此類不可遽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張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璫所遺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銜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元夕節物。婦人皆戴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毬。銷金合蟬貉袖項帕。而衣多尚白。蓋月下所宜也。游手浮浪輩。則以白紙爲大蟬。謂之夜蛾。又以棗肉炭屑爲丸。繫以鐵絲然之。名火楊梅。節食所尚。則乳糖圓子。䭔拍。科斗粉。豉湯。水晶膾。韭餅。及南北珍果。并皂兒糕。宜利少。澄沙糰子。滴酥鮑螺。酪麪。玉消膏。琥珀餳。輕餳。生熟灌藕。諸色瓏纏。蜜煎。蜜裹。糖瓜蔞。煎七寶薑豉。十般糖之類。皆用鏤鍮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綵盝。歌叫喧闐。幕次往往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亦有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簾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鈿合簇飣餽遺。謂之市食合兒。翠簾綃幕。絳燭紗籠。遍呈舞隊。密擁歌姬。脆管清吭。新聲交奏。戲具粉嬰。鬻歌售藝者紛然而集。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鈿墮珥。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唐李郢詩上元夕寄湖杭二從事。　懸別山燈億水燈。山

光水焰百千層。謝公留賞山公喚。知入笙歌阿那明。宋張舜民畫墁集元夕端居感事四絶句。鳳樓南畔綠為山。百戲年年奉帝莚。不獨侍臣偏賜酒。當時一國夢鈞天。十二門開如沸羹。燈光月色逐人行。春城無處無歌舞。一曲未終天又明。珠簾當面見玲瓏。白鶴仙人上下通。夜半藥珠重命宴。鳴鞘聲落九霄中。何事今宵動所思。此歡常與少年期。莫疑杜甫吟無哭。為憶開元最盛時。韓維南陽集答賀中道燈夕見詒。春風揭屋沙激窗。兀然孤坐如植杠。酒昏兩眸澀不視。案上書策徒撫攏。獨持高篇恣哦詠。頓覺精銳還軀腔。前時官家不禁夜。九衢艶艶燒明釭。綠山插天衆樂振。游人肩摩車轂撞。君於此時守經籍。直欲行業純不龍。想初嘉句落紙際。筆下衮衮來長江。我今散懶世味薄。惟於静者心為降。江翁蕭閑梅老淡。文字酬酢交矛鏦。恨無奇晨與鬭角。日策疲馬參其雙。能來相從不憚數。與子賦詩傾酒缸。答和鄭毅元夕聖俞及予過之。天衢十二火樹春。樓前結綵移嵩岷。游人衮衮去不已。街頭雪泥踏作塵。駘它館中好古士。紛華過眼輕浮雲。早休僕御謝賓客。翛然乞酒邀比鄰。盃盤如星下燭蒼。菜以粗抽滇紫蘋。微吟踈笑見真野。昔之靖節今冠巾。門前少年將蹴踘。電落馬足風兩輪。長鬢健兒走先後。意氣欲無夜與晨。瞥然

奔過不留迹。肯信亦有端坐人。若無吾曹同嗜好。枯槁到死誰嗟頻。和景仁元夕。月上朱樓角。風揺翠旆層。傳聲廻步輦。滿目爛行燈。蕭鼓千門沸。弓刀萬馬騰。詩翁懷盛事。眉雪慘霜稜。禁戶千通鼓。天街萬點燈。懷君瑩如玉。驅馬不嫌冰。樂事看流俗。狂游記舊朋。回思真夢幻。不待訪林僧。梅聖俞詩和宋中道秘丞元夕　鼓聲鬭鬧衆戲屯。百仞太華臨端門。端門兩觀多結綵。公卿婦女爭來奔。樓栿連簾坐珠翠。簾踈不隔天妍存。車駕適從馳道入。燈如繖星天向昏。赭衣已御鳳樓上。露臺宣看簇細轅。山前鮫綃垂霧薄。火龍嬌嬌紅波翻。金吾不飭六街禁。少年追逐乘大騂。呼庖索醑鬬豊美。東市憧憧西市喧。持錢不數買歌笑。玉杓注飲琉璃盆。落然遺俗監主簿。夜對經史多討論。比諸豪俠乃自苦。明日首蓿盈盤飡。又和宋中道元夕。春風來鮮吹殘雪。燈燭迎陽萬戶燃。競看繁星在平地。不妨明月滿中天。赭袍已向端門御。仙曲初聞法部傳。車馬不閑通曙色。康莊特見拾珠鈿。上元夕有懷韓子華閣老。一歲老一歲。新年思舊年。東樓嘗共望。九陌聽爭先。白髮更中笑。舞妹應轉妍。追隨都已倦。強對月明前。元夕同次道中道平叔如晦賦詩得閑字。金輿在閶闔。蕭吹滿人寰。九陌行如晝。千門夜不關。星通河漢上。珠亂里閭間。誰與聯

輕騎。宵長月正闌　和宋中道元夕。結山當衢面九門。華燈滿國月半昏。春泥踏盡游人驚。鳴蹕下天歌吹喧。深坊靜曲走車轂。爭前鬬盛亡卑尊。靚粧麗服何柔溫。交觀互視各吐吞。磨肩一過難久存。脈尾獲笑逑精魂。貂裘比比王侯孫。夜闌鞍馬相馳奔。錢塘韋驤集和朱伯元夕。然燈結綵學春山。佳節遨遊邑事閑。傑佳相從真我侶。花觀共樂在其間。月中風味當無比。醉裏塵勞似不闗。抵以清樽期滿盞。明朝應悔主才慳。蘇東坡詩。元夕夜遊絶句。午夜朧朧淡月黃。夢回猶有暗塵香。縱横滿地霜槐影。寂寞蓮燈半在亡。劉龍雲集次韻和彭道原元夕。攬雲幄幕張流蘇。華輈夹（一作匝）道青𩥇。黃昏天公下鍾揄。百萬星點成須臾。赤帝軟卑墮雲衢。燭龍騈頭酒還珠。競髓丹豹青鳳雛。麟鬚拂蛾閒數蹤。絃嘈管咬聲鬱紆。撕比百戲羅侏儒。輕紈綉履踏艶姝。灼灼巧笑厭美逷。有客年來倦著書。囊錢困粟索無餘。短鈫（一作紅）列按雖靽襦。未省行樂詩推盱。大奴聽響仆屋隅。小女行卜迎紫姑。子雲門巷正蕭疎。誰肯載酒論區區。舟囦詩集。依韻和張推官元夕。山郡上元營警萬。大闢金地作遨場。煙雲向晚誰教霽。燈燭乘春自有香。紫陌焚煙隨步遠。綵樓佳麗斷眉長。遊人莫惜酬高直。買取銀蟾一寸光。吳芾湖山詩集元夕有感。當坐連歲看

燒燈。又見洪都爛漫城。紫陌人疑春欲曉。清宵天放月爭明。老逢好景知䖏戲。暗數流年秪自驚。亦擬尊前成一笑。吾衰無復舊心情。元夕即席呈郭次張　過了元宵到曉鍾。一年樂事又成空。杯行不用深辭醉。明日君西我亦東。元夕用胡經仲所寄韻呈辛倅及諸僚友。星斗潜移下九天。滿城如晝酒如泉。當時行樂陪千騎。今日重來恰十年。燈燭光中春更好。綺羅叢裏月爭妍。諸君莫惜長鯨量。要向尊前中聖賢。司馬溫公傳家集。和子淵元夕。神獸𢾝峣鬭角奇。銀蟾無影玉繩低。風傳絲管交加發。燈混星河上下迷。清醴横飛金鑿落。香塵不染錦鄣泥。誰知此夕齋祠客。近在宮城槐柳西。竹隱畸士詩集。擬和元夕御製。萬戶千門綉作圍。未央宮闕聳嵯峨。燈花無數排金粟。月魄當空倚扇紈。香繞御爐煙冪冪。玉瑤仙珮響珊珊。遊人共說歸來晚。一枕鈞天好夢殘。擬和元夕御詩。（閏正月）。元夜新添一月春。麴輕花嫩未成塵。笙歌滿地醉還醒。樓閣中天奐且輪。新樂妙如儀鳳舞。遠人動似塞鴻賓。不知湛露恩多少。但見三韓拜舞頻。趙君鼎詩醉和顏美中元夕絶句。年年八月喜團圓。好在詩邊又酒邊。莫道元真只漁釣。也隨世俗夜無眠。彭汝礪鄱陽集。治平試閣元夕。上元無鬆送長宵。洄酒城陽泣帝堯。雪障月華寒淡薄。風吹雨點細

飄搖。搖隨無事生悽愴。天與人心長寂寞。不用燈花鬪光景。火爐詩筆慰無聊。　仙樂誰家奏管簫。異香到處合揪聊。風生雨後聲悲慘。月在雲間影動搖。幽徑小蹊春寂寂。淡燈寒燭夜寥寥。香焚款劾封人意。磨筭年年祝帝堯。鄂道卿詩元夕過唐潜事。　乾坤爲室月爲燈。今夕先生眼倍青。笑畫荃蹄聊把手。不知何處是中庭。　歲拙堂深不浪開。夜光容我卷書來。梅花傲雪初無語。半柄催春忽自回。　叅禪不學龐居士。得句猶如孟浩然。要識從來用心處。閒無車馬到門前。胡銓詩乙未元夕坐上用東坡上元韻二首。　勝遊寶籙記吾曾。（故鄉寶籙宮燈萬枝）五十年來一衲僧。晝短莫吟千歲燭。年豐聊看九華燈。一綫未放寒星墜。萬炬渾驚烈日升。詩酒雖堪驅使在。照愁佳句愧坡能。　漫云學佛竟何曾。且伴西鄰正覺僧。莫笑酒狂剛止酒。且來燈下看傳燈。人言星近如堪摘。誰謂天高不可升。見說燧人初改火。圓知將聖信多能。　元夕與監務宋阜飲罷踏月觀燈用坡老儋州上元韻。　賞心樂事巧相遭。清坐持杯學數庥。屬足不來空無雀。鴟原何在歎蟰螆。閒懷對酒袪愁破。緩步看燈踏月歸。萬里扶荒真細事。頻年不得戲萊衣。蔦立方歸愚集。閒行在今歲元夕放燈頗盛。　寂寞元宵十六霜。月中披蓑帶干將。兜鍪第見烽火舉。缺捷不辨華燈張。

新來冰天被聲教。鐵騎無復馳沙場。繒山再見舊燈影。金枝寒焰看流蘇。鳴珂簇燭競遊衍。金吾不禁春宵長。傳聞悲寧更烽燧。萬歲聲動東朝觴。琉璃雲母萬枝寶。桂膏蘭炬飄餘香。我今暫留三家埜。豈有鵲采開遠堂。聊向豬欄迎紫女。更設膏粥祈蠶桑。業師無慧可霄漢。會把如意遊西涼。范石湖詩元夕大風雨二絶。　東風無賴妬華年。一夜淒寒到酒邊。放盡珠簾遮畫炬。莫教簷雨濕青煙。　河傾海立夜疑盆。不獨妨燈更損春。凍澀笙簧猶可耐。滴鈫梅頰勢須嗔。　元夕後連陰。　問訊東風幾日來。冷煙寒霧鎖池臺。掃空積雪飄成雨。放盡殘燈未見梅。夜飲厭厭非老伴。春陰漠漠是愁媒。誰能腰鼓催花信。快打涼州百面雷。　元夕四首。　粉痕紅點萬花攢。玉氣珠光寶月團。蕉箔通明香似霧。東君無處着春寒。（坊具十剪羅琉璃二燈）不夜城中陸地蓮。小梅初破月初圓。新年第一佳時節。誰肯如翁閉戶眠。　藥爐湯鼎煑孤燈。樿板蒲團老病僧。兒女強修元夕供。玉蛾先避雪髯鬅。　落梅穠李趁時新。枯木崖邊一任春。尚愛鄉音醒病耳。隔墻時有賣餳人。（坊唱賣鳥賦餳者）項安世詩次韻濟都幹元夕春草萋萋六代陵。元宵風景屬殘僧。街頭年少渾無賴。共點油錢放塔燈。　元夕絶句二首。　臘雪初消御路乾。暖風吹面不成寒。月華滿地春如

酒。不是燒燈也合看。　墜劍遺弓淚未乾。斷蓬漂梗不知寒。月明正在行宮上。猶作瑤坪舊夢看。陳造詩元夕遣懷二首。　陸海蓮開夜色鮮。短檠燈下掩陳編。風姨竟日鳴條罷。月姊因誰得意圓。　平世計功須壯歲。異時歎已盡亨塗。贅髯久已沾青女。窮達何勞問紫姑。方秋崖集元夕　茅屋相看冷似水。蒲團孤坐澹於僧。歎行老墨閑居賦。一炷寒燈耐久朋。時異不供三太息。吾衰何曾百無能。後山亦有梅花否。無復年時興可乘。元夕病中。　家貧近市常喧啾。燈夕無燈冷於水。龍參法喜深炷香。示疾維摩低隱几。梅花相親不余負。酒盞成疏竟誰使。一生甘作癡凍蠅。百方莫趁進奔螘。頻聞捷奏箭飛書。想見昇平花作市。醉吹笙簫無蛾眉。春入鼓聲騰馬耳。落釵款遍少年事。彈鋏悲歌游俠子。箏種松風眠隱居。自斸芝田食角里。揮頭塵土誰枉尺。過眼紛華不盈咫。吾生如月浪中翻。人情得寒刀頭紙。内觀各具普光明。頓悟中生大驩喜。繞如三鼓兩聲寒。睡思正濃姑舍是。　元夕。　圍蒲幽几雪髯鬅。寒入青燈澹似僧。只有梅花一林月。酒杯詩筆已無能。　去年人老已蒼華。野蔌山醪辦咄嗟。到得今年人又老。也無筋力看梅花。　莫道山家不掛燈。脩身寶月一圓冰。清寒照見諸人膽。却問諸人見未曾。　老去歡悰久已無。病來瘦骨不勝扶。山居

幸自依青士。身事何曾問紫姑。蔡定齋集元夕出遊。　九衢燈火萬家春。嶺外風光自可人。剩喜豐登好時節。會須打撲困猜神。嬉遊要屬風流帥。衰憊何堪老病身。勉意追陪非得已。由來憂樂本吾民。何太虛詩壬子元夕。　山市人歸啼倦鴉。常年歌吹稍喧譁。夜風十里成燈影。春雪一林寒杏花。凍浮漸深絨甃尨。新灘微壯奪鷗沙。西林熊谷同爐炭。鬪試香方品荈茶。何濟小山難著詩。和宋憲乙丑元夕韻。　三神山上隔凡塵。簫鼓喧闐午夜聲。十里綺羅開翠幕。一天星斗不層城。也知故國風光麗。尤喜新元救價毛。夜杓尚容陪二妙。不妨欹側到天明。周紫芝太倉梯米集次韻黄文若寄燈夕不出之作。　少小從舞霓鼓毬。嘗慶希結髮事墳典。頗言探玄微。鐘鳴漏忽盡。殘星獨煇煇。征鞍老塗路。白露霑裳衣。齒髮倏已暮。富貴終難祈。佳辰念京洛。流車看騑騑。結客少年場。兒女如瓠肥。紅燈白晝暖。醉盆黄金揮。回頭二十載。狗盜相因依。時光了如夢。荻粟不救飢。飄零少行樂。老大空歔欷。今年四海靜。虜彥張外乖。笑渠焰明缸。金波麗春幃。穠李樽前歌。遊子月下唏。錚錚銀瀾中。撲撲春蛾飛。此老最可憐。已杜樂延機。但知草中和。浩蕩歌皇咸。晶熒一短檠。搔首悟昨非。風流如黄香。不作傳柑歸。更捫柚中珠。來尋北山薇。詩盟倘可同。顧復無余遺。　元夕

前三日書事。舊歲冬餘雪。今年雨後晴。奉常新奏樂。著使近朝正。燈火鼇山路。風光鳳輦城。須煩天一笑。四海盡無兵。　落日滄江上。湖回水自平。雲連子胥廟。山接闔閭城。海岳朝兵會。衣冠奉帝京。端門舊燈火。遙向此時明。　元夕睡起。　元夕不復飲。夜寒誰與娛。人隨千騎出。自對一燈孤。有夢須黃妳。無情問紫姑。鼇山在天上。回望隔中區。　慕容彥逢詩。次韻伯父元夕有感。　往歲元宵寓帝京。天光黯淡雪飛騰。揚鑣公子羅千騎。隨計書生對一燈。舊事悠悠頻入夢。新愁𤼵𤼵更填膺。低頭懶看南軒月。撥盡爐灰對好朋。　程公許滄洲塵缶編。元夕題燈籠四絕。　綠綺新調正始音。紅蕖小放上元燈。游人莫訝迷頭懶。只願年豐歲事登。　園棘侵天催挑戰。土膏得雨要深耕。儒風鼎盛田多稼。早願三邊洗甲兵。　期會從教迫星火。絃歌我自樂春風。欲知政理和平處。都在邦人笑語中。　水晶簾映寶燈明。海上移來不夜城。何似圖書群玉府。青藜靜對月三更。　虞儔詩。和王誠之元夕即席之作。　䔩琯飛灰趁早朝。便看梅柳占春嬌。金花絲勝方連畫。璧月華燈又徹宵。羅綺叢中森畫戟。旌旗影裏間星軺。滿城遊妓歸時節。猶認雲間紫玉簫。　宋韓元吉詩。元夕再用韻。　瑤山直上玉梯横。不用銀花散火城。着柳共看飛絮動。打毬渾作亂蚊聲。路尋鸞鶴天疑近。石甕鯨鯢觀易京。便擬乘風跨滄海。更須新月趁潮生。　李莊簡公集。今歲過元夕於五松。連日大雪。巷陌蕭然。乎先兄有詩。說燈火之盛。因成四韻。　里巷蕭條戶半扃。更無冷月掛山城。熒熒小市唯漁火。耿耿幽窻但雪聲。海國此時騰氣象。端門何日覩升平。會須一掃陰霾盡。盡放冰輪徹夜明。　元夕陰雨。孤城愁坐。適魏十二介然書來。言瓊臺將然萬炬。因以寄之。　海濱過元名。況值愁陰天。重雲障佳月。微雨雜瘴煙。孤城欲黃昏。里巷已蕭然。荒祠鼓坎坎。老巫舞蹁躚。撣杖眩村氓。挾蠱傳神言。異域俗尚鬼。殊形耳垂肩。邦人素敬畏。香燈競駢闐。使君招我飲。老病不得前。有如伏櫪馬。碎几難加鞭。遙知瓊臺上。萬炬照綺筵。幽人正愁絕。跏趺坐深禪。霧霾埋群山。不礙孤月圓。茅菴一燈留。照我獨不眠。夜闌香篆消。息息火自傳。何當訪羽客。同上羅浮巔。（羅浮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東坡有詩云。羅浮見日鷄一鳴。又小說中秋大雷雨。坐有道人引客上羅浮頂。月色皎然。實當皆在山腳下。）　毛東堂先生集。代館職廳詔和元夕。　太平無事及黎元。挂月蘭燈照有年。景焰煌煌浮魏闕。清光穆穆抱堯天。皇明燭遠輝星斗。睿唱宣和勝管絃。十二明珠供照乘。夜光飛出九重淵。　翠輦遙瞻日角豐。陽光浮喜散雲同。（十四日微雪。）海山不動雙龍矯。天信頻頒一鶴過。胡越照臨清景內。唐虞消息笑聲中。六街鼓舞誰能絡。三尺兒童識帝功。　冰誠叟詩。胡州元名。　雨罷晴泥淺。燈繁火對縣。樓臺開廣陌。歌舞話豐年。穿市妖姬去。攔街稚子顛。留連三夜醉。不似五溪邊。　余謙一文家集。次韻胡竹庄元夕己卯。　佳人月下翠成行。燭鋪高張摐舞忙。想見風情杜書記。憎中揮淚憶錢塘。一老東家嗔不魔。（謂揮齋胡之新。）當年臙仕正衆平。何人誦得升燈判。莫向青脂上取明。（昭津元夕例。升燈升步於寺。揮齋攝守判云。升步如刮佛面皮。升燈如點佛青脂。重升疊升何時了。本勤諸官發大悲。反在三山即肩亦嚴燈禁。）維揚志。宋趙師䢼元夕。　古來燈火盛維揚。今歲元宵樂未央。祇欠明皇擁仙仗。綵雲高處舞霓裳。　蒙隱詩。次韻陳季陵元名　山城燈火欲黃昏。濕雨疎梅暗小園。回首武林行樂地。太平風物似開元。　歸休無賴曲眠肱。掃盡繁華只一燈。冷淡生涯吾舊物。前身疑是小乘僧。　頑我每爲鷲座客。如君真是謫仙人。相逢不作尋常語。一笑同酬慘澹春。　張樻浦先生集。元夕　前年元夕宴譙門。萬朵紅燈鬧早春。誰謂今宵頻寥落。長天獨擁一冰輪。　陳藻詩。蘆北山元夕。　社屋相忘鼓笛鳴。空村步月興堪乘。何須更要鼇山立。野燒天邊勝着燈。　江湖集。陳起宗元夕雨中偶成四絕。奉寄東齋。　片雲纔起月無輝。一縷沉煙對雨時。病後情懷慵把酒。看他兒輩探宮嬉。　歌吹蕭條燈火稀。況遭連夕雨垂垂。黃堂景色非街市。應對山棚賦好詩。　車駕行將享孟春。月收梅影可愁人。兩師不管閒歌舞。預向天街灑宿塵。　浪兒歸去抱愁眠。孤負霜紈與蓋蟬。澗澤翻爲田父喜。紅燈帶雨卜豐年。　芳庭采芝集。元名。　滿眼春光萬物華。小橋楊柳近人家。誰將上下樓臺月。化作金蓮一夜花。　王嘆唫草。東魯逢吉詩。元夕泊湖州市。　北關門外燒燈夜。銀界光中宿水濱。獨倚斜窻閑寓目。小舟衝雪戴梅花。　葛天民詩。元名。　天街夜鼓徹雲霄。一望星河影動搖。佳節無如元夕盛。老懷不似少年豪。紅塵巷陌青絲鞚。明月樓臺紫玉簫。誰料南坡招野叟。詩肩相對兩峯高。　元宵有月便無愁。已是新年第一籌。試與素娥從此去。只須依樣做中秋。　江湖集。周端臣詩。元夕。　小院春寒月到遲。閉門閑課上元詩。南來父老消磨盡。耳畔無人說舊時。　葉景文順適堂吟藁。元夕。　一簇蓮燈亦可觀。隔墻簫鼓二更殘。平生未識繁華事。捷借宣和國史看。　王子信潛泉蛙吹。老來元夕懶遊觀。閑琢春詞剪燭看。到得句成還自咲。瘦肩空聳孟郊寒。　風雨當元名。蕭條夜不勝。煎茶吹宿火。開卷傍孤燈。貧似無家客。清如有髮僧。吟成誰與和。瘦影一枯藤。　名賢詩。斗轉三更禁漏移。沙河燈火已全稀。玉

樓猶理春蕭鼓尺有詩人帶月歸金王寂拙軒集元夕有感 一生能見幾元夕況是東西南北人殘夢關河驚禁月舊遊燈火馬行春歲華投老送多感節物對愁爭一新自笑區區成底事天涯流落淚沾巾家熊晃山崖詩集再和元夕一首 落梅香影妝華燈伏我來尋采若盟花醉羽觴金谷酒蓮開蠟炬錦宮城家家珠翠成群戲處處笙簫簇隊行惟有天津橋上月無人能復記新聲周美成清真集元夕 翠華臨關巷無人更行魚龍觸眼新村蝶低昂萬人醉木山綠錯九城春閑坊厭聽根粧鼓曉漏猶飛轣轆塵誰解招邀狂處士移攜鶯倒坐中賓李希聲詩元夕 銀花火樹已春容貝闕珠宮十二重席有嘉賓樽有酒車如流水馬如龍旌旗影暖烘宵燭笳鼓聲喧促曉鐘行樂豈關吾輩事夢回推枕起猶慵曾由基蘭墅續藁元夕同友街遊 月韻梅梢漏未央綏尋夢境小相羊萬家燈火天無夜十里綺羅風自香勝友何如羅粉黛清談端可厭笙簧吳儂休作蘇城舞胡越年來共一疆 元夕酒倦 解醒貢浪語欲困且長謳古篆生春露新湯響夜潮喜尋投句伴怕有看燈招背却笙歌鬧鳴琴慰寂寥 又中書程先生委校勘春秋分紀大參李鳫湖文集因元夕戲成一絕 雪柳梢頭鬧玉梅萬家燈火月樓臺校讎幸不關天上省得扶藜

太乙來來望詩嶓南元夕時挑李畫花令歲遊人甚盛示王守 太平文物自多奇刺史風流照海涯五福神遊先樂國百燈王現應明時笙簫合處春回爆挑李陰中月落遲醉倒花前天厚我何須更問紫姑爲李曾伯可齋集辛亥元夕坐間和劉景文韻 客星似向漢槎來便盍觀光近斗台王儉池邊新節物劉郎觀裏舊根栽饒人老月添春好特地癡雲際晚開明歲傳柑天上宴馬頭猶記渚宮回 又和 多謝孀娥得得來肯陪綠鬢映黃台剪成絳蠟燈開艷移向青油幕底栽萬目競拚通夕看兩眉贏得片時開紙憐人亦牽絲戲任向當場弄幾回 和鄧選坡見寄元夕韻 一笑芳宵萬慮平詩翁猶自假詩鳴名郡想見燈成市病骨相忘月暗城人事誰能記今昨天公都莫管陰晴窗前細讀梅花句但覺身輕眼倍明洪平齋集酬衆倅元夕 淡黃月色護簾櫳隨分芙蓉數點紅茶鼎禪場文武火酒杯爭道聖賢中小遊退舍三邊靜甲子占晴二麥豐鬱事賞心無過此不關花信數番風李璧詩錢史君見贈元夕新什次韻答之 元夕風光付濕薪更堪門外雨如塵千枝寶炬知何處一寸清愁苦傍人落紙驚蛇空妙墨中庭獨鶴漫閑身青藜不照蓬萊閣雲斷蒼梧愴百神 真州元夕和韻 璧月舒金波流光入牕蓬江水碧杳杳淮山直叢

叢牢落亦清甘紫華兒輩事一榻擁春寒倦擬青緗縹絳紗縈杌綺簫鼓沸隔船龕燈獨耿耿靜對花雙懸更深共語笑爲客何時了紛兮想濁悉文字有潛照 通宵風撼天清曉雪壓蓬蒼茫烟海涯寂寞蔭叢龍驤水犀手有亦安所事洪波絳蘿翻陰穴翠螭騰孰能乘此險惟應漢戈船烱烱絳電閃搖搖心旆懸排烟把酸笑鐵甕高了了陰雲欣鮮剝麗日麻清照范太史集和呂子進元夕 何處元宵好天街第一坊九重金闕外萬壽綠山傍鹿躍疑祥島（十四日）迎鑾資善堂（十五日）帝城燈火濟歸坐若禪房王初寮先生集進和聖製元夕詩臣伏蒙宣示御製觀燈詩仍許和進臣竊聞都城父老皆曰元夕之盛未有如今歲者蓋道化昭格四海晏豐比自立春嘉澤霑浹和風應律河流通駛況復明庭神麗端樓鼎新五門張燈實始于此臣敢采民謠仰賡聖韻歷瀆賡覽臣無任震越之至 斗城雲樓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繒獻千峯延壁月珠簾十里晃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曆宣和第二年聖世親逢叨四近頌觴連日綴群賢萬俟子紹郢莊吟藁元夕 小小茅居傍野橋青燈一點度元宵新詩多在景中得宿酒都從睡裏消繞舍菜滋春後雨過門船趁晚來潮休嫌不住繁華境最喜親朋近可邀許綸涉齋集元夕之明日久陰乍晴月色

皎然 連陰乍霽自新元細雨梅花是可憐天意肯教人悵望燈宵終放月團圓兒童鼓舞幾通夕我輩歡呼竟不眠老少相懸均此樂去秋無此大豐年張子野詩吳興元夕 朱屋雕屏展紅蓮繡箔遮傍雲燈作斗近樹綠成花風月勝千夜笙歌如一家（予嘗夢作吳興上元詩獨記此句因思謝靈運夢作園柳變鳴禽而成池塘夢春草之篇當時靈運自謂神助予今所得亦不由求抉擬出於自然惜其不録因補成六韻焉）人叢妨過馬天色誤啼鴉銅漏春聲捲銀潢曉影斜樓前山未卸火氣烘朝霞鄭剛中北山集元夕二首 傍城山曲處草徑一居幽元夕孤燈裏殘香靜夜頭久晴無苦冷獨坐祇清愁已擬尋詩句吟哦醉却休 正月燒燈夜封川轉覺幽十分憑月色數點照城頭習俗那知陋安陵諒不愁家家松火畔春來未曾休（人家大率每夜無燈）薛季宣詩元夕 元夕不作會道燈相照明影光鐵馬謹譟合金城發策閣如醉中庭空自行月娥雲鏡幌樽酒爲誰傾（時居鄞邊報方急）元夕憶世母（三八母生日）蒼天壽我生頗後自孩嬰元夜維蛇夢三山壽斝傾星毬明煙赫鰲島峻峰嶸萬事都如夢傷心毋道情文天祥詩元夕 飄零竟如此元夕幾堪憐南國張燈火燕山沸管絃相思雲萬里剩看月三年笑與東風道浮生信偶然 燈火

喧三市。衣冠宴九宸。金吾不禁夜。公子早行春。步斷青山遠。愁侵白髮新。燕山今夕月。清影伴孤臣。隨隱漫錄。元夕。　看燈螃蟹月前供。迓鼓金鎖畫領中。簾捲重樓燈乍試。柳梢風煖雪初融。　蒼頭喝道燭光微。梅壓烏雲柳壓眉。打塊成團嬌又顫。開蛾簇簇翠冠兒。　風飄蹀躞步搖輕。相喚相呼去看燈。笑整玉梅藏素手。香肩三角卸吳綾。　辭圍鏈拍澄沙團。餅飿糖霜乳橘盤。蕉葉柿花宜利光。叫聲渾雜市聲歡。　買市今宵看帥臣。九衢車馬隨香塵。歡呼百姓同霑惠。無限挽行賣卜人。　女童清樂玉琮琤。一道群絲緩合笙。更看蘇家坊傀儡。軟風嬌送杵歌聲。　天街蕭鼓厭繁華。靜訪湖山釋子家。珍玩圖書尤絢爛。選僧堂裏萬蓮華。　寒星萬點御香飄。和氣潛回積雪消。盈耳萬呼聲不絕。熙熙春意入簫韶。韓流澗泉集。次韻元夕。　煙月收微霧。春歸柳色添。落梅還滿眼。啼鳥獨驚心。醉熟醒何益。愁多夢亦侵。銀花元夜句。猶記昔人吟。　華路元宵盛。樓臺煙火深。異鄉今日意。樂事去年心。溪閣斜陽下。林空細雨侵。扶輿且蕭散。尋勝一閑吟。　元夕夜座觀黃庭經。　虛簷湯月垂小窗。屋外有山流澗江。夜氣少定百念降。滕庫引手挑油釭。靜取黃庭誦琅琅。爐烟噴結柏子香。上元仙官朝紫皇。九關洞開鳳鸞翔。清輝影導胎禽雙。前昂後低幡節幢。壓閶如帶正紛尾。紗然駢羅萬家飛彤艇。已經幾星霜。回思淡薄天人糧。却減百邪致欣昌。收聲癥神味差長。王之道。相山集。和余時中元夕二首。　今夕知何夕。熙熙萬室春。歌樓醒醉客。燈市往來人。勸酒行杯促。聯詩得句新。銅壺休見迫。歡笑正相親。　羅綺行歌夜。杯盤坐笑春。舞衫催急管。步障擁佳人。燈火珠星聚。樓臺壁月新。傳聞良可樂。翻座玉音親。李彭日涉園集。元夕高卧。　伊昔宅閶輔。門闌華冠蓋。停括邀明月。意氣殊藹藹。春風憶江城。莬擕頗贊畋。糞除二畝地。羊裘力薪採。矯首望舒圓。何由賞心在。煙村雜簫鼓。叢祠響竽籟。誰能伴兒嬉。頓復償艤債。初驚釜鳴雷。遠作濤擣海。非關骨相屯。長閑荷真宰。吾生計已決。無勞問蓍蔡。華鎮雲溪居士集。元夕。　節物隨時好。元宵興味多。常年苦風雨。今夕偶晴和。天宇消氛翳。星華使月波。六街紛合遝。兩觀迥嵯峨。平昔財多裕。歡心應靡他。深沈閑閬苑。窈窕引巫娥。百斛澄瑤碧。千枝列芰荷。珠咽激清脆。寬袖競婆娑。頭頎將離態。縧疊命友歌。消消催急箭。枝枝尚鳴鼉。縹緲飛華幰。丁東振寶珂。東西歷登覽。南北遍經過。不惜雲鬟鬢。紙看牛影俄。恨無夸父足。擬掣魯陽戈。出入心忘計。晨昏用有那。佳時供共樂。歡事不同科。牽率調絃管。安排具綺羅。有慶虛腹餒。那作醉顏酡。不見三千履。難逢十二樓。

敘家塵陌上。誰問夜如何。姜特立詩。閩中元夕。　晴色動春輝。春宵三五時。無風開菡萏。有月瑩瑠璃。老境逢佳節。他鄉賦小詩。固妻渾勿藥。竈婦亦開眉。　一年佳節。惟立春元夕。併在一日。亦盛事也。燈火笙簧處處有之。斗城且爾。况京都乎。追想舊遊。成一詩。聊攄積懷。　揭地東風作曉穠峭寒。別是一般清。五更絲燕歸鈴閣。一夜金蓮撤斗城。歲稔歌謠欣越俗。酒闌魂夢遶神京。幾多攜手天街月。行聽簾帷笑語聲。　公堂宴慶萬燈明。鼉鼓鼕鼕脆管清。莫厭青裙分作隊。那無艷粉笑傾城。甘心攜鼓投荒裔。敢望傳柑近上京。咫尺窗朋若胡越。語音嘈雜隱雷聲。　試聽樓頭報數更。晴塵漸歇夜方清。但知貪賞千家月。不問滯留三里城。廷得簪纓還洞府。移將星斗下瑤京。道心與俗元無礙。感耳何嫌下俚聲。　客中元夕　病起春工漸有涯。燒燈時節未還家。老無筋力追年少。聞有詩篇紀物華。風暖欲吹殘雪盡。月明不著片雲遮。山中兒女應思我。孤負江梅幾樹花。曾陽志。宿傍慘浦遇元夕有感。　較勤傍慘浦頭月。亦解嬋娟作上元。回笑耳餘論刎頸。終歸息鄴有遺言。洪平齋集。元夕。　輕陰不隔團圓月。遺俗猶傳緩緩歌。踏雪看燈知不惡。宜春釀酒恨無多。何應龍詩。元夕戲題。　從教香月轉亭西。貪看燈毬忘却歸。扶得玉梅零落盡。蛾兒猶傍鬢邊飛。　元夕書懷。　去歲有燈仍有月。今年無月亦無燈。誰知此夕吟懷裏。看盡寒梅一澗冰。中州集。朱弁詩。元夕有感。　朔雪餘千里。東風徧九州。關河中土異。燈火上元愁。綠蟻嘗新釀。青貂戀故裘。紫姑無用卜。世事正悠悠。　元夕聽說。　春容先暫府。月色滿江城。燈賞無仙夢。齋居絕市聲。兩年憂旱虐。八郡望秋成。憑藉剛風力。青章達九清。　元夕　立馬行歌隨市門。賣薪携子出前村。聲翻寶界金鼇動。光奪瑤樓玉兔昏。守合呻吟宜老病。通宵奔走付兒孫。潘郎豈是無情思。點檢霜髭愧綠尊。元遺山集。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只留孤影伴黃昏。　京都元夕。　袨服華粧着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為者。也在遊人笑語中。　元夕　花影燈光一萬重。青衫駿馬路東風。潭陽舊事無人記。二十三年似夢中。陸子方集。丁丑元夕入夜不聞簫鼓聲。千門月色為誰明。無端邏騎堦前過。錯認戎家櫪馬鳴。（余居與起潛姪鈿郎）王惲秋澗集。元夕。　斗轉春城送臘寒。暖回阡陌紫生烟。春風兩市華燈鬧。夜色千門壁月圓。書卷光陰清議裏。梅花消息暮吟邊。厭厭醉裏南樓角。無復情悰似少年。　戊寅歲燕都元夕。　萬家簫鼓慶升平。九陌銀華璧月澄。此夕薊門南北望。風簷隨分兩三燈。李庭寓

慶集山中元夕。 焉埜無風夜氣澄。柴門簫鼓忽喧騰。扶勤爲問天邊月。何處人家更有燈。 國朝宋玄僖庸菴後藁乙酉冬還自龍河補王漢章宅元夕宴集鐵字韻詩 新年會飲元夕節。秩秩賓筵日中設。滿座烏巾興昔時。在眼華燈待明月。江梅尚覺花惱人。野老誰言心似鐵。當時酬詠不成章。歲晚孤吟客歸越。張西岩集元夕 過却瓜期尚未行。旁人休笑我無能。不勞鞭箠祖根了。欲與人家五夜燈。 戊子元夕 雪後無塵到六街。萬家燈火近蓬萊。照將大地山河出。移下滿天星斗來。良夜春風動簾幙。太平和氣溢樓臺。舉杯邀住金溝月。白甚孤懷不自開。 和張老山同知杭州元夕 和氣潛消雪後寒。錢塘燈火甲人間。紅蓮影裏玻璃水。縞月光中錦繡山。萬景更於何處好。千金難買此時閑。春風十二年前夢。猶記重門夜不關。仇遠金淵集元夕放夜 繡衣王節駐江城。放侍元宵雨夜晴。陸地金蓮方灧灧。一天明月故盈盈。還兵酣卧忘鍾韻。遊子歡呼趁鼓聲。兒女看燈歸較晚。老夫自剔讀書檠。 元夜嘆 虎林城中正月半。十萬人家燈燦爛。溧陽風景方放燈。通宵不禁人遊玩。大雪深寒萬木僵。家家冷坐無薪炭。典錢買竹又買燈。糠油結凍點燈暗。豪民張燈喚歌舞。鼓笛喧轟夜忘旦。忽聞貫絲造海船。府檄專令豪戶辦。倉皇且教火然

屑纖有華燈何暇看。老夫捲閣擁爐坐。一盞青燈置書案。良辰樂事悵難并。頃刻歡聲作愁嘆。蘇公買燈狀。陳子題燈詩。癡兒騃女知不知。燈明月暗反覆手。且顧麥熟休王師。 元夕恩霈即事 駙騎中宵至。圍扉徹曉空。天恩何曠蕩。春意亦沖融。燈火千家市。絃歌一畝宮。明知和氣聚。瑞雪舞東風。丁復檜亭藁元夕無燈 老與時違猶旅人。年來夜夢喜金銀。何須蓮炬燈毬夕。況有棠城麴米春。無數杯觴相爾汝。幾多賢聖盡埃塵。開門不屬金吾禁。就揭從教玉倒頻。清江貝廷臣集元夕 夜醉城南酒百缸。春來端使客愁降。障開雲母東西下。燈射琉璃日月雙。鐵笛仙人傳麗藻。金釵小妾度新腔。歸來誤作三山夢。月色如水白滿江。 元夕次韻鐵崖楊先生。 元戎出號初鳴鐸。狂客忘歸更賦詩。貔虎千屯防要地。魚龍百戲夢清時。月臨粉堞南樓靜。天接滄江北斗垂。可得夜遊重秉燭。佳人雙唱玉交枝。楊弘道小亨集汴京元夕 一朝別鵠動離聲。伉儷三年曉夢驚。當日想君應被害。此時憐我不忘情。杜鵑啼血花空老。猜衛償冤海未平。追憶月明合巹夕。何堪燈火照春城。 次韻裕之元夕山村兒寄 山人不得住山村。欺負常穿畫戟門。歌舞滿堂非我事。狂教紅燭照殘昏。花德機詩元夕 危樓向暮倚層空。故歲今年不得同。記取合沙元夕節。

滿街簫鼓雨兼風。潛夫杏庭藁甲子元夕二首 燈市群嬉緣眼鮮。回頭追憶少年年。何曾得似渠儂樂。未有生時已不天。 四十年來懶看燈。元宵長是守書檠。如今并與書檠廢。只有丹心對月明。舒岳祥閬風集元夕龜藏夜坐。 冷火寒齋酒一樽。黃柑分遺及諸孫。萊園羅帛燈千眼。說着承平暗斷魂。（平江燈最盛。而萊園羅帛尤北絕）曹伯啓漢泉集元夕會飲命教堂各賦一絕時招討張公在座。 煌煌燈火萬家新。和氣薰涵太古春。有酒不妨連夜飲。金吾同是座中賓。王景初蘭軒集元夕有感 九陌塵香士女喧。舊遊燈火憶東原。西來忘却牕山夢。一盞吟燈過上元。 笑和尚山中元夕懷京都詩。 一燈明處萬燈明。天上人間不夜城。前日惠林洪覺範雪窻孤坐聽鍾聲。乾坤清氣集。張永吉詩元夕 千門開鎖萬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內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 京城元夕（已下係丙申作） 鼓吹喧喧月色新。天街燈火夜通晨。玉皇不賜傳柑宴。歡與千門萬戶春。 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峭石元夕 長風似劍斫雲開。玉宇澄輝絕點埃。漏轉龍壺添海水。山移鰲背出蓬萊。鄉心迢遞家千里。客況淒涼酒一杯。想見故園今夕賞。倚門白髮望歸來。劉基覆瓿集石末公再賦元夕見寄用韻酬之。 東方月出魚龍窟。北極雲開虎豹關。渤澥

青丘金作水。崑崙赤岸玉爲山。風光豈減常時好。燈火嗟逢此夜慳。聽盡殘鍾成不寐。那無飛羽入玄關。宋元憲公詩都下燈夕作 火樹欝岩崑。山車切絳霄。層樓移且闕。複道借星橋。花散非因雨。霞多不爲朝。聲來知佩近。香去惜車遙。遇扇還聞曲。逢臺即聽簫。更籌且莫盡。綵月正飄颻。 燈夕齋中香火獨坐招希元不至 掩室維摩病。從昏太一祠。誰言鼓吹名。獨禮天人師。燭爐委寒檠。若華浮縹瓷。何抱不我顧。宴坐復何思。劉攽彭城集燈夕 燒燈陶永夜。擊鼓勸沽酒。清月不作霜。微風乍搖柳。忽忽車轉轂。戢戢人舉首。歡樂聊及時。與誰論薄厚。 次韻和王舍人燈夕見寄 南陌東城衆賞同。翠華雕輦度香風。春催火樹無窮外。天壓歌聲不盡中。侍宴君歸青瑣闥。倦遊身作白髯翁。憑將酒客鴟夷頌。並謝張松與孟公。 燈夕陳大夫來會。張承議以病不出。有詩贈陳次韻和之 千燈光影徹春宵。紅日明霞晃綺寮。上客憐娛得驚坐。佳人歌笑敵藍橋。雪花帶雨塵都掃。寒色兼風酒易消。一去章街畫眉嫵。臂圍猶怯月邊朝。 燈夕寄呈張學士 東風一雨解萌芽。暖景重城有萬家。齋後燈光猶妬月。春遲火樹却催花。數聲水調矜遺俗。十里珠簾勝館娃。璧府謫仙歸未得。會將騎鶴向人夸。錢塘章驤集又和燈夕見寄 皆來海國未言旋。歘見

新春換舊年。佳節阻陪千騎樂。元宵空想萬燈燃。民聲喧隘豐特歲。酒價飛騰要市廛。多謝高情不遐棄。清詩相寄寶珠圓。趙清獻公集。次韻何若谷都官燈夕。 千門燈燭事遨遊。車馬通宵不暫休。幸免煙氛遮皓月。任隨笳鼓雜鳴騶。金壺漏下丁丁永。玉筍霞生灔灔流。帶澤遠臨人鼓腹。頓川宜有太平謳。強祠部集。再和龍興燈夕。 結綵仙山對淨坡。曳珠賓履拂台光。燈搖夜月天形動。歌括春風物態狂。刻燭詩成傳魏國。吐茵酒釀過程鄉。久年始徹清宵禁。倍覺都人樂意長。（河朔上元久不放夜）次韻都曹燈夕之作。 夜色澄明宇宙寬。新正讓半覺春慳。行歌迎月疑塵外。醉眼隨車意夢閒。燭影更和人散亂。漏聲不放馬舒閑。啼烏看報嚴城曉。滿引金船倒玉山。陸放翁詩。燈夕有感。 芙蕖紅綠亦參差。檣起燒香強賦詩。萬里錦城無夢到。豈惟塵負放燈時。毛東堂先生集。燈夕當三日而罷。今至四日五日。國人尚紛然出遊。勢不可禁。天既雨。仍作小晴。老稚皆有閒暇不迫之色。千兵所至。騶呼隨之。此前未有也。閣史君復為人強出。聊作小詩記一時之事。 廉纖飛雨為誰休。爛漫懸燈總未收。自是一年無歡息。不妨五夕得嬉遊。後車鸞然春聲軟。前騎熊羆夜氣遒。兩行紅紗三百炬。插花勢酒趁遨頭。范石湖大全集。燈夕懷廣蜀舊事。 灘水橋西列炬香。小城樓下變燈忙。兒嬉萬里客程遠。老懶一龕春夢長。劉後村集。燈夕。 萬朶金葩映玉蕖。臺城昨夢又年餘。斷無絃索鳴華館。惟見炊煙起蓽廬。兒報瓶空因止酒。婦言油盡暫停書。蓮燈亦有精勤士。何必燃藜向石渠。 和鄉守趙計院燈夕韻。 廚傳終年省錢迎。萬金難買上元晴。首歌幽俗祈年雅。還和堯民擊壤聲。庭少鮐篇知訟息。邊無刁斗喜時平。雖堂清苦倡優拙。姑翁仁風慰物情。 燈夕二首呈劉帥。 士女如雲服珥鮮。暫陪獵較亦欣然。清於坡老游杭市。儉似乘崖在劍川。使指何功煩卜夜。遨頭此念可通天。粵人擁道千層看。不見猶數三十年。 陌上遊人趁笑絃。豈知君相尚嬉遨。細聽野老交談處。猶記兵端未動前。草市收燈如許早。端門燈躍定何年。書生晚抱憂時志。歸畫殘灰理舊編。 和鄉侯燈夕六首。 老去逢春尚怯寒。半衣那得侍鰲山。莫陪畫隼行穿市。姑對囊螢坐閉關。昔聽仙韶游帝所。今披官錦謫塵寰。溪村可是無風景。幾點漁燈照碧灣。 侯擁雙旌舞兩驂。應憐一叟卧周南。挿門僅有一枝柳。照水今無萬炬柑。藜去似知瞳子眊。梅開且向鼻端參。鈴齋詩句兵廚酒。淡酌微吟意已酣。 揩拭通紅未碎寒。病身無興看因山。後遊與衆聊同樂。歡事於懷了不關。 一宴蓮華開陸地。十分桂影洗瀛寰。朝家若訪玄真子。知

在清溪第幾灣。 頗聞珠履從騑驂。士女憧憧忘北南。墨客共廷素娥揖。鰥翁不遺細君擔。坐窻書舞惟狐炷。森戟詩高且細參。輸與鄭村垂白叟。賣薪歸去已醺酣。 街鼓鼕鼕霜月寒。冶遊夫道擁如山。衙門謝客孤吟過。鈴閣憂民一念閒。變赤地餘成佛國。法紅雲慶陽王寨。華燈收了霏微雨。寂好耘田更釣灣。 傳呼鈴下戒與騶。清曉牙旗過水南。一瓣預祈今歲稔。雨收不受郡人擔。端門侍輦公猶覲。禪几傳燈我飽參。童子歸談城內事。遨頭詩好衆賓酣。 蔡定齋集。燈夕不出偶成。 晚歲光陰只自驚。眼中樂事歎何曾。雕鞍繡幰多游子。紙帳蒲龕一病僧。塵翳掃除方寸地。光明散作百千燈。維摩丈室跏趺坐。千息調勻臭不曾。陳杰詩。燈夕解嘲和同官。 年光冉冉東流水。客恨悤悤旦過僧。門插一枝荆楚柳。夢回十里廣陵燈。 同上南樓看月去。莫嫌官舍冷如僧。一株西北平安火。萬里東南無盡燈。 張鎡詩燈夕。 插花呼酒少年場。爛賞花燈十里香。璧月當天星緯少。珠簾排戶樂聲長。非緣風景今殊昔。自是情懷老不狂。歲得安禪心似水。碧琉璃照佛龕旁。 韓淲澗泉集。燈夕頗盛郡中相招。不能往也。滿城歌舞事元宵。溪外蒼山雪乍銷。紅日漸遲花信動。銀蟾初上燭光搖。幽人自笑居空谷。遊子從教往麗譙。一盞青燈對編簡。舊歡如夢壯心凋。趙蕃乾道集。閩邑中燈夕頗盛作詩呈子肅。 晨起猶如欲雪天。晚來旋覺散晴煙。傳聞隘郭沸燈火。想見當筵雜管絃。鐵馬春冰期異日。賣薪買酒看今年。誰憐病叟寒窻底。獨擁殘灰整舊編。 朱松韋齋集。燈夕時在泗上五首。 燈花作意照歸人。短棹扁舟寂寞濱。帝力如春蘇萬物。遙知太一不威神。 雲隱月。擡仰乘輿。俯看香車出繡櫳。九陌人人歌帝力。不須微服過康衢。 鸞駕翩翩馭晚風。積蘇宮闕夜蒙蒙。明朝遣覓鐵如意。應在涼州酒肆中。 我欲安心未有方。至人遺迹已茫茫。自非牢堵波中老。誰直先生一瓣香。 我觀世界只兒嬉。一戲相從更莫辭。綺語未忘餘習在。明朝與和紫姑詩。李公明詩集。燈夕。 江風淡淡放初晴。燈火明時月色明。誰信姮娥要行樂。隨他女伴遶街行。史衛卿桂山小藁。西湖山居燈夕。 繁華隔湖水。全似遠寰京。燈火少年夢。山林此夜情。鶴閑梅下立。人靜月中行。長願歲時好。吟身見太平。 依韻奉和司徒侍中龍興燈夕。寶炬燃紅映百坊。佛燈相照有餘光。樽前畫被公孫禮。席上惟無處士狂。午夜笙歌惟是伯。幾家簾幕醉成鄉。都人猶怕春宵短。共樂何妨舞袖長。韓維南陽集。燈夕次韻答微之。 白首還家再過春。每將絃管樂牌神。況逢舊相分藩與。仍喜閑官脫世紛。燈散異光全作晝。歌翻新調欲留雲。歸

時絶景醒餘醉極望銀蟾照玉壓。黃次岑三餘集丁未南徐燈夕。王正三五謾佳節濁酒寒燈且眠前無復鼓歌祠太一真成烽火照甘泉蹤梅歌雪遥相憶淡月朧雲也自圖北極朝庭知不改起占天步亦茫然。陳夢庚竹溪集燈夕。人生能看幾春燈強倚燈花聽竹聲玉管吹殘梅外雪星毬撰出兩邊躋八行香霧不知夜兒微飢雷看到明夢破春風感留灔老書移就短長檠。丙崑洲唱集惟演燈夕寄獻內翰號畧公。嶢闕輦飛河漢傍鈎陳邐迤赭袍光光扶火樹連金狄萬里雙輪上璧璫匝地行車珠網細照天晨燎紫沉香紙閑鶺嶺神仙客再拜雲遥捧壽觴。瑣樓十二玉擲斜乾鵲南飛轉斗車有客郢中歌白雪幾人天上醉流霞金吾緹騎章臺陌素女繁弦大帝家泰痔未痊齋閣掩夢回宮樹已啼鴉。東城南陌晝遊人陌上香車起暗塵歷歷星榆光奪畫煌煌火樹豔爭春。章溝五鼓催行樂衛尉千廬嚴徼廵應念鼇山方併宿紫泥封後獨頻伸。千輪佛火照層城九陌香車擊迅霆簡子最知天帝樂帝家惟信紫姑靈。金徒抱箭催壺水王宇來風消砌寘薰巷交跡蓮燭衮通中枕上獨聞鈴。徐伭詩燈夕多為城中之約因賦此篇。春來懶倦半指仍全似諸方怕事僧薄有篇章堪對酒客無情緒要觀燈湖山帝里夢頻住泉石吳鄉歸未飫四海平生幾兄弟箇般滋味更誰會。（曾由基蘭墅續集）燈夕。老懷無復少年豪茶鼎微吟伴獨哦清興莫令兒輩覺挑燈搔首讀離騷。元劉仁本亦玄集壬寅燈夕（年日冬得邊報已定中原乃壬寅歲上元節四明父老請放燈為升平慶）六街三市萬燈齊喜遇時清息鼓鼙閶闔星辰開泥沱蓬萊樓觀出鯨鯢金蓮影動瑤階濕玉漏聲沉璧月低小閣吟詩還刻燭光分太乙照青藜。又次前韻。元夕張燈萬戶齊嚴城弛禁罷鉦鼙銀花火樹開金谷青瑣香煙噴玉猊簫鼓聲中春富貴玻璃影裏月高低升平喜見中興業願得清光照藿藜。張西岩詩泉山燈夕。瀟瀟鐵騎響空街月下誰門得放開却憶中原此時節萬家燈火照樓臺。吳彝舉詩甲辰燈夕余僑上泉先期府公留陪上官燕集是日值雨弗果如約因賦五言東府中長貳。開歲苦連陰層雲晝恒昏侵老邊逃寒冗迹依山原茲辰元夕臨孤坐掩衡門府公重時景華燈列前軒上官及同賞邀余共開尊自愧膺璣姿安可並璵璠素此兩如霰不得追笑言因文意頗懌語話芬溫存深期早寧謐咔鑿頓兒孫忽動遠游感何時戒歸轅興言謝知己相逢難具論。國朝顧祿詩京城燈夕。萬戶千門樂太平一天星斗下蓬瀛金吾不禁人來往徹夜觀燈直到明。揚州燈夕。紫石街衢雪正

融燈光月影鬧重重笙簫一派青雲裏應有神仙駕綵虹。梁門燈夕。滿城燈火鬧繁華千斛金蓮萬樹花爛醉不知何處客兩行珠翠擁還家。元劉將孫詞。摸魚兒乙卯元夕。又匆匆一番元夕無燈更愁風雨人間天上無歸夢惟有春來春去愁不語漫淚濕香綃芳草人何許百年勝處還更有琉璃春棚月架萬眼蝶羅香。風流事事負後來兒女可憐薄命三五千金無買吳歎處更說龍飛鳳舞今又古便剩有才情無分登樓賦春酴獨撫也難覓阿備肯容狂客醉裏試酣鼓。六州歌頭（元夕和宜可）天涯倦客如夢說今宵承平事車塵漲馬鳴蕭火城朝往歌鬧嬉笑平康客五陵俠問相侍沙河路灞陵橋萬眼琉璃目眩去問買一剪梅燒數金娥綵蝶簇帶那人嬌說着銷挼鮫綃。又。波靜海塵換世銅仙淚鐵心嬌渺何地點珠履解金貂步宮腰瑤池鶯燕罷妝落井箭離弦燈樓倒吳兒老絳都遐點點梅梢殘雪似東風吹恨難銷悄山村漁火風鬢立春宵夢繞寒潮。吳泳鶴林集洞庭春色元夕。金柝聲中鐵衣影裏仍舊上元況銀花輝贊看承春色蠟珠照坐暖熱豐年寶月分明無缺玷須洗盡黃雲別看天無限意且平開蓮浦小作桃源。燈花夜來有喜捷書便馳至軍前鼇棚高處何妨頌聖體蓬側傍仍與中賢不會山人行樂意道剛把風花作事撲言不盡倩梅吹漢曲鶯呑虞絃（古樂府漢橫吹曲有梅花落章巨源聖壽無疆辭云鶯歌吞舞絃）三（神泉元夕）蘭切膏凝柳溝燧落光景乍新正石壇人靜風清綺陌未蓮燈鬧雨壓香塵不似潘郎花作縣且管勾江山當主人看承處有簾犀透月蠟鳳燒雲。裴回五花泉上問誰解攻打愁城算人生行樂不須富貴官居游適必就高明山寺歸來簪花笑笑老去猶能強作春無限事願長開醉眼飽看升平。又菩薩蠻詞。鶯花舊恨憑誰雪也須管勾燈時節黃已上眉峯小槽初滴紅。好天佳月夕結珮飛霞客醒恐不如醒何妨獨屢更。史浩鄮峯真隱漫錄。寶鼎現。昔姑蘇士人繁閩圍元夕以詞求見守一見賦械延之上坐至今樂府多傳之惜其止敘藩方宴游之盛而不及皇都真隱居士用韻以補其遺。霞霄丹闕瑞靄佳氣青葱如綺纈半月東君雨露無限韶華生寶砌漸向晚放燭龍掀舞周匝紅渠紺蕊況對峙鼇峯嵓巘不隔蓬萊弱水聖主有鸞昇平意引芝華雙聳疑翠紛萬俗歌謠管絃聲混鶯吟喧風吹正滿永更水輪捲映光接康衢萬里似移下一天星斗粧點都城表裏。清蹕罷忽登樓簇綵仗錦襦絲履看柑傳百顆恩浹王公近侍散與卉履千官醉競捧瑤觴起願歲歲今宵宴賞春滿山河百二。劉行簡召溪集醉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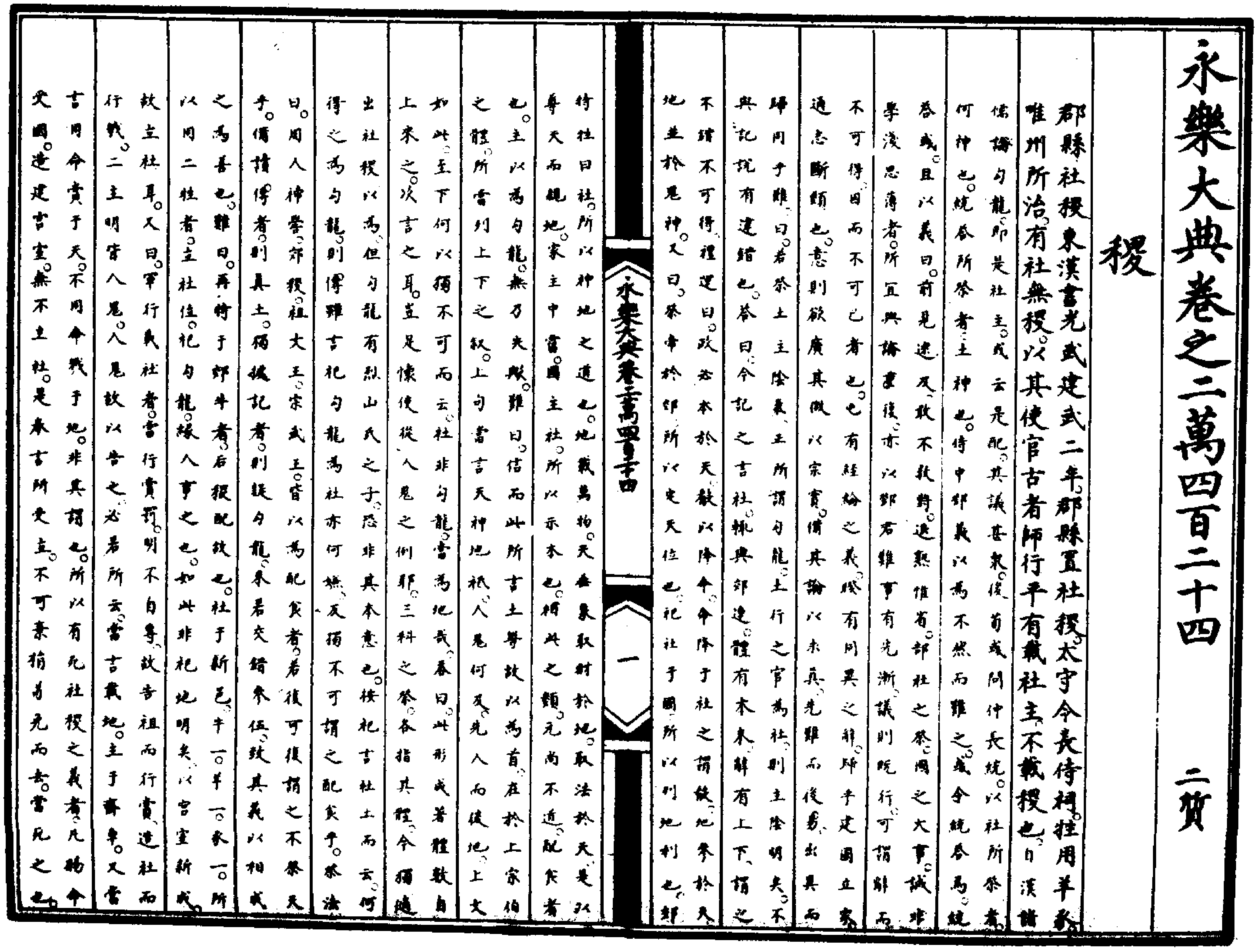
萊秀城元夕。　正官播柳溯。候館梅開。暮雲凄冽。澤國春歸。是燒燈時節。吹歛紅蕖。撓低星斗。共水光澄澈。霜元樓臺參差。似與蓬臺相接。　千騎遊遊。萬家嬉笑。簾捲東風弄妝成列。慢舞樽前。看輕盈回雪。來歲今宵。舜韶聲裏。對六鼇雙闕。風檢飛來。王驂去路。青門華月。王之道相山集朝中措和張文伯元夕。　江成春霽雪初融。樓觀瑞煙中。向晚金蓮無數。一時開遍東風。　多情太守。行攜紅袖。坐引金鍾。時出陽春絕唱。才名不減詩翁。武林舊事。吳夢窗王樓春元夕詞。　茸茸貍帽遮梅額。金蟬羅剪胡衫窄。乘肩爭看小腰身。倦態强隨閑鼓笛。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殢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浩然齋雅談。古詞有元夕望遠行又還到元宵臺榭。記輕衫短帽。酒朋詩社。爛熳向羅綺叢中。馳騁風流俊雅。轉頭是三十年。誇量減才情。自覺是歡情衰謝。但一點難忘。酒痕香帕。如今雪鬢霜髭。嬉遊不忺深夜。怕相逢風前月下。翁賓暘謂是孫季蕃詞。然集中無之。何潛小山雜著。滿江紅和陳郎中元夕。　燈夕筵開。人物共美。詞三絕。環坐處袖中珠玉。郢中春雪。紅燭星繁銷夜漏。紫霞香滿催歌拍。笑新年何處不風光。三山別。雲表殿。千層綺。花藉錦。添明月。更浮屠七塔。萬枝爭發。謝一天驅宿霧。故教三日成佳節。更何須海上覓蓬萊。真

仙闕。　再和諸人元夕新賦。　樂禁初開。平地聳海山清絕。千里內歡聲和氣。可融霜雪。盛事總將椽筆記。新歌翻入梨園拍。道古來南國做元宵。今宵別。燈萬枕。花千結。星斗上。天浮月。向玉繩低處。笙簫高發。人物盡誇長樂郡。兒童爭慶燒燈節。此身清夢到華胥。朝金闕。　鷓鴣天。燈夕雨雪。　好景良辰造物慳。一年燈火遭摧殘。雨淋夾道星千點。雪阻遊人路九盤。停杜舞。撤賓筵。謾燒銀燭照金蓮。不如我入香山社。一琖青燈說夜禪。張元幹蘆川歸來集。明月逐人來燈夕趙端禮席上。　花迷珠翠。香飄羅綺。簾櫳外月華如水。暖紅影裏。誰會王孫意。最樂昇平景致。長記宮中五夜春風鼓吹。遊仙夢輕寒半醉。鳳幃未暖。歸去重薰被。更問陰晴天氣寶祐濡須志。揚元亨詞。沁園春（無為燈夕上陸史君）。一棹橫江。問訊盟鷗太守謂誰。道皇華使者。光風灑落。元宵三五。樂與民俱。寶擡金鶴。玉梅釵燕。閙鴨闌干花影嬉。人迎笑。似玉京春淺。長是燈時。風流不減。人知算岳牧詞人誰似之。把南樓風月。渚宮丘壑。竹西歌舞。行樂濡須。萬斛金蓮。滿城開遍。朶朶留迎學士歸。明年宴。看封傳天上。月在雲西。黃峻齋詞。蝶戀花。錢塘燈夕。　燈意留人雲自列。六市輕蕪。閙露錢塘月。十二脩鬟流翠結。東風搖落仙肌雪。淺淺銀臺催曉色。蘭影香中。總是江南客。去國一場

春夢減閑情。不記分吳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三百五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梅于時
圈點監生臣李淮春
臣孫世芳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四

二質

稷

郡縣社稷東漢書光武建武二年。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唯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古者師行平有載社主。不載稷也。（自漢諸儒論句龍即是社主。或云是配。其議甚衆。後魏或問仲長統。以社所祭者何神也。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侍中鄧義以為不然而難之。或令統答焉。統答義曰。前見逮及。敢不敦對。退熟惟省。郊社之祭。國之大事。誠非學淺思薄者。所宜興論重復。亦以鄧君難。事有先漸。議則既行。可謂辭而不可得。因而不可已者也。屯有經綸之義。睽有同異之辭。斯乎建國立家通志斷類也。意則欲廣其微。以宗實。備其論。以求真。先難而後易。出異而歸同乎難。曰。若祭土主陰氣。主所謂句龍。土行之官為社。則主陰明矣。不與記說有違錯也。答曰。今記之言社。輒與郊連。體有本末。辭有上下。謂之不錯不可得。禮運曰。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家主中霤。國主社。所以示本也。相此之類。元尚不道。配食者也。主以為句龍。無乃失歟。難曰。信如此所言土尊。故以為首。在於上宗伯之體。所當列上下之叙。上句當言天神地祇人鬼。何反先人而後地。上文如此。至下何以獨不可而云。社非句龍。當為地哉。答曰。此形成著體。數自上來之。次言之耳。豈足據使從人鬼之例耶。三科之祭。各指其體。今獨擿出社稷。以為但句龍有烈山氏之子。恐非其本意也。按祀言社土而云何得之為句龍。則傳雖言祀句龍為社。亦何嫌。反獨不可謂之配食乎。祭法曰。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皆以為配食者。若復可須謂之不祭天乎。備讀傳者。則真土。獨據記者。則疑句龍。未若交錯參伍。致其義以相成之為善也。難曰。再特于郊牛者。后稷配故也。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所以用二牲者。立社位。祀句龍。緣人事之也。如此。非祀地明矣。以宮室新成故立社耳。又曰。軍行載社者。當行賞罰。明不自專。故告祖而行賞。造社而行戮。二主明皆人鬼。人鬼故以告之。必若所云。當言載地。主于齋車。又當言用命賞于天。不用命戮于地。非其謂也。所以有死社稷之義者。凡賜命受國。造建宮室。無不立社。是奉言所受立。不可棄捐苟免而去。當死之也。

（易勾龍為其社。傳有見文。今欲易神之祠。今計附食。宜明其職。祀國大事。不可不重。據經依傳。庶無疑據。春曰。郊特牲薦天主尊。無物以稱尊誠。而社稷太牢者。土於天為卑。緣人事以牢祭也。社禮今亡。并特之義。未可得明也。昭告之文。皆於天地。可得入鬼。此言則未敢取者也。郊社之次。天地之序也。今使勾龍載冒其名。耦文於天。以度言之。不可謂安矣。土者。人所依以固而最近者也。故立以為守祀。居則事之時。軍則告之以行戮。自順義也。何為當平於社。不言用命。賞于天子。帝王兩儀之參。宇中之莫尊者也。而盛一官之臣。以為土之貴神。置之宗廟之上。接之禘郊之次。俾守之者。有死無失。何聖人制法之參差。用禮之偏頗。其列在先王人臣之位。其於四官爵侔班同。比之司徒。於數居二。縱復令王者不同。禮儀相變。或有尊之。則不過當若五御之與眾牢。此坐之上下。行之先後耳。不得同祖與社言俱坐。處尊位也。周禮為禮之經。而禮記為禮之傳。按經傳求索。見文在於此矣。鈞之兩者。未知孰是。去本神而不祭。與貶勾龍為土配。比其輕重。何謂為甚。經有條例。記有明義。先儒未能正。不可釋。是鈞校典籍。論本考始。矯前易故。不從常說。不可謂非。孟軻曰。予豈好辯哉。乃不得已也。鄭司農之正。此之謂也。）

唐文獻通考諸州祭社稷儀（諸縣祭社稷附。）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令放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二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判司及上佐等有故。並次差攝之。縣則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然以次差。不足則官州及比縣官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判文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二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陛三等。）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埳於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諸祭官已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

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每座罇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脯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一爵。配座皆座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于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簠實黍稷。簋實稻粱。籩實實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質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非公服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座罇二。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諸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至。下放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贊次。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者引。下放此。）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階升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縣贊禮者引縣令。下同。）諸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

盥水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神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享（縣祀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脩常祀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祝興祝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卒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本取前胙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陛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盡於神座之右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甿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于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享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

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埋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士庶通禮諸州祈社稷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南如常設上佐以下次於社稷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具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社稷壇西北掌事已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埋埳北如常設上佐已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壇九十步所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罇坫罍洗篚冪如常儀（每座各籩一豆一篚實巾二爵二配座皆爵一置於坫）質明上佐已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祝版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與執罇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降又詣稷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就瘞埳北位已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再拜上佐已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贊者引上佐升社壇北陛南向跪奠于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陛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社神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社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哀此蒼生數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於社神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祝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拜訖贊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具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多謹遣興位姓名敢昭告于

后土氏。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哀此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祝興，還罇所。上佐拜訖，贊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陛，詣盥洗盥手洗爵，詣稷壇北陛，升獻如社壇之儀。（稷神及后稷氏祝文與上同。）獻訖，贊禮者引上座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撤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篚於神座前取幣及黍稷飯，皆實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各二人寘土半埳。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祝與執罇罍洗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社神。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又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齊庶品，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稷神及后稷氏祝文與上同。）

宋宋會要：真宗景德四年四月八日，判太常禮院李維言：按開寶通禮，諸州祭社稷，刺史致齋三日。從祭之官，齋於公館。祭日，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今諸州長吏多不親行，恐非為民祈福之道也。請令禮官申明舊典，頒之天下。詔太常禮院檢討以聞。禮院言：按五禮精義，州縣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令丞亞獻，州博士縣簿尉終獻。如有故，以次官攝祭社稷。請詔天下州縣，並用此禮。若長吏職官少處，即許通攝，或別差官。從之。十月十一日，詔春秋祭社，諸縣合用禮料，三司支係省錢收買供應。大中祥符二年正月八日，詔太常禮院定諸州縣祭社稷禮器數以聞。禮院請正配座，罇各二，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三；從祀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從之。仍畫其狀，模印分給。七月十四日，通判濰州石中孚上言：州縣祭社稷所用祭器祭服，請頒立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言：按典禮，諸州縣祭社稷，雖載祭官服祭服三獻，又緣用八籩八豆八禮料，與在京諸小祠同。小祠獻官止以公服行事，請依小祠例。從之。十月十日，知白州曾世南請定諸州祭社稷儀。詔太常禮院約開寶通禮定儀注，雕印頒下諸路。三年二月十九日，詔開封府諸縣祭社稷禮料並從官給。四年十月十三日，詔曰：訪聞天下州縣祭社稷壇多不如禮，而隳殘無禁，祭之日始加完飾。宜令太常禮院檢定高下丈尺制度，頒之天下，依禮修築，務令嚴潔。仁宗天聖七年九月八日，屯田員外郎杜曾上言：諸州祭社稷儀注，所載祝文，稷云以后稷棄配。伏以棄者，后稷之名。今於神座之前名呼以饗，正辭致祝，理所未安。今請除去棄字。詔太常禮院參酌以聞。禮院上言：勾龍、后土之名，棄、后稷之名。對社稷尊神，故稱名以配饗，皆是正禮。舊禮又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且柱與棄皆嘗為后稷，不稱棄，何以別於柱？望且如舊。從之。　英宗元豐七年，詔諸州社稷，於壇側建齋廳三楹，以備望祭。　八年二月十六日，詔州縣社壇用石為主。先是，州縣社稷不用石主。禮部以謂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則用石為主，取其堅久。令太社以用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方其下，埋其半。又按禮制，天子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州縣社壇石主尺寸，廣長謂宜半太社之制。於是下太常寺修入祀儀。哲宗元祐七年四月十二日，禮部言：請諸州長吏到任，親詣社稷壇壝檢視。及春秋祈報，非有故，不得委官。從之。七月五日，禮部言：朝廷奉祀郊廟社稷，最為重事。按諸司齋宮壇壝冕服祭器牲牢，禮部皆以措置外，今具為令：諸

祠壇壝及齋宮，每歲春秋二季，丞、博士分行檢視。應修葺者，報將作監關到，限三日令人作司檢計工料，仍差官覆視，限五日支差物料人匠功畢，遣官按視。及申太常寺。從之。徽宗從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詔：自京師至于郡縣，春秋祈報，遍于天下者，唯社稷為然。今守令不深推其故，以是為不急之祀，壇壝不修，民得畜牧，種藝于其間。春秋行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祓弛懈，祼獻失度，甚不副稱秩祀典之意。其令監司戒敕郡縣，遵奉詔條，祇肅祀事，巡歷所至，察不如儀者以聞。大觀元年七月十七日，議禮局言：國家祈報社稷，上自京師，下逮郡邑，以春秋社日行事。然太社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於郡邑，則用常服，因習既久，未之建明。望詔有司，降祭服于州郡，凡行事官各服其服，以盡事神之儀。詔以衣服制度頒之，使州郡自制，弊則聽其改造，庶簡而易成。政和元年四月十三日，權發遣提舉江東路常平等事沈延嗣奏：恭惟皇帝陛下昨降詔旨，崇修祭祀社稷之制，令州縣監司同行檢察，仰見上契天心，下恤黎庶，誠為萬世之休，元元之幸也。伏望聖慈特詔有司，按式作圖，鏤板頒行，仍於壇壝之外，別為大墻，墻圍之外建一門，常加封鐍，以絕穢跡。被受之日，限一月了當。仍於齋廳立石，刊刻增立法制，守令上之三日躬詣社稷壇按

圖修治。監司隨分定州縣檢視。歲終具所歷去處申奏。從之。六月知襄州俞彙言。準勑州縣壇壝。多不如法。社稷風師雨師壇。皆畫圖付有司增損。今所畫圖。其飾以青。不隨五方之色。所謂苴以白茅。燾以黃。圖中皆不載。與古義未合。乞賜裁定。議禮局。禮部。太常寺言。諸州社稷壇飾。各隨方色。實合典禮。從之。政和五禮新儀。時日　州縣以春日祭社稷。前一日檢舉關所屬排辦。（秋社日準此。）齋戒　前祭三日。應行事執事官。散齋二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一日。其日質明。赴祠所齋舍。惟祭事得行。其餘悉禁。祭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陳設　前祭二日。有司設行事官次於壇壝門外。量地之宜。前一日有司率其屬掃除壇之上下。設登歌之樂於社稷壇上。稍北南向。（應頒樂州府則設。）祭日丑前五刻。執事者設神位席。神位版於壇上社神位前南方北向。（稷壇設稷神位准此。）席以藁秸。后土句龍氏位於西東向。（稷壇設后稷位准此。）席以莞。陳幣篚。各於神位之左。幣以黑祝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次設祭器。皆藉以席。掌饌者實之。正配位各左八籩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形鹽在前。魚鱐次之。第二行乾橑在前。乾䕩乾棗次之。第三行芡在前。鹿脯榛實次之。）右八豆為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筍菹次之。第二行菁菹在前。韭菹魚醢次之。第三行兔醢在前。鹿臡醓醢次之。）俎二。一在籩前。（實以羊熟十一體。肩臂臑肫胳正脊一。直脊一。橫脊一。長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肩臂臑在上端。肫胳在下端。脊脅在中。）一在豆前。（實以豕熟十一體。其載如羊。）簠一。簋一。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簠實以稷。簋實以黍。）設犧尊三。象尊三。在壇上西北隅。南向東上。（配位即設於正位酒尊之西。）皆有坫。加勺冪為酌尊。（犧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之。象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醍齊。亞終獻酌之。）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在壇下。（著尊一實盎齊。犧尊一實醍齊。象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壺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俱南向東上。皆加冪。五齊三酒。設而不酌。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每壇北階之西南向。（罍洗在西。篚洗在東。）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北肆。實以巾。（若爵洗之篚則又實以爵加坫。）執罍篚者位其後。設揖位於壇壝門外。初獻在南北向。亞終獻及祝在北南向。俱西上。（祝位稍卻。）又設三獻官席位於北階之北南向西上。祝席位於其後。又設祝位於社壇上在西東向。設初獻飲福席位

於社壇神位之東北。南向。開瘞坎各於遂壇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其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省饌　前祭一日晡後。祭官帥其屬。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詣厨視滌溉。訖。各還齋所。晡後有司掃除壇之上下。　行事　祭日丑前五刻。（行事春用丑時七刻。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就次。掌饌者率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初獻。（凡行事執事官。皆贊禮者引。）升自北階。（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北階。）點視陳設。訖。次樂工升東階。各入就位。初獻退就次。各服祭服。次引三獻官已下。詣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就壇下席位立。次引三獻官入就北階北席位立。並南向西上。贊禮者詣初獻之右。贊請行事。寧安之樂作八成止。次有司瘞血。贊禮者贊再拜。次引祝升壇就位立定。次引初獻詣社壇盥洗位。正安之樂作。（凡初獻升降行皆作正安之樂。）至洗位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升詣社神位前南向立。樂止。嘉安之樂作。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搢笏跪。執事者以幣授祝。祝奉幣授初獻。訖。執笏興。先詣后土句龍氏神位前南向立。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句龍氏神位前。奠幣並如上儀。祝先詣稷神位前東向立。初獻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次詣稷壇盥洗。又升壇奠帛。並如社稷之儀。祝復位。初獻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少頃。引初獻再詣社壇盥洗位。樂作。至洗位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社神酌尊所東向立。樂止。嘉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搢笏執爵。執尊者舉冪。執尊者酌犧尊之泛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社神位前南向立。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少立。樂止。次引祝詣神位前西向。搢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興。先詣后土句龍氏神位前南向立。初獻再拜。次詣后土句龍氏神位。酌獻並如上儀。祝先詣稷神位前東向立。初獻再拜。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次詣稷壇洗位。及升壇行禮並如社壇之儀。祝復位。初獻再拜。將降壇。樂作。復位。樂止。次引亞獻詣盥洗位南向立。搢笏盥手帨手。執笏詣爵洗位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升詣社神酌尊所東向文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受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爵者舉冪。執事酌象尊之醴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興。詣社神位前。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句龍氏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次詣稷壇行禮並如社壇之儀。降復位。次引終獻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次引初獻詣飲福位南向。

執事者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西向立初獻再拜搢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胙俎進減社稷神位前胙肉各置一俎上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執事者再以爵授初獻初獻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退復位贊禮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送神寧安之樂作一成止次引初獻以下詣望瘞位立執事者詣神位前取幣祝版置於坎贊禮者曰可瘞寘土半坎次諸稷壇望儀如上儀初獻以下詣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禮畢揖訖退有司監撤禮饌乃退宣和五年三月八日御筆訪聞兩浙路州縣每遇祈報社壇往往寄寓他所殊失嚴潔仰本路轉運司指揮逐州縣當職官選擇吉地安置社壇務要修飾以謹祀事仍具已施行事理聞奏中興禮書高宗紹興二十年四月四日禮部狀准都省批下知果州羅萬奏臣聞社稷之祀載於禮經社以祭土稷以祭穀人之所資以生養者實在於是不可忽也按禮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頌詩之作三十有一而載芟之祈良耜之報不以為後然則社稷之祀誠有民社者所當加意臣竊見郡縣之間嘗有祈報之禮而所謂社稷壇

者大率因陋就簡不以經意基壝頹圮荊榛蕪沒有司候時日舉祀典守令茫然從之禮物之用交錯雜陳壇壝失儀肆設異處甚非朝廷所以敬本重農崇奉社稷之意欲望睿慈嚴飭郡邑凡室廬墻垣壇壝陛級稽之禮典毋或乖違有不如儀者部刺史得以糾察如崇寧詔旨後批送禮部看詳尋下太常寺看詳欲依本官所言乞令諸路州軍遵依崇寧詔旨施行仍令監司常切覺察批送禮部依看詳到事理施行二十五年二月八日臣僚言臣聞務農重穀國家之先務也屬者陛下親耕籍田禮文咸備又令郡邑每歲勸農凡親民之官咸繫勸農之階人事可謂盡矣其陰相者社稷之神乎春秋祈報載諸祀典守令實司之間有託以疾故而不親往輒委他官者慢神墮祭之罪莫甚於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州縣祀社稷之神並須長吏親往非實有疾故不許輒委他官庶幾仰副陛下欽奉祈報務農重穀之意可以昭格靈貺而致豐年非小補也取進止詔令禮部檢坐見行條法指揮約束申嚴行下孝宗淳熙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行太社令葉大廉言臣仰惟國家奉祀社稷春祈秋報事體至重比歲以來稼穡豐稔若遠若近如坻如京此皆陛下聖德感格上天降康尤宜昭荅神貺臣竊見州縣之間專務苟且以祀事為不急惟日前輒辦所

謂社稷壇壝全不葺治樵牧之所蹂踐風雨之所漂毀漫不加省所至皆然祭日既至往往陳牲幣設簠簋於荒榛草莽之間有同兒戲過者笑之崇奉之禮既缺誠敬之心安在臣愚欲望聖慈嚴賜行下凡州縣社壇並仰依格修葺常加守護州責之守縣責之令逐月檢察仰稱陛下欽崇之意取進止詔依（宋會要是日詔應州縣社壇並仰依條修葺常加守護州責之守縣責之令逐月按察從太社令葉大廉請也）六年四月十八日禮部太常寺言准都省批送下知常德府李燾奏臣竊見本府春秋祭祀社稷凡所陳設多不依式今姑舉一端如祭社稷用黑幣二著外乾道重修祀令令乃相承用幣凡以四為是則社稷與配位各自有幣而祀令明著用二之制若但以二幣為是則配位不當用幣然釋奠於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實用幣三既釋奠通配位皆用幣即社稷之配似不應獨無兩者必有一誤臣雖欲考按簿正則本府初不存朝廷舊所頒降儀式取會旁近州縣亦皆承傳謬誤伏望睿明申勑有司將政和五禮新儀節錄頒降庶幾郡邑有所遵守并乞下太常寺圖畫尊爵簠簋制度令所屬各依樣製造以奉祀事後批送禮部太常寺看詳申尚書省今將政和五禮新儀序例照得祭太社太稷用黑幣四及州縣祭社稷儀係引初獻升

詣社神位前南向立搢笏跪祝奉幣授初獻初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后土勾龍氏神位前奠幣並如上儀次詣稷壇奠幣並如社壇之儀及檢照祀令行事官關祭服者以公服執事者以常服今來看詳本官所乞欲候今降指揮下日從太常寺將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祭社稷行禮儀注并圖畫尊爵簠簋制度圖本牒報常德府照會遵守施行紹熙文獻通考七年權禮部侍郎齊慶胄奏郡縣春秋祈報社稷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請以祥符所頒祭器圖制元豐郊廟祀禮政和五禮新儀與其沿革及今所用冕服壇壝之制祭祀之儀參類為書鏤板以賜禮官謂祥符祭器圖製以竹木今臨安上戊用之請以祥符圖製及郡縣壇壝冕服祀儀類為一書命臨安守臣刻之摹上禮部下之四方名曰淳熙編類祀祭儀式從之朱子州縣社稷壇說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四步令每步六分之一凡言方者皆徑也此言方二丈五尺者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也壝二十五步其說亦然）高三尺（既言壇高三尺又言壇分三級則是以一尺為二級也四出陛此陛之級即壇之級也但於四面陛之兩傍各以石砌作慢道隔斷使其中為陛級外為壇級可也）稷壝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尺

一寸剗其上培其下半蓋法惟社有主而稷無主不曉其意恐不可以己意增添其言壇上之南方非壇之中也蓋神位坐南向北而祭器設於神位之北設此石主當壇上南陛之上若在壇中央即無設祭處矣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壝方二十五步者亦是徑二十五步謂東至西二十五步以丈計之六尺為步則為十五丈也四角築土為壝高三尺許使壇上與齋廳相望得見壝上不用瓦蓋以磚兩面砌使其走水亦為堅固四門當中間門古法不言闊狹恐須闊一丈餘庶幾行禮執事之人往來寬展不相妨礙兩旁各立一華表高一丈以上以橫木貫之如門之狀華表於禮無文但見州縣有如此者或恐易得損壞不作亦得但壇面二丈五尺乃是上一級之數下面更兩級一級須展一尺即壇腳須徑二丈九尺壇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古者社稷不屋有明文不用磚砌無所考然亦不言磚砌者中原土密雖城壁亦不用磚今南方土疎不砌恐易壞亦土飾之又恐僭於郊壇不可用也瘞坎於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瘞坎在壇之北壬地即是合在北壝門內兩壇邊各於中央下日隔取壬地各用磚石砌作一小天井深闊三四尺許其南作踏道上下閒時以土實之臨祭即令人取去土稍令潔淨祭畢即使人持幣及祝板之屬從踏道下送入坎中然後下土築實依條差人守視又曰右出政和五禮新儀以行事儀考之二壇東西相並坐南向北石主在壇上之南方北門壝外空地須令稍寬可容獻官席位空地之北乃作齋廳以備風雨設獻官位獻官南面行事社各植之以土之所宜木壇壝等當用古尺不當用大

大宋會要 光宗紹熙三年八月十九日監察御史曾三復言竊見社稷壇壝草萊蕪沒執事者不可陞降雖專設官久失司存不復振舉甚非所以示尊奉之誠也乞下禮院討論制度委守臣繕築壇壝填疊級道護以磚石壇下地面悉以甃砌以使行禮仍專責太社令每月躬親巡視從之同日又言州縣間社稷之位士大夫不知先務而昵于非祀反以為迂緩不切僅存故事而已乞行下應州縣社稷壇壝並加修葺務在精嚴春秋祠祭須長官躬親行事必即壇壝之所不許於他處就便行禮仍於壇側搭蓋屋宇以備雨潦望祭守令到官之初謁詣廟祀首詣社稷之所凡有水旱必先致禱使知崇本無愧有邦從之十年七月八日詔遇有水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從臣僚請也

元太常集禮 元世祖中統至元七年十二月尚書省大司農司呈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司奏自古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祭大社太稷於西南郊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申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近年隨處官司廢此祀事合無依舊例舉行奉聖旨使教行者元貞二年十一月安西路華州知州呂奉議言請參考訂正州郡通祀社稷壇壝制度神主規模祭祀日期牲牢品秩行禮節次祝文體式樂器祭器祭服等事下太常寺定擬博士廳呈謹按集禮社壇在城之西南社在東稷在西每壇徑二丈五尺四出陛高三尺四門同一壝徑二十五步社主以白石為之其形如鐘長二尺五寸方一尺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立於壇之南方北向稷壇無主以板位表之二配位俱在壇之西東向以板位表之社稷二壇之下稍南各植土宜之木一株瘞坎社稷各一於壇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禮器每位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尊二尊各有坫洗一罍一篚二爵一爵各有坫牲牢社稷各羊一豕一皆黝色樂章祭服中祀則有登歌小祀無樂祭之日三獻官各服祭服緣目今法制未定凡與祭官權以公服代之 祭期登降之儀謹按集禮祭之日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本州長官則充初獻佐貳官則充亞終獻其官有故則以佐貳攝佐貳有故則以幕官攝前三日州長吏并亞終獻及與祭之官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散齋理事如舊惟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日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諸從祀之官各致齋於公館一日前二日本司預修除壇之上下及內外為瘞坎二於壇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壝九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獻官板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以東為上設掌事者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板位於終獻東北東向南上設望瘞位於坎北南向東上祭器之數每座尊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羊豕及腊各用其一掌事者以尊坫外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配座之尊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之爵各置於坫設洗於社壇北階之西去壇三步南向罍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執尊罍洗篚者各位於其後前一日未正三刻省牲器閱禮饌畢宰人以鑾刀割牲祝以豆二取牲血訖遂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無者各以類充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外設社稷神座各於壇南方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

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莞，質明，諸祭官各服其服，本司帥長事者入實尊罍，每座二等，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板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設於饌所，幣黑色，各長一丈八尺，獻官將至，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尊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尊者各升自西階立於尊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獻官至，贊唱者曰請初獻點視陳設，贊者引初獻點視陳設畢，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少進曰請行事，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初獻，贊者引初獻從北階升社稷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初獻，奠於配位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贊者引初獻升稷壇奠幣，如社壇儀，訖，贊者引初獻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位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簠簋去其蓋冪，籩右豆左，簠簋居中，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俎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尊所，贊者引初獻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初獻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授初獻，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授初獻，初獻受爵，執罍者酌水，初獻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興，授初獻，初獻

受，以拭爵，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亦跪奠盤，興，贊者引初獻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尊所，執尊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者引初獻詣社神座前，南向跪，三祭酒，奠爵於神前，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祝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訖，奠祝於神座前，興，少退，立於尊所，初獻再拜，訖，贊者引初獻詣配位酒尊所，取爵於坫，執尊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者引初獻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三祭酒，奠爵，興，少退，立西向，祝持祝版進於神座之左，南向跪讀祝文，讀訖，奠祝版神座前，興，初獻再拜，訖，贊者引初獻當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捧於初獻之右，東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師執饌者以俎減社神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東向授初獻，初獻受以授左右，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受虛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者引初獻降自北階，詣稷壇盥洗，升，獻讀祝，飲福，受胙，並如社壇之儀，訖，贊者引初獻降自北階復位，訖，贊者引亞獻盥洗，升，獻如初獻之儀，惟不讀祝，不受胙，終獻亦如之，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尊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再拜，訖，贊者又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少進，白初獻請就望瘞位，南向立，祝於篚取幣及血，實於坎，贊者曰可瘞坎，東西廂各二人，實土半坎，贊者曰禮畢，遂引三獻官出，以下次出，諸祝及執尊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訖，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世祖本紀：十六年三月甲戌，中書省下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擬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制度，圖寫成書，名曰至元州縣社稷通禮，上之。）

仁宗延祐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太常禮儀院官奏，今年二月二日是祭享社稷日辰，初一日日食，宰殺不宜，俺與省家文書商量，那般中戊，聖旨准奏。

官屬職掌

社稷署令一人，丞一人，掌社稷之祀事，其屬有五，曰都監，曰祀祭局，曰儀鑾局，曰法物庫，曰神廚局，皆有職掌，前祀之日，率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及祭與司天監升設二壇之神座（太社太稷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左，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茵褥於幣之色，設神座板於座首）。凡五屬之事皆統之，都監二人，掌壇壝門宇扃鑰等事，壇之制，高五尺，方廣十之（四面各五丈），東社西稷，俱護以甓，兩壇相去如方面之數，社壇四面，則以方色泥飾之，中間覆以黃土，各為陛道，其廣一丈，社主用石，長五尺，剡其上如鐘，於壇近南，北向埋其半，稷如社壇之制，惟土純用黃，無主，社壇之北，以甓為北墉，飾用中央色，為瘞坎二於壬

地，其深足容物，壝垣高五尺，方面各三十丈，用甓，皆有門，門三闔，垣飾及門亦各用方色，外垣築以土，南北為二門，門三闔，飾亦如方色，內外門總六，凡十有八闔，內門列戟九十六枝，俱垂交龍，掌五色戟帶，每門二十有四，以木為四架，總十有六架，堂宇壝垣之北門東屋曰望祀堂，七間，南向，望祀之後，自西而東，南析為廊二脊，十有八間，其南西向曰齋班廳，為間者五（帶前廈又三間），又其南西向曰獻官齋所，為間者八，又其南西向曰院官齋所，為間者三，又其南西向曰祀祭局、儀鑾局、法物庫、都監庫、雅樂庫，為間者十，壝垣之南門東北向曰百官廚，三間，門西北向曰演樂堂，三間，壝垣之西門南北向曰省饌設一間，又南東向曰樂工房三間，門北南向曰饌幕殿，三間，西北曰神廚局、酒庫、犧牲房，并門凡門井一，總為房十六，為間者七十有三（并齋班前廈七十六間），大小管鑰三十有三所，前祀之日，掃除壇壝之上下內外（並為司應付雜使軍三十名，摘委指揮一員），清齋室藏器用（床榻及凡房為之皆飾治之，獻官室皆垂以紅簾），完潔窗牖。（有司供窗紙一千五百張，糊匠一名，每祭同）戒，有司以兵守壝門（前期以簿書關于上，樞密院應付侍衛軍二十名，五方軍一十二名，各服列於諸門入守，執條軍三十名）。構綵棚二於壇，以設樂縣（大都路供辦），祀官至

齋所張誓榜（二榜陳榮典郊祠同）祭夕嚴更鼓（大鼓路鼓手六名司天生定時刻）飾火備（今見掌火寬二十三凡火具皆備）祠祭局長一人掌神位板玉幣禮器御香酒醴等事太社神位一（舊制不見尺寸及用何木今見掌神位主高一尺二寸五分博四寸厚四分趺高三寸二分厚三寸橫闊六寸一分）后土神位一（高減太社二分餘同）太稷神位一（制同太社）后稷神位一（制同后土凡四位俱用栗粉油飾黑字俱以黃絹帕覆之安置香殿祭則出之）玉用兩圭有邸二正位各一其色黝皆有匣瘞玉二（制同禮玉以石為之年例將作院供）幣四各長一丈八尺色用玄祝版四各長二尺四寸闊一尺二寸厚一分用楸梓（書祝則供紙二十張筆二管墨一錠紅油青凡四其儀並如郊廟焚祝則共黃紙有司應付五件）禮器簠八簋八籩四十豆四十毛血豆又四盤四鉶登各十有二（舊儀注無登）木柶銅勺各十有二（舊亦無柶）太尊四著尊犧尊象壺尊皆八山罍十有六青斧巾四十白斧巾六十有四（青者羃籩白巾羃尊罍）俎二十香案祝案（皆有衣）沙池銀香鼎香奩各四紅髹器曰（盛馬湩）莞席四長闊各七尺四寸緣以紫綾以藉祭器盥爵洗二每位罍二洗二爵一坫一白羅巾四（案裡器名數與舊少異今據見掌數目附錄惟尊案從舊同）御香用串及沉（串二十斤沉香八兩）至則安置香殿（今望祀堂也）藏以櫃上施黃羅幕酒醴尚醞四十瓶百官酒四百瓶籩實榛黃桃穇乾梅菱米芡仁乾棗栗黃各四升半前祭一月從太社令陳玉幣（俟告潔畢權徹去玉幣重設）設籩豆尊罍（每位左十籩右十豆鉶三簠簋四俎五香案祝案沙池坫各一又設正二位各太尊二著尊二犧尊二山罍二於二壇西陛之西北隅南向東上二配位各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山罍二於正位酒尊之西俱南向東上又設正二位各象尊二壺尊二山罍二於壇下子陛之東南向東上配二位各壺尊二山罍二於卯陛之南西向南上皆有坫加羃為設而不酌之尊又設盥爵二洗位於各壇子陛之西北南向盥洗在西爵洗在東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爵洗之篚仍實以爵加坫）凡滌祭器署官必親臨之（滌訖拭以布又拭以巾尊罍從灌以酒並藉以席上施黃羅頂二張秋二年例灌尊酒五瓶）儀鸞局長一人掌帷幕褥席燭燎之事神位莞席四（緣以黑繒）黑綾神褥四（黃帛表之）黃羅幕三（幞幕皆繒獻官獻各一）額帷四（獻官獻二幞幕皆繒獻各一）黃絹帷百九十五幅（幞幕皆繒凡布用四）獻設版位三十五（皆黑質黃字）紫綾拜褥一百蒲葦席各二百前祀一日從奉禮郎布板位（設三獻官位於西神門外道南東向亞終獻位稍卻又次

之以南為上設司徒太常卿光祿卿司天監光祿丞太社令太官令太醞令廩犧令太社丞書讀祝官奉爵官司尊彝盥爵洗巾篚官太祝於道北東向諸執事及祝史齋郎位於其後俱以南為上監察御史二位監禮博士二位於太社子陛之東橫街之北西向南上設奉禮郎位於稷壇之西北隅賛者位於其北差退俱東向協律郎二於各壇上樂虡東北西向大樂令丞於兩壇樂虡之間南向司尊彝於酌尊所俱南向設望瘞位於坎之南北向設牲牓於西神門外東向諸太祝於牲西祝史次之俱東向南上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光祿丞太官丞位於牲南北向東上光祿卿以下位少卻監祭監禮位於太常卿之東稍卻俱北向西上廩犧令位於牲東北南向又設省饌位於省饌殿之北太常卿光祿卿太官令位於西東向監祭禮位於東西向俱南上受誓戒依圖陳設）及祭設燭燎（見掌木燈籠四十鐵燈籠六十樹燈鐵提六十鋪錐燈衣一百一十杖燈燈十剪燭刀二鐵紅盆三十皆有蓋一夕用黃燭二百雜用燭二百麻稭三百斤松明一十秤油一百斤）凡獻官齋所視有司陳設法物庫使一人副一人掌祀社稷之冠服籠巾貂蟬冠四象笏白紗中單黃綾帶紅羅裙青羅袍紅羅蔽膝紅錦綬紳白羅方心曲領藍鞓銀束帶玉佩璫白綾韈赤革履皆同三獻司徒服之獬豸冠二象笏青錦綬紳藍鞓銅束帶銅佩璫服履皆同二御史服之（惟冠中冠七梁餘否）六梁五梁四梁三梁二梁冠百一十有七木笏紅纖金綬紳藍鞓銅束帶銅佩璫服履皆同助奠以下諸執事官服之公服一百二十有三皆紫展腳幞頭塗金銅荔枝帶十烏角帶一百有三象笏七木笏一百一十有六烏皮靴與祭者服之窄紫衫三十交腳幞頭銅束帶烏皮靴都監局長以下服之（以上服數依見掌之數附寫）前祀之日召縫人理法腳（焚修庫計工五名）神廚局長一人掌割烹犧牲及粢盛之事牲牛角握黝色正副各一羊四豕四鹿四牛在滌必三月（借田供芻菜）病則易之死則埋之副牲則入於藉田省牲設牲牓（牛羊皆被文錦其絡首塗金銅飾之儀同郊廟）饌則陳腯醢於饌殿視訖則置於故所（凡祭約皆以盤閑於高俎覆以黃羅上施黃單幕）殺牲取左耳毛及血盛於豆（牛羊皆取）又以血盛於盤以授祝史造饌則芹菹筍菹葵菹韭菹（各五束）菁菹（十五束）魚醢（鮮魚十六斤）兔醢（數關）豚拍鹿臡醓醢（形鹽魚鱐乾魚一十斤）鹿脯黍稷稻粱（米各一斗三升）和羹其製與郊祀同（凡造祭物料油鹽醯醬蜜桂之屬有司供之皆有常數故不必錄也人使至元十三年四月太常寺准禮部關請完府州社稷祭物等事下博士歷於禮制內檢照

（判祭社稷凡造辨之事云。稻梁及稷黍麥飲飯。形盤以糯米擣粉為糊和塩。以木雕作虎形印成之。魚鱐以乾鯉魚去鱗尾鰭甲。薄切作大片。以物料塩醬葱酒薑椒相泥。以麻縷束之。鹿脯以生鹿肉切作片。長約六七寸。闊寸餘。厚三分。加物料葱塩醬韭擣。清以美酒。浮以紅麹。麻縷束之。鹿臡以生鹿肉。減骨碎切。加物料單擣葱塩醬酒和成劑。四其項。注酒一合。作自然汁。醓醢以生猪肉無骨。製同鹿臡。兔醢以生兔肉。製同魚醢。以新鯉魚去尾頭鰭肚骨。細切。製如鹿臡。菁菹以芜菁煮熟。擇去根梢。留中長五六寸。和炒葱油醬。圍三寸。麻縷束之。芹菹以芹製同。餘詳見部記。又按所載菹醢製度。與古製大畧相近。惟形塩古無和粉米說。造菹醢酒例用五升。名曰造醡酒。祠祭司。支。）太祝二人。掌讀祝。省牲。取玉幣。及迎引毛血神饌等事。奉禮郎二人。掌布版位。陳設祭器。凡贊唱之事。禮直官掌贊引之事。

告祭祝文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四月辛巳朔越九日戊午。嗣天子敬遣開府儀同三司淇陽王臣也先鐵木兒。敢昭告于太稷之神。伏以嗣撫皇圖。首嚴禋祀。播殖百穀。利濟群生。惟神之功。萬世所賴。尚臻靈貺。永底豐登。尚饗。（尚饗之上。前後如式。下同。）二配位文同。謹按開元禮一元大武之下。正配式同。惟嘉薦醴齊之下。太社則云。備茲禋瘞。用伸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享。太稷則云。式陳瘞祭。備修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二配則云。陳于表位。作主侑神。又惟神之上。有爰茲仲春。有事于太社二句。太稷同。

祀告年月（獻官名爵附。）至元三十年初建社稷。每歲例用春秋二仲月祭享。物備牲牢。樂用登歌。禮行三獻。三十一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五月。成宗皇帝即位。十九日告祭。禮同。（初獻樞密副使吞魯忽台。亞獻只兒哈郎。終獻平章伯顏。攝司徒留守馬速忽。助奠平章不忽木。太常卿劉光澤。）八月十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丞相完澤。亞獻合剌忽台。終獻平章伏貞。司徒助奠闕。以後常例祭享。惟元年二仲皆書之。餘准本年有告祭。或遣祭並書以見。）元貞元年二月上戊祭享。（初獻大司徒兀都台。亞獻御史中丞崔彧。終獻參知政事阿傳。攝司徒大常卿阿合馬。助奠太常卿紅都。將作院使唐仁祖。）八月六日上戊祭享。（初獻僉樞密院闊列伯。亞獻平章伯顏。終獻平章伏真。攝司徒中書右丞張九思。助奠將作院使唐仁祖。兵部尚書董士珍。）大德元年二月五日上戊祭享。（獻官闕。）八月八日上戊祭享。（獻官闕。）七年秋八月三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右丞相哈剌哈孫。亞獻御史中丞賞尼赤。終獻太常卿劉光澤。攝司徒太常卿毋闕。助奠集賢學士喬達。翰林侍講學士王德淵。）九月二十五日欽奉聖旨告祭。（其

事本祥。初獻右丞相答剌罕。亞獻平章伏貞。終獻平章阿老瓦丁。攝司徒御史中丞賞尼赤。）十一年正月。成宗皇帝登假。二月廢祭。五月武宗皇帝即位。秋七月二十日告祭。獻官闕。八月六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平章床兀兒。亞獻副樞密李蘭奚。終獻完者太卿。攝司徒毋闕太卿。助奠戶部尚書李戩。通政院副使帖木呑大。）至大元年二月八日上戊祭享。（初獻阿失帖木兒司徒。亞獻教化平章。終獻司徒田忠良。攝司徒右丞劉完澤。助奠毋闕。昭文館大學士太常禮儀院使塔才哥思。）八月二日上戊祭享。（初獻塔失凱牙平章。亞獻田司徒。終獻劉完澤。大司徒毋闕。）二年恭上皇帝尊號。正月三日告祭。獻官闕。二月四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乞台普濟丞相。亞獻阿失帖木兒司徒。終獻司徒田忠良。攝司徒劉右丞。助奠闕。）四年正月武宗皇帝登假。二月廢祭。太常禮儀院准禮部關。祭享社稷先農至聖文宣王。為八音樂舞。未宜動作。呈准都省。擬於今秋祭享。三月仁宗皇帝即位。四月二十四日告祭。（初獻帖木兒卜華知院。亞獻塔思卜華大夫。終獻完者平章。攝司徒宣徽院使完澤。助奠院使李蘭奚。中丞張珪。）八月十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也先鐵木兒知院。亞獻沙沙大夫。終獻中書右丞李士英。攝司徒田忠良。助奠參知政事察罕。曹侍御。）皇慶元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初獻徽政院使朵台。亞獻大保曲出。終獻平章李孟。）八月五日上戊祭享。（初獻平章李孟。亞獻翰林承旨曾嘉奴。終獻將作院使野訥。攝司空大司徒田忠良。助奠御史中丞張珪。）二年正月十六日欽奉聖旨。冬旱祈禱祭享。獻官闕。二月八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乞台普濟安吉王。亞獻野訥副樞。終獻狄平章。攝司徒朵兒赤中丞。助奠禿魯合鐵木兒參政定住。）延祐元年二月四日上戊祭享。（初獻樞密知院也先鐵木兒。亞獻御史大夫脫歡。終獻平章彰闕。司徒田忠良。助奠平章李蘭奚。太常太卿答而八台。）八月七日上戊祭享。（初獻怯薛官拜住。亞獻平章九伯都剌。終獻御史治書要只哥。攝司徒田忠良。助奠中書參議薛忽都不里。太常卿也先忽思魯。）六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以日食改用中戊。七年　月仁宗皇帝登假。二月廢祭。英宗皇帝即位。四月初九日告祭。（初獻怯薛官也先鐵木兒。亞獻翰林承旨阿失伯。終獻集賢大學士脫歡。攝司徒翰林承旨劉賡。助奠咬住。）八月二日上戊年例祭享。（初獻集賢大學士脫歡。亞獻中書平章趙仁榮。終獻御史中丞趙簡。攝司徒太常同知教化。助奠僉太常禮儀院雍古台。禮部尚書郭思貞。）至治元年二月四日上戊祭享。（初獻知樞密院也先鐵木兒。亞獻太常院使八思吉思。終獻太常院使脫忽台。攝司

（徒寔徹使。採武翊贊國公定住。中書參議張養浩。）八月七日。上戊祭享。（初獻康拜只兒。亞獻大司農實住。終獻侍御史呆呆。攝司徒中書左丞張思明。翊贊大司農三閭李政節度致。）三年英宗皇帝登假。八月廢祭。九月皇帝即位。十月十日告祭。（獻官識篤兒等。）泰定元年。二月二日。上戊祭享。（初獻中書平章乃麻帶。亞獻樞密同知史列門。終獻侍御史呆呆。攝司徒禮部尚書也先鐵木兒。翊贊戶部尚書韋喜。工部尚書常鳴異。）八月五日上戊祭享。

國朝大明集禮郡縣社。周制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凡州之大祭祀。莅其事。漢光武建武初。令郡縣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晉元帝令郡縣各祠社稷于壇。唐初用隋制。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社。玄宗時勑諸州社稷壇制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並散齋二日。致齋一日。郡則刺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縣則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尉為終獻。每位祭器尊二。籩八。豆八。簠二。簋二。俎三。用羊豕腊。惟正位有幣。用黑。長丈八尺。其祭祀祝文曰。惟（某年月日。）某官姓名。敢昭告于社稷。維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茲因仲春。祇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

備此明薦。用伸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除祝文以下並用后土祝文。）曰。爰茲仲春。厥日惟戊。敬修常祀。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儀。通于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享。祭稷祝文曰。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萌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后稷祝文曰。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恭脩常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餘文同后土。）宋制州縣社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出陛。稷壇如社壇之制。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尺。剡其上。培其下半。四門同一壝。二十五步。壝飾各隨方色。上蓋以黃土。瘞坎于壇之北壬地。南出陛。方深取足容物。政和中制新儀。以春秋社日致祭。設登歌之樂於壇上。正配位俱用黑幣。籩八。豆八。簠簋各一。俎二。犧尊三。象尊三。在壇上為酌尊。太尊三。山尊二。在神位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在壇下。設而不酌。祭官常服閱饌物。視牲充腯。以公服行事。迎神作寧安之樂八成。初獻升降行止。作正安之樂。奠幣酌獻作嘉安之樂。亞獻終獻作大安之樂。送神作寧安之樂一成。元制成宗元貞二年。始定州郡通祀社稷之制。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牲用黝色羊豕各一。祭器每籩豆各八。簠二。簋二。鉶三。俎三。壺尊二。不用樂。

國朝郡縣祭社稷。有司供於本城土西北。設壇致祭。高三尺。四出陛三級。方二尺五寸。從東至西二丈五尺。從南至北二丈五尺。右社左稷。社以石為主。其形如鍾。長二尺五寸。方一寸。剡其上。培其下半。在壇之南方。壇外築牆。周圍一百步。四面各二十五步。祭用春秋仲月上戊日。祝以文。牲用太牢。

郡縣春秋仲月上戊祭社稷儀。

齋戒。　前三日。三獻官散齋二日於別寢。致齋一日於祭所。散齋理事如舊。惟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書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齋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執事人員齋各一日於所。

陳設。　前祭三日。有司掃除壇之內外。設二獻官執事官次於壇壝門外。為瘞坎二於門外之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一日執事設省牲位於北門之外。恭視社主。設后土氏配於社稷之東西向。設太稷神位於社壇之南正中。設后稷配位於稷壇之西東向。正配每位設籩四於神位之左。豆四於神位之右。簠簋各二。登鉶各一於籩豆之間。毛血豆於登鉶之前。俎二於簠簋之前。香燭案於俎前。爵坫沙池於香案之前。祝版於神位之右。正位各犧尊一。山罍一。壇下社東稷西。配位各犧尊一。山罍一。次之正配幣篚位。各附於酒尊所。盥洗位於稷壇下之東。爵洗位相連

於盥洗位之北。初獻官於兩壇下正中之北。亞獻官位於初獻官之左。終獻官位於初獻位之右。稍後。從祭官位於獻官之後。引贊位於獻官之左右。贊禮位於兩壇下之東西。讀祝位於神座之右。掌祭官二人位於神座之左右。司尊司爵司洗捧幣位各於其所。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北。

省牲。　執事者引三獻官至省牲位。南向立。執事者自門東牽牲西行過獻官前省訖。執事以豆二取毛血。

正祭。　奠幣。　祭日丑前五刻行事。執事者入實尊罍籩豆簠簋登鉶。陳毛血豆祝版幣篚。執事者各服素角唐巾盤領衫。各就位。引贊引獻官各服法服入就位。執事者取毛血瘞於坎所。贊禮者唱有司已具。請行事。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在位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者唱奠幣。引贊引初獻官詣盥洗位。引贊唱搢笏。初獻搢笏。唱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盥訖。唱帨手。司帨者以巾進。帨訖。唱出笏。初獻出笏。引升詣神壇神位前南向立。唱跪。搢笏。初獻跪。進笏。執事者以幣跪進于初獻之右。初獻受幣。奠于神位前。訖。稍後。引贊唱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次引至稷壇正位。奠幣並如社壇之儀。引復位。

初獻　贊禮唱行初獻禮。引贊引初獻官詣爵洗位。引贊唱搢笏。初獻搢笏。執爵者以爵進。初獻受爵。司爵洗者酌水。初獻滌爵。拭爵。以爵授執

事者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引詣社壇酒尊所東向引贊唱搢笏初獻搢笏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司尊者舉冪酌犧尊之醍齊以爵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引詣社神位南向立引贊唱搢笏跪初獻搢笏跪掌祭官奉香跪進于初獻之左引贊唱上香上香三上香初獻官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執事者以爵跪進於初獻之右初獻執爵引贊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初獻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引贊唱出笏初獻出笏讀祝官取祝跪于神座之右讀訖引贊唱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引詣后土氏神位前酌獻並如正位之儀次詣爵洗位及升稷壇正配位前行禮並如社壇之儀引復位　亞獻　贊禮唱行亞獻官引贊引亞獻官詣盥洗位唱搢笏亞獻搢笏唱盥手司盥洗者酌水盥訖唱帨手司帨者以巾進帨訖唱出笏亞獻出笏引詣爵洗位引贊唱搢笏亞獻搢笏執爵者以爵進亞獻受爵司爵洗者酌水亞獻滌爵拭爵以爵受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亞獻出笏引詣社壇酒爵所東向立引贊唱搢笏亞獻搢笏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司尊者舉冪酌山罍之事酒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亞獻出笏引贊引詣社神位前南向立引贊唱搢笏跪亞獻搢笏跪掌祭官奉香跪進于亞獻之左引贊唱上

香上香三上香亞獻官上香上香三上香訖執爵者以爵跪進于亞獻之右亞獻執爵引贊唱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亞獻官祭酒祭酒三祭酒奠爵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亞獻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訖引詣后土勾龍氏位酌獻並如社主之儀次詣爵洗位及稷壇正配位前行禮並如社壇之儀引復位　終獻　贊禮唱行終獻禮引贊引終獻官升壇行禮並如亞獻之儀引復位　飲福　贊禮唱飲福引贊引初獻官詣飲福位南向立掌祭者各以爵酌兩壇福酒合置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西向立引贊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初獻官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引贊唱跪搢笏初獻跪搢笏掌祭舉福酒爵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受爵祭酒少許飲福酒奠爵掌祭者減社稷神座前胙肉進于初獻之左初獻受胙以授執事者引贊唱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初獻出笏俯伏興拜興拜興平身引復位贊禮唱曰賜胙初獻官飲福受胙免拜在位者皆再拜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獻官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望瘞　贊禮唱詣望瘞位引贊引初獻官以下詣望瘞位南向立讀祝取祝捧幣取幣掌饌取饌置于坎及諸從祭官以次而出士庶通禮諸縣祭社稷　前三日縣令散齋二日於別寢致齋一日於廳事亞獻以下預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

寢致齋一日皆於壇所（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已下有故並以次互攝縣官不足以州官及他縣官充）散齋理事如舊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書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預穢惡致齋惟祭事得行其餘悉斷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宿（從祭官縣令未出之前預赴祭所）前二日本司預修除壇之內外（其壇廣二丈五尺高三尺出陛陛三等）為瘞埳二於壇北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縣令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設祭官已下次於縣令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西門去壝七十步所禁止行人本司設縣令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縣令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從祭之官位於掌事之北俱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外之道南其從祭之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祭器之數每座樽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及腊各一俎）掌事者以樽坫升自西陛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樽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爵一配座皆爵四各置于坫設洗於社壇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

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於篚加冪執樽罍洗篚者各位於樽罍洗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于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肩臂臑節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中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陛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贊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官應公服者公服無公服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樽罍（每座二樽一實玄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于坫祝以幣各置于篚與血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一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樽罍篚者自西門當社稷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執樽者各陛自西陛立於樽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行掃除如社壇之儀降行掃除於下訖出還齋所贊唱者次還齋所縣令將至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

就門外位縣令至贊禮者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贊禮者引縣令入自西門就位南向立贊禮者立於縣令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已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西南白請行事退復位贊唱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初贊禮者白請行事本司帥執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縣令贊者引縣令自北陛升社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縣令升稷壇南面奠稷神如社壇之儀訖贊者引縣令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俎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陛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縣令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縣令盥手訖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縣令縣令悅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縣令縣令受爵執罍者酌水縣令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縣令縣令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縣令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訖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配座酒罇所縣令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厥日維戊恭修恒事薦于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寔惟通典謹以犧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進當社神座前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縣令之右東向立縣令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跪減社神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縣令受以授左右縣令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虛爵復於坫縣令興再拜贊禮者引縣令降自北陛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陛升詣稷神罇所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

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蒴黎恭以制幣犧齋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配位酒罇所縣令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縣令酌醴齊贊禮者引縣令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禮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具位姓名敢昭告于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脩恒禮薦于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齋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贊禮者引縣令降自北陛還本位初縣令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贊禮者引亞獻自社壇西陛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醴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后土氏酒罇所亞獻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亞獻酌醴齊贊禮者引亞獻詣后土氏神座前西面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進當神座前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東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進受虛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自西陛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稷壇升獻飲福如社壇之儀訖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縣令就望瘞位南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於埳贊禮者曰可瘞埳東西各二人置土半埳贊禮者少進縣令之左白禮畢遂引縣令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已下以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縣祈社稷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北如常儀設縣令已下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醴設縣令位於稷壇西北掌事已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為上設贊唱者位於縣令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設縣令已下門外位於西門外之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壝七

十步所。禁斷行人。掌事者入設神席樽坫罍洗篚冪如常祭之儀。（每座尊二。各籩一豆一。篚實巾二。配座皆有一。置於坫。）質明。縣令已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樽罍。祝以祝版各置於坫。又以幣各置于篚。設于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縣令已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樽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已下皆再拜。執樽者各升自西階立於樽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陛行掃除。降又詣稷壇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瘞埳北位。贊禮者引縣令已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詣縣令之左。白請行事。退本位。祝升詣酒樽所。（瘞訖實土。皆以篚出。）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北向授縣令。縣令奉幣自北陛登社壇南向。跪奠於社神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縣令。縣令受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之社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陛復位。諸祝各還樽所。贊禮者引縣令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陛升詣社神酒樽所。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酒。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

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社神。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家此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社神。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興。還樽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詣配座酒樽所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縣令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久闕時雨。黎元恐懼。惟神家此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祝興。縣令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興。還樽所。縣令拜訖。贊禮者引縣令降自北陛。詣罍洗盥手洗爵洗訖。詣稷壇北陛。升獻如社壇之儀。（稷神及后稷氏。祝文與上同。）獻訖。贊禮者引縣令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撤豆。興。還樽所。贊唱者曰。再拜。縣令已下皆再拜。贊禮者進縣令之左。白請就望瘞位。南向立。祝取幣及血。實於埳。東西向各二人實土半埳。贊禮者進縣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樽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祈所。得雨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社神。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監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社神。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縣令姓名。敢昭告于后土氏。往以久闕時雨。式陳誠禱。惟神鑒祐。降茲嘉液。品物霑洽。蒼生咸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后土氏。尚饗。（稷神文并配與上同。）

諸里社稷

大明集禮。唐制。諸里社正祭社稷儀。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每位酒尊二并勺。牲用牲豕。以俎二分載牲體。籩二實以棗栗。豆二實以葅醢。簋二實以黍稷。簠二實以稻粱。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北。社正奠爵於神位前。祝讀祝文曰。維某年月日。某村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維仲　日維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社神。尚享。稷座祝文曰。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群黎。今仲春吉戊。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稷神。尚享。祭畢。祝版燔於祭所。士庶通禮。諸里祭社稷。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預祭者。各清齋一宿於家之正寢。（正寢者。謂家之前堂。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預修理神樹之下。又為瘞埳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掌事者

設社正位。於稷座西北十步所。東面。諸社人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酒樽二。并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籩二。豆二。爵二。簋二。（無禮器者。量於餘器充。）祭日未明。享牲于廚。（牲以特豕。祝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前腳三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中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各載之於二俎。餘皆不設。其樽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葅醢。簋實黍稷。）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已下。各常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一。巾二。爵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樽入。設於神北少西。社神之樽在東。稷神之樽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樽所。）執樽者立於樽後。掌事入實酒樽訖。祝及執樽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識者充。）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為上。皆再拜訖。執酒樽者。各就樽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已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曰。再拜。社正已下皆再拜。祝詣樽所。贊禮者贊曰。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葅醢居前。左右廂。黍稷在其間。葅居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

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樽所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坊即云某坊村已下准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秋云仲秋）日惟吉戊謹率恒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社神尚饗祝興社正已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酒樽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饌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稷神饌西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敢昭告于稷神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群黎今屬仲春（秋云仲秋）謹率恒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于稷神尚饗祝興社正已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神及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酒祝受爵還樽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贊曰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埳東西各一人寘土半埳贊禮者少前白禮畢引社正等出祝與執樽者復社人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餕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於祭所

大明集禮祭儀

諸里凡祭社稷共用一豕禮器籩豆簠簋許以陶瓦器代之每位碟二實以棗豆碟二實以葅醢碟二實以黍稷又碟一以盛毛血瓦尊一實以常釀酒杯一祝文無版則以紙書之讀以社人有學識者充前祭一日社正及社中諸預祭之人各於本家堂前待客之所齋一日社正先遣執事人掃除神樹下四面為瘞坎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主祭之家洗滌廚房鑊器以正堂為饌所至晚宰牲執事者以一碟取毛血與祭器俱實於饌所祭日未明執事者於廚中烹牲設社主于樹下稷主于社主之西各藉以莞席設社正拜位於社稷位前南向設預祭人位於其後設引禮諸執事人位又於其後執事者於饌所實祭物於碟內解牲體置于二俎置酒于尊書祝文于紙祭物既備執事者各捧設于社稷神位前燃香明燭自社正以下各服常服盥手入就拜位立定執事執壺于尊中取酒立於神位之左讀祝者立於神位之右引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社正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執事者取毛血埋瘞于埳中引禮唱跪社正前詣社主前跪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社正上香上香三上香訖舉杯執壺者斟酒引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社正祭酒祭酒三祭酒訖讀祝者持祝文跪讀於神位前之右讀祝訖引禮唱俯伏興稍後拜興拜興平身社正俯伏興稍後平身又引社正詣稷神位前唱跪社正前詣稷主前跪引禮唱上香上香三上香社正上香上香三上香訖舉杯執事者斟酒引禮唱祭酒祭酒三祭酒社正祭酒祭酒三祭酒訖讀祝者持祝文跪讀祝於神位前之右讀訖引禮唱俯伏稍後拜興拜興平身社正俯伏興稍後拜興拜興平身引禮引社正復位引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社正以下皆鞠躬拜興拜興平身執事徹祭物讀祝者取祝文焚瘞于坎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五

二質

稷

社稷詩大朱勝叅集鄂州社稷壇記曰。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閒丈五尺。後二壝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閒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埳其下半石也。南五丈為門三閒。北二丈有奇為齋廬五門。緣以重垣。甃以堅甓。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練時日。屬寮吏脩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本記又曰。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句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祭法唐於仲春仲秋。則祭大社大稷。神龍初改先農壇為帝社。於大壇西而立帝稷。其與太社太稷無異。開元十九年。停帝稷而祀神農。復以后稷而為配。天寶三載。於是而升社稷為大祀。此歷代之沿革也。然社稷之義。先儒所說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理地之神。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各有通。但昔來所習。謂鄭為長。及白虎通曰。土地廣博。不可徧祀。五谷衆多。不可一一而祭。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得陰陽中和之氣。而衆故稷為長。此言得之矣。雖然。昔共工氏龍有平水之功。高陽氏之子。亦有平土之功。是故祭社之日。取二子而配食焉。示不忘本之義也。今之配祀者謂之龍可也。黎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龍與黎為社之正神。非配社者。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社為土神。則當時以水。不當兼用羊豕也。殊不知用犢祭地。禮也。社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安得不用羊豕。吾益知社為土正之正神。而無疑也。列山氏之子柱。有布谷之功。厲山氏之子農。亦有播穀之功。是故祭稷之日。取二子以配焉。示不忘本之意也。今之配祀者謂之柱可也。農亦可也。何嫌於二名耶。彼直以柱與農為稷之正神。而非配稷者。又漢儒之妄也。或曰不然。使稷為谷神。則當祀以牲。不當復用秋黍也。殊不知用牲祭地。禮也。稷乃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帝為天之尊神。而非天也。吾安得不用稷黍。吾今知稷為穀之正神而無疑也。

葉水心集溫州社稷記　社。土也。稷。穀也。非土不生。非穀不育。國始建則遣以祀。示民有命也。風。雲。雷。雨。隨地而興。禾。黍。菽。麥。隨種而生。神明之所由出。至嚴至敬。不敢忽也。惟淫誣誕之說。起乞哀於老佛。聽役於鬼魅。巨而龍罔。微而鮮蝪。執水旱之柄。擅豐凶之權。視社稷無為也。嗚呼。豈民悖而不知禮哉。乃長吏導之。非其義也。蓋溫州之社稷。昔者莫能詳矣。某自童年見其壇陛頹缺。旁無四墉。救屋三楹。欹傳墻邀。聚焉祭且至。徐薙蕪蔓草。墻燎甫畢。已叢生過其舊矣。地氣一不應。浮屠之普覺。行廟之祠山。秋淵之王函蕭杓。檄丘之三王。海神。奔走拜伏。呪誦數雜。社稷顧漠然無預也。夫莫尊於地。莫察於地。衆靈群望環拱。效職者也。何急彼而慢此哉。故曰。非其義也。嘉定四年。守楊簡始加甓土上。於是灌莽尤盛。剌壯。城卒專修平之。十年守鞏嶸伉。其大門改造齋房。築墻百五十堵。具凡佩服器用之須。楊公謂守莫先於社稷。鞏公曰。吾寢處漏不補。它觀游無用也。二公知以義導其民矣。夫山水之高深。像設之詭特。衆靈群望。託之以為神也。社稷無有。然則民之耳目雖新於一時。而不能久於異日矣。古人必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鄭康成曰。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周人以栗。宰我曰。使民戰栗。以為恐懼不自安。非親地之道也。永嘉之木。莫宜於豫樟。豫當出地奮也。樟章之也。皆美甚之名也。數十百年其大百圍。其崇千霄。民無敢不肅也。然後知古之治其國者社稷之臣。今之守其地者社稷之守。

永嘉縣社稷記　晉析永寧縣。置永嘉郡。更名縣曰永嘉。在隋唐間其社稷步積之。三千二百八十六。中容八壇。圖籍轉相授。所從來遠矣。淳熙後步失者二千有餘。壇陛淪沒。即於佛祠。令不能正也。嗟夫。豈其邑小其民寡。不足與正耶。將其事緩其效迂。正不正皆無益損而致然也。山陰胡衍領縣二日。駭悵愧惕。若疾負在己。按舊圖就南補北。還得故步。垣千尺。磚之用。政和儀崇五壇。壇石皆青。表之門道。獻之房宇。嘉定十一年秋告新社成禮。然則果於行義。可以為勇。復於已失。可以為難。先有司之所後可以為敬。參而具者賢也。君辭避不肯當。獨推言之曰。古民人社稷常並稱。有其實也。後民人社稷雖並稱名而已矣。實則教之耕稼而養抑齊潤槁。皆神力也。名則視其耕稼而取。俄旱忽水。非神禍哉。州之取總其凡猶竊民聲。縣之取頻。其目惟聚民。然縣社之名。僅存者幸也。古之立國。左祖右社。嚴事如一。朝市均等。無相離也。後世或遠或近。率意而為。甯。自晉唐

置社僻在大城盡處。今蕃庶尚草萊。雜菁綈曠。人跡絶矣。野廬老圃。盡以寄葵韭華樸巨棟。冐託蔭焉。永嘉之社。名業不存可畏也。夫治術同異。吏宜孜詳。地勢偏隔。人且自怨。令姑罪之。允。奚彼敢議哉。衆又請君思深之至此也。哉於仁君役民甚簡。不妄勞費。責輸以時。不苟貸假。然則審其取者養民之始。正其名者致實之漸也。故并記之。頹先生百納歸社稷

人非土不生。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故社稷之祀亦不可廢。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有播穀之功。則取以配稷。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此春祈社稷之詩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此秋報社稷之詩也。夫廬居族處。非土不生。枵腹張頤。非穀不食。知土穀之不容一日廢。則社稷之祀。如之何其廢之。是故人臣有平土之功。則取以配社。如共工氏之子龍。高陽氏之子黎是也。有播穀之功。則取以配稷。如烈山氏之子柱。厲山氏之子農是也。古人崇重之意。爲何如。而祭之以春官。卜之以肆師。擇之以元日。重蕆事也。行之於新邑。禱之於枌榆。立之於洛陽。示尊敬也。其崇重之意。又爲何如。蓋自不立官稷而祀稷之禮廢。不建周社而祀社之禮壞。一變於漢之中世。再壞於唐之建州。況復有載芟良耜之意乎。吁。與張文琮所以有何觀之嘆。然而社用羊豕。稷用黍稷。又奚爲不用犢。祭蓋用犢乃祭地之禮。社稷雖地祇之屬。而非地。猶五常爲天之尊神而非天也。社安得不用羊豕。稷安得不用黍稷乎。吾於此又知社稷爲土穀之正神。實非人爲之也。王東牟先生集祭大稷文　天監下土。屢錫豐年。明神格思。實相民事。茲率曲禮。時祀敢忘。一（本天命匪解。屢錫豐年。明神格思。與我民邦。）洪造盤州集土正句龍氏后稷氏祝文　伏以惟神之靈。配食社稷。土爰稼穡。實尸其功。綠日報天。於郊用牲。美芳嘉薦。用迎孚休。鄭起潛立庵外　社稷祝文　七月之旱。荐求青澤之流。一雨所濡。庶有豐年之望。隨感輒應。因謝致祈。有社稷焉。實爲土穀之主。時雨暘若。迄臻禾稼之登。　雨師雷神風師。太社太稷祝文。　春夏耕耘。正切有秋之望。陰陽繆盭。實深不雨之憂。斯民何辜。惟德弗類。令適臣而懇禱。念我衆之焦熬。轉爲年豐。在茲旬浹。閔此七月之旱。引領望霓。沛然三日之霖。覆手爲雨。備伏以俟盻蠁其通。　春祭祝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二月朔日戊。嗣天子敢遣具位（臣）某。敢昭告于太稷之神。惟神職司八政。首務三農。民用以生。萬世攸賴。選茲吉日。恒典恭陳。神其格思。永錫繁祉。（云云）尚享。　秋祭祝文

維大德十年。歲次丙午。秋八月朔越日戊。嗣天子敢遣具位（臣）某。敢昭告于大稷之神。惟神寔司稼穡。普濟黎氓。百穀用成。群生咸遂。元宋本至

治集祭大稷文。　惟神典司百穀。資我民天。秩報維時。有嚴毖祀。尚其昭格。式相豐年。程端學積齋集祭大稷文　惟神八政是司。三農是務。用成百穀。咸遂群生。時因仲春。敬修常祀。明善清河集大稷文。　民惟邦本。食乃民天。雨雪愆期。奚開嗣歲。四方久旱。麥不能苗。匪徒無年。將興疫癘。深爲茲懼。虔走嚴祈。冀沛甘霖。惠澤萬國。

國朝大社大稷祝文。　維洪武某年。某月日。

皇帝敢昭告于太社之神。太稷之神。惟神贊輔皇祇。發生嘉穀。粒我烝民。萬世永賴。時當仲（春秋）禮嚴（告祀報謝）謹以玉帛牲齊。粢盛庶品。備茲瘞祭。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神。尚享。宋張文潛宛丘集府州縣祭稷文。　惟神之功立我烝民。有邦之君。實興周室。萬世通祀。光配無極。受命天子。來長斯民。歲時奉祭。牲幣有秩。蒞事之始。敢告有常。神其鑒之。永錫斯土。王東牟先生集后稷氏文。　肇降播種。服勤于農。王化開基。百世是祀。歲舉彝典。以昭獻誠。一（本誕降嘉種。服勤于農。王化開基。百世是祀。）劉給事集祭社稷祝文。　維神以休烈。垂祐下民。生殖之功。萬世永賴。（某）被命守土。涖事之始。牢茲常事。敢不祗謁。韓駒陵陽集謁社稷文。　惟神載在祀典。所從來遠矣。縣令始至。臨闕壇壝。此令甲也。其敢不恭。陵陽牟巘集社稷文。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也。某被命守此土。眡事三日。未有以自見於民。祇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開。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潘良貴默成居士集祭社稷祝文　某奉天子命。寄此民社。以三月乙卯即治。凡神之能庇貺斯民者。莫不致恭以奉祀事于廟。惟時五祀之本。設壝以祭。於是卜日省壇陛之制。考樽彝之數。封植嘉木。以俟祈報。捐虔以告。神其鑒之。張南軒集稷神文　惟稷有神。司我下土。幹旋生育。功用莫樂。（餘同謝雩文）彭止堂集宜春縣尉謁社稷文　唯民天生之。社稷食之。君命吏臨之。唯神鑒之。尉雖職官。亦吏也。於民事敢不盡心。今以眡事之初。具清酒庶肴。冀于壇壝。非以自獻而已。亦曰社稷食民之神。當爲民歆。　又江陵府謁社稷文　某得鎮古荊。祗見社稷。敢共農事。維守之職。不違農時。敢不勝負懔戾斯訓。神罰勿遺。　又袁州權郡謁社稷文　社稷有功於民。民百世祀之。吏無德於民。民不能一日安之。郡祀社稷。非以報也。亦以勸也。某敢不敬。廖行之省齋集代劉守到任謁社稷文　某蒙恩假守。初見吏民。惟社稷郡之本也。具禮祗謁。將正始崇本。凝神之休。以惠遠俗。非曰衆故事而已。神其相之。吳泳鶴林集稷神祝文　惟詩之載芟曰。春祈社稷。所以

重農事之始也方春東作田疇巖巖而神實歆地之生國有令典吏敢不虔謹潔牲具幣以致祭于神惟神克相惠綏此民俾物無疵癘則吏與民拜神之德 陳書御賓憲集社稷神祝文　縣令八品官爾有社稷焉讀詩至載芟則知祈年古矣祈之春固將報之秋也青陽氳氳千耦如雲神其玉之食我農人 黃應龍璧林集社稷祝文　某兩年承乏水潦是憂民無流莩賴神之庥誤恩召還實為忝冒行矣問塗以謝以告　謁社稷文

忝惟國家祀典自古迄今無如社與稷為至重蓋五土之神民所載也五穀之主民之命也台之為郡瀕于海畢乾水溢之憂號為大難若時晴雨順海波不驚則民可安居而粒食守臣與此邦之百姓同戴社稷天地生全之德斯無斁見事祇謁敢以情懇 葛立方歸愚集后稷氏祝文　惟神帝武赫靈畢訏稟質教民粒食民以弗餓月臨嘉平土反其宅司嗇之祀敢效吉蠲 孫逢吉集祭后稷文 厥初生民利在稼穡孰宣其勤俾之粒食思文后稷于懋于耕萬世不匱質以有生牲既博碩酒且嘉栗以妥以侑祇薦明德 播芳大全集汪彥章謁社稷祝文　國家當艱難用武之秋擇循良宣化之吏不以某之不肖使守此邦撫其人民而事其社稷夙懔迂愚無以報稱惟神降鑒下土秋祀萬世當使雨暘以時疾癘不作而守亦

預有榮焉尚享 宋詠到逆驍首奏告社稷文伏以兇渠就戮函首闕庭冊祝告虔展儀宗社（太稷改作宗稷）賴神靈之助順豈沖眇之能堪覩人心鄉背之甚明知天命延洪之可卜敢忘抑畏膚荅顧歆　伏以瞻言西土全付我家三百年德澤滲漉之深億萬衆人民愛戴之舊逆驍位崇上府（云云同宗廟）授首如期實憑宗稷之神靈迄底方隅之綏靖更祈孚祐益壯丕圖祇率彝章敢伸虔告 祈禳四六祭稷神祝文　百嘉之物所賓惟穀神職攸司種無不熟報功以祀禮行仲春匪福其私惟以為民上饗

社為五土稷播百穀土穀之利萬民以濟（某人）始至敢不款謁神其相之

又　惟神播種之功烝民乃粒從于先穡宜以侑食春祀以嚴敬恭無斁尚格神休惠此一邑尚享 元明善清河集祭社稷文　歲崇潔祀靡愛犧牲徼福皇祇固我邦本自秋七月涉于春初胡詹恒陽不雨不雪匪饑則沴而為民憂用展明禋時沛膏澤玄功茲在無爽虔祈　旱既大甚閔我羣黎不雨無苗恒暘有癘潛脩徧禱冀諒嘉祥百穀用成家用康樂常祀豐潔千億萬年 宋本至治集祭后稷文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配食司穡時維故常神其格思求歆昭薦 程端學積齋集祭后稷文　惟神躬勞播種粒我烝民有德有功敢忘報稱仲春禋薦繫社是祈蒲道源順齋表業祭后稷文　教人稼穡創始於神萬世粒食有功在民報本之禮率土攸均仲春上戊血牲薦誠願神孚佑百穀用成　為農之師百穀首殖萬民至今賴以足食功配於社祀以為稷春中上戊牲酒報德願賜豐年俾民富實 王康文山集祭社稷文　爾有神為民而立自昔有之曰郡曰縣無不為置壇壝而通祀之歲之豐凶民之安否繫焉禮有侑享責在有司時乃明禋惟爾有神降休尚饗

國朝府州縣社稷祝文維洪武　年歲次某月　朔日某官某等敢昭告于某社之神曰品物資生烝民乃粒養育之功司土是賴維茲仲（春秋）禮宜（告祭）祀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錦綉萬花谷祭社稷歌　厚地間靈方壇崇祀建以風露樹之松梓勾萌既甲芟柞伊始恭祈粢盛孝膺休祉（中缺）　祭社稷頌　社實陰祇稷惟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時號共工厥有才子實曰勾龍稱物平賦百姓熙雍陶唐敉災決河數江棄亦播殖作義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勳庸勳庸伊何厚載蒼生倉廩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乃家乃國是奉是遵（宋何）隋書音樂志（迎送神登歌與方丘同）春祈稷奏誠夏辭　粒食興教　播厥有先　尊神致絜　報本惟虔　瞻榆束耒　望杳闢田　方憑戩福　佇詠豐年　秋報稷奏誠夏辭　人天務急　農亦勤止　或蓺或麃　惟蘉惟芑　涼風戒時　歲云秋矣　物成則報功施必祀 唐樂章（左僕射房玄齡撰）迎神奏順和之舞（太簇宮）列山有子　后土用神　播種百穀　濟育兆人　春官緝禮　宗伯司禮　戊為吉日　迎饗茲神　登歌奏肅和　后土凝德　神功叶契　九域底平（缺）　兩儀交際　戊期膺序　陰墉展幣　靈車少留　俯歆樽桂

送神　告祈式就　酬功載畢　靚地尊天　禮文經述　既徹今序福流初日　神馭爰歸　詞官其出 宋史禮樂志祭大社大稷樂章　景德三首降神靜安　百穀蕃滋麗乎下土聿崇明祀垂之千古育物惟茂粒民斯普報本攸宜國章咸覩 奠玉幣酌獻嘉安　於穆大祀功利相宣靈壇美報歷代昭然介以蕃祉祚以豐年土爰稼穡允協民天 送神靜安 制幣犧齋正辭無愧樂以送之畢其精意 景祐三首　迎神寧安五祀之本百貨何極道著闢闓惠周動植國崇美報民資力穡奠獻惟寅神靈來格 初獻升降正安太社后土太稷后稷奠玉幣並嘉安奉俎豐安（同前）　亞終獻文安送神寧安　神之來兮降茲下土神之去兮杳無處所壇壝肅然瘞幣徹俎乃粒之功冠于萬古 奉俎豐安（神州地祇皇地

（祇與社稷通用。）禮崇明禋。維馨斯酒。潔粢豐盛。殺時犉牡。齊莊嚴祇。升燎于槱。其報伊何。如山如阜。　大觀九首。迎神寧安　黃鍾二奏　惟土之尊。民食資焉。陰祀昭格。牲牢腥羶。有功于民。告其吉蠲。神之來享。雲車翩翩。　大蔟角二奏　惟穀之神。函育無窮。百嘉蕃殖。民依厥功。嚴飾壇壝。威儀肅雍。神之來享。祈于登豐。　姑洗徵二奏　猗歟那歟。生養斯民。家給人足。時庶熙純。祇嚴明禋。於薦苾芬。粢盛豐潔。神乃有聞。　南呂羽二奏　籩豆斯陳。三牲告幽。報本之禮。眷神之休。來歆芬香。豐登於秋。倉箱千萬。治符成周。　初獻升降正安　崇崇廣壇。嚴恭祀事。威儀孔時。周道進止。鏘若環佩。誠通于幽。相于農植。邦其咸休。　奠幣嘉安　於嘻陰祀。封土惟崇。于時之吉。歆予鼓鍾。柔靜化光。人賴其功。陳茲量幣。百貨是隆。　酌獻嘉安　坤元生物。功利相宣。蠲茲祀事。美報致虔。清酤芬如。靈壇巋然。酌尊奠觴。神其格焉。　亞終獻文安　薦嘉亶時。洋洋來格。載登茲壇。齋明維敬。神用居歆。順成農穡。其崇若墉。其比若櫛。　送神寧安　尊罍芬香。威儀肅雍。靈心嘉止。洋洋交通。神歸降禧。年斯屢豐。倉箱千萬。慰于三農。　紹興十七首。迎神用寧安　函鍾為宮（春社用）五祀之本。社稷有嚴。奕作伊始。表敢不虔。吉日惟戊。式薦豆籩。神其來格。用介有年。　函

鍾為宮（秋社臘用。）功烈在民。誕受露雨。良耜既歆。乃揚帗舞。是奉是尊。厚禮斯舉。相其豐年。多稌多黍。　太蔟為角　是奉是尊。茲率舊章。樂音純繹。薦溢圓方。情文備矣。神其廸嘗。永觀錫羨。多穡穰穰。　沽洗為徵　穀資土養。民賴穀生。功利之博。莫之與京。式嚴祠壇。因物薦誠。禮具樂奏。惟神顧歆。　南呂為羽　國主社稷。時祀有常。肅若舊典。報本不忘。粢盛豐潔。歌吟青黃。尊神倏來。百物膺將。　盥洗正安　祭重齋肅。神格專精。沃洗于阼。涓潔著誠。清明也矣。熙事備成。以似以續。如坻如京。　升壇正安　神地之道。粒食有先。歲謹祈報。禮嚴豆籩。降登裸薦。罔或不虔。以似以續。宜屢豐年。　大社位奠玉幣嘉安（春秋太稷土正后稷通用）土發而祭。農祥是祈。籩豆加篚。典禮有彝。惟茲珪幣。用告肅祇。神靈降鑒。錫我繁釐。　太社位奠玉幣嘉安（秋臘太社土正后稷通用）赫赫媼神。稼穡是司。方是藉斂。報本攸宜。嘉壇建祀。玉帛陳儀。明靈昭格。以介蕃釐。　還位正安　國主大祀。地道事神。稷司百穀。利無惟均。練日新吉。粢盛飶芬。神燕娛矣。福此下民。　捧俎豐安　嘉承天和。黍稷翼翼。烝相農功。繄神之德。俎實犧牲。舊章是式。酬有豐年。我度維億。　大社位酌獻嘉安（春社大稷土正后稷通用）叶氣嘉生。年穀順成。萬億及秭。如坻如京。奉時犉牡。告於

神明。歆此良耜。於昭德馨。　亞終獻文安　風雨時若。自天降康。稼穡殖自神發祥。穀我父子。豐年穰穰。報本嚴祀。齋明允咸。　徹豆娛安　報本之禮。戴于甲令。靈壇昭告。神既來聽。徹彼豆籩。精誠斯罄。實惟豐年。農夫之慶。　送神寧安　乃粒烝民。功昭萬古。國有常祀。薦獻式敘。肅肅雍雍。舊章咸舉。神保聿歸。介我稷黍。　望瘞正安　地載萬物。民資乃功。報本稱祀。太稷攸同。禮樂既備。訖埋愈恭。神其降嘏。時和歲豐。元樂章降神（二成）林鍾宮　鎮寧之曲（八變）以社以方。國有彝典。大哉元德。基祚綿遠農功萬世。於焉報本。顯相默祐。降監壇墠。　降神（二成）太蔟角　鎮寧之曲　錫民地利。厥功甚溥。昭代典禮。清聲律呂。穀旦于差。洋洋來下。相此有年。根本日固。　降神（二成）姑洗徵　鎮寧之曲　平厥水土。百穀用成。長扶景運。宜歆德馨。五祀為大。千古舉行。感通肸蠁。登歌鎮寧。　降神（二成）南呂羽　鎮寧之曲　幣齋虔脩。粢盛告備。倉庾坻京。繄誰之賜。崇壇致恭。幽光孔邇。享于精誠。休祥畢至。　初獻盥洗　太蔟宮　肅寧之曲　禮備樂陳。辰良日吉。挹彼罇罍。馨哉黍稷。濯溉揭虔。維巾及冪。萬年嚴祀。瑲瑲受職。　初獻升壇降同　應鍾宮　肅寧之曲　春祈秋報。古今彝章。民天是資。神靈用彰。功崇禋嚴。人阜時康。雍雍為儀。燔芬苾香。　正

配位奠玉幣　太蔟宮　德寧之曲　地祇饗德。稽古美報。幣帛斯陳。圭璋式縟。載烈載燔。有羞致告。雨暘時若。丕圖永保。　司徒捧俎　太蔟宮　豐寧之曲　我稼既同。群黎徧德。我祀如何。牲牷孔碩。有翼有嚴。隨方布色。報功求福。其儀不忒。　正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異世同德。於皇聖造。降茲嘉祥。衛我大資。生乃烝民。俾德覆燾。厥作裸將。有相之道。　配位酌獻　太蔟宮　保寧之曲　以御田祖。皇家秩祀。有民人焉。盍究本始。惟敘惟修。誰實介止。酒旨且多。盛德宜配。　亞終獻　太蔟宮　咸寧之曲　以引以翼。來處來燕。豆籩牲牢。有楚有踐。庸答神休。神亦錫羨。土穀是依。成此醻獻。　徹豆　應鍾宮　豐寧之曲　文治脩明。相成田功。功為特殊。儀為特隆。終如其初。誠則能通。明神毋忘。時和歲豐。　送神　林鍾宮　鎮寧之曲　不屋受陽。國所崇敬。以興來歲。芑秀堅穎。雲軿莫駐。神其諦聽。景命有僕。與國同永。　望瘞位　太蔟宮　肅寧之曲　雅奏肅寧。繄瑩降格。篚厥玄黃。丹誠恒赫。肇祀以歸。贈吉咫尺。萬年攸介。丕承帝德。

國朝樂章迎神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為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斯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聖來兮生祥風。欽當稽首兮（吉卄）年豐。　初

獻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得陰功。予將玉帛兮獻微衷。初斟醴薦兮民福洪。亞獻　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穆穆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終獻　干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烟繚繞兮塞旌幢。予今稽首兮忻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徹饌　粗陳微禮兮神歆。將琅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黍民率土兮盡安康。送神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望瘞　捧肴羞兮詣瘞方。鳴鸞率舞兮聲鏗鏘。思神納兮民福昂。予今稽首兮謝恩光。宋虞儔尊白堂集　肇吏君一新社稷壇宇次汪倅韻　歸然壇宇俯清流。須信規摹殊别州。端爲直茅崇屏翰。要知東楚責綢繆。治聾有酒煩分饋。宰肉何人歎滯留。天欲吾公安社稷。未宜小試美三休。王十朋梅溪集　夔州祀社稷于州之西五里。地不盈畝。壇宇庳陋。垣墉頹圮。非所以崇明祀也。買地易路。築屋增壇。命同僚董其事。不踰月告成。二月戊子。祀事既畢。書以記之。　天下通祀惟社稷。次則曰雨曰雷風。句龍與棄配土穀。是皆於民有大功。古夔子國今會府。其於明祀可不崇。西郊壇宇何太陋。我忝守土責在躬。廣而新之繫誰力。蓮幕花縣謀僉同。築垣旁近丹荔圃。闢路下壓黄冠宮。地幽松柏兼可植。時和黍稌行將豊歟門社稷宋社稷。願與天地同無窮。

鎮撫社稷　左傳文公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注鎮安撫綏魯國之社稷）重之以天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　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

同恤社稷　左傳襄公十六年。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注言齊再伐魯）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

惠顧社稷　國語里克殺奚齊及卓子。呂甥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公子夷吾出見使者。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曰。天降禍于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以君之靈。罪人克伏。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而建立之。則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隷臣也。穆公許諾。反使者。

君死社稷　禮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注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忠謂見國入。）

毋面目見社稷　史記晉世家。秦伐晉。獲晉君以歸。秦繆公許歸。晉侯使呂省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

斬社稷　古史微子世家。宋偃自立稱王。射天笞地。斬社稷。國人大駭。

同死社稷　續後漢書北地王諶傳。末帝太子璿之弟也。魏大舉入寇。鄧艾破諸葛瞻於綿竹。末帝將從譙周策降。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末帝不從。遣鄧良奉書送璽綬降于艾。是日諶哭於昭烈皇帝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皆爲泣下。南史袁粲傳。粲字景倩。仕宋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冦賊已逼。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

變置社稷　孟子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又盡心章。諸侯危社稷。則變置。（注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爲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

安劉氏社稷　西漢書吳王濞傳。吳王欲發謀舉事。遣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也。

可屬社稷　西漢書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任光爲車騎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敬。未嘗有過。甚見親愛。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上年老。寵姬鉤弋趙倢伃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黄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元二年春。上遊五柞宮。病篤。光泣涕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曉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事。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

擬儀社稷　東漢書孔融傳。融上疏言。荆州牧劉表桀逆放恣。所爲不軌。至乃郊祀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

小宰社稷　東漢書劉梁。字曼山。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庚桑瑣隷。風移碨磥。吾雖小宰。猶有社稷。苟赴期會。理文墨。豈本志乎。

嗣守社稷　晉書載記

慕容超傳。超有母妻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之。使移風易俗。宜掠吴口與之也。

可付社稷 北史魏江陽王孫善。少隨父至江南。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嘗言於上曰。可付社稷者唯獨高熲。

儀形社稷 北史魏陽平幽王第五子匡。有氣節。孝文器之。謂曰。叔文不能儀形社稷。匡輔朕躬。

大孝安社稷 新唐書承天皇帝倓傳。倓始王建寧。英毅有才略。善騎射。祿山亂。與親兵扈車駕渡渭。百姓遮道留太子。太子使倓諭曰。至尊播遷。吾何以違左右。倓進說曰。大孝安社稷。

許唐社稷 資治通鑑昭宗光化三年十一月。左軍中尉劉季述等。遷上適少陽院。立為太上皇。矯詔令皇太子嗣位。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南還。十二月至大梁。遣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注劉季述矯為之誥也。）全忠猶豫未決。會寮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

安危所屬。季述一官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大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即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

泯人社稷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闡地拓疆。泯人社稷。

不死社稷 五代歐史後蜀世家。蜀王孟昶命李昊草表以降。昶至京師。拜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七日而卒。昶之卒也。其母李氏不哭。以酒酹地祝曰。汝不能死社稷。茍生以取羞。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也。吾今何用生為。因不食而卒。

死衛社稷 資治通鑑周世宗紀。高保融遺蜀主書。勸稱臣於周。蜀主集將相議之。李昊曰。從之則君父之辱。違之則周師必至。諸將能拒周乎。諸將皆曰。以陛下聖明。江山險固。豈可望風屈服。秣馬厲兵。正為今日。臣等請以死衛社稷。蜀主命昊草書。極言拒絕之。

心繫社稷 趙善璙自警編。韓魏公琦。雖在外。然其心常繫社稷。至身死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日不食。

再安社稷 宋史韓琦傳。琦於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或諫曰。公所為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

保社稷 北盟錄。二帝之遷。唯有從權。北與承當此事。即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虞。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者乎。

死守社稷 北盟錄。宋靖康中。先是唐恪言金人必來。勸上為避狄之計。乞早幸洛陽。或幸長安。上以恪之言問何㮚。㮚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譬如不肖子。盡挈父祖田宅而鬻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日上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請罷相。

改置社稷 後山談叢。葉表為句容令。縣有盜。改置社稷而盜止。下邳故多盜。近歲遷社稷於南山之上。盜亦衰息。

睨社稷 宋史備要。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言左僕射蔡京睨社稷。內懷不道。效以紹述熙豐之說。自媒之計。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其門人親戚。京有奏請。盡作御筆行出。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歸己。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

郡王死社稷 金趙周臣滏水集。貞祐二年。廣平郡王完顏承暉。以都元帥行省事於中

都。左丞冢多副之。委以軍事。承暉鎮以德量。總大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冢多以同死社稷。而冢多有異議。竊欲委城而南。承暉面責之。愧汗浹背。經歷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曰。事勢如此。吾何面目以見主上。惟有一死以報社稷。授知管除差師安石遺奏一通。歸達朝廷。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仰藥而死。

黍稷 本草。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精不足。書盤庚。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酒誥。康叔妹土。其藝黍稷。君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詩。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幽風。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出車。黍稷方華。楚茨。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甫田。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黍稷。以穀我士女。又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大田。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信彼南山。畇畇原隰。曾孫田之。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為酒食。（彧於六反）生民。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良耜。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駉頌。閟宮曰。有稷有黍。春秋桓二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注黍稷曰。）

粢不精鑿。周禮大宰三農生九穀。（注。黍稷之屬。）禮記曲禮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內則曰。豕宜稷。月令中央土。天子食稷與牛。國語稷爲稷。不能蕃殖。爾雅粢稷也。（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粟爲粢也。）三元延壽參贊書。稷米擦也。發三十六種病。八穀之中。最爲下。不可同川附子服。廣志破熾稷。通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盧毓冀州論眞定好稷。地產不爲無珍也。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二經。薰吳之下。其木多稷。（稷以松有剌。細理音卯。）夢溪筆談稷乃今之穄也。齊晉之人。謂卽積。路州志屯留宜黍稷。小學紺珠稷五穀之長。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穀梁傳）白氏六帖仁者之粟。（禮。父母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釋注。孝子雖貧。尚不取惡人之粟。祀其先人。）白虎通清風至則黍稷滋。關江網體字（庭庭和豐。禹禹蕃殖。）賦偶（戒耕戒耘。所耕不易。實堅實好。其宜各稷。復積既歌於良耜。讖鍾寧聞於楚茨。戒戒發如雲之茂。稷稷登乃穀之豐。貽子孫子。咸喜有秋。稅我士女。嗟非饑歲。農之慶也。既詠於甫田。歲之豐也。宜歌於華黍。不張不秀。既去其蟊賊。如茨如梁。已慶於農夫。倉積更多。於翼翼而青益大。於芃芃）賦隅（取被十千。更備甫田之詠。款夫蓋積。遂形六月之詩。不待黃雲之稗。已卜豐年。何煩腹律之吹。乃生多黍。）

敖黍稷 儀禮士喪禮。敖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坫南。（注。熬所以惑蚍蜉。令不至棺旁也。疏曰。熬。煎穀也。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足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則此士二筐。首足各一筐。其餘設於左右。可知也。）

沐稷 禮記喪大記。君沐粱。大夫沐稷。（疏。謂用其米。取其汁而沐也。）

寒谷不生黍稷 劉向別錄。燕有寒谷。不生黍稷。鄒衍吹律於其間。暖氣乃生。草木由是榮茂。

玄稷 稽瑞錄漢書曰。宣帝神雀元年詔曰。乃元康四年。玄稷降于郡國。玄稷黑黍也。王子年拾遺記。漢宣帝之世。有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之瑰偉也。

膏稷 齊民要術爰有膏稷。（郭璞注。言好味滑如膏。）

步武黍稷 抱朴子喻蔽篇曰。所謂陂原之蔦蒡。未若步武之黍稷也。

儉歲粱稷 南史列傳。劉訏與其族兄歊。俱風神穎秀。祖孝標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丹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也。

鑿凍樹稷 溫公潛虛。鑿凍樹稷。勞而無得。否解曰。鑿凍樹稷。徒自勤也。

稷丘 地名。史記伍子胥傳。敗吳兵於稷。闕。（集稷丘。地名。在郊外。索隱曰。左傳作稷丘。）

稷下 馬明叟實賓錄。漢以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史記。欲以繼踪齊稷下之風。劉向以稷爲齊城門名。談說之士。期會于稷門下。故曰稷下。司馬溫公傳家集稷下賦 齊王樂五帝之風。嘉三王之茂。致千里之奇士。總百家之偉說。於是築鉅館。臨康衢。盛處士之遊。壯學者之居。美矣哉。高門橫閎。夏屋長檐。罇罍明潔。几杖清嚴。爾乃雜佩華纓。淨冠素履。端居危坐。規行矩止。相與奮髯橫議。投袂高談。下論孔墨。上述羲炎。樹同拔異。辨是分非。榮譽樵林。爲之蓊蔚。訾毀埋美。化爲瑕疵。譬若蘭芷蒿莎。布濩於雲夢之澗。鴻鵠鵝鶴。鼓舞於渤澥之涯。於是齊王沛然來遊。欣然自喜。謂稷下之富。盡海內之美。慨乎有自得之志矣。祭酒荀卿進而稱曰。吾王闕仁義之塗。殖詩書之林。安人之慮廣。致治之意深。然而諸侯未服。四鄰交侵。士有行役之怨。民有愁痛之音。意者臣等道術之淺薄。未足以稱王之用心故也。王曰。先生之責。寡人深矣。顧卒聞之。對曰。臣聞之。碔砆亂玉。魚目間珠。泥沙漲者其泉恩。莨莠茂者其穀蕪。網者棄綱而失序。行者多岐而

喪塗。今是非一槩。邪正同區。異端角進。大道羁孫。何以齊蹤於夏商。繼軫於唐虞。誠能撥去浮末。敦明本初。修先王之典禮。踐大聖之規模。德被品物。威加海隅。忠正脩列。讒邪放蹤。行其言不必飽其腹。用其道不必煖其膚。使臣飯粱齧肥。而餐驕君之祿。不若荷鋤秉耒。而爲堯舜之徒。惜夫美食華衣。高堂閑室。鳳藻鵷義。豹文麋質。誦無用之言。費難得之日。民未治不與其憂。國將危不知其失。臣竊以大王爲徒慕養賢之名。而未覩用賢之實也已。

西河美稷 東漢書匈奴中地名。見後漢書。南匈奴傳。

稷氏 千家姓。商音。東海。元和姓纂。稷。后氏之後。子孫馬。見姓苑。漢稷嗣君。叔孫通支孫。亦爲稷氏。魯郡。今兗州有稷氏。又漢御史大夫稷不疑。封寒封侯。姓氏急就篇。稷氏。后稷之後。泰山下道士稷丘君。遇漢武東巡。擁琴朝謁。

后稷 農桑通訣。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爲帝嚳元妃。姜嫄出野。見巨人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棄之平林。會伐平林。遷之。棄之渠中冰上。馬覆翼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如巨人之志。其

遊戲好種植麻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帝堯聞之舉為農師帝舜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帝命率育奄有下國俾民稼穡豳風七月之詩陳王業之艱難盖周家以農事開國實祖於后稷所謂配天社而祭者皆後世仰其功德尊之之禮實萬世不廢之典也羅泌路史高辛紀上妃有邰氏曰姜嫄衣帝衣履帝敏居期而生棄棄惟元子披頤豢亢棄之每異嫄乃收之爰名曰棄而字之曰度辰性敦而仁戲惟稷黍列女傳云性敦而仁簡狄教之時藝桑麻長研耕稼為唐天官及事虞夏以耕織為本教發蓄糞土別五土之宜教民時藝嘉穀致飭有相之道脩封疆為甽田順土造區迺民降岌而後萌人各得其所志云稷始為甽田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故孔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年一足哉虞帝乃國之邰號后稷勵百穀而山死取姞人是生漦璽世濟其德漦璽生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穀是為田祖自商以來祀之詳帝古今列女傳姜嫄之性清淨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率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兼金合璧舜典帝曰棄黎民阻饑汝

后稷播時百穀（注）衆人之難在於饑汝后稷布種是百穀以濟之（疏）王肅云堯遭洪水民不粒食故衆民之難在於饑也（云云）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追美其功以勸勉之國語云稷為天官單名為稷尊而君之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疏）先王謂后土也（云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至公劉克篤前烈（疏）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云是能厚先人之業也詩豳譜公劉之出大王之入雖有其異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疏）處豳地之先公公劉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令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故以后稷冠之早蔭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疏）此周之先祖能世脩后稷公劉之功業（云云）后稷上世賢君功業布於天下公劉能脩后稷之業又是先公之中賢俊者故特顯其名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疏）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經）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注）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云云）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經）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疏）及成人有德為舜所舉用掌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后稷矣傳（云云）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云云）（經）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注）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疏）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咲之（注）（云）謂六七歲時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藝之者是荏菽也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云云）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經）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正）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疏）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者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經）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疏）言后稷功成受國既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大與之教是可大也（經）誕我祀如何（云云）以興嗣歲（疏）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

豐年也（經）（云云）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疏）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余福以至于今而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起今既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思文后稷配天也（疏）周公既已制禮惟后稷以配所感之帝於南郊（又疏）因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為此歌焉經皆陳后稷有德可以配天之事（經）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疏）周公自言我思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此后稷有大功德堪能配彼上天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是后稷有大功矣由后稷有穀養民之故天乃遺我武王以所來之牟麥帝意所命用此后稷養天下之物表記后稷之功欲廣子孫之國以是之故陳其久常之功於是夏樂而歌之言后稷功為常久永歌樂周頌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云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注）（箋）云姜嫄用是而生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經）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

之緒注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云纘禹之事也疏是所生者乃是后稷天神又下與之以百種之福使之有明哲之性曉稼穡之事云云下此衆穀令稷種之同有天下諸侯使民知稼穡之道民賴后稷之功多云云言禹平水土稷教播種事業可以祖繼故言纘禹之緒以美之傳疏云云王肅云堯以命后稷使民知稼穡下國同時有是大功也云云天神多與之福者王肅云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言天受之智慧為與之福也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謂堯遭洪水之後種百穀教民也言其不空生謂生不濟世也不徒然也孝經援神契曰聖人不空生生必有所制是大賢不徒生也本紀又云唐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是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也云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云云禹稷同時其事相繼云思文王之美后稷云立我烝民是洪水之時民不粒食也生民云誕降嘉種者從上而下之辭是天神多與后稷以五穀也言天神與者以種者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洪水未平則無地可種故知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謂大有五穀也禹能平水土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又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箋云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又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云享祀不忒注謂僖公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又云后稷生而名棄長大舜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禮祭法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云云鯀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云云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云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云云非此族也不在祀典疏法施於民則祀云者若神農及后土云云與契之屬也云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云棄后稷名也又表記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注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足能用之者多無數也經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注亦言其謙也辟仁聖之名云吾便習於此事之人耳疏此經明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為烈

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手足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又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疏此經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后稷之祀易富也者富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祿及子孫者以后稷祭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周禮夏官司勳云云民功曰庸注法施於民若后稷疏周之先祖棄為堯之稷官農人植嘉穀天下為烈豈一手一足哉庸亦功也以法施於民有功故以后稷擬之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云云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疏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歛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歛受嗇而祭也春秋左昭公元年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經后稷封殖天下注后稷脩封疆殖五穀疏周語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案本紀不窋是后稷之子繼其父業世為大國故受此五國為土之長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對獻子曰云云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注掌播殖也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注棄周之始祖能播百穀正自商以來祀之疏棄為周之始祖能播殖百穀又舊禮儀志張齊賢建議曰云云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云云在商周稷禼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禼云云唯社林正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

左傳襄公七年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注后稷周始祖能播殖者正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孝經聖治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注后稷周之始祖疏尊始祖以配天神侑坐而食之夏本紀禹曰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濬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艱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為治殷本紀湯曰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又宋書符瑞上棄為堯稷官有功於民周本紀周后稷名棄棄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棄黎民阻饑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國語周靈王二十二年王欲壅穀

洛太子晉諫曰不可（云云）自后稷以來寧亂（注）寧安也堯時洪水黎民阻饑稷播百穀民用乂安（止）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注）基始靖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又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云云）昔我先世后稷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窋（云云）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訓典（云云）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又云昔語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而殞家語好生篇孔子曰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甫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云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趙）舜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穡種樹蓺殖五穀五穀既豐熟而天下民人於是得養育其生太平御覽孔叢子曰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史記秦楚之際月表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又前異姓諸侯表同荀子解蔽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淮南子繆稱訓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觖如也（注）觖不滿也（正）滿如陷（注）陷少（正）實如虛盡之者也漢高祖下詔曰云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注）師古曰以其有播種之功故令天下諸邑皆祠之（正）至今血食天下（注）師古曰祭有牲牢故言血食徧天下選司馬長卿封禪文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議曰（云云）今陛下為聖君稷契為賢臣張敞上議曰臣聞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於斄（注）斄與邰同揚雄（解嘲）家自以稷契選班彪王命論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注）良曰此言有天下者必資積德累行不可以造次之間得之也稷者周之先契者殷之祖皆以佐堯舜有聖美之德奕世而行故至成湯武王而有天下　杜林字伯山光武時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云云）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班孟堅典引篇陶唐舍胤而禪有虞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注）書曰熙帝之載孔安國（注云）熙廣也載事也言稷契並能廣立功事於堯舜之朝越於也於是成其子孫湯武之業並得為天子也湯契之後武王后稷之後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魏志杜畿字伯侯文帝時帝以畿試船沒帝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注）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正）故尚

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大僕其又劉曄字子揚明帝詔曰（云云）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娀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云云）曄議曰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堯有功名在祀典故也選外晉紀總論名實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注）良曰周之祖先播植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正）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又曰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云云）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注）謂列先祖之德於詩也（正）故自后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云云）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又晉愍紀史臣曰並同　束晳字廣微作玄居釋以擬客難其辭曰（云云）稷契奮庸以宣道巢由洗耳以避禪同垂不朽之稱俱入賢者之流選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籙（注）向曰稷后稷也周之始祖有至德佐堯故周文王為天子也契殷之始祖有至德佐舜故成湯起為天子商武湯也新高祖贊曰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舊禮志黎榦進議狀為十詰十難（云云）其四難曰（云云）爰稽遂古洎今無以人臣為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妃出野履巨人跡歆然有孕生稷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禹有天下稷契在門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揆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遵而祖之乎又（新王縉傳黎於全同）新魏徵字玄成謂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云云）良臣稷契臯陶也舊禮儀志許敬宗等奏議（云云）左傳亦云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故祀后稷以祈農事又新禮樂志同舊禮志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遵而祖之乎禮樂志舜禹有天下稷契在其間量

功比德抑其次也。苟成相麃得后稷五穀殖韓文原性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宋書咸袁字德仁高祖時上議曰周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數審書奉難后稷挈先高四人同為帝嚳高辛氏之子禹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嗣校之文王之於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夭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為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斕江綱體字（令德大壯。積秬累信。岐嶷志貌。）兼金合璧散對（一德承舜。丕基肇周。帷詠等柤。頌歌配天。功本積累。物資懋遷。令德素著。大功風聞。厥初烝民。稼穡傳業。時維后稷。桑麻教民。藝穀而育也。秋德兆人之命。植本而興也。聞八百載之基。赫赫邰封。光啓唐虞之治。綿綿周德。積興文武之功。答其元勲。封之有邰。思其大德。陳于時夏。唐虞之世。功獨為盛。文武之君。業由肇基。雖好稼而獨傳。亦積功之所起。民由已饑兮。矜惠允艱食以艱養兮。存心益物。周公陳此。率由致業之艱。孔子賢之。無眼過門而入。恤功于民。有相之道。庶民之養也。惟我是賚。黎民之艱也。實予之恥。方國義於萬邦。敢憚勞於一己。予以肇三十六王之基

業。予以開八百餘年之宗社。益當平世之初。思濟數天之下。種植麻菽。衣食人民。天下為然。民功曰當。躬稼而有天下。貴土以附苗根。黎民無見於壁壘。庶女克聞於不稀。赫赫稍高。時推后稷。火自高辛自稱使入。而克恤功之命。躬全濟世之仁。帝嚳為祜。姜嫄孕奇。穎始封邰。續能纘禹。既誕播以有耕。遂建邰而啓土。）教農（有黍有稻。詠於頌。惟秠惟秬。歌於詩。思播之事。作農之師。教民之稼。克躬其稼。思民之饑由己其饑。司彼穡事。作之農師。耕以地宜之利。然期天下之為立我烝民。奄有下國。有稷有稻。有黍有稷。播之種之。來作爾稼。穫之州之。西戚有攜。汝據命璽。苗田戒除。此功力所加之。有時伸以見勑之如。不稂不莠。得生成之茂。既弘既多。閒收入之備。人之聖。室空生于聖之生。必有制也。在兄年之識。已種植之專務。建成人之勳。又表科之不害。誕降嘉種。而業已成。自謂使人而名弗取。播時百穀。至率育之命。立我烝民。奔阻饑之苦。食為民天也。此克其食之艱。教數農命也。此教以穀之播。）雜對（驗之周詩。則得稱而有。考之呂刑。則特令之后。俾烝人之粒。既救民之阻饑。錫命邰封。功植二王之本。貽麰律漢。音流九夏之奇。惟以配天。祀圓丘而有秩。肆于時夏。流槃府以彰聞。生肇封邰。答元勲於往昔。況而配社。祈農事於豐年。當時自稱於使人。啓浮於行。後世推尊於始祖。克配於天。禮經祭法之中。特尊此故。詩頌思文之什。惟配于天。）群書足用（積功累仁。建邦啓土。教民稼穡。勤農耕桑。）體題（始基岐嶷。恤功配天。播種之功。艱難之業。成天地之功。佐唐虞之盛。）賦偶（積累功懋。艱難素成。始基靖民。延入百穀之祚。積功累仁。肇三十世之君。教以稼穡。遂其有無。立烝民兮。莫匪爾極。思天下兮饑由己饑。稼穡教而人識。耕耘之始。艱鮮養而民安飲食之中。）賦隅（嘉爾恤功。既著周書之訓。大其為烈。又聞載氏之書。頌稽史克之詩。載兹下國。瑞啓武王之聖。貽我來牟。）

禹稷

四書大義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天下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樂顏子之樂（程子曰君子而時中我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也）容齋隨筆稷躬稼而有天下泰伯三以天下讓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以子孫之事追言之是時稷始封於邰古公方邑于梁山之下文王才有岐周之地未得云天下也禹未嘗躬稼因稷而稱之兼

金合璧書益稷禹曰暨稷播奏庶艱食（注）與稷教民播種之法呂刑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注）伯夷下典禮教民禹治洪水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善穀所謂堯命三后憂功於民（注）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注）各成其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疏）三君伯夷禹稷憂施公於民后稷下教民布種在於農畝種殖嘉穀詩閟宮俾民稼穡（疏）堯典之文未說舜命群官使禹宅百揆即天官也契布五教為司徒即地官也伯夷為秩宗即春官也咎繇為士即秋官也垂為共工即冬官也唯夏官不言命而上句禹讓稷契之下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褒述其為稷之功不言命而為官明是稷作司馬為夏官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注）禹稷（正）其次有立言（疏）其次以人之才知淺深為上次也太上謂人之最上者上聖之人也其次次聖人者謂大賢之人也（云云）立功謂拯厄除難功濟於時故服杜皆以為禹稷當之言如此之類乃是立功也祭法聖王之制祭祀也（云云）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云云）其勤民定國禦菑捍患皆是立功者也管子法法篇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理后稷為

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上精一德（注）各精一事（正）以事其君國語鄭語史伯對桓公曰。（云云）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彰虞夏商周是也（注）是成天地之大功者論語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注）孔子曰禹稷契皋陶伯益（正）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疏）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者言舜帝時有大才之臣五人而天下大治五人者禹也稷也契也皋陶也伯益也（云云）案史記及舜典禹名文命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名棄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也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顓頊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皋陶之子舜命作虞官掌山澤之官也憲問南宮适問於孔子曰（云云）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荅（注）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及其後世皆王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荅也（正）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注）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疏）貴禹稷之有德故美之（云云）适意欲以禹稷比孔子者言孔子勤行道德亦當王有天下也孔子特謙不敢以己比於禹稷子叢子問書篇子貢問書義子曰吾於大禹皋陶謨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孟子離婁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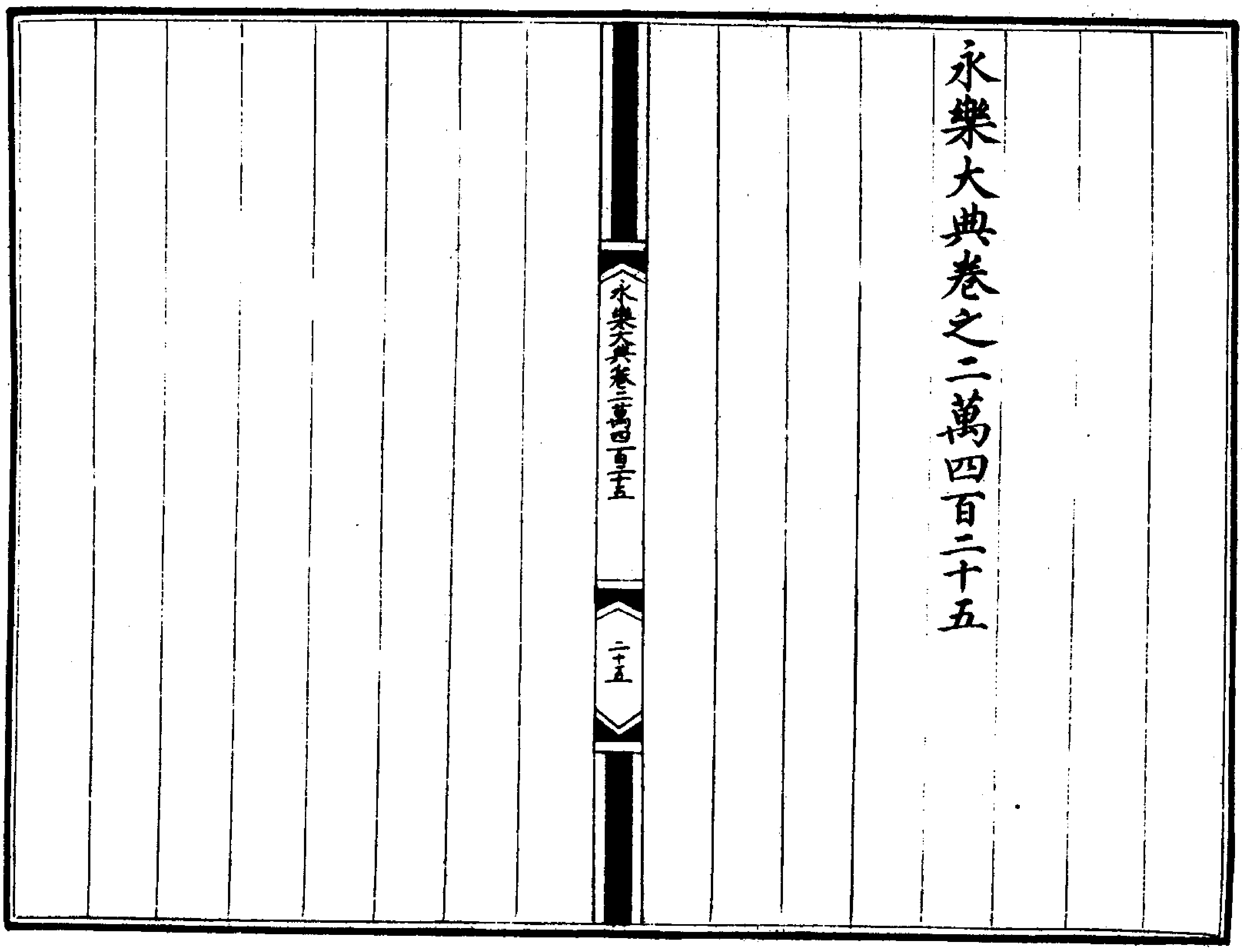
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注）當平世身為公卿憂民急也（云云）禹稷急民之難（疏）（云云）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适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史夏本紀禹曰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為治淮南人間訓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注）謂夏殷周正有陰德也淮南子泰族訓堯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前董仲舒策武帝時仲舒對策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契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

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時上封事（云云）昔孔子與顔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臣聞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云云）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後孔融字文舉。曹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注）尚書曰舜以伯禹為司空禹讓稷契於皋陶以益為朕虞益讓於朱虎熊羆以伯夷為秩宗伯夷讓于夔龍（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郎顗字雅光順帝時顗上書薦黄瓊李固（云云）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之屬並在朝（正）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龍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魏志荀彧字文若（云云）彧時年五十謚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注）彧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晉杜預字元凱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凡所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傅玄字休奕武帝即位上疏曰（云云）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

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列女傳符堅妾張氏進曰妾聞聖王之馭天下莫不順其性而暢之故（云云）禹鑿龍門決洪河因水之勢也后稷之播殖百穀因地之氣也柳子厚漢廟銘序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禼佐命垂統股肱天下唐劉廼字永夷天寶中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巍巍唐虞衆以為難（云云）昔在禹稷皋陶之衆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事類（禹善除患稷能濟時　禹號純德稷稱使人）

（當洪水之未平致黎民之艱食　九年既患於昏墊五穀艱為之播殖）

（恭此神禹一號司稽暨夫后稷亦為司空　蔑有比周之意相高汲引之風。進於內也恐負宅揆心於外也不常恤功便國利民思人之難於民之艱。相汲引以熙朝思溺饑而由己　秉四載以出民之昏墊播百穀以導民之種藝　洪水方割躬疏鑿之勞黎民阻饑盡播殖之力　禹而不稷則無以徠未播之田稷而不禹則無以入將魚之子）擷江網禮字（忠勤濟世功烈憂民　萬世永賴烝民乃粒　和朝堂佐聖朝思賦行稼輔佐觀事觀政）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二萬四百二十五

二十五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大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六

二質

稷

益稷

書傳會選蔡氏傳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臯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晦菴書說 義剛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先生曰不知是怎生地那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他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孔安國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孔穎達正義傳為稱至名篇　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書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一

人不宜言名又言賓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黃度書說益稷佐禹有功因禹稱其事故以名篇孔氏之言是也拙齋林之奇全解伏生之書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按壁中科斗書始釐而為二觀舜典愼徽五典而下正與堯典帝曰欽哉之文相接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下實與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之文相接則伏生之書合而為一者是也而孔氏必釐而為二者蓋古者簡冊以竹為之編次而成書所編之簡不可以多也故文之多者一篇之所不能容則釐而為二雖釐而為二苟文勢相接亦不害其為一也既已釐之則必為之篇名以別之於是有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之目此但為簡冊之便耳非有義於其間也書序既有此二篇之目而孔壁之中舊文雖為一簡孔氏安得不釐而為二哉以是知伏生之合之也由是理而推之也孔氏之釐正也因其簡冊之舊也故簡冊則當從孔氏而以二篇之文相屬而讀之則當以伏生為正篇名益稷者蓋以篇首有暨益稷之文故借此二字以名其簡冊猶論語有顏淵微子孟子有公孫丑萬章等名篇也而唐孔氏則謂二人佐禹治水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此則過論也陳經詳解古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觀此篇之文大槩與臯陶相聯續如臯陶曰余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此文意相接其後乃分為益稷篇因禹有暨益暨稷之事故以名篇胡士行詳解此與前篇文勢相接以使竹簡分為二陳大猷集傳　呂氏曰如論語學而子罕惟取篇首二字以記篇名後多類此（林氏曰允仙[illegible]今州）仁山金履祥表註　語意與臯陶謨相接竹簡繁多折為二編今文合之王充耘書疑問斷　堯典作於虞史故以若稽古先之舜典大禹謨臯陶皆虞書也何以亦言若稽古歟大禹臯稷皆虞廷之臣也而益稷不言稽古何歟堯舜言典禹臯陶言謨益稷不言謨何也　答書者古之史也其紀錄則出於當時其纂脩則成於後世春秋傳所引虞書皆云夏書則知舜與大禹臯陶謨必紀錄於虞朝而纂脩於夏時矣況自今以上皆可謂之古文何必異代而後謂之稽古乎禹臯益稷同皆虞廷之臣而益稷不言稽古者蓋益稷一篇今文本合於臯謨故帝曰來禹汝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為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不過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耳是則稽古之辭已見於臯陶之首矣安有一篇之書而兩言稽古者歟且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

臯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臯陶之謨也況一篇之中自禹稱暨益稷播奏艱鮮之外終始無益稷之言是又可謂益稷之謨乎合臯陶謨而觀之可無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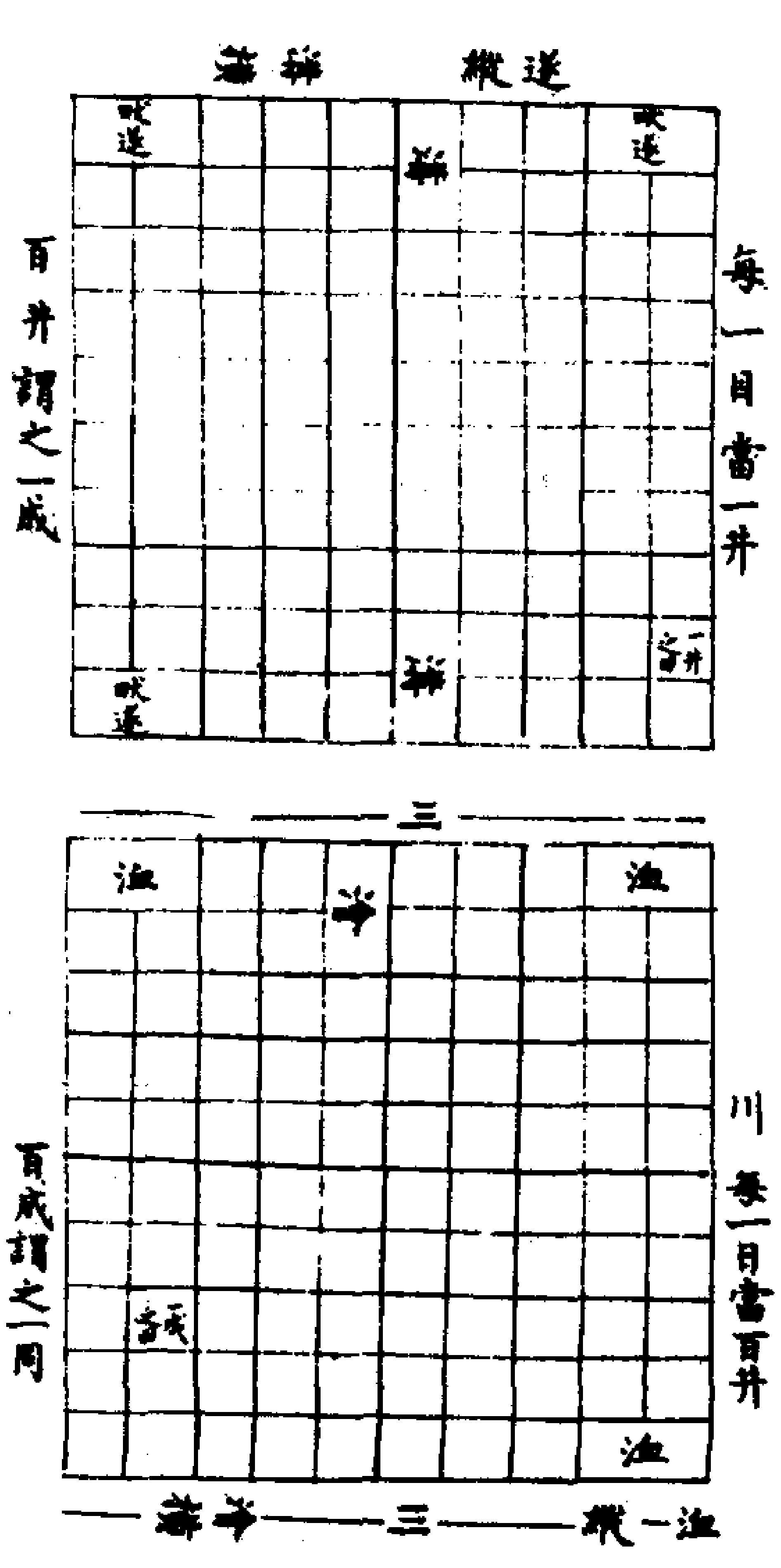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書傳會選蔡氏傳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

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汎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苞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橋，漢書作梮，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汎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功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其言爲可師法也。鄒季友音釋經（孜，音茲。墊，都念反。乘，平聲。載，作代反。刊，丘寒反，字本作栞。鮮，音仙，下同。畎，古泫反。澮，古外反。傳：呼，去聲。漫，謨官反。瞀，音茂，又音務，目不明也。輴，敕倫反。樏，倫追反。橇，丘遙反，又丘妖反。毳，如淳音蕝，師古音如字。擿，陟革反。梮，俱玉反，漢書音九足反。蹉，倉何反。跌，徒結反。治，平聲，下治水同。堙，音因。瀰，音彌。廣深，陸並音去聲，度廣曰廣，度深曰深。然此特言其廣狹深淺之數，音如字亦通。洫，忽域反。考工記：廣深二尺曰遂，廣深四尺曰溝，廣深八尺曰洫。蓋畎極小而澮極大，故云舉大小以包其餘也。　民尚艱食，據經文上句言鮮食，則曰奏；下句兼言艱食鮮食，則曰播奏。蓋謂播種艱難，故以百穀爲艱食也。蔡傳言民尚艱食，則與上句語法不協，且一句之間，文義亦不通。馬氏本艱作根，云：根生之食，亦謂百穀也。孔疏云：益奏鮮食，刊木所獲鳥獸也；稷奏鮮食，決水所得魚鼈也。積，子智反。起治，去聲。不保其治同。）

濬畎澮距川圖

壹成之田，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九遂入一溝，九溝入一洫。



右一同之田，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九澮共入九川。一同之田，其遂九千，溝九百，洫九十，澮九。

陳師凱旁通：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此據古注也。陸氏云：輴，丑倫反；樏，力追反。）輴，史記作毳（至）以上山不蹉跌也。（陸氏云：輴，漢書作毳，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毳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絶，子絶反。樏，史記作橋，徐音近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書疏云：梮，見正義。又史記夏紀云：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樏。正義云：橇形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樏，上山前齒短後齒長，下山前齒長後齒短也。）左傳云：井堙木刊。（見襄二十五年。）周禮一畝之間（至）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周禮冬官考工記，云見正義。　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孔安國傳：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因皐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禹拜曰：都，（至）予思日孜孜。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皐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皐陶曰：吁，如何？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天（至）下民昏墊。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

至距川。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 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言禹功甚當可師法 陸德明釋文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浪反李登聲類云讜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孜音茲浩浩戶老反墊丁念反昏音昏一音泯本或作睧溺乃歷反予乘下音繩刊苦寒反輴丑倫反漢書作橇如淳音蕝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橇形如木箕擿行泥上尸子云澤行乘蕝蕝音子脆反欙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梮九足反隨行下孟反槎士雅反下同說文云衺斫又仕下反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云鮮生也距音巨濬思俊反畎公犬反澮故外反廣尺上音光浪反深尺上尸鴆反下深二仞同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食處昌慮反鱉必滅反懋音茂鹽余廉反烝之承反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當丁浪反） 重言 帝曰來禹二見舜典 如何三堯典臯謨 隨山刊木禹貢 重意 汝亦昌言又師汝昌言。禹謨臯謨。禹拜昌言。 予思日孜孜。君陳惟日孜孜。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 師汝昌言篇首 孔穎達正義曰來至汝昌言。 正義曰。臯陶既爲帝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言既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沉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輴欙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爲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因臯至當言 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 傳拜而至而已 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後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 傳言天下至水災 正義曰。昏者瞑惑之意。故言昏瞀。墊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困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 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音脆）山行即橋（丘遙反）

徐廣曰。橋一作輂（几玉反）輂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欙。泥行乘蕝（子脆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梮（九足反）毳行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梮或作欙。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梮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輴與毳爲一。欙與梮輂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奏謂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鱉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鱉。其新殺之意同也。既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木獲鳥獸人以進食。 傳距至至入海 正義曰。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至川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 傳艱難至鮮食之 正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雖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教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教人艱危之處。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鱉。使人鮮食之。

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阨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　傳化易至居積　正義曰懋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材木也勉勸天下使有之無者謂從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　傳米食至治本　正義曰說文云粒糂也今人謂飯爲米糂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要義禹陳治水乘載暨益稷所以孜孜之事　四載與史記諸書同而字體各異　刊木訓除謂槎謂開道治水　决川距海由濬畎澮距川故先言川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言食魚以助穀　烝民粒故萬邦乂禹言此以勉人　王乙工長　史浩講義帝曰來禹王萬邦作乂　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似亦有理蓋味其辭意則未竟也皐陶方退託於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而帝呼禹曰汝亦昌言是帝皐陶之謨而使禹亦言之也亦者連上文言也禹聞帝命則拜謂帝曰皐陶所言至矣盡矣予何言哉皐陶欲其必言也故嘆歎而問焉曰如何如何者所以發禹之言也禹曰洪水滔天浩浩無際也浩浩懷山襄陵丘陵且不見況得平土乎下民昏墊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三過其門而不入之時也是故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高下刊木以積薪爲隄防也當是時益烈山澤而焚之得禽獸以進於斯民補其乏食益之功大矣及水之將平决九川以距四海九州各有川導之至于海四海者東西南北之水各隨其地勢而導之此禹行其所無事也濬畎澮距川解者曰凡一耦之伐廣尺深尺爲畎百里之內廣二尋深二仞爲澮濬畎澮距川川者大川也明其水亦至于海也此禹盡力乎溝洫也海內漸得平土於是稷降播種以進於民其曰艱食草木之根也鮮食魚鼈也民既得取艱食鮮食而商旅有塗可行又使之懋遷有無以其所有易其所無也化者不腐敗居者有儲蓄烝民乃粒則飢饉之患去稷之功大矣是禹以萬邦作乂之功歸之益稷也禹既歸功於益稷益稷初無言也而以名篇者彰禹推賢遜能之德也黄度書說帝曰來禹王師汝昌言　禹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皐陶慎厥身修厥明勵翼益稷予思曰孜孜是爲三謨綱領皐陶之論

道悉矣禹奚復以言爲哉在力行而已矣八年于外手足胼胝所謂思日孜孜者言莫加乎此也皐陶欲盡發其義故歎息而問之四載舟車輴樏隨山刊木川依於山而路困於川也刊木通道也匠人曰兩山之閒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益虞官奏進鮮食鳥獸如毛飲血在粒食前洪水草木暢茂益烈山澤而焚之乃奏鳥獸鮮食九州之川皆因其自然趨下之勢而通於海大水既入無汎溢之患則於其中爲畎達溝爲溝達洫爲洫達澮爲澮達川稷農官艱食稼播鮮食魚鼈川瀆溝澮本爲播種因奏魚鼈鮮食懋勉勉遷有無使之相通化其居積使無壅滯而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凡此不過數十言禹之治水規模盡在此益山澤之政稷播種與契敷教其次序亦在此可謂能言矣言貴於可行也而其見効如此則豈不深切著明矣哉皐陶昌言禹拜之禹昌言皐陶師之服善無我聖人之心一也故曰師師絜齋袁燮書鈔帝舜端拱在上而禹皐陶相與講論治道於前皐陶既陳謨矣舜又命禹亦進其昌言自思曰贊贊襄哉之下即繼之曰帝曰來禹本不必分爲兩篇然必異其篇而以益稷名者蓋二人在唐虞時其功亞於禹皐陶非他臣下比不可泯而不彰所以表而出之使天下後世知益稷之功其大如此書之篇名不與語孟叙篇相似以益稷名篇此等史臣之深意也　舜命禹亦昌言不過只此一句然則有何可拜有何可美而禹既拜之又都之彼果何所見而若是也此不可以不思禹之拜拜舜之意也夫皐陶陳謨可謂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舜猶不以爲足更命禹亦昌言這一箇求言不已之意禹安得而不拜只亦之一字禹便當端拜禹謂我亦何所言哉我之所思惟日孜孜而已孜孜者勉勉不已也日孜孜者無日而不孜孜言其孜孜之無窮也禹之孜孜即舜之求言不已也所謂聖人亦惟不已而已舜樂於聞善其心不已禹之工夫亦只是孜孜不已曰予思日孜孜所以印證帝舜求言不已之心也皐陶見舜有昌言之命而禹所以復于帝者不過孜孜之言心竊疑之故曰吁而問以如何吁者疑辭也如何者言其所孜孜者何事也禹於是自述其前日治水之艱難予乘四載四載如注家所謂山乘車之類是也隨山刊木者方洪水未平草木暢茂道路不通民無所得食禹於是刊除其草木開爲通衢然後往來始無壅遏暨益奏庶鮮食奏進也鮮食鳥獸之肉也進庶民以鳥獸之肉也予決九川距四海九川九州之川也九川皆入於海則天下之水無有不得其所者矣決九川而使入於海濬畎澮而使入於川觀此二句禹治水之功大綱舉矣觀畎澮二字便知井田之

制已具於是時。吠澮乃井田之所有者也。暨稷播奏庶艱食。艱食五穀也。得之也艱。故謂之艱食。始也奏庶鮮食。既又播奏庶艱食鮮食。至於洪水既平。懋遷有無。彼此變通。然後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方其始也。民有未得粒食者。且只教食鳥獸之肉。到得烝民乃粒。然後舉天下之民無有不粒食者矣。所謂奏庶鮮食。播奏庶艱食鮮食。當時多少辛苦。若非禹與益稷。天下之民何由而得食。縱使只有禹。無益稷以輔助。則禹之一身。亦自了許多事不得。是益稷在當時有生養萬民之功。民之於益稷。有生死肉骨之恩也。無此二人。則民莫之得食。思至於此。其功豈不甚大。此其所以並於禹也。此其所以特舉而名篇。表而出之也。禹既如此自述其艱難。皐陶乃曰。師汝昌言。今觀唐虞君臣之間。絕與後世不同。且如後世人主君命其臣以汝亦昌言。必須於此數陳治道。以為治天下當若之何。禹都都無一言及於治道。止曰予思日孜孜而已。蓋孜孜二字。有無窮之義。說此二字。是說無限治道也。且如人主為天下。果能勉勉不已。日進無疆。天下何患不治。是孜孜之言。乃所以為治道之大者也。至於皐陶有如何之問。禹亦不及於治道。但自述其前日之艱難。皐陶便曰。師汝昌言。且自今觀禹之言。若自矜伐其功者。所謂昌言。果安在。然皐陶便欲師之何哉。後世說者謂古人不事形迹。理所當言。雖自伐其功而不為過。亦不必如此說。蓋此便是禹不矜不伐處。便是禹思日孜孜處。何者。常人當功業未成之時。則必艱難以基之。及功業既成。前日之艱難往往忘之矣。於是侈然自大。無復前日之心。此心稍更變。便是矜伐。便是滿假。禹成莫大之業。而猶不忘前日之艱難。方洪水未平。存於禹者。是心也。及洪水既平。存於禹者亦是心也。禹之心只是孜孜不已。學者須當看禹自述其艱難。此正是禹不矜不伐處。惟皐陶深知禹之心。所以有師汝昌言之辭。舜命禹汝亦昌言。禹使拜而都之。禹自言其治水之艱難。皐陶便謂師汝昌言。皆默會於言意之表。此無他。只緣其工夫一同。舜之工夫。即皐陶之工夫也。皐陶之工夫。即禹之工夫也。工夫既同。此其所以能默會於言意之表歟。拙齋林之奇全解帝曰來禹。至暨益奏庶鮮食。　此文與皐陶陳謨同為一時之書。其文當與上贊贊襄哉相屬。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蓋皐陶既已陳謨于帝。於是呼禹使汝陳其盛德之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禹既承命。於是拜而歎美。以謂皐陶之謨。既已盡善矣。然後何言哉。惟思日夜孜孜。奉臣職而已。皐陶曰吁。歎辭也。皐陶於是歎而問禹以予思日孜孜之事為如何也。楊子雲曰。禹以功。皐陶以謨。當舜之時。禹皐陶之事。君各以其能自致其上。皐陶陳謨。而不敢自許其功。禹成其功。而不敢自許其謨。故帝雖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而禹乃謙遜不敢。即承命而遂言之也。其意蓋以謂皐陶之謨既已如此。而我惟日夜孜孜。猶且不逮。其何以有加於皐陶。故皐陶問其如何。而禹但以孜孜奉臣職見於已試之効者以答之也。周希聖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禹之謙遜。以謂坐而論道者必皐陶。而已特作而行之而已。此說是也。自此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此實禹治水本末先後之序也。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於是天下之民皆昏墊溺困於水災也。四載說者不同。孔氏曰。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及尸子。慎子。漢書溝洫志與此所載大同而小異。水乘舟陸乘車。諸說皆同。泥乘輴。史記作橇。尸子作蕝。慎子不及。溝洫志作毳。山乘樏。史記作檋。溝洫志作橋。然而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輴與橇蕝毳一物也。樏與檋橋一物也。輴以版為其狀如箕。以擿行泥上。樏以鐵為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此數物者。蓋治洪水之時。以此乘之。以為跋履山川蹊行險阻之具也。雖其制度不同。不詳見於經。然自漢以來其說如此。必有所傳聞也。或者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之功。十有三載乃同。則以為禹治水。實四年而成功。故謂之四載。世多善此說。蓋其文致附會。亦似有可信者。然而四載止治水而言。謂之四載可也。何以謂之乘四載乎。又其年數反覆齟齬而不合。蘇氏論之詳矣。隨山刊木者。蓋禹之治水。自通障蔽始。於禹貢之書。先言禹敷土。隨山刊木。後言奠高山大川。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蓋禹治水之初。必先烈山澤。驅禽獸。以通障塞。障塞既通。然後土功又得而施之。暨益奏庶鮮食。益是佐禹治水。禹當夫水土未平。民未粒食。於是暨益教民以食魚鼈鳥獸之肉而充飽也。奏。進也。奏庶鮮食。進於民也。鳥獸新殺曰鮮。故曰鮮食。　予決九川。至萬邦作乂。　障塞既通矣。然後可以施其治水之功。使川澤之水各有所歸也。史記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蓋弱水也。黑水也。河也。漢也。江也。沇也。淮也。渭也。洛也。通有九川。然亦不必如此之泥。要之謂九川者。但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導之。使之各有所歸也。距四海。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導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黑水終入為南海。後至于大陸。以北播為九河。入于海者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然海之量。合受衆流。若如此說。則是西海所受者

惟一弱水南海所受者惟一黑水無此理也若以决九川為九州之川澤無所不決而距四海為江水皆歸於海則無所不包矣濬畎澮距川謂川澤之水既有所歸於是疆理其地則為溝洫以宣泄平地之水使皆歸於川澤亦以為耕稼之漸也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至）謂之澮（說見上矣）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不言遂溝洫而曰畎澮者蓋舉小大以包其餘也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則比其功後又倍於隨山刊木矣故所藉以為衆庶之食又非鮮食而足也故於鮮食之外又加艱食焉者蘇氏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艱難而得之者也古者凶年饑歲五穀不熟民無所得食於是有拾橡栗作食桑椹取給蒲嬴以充飢者所得艱食即此類之謂也謂使民食鳥獸之肉又加之以草木根實之類以足之也艱食鮮食者則民無阻飢矣於是又勉之以阜通貨賄以給其資生之具懋遷有無遷有以之無也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是也化居者化易其所居積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使滿而去使滿而來其說是也既懋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與農事而使民饗其粒食之利粒食者五穀之食也民既粒食則飢饉墊溺之患皆可以免矣舜使禹陳其盛德之言禹讓自牧不敢以陳謨自居雖不以陳謨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洪水之初浩浩懷襄下民昏墊而其終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予之所以思日孜孜者蓋欲君臣之間相成警戒其兢兢業業常如洪水未平之時如此則國家之福永永無窮矣鮑叔牙謂齊桓公曰願君無忘在莒時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大禹之思日孜孜其意如此柯山夏僎詳解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　皋陶前既已陳謨帝於是呼禹使汝亦陳善言禹既承命於是拜而嘆美謂皋陶之謨既以盡善矣何言哉惟思日孜孜奉臣職而已楊子雲曰（云云見林書全解）此正禹不敢自任能言之責也以下文歷陳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等事乃因皋陶問其所以孜孜不忘之意故一二言之實非自夸耀其治水勤勞如此也　皋陶曰吁（至）師汝昌言禹既不敢以能言自任而謂我惟思日孜孜奉臣之職故皋陶於是吁而疑怪其事謂禹非不能言故繼以如何所以問禹所謂孜孜者果何事也禹既承皋陶之問於是言孜孜之事謂洪水之時其勢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襄陵下民遭此水災憂愁困苦至於精神昏惑雖墊陷沉溺亦不自知我於是乘此舟車輴樏四種之載以隨行其山刊除其木開通障蔽

然後致功是時益寔掌火焚烈山澤助我治水我又念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乃與益因其焚烈所得鳥獸進之於民使食之以充飢蓋鳥獸新殺者謂之鮮故言奏鮮食也但四載之說解者不同或以謂鯀九載績用弗成兗州言十有三載乃同是九載之後禹以四載是為十三載其實禹之代鯀乃四載而成功世多善此說蘇氏謂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是禹自謂駕此四物以行山林川澤之間非通九為十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可通九為十三乎又禹言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是禹娶在治水之中而生啓亦在水患未平之前夫禹服鯀三年之喪自免至娶自娶至有子自有子至能泣亦已久矣安得在四載中乎況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蓋指兗州之事非謂天下共此十三載也惟孔氏謂四載為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而史記尸子慎子漢溝洫志所載亦與孔氏大同小異切意秦漢以來必有師傳其說可信水乘舟（至）踐行險阻之具也（說見林書全解）禹既乘此四載隨山刊木以除障蔽然後治水之功可施自予決九川以下又禹言其孜孜治水之事也史記以此決九川謂即禹貢導弱水以下蓋弱水一也黑水二也河三也漢四也江五也沇六也淮七也渭八也洛九也要之必不如此之泥但所謂決九川者蓋謂九州之內凡有川澤皆疏通之使距于海也史記既以導弱水以下為九川故說者遂以此距四海為弱水入于流沙為西海道黑水入于南海為南海以道河積石後言非播于九河入于海為北海其餘六水所入為東海切謂亦不必如此泥要之言決九川距四海但謂決九州之川使各因其勢以歸于海故以四海言治水之法先大而後小先下而後高使大水有所歸然後小水有所入理勢當然禹之治水先決九川距四海則大者已有所歸矣故此又濬畎澮使得達於川則小水有所入焉按考工記（云云見林書全解）禹既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水既退而地利可興亦有魚鱉可食故禹於是與稷奏進其艱食鮮食而使民得其口體之養焉艱食二說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故謂之艱食蘇氏又謂草木之實凡施力而得之艱難者謂之艱食若古者凶年飢歲民有拾橡栗仰食桑椹取給蒲嬴以充飢者即此艱食之類是也二說皆通鳥獸新殺曰鮮魚鱉新殺亦曰鮮上言刊木而奏鮮食是除木所得故知益所進為鳥獸之肉此言決九川而奏鮮食是決川所得故知稷之所進為魚鱉之肉也陳少南謂益

稷奏艱食鮮食於民非人人而飲食之亦教之有方爾此說極當禹既奏艱食鮮食以救民阻飢於是又使之懋於遷有之無互相資給使有居積者得以貨易如魚鹽徙山林材木徙川澤既懋遷有無則民之所以資生之具無所不備然後可以安生而饗粒食之利粒食既足萬邦自然各底其治蓋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故也舜使禹陳昌言禹謙不敢當能賢之責故以孜孜自任至皐陶問以孜孜之事禹乃反覆陳其躬行之實而其所言皆根極至理雖曰陳其所行實天下之至言也故皐陶所以有俞而師汝昌言之說黄彝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舜使禹亦昌言禹見舜好善不已之心嘆曰美哉此好善之心然皐陶昌言至此極矣予後何言哉予思日孜孜行其平生所學所傳者在克艱之言爾余讀至此乃知聖賢之心如此其一也　又曰禹之功即舜之功舜不於禹之外别自求功皐陶之謨即舜之謨舜不於皐陶之外别自陳謨至於禹之心即皐陶之心所以不見謨在皐陶而若在己也皐陶之心即禹之心所以不見功在禹而若在己也　包氏曰君臣都俞相敕戒胥賡歌其功遠其言緯故録而為謨大禹謨皐陶謨是也益稷則不能言謨然稷為后稷益作虞奏艱食鮮食貿遷有無而已其功鉅者也德為而謨功為而香不亦昭昭然乎　皐陶曰吁至師汝昌言　張氏曰昏言其性之失也墊言其身之溺也民之昏墊如此聖人其可以坐視斯民之罹害而不為之憂乎此禹之所以思日孜孜至於三過其門而不入蓋以天下之溺猶己之溺故也　呂氏曰予乘四載即舊注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其木以相視水勢於是與稷播艱食奏鮮食當水土未平之時田澤蕪塞尚未播種故但奏鮮食及水漸平民之播種尚艱故曰艱食所謂耕耒之食也惟其艱故以食鳥獸之食相兼當洪水未平天下道路斷絕不通故天下之物有處充積無處全無天生萬物欲以養天下不可不均化居變其居積謂如此處出茶茶必有餘積故化之於出鹽之地鹽處有茶茶處有鹽物物如此自然均足於是烝民乃得全用粒食天下皆得其治禹在虞朝所謂不矜伐不自滿假之人當萬世成功之後宜乎如所謂君子所過者化曰求新功子路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至子路終身誦之夫子則曰是道也何足以臧禹亦聖人豈不知此今乃歷舉其功似若矜伐者蓋治定功成禹恐虞朝之臣見其已成而不知其經營艱難若是故自言之以常存敬懼之心薛季宣古文訓帝曰俫俞女亦肙ᗜ俞㩜曰頫帝予何ᗜ予息曰孳孳㕣繇曰号如何俞曰洚水滔天灝灝襄山

襄陵丁民旦墊于竟三斷隨山栞木泉森敎盈鱻食于决九川歫三衆豪〻〻歫川泉稷图敎歷艱食鱻食楙䙴ナ亡偁屋丞民粤琭方甾迮乂咎繇曰俞帝女昌ᗜ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間禹皐陶益稷勲惪相次皐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功得禹言而後彰書以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皐陶也禹不伐而歸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也皐陶稱嘆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橇樏行於水陸泥山者洚水滔天大獸雜處疑若無可為者益為虞官故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為后稷故禹得濬田間之水通于大川又決九川東至于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備後禹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業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皐陶美而師之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為事矣鮮安也橇令蹐蹻狀類小舟有几憑身處後以行塗者栒郷混子也令人塗淖則橇之橋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陳經詳解帝曰來禹至皐陶曰吁如何　帝呼禹而來謂汝亦當陳盛德之言皐陶已陳知人安民之謨於先矣舜於此求善無厭故樂聞其言而不已孟子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舜方求其言而禹且自以為無事於言蓋禹之意在於躬行而不徒言也予尚奚言之有予之所思者日以孜孜為念謂其不怠也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古人以躬行為言而未嘗以言為言舜之求言之意非不善也第恐求言則有餘躬行則不足遂以為無益而已故禹以日孜孜為事因以感悟帝舜皐陶見禹孜孜之言遂疑而問之蓋皐陶亦欲禹之陳謨不以己之知人安民而遂自足也禹乃不以言自任皐陶豈能無所疑於心哉君臣有常分舜以汝命禹禹亦以予自稱君啟己然於此亦可見誠意之交孚不可以常分論也　禹曰洪水滔天至師汝昌言　禹因皐陶如何之問遂歷陳當時所以治水之功洪水滔天浩浩然言水之大也懷山襄陵民有昏墊之害昏墊溺困於水也如此予於此時乘四載即先儒所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是也隨九州之山刊除其障蔽之木以通水道害去則利可興暨益奏庶鮮食於民蓋是時為山澤之官所進鮮食即鳥獸之新殺者予決九州之川而至四海則大水有所歸濬通畎澮之水而至於川則小水有所入自水之未通達

也。九川橫流畎澮無所受川既決而之海則畎澮可濬而之川矣水退而平土可耕乃暨稷播種而進庶艱食於民謂民方阻飢之際則五穀之食為艱食又以鮮食魚鱉之新殺者魚之可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此章可見大禹治水之規模次序莫不先定於胸中惟其規模先定是以簡要而不繁術不見九州之為大洪水之為難也使禹於此見其大見其難則將退縮而不敢為紛亂於中而不能為矣先刊木而後決川決川而後濬畎澮自有次第如此此所以為行其所無事也懋遷有無化居洪水方退民之日用飲食者未均其利必使有者遷之於無化其所居積則民可以均其利若魚鹽則徙之於山林材木則徙之於川澤是也然民情未能遽然從上則必勉之謂教勸之而使之遷有無化居也如此則交相生養而民力自裕故烝民乃粒倉廩既實而民知禮節故萬邦作乂此禹之功見於孜孜力行者如此而已然大禹有功猶為不矜不伐者也夫何皋陶之問而乃自言其功略無謙遜之意何也曰禹非矜功也自言其成功之艱難所以使君臣之際常以憂勤為念則艱難之功可保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以為予何言矣而皋陶復曰師汝昌言蓋他人以言為言而禹以躬行為言故其言為可法皋陶以矢謨名於世宜若無羨於禹之言也而猶問之於先師之於後皋陶曷嘗矜己忘人如後世之士名欲己歸遂至於抑人以揚己哉

胡士行詳解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前篇皐已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不忘）此禹深見天下之理無窮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孔子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皋陶曰吁如何　皋用工造到禹地位故嘆而問孜孜之旨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感）墊（溺）予乘四載（水陸泥山）隨山刊（伐）木（除障翳）暨益（烈山澤）奏（進）庶（衆）鮮（新）食（鳥獸魚鱉）予決（疏滌）九川（九州之川）距（歸至）四（一方）海濬（深）畎（廣尺深尺）澮（廣二尋七尺深二仞八寸）距川暨稷播（種）奏庶艱食（艱洪水時難得）鮮食（以鮮食魚之）懋（勉民）遷有無（遷有畜於無之地）化（貨易）居（所積）烝（衆）民乃粒（粒食）萬邦作乂（治）乃著深見艱難之患洪水之平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粒食以其成之之難而思保之之不易正其持敬不息之工夫所謂日孜孜者非自矜其功也遷化貨也洪範二曰食二曰貨　皋陶曰俞師（法）汝昌言　禹雖退處於何言不以謨自鳴然所言如此昌耽加焉

陳大猷集傳帝曰來禹（止）予思日孜孜　新安王氏曰孜孜勤勉不已也

呂氏曰皋陶陳謨既畢帝見禹在側故呼禹來使其亦陳昌言　愚曰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呂氏曰禹曰都以下正與曾點答孔子問但曾點氣象猶露聖賢分量自異禹造理深見得道理無窮愈加勉而愈不自止）蔡氏曰（見書說）無垢張氏曰（見精義）唐孔氏曰（見正義）皋陶曰吁如何　呂氏曰吁亦惜然之辭皋陶用工到禹地位故復問其如何　禹曰洪水滔天（止）師汝昌言　愚曰昏謂茫然莫知所之　王氏曰隨山相水所出入治之刊除木也刊木以達險阻除蔽障也　唐孔氏曰與益奏進衆鮮食於民新殺曰鮮謂刊木所獲鳥獸也（林氏曰益為虞官故也　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佃也　呂氏見黃彝卯精義王氏曰）濬治而深之之謂川或不必濬於其壅塞也決之而已　唐孔氏曰畎澮舉小大而略其餘也（愚曰觀畎澮則知井田之法成於禹矣奕詩曰奕奕梁山惟禹甸之）決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濬其畎澮以至於川（呂氏曰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所歸此禹治水之次第　朱氏曰九川至海了却疏瀹小水入川此是大形勢　愚曰此見禹治水規模宏大而工夫縝密聖人作事皆然　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葉氏曰艱食稼穡也言稼穡艱難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唐孔氏曰水漸除矣與稷播種衆穀（林氏曰稷為農官故也　新安王氏曰此教民稼穡也）進衆鮮食此鮮食謂決水

所得魚鱉也（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漁也　愚曰上古茹毛飲血伏羲作網罟以佃以漁人已鮮食至此益廣而）張氏曰食給矣於是懋遷有無以通其貨焉　愚曰遷徙有無責於懋勉不懋則所遷者不繼　新安王氏曰居儲也有者因遷而可化以通其所有餘無者因遷而可居以補其所不足（王氏曰物不可積則使之化可積以待則使之居　新安王氏曰此教民以貨販也）新安王氏曰米食曰粒　愚曰作乂興於治也　張氏曰食給貨通然後可以致力於農故衆民乃皆粒食既富而後教化行萬邦所以作乂（呂氏曰此段須看乃字洪水滔天為用力如此艱難然後烝民乃粒而萬邦賴以作乂　愚曰神農作耒耜粒食已久洪水既平稷始教人重播種之耳而烝民皆粒）愚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勤者萬物所由廢皋陶問禹所以思日孜孜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勞與作乂之效以答之而不及其他蓋以吾平生受用惟在孜孜而已意在言外也　呂氏曰禹雖非陳謨是乃陳謨之大者故皋陶俞之而曰師汝昌言（呂氏曰治定功成易為怨難保王如管仲告桓公無忘在莒之意謂今日無事須當存昔日艱難之心）艱食伏氏作根食（吳氏曰析根生如百穀之類）孔氏曰（見孔傳）夏氏曰（見柯山詳解）考工記（見王義）林光朝艾軒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帝曰來禹汝亦有昌言禹謂予何言予思日者孜孜之意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日謂往日也皋陶曰吁如何蓋問往日所為孜孜之意禹因述往者懷襄昏墊之患吾審乘四載隨山刊木益則奏庶鮮食矣吾審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稷則播奏庶艱食鮮食矣禹不忘胼胝辛苦之狀又不忘所以一食之頃光武謂馮異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益奏庶鮮食謂魚鱉凡可食者稷播奏庶艱食鮮食謂旁取草木之實雜魚鱉以進之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而向者孜孜之事終不敢忘皋陶謂是言也有所可法故曰師汝昌言　仁山金履祥表註帝曰來禹汝亦昌言孜孜之實其初救民之權宜其中民食之兼舉其末民食之皆足又曰濬畎澮井田之制昉乎此　王天與纂傳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　蘇氏曰予何言者猶皋陶之未有知也思日孜孜者猶皋陶之思日贊贊也皆相因之辭是以知曰之曰當為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皋陶謨有以也夫　許氏曰乘篤也　王氏曰決九川距四海使大水有所歸濬畎澮距川使小水有所入　葉氏曰洪水之害草木暢茂禽獸繁殖禹隨山刊木除其壅蔽然後益得以烈山澤而焚之禽獸可得而食所謂暨益奏庶鮮食也決九川使至海濬畎澮使至川降丘宅土然後稷得以播五穀教稼穡兼魚鱉而食之所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也　鄒氏曰禹言暨益於隨山刊木之下言暨稷於濬畎澮距川之下則是以刊木之故而暨益以濬畎澮之故而暨稷夫木乃山林之產畎澮乃田間之道益為虞實主山澤以刊木之故暨益則木之所以刊皆益實為之稷田官常出入田間以濬畎澮之故暨稷則畎澮之所以濬皆稷實助之刊木以除水之稽濬畎澮以致水之通二者治水大事也而益稷有功焉則是治水功成禹固為先益稷實亞之矣說者不以刊木論暨益惟以奏鮮論暨益不從濬畎澮論暨稷惟以播奏艱鮮論暨稷於是禹所言者殆類自侈其功之辭今當從隨山刊木暨益濬畎澮距川暨稷作句則禹所言悉是歸功於此二人也　應氏曰勤而不履流而不滯公天地之利以養天地所生之人豈後世均輸平準區區殖利以自私哉伏生大傳作貿遷有無化居又曰艱鮮並奏食貨交貿而必總之以乃粒則養民之政本可知六府之土穀惟修五行之土爰稼

穡本末輕重之序瞭然也　蔡氏曰（見會通）漢孔氏曰（見孔傳）唐孔氏曰（見上具）陳氏經曰（見詳解）夏氏曰（見刊山詳解）陳氏曰（見陳大猷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黃鎮成通考禹曰予乘四載　蔡氏曰水乘舟至以上山不騷跌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蔡氏曰九川九州之川也至決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愚按畎澮之制蔡氏但據周禮言之蓋虞夏之制已無所考然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與一旬六十四井五百一十二家之數略同則田制亦不甚異也）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至大川之上必有塗焉（注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旬旬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畎澮陳祥道曰書曰濬畎澮距川詩曰惟禹甸之語曰禹盡力乎溝洫春秋傳曰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則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以令貢賦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至謂之澮（見上具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成成十為通通十為終終十為同蓋三屋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三十六夫十六井為丘丘方四里百四十四夫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五百七十六夫二百五十六井為縣縣方十六里二千三百四夫一千二十四井為都都方三十二里九千二百一十六夫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為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貢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為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之所寓豈各授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興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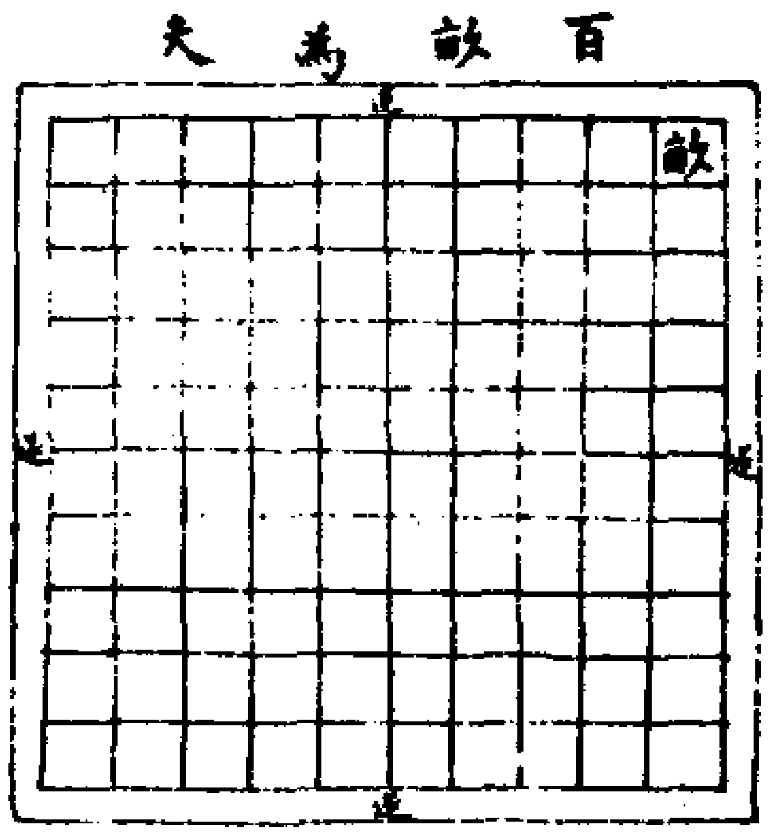
井田可知矣。載師之所徵賦，非一夫受田之法，而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則采地有不為井田可知矣。井田之制，方里而井，八家皆私百畝，其中為公田，而廬舍在焉。公田八十畝，而家治十畝。廬舍二十畝，而家二畝半，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而任之也有期，強者有所加，于罷者有所罰，辱而勸之也。有法此民所以樂事勸功，而無憾於養生送死也。先王之時，上以仁撫下，下以義事上。以仁撫下，故先民而後公，則駿發爾私是也。以義事上，故先公而後己，則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又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庸有鄉遂公邑之吏促民以公，使不恤其私者乎。小司徒九夫為井，井間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邪。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耳。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畮，公田十畝，是為八百

八十畮，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夏貢、商助、周徹，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者，夏后氏之貢也。借民力以治公田者，商人之助也。兼貢助而通行者，周人之徹也。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鋤粟，許慎釋鋤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十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同乎商（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鄭氏以為商制。）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畊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畊百畮，以公田十徹助，什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頴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畮數不同，何也。禹貢於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見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沿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東南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矣。劉氏曰：王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畮；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畮；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畮而稅百畮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畮萊五十畮而稅七十五畮也；周百畮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畮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力政：古者府史胥徒有常職而不與，其所與者，軍旅田役而已。故任之以地之媺惡，辨之以國野之遠近，均之以歲之上下。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任之以地也。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五，皆征之，此辨之以國野也。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凶札則無力役，此均之以歲也。上地食七人，中地食六人，下地食五人，而任之者僅半而已。蓋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

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晝。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使勞役輕重均而已矣。與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同意。力政有征於鄉，有征於司徒，征於司徒則公用之也。故豐年公旬用三日，則是歲用二十七日；中年公旬用二日，則是歲用十有八日；無年公旬用一日，則是歲用九日而已。以均力政在歲成之後，惟用於冬之一時故也。其作之也，在鄉則族師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大司徒以鄉之大旗致之；在遂則酇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遂人以遂之大旗致之。蓋鄉百家為族，遂百家為酇，百家然後致之以旗鼓，則下於百家者，非必旗鼓也。司徒之於六鄉，遂人之於六遂，以鄉遂之大旗致之，則族師酇長之旗非大旗也。鄉有鄉官致之，遂有遂官致之，至於邦國都鄙甸稍郊里之地，縣師又備旗鼓兵器致之，則所統有其人，所會有其地，所治有其法，此所以如臂使指而無不率從也。其不役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又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者三月不從政，自諸侯徙家三月不從政。然則役之義也，舍之仁也。義故民忘其勞，仁故民悅其德，此所以北山不均之刺不作於下，而餘力之頌日聞於上也。後世賤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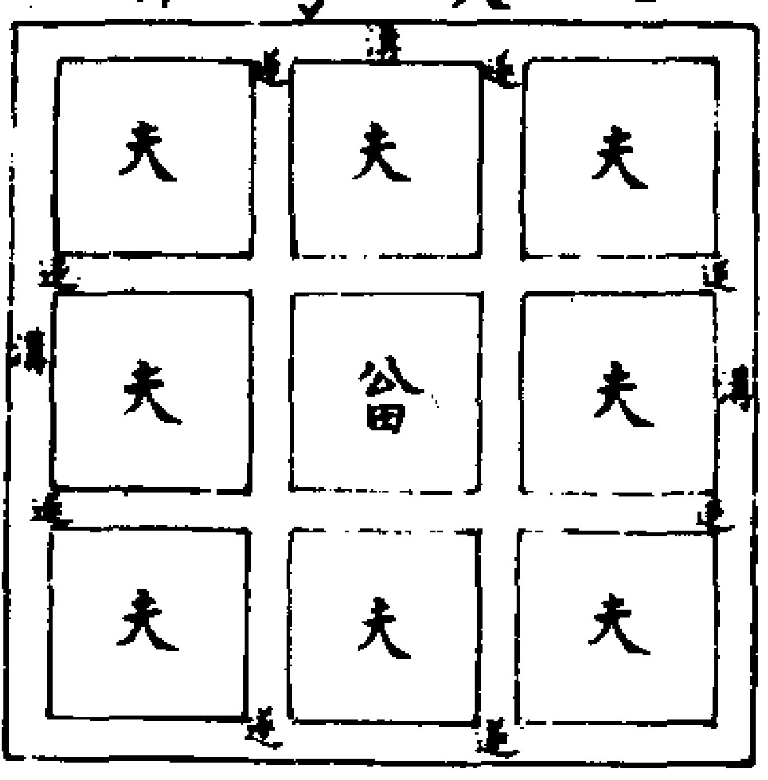
之法雖丞相之子不免戍邊非所謂舍貴者也絳之老人辱在泥塗非所謂舍老者也豈可與謀先王之法哉周禮均人無年之力政猶至九日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非周禮也鄉大夫國野之役至於六十六十有五王制曰五十不從力政祭義曰五十不為甸從亦非周制也然六十不與服戎恐周亦然班超傳曰古者十五授兵六十還之韓詩說三十授兵六十還兵其授兵早晚雖殊其六十還兵一也

百畝為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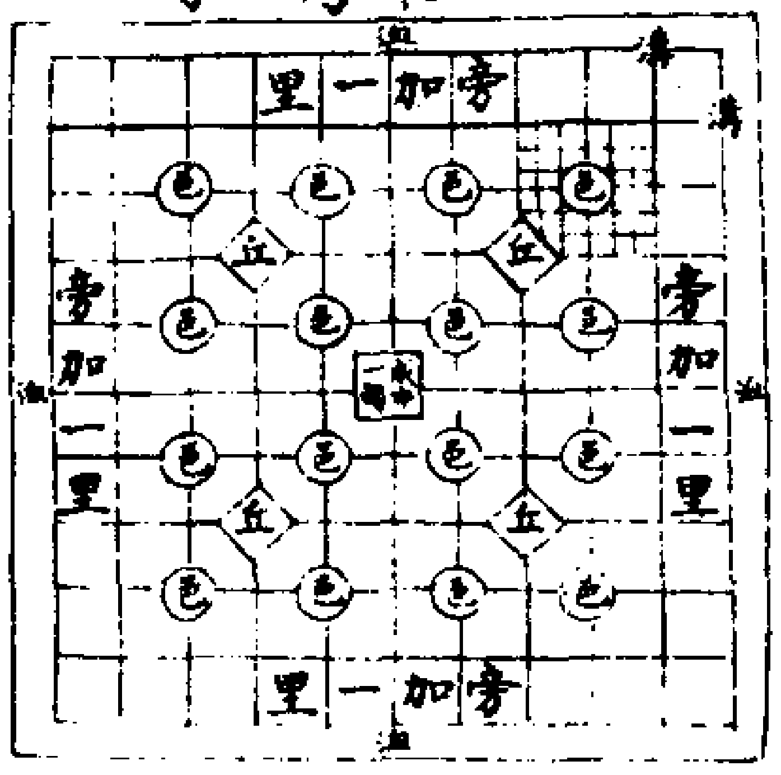
夫間有遂（匠人註見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田一夫所佃百畝畝方百步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逕廣二尺深二尺曰遂）

九夫為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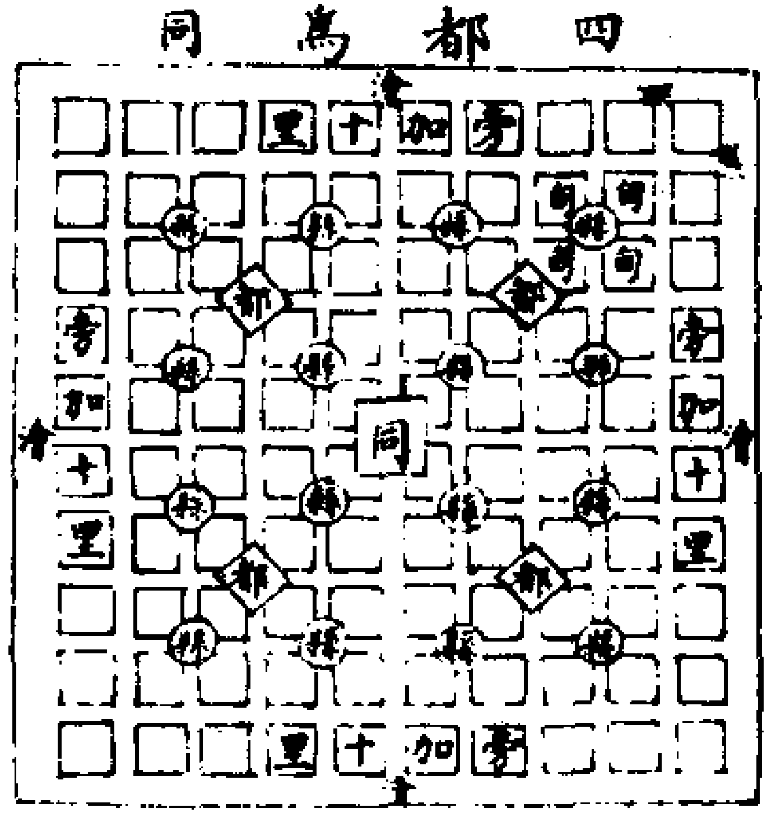
井間有溝（匠人註云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一井之中三三相具以出稅共治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曰溝）

四丘為甸



（成方十里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故方十里甸之八里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稅旁加一里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

四都為同



（廣八尺深八尺曰洫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同間有澮（註云方百里為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井田之制備於一同）

遂人職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注云十夫二隣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于川也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陵林麓川澤溝洫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其地）

莆陽黃

四如曰鄭司農盱江李氏皆以為周之天下不純用井田其說曰載師職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安在為井田之法周之畿內不用井田而用井田者畿外侯國之制此鄭康成等說也匠人職九夫為井（云云）曰此畿內采地為井田之制遂人職夫間有遂（云云）曰此鄉遂溝洫之法甸稍都縣十二取民之法既與畿外井田九一之法不同縣都采地一井一溝之法（匠人）又與鄉遂十夫同為一溝之法不同誰謂成周盡用井田之法此亦鄭司農等說也夫成周貢舉天下通用井田其著於經本無抵牾而讀者不知經文有上下相蒙縱橫互見之義故為之說耳吾觀載師職皆指園廛而言冠國與園廛三字於其上而其下者悉蒙上文令以十二為田稅用畿內用貢法以井田為侯國用之王畿不用則經文九夫為井等語皆可棄而不顧矣遂人言十夫有溝以橫言之匠人言九夫為溝以方度之其實則一是縱橫互見彼此相明而已而曰匠人溝洫之說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殊不可曉載師謂之任地則非田也謂園廛又非田矣漆林又非田之所植豈得謂之田稅周之徹法最為盡善廢其隰原徹田為糧蓋自公劉已然後特遵而守之耳或曰周為井田田有不可井者奈何曰所謂井田其亦可井者井之爾山川陵谷所在有之

如不可井則亦計其夫家與步晦之數授之取登足而已何必坦然如一枰而溝洫縱橫於其上乎經生說經必欲畫地為圖四方平正以就死法故其為說例皆互異不能自通於是立井田溝洫異制之說又不能通則以為此商制此夏制皆不足據也吳澂纂言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孜孜勤勉不已之意禹皋陶相與問答於帝前皋陶既陳謨帝呼禹使之亦陳其言禹拜而嘆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孜孜以務事功而已皋陶問其所以孜孜者禹乃言前此勤勞治水之事昏墊謂四顧茫然莫知所之也墊下謂卑下之地為水所及也四載（說見會選）隨栞刊除也蓋水涌不洩平地皆水不沒者山耳故循山伐木以通治水之道路也奏進也肉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播種暨益教民以田獵刊木所得禽獸之肉以食也九川九州之川距至濬深也周官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甽一夫之間廣深二尺曰遂一井之間廣深四尺曰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深八尺曰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皆田間水道此言甽澮而不及遂溝洫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至于海次濬甽澮之水使至于川也播謂播種百穀也艱漢今文作根謂百穀根生其實可食者也或曰難也人力所成得之不易也暨稷教民播穀以供食然可

耕之田尚少故又教民以漁魚進決水所得魚鼈之肉以食也懋大傳作貿貿易也遷徙也化變換也居儲積也兩相貿易遷有於無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皆得粒食而萬邦興於治也禹之意謂今水患雖平然不敢忘昔之勤勞而遂安逸欲常如治水之時所謂孜孜者如此而皐陶以其言為可師也 許謙叢說四載 蔡傳（見會通） 陸德明曰（見釋文） 疏曰（見正義） 又按夏本紀泥行乘橇山行乘檋然則輴與橇毳蕝為一物板置泥上也樏與橋檋梮為一物朮林人舉以行也

書釋題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 石林葉氏曰古之聖賢推賢上能更相先後不以己長而掩人之善故禹欲因皐陶之言而發其謨皐陶欲因禹之言而明其功舜能從容在上而兼受之此所以無為而治也 林氏曰（見尚書全解） 懋遷有無化居（至）師汝昌言 蘇氏曰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皐陶吁而問之禹乃極言孜孜之効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不師哉 林氏曰（見尚書全解） 董鼎輯録纂註帝曰來禹（至）師汝昌言 纂註王氏曰大水決而有所歸小水濬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不決川則雖濬畎澮不能除水患也 林氏曰艱食謂稼穡之事艱難而後成 蔡氏（見傳）曰水平之後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功焉故言暨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之不矜不伐乃在於此 呂氏曰禹不矜不伐今乃歷舉其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玉篇橇（丘喬反亦作鞽又子絕反輴丑倫反） 思謂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土田山澤鳥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後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因利乘便以救斯民於墊溺窮餓之中故所至之處烈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奏進也益專言之稷言播奏於艱食言播於鮮食言奏也既而有無相通貨食無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後世孰從而知之 新安陳氏曰（見陳櫟纂疏） 蘇氏曰（見王天與纂傳） 陳氏大猷 呂氏曰（見集傳） 陳氏曰（見柯山詳解） 陳櫟纂疏思謂舜禹好善之心皆無窮當時昌言滿前舜猶渴聞不倦方使禹亦如皐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皐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

曰孜孜方行不倦勉為善於己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舜禹之所以聖以此也禹因述治水之勞以寓警戒蓋欲君臣聞常如洪水未平時因前日之己孜孜者而日益孜孜以保治於悠久非自稱其功而已他人以言為言禹述躬行以為言宜皐以其昌言為可師亦如其警戒之深意矣 蘇氏曰（見王天與纂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王氏 呂氏 蔡元度 董氏曰（并見董鼎纂註） 融堂錢時書解帝曰來禹（至）予思日孜孜 孜孜不已也孔子曰禹之不厭又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老將至而不知斯可得而有言哉又曰天何言哉或曰禹前乎陳克艱之謨不一言而足克艱即孜孜曷為而又有言後乎此陳安汝止之言亦不一言而足安汝止即孜孜也曷為而又有言噫禹未始有言也雖然不可得而言也如之何而又可思也起意而思乃支乃離不識不知雖思非思夫是之謂孜孜 皐陶曰吁如何（至）師汝昌言 皐陶聞予何言之對意謂禹亦當陳謨故吁之然未究孜孜之旨故復發如何之問也思觀禹答皐陶之問自言所以孜孜者只說治水一事不覺使人起敬起嘆聖人純一不已之功其用處乃如此或曰禹之治水在舜攝政之初今幾年矣日思孜孜正是言日用事如何獨舉此舊事以為言嗚呼是愈使人起敬而起歎也方治水之時禹之孜孜由是也既治水之後禹之孜孜由是也不言我今日之事如何而獨舉以與時之所以治水者此正明示孜孜之妙始終一念無古無今所謂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變者也皐陶聖學工夫洞達此旨一聞禹語不覺稱贊既俞之且師之曰師汝昌言禹曰予何言而皐陶乃謂之昌言此其所以為昌言也衆聖對答神機妙用如風雨雷電出沒變化嗚呼何其盛哉 李省忠音註皐陶陳謨既畢帝故呼禹使亦陳昌言禹見舜好善之心不已拜而歎曰美哉此心然皐陶昌言至此極矣我復何言哉我之所思者惟日孜孜自勉而已蓋以力行望舜也下民昏墊溺予為使民之具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以相水勢除木以通險阻及益進衆新殺之食於民為獸魚鼈之類予疏瀹九州之川通之至於四海然後濬深畎澮之水以至於川大水入海而後小水有歸蓋其次第也水漸除土可耕則及稷播種五穀進艱得之食與新殺之禽魚於民懋勉遷徙所有之物於所無之地可化則化之可居則居之化變易也居儲積也衆民乃得粒食萬國皆興作於乂治 王充耘讀書管見皐陶陳謨已竟帝呼禹使言禹謂予何所言所思者曰孜孜而已猶所謂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故皐陶有

如何之問。而禹遂有治水之陳、其意以為當洪水橫流之時、空言無補、雖切何補、是故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決九川、濬畎澮播艱食奏鮮食、懋遷化居。然後烝民得以粒食萬邦遂爾作乂、此豈空言所能辦耶、要非孜孜不可、此予之所以欲無言也、皐陶自以其所見之不逮、故云師汝昌言、傳者謂禹述其治水本末、而警戒之意實存其間、蓋欲君臣勉力以保治功、恐經文原無此意、艱食者、用人力播種而後得之、其得之也難、非如鳥獸蟲魚自然生長也、故以彼為鮮食、此為艱食、王充耘主意帝曰來禹至帝予何言

聖君進大臣而欲其美言不必遜諸人、大臣贊同列而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夫美言者公天下之言也、聖君公天下以為問、大臣公天下以為對、而何人與己之間哉、觀舜禹問答之間、足以見益稷合於皐陶謨矣、帝之求禹也、實因皐陶之陳謨也、謂之曰亦昌言者、非是其已言也、求其所未言也、豈非欲其不以美言遜諸人乎、而禹也拜以致其敬、都以贊其美讚之曰予何言者、非不欲言也、蓋不必言也、豈非謂夫美言不必出諸己乎、然則帝舜為求言之至、大禹為知言之深、仍伏生之舊文而觀之、則舜禹皐陶之心無間然矣

予乘四載至萬邦作乂　此是聖人除患興利之次第、方懷山襄陵時、平地皆水不可行、故隨山刊木、平地不可播種、故曁益奏鮮食以汲汲濟民。及水漸平、方得決川距海、濬畎澮距川。而平地可以播殖、故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又恐其有無不能相通、故懋遷有無化居。然後烝民乃皆得粒食、而萬邦作乂也、蓋播奏艱鮮、但各隨其地之所宜而已、未能兼濟天下也。直至通有無。然後無一民不得其養、故曰烝民乃粒。上大槩是隨地興利以足民食、下是民食足而治功成。　聖人視天下之饑溺、猶己饑溺之、故汲汲焉興利去害、而又有以均其利於天下、此所以民食無不足、而治功無不成也、陳雅言書經卓躍帝曰來禹至惟思日孜孜。

此題在汝亦昌言截、此篇伏生以合於皐陶謨、故作此題者必須通上篇考之、方有說話、轉得實、蓋因皐陶陳謨之後、進禹而謂之曰、知人之謨、皐陶固陳之矣、然知人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安民之謨、皐陶固陳之矣、然安民之外、他豈無可言者乎、汝來而亦昌言可也、此聖君好善之心為無窮、故惟恐善之在人者未盡聞於己也、禹於是拜以致其敬、都以贊其美、稱帝而告之曰、天下之事莫大於知人、皐陶既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天下之事莫大於安民、皐陶亦陳之矣、我更何所言哉、惟思勉勉以務事功而已、此大臣好善之心亦無窮、故以為善之在人者必當遜諸己也、君臣之間同一好善之心、此孟子所謂舜樂取諸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者也、

予乘四載至萬邦作乂　此禹因皐陶問其思日孜孜之義如何、故歷述其治水本末之詳、而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治於無窮者也、此題合作三截、予乘四載至奏庶鮮食是一截。治水之始也、予決九川至艱食鮮食是一截。治水之中也、懋遷有無化居至萬邦作乂是一截。治水之終也。然又須橫截分作兩大段、始而隨山刊木者、所以殺其壅遏之勢、中而決川濬畎澮者、所以導其汎濫之歸、終而懋遷有無者、所以化其居積之貨、安民之道。至是而始備、謂之予者二、禹自言其己之力也、始而曁益奏庶鮮食、於時艱食無有也、故惟進夫鮮食而已、中而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於時艱食猶未足用也、故兼進夫鮮食焉、終而民乃粒、萬邦之治為之興起、則舉無事乎鮮食之奏、養民之道至是而始盡、謂之曁者二、禹言其非盡己之力也、若是則去昏墊之害、致平成之利、其難如此、安得不思日孜孜、保治於無窮乎、此大禹進言之深意也。不然、使禹自言其功、而非有警戒之意存乎其間、皐陶又何以謂之師汝昌言也哉（興利、此題在化居截、以隨山川濬畎澮為除害、奏鮮食懋遷化居為興利、此有以見聖人施功之序也、曰乃粒作乂、此有以見聖人成功之難也）

黃彝卿尚書精義無垢先生曰、益稷未嘗有一言、而乃以名篇何也、曰此史官之意也。以謂禹之所以成功者、以益稷同心為之佐也、同心贊協、特以名篇、使後世之士。知功不必己。名不必獨、俾吾懷至公之心、共成天下之務。如益稷者、亦不自廢於唐虞之時。至列名於禹皐陶之後、則忌嫉之心、狠愎之患、庶幾其少瘳乎。益助禹以刊木。而奏鮮食。稷助禹以濬川。而奏艱食鮮食。二人與同其勞苦。共成其大功。二人之心一。而無間、史官以其一也、故以益稷名篇、而附於皐陶之後焉。

王充耘書疑問斷禹治洪水、曁益稷奏庶艱食鮮食、厥功懋矣。及舜授禹位、獨讓之皐陶而不及益稷、何歟。益稷之後、各有天下、而皐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則皐陶之功、亦不足恃歟。

答虞廷諸臣、禹以平治水土而立功、皐以明刑弼教而成功。其事為兩途、而皆有功於民者也、若益稷則佐禹以成功、其於禹蓋同功一體、而非皐陶之功足與禹為敵者比也、舜以平治水土之功而讓禹、禹自愧其功德之不足以當大任、若復推遜益稷、則亦平治水土者耳、益稷之功可稱、則己烏得為無功者耶、故泯益稷於不言、而推讓皐陶、蓋其心以為若己之平水土、而不足以得民心、若皐之明刑弼教、為能種德以得民心耳、若斯人者、使之有天下宜也、此禹之意也、然禹之除大患、興大利、其功德終非皐陶可比、此舜所以訖授以天下、而益稷同功之人。其後世

亦有天下。謂皐陶足以有天下者禹也。以人事推之也。皐陶之後。世竟不有天下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此其又變也。而非可以常理論也。宋純愨藍擭叢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　澤被乎天下者既底於大同。故言契乎人心者非出於苟同。夫人臣之事業。凡其昭著乎天下之公者。固人之所心服。其或議論不厭於人心之私者。必其淺功末効之僅可稱紀者也。有如大臣養民之澤既徧滿乎天下。是雖不言而人已深信之。孰謂其形諸言而有異論者哉。昔禹皐以公道相與於虞庭之上。有見乎此。方為之自述也。謂當民生阻飢之時。而致烝民粒食之養。由是教化行於富足之後。萬邦躋於作乂之域。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然禹之功在天下。既已均其生養。在廷臣豈復異其議論。是宜作乂之一言方發之禹。而俞之一辭已見之皐陶。蓋理當於心。心會乎理。夫豈苟同而為是者。利同而功亦同。故天下有餘治。理同而論亦同。故同列無餘辭。非大道為公之日。曷能致是哉。云云之意。有立功。有立言。能禦大菑。能捍大患。施之利澤。安養者。是之謂立功。豐而不餘。約而不失。見之議論。是非者。是之謂立言。然功成於己者。未能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則言出於人者。豈能弭異論之捷出。而塞群疑之紛紜哉。蓋任天下之重者。不可以小用。而致澤民之功者。不容於有遺。故有一民之未被。則於己之功為有虧。有一節之未舉。則於人之言為有愧。故凡夸稱而欒道者。未必出於人心之誠。當小惠之未徧而曰我能是。我善是。此固不能逃議者之口也。惟夫澤潤生民。無缺然不滿之處。功被天下。有翕然大同之風。則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已心悅而誠服。安有浹洽於黎庶。而不見知於比肩之人。昭著於海宇。而不見信於在廷之論也哉。此禹之功所以傳。而皐陶之言所以約者。厥有旨也。今夫吾何以知禹之功為博也。貢利之既通。無彼疆此界之殊。土地之既乂。有耕桑隴畝之計。播種之功既加。而九谷之熟以時。獲之秷秷。而積之栗栗。彼有遺秉。而此有滯穗。安居而暇豫優游以自足。向之茹毛飲血者。今得以飽膏粱矣。向之阻飢而不給者。今得以悅芻豢矣。口體之養既充。而禮義之風自著。雖海隅出日之邦。有上恬下熙之樂。而保合大和之盛。無干紀戾常之民。胡越一家。車書萬里。謂非底於大同可乎。禹之自述者蓋如是。而吾又何以知皐陶之言之為約也。人之常情。聞人之功者。嫉妬之所由生。而見人之自論其功者。未必不冒疾以惡之。聽人之言者。讒議之所自起。而見人之自述於言者。未必不群嘲而詆之。今也。禹即是功而為是言。嫉妬一生。將必有以妨其功。讒議一起。將必有以沮其言。而皐陶

不然。發之於心。形之於口。隨聲而答。曾不留難者。自一俞之辭而無異議也。隨響而和。靡有疑間者。自一俞之外而無餘說也。皐陶豈苟同而姑徇之者。禹之功。至萬邦作乂而極。皐陶之言。至於理而止。固如是哉。嗟夫。古人惟公道之昭明也。故其出而任人之國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其視斯民之無告者。不啻赤子。及其功在天下。德在生民。朝廷信之。天下信之。要之大臣。惟知為民耳。初不夸其能之出於己。同列惟知其為民耳。初不羨其事之成於人。茲其所以為古人之盛歟。後世惟私意之蔽蝕也。故其出而立乎人之本朝。建置安於苟且。功業淪於卑陋。坐視孺子之入井者。固默乎無以議為也。間有思濟斯民。亦既勞止。而同列之相輕。或不免於事修而謗興。計安天下。乃可底績。而同名之相忌。或不免於德高而毀來。茲其所以為後世之薄歟。蓋至是而後知有禹之功。益知有皐陶之俞也。夫四海會同。而六府修。則烝民粒矣。東漸西被。而聲教暨。則萬邦乂矣。是功也。成於其手。出於其口。而在禹述之。蓋僅以為塞責。若夫均此德意。同此念慮。而在皐陶俞之。蓋亦以為當然。初非汲汲計事功之成否。而為議論之異同也。夫以禹之地平天成。萬世且為之永賴。謂當時而非之可乎。禹之克勤克儉。天下莫與之爭能。謂同列而忌之可乎。反覆禹皐之際而考論其精微。得不因皐陶之一俞。而發君子之三嘆也哉。王充耘書義矜式

懋遷有無化居。云云萬邦作乂　聖人有以均天下之利。然後民食足而治功成也。夫利或偏聚而不均。則民有不得其養者矣。治功何由而可興乎。昔在大禹。深慮乎此。故於水患既平之後。山澤之利已興。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蓋欲使之有無相通。而利均於天下。然後烝民乃得以粒食。而萬邦得以興起其治功焉。噫。使聖人懋遷之政不篤。則利不足以周天下。而治效亦無由而著於天下矣。云云。書謂民之所資者財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天下之民所以享其利而遂其生者。皆由於此。而治化興行之機。四海乂安之效。其不胥此焉出何也。民者邦之本。而食者民之天也。夫民衣食不足。則救死而恐不贍。何暇治禮義。及其家給人足之後。求得欲遂之餘。率之以善而知所勸。威之以刑而知所懼。然後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治功之興。其孰能禦之哉。民生於焉而可遂矣。然而居山林者多材木。居川澤者多魚鹽。苟上之人不有以通之。則農有餘粟而病於寒。女有餘布而阻於飢。民生之不遂者自若也。故為之君者必有以懋勉其民。使之徙其所有易其所無。教者孜孜而不欲急以其有餘。其不足者勉勉而不歉自己。夫然後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天下之

利無不均之患矣於是民生之衆穀不可勝食而無復阻飢之憂含哺鼓腹而非復前日艱食之比矣民而謂之烝民可以見其無一夫之不獲而林林總總之衆舉皆得其養矣夫聖人在上惟憂民失其養耳民得其養果何患乎治功之不成乎禮樂刑政由是而修明紀綱法度於是而振舉四方有風動之休而比屋有可封之俗矣邦而謂之萬邦可以見其無一所之不盡而東漸西被迄于四海舉皆與其治矣豈非民食足而治功成乎嗟夫聖人愛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天賜禹以洪範九疇其三曰農用八政必以食貨爲先蓋食貨者所以養生也是時黎民方免阻飢之厄宜乎懋勉之意如此也雖然舜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進其言而禹乃歷述其治水之功以迄於萬邦作乂禹豈好爲是夸尚哉不述其治水之本末則無以知萬邦作乂之由不知成功之艱則未有能保其功於無窮者禹吾無間然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二質

稷（益稷篇二）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書傳會選蔡氏傳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吉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真氏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鄒季友音釋經幾音機應去聲傳要去聲省息井反重直用反晦菴書說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當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所振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呂東萊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先生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黃度書說夫既萬邦作乂則天下無復事矣怠忽將至邪佞乘隙而入六府三事壞而弗修前功隳矣故禹謂帝當慎乃在位而舜然之禹又詳其義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莫不各有所當止也而安之為難不安則易咈也幾當察康當戒弼直當親夫能安於其所止而察幾戒逸親近忠直則君德益進治功益懋不動則已動則四方大應待志而行上帝亦顧歆之不靡釋申命用休斯能昭受之矣絜齋袁燮書鈔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天位之尊極不易居居其位者安可不謹

人君之位。又不與其他位相似。彼其處四海九州之上。據崇高富貴之極豈易居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以天位為大寶。可見其重如此。書曰。天位艱哉。又曰。無安厥位惟危。今欲見此理分明。須知得人君之位如何。自然不敢不謹。後世人主皆不知我之位是如何。禹以在位為言。所以警舜者切矣。黃彝卿尚書精義。禹曰都。至天其申命用休。　無垢曰。夫居天子之位。豈易事哉。天命難諶。斯民難保。治中有亂。安中有危。可不謹哉。謹之之道如何。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謹之之道也。止。謂心所安處。不愧屋漏。不欺暗室。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心則安矣。止則雖居無人之處。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其敢忽乎。然而禍有起於微眇。變有生於倉卒。古人所以詠履霜之不早戒。蔓草之難圖。則於安其止之中。又當觀幾微於將然也。審謹參詳。果安而無危。果吉而無凶。果治而無亂。則循其理而行之。因其勢而成之。此所以又言惟康也。然而自以為是。未必天下皆以為是。自以為正。未必天下皆以為正。私意妄見。其害人多矣。此所以有望於正救之臣。而欲其弼直也。惟正救之臣真則天子曰然。弼臣曰不然。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然者。天子曰可。弼臣曰不可。吾將審其言而從其所謂不可者。如此。則以心而無愧。以變而無怠。以事則無謬。以天下之闊見盡白於上。則無不快於心者。故一動則合人心而大應。以待吾志矣。人心既同。則顯然上合天心而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矣。　張氏曰。在位者人君所與共治之人也。與君子則治。與小人則亂。一或不謹其所與。則敗亂隨至。此禹之戒舜所以使之謹乃在位。欲其重無輕於得人故也。　又曰。夫為人君者止於仁。為人臣者止於忠。為人父者止於慈。為人子者止於孝。禹之戒舜使之安汝止。蓋以舜之為君。當止於仁故也。仁者靜。靜則能止。安其所止則安仁而已。夫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則為人君者其可不知所止哉。惟幾則使之知其幾。惟康則使之安其身也。幾者動之微。惟幾則其智足以有察。康者安之至。惟康則其動不妄。安汝止。惟幾惟康。則其在我者盡矣。然其在外者未能無失。故其弼直者。欲其所弼己者直也。其弼直則左右前後皆正人。為之君者可以立於無過之地矣。如是。則一人有事于四方而四方莫不丕應徯志。丕應者聽唱而和之之謂也。徯志者先意而從之之謂也。惟動丕應徯志。則人與之矣。人與之。則天與之。天與之。則天之所眷命。故繼之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上帝者昊天上帝也。天者。凡在天之百神也。昭受上帝。則天與之矣。天其申命用休。則在天之百神又從而

重命之以休福也。　陳氏曰。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知止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靜。能靜而後能安。君止於仁。臣止於敬。既知其止。則反覆倒置無非仁與敬也。所居之位不同。所臨之事不一。而皆有以至善以為止。反覆終始。不忘於止。然後能定。能靜。至於能安。至於安矣。則舉天下之事不能易其止。則其應患也甚微。其應物也出於無心。應患甚微者。幾也。應物無心者。康也。惟幾則嗜慾不生於心。惟康則利害不汩於中。嗜慾消而利害不能汩。則凡弼輔乎我者自然直矣。君能幾康而輔弼之臣又直。是惟無動。動則天下大應吾志而無有逆我者矣。此不言而信。信在言前之功用也。如此則非惟人應之。天亦將申錫其命以休美之矣。胡士行詳解。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典謨之例。吁者憂懼之辭。都者嘆美之辭。謹位當曰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中有樂地也。　禹曰安（也）汝止（心所止。大學所謂於止知其所止。為人君止於仁是也。）惟幾（微者。著之端。）惟康（安者。危之伏。）其弼直（忠告不欺。）惟動（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丕（大）應徯志（天下徯望治之意。）以昭（明無愧）受上帝（天心）天其申（重）命用休。（美。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安止幾康。則內得其養。弼臣忠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養。則有不動。動而答民情。當天心。皆自人主一心中來矣。呂云。康靜時言安止之工夫。微時靜時最切。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能應徯志。則能昭受矣。陳大猷或問。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真西山大學衍義。禹曰都。至天其申命用休。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止也。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比之可也。仁山金履祥表註。實戒之言。舉師之前自述孜孜之實。此對禹言之。皆吳澂纂言。禹曰都。至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自述其孜孜之意。乃進戒於帝。俾慎於居位。居天位甚難。雖聖人不可忽易。慎之之道。安

汝止以下是也。止謂心之所止。蓋一物有一則。皆具於心。各有所止。凡事之來。物各付物。循其自然之則曰安。當事之幾於始。省事之康於終。其輔弼又得直人。斯無過舉矣。徯待凡所作為。大應下民期望之志。得人心。斯得天心。故以此明答上帝眷祐之心。則天示申重其已然之命而嘉美之也。許謙叢說。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　金先生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之微也。康安靜而不為也。大抵君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以存養之。惟當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靖無為之規。其為之輔弼者亦於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必如是而後可以善其動。動而愜乎人心之同然。書釋題為曰安汝止（至）天其申命用休。　石林葉氏曰。禮論大學之道。知止而後定。而靜也。安也。慮也。至於有得。皆本於定。故舉緜蠻之詩。記孔子之言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應世之迹。無非動者。而天下之動正夫一。吾將以酬萬變而不能致一以待之。則方且與物為役之不暇。其能使之丕應徯志乎。安汝止。致一之謂也。一何由致。惟幾惟康而已。幾故有來干我。我必知之。康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又曰。天與帝一也。作而覆物以居上者名之天。行而應物以逮下者名之帝。命之位而我受厚者帝也。制命於上而申之用休者天也。

蘇氏曰。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曰幾。幾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　陳氏曰（見書集傳精義）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禹曰。都。帝。慎乃在位。（至）天其申命用休。　輯錄（見晦庵書說）纂註。葉氏曰。慎乃在位。即前帝命禹所謂慎乃有位。君臣更相告戒也。禹之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　真氏曰（見會選）夏氏曰（見柯山詳解）陳櫟纂疏。史氏漸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　愚謂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訓丕應徯志。夏說為當。　葉氏曰（見董鼎纂註）真氏曰（見會選）夏氏曰（見柯山詳解）　融堂錢時書解。舜命禹摠朕師曰。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敬修其可願。所以慎也。禹之告舜亦曰。慎乃在位。而繼之以安汝止。與舜之旨正同。見得此一慎字。乃虞廷日用工夫。故舜禹更相教告。不外此旨。帝既聞其言而俞之矣。禹於是復申明之。安汝止而下。言所以慎乃在位者如此也。安汝止者。不動乎意。幾者微萌動之初也。不動乎意。罔念不作。變化縱橫。全體全妙。平平蕩蕩。自然安和。故曰惟康。我之日用如此。是以輔弼之臣。亦皆直而不回。匡救闕失。　李省忠音註（歎美而言。帝當謹汝所居之位。安定汝心之所止。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其輔臣必用直人。舉動必大應天下徯望之志。以此能昭然受上天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王充耘讀書管見。人主之患。在於輕舉妄動。故當安汝止。以惟幾惟康。蓋平其心以慮其事之始終。庶幾其無失也。然猶恐有遺慮。其輔弼之臣。又直道以匡正之。既內謀諸心。又外謀諸卿士。宜無過舉矣。然猶未也。又思動而有為。要足以大應天下徯望之志。而後可。蓋上兩句是慮善以動。下一句是動惟厥時。事雖善而動不適時。尤無益也。人君舉動如此。可謂慎之至矣。以此昭受上帝。天寧不申命用休乎。其應固可必矣。所謂汝則從。卿士從。庶民從。是謂之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者。此之謂也。　王充耘主意。處崇高之地者。當存敬畏之心。故盡交脩之道。斯得天人之助。此禹之告舜。所以起其聽以致戒於先。又必申其辭以致謹於後也。夫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處崇高之極。苟毫忽謹畏之不存。則憂患及之矣。禹所以特稱帝以告之。舜所以即俞而然之也。慎之何如。心安於義理之正。而不動於

人欲之私。事必謹始而慮終。臣必繩愆而糾謬。內外交修。無有不至。其敬慎也如此。庶幾動有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仰有以承上天無窮之眷。而天位之重。可以永保而勿失矣。　夫君位之難保者何也。上恃天眷。下恃民心。而後君得安處其間。然天無常親。小民難保。一日不謹。則民心離而天命去矣。故兢兢業業。惟理是循。而非理者勿動。惟幾以審其事之發。察微正始。以謹其初。惟康以省其事之安。深思極慮。以求止其所。然猶恐其有未善。又須直臣以匡正之。蓋其心未始敢有一毫之縱也。夫如是。則靜與理俱。動與理會。其行事皆足以合乎人心之公。而非徇一己之欲。故動輒天下翕然而歸向之。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其得人心如此。則天眷豈能外是邪。以此昭受于天。天必申命之。而有無疆之休矣。苟不如是。則心汩於慾而無定。事物之來。既不能謹之於始。又不能慮其所終。而左右前後一皆讒諂面諛之人。其結怨于民。自絕于天。可立而待矣。其能保有天下未之有也。以天人閒有位。庶幾首尾收拾親切。　君能安所止。以惟幾惟康。而其臣又能以直道匡正其不及。則內外交修。無不至矣。是以動則人應之。非徒應之。且徯之於未動之先。以之昭受上帝。則命之。非徒命之。且申之於既命之後。蓋其眷佑之無已也。下足以得人心。上足以承天眷。要

亦人君慎乃位如前所云耳。鄒悦道斷法安汝止（王）天其申命用休（此內外交修天人交感）聖人行事動與天合人心天命相為貫通無感而不應之理一心之運必安於至善之止而慎於未動之先方其未動此心湛然及其事之發也必審其幾微處事之施也必擇其妥穩處然猶不敢自足復資左輔右弼之臣相與效其忠而成其美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是以無動動則人歸之天命之矣為之此言蓋發明慎在位之意故必於其出治之原而深明之陳雅言書經卓躍此為告舜推言慎乃在位之意合作一頭兩脚安汝止惟幾惟康此君德之修於內者也其弼直此君德之修於外者也蓋人君修身動靜微著工夫必嚴而匡直輔翼助成為多此是一頭能是則內外交修無有不致是惟無動動則民丕應之又且傒之於未動之先此君心之理有以郛民心之理也以是昭受上帝之眷則天豈徒命之又且申之於己命之後此得民之心有以得天之心也此是兩脚蓋安汝止而下皆慎乃在位之事惟動丕應傒志而下皆慎乃在位之效也王充耘書疑問斷為告舜曰安汝止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說者謂安汝止為聖君之事武王告康叔以宅心知訓說者謂宅心即安汝止之謂豈康叔亦可以聖君之事望之歟　答曰安曰欽曰宅固有不同而曰止曰心亦各有異其立言之旨非惟有聖賢之分而且有君臣之等豈可因蔡傳之言而逆以為疑哉何則安者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聖君之事也欽者肅恭收斂以立其本賢君之事也而宅者不過欲大臣法商耇成人之德以之而宅心耳此安與宅之兩辭其深淺又奚啻霄壤間哉蓋書即蔡氏釋經之旨而求之其曰安汝止聖君之事生而知之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之也是安之與欽且有聖賢之等則夫安之與宅豈不有淺深之間乎其曰宅心安汝止之云者不過以其近似而釋之初非指以為即安汝止之義也雖然康叔苟能知訓至於弘于天德裕身而又從事於欽厥止立其本則其至於安汝止之域不難矣既謂學之至而不至於聖乎語曰及其知之一也及其成功一也王充耘疑問為告舜曰安汝止蔡氏以為聖君之事伊尹告太甲曰欽厥止蔡氏以為賢君之事然堯之欽明文思及舜禹之更相告戒皆曰欽哉欽之義無以異也傅說告高宗曰慎厥攸居政事惟醇蔡氏以為安於義理之所止安之義又無以異也然則孰為聖君乎孰為賢君乎張觀書義元會天下心服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傒志（益稷）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仲虺）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武成）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

不是乎（書與）主意夫聖人得天下之心者也聖人有以得天下天下有所賴聖人惟見其不動而敬不言而信雖四方之廣斯民之衆莫不心服而無一二於聖人者聖人初無心以服之也吁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張爭書義摘要　其弼直罔人君有以用其人故必有以擇其人蓋人之不擇雖用無益也是以古之人君於其輔弼之職非敢徇一己之私則必擇忠直之人以任之也夫如是位豈有不稱事豈有不立哉為戒舜曰其弼直如此原書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以輕也夫使輔弼之設不係於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夫視於人君者為甚邇受其任者為甚大苟非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旋踵矣然則輔弼之任非直人其可乎　任官惟賢才　書謂事之所係者重君之所與者不容以輕也夫使官位之設不係乎國之治亂則天下之人孰不可以與之惟夫上而致主為甚重下而澤民為甚大苟非其公心而任之其事敗也不旋踵矣然則庶官之任非賢才其可乎講今夫陰陽之調燮邦國之經緯上而致其君下而澤其民所謂輔弼之職蓋如此其重也必其行己之正出言之忠諫諍正論足以格其心之非識慮實効足以救其俗之弊必斯人為然後可也謐抑書論之非天下之才不足以任天下之事人才之不擇政事之徒任其曠官敗事之譏有不免矣故才必周召然後可以交師保之責非禹皐之德而左右之位不可處也知此可與言弼直之事矣結當觀帝舜之實耳去四罪難任人用九德升俊乂則舉直錯枉之道蓋已詳矣禹於帝舜其言猶及于此者非特為時之設也抑亦為後世人君之設歟張庭堅集惟幾惟康其弼直　所貴乎聖人者非以其力足以除天下既至之患而以其慮之深遠察微正始憂患之所不及非以其有智與勇足以大有為於世而以其安靜休息有所不為非以其無一過失使天下莫得而議之以其有過而必改故於事也無忽於民也不擾於羣臣也不憚其危言正論以拂於己是以慮無遺策舉無過事而天下治安之勢得以永保而弗替此幾康弼直禹之所以為舜戒也蓋惟幾也則能察微正始不忽乎事惟康也則能安靜休息不擾乎民惟輔弼之臣直則能不以無過之為美而以改過之為善凡忠讜之論矯拂之辭皆所以樂從而顧聽焉雖然是三者在艱難創業之時則固未始以為難海宇適平基緒方立儆焉怠忽而不之察則禍患將不旋踵而至所以操心常危慮患常深而事每不失其幾者勢使然也民雖出於塗炭而恐懼之未忘世雖偃於征誅而瘡痍之未瘳俄然擾動而不之恤則下不勝其困怨亂將

復作所以設法務約赦政務寬而使民不失其康者亦勢使然也夫欲事之適於義民之適於康則天下之深謀至計惟恐一日而不得聞朝廷之上輔弼之臣莫不蹇蹇其直亦其勢不得不然也天下既大治矣則智慮怠而奢心恣侈而廣智慮奢則玩宴安而忽憂勤心志廣則喜功名而煩興作夫宴安之是玩則不可責以難也功名之是喜則不可語以過也於是謟諛者親而諫諍者疏義康弼直之戒於是時最不可忘彼舜也繼堯極治之後天下可謂無事矣雖然無事者有事之所從起而聖人之所深畏者也觀舜之君臣相與賡歌規戒而其言及於敕天命康庶事則禹之所言者舜固不待告而知矣而禹猶戒之何也使天下後世咸曰以舜之聖而猶不免於此則庶乎其能知戒矣宋純愚藍縷叢推動丕應徯志惟有以協君臣圖治之誠斯可以慰天下望治之心蓋君臣之間萬化權與而民生林林之所仰望焉者也夫惟義康之念慮在君者無一時之敢怠而弼直之忠誠在臣者無一念之敢欺則圖回既熟而舉動悉當豈不足以聳天下之觀聽而慰吾民之顧望哉云云其意如此嘗謂不患天下之不能響應乎一人而患一人之不能丕應乎天下主勢萬鈞風飛雷厲言出而風靡令行而影從固有未占而已孚者況於已日乃孚而孰有矯拂之者哉惟夫天地泰而聖人出則翹首以望太平者何如也而設施注措者曾無至當之規雷雨解而品物榮則傾心以觀至化者何如也而建明圖回者曾無可喜之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吾恐匹夫匹婦亦私有異論於天下以齟齬其上之畫象令之而莫肯聽則其望望而不滿者多矣果何以丕從厥志哉今夫一人宅心於上者慮治之誠也大臣格心於下者輔治之責也治本於君臣而治達於天下都俞吁咈係民生之安危講究切劘為海宇之休戚惟交修於君臣之間者有圖事揆策之機而建置於嚴廊之際者有靖國安民之畫將有為也未敢輕也從而圖之其可以逆斯民之情乎可則為之否則不敢以輕為也將有行也未敢遽也從而圖之其可以愜斯民之望乎可則行之否則不敢以遽行也真而後發而發無不中善而後動而動惟厥時宜其有大因革而足以激昂品彙鼓舞黎庶有大政事而足以奔走天下驩呼海隅有事于四方而罔不是孚也乃曰儀我后而罔有不悅也自非協君臣之心又何以慰天下之心哉雖然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者天下之常情違道干譽咈民從欲者人主之失德是故舉天下之大事當與天下共之一人以為可而千萬人以為不可上雖諄諄而下愈藐藐何以從其所不言而同然者哉帝王盛時大道為公上之運動明白而洞達不敢夫深暑而沉幾下之志慮心悅而誠服非出於勢迫而強從萬人之心合為一心四海之意合於一意此所以為隆古之盛而非後世所可及也大禹之言發為義康弼直之後其誠如本者歎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謳歌獄訟逃之不免則天下之所以仰戴乎舜而舜所以深契乎天下者已相孚於不言之表而相得於寂然不動之先矣禹猶以為言者何哉蓋天下之望一人也為無窮而一人之應天下也為有限使其君臣之間相與圖回之念一或不當則輕舉妄動貽害生民蓋其所以為帝慮哉陳復陽謀義禹曰安汝止云云天其申命用休。

人君一心在上至善惟其內外交脩之至是以動則天人皆協而應之矣蓋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所謂止也惟順適乎道心不陷於人欲乃能安於所止然其所以安之者則有道焉當夫事幾之發省乎事理之安而又有輔弼之臣盡忠規正則內外交脩無有不至惟是有作則天下丕應而徯志以是昭帝則上天申命而用休大禹陳謨其拳拳於此三言者是乃所以明夫慎乃在位之一言也且人之一心虛靈不昧具眾理而應萬事故凡萬事萬物之理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莫不備於人之一心而人心之明亦莫不知夫順其則為善不順其則為不善夫善者乃吾心所當止之地而不可遷者也為是私欲之害動搖其中始有昧於其理而不得其所止者由是膠膠擾擾始則奪於物終則役於物始則誘於欲終則逮於欲闇然不知何者為可止之地尚何有乎安於所止者哉夫安之云者必有以去人欲之私守義理之正方寸之間安然順適事事物物無有不得其至善之止者然後可謂之安汝止焉然其所以守其安之之道非有內外交脩不可也蓋幾者事之起於細微者也凡事之萌動必精審之如是為天理之幾而善如是為人欲之幾而惡在我則從其善而去其惡康者事之底乎治安者也凡事之所行必省察之如是則合乎天理而安如是則違乎天理而危在我則思其安而慮其危也夫如是則在內者無不脩矣又必選正直之臣居輔弼之任君有過則諫不諫使以文其過有惡則箴不逮君以長其惡則在外者益以脩矣內外交脩而盡其道則心得其養動靜云為皆得其常無有止而不安於所止者由是此心靜定純乎天理顧惟無作作則以心感心天下無不丕應先意而徯我者有之矣以是昭受上帝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豈不能重命而用休美者乎此大禹因告帝舜以慎乃在位之言於是詳告之以謹在位之意末則極言其天人感應之效其大如此夫舜君也聖人也禹臣也

亦聖人也以聖人而告聖人其養心圖治之要莫切於此為人君者慧可不以舜禹為法哉 王充耘書義矜式 人君宅心以圖治尤必資其助於臣天下同心以順治斯能必其應於天蓋君臣之交修者此所以能得天人之交應也昔者禹之告舜謂夫聖人一心萬化之原正於至善而不可遷察於物欲而不能蔽此所謂順適夫道心之正者然也夫既能以之審其事之發而省其事之安矣至於左右輔弼之臣愆糾繆之職則其內外之交脩而無有不至而圖治之要何夫如是則是為無作作則天下之人罔不丕應固有先志而後我者矣以是而昭受上帝而上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之乎吁人君以一心之微而求感通乎天人之理可不盡其交修之功也

帝曰吁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書傳會選蔡氏傳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焉即俞而然之也鄰李友音釋傳（復音服扶卦云）（反復道也性音甘服反亦作覆見形句反）孔安國傳禹曰都至帝曰俞然禹言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

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 惟動丕應徯志 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 帝曰吁（至）禹曰俞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陸德明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如字應應對之應徯胡禮反施始豉反重直用反） 重言帝曰俞十二本篇一餘附堯典 帝曰吁四堯典三 禹曰俞三皋謨二此篇下文禹曰俞哉 重意 慎乃在位大禹慎乃有位 惟幾惟康篇末惟時惟幾孔穎達正義禹曰都至曰俞 正義曰禹以皋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於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興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 傳言慎至直人 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為念下惟為靜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 傳徯待至帝志 正義曰徯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 傳昭明至用美 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重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君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 傳鄰近至而成 正義曰周禮五家為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為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言臣哉汝當為我鄰哉鄰哉汝當為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要義安汝止如大學止於仁止於敬也王炎史浩講義皋陶曰俞（至）鄰哉臣哉 皋陶曰俞信知其言也然帝實欲師汝昌言今汝言益稷之功固美矣而帝之所以覬聞於汝者汝未嘗言也禹於是乃言曰都帝謹乃在位夫舜以大德侍位而禹猶欲其謹乃在位則位之難保可知矣舜視棄天下如弊屣兢兢業業夫豈以位為樂哉其曰俞者敬領其昌言也禹又以無安厥位惟危欲安汝止以盡其保位之道大學所謂為人君止於仁君苟能仁斯安厥位然

而仁豈外求而得哉在吾心爾凡人之心生無不直惟幾惟康可以弼直不然是罔之生也是故聖人惟幾也戒謹於微而弗著惟康也戒謹於安而弗危輔之翼之吾之直心於是乎在淵乎其靜皎乎其明故能止其所也此帝王治心之要大學所謂正心誠意之旨也禹之昌言可謂破的矣心既直矣以吾之心合天下之心天下之期待於我者莫不丕應矣是人予之也人予之則天予之矣天予之則申命用休所謂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也此禹之昌言徑指人心明白如此舜安得而不師之乎禹既以正心之要尊責於舜舜方歎曰吁為天下豈不在君臣相得何獨在我乎於是臣鄰之股肱耳目之喻方發於口矣禹非不知此理也顧其君方有意師其昌言不得不端本澄源而責効於其君之心也說者乃曰其弼直者其弼臣直也禹方相舜其陳昌言豈敢自媒以謂欲保厥位須我乃濟乎竊意不矜不伐者不肯為也此語在稷契輩言之猶可若禹自贊則謹乃在位之語是脅其君以自售也即此而論非言弼臣明矣不然舜安有嗟吁之言而復于禹乎其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者大臣鄰者小臣蓋言必得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然後天人皆予以致時雍之治于一人豈能自致哉此舜因禹昌言而發也 絜齋袁燮書鈔禹曰安汝止（至）禹曰俞

止者人頓放此身之所也大學曰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人莫不有所止然所止必安而後可譬諸人居於屋內則安暴露則何由而安立於平處則安陰側則何由而安是故頓放此身止於理義則安止於利欲則不安伊尹告太甲欽厥止古人多說這止字書又曰惟厥攸居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居即止也欲汝止之安要須惟幾惟康乃可幾者微也即一日二日萬幾之幾也能致察於幾微則汝止安矣幾微之不察所止何由而安且如頓放此身於道理之中苟非心邪念萌於毫芒之間於此不致察汝止便不安推而至於天下治亂安危皆當察其幾微古人多說這幾字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一日二日萬幾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事之萌芽處謂之幾今試以一身觀之若欲頓放此身得安穩不特顯顯過失當致察萌芽之起便當致察不特形於外者當致察念慮之間便當致察惟康者康即安也言安穩也惟幾則惟康矣然內雖自盡於己外又須資輔弼之臣故曰其弼直直之一字不可不思不下其他字而獨下一直字蓋須真箇是直乃可直者不但是諫人吉士必忠讜正直敢於犯顏逆耳盡忠無隱凡他人所不敢犯者他敢言之是之謂直爲天下者豈可無直臣直又不與其他賢字之類同賢者固無不直然或要回護而不肯直道而行者非直也若是忠直之臣更無疑似更無回護截然敢犯人主之怒此等人爲國家最不可無故孟子謂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既是惟幾惟康裏面有這般工夫而外面輔弼忠直又如此汝止何憂其不安乎惟動丕應徯志徯望也志心也天下望上之心也天下皆徯望其上須我之舉措能應其徯望乃可且如人主出來四海莫不顒顒然瞻仰望其有所施設使人主失德舉措不當天下便失望至於失望豈所謂丕應徯志乎人主爲天下須是舉措皆契合天下之心乃可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此未動之先也未動之先有如此工夫直是細密故不動則已動則天下徯望之心無不應焉謂之丕應丕者大也言其無往而不應也以昭受上帝大凡惟其類則能受非其類則不能受以水投水則相受以水投石則不相受以火投火則相受以水投火則不相受昭受上帝非與上帝合者其孰能之人主爲天下須是能昭受上帝乃可我能受上帝則福祿之來嘉祥之集申複而無已焉此所謂申命用休也我能受之天實命之故曰申命此

非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豈能如是乎帝謂此事非我所能自了得要必有資於人臣之輔翼焉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言之也鄰之一字直是相親有師友之義古者五比爲鄰言鄰取其親也君尊臣卑固是定分但才尊君卑臣便不得叔孫通制漢禮采秦儀尊君卑臣者存之雖足以消一時拔劍擊柱之風然君臣之間自此隔絕矣故帝曰吾乃今知皇帝之貴此一句雖是美之亦可嘆也自後世尊君卑臣之說興人主儼然南面以禍福刑威宰制天下古人師友羣臣之義變爲以尊臨卑之事矣鄰之一字不可不著精神看此等字在後世皆無了

拙齋林之奇全解

皐陶曰俞（主）都哉臣哉

舜命禹以陳其盛德之言禹謙遜不敢自居惟述其治水之時本末先後之序以致其日孜孜之意而皐陶猶以爲未也於是然其思日孜孜之言而皐陶謂之曰汝之昌言可師法所當爲帝陳謨焉既不獲避矣於是又陳謨以戒于舜曰都帝慎乃在位此雖勉徇皐陶之意而陳其實亦所以申結上文之義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其終也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則其間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治定功成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曾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可謂多難矣而君臣相與焦心勞思以拯生民之飢溺既克有濟然人之常情安於無難必將忘其所可戒則驕奢淫泆之所自萌而危敗禍亂自此分矣故禹之陳謨蔽以一言曰帝慎乃在位蓋謂欲守此盈成之業綿綿社稷無疆之休者惟在慎之而已董仲舒曰堯舜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蓋爲人君者苟以位爲樂則將窮天下之欲以供耳目之娛故不能保厥位至於顛覆危亡而不悟苟其居是位也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致其畏慎之意則其位之安如泰山而四維尚誰得而奪之邪禹之言簡而盡若此可謂一言而興邦矣帝曰俞者然禹之言深諭其儆戒之意孔子語顏回以克己復禮之目則告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蓋謂欲克己復禮者當如此也禹之陳謨盡於慎乃在位之一言帝既虛心而聽之君臣之間不待問而辨也故又推明其義爲帝盡言之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後先之序當如此也安汝止者言汝之所止不可以不安大學曰（主）止於信（跋又業自言抄）蓋人之所止而不能安則將泛然而無所歸宿外物得以移之矣苟能安其所止則意誠心正舉天下之外物曾不足以動其心如是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此實慎乃在位之本也惟幾惟康其弼直言能安止矣又必盡此三者然後有以盡夫慎乃在位之道

也。惟幾者謂人君當戒慎萬事之微而不敢息也。惟康者言當安靜天下之民。而不擾之也。其弼直者謂輔弼之臣當得切直之臣而用之也。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四方無虞。若可以無慮矣。及其禍亂一起。卒至陵夷敗壞而不可復救者。其禍未嘗不出於三者。爲君者宴安鴆毒而不悟危亡之機。禍之所自萌也。好大喜功以擾斯民。禍之所自萌也。人主好佞於上。羣臣致諛於下。上下相徇。不聞切直之言者。亦禍之所自萌也。苟能惟幾以成天下之務。惟康以安天下之業。又能使其弼直以通天下之情。危敗禍亂。無自而萌。而慎乃在位之道。盡於此矣。惟動丕應徯志。荀子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自安汝止至其弼直。可謂能定矣。惟其能定。故動而有爲也。則可以大應。夫徯志之民。此其所謂能應也。徯志。謂民之於君。聽唱而應。視儀而動。徯上之志而樂從之者也。惟爲君者無以大慰斯民之望。故有悖戾而不從。苟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則民。固待所欲矣。彼之徯志於我。而我之發政施仁。有以待應之。孔氏曰。徯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惟動丕應徯志。是宜於民人也。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有以昭受上帝之命。天將命以休福受天之祐。永永無窮矣。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其終也。以至於九州攸同。萬邦作乂。天命眷顧。錫以休福。何以至此。苟於此能兢兢業業以慎乃在位。如上之所云。則固有以昭受上帝之意。而天之命以休福。至於億萬年而無斁。是天重命之也。天與帝之稱雖異。其實一也。嘗考經之所載。凡稱天稱帝者。大抵皆是變其文以成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既曰帝乃震怒。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既曰惟帝不畀。又曰惟天不畀。凡若此之類甚多。皆是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但謂如此然後可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以休福。此但是不欲言以昭受上天。天其申命用休。故變其文曰上帝。必欲從而爲之說則鑿矣。故詳考此章之義。蓋謂欲慎乃在位者。其靜而無事也。則君臣盡道於廟堂之間。其動而有爲也。則天人協應於幽明之際。定之於此。應之於彼。蓋不期然而然者。此禹所以諄複反覆爲帝申言之。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文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反覆昏狡。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於驕逸。人欲靜而徭役毒之。世方弊掊克窮之。國於此衰。則守文爲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萬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魏徵與我安天下。恐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易。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

慎之。房元齡魏徵以其身之所歷而言之。故於創業守文之難易。俱有所偏。若禹者。親與益稷之徒。跋履艱難。踐越險阻。以定洪水之難。故其始之所言者。無非所謂創業之難。及其洪水既平。帝方命之以陳其嘉猷嘉謀以爲警戒。故其終之所言者。無非守文之難。蓋其意亦以謂創業之難既往矣。守文之難。方將慎而圖之。觀太宗之言。則禹所陳之謨本末首尾不煩訓詁而可通矣。夫禹之陳謨。其意不出諸此。而太宗乃與之合。若太宗者。亦豈可多得哉。帝曰吁者。禹之陳謨。蓋盡於此矣。帝於是歎其言而謂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之所能爲。必資群臣之助也。臣哉鄰哉。孔氏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相成。此說未通。據下文曰。欽四鄰。則其所指爲之僚屬左右前後。所與協力以事君者。臣哉者。言必賴爾臣之助。此蓋指禹而言之也。鄰哉者。言汝又當率其僚屬左右前後之人。以爲我之助也。鄰哉臣哉。言之不足。又重言之也。哉字。古人多重言之。如蚖哉蚖哉。時哉時哉。歸哉歸哉。以此臣鄰二義反覆言之。以見致意之深也。柯山夏僎詳解。禹曰都（云云）禹曰俞。　禹前既陳洪水之初已與益稷盡力營治。終至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故至此稱都以嘆美其治。且戒帝使慎乃在位。欲帝不以天下已治而不思也。蓋洪水之初。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已與益稷併力治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雖無可憂者。然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洪水之時。天下雖多難。人皆知其難而焦心勞思。共拯救斯民。今也。已安已治。一無所難。人情既玩其所可樂。而忘其所可戒。已治已安者。或不可保。故禹所以一言儆之曰。帝謹乃在位也。董仲舒謂堯舜禹以天下爲憂。不以位爲樂。豈非有見於此乎。禹之言既在於居安不忘危。故帝所以俞而然之也。帝既然其言。禹於是又言其慎乃在位之事。下文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也。禹之意謂帝之所以有此大位者。皆本乎天命之眷命也。優游帝位。能慎以保之。要汝止而不爲外物所移。惟幾惟康而不怠於至微。不玩於已安。其弼直而不謬聽於諂諛。惟動丕應徯志。而不違於民意。以此昭受上帝之命。則天將再命以休矣。故曰。天其申命用休。安汝止者。言所止不可不安。大學引詩曰（云云）止於信。（拙齋全解）蓋人各有所止。止於所當止則善矣。非所止而止焉。則外物得以移之矣。此禹欲帝慎乃在位。而必責於安汝止也。幾者動之微也。事至於顯然者。在耳目人雖不知所以圖之。惟幾於眇綿微而未著。則人多忽之。殊不知已安而不能保。則安未幾而危或[illegible]於後。此慎在位。又在於惟康也。好人順己。惡人逆己。人之常情也。況已治之後。人情溺於宴安。必厭

開切直之言殊不知不好切直之言則讒諂面諛之人日至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圖欲治可得乎此又在於其弼直也惟動丕應徯志舊說皆謂人君惟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定應於外詳味經文但言惟動丕應徯志未嘗言惟動徯志丕應信如舊說則文勢不順余謂此亦是禹戒舜慎乃在位之事蓋人君居士民之上自非以天下國家為念則恣情縱欲妄動妄作無所不至故禹戒舜謂人君不可妄動惟其動之之際必欲大應天下徯志之民所以徯望於君者不過欲其治我安我今人君於惟動之際必期欲丕應天下徯志之民則必無妄動之失此丕應徯志正與盤庚所謂丕從厥志之言相類夫舜始也固天眷命尊履帝位今也誠能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兢兢業業慎乃在位如此則可以昭受上帝眷命之意天心亦以其能副吾眷託之隆而載命以休美之命此正天為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帝之稱其實一也考經所載凡稱天稱帝皆同但變文以成其義既曰格于皇天又曰格于上帝亦是變文可知若必欲為之說則鑿矣此說極當禹既為帝推廣慎乃在位之道帝於是吁而嘆美其言之曰慎乃在位之道亦非一人自能為之寔賴羣臣之助故曰臣哉隣哉隣哉臣哉 林少穎云（見拙齋全解）此說為善帝既謂慎乃在位賴臣鄰之助禹亦知此事非一人所能寔賴羣臣贊襄之力不復過讓故直言俞而然之謂舜責助於臣隣其說然也由是觀之唐虞君臣以誠實相與不為不情之辭於此可見矣黃彝卿尚書精義帝曰吁臣哉（至）禹曰俞 無垢曰臣哉鄰哉以言此事在衆臣與親近之力爾又曰鄰哉臣哉又言此事在親近衆臣之力爾其言反覆動息此乃舜深見此理當臣鄰交脩不可少怠也夫有衆臣效職於外然後論思獻納之官侍御僕從之人得以盡其忠此近臣須於衆臣之意也有近臣盡忠於內然後衆臣得以安其職此衆臣須於近臣之意也 又曰漢元帝唐文宗皆孜孜求治之君也然元帝有一蕭望之而不能用乃信任石顯文宗有一裴度而不能用乃倚注李訓一則殺賢者之失一則有甘露之禍言之使人於邑豈知有舜為君有禹為臣乃至如此之盛乎 張氏曰臣哉者以分言之也鄰哉者以情言之也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先王之馭其臣也其志分以道其嚴分以禮外不至於離內不至於褻此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舜之所以告禹也臣哉鄰哉者言臣當鄰我者也鄰哉臣哉者言鄰我者乃所以為臣也唐虞之世上下協心君臣同德都俞賡歌無或異志者道此道也陳經詳解禹曰都（至）禹曰俞 禹戒舜以謹乃在位先美之而後言憂勤

之中必有主宰者存謹乃在位人君之位當致其謹情欲之易肆治安之不可保一不謹則失人君之道矣帝曰俞禹於是又有安汝止幾康弼直之戒所以推廣謹乃在位之意也止者心之所安也心之所止者苟不得其安則出其位而不能止其所者多矣然安汝止之道又在於幾康弼直惟幾以慮天下之微則紗綿之際尤當加察惟康以圖天下之安則治平之日常若禍亂之迫其後此養之於內也輔弼之臣盡正直之義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此養之於外也內外交相養而所止者安人君處無過之地自然下合民心而惟動丕應徯志上合天心而申命用休民心從上君所已為而民應之此惟動丕應也君所欲為而民待之此徯志也昭受上帝者顯其足以受上天之實也申命用休天應之以無窮之休也舜豈有求於民有覬於天哉天人之理一而已矣盡之於己則無有不應之於彼既曰帝又曰天以形體言則謂之天以主宰言則謂之帝其實一也帝曰吁舜於此疑而未敢以為然者蓋其任甚重君為之言非我一人所能當必有藉臣鄰之助而後可臣者大臣也鄰者近也人臣之情豈與人君相視近而無間者也故曰臣哉鄰哉又再言鄰哉臣哉所以相親而無間者豈非在於臣乎此舜責望大臣相須一體之意故禹於是然其言為之言責望其君舜之言則責望其臣然則君臣之間皆當盡其力可也胡士行詳解帝曰吁臣哉鄰（近）哉（臣之道當如鄰之情）鄰哉臣哉（鄰之情乃盡臣之道夏云都為之條辭也）禹曰俞 帝領禹之言如左右頃刻不可無人 陳大猷集傳禹曰都（至）禹曰俞 愚曰在猶居也 呂氏曰蓋以天位之艱戒舜舜心悟神受故曰俞（呂氏曰吁是憂懼之辭都是嘆美之辭為言舜謹在位合言吁乃言都禹深體戒懼之中有主敬之地故舜領其言而然）其（然也）義說見皋陶 愚曰止者止於其所而不遷也大學曰在止於至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凡事莫不有所止之善惟安其所止然後能止而不遷汝亦人君之所止也惟幾以察事幾於未然惟康以謹治安於已然 愚曰待人心則得天心以此能昭然受上帝之付託故天申命以休美謂眷顧不已也苟無以受之休且無有況於申乎帝以主宰言天以形體言一也（張氏曰上帝則君也天之百神則臣也上帝出命者也百神則受帝命而中之也帝休天乃大命文王亦猶是也餘見積義 或曰帝者以上帝言天總上帝與天之百神言）帝數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臣之輔 陳氏曰臣當親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盡為臣之道故曰鄰哉

臣哉。（吳氏曰。此一章與上段。疑非一時之言。當自爲一節。唐孔氏曰。見正義　夏氏曰。見柯山拜解。孔氏曰。見孔傳。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仁山金履祥表註。鄰哉。即四鄰。王天與纂傳林氏曰。此節舜禹推明慎位之道。　呂氏曰。安汝心之所止。必於動之微。及靜而無事之時。常致審察之工。又必輔弼之人。直而無隱。蓋治心之道。毫釐眇忽。宴閑暇豫。工夫最切。而緝熙糾繆。格其非心。提防最要。惟幾惟康。則內得其養。其弼直。則外得其養。按幾康。如呂氏說固審。如蔡氏從事上說亦通。且又與下文庶事康哉合。今並存之。　陳氏曰。舜既然禹慎位之言。而禹又然舜臣鄰之言。君臣之相然。豈苟爲容悅。必有莫逆於心者矣。（唐孔氏曰。見正義　蔡氏曰。見董鼎纂註。　漢孔氏曰。見孔傳。　真氏曰。見衍義。　蔡氏曰。見會選。　夏氏曰。見柯山拜解　林氏曰。見拙齋全解）吳澂纂言。帝曰吁。至禹曰俞。帝之意。謂此非吾所自能。實賴臣鄰之助。臣。謂任事之臣。當時九官如周之六卿者是也。鄰。謂君所親近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如周之師傅保者是也。君與爲師友而不臣之。故不曰臣而曰鄰。以輔成君德。臣以分治天職。爲所謂弼。帝所謂鄰也。輔成君德之鄰。固所當重。分治天職之臣。亦不可輕。故帝因禹言弼直而并言之。互言至再。以見反覆丁寧之意。書釋題石林葉氏曰。臣以分相承。鄰以德相比。（林氏曰。見拙齋全解　陳氏曰。見陳大猷集傳）董鼎輯錄纂註纂註　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也。鄰忘其分也。臣而復鄰。嚴不至於苛。鄰而又臣。和不至於流。（孔氏曰。見孔傳　陳氏經曰。見詳解　張氏綱曰。見精義　新安陳氏大猷。見本傳）陳櫟纂疏。孫氏曰。鄰指輔弼疑丞。陳氏曰。臣當與君親近。故曰臣鄰。相親近。乃盡爲臣之道。故曰鄰臣。反覆言之。　一說。鄰者。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以親君。乃臣也。皆指禹言。（孔氏曰。見孔傳　張氏綱曰。見精義　鄒補曰。見董鼎纂註）李省忠音註。帝嘆言此非吾所自能。實賴爾臣之輔助。故爲臣當親我而助我哉。親我助我。乃盡爲臣之道哉。王充耘讀書管見。禹陳謨。則言帝慎乃在位。以歸重於君。舜陳謨。則曰臣哉鄰哉。以倚重其臣。意各有所主也。王充耘主意。人君反覆嘆詠。見臣職之爲重。人臣一言而契得君心之所同。陳雅言書經卓躍。此舜因上禹陳弼直之說。故以此責之於禹哉。禹曰俞一句。上截是聖君深感夫臣職之重。故重言而不足。下截是大臣深契夫聖君之心。故一言而有餘。陳復陽課義。是章帝舜反覆嘆詠臣鄰之旨。所以深感大禹弼直之謨。故禹復俞而然之也。蓋君之於臣。莫重於左右輔弼之職。而臣能盡夫左右輔弼之職。是乃

所以爲臣也。夫先言臣而後言鄰。所以嘆爲臣者當有以任其職。繼言鄰而後言臣。所以勉爲臣者必有以盡其職。而其言反覆紬繹。優游嘆詠。可見其發其上章弼直之義。蓋有以默契乎禹之心者。又安得不俞而深信之哉。今夫食君之祿。任君之事。策名委質者。皆臣也。然而左右輔弼之職其位則近於君。其任則重於臣。故任職者既難其人。而盡職者尤難其人也。何則。保人君之身體。傳人君以德義。左有輔而右有弼。前有疑而後有丞。是即後世相臣之任者也。夫謂之相。則在王所者。君所親也。朝夕納誨情所厚也。是以帝舜嗟嘆而言之。臣以人言。鄰以職言。既任左右之寄。當勤輔弼之職。位既親乎君。情當厚乎君。此臣哉鄰哉之義也。然或詖悅以取容。諂媚以保位。導君佚豫。娛君聲色。而規戒不聞。雖居輔弼之職。而失其輔弼之道。何取於輔弼者哉。故能盡其職者。乃所以爲臣之道。此鄰哉臣哉之義也。舜之意。豈不以大禹宅百揆之位。當輔弼之任。既居其職。又盡其道。陳謨之際。發明弼直之義。其旨深矣。於是舜感其言。形於慨嘆。不覺其辭氣之反覆。意味之深長也。然禹之謨。能合乎舜之心。而舜嘆詠之舜之言。又契乎禹之心。而禹復俞然之。一吁一俞。更唱迭和。君勉乎臣。臣美其君。一堂之上。和氣可掬。嗚呼。此有虞之朝。所以君盡其爲君之道。臣盡其爲臣之職。君臣相與。明良胥會於斯一時。是以成垂拱無爲之治。亘千古而不可及也歟。吁盛矣。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孫世良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包漸林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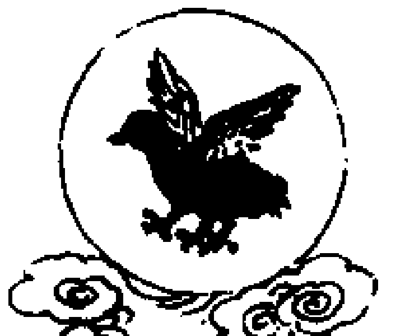
二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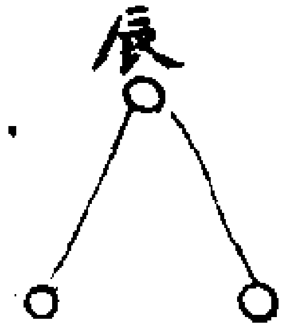
稷（益稷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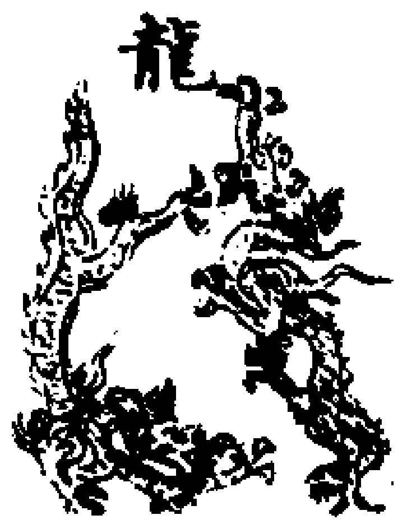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書傳會選蔡氏傳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卽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黄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黄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襍施五采以爲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於裳袞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吕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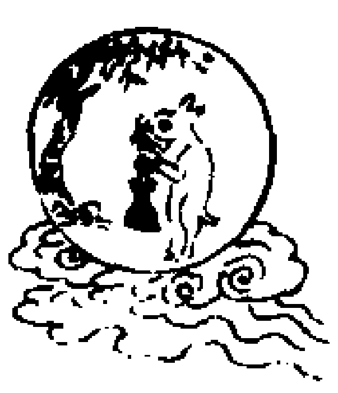
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鄭孝友音釋經（左右上子賀反下又救反說文云俗作佐佑與左右手之書異觀如字黼音甫黻音弗絺與黹通展几反又出如字又尺類反傳會繪古字通馬鄭本作繪宗彝虎蜼彝上華也藏對屯曰彝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畫虎蜼於彝。故以宗彝爲虎蜼也蜼音水反又以醉余救二反禰蜼注蜼似獼猴而大黄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取其孝謂宗廟於器也周禮司尊彝跋云裨祫用虎彝蜼彝又司服疏云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　新安羅端良曰風雲雷雨亦天象也而有難於取象者故借四物表見之。風以虎雲以龍雷以蜼雨以蜼也斷郭璞反背音佩書序凡人說文云箴縷所紩衣從㡀丵省象刺文也紩音秩繡也又六章說見會選并正義　差按字義當音初宜反今相承音初加反畫胡卦反鷩并列反赤雉也毳充芮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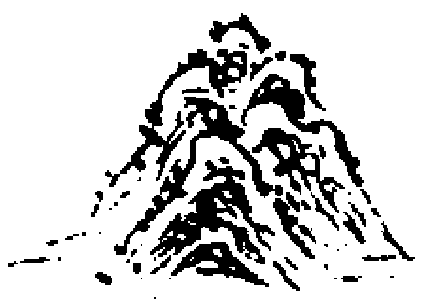
虞書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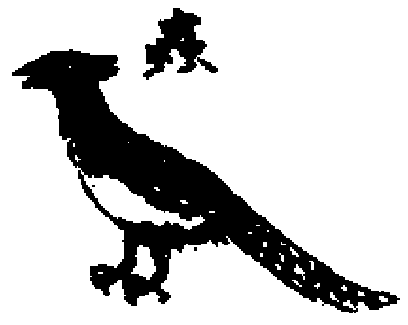

日


星辰


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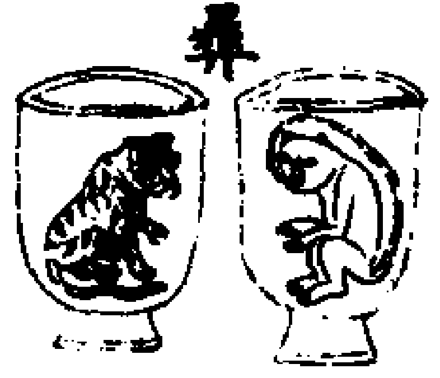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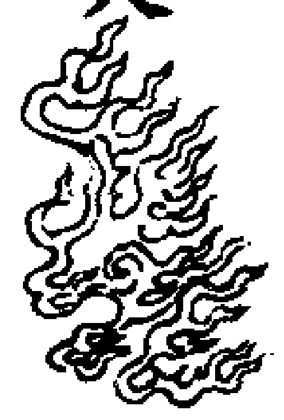

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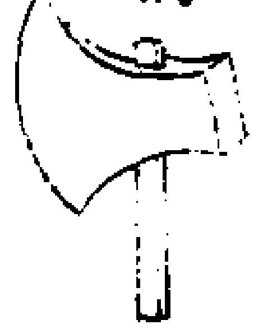

華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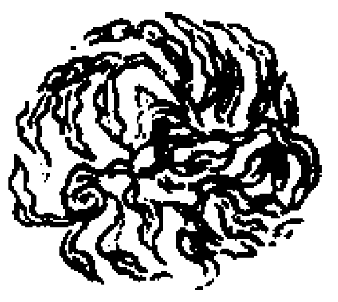
經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集諸家說日月星辰象其明龍象其變化華蟲象其文宗彝宗廟虎蜼之彝也象其孝藻水草也象其潔粉米爲米而粉也象其養人山貴靜也取其性而不取其勢火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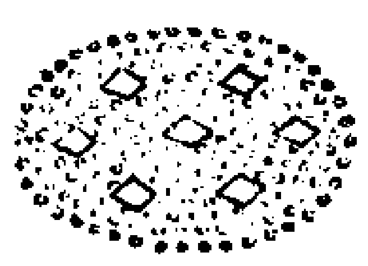
章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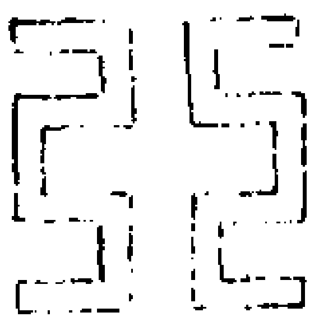

宗彝


火


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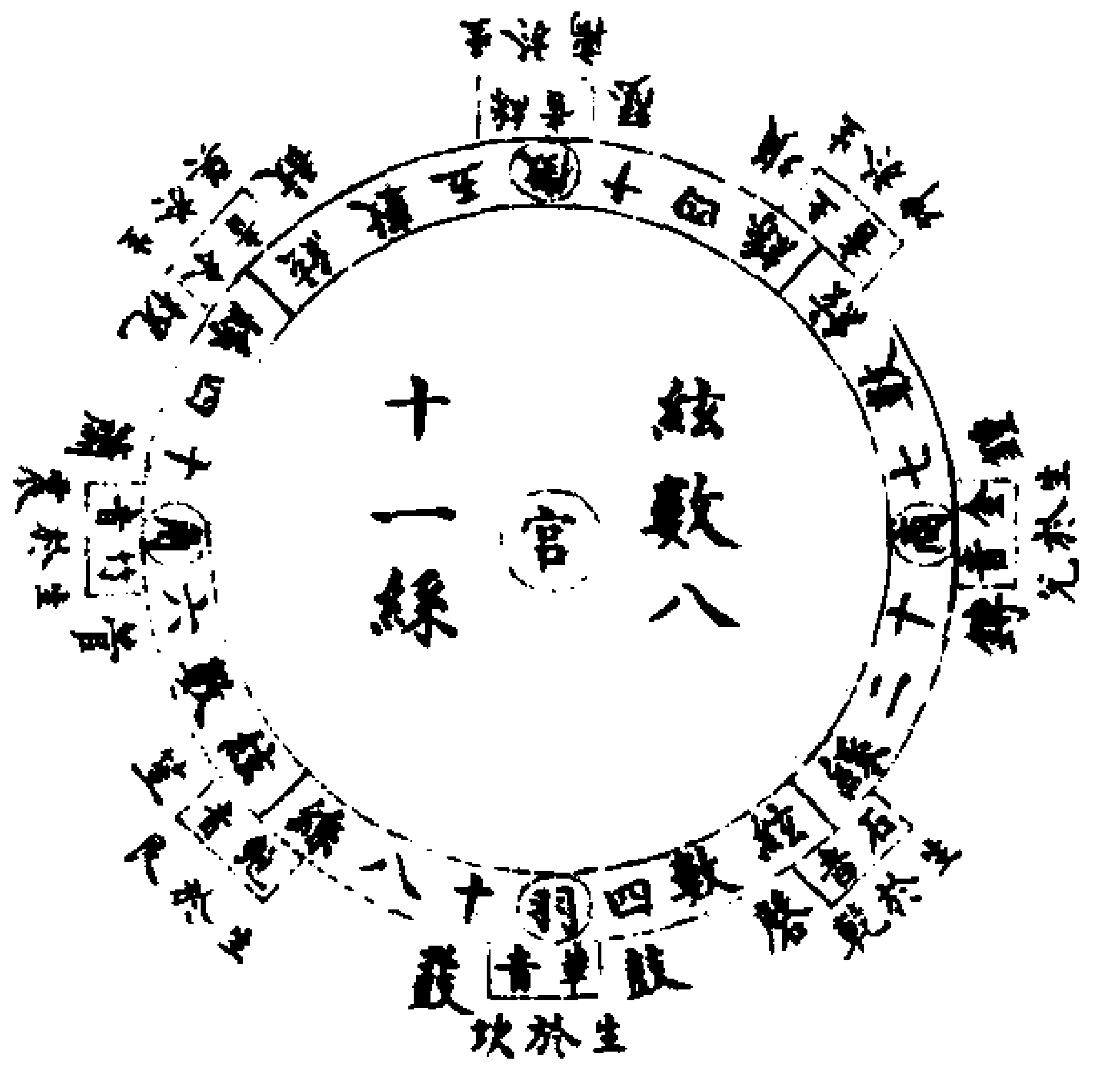

藻


粉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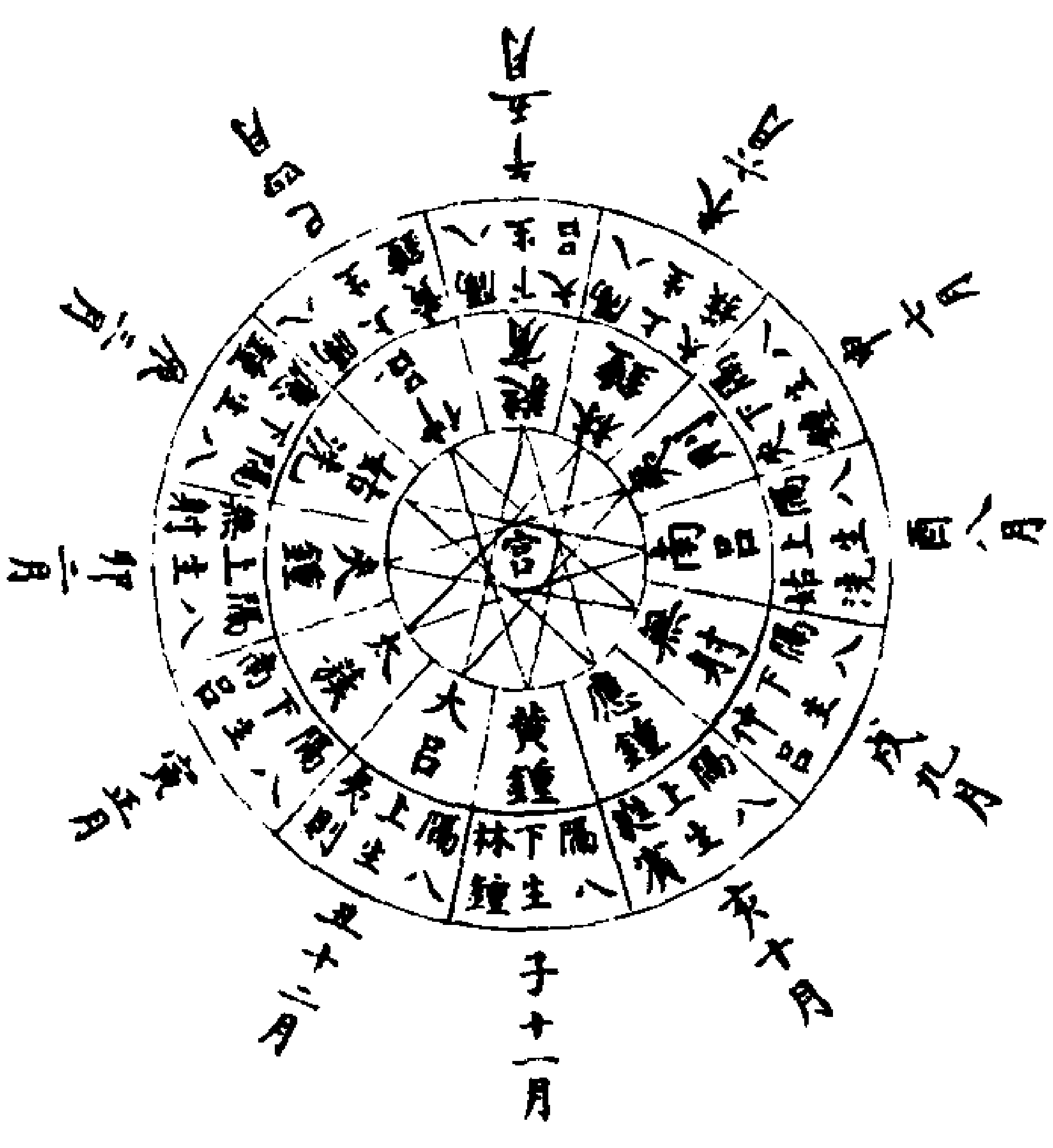

黻

圜也取其神而不取其銳白與黑謂之黼爲斧形而取其善斷黑與青謂之黻兩己相背而取其能辨以是十二章繪繡於衣裳之上崔靈恩云畫體虛浮義取於陽繡體沉重理法於陰是也備十二者以則天數至于周世乃登三辰於旗而服止九章與彝異也

五聲八音圖



六律六呂圖



陳師凱旁通翼爲明聽即作肢肱耳目之義（翼爲在股肱明聽在耳目）宗彝虎蜼取其孝也（爾雅云蜼仰鼻而長尾郭璞云說見音釋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蜼音誄廣韻音余救以季二反周禮注讀如蛇虺之虺又讀如公用射隼之隼釋文又音以水反周禮注疏云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氏有虎彝蜼彝可知若然宗彝是宗廟彝非蟲獸之號而言宗彝者以虎蜼畫於宗彝則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是虎蜼也但虎蜼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兩則以尾塞鼻是其智也愚按禮疏謂虎蜼取其嚴猛與智而蔡傳云取其孝者蓋以虎彝蜼彝爲四時享祼之器不與諸尊彝同孝思之所在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書疏云考工記凡五采）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書疏云。絺繡見五反）絺鄭氏讀爲黹紩也紩以爲繡也（釋文絺勑私反此據周禮注釋文云黹張里反疏云鄭君讀希爲黹黹紩也謂刺繒爲繡也紩音姪韻會云紩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言繪繡於衣裳其序如此衣六章日月在上華蟲在下裳六章宗彝在下黼黻在上）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注云玄黃相次以上六色繢以爲衣五采備以上繡以爲裳火以圜者形如半環山以章獐也在衣水以龍在衣馬獸蛇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在衣疏云畫山無畫獐畫龍無畫水衣在上陽主輕浮故畫之裳下陰主沉重故刺之也）又案周制（禮春官司服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鄭玄云說見正義　周禮疏云若孔君安國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於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於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於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周禮疏云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毛也若不登火於宗彝上則毛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毛爲五章之首故知登火於宗彝也）袞冕九章以龍爲首（畫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於衣刺藻米黼黻四者於裳。王享先王則袞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鷩必列反即華蟲華蟲即雉畫華蟲火宗彝三者於衣刺藻米黼黻四者於裳王享先公享射則鷩冕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毳虎蜼之毛也畫虎蜼二獸於彝器之腹也其衣三章畫宗彝與藻刺粉米其裳二章刺黼黻凡五也疏云粉米不可畫之物雖在衣亦刺之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愚按此下尚有希冕三章玄冕一章蔡傳畧衆不備錄也今具如左希冕三章希音止希刺也刺七亦反刺粉米於衣刺黼黻於裳凡三也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故玄冕一章仍以玄爲名明衣無文玄色而已也王祭群小祀則玄冕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又按楊信齋脩禮經傳通解云林之奇曰黃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此十二物者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也爲畜德之光自黃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旌旂旒旗之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袞冕至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虞舜至于三代文物日以盛名亦日以顯儀章日以著天子於四代禮樂猶曰服周之

（見取其文之備華乎之有稱也何得至於周又去三辰之飾文乃不足乎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得宜有王者象天之明歷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冕服九章而王服亦九將何所別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別歟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章備矣鄭氏曰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夫被衮以象天則周制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止九章魯乃加以十二章之理乎楊氏云周制大裘之上有玄衣玄衣之上有十二章鄭說周止九章非是）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呂又名六同按周禮大師樂注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仲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愚案建者謂斗綱所指也辰者謂日月所會也建與辰各自為合而陽律統陰呂之象亦可見矣子與丑合黃鍾統大呂也寅與亥合太簇統應鍾也戌與卯合無射統夾鍾也辰與酉合姑洗統南呂也申與巳合夷則統仲呂也午與未合蕤賓統林鍾也又有律娶妻呂生子之說以類附于下周禮注云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上生仲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賈氏疏云同位謂若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俱是初之第一夫婦一體是象夫婦也異位象子母謂若林鍾上生太簇之九二二於第一為異位象母子但律所生者為夫婦呂所生者為母子十二律呂律所生者常同位呂所生者常異位故云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黃鍾為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太簇為人統律長八寸林鍾位在未得為地統者以未衝丑故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諧（周禮云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竹匏木愚謂有律而後有

聲者如黃鍾既生十二律然後律呂旋相為宮徵商羽角五聲五聲既具然後八音有所依據而成樂如黃鍾九九八十一以為宮即八十一絲為宮七十二絲為商之類是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蘇氏云見書釋題　陳氏曰納采詩而納之於上如今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而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時而賦之是也）虎蜼（下音誄又以手切）黹紩（上張里切下音姪）晦菴書說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點得是前人點作作會宗彝不是　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先生云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　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先生云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似宮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其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順通　問以出納五言林氏以為宮商角徵羽之言古注以為仁義禮智信之言未知當孰從先生曰未詳當闕（自從以明之以下皆然答潘子善）揚　龜山語錄予欲觀古人之象汝明非謂明其禮意也衣服所以章有德五服五章哉非其稱不明孰甚焉數文鄭氏書說作服汝服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文明彝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被其象思其義行其德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進反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脩以思其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柷敔筍虡之類物有其飾飾有其義不苟然也況袞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獨致飾寓數之為哉服是服者

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牧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繩愆糾繆為職者也觀衣裳之象以照家君之德其全乎其有所不足乎其修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戒哉之辭更唱互發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孰能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是德以稱之也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絜齋袁氏書鈔股肱耳目乃人主者而今使臣下為之古人何為若此此不可以不思大抵唐虞三代之世股肱耳目皆臣下為之秦漢以後股肱耳目皆人主自為臣下為之是謂明乎君道人主自為是謂侵臣之職觀立政一篇所謂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庶獄庶謹罔敢知于茲此所謂君道也後世如漢宣帝之齋居決事如唐太宗之兼行將相事又如晁錯所謂五帝親事法宮之中皆錯了門路皆是自為股肱耳目矣讀書當識大體如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是大頭項事關萬世理亂興衰之故觀此一句可以識君道矣左右有民此作朕之肱宣力四方此作朕之股者左右二字須當致思民生於天地之間任他自然不得作民父母者要當有以扶助之左右云者是扶助其民也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民不失其性此人主之職分也古之君天下者惟恐斯民之衆有為不善有失其性者常常左右輔翼之禮樂教化陶冶薰蒸如以手扶策然故曰左右左右有民惟唐虞三代時為然秦漢以下皆只以智力刦持天下未嘗從事於斯民之心如漢文帝蓋庶幾焉然亦不過愛養之而已視古人左右之意邈乎其甚遠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即所謂汝翼也此是從事於民心宣力四方却是經理民間事但如左右有民而不如宣力四方亦不可既有以助其為善又興之竭力理會事二者未嘗可偏廢也宣力四方亦匪易事要須直是竭盡心力利有未興者興之興害有未除者與之除勤勞不懈罔敢苟安是謂宣力後世人臣宣力者絶少只如為一方守臣誰是宣力為民間理會事者怠惰偷安苟度歲月幸其既滿而去耳間有稍欲自見者則又指以為生事為好名而嫉之矣若古所謂宣力真箇是至纖至悉竭力從事乎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注家謂畫三辰山龍華蟲於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為飾不專做作服說故華蟲絶句而作會宗彝又為一句古之制度雖為難攷然以理推之亦不可專以作服說舜之意固主於作服但此數件亦有登於旗者亦有畫於器者總而言之則為作服後世講師多以作會為句謂自日月而下為六章會之於衣自宗彝而下為六章繡之於裳總為十二章容有是理然既有宗彝又有藻火粉米黼黻則是七章也其說不通矣觀周以日月星辰登於旗則可以知三辰畫於旌旗之上觀周有山尊及鷄彝鳥彝則可知山及華蟲皆會於彝也藻火粉米黼黻其他處不可用却只專施之於服絺繡者在夏則會于絺在冬則繡也絺葛之至精者冬裘夏葛天地常理若使夏間亦服繡豈人情也哉本朝嘗欲復大裘之制竟以不便於暑而議寢是未如古者絺繡之義也既曰五采復曰五色五采未成色及至彰施然後始成色也學者讀書觀臣作朕股肱耳目一句須看他如何說作朕之股處如何說作朕之肱處又如何說為耳為目處能如此看便如其與後世不同且如觀象作服不過一畫工之事今舜必命大臣掌之而所以為朕之目者不過此事是果何意哉只緣此事視之雖甚纖而其實甚急古人所以取象如此無非將以養人君心術是故或登於旌旗或會於器用或繡於衣服人主終日周旋無非天地萬物之理見日月星辰之高明如此見華蟲之文明如此見藻火之絜而明如此見粉米之能養人如此見黼之能斷如此見黻之兩己相背有別如此終日不離於眉睫之間其心為何如哉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戒無頃刻失所養觀象作服皆所以養成君德豈徒然乎觀荀子中一段所以養耳也所以養目也此意甚佳但古之所謂畫不與後世相似古者只取其意不具其形至後世全象其狀却無意義宣和博古圖言古者畫龍鬚鬣皆具雖而不追蓋勢髣似龍特取其變化之意豈真畫龍於上耶藻火粉米黼黻後世却時見於所織綾羅之間如粟地即是粉米鎖子兩己相背即是黻皆是從古而來也舜謂我觀古人之象爾大臣當為我明之致察於其中使物物皆合於理所謂明也爾謂我明我見成觀焉使人主自明則失君上之體矣觀象作服是制禮聞六律五聲八音是作樂六律黃鍾太簇姑洗之類也自六律而為五聲自五聲而為八音在者察也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天下之治亂也大抵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欲察天下之治亂他處猶未見惟樂不可隱蓋惟樂不可以為偽聲音之發皆因天地之氣有道之世和氣充塞故其樂以和世衰道微天地之氣不和故其樂亦不和只觀人之言語氣清則其聲清氣濁則其聲濁知一身語言必關乎氣則知朝廷作樂豈不因乎天地間之氣耶故曰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逆氣成象而

淫樂興焉才是無道之世自有一等淫樂非樂之淫也其氣之不和也正如今鼓吹之類皆是胡樂蓋先王之正音胡樂入中國使可見中國之微夷狄之強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然須是將氣來說方始分明不曰治亂而曰治忽忽即亂也亂何從而生乎此心之忽故也不必言及治亂忽心一生即亂之萌故敬而不忽謂之治忽而不敬謂之亂治亂之分敬與忽之間耳聞六律五聲八音既可以察治忽亦可以出納五言五言五方之言也五方之民言語不通故以律而出納之自中而出於外謂之出自外而入于中謂之納以律出納之則五方之言始通而為一矣蓋惟律為能一天下之言今五方之言各不同也至於讀書歌曲則無不同只如閩人語言殊不可曉及至歌曲與他處一般蓋曲中卻有五聲六律八音故也舜謂我欲聞此爾大臣當為我聽之舜所以不自聽者君道之尊不當屑屑於其細也嗚呼後世所謂天子耳目之官者不過能察訪得些少事以此為聞廣人主之聰明耳舜命其臣以耳目之任乃在於觀象作服聞六律五聲八音自後世言此皆至緩而不切者舜乃以為至急之務古今世變不同在此處也拙齋林之奇全解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汝為　自臣作朕股肱耳目以下此又申言資夫臣鄰之義也蓋人君當資群臣之股肱猶手足耳目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以下所以解釋其義也王氏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言作股肱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於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蓋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心有所欲為亦不能獨成其功要必資手足耳目之助使手足耳目之職廢於外則心之思慮亦不能獨成故帝言此者必資夫群臣之助也予欲左右有民言我欲助我所有之民也此即孟子所謂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謂我欲左右有民以教育成就之汝當輔翼於我也宣力即孔子所謂陳力就列也予欲宣力四方謂我欲宣布其力於四方汝當黽勉以為之蓋陳力就列人臣之職也故曰汝為至於左右有民則非人臣之事也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蓋天子之職也人臣但為之助而已故曰汝翼言各有所當也汝翼汝為中言作股肱之事也雖中言作股肱之事然而必欲以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汝明之為目汝聽之為耳則不可要之汝為汝翼皆是手足之用也觀視也予欲觀古人之象謂我欲觀視古人法象作服之制於天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是知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故謂之古人之象十二

章說者不同當以鄭氏之說為正其說以謂華蟲雉也宗彝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絺讀為黹紩也畫以為繪紩以為繡畫與紩皆有六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以為繪施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紩以為繡施之於裳此有虞氏之十二章也至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此五者繪之於衣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此四者繡於裳此周之九章也袞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為名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以毳為名此咸周增損有虞氏之服制也鄭氏此言皆有所據而云大勝孔氏之說蓋孔氏之失有二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為句而曰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據此經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而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結之於後則是此言專為作服而云爾豈於其中雜入宗廟之彝樽者哉此其失一也又曰絺葛之精者凡葛非可繡之物自古未聞有以為裳唐孔氏云暑月則染絺為練而繡之以為祭服豈暑月染葛為服而冬月則去而不用耶此其失二也而又以華蟲為二物以粉米為二物其說考之制度皆齟齬而不合不若鄭氏之說為善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氏曰性曰采施曰色言以本性施於繒帛蓋繪以為衣繡以為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汝明者汝當明大小尊卑之差等也按周禮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自天子至於卿士其服皆有差等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以周禮觀之則知唐虞之制亦必有尊卑等差於其間作服汝明者恐其亂於上下之分故使之明尊卑等差以示之也夫自天子至于士宗廟宮室車服冕旒器用莫不有尊卑上下之差此但言作服者舉其一以包其餘若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謂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不可止也已舜使禹作服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其意蓋亦謂如此而已自先儒以來觀象以作服之等差所繪所繡之物雖有不同而論其所以觀象作服者則無有異義也王王氏始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凡此德之屬夫陽者故在衣而作繪宗彝藻火粉米凡此德之屬夫陰者故絺繡在裳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

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則聖人之能成矣介甫嘗有韓退之詩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無人識道真乃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王氏於經其鑿如此則其無補費精神蓋又甚於韓退之矣故揚龜山力辨其非揚龜山既辨其非矣而其說又曰日月星辰天象也山地之廣也服之所以體天地也龍華蟲天產也故作繪而在上宗彝形而在下者藻火粉米地產也黼黻人為也故絺繡在下此則泝而入王氏之說而不自知是皆目睫之論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聞六律五聲八音則可以察治忽也忽不治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亂又在乎出納五言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蓋聲樂之所自生生於詩歌之發於志者有詩然後有歌有歌然後有樂詩歌和則聲樂用之而無所不和詩歌不和則聲樂亦不和矣季札嘗觀周樂歌邦國之詩則知其國之政若身親而見之故欲察治忽必在於出納五言出五言者為之詩歌播於聲音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上之風化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此所謂宣之於下也納五言者謂取下之言播於詩歌者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舜之韶樂既和矣又使群臣出

納五言以在治忽於六律五聲八音之間所以盡善盡美如天之無不蓋地之無不載也汝聽言汝當聽詩歌以察治忽也若汝明汝聽蓋所謂中結作耳目之義也五言即宮商角徵羽之言柯山夏僎詳解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為　禹既然舜臣隣之責故帝於是又申言其所以資臣隣之義謂人君居上無為待臣以有為亦猶心居中虛未嘗有為皆須股肱耳目之助故言臣作朕股肱耳目謂人君欲有所動作視聽皆須臣為之用也自左右有民而下皆所以解釋股肱耳目之義王氏謂汝翼汝為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此說是也予欲左右有民謂予欲善政善教左右斯民使協于中若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即此所謂左右有民也左右有民人君時有是欲而已不能自遂其欲也體人君欲左右之心而輔翼之者則又在於臣哉舊說皆謂汝翼為人君欲左右有民臣則輔君以為之此說不通蓋下文言汝為汝明汝聽謂宣力四方君所欲為也君不能自為汝臣當為之觀古人之象君所欲觀也君不能自觀汝臣當明之聞六律五聲八音君所欲聞也君不能自聞汝臣當聽之此三事皆責臣自任其責未嘗有輔佐之意何特左右有民乃君自左右而臣乃輔君而已余謂此云左右有民蓋謂君欲輔翼其民以成其性君不能自為汝臣當輔翼之也此說正合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之意也故其理尤長予欲宣力四方蓋欲布治功于天下也舜謂我欲布治功於天下以身居九重特有是欲而已不能自為也汝當代我為之也舊謂左右有民是作肱宣力四方是作股然以人情觀之手能左右扶翼於人是左右有民為作肱可知矣左右有民既是作肱則宣力四方為作股又可知矣蓋奔走四方必待力乃能至也林少穎謂汝翼汝為申言作股肱之事若欲一句為股一句為肱如下文以汝聽為耳汝明為目亦悉確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此舜又言臣作朕目之事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蓋取諸乾坤是上衣下裳製自黃帝堯舜特因之而已矣故謂之觀古人之象蓋謂上衣下裳十有二章取象於物古人為之已有成法舜今觀之以所象作為盛服欲禹不可不為舜明其制度也日月星謂之三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能興雲雨龍取其變化無方華蟲雉也取其文昭著宗彝宗廟彝尊也取其孝享六彝有虎彝雉彝則此宗彝蓋為虎雉之狀也藻水草之有文者取其有文火綉為火字也取其炎上鄭氏乃謂考工記言火以圜則此火乃繡其形圜如半環唐孔氏謂今之服章皆繡為大字則孔說是也粉米米之白者也

取其潔白能養人黼如斧形取其能斷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也黻為兩己相背謂刺繡為兩己字相背欲以見善惡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蓋以青黑綫刺繡為兩己字也十二章說者不同大抵當以鄭氏為證其說讀會為繪謂以五色畫之也讀絺為黹（展己反）黹紩也（紩持栗反謂紩紉又紬也）十二章之服說（見五義升社希公冕）上既言作會為衣絺繡為裳下又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者蓋所言特其所象之物然作服須用繒采有繒采然後繪畫絺繡其所象之物於上故此必言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謂如上所象十二章之物當先用五等采色於繒采上明施以五色或繪畫或刺繡皆以五色施之也此十二章天子備焉諸侯則降於天子大夫則又降於諸侯士又降於大夫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分有尊卑故服有隆殺此任作服者所以不可不明其等差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服自龍以下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鄭氏又謂十二章天子備有公山龍而下侯伯華蟲而下子男藻火而下卿大夫粉米而下二說雖不同要之皆以意度之經文不詳無所考據姑存之未敢必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此又舜命為作耳之事也人君之情貴乎下

通於民下民之情貴乎上通於君君民之間相去遼邈不能以自通故出納之際不無賴於大臣焉然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欲出君言以通于下納民言以通于上又不可不本於樂矣舜之命禹必謂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者其意蓋謂君民之情雖不可不出納而出納之際尤不可不本於樂故當出納之際所以必欲其先審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政事之治忽還以是樂而出納五言也所謂以樂出五言者謂受君之言於上乃播之於樂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民聞之者皆洞曉上意故謂之出五言所謂以樂納五言者謂採民之言於下亦播之於樂亦使其言亦合於五音君聞之足以爲戒故謂之納五言聞樂以察治忽而還以出納五言在舜特有是欲而已自不能任其責也資之以聽者其在禹乎此所以言汝聽也黄彝卿尚書精義戴氏曰甚哉舜爲君臣相爲戒敕而成無爲之治者何其詳也仁義以爲本而禮樂以成之所謂臣作朕股肱耳目者以此而已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者仁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者義也左右斯民非仁不能宣力天下非義莫行仁義立矣則禮以文之故於是作會宗彝作服而汝明之也樂以和之故於是以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之也　又曰衣裳之制十有二章之辨先儒紛然言之不齊尤不可以不辨也夫衣皆玄也裳皆纁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者在衣而會之宗廟之彝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繡之於絺以爲裳而已日月星辰以服其明山以昭其仁龍以昭其變而華蟲文明之物也聖人明以治天下而仁以行之其用雖莫測也而治教形政燦然備具以此臨民民其安之以此事神神其享之故此六物見於宗彝又見於衣也柔順清潔可以薦羞者藻昭明齋遫可以烹飪者火米以養人粉以澤物至於黼則所以爲斷也黻則所以爲辨也聖人藻飾治具粉澤王猷以養天下在於斷而能辨然後足以成治功故此六物見於裳也惟天子備十有二章公自袞冕而下無日月星辰而有山龍蓋九章也侯自鷩冕而下無山龍而有華蟲蓋七章也伯自毳冕而下無華蟲而有虎蜼蓋五章也子自希冕而下無虎蜼而有粉米蓋三章也男則無冕裳黼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此上下等衰之制於周爲詳　孫氏曰自日月至華蟲此六者皆畫於衣故曰作繪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自宗彝至黼黻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紩也謂紩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之六呂也故皋陶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　臨川曰閒曰宗彝所以象孝也象者其

取於虎蜼文公曰虎義也蜼知也義以制事知以察物然後可以保宗廟故取於虎蜼（林氏曰見拙齋全解）陳經詳解此章深見帝舜得爲君之道君臣之際相須如一體臣作朕股肱耳目則君爲元首可知元首無爲而股肱耳目則有爲者也後世之君至於有端居決事者兼行將相者以人主而下行有司之事一人之聰明安足以周知天下之事哉此皆不知爲君之體下文翼爲明聽者皆股肱耳目之職也予欲左右有民扶持而助之使歸於善賴汝以輔翼予欲宣力於四方爲民興利除害廣其惠澤賴汝以有爲觀者視也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如日月而下皆取象也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自黄帝時已有衣裳之制矣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此六章會之於衣會畫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絺繡之於裳絺葛之精者也此十二章各有取象日月星辰各取其明山取其靜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以象人君德之見於己者故會之於衣而在上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米即白米取其能養人黼斧形取其能斷黻兩己相背取其能辨所以象君德之見於用者故繡之裳而在下十二章之服所以有取於此數者蓋人主一身備天地萬物之理吾身皆有所取則焉誠使人君之明與其靜其變其文其孝其潔能養人能斷能辨皆無愧於此數者則君道備矣使其於此數者有一之或闕焉則人君當內觀諸己外省諸物可也此古人取象之意也予欲觀古人制作之象於天下以五采彰明施之於五色以作服必賴汝臣以明之以質言之則曰采以所施者言之則曰色汝明者明其制度之有尊卑則若王之服自日月而下諸侯之服自龍袞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是也明其君德之有得失則合於此象而無愧者人臣則當將順其美不合於此象而有闕者人臣則當正救其過此汝明之意也成周時登三辰於旂而以九章作服其禮制雖有增損而其意則一左氏傳臧孫達諫納郜鼎有及於三辰大龍黼黻以謂君人者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誠知聖人作服之本旨矣六律即黄鍾而下五聲即宮商而下八音即金石而下以律和五聲而播之於八音以爲樂所以察治忽忽不治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以出納五言五言者文作樂之本也樂雖可以察治忽而所以作樂者在於五言五言即詩之合於五聲者經曰詩言志歌永言是也納五言者以民之歌謡諷詠納之於上出五言者以君之賡歌而達之於下以此五言而見之於六律五

聲八音之間治忽不可逆矣如季札觀樂以列國之詩而知其興衰汝聽者賴汝臣以聽之則審其治忽之機者爾臣之責也凡此翼爲明聽即股肱耳目之司所欲者在君而以所翼爲明聽者則在其臣此又當知乾始萬物坤道無成而代有終之意翼爲明聽者雖在其臣使是四者而不出於君之所欲則臣雖欲翼爲明聽不可得也舜之言前後亦有次第先左右有民宣力四方然後言禮樂蓋王者制作皆在於功成治定之餘故也

胡士行詳解帝曰臣作朕股（足）肱（手）耳目　鄭之喻爲俞之矣帝心未已也又中以股肱耳目之喻蓋心所欲爲股肱耳目不待命令而應又切於鄭也　予欲左右（扶持）有民汝翼（輔）此作肱之事也手能左右扶翼　予欲宣（布治功）力四方汝爲（代君爲之）此作股之事也奔走四方待力乃王　予欲觀古人（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象（衣裳繪繡以物象德）日月星辰（三者象其照臨）山（象其靜而能興雲致雨）龍（象其變化無方）華蟲（雉象其文）作會（繪上衣六章以采色繪畫）宗彝（宗廟尊彝爲虎蜼之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象其有文）火（象其炎上成物）粉（象其潔白）米（象其養人）黼（白黑相半象其能斷）黻（亞兩己相背象其辨善惡以青白線刺）絺（刺）繡（下衣六章以絺繡之）以（用）五采（五等采色）章（明）施（用）于（於繪上）五色（作五色繪繡）作服汝明（視）　虞五服天子十二章上衣六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下裳六藻火粉米黼黻　孔氏說諸侯八章龍至黻　卿六章藻至黻　大夫四章藻火粉米　士二章藻火　鄭氏說公山龍而下　侯伯華蟲而下　子男藻火而下　卿大夫粉而下　周五服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而已　公九章袞冕以龍名龍首卷然上衣五龍山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　侯伯七章鷩冕以華蟲名鷩雉也上衣三華蟲火宗彝下裳四藻粉米黼黻　子男五章毳冕以宗彝名彝虎蜼狀毛淺亂上衣三宗彝（爲虎蜼狀）藻粉米下裳二黼黻　孤三章希冕上衣一粉米下裳二黼黻　卿大夫玄冕衣無文裳刺黻　此作目之事也鄭云以宗彝爲下裳第一章而粉米爲一章　絺孔云細葛也鄭云讀爲黹紩（而果反）也紩以爲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政）治忽（亂）以出納五言（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聽　此作耳之事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舜欲審樂以知政也納採民詩也出龝之樂選以教民也觀其言合於五德則治不合則忽呂云（人君之言播之樂爲出採民之言播之樂爲納）五言使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也　欲者予之心也翼爲明聽所以從予欲者汝也此猶股肱

耳目之從心所欲也陳大猷集傳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玉篇曰股髀（猶爲人）肱臂也　東陽馬氏曰帝聞禹之俞謂臣鄰之責猶未爲盡君猶心也無爲而居中臣實爲之股肱耳目世主以聰明自任一切欲自爲者觀此可以思矣蓋君無爲而用天下臣有爲而爲天下用　王氏曰下文汝翼汝爲作股肱也汝明汝聽作耳目也　予欲左右有民（王）汝爲　愚曰翼爲翼也輔而起之之謂我欲左右相助所有之民然不能自致汝當翼之翼即左右之也我欲宣布勤勞立事功於天下然不能自爲汝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王）汝明　葉氏曰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像物以作服者舊矣故舜欲觀古人之象而爲服　王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爲本以星辰爲紀故以日月星辰爲首（孫氏曰日月星取其明照也）山取其靜而仁龍取其變化　孔氏曰華蟲雉也（新安王氏曰雉有五色華美故謂之華蟲凡飛鳥謂之羽蟲）唐孔氏曰此六者畫之於上衣（新安王氏曰衣玄象天也）愚曰畫而爲之故曰作會　王氏曰宗彝宗廟尊彝也事宗廟之常器所以表孝（或曰宗彝所以狀其敬）藻水草也以其清潔而可薦羞火以其明足以燭物而烹治　唐孔氏曰此六者繡之於下裳（新安王氏曰裳纁象地也纁赤色也）天子服凡十二章天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數也　愚曰采華采之物也五采五種之采藍砂粉墨土之類也彰施施其采而彰之五色青黃赤白黑也（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孫炎曰周禮司服並見正義　王氏曰鄭氏曰並見會選　永嘉鄭氏曰見數文書說）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孫氏曰忽者忽而不治也（愚曰治忽自上之所施者言之治亂自下之所形者言之）孔氏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天下治忽（吳氏曰聲音出於民之詠歌詠歌出於民之哀樂故可以察治忽愚案孔之觀樂蓋以此）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於民以成化（愚曰五德之言謂詩詠之合於五常者也　東陽馬氏曰五者在天爲五行在人爲五常在樂爲五聲言之合於此五者爲五言　愚曰出謂以樂而播詩歌於下如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是也納謂以樂而興詩歌於上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是也　或曰聞六律聲音而可以察治忽者蓋以詩歌之出入皆播於樂故也）樂記曰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雜比曰音單出曰聲　愚曰此音總樂音言之八音指八物之音言之）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音肖）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愚曰此以樂

（之所形見者言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粗厲猛起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之音作而民肅敬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自愛流辟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亂（愚曰此以樂之所感召者言也）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隋大業中諸什新樂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者皆謂不然其後卒驗樂可以察治忽如此）愚曰汝聽者欲其審樂觀政以制治於未亂也愚曰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志勢雖以作股肱耳目命禹見君臣之忘形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作股肱耳目君以臣為體也予之所欲汝翼汝為汝明汝聽臣以君為心之（葉氏曰見書稗題　薛氏曰見薛季宣古文訓）陳大猷或問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為一體不載何也曰相須為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事語意未瑩不若禹氏謂君無為而臣有為者之為明淨也或問絺繡鄭讀為黹當矣復附孔說何也曰觀蔡說則孔說恐有所傳故存之（葉氏曰禮於絺綌者不入公門自聞之文而言則絺綌非所貴然孔子以此見儉於麻冕則蓋固有精於絲織者矣）或問樂之所以為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咆哮之聲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哮吼之戾也理動則氣隨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欲揜而不可得者也此所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嘽諧之聲作而民康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皆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其實固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矣猶人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愈溢哀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見感召更相生矣曰寶常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為之固亦不能揜其形見之實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為無補矣古人脩德以為樂之本而又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嘗偏廢是則通本末之論也范純仁集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

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臣某曰大止者所以制動人君不先自安所止則好惡無節矣是以君正則臣直先安其止而動則天下大應之然後可以明享上天之休命夫君臣相親則萬事治宜其舜之再言而喻以手足耳目也林光朝艾軒集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古文尚書及許氏說文璪火黺䋛以璪為藻以黺䋛為粉米皆後欲其義易通耳黼則以為斧黻則不知為何物第曰兩己相背而已每章皆為一物可以指狀獨於黻則存其義而傳習者曾不以為疑何也黺䋛黼黻書各為一物更秦人滅學而天子用袀衣故其制不可知也璪當為玉璪之璪璪圓物也意其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考工記謂大以圓得非指璪火為一物乎考工記為先秦古書畫繢之事有所本鄭司農謂為圓形似火此為近之宗彝謂虎彝蜼彝以虎蜼為一章故指宗彝以見虎蜼實不當取宗彝之象左氏傳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周人以三辰寫之旂常而以九章作服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袞冕謂龍而下九章袞者卷也蓋取龍之象驚冕謂華蟲而下七章也毳則毛物謂虎蜼而下五章也孔安國以宗彝不在十二章之數則周人不應有毳冕也希冕謂黺䋛黼黻皆從黹同謂之希冕隆德明希與黹同蓋有所由來也希冕三章自粉米而下黼黻不從黹則周人三章之冕何以謂之希冕以一章為元冕章至此為甚微第指其衣之色云爾仁山金履祥表註資助上兼資臣鄰此獨資禹肱左右導之也導德齊禮所以扶人心之中股宣力行之也布德行政所以周天下之勢目制禮也禮莫先於服章之等以稱用德耳作樂本出於言志之詩以陶民風方時發索至乎欲觀古人之象（至）黼黻絺繡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衣服之制尚矣又曰古之作服者尚乎象由日月而至於華蟲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陽故在衣而作繪由宗彝而至於黼黻無非象其德之屬乎陰故在裳而絺繡傳曰制禮酒物十二以為天下之大數則十二者所以象天之數而章有十二焉衣之與裳各六者分陰分陽之義也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以日月為體以星辰為紀唯天子為能備天道故備十二章由御而下降殺以兩則各有差焉　日月星辰前已言之詳矣且氣者物之所生物之所藏以靜為體無為而物生焉者山人君之顯仁似之故以象仁之體利澤物善養人升降自如不見制蓄以動為用有為而物莫測者龍人君之藏用似之故以象仁之用蟲之類不一大者寡而勝物小者衆而物勝焉曰華蟲則雖而已雖之

為物交有時別有倫以方言之則南而南者文明之地以時言之則夏而夏者文明之時禮以節為體以文為用故華蟲以象禮　彝有六焉雖彝焉彝用之於春祠夏禴斝彝黃彝用之於秋嘗冬烝虎彝蜼彝用之於追享朝享別而言之如此合而言之皆所以事宗廟之常器而此所謂宗彝者即宗廟虎蜼之彝也虎取其義惟義為能制節蜼取其智惟智為能防患既有以節制又有以防患然後宗廟可保常器可用秬鬯以是而酌鬯神以是而求然則宗彝者豈非所以象孝歟藻水草也自潔如藻故其柔順清潔可以薦羞火之為物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故昭明齊達可以烹治為薦羞烹治則又所以致其孝也別數為米以養人粉之然後利散而均故粉米以養人為義也白黑為黼白與黑西北之色而天事武也黼有斧之用故主斷焉人君制天下之義則斷者所以決百事而制猶豫故黼以象其能斷也青黑為黻青與黑東北之色冬與春相辨於此乎在朔易也黻兩己相背故為辨焉善善而與之惡惡而去之善惡有別而不相雜故黻以象其能辨也　形而上者莫非道故在衣以象天而色玄至於繪則又因自然之米而用工略形而下者莫非事故在裳以象地而色纁至於繡則染絲為之而用工繁絺鄭氏讀為黹黹紩縫所紩也孔氏以為黹之精者為絺考之典禮六冕未有用絺綌者先儒因謂夏月染絺為纁而繡之著用絺以祭非所以致欽且衣不用絺而裳用之豈理也哉（薛書）昔之言袞冕者袞衣而冕則其言麻冕者麻衣而冕也至後世純衣而冕故曰純冕衣用麻則知裳為葛矣絺者葛之精者也故言絺繡則絺為裳而繡也　日月以運之星辰以紀之則與於天道矣其施之於人也則以仁為尚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衣之序如此宗彝藻所以致孝於宗廟矣其思以及人也則以均為利然養人而已無以制之非所謂知柔知剛矣而用斷不可無辨裳之序如此辨物者道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辨物則知善之為善知善之為善則推而上之可以至於天道而聖人之能成矣舜之服十二章至周之時登三辰於旂而登龍於山作服九章而已言於是時其為王也純於天道則志之而已　袞冕則九章公所服也而王亦服焉鷩冕則七章之服蓋自華蟲而下故謂之鷩焉毳冕則五章之服蓋自虎蜼而下故謂之毳焉希冕則三章之服蓋其章粉米而已故謂之希玄冕則裳黻而已其章不足道也故稱衣之玄焉凡六冕之服其衣皆玄其裳皆纁德成而上事成而下之意以玄為德則非所以接事也　日月聖人之道猶日中　若日

月之照臨　與日月合其明　如日之恒如月之升　星辰　譬如北辰山　終南何有　南山有臺　在南山之陽仁者樂山　龍　易飛龍詩為龍　華蟲　羽畎夏翟　雗為雉　士執雉　華玉　宗彝　班宗彝達孝於諸侯　藻　薄采其藻　于以采藻　火　火在天上大有山下有火賁　黼黻　畫黼於裳王中皆黼　敷重篾席黼純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德存乎中必有服以彰之服被乎外必設飾以文之蓋德非假於服則無自而見服非假乎飾則無自而備　日月至華蟲皆在衣而作繪而繪必待五采而後成在禮有畫繪之事襍五采者是矣自宗彝至黼黻皆在裳絺繡而繡必待五采而後備在禮有五采備謂之繡者是矣　設色者采藍以為青采砂以為朱采梔以為黃采蚌以為白采樹以為黑藍砂之類是謂五采青朱之類是謂五色　天地判而大美彰四時行而明法著物各具成理理各藏妙用成理所具天實授之妙用所藏人實發之五采者成理之具於天者也而其用存乎人五色者妙用之作乎人者也而其理本乎天　五采者言其體而已而五色則其用也五采者言其質而已而五色則其文也由體而出為用由質而散為文則設飾之功於此備而道德之意於此關矣聖人之制服也有象以著其義有色以顯其象義以象而著則象不可不致其辨象以色而顯則色不可不致其明然則觀象作服而所謂五色尤當謹焉故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彰者著而明也明施之使人即色以知其象即象以知其義而尊卑之分貴賤之等昭然不可揜矣何則日月星辰以象天道山以象仁之體龍以象仁之用華蟲以象禮凡此象見於衣者也作繪者明布五色焉則仰而視之感知如是而為天道如是而為仁之體如是而為仁之用如是而為禮凡在衣者其象之義有不昭乎宗彝藻火以象孝粉米以象養人黼以象斷制黻以象辨物此象見於裳者也絺繡者明布五色焉則俯而察之感知如是而為孝如是而為養人如是而為斷制如是而為辨物凡在裳者其象之義有不昭乎左傳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自日至黻非物也歟惟五色比象則物於是乎昭矣聖人所以有貴乎彰施如此觀舜之時畫衣冠而民不犯信彰施之效也　以周官攷之畫繢者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玄與黃相次而皆正色也豈非象道歟黼黻絺繡者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而皆間色也豈非象事歟

　素衣朱襮素衣朱繡而詩人譏大夫之僭夫天下之亂常生於衣服之無別衣服之無別又起於采色之不明此舜所以眷眷於命禹也觀見其

上下而已明則致其容焉然觀其象者舜之欲也而明其象者禹之任也冬官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繪之事後素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自黃鍾終於無射而為陽聲自大呂終於夾鍾而為陰聲則六律者樂之所由本也在傳有之黃鍾以生之此之謂矣高下厚薄之屬所制則有齊遠圍侈弇之屬所容則有量則六律者樂之所由和也在經有之律和聲此之謂矣損宮而生徵益徵而生商損商而生羽益羽而生角而皆單出焉所謂五聲也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貫之以竟節之以鼓而皆成方焉所謂八音也既以六律為之本又以六律為之和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而樂於是乎成矣周官所謂以六律五聲八音大合樂者此也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政而治忽可察矣　六律合乎天地陰陽五聲關乎君臣事物而音之起又因人心生焉治忽豈能逃乎此哉於以察之較然見矣　律呂不易無奸事也南風不競必無功也聞六律而可以察治忽者如此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聞五聲而可以察治忽者如此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聞八音而可以

察治忽者如此　聞周庭之和鳴則其時之太平可知矣聞卷阿之和平則其人之參悍可知矣若乃鼓鍾淮水之上桑間濮上之音於斯時也又何如哉季札請觀周樂聞歌周南則知其勤而不怨聞歌邶鄘則知其憂而不困為之歌鄭則知其民弗堪為之歌陳則知其不能久夫歌之於當年而聞之於後世尚足以知其治忽矧大象其政以作樂由其樂以攷政靡不知之矣六律之數不可勝窮也五聲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舜之所以在治忽豈特恃其區區之耳力哉仰聽於為而已　聞堂上之樂則知宗廟朝廷之治也聞堂下之樂則知鳥獸萬物之治也　聞簫韶九成則知治之大成也琴音調而天下治　國語曰政象樂　樂記（攷見旁通周官）曰急忽荒政忽者亂之端聖人防微杜漸制治于未亂故察忽而恐無度六律所以攷五聲五聲所以成八音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韶之作也孔子聞於齊而三月忘肉味季子聞於魯而知盛德蔑以加則其治可知矣　以出納五言　意作而音必為之雖氣動而聲必為之隨是言於感觸之後所不能忘也人之噫嘻以通我之黙黙以闢是言於交際之間所不可去也蓋君之好惡得以下達者必由是言以出民之利病得以上達者必由是言以納然言之變無窮其數不過乎五而已五

行往來乎天地之間一奇一耦其成之皆五焉五者天數之中蓋中者所以成物也道起於一立於兩成於三變於五或紀為五星或列為五方或彰為五色以至其時其位其材其氣其性其形無不具焉况人資五行之秀氣以有生稟五行之成性以致用闢而為五事動而為五情辨而為五聲嗜而為五味則五行固已寓乎其間矣及其發而為言豈能逃乎五數哉情有上下之間不可以不通於是推人之言而寓之於樂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故本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出五言以教于下者是樂也納五言以復于上者亦是樂也然後情於此通得以除其壅蔽焉嘗試推之仁之言播於角義之言播於商禮之言播於徵智之言播於羽信之言播於宮及其言之善利而濟物所以得水之一也言之明辨而察物所以得火之二也言之柔從而順物所以得木之三也言之斷制而成物所以得金之四也言之調緩而和物所以得土之五也五言謂之當物者樂是矣　言所以喻物也亦所以命物也則言固欲如事物而已苟或為而為譌工而為訌既不足以當物又失五行自然之理矣即聲詩之作而播之於樂焉小用之鄉人大用之邦國宣志慮之美達頌聲之和無或勝絕而不通以樂出五言者不外乎此即歌詠之聲而陳之於詩焉主文而

不質譎諫而不正政有臧否上得以周知俗有厚薄上得以徧察無或壅蔽而不通以樂納五言者不外於此　通上下之情貴乎言也久矣夫豈一端而已哉情之所形雖該於聲音而不逃乎數數之所變雖極於錯綜而不過乎五由此五言如彼事物其出也其納也上下之情有不自是而通乎君臣異勢不啻霄壤堂陛之相遠也上之德意志慮所恃以達乎下下之美刺利病所恃以通乎上者以出納有言而已道立於兩成於三其於五五者天下之中數也言心聲也有心斯有數言情動也有動斯有變聚於有數者變雖無窮詎能逃於中數哉　天一在臟而為智天五在胃而為信即肝而木仁端見焉即肺而金義端形焉即心而火而禮之端兆焉彼其本於中氣而存者曾不離乎五行以是交物其有不當乎物者哉其清揚也吾知其得之水其辨察也吾知其得之火動而散則木所屬也斂而入則金所屬也其重遲而緩又屬於土惟其當物者如此故受聲而出有高下清濁斯當乎五聲情動而形有喜怒哀樂斯當乎五情直己而陳有仁義禮智信斯當乎五德抑揚開闔雖散殊之變不可勝窮其應事物也莫不適當凡事初不外乎五行故也　蓋樂也而終始不外乎五行五行出於道宜舜不以命夔而命之禹

黄鎮成通考予欲觀古人之象　蔡氏曰（見會選）

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

日　月　星辰　取其照臨也

山　取其鎮也

龍　取其變也

華蟲　雉取其文也

繪之於衣

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

宗彝　虎蜼取其孝也

藻　水草取其潔也

火　取其明也

粉米　白米取其養也

黼　若斧形取其斷也

黻　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

繡之於裳

白與黑謂之黼

黑與青謂之黻

周禮司服注云（見正義）

衮冕九章（以龍為首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

衣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鷩冕七章（以雉為首華蟲即鷩雉也）

衣　華蟲　火　宗彝

裳　藻　粉米　黼　黻

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虎蜼毛淺毳是亂毛故名之）

衣　宗彝　藻　粉米

裳　黼　黻

希冕三章（刺粉米無畫也希又作絺）

衣　粉米

裳　黼　黻

玄冕一章（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衣　無文

裳　黻

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玄冕　又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注云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　十二章服陳祥道曰古之服章十有二而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繪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繡於裳則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蜼彝也粉米粉其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周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

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尊其神明理或然也觀周禮稱衮冕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矣司服五章之服曰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記曰王被衮以象天則行天之物變化不測天道之象也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太叔言色止於九文則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矣先儒謂華非蟲粉非米宗彝有山龍華蟲之飾而服無宗彝之文山龍至華蟲尊者在上藻火至黼黻尊者在下皆臆論也五色備為繡葛之精者為絺孔穎達申安國之傳謂古者尚質絺纁而繡之以為祭服後代無用絺者此說是也　日月古者日月星辰畫於衣至周登三辰於旗　星辰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鄭氏謂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次孔安國釋書曆象日月星辰謂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鄭氏於書亦以星辰為一孔穎達曰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鄭氏觀文為說也然則衣之所畫蓋五星與十二次也若旂則畫日月北斗七星而已

紱禮記言搢搢在上猶天子傳言天子彝盛雖建日月七星　山古者衣黻尊圭皆有山飾考工記曰山以章荀卿曰天子山冕諸侯玄冠書大傳曰山龍青也　龍古者衣裳旂旗（洪里有龍樹）龔庚脩輔勺惟皆飾以龍周禮曰交龍爲旂覲禮曰升龍降龍爾雅曰升白龍于縿曲禮曰左青龍書大傳曰山龍青也龍有升降白者升于縿則青者降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許慎曰卷龍繡於下幅一龍蟠阿上鄉然龍繪於上幅非繡於下幅慎之說誤矣　華蟲翟也翟不特於王服而后之車服亦有焉所謂褘翟揄翟闕翟重翟厭翟是也不特后之車服而舞與喪禮亦用焉書與周禮言羽舞詩言秉翟大記云揄絞是也孔安國顧氏以華蟲爲二章非是　宗彝書曰班宗彝作分器周禮大約劑書於宗彝則宗彝宗廟之彝也先王致孝有尊有彝而衣特以彝爲章者以虎蜼在焉故也書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康成穎達之徒謂毳畫虎蜼因號虎蜼爲宗彝其實虎蜼而已此說非也書大傳曰宗彝白蓋宗彝白而虎蜼各象其色耳鄭司農以毳爲罽孔安國謂山龍華蟲爲飾皆臆論也　藻水草也施於衣與梲而已冕旒與玉璪亦曰藻皆取其文而且潔也書大傳曰藻火赤鄭氏釋巾車藻水草蒼色今藻色雜蒼赤伏鄭各舉其一偏耳　火

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大記曰火三列明堂位曰殷火周龍章則火之所施多矣考工記曰火以圜鄭司農曰圜形似火鄭康成曰形如半環是也大傳曰火赤孔安國謂火爲火字其說與考工記不合　粉米鄭氏以粉米爲一章則粉其米也粉其米散利養人之義也孔安國曰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顧氏曰粉取潔白米取能養然粉亦米爲之一物而爲二章與章不類其說非也　黼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黼即斧也刃白而銎黑有剸斷之義故衮裳席巾展類禪之領冒之殺覆柳之幕飾棺用焉　黻考工記曰黑與青謂之黻施於衣與蔽翣（見大記）其文兩己相戾蓋左青而右黑此相辨之義也黻亦作韍芾而韍亦作黻左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又曰袞冕黻珽昭其度也則黻珽之黻乃韍也白虎通曰黻譬君臣可否相濟見善改惡賈公彥曰黻取臣民背惡向善周南仲山房蓋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典謨載堯舜禹皋陶之言世歎去上古未遠其事其義蓋有古未有而今始創未經前聖之發明而至此始論定

者非一條大約皆闢立君臣父子之倫義成定治教綱常之典法後世義理既備讀書有不見古事往往反不知聖人開創建立之功此亦學者之所當知也昔君臣之名肇於天地定位之初然以大傳考之所謂君臣者止於尊卑貴賤之辨而已自堯舜氏作而君臣始有職分至於深見臣道所係之甚重合君臣爲一體而創立古今未有之義則不惟前此未之有雖典謨之書亦未有深切著明如此一條者也夫昔謂之天尊地卑而今以爲臣哉鄰哉則舜固已合尊卑亢絕之分而有相親相比之意矣然而猶有間也君臣之際有間可容則心不同德不一故舜又推而上之亦爲必作朕耳目股肱而後可夫極天下之所不易損抑以與人共者人身自有之智力聰明也今欲左右有民而曰汝翼是扶世導民之事太平在人矣欲宣力四方而曰汝爲是綱條法度之所由行一切在人矣繪於衣飾於器者猶曰必待人而明則是凡見於假象以昭德取義以明民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推明而後著也感於聲成於言者猶曰必待人而聽則是凡所謂和平怨怒之所由生是非善惡之所由致者皆有待於其人參聽而後審也夫由前二者而

屬託於人鄰於失臨制之權由後二者而推委於下幾於虧聽察之明然使實見君道如堯舜者觀之則以爲無汝翼汝爲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智力欲爲左右有民宣力四方之事恐必有裨補不及壅閼不行之處無汝明汝聽之一節則雖極天下之聰明欲使被於身者見之無不達其義入於耳者施之無不協於事不惟高而無本亦恐虛而難行雖聖人亦不敢以此自許矣惟舜盡力於競業者既知君道之所以難而爲以八年周行閱歷之久深知天下者決非一智獨力之所能辨故能相與演發其義而成就此論蓋前乎堯舜者此論未立君臣有其分而不能備其義後乎堯舜者此論既立得其義者不害其爲分然後治道立化功成王道不至有亢絕之患而臣道得以成代終之功此古人所以謂之典謨而其事其義所以至今不能易也　吳澂纂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　此帝言所責於臣之事股足髀肱手臂左右有民謂內治畿甸厚民生利民用正民德也翼如鳥翼謂在身兩旁夾持覆護宣力四方謂外諸侯輸忠意布德化效興患也爲獸名猴屬有力便捷勁使令趨事功者似之黃帝始制衣裳古人蓋謂黃帝象龍肖其形狀星辰凡經星布列周　十二辰者皆是此謂心宿三星名爲大辰者也華蟲有文華之羽蟲雉也會與繪同

畫也宗彝宗廟盛鬱鬯之尊名曰彝周有六彝虎彝蜼彝爲上藻水中聚絲粉米白粉黼黻黼爲斧形刃白身黑黻兩己相背青黑線繡絺讀爲黹刺繡也衮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作爲繪畫於上衣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爲繡紋於下裳采五色之物藍砂粉墨雌黃之屬繪則以五采澤之於筆繡則以五采染之於線彰施彰顯而施用之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明謂察其物象采色之合法也七始詠孔氏傳作在治忽史記引書作來始滑惟漢書律曆志引書作七始詠今從之七始國語謂之七均蓋六陽律六陰律各有宮商角徵羽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十二管之中用其五爲五聲然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五聲之序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至角則窮矣角又隔八下生其律位與宮相比謂之變宮則羽聲距正宮雖間二律而距變宮正間一律矣變宮又隔八上生其律位與徵相比謂之變徵則角聲距正徵雖間二律而距變徵止間一律矣正聲五變聲二每律用七聲爲均相和而旬調故曰七均七聲迭用以終始一調故曰七始先有六律然後可定五聲宮徵故正變二變非正聲故止曰五聲也五聲定則彼之八音之器而奏七始之均詠歌也八音之外有

人聲也八聲之精者爲言五言唇齒舌牙喉之音爲言各不同也或曰五方之言也樂工審於聲音故亦能辨人之聲音而使之出納五言也聽謂審其聲律音調之中倫也帝欲左右而臣翼之作肱也帝欲宣力而臣爲之作股也帝所欲觀而臣明之作目也帝所欲聞而臣聽之作耳也有民蓋后稷司徒所職四方蓋四岳十二牧所職服色蓋典禮所職聲音蓋典樂所職翼爲明聽皆曰汝者爲與群臣咸在而爲作揆兼總衆職也許謙叢說股肱耳目應翼爲明聽輔翼以肱言爲行也以股言明以目言聽以耳言　宗彝宗廟之尊彝也有六彝虎蜼各居其一虎取其義蜼取其智會彝於衣則取其孝也　唐虞之禮不可考今凡言禮者皆周禮爾皋謨五服與五刑對言主於諸侯卿大夫士而言之益稷十二章則兼上下言之也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衣服皆以其命數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公之孤四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衣服皆視其命數鄭氏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司服王祀昊天上帝（說見通方）益王之三公卿大夫曰出封加一等則在王朝爲降一等是三公鷩冕孤與卿毳冕大夫希冕矣司服所謂孤卿大夫者諸侯之孤卿大夫也先儒以

鄭氏所言周升三辰於旂服則自山龍以下者臆說也大裘之上亦蒙以衣然則備十二章之服歟總是而言之則十二章之服獨王祀帝之所用衮冕則王之享先王也上公也鷩冕則王之享先公饗射也侯伯也王之三公也毳冕則王之祀四望山川也子男也王之孤也卿也希冕則王之祭社稷五祀也王之大夫也公之孤也玄冕則王之祭羣小祀也王之上士也中士也下士也公侯伯之卿也大夫也士也子男之卿也大夫也命數不同而同服其服者則繅旒有異也雖周制如此其必有所本唐虞之制從可知矣　絺字古注（勑其反）葛之精者疏讀爲黹紩也黹（陟几反）紩（直質反）縫也蔡傳從之則是以繒爲裳而以線紩之也　蔡傳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此謂衣則日月爲尊裳則黼黻爲尊也（餘見正義）書釋題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爲　陳氏曰君心也臣股肱耳目也股肱耳目所以運動視聽而心則治股肱耳目而已　石林葉氏曰因民性之所以輔其自然使不失其所安者左右有民也故言汝翼推吾所建立作而行之以達於天下者宣力四方也故言汝爲（林氏曰見拙齋全解）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石林葉氏曰五言即五聲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

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文之於音則爲出採之於下則爲納所以察治忽者皆本於此故言汝聽　蘇氏曰五言詩也以諷諫之言寄之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謂之五言　陳氏曰謂詩有宮商角徵羽之聲張氏曰出五言者上之意有以宣於下納五言者下之情有以達于上先王以謂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故出五言必以樂奏之納五言必以樂合之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有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林氏曰見拙齋全解）董鼎輯錄纂註輯錄（義則閒聯尚書以下並見晦庵書說）纂註（新安陳氏曰且當爲我之身非但爲鄰以其君親近也）吳氏曰五言不可被之弦歌者出之其可者則納之　王氏曰敬敷五教司徒掌之豈非左右有民稷掌阻飢皋治奸宄豈非宣力四方夷作秩宗豈非制衣服夔典樂豈非察音聲然彼皆各治一官禹則總百官而治之者也帝兼舉四事而寄以股肱耳目蓋如此（王氏曰見集傳　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鄭氏曰見釋文）（書說　陳氏大猷曰見集傳　蘇氏葉氏曰見書釋題　呂氏曰並見纂疏　廣韻見音釋）陳櫟纂疏　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

也。作服禮之大者六律聲音樂之大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來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興禮樂固有次第也。（孫鏃見晦庵書說　孔氏曰見孔傳　唐孔氏曰見正義　陳氏曰見陳經詳解　鄭氏曰見敷文書說　陳氏大猷曰見集傳　武曰見集注　王氏曰見集傳　葉氏曰見書釋題融堂錢時書解）帝曰吁臣哉鄰哉。至汝聽。　禹言慎乃在位如上文所陳可謂甚善帝曰吁乃有不然之意何也。蓋帝之所謂慎在位有賴於臣者為重故也。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猶言吾之臣哉乃吾之鄰哉吾之鄰哉其吾之臣哉鄰猶近也。君與臣蓋一體也。君元首也。臣則股肱耳目也。下文言予欲者四而繼之以汝翼汝為汝明汝聽正以發明股肱耳目之用也。語益深切王充耘讀書管見予欲左右有民是言教宣力四方是言政觀象作服是制禮審音以出納五言是作樂四者為治之大要也。帝欲觀古人象日月星辰之類以制衣象宗彝之類以作服是象乃做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蓋象字不可為句斷若云物象則何得云古人之象。　六律五聲八音皆作樂之具不可使以為樂律有長短聲有清濁音有哀樂作樂者必先審較于此以觀其果治世之音歟抑亂世之音歟然後以之出納五言則奏曲譜而成樂矣

猶今人彈琴瑟者必先調弦故其所謂在治忽者乃審音之治忽而非審政之治忽也。若云察政治之得失如何把去出納五言王充耘主意臣作朕股肱耳目至汝聽　君臣以一體而相須凡君心之所欲為者皆臣職之所當為者也。故舜資禹而寄以股肱耳目之任焉。予欲左右有民以成教化。則資汝以為助。予欲宣力四方以施政治則資汝以有為觀象作服則汝當任其明。審聲律以作樂則汝當司其聽。君以心運之臣以身體之而天下之事畢矣。首一句提其綱下面汝翼汝為是作股肱汝明汝聽是作耳目。蓋人君能以一心總萬幾不能以一身兼衆職任之大臣而已。君逸於上譬猶腹心臣勞於下則其耳目手足也。視聽來顧皆為心之所使然後身得安焉。否則塊然而已何以成天下之務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至汝聽　人君欲明乎作樂之由大臣當任夫審樂之責。夫樂豈易而作哉。六律五聲八音所以攷政治之得失者審其節奏之高下。以出納詩歌而作樂此予之所欲也。必資汝以司其聽焉凡考得失以協詩歌皆汝之責也。　先言六律五聲八音皆樂中之具。次便說樂至以出納五言矣將此音律去弦誦聲詩方始是作樂故此所謂以出納五言與上文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一類方是如此所以資臣代為之聽審也。鄭悅道斷

法樂有六律而後被之五聲有五聲而後播之八音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樂聲者可以知治亂也。詩歌協於五聲而達于上下。古者陳詩以觀民風故出納人聲者可以知邪正也。人聲之精者為言出納五言以協於五聲則治亂可察律呂可得聞矣。予欲聞而汝司聽蓋舜之所望於大臣者如此。　舜典中始於詩言志而後及於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理正如此。但未言納五言陳雅言書經卑雖此舜命禹以作耳之事。載汝聽一句　夫六律五聲八音樂也。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聲音之道與政通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聞六律五聲八音可以知政之治忽也。然作樂之本必本在於五言五言者即詩言志歌永言者也。受君之言於上謂之出五言採民之言於下謂之納五言以出納之言而播之於樂言有得失則樂有和否樂有和否則政之治忽可於是而知此予之所欲聞而汝之所當聽也。予汝之稱志其尊卑之分聽聞之語切乎心耳之間此即夔之所掌而命伯禹總之也。（劉竹坪作此一篇以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一句作說後下以出納五言汝聽二句方着實說為說如此亦明白得經意）王充耘書經疑問舜命夔教胄子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他日命禹曰予欲聞六

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一則叙言與聲在律音之先一則叙言與聲在律音之後何歟杞山趙友聞主意冕祭服之冠也上衣下裳之制果何所本歟或為十二章或為九章其物象儀等可得聞其詳歟先儒援周制袞冕鷩冕毳冕之服以釋有虞之制果何所似歟不知五冕為王者之服歟抑公卿以下之服皆在其中歟敢問　益稷蔡云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又曰周制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　考索云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　又云司服掌王之衣服祀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大裘黑羔裘示質也與袞衣同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鷩雉也五色備而成章故曰夏翟）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罽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為絺）祭羣小祀則玄冕（其衣玄而無文裳黻而已）公之服則袞冕而下侯伯之服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　龍納言夔典樂則固各有其職矣觀其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以興樂而兼納言之任得不

為其位者乎。　蔡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為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為五言劉鑄書義予欲觀古人之象至汝明　聖人於章服之制必上有以稽古人之法而下有以資大臣之能也夫以大臣輔君為治之道惟視夫君心之所樂者而加之意焉有虞聖人當其治定功成之時而拳拳於議禮制度之事未嘗有一毫自用之心而必資大臣以討論之是故上衣下裳之制總而言之則十有二章之殊分而言之則有繪畫絺繡之別何者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於上衣者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於下裳者也然其彰施之具必有賴於五色而後成噫非大臣能盡稽古之力則何以審其制度之所宜而上副君心之所托哉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見於益稷之書嘗謂洪荒之世風氣未開而君民之俗不過衣羽毛而已耳居巢穴而已耳有聖人者作然後上衣下裳之制蓋有取於乾坤之象焉然而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之體固已截然而有一定之分矣然則君臣之等威豈可一日而不講乎故上則假象於天下則假物於地與夫鳥獸草木之質咸被於聖人之一身蓋所以示其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天下莫能加也此其所係之重豈曰細故而已哉且夫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此上衣之所飾也宗彝取其孝藻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此下裳之所飾也十有二章之名物不同而其繪畫絺繡亦由是而別焉六者繪於衣六者繡於裳大抵天地陰陽五行之氣有聲色臭味之殊青黃赤白黑五者五行之正色也繡之以五采施之以五色使之秩然而有序粲然而有文而乾坤上下之制於是乎定矣夫唯唐虞之時命官為治廟堂之上都俞吁咈聖人不以一己之是用而必於古人之是稽不以一心獨斷而必於大臣之是任凡所以為治之道莫不由是而基之此無他前聖之所為固後聖之所取法而大臣之一心所以輔成君德而贊襄聖治者也由是觀之前聖後聖曠百代相參者皆不外乎此心之用而君明臣良極千載而相遇者亦不外乎此心之同也唐虞太和之治吾於此而見之自時厥後三代之制作雖有不同而其等威上下之分則亘萬世而不可易也是故日月星辰畫於旂常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而公侯伯子男皆自七章五章而為之降殺焉是蓋帝王損益文質之用而孔子所謂商因於夏周因於商雖百世可知者此之謂也因併述之劉寰書義聖人欲備夫製服之儀必資臣以昭夫製服之等蓋上衣下裳之制所以別尊卑而明等級也

故舜之命禹也謂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會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此聖人所以備夫製服之儀也然是服也尊卑必有等隆殺必有數予雖欲觀之而非爾臣明之孰能傳其制而有辨哉此製服之等汝之所當明也舜則欲觀象以備其文禹則能定制以昭其別此有虞之朝所以制度明而民制定歟書曰（云云）如此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蓋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也古聖人豈直以是為觀美哉蓋所以尊嚴等威辨別貴賤備衆禮而昭儀物彼有取爾也蓋天地之數成於十二故觀象之服亦以十二焉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則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而畫六者於上衣而衣之取義者如此宗彝虎雉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取其養也黼為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則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而繡六者於下裳而裳之取義者如此上衣下裳其象既定則舜之欲觀考於古人之制作者在是矣雖然欲觀之者舜也能明之者禹也所謂明者非徒以文采昭著於儀表之間而已也自上達下降殺以兩尊而天子次而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與夫天命有德五服五章者各有其數一殊其等一毫不可僭差一制不容紊亂夫然後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所謂明也有虞之制雖不可得而盡考而其義固可得而知矣舜之有資於禹也如此禹其可以不任其責哉嗟夫風氣日開汙尊不可以易瑚璉之器禮文日著椎輪不可以更大輅之車使上下之間莽然無復禮儀之修飭吾恐慢易廢弛民心無復隄防之設而天下不可得而治矣此舜於作服之制不得不命禹以明之也雖然周禮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視有虞之制又不同何也蓋聖人制禮因時損益故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無非所以昭儀文之著耳要必有舜禹君臣作於千載之下以明之陳復陽課義予欲聞六律五聲至汝聽　聲樂之道與政通察音樂以協人聲則政治之得失可見矣夫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人言之協於五聲者又制樂之本也是故察音樂之和以協人聲之和播之樂章自上而出之下采之民風自下而納之上夫人聲既和則音樂必和政治之得於斯可見苟惟不然治失其道聲樂獨安得而和哉爾臣不可不聽於聽而精審之也昔者帝舜命其臣以審音察治之道謂夫樂有六律所以和聲而五聲乃所以節八音者也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而樂成矣夫樂之道乃政治之所由關故治世

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夫音果安矣樂矣。其政宜有不和者乎。果怨矣。怒矣。其政宜有不平者乎。是則審治忽之道。必以是爲驗也。雖然。音樂之起。本乎人聲。故詩所以言志。歌所以永言。聲則依永。律則和聲。所謂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詩出乎志。樂本乎詩。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大抵詩之美刺。因風俗之盛衰。政治之得失。夫治功成則頌聲滋。非過美也。人情也。治功廢則怨刺興。非過毀也。亦人情也。是以古者審音樂以察治忽。尤必在於出納五言也。若夫出之云者。出詩而播之樂章。是猶關雎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與夫時而颺之者是也。納之云者。采詩而納之於上。是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與工以納言者是也。自上達下。人君之政教無不得。自下達上。民俗之治亂無不聞。如是則人聲和而樂聲和。治功可見其著矣。否則人聲不和。而樂聲亦從而不和。則治功可見其隳矣。是知帝舜拳拳於命禹臣審音知政。必欲其聽以聽之。所以盡其精察之意也。然則舜之樂則盡善盡美。舜之治則垂拱無爲。九功叙而九叙歌。尚奚有治忽之可察哉。然而聖人未嘗自謂吾治已足。而其究極聲樂之要。所以垂後世察治之法也。嗚呼。於此可見聖人圖治無窮之盛心也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二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白希祥
圈點監生臣俞永華
臣包漸林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八

二質

職 洪武正韻之石切執掌也主也常也等也許慎說文識記微也从耳戠聲之弋切徐鍇通釋按周禮國有六職皆主記事之微也章直反爾雅翕翕訿訿莫洪職也邢昺疏釋曰言賢者陵替姦黨熾盛皆公卹私曠其職事無肯供職也小雅小旻云潝潝訿訿亦孔之哀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鄭箋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顧野王玉篇支力切孫愐唐韻之翼切傅雅云業也又姓周禮有職方氏其後因官爲姓漢有山陽令職洪張參五經文字從身者訛丁度集韻職質力切或从身作職戴侗六書故專聽也說文曰記微也引之爲專掌詩云職思其憂傳曰職汝之守官者必有職掌故謂官職韓道昭五音集韻職（俗）楊桓六書統職要職（說聲）職（隸）職（俗）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又職職多也莊子萬物職職周伯琦六書正譌記而主之也記必先於聽之聰故从耳俗作職非字滕博義職主愛也東齊海岱謂之巫詐欺也出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欺愛謂之巫吳越間謂之㥿職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職執事主常者从耳所以辨察審聽之借凡所當為者皆曰職臣職子職之類周禮各共爾職是也又膱膱也或轉植作膱膱非儀禮膱長尺二寸合正又艸名亦轉職夏小正采識作職非爾疋職黃蒢注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俗字韻會定正職主切執事事業也字切職主職真禮職

篆書　職　職（並古孝經）　職（王庶子碑）　職（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職（之英篆見姚敦臨二十體篆）　職（徐鉉篆韻）

隸書　職（柳敏碑）　職（樊安碑）　職（西狹頌並洪适漢隸分韻）　職（華山廟碑）　職（樊敏碑）　職（張納碑）　職（衷良碑）　職（晉皎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職（智永）　職（歐陽詢）　職（虞世南）　職（顏真卿）

行書　職（蕭誠）

草書　職（智永）　職　職　職（並張鄒湊）　職（鮮于樞）　職（趙子昂）

六職 周禮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

養萬民以生百物冬官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注天地四時之職疏曰謂國家之事有六種職掌又曰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之等又曰六職即經所云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是也

八職 周禮天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九職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劉向說苑君道篇當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田疇夔爲樂正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皋陶爲大理益掌歐禽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

內職 周禮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職以詔后內治內政　彤管疏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紀后夫人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內外各有官也西漢會要　漢興因秦之稱號妻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史少史之號焉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　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倢伃視上卿比列侯　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內侯　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五官視三百石　順常視二百石　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已上凡十四等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並外戚傳諸姬　諸姬見高五王傳又文紀薄姬注如淳曰姬眾妾之總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而外戚傳亦四章姬戚夫人師古曰姬本周之姓貴於眾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多美姬是也　長御　戾太子傳長御倚華趙皇后傳宮長李尚漢官考云長御即宮長也　材人　異本傳未央建章甘泉材人各以百數藝文志未央材人師古曰材人天子內官　待詔掖庭　元帝賜單于待詔掖庭王牆爲閼氏應劭曰郡國獻女未御見須命於掖庭故曰待詔　中宮史　許皇后傳皆立　學士史　許皇后傳書宮　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外戚傳）　太子中人（李敕女爲太子中人）　皇孫妻

稱夫人史皇孫王夫人皇孫妻無位號皆稱家人子（外戚傳）　雜録　元帝既重傅倢伃及馮倢伃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為王上尚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倢伃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傅昭儀傳）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匡衡上疏曰臣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謹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隃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謹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匡衡傳）孝成趙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昭儀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髤漆切皆銅沓冒黃金塗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

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傳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谷永對曰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妒專上妨繼嗣歟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閻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妒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閻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谷永傳其夏復令方正對策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

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谷永傳）杜欽對策曰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如此即亢穿不足興此陰咎與何足消滅（杜欽傳）哀帝召董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以配椒房云（董賢傳）五官已下葬司馬門外（外戚傳）東漢會要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一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國爵列八品前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王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高祖孝文選納尚簡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婕妤一娙娥二容華三充依四已上武帝置昭儀五元帝置美人六良人七七子八八子九長使十少使十一五官十二順常十三舞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十四此六官品秩同為一等也）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彫為朴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

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敝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淄蠹皇后紀鄧太后久臨朝政宮婢出入其耆宿者皆稱中大人（鄧后傳）女尚書（陳蕃傳注女宮內官也）皇子封王妾數無限別乃制設正適曰妃取小夫人不得過四十人（百官志注）南史齊高帝建元元年置美人中才人才人為散職　齊高帝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　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梁武定令制良娣保林為貳職　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　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職　北史後魏高祖置女侍中眎三品　置女尚書眎三品　魏孝文置女職以典內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魏志畧魏明帝

遊宴在內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為女尚書唐會要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修儀修容修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以備周禮六宮之數其外又有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分掌宮中服御藥膳之事宮正糾愆失彤史紀功書過龍朔二年改易官名置贊德二人正一品以代夫人宣儀四人正二品以代九嬪承閨五人正四品以代美人承旨五人正五品以代才人衛仙六人正六品以代寶林供奉八人正七品以代御女持節二十人正八品以代采女人置侍巾三十人正九品咸亨二年復舊高祖太宗懲隋之亂政未下車而大放宮女正位配尊惟其舊德宮闈之職備員而已所謂刑於內以正乎外及高宗永徽之後政出宮中公卿大夫罔不憚服其取威也多山陵未畢而家嗣再廢遂抵翦皇室改立宗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及中宗追王韋氏索寵三思使以先朝故事導誘之於是慶雲之瑞宣于朝廷桑女之歌布於天下防閑之道大壞逆亂之謀搆矣卒以禍敗為後王誡玄宗即位大加懲革內外有別家道正矣按杜氏通典內官有惠妃

麗妃華妃正一品淑儀德儀賢儀婉儀芳儀六人正二品美人四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四品與王史所載率皆不同其間名號亦有見於國史但不詳所出今疏之於後以示廣記　高祖貴妃萬氏生楚王智雲性恭順高祖甚重之諸王妃主莫不推敬後為楚國太妃陪葬獻陵德妃尹氏生豐王元亨昭儀宇文氏隋大將軍述之女生韓王元嘉魯王靈夔皆為貴王早承寵遇欲以之為后固辭不受婕妤郭氏生徐王元禮婕妤劉氏生道王元慶太宗妃楊氏隋煬帝女生吳王恪蜀王愔妃陰氏生庶人祐妃燕氏生越王貞江王囂妃韋氏生紀王慎妃楊氏生趙王福充容徐氏名惠常侍堅之姑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詩八歲能文初為才人俄拜為婕妤尋遷充容時軍旅亟動宮室互興百姓勞苦上疏論諫太宗善之永徽元年卒年二十四詔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高宗淑妃蕭氏生許王素節中宗昭容上官氏　睿宗德妃王氏生寧惠太子玄宗貴妃楊氏華氏劉氏生　皇帝琮靖恭　子琬儀王遂麗妃趙氏生廢太子瑛妃錢氏生　王琰德儀皇甫氏生鄂王瑤婕妤柳氏　範之孫家有學尚主甚重之生延王玢順儀郭氏劍南節度虛己之妹生永王璘賢儀武氏則天時高平王重規　女宮中號小武妃生涼王璿　敬婕妤高氏生

潁王璬肅宗妃韋氏刑部尚書堅之妹肅宗在儲位選為妃生兗妃崔氏生邵王偲婕妤陳氏生彭王僅婕妤段氏生杞王倕德儀裴氏生襄王僙代宗貴妃獨孤氏生昭靖太子邈妃崔氏生韓王迥妃崔氏秘書監峋之女韓國夫人楊氏即貴妃姊也德宗德妃氏賢妃韋氏昭儀王氏修儀趙氏昭儀王氏昭容王氏昭媛王氏修容氏充容崔氏充儀楊氏　順宗德妃董氏賢妃王氏昭儀王氏趙氏王氏崔氏張氏昭訓閻氏崔氏　憲宗妃紀氏昭儀何氏有節行追贈穆宗貴氏武氏本才人義豐公主母也大和十追贈敬宗貴妃郭氏　文宗淑妃王氏德妃王氏賢妃楊氏賢妃劉氏　武宗德妃劉氏賢妃王氏昭儀吳氏沈氏修儀董氏婕妤張氏趙氏　宣宗昭儀吳氏趙氏婕妤柳氏　懿宗淑妃郭氏生同昌公主帝在藩邸常經重疾妃侍醫藥見黃龍出入卧內既聞妃以異告帝曰慎勿言之貴必不相忘婕妤崔氏王氏　雜錄　正觀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尚書八座議曰謹按王者正位作為人極朝有公卿之列室有嬪御之序內政修而家理外教和而國安爰自周代洎乎漢室名號損益時或不同然皆擇宗賢才博采淑令非唯德洽宮壺抑亦慶流邦國近代以降情溺私寵掖庭之選有乖故實故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怨氣充積而溢

次名級入侍宮闈即事而言竊未為得臣等伏請自今已後後宮及東宮內職員有闕者皆選有才行充者若內無其人則旁求於外采擇良家以禮聘納　永徽六年十月武后未立上特號為宸妃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奏言帝王嬪妃自有恒數今若別立妃號臣等切以為不可乃止　正元六年七月九日太常卿崔縱奏謹按司封令及六典王母為太妃高祖宇文昭儀生韓王元嘉後為韓國太妃太宗燕妃生越王貞後為越國太妃今諸王母未有封號請遵典故　其月吏部郎中柳冕等狀稱歷代故事及六典無公主母稱號臣謹約文比義公主母既因公主而貴伏請降於王母一等命為太儀各以公主本封加太儀之上勅旨依　元和四年德宗皇帝妃韋氏卒廢朝三日妃祖濯尚中宗女定安公主官至衛尉少卿父會昌中為義王府司馬妃少入宮性敏順善於承奉德宗重之遂冊為如六宮伏其德行崇陵復土畢於園寢終三年之制至是卒寶曆元年四月禮院奏贈梁國夫人尚宮宋氏葬事勅令所司供鹵簿准故事只合給儀仗詔以彰吹賜之宋氏姊妹五人皆有文學正元中澤潞節度使李抱貞貢至闕下德宗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自後皇太子及諸王公主等多從受學姊妹中尚宮尤通達人事自憲宗穆宗

呼為先生其名氏根本具在憲宗實錄　其年七月勅殿中上衣奉御郭環曾祖故陳州刺史崇可贈工部尚書曾祖母唐氏可贈晉昌郡夫人祖母李氏可贈隴西郡夫人父故右威衛將軍義可贈禮部尚書以環妹才人有寵故也未為妃后一旦褒贈崇及祖禰前例無之　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内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義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可准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内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昔漢順帝以乳母宋氏為山陽君安帝乳母王聖曰野王君當時朝議猶或非之惟中宗封乳母于氏為平恩郡夫人尚食高氏為脩國夫人今國祚中興禮儀革舊臣等商量楊氏望賜號安聖君王氏福聖君第二王氏康聖君從之　其年十二月勅宮嬪女職本備内仕近年以來稍失儀禮今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黄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内五代會要梁太祖昭儀陳氏昭容李氏　後唐太祖妃劉氏同光元年四月册為皇太妃魏國夫人陳氏唐乾寧二年册為皇太妃莊宗淑妃韓氏德妃伊氏並同光二年十二月册以宰臣豆盧革韋説為册使出應天門外登輅車鹵簿鼓吹前導至右永福門降車入右銀臺門至淑妃宮授册於内文武百官立班稱賀昭儀侯氏封沂國夫人昭容夏氏封虢國夫人昭媛白氏封沛國夫人出使美宣鄭氏封魏國夫人御正楚真張氏封涼國夫人司簿德美周氏封宋國夫人侍真吳氏封渤海郡夫人懿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咸一韓氏封昌黎郡夫人瑶芳張氏封清河郡夫人懿德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宣一馬氏封扶風郡夫人並同光二年十一月勅明宗德妃王氏天成三年正月册至長興四年二月進號淑妃應順元年閏正月十三日册為太妃至周廣順元年四月追謚賢妃昭儀王氏封齊國夫人昭容葛氏封趙國夫人昭媛劉氏封越國夫人孫氏封楚國夫人御正張氏封晉國夫人司寶郭氏封魏國夫人司贊于氏封鄭國夫人尚服王氏封魏國夫人司記崔氏封蔡國夫人司膳霍氏封滕國夫人司醞吳氏封莒國夫人婕妤高氏封渤海郡夫人美人沈氏封太原郡夫人順御朱氏封吳郡夫人司飾鄭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衣劉氏封彭城郡夫人遵樂孟氏封咸陽郡夫人撫琵張氏封清河郡夫人衣服王氏封太原郡夫人撫琵傅氏封潁川郡夫人知客張氏賜號尚書故江氏追封濮陽郡夫人已上皆長興三年九月勅其名號皆中書門下按六典内職敍而行之内人李氏封隴西縣君崔氏封清河縣君李氏封成紀縣君田氏封咸陽縣君白氏封南陽縣君並長興四年二月勅按前代内職皆無封君之理此一時之制　晉高祖潁川郡夫人蔡氏天福三年八月勅少帝實有李氏封隴西郡夫人張氏封春宮夫人充皇后宮尚宮並天福八年十一月二日勅前左御正齊國夫人吳氏進封燕國夫人書省魏國夫人崔氏進封梁國夫人前右御正天水郡夫人趙氏封魏國夫人司簿孟氏封沂國夫人前司簿李氏封隴西郡夫人第子院使齊氏大使郭氏副使賈氏並封本縣君太后宮尚宮陳留郡夫人何氏進封鄭國夫人河南郡夫人元氏進封齊國夫人番知客出使夫人石氏封武威國夫人春宮姚氏常氏焦氏王氏陶氏魏氏趙氏等七人並起封本郡夫人寶省撫美趙氏封天水郡夫人武氏已下十一人並授春宮天福八年十二月勅清河郡夫人張氏彭城縣夫人劉氏並本宮太后宮司寶南陽郡夫人路氏出使夫人趙氏白氏並充皇后宮司賓開運二年八月勅周太祖貴妃張氏廣順元年二月追册淑妃楊氏廣順元年九月追册德妃董氏廣順元年四月封册尚儀趙氏封沂國夫人尚服蘇氏封岐國夫人尚宮甫氏封汾國夫人司寶萬氏封渤海郡夫人司寶柴氏封平陽郡夫人司賓茹氏封潁川郡夫人司記丁氏封隴西郡夫人司記劉氏封彭城郡夫人典寶李氏封隴西縣君司寶王氏封琅邪縣君司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正王氏封琅邪縣君尚食李氏封隴西縣君尚功曹氏封鉅鹿縣君司衣李氏封隴西縣君司藥林氏封會稽縣君司藥翟氏特封鄱陽縣君並廣順元年八月勅**宋會要**宋朝承舊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婕妤美人才人（尚有寶林）御女采女國朝不置太祖置司簿司寶並封縣君樂使並賜裙帔太宗置尚宮及大監並知内省事充内宣徽南院使兼承旨興司簿武封國夫人郡夫人寶省尚食封縣君司寶司儀司給封郡君縣君樂使之下增副使改内省為尚書内省令尚宮大監並號尚書改祗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撫琵為司飾枕被為司服湯藥為司藥樂使副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呼供奉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為掌燈掌從物為宣仗針線院為裁縫院令司簿典掌寶司言典監班司儀典承宣掌寶司儀及仙韶使副使封縣君司記知尚書内省公事皆賜以君帔真宗置宮正司籍司樂司贊司珍司膳典寶典言典贊尚儀尚功尚服尚食尚寢司闈司仗司醞司饎司正司設司輿司苑司製司綵樂長引客御侍行首押班殿直散直行首都行首筆頭知書省之名景德二年增置太儀大中祥符二年特置貴人六年增置淑儀淑容順儀

順容婉儀婉容在昭儀之上司宮令一員在尚宮之上仁宗乾興元年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凡內命婦品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夫人正一品太儀貴儀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嬪正二品婕妤正三品美人正四品才人正五品貴人無視品宮人女官品六尚書正五品二十四司司正彤史正七品二十四掌正八品女史流外勳品凡宮人女官職員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掌在內諸司文書入出目錄為記審記付行監印等事其佐有典記掌記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言二人掌宣傳啓奏事其佐有典言掌言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簿二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其佐有典簿掌簿各二人女史六人司闈六人掌宮闈管籥之事其佐有典闈掌闈各六人女史四人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類其佐有典籍掌籍各二人女史十人司樂四人掌音樂之事其佐有典樂掌樂各四人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其佐有典賓掌賓女史各二人司贊二人掌禮儀班序設版贊拜之事其佐有典贊掌贊女史彤史各二人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掌瑞寶符契圖籍之事其佐有典寶掌寶各二人女史共四人司衣二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其佐有典衣掌衣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飾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其佐有典飾掌飾女史各二人司仗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其佐有典仗掌仗女史各二人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管司膳司醞司藥司饎事司膳二人掌膳羞器皿之事其佐有典膳掌膳女史各四人司醞二人掌酒醴之事其佐有典醞掌醞女史各二人司藥二人掌醫藥之事其佐有典藥掌藥各二人女史四人司饎二人掌宮人食及柴炭之事其佐有典饎掌饎各二人女史四人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洒掃鋪設之事其佐有典設掌設各二人女史四人司輿二人掌輿繖扇羽儀之事其佐有典輿掌輿女史各二人司苑二人掌園苑種植蔬果之事其佐有典苑掌苑女史各二人司燈二人掌燈油火燭之事其佐有典燈掌燈女史各二人尚功二人掌女工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事司製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其佐有典製掌製各二人女史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珠寶財貨之事其佐有典珍掌珍各二人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掌錦文縑綵絲枲之事其佐有典綵掌綵各二人女史六人司記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其佐有典計掌記各二人女史共四人宮正一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掌司宮正其佐有典正女史各四人內職雜錄眞宗景德二年七月三日以雍王元份疾帝親視之問以母氏早亡得無永感元份頓首泣謝翌日詔置太儀以贈王份母任氏焉舊制親王母為太妃公主母為太儀時不欲有妃號故也　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二十八日詔曰朕以祗嗣慶基交脩茂則眷言壼教實繫國風辨彤管之等威既存於舊制益紫庭之位號本著於前聞爰考典章用新班秩垂為憲度屬在隆平今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之上可著之甲令以為永式時將加恩太宗高昭儀臧昭儀故也　二月一日詔曰朕以宮壼之間各分事任班序之際夙著等威爰按舊章肇新明製增其常秩創以佳名所冀彤管承榮聿彰於茂渥紫庭涖職彌振於宏綱今特置司宮令一員正四品班在尚宮之上著於令式以為永規時以宮正郎氏久在宮掖掌事故特增置於加恩也　七年六月十八日封婉儀楊氏為淑妃帝不欲藩臣貢賀故不降制外庭止命學士草制付中書翌日宰臣言宮掖加恩朝廷慶事臣下不可闕禮望令客省依例受貢賀帝勉從之　乾興元年仁宗即位未改元四月三日詔曰朕仰紹鴻基均宣渙號眷惟宮掖建事先朝茂渥

方行徽章溥及其有恭勤顯著位秩已崇所宜別建嘉名用旌懿行今增置貴儀在淑儀之上時以加恩太宗臧淑儀故也　景祐元年八月十五日詔曰朕祗紹慶基務敦靜治每遵勤儉用洽沖寧至於宮掖之中嬪侍之列雖僅見於儀賦而靡厚於寵私頃以中閫有虧善道降處次妃之位仍從別館之居尚遵柴寢未叶彝制郭氏宜於外宅居止更不入內美人尚氏昨由下陳列於近侍素非令善但肆驕矜特貸刑章今於洞真宮披戴永不入內美人楊氏自居左右靡踰威規宜令出內別宅安置長秋之重陰教是宣顧厥位以難虛必惟賢而是擇當求德閥以稱坤儀屬　於勳舊之家柬治冠甲之族將行聘納式助蒸嘗曩者母后垂廉廣示慈愛遂有臣僚戚屬進獻女口入宮留處掖庭頗彰物論宜並放出朕常思恬素動守端莊固於聲色之間絕無溺惑之意每覩古篇備鑒前脩上式思於耽荒下必争於寵幸虧德敗度莫甚於茲固深念於防閑弗暫忘於規戒自此八月之笑無事於訪求九御之班庶臻於簡肅洽爾宰府克輔善猷　皇祐二年十月十九日昭容苗氏特授淑儀　舊例內命婦官告並稱宜特進封至是中書門下議改稱特授後遂著例　神宗熙寧四年六月十八日岐國賢壽夫人朱氏奏昨以老病恩許於開聖尼寺養病今得安

瘥復見宮省本位使臣祗應人等乞賜推恩從之上語察院回比真宗皇帝子周王乳母也百歲而耳目聰明宮中無先之者可特聽許宮人有疾甚者出之比丘尼寺十亡八九上聞其然着為條約使太醫治病歲終計其全失而誅賞之是所全活者多矣朱氏乃其一也　七年四月三日詔婕妤宋氏遇同天節賜親屬霞帔三道自今為例　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詔妃嬪每三歲許奏乞同宗或異姓有服親合入差遣一次先是妃嬪陳乞無定法故立此制　九年九月十六日詔喬氏特封掌綵劉氏特封掌設　以給侍太皇太后四十餘年最為勤舊故有是詔　十年六月一日詔典言李氏追封華原郡夫人　以李氏入宮七十餘年給事章懿太后洎仁宗誕生而供奉之勤著聞宮掖故也　十月十二日詔平昌郡夫人周氏先朝選置東宮保視服躬凡十餘年勤謹小心久而不懈今以壽終贈楚國夫人　元豐元年五月十五日詔賜婕妤賢妃親屬霞帔各五道美人二道仍著為例先是得妃苗氏賢妃周氏美人張氏乞遇同天節比類婕妤等親屬霞帔故有是詔　四年五月十七日詔洞真宮女道士楊易行特補本宮法正仍賜號志靜大師以元係仁宗皇帝嬪御故也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司設吳氏特授尚宮以崇祐初承事章惠皇太后繼事太皇太后垂五十年故有是命　五年正月九日詔典贊吳氏典記李氏典綵張氏各特進位一等以給事太皇太后歲久故也　十一月十一日詔故淑妃董氏與恩澤四人令本家具名以聞以逮事仁宗生莊爽大長公主故也　八年四月十二日詔咸寧郡夫人任氏特授京兆郡夫人典寶李氏特授司記任氏以神宗皇帝隨龍李氏嘗在藩邸日侍從太皇太后故也　哲宗元祐元年五月九日詔典寶夫人龐氏特授司贊夫人龐氏以英宗皇帝隨龍保養荆王有勞故有是命　八月十七日詔內人張氏特授典贊夫人以伴哲宗讀書於藩邸勤謹不懈故也　三年九月十一日詔聽宣胡氏董氏並特授掌簿夫人管幹尚書內省公事以宣華累年謹密無闕故也　七年五月二十三日詔聽宣夫人李氏特授掌簿夫人以管幹內庫有勞故也　紹聖元年九月十四日詔東陽郡夫人郝氏特進贈崇國夫人以入侍宮掖服勤勞累朝故也　十月十二日詔皇太后殿典寶宋氏為司寶掌闈董氏為司正掌籍閻氏為典言掌設丁氏為典寶聽宣李氏為掌飾宮人薛氏為掌珎李氏為掌膳吳氏為掌醞皇太妃殿宮人畢氏為掌賓張氏為掌製以御批兩殿宮人久在左右可特與遷補故也　二年四月十九日詔今後諸妃嬪陳乞本位使臣中入內

侍省契勘保明申尚書省　先是吏部請妃嬪陳乞有服親差遣者委本位使臣申朝廷下內侍省再行保明方得施行故有是詔　三年四月三日詔美人武氏進封婕妤充儀陳氏追贈貴儀以大寧郡王及上出閣故也　五年三月二日詔才人引用妃嬪條陳乞有服親差遣今後依條施行先是三省言請妃嬪三年許陳乞有服親差遣一次吏部已用近例施行天聖內命婦品職令才人不在妃嬪品內合行改正故有是詔　元符二年五月二日詔宮人景氏等特與遷補景氏掌言裴氏掌贊張氏掌設勾氏籍吳氏掌綵蕭氏掌樂劉氏掌輿皆以久侍皇太后故特命之　二十九日詔莘王俁睦王偲幼喪所生母才人馮氏乃王之所養母實自襁褓悉心撫養適監建王爵出本外朝例令改封少報勤劬可特進　封婕妤　三年正月二十四日降哲宗皇帝乳母親國福康惠祐夫人竇氏為扶風郡夫人樂安郡夫人李氏為龍西郡君永嘉郡夫人陳氏為潁川郡君司闈馬氏為掌闈司正白氏為典正司贊王氏為典贊才人韓氏為紅霞帔以哲宗皇帝彌留侍疾無狀及蔽匿不以聞故也　四月一日贈仁宗司正曹氏為華原郡夫人神宗尚宮楊氏為崇國夫人京兆郡夫人任氏為成國夫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內命婦降生皇子許依大禮奏有服親三品以上三人著為令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八日詔宮人孫氏特授掌闈王氏特授掌賓　六日八日詔尚儀楊氏特授安康郡夫人掌設張氏特授典寶任氏特授掌記郝氏特授掌言並以隨龍推恩　十二月二日詔咸安郡夫人李氏特授溫國夫人仁壽郡夫人王氏特授咸國夫人典闈夏氏特授安定郡君掌寶王氏特授典言掌闈孫氏特授典記宮人王氏特授掌賓崔氏特授掌贊並以隨龍初遇大禮推恩　崇寧元年五月十三日詔以尚服張氏為景國夫人司正白氏為尚儀司記孟氏為尚服典闈馬氏為尚功隨龍曹氏為掌設花氏為掌珎王氏為掌綵張氏為文安郡君魏氏為安定郡君高氏為信安郡君劉氏為晉安郡君紅霞帔張氏為永嘉郡君張氏為仁壽郡君以昔在哲宗朝翊贊保護侍御服勤今徹几筵故加恩典　二年正月十四日詔親國夫人步氏特授典國榮壽夫人安定郡夫人董氏特授儀國夫人司言閻氏特授司宮典飾李氏特授司贊典言景氏特授司飾並以欽聖憲肅太后宮人執事服勤同大祥推恩　三年三月十七日詔宮人王氏特授掌籍　九月五日詔宮人孫氏特授仁壽郡君　二十三日詔掌賓王氏特授永嘉郡夫人郭氏特授掌言　二十四日詔聽宣劉氏特授典記　十一月十八日詔典

記劉氏特授尚儀並以隨龍推恩　四年八月詔楊氏進贈賢妃以及事禧陵潛藩故也　政和元年二月十六日詔以司言張氏為尚儀典記徐氏為尚服典籍王氏為司簿典賓王氏為司飾宮人劉氏為掌闈喬氏為掌製李氏為掌言張氏為掌贊楊氏為掌賓王氏為掌記陳氏為掌樂郭氏為掌輿任氏為掌饎皆以皇后受冊禮畢推恩本閤宮人故也　四月二十五日詔才人喬氏進封合得親屬恩澤可特與親兄白身進士昇補三班借職　五月二十詔宮人曹國安人惠和夫人李氏昨遇冬祀大禮特與依魏國惠和康祐夫人薛氏例封贈三代　十五日詔隨龍宮人故濟陽郡夫人王氏可特贈國夫人　六月二十四日詔安定郡君夏氏封才人同安郡君張氏封安康郡夫人皆隨龍人以正婦官換封故也　七月十六日詔美人楊氏以降誕皇子特進封脩容　十一月十日詔婕妤韓氏以誕育帝姬可封脩容其親屬及本位使臣諸色人推恩有差　二十六日詔婕妤勾氏美人魏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並回授逐位使臣　二年二月十九日詔婉容崔氏降誕皇子其親屬並祇應使臣等推恩有差　四月五日詔脩容楊氏昨遇冬祀大禮合得親屬恩澤依所乞回授與本位使臣　十月二十八日詔壽昌郡君韓氏以降誕皇子

可進封為美人　三年四月三日詔宮人典贊劉氏為司言以哲宗隨龍宮人故也　五月二十八日手詔曰先王之政自家刑國自內及外惟我祖考董正治官分建百職總核萬事然承五代之亂循襲舊制名不稱實惟我神考外設六聯分職三省各有常守而宮闈內官尚或沿襲有所未暇朝夕惟念內外家國理當一體則有條而不紊機政之暇因考古釐改俾各遵承永為定制尚書內省內宰二人副宰四人總正六司伏率其屬以聽內治掌外省六曹所上之事都事六人主事六人錄事十二人令史十二人書令史二十四人書史二十四人內省六司司治視吏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教視戶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儀視禮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政視兵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憲視刑部職事官內史一人治中一人史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司膳視工部職事官內使一人治中一人史令使二人書令史四人書史六人　四年正月四日詔依禮制局擬定諸妃告身綾紙四妃用雲龍貴儀至婉容用葛萬鸞胎儀至充媛用蘭燕婕妤至美人用荷惠內命婦告身綾紙內宰副宰用遍地雲鳳宮正尚宮內史郡夫人治中用雲朵鳳國夫人用遍地雲鶴寶林至掌樂管幹仙韶公事用朵　七月四日詔於宮城西北隅創建館宇專充收庋宮人養疾之所以保壽粹和為名仍差同知入內內侍省事李數提舉所有差置官屬胥徒選醫治療典掌湯劑立考覈殿最之格核存亡勤沮之法並抑提舉所條具聞奏先是宮人疾患例於妙法廣福之寺醫治見至鮮有生者盖尼徒上下幸其物故喪葬賻贈及其私財上知其弊故有是詔　九月二十六日手詔創建保壽粹和館已設官置吏肇新條式可自今年十月一日奉行新法更不往廣福妙法等院其見在逐院者仰一面結絕不候覆奏　十一月七日手詔比者創修保壽粹和館充收庋宮人養疾之所建官設署一新條法　革去尼寺宿弊又選擇良醫治其沉病仍置典掌劑療人以供藥餌庶無夭枉之患尚以管幹養病使臣未能革心利於必死覬有厚利未副仁政之本意可自今第六等以下差養病使臣若病人亡殁即時申入內內侍省並提舉保壽粹和館所別差官管幹殯葬　五年五月一日詔脩容韓氏父武節郎中立特依初遇大禮例贈右武衛將軍　六月十三日婕妤劉氏以降誕皇子其父及親屬推恩有差　六年三月十六日詔宮人曹國安仁

惠和夫人李氏乞歸道宇脩養可依所請特賜楷真沖道先生法名見素　八月四日婕妤勾氏特贈昭儀以熙豐嬪御故也　七年三月四日詔隨龍宮人楚國仁壽夫人王氏加號仁壽惠和夫人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內出手詔曰神考嬪御貴妃宋氏自熙寧初誕育皇嗣年德彌邵譽藹掖庭遽爾淪謝殊用傷惻可依例賜二字謚并依貴妃苗氏合得恩澤七人外史添三人以稱朕思親眷舊之意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岳陽軍節度使王舜臣乞致仕手詔獎諭王貴妃　七年八月四日詔婕妤王氏降誕親屬可依下項推恩親叔起復朝散大夫試殿中監王義叔親姊之夫武節郎開德府兵馬鈐轄士濆承節郎鄢陵縣巡檢郝誦各與轉行一官親叔廸功郎新授守大理司直王義叟廸功郎新授滑州司儀曹事義佐親兄從事郎監登聞檢院瑫廸功郎沂州司刑曹事璘親弟從事郎汝州司刑曹事琺並興改合入官親弟白身瑗瑤璹並與補廸功郎　十二月二十一日保壽粹和館官吏並罷宮人依舊法往尼寺養病地歸軍器所　欽宗靖康元年六月一日詔道君皇帝妃嬪並以龍德宮妃嬪為稱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詔喬氏可進封賢妃　九月四日詔榮國柔惠夫人郭氏永嘉郡夫人王氏宜春郡夫人孫氏位祇候使臣諸色祇應

人等依和國王夫人例支破身分驛券諸般請給以厄從隆佑皇太后故也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詔才人張氏可封婕妤　十一月二十四日詔月供賢妃以下月料炭九百八十秤一十支本色餘折支價錢　十二月十六日詔永嘉郡夫人王氏可特賜名從恭咸安郡夫人蘇氏賜名從溫並轉國夫人除知尚書內省事諸般請給依祿式支破　同日紅霞帔李氏馬氏與轉掌字殿直王氏文氏邢氏吳氏李氏王氏並與轉聽宣魏氏趙氏張氏王氏解氏李氏董氏王氏並與殿直　紹興二年八月二十七日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提舉十閤分嘉國懿康惠徽夫人朱氏遣表乞依例推恩官吏並諸色人詔各特與轉一官資內白身人候有名日收使　二年四月二十一日詔哲宗皇帝房院夫人慕氏魏氏並特轉婕妤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昭慈聖獻皇后祥除故有此詔與餙郭氏特轉尚字與寶蘇氏與衣宋氏並轉司字紅霞帔朱氏轉掌字紫霞帔張氏王氏並轉紅霞帔張氏特與紅霞帔曹氏與轉殿直　五年閏二月五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提舉十閤分潤國莊淑惠徽夫人張從義與轉兩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提舉十閤分榮國夫人王從恭與轉四字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同日司餙張氏與轉宮字與寶馬

氏與轉尚字紅霞帔楊氏與轉典字紫霞帔王氏紅霞帔趙氏李氏並與轉掌字司設何氏與轉尚字紫霞帔宋氏與轉紅霞帔　五月二十六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仁可特授儀國夫人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　同日紅霞帔李氏特授典籍司賓張氏特授宮正　十五年五月十九日詔紅霞帔李氏特轉掌字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詔紅霞帔黃氏轉掌字紅霞帔黃氏郭氏特轉典字五月二十八日詔紅霞帔唐氏特轉典字紅霞帔王氏轉掌字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紅霞帔陳氏特與封永嘉郡夫人十八年七月三日詔紅霞帔鄭氏李氏並轉典字　九月十三日詔典賓袁氏與轉尚儀紅霞帔王氏與轉典賓紅霞帔趙氏與轉掌衣　十二月二日詔張氏與轉掌字九日詔掌記黃氏特授典樂掌衣李氏特授典醞紅霞帔張氏特授典綵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典餙唐氏特與轉尚儀紅霞帔李氏特與轉掌綵　二十年二月十五日詔司記朱氏特與轉宮記典籍郭氏與轉司籍掌綵王氏與轉典綵掌言李氏與轉典言尚衣王氏與轉典衣紅霞帔劉氏與轉典綵紅霞帔周氏與轉典與　七月十八日詔典賓王氏與轉尚儀紅霞帔張氏與轉典記王氏與轉典賓　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詔

典賓張氏與轉宮字　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詔紅霞帔崔氏特轉典製張氏特轉典琢四日詔典字黃氏特轉司記紅霞帔楊氏特轉典賓馮氏特轉典簿鄭氏特轉典闈王氏特轉典籍董氏特轉典樂紫霞帔王氏特轉掌賓張氏特轉掌言　三十二年詔書省張氏特與轉聽宣　十年十二月三十日詔婕妤張氏可轉婉儀　十二年二月六日辛十五日詔特贈賢妃十七日詔本位官可特各轉兩官內郎邪趙徽柔瑋並陪官進郡上各轉行一官張去為馮覲並進郡上轉行黎琦皆官上轉行陳試之吳鉞各轉兩官內合寄資者依舊寄資親弟張革與轉三官姪張子晉張子習各補承信郎主管文字使臣並諸色祗應人各與轉兩官資礙止法之人依條支賜令戶部支本色　十三年六月九日詔宮正韓氏進封才人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為紅霞帔十年九月二十七日轉宮正　十四年九月七日詔先降指揮封才人可更不施行　十四年十一月九日制婉儀慕容氏可特進賢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先是上宣諭輔臣曰婉儀慕容氏頗有賢德年餘七十見娛侍太后可進位賢妃故降制焉辭不受册　二十二年九月一日詔特贈貴妃　十六年五月十日詔典籍馮氏進封美人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典籍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自便本閤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處官告令有司毀抹　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安康郡夫人李氏從謹與轉國夫人直筆宮正何氏賜名從信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　閏八月七日詔直筆尚儀楊氏特授信安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義　十二月二日詔何從信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與轉國夫人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敏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詔知尚書內省事信安郡夫人楊從義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直筆司字呂氏除知尚書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禮三十二年閏二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南昌郡夫人王從敏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典字李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貞　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尚儀袁氏可特授宜春郡夫人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詔新興郡夫人吳氏進封才人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紫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封新興郡夫人　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詔可令歸家逐便本閤官吏等並發遣歸合屬去處　十一月二十九日吏部言賢妃慕容氏上遺表姪孫宗興乞與使臣內安排依格合補承信郎從之　十二月三日詔才人劉氏祖母

耿氏特封郡夫人同日詔才人吳氏母裴氏特封齊安國夫人　二十三年九月四日詔婉容劉氏母故永嘉郡夫人李氏特贈崇國夫人　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制婉容劉氏進封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辭不受冊　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為紅霞帔十三年六月九日轉司記十六年五月十日封才人十七年二月十五日進封婕妤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進封親屬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詔進封親屬並本位官吏依例合行推恩叔保義郎閤門祗候懃與轉兩官忠翊郎顧特除閤門祗候僧悟正與補左街僧錄弟允升特於進郡上轉行兩官候服闋日收使堂弟承節郎允中承信郎允恭各與轉兩官允迪與補承信郎堂妹夫張文中與補承信郎本位官吏等兩經進封各特與轉兩官資合寄資者依儗止法人特與轉行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詔該遇大禮依格合得蔭補恩澤二人自紹興二十五年為始特與放行　六月二十日詔自今後宮人陞轉字至宮正更不命詞給告止降宣命　二十七年二月六日詔才人劉氏弟舜卿晉卿堂叔伋僖偶並特與補承信郎　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詔宮正張氏與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才人劉氏進封婕妤　十七年二月十八日轉紅霞帔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日轉宜春郡夫人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封才人三十一年八月詔可令歸家逐便　二十九年二月六日詔慈寧殿夫人尚儀王氏與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十日詔宣華典衣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謹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十二年五月十八日詔吳氏可封才人　六月十五日（是月孝宗即位未改元）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崇國柔明淑美（元犯御名改作美字）和懿夫人王從恭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李從信（元犯御名改作信字）並令改正別出告命　八月七日詔司字邢氏知內庫封宜春郡夫人賜名從義　二十七日詔張氏封平樂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一月二十八日詔和國夫人郭氏加封和國淑懿靖順夫人　乾道二年十月七日詔贈和國淑懿靖順端恪惠和雍穆夫人乾道元年七月九日詔壽聖太上皇后殿永嘉郡夫人張氏加封和國夫人與字馮氏封信安郡夫人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十月十二日詔隨龍平樂郡夫人張氏加封信國夫人　二年五月十二日詔紅霞帔夫人韓氏封宜春郡夫人九月九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和義郡夫人王從謹加封和國夫人兼主管大內公事司字直筆王氏宜春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義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詔紅霞帔陳氏封信安郡夫人蔡氏封和義郡夫人鄭氏與轉宮字　六年正月八日詔崇國柔明淑美和懿夫人王從恭加封崇國柔明淑美和懿順穆夫人儀國柔惠夫人朱從仁加封儀國柔惠嘉淑靜懿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王從恭年八十七歲朱從仁年八十九歲並書文字有勞故有是詔　閏五月十一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崇國夫人王從敏加封崇國惠和夫人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李從信加封慶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直筆尚字張氏知尚書內省事封齊安郡夫人賜名從善　八月四日詔宮字鄭氏封新定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十八日詔永嘉郡夫人張氏侍奉太上皇帝日久特封婉儀九月八日詔本位官吏等各特與轉一官礙止法人特與轉行合寄資人依舊寄資願回授者聽白身人特與補進武副尉諸色供御輦官廚子翰林司供內儀鸞入內院子各特與轉一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　三十日詔德壽宮和國夫人張氏加封和國柔嘉夫人御前隨龍信國夫人張氏加封信國明順夫人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年十一月九日詔德壽宮與字趙氏封信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八年七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和國夫人王從謹加封和國恭順夫人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王從義加封惠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直筆尚字王氏封永嘉郡夫人知尚書內省事賜名從誠並各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十四日詔隨龍尚字于氏封新興郡夫人隨龍尚字張氏封順政郡夫人　九年六月三十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慶國夫人李從信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齊安郡夫人張從善主管大內公事加封惠國夫人尚字直筆劉氏知尚書內省事封安城郡夫人賜名從惠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內李從信只係遷職兼領合換宣命十月一日詔紅霞帔魏氏知內庫特與封新安郡夫人賜名從正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正月十二日詔隨龍信國明順夫人張氏特與轉信國明順柔靚淑貞夫人四月二日詔和國柔嘉夫人張氏轉和國柔嘉肅懿夫人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特加贈和國柔嘉肅懿雍穆莊靚順正夫人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慶國夫人李從信特加封淑懿夫人　三年正月四日以失照檢加恩頒院降授慶國夫人是年五月復慶國淑懿夫人依前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

事兼提舉十閤分事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上遺表乞將本位宮吏祗應人等依故惠國夫人張氏遺表例各與轉一官資礙止法人特與轉行內白身人特與補進武副尉臣僚繳駁乞將礙止法人依條回授其白身人例特一官候有名目日收使從之十二月二十八日詔德壽宮內人蘭氏特封咸寧郡夫人　三年正月四日詔直筆司字吳氏差誤加恩錄院降紫霞帔　十一月十九日詔和義郡夫人蔡氏可進封婉容十年十月八日進封貴妃親屬並官吏推恩有差十二月四日詔內人李氏封同安郡夫人劉氏封永寧郡夫人典字李氏封通義郡夫人　四年四月七日詔故宮字徐氏特贈新安郡夫人以皇太子乳母故也十一月二十八日詔故信安郡夫人馮氏特贈嘉國夫人　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詔德壽宮內人王氏特封平樂郡夫人郭氏特封咸寧郡夫人　五月二十一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新興郡夫人房從柔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夫人　同日詔直筆司字梁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溫十年閏十一月十五日轉儀國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六年六月二十九日詔內人吳從善除主管大內公事轉信國夫人直筆司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咸安郡夫人賜名從順　十月二十四日詔德壽宮內人陳氏特封新興郡夫人張氏特封高平郡夫人李氏特封齊安郡夫人黃氏特封和義郡夫人　二十五日詔內人黃氏特封新平郡夫人　七年十二月二日詔通義郡夫人李氏同安郡夫人張氏並進封婕妤本位親屬官吏推恩有差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嘉國夫人王從誠特授嘉國惠淑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咸國夫人劉從惠特授咸國柔穆夫人　四月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姜氏特轉咸寧郡夫人　七月三日詔隨龍崇國夫人張氏特轉崇國婉靚夫人　十年八月二日詔婕妤李氏贈貴妃八日上遺表乞親屬並官吏依故崇國夫人周氏遺表例從之九月十五日詔恭奉太上皇后聖旨齊安郡夫人李氏侍奉太上皇帝日久有勞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十月八日詔婕妤張氏進封婉容親屬並本位官吏推恩有差閏十一月十五日詔直筆司字朱氏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謙知尚書內省事　十二月二十六日詔壽聖齊明廣慈太上皇后殿內人平樂郡夫人王氏封成國夫人咸安郡夫人郭氏封榮國夫人徐氏封信安郡夫人黃氏封咸寧郡夫人輦氏封和義郡夫人　十一年正月八日詔德壽宮內人孫氏封高平郡夫人蔡氏封縉雲郡夫人王氏封順政郡夫人張氏封南平郡夫人張氏封齊安郡夫人　二月三日詔隨龍崇國婉靚夫人張氏特轉崇國婉靚柔惠夫人　二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崇國夫人房從柔特轉崇國和惠夫人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轉崇國和惠懿徽賢肅夫人九月二十八日詔內人關氏轉南平郡夫人王氏轉永陽郡夫人　十二年十月二十二日詔新平郡夫人陳氏特與封美夫人十四年三月一日進封婉容親屬並官吏推恩有差十二月二十二日詔主管大內公事信國夫人吳從善除兼提舉十閤分事知尚書內省事十四年六月六日轉信國順懿夫人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轉信國順懿賢惠夫人同日詔咸安郡夫人王從順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寧國夫人直筆司字朱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禮　十三年正月十九日詔德壽宮內人紅霞帔李氏轉安定郡夫人　三月二日詔內人戚氏特封南陽郡夫人黃氏封平原郡夫人　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詔嘉國夫人謝氏轉嘉國淑惠夫人永嘉郡夫人劉氏轉崇國夫人　八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宜春郡夫人朱從謙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司字陳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順政郡夫

人賜名從信　五月二十二日詔德壽宮順政郡夫人王氏特封才人親屬推恩有差十五年八月一日詔皇太后殿內人成國夫人王氏轉成國靚穆夫人　十六年二月一日詔司字吳氏轉縉雲郡夫人（以上孝宗會要）淳熙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詔紅霞帔張氏進封婉儀　六月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永嘉郡夫人朱從禮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和國夫人典字直筆馮巧巧除知尚書內省事轉齊安郡夫人賜名從順　十一月二十一日臣僚言淳熙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指揮國郡夫人各減代手分充主管文字一名令省減人數且令依舊候離司或事故更不作闕近鄭夫人馮夫人位各差主管文字并代手分充主管文字及手分三人緣逐位各已承降指揮蒙朝廷給降付身了當不敢申請裁損竊慮日後更有國郡夫人指例從舊差破三人難以阻遏乞檢會已降裁減代手分充主管文字一名施行詔今照應已降裁減指揮將增置人並罷　紹熙元年二月十五日詔成國靚穆夫人王氏特授成國靚穆柔正夫人信安郡夫人徐氏特授信國夫人鄭氏特授清河郡夫人方氏特授安化郡夫人高氏特授彭原郡夫人　三十日詔重華宮內人梁氏封新安郡夫人　三月十日詔壽成殿內人崇國夫人劉氏封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封威義郡夫

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日詔宮人潘氏封新興郡夫人朱氏趙氏並興破宮字請給　五月二十三日詔重華宮內人宋氏特興封高平郡夫人　八月十二日詔壽成殿內人張氏特興轉永嘉郡夫人　九月二十三日詔重華宮內人傅氏特封信安郡夫人吳氏特封新安郡夫人韓氏特封齊安郡夫人吳氏特封咸安郡夫人　同日詔至尊壽皇聖帝隨龍人吳氏郭氏並封淑人　十二月十五日詔壽皇聖帝隨龍人信安郡夫人胡氏特興依宮人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正月十二日詔重華宮內人朱氏特興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二十八日詔隨龍內人張氏封高平郡夫人依祿格支破請給五月改封永嘉郡夫人二十一日詔重華宮內人張氏特興破典字依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詔張氏可特封郡夫人請給特與依宮人祿式支破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大內女道吳仲脩特興補左街鑒義　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詔宮人符氏興轉永寧郡夫人李氏興轉通義郡夫人　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詔同安郡夫人武氏進封才人　三月十二日詔宮人張氏興封同安郡夫人（以上光宗會要）慶元元年正月七日詔宮人劉氏特封國夫人袁氏錢氏特封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二月十四日詔壽康宮內人鍾氏朱氏並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月十五日詔宮人王氏特封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七月二十一日詔隨龍信國淑明慈懿夫人袁氏特轉信國淑明慈懿端靖夫人溫國柔惠莊順夫人戚氏特轉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三年四月袁氏加封信國淑明慈懿端靖柔嘉婉肅夫人戚氏加封溫國柔惠莊順雍穆和懿英淑夫人　八月十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平樂郡夫人楊從慧除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轉崇國夫人直筆尚字街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感義郡夫人賜名從正　三年二月十二日詔宮人劉氏特封郡夫人新安郡夫人張氏特轉國夫人　三月二十八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潤國和順夫人朱從議特轉潤國和順端肅夫人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和國夫人朱從禮特轉和國順懿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六日詔壽康宮宜春郡夫人宋氏新興郡夫人潘氏並特轉國夫人宮字陶氏特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四年二月二十七日詔壽康宮小殿直孫氏特轉齊安郡夫人于氏特轉新定郡夫人吳氏特轉感義郡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支破　十二月十二日詔壽康宮隨龍信

安郡夫人陶氏特轉和國夫人宮字趙氏特封寧國夫人依祿格支破諸般請給　十三日詔壽慈皇太后殿內人崇國柔惠夫人劉氏特轉崇國柔惠端肅夫人感義郡夫人劉氏特轉信國夫人宮字俞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李氏特封齊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劉氏特封榮陽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五月十三日詔婕妤楊氏進封婉儀　同日詔宮人李氏特封新安郡夫人是月改封新定郡夫人六年二月改封和國夫人八月二十六日詔壽康宮內人安國夫人鍾氏特轉安國柔嘉恭懿夫人冉氏特封新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一日詔壽康宮宮人尚字張氏特封清河郡夫人尚字周氏特封高平郡夫人尚字馬氏特封安化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二月二日詔壽康宮內人紅霞帔孫氏特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永寧郡夫人符氏進封婕妤　二十日詔宮人齊安郡夫人王氏特封吉國夫人通義郡夫人曹氏特封榮國夫人司字李氏特封通義郡夫人典字潘氏特封通化郡夫人曹氏特封永嘉郡夫人黃氏特封順政郡夫人紅霞帔周氏特封新興郡夫人宮人駱氏特封宜春郡夫人周氏特封和義郡夫人童氏特封縉雲郡夫人　四月一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宮人感義郡夫人吳氏特封美人　五月二十三日詔恭奉聖安壽仁太上皇帝聖旨壽康宮才人武氏進封婉容　七月七日詔宮人曹氏特封和政郡夫人紅霞帔俞氏特轉咸寧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九月二十七日詔宮人掌字賈氏紅霞帔李氏並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嘉泰元年三月九日詔宮人通義郡夫人李氏特轉咸國夫人紅霞帔王氏特封新定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二年六月十三日詔知內庫新安郡夫人魏從正特興轉和國夫人請給等並依祿式則例支破　三年三月三日詔美人曹氏進封婕妤高平郡夫人閻氏封美人　四月二十七日詔皇后閤榮國夫人曹氏興陞兩字國夫人咸寧郡夫人俞氏新興郡夫人周氏宜春郡夫人駱氏和義郡夫人周氏司字李氏典字蔡氏各特興陞轉國夫人典字徐氏紅霞帔鄭氏董氏張氏各特興陞轉郡夫人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同日詔崇國夫人韓氏可陞兩國夫人　嘉定元年正月十四日詔主管大內公事知尚書內省事兼提舉十閤分事惠國莊順夫人馮從順興轉四字主管大內公事知尚

書內省事崇國夫人楊從愿除兼提舉十閤分事與轉兩字知尚書內省事咸義郡夫人衡從正除主管大內公事與轉國夫人直筆尚字何氏知尚書內省事與轉郡夫人賜名從謹　五年八月十五日詔宮人楊氏除知內庫轉信安郡夫人賜名從簡包氏與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般請給　九年閏七月三日詔知尚書內省事咸寧郡夫人王從義除主管大內公事轉潤國夫人直筆尚字呂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永嘉郡夫人賜名從智直筆司字王氏與轉尚字賈業典字張氏與轉司字書省紅霞帔李氏馮氏並與轉掌字聽宣王氏吳氏未出請受官身王氏張氏內藏庫識字王氏並與轉紫霞帔未出請受官身楊氏張氏史氏並與轉聽宣實閣紫霞帔張氏管殿紫霞帔王氏未出請受官身田氏並與轉紅霞帔並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年九月十二日詔宮人吳氏可封新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請給　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詔知尚書內省事新安郡夫人何從謹除主管大內公事轉吉國夫人直筆尚字王氏除知尚書內省事轉宜春郡夫人賜名從信並依祿式支破請般請給　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詔宮人吳氏可特與封咸寧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　十六年正月七日詔宮人紅霞帔楊氏特與封咸安郡夫人依祿式支破諸般請給以上宋會要

金史百官志宮人女官職員品秩皆同唐制尚宮二人掌導引皇后管司記司言司簿司闈仍總知五尚須物出納等事司記二人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在內諸文書出入目錄為記審訖付行縣印等事女史六人掌執文簿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四人掌宣傳啓奏之事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簿廩賜之事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二人掌禮儀起居管司籍司樂司賓司贊事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教學紙筆几案之事司樂四人典樂四人掌樂四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賓客參見朝會引導之事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彤史二人掌禮儀班序設板贊拜之事尚服二人掌司寶司衣司飾司仗之事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四人掌琛寶符契圖籍之事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御衣服首飾之事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膏沐巾櫛服玩之事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掌仗衛兵器之事尚食二人掌知御膳進食先嘗司膳司醖司藥司饎事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膳羞器皿司醖二人典醖二人

掌醖二人女史二人掌酒醴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二人掌醫藥司饎二人典饎二人女史二人掌宮人食並柴炭之事尚寢二人管司設司輿司苑司燈事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二人掌帷帳牀褥枕席洒掃鋪設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苑囿種植蔬果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油火燭尚功二人掌女功管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二人掌裁縫衣服纂組之事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二人掌金珠玉寶財貨之事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二人掌錦文緋綵絲帛之事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二人掌支度衣服飲食柴炭雜物之事宮正二人掌總知宮內格式糾正推罰之事司正二人同掌典正二人糾察違失女史四人皇后位下女職司閨一員八品掌宮內諸並給散宮人俸給食料表儀一員八品丞儀一員九品掌左右給事宣傳啓奏經籍紙筆之事直閣一員司陳一員九品掌帳幕牀褥輿繖洒掃鋪陳薪炭燈燭之事典衣一員奉衣一員九品掌首飾衣服器玩諸寶財貨裁製繡線之事掌饌一員八品奉饌一員九品掌飲食湯藥酒醴蔬果之事

閤職

山堂考索知閤門事　宋朝橫班有內客省使崇政殿受朝而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饗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則物回詔之事引進使四方館使唐四方館以通事舍人判隸中書省石晉始有為卿監寺判館者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淳熙四年改置使名掌文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月旦正至章表郊祀朝蕃官貢舉人進奉使京致仕官道釋父老陪位之事會要東上閤門使西上閤門使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導三公郡邑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舍人以下但通班贊唱而已會要其供職於內者多用國戚世族號為華要禮均侍從政和官制橫班使副之名既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內外官知焉職名其後所除總名知閤門事仍兼客省四方館之職焉紹興三年詔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先是御史臺六察所隸官司有同一府中朋光祿臺察去處至是殿中侍御史常同乞依舊制施行所責百司庶務有所按察不致遺戾故也中興會要四年詔依祖宗舊制隸中書省不隸臺察中興會要五年詔右武大夫以上並稱知閤門事兼客省四方館事若官未至右武大夫者即稱同知同兼序在知閤門之下同上　同知閤門事　宋朝東西上閤門副使雖無定員然選任不及珠遠而所置常少於正使之數政和官制以左武右武

郎易二閤副使而閤門事乃命樞行知馬則同知之職乃昔時之所謂副使也職名　閤門宣贊舍人　故事閤門無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沿唐制自隸中書省如抽赴閤門並稱閤門祗候其後直授閤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中閤門二字政和六年改為宣贊舍人政和六年御筆閤門通事舍人名稱鄙俗可改為宣贊舍人詔旨　閤門祗候　國朝舊以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二等謂之閤職蓋武臣之清選也　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祗候二等凡館職清流為進取之基非熟於朝儀不在此選又有看班祗候以命世家新進及擢閤門熟檢使臣為之而熟檢官乃知班使之長者二年無過遷改看班政和間改通事作宣贊且不復選人才而濫處不知其數人不以為貴也官制舊典舊止三五員天禧初上與輔臣語及祗吏員而歎中曰太祖太宗朝閤門祗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上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省之熙寧四年閤門請揀武臣子弟六人前後殿日祗應以閤門看班祗候為祗候五年熟識儀數乃除閤門祗候　閤門舍人　乾道中孝宗初置　慶元告詞云我朝重閤門之職乾道置舍人之員　帶御器械　帶御器械宋初以來書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橐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會要初是職止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為帶御器械景祐二年詔自今無得過六人慶曆元年詔過闕員以曆邊任有功者補之舊制外任帶御器械過闕朝見不宿衛熙寧六年向寶移真定府路總管過京師特命宿直立會要中興因乃　四廂　奉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　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四廂捧日舊曰日騎天武舊曰控鶴　宋朝太平興國二年詔改控鶴曰天武雍熙四年改殿前司日騎曰集日龍衛舊曰龍捷神衛舊曰虎捷太平興國二年詔改龍捷曰龍衛虎捷曰神衛皆以美名易禁軍之舊號也上四軍　殿前司捧日天武馬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謂之上四軍各有左右廂廂各三軍（東齋記事）

貼職

石林燕語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爾直館直院謂職之館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宋編年備要徽宗政和六年增貼職詔舊貼職惟直秘閣直龍圖閣右文殿修撰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徽猷顯謨寶文天章閣秘閣集英殿修撰并舊為九等清波雜志貼職初止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秘閣三等耳政和間詔謂天下人才富盛赴功趍事者衆官職寡少不足褒進多士乃增置集英右文秘閣修撰三等龍圖至秘閣凡六等仍入雜壓自昔直秘閣例過稱龍圖蓋直閣之名舊總

有二集英即集賢也江少虞類苑慶曆二年正月光祿寺丞戚中甫馬直方在館讀書自陳歲久請以貼職仁宗曰儒館之職豈可求耶止令大官給食候三年與試因詔罷館閣讀書步里容鼓王伯虎炳之自編修官得帖職章子厚僑問堂中諸人云雖王張呂正獻曰伯虎於例得實上恩也章（遂默然）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九　二質

職

牙職

宋會要太祖開寶四年十月知邕州范旻言嶺外十州風土甚惡縣鎮津口稅賦失額州主令佐皆是衙前職名及土人補置因無廩祿非此色人不易久住應言事者式請過除職官廣屯兵士未知嶺外所入則少朝廷所費則多制置之時別有宜便詔依舊例差衙前句當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以諸州所籍送書隸牙校者凡百人具九十五人補殿前承旨五人老病遣還先是方鎮侯伯得自補子弟為軍中校既死其子弟因父兄財力率豪横奢縱民間患之太宗在晉邸悉知其事故即位之始盡命諸州籍其名部送至闕下以賤職羈縻之　八年五月詔諸道州府軍監衙前使院客司通引官多是知州通判臨替狥情額外添人爲越遣補自今並須依次轉補及不得額外別置名目添人如日前已有此類並須改正如違許諸色人論正犯人當行配決告事人支賞錢二百千犯事人家財充賞其干繫官吏等並當除名新官到任後不舉覺亦連坐之　真宗景德四年三月詔開封府職員孔目官句押官至前後行自來元不定遷轉年限今後並五年一遷逐度具功過以聞　六月詔諸州軍解發牙校守職年深乞班行者自來例補借職若係藩方者即人員數多計其歷職久而方遷今後可特補奉職　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詔開封府使院職員前後行等特因轉補職名如有見闕更不轉補候逐司却及舊管職名人數內有員闕即依舊例施行　八年正月詔三京及諸道州府軍監衙前使院職員等有受入己贓依法不至徒刑勒停見充散押衙者今後經恩特與降等收係或定額已足即今守闕如有闕亦依例遷轉內有元犯枉法贓并勒充衙前散職後再犯入己贓並依舊名目收管經恩不得收係應三司開封府過犯公人自來敕文該叙理者除犯入己贓及徒刑外餘並許於刑部投狀送所屬處勘會元犯因依以聞與量所犯等第收叙　八月詔開封府應管牙職將佐都押衙左知客押衙左番通引官行首並壹處遷補仍具新定資級以聞　舊例叙遷至牙職之首即府以聞補充班行至是本府以押衙知客權行首各奏歲滿出職故有是命　九年九月開封府言定衙吏為三等左右都押衙為第一等以五年出職客司左右知客押衙為第二等六年通引同左右番

行首為第三等七年並出職其職員不立等第有闕即本司次補從之　天禧二年十月詔逐路轉運司奏諸州軍都知兵馬使供職年限看詳有一二年或二年一替之處例各不同自今並二年一替　二年十二月詔諸路府州軍監自今都知兵馬使年滿並先申本路轉運司委使副看驗人材書堪任班行差使即得發遣赴闕如選懦不習書劄及老疾不任差使者即送逐處與攝長史司馬　五年七月詔廣南州軍都知兵馬使除廣邕桂州每及三年無過即試驗送闕下自餘滿日並試驗具入仕件析奏裁　仁宗天聖元年十一月詔宜州最處邊陲接西南蕃南丹州控帶靈洞其衙前職員累經差使甚有勤績自今都知兵馬使三年滿依例赴闕與班行諸處不得援例　四年正月詔應諸州軍州院句押官已下係節級名目者如犯入己贓依法不至徒刑勒停該叙理者比類使院句押官已下體例與衙前散押衙名目不得隨例遷轉　七月三省言夔州路轉運司運轄下十二州軍使院都孔目官句押官職滿安排勾當名目內十一州軍已有舊例難議改更外有俞州使院都孔目官年滿取便歸農自今於本州守闕教練使奏補更不歸農從之　十月樞密直學士薛田言益州見管職員大帳內有歸明軍將後行四十餘人即今只有十餘人乞與除落歸明二字從之　六年七月開封府言在府使院十一案每日行遣錢穀稅賦及刑獄諸班文書不少欲乞添置守闕句押官壹名已後為額與都孔目官同共繫書點檢諸司公事從之　十月臣僚上言伏覩豪民於防圍刺史以上武臣門館希求牒帖補充教練使衙內指揮使或內知客子城使以至押衙廻圖軍將者竊緣並是元隨之人止可供身驅使而外道豪民求此名目凌駕州鄉兼有縱肆官吏至有陪接者欲乞自今武臣品秩合該補置牙校者止得於隨行人內收補更不得以豪民充從之　八年二月南京言當京自來並無長入衙前轉遷體例昨自建京後來牒西京會問留守兩衙分析到衙前所管職員都知兵馬使一人左右都押衙二人都教練使一人左右教練使各一人守闕教練使一人押衙二人並三年一轉至都知兵馬使三年滿出職如願在班行即押赴闕如不願者與攝長史司馬遷轉之時如闕職名人數將舊管長入軍將從一名排連資序轉充押衙守闕都教練使左右教練使都教練使左右都押衙都知兵馬使乞依此體例從之　四月知濱州崔有方言欲乞應諸州軍年滿得替理正押司錄事如差充衙前年滿願永充衙前者並依見在職承引客司等例據入仕年月次第相對遷轉所貴顧充衙前人見此

遷轉職名體例漸次引爲指諭從之　景祐元年二月十五日權三司使范諷等言准敕詳定衙前人乞除川陝廣南福建兩浙等路且依舊外餘路指名不曾犯徒刑有戶貫人充候及三周年不犯徒罪無官物縮繫願上京充三司軍將令本州申三司抽填差使詔三司軍將如不至闕人且仰任招候招到人額內數足即更不得抽差鄉縣人充餘從之十月九日詔州府都知兵馬使今後年滿合得奉職者與借職借職者與三班差使殿侍並三年滿無贓罪轉一資　五年二月十七日詔衙前軍將身死並依客司承引官名闕許本家骨肉承填　寶元二年八月十二日以府州都孔目官勾當府谷縣折諫爲借職是州境皆党項部落堡人戶稀少朝廷但以孔目吏掌縣事教練使爲獄官時知州折繼宣莅事不法罷去諫常依衙爲姦轉運使奏罷縣事授借職羈糜之司理院許選牙職不犯徒者充　皇祐四年十二月詔諸州衙前在緣邊應役者止令主管官物毋使管勾公廚茶酒帳設司違者以違制坐之　嘉祐三年十一月詔諸路轉運司開封府界及府界提點司體量衙前差配主持買納官物及押綱之類有害民者條奏之　五年二月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來與雄州探刺事宜今事覺挈家來歸請補外州一教練使給良田數頃仍給月俸從之以上國朝會要　神宗熙寧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定州言使院都孔目官乞依太原府孔目官例年滿赴闕與下班殿侍本州指使一年轉三班差使詔太原府年滿推恩指揮今後更不施行　哲宗元符三年六月十七日試尚書兵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黃裳等言契勘諸路都知兵馬使年滿轉補三班差使借差在元豐條到部應副短使足日收入任程指射差遣元祐立法乃許歸本州或本路管押綱運仍依名募得替官員支給路費係短使者即理短使係任程者即理在職月日今看詳在部人合應副短使一年以上無闕方許收入任程若獨許衙職出身之人就使出外管押綱運理當短使顯屬僥倖今欲乞依元豐條格施行借差役之其元祐指揮更不施行　徽宗政和三年二月八日中書省言契勘今天下諸州軍因仍五代藩鎮之弊胥徒府史有子城使教練使都教練使左右押衙左右都押衙中軍使兵馬使都知兵馬使名稱鄙俗今董正治官革去因襲擬釐改作都史副史分史公皂衙皂散皂上隸中隸下隸從之其請給遷補出職之類並依逐州軍見行條法施行以上續國朝會要　高宗建炎三年四月八日詔應殘破去處監司州縣人吏並減半不經殘破去處減三分之一自今移文務從簡者　十月一日臣僚言諸

縣吏人自有定額比年以軍興爲名多自添置百姓因事到官則郡肆乞覓少不如意則舞文巧詆無所不至欲望行下逐路轉運司諸縣額外人數並限日下罷免妄作名目占留者許諸色人越訴詔行下諸路依近降裁定人數施行　四年七月二十七日詔應換授班直親從官差充諸州軍縣指使依已降指揮於今之任候任滿日更不差人　十月二十四日樞密院言諸班直親從親事官已降指揮保義郎以下差諸州軍指使未曾立定人額詔每州各以五員爲額內已過數人任滿日更不差人仍以先到任爲額　紹興元年八月六日戶部言吉州申昨來衙前舊法係稱都知兵馬使等名目及本州人吏係稱都孔目官等名目後准指揮衙職改都吏人吏改典吏等契勘建炎元年六月十六日敕開封府官並依舊制諸州軍府准此竊恐都孔目官等並衙職等名稱亦合依舊詔諸路監司州縣衙職人吏並依舊制稱呼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淮南轉運司言建炎三年四月八日敕應殘破去處人吏並減半不經殘破去處裁減三分之一今來文移減少民訟未多欲乞淮南州縣已減上更減三分之一如將來民戶歸業事務繁冗許從州縣申請乞行添置其州縣如有吏額減者聽其減併從之　八年三月六日詔監司州縣等處吏人犯罪但已曾編配或於法本不合編配而情重法輕有司酌情特行編配之人雖會恩或依條放逐或改正過名並不許收敘亦不得投充他處名役從之　五月二十三日臣僚言州縣吏人各有定額中昨三分減一而官吏循習務爲容庇往往過數存留望申嚴法禁今後專委提舉常平司覺察從之　九月二十一日詔諸路監司州軍人吏見帶校尉以上名目之人不自陳解罷依舊充役者徒一年官司容庇杖一百　以臣僚言州郡舊制人吏每遇考課推其年額最高無罪犯者補攝參軍號爲出職未有得爲品官者唯節鎮衙前每歲解發一名補承信郎近歲以來寖失舊制監司州郡執役人吏曾緣軍興之際奏功推賞冒名其間例蒙授以品官一州不下數人高者至保義郎下者進武校尉且以近地數州論之平江府尤甚爲役吏而帶行階官因非舊制而又仍舊掌行文案未嘗罷役參選故有是命　十二年九月八日臣僚言州縣往往擅自增添人數額外收補充手分貼司鄉書手并存看私名貼寫之類及收敘犯罪勒罷吏人入役并有斷配他州者輒敢不往配所依前家居或存留在案充私名貼司恣其作過伏望令戶部檢坐敕條行下諸路專責通判先自本州軍及逐指管下點檢將額外增置及斷罷不應充役之人并存看私名貼寫之類並日

下放罷所有斷配之人如尚留本家即收捕依法施行訖嚴切押往配所更管其州縣違戾之罪乞稚貸免自後有犯論如常法仍令部使者常切覺察詔令戶部檢坐見行條法行下仰諸路監司按察如失舉劾令御史臺彈奏　十三日赦勘會監司州縣公吏自有裁定人額後因泛濫收係及今負犯人冒名充役盡害百姓累加約束近臣僚奏陳又降指揮令戶部檢坐條令申嚴仍委監司按察尚慮上下容庇奉行滅裂限赦到應負犯及額外收係如私名貼書家人之類並放罷鎮寨場務依此當職官失覺察並行竄責　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御史中丞湯鵬舉言欲因郡本在寬民力在省人吏今之州縣胥徒最冗為民之害最甚且如既有正額又添守闕既有習學又收私名創立事端則謂之專行分受優輕則謂之兼案率置一局則三四人共之貼司又不可勝計比年以來朝廷屢行告戒敕欠累有約束或減省吏額或禁止冒役丁寧備至率皆巧作名目或云見行理雪而所屬公文未下乞先次權案或云已經赦宥而敘復合得元名乞先次收補於案牘公務則避罪而不舉書於監司巡案則匿名而皆逃避凡此之類未易槩舉緣此州縣本無事也以人吏衆多紛張而生事居民本無訟也以人吏姦猾教唆而興訟追呼逮捕文移繁然第見吏日益富民日益貧比年守令監司恬不加恤朝廷豈可不為之立法乎伏覩建炎三年赦文內一項具載減罷人吏最詳而一時奉行不虔至今徒為空文乞下戶部委逐路常平官躬親出巡量立期限參照見行條令視州縣繁簡分為上中下三等立定合置吏額如逐處已是足用則不須增置如或過額則自當裁減內有曾經編配放停之人並不許收敘稍有違戾於額外收補委監司守令常切覺察如不遵守以違制論詔依令逐路常平官參照吏額立定申尚書省　十二月十二日宰執進呈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趙公稱奏一路人吏共四千二百六十一人減罷二千一百九十三人上曰一路人吏乃有許多減得極是縱容此輩在官役錢固不足惜惟是姦猾侵欺大為民害二千餘人衣食皆取於民便是供養二千餘家民力枉不易況諺曰無此輩蓋是黠胥教唆詞訟尤為民患上曰若諸路依此措置減罷不惟州縣省事百姓亦受賜無窮也　三十年八月二十五日大理評事蔡洸言伏覩紹興二十八年郊祀大禮赦契勘昨緣州縣監司公吏緣冗已降指揮裁減及犯罪停罷之人訪聞往往循習積弊別作名目收係既無吏祿則取給百姓至於教唆詞訟變亂曲直擾害公私並日下罷逐與免科罪仍仰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按劾以

闕切見近日諸州縣監司吏額之外畧已去失獨有諸縣未能恪意奉行頓革此弊除吏人定額之外依前潛置私名號為貼書欵司其徒尚繁每一劇邑有至一二百人少亦不下數十人縣官利其便於使令一切不問朝入縣門百十為群散之吏舍行遣公事操切百姓乞取無厭抵暮無有垂手而歸者使鄉民日贍一二百人自然膏血盡矣何為而不困耶且有老姦巨蠹累犯斷停置身無所專務刺探縣道持其短長苟或不容則假托姓名妄興詞訟官吏畏之無敢不留公事一入其手則舞文弄法擾害公私正如詔旨之所謂者可不遂乎伏望申嚴行下提刑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去處即依赦勑指揮按劾施行私名冒役之人一例依條斷罪詔令戶部申嚴行下其昨降指揮令諸路監司參照裁定吏額至今未見申到去處仰本部限一月催督如依前違戾具監司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取旨十二月七日臣僚言州縣公吏每月請受從長官給券按月以支不許借請不許以次官書判乞備坐見行條法及節次承降指揮下諸路監司幷所部州縣常切遵守今後公吏借請一歲通不得過兩月如過數借請其借請之人及判狀帑書官吏並計贓斷罪及乞從戶部不時取索驅磨將違戾去處按劾施行從之　以上中興會要　孝宗乾道二年五月十七日戶部言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李庚奏今後吏人陳理身役雖有敘法吏令本州縣保明申常平司　錄元犯重行覆實本部契勘緣已有見行條法指揮該載慮州縣奉行不虔欲行下諸路常平司約束所部州縣常切遵守毋致違戾從之　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臣僚言乞嚴行禁戢監司州縣公吏非因差出不許借請令諸路監司互察從之　六年八月二日試宗正少卿兼戶部侍郎王佐言乞今提舉常平司委州之主管官限兩月取索屬縣額內公吏看詳如委有違條冒役人即行勒罷如收敘應法聽令在役仍將各縣公吏姓名揭於板榜其稱再入役者畧具所敘之因俾民通知歲終一易論訴冒役者必須指具元犯刑名與收敘不當因依如根究得實監司守令當職官依紹興二十六年八月指揮坐違制之罪或姦民挾私妄訴亦科反坐從之　九年閏正月七日詳定一司勑令所言契勘諸州衙職解發補官乾道令稱孔目官每州補一名年滿解發赴闕補官緣政和二年二月九日指揮都知兵馬使改為都吏昨脩書目照都吏二字作都吏字改移為孔目官今看詳合將上條內孔目官三字依舊作都知兵馬使為文從之　七月十九日兩浙西路安撫司言本司人吏平勞補進義副尉存留充主管文字三年為滿本司係掌

行一路事務其主管文字實歷三年應辦委是繁重乞欲將人吏補受充主管文字三年為任年滿無遺闕許轉一官離司從之　以上乾道會要　淳熙元年十一月七日詔將吏職副尉職名依舊法隸都官　二年二月十日福建提刑業南仲言郡縣獄吏推行重祿今職級押錄之下有推司疑司之下有代書貼司自推款司以上行重祿代書貼司無祿也是以每有獄事則推款司主行之而賄賂公行則在乎代書貼司也獄成而無詞訴則衆分其賂有詞訴則貼司當之又相與營救止抵微罪乞詔有司立定郡縣獄吏額數應在獄者並行重祿如敢額外增置無祿人吏並以違制論令監司按察以聞從之　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臣僚言乾道七年太府寺丞王全福申請乞將州縣吏人就提刑司試中方許補充近來州軍循習久例皆不試補乞令諸州軍法司習學并知曉法律不係習學人解赴提刑司令檢法官依條收試逐州不限所取人數將試中人籍記姓名行下本州充習學人外其餘人數如諸州無合格人及日後闕少諸司許指名中提刑司選差詔諸路州軍每歲專委通判試補將試中人籍記以備差補　五年四月八日詔諸路提刑司行下所屬應州縣承勘人吏並從上名選差諳曉刑獄人從大理評事周卿請也紹熙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臣僚言伏覩法文應州縣分為等降許置吏額皆有定數近者所至多於額外巧作各色添置乞行下監司守令照應見行條制額外一人不許存留揭示姓名使民通知捨是許人越訴庶幾民不被其侵漁之害從之　慶元六年六月二十四日臣僚言州府吏人資級自正額手分遞遷都孔目官及點檢文字其衙前職員資級自客司客將遞遷押衙等昨來臨安府陳乞本府係車駕駐蹕之地事務不一委是勤勞竊見兩浙轉運司人吏年滿已降指揮補承信郎緣本府與外郡不同比漕司尤重乞比附開封府格法上降一等補承信郎欲乞除兩浙轉運司臨安府自依見行條法指揮外今後諸路監司州軍人吏並衙職等並不許解發所有已係明在部之人亦不許補受庶免攀援僥濫之弊仍乞令敕令所循立成法從之

館職

祖宗官制　舊制館職有三等所謂直昭文館直史館直集賢院直秘閣號正館職其次集賢校理秘閣校理為初除職名若選人入館則除秘閣校勘又有校勘黃本之名為館職之基也國朝選除館職若三人及第并制科或經筵臺諫官方得之自餘須宰執被詔各舉所知方召試賦論各一篇但文理粗通無犯者皆不落或上知名而付召試者亦然乃為仕進之榮遇故號登瀛而卿相之貴鮮有不出此

途者逮熙寧中王安石當國喜用新進少年主行新法遂不由召試而直除館職由是閣率輕薄之士得以濫廁儒館府已不知貴況崇寧而後乃增為九等職以為賞功之格自是俗冗不學之徒及嬰兒孺子或胥吏之後叨竊館閣之名孰為貴哉至元豐更官制以著作秘書郎為　等其次佐郎校書郎又其次以正字待未　朝官及選人皆取時學名士無復召試矣至於崇寧後多處恩倖至於伎術之子或狀四篇皆預此除豈止闒茸不學之徒耶由是儒館養賢之名掃地矣許見試子黃氏日抄館職三路進士高科大臣薦舉歲月疇勞石林燕語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為濟州通判滿再歲當召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為萊公誦之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即召之故事館職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五年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詳定選任館閣官請自今遇館閣闕人許帶職大兩省以上舉官有文學行實者二人在外舉一人更從中書采擇召試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奏舉並臨時取旨麟臺故事宋明道年間武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夏竦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程琳薦尚書屯田員外郎張頌秘書丞蔡抗太子中舍李仲昌節度掌書記李師錫等試館職仁宗以謂館職當用文學之士名實相稱者居之時大臣所舉多浮薄之人蓋欲以立私恩爾朕甚不取也於是頌等送審官院與記姓名而已然士遜之子友直竟為秘閣校勘與盛度之子申甫皆賜同進士出身後陳升之為諫官言比來館閣選任益輕非所以聚天下賢才長育成就之意也請約自今在職者之數著為定員有論薦者中書籍其名若有闕即取其文學行義傑然為衆所推者召試仍不許大臣緣恩例求試補親屬上曰自今大臣舉館職中書籍其名即員闕選其文行卓然者取旨召試學士院考校毋得假借等第自是近臣無復以恩求試職者至至和元年十月宰臣劉沆子太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先是沆以監護溫成皇后園陵畢固辭恩賚而為其子請之嘉祐二年遂除館閣校勘景祐三年四月宰臣文彥博言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嘗特遷兩官今自兩浙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而亦辭以家貧親老且文館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聞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自後

五六歲不出仕宦好古嗜學安於退靜並乞時賜甄擢詔賜張環三品服名王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韓維下學士院與試然二人者卒不就試至和二年始以維為史館檢討嘉祐元年環同修起居注四年安石直集賢院英宗嘗謂輔臣曰館閣所以育俊才比欲選人出使無可者豈乏才邪參知政事歐陽脩曰取才路狹館閣止用編校書籍選人進用稍遲當廣任才之路漸入此職庶幾可以得人趙槩曰養育人才當試其所長而用之上曰公等為朕各舉才行兼善者數人雖親戚世家勿避朕當親閱可否宰相曾公亮曰使臣等自薦而用之未免於嫌也韓琦曰臣等所患人才難於中選果得其人議論能否固何嫌也上固使薦之於是琦公亮脩槩所舉者凡十餘人上皆令名試琦等又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苟賢豈患多也乃先詔尚書度支員外郎蔡延慶尚書屯田員外郎葉均太常博士劉攽王汾夏倚太子中允張公裕大理寺丞李常光祿寺丞胡宗愈雄武軍節度推官章惇前密州觀察推官王存等十人餘須後試已而名試學士院夏倚章惇雖入等以御史有言倚得江西轉運判官惇改著作佐郎而已以劉卯王存為館閣校勘張公裕李常為秘閣校理胡宗愈為集賢校理治平四年御史吳申言先名十人試館職漸至冗濫兼所試止於詩賦非經國治民之急欲乞兼用兩制薦舉仍罷詩賦試論策三道問經史時務每道問十事以通否定高下去留其先名試人亦乞通新法考試詔兩制詳定以聞其後翰林學士承旨王珪等言宜罷試詩賦如申言於是詔自今館職試論一首策一道至元祐中復舉試館職則試策一道而已　故刑部胡尚書嘗云祖宗時館職暑月許開角門以大慶殿廊納涼因石曼卿被酒扣殿求對尋有約束自後不復開矣耆舊類聞故事館職每洛陽貢花例賜百朵并賜酒庫法酒此二者麟臺故事不載因誌之　魏泰東軒筆錄宋朝亦縣寬庫猶差館職人故錢易知開封縣孫僅知浚儀縣韓魏公琦監左藏庫皆館職也經慶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項刺舡復飲手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躡已侯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本朝狀元及第不五六年即為兩制亦有十年至宰相者章衡滯於館職甚久熙寧初冬月聖駕出館職例當迎駕方序立次衡顧同列而歎曰頃年迎駕於此眼看凍倒嘗為錫倰　怨已十年矣執政聞而憐之遂得同修起居注苗振以第四人及第既而名試

館職一日謁晏丞相晏語之曰君久從吏事必疎筆硯今將就試宜稍溫習也振率然答曰豈有三十為老娘而倒繃孩兒者乎晏公俛而哂之既而試澤宮選士賦韻押有王字振押之曰率土之濱莫非王由是不中選晏公聞而笑曰苗君竟倒繃孩兒矣邵禘編舊制名試館職詩賦各一篇治平中東坡被名自言久去場屋不能為詩賦乃特詔試論二篇宋史王安石擢進士僉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試館職安石獨不獻又遂再調知鄞縣列傳王居安遷校書郎居安乞名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擢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因言節鉞之重久非任極武非勲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容齋五筆建炎而後稍置館職紹興初始定制除監少丞外以著作佐郎秘書郎二員校書正字通十二員為額倣唐瀛州十八學士之數其遺亡它司非郎官郎御史惟林之奇以疾王十朋以論事皆徙越府太宗正丞自乾道以後有旨須曾任知縣始得除臺察曾任郡守始得為郎三館之士固無有歷此者於是朝廷欲越次擢用者乃以為將作軍器少監旋進為監既班在郎上則無所不可為欲經濟清要者則由著廷秘郎而拜左右二史不然不過與權省郎半歲間求一郡而去而御史之除皆歸六院矣爾後頗斷其選再遷寺監丞簿然後命之向時郡守名用雖自軍壘亦除郎今資淺望輕者但得丞及司直或又再命始入省云馮太師桑代范憲子功謝館職表　恩光至厚盡出於天心職任兼優實形於望表俯循僥冒重集號惶中謝戶文匯出於天資學不通於世務早預三雍之盛會逢慶辟俊之名升追懲述踈思見原本聖經堂奧之所在治道川逢之可行見擇過求瓶輕於衒鬻不龜非望誤置於等差人言劇而靡當天禍生於非據念自循減敢期奮興久之試效於天戲尋亦名臨於帝宸親參堯言之溫厚興聞漢法之吏張特分使權凡在農斷伴接刑於江表尋易地於漢中蔑著事功仰酬覆載力中道而不足遠故步以思還私職未遑俊命先及況三館清華之地皆一朝英俊之游文章三代之餘風禮樂百王之舊貫首此國治要先得人獨聖神最重於東求雖輔相不參於擬議蓋盛選掇及微臣且人情崇近於鄉枌而地望素稱於東梓洪然筆劇被此荒恩比蓋伏遇皇帝陛下達化獨運於天生成無私於物念臣以一日頗問之舊察臣以四方奔走之勞患然卑矜全以終始期有收於末効俾漸致於禁近敢不奉承寬條安慰遠俗盡斷斷之一節少區區於萬分筆硯家傳

固不忘於舊學江湖身遠思有補於盛時庶成芒髮之勤上答乾坤之施

趙清獻公集奏乞罷掾名試館職狀　臣竊聞名用掾試充館職緣掾素乏時才兼無仕譽在大名幕府以日阿諛昵狎結人之知故宰臣陳執中因而舉奏夫朝廷待才用之地館閣寔清要之局凡預選者號為登瀛苟非其才則公議不許伏望陛下特賜寢斷罷掾恩命以破邪倖之黨敎知耻之風

宋劉元城盡言集論館職乞依舊召試狀　右臣伏見祖宗初定天下首開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勵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太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頗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歛之能或狥權貴之薦亦嘗執試遂貼職名漸聞僥倖之門恐非祖宗之意伏望陛下明詔執政今後館職無得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察其才寔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倖得偷致賢能以備官使

再奏狀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召試而後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覩所降指揮尚有未盡輙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祖宗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推是搢紳宿望治效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名試方得除授而猶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故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制庶杜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揚傑無為集賀吳司諫館職　竊審光奉寵書榮陞秘館伏惟慶慰某官脩識端本造道資深擢自賢科任當諫列盡忠補闕增帝衮之文章執節揮邪聳主朝之繩墨聰明眷注中外樂趨會芸閣之掄才廣蓬山之得路牙籤細軸繹唐室之遺經金馬石渠踵漢儒之故事並圖難德先尋珎函叢屬居憂久猶馳慶藏悰之至并集所懷　四

賀王欽臣學士館職啓　竊審光被寵恩進膺華秩自聞成命屢切忻心伏以圖籍秘藏上帝名之册府賢能叢聚前古謂之蓬山豈徒收羅籍之勤蓋所重育才之地文章翰墨得士為多輔弼公卿由此其選特膺顧擢輿論僉歸恭惟判院學士國器宏深天資茂粹綵衣就養業詩禮以趨庭青雲致身角英雄而入彀識高衆譽名重上知方擢秀於相門再飯遊於儒館金匱石室蒐千載之遺文細軸牙籤傳一家之舊物經綸有素多武局量固宜自負以軒昂敢謂不遺於鄙賤連城至寶過僻陋以暗投萬里

于衛知扶搖之遠到銘深肺腑留示子孫

張舜民畫墁集代賀河州通判辭於師中授館職啓　伏審進秩書林易官河右伏惟慶慰國家恢復土寓邊選才良惟茲智者之慮能充協明王之賜養湟中遠俗暫寄於六條爾省清游爽趣承於二節

翟忠惠先生集謝除館職啓　蒙恩授前件職者奉對西清禀天威之咫尺策名東觀近雲漢之昭回顧影自惟無顏以哥惟石渠天祿之府秘金匱玉版之藏翰林墨客之文章河圖洛書之奧到怪如齊諧之所志微至稗官之所收極備至于方言其流及于瑣語銀燈竹簡發羽陵汲冢之編科斗漆書鏁魯壁滄中之蠹蓋古人禮求諸野而失官學在四夷僅有典刑推亡古昔仲尼之悼借馬猶及闕之見為之尚遺聲以存遺蠹自非網羅百氏之學貫穿千載之間約六藝以成章凋九流之領略則孰能刪除繁穢訪失舊聞得商頌十二篇考次逸詩之闕取武成二三策緒正古書之遺至於曉幼婦之微文釋血蟲之訓纂討論竅識辨岐周拘鼎之銘義證古文連東漢顯陵之冢惟時遴選益嘆才難固將廣豪傑之階須以待朝廷之用必如前哲增重此名而况切近義嚴雍容嚮諾建章鳳闕望帝坐之太微策府玉山應星躔之東壁款掄材於人物卿仰望於歲時某意廣才疎心勞志大空懷憂國見謂狂生中捐末路之差池未分昔人之憂患言從寀掾入蓬書林汗青簡于表季純章編於卒歲初無聞於是正獨能問于何如恭惟司空僕射相公德威阿衡師為尚父服袞衣繡裳之命數寵冠上公偉龍章鳳質之儀刑照映群辟若春秋責備之法得天下英才之歸雖此妄庸不忘教育敢云晚出得與斯文乃睠蓬山世惟舊物慨流波之未遠悵風木之纏悲再命雖新相望踵武惟先人嘗掌斯事獲繼前脩卒父業復總群書敢期故寔永言陟岵之感終廢蓼莪之篇然而以先儒之執訓詁而誤爾雅之彭蜞大夫之識其教而名先君之獻武況如淺陋無乃闕疑庶幾晨馬之專可與魚蟲之註述陶唐至于麟趾安所發明頌聖主之得賢臣或能論著

韓駒陵陽集謝館職啓　右某啟名聞西垣無裨善政校書東觀有玷明恩上愧訓詞下慙公議始周置圖籍之史至漢增讎正之官必取長才以參妙選洪惟治世益重儒生地接陛龍殊諸司之褊迫傍閒回鳳生三館之光輝備鑾輅以親臨寵上公而兼領然而覽昔人之政事詢前輩之遺風授職尚經如東海釣客之號禮賢未備有步行學士之稱空存稽古之名豈盡育才之意簡編朽脫雖分寫虎之訛俸祿餓寒不免騎驢之請自元豐史制之後及主上崇學以來待遇頗隆英髦相繼未有朝脫身于草野暮投蹟於

蘭臺初下詔除極硯面目何則世皆趺道而某獨守於舊聞士貴通經而某粗明於大義為己之學博而不精自好之言華而少實歷觀秉筆之士罕遇好文之時故賡載之歌止聞於前世而離騷之作每出於羇臣方今聖謨協於兩儀叡藻窮於六義有君如此士肯分於山林奏論何功詔俾躋於仕版已銓材於吏部更試藝於中書窮語易工對從臣而思拙野某則獲趨禁省以神驚虛忝淮南之食時終愧江都之條對擢公孫於下等錫以殊科取逆旅於新豐處之延閣念棄迹於青簡必者謬於金根始終皆自於聖知推借寔資於公舉某官識高絕俗德厚鎮浮學貫九流最邃通於儒術身兼數器尤擅美於文章黼黻帝猷著龜國是義先推轂韓退之題借獨之門論可吹生皇甫謐序左思之賦陰憐長物猥賜餘光欲酬國士之知惟儒匹夫之志伏惟某官陳禹謨而協舜躬尹德以暨湯四海九州識周公之制作群工庶尹誦夫子之文章謂立功全在於得賢而報國莫先於論士已大分於邪正猶難進於妍媸念甚志切彈冠義或難於自衒察其器無他用少推善於觀書起於徒步之中寘諸無競之地夫施而望報固君子之所不為而受則懷恩亦鄙夫之所深耻謹當廣所未見益其不能英俊並游慚少依於日月筆研淹事諒奚補於絲毫謹啓陸佃陶山集除館職謝丞相荊公啓　某猥問漢取妄意於英躔入館登瀛遊印名於仙籍戴循蹇淺彌切兢慚國家秉有赫之炎圖紹無疆之寶曆篤生睿主登用真儒壯武烈於文謨貴居文於皇質恭以宮使相公先生道承三聖德冠群倫既流膏澤以下民更冀詩書而造士王言不出賜也僅聞其文章大象無形參乎才見其忠恕成功希庶秉義甚高將集聖人之清忽辭天下之任而某田家與青最孰迓患早聞咳唾之音耽在鐘鏗之內回瞳日乎其後每望車塵既摽骨於其間更康廉賜比登詞館寔出師門綫三年而為儒竊嘗承學鳥九寫而成烏猥預校文熙寧迺功衛珠昌報秋陽以暴縞悵淼漢之清春臥既成遐想谷沂之集任欲行義退思盡忠庶無負於初心庸少償於至德清江三孔集孔平仲謝試館職啓　以斧走道塗之餘與荒廢筆硯之久攷其辭藝固無可觀寘在校讎益非稱併為僕嘗徒有魁態國家敄唐漢之遺文脩祖宗故事振復儒館養成人材被命而舉者皆執政巨公振毓以應者多知名君子奉玉堂之大對參金馬之俊游常慕欲專心務學則奪之以衣食之謀欲盡力從事則妨其為文字之習今則坐享大官之膳縱觀廣內之書以甲乙編次為工程以黃墨指瑾為職業莫使此局宜得其人某生於甲海之鄉長於冗散之吏

時之所汰志亦自厭流落四方俛尋半世覩顛且老年已抱孫投紱懷歸官當仕子豈期末路亦綴清塗緣章貢之劇邦陟蓬萊之祕府一門兄弟如以次升同時朋儕最為後至蓋自知其無取故不敢以爭先則被甄收踪由汲引此蓋伏遇某官推至誠樂與之厚廓大度并容之公提衡寒生推轂晚輩釆葑菲之賤體垂虹蜺之末光借哀之褒與以丹青之價遂令淺鄙亦不棄捐重念勢有屈信之殊時有淹速之異故仕之於欲進也或難於扶山或易於拾芥而人之於所知也或成之於遲暮或達之於須臾方某之為諸生遇執事之為祭酒屢聞教誨常辱提攜解褐踰二十年隨牒既六七任聲迹湮沒不復登門光景蹉跎已如隔世邂於今日播在洪鈞雖台輔之柄執事可以必致而無疑而患難之身某寔不自意其及此永惟孤臣孽子操心之苦竊慕匹夫勝母致命之志方衆人之所不收而平時之所無望家恩既厚報德云何惟有捐軀以為知己葛勝仲丹陽集謝除館職啓　芝檢誕頒猥荷褒遷之寵蘭臺入直獲從英雋之遊退揣冥頑仰慚推擇竊以登廷冊府號第一官紬繹祕文非具員吏歷觀前日率付可人為名流侍用之遴不華姓起家之選故凡青錢學士不愧赤衣諸賢或田少既老而手不置書或自甲至丁而卷能誤事或衆七千帙而考練或課五十紙而校求銜環奇者旬日而了祕閣奥篇自標置者三年而隔同舍共語圖形東觀蔚為經術之宗奏賦南郊爵若辭華之美以參文本之才而始顧止此如張伯緒之望而因求不遂劉昭代之振儒聿聖皇之崇學顯帝堯文章而飾萬物體周王壽考而烝衆材桃市交興蓬山尤重肇新寶字中揭雲章老人出搜於神書童子不憂於朋字旬錄廣志擁戴帶之紛紜任筆沈詩革紳緌而商略問猶訛謬特重校讐言豕渡河者三寔資是正書馬並尾而五更在研窮豈容棄殆以累清議伏念某人門具下年位並輕雖問學勉企於前修而聲望不高於時輩覥覥求志鵾鵾囿窮偶累竊於詞科因數務於崖勝主青衿之學校久因蠹壇對黃卷之聖賢益勤鉛槧俄嬰艱疚深自屏藏摧傷甫逮於喪除收召併承於官之預清臺之較屠佐成邸之司宗坐賦鍾糧了微功閒何言比段稍識綱人秩更簡編覽芸香之消蠹夜窺墳籍罵蔡狀之分光頓惟久衰多難之安豈圖偶得儻來之幸此蓋伏遇某官朝廷元老學者宗師以獻可替否贊時雍以激濁揚清貽人望顯致掄才之助仰稗序爵之公謂牛鼎烹雞用器固難於適稱然譏蛾封試馬歷久始見於非常當求未見之書更輔多聞之友措諸事業庶敍酬教載之仁作為文詞或可頌泰平之盛周南

山房集假除再除館職謝啓　衘哀去國絕望清時申命起家復叨舊著痛永華於觀養忝再竊於身榮剖膽之歸樵心流涕蓋聞好醜之並進尋無底滯以求通然全為物之至堅故煎猶慣其耗木已拔而再植得地帶能為良故天不能斷乎材之易成士莫艱乎命之難進伏念某雖拙人之蹤阮嘗為世所記憐一作發棄於黨錮之初甄收於禁解之後故府聯名於文部書林接迹於俊躔雖未需塗轍之清華已屢貫翔走之收拔而某始求外祿席未煖而巧歸旋迫內艱舟過風而引去蓋無地以承其貴擇非造物不與之沉行然父母生之不思稍稍而自見日月逝矣乃欲閔閔以及覲仰視炙鳥于何從祿天門蕩蕩一布武以何艱隸人樂集百此身而莫贖閭餘於變八事復常禮有盡而易窮哀無涯而難盡方將灌園以老退執於耕使園人曰幸有子哉雖飯蔬食而無怨矣别局年之遲暮熱奇達以知謝執引手於斷紋之淵復溢吹於英游之後莫知稱塞但劇凌既茲蓋某官懋建大中博延髦士執度以成宮室概念才難爪膚而視生枯尚圖畦種田惜孤遠不置定歧但某積困堤壓未冤墳素深惟先朝祕府之重庶幾豐芭數世之仁皆懷郢捉之琢復甄藍田之圃於皇得士無及無疆今猜緒麟閣之英已度越瀛州之盛采及叢品悉馬厚顏鈆槧者書生之常為歉忘加勉流落者人情之所閔更冀無收

周益公大全集謝除館職啓　從國子先生之後六見月書蓬集賢小職之間再承天詔未厭壁池之浴德已容玉海之觀珍茲惟造化之功深夫豈凡庸之夢到竊以置圖書之府歷代所同號英雋之躔明時尤重蓋彼徒跨於典籍而此兼貯於人材雖預要詩賦侍過執同於兩禁而進階發職爰增式出於一時殊居官不責其有為知流俗竊疑其無用豈知封植拱把者所以備明堂之棟實藏璠璵者所以成清廟之彝但觀累朝傑出之資可見三館養成之效欽惟上聖懋啓中興臺討十全未嘗貴飾府模群玉乃獨鼎新陸樓保宇之于霄隱帙奧篇之插架上追淳化大書閣祕閣之碑容契皇居而向對憲臺之户聳髦斯士宏達為群必輸林墨客之俊才識竹簡添書之奇字馬書五尺能辨其非亥有六身默通其數更宜當於清望且不愧於素餐如某者少日百罹長年第一悉衆鍾之弗泊固當屏迹於民廛悵前但之就荒乃復萌心於仕籍試吏未更於州縣入官輒近於都畿何有聲稱副滿大夫之深獎居然號名綴百執事之下陳雖衆馬之智尋曾大難之効乏所憂假隨反尋見治判臺家復古之秋正館殿闕員之日必使上北門之對乃今竊東壁之光首下新書封武都之泥紫遶尋舊習忙舉

子之愧黃裏章服以青與抱槧鉛而晨入飱錢供張固無窘索之持澗思蕪辭幾有倒棚之笑粗殫薄技僅列奏篇凝旒心恕其空疎當路而稱其拙直河東獻賦吹噓力致于上天冥北風高決起遂逃於控地以凡骨而預飛騰之數以寡聞而聯是正之曹儻偉既多忸怩亦甚昔劉晏能識於朋九而耀卿善屬於文詞皆以奇童振茲清職慨漸衰於蓬贅難達繼於芳風茲蓋伏遇僕射相公鑪治鑄頑雲雷濟物奉行故事方將棣杙於弱翁刋落陳言每欲網羅於韓愈善類顧忠而望賜誠心投短以量長何取謫涼使參吹艾陽弱水者三萬里示以津涯登瀛州者十八人近其步武王唯塞詢莫敘感藏某敢不稍究六書因推九寫顧李邕之一見肯各近功友孔子之多聞妄希遠器式因涵養之力粗報生成之恩許綸衷度集

謝館職啓　險阻艱難忽反神明之觀扶擢倫凡來陪英俊之游希稱所蒙吏以為愧切以國家作猶於古訓館閣遴簡於時材細繹人文精符奎壁彌綸天造祥發龜龍儲在策嚴世為實秘非揚雄之沉鬱莫抗其奇有劉向之辯章庶究其博曾是群於大雅盡多出於名臣品流一清士譽遂定宜得俊賢之望益為盛世之華柱史晴深窮四方之所記石經是正萃千兩以來觀如某者學窘淵源文之疵瘠一丘一壑若有天資三沐三薰殆非世器獨服膺於此道竊妄意於昔人審分願以即安忘歲年之易暮被明月而佩寶璐思飭躬以自奇飲墜露而餐落英恐脩娥之未潔股折彭澤之未目送瀛州之雲悠然一官嘗在三徑帶圍名節忍至窮城采于炳階不見庸能之異衆登之文陛又乏智略以餧前夫何數錄之優亦竊拔擢之寄緒家藏於四部究鳥篆於千齡神氣清明自發帝居之夢圖書與行盡冤王府之珍於槧寵休是謂褒顯此蓋伏遇某官荒色吟域博洽群倫亮皇極於五三兼相業於二八等差多士權衡之制石鈞養氣家材若嚴阿之保草木曾是鴻鈞之造不遺一介之微某敢不益強其所不能究觀其所未至

又回章邦老賀館職啓　感鳳回翔下思書於禁嚴扦鶩鼎層登仙隱於神仙稽古其榮撫懷惟愧伏念某非今則學老矣何施人逐利於馳驅吾為之範衆爭榮於暇豫獨集于枯志意凜乎猶存歲月忽其已晚一班一級益無味於少年之間三沐上薰復何能於多士之日得失聽塞翁之馬沉浮隨海客之槎熟謂幽人忽膺明詔俾望玉墀之將移籍冊府之高明冠殫年世之塵履接群英之武遂容漫落一慰蹉跎此蓋伏遇某官游夏淵源鄉雲黼黻進不謂矣蓋嘗待我以彌文惟其有之乃能立人於餘論致蒸孤陋竊世寵褒儻有合於明時少神志顧期不移

於素守以身友朋林季仲竹軒雜著謝復職啓　試仙都之守勅佔使令復延閣之名史需恩霈冒寵榮之逾分積兢懼以失容伏念某樸陋何知羈孤少興妄意淵源之學恥從章句之儒寒窓短檠兄弟自爲師友斷編蠹簡朝夕竊對聖賢斬志業之內偕皇聲華之外恭偶塵末第遂躋常遠寔不副於師言名輒詒於吏議咎由己致怨欲誰歸希爵賞而媢帥臣節廉安在託火災而還原廟受戮何傷幹冒罪之深仁從錫職之薄罰今乞人得甘同楚子之弓一去一來頗類塞翁之馬靖思所自蒙章何多此蓋伏遇某人合四海以爲公閔一夫之不獲寬其大戾開以自新知我有親再分符於便郡侍人以恕一洗過於丹書乃睠危蹤稍還舊物某敢不恪敦素履祇佩良規不謹於前方息黥而補劓思善其後當刲骨以銘肌李大隱先生集答館職啓　寵膺明命備校秘文詔旨初傳士倫胥慶竊以國家舉久曠之典所以明試於人材修已廢之官所以儲養於英俊待以歲時之久須其望寔之孚取而用之有可觀者惟茲首選宜得異材某官文備四科學該九變轄干將而未試懷良玉以自珍落筆變彼論治明乎大體奏篇輒展稱善發乎至言果符仄席之求遂冠登瀛之舉蓬山奠阻歎夢寐於舊遊策府載聞喜典刑之尚在重煩左顧熏沐長賤愧感之私敢

宣固既黃公度知稼翁集謝館職啓　稅駕兩州初離冗調繙書東觀誤玷清流辭忍近名久懋非據竊惟治道之隆替常繫人材之盛衰苟養於閒暇之時而須其成則至於緩急之際而收其用故皇朝大開儒館列承明著作之庭遴選時髦典圖籍藝文之事一無吏責每號英游非獨究簡編之斷殘抑將侍器業之成就或以淹該而特從槖或以詞藻而代王言或經術淵源而師表諸生或識度宏遠而參陪大政凡旋登於要路率多由於此途列夫睿聖中興典章大備追述祖宗養賢之制式符堯舜稽古之心珍館一新掩天祿石渠之壯麗遺書盡獲軼開元正觀之盛多自非博物洽聞欵才偉識苦心識子云之奇字強記誦安世之亡書則何以接蓬萊方丈之游紬金匱石室之祕如某者趁時獨拙賦分最奇鈍遲無倚馬之才涉獵乏夢熊之對少壯努力初欲無愧於古人長大苦飢豈敢有意乎當世徒以家聲之墜地要須儒術以謀身不圖蕞爾之才乃中甄然之舉一行作吏百不如人自決科難関於八年而莅事纔更於二考汲汲乎斗升之祿區區爲口腹之謀忽被優遷寔踰素望人皆歆艷目曰登瀛之榮己獨凌兢心懷臨谷之懼重念寒門之先世蓋嘗厠迹於英躔坐復青氈愧無歆向父子之學自量素業難居傳班伯仲之間何取孤蹤亦陪俊

軌茲蓋伏遇某官股肱元聖羽翼斯文雖巍巍勲業之無前尚切切人物之爲意提携晚進不遺下體之菲葑收拾寸長盡種盈門之桃李遂令碩陋亦預甄陶某敢不奮發遠圖溫尋舊習力死而後已之學讀生而未見之書誓竭微軀仰酬洪造雖大臣務得人而報國不容謝私然志士爲知己而殺身豈敢忘德朱松韋齋集謝館職啓　拜嘉明命叨給札於禁林試可中程歘策名於藏室脫寘煩之冗役厠清切之英游秪荷甄收良深震怩竊以上聖御歷中興撫期方東武節之嚴笑夷偕亂先貴文德之助叶躋艱難纂遷典以宣猷闡英躔而儲秀庶幾封殖以俟選掄惟先王大訓之所藏繫歷世彌文之成在國書叢積黃墨紛綸本原四目之神靈聿稽於詁訓緒正六書之變革精覈於聲形異同點勘之勤益廣見聞之富向非多識天祿之奇字深探酉陽之秘文搜羨業於名山訂全根於往牒則何以刊雠四庫訂正九品如某者名寔不揚人門俱下抱孤經而干澤始脫名場遵三尺以在公丞廉吏役皇里從食冉冉趨塵僅成取勍以不堪難復備耕而何憾值潢池之方熾伏錦里以深藏被檄行臺奔問瀕海爲親而喜忘冗瑣之卑接擢上何階因宗高之紀踐已分甘於遠屏謀書簡於旁招且羞長飢空羨公卑之果塵蹤易隔阻趨宣室之庭姑自信於

奇屯方日須於罷遣將改轅於下澤遽掃軌於循門伏被恩言俾程簿校追睽姝之舊學取笑大方緝觚牘之蕪辭深慚少作寧酬發策甫就著篇大手旁觀輟群公之堵立皇明俯燭備清燕之銜程仰惟聖學之高明內省旁聞而隕越敢期睿獎加錫俞音進飛群玉之蓬獲肩於衆彥討譯由奎之畫博攷於前言望不素然思誠有自此蓋伏遇某官材高經濟望重鼎諧推至公之心整領人物收群策之助圖回事功施及庸庸濫塵東扶咸池在御不遺晉鄙之詩華袞所褒遽暑春秋之貴某敢不益堅難進之節盡讀未見之書潛心聖門尚友先哲辨魯魚之謬何足報於生成澤霧豹之文尚少勤於長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崔敦詩舍人集謝館職啓　給尚方札誤塵清燕之觀閱中秘書遽冒峻遊之選目眩文章之盛神驚光景之嚴輪鞅登收天淵涵育歷考古人事業之宏隘咸繫乎將問學之淺深積汎濘之素者斯有光明之功負單膚之累者必無美大之績究觀國家設館閣之意豈求士夫專鉛槧之工上窮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初下逮六藝九種七略四錄之別微至占相方伎之學詳及凡將急就之書山負海含極羅絡包并之富天旋地縮震輝煌汗漫之觀緒其才能利澤斯世斂以歲月優游其間而況東壁晴深而苑寔宏昭回在上速天漢左界

之章咫尺不違近帝極紫宮之坐日費太官之饋時承清問之臨寔斯文在茲乎宜東觀有人矣如某者遽昧敭質荒陋淺聞臨文未解于撐犂識字困知于睢鬻閉門攻古殫思慮于殺青仰屋著書筆硎評于烏白間闕祿養跬躋塵進品凡自合于寵官才短終慶于冗役學行失步皆自取之轉衣為家未思為此敢意姓名之公廡遂聞旒冕之深嚴雖判畫之難工借勞于餘論琮薦籍之良厚負違于大臣頻召命于趣前即詞被而奉對中堂落筆驗學士之環觀乙夜奏篇愧君王之稱善方期報最（忽叨遷除望甚）某五色雲氣之中常恨溟波之隔聽洞庭九奏鈞天之樂始知帝所之遊聯華閣以朝趨占明廬而夜直覩氛埃之地遠淺而尚陡轉豐碑之居魂遽而自失永言僥冒寔有靈緣茲蓋恭遇大丞相運動國鈞翼宣王度念文物彫零之不振扶持以救其微知人才成就之主難封殖以待其長致茲東擢及此妄庸然而人寔難知世常適患覽昌言論而嘆進古必有取其淵源之初補鵷鶴賦而期佐王亦足占于靜氣之際顧念遭逢之異盍難報塞之圖某敢不尊厥所聞求其未見鉛黄小技顧莫稱于明恩精白一心惟永堂于素履

汪藻浮溪集謝館職啓　延閣崇成莫先求士寒鄉晚出何自為郎序寵則優擢必而愧嘗猶治非文無以進古人惟學可以發身欽祖宗開三館而修之以承明著作之廷分圖書為四部而詳及於凡將急就之學于此聚當世能言之士使之讀平生未見之書蓋專求簡編之斷殘將因致簪纓之遠大然自臺閣興于漢運今千二百餘年今藝文至于隋無慮三十七萬卷中值九流之紊淆更五厄之餘悠悠真贋之相承憒憒信疑之莫決興起能事屬當聖時方赫然珍館之新皆斷以淵衷之獨固已上符東壁奎星之象何至下擬蓬萊方丈之山共知身到以為榮哉恨資高而不得如某者早緣承學中幸決科既慙愚與世以相違仍憂患追身而不敢十載常奇而鮮偶一官數既以赫邅北衙撫于江淵戢捐生于溝壑間關至此不自意全反復思之有如痛定尚以閩門之百指託於踈祿之孤蹤無尺寸之膚不受焉得升斗之水斯活矣敢圖遇聽坐獲優遊爰居偏處之中綴頻秋清貴之末則昔陪修於盛典豈嘗寓直于英甍劉郎何止於重來應氏遂榮於三人茲蓋伏遇某官閣下學傾萬古魁塞而儀湯用尹以格天蓋咸有德揣杜魚房而輔政初不言功既章章事業以無遺獨汲汲人材之為急故陰狐進不重上聞某敢不蒐補闕文討論奇字惟秉雁去來之何補誓蠹魚生死之不移不擇地而安己負事觀之志為知己者用敢忘許國之誠

又四館職啓　某伏審允奉詔除建登册府得人之慶有識所同竊惟本朝之興尤高延閣之選學者獲殫於所見異人皆出於此墾自書厄於五胡忽將更於再閏簡編歸地鉛槧無人遂修久廢之官首得非常之士伏以學士身兼數器少有軼材富思皇多士之時擅博極群書之奧考聖人之學蓋將援古以證今條當世之宜無不會文而切理奏篇上達寢綍中頒擢處群英之先俾求中祕之遺未違馳問首尋勝踐條何魚源數陳同既

劉行簡苕溪集謝館職啓　給札鑾坡初乏治安之策登瀛巾大祿蔚為選暮之榮聞命自疑循躬知幸竊以東壁圖書之府上列經緯道家蓬萊之山內藏秘錄閱百王盛衰之緒為四海風化之原雖復喪亂日尋艱難代有未見中祕之文多闕不聞外史之職帝修踵事增華於今為盛祖宗分三館以居豪傑有為之士闢四庫以儲古今未見之書切近禁嚴雍容嘯諾使其胸次揚推吞太史氏之九流筆下淵源備國師公之七略故於採用皆本作成兩禁侍臣步武先於借路一時名輩事契擬於通家氣習尚傳風流可想惟選除之甚重則名實之加優如某者少有獨學之愚長無兼人之器術業荒於不試精爽耗於多憂流落以來使尋且老不圖末至獲並俊遊訪簡編於煨燼之餘繼人物於風塵之後自云無補其忍饕榮茲蓋伏遇某官識洞幾微氣涵英特謂蕭相收先秦之圖籍實佐開基而蒙教獻舊典之典刑有同存國參稽故實協贊謀猷要扶文物之頹過見規模之遠肆令冗瑣尋在品題某敢不益廣舊聞勉規來効領五經之鍵校雖曰世官補三館之散亡終慙前哲與稍殫於歲月用仰報于生成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文同丹淵集謝館職啓　伏蒙聖恩授充前件職者程文禁林章被詔寵列職秘館掾叨恩榮度衰朽屬撫己慙懼伏念某出自遠蜀生於窮閭逢時之文伏事于學性自樸鄙才非淹長塗唐簡編力不逮古撰綴辭語強無由高名聞家寥跡緒奇蹇退守舊業田園皆荒進于榮遴道地迥遠鶴跡還藝閣里偶屢為書外名殿廷試中科級是後吏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尚茲借妄敢爾僥希參校前人引例者今愚悃上達宸音下俞委之書儒牘以舊學並取者衆獨知寂難泊試淵題加多冗思小巫未進靈氣已銷大匠在前汗顏不止飛蒙將入蕪音僅成機杼不工振乘固淌張當奏覽常侍報聞敢期清流亦閑概品竊謂圖書之府英雋所聚亡似而居有覥其面靜惟之致良有所階此蓋伏遇某官與育微才推掖介善言稱載否人為重輕春在單平陰所扶振是致儒品亦外華階惟精乃心以稱厥職庶副己目無玷恩陶甄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王安石臨川

集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為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為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定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為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家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為公卿者名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名至中書或名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又當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為欺蔽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材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于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名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常令備訪問可也此與用一二大臣為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唯行今陛下有堯舜之

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出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伺人主意所在而為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于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踈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于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為害而一切疏遠群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群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為王者之職在于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于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顧陛下以堯舜文武為法則聖人之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為在如此敢不盡愚

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材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清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寔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于大體粗有所及則迫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大小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為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于逸樂無為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即以臣言為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為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即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又

臣伏見某人云云皆衆人所謂材良行美宜蒙陛下訪問任使者凡此九人臣或熟聞而未識或熟識而未敢任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臣雖未識然衆人之所謂賢臣不敢蔽也臣雖敢任其可以為公卿然陛下不親見

其可賢亦唯遽信而用若陛下以臣前所論奏為合於義理即乞悉置此九人者以為三館祗候親可試其才行若不可用旋即罷去若其可用然後留備訪問任使如此則所置雖多未有濫得官職者然此但臣一人所聞所知恐執政大臣各有所聞所知陛下若令各舉所聞所知而知此考試庶幾人材無所遺逸經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善人君子者天下之民心所顧欲舉其延問視其所在而從之者也陛下自即位以來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無行義者此等人得志則風俗壞風俗壞則朝夕左右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質朝廷之是非使于四方者皆懷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効見於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唯有親近忠良而已伏惟陛下仁聖已深察此理臣愚猶敢及此者忠臣惓惓之義也

洪文安公小隱集館職策問　祖宗以三館育天下之英材推擇之重視漢之藏室唐之瀛洲為不足道故必閱試其人然後命之則有事于此者非但若場屋進士為以取科級而已今天下之事多矣而其大者三焉曰兵曰吏曰財兵自比年狃於無事閱習之不以時豢養之不以道將姑息而不愛歟則解弛固循不足以致一日之用議者或欲汰癃弱革冒濫作而新之則張皇紛更之

庚在所處吏員猥并文武官在選過二千輩率以三人守一官而不足置之而不問歟則淹滯失職非足以待四方之士議者或欲裁任子抑流品改而張之則少思變古之識在所恤歲入有限調度日增有司供億之不支民力困匱而無已一意於愛民歟則養兵贍國不能以為卒歲之計議者或欲謹通斂嚴征榷榷以濟之則竭澤無魚之憂在所先此皆今日之急務吾君為之寢而不寐當饋而嘆亦學士大夫所宜有獻也願聞至當之說將以復於上衛後樂先生集召試館職策　問國家規畫長策思救武功綜核庶政盡革平時具文之習將以振王畧而飭戎備敢問今之急務孰緩孰切夫建事以擇材為本經武以彊兵為先調度以裕財為難儲胥以足食為重朝廷議論所及皆已次第舉行矣薦舉之詔首加于將帥之選又及於文武小大之臣不知可以博盡群材否乎或謂介胄之所長搢紳之論豈能盡諗其優劣下僚之寒滯而上官之薦進未免有所遺遺則將何以闢掄材之路歟中都簡試嚴良家之選諸路招募廣効用之額徒隸起戎收勇敢之士不知可以增儆軍實否乎或謂選汰子弟拘于等則之不齊至反遺其技藝招刺新兵雖可充尺籍之數而倉卒豈容責其練習通戎征行動為民擾安能使之循紀律而用命則宅何以為整兵之

計歟軍須供億支費寖廣常賦不可輒加矣置國用參計之司以覈天下之財廣鬻爵度牒之數以為權宜之策不知可以佐調度之否乎然州郡私其所入未必以出納之實上聞或迫之太急必至並緣為欺思命優於舊比而應令者殊鮮異時勸誘不至寧免斂抑之病則裕民之道本末猶有當講者歟通融常平以濟轉輸之不給分委和糴以為蓄積之先具不知可以實塞下之備否乎然官吏苟且目前增補不能以足脫若小歉荒政何所倚賴近句糴數太多商賈輻湊邀利一時雖可辦集民間能無續食之憂則足食之方先後猶有可慮者歟伊欲使時材畜興而有通用之實王師精銳而有必勝之形版計周裕而源流無壅兵食充羨而公私無害子大夫當有深長之思以裨今日濟時之畧其詳陳之將以復于上宋晦庵大全集答石子重　且如自己為學官為館職遇朝廷有利害得失或是宰執臺諫所當理會者宅不理會自己要緘默又不忍國家受禍要出來說又有出位謀政之嫌如之何則可曰若任宅事卻不可若以其理告君故不可若是大事繫國家安危生靈休戚豈容緘默館職又與學官不同神宗固嘗許其論事矣但事之小者則亦不必每事數言也胡文恭公集贈梅聖俞試館職得賜進士出身　賦就甘泉客薦雄獨攀仙桂

向秋風抽毫同列三英壓換骨才爭第一功暫看靈鰲居水下忱聞仙犬吠雲中嫦娥應有偶才意唯許詩人到月宮（上書曾慶錄）王十朋梅溪集劉韶美辭試館職　學問稱博洽向後無比劉太乙然青藜邊君天祿游給札試玉堂故事久不脩遴選先實才聞之輒掉頭我廼行祕書肯隨鉛槧不三日歸廬室佇想心悠悠張羅君不顧竊食吾懷羞西風吹蒹葭倚玉嗟無由趙蕃淳熙稾賀吳仲權名試館職　重為胡外別難哥日邊書巨敢蹤風義欣聞有詔除圖書天祿閣文陳玉堂廬祕記資讎校人材務養儲端如策晁董不比名嚴徐惟我高曾世曾仍位序居永懷元祐始絕歎建炎初衰謝今如此淒涼實在予高（祖書為秘閣校理曾祖為秘書少監）

幕職

為政指範幕官之職衙門大小事務無不干係實六曹之領袖一者之喉襟也一應文案該吏書係之後方赴幕司自下而上圓簽然後堂上呈押苟或稟議未定遽懇下筆不唯不可施行抑且失于尊擡凡過吏者赴幕僉書文字必須檢視于理可否然問其堂上曾無稟說定體若已稟定人須僅及長官如何纔方下筆庶無差誤其或堂上主議而中間事件有妨礙不可行者必須拉同寮詣堂判析利害長官定奪衙門事務有遺錯者隨即檢舉施行各房吏有弊者隨即畫事究治

此幕官之職也　朝野類要僉判司理司法司戶錄參節推察推節判察判之類幕者本以主帥出塞從權安營立帳而得此名如衛青幕府是也書林事類王儉以庾杲之為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其選庾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儉府為蓮花池戴石屏上蕭推節詩歲舉幕職　續通鑑長編景祐三年八月甲寅吏部流內銓詳定內外臣僚歲所舉幕職州縣官自今侍衛觀察使以上舉三人知雜御史閤門使以上二人侍御史諸司使以上一人其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即不限人數舊當三人者止當一人仍須有本部監司長吏及通判薦舉者始聽磨勘劉攽送張損之赴任定府幕職序　我國家以仁義馴有北四十年矣歲時遣使掔詞獎修聘事焉朝廷有大慶及大事亦罔不興足蹈吾境日覩吾民斂手帖帖如家人焉故朔方之民往往老者忘父兄之讎而壯者不識戰鬬事何以言之長老常為狀言邊防事云兩河間未通好時其民過講里觀舊家必帶刀劍霜降農閑里胥鄉長會民習古戰陣之法居常蓄健馬乾食冠胄裹糧持劍帶甲上馬不悔戰死以怯為耻通好後中年戴白之叟入武庫指兵器亦尚能辨其名物與其使用當時老者今已死矣當時壯者今已老矣子孫生來見聞保障不驚城池不完關門建

迎不見危疑食稍衣歸養移於體雖其風俗耐辛苦苦尚武勇而無事以來習熟為然亦少殆矣朝廷既以朔方為要凡沿邊郡縣文武之任循例而授士之從政選懦不材者貪其飲食賜予十倍內郡不憚其去輕揭急進者貪其階緣知遇其勢易獲亦十倍內郡咸樂其補故今官邊任者粉墨雜糅矣噫凡人有家雖無事府亦未嘗一日不嚴門庭之限藩籬之固其與人也雖親戚友善許相死生亦不忘去內外之別川者艅舟其馬山者獸獲存焉為人牧民者如之何不之思也在易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釋者謂四夷為中國之陰王者必卻而外之先王閉關而卻外所以擬其象也必至日者來陽長陰消之際設備務遠明不可移時也商旅不行小人喻於利亦妨奸之謂也夫之愛民久矣必為生智者以謀之損之是行豈貪飲食逮知遇之徒歟損之居常與人言必慷慨時事今其行有日同年友弟劉牧取酒酌勸侑以言曰今夷人保信誓河北固無慮第其民之疾苦治之得失物之利害將盡忘之乎而又職事官之任平居時則投壺雅歌奉樽俎之驩與記奏之事在軍旅則參謀畫擁𩧺騎馬而載檄書北方多賢諸侯如訪損之以政者則當思所以應之勉樹功名無為其艅舟設獸獲者笑之歟陽公集送歐陽南赴廬陵幕職　弱冠從緗素芳年綴𥘉簪車比使華府蟬聯良史林深期售荊璞倏去懷南璪四翔學夫隱淑蹈守官箴十載重治牒來遊辰興參思親恨悵緬遇舊老使尋翺彼諸風曹輪飛貼好音翳翳白鷺翩肅肅青江濤雁鷺蔽洲渚抗稌卧秋霧修翮積伉咏攪翮有遐心　我思陸義齋堂堂偉男子綺衣所經行網滂不尋美及茲諒非耄胡乃久不起傷哉不可識吾道良已矣我思王東嚴為政終宰邑剛腸觸強禦是使儒者立百里淹士元公論非所慊惜哉不可識寒雨短景急書林事類蕭推節詩擬取高科如拾芥愛君才調望君深英聲書判居蓮幕要把文章入禁林文獻通考宋朝祖宗以來重之有集賢殿修撰（後改右文殿）直龍圖閣直秘閣三等政和四年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遂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因恩為侍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六年因增其目置修撰與舊為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直閣與舊為六等曰直龍圖閣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秘閣朝廷除授自此盛矣舊貼職無雜壓至是因增置乃定為雜壓（系代國史外補）紹興十年置直敷文閣淳熙十五年置直煥章閣淳熙今自集撰至直秘閣為貼職中興後直閣為庶官任藩閫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等差之

三班借職

事物紀原談苑云舊制有借職承旨　太宗雍熙中改曰三班借職會要以爲淳化二年正月也談苑又云自供奉至借職其員無數亦漢之署郎比也按令自崇班以上曰大使臣供奉以下至借職為小使臣也職官分紀國朝元祐令三班借職從九品宋類苑石曼卿初登科有人訟科場覆考落數人曼卿是其數時方期集於興國寺符至追所賜勑牒靴服數人皆啜泣而起曼卿獨解靴袍還使人露體戴幞頭復坐談笑終席而去次日被黜者皆授三班借職曼卿為一絕句曰無才且作三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從此罷稱鄉貢進直須走馬東西南（筆談）劉攽彭城集延州藩落都虞候俄千男仲政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壯士戰死勇於報國義實可嘉恩用不遺由乃父之盡力俾稚孫之蒙祉古之道也爾其勉之可　又三班奉職孫軫男忠臣可三班借職制　勑孫軫男忠臣永樂之戰爾父殁於敵場徇義忘身其可嘉也卹孤置後吾何憂（一作愛）焉矣孫哉思以勸勇士可　又美州助教鍾建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山澤之利三三而有逮錫是地不愛寶以為邦用然必因人而發其勤不可不勸也賞有定格汝是膺之牟以新命是為殊寵可　又蕃官惠遹移厥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其在種落皆為酋豪相率款邊足明歸義重譯而朝綸綍解辮而襲舊案恩賞不啻圖所為報可　又皇太后殿管勾文字夏崇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執事長樂效勤官書逮寀推恩厥有前例始命更服是謂寵光婺而犬馬之誠以冀涓塵之報可　又李佛郎與右班殿直梁仲文李養並與三班借職制　勑某人等朝廷惟寇盜强圉暴奪良民名捕魁首厚設爵賞而佛郎等用志協力羅人斯得賜金既以差予懋官亦宜溥及各疏茂恩以對成效可　又皇太后殿管勾文字朱宗懿可三班借職制　勑某執事官省勤力文墨歲月之勤良可省録粵屬誕辰厥有前例錫茲初命齒於仕版可鄖溪鄭先生集黃持補三班借職制　自我祖考以來所以待曹氏甚厚故佾之逝也嘗俾官其諸孫而誘則以其所當得者為爾禧焉寵進爾官勉思飭勵　又李濟補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隕于行陣朕甚憫之録爾以官是為忠報　又李昌本補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朕惟風化之本肇於中宮故推異恩以賁其父其家所欲授者朕則審而從之爾既入官勿忘祇勤　又孟勝轉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以忠濟勇數有戰功回厥寵遷用陞爾秩勉從訓令相與致身尚有官榮待爾自効　又孫志雄等補借職制　某等爾父隕於行陣朕甚憫之録爾以官以為忠報往其奮勵茂對恩寵　又韋定男晟補借

職制　爾父服在邊陲預于屬冠憫其忠奮續以官榮宜思無忝之言往勵酬恩之志爾能自効尚有襃陞　又胡舜臣補借職制　具官某朕於死事之孤尤所矜恤而有司言狀以爾名聞往續官聯勿忘忠報慕容彥逢鶴文堂集故淑妃張氏姪張婉張瑾可並補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故妃遺言祈恩近屬錫爾一命往其欽哉可　婕妤張氏姪孫張承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宮闈進尉以恩回授今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故駙馬都尉曹詩女夫進士時　徽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爲倩于尚主之家義借官使無忘懃恪以報恩章可　醫官周道隆任景章楊虎厚大將耿道淳韓中立書藝局藝學許成吳成獲易韓奐曹成趙永圖陳德之張友王從志賽仲恭韓球圖畫局藝學元方卞士端元遵尚從吉杜宗範鄭惟簡可各轉一官皇城使榮州刺史宋漢姪男拭皇城使俞隨男僖左藏庫使壯公才兩姨弟劉涯已上三人各回授補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即英祖舊邸崇建寶坊爾等或祗奉之勞或膺回授之典錫茲寵命往其懋永可　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楊戩親堂姪茂實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姪某爾之諸父早職禁庭有勞當遷許其回授用錫爾秩時乃異恩宜懋忠勤往圖報稱可　程植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以勇敢効用克有

戰功錫茲官榮往加厲勉可　故三班借職紀育弟紀震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弟某爾兄奮武戎行委身狥國嘉其忠節悼念不忘錫爾以官往惟祗服可　兩朝祐聖太夫人董姪孫仲康仲弼可並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追懷恭懿襃恤其家錫汝恩章列于命秩往服事任無忘恪勤可　太后殿掌牋奏耿茂直劉豫可並授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職在殿凭預茲慶恩命以官榮往祗乃事可　勑具官某等爾父以成書來上宜有襃陞乞移恩章屬于子姪進官一等特維寵嘉圖稱所蒙無忘忠孝可　楚州解發到呈試武藝人劉決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試藝殿廷武勇可獎錫之命秩俾服事勞往克懋承尚有襃擢可　百姓滑永全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惟爾敏于筆札祗奉有勞擢自民編錫茲命秩仍加犒賚並示勸能往懋恪勤以稱恩典可　故右侍禁尚清男均坦可并特授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孤以勸忠義錫爾命秩其往欽承可　右知客押衙燕知進奏事崔通可借職　勑具官某爾以勞能達于朕聽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故右班殿直馬宣男宜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死于行陣臣節可嘉優卹其孤維以示勸授之命秩仍錫美名往服恩章勿忘忠孝可　故內殿承制李

仙長男晙次男唆孫忠履可並與三班借職　勑具官某等爾父効職邊陲死于金革肆推恩典優卹其孤服茲官榮無忘忠孝可　故太中大夫魏漢津親女夫張清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漢津之家祈恩于爾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左班殿直邊壽可右侍禁大將宋詠史叙可並三班借職制係大理寺祗應人勑具官某等以爾祗事有勞宜加獎激錫茲恩典往其欽承可　皇后三從伯王子約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以戚屬之良預茲慶典官于武列往迪事功圖稱所蒙異知忠恪可　故右侍禁張安氏男思贇思忠可并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爾父奮不顧身死于金革推恩子姪惟以勸忠服茲命書無替厥紹可　蕃官三班奉職李琮男永誼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死事之孤寵以官使維忠維孝迺稱所蒙汝往欽哉勿替朕命　故三班借職紀育男谷特與三班借職制仍賜名紹　勑具官某男某爾父奮身疆埸効死戎行有司以聞朕所悼念錄爾命秩并賜美名移孝爲忠茲爲克紹可　漳州都知兵馬使張繼隆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帥臣上言爾有勞効命以官使往其欽承可　茶酒班殿侍鄭永立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父監督有勞宜加甄獎以賚回授時乃特恩錫爾官榮往思所稱可　虎翼右第

一軍都指揮使秀州刺史陳興男實文御龍直長行李瑾可並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家以勸忠義命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三班差使房從壽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久服事勞宜有襃叙命以品秩往其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女夫薛安靖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之外舅以身狥忠推恩其家爾名來上錫茲命秩往務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男仲錫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惟爾父奮不顧身死于金革宜推恩典優卹其孤錫爾官榮往圖報稱可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書寫文字鄭景偕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爾以書札之勞宜加甄獎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大將發運司前行徐楷可三班借職制　勑具官某惟爾久服吏勤克有勞列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陸佃陶山集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朕罷不急之官而宣徽院癈以爾祗事以此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慎哉可曾鞏元豐類藁鴻正符借職制　勑某西南夷背德貳心敢闚邊隙爾能宣通兩譯協助軍謀宜進官榮屬之守護勉思奮厲無替前功可　王珙楊宗立三班借職制　勑某爾等備吏屬治文書勤亦久矣是用從爾之請錫之命秩往惟祗飭以稱朕恩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勑某有司言爾滿歲當遷而獎進

爾勞又當職等是用加茲寵渥列惟命秩往惟祇服以甄收可 彭汝礪鄱陽集敕榮州刺史張世矩男天錫可三班借職制 敕某知府州折克行言爾父甚宜有力能自奮忠義富良之役身荷戟犯不測之軍用走有功始終遂陞能效邑著不幸以死公私悼歎乞推恩禮以勸師没夫爵祿為才能者設朕不敢有愛肆命爾官茲非常典爾且長壯尚知所報哉可 故三班奉職趙進男忠三班借職制 敕某朕念爾考克隕身于王事是用錫汝一命賜汝名忠遠汝長壯尚知無忘可 故三班奉職李安兄簡三班借職制 敕某汝弟没于戎事朕靡或忘肆命汝官以勸忠義

三班奉職

（事物紀原設元云皇朝建國之初承舊制有殿前承旨雍熙四年改為三班奉職國朝會要則其事在淳化二年正月改也職官分紀國朝淳化二年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蘇耆續翰林志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翰林承旨上以其稱呼不別又惡其清貴散亂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舊聞證誤按實錄淳化二年正月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時宋文安白為承旨父夫九月宋公既蘇又簡拾為承旨學士書謬矣元祐令三班奉職從九品祖宗官制舊典三班奉職借職國初無此官太宗朝欲增使臣等級遂置此名舊聞証誤按實錄太宗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亦增也太宗所增乃宗班借職亦比選人其差遣同供奉官以下注馬其敘又有三班差使借差不入品敘其名而已政和初以承節易奉職以承信易借職云）

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故三班奉職梁權兄艷可三班奉職制 敕具官某惟汝天倫死于金革宜推恩典優卹厥家用錫官榮汝其祇服可 開封府職級李滿可奉職開封府額內守闕府典事于士明可借職制 敕具官某等軍器建局爾興有勞錫茲官榮往其祇服可 三班借職孫案可三班奉職制 敕具官某爾諳練獄事推鞫有勞擢進一官以示嘉獎欽予時命尚加勉旃可 故如京副使石福男堅可三班奉職姪男珪保姪孫戌可並特授三班借職制 敕具官某死事之臣朕所閔惻肆推恩典以卹其家命爾官榮往思報稱可 劉卯彭城集一班殿侍衛涓可特授三班奉職制 敕某人卹孤錄嗣朝有著令矧父膺隨龍之遇宜厥子蒙世祿之榮男琉茂思俾從新命可 蕃官嗼哆可三班奉職制 敕具官某嗼哆親弟嗼哆朝廷錄死事之孤所以閔忠而勸能也嗼聲果敢有功没于戰陳而無子息可被任用施及同產仗爾族屬服我優卹思著來效可 蕃官京吼結京吼腳鋒撥並可三班奉職制 敕某等其父為國亢賊敵堅力寡恪闘而死勇壯可嘉錄其孤兒以示愍卹可 殿前東西班弓箭手劉霖可三班借職制 敕某以挽強射遠勇力出眾試之集教亦能無過宜可（原缺）使以責來效可 故御前忠佐步軍副都頭成宗男京可三班奉職制 敕具官某男某陳力奉上得親殿陛之嚴哀死卹孤宜有推蓋之報詳推往績宜示賞延學疏渥恩用光存殁可 李貴男遵可三班奉職制 敕具官某男某乃父殁身行陳以死効力雖其微品志可嘉也哀死卹孤朝有常憲錫爾一命以勸來者可 鄒道鄉先生集曹驊妹壻劉復特與三班奉職制 敕某朕以曹驊乃賢懿大長公主之子仁宗皇帝之外孫也憫其不壽特推異恩而驊父詩以爾為請勉自修飭毋愧官榮 揚文翰弟文真補三班奉職制 文翰既殁推厥承襲而光爾等咸曰汝宜達吏以聞在所褒錄往圖報效益勵忠勤 彭汝礪鄱陽集散指揮右第一班長行李清三班奉職制 敕某爾父貴服勤積年雇蹈罪僇今其歸矣何以慰之錫汝以官俾嗣祿食尚執廉謹以圖攸忠可 宋鑑王震撰故內殿崇班劉景男可奉職制 有臣不難殺身以報國賞其可薄乎顧死者已矣殆祿其近屬尚為之旌勸永惟乃父之忠勞爾是以有祿不可勉哉 梅聖俞宛陵集送王景憲奉職詩 清羸將家子苦節自寒儒四壁我何有

一錢君亦無下灘船自急聞鴈日將晡行愛青山口人煙事網罟 李直講集送杜奉職詩 青紫皆同道稀曾到薜蘿感君非我輩無事每來過此別當貧病何年共醉歌人生有後會爭柰鬢髮皤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四百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三

二質

積（大寶積經八）

不動如來會第六之一　授記莊嚴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羅漢。衆所知識。諸漏已盡。無復煩惱。心善解脫。自在無礙。猶如大龍。所作已辦。捨於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教通達。到於彼岸。唯有阿難。住於學地。爾時尊者舍利弗。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世尊。云何往昔。諸菩薩摩訶薩。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修行適清淨行。被精進甲。功德莊嚴。是諸菩薩。由被甲故。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世尊。如是行願。及以發心。惟尊大慈。開示演說。世尊彼諸菩薩摩訶薩。爲利益安樂天人世間。精勤修習。適清淨行。被精進甲。由是利益安樂。一切衆生。及爲現在未來菩薩。當作佛法光明。讚揚功德。證獲善根故。使諸菩薩。聞此法已。於眞如法性。精勤修學。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能問過去未來。菩薩摩訶薩。淨行光明。廣大甲冑。闡揚功德。爲攝受未

來。菩薩摩訶薩故。諦聽諦聽。如理思惟。當爲汝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從是東方。過千世界。彼有佛刹。名曰妙喜。昔廣目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彼。與諸菩薩摩訶薩。說微妙法。從六波羅蜜爲首。舍利弗。彼時有一比丘。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白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法教。志願修行。佛言善男子。汝今當知。菩薩教法。難可修習。何以故。菩薩於諸衆生。不生瞋害心故。時彼比丘。白佛言世尊。我從今日。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無諂無誑實語。不異語。求一切智智。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於衆生。起瞋害心者。則爲違背。無量無數。無邊世界中。現在說法。諸佛如來。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廻向。於其中間。若發聲聞。獨覺心者。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廻向。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於衆生。起愛欲瞋癡之心。或與惛沉貢高。惡作相應。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安住廻向。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生疑惑心。如是或起殺害。不與取心。或起邪見。及非梵行。妄語兩舌。麁獷相應。或與損害相應。則爲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時有異比丘。作如是念。此菩薩摩訶薩。由初發心。被精進甲。於一切衆生。不爲瞋等之所搖動。舍利弗。時彼菩薩。因此念故。妙喜國中。號爲不動。時廣目如來。應正等覺。見彼菩薩。得不動名。隨喜讚善。四大天王。釋梵世主。聞彼名已。亦皆隨喜。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前。作如是言。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如是廻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乃至未證。無上正覺。所修行業。或違此言者。則爲欺誑。無量無數。世界諸佛。如來安住說法者。世尊。我今發此大心。如是廻向。乃至未證菩提。若於一一語言。不與念佛。及一切智相應。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如是發心廻向。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生生在家。不出家者。則爲違背。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未得無上菩提。生生出家。若不乞食。不一坐食。不節減食。再食不食不持三衣。不著糞掃衣。不隨所而坐。不常坐。不住阿蘭若。不安止樹下。不露坐。不住塚閒。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大菩提心。如是廻向。乃至未得一切智智。若不成就。無礙辯才。說諸妙法。則爲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如是發心。乃至未得。無上菩提。若不住三威儀。或立或坐。或復經行。則爲欺誑。無量諸佛。世尊我今發如上心。乃至未得一切智智。或於衆生。起根本罪。或作妄語。及餘世俗。憒閙之言。或起擇伏他論。相應之心。則爲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安住廻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與婦人說法。若不起無常苦空無我之想。而取彼相。及露齒而

笑。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安住廻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說法時。顧指輕蹀。或見餘菩薩。不生大師之想。則爲欺誑。無數諸佛。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坐聽法。及禮外道。沙門婆羅門。唯除諸佛。沙門弟子。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此大心。至無上覺。若行財法。施時情有彼此。應供養所生。簡異心。則爲欺誑。一切諸佛。世尊我今發一切智心。乃至無上菩提。若我見諸罪人將被刑罰。不捨身命。而救護彼。則爲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時彼菩薩。修此大行。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無一衆生。將被刑罰。不救護者。舍利弗。爾時有一比丘。作如是念。如來於此行者。當爲作證。彼天人阿修羅等。亦爲證見。舍利弗。時廣目如來。應正等覺。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言如是如是。如來應正等覺之所證見。彼諸世間。天人阿修羅等。亦爲證見。比丘若復有菩薩摩訶薩。被如是等。大精進甲。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皆當成無上正覺。舍利弗。時不動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發此一切智心。乃至未證。無上菩提。於其中間。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有諸罪釁。若說其所犯。則爲違背。諸佛如來世尊。我修是行願。成無上正等菩提。彼我刹中。廣大清淨。諸聲聞衆。悉無過失。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若未證

得。無上菩提乃至夢中。若生欲想。而有所泄。則為違背。諸佛如來。世尊。我修是行。證無上覺。使彼國中。出家菩薩。彼於夢間。亦無漏泄。世尊。若我發此。一切智心。乃至證得。無上菩提。我佛刹中。若諸女人。有女過失。如餘土者。終不取正覺。若取正覺。則為欺誑。一切諸佛。舍利弗。若菩薩。以此大願種子成就者。念隨出生。如是諸法。能為衆生。說種種教。舍利弗。時有比丘。白不動菩薩言。大士。若此誠心不退。至言無妄者。願以足指。按動大地。時不動菩薩。以佛威神。及本願善根力故。令彼大地。六種搖動。所謂動大動遍動搖。大搖遍搖。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如昔所願。今已成辦。是故菩薩摩訶薩。欲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應學不動菩薩摩訶薩。若有菩薩。善修其行。當獲如彼佛刹。及能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菩薩。初發心時。幾何天子。而來集會。佛告舍利弗。彼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四大天王。及與帝釋魔王。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等。皆歡喜合掌。作如是言。今此所聞。被功德甲。我等昔未曾聞。世尊。彼不動菩薩。當成佛時。於彼刹中所有衆生。不以下劣善根。而得成就。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不動菩薩。被甲功德。諸餘菩薩。所未曾有。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諸餘菩薩。被大甲胄。發趣無上菩提。無有如不動菩薩摩訶薩者。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成就功德。於賢劫中。一切菩薩。皆悉無有。舍利弗。爾時廣目如來。授不動菩薩摩訶薩。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言善男子。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曰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如然燈佛。與我授記。舍利弗。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大光明。普照世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如我往昔。證一切智時。此大千界。六種震動。復次舍利弗。彼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卉木叢林。皆向菩薩傾靡。亦如我昔。證菩提時。一切草木。傾向於我。復次舍利弗。不動菩薩。蒙佛記時。彼大千界。所有天龍夜叉。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皆悉合掌頂禮菩薩。如我於此。證大菩提。娑婆世界。所有天龍等。皆悉合掌頂禮於我。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得授記時。彼世界中。所有女人懷孕。皆得安和。分釋無諸苦難。盲者得視。聾者能聞。如我成佛時。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發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廣目如來。應正等覺。授菩提記。於彼二時。一切衆生。無橫死者。亦如我證。一切智時。無有異也。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悅意香。普熏世界。亦如我昔證大菩提。妙香遍聞。適意無異。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廣大功德。佛告舍利弗言。彼不動菩薩。蒙佛授記。非唯有此功德。又能列無邊功德彼岸。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由廣目如來。與授佛記。彼時天人。世間阿修羅等。心皆悅慶。恭順調善。亦如我證。無上菩提。諸天人等。皆同歡喜。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復授記時。有大夜叉。手持金剛。侍衛菩薩。如我無異。復次舍利弗。不動菩薩。蒙佛記時。諸天及人。散諸名華。塗香末香。於菩薩上。亦如我證。大菩提時。散諸香華。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諸天人。各二十億。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得廣目如來。授佛菩提記。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蒙佛記時。優鉢羅華。波頭摩華。芬陀利華。遍滿大地。亦如我道場。諸華遍覆。復次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有異量諸天。在虛空中。散諸天衣。覆菩薩上。咸作是言。願此菩薩。速證無上正等菩提。亦如我昔。得一切智。諸天散衣。無有異也。復次舍利弗。彼世間天人阿修羅等。見不動菩薩。得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皆大歡喜。甚於世間。父母生子。猶如我證一切智時。諸天人等。皆大歡喜。復次舍利弗。彼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人。以佛神力。皆聞不動菩薩授菩提記。各施種種上服名衣。珍奇美膳。譬如比丘。加提月滿。一切諸人。悉皆供養。舍利弗。彼不動菩薩。得授記時。欲界衆生。持諸上味。并奏天樂。而以供養。舍利弗。彼不動菩薩摩訶薩。得授記已。有如是等。功德成就。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甚為希有。善說諸佛境界。不可思議。如是禪定境界。及諸龍境界。不可思議。諸業果報。不可思議。世尊。彼不動菩薩。住初發心。攝受如是。殊勝功德。得如來記。又成此等。不可思議。諸大功德。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爾時尊者阿難。白舍利弗言。大德。彼初發心菩薩。被精進甲胄。世尊略說。少分功德。猶故未盡。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如來略說。何以故。彼菩薩住初發心。被精進甲。成就不可思議。無量功德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今已善說。不動菩薩。被甲精進。殊勝功德。惟願世尊。為攝受現在未來諸菩薩故。廣為宣說。佛告舍利弗。不動菩薩。住初發心。被精進甲。如是功德。不可思議。吾今為汝。說其少分。諦聽諦聽。善思念之。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彼不動菩薩。發如是願。假使虛空。而有變異。我之弘誓。終無退轉。由此願故。不動菩薩。所有功德。皆速成就。舍利弗。我不見有於賢劫中。諸菩薩等。被精進甲。如不動菩薩者。舍利弗。賢護菩薩。所修之行。比於不動菩薩。於少分中。乃至歌羅分。亦不及一。舍利弗。不動菩薩。所被精進甲胄。無量千菩薩。悉無與等。舍利弗。不動菩薩摩訶薩。以此堅固誓願。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今現住於妙喜世界。號為不動如來應正等覺。

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諸有乞求。頭目髓腦。手足支節。不逆其意。悉皆施與。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從初發心。乃至未證。無上菩提。由此因緣。無風黃痰。及頭痛等。和合諸病。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道時。得如是等。未曾有法。舍利弗。彼由往昔。於生生處。供養奉事。諸佛如來。於彼佛所。常修梵行。由是因緣。生生之處。還復本名。號為不動。從一佛剎。至一佛剎。生有佛世。常見如來。舍利弗。譬如剎利。灌頂大王。於世間中。得勝自在。從一宮殿。至一宮殿。足不履地。受五欲樂。彼不動菩薩。往昔行菩薩。行時。生生之處。常修梵行。供養諸佛。隨所說法。示教利喜。皆與波羅蜜相應。少與聲聞地。相應。能令諸菩薩。趣入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此發心。於無上菩提故。獲此廣大。功德利益。又以法施。善根迴向。菩提。發如是願。我成佛時。於彼剎中。一切菩薩。以佛威力。聞我說法。受持讀誦。及能歷事。諸佛如來。從一佛剎。至一佛剎。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常不遠離。諸佛世尊。譬如於我。唯除至兜率天宮。補處之位。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法。合如是。若從兜率天中。降神母胎。右脅生時。大地震動。舍利弗。最後身菩薩摩訶薩。有如是瑞相。舍利弗。譬如比丘。具諸神足。入宮殿內。猶處虛空。住諸威儀。皆無障礙。彼後身菩薩。亦復如是。雖在母胎。而住虛空。一切胎垢不淨。不能汙染。臭穢之氣。彼亦不聞。舍利弗。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道。發如是願。若我當證。無上菩提。於彼佛剎。行菩薩來。及聲聞來者。皆斷諸魔業。諸眾生類。於一切種。於一切時。令諸魔眾。不得其便。亦攝於我。行菩薩行時。斷一切魔業。而彼諸菩薩。乃至未成。諸大功德。常勤攝受。修菩提行。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往昔行菩薩行。演說諸法。及聽聞時。身之與心。不生疲倦。何以故。彼初發心。修菩薩行。時得法身威力故。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往昔行菩薩行時。作如是願。我佛剎中。所有菩薩摩訶薩。皆得法身圓滿。如我無異

佛剎功德莊嚴品第二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已說。不動如來。修菩薩行時。所有功德。復願世尊。開示廣說。不動如來。見今剎土。功德嚴勝。何以故。使諸補特伽羅。行菩薩乘者。聞彼功德。生愛樂心。欲見彼佛。禮拜供養。住聲聞地。補特伽羅。證無學者。聞彼剎土。功德莊嚴。亦希瞻禮。供養奉事。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問如是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今當為汝。分別解說。舍利弗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一切智時。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是時大地。六種震動。彼世界中。所有眾生。如不動如來。證無上覺。經七晝夜。無有食想。

無饑渴想。亦無疲倦。晏處睡眠之想。唯有安隱歡喜。愛樂善心。而於彼時。世界之中。所有眾生。及以欲界天。無有婬欲。何以故。由彼如來。本願力故。彼諸眾生。現世攝受。此諸功德。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一切智時。彼世界中。所有眾生。皆至誠合掌。向不動如來。由渴仰如來故。能於現世。攝受如是無量功德。復次舍利弗。彼佛世界。功德莊嚴。無量佛剎。悉無與等。舍利弗。由彼如來。修菩薩行時。發斯弘誓。願此佛剎。殊勝莊嚴。如我於今。本願成就。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證無上菩提時。於其剎那。臘須臾頃。三千世界。所有眾生。若有天眼。若無天眼。彼皆得見不動如來。舍利弗。此亦如來。本願成就。令諸有情。獲此功德。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坐菩提道場。證無上覺時。天魔波旬。不生障礙之想。復有無數。百千諸天。以諸香華。及天妓樂。供養如來。各持細末栴檀。而散佛上。是諸香末。及彼華鬘。於虛空中。合而成蓋。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本願之力。令得成滿。復次舍利弗。彼佛得菩提時。大光普遍。三千世界。日月諸天。光悉不現。此亦不動如來。昔願圓滿。今獲斯瑞。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昔行菩薩道。誠有廣大。精進甲冑。能發如是。弘誓之心。由彼性修菩薩行。願能令無數百千眾生。植諸善本。於無上菩提。又以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清淨佛剎。如是如是。迴向願力。悉皆圓滿。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有菩提樹。成以七寶。高一由旬。樹身周圍。半拘盧舍。條葉垂蔭。周一由旬。下有基陛。周四由旬。佛坐其上。證菩提道。道樹四邊。有多羅樹。及蘇漫那樹。周遍行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世間音樂。所不能及。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無三惡趣。何等為三。所謂地獄畜生。剡魔王界。一切眾生。成就十善。地平如掌。而作金色。無有溝坑。荊棘瓦礫。其地柔軟。如兜羅綿。足所履時。其地即下。隨舉其足。還復如初。舍利弗。彼佛剎中。無三種病。云何為三。謂風黃痰。所起之病。舍利弗。彼佛土中。一切有情。無虛妄語。亦無醜陋。身無臭穢。於貪瞋癡。皆悉微薄。亦無牢獄。囚繫眾生。舍利弗。彼佛剎中。無有外道異學之眾。所生諸樹。常有華果。復有奇樹。所號劫波。上出名衣。皆備五色。光華鮮潔。異氣芬芳。於一切時。常無變易。譬如天界。種種芬馥。彼衣香氣。亦復如是。諸服用者。身所出香。與衣無異。譬如此界。富樂之人。名衣自豐。服用如意。舍利弗。彼土眾生。所須飲食。如三十三天。隨念而至。無有便利。穢惡不淨。舍利弗。彼國所居。宮殿樓閣。皆以七寶。而嚴飾之。於其四邊。多諸池沼。八功德水。受用隨心。周觀又多。悉皆清淨。諸眾生等。多以法樂而居。舍利弗。彼剎人倫。無有嫉妬。一切女人。超諸女寶。及天功德。此無能

比。假令況之。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由他。算數譬喻。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舍利弗。彼剎諸人。隨其業報。威諸林座。皆七寶成。嚴麗具足。其所偃息。以兜羅綿枕。此皆由不動如來。往昔願力成就。如是種種嚴好。舍利弗。彼剎諸人。所資飲食。色香味等。不異諸天。譬如欝單越人。無別王者。彼妙喜剎。亦復如是。唯有不動如來。以為法主。又如三十三天。奉事帝釋。彼諸人等。咸事如來。舍利弗。汝應知彼。不動佛剎。功德莊嚴。舍利弗。彼土衆生。心無放逸。何以故。亦由不動如來本願力故。時一比丘。聞佛讚揚。不動如來。佛剎功德。心生貪著。而白佛言世尊。我今願生。不動佛剎。佛告比丘。汝之愚迷。豈得生彼。何以故。不以愛著之心。而得往生。唯有植諸善本。修諸梵行。得生彼故。復次舍利弗。彼土衆生。隨其所樂。有清淨池。應念而現。八功德水。充滿其中。飲漱洗浴。皆適人意。有不樂者。即便不見。舍利弗。彼佛剎中。香風和暢。悅可衆心。而彼香風為諸天人。作諸香事。由從人心。有至不至。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故。功德莊嚴。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女人衣服。及莊嚴具。從樹而生。隨意受用。彼剎女人。無女過失。不如此界。諸女等心。多嫉妬兩舌惡口。又彼懷孕之時。至於誕育。母子安適。亦無穢汙。何以故。此皆不動如來本願力故舍利弗。彼佛剎中。有如是等。安隱快樂。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佛剎土中。無有市易商賈。亦無田業農作。常得快樂。舍利弗彼佛剎中歌詠遊戲。無有婬欲相應。彼諸人等。唯受法樂。舍利弗。彼佛剎中。所有蘇漫那樹。及多羅樹。而為行列。微風吹動。出和雅音。假使天人音樂。不如彼樹。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攝佛土者。應當攝受。如是功德。及淨修佛國。如不動如來。行菩薩行。攝受佛剎。功德莊嚴。舍利弗。彼佛土中。無諸黑闇。雖有日月。不現暉光。何以故。不動如來。常有光明。普照佛剎故。舍利弗。譬如高大樓閣。密閉戶牖。以摩尼寶。置於室中。其內有情。雖經晝夜。常覩光曜。彼佛剎中。諸衆生類。見如來光。亦復如是。舍利弗。大樓閣者。比方妙喜世界。摩尼寶者。此喻不動如來。摩尼寶光者。喻佛光明。閣中有情。譬妙國土。諸群生等。舍利弗。不動如來。隨所行住。有千葉蓮華。自然承足。是華金色。世無可喻。舍利弗。此亦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殊勝願力。之所成就。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若入室中。金色蓮華。為承足不。佛告舍利弗言。斯事微淺。何勞致問。彼佛世尊。若入村坊舍宅。其千葉華。即隨而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念。若如來降尊。入此室者。足下蓮華。應聚一處。隨其所念。華則為聚。若復有人。願華住空。即如彼念。在空中住。由彼如來。

威神力故。舍利弗。彼承足蓮花。與諸人等。為塔供養。舍利弗。彼佛世尊。為演法故。遍遊三千大千世界。隨所行處。其華即現。又彼如來。隨所化現。他方剎土。其金色華。亦現於彼。以佛威力故。三千大千世界。皆以金色。千葉蓮華。莊嚴其上。

聲聞衆品第三

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於說法時。能善調伏。無量衆生。皆令見證。阿羅漢果。安住靜慮。八解脫者。其數甚多。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有無量無數。諸聲聞衆。我不見若算師算師弟子。有能算數。彼聲聞衆。爾許頻波羅。殑伽羅。波頭摩。阿羅吒。若干阿蜀婆。阿部多。舍利弗。如此算數。無有能知。彼聲聞衆。定其數量。若干名者。舍利弗。如我此剎。諸善男子。獲預流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則無其數。於彼剎中。證阿羅漢。亦復如是。舍利弗。譬如懈怠。預流果人。七返受生。為其說法。方獲勝果。彼說名為。七返生人。舍利弗。若有於不動如來。初說法時。獲預流果。第二說法。證斯陀含。第三說法。證阿那含。第四說法。證阿羅漢者。此諸人等。非一生定。得盡諸漏。名懶墮人。舍利弗。彼佛剎中。得預流者。於此現身。而得漏盡。非如此界。經七返生。斯陀含者。即於現生。能盡苦際。非如此界。經一往來。名斯陀含。阿那含者。彼於現身。成阿羅漢。非如此界。往上地生。不還來此。名阿那含。舍利弗。不動如來。於彼剎中。說諸聲聞。行住差別。乃至安立。如是聖果。若善男子善女人。能了此法。不住諸識。及於學地。而身證已。住無學地。方取滅度。舍利弗。無學地者。是阿羅漢地。假名建立。言無學者。是阿羅漢。假名建立。舍利弗。彼不動如來。諸聲聞衆。清淨具足。安住堅固。舍利子。此是不動如來。諸聲聞衆。假名建立。所謂大阿羅漢。諸漏已盡。所作已辦。棄捨重擔。逮得己利。盡諸有結。正教解脫。是諸羅漢。多住靜慮。八解脫中。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有如是等。諸聲聞衆。具足功德。之所莊嚴。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以金銀琉璃。三寶為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舍利弗。三十三天。若欲樂見不動如來。禮拜供彼諸天衆。從寶階下。至於佛所。時彼諸天。見閻浮提人。富盛具足。便生愛樂。作如是言。我等諸天。有天福報。彼閻浮提人。有人福報。我今所見。殊勝之福。與我無異。然閻浮提。復有勝福。過於天者。謂不動如來。演說正法。是故天衆。常樂人間。舍利弗。閻浮提人。若墮天者。了無愛樂。何以故。不動如來。在於人間。常演正法。饒益我等。然我之福報。不異諸天。是故。三十三天。所不能及。舍利弗。彼界人天。以佛神力。互得相見。譬如此界。閻浮提人。見諸星月。舍利弗。彼諸人衆。仰觀上界。諸天宮殿。亦復如是。舍利弗。此亦是不動如來。本修菩薩行時。願力成

說。舍利弗。彼佛說法之聲。普遍三千大千世界。聽法四衆。間無空缺。舍利弗。彼聲聞衆。唯希法食。無餘食想。於聽法時。一心寂靜。若坐若立。身心無倦。舍利弗。不動如來。住虛空中。為衆說法。彼聲聞衆。若得神通。及不得者。以佛威力。皆住虛空。以三威儀。而聽法要。何等為三。謂行住坐。是聲聞衆。若欲涅槃。結加趺坐。而便滅度。尒時大地。為之震動。既滅度已。一切天人。皆來供養。或有阿羅漢將欲滅度。身中出火。而自闍維。或有自然化滅。無遺舍利。或有於滅度時。進行空中。如五色雲。須臾消散。滅無遺迹。或住虛空。如降時雨。至地消盡。舍利弗。此亦不動如來應正等覺。本修菩薩行時。作如是願。若我得證。無上菩提。諸聲聞衆。以三威儀。而取滅度。復次舍利弗。彼佛國中。諸聲聞衆。多獲四無所畏。得四神足者。復多於此。舍利弗。彼刹土中。諸聲聞衆。成就如是。具足功德。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諸聲聞衆。功德熾盛。廣大成就。

不動如來會第六之二　菩薩衆品第四　尒時尊者舍利弗。作如是念。世尊今者。已說聲聞功德。復願說諸菩薩。具足功德。何以故。一切功德。從此出生。尒時世尊。知其所念。告舍利弗。彼佛刹中。有無量百千億諸菩薩衆。皆來集會。所有出家菩薩。以佛神力。隨所聽聞。皆能領悟受持讀誦。舍利弗。我於此界。說法至少。比不動如來。所說法藏。百分千分。百千分。億百千分。算分數分。迦羅分。鄔波尼殺曇分。亦所不及。舍利弗。此皆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修菩薩行時。發如是願。願我成佛。彼刹土中。所有菩薩。以我威力。隨所聽聞。皆能領悟。受持讀誦。舍利弗。是諸菩薩。由彼如來。本願神力。於佛所聞。悉能領受。諷誦通利。復次舍利弗。若彼菩薩。自心欲樂。住異佛土。舉心便至。形服言音。善同方俗。於彼如來。禮拜供養。聽聞正法。善為問難。能事已周。還歸佛所。舍利弗。此賢劫中。有九百九十六佛。當出於世。若有菩薩。樂見此如來者。應願生彼。不動佛刹。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從此佛刹。及餘佛刹。於命終後。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不動如來佛刹中者。必不信住。諸聲聞地。何以故。彼行佛道。常遇如來。天魔波旬。不得其便。於二乘地。永斷相續。必定當得。無上菩提。常在如來。諸大集會。舍利弗。汝應當知。若住不動如來清淨佛刹者。彼諸衆生。終不退墮。不可引攝。亦不退還。住無上菩提。有大勢力。不可搖動。永無退轉。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世界。或他世界。若命終後。生於彼土。即於生時。得如是念。我已入如來室。住無畏城。舍利弗。彼諸菩薩。所有言議。皆與般若波羅蜜相應。互相遵敬。起導師想。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諸菩薩衆。在家者少。出家者多。

皆以佛神力。隨所聽聞。即能領悟。受持諷誦。舍利弗。若在家菩薩摩訶薩。雖不繫念。於法會中。隨在方所。若坐若立。以佛神力。皆能聽聞。領悟受持。讀誦通利。彼出家菩薩。亦復如是。諸在異方。乃至諷誦無別。是諸菩薩。捨身受身。於所聞經。終不忘失。於諸佛土。隨願受生。舍利弗。彼亦是不動如來。本願功德之所莊嚴。舍利弗。若菩薩於一生中。欲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諸佛者。應當願生。不動如來之所。若菩薩於彼生已。即見無量諸佛。種諸善根。復能為無數百千衆生。演說法要。令諸衆生。增長善根。舍利弗。此賢劫中。諸佛世尊。當出於世。若諸菩薩。以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種種資具。供養如來。便即出家。既出家已。於諸佛所。淨修梵行。以此善根。方餘菩薩。於不動如來之所。於一生中。與波羅蜜相應。所有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算分迦羅分數分喻分。鄔波尼殺曇分。亦不能及。舍世界。此亦不動如來。清淨佛刹。功德莊嚴。舍利弗。若有菩薩。從此世界。或餘世界。於壽終後。若已生現生當生。不動如來佛刹者。一切皆得不退轉位。何以故。彼佛刹中。天魔波旬。不為障礙。亦無魔業之所嬈亂。舍利弗。譬如毒蛇。神呪所伏。不能為害。一切諸蟲。見彼毒蛇。亦無憂懼。然此毒蛇。雖無毒害。由本業故。受此蛇身。故名毒蛇。舍利弗。彼魔波旬。亦復如是。由不動如來往修菩薩行時。本願善根。如是迴向。願我當證。無上菩提。調伏諸魔。不為障惱。彼諸菩薩。聲聞凡夫。乃至三千大千世界。亦不為障惱。然由先業所感。受此魔身。生彼天中。而自悔責。無始故業。獲此身名。雖得自在。常生厭患。於彼如來。說法之時。諸魔眷屬。常預聽聞。聞已心靜。於聲聞衆。而生愛樂。云何當得。住於寂靜。少欲知足。彼諸魔衆。常起出家之心。而無障礙之想。故彼國中。聲聞菩薩。及凡夫衆。皆由彼佛。往昔精勤。弘誓威力。得安樂住。舍利弗。此亦不動佛刹。殊勝莊嚴。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願生彼國。由茲行願。此善男子善女人。終不退墮。聲聞辟支佛地。從一佛刹。至一佛刹。歷事供養。諸佛如來。於諸佛所。聽聞正法。雖未證得。無上菩提。而能見彼。無量百千。乃至億那由他。百千諸佛。於諸佛所。種諸善根。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由此方便。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茲善根。往生彼國。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彼善生善往。如是諸菩薩摩訶薩。滿彼刹中。舍利弗。譬如金鑛。精加鍛鍊。除去砂礫。唯有真金。造諸飾好。嚴身之具。舍利弗。彼佛刹中。菩薩摩訶薩。住於真實。亦復如是。然彼菩薩摩訶薩。清淨集會。汝今應知。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所有菩薩。若已生。若現生。若當生。如是菩薩。皆行一行。所

謂住如來行。舍利弗。云何如來行。所謂超過聲聞辟支佛地。言行一切者。是彼假名。是故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樂行一切者。應當願生。彼佛剎土。舍利弗。我所授記。得不退轉。菩薩摩訶薩。此輩應生。不動佛所。舍利弗。是諸菩薩。生彼佛剎者。我不捨離。譬如剎利。灌頂大王。有敵國來。欲侵財位。王既聞已。作是思惟。我之妃后愛子。不堪鬥敵。及諸財寶。收入宮城。不為怨敵之所侵害。王之國祚。安靜無虞。威震強敵。不憂災難。舍利弗。我不捨離。諸菩薩者。亦復如是。如彼王之寶物。愛子妃后。修菩薩行者。應如是知。彼佛剎中。無有畏懼。猶如功成。彼敵王者。即魔波旬。於菩薩行人。難為障礙。如彼灌頂大王。不被怨敵之所侵擾。如來亦復如是。不為天魔之所撓惱。舍利弗。譬如有人。畏於債主。遠適邊國。不為債主。及於他人之所陵奪。何以故。由路遠於彼。債主家人。不能逮彼。彼諸菩薩。生妙喜國者。波旬路絕。亦復如是。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天魔波旬。常為菩薩聲聞。作諸障礙。妙喜剎中。諸天魔衆。不為魔業。彼諸菩薩。若已生。現生。當生。常無恐怖。何以故。由彼如來。本行菩薩道時。所有善根。如是迴向。我證無上正等覺時。彼天魔衆。不為障惱。及作魔事。舍利弗。譬如丈夫。善服毒藥。能使消化。方為食事。無有諸毒。彼剎天魔。亦復如是。常加利益。不為損害。舍利弗。彼

佛剎土。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爾時舍利弗。作是思惟。我今欲見。彼佛世界。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及聲聞衆。爾時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則以神力。不起于座。皆令得見。告舍利弗言。汝今見不。答言已見。佛告舍利弗。汝見彼諸天人。微有勝劣。殊異相不。答言不見。何以故。我見妙喜國人。衣服飲食。及諸珍玩。皆是諸天嚴具。彼不動如來。處衆說法。猶若金山。光明赫奕。諸聲聞衆。無量無邊。譬如有人。遊於大海。中流四望。涯際莫知。觀彼聲聞。亦復如是。是諸聲聞。隨所聽法。身心不動。如入禪定。還如此界。入定之人。時或搖動。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三千大千世界。持用布施。由茲善根。彼諸菩薩。善得往生。妙喜世界。何以故。彼亦如是。得不退轉。世尊。譬如王使。遠適他國。執持符印。経達來往。關防主司。莫能為礙。何以故。以王印力。人無遮止。彼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或從此界。若他世界。壽命終後。於彼佛剎。若已生。若現生。若當生。皆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佛剎。至一佛剎。常不違離。諸佛世尊。皆當速證。無上菩提。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彼界所生。菩薩摩訶薩。與此世界。預流果人。無有差別何以故。如預流果人。不墮惡趣。彼界菩薩。若已生現生當生。亦皆斷諸惡趣。及聲聞辟支佛地。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從一佛剎。至一佛剎。不離諸

佛。及聲聞衆。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是諸菩薩摩訶薩。受生彼國。不墮聲聞辟支佛地。乃至未證。無上菩提。從一佛土。至一佛土。常得現前。供養諸佛。及當證得。佛菩提果。舍利弗。譬如預流果人。決定當得。聲聞菩提。終不墮惡趣。是諸菩薩。亦復如是。或從此世。及以他世。命終之後。受生彼剎。從皆決定。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從一佛剎。至一佛剎。於諸佛所。常不違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於此世界。所有一來向。及一來果。乃至住阿羅漢向。及羅漢果。與彼佛剎。所生菩薩摩訶薩。等無有異。佛告舍利弗。汝勿作此言。何以故。於此佛剎。菩薩摩訶薩。佛授記者。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於此世界。坐道場。菩薩與彼所生菩薩。等無有異。何以故。彼諸菩薩。行如來行。不為天魔之所得便。於二乘地。永斷相續。從一佛剎。至一佛剎。常能供養。一切如來。乃至證得。無上正覺。爾時阿難。作如是念。我今應察。長老須菩提。辯才之力。作是念已。白須菩提言。我等應觀。不動如來。及聲聞衆。兼彼佛土。時須菩提。告阿難言。汝欲見彼如來者。今應且觀上方。爾時阿難。觀上方已。白須菩提言。我極觀上方。皆空寂靜。須菩提言。彼不動如來。諸聲聞衆。及彼佛土。亦復如是。如見上方。爾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此世獲記。菩薩與彼所

生菩薩。等無有異。世尊我今不知。以何為等。佛告舍利弗。以法界等故。得無有異

涅槃功德莊嚴品第五　爾時尊者舍利弗。復作是念。世尊已說。不動如來應正等覺。修菩薩道。功德無邊。又說彼土。及聲聞菩薩。殊勝德業。廣大莊嚴。復願世尊。於茲開示。彼佛滅度。化迹如何。爾時世尊。知舍利弗。心之所念。告言舍利弗。不動如來。般涅槃日。化身分布。一切世界。於地獄中。說諸妙法。以法調伏。無量有情。皆當證得。阿羅漢果。然此時獲果方滅度。昔證無學人。轉增其數。即於此日。授香象菩薩摩訶薩記云。汝於我滅度後。當得作佛。號曰金蓮如來應正等覺。復次舍利弗。彼金蓮如來佛剎功德。聲聞衆數。與不動如來。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入般涅槃。是時大地。普皆震動。一切三千大千世界。震吼發聲。其聲上徹。乃至阿迦尼吒天。諸天聞已。即知彼佛。入於涅槃。復次舍利弗。彼佛剎中。所有叢林。及諸藥草。皆悉傾向。不動如來。涅槃之處。是時天人。悉以華鬘雜香。及諸衣服。而散佛上。所散香華。周帀圍遶。高一由旬。復次舍利弗。彼涅槃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皆向不動如來。合掌作禮。地方諸天。以佛神力。悉皆得見。入般涅槃。是諸天人。

經七晝夜。心懷悲惱。不受人天。娛戲妖樂。亦無欲想。互相謂言。不動如來。為世光明。作衆生眼。今取滅度。一何速哉。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從此世界。或餘世界。於命終後。生彼佛刹。若現生彼。皆得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非可以百數。而數彼以千數。及百千數。舍利弗。是百千菩薩摩訶薩數者。應知入如來數。皆入佛數。皆入佛數。入一切智性數。若有菩薩摩訶薩。當生彼刹者。亦皆得入如來等數。舍利弗。除彼不退菩薩摩訶薩。所餘菩薩。於此世界。若不聞稱讚不動如來功德法門者。皆為惡魔之所攝受。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般涅槃後。乃至正法住世。彼佛刹中。所生菩薩摩訶薩。亦當入其數。所以者何。由彼如來本願力故。是諸菩薩。若於後時受生彼者。應當讚誦。百八法門。讚誦益已。方能受持。彼一切法。不動如來之所安立。一百八法門本性。我滅度後。若有菩薩摩訶薩。當生彼刹者。亦當讚誦。一百八法門。及能受持一切法門。舍利弗。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善能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佛雖滅度。其說法聲。及莊嚴功德。與佛在世。等無有異。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從身出火。而自闍維。舍利遺形。皆作金色。譬如伍彌羅樹。隨分斷處。皆有卍（音萬）字之文。如來舍利。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所有舍利。分分周圓。表裏皆有吉祥之相（相表之文其狀如下卍）舍利弗。譬如補羅迦樹。隨解之處。中表皆有吉祥之文。彼佛舍利。亦復如是。舍利弗。彼國衆生。為供舍利。起七寶塔。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又以金色。千葉蓮華。而為供養。其大千世界。即以塔華。而為嚴飾。復次舍利弗。若諸菩薩。於不動佛國。將滅度者。臨壽終時。曾不失念。而見如是種種瑞相。或有菩薩見當生土。無有如來自方作佛。或見彼有佛當即奉事。或見菩薩。入於母胎。或見菩薩。被大甲冑。或見捨家。趣於非家。或見坐於道場。降伏魔軍。或見菩薩。證一切智智。或見菩薩。於某世界成等正覺。轉於法輪。或有菩薩。住虛空中。自身漸滅。不遺少分。譬然濕草。煙氣上騰。漸以消散。至于滅盡。舍利弗。是諸菩薩。既滅度已。一切天人。備修供養。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以大涅槃。般涅槃已。正法住世。經百千劫。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不動如來。正法所住。是何等劫。佛告舍利弗。二十小劫以為一劫。彼住如是。百千劫數。舍利弗。正法滅已。有大光明。照十方界。地皆震動。發大音聲。然彼非天魔之所能壞。亦非如來。及聲聞衆。而自沉隱。但由彼時人。少有聽聞。多無欲樂。能說法者。皆悉遠去。既於正法。寡聞轉增不信。不信增長。則無精勤。如法比丘。自當遠靜。觀無樂欲。不復弘宣。彼佛微言。漸當隱沒

往生因緣品第六　尒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以何因緣。善根之力。於彼佛刹。而得受生。佛告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欲生妙喜世界者。應學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發弘誓心。願生其國。如是行願。能作因緣。生彼佛刹。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時。以此相應善根迴向。無上菩提。願與不動如來。共相會遇。舍利弗。以此因緣。當生彼界。如是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佛之刹土。願於未來世。當見此光。證無上覺。因見光已。成大菩提。復以身光。徧滿世界。舍利弗。菩薩以是因緣。當生彼土。復次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諸聲聞衆。無量無邊。願我當見。見已起如是行。證佛菩提。證菩提時。亦有如是。無量無數。諸聲聞衆。舍利弗。以是因緣故。菩薩摩訶薩。於彼佛刹。而得受生。復次舍利弗。彼佛刹中。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邊。我當欲見。此諸菩薩。行禪定行。願當隨學。與諸菩薩。處處結集。同學同乘。同侶究竟。願當會遇。欲求圓滿。大慈悲者。欲求菩提。及沙門者。捨離二乘心者。安住真實空性者。於佛如來。一切智性。及法僧名號。念住相續者。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已類。菩薩名者。於彼佛刹。當得受生。何況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善根迴向。不動如來。應正等覺。舍利弗。以是因緣。是人於彼佛土。決定當生。復次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願生彼佛刹者。於東方無量世界。諸佛如來。說微妙法。及聲聞衆。應以其億隨念在前。願我當證菩提。說微妙法。及聲聞衆。皆如彼佛。舍利弗。是諸菩薩。應修三種。隨念善根。願與一切衆生。平等共習。以此善根。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如是菩薩。迴向善根。無有限量。假使一切衆生。各持一義。量等虛空。作如是言。丈夫。彼之善根。分與於我。舍利弗。此諸善根。若有已攝。給與衆生。皆滿其器。各各持去。而彼善根。亦無窮盡。以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不可移轉故。舍利弗。彼三隨念所成。迴向一切智智。以此善根。三寶隨轉。舍利弗。若有菩薩。成此善根。應知不墮一切惡趣。而能摧伏波旬。及諸魔衆。於彼佛刹。隨樂受生。乃至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皆得隨願受生。是故菩薩摩訶薩。於此隨念善根。應當積集。彼積集已。應迴向不動如來。故於彼刹。當得受生。復次舍利弗。不動如來佛刹功德。廣大莊嚴。於無量佛刹中。彼皆無有。是故菩薩摩訶薩。應當發如是心。我以此善根。願當見彼土。彼土莊嚴。願當攝受。亦願當見彼諸菩薩。舍利弗。以此因緣。菩薩當生彼國。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願生彼佛刹者。應發增上樂欲之心。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發增上心。我皆與記。

於彼佛剎。而得受生。舍利弗。譬如有城。無有樓閣園林池沼。亦無象馬遊行之處。彼城之王。雖有力安處。而城無樓閣。諸功德故。則非莊嚴。舍利弗。我此佛剎。亦復如是。無彼功德故。則非嚴飾。舍利弗。我此剎中。若有如是功德莊嚴。則如不動如來佛剎嚴勝。舍利弗。若菩薩摩訶薩。願當攝受清淨佛剎者。應如不動如來。往修菩薩行。植眾德本。嚴淨佛剎已。及當如是攝取功德。復次舍利弗。如我今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調伏無量眾生。於二乘道。皆獲果證。及我聲聞。所調伏者。悉皆積聚。方彼如來。諸聲聞眾。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億。百千分數分算分。喻分。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由數無量故。若言解脫。則無有異。且止斯事。舍利弗。彼彌勒如來。當出於世。諸聲聞眾。及彼調伏。所餘聲聞。以方不動如來。聲聞之數。不及之分。如上應知。舍利弗。由彼如來。於一說法。善能調伏無量有情。然彼世尊之所攝受。無有能知。其數量者。舍利弗。我之聲聞。及彌勒如來。諸聲聞眾。乃至賢劫。諸佛世尊。所有聲聞。及彼聲聞。當所調伏。餘聲聞眾。彼皆積聚。比不動如來。諸聲聞眾。百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何以故。其數多故。解脫無異故。舍利弗。白佛所言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應知彼阿羅漢剎。非愚夫剎。何以故。彼佛剎中。阿羅漢

多故。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彼佛剎中。多滿盡阿羅漢故。復次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數量。不如彼佛聲聞眾多。由彼如來。於一說法。無量有情。得阿羅漢。舍利弗。此三千大千世界。星宿猶有數量。彼一一會。無量有情。得阿羅漢故。諸會聲聞。無有數量。復次舍利弗。彼剎天人。植眾善本。餘界人天。縱以天眼。亦不能見。舍利弗。假令餘界。諸天及人。往彼剎中。善男子善女人。所盡其天眼。亦不得見。若人聞此功德。稱揚法門。聞已受持。讀誦通利。彼善男子等。皆於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皆已見聞。是故聞此法門。即得信心清淨。舍利弗。東方一切世界。諸剎土中。若菩薩來人。或聲聞來人。於此法門。讀誦通利者。其數甚多。彼諸菩薩。及聲聞人。由願力故。於不動剎中。若已生現生當生。唯除不退菩薩。由彼菩薩於諸剎中。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舍利弗。彼不動如來。於妙喜世界。及他方剎土。在菩薩等眾中。而為上首。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不動如來功德法門。善能受持。讀誦通利。願生彼剎者。乃至命終。不動如來。常為護念。不使諸魔。及魔眷屬。退轉其心。舍利弗。應知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乃至無上菩提。無有退轉之怖。亦無水火刀杖。惡獸毒蟲之所損害。亦不為人非人等之所怖畏。何以故。由不

動如來。常加護念。於彼佛剎。當受生故。舍利弗。譬如日輪。雖復迥遠。與閻浮提眾生。而作光明。不動如來。亦復如是。雖在迥遠。能與他界。諸菩薩眾。而作光明。舍利弗。譬如比丘。有天眼者。能見遠方。諸善惡色。不動如來。雖在彼剎。餘世界中。諸菩薩眾。所有形類等色。皆悉能見。舍利弗。又如比丘。得心自在。獲彼神通。波羅蜜者。雖在迥遠。了知一切有情之心。不動如來。亦復如是。能知餘界。諸菩薩心。舍利弗。譬如比丘。證得天耳。身雖在遠。能聞諸聲。不動如來。亦復如是。餘世界中。所住眾生。作如是言。我於彼剎。願當生者。彼佛皆聞。舍利弗。如是已類。善男子善女人。所有姓名。不動如來。皆悉了知。若有受持。讀誦通利。此功德法門者。此諸人等。皆為不動如來之所知見。及已護念。時舍利弗。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彼佛世尊護念彼諸菩薩摩訶薩。如是白已。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彼菩薩摩訶薩。如來之所護念。何以故。由護念菩薩故。一切眾生。皆得護念。舍利弗。譬如刹利灌頂大王。多有倉廩。盈儲穀豆。嚴誡主司。善令監守。何以故。於饑饉世。當濟群生。舍利弗。是諸菩薩。於彼如來。滅度之後。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於正法。饑饉之時。作大豐稔。如來亦復如是。善能覆護。此諸菩薩。舍利弗。於此世界。有諸菩薩。當聞不動如來功德法門。能善受持。讀誦通利。

於彼佛剎。願欲受生。應知此人。得不退轉。舍利弗。若餘菩薩。於此法門。善能受持。讀誦通利。為無量無數。百千眾生。開示演說。亦令諸有情。如是種眾善本。使當親近。無上菩提。舍利弗。若菩薩願速證無上菩提者。應當受持。讀誦通利。如是法門。為諸眾生。開示演說。何以故。菩薩摩訶薩。應如是演說。此功德門。大智慧業。當如是如是。發起積集。彼諸人等。由發起積集故。於其現身。諸漏當盡。舍利子。是故聲聞乘者。若聞彼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廣為眾生。開示演說。何以故。此善男子善女人。由受持如是正法。於其現身。當證無學。舍利弗。若有淨信男子女人。於此功德。稱讚法門。應當為他。時時演說。彼諸人等。不越兩生。當於現身。得盡諸漏。復次舍利弗。此不動如來。所有功德。稱讚法門。非愚淺者之所能受。其有智慧深廣。方能受持。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當見諸佛。於此功德。稱讚法門。必當身得。舍利弗。譬若無價寶珠。從海持來。於意云何。此無價寶。何人先得。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諸國王。王子大臣。此人先得。佛告舍利弗。彼佛功德法門。亦復如是。菩薩先得。是諸菩薩。當不退轉。若聞此法。必能受持。讀誦通利。為無上菩提。於真如性。當勤修學。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諸菩薩。欲住不退地者。聞此稱讚法門。應當受持。讀誦通利。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住此

法門。於法性中。當不退轉。佛告舍利弗。假使有人。純以金寶。滿閻浮提。持
用布施。與聞此法。終亦不聞。何以故。此功德法。非薄福衆生。當執持故。復
次舍利弗。若學聞來人。聞此功德法門。受持讀誦。爲無上菩提。及真如相
應故。精勤修習。彼於後身。當得成就。或於二生。補處。或復三生。終不超過。
當成正覺。彼若聞此。稱讚法門。讀誦通利。復爲無量百千衆生。開示演說。
舍利弗。如轉輪王。以先業感。七寶現前。不動如來。亦復如是。以本願力。我
今說此功德法門。舍利弗。若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稱讚法門。若已聞。若當
聞者。彼皆由不動如來。往昔行菩薩行時。悲愍願力。或當於賢劫中。諸佛
世尊。之所預聞。開示此之法門。如我於今。演說開示。不增不減。名數若干。
舍利弗。是故菩薩摩訶薩。欲速證無上菩提者。於此功德。稱讚法門。應當
受持。讀誦通利。爲他廣說。復次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爲求此法門故。
於彼村落城邑。聽聞受持。讀誦通利。雖出家菩薩。居白衣家。我說無過。亦
隨聽往。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命終後。欲令此法。當不隱沒。舍利弗。
若彼村邑。在於遂遠。是諸菩薩。亦當應往。及住彼中。受持讀誦。開示演說。
舍利弗。彼善男子善女人。於己流布。稱讚法門。或於他人。有是經卷。應可
詣彼。而書寫之。彼人若有顧求。汝當斷貪。或使經行。若坐若立。汝等應由
隨教命。書寫是經。若於彼村。求不能得。應詣隣境。書寫受持。讀誦通利。復
爲他人。開示演說。若往餘方。勤求不獲。彼人應發如是誓心。我於無上菩
提。不應生於退轉之想。由我已聞。不動如來法門名號。是人於我。欲爲利
益。令我聽聞。舍利弗。如是稱讚法門。有能演說。及預聞者。皆由如來。威神
之力。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由誰威力。而當得聞。舍利弗。我滅
度後。由不動如來。威神之力。當復得聞。或由四大天王。釋提桓因等。當勸
加護。令諸法師。宣揚此法。及彼菩薩。本業成熟。四天王等。或加策進。令諸
菩薩。而得聽聞。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此法門。能成就廣大功德。佛告舍
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若於國中。兩雹爲災。非時霹靂。及餘種
種可怖之事。彼善男子善女人等。應當專念。不動如來。及稱名號。是諸災
害。皆得消除。由彼如來。往昔弘濟。百千諸龍。解脫衆苦。又由慈悲本願。誠
諦不虛。迴向善根。要期圓滿故。稱彼名號。憂患自消。唯除有情。宿業成熟。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諸菩薩現身。欲證無上菩提者。應如不動如來往
修願行。佛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言。舍利弗。少有菩薩摩訶薩。已能
如是具修淨剎。及當淨修。如不動如來者。舍利弗。彼諸菩薩。皆當證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於佛性。及一切智。攝受佛國。悉皆同等。菩薩聲聞。

食。香華瓔珞。隨意所須。悉皆如念。譬如他化自天諸天。復次阿難。彼佛國
中。有微細食。諸有情類。嘗無啖者。如第六天。隨所思念。如是飲食。即同食
已。色力增長。而無便穢。復有無量如意妙香。塗香末香。其香普熏。彼佛國
界。及散華幢幡。亦皆遍滿。其有欲聞香者。隨願即聞。或不樂者。終無所受。
復有無量上妙衣服。寶冠環釧。耳璫瓔珞。華鬘帶鎖。諸寶莊嚴。無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復有金銀真珠妙寶之網。懸諸寶鈴。周遍
嚴飾。若諸有情。所須宮殿樓閣等。隨所樂欲。高下長短。廣狹方圓。及諸床
座。妙衣敷上。以種種寶。而嚴飾之。於衆生前。自然出現。人皆自謂。各處其
宮。復次阿難。極樂國土。所有衆生。無差別相。順餘方俗。有天人名。阿難。譬
如下賤。半托迦人。對於輪王。則無可喻。威光德望。悉皆無有。又如帝釋。方
第六天。威光等類。皆所不及。園苑宮殿。衣服雜飾。尊貴自在。階位神通。及
以變化。不可爲比。唯受法樂。則無差別。阿難應知。彼國有情。猶如他化自
在天王。阿難。彼極樂界。於晨朝時。周遍四方。和風微動。不逆不亂。吹諸雜
華。種種香氣。其香普熏。周遍國界。一切有情。爲風觸身。安和調適。猶如比
丘。得滅盡定。其風吹動。七寶樹林。華飄成聚。高七人量。種種色光。照曜佛
土。譬如有人。以華布地。手按令平。隨雜色華。間錯分布。彼諸華聚。亦復如
是。其華微妙。廣大柔軟。如兜羅綿。若諸有情。足蹈彼華。沒深四指。隨其舉
足。還復如初。過晨朝已。其華自然。沒入於地。舊華既沒。大地清淨。更雨新
華。還復周遍。如是中時。晡時初中後夜。飄華成聚。亦復如是。阿難。一切廣
大。珍奇之寶。無有不生。極樂界者。阿難。彼佛國中。有七寶蓮華。一一蓮華。
有無量百千億葉。其葉有無量百千珍奇異色。以百千摩尼妙寶莊嚴。覆
以寶網。轉相映飾。阿難。彼蓮華量。或半由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由旬
者。是一一華。出三十六億那由他百千光明。一一光中。出三十六億那由
他百千諸佛。身如金色。具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殊勝莊嚴。放百千
光。普照世界。是諸佛等。現往東方。爲衆說法。皆爲安立。無量有情。於佛法
中。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復次阿難。極樂世界。無有昏闇。亦無火
光。涌泉陂湖。彼皆非有。亦無住著。家室林苑之名。及表示之像。幼童色類。
亦無日月。晝夜之像。於一切處。標式既無。亦無名號。唯除如來。所加威者。
阿難。彼國衆生。若當生者。皆悉究竟。無上菩提。到涅槃處。何以故。若邪定
聚。及不定聚。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阿難。東方如恒沙界。一一界中如恒
沙佛。彼諸佛等。各各稱歎。阿彌陀佛。無量功德。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
稱讚。亦復如是。何以故。他方佛國。所有衆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

非無優劣。而於解脫。則無有異。尒時欲界諸天。及梵衆天等。皆向彼如來。合掌頂禮。而三唱言。南無不動如來。應正等覺。甚爲希有。又歸命此界釋迦牟尼如來。應正等覺。善能說彼稱讚法門。尒時欲界諸天。以曼陀羅華。及諸天香。以散佛上。所散香華。於虚空中。合而成蓋。復以諸天華香。遍散彼佛。以爲供養。時天帝釋作如是念。我此四衆。及欲界諸天。皆欲見彼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尒時世尊。如彼釋天心之所念。結加趺坐。安庠虚空。是諸大衆。以佛神力。亦住空中。皆遥見彼妙喜世界不動如來及聲聞衆。衆皆見已。右膝著地。向不動如來。應正等覺。尒時此界衆人。皆作是念。豈非三十三天。爲見彼佛。而來集會。禮拜供養。是時帝釋作如是念。彼界諸天。以人相而住。我見彼諸人等。服玩資具。與彼諸天。無少優劣。尒時世尊。攝神通已。告天帝言。彼諸人民。皆受天樂。汝應愛樂。是諸人等。見彼如來。及愛樂彼受天資具者。彼諸衆生。從餘世界。命終以後。皆得往生。不動佛刹。尒時舍利弗。告帝釋言。汝見釋迦牟尼佛。及不動如來。由此緣故。汝於此身。得大善利。況汝已得。過人之法。時天帝釋。作如是念。彼諸衆生。聞此法門。亦得善利。何況得生。不動佛刹。尒時佛告天帝釋言。彼菩薩來人。當生彼佛刹者。亦得善利。何以故。彼諸善利。皆應得住。不退轉故。若餘菩薩。於

其現身。願生彼佛國者。悉如皆是。住不退轉。佛說此法門時。五百比丘。於無漏法。心得解脫。五千菩薩。六千比丘尼。八千優婆塞。十千優婆夷。及欲界中。無量天子。於彼佛刹。皆願受生。如來是時。皆與授記。於彼佛刹。當獲往生。若餘有情。當願生者。如來亦當與記生彼佛刹。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所謂動徧動等徧動。搖徧搖等徧搖。震徧震等徧震。由此法門所加持故。佛說此經已。舍利弗等。及諸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洗馬臣林燫
寫書官主簿臣沈涓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二寘

易（易書九十二）

項安世家說太玄潛虛之法　易之準日也。以三百八十四爻則多十八日。減四正卦則又少五日及四分日之一。故言準日者必以每卦增七分。六十卦凡增四百二十分。日法以八十分爲率。則其四百分可當五日。其二十分可當四分日之一。而後始與星度合。然作易者初不以星度之差而增吾之六爻而爲六爻七分。亦不以星度之少而減吾之蹇兌坎離四卦而爲六十卦。吾知爲吾易而已。至於太玄則八十一首。每首九贊爲七百二十九贊。以兩贊準一晝一夜。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零一晝矣。而尚少一夜又四分日之一。作太玄者於是即八十一首之外別增踦贏二贊。其一以當一夜。其一以當四分日之一。凡以求合於星度而已。而不卹吾贊之無首也。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玄之作也有人爲焉。此易與玄之辨也。易之畫卦也。一奇一耦。三之則爲八卦。雖欲增其一。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又以八卦相重

爲六十四卦。雖欲增其一。亦不可得也。欲減其一。亦不可得也。蓋皆自然而然。非彊然也。至於潛虛則以五行生數爲原熒本卝基之五象。又以五行成數爲委焱末刃冢之五象。五生五成。共成十象。十十相合。其數爲百。不可增減也。而作潛虛者乃每行以本數除之。一者存其一而去其九。二者存其二而去其八。自是而上。去七去六去五去四去三去二去一。惟十則盡存而不去。積所去者凡四十五。而存其五十五行以爲潛虛。曰。此天地之數也。則其爲術亦盡勞矣。故曰易之作也以天。而虛之作也有人爲焉。此易與虛之辨也。　潛虛減法　原減五。委減四。共減其九。熒減五。焱減四。共減其九。本減五。末減四。共減其九。卝減五。刃減四。共減其九。基減五。冢減四。共減其九。以上五九共減四十五。行。以五行生數配生數者。惟原左得全配。原熒本　基至熒左則減一。（委）本左則減二。（原熒）卝左則減三。（原熒本）基左則減四。（原熒本卝）凡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五行成數配成數者。惟委左則全配。委焱末刃冢五焱左則減一。（委）末左則減二。（委焱）刃左則減三。（委焱末）冢左則減四。（委焱末刃）亦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生數配成數者。惟基左得全配。委焱末刃冢至卝左則減一。（冢）本左則減二。（刃冢）熒左則減三。（末刃冢）原左則減四。（焱刃末冢）亦減其十。止用十五。　以成數配生數無全配者。冢減一。（基）刃減二。（基）末減三。（本基）焱減四。（熒本基）委則全減五。（原熒本基）凡減十五。止用其十。呂儕半粲澤論說　易當觀其生生不窮處。　易須於常時平讀過處反覆深體。見得句句是實。不可一字放過。如此讀易。雖日讀一句。其益多矣。若泛泛而讀。雖多亦奚以爲。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精得。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乎實。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而不發。躍如也。遠喪卻。大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伊川易都不偏。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　過在夫而不在傳。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時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爲吝。（胡氏易）陸象山語錄　後世言伏羲畫八卦。文王始重之爲六十四卦。其說不然。且如周禮雖未可盡信。如某人言三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蓋筮惕從亦見於經書。必非僞說。如此則卦之重久矣。蓋羲既畫八卦。即從而重之。然後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扶持天下之理。文王蓋因其緐辭而加詳以盡其變爾。　繫辭首篇三

句可疑。蓋近於推測之辭。吾之深信者書。然易繫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等處深可信。　伊川解比卦原筮。作占決卜度非也。一陽當世之大人。其不寧方來。乃自然之理。豈在它占決卜度之中。原筮。乃象初筮之義。原。初也。古人字多通用。因云伊川學問未免占決卜度之。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知道者不能。揚子謂文王久幽而不改其操。文王居羑里而讚易。夫子厄於陳蔡而弦歌。豈久幽而不改其操之謂耶。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爲昏愚。通徹則爲明知。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知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卦上離以六五一陰爲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於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爲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言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於爻畫名言之末。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屯。陰陽始交。一索而得男。再索而得中男。六三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指下卦之漸入。上卦坎險之地。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正孔子曰。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雖然。

人當止邪於未形。絕惡於未萌。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蒙九二一爻為發蒙之主。不應更論與九五相得與否。包蒙納婦即克家之事。後世言易數者多只是眩惑人之說。　程先生解易。爻辭多得之。彖辭却有鶻突處。陸象山集易數　為張權叔書。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表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謂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

之策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於陽。故道家為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陰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於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為連叔廣書。　三奇者四四四也。三耦者八八八也。此老陰老陽也。即乾坤之象。故不容有二。若少陰少陽則各有三變。此六子之象也。兩耦一奇。則四八八為震之象。八四八為坎之象。八八四為艮之象。兩奇一耦則八四四為巽之象。四八四為離之象。四四八為兌之象。四象生八卦亦可見於此。　三奇（四）　為老陽（變）　三耦（八）　為老陰（變）　兩耦八一奇（四）　為少陽（不變）　兩奇（四）　一耦（八）　為少陰（不變）　一二三四五五行生數。　二四六八十五材成數。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生而未成不可用。故用其成數。三者變之始。五者變之終。故數至於五而變化具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莫非五也。天數五。一三五七九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也。生數五。一二三四五也。成數五。六七八九十也。三象著於三才。五象上著五星。下著五岳。總為五方。五方之形正分之亦四。隅分之亦四。五無分界。故天有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旺四季。孟子言四端不言信。孔子嘗獨言信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屢言主忠信。醫家言六脈皆有胃脈。人無胃脈則死。亦此理也。故四為數之大紀。五在其中矣。四營成易亦此理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四象者陰陽有老少。謂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或曰六七八九為四象。即是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也。四者一體。七八為裏。陰陽之分自裏始。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六九為表。裏常少。表常老。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四者其本數也。以四積之。則百四十有四。乾坤之策見矣。四六二十四。每爻二十四策。六爻積之。則百有四十有四。故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四九三十六。每爻一十六策。六爻積之。則二百一十有六。故乾之策二百一十

有六。一三五七九。此則天之五奇也。而其中為五。故五為天中數。二四六八十。此則地之五耦也。而其中為六。故六為地中數。十日者陽也。乃二五之數。十二辰者陰也。乃二六之數。天中數為十日。地中數為十二辰。五音六律亦由是也。十日十二辰相配至六十而周。故甲子六十。四六二十四。四九三十六。二十四是老陰之策。三十六是老陽之策。老陰老陽相配而為六十。四七二十八是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是少陰之策。二十八與三十二相配。亦得六十。皆陰陽相配之數也。

三五以變錯綜其數

數耦則齊。數奇則不齊。唯不齊而後有變。故主變者奇也。一三五七九。數之奇也。一者數之始。未可以變。自一而三。自三而五。而其變不可勝窮矣。故三五者數之所以為變者也。有一物必有上下。有左右。有前後。有首尾。有背面。有內外。有表裏。故有一必有二。故曰一生二。有上下左右首尾前後表裏。則必有中。中與兩端則為三矣。故曰二生三。故太極不得不判為兩儀。兩儀之分。天地既位。則人在其中矣。三極之道。豈作易者所能自為之哉。錯之則一二三四五。總之則為數十五。三居其中。以三紀之。則三五十五。三其十五。則為洛書九章四十有五之數。九章

眞位。縱横數之皆十五。此可見三五者數之所以爲變者也。九章自一至九而無十。然一與九爲十。三與七爲十。二與八爲十。四與六爲十。則所謂十者。固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間矣。雖無十而十固在其間。所謂十五者。五即土之生數。十即土之成數。然則九章之數雖四十有五。而其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已在其間矣。由是觀之。三五之變可勝窮哉。天地人爲三才。日月星爲三辰。卦三畫而成。鼎三足而立。爲老氏之說者亦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蓋三者變之始也。天有五行。地有五方。一二三四五則五行生數。六七八九十則五行成數。一三五七九爲天數。二四六八十爲地數。易大傳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爲合。蓋一與五爲六。故一六爲合。二與七爲合。蓋二與五爲七。故二七爲合。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然。故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五爲小衍。五十爲大衍。蓋五者變之終也。三五以變。而天下之數。不能外乎此矣。天地既位。人居其中。嚮明而立。則左右前後爲四方。天以氣運而爲春夏秋冬。地以形處而爲東西南北。四數於是乎見矣。然有中然後有四方。中與四方於是爲五。故一生水。而水居北。二生火。而火居南。三生木。而木居東。四生金。而金居西。五生土。而土居中央。黄勉齋

集易說　警學謂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則是虛也。程子以爻爲人。以位爲時。則實有是事也。以爲虛。則觀象玩辭者何以體驗持守之要乎。觀上文及其貫之萬事一理之語。則理定既實。以下。皆指深於學易者而言。理即體也。用即事也。理之爲體雖實。而所該者無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應乃有迹。猶實存體。所以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無形之可見。非本無也。未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睹。非始有也。程子之說。與此意自不相妨。特解易則皆推說耳。　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無所復爲。則是兼取於飲食燕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燕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耳。九五一爻盡之。非惟無所復爲。取飲食燕樂之義也。風自火出。明內齊外之義。今曰身脩家治。則於風自火出之象有所未明。火在內卦爲明。內明。身脩也。風在外卦爲齊。外齊。家治也。上九一爻是其義也。師取畜衆之義。則兵師師衆一也。今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則似以兵師師衆爲二義。師卦皆主兵師而言。然兵師師衆本亦一義。據師亦然。師之爲言衆也。在軍則有師之名。　升言順德。謂物理之升。皆以順積而致之。本義順當作慎。積小高大。方有升義。以其小而能高大。則不可不慎。故慎義爲長。　困言致命。謂委致於天命耳。本義云。猶持以與人而不之有。未明。致有二義。有以此召彼之來。兵法致人是也。有自此推之於彼。事君致身是也。大學致知亦然。二義雖不同。或移彼至此。或推此至彼。其義一也。若謂委之命。則非致字之義。故命只爲吾身性命。而致爲推以與人也。黄勉齋年譜問易上六爻　這是陰陽奇耦微成。世間事變都從這裏出。若只作人事上看便不是。如乾卦六爻。聖人便說六箇龍與人去占。初九潛龍勿用。占得這爻。一切人都未好做事。九二見龍在田。占得這爻。出得一步。利見大人上面遇陽剛九五之君。故好出來用事。這是隨人占象所值。即是爻象中間依舊有箇道理。如潛龍之時。聖人不教人出。卻教人勿用。這便是道理。史子朴語史子曰。易者象而已矣。夫事猶器也。象猶器之模也。冶金陶土。同脫一模。形雖同而質則異。是故乾坤之象。可以爲天地。可以爲君臣。可以爲父母。可以爲夫婦。可以爲首腹。可以爲馬牛。六十有四卦。三百八十有四爻。亦莫不然。苟以一象爲一事。安能包羅萬事哉。張無垢先生心傳錄或問生生之謂易。如何是生生。曰。於道理生處。不落死處。便是易。陳默堂集

答邦美叔書　承諭讀易已兩終。觀依得所。想見超卓。欽羡欽羡。淵在了翁及龜山左右。以未嘗學易。不敢輒問。今衰事已畢。幸未即死。得此披閱。而質疑無處。每當開卷。未嘗不嗟悼也。吾叔在彼。且宜著力。非唯蓋年易過。亦恐暇日難得。如淵者真可爲戒也。所引飲甘露不消。釀成毒藥之喻。以證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之吝。則恐未然。噬嗑一卦利用獄而已。六三之吝。疑而不得其情者也。故孔子於繫辭釋其初上兩爻明君子用刑之道。與夫小人可刑之理。則其餘爻視此可以類推。若更入他說。卦之全體析矣。當謂聖人立象以盡意。象近而意遠。故玩辭不必求異。惟在得味而已。觀易要得味。伊川發之。其說始於子思。今人所未喻也。味之一字。若甚淺也。然真知味者誠鮮。伊川有嗜炙之喻。亦嘗見之否。因書略及所聞。儻或不然。願更疏示一二。　答陳了翁右司書　淵於易書。嘗習讀其句讀而已。比達辱兩書。皆以所得易之精微見教。自量不肖。何足以當此意。反覆玩味。且幸且慚。所論自貪至順凡八卦。發一義例。引而同之。使參差不齊者。如魚貫擲叉。以孔子之教人。嘗參之不忍。孟子之存養。舜之孜孜爲善。與夫大學致知格物之意。纖錯其間。事理互驗。義語俱妙。而始終連絡。曲當人心。乃知古之作書者。非

獨措意圖備。其造語立言。亦無不該備也。此可以傳不朽矣。而以（闕）之初學待學教之。（闕）安能受之而不衡乎。當更熟讀而精思之。恐後日於此。或能有所進也。存其心。養其性。使所居不狹以達夫大者之夫。至於蕉梗廓然不為吾礙。進而得所止矣。而又自視焰然不有其大勞謙以終之。然後不為小人之歸。（闕）既粗聞其槩矣。若乃學易之道。以維為要。體之於身。其維安在。生生之謂易。豈續維絕之道乎。又恐諸行無常。事屬生滅。有生有滅。不可以言易矣。夫維絕而後續可也。然而曰固我之維。又曰舍我之身。何也。舍身而不易。雖可言所謂物不移。則易而無體。易而無體。則不足以見易。如是則易未嘗無體也。而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何也。豈此所謂體者無體之體乎。孟子曰。必有事焉。格物而物格之謂也。以是為易。信乎其有體矣。而今之為易者。離人而言易。故常措易於無用之地。是以步有者滯已。而入無者備空。而易之道喪矣。然則舜與曾參之所有事者彼何足以知之。向非左右以高明之學。廓古人所未發。其孰能至此。貴所謂柔來而文剛者。以剛為體而柔以文之也。故身分剛上。而文柔者以柔為體。而剛以文之也。故小利有攸往。皆天文也。其身者以剛勝。其小利有攸往者以柔勝而已。夫柔不可以偏勝也。會卑而徒以有趾也。寧徒而弗乘。顧吾之義而已。自強之道也。而賁之所以身者以剛勝也。故賁其趾為賁之初。馬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其行者自行也。尚何待乎。至於白賁則見素抱樸。無所事乎外之文也。故憂患不能入焉。是以無咎而得志。得志得不在外故也。然既謂之白。而曰無色者。豈以白可以受采。而本無定色耶。四教之所先。聖人施教於人也。故宜先易而後難。力行之所後。教人以為己之學也。故宜先內而後外。此其所以不同也。凡此雖不敢不對。而亦不敢以為然者也。其疑者求解。其是者求證。如斯而已。前書所謂震奮受震。而非能自震者也。抑管中窺豹。特見一班耳。安能聞之於未聲之前。思修於既聞之後乎。所寄語錄序。已領淨土觀音二記。於似祖處見之。用意精深。皆非淺陋者所能究測也。如有石本。乞賜兩本為望。百川學海晁氏客語。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宋魏鶴山集答丁太監（闕）書。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鏘然有懷人憂世之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進著。又以見二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見篤踐。安能遣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而施之卑庚不肖之人。若引而踦之。某則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錢丈

季詩傳在成都固見之。皆不曾得本。後來聞已刊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賸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皆本易經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復之妙贖。此之為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體。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說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遏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嘗親聞輔漢卿廣之說。易須是識得辭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古人謂本義專主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解。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濮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濮上太煩。人多倦看。邵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遂就抄說。因溫尋諸經一過。然後為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疏鹵。不惟義理愈把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大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畫此餘生作狄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耶。書樓欲榜以藝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樓。姑作六字。以備采擇。若供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但太匆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荊門張僉判（元簡）書

先天廬吟。益欲追配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少有能知之者。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衍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數以推理。令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皆知好之。如邵易不藐之為象數則俾其難知。嘗欲為之發明。今茲未能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庶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衰飾大過。向待生時精采燁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詩家常詞耶。其信然耶。

答真侍郎書

是間士人。近忽來商量讀易。不下二三十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奧。濂康節之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纂論象占。皆字字講求。才月餘間。讀者聽人人自謂有益。旁近郡亦有來

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枉此行也前所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爲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著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跋秦泊鎮兵部問易康節書　衆人以易觀易而滯於易先生以易觀心而得乎心其方圓圖皇極經世諸書消息陰陽之幾貫融內外之分蓋洙泗而後絕學也其見於擊壤諸詩述次頗潔無非此理之發焉者是何嘗有隱於人特秦泊鎮鄭揚庭章子厚諸公不足以知之耳先生嘗語鄭曰山川風俗人情物理有益吾學者必取諸焉秦曰道滿天下何物不有豈容人關鍵耶先生字字言言莫非推赤心以置人腹中亦幸夫人之得其潯彼洗存中謂竟不知何術既不足以語此邵子文元其父於太高而待人太薄亦知汙者也　答劉司令書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誠哉是言詳味朱文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爲多舊見輔漢卿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之蓋不識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以作乎圓以爲如何　答知常德袁提刑（中書）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蒙游論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爲坎坎中一

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捄乎中者也坤索乾爲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爲內明故聽爲水火爲外光故視爲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矣若更以耳目之體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升降者之尤爲親切魏鶴山渠陽雜抄漢上云十翼十篇以贊易道不相附近不居聖也王輔嗣始分彖辭附于爻下軋存古文余曰翼輔其體而有所行之謂也易非十翼以輔之則人指爲卜筮之書而所作不遠矣　說卦　余曰自經秦火易書獨存然說卦一篇乃出於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蓋說卦者陳說變卦之義與夫象數所自出爾其間有伏羲八卦有文王八卦莫不該而存焉自大易之後歲二萬一千六百伏羲畫而明之歲六萬五千八百八十一文王衍而肆之是以天地定位至知來者逆此伏羲八卦後世謂之範圍圖文王序而衍之即體以求用而有帝出乎震以下凡八卦焉孔子推明作說卦子夏注圖而立先天後九百餘年五代初有白雲鄭雲叟希夷陳圖南師傳分爲二派傳至康節以範圍圖說曰觀物篇作皇極經世而文王八卦亦兼明之儒學警悟學易無大過聖人之處事與常人不同常人之處事多有不及惟聖人之處事不患不及祇

恐太過夫子稱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者蓋欲勉進中年而學洗心退藏之書則處事得中斷無不及之患今不曰無不及而特曰可以無大過者此聖人謙抑之辭也中庸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寧非君子之中庸乎嘗觀夫子於三百篇之詩而斷以思無邪之一言此見夫子得詩之中也於易則曰無過於詩則曰無邪是皆一意　易數　林元齡謂予言龍門山人以易卜而善言易蓋嘗與論及易卦只有六爻而乾坤有用九用六然有七爻何也山人曰易數也數奇而無窮三百八十四爻外有用九用六此所以爲奇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亦奇數也揚雄作太元遂有踦贏二贊蓋亦用九用六之謂也不然則易之數窮矣元齡甚喜其說大抵易之爲書無所不有式以曆象式以卜筮蓋不但性命之訓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而乾用九坤用六此則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蒙齋袁易有太極銘　太極者何本不容言既不容言曷名太極極訓爲中中無不包極亦訓盡盡無所盡又加以太字何也不可得而形容擬議也太極非空空即不空太極至實至實而通未闢前冥冥濛濛一氣既判昭昭融融昭昭即冥冥融融即濛

濛此易之有也何有於易哉何有於易是故能有執有求易乃無易矣不執有則索何曰於生處觀之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大哉生乎生生之謂易生生之謂兩儀生生之謂四象生生之謂八卦生生之謂萬物生生之謂中無不包生生之謂盡無所盡可執有哉何所不有哉此非實哉此非通哉此非空即不空哉此非冥冥濛濛昭昭融融哉名曰易有易不自有人人有易人人有太極不在乎紙上之易亦不離乎紙上之易銘曰　妙矣太極易何以有於生處觀天長地久生生不窮春夏秋冬彼云無極何勞深闢我有有何斯昭昭之多　乾坤易之門銘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闔闢一陰陽也陰陽一門戶也非門戶則無以見易滿宇宙間莫匪陰陽莫匪闔闢日昱晝月昱夜闔闢也春而生秋而殺闔闢也其在人也開目見明瞑目見暗虛而息出吸而息入闔闢也其在物也舒而爲華斂而爲實飛走而鳴蟄藏而息闔闢也皆易也或曰易者變易之謂然則不易之義索何曰千變萬化孰爲變化是變化者即非變是故易之中有不易者存易即不易不易即易吾何知乎易吾又何知乎不易之易銘曰　日月爲易爲乾爲坤乾陽坤陰是易之門二闔一闢闔闢皆易於此乎入於此乎出出入有二乎一亦本

來無。衆起農東墻衆講易臣聞夫易畫於伏羲。演於文王。爻詞於周公。彖繫於孔子。而易成於周矣。故曰周易。謹按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簡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先儒之論。以簡易不易。非聖人作易之妙旨。繫辭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爲變所適。凡此皆變易不窮之義。顧豈簡易所能盡耶。自伏羲之時。世質民純。巧偽未作。故雖三畫可以盡天下之變。至神農堯舜取法八卦。以明吉凶。其大者衣裳。取乾坤而天下治。降及夏商。至周之世。民偽滋生。禮樂闕壞。天下萬事。紛然而起。三畫之易始不能以盡萬變。文王憂焉。重卦爲六十四。重爻爲三百八十四。爻爲彖辭以究八卦之用。天下有變易不窮之事。夫易爲變易不窮之書。或萬變藏於是而難見也。則乾坤爲易之縕。而藏者見矣。或萬變出於是而難明也。則乾坤爲易之門。而出者明矣。或莫不由於易也。而後謂之道。或陰陽不可測也。而後謂之神。蓋變之道。而天人之理具焉。是故陰陽變易而成萬物。日月變易而成四時。此變易之見於天道者然也。消長變易而成治亂。情偽變易而成利害。此變易之見於人道者然也。在天之變易則有神化以運其妙。造在人之變易則有明主以成其全功。今

夫君子常用。小人常廢。則天下易亂而爲治矣。純用誠實。黜逐詐偽。則萬事變害而爲利矣。此皆人道之變易。而不可以不謹也。恭惟陛下道貫三材。知周萬物。舉而措之天下者。大易之事業。與天地合其德者。大易之彌綸。方且命君儒臣講明大易。竊惟潔靜精微之妙。窮理盡性之原。陛下固已心感而默識之。小臣不學。不足以贊光明緝熙之盛。惟是易之一書。備究天人變易之理。嚮者陛下親御宸翰書易泰卦以賜輔臣。其於材成輔相以左右民。蓋與天合矣。至於人道變易。使君子常進。小人常退。以盡人道之變易者。臣願陛下體易之變。明泰之旨。使天下常治而無亂。萬事常利而無害。致誠宗社無已之休。臣冐瀆天威。無任悚死戰懼之至。　乾元坤元。元者何。大也。欲觀乾元坤元之妙。當於二五兩爻觀之。道本不可名言。而聖人命之曰元。元本不可形容。而聖人又命之曰中。大哉中乎。二五兩爻皆中位也。有陽中。有陰中。陰陽皆中也。中與正有辨乎。曰。以陰居陰。以陽居陽。正矣。然而未中也。中無所不在。在在皆有中。道至於中。不能加毫末於此。此中之所以爲大也。先儒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故皇極者。大中之謂。乾坤二五之中。所以爲乾元坤元之大也。乾之文言也。龍德而正中。謂九二也。

又曰君德也。以九居二。人臣之位。而以君德爲言何也。中無所不在。固可以通言也。自二言之。則爲見龍。自五言之。則爲飛龍。飛龍之中。即見龍之中。天下豈有二中哉。坤曰順承天。乾坤無二道也。使有二道。若之何而順承耶。六二言大而不言中。六五言中而不言大。互見也。二之直方大以中故也。五之文在中。其大可知矣。彼執一者。則謂二自二。五自五。不識貫通之妙者。不知中者也。即乾坤而推之。餘卦皆然。屯六二之十年乃字。九五之屯其膏。當屯之時。不敢茍合。寧舒徐以要諸久。不可大有爲。寧收斂而嗇其用。皆時中之道也。蒙九二剛中之才。而有包容之道。其周公遭變之際乎。六五童蒙之君。賴剛中之臣乃濟。其成王之謂乎。君臣各盡其道。正所謂中也。此蒙之所以亨也。此蒙之所謂聖功也。需九二曰。衍在中。衍之一字妙矣哉。履需之時。茍不能寬綽厥心以俟天命之定。則不可以言中矣。惟寬衍在中。自然綽綽乎有餘裕也。九五一無所爲。需于酒食而已。文王不遑暇食。時當然也。中也。成王燕嘉賓燕兄弟。燕朋友。故舊時當然也。亦中也。故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訟非得已也。九二之不克訟。其惟剛中乎。剛中故能息訟。五居尊位。以斷枉直。惟其中正。是以元吉。同此一中也。或息訟。或聽訟。中無往而不在。其可

以執一言哉。師五陰一陽。一陽爲卦之主。九二是也。其丈人之謂乎。故曰在師中吉。六五爲長子。惟其中行。故能代大君當帥師之任。若後以弟子分其權。則失中矣。兵凶戰危。其可輕也哉。比六二處比之時。無阿比之私。得中正之道矣。故不自失中。乃吾之本心也。何失之有。以九居五。明白洞達。故曰顯比。既曰位正中。又曰上使中。甚矣中之可尚也。自屯至比。或上體。或下體。皆有坎焉。履險而不失其道。不足以驗中之可比。通行而無礙也。至小畜則免乎險。九二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中。我所固有。行其所無事。自中自吉。其不失固宜。九五有孚于衆陽。以中正而居尊位。豈獨富而已哉。能使九二得牽攣而復于上。蓋不止乎獨善而已。復之九二。坦坦乎無係累之私。惟其剛中。故不自亂。九五履帝位之尊。剛中之上。允爲正當。然猶有貞厲之戒何也。非禮勿履。兢兢自持。聖人之心。與天同運。未嘗有一毫之間斷也。嗚呼。大哉中乎。在乾坤爲乾坤之中。在餘卦亦皆同乎乾坤之中。人見其變中未嘗變也。聖人建大中以爲天下準。爲萬世準。有百千萬變之不同。而聖人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與賢與子皆中也。揖遜征伐皆中也。誅管蔡卹蔡仲皆中也。仕止久速無可無不可皆中也。過門不入。陋巷簞瓢皆中也。父師則

去。爲臣則守皆中也。中無定在，變化云爲，無往非中。雖然，變化可也，無忌憚不可也。變化者未嘗不允執，無忌憚則不允執矣。至於拘儒，則又執一而非執中矣。天下之所以亂日多，而治日少者，無它故焉。不壞於執一之拘儒，則壞於無忌憚之小人，前史所載，昭然可觀。嗚呼，安得明易君子而與之論中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之未畫，妄有陰陽。陰陽尚無名，妄有道名。嗚呼，一之未畫，已具陰陽。陰陽未有名，道在名之先。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體，有體亦太極。太極無畫，有畫亦太極。太極非陰非陽，陰陽亦皆太極。不名曰道而名之，何耶。名爲未悟者設也。名立而人愈不知道。離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非也，即奇耦剛柔動靜而言者又非也。噫，甚矣人之難悟也。吳詠鶴林集某閑居寡儔，時蒙賜書以勞岑寂，且辱錄示至日講義見教。體段平正，辭指條達。如以子半爲復之初，黃鍾爲復之候，仁爲復之元，仰見探索之工。但首關諸儒動靜之說，此爲未瑩耳。蓋陰陽易也，動靜易也。易六十四卦，無非天地之心。然二陽爲臨，三陽爲泰，四陽爲大壯，五陽爲夬，漸生漸長，日新月盛，心普萬物，而流形於穹壤之間。於斯時也，物寔相雜，難可名狀。大壯雖曰見天地之情，而所見者特其發達於外者耳。而心之精微妙審，則未之能測也。惟復小而辨於物，五陰方剝於上，而一陽已生於下。當肅殺之中，已有孳萌之兆；於貞固之下，已有流動之脉。生生之理，無一間停息。於此而觀，則昭明潔淨，見得天地之心最爲親切。故在周子則謂之陽之根，在程子則謂之動之端，在朱子則謂之闢之始，在邵子則謂之陽之初起處，大抵皆於動之端說，識破此心，真善觀物者也。况坤上也，震下也，坤即是靜，震即是動，聖人分明以此二體畫卦。若離動靜而言陰陽，離陰陽而論易道，是猶以無寸之圭而測景，以不度之衡而觀星，則復易爲紙上之易，又安能窺測造化之心哉。蓋易自老氏王輔嗣以來，止就歸宿處觀復，至河洛諸儒方以發動處觀復，羲文周孔之精蘊奧義，至此復大明矣。不審尚中便以迎長日之至者爲復耶，抑自夏五至冬十一月者一年之復也，自午初至夜半者一日之復也，自午日凡七日復得子日者一月之復也，自午歲凡七歲復得子歲者一紀之復也。天道循環，卦脉流通，合之爲一紀，分之爲一歲，析之爲一月一日，無日不可御來復，無時不可驗生意。式自小雪積分，式從中孚起卦，式又謂應鍾當復，縱施橫設，無不可觀。只看入

落處何如耳。不知落處明，安得用處活。此卻要吾人喫緊用工。書問往來，亦附贅懸疣耳。尚中識見自高，處心常奧，必欲窮極，某靜中自得之妙，又安能妙萬物以爲言哉。一日之間，鷄鳴而起，讀經東窻下，飯罷歸池，習古法帖，學未成又棄去，後命子姪以所讀之書隨筆抄記，呈之後有山有梅圃竹塢，非風雨日暖不出，夜則青燈中古繙閱史冊，學至子之半乃寢。尚中以爲易乎否也。雨寒迫節，草草古答未教，餘俟後訊。某自中川罷守，僕回苕溪，竊居林水之間，粗安其拙，雖白道而實窮不問也。嘗訪問朋友生死，中間得和起奧死矣，或有謂東坡亦上仙者，昉亦疑之，何天之不愍庇吾鄙耶。狀近書問使者以故，則知挈婦子隱於吳門，幾與世相隔，所以人謬傳耳。南窻讀易，想日有新知。但六經惟易最難學，伊川平生所得只在易傳，嘗曰：吾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六十以前紬繹，六十以後著書。其傳之成也，猶不敢輕示門人，且云只說得七分。今台翰便謂自有此易，未有此解，何其言之易也。且勿言卦象爻辭，先說易一字，老先生只言變易，蓋謂陰陽相碓，日月相斛，晝夜相承，死生相摻，其大綱領不出乎此。或者戴神墨復震，或以玄測，或以後傳，或以本氣餘氣言，或以純體破體論，或以飛行流通者，若見理到，亦只是變易之易，不然則流爲醜博之學也。尚中以爲何如。近歲大夫看論議，嘗奇序引，未然，好推命名曰衍究，卻又作好奇，吾人只是講學讀書，不妨細商量。獨懼其年之老也，僥爲日夜孜孜，斃而後已。因答來教，輒備及此。亡弟壙誌一本就納過目，必爲惻然。春和，切望挈小艇訪我於花外，當同作徑山洞霄之游。餘筆以斷，文斯道珍重，瀑流潤泉

日記

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而明三才之道。是以立天道以氣曰陰陽，立地道以形曰柔剛，立人道以形氣而統之以知識曰仁義，是三才之道皆稱一而爲二也。亦其所見如此，或有所本也。　晁子止云：易之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咸常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於天道，下篇始終於人事，故上篇始於天地而終以坎離，下篇始以夫婦終以未濟也。　晁子止以先說易似類晉人老易之論，亦非汎然而爲之說者。如曰乾爲馬一章，說卦者遠原諸物也；乾爲首一章，說卦者近取諸身也。昔包犧氏仰觀天象，俯察地法，與鳥獸之文，始畫八卦，知萬物皆備於身。或取諸近，遠遠取則八卦具於萬物，無非身，是以神心包乎萬方；近取則八卦具於一身，無非物，是以凡目不察乎六府。知此，則三才雖異而其理可通

萬物雖殊而其情可類。所謂一以貫之者。若捨之而作易。其道無由也。此一段亦可取。 王昭素離易與天地準。合精氣爲物。道爲一章。至君子之道鮮矣。胡巽之則至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罷。以道斷一陰一陽之謂道。至君子之道鮮矣。 余先忠正甫記曾見方亭嘉說。孫伯長之孫云。伯長有易書。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孫行。易道復晦。又云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驗。理則昭然。又六子即是乾坤破體。又畫卦取象本爲時物。見於日用。無所不合。此麻衣道者易說也。 又周易何以止於有孚失是一句乎。曰春秋言人事之書。凡二百四十二年而止於西狩獲麟。蓋以天道終也。易言天道之書。凡三百八十四爻而止於有孚失是。蓋以人事終也。王通曰春秋天道終乎。司馬遷曰易本隱以之顯。太二子者其知制作之旨者歟。易是衆聖人之作。有子曰者孔氏言也。孝宣帝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大小戴禮博士。注謂嚴彭祖顏安樂。（章建初四年詔）陸登讀易三年不曉文義。 晁子止曰列禦寇謂氣爲易而不及乎陰陽。王通謂人爲易而不及乎天地。皆一偏之論。 郭子和易書其所長所見盡見之。呂伯恭易音訓只是呂氏文字。朱元晦本義神使離則有功。聚論則過矣。

程可久解易抑末矣。盡變不失時易道也。質易與體易殊異。 易無所不備。垂世明道之書也。書出治以紀變。詩治效之著於人心不自已之書。禮教人爲學。春秋撰王道之散。易自前以及於後。春秋由後以及於前。周官一書爲成王作也。周公輔文武。文武用周公。何待於書爲。 呂麗澤說易多疑程而少質。朱晦菴說易。多祖邵而少通。 伊川所解易未足以盡易。亦足以盡見其學也。 程正叔解易云。位極而無適。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張平子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則易亦未爲全書。 希夷消息麻衣易云。山自天之二而降於乎。未有人言及此。當更詳究諸家之說。 宣武集諸名勝講易日說一卦。甯文欲聽聞此便還。曰義自當有難易。其以一卦爲限耶。俞文豹吹劒錄 孔子曰加我數年。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蓋學到則理到。年長則識長。史蓮峯先生家集三易之書。名之所命。必有其義。書之所作。必因乎人。卦之所次。數之所占。孰同而孰異。取而爲卜筮者。孰當而孰否。其推明之。 甚矣道之難明也。聞道者多而知道者少。語道者衆而味道者希。其弊蓋起於世之儒者措意太過。立言太高。而不能知道之深。味道之切。是以道日遠人。而人亦以道爲清虛無用之物。舉而措之莊老之間。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盡。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言道也。非言文也。語道至是。則道之興亡。非天而何。苟天下幸而聖人百度修明。庶政和務則是道也。應入於刑名度數之間。而爲禮樂刑政之化。天下不幸。庸君晦世則是道也。亦將自晦於無用之地。歷古而來。聖聖相承。雖所尚之不同。所爲之各異。而與區所傳亘千古。歷萬變亦無非是道而已矣。故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三聖相承而守一道。故繫辭亦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故古之聖人所以體道之妙。用道之實。其示天下也雖有可見之迹。而實運於不可見之心。雖有可知之事。而實藏於不可知之用。其舉而爲事業。則可知而可見者。常載於詩書。其化而裁通而變。不可見而不可知者。獨傳於三易。則易之書貫天之所畀。道之所存豈可輕議之耶。昔伏羲之作。造於太古之初。其聖神之妙。仰觀俯察可以劃卦矣。然而未敢以自爲也。及龍負圖而出於河。龜負書而出於

洛。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文王當明夷之時。羑里之難。險阻艱難。備嘗知矣。重爻之意。亦未敢以自擅也。及鳳凰之至。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仲尼值晚周之衰。負天縱之將聖。以好學之不倦。亦可奮然而興易道矣。然亦未敢自專也。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逮夫五十以學易。且韋編三絶。豈非是書也。天之所畀。道之所存。而聖人亦不敢以輕議者耶。向使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是數聖人者亦泯然而已矣。柰何聖人憂患之心。思天下後世之切。至以謂吾而不言千百載之後。吾之所謂妙用者蔑而不傳。則道亦從而喪矣。是以伏羲神農黃帝則有三墳焉。夏商周則有三易焉。三墳亦三易也。三易亦三墳也。其妙道一也。是皆聖人不可易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間。蓋是書也亦幸而出於三皇之時。而顯於三代之際。亦不幸而罹春秋更戰國。遭秦歷漢。泯没於千百載之後。遂使腐儒曲學得以肆其臆說妄儀。上古遂以爲無用之具。雖或取信於一時。然亦不過目之爲卜筮之書。大抵其說不過有四。以謂春秋之說。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楚子指以視子革以能讀古書。春秋之至今幾千百年矣。時之久遠。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歷古而來。興替之說不可勝數矣。風雨之霑濡。水火之沉燼。亦

燬矣。西漢之興。雖間出於屋壁之藏。未必能無遺散者。故漢下求書之詔。是書亦不顯於是時。藝文志所錄古書爲詳。而是書亦不載於當世。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周易實出於近古。遭秦焚書。又以卜筮獨得不廢。能然而載凡一卦。需于血出自穴。與夫係辭所謂子曰之辭。後世之議者。未免致疑於其間。况是書姓紀皇策政典之篇。文辭質略。義旨深厚。不可以言語追者。又爲能曉其義耶。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羲和湎淫。夏后征之。其出征之辭引政典曰。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後世莫不以爲夏后氏爲政之典。雖孔安國亦莫不以爲然。今此書政典之篇頗與書合。則其辭之可具載於詩書。隱而難知。略而不詳。又不過如此。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嗚呼。歷是四疑。而遂使三皇與夫文王孔子盡心者混。非特辭辭不伸。又入於卜筮之學。殊豈知治天下之妙用實在於此。人更三聖。世歷三古。天之所畀。道之所在。者嗟噫。所不可知之事關之可也。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苟不能然。而實鼓邪說。妄指聖人之書以爲僞矣。可不痛也哉。承明問之及。然而欲論是書之義。則非止十總之窮思。數萬之衆辭。蓋聖人之神道妙用寓於其間。而實非區區場屋之文所敢議也。若夫止於名之所論。書之所作。卦之所次。數之所占。與夫取而爲卜筮。下及諸儒之論。秘府之藏。則亦不敢不論。以攻邪說。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以淳厚化斯民。天人之妙趣。性命之至理。藹然見於當時。故天不愛道。河圖洛書後降是道。以助至化。元豐之七年。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屬。歷唐州之比陽。是書復出於野民之家。天之未喪斯文。豈特斯民之幸。而亦吾道之幸也。昔孔安國叙書。以謂伏羲神農皇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天道也。今考墳之所以有三。曰三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書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謂之歸藏。形墳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蓋墳雖兆於三皇。而其道實顯於夏商周之際。故仲尼常曰之杞而得夏時。之宋而得坤乾。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此其命名之義。作書之人有如此者。連山之書以艮爲首。歸藏之書以坤爲首。坤乾以乾爲首。雖三易之書。卦之易次。名之不同。而其經卦者皆八。其重之皆六十有四。及夫揲蓍布數。取以爲占驗。則陰陽老少之數。大抵亦不離乎七八九六而已。蓋七八者。少陰少陽之數。而九六者。老陰老陽之數。天地之所爲。時運之所會。雖聖人亦豈得與奪於其間耶。此其次卦之序。占數之際。雖稍有不同。大抵如執會要以觀方來。終而殊塗同歸而已矣。此其卦之所次。數之所占。

其同異有如此者。然而周禮獨載是書於太卜筮人之官。而純取以爲卜筮。遂使聖人之神道。以爲後世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說。先儒或以周禮爲戰國之說。不足怪者。且左氏好巫。其所載占筮最爲詳悉。以周易爲占者十有六。以連山歸藏爲占者一。南蒯之筮。周易之筮者也。遇坤之比。其繇黃裳元吉。穆姜之筮于東宮。此連山歸藏之筮也。遇艮之八。其繇曰。元亨利貞。是南蒯穆姜之筮皆吉兆也。然而咸以爲不祥之事。惟此二兆頗爲近正。其餘又怪誕不經。則是書謂之卜筮則可。謂之醇爲卜筮則不可。此其所以爲卜筮者如此。然是書之不幸。汩沒于讖。而杜子春鄭康成皆先儒之美者。而無一言以及之。又從而爲之說曰。此陰陽之說也。惟杜預孔安國輩粗能得之。而亦紛紛藉藉。終以不據。至於隋唐之盛。括囊典籍。文物粲然。而秘府所藏尚不過連山歸藏二十三卷。而坤乾之書亦未見其間。此其諸儒之論。秘府之藏。不過如是而已。此三易之始末也。抑嘗論之。書之汩沒于世。非大聖大賢則不能振起之也。有若荀子。有若鶡冠子。有若儀禮。有若墨子。非韓愈而振起之。則與異端邪說。並棄於世矣。有若列子。有若文子。有若鬼谷子。有若亢倉子。非柳宗元而力辨之。則其遺編餘論亦與草木而俱燼矣。是數子者。尚不過論五霸之大略。或崇虛無之空言。或爲黃老刑名之學。或出於戰國縱橫之流。而二賢尚能扶持。使得炳燿以傳誦於人之耳目。況三易之書。天之所存。道之所在。聖人之妙用存其間。此正諸生喜與執事者論之。經濟編司農卿兼尹京　淳熈丙申。臨安府擇尹大臣。啓擬公在議中。參知政事李公彥穎奏李椿於人無委曲。　王音曰。正欲得如此人。被旨兼攝。　特對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比六二。比之自內。貞吉。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觀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象

曰。觀我生。觀民也。　無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九五。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　咸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九五。咸其脢。無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九五。嘉遯。正吉。象曰。嘉遯正吉。以正志也。　家人六二。無攸遂。在中饋。正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正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萃六二。引吉無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無咎。中未變也。九五。萃有位。無咎。匪孚。元永正。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革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無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漸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既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寔受其福。吉大來也。　右十六卦。九居五。六居二。皆當其位。而屯否同人。觀。無妄。咸。遯。蹇。萃。既濟十卦。二五中正相應。而皆有戒懼。比之爲卦。九居尊位。餘爻皆順。一陽有民之告。坎之體。而無震之動。所以吉也。隨乃動而說。天下隨時變泰之卦。故九五嘉吉。而二猶有所失焉。家人女正之卦。二五位當而相應。故吉。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不可不正也。益二五相應。皆吉。蓋損上益下之卦也。革之時。文明以說。有元亨利貞之德。已日而後革之。當之至也。故悔亡。二五皆吉。漸之進也。如女歸焉。故二五皆吉。亦有三歲不孕之艱焉。　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師九二。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正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泰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大有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無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

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蠱九二。幹母之蠱。不可正。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臨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咸臨吉無不利。未順命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畜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無尤也。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常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六五。常其德。正。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正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大壯九二。正吉。象曰。九二正吉。以中也。六五。喪羊于易。無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睽九二。遇主于巷。無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解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正吉。象曰。九二正吉。得中道也。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損九二。利正。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正。中以爲志也。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升九二。孚乃利用禴。無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六五。正吉。升階。象曰。正吉升階。大得志也。　鼎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謹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六五。鼎黃耳金鉉。利正。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歸妹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正。象曰。利幽人之正。未變常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未濟九二。曳其輪。正吉。象曰。九二正吉。中以行正也。六五。正吉無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右十六卦。九居二。六居五。皆非當位。而二五相應。俱吉。惟大畜雖說輹而無尤。損雖有征凶之戒。而能中以爲志也。常六五婦人吉。夫子凶。夫婦之道。非君臣之事也。大壯六五一爻。有喪羊之象。而亦無悔者。喪羊謂不成兌。而有兌體。故無悔。終歸于成乾也。　臣竊嘗讀易。觀聖人立象。明君臣之道。別君子小人之分。垂教萬世。深切著明。非空言也。乾。陽物也。其體剛健。爲君之象。坤。陰物也。其體柔順。爲臣之象。六爻之位。以五爲君之位。以二爲臣之位。王弼以謂初上無定位。係辭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中爻不備。謂二三四五爻也。故凡六居二。九居三。六居四。九居五。爲位當。九居二。六居三。九居四。六居五。爲位不當。六十四卦皆然也。故九五爲君之位當。六二爲臣之位當。又凡位當則曰正也。二五皆謂之中也。其吉凶悔吝。皆取于當位正中與否。又應與不應耳。二五一陽一陰。則謂之應。俱陰俱陽。則謂之

無應是皆有據者也然則六十四卦二五相應者三十二九居五六居二當位相應宜乎言無不利而考也比否同人隨觀無妄咸遯家人蹇益革萃漸既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辭多艱六居五九居二位皆不當宜乎不利而考蒙師泰大有蠱臨大畜常大壯睽解損升鼎歸妹未濟十六卦則二五之辭多吉何哉此聖人之教必然之理也蓋乾以剛健爲體以虛中爲用虛中而行其剛健也坤以柔順爲體以剛中爲用用剛中而守其柔順也故乾天也在上坤地也在下而乾下坤上則爲泰乾上坤下則爲否是乾坤交則爲泰不交則爲否乾坤也陰陽也剛柔也健順也互相爲用不可須臾離離則非道也故乾陽剛健象君子坤陰柔順象小人是故乾在下則君子內坤在上則小人外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天人之事泰矣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天人之事否矣此所以有取于六五九二之相應無取于九五六二之相應也六五虛中之君能用剛中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濟之理九五剛中之君惟用柔順之臣則天下之事無不靡矣有如臨之九二曰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未順命也臨二剛浸長將泰之時也九二剛得中上應六五柔中之君苟不知四陰尚衆天道未光臣

區以委曲順命下保其民而急于求合以圖進用六五應之則變而爲也夫將泰之道有乜胥之凶矣惟未順命安其位爲君保民以待三陽交泰上下志同然後初應四二應五則成咸感之吉故初二二爻皆曰咸臨象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三變然後成乾故也六五知臨謂能委任九二剛中之臣不急責其順命故能成泰之時九二兌之中有信而無悔故辭曰孚兌吉悔亡象曰信志也六五知其可信而行之故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彼區區謏佞之臣常萌規進之心或覬望或有所進獻者曰我能承順君命是焉知咸臨之義哉夫未順命者非不順命也待乾體成天道光而上下交耳非用剛中而守柔順者焉足以語此遯之爲卦於臨之象聖人已豫言八月有凶焉二陰浸長將否之時爲君子之戒故六二之辭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不言中正不言位當不言利吉無咎但曰固志而已蓋柔佞固位之象如黃牛之革牢不可破莫之勝說言莫能盡也此爻所以獨不言遯戒否剝之內皆由此爻聖人垂戒豈不深切著明乎至如咸九五六二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常六五九二位不當相應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聖人之情又可見矣詳味諸卦意旨相符仰惟陛下虛己待物至如臣革微

賤亦受其盡言可謂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深合易旨之妙矣然則未見有剛中而守柔順之臣上副陛下焦勞求治之意者臣愚應未以剛中求之而姑取柔順之士故士夫從風之化皆柔順以固寵祿而已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蓋皆取于順而臣輒以柔順爲不然者若不以剛中而守其柔順則將無所不至故聖人戒履霜堅冰之義曰蓋言順也言順之極則必至於是也故六二之辭曰直方大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不專取于順也臣願陛下觀象玩辭取九二剛中之臣或未即順命使究其義無虧則信而任之察六二柔順之臣或無所守而挾情則絕而外之君子小人之分既別必得盡臣道之士仰副陛下恢圖之志可以端拱而天下化成矣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吉凶生自然之理也若使君子同小人非國家之福或指善類爲黨或專交結爲謀辨之宜早辨也內君子外小人永泰之道伏惟陛下聖明必能察之而不失也臣狂瞽之言冒犯天威不任惶懼待罪　金正叔集

六日七分　乾坤二卦天地闔闢陰陽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其易之門也陽不得陰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長之道既於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

若夫坤之純陰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陰極而陽復故乾之初九來居坤之初位是爲復䷗此乾之一陽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于乾之九二來居坤之二位是爲臨䷒此乾之二陽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來居坤之三位是爲泰䷊此乾之三陽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來居坤之四位是爲大壯䷡此乾之四陽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來居坤之五位是爲夬䷪此乾之五陽用事三月卦也及夫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上位而夬之上六一陰爲五陽決去故六位純陽復居於乾䷀乾純陽用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亢極矣陽極則陰生故坤之初六來居乾之初位是爲姤䷫此乾之一陰用事五月卦也以至于坤之六二來居乾之二位是爲遯䷠此坤之二陰用事六月卦也又坤之六三來居乾之三位是爲否䷋此坤之下體三陰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來居乾之四位是爲觀䷓此坤之四陰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五來居乾之五位是爲剝䷖此坤之五陰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來居剝之上位是一陽剝落也故六位純陰復居于坤䷁坤之上六用事者十月卦也陰極則陽來故復歸于乾觀乾坤六爻之動則十二月陰陽代謝之功畢矣復一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二陽

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姤一陰生。故曰柔遇剛也。一陰之來。小人之道亨。故變復而為姤。遯二陰生。故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之道消。故變臨而為遯。夬五陽並進。上一陰將隕。衆陽之盛。君子之道亨。以剛決柔。故變剝而云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剝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衆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故變夬為剝。易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復卦云。七日來復。或者謂日當為月。皆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于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明矣。輔嗣但云。來復者七日。諸儒妄為異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說。義六日七分之說。以謂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內。六爻主六日而尺餘七分耳。即當槩舉六日而言之。不當云七日也。又況六十四卦。以每卦當六日。即當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計有四百四十八分。得五日餘四十八分。總其數當有三百八十九日。餘四十八分。則當朞之數繆矣。說者無所依據。故妄震離兌坎為四方之卦。獨不繫於日。又妄云震離兌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日。既云用事之日。豈得不繫於日且乾坤於八卦為父母。為天地萬物之祖。何為亦只主

六日七分之數。如是。則一歲四時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分爾。乾坤二卦之用。於天地四時之功。何其小也。孔穎達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十月當乾坤用事。坤卦有六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至陽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云。七日也。如穎達所論。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矣。設只以十月純坤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設以六日七分之說為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則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備矣。卦主六日七分者。漢之易家皆無此說。惟京生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候風雨寒溫。言災變之術。固已妄矣。非聖人設卦垂教之本意也。

初上無陰陽定位　輔嗣略例云。按象無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繫辭但論三五二四同異功位。亦不及初上。何乎。唯乾上九文言云。貴而無位。需上六云。雖不當位。若以上為陰位耶。則乾之上九不得云貴而無位也。然則初上者是事之終始。無陰陽定也。故乾初謂之潛。過五謂之無位。未有處其位而云潛。上其位而云無者也。歷觀衆卦。皆亦如之。初上無陰陽定位。亦以明矣。又云去初上而論位分。則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謂之陽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謂之陰位。初上卦之終始。位無常分。非可以陰陽定也。故繫辭但論四爻功位之通例。不及初上之定位也。君卿謂乾之初九亦陽之位。陽德未章。藏其用謂。故謂之潛。上九亦陽之位。但以亢極非君之位。故云無位。需之上六。以一陰居卦之極。極非君位。而為三陽之主。故云雖不當位。非謂無陰陽之位。輔嗣但以乾需二卦觀之。故謂諸卦初上皆無陰陽定位。又輔嗣辨位之說。直以卦下之爻為陰。卦上之爻為陽。此又失之遠矣。夫陰陽本位。但以數而言。初三五本奇數。乃陽之定位也。二四六本耦數。乃陰之定位也。至于揲卦爻以時成。或動而之變。得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剛柔之體。各來其時而來居。有其位得君臣父子夫婦賓主之象。故其間有陰陽得其本位者。或以陰居陽。以陽居陰者。或為之主。而非君位者。或得君位而非為一卦之主者。故象有失位得位之文。惟物上是卦體之始末。非居中得正之位。猶若下繫之三章云。六爻相雜。惟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

其中爻不備。次章始有三與五。二與四。同功異位之說。是已先論初上之位矣。亦不言無位也。又繫辭云。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也。三材之道也。若只以居中四爻為有位耶。則三材之位缺而不備矣。又說卦云。易六位而成章。文言云。六位時成。既有六位之說。而固云無位。未知其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九　二質

易

易書九十三

趙善譽易說易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君父者也其數以天包地容而兼之者君父之道也元之作也所以示天下爲臣子者也其數以地承天奉而行之者臣子之道也是故易用四象而不用五行用六爻而不用九位與夫爻用九亦用六而六位以二五爲中者皆虛容而不充以待繼終之事也此君父之道也地有四方元用三方存北極以爲元老陽有三十六策元用三十三策虛地三以併天與夫書年日不書月而九位以一五爲中者皆尊奉而不敵以推造始之原也此臣子之道也元本地道而作故首之與卦準易緯之用而不準易經之體也或曰緯非經也子雲雖準之其可信乎曰卦氣圖冬至始於復復者一陽之生也先之以中孚者七日來復也夏至始於姤姤者一陰之生也先之以咸者亦七日來遇也孔子贊易上繫者天道也其舉七爻而先之以中孚之九二者冬至起中孚之理也下繫者地道也其舉十一爻而先之以咸之九四者夏至起咸之理也夫中孚咸皆感應也中孚九二無心之感先天之生陽也咸之九四有心之感後天之生陰也大抵陰陽皆由感應而生故卦氣圖以復繼中孚而以遇繼咸之義孔子實言之矣孰謂非出於子夏商瞿之所衍述乎子雲准之豈妄也哉 家陸佃陶山集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彖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効者有繫爻効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禮於天官言懸治象於地官言懸教象此有掛者有象之證也禮言效馬者左牽之效犬者右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於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於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洊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重也火

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於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於上也文於象形鳥飛而下爲至於會意水洊而至爲洊於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於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大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才而才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於父言體則於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於長女言用則於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於中男言才於中女而闕於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險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說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才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呂淨德先生集易論上 易之始蓋生於數而成於變推之而及乎人事以盡萬物之理學者安可不知也世之學者不知數之自然或以爲無補於教暮而不言之或言而駁誕迂怪務欲求合其說其甚者流而入於占術方伎之事而後已夫畧而不言者既不能洞明其原本矣言而駁誕迂怪者又不足以尊高易道取信於人而反爲之累則三才造化之緼孰從而究極其理耶嘗聞之曰陰陽之消息兩儀之動靜四時之生殺萬物之始終若有以尸之而不知其然者以數之謂也數也者至神運動之迹顯見於外而可以名之也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五行有三也五行生成之用而數之自然也分陰陽而生八卦者九六也九六者出乎數而入乎象也數之自然者五十有五而卦則止於九六者何也參天兩地而立之本其始也是故有太極而後有兩儀有兩儀而後有四象八卦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也者兩之則六三之則九九者爲奇而六者爲偶則陰陽之始而象數之本也聖人觀察天地之本統參考萬物之情狀探之於渾淪之先發

之於成著之使爲之三畫象三才也是故以畫言則曰三以象言則曰乾易也者變而相生也不變則無以適其用是故數變則三爲九象變則乾生坤乾畫則三坤畫乃六因而爲九也乾坤之畫未定陰陽之氣不相須以成則生生之用或幾乎息是故乾三畫下交於坤則爲震爲坎爲艮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奇數爲陽也坤三畫上交於乾則爲巽爲離爲兌此關氏所謂得乾坤偶數爲陰也八卦之位二十有四非無陽也而有陰之數也八卦之畫三十有六非無陰也而有陽之數也此陰陽九六之數互見也八卦之生本諸乾坤乾爲陽故其策二十有四此九六之數抑又合於位與畫之自然也不言少陰少陽者七八居九六之間也數變而卦有六十四卦生而爻有三百八十四爻具而策有萬一千五百二十萬物之數盡矣聖人知夫數之自然八卦由之而生萬物由之而成於是推明其作易用蓍之意而繫之於經曰大衍大衍者所以演天地之數而神乎易之用也是以明於無心之畫而陰陽奇偶可見焉今夫三揲之後不取其蓍之奇而歸與扐而一者而取其已揲者或多而三十有六或少而二十有四或益而三十有二或損而二十有八則天地之數兆於此而不兆於彼也夫不取其奇而一之何如也蓋適者以靜爲本以動爲末靜者得之於不爲不爲則自然也彼奇而歸與其扐而一者皆動也此以四揲之而有九六者靜也寔非其自然耶或曰然則其用四十有九者又何也曰未分而二者一也太極之象也二以象兩而後見其用也四十有九者六爻數之極也卦以八而生位以六而定畫以九而變大衍以七而知則陰陽奇偶之數其可誣乎明此者可與言易矣伏羲仲尼之心豈異哉

易論中

乾坤之生六子可得而知也八卦之爲六十四其可得而知乎不本於數不惑於氣而後可知也夫易固有數而八卦之成列不可以數言也卦固有氣而六爻之適變未可以氣言也以數言者求於八卦之先而未至於象也以氣言者得於六爻之後而不歸乎象也求於八卦之先而本於數故謂坎離先天地得於六爻之後而惑乎氣故爲卦氣起中孚蓋數與象與氣於卦之相生其迹甚近而其理甚微宜乎說者之不能別而紛紛其間也譬之於人其智愚壽夭者數也其四體具者象也其動息語默者氣也今日之曰人者將以其智愚壽夭與其動息語默之何如而稱之邪亦以其四體之具而稱之也其生而有智愚壽夭則冥而不言其動息語默之何如則未議及之蓋有生而後有體有體而後有動息語默數之與象象之與氣亦何異於是有數而後得其象有象而後知其氣也有

數而後得其象是以三畫爲乾六畫爲坤謂之乾坤而不謂之九六則卦之相生不可以數言而可以象言也有象而後知其氣是以有復之象而後明之曰七日來復有臨之象而後推之曰八月有凶則卦之相生可以象言而未可以氣言也苟質之於經以乾坤爲之始以六子爲之次敘不爲異端小說之所奪一本諸象以求六十四卦始終之變則其誰曰不然昔者聖人之言曰震一索而得男故爲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其言曰震一索而得男巽一索而得女者猶言曰一索而得震爲男一索而得巽爲女也此諸卦相生之法也夫陰陽有相求之物也由其相求然後有生生之用成萬物之象焉是以乾坤之位定八卦之交重陰必求陽陽必求陰始於一陰一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再變而窮而十有二卦成矣故乾之初求於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復坤之初求於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姤乾之二求於坤得坎而爲中男則謂之師坤之二求於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同人乾之三求於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謙坤之三求於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履此其一變也乾之四求於坤得震而爲長男則謂之豫坤之四求於乾得巽而爲長女則謂之小畜乾之五求於坤得坤而爲中男則謂之比坤之五求於乾得離而爲中女則謂之大有乾之六求於坤得艮而爲少男則謂之剝坤之六求於乾得兌而爲少女則謂之夬此其再變而窮也以此而推其中則二陰二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屯鼎四變而窮而二十四卦之象成矣又以此而推其終則三陰三陽之相求六子以次而生起於否泰三變而窮而十有八卦之象成矣與夫求之於數得之於氣而涉乎異端小說之紛紜者孰爲簡易哉

易論下

卦之有象由乾坤六子之相生而陰陽變化之各適聖人因而名之所以該三極之道括萬事之緼示人以易之本統也先儒雖有假實義用之說而未嘗互明其所以然或迂滯而不通淺易而無所考信夫物之有體必有用體之所主者一而用之所名者衆始乎天地地化之至廣至大而盡乎人事物理之至纖至微未有不由乎此也天高地卑水流濕火就燥雷之蠢蠢風之泠泠山積而上澤聚而下皆其體也視之而有常也天地相交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相通晦明寒暑得之而循環凡有生知血氣之類由之而終皆其用也推之而無窮也其歸之於卦而揭之於象也專言乎體則用有所偏止言乎用則體有所畸是必觀陰陽之相須因上下之相

焉而互言之乾坤坎離震艮巽兌有諸卦之祖也止以體言而用居其間也天地不交爲否交爲泰兩未及於下雷未宣於上則曰屯雨潤而下雷動而上則曰解地必有水爲師水必覩地爲比天與水違行訟也雲上於天可需待也上天下澤尊卑辨位則曰履澤上於天決然下潤則曰夬天與火曰同人大柔而明居於外天剛而高處於內內有剛德而外示柔以容物不失其明有高明柔克之義曰有大地雷復靜也雷地豫動也山附於地外雖剛正而內附柔邪剝也地中有山外柔順中剛正謙也少陽少陰歸妹也上示以悅下感而動隨也漸進也故山上有木曰漸蠱事也上以剛德止節於物從推行令所謂有事而待能也故山下有風曰蠱地中生木升也令行於衆而可觀望觀也火地晉顯也地火明夷隱也山下出泉蒙得其地有決導之理養晦俟時蒙也水以就下爲和居山之上蹇非其地蹇也澤性處卑在地之中上以順道臨之而下悅臨也澤必就地萃也火炎而上山止而下旅無容也坤變而艮乾變而離剛柔相交賁道成也盛陽升而在上助天施化大壯也剛德上居威令下動物不可妄也木上有火烹飪也風自火出由乎明內而後施教齊物於外家人也艮之氣旣始萬物繼之以震皆得其養故山雷頤也物之生雖始於艮及其鼓動甲坼則雷之功顯而艮之用隱言其體則二陽究其發生之迹則雷有以過之故雷山小過也木進而上澤順而下物之分也故澤木爲大過柔在內而靜剛居中而正內靜而正信發于中號令行於外以及於物故風澤爲中孚風行水上波險渙散也木上有水順于上而有水井之功也上火下澤睽也澤居上火處下位則相易勢則相戰而變生革也君德在上號令施於下則物有所遇故天風爲姤君德未居於上號令不及於下則待時而發故風天爲小畜雷電有相須之物也電作於上雷動於下有必合之理故火雷爲噬嗑雷電旣合威明之至則臨照天下故雷火爲豐山高澤卑山下有澤言高必有卑虧損之象也澤上有山男下於女咸感之理也長陽長陰相配而成尊卑之位正剛柔之氣合萬世不易乎此常也風散雷動百物皆茂益也澤無水困也水在於澤畜而不流物有其節也火水未濟不相入也水火旣濟相逮也然則否七言乎體泰解言乎用推之諸卦皆可知也蓋易以變生而象以互立皆體用之謂也或曰卦之象皆用也安可謂互見邪曰立象者以體用取知易者得其用而體可忘也是

景迂集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輒以所聞讀易自娛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於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

磁州武安縣威池軒

三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旣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於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柰何使之學者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乎伏犧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俯察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於此何衛陽猶畧排之况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予欲無言則所感不淺矣此之初聞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捨象彖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犧之易也翻乃蔽於互體旁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楊子雲準易而爲三玄三行論三微而成一家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犧氏之易也

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乎不知其何以也係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於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咸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勤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無發所以然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損革升未濟十有六卦之象以應爲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旣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則柔應而旣濟亦剛柔應也損旣濟之象何爲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象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耶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爲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夫九二之載善矣九三上九號爲無應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顧豈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爲無應而九二鳴鶴和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爲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爲有應而初九凶於捨龜六四吉於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爲無應而初六允升大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吉豐初九九四號爲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吉鼎六五九四號爲有應而六五鼎黃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爲無應而上九又

亦王鈘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爲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爲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爲得。又後何邪。由是言之。爲論夫有應無應而明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遠究其失。亦非弼倡之。特弼專以斷爲術耳。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於易論世故貴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貴奇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審於郭璞。而璞不以位爲應矣。况其不爲璞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曰。易以何爲體。遠公曰。易以感爲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鐘東響。便是易乎。矣以感論易者。猶見鄙於前人。而乃區區於六位之應不亢末乎。

位

繫辭詳於爻。而畧於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無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無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無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

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爲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拇指之微。不諱彖象之惟。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謂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爲善。則無過邪。何必用柔中而補過也。學者不以四爲中。則六四承不能用柔中而補過矣。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顛順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即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於蹇而危何也。解之九二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於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邪。困之九四號爲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當之上六號爲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爲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爲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爲失位。而旅於處。得其資斧。噬嗑象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无咎。得當也。既濟彖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象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有失。初不繫於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彼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才十有三。履。豫。臨。噬嗑。震。兑。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革。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兑。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也。嗚呼。聖人之告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象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象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无交害之類是也。顧弗明乎。學者仍倡之。善於自昧。

承乘

學者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譬如彼兑三宿期必一實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承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紛者至於專君奪民分女冠婚。患得患失。區區卦摃爲觀。觀會通於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離皆得於上。而失於下。坎皆得於下。而失於上。豈其然乎。且易之繫辭嘗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象亦有所謂從上吉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後似乎承乘而非也。象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正以一爻爲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未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象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正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爾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伯帝特爲勳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然則乘應之學。自荀爽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於周公。亦且賢於仲尼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凡六

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爲者。又復何邪。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而正。陽之居陰。陰之居陽。爲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晉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復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非初六九二六三九四六五上九之事歟。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邪。以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順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而蒙之六五不得爲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居貞之吉邪。蓋彖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爲言。又安得以爻卦爲一體哉。曾卦爻之不辨也。愚夫。　卦爻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卦爻各有所自也。卦以彖言。爻以情言。又其爲用亦不同也。學者正措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頸也。卦猶贊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蘊崇哉。得非學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意歟。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何能成小畜之卦

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成同人之卦乎。彼爲之辭曰。成卦則可。爲爻則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咥人亨者。正爲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撓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歟。如此之類。不因彖而妄使卦爻冰炭者。卒無典常旁行而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深得聖人之言者與。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於象。則亦盡於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嘵嘵於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患之。乃爲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圓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圓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著一物。是未免嘵嘵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輩乃於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弼乃太恕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之託興於草木鳥獸乎。孫盛之詆弼宜哉。盛爲象妙於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動變。故表圓

應於蓍龜。圓應不可爲典要。故寄妙迹於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章。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圓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圓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畫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猶駁輿之誚。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於五。不知孔子嘗逢掖。何乃爲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曾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邪。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未果何在邪。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爲主邪。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於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爲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於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於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於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於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於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爲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陷也。於離知其麗。而不知其

爲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彖於恒言巽而動。於益言動而巽。於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邪。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於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爲一之於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於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於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而施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然亦晚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爲咸恒。咸恒變而爲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而爲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爲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爲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居坤上。而爲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晚乎。王弼獨知貴有乾坤之變。而區區以情明爻變通。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晚邪。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亡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亡矣。弼曾未知思乎。孫盛誚弼以傅會之辯。利於浮義。至於六爻變化。群象所効。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關。非誣也。今之學者滔滔

又皆䟽之下走也。　訓詁　古人之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衆數用。至隋唐間何妥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遍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剥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壹變輕重寄於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緩而簡。唯易為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其學知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朋盍簪。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乎在古。非豫稱之資而及乎簪　則一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與今日穿鑿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為其語多倒故也。況夫易之作於中古者。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夫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使之人。䌷於穿鑿必為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籀篆隸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授受之不同。則具在别録。羅泌路史發揮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象象為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質者夫言可以一途盡。而聖人之言非可以一途盡。雖然請試為若漫言易之説

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為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為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為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三而為乾。偶畫成於三而為坤。䌷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䌷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為天。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為地。初三五之陽為震坎艮。二四上之三陰為巽離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旋酬酢有不待夫坤有。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一陽始復而為卦六。一陰始姤而為卦六。二陽始臨而為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為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於否泰而為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不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始於乾坤。中於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夫可得而變易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剛柔相易。是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為道。而亦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為剛。陰畫為柔。外卦之畫來而居内。内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乎於日月見之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于庚。故震納庚。八日而成兌。初見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午十六旦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而成艮。艮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長之道成矣。故曰日月為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為昜。昜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為昜。散於日上為冒。相對為明。對而虧為昒。易者朔也。所謂朔易。冒者晦也。明者望也。昒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昒。谷明。戴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着于東北。今夫日往月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也。將旦忽暮。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然劇而為寒。劇而兩。象之易也。暴石湧雨。積草為休。勢之易也。蚍化而蠶。蠶化而蛾。形之易也。魚華而飛。鳥華而沉。性之易也。精氣為物。游魂為變。精之

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終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為不窮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内篇曰。日月相逮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㿉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焦觕死。䌷此喻之。日月之交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爾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逮書篇今父與日逮）　明易象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順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蓋聖人之大恵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塗鬼車。語譬漫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得而闡。不取之近則遠无自而明。内外上下遠近小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无餘蘊也。抑又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彖。曰象。是亦一象也。易者遞也。日月更遞而相貿者也。遂也。度去歷逐而迹焉者也。至於象

則像此而已。景兆仿佛而未有形焉者也。（逆與迎同。逆猶待也。如卜之有測像猶想也。如夬之有擬曰逆中者。起龜罔法也。勝之數者。一起人而有隱士之意。）蓋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象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彖象亦以三物取名。易取於易。象取於象。而彖取於豕。何謂也。易者蠦蝘之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也。（易即蜥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蝘。宮曰龍子。曰蠑螈。曰蝘蜓。曰蜥虎。曰守宮。又曰蚵蟖。東齊曰蝘蜓。善治蝎疾。俗呼蝎虎。一曰蛇舅母。一日十二時。每時一變色。故三名曰易。蜴以朱砂則丹。漢武用之宮闈。為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倚而者用之。又能吐雹以雨合云。）象者茅犀之名。歸神是矣。犀形動角知幾知祥。是則彖者取於幾也。（彖亦曰茅犀。狀如牛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豬神。）而象則直取其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膝有戚倭膊應四時而已。（韓子云。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兼其細悉皆相類。又遠視之與遠見其是。狀謂之象。身具十二肖肉。惟鼻其本肉。腹隨四季移於四足。五藏胎乳。三千一歲。亦能知吉凶。宋淳化中土花剝象足。上命駭其騰。不復問之。此鼓得之前足。）是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

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之狐。童牝之牛。豬羸之豕。虎豹莧狗羊鼠豚鯫牲禽具鮒隼雉鴻雞鳴鶴鳳凰。咸取而象之。（鳳凰見狄姜之筮。）至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杌。于舟。于車。于輹。于輿。于簀。于輻。于輪。于轉。于匕。鬯。于資斧。于缾甕敝。于匡鼎。觿。茀。幕。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于繻。于履。于屨。于袂。于紱。于繩。于囊。赤紱。黃裳。于帀。于帛。韠帶。徽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廬。于牖。于舍。于廬。蔀屋。王居。于次。于廡。棟。桷。門戶。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關。于廬。于廟。于巷。于比鄰郊野。於物則取于稊。于華。于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莽。于株。于葛藟。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於月。於斗。於夜。於晝。於雷。出入於日中昃。風雲冥晦。雨霜堅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年。七日八月。在地。則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陵。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陰。於莽。於磐。於菑畬。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鹿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頂。於止。於頄。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臀。於限。於腸。於尾。于足。耳目顋面。須髮。腹背。腓拇。腓。髀。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夭。劓。刖。荷校桎梏。刵涇尸疾。婚娶慶

饗。齎咨涕洟。歌號笑語。咥嘻嗟泣。戚儀志意。遹係闃盱。寀來焚棄。靡不鮎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奎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娣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仇衆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笑青驪。田獵。征耕。獲醜涉弋。獲盟。薦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帛足。黔喙。翰音。羣章巢飛。躑躅角。棤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朱白。浮膏公餗。乾肺腊肉。飲食享餁。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者。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彖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疑滯之有。而代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為義。何緣而諳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推乾也。而坤亦為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為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馬。是故觸類可為其象。合義可為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靚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畫。以為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

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鄭樵厚二先生編數　龍馬負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與四為肩。六與八為足。五為腹心。是天地自然之數也。亦謂之九宮。縱橫皆十五數。總四十有五。（陳摶孔傳。謂龍馬出河。伏羲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大衍之數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或者六十四卦在其中矣。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是於天地之數既減其五。又虛其一。何也。鄭康成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以五行之氣通於萬物。故減五。大衍又減一。故四十有九。故嘗為之說曰。天一下降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地二上駕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天三左旋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地四右轉與天九合。而生金於西。天五冥運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以奇生者成以耦。以耦生者成以奇。天陽也。故其數奇。地陰也。故其數耦。奇耦相合。而五十有五之數備。大衍之數減其五。五行之用也。虛其一者。元氣之本也。（姚信董遇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之而其用四十九。）易之遺書　差若毫釐。謬以千里。經解以為易。（引易遺）

（東方朔皆云）。而易則无之。同優于父敬如君所。左氏以為易而易則无之。正其本萬事理。杜欽以為易而易則无之。无變優貫知言之選。武帝以為易而易則无之。按顏師古注司馬傳（差若毫釐之言）引裴駰言无。乃亦猶是也。漢儒明經執易緯以為經。宜不謬哉。嘗觀左氏所載占筮之辭。此類甚多。竊意其謂易以為特卜筮之流。決其所占。否則連山歸藏。如今不同。故禁以為經。漢焦延壽作易林。如乾之九三。則曰遁涉多格。故言迷蹇亦猶是也。　諸儒重卦之說。　王弼以為宓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以經考之。隨之上九曰。王用亨於岐山。明夷之六五曰。箕子利正。皆商周時事。然則以為神農伏羲夏禹皆非也。或以為文王武王時始追王。此已言王。似非文王時重。然則爻辭孰作之歟。宣子適魯見易象而言曰。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是爻辭意亦周公作也。然此之論易者以為人更三聖。謂伏羲文王孔子而不數周公。蓋父統子業也。（此數語見孔穎達正義。）孔穎按韓宣子之言以驗曰。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亦同此說。今依用之。）觀太卜掌三易之法。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四。則六十四之體已具久矣。　孔穎達正義云。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為伏羲。鄭玄以為神農。孫盛以為夏禹。史遷以為文王。其言禹及文王者。按繫辭神農時已有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而破。其言神農亦未為得易緯數。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不及神農。時神農見取諸益不重卦矣。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於六十四。為得其實。　孔子彖象用夏正。　或曰易象非孔子作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考之夏小正。十一月萬物不通。則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夏之制也。周制以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岳矣。恐大象非孔子作。殊不知周正雖建子。而孔子彖象皆建寅。故以復為十一月。遯為五月。此正孔子行夏時也。　文言　穆姜襄公九年。占有文言之辭。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下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繇之辭。因取乾卦文言。然其言與今易稍異。穆姜之言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以今易考之。删改者二。增益者六。則古以有是言。孔子特文之爾。　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其義。　易學　京房之學專守名數。王弼之學高談理致。繫辭文言序卦。或以為非孔子作。其間每更一章。必稱子曰。若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歐公亦以為然。唐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文辭與今易不同。然則今之序卦。恐非夫子全文。或出於經師。未可知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六百四十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書寫儒士臣江增光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二寘

○**檄** 洪武正韻刑狄切。說文，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號召也。後漢紀為封長檄，猶今長牒也。魏武帝奏事曰。若有急。則插雞羽。謂之羽檄。言如飛之疾也。許慎說文。檄二尺書。从木敫聲。胡狄切。徐鍇通釋。按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也。頍狄切。爾雅無枝為檄。（邢昺疏釋曰。此即上文猶植擢也。檄則擢也。謂木無枝。檄擢直上長而殺者也。）劉熙釋名。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顧野王玉篇戶狄切。符檄。郭忠恕佩觿集撽檄。上工益翻。出莊子。下胡亦翻。羽檄。吳棫韻補叶音奚約切。郭璞蜜蜂賦。誅戮峻於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固期。動不安而齊約。釋行均龍龕手鑑。檄（正）。撽（今）。撽又苦弔反。旁擊也。楊桓六書統。匣母。檄（統作檄。隸作）。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一曰。陳彼之惡。說此之德。曉慰百姓之書。二曰。皎也。明言此使令皎然而識也。司馬相如有諭巴蜀檄。趙謙聲音文字通。檄。又借蓮實作薂。非。爾雅的。薂俗字。韻會定正匣亟切。諭告之書。字切匣亟。匣形賢檄。

篆書 檄（說文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檄（徐鉉篆韻）檄（六書統）

隸書 檄（六書統）真書 檄（虞世南）草書 檄（章草）檄 檄 檄（並張鋒漢）檄（鮮于樞）

總叙

劉熙釋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文也。司馬長卿諭巴蜀檄注。李周翰曰。檄。皎也。喻使皎然知我情也。周穆王令祭公為詞以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也。蘇鶚演義。檄者。告誓之源。史記注吾檄者。皎也。辯理皎然。令知我意。非也。顏思古注急就篇曰。以木為書。長三尺。曰檄。檄者。激也。以詞旨慷慨發動之意。又曰。檄。激也。陳琳檄魏武帝。祖君彥檄隋煬帝。皆此類焉。戰國策曰。張儀檄楚。而始得名。宋歐陽公集與陳員外書。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惟有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珊瑚鉤詩話。檄者。激發人心而喻之禍福也。太平御覽。周穆王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齊桓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為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稱恭行天罰。諸侯

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為毅。抑亦屬詞為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于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調飾。而意切事明。隴右文得檄之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於骨鯁。雖姦閹攜養。章實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釁。皦然暴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休明。或敘否剝。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玉海檄軍書也。東萊先生曰。晉侯使呂相絶秦。檄書始於此。然春秋之世。鄭子家使執訊與書以告趙宣子。晉之邊吏責鄭。王使詹伯辭於晉。王子朝使告諸侯。皆未有檄之名。戰國時張儀為檄告楚相。其名始見。（魯仲連為書約矢。責燕將。秦針化移檄。蒯通說范陽令曰。傳檄而千里定。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李左車曰。奉咫尺之書。自相如之後。檄書見史策者。不可勝紀。楊雄曰。軍旅之際。飛書馳檄。用枚皐謂其文敏速也。唐以前不用四六。周益公擬漢河西大將軍諭隗囂。倪正父擬督齊威將軍揚州刺史諭中原豪傑。皆用四六。然散文為得體。如東萊漢史喻莎車諸國。是也。東萊先生曰。檄書頭謂某官告某將士。蓋聞（說封賞招攜之意。）說一段。（云云。）惟蜀某處將士。（說為賊拘脅而不能自歸。及略說賊之罪。）幕府。（說受命討賊中興之盛。敘當時形勢。賊將欲滅須自歸。主上。說有遏人大度之意。開其自新之路。）末以歸附。則有厚賞。怙終。則有顯戮。自擇禍福結之。（末云。凡所以賞。封。具如令。甲。周益公擬諭隗囂檄云。昔吳芮歧忠。世裂長沙之壤。田橫亡命。身貽海島之虜。顧逆順之均分。惟智愚之審擇。）西山先生曰。檄露布。乃軍中文字。檄責舖陳利害。感動人意。所業檄題。欲出唐大將軍河南招討使傳州縣檄題。出夏侯端傳。乃高祖創業之初。非因兵興盜起。稍覺氣象佳。但所疑者一慰字耳。漢以前無檄。六朝以前未有露布。編題之初。須要知此。漢檄不須六四。如司馬相如諭蜀檄之類。漢無四六之文故也。（晉檄亦用散文。如袁豹代劉裕檄之類。隋唐以來方用四六。如祖君彥駱賓王檄。鄒收檄蕭銑。）李充曰。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唐說齋擬檄題。（唐遣東道大總管諭高麗首領部落。幽鎮招撫使諭朱克融。右衛率府長史君西成兵討中天竺。）冊府元龜。三代而上。重于文告。春秋之際。尚于辭令。其後司戎秩而專討伐者。乃有馳譽販。飛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亦乃諭以去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為福。開其自新之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誕告士民。使知其不獲已而用兵。

非無名而黷武者矣。

文檄

史記張儀列傳。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為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索隱曰。許慎云。檄。二尺書也。為檄。即傳檄耳。）唐書舒元輿傳。裴度表掌興元書記。文檄雄健。一時推許。度抱在隴西府。文檄皆出其手。元史趙璧傳。世祖欲作文檄宋。執筆者數人。不稱旨。乃召璧為之。文成。帝大喜曰。惟秀才曲盡我意。改樞密副使。

羽檄

西漢書高帝紀。上曰。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檄。音胡歷反。）淮南王傳。持羽檄從東方來。董仲舒云。羽檄不行中國。息夫躬傳。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文穎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羽檄。檄之插羽者也。）小夫便佞之徒。憤胞不知所為。李翀日聞錄。魏武奏事云。今邊有急。則以雞羽插木檄。謂之羽檄。魏志孫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招喻。多放所為。李充起居戒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且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詐。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擬能者也。

長檄

西漢傳淵安帝紀。民訛言相驚。窮困道路。欲歸本郡。所在為封長檄。（印封之也。長檄猶言長牒。欲歸者皆以給長牒為驗。）

書檄

晉書孫惠傳。惠為東海王越軍諮祭酒。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魏書劉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為。太平御覽。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為中書郎。檄雲集。含不起草。北齊書高祖西討。命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帳。自為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隋書孔德紹傳。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竇建德稱王。署為中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陸游南唐書高遠。字懸遠。父操。袁州別駕。遠少孤。為人爽雅沖淡。而遇事有奇節。杜門力學。不交人事。烈祖受禪。招來四方秀傑。得遠以為秘書省正字。保大

初遷校書郎，兼太常修撰，遂爲太常博士。淮南兵興，元宗召見，賜金紫，使典戎府書檄。

專典符檄

（唐書李文本傳）河閒王孝恭平荊州，以文本爲別駕。從擊輔公祏，專典符檄。

食檄

高似孫緯略：弘君舉食檄。有所謂拳既中膘，炙鴨臛，熊白麞脯，糖蟹車螯。如何嗣極侈於味，去其甚者，猶且組膾糖蟹，使門人議之。鍾岏曰：組之就膾，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獷殼外緘，無香無臭，與瓦礫何筭，宜充庖廚，永爲口實。齋之視君舉，蓋無以優劣也。（宋景文公筆記：宣文論最可學，鍾岏蚶蠣更無求。）其視所謂赤米白鹽，野葵紫蓼，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萬萬不侔矣。

口占檄

（西漢書朱博傳：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遊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陳書顧野王傳：識洽聞，侯景之亂，郡將袁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唐書李夷簡傳：元和中，夷簡帥南西川。巂州刺史王顒積姧贓，蠻怨畔去。夷簡逐顒，占檄諭禍福，蠻落復平。

草檄

南史江淹傳：齊高帝江淹爲參軍，詔令草檄，未就。齊相引淹，賜之酒，淹喜飲噉鵝炙垂盡，進酒數斗，文誥亦辦。北史魏收傳：侯景叛入梁，寇南境，文襄時在晉陽，令收爲檄五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檄梁朝，令送侯景，初夜執筆，三更便了，文過七紙。文襄善之。新唐書孔述睿傳：高祖德紹，事竇建德，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殯樓下。新唐書李密傳：祖君彥，博學彊記，屬辭贍速，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王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跖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既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捩柱曰：弄筆生有餘罪。乃褫其心，即死，戮尸於偃師。唐書元萬頃傳：乾封元年十二月己酉，李勣率兵伐高麗，萬頃從筆書記，使草檄責之。五代史：廣南西路轉運使諭交州檄。太平興國五年，交州丁璿幼，大校黎桓專制。七月，侯仁寶討之。六年三月，賊詐降，仁寶被害，轉運使許仲宣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桓懼，遣使入貢。　虞允文宣撫川陝，辟王賞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實錄：嶺南轉運使諭交州渠帥檄。　許仲宣爲轉運使，會征交州，師不習水土，以便宜罷其軍，分屯諸郡。太宗嘉之。仲宣遂草檄以諭交州渠帥，即送款內附，遣使脩貢。宋史張嵲傳：嵲司勳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嵲所進者播之四方。蘇易簡筆譜：陳書蔡景歷，陳武帝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輟，後事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謀，景歷不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援筆立成，辭義感激。

爲檄

漢書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陛下自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爲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汝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決，勅吏今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晉書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致逸攻周馥于壽春，安豐太守孫惠卿衆應之，使謝檢爲檄，擒馥之故將。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檢之辭。檢聞之，遂毀草。旬日，馥衆潰。

作檄

北堂書鈔：晉中興書云：應詹遷南平太守。永嘉五年，洛陽傾覆，王澄不遠罩。瞻攘袂流涕，顧陳大義，澄令作檄，下筆即成，辭既壯麗，見者咸以是稱之。太平御覽：梁書曰：元帝擒宋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檄湘東曰：既瞎且尪，耳勇伊何？即書記沈炯之文也。有司焚毀，湘東弗知。僧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既不敢謁見，遂諂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于炯。又曰：偉王，洛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戰鼓，薄暮紀存亡。楚漢方龍鬭，秦關陣未央。既至江陵，繫之于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湘東不順。湘東取視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剜其腹，抽其腸，出乃斬之。北史：穎川荀濟，初與梁武布衣交，知梁武當王，然負氣不服，嘗謂人曰：大丈夫會於楯上磨墨作檄文也。武稱其才於梁武，梁武曰：此人好亂者也。舊唐書郭正一傳：李勣征高麗，嘗令元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譏高麗不知守鴨淥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淥，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嶺外，後會赦得還。

傳檄

史記高祖紀：韓信拜大將軍，乃謂帝曰：三秦王詐其衆降諸侯，項王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惟邯、欣、翳三人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淮陰

侯韓信曰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按秋毫秋乃成王退注更詞之銳也為毫貫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於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按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為檄書以責所伐者）陳餘傳武信君引兵擊范陽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東漢書耿弇傳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弇入造牀下閒因說曰今更始失政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以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光武大悅乃拜弇為大將軍劉表傳初平元年表為荊州刺史時宗賊盛袁術阻兵屯魯陽蒯越曰威德既行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續後漢書孫韶傳韶年十七收伯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歡呼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新唐書王勃傳駱賓王棄官去徐敬業亂署賓王為府屬為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不知所之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藩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復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復窺京西唐書李巨川為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萬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力王室完葺京城四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叙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唐書夏侯端傳李密之降關東地未有所屬端請節招諭乃拜大將軍河南招慰使傳檄州縣東薄海南接淮二十餘州皆順附　顏杲卿傳安祿山反時杲卿在平原起兵討賊既擒將高邈等送京師即傳檄河北言王師二十餘萬入土門復遣郭仲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望謂大將軍至日中傳數百里賊方圍饒陽弃甲走

移檄

史記南越傳秦二世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太平御覽張軌為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梁州大族讖

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為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軌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鎮檄排閤入諫軌默然從之東漢書耿恭為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李固傳固為荊州刺史時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贓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為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令固徙為太山太守（千里移檄者言一日行千里救之急也）新唐書王弘義傳王弘義以飛變遷左臺侍御史每移檄州縣所至震慴（之舌切懼也）弘義輒詑（丑亞切誇言）曰我文檄如狼毒野葛矣　張士貴傳士貴隋大業末起為盜攻剽城邑高祖移檄招之即降宋史慶曆中歐希範誘溪洞聚黨入叛上以白諭習南方事除轉運使便宜行事諭移檄屬郡募士人翹悍敢戰者甚衆又轉粟以守要害

馳檄

西京雜記枚皋文思敏捷長卿淹遲揚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皋廟堂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冊用相如皆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皋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也後漢書孔融傳時黃巾寇數州北海最為賊衝董卓諷三府同舉融為北海相融到郡收合士民練兵講武馳檄州郡唐書馮元常傳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剽州縣詔元常討之乃先馳檄示禍福賊黨多降晉書易雄長沙人也為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惡城陷為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見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露檄

晉書甘卓傳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以義兵勤王室卓乃與巴東將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十餘人俱露檄遠近陳敦肆逆率所統致討焉（耳卜傳）

飛檄

唐書裴寂傳武德二年留撫河東飛檄郡縣促入營壘相保唐實錄長慶元年八月以鎮州殺節度使弘正下詔曰梟音未革狼顧猶存悉害忠良恣為殘賊毀舟楫恭覦餘喘肢肱於蛇豕人神共憤爽士叶謀咸願誅夷用伸寃痛尚念一軍之中豈無義勇倉卒變動必非衆謀苟得其魁餘復何罪宜令魏博等軍各出全軍以臨界首仍各飛書檄其諭朝旨開述復之門廣自新之路

騰檄

唐書河間王孝恭傳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慰

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夫棨破之由巴騰檄遠近所致檄下

摻檄

（唐書溫庭皓傳龐勛反以刃脅庭皓使爲表答曰我童以）筆硯事汝耶具速殺我勛熟視笑曰儒生有膽邪吾動衆百萬無一人摻檄乎囚之

被檄

（朝野類要帥撫監司州郡選有官或）待闕人攝職謂之權局本官自謂之被檄是也

陳琳草檄

（續後漢書陳琳傳琳爲曹操作檄草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檄翕然而起曰此能愈疾病也及平鄴謂琳曰卿昔爲本初作檄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太祖愛其才遂捨之

一日百檄

（東觀漢記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藝

毛義奉檄

（聖賢言行故事後漢廬江毛義少清節家世以孝行稱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其時義爲安陽尉府檄到升爲守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去官行服後舉賢良公車徵不至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爲親屈也斯蓋所謂家貧親老不擇而仕者也章帝建初中下詔褒寵賜谷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羊酒壽終于家

心恥奉檄

（北堂書鈔後漢謝承曄字君長會稽山陰人少常爲縣吏奉檄送督印承）曄心恥斯役遂棄車馬到犍爲詣杜撫受詩宋景文公集奉檄漢上和兄長廷評喜于邂逅　彌年賓幕嘆離居始得還家奉板輿出沐恩深湯弔蝶校文官冷字成魚三杯旅素簪屠切百末凝酣獻壽餘鍾鏁空名堪自笑又隨軺爲趣移書漫游集奉檄南遊慮百端遠嗣辛苦換徵官方言異俗初難解白日青天正一般晝暖霧消山隱隱夜寒風起海漫漫朱顏莫向愁中改要看班衣奉母懽竹溪陳夢庚詩　日月孔兼孟塵埃申與韓合於三尺法行矣一分寬大傘不遮熱水壺獨抱寒平反了無幾足跡略高書江湖後集史衛卿捧檄家山　閒居愧未能淮懊冷於水家檄官無俸山吟客有僧池荒眠鷺石樹折飲猱藤寥落誰相問孤明雨夜燈曹彥約昌谷集楊伯洪夙有經濟心捧蜀餉之檄議經費於光範其行甚勇使道不鄙尚能訪死生於湖莊袖出古體詩八章格高不可及又見示總郎諸文所作送行篇意可見也託臭味不薄不敢以不能爲解勉賦五十六字以見鄙誠可發一笑嘉定癸未春分後一日　扁舟下峽七經年猶憶西民困備邊已病一夫空有議誤洟元帥本非賢公朝慮蜀天常近之子憂時丈未然遇合却留經濟用此行應不媿登仙韓流澗采集劉簿檄自安仁回泊天寧　王石村前捧檄來冰溪簡若小排徊因僧定可了禪塊與俗何能事雅懷秋到山林風未脫涼生絺綌雨須催送知有句曾吟不想象章來更樂我

曹寅詐檄

（續後漢書孫堅）傳荊州刺史王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以兵至登樓遣問欲何爲堅前使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資直耳叡曰刺史豈有所吝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進及下樓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封胡降檄

（東漢書鮑昱傳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

功曹懷檄

（西漢傳聞陳寔傳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注云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於檄而懷之者權淺事也）

登屏窺檄

（訓女家求晉何）無忌母劉氏弟牢之爲桓玄所害劉氏每銜之及無忌與劉裕定謀夜於屏風裏製檄文劉氏潛以器覆燭登於屏風上窺之既知而泣曰我不如東海呂母明矣既觀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雪恥矣

以半紙檄

（梁書蕭銑曰吾先人國于此若狥其情積）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群盜誰敢不從

劉訏掛檄

（南史劉訏傳刺史張稷辟訏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掛檄於樹而逃）

監軍別檄

（新唐書鄭珣瑜列傳珣瑜鄭州榮澤人爲河南尹時韓全義將兵伐蔡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曰武王兢戎多情以厭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萬人產沴也故下無怨讟

文昌下檄

（唐書段文昌傳太和四年以檢校左僕射帥劍南時南詔相襲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慰責即日解去

弘宣下檄

（唐書盧弘宣傳拜東川節度時歲飢盜繒酋豪自王縣逵盧嘉榮諸州詠蠻落擾亂）弘宣下檄脅諭賊黨多降

駐馬成檄

（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在秦府十年常典記室每軍符府檄或駐馬立成文約理

直初不舉業。

爲鬪雞檄

（唐書王勃傳沛王聞其名召署府修撰諸王鬭雞勃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搆斥出府）

留囊中檄

（葉邦郁和李翰家求唐楊再思第明經初調元武尉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竊謝再思曰而苦貧至于囊中檄無所事幸留他物可持去）

馬上爲檄

（唐書薛收傳收爲記室判陝東行臺金部郎中時方討王世充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皆如夙構）

詩文

（冊府元龜魯仲連遺燕將文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單攻聊城。本長十級十餘年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忘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丸[illegible]士長十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丁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曹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下曰猶豫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爲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周公刑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帥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大風毀王莽路堂又拔其時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念紫閣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漢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置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前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說符使崔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乃率群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諡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諡中古有

（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曆，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備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以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絕路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裂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賣買。）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刻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工作，（莽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于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爲銅薄櫨，飾以金銀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吏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也。）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行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判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

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此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統取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彊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時制時町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illegible]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驪兵伐胡，不欲行，郡彊迫之，皆亡出塞爲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

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死也。莽殺其子宇、臨，莽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嶽，（中嶽，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脩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改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驪曰下句驪。今皆復其爵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周禮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臥，偃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負子流亡，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諭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

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丁綝爲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內、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蕭穎冑爲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使誅戮群公，雍州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遂廢東昏侯爲涪陵王，使蕭穎冑、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冑，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常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範，弘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乃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霾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凌暴，十愆畢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戚而有嘉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是與比周。遂令新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

戟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將之宗望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申呂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信貽讒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彫落之痛信則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豈意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士分之民爲充死之討倒戈廻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翦濟宗祐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平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基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逆屈當時矩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顧加鴆毒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疏疑浸潤成災奄罹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忌愚虔窮縱醜惡戕害王戚以爲家勢熒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淫孽臣數十袒裼相逐暢飲褻肆之間霄海街陌之上捉挈群臣以爲歡笑劉山陽借受函首虓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剪夫天生烝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先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恤不憂慢游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

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睿含章之徵著於菂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幕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警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劇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輔國將軍中直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軍主朱識中直兵參軍軍主宗永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釘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軍主沈恍寧朔將軍領中軍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萬騎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奔沸幕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荊南寧朔將軍南康王

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志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千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威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群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賀蘭祥爲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特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横噬龜玉已毀喋喋黔黎咸墜塗炭我先皇神武應期一統天下東龕南剪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國國則神皋西岳險則百二猶存卿士叶隆群后率職設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于西垂作藩於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我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敦

睦之以隣好申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明約外結仇讎自貽迷惑是故往年致寔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驛吳天我截參度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洽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天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銳揮戈擐甲同策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福廟堂元戎啓路太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授施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無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赴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辮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將皷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與櫬稽顙則爵等僥除永藩西服如其排徊危邦觀延時漏覆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　宋袁豹爲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懲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驚軍及遐裔蒼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

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摘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雷靡天光暉及昭晰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游魂伺隙招聚遺叛共相封殖侵擾我邊陲搖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烏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壯秋露晞南寇埃拂朝風載廷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詠狐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蹟顧言載懷奉命西行遂度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原於灑瀝氛授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恩下丕太守劉忠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道輔國將軍索懇總漢中之眾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率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犬網宏掩衝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具胄景漁波燭華夷百變雲會霧綠以此攻戰誰與為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峽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千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強四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蜀劉禪不救窮命於南中荆邯析謀伯約狂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前事當今元惡也蹙如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流鐵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右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頹戮京觀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為明王化雖驅迫于時本非真主從之法雲日月增播刑穀非罪死以澤豐而時命迍蹇之戮崎嶇豺狼之吻豈不避誠衛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為本捨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繼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爵擇吉凶自求多祐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殘邪守愚不反大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巴東王休若為鎮東將軍明帝即位以行會稽郡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覬與吳郡太守顧琛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為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休若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蒙泉有兆福至無門倚伏之參實惟人致故舊迷貪亂終殄宗祀昌惡構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紀勝鑒戒古今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歆靈釋替業綴旒皇

上二雖集瑞應啟運歷鳳儀標昇能揮電舉逸織紊樞不供條牧之誓縱政中寓不鄴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彰天重構幽明載紀祿配斯光而群凶恣虐協扇董孺義爾東垂復淪醜跡即回從惡蜂動蟻附聖圖寶發神威四臨羽檄所屆義旅雲屬杖鉞所麾逆徒冰泮勝負之効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厲中陳武乘霜江蘇或騰荻荆河金甲蔽大庭萬聲震海清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棟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銳五千龍騰虎步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艫千艘覆川蓋河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狠豕入之總司戎統贊劍東雲馳憤海曲激氣則白日晝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先幾拒轍之臂攖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驚飆之墜尺豎所為寒心匹婦所為歎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為成前識不忘後事明鑒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欵則福鍾年祉慶覃來裔孰知身殊宗屠鬼餒冤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孔覬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禽顧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又見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軍不相侵劫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眾於是大悅）帝又以吳喜為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忠奉朱輪被身狂惑民深恨驗聖上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斯逆狀肅滅此妄刺君等當長之秋世荷國恩事偶為猜不懷食甚今肆勤所部登言還邁相見在近不緩多陳）

祖君考為李密檄洛州文（復篇作檄郡縣書）自元氣肇（一作開）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羲農軒頊之后堯舜禹湯之君莫不祇畏上玄愛育黔庶（一作首）乾乾終日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一作春）冰而為（一作是）懼故一物失所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謀德於貴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升平驅之仁壽所（一作是）以愛之如父母敬之若神明（一作用）能享國多年祚延長久（一作永）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往因周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胠篋

而（一作以）取神器及纘戎（一作承）負扆狼虎其心始嗟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侍疾禁中遂爲梟獍便行鴆毒於是罪（一作禍）深於莒僕釁酷於商臣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一作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閼伯日尋（後篇作尋戈）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於焉起亂（一作所以興亂）句人爲鬐（禮記作鬐）淫刑斯逞夷九族既睽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枝文王表其光大況乃（一作復）隳壞盤石剿絕（後篇作滅）網維骨已當寒寧止虞嬪欲其長久其可得乎其罪一也會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一作體）刑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敦（會稽首寄女弟）（名教首之）賢翤見爾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並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一作新）飛衵服戲陳侯之朝穹廬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後篇作不）出女謁遂（一作進）成公卿宣淫無復綱紀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機未曉求衣昃晷忘（一作不）食是以大爲不重（一作貴）於天鑒光武無（一作不）隔於反支體此（一作以是）憂勤深慮幽枉而荒湎（後篇作耽）於（一作于）酒俾晝作夜式號式吁（一作式號且吁）酣（一作甘）嗜聲伎常居窟室每藉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群臣希覩其面斷決自是（一作此）不行敷奏於焉（一作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酒（一作飲）酩酊無知（一作名）襄陽三雅之

盃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爲九市親觀四艷自比商人見邀一（作要）逆旅殷紂（一作辛）之譴爲小漢靈之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于（一作在）易文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宮（一作瑤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房崛起秦族以之（一作二世是以）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章（一作車）廣立池臺多爲（一作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閡寒暑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爲之勞人固知（一作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藉（一作職）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一作纔過月）止三日是以輕繇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不藏府庫（亦作無藏於府而頻一作煩）擾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巵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有一（作損）千金之用（一作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一作戶）則城郭空虛千室（一作里）則煙火斷絕（一作滅）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風俗（一作俗）乃復廣積薪芻多聚一（作備）囊饘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凍雨聊竊比於前（一作先）驅車轍馬跡（一作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心未已周穆之意靡窮宴西母以（一作而）歌雲浮東海以（一作而）觀日家苦納秸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其華作內）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一作役）戰國所爲乃是狙詐之風非關稽古之法而乃追蹤秦代顛築更興廣營（一作築其基址）延袤萬里遂使屍骸遍（一作蔽）野血流成川（一作河）積怨比於丘山（一作滿於山川）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爲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愛人非求拓土又彊弩末矢不能（一作理無）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一（作誰能）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一作棄）而何用而恃衆怙一（作力）窮（一作強）兵黷武務在吞併（一時作唯在并吞）不思（後篇作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則（一作將）自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爲黃池之盟苻堅滅身良由壽陽（一作春）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後（一作挾彈來後）從天相顧暨弔成（後篇作達）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直言啓沃王臣匪躬唯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一作鞀）待聽箴規之美而乃愎諫違卜妬（一作蠹）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一作害）左僕射齊國公高熲上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遂一

（作使）逢夏癸之誅王子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鉗（一作緘）口指白日而爲（一作比）盛射蒼天而歎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貴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一作敗）賣而錢神起論銅臭爲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酒遂使彝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居上驗（一作同）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一之賦其罪九也宣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一作晉主）嗣位每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於（一作如）浩豐陪隸東都國學一（作守國）閱鄉野戰鴈門被（一作解）圍自外征伐（一作夫）不可勝紀既立功勳須酬爵賞（一作官爵）而志懷翻覆言行浮詭臨危（一作危急）則勳賞懸授克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賞（一作須）金同項王之刓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一作人）死力走丸逆坂譬（一作西）此非難凡百驍雄莫（一作誰）不讐怨至於匹夫蕞爾宿諾不虧況（一作況）在乘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張三空（三空見後漢陳蕃傳）總萃（一作三空總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奇災於上國猰貐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一（作

為計（一作續同）一而已蒼生凜凜（一作慄慄）咸憂杞國之崩赤縣（一作子）嗷嗷俱愁歷陽之陷且國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衰殷（一作殷亡）之年三十終姬之數（一作姬終之世）故讖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之兆先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況乃攙搶竟天申繻謂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日食狐鳴鬼哭川竭山崩並是宗廟為丘墟之狀荊榛是庭旅之事（一作宗廟為墟之妖荊榛狐兔之事）夏后（一作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革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一作命）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文（一作神武）睿聖廣淵懋七德而在躬包九有（一作功）而挺秀（一作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啟元勳世祖嗣元皇（一作皇室）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一作使）彰載誕丹陵天寶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讖（一作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心三靈於焉（一作所以）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碭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後篇作安平非）鋒銳難當黃星出於梁宋九五龍飛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大敵猶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冀亮經綸伊尹之贊（一作佐）成湯蕭何之奉（一作輔）高帝上柱國總管齊國公孟讓柱國絳郡公裴行儼上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等並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斬蛟截龍（一作截蛟斷龍）彎弧則啼（一作吟）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吾馮奉蕭王之業複有蒙輪扶轄之士扶距拔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日（一作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後篇作扶斯）億兆躬擐甲冑跋涉山川櫛風沐雨豈辭勞倦遂興（一作起）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軍（一作成）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作陷）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灌殘螢（英華作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一作進）百道俱進（一作前）以四（一作令）月二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韋津等尼音惡稔飛廉奸佞尚（一作久）違天數敢拒義師（一作兵）驅率醜徒衆有十萬廻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貔虎爭先因爾（一作其）倒戈之心來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少達等助紂（一作桀）為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一作將）鳴空憑（一作恃）百樓之險鶯巢衛幕魚遊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一作春

然）興（後篇作廻）洛虎牢國家儲積我並（一作已）先據為日久矣又（一作既）得廻落倉（一作又）取黎陽天下食廩（後篇作倉儲一作之倉）盡非隋有四方起（後篇作赴）義萬里如雲足食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一作將）受脤東（一作專）征遐邇欽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後篇作殷）事夏袁謙擒於（一作自）藍水須陀（一作陁）獲在滎陽實慶戰歿於睢陽（一作淮南）郭絢授首於河北隋之亡珍（一作伏）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秉戎律略地東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潁（一作南）則隨機蕩定淮安濟陽（英華作淮南濟北）則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上柱國東平孟海公久（一作又）破濟陰於是海內英雄咸來響應封民贍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之倉季士才（一作推）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淯郡公李景考功郎中房山基發自臨榆（一作渝）劉興祖起於北（一作白）朔崔白駒自（一作在）潁川起房（一作方）獻伯以汝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牧野之會滄淇之右函谷之（後篇作以）東牛酒隨（一作獻）於軍前壺漿迎（一作並）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華（一作世）胄杞梓良才歆神靈澤（一作神鼎靈符）之秋裂地封侯之始豹變鵲起今也其時鼉鳴龜（一作鶴）應見機而作各宜鵬舉子須共建功名耿弇（後篇作門）之赴光武蕭何（一作宗）之奉高帝當以（一作豈止）金章紫綬軒（一作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璉璋（一作忠貞）以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一作同吠堯之犬）尚何王莽之恩仍懷蒯瞶之祿（英華作指）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舊書作曾）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木而處宜（一作令）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民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暗（後篇作情）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岡縱火玉石俱焚義等噬臍悔將何及黃河帶礪明余且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之志（一作意）布告天下（一作海內）咸使聞知。

房彥藻為李密檄竇建德文

公逆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駃騎驅易水之壯士跨躡燕齊牢籠趙魏奸通戎狄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強也然而援無所恃躬遭歷數遂使楚徒歔欷於垓下秦況不封於函谷故託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偽契非人劉表養漢南之業蔡公英雄電逝頹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消澌之赴東海今隋主拘囚於世充身制於朱粲白旗之首已懸烏江之船未艤去月二十日總管兵馬會同黎陽莫不投蓋蒙輪賈勇求敵遠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觀火底臺杜道要郡或以冀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

自眷公之遠度宏規高勳茂績竝將俯將伊呂吞併韓彭自餘碌碌徒何足數雖涯尚警干戈未戢想軍旅之事各有司存指蹤之勞無處於明鏡也內懷惆悵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適

孔德紹為竇建德檄秦王文（建德帥衆渡河與王世充相援於運軍糧泝河而上舳艫相繼首尾不絕水陸並進築城營壘於成皋之東見號三十餘萬陰令人與王世充相約乃遣秦王書）夏王敬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大原奄有關內鄭氏克啓伊洛業建宗社予則剏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辜興師致討深懷固存不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騎雲屯投石拔距蒙輪擊劍統三燕之義勇舉六蕃之雄傑制勍敵如拾遺殄高墉若摧朽鄭都翹旅舉衆雲聚我師耀馬騰戈光蕩氛祲彼則外無救援內絕軍糧將聽楚歌之聲方見崤陵之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邦更脩前好不乖來請

魏徵為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見隋書郇王慶傳　案既乜舉洛東得黎陽河南郡縣莫不響應唯滎陽不下王即隋之宗室故鄭疑密以一城之地不足以動大兵先令打入喻陳禍福）單把芳敵未諧彼衆其為翹佇興寢增歎寒暑轉嚴凡得清吉及庇危城無乃憂悴自猜（隋書作各）狂副依多歷歲年剝削黔黎（隋書作生民）塗毒（一作炭）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木桂驕奢積丘酒池之荒非爲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一作良）多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隋書作誅翦凶虐）令者也營華洛開發太倉賑卹飢羸威從克建吳戈電照隸首算而無窮冀馬雲屯弘羊計而難盡是以八方並湊（隋書作同德）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正秦爭度河而滅紂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黎（隋書作人）承風慕義唐公起兵黎（隋書作晉）陽兵（一作軍）臨灞岸三秦父老千里攜師叶義同心共爲犄角元寶藏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蘇咸詠唯滎陽一郡仍（隋書作王）獨守迷愛（[illegible]）以宗盟尚疑銜璧敢陳鍼藥冀愈膏肓夫微子紂之長（隋書作兄）先覲（隋書作扶）寢為重項伯籍之季父咸乃非疑然其（隋書作猶）去朝歌而適周背西楚而歸漢貴不眷戀宗祊留連骨肉但爲識寶鼎之遷（隋書作移）移知神器之先改河決不可塞樹顛不可維所謂玄覽通神明鑒君子者矣而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只（隋書作此）爲宿與隋朝頻（隋書作先）有勳舊遂得預沾盤石逆（隋書作名）在葭莩業敗之興漢高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虎狼備念同胞乃甚（隋書作有逾）況鬩惟勇及誅戚蕃（禮記作參）句師魏文之毒任城漢之鴆河獻假使宗祧是一

跌不間親況乃族類爲非有何疑阻（隋書作何能自保）王之爲臣無所家納不能幽突徒斯除煩去惑致令四海鼎沸百姓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充大責其可得也爲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機知變足爲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十六字隋書作安若泰山高枕而臥長守富貴足爲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破偷存漏刻段達守東都宕遣自救無聊（隋書作今王世充屢被摧殘自救無聊偷存晷刻誰能支久段達韋津東都自守何暇圖人）世充朝亡徒（隋書作達）便夕死又東都荒酗酒色（六字隋書作江都荒酒）流宕忘歸內外崩離人情（隋書作神）怨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飢餒半菽不充舊切析骸義旬黃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日未期近得來緊啓詢銳師百萬以破襄陽總帥熊羆沿流東下赴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隋書作絕援）千里糧種之計僅有月餘斃卒之多才（隋書作纔）盈數百何以（隋書作有何）待敵欲相拒抗索（隋書作求）枯魚於市肆即是未遠音因歸爲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雄（隋書作豪）傑王之腹心思殺長史將爲內應（隋書作啓尺恐）禍生匕首變起（隋書作發）蕭牆狂（隋書作空）以乜人之形（隋書作[illegible]）挾（隋書作懸）賞千金之購可以寒心可爲酸鼻者也今貔豹百萬馬首欲東唯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掃衛亂舞鉞角潜鳴哭號叔之死焉（疑作馬本傳創晨邑也疑叔死焉創本隋屬滎陽郡）棐襄陽（疑作咸漢書襄城無棐）類之燋類南陽首（疑作寺）麟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蹴刑之歎何時深相愛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慶（待書懂名文老計乃由序春）

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爲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諭蜀郡

曰捨逆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善變之文划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揚馬之風迎大駕以陟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息去蛇豕尋生遇此非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拔擢越正切撫綏先彼戮衰淵之雨露緋紅拂碧幢之貴寵屬地雖樹之榮狂兕逵山漸展横行之志梟鳴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群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曾絕卻爲僭僞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茲餘裔益喬殘梯闡

堅橦權。款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橫拒轍之肱。擬舉投鞭之具。我皇帝仰膺玄讖。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茲蜀土。敢隔朝風。連營虧郵養之息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惻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軍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䏠動乾坤。騰銳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卻慮高低士庶遠近封疆。不早徊翔。終同覆滅。故令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偽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偽主守鎮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偽。所救者萬姓瘡痍。況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偽謀。挾我皇威。竄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蠹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藩牧伯。咸不替移閫境生靈。一無擾攘。雖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據茲事件。待以推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茲示諭。各宜知悉。時排陣斬砍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撫使李嚴。與延孝同行。散入賫檄以喻蜀部。

史記蕭何傳漢丞相諭告巴蜀檄　沛公爲漢王。何諫曰。願養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以何爲丞相。進韓信爲大將軍。說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

韓信傳漢左丞相韓信諭燕檄　高祖三年冬十月。信既破趙。斬成安君。問計於廣武君（李左車）曰。今足下虜魏王。擒夏說。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息。惰靡衣。婾食。傾耳以待命者。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北首燕路。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能爲齊計矣（是時燕王臧荼項羽所立）。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西漢書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僰中皆西南夷也。僰音蒲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上聞之。乃遣相

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見。謂享祀也。一曰。享。獻也。獻其國珍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頴曰。弔。至也。番禺。南海郡治也。東伐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師古曰。南越爲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越感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耳。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音魚龍反）。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師古曰。鄉讀曰嚮）。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師古曰。致。至也）。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然之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爲興衆之制也）。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師古曰。賊。猶害也）。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孟康曰。烽如覆米簞。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音女涉反）。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觸白刃。冒流矢（師古曰。冒。犯也）。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編音布先反）。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師古曰。佚。樂也。詩與逸同）。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埜艸而不辭也（師古曰。埜與野同。古野字也。艸。古草字）。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也）。謚爲至愚（師古曰。謚者。行之跡也。然以愚死。後業傳稱。故謂之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謂往日不素教之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師古曰。寡。少也。鮮。音息淺反）。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爲使也）。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諭。告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反）。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不欲召聚之也。）已新見近縣。（師古曰：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縣有蠻夷曰道。）咸諭陛下意，勿忽。（師古曰：忽，忽忘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二質

檄（文二）

東漢書漢大司馬移邊郡擊邯鄲檄　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十月，持節北度河。趙繆王子林說光武，不荅。林於是立王郎為天子，都邯鄲。邯鄲降下郡國。二年正月，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二月，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十人，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劉植、耿純據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更始二年二月。）

伏隆諭青徐檄，乃者猾臣王莽，殺帝盜位。宗室興兵除亂，誅莽。故立聖公以主宗廟，而任用賊臣，殺戮賢良，三王作亂，盜賊從橫，忤逆天心，卒為赤眉所害。皇天祐漢，聖哲應期，陛下神武奮發，以少制衆。故尋、邑以百萬之軍潰散於昆陽，王郎以全趙之師土崩於邯鄲，大彤、高胡望旗消靡，鐵脛、五校莫不摧破。梁王劉永，幸以宗室屬籍，爵為侯王，不知厭足，自求禍棄，遂封爵牧守，造為詐逆。今虎牙大將軍屯營十萬，已拔睢陽，劉永奔譙，家已族矣。此諸君所聞也。不先自圖，後悔何及。

續後漢書呂凱荅雍闓檄曰：天降喪亂，姦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當躬聚黨屬，率先啓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史記：舜南巡守，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禮記：舜勤民而野死。）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內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漢書：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爾。上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竇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與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齊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左氏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於黃池上。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乃先晉人）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魏書：鍾會為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劍閣。會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作。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之濱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恭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羽而有苗服，周武有發財散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御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材，興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救之，與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安，方內無事，畜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陳。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牧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咨困逼禽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與聞國事。一壹窮蹙歸命，猶加盛寵，況巴蜀賢智見機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文選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書曰魏志曰何進主翰曰琳避難冀州袁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大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

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弦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不責之）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五臣本作州國）守（善曰蜀志曰先主辭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後歸曹公曹公表為左將軍銑曰刺史刺備也郡國謂為侯王封國也守郡守也）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善曰難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向曰圖慮權勢也言古明君皆慮其危亡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夫非常者，固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善曰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嚙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望夷宮欲祠涇水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殺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淩威群下莫敢正言濟曰擬度也言非常之事則非常平之人能度之彊秦也弱主二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權要也威福賞罰也迫脅怕懼也言百姓懼高之威皆不敢正言於君也望夷秦宮名趙高使閻樂殺二世於此宮也）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善曰漢書曰張辟彊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彊計太后說以呂氏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事將圖亂良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馬曰下陵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良曰鑒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弟祿并將軍封趙王擅專也萬機皆專斷於己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名）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五臣本作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善曰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是因勃等權計之儀表也紹此言曹亦將為權道以匡漢室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

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郭璞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夏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鴞，凶。曹騰，操祖，桓帝時位加特進，與小黃門左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孽，取媚於君，為貪亂之行，以殘害人也。饕餮，貪也。**父嵩乞匄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璧，輸貨權門**，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賴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趙、李權門為名。濟曰，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匄，乞也。賊，賄賂也。輿，舉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言嵩以車載財貨，以賄勢門，而官至太尉。**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良曰，鼎司，謂司空，非才而居此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子政教。**操贅閹遺醜，本無懿**五臣本作令**德**。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縣肬，然贅微則也。贅之銳切。肬音尤。　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令，善也。懿，嘉也。閹，謂騰也。言操是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僄**匹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閹宦，

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衞青征匈奴，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銑曰，操，切，伐，藏也。言操性與兵器相合，故好樂禍亂。　向曰，幕府，謂紹也。董，督也。鷹，鷙鳥也。言紹督理鷙鳥，掃除閹官也。**續遇董卓，侵官暴國**。善曰，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殺卓。左氏傳樂鍼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濟曰，續，相連也。侵官，謂冒官也。暴國，謂卓遷獻帝於西京。**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善曰，魏氏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應，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眾以攻卓。　良曰，提攜鼓鼙也。東夏，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穢而取其能者，餘同善注。**故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師**，五臣作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善曰，裨，偏師也。漢書衞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凡八人。謝承後漢書陳蕃表曰，臣蒙世蒙鷹犬搏擊之用。　翰曰，諮，謀；裨，偏也。紹表操為兗州刺史，授以偏師，與同議合謀，欲匡後漢室者，謂其有犬鷹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操也。**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銑曰，佻，輕略法也。言操輕薄少有法度。**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向曰，夷

敗，衄，縮也，師徒，眾也。**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五臣本有太守二字。**領兗州刺史**。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濟曰，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長師旅而紹復以精兵修輯之。而又表天子令操領東郡太守也。**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善曰，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或問羊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蹙。蹙，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向曰，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獎以成威柄之柄，**冀獲秦師一剋之報**，善曰，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使禦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翰曰，秦將孟明氏數敗，秦穆公不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敗，我不以為罪者，亦冀操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擅威內懷反紹意也。詩曰，無然畔援。鄭玄曰，畔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盱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銑曰，跋扈，謂強梁也。肆，縱；忒，惡也。**割剝元元，殘賢害善**。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狀其與也。留君書曰，袁屬濮行

傷賢害善。向曰，割剝，殘害也。元元，謂眾人也。殘害，役戮也。**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善曰，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予則孥戮汝。　濟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孥，子也。操為兗州，邊讓言議頗侵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否則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　良曰，林，言多也。憤，怨；奮，舉也。言士人怨恚，舉手同聲叫討之。**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攻拔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翰曰，操為徐州刺史，為陶謙所破，又與呂布戰於濮陽，為布所敗而走，故云地奪也。彷徨，驚貌。蹈，踐；據，依也。言無所依踐也。**幕府惟**五臣作推**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善曰，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貲富人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翰曰，幹，本，喻君也。枝，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惡也。故復援

旌擐甲席捲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在與切善曰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制慢切春秋推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爭恣妄漢書曰膠西王卬頓漢軍壁下高侯執金鼓見之向曰獲引操貫金鉦沮壞也言紹聞操敗引軍擊救之軍衆奔沮也）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敗投紹紹哀之乃給兵五千人還取兗州說文曰拯上舉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濟曰拯救也死亡之患謂遭呂布之敗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刺史也無德於兗土之人謂已舉操為兗州而操實善也造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善曰都長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良曰鸞駕天子車也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脅天子都長安後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也群虜則董卓韓暹也寇盜也）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善曰魏志曰冀州牧韓馥以冀州讓紹紹遂領冀州謝承後漢書曰公孫瓚非紹立劉伯安殺其衆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翰曰時公孫瓚出軍屯樂門遂舉兵攻紹紹時為冀州刺史人衆悉叛紹降瓚大破紹軍鄙邊邑也遑暇也局部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迎至洛陽衛京師脅遷謂迫脅天子而遷徙也銑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護也幼主謂獻帝也脅劫遷移也當御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善曰家語曰是謂壞法亂紀也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向曰侮輕紀綱也領統領也三臺謂中臺外臺憲臺也制斷也）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善曰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為臨菑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濟曰由心不論功舉也在口不依法令也五宗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也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也）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善曰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脣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是之後有腹非之法也良曰群談謂議朝政者腹誹謂口不言而心惡之者隱戮謂託別事而誅之）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鉗其嚴切翰曰寮官也鉗閉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政道路之人皆以目相

視而已）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銑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謂伏時見曰會言公卿不敢論時政但具員品）故太尉楊（五臣作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五懈）被以非罪榜楚（五臣本作見楊）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善曰漢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向曰彪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彪與術婚姻枉以獄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逆眦睚嗔目貌楚杖也參并謂兼也五毒謂五刑情其也忒惡也言用無五刑觸情任為毒惡不據其法律也）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濟曰迷惑杜塞擅專也言操將蔽明時聽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得待奏報聞徹天子也）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胡寡）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善曰操作操漢書曰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兄為弟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良曰言帝弟墳樹猶合恭敬況使吏士發掘墳墓而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聞之哀泣士人謂有識者也）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隳（五臣作墮）突無骸不露（翰曰墮壞突破也言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之官所過皆破壞冢墓以取金寶而露其骸骨也）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五臣本作人）帝都有吁嗟之怨（善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愁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其不可嗟銑曰桀虜謂惡人也虐殘毒害施布也殘毒布人鬼謂發冢暴骨也苛煩慘毒罾網也繳弋縷箭上以射鳥穽亦坑也可以捕獸此皆法令煩酷之人之舉手動足皆觸刑網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向曰言書史所載未有惡如操者詰責也）加緒含容冀可彌縫（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含容於操冀可彌縫其過使自改悔也）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善曰劉向列女傳曰

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視之，曰，其聲豺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乎。　良曰。言操之野心，潛藏禍亂之謀，有同豺狼也。乃欲摧撓女教棟梁，孤弱漢室，善曰，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　翰曰，撓，折，撓，曲也。棟梁，喻大臣也。謂操殺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也。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封薊侯。范曄後漢書曰，公孫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彥等也。梟，惡鳥也，雄，強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征瓚也。彊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善曰，左氏傳曰，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也。魏志曰，紹急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向曰，梟惡，謂瓚也。言瓚桀逆拒紹，紹時掩襲而圍之，操因偽與瓚書云，外將助紹，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露操與瓚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故使鋒芒五臣作鋩挫縮，厥圖不果。良曰，鋒芒，兵戈也。挫，摧也。言發露操不果成其謀也。耳五臣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　濟曰，大軍，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歌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郭大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降也。質，以物相委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羊殘醜，謂羌狄類也。消，亡，淪，沒也。言皆見滅亡，沒於山谷之中也。於是操師震慴，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善曰，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翰曰，震慴，驚懼貌。逋，竄，遁，逃也。據，依也。敖倉，地名，中有太倉，備臨黃河。言操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欲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隧。善曰，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銑曰，螳蜋，蟲也。前有兩足，舉之如執斧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斧禦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拒紹軍也。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善曰，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向曰，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五臣作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善曰，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

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濟曰，戟，戈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羣，言多也。中黃伯，夏育，烏獲，皆古之力士也。騁，展，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威操爾部之。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善曰，魏志曰，袁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幹為并州。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在河內野王縣。尚書曰，浮于濟漯，達于河。　良曰，越，逾也。涉，度也。濟漯，二水也。大軍汎黃河而角五臣本作犄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善曰，左氏傳，戎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二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　翰曰，汎，濟，犄，觸也。劉表為荊州刺史，與紹相結。宛葉，二縣名。犄，擊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善曰，李陵詩曰，軍就不肯離，且當從虎步說曰，雷震虎步，皆軍士威勢也。虜庭，謂操之庭也。若舉炎火以焫飛蓬，覆滄海以沃熛炭，有何不五臣本有消字滅者哉。善曰，楚辭曰，離憂患而廼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熒火，其克必矣。蒼頡曰，焫，燒也。說文曰，熛，火飛也。　向曰，焫，燒也。沃，灌也。熛，火飛也。舉炎威之火而燒枯蓬，傾滄水以灌炎火，言紹之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善曰，毛詩序曰，男女怨曠。　濟曰，幽冀，二州名。故營，謂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別離之久而北顧思歸也。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啟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善曰，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曹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又曰，張楊字稚叔，雲中人，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曹公征呂布，張楊將楊醜殺楊以應太祖。楊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邀擊之，殺固。尚書曰，文師曰，若敵讎弗息。廣雅曰，徽，幡也。徽與揮古通用。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　良曰，張楊與呂布善，布被曹操圍，張楊將救之，其將楊醜殺張楊以應曹操，楊醜之將眭固又殺醜，欲以眾北合袁紹，操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楊之眾皆敗亡，懼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吾欲迴旗方往，登高

（山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揮幡也土崩瓦解謂崩離供持也）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良也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翰曰陵遲猶漸陵也維紀弛廢也一介謂輕微也言漢室漸陵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為輔佐也股脚肱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也）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士臘）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天子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選擇也搨斂恐懼貌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不敢展其誠節）又操持（五臣作持）部曲精兵七百（五臣本有人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又息切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執持也逆而奪取曰篡萌始作起也）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列（五臣本作烈字）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善曰勗已見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尚書曰勗哉夫子濟曰言操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彊寇弱主違衆旅叛（善曰漢書以旅為助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其兵恐州郡誤聽給與是彊寇賊而弱天下也如此則違衆人以為叛逆也）

舉以喪名為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善曰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為幽州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明智不取也幽并紹中子熙所領也）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善曰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也先與劉表合　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與劉表相合以攻操勢力也）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非常謂立大功也著明也）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音脾）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如律令（善曰風俗通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未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動不失律令也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廣宣遍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衆軍書賞賜之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偪之難如律令謂賞賜一如律令之法）

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年月朔日子尚書令彧（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翰曰子於撰時也荀彧為尚書令稱者以尊高也）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善曰左氏傳閔子騫之辭銑曰禍福無主也召招也言禍福無有其門但人心所招也）夫見機（五臣作幾）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者不處凶危之地）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善曰漢書曰江充曰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　濟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不能通是智者之思慮也）漸漬荒沈往而不返下（五臣本有下字）愚之蔽也（良曰漬浸荒廢也沈謂醉實也言漸浸廢置不思更復是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言其能居安思危故能遠離咎悔也）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五臣本作異）乎（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人也量度也言度量殊異也）孫權小子未辨菽麥（善曰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向曰晉直也未辨菽麥言其無識之甚也）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洿簡

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資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濟曰領項膏潤也斧所以整齊軍旅故曰齊斧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斧鉞名字不足洿刑書也）譬猶鷇（音口）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善曰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長大者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刁勃謂田單曰跖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良曰鷇卵為子也翰羽也陸梁跳躍貌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欲縱逸顧以吠其主不識皇化也戰國策曰跖之犬可使吠堯也）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討也言我國家張布天網而權以在網目之中也爨炊鑊鼎也言游鼎之魚期於消爛不遠）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荊門之敗（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徂征三苗氏逆命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孔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荊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　銑曰前善注言此者欲以權持山水之固）

也。朝鮮之壘不刋，南越之旌不拔。（五臣本有也字。善曰：史記曰：天子以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橫浦，咸會番禺，南越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衆降。向曰：朝鮮、遼東國名。壘，軍壁也。刋，除也。朝鮮國殺使，荀彘擊平之，定朝鮮為四郡。呂嘉據南越而殺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旗也。此亦據險而已。）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彊矣。（善曰：史記曰：吳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員。員奔吳，吳與之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濟曰：吳王夫差承父闔閭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大破越，棲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棲為猶棲也。申胥本伍奢之子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胥。）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五臣作六軍。善曰：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衡，上曰衡。抗衡，謂舉以平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會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報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吳宮，而殺夫差。良曰：同善注。屠，殘滅也。）及吳王濞，（濟曰）驕恣屈（巫）強猖（昌）猾（胡刮）始亂，（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立濞為吳王。孝景五年起兵於廣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翰曰：恣，縱也。屈強，不順貌。猖狂，放貌。始亂，謂為亂首也。）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甫下滎陽，剬七國之軍，瓦解冰泮。（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雄渠。鄭玄周禮注曰：首，始也。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衆集起。銑曰：太尉，周亞夫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國同叛也。瓦解冰泮，言破散之易也。瓦解冰泮，皆破也。）濞之為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人夜亡，渡淮，走丹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鏦殺吳王。漢書贊誑上。濟曰：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胷矣。紿音殆。向曰：為，惡言也。陷，入也。

刃入於胷。謂鏦殺。餘注同善。）何則？天威不可當，而（五臣無而字）悖逆之罪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濟曰：悖，亂也。言夫差、吳濞皆為亂逆而誅，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五臣作于）今，將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熊據虎跱，彊如二袁，勇如呂布，（善曰：二袁，袁紹、袁術也。魏志曰：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良曰：迄，至也。豪傑縱橫，言多也。熊、虎，猛獸也。跱，立。皆以比當時英雄也。二袁，謂紹、術也。呂布健將，故云勇也。）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五臣本有者字）十有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鶚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善曰：淮南子曰：鶚視虎顧。鹽鐵論曰：無鹿駭狼顧之憂。翰曰：跨，據也。其餘，謂諸小賊也。捍，勇特獨也。鶚，鷙鳥；狼，惡獸；梟，惡鳥也。雄，長也。小賊如此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言其多也。）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罔有孑遺。（善曰：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銑曰：鈇，椹；鉞，斧也。言亂賊之徒，皆伏椹斧之誅，如火燒原草，無有餘遺也。孑，餘也。）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善曰：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韓遂、楊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關。公勅諸將：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向曰：馬超、楊秋叛於關中，遣曹公討之。超等屯潼關，曹公勅諸將曰：關西兵精悍，堅壁勿與戰。續以也。）阻二華，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啟行，未鼓而破。（善曰：魏志曰：公西征馬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因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拒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遂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運獨見之明，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渭，二水名。馬超阻依此山河險固，驅率羌胡，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威大，大兵未及鼓怒，而賊以破亡也。傳曰：時惟鷹揚。又曰：一鼓作氣。元戎，大戎兵也。）伏尸千（五臣本作屍）萬，流血漂櫓，此皆天下所共知也。（善曰：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賈誼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良曰：漂，浮也。櫓，大楯也。）是後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逆遯脫，走還涼州，復欲鳴吠。（善曰：魏志曰：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韓遂字文約，在涼州，阻兵為亂，積三十年，建安二十年乃死。翰曰：逋竄逆遯，散也。鳴吠，猶叛亂也。大軍所以不濟江伐吳者

為伐韓約馬超也。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脣齒。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平。銑曰：宋建自稱平漢王，聚兵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援，如脣齒相制焉。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善曰：魏志曰：張魯字公祺，據漢中，以鬼道教人，自號師君。長雄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太守。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改之。向曰：負，恃也。恃巴漢之固，不恭帝命，皆我王誅所當先加。故且觀兵旋旆。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吹破江西營，乃引軍還。史記曰：武王東觀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盡先誅也。觀兵旋旆，謂先臨江將伐吳，乃引軍西討建約等。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濟曰：致天下誅，謂奉帝命討罪也。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旍五臣作旌首萬里。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其旌麾。又曰：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夏侯淵討之，屠枹罕，斬建，涼州平。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隴山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旍，表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軍入散關，則羣氐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善曰：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恃險不服，攻屠之。翰曰：散關，關名。同善注。自是氐羌侯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進臨漢中，則陽平五臣本作平陽不守。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衛據平陽關，曹公遣高祚乘險夜襲，大破之。銑曰：平陽，關名。曹公討張魯，大破之，故云不守也。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逋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善曰：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胡突曰：策名委質。向曰：十萬之師，謂張魯之衆也。土崩自下，魚爛從內。逋，亦竄也。巴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曹公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胡郭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舉巴夷賨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濟曰：種，類也。落，聚落也。巴賨，皆地名。朴胡、杜濩，皆夷王姓名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善曰：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良曰：鉦，鐃也。二方，謂蜀與漢中也。司馬錯曰：今之伐蜀，利盡西海，兵不鈍鋒。言不用也。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子之威靈，而服羣叛也。聖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善曰：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仁，覆載萬物，著誠信於上下，德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善曰：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向曰：爵謂封侯也。命謂一命。受職亦是也。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善曰：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濟曰：將校，謂其下軍帥也。皆為列國侯將軍已下，節級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而建約之五臣作夫屬，皆為鯨鯢。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為大戮。良曰：夫屬，謂親黨也。鯨鯢，謂大戮也。超之妻孥，焚首金城。善曰：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翰曰：孥，子。焚，燒也。金城，郡名。父母嬰孩，覆尸許市。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銑曰：嬰孩，小兒也。言皆戮於許都市，非國家鍾禍五臣作福於彼，降福五臣作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善曰：漢書消息曰：善惡逆順之理。良曰：鍾，聚也。彼，謂魯等。此，謂建約等。逆，反。順，從也。夫摯五臣作鷙鳥五臣本有之擊字先高攫，俱縛鷙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五臣本無也字。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濟曰：攫，執也。言鷙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此與武王戰，而滅紂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今者枳棘翦扞，五臣作刈戎夏以清。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扞。良曰：枳棘，惡木也，喻殘賊也。翦，齊也。削也。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衆。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治兵遂征孫權也。翰曰：六師，六軍也。天子之兵也。百萬，言多也。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墨反。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頗傍處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所居。湟，音皇。漢書曰：匈奴北服丁令也。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銑曰：並戎狄號也。僰

席卷自壽春而南（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向曰：席，聚也。卷，收也。席卷，謂盡發其兵也。壽春，邑名。言如席卷之勢，自壽春入伐吳也。）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巴漢銳卒南臨汶江搤據庸蜀（善曰：魏志曰：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建安二十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濟曰：武都氐羌，郡名。巴漢，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搤，捉也。庸蜀，地名。言使守捉，不令為吳之援也。）江夏襄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善曰：漢書曰：東越反，武帝遣橫海將軍韓說、樓船將軍楊僕入擊於越。良曰：江夏、襄陽、豫章，皆郡名。湘、沅，二江名。樓船、橫海，皆將軍號也。言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為五道而入也。）萬里剋期五道並入權之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憝必當梟夷（善曰：大眾大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翰曰：剋，期。命，謂權命盡之期至也。丞相，曹公也。元，大。憝，惡也。梟，謂誅滅也。）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疾（善曰：揚雄覈靈賦曰：枝附葉從，衆立景隨。銑曰：枝附葉從，謂吳諸將校隊艦黨也。特，獨。禽，獲。疾，惡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惡之。）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向曰：言我以降為先，以誅為後，拔將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來也。）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將病死。廬江太守劉勳率眾降，封為列侯。濟曰：同善注。）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眾出降（善曰：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眾降，拜中郎將，爵為關內侯。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眾降，拜關內侯。下邳，縣名。侯成不見史，不知其所賞也。）還討眭固薛洪繆（音謬。五臣作穆）尚開城就化（善曰：魏志曰：眭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遣軍臨河，使史渙、曹仁度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繆，音謬。翰曰：眭固將屬袁紹，留薛洪、繆尚守射犬。曹公擊破，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為列侯。）官度（五臣本作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銑曰：官渡，地名。役，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渡，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奐，當有二名也。）後討

袁尚則（五臣本有尚字）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善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遁，保祁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眾大潰。向曰：同善注。）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善曰：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濟曰：蘇游，袁譚將也。譚留使守鄴。曹公進軍至洹水，而游逆降。）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善曰：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降人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兄子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擒配，斬之。良曰：袁譚敗後，審配兄子榮開鄴東門，內操軍士以降也。）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縣來服（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來降。翰曰：焦觸叛，熙奔烏丸，觸等舉縣降操也。）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難芟敵搴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天啟其心計深慮遠（善曰：西京賦曰：天啟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銑曰：凡此之輩，謂揔指前降服之類也。魁亂曰參圖謀。芟，除。搴，拔也。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必然也。）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善曰：答賓戲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賈逵國語注曰：訾，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立有不可立，屈伸變化在道理，尋建立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善曰：毛詩曰：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濟曰：甘口不利於行，小惠不益於世，不可懷而寶之。）泥滯苟且沒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熛（五臣作煙）俱滅者亦甚眾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滯於苟且之間，至沒身而不覺悟。言如此之人，與煙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君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眾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冀矣（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戰而權率十萬眾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十人，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不敢動。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云懸隔。合肥，水名也。同善注。言當小舉猶且破散，今欲禦我大軍，當是之時，必難冀存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冶，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書

（權乃選偏若不如。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答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徙輔置東吳。銑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臧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同善注。使輔置東。今言錢者。蓋欲非之。賊）義殘仁。莫斯為甚（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弒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也。向曰。賊殘傷害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乃神靈之適罪。下民（五臣作人）所同讎。辜讎之人。謂之山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濟曰。適。亡也。言權是神靈之中適亡罪人。百姓怨讎而為人之山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來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臧吳孝臣也）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五臣作傳）學好古。周泰明當世儁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善曰。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惟。思也。舊德謂先世賢德也。載籍。國史也。膺。當。乂。養也。言先臣舊德當膺受多福。安養子孫也）而周盛門戶無辜被（五臣作受）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五臣作肯）克負析薪（善曰。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銑曰。周泰明。臧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愴然。不平貌。魏周榮。叔父子也。虞仲翔。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構。德業也。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眾也。向曰。言顧陸並吳之著姓。皆累位漢朝。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利器。喻賢臣也）而並見驅迮。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善曰。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濟曰。迮。迫也。雨絕謂雨下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理也。言並被驅迮。不得卻還漢也。喻負利器而無處施用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罻羅。賢聖（五臣本作聖賢）之德也（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賢聖士亂亦猶鳳鳴高山以避羅網也）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善曰。韓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苕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鷦鷯。鶉也。上。乃丁切。下。古完切。廣雅曰。鷦鷯。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有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完。所繫之者然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蕢與葦同。

翰曰。鷦鷯。小鳥也。為巢葦草之上。值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言不附於漢者。同鷦鷯之危也。苕。葦花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眾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獎寬大貌。一人謂權也。忌。惡也。言聖朝但欲誅權。不惡眾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五臣作膺）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也。奮。振也。翻然。變貌。大舉謂叛主而降也。元。大。勳。功也。言能如此。必膺厚祿。是福之上也）如其未能（善曰。未能翻上之計）筭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善曰。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濟曰。筭。計。量。度也。大小謂漢大吳小。以存易亡。謂背吳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背吳。亦是其次也）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音煩。善曰。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願公早圖之也。延叔堅曰。係蹄。獸絆也。良曰。係蹄。禽獸之絆也。蹯。足也。猛虎着絆則怒絕蹯而去）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善曰。漢書曰。項梁使使趣齊兵

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出兵。楚不殺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何故不殺。螫。音釋。翰曰。蝮。毒蛇也。螫人之手。則必斬斷其節。恐毒及身而死也）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五臣本無以字）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善曰。周易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銑曰。重謂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將校大諸公手足之累。亦可絕弃來降也。寧。安。復。反也）闇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善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向曰。先賢謂上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背闇背此理）忽朝陽之安。甘折苕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善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濟曰。忽。猶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高岡。言鳳所栖也。謂諸上為高岡之安。樂巢葦苕之危。日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謂舉兵則善惡盛見屠戮也）雖欲救之。亦無及已（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良曰。已。止也。言既敗。雖救之無能禁止也）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五臣本作詔）如律令（良曰。購募謂以財求物也。科條謂賞罰等格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晉書。石勒將石季龍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遊魂縱逸。復遣凶黨石季龍。犬羊之眾。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

逆討擊應時潰散令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逆節度有能梟季龍首者賞絹三千匹金五十斤封縣侯食邑二千戶又賊黨能梟送季龍首者封賞亦如之南史彭城內史劉裕移都下

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與何無忌等集義徒凡二十七萬推裕為盟主軍次竹里移檄都下曰逆臣桓玄阻兵荊郢肆暴都邑雖夏后之離泯殪有漢之遭莽卓未足為喻夫成敗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遇聖明自我大晉屢遭陽九隆安以來皇家多故貞良弊於豺狼忠臣碎於虎口逆臣桓玄敢肆陵慢阻兵荊郢肆暴都邑天未忘難凶力實繁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沈辱七廟毀墜雖夏后之罹浞殪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玆未足為喻自篡逆於今歷載彌年亢旱人不聊生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版築室家分析父子乖離豈惟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頃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可存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裕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啟處者也是故夕寐宵興援獎忠烈潛構崎嶇過於履虎乘機奮發義不圖全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參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俟奮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掃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將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契所在蜂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成王脩青州刺史弘義眾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緝裕辭不獲命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節翦讎逋逆蕩清京華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無由自效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裕以虛薄才非古人受任於既頹之運契接於已替之機丹誠未宣感慨憤激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佇投檄之日神馳賊庭晉書載記馮翊郭實起兵廣鄉以應登宜檄二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視豺狼悉害君父禄尸為禁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之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被人神於圖識歷數萬無一分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瞵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欲絕之亦將假手于忠節凡百君子皆風漸神化有懷義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于衆咸然之藝文類聚梁裴子野為虜檄文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越三才司牧黔首蠲其苛慝除其患難肇自邃古以迄皇王經世字民咸由此作撥亂反正君臨億兆休牛放馬載戢干戈思與一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昔者晉失其序天為降灾而四夷交侵小雅盡缺宋之初載實有武功秦晉之燼頻梟僭偽末業陵遲遂亡淮濟驕日長久莫能克復朕爰初創業思闡寧靜保大定功未遑遠略而狡虜遊魂不式王命朕謂其君雖惡其民何罪矜此塗炭用寢兵革令戎醜數亡自相吞噬重以亢旱彌年穀價騰踊丁壯死於軍旅婦女疲於轉輸虐政慘刑曾無悛改四方同集九服齊契磬猶自東海以注營州倒罷畜以壘壍壕其身康瀾豈假多力爾二周故老六輔大姓蒙祉俛首有自來矣灌身明目今也其時昔由余入秦禮以卿佐日磾降漢華貂七葉為有其才豈無大位

梁任孝為汝南王檄魏文曰夫大盜移國終罹梟剪之誅光武之陵必致殲夷之戮所以董卓稱亂伏藉群雄之手王莽偷安卒成光武之業故市燿臍燈府傳飲麗我有魏今臨一境卜世相承保乂黔黎事喻乎祀爾朱榮胡貊遺種邊塞是居姦宄妄才凶悖醜類茹血吞腥本非人品依隨水草取賴馬牛而包藏禍圖竊懷反噬遂長驅種落用襲我周南率彼首豪使變我河縣所以流離播越至淹星紀仰冀園陵俯傷黎庶遂倚式仰曆朝實奉舜闕梁大皇帝功踰五帝道邁三皇膺承當軒平章百姓垂拱而治協和萬邦今遣同州刺史范遵等董率前鋒揚旌致討光啟滑臺鼓行金谷關東英俊河北雄才痛桑梓淪蕪室家頹殞飲氣吞聲志申讐怨士各懷歸民思父母表裏符契神靈響集王者之師有征無戰鋒刃所裁幸勿飛染

晉孫惠為東海王討成都王檄文曰穎稟性強暗增崇位號阿比奄官專任孟玖遂使恣睢殺活由己疾諫好讒小人滿側官以賄成位以錢獲因以貿生獄以幣解百官卷舌朝野隱伏桀穎之罪書記未有禍甚叔帶逆隆曹植為子則不孝為臣則不忠為弟則不順為主則不仁四惡具矣豺狼之性有甚無悛

晉庾闡為郤鑒檄青州文曰蓋天地有盈虛之期皇代有盛衰之會雖文王聖而西患昆夷周宣哲王而北難獫狁天步禍亂有自來矣是以石勒因曩者之弊遇皇綱暫弛逆陵跨神州剪覆上國二十餘載毒流四海人神含憤天誅自誠而後虎窮谷竄其餘業內肆豺狼之暴外有無辜之禍念諸文武百姓同為和氣之民而不蒙太陽之施奔波於海岱之間追迫於寇戎之手行者窮征役居者困重賦死生契闊良難為心

郤鑒檄巴蜀李勢曰昔巴蜀士民失命明代運否終則泰賢哲睹機以知變不肖滅亡以取禍昔者皇運中消乾綱暫

弛權勤窮凶肆暴神州季劉啓逆竊遍岷川冀以不才任符分陝未能仰寘皇恩招攜以禮而使三巴之民劃於犬羊之羣億兆之命懸於豺狼之口所以假寐永歎疢疚如首者也凡百黎氓秋毫不犯檄到趣思良圖自求多福無使蘭艾同焚永作鑒誡信誓之明有如皎日　又爲檄石虎文曰石勒因晉喪覆舊京窮凶極逆偽號累祀百姓受厥沒之酷王室有黍離之哀不有少康之隆孰能祀夏不有宣王之興誰尅舊物獨師石虎僭襲凶業負恃其衆陸梁河朔每念忠順之士懷仁抱義含膽飲血靜其禍酷心存倒戈而力不能奮今遣使持節荊州刺史都亭侯冀高旗建窾組練映日遂殄吳之壽揚尚父之略莫不投膽咀鐵人思自百以此衆戰其猶烈火之燎秋蓬衝飈之掃落葉也　晉桓温檄胡文曰胡賊石勒暴肆華夏齊民塗炭煎困譬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劒北顧慨歎盈懷寡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裏智成楚越登丘悵止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同惡龔生守節恥存莽朝歷既遣借一朝蕩定極撫黎民即安大本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明隨才敘此之風聲想所聞也來書悉攸之傳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學亏射

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福禍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親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斷島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宗傾巢爲豎子笑況乎行陣凡才斗筲小竪而懷問鼎之志敢搆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寵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急趨利躬行反噬請衛誅貪又攸之與鑄金重太一等並受寵任朝爲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骨肉遣仰華運凶當三惟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貴禍既發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鄭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爲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謝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爲也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捍噬故得階亂覆全因禍保福攸之空淺躁而無謀澧湖崩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奔重討下邳一鼓而進再鄣王師又應肆誅先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溪之敗冀收函崤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頓升宗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遠頒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己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罪一

也又攸之累登蕃岳自郢遷荊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恣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包藏禍心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荊以來恒用奸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變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郡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焱起京師內奥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救援顛沛寔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裁遣弱卒三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何其平日輒張賁粗周邵爾時忝謹虛重皇威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罪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狡往者咸納竊餅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逋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罪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情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覷撫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偏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恒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鼓贖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

凌上大逆之罪六也蒼梧狂凶豪淫桀紂猜忒外蕃鶉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殢積年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遇戮攸之據棄心靈宜同歡幸遂違惑願倒深相嗟惜衆言哀殊揚聲吹毛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罪七也廢昏立明光代舊典交廣克到梁泰早及而攸之密遣內戲川塗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泰淹積旬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罪八也昇明肇曆思深驛遠中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恩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榮授寵貴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衆聚誑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讐毒此其大逆之罪九也攸之以溪壑之性含梟獍之腸直置天壤已稱醜穢況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寔惡熟罪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讐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烈之心虎豹磨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電奮發則霜野奔雷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舉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當燒山之焰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惆然今復相逼赴接鋒刃交

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為早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八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　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禄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曾　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五

三術

律

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一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　京兆崇義寺沙門道宣序（道宣隋朝人。其祖湖州人。父為陳朝吏部尚書。後隨駕入長安。生于京兆。即錢中之子也。）原夫大雄御寓。意惟拯拔一人。大數曆期。總歸為顯一理。但由群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之法。然則心為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乎明慧。慧起獻於定發。發定之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須尊重於戒。故經云。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持戒之心。要唯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為標首。作持則羯磨結其大科。後進前脩。妙宗斯誥。故律云。若不誦戒羯磨。盡形不離依止。自慧月西隱。法水東流。時兼像正。人通淳薄。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衆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發。弘之在人。人或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錄。多約前聞。最其宗緒。略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罹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首之迷。不思返隅。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地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妄搆寔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具羅種類。雜相畢陳。但為機務相訓。卒尋難了。故略舉羯磨一色。別標銓題。若科擇出納。興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統關諸部。撮略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並至篇具顯。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為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攸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衆。豈令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也。

集法緣成篇第一　事法兼通大小。齊降。故前舉綱領。未振毛目。又緣通成壞。教相須張。並如後例。義無紊亂也。僧法羯磨略有一百三十四。佛言。有三羯磨。攝一切羯磨。謂單白羯磨。白二羯磨。白四羯磨。單白羯磨三十九法。三十中。二十七受懺悔。行鉢法。餘語法。觸惱法。與剃髮法。與出家法。差教授法。喚入衆法。對衆問難法。說戒和法。僧發露法。非時和合法。譚藏說戒法。自恣和合法。難事略自恣法。修道增自恣法。諍事增自恣法第二。諍增自恣法。受功德衣和法。捨功德衣法第一。增說戒法第二。增說戒法

簡集智人法。斷事遣不誦戒毗尼者出二法。遣捨正義者出二法。草覆地法。差往王城結集法。迦葉論法。毗尼法。問優波離法。毗尼法。憂波離答法。問阿難法。毗尼法。阿難答法。七百中。論法白。差比丘論法。白正論法。毗尼法。問一切法。上座白。上座答曰。行舍羅。應有白。白二羯磨五十七法。作小房法。作大房法。差分臥具法。差說麁罪法。二十七。還衣法。離衣法。減六年臥具法。護鉢法。差教授尼師法。制不往學家法并解。畜衆法。尼差求教授法。尼差自恣人往大僧中法。與外道住法。結受戒小界法并解。結說戒堂法并解。結大界法并解。結戒場法。結不失衣界法并解。結說戒小界法并解。結二同界法。結一同界法。結食同法。上三並有解。與狂癡法并解。受日法。差受自恣人法。結自恣中界法并解。分四方僧物法。賞看病人法。分亡人輕物法。結庫藏法。差人守藏法。結淨地法并解。差人守功德衣法。差人懺白衣法。差人行籌法。遣信受戒差使法。尼與僧作不禮法并解。差比丘料理房法。持故房與道俗經營二法。與覆鉢法。差使告覆鉢家法。解覆鉢法。杖絡囊法。律文具出。如上。應有差分粥。分小食。分佉闍尼。差請教。臥具。分浴衣。分衣。可取與。差比丘沙彌使。白四羯磨三十八法。諫破僧法。諫助破僧法。諫擯謗法。諫惡性法。諫惡邪法。諫擯惡邪沙彌二法。諫隨舉比丘尼法。諫習近法。諫勸習近住法。諫瞋捨三寶法。諫發諍法。諫習近居士子法。式叉學戒法。受具戒法。學悔法。呵責法并解。擯出法并解。依止法并解。遮不至白衣家法并解。不見舉法并解。不懺法并解。不捨法并與覆藏法。本日治法。摩那埵法。出罪法。憶念法。不癡法。罪處所法。對首羯磨略有三十三。佛言。三語受戒已。名善作羯磨。說戒法中亦爾。十誦律云。對首心念分衣已。名作羯磨。後來比丘不與分。義分二別。一但對首法。二衆法對首法。文通諸部。並如下列。但對首法二十八。受三衣法并捨。受鉢法并捨。受己師壇法并捨。受百一衣物法并捨。捨請法。捨戒法。受請依止法。衣說淨法。鉢說淨法。藥說淨法。受三藥法。受七日法。安居法。與欲法。懺波逸提法。懺提舍尼法。懺偷蘭遮法。懺重突吉羅法。首露六聚法。露地重罪法。捨僧殘行法。白行人法。白僧殘諸行法。白入聚法。尼白入僧持法。尼請教授法。作餘食法。衆法對首有五。捨墮法。說戒法。自恣法。受僧得施法。受亡五衆物法。心念羯磨略有十四。義分三別。一但心念法。二對首心念法。三衆法心念法。並通諸部。至文自須准。僧法羯磨獨四分一律。但心念法有三。懺輕突吉羅法。六念法。說戒座中發露諸罪法。對首心念法有七。安居法。說淨法。受藥法。受七日藥法。受持三衣法。捨三衣法。受持鉢法

衆諸心念法。有四說戒法自恣法受僧得施法受亡五衆衣物法。已前略明緣集。已後辯緣成壞。前明僧法。律中佛言有四種僧。一者四人僧。除受戒自恣出罪。餘一切羯磨應作。二者五人僧。除中國受戒出罪。三者十人僧。除出罪。四者二十人僧。一切羯磨應作。況復過二十。若少一人非法非毗尼。不成一稱量。前事毗尼母論云。事謂人法也。律云稱量比丘及白衣稱量。羯磨及犯事也。然所爲之緣不出三種。謂人法事也。如受戒懺悔差使治擯等。爲人故作。如說戒自恣等。爲法故作。如結界攝衣淨地庫藏等爲事故作。或具或單。時離時合。並先須量據。使成應法之緣示也。二法起託處。僧祇律云。非羯磨地。不得受欲行僧事。律中若作羯磨。必先結界。然託處有二種。若自然界中。唯結界羯磨一法。自餘僧法並作法界中。若對首心念二法。則通二界。三集僧方法。律云。佛言當數座打揵槌盡共集一處。五分律云。隨有木瓦銅鐵鳴者。令淨人沙彌打之。無沙彌者比丘亦得。不得過三通。付法藏傳中。令有長打之法。三千威儀中具明杵下之數。薩婆多論云。夫集僧揵槌。必有常準。不得互易。四僧集約法。夫界有二。若作法界。則唯三種。謂大界戒場小界。若論小界無外可集。若戒場大界。並須盡唱。制限集之。若自然界則分四別。謂聚落蘭若道行水界。初言聚落。則

有二種。若聚落界分不可分別者。准僧祇七樹之量通計六間六十三步若無異眷得戒羯磨。若可分別聚落者。准十誦律盡聚落集之。二言蘭若亦有二種。若無難者。諸部多云。一俱盧舍。案雜寶藏云五里是也。相傳以此爲定。若難事蘭若。如善見論云。七槃陀之量相去五十八步四尺八寸得作羯磨。三明道行界。准薩婆多十誦律。縱廣六百步。四明水界。如五分律。船上衆中。有力人以水若沙四面擲所及處。此之六相皆謂身面所向方隅齊限之內。集僧無人方可應法也。五應法和合。律云。應來者來。應與欲者與欲。來現前得呵人不呵。是名和合。反上三成別衆者。今六簡衆是非。律云。未受具戒者出等。又云。有四滿數。一者有人得滿數不應呵。若爲作呵責擯出依止遮不至白衣家羯磨。如是四人者是也。二者有人不得滿數應呵。謂若欲受大戒人。三者不得滿數不得呵者。若爲比丘作羯磨以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足數。若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若被三舉。若滅擯。若應滅擯。若別住。若戒場上。若神足在空隱沒離見聞處。若所爲作羯磨人。如是等二十八種不足數。又云。行覆藏本日治摩那埵出罪人。十誦云。行覆藏竟本日治竟六夜竟。此上七人。佛言不相足數。十誦又云。睡眠人亂語人憒閙人入定人瘂人聾人瘂聾人狂人亂心人病壞心

人。樹上比丘。白衣。如是等十二人。不成受戒足數。摩德勒伽論云。重病人邊地人。癡鈍人。如是等三人。不成滿衆。僧祇律云。若與欲人若隔障。若半覆露中間隔障。若半覆露中手不相及。若一切露地坐。申手不相及。又云。若衆僧行作羯磨坐則非法。乃至住坐臥互作亦爾。四分云。我住說戒處不坐爲作別衆。佛言非法。五分云。病人皆羯磨說戒。佛言別衆。義如醉人等。或自語前人不解。心境不相稱。等並名非法。故律中受戒捨戒法內云若眠醉狂恚不相領解。如前緣者並不成。故又須知別衆不足數等。四句差別。臨機明練。成壞兩緣。四者有人得滿數亦得呵。若善比丘同一界住不離見聞處。乃至語傍人。如是等人具焉。二法七說欲清淨一律云。諸比丘不來者。說欲及清淨。於中有三。謂與欲受欲說欲等法。若有佛法僧事。病人看病事者。並聽與欲。唯除結界一法。有五種與欲。若言與汝欲。若言我說欲。若言爲我說欲。若現身相。若廣說欲成與欲。若不現身相。不口說者。不成應更與餘者欲。又云欲與清淨。一時俱說。不得單說。若欲廣說者應具修威儀。至可傳欲者所。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某甲比丘。如法僧事。與欲清淨。一說便止。佛言若能憶性相名類者。隨意多少受之。若不能記者。但云衆多比丘。爲欲清淨。亦得。二明受欲法。佛言若受欲者。受欲已便令

過。若出界外去。若罷道入外道衆別部衆。至戒場上。若明相出。等七緣。若自言犯邊罪等。十三難人。三舉二滅擯。在空隱沒離見聞處。如是等過前二十八緣。並不成受欲。若至中道。若在僧中。亦爾。應更與餘者欲。僧祇云五種失欲。如不足數中說。又云。在界外受欲。持欲者出界外與欲人出界與欲已。自至僧中。還此衆。第五持欲。在僧中。國難驚起無一人住者。如是等並名失欲。十誦云。與覆藏等三人失欲。五分云。與尼等四人。狂等三人或倒出衆人。皆不成欲。十誦云。取欲清淨人。若取時。若取竟。自言非比丘者。不成清淨欲。律云。持欲比丘自有事起。不及詣僧聽。轉授與餘比丘。應作如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與衆多比丘受欲清淨。彼及我身。如法僧事。與欲清淨。三明說欲法。僧祇云。不得趣爾與人欲。應與堪能持欲僧中說者。若有說者。羯磨人如上問已。彼持欲者應答是也。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我受彼欲清淨。彼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若自恣時。應言與欲自恣餘詞同上。佛言若受欲人。若睡眠。若入定。若忘。若不故作。並成。若故不說得突吉羅。若病重者。應舉至僧中。恐病增動者。僧就病者所。或出界作。不合別衆故。若中道逢難。界外持欲來。得成。八正陳本意。謂僧私兩緣。僧中或創立法處。則竪標唱相。或常所集用。則行籌告白等。私事亦二。若違情

治罰則作。來已罷。若順情請許多須已詞。并立文具順九問事端緒律云僧今和合。何所作為。事合通別。臨時准一。下通問十答所成法律云應答作集羯磨。然事有先後。法緣通別。說戒自恣。應在後作受戒捨墮義兼通別若結界捨界。理無雙答。並先須詳委然後答問中明眾多人法若作但對首法如持衣說淨等。通二界人唯是別若作眾法對首法如捨墮說戒等二界盡集。人非別眾法則兩異並前須明識義無雜亂後明一人法若但心念法事。通二界人。唯獨來若對首心念及眾法心念界通二處。有人不得並如前集法中列三相應然不容臨機致有乖殊。法式不成。已前略辯成法具緣。後明非法之相。僧法羯磨具七非。佛言有七羯磨。非法不應作之。一者非法非毗尼羯磨。謂一人舉一人。乃至僧舉僧。一白眾多白一羯磨。眾多羯磨。單白白二。白四羯磨。交絡互作。若有病無藥。有藥無病。有事有法。施不相當。毗尼母云。若說羯磨言不明了。如是等人法事相並非所攝也。二者非法別眾羯磨。謂白此事。為彼事作羯磨名為非法應來者不來。應與欲者不與欲。來現前得呵人呵者。是名別眾。三者非法和合眾羯磨。非法同前和合反上。四者如法別眾羯磨。如法及非法別眾同前五者法相似別眾羯磨。謂先作羯磨後作白名法相似別眾同前六者法相似和合眾羯磨。法相似如上。和合同前。七者呵不止羯磨。謂如法羯磨須僧同秉。令得呵人呵。若住應法遂呵不止。即名非法義立七非謂律據事隨事分七。今已義求。狀非斯盡。謂單白羯磨。三十九種。各有非相義同。過別白二白四類亦同之。若不別明。成非冥顯。今且就單白說戒具解七非。餘之三種例之可曉。一者人非。謂識過不懺。疑罪不露。界內別眾人非應法等。二者法非。謂三人以下單白說戒顛倒錯脫有呵不止說不明了等三者事非。謂時非正教廣略無緣眾具有闕界非聖制四者人法非謂具二非准事依法五者人事非法雖應教人事乖越六者法事非人雖應律二乖名壞七者人法事非三相並非如前類取理須條貫諸緣明曉成敗故佛在世一事五處作之並成非法況今像末烏可輕哉義無怠慢對首羯磨亦具七非就中分二若但對首法准取持衣一法以顯非相餘說淨等法類解於緣有異一人非謂受對之人犯重遮難有呵者呵或對僧俗而作。作二法非謂持法錯脫說非明曉三事非謂犯捨異財不合聖教或五大上色受持不成四者人法非五人事非六事法非七具三非並如上例知交絡識相若眾法對首亦具七非今摘取捨墮一法條然具解餘者例同。有異也一人非謂界內別眾人非應法呵人設呵罔止即非二法非捨

懺還財。諸法乖正。三事非犯過衣財。如律所斷。必非聖制。理無懺捨。並識相而加法非有疑而過。外有遮加無知罪。四者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顯相。如上心念羯磨。亦具七非。就中有三。初但心念法。唯取懺輕突吉羅罪。具解餘異例同一。人非謂對人懺悔體非佛教也。二法非謂但心念而口不言。雖言而非明了。或增減錯妄。三事非由事緣故誤犯則輕重或境通眾多。未了前相。四人法非。乃至第七具三非。若對首心念及眾法心念各具七非。人通別眾界緣兩處。並須准例隨事曉知之。

諸界結解篇第二。

界別有三。攝僧界。攝人以同處令無別眾罪。攝衣界攝衣以屬人。令無離宿罪。攝食界。攝食以障僧令無宿煮罪。宗意如此。僧界結解法。第一有三種僧界。一者大界。二者戒場。三者小界。今就大界內又有三種。謂人法。二同法食。二同法同食別。初准本制。後隨緣別開。結初大界法時。四方僧集會疲極。佛言聽隨所住處結界。應盡集不得受欲。是中舊住比丘。應唱大界四方相。若有山樹林池城塹村舍。隨有稱之。應須義設方法。如前僧法中具七緣已。一比丘告僧云。大德僧聽。我舊住比丘為僧唱四方大界相。從東南角某處標。至西南角某處標。從此至西北角某處標。從此至東北角某處標。從此還至東南角某處標。此是大界外相一周。訖必有屈曲。隨事稱之。並須別指分齊尺寸處所。由不知制限。結既不成。羯磨虛設。受戒等法。俱是空作。故須如上分明唱相三遍已。佛言眾中應差羯磨人。若上座若次座若誦律堪能作羯磨者。問答已如是白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唱四方大界相。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誰諸長老忍僧今於此四方相內。結大界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大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解大界法。時諸比丘意欲廣作者狹作者。佛言欲改作者。先解前界。然後廣狹作。從意。當如是解。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解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此一羯磨通解有戒場大界者。由文無偏局。故得結同法利。界法爾時有二住處別說戒別利養。欲得共說戒同利養。佛言聽各自解界。應盡集一處。不得受欲當唱方相結之。結文與前略同。唯有僧於此彼二處結大界同說戒利養

異結同法別利界法爾時有二住處別說戒別利養欲同說戒別利養佛言當各解通結文略同前又有二住處欲別說戒同利養為守護住處故佛言聽之此四方僧物和合結戒場法時諸比丘有須四人眾羯磨事起五比丘眾十人眾二十人眾羯磨事起是中大眾集會疲極佛言聽結戒場稱四方界相若安撅若石若標畔作齊限已毗尼母云必以大界圍遶五分等律須在大界前結若欲作者先安三重標相內裏一重名戒場外相中間一重名大界內相最外一重名大界外相立三相已盡自然界內僧集在戒場標內先令一比丘唱戒場外相應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我此住處比丘為僧稱四方小界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標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某標此是戒場外相一周訖三說已若有曲斜隨事稱之羯磨者如上應知已白言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作戒場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比丘稱四方小界相僧今於此四方小界相內結戒場誰諸長老忍僧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於此四方相內結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結　已牓示顯處令後來者知諸界分齊餘條准此也解戒場法律無正文准諸解界翻結即得今亦例出理通文順應作是言大德僧聽僧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若僧時到僧忍聽解戒場白如是大德僧聽今集此住處解戒場誰諸長老忍僧集此住處解戒場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僧集解戒場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有戒場大界法佛言不得合河水結除常有船橋梁又不得二界相接應留中間五分云不唱方相結界不成律文少略應如是唱相也大德僧聽我比丘為僧唱四方大界內外相先唱內相從戒場外相東南角標外二尺許某標者此約當時有者言之不必誦文此是大界內相東南角某標從此西迴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某標次唱外相從此住處東南角某處標西迴至西南角某標從此北迴至西北角某標從此東迴至東北角某標從此南迴還至東南角某標從為內相此為外相此是大界內外相一周訖三唱已若欲唱相應將四五比丘出戒場外盡標相內集僧然後唱二重標相已僧中方加羯磨其大如初結大界法無異故不出之結三小界法此三小界並為難事故與律云不同意者未出界聽在界外疾一處集結小界受戒又言若布薩日於無村曠野中行眾僧不得和合者隨同師善友下道各集一處結小

界說戒又言若自恣日於非村阿蘭若道路行若不得和合者隨同師親友移異處結小界自恣故知非難無緣輙結頗諸難開若違判犯又皆無外相即身所坐處以為界體故受戒中云此僧一處集結小界說戒中云今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自恣中云諸比丘坐處已滿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等故知俱無外相為遮呵人即小界受戒法云界外呵不成呵也此文釋成無外相明矣今有立界相房院於中結者羯磨不成以大界立相不唱非法小界無相若立非法故大界引入唱相羯磨文中牒之小界既無唱法羯磨自顯標相故重委明示庶無妄濫既隨而結則成多犯一非是開緣二輙立相三處留久圍文云不應不解而去等四妄通餘法即非判而判其羯磨文如常之結解衣界法第二有三種僧伽藍若大界共伽藍等或界小於伽藍並不須結若界大於伽藍者依法結之則隨界攝衣也然有羯磨立無村結者若准律文先結衣界村內攝衣後因事起方乃除村今通立一法不問有村無村法爾須除薩婆多論正立此義以有村來五意故除若先無村作法結已淨人住處外村來入隨所及處皆非衣界若本村還出衣界仍攝若先有村在非攝村去空地衣界還滿由村來去非結解故五分律中咸有斯意結攝衣界法時有獸離比丘見阿蘭若處有一好窟自念言我若得離衣宿者可即依此窟住佛言聽結不失衣除駛流水白云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今僧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誰諸長老忍僧於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此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結不失衣界除村村外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已准上牓示顯處解攝衣界法佛言應先解不失衣界却解大界應作如是解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解不失衣界白如是大德僧聽此住處同一住處同一說戒僧今解不失衣界誰諸長老忍僧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同一住處同一說戒解不失衣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結解食界法　佛言有四種淨地一者檀越淨若為僧作伽藍未施與僧二者院相不周淨若僧住處半有籬障多無籬障都無籬障若垣若墻若塹若柵亦如是三者處分淨初作僧伽藍時檀越若經營人分處如是言某處為僧作淨地四者作白二羯磨疑結若疑先有淨地應解已更結結攝食界法時有吐下病比丘不及得粥便死佛言聽在伽藍內邊房靜處結淨廚

應唱房若溫室若經行堂處若出家五衆房得作除去比丘五分云若於一房一角半房半角或中庭或通結僧坊内作淨地並得律令唱相令結法時僧在院外遥唱遥結應唱相言大德僧聽我比丘爲僧唱淨地處所此僧伽藍内東廂厨院中若諸菓樹下並作淨地如是三唱若更唱餘處住時據量隨事通局羯磨處作是白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令結東廂厨院中若諸菓樹下作淨地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令結東廂厨院中及諸菓樹下作淨地誰諸長老忍僧結東廂厨院中及諸菓樹下作淨地者默然誰不忍者説僧已忍結東廂厨院及菓樹下作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解淨地法律云若有緣者解已便結不出解文例准解法應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令解某處淨地白如是大德僧聽僧令解某處淨地誰諸長老忍僧解某處淨地者默然誰不忍者説僧已忍解某處淨地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諸戒受法篇第三　戒法理通義該道俗以五戒有犯則具戒成難故須條貫始終體相明緣七衆所受次如下列　受三歸法薩婆多論云以三寶爲所歸欲令救護不得侵凌故也歸依佛者歸於法身謂一切智無學功德五分所成歸依法者歸於自地盡處謂斷欲無欲滅諦涅盤歸依僧

者歸於第一義僧謂良祐福田聲聞學無學功德也善見論云並須師授言音相順若言不出或不具足不稱名不解故不成應云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説得歸法已我某甲盡形壽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三結已律無受法諸論文具出此但受歸法無有戒法故論云三歸已下有所加得歸及戒若無加者有歸無戒也　受五戒法經云有善男女布施滿四天下衆生四事供養盡於百年不如一日一夜持戒功德以戒法類通情非情境故也論云由戒故施得清淨也當於受戒前具問遮難故善生經云汝不盜現前僧物不於六親所比丘比丘尼所行不淨行不父母師長有病棄去不殺發菩提心衆生不如是等具問已若無者應語言此戒甚難能爲聲聞菩薩戒而作根本善男子戒有五種始從不殺乃至不飲酒若受一戒是名一分優婆塞具持五戒名爲滿分優婆塞汝今欲受何分之戒當隨意受爾時智者應隨語爲受阿含等經云於受前懺罪已然後受法應如是授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二日一夜盡形壽爲一戒一分五戒滿分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授已告云向授三歸正是戒體令又三結示戒所歸也我某甲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一夜盡形壽爲一戒一分五戒滿

分優婆塞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告言今當示汝戒相汝諦聽受之盡形壽不殺生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盜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邪婬是優婆塞戒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妄語若飲酒並准上具問答已餘有六重二十八輕諸雜行相廣如善生經及行事鈔中説發願同行八戒　受八戒法善生經增一阿含云佛告優婆塞當於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往詣長老比丘所一一受八戒二一受之勿令失次論中令五衆授之成實云若無人時但心念口言乃至我持八戒亦得成受俱舍論云若先作意於齋日受者雖食竟亦得前受戒者下心合掌隨施戒人語勿前勿俱若違不成論云若受八戒應言一日一夜莫使與終身戒相亂成實云五戒八戒隨日月長短或一年一月乃至半日半夜重受減受並得應如是授言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一日七夜一年一月爲淨行優婆塞如是三授之也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一日七夜一年一月爲淨行優婆塞竟三結已次授戒相言如諸佛盡壽不殺生某甲一日一夜不殺生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盜某甲一日一夜不盜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婬某甲一日一夜不婬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妄語某甲一日一夜

不妄語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不飲酒某甲一日一夜不飲酒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某甲一日一夜離花香瓔珞香油塗身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高勝牀上坐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某甲一日一夜離高勝牀上座及作倡伎樂故往觀聽能持不答言能持如諸佛盡壽離非時食某甲一日一夜離非時食能持不答言能持阿含經云如上次第授已當教發願言我今以此八關齋功德不墮惡趣八難邊地持此功德攝取一切衆生之惡所有功德惠施彼人使成無上正真之道亦使將來彌勒佛世三會得度生老病死經云設有善男子善女人不發此願而持八齋者得少許福田引古證云　出家授受戒法七分明之一明出家功由菩薩二明有益超世三明障出大損四明既出家已行於罪行五明既出家行凡福行六明出家修道要業七明大小正行三學爲本廣如鈔中乞度人法時諸比丘輙便度人不知教授已愚癡故彼不被教授不業威儀著衣不齊整乞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鉢食於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諸比丘以此事白佛佛言聽僧與授具足戒者白二羯磨彼欲度人者當往衆中偏露右肩脱革屣禮僧足右膝著地合掌應作如是乞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求衆僧

乞度人授具足戒願僧聽我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慈愍故三乞律中准羯磨文為授具足戒者須乞畜衆法若索受戒揵度中前具列和上德已總結文云如是畜依止畜沙彌亦介故知並須以無德不合故也與度人法佛言當觀察此人若不堪教授便不以二事攝取一者法二者衣食當語言大德止勿度人若有智慧堪能教授又以二事攝者應與羯磨作是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今從衆僧乞度人授具足戒僧今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比丘度人授具足戒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度沙彌法律中度羅睺羅為最初僧祇云若年七歲解知好惡與出家過七十臥起須人不得度若能修習諸業聽出家若初欲出家者為說苦事一食一住一眠多學問答能作者度與剃髮法時諸比丘輙度人故衆僧不知佛言汝若欲僧伽藍中剃髮當白一切僧若不得和合房房語令知已與剃髮若和合作白已剃髮作是白言大德僧聽彼某甲欲求某甲比丘剃髮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剃髮白如是作白已來入衆中與剃髮度人法式廣如鈔中五分云先與受五戒已後受十戒授十戒法佛言若在僧伽藍中度令出家者當白一切僧已聽與出家應作如是白大德僧聽此某甲從某甲比丘求出家若僧時到僧忍聽與某甲出家如是白受戒體法善見云阿闍梨告言汝隨我語教汝受三歸答言介又應問某遮難發戒緣起准如經律例須具問方乃授云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今隨佛出家某甲為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授已便得戒我某甲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我今隨佛出家已某甲為和上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三結已與戒相盡形壽不殺生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偷盜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婬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妄語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飲酒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著花鬘香油塗身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歌儛倡伎及故往觀聽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高大床上坐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非時食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盡形壽不得捉生像金銀錢寶是沙彌戒能持不答言能持此是沙彌十戒盡形壽不得犯如請僧福田經沙彌應知五德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者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者永割親愛無適莫

故四者委弃身命尊崇道故五者志求大乘為度人故依如僧祇律應為說十數一者一切衆生皆依飲食二者名色三者痒痛想四者四諦五者五陰六者六入七者七覺意八者八正道九者九衆生居十者十一切入其列數釋相對治顯正並廣如行事鈔說比丘受戒法佛言善來比丘號結使比丘三語比丘邊地持律五人受戒比丘第五中國十人受戒比丘上列五受並正律文善來三語唯局佛在餘三通於滅後也授比丘戒緣戒是生死舟航正法根本必須緣集相應有遮難授不得今解二種羯磨具足五緣方成一能受之人有五種一是人道故律云天子阿修羅非人畜生不得戒故說云三歸五戒唯人有餘道所無二諸根具足律云若狂若聾若瘂身相不具百遮等人一切能污辱衆僧者皆不得故三身器清淨薩婆多云先受五戒八戒曾破重者更受十戒不得故律云先受戒破於重戒還來受者名邊罪難又白衣沙彌造諸重業並十三難攝故四出家相具律云應剃髮著袈裟與出家人同若著俗服外道服衆莊嚴具裸形等不名受具故五得少分法律云不與沙彌戒而受具戒衆僧得罪故第二所對有七一結界成就以結不成羯磨無所依故二有能秉法僧以白四六教非法衆者不合秉故三僧數滿足非謂頭數滿十毗尼母云和上二阿闍梨並須如法七僧為證皆清淨明曉故律云若無和上若十衆不滿如不滿數中所明皆不成就故四界內盡集和合律云更無方便得別衆羯磨故五有白四教法毗尼母云羯磨如法故六資緣具足律云若無衣鉢若借他衣鉢並非法故七佛法時中毗曇論云若至法滅一切結界受戒皆失沒故第三發心乞戒律云若受戒人不自稱名不稱和上名教乞而不乞若眠醉嗔恚若無心受皆不得戒故第四心境相應或心不當境或境不稱心或心境俱不相應並非法故第五事成究竟始從請師終于受竟前後無違得各辦事正授戒體前具八法初明請師法律云弟子無師教授故造作非法佛言當立和上弟子看和上當如父母想敬重相瞻視又病比丘無人看故便置命終佛言當立弟子應共相敬重瞻視便得正法久住增益廣大和上看弟子當如兒想善見云以初來請故便違教佛制令請也若依本律請法不在僧中今依十誦僧祇令受戒人先中僧中教使次第一一頭面禮僧足然後請之當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教如是請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請大德為和上願大德為我作和上我依大德故得受具足戒慈愍故三請已僧祇云衆中請已和上應語發彼意心律本言可介教授汝清淨莫放逸依佛阿毗曇中二阿

闍梨亦有請法師既在上文餘師義例二安受者所在佛言受戒之人不得在空隱没離見聞處若在界外其和上及足數人亦不得在空乃至界外佛言當立受戒者眼見耳不聞處立也三差人問緣時有欲受戒者將至界外脫衣看稽留受戒事佛言不應令自今已去聽於先問十三難事然後受戒師當問云衆中誰能與某甲作教授師若有者答言我某甲能戒師應和僧索欲已白言大德僧聽彼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爲教授師白如是四出衆問法五分云應安慰言汝莫恐懼須臾持汝着高勝處等已取某衣鉢示語之言此是安多會此是欝多羅僧此是僧伽梨薩婆多云此三衣名九十六種外道所無唯佛法中有令故示汝也此是鉢多羅十誦云鉢是恒沙諸佛標誌也此衣鉢是汝有不答言是諸部中亦即加受法者也應語言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我今當問汝汝隨我問應答若不實者當言不實若實言實汝不犯邊罪耶答言無者應語言汝應不識此罪名謂曾受佛戒已犯於四重耶是佛法海外人故名邊罪汝不有邪義決云凡問難有無意在相解故中邊不相領解尚不成犯戒捨戒今雖問而不識者與不問無別律云不成受戒故以下類此可知之汝不污比丘尼耶僧祇律云謂白衣時污

淨戒尼梵行汝非賊住耶謂白衣沙彌時盜聽說戒羯磨同僧法事汝不破內外道耶謂曾作外道來受具戒後復入外道今又重來受具足戒者汝非黃門耶謂非生揵妒變半月自截等六種者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僧祇云此二難佛賊後無佛久涅槃依舊文問汝非是非人耶謂諸天鬼神等變爲人形而受戒者汝非畜生耶謂有龍畜能變形爲人而來受戒者汝非二形耶謂此身中具男女根正爭道器汝今無不應一一具解問已若答無者汝今字誰和上字誰年歲滿不此三事及十三難並須一一問答以不具故不得戒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非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律本云年滿二十者能耐寒熱風雨飢渴持戒一食忍惡言及毒蟲十事是丈夫相僧祇云二十已上七十已下有所堪能是丈夫位得與受戒若過若減縱有所堪及是應法而無所堪者並不得與受戒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白癩乾痟顛狂汝無如此諸病不並依有無具答如我今問汝僧中亦當如是問如汝向者答我僧中亦當如是答教授師應正理威儀已便告言待至僧中召命當來五白召入衆法佛言彼教授師問已還來衆中如常威儀相去舒手相及處立當作如是白言大德僧聽

彼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某甲已問竟聽將來白如是作此白已應喚言汝來來已當爲捉衣鉢在戒師前右膝着地合掌當教如是乞六明乞戒法彼教授師如前教已應語言計乞戒法汝應自陳但以不解故我教汝應言大德僧聽我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我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願僧慈愍故拔濟我三乞已教師復坐七戒師和上問法應作白言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若僧時到僧忍聽我問諸難事白如是八正問法應言此安多會欝多羅僧僧伽梨鉢多羅此衣鉢是汝有不彼答言是又語言善男子諦聽今是至誠時實語時今隨所問汝當隨實答僧祇云汝若不實答便欺誑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諸天世人亦欺誑如來及以衆僧自得大罪之汝不犯邊罪耶汝不犯比丘尼耶汝非賊心受戒耶汝非破內外道耶汝非黃門耶汝非殺父耶汝非殺母耶汝非殺阿羅漢耶汝非破僧耶汝非惡心出佛身血耶汝非非人耶汝非畜生耶汝非二形耶若隨答言無者汝字何等和上字誰年滿二十未衣鉢具足不父母聽汝不汝不負人債不汝非奴不汝非官人不汝是丈夫不丈夫有如是病癩癰疽乾痟癲狂病汝今有如是病無

耶並依問已有無具答詞義相領同前教授二正授戒體法薩婆多論云凡欲受戒先與說法引導開解令於一切境上起慈悲心便得增上戒應語彼言六道衆生多是戒障唯人得受猶含遮難不必並堪汝無遮難定得受戒汝當依論文發增上心所謂救攝一切衆生以法度彼又戒是諸善根本能作三乘正因又戒是佛法中寶餘道所無又能護持佛正法久住又羯磨威勢衆僧大力能舉法界勝法置汝身心中汝當一心諦受應作白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若僧時到僧忍聽僧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白如是僧祇云作白已問僧成就不乃至羯磨第一第二第三亦如是十誦云羯磨受戒時當一心聽莫餘覺餘思惟應敬重當正思惟心心相憶念應分別之違者突吉羅罪大德僧聽此某甲從和上某甲求受具足戒此某甲今從衆僧乞受具足戒某甲爲和上某甲自說清淨無諸難事年滿二十三衣鉢具僧今授某甲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授具足戒某甲爲和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是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上次第問答無違者得僧已忍與某甲授具足戒竟某甲爲和上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善見論中

及律並云受具足已和上阿闍梨等為當記春夏冬時某月某日乃至量影等時受具足戒次說隨相時有比丘受具足已衆僧捨去既不識犯便造重罪佛言自今已去作羯磨已當先與說四波羅夷法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波羅夷法若比丘犯一一法非沙門非釋子汝一切不得犯婬作不淨行若比丘犯不淨行受婬欲法乃至共畜生非沙門非釋子今時世尊與說譬喻猶如有人截其頭終不能還活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已不能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盜下至草葉若比丘盜人五錢若過五錢若自取教人取若自殊教人殺若自斫教人斫若自燒教人燒若埋若壞色者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如斷多羅樹心終不復更生長比丘犯波羅夷法亦如是終不更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故斷衆生命下至蟻子若比丘故自手斷人命持刀授與人教死歎死與人非藥若墮胎若厭禱殺自作方便若教人作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言猶如鍼鼻缺不堪復用比丘亦如是犯波羅夷法不復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一切不得妄語乃至戲笑若比丘非真實非已有自說言我得上人法得禪得解脫得定得四空定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天龍來鬼神來供養我彼非沙門非釋子譬喻者說譬如大石破為二分終不可還合比丘如是犯此波羅夷法不可還成比丘行汝是中盡形壽不得作能持不答言能持授四依法時世飢儉乞求難得有外道輙自出家受戒後僧與食便即休道佛言先與四依然後受戒復有外道求僧出家先說四依彼即報言我堪二依若納衣腐藥不堪此二便即休道佛言此外道大有所失自今已去後授四依應如是授言善男子聽如來至真等正覺說四依法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比丘依糞掃衣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檀越掘衣割壞衣得受比丘依乞食比丘依是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若僧差食檀越若送食月八日食十五日食月初日食若僧常食檀越請食得受依樹下坐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若別房尖頭屋小房石室兩房一戶得受依腐爛藥比丘依此得出家受具足戒成比丘法是中盡形壽能持不答言能持若得長利酥油生酥蜜石蜜得受汝已受戒已白四羯磨如法成就得處所和上如法阿闍梨如法衆僧具足滿汝當善受教法應當勸化作福治塔供

下缺

上缺二頁

（佛言長衣長如來八指廣四指應淨施不者犯墮除波利迦羅衣不現前等薩婆多云不應量者過十日捨作突吉羅悔乃至錢寶穀米等亦令佛指面廣二寸也）請施主法（佛言有二種淨法真實淨展轉淨薩婆多云應求持戒多聞者爲作施主若無請大德加請法）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為衣藥鉢展轉淨施主願大德為我作衣藥鉢展轉淨施主慈愍故（三說其真實淨者及錢寶穀米等俗人為主亦准請之）正說淨法（善見云若衣物衆多衣既既說之欲攝說者並縛相着加重法云）大德一心念此是我某甲長衣未作淨今為淨故施與大德為展轉淨故（彼受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為淨故施與我我今受之汝施與誰（彼當言）施與某甲（受淨者言）長老一心念汝有是長衣未作淨為淨故與我我已受之汝與某甲是衣某甲已有汝為某甲故善護持著用隨因緣（長鉢殘藥文並同准）心念說淨法（五分云應偏袒右肩胡跪手捉衣心生口言）我比丘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於五衆中隨意與之）隨彼取用（得至十一日後如前威儀言）我某甲此長衣從某甲取還（得至十日後如初言）我某甲此長衣淨施與某甲隨彼取用（如是捨故受新十日一易）金乘淨法（薩婆多云錢寶穀米並同長衣十日說淨律本云當持至可信優婆塞所若守園人所如是告言）此是我所不應汝當知之（論云除錢及寶等一切長財並五衆為長主若說淨錢寶亦得衣物施不須施僧祇云施主若死等不得過十日便覓施主說淨毗尼母云若衣物未說淨點淨縫衣着已淨者則名衣和合淨若色非法縫着如法者是名色衣和合淨更不須別淨）

諸說戒法篇第五

（摩得勒伽論云云何布薩捨諸惡不善法證得白法究竟梵行半月自觀犯與不犯清淨身口也善見云何得知正法久住毗尼母清淨者名布薩義）僧說戒法（若四人已上當白已說戒於十四十五十六日說戒聽上座於布薩日白僧言）大德僧聽今白月十五日布薩白衆僧集某處說戒（如是白已上座應敕年少比丘具淨水燈火舍羅聽作時若打揵椎及餘時法若告言諸大德布薩說戒時到僧集已比座共相撿挍知來者不來者其諸莊嚴說戒衆具廣如鈔中）僧同犯識罪懺白法（佛言有僧集說戒犯罪不得說戒不得聞戒不得向犯者懺悔犯者不得受他懺悔彼比丘白已當懺悔應作如是白言）大德僧聽此一切衆僧犯罪若僧時到僧忍聽此一切僧懺悔白如是（如是白已然後說戒律本更不悔本罪）僧同犯疑罪發露白法（佛言若說戒時一切僧於罪有疑者應作

下缺一頁

（緩急廣說之律中則有三五略說隨緣遠近文非明了今依毗尼母論云若序說問清淨說應告言之）諸大德是四波羅夷法僧常聞（十三僧伽婆尸沙乃至衆學並云）諸大德是衆學法僧常聞諸大德是七滅諍法半月半月說戒經中來（已上條文廣說若難事至應隨到處云已說至某處餘者僧常聞若難緣通近不得說序者僧祇云）諸大德今十五日布薩時各正身口意莫放逸（便各各隨意去律本至布薩日不得不說若無者應說法誦經亦得也）

對首說戒法（佛言若一比丘住處於說戒日當詣說戒堂掃洒令淨敷坐具辦添水瓶然燈火具舍羅若客比丘來若四人以上應白說若有四人應集白說戒若有三人不得受欲應各三語說戒如是言）二大德憶念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餘二人亦如是三說若二人共住亦准此若犯罪者向清淨者發露若懺悔已方得加法若有罪不發露者不應清淨法也）

心念說戒法（佛言一比丘於說戒日如前辦衆具待客比丘若無應言）今僧十五日說戒我某甲清淨（三說五百問事云如上加法已有罪者向四方僧懺悔已獨坐誦戒至竟）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爲別餘詞同上）

諸衆安居法篇第六

（時諸比丘一切時遊行蹋殺生草木斷衆生命根世人譏訶云烏爲群佛言不應一切時遊行聽三月夏安居有通訶別制出在尼律也）安居法（如佛言有三種安居前安居中安居後安居前安居者住前三月後安居者住後三月十誦律佛制五衆並令安居律云尼不安居波逸提僧等四衆突吉羅明了論云無五過處得在中安居一大遠聚落求須難得二太近城市妨修行道三多蚊蟻自他兩損四無可依人人具五德一求聞令聞二已聞令清淨三能決疑網四通達無滯四正見五無施主供給藥食並不可安居律本云安居有四種一對首二心念三忘成四及界並有攝緣如下具列）

對首安居法（律本云應白所依人言我於此處安居已口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依（某伽藍某聚落）前三月夏安居房舍破修治故（三說五分十誦云彼人告所白者言）知莫放逸（答言）受持（律本云夏中當依第五律師廣誦二部律者若違得波逸提春冬依四種律師違者突吉羅理准律意應問彼言）依誰持律者（答言）依某甲律師（律師告言）有疑當往問（五分云佛言當於持律者安居若處所遮開者應七日得往返處心念遂依若檀越村野林樹山巖房舍等安居者並同上文唯改伽藍爲異若修治破壞之語局僧住處隨事量處其四衆作法唯改言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爲別餘詞同上也）

後安居法（律中有比丘四月十六日欲前安居不至所居十七日乃到佛言後安居應准上文言後三月夏安居餘文並如上如是乃至五月十六日後安居法並准前）

心念安居法（佛言若無所依人可白應心念安居文言）我某甲比丘依某僧伽藍前三月夏安居（餘詞同上）

忘結便成法（時諸比丘欲至所住處安居忘不結佛言若安居故來便成安居律中爲客比丘本有要期外來託處有忘闕結必有住人不在通限若本有方便通客主也）

及界與圍成安居法（時有比丘往餘處安居一脚入圍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脚入圍及界便明相出如是兩脚入圍及界便經明相佛言並成安居若准人解後二種法應在前後十六日若在中安居隨日得結）

受日法（時有佛僧塔事及父母檀越居請受戒懺悔等緣并膽病求藥問疑請法皆是諸事不知云何佛言不及即日還聽受七日去不及七日還聽受十五日去不及十五日還聽受一月日及一月日應還其三種受日並不通夜不同他律又所爲之緣但是破戒非法事並非正緣不成受日及破安居十誦云應五衆安居五衆受日若往赴在道事盡即須返界以無法故明了論中有重受七日法僧祇律云比丘尼無羯磨受日法若有緣開七日事訖）

羯磨受日法（僧祇律第四十卷云路遠緣長爲塔事僧事應作求聽羯磨事訖應還有人加僧忍聽此安僧聖教彼羯磨例同之也）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僧聽某甲比丘爲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羯磨受日法（佛法東流數本羯磨已受日法全缺不同皆自意言未尋正教今學所宗但依律本本既無之不可妄加又括諸部並無加已應告情已羯磨者如是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受過七日法（十五日一月日）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對首受日法（律論但聽受七日並無正法傳羯磨白中義亦無文十誦云若無比丘當從四衆受應告言）長老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受七日法出界外爲某事故還來此中安居白長老知（三說十誦律云聞獨住比丘心念受日應准上文唯除所對之言爲別）

命難二難出界法（律中若安居中有二大童女婬女伏藏欲來遶調比丘又有惡

（見怨賊害惡獸不得如意醫藥使人或若比丘必爲我淨行又令作留難佛言聽法准四分尼母論云結夏不破安居諸部無文聞）受日出界逢難法（律中比丘受七日出界爲父母兄姊等五意留過日或水陸道斷還卽過限佛言不失歲僧祇云若受日在道不得迂廻當日若了卽還本處也）

諸衆自恣法篇第七（時諸比丘共住受持惡法佛種種呵責言此是白羊外道法自今已去聽共相檢校知有罪無罪有十利故便得正法久住應安居竟自恣）僧自恣法（佛言應十四日十五日十六日自恣餘辨具如說戒中比丘不知何時佛言聽小食大食上下座應皆今白云之也）大德僧聽今白月十四日（餘日准此）衆僧集某處自恣差受自恣人法（佛言聽作時若打揵稚若告言諸大德自恣時到僧集已應先差人應具兩種五德一自恣五德不愛不恚不怖不癡知自恣未自恣二具羯磨五德知時如實利益柔軟慈心也十誦云五分並差二人以上若衆止五人前後單差若有六人一時雙牒而作羯磨應和問答已白言）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白如是大德僧聽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誰諸長老忍僧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某甲某甲作受自恣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作此法已兩五德者方從座起至上座前禮僧足已然後互跪和白）白僧自恣法（佛言自恣時應如比丘有來不來者聽先白已然後自恣作是言也）大德僧聽今日衆僧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和合自恣白如是（佛言比丘應十四日自恣比丘尼應十五日自恣此謂二衆相依住法若無緣者三日俱得自恣）正自恣法（佛言應偏袒右肩脫革屣互跪合掌應一一從上座作次第應離坐自恣五分云取草布地今在上自恣老病者隨本座應對前五德者言）大德衆僧今日自恣我比丘某甲亦自恣若有見聞疑罪顧大德長老哀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律本云若說錯忘一一教之其二五德准僧祇云各至本座處自恣不得待僧竟其衆僧自恣已五德至上座前告云僧一心自恣竟便如常禮退出十誦律）略自恣法（佛言若有八難及餘緣如說戒中事者略說自恣但對首有二略單白已有三略如鈔所明若難事可得廣說使廣說若再說若一說若不會應如法治）四人以下對首法（佛言若有四人不得受第五人欲更互自恣應盡集自恣若有四人應更互自恣如是白言）三大德一心念今日衆僧自恣我某甲比丘清淨（三說已若有三人二人亦准此法唯改對首人數爲異又不得別衆及以有犯並不應此法）一人心念法（佛言若

（自恣日已往說戒堂拂洒敷座具盛水器洗脚器然燈火具舍羅爲行客比丘若無來者應心生口言）今日衆僧自恣我比丘某甲清淨（三說）尼差人自恣法（佛言比丘尼夏安居竟聽差一比丘尼爲尼僧故往大僧中說自恣若僧尼二衆各各不滿五至自恣日比丘尼往至比丘所禮拜問訊若衆滿者應索欲問緣答云差人自恣羯磨應云）大姉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白如是大姉僧聽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誰諸大姉忍僧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差比丘尼某甲爲比丘尼僧故往大德僧中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佛言彼僧行無諍者應差二三人爲伴往大僧中禮僧足已曲身低頭合掌作如是語）比丘尼僧夏安居竟比丘僧夏安居竟比丘尼僧說三事自恣見聞疑罪大德僧慈愍故語我我若見罪當如法懺悔（三說已良久僧上座告言彼衆上下各互默然者實由尼等內懃三業外無三事故不見化歎然上座有勅勸諸尼衆如法自恣謹慎莫放逸便尼禮僧足辭退至本寺已集尼衆普傳僧教勸如說戒法所明也此自恣說戒略教授法律本又缺義明前

（緣而臨事必須理不容默故且略標一句以表常式得時行用未必依文也）

諸分衣法篇第八（於中得施有二初謂七衆所施爲僧得二謂道俗所施爲現前若約緣就時不出六種）一二部僧得施法（時有住處二部僧多得可分衣物時比丘僧多比丘尼少佛言分作二分無比丘尼純式叉摩那亦分作二分若純沙彌尼亦分作二分若無二衆比丘僧應分若比丘尼衆僧少若無應分作二分若乃至無沙彌者比丘尼應分得物已至當部告皆須作羯磨分所以名僧得者以施主心普均一化物遍通十方但有僧尼皆沾其分故名僧得還須僧法羯磨遍約十方來者既作法已現前自分羯磨如後）二二部現前得施法（爲時世尊三月靜坐唯除一供養人時有六十頭陀比丘往至佛所爲佛所讚諸非頭陀比丘捨衣戒大積衣言應布施僧衆若與一人聽與比丘尼非衣若什波利婆沙摩那埵比丘應分與分七羯磨人應置地與若使人與若沙彌應等與若三分與一守僧伽藍人應等與若至四分與一分若不與不應分若分應如法治）三時現前得施法（時有比丘在異處結夏安居已復於異住處不知何處取物分佛言聽住日多處取若二處俱等聽各取半若大得可分處隨數人分或隨等分乃至一人直攝取不作心念法）四非時現前得施法（時現前僧

大得可分衣物。佛言。聽數人多少。若十人為十分。乃至百人為百分。若好惡相參。應使不得者。擲籌分之。不合獨處也。五時僧得施法。時有比丘。本分夏衣。便去。復分衣。而不得來。又忘不出。行者分不如減分者。佛言。減分衣應相补。亦應出彼分。獨處分之。如非時僧得施法。佛言。若一比丘安居。大德僧夏安居。衣應心念口受。言此是我物。三說已。若受不受。更有餘比丘來。不應與分也。六非時僧得施法。得施有二。一若道俗作檀越欲以施物者。並通十方。若與施福。故律云。時有異住處現前僧大得。可分衣物。分衣時有客比丘數數來分衣。疲極。佛言。應並一人會分白二羯磨。與其正法。如後分。亡人輕物中說。二者若亡五衆所有衣物。佛言。應一切屬僧。然僧四方現前不同。故物則重輕兩別。有約輕重物中分處。非唯一軼。具如後十段。初明五衆死物之所屬。十誦。有比丘死。衣物衆多。王家覬覦。欲並取物。佛言。王現不合。僧應得之。乃至今時。雖依三寶出家。財法必緣僧得。佛法非分。故入二僧。廣如鈔中說之。二分法十種。一者糞掃取。如五分律。水漂死者。二者現前取。如十誦。學悔人。擯人。守戒人。共住互死者。三同見取。如律。此彼二部互死者。四功能取。如律云。三衆人死。同羯磨。衆僧五二部僧取。如律。無住處死。薩婆多。二界中間死。六面所向取。如論。二衆中死。七入

同獨入和上。僧祇云。沙彌死。衣物令和上。如八入所親白衣。薩婆多云。賊債人物。死隨所在得。如十誦。寄人不寄處等。十在數中死。羯磨取。廣亦如鈔說。三同活共財法。律無正斷。若取分別共財。則除隨身之物。已外中分。入僧。同活則任在者。籌量出處多少。但取實情。主死同志。則無罰犯。若涉私懷。具招兩過。四負債法。佛言。應問言。誰負病者物。病人負誰物。知己。應索取。若負他者。聽持長衣償。若無。賣三衣償。有餘與瞻病人。僧祇云。當深察前人。可信可證明者與之。反此不得。五明屬授。佛言。僧問瞻病人。言病人有屬授不。若云病人臨終時。言此物與佛。與法。與僧。與塔。與人。若我終後與者。佛言。應索取。現前僧分五分。若生時與人。不持去者。僧應白二羯磨與之。六分物時。僧祇言。若病者死。不可信。應持戶鉤付僧。如事人。然後供養舍利。毗尼母云。先持亡者去藏殯已。送喪僧還來至寺。取亡人物著僧前。然後依法集僧分之也。七斷輕重物。十誦。病人死。無看病者。取衣物浣洗曝卷。擯除攘入衆。四律云。彼持亡者衣物。來在衆中。當作是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彼此住處命過。所有衣物。此住處現前僧應分。如是三說。毗尼母云。並取衣物在僧前著。已遣一人處分物。可分物。不可分物。各別一處也。正明處分。佛言。若比丘死。若多知識。若無知識。一切屬僧。若有園

田。菜樹。別房及屬別房物。銅瓶。銅盆。斧鑿。燈臺。繩床。坐蓐。臥蓐。氈。車輿。守僧伽藍人。水瓶。澡罐。錫杖。扇。鐵作器。木作器。陶作器。皮作器。竹作器。及諸種種重物。並不應分。屬四方僧。毯長三肘。廣五肘。毛長三指。剃刀。衣鉢。坐具。針筒。俱夜羅器。現前僧應分之。律文正斷如此。餘有不出者。當於諸部律論。聯類斷判。當觀律本。判意不容。煖息自欺。必欲廣知。具如量處重輕物儀中。八量德賞物。佛言。五法成就。應與病人衣物。故知不具則不得賞。一知病人可食不可食。可食應與。二不惡賤病人大小便唾吐。三有慈愍心。不為衣食。四能經理湯藥。乃至差若死。五能為病者說法。己身於善法增益。僧祇律有四種。皆作若僧差作。自樂福作。邪念作。並不合賞。若為既益病者。欲令速差。下至然一燈。送命終者。便得此物。五分云。多人看病與究竟者。律云。當與受持衣。若不如者。當極與看病與上三衣。隨看中下與衣。亦合。十誦云。若不信者。與不好不惡六物。五分。十誦云。比丘病。二衆合得。比丘尼病。三衆得。摩得勒伽云。白衣看病。應與少許。尼三衆同之。十誦云。看病人為病。有出外乞食衣藥者。留待還付之。五分外界看病者。依法賞之也。正明賞法。佛言。應與瞻病者六物。謂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應如是與。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針筒。盛衣貯器。

隨當時有者牒入。此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三衣。鉢。坐具。鍼筒盛衣貯器。此現前僧應分。僧今與某甲看病比丘。誰諸長老忍。僧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衣鉢（坐具時器）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與某甲看病比丘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律本具明。有德合賞。若無德者。理非僥倖。必如事與。無有法為者。可入輕物。作法然後和僧准論。隨功賞贈。九分輕物法。毗尼母云。五人共住。一人死。不得作展轉分。律中出法。少不具足。今准非時僧得於獨處。具有展轉之言。則五人已上。須用此法。律文當差一人。令分白二羯磨。如是與之。有人存三番作法。此恐文太之。亦有存二番法者。今准羯磨文中具含付分。二法除無故不出。准律羯磨云。大德僧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是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誰諸長老忍。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諸衣物。現前僧應分。僧今持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物。與比丘某甲某甲。當還與僧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作此法已。隨人多少。取其衣物。依數與之。不宜別總。更

（根漏淨非佛制故五分云若不過者和僧與一衣極好不須割破衆並有者從上行之須者直付之）四人分法（毗尼母云若但四人應作直分獨處其實有病物長唯三人口和以衣付言）請大德憶念今持亡比丘某甲衣鉢（生具等隨有言之）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白餘輕物處准作直分獨處云）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比丘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命過所有衣物現前僧應分誰諸長老忍僧今分是衣物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分是衣物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捨衣若分衣若本來並准上）衆多人分法（毗尼母云四人共住一人死應展轉分捨衣已實勞法住二人口和付言）大德僧聽我等持是亡某甲比丘衣鉢（生具針筒盛衣貯器）與某甲看病比丘（三說已其輕物者准本律云應彼此三語受共分應言）二大德僧聽此亡比丘某甲衣物應屬我等（三說餘人亦爾有二人亦須准上其實勞直付三語律了分物來入手客來須一與分）一人心念法（毗尼母云一相應法者二人共住一人死在者取衣口言）此某甲亡比丘物應屬我（作此三說已手執物故復來不得）十得受衣法（僧祇云若為病人求醫藥衣食及為塔事僧事雖當時不在並應與分善見云若界外比丘入亦須與分謂羯磨時律中有比丘與欲則衆不成分衣又現前趣中得與沙彌淨人分等或手如前分別十誦云比丘有衣鉢寄居者若死比丘索取先見者分之若在白衣家死輕物隨五衆現前分重物任意遠近有僧法寺付之若無五衆者律令信樂檀越應守護若無五衆來者應送與近處僧伽藍僧餘如鈔中也）

懺六聚法篇第九

懺悔法律云有二種人一者愚癡謂不見犯雖見犯不能如法懺悔二者智人即返上句未曾有經云前心作惡如雲覆日後心起善如炬消闇故經律俱明懺悔然懺法多種若作事懺但能伏業易參若作理懺則能燋業滅業先論利根依理斷業如涅槃云若有修習身戒心慧能觀諸法由如虛空設作惡業思惟觀察能轉地獄重報現世輕受若於小罪不能自出心初無懺不能習善覆藏瑕疵雖有善業為罪垢污現世輕報轉為地獄極重惡果是為愚癡若犯四重五逆謗法名為破戒有因緣故則可拔濟若披法服常懷慚愧生護法心建立正法我說是人不名破戒成實論云有我心者則業煩惱集若無我者則諸業不能得報以不具故未曾有經云夫人修福須近明師修習智慧悔重惡業花嚴經云譬如幻師能幻人目諸業如是知是名清淨真實悔過二者鈍根依事懺者若依大乘則佛名方等具列行儀依法懺悔要須相現准教驗心若依律宗必須識於罪名種相隨有牒懺若疑不識不合加法唯除不學者隨犯結根本此但滅犯戒罪也故智論云戒律中雖復微細懺則清淨犯十善戒雖懺三惡道罪不除如比丘犯諸性戒等懺波羅夷法（佛言若比丘比丘尼若犯波羅夷已都無覆藏心當如法懺悔與學戒羯磨令三十五事盡形行之若衆僧說戒羯磨時來與不來無犯若更犯重應滅擯）僧祇云犯重已啼泣不欲離袈裟者又深樂佛法應與學戒比丘不淨食彼亦不淨彼不淨食比丘亦不淨得與比丘過食除大淨五生種及金銀自從沙彌受食十誦云佛所結戒一切受行在大比丘下坐不得與大僧過三夜自不得與未受具過二夜得與僧作自恣布薩二種羯磨不得足數餘衆法不得作得受歲律云不得衆中誦律無者聽之毗尼母云與學悔法已名清淨持戒但此一身不得超生離死障不入地獄懺僧伽婆尸沙法（佛言若犯僧殘已覆藏者隨覆藏日與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已與六夜摩那埵行摩那埵已當二十僧中出罪若犯罪不覆藏僧）應與六夜摩那埵行此法已便二十僧中與出罪羯磨若二種行法中間重犯隨所犯者與本日治行此法已然後出罪若行波利婆沙者得羯磨

已奪三十五事在僧下行八事失夜白僧發露供給衆僧盡覆日行之其摩那埵法與別住法並同唯在僧中宿為異懺偷蘭遮法（罪緣兩種初明獨頭偷蘭有三差別如破法輪僧盜四錢盜僧食等名上品若破羯磨僧盜三錢以下互有衣相觸等名中品若惡心罵僧盜一錢用人髮食生肉血裸身著外道衣等名下品）二明從生者十誦云從初篇生重應一切僧中悔若初篇生輕二篇生重應界外四比丘衆中悔若僧殘生輕一比丘前悔薩婆多云懺法與波逸提同前獨頭偷蘭懺法亦准從生上中下懺應知已前三懺罪事非輕悔法繁密理須精練自可持律行用是常餘者博尋然威虛託必欲清薄即是智人觀緣執法固無有失獄餘撰次非學不知徒費時功未辨前務故闕而不載必臨機衆御大鈔詳委懺波逸提法（悔通俗別故前列三十唯據對首後列九十由貪慢財事輕重二心故分二位懺捨兩據之）前懺捨墮（佛言犯捨墮衣不得還）與人作三衣作波利迦羅衣若數數著用衣若淨施應捨已然後作淨此尼薩耆衣當捨與僧若衆多人若一人不得別衆捨若捨不成捨得突吉羅故知三種懺法又犯通僧別界分二所並委詳思僧中懺法（要須五人以上為受懺者僧中捨隨有於三種初明捨財謂離罪緣中明捨心謂離罪因後明捨罪除

（生死業此之三捨懺法宗途義類通騐）初明捨財（三十捨中已總作衣。言貲三寶此之三藏不對於僧餘者皆並通三境今撮取數犯者以為標首捨法有三初五長之物二離受衣鉢藥捨等辯定三說持往僧中佛言捨與僧時持往僧中偏袒右肩脫革屣向上座禮互跪合掌應作如是捨言）大德僧聽我某中比丘故畜一（三五八）事長衣犯捨墮（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自買得一事衣犯捨墮）我今捨與僧（一說若知數者隨多少言之若衣財眾多乃云不憶數也唯除三衣一種以必有數若衣財多處並隨處捨已然後懺罪由通染犯故也乃至罪名多少具明牒准律如此不可疑作）中明捨心（薩婆多云衣已捨罪已懺悔畜心不斷當日明日得本異財並犯由心染故三者依捨罪未悔畜心斷者若即日得本財異財犯吉羅又案諸律論捨墮還財並由僧量不自專已或永索捨或永入僧或還本道俗或通施七眾如律奉斷壞入庫之例等是也故捨心決當無顧緣若還本財事同斬得如法說淨淨應本白法今此律宗言非虛設既捨與僧亦無繫故律本云若不還衣若著用破壞受作三衣但犯吉羅止是失法之罪）捨罪法（佛言彼捨衣竟即於僧中懺悔）乞懺悔法（准律本後文出當作是乞）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故畜（眾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是衣已捨

與僧今有（眾多若干）波逸提罪從僧乞懺悔願僧聽我某甲比丘懺悔慈愍故（三說）請懺悔主法（佛言若一住處一切僧並犯罪者不得向犯者懺悔有犯者不得與他解罪若有客比丘來清淨無犯者當一一往彼所懺悔若無來者當請比近清淨眾中懺此比丘當還本住處餘比丘向此比丘說犯名懺悔如是者名清淨五分律云若有命難因緣佛聽同犯不同犯並得受懺若無緣者不得故律云有二種癡謂不見犯說犯者懺悔律開請法今准義應須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今請大德為波逸提懺悔主願大德為我作波逸提懺悔主慈愍故（三請未得答其不可）和白法（應索欲問和已答云受波逸提懺悔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眾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是中有（眾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從眾僧乞懺悔若僧時到僧忍聽我比丘某甲受某甲比丘懺悔白如是（作是白已若知言可今）正捨罪法（具事途注論多有繁濫撿過則無不可妄指藏罪者用隨犯方言布故削除有則如後應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眾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有（眾多若干）波逸提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懺悔則安樂不懺悔不安樂憶念犯發露知而不敢覆藏願大德憶我清淨戒身具足清淨布薩（三說已應說言）自責汝心

生獸雜（答言余）還衣法（佛言彼捨墮衣應還比丘若不還者犯罪還法有三謂五長等有緣者展轉還准五長者即應即座還若無緣五長者明日還明了論中令一宿間故義須分識）初即座轉付法（佛言若眾僧多難集此比丘有因緣事欲遠行者應問言汝此衣物與誰隨彼說使與是中有一月衣急施衣過後畜長鉢殘藥長衣此五長戒依此法還之作如是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畜（眾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是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故畜（眾多若干）長衣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此比丘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持此衣與某甲比丘某甲比丘當還某甲比丘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僧祇云如識比丘僧中得此衣已屏處分付）後明即座直付法（若非五長並依此法若是五長中離宿者准此文）大德僧聽某中比丘故離僧伽梨宿（餘二衣乃至迴僧物並准著）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若僧時到僧忍聽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僧僧今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誰諸長老忍僧持此衣還某甲比丘者默然

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還某甲比丘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對四人已下對首法（若向四人懺者捨財文同於上懺罪須口和三人不得用單白還財得作直付羯磨如上佛言若欲在三比丘前懺悔者應至三清淨比丘所如前懺法具修威儀作如是捨言）諸大德聽我某甲比丘故畜眾多長衣犯捨墮我今捨與諸大德（作如是捨已應懺本罪先請懺悔主其請文如上但中無異是中懺主應問餘二比丘言）二長老若長老聽我受某甲比丘懺悔者我當受（彼二比丘答言）可爾（方告懺罪者言可還衣對二人亦合）對一人捨墮法（佛言若在一比丘前悔者至一清淨比丘所應如法懺今時行事對首懺多致須明立定式使彼尋者易為點練）捨衣法（應將一比丘至自然界中或在戒場並須盡集將所犯財並來一處已具修威儀如是捨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畜眾多長衣故離僧伽梨宿）犯捨墮今捨與大德（二說）請懺悔主法（其文如上所說）懺悔主應為分別罪名及種與相也名為六聚差別種謂畜長離衣三十事異相謂一多不同故律云一名多種住別異佛言若犯僧殘罪乃至突吉羅知覆藏應先教作突吉羅懺後如法懺故知前須委問然後教悔明藏罪法（若案捨墮具足八品突吉羅二品根本從生如後所列覆藏合有六品物二品覆

（本隨生中。二覆著用不淨衣，主後二覆，僧說戒默然生，並經初夜二夜以去爲率。）先懺從生罪（其八品小小罪，應總請一戒悔主，文同波逸提，唯以突吉羅懺悔主爲異。次正懺悔覆藏罪。）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故畜衆多長衣，犯衆多波逸提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并著用犯捨衣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經僧說戒默妄語犯突吉羅罪，經夜覆藏，隨夜展轉覆藏，並據有言之。）並犯突吉羅罪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治罪主誓，並如上。）懺悔二根本小罪法（善見云：犯捨墮衣，不捨而著，隨著得突吉羅。律云：僧說戒時，乃至三問，憶念罪而不發露者，突吉羅。）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著用不淨衣及經僧說戒默妄語，並犯突吉羅罪，各不憶數，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餘詞同上。此並據有犯者言之。上來從生根本，律合前後兩懺，不出正文。今義准諸懺，理例可解，故立正儀，想無疑濫之也。）懺根本罪法（應對前懺主言）大德一心念我比丘某甲，故畜長衣不說淨，犯捨墮，此衣已捨與大德，有衆多波逸提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文如上中，乃至可治主誓，還衣請法，並准前條。其犯捨財已用壞盡，必長種相及九十事，並同懺悔。）懺後墮法（大同三十中，唯無財捨爲異。若懺前品從生八種，或有或無，如新衣過量著用，並犯理須准懺，如妄語掘地無因而犯，亦不必準，通宜隨犯多少稱實。前懺不得在根本後，以佛制在前。若懺根本別，衆得開，不同三十。其請懺悔主文，如上說。若心正懺悔本罪文少有別，應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犯故妄語波逸提罪（餘有隨稱）不憶數（但犯單墮，多不憶數，自有者隨有言之，實而非謗）今向大德發露懺悔，不敢覆藏。（餘詞如上，乃至可責立誓亦爾。）懺波羅提提舍尼法（謂在村巷中從非親尼自手受食，或食尼指授食等，諸律令請人爲主，說罪名種，一說使止，其詞曰）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食比丘尼指授食，犯波羅提提舍尼罪不憶數，大德我犯可呵法，所不應爲，今向大德悔過。（僧祇云：前人應問言）汝見罪不？（答言）見。（應呵責言）愼莫更作。（答言）頂戴持。懺突吉羅法（佛言若故作）者犯應懺突吉羅，又犯非威儀突吉羅，若不故作，但犯突吉羅。律本具明，故誤二心，昌言兩罪，條別。諸師不披律部，但以五懺爲宗，遂即雷同一槩，輕重共同懺蕩。且五懺明義，止是別時偷蘭及墮，有無多少，互法非一，理須顯明。凡語難依，聖言易信。故毗尼母云：若故作者，對一人說懺；誤作者，責心懺。此則與律扶同，何得故執？如律訶責揵度及明了論、薩婆多等，各有明據，非唯抑度，義須謹依。餘有從生根本九品不同，並如上

准酌，例取正明懺儀（律並無文，准用前法，理通除殘。前明故作者，先請懺主云）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請大德爲突吉羅懺悔主，願大德爲我作突吉羅懺悔主，慈愍故。（三請）捨罪法（從生根本，明須兩識，種相多少，並委審，詳應對前人作是言）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故不齊整著僧伽棃，餘（有准著）犯一突吉羅罪，今向大德發露懺悔，更不敢作，願大德憶我。（一說。可責立誓，如前。）誤作懺法（具修威儀，心生慚愧，口言）我某甲比丘，誤不齊整著僧伽棃，犯突吉羅罪，我今自責心悔過。（一說）

雜法住持篇第十

六念法（律中並有其事，而文意散落，並本出摩僧祇，而彼言略意廣，又當世盛行，故須義加。文云）第一念日月數（僧祇云：念知月一日，乃至十四、十五日，月大月小，應知之。五分云：諸比丘應知半月數，知布薩日，悔過清淨。律云：念知黑月白月兩種數法，若入聚落，先須知之。此則具含道俗兩法，應作念言：今朝黑月小，一日乃至十四日。言之，若大言大一。其白月者以純大故，但言今朝白月一日，乃至十五日）第二念知食處（僧祇云：清旦當作施食念等。今以諸部會通，隨實作念言）我常乞食，若言我常自食己食（若言）我常食僧食（若不常定者，應作是念言）我無請處，今已食（若食己食，若檀越及僧常食等例知）若言今有請處，今依背請緣（佛言：若迦提月中，若施衣，若病等，並開背請）若言我有請處，今捨與人（佛言：若一日受衆多請，自受一請，餘者施與人，言長老我應往彼，今布施汝。僧祇云：我今得食施與某甲比丘，乃至沙彌尼）若言某甲比丘今朝檀越施與正食，廻施比丘某甲檀越，於我不禁，我當食（三說。十誦云：此念法唯三種人得作，謂阿蘭若獨住、遠行、長病飢時依親里住人，如此得行心念）第三念知受戒時夏數（僧祇云：日日自憶若干臘。諸部律論皆爾。應言）我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若干影）受具戒，今無夏（後若有夏，隨多少稱）第四念知衣鉢受持（僧祇云：當憶受持三衣及不受持作淨施者）我今三衣鉢，見並受持，長財並說淨（後有不受持、不說者，隨有念持，念說念多少並）第五念念食同別（僧祇云：念別衆食。又應念言）我不別衆食（若准佛言，別衆食有八緣開者，應白入；若無別緣者，應白出；若有者白言）我有別衆緣（作此白已得食）第六念身強羸（僧祇云：念若病不病）應言我今不病，堪行道（若有病者，應言）我有病，念須療治。白同利食前後入聚法（兩時單開城中，衆僧大有請處，皆畏慎不敢入城受請。佛言：聽諸比丘相屬授入城，應告同請比丘，如是言已）大德一心念我某甲比丘，先受某甲請，今有某緣事，欲入某處聚落，至某家，白大德知。（佛言：若屬授已，欲至村而中道還，或

請不至所爲家或爲至白衣家乃更至摩藏尼寺中若即白衣家還出如是等皆失前囑授若欲往者當更囑授除施衣時者謂迦提一月五月除此已餘時中勸化作食并施衣者若迦提時通開白非時入聚法佛言若入聚落當囑同住比丘而不出囑法前餘亦爾僧祇云食雖早竟若入即名非時既無正文應義設言長老我非時入聚落十誦律云至某城邑聚落某甲舍前人答言可爾作餘食法佛言若比丘食有二種一者不正食謂食枝葉華菓食油胡麻黑石蜜磨細末若粥出釜持草畫之無痕非食非請非足食二者正食謂飯麨乾飯魚肉等是請是食是足若於正食中若食飽足已捨威儀不作餘食法得而食之咽咽波逸提若依僧祇但前食堪足飽食咽咽已捨威儀者若更食即名犯足又依律本諸比丘受不作餘食法者見上座來告云我受不作餘食法便不須起而得食竟故知前境是足若起須作餘食法又尼致僧戒中亦爾故知尼亦有餘食法若犯足者持食至未足者前白言大德我已足食汝知是看是彼取少食已還與彼若不食者亦得與言長老我已食已止汝貪心彼便取食之律云一足食眦尼作法已通一切足食者同食也呵責弟子法爾時諸弟子不順弟子法不承事和上阿闍梨無慚無愧不受教授作非威儀行不恭敬難與語與惡人爲友好往婬女家婦女家大童女家黃門家比丘尼精舍式叉摩那精舍沙彌尼精舍好往看龜鼈佛言和上阿闍梨應作呵責有三種一者與弟子現前二者出過令伏三量過設呵又自量喜怒非分暢志並反欺負呵詞五種應言我今呵責汝汝去若言汝莫入我房汝莫爲我作使若言汝莫至我所若言不與汝語是謂和上呵責弟子法阿闍梨呵責詞亦同唯改第四呵詞言汝莫依止我弟子被呵責已應日三時朝中日暮向和上阿闍梨懺悔當如是懺悔偏袒右肩脫革屣右膝著地合掌作是懺言大德和上我某甲今懺悔更不敢作若聽者善不聽當更日三時如上懺悔猶不許者當下意隨順求方便脫其所犯若下意隨順而師不受其懺者如法治亦令餘比丘爲將順故令共至和上阿闍梨所調和令早受懺悔彼和上若盡形壽呵責覓安居呵責又呵責病者不出過不現前並名非法反治其師若弟子被治罰未相懺悔而受供給及以依止者非法須治其師若弟子被輕呵責而不爲和上阿闍梨又餘比丘執事勞役者佛言得罪應如法治之也弟子辭和上白謝法佛言若弟子見和尚五種非法應懺謝而去白和上言我知法和上不知若言我不知法和上不知若言我犯戒和上捨不教訶若弟子犯過和上捨者得令攝

合呵而癡故不責不聞若有犯亦不知若言若犯而懺者亦不知僧祇云癡軟語諫師若不受者和上應捨遠去依止師者持衣鉢出界宿明日當還更依止比丘十誦云有四種和上若法食俱與名樂住若與法不與食者餘處乞食名爲苦住若與食不與法懺謝而去若不與法食不問晝夜即應捨去由出家本意志存道業俗懷圓遠歸結生死故成實言染着眷屬受樂住處故墮迦陵伽等餓鬼中生餘廣如鈔諫作犯法時有比丘欲犯波羅夷乃至其說佛言諸比丘應如法諫作如是言大德莫作是不應爾大德所作非法非律非佛所教若此比丘言我今始知是法是戒經半月說戒經中來者餘比丘復應如是諫長老汝曾經二三說戒中坐何況多汝今無利不善得何以故汝說戒時不用心念不一心攝耳聽法故然此比丘自知所作是謂也所諫非故作犯根本不從語突吉羅若自知所作非謂他諫者是故作犯根本不從語波逸提比丘無知無解隨所犯罪如法治重增無知罪波逸提若爲無知人諫應反語言也汝可問汝師和上阿闍梨更學問誦經知諫法已然後訶諫薩婆多云若前所諫者有六種人一心有愛憎二鈍根無知三若少聞見四爲利養名聞五爲現法樂但欲自攝六若斷出家受戀妻子如是六人諫則有損若餘教諫出言無補應反語但自觀身善不善行亦不觀他作以不作若反上六者則應展轉相諫也諫止犯法時有比丘不學戒不讚嘆戒佛言餘比丘應如法諫彼作是言大德當學戒讚嘆戒不自破壞不犯罪不爲智者呵責受福無量長夜安樂若彼比丘言長老何用此雜碎戒爲我今不學此戒當難問餘智慧持律比丘餘比丘復應重諫言大德欲滅法故作是語耶大德既不學戒不讚戒法故亦不自破壞多犯衆罪爲智者訶責長夜受苦不得安樂若彼諫比丘癡不解者此所不諫比丘應報彼言汝還問汝和上餘又如上如法諫已諫若爲知學者應當難問佛言五種持律若誦戒序乃至三十是初持律若誦戒序乃至九十事是第二持律若廣誦戒毗尼是第三持律若廣誦二部戒毗尼是第四持律若廣誦毗尼是第五持律是中春冬依止四持律若違突吉羅夏安居應依第五若違波逸提佛言持律人得五功德一者戒品牢固二者善勝諸怨三者於衆決斷無畏四者有疑悔開解五者善持毗尼令正法久住佛言有四種斷事人若寡聞無慚無愧若多聞無慚者在僧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苦切呵責令無慚者不復更作若有慚者多聞若無慚者寡聞衆中言說斷事僧應種種佐助開示若隨彼所說讚言善哉佛言有五種疾滅正法有比丘不諦受誦律

善忘文句後教他人文既不具其義有闕二為僧中勝人上座而多不持戒但修不善後生傚習效捨戒行三為有比丘持法持律持摩夷不教道俗即便命終令法斷滅四有比丘難可教授不受善言餘善比丘便即捨置五互相罵詈互求長短疾滅正法佛言若上座既不學戒亦不讚歎戒若有餘比丘樂學戒歎戒者亦復不能以時勸勉讚歎我不讚歎如是上座何以故若我讚歎者令諸比丘親近習學其法長夜受苦我見如是上座過失是故不讚歎戒（若中座下座亦如上作句次有上中下座能讚歎如此上座作句文反上即是）佛言毗尼有五答一序答二制答三重制答四者修多羅答五者隨順修多羅答僧祇律言欲得五事利當應持律一建立佛法二令正法久住三不欲有疑悔請問他人四僧尼犯罪恐怖者為作依怙五欲遊化諸方而無有閡是為篤信持律者五利十誦律諸比丘廢學毗尼多便讀修多羅阿毗曇世尊種種訶責已讚歎毗尼比丘就優波離學律佛告比丘有十種法住世令正法疾滅有比丘無欲鈍根雖誦句義不能正受又不解了不能令受者有恭敬威儀乃至不樂阿練若法又不隨法教不敬上座無威儀者令後生不學毗尼致令放逸夫諸善法好作文頌莊嚴章句樂世法故正法疾滅甚可怖畏諸比丘應如是知

善見毗婆沙云佛語阿難我滅度後有五種法令法久住一毗尼者是汝大師二下至五人持律在世三若有中國十人邊地五人如法受戒四乃至二十人出罪五以律師持律故佛法住世五千年薩婆多論云毗尼有四義餘經所無一是佛法平地萬善由之生長二一切佛弟子皆依戒住一切眾生由戒而有三趣涅槃之初門四是佛法瓔珞能莊嚴佛法具斯四義功強於彼佛言有四種廣說若比丘如是語諸長老我於某村城親從佛聞受持此是法是毗尼是佛所教若聞彼比丘所說不應生嫌疑亦不應呵應審定文句已應尋究修多羅毗尼撿校法律若聽彼比丘所說修多羅毗尼法律相應違背於法應語彼比丘汝所說者非佛所說或是長老不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不與相應違背於法長老不復須誦習亦莫教餘比丘今應捨棄若聞彼比丘所說尋究修多羅若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者應語言長老所說是佛所說審得佛語何以故我尋究修多羅毗尼法律與共相應而不違背長老應善持誦習教餘比丘勿令忘失此是初廣說（第二句從和合僧上座前聞第三句從知法毗尼持摩夷三比丘前聞第四句從一知法毗尼摩夷比丘所聞作句違順受者亦如）是是謂四廣說是故諸比丘汝等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

法毗尼當如是學佛說如是諸比丘聞歡喜信樂受持

老病比丘畜杖絡囊乞羯磨文大德僧聽我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願聽我比丘某甲畜杖絡囊慈愍故（如是三說）僧與老病比丘畜杖絡囊羯磨法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若僧時到僧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白如是大德僧聽比丘某甲老病不能無杖絡囊而行今從僧乞畜杖絡囊僧今聽此比丘畜杖絡囊誰諸長老忍僧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比丘某甲畜杖絡囊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右道宣比丘以唐貞觀中遊諸律肆博求異訣但見誦文信語部秩成宗及至討論赴要曾未攸正乃頼命筆墨依宗本撰次雖不窮源究末庶得決事行用顧以塵露山海照于萬代志之所及乃為遠矣十誦律受三十九夜羯磨文大德僧聽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若僧時到僧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白如是大德僧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誰諸長老忍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聽某甲某甲諸比丘受三十九夜僧事故出界是處安居自恣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十誦律受殘夜法（若比丘受七佛未盡而還事未竟佛言聽受殘夜法）我受七夜法若干夜在受彼出（一說）僧祇律二十七事說羯磨文（若為塔事為僧事應作求聽羯磨）大德僧聽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若僧時到僧某甲比丘於此處兩安居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住諸大德聽某甲比丘為塔事僧事出界行還此處安居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如是去者要有所得如是說夜還凡諸部律受日又各不同後來諸師用事者各執一部不用餘部此亦是一家今詳此諸部律文及以前互用皆得所以然者如其定知前事須一夜即用十誦受一夜法乃至七夜亦如是或須三十九夜亦用十誦羯磨受法若須七日十五日一月日即用四分律文受日法若不定如前事幾日當了即用僧祇律文受日法後有人不解即誦四分羯磨文為他受僧祇事了十誦三十九夜此皆非法不成何以知羯磨文中牒事各各不同故知不成也今畏諸人謬用懸抄諸部律正羯磨文呈簡諸賢任見作法隨事所用也大德僧聽若僧時到僧忍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白如是大德僧聽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誰諸長老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爾許比丘集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若解

只段結字作解字與諸文如前小界自恣圍座大德僧聽齊如是比丘坐處僧於中結小界誰諸長老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者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忍齊如是比丘坐處結小界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九

三術

律

沙彌尼戒經　舍利弗問經

沙彌尼戒經。大拜人名。沙彌尼。初戒不得殺生。慈愍群生。如父母念子。加哀蠕動。猶如赤子。何謂不殺。護身口意。身不殺人物蚑行喘息之類。而不手爲。亦不教人。見殺不食。聞殺不食。疑殺不食。爲我殺不食。口不說言。當殺當害。報怨亦不得言。死快殺快。其肥其瘦。其肉多好。其肉少也。意亦不念。常有所賊殺。於某快乎。某畜肥。某瘦。哀諸衆生。如己骨髓。如父如母。如子如身。等無差特。普等一心。常志大乘。是爲沙彌尼始學戒也。沙彌尼戒。不得盜竊一錢以上。草葉毛米。不得取也。主不手與。不得取。口不言取。心不念取。目不愛色。耳不愛聲。鼻不盜香。舌不偷味。身不貪衣。心不竊欲。六情無著。常立權慧。則曰不盜。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婬妷。何謂不婬。真一清淨。潔心不婬妷。口不說婬。心不念婬。執己鮮明。如虛空風。無所倚著。身不行婬。目不婬視。耳不婬聽。鼻不婬香。口不婬言。心不存欲。觀身四大。本無所有。計地水火風。無我無人。無壽無命。何所婬妷。何所著乎。志空無相願。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兩舌惡言。言語安詳。不見莫言見。不聞莫言聞。見惡不傳。聞惡不宣。惡言真譽。常行四等。無有非言。言輒說道。不得論說俗事。不講王者臣吏賊事。常數經法。菩薩正戒。志于大乘。不爲小學。行四等心。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飲酒。不得嘗酒。不得牢酒。酒有三十六失。失道破家。危身喪命。皆悉由之。牽東引西。持南著北。罘餘諷經。不敬三尊。輕易師友。不孝父母。心閉意塞。世世愚癡。不值大道。其心無識。故不飲酒。欲離五陰。五欲五蓋。得五神通。得度五道。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持香華。自薰飾衣被履屣。不得五色。不得以衆寶自纓絡。不得著錦繡綾羅綺穀。不得綺視。當著麤服。青黑木蘭。及泥洹衆衣。低頭而行。欲除六衰。以戒爲香。求誦深法。以爲真實。三十二相以爲纓絡。得植衆好。以爲被服。願六神通無礙。六度導人。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坐金銀高牀。綺繡錦被。衆寶統綖。不得念之。不得教求索好牀。綺席。五色畫扇。上好稍拂。不得著臂釧指鐶。直信戒慈。泥洹傳聞智慧。一心精身。常求三昧。以爲牀褥。心不動搖。衆慧自然。以爲坐具。七覺不雜。志於道心。是爲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聽歌舞音樂。聲拍手鼓節。不得自爲。亦不教人。常自修身。順行正法。不爲邪行。一心歸佛。誦經行

正以為法樂不為俗樂聽經思惟深入大義自不有疾不得乘車馬象當念輕舉八不思議神通之達以為車乘度脫八難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不得積聚珍寶不得手取不得教人常自尊積以道為寶以經為上以義為如解空無相無願為本至於三毗不求貪欲欲離凡惱住道甚久無窮無極無有邊際亦無所住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戒食不失時常以時食不得失度過日中後不得復食雖有甘美無極之味終不復食亦不教人犯心亦不念飲使無上自然食來亦不得食也若長都國王過日中後施亦不食終死不犯常思禪定一切飲食雖有所食裁自支命欲令一切解深遠願得十種力以為飲食是為沙彌尼戒也沙彌尼已受十戒原道思純能行是十事五百戒自然具足譬如人頭手足眼耳鼻口身意腹背不毀諸根具足腸胃肺肝五臟諸節筋脉悉具譬如樹根安穩具足不枯腐朽莖節枝葉華實自然弘茂沙彌尼如是能備十戒之本其五百戒皆悉周滿可達神通無所不達譬如好田種不腐敗風雨時節五穀豐熟人民得活沙彌尼如是能尊十戒五百戒則為衆矣譬如國君風化普平萬民安寧沙彌尼如是若能具十戒者五百之戒自然普備若父母慈和子孫眷屬奴客婢使自然率從又沙彌尼常尊三寶敬師和尚過於父母百千萬倍父母一世和尚度無極無限念報返復不造反逆常厭穢身如人閉獄墮墜溷廁不貪女身不貪色欲如於大火譬若剝賊心念一切如父如母如子如身常懸本行懷慼不快乃獲斯身當解本無猶如幻化無男無女從行得之本無五道死男女乎求大乘者了一切空如幻化夢影響野馬芭蕉深山之響緣對而生本無所有信色如影痛癢如芭蕉思想如野馬生死如泡識如幻非我因緣合成無緣則無獨來獨去無一隨者欲為道者權慧為父母樂法為兄弟不離深義以為和尚慈悲喜護諦住正法以為男女六度無極以為伴黨神通之慧以為車乘不違經戒思惟空義以為屋宅又沙彌尼不得獨行同類為伴二人若三人若無沙彌尼當與清信女俱行若婢使不得與大沙彌男子同林座坐不妄語又不得比等居止自不疾病不得數往返種越請讀經乃說不得自用等輩相教隨年恭順不得慢恣轉相道說若有過失屏處相諫莫於衆中說聞善見善乃可宣揚聞惡見惡不得傳說唯可白和尚不得語餘人常自尅責見善思及見惡自察悲哀彼人意不及故若作沙彌尼求和尚者當得好聰明智慧奉順法者世世能度人譬若有船完具牢堅在所能度至於彼岸若師不聰明行不應法非是大師持作和尚譬如漆船乘欲度海中路而沒既將衆人師亦并命無有遺餘其初持法授人經戒正則為師闇大師欲以為和尚本作沙彌尼不得彼者遥稱名禮之以為師未必面見心近則近心遠則遠身雖相近心乖不同相去億里沙彌尼行路不得與男子共行同道相隨不得與男子沙門比房同寺各各別異法之大節為

舍利弗問經（東晉失譯人名）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羅閱祇音樂樹下與大比丘衆一千二百五十人俱各闡十方結盡解脫八部鬼神等願聞法要舍利弗從座而起前白佛言世尊佛是法王隨衆生欲敷說法教令諸天人恭敬奉持或聞傳聞或行不行云何名行法者云何名不行法者佛言善哉善哉汝能為諸衆生作如是問諦聽諦聽吾為汝說夫行法者有聞而持有傳聞而持皆名曰僧如實事比丘聞佛所說語行無常即觀生滅斷諸有漏真吾弟子是行法者其得聞者如觀身比丘聞汝說迦留陀夷說飲酒者開放逸門於行道者作大留難即入無諍三昧得見道斷集行我法者不行非法行非法者是名非法人非吾弟子入邪見稠林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為諸比丘所說戒律或開或閉如為忽起長春設供斷諸比丘不聽朝食如為村人請復聽食麪飯稗魚肉如為頻富村人請復不聽食飯但令薄粥如為頻婆娑羅王請復聽飽食飯食如為闍陀師利請復聽多家數數食皆不得飽諸如此語後世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云何奉持佛言如我言者是名隨時在此時中應行此語在彼時中應行彼語以利行故皆應奉持我壽泥洹大迦葉等當共分別為比丘比丘尼作大依止如我不異迦葉得付阿難阿難復付末田地末田地復付舍那婆私舍那婆私得付優婆笈多優婆笈多後有孔雀輸柯王世弘經律其孫名曰弗沙密多羅嗣正上位顧問群臣云何令我各事不滅時有臣言唯有二事何等為二猶如先王造八萬四千塔捨傾國物供養三寶此其一也若其不爾便應反之毀塔滅法殘害息心四衆此其二也名雖好惡俱不朽也王曰我無威德以及先王常建次業以成名行即御四兵攻雞雀寺寺有二石師子哮吼動地王大驚怖退走入城人民看者噎泣盈路王益忿怒自不敢入驅逼兵將乍行死害督令勤與呼攝七衆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式叉摩尼出家出家尼一切集會問曰壞塔好不壞房好不衆曰願皆勿壞如不得已壞房可耳王大忿厲曰云何不可因遂害之無問少長血流成川壞諸寺塔八百餘所諸請信士舉聲號哭悲哭懊惱王取因繫加其鞭罰五百羅漢登南山獲免山谷隱險軍甲不能至故王恐不洗賞募諸國若得一首即償金錢三千君徒鉢數阿羅漢叉佛所

囑累流通人。化作無量人。現無量比丘比丘尼頭處處受金。王諸庫藏。一切空竭。王大愁怒。君徒鉢數現身入滅盡定。王自加害。定力所持。初無傷損。次燒經臺。火始就然。飈發及經。彌勒菩薩以神通力。接我經律上兜率天。次至牙齒塔。塔神曰。有蟲行神。先索我女。我薄不與。令誓令護法。以女與之。使王心伏。蟲行神善手捧大山。用以壓王。及四兵衆。一時皆死。王家子孫於斯都盡。其後有王。性甚良善。彌勒菩薩。化作三百童子。下於人間以求佛道。從五百羅漢。諮受法教。國土男女。復共出家。如是比丘比丘尼還復滋繁。羅漢上天。接取經律。還於人間。時有比丘。名曰總聞。慈諸羅漢及與國王。分我經律。多立臺館。為求學來難。時有一長老比丘。好於名聞竪立諍論。抄治我律。開張增廣。迦葉所結。名曰大衆律。外採綜所遺。雜諸始學。別為群黨。互言是非。時有比丘。求王判決。王集二部。行黑白籌。宣令衆曰。若樂舊律。可取黑籌。若樂新律。可取白籌。時取黑者。乃有萬數。時取白者。只有百數。王以皆多佛說。好樂不同。不得共處。學舊者多。從以為名。為摩訶僧祇也。學新者少。而是上座。從上座為名。為他俾羅也。他俾羅部。我去世時。三百年中。因於諍故。復起薩婆多部。及犢子部。於犢子部。復生曇摩掘多別迦部。跋陀羅耶尼部。沙摩帝部。沙那利迦部。其薩婆多部。復生彌沙塞部。目揵羅優婆提舍。起曇無屈多迦部。蘇婆利師部。他俾羅部。復生迦葉維部。修多蘭婆提那部。四百年中。更生僧迦蘭提迦部。摩訶僧祇部。我滅度時。二百年中。因於異論。生起婆訶羅部。盧迦尉多羅部。拘拘羅部。婆收婁多柯部。鉢蠟若帝婆耶那部。三百年中。因諸異學。於此五部。復生摩訶提婆部。質多羅部。末多利部。如是衆多久後流傳。若是若非。唯餘五部。各舉所長。名其服色。摩訶僧祇部。勤學衆經。宣講真義。以處本居中。應著黃衣。曇無屈多迦部。通達理味。開導利益。表發殊勝。應著赤色衣。薩婆多部。博通敏達。以導法化。應著皁衣。迦葉維部。精勤勇猛。攝護衆生。應著木蘭衣。彌沙塞部。禪思入微。究暢幽密。應著青衣。是故羅旬喻比丘分衛。不能得食。後以五種律衣。更互而著。便大得食。何以故。是其前世執性多慳。見沙門來。急閉門戶。云大人不在。見他布施。歡喜攝念。發心願作沙門。是故今身雖得出家。窮弊如此。我法出家。純服弊帛。及死人衣。因羅旬喻故。受種種衣也。舍利弗言。如來正法。云何少時分散。如是既失本味。云何奉持。佛言。摩訶僧祇。其味純正。其餘部中。如被添甘露。諸天飲之。但飲甘露。棄於水去。人間飲之。水露俱進。或時消疾。或時結病。其讀誦者。亦復如是。多智慧人。能取能捨。諸愚癡人。不能分別。舍利弗言。如來先云

若寒國土。聽諸比丘。身著俗服。及覆頭首。迦那比丘。行夫林聚落。值天大寒。鳥獸死盡。村人與其俗衣。世尊令其懺悔。何耶。佛言。聽著染色。置在衣裹耳。舍利弗言。云何世尊常言。諸比丘不得以鉢布地。當擎以淨物。若無淨物。當以草葉木葉。若輸何比丘。與其眷屬。受日難王請。行淨板擊鉢。云何世尊而罵之言。是惡魔行。非行法者。我言以清淨物。不受染。若淨無者。乃用草木之葉。一用即棄。不得用不皮木肉。以其體中本有膠故。若膠著淤以受塵故。若已枯燥。本是有故。濕熱更流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聽諸比丘受施王請食及僧家常食。云何蘭若提比丘。受無畏長者請食。如來罵云。是土木人。不應食人食也。佛言。以破壞威儀。行食之時。但以眼視。不以手授。外道梵志。尚知受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何況於食。一切諸物。不得不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剔施。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說遮道法。不得飲酒。如摩歷子。是名破戒。開放逸門。云何迦蘭陀竹園精舍。有一比丘。疾病經年。危篤將死。時憂波離問言。汝須何藥。我為汝覓。天上人間。乃至十方。是所應用。我皆為取。答曰。我所須藥。是違毗尼。故我不覓。以至於此。寧盡身命。無容犯律。憂波離言。汝藥是何。答曰。師言須酒五升。憂波離曰。若為病開。如來所許。為乞得酒。服已消差。差已懷慚。猶謂犯律。往至佛所。懸懇悔過。佛為說法。聞已歡喜。得羅漢道。佛言。酒有多失。開放逸門。飲如摩歷子。犯罪已積。若消病若非先所斷。舍利弗又白佛言。云何如來常言不得救衆生。乃至蟻子。而以臘月八日。於舍衛國長水河邊。與輸麗外道鬥術。先過以神力。令隨負屬。其生慚蓋。投水自盡。眼視沉沒。而不拯救。不亦殺乎。方復告衆言。輸麗持此惡法。惑亂衆生。前世善熟。滅此惡身。轉生善見。不亦快乎。我諸弟子。當於此日。設清淨浴。洗浣身垢。念除倒見。身若清淨。心亦清淨。似結使人無有慈悲。佛言。大智。汝能為諸未道達者。問斯誠要。輸麗外道。於無量世中。積習邪見。誓障正法。往昔燈明佛時。我行菩薩道。過一村落。人多癘病。死者繼積。我採衆藥。隨宜救濟。皆得除愈。其中一人。名曰不載訶。是梵志。學自負多能。不肯信服。臨欲終時。方復求我。我語之云。汝先可治。與藥不取。今將氣盡。方復有求。如汝即時。非藥能治。不載曰。我今不能復對優劣。願未來世。共決勝負。我若負者。當救身求害。為汝弟子。汝若不如。為我走使。時我報云。善哉善哉。故今生此土。與我相值。臨終善熟。共契所會發言失據。恥其眷屬。投水自害。身雖死亡。心發善故。生我法中。有勝進故。我不救也。舍利弗言。云何於訓戒中。令弟子偏袒右肩。又為迦葉村人說

戒衛經云我諸弟子當正被袈裟俱覆兩肩勿露肌肉使上下齊平現福田相行步庠序又言勿現胷臆於此二言云何奉持佛言修供養時應須偏袒以便作事作福田時應覆兩肩現田文相云何修供養如見佛時問訊師僧時應隨事相若拂牀若掃地若卷衣裳若周正薦席若泥地作華若跣高足下若灑若移種種供養云何作福田時國王諸食入里乞食坐禪誦經巡行樹下人見端嚴有可觀也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多受快樂又問善惡二異可得同耶佛言亦可得耳是以八部鬼神皆曰人非人也天神者其文先身以車轝舍宅飲食供養三寶父母賢勝之人猶懷慳悋諂嫉妬者故受天神身如普光淨勝天神等虛空龍神者修建德本廣行檀波羅蜜不依正念急性好瞋故受人非人身如摩尼光龍王等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空中地下乾闥婆者前生亦少瞋恚常好布施以青蓮自嚴作衆伎樂今爲此神常爲諸天奏諸伎樂阿修羅神者志強不隨善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僞之人作諸邪福傍於邪師甚好布施又樂觀他鬬訟故受今身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常有高心以凌於物故受今身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

發菩提心未正其志逐諸邪行故得今身摩睺羅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受今身人非人等皆由依附邪師行諂惡道以邪亂正俱謂是道以自建立夫出世道者不雜魔邪諂悅之語諂悅之語非出生死是入惡道諂悅邪人所可言説大觀似道細則睽鑠當依正法及行正法者當得佛法僧乃解脫無爲若依相似法依行邪導師繫縛生死永淪惡趣是無知人非求出世八邪見網邪導師者雖讀衆經以邪事業矯製邪科出邪諂法誑惑凡人以求敬仰非人所知說云我知非人所得説云我得或人難曰邪知邪得答曰空界天神幽中知識密以語我或云某年某月有利有害逆相開示應防應救此滅彼興我得汝失如是欺誑薄俗之人不能深思德本隨逐邪末失其正見興造邪業生領錢帛死入惡道拔舌吞銅百千萬歲後作畜生亦無量歲復生爲鬼或在山林曠野河海舍宅盃懷諂誑無有休息或逆謗行人使失道徑或示語邪巫言先亡形服恐動百端甚可惡賤求人飲食無有終極値我弟子心懷正直不失正念者聞即訶叱終敢復爲若我弟子心懷怯弱易失心者從其求免踰得其便千端萬緒求索無厭如是之人無丈夫相爲邪所動死隨惡趣甚可悲念舍利弗復白佛言八部鬼神依空爲空神依地爲地神耶佛言別有地神如淨華光等過去世時好修布施多瞋難滿嗜酒喜歌舞故作此神著純白之衣潔淨無垢舍利弗復白佛言云何如來告天帝釋及四天大王云我不久滅度汝等各於方土護持我法我去世後摩訶迦葉賓頭盧君徒般歎羅睺羅四大比丘住不泥洹流通我法佛言但像教之時信根微薄雖發信心不能堅固不能感致諸佛弟子雖專到累年不如佛在世時一念之善其極懈至無復二向汝爲發信隨事厚薄爲現佛像僧像若空中言若作光明乃至夢想令其堅固彌勒下生聽汝泥洹舍利弗復白佛言如來現世二十年前度諸弟子無有常施隨有便施自二十年後施多定物是義云何佛言有長者子名曰分若多羅宿有善根生婆羅門家樂欲捨家修無上道隨大目揵連於巴連弗邑天王精舍求受具戒目連語云汝可七日七夜悔汝先罪皆使清淨無諸妨障者我當爲汝從僧中乞分若多羅言云何得知妨障已滅云何得知我受得戒仰願諸佛加我威神令我罪滅得見得戒之相佛告汝但勤誠誠至自見分若白佛謹奉尊教懇慎日夜到第五夕於其空中雨種種物若巾若帊若拂若箒若刀若斧若錐若鑵次第分別隨其目前分若多羅生歡喜心生得果心滿七日已具白目連目連問我我語之曰是離塵相拂刷之物也當以嚫師師其緣也夫

受戒者隨其力辦可以爲施不限於此不必備此舍利弗復白佛言世尊有諸檀越造僧伽藍厚置資給供來世僧有似出家僧非時就典食僧索食而食與者食者得何等罪其本檀越得何等福佛言非時食者是破戒人是犯盜人非時與者亦破戒人亦犯盜人盜檀越物是不與取非施主意施主無福以失物故猶有發心置立之善舍利弗言時受時食食不盡若非時復食或有時受至非時食復得福不佛言時食淨者是即福田是即出家是即僧伽是即天人良友是即天人導師其不淨者猶爲破戒是大劫盜是即餓鬼爲罪窟宅非時索者以時非時非時輒與是典食者是名退道是名惡魔是名三惡道是名破器是癩病人壞善果故偷乞自活是故諸婆羅門不非時殘外道梵志亦不邪食況我弟子知法行法而當溺耶凡如此者非我弟子是盜我法利着無法人盜名盜食非法之人盜與盜受一團一撮片鹽片酢死隨燋腸地獄吞熱鐵丸從地獄出生豬狗中食諸不淨又生惡鳥人惟其聲後生餓鬼還伽藍中處都圂內噉食糞穢並百千萬歲更生人中貧窮下賤人所棄惡所可言說人不信用不如盜一人物其罪尚輕割奪多人故良福田故斷絕出世道故舍利弗復白佛言如來宗親多有出家爲自發心爲佛神力耶佛言諸釋憍慢著樂何

䏻願樂持是父王宣勅宗室生二子者一人隨我阿那律人積善根深樂正法勢率釋子䟦提難提金毗羅難陀䟦難陀阿難陀提婆達多優波離澡浴清淨來至我所欲求出家時有上座名毗羅茶別度阿難阿難陀次一上座名婆脩羅別度提婆達多䟦難陀唯阿難修不忘禪宿習德持於少時中得佛覺三昧積百萬川水攪以為雨雨水奔流入于大海阿難手從海中取以分別色味不雜還置本源無有漏失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舍利弗者如來常言其於聲聞中智慧第一不謂小心能問要義佛言其久種明悟發揚我法以徧塵剎剎衆生故云何如來說父母恩大不可不報又言師僧之恩不可稱量其誰為最佛言夫在家者孝事父母在於膝下莫以報生長與之等以生育恩深故言大也若從師學聞發知見次恩大也夫出家者捨其父母生死之家入法門中受微妙法師之力也生長法身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也進其所生乃次之耳又言當何名斯經佛言當名菩薩問喻以廣大故又名舍利弗問爾時四衆聞說是已五十新學比丘信根成立法眼清淨舊德天人八部等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

三術

律（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一）

佛說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失譯人名今附東晉錄）五篇事品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是時目連從坐而起白佛言世尊我今欲有所問唯願世尊為我演說佛言善哉汝所問者能大利益無量衆生恣汝所問目連白佛言世尊末世比丘輕慢佛語犯衆學戒雜用三寶物當隨何處尒時佛告目連諦聽諦聽當為汝說若比丘無慙愧輕慢佛語犯衆學戒如四天王壽五百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九百千歲犯波羅提提舍尼如三十三天壽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三億六十千歲犯波夜提如夜摩天壽二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二十億千歲犯偷蘭遮如兜率天壽四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五十億六十千歲犯僧伽婆尸沙如不憍樂天壽八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二百三十億四十千歲犯波羅夷如他化自在天壽十六千歲墮泥犁中於人間數五百二十一億六十千歲

問佛事品第二　問佛物先在一處有比丘貴至餘處作佛事犯何事答犯棄一切佛物都不得移動若有事難衆僧盡去當白衆若衆聽得貴至餘處無罪問佛物得買供養具不答得問佛物造堂與直可貰不答一切佛物得買不得貰問比丘作佛事得佛奴牛驢馬得借使不答若知本是佛物不得不知得以非法得故問僧地起塔用佛物作蕃蕃裹可住不答若知而故入犯墮不知不犯若知故住過三諫犯決斷過四諫轉犯重問先佛堂壞主人更出私財作堂用故財施比丘比丘可取不答言不得問僧地佛物用作都蕃蕃裹先有并果菜可食不答不得若是檀越物作佛事先要以果并菜施僧得食不要不得食若買五倍價若知不買而食計錢多少犯罪問欠負佛物物云何償答直償本物以佛不出入故不加償雖尒故入地獄昔佛泥洹後二比丘精進聰明有一婆羅門見比丘精進聰明持女施比丘乍作比丘尼比丘即受其女妹好比丘後生染意作不淨行共生活用佛法僧物各一千萬錢用衣食而此比丘極聰明能說法使人得四道果自惟罪深重便欲償之即詣沙法國乞大得錢物還欲償之道路山中為七步蛇所螫比丘知七步當死云步稟便向弟子言何處償物遺還本國言汝償物已還我住此待汝弟子償物訖還報之即起七步

使死墮阿鼻地獄中。初入溫煖。未至大熱。謂是溫室。使舉大聲。經唄呪願。獄中諸罪人聞經唄者。數千人得度。獄卒大瞋。使乘鐵杖打之。即命終。生三十三天。以此驗之。佛法僧物。不可不慎。雖復受罪。故得時出矣。問佛塔上掃得土糞之。有罪不。答得棄。不得餘用。問佛物出與人取子息用。犯罪不。答與佛物用體。俱犯重。出入合子與佛。由故無福。以壞法身而爲形故。問佛畜主遣佛奴小兒給。比丘可使不。答不得使。以是佛物故。問比丘要與佛作得食佛食不。答不得。比丘無容作之理。何况取佛物衣食用耶。問白衣與佛作。得佛物。用此物作食請僧。僧得食不。答不得食。問佛事法事。得捉金銀錢不。答不得捉。犯捨墮罪。問人施牛驢馬奴。造佛事法事。可受不。答得受使用。但不得賣。弓刀軍器一不得受。問人施佛屋宅。未用可寄住不。答不得。便是佛物。問續佛光明。晝可滅不。答不得。若滅犯墮。雖云佛無明闇。施者得福。故滅有罪。問非佛屋佛像在中。可在前食卧不。答得。若佛在世。猶於前食卧。况像不得。但卧須障。若有燈光明。不得足光中過。住若自有燈得。問上佛畫佛塔佛牆。遠望犯何等事。答不知不犯。若必急難事上。亦不犯。知而上。犯捨墮。過三諫。犯決斷。過四諫。故上犯棄。問指物造佛經。更得他物。不用前物。得尒不。答不得。以許便是。問得買佛上繒作

衣不。答不得。問形相佛像。犯何事。答一切佛像不問好惡。不得形相。甚衆甚重。必不可爲。問人作佛像。鼻不作孔。後人得作不。答不得。問佛牆得持物倚不。答不得。犯捨墮。昔有一比丘。入寺禮佛。有婆羅門知相。相比丘有天子相。便語比丘。我有一女。嫁與比丘。比丘言。須我禮佛還。比丘便持錫杖倚佛畫牆。入寺禮佛已。還出。婆羅門便不復與語。比丘問故。與我女不。婆羅門言不與。婆羅門言。向見比丘有貴相。故與。今無復此相。是故不與。所以尒者。消其功德故。以是佛牆及塔壁不可持物倚。既犯戒。又消其無量功德。問佛物得作天人世人畜生像不。答佛邊得作。問比丘度人。不知本末。後度。知是佛奴。而不發遣。犯何事。答知而度。犯重。若先不知之。便發遣。若不發遣。犯重。問其人是大道不。答非。問自有私財。顧比丘作佛像。作者得取物不。答不得。問先上佛幡。得取用作佛事不。答佛事得用。禮越不聽。不得。問得遍禮過去七佛不。答得。以法身同故。問若人先許佛三會。然後作一會。或三行香。三布施。得了不。答言不得。自違言。有罪。問比丘犯決斷。得佛地中懺悔不。答不得。問久遠故寺。都無埵障。不知佛地遠近。若欲作者云何得知齊畔。答不知。當以意作齊畔。以不知故。增損無罪。問佛物作兒子母屋及作像。有罪不。答同以佛物施人。問佛塔前得禮比丘不。答

不得。犯捨墮。問比丘賣佛像。有何罪。答同賣父母。問比丘自手斷樹掘地。作佛塔寺。及造形像。有福不。答尚不免地獄。受大罪苦。有何福耶。以故犯戒故。

問法事品第三。　問高座說法。前人著俗服。可與說去不。答聽法說者二俱犯衆多。過三諫不改。犯突吉羅。問復過三諫。犯墮。復過三諫。犯決斷。復過三諫。至棄。若使不諫。經三說戒轉增。問爲說法者如法。餘聽者不如法。得說不。答同上。問請人說法。先高座一有帳蓋。是供養佛物。得於下坐不。答都不知不犯。知不得。問僧坐先寄佛在上。後可於上坐說法不。答佛坐得。先是僧坐不得。問若人請比丘讀經及說法。施物得受不。答若有希望心受。犯捨墮。若無貪心受。不犯。若無衣鉢受。不犯。問僧中說法高座一得備机捉塵毛尾不。答病得備机捉塵毛尾。犯墮。非毛得。問秘經及戒律有事不。答犯捨墮。問師具着俗服。向說法得禮不。答得。不病不得爲說法。問白衣頭上有帽。得爲說法不。答除有病。必須覆頭。餘悉不得。問經上有塵土草穢。得吹去不。答不得。問比丘得書經取物不。答不得。取犯捨墮。問經上有飯食。犯何事。答有慢意故。爲犯決斷。不慢意犯墮。問戒律不用流落。可燒不。答不得。不知有罪。燒捨墮。若知燒有罪故燒。犯決斷。與方便破僧

同。亦如燒父母。

結戒法品第四。　問結界爲云何。答結界法。若山澤無人處。隨意遠近。若在城邑聚落。不得遠結。亦不得夜結。結時要須比丘在四角頭立。不得使外人入。外人入則戒不成。先結戒場。僧家白衣奴子。盡著界場上。然後視度四方結界。時除四處。一者聚落。二者聚落外俗人田地。常作事處。三者若有阿練若獨處山澤。恐說戒羯磨時。有種種事難。不得求白衆。求別結小界衆。若聽可彼無五人衆。當遣僧與結別界。此謂阿練若坐處。四者受戒場。先結界文。均除結戒場。除是結界。以是其事。或先結大界。後結戒場。於中受戒。如卑公所云。恐無所獲。然云不知。同於取別顯通此路。可以俛倖。其人云。若有病比丘。不能得往僧中求索。別一屋中結界。僧亦應聽。先解大界。與結別界訖。然後結大界。一切比丘不持衣。夜中得入中。有一住處有界。一比丘亦可打揵椎。廣說戒。先向四方僧懺悔。然後說。亦可三語。三語者。謂三說。問結界得通佛地結不。答不得。於中受戒。若先不知法。已受得戒。師僧若知。故違有罪。問行船。船上得結界不。答得。若有沙彌白衣。駈著岸上。然後結界。若不驅出。當障隔著一處。然後結界。結界後。比丘夜不持衣。不得入中。問大僧盡行。唯有沙彌在界。爲得不。答但有一清信士

界使不壞。况沙彌盡無一宿界壞。若僧盡去不還。亦不須解。問。賊來界裏殺比丘。界壞不。答。不壞。問。一人三四人行道。或在白衣家。得結界不。不得。五人以上。得結界。問。結界得通流水池水結不。答。一切亭水盡得分。流不得。以不知齊畔故。問。結界後不打揵槌。界壞不。答。不壞。問。結界得通王路結界不。答。得。當結界時。遣人兩頭斷行人。然後結界。問。無主地可得結界不。答。得。使知贊單白法。問。先結界。後有大水。或掘坑長十五步。或復於中行。欲此界壞不。答。盡不壞。其人云。假使掘大坑深廣一由旬。界猶不壞。况小小坑耶。問。比丘得比丘尼界裏宿不。答。得。亦不得失衣。但不得入其房內耳。問。僧結界竟。後來僧共住。不持衣。失衣不。答。不失。當結時已通三世僧故。問。僧不盡集。得結界不。答。若有事囑授得。無事不得。問。一結界得幾時。答。不限年數。若檀主要增地。更結耳。問。先僧結界不解而去。後來僧得於中結界不。答。得。問。結戒場時。要須集一切僧。爲隨意多少。答。五人以上得。以無大界故。衆不集。無犯。問。結界場要須至場上。亦得遥結耶。答。要須至場上。乃得結耳。問。二衆結界得互相叉結不。答。不得相叉。得共通結耳。問。一界裏得鳴二揵槌不。答。得。但不得二處說戒及以羯磨種種僧事。唯得燒香飯食而已。問。大僧得與尼通結界不。答。得。

問歲坐事品第五。　問。夏中幾日得結坐。答。從四月十六日盡五月十五日。日日可結。此謂坐初有事難不得結。或五三四日。乃至一月盡。不失前坐。此各三十日結坐。一日受歲。後坐人唯得一日結坐。過七月十五日有事難。日日可受歲。盡八月十五日。此各一日結坐。三十日受歲。問。結坐受七日法。爲坐初受爲臨行時受。答。若坐初受者好。坐初不受亦可臨行時受。夫受七日法行。不滿十日還。復行不復更受。計滿七日。乃復更受。若慮忘亦可日日受。問。夏坐中不受牀坐房舍十二物。得坐不。答。不須受。問。結坐而不坐。得歲不。答。若先不知坐法。受歲得。若知故違不得。問。都不結不坐受歲得不。答。若先不知有結不知有坐法受臘。得。有結知便應向僧悔。若先知法故違不得。問。不結而坐得歲不。答。同上事。問。夏坐中得入流水池水谷不。答。界內盡得各受七日行。過水亦得。問。夏中犯决斷不悔受歲得不。答。雖有罪得歲。所以尒者。故是比丘故。問。受歲不和合得歲不。答。要先懺悔然後受歲。若其人不悔擯出得受。若不擯出衆當三諫。過三諫不受犯决斷。過四諫犯重。若力能驅遣出界好。若其不出。當牢閉着一房中。然後受歲無苦。以其非復比丘故。若惡人多。衆所不敵。當避出界。若共受不得歲。問。夏坐中得爲亡師造福不。答。得。但不得手自造事。問。夏中得捉扇拂不。答。一切毛不得。捉竹扇得。問。後坐人得七月十五日受歲。起去不。答。不得。若先不知。已受得歲。若知法故爲不得。若已和合僧就受籌而已。若後坐人受歲時。前坐人亦尒。問。前二人同臘。小者前坐。大者後坐。前坐者已受歲。後者未受。於一月中。何者應大。答。先大故大。計本日故。問。夏中不受七日法。暫小小出界。故得坐不。答。懺悔得。問。夏中一因緣得三受七日不。答。言得。問。夏中不坐。或十人至十五人。欲寄寄住共受歲。得共住。共受歲不。答。若及後坐當結。若不及後坐不得。此人若全不知有坐法。得容。若知有故違不得。問。夏中坐。若爲三寶事。若疾病。種種衆難。得移坐不。答。得。坐當白衆中受三十九日法。三十九法。已有事使出界。三十九日法。三十九日滿得還好。若不得。亦可彼處受歲。無犯。若坐初不受。臨行時亦得。索若坐已滿三十九日者。事使出界。不須復受。若不還。亦得於彼處受歲。問。不結坐。或不受七日。已受臘得不。答。不知法已受得臘。不得夏。若已夏。僧一諫取好。過三諫不取。犯戾語。决斷。懺還取得。當取時白衆。然可得。問。比丘不受歲犯何事。答。若一比丘不受歲。衆諫使受。一諫至三。受好。若過三不受犯决斷。過四不受。非沙門。以不肯受法故。問。夏坐新受戒人。日中後結坐。得歲不。答。得。唯後夜不得。問。夏中坐。忘不受七日法。一出行得坐不。

答。憶即悔得。一坐中不過二三悔。過二三悔不得歲。問。受歲時。若天雨。得屋下受歲不。答。得。問。既至其方結坐。有礙不達。得進遥結坐不。答。不得。正可到彼結後坐。若道路有僧住處。便應就坐住二三日。治房室。然後受三十九日。去若無僧住處。五人以上共結界坐。然後坐。留一二人守界。滿三十九日。乃可去。若後人不滿三十九日去者。前去人不知不失坐。後人失。問。一人至四人得白衣家結坐不。答。不得。五人以上得。問。一人靜處得結坐不。答。先有結界。二人以上得。一人以不得。無人共受坐故。無界盡不得。若欲別坐。當更請僧結界坐。然後得。問。比丘夏坐中。得受請他施及受他寄物。或經十月至三月。得尒不。答。作不貪受。不限時節。問。夏坐中界內。作有爲事得。應坐不。答。福事得指授。餘不得。問。受夏坐文云。何房舍破。當補治爲謂始坐坐訖時耶。答。三月中破即治。問。受歲時。尼來界內。求索受歲。應與受不。答。一尼以上得。一不得。所以尒者。以尼獨出界犯重故。

度人事品第六　問。一人得度沙彌不。答。二人得。問。度沙彌得還請和上不。答。不得。問。未滿五臘度人犯何事。其弟子爲得戒不。答。若知非法而度。犯捨。隨過三諫不止。犯决斷。若弟子不知是非法。得戒。若知不得。問。比丘都不誦戒。又不知法。種種僧事而多度人。或作三師。有所犯不。答。此人尚

不應貪人信施死復度人問若人父母王法不聽比丘盜將去度犯何事答犯重若官人走奴投比丘爲道比丘若知而受上來度亦犯重問若兒前出家父母後出家來投其兒其兒得度不答得問犯戒比丘得度人不答若犯重無復度人之理若犯决斷同上未滿五臘者若犯餘輕戒要須懺悔然後得度問白衣投一比丘欲出家比丘即受更爲請和上戒師所投比丘故依師非答非師若後從受法者可爲法師若二随者可爲依止師問比丘多度弟子或作二師都不教戒犯何事答犯捨墮昔迦葉佛時有比丘度弟子不教戒多作非法命終生龍中龍法七日一受對時火燒其身肉盡骨在尋後還復則復燒不能堪苦使自思惟我宿何罪數如此苦耶使觀宿命自見本作沙門不持禁戒師亦不教使作毒念瞋其本師念欲傷害會後其師與五百人來乘船渡海龍便出水捉船衆人即問汝是誰答我是龍問汝何以捉船答汝若下此比丘放汝使去問此比丘何豫汝事都不索餘人而獨索此比丘者何龍曰本是我師不教戒我令受苦痛是故索之衆人事不得止便欲捉此比丘著水中比丘曰我自入水不須見捉即便投水喪命以此驗之度人不可不教戒

問受戒事品第七　問沙彌犯十戒一二三不悔受大戒得不答若懺而不悔不得都不憶若不知法受得去受戒法師應問沙彌汝不犯戒不答若言犯即教懺悔若本師不問壇上師應問若都不問師犯捨墮問以受大戒得悔沙彌時所犯不答得懺悔法同沙彌時悔法問沙彌壇上欲受大戒或著俗服脚著履屐或衣鉢不具假借當時爲得戒不答唯俗服師不問不得其餘盡得師僧犯捨墮問若有比丘不捨戒作沙彌或即大道人而更受戒不答不得問若不得戒前所受戒故在不答在問後師故是師不答非問多人受戒而并請一人爲師可得十人五人一時受戒不答無此理問沙彌更受大戒請一比丘爲大戒師而此比丘不知羯磨法及受戒法更與請一人與受戒以何當爲師答與受戒者是師無戒法與者非師問壇上師僧或著俗服或犯禁戒受戒者得戒不答若受戒人知是非法不得不知得問受戒時衆僧不和合或相打罵爲得戒不答若壇上僧和合使得不和不得問受戒爲有時節不答唯後夜不得初夜中夜無燈燭亦不得要須相視形色乃得問受戒時或值天雨更移場屋下受戒得戒不答若欲移戒場當先解大界更結界場乃得受戒不尒者不得問受戒時或有事難不得究竟是大比丘不答但三羯磨訖使是問受戒盡十三事後諸戒師和上不續教戒得戒其不答若師不教誡至十五日說

戒專心聽受使是具足問受戒三衣不具有待衣直或染不染或裁不裁得當衣不答盡不得問受戒時衆僧難得限齊幾僧得受大戒答除三師五僧以上得問沙彌曾詐稱爲大道人受大比丘禮後得受大戒不答不得問沙彌辭師行事難不得還輙於彼處請依上師受戒得戒不答得戒問若比丘誘他沙彌將至異衆與受大戒犯何事彼衆知應聽不答若其師有非法事沙彌及將去者無罪若無非法將去者犯重壇上師僧犯捨墮昔有一長老比丘唯有一沙彌贍視有一比丘輙誘將沙彌去此老比丘無人看視不久命終因此制戒不得誘他沙彌誘他沙彌犯重若有一比丘見他沙彌贍視老病人教使捨去沙彌若去此比丘犯重

受施事品第八　問比丘受禮越請四事供養所受物得分施人不答得問以受四事長請小小緣事出行得食外食得服外藥不答施主聽得問他人欲施比丘物先問比丘有無比丘實自有以貪心欺彼言無他即施物犯何事答貪取犯捨墮妄語犯墮問若衆僧食偏與上座上座得食不答上座貪心犯捨墮問比丘不病稱有患苦求索好食既得食之犯何事答犯重問不着三衣受食犯何事答犯捨墮問禮越適請二人三人須衆唱不答須唱問大比丘羯磨分物時尼來界內應得分不答應得問有人寄物施一處僧物至後更有比丘來分時在坐應得分不答打揵搥應得不打不得問比丘行道中婦人施物得受不答親里若相識得取問比丘行道中比丘尼施物得受不答施僧得受非衆不得問供僧齋來僧去齋主得供後人得食不答打揵搥得食若不打食一飽犯棄問四月八日觀物七月十五日本僧已去寺主取與後僧後僧分取者犯何事答打揵搥現在僧共分無罪若不打揵搥分者犯盜問白衣有貫觀物本道人去與後人後人得受不答應取問主人本道人當來不答言永不來咒願取若言或來不得取取犯捨墮知取犯棄是僧物故犯問比丘治生得物施比丘衣食得受不答取衣犯捨墮窮厄無食處叡使白衣作可食治生遺人若白無言此物非我物是使人物若尒可食若主不白衆食犯墮二三人亦可白若道人施他人他人言是我物可食問比丘得出物不答不得犯捨墮問長受百日請中問得受他一食二食不答施主聽得不聽不得問比丘食或噎一口飲吐之取一搏飯棄之犯事不答犯捨墮問乞食長得與人不答先無貪心取長得施衆生若無衆生與著樹頭有衆生噉好若無明日還自受水取食不得棄以信施重故所以還得自取者以更無主故如鬱單曰取食法問主人慇懃得長受請不答若其處得行道無難無

短乏得往問主人請食得遣人代不若主人意無在得若主人嫌代去犯捨墮問乞子母食可食不答呪願然後可食問主人施比丘牛馬奴供食直得取不答得取用不得賣弓刀一切凶器仗皆不得受問人自出物供齋齋竟去餘物後僧來得食不答打揵椎得不打犯盜問比丘共盤食他分犯何事答若問聽無罪不聽取食犯墮若不問亦犯墮所以不犯者以共作手教受問比丘乞前人問好比丘非答是得物至犯何事答實好言好犯墮不好言好犯棄問比丘一切長物施人言我後須還自取得尒不答得與可信者然後更語一人我物施某比丘若取還語不得輒取

疾病事品第九　問比丘病得離鉢食不答重病得小病不得問比丘疾病三衣不持犯何事答犬因無所識知得有覺知不得問看病人不語病者私用錢與他病人作食湯藥犯何事答若用五錢犯棄若後語病者歡喜不犯若病人恚不償犯棄問為病故主人日供一百錢五十便足餘者得與餘病者作食不答病者自與便得問病比丘無人看比丘得與作食不答山野無人處日中不得往還得作七日先淨薪米受取得作問病人須酒一升二升下藥可與不答若師言必瘥得和藥服不得空服問比丘病得服氣不答不得同外道故問比丘腫病得使人呪不答得問比丘

病因或闘衣鉢施衆或賣用作福德犯何事答若更得弊故即受得無有犯捨墮

死亡事品第十　問亡比丘物都不打揵椎不羯磨而分犯何事答界裏一人以上盡得打揵椎羯磨若不羯磨而打揵椎亦不羯磨盡犯棄所以尒者亡比丘物盡屬四方僧故不得輒分若界外五人以上得羯磨分不打揵椎以無界故四人以下不得羯磨分若分犯棄當賣諸僧中若自取賣去至異衆初入界不犯出則犯棄如是後至餘衆一出界一犯棄弟子持師物去亦尒問比丘亡弟子不持師物與衆輒自分處供養僧可食不答其弟子先知法者有罪僧不打椎不羯磨而食犯捨墮問若師亡僧羯磨分物弟子應得分不答應得即是僧故問師亡更無餘僧唯有弟子或五戒十戒得羯磨分此物不答即是僧故得分但打揵椎羯磨不打不羯磨不得問病者無常供病餘物後人得與餘病者不答此是僧物不得輒與直五錢犯棄問師徒父母兄弟死得哭不答不得一舉聲犯捨墮可小小泣涕而已問或比丘死時在羯磨時不在或死時不在羯磨時在答應得分不答及羯磨盡得死時在羯磨時不在不得問比丘死後人與買棺木衣服埜埋與者犯何事答曰白僧與泥洹僧僧祇支自覆自餘應入僧師物一切不得埋埋過五錢犯棄若弟子私物得亡者知法已得分麻分者無罪問父母諸親死比丘與辦衣棺木埋不答不得若父母亡日若病無人供養乞食與半若自龍繩線不得與食犯捨墮與衣犯捨墮咒復棺木埜埋耶問病者無常衣鉢先與看病者竟不羯磨看病者賣為飯僧得食不答衆未得羯磨食衆犯捨墮若看病者不知法已作羯磨得食若未作衆當語法問比丘借人物前人死得還自取不答一切不得自取取犯實言羅白衆衆還得取衆不還犯實言羅若衆不與獨取犯捨墮問比丘得與亡師起塔不答自物得用師物作不得問比丘得向師塚禮不答得辯弓生是我師已死尚非比丘唯枯骨而已何由向禮答若佛在世應供養恭敬泥洹後亦是枯骨何以供養耶師生以法益人後亦應恭敬禮拜有何過也問分物時羯磨已訖更有僧來得分不答若羯磨訖不與無答若及後羯磨猶故得分

問三衣事品第十一　問三衣事浣要須捨不答須捨若不捨犯捨墮當施與人還乃得更受問三衣盡得條成不答大衣得中衣小衣不得問小衣得著燒香上講不答無中衣得若不近身體淨潔亦得問浣衣出帛得用米粘不答不得犯捨墮日日從沙彌白衣受乃得著問三衣應施裏不

答裏施不施亦得問大衣得著上講禮拜不答無中衣得問三衣得用生絹作不答一切生絹衣不見身者得著問比丘瞋恚自壞衣錫杖犯何事答瞋惱自壞三衣鉢犯捨墮壞錫杖犯捨墮壞他物計錢犯事問三衣得借人不答不得出界經宿若同界內得不限日數問入聚落中不被大衣犯何事答著肩上去不犯若僧使或為病人持去不犯問三衣破補便得受須復施他人耶答破容猫子脚便應施人人還乃得補受若先補復施人亦得

鉢事品第十二　問鉢云何失答若緣缺若穿穴若裂若油不捨盡是為緣缺穿穴不可復持裂者綴已施人人還更受油不捨亦尒若棄出界經宿不失問鉢得令覆著壁上不答若巾裹得合淨處著若囊或懸壁好不得覆著壁上昔六羣比丘覆鉢壁上墮地即破佛因此制戒自今已後不得覆鉢壁上覆鉢壁上者犯捨墮地者犯捨墮問比丘早起得用鉢食不用有何咎耶答一切食皆應用鉢若一日都不用鉢犯墮問比丘食飯欲盡得側鉢括取飯不答得問食後已訖更歠餘果子得離鉢不答得若食未訖亦得暫離問比丘食鉢要當擎得放地不答要當擎若放地亦不犯戒問比丘以器盛飯停著鉢中得互用鉢食不答不得犯捨墮問鉢得炊

作食不。答不得。坐犯捨墮。

問雜事品第十三。

問比丘或被劫盜物來出界。主見本物。不知諸物。種取不。答得取。即取即用。九十事中。實相似者。當先作念。若有人認者。不得取。無認者白衆得取。若無衆作界內物取。不以為己取物。問衆僧打揵椎食而限。好僧來不與食犯何事。答。使是失利。得突吉羅。問。先比丘教化。作百人齋。長一人以上應受不。教化比丘有犯不。答。打揵椎食。應受教化者。無犯。所以介者。打揵椎請僧多過。失揵椎法要。作意請四方僧。僧來若多若少。一切分財飲食。其於無咎。問比丘教化。白不供養衆僧。若有外人來乞索。得與一升五升不。答不得。若知非法故與。過五錢犯棄。若白衆聽。得。問主人供養諸僧長請一日百錢。用五十自供。殘者得餘用不。答打揵椎得。若無衣鉢。不打揵椎。衆和合得減用。若自損施客僧最善。問主人請比丘一日供十日食。殘用作五三日好食犯何事。答不犯。但不得更索。索犯捨墮。若不滿十日去。亦犯捨墮。問主人請供十日食。自裁作一月食得不。答打揵椎得。若不打揵椎。僧有出去者。若不施後人食。後人食已分盡食他分一飽。犯棄。不飽犯捨墮。問父母兄弟破壞。得乞物贖不。答得。但不得稱己。須乞父母兄弟得。若用訖有長。不得自入。還屬所贖者。若語聽用。犯墮。不聽用而用犯棄。問坐酤酒家得乞財不。無事得坐語不。答酤酒門一切不得入。若入犯墮。更有餘門得入。若請比丘會。當問能受一日戒不。若言能與受得住。若不受但能一日不酤酒得住。屠家亦爾。問勸人飲酒犯何事。答投勸不飲犯突吉羅。若飲犯墮。問道人寄白衣物。此人過期不來與餘比丘得取不。答不得取。若活是有主物。若死是僧物。問比丘暮得捉大行不。答曰不得。是然燭亦得。若犯大犯墮。問本物直一匹。因行至他方。貴得五三匹。可取不。答不得。犯捨墮。問一切藏貨他物不價犯何事。答藏取物及與。盡犯捨墮。問比丘嘗食得食不。答不得。知而食犯捨墮。前嘗食人。亦犯墮。若不即懺。其罪日增。昔有一執事比丘。恒知庫分。書作飲食常手拄器言取是用。是日日常爾不懺。命終後墮餓鬼中。有一比丘無着於夜上廁。聞呻喚聲。問汝是誰。答我言是餓鬼。問本作何行墮餓鬼中。答於此寺中為僧執事。問汝本精進何由墮餓鬼中。答不淨食與衆僧。無着問云何不淨。答衆僧有種種甕器。器盛食。見以指拄器教取。是月是物犯墮。三說誡不悔。轉至重。以是故墮餓鬼中。兩手擘胷裂皮破肉。搏喉吹嘶。問何以擘胷。答。要散身痛故。問何以搏喉吹嘶。以口中熱故。復問何以呻喚。答餓極欲死故。問欲食何物。答意欲食糞而不能得。問何故不得。答以諸餓鬼推排。不能前。無着言。我知索何。鬼言。願衆僧見為咒願。答可介。無着即還。向衆說彼人墮餓鬼。衆僧問本行精進。何墮惡趣。答本以不淨食與僧。而不悔故。願與咒願。使得食糞。不復呻喚。以是證故。知大比丘不得手遣飲食。及住觸僧器物。若非僧器手受得。行與僧無犯。問師令弟子販賣。作諸非法。得遠離師不。答得捨去。有四因緣應住。一者與法與食不與衣鉢應住。二者與法與衣鉢不與食應住。三者與法衣鉢與食應住。四者與法不與衣鉢不與食應住。若師都不與法不與衣鉢食。應去。問夫淨何者須淨。淨有幾事。答菜菓須刀手火淨。唯救米須大淨。果已淨子無苦。問檀拜得着靴鞋履不。答淨者得。問畫作旛華賣得物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教他販賣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畜奴牛驢馬犯何事。答犯捨墮。不悔轉增。問比丘投人為道未度。得食僧食不。答白僧得。不白犯墮。問為僧乞食遣路。己身得食不。答若去時先白僧。僧聽好。若不白。還白。聽亦好。若不聽還償。若不償犯重。問若他人持食具寄屋中經宿。有犯不。答不犯。問續明油一升二升。得着自房中不。答得。問藥酒得着自房中不。答病得七日。問都不用楊枝有犯不。答犯捨墮。問未曉得用楊枝不。答明星出後得用。問中食後口得用楊枝不。答得用。若不用。純灰皂莢汁。都不用犯墮。通中亦犯墮。中後除藥。一切草本有形之味。不得入口。犯捨墮。問若無楊枝口得用一切餘木不。答盡得。問貧乏得入市乞不。答中前得。中後不得。亦不得乞錢。若欲乞錢。當將一白衣沙彌。亦不得。問人捉比丘貴得走不。答初時得。經主不得。問比丘藏得物。得作食請比丘得食不。答不得。犯捨墮。問比丘尼不精進。可勸罷道不。答無此理。問合藥施人而不知裁節。服者死犯何事。答好心與無犯。惡心與犯重。問比丘或十臘五臘竟不誦戒犯何事。答若不誦戒食人信施。日日犯盜。若先不知。猶得懺悔。問一切鬼神屋可寄宿不。答在路得宿。有觸擾意住犯墮。問比丘噉生肉犯何事。答犯墮。問二男行欲不覺犯何事。答犯決斷。問二男欲口戲撥使止犯何事。答犯墮。成者犯決斷。問牀席他人於上行欲。其處可住不。答見處淨洗可住。問以唱僧跋上座未食下座先食犯何事。答聞唱便食不犯。問比丘不具六物。犯何事。答不乞作犯捨墮。若乞不能得不犯。問比丘大寒得通衣卧不。答着衣得。問比丘自稱貴姓及持戒。強力乞得犯何事。答犯捨墮。問姊妹有腫病。或有癰處。比丘手按此處可治犯何事。答若起心犯決斷。不起犯捨墮。問妹姊無兒息。語比丘教我方術。比丘即教犯何事。答犯決斷。問寄比丘物。與人竟不與犯何事。答自取不過犯重。着故壞還計直輕重。問

聚落中都不著衣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啼犯何事答若聚落衆中一作犯捨墮三諫不休犯決斷問聚落中持弓刀看犯何事答先不知法無犯知突吉羅罪問比丘騎乘犯何事雖者一住犯過三諫不止犯決斷雖者一戴犯決斷問聚落中比丘看白衣鬪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暫捉恭子五本而戲犯何事答犯墮問聚落中三歲小兒抱鳴口犯何事答犯墮問聚落中合白衣相撲犯何事答犯突吉羅問聚落中看白衣合畜生犯何事答知非法故看犯捨墮不知不犯內起婬心口有染污言犯決斷問比丘食不足得嚼未具戒者不答得唯除婆羅門問山中曠野中見一無主器物可取用不答得用要須語王若王家之人若語餘人得用不得持去犯捨墮問道人作醫得取物不答若慈心持得作惡心不得無衣鉢前人與得取若有衣鉢前人強與為福事得取若人不與亦不得為福乞犯捨墮問食巾或小多瞬菜飯炅墮上要須浣不答不污亦須日浣若有沙彌白衣付之日從受不犯若已付著室中無苦若不付有不浣犯捨墮問比丘私房小小出不閉戶有犯不答犯捨墮問比丘私房內拍手笑犯何事答犯捨墮問比丘得躑過小水小坑不答不得犯墮昔有一優婆塞請一比丘欲與作一領好衣比丘即隨去中道有一小水比丘便躑度此

優婆塞便嫌心念我謂是好比丘欲與一領好衣而更跳躑溝坑我歸當與半領衣此是無著知其人念前行見水復故躑過賢者復念我歸當與一張氍氀前行見水復躑過賢者復念我當歸與一頓食無苦復知其念前行見水便舉衣涉渡賢者問比丘何以不躑渡比丘言卿前與我一領衣已一躑過水正得半領復一躑正得一張氍氀復一躑正得一頓食我今所不躑者恐復失食賢者乃知是得道人使向懺悔將歸大供養以此驗之知比丘不得躑過坑水問比丘走犯何事答犯墮有急事不犯問有人出家之後還來盜本家物犯何事犯棄所以尒者初出家時一切盡捨非己物故問比丘本在俗時共父母兄弟藏物出家後家人盡死比丘還自來取物犯何事答若自取犯棄若有所親白衣可說使取作福應分半與官所以尒者此物無主應屬官不得全取取犯重問師更受戒小弟子弟子得不臘下戒及在下行不若不下得為作禮不答都無此理問比丘行他田地中或有苗或無苗有事不答有苗犯墮急事不犯無苗盡得問大悔人已發露或五三日或有難衆僧分散罪得決不答更求衆乃決問王者問比丘吉凶事比丘為說然後供養犯何事答若得食犯墮得衣犯捨墮若說征伐得供養犯重問比丘有緣事俗田行不答得問比丘未滿

五臘不依止犯何事答不依止師若飲水食飯日日犯盜若先不知法猶得懺悔問若比丘或十臘不誦戒答同上依止問比丘市賣自譽己物過價前人信貴買犯何事答犯盜問比丘行逈路有食無人受云何得食答正得舒一手下向一捉食便止過犯捨墮問比丘船行水斧不得下得水中使利不答得問比丘書經竹木上誦訖拭去犯事不答犯捨墮問未滿五臘得並入誦律不答不得為可粗教誡而已若誦犯捨墮大戒不誠沙彌戒故是沙彌非答非問比丘晝眠犯何事答閉戶不得犯墮問比丘得倚壁伏地不答私房得衆中不得犯墮問比丘舍內都不著三衣犯何事答坐禪誦經不著犯墮問比丘行道著泥洹僧得繫腳不答大寒得問比丘畜漆器犯何事答漆木器盡不得用犯墮問比丘已食手或搶飲食污手更得受食不答得問比丘至上房中不坐輙坐犯何事答犯墮問比丘旋塔或比丘尼優婆夷隨後從有犯不答若有優婆塞不犯問比丘生菜已淨有根得食不答得問弟子遠行寄師物或師寄弟子過期不還或經年歲可取用不答若去時無言不得用若知在是有主物若死是四方僧物問比丘教白衣不祭一切亡人為是理不答非儭使父母不食敬心供養亦得其福問衆中得共師並坐不答不接得共盤食問比丘不褺三衣

禮佛犯何事答衆多問比丘得手自合藥不答被淨草得問比丘休道意已著俗服經時向其尊禮拜然後來投衆求復常位為應聽不答若不捨戒者應聽問比丘知其父母兄弟破落屬人而不贖贖有罪不答若為行道不贖無罪問若人白僧稱言聖衆得然可不答不得然可問若人持物施僧言施聖衆應受不答若不言得分得取以衆通有俗故問行道過水使人負渡犯何事答若不老病犯墮問衆僧家奴比丘得小小借使不答小小取與得大事不得問比丘養爪甲長犯何事答犯墮問上座比丘未浴下坐於前浴有犯不答犯墮問比丘器中忽有異物或復弊故不知誰許可取用不復可棄不答與僧不得私用問有一住處多去來僧所有遺亡或是神或是弊衣永無取用者可取不答與衆僧衆僧停一月一歲後得用若後主來償物價若是貴亦實價後不能償者勿用問比丘有知舊白衣來遣己得語上座維那持僧食與不答僧先令得不令不得問比丘捨道還俗後更出家前師故是師非答非是問臨壇諸師僧可呼言師不答無此理不從受法者盡不得為師問一切師得呼為和上不稱為弟子不答不得正可敬重如俗中之尊。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一

三術

律（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經二）

三自歸事品第十四　問三自歸趣得人受復有不應受者答除五逆罪得問三自歸斯行何事答身口意不行邪事及不隨邪見師問云何犯三歸答好邪見隨外道師問若犯三自歸云何悔答向本師悔若無本師向餘比丘亦得問若不能持得還不答得問若還還云何向本師若一比丘言我從今日已後不復能歸佛法歸比丘僧如是三說若不滿三故成說三歸問或人受三自歸乃悔宿命惡逆爲是理非答無此理問三歸正得從一人受復得從三人各得受一歸不答不得問受三歸法要終身復何得一年半年十日五日不答隨意多少問若從師受一年半年自歸日滿後故是師非答一從受法終身是師問三自歸得但受一二歸不答不得問受三師現前無師得達從文受不答不得問先受三歸犯不悔得更受不答不得要當悔若欲當受捨先所受若不捨更受者不得

五戒事品第十五　問不受三歸得受五戒不答不得問若受三歸犯而

不悔者得受五戒不答不得問受五戒法可得但受五日十日一年二年不答隨意多少問受五戒不悔得更受不答不捨不得更受不悔亦不得捨問五戒盡得悔不答若殺人婬其所尊及比丘尼盜三尊財者不得悔餘得悔問五戒若不能持得中還不答得還若欲都還五戒者合三自歸還言從今日佛非我尊我非佛弟子如是至三法亦尒若還一二三四者但言我從今日不能復持某戒如是至三若不滿三戒猶成就問五戒可從五師各一戒不答得問既受五戒適所重可但分還一二不答得問五戒可但受一二三不答得隨意多少問比丘犯重戒或犯酒戒得不答不得問頗有八戒白衣不答無唯有八關齋

十戒事品第十六　問不受五戒得受十戒不答若先三自歸得以十戒中即有五戒亦不復受問犯五戒不悔得受十戒不答不得若先不知悔已受而不悔不得問若師犯重戒從受十戒得不答不得問若犯重戒從受十戒得不答不得問沙彌犯十戒盡得悔不答同上五戒

問沙彌品第十七　問悔須衆不答不須衆但向本師得了若現在無師向餘一比丘亦得問沙彌半月一說戒不答無此理所以尒者以沙彌戒不成俗人然終已可說須十五日一集問沙彌犯戒得還向沙彌悔不答

不得問沙彌得著俗服不答不得問師有種種違法事沙彌得捨戒求師不答得問沙彌叛師以白衣師綜習俗事不捨戒經年月還來投師故是沙彌非但悔過而已不須更受戒耶答故是沙彌但向師懺本不捨戒不得更受受亦不得戒問沙彌為賊所抄經歷年月或轉經主得逃不答轉經主不得問沙彌犯禁師僧已擯謝得更出家不答若不捨戒故是沙彌可懺而已問白衣時從沙彌受五戒然後出家受大戒本師故是沙彌得呼為師不答得呼為師但不得為禮沙彌應作禮白衣時從尼受五戒然後出家亦尒問比丘貪資之物其罪甚重昔有一比丘貪著一銅銚死後作餓鬼衆分物竟便來現其身絕大黯黮如純黑雲諸比丘驚怖此是何物衆中有得道者言是死比丘貪著銚故墮餓鬼中今故貪惜來欲索之諸比丘即以銚還既得便捉舌舐放地而去諸比丘還取之而絕臭不可近復使人更鑄作器猶臭不可用以此驗之知貪為大患比丘貪著衣服乃有自焚之酷昔有一比丘意作衣晝夜染著得病困篤自知當死便舉頭視衣內起毒想言我死後誰敢著我此服者不久便命終作化生虵還來纏衣衆與死比丘出燒葬訖道人往取衣物見虵纏衣近胭吐毒不敢近即還白衆具說所見諸比丘便共往看之都無敢近者有一比丘得道便

入四等觀四等觀毒不中便往近之語言此本是汝衣今非汝有何以護之使即捨去不遠入一草毒火出然草還自燒身命終即入地獄地獄一日之中三過被燒皆由貪害

歲坐竟懺悔文若僧聽多薩阿竭所受歲坐比丘應尒我從歲始至今歲竟六月中多所違失常失者戒事除二弃貳事餘不除是世尊集和僧所教勑令我是思念共諸君發露陳說所違失事君各忍受我若九十日無世尊定無世尊智無世尊戒故多犯無世尊智無世尊戒故犯無世尊戒故犯無世尊智故多失教事無世尊定故多犯亂意或念欲法不行欲事或念盜法不行盜事或念殺法不行殺事或念欺法不行欺事或念僧伽婆尸沙法不行僧伽婆尸沙事此九十日中所犯事通成儀問白衣欲出家比丘即受更為請師不故是師非答非師若從受法者可為師若依隨者可為依止師問若有比丘不捨作沙彌戒即大道人而更受戒為僧不答得問若不得戒前所受戒故在不答在問後師是非答非問多人受戒而并諸一人為師可得十人五人一時受不答無此理門沙彌受大戒請一比丘為大戒師而此比丘不知羯磨及受戒法受轉請一人與受以何者為師答與戒者為師是無法非師授立戒比丘唯得授婆羅門於餘者尼授比丘不得問中間事問者犯僧殘問

一切所有王者不全施得不答王者不憐使得問見人行欲不可犯事不答前人可諫不諫犯捨墮若不可諫向一比丘好發露問比丘先犯事更受戒得共住不答犯重不得更受戒決斷講過得更作不悔亦不得共得共住問有急事比丘持弓箭上船可隨去不答主犯重寄載犯捨墮問比丘官遣作非法犯何事不得作問二男共戲使止犯何事答成犯決斷問比丘盜聽二男行欲犯何事答無欲心聽犯捨墮有欲心聽身不失犯突吉羅問比丘病不能行得乘車馬不答雌者盡得雄者無想犯捨墮有想犯決斷不知是雌無罪問比丘燃經不好賣去更作好者犯何事答賣經如賣父母罪同問二男損力犯何事答犯墮問畜生行欲比丘驗令令別離犯何事答犯捨墮問著小衣行留大衣得受人施不答言得問比丘夏中得受僧物不答若施僧物即應分不得停問比丘有好知家結事委任之更異比丘從乞得物犯何事答觀主人意惡不得犯捨墮知主意好得取問鴿雀於人舍內作窠比丘破或塞鼠孔犯何事答鴿雀未有子得去有子不得鼠穴唯有一孔不得塞若有內外孔得塞內者問比丘得與師及同學得作書不答在他方情通異國不得問人出家王法父母不聽為得戒不答不得尒時目連從座而起白佛言世尊快說毘尼於如來滅度

後誰受持如是毘尼佛言目連思學毘尼者當知是人能修行如是毘尼佛告目連吾滅度後若有比丘比丘尼誹謗如是毘尼者當知是人是魔朋侶非吾弟子如是人輩世世學道不成不出三界吾今憐愍諸衆生輩是時目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佛說優婆塞五戒相經（宋天竺三藏求那跋摩譯　梵語求那跋摩華言功德鎧罽賓王之少子）殺戒第一　聞如是一時佛在迦維羅衛國尒時淨飯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合掌恭敬而白佛言欲所請求以自濟度唯願世尊哀訓我志佛言可得之願隨王所求王白佛言世尊已為比丘比丘尼沙彌沙彌尼制戒輕重唯願如來亦為我等優婆塞分別五戒可悔不可悔者令識戒相使無疑惑佛言善哉善哉憍曇我本心念欲與優婆塞分別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以是因緣當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塗故尒時佛為淨飯王種種說已王聞法竟前禮佛足遶佛而去佛以是因緣告諸比丘我今欲為諸優婆塞說犯戒輕重可悔不可悔者諸比丘僉曰唯然願樂欲聞佛告諸比丘犯殺有三種奪人命一者自作二者教人三者遣使自作者自身作奪他命教人者教語他人言捉是人繫縛奪命遣使者語他人言汝識某甲不汝捉是人繫縛奪命是使

隨語奪彼命。時優婆塞犯不可悔罪。復有三種奪人命。一者用內色。二者用非內色。三者用內非內色。內色者。優婆塞用手打他。若用足及餘身分。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不內色者。若人以木瓦石刀矟弓箭。白鑞段鈆錫段遙擲彼人。作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用內非內色者。若以手捉木瓦石刀矟弓箭。白鑞段鈆錫段木段打他。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復有不以內色。不以非內色。亦不以內非內色。為殺人故。合諸毒藥。若著眼耳鼻身上瘡中。若著諸食中。若被褥中。車輿中。作如是念。令彼因死。彼因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復有作無煙火坑殺。他核殺。撥殺。作弃殺。撥殺。毗陀羅殺。墮胎殺。按腹殺。推著火中水中。推著坑中殺。若遣令去。就道中死。乃至胎中。初受二根。身根命根。於中起方便殺。無烟火坑殺者。若優婆塞知是人從此道來。於中先作無烟火坑。以沙土覆上。若口說。以是人從此道來。故我作此坑。若是人因是死者。是犯

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為人作無煙火坑。人死者。不可悔。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為非人作坑。非人死者。是中罪可悔。人死是下罪可悔。畜生死者犯下可悔罪。若為畜生作坑。畜生死者。是下罪可悔。若人墮死。若非人墮死。皆犯下罪可悔。若優婆塞不定為一事作坑。諸有來者。皆令墮死。人死者。犯不可悔罪。非人死者。中罪可悔。畜生死者。下罪可悔。都無死者。犯三方便可悔罪。是各無煙火坑殺也。明陀羅者。若優婆塞。以二十九日。求全身死人。召鬼呪屍令起。水洗著衣。令手提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故作此毗陀羅。即讀呪術。若所欲害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或天神所護。或大呪師所救。解不成害。犯中可悔罪。是各毗陀羅殺也。半毗陀羅者。若優婆塞。二十九日。作鐵車。作鐵車已。作鐵人。召鬼呪鐵人令起。水洒著衣。令鐵人手捉刀。若心念口說。我為某甲讀是呪。若是人死者。犯不可悔罪。若前人入諸三昧。諸天神所護。若呪師所救。解不成死者。是罪罪可悔。是名半毗陀羅殺。斷命者。二十九日。牛屎塗地。以酒食著中。然火已。尋使著水中。若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大水中滅。若火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盡作所欲殺人像。作像已。尋還撥

滅。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此像滅。彼命亦滅。若像滅時。彼命隨滅。又復二十九日。牛屎塗地。酒食著中。以針刺衣角頭。尋還拔出。心念口說。讀呪術言。如此針出。彼命隨出。是名斷命。若用種種呪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死者。是中罪可悔。又復墮胎者。與有胎女人吐下藥。及灌一切處藥。若針血脉。乃至出眼淚藥。作是念。以是因緣。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因是死。亦犯不可悔罪。若不即死。後不因死。是中罪可悔。若為殺母故墮胎。若母死者。犯不可悔罪。若胎死者。是罪可悔。若俱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俱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殺胎故作墮胎法。若胎死者。犯不可悔。若胎不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母死者。是中罪可悔。俱死者。是犯不可悔。是名墮胎。殺法按腹者。使懷姙女人重作。或擔重物。教使車前走。若令上峻岸。作是念。令女人死。死者犯不可悔。若不即死。後因是死。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為胎者。如上說。是名按腹殺也。遣令道中死者。知是道中有惡獸飢餓。遣令往至惡道中。作如是念。令彼惡道中死者。犯不可悔。餘者亦犯同。如上說。是名惡道中殺。乃至母胎中。初得二根。身根命根。加羅邏時。以殺心起方便。欲令死者。犯不可悔罪。餘犯同如上說。讃歎殺有三種。一者惡戒人。二者善戒人。三者老病人。惡戒人者。殺牛羊養

雞猪。放鷹捕魚。獵師圍兔。射麞鹿等。偷賊魁膾。呪龍守獄。若到是人所。作加是言。汝等惡戒人。何以久作罪。不如早死。是人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惡人作如是言。我不用是人語。不因是死。犯中可悔罪。若讚歎是人令死。使心悔。作是念。何以教是人死。還到語言。汝等惡人。或以善知識因緣故。親近善人。得聽善法。能正思惟。得離惡罪。汝勿自殺。若是人受其語不死者。是中罪可悔。善戒人者。如來四衆是也。若到諸善人所。如是言。汝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奪命。是人因是自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殺者。中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語自殺。若不死者。是罪可悔。若教他死已。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還往語言。汝善人隨壽命住。福德益多。故受福益多。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老病者。四大增減。受諸苦惱。往語是人言。汝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奪命。因死者。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緣受是人語。自奪命。若語病人已。心生悔。我不是。何以語此病人自殺。還往語言。汝等病人。或得良藥善看病人。隨病飲食。病可得瘥。莫自奪命。若不因死者。是中罪可悔。餘上七種殺。說犯與不犯。同如上火坑。若人作人想殺。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殺。人中生疑殺。皆

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殺非人中生疑殺是中罪可悔又一人被截手足置著城壍中又衆女人來入城中聞是啼哭聲便往就觀共相謂言若有能與是人藥漿飲使得時死則不久受苦中有愚直女人便與藥漿即死諸女言汝犯戒不可悔即白佛佛言汝與藥漿時死者犯戒不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母而殺非母是中罪可悔若居士欲殺非母而自殺母是犯中罪可悔非逆若居士方便欲殺人而殺非人是中罪可悔若居士作方便欲殺非人而殺人者犯小可悔罪若人懷畜生胎墮此胎者犯小可悔罪若畜生懷人胎者墮此胎死者犯不可悔若居士作殺人方便居士先死後若有死者是罪犯可悔若居士欲殺父母心生疑是父母非耶若定知是父母殺者是還罪不可悔若居士生疑是人非人若心定知是人殺者犯不可悔罪若人捉賊欲將殺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尋是賊若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居士先於賊有惡心瞋恨語言我見在是處以是因緣令賊失命者犯不可悔若人將衆多賊欲殺是賊得走去若以官力若聚落力追逐是居士逆道來追者問居士言汝見賊不是賊中或有一人是居士所瞋者言我見在是處若殺非所瞋者是罪可悔餘如上說若居士母想殺非母犯不可悔非逆罪若戲笑打他若死者是罪可悔若狂不自憶念殺者無罪若優婆塞用有蟲水及草木中殺蟲皆犯罪若有蟲無蟲想用亦犯若無蟲有蟲想用者亦犯有居士起新舍在屋上住手中失梁墮木師頭上即死居士生疑是罪為可悔不問佛佛言無罪屋上梁人力少不禁故梁墮木師頭上殺木師居士即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作好用心勿令殺人又一居士屋上作見壍中有獸怖畏跳下墮木師上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從今日好用心作勿令殺人又一居士日暮入險道值賊賊欲取之捨賊而走墮岸下織衣人上織師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無罪又一居士山上推石石不殺人生疑佛言無罪若欲推石時當先唱石下令人知又一人病癰瘡未熟居士為破而死即生疑佛言癰瘡未熟若破者人死是中罪可悔若破熟癰瘡死者無罪又一小兒喜笑居士捉縶撻令大笑故使死居士生疑佛言戲笑故不犯殺罪從今不應復縶撻人令笑又一人坐以衣自覆居士喚言起是人言勿喚我起便死復喚言起起便即死居士生疑佛言犯中罪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盜戒第二

佛言諸比丘優婆塞以三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用心二者用身三者離本處用心者發心思惟欲為偷盜用身者用身分等取他物離本處者隨物在處舉者離處復有三種取人重

物犯不可悔罪一者自取二者教他取三者遣使取自取者自手舉離本處教他取者若優婆塞教人言盜他物是人隨意取離本處時遣使者語使人言汝知彼重物處不答言知處遣往盜取是人隨語取離本處時復有五種取他重物犯不可悔一者苦切取二者輕慢取三者詐稱他名字取四者強奪取五者受寄取重物者若五錢若直五錢物犯不可悔若居士知他有五寶若似五寶以偷心選擇而未離處犯不可悔罪若選擇已取離本處直五錢者犯不可悔離本處者若纖物異繩名異處若皮若衣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皮衣牀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若毛等者一重毛名一處一色名一處異色名異處是名諸處居士為他擔物以盜心移左肩著右肩右手著左手如是身分名為異處車則輪軸衡瓶船則兩舷前後屋則梁椽椽桷四隅及與脊名異處以盜心移物著諸異處者皆犯不可悔盜水中物者人撥材木隨水流下居士以盜心取者犯不可悔若以盜心提木令住後流至前際及以盜心沈著水底若舉離水時皆犯不可悔復次有主池中養鳥居士以盜心撥著池水中者犯可悔罪若舉離池水犯不可悔若人家養鳥飛入野池以盜心舉離水及沈著水底皆犯不可悔又有居士內外莊嚴之具在樓觀上諸有主鳥銜此物去以盜心奪此鳥者犯不可悔若見鳥銜寶而飛以盜心還待之時犯中可悔若以呪刀令鳥隨意所欲至處犯不可悔若至餘處犯中可悔若有野鳥銜寶而去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待野鳥時犯小可悔又諸野鳥銜寶而去諸有主鳥奪野鳥取居士以盜心奪有主鳥取犯不可悔若待鳥時犯中可悔餘如上說又諸有主鳥銜寶物去為野鳥所奪居士以盜心奪野鳥取犯中可悔若待鳥時亦犯中可悔餘亦如上若居士蒲博以盜心轉齒勝他得五錢者犯不可悔若有居士以盜心偷舍利犯中可悔若以恭敬心而作是念佛亦我師清淨心取者無犯若居士以盜心取經卷犯不可悔計直輕重夫盜田者有二因緣奪他田地一者相言二者作相若居士為地故言他得勝若作異相過分得地直五錢者犯不可悔有諸居士應輸估稅而不輸至五錢者犯不可悔復有居士至關稅處語諸居士汝為我過此物與汝半稅為持過者達稅五錢犯不可悔居士若示人異道使令失稅物直五錢犯中可悔若稅處有賊及惡獸或飢餓故示異道令免斯害不犯又有居士與賊共謀破諸村落得物共分直五錢者犯不可悔盜無足衆生者蛭蟲于投羅蟲等人取舉著器中居士從器中取者犯不可悔選擇如上盜一足三足衆生者人及鵝鴈鸚鵡鳥等是

諸鳥在籠禁中若盗心取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説盗人有二種一者擔去二者共期若居士以盗心擔人著肩上人兩足離地犯不可悔若共期行過二雙步犯不可悔餘皆如上説盗四足者象馬牛羊也人以繩繫著一處以盗心牽將過四雙步犯不可悔若在一處卧以盗心驅起過四雙步犯不可悔多足亦同若在牆壁籬障內以盗心驅出過犀四雙步者犯不可悔餘如上説若在外放之居士以急心念若放牧人入林去時我當盗取發念之機犯中可悔若殺者自同殺罪殺已取五錢肉犯不可悔復有七種一非己想二不同意三不暫用四知有主五不狂六不心亂七不病壞心此七者取重物犯不可悔取輕物犯中可悔又有七種一者己想二者同意三者暫用四者謂無主五狂六心亂七病壞心此七者取物無犯有一居士種植蘿蔔又有一人來至園所語居士言與我蘿蔔居士問言汝有價耶為當直索荅言我無價也居士曰若須蘿蔔當持價來我若但與汝者何以供朝夕之餚耶客言汝定不與我耶主曰吾豈得與汝客便以咒術令菜乾枯廻自生疑將無犯不可悔耶往決如來佛言計直所犯可悔不可悔莖葉華實皆與根同有一人在祇洹間耕墾脱衣著田一面時有居士四望無人便持衣去時耕者遥見語居士言勿取我衣居士不

聞猶謂無主故持衣去耕人即隨後捉之語居士言汝法應不與取耶居士荅言我謂無主故取之耳豈法宜然耕人言此是我衣居士言曰是汝衣者便可持去居士生疑我將無犯不可悔耶即往佛所諮質此事佛知故問汝以何心取之居士白言謂言無主佛言無犯自今以後取物者善加籌量或自有物雖無人守而實有主者耶若發心欲偷來取者犯不可悔取而不滿五錢者犯中可悔取而滿五錢犯不可悔

優婆塞五戒相經婬戒第三　佛告諸比丘優婆塞不應生欲想欲覺尚不應生心何况起欲恚癡結縛根本不淨惡業是中犯邪婬有四處男女黄門二根女者人女非人女畜生女男者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門二根亦同於上類若優婆塞與人女非人女畜生女三處行邪淫犯不可悔若人男非人男畜生男黄門二根二處行婬犯不可悔若發心欲行婬未和合者犯不可悔若二身和合止不婬犯中可悔若優婆塞婢使已配嫁有主於中行邪婬者犯不可悔餘輕犯如上説三處者口處大便小便處除是三處餘處行欲皆可悔若優婆塞婢使未配嫁於中非道行婬者犯可悔罪後生受報罪重若優婆塞有男子使使人等共彼行婬二處犯不可悔罪餘輕犯罪同上説若優婆塞共衒女行婬不與直者犯邪婬不可悔與直無犯若人死乃至畜生死者身根未壞共彼行邪婬女者三處犯不可悔輕犯同上説若優婆塞自受八支行婬者犯不可悔八支無復邪正一切皆犯若優婆塞雖都不受戒犯佛弟子淨戒人者雖無犯戒之罪然後永不得受五戒乃至出家受具足佛告諸比丘吾有二身戒身若善男子為吾生身起七寶塔至于梵天若人虧之其罪尚有可悔虧五戒身其罪無量受罪如伊羅龍王

優婆塞五戒相經妄語戒第四　佛告諸比丘吾以種種呵妄語讚歎不妄語者乃至戲笑尚不應妄語何况故妄語是中犯者若優婆塞不知不見過人聖法自言我是羅漢向羅漢者犯不可悔若言我是阿那含斯陀含若須陀洹乃至向須陀洹若得初禪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若得慈悲喜捨無量心若得無色定虚空定識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若得不淨觀阿那般那念諸天來到我所諸龍夜叉薜荔毗舍闍鳩槃荼羅刹來到我所彼問我我荅彼我問彼彼荅我皆犯不可悔若本欲言羅漢誤言阿那含者犯中可悔餘亦如是犯若優婆塞人問言汝得道耶[illegible]默然若以相示者皆犯中可悔乃至言旋風土鬼來至我所者犯中可悔若優婆塞實聞而言不聞實見而言不見疑有而言無無而言有如是等

妄語皆犯可悔若發心欲妄語未言者犯不可悔言而不盡意者犯中可悔若向人自言得道者使犯不可悔若狂若心亂不覺語者無犯

優婆塞五戒相經酒戒第五　佛在支提國跋陀羅婆提邑是處有惡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無人得到其處象馬牛羊驢騾駱駝無能近者乃至諸鳥不得過上秋穀熟時破滅諸穀長老莎伽陀遊行支提國漸到跋陀羅婆提過是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乞食時聞此邑有惡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人民鳥獸不得到其住處秋穀熟時破滅諸穀聞已乞食訖到菴婆羅提陀龍住處泉鳥樹下敷坐其大坐龍聞衣氣即發瞋恚從身出烟長老沙伽陀即入三昧以神通力身亦出烟龍倍瞋恚身上出火莎伽陀復入火光三昧身亦出火大龍復雨雹莎伽陀即變雨雹作釋俱餅髓餅波波羅餅龍復放霹靂莎伽陀即變作種種歡喜丸餅龍復雨弓箭刀矟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牟陀華時龍復雨毒蛇蜈蚣土虺蚰蜒莎伽陀即變作優鉢羅華瓔珞瞻蔔華瓔珞婆師華瓔珞阿提目多伽華瓔珞如是等龍所有勢力盡現向莎伽陀如是現德已不能勝故即失威力光明長老莎伽陀知龍力勢已盡不能復動即變作細身從龍兩耳入從兩眼出兩眼出已從鼻入從口中出在龍頭上往

来經行。不傷龍身。尒時龍見如是事。心即大驚怖畏。毛竪合掌。向長老莎伽陀言。我歸依汝。莎伽陀荅言。汝莫歸依我。當歸依我所歸依佛。龍言我從今歸三寶。知我盡形作佛優婆塞。是龍受三自歸。作佛弟子已。更不復作如先兇惡事。諸人及鳥獸皆得到其所。牧數熟時。不復傷破。如是名聲流布諸國。長老莎伽陀能降惡龍。折伏令善。諸人及鳥獸得到龍宮。牧數熟時。不復破傷。因長老莎伽陀名聲流布。語人皆作食傳諸之。是中有一貧女人信敬。諸長老莎伽陀。莎伽陀默然受已。是女人為辦名蘇乳糜受而食之。母人思惟。是沙門噉是名蘇乳糜。或當令發。便取似水色酒持與是莎伽陀。不看飲已。為說法使去。過向寺中。尒時聞酒勢使發。近寺門邊倒地。僧伽梨衣等。漉水囊。鉢杖油囊。革屣鍼筒。各在一處。身在一處。醉無所覺。尒時佛與阿難遊行到是處。佛見是比丘。知而故問阿難。此是何人。荅言世尊。此是長老莎伽陀。佛即語阿難。是處為我敷坐牀。辦水集僧。阿難受教。即敷坐牀。辦水集僧已。往白佛言。世尊。我已敷牀。辦水集僧。佛自知時。佛即洗足坐。問諸比丘。曾見聞有龍名菴婆羅提陀。兇暴惡害。先無有人到其住處。象馬牛羊驢騾駱駝無能到者。乃至諸鳥無敢過上。牧數熟時破滅。諸數善男子莎伽陀能折伏令善。令諸人及鳥獸得到泉上。是

時衆中。有見者言見。世尊。聞者言聞。世尊。佛語比丘。於汝意云何。此善男子莎伽陀。今能折伏蝦蟇不。荅言不能。世尊。佛言。聖人飲酒。尚如是失。何況俗凡夫。如是過罪。若過是罪。皆由飲酒故。從今日若言我是佛弟子者。不得飲酒。乃至小草頭一滴。亦不得飲。佛種種訶責飲酒過失已。告諸比丘。優婆塞不得飲酒者。有二種。穀酒。木酒。木酒者。或用根莖葉華果。用種種子。諸藥草雜作酒。酒色。酒香。酒味。飲能醉人。是名為酒。若優婆塞嘗咽者。亦名為飲犯罪。若飲穀酒。咽咽犯罪。若飲醋酒。隨咽咽犯。若飲甜酒。隨咽咽犯。若噉麴能醉者。隨咽咽犯。若噉滴糟。隨咽咽犯。若飲酒澱。隨咽咽犯。若飲似酒。酒色。酒香。酒味。能令人醉者。隨咽咽犯。若但作酒色。無酒香。無酒味。不能醉人。及餘飲皆不犯。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三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汪文祿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曆廣

上缺三頁

先聖殿睟昔加崇朶室回廊靡不更理[illegible]墻二百八十堵有奇從祀
金鄉侯以下畫圖于殿壁兗公鄒[illegible]贊西面坐而三公之父立于
後於禮爲未協遹遵爲式分繪于左右[illegible]以今年五月吉成欽遇皇帝御
極播告于天下上承祖訓嘉惠學校[illegible]風以興然勉勵宣明部
使者之職也盍與本原古者建學造士之意以誨飭于邑之諸生予爲是
敢有請其竊惟朱子以道鳴于建閩之士家藏其書人誦其說而能實傳
其道者蓋鮮前此猶曰有科舉之累也而今無之有能一日實用其力者
乎謂朱子之後不復有朱子念[illegible]也寧德雖下邑居若是其近世若是
其未遠而孫君又嘗以科舉[illegible]有所講聞矣余何言哉余何言哉惟聖朝
之敦儒崇化州縣之爲政知本[illegible]夫孫君之不失其所以教是則可書已
宋林希逸竹溪集福清縣修學記[illegible]咸淳己巳春二月邑庠羣士友以書
來溪上曰吾邑空乏興學於[illegible]令令尹初來每攢眉以語我我固知其力未
給而皆敬其心前歲之秋府公以名法從強起鎮吾閩憫諸邑之焦煎寬
其征而去其害[illegible]之持心符而號呼於吏舍者痛絕之於是爲邑長者稍
得安意以[illegible]吾令尹又以清苦自持以勤恪務蘇民之病隨事而舉
之空盜之巢剔吏之蠹一念懇懇而[illegible]應之歲事既登嘉禾薦瑞而井里
之衆以飽以遨乃得酬其初心以用力於子衿絃誦之地踈樂人籍入之
田損慈後教緣[illegible]之詳諸生所叩隨事條上凡皆爲吾邑士計也且曰不足
則以俸繼之師吾而俞令以自廣於是飭材賦功練日輇使正殿論堂戟
門經閣若廚若庫皆撤撓而新之又作十先生四賢三文諸祠而易其像
室閣之後闢爲堂尤佑好鄰之役地必復雖強樂不悍工費大半出縣家
又朝夕至而督視之非葺也更[illegible]也其可隱而不書乎余曰令夫邑之難
曰難矣曰錢矣格令所限[illegible]魏而來視簿書如仇計咨刻求脫廿其身之
寂寞苟求無愧於萌黎之人也[illegible]庶越流俗千百而況懇懇切切於困窘
愁歎之中勤約以及人勞費以迪[illegible]此其塩積必有所自來者前脩軌則
非譜可傳要之立其本者正爾之不立焉知政所以先後哉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illegible]成之難者事也遇之難者時也今上有賢府公下有賢令尹而
吾邑之書像與吾士友又能公此心以相其役余老矣何幸親見之稍須
考成必且秩鄉飲之禮使余得尾諸[illegible]以[illegible]聞將見教明而俗美使
百世之士無忘於斯時若是則遺其歲月惡可是役也始某月迄某日也
福州連江縣新學記　長樂居海南猥視中州爲支郡連江又居郡之
隅余之先寔家焉自三世祖出居越百年而歸始至往拜于學顧基宇庳

陋在水之湄歲以大浸土穿木支烏鼠下可游跪奠既降趨而出懼將壓
焉因喟然曰人之於窮達命也物之於屈伸時也事之廢興成壞相循於
無窮抑亦有數存焉古者國有學黨遂有庠序在泮之盛頌於魯僖而後
世至有城闕之嘆亦豈人力之所能致[illegible]慶曆三年始詔天下立學
繼承緝熙至于大備爰自軍旅之興天下靡然賤者荷戈貴者橫槊俎豆
之事不講有官君子至以學校爲諱通都大邑僅有名存而況於遐方遠
服乎茲縣小而地偏政久不理蠹弊百孔牢不可破異時有令而才如治
棼如雕朽能起民瘼屏吏姦已是稱良奚暇議此哉是可嘆也紹興戊午
余官中朝友人林日華以書見[illegible]曰幸矣吾邑之得賢令尹也不簡不可
不溺於近事之叢脞者剔抉之[illegible]之盤結者芟夷之居未三月邑以大治
閱舊學之廢將改作焉俄卜于[illegible]得東南爽塏之地背長汀而南雲居前
案三山符古語胡蝶水中之讖可基焉又帥諸鄉老好事者陳元禮林芘
林鎛之徒得緡錢萬有奇以代公家之費告于尹尹喜以十一月丙午既經
營之矣越明年秋七月學成以圖來求爲記視其基高以固度其宇深以
崇重門修廊翼翼中峙講說有堂繙經有閣居有齋休有亭繚以周墻蔭
以嘉樹閎壯之觀煥若在目嗚呼事之廢興成壞誠有數焉以前日之膚
陋詎知今日之壯麗耶雖然非尹之力能及是乎其所以惠此百里者深
矣百里之士宜若之何而報尹也余聞學者所以求夫在我者而已故孔
子舉一隅孟子先自得大學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至見於事業發爲文
章用則施及天下不用則藏諸身猶足以垂訓於後世亦推此而已去古
既遠聖人之道不得其傳士知尊記問之師而不知學其所當學至玩歲
愒日盡心於彫篆攀悅之習以爲干祿記章而得之則曰此儒者之效絕
學可矣豈不大惑歟令邑之士游息於黌宇之下誦詩讀書參稽百家六
藝之說以求其所當學異時躐賢科發聯士見於有行以聖賢爲師而不
爲世儒之陋則不負尹矣可不勉夫噫學校王政之本也視其興廢治亂
之所繫焉余之出守也自北而南至延平延平之學成至溫陵溫陵之學
成至漳漳之士子有移學之請余從而移之連江邑也亦以學成來告會
建言者謂當修文事請增葺天下郡邑學舍朝廷從之余喜斯文之未墜
王道之復行也故因爲之記而書之趙[illegible]齋遂菴館集永福縣修學記
永福邑大夫林君士宗脩學告成邑士陳彥信與其徒十餘人揖予請記
寓居太博盧君鉞助其請者屢遂延陳生而告之曰子知邑大夫脩學之
意乎曰將以教也子知太博督記之意乎曰將揭所以教也則遂唯其請

而以聽見者與之語。蓋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均為不以其道得。然富貴則避。貧賤則就何耶。是義利之分。取舍之判也。夫是之謂仁。仁非富於貧賤也。厭貧賤則未有不失其本心。而趨富貴非所以為君子也。故繼之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伯夷之志操。即此章之推也。故孔子予之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伯夷叔齊餓死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孔子歿。曾子得其傳。亦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又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曾子氣象。東都陳蕃范滂諸人實近之。而未至者也。蕃之言曰。合亦食祿。不合亦食祿。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滂之言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蕃滂清裁廉尚。潛扶漢鼎。異時殞身殉國。庶幾於臨大節不可奪者。攄其言論風旨。自論語中來也。西都之儒。非人言而衛王氏。先身計而後宗社。張論非不盛。行違足資識者之一笑。甚至劇秦美新。佐新殄劉。其於經術可知也。史謂西都儒學。東都名節。岐而二之。蓋未之深考也已。吾聞邑之前脩有黃公龜年。初秦檜罷相去。檜再相。黃寓靈溪。斥歸鄉貫。其人凜凜有蕃之風。吳公元美。多憤世

嫉邪之作。仇家織以媚檜。至謫南州以死。亦庶幾於滂之惡惡矣。二公所立卓然。晚進至有未識其姓名者。是非任風化者之責歟。邑大夫既新學宮。又舉學政。其亦思以前脩氣節以淬士習歟。夫士而以蕃滂自期其於道猶未也。士而不以蕃滂自期其於道已矣。雖然欲勵以黃吳氣節。當先導以程朱問學。程朱之學問。顏曾之源委也。學問正則諤諤蹇蹇者不磨。學問不正則節守隨血氣而盛衰矣。可不畏哉。陳生與其徒皆以予言為然。故書以授之。俾歸告于邑大夫。且以勉同志之士。陳默堂集邵武軍光澤縣學記　上即位十有六年。稍厭金革之事。専脩文德。中外晏然。人用體息。於是振舉舊制。以彰中興。越明年。詔即行在所建太學。設師儒之官增弟子員。凡所以教養考選之具。視祖宗時為備。天下學士聞風而至闕下。顧就誨育者。至不可勝數。上親臨其宮。加勸獎焉。仍以宸翰所書經子之文。均賜外郡學。由是州縣之吏職在承流者。莫不以學校為急務。竭力赴功。唯恐居後。光澤之學成。蓋其時也。而余友順興吳君漳適寓茲邑。以書來告。且道邑令王君之賢。舉事之敏。顧有紀焉。余為光澤得邑。介於江閩兩境之間。地瘠而民貧。雖當往來之衝。而非商旅蓄財居貨之地。他日為政於此者。常若無暇。而王君獨能以撫字之隙。設築鄉校。祇上之德。先之。訖事而民不以為病。是可嘉也已。故為敘其因。而益以余之所聞。庶以廣王君勸學之意云。蓋學者學為善而已。善者性之正。有之而為信。充之而為美。積之而為大。大而能化。則入於聖矣。故周官以六德教民。聖在其中。善之所積也。而或者易之。以為不足為。無乃未之思耶。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而人倫之明。自事親始。事親必本於誠身。誠身必本於明善。善之不明。而欲積之以成德。而期於神明自得。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末世窮年。終不近矣。雖然善亦難明哉。學者必嘗於善惡哀樂未發之前。意必固我兼忘之後。旋視而反聽之。嘗其入乎無間。而行乎非有。如人之始生而愛其親。已長而欽其兄。亦豈利而為之哉。純乎善而不雜於利。此舜之所以為舜也。使學者憂不如舜。日孜孜而不知倦。其於作聖也何有。故曰學者學為善而已。渠不信夫。今聖上躬舜孝於九重之中。固已通於神明。光于四海。宜其下觀而化。疾於影響。而且以得乎先聖之意者。寓諸心畫之間。以章多士。所謂明善以誠身。誠身以事親之說。見於孔子子思孟子之書。昭然如雲漢之在天。有目者皆可睹也。人倫之所以明。誠出於此。將見人材衆多。天下可運於掌矣。蓋先王北伐之後。方有事於蠻荊。而新田之芑。已有可采。卒之復文武之業者。亦未必不由此也。

王君為政於光澤。知所先後。其有見於斯乎。如聞邑舊有學。久獘弗葺。學徒雖衆。而藏修游息之所。窘若隘陋。以故圜冠方屨之士動以千數。而進登仕籍者累數十年或無一人。王君始至。慨焉於是為功而新之。峻其欄宇。以揮發山川之秀氣。庶幾自此異人間出。繼為盛世之用。此亦為人上者愷悌之善政也。然仕止於為祿。習科舉之文者。皆足以得之。科舉所以誘人為善。而非古人所謂善也。學者明乎古人所謂善利之分。而無愧於王君樂育之誠。則又善矣。王君名聿求。福唐人。予未及識之。觀其勸學之意。亦可知其為人焉。紹興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記。劉將孫養吾集建寧縣重修學記　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此之謂知本。昔者記禮者之言之也。蓋為學言之也。是故鄉舉里選之取士。黨庠遂塾之教民。風化之端王道之始也。三代以降。破封建為郡國。崇文藝為貢舉。不以先後正本末。而以高下示重輕。上好下甚。人心從之。古莫古於邑。然官或卑邑。謂不必為。善莫善於學校。然士亦營何足與共學。於是山林之外。有書院。功名之徑。稱賢關。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教。其流失衝決。有自來矣。嗟乎。彼一時也。皇朝造士。邁前猷而追古制。教養興勵。視縣與郡一。考舉論秀。必自邑以升士。然後自靖以學。有司勸相交自勉。為職業。諸邑校起廢改觀相望。

規制上方。郡無不及。是則知本之至也。郡武屬邑建寧治萬山間。舊學越在東門外。間阻斗角津灘。不得渡。轍望拜退。宋南渡。鄉令繼遷始遷之南門灘。水前橫鳳岡後。號為邑勝處。暨嘉定己巳。錢令衛遷建明倫堂以及齋舍門序悉備宏壯甲諸邑。高科顯仕。項背相望。甫七十三年為至元辛巳。燬於郡盜無遺。會邑望士謝君伯忠同知縣事。撫綏倥偬中。念鄉校若此。無以見先聖。廼捐家貲。度巨材。具經費。建大成殿。廡環門拱。繪事新美。顧講堂齋序未遑就。朔望班剗墻立。存綿蕝。講師説過者俛首。念不及此。元貞丙申。山東錢侯彪來為尹。慨然肄習之無所。豈其曰學。會歲入幾何。僅四十斛。餘不贍。爰自長官以次似助有差。士亦用勸。咸自竭力。薄李侯祐實董其役。經始於大德丁酉冬。明年春丁慶成。甍事濟南潘公昂霄大書明倫堂揭焉。堂五十楹。縱橫十丈。挾為書庫一。東西序又各二十楹。庖湢甃具。其餘力以重覆殿。无如式。及於門垣牆周廬。嘉樹時植。一日森然。臨川鄭君某來為教諭。列其始末請記。曰某未有以自見於斯學也。前教諭杉陽馮瑄孫實勤於其事。而邑大夫士所以經營完美之者。不可以不之紀也。余曰願記之。邑有寓客謝蘭者。謹具碑以俟余。嘉鄭君盛年初筮。言不沒其前功。而百年二令。南北二錢。相望為斯學斯堂地。亦若有數。既為

之次第工載書之。則請有以復於二三子。夫學何為者也。揭焉以為名。則必有所事乎此矣。學非為人而學也。致知格物正心脩身。孰非己之事者。雖推之治國平天下。大而伊傅周召經綸制作有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跡亦有時而熄。而無名聞望。揭天地而明日月者。其言與之俱長。則亦自為而已。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士不以三代自期。學不以聖賢自任。不知陋巷易地有為稷之道。顧乃自菲於下州小邑。殊時異事。若無與吾責者。抑道不以窮達計。孔孟皆匹夫也。邑不以所居小。陬騶皆附庸也。思昔轍環歷聘。崎嶇窮困無所庇焉。以明其道。今也美之宮室以居之。厚之米廩以食之。立之學官以掌之。復之不征以獎之。然且學之不講。本之不脩。升堂挾策。名焉而已。諉曰世未必我用也。是則世棄士耶。士自棄耶。叔孫通陸賈抱遺經。諸生轉側兵間。拶説焉。上事難力倍。然千載君子之譏猶有遺責。贈言淵本。回首荒墟。歲月幾何。輪奐如舊。衣冠衿佩。在列洋洋。國胄大夫絃歌之化以及此。而撫今懷昔。免於兵革之餘。安居優游詠歌聖人之道。視昔賢不愈幸耶。蓋聖朝如天之仁大矣。詩不云乎。無德不報。二三子其何以報上哉。是邑長官建武誠將仕燕人錢侯字彪卿。案椽臺省。長建安總幕。有能聲。李侯字人治最。方日有聞。前教諭馮君。鄉善士。成績可考。

今教諭鄭君字成大。世明經家。才美特達。邑士之有勞於是役者。謝順父謝權朱景星俞世祥諸。出入會當之最。列碑陰。王直講集

邵武軍建寧縣學記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余讀書至此。未嘗不撫而嘆也。曰嗟乎。先王之法何其詳且至也。蓋天子之畿。其鄉六。其閒容黨百有五十。其遂六。其閒容鄙亦然。由記者之言。則是畿內為學二。為序十有二。為庠三百。諸侯之國。其鄉遂各三。則學與庠序蓋亦半之。矧門側之塾。猶未與其數乎。夫其建也多。則容者廣。近則趨者易。小大有序。則處者宜。以廣容易趨宜處之勢。而又有渾深博正之業以充其肄。有和樂愷悌惇讓之禮以嚴其講。有閑焉耆艾之師以成其智。而詔其未諭。有明察確善之法以進其賢。而絀其不肖。其詳且至如此。則人材安得不成。而天下之事安得不熙哉。今也自京師至於郡縣。徒各存其一學。而縣猶有拘於法而未嘗立者。藉令任其事者嘗使一學之興。則所肄之業所講之禮。與夫師法已非其正。矧其興者十徒一二而已。非重可歎也歟。昔魯不告朔。而子貢欲去其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誠以謂羊者所以告朔也。以一羊屑屑為可去。則告朔之禮將從尋而不存矣。廣是意也。則學者亦所以崇教也。以一學之區區為可廢。則崇教之意亦將依違而不立

矣。然則吏有任令之事。而猶能惓惓於斯者。豈非有志於崇教。而賢於世之吏者邪。若南城李君山甫。興建寧之學是也。建寧舊有孔子廟。天聖中令危祐增屋於其旁以為學。迨今三十年。而李君至。又為徙於縣南之江上。而以其高曠易址之庳隘。以其堅完易屋之傾撓。以其鮮壂易像之昏剝。而延縣之士使肄業於其中。建寧閩縣也。今之縣。蓋古者諸侯之國。古以一國之地為學百六十有餘。而常興以盛。今以一國之地徒存其一學。而廢且壞者相望也。迹其所以豈獨今之法度皆不具哉。亦繇任其事者牽於時之習而因循偷惰。無奮然崇教之意爾。用是以觀。則以李君為賢於世之吏者非邪。嘉祐六年九月晦日記。袁潔齋集

建寧府重修學記

嘉泰四年夏六月。前吏部侍郎倪公。奉天子命。開藩建寧。始至謁先聖。周視郡學。慨然有葺治興起之意。冬十月鳩工庀徒。遂大修之。明年季春以訖功告。肄業之士德之。屬某識其事。某惟學校之立。所以存人心也。人之一心至貴至靈。超然異於羣物。天之高明。地之博厚。同此心爾。此心常存善則行之如履康莊。不善則避之如避坑谷。此心放逸。舍康莊而弗由。墜坑谷而不悟。自古及今。智愚之殊途。正邪之異位。君子小人判然為二者。原於此而已。擇師儒羣俊秀朝夕講切。發其精微。秉彝之懿。若揭日月。而

人心其有不存者乎此學校之立所以不可緩也既立矣歲久必壞物理之常葺而復之輪焉奐焉常若其初真有助於風教因循弗葺頹敝日甚謀食者苟焉居之而嗜學者憑焉去之其何以崇化厲俗此學校之修所以亦不可緩也建爲今大邦自昔號稱多士公以講殿辭林之傑作牧于茲興崇學校振起儒風士固以此望公公亦曰是我所當先者節冗費以豐其財擇官僚以涖其役役於官者日與之廩鬻於官者隨給其直費廣不靳無擾於民自奎畫所藏及先聖先師之祠至於兩廡重門自講堂及直廬至于諸生所居傾欹者正之朽蠹者易之飾不鮮者潤色之尤斷絕者撤而新之既甃十二齋又爲几與案與榻皆百餘計既修其祭器又爲祭服以起其恭敬冠帶以肅其出入益買諸書齋必寘焉所以便繙閱也築圃及亭教之射藝所以觀德行也粗立小學訓飭童穉又所以謹其初也糜金錢四百餘萬而關於教養切於人心者咸具規模既恢拓矣公於是數詣焉延諸生教督之程其藝業束以規矩食焉而不處者有禁過焉而不改者有罰大書禮記儒行一篇揭諸明倫堂上昭示學者篤於躬行以古純儒爲法又作勸學詩勉以誠愨忠孝堅素守辨義利者其說甚備惓惓之心庸有既乎儒學隆於上善教達於下良心著焉美俗成焉雖孫弗及亦將化焉先是此邦之俗尚氣而喜爭白晝大都之中卒然交鬬或至殺傷而生子不舉之風尤熾自公之至教由士始陶染還革延及齊民厥今閭閻之間更相勸勉無犯公令桀驁之俗日以銷釋其效既可觀矣久而益深又將有進於此者昔魯僖公既修泮宮風化所覃羣醜屈焉時則懷我好音之歌百世之下于以仰其高蹈然則今日學校之修感格之效其可無述乎公之官成均也某爲諸生服膺模範舊矣今又觀其善政急於先務卓乎爲一邦盛事雖欲勿書焉得而勿書公名思字正甫吳興人涖是役者知建安縣事鄭君侑自始暨終實專其事云建安志王遂撰

重建府學記

國朝人物莫盛於東南學問之美亦未有盛於建安豈惟地大物繁賽舉輩出抑先儒之教有以倡之於先後進之才有以和之於後然而學不能以家習人熟道未至於躬行心得者由夫共理之寄不能倡率於其上則成學之效固難以責備於其下也建之有學尚矣百年之澤既久而一日之功未聞其故何也渡江創始時則致堂胡公爲之記寶慶更新時則西山真公爲之記祠胡並祀則南軒張公晦庵朱公咸記之當是時游胡祖述周程行於閩嶠名公鉅儒項背相望足以表章中興之盛及周程之教至朱氏而興四方學者輻湊雲集足以光昭道化之美自孔顏曾孟之後千七百年廢壞而不明弊陋而無統者如日月開霽星斗照耀無復難知難行之慮矣然而國家之戒令方新學術之源流易遠其有不涉於時王之制者鮮矣是以民安於性之微而不肯從事於隆師親友之勝士忘其習之偏而未必真有切問近思之美不幸而知識高廣則陷於異端而無復大道中行之盛幸而志念乎實則溺於章句而非有通經學古之益其玩意燈窗者懷書挾字以志科舉之利而脫迹場屋者討日累月以求利祿之榮其大者以經術政事爲兩塗而不加之力其小者以駢儷詩歌爲一技而謬用其心又其甚也窺竊大道鼓舞後生而去聖門之教益遠雖有豪傑者出卓然自立也難矣然則道之不行不明也豈皆知愚賢不肖之過哉性善之說不傳於後世修道之教無與於生民故也本朝表孔顏曾孟以覺民聖上尊周程張朱以立教親灑聖訓腏食有差所爲孳孳汲汲者豈特故事之美觀哉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者大矣而郡學更乙未兵燬殿齋及門猶有存者屋老地庳不稱來學太守姚公垢即以爲堂他未遑及王公伯大典漕計慨然以御書閣爲己責黃公壯猷守郡任大成殿之費方公大琮代爲漕與諸生謀曰右廟左學前殿後閣京邑制也爲圖以授博士趙君陛夫曰子之職也趙君曰吾之事也捨

是而不治何以哉辛丑十月乃始爲殿明年二月訖事又明年六月建閣以次而舉大帥徐公清叟漕使項公寅孫庾使李公昴英趙公綸蔡公籥太守王公埜閣之捐金相其役殿在學西從祀惟謹十齋東列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致知格物誠意修身正心爲名而扁之中則爲堂榜曰明倫後植閣以燦雲章之美下爲先賢之祠自游胡而下十二人先達宿儒莫不咸在又北爲藏書之樓前設重門修廡以嚴啓閉與方公之圖無以異合於頖水之規次於辟雍之制大而新之踰三年而後備遂到郡見其輪奐燦然無所加乎丹雘之功璆佩井然無所益乎弦歌之盛他日陛夫講學建安書堂私謂遂曰子誠有意於共理乎願一言以爲之教遂避席不皇逡巡數月而不敢當因念夫郡守部刺史之經始廣大不可及矣趙君之掃地更新亦甚難矣大非溪山清偉之勝也所謂富有之謂大業是也新非宮墻觀美之盛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是也然於其大而歛就乎實則約己韋裏不爲尚虛其小也安知其非大也於其新而提醒之則明善復初不求奇異其舊也安知其非新也此孔顏孟相授之密指而周程張朱自立之要訣不可易也記曰致廣大而盡精微又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與新之功其盛如此豈騖於外者所能致哉將見建安之士

自此而不容己者。而謂性之不善。道之不可以爲教。抑末矣。陸夫曰。此則陸夫顧與諸生承學之意。乃不辭而書。淳祐三年六月朔旦記。　王遂又撰重修建陽縣學記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一不由於學者。詢禮習樂。讀法飲酒。獻囚獻馘。無一不在於學者。嗚呼。學於王政爲大。而人心之所由以一也。故其體有道德性命之本。其用有詩書禮樂之具。綱以三綱。常以五常。六七聖人捨此不足以爲教。自時厥後。異端出焉。百家雜焉。秦不禁之。而禁士之學。孔孟而談六經者卒使千七百年之間。人寡知學。家鮮知道。非以愚民直自愚耳。幸而漢興。齊魯之間。習聞聖賢之教。有不待憒然而興起。更數大儒。不能復舊。宋德休明。周子道其源。張程襲其流。而朱子集其成。斯民復見雍熙比屋之盛。而建陽今齊魯也。去聖賢之居若此其近。則傳聖賢之道如此其盛。宜其道振而不墜。教興而無仆。及遭值權門學禁。併以其人與書而廢之。至於毀其課獻講讀之廬。以爲鍾魚梵唄之地。不黜邑令。不斥遺其門人。不止士至於耻以其學自名。大書廬居之楬末有酷於此者也。不塞不張。不裂不全。以聖賢之鄉。而禁錮有甚於他郡縣者。是宜嘉定更化。首議褒表。淳祐繼承。持加臨饗。表章之盛。亦未有加於此者也。先是。劉文簡爚奏請寺復

爲學。文公之子在。及游侍郎九功。徐侍郎清叟相與倡議。彭尚書方協力爲之。規摹一新。而方右史大琮尤極其意。趙君與迿爲令也。敞高明而築沮洳。闢隘陋而回藩墻。月割俸以益之不足。又斥於縣之贍。禮殿中嚴。重廊外設。復濂洛關閩之祠爲五於左。以識其道之所由始。修前賢陳公洙師錫。游公酢。蕭公之敏。以文簡補之爲五於右。以章其化之所由盛。宋范二太史室在東序。益以游文清。宋則文公考也。范其先友也。游君九言少所共學者。猶不與時共好者也。劉魏二聘君室在西序。益以蔡聘君。劉君勉之。所學也。魏君挺之。其遊也。蔡君元定晚盡力於斯道而與之議所由起也。學始於儲令用。成於黃令千里。並祠於西北同室。宣化堂後設先天之圖。說亭之北。揭東陽洙泗之匾。崇樓屹立。以嚴建炎御筆之藏。虛亭靜處。以本周氏爲善之教。學職之位四。諸生之位三。倉庫書籍之所亦三。建圖多士。建陽之來遊者亦衆。左山右溪。昔猶今也。深衣大冠。今猶昔也。會諸生而課試之。董其役者主簿謝德室。其亦庶乎不廢其嘉矣。一日與迿以圖授遂曰。主上銳情文公之學。子奉命以來。建安書院既立。而建寧之學復啓。得因其成而記其顛末。今建陽之宮。熊君堯記之。文公自爲之記。陳君孔碩。眞君德秀又記之。豐碑巨刻。皆有取於附祀藏書之盛。而學之

廢興。實關道之顯晦。顧求一言以詔後之人。遂初辭不可。又念己爲二建祀不建。其又何辭。則作而言曰。遂志學時。未及登文公之門。既冠脫棄場屋。讀其書而恍焉。一日之疑。多於一日。惕然師亡道散之懼。以遂之悔。不顧諸君之悔。悔重於遂也。今文公已矣。三王四代之事。無所質正。幸而國其地。新其學。諸君試以四書而讀之。於心能無疑乎。以經傳觀之。於自能無闕乎。以通鑑綱目而參考之。於事能無所拂亂乎。夫理之奧至精之所由寓也。一聖人之言。數聖人之所同也。諸君強散。必無至於遂之悔。而其所自得。必有甚於遂者。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昔者文公嘗以示白鹿諸生。盡心於此。安知後來之繼其執者。不在斯學乎。咸曰。諾。因爲之書。淳祐三年九月朔旦記。　眞西山集建寧府重修府學記　寶慶紀元之初年。天官尚書葉公以顯謨閣學士出牧建安。清心勑躬。以治以教。期年民各遂于理。顧瞻宦寔。維本原風化之地。繇慶元後。曠弗克修。垂三十祀。予奉天子命寔來。圖將爲國毓材。以族奉選。如寶璧玉。如護椅桐。惟厥攸居。其可弗飭。迺命屬役於僚吏之能者。而以郡博士董之。先葺太成殿。次及十六齋。又次及于三賢堂。然後增闢小學。起孟秋甲辰。迄九月甲寅。功用成。於是府學正葉端甫等書來俾識厥事。其於鄉邦爲後進。誼不可

以先長老請固辭。而端甫等書再至。瑜勉逾力。既弗獲終辭。則誦所聞以告曰。諸君所爲命僕者。豈欲相與講明爲學之大指歟。夫格物以致知。昔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請以繕脩之後明之。今之學校。非昔之學校乎。昔之圮陋者。今屹焉以完。昔之闇黯者。今煥焉以新。非以修之之力故耶。學者之於學。亦若是而已矣。蓋受中以生。萬善咸備。猶此宇之本閎且嚴也。私欲汩焉。邪說滑焉。猶其漂搖於風雨。漫漶於垢氛。而浸朽以弊也。一日自克。私勝而仁存。一念知悔。善章而惡泯。又如圮陋者之可以復完。闇黯者之可以復新也。夫忠信篤敬學者立德之基。剛毅木訥學者任重之實。而辭章華縟。特藻飾之靡溺。聖門教人。具有本末。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亦何與基址之固。而后棟梁可施。棟梁之安。而后丹雘可設也。蓋繕修一役耳。而爲學之理具焉。自是推之。則凡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之功不難進矣。雖然學豈徒知而已。蓋學聚問辯。而必以居行繼之。博學審問而必以篤行終焉。斷斷乎不易之序也。易中庸之指不明。學者始以口耳爲學。講論踐履。析爲二致。至其甚也。以利欲之心。求理義之學。以理義之說。文利欲之私。而去道愈遠矣。然則致知力行。交勉並進。豈非學者用功之至要哉。又豈非賢郡君所望於吾州之士者哉。若夫

賦役之冗。調度之目。在故府可覆。此不書。公名時孚秀發。括蒼人。三年春三月甲寅記。胡寅斐然集建州重修學記　建州守張侯鉢件來以書。繪示頖宮新成之狀。曰天子偃武修文。留神教化。凡庠序之事。已屢缺頹廢者。咸振舉之。仰惟明倫善俗德意宣渥。鉢也既幸於欽承詔旨。而前後三漕使馬徐范公請于朝。給錢二千萬。聽郡司委吏屬鳩匠董役。告成藏事如圖所寫。此侯藩大典也。當書而君建人也。能爲建人書之不乎。寅曰。是則不敢辭。其如樸學不文。請改屬能者。既再三不獲命。乃次比所見聞而言曰。吾鄉山川奇秀。土隘人貧。讀且耕者。十家而五六。三歲大比于春官。奏名射策。視諸方取數爲多。蓋自唐常袞觀察本道。以文藝興勸。而昌黎先生表著歐陽詹之行義。聳動後進。至于今而益盛。風移俗易。其來遠矣。本朝學法。無慮數變。元豐中。賜建州學田十頃。增其序宇。崇寧舍選之制隆洽。則又斥大而華侈之。歲在丁未。蕩于內訌。紹興二年。秘閣劉侯子翼來作守。埽土創立。累政相因。亦既就緒。甲子五月。巨浸冒城。摧擊漂散。其獲存者獨大成殿爾。自是徐公經其始。馬范三公繼厥中。而張侯成厥終。起乙丑之春盡冬月。爲一堂十二齋。門廡庖庫咸備。寢後建教官寓舍。而峙閣其北。以貯御書經籍雲漢之章。興洙泗之風。昭回冀播。作新多士。

摳衣負笈。求游來處者蒙幸至厚。一時盛觀。震耀閩粵。是可記已。古之學者必有師。師弟子莫嚴於顏氏子之於仲尼。故始入學。必釋菜用幣。春若秋仲月上丁日。必釋奠大合樂。今學者往往訾病後世以爲無師也。顧乃大言曰。吾知師孔子而已。茫乎泛然涉波而窺瀾。問其潛心請事。就有道而正焉者何謂。則瞠莫置對。豈不怍於事師之名。而歉夫爲弟子之實也乎。昔者顏氏不遷怒。不貳過。不遠復。不違仁。見稱於聖人。以爲無能繼之者。而回之自述。則知堅高之難及。而致鑽仰之功。見卓爾之難親。而興瞻忽之歎。師弟子之相期如此。彼於功蓋天下。名載終古。未數數然也。況下此者寧足道邪。一日問爲邦。聖人遂舉四代之美治。無一王之成法。而告之。是所以宰制大物。施張質文。陶動植於中和。措烝民於禮樂。其事偉矣。自世俗觀之。瓢飲簞食。蕭然陋巷。孜孜克己之人。而能與於此。豈不大有逕庭乎。曾不知理義悅心。則關百聖俟千載而無疑。權度在我。則稱輕重揆長短而靡忒。其舍藏之汨溺。用行之槩然。亦直寄焉爾。然則學而成是德。用而見是効。譬夫藝黍稷稻粱者。不生荏菽麻麥之實決也。何出崑崙。則必經營中國而入于大海矣。寅嘗即是以求學者之失。蓋不尚志而親師一也。膠陋護舊憚於擇善。二也。指記誦詞藻爲事業。三也。用於覓舉干祿而已矣。一也。不得之。或歎儒冠誤身。棄而佗從。一也。既得之。視故習猶筌蹄蟬蛻焉。一也。効官充職。以柱後惠文支梧一切。謂政才學術本自異科。一也。進乎此者。知有上達之理矣。乃不探索於語孟之微。易之數。詩之深。書之要。春秋之奧。則取適辭小道几焉而宅心。一也。嗚呼。豈無抗志大慮。凌高厲遠。睎顏若孔之徒與。誠得其門。造其堂。嚌其胾。雖謂後世咸無足師。而吾志以仲尼爲師。何不可之有。寅既爲侯紀學之廢興。又申言此告子佩之同志者。侯不以爲言之贅也。則請鑱之石。紹興十有六年秋八月一日記。元張西巖集崇安縣重修縣學記　學明人倫也。人倫不廢。學可廢乎。故大而京師。小而郡邑。遍得祀先聖先師於學中。間因盛衰相尋。廢興不常。未有終泯而無復者。蓋關乎天地。繫乎氣數。本乎風化然也。崇安舊有學。當天戈南下。燼宋將臧爲群不逞撤毁殆盡。至元己卯。張君茂來爲邑。令政知後先。首建禮殿。修講堂。前以三門。旁以兩廡。至於先賢之祠宇。諸生之齋舍。罔不具舉。起庚辰冬仲。成事己秋。季宏巖遂深襄亞郡學。後一年。集取道是邑。邑士趙若等狀始末求記。愚謂自王道衰。有縱橫。有楊墨。有申韓。有黄老。有群儒之專門。有科目之時文。降及近世。又有禁於傳解。自我作古。蠱惑世人。死而弗悟。皆不得一意於有用之學。嗚呼。六

經所以載道也。道常著於六經。未作之前。諸儒所以明經也。經當求於諸儒。無說之際。要先正其心。脩其身。齊其家。然後發爲文辭。措諸事業。教人爲良師。臨民爲循吏。事君爲賢臣。又豈特專事虛文空言。誇多鬭靡而已。今國家混一。惟聖道是明。聖學是尚。無舉業之累。絕利祿之念。正學者爲己之時。果能不爲浮辭詖行之所汩。狹聞偏見之所滯。雖溫嶺去聖門數千里。安知他日不有舍近而遠。由南而北。游杏壇。詠舞雩。徜徉乎洙泗之上者矣。令本東魯人。盍以是語之。若夫溪山之勝。棟宇之備。竹石木瓦之費。學有能文者。自紀於碑陰。茲略而不書。是年十月日記。黄文獻公集松溪縣新學記　建爲先師朱文公之闕里。松溪建屬縣。士生其間。身親受業於公之門。與聞公言論風指於謦欬之私者。踵武後先。其地雖褊小。而士習爲最盛。逮入皇朝。治教休明。人才尤彬彬焉。縣故有學。規制甚備。至正十二年。大盜竊發於河南。而江淮閩粤繹騷不寧。山谷愚民相挺而起。侵軼縣境。蹂踐民居。兵燹之後。惟夫子廟若魯靈光之巋焉獨存。識者知爲天佑斯文之兆。匪朝伊夕。必有起其廢者。今天子方慎擇守令。思綏黎元。十四年夏六月。令縣尹凌侯實來視篆之三日。用故事款謁于先聖。禮成而退。左右顧瞻。徘徊太息。曰學校之廢興。長民者之責也。我其敢不以

爲己任即命鉤考簿書覈理歷年贍學田租在毫民黠吏之手者凡得米若干石資以召匠市材擇日庀事侯躬涖教護屬功而課其章程縣人稱尉事業弘道暨教諭李豫訓導傅子實皆悉力以相焉自禮殿明倫堂齋廬寢室至于門廡庖廩咸撤而新之崇其垣墻端其術道塈茨飭甓熙斐髹彤率稱其度始於秋七月訖於冬十月而告畢工妥神有禮祀侑在列籩銅爲祭器而他所宜有者靡不具完藏修息游各適其所佩衿來集絃誦相聞饋餼之須亦無乏絕侯既行舍奠之禮以落其成不遠千里俾諸生楊垚奉書走金華山中以記爲請昔杜子美題詩衡山縣學稱陸宰以雅才新意脩儒服俎豆事於干戈之餘其辭逸出橫厲氣誼激烈數百歲之下讀者猶爲之悚然侯下車之初即以興學爲先務披荒殘植棟宇甫十旬次而畢濟于成其雅才新意視陸宰孰多乎竊觀魯人之頌僖公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固非衡山之事可同日而語也賢侯導宣上化以振起士類將見魯人之頌復作於今雖子美未易贊一辭矧以助焉末學衰朽詩眊猥令載筆之記何能鋪張偉績以昭示于方來也哉姑序次其廢興之歲月云爾侯名説吳興人大父秘書少監公夙任風憲父集賢直學士公治郡有聲家學淵源所從來非一日矣宜其爲政知所本而不謬於緩急之序如此云

宋真德秀集政和縣修學記　紹定五年秋九月政和縣修學成令括蒼徐君來請識予按古教法起於家而成於鄉所習不過閭門子弟之職用之則爲公卿大夫之材是何也閭有塾族有師亡騖之累以賊其良心孝友以爲行中和以爲德有踐修之實以保其正性心存而性得故推其自成者皆足以成物後世鄉里之學廢士之干時蹈利者浮游四出而爲戰國之從衡章句文辭之學興則又穿鑿奇佹爲漢之經生琱鏤華靡爲唐之進士昔以存心者今以蕩心昔以養性者今以害性吁由後世之法而冀俗化成人材出不亦左乎故嘗謂必致古之制自閭里皆置學使惟士之安而無慕乎外必損今之獎使相懋以德而不相角以文庶乎成周之意可漸而復然豈有司所得爲哉幸而有令之賢能崇其邑之學士之肄業者得無違親去家而失其所以學之本蓋在今世已有足書乎於徐君之請所以屢歎也始縣學圮廢久士無所於業君之至自門而殿堂而廡皆新之像設顯嚴藻繢煇煥東西爲齋四以處生徒中建閣一以藏奎畫射有圃先賢有祠藏脩息游無一或缺又以餘力稽其糧儲之入吏不得乾沒君於是信乎其可書矣雖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暨晦宴息皆學之時戲而惰室屋漏顯而鄉黨朝

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怠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斁雖非古而吾之存心養性以希聖賢者未嘗不古也若夫足跡橫舍之闑口吟課試之文而曰吾之學如是而止則非愚所敢知

徐棣荃集延平郡學及書院諸學榜　其學不知體才不逮心謬守此邦勤息懷恩罔知鞠躬盡瘁洗手奉公曉夜疲勞不以爲憚然爲政先後緩急之序蓋將訪諸此邦之善士而生民利病休戚之實又欲纖悉而具知竊念郡政以學化爲先學徒惟文行兼取此邦先賢餘化久而愈新延平書院儒先之像在焉目擊心惟而多士冠佩其中者高山景行所當若何而爲人蓋不但逐逐乎科舉俗學而已人性皆善賢愚同一初也特其覺有先後故後覺者必傚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復初此子朱子之訓也吾儕誠覺乎昨日之不善則今日之爲善也孰禦謬守到官月餘矣郡政未有端緒學校未及過問每一念此殊非敢寧比見士友投書或言郡泮之化有所未至或陳書堂之職多所未愜皆未敢以爲然及扣交代則知泮宮生員尚且增育堂職陞黜蓋亦有由雖然往者不咎來者可追人苦不自覺爾謬守今覺其急於教事之爲不善矣蓋亦與諸友反而求其所謂善乎書堂之職前日輕於鼓率而出者不可謂之善也其間亦有自悔者矣泮宮之生員又欲增多於前日者非徒養之也皆使之明吾善可也繼自今吾與諸生一月一相聚于學或于書堂必欲親扣每日所習何事所讀何書所作何文已別牒教官堂長凡所講習當先就本心本身上理會使之鞭辟向裏有不善自覺而改可也有所覺自知而充可也有所知自愛而守可也姑自習俗首當正救者論之不孝不悌之事頻見詞訴尤可寒心且孩提而知愛親既長而知敬兄善端之發見者然也此邦禮義所漸從來遠矣薰德善良宜知孝悌之切己胡獨有未然者論語學而首章論學至朋友講習期造君子成德之地故次章又首以有子所言孝悌繼之詳味其辭蓋勉人以務本之學望人以君子之歸示人以仁者之事故曰君子務本又曰孝悌爲仁之本爲人而孝悌則不好犯上不好作亂此邦雖號多賢亦多獷俗相挺作亂常費區處此其故何哉居仁者之鄉而或萌不仁之心捨君子之道而或爲小人之事正學不講本務不明時聞民訟動多犯上薄俗相染見利忘義此其所以因犯上而遂作亂以是知聖賢之言不我誣也故學校所以教養皆仁者也而後可以化不仁之民皆君子也然後可以厲小人之俗皆孝悌務本者也而後可以潛革其犯上作亂

末流之弊前日牓諭峽陽作亂之徒開其自新之路許以增廣失業之衆與夫後學示化之地固將次第行之然郡之有泮又有書堂郡守化民先近後遠敢不切切究心除已禮請有道藝之士足以服吾黨者爲講經一職合與備牓并具士友所當習之業以爲日習常式一早上大公四書輪日自爲常程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六經之書隨其所已讀取刊拜與經解參者

一早飯後編類文字或聚會講貫

一午後本經論策輪日自爲程

一晚下通鑑綱目須每日爲課程記其所讀起止前書皆然

一每月三課上旬本經中旬論下旬策課冊待索上看佳者供賞

一學職與堂職陞黜必關守倅

宋朱晦庵集南劒州尤溪縣學記

乾道九年九月尤溪縣修廟學成知縣事會稽石君憝以書來語其友新安朱熹曰縣之學故在縣東南隅其地隆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挹清曠於處士肄業爲宜中徙縣北源上淺又毀而復初然其復也士子用陰陽家說爲門斜指寅卯之閒以出而自門之內因短就狹遂無一物不失其正者憝始至而病焉顧以教學之初未皇外事歲之正月乃始撤而新之既使夫門堂齋序庫庾庖湢無一不得其正而又度作重屋于堂之東以奉先賢以尊古訓唯殿爲因其舊然亦緣以重欄嚴其陛楯而凡像設之不稽于古者則使視諸太學而取正焉靡金錢蓋四十萬用人力三萬工不貲諸士不取諸民而事以時就意者吾子亦樂聞之儻辱記焉以幸教其學者於無窮是則憝之幸也熹惟石君之爲是役也則固已可書矣抑熹嘗得遊於石君而知其所以學者蓋皆古人爲己之學又嘗以事至於其邑而知其所以教者又皆深造自得之餘是則其爲可書蓋有大於此役者熹雖不敏誠竊樂得推本而備論之是以承命而不辭焉蓋熹聞之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知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正直輔翼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自漢以來千有餘歲學校之政與時盛衰而其所以爲教者類皆不知出此至於所以勸勉懲督之者又多不得其方甚者至或使之重失其性益亂其倫而不悟是不亦可悲也哉至于

我宋文治應期學校之官遍于郡縣其制度詳密規摹宏遠蓋已超軼漢唐而娓娓乎唐虞三代之隆矣而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祗承德意君稽治古使學校之所以爲教者卓然有以遠過於近代儒先君子或遺恨焉今石君乃獨能學乎古之學而推之以行於今使其學者惟知脩身窮理以成其性厚其倫之爲事而視世俗之學所以干時取寵者有不屑焉是則石君所以敷教作人可書之大者其視葺新廟學一時之功爲如何哉然是役也石君之意亦將以尊嚴國家教化之宮而變其學者之耳目使之有所養於外而齊其內非徒以誇壯觀飾游聲而已也蓋其敷教作人之功於是爲備惜乎所試者小而所及之不遐也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蓋非特明石君之志以屬其學者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者使其皆以石君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道聖人之化將不憂其不明於天下矣是歲冬十月庚申朔記

黃裳演山集順興學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劒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學者百數無預貢者溫陵宋君蘧來爲順興令因惟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爲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劒在閩之中累累有人焉順與南劒之友邑前此有預計偕者不見錄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學而觀之盛其廉隅之卑度量之微環衛之弊具修之廢不足以壯嚴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堂降觀前揖後擁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闕之間誦數之學得以小說實其虛一如此者蓋久矣宋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具修壯其廉隅周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擁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慕者十有四人請爲儀倡願與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宋君如其請學者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學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學成爲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背于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坐鼓篋而進問者有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之水達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聞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大教學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學者無志於仕有如曾晳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長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儀履蕩鐘之時如草豆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史胥之卑屠

販之仵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雖古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可丈胥屠販之仵。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實。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與從生。不知義者不可與從死。不知禮者不可與交。不知信者不可與守。驪山之徒。勝下之布衣。興建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爲之使。飽之則叛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學道。無窮之欲。與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而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棄之。用府史之卑。卒伍之賤。寇盜之惡。入爲公卿。出爲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怖也。昔衛靈之朝。有不知德者。好枝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枝也害物。好求也逐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爲其愛物而物棄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枝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爾君子亦奚以爲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長司馬。昔時鄉校之中。同爲儒者。而今同爲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禮樂者。非特鍾鼓玉帛

而已。禮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縱橫之畫。會乘之算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猶及於此。而況德行之學。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爲公者以道。爲卿者以德。爲大夫者以智。爲士者以志。爲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衆。爲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故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特其人之衆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至柔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學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剛。黥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爲叱隸之人。一折而斷之。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學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隆學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爲道而學。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嘗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學。所以作於是乎書。

鄧栟櫚先生集沙陽重脩縣學記　余嘗怪道釋之居雄麗相勝。而州縣之學類不足以方之。顧豈無自而然哉。蓋人心役役。不有所貪。則必有所懼。未嘗有須臾寧者。道家者流曰。我能薦人於天。可以載福於式外。故貪者慕之。釋氏者流曰。我能福人於九泉之下。雖造業深重者。鬼亦不得以誅之。故凡有罪者懼焉。貪者利其如此。而懼者惟恐其不我利也。此道釋之宮。所以輪奐奇勝。殆遍天下。非學宮比。崇寧以來。蔡京爲冢宰。辟天下學者納之黌舍。校其文藝。等爲三品。飲食之給。因而有差。旌別人才。止付於魚肉銖兩間。學者不以爲羞。且逐逐然貪之。曰吾利在是。不可一日捨是而他也。縣有師長。郡有教授。未必知有所謂學校之本者。但務爲美觀耳。部使者又從而督之。以學宮成壞爲州縣殿最。斥叱所及。官吏騰湊。故士夫懼焉。此崇寧間學舍之盛。所以妙絕今古。可以亡愧於道釋之宮也。嗚呼。學校之興。雖自崇寧。而學校之廢。政由崇寧。何以言之。蓋設教之意。專以祿養爲輕重。則率教之士。豈復顧義哉。知有利心而已。一旦赫然復祖宗法。以科舉取士。學者則曰。朝廷不以學校官我矣。吾何貪焉。州縣則曰。部使者不以學校督我矣。吾何懼焉。是故昔日青衿接迹絃歌之地。今則敗椽老屋。號風泣露。使人過之。凄凄然如墟墓間。若不可以復振者。是其可傷哉。南劍有邑曰沙縣。溪山之勝。文物之盛。蓋甲於一郡。其在閩中。亦號爲卓卓然者。今法既罷。學校亦廢。仰雨傍風。儒生掃迹。宣和七年

建安鄭侯待邑於此。惻然作念曰。此邦亦復知是耶。舍法可罷。學校不可豈置而弗顧。非爲政之本也。於是邦人之彥者率侯之語。各竭力以營之。朝夕勉勉。若切其身。曾未踰時。講者有堂。居者有舍。奉先聖者有殿。藏祭器無不備具。榱宇凌空。朱碧相照。又有非崇寧間所能及者。於是學者偕來。秋戰閭閻。有洙泗之風。嗚呼盛哉。古無有也。殆不知邑大夫與邦人之彥者懼使者之督而爲之乎。抑貪夫所謂三舍之選而爲之耶。內無所貪。外無所懼。上下相率。必於有成。果何謂哉。一言以蔽之。曰誠心而已矣。然則鄭侯之志與邦人之彥者。豈不既賢矣乎。余於建炎之初。論事狂妄。謫自左掖。泠居里閈。蓋將東書屑琴。日造庠序。以洗前日之愆。侯乃以記文見屬。余曰。唯。此僕所願附姓名者。敢不書。雖然。學宮之弊。今已新之。寒暑相易。風雨推剝。異時能保其不弊耶。侯文章事業。靄聞于時。牛刀割雞。豈久留此。弊而復新。其在邦人之誠心乎。且誠之爲道大矣。天地可動也。金石可革也。惟出於志誠。則有繼乎其不可易者。顧豈勤於今日。而怠於後日者乎。異時鄭侯持節以過舊部。若見學宮不墮今日。然後知至誠之道可亘千古。非貪與懼者之比也。故余併書之以告來者。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千九百八十四　七藥

學（郡縣學三十）

莆陽志黄公度撰興化軍學記　閩蜀相距。各在西南一偏。而習俗好尚實有東州齊魯遺風。蜀由漢以來。號爲文物善地。閩又其最後顯者。莆之爲郡。蓋百有七十餘年。咸平初始有詔立學。中更三舍歲貢之法。生徒日滋。有司病其隘。乃斥而大之。未五十年。屬蠹漫漶摧壓。略盡。紹興十有九年。永嘉徐君士龍來居師席。始至。慨然欲改作。一日進諸生。告以今國家稽古禮賢崇飭學校之意。復白其狀于部使者鮑公廷祖。得金錢一千三百萬。以明年冬十一月始事。閏月六吉成。舊學廟屋中峙。旁置諸生之館。今茲東廟西學。俾祗祠肄業異焉。凡廟學之制。細大畢具。廟之前有崇閣以閟御書。後有廣堂以繪三禮名物。學之中庭。甃石瀦水。約諸侯頖宮之度。又設縣學于廟之東偏。傍以廩藏庖湢。爲屋凡四百八十間。復推其餘爲教官治舍。非特制度宏偉。雄冠一時。而規畫有理。雖百世不能改。既乃合三縣士負笈日迎賓陳僎介首拜飲酒而落之。相與求文於公度以識

其成。公度曰。昔者吾夫子一旅人耳。千歲之下。尊王者號。獨處巍巍之宮而無媿者。以斯文所託也。吾徒食息學校。當求其不畔於吾夫子者。則斯居於此。亦庶乎其無媿矣。新而敝。敝而更。循環之理。今之一新。爲知久而不復敝乎。吾將以徐君行於己者。遺于人。行於今者。遺于後。其可也。西京文翁稱爲循吏。其治蜀也。知有所本。能使蜀人至今思之。下眎趙張龔黄輩。平盜賊。理獄訟。課農桑。未免爲俗吏。乃知一時之功利。不足以當萬世之教化。徐君樂。吾閩之習俗。而思古人所以及物者。既能成就如此。猶以君冷官。力難使人爲不足。設其勢可以自爲。如文翁。詎可量哉。淳熙四年。半燬於火。五年知軍事汪作礪因其舊而加葺之。紹熙二年。知軍事趙彥勵重脩有記。　王遇撰重脩學記　毗陵張侯之治莆也。下車之明日。令於學曰。莆壤壁褊小。賦入薄。不敵江浙一大戶。而家習詩書。多出魁人韻士。爲中州冠。吾聞泮宮養士多而廩稍少。突不黔者累月。吾將爲蜀士續食焉。主計以其經費闕若干來告。籍既上。於是捐金錢二十萬濟其乏。已而曰。是茍紓目前耳。如來者之不可繼何。會吏白有廢刹曰崇福。歲租餘三百斛。例以供浮費。於是又割其田相學。度閒三朔。范學見諸生有聲于列者曰。先生辱既衿佩屋矣。亦知十三齋旁風上雨之不可居乎。盍諸往

下缺一頁

計。令又一戊戌矣。而復大修之。宜亦有關於氣數乎。侯名友文。靖之元孫傃齋之孫。嘗學好修。趨向近正。刊艾軒傃齋文集以惠邦人。凡事關雅道者。爲之忘倦。諸生肖侯之像而祠之。申告後人。有引勿替。嘉熙己亥正月上元日記。

林選撰仙遊縣軍學錢粮記　趙侯蒞來。家縣其邦。子弟視其民。民不忍欺。訟以衰息。既乃月一眎學。登諸生課其所業以勸獎之。又爲繕其居之宮室。飭其祭之器服以新之。爰有廢寺。計田園凡三十八頃九十九畝有奇。歲入爲租緡九十餘。穀參一千六百有二碩。遂悉以歸學。而官爲代其輸賦。財計既充。百廢具舉。文物改觀。三邑人士風動。以不得升堂揖遜爲恥矣。追惟曩時。春秋以試補弟子員。新舊相仍之。交較庖膳者彌月。鼓篋未游。驟合忽離。弗寧于居。青青子矜。在彼城闕。夫誰執其咎。而爲政者漫不經意。間有自好。不過捐郡帑以補防紓一時財可矣。而不可統患矣。而非政也。厥今緇徒如林。在在占膏腴以自奉。而郡養數百士。然不能自給。僧廚積香苾芬撲鼻。而士不厭虀鹽。嘗竊爲有位者羞之。縱未能易彼而從此也。姑因彼之廢贊此之興。曷不可乎。君子謂是舉也。章學於目前。文法之議。則却而不能爲。震搖於身後禍福之說。則踽而不敢爲。明足以見之。義足以行之。推此心也。用夏變夷。昌吾道於天下不爲難也。莆之來學者。今當益盛。侯之仁學者。亦益以無窮。游息而脩藏。川泳而雲飛。可不知所自哉。選遵分教是邦。樂侯育士之誠。且大懼弗稱。屬諸生謀刻石紀事。以其意來白。選曰是不可不書也。今惟闔端之匯易。來有以垂不朽。歲月深長。漫無所考。馴致欺獘。使侯之大惠不沾方來。將誰諉邪。此一宜書。有如他時生負轉盛。歲入不增。復以匱告。苟有意於爲善。誠考其顛末。祖侯之遺意而推廣之。不亦懿乎。此二宜書。侯於此邦若興渠以濟涉。水門以利灌溉。亭傳以便往來。興廢補敝。以次脩飭。而關名教。繫政體則未有重於是學者。選與學者之榮也。此三宜書。用是不敢以固陋辭。侯名彥勵。學懋訓。曆官所至有聲。諸司再以治行聞于朝矣。所有學司歲入之數。詳具于后

又張邦用撰記　皇朝長育人材。由成均達于侯泮。制有等差。而崇勵之義一也。然成均月有試。歲有升。銖累而上。則吾于朝。爵命之。是以有志之士。不遠千里。肄業其中。星霜屢易而不肯捨。故教法爲易行。若侯泮自三舍之法廢。仕進之塗理已難格。以紀律。矧莆爲衣冠俊秀之藪。後進之士如川方增。而學計反艱於昔。校官雖以私淑爲心。拘於庖廩之不繼。則學政有所不盡舉。故教法之行也爲難。今寺丞天台王公。奮自天子之學。魁擢容者。前列昕庭。天子召而領袖成均。其惠天下士多

矣。無何晉式農庵出守是邦。以經術儒雅整齊吏事。未幾而政成。慨然以學校爲風教之本。凡昔人所未能行者必爲之經理。堂殿門廡。年深要擴。首捐金以葺之。觀瞻煥然一新。艾際先生鄭公。艾軒先生林公。高風往躅可敬可尊。乃訪厥後得其遺像。創祠于學。繪而祀之。俾數十年廢缺之典森然在人耳目。邦用一日承公命以學無大小。而法教則一。郡泮之雅穀雖循習滋久。獨不可倣成均而修之乎。退而諗諸生徒僉曰。雖莆士家養舊矣。而義泣趨顏日茂。歲殺由廩膳未裕。則升堂橫講之外。蔑其時游息往往難盡拘以成均之制。邦用恐虗公之美意。遂畧舉其梗槩。晨入學。則書其門籍。願止宿則優其考選。由是衿佩鏘如。絃誦紛如。來歌來游。漸洗其故習。公知教法可以次行也。遂斥浮圖之不濟者。額曰永寧。有田一十頃有奇。歲入租穀千斛。以濟學計之不足。

鄭子充撰記　莆學七年以來。生員日衆。而歲屢不登。主計者以匱告。事事有畜庖廩猶不繼。使人寬裕宏博之意不得少施。是豈初心然哉。雖然。古者曰教曰養。各有所司。財用之豐耗。廩餼之出入。皆非教士者之責。移其訓導之心。而皇皇然爲終歲不給之慮。吁可歎也已。秋擇奠禮畢。通守王公時攝郡事。從容語及學計知無羸餘。慨然曰。是非所宜續者。隨以仙遊因果廢刹之田二頃四十七畝三十七步有奇。園四十五畝二步有奇。山九頃六十三畝二角三步。產錢五貫三百八十三文三分。歲收租穀三百斛贍之。語傳士氣斯奮。津津相告。謂公之攝事不旬月。而能爲學校千百年之地。計其歲入。輸于郡。不足以捐公帑之毫芒。推之學而使教士者得以盡其職。其益宏矣。

張如愚撰記　莆學養士甚盛。而學稍甚儉。淳熙以來。郡撥四廢刹之租以贍斤斤如也。况侵削之蠹乎。儲有大備使令也。彼不憚於役者。利吾有以給之也。初郡遺禁兵剝貧充之身後于學廩給于郡。彼此俱便。久而轉移於他役之抽差。或更代之不時。與疲老之不勝任。學舍憚於陳乞之數。遂聽其去而自顧募焉。募之議便矣。抑有大不便者。仰給于郡。其給也不常。將取辦於學。欲辦而安出。處之無策。議曰置若輩將爲士子役。無已。分其所以養士者養之。循襲浸久。旬日之內。數削一半。彼不得不取。此不得不與。駸駸乎賦權與之嗟。前後屢議輒寢。郡侯宗丞溫陵曾公用虎。舊游上庠。董教每語。如愚學校事有當爲者盡言之。一日偕諸生以前事請。許。慨然垂聽。通守永嘉趙公汝駉贊其決。初議捐金以助。慮非久計。再議增廢刹租。又不可。乃議籍其見執役者一十三名。補廂軍剩員。不許抽差。看鈌聽學自易。置其贍給。己久廢。今漸復舊規。而區處尤嘉。善自此侵蠹可

少半。其時有作廣是意而增益之。又將拜公惠於無窮矣。　顧若愚撰記

肖為郡。帶山附海。陂叟溪以溉瘠畝之田。釃為六十泄。以注諸海。壕塘其一也。其後更為五斗門以紓水。諸泄漸堙而為田。乾淳間悉以歸諸豪。然夏潦之浸淫。秋濤之冒沒。蟻穴弗窒。隄潰岸叉。濠塘實受眾流。去海尤近。潮汐往來。齧嚙衝射。日積一日。補苴之力弗加。歲在癸未。秋潦驟至。一夕盡決。風潮乘之。匯而為淵。水失其性。農廢其業。三數年間。隄防蕩然。眷鄉屢興。公私為之俱困。丁亥之秋。守丞龍圖陳公寔。乃以所辭俸錢八十萬為之倡。通守陳侯振孫贊之。涉冬而內隄成。始議築捍海長圍。更擇浮屠氏之有智計者任其事。然役鉅費夥。不獲已。聽其稱貸。約後五年收其租入以三分之一歸于學。則與巨室共之矣。夫鄙之厚。君之薄也。不可以不復顧。學廩僅足。安得餘力及此乎。會廬陵楊侯夢信。繇國子監丞來守是邦。鞭朴不試。與民並生。其知教化先務矣。一日鈐閣從容語及學政者。悉避席曰。茲非政也。惟濠塘之田未盡復。譬諸先疇為他人有。其子孫豈能食息安乎。侯慨然曰。郡計雖有限。且百費方殷。然於學校不當靳。遂出公帑錢三十萬。諸生復請于出納之司。存那兌養士錢三十萬以益之。而田乃歸。然捉衿肘見。不虞饟廩之弗繼也。侯聞之。又捐三十萬而用益紓。惟侯天資豈弟。待僚屬如子弟。右禮下士。戶庭垣夷。有前輩風。蕭灑清若。未嘗一毫妄取妄費。而獨拳拳為廩士計如此。諸生德侯之深。屬若愚誌顛末。若愚聞諸耆老。蕭學有田舊矣。諸水泄隸焉。則自太守滿公時始。然隄之中潰也。微陳公首捐金錢以相是役。則雖以復其舊。隄之既成也。非楊侯再斥郡帑以償其貸。則難以復其全。況昔之守蕭。輟公府之儲以佐學稍者多矣。其惠止於一時。孰與是舉遺蕭士無窮之仁耶。陳造

江湖長翁集　興化縣移建學記　葉侯令興化之明年。以縣學湫隘頹傾。訪得舊址規復之。又明年畢其工。祀有廟。講有堂。為門為齋。庖庫井垣悉備。而囿巨湖。映帶軒豁。曠爽。財出於積累之餘。官不與其費。工取於游手之暮。民不知其勞。又籍羨田為養士之食。馳書吳門求記於高郵陳某。乃為之言曰。有民必有士。有政不可無教。而化之遠乎下也。蓋深。民治於人者也。士則將治民者。民也而為士。孰使然。而刑驅威制。必欲不吾敢犯。果不足以得民之心。惟詳於教。乃可以善其心。古者取士於民以為公卿大夫。共天子之治。迪民之性。有以擾服銷抗其奇衺好利之念。是立之學。京師為太學。諸侯為頖宮。國也。而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夫化行而不究于下。非治之至。三代之學。于其細焉不遺。其亦深矣哉。左氏記不毀鄉校。詩

人刺子衿佻達。皆於區區之鄭。言之鄭之人所以能校。強鄰大邦其民愛君效死而不畔。豈無所自而然。當時大國可知。文武成康盛時可知。皇家以文治。凡山區海澨。百家之聚。無不建學。斯足以見聖化之深且遠。興化雖小邑。然介于海陵高郵之間。二郡昔號多士。名輩相望。民純愿易治。茲豈非根原于學。而賢師帥教養之效。是邑也。不應頓異。而士之才彥未多。民關訟未稀。與所聞大不同。侯病之。病之而不得其術。則何益矣。試其為政。汲汲于學。經營之始。人知其難。侯意愈堅。曰將有過。請于郡。時守趙公賢而文。欣然從之。畀以大木百章。而繼之以錢若米。部使者亦嘉其意。贊其決。果克竟其志。令之為邑。旦夕金穀獄訟簿書是課。孰知有所謂學。置不聞於法令無責。而金穀獄訟簿書一不副上官意。譴訶立至。可謂難。而用小邑作久廢時無羨卒而成。又甚難。侯賢者也。不小是邑。切切求所以治民之本。而臨于上者假之。於金穀獄訟簿書之外。尤賢哉。事以賢立。而多賢不易遇。故予樂為書之。以道邑人喜慰之情。因述古人建學之意。而期其士民於方來。有以滿是侯之望。侯名貴崇。進卿。蓋石林先生之孫云

元陳旅安雅堂集　泉州路儒學修學記　溫陵校官陳應麟馳書于旅曰。應麟郡諸生也。猥承寵光得歸。與邦人諸友講學于泮水之上。惟綿薄不足倚藉寵也。則蚤夜思所以盡吾心焉。乃辰謁宣聖廟。頹屋室凋敝。神物放闕。下視廊門暨師弟子舍。皆缺懸墜漏。弗妥弗嚴。蓋因循不葺二十年矣。謂吾郡諸生也。又可玩愒歲月。視此為傳舍。如郵之為。是官者乎。即以修興事白郡侯怯來。侯矍然曰。事孰有尚於此。當與子亟圖之。毋使我有既去之悔。乃召木土石金設色之工。求眾穀以籌費。既又曰。士廩薄不可以大給也。民力瘁不可以重也。則出私帑倡在郡之篤於義者於是某等咸飲助官于學者。業于學者亦合錢以相役。元統三年五月庚寅肇功。自禮殿至殿門。悉易其壞而丹雘之。作靈星門。飾先聖先師從祀賢人像。明倫堂學正錄廳左右齋四十間。悉改覆。葺窊地為堂舍閣齋所為廣廡。凡得祀者之祠。又靡不繕。其年七月告成。是何其既完且美之易也。蓋侯能以是為己責。而助之者亦以為己所當為也。皆可書。敢用請于執事。旅聞之。學以治乎心也。心有不治。則其見於事者荒矣。心之為物至微也。而周流於日用之間至著也。失於耳目之所不及。君子猶得以議其心。學之未善。常接於耳目。又其事之不可已者。坐視而弗治。則其存於中者隨亦甚矣。尚得謂之嘗有學也乎哉。敬者治心之道也。不能有為者。有苟為之心也。心主敬則體信。事由敬則達順。方寸之矩。天下之物則盡焉。是

役之成。吾知郡侯校官皆非能以苟焉之心成之，以苟焉之心倡，則人亦將以是心應之矣。惡乎而能成。詩頌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游于藝者。蓋亦因脩泮宮者之心而充之也。旅生是邦。得聞緒言於鄉先生。自治弗勇。徒佩言以移日。而去家益久。故老之存者益寡矣。將其言之不可以易聞也。因書以詒同志。

清漳志溫革撰漳州府重建學記

國朝恢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祖宗以來。而臨漳有學在貽陵之世。于時重熙累洽。風化淳美。肇名文物之盛。比隆成周。禮樂興行極治之辰。然天子方且食賢育材。益培太平不拔之基。乃詔天下郡國皆置學。實慶曆二年歲在壬午也。學據州治之巽隅。是惟文明之地。溪流自丁以朝焉。卜之云吉。多士宜之。厥後崇寧癸未。徽廟詔推行三舍之法於天下。諸生益衆。為郡者乃截講堂為二齋。而以貢院聽事為講堂。至大觀間。增養士至五百員。則又以迎恩驛分為四齋。政和癸巳。移學州治之左。至宣和辛丑。罷舍法以科舉取士。率遵祖宗之舊。則學之遷蓋九年矣。自後連五牓。與鄉貢者輒皆不中春官之選。於是士子病之。謀復舊焉。時戶部武卿李公彌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州事。教官令新婺倅范侯津。率諸生以請。公忻然允之。乃以緡錢貳萬付士之有材幹者。自為經營。基址仍慶曆之舊。規模惟政和之新。蓋建議

於紹興己未。經始於庚申。落成於辛酉也。由是累牓始復有登科甲者。革攝承州事之乏。范侯自延平來。始興學之職事。請記其事。革聞陰陽家者流。拘而多忌。儒生每耻言之。然自有龜筮以來。則有相方面勢之宜。蓋慶遷都。周公營洛。皆其事也。奚獨於漳學而疑之。抑嘗聞之。唐有周欵本先生者。讀書于州南天城山之高峯。其後收元和丙申年科第。所謂三十三人同得仙者。時君賢之。封天城山為名第山。然則漳之儒學。蟬聯不絕。蓋有端緒矣。以周先生破天荒為儒學唱。而我朝累葉崇儒興學之盛。歷覽江山之勝。按夫地勢之雄。將見異才間出。為時髦傑者。肩摩踵接也。學之復舊。歲餘一紀。殿堂屋宇之宏敞雖煥然在目。而土木之役。以工計。與修造月日所當謹者。皆不可考。姑書其興廢之所以。儒學之源流。俾後之人識其梗槩焉。學之肇建。至是一百一十有四年。則紹興二十五年歲在乙亥也。三月一日記。

趙與垣撰漳浦縣新學記

古者庠於黨。序於遂。縣之有學。微古制也。曩長泰有學。初創于登科山之旁。以地窄迫。不足為士子藏修之所。遂移其學於祥光寺之東偏。自紹興楊公棫登第之後。未有續遺鄉者。士子病之。載謀載惟。欲遷焉而未果。歲在紹定癸巳。邑有寓公李萬言。調漳鄉尉。葉惟寅調番禺丞。亦戍未及與陰陽家者相方面勢。得

縣治之左臂。乃縣之主山。良崗鍾其秀。峯巒蜿然若蛟龍之躍淵。祥鳳之飛舞。是殆天有以獻其巧者。聞之邑宰清源陳公純仁。公俞其請。白之于郡。朝謁夕報。遂與邑之士友相與并力叶贊。命匠鳩工。拓基肇址。礎峻而爽。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廼斲廼陶。廼塈廼艧。大成有殿。講肆有堂。入直有廬。肆業有齋。中以泮門。而以欞星。庖湢垣墉。靡不具備。肇脩胡薦。繪事從祀。百爾文物。麗列一新。釋菜而衿佩襜如。絃誦而聲音琅如。屬役於是年之季春。考室於明年之季冬。陳公遂以秩滿歸三山。鄭公師中來試邑令。又於門外鑿之以池。中累石為梁。以其池水。舊傳古龍浚出泉之語。邑人爭取汲之。歲率遇秋詔殿庭之中。常兩桂子。自擊者異不以為祥異。且曰。是學之風水。必有盛事驗於一紀來。而淳祐甲辰。郡之捷南宮者三人。邑居其二。陳君夢立魏占甲科。吳君遇聘聯名擢第。積年天荒。一朝而破。由癸巳而距甲辰。一紀之言信乎不誣。迨丁未春。邑之瀛山張君漢傑。以國學內舍前廊擢名鼎甲。猗歟休哉。邑之士子榮達。何其間於昔而獨盛於今耶。雖曰學校陶成之功。人物穎秀之美。亦不可謂非學宮改建地靈人傑之驗也。予戊申視邑篆。篤修庠序之教。一日前廊職事貢士許興龍等。言於予曰。剏建斯學。今餘一十五年矣。邑之士行將與令之長子孟鍈同

遊蘭者。所望以趾美嗣芳。科名踵踵相接也。而學之記猶缺。恐後人無以知建學之由。屬予為記。余曰。與垣學製此邑。薄書之暇。凡可以加惠邑民者。無不留念。顧今邑學有此盛美。烏得沒其實耶。雖然建學之制。新學之攻。諸公已智及之矣。如曰以此為言。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抑知其所以建學之指乎。蓋文章特末技耳。科第亦假途耳。學者內而不外。本也。外而不內。古乎。入是學也。盍思夫若至闕里。若覩孔墻。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退而思之。為顏為曾者何人。歸而求之。為伋為軻者何人。必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如吾漳之高東溪。顏定肅。聲名節槩。耿耿天地間。是則建學之意。亦余邑宰之所顧望也。庶幾是學。不為徒建云。故此筆而為之書。

宋朱晦菴集漳州龍巖縣學記

漳州龍巖縣學。皇祐初置。其後遷徙不常。遂以廢壞。蓋三十有餘年。而丞某君某。始復營建。迨代去。不克就。溫陵曾君祕來嗣其職。乃因其緒而成之。凡為屋若干楹。殿堂門廡師生之舍。無一不具。淳熙九年某月某日。既率其諸生以奠菜于先聖先師。而以書來求記。且曰。願有教也。予聞龍巖為縣。斗辟介於兩越之間。俗故窮陋。其為士者雖或負聰明樸茂之姿。而莫有開之以聖賢之學。是以自其為縣以來。今數

百年。未聞有以道義功烈顯於時者。豈其材之不足哉。殆爲吏者未有以興起之也。今二君相繼貳令於此。乃能深以學化民爲己任。其志既美矣。而曾君又書從吾友石許諸君遊。是必能誦其所聞以先後之者。此己之士。其庶幾乎。乃爲之書其本末。而因以告其諸生曰。夫所謂聖賢之學者。非有難知難能之事也。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以脩其身。而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以窮事物之理而已。是二端者豈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特怵迫於俯仰衣食之資而不暇顧。誘奪於場屋雕篆之習而不及爲爾。夫徇區區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責於己者。固己悖矣。況其所徇又未必果可求也。二三子循己事而觀之。則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而一用其力於吾之所謂者乎。使吾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行日篤。而身無不脩也。求師取友頌詩讀書之趣日深。而理無不得也。則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達於天下。將無所處而不當。固不必求道義功烈之顯於時。而根深末茂。實大聲閎。將有自然不可揜者矣。嗚呼。是說也。曾君蓋亦嘗爲二三子言之矣。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與勉焉。而書所謂數學半者。又曾君所宜深念也。其亦由是而勉旃哉。十年二月甲寅。新安朱熹記。元程雪樓集漳州路重建學記　異時東南之學行天下。漳爲文公過化之地。學宮禮樂他郡則之。按宋慶曆二年始建學于州治之東南。政和間移置治左。紹興九年復慶曆舊基中。燬于兵。至元二十有八年。重建禮殿。孑然於草莽瓦礫中。卑庳苟且。過者不知其爲夫子之宮也。聖上龍飛。首詔各道肅政廉訪司勉勵學校。雷行風動。其曷敢不共。僉事趙君弘道分司南還。亟稱漳學興復一出郡博士鄭廷煒之力。廷煒以二十九年夏五月涖來。時廟之東西各有隙地。有司據之以聽訟。以畜馬。廷煒喟然曰。此而不復。不可以爲學。白于公歸。侵疆乃鳩工庀材。首崇殿宇。像四公十哲。明年儀門成。又明年學門洎東西廡成。又明年講堂成。脩高廣深。翼翼嚴嚴。廊塾垣墉。內外有截。几席炊爨。百須具備。郡人士又言屬縣廟學廢未復。廷煒造漳浦。班荆以祭。觀者感泣。是營是度。捐俸爲倡。而漳浦廟學亦成。長泰龍岩放焉。余聞而異之。既而漳之士以圖及創修顛末來求余記。於是弘道之言益信。惟學校廢壞比比相望。前修彫謝。大雅寂寥。持牒來爲校官。匽濤歲月。忽不著存。鄭君乃能不愧於其職。拮据捋荼。卒致完美。可謂難矣。方今遭逢聖明。敦儒崇化。無有遠邇。漳之士子。藏脩游息於斯。盍亦相與厲而行。精而業爲詞章者。毋拘拘於科舉。而用力乎詩書六藝之文。明理義者。毋嚟嚟於訓詁。而篤志乎聖賢體用之學。孝弟忠信以養之。禮義廉恥以維之。

求放心。默隨見而嚴恭祇畏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不至於古人不已。是則朝家建學立師之意。亦文公所望於漳之父老之裔孫也。抑文公記漳學教授廳壁有云。教授之爲職。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夫人能以自任不苟之心爲心。則天地萬物孰非吾事。況一學乎。鄭君蓋非苟然者。其自任之重。必能以是充之矣。鄭君莆人。紹興旌表孝子之孫。少擢進士第。文行皆可書。元貞元年四月朔記。宋劉後村集汀州重修學記　汀學凡三徙。今學創於紹興癸丑。太守長樂鄭公強也。甲子踰再周。脩廢者非一人。然皆量力惜費。不過支吾其將壓。藻飾其外觀。不旋踵又敝矣。寶祐戊午冬。詔以宗正丞兼吏部郎臨海胡公出牧。初謁先聖先師。周覽黌舍。踧踖動容。越明年己未。改元開慶。首繕大成殿。次門廡。濬藻池。架石梁。一準學制。次明倫堂。芳桂堂。稽古閣。御書閣。皆撤而新之。作正錄位。葺諸齋。祭器庫。經始於夏。落成於秋。凡用木石圬墁之工九千六百有奇。泉累若干緡石。於是汀士祠公于學。以配鄭公。而正錄鍾明之周必等百餘人來請余碑其事。余謝曰。歌脩存校。鄭人也。頌僖修泮。魯人也。爲蜀守作中和樂職之詩。亦蜀人王子淵也。諸君柰何謙巽屬筆於耄荒之叟乎。衆固請曰。汀莆相去非若秦越也。吾子非閩產歟。余辭不獲。則誦所聞以復曰。古者一鄉一國。必有善士。脩於家。游於校。舉選於鄉里。一鄉之善士也。楚之荀卿。齊之浮丘伯。伏生。魯之申公。一國之善士也。脩而至於子思。孟軻。則又天下之善士焉。瞻言茲土。尚論先賢。有擢紹聖乙科。崇寧詞科。上書入元祐黨籍者。有舉隱逸八行不可致。太守訪廬而拒不納者。有擢隆興甲科。歷館閣郎者。剛介不苟合。爲餘干之上客。考亭之畏友者。此三數公之立身制行。非諸君之東家丘乎。吏部公之崇儒恢學。非今日之常衮乎。諸君盍瞽於是。肄業於是。矜式前脩。熏陶至教。將見美俗成而異材出矣。嚴余與公並游三館。議者患士馳騖。罷遣京庠游學。公對延和力諫。出而補郡。其所崇尚如此。素蘊然也。衆皆竦聽。余又曰。自昔治汀者。類言其俗易動難安。公書抵余。但言士嗜學。民樂業而已。蓋公既私淑其秀孝。又勤拊其困窮。於士若民有百年之思。異時郡家常窘調度。至公均濟。倉增宿儲。廂禁卒給。全廩平糶。佑厚盜賞。力尚沛然。邦人言公清苦不自封殖。自下車積例券所入。別儲之以佐經費。人見其厚於士民也。不知其薄於己也。諸君併記之。學官何如。衆曰唯唯。公名大初。南海志蔣之奇撰廣州州學記　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詔以命臣之奇來治州事。始至下車。既見吏民。即謁先聖。明年仲春上丁。復行釋奠之禮。陟降廷阼。顧瞻學宮。多歷年

所堂廡庫陋隅與側陋師生所處曹其攸處講肄之次寖以毁廢怵然于心思所以完葺之會得鄉亭餘材悉輦置以充用先治兩廡次作講堂悅徒勸工不出旬月而兩廡翼如講堂耽如還顧夫子之殿盖卑圮不稱議道之堂亦復摧撓乃規廣其舊而大新其構然計費甚鉅遂以謀於漕司欣然聽許增與之金益市材用伐山浮海不期而集而番禺南海三劇邑令實分董其事尊精畢力日督月趣迺斷迺治迺途迺塈勞徠勸嚮功緒就畢越明年夏學成爲殿南嚮橫六楹縱四楹講堂議道堂及于兩序總四百二十有四楹於是與學之官與其正錄及凡在學之有職事者牆主而進曰學已完矣願有紀述以詔于後余曰此國學士大夫之職也其何敢辭然愚嘗竊觀古今綴文之士紀郡縣之學者盖亦多矣其言率未嘗及於夫子之道以開學者之聽明而止叙其營作之近功與夫教學之淺事非所先也古人所謂因事以陳辭者庶幾以是爲余之言焉余以謂夫子之道廣而大故極天地而不能以盖載夫子之道變而通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終窮彼其妙體存乎神而人莫之能原妙用藏乎易而人莫之能測盖自體而出焉則始於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其應也至於感而遂通自用而入焉則見於有爲有行問焉以言而其極也至於不行而至化而哉之存乎變則一闔一闢之謂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則往來不窮之謂也精焉而不已以至於日新是之謂盛德運焉而不窮以至於富有是之謂大業是以其言則爲詩書其行則爲禮樂其法則爲春秋其燕閒談說造次踐履則爲孝經論語而其妙則總之於易焉自子貢門人之高弟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所可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顏淵幾於聖者也而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則卓爾而難從奔軼絕塵則瞠若乎其後矣彼顏淵子貢之徒親見聖人而猶若是又況於聞而知之者乎故自夫子之没學而得其傳傳而得其意者孟軻氏揚雄氏而止耳至於荀況氏韓愈氏則擇焉而不精造焉而不醇吾未見其無疵也抑余又聞之有教無類立賢無方盖上之行教也無華夷之限天之生賢也無遠近之間韶之曲江越在荒服之日南介於外夷而猶有張九齡姜公輔之儔出焉豈以番禺之盛而獨無喆賢偉望之材見於世哉殆所以教養之道未盡其方耳番禺自古一都會也五嶺峙其北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群峯擁于後氣象雄偉非它州比繇漢以來實爲南越屈強一方最爲強國自高后武帝時雖力征經營而兵鋒之出嘗輒挫衄漢之名臣如陸賈嚴助終軍之徒皆嘗奉使而諭意焉彼椎結之尉佗方以蠻

夷大長老夫自處傳國五世九十餘年終以滅亡逮唐季之亂劉氏陟玢晟鋹四世竊據亦五十餘年窮奢侈酷刑罰誅近貴戮群弟以至失國其治褰淺不足稱列夫豈暇建庠序之事哉此其所以歷年之久而未有魁偉卓越之士聞於時者亦理然也庠序者國育材之地爲政者舍此而不務非知治者也夫謹簿書舉獄訟趣辦於目前而收功淺崇師儒興學校初雖若迂遠闊緩而其效嘗見於千百年之後雖至於衰亂之世而餘風遺烈猶未泯也務其近小而忽其遠大不可謂智是以衛颯下車必修庠序何武行部先即學宮彼盖知所本云自斯學之成會朝廷適除教官粵嗣導之往隆棟挺楹屹其山立衮衣峨冠望其雲至繇今以往將見人倫益以明禮義益以起而士之秀異者亦益以出則豈惟中州之人哉雖卉裳罽衣胡夷蠻貊猶將翔慶而趨風鼓舞而嚮化永綏南邦同底大道然後爲斯學之成也余既爲之記又繫以詩曰諸侯之學是謂泮水詩人所頌魯侯戾止獻馘於是獻囚於是采芹則美飲酒維旨淮夷來服獻予搜矣其贄維何元龜象齒區區魯邦陋無足紀維泮之興功烈如彼下逮鄭國學校不修青青子衿莫肯來游誰欲毀之僑告厥猶視其所召藥之則瘳我得吾師實獲所求首善于京其速置郵列在守長宣化承流德音不昭雖職之憂番禺之學莫原所作歲月其綿棟楹腐惡藩級板夷屋垣圮剝圖像之威弗丹弗雘聖經不謨束寘高閣講席其虛維塵漠漠譬彼弗殖萎其將落于嗟斯民誰啓誰覺釋老二氏尚能尊師豈伊吾儒曾是弗爲道廢若此其盍恥之振而起諸豈不在茲爰命鳩材僝工以時肇新兩序翼如翬飛載闢祠庭奐其輪而順指而化鬼設神施乃延師生來樂來奮匪慫伊教載笑載語籩豆有踐殽核維旅以安以偷禮儀具舉濟濟多士進退規矩夏絃春誦各得其所相彼錯薪有摧維楚遐不作人成是才諝在漢循吏時則文翁脩起學宮成都市中常衮在閩講導從容士比內州歲貢以充賢不天成有養自蒙誰謂越遠嘗同風憬彼夷蠻未順未從南交底寧猗學之功

章楶撰廣州府移學記

我宋統一海寓百有三十七年于茲矣崇文獎儒聖聖相繼其禮義之教道德之化薰陶漸染萬里一俗雖在窮荒之裔僻邦陋邑畎畝閭閻之人皆知誦詩書窮義理潔身砥礪以待鄉里之選躐高科取顯名者比比有之嗚呼盛矣哉二廣據五嶺之南凡四十餘州而番禺爲鉅鎮至於士人之知名者獨少而業文擢第又劣於他州其故何哉按州圖去京師四千七百里帶山並海依險阻以爲固秦漢以來常爲姦雄桀黠竊據其地其後廢國爲郡置吏統治

至者彈擊豪強鉏剪寇盜之不暇尚何及教化之事哉蓋水陸之道四達而番商海舶之所湊也群象珠玉異香靈藥珍麗瑋怪之物之所聚也四方之人雜居於市井輕身射利出沒波濤之間冒不測之險死且無悔彼既殖貨浩博而其效且速好義之心不能勝於欲利豈其勢之使然歟又其俗喜游樂不恥爭鬬婦代其夫訴訟足躡公庭如在其室家詭辭巧辯喧嘖誕謾被鞭笞而去者無日無之巨室父子或異居焉兄弟骨肉急難不相救少犯長老欺幼而不知以爲非也嫁娶間有無媒妁者而父母弗之禁也喪葬送終之禮犯分過厚蕩然無制朝富暮貧常甘心焉豈習俗之積久而朝廷之教化未孚歟抑長上之人不能廉己正身以先百姓使百姓無所視效歟此某所以日夜責躬自咎又痛爲廣人惜之也古者鄉黨都鄙莫不有學學者賢人之所止而禮義之所自出也故余始領職即以庠序爲先思與學士講論六經之言修飭五典之教明人倫親小民以風示境內漸摩礲錯期以歲月顧學舍在中城之西與尼寺相比迫近市廛喧譁冗雜殆非絃誦之所度地辨方又不合古制而轉運使傅公志康轉運判官馮公彥信亦嘗以是爲言一日諸生百有五十一人以狀來請極道郡學遷置非宜條其所以然之狀願輸金於官擇地而徙焉總會所輸之錢凡百有二十餘萬漕臺所助者半之於是爲之相攸經畫參攷陰陽家之說咸曰牙城東南隅有駐泊都監官廨直番山之前而風水且順建學聚徒此其吉地也若夫三代之學其略不可得而見孟軻氏去聖未遠止能道其命名之意爾禮記著四代養老之學有東西左右之辨而賈誼亦陳五學之說然所言者天子之學不及諸侯之制也是說疑漢儒穿鑿無所考證獨記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與今京師郡國建學之方無所乖戾然則位必東南理無疑矣於是爲之請於部使者既得報廼揆日聚土且辟且築募工分領而新之規摹無所變更也廣輪無所益損也先之以夫子之殿次之以義道之堂兩廡及門先後有序講堂最後爲其渠楹未具爾舊門之外隙地猶廣因作重門爲兩門之間又增建屋十四楹東西相向以爲客次小學直學之廬舍以乙亥十一月丁巳鳩工明年六月辛巳告成諸生求爲文以紀始末余勉從其請云嘗稽考載籍自晉唐以來守茲土者名臣鉅公不爲少矣治效偉蹟班班見於方策大抵多以清白稱至於勸學育材作新人物則寂然無聞考尋學校之迹宜其無觀也惟西城蕃市有夫子廟址慶曆中仁宗詔天下興學當時郡守奉行苟且即夫子廟以爲之而其制度迫隘不足以容生徒皇祐二年知州

事田瑜徙于州之東南始斥大之熙寧元年張田爲州懲儂知高之寇請增築東城而學爲城所侵因徙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而田卒其後郡人劉富納貲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始將完矣轉運陳安道鄙其庳陋止富勿修盡以官錢市良材而樸斲焉始構東屋四十楹有畸以爲生員廬舍太守程師孟繼成其在西者今開封尹蔣公穎叔初下車謁先聖憫棟宇之化壞懼廟貌之不嚴而議道講堂反卑於廊廡規圖經畫銳意於興作於是兩廡翼然植其旁大殿巍然起其中工告休而穎叔領六路漕輓之寄親爲撰記又系之以詩而二堂未喜宏偉乃以遺執政右丞蔡公公至未閱歲又改鎮東之命議道既建而講堂獨弗克就將去寓意于辭廟之移文諉後人以成其緒自庚午迄今七年矣歲月不謂不遠竟未如公之志甚哉事之難成也如此始余欲從諸生之請或者曰前日欲構一堂淹久尚爾今築基徙學成無期矣余以謂天下之事無難易顧爲之何如爾萬鈞之重可以并力舉也九仞之山可以累土成也不合衆智不能資聞見之廣不因人心豈足建長久之利哉是舉也微外臺倡其端別乘揆其業賓幕軍佐樂事而赴功則區區白髮之太守安能致其力哉雖然太守之於廣人可謂無負矣其欲成就諸生之才亦以勸矣因學之成告於諸生曰夫學不力不足以成德善不明不足以充擴其性誦孔孟之書學先王之道苟無至誠好善之實而不知性命死生之說外禍福輕富貴則何足以謂之君子儒哉文章可學而工也議論可講而到也巍科殊級可以力取也富貴利達可以苟得也此皆世俗之所貴彼所謂貴者非良貴也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存心心之所存四端而已不識其意不足以正心不正其心不足以修身不修其身不足以齊家至于治國平天下之道一本諸心而已矣諸生其勉焉若夫喪良心而逐外物君子謂之惑徇虛名而忘實行君子謂之盜盜可爲乎哉惑可久乎哉前日穎叔爲記論夫子之道以開諸生之聰明余今又陳正心誠意之方以破重外之惑諸生其與師友朝夕講論德誼寧心以明善琢磨言行使之內外如一暇日還家其長者當以是諄諄告子弟其少者當以是反復陳於父兄之前日切月劘使廣之風俗丕變如齊魯之國是太守之所望也雖然豈止於是而已哉異日諸生有能傑然獨立不以富貴介於心都高位據顯塗推廣所學以及天下之生靈使薦紳大夫傾心沫慕曰此番禺郡國生員也如是則太守亦有餘榮諸生其勉焉而無忘譚公經始之勤潭文初前通判此州紹聖丙子七月六日記

程矩撰學田記

熙寧四年春

三月。廣平程公以光祿卿直昭文館知州事。兼經略安撫市舶勸農等使。六月。詔寵治致。遷右諫議大夫。再居是任。不奪民息也。初公下車。延問諸生。講究風俗所宜去取者。然而可否之。教條警勸。若屈指而挈裘領也。公識略精給。舉無遺畫。以控制荒服。廣為都會。治府西偏。異俗雜處。貨積不可訾計。而無城郭以居。且創賊儂之毒。血肉㷫燼。殆無孑遺。廼經始裁築。而上可其奏。周環二十里。五十六日而土工畢。入嚮安處焉。昔不逞輩嘯集剽暴。必急於捕索。則泛諸海而遁矣。故有剖裂之刑。期於懲止。公晏若鎮靜。每懷衆息。此經畧安撫得其任也。遠人貿易琛貨之歸。舶艫相銜。按籍較舊為歲計之倍。此又市舶得其職也。公建議計丁出衆。不以貧富為差。是用驅游手。率趍南畝。窒詭避之狡穴。闔安土之常業。此又勸農得其理也。況復宣諭內志。使殊絕之域。如有聖人之化。以是注輦國酋長來斷天慶道館。無慮數百楹。用祝天子壽。然則虜威以制人。而閭門有違者。況其遠者乎。懋德以從政。而桀驁有循者。況其柔良者乎。習尚美惡由教之廢興也。一人篤善則及於家。而至於鄉。豈以提封而止焉。故曰俗之不刑。師帥之過也。公之聽斷。雖訟牒紛委。唯一言折之。而日不移數刻。庭間以寂。故優游多暇。闢視事之堂。中巷在列。切劘講解。其弗帥者視之。而知鄉道也。郡人試將作監主簿劉富居一日趨拜墀下曰。富有負郭不腴之土而廩庚居舍卒嘗改治之。總其直與廢為錢百五十萬。乞資于學官。懷化將軍辛押陀羅亦捐貲以完齋宇。復售田以增多之。其數亦埒富之入。且願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群處講學。庶太平德澤無遠邇之限也。夫厚哉之人。錐刀之末。何嘗俾而不爭之。至有以死生罪福夸說。脅誘則胠篋探囊。未嘗為之慽恨。豈有意於儒者之聚歛。然於是也。非狃陶教化而輒寤者哉。夫聖賢之道。雖充足於己。而油然樂於胷中。必恃食以生。始公以圭田之收。繼生員之給。今有不待戒告而願贍其用。是可語於善也。噫。子產為鄭三年。與人以田疇之殖。子弟之誨誦之。然其初也。怨怒亦至。公則不然。錄庚止而久之。民畏民愛。一之而已矣。豈詩所謂豈弟君子者耶。矩斷承之恭書判官事。實詳其所謂目得以記之。若頃畝塲畔租賦之計。悉識諸碑陰。七年四月十六日記。王十朋梅溪集廣州重建學記　聖人之道合內外。初無華夷遐邇之間。不幸無時與位。道不得而行。必待後世右文之主。儒學名世之臣。以主盟吾道。樂育人才為己任。然後斯文有傳與王化並遐。吾夫子以天縱將聖。生于晚周之季。木鐸之教。止行乎洙泗三千之徒。所過之化。僅及於歷聘七十二國。嘗慨然欲居九夷。蠻人不知其

志。誠以為陋。嗚呼。使夫子居之。何異坐杏壇之上。化雕題為冠裳。變鴂舌為弦誦。濟濟洋洋。是亦鄒魯也。何陋之有。炎漢李唐之君。尚文崇儒。文翁常衮。以儒為郡。咸能興學官。登諸生。授以詩書。至變蜀閩。同風洙泗。唯南粤去王都為最遠。至仁如唐虞。有所不能柔。漢晉隋唐間雖號為一統。然德薄化淺。聲教不能暨朔南。每牧名臣。雖清白如吳隱之。剛正如宋廣平。成者治績。而庠序之事闕焉。是宜袞衣博帶。射策決科之士不能與閩蜀侔盛也。宋興。混一海宇。臣妾僭偽。南海四世之劉。面縛闕下。敎而不誅。變汙染之俗。為禮義之地。慶曆間。詔天下立學。番禺僅能修夫子廟以應故事。至皇祐間。始建學于郡之東南隅。熙寧初。徙于西。紹聖初。守臣章楶改創新學。然規摹未宏。不足以容多士。與雄大之府弗稱。乾道三年。詔前右正言龔公茂良。自憲臺為方伯。下車之初。務先風化。明年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顧瞻祠宇庳陋。楹桷頹圮。繪像不如禮。豆籩簠簋。無餘地可陳廊廡迫隘。至不容折旋。講肄之所。去殿庭不咫尺。升者病之。公喟然謂諸生曰。治孰有急於此乎。於是始議改造。即番山之趾。以為堂閣。御書於其上。東西十一楹。南北九之。庭之下什伯。其初增闢兩廡。倍其舊。六齋對峙。前繪從祀像。置番禺南海二縣學于後。惟大成殿仍舊規而加葺之。藻繡煥然。修於他所。門以櫺星。縁以周垣。大江橫其前。協泮水之制。貲出激賞公庫撙節之數。憲漕舶三司助以羨緡。斂不民及。經始於夏四月。訖工於日南至。行釋菜鄉飲禮以落之。明年公召還。道溫陵。謂守臣王某曰。公為我記其畧。某與公嘗同事史館。稔知其為人。貌和氣平。蓋一謹厚者耳。及為天子言事官。正色立朝。排姦慝甚力。視棄官爵如脫弊屣。至今朝野語正人必稱公。出典大藩。又能行其所學。不鄙夷遐方僻壤之民。廣儒宮以教之。可謂儒者矣。郡博士曰與諸生登忠恕堂。明一貫之道。講論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於正心誠意間。移孝為忠。盡臣子之大節。上不負天子。下不負賢師帥所以教化作成者。異日楊王庭立名節。姓名光史冊。如張曲江。姜日南。余襄公者。不一而足。又豈止讀紙上語。工文詞。取科第。抗衡上國而已哉。於是乎書。公字實之。興化人。今為江西帥云。乾道七年正月記。廣州府圖經志。揭傒斯撰增城縣重修儒學記　入其邑。人民聚。田野闢。學校修。其政可知也。廣之增城。孔子廟。火于兵。已。進士李肖龍刻木主祠於士人鄭聰老之家。鄭遂徙其宅為學。歷五十餘歲。未有能復之者。至順二年。前翰林從事盱江左祥蘇廣州香山令。潮州路經歷。加奉議大夫。尹增城。首謁學。視湫隘傾圮。遷東莞陳元諒事教是學。賢士也。合謀遷之。得故址

於城西冲霄門外。百八十步。面鳳臺負龜山。水縈廻如帶。於是列士輸財。群工効能。顧濟陽復買其材。顧宗與張僕道。李觀壽。李惟祐。鄭元善董其役。始是年冬。訖明年秋。凡為殿六楹。崇四尋有三寸。廣延有五尺。深如廣而去其延有八尺。堂十楹。崇三仞七寸有半。廣十有一。延七尺有五寸。深視廣而去八延六尺有五寸。門之楹如堂之數。崇不及仞三尺四寸有半。廣如之。深不及延二尺有五寸。左右為廡。皆十有二楹。崇一仞有一尺。深二延有二尺。堂之西偏。補鄉先賢崔清獻公。祠四楹。崇二仞有一尺。廣二延有八尺。深如廣而去其二尺。內環崇墉。外絛松竹。堂北有山。又植松五千餘株。其巔可俯覽一邑之勝。乃休工息徒。以釋菜禮吉成于先聖先師。崇儒師使中其教。復諸生使脩其業。和人民使獲其所。而政聲作矣。又因邑士南雄路教授李顯求刻石之文京師。以著久遠。遂告之曰。學校者。所以明聖人之道之地也。道非聖人所獨得。非有愚智遠邇古今之間。學則至焉。增城雖僻在嶺表。聲名文物與中州等。而不能以聖人之學立其身。棄其身者也。不能以聖人之治治其民。棄其民者也。棄其身者殃。棄其民者亡。故立身莫先於學。治民莫先於興學。左君治香山。既能以興學為首務。今又以治增城。弗棄其民矣。不知二邑之士。皆能有以立其身矣乎。重為吉曰。夫子萬世南面。享天子之禮樂。天下皆知為聖矣。而增城既廟祀夫子。又祠崔公。豈不以為賢乎。賢如崔公則祠之。況不止如崔公者乎。君子亦務學哉。至順三年十月日記。

連桂州志陳晋撰連州遷學記　溫陵留侯。守連州之明年。民歌于途。士誦于校。廼遷學于治城南。因邦人之請也。將造侯。以書與圖來曰。連山水之秀名天下。蓋自唐賢以記詠發之。繇是文風日振。為名進士者。代不乏人。至國朝尤盛。見諸錢學士希白所為書堂記。班班可紀。而邇來人物少不如昔。故議者咸以郡庠斗僻一隅。氣象聲律為言。城南有列秀亭。廼丞相紫巖先生張公寓所游憩之地。而扁牓則其子宣公南軒先生之手澤也。其地爽塏而平衍。一水縈廻。四山環揖。宛然古頖宮規制。殆天造神設若有所待者。既定遷議。更發帑廩為之倡。邦人喜夙心之一旦獲也。相率捐金。唯恐後艱。使李公華實為是邦決曹掾。遠致五十萬以助。連師彭公鉉常平使者黃公嵩聞而題之。亦各致二十萬。事力既裕。百堵皆作。於是有殿有廡。有堂有序。門有橋。射有圃。御書有閣。禮器有庫。齋廬庖湢。靡所不具。又祠先賢于學之左。仍亭其前。以有列秀之舊。風氣宣洩。人心作興。詵詵成材。或者其昉乎是歟。顧為我識歲月。且有以惠告于連之人。晋接不敏。何以辱此。而重辭侯命。竊謂連舊隸湖南。湖南學者宗南軒。而此地又嘗經其品題。然則是學之遷。夫豈偶然哉。抑聞先生之學。得之五峯。以仁為天地之全體。以弘毅為求仁之妙法。所謂豁然大觀以見其體。卓然有立不同其波。學者亦嘗從事於斯乎。今其書。家蓄而人誦。誠能力探精索。繇五峯之門。遡伊洛之庭。上有以闚見洙泗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則其於藏脩游息之間。必有所警發。他日之所成就。亦必光明俊偉有大可觀。而非直區區業文為名進士而已。山川炳靈。當為是乎在。侯尚且見之。惟爾連之士勉之。侯名元長。丞相忠宣公之孫。所至有惠愛。其治連也。會鄰寇為暴。畢力捍禦州以無事。調度煩費之餘。又能興此鉅役。此尤可書。是役也。學職蔡之武。高子儀。廖挺。陳濟時。陳用中。黃甲。劉念祖。陳自信。分任程督。權司理連山簿尉顏純。領掌出納。凡僦工市材。率祗私直。吏一不得與。而經理規畫。則郡博士范會之之力云。端平三年。夏五月甲寅。記。

循陽志宋李仲者撰古循重修儒學記　大哉乾元。孔子之道集其大至哉坤元。孔子之聖並其至。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蓋孔子之道。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維持三綱五常。所以明人倫者也。其流傳斯道。亘萬世而無窮者。舍儒而誰歸。自古帝王

作成人材。旁求儒雅。無非自學校中來。學校乃風化之本原。其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先務也。欽惟皇元。德配乾坤。明並日月。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建國之初。首重儒道。加封先聖以大成之號。立萬世為治之本根。內而國學。外而郡庠書院學校。設官分職。教養生徒。化民成俗。迄今已有年矣。日降德音。宣諭憲司郡守。勉勵學校。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舟車所至。路府州縣。應有學校去處。無不畢舉。惟循州學廟。昔在郡之北隅。鰲山巍其後。龍川橫其前。其興也。屬夫宋之嘉泰。其圮也。在至元之年已。重罹凶悖。遂成廢土。後市李守舊宅權為廟學。經今四十祺。郡侯徐公震來守於此。始至。進謁堂下。視其屋宇褊狹。不稱廟學制度。俯仰太息。而有志焉。期年政成。公私事簡。民裕財足。侯乃闢故址於淺煙衰草之間。倩工師於江左嶺表之外。度材鳩匠。復其舊地而一新之。以延祐戊午冬始事。越己未秋落成。殿庭崇邃。堂宇廣深。神位清嚴。廊廡宏敞。與夫晨門樓宿。師生齋房。無一不備。既而文籍定。堂僕給田。而養贍之。圖為經久之計。郡之士民父老。相與聚觀而嘆。言曰。侯之興學。所以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相率立石而為記。吾故曰。昔者文翁守蜀而興學。天下郡國傚效之。晏殊守南京

興學。而天下學校自殊盛。田錫知陸州。下車建孔子祠。民皆務學。倪若水爲下州刺史。增修孔子廟。風化興行。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大起學校。揚名於世。侯與諸公。世之相後數百餘載。地之相去數千餘里。其官同志同而道同。君合符節。豈非千載一人也耶。蓋時有古今。道無古今。所以酌古准今者。賢方伯也。列侯大興脩學。非徒誇壯觀。飾游聲而已。正所以布宣聖天子之命教者也。實斯土斯文之幸歟。愚故特序其本末而悉書之。然非特明侯之志以勵脩民。且將以風天下之凡爲郡縣守令者。皆以侯之心爲心焉。則聖人之教。聖人之化。不憂其不明於世矣。延祐陸年。歲在己未。良月九日記。

耶律澗撰古循脩學復田記

皇元崇學右文以教養人材爲急務。世祖皇帝以來。累詔天下郡邑贍學田土。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粮。以供春秋祭祀。修造廟宇。與夫師生廩饍。貧寒老病之士皆有所養。惟慮有司奉行。不能仰體德意。視學校爲虛文。教養爲餘事。莫之究心焉。郡循爲廣海僻壤。去天萬里。聲教所暨。無遠弗屆。前守東岡徐公奉議。改剏學宇。規模宏壯。雖今十有四年。而士類晨星。文風不振。㨿厥所由。學廩缺乏。有教無養。其何以勉勵作興焉。若稽簿書。元額較今所收。十不存一。往往爲豪黠所有。重以貪汙嗜利。私其積結。頭乃

巧爲之証㨿。以遂其姦欺。致使贍士田土。皆歸于強有力之家矣。然天相斯文。否極必泰。郡侯幹羅思奉議。涖政以來。謂學校乃風化之樞機。綱常之根本。思有以鼓舞而作新之。於是附郭佃居學地之民三百餘戶。若有所感發興起。不待號召。咸願倍蓰增其租入。佃耕者亦如之。乃若豪民耶士達者。聞風攝畏。亦自首于公。以所㨿龍川地售于濟渡堂之直。悉償學而歸其侵疆。及徼排年所侵之入。鈔以中統計者。二千二百一十三兩。併今歲佃租三百八十五兩。倘非我侯崇篤道義。至公無私。使其下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詎能至是哉。嗟夫。禮義廉恥之心。人孰無之。爲政者皆能以侯之心爲心。將見行者讓路。耕者讓畔。而攘竊侵奪之風。何自而生乎。侯又以所增計其贏餘。凡器之簠簋籩豆罍彝之用。編竹陶瓦者則銅而鑄之。殿之門牕柱石神倉之既樸斲而丹雘者。則漆而新之。大成扁榜金而飾之。增屏垣墻宇而完之。先賢有祠。教授有廳。且爲酌量教官儒職之廩俸。大小生員之行供。則士有養而教日興矣。予忝貳政是邦。故嘗樂成其志。士友請記于石。愚不能文。姑摭其實而書之。無謏辭。且爲言曰。予聞是邦先賢有二羅者。乃祖若孫。相繼而作。一拜翰林。一擢探花。皆表然著見於後世。其餘光明俊偉。代不乏人。脩之士由是作興。其必有接武翰林探花者出。亦必曰。我侯敦教育材之力也。侯爲政廉明。興利除害。具有偉績。百姓歌之。然記爲學作故寘碁。若夫新增田地之租。續置器物之數。具列于碑陰。旹至順三年。歲次壬申。八月朔日記。

陳次升撰循州興寧縣學記

上御極之十九年。壺山方公帥東廣。爲屬郡循之興寧擇令。閱吏籍見封川尉陳君湯扶將滿。曰此吾端平初程士別頭所取進士也。薦員及格宜爲令。辟之來。戴拜俞音。越二年。令祗邑事一之日。謁先聖先師于學。顧瞻殿宇湫隘。齋館頹圮。士無所肄其業。方有意教道。以厲士俗。而邑絓兵火。財一星周。燒痍方補。主意未回。不敢亟議土木之役。首於弊事。苗耨芟薙。皇皇然膏枯醒暍。加惠田里。二考甫報政。適當大比興賢之年。爰進諸生而經畫之。先是學宮在縣治之左。去公廨百餘步。嘉定初。徙于闤闠之中。與安王易地而居。庚寅燬于兵。衿佩絃誦之地。莽爲兵壘。曾趙二令尹。僅綿蕞數椽之宮。姑以存學之云耳。至是鼎剏大成殿于舊學之基。復武安王于故廬。令劉倅金二十萬。米五百斗爲之倡。士旅翕然和之。崇門大殿。屹乎其高。旁列齋舍。明靚閎敞。冠蓋雲集。偕展前時。爲之講說以誘其衷。爲之課試以玉其成。初塑夫子之像。有湖湘舊識。所謂素王容津津津喜之兆。是詔果有聯名貢南宮者。士相率以賀曰。

賢令尹之衣鉢。庶其有傳乎。令亦自賀曰。幸而歲薦有人。庶其無負詩書元帥之所託乎。職事鍾𢹂等。持書請識顛末。余曰。令之所望於循之士者豈特進取而已。鄒魯之門以言行寡悔尤爲祿。而深詆其徒之干祿。以仁義忠信爲天爵。而弗許夫人之要爵。豈非以身並三材。有不任之責。心涵萬善。有不貲之富。無所願乎其外歟。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廢。有志於致君澤民者。非科目不足以自見。子程子固嘗許人從事科舉。特戒之以絕利之一源。子朱子未嘗不業進士。不失爲傳聖賢之正統。士之藏修息游者。要無出於言行之祿。仁義忠信之爵。知修於家。而不壞於天子之庭而已矣。謂余不信。則有是郡所刊令之先世諫議公讜論一書在。

何民先撰興寧縣儒學復田記

昔之善治者務教化。教化必自學校始。漢文翁。唐歐陽詹。是以教必有養。苟無其養。教焉施。炎趙以來。應郡邑學各實以田。嶺海雖僻遠。亦如之。興寧爲廣東著邑。邑故有學。學故有田。泰定丙寅二月朔邑長進義田當令尹張承務綺。簿尉李從仕崇高。率其屬祇謁學宮。禮畢升堂。見學舍弗理。訊諸生學廩幾何。教諭陳希旦等揖而進曰。若稽古田計一十有六號。山泊塘俱與焉。至元丙子後。海濱未寧。章逢散逸。前教諭陳米護其籍器貯而藏[illegible]。遷出之。邉幅徵廣。韋末漸滅。乃陳

縣易之以撤。又不幸奪于強有力時攜學事朱文冨直學羅漢南。嗚乎當塗尋得教諭黎子春力復之。所存纔士號爾。歲收米僅二十四石五斗。山塘租鈔七十緡。未復者過半。皆良田也。第仕于此邦者。往往攜植豪黠。畏勢忽義。漫不之省。職教者又虞其中傷。噤莫敢言。亦莫克伸。以致祭祀。教養。修造。常不給焉。三大夫聞其言。憮然曰。是非吾儕責歟。聖朝崇學校。育人材。輿科目。贍學地土。諸人無得侵奪。明詔如日。孰敢干之。所以畀付者謂何而可後乎。閱籍覆畝即以暴賓參稽商之。君曰然。是誠在官不在學。遂下令悉力經理。惟明惟果。仍誘其衷。由是豪民肅全典。蕭吏文等。既懾且悔。自晉于公。盡歸侵疆。是歲冬除元數外。米之增石。一百三十有餘。鈔之增貫。二百二十有五。倍蓰於前。倘非諸君崇道篤。爲義勇。存心公。疑力定。安能至是哉。寧一邑且如是。他日推而一路一道可知已。昔范公尹襄縣。爲學買田。熊君作江山縣尉。倡建縣學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嗟夫。好義之心。人所同也。聞風者可以勸矣。使後之士者擴而充之。何患人心之不化。學校之不興歟。始予至五羊。聞吳司爲廣學復茶山。嘖嘖嘆羨。今復見興寧此事。爲彼易。爲此難。諸公能其所難。偉哉。所以惠邑學者至矣。抑田未復時務在於養。田既復時務

在於教學之士友。自令先飫乎仁義。嚌嚅乎道德。日講明乎正心誠意之學。修齊治平之理。養其大者。無養其小者。是乃邦大夫學道愛人之初意。國家作養人材之深望也。尚懋之哉。鄉友邑簿李象明書來屬予記。予嘉乃事。故爲書之。若夫田若干畝。塘若干所。某號某至某都某村。碑陰悉已。不書。新昌志虞元撰重修州學記　皇元一統。車書之同。聲名文物之盛。詩書禮樂之富。所以經緯天地。綱維人紀。陶斯民於泰和之域。開萬世太平之基。實吾夫子在天之靈。赫赫然相之。其六經方策之施於用。如日月之明。四時之行。則萬代之有宮墻。可不備宗廟之富。百官之美。今郡邑之有學校。其尊隆於祀典。崇尚於禮文。春秋俎豆之薦陳。朔望班僚之致敬。炳烈乎圭章之像。鏗鏘乎金石之音。由乎肅恭。禮無不備。可謂集大成於今日矣。新州爲廣東之屬郡。文廟興於歲月之悠久。禮殿傾於風雨之震凌。廊廡荒涼。齋舍蕪穢。累政藐然過之而不經意者無他。治郡非文藝。修泮宮之未遑嘗僕耳。彼豈不知夫學校風化之原。政治之本。詩書禮樂之所由興。文章政事之所由出。口孔孟而心管商者。胸中無國子監也。鍾山同知武春李公漢傑。下車而知爲政之先務。皇皇乎學宮之是修。不踰年。而禮殿之廢者與兩楹之仆者舉。黄篆朱戶。儼然供帳服御之居。畫棟丹

楹。炯乎彩色施彰之嚴。匠工告訖。於士後士學快覩於落成。輪奐一新。規模鼎新。非爲觀美。端係化源。起心上之經綸。見眼前之突兀。向也學粮以適負告乏。今則增羨四百六十餘石。而有奇。祭器之缺。畧弗完。今則鑄就二百二十餘件。而具備。將使絃歌之聲。接乎鄰境。木鐸之教。振於南邦。倘畫行六經之言。識可覩一州之政。士薰陶於禮義。農鼓舞於耕桑。化緣棣於賣刀買犢之場。爾官府施偃武修文之治。民改過而遷善。俗反古以還淳。以是而作州。誠有德於新民者也。昔漢之文翁興學校。而蜀郡化。鄒魯之風。魯之禧侯修泮宮而魯人賦詩歌之美。李侯今之用心。當不遜二子下。而又學正陳漢孫桐興成之。是可嘉尚。每嘆夫今之從者皆朱墨之與曹錢穀之與諏。日與胥吏較得失。顧弗首胼目於不附己者之側以顛倒是非角勝負。競爭以取贏。奚暇論得失於政治理興廢於學校哉。大抵有得於聖賢之學者。深造乎道義之源。役心於貨科之徒者。僅有於申韓之事。士大夫之得位。能以詩書禮樂之澤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胥孔孟之筆舌。使學者游詠於聖門。造其庭如至鄒魯。升其堂若聞韶濩。禮行於揖遜。教成於漸摩。士之以明經進士者。由於州達於邦國。以師範明身教。以文雅經邦政。力行乎致君澤民之事。以成治功。能知是。謂李侯之教育

可乎。老書生牧乎侯之鄰邦。嘉侯有修泮宮之能。由友人鄭康斗之有請也。致魯人之歌詠。將以風天下而爲之記。泰定丁卯良月日　又聖詔加封大成之號。天曆二年。本州命工雕刊詔旨。志諸石。建亭於郡庠泮水橋門之前。豎碑其中。亭廢乃遷碑于大成殿之側立焉。上天眷命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祠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爲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施行。金牌玉振。集厥大成。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皇上即位之初。未遑他務。汲汲以尚文爲第一義。首明教化之本。特發玉音。加封孔聖。猗歟盛哉。迺者重臣入奏。宜令天下學院。起立碑石。俾後來知勸。用心儒業。是舉也不惟闕里榮之。天下榮之。不惟天下榮之。後世榮之。臣等忝守新昌。恭承明詔。謹率郡僚嘉與邦人鐫之堅珉。樹于郡學。以是方來傳之不朽。贊曰。大哉元乎。混一疆宇。至哉聖乎。斯文宗主。大成加封。可謂全美。孔道彰彰。文風振起。天下士民。莫不鼓舞。宸奎炳煥。照耀千古。億萬斯年。永延聖祚。陽江縣志　丁璉撰移建州學記　古之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出於上之風化。然其本

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八

陌 洪武正韻莫白切。田間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又市中街亦曰陌。亦作佰。顧野王玉篇莫百切。阡陌也。吳棫韻補叶音末各切。鼂錯傳收牧入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又莫筆切。路也。蘇內翰九日湖上詩。婧然如靜女。不肯傍阡陌。華閒閒牙音。雲表已飛役。楊桓六書統　明舉百畝閒路也。从𨸏从百。又千井爲阡。百井爲陌。統注　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通作佰。前志秦孝公開阡佰。前匡衡傳。南以閩佰爲界。師古曰。佰者田東西界閒者。佰之名也。倪鏜六書類釋。佰之言百也。遂洫縱而徑涂亦縱。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陌矣。廣韻莫北切。字滲傳義通作百。韻會定正明格切。注見阡字。字切明格。明民眠陌。千家姓又姓。

篆書 百（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陌（徐鉉篆韻。）

隸書 佰（丁魴碑。見漢隸字源。）

草書 佰（張錦。漢。）佰（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阡陌 事物紀原。史記秦紀曰。孝公十二年開阡陌東地渡洛。又商君傳曰。商鞅相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始皇紀。太史公曰。昭襄已立四年。初爲田開阡陌。史記蔡澤傳。澤曰。商君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四十一注。索隱曰。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河東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縣爲田開阡陌。朱子語類。陳仲亨問阡陌。先生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都是一个橫得在。一个直得在。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但有陌。若十个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是恁地閒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使人兼捆促互。而今商鞅卻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齊整。這開字非開創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卻說寬鄉爲 爲阡陌。東萊論井田引蔡澤傳兩句。然又卻多方回互說從那 意上去。又曰。或問井田阡陌。先生曰。已前人都錯看了。某嘗 一陌看百 阡看千也。井田之夫。一夫百畝。則爲遂。遂上有徑。此是 爲陌。十夫爲溝。溝上有畛。此是橫爲阡。積此而往。百夫爲畝則 洫上有 又爲陌。千夫十萬畝。則爲澮。澮上有道。道橫又爲阡 閒之。乃是 於田既不存。使以此物爲無用。一切破蕩了。蔡澤傳 阡陌乃是如此。非謂變井田爲阡陌也。又曰。商君廢井田開 皆謂廢古井田。開今阡陌也。阡陌乃是井田中許多溝洫澮道路。而商君壞之耳。蔡澤傳云。廢壞井田。決裂阡陌。此其證也。虞騰開評漢書項羽贊載賈生過秦論云。先起阡陌之中。陌字讀者往往皆作錢陌之陌。然顏師古不音。又史記只作阡佰。以是知本是千百字。漢書讀爲阡陌。只合作如字讀也。朱晦庵集。開阡陌辨。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之意。皆以開爲開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曠者宜修阡陌。戶繁鄉狹者則復井田。蓋亦以阡陌爲秦制。井田爲古法。此恐未得其事之實也。按阡陌者。舊說以爲田閒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狹。辨其橫從。以通人物之往來。即周禮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畝夫家之數考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閒百畝。洫閒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溝澮橫而畛道亦橫。則溝閒千畝。澮閒

千夫。而畛道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萬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亦皆四周。則阡陌之名。疑亦因橫從而命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二軌。路三軌。則幾二丈矣。此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泄。備水旱。爲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爲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太廣。而不得爲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聽民兼并買賣。以盡人力。墾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遺。以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歸授。以絕煩擾欺隱之姦。使地 。而田皆出稅。以覈陰據自私之幸。此其爲計。正猶楊炎疾浮戶之 且庸以爲兩稅。蓋一時之害雖除。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 盡矣。故 以傳皆云。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 阡陌以青 之業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者。乃破壞

剗削之意。而非創置建[illegible]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置矣。所[illegible]者以衆[illegible]心竊據之姦也。所謂黔生民之業者。以無歸授取予之[illegible]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言尤爲明白。且先王疆理[illegible]夕以爲民。故其田間之道。有經有緯。不得無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則隨地爲田。隨田爲路。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者。或乃以漢世猶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開。亦其曠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使於往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復如先王之舊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田連阡陌。而請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迹猶有可考者。顧一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可不惜也哉。

畢陌

程大昌雍録。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岐周既爲一地。則畢郢之名設會兩出。亦當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爲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爲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者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按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此說而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予於是取此數說者而參求之。長安有畢陌。咸陽又有畢原。則原之爲地。亘渭南北有之。故古記於畢。皆著文武葬地者。因畢名兩出而亦兩傳也。此其誤之所起也。若以人情言之。文都豐。武都鎬。豐鎬與杜相屬。則皇覽謂文王葬于渭南者。其理順也。文王既葬渭南。則周公葬畢。必附文墓矣。劉向傳臣瓚引汲郡古文爲據。曰畢西於豐三十里。則地爲渭南甚明。安陵有大冢。皇覽明指其爲秦文王墓。安陵在咸陽。則渭北之文冢。其不爲周文而爲秦[illegible]可據矣。又唐令狐亘跡曰。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則武王所葬[illegible]陌。又可據矣。若夫郢之一地。尤難究的。安陵有程地者。伯林父於山傳姓焉。或以孟子之畢郢爲安陵之畢程。故人多信之。然其理不然也。河南亦有上[illegible]聚。蓋伯林父族世之在安陵者。隨平王遷洛。而聚居此地也。則程自爲程。[illegible]不爲郢。安得謂畢爲程耶。設使程可名郢。郢在渭北。不與渭南鎬聚相屬。自無由兼稱畢郢也。至於畢原也者。語出左氏曰。畢原[illegible]八之昭也。是文王四子分封四國。而爲四侯者也。畢之與原既非一[illegible]冒見畢原之語。必因其地有原名畢。故名之以爲畢原。而夫原畢。兩國未必同在此地也。通元和一志。皆李吉甫爲之。而周公之墓亦遂兩出。一云在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一云在咸陽縣北十三里。則是自相殊異。可以見其不的矣。予故知其展轉生誤。皆起於畢名之兩出也。

陜陌

東漢書郡國志。陜有陜陌。博物記。二伯所分。

五城陌

東漢書郡國志。常山國高邑有千秋亭。五城陌。光武即位於此矣。元一統志。陌在柏鄉縣北十八里。漢光武即位處。有二石翁仲尚在。至今真定府趙州境內。

黃亭陌

河南志鞏縣西南有黃亭。又有黃亭陌。

鳴條陌

太平寰宇記。鳴條陌。在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按地理志云。鳴條陌在安邑西北。尚書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陑在河曲之南。其地在縣北二十里是也。

郏鄏陌

洛陽名園記。苗帥園有郏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

宫槐陌

莊季裕鷄肋編。王摩詰畫其所居輞川。有宫槐陌。唐王維詩。宫槐陌。仄逕蔭宫槐。幽陰多綠苔。膺門但迎掃。畏有山僧來。裴迪詩。宫槐陌。門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秋來山雨多。落葉無人掃。

闕陌

漢書注。衛傳。南以闕陌爲界。陌者。伯之名。伯與陌同。

錢陌

事物紀原。自古用錢貫皆以千。百皆以足。梁武帝時自破領以東八十爲陌。名東錢。江郢以上七十名西錢。京師九十名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而人不從。錢陌亦少。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錢以八十爲陌。蓋自梁始也。其事見通典。唐昭宗時。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河南府以八百爲貫。筆談曰。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以七十七爲陌。謂之省陌。蓋自五代漢始也。迄今四方。民間市易所用。尤爲八品。不可勝述也。類數唐史。憲宗元和二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後吴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illegible]度支以贍軍。後民間墊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illegible]一兩。糶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外給用。每緡墊八十。昭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爲貫。每百纔八十五。河南以八十爲百云。五代史周太

祖用兵西方。王章供饋軍旅，以濟其乏。然征利剥下，民甚苦之。往時民租一石輸二升為雀鼠耗，章乃增二斗為省耗，緡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減其出者陌三錢，為七十七陌。珍席放談：唐末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南八十，五代皆以八十為陌。漢王章建議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輸官，皆陌猶用八十，乃餘制也。溫革瑣碎錄：今之數錢百錢謂之百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為墊錢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百。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七十七為百。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者。唐開元錢重二銖四絫，今蜀郡亦以十絫為一銖，絫乃古絫字，傳之誤耳。

除陌

舊唐書食貨志：建中四年，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筭二十，益加筭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換者，約錢為率筭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筭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取其家貲。法既行，時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隱盜。公家所入，曾不得半，而怨讟之聲囂然滿於天下。新唐書盧杞傳：趙贊術窮，於是間除陌之暴縱矣。其法屋二架為間，差稅之，上者二

千，中千，下五百。吏執筭入第室計之，隱不盡率二架抵罪，告者以錢五萬畀之。凡公私貿（莫候切）易，舊法率千錢筭二十，請加五十。主儈會合市人注所售入其筭有司。其自相市為私籍，自言隱不盡，率千錢沒二萬，告者以萬錢畀之。由是主儈得操其私以為姦，公上所入常不得半，而恨誹之聲滿天下。及涇師亂，呼於市曰：不奪而商人僦（即就切）質矣，不稅而閒架除陌矣。其倡和造化以召怨誕（尸達切，又市連切）亂，皆盧杞為之。

伍陌

韓書注：行杖者曰五百，本作五陌。伍者，當也。陌者，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驅除者。

紫陌

唐音賈至詩：銀燭朝天紫陌長。劉禹錫詩：紫陌紅塵拂面來。趙書：佛圖澄建武末卒，葬鄴西紫陌，先造生墓已數年矣。

綺陌

韓同宿詩：鴉行參綺陌。

填接街陌

續後漢書袁紹傳：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登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軿柴車，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掾屬以下，莫不善之。

填塞街陌

東漢書蔡邕傳：漢靈帝時，邕奏求正定五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引車入陌

東漢書鮑永傳：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為阡，東西為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哀而去。

八街九陌

三輔黃圖：長安八街九陌。有香室、夕陰街、尚冠前街。三輔舊事云：長安城中八街九陌。漢書劉屈氂妻梟首華陽街，京兆尹張敞走馬章臺街，陳湯斬郅支王首縣槀街，張衡西京賦云：參塗夷庭，街衢相經。廛里端直，甍宇齊平，是也。

詩文

唐李翰林詩洛陽陌。（士贇曰：樂府遺聲，都邑三十四曲，有洛陽陌。）白玉誰家郎，回車渡天津。看花東陌上，驚動洛陽人。（齊賢曰：楚辭：獻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士贇曰：曹植詩：借問誰家子。古詩：回車駕言邁。天津，橋名。風俗通：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水洛陽，洛水之北。）韋莊詩春陌二首。滿街芳草卓香車，仙子門前白日斜。腸斷東風各回首，一枝春雪凍梅花。嫩煙輕染柳絲黃，勾引花枝笑憑牆。馬上王孫莫回首，好風偏逐羽林郎。宋陸游渭南集陌上。陌上長歌任笑狂，此生得喪略相當。天將耄齒償貧悴，身坐虛名掇謗傷。溪水漸生朱舫活，野梅半

落絮苔香。新晴快上蘭亭路，莫待春殘始一觴。史蓬峯先生集柔桑陌。姑待三年來，聊為卒歲謀。可憐齊魯俗，乃欲比封侯。曾文清公集柔桑陌。南陌綠成陰，園林正春老。能令蠶事辦，更遣鴉音好。僧文珦潛山集陌頭。陌頭遊子矜年少，爭把夭桃比靚紅。老眼看來渾似夢，閑時使與落時同。楊誠齋朝天集柔桑陌。繭館三眠老，桑村獨樹春。坐看黃更償，應有一寒人。許綸涉齋集沃桑陌。種桑思采桑，蠶飢那可忍。日莫寒女心，無衣猶反本。張紫微先生集柳陌。含風皆有態，夾路自成行。馴鴉朝暮集，接葉得深藏。洪适盤州集沃桑陌。植桑非一日，斬伐良不忍。亦欲後人知，愛奇仍務本。張鎡湖南集登春陌。（里閭名。）花柳映通津，幽居日日春。門前往來者，同是華封人。蘇仲滋雙溪集柳陌。輞川題作浪，武昌栽屬官。愛思如孔楷，葺鬢擁奇觀。張仲容集和宋顯夫南陌四十韻。仙籍冠邯鄲，池編哭買錢。職塵飄驕重，抹擷捭犀偏。燕勝窺娥翠，鶯箆壓髻蟬。積車珠絡腦，騎襜繡侵鞯。芳思瑤琴軫，柔情錦瑟絃。歌殘郢市雪，魂繞峽中天。夢別行雲遠，嬌啼急雨翻。擁衾渾似醉，面壁久無言。露砌湘蘭紫，風簾紫竹斑。病餘羅帶緩，坐久鎖窗閑。謝豹哀啼血，狸奴嬾舐涎。屏遮百子幰，灯暗九枝蓮。精彩迴秋水，含顰接遠山。偏惟聞玉勒，移鼎張金環。寶篆縈

春意。銅壺滴夜祇。迴文機上剪。尺素珮間聯。玉骨堪爲食。金釵可礴寒。曉亭惆悵望。春語自瀰漫。舞急腰頻折。身輕骨欲仙。丁香空結怨。豆蔻與爭妍。織女清池畔。牽牛碧漢邊。瑤臺青鳥迴。瓊樹雪衣懸。新草寵晴暖。殘紅過雨褰。戲裾漳水月。蕩槳石城烟。下蔡紆春眷。東阿忌夕飡。熊肪凝體白。猩血注唇丹。袖向文園拂。衣羞楚客搴。簟舒窗葉翳。鬢落菊花團。麈尾紅絲綰。箋囊綠繡絮。花褥薰獸錦。柳暗拂魚軒。仙容才芳節。王郎正妙年。彈棊藏瘦巧。鬪草得芳荃。翠羽張飛蓋。青油列綺筵。清防雲母瑩。步障日絲鮮。琥珀紋綃覆。珊瑚鐵網穿。酬情明月珮。抒思白雲篇。留鏡閑心事。傾盃續恨端。銀樓紅桂滿。璇宇白榆殘。別緒憑鸚語。佳音待雁傳。綵鸞成永約。今古共悽然。元董嗣杲英溪集陌上二首。水花粘稚蛙。野菜戀殘蝶。麥岐苦薄收。青黃正不接。悵鶬啼桑顛。婦醜淚如洗。手中捻銀絲。階頭情紅米。陳景仁詩陌上。銅駝陌上柳。繚繞舞東風。游冶誰家女。輕勻兩臉紅。

佰

洪武正韻莫白切。漢志秦孝公開阡陌。古阡陌字也。又云有仟佰之得。注仟謂千錢。佰爲百錢。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佰。或作陌者非。又見下。陸法言廣韻一百爲一佰也。丁度集韻說文。相什佰也。司馬光類篇博陌切。百人之長。韓道昭五音類聚莫伯切。漢書食貨志云。而有仟佰之得。楊桓六書統明母佰。（熊注）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通作陌。字滌博義漢志仟佰之得。仟謂千錢。佰謂百錢。言數多相去。或彼一此百。或此一彼百也。趙謙聲音文字通仟佰田閒道。南北曰仟。東西曰佰。作佰非。食貨志當者田連仟佰俗字。又市中街亦曰佰。三輔舊事。長安八街九佰。俗字並得从人。意百聲借千錢曰仟。百錢曰佰。雙音見樹音。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民祇佰。

篆書　佰　六書統。

隸書　佰　丁魴碑見洪邁隸韻。

貊

洪武正韻莫白切。北方國。豸種。又安靜也。定也。本作貊。亦作貉貃。顧野王玉篇盲百切。蠻貊也。吳棫韻補貊叶音末各切。夷也。皇矣詩貊其德音。左氏傳禮記皆作莫。張載七命華裔之夷。流荒之貊。語不傳於輶軒。地不被乎正朔。婁機廣千祿字貊。狛。顏氏云蠻貊字。（上通下正）其獸名者字作貘。戴侗六書故又摸各切。又作貘獏。猶爾雅曰貘白豹。說文曰貊。似熊。黃黑色。出蜀中。字林曰。似熊而白。出蜀郡南中。郡志曰。貊大如驢。頗似熊。所觸無不摧。廣志曰。色蒼白。其皮溫煖。郭氏曰。貘似熊。庳腳黑白駁。骨節強直中實少髓。能舐食銅鐵及竹骨。其皮辟濕。音陌。用爲狄名。詩云。其追其貊。孔子曰。雖蠻貊之邦行矣。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本作貉。从豸各聲。孟子大貉小貉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一曰縮綸也。即綸繩也。謂牽絲貉之。又周禮凡祭表貉則爲位。注師祭也。於立表之處祭造軍法者。其神蚩尤。或曰黃帝。今文作貊。或作貉。史記天官書胡貉月氏。平水韻增別出貉字誤。字滌博義陌（同）上。韻會定正明格切。北裔種。字切明格。明民祇貊。

篆書　貊　語　貊　古論

義雲章　貊　古尚書。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草書　貊　張錦漢。　貊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追貊

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貊。（注。追貊。夷狄之國也。）

穢貊

西漢書食貨志。彭吳穿穢貊。（注。國名也。）

小水貊

東漢書東夷傳。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魏氏春秋曰。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驪別種。因名之小水貊。）

俗過蠻貊

資治通鑑元和十二年。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溵水也。於其帳中得朝貴所與問訊書。少束以示衆。此皆公卿屬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居中土。風俗獷戾過於蠻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信威蠻貊

宋歐陽公集（司）勳員外郎周陵差充荊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朕顧惟荊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殆日未平。夫惟蠻貊雖不通於禮義。而輕剽之性。惟信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茲異俗。並伸威信。以靜一方。

忠信行蠻貊

容齋筆記。施宜生。北走降虜。擢高科入翰林。庚辰年來本朝。奉使。舊與張燾子公同舍。問張子公云。記得崇化堂前步月時否。子公問以翰林想未忘情本朝。對云。宜生以忠行蠻貊矣。

貉

洪武正韻莫白切。孟子大貉小貉。又禡樂二韻。許慎說文。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徐鍇通釋古音鶴也。沒白反。爾雅貉靜也。又定也。國貉蟲蠁。（邢昺疏釋曰。此蛹蟲也。今俗呼爲蠁。一名國貉。一名蟲蠁。說文云知聲蟲也。廣雅云。土蛹蟲是也。）顧野王玉篇莫格切。蠻貉。又貊同。陸法言廣韻北方獸。張參五經文字貉貊（二同上經典借爲貊字。下經）典借爲蠻貊字。丁度集韻曰縮綸也。即綸繩也。謂牽縛貉之。郭璞說或

（从百。張有復古編从豸各。別作貊。从百非。婁機廣干祿字又曰㹮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北方獸名。又胡各反。楊桓六書統明母貊。北方國名。就牟貊。或從百米貉。趙謙聲音文字通明格切。作貉貊非。今書華夏蠻貊合正史天官書胡貉月氏。俗字。又凡祭於立表之處。達罕法者謂之表貉。）（又同蕃貉。貉獸名。貘父牛母。作貊狛非。）（篆書）貊貊（並古論語。）貊（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貊（徐鉉篆韻。）貊（六書統。）（隸書）貉（朱龜碑。）貉（度尚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貉

（洪武正韻莫白切。史記天官書胡貉月氏。又藥韻。）

總敘

（太平御覽說文曰。貉。似狐。善睡。周禮考工記曰。貉踰汶則死。土氣然也。爾雅曰。貉子貆。張華博物志周官云。貉不渡汶水。鸜不渡濟水。魯國無鸜鵒來巢。記異也。）

玄貉

（太平御覽穆天子傳曰。天子獵於滲澤。於是得玄貉以祭河宗。）

白貉

（符瑞錄晉起居注曰。成帝時獲白貉。）

南貉

（太平御覽後秦記曰。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溫以胡戲瓚。瓚曰。在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貆貉

（淮南鴻烈解齊俗訓。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貆貉得埵防弗去而緣。猨。貆貉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非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貊

（洪武正韻莫白切。詩貊其德音。本亦作貉。又作莫。劉熙釋名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類元孫干祿字貊狛貃狛字。上通下正。）

（其獸名者字作貘。）

莫

（洪武正韻莫白切。安靜也。定也。左傳說詩德正應和曰莫。詩君婦莫莫。又暮藥二韻。丁度集韻德正應和曰莫。鄭康成說。歐陽德隆押韻釋疑音陌）（郭守正紫雲韻按詩貊其德音。下注莫然清靜。左引此詩貊作莫。此是孫氏字說樂記詩云。莫其德音。莫武白反。臣工維莫之春。楊桓六書統）（明母。今見暮藥二韻。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一曰靜也。詩君婦莫莫。注言清靜而敬也。又左傳曰。德正應和曰莫。杜預注。莫然清靜也。通作貊。字）（潛傳義莫莫。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見固韻。此亦轉注。或借貉非。今詩貊其德音。合正春秋傳樂記作莫其德音。韻會定正明格切。清靜也。詩莫其）

（德音謂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閒之言。字切明格。明氏眠莫。）（篆書）莫（六書統。）（隸書）莫（虞世南）

⿰馬百

（洪武正韻莫白切。馲⿰馬百。驢父牛母。顧野王玉篇莫百切。陸法言廣韻馲貊亦作馲⿰馬百。丁度集韻⿰馬百獸名。說文馲⿰馬百。似驢而小。釋行均龍龕手鑑⿰馬百。俗）（⿰馬百。正。楊桓六書統明母⿰馬百。統聲。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五十先生韻寶駱⿰馬百。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馬百。）（篆書）⿰馬百（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馬百⿰馬百（並六書統。）（草書）⿰馬百（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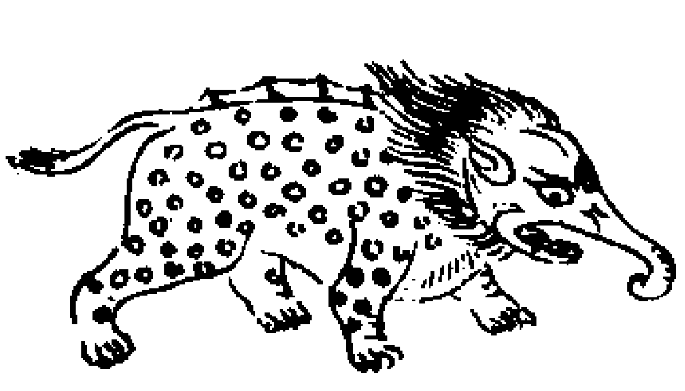
貘

（洪武正韻莫白切。郭璞曰。獸。似熊。庳腳銳鬐。骨無髓。食銅鐵。白居易貘屏贊序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許慎說文貘。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从豸莫聲。爾雅貘。白豹。邢昺疏釋曰。貘。一名白豹。字林云。似熊而白黃。出蜀郡。一曰白豹。郭云。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顧野王玉篇莫格切。陸法言廣韻食鐵獸。徐鍇通釋茂白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獸名。釋行均龍龕手鑑音陌。楊桓六書統明母貘。統聲貘。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今俗謂之白澤。陸佃云。皮為坐毯臥褥。則消膜外之氣。或作貘）

（前相如傳貘。貘通作貊。漢哀牢夷傳貊獸。趙謙聲音文字通貘作貘貊非。周書王會不令支玄貘。俗字。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貘。）（篆書）貘（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貘（徐鉉篆韻。）（隸書）貘（六書統。）（草書）貘（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貘獸

（山海經南方山谷中有獸名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舐食銅鐵。不食他物。）



太平御覽說文曰。貘似熊。黃色。出蜀。　廣志曰。貘大如驢。色蒼白。舐鐵消十斤。其皮溫煖。　抱朴子曰。劉子知二貟之尸。東方生識咲鐵之獸。實賴禹禹之書。大荒之籍矣。　爾雅貘曰豹也。（郭璞注曰。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　神異經。西荒之中有人焉。頭如人。著百結敗衣。手足虎爪。名曰貘𤞑。（音偽）伺人獨自輙往就人膝。先自捕蝨。得卧而舌出繁地丈餘。燒大石投舌上。於是而死。　埤雅貘似熊。象鼻犀目。獅首豺髮。小頭庳腳。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銳鑿骨實無髓。皮辟濕。以為坐毯卧褥。則消膜外之氣。字从膜省。蓋以此也。（舊云。貘糞為兵。可以切玉。其溺又能消鐵為水。）　事類備要貘齒骨極堅。以刀斧椎鍛。鐵皆破落。火亦不能燒。人得詐為佛骨。求佛骨以誑俚俗。　白氏六帖白貘似熊。十頭。群黑腳白。能食蛇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也。　釋氏通鑑金熙宗召衛州大一一悟真人蕭元昇赴闕。時武庫有獸耕損甲器。兵師除之。其狀尾似牛。首耳類師子。犀目象鼻。豕齒虎足。噬銅鐵如肉。元昇曰。此貘也。能食妖。乃令見形曰。汝前身歸可備吾使。　唐白居易長慶集貘屏贊（并序）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按山海經。此獸食鐵與銅。

不食他物。因有所感。遂為贊云。　邈哉奇獸。生于南國。其名曰貘。非鐵不食。昔在上古。人心忠質。征伐教令。自天子出。劍戟省用。銅鐵羨溢。貘當是時。飽食終日。三代以降。王法不一。鑠鐵為兵。範銅為佛。佛像日益。兵刃日滋。何出不剗。何谷不隳。銖銅寸鐵。罔有孑遺。悲哉彼貘。無乃餒而。嗚呼。匪貘之悲。惟時之悲。

驀

洪武正韻莫白切。上馬。又越也。許慎說文驀从馬莫聲。陸法言廣韻驀騎驀。徐鍇通釋曰左思賦曰。驀六駮。沒白反。戴侗六書故超越也。今人猶言驀越驀忽。又莫駕切。釋行均龍龕手鑑莫百反。騎也。又踰也。韓道昭五音類聚明白切。楊桓六書統明母驀統聲。趙謙聲音文字通又駱驀驢父牛母。作騆狛非。俗音駱。驀如虵猛。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驀。

篆書　驀　說文。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驀　徐鉉　篆韻。　驀　六書統。

草書　驀　驀　並張錦溪。　驀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百

洪武正韻莫白切。勵也。左傳距躍三百。後漢書注。五百字為伍佰。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唐謂行杖。又謂五百。又謂之問事。音陌。又見下。郭守正紫雲韻按。僖二十八年。距躍超越。曲踊跳踊。鄭之秀精明韻音陌。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左傳距躍三百。曲踊三百。又唐謂行杖人曰五百。後漢書曹節傳注。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續志伍伯赤幘縛褠。即令行鞭杖者。趙謙聲音文字通見紂音。此轉注。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氏眠百。

篆書　百　百　並徐鉉篆韻。

隸書　百　老子銘。見洪邁隸韻。　百　孟郁碑。　百　何君碑。　百　夏承碑。　百　陳球碑。　百　石經殘碑。　百　劉寬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百　智永。　百　歐陽詢。　百　虞世南。　百　顏真卿。

行書　百　顏真卿。　百　蘇軾。　百　米芾。

草書　百　智永。　百　米芾。　百　鮮于樞。　百　趙子昂。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八陌

麥

洪武正韻莫白切。說文曰。來麰也。麥者。革也。受四時之氣。故性之溫涼。隨用而變。白虎通云。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又姓。許慎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从來有穗者。从夂。凡麥之屬皆从麥。徐鍇等曰。夂足也。周受瑞麥來麰。如行來。故从夂。莫獲切。徐鍇通釋。麥之言幕也。理之意。夂君穗。自後躐之也。顧野王玉篇。莫革切。有芒穀。秋種夏熟。麦俗。郭忠恕佩觿集。麦。麥上力升翻高也。下莫責翻。來牟也。唐玄度九經字樣音脉。來麰之麥。自天而來。故從來。其下從夂。行來之貌也。宋重修廣韻。又姓。隋有將軍麥鐵杖。嶺南人。丁度集韻。俗作麦。非是。又古歷切。鄭樵六書畧。麥从來。象其實也。从夂。象其根也。象形。吳棫韻補。叶音訖力切。白虎通。閶闔風至生薺麥。不周風至蟄災匿。韋鋋叙志賦。奉過庭之明訓。納微躬於軌則。勉四民之耕耘。遂能辨乎菽麥。又莫故切。晉太康中童謠曰。黎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婁機廣干祿字。麥。麦。禾屬。上正下俗。戴侗六書故。麥有大有小。說文曰。从來有穗者。从夂。侗疑爲夕聲。夕譌爲夂也。伯曰。禾生於春。成於秋。麥生於秋。成於春。稻晝吐華而夜合。麥夜吐華而晝合。北寒宜麥。南溫宜稻。陰陽之義也。楊桓六書統。閒毋麥來麰之總名。從來從夂。夂。後也。後於來也。稜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宮次濁音。爾雅翼。麥者。繼絕續乏之穀也。春秋於他穀不書。至無麥禾則書之。麥比他穀隔歲種。故號宿麥。大麥宜爲飯。又可爲酢。其蘗可爲餳。又瞿麥藥名。通志曰。大菊曰燕麥。蘥麥。雀麥。歐陽氏曰。从來不从夾。周伯琦六書正譌。麥从來象穗。又名來牟。以其繼續穀米。故名麥者。續民命脉也。俗作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麥歷冬春而夏收。从來下指其釆有距形。凡从者皆然。韻會定正字切明格明民眠麥。

篆書 麥 義雲章 麥 古孝經 麥 汗簡 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麥 徐鉉篆韻 麥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隸書 麦 樊毅碑見洪邁漢隸分韻 麦 復民祖碑 麦 西狹頌並漢隸字源 麥 六書統

眞書 麦 虞世南 行書 麦 蘇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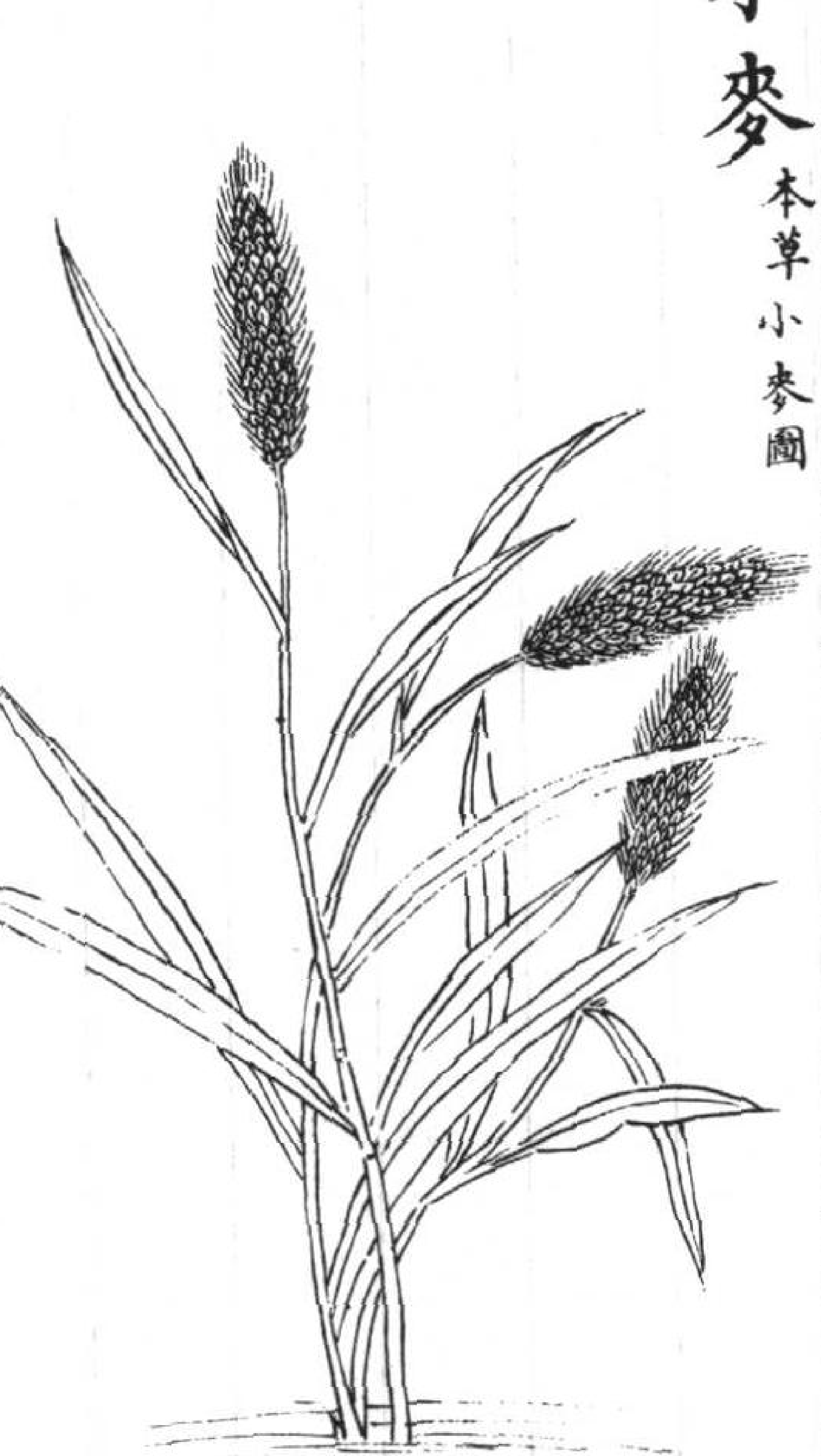
草書 麦 章草 麦 並張錦溪 麦 鮮于樞

總敘

溫革瑣碎錄。麥屬陽。占四時。秋種夏收。西北麥經霜雪。南方少雪。故麪有毒也。又曰。麥屬陽。故宜乾原。稻屬陰。故宜水澤。又曰。麥最宜雪。諺云。冬無雪。麥不結。說文曰。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縫。象其芒刺之形。天所來也。麧（音紇）。堅麥也。䵃（音瑣）。小麥也。屑覆也。䴬。磨麥也。䵂。麥覆屑也。十三斤爲三斗。從商聲。麷。煑麥也。麩。麥白煑也。稍。麥莖也。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南方多稷。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小麥

本草小麥圖



廣雅。小麥。䅘也。小滿前熟。曰蚤白麥。曰松蒲麥。禿芒如松房。曰娜麥。穗如大麥而米則小麥也。皆小麥之別。農書。王禎穀譜。小麥磨麪可作餅餌。飽而有力。若用廚工造之。尤爲珍味。充食所用甚多。故春秋惟麥禾不收則書之。葢重其闕也。廣志。虜小麥。其實大麥。形有二縫。赤小麥。赤而肥。出鄭縣。語曰。湖猪肉。鄭稀熟。山隄小麥至黏弱。以貢御。又有半夏小麥。番陽志。小麥有赤白二種。其別有青稈。有白蒲。有大青。有齊頭黃。又有僧頭。本浙種。皮厚而無芒。台州府志。小麥有赤麥白麥。早齊鼠狼黃之名。保寧府圖經志。本府所産小麥。不及淮浙之美。其成麪而色黑。太平志。小麥五種。春二月可種短管。赤殼。白殼。和尚。以穗光得名。濡須志。小麥四種。蚤白。中白。晚白。和尚。新安志。小麥則有長穬麥。麩厚而麪多。王惲玉堂嘉話。馬雲漢說大庾麥無芒。圓大。謂之和尚麥。本草名醫別錄。小麥。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躁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麴。溫。消穀。止痢。以作麪。溫。不能消熱止煩。　陶隱居云。小麥合湯。皆完用之。熱家療也。作麪則溫。明穬麥亦當如此。今服食家啖麪。不及大穬麥。猶勝於米爾。　唐本註云。小麥湯用。不許皮拆。云拆則溫。明麪不能消熱止煩也。小麥麴止痢。平胃。主小兒癇。消食痔。又有女麴黃蒸。女麴。完小麥爲之。一名䴷（音桓）。子黃

蒸磨小麥爲之一名黃衣並消食止泄痢下胎破冷血也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小麥秋種夏熟受四時氣足自然兼有寒温麪熱麩冷宜其然也河渭已西白麥麪涼以其春種闕二時氣使之然也 嘉祐本按蜀本云以作麨微寒主消渴止煩以作麴止痢平胃主小兒癇食痔 蕭炳云麥醬和鯉魚食之令人口瘡 藥性論云小麥臣有小毒能殺腸中蛕蟲熬末服 陳藏器云麩味甘寒無毒和麪作麴止泄痢調中去熱健人蒸熱袋盛熨人馬冷失腰脚和醋蒸抱所傷折處止痛散血人作麪第三磨者涼爲近麩也小麥皮寒內熱又云麥苗味辛寒無毒主酒疸目黃消酒毒暴熱麥苗上黑黴名麥奴主熱煩解丹石天行熱毒又云麪味甘温補虛實人膚體厚腸胃强氣力性擁熱小動風氣又云女麴一名䴷子按䴷子與黃蒸不殊黃蒸温補消諸生物北人以小麥南人以秔米皆六七月作之䴷又曰磨破之謂當完作之亦呼爲黃衣麼綠者佳孟詵云小麥平服之止渴又作麪有熱毒多是陳裛之色作粉補中益氣和五臟調脉又炒粉一合和服斷下痢又性主傷折和醋蒸之裛所傷處便定重者再蒸裛之甚良 日華子云麪養氣補不足助五臟久食實人又云麥黃煖温中下氣消食除煩麩涼治時疾熱瘡湯火瘡爛撲損傷折瘀血醋炒貼晉麥苗涼除煩悶解時疾狂熱消酒毒退胃膈熱志黃疸人絞汁服并利小腸作虀喫甚益顏色 圖經曰麥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舊並不著所出州土蘇恭云大麥出關中今南北之人皆能種蒔屑之作麪平胃止渴消食水漬之生芽爲蘗化宿食破冷氣止心腹脹滿今醫方用之最多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凡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其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貴大小麥地暖處亦可春種之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小麥性寒作麪則温而有毒作麴則平胃止痢其皮爲麩性復寒調中去熱亦猶大豆作醬豉性便不同也蕎麥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藥品不甚用之 政和本食療云平養肝氣煑飲服之良又云麪有熱毒者爲多是陳黦之色又爲磨中石末在內所以有毒但杵食之即良又宜作粉食之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續氣脉 聖惠方治煩熱少睡多渴用小麥作飯水淘食之 又方主婦人乳癰不消右用白麪半斤炒令黃色用醋煑爲糊塗於乳上即消 外臺秘要治痢色白不消者爲末十分好麪炒右一味搵篩煑米粥內麪方寸匕又云此療法百行師不救者 千金方治黃疸取小麥苗杵絞取汁飲六七合晝夜三四飲之三四日便愈 又方

治大瘡熱麪入梔子人末和油傅已成瘡者篩白糖灰粉之即燥差 肘後方主食過飽煩悶但欲卧而腹脹熱麪灰微香杵服方寸匕以大麥生麪佳無麪以蘗亦得 又方治一切傷折寒食蒸餅不限多少末酒服之驗 經驗方治鼻衄以冷水調麪漿服之立差 又方吹妳以水調麪煑如糊欲熟即投無灰酒一盞共攪之極熱令如稀粥可飲即熱喫仍令人徐徐按之藥行即差也 梅師方治頭上皮虛腫薄如蒸餅狀如裹水以口嚼麪傅之差 孫真人麥心之穀也心痛宜食主除熱止渴利小便心氣 又方治酒黃取小麥三升杵和少水取汁服五合 又方治黃疸皮膚眼睛如金色小便赤取小麥杵取汁服一合 食醫心鏡主消渴口乾小麥用炊作飯及煑粥食之 兵部手集治嘔噦麪醋和作彈丸二三十箇以沸湯煑別盛漿水二斗拌彈丸湯內漉出於漿中看外熱氣稍減乘熱吞三兩箇噦定即止吞餘者加至七八丸尚未定晚後飯前再作吞之 鬼遺方治金瘡腹腸出不能納之小麥五升水九升煑取四升去滓綿濾使極冷令人含噀之瘡腸漸漸入冷噀其背不宜多人見不欲傍人語又不須令病人知腸不即入取病人卧席四角令病人舉搖須臾腸自入十日中食不飽數食須使少勿使驚即殺人 別說云謹按小麥即今人所磨爲麪日常食者八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麪不及經年者良大麥今以粒皮似稻者爲之作飯滑飼馬良穬麥今以似小麥而大粒色青黃作麪脆軟食多脹人京東西河北近京又呼黃顆關中又有一種青顆比近道者力微小色微青專以飼馬未見入藥用然大麥穬麥二種其名差互今之穬麥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差大宜謂之大麥今之大麥不與小麥相似而其皮穬脆宜謂之穬麥用此恐傳記因俗而差之爾不可不審也 寇宗奭本草衍義曰小麥暴淋煎湯飲爲麪作糊入藥水調治人中暑馬病肺卒熱亦以水調灌愈生嚼成筋可以黏禽蟲絡與本草小麥乃世之常食之物然皮涼而作麪性熱固顯然矣但取皮用之者罕惟麪世所用多矣然經火煑而食之其性壅熱善動風氣此甚驗也若生食頗利大腸然本經及諸方雖各分主治之宜即非起疾之物亦可作蘗入藥爲用其麥當云味甘平微涼無毒是矣處處種產之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味甘平微寒肉熱全粒微寒有小毒讀說云楊氏方治盜汗異功散以浮小麥炒焦爲末每服二三錢臨睡白湯點下凡斂盜汗自汗諸湯劑中並入浮小麥煎服 金王好古湯液本草青蒿散有小麥百粒治大人小兒骨蒸諸熱婦人勞熱元尚從善本草元

命苞小麥味甘微寒爲臣性有小毒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爲繼絶續乏之穀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除燥熱治躁渴咽乾養肝氣止漏血唾血殺腸中蚘蟲療下痢作麴消穀氣止洩痢磨麩助五臟補不足麥奴苗上黑黴名奴解丹石治天行熱毒麥黄除煩悶下氣消食麥苗消酒毒退胷膈熱患麪麩治撲損除瘀血傷折　胡仕可本草歌括小麥養肝除熱燥撲瘡用醋和麩調一般大麥攻消渴作蘗温中食可消　三元延壽參贊書小麥性壅熱小動風氣治麪後覺中毒以酒燕漢椒三五粒不爲瘵麥蘗久食消腎不可多　癸辛雜抄小麥具四時氣故性微寒爲麴則温爲麪則熱爲麩則冷　方仁聲泊宅編小麥種來自西國寒温之地中華人食之率致風壅小說載天麥毒乃此也昔達磨游震旦見食麪者驚曰安得此殺人之物後見萊菔曰賴有此耳蓋萊菔解麪毒也世人食麪已往往繼進麪湯云能解麪毒此大誤　東平董汲嘗著論戒人云麪須設二鍋湯煑及半則易鍋煑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　藜瑛樂府後漢桓帝初小麥童謠（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按元嘉中凉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獲刈之也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重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嚨胡者不敢公言私咽語也）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嚨胡　宋洪龜父清非集小麥青青歌　小麥青青大麥枯新婦城邊守茅蒲不妨執熱餉婦姑奄觀鋌艾相喧呼黄雲好在玄雲起雨如車輪未渠已編衣使者問麥秋今年麥秋又如此

大麥

廣雅大麥麰也立夏前熟新穀未登民屑麥作飯賴以濟民饑曰晩大麥穗長而子多與小麥齊熟曰六稜麥曰中蚕麥曰紅黏稉麥堪作酒皆大麥之別　農書王禎穀譜夫大麥北方所種極廣可作粥飯甚爲出息故春秋書無麥禾重其闕也　廣志有秃芒大麥　新安志大麥則有早麥中期麥青光麥又有高麗麥亦呼高頭麥按之則粒出然難爲地方有糯麥宜爲飯　台州府志大麥有早黄紅了白晩麥稞麥之名　維揚志大麥四種麰短稈晩准糯須志大麥四種白（粉多紫又名糯可釀）米（微瘦番舊有此種來自北方）太平志大麥三種六稜中蚕紅黏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録大麥味鹹温微寒無毒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又云令人多熱爲五穀長蜜爲之使　陶隱居云今稞麥一名麰麥似穬麥惟皮薄爾（麰音牟）唐本註大麥出關中即青稞麥是形似小麥而大皮厚故謂之大麥殊不似穬麥也大麥麪平胃止渴

消食療脹　宋嘉祐本挍藥性論云大麥蘗使味甘無毒能消化宿食破冷氣去心腹脹滿　孟詵云大麥久食之頭髮不白和針沙沒石子等染髮黑色暴食之亦稍似脚弱爲下氣及膂腎故久服甚宜人熟即益人帶生即冷損人　陳士良云大麥補虚劣壯血脉益顔色實五臟思穀食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膚爲麪勝小麥無燥熱　又云蘗微暖久食消腎不可多食　日華子云麥蘗温中下氣開胃止霍亂除煩消痰破癥結能催生落胎　圖經文具小麥條下　政和本條蔵器云不動風氣調中止泄令人肥健大麥穬麥本經前後兩出蘇云稻是穀之通名則穬是麥之皮號麥之穬猶米之與稻本經於米麥條中裏出皮穀兩件者但爲有殼之與無殻也蘇云大麥是青稞穬麥是大麥如此則與米注不同自相矛盾愚謂大麥是麥米穬麥是麥穀與青稞種子不同青稞似大麥天生皮肉相離秦隴已西種之今人將當本麥米糶之不能分也　聖惠方治妊娠欲去胎以麥蘗二兩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分温三服　外臺秘要治妊娠得病去胎方麥蘗一升和蜜一升服之即下神驗　孫眞人麥芒入目煑大麥汁洗之　兵部手集治産後秘結膨脹不通轉氣急坐卧不安供奉轉杏初與崔家方以麥蘗末一合和酒服食良久通轉崔郎中云神効　傷寒類要治諸黄杵苗汁服之　又方螻蛄尿瘡嚼大麥以傅之日三上　聖宗與本草衍義大麥性平凉有人患纏喉風食不能下將此麪作稀糊令嚥之既滑膩容易下嚥以助胃氣三伏中朝廷作麪以賜臣下作蘗造餳　紹興本草大麥本經云温後云微寒主除熱後云令多熱此顯無據矣即非性寒除熱之物當云味鹹微温無毒是矣惟作蘗諸方用之頗衆處處種産之　金李東垣試效方藥象麥蘗炒黄色取麪補脾胃虚寛腸胃　王好古湯液本草氣温味甘微酸無毒能消化宿食破癥結冷氣去心腹脹滿開胃止霍亂除煩去痰治産後腹中膨脹不通二藥并神曲氣虚人宜服以代戊己腐熟水谷與豆蔻砂仁木瓜芍藥五味子烏梅爲使　元朱丹溪本草大麥蘗化宿食消癥結氣虚人宜服師曰行上焦滯血尚從善本草元命苞大麥蘗爲使味甘温無毒戊己腐熟水穀温中焦消化宿食開胃止霍亂除煩袪痰破癥結冷氣去心腹脹滿落胎孕催生水漬生芽爲蘗久服令人消腎　唐杜工部詩大麥行　大麥乾枯小麥黄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還故鄉　宋張孝祥于湖居士集大麥行　大麥半枯自浮沉小麥判水鋪綠針山邊老農望麥熟出門見水故聲哭

去年泠泠九月雨。秋苗不收一粒穀。只今未價貴如玉。併日舉家饑食粥。小兒索飯門前啼。大兒雖瘦把鋤犂。晴時種麥耕荒隴。正好下秋無稻畦。李莊簡公集書午食大麥。　春來斗米欲逾千。麥飯家家燙有煙。手磨旋推雲子落。脚鐺深煑蚌胎圓。香聞並舍兒童喜。効錄奇方冐海傳。信是書生能說食。杜陵饞客漫流涎。

瑞麥

嘉麥附　太平御覽埤蒼曰。稞麰之麥。一麥二稃。周受此瑞麥。　漢書章帝元和中。嘉麥生郡國。　晉起居注曰。太康十年。嘉麥生扶風郡。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梁書本紀。元帝大寶元年。江安侯圓正。侍中張綰等。奉箋曰。麰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郊。　前涼錄曰。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唐書武德元年五月。隴州獻嘉麥。六月廣州獻嘉麥。一莖六穗。開元八年五月。平原麥一莖兩岐分秀。九年五月。絳州奏瑞麥七莖兩穗。一莖四穗。十二年六月乙巳。河南告成縣瑞麥生穗分岐。一莖三秀。十三年五月甲申。瑞麥生河南之壽安。貞元五年五月戊辰。宋州麥一莖九岐者百餘本。十三年。閏五月戊午。陜虢李泌獻瑞麥一莖五穗。文苑英華任璞瑞麥賦。　建極惟皇。昭鑠于光。出豫考卜。秉時省方。西自酆鎬。東巡洛陽。順天遊而有度。協日敔之云長。徵賢宣室。布政明堂。風雨時序。黎庶其康。盡物稱瑞。窮靈奏祥。明含日月。荊階蓂恒秀。澤及草木（一作芥）而隴麥登芳。於是闢離宮。通禁苑。都茲瑞之所應。實皇恩之獨遠。朝任得人。時維賢相。九流分職。三旗協亮。稱堯舜之允敘。同益贊而爲唱。曰珍瑞麥。生我王國。凌寒而秀。彰聖之德。載觀之書。以歌南薰之則。既而帝曰欽哉。天將聿來。俾予光于四表。惟爾翼於中台。念幽芳之遂性。知樸棫之當材。且夫麥之爲瑞。其德又至矣。居寒自生。當著薦美。含實珠凈。耀芒鋒起。既標詠於詩人。亦稱奇於緣史。當其芃芃于野。漸漸其秀。將嗣穀以登年。豈凌霜而不茂。在昔唐叔。嘉禾伊育。昭彼周王。天人斯務。今惟聖帝。此焉攸淑。涵之如春也。及冬而繁榮。就之以日也。來春而紛郁。則有小儒。怡然鼓腹。照水鏡之光鑑。忝歷選之題目。未登高而賦成。庶陳美於金竹者也。　高駢庭瑞麥賦　聖人順動。文思欽明。天地貞觀。品物咸亨。去憑虛而就安處。面周洛而背咸京。雲旗電發。霜戟林行。大陰用事。其日在斗。萬國來庭。百神奔走。衆潛動而荄落。水益壯而冰厚。冠異氣於緣垣。吐嘉麰於寒藪。不忌風雪。全抽兩穗。通日月之光華。得雲雨之攸利。芒纖纖而擢隴。葉青青而聳翠。同黍谷之移暄。類揄林之因地。瑞紀增煥。嘉苗異植。出天苑之稱奇。訪人（一作之）寰而未識。凌玉霜而表勁。挺金莖而孤直。顏耀穎於年和。望生成於帝力。俾彼藩翰。其代天工。即漢庭之想國。類晉室之清通。拜殊祥而北首。列圖史於南宮。紓粹容於有傍。冠鴻業而無窮。實穎實栗。是崇是奉。可以爲瑚璉之粢。可以爲穜稑之種。偉長至之馭序。同少陽之在候。成粒貴於烏街。覆苗期於雉勁。夫瑞也。百王之珍事。其生也。二儀之大德。道泰則稱物呈形。政平則羣方皆感。伊小草之何幸。逢大人之允塞。願均照於離明。祈作禎於王國。

崔融皇太子賀嘉麥表　臣某言。伏見雍州司馬徐慶稱所部有嘉麥一莖六穗。　纖芒濯露。疑因黑壤之宜。香穗搖風。若吐黃金之色。豈非靈星昭應。睿德感通。降之自天。何必來麰之詠。嘗之於廟。先符孟夏之時。凡在含生。捐趨動色。臣繆當居守。肅奉宗祧。一穗兩岐。徒說張君之詠。十畝千石。方輕氾氏之書。仰天意而增歡。顧人心而載躍。無任喜抃之至。謹附起居使某官某。奉表陳賀以聞。資治通鑑後梁太祖紀。　開平四年。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帝省之不懌曰。今宋州大水。百姓不足。安用此爲。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兗海留後惠王友能。代爲宋州留後。友諒。友能。皆全昱子也。五代史後唐明宗紀。　天成二年。華州邢州進兩岐麥。　晉高祖紀。天福五年。五月癸酉。宋州貢瑞麥兩岐。宋史太祖開寶八年。五月。鄭州。梓州。合州。巴州縣並獻瑞麥。　太宗淳化五年四月。永州縣獻瑞麥。　至道二年五月。泗州獻瑞麥。　三年四月。唐州。遂州。磐石縣並獻瑞麥。玉海乾德四年。五月五日己巳。權州貢兩岐麥。乙亥。開封府貢。庚辰單州貢。壬午澶州貢麥兩岐至六岐者。凡一百七十五本。製瑞麥讚。　雍熙二年。五月壬戌。亳州獻兩岐秀麥。　五年五月壬子。亳州獻瑞麥圖。有分四岐三岐兩岐者。　淳化元年。十月丙寅。閬州言麥兩岐。至道二年。七月己亥。綿州言麥秀兩岐。　至道三年。真宗即位。五月甲戌。壽州獻瑞麥一本。百枝五穗圖。丙戌。合州獻麥兩穗圖。丁亥。黃州獻麥兩岐圖。　咸平四年。五月己亥。亳州言麥一莖兩穗。六月戊午。益州言麥秀兩岐。　祥符二年。七月乙丑。梓州言麥五岐。七月癸未。原州言麥四岐。　四年七月己亥。光州言麥八岐。　九年五月辛未。施州言麥兩岐。天禧三年。四月壬寅。製玉宸殿觀瑞麥作七言詩賜近臣。五月辛巳。開封府言麥一莖兩穗。　天聖六年六月。陳州獻瑞麥圖。兩岐共秀。命兩制館閣賦詩。五月。陳州言瑞麥一莖二十穗。宋景文公集陳州進瑞麥表。　臣某言。伏以厥田惟上。界王國之右藩。以穀俱來。吉我年之紀瑞。事昭邦緯。美溢農書。（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茂擁蕃祺。恪經善物。弄漢田而勸嗇。揉神耒以訓勤。庖有九官。務盡耕耘之法。地雜五種。深防水旱之虞。屢敕

攸司。勸登宿麥。至誠上達。嘉氣下翔。發爲兩岐。告成八政。田祖有神。而儀應。守邦作繪以來圖。庖穗孔蕃。天心爲豫。並詔儒館。交捷頌章。良史必書。無謝歸來之命。升歌大備。遂高多稌之詩。臣庠局冗閑。辭流謏訥。偏從臣之品。無預奏囊。效游童之謠。亦均嬉壤。冒聞黼几。集懼嚴淵。謹夙夜齋戒。撰成陳州瑞麥賦一首。隨表上進。　賦曰。冠三輔之上者。莫過於陳。接五穀之之者。孰先於麥。當衆離之令序。挺降賤之瑞殖。盛氣雲鬱。浣鮮隰之初霽。穿穗金繁。動星田之霽色。兩岐書秀。六穗牙出。厥華芃芃。厥穎累累。由唆奔告。守臣駭觀。俾來以圖。恭生送官。他穀弗書。視麥禾之最重。吾王攸助。知稼穡之惟艱。詠北爰采。岡紹乎力。農關中益種。無聞於錫祉。詎若天極歸貺。明神效異。偕蕃撤之丞升。配命禾而合穗。迎層宙之休氣。冠中田之嘉穀。續我於瑞圖。輯我於凡蔌。篆至尊之渥恩。播頌聲於絃次。上可以薦清廟之馨品。下可以助外饔之食劑。宋元憲公集陳州獻瑞麥圖奉詔作詩　光壤環中甸。周畿冠百昌。時均十兩潤。天報兩岐祥。善氣滋繁粒。薰風擢翠芒。叨疑禾異畝。更覺黍非香。獻狀宸襟悅。披圖國頌颺。史臣諱汗簡。休應謹斯籍。　瑞麥圖賦　天聖之六載也。陪京近地。宛丘奧封。厥有瑞麥。飛驛聞上。是時邦英臺彥。鴻儒碩生。被歡誦以踏躍。樂千齡之

希遇。鄙臣不敏。敢揚言而賦之曰。何聖辰之有感兮。見遠物之派形。伊嘉生之育粹兮。亦稱珍而效靈。蓋茂昭於豐兆。故絕出於祥經。是月也。候司爍恕。節紀朱明。周氏謹土宜之法。遂人勤時政之程。畎畝鱗接。田疇砥平。非臧裂之攸縱。竟踈遨兮資生。青青交秀。芃芃向榮。或散穎兮共榦。或連岐而並莖。顧我疆兮我理。悉如坻兮如京。民相歡而動色。士覩奇而震驚。俄具載於繪事兮。亟傳聞於禁庭。寔惟天之輔德。彰有年而順成。若夫曆草標祥。朱英薦異。芽三畚以備祉。芝九莖而表瑞。信徒假於書稱。亦爲是以擬議。請言瑞麥之可嘉也。協氣交生。大鈞封植。表天祐之孔昭。顧坤珍之有艶。宛彼神區。契茲景則。嘉種擎靈。秀穡數色。浸潤兮芳澤之和。鼓動兮薰風之力。餘粻雲委。滯穗山積。故陳陳而相因。亦穰穰而叵測。宜乎允膺帝賚。紹隆皇極。豐功大業。日躋兮著明。溢美連休。月書兮不息。顧蔑陋之微才。曷揄揚於盛德。玉海皇祐三年。五月辛亥。眉州彭山縣生瑞麥圖。凡一莖五穗者數十本。上曰。比禁四方無獻瑞麥。今得西川麥秀圖。可謂真瑞矣。賜田夫束帛以勸之。唐仲友說齋集西川麥秀圖贊。　臣恭聞仁宗皇帝。誕膺駿命。嗣無疆大曆服。天縱上聖。克知稼穡之艱難。敦本務農。澤切曆意。親屈帝尊。秉耒千畝。數移清蹕。臨觀刈穫。復於後苑。創寶岐殿。

歲命種麥。以無忘稽事之勤。天瑞應誠。昭假紹至。兩岐合穎。史不絕書。璿邇方下邑。去皇都千萬里之遠者。均被和氣。是生珍物。粵皇祐五祀。仲夏之月。井給奧臣曰眉之彭山。以瑞麥圖來上。一莖五穗者凡數本。高瑰異卓絕。前古未有。聖心懽愉。發于音容。顧謂羣臣曰。朕嘗禁四方獻瑞物。今得西川秀麥圖。可謂真瑞矣。臣聞天生神物。錫賚聖萬世。其發祥隤祉。雜見乎穹壤之間者雖不一。而足慭而兆南畝之豐。爲農夫之慶。未有若瑞麥之爲尤懿也。是以書紀同穎之獻。詩頌來牟之貽。著在簡策。爲億世美談。恭惟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乾符坤珍。充衍盈溢。其於草木蟲魚之類。皆抑而不宣。乃獨有取於麥秀之圖。則聖人愛民之意。豈不甚深遠哉。是圖也。秘諸金匱。藏在禁嚴。以傳罔極。以貽後昆。使之披文而會意。撫謀而興思。則七月之艱難。公劉之民事。當有不待周召之詩而自知者。顧不偉歟。是宜儒學之士。被飾厥文。欽贊盛德。臣愚不自揆度。謹昧自竭贊曰。　於皇仁宗。恭有丕基。稼穡艱難。不虞而知。敦本務農。念茲在茲。黛耜朱紘。躬耕帝籍。是刈是穫。數移清蹕。殿創寶岐。言觀其麥。天瑞應誠。十雨五風。物無疵癘。歲則屢豐。黃雲亘野。其苗芃芃。協氣橫流。蒸爲善祥。迺獲瑞麥。于眉之陽。一莖五穗。垂穎穰穰。維時農夫。式舞且蹈。吏民來觀。欣欣相告。我皇

聖明。地不愛寶。敢託冊青。獻諸天子。披圖九重。服朕黼扆。舜瞳周視。龍顏則喜。顧謂羣臣。可謂真瑞。實蓮合蹄。嘉禾同蔕。作會雖古。效珍已細。豐年之兆。天實予畀。受言藏之。秘諸金匱。傳示後昆。毋忘稽事。詩頌來牟。歸功后稷。書紀嘉禾。成王之德。若昔稱隆。于今揜迹。惟我太宗。治盛雍熙。內郡獻圖。九穗兩岐。祖武可繼。于今遹追。猗歟珍物。天錫聖皇。靈慶既啓。藻繪斯彰。小臣欽贊。萬世無疆。玉海皇祐三年五月。滁州進瑞麥一莖五穗。至和元年六月。應天府貢瑞麥一本七十穗。一本二百穗。五年六月。資州言麥秀兩岐。　嘉祐三年六月。綿州言麥一穗兩岐。七月泰州進瑞麥一本百穗。伊闕之野。有麥穗合榦。上飛白瑞麥字賜守臣。　泰山獻瑞麥。凡五本五百一穗。　熙寧九年。譙縣有瑞麥一本三穗。尉氏湖陽彭城並有瑞麥一本兩穗。　元豐八年。亳州有瑞麥一莖二穗。一莖三穗。一莖四穗。元祐四年。泰寧軍瑞麥異畝同穎。六年。汝陽縣美原縣兗州鄒縣有瑞麥一莖數穗。　元符元年。安平縣生瑞麥。二年。漣水軍瑞麥合穗。十一月。岷州宕昌砦生瑞麥。宋史徽宗政和元年。蔡州瑞麥連野。　魏惠憲王愷淳熙元年。徙判明州。轄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岐麥圖以獻。孝宗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殖。農不游惰。宜獲瑞麥之應。加愷荊南集慶軍節度使行江陵

尹宋會要淳熙二年東淮旱甚詔諸州勸種麥郡守張沖以麥種振業之貧民明年麥大稔清流野人得異麥於南門外一莖雙穗以獻于郡郡圖其狀以聞時適建堂於小廳之西因扁以瑞麥今參政何公澹爲記刻石堂中　淳熙三年四月四日詔明州解到麥連兩岐判明州皇子魏王愷令學士院降詔獎諭仍宣付史館既而皇子判明州魏王愷奏伏見明州管下兩縣連歲有麥秀兩岐之瑞竊見知鄞縣桃抬知象山縣高子莫職事修舉勸課種麥委有勞効欲望特賜旌賞各得特一官選人比類施行合肥新志淳熙三年合肥縣境獻瑞麥雙穗至三穗四穗　瑞麥贊　淳熙九年夔州麥大熟西門進士陳謙亨獻其近郊之秀將以頌聲數其穗三十有六其中一岐而爲三羣目翔見相與歎異命工圖之工欲顯三岐之瑞而遺六六之數守臣林栗以爲不可俾具見爲圖成僅足其數而不會諸芭乃知化工之妙有非人爲所能逮者謹滌毫而志之系之以詩曰

淳熙天子御圖三七協氣所鍾嘉禾乃出巴夔之山亘連阡陌或兩其岐或六其脊惟是西門近郊所植六六同穎函三爲一茲誠翔見圖寫譌逸乃知人爲不逮天力上方寅畏擯華務實臣不敢獻私志于室釆詩之官汗青之筆編諸詩書示此其質太平州圖經嘉泰元年州民獻瑞麥有岐而兩者有岐而四者宋史寧宗紀嘉泰三年夏四月壬寅福州瑞麥生温州志嘉定二年夏瑞安麥雙穗因立雙穗壇場　樂清縣麥生雙穗嘉香書穎遂改其處曰瑞應鄉赤城志嘉定四年產兩岐麥悤州志嘉定四年野人有獻麥兩岐異一莖九穗者黃守嘗遂於郡圃建雙瑞軒至十七年又有以兩岐者獻之王守挺是歲二麥大稔姜郡教容爲之頌并序云嘉定十六年冬十有一月上命軍器監丞王公挺出守臨海郡越明年夏四月二麥大稔有一本而兩岐者野夫奔獻邦人歡欣泣卜嘉祥謹匪虛應殆協氣所感也維侯布宣德意神比天同善政致和實猶抱鼓自昔同穎之禾有書達理之木有頌矧思文詠周漁陽歌漢則貽年呈瑞紀載尚矣容忝掾文學宜有稱述詎敢以淺陋辭即事實錄庶傳示無極云詞曰

聖賢相逢綱來自張軫念邦國選侯惟良猗歟霞城寀拱帝鄉膏澤時下江瀸沛滂侯承君令政罔不臧明矣弗察勤而有常吏立春冰民田康莊王穌薰洽嘉生效祥朱明盛長芃芃阜昌欽華就實隴畒相望一枝挺秀雙穗聯芳天休聿至侯不敢當亟獻瑞楙歸功廟堂揆拜稽首天子之光萬勺萬穎陶鈞八荒聖恩天大穆穆當陽臣職奉命恪恭肅將中和效頌賡詩載揚自今以始時兩時暘氣調玉燭歲格金穰永同賢佐輔翊贊襄

皇帝萬壽傳世無疆次冬復有麥生土墻上王守挺自記云寶慶元年仲冬有麥生於台城州治使廳西新築土墻之中四穗秀實挺然可觀其旁又有續發生者姑命工圖之以紀其異是月上澣日郡守濡須王挺書桐汭志紹定元年四月瑞麥生於縣境一莖四穗郡守表君儒圖而上之因刻石寘于縣治上元志景定二年惟政鄉獻瑞麥有旨獎諭新定續志景定壬戌夏四月九日郡民孔文桂等言麥秀兩岐在東郊公田中知州錢可則遣視良實就采之得岐穗餘一百繪圖狀實以獻天子有旨宣付史館會皇弟太師嗣榮王亦以所得函活爲圖以進王音報曰祥非偶至應必有先銖釋聯華䔰以陶和致秀落參岐而薦瑞兆王師之不用慶襄色之告登上協天心美鍾地產繪圖來進嘉意良勤報聞邦人鼓舞歡悅願托琬琰以詔將來太守不能遏也爲刻石寘郡治之高風堂唐仲友說齋集代臨安府進瑞麥表　仁育含靈寖格三登之治瑞呈宿麥挺生千里之纖並興擊壤之謠敢效得禾之獻（臣某中賀）竊以年貽嘉種詩嘗頌於周王穗有兩岐民尚歌於漢吏董珍符之滋至在粒食以尤先獨拚前聞莫如今日盈疇幪幪產近甸之神皋嘉穎芃芃協純乾之陽數寔通躬耕之地遠踰異畒之祥清廟薦新行講烝嘗之禮靈臺觀象已騰斗霞之輝豈謂鴻禧罔非虛應恭惟皇帝陛下至誠贊化善政養民戴耒邦於御閣率先千耦鑄劍戟爲農器罔奪三時調璿璣而五穀登和玉燭而四氣敘祥風甘雨物無疵癘之傷絜粢豐盛神有馨香之感果蒙景貺來表昌期效貢亳都上揜太宗之迹俾圖蜀郡益增仁祖之光臣無補涓埃繆司華轂稱萬年而稽首幸覩宏休陳五瑞而作歌願追故實秦觀淮海集代蔡州進瑞麥圖狀　勘會本州自春以來屢得雨澤已於某月日具狀奏聞訖今來二麥並已成熟地無高下所收斗斛數倍常年及諸縣節次申送致麥苗有一莖二穗或三穗其多有至五穗者甚多父老云數十年來無此豐熟亦未嘗見有麥苗一莖至數穗者以此見二聖臨御以來功化日新利興害去善氣充塞至此嘉應臣待罪郡守目覩其事不敢隱默謹畫成圖子一本隨狀上進以聞謹奏　任德翁得得穗草言衛州進瑞麥奏狀

右臣訪聞衛州近進瑞麥有一莖數穗者仁祖之時眉州彭山縣嘗貢獻此瑞仁祖曰可謂真瑞矣於是賜田夫束帛以勸賞之臣竊見近年以來天下之俗爭言祥瑞而農夫憔悴南畝空虛大兵之後遺民相食河北流亡至今未復衛州亦河北之地而有秀麥之瑞是天以豐年之祥慰陛下之焦思也乞於所進呈之日出於聖意依仁祖故事特降處旨庶使天

下之民。知陛下務農之意。益助和氣。以爲永久生靈之福。遼史聖宗紀。統和二十年。是歲南京平州麥秀兩岐。故進士邢祥等六人及第。金史熙宗紀。　天眷三年。　月辛巳。京兆進瑞麥。七月太原路進瑞麥　皇統三年。五月丁巳。朔。京兆進瑞麥。又七月庚辰。太原路進瑞麥。又進獬豸。并瑞麥。　興定元年四月。陳州商水縣。進瑞麥一莖四穗。開封進瑞麥一莖三穗。二莖四穗。元史世祖皇帝。至元七年。瑞麥生東平。東平府進瑞麥一幹五穗。及三穗者。并爲圖具表稱賀。省臣以聞。上若曰。是素所無耶。對曰。臣嘗聞有一莖二穗。未嘗有五穗者。遂命藏之大府云。　至元十一年七月。興元鳳州民獻麥一莖四穗。至七穗。一莖三穗。　至元十八年。閏八月壬辰。汴州屯田進瑞麥一莖五穗。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廣元路閬州。麥秀兩岐。　至元二十四年八月癸亥。濮州進瑞麥一莖九穗。宣城志至元丙戌。旌德縣民以瑞麥來獻。其莖有五。其穗三十有二。時雲中高可庸。爲寧國路總管。教授昌士氣。爲文以記之。旌德志瑞麥記　雲中高侯來守宣城。政洽化行。吏信民愛。境內廓清無事。乃一以力穡勸耕爲務。歲乙酉夏。出郊登父老而告之曰。嘔喻翔佯。若父兄之語子弟。民是用勸。其秋書大熟。越明年。循故實說于桑田。枝分戶裂。莖爲十七條。髣髴豳風遺意。家傳人

誦。遂爲頌聲。曰。良二千石。其又有以淑我民也。何其辭愈詳。而意愈惻惻也。乃次旌邑間勞。未幾野人以瑞麥來獻。其幹有五。其穗三十有二。邦之人士。嘖嘖稱贊爲盛德事。曰。勸耕冠蓋。無歲無之。未有能獲嘉瑞如此麥之巍巍煌煌。連縈並秀者。其殆地不愛寶。以是顯邦侯牧養之政歟。乃相與圖其狀鑱之石。謂士氣宜記。士氣聞之。后稷配天立極。詩人獨以貽牟頌之。春秋於無麥則書之。重民食也。合浦不孟嘗。則珠不還。穎川不黃霸。則鳳不集。吳興不柳惲。則嘉禾不同穎。漁陽不張堪。則麥秀不兩岐。天地間感應之理。各以類應。氣協則嘉禾生。心和則天地之和應。蓋有莫之爲而爲者。自侯之治宣也。以詩書爲治本。以禮義揭教條。白髮丹心。勤恤兩都循吏之政。庶幾見之。衛多君子。同寅協恭。集思廣益。開誠布公。吾見其和氣洽於僚友矣。明倫析理。誦詩讀書。泮水思樂。風雩詠歸。吾見其和氣藹於庠序矣。鄉化興誼。力本務農。兩暘雖時。年穀屢豐。吾見其和氣孚於田里矣。以和召和。是宜瑞應之來。如引鑑對形。援桴鳴鼓之不可揜。見其圖。思其人。觀其墨。知其政。千載而下。固將與合浦之珠。穎川之鳳。吳興之嘉禾。漁陽之秀麥。發濱澤然弟之矣。不其盛歟。上方選用循良。以治行第一入爲三公。厥有次公故事。調和鼎鼐。燮理陰陽。使泰和薰蒸。躋一世於

太平既醉之盛。其瑞應又豈止於麥而已。醴泉出。甘露降。鳳凰來於丹岳。朱草生於郊藪。皆侯所宜得。又當大書特書不一書爲侯記之。公名可庸。字用之。自號狄齋。熱文物於故家。著功名於治郡。今受嘉議大夫寧國路總管云。至元二十三年六月望日。郡文學昌士氣記。　郝經陵川集瑞麥頌。　歲壬辰。王師濟河。河南亡。羣孽餘燼。狡狡蝟興。兵鋒遺黎。虔劉殆盡。而又壤地聯宋。師出其間。突蹂汴洛。披攘亳宋。至于徐揚。既亘上下。千有餘里。姦宄抵隙。寓跨兩境。依險負巢。血入千手。二十餘年矣。今上即位。宵旰求瘼。詔太弟都督諸軍。謂將有事於宋。必先事於河南。河南既治。本根既固。藩墻不冗。資糧鎧馬。廩廥足而漢淮可圖也。於是詔分陝東河南諸道有金故地。置經略司於汴。命萬戶史公。行臺趙公。及中貴崔馬。公等既至乃議事典。約法制。鋤桀驁。去蠹賊。撫單弱。出滯淹。布屯戍。均賦輸。扶索利本。掊擿弊萌。進用老成。設施比次。井井以進。期年報政。帑有餘資。庾有餘粟。四鄙不驚。民狎於野。風雨時順。歲乃大穰。甲寅夏五月。旬人進麥一莖八穗。馳驛上聞。洞洞屬屬。歡聲四布。夫黃龍白麟。赤芝朱草。鳥獸草木之異。無益於時者。猶以爲休徵。豈若食民之天。有如是之盛乎。桑無附枝。麥有兩岐。猶達美於漢。炳耀千古。矧如是之多乎哉。經越在草莽。不能瞻望清

光。拜手稱慶歌頌。布衣職也。乃作瑞麥頌。以爲四野謳歌之倡。其辭曰。河流湯湯。金源故墟。朔龍乾飛。千魔萬旟。蹈厲靡前。飲河長驅。河流不洋。曾不馬濡。汴覆蔡傾。遂伐荆吳。千里搶攘。鞠爲萊蕪。白骨撐拄。枯血糢糊。宛宛赤子。鋒鏑之餘。纍創抑元。巢貍窟狐。殆二十年。憤而不蘇。皇帝踐祚。丙丙當宁。同仁一視。廓清天步。乃眷曰咨。咨汝南方。神州王畿。可爲冠塲。乃命太弟。俾長戎行。曰史曰趙。建爾祈常。爾爲朕行。萊彼夷傷。分陝建臺。固吾圉疆。汝修汝戈。汝峙汝糧。乃拜稽首。天子之休。不克負任。天子之羞。帝曰汝嘉。汝違朕憂。玉節煌煌。奉命南下。有澤其車。有濯其馬。鉏夷棘荆。扶拄壞廈。顛疆蹐踣。崩膺解瓦。山通藪開。漸出單寡。髫童耇叟。傴僂羅亞。失喜驚吁。悲集涕寫。載中王度。載宣王化。民具萃止。夔夔茂舍。乃斧其桑。乃樹其積。乃聚乃育。乃室乃稼。務畜勸分。墾荒闢野。惟是怙妥。莫敢侈哆。惟是信義。莫敢狙詐。清以蓋蒸。簡以蓋暇。綏帶輕裘。投壺歌雅。元氣油油。春我中夏。我庾既億。我倉既盈。雲霓濡來。呻吟不聲。山河改色。乾坤爽清。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皇澤瀰瀰。汪洋濛濱。惠風不鳴。震雷不驚。兩暘燠寒。弗凌弗乘。人和天和。年穀屢登。靈祲違達。瑞麥乃生。岐岐嶷嶷。八穗一莖。句人進只。幕府嘉只。何以致茲。臣當歸美。乃籍乃襲。獻諸天子。以益鴻

休以睟信史經也作頌以告休功匪惟頌功惟以勸終揚志行霜月齋集

集慶路瑞麥頌　至元二年丙子集慶路總管通議完侯在官之初年也率作統勤置樂交宜令洽惠行民用寧嘉儲和揚熙中暢旁溢治德陰感物禎顯乎維時溧水等州皆以瑞來及牟同時而馳獻者穉兩岐而增秀表合莖而分榮於是合州之黃髮黔髫屢居壄處抃蹈呼舞相率而稱曰異哉是其仰分而俯遂合者足以表侯之善承本盛而末乃豐者又足以表侯之厚下至於曰來曰牟之生為體不同為種不同而鍾祥顯異通縣為無不同者從足以表侯理化之所施融小大精粗先後而一之也非侯之績耿耿徹為於規為矩度充而不匱有餘則何以玄通神達兩適暢宜嘉植芃茂並隆休徵為之贊豐康而彰祉美者能盛哉如是乎是宜有以播宣猗能鼓著聲烈以華衍久合詞同忻拜手稽首而作頌曰惟德發祥厥盛惟侯神草靈芝疇如嘉穀昀田油油瑞邦章休吁嗟乎來牟斯德之酬惟穌慼物上順惟隆合分會貳孰異非同彼穎之特協偶于一吁嗟乎來牟斯穌之積惟愛育民本充末茂跗培無勤顛靡載秀彼髮之舒莖分抽孫吁嗟乎來牟斯愛之孚惟治周方何粗何精靡有後先與時登成彼植之盛小大胥慶吁嗟乎來牟斯治之應侯膺殊禎秩登祿盈均和弘平願躋侯于鈞衡民列侯德以嚴金石耆朝姁夕永侯休于千億元史順帝

至元四年夏五月辛酉彰德獻瑞麥一莖三穗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壬午朔洛陽瑞麥生一莖四穗雙穗三穗者甚眾陸子方集瑞麥圖序　大德改元之九禩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恤貧議貸寬徭陽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逋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悅先是江浙歲比不登旱澇為災有司體覈未能如式元元懷憂膏澤隨下所以孚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矣夏五月麥大熟甸人獻麥一莖三穗得諸暨陽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為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俾張其事請聞于上惟漢之漁陽吏善為政兩岐之歌流詠至今蓋生物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為奇為瑞今茲奇瑞視漢有加矣年之豐凶雖係乎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茲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為力謹摭民謠列之篇次自附於唐叔得禾之義以顯揚國家之休命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八陌

麥

句容新志

國朝吳元年麥兩岐者二產縣境知縣王成奉以獻中書省欽奉
聖旨元年五月二十一日有司奏民人李文興施仁獻瑞麥兩幹四岐以為予之禎祥故捧而來朝予且悅且慮何也昔者以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舜之功德感於天致鳳之來儀故也文王治岐山聞鳳有鳴亦文王功德之所感此二君當治天下之時民乃和平故鳳依時而至當春秋麒麟至夫子惟之蓋出非其時當羣雄爭鬪之秋民人塗炭其禎祥之應豈不致夫子之感也予身本布衣起兵淮甸東渡江左十有三年四征不庭科斂繁重治頑惡者法律甚嚴所任非賢己身不德日夜憂懼不能自善其禎祥瑞麥豈在予感而至莫非新任有司得人或者農民自勤而格天地故生瑞麥以祥有司及勤農者也然此天地造化人豈能知今後令李文興施仁等慎心以奉天勿怠欽此　趙權瑞麥詩序

有吳建元之始年夏四月麥兩岐見於句容之近郊如是者二焉郊之民走致之庭言於邑大夫王侯曰聞諸鄉之老成人是麥之祥也祥必有所繇致惟我侯來令吾邑公而勤廉而愛人是其應也夫公而勤則於事上也忠廉而愛人則於字下也惠而無傷公勤廉愛之所感召叶氣橫流天降祥福宜哉刻茲祥也不于其他必於帝命率育之貽者發之豈非忠養之徵乎我弗敢匿敢告侯聞之慨然曰噫有是哉君知其一未知其二邪今
上以英武之資拓迹開統建萬世無疆之業句容實惟漢豐沛南陽比又介乎輦轂之下上天眷顧儲祥委祉滂湃漫衍昭晰傳有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茲其為祥也豈臣子所得私邪不然何獨於茲一邑見之在宋開禧初其祥若是邑人刻石具在今

有吳之建元也其祥亦復有是焉天眖時運昭然脗合豈偶然哉以天之眷於爾邑吾知
聖心之不忘爾民也遂表其實以聞擢惟休徵之應德化之感古君令一也昔漢張堪守漁陽麥兩岐實生其壤民之頌之紀於史氏竟未聞歸美其君若侯者今侯不惟謙抑弗有歸德于上且指歸化原昭揭德本明著章徵若是非尊君親上公爾忘私孰能然哉推是心也上可以獲乎君下可以得

予民。懽自今璽書褒嘉。恩賴兼至。寵賁覇於潁川。侯牟茂於密縣。使吾民
得以涵詠
聖化。沐浴膏澤。其不兆於斯乎。邑士民既鋪菜盛美。播諸歌頌。穉拙訥不能。以聲
成文也。爲之序云。　趙推瑞麥記。　邑大夫王侯下車之明年夏四月。民有
以麥一莖三穗獻者。二以爲侯德所感云。侯受之謂其僚屬曰。吾何以堪
之。惟吾
王者定區宇。肇啟洪業。而句容密邇
王室。基本攸在。況今立號建國之始。而祉祥若斯。天其豈無意於隱而不彰。是敢
王家之美。而貪天功也。其可哉。遂表其實。獻大府以
乎
聞。既以播告中外。
綸言褒謙推美歸下。激厲勸勉。嚴畏有加。匪頒下逮。恩禮優渥。於是吏慶民抃。
上下歡洽。膏澤弗愆。歲用大稔。邑士民乃相與謀曰。昔在宋開禧初。麥有
祥如是。文載於石具在。今而不刻金石。將何以昭揭盛美。垂示永久。遂用礱
石謁辭。而以命予。擢竊惟和氣致祥。天地之常經也。今侯嘉寵斯麥。以昭
有吴受命之符。下歸美其
上。上推功於下。君臣同德。以和召和。斯民蓋將益被其澤。豈不重可貴哉。是足以
記矣。侯名成。字國用。蘄春人。其爲治也。果毅以立事。廉公而愛人。縣丞劉
名復仁。字克禮。揚州人。主簿任名允。字執中。桃源縣人。典史汪名宏。字守
道。泗州人。同寅協恭。駸駸政績。固當大書特書。茲未暇詳者。特記瑞麥云。
華蓋公劉伯溫集　瑞麥頌（并序）　天厭元德。九州麋沸。羣猾并作。黎民惶
惶。弃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與萬姓請命。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浙江。
三征而閩海率從。四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秦燕趙。
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來朝。稱臣拜伏
闕庭。於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慶雲甘露。洊來禎祥。
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
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周。李思齊張思道據
秦燕晉趙齊梁之間。大豪小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
土。擅兵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不生。民相殺
食且盡。今年夏四月。

王師奏捷於蘭州。朔漢掃清。關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鼓爲嘉瑞。和氣致祥。不亦
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
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是觀之。信非誣矣。漢謠以麥穗兩
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
哉。頌聲之作。不可闕也。頌曰。神雀赤烏。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
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
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皇天震怒。誕命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
帝衷。既平南東。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
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光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支翠英。濤彼原田。潰若雲煙。望
之油油。即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
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答祿與權集　進嘉麥頌（并序）。　帝王應曆。澤
被羣生。天降禎祥。以彰休德。故詠於詩。紀於書。載之史策。傳之將來。凡所
以見諸文章以爲美談者。抑亦詞臣有其人焉。
大明御極。赤精承運。八埏九有。罔不來庭。乃洪武六年。夏六月十有二日壬午。
中書守臣來獻嘉麥。奇根耦穗。穎栗堅好。禮部以聞。
天顏悅懌。翼日癸未。薦之
宗廟。越三日甲申。召御史中丞臣陳寧。率其屬十有七人見于
西苑。悉出有司所獻嘉麥圖。以示諸臣。蓋自渡江之初。以至今日。二穗三
穗。以至五穗者。數十本。命監察御史臣與權等十有五人。各爲詩文以進。臣
聞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斯嘉麥也。其禎祥哉。是宜銘之彝鼎。播之雅頌。書
之竹帛。昭示後昆。臣與權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
皇明。赤符降精。篤生
聖人。應運而興。維此
聖人。天錫勇智。武以安民。文以圖治。飛潛咸若。動植蕃滋。羣生既遂。禎祥以時。
雙穗有穀。同帶有瓜。貽我嘉禾。來年孔多。守臣司牧。撫綏
帝鄉。天產嘉祥。入貢于庭。
皇帝曰咨。匪台之績。兆民奠安。
祖宗之德。乃召宗伯。乃召工祝。致告
皇靈。荷天百祿。穆穆皇皇。本固支強。厥德無愆。壽考不忘。小臣司諫。稽首進言。
國朝永樂二年正月。總兵官平羌將軍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宋晟。進到甘州
中衛瑞麥大麥三本。二穗一本。三穗一本。五穗一本。小麥二穗一十三本。

永樂三年六月。秦府長史司進興平鳳翔等縣民人陳子和等所種大麥一莖二穗至五穗者一十二本。十一月。山東青州莒州日照縣知縣戴原寓進大麥有一莖三四穗者。永樂四年六月。南陽中護衛差百戶周負進瑞麥四十七本。內有一莖二穗至六穗者。六月。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差訓導鄒王進民人貫義等地內所產瑞麥一百八本。有一莖二穗至六穗者。東漢書張堪傳。堪拜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北史齊孟業傳。業皇建二年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魏蘭根傳。蘭根為岐州刺史。從行臺蕭寶夤討破宛川。俘其人為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故成背叛。今當恤其饑寒。柰何並充僕隸。於是盡以歸其父兄。部內麥五穗。隣州田鼠為災。犬牙不入岐境。隋書令狐熙傳。熙為滄州刺史。在職數年。風教大洽。稱為良二千石。開皇四年。上幸洛陽。熙來朝。吏民恐其還易。悲泣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謁。歡呼盈路。在州獲白烏白麞嘉麥。宋史張禹珪傳。禹珪知澶州時。頗勤政治。以瑞麥生獄空。連詔嘉獎。

韶州曲江志。宋鄧酢傳。酢字賓禮。始興南城人。徙家曲江。少穎悟。杜門讀書。紹興初。詣闕下上書。召試。授官。進攻守三畧。上嘉納之。知虔州虔化縣。夏秋二賦。自為書與民。吏不及門而集。歲以大穰。麥一莖數穗。閭里歌之。太平州圖經志。宋乾道二年。當塗宰韓琳行野勞農。得雙穗之麥。獻于郡。州民余氏又得一本六穗者以獻。洪邁因以瑞麥名亭。句容新志。宋開禧元年。麥三穗同幹者一。兩穗者三。產縣境。邑令江公亮刻之石。徐筠為記。紹定元年。靈芝兩岐麥。同本竹。並蔕瓜。雙頭蓮。五瑞並產縣境。邑令張佖刻之石。漫塘劉宰跋之曰。有一於此。足為上瑞。況五者來備乎。然則邑大夫與其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處州志。鄭滁孫。字景歐。青田人。知樂清縣。敦崇教化。建宗晦書院。以淑邑後學。囹圄空虛。有嘉禾瑞麥之應。異政不泯。至今遺愛在人。傳頌未已。宋字溪陽先生集 紹慶府教驗瑞麥。淳祐庚戌。麰麥向秋於學圃。得兩岐者二。三岐者一。前此未之見也。先是平地溪細民牛產二犢。嘉瑞迭至。厥有攸自。具以告州長。金華王公。先生曰。是乃閫帥復漢中之休證。麥以卜坻京之盈。牛以兆田萊之闢。天地順助。委和而發祥矣。枋興感先生之至言。欲鋪張揚厲。而材末之逮。敢撰成古體三十韻。以紀事實。且獻且賀。幸恕其狂斐而垂覽焉。 耕稼問黔嶺。禾黍慳培壤。秀實佳有之。嘉祥蔑焉睹。府主金華仙。農扈躬緬縷。暖律笑吹鄒。長府肯為書。節用寓封殖。寬征從字撫。去年民病穫。公把漏天補。今年趁春耕。公有月頗雨。至和委來牟。兩岐分藝圃。雙秀可奇覩。三穎駭珍吐。一如荀氏龍。頭角森踽踽。一如賈氏虎。偉彪稱最怒。友于好弟兄。長峙支偃僂。芒穎乍崢嶸。襁褓辭嫗媼。苗脉共根株。萬物本乎祖。見說西家牛。二犢同一乳。碎啄衆雞雛。異聞沓前古。歸功貳千石。焉言物有主。憶昔辛丑間。紅塵飛白羽。陸海沉炊煙。原田沒榛莽。殿角深顧憂。宅西命山處。太平登九年。魚鳧鵠生聚。長嘯孤雲端。漢中我疆宇。片心天地通。助順知已許。嵩禁田不蕪。麥瑞冒高庾。萬竈飽饋餉。目中已無虜。坐縛長橋蛟。行卻九關虎。挈還天子地。醉言執童羖。家衣遂歸禾。上瑞此為取。癯儒書闡言。中夜常起舞。欲補嘉禾篇。俚詠驚尾甒。隶起巖詩仲春勤耕。有獻兩岐麥者。和丁端叔茶使韻。 周原膴膴侔歌頌。我訪春郊屆義仲。市橋曲岳古招提。媚日晴風傳鶯囀。布宣德意父老喜。醉飽盤餐兒女共。眼看秀色螯頭多。風落輕花枝穗重。東皇生意滿阡陌。不待池塘春草夢。道傍瑞麥獻者誰。秀出雙枝駭群衆。春風和氣下披拂。產出禎祥呈妙用。我思昔歲旱為虐。幾度棧天香火共。懸知政拙誤心勞。助然弗稱甘衆從。今年春到一

犂雨。是處膏腴飽耕種。舉趾于耜競東作。剩喜烹葵翻田謠。三農儻遂富庶樂。四體如忘痾痒痛。只今貽此來牟喜。大手鋪張頌屈宋。崆峒有詠拾遺語。茂陵作頌相如諷。（司馬相如居茂陵。作頌曰。嘉穀六穗。）詩成豈待擊鉢催。句惡自慚操管弄。與君拍手訪豐年。姑置別離傾酒甕。異泳鶴林集 瑞麥歌 爰采麥矣岷之陽。麥秀蔪蔪兮登我場。岐岐而生自天產。兩兩而並維星祥。我行其野逢鄰長。鄰長忻然持穗往。自言此穗實秀時。六稔俱奎惟麥仰。晉之四穟唐六岐。雖有其物無其時。我君聖武綏萬邦。我侯駿德為藩維。君臣堯舜禹。十風五日雨。干戈偃息將兆和。拍手齊唱崆峒歌。李曾伯可齋集 戊申和嘉興守瑞麥行。 瑞麥歌懷安。三岐及六穗。嘉祥不虛出。良以氣和致。人言一草木。華枯且為異。況茲一日食。有是三足記。此邦今扶風。中興號佳地。去年歲千厄。衆懼憂莫弭。入春兩暘時。嘉驗應期至。賢侯政事師。其清一杯水。孜孜布上德。念念在民事。東都循吏馭漁陽史君似。一麥露雙穎。異世風同軌。華黍續新雅。嘉禾繼前瑞。老夫卧陋巷。聞此躍而起。一壓猴受勝。二天幸托冀。詎謂大慶齎。俯亦及憔悴。自今豐年兆。不若力田匱。當知太守心。根源自宮閟。務農且重穀。感召自茲類。昔穠今五穟。千里共衣被。相逢二三吏。相慶更相慰。不圖田里歎。轉作謳

歌喜。酡顏溢鄉老。歡聲洽鄰比。餘波賸沾丐。罔功有餘愧。摅毫頌公德。拜手反公賜。長安咫尺天。政聲轄聞易。嘉汝冀黃績。寬予免湯偏。歸家陳瑞禾。經綸展斯志。吳菁湖山集　和管大老瑞麥什。　別來長恨見無時。不謂相逢總沒岐。愧我滯留身已老。憐君偃蹇官猶卑。思歸正續孤松賦。溢美空傳瑞麥詩。萬事從今休更問。祇知痛飲是吾師。吳縣志　袁起巖麥三岐詩。　周遇其才愧弗宜。但於牧養要張施。未應拙政才朞月。森出來牟過兩岐。長短異形垂美穗。青黃閒色識新枝。懸知瑞應由明主。自是豐年屬聖時。范石湖大全集次韻袁起巖瑞麥詩。此麥兩岐已黃熟。其閒又出一青枝。亦已秀實。傳記所未載也。　民和神福固其宜。況有仁先四者施。吳稻即看收再熟。周年先已秀雙岐。蕙風半老黃金瑞。梅雨重春綠玉枝。樂不可支聊發詠。田間日月是芳時。南康志　至元丙子陳晉諮任內瑞麥記

余備守南康之明年。四月望日。屬邑都昌令師宜中。以瑞麥獻。且述父老之辭曰。雙岐一莖。南北一統之兆。弗產于他邑。而產于都昌。都者總會之名。昌者熾盛之謂。又豈非五穀皆熟。爲有年之占乎。儻不有賢太守以奉行天子之仁。斯瑞何從來哉。請上之朝。刻之石。以彰天瑞顯治績。詔永久。副僉祈也。余俾其歸而語父老曰。自河圖授羲。祺祥之事。代不絕書。自來牟貽穋。麥之爲利。萬古一日。至於登麥嘗麥。呂令特重其事。無麥之書。春秋亦拳拳焉。麥之不可忽如此。今一楷特起。兩穗異結。以人占天。即物明理。信有如父老之言者。然自昔芝草嘉禾甘露醴泉之瑞。有抑而不欲宣者。有誇而張且大者。要終而論。抑者。或至今不容泯。誇者。或隨以湮沒。得無以和致和則爲祥。以乖致和則爲異。此傳不傳之所由別歟。茲麥之祥。余固莫知夫所以致之者何自。若上之朝。則幾於誇矣。爾父老以爲一統之兆。有年之徵。則此非太守之所得私。而不可以不記。盍刻之石以俟夫觀民風秉史筆者之採擇。詢之於眾。皆曰諾。遂刻之。朝列大夫江東西大都督府諮議知南康軍陳夷甫立石。句容新志　句容縣瑞麥記。春秋書無麥禾。范曄書麥穗兩岐。經記異。史記祥也。江大夫以名家子爲句容宰。甫數月。政化洽孚。犴獄空閒。叶氣薰蒸。震于異麥。有三穗同幹者一。兩穗者三。厥芒幪密。厥實粟好。邑人曰。茲大夫之仁。大夫不敢以自功。獻之督率牧伯。督率牧伯曰。茲大夫之徵。復以歸之。乃繪事秀穎。丕昭嘉應。是年麥大有秋。以經史所登載如彼。是宜特書。昔曹恭爲中牟。嘉禾生於使坐庭中。州郡交舉致身三吏。句容惡知不中牟哉。詩云。靡不有初。大夫其勉旃。將見屢書不一書而已也。大夫名公亮。常山人。今官通直郎。樊齋集　瑞麥頌（并序）。蘄水王侯爲句容之六年。夏有麥一本而岐實者兩。邑人告祥。攜美侯政。侯不自有。本諸王明。諸生燕。敢拜手稽首以作頌曰。　於皇來牟。厥明民受。自天降祥。于彼南畝。異其祥矣。兩兩垂秀。岐然而實。或左或右。野夫族談。斯祥斯覩。誰其耆之。侯我父母。繄侯來斯。我財我阜。殖我良稼。攜我稂莠。瑞應遝集。天寔民賜。祝侯頌侯。願無不朽。侯曰嘻哉。乃言勿苟。本本原原。僭莫是究。聖人龍飛。百祥奔湊。洪業所基。此邦日舊。方古豐沛。釋睒先侯。神斯貲襄。胡不畢厚。別茲體元。億祺伊首。帝命率育。兆固非偶。念至靈承。詎曰官守。敢竊天休。私以自取。目擊心抃。獻之王后。王后曰俞。爾予足手。是邦予懷。爾弗予負。今茲之禎。其亦而輔。字爾民人。俾庶俾富。矢予膏澤。以洽孤幼。侯拜稽首。天子萬壽。永錫祚祐。邦家之有。小子作頌。爰愧吉甫。式歌且舞。庶傳悠久。通州志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中統三年。授太原路總管。至郡。崇學校。表孝節。勸耕桑。立社倉。一權度尺。可以阜民者。無不爲之。嘉禾瑞麥。凡六出其境。元許有壬至治集瑞麥賦　大名爲河北大郡。開又屬州之大者也。皇上新守令之法。於是哈剌吉月魯元臣白守忠公嚴。皆以郎官慎選出守是州。未幾政化大行。瑞麥駢生。或一稃而二實。或一莖而兩岐。二君寄圖徵言於有壬。乃爲之賦曰。　靈芝兮三秀。珍木兮連理。蓂滿兮叢生。嘉蓮兮共蔕。是雖奏祥。疊貺之可書。曾不足以彌捋腹之殷雷。致粒米之狼戾。睠茲滻淵。芃芃大田。觸凍寔生。細莖抻煙。四運周歷。六陽氣全。冷霧兌積。赫兮實堅。方翠浪兮漲陸。倏黃雲兮際天。乃輸我籍。揮鎌電旋。京坻善收。中有異焉。金芒蠋碟。珠實蟬聯。一稃二粒。若子之孿。一莖兩岐。若首之駢。耄倪駭矚。奔走嗟闐。念休徵之允叶。蓋有開而必先。即影而求其形。非根我黃堂之二賢乎。二賢設施。知所先後。既基化於庠序。尤盡力乎畎畝。習福感其至誠。坤靈獻其英秀。源陽張堪壽安劉懷之美。寥寥乎無聞。乃一旦而我有。歸之二賢。確不敢受。歸之天子。天子萬壽。昔聞緣史。茲應昌期。言之不足。故詠歌之。歌曰。天人變遷兮。理則一揆。天不自爲兮。假人而爲。焉得九州兮。皆若人斯。俾我黎民兮。永不阻饑。陸子方詩題萬戶府瑞麥圖。　河中之野木連理。文人作頌何所美。鏡湖之水蓮雙葩。史臣紀異不足誇。木葉餓來豈堪食。蓮花遠觀空有色。由來上瑞是豐年。芙蓉城外麥連天。一莖三穗攢秀穎。好事畢中萬口傳。閒武堂成政多暇。刀劍不如牛犢價。老農歌飯看昇平。奇祥異產從天下。香餌先收夏龍雲。靈題可卜秋田稼。絕憐西蜀杜參謀。困饑空懷當世憂。崆峒麥熟無人獲。且問王師休未休。句容志元江東之瑞麥謠。

君不聞張堪作守漁陽時當時麥秀歌兩岐至今一千三百有餘歲漁陽之地田父野老猶歌之至正十四年句容瑞麥復產城東田民持瑞麥歌縣令縣令便似張堪賢所願今年多穀更多黍五日一風十日雨更有嘉禾獻明府　樊淵詠兩岐麥寄陳清溪縣尹詩　鯉湖蓮幹雙函德芝莖九古來天地間嘉瑞亦云有芝蓮信美異未必可種耨如何貽來牟侍哺説泉口不見春秋時筆削若書史有瑞皆不書無麥乃深咎麥登已足喜何况兩岐秀富媪出秘珍此事夫豈偶向來瑞漁陽歌詠鏗宇宙自從絶響後何人繼其右句容本山邑田少草木茂去歲罹旱裁民食炊糊首冬雪兆宜麥大嚼睨田畝今年春雨多尚恐雷車亂豈意漁陽歌復歌千載後此歌賢令尹彼歌賢太守固知天人應政出造化手今君不爲功蓋以謙自守但云麥雖瑞未必禾瑞否民間病已多一瑞未足救願言推君仁溥作八荒壽辟風妙長養侍霖澤枯朽豐年多黍稌三四錢米斗飽飯山中人黄雞酌白酒　程端禮畏齋集倪侯守濠州泰定四年夏產瑞麥自一莖兩穗至五穗侯名顓字廷簡君不見貞觀十二歲濠州野蠶成繭爲唐瑞距今爲歲六百八十九復產瑞麥一莖二穗至五穗泰定聖神方御極慎選守令司撫字兹州承宣寔倪侯庶富而教心尸至田里熙熙致氣和

示此嘉祥見天意治先使民不饑寒蠶麥爲瑞固同地不數朱草與靈芝肯比醴泉及連理漁陽之歌未足多陜虢所進差可擬唐叔得禾書所紀既云書所紀倪侯何不獻天子只恐功大心轉小却退祥瑞書災異　王惲秋澗集瑞麥農使荀正甫過邯鄲得麥一莖九穗蓋未之見也作詩以紀其祥是年司農司復立一依已行條格丁亥歲夏五月也　麥秀從來説兩岐連枝九穗若爲奇物關極數知陽盛人飲天和嚮歲宜同穎垂歌唐叔稼騈莖休頌漢房芝天心似嘉農司復一札恩光總舊規　釋大訢蒲室集題完者篤總管瑞麥詩　白下民登麥民歌秀兩岐樂邦原鱗鱗化日景熙熙膏澤均千里薰蒸足四時舜琴方日奏鄒律協期吹玄渕猶存象休徵不待龜誠通天自應氣感物無疵紀瑞農司喜披圖太史知聯纓珠的皪雙珮玉葳蕤宿雨含芳膩鮮飈動緑漪鳥嚶金羽並雉雊景雲披充市邀湯餅比隣餉粔餈丙丁先薦祖庚癸免呼師翁飽丈願睡兒閑鼓鞉嬉不須秦代粟無復魯憂葵子産多遺愛張堪匪溢辭頌慙連理木歌黍九莖芝仙李彌蕃衍甘棠願永思登庸期燮理布治侍綱維展也風雲會懷哉雨露滋思文尊配稷洪範遠傳箕王道惟歸極民心貴來麰來年存古典貽訓可無詩　蕭勤齋集瑞麥詩　休因瑞麥闕詩工指有技騈理亦同聖代災祥都不論只憑人瑞作年豐　曹伯啓漢泉集題王仲通瑞麥卷　吳興賢倅政無疵功比漁陽更倍蓰賴有石塘文翰老霜毫寫出路人碑

蕎麥

廣雅蕎麥七月種九月熟然畏霜得霜輒枯秋無霜則蕎麥熟凶年民饑有救以寄種蕎麥者於麥隴間雜下蕎子麥苗未長而蕎已刈是歲霜晩蕎熟民賴以濟然浙東藝麥晩有至九月者故土人亦或刈蕎而種麥　本草蕎麥南北之人皆能種蒔實腸胃益氣力然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藥品不甚用之味甘微寒無毒主除熱止躁渴咽乾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唾血以作麵温消穀止痢以作麪温不能消渴止煩　味甘平寒無毒實腸胃益氣力久食動風令人頭眩和猪肉食之患熱風脱人眉鬚雖動諸病猶挫丹石能鍊五臟滓穢續精神作飲與丹石人食之良其飯法可蒸使氣餾於烈日中暴令口開使舂取仁作飯葉作茹食之下氣利耳目多食即微泄燒其穰爲灰淋洗六畜瘡并驢馬躁蹄（新補見陳藏器孟詵蕭炳陳士良日華子圖經文具小麥條下）政和本孫真人蕎麥合猪肉食成風癩　兵部手集治小兒油丹赤腫蕎麥麪醋和傅之良　又方孩子赤丹不止蕎麥麪醋和傅之差　楊氏產乳療熱油赤腫取蕎麥麪醋和塗之　丹房鏡源蕎麥灰煑粉霜結　與本

草云蕎麥本經雖具性味主治然世作麪食之者亦衆發痼疾動風氣頗驗其療病即未聞及云挫丹石續精神未聞驗據西北地多種產彼人亦喜食之即非性寒之物當云味甘微温有小毒爲是　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蕎麥甘平性寒無毒實腸胃益氣力鍊五臟續精神久食動風令人頭眩猪肉同餌脱人鬚眉雖動諸病猶挫丹石　新安志蕎麥姿荏弱幹赤花白不類他麥秋種而冬食　王禎農書蕎麥赤莖烏粒種之則易爲工力收之則不妨農時晩熟故也　農桑輯要蕎麥五月耕地經二十五日草爛得轉并種耕三遍立秋前後皆十日内種之待霜降收刈恐其子粒焦落乃用推鐮穫之（推鐮見農器圖譜）北方山後諸郡多種治去皮殼磨而爲麪焦作煎餅配蒜而食或作湯餅謂之河漏滑細如粉亞於麥麪風俗所尚供爲常食然中土南方農家亦種但晩收磨食擭作餅餌以補麪食飽而有力實農家居冬之日饌也　成都志揆石泉縣皆深山窮谷土薄地寒無水田杭稌之利以蕎麥爲生　番陽志蕎花白幹赤冬熟畏霜非二麥之類亦名烏麥或爲粉或煎或蒸而食之　宋史高昌國傳　高昌即西州也地產五穀惟無蕎麥　宋胡銓詩夏旱至秋田家種蕎麥以補歲事　千里還經赤地逢老農作苦也堪憐來年不復歌豐歲蕎麥猶能救歉年山色淺

深秋潑黛田毛上下晚披錦（蕎麥花白）天公莫遣霜如雪赤子嗷嗷要解懸（田家相傳此麥畏霜）陸放翁詩蕎麥初熟刈者滿野喜而有作　城南城北如鋪雪原野家家種蕎麥霜晴收斂少在家餅餌今冬不憂窶湖麻壓油油更香油新餅美爭先嘗獵歸熾火燎豬毛相呼置酒喜欲狂陌上行歌忘惡歲小婦紅糚穗簪髻詔書寬大與天通逐熟江南幾誤計李新跨鼇先生集蕎麥　神農播百穀賜克菽麥種下子分苦甘甘幾苦蒙寵西山律候晚春種夏苗黃秋花深入雲風浪綺霞動漢漑以時節收放逺原隴嶽聳蝸負歸先徑行錯總積耕連雲根葉稭亂墟冢赤莖墮釵股黑實盈盆甕銳首師郭尖骿結友張仲一身多棱稜四角腰膨膻春聞鐵屑飛磨溜塵粉凍溲和陶甄手灰火助培擁劇堅秪鐵石薄厚擬輕重不問鏡月圓行王齊眉捧拌窒新炒香揉以牛羊湩不托連炊餅芥美思貢奉未牟莫我貽撓榔尚珍送大宛來苜蓿與爾俱闒茸中都千貴人侍食姬環拱流匙滑玉粒雕胡不在供四海會萬珍方丈無點空戎豫犬豕性真可臻粃共有客飯黃粱渾忘夢中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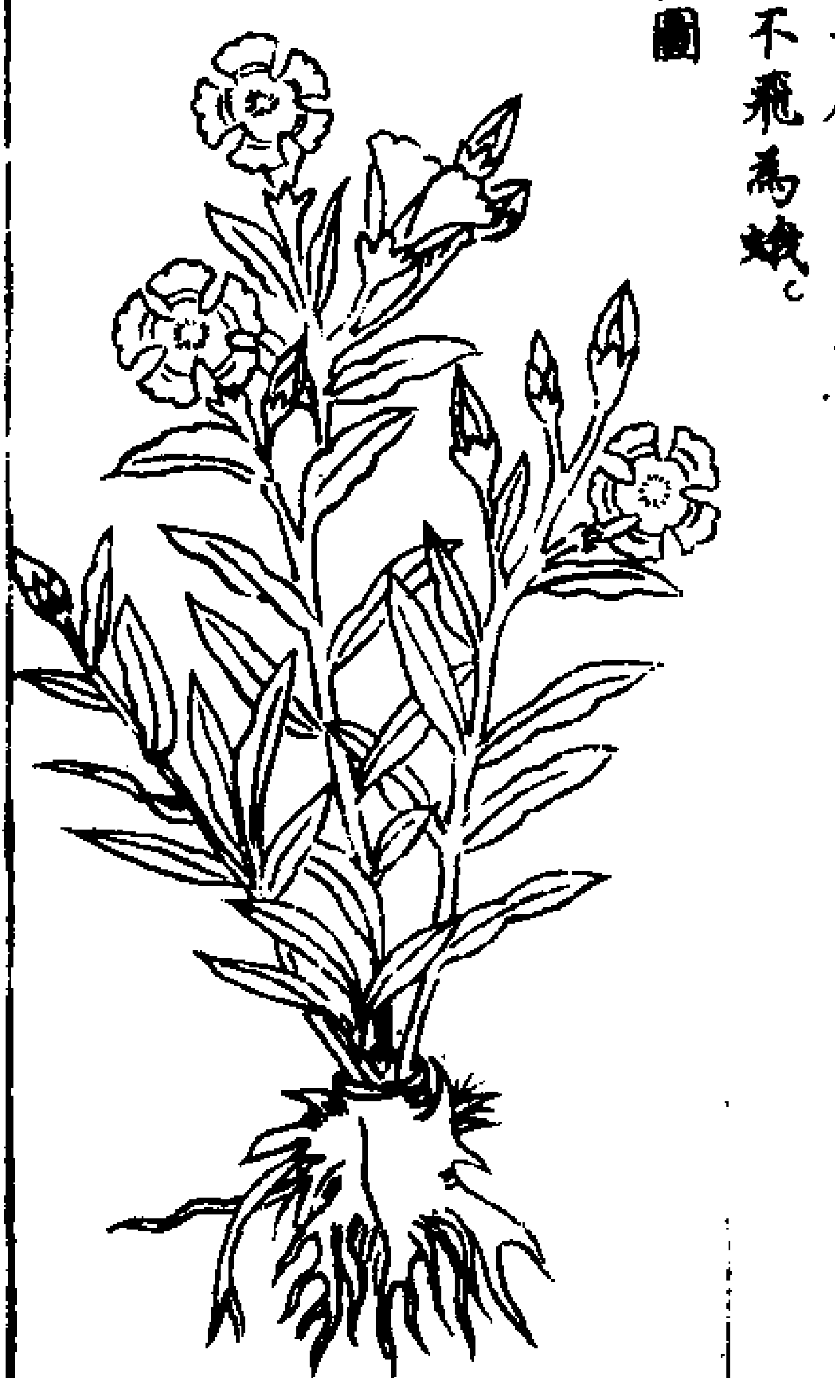
穬麥

（本草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　穬麥味甘微寒無毒主輕身除熱久服令人多力健行以作蘖溫消食和中　唐本注云穬麥微

寒陶云性熱非也復云作屑與合殺異此皆江東少有故斟酌言之　宋嘉祐本接蕭炳云穬麥補中不動風氣先患冷氣人即不相當大麥之類西川人種食之山東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穬形狀與大麥相似　孟詵云穬麥主輕身補中不動疾　日華子云作餅食不動氣若暴食時悶似動氣多食即益人　圖經（文具小麥條下）三元延壽參贊書穬麥西川多種山東河北人正月方種先患冷氣人不宜食容語穬麥關中謂之青科麥其皮粗粳如稻穬云彼中麥只就山上堆積經年更不飛為蛾

瞿麥

（本草瞿麥圖）



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瞿麥味苦辛寒無毒主關格諸癃結小便不通出刺決癰腫明目去翳破胎墮子下閉血養腎氣逐膀胱邪逆止霍亂長毛髮一名巨句麥一名大菊一名大蘭生太山川谷立秋採實陰乾（蘘草牡丹為之使惡螵蛸）陶隱居云今出近道一莖生細葉花紅紫赤可愛合子葉而刈取之子頗似麥故名瞿麥此類乃有兩種一種微大花邊有叉椏未知何者是今市人皆用小者復一種葉廣相似而有毛花晚而甚赤　按經云採實實中子至細燥熱便脫盡今人惟合莖葉用而實正空殼無復子爾　宋嘉祐本按藥性論瞿麥臣味甘主五淋　日華子云瞿麥催生又名杜母草燕麥蘥麥又云石竹葉治痔瘻并瀉血作湯粥食並得子治月經不通破血塊排膿葉治小兒蛔蟲痔疾煎湯服并石藥發并眼目腫痛及腫毒搗傅治浸淫瘡并婦人陰瘡　圖經曰瞿麥生太山川谷今處處有之高一尺以來葉尖小青色根紫黑赤色形如細蔓菁花紅紫赤亦似映山紅二月至五月開七月結實作穗子頗似麥故名瞿麥立秋後合子葉收採陰乾用河陽河中府出者苗可用淮甸出者根細村民取作刷箒爾雅謂之大菊廣雅謂之茈萎是也右今方通心經利小腸為最要張仲景治小便不利有水氣栝樓瞿麥丸主之栝樓根二兩大附子一箇茯苓

山芋各三兩瞿麥一分五物杵末蜜丸如梧子大一服三丸日三未知益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為知也　政和本雷公云凡使只用蘂殼不用莖葉若一時使即空心令人氣咽小便不禁凡欲用須以謹竹瀝浸一伏時漉出曬乾使用　外臺秘要治鯁以瞿麥為末水調方寸匕　又方治石淋取子酒服方寸匕一二日當下石　千金方治產經數日不出或子死腹中母欲死以瞿麥煮濃汁服之　梅師方治竹木刺入肉中不出瞿麥為末水服方寸匕或煮瞿麥汁飲之日三千金方同　崔氏方治魚臍瘡毒腫燒灰和油傅於腫上甚佳　寇宗奭衍義曰瞿麥八正散用瞿麥令人為至要藥若心經雖有熱而小腸虛者服之則心熱未退而小腸別作病矣料其意者不過為心與小腸為傳送故用此入小腸藥按經瞿麥並不治心熱若心無大熱則當上治其心若或制之不盡須當求其屬以衰之用八正散者其意如此絕與本草瞿麥性味主治備載本經雖云採實陰乾今方家入藥莖葉實皆用但去其根矣治諸癃閉有驗味苦辛寒無毒是也又雷公有蘂殼莖葉併使令人氣咽小便不禁之說無所據　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瞿麥又云生絳州味苦辛寒無毒　金張潔古真珠囊瞿麥味苦辛寒陽中微陰利小便為君去枝用穗　山居備用瞿麥只用蕋殼不

（用莖葉。都使即令人氣咽。及小便不禁。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瞿麥爲臣味苦辛寒。主關格癃結治小便不通。逐膀胱。養腎氣利小腸通心經決癰腫明目去翳。下閉血墮子破胎。止霍亂。長毛髮使牡丹惡螵蛸生太山川谷今處處有之。花如映山紅。葉尖而青。根如細蔓菁。色紫而黑。中夏開花。立秋結作穗似麥。故以名之。胡仕可本草歌括瞿麥主通關格病。小便癃結可宣行。決癰明目能除翳。墮子催生利月經。毗陵志瞿麥。一名雀麥。亦名燕麥。莖生細葉。花紅紫赤色。劉禹錫所謂兔葵燕麥者。）

雀麥（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雀麥味甘平無毒。主女人產不出。煑汁飲之。一名籥。一名燕麥。生故墟野林下。葉似麥。今註苗似小麥而弱實似穬麥而細。生嶺南。在處亦有之。　外臺秘要治齒䘌并蟲積年不差從少至老方。雀麥。一名牡桂草。俗名牛星草。一味苦。瓠葉三十枚淨洗。取草剪長二寸。廣一寸。厚五分。以瓠葉作五裹子。以三年酢漬之。至日中以兩裹火中炮令熱。內口中齒外邊熨之。冷更易取銅器貯水。水中解裹洗之。即有蟲長三分。老者黃色。少者白色。多即三二十枚。少即一二枚。此一方甚妙　子母秘錄。妊娠胎死腹中。若胞衣不下。上搶心。雀麥一把。水五升。煑二升汁服　寇宗奭衍義曰。雀麥今謂之燕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踈。唐劉夢得所謂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者也。紹興本草雀麥產田野。處處有之。主治性味具載本經。雖古方治胎胞不出。及齒䘌等疾。然近世亦稀用之。當從味甘平無毒爲正。）

燕麥（張華博物志食燕麥。令人骨節斷解。翻譯名義梵語迦師。後堂云。唐言錯麥。慈和云。北人呼爲燕麥。南人呼爲雀麥。南泉抄以錯麥爲大麥。十誦指迦師爲小麥。飯事鈔錯麥與迦師一物也。）

青䴹麥（王禎穀譜世又有謂青稞麥。不過名與大小麥頗異爾。種畝用子八升。與大麥同時熟。好收畝得三四石。每石得麥八斗。堪作餅餌。磨盡無麩。但打時稍難。惟快日用碌碡碾過。亦助二麥不足之用也。）

䆉麥（蘇州府志䆉麥有赤白二種）

穭麥（唐書代宗紀。永泰元年四月。盩厔生穭麥）

旋麥（廣志旋麥二月種。八月熟。出西方。）

稅麥（廣志稅麥似大麥出涼州。）

舜麥（續夷堅志河東縣舜岩出麥穎如常而無縫。色稍白。每斗得麥十三斤。此地二頃餘。數家主之。踰如今歲東家舜麥成。來歲西家舜麥成。熟無定所。終不出二頃之外。）

舜歌麥（蘇州府志有舜歌麥者別種。）

紫稈麥（蘇州府志有紫稈麥者別種。）

火燒麥（蘇州府志火燒麥無芒。名師姑頭。）

密斯兒麥（國朝遣使者至密斯兒之地。云其國有清水江一道。江岸間古有人種植。今但有雜果木。其所遺小麥種。大如黃豆。常自發生。）

碧麥（太平廣記。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紫米。上異之。翌日出示術士白元佐李元戟。碧麥粒大於中華之麥。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令人體輕。久則可以禦風。紫米有類巨勝。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鬒黑。顏色不老。出杜陽編。宋詠史詩碧麥。　麥名曰碧品爲珍。表裏渾然一色新。食此體輕風可禦。顧詢大軫國中人。）

金麥（杜陽雜編。唐懿宗。賜同昌公主金麥銀粟共數斛。此皆太宗朝條枝國所獻也。）

指星麥（王子年拾遺記。晉張華爲九醞酒。以三薇漬麴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穫之。蘖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爲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爲消食腸酒。）

昆和麥（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昆和麥。能調暢六府。）

醇和麥（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醇和麥。爲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令人可袒。）

翻雞麥（洞冥記玄都有翠水麥。狀如飛雞。謂之翻雞麥。）

延精麥（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延精麥延壽益氣。）

輕心麥（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輕心麥。食者體輕。）

含露麥（王子年拾遺記背明國有含露麥穗中有露味甘如飴）

極異麥（王子年拾遺記嶺外大荅木蘭皮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可窖地數十年不壞。）

穄麥（曲洧舊聞穄西北人呼爲穈子有兩種。早熟者與麥相先後五月間熟者。鄭人呼爲麥爭場。類說天子西征。至于赤烏。獻酒千斛。穄麥百載。穄以黍而不黏太平御覽穆天子傳。鵝韓之人無鳧。乃獻穄麥三百車。賜之黃金）

雨麥（任昉述異記漢武帝時。廣陽縣雨麥。）

自生麥（太平御覽穆天子傳。天子至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生宋史真宗大中祥符四年五月。唐汝廬宿楚泗濠。民田麥自生。天禧五年四月。襄州營田務麥自生者四頃餘。）

連理麥（宋史本紀。神宗元豐三年六月。安州臨江軍產芝及連理麥。）

種麥（治民書凡麥有大麥有小麥。又名做來牟。田家到麥熟時。正是四月。叫做麥秋。種麥最要及時。）

常年白露節可種。下等薄田秋分等可種。中等田秋分後可種。上等田若種得大早。麥苗有節。又多生蟲。種得大遲。穗頭短少。又少結實。當種麥時。若遇天旱無雨。先用醶水并蠶沙漬浥麥種一宿。次早乘露水急種入土。若醶水浸過。使可柰旱。用蠶沙同浸。使可柰寒。到麥苗生時。若有黄色。使是種得太密。必用鋤減方好。　凡種蕎麥要在五月耕翻田地。過二十五日。土中草爛。却再耕轉。凡要三徧。到立秋前後十日。並宜下種。假如耕地三徧。必得蕎麥著子三重。但候下兩重子黑色。上重子白色。即須收割。堆積在地。令白子日漸老黑。便是好麥子。若待上一重子黑。方去收割。那下頭兩重黑子都落盡了。北方多食耗子麪。即蕎麥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乃勸人種麥。無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鄭玄註曰。麥者接絶續乏之穀。尤宜重之。）陰陽書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於戌。忌於子丑。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種瞿麥法。以伏爲時。一名地麪。良地一畝。用子五升。薄田三四升。畝收十石。渾蒸曝乾。舂去皮。米全不碎。炊作飧。甚滑。細磨下絹簁。作餅亦滑美。然爲性多穢。一種此物。數年不絶。耘鋤之功。更益劬勞。齊民要術種大小麥。皆須五月六月暵地。（不暵地而種者。其收倍薄。崔寔曰。五月一日蓄麥田也。）種大小麥。先將逐犁稀種者佳。（再倍省種子而科大。逐犁擲之亦得。然不如作稀耐旱。）其山田及剛强之地。則耬下之。（其種子宜加五省於下田。）凡耬種者。匪直土淺易生。然於鋒鋤亦便。穬麥非良地則不須種。（薄田徒勞種而必不收。凡種穬麥高下田皆得用。但必須良熟耳。高田借擬禾豆。自可專用下田也。）八月中戊社前種者爲上時。（擲者畝用子二升半。）下戊前爲中時。（用子三升。）八月末九月初爲下時。（用子三升半。或四升。）小麥宜下田。（歌曰。高田種小麥。稴䅌不成穟。男兒在他鄉。那得不憔悴。）八月上戊社前爲上時。（擲者用子一升半也。）中戊前爲中時。（用子二升。）下戊前爲下時。（用子二升半。）氾勝之書曰。凡田有六道。麥爲首種。種麥得時無不善。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且故反）漿并蠶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露俱下。酢漿令麥柰旱。蠶矢令麥忍寒。麥生黄色。傷於太稠。稠者鋤而稀之。秋鋤以棘柴耬之。以壅麥根。故諺曰。子欲富。黄金覆。黄金覆者。謂秋鋤麥。曳柴壅麥根也。至春凍解。棘柴曳之。突絶其乾葉。須麥生。復鋤之。到榆莢時。注雨止。候土白背復鋤。如此則收必倍。冬雨雪止。以物輒藺麥上。掩其雪。勿令從風飛

去。後雪復如此。則麥柰旱多實。春凍解。耕和土種旋麥。麥生根茂盛。莽鋤如宿麥。氾勝之區種麥。區大小如中農夫區。禾收區種。凡種一畝用子二升。覆土厚二寸。以足踐之。令種土相親。麥生根成。鋤區間秋草。緣以棘柴律土壅麥根。秋旱則以桑落時澆之。秋雨澤適勿澆之。麥凍解。棘柴律之。突絶去其枯葉。區間草生鋤之。大男大女治十畝。至五月收。區一畝得百石以上。十畝得千石以上。小麥忌戌。大麥忌子。除日不中種。崔寔曰。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唯穬早晚無常。正月可種春麥豍豆。盡二月止。凡種小麥地。以五月內耕一徧。看乾濕轉之。耕三徧爲度。亦秋社後即種。至春能鋤得兩徧最好。王禎數譜務本直言云。麥種初收時。旋打旋揚。與蠶沙相和。辟蟲傷。資地力。苗又柰旱。大麥非良地則不須種。小麥非下田則不宜。說文曰。麥金旺而生。火旺而死。夫八月乃金旺之月。麥於是月而生。五月乃火旺之月。麥於是月而死。是知物之生成。各有其時。種植之日。先後則所擲之子有多寡。種植之地。肥磽則所收之利有厚薄。大抵未種之先。當於五六月暵地。若不暵地而種。其收倍薄。凡種須用耬犁下之。又用砘車碾過。日種數畝。益成隴易於鋤治。又有漫種一法。農人左手挾器盛種。右手握而匀擲於地。既遍。則用耙勞覆之。又頗省力。（耬犁砘車見農器譜。）此北方種麥之法。南方惟用撮種。故所種不多。然糞而鋤之。人工既到。所收亦厚。溫革瑣碎錄。臘日種麥及豆。來年必熟。麥最宜江皋鳥沙之地。熟耕如粉。然後種之。必盛。黄土地及高山之巔。却培壅則佳。鎮江志。麥有大小之分。大麥之種有二。曰春。自十月至正月皆可種。然又早熟。曰黄稈。小麥之種有三。曰赤殼。曰白殼。曰宣州。晉太興元年詔曰。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暵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爲益尤多。農桑撮要。麥田宜熟耕耙。古人云。無灰不種麥。兩經社日佳。白露節後逢上戊日。每畝種子三升。中戊日每畝種子五升。下戊日每畝種子七升。以灰糞匀拌。密種之。若當年杏多不蛀。則宜大麥。忌子日。種桃多不蛀。則宜小麥。忌戌日種。　種蕎麥立秋前後宜稠密撒。蕎麥種則結實多。稀則結少。古今事通。孟春行冬令。則首種不入。註首種。宿麥。一曰稷也。以其先種也。仲春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種藝必用。麥苗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蹂踐令稍實。則其收倍多。又曰。小麥不過冬。大麥不過年。呂氏春秋。得時之麥。稠長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糕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

蚼蛆失時者暑雨未至胕腫蚼蛆而多病其次半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莊季裕雞肋編陝西緣邊地苦寒種麥周歲始熟以故黏齒不可食如熙州斤麪則以掬灰和之方能捍切羊肉亦煙膻唯原州二物皆美麪以紙囊送四方爲佳遺談叢黃鸝口喋蕎麥斗夏中候黃鸝不鳴則蕎麥可廣種也宋劉原父詩種麥　禹稷躬稼穡春秋重麥禾勸耕聊及暇稱力焉俟多霜風雖淒緊日晏更清和輕裘頓自姿扶杖勤來過青青已布隴芃芃在伐柯農功欣嗣歲節物嗟騰波悵然念歸田自顧將婆娑虞儔詩和姜總管喜民間種麥　腰鐮刈晚禾荷鋤種新麥田家競作苦羔豚勞歲久翠浪愜初懷黃雲期便穫晴暖得天時肥瘠隨地力騰欲觀風謠未暇從阡陌寧唯餅餌香庶已鞭苔青擬踏青州麴釀酒邀佳客蘇東坡詩鵓種麥行　霜林老鵓鳴無用哇東拾麥哇西種哇西種麥青猗猗哇東已作牛尾稀明年麥熟芒攢槊農夫未食鵓先啄徐行俛仰若自矜鼓翅跳踉上牛角憶昔舜耕歷山鳥爲耘（次曰史記舜本紀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其後崩於蒼梧之野注引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又夏禹本紀禹葬會稽註引地理志云山上有禹祠相傳以爲下有群鳥耘田故文選注左思賦云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耘先生下單稱快不復撿耳堯祖笠澤叢書云世謂舜之在下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今老鵓種麥更辛勤農夫羅拜鵓飛起勸農使者來行水郴州重修圖志種麥行　霜林老鵓尾畢逋田間拾麥聲相呼衘將不便求飢腸種在哇西行麥熟郴民智豈起不如長夏忍飢疲荷鋤穿甘辛苦號惶月就知他鄉餅餌如土連村墟蒼頹太守本耕者貽爾來年種秋社明年分數上有司汝無浪費吾無欺陳員惣詩種麥　新穀未升陳穀罄宵人托麥以爲命今年種麥如去年去年滿屋今空田吁嗟皇天毋乃戾去年浙右當死歲湘中死寇淮死兵留得東州僅蘇綴只今艱食遽如斯豈是造化有來除我無一語活四海對之泣下徒窶褚催租官吏如來濕里正打門急復急安得君眼如月長灼破麥田叢與笠陸游劍南集種麥　墾地播宿麥飲牛臨野池未能貪佛日正恐失農時砭砭鋤耰力勤勤祝史辭嘉平得三白吾飽豈無期蒲壽宬心泉學詩藁種麥　荒林僻左地時已及來年頻學鵓種麥可憐人代十莫言耒耜苦且願甲兵休來歲如旋磨機輪向瀑流

鋤麥

（農桑撮要麥地）內有草鋤去尤佳不耘鋤者其麥少收道僧利諭耘地苗當耙去草根耙四畔浮土壅於根株之側則添陽土而壯盛又鋤去近畔四圍草　又曰須是五更乘露未乾耕鋤則苗易長

防露傷麥

（農桑撮要但有沙霧用苧麻散絟長繩上侵晨令兩人對持其繩於麥上牽拽抹去沙霧則不傷麥王禎穀譜正月二月勞而鋤之三月四月鋒而更鋤苗乃茂盛既秀不須再鋤直至收穫註鋤麥倍收皮薄麪多而鋒勞鋤各得再遍爲良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一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　卷二二一八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郭宗義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梓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九緝

集（文集名十三）

王深父文集

文獻通考王深父文集二十卷　王回深父福州侯官人舉進士中第爲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不窮持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爲賦詞短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沿未遽盡革加以五代亂離死生於矛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陽公爲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氏以前猶未數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燄始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父曾子固不遇歐陽公

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　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父文字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愛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深父集序　深父吾友也姓王氏諱回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時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己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遺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可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父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穎嘗舉進士中其科爲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棄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某（一作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執其家命之而深父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

文獻通考王向子直深父之弟　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父猶穎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之有英氣而能力自矯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宋曾鞏元豐類藁王子直集序　至治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故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魯之際其相去千餘歲其作者非一人至於其間嘗更衰亂然學者尚蒙餘澤其文雖遠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哉自三代教養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於理故不能一也由漢以來益遠於治故學者雖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甚衆然是非取舍不當於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亦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其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自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

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託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其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父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直官世行治深父已爲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爲序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爲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

文獻通考王同容季子直之弟　宋曾鞏元豐類藁王容季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晷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後世益備也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一作在）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揚子

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揚子。則亦足以與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同容季。皆吾鄉之秀。長於敘事。深父爲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今其克奇。傳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余嘗敘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業。屬余序之。余憫俗之偷。朋友故舊道缺。不自知其不能。接次是說。以爲容季文集序。熙寧九年冬　南昌郡齋　又爲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短皆不得志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候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晁陳二家書錄並不收入。四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則止有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無傳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胡安定公集

（宋胡安定公集）

胡寅進先公集序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太常丞臣寧。次當輪對。奏事殿中。皇帝若曰。惟乃父既纂釋春秋。尚當有它論著。其與以進。臣寧走使告其兄臣寅曰。先大夫沒十有一載。遺文雖就編綴。然未之出也。學士大夫欲見者已鮮矣。何況天子崇高富貴。日有萬機。今主上眷言舊學之臣。久而未忘。其思所以仰稱明詔者。臣寅即取先集。離爲門次。繕寫以獻。惟鄒魯之學。繇秦漢隋唐。莫有傳授。其間名世大儒。僅如佛家者流。所謂戒律講論之宗而已。至於言外傳心。直超佛地。則未見其人。是以聖道不絕如綫。口筆衮衮。異乎身踐。其書徒存。猶無書也。逮及我宋熙寧以來。先覺傑立。上繼回軻。天下英才。心悅而誠服。然後孔氏術業。浸以光顯。五經語孟所載。譬猶逢春之木。有本之瀾。生意流形。初非死質。成己成物。始終有序。先臣夙秉大志。聞而知之。以仁爲居。以義爲門。以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爲効。若夫記誦訓故辨說詞華之習。一不興焉。其宏綱大用。奧義微辭。

既於筆削之書。發揮底蘊。自餘因事有作。進則陳之君父。退則語于公卿。或酬酢朋遊。或訓教子弟。一言一話。猶足以證明往昔。昭迪來今。故圖家藏。遂上　御府。斯文不墜。後裔有榮。然父書精深。而臣以淺粗之言冠于篇首。若學高遠。而臣以卑近之論瀆于聽聞。茲榮也。秖所以爲愧。輒謹序。

進先公文集表　臣某言。臣弟太常丞寧輪對。奏事。伏蒙　聖慈宣問乃父既解釋春秋。尚當有他論著。其與以進者。寅衰尚舊。故老形忍。訓釋典文。成簡淵深之記。遺餘篇翰。史家清燕之衣。中謝伏念先臣早精壓業。志希任道。謀不爲身。心遠地偏。寄陶廬於三徑。人憂己樂。甘顏巷於一瓢。吟咏情性。而無彫蟲篆刻之爲。交際往來。而乏單牘苞苴之智。中經微擾。多所散亡。晚獲異居。僅成編帙。精忠皎皎。每提撥亂之綱。莊語諄諄。多關濟時之用。進則傾輸於君父。退猶闡說於公卿。壯懷伏老而益堅。觸疾抱病而彌勵。自期有補。終莫一伸。丘木成陰。雖鬱春秋之志。囊書奏御。倚珠旦暮之逢。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典學裕身。崇儒化俗。華衮直推於一字。緇衣不間於十年。乃因仲息之對揚。錫以溫顏之清問。斯文不墜。多士流傳。臣謹以校定外訛。分成門次。爰從傳置。進備覽觀。丞觚有光。既微斗牛之象。清塵無類。合供旒冕之須。

祖龍學文集

趙體國識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卷。其推轂藉我國朝太平之文獻也。苗裔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饘粥。能保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于學。其志可嘉尚已。然版之脫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本。帑士吳附希克治故書目。僅存其名。體國懷茲久矣。於是謄校刊補。首秩始備。庶幾可以傳遠。亦先哲之志云。紹定己丑十月既望。郡文學趙體國敬識于卷末。

華陽集

文獻通考　華陽集一百卷。晁氏曰。皇朝王珪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群書。慶曆二年。廷試第二。嘉祐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叅大政。凡爲學士者十五年。後拜相。薨年六十七。謚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其詩號至寶丹。以其好爲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爲三旨。元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備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延。以召謗讟云。宋王珪華陽集許光疑序　大觀二年正月甲寅。有　詔故相岐國王公之家。以文集來上。臣仲脩等表言曰。先臣珪以文翰被遇四朝。輔相神考十有六年。晚膺顧托。首陳上自有子之言。以定儲議。不敢自以爲功。既沒一紀之餘。仇怨摭功。架以奇禍。賴哲宗皇帝睿明。闢門得以全度。洎　陛下嗣守大位。于其爵秩祿其子孫。臣等雖

焉。況豈足以仰報聖澤之萬一。臣猥承睿旨。宣取先臣遺業。臣等被命感泣不自勝。謹序次成一百卷。繕寫以進。唯陛下表揚先帝之舊臣。明其誣謗而顯其餘烈。以示天下。不勝幸甚。上覽奏。慨然展讀嘉嘆。既又除罪籍。還贈謚。復繪像。畀其遺恩如故。夫賢者之處世。所可貴於天下者。不過事業文章而已。然鮮或兼之。昔絳侯有誅呂之功。而躬少文之誚。傳陸有立宣之績。而被不學之譏。則事業非不著也。相如以凌雲之賦。游金門而無聞宗允擅作者之稱。均司馬而貶見刺。文章非不工也。岐國王公珪飛登甲科不出都城。致位宰相。當熙寧元豐之際。翊戴聖主。光隆堯舜。並自嘉祐之初。與歐陽永叔。蔡君謨。更直北門。馨名振於一時。學者尤所師慕。每一篇出。四方傳誦之。後雖當軸處中。朝廷有大典冊。必命公爲之。則事業文章可謂兼之矣。公少登顯塗。未嘗遷謫。故平生著述。多代言應制之文。而無放逐無聊感憤之作。仁宗嘗稱公文有體。英宗嘗謂輔臣學士惟王珪能草制。神考每有聖作。多令公視草。嘗奉詔述高康王衞王碑。天語稱以真大手筆。逮仁英二帝紀。批詔以比班馬。公薨垂三十年。後進之士。聞公名想見其風采。思欲誦其遺文而不可得。今家集既奏御。且鏤板以傳世。將使天下來世。知公之受眷累朝。爲時宗工。與古之作者並駕而齊驅。若更忠精結于上心。謀謨著於廊廟。載在信史。播在公議。此不俟書。謹序。宋王仲修進家集表。 臣仲修等言。竊以在治之全。以自耀而爲恥。韞匱之玉。必待價而遲珍。念父書之久藏。當聖世而難隱。臣仲修等誠懽誠懼。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英猷天啓。睿學日熙。制規二帝之摹。言合六經之訓。握樞臨極。纂承丕緒之嘉。肆筆成書。至紹先章之煥。重念先臣。具少緣家學。蚤中甲科。校天祿之文。才稱金馬。視淮南之草。名在玉堂。作新兩漢之文章。潤色三朝之語命。世有儒宗之譽。史多天獎之詞。傳誦一時。豈特語言之妙。協成大事。固多翰墨之功。曉受知於裕陵。又登庸於宰路。當廊廟謨謀之暇。猶國家論譔之勲。畢發精忠。仰贊格天之業。逮膺顧託。獨先定策之言。豈陷驩兜之誣。阻奏東方之牘。乃陛下丕揚先烈。追念舊勞。辨銷骨之讒。既昭前冤。覽雯雲之作。恨不同時。悉裒平日之遺文。益增他年之榮遇。啓金縢之策。不及於生前。上茂陵之書。徒嗟於沒後。今有先臣集文集一百卷。并目錄十卷。共五十五冊。隨表上進以聞。臣等無任誠懽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大觀二年五月日。朝奉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上護軍臣王仲修等上表。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文獻通考。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陝州

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飢之嗜食。於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逝。晁以道德而藏之中。更禁錮。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刻板上之。今光州有集本。溫公傳家集陳冠序 右司馬文正公文集總八十卷。公平生片文隻字。靡不畢載。然公初意止爲傳家。則天下之士。固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淳熙中。嘗板行于泉南。然後其書稍稍間出。歷年浸久。刓缺。未可知。嘉定癸未。公四世孫遵出守武攸。復以衆本刊于郡齋。諜工未及五六。而雖去事。遂中廢。是年冬。寶婺愚侯（澗之）寔來宣布之暇。聞其故。緝而嘆曰。文正一代偉人。方其立朝建明論議。皆有關於治亂安危之大端。微而一話一言。亦足以警衆後進。是書也。雖莫爲前。吾猶將彰之。況既聞其端。其可已乎。於是益鳩木飭匠。嚴其程式。且俾冠訂正其字畫之舛訛。始于春仲。迄于冬孟。工告訖事。視舊本加核。自是以往。凡昔之願見而不可得者。皆可以家藏而人蓄之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夫子嘗贊之曰。詩之好仁如此。夫推其景仰先哲之心。與天下共之。非好仁之篤。能如是乎。然則是書之成。抑足以見侯之志云。甲申日南至。門生文林郎差充武岡軍軍學教授陳冠謹識。 宋毗陵張守乞宣取司馬溫公文集劄子。 臣伏見本路提刑司。近得司馬光文集。鏤板已畢。緣光初被遇神祖。爲臺諫侍從。啓沃居多。所上章疏。具載文集。臣嘗竊觀其議論忠厚正直。深有補於治道。恭惟陛下聖德日躋。而學不厭。臣愚竊意可以仰資乙夜之觀。欲望聖慈下提刑司宣取。仍乞以副本藏之祕閣。取進止。 宋薛艮齋書溫公集詩。 不用須藏用即行。未分丘壑與朝廷。聲名惟得主來處非但潛心醉六經。

范蜀公集

文獻通考。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汪玉山序。按蜀公墓誌云。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應辰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殆偏。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衆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

温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廪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張少愚白雲集

文獻通考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晁氏曰。張俞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嘗以校書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為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嘆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丹淵集

宋史文同傳同方口秀質。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善詩文。所著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文獻通考丹淵集四十卷。　晁氏曰。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元豐初。出守吳興。至宛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東坡謂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少知者。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也。　陳氏曰。東坡與之厚善。墨君堂記。篔簹谷記。皆為同作。司馬温公稱其襟韻蕭洒。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為人可知矣。　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人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

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鉤加。銅螭逐銀猊。壓屋驚蟠拏。洞戶瑣日月。其中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窠斜。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為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愛。結歡其無涯。其語意深大。騷人閫域。又有王昭君三絕句云。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也。宋項安世詩讀文與可集。效其體。送新卭州范宗丞。孫子李少卭州官多書。大字置盼眥。中有與可集。瑤琨貯金盆。王郎以贈我。讀之淚紛紛。每到和蘇作。姓諱字亦諱。多稱蘇子平。或號胡使君。家僕為之諱。其事蓋有云。是時黨禍起。無敢交蘇門。子孫抱遺藁。塗改仍竄焚。至今集中字。舛駁雜其論。最憐黃樓賦。一字今不存。哀哉誰作傳。見此傷人魂。君今當清時。往為刺史轄。為一布宣暇。再三修此文。

玉堂集

吳郡志元絳字厚之。居帶城橋。天聖五年進士。屢典大藩。以文章政譽名一時。神宗欲選翰苑之才。王荊公曰。有真翰林學士。恐不能用爾。遂自外召入翰林。參知政事。詳在國史。後以太子少保致仕。還吳中。與程公闢諸公為九老會。鄉人號其居曰衮繡坊。卒年七十餘。有玉堂集三十卷。文獻通考陳氏曰。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絳之祖德昭。相吳越。本姓危氏。唐末危全諷。其伯父也。父曰仔倡。兵敗自臨川奔杭州。易姓元。至今建昌撫州郡武多危姓。絳能文辭。晚歲以王介甫薦入翰林。甚稱職。遂柄用。　晁氏曰。絳鐷歷中進士第。為翰林學士參知政事。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論鄙之。工文辭。為流輩所推許。卒時年七十六。許應龍東澗集玉堂集序　文章經國之大業。政化之黼黻。其所繫益甚重也。然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詩綺靡而頌炳蔚。銘温潤而箴頓挫。其體固自不侔。若夫制誥。則又所以導達德意。使萬民和悅。而止王面言。必洪雅。辭必温麗。坦然明白。不歷厥肯。然後足以鼓天下之動。苟辭尚艱深。意或隱晦。則何以使瘖老之夫。扶杖而願觀。武夫悍卒感泣而思奮哉。翰苑之職。昔人謂非文章不可為。然居其選者最艱其人。必純粹明切。如元稹。體要典麗。如裴度。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如景先。庶可進典誥之風。而當絲綸之任。少師陳公。其有得於此乎。學廣聞多。才高識遠。研精覃思於宏博之科。一發中的。蹤是而膺玉堂之選。作為詞章。動合典則。純乎若圭璧之無瑕。鏗然如宮商之中節。播告之辭。則深切

著明。曲盡事情。除拜之制。則温潤典雅。然寓規戒。表疏宣荅之類。則其事實。其意婉。豐不餘而約不失。今觀先皇帝踐祚之初。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聳動一時之觀聽。而丕應傒志者。豈非斯文之力歟。然文章特公之餘事耳。蓋有德者必有言。公外寬而內明。氣和而心正。修身踐行。則中而不倚。好賢樂善。則休焉有容。以一念之真誠。結九重之簡眷。可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豈非盛德之至者乎。故形諸著述。粹然一出於正。茲又有以見公之全美。殆不止於詞章而已。吁。德盛者其後必大。端明元樞以奥學雄才。得為詞科聯輝■筭。而代言鼇禁。俾世其官。使兩朝之號令文章前後輝映。固足為北門之偉觀。基命宥密。協贊廟謨。行將偃武修文。以化成天下。功業日新。少師益有光焉。某竊窺傑作。如獲拱璧。不敢秘藏。刊于鳳城。俾廣其傳。以為天下之模楷。張方平玉堂集序　某在仁宗朝。慶曆初知制誥。時夏戎繹騷。兵難連歲。不能奉使謀帥。多出西垣。遷除更踐。鮮得安其職者。某白於朝。請得專典辭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絲綸之地。演潤獨多。歷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尋改御史中丞。未幾。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充邦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十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閣。翰林盛事普

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辭册因俾兩院史攟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告命令書詔及禁中諸辭語類次爲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爲文章風體然國家典册號令至於史牘所載亦有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爲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楹備于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劉莘老序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張公謂河間劉某曰方平知慶曆制詔也是時王師問罪夏戎選使命師多報西捷嘗以病白於朝家留專典辭命故當直演潤視草行爲多踰年入翰林爲學士旋改御史中丞俄以內職充三司使久之辭使還職治平中又自外官召充學士承旨熙寧某年乃罷暇日退惟榮遇凡歷內外制通若干年因錄其文爲二十卷昔者太宗皇帝飛白玉堂之署賜院揭於堂上方平實居堂之承旨閣於是假以名集而予冒爲叙其說某退而讀公之文稽載籍之傳而嘆曰重乎甚哉辭之不可以已也夫爲事異理非言弗命四方異情非辭弗通詩不云乎辭之輯矣民之洽矣傳亦有之子產有辭諸侯賴之是以君天下者必使其臣贊爲辭而后出之周御史掌贊書漢尚書作詔文此其官之見於古者歷代因之其任逾重夫以堂宇之一言行乎四方萬理之外不高深簡嚴不足以重王體又欲其誠之宣不優柔曲折不足以究民聽又欲其言之約三代而上經聖人所是不可尚已三代而下作者汙隆隨世屢變其間承平之時訓辭深厚號令溫雅有古風烈而傾側之際書詔所下武夫悍卒揮涕感動終於享好治之譽建持危之功則潤色之効豈小補哉自慶曆至於熙寧維仁祖恭儉寬大英祖克篤前烈至上長駕遠馭略不世出三朝政績巍巍煥煥非尋常耳目所能聽觀而於斯時典册誥命多出公手上之仁心德意國之威福所指明布諭下昭如日星學士大夫都邑野人莫不曉然知治道之所以然雖政績固自卓越而述作之妙良有助哉至於供奉歌誦祠祝贊戒勅之金石播之樂府多者千百少數十言體制紛然各得其度衆人不給我獨贏餘又何其高也而公猶曰是爲足錄者顧以國家典章政令數十年間錯見是書因不敢廢嗚呼是故公之心也公行事閥閱章章在人當修國史此弗論著獨記公之言推廣其意而爲之序元豐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尚書右司郎中劉某序

蒲左丞集

文獻通考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曾公亮薦除館職神宗謂宰相曰宗孟有史才乃同修國史入爲翰林學士除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六爲人

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爲中其膏肓之疾

趙懿簡集

文獻通考趙懿簡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瞻字大觀盩厔人少善爲古文慶曆五年登進士第治中爲侍御史論濮邸事及貶元祐中終於同知樞密院謚懿簡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皆奇也

鮮于諫議集

文獻通考鮮于諫議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爲不減王陶元祐中仕至諫議大夫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詞尤精世以爲有屈宋風族妷之武編次有序　東坡蘇氏曰鮮于子駿九誦友屈宋於千載上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東漢以來鮮及　少游秦氏曰公晚年爲詩與楚詞尤精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爲有屈宋之風　石林葉氏曰晁無咎嘗云頃以諸生見鮮于諫議子駿教之爲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雖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乎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兮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爲酌無已夸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爲然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刱世未有爲騷者自子駿與文與可發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

呂正獻公集

文獻通考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宋汪玉山集呂正獻公集序　應辰頃知成都始得中國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裒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什三四既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削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閟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闕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鍥板庶幾廣其傳焉應辰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修盛德蓋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闕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嘆也使故家子孫皆能如金部用心則其爲斯文之賴豈不多哉乾道五年六月既望玉山汪某書

揚元素集

文獻通考揚元素集四十卷　晁氏曰揚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爲三司使暴其所薦王永年事因貶官終於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居無爲山號無爲子爲文立就

劉狀元東歸

集

文獻通考劉狀元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鉛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奇澁。歐陽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既唱名。乃輝也。公爲之愕然。蓋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傳輝既見出於歐陽公。怨憤造謗。爲猥褻之詞。今觀楊傑志輝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獲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蓋篤學之士也。肯以一試之淹而爲此憸薄之事哉。徐棣璧集跋劉狀元集後　公讀書之清風峽。巖實幽閴。非人間世。真與胄次丘壑相料理。褰次對趙公不過子臨江太守善部。心目開明。於峽之陰。築宮以祠公。星移物換之後。乃孫定海少仙汝滌將闢舊址。增飾之。慨公之文。散落訛駁。訂正重刻。請識其後。愚惟念往嘗陟峽。弔公於公之文。惟知王邑士馬達州温宿松序跋而已。蓋未知玉山汪先生已爲公吐氣久矣。一日會汪君朝儀伯羽。諗其曾大父國器從玉山游者也。手抄斯集。先生親筆所跋。一旦啓秘得之。喜而志其憒。嗟乎。文特士之細耳。善論士者取其大而略其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況少壯之相去。渠可以一時論。公之所志。亦非温飽。方其試藝三舍。角售寸長。識不免乎才氣之累。追夫名興時顯。學隨年進。馳競之情。遣公非西崑時矣。今觀性仁一賦。既有見動靜之指。又以歎二典光華。盡萬物而不足。軌其他著述。卓乎自有見趣。至若念祖感起俗。既平水斮等作。又皆闡正義以止人心。其少孤。事祖母。至則擇地以便養。死則解官以終喪。信史筆之自我作古。異時投徒有塾脈歉。有糜濟旱有陂。至今里曰義榮之里。使人猶爲之激昂。愚嘗歎夫漢之大儒著書立言。偉矣。甘心爲美新語。公浩然剛大。發於石井。聯句有曰。潤如周孔教。清比夷齊節。我欲斷諛佞。汲此洗胸血。壯哉是詩。有爲而發。玉山脈其高義。至仔稱其未至夫子。匪人。良以此歟。昔蘇文忠公精勁大節。詞詠善謔。或者病之。是欲以小害大。得乎。世人謂士工於文。雕肝琢腎。鮮以壽終。故王楊盧駱俱不得其死。吁。此非文之罪也。使文無實。生死何加損焉。公好學。亦類之。使類可死。而有不死者存。愚於是益信玉山之許乎。非以文論學者。當知劉之集爲此邦重。汪之跋。爲此集重。伯羽出此跋者也。少俛傳此集者也。斯文於是不朽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振玆峽之清風。企玉山之君子。願相與勉之。

古靈集

文獻通考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于時。紹興初。詔首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綱作宋李忠定公集古靈集序

唐史論文章。謂天之付與於君子小人無常分。惟能者得之。信哉斯言也。雖然。天之付與。固無常分。而君子小人之文。則有辨矣。君子之文務本。淵源根柢於道德仁義。粹然一出於正。其高者裨補造化。黼黻大猷。如星辰麗天而光彩下燭。山川出雲而風雨時至。英莖韶頀之諧神人。菽粟布帛之能濟人之飢寒。此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小人之文務末。雕蟲篆刻。繡章繪句。以祈悅人之耳目。其甚者朋姦飾偽。中害善良。如以丹青而被糞土。以錦繡而覆陷穽。羊質而虎皮。鳳鳴而鷙翰。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君子既自以功業行實。光明于時。而其餘事發爲文章。使世讀者想望而不可及。此豈特其文之高哉。人足仰也。小人乃專以利口巧言鼓簧當世。既不足以取信於人。而恃才傲物。以致禍敗者多矣。由是言之。文以德爲主。德以文爲輔。德文兼備與夫無德而有文者。此君子小人之辨也。竊觀古靈陳公所著文章。殆所謂有德之言。而君子之文歟。初公未仕。刻意於學。傳鄉士陳烈周希孟鄭穆相與爲友。以古道鳴於海隅。人初驚笑。其後相卒信而從之。四先生名動天下。既登第。累官劇邑。推其所學以治民。判必興害必除。聽訟決獄。庭無留事。所至修學校。率邑之子弟。身爲横經講說。士風翕然丕變。已而守列郡。與大藩。益推此而廣之。治績尤著。雖古循吏不能過也。嘉祐中。富鄭公入相。首以文學政事薦公。寖被知遇。歷事三朝。蔚爲名臣。判即曹。則執法而不撓。使虜庭。則守節而不屈。任諫省。則以忠讜補主闕。處臺端。則以公正糾官邪。位侍從。則竭論思之忠。侍經筵。則盡勸講之益。上爲人主之所欽嚮。下爲士大夫之所宗師。其功業行實。光明如此。而所爲文章。温厚深純。根于義理。精金美玉。不假雕琢。自可貴重。大羹元酒。不假滋味。自有典則。質幹立而枝葉不繁。音韻古而節奏必簡。非有德君子。孰能與此。故嘗評之。其詩篇平淡。如韋應物。其文辭高古。如韓退之。其論事明白激切。如陸贄。其性理之學。庶幾子思孟軻。非近世區區綴緝章句。務爲應用之文者所能髣髴也。嗣子紹夫裒集公文章。得古律詩賦雜文凡若干篇。冠以紹興手詔。經筵薦士章疏。而行狀誌銘附于其後。合爲二十有六卷。集成。來謁求爲之序。某告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如古靈先生三者兼備。又得詔書裒稱。推賢揚善之美如此。可謂盛矣。若其平生行事。則有行狀誌銘可考。誦其詩讀其書者。可以想見其人。又何以序爲。紹夫曰。先公雖進不極位。而衆累朝之眷。特深諫行言聽。不爲無補於時。今即世踰五十年。遭遇聖主。因覽薦

士競業。所以旌寵之者甚厚。輒敢刊行遺文。用圖不朽。顧与一言以發明之。其義不得辭。敢副其意。因論君子小人之文。所以不同者。昔孔子告子夏曰。女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夫儒之道。通天地人。使小人爲之。則將有託儒以爲姦者。而況於文乎。經緯天地曰文。雖周公之才之美。猶不過文而小人假文以爲利。則與夫儒以詩禮發家者同科。自古文士多陷浮薄。而爲弄筆生。無足怪也。知公功業行實。推賢揚善之美如此。而其文章渾全博雅又如此。宜乎被累朝之眷遇。膺聖主之衮褒。士林尊仰。推爲天下君子長者。而不敢有異議也。然則有餘力以學文者。可不景慕而知所趣嚮哉。公諱襄。字述古。官至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贈給事中。國史有傳云紹興五年閏月朔。謹序。陳古靈集。陳公輔跋。公輔爲兒童時。聞陳公密學先生名。今四十年。始遇其長嗣中散來官臨海。得公遺文而觀焉。方熙寧間。新法用事。大臣以權利寵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忠憤激發。忘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於青苗疏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啓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豈知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邦財耗散。夷狄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廉恥消亡。望祖宗盛時。邈不可見。推原其本。必有所自。議者猶不以爲然。況在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於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爲纖巧浮偽。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先義後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論。真所謂古之君子也。嗚呼。富貴易圖。名節難保。以公之道德才獻。遭遇人主。而其爵位終不至輔相。然高名偉節。則昭然獨著。萬世不可掩。亦安取夫富貴哉。建炎二年九月旦。右司諫陳公輔謹跋。　四世從祖密學公。平日所爲文章。不知其幾。厥後裒綴爲卷者。僅二十有五。目曰古靈先生文集。以聖天子詔冠之頂。有榮焉。里人大夫徐君世昌。嘗舉刻于家。而其間頗有所謁。歷歲漸久。且將漫漶。輝竊有意於校正。因仍未遑。每以爲恨。竭來章貢。屬數僚士參校亥豕。因命仲子曄推次年譜。併鋟之木。庶幾有以慰子孫瞻慕之心也。紹興三十一年子月既望。孫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贛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提舉南安軍南雄州兵甲司公事。江南西路兵馬鈐轄。輝謹題。

李誠之集

文獻通考。李誠之集三卷。　晁氏曰。李師中。字誠之。中進士科。仁宗朝。權廣南轉運使。終天章閣待制。唐子方殿春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陳都官集

文獻通考。陳都官集三十卷。　陳氏曰。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曆六年進士。嘉祐

四年。制科以言新法。稱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南之蘇灣。子孫猶宅於焉。　陳都官集蔣之奇序　嘉祐四年。仁宗皇帝臨軒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而以陳侯令舉爲第一。方是時。令舉已用進士登乙科矣。而侯中是選。故令舉之文章聲名赫然出人上。識與不識莫不願慕而愛仰之。士大夫之所期望。以爲公卿可平步至也。既以光祿丞簽書壽州判官事。又移宰越之山陰。秩滿。當召試館職。會朝廷方作新庶務。變更諸法。而令舉以議論不合於執政。遂擯不用。乃得以其暇日而馳騁於文字之樂。究窮古今。摘索秘辨。哦笑咀華。擷秀裒芳。自有所爲。月有所增。汎溢演迤。卒以大肆。上追古作者爲儔。而下顧騷賦不足多也。聖天子圖治。自熙寧以迄於元豐之間。脩起百王之墜典。補完萬世之闕規。占微擊者。靡不更。語纖便者固不與。凡朝廷之所施行。與令舉制策之所開陳。大略相合。然後知令舉深識治亂之根柢。博達沿革之源流。使令舉一遇時。命而措於朝廷之上。推其所聞以輔太平之政。則豈小補而已哉。此余所以惜令舉之才不遇也。雖然。令舉雅志之所學。昔席之所誅。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任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禹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仲尼在魯。絃歌道德。而三千弟子未嘗言利。子貢貨殖。則以爲不受命。冉求聚斂以附益季氏之富。則以爲可鳴鼓而攻也。梁惠王問利國。而孟子對以仁義。宋牼以利說秦楚之君。孟子以爲不若說以仁義爲可以王。而何必曰利。則凡令舉之志。顧豈不善。而卒無以自見於世。且不幸而死。此余所以傷令舉之志不就也。傳曰。辭達而已矣。此言文者所以傳道。而辭非所尚也。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其文章可謂至矣。然豈尚辭哉。自建武以還。迄于梁陳之間。縟文之士。刻彫纂組。甚者至繡其鞶帨。則辭非不華也。然體制衰落。質幹不充。故然於道何取焉。令舉之文。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令舉少從學於安定先生爲高弟。以名稱於草流間。已而自立。卓然如此。可謂不負所學矣。自令舉以直言極諫登科。其後此科亦遂廢。蓋漢之舉賢良方正之士。本以延問災異。使朝廷由此警戒。以恐懼脩省。思過而改之。求善而爲之。則不爲無益。而比年乃先試三千言於秘閣。中者乃得來對於大庭。則有言之士。或不得以自見。此固在所應改。而遂廢其科。則朝廷因後不得以聞直言。焉可

情也。今舉之卒若干年。而其猶周君開祖。乃類聚其文爲三十卷。屬余爲之序。開祖有學問通義理。痛令舉之不壽。而慕其遺文。欲以傳於後世。而顧以見諉。以余之不肖。言不足以取信。則豈足以張令舉之美。而慰開祖之意哉。特以余少時舉進士於有司。而令舉適當文衡。見擢爲第一。於知獎爲最深者。既惜其才之不遇。又傷其志之不就。不可使斯文無述也。故作序以紀其略云。樓鑰序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鑰爲序。謝不敢。且曰。蔣曾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既不得命。敬題于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曾公稱公之學曰。推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者。此學者之所當守。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賈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鑰不佞。敢摘其所未言者。嘗至侯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抱負素已不群。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書。經濟之規撫定卷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矣宋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老大臣。爭不能得。抵戲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于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取膴仕者。公方宰山陰。既嘗中大科。例以秩滿登館閣。不思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辯。繳納召試堂劄。自取竄責而不悔。方且優游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許兗。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秘丞。則定二公三傳。而二卿出。陳氏益大矣。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慶元六年孟秋丙子。郡人樓鑰書。陳杞曰。曾祖都官以慶曆六年貢膀登進士第。嘉祐四年。與錢公藻同中。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賞爲舉首。熙寧中。知越之山陰縣。會新法行。上書極論其害。遂貶監南康軍酒稅。累年竟不仕以沒。杞無以馮藉先世遺烈。叨躐從班。惟知競懼以保門戶。先考刪定實藏都官遺文。杞項爲閩中常平使者。嘗刻之版。未成而移漕廣右。委之寮屬尚多差舛。每以愧恨。洎來此邦。念都官本以明州觀察

推官試大科。欲考陳迹。則相去百四十餘年。不可得知。集中自言十五年間。再官於天台四明之二州。猶有郵縣鎮園院記等文存焉。因再加讎校而缺其不可知者。屬郡博士郡從事刊之。以廣其傳。仰惟曾祖。風節峻厲凜然如生。不肖孫曾恃有公論。不敢贅辭云。慶元六年十月望日曾孫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知慶元軍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杞謹書。

吳田曹集

（宋楊龜山集吳田曹集序）吾郡審律先生集錄其先君田曹遺文數百篇。以書屬余爲序。田曹吾不及見其人。因得誦其詩。論其世。稽其行事。得其所以修之身刑之家。施諸有政者爲詳焉。而後益知嘉祐治平之間。澤之入人深矣。當是時。學士大夫達而位乎朝。則著之事業。光明碩大。追配前哲。其不顯而在下。則載之空文。猶足以私淑諸人。如公之徒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之存亡。關時之盛衰。豈不信矣哉。公之仕不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故未老而歸。其平居暇日。有動於中。而形諸外者。一見於詩。其偶儷應用之文。亦皆有典則。其辭直而文。質而不俚。優游自適。有高人逸士之氣。故其流風餘韻。足以遺其子孫。化其鄉人。皆可見也。今其子弟之賢者。多隱德不求聞達。而卒以文行知名朝廷者二人。焉審律其一也。審律名儀。去年以遺逸被召。相君說之。除大晟府審驗音律。已而非其好也。浩然有歸志。蓋有公之遺風也。公之詩文。足以自表於世。無待於余言。至其所以遺子孫者。世或未之知也。故詳著之。使夫樂道人之善者與聞焉。公姓吳。諱輔。字鼎臣。

張文叔集

（文獻通考張文叔集四十卷。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宋曾鞏元豐類藁陳文叔集序文叔姓張氏。諱彥博。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爲撫州司法參軍。余爲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喪。得嬰兒亮亮之遺骸葬之。余爲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爲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過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爲袁州判官以死。其子仲偉集其遺文爲四十卷。自蘄春走京師。屬余序之。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過之。蓋未嘗爲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強。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始爲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恨哉。仲偉居撫時八九歲。未能始讀書。就筆硯。今儀冠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能不老乎。既爲之評其文而序之。又屬道其父子屬又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舊。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

十七日序。

濂溪集

文獻通考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録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仕以舅鄭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并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狀附焉。周濂溪集度正書濂溪目録後　正往在富沙。先生語及周子在吾鄉時。遂寧傅耆伯成從之游。其後嘗以姤說同人寄之。先生乃屬令尋訪。後書又及之。正於是徧求周子之姻族。與夫當時從遊於其門者之子孫。始得其與李才元漕江西時慰疏於才元之孫。又得其賀傅伯成登第手謁於伯成之孫。其後又得所序彭推官詩文於重慶之溫泉寺。最後又得其在吾鄉時所與傅伯成手書於序。見其所以推尊前輩。於書見其所以啓發後學。於謁於疏。又見其所以篤於朋友慶弔之禮。故列之遺文之末。又得其同時人往還之書。唱和之詩。與夫送別之序。同游山水之記。亦可以想像其一時切磋琢磨之益。若夫談詠之樂。登臨游賞之勝。故復收之附録之後。而他書有載其遺事者。亦復增之。如近世諸老先生崇尚其學。而祠之學校。且記其本末。推明其造入之序。以示後世者。今亦併述之焉。正竊惟周子之學。根極至理。在於太極一圖。而充之以脩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則在通書。吾先生既已發明其不傳之秘。不言之妙。無復餘蘊矣。其餘若非學者之所急。然洙泗門人。記夫子微言與義。皆具載於論語。而夫子平日出處粗迹。則亦見於家語孔叢子等書。而不廢。正今之備録此篇。其意亦猶是爾。學者其亦謹擇之哉。嘉定十四年六月二十有八日後學山陽度正記。

程氏文集

文獻通考程氏文集十二卷。陳氏曰。二程共爲一集。建寧所刻本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顥之弟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珦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于朝。自布衣擢說書。未幾罷。紹聖中。嘗謫涪陵。頤務讀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于世。朱晦庵集與張欽夫論程集改字　伏蒙垂諭。向論程集之誤。定性書辭官表兩處已蒙收録。其他亦多見納。用此見高明擇善而從。初無適莫。而小人向者妄發之過也。然所謂不必改。不當改者。反復求之。又似未能不惑於心。輒復條陳。以丐指喻。夫所謂不必改者。豈以爲文句之間。小小同異。無所繫於義理之得失。而不必改耶。熹所論出於己意。則用此說可也。今此乃是集諸本而證之。按其舊文。然後刊正。雖或不能一一盡同。亦是類會數說。而求其文勢語脉。所趨之便。除所謂疑當作某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於先生當日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不容便有毫髮苟且遷就於其間。乃爲盡善。惟其不爾。故字義迂晦者。必承誤擅說而後通。（如遵誤作尊。今便擅說爲尊其所聞之類是也。）語句刓闕者。須以意屬讀然後備。（如事食衆叟止之無皆字。則不成文之類是也。）此等不惟於文字有害。反求諸心。則隱微之間。得無未免於自欺耶。且如吾輩秉筆書事。唯務明白。其有故舍所宜用之字。而更用他字。使人擅說而後通耶。其有故爲刓闕之句。使人屬讀而後備耶。以人情不大相遠。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改之不過印本字數稀密不勻。不爲觀美。而他無所害。然則胡爲而不改也。卷子內如此處。已悉用朱圈其上。復以上呈。然所未圈者。似亦不無可取。方執筆時。不能不小有嫌避之私。故不能盡此心。今人又來督書。不容再閱矣。更乞詳之可也。所謂不當改者。豈謂富謝書春秋序之屬。而書中所喻沿泝猶子二說。又不當改之尤者耶。以熹觀之。所謂尤不當改者。乃所以爲尤當改也。大抵熹之愚意。止是不欲専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不愜己意處。便率

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雖所改盡善。猶啓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伊川先生嘗語學者。病其於己之言有所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不能合。答楊迪及門人二書見集。今熹觀此等改字處。竊恐先生之意。尚有不可不思者。而改者未之思也。蓋非持己不之思。又使後人不復得見先生手筆之本文。雖欲思之以達於先生之意。亦不可得。此其爲害。豈不甚哉。夫以言乎己。則失其恭敬退讓之心。以言乎人。則啓其輕肆妄作之弊。以言乎先生之意。則恐猶有未盡者。而絕人之思。姑無問其所改之得失。而以是三者論之。其不可已曉然矣。老兄試思前聖人太廟。每事問。存餼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意象。又爲如何。審此。則於此宜亦無待乎熹之言而決。且知熹之所以再三冒瀆。貢其所不樂聞者。豈好己之說勝。得已而不已者哉。熹請復論沿泝猶子之說。以實前議。夫改沿爲泝之說。熹亦竊聞之矣。如此曉破。不爲無力。然所以不可改者。蓋先生之言。去世已久。此字又無大害義理。若不以文辭害其指意。則只爲沿字。而以因字尋字循字之屬訓之。於文似無所害。而意亦頗寬舒。必欲改爲泝字。雖不無一至之得。然其亂

衆卻殊進意。似有強探力取之弊。疑先生所以不用此字之意。或出於此。不然。夫豈不知沿泝之别而有此謬哉。蓋古書沿字亦不皆爲順流而下之字也。荀子云（反鉛察之。注云。鉛與沿同。循也。）惜乎當時莫或疑而扣之。以祛後人之惑。後之疑者。又不能闕而遽改之。是以先生之意終已不明。而舉世之人亦莫之悉也。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没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况遽改乎。且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刋去此文。以從己意之便也。然熹又竊料改此字者。當時之意。亦但欲使人知有此意。未必不若孟子之於武成。但後人崇信太過。使憑此語塗改舊文。自爲夫耳。熹竊以爲此字。必當從舊。尤所當改。若老兄必欲存之。以見泝字之有力。則請正文只作沿字。而注其下云（某人云沿當作泝。不則云一本沿作泝。不則但云或人）可也。如此兩存。使讀者知用力之方。改者無專輒之咎。而先生之微音餘韻。後世尚有默而識之者。豈不兩全其適而無所傷乎。稱子之稱。謂不當改。亦所未喻。蓋未敢但云姪。正是相沿稱之。而未見其害義不可稱之意云。稱猶子尚庶幾焉。亦未見其所以庶幾之說。是以愚意未能音曉。然以書傳考之。則亦有所自來。蓋爾雅云。女子謂兄弟之子爲姪。注引左氏姪其從姑以釋之。而反復考尋。終不言男子謂兄弟之子爲何也。以漢書考之。二疏乃今世所謂叔姪。而傳以父子稱之。則是古人直謂之子。雖漢人猶然也。蓋古人淳質。不以爲嫌。故如是稱之。自以爲安。降及後世。則心有以爲不可不辨者。於是假其所以自名於姑者而稱焉。雖非古制。然亦得别嫌明微之意。而伯父叔父與夫所謂姑者。又皆吾父之同氣也。亦何害於親親之義哉。今若欲從古。則直稱子而已。若且從俗。則伊川橫渠二先生者。皆嘗稱之。伊川嘗言禮從宜。使從俗。有大害於義理處。則須改之。夫以其言如此。而猶稱姪云者。是必以爲無大害於義理故也。故其遺文出於其家。而其子序之以行於世。舉無所謂猶子云者。而胡本特然稱之。是必出於家庭之所筆削無疑也。（若曰。何故他處不改。蓋有不可改者。如祭文則有對偶之類是也。）若以稱姪爲非而改之。爲是。亦當存其舊文。而附以新意。况本無害理而可遽改之乎。今所改者。出於檀弓之文。而彼文止爲喪服兄弟之子與己子同。故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下文嫂叔之無服也。姑姊妹之薄也之文同耳。豈以爲親屬之定名哉。猶即如也。其義繫於上文。不可殊絕明矣。若單稱之。即與世俗歇後之

語無異。若平居假借稱之猶之可也。豈可指爲親屬之定名乎。若必以爲是。則自我作古。别爲一家之俗。夫亦孰能止之。似不必强挽前達使之同己。以起後世之惑也。故愚於此。亦以爲尤所當改。以從其舊者。若必欲存之。則請亦用前例。正文作姪。注云（胡本作猶子）則亦可矣。春秋序富謝書其說甚異。卷中不知是否。更欲細論以求可否。此人行違。屢來晉書。不暇及矣。若猶以爲疑。則亦且注其下云（元本有某某若干字。）庶幾讀者既見當時言意之實。又不掩後賢刪削之功。其他亦多類此。幸賜詳觀。既見區區非有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誤後學耳。計老兄之意。豈異於此。但恐見理太明。故於文意瑣細之間。不無闊略之處。用心太剛。故於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卒定。如熹則淺暗遲鈍。一主在文義上做窠窟。苟所見未明。實不敢妄爲主宰。農爲智卑所以於此等處不敢便承誨諭。而不自知其僭易也。伏惟少賜寬假。使得盡愚將來改定新本。使中幸白其父寄兩本來。容更參定。箋注求教。所以欲兩（本者。蓋欲留得一本作底。以備後便有所稽考也。）懷冀矜恕。不録其過而留聽焉。不勝幸甚幸甚。胡宿詩覽海東相公伊川集　將相文章主喬民。風流曾冠玉堂人。夢回方丈傳批鳳。句就伊川止獲麟。洛下勝遊空綠野。郢中高調絕陽春。猶欣正始遺音在。三復能還舊觀神。

張橫渠崇文集

（文獻通考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張載字厚之。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鎮。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於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詔按獄浙東。既歸卒。

王直講集

文獻通考王直講集序十五卷　陳氏曰。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無咎嘉祐二年進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爲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爲之誌墓。曾鞏序其集云二十卷。今惟十五卷。王直講集南豐曾肇序　補之殁二十有八年。二子絪縕既皆廼克輯其遺文。以授其舅南豐曾肇。且泣而請曰。先君不幸蚤世。文字散逸。今其存者纔若干篇。離爲二十卷。願有以發明先世於其篇首。予不得辭。蓋宋興百年。文章始盛於天下。自廬陵歐陽文忠公。臨川王文公。長樂王公深父。及我伯氏中書公同時並出。其所立言皆以尊皇極。斥異端。闡明先王道德之意。爲海内宗。於時學者能自力以追數公之後。卒成其名者相望。補之其一也。補之始起窮約之中。未有知者。我伯氏一見異之。歸以其妹妻其後。歷抵數公。而從王文公遊最久。至棄官。積年不去以追於卒。今其見於集者。質疑問辨於數公爲多。致其言可以知其學也。補之之

於斯文非苟然而已蓋其於書無所不讀讀無不記於聖人微言奧旨精思力索必極其至於諸子百家歷代史記是非得失之理必詳稽而謹擇之本茂華暢源深流駛故其爲文貫穿古今反復辨博而卒歸於典要非特馳騁虛詞而已允稱之之志蓋將著書立言以羽翼六經而不幸死矣獨嘗解論語十卷行於世稱之南城人姓王氏諱無咎稱之字也平生喜飲過酒輒醉稍醒雖暮夜眾人熟寢必自起吹燈讀書達旦終身常然不爲寒暑輟也蓋其勤苦自奮故能成就如此二子能世其學者也稱之之葬王文公爲之誌云

宋汪應辰跋　南城王稱之世指其爲王荊公之學者也其鄉人傅次道又掇取稱之之言所以與荊公異者表而出之以明其和而不同余謂荊公所學者仁義所尊者孔孟而文章議論又足以潤飾而發揚之貧富貴賤不以動其心進退取舍必欲行其志天下之士其慕望愛說之者豈特稱之哉及其得志行政急功利崇管商咈人心愎公論於是其素所學者如呂晦叔韓持國孫莘老李公擇相繼不合或以得罪其所慕而友之以爲同學如曾子固孫正之雖不聞顯有所忤然亦不用也稱之沒於熙寧二年使其少須暇之盡見荊公之所爲未必相與如初也稱之之孫稹持其家集之僅存者以示余即其書以推其心蓋切切然以聖人爲準以謀道爲務忘其位之卑身之窮也則其於荊公豈苟然者哉隆興二年五月日玉山汪　書

（按初稾與此不同其畧云荊公平日以尊孔孟學六經自任士亦往往尊之以爲孔孟之徒然而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以微子爲利而不正則三仁之評可改矣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以性爲有善有惡則性善之訓可廢矣誠者天之道以誠爲可以爲善爲惡則中庸之學詘矣有欲明乎善以誠其身則將安所去取於此哉然則稱之名爲從荊公遊者也而荊公名爲尊孔孟者也求道視稱之爲鄉先生固不可不爲之辨孔孟爲世師也則有蒙其聲而實背之者門生弟子既不能辨又從而尊之是獨何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九緝

集（文集名十四）

南陽集

（文獻通考南陽集二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潁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載解子輝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澗元吉無咎其四世孫南陽集潁川韓元吉題　高祖宮師文編僅三十卷皆兵火後所輯非舊本也公自少喜爲詩然見子弟傳録輒毀去曰士大夫當以行義爲先是何足成名吾以自適爾紹聖中黨議既興公謫均州歸來終藏而免其治命則曰吾平生行事人自知之他日毋請謚毋誌吾墓也故自建中靖國以來公雖追復元官諸子不敢議銘事中興四十年元祐大臣往往得謚子孫亦莫敢請也獨解子大受所爲行狀猶在用列于篇首集遭事曾叔祖留司御史（諱宗質）時王黼方張有所畏避凡家集手自編之無得觀者故公之論新法關時禁之言皆不傳於外而所傳奏議十不四五也南渡流離集業遂逸訪於四方莫克盡獲惟詩尚多而內制特少至其他文如與蘇子吳書誌程伯淳墓士大夫雖知有之無獲見也嗚呼公固不以文自名者其在家庭誨子弟每以西漢爲宗故其筆力雄健尤爲南豊曾公兄弟所推會人既歿必得公之文碑于道而豫章黃太史自言因公詩得用事法豈道德之蘊於內者深其發於文詞者皆餘事哉小子不佞無以紹君子之澤獨其文編負笈而藏欲俟倫而傳焉懼有河清之歎因裒而刊之東陽郡齋夫自涯而觀於瀾歷階而望於奧亦足以知其大畧矣異日求於好事之家繼有得者尚將附益云

淳熙元年十月元孫具位某謹書

無爲集

（文獻通考無爲集十五卷別集十卷　陳）氏曰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元祐中爲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之九無爲集宋趙士彰序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馬論道者二紀于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蓋以儒述紛飾治具漸磨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右爲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醇德懿行傳名於時中間立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泰山觀日出於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

於豐登允迪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彰誤恩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搢紳間。歲餘搜獲不一。公遣辭典麗。立意奧妙。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將以為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脩文之意。不具題跋。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啓。共分為一十五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歲夏四月、左朝請大夫、知無為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趙士彰謹序。 宋

王之道序 大梁趙侯端質守無為之明年。距始至才數月。民安清靜。寬學之政。如熱者之得濯。病者之得藥。飢渴者之得飲食。蠹弊以蘇。流亡以還。境內翕然稱治。游刃恢恢。所向輒解。視一郡若無足為者。因顧其僚屬曰。文翁之於巴蜀。常袞之於閩越。皆汲汲乎庠序之教是脩。今正侯未暇。必欲學士俗而助王化。蓋亦風以動之乎。吾聞無為先生楊次公。淮海之望也。以道義文章知名當世。至今學士大夫。咸推尊之。其待物洽聞。則有若劉更生。應諧不窮。則有若東方朔。探禮樂之本。而妙於制作。究韜略之微。而達權變。旁通道藏。妙解佛理。殆古人所謂通於一而萬事畢者。蓋子不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今其文集具在。目之曰無為。吾將使無為之人。誦公之書。仰公之名化公之風。而知所自勉。夫然後修庠序之教。庶幾其不肅而成。則斯集之傳。為不可緩也。侯以之道於先生為鄉里後進。以序見託。義不可辭。敢述侯之所以語僚屬者。而系之於篇末。

又別集序 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而道非聖人不行。故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咸以此道維綱四方。扶持萬世。載在方冊。命之曰儒。其後老聃氏得此道。而一於清淨無為。是為道教。釋迦氏得此道。而一於慈悲方便。是為釋教。二家雖建立不同。語言有異。而其誘掖警動吾民。使愚者化而為善良。邪者化而為正真。陰有輔於吾教亦多矣。茲其所以更歷代之廢絀。經諸儒之排詆。而終不能以絕也。後之君子以浮虛長而晉亂。齋戒修而梁亡。遂併罪其教。至恥言而惡聞之。不知當時君臣之所崇信。誠得夫清淨慈悲之旨晉雖至今治可也。梁雖至今存可也。愚夫。故侍講楊公諱傑。字次公。無為人。少以文學致身顯者。而尤深於釋迦老聃之教。元豐中。嘗詔對便殿。問以佛法。繼被旨修道門科儀。平生所著二家詩文最多。得大辨才通達無礙。當時好談性理之學。如臨川王介甫、眉山蘇子瞻。猶或避路放一頭地。而況餘人乎。今無為集外有別集若干卷。載二家之詩文云。

清江三孔集

文獻通考。清江三孔集序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孫。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罷舉官范鎮景仁。因求致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為禮部第一人。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萬言。散逸弗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遵少愚守臨江。哀輯刊行。

清江三孔集周必大序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為世是程。或疑文行忠信之序。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為繪事後素。不容紊也。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儕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已謹信。雖官數事上忠。其仲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目誦。垣入詞掖。嘗歷師儒掌內外制。毅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幾百餘年。而集業散逸罕傳。誠故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遵實來。政修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與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必大以序。昔太史黃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為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為闒跡。則高古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傳雅具別著。此不備書。五年四月甲戌。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王炎序

士生而有才。與有才而獲用。用而獲盡其所蘊。皆天也。賈誼洛陽一年少耳。而論事漢庭。諸老先生盡出其下。今觀痛哭流涕一書。終西京二百年。其文章議論。未有及之者。誼之才高矣。絳灌輩非其比也。東京之季。士方馳騖於功名。而諸葛孔明龐士元隱約襄漢之間。不輕以身從人。司馬德操曰。孔明臥龍。士元鳳雛也。先主用之。俱以為軍師。則其才有以先人。未有以相先。而誼之爵位。不及絳灌。士元之功業。不及孔明。何哉。其才同。其年嗇也。誼之死僅三十有三。士元三十有六耳。然則主而有才。才而獲用。用而不盡其蘊。人歟。其天歟。使誼不遽死。漢之制度禮文。不應盡襲秦陋。士元尚存。則先主無据荊益。可以北爭中原。二君短命。非特其身不幸也。清江孔元成。其同年生也。其為人工屬文。書論事。而年止四十。遂賫其志以沒。其來丞郡。元成沒已二十年矣。從其子達得君文一編讀之。筆

力驅馳。意音閑闊可以高視華流。謝良齋爲序其文曰。元咸智足以決大疑。氣足以仕大事。勢足以馳大名。良齋許與不甚嚴。而評論元咸。斯言不浮也。元咸官爵不顧于時。事業不著於天下。而徒見於文。如玉有白虹。珠有五色。雖揜於泥礫。汨於泥沙。終不可奪其光彩。使天假以年。闡義理益精。更世故益多。而纂天下事益熟。可以不朽者。詎止於是哉。方今人物眇然。士大夫勁特自立者蓋少。故某讀元咸之文。數息以悲。非特爲一同年生之無祿也。　王邁跋　三孔先生曰文仲經父。曰武仲常父。曰平仲毅父。元祐間。是與二蘇齊名。當時黄太史有二蘇上連璧。三孔立分鼎之句。其居鄉則與原父貢父相後先。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有二劉三孔也。兄弟俱進士高第。經父舉賢良方正。對策極陳新法之害。直聲尤凛然。至屬名節博學工詞章。則有木易伯仲者。若歷官出處。大槩實錄載之爲詳。獨其文世所見者。惟毅父續世說。珩璜論詩戲。凡三書。舊所稱經文集五十卷。詩書論語說。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百餘卷。與毅父他文。今皆不復傳。邁來清江。敬拜祠像。出訪其後。既寥落無聞。家集又往往散逸。宜捜索日縛月綴。始得一千八百餘篇。屬教授許咸之新。新春知監徐得之編次。且屬新廣東即暴劉性之新分寧知縣徐筠。清江主簿曾煥校定。邁亦時自寓目於其間。既成。釐爲上中下三帙。合四十卷。少傅大丞相益國周公冠之以序。於是一家遺文。二郡闕事。得以粗舉。我士君子之立言。其傳與不傳。蓋有幸不幸焉。遠以存亡顯晦爲能否工拙也。況三先生名聲卓卓。自不可揜。奚待文而後見。而邁竊有意於此。蓋亦徒好其文。欲因是以取重於時哉。前輩之風流醖藉。自以泯沒。凡可接以窺尋想像其萬一者。幸未百年。尚可訪求。而卒置之。則未免慊然于中。此邁之所以拳拳也。卷數比舊所稱殊不類。度多闕遺。且雖參訂。終不無舛誤。懼復散亡。乃鋟諸梓。有志於是者。幸竟成之。慶元五年四月望。朝奉大夫權發遣臨江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濡須王邁謹識。黄文獻公集讀清江集　元祐儒臣煥星斗。後有作者非其偶。一龍三鳳何繽紛。況乃淵源費中叟。適從歷編識奚奏。想見世澤遺志學。長公平主二三策。太庭披腰驚群右。風流班班仲與季。並英來掾絕丹默。獨追古昔寫陽秋。稍狀疵瘕到瑣玫。却蟠餘力歸賦咏。古硬清圓無不有。爰初人文啓河洛。下逮百氏分户牖。空言可託匪木藝。巨筆待援須好手。與刑木墜乃至今。吾生已幸何云後。青燈照夜兩夜燎。與論微辭煩擊剖。追慕政復愁捧心。贊美胡能付鉗口。從遊起死不敢期。黨艷殘膏注空朽。

西溪集

（文獻通考西溪集沈遘十卷。姚令威二伯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遘文通撰。初以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官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年。自是爲故事。文通吏事精明踈敏。爲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閒暇。夙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業木心集　西溪集序　初完顔亮來寇。舉朝上下無不畏懼。直云虜百萬何可當。惟有退走爾。獨姚公令威抗論沮止。謂今八月歲入翼。明年七月入軫。又其行在巳。巳者東南屏敵也。又推算太乙熒惑所次。皆賊必滅之兆。未幾亮果自斃。江淮僅安。余嘗嘆國不可無智士。不智於人。嘗智於天。是時姚公果哉。能必勝者。智於天也。公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豈獨智於天哉。惜其盛壯不預采錄。晚始召對。殿中忽感風眩而死。悲夫。予不及識公。而與其子僅從僅同僚。從孫鎔以公西溪集叢語遺余。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益加於作者一等矣。至以易肥遯爲飛遯。引註說文。不若是。恐以辨孟子不若怨。尤非予寡見淺聞所能到也。夫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致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予既不學。又不得見如公者而師之。從捧卷追想於百年之外爾。

長興集

（文獻通考長興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爲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嘗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周。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荊公志周與文通墓。及遘誌其伯父振之墓。可攷括坐永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叙甚詳云。　山谷黄氏曰沈存中博極群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眞篤學之士也。

雲巢集

（文獻通考雲巢集）　陳氏曰。審官西院主簿沈遼叡達撰。遘親弟也。以兄任爲京官。坐法流貶。事見揮麈錄。自永徙池。築室齊山。號雲巢。竟不復起。以文三集刊于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雲巢集楊冠卿序　右眞應先生趙應之文。公衛人。雲谷之適孫。操履文章。俱有前人典刑。醖藉風流。蓋今奇士也。平時重然諾。賓客從遊。未始輕許可。惟集序公知爲最深。年未冠。登公之門。公即許爲文字交。終始十年。一飫不相捨。摽爲兄。浮沅湘。方舟順流。歷江淮而適吳楚。尋幽弔古。一觴一咏。無不與之俱。以是得公詩文爲多。乾道初。別公游淮壖。文字散逸兵間。既歸來矮廬。公赴玉樓召。遺槀爲好事者取去。求之了不可得。後八年。於公經行之地。得其詩文若干篇。爲十卷。授其子季阜。季阜念其得之艱。重加編次。以廣其傳。俾後世知有所謂眞應先生者。庶不幸

所期。雲巢。公故隱。因以名集云。淳熙改元吳春二十有四日。

蘇魏公集

文獻通考蘇魏公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紳之子也。紳在兩禁。人稱其險詖。而頌器局閎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為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白哲廟。其後免於遷謫。蓋上以為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薨於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卻醫屏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蘇魏公集汪藻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敘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辨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萬言。書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微。粹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為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

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章洗浮而已。喩薄與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序卦文也。今考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集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奏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藻與觀焉。藻少習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敢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三月十五日。顯謨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序。 周必大序 至和嘉祐中。文章爾雅。議論正平。本朝盛極時也。一變而至熙寧元豐。以經術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視前日。不無醇疵之辨焉。再變而至元祐。雖闢專門之學。開眾正之路。然議不齊。由茲而起。又一變為紹聖元符。則勢有所激矣。蓋五十六年之間。士風。學術。無慮四變。得於此。必失於彼。用於前。必黜於後。一時豪傑之士。有不能免。況餘人乎。若乃上為人主所信。中不為用事者所疑。下常見重於正論。惟丞相蘇公為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館閣者九年。英宗責實。公首預監司省府之選。神宗勵精。公則掌制尹京。出藩入從。眷獎尤渥。厥後大用於宣仁垂簾之際。榮歸於泰陵親政之日。歷事四朝。始終全德。獨為儒學之宗。嗚呼盛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翰林汪公彥章為之序。集嘗得善本於丞相曾孫北。適顯謨閣直學士張侯歎仲。出守當塗。欣慕前哲。欲刻之學官。布之四方。使來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謂廣矣。故以遺之。而紀于篇。淳熙十二年十月一日。東里周必大謹記。

輞川集

文獻通考輞川集五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皇祐中進士。除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為河北轉運判官。累遷寶文閣直學士。三帥秦鳳。晉伯博極群書。為文尚理致。有益於用。章奏皆親為文。

誠德集

文獻通考誠德集三十卷。晁氏曰。皇朝呂大鈞。字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宣義郎鄜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膊學博文。無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王溪集

文獻通考王溪集二十五卷。王溪別集十卷 晁氏

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歷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於禮。解中庸大學等篇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回也日心齋。正叔可之。 朱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傳獻簡集

文獻通考傳獻簡集七卷。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傳堯俞欽之撰。

赤城集

文獻通考赤城集十卷 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為吏健敏。頗為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也。

西塘集

文獻通考西塘集二十卷 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治平四年中甲科。小臣創上言人所不敢言。上為之感動。略施行其言。不惟不怒而已。既而竟墮深譴。良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厚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罷。而本朝之禍本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親惠卿而殊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之。西塘集黃祖舜序 祖舜為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既冠預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自前輩老成之風實政

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弟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為大慶居士自叙而讀之有曰幽暗閑寂此正衹見着眼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也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王荆公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為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論素合公生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敢悝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為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斥顛跌艱阨初無慘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徜徉里閈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簀了無遺恨尚能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還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槩見於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於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為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述頗多散逸公之孫嘉正彙緝纔僅得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尚也學者儻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守誠可為末俗無持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侠字介夫西塘蓋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檗山黃祖舜序

元孫鄭元清跋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盱江以行蔵高大父教授朝奉西塘遺文叙緝成編蒙鄉樞大資黃公為之序遂刊寘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簡齋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刪其代人作者又錄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鋟板郡齋淳熙改元太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鄉邦僕取斯集親為題跋而刊之皆以大資黃公所為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元清備數金陵酒椽因思盱江所刊之本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秘閣忽謂於郡侯張寺簿有畸首之好特為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屬秩不紊顧未但其序已不復存傳非歲久而遂亡之耶元清敬取匱中所藏副本繕寫命工鋟之並附使郵還寘盱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一日元孫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浩父及翁跋　士自一命以直官無高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累名委質臣僕歸田乞骸臣肯此身本是報國之物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若自有臣臣之躬則必無蹇蹇之節知乎此則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聞道夕死致命遂志皆職分之當然爾介公鄭介公之節也熙寧大臣知公於未仕之時濃雪寒齋之詩擧節稱賞及與已仕曰吾靡爾好爵公眡如鴟得腐鼠而嚇鵷鶵也低昔抱關監安直門會流民圖駁新法疏擅發馬遞通銀臺司裕陵覽奏惕然感悟夜不安枕翌日敕罷不便於民者十有八事公之擯斥至死豈裕陵之心哉群憸笑嗚呼必欲寘公死地噫嘻公豈畏死者每直書不曰乞斬臣宣德門外則曰乞斬臣衆人之前所謂蹇蹇匪躬之故非公吾誰與歸公冠而字曰介役而謚曰介知死必往曰介非公吾誰與歸前太學博士林伯常甫生鄉公坊慕介公節義與蔵祀于漳也以公嘗侍親宦游撲引古誼列祠學宮刻公父集昭示不朽使漳士聞風興起知勢利鴻毛之輕道義泰山之重關繫風化豈小補哉伯常甫俾子為之跋不謝不敏又念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輒述介公之所以為介書者告同志咸淳二年夏五月望古浩父及翁謹跋

廖挺識　先生忠於君孝於親仁於民知為國而不顧其家知為民而不顧其身獨立有守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切直之言為時蓍龜北斗以南一人而已挺晚出捻聞先生之風而恨未見其文也隆興甲申先生之孫出守盱江挺承乏泮宮一日辱寵示家集挺伏讀至望闕臺記乃知先生於流離困躓之餘而憂國愛君之心有加無已其視遺佚則悲阨窮則憫者實否何如也既而載卑棐侯覽之謂先生之文渾全博雅片言單辭悉存教誡乃白使君請鋟版以

垂不朽公從之屬挺參訂舛訛仍輸貲鳩工越三月告成命以所刊版寘之學俾諸生獲觀前輩之言知典刑之大略而有所矜式宜曰小補之哉
十一月朔日迪
平廖挺謹識

范忠宣公集

文獻通考范忠宣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復有賢行早年病廢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范忠宣公集樓鑰序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袁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望如泰山喬岳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尤而讀元祐丞相忠宣范公言行錄反慢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郎公聞元願執鞭欲追遂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如為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鑰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既已刊就而舊無序引經以見委鑰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

豈非平日之願。願早衰學落。何足以此。三辭不獲。則取而伏讀。讀越兩日。而畫得之。蓋公天資誠確。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傳之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發爲詞章。根柢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眞是似者哉。而鑰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措業。具載史冊。不待贅言。惟公本於忠恕。得二者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閫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賁育。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尚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他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役一事。尤不可暴。操心類如此。公既表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拭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耶。嗚呼。使之從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異處厚爲義存君親。詆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貰其死。一時不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寘新州於死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恩宥。公齋戒奏大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述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己爲怨讎。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欲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歸四海。望太平於朝夕。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勞不絕。公時在瞽瘵風痺中。知上眷周我。亦欲感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既已矣。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所以撫卷長慨。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熟。復而力行之。以代弦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監簿。以疾早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始詔世科。實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謹序。

陳宗道跋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若君子一言之善。猶足以詔後世。而貽方來。況夫功與德。炳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歛襟肅容。起敬起慕。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侍讀修史紫微先生。克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鋟板郡庠。俾宗衛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爲序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悠傳。可爲千百年不朽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州學教授清源陳宗衛再拜謹跋

劉忠肅集

文獻通考。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凡四舉於鄉。試禮部爲第一。登嘉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爲集序。述其出處大槩。劉忠肅公集劉安世序　宣和四年七月六日。宣教郎知開德府臨河縣丞劉跂。寓書於元城劉安世曰。先人平生爲文。方棄諸孤。僅存一篋。類次之已成編集。念當有序引以信于後。晚年遷謫。事同諸公。身後怨家誣謗。又蒙朝廷核實。已賜昭雪。然而元祐大臣不幸亡殁者。類皆不敢納銘於壙。植碑於隧。始終大節。不應無聞於後世。願因集序。并載一二。使他日有考焉。顧惟衰拙。自少受知於先丞相。素叨國士之遇。中荷薦引。浸階禁從。晚歲遷謫。復同憂患。而又被譴以去。行三十年。固窮守道。俯仰無愧。似不爲知己之辱。雖諫自顧不足之羞。而豈敢辭者。蓋義之所在。不可得而避也。公諱摯。字莘老。永靜軍東光人也。幼而敏悟。有成人風。年未弱冠。被薦於渤海。聲譽藉甚。凡四預鄉貢。禮部奏名爲第一。復中甲科。初治南宮。已著風績。英宗詔二府各薦士充館閣。忠獻韓公琦以公應詔。補館閣校勘。王文公安石初秉政。搜擇人材。擢爲中書檢正。居月餘。議論多不合。會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無爲安居計。即上疏論亳州獄起不正。小臣意在傾故相富弼以市進。今弼已責。願寬州縣之罪。神宗皇帝勵精求治。獎進臣下。公既對。面賜褒諭。且問從學王安石耶。安石稱卿器識。公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不

識安石也。因論人物邪正、奏對移時、上意嚮納。公遂益感遇。思所以稱國上疏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其事有不可勝言者。略陳十害。切中時病。會御史中丞楊公繪亦論新政。并公章下司農。司農條件疏駁。遂劾繪與公險詖。中懷向背、有旨分析。公奏曰。臣有言責。采士民之說。敷告于陛下。是臣之職也。今有司駁奏。遂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及司農所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奏入不報。明日復上疏極論時政。遂罷御史、落諸職、擬竄嶺外。上不聽。乃貶衡州。哲宗皇帝嗣位。宣仁聖烈太皇太后以祖母共政。見連年水旱。西鄙未寧。百姓勞弊。而國有大故。當務休息。遂散遣京城役夫。減皇城司覘者。發物貨場。罷戶馬等事。皆從中出。又戒敕內外無敢苛刻擾民。已而進退大臣。選用臺諫。擢公爲御史。公受命之始。即具以熙寧神考之語。復陳於哲廟之前。兩宮聽納。盡行其言。曾未朞月。人情於變。使天下有泰山之安。而無一朝之患者。公之力也。公既被遇知。無不言。姦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者。公皆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義誠信。可屬重任。未幾。遂大用焉。公在中書。一日內降畫可二狀。其一裁節宗室冗費。其一減定六曹吏

額房。吏請封送尚書省。公曰。常時文書錄黃過門下。今封送何也。對曰。尚書省以吏額事每奏入。必徑下本省已久。今誤至此。公曰。中書不知其他。當知法令。遂作錄黃。初尚書令史任永壽精悍而猾。與三省吏不相能。數以姦弊告諸宰執。呂丞相大防信任之。時戶部裁節浮費。復省裁定吏額。皆踰年未就。呂丞相專權張僕。盡取其事置吏額房於都省。射司空府爲局。召永壽單領之。未嘗謀及同列也。永壽見錄黃。愕曰。兩省初不與。今乃有此。即稟丞相。命兩省各選吏赴局同領其事。以是白公。公曰。中書行錄黃。法也。豈有意與吏爲道地。今乃使就都省分功。何耶。他日又持奏稾以丞相旨稟公曰。吏額事本欲慎密而速致。請徑下。然未經立法。欲三省同奏。依致仕官文書法。公曰。似非其類也。吏當聚議。明日呂相又袖稾厲色示公曰。勢不可不爾。公不欲立異。勉應曰諾。其後事畢。永壽以勞遷官。時恍蘇安靜時僤皆遷秩有差。於是外議喧然不平。臺諫交章論列。以謂事在後省。成就已十八九。永壽等攘去才兩月。而都司不用司勳格。擅擬優例。胥實徇私。章數十上。時公已遷門下。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此皆彼省者歛怨。言章風聞過實。不足深遣。呂丞相亦以語客曰。使上意曉然者。劉門下力也。然自此忌公益甚。陰謀去之。遂引楊畏在言路。諫官疏其姦邪。反覆章十餘上。竟不能回。士大夫趨利者洶洶交訌其事。於是朋黨之論起矣。公語丞相曰。吾曹心知無他。然外議如此。非朝廷所宜有。願少引避。丞相曰。行亦有請。是歲八月一日。奏事畢。少留奏曰。臣久處近列。器滿必覆。願賜骸骨。避賢者路。上遣中使召公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可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公不得已受命。嘖之。呂丞相亦求退不許。明年。公繼爲丞相。不滿歲。前日洶洶者在言路詆公。竟去位。朋黨之論。遂不可破。其本末如此。公輔政累年。剛明重厚。達於治道。朝廷賴之。及爲相。益總大體。務守法度。輔佐人主於無過之地。其於用人。尤器識後才藝。進擬之際。必察其人性行厚薄。終不輕授以職任。故才名之士或多怨公。公知之不恤也。取人不問識與不識。或多南士。有以蕭望之鄭朋事諫公。曰。楚士奈何。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以人物爲意。知所先後而無適莫者。公爲之首。奏事上前。言直事核。不爲緣飾。多見聽用。與同列語。公平不欺。未嘗以私屬人。人有所欲。多憚公聞之。公聞之亦爲盡力。然終不以語也。精力絕人遠甚。一見賓客及聞其語。終身不忘。事無劇易。臨之曉然。省吏每以事試。公不以久近。應如一。言皆可覆。故三省事經公所裁定者。後皆遵用莫能改云。趙彥若子殿官下獄。彥若奏與監司

有嫌。乞移獄他路。言者論彥若罔上不實。王鞏除知宿州。言者論鞏前在揚州不法。彥若鞏皆公姻家也。語稍及公。公請辭位。章七八上。遂遷就外舍。詔遣近侍宣召公入。既對。諭曰。彥若鞏事。何預也。言者皆謂交通邪恕。及章惇之子。牢籠小人爲異日計。公心知爲言者所中。不復自明。謝曰。臣愚闇。招致人言。願就貶責。既退。固請益堅。乃罷相。以殿學士守鄆。給事中駁奏。謂劉某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并給事中罷之。於是中外疑駭。莫知所謂。久之。乃知言者雖見尋以章邢事爲媒孽。初公家子弟與章惇之子相識。因入都應舉。而公家子弟亦趍科場。嘗至府第。而言者指爲交通之迹。邢恕謫官至京師以書抵公。公答以手簡。其末云。爲國自愛。以俟休復。茹東濟爲東排岸官。數有請求。而公不之許。蓄怨甚久。適見公簡。陰錄其語。以示言者。言者繳上之。且解釋云。休復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劉某所懷如此。蓋媒孽之語不一。而此最爲甚。朝野憤之。其後楊畏遂什從官。搢紳共惡甚於虺蜴。東濟亦除提舉常平。諫官復論其素行。士論不直。不宜任以監司。除命遂寢。人情更以爲快。公天性高明。不以己長格物。既貴。恭儉好禮。不改平素。淳靜嗜書。自幼至老未嘗釋卷。家藏書多皆自讎

枝。得善本或手抄錄。孜孜無倦。平居不親妾媵。家事有無。不以經意。雖在相府。蕭然一室。其後南遷。不知者謂公不堪其憂。親族門人乃知公謫居。自奉簡約。與在相府無以異也。凡有議論。惟尚中道。不習異說。不貴苟難。務在正名教而已。少好禮學。講究三禮。視諸經尤粹。晚好春秋。考諸儒異同。辨其得失。通聖人經意爲多。公文章雅健清勁。如其爲人。辭達而止。不爲長語。表章書疏。未嘗假手。凡奏議論說記序銘誌詩賦諸文總千餘篇。次第著集爲四十卷。藏于家。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謂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於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嶺表之謫。公拜命即日就道。惟從一子。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水陸奔馳。凡里乃止。至貶所。屏跡不交人事。亦無書自隨。宴坐靜默。家人具饌。告之食則食。喜怒不形。意澹如也。公年未五十。即屏嗜慾。晚歲南遷。氣貌安強。無衰悴之色。居數月。得微疾。公自謂將終。戒飭後事。精神不亂。安卧而薨。公既歿於嶺外。所屬爲公請歸葬於朝。不許。已而諸子坐廢。家屬再徙他郡。而不著罪狀。人無知其故者。雖公家亦不知也。今上登極。大赦天下。公既歸葬。而文及甫蔡渭皆貶湖外。然後人稍知其事起於此。初及甫持喪在洛陽。邢恕責永州。未赴。亦以喪在懷州。數通書有怨望語。及甫又以公仕中司。嘗彈擊其左司郎官。怨公尤深。以書抵恕。其略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大意謂服除必不得京師官。當求外補。故深詆當路者。紹聖初。恕以示蔡碩蔡渭。渭數上書訟呂丞相及公而下十餘人。陷害其父確。及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驗。朝廷駭之。委翰林學士蔡京。御史中丞安惇究治焉。遂逮及甫就吏。而所通初無事證。但託以亡父嘗說之。究治所問司馬昭謂誰。及甫對意謂公也。問其證據事狀。則曰無有。但疑其事勢心意如此。朝廷照知其妄。獄事遂緩。會公薨聞。猶用蔡京奏以不及考驗爲辭。但坐諸子而已。時紹聖五年五月四日也。其後諸子叙復。護喪還鄉里。公嗣子跂徑伏闕下。上疏訴其事。又持副封詣都堂。叩宰相韓忠彥曾布等。皆取實封案牘閱視。知其誣妄明白。具以語跂。至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五日。有旨文及甫蔡渭所陳顯無實狀。已行貶責。紹聖五年五月四日指揮更不施行。然後公殁後讒誣所生。皆得辯釋。渭今改名懋云。崇寧元年正月癸酉。葬公於鄆州須城縣大谷山之原。先塋之東。曾國夫人任氏祔焉。有詔特依前宰臣例。又除公壻通直郎蔡蕃知陽穀縣。應副葬事。送終之禮。極其哀榮。四方觀者莫不歎息。嗚呼。公之學德高行。追配古人。嘉謨偉績。播於天下士民者。固不可勝數。今特取大節載之。其餘非公出處所繫。皆略而不書。八月一日。承議郎提舉南京鴻慶宮賜紫金魚袋劉安世序。

范子功集

文獻通考范子功集五十卷。　晁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姪也。終於中書侍郎。

畫墁集

文獻通考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　晁氏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溫公薦爲諫官。仕至吏部侍郎。復竄置房陵。政和中卒。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於詩。晚乃爲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芸叟蓋襲之。陳氏曰。舜民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爲諫大夫。居職七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爲譏謗坐貶。周紫芝大倉稊米集書畫墁集後　政和七八年間。余在京師。是時聞鬻書者忽印張芸叟集。售者至於填塞衢巷。事喧。復禁如初。蓋其遺風餘韻。在人耳目。有不可掩蓋如此也。前此當靖康間。天下閧然。皆歌東坡南遷詞。所謂回首夕陽紅盡處。應是長安者是也。今臨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詞。乃元

豈聞芸叟謫郴州時。舟過岳陽樓。望君山所作也。今日讀公南遷錄。見之前二事。皆恍然在數十年之外矣。紹興辛未。余來江西。至九江太守李中行置酒庾樓。樓上獨有芸叟一詩。其後云。萬里秋風吹鬢髮。百年人事倚欄干。知他落日駐多少。偏照淮南數處山。然後知東坡集中所載二詩。爲不止於此也。

范太史集

文獻通考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語錄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爲事。做時只胡亂寫去。又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真西山集跋范太史集後　諸葛武侯文采不豔。然其出師二表。與開府作牧教。至今爲學者膾炙。有志之士。擊節讀之。有至吁戲流涕者。六朝隋唐文人動百數十篇。積華纖巧。極其雕飾。或卒無一語可傳。然則文之爲文。豈必多且麗乎哉。秘閣太史范公之學。得於其舅氏胡氏定公。立朝行己。大略相似。其見於議論。必尊春秋。古經。必排王氏別說。必明夷夏大分。必和議。必詆權臣。今其集中。班班可覩。而上思陵諫屈己封事。責秦檜忘讎辱國書。尤所謂光明純特者也。使公平生無他文。獨此二篇。亦足以貫虹蜺而摩星斗矣。嗚呼。偉哉。集年月日夜讀公文。不勝嘆仰。書于集之後。以歸于公之孫集

汪玉山集書范太史集後　太史范公家所藏書。有曰韓休詞草者。自元祐六年七月止。紹聖改元。其間往往公手筆改定。然公元祐八年四月。始爲翰林學士。不知前此者誰所作也。恐或有故。今皆存之。秦語則得於成都宇文氏所編次。綸言集中。亦附于卷末。

灌園集

宋史呂南公傳。南公於書無所不讀。於文不肯綴緝陳言。嘗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所著有灌園先生集傳於世。文獻通考陳氏曰。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衮斧。書將成而死。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呂南公灌園集符行中序　劉夢得嘗稱瀟湘間無土山。無濁水。民秉是氣。往往清慧而文。吾鄉麻源。地氣殊異。江山炳靈。視瀟湘間爲不足道。近時人物。磊落相望。其位於朝光顯者固多。而隱於韋布。卓立傑出。於灌園先生者。世未必知之。曾子固獨愛重其文。謂姑山秀氣。世不乏人。豈虛言哉。先生幼而警敏。力學不倦。於書無所不讀。發爲文章。精深浩渺。自成一家。羞同舉子輩。綴緝陳言。氣象萎苶。迎合有司之好。熙寧初。嘗預鄉薦。既試春闈不利。退而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務著書講道。發揮聖賢妙旨。且借史筆褒善貶惡。垂世立訓。遂以衮斧

名所居齋。先生所養如此。視一第得失。奚足爲輕重耶。元祐中。在朝諸公交口稱薦。欲命以官。而先生不幸早世。咸用盡傷。余先君昔與之遊。備知其賢。每嘆南城豪傑之士。如李泰伯。王補之。及先生。其才皆有大過人者。而所享皆不永。泰伯補之。雖得早位。則旋而死。先生且未及仕。造物者何奪之速。殆難以理推。蓋命也夫。先生姓呂氏。諱南公。字次儒。其子郁亦有學問。能世其家。收拾先生遺藁。編成三十卷。紹興壬戌。余領漕江右。循行到鄉。郁携見訪。且屬爲序。欲傳不朽。因循久未暇作。後二年移憲浙部。不遠千里。以書來請益堅。義不得辭。於是乎言。時甲子孟冬旦日。左朝奉郎權發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借紫金魚袋符行中序。　宋崔紹序　宜興蔣公之治建昌。以勤勞率僚屬。以廉平決庶務。取於民有制。曰奉公上而已。未嘗擾也。施於刑有威。曰守法律而已。無所私也。用其至誠。而比歲豐稔。抱鼓稀鳴。圄非卑出。人以業生。公私富實。爲善之應。詎不信哉。公曰。民既富矣。何以教之。會今天子詔郡國興庠序。公於是創爲新學。匠宇儀物。品式條章。皆法治古。冠纓峩峩。絃歌洋洋。風化以行。遐邇改觀。既又建唐撫州刺史魯郡顏公祠堂於麻姑。爲鄉先生李泰伯之像于郡學。以厲名節。以敦道義。以崇學業。又以爲未也。則又訪灌園

先生呂次儒之文。編摩校勘。刊定鏤板。以傳永久。次儒好學能文。出於天性。苦節自守。不肯妄求。前輩鄉先生。皆愛其文。而服其行。嗚呼。公之刊此文也。豈直爲好事哉。將以勸千里士君子篤於學。而志於文。周旋於道。而不改其操者。公於政術既如彼。於教化又如此。可謂賢矣。紹興十三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建昌軍司法參軍崔紹書。　國朝月廷臣序　灌園集者。泰溪馬君文璧之所著也。文璧蚤歲從鐵崖楊公授春秋學。尤工詩與書畫。每過佳山水。必託之毫素。有董北苑米南宮之法。輒自題其左。時號三絕。余嘗講學雲間。文璧自杭來過。相與放舟三女岡下。登野王讀書臺。酒酣。慷慨歌魏武帝短歌。旁若無人。觀者疑古豪俠士也。別去十五年。中遭兵燹。意其淪躓阽危。壹鬱無聊之氣。胸中必不能免。而且灌園三泖之上。一欣戚。聲得吾益昌其詩。類以成編。凡五伯餘首。出以示余。諷誦之不啻鼓空桑。以破荒垂之音。遵大羹玄酒。而撤蜀黍之味。信其發於天機不待雕肝琢腎之爲工也。且求余序。余惟唐自李白杜甫以降。作者非一人。擷秀於開元間。氣河嶽英靈。會昌搜玉國秀諸集。識者猶病其乏風雅之遺。徒以蕩天下之目。聒天下之耳。矧其下者哉。吁。詩亦難矣。文璧脫去九近。雄詞麗句。或得之一花一草之微。頻嚬呻之夕。野橋風雪之中。行

役別離。燕游登眺之夕。雨余朝嵐暮靄變態之時。丘荒獵場髑髏煙草傷心墮淚之地。羈人之憤思婦之哀神仙隱者之趣。曲盡摹寫之妙。婉而不迫。哀而不傷。蓋有唐人之風裁矣。使其翱翔上國。覽黃河太華之勝。大篇短章。又不止於是也。嗚呼。氣化之盛。非復混一之初。而文章日趨於骫骳。獲見文璧之詩。得不亦擊節歎。遂書以冠其篇端云。

伐檀集

文獻通考伐檀集序一卷　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爲序。廷堅其子也。世所謂山魈水怪。著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廷堅詩律。蓋有自來也。慶曆二年進士。黃庶伐檀集。江夏黃庶。字亞夫。其少而學也。觀詩書以來。至於忠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下其事。每歎自奮。以爲苟朝得位。夕必行之。當使後之人望乎已。若今之慕乎古也。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乙第。歷佐一府三州。皆爲從事。踰十年。郡之政。巨細無不預。大抵止於薄書獄訟而已。其心之所存。可以效於君。可以補於國。可以資於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見。然而月廪於官。粟參常兩斛。而錢常七千。問其所爲。乃一常人皆可不勉而能。茲素餐昭昭矣。暇日發常所作業。單得數百篇。覽初省冬。散亡居多。其存者或失首與尾。或篇乙斷裂不可讀。因取其完者。以類相從而編爲。題之曰伐

檀集且識其偶然。其性情文字。若有病癖。未能無妄作。後來者皆附於篇之末云。皇祐五年十二月青社自序。

豫章集

文獻通考豫章集序三十卷外集十四卷　晁氏曰。黃庭堅魯直也。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憶。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絶嘆以為世久無此作。由是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為校書郎。尤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於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貴置戎州。至徽宗即位。召還。嘗因朝謁忤趙正夫。及正夫為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為幸災謗國。遂除名。編羈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曰。公既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為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瓌瑋之文。絶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為實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灊皖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公靡靡無以議為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涖盟。然至為詩。專以李義山為宗。以漁獵掇拾為博。以儷花鬬葉為工。號稱崑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為絶唱。王文公推少陵為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　豫章別集一卷　陳氏曰。皆集中所遺者。如承天塔記。黃給事行狀。戰壁。蓋其顯顯者也。諸孫㽦子耕集而傳之。後村劉氏曰。山谷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偏而不能江洋超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山谷集十一卷外集十一卷別集二卷　陳氏曰。黃庭堅魯直撰。江西所刻詩派。即豫章前後集中詩也。別集者。慶元中莆田黃汝嘉增刻。　山谷編年詩集三十卷年譜二卷　陳氏曰。山谷詩文。其甥洪氏兄弟所編。斷自進德堂以後。今外集所載數卷。有晚年刪去者。故任子淵所註。亦惟取前集而已。監丞黃㽦子耕者。其諸孫也。即會粹別集。復盡取其平生詩。以歲月次第編録。且為之譜。今刊於括蒼。黃庭堅豫章集魏了翁序　山谷黃公之文。先正鉅公稱許者衆矣。江淛閩蜀間亦多善本。今古戎黃侯又欲刻諸郡之墨妙亭。以致懷賢尚德之意。而屬了翁識之。顧淺陋何敢措詞。昔者幸嘗有攷于先民之言行。切嘆夫世之以詩知公者末也。公年三十有四。上蘇長公詩。其志已犖不凡。然猶是少作也。迨元祐初。與衆賢彙進。博文蓄德。大非前比。元祐中來。涉歷憂患。極於紹聖元符以後。流落黔戎。浮湛于荆鄂永宜之間。則閱理益多。落華就實。直造簡遠。前輩所謂黔州以後。句法尤高。雖然是猶其形見於詞章者然也。元祐史筆。守正不阿。迨章蔡用事。摘所書王介甫事將以瑕衆正而珍焉。公於是有黔戎之役。魑魅之所嘷。木石之與居。間關百罹。然自今誦其遺文。則慮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躍躍興起也。至其閒與鄒寇張董上坡。則喜溢詞端。荆江亭以後諸詩。又何其恢廣而平實。樂不至淫。怨不及懟也。然而猶為小人承望時好。攟摭承天院記語寘之宜陽。雖瀕離險艱。而行安節和。純終不虧。嗚呼。以其所養若是。設見用於建中靖國之初。將不弭蔡鄧之萌。而銷崇觀之紛紛乎。是惡可以詞人目之也。國朝以記覽詞章譁衆取寵。非無丁夏王呂之儔。而施諸用則悖。二蘇公以詞章擅天下。其時如黃陳晁張諸賢。亦皆有聞于時。人孰不曰此詞人之傑也。是惡知蘇氏以正學直道周旋於熙豐祐聖間。雖見愠於小人。而亦不苟同於君子。蓋視世之富貴利達。曾不足以易其守者。其為可傳。將不在茲乎。諸賢亦以是行諸世。皆生發乘。無所悔恨。其間如後山不于王氏。不見章厚於邢趙姻婭也。亦未嘗假以詞色。褚無副衣。匪懊匪安。寧死無辱。則山谷一等人也。張文潛之詩曰。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是其為可傳。真在此而不在彼矣。余懼世之以詩知山谷也。故以余所自得于山谷者。俟於黃侯。侯其謂然。則刻諸篇端。以補先儒之偶未及者焉。侯名申。余同郡人。　陳長方序　立言非君子之本心。然古聖賢常由此以見於後。欲世之士。不知其因人而傳也。遂謂言為足恃。瘦精神。竭目力。為書邀名。以禁朽骨敗筆浣紙動千萬計。而言之有補於人。能傳於後者。百無一二也。亦果何為哉。先君豫章公少有經世之意。聞一善士。千里從之。勝己則師。類我則友。雖不如己者。亦各以其長而錄之。一有未見。又勤勤焉記其名氏州里。嘗有大匠營室之論。謂梁棟杗桷。無數畢取。然後夏屋可成。適當道消之時。志不克就。退斂所有以善其身。故事業無見於世者。不刻意於文字語言。而遇事應用。亦時為之。其兄弟拾遺集為上下二卷。來者儻能觀瀾而知海。則公之梗槩。亦或於斯見之。若夫

負高才。蘊智術不用。而耻爲直尋詭遇之事。急行道。憂斯世。不達而無憤怨悲嘆之辭。蓋所學者然也。嗚呼。唯天下善類知非父子之私言。　宋張耒序　魯直詩文。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皆非真知魯直者。或有所愛憎而然也。大抵魯直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蓋魯直所學詩。源流甚遠。自以爲出於詩與楚詞。過矣。蓋規模漢魏以下。而得其仿佛者也。故其佳處往往與樂府玉臺新詠中諸人所作合。其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爾。至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才力褊局。不能汪洋趦趄。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其詩雖特妙於樂府。然惜乎擇之不精。用古今語頗雜。遂有害騷雅處。昔柳子厚讀鶡冠子。以貪夫狥利。烈士狥名。誇者死權。品庶每生數語。爲非鶡冠子。何以知之。曰不類。況古語之與今語。其類耶。至其爲貴夫人碑文。似左氏。辭以屈原。可以濶步古今矣。雖使柳柳州復生。不能出其右也。　宋洪舜俞序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故嵩高烝民之詠。不于人物之盛。而于其生。我列聖以人文陶天下。學問議論文章之士。莫盛於熙豐元祐間。其生也類在神文朝。如詩家曰蘇黃。曰黃陳。蘇公生於景祐。陳公生於皇祐。而豫章生於慶曆。天地清寧。日月正明。稟於氣者全也。公

得清寧正明之全氣。氣全而神王。扶豐隆。騎倒景。飄飄乎與造物者游。故爲篇章。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坡翁蓋心服之。而後山師焉。其集嘗擬莊子分內外篇。外集如韓淮陰侯驅市人背水而戰。暗與兵法合。內集如諸葛武侯八陣奇正相生。鬼神莫窺其奧。蒙分之意嚴矣。君子之學。日進而日新。日新而日化。進則人。新則道。化則天。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正以是也。文與詩亦然。論詩者不泝其始。無以知其進而新。不極其終。無以知其新而化。內集斷自入館以後。極其終矣。外集起初年溪上吟。泝其始也。眉山任處士驥天成。擺落科舉之累。真積於學。書無不覽。愛公詩若嗜欲然。以內集有任子淵注。因注外集十二卷。攷年譜以推出處。用事必求其意。用字必探其原。勤且博至矣。或以詩嘗經公手刪。而疑其多。要然使學者盡見前輩少壯至老之作。以觀日新日化之功。雖多不厭也。子逢博習有家法。方注詩時。兩髦眈眈。檢書探研。頓退而學詩之意。今以名鄉守蜀。曰首矣。懽父書無傳。力自讎校。鋟而公諸世。萬里信來。俾序之。某晚出。未聞其奥。何敢贊。樓攻媿謂宋宗儒摘阮歌。戴道士彈琴詩。不知何以分內外。嘗有能辨之者。余聞李衛公好惠山泉。置驛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他水十餘缶試之。僧指其二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爲能辯水驛。欲知內外之辨者。請以是觀之。　宋陸游跋　予集黃帖。得贈元師及王周彥三詩。甚愛之。有黃淑者家三榮。見而笑曰。綿與中再刻本也。舊石方黨禁時。已磨毀矣。乃出此卷曰。是舊石本。其筆力精勁蓋如此。因錄藏之。淳熙之元二月二日務觀書。　宋林光朝詩讀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別人田地。退之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蒙隱詩讀豫章集成栢梁體。　元祐昇平超治古。挺布人文化寰宇。道山翰苑郡仙聚。一代文章繼周魯。斯道盟寒誰是主。眉山二老文章虎。眉山鑒裁高難與。網羅九萬搏風羽。晁張超然鴻鵠舉。秦郎繼作翹翹楚。餘子紛紛護旁午。韓門猶浸何須數。豫章詩律加嚴苦。洗空萬古塵凡語。後來鮮儷前無伍。真是江西第一祖。歸橅陸離鏗肺腑。寶唾珠璣終日吐。光穎煙煤驟如雨。混然天成絕斤斧。騷經抑怨知何補。白雪陽春空媚嫵。橐括鮑謝包徐庾。下視謫仙平揖甫。近時作者宗無許。入社投名仰成矩。殘膏賸馥爭採取。派別枝分已難聚。專黨同門伐異戶。陳言糟粕棄如土。宗門不絕僅如縷。究竟崎嶇理前武。遺編璀璨瓊瑤譜。八珍問列

羅樽俎。誦之琅琅中宮呂。心清何止頭風愈。古人純全嗟莫覩。徒咏篇章想簪組。鋪張盛美誇才諝。自笑當門持布鼓。　徐衡仲詩次韻陳雲巽借余士衡山谷集　一代風騷黃豫章。殘編久矣落書坊。重參要與宣城合。發祕仍須李氏藏。更馮不妨知古定。借來寧復嘆今亡。餘燈續自江西出。併仗銖分別正旁。　再次士衡韻　照眼珠璣詩一章。携持誤入菩提坊。笑君才大足進取。如我病多甘退藏。濟濟後生真可畏。紛紛前輩亦云亡。主盟蓮社有公等。因額掛名靈運傍。　宋李莊簡公詩與善借示魯直集。雕刻雖精。而非老眼所便。戲成小詩還之　墻角年來棄短檠。借書照生眼方明。知君欲嗣江西派。淨几明窻付後生。（近日呂居仁舍人作江西宗派圖以魯直爲宗主也。）　熊朋來詩黃元翁雲間長笑集　不見雲間長笑久。但聞雲間長笑聲。未知長笑笑何事。我亦仰天爲絕纓。君家魯直更善笑。出門只見大江橫。何如雲間立脚高。濁世俱爾黃河清。（包希仁笑如黃河清言罕見。）月來遠想禪僧處。電過曾聞玉女驚。上棚下棚弄傀儡。東樓西樓射明燈。雲間仙人笑句句。下界俗子走營營。我老埋江無笑疾。不看司空犢下錦囊盛。（陸機入洛見張華。華分案來挑曰。雲有笑疾。華以錦囊盛其鬚。雲至一見。遂大笑不止。）

柯山集

文獻通考　柯山集序

一百卷　晁氏曰張耒字文潛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兗五州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沒元祐中蘇氏兄弟以文章倡天下號長公少公其門人號四學士文潛少公客也諸人多早沒文潛獨後亡故詩人傳於世者尤多其於詩文兼長雖同時鮮儷其比而晚年更喜白樂天詩體多效之云　石林葉氏集序曰元祐間天下論文多曰晁張晁余伯舅無咎而張則文潛也文潛之文殆所謂若將爲之而不見其爲者歟雍容而不迫紆裕而有餘初若不甚經意至於觸物遇變起伏斂縱姿度百出意有推之不得不前敺之不得不作者而卒澹然而平盎然而和終不得窺其際也若與秦少游同學於翰林蘇子瞻子瞻以爲秦得吾工張得吾易而世謂工可致易不可致以君爲難云又曰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若不得已於書者二公各以所長名家宋汪藻浮溪集柯山張文潛集序　右文潛詩千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又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昇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複重定爲此書皆可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兗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蓋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號四學士而文潛少公之客也公於詩文兼長雖當時鮮復公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巋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禮制數腴音節疎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效白樂天體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弃而不取其采獲之遺者自如別錄云宣和五年五月日新安汪某序

淮海集

文獻通考淮海集三十卷　晁氏曰秦觀字少游高郵人登進士第元祐初除校勘黃本書籍紹聖中除名編類横州遇赦北歸至藤州卒蘇子瞻嘗謂李廌曰少游之文如美玉無瑕又琢磨之功殆未有出其右者王介甫謂其詩新精婉麗鮑謝似之少游亦自言其文銖兩不差但以華麗爲愧耳呂氏童蒙訓謂少游過嶺後詩嚴重高古自成一家與舊作不同　文潛張氏曰予見少游投卷多矣黃樓賦哀鑄鍾文卷卷有之豈其得意之文歟少游平生爲文甚多而一一精好可傳　玉山汪氏曰居仁呂公云秦少游應制科問東坡文字科組坡云但如公上呂中公書足矣故少游五十篇只用一格前輩如黃魯直陳無已皆極口稱道之後來讀書初不知其爲奇也呂文所取者蓋以文章之工固不待言而尤可爲後人模楷者蓋篇篇皆有首尾無一字

亂說如人相見揖引應對茶湯之類自有次序不可或先或後也　李方叔師友談記少游言邢和叔嘗曰文銖兩不差非秤上秤來乃等子上等來也某曰人之文章闊達者失之太疎謹嚴者失之太弱少游之文詞雖華而氣古事備而意高如鍾鼎然其體質規模質重而簡易其刻畫篆刻則後之綺師莫彷彿宜乎東坡稱之爲天下奇作也非過言矣少游論賦至悉曲盡其妙蓋少時用心於賦甚勤而專常記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陳氏曰秦觀撰晁無咎言少游詞如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遶孤村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語　秦觀淮海逆旅集自序　余閒居有所聞輒書記之既盈編軸因次爲若干卷題曰逆旅集蓋以其智愚好醜無所不存彼皆隨至隨往適相遇於一時竟亦不能久其留也或曰昔聞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於誌常而略於紀異今子所集雖有先王之餘論周孔之遺言而浮屠老子卜醫夢幻神仙鬼物之說猥雜於其間是否莫之分也信誕莫之質也常者不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無乃與所謂君子之書言者異乎余笑之曰鳥棲不擇山林唯其木而已魚遊不擇江湖唯其水而已彼計事而處簡物而言竊竊然去彼取此者縉紳先生之事也僕野人也擁腫是師懈怠是習仰不知雅言之可愛俯不知俗論之可畏偶有所聞則隨而記之耳又安知其純與駁邪然觀今世人謂其言是則矍然改容謂其言信則適然以喜而終身未嘗信也則又安知彼之純不爲駁而吾之駁不爲純乎且萬物歷歷同歸一隙衆言喧喧同歸一源吾方與之沉與之浮欲有取舍而不可得何暇是否信誕之擇哉子往矣客去遂以爲序　淮海閒居集自序　元豐七年冬余將赴京師索文藁於裹中得數百篇辭鄙而悖於理者輒删去之其可存者古律體詩百十有二雜文四十有九從游之詩附見者四十有六合二百一十七篇次爲十卷號淮海閒居集云　右學士秦公元豐間自序云耳故存而不廢今又采拾遺文而增廣之合爲四十有六卷大槩見於後序覽者悉焉淮海書編集宋祁序　詩爲天地蘊予常意藏混茫中若有區所人之才者能往取之取多者名無窮少者自高一世顧力至不至爾然造物者吝之其取之無限則輒窮躓其命而怫戾所爲予略記其近者王摩詰願於道愁苦僅脫死杜子美客巴蜀天沉湘寒飢不自存李太白賂於獄白樂天偃蹇不得志五十餘分司元微之爲衆排進終身恨望劉夢得流擯抵老弟見客是皆章章信驗者惟山林方外之人亟索亟用天不能抵其數以無求於世與道彷洋者耶予友梵才吉公其人歟公資能詩始來京師以

高言警章與士大夫相酬酢。士大夫爭從之游。名徹天子。故錫命服師號。所亦以寵焉。得遂以南方卷天台凡三十年。年愈高。學愈精。自浙東西山溪。鳥魚草木風雲人事法集靈所惟區。一物一興。膽公之思。不能給而告發焉。可謂取其蘊多矣。公又挾慧力自在天界不能執之乎。故前後所著踰千篇。分日數集。所謂淮海叢編其第三集也。屬子以叙。公之得誦人口貴人紙者固多。不待僕贊既顯矣。雖然。顧一言爲公之徒者有辨如淨名者。或呵公以外學自鄣。公云何而默。其可使子釋然云。　邵輯書　右秦學士淮海集前後四十六卷。文字偏旁。間有訛舛。讀者病焉。雩以蜀本校之。十纔得一二。或者謂初用蜀本入校也。遂與同事諸公。商榷參考。增漏字六十有五。去衍字二十有四。易誤字三百有奇。訂正偏旁。至不可勝計。其文之不敢臆決者存之。其字之瑣碎。如齊爲齋。群爲羣。教而從孝。戲而從虛。真不從乙。戚不從戊。此類甚多。不可悉改。乃以其法授同事諸公。俟他日重刻。則正之。長短句三卷。非止點畫訛也。如落紅萬點愁如海。以落爲飛。兩行芙蓉淚不乾。以兩行爲兩打。皆合訂正。又其間有下俚不經語哉。於以筆墨勸淫。疑非學士所作。然又不敢輒刪去。亦併存之。以貽好事者。紹熙壬子上巳從事郎軍學教授永嘉謝雩跋。喻良能詩讀淮海集

五言未數韋應物。八面須還秦少游。花氣湖光吟鑑水。雷推雨電賦黄樓。

后山集

文獻通考后山集序二十卷　晁氏曰。陳師道無己。彭城人。少以文謁曾南豐。南豐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太學博士。紹聖初。以進非科而罷。建中靖國初。入祕書爲正字。以卒焉。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　石林葉氏曰　世言陳無已每登覽得句。即急歸卧一榻。以被蒙首。謂之吟榻。家人知之。即猫犬皆逐去。嬰兒稚子亦皆抱持寄鄰家。徐待其起就筆硯。即詩已成。乃敢復常。蓋其用意專。不欲聞人聲。恐亂其思。故詩中亦時時自有言吟榻者。天下絕藝。信未有不精而能工者也。　朱子語錄曰。陳后山文有法度。如黄樓銘。出當時諸公皆歛衽。便是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如仁宗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甚多。過得好。墓誌亦好。有典有則。方是文字。其他文亦有太局促不好者。后山文字簡潔。極有法度。微許多碎句子。是學史記。　劉夷叔曰。陳無已作文最苦。要是晁張諸人所不及。恨其稍儉急。非謂文字簡勁爲儉急。其詞氣自儉急耳。韓退之文字多少自然雄渾。　優齋讀錄曰。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黄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已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已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黄子似淵明。城市亦復真。陳君有道舉。化行鄉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門下有客四人。黄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韻黄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皆有所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詞。似若有得。志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此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黄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乃知人材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　陳氏曰。后山集十四卷。外集六卷。談叢六卷。理究一卷。詩話一卷。長短句二卷。師道一字履常。蜀本但有詩文合二十卷。按魏衍作集記云。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今蜀本正如此。又言受其所遺甲乙丙藁詩曰五七。文曰千百。今四明本如此。此本劉孝韙刋於臨川云。未見魏全。仍其舊十四卷爲正集。蓋不知其所謂十四卷者。止有文。而詩不與也。外集詩二百餘篇。文三篇。皆正集所無。談叢詩話或謂非后山作。后山者。其自

號也。　又曰。陳師道無己撰後山集六卷。外集五卷。亦於正集中錄出。入詩派。江西宗派之說。出於呂本中居仁。前輩固有議其不然者矣。後山雖曰見豫章之詩。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其造詣平澹。真趣自然。實豫章之所闕也。陳後山集謝克家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之錯綜而輿美者爲文。文之緻錄而幼眇者爲詩。儒者以學成德。以德輔言。未之茂者本必深。委之廣者源必遠。蓋即古之名世之士而觀之哉。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雖有見於一篇。於吾孔子之意。未大相遠也。子貢以言語列於四科。其病之也。則宜不曰皮之不存虎豹之文安附哉。余猶意其古之遺言也歟。抑亦有爲而言之也歟。彭城後山居士陳無己。師道。苦節厲志。自其少時。嘗以文謁南豐曾舍人。曾一見奇之。許其必以文著。時人未之知也。元祐中。侍從合薦于朝。起爲徐州教授。除太學博士。言者謂當官嘗私至宋。謁眉山蘇公。改教授頴州。紹聖初。以進非科第而罷。退居彭城者累年。復教授棣州。入祕書省爲正字。以卒。實建中靖國元年也。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當權者或召見之。顧非其好。不往。比豈易衣食者哉。在潁賦六一堂詩。有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之句。而太守則蘇公也。其罷而歸彭城。家益窮空。至累日不炊。妻子慍見而不恤

諸經皆有訓傳於詩禮尤邃爲文至多少不中意則焚之存者財十一也世使喜誦其詩文乃若其學至行或莫之聞也余於是概見之以諗夫孔子之言尚俾來者知所先後云爾紹興二年五月十日汝南謝克家序

宋陳仁子序文壓邃古之初典謨雅麄盤誥聱屈近古如漢獨推之班揚而降塞謫濤瀧悍爲唐豊爲宋唐文悍雄經韓柳已刳氣脉奄奄到今猶泉下人宋文豊異時歐蘇祖左海内士若涇注隕地趯趯不易繁丈小枝也柳果閑大氣會耶齊峻哉泰浩蕩甩張深沈游蜀山門人具一體斷缴藻太章施慶宇最後后山翁頼家細膩時人尤李易識處偃息南紫荷風襲人抽卷讀記序則靈揄古撻偃蹇而蒼秀也衆論則泰宗封登質然有景光也跌叢理究又幽蘭之自芳美璞之小試也人言杜陵詩高於文世稱公詩必曰陳黄至妙處不墮杜後獨於公文獻欸思亭記參寥序餘米覩大方因刊本諗四方操觚士知杜陵公蓋無之持較蘇門甚矣軒之似夫子也

孫覿跋

泰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豊辟陳無己邢和叔爲英宗皇帝實録檢討初呈稾無己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擯筆微聲稱亂道余按曾子固着立凡例述而南豊嘗爲英宗實録檢討官不逾月而罷通判越州而類稾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其後守齊襄洪福明亳六州凡十三年還朝爲中書舍人纔數月丁母憂憂未除而卒是元豊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無己録布衣特起爲徐州教授則無己之仕在南豊之没已七八年矣南豊爲檢討官不逾月安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無己始入仕南豊墓木拱矣會之乃抵捂如此故事實録有修撰檢討官國史編修官以首相監摠一代大册典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闢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横筆邢和叔造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南豊雖作者敢加横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爲宰相乃不知史官非辟闢既知尊稱南豊無己而不知二公之先後又云病起聞鷄唱夜不寐書付埴堪余曰幸付埴堪若以示識者則横筆作微聲如公所云矣

周孚蠹齋鉛刀編題後山集後次可正平韻　嶷嶷陳夫子高名天壤間讀書能妙斷行己有深閑句法窺唐杜文章規漢班九原埋玉樹遺簡仰高山（可正平詩）甚美元多恧嗟公墮此間真爲四君光可歎七年閑汴泗空千載晁叔（用何斯舉僅一班）淒凉大陽優埋沒若何山

濟南集

文獻通考濟南集序二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華山李廌方叔撰又號月巖甞東坡知貢舉得試卷以爲方叔也置之首選已而不然賦詩有平生謾説古戰場過眼還迷日五色之句後竟不第

李方叔濟南月巖集宋李之儀序吾宗方叔初未相識得其文於東坡老人之座讀之如泛長江遡秋月直欲挐雲上漢不知其千萬里之遠也爲之愕眙久之而不能釋且東坡笑相謂曰子何諱觀之不捨耶斯文足以使人如是謝安蹈海至於風濤蕩潏而不知返徐問舟人曰去將何之乎豈涉是境界以追謝公乎又曰吾嘗評斯文如大川滿注晝夜不息不至于海不止余曰未腆所得亦哉然東坡曰聞之歐陽文忠公曰文章如金玉固有定價不能異人之目也已而曰或者患其多乎頗覺乎余曰覺則殆矣惟其不覺其殆所以爲斯文也比從其遊稍吃至於論事則亹亹不窮而語亦不甚才信乎其吶於言而富於文也從容既久賦目所更體制不得而一乃雜舉而争長隨定若不出一人之手偉麗瓌瑋無異入泰府庫千奇萬騎目爲之眩瞀而不能已又若泛剡溪交流競秀幾應接不暇退之謂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者渠不諒哉聞與之即席分韻余方點筆據紙則已爛然滿幅傾坐賞歎爲不可跂及矣求論其工其敏妙絶倫殆天賦也方天下承平講明六藝招來一時人物宜得適泰雅擊球虡之議論上林廣成之賦頌以繪藻形容鋪張揚厲爲一代之所華焕昔王勮當儀具衆集之際五吏分授册詞燦然皆給劉敞下直且就馬命邊出乃倚馬却座三揮九制此皆方叔之任也不幸不及禄以卒天下知爲文者莫不惜之柳子厚謫死窮荒獨退之祭之以文曰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當有讀其文或至掩卷流涕重歎前人一何幸而退之之言爲不妄發也方叔沒後八年其子頎秀川集其文爲若干卷號月巖以書抵余曰願有以序之余得方叔之文多矣集之成則恨未見也姑道疇昔之所欣慕與夫聞之先生長者之言以報之秀川卓特英發甚似其先人蓋駸駸其未已也政和六年八月十一日趙郡李之儀序

周紫芝書　月巖集後　華逸民之所作而太華逸民則李廌方叔之自號也端州序其文謂東坡嘗言吾評斯文如大川東注晝夜不息不至於海不止也今誦其詩讀其文然後知此老之言爲有旨焉然而自非豪邁英傑之氣過人十倍則其發爲文詞何以若是其痛快耶紹興壬申春滑臺劉德秀借本於妙香寮乃書以還之

蠹齋筆記李方叔號濟南先生月巖集　晁無咎號濟北先生雞肋集蜀中有極小字本又有中字本奕恭所藏者小字本余嘗云早起睡小窗極有味作文必先讀古文令口吻熟奕恭曰二事暗合東坡今閱月巖

集信然。余經史之外，復列歐蘇黃陳秦張晁李八集于座右，朝夕屬饜焉。

李文叔集

（文獻通考李文叔集序四十五）卷　後村劉氏曰：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詩文四十五卷，又高雅條暢有義味，在晁秦之上，詩稍不逮。元祐末為博士，紹聖始為禮部郎。有挽蔡相確詩云：邴吉勲勞猶未報，衛公精爽僅能歸。豈蔡嘗薦引之歟？挽曾直五言八句，首云曾直今已矣，平生作小詩，下六句亦無褒辭。文叔與蘇門諸人尤厚，其沒也，文潛誌其墓，獨於山谷在日以詩往還，而此詞如此，良不可曉。其過臨淄絕句云：擊鼓吹竽七百年，臨淄城闕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傳當時九府錢。試院五言云：斗暄成小瘧，亦足敗吾勤。定是未衣吏，來時欲舞文。亦佳作。文叔，李易安父也。文潛誌言長女能詩，嫁趙明誠。又曰：李文叔筆勢略與洪水相頡頏。

鮑吏部集

（宋汪藻浮溪集鮑吏部集序）括蒼鮑欽止既卒若干年，其子延祖始哀欽止之詩文為小集若干卷，屬藻序。藻為之言曰：古之作者無意於文也，理至而文則隨之，如印印泥，如風行水上，縱橫錯綜，粲然而成者，夫豈待繩削而後合哉？六經之書皆是物也。逮左氏傳春秋，屈原作離騷，始以文章自為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蕭望之、匡衡以經術顯者也，司馬遷、相如、枚叔、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而為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為六七，靡靡然入於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本朝自熙寧、元豐，士以談經相高，而黜雕蟲篆刻之習，庶幾其復古矣。然學者用意太過，文章之氣日衰。欽止少從王氏學，又嘗見眉山蘇公，故其文汪洋閎肆，粹然一本於經，而筆力豪放，自見於馳騁之間，深入墨客騷人之域，於二者可謂兼之。自黃魯直、張文潛沒，欽止之詩文獨行於世，而詩尤高妙清新，每一篇出，士大夫口相傳以熟。余嘗恨未見其全書，晚得此集讀之，曰：嗟乎！欽止於斯文，可謂毫髮無遺恨矣。欽止諱慎由，欽止其字也。風度凝遠，如晉宋間人，談笑風生，坐者皆屈。家藏書萬餘卷，率手下雌黃，非讎得其真不止，故當時諸公交口稱譽，且論薦之。崇寧中，天子召見者數人，止獨偉視欽止，即日除尚書郎。居無何，不合去，出為郡守部使者。久之，方將用欽止，而欽止以疾癈于家矣。故士大夫莫不惜其才不克施，而見于世者，特詩文而已也。故錄欽止之平生大槩而併見之。紹興十年六月二十八日，新安汪某序。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三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夢禎
圈點監生臣徐　浩
臣管希仲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四

陀羅尼自在菩薩品第二之四　尒時世尊舉身顧眄觀諸大衆如象王迴而作是言諸善男子誰能守護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壞滅没損減以待彌勒成正覺已十六年後供養彼佛及賢劫中五百如來是時會中有一菩薩名諸法神通自在王即從座起胡跪合掌而作是言世尊我能守護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壞滅没損減以待彌勒成正覺已十六年後供養彼佛及賢劫中五百如來尒時衆中有一魔王名曰神通其所住國名四天下語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汝今安置如是供具并及寶坊置何器中而守護之令不毀壞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凡言器者性是無常而我此處常住無變善男子汝今應當諦觀我身尒時魔王聞是語已如教諦觀見其裔中有一世界名水王光有佛世尊号寶優鉢羅其世界中有大寶山如來處中結跏趺坐與諸菩薩宣說正法尒時魔王見是事已心甚奇訝即禮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讃言善

哉善哉大士我今始知汝有妙器堪任護持如是供具及此寶坊令不毀滅尒時魔王即白佛言世尊我往來見如是菩薩未聞如是微妙時欲學聲聞入於涅槃我今既見諸法神通自在王菩薩威神之力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假使我身恒沙劫中受地獄苦然後乃成無上道者亦終不捨菩提之心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善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汝亦當得如是無量神通之力是時會中復有菩薩名師子幢語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獲得何等陀羅尼門而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無有窮盡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有八陀羅尼菩薩摩訶薩若有得者則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而無窮盡何等為八一者淨聲光明陀羅尼二者無盡器陀羅尼三者無量際陀羅尼四者大海陀羅尼五者蓮華陀羅尼六者入無礙門陀羅尼七者四無礙智陀羅尼八者佛莊嚴瓔珞陀羅尼是名為八若有菩薩安住如是八陀羅尼則能受持一切佛語凡所演說字句及義而無窮盡師子幢菩薩言善哉大士唯願廣說菩薩聞已當得受持一切佛法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善男子諦聽諦聽當為汝說淨聲光明陀羅尼者菩薩摩訶薩若得住者能於無量無邊佛所具足成就無量功德得淨

四大以是因緣其聲微妙宣說法時其音遍滿一佛世界二佛世界五佛世界十佛世界二十佛世界三十佛世界四十佛世界五十佛世界百佛世界千佛世界萬佛世界乃至百千萬佛世界不可稱不可數隨所說法即得遍聞其說法時所坐法座師子之牀或一由旬或如須彌或如梵處坐如是處說有十方無量諸佛講宣道化普得聞之受持不忘善解字句及其義味自說法時及聽佛說於是二事各無妨礙於一字中說一切法一字者所謂為阿阿者諸字之初菩薩摩訶薩說阿字時即能演說一切諸法阿之言無無者諸法無根諸法無生諸法無初諸法無邊諸法無盡諸法無作諸法無來諸法無去諸法無住諸法無性諸法無出諸法無行諸法無增諸法無高諸法無滅諸法無主諸法無用諸法無願諸法無戲論亦無覺觀無說無聽無處無入諸法無我及無衆生無淨無命無名無主無有士夫無內無外無常無相無憶無量無為無跡無句無字無礙無共無隨他無隨已無收無放無取無捨無數無身無淨無識無轉無犍無受無聲無相無結無汙無狂無漏無有無覆無濁無對無色無受無想無行無識無因無界無陰入界無因緣無境界無受無欲無色無無色無誘導無果無白無滓無思惟無時無歸無淨無雜無燒無習無厓無丈無

動無住無堅無脆無可見無可觸無光無闇無曲無罪無實無虛無癡無觀無證無修無見無聞無覺無智無觸無識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獲得如是淨聲光明陀羅尼時於此一字說一切法菩薩於此一字之中說無量義無有錯謬不壞法界不失字義菩薩得是陀羅尼已身口意淨舉動進止衆生樂見是名身淨凡所演說衆生樂聞是名口淨修習慈悲喜捨之心是名意淨菩薩得是陀羅尼已能淨二施財施法施能淨於戒見毀戒者不生惡心能淨於忍見害衆生不生瞋惱能淨精進修行善法無有休息能淨禪定壞憍慢故能淨智慧除無明故能淨業壞惡因故能淨於眼得三明故能淨於耳獲得天耳聞佛聲故能淨於鼻悉嗅諸佛淨戒香故能淨於口於甘露味不貪著故能淨於身得化身故能淨於意善思惟故能淨於色三十二相故能淨於聲說妙法故能淨於香戒聞施等得清淨故能淨於味得無上味故能淨於觸修習無上諸三昧故能淨於法觀諸法界無分別故能淨於念如所聞法不忘失故能淨於意未不繫屬諸魔黨故能淨於行觀察甚深諸法界故善男子菩薩住是陀羅尼已隨說音聲所至之處身之光明亦如是照善男子是陀羅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無量器陀羅尼者菩薩住是陀羅尼已說色無常不可窮盡說色是苦

亦不可盡說色無我說色如沫如幻水月響影焰亦不可盡說色無性亦不可盡說色無相空不可說不可願求不可造作不生不滅非是過去未來現在非內非外非淨非穢非我我所非去非來非對非礙非一非二非是衆生亦非壽命亦非丈夫非貪瞋癡非有非無非漏非無漏非有爲非無爲非盲非聾非啞非覺非狂非亂非草木石非樹非地非水火風非捨非宅非城非邦非大村落非山非圍非方非四大造非作非受非贊非聞非是可說十二因緣不可窮盡非常非斷無業無果非陰入界非住欲界色界無色界非同非異亦非煩惱非淨非汙非平非凹菩薩摩訶薩說色如是不可窮盡善男子是無盡器陀羅尼者有無量無邊不可說分分此一分以爲千分我於如是千分之中唯說一分猶不能盡無量際陀羅尼者除者所謂常見斷見無量者謂十二因緣除者所謂無明行識乃至老死衆苦聚集又無量者所謂生死又復除者謂無始終又復除者謂無取捨又復除者無出無滅又復除者無汙無淨其性淨故又復除者所謂可見又復除者所謂名色又復除者有爲無爲又復除者所謂三世內外業果無業無果善及不善有漏無漏業及煩惱我以無我生死涅槃善男子又無量者所謂微塵除者所謂地水火風是名無量際陀羅尼菩薩住

是陀羅尼已無量劫中爲衆說法而其所說字句義味不可窮盡是陀羅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大海陀羅尼者善男子猶如大海四天下中所有諸色衆生卉木藥樹穀子日月星宿雲氣雷電國邑聚落城郭殿堂園池山河如是一切諸種種色悉於中現菩薩住是陀羅尼已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身口意業各各於是菩薩身中一一印現十方世界所有衆生所有口業悉於菩薩口中印現是故菩薩有所言說皆悉真實印者名無所有謂諸法無有覺觀無說無邊無作無貪是名第一真實之義復有遮印遮之言眼眼即無常可淨可見復有那印那之言名一切諸法流布故名真實無名復有遲印遲之言世一切世間屬變無明復有陀印陀之言十佛具十力能化衆生復有波印波之言五如來遠離除滅五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殺印殺之言六如來真實了知六入故能調伏一切衆生復有殺印殺之言六如來具足六念處故得大自在復有殺印殺之言六如來具足六神通故能以神通教化衆生復有婆印婆之言左如來世尊離左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有多印多之言實如來善覺真實之性故名正覺復有那印那之言彼如來等知此彼平等復有婆印婆之言結如來遠離諸煩惱故名阿梨呵復有闍印闍言生老如來已過生

老之分故名世尊復有曇印曇之言法如來說法清淨無垢復有奢印奢之言奢摩他如來成就修奢摩他復有佉印佉之言虛空如來知見一切諸法同於虛空復有迦印迦言若行如來遠離一切苦行復有婆印婆之言實如來所說四真諦者即是真實復有摩印摩之言道如來能說八正之道復有伽印伽之言深如來所說其義甚深復有羼印羼之言忍如來具足忍波羅蜜復有吁印吁之言讚如來常讚十方諸佛復有若印若之言遍知是故如來名一切智復有婆印婆之言有如來已脫一切諸有復有車印車之言欲如來欲於一切善法復有波印波之言前如來常爲一切衆生現前說法復有頗印頗之言果如來常說四沙門果善男子因如是字演說諸法所有諸字悉於菩薩口業印現是名大海陀羅尼也蓮華陀羅尼者菩薩住是陀羅尼已所說法處常出七寶淨妙蓮華以爲法座菩薩坐上宣說法化又復多雨無量蓮華是諸蓮華亦出種種清淨法音其音深廣多諸方俞十二部音清淨之音斷煩惱音尒時菩薩默然而住是諸蓮華皆能演法亦出種種無量光明一切衆生皆見菩薩坐諸華臺施作佛事是名蓮華陀羅尼也入無礙門陀羅尼者菩薩摩訶薩說一法時無有罣礙若說二法三法四法乃至百千無量無邊恒沙等法如四天

下微塵等法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微塵等法乃至恒河沙等諸世界微塵等法於字句義亦無罣礙是名入無礙門陀羅尼也四無礙智陀羅尼者所謂法無礙智義無礙智詞無礙智樂說無礙智東方無量世界衆生有問法者菩薩隨以法無礙答南方無量世界衆生有問義者菩薩隨以義無礙答西方無量世界衆生有問辭者菩薩隨以辭無礙答北方無量世界衆生問樂說者菩薩隨以樂說智答是名四無礙智陀羅尼也佛瓔珞莊嚴陀羅尼者若有菩薩獲得如是七陀羅尼其頂髻上有佛像現其色真金有大光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尒時菩薩身口意等悉作佛業其所思念如佛所念菩薩具足如是佛業能知大衆種種之心知已隨意而爲說法若一日若二日乃至無量百千萬歲不能盡其所知法門文字句義入復具足四種智慧何等爲四一者知衆生心二者知諸字句三者知所說無盡四者知於真實菩薩具足如是四智能調衆生爲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是名佛瓔珞莊嚴陀羅尼也善男子是八陀羅尼其分無量於是分中分其一分以爲千分於是分中唯說一分猶不能盡是陀羅尼成就如是無量功德尒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即說頌曰如來說八陀羅尼若有菩薩具得者能解諸經種種義其辭句義不可盡具足善業得

妙勝能令無量世界聞衆生聞已修善法修已獲得於解脫無量劫中說無法因一法根說無盡亦因一字解多義是名如來說除持人中牛王斷二際說中道義無有邊具足智慧平等觀雖成是持無得者四方色等現大海一切字印印若菩薩說法之時無障礙成就大海陀羅尼坐寶蓮華演說法亦雨天華散大衆蓮華亦說無量法是名寂靜蓮華持說於一字無障礙無量字中亦如是說無量義無有滯具足如是無礙持說法深義無有盡辭及樂說無有邊能破衆生疑網心獲得無上智總持頂髻常出如來像身口意業佛無異若具如是八持者窮劫讚歎不可盡具足是八陀羅尼處世不汙如蓮華在世最高如須彌不可稱計亦如是世邪不動亦復然是人具足如是持能壞世道諸邪見猶如師子獸中吼若得無上陀羅尼能達世間清淨行能增無量諸善法亦能教化多衆生具足如是陀羅尼能壞衆生無明闇作大光明如朝日亦能除破諸黑闇說法無礙如虛空為衆生行如猛風施於法藥壞煩惱如世良醫救病者若得具足無上持有讚功德不能盡能作清涼如秋月增長善法亦如是菩薩成就如是持能化無量諸衆生若具如是陀羅尼獲得自在如天王能化衆生於大乘能施法財破貧窮能降法雨如龍王摧滅煩惱如惡雹若得如是陀

羅尼能化衆生於菩提無能說過如帝釋字義無盡如虛空若得成就陀羅尼一切大衆樂見聞其意不散常在定修習無量慈悲心清淨梵行超神通是四皆如大梵天若得成就陀羅尼即能供養十方佛了了觀見十方界於其世界化衆生若具如是陀羅尼即得具足佛功德常為十方佛所念亦如父母念一子若有菩薩得是持能讚功德無量髮具足成就戒念慧能解衆生心所行若得成就陀羅尼無有憍慢及慳貪善知方便調衆生修習慈悲壞煩惱若得成就陀羅尼煩惱不汙如虛空善解衆生隨意語亦能隨意演說法若具如是陀羅尼悉能了知衆生根能解衆生種種解隨其所解而說法隨對治門為說法三十七品調衆生若得如是陀羅尼修奢摩他無有邊若得如是陀羅尼具足六度如諸佛了知一切煩惱界通達寂靜而壞之身口意業悉寂靜行住坐臥亦如是若得成就如是持無復煩惱諸習氣得淨法身無有邊非生所生常化生身口意業隨智行所有定念亦如是若得成就如是持有讚歎者不能盡尒時世尊讚陀羅尼自在王菩薩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久得是陀羅尼是故能善方別解說所有無量功德之義不但今日已於過去無量佛所亦作如是分別解說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尒時有佛号淨光明世界名淨劫亦名淨純淨瑠璃以為世界猶如明鏡地平如掌所有林樹七寶所成妙寶蓮華大如車輪清淨鮮潔人所樂見其土人民悉處七寶樓殿臺閣如天無異貪欲恚癡漸已輕微土無日月唯有佛光青蓮華開則知是夜赤蓮華敷則知是晝時彼佛有六百萬億大菩薩僧出家之人不可稱計悉皆志樂無上大乘世界乃至無二乘名一切皆是不退菩薩其佛壽命具足半劫人之與天無有差別在地為人處空為天無有王者除佛法王其土人民無有宗事諸天邪神及歸依者亦無女身毀戒之名具足三戒何等為三一從戒戒二從心戒三從慧戒發善提心猒惓生死名從戒戒修三昧慧名從心戒修習智慧得大智慧名從慧戒尒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光頂從坐而起頭面禮足右遶恭敬長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所言陀羅尼者云何名為陀羅尼耶菩薩住何陀羅尼中能持一切諸佛名号為諸衆生分別解說佛言善男子有陀羅尼名曰寶炬菩薩住是陀羅尼中能持一切諸佛名號為諸衆生分別解說隨諸衆言種種語言光頂菩薩復白佛言唯願世尊分別廣說我等聞已當得修持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尒時世尊即說頌曰遠離一切諸煩惱清淨無垢猶真寶其心能作大光明是名寶炬陀羅尼身口意業悉寂靜猶

如秋月之明淨修習大慈心平等是名寶炬陀羅尼其心無有諸覺觀悉得遠離於二見亦非有想非無想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成就念意慧能入無上大法門清淨無垢如虛空是名寶炬陀羅尼遠離三種塵勞垢成就三種清淨慧已於三有得解脫是名寶炬陀羅尼能悉破壞貪恚癡亦得遠離煩惱濁除滅無明諸邪闇是名寶炬陀羅尼衆生音聲上中下一切悉能了知能隨衆生意說法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甚深無量義亦復具足諸字句遠離於我及我所是名寶炬陀羅尼具足成就四依法亦復具四無礙智其心常在於四禪是名寶炬陀羅尼能廣分別第一義具足而得四梵行修習具足五神通是名寶炬陀羅尼受持尊憶四念處精進獲得四正勤莊嚴成就四如意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五根及五力一切邪風不能動修習無上七覺分是名寶炬陀羅尼成就定慧二翅翼遊翔平坦八正路趣向無上智解脫是名寶炬陀羅尼能踐菩薩之道地及住無上真解脫永斷一切煩惱習是名寶炬陀羅尼能作無量大光明猶如世間之日月能淨三種清淨眼是名寶炬陀羅尼能淨一切諸煩惱亦得遠離諸魔業觀察五陰味過咎是名寶炬陀羅尼善知調伏諸衆生永離六根之因緣為衆說法令得念是名寶炬陀羅尼住於如是陀羅尼能

到十方佛世界見佛至心聽受法亦能廣說如是法既聞法已至心持能為衆生說字義以大念力因緣故能解諸佛微妙語能說無常苦無我諸法悉從緣得果了了觀察諸法界是名寶炬陁羅尼成就樂說無礙智三明三慧亦如是若有住是總持者乃能得八解脫義佛說無量陁羅尼悉來攝在此持中若得如是陁羅尼是名成就無量持若入無量諸禪定及得無量諸神通皆由如是總持力是故名為持中王如四大海無障礙一切河泉皆投之諸法衆流亦如是皆悉歸趣是持海得身無邊意無盡能廣分別說法界成就無量功德者乃能獲是陁羅尼若得如是微妙持即得三十二相好其色殊勝上種性多饒財寶得自在於諸有中得無生能廣分別諸法義安住不動不退地皆由得是陁羅尼菩薩若欲修菩提當修如是陁羅尼得是持已修道時能演說法調衆生於無量劫說法時字義二法不可盡能淨衆生諸煩惱以得如是陁羅尼能轉無上正法輪能令衆生脫衆苦能進衆生無上道以得如是陁羅尼若有衆生千萬口一口而有千萬舌不能宣說成持者所得無量之功德善男子尒時淨光明佛說是法時光頂菩薩及與三萬二千菩薩悉皆獲得是陁羅尼善男子汝知尒時光頂菩薩豈異人乎即汝身是是故汝今能廣分別是陁羅尼是

大衆中得是持者汝最第一尒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得寶炬陁羅尼得已不失能以此法調伏衆生善男子若有菩薩安住慧根造作慧業如是菩薩能得是持得已不失能以此法調伏衆生慧聚菩薩復作是言善哉世尊惟願演說云何慧根云何慧業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未聞智慧而得聞之是名為根聞已廣說名之為業始觀諸法名之為根觀已廣說名之為業初觀善根名之為根轉以化人名之為業觀不放逸名之為根轉以化人名之為業調伏自心名之為根調伏他心名之為業住於寂靜名之為根淨身口意名之為業知於一乘名之為根為衆生說名之為業修奢摩他名之為根具三種慧名之為業修三解脫名之為根證得三慧名之為業修四念處名之為根不念於念名之為業修四正勤名之為根離煩惱性名之為業修四如意名之為根知無如意名之為業修習信心名之為根放捨一切名之為業修無所畏名之為根能廣說之名之為業修習三昧名之為根知定次第名之為業修習智慧名之為根知一切法名之為業莊嚴菩提名之為根得菩提時名之為業證苦集道名之為根證盡滅時名之為業不依不了義名之為根依了義經名之為業初聽受法名之為根依止其義名之為業不依於人名之為根依止於法名之為業見法無常名之為根法無生滅名之為業知諸法苦名之為根知法無作名之為業知法無我名之為根知法性淨名之為業知涅槃淨名之為根知法本淨名之為業聞義不畏名之為根依止於義名之為業聞真不怖名之為根依止真法是名慧業知字不畏名之為根知已樂說名之為業聞說如來無礙智力不生怖畏名之為根依止如來無礙智力名之為業生法二緣名之為根無緣之慈名之為業憐愍衆生名之為根能為壞苦名之為業思善得喜名之為根心不著法名之為業無愛恚捨名之為根無一無二名之為業念佛名根念於法身名之為業念法名根知法性淨名之為業念僧名根知僧無為名之為業念戒名根知無持者名之為業念施名根能捨煩惱名之為業念天名根獲得淨天名之為業聞已思惟名之為根不著世間名之為業知本無今作名之為根無作無受名之為業知於涅槃名之為根得大解脫名之為業自利名根自利利他名之為業受持八萬四千法聚名之為根通達其義名之為業能演說法名之為根解無明等名之為業勸諸衆生於菩提道名之為根勸修智慧方便不退名之為業不畏諸有名之為根願生諸有名之為業拔

聞得忍名之為根思惟得者名之為業隨意得忍名之為根因不生得名之為業餘一生在名之為根最後邊身名之為業坐菩提樹名之為根了知諸法名之為業說是慧根慧業之時一切十方諸佛世界及此寶坊六種震動尒時慧聚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方世界及此虛空七寶坊庭如是震動善男子是慧根慧業亦是過去諸佛所說是故此地為大震動尒時具足四無礙智菩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慧聚菩薩名之為聚佛言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功德藏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善生劫名無垢其土衆生一切純善尒時佛有三萬二千大菩薩衆八萬四千聲聞大衆尒時世尊欲試菩薩以百億事問諸菩薩諸善男子於是衆中誰能解說如是等義其中有言我當思惟經一月日乃能解之或復有言我過半月復有言曰我過七日或言我過一日一夜乃能解之尒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念意白佛言世尊我今不起此坐能解是義尒時菩薩於大衆中師子吼已其地即時六種震動放大光明勸諸地神乃至阿迦尼吒諸天一切悉來詣如來所尒時大衆所坐之處縱廣滿足百萬由旬念意菩薩見諸大衆悉以集會以神通力智慧念力陁羅尼力四無礙力無

所畏力。佛神力故。於是百億。一一事中。解百億義。不掾思惟。無有停滯。說是義已。是大衆中。六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四萬衆生。得無生忍。從地神諸天。乃至阿迦尼吒天。一切悉聞說法之聲。善男子。汝知令時念意菩薩。豈異人乎。即慧聚是。以是因緣。名爲慧聚。尒時世尊。即說頌曰。聞說法故名爲根。讚說法故名爲業。思惟諸善名爲根。解說深義名爲業。如法而住名爲根。隨意說法名爲業。修奢摩他名爲根。具三種慧名爲業。四種念處名爲根。四正勤法名爲業。信等五根名爲根。信等五力名爲業。七菩提分名爲根。八正道分名爲業。不依止字名爲根。依止於義名爲業。不依於人名爲根。依止於法名爲業。不依不了名爲根。依止了義名爲業。不依於識名爲根。依於智慧名爲業。了知無作名爲根。通達無生名爲業。生法二慈名爲根。無緣之慈名爲業。無所畏懼名爲根。能宣正法名爲業。六思念處名爲根。六念之義名爲業。能自利益名爲根。自利利他名爲業。受持正法名爲根。能爲人說名爲業。餘一生在名爲根。最後邊身名爲業。若菩薩心得不退。即能了知慧根業。能得無生之上忍。能聞無上菩提門。尒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所說法。不可思議。無上菩提亦不可思義。何以故。非字說故。非字攝故。如來所說。無量無邊故。入無量

無邊法門故。十二因緣深難解故。著二法者。不能知故。利智之人。漸漸知故。非是六情所知見故。亦非二乘智境界故。世尊。如是菩提。悉是一切諸法之印。不可造作。猶如虛空。非是屋宅。離屋宅故。知一切行。一切衆生所有因果。一切智慧。廣大無邊。莊嚴一切。無量善法。能爲善法。而作應器。能以神通。顯示於人。住二道者。示以無二。示一切佛。平等無差。無字無義。不可宣說。不可聽聞。能示衆生。三寶正聚。及三脫門解脫。三界。示三種慧。金剛定因。住於一切諸佛正法。悉聞一切諸佛智慧。利一切衆生。亦能宣說一切諸佛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作如是讚歎菩提。所有功德。得聞如是方等經典。受持讀誦。書寫演說。是名能報諸佛之恩。佛言如是如是善男子。如汝所說。得無量功德。善男子。一切十方。諸佛世界。滿中七寶。以獻如來。若有人能受持是經。書寫讀誦。解說其義。所得功德。無有差別。尒時世尊。告諸菩薩善男子。於此衆中。誰能於我滅度之後。護持如是。無上菩提。廣說是義。令法久住。尒時衆中。有諸菩薩。及諸天人。各六萬億。同聲而言。我等能於如來滅後。護持如是無上菩提。廣說是經。令法久住。唯願如來。加之願力。尒時世尊。即說偈言。若我實同十方佛。求渡生死大苦海。如是功德無上法。應當久住無毀滅。若我無量世修慈。真實爲於諸衆生。觀衆平等無有二。是故正法得久住。若我具足二莊嚴。無量世中利衆生。以是二法化衆生。是故正法得久住。若能破壞煩惱結。并及除滅諸邪見。具足一切諸善法。故能善發是願力。善男子。不獨汝等。一切人天。一切魔梵。於我滅後。悉能護持。如是正法。善男子。虛空可作色。色可同虛空。我願神通力。不可得令異。尒時四天王。作如是言。若有人能於佛滅後。受持是經。讀誦書寫。解說其義。我等常當隨逐守護。諸梵天言。我等當捨禪定妙樂。守護是人。兜率天言。我等亦當守護如是持經弟子。時魔波旬。復作是言。世尊。若有人能受持是經。我於其人。終不造作魔業魔事。功德藏天子言。世尊。一切諸佛。所得菩提。悉在是經。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當知是人。即得菩提。彌勒菩薩言。世尊。我當於彼兜率天上。廣宣如是無上經典。大德迦葉復作是言。世尊。我聲聞人。智慧雖微。要當任力。受持讀誦宣說其義。阿難復言。世尊。我於此經。真實受持。乃至不失一字一句。如佛口出。無有異也。若有衆生。發菩提心。我亦能爲是人廣說。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悉能於我滅後。護持正法。不令毀滅。善男子。若有衆生。求於大乘。未得法忍。受持是經。當知是人。不過七佛。便得受記。若聲聞人。有受持者。彌勒成佛。在初會中。若緣覺人。有受持者。於我滅後。得成道證。說是

法時。無量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無量衆生。成就忍辱。無量衆生。得不退心。無量世界。六種震動。十方世界。諸來菩薩。以好香華。妓樂幡蓋。供養於佛。咸作是言。我等來此七寶坊中。得大善利。若我脫有少福德力。願以此力。令釋迦如來久住於世。如是正典。流布遍滿十方世界。無有毀滅。若有優婆塞。優婆夷等。持是經者。令離一切。憂愁怖畏。無諸病苦。尒時陀羅尼自在王菩薩言。世尊。今所說法。無量無邊。不可思議。一切邪諍不能傾動。乃是一切善法之本。三乘根栽。復是一切諸法初門。若有衆生未聞我言。是法何名。云何受持。當云何答。唯願說之。佛言。善男子。是名大悲。說大悲法。名如來業。受菩薩記。當如是持。

說是經已。人天大衆。歡喜頂戴。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五

寶女品第三之一　尒時世尊。在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中。師子座上。與諸大衆圍遶說法。尒時會中。有一童女。名曰寶女。即從座起右手執持。白真珠貫。而作是言。若我真實能於十方。無量世界受持如是大集正典讀誦書寫演說其義。廣流布者。願此珠貫著佛頂髻。及諸菩薩說是語已。即擲珠貫。以佛神力。及以誠言。珠貫即在如來頂上。亦遍一坊諸菩薩頂。而諸菩薩。各各自於首貫珠中。見其來世成佛之時。所有世界菩提之樹。衆生調伏。及往願力。了了見知。見已。各各生奇特想。白佛言世尊。是寶女者。云何乃有如是無量大功德耶。我於無量阿僧祇劫。所有誓願。今於一念。悉見了了。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是寶女者。已於過去九萬六億那由他佛。種諸善根。發大善願。所生之處。常得真實。是故是女凡所思念。言無虛發。若欲令此大千世界。滿中寶華。即言而有。若言欲令滿此三千大千世界。種種妙香。言已即有。若欲示現種種形色。轉輪王色。天帝釋色。梵天王色。或沙門色。婆羅門色。或比丘色。比丘尼色。優婆塞色。優婆夷色。如言即得。若風災起時。轉為火災。火災起時。轉為水災。水災起時。轉為風災。如言即轉。若有魔王。將諸兵衆。執持刀杖。弓弩箭矢。鉾矟戈楯。欲令轉變成寶華者。如言即成。若於空曠無水多之。為諸衆生。發大誓願。其中即有城邑聚落。人民大小。漿水無乏。若願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色。如如來色。即如其言成佛妙色。若言一切所有大衆。悉住虛空。言已即住。善男子。若是寶女。欲於此處虛空之中。遍聞十方諸佛所說。如言即聞。善男子。寶女童女。成就如是無量無邊諸大功德。尒時寶女即於佛前。說偈歎曰。

我今成就大寶聚。故能讚歎無上尊。遠離一切諸煩惱。具足大寶助菩提。

如來具足無上寶。大光能照無邊世。無上寶幢佛世尊。我今獻寶以供養。

硨磲碼碯青琉璃。金剛真珠日月寶。以如是寶供養佛。為令衆生成菩提。

世尊身光勝諸寶。衆生樂見無疲猒。處在一方見十方。令衆各見前有佛。

有見如來身行住。或見坐卧及說法。或見默然無所宣。或見入定修智慧。

如來一一毛孔光。能照十方諸世界。光明清淨最無上。猶如秋月淨蓮華。

尒時寶女偈讚佛已。復作是言。世尊。我今於此大集經中。欲少問義。如來若許。乃敢諮啓。佛言善哉善哉。寶女。隨意發問。若有疑網。我當為汝而

除滅之。尒時寶女。即白佛言。世尊。云何實語。云何為實。云何法語。云何為法。云何義語。云何為義。云何毗尼語。云何毗尼義。佛言善哉善哉。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寶女。菩薩摩訶薩有三種實。何等為三。一者不誑諸佛。二者不誑己身。三者不誑衆生。云何名為不誑諸佛。己身。衆生。寶女。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貪著聲聞辟支佛乘。是則名為欺誑諸佛。己身。衆生。云何不誑。寶女。若有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已。若在地獄。受大苦惱。若遇魔業。邪見同止。若生惡國。起惡煩惱。身遇刀矟。斫刺燒炙。於如是時。終不捨離菩提之心。不休。不息。不畏。不悔。令菩提心。遂更增廣。為諸衆生。受大苦惱。見受苦者。心更增廣。勤修精進。欲得菩提。不為邪語之所誑惑。一切邪風。不能傾動。是名菩薩不誑諸佛。己身衆生。寶女。若有菩薩不誑諸佛。己身。衆生。是名菩薩真實之實。寶女。不誑諸佛。復有四事。一者其心堅固。二者住於至處。三者具足勢力。四者勤修精進。不誑己身。亦有四事。一者淨心。二者至心。三者不誑。四者不曲。不誑衆生。亦有四事。一者莊嚴。二者修慈。三者修悲。四者攝取。寶女。是名菩薩第一之實。菩薩實者。初發願時。不捨衆生。復次寶女。菩薩實者。不多語。守護語。不麤語。真實語。若在獨處。大衆王邊。發言誠實。非為財貨而故妄語。非為自在。而故妄語。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七寶。尚不為之而生妄語。況餘小事而妄語也。寶女。如是實者有三十二淨。何等三十二。一者斷語。二者功德語。三者愧語。四者柔軟語。五者不虛語。六者無譏呵語。七者不貪著語。八者不畏語。九者閉諸惡道語。十者開諸善道語。十一者聖行語。十二者慧行語。十三者內淨語。十四者外淨語。十五者樂受語。十六者樂聽語。十七者不澀語。十八者微妙語。十九者分別語。二十者妙音語。二十一者純善語。二十二者不誑語。二十三者不執語。二十四者歡喜語。二十五者自勸諭語。二十六者勸諭他語。二十七者不失語。二十八者安隱語。二十九者福田語。三十者如佛語。三十一者實圓遶語。三十二者淨口語。復次寶女。菩薩實者。凡所言說。口意相稱。云何名為口意相稱。修習提故。獲得菩提。非因慳貪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能施一切。名之為實。修習淨戒。獲得菩提。非因毀戒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如戒而住。名之為實。修習忍辱。獲得菩提。非因瞋恚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具足修忍。是名為實。勤行精進。獲得菩提。非因懈怠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精進故。名之為實。修習禪定。獲得菩提。非因亂心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習定心。名之為實。修於智慧。獲得菩提。非因愚癡。

而能得之是名意口相稱而語修智慧故名之爲實三十七助菩提之法四無量心亦復如是復次寶女夫真實者所謂聖行聖行者苦無常行又復聖行所謂知苦遠集證滅修道知於五陰無出生相是名知苦五陰因者所謂愛結畢竟遠離不貪不著不讚不求不去不來是名離集滅一切相然其滅時無一法滅不平等法作平等法是名證滅觀奢摩他毗婆舍那其相平等無覺無觀無有平等無繫無取無作無變是名修道真實了知如是等諦又能分別廣說其義是名菩薩摩訶薩實說是真實法時十千菩薩得真實忍復次寶女法語者凡所演說依法而語觀法念法奉行於法行至處法求法欲法樂法修法法幢法仗莊嚴法器法燈法明法念法意法有法所莊嚴瓔珞法林法儀法護法財法無窮盡廣大無邊法事法身法口法意菩薩摩訶薩具足成就如是等法是名法語法語者真實之語守護法語教人供養父母和尚耆舊有德讚歎菩提及菩提道令人不捨菩提之心至心繫念不忘菩提不離莊嚴修菩提法親近賢聖善知識等修習信心專念聽法慕求正法勤於精進不貪著法知恩報恩樂於寂靜不斷聖種教化頭陀勸行十善讚歎惠施一切善法願向菩提至心受持清淨戒律修習忍辱除去懈怠修淨禪定智慧方便慈悲喜捨修四

真諦趣向於諦四無礙智得大神通隨順法施修四念處乃至修習八聖道分定慧二法得智解脫如法解說聲聞緣覺菩薩諸乘讚說一切所有福德當觀十二甚深因緣分別空門無相無願無所畏懼說五陰如幻如化說十八界如虛空相說諸入性同於空性常說七財六念六教解說具足六波羅蜜說六常行修六神通具足五眼說第一義流布世間成就業語一切衆生其心平等讚歎佛語寶女若有菩薩具足如是法語口終不說我語不說衆生語不說壽命語不說士夫語不說斷語不說常語不說有見語不說無見語不說兩斷語不著中語不說聚語不說滅語不說諍語不說偏語不覺知語不顛倒語不增疑心語不逆法語觀法界語破憍慢語說法菩薩如法而住如法而說實語法語不斷語不折語說法菩薩一切世間不能共論見者怖畏法語菩薩能演說空無相無願不著三界及以諸有則不受生本性清淨義在寂寞不從他乞寶女法者則不可獲無有文字而無言說亦無辭無色無見亦無所趣無言誨亦無所教無心意識無有塵垢無明無闇不繫屬他不繫屬自無有高下不雜一切境界因緣清淨寂靜無有導首難知難覺不可思議不可思惟行清淨智者乃能知之無受受者永斷諸受過於三世不滅無滅相不生無生相無有豊

倫無斷無增無滅無當有無已有非修非見非魔見非真實見非相非相非一相而亦一相非有屋宅遠離屋宅非近非遠非離非別非縛非解非有漏非無漏亦非相似非苦非樂非具足非不具足非名非色非著非脫非破非究雖非金剛不可壞相真實如金剛非近非遠無色無因亦非碩畏非此非彼非內非外非自非他非見非聞非憶非忘非識非知非識境界非知境界寶女是名爲法若能廣說如是等法是名說法復次寶女法語菩薩不與一切世間諍競不輕不慢於他未學心不輕笑不生高心不自讚歎不謗他說不以飲食爲他說法不遮他善令生疑惑見他犯罪終不說之於他法中不生輕賤不遮止他所修行法凡所說法不離於空無相無願終不分別一切法界不動法界不動實性不依字識人不了義雖不依上亦不誹謗於自他衆不生分別亦不誹謗十二因緣非在世間淨於世間非法淨法無貪無慳無有毀戒不捨破戒無瞋無垢無有懈怠不失道心不忘菩提爲欲莊嚴無上智慧不休不息心不生悔於他法中心無妬嫉不以著於非修多羅謗修多羅毗尼摩得勒伽亦復如是於正法所終不見非不因於慢而增長慢不謗因果及業果報於正法中心無退轉知恩念恩報之不忘終不懷抱瞋恨之心不著我見不嫉他利於慈

親中無有二想得他讖剌終不報之不作兩舌鬪亂彼此不懷諂曲顯異惑衆不爲他喜受菩薩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式叉摩那戒沙彌戒沙彌尼戒優婆塞戒優婆夷戒住空閑處思惟寂默勤心受讀十二部經不爲勝他故受持守護如是等戒不爲供養現作知足不爲顯他不知足故自修知足不言諸佛無上菩提他之所作不造惡業邪惡活命不捨七財不貪於食不斷聖種不誹謗他不自讚歎於佛法中不作數量讚歎大乘心無猒足是名法語尒時世尊復告寶女菩薩義者云何名義所謂信心修莊嚴時無有虛誑爲欲莊嚴一切善根至心專念修行善法破衆生疑不求果報施諸衆生安隱快樂護持禁戒不失忍心勤修精進增長善法修寂靜定攝諸散亂具無上智破無明闇修習慈心等諸衆心修習悲心隨衆所作親往營理修習喜心施衆法喜修習捨心不觀苦樂捨財法已心無悔恪所言柔輭攝衆惡心利益於他具足甚深修行同事勸發大乘以是四攝調伏衆生見一切行皆是無常苦空無我淨諸煩惱依止於義不依於字依止於智不依於識依了義經捨不了義依止於法不依於人說義無礙無有窮盡而於法界無所分別說辭無礙獲得解脫說樂說無礙如法而說莊嚴惠施不知猒足莊嚴於戒善願成就莊嚴多聞如法而作莊

嚴功德具足相好莊嚴智慧知諸衆生上中下根差別之相莊嚴於定爲心清淨莊嚴於智得三種慧修四念處爲心不散亂修四正勤爲得善根修四如意往來諸方修習五根辯分別句修習五力爲壞煩惱修七覺分爲知諸法修八正道不爲惡動修習神通爲不退失菩薩摩訶薩解如是義是名爲義若有菩薩能說是義是名說義復次寶女又復義者修習空定壞諸有法修習無相壞諸法相修習無願不求三界若能演說如是三空是名說義一切諸行不可修行是名爲義菩薩說是不可修行是名說義斷一切生是名爲義菩薩若說諸法無生是名說義諸有無出是名爲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四真諦者名之爲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無我我所名之爲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字不可說名之爲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真實之義名之爲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一切菩提之法不可稱計是名爲義菩薩摩訶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多聞之人如法而住是名爲義如是說者是名說義一切諸乘大乘爲最是名爲義能如是說是名說義復次寶女無所分別名之爲義無有衆生亦無壽命一味不動不盡一寔不生不出不來不去不滅不二不可覩見無有進作無爲無作心不諂曲三世平等三脫無差不失不得不熱不冷不淨不穢不行如尒不取不捨

非道示道非常非斷亦非中道不瞋不濁不觀於法及以非法非一切字音聲詞語無心意識於貪瞋癡不生分別一切諸法作相有相空無相願是三即空真實入法等與不等皆悉平等因於智慧獲得解脫寶女菩薩若能具如是義是名爲義說如是義是名爲義寶女云何菩薩說於毗尼佛說毗尼凡有二種何等爲二一者犯毗尼二者煩惱毗尼云何爲犯云何毗尼犯已尋覺不善思惟因於無明顛倒虛妄欺誑煩惱著我衆生疑網之心不得解脫悼悔憍慢放逸寡聞因如是等是名爲犯若破疑心獲得解脫得解脫故見有犯處即是非處亦非非處非身口意不取不捨不可覩見非是身作及心口作若是三作即是滅法若是滅法誰作誰犯如犯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諸法無根無住無處若能破壞如是等疑是名爲淨是名不熱隨師教作是名有信是名有定是名毗尼云何煩惱云何毗尼十二有枝所謂無明乃至老死是名煩惱性能調伏一切煩惱是名毗尼何以故空無相願能調諸法若法是空無有性相不可覩者云何而有貪恚癡等無作能調一切諸法若一切法不可作者云何而有煩惱諸結一切諸法從因緣生若從緣生云何可見見如是等十二有枝亦知煩惱及煩惱相若是空智能觀菩提即以此空空於煩惱若能觀察如是平等是名毘尼若能如是演說義者是名菩薩能說毘尼若是毘尼能知我者即是了知煩惱毘尼云何名爲知我毘尼謂觀無我觀於我性知我淨我實知我分別我空我修知我不動不說不著不生不滅若能如是知於我者即是了知煩惱毘尼若實無我而作我想於無煩惱作煩惱想亦復如是若我本無煩惱亦尒若有具足毘婆舍那則能如是觀察了知是名知我煩惱毘尼煩惱者非過去未來現在若能不作不念不求是名知於煩惱毘尼毘尼亦非去來現在如心非色非內非外亦非中間煩惱亦尒非色非內非外及以中間何以故無覺知故無諍競故無清淨故無造作故若能如是知諸煩惱不出不滅是名了知煩惱毘尼寶女菩薩若得如是等知煩惱毘尼亦爲衆生說如是法是名菩薩演說毘尼說是法時十千菩薩得無生忍尒時寶女心大歡喜前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真實法義及以毘尼不可思議若有菩薩能如是說是人則能實知實見尒時舍利弗語寶女言汝今已具如是等法能演說不寶女答言大德舍利弗實名無貪無貪即義如是義者即不可說不可說者即是毘尼大德若如是者云何可說復次舍利弗實者即滅滅者即法法者即淨淨者即義義者即毘尼如是等法無有文字若無文字云何可說大德實者即如如者即法

法即無二無二即義夫無二者亦不可調若不可調云何名調如是等法悉無所有若無所有云何可說舍利弗言汝今成就何等寶故並如是名名寶女耶答言大德有三十二菩薩寶心如是心中悉無聲聞辟支佛心何等三十二一者發心爲度一切諸衆生故二者發心爲令佛種不斷絕故三者發心爲持佛法不滅盡故四者發心守護僧故五者發心爲施衆生聖法之藥六者發心爲諸衆生修習大慈令衆遠離煩惱諸苦七者發心修習大悲捨內外物八者發心護持禁戒調毀戒故九者發心修忍破壞不忍憍慢恚心顛心醉心狂心放逸自在心故十者發心精進爲破懈怠畏退悔心調伏懈怠諸衆生故十一者發心修定爲破亂心狂心妄念爲令衆生獲得四禪及八解脫調伏欲界諸衆生故十二者發心修智破一切闇真實知見入於法界十三者發心爲知衆生平等無二皆一味緣十四者發心爲得無貪無瞋利衰毀譽其心無二安住善法苦樂不動爲如是等護衆生故十五者發心爲得無怖無畏欲解甚深十二因緣離一切見十六者發心爲欲莊嚴智慧及以功德無有厭足十七者發心爲欲不離見佛常聞法故十八者發心爲欲如聞而說十九者發心爲得廣大法聚心無貪惜二十者發心爲欲讚歎淨戒如聞而住教化毀禁人

故二十一者發心為破一切衆生七種慢故二十二者發心為知一切衆生上中下根二十三者發心為破諸魔惡業二十四者發心為施衆生安樂二十五者發心為欲破壞衆生所有衆苦心不生悔二十六者發心為欲具足成就得佛法故二十七者發心為知有為之法一切無常苦無我故知已不離心無厭悔二十八者發心為樂修習一切助菩提法二十九者發心為見空無相願以衆生故而不取證三十者發心為於踝畏諸有亦護諸有三十一者發心為於見生死過而不厭悔三十二者發心為於若近菩提受無上樂捨是妙樂為衆生故受貧窮苦舍利弗是三十二發心之寶悉無聲聞辟支佛心是故菩薩名為寶聚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汝真實說菩薩摩訶薩發菩提心而菩提心成就無量無邊功德不可稱說三十二事何以故非聲聞寶能得佛寶非緣覺寶能得佛寶以菩薩寶能得佛寶得佛寶已則得聲聞辟支佛寶菩薩佛寶是故菩薩名為寶聚尒時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寶女所說不可思議我觀其說是女似得四無礙智佛告舍利弗汝今方謂是女未得四無礙耶是女久已成就具足寶女說法字不可盡文句義味亦不可盡時舍利弗語寶女言仁者今當廣分別說四無礙智寶女言大德四無礙智於一切法悉成其事大德菩提心者名無礙句何以故菩提心中攝諸義故是名義無礙智一切法界入菩提心是名法無礙智實無文字而說文字是名辭無礙智不可說法說不斷絕是名樂說無礙智義不可說名義無礙一切諸法皆如幻相名法無礙無言說業名辭無礙於六入界無有障礙名樂說無礙了達於義名義無礙樂於寂靜名法無礙字不合法法不合義名辭無礙說即是聲名樂說無礙如來正覺即菩提義名義無礙菩提義者能生於法名法無礙法可作句名辭無礙說已得義名樂說無礙法義者名義無礙解脫者名法無礙演說法相非有法性名辭無礙分別法界及非法界名樂說無礙僧即無為名義無礙諸僧一味名法無礙和合僧故名辭無礙說僧功德名樂說無礙大德是四無礙遍一切法時舍利弗言世尊是女人者發心已來為久近耶在何佛邊種諸善根佛言舍利弗過去無量阿僧祇劫尒時有佛號分別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大淨如兜率天與菩薩僧七萬六千一切皆是清淨梵行得不退轉陀羅尼門尒時有轉輪聖王名淨德郡王千世界而得自在後宮婇女八萬四千千子具足其力皆等蓮華力士尒時聖王於三萬六千億歲種種供養佛及菩薩所謂房舍卧具衣服飲食病瘦

醫藥舍利弗言世尊不審彼佛壽命幾時舍利弗其佛壽命滿十中劫時轉輪王與其後宮眷屬婇女及外人民九萬二千億那由他賫持種種無量無邊供養之具往至佛所以八千億上妙珎寶而散佛上頭面作禮長跪合掌口宣是言世尊我今所設供養之具頗復更有殊勝供養勝我者不時佛答言大王有異供養勝諸供養如是供養於此供養百分千分萬分百千萬分不及其一王言世尊是何供養願樂欲聞惟願說之尒時世尊即說偈曰如恒河沙等世界滿中妙寶持用施畢有如是無量福不如憐愍發菩提無量億等恒沙佛淨妙華香以供養如是福德猶不如發菩提心七不退如是發心即為施戒忍精進禪智慧若為憐愍發大心其福無量不可盡上色力財上族姓是人乃能發菩提王千世界至梵天得大自在乃能發若樂喜發菩提心如是乃能斷惡有能為人天開正路能閉八難邪險徑諸根具足不盲聾皆由至心發菩提能見十方諸世尊能聞天上甘露味若能至心發菩提是人能破疑憍慢無量智慧得自在能為衆生說法界衆生見之如父母亦如良醫師友想能療衆生煩惱病教誨令趣菩提道尒時聖王聞佛說是發菩提心所得功德其心歡喜踊躍無量與其眷屬內外人民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於佛前而說偈言我今憐愍於衆生是故發此菩提心若欲獲得大自在不應於此生退轉生死無量受苦惱而於自他無利益寧發此心受大苦非以不發受安樂若有衆生發菩提即得人天聖王樂及得無上菩提樂最上慧忍三昧定具四無量及六度三種淨慧六神通四無礙智大自在無上十方力四無畏及三念處及大悲成就具足十八法如是皆由發菩提能動十方諸世界亦知十方衆生心能度無量諸衆生皆由發於菩提心舍利弗說是偈時四萬天人無量衆生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尒時聖王復於萬億年中供養彼佛供養佛已厭世出家既出家已思惟四句一者實句二者法句三者義句四者調句於一億年常思如是四句之義舍利弗汝知尒時轉輪聖王豈異人乎即寶女是也舍利弗言世尊何業緣故受是女身佛言舍利弗一切菩薩不以女業而受身也乃以神通智慧之力示女身耳為欲調伏諸衆生故舍利弗汝今實謂寶女菩薩是女身耶莫造斯觀何以故受女身者即是慧力神通之力舍利弗是女久已於無量劫中離男女身如是身者非是過去亦非未來現在此身即方便身化此世界九萬二千諸女人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示現是方便身尒時寶女語舍利弗大德汝今能以女人之身說正法耶舍利弗言我於

男身。尚生厭悔。況女身乎。舍利弗。汝於男身。生厭悔耶。舍利弗言。如是如是。大德。是故菩薩勝諸聲聞辟支佛等。何以故。汝諸聲聞所厭悔處。菩薩於中。受樂不悔。聲聞之人。不求諸有。菩薩於中。甘樂受之。聲聞之人。於諸功德。生知足想。菩薩之人。無有厭足。聲聞之人。厭離煩惱。菩薩之人。處而不懼。舍利弗言。寶女菩薩之人。有何等力。以是力故。心無厭離。寶女荅言。大德。菩薩摩訶薩。有八種力。處之無厭。何等為八。一者慈力。心無礙故。二者悲力。為調伏故。三者實力。不誑諸佛已身衆生故。四者慧力。離煩惱故。五者方便力。心不悔故。六者功德力。無所畏故。七者智力。壞無明故。八者精進力。破放逸故。是名八力。菩薩具足如是八力。其心不悔。舍利弗言。寶女。汝今已具是八力耶。荅言。大德。言具足者。即是顛倒。顛倒者。即是二相。二相者。即是有為。有為者。即無所有。無所有者。即是平等。大德。若平等者。云何有力。云何無力。云何可說。一二之數。大德。一切諸法。皆如虛空。而是虛空。不可說內。不可說外。不可說明。不可說闇。一切諸法。亦復如是。若一切法。同虛空者。云何可說有力無力。一二之數。大德。菩薩摩訶薩。亦有力。亦無力。云何有力。云何無力。無煩惱力。有智慧力。無慳悋力。有惠施力。無破戒力。有持戒力。無瞋恚力。有忍辱力。無懈怠力。有精進力。無亂意力。有

禪定力。無無明力。有智慧力。是故菩薩。無惡法力。有善法力。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如是說。即是實說。寶女菩薩。說是法時。五百菩薩。成就忍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九緝

集（大方等大集經六）

寶女品第三之二　尒時寶女復白佛言。世尊。如經中說。如來具足十神力者。為即十力是世尊耶。為離十力有世尊乎。若即十力是世尊者。是名二法。若是二者。即是無常。若離十力有世尊者。云何如來說諸法等。世尊若一力中具十力者。何故如來不說百力。若不說百。當知一力。非十非百。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如來世尊。非一非二。若非一二。云何言十。云何言百。菩薩摩訶薩。遠離一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來世尊。非即十力。非離十力。能說十事。故名如來具足十力。如來雖說如是十力。而一力中。具無量力。為流布故。說言十力。寶女復言。善哉世尊。唯願廣說如是十力。佛言。寶女。至心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求聲聞乘及逆惡業。無有是處。以是堅心。得菩提時。成就初力。如來成就如是力故。於大衆中。作師子吼。能轉法輪。如是法輪。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所不能轉。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了知諸業。悉是一業。以是力故。了知過去未來現在。一切諸業業因緣處。及以

非處。得菩提時。成第二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了衆生根。知已說法。以是力故。得菩提時。成第三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衆生界。觀已隨界。而為說法。以觀界故。得菩提時。成第四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諸衆生。上中下根。觀已隨解。而為說法。以知解故。得菩提時。成第五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觀至處道。若有為道。若無為道。若聲聞道。若緣覺道。若菩薩道。以觀道故。得菩提時。成第六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恭敬尊重。修諸禪定。為調衆生。而說法要。以修習故。得菩提時。成第七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於過去善根。不生誹謗。成就念心。不作放逸。不放逸故。得菩提時。成第八力。復次寶女。菩提修行菩提道時。見未學者。不生輕心。自既學已。不生憍慢。能施衆生。智慧光明。以施明故。得菩提時。成第九力。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教諸衆生。遠離漏法。不令增長。讚歎解脫。修無漏道。亦為衆生。說無漏道。以修無漏。故得菩提時。成第十力。寶女。菩薩修習如是十力。能具如來十種之力。寶女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修行何法。得四無畏。及十八法。佛告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所得妙法。不生貪悋。不作是念。若我教彼。彼則勝我。於諸衆生。其心平等。能捨內外。施於一切。觀察法界。無種種相。以是因緣。

得菩提時。成初無畏。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諸遮道法。了了而知。以了知故。不行不隨。如是遮法。亦不稱讚。不以教人。知遮道已。而遠離之。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二無畏。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淨道。常說淨法。修治莊嚴。得淨法故。如是莊嚴。亦自修治。亦教眾生。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三無畏。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終不起於憍慢之心。終不自說。我知我見。覆藏功德。顯露罪過。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四無畏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失道眾生。示以正道。除去道路瓦石惡刺。津達嶮絕。施作橋梁。闇室之處。為設燈明。見犯罪者。能令調伏。能除眾生所有疑悔。於非犯者。不強言犯。除壞眾生疑法之心。施法光明。勸請說法。見說法者。稱讚善哉。恭敬尊重。不生輕心。欲解一切眾生言音。不正語者。心不輕之。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初無失。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實語。法語。義語。時語。調伏語。不錯語。離諸惡語。聖人之語。若聞法已。轉為他說。為於自利及利他故。說時不輕。不生諍訟。信佛法僧。亦令眾生。信佛法僧。觀諸法界。不可宣說。以是因緣。得菩提時。知一切語。得無量門總持方便。是故其身。一切相好。一一毛孔。悉出如來微妙音聲。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六念。亦化眾生。令修六念。以是因緣。得菩提時。不失念心。亦得法證。總持方便。無量眾生。於無量劫。思惟深義。一時來問。如來不假思惟之力。而能一時各隨問荅。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護一切眾生之心。不與眾生作亂心因。諸苦惱因。見諸眾生。行善法時。不遮不亂。善知諸法。悉如幻相。於諸眾生。其心平等。知諸法界。同於一味。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其心常定。得無邊閒。總持方便。得是持已。心常在定。而作佛事。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想不顛倒。心不顛倒。以不倒故。於無我中。不作我想。眾生命人。士夫男女。憍慢煩惱。常斷有無。善惡垢淨。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生死涅槃等想。一切眾生。有顛倒故。有如是想。若無顛倒。則無是想。行於中道。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一想。無有二想。修是定故。得無盡器。總持方便。以是持力。心常修習無想三昧。憐愍眾生。修習大悲。說法不息。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修習捨心。捨於苦樂。不苦不樂。不喜不愁。不愛不瞋。以是因緣。利衰毀譽。心無有二。常觀無常苦無我等。亦化眾生。修如是捨。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大捨。得是捨已。得大海印。總持方便。以是持力。雖得人天阿修羅乾闥婆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釋天梵天。恭敬供養。不以為欣。邪見惡人。輕慢罵辱。不以為慼。其心平等。如地水火風。不上不下。不動不濁。修大慈悲。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

道時。至心求菩提甚深之法。種種善根。不求聲聞乘。修習大悲。如是等心。無有退轉。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如來故。無增無減。得金剛幢。總持方便。得大自在。知云何說。知說何事。知何時說。知何處說。知為何眾生。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勤精進。於諸善法。不知猒足。恭敬供養和上善友。亦常親近。樂聽正法。隨聞而持。如是精進。為調眾生。為欲供養無量諸佛。為令無量無邊眾生。得無上道。亦令獲得如是精進。入於法門。以是因緣。得聞佛法。總持方便。是故菩薩。得菩提時。成就如來精進無減。以精進故。具足神通。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具足念心。修四念處。觀內外身。無常苦無我。受心法念。亦復如是。修空無相無願三昧。為如來身。觀身念處。不證解脫。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如來念心無減。得知心通。知諸眾生。根界解業。煩惱行習。心處善根。惡根果報。生滅諸有。次第諸佛。世界諸來。大眾菩薩。諸行。得受記莂。父母親族。師長和尚。知如是等。心不失念。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常修智慧。利慧。疾慧。無邊慧。甚深慧。解慧淨慧。不動慧。無礙慧。無勝慧。了知聲聞緣覺乘慧。無上慧。不知足慧。具足如是等慧。求慧。求法持法。說法。甘樂於法。以樂法故。於內外物。不生貪著。於師和尚。能忍眾苦。以所須物。奉獻貢上。為於一字一句之義。能以十方世界珍寶。奉施法主。一偈因緣。捨於身命。雖於無量恒河沙等劫。修行布施。不如一聞菩提之事。心生歡喜。於正法所。樂聞樂說。常為諸佛諸天所念。以念力故。世間所有經典書論。悉能通達。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佛智慧。無增無減。如是等智。名為無礙。知眾生心善不善。無記有漏無漏。世間出世間。垢法淨法。生死涅槃。一切法門。一切菩提事。一切菩提道。一切世界。一切劫。一切微塵。去來現在。於如是事。通達無礙。說時無盡。以是因緣。如來能於一法之中。說無量法。復次實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不樂在家。求受五欲。樂處空閑。修出家法。樂修深義。及三脫門。以是修力。得無礙法門。無罣礙智。過魔境界。莊嚴具足。遠離煩惱。及諸惡見。說甚深義。破眾疑心。除去一切諸惡覺觀。破於欲界色無色界。為貪眾生。演說正法。令離貪心。為喜瞋者。演說慈心。令離瞋恚。為愚癡者。說十二因緣。令離無明。為慳貪者。說檀波羅蜜。為破戒者。說尸波羅蜜。為瞋恚者。說羼提波羅蜜。為懈怠者。說毗梨耶波羅蜜。為亂心者。說禪波羅蜜。為無智者。說般若波羅蜜。為凡夫人。說四真諦。為顛倒者。說無常無淨無樂無我。為結縛者。說三十七助菩提法。菩提具足。如是等法。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就解脫。無增無減。如是解脫。無能動者。畢竟清淨。畢竟解脫。能知能見。一切聲聞辟支佛

乘亦得清淨總持方便以持力故能說解脫於一切法得大自在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恭敬智慧得智勢力得智光明知眷屬智知無貪心知無瞋心知無癡心知無愛心知無垢心知無諍心知無食心知無貪心知無上心知無礙心知無記心知善心知不善心知惡心知淨心知不淨心大心小心狹心廣心遍知心不遍知心貪心捨心持戒心破戒心忍心不忍心懈怠心精進心定心亂心癡心慧心凡心聖心正定聚心邪定聚心不定聚心聲聞心緣覺心菩薩心苦諦心集諦心滅諦心道諦心雖知如是而不取證為調眾生常說正法謂四真諦十二因緣遠離斷見及以我見說因緣果從緣而生非因於我眾生命等了知無明因緣於行行因緣識識因緣名色名色因緣六處六處因緣觸觸因緣受受因緣愛愛因緣取取因緣有有因緣生生因緣老死憂悲苦聚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故六處滅六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老死憂悲苦惱滅大苦聚滅作是觀已復作是念如是等法實非我作非眾生壽命士夫等作非常非斷若非眾生士夫等作是名為空如其空者即是無我眾生壽命及以士夫無常無斷若無常斷即無生無滅無生滅者三世不攝三世不攝即名為無如其無者不可算數無算數故即第一義第一義者即如來語如來語者即無鬪諍無鬪諍者名沙門法沙門法者即是虛空若能了知如是等法名真實知若觀思惟諸惡因緣則生無明至大苦聚惡思惟滅則無明滅乃至大苦聚滅作是觀已不著常見不著斷見知一切法從緣而生從緣而滅知一切法無我眾生壽命士夫不見此彼及以中間何以故若無彼此云何有中是故菩薩如是說法以是因緣得菩提時成解脫智無增無減亦得無邊總持方便以得持故依於法界觀虛空界說是處非處至漏盡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宣說甚深祕密之藏兼以是法化於眾生是名不與二乘共之身口意業具足神通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身業隨智慧行不欺眾生而作妨礙不貪不慳無有害心梵行清淨勤修精進集助道法不惜身命為諸眾生起大慈悲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一切身業隨智慧行得一切光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作種種方便之身所謂天身龍身阿脩羅身迦樓羅身乾闥婆身緊那羅身摩睺羅伽身梵身釋身四天王身剎利身婆羅門身毗舍身首陀身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示現如是種種身已為諸大眾隨意說法說法既竟即滅不現令一切眾不知所在或身滅已而故說法一切眾生六情體對

而無厭足若不見時心常緣念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口業隨智慧行不欺眾生妄語兩舌惡口無義語常安隱語法語毗尼語不熱語佛語義語善聞語樂見語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一切口業隨智慧行獲得三分總持方便以是持力善解一切眾生語言說諸眾生所有之業佛所出言是真實語十二因緣語隨解脫語不貪語寂靜語因緣語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一切意業隨智慧行不欺眾生不妒不害不作邪見修於正見起大慈悲於諸眾生其心平等終不忘失菩提之心具足智慧捐除憍慢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一切意業隨智慧行獲得無垢總持方便以是持力住一心中能知一切眾生諸心觀眾生心悉皆平等如幻化相本性清淨觀諸眾生身業平等皆如水月是諸眾生悉在己身己身亦在眾生身中猶如影現能令眾生悉作佛身亦令己身作眾生身一切無有能動轉者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過去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驚不怖信過去佛世界眾生已得調伏信如來身遊十方界往返無礙能解一切眾生言語隨其種種而為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過去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眾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等心信無疑亦化眾生令同已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知過去世智慧無礙因往修習勇健三昧獲得健行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過去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過去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眾生業果神通亦知過去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麤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得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未來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生驚怖信未來佛世界眾生悉當調伏信於如來遊十方世界往返無礙能解一切眾生語言隨其種種而為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未來一切法界一切諸乘知諸眾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等心信無疑亦化眾生令同己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為如來知未來世智慧無礙因修悉定得師子吼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未來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未來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眾生業果神通亦知未來所有諸劫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麤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得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復次寶女菩薩修行菩提道時信現在世諸佛智慧善身口意業無有疑網若聞佛事不可思議不驚不怖信現在佛世界眾生悉得調伏信如來身遊十方界往返無

礙能解一切衆生言語隨其種類而爲說法一切三世智慧無礙了知現在一切法界一切諸來知諸衆生業果神通知他心智於如是事心信無疑亦化衆生令同己信以是因緣得菩提時名爲如來知現在世智慧無礙因修淨定獲得金剛總持方便以是持力能知現在諸佛世尊壽命種姓亦知現在菩薩聲聞辟支佛等一切衆生業果神通亦知現在所有諸刹有佛出者無佛出者及其名字淨以不淨若廣若狹若麤若細若微塵等若倒若順於如是等悉能了知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寶女是名十八不共之法如來復有不共之法謂無見頂何以故無邊身故無能勝者名不共法何以故一切事具故見者除惱名不共法何以故身如藥樹故處衆無畏名不共法何以故一切清淨故處衆無怯名不共法何以故四無畏故知衆生心名不共法何以故隨意說法故從衆寂靜名不共法何以故隨師教故出言清淨名不共法何以故不說無義語故凡所宣說聞者歡喜名不共法何以故離怨親想故說法之時齊衆而聞名不共法何以故餘無利益故各各見佛正在己前瞻對之時目未曾瞬名不共法何以故身不可思議故聞佛所說要生善芽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無量諸功德故見者無厭名不共法何以故覺一切法舉身迴顧如象王視名不共法

何以故威儀清淨故大師子吼名不共法何以故具足大力故威儀純善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身業隨智行故口業純善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口業隨智行故一切眼目名不共法何以故所有意業隨智行故衆生樂聞名不共法何以故語微妙故受上供養名不共法何以故無上福田故無盡功德名不共法何以故不求果報故無能壞者名不共法何以故一一節中有那羅延力故說事不虛名不共法何以故知諸根故爲一切師名不共法何以故通達一切故壽命無盡名不共法何以故得法身故有親近者得大利益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一切諸善法故所得智慧無能洞者名不共法何以故知三世智性清淨故出身血者得五逆罪名不共法何以故成就一切諸善根故煩惱習盡名不共法何以故了知一切煩惱因故知一切行名不共法何以故覺一切法故寶女是名如來不共之法爾時寶女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得三十二相是何業因之所成就佛告寶女如來成就無量功德是故得成三十二相我今於是無量事中當略說之如來至心護持淨戒得足下平相修行種種惠施業故得千輻輪相不欺一切諸衆生故得足跟臃相護正法故得指纖長相不壞他衆故得網縵相妙服奉施故得手足軟相淨飲食施故得七處滿相喜聞佛法

故得鹿王腨相覆藏他過故得陰藏修善法故得上身如師子王相常以善法化衆生故得缺骨平滿相救護怖畏故得臂肘臃相見他事業樂佐助故得手摩膝相常修十善故得清淨身相常施病藥故所食之物至咽悉現相常發莊嚴修善法故得師子頰相於諸衆生其心平等故得四十齒相和合諍訟故得齒密相珍寶施故得齒齊相身口意淨故得二牙白相護口四過故得廣長舌相成就無量功德故得味中上味相於衆生中常柔軟語故得梵音相修習慈心故得紺色目相至心求於無上菩提故得牛王睫相讚歎他人所有功德故得白毫相恭敬父母師長和尚故得肉髻相樂說深法故得身柔軟相施敷具故得金光相遠離聚說世間事故得一一孔一毛生相樂受善友師長教勅故得身毛上靡相不以惡事加衆生故得髮色金精相常勸衆生修三昧故得身圓滿如尼拘陀相生生之處作佛像故得那羅延力相寶女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無量功德獲得如是三十二相寶女復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不可思議快哉如來善說佛法爾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一切衆生聞是義者即得具足無量功德聞已信者亦得成就無量功德說是法時十方無量無邊世界六種震動無量衆生發菩提心五千菩薩得無生忍虛空諸天雨

種種華鼓衆伎樂以供養佛若有衆生已於無量無邊佛所植衆德本乃得聞是如來十力四無所畏不共之法三十二相是人聞已能生深信信已能於大衆之中作師子吼說如是法何以故下劣之人不能得聞如是正法假使得聞未必能信上入持戒智慧具足乃能得聞聞已歡信信已不久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寶女復言世尊佛不可思議法僧亦爾不可思議聞信是經亦不可思議若有信者是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云何菩薩修行法行寶女菩薩摩訶薩不捨親舊知恩報恩憐愍一切有歸依者終不捨棄至心念於菩提之道修於忍辱難施能施攝取衆生慈心護戒思惟善義護持正法樂法念法持法樂靜獨處空閑心無悔退善護衆生淨身口意爲四無量發大莊嚴常勸衆生於菩提道凡所講論先讚大乘不先許人後生悔心清淨其行知足少欲不慳不妒不斷聖種心無諍訟了知因果信聞戒施慚愧智慧親近善友隨師長教心無憍慢恭敬禮拜長老有德離貪恚癡我及我所常念佛法僧施戒天得供養時其心不高常勤修行六波羅蜜空無相願諸善方便不見我常衆生壽命士夫之相修四念處乃至八正道是名菩薩修行法行又法行者無眼無色無色想行無耳無聲無聲想行無鼻無香無香想行無舌無味

無味想行無身無觸無觸想行無意無法無法想行非色行非色非非色行非色苦行非色非非色苦行非色我行非色非非色我行非色空行非色非非色空行非色無相行非色無願行非色無行行非色性行非色實行非色寂行非色生行非色出行非色因緣行非色聚行是名法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寶女若無如是陰入界行是名法行無欲界行色界行無色界行無住無脫是名法行無去無來無有住處無心意識無見無聞無知無識無有身業口業意業非法非非法非一非二非去來現在非垢非淨非聚非散非我衆生壽命士夫非常非斷非我非我所非始非終是名法行是名我法是名住處是名法性是名法處是名空處非處名畢竟處不動不住無有相貌無出無滅無所修行無取無捨無受無捉若能知見如是等法是名真知是名寶知是名法知若有菩薩能作是學爲諸衆生行於生死而於涅槃無所動轉是名菩薩真實法行說是法時八千菩薩成就忍辱尒時寶女復以種種珎寶雜物供養於佛而作是言世尊若有菩薩行是法行即是修行一切佛行即得受記坐菩提樹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舍利弗語寶女言汝知菩薩不退印耶尒時寶女即說偈言諸衆生界及法界若能平等觀無異不生分別一二數是名菩薩不退印過去未來及現在十方世界諸世尊皆悉平等觀法界是名菩薩不退印觀有爲界皆無常有漏無漏亦如是知一切法本性淨是名菩薩不退印觀於生死無有量不可稱計知其數若能一念通達知是名菩薩不退印一切世間諸法界及以出世諸聖法若能平等悉真實是名菩薩不退印若能了知諸法界及以諸魔波旬界通達是二無差別是名菩薩不退印貪欲瞋恚愚癡等一切衆生諸煩惱知從顛倒因緣生是名菩薩不退印生死之法及涅槃無上正道及菩提觀察是法無差別是名菩薩不退印知見五陰如菩提如菩提性入界然觀是諸法無有二是名菩薩不退印地水火風及造色觀之猶如虛空等如是即得真實印亦如十方諸佛印如眼界等菩提然是二平等無差別自能受持爲他說是名菩薩不退印知諸衆生所有心能爲一切心因緣如是因緣無障礙是名菩薩不退印能遍觀察諸衆生所有諸根上中下能觀生死盡彼岸是名菩薩不退印所有字義句無盡於無量劫而演說無能破壞作障礙是名菩薩不退印虛空邊際尚可盡世間猛風可繫縛菩薩所有不退心一切世間不能轉成就無量陀羅尼於諸法中不失念次第演說諸法義如佛口出無有異十方世界佛世尊爲度衆生說無量悉能受持解深義是名菩薩不

退印無量劫中所聞法猶如現聞而演說無量世學陀羅尼獲得如是無盡印成就具足如是持及以無上真智慧若得菩薩不退印則能宣說如是法若觀一切諸法空亦不親近不遠離若有成就不退心當知是人有空印一切諸法虛空印其性本來無生滅若能了知是法界是名菩薩不退印諸法皆從因緣有離於衆緣無法界若能了知如是者當知是有不退印所有威儀諸色聲能於一念悉示現爲欲教化諸衆生即是菩薩不退印意捨之心如虛空無量劫中不可盡成就無量諸功德即是菩薩不退印修習淨戒爲佛戒獲得佛戒如虛空成就如是無上戒即是菩薩不退印一切衆生所有戒及以學戒無學戒雖有如是無量戒不及不退十六一若得寂上無生忍成就無量無有邊若得如是無生忍如過去佛之所得爲衆生故善莊嚴無量世中不休息當勤修習精進行即是菩薩不退印常樂修習諸禪定亦爲衆生宣說法雖復示現諸威儀而其內心不離定具足無上正知見遠離一切煩惱習若有成就不退心則能近於佛境界具足三種之神通及其如來善方便若有成就不退心是人欲得正覺印一切衆生不能知是人心行及境界爲諸衆生無量行即是菩薩不退印其實未得無上道而能示現如來身生及成道轉法輪處衆示現大涅槃未捨菩薩不退印亦能獲得如是印猶如虛空無有邊所得佛印亦如是說是偈時三千大千佛之世界六種震動五千菩薩得不退印尒時世尊讚寶女言善哉善哉快說菩薩不退轉印尒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寶女定得不退轉印是故能作如是宣說若不證者何能如是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說寶女久已得不退印忍辱成就已盡大乘甚深邊底尒時寶女白佛言世尊何故名大乘佛言其乘廣大故名大乘於諸衆生無罣礙故故名大乘是一切智善根根本故名大乘無有煩惱諸結黑闇故名大乘所有光明無處不遍故名大乘周遍其邊有眼目故故名大乘本性常淨初無玷汙故名大乘斷諸煩惱一切習氣故名大乘護持禁戒故名清淨修習定故名爲安住修智慧故名爲無漏修解脫故名無繫縛示一切法等無二故名解脫智攝十力故名無能動具四無畏故名無怖懼攝取十八不共法故名爲無礙修習大慈故名平等破壞一切諸魔衆故名爲最勝摧煩惱魔故名寂靜破陰魔故名不可數破死魔故名爲常住具足檀那波羅蜜故名爲富足具足尸羅波羅蜜故名爲無熱具足羼提波羅蜜故名爲無恚具足精進波羅蜜故名爲無動具足禪那波羅蜜故名無漏無轉具足般若波羅蜜故名勝一切世間出世間具足方便

波羅蜜故。名為攝取。一切諸來斷諸有故。名無有有。因八道故。得名為安具定慧翼。所往無礙。調諸根故。名大神通。修正勤故。能見一切諸佛世界。修念處故。遠離惡法。親近善法。修七覺分。遠離一切諸煩惱結。無為無漏。無勝無上。無能見頂。無能知者。無有遮障。無有聽聞。無入出處。大衆大堂。一味不作。不作數量。平等無二。得大名稱。十方無礙。一切人天之所恭敬。成就無量無邊功德。永斷一切慳悋破戒害心。懈怠亂心無明。能令衆生。獲得多聞。為作安樂。斷一切苦。令作善業。佛智無礙智。無上智。平等智。一切智。是名大乘。說是法時。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既發心已。復作是言。若有衆生。能發如是大乘心者。即得無量善法利益。尒時寶女。白佛言世尊。何障礙故。不令衆生。疾得大乘。佛告寶女。有三十二事。以是因緣。為作障礙。何等三十二。一者樂聲聞乘。二者樂緣覺乘。三者樂釋身故。四者樂梵身故。五者樂為世樂受持禁戒。六者樂修一善。七者常懷嫉妬。八者多財貪者慳悋。九者不樂勸化衆生。令修善法。十者心憍慢故。十一者不求菩提心故。十二者畏菩提心故。十三者於一法中生著心故。十四者不善思惟故。十五者不能親近師長和上善知識故。十六者誹謗餘部故。十七者不能淨於身口意業故。十八者不能護持無上法故。十九者得少法味。悋不說故。二十者少解法義。生大慢故。二十一者遠離四攝故。二十二者不能恭敬同師同學故。二十三者不樂念於六波羅蜜故。二十四者遠離三聚故。二十五者不發願故。二十六者少善根故。二十七者倒解義故。二十八者不歎三寶故。二十九者誹謗大乘菩提事故。三十者自不解義。誹他說故。三十一者不覺了知諸魔事故。三十二者樂生死故。是名三十二事。障礙大乘。不令衆生疾得大乘。寶女。如是障礙。其事無量。我於今者。但略說耳。大乘所有功德無量。障礙之事。亦復如是。亦如涅槃功德無量。障礙之事。亦復無量。如生死過無量無邊。即是大乘之障礙也。寶女。若有人能遠離如是無量惡法。當知是人。即得大乘。寶女。若有菩薩能得淨心。是人即能獲得大乘。世尊。衆生云何速得成就。無上大乘。寶女。有三十二事。衆生修習。能速得之。何等三十二。一者衆生不請而往親附。二者見他福德。不生妬心。三者至心修習。無量善根。四者營他事業。不生愁惱。五者其心不濁。身口意淨。六者不為利養。敗四威儀。七者如說而住。八者於諸衆生。其心清淨。九者終不放捨菩提之心。十者清淨莊嚴檀波羅蜜。十一者清淨尸波羅蜜。憐愍毀禁故。十二者淨忍波羅蜜。不惜身命故。十三者淨精進波羅蜜。得十力無畏故。十四者淨禪波羅蜜。遠離煩惱故。十五者淨般若波羅蜜。除煩惱習故。十六者修勇健定。壞諸魔業故。十七者至心度脫諸衆生故。十八者修四攝故。十九者心平等故。二十者不捨一切諸衆生故。二十一者知恩報恩故。二十二者護持正法故。二十三者修助道法。不休息故。二十四者於諸善法。無厭足故。二十五者破憍慢故。二十六者供養三寶故。二十七者於一切法不生謗故。二十八者善解十二深因緣故。二十九者具七財故。三十者於一切法。得自在故。三十一者修六神通故。三十二者修習定慧故。是名三十二事。衆生修習。疾得菩提。說是法時。七萬二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萬二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一切諸天。以諸華香。種種伎樂。供養於佛。尊重讚歎。作如是言。若有得聞如是等經。當知是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尒時梵天釋天。四天王天。白佛言。世尊。如來今者。演說如是無限量義。了了之義。壞煩惱義。摧諸魔業。破諸邪見。能持一切無上正法。我等亦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若佛弟子。有能受持讀誦書寫廣說之者。我等亦當為作衛護。若有惡見。欲為是人作嬈害事。我當遮止。不令成就。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於尒時。若能護我諸弟子者。即是護持我之正法。如是護者。法則久住。尒時世尊告阿難言。阿難。汝當受持擁護。演說如是經典。若有菩薩。於無量劫。樂修惠施。復有菩薩。受持是經。讀誦書寫。為人廣說。修大慈悲。無以此義。勸人令學。其人所得福多於彼。亦能速疾獲得大乘。阿難白佛言。世尊。是經何名。云何奉持。佛言阿難。是經名為真實法義。毗尼方便。成就發心。無量寶聚。無量陀羅尼。十力四無所畏。不共法聚。菩薩摩訶薩不退轉印。廣說大乘。寶女所問。如是等名。汝當奉持。

尒時阿難及諸人天。聞經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王以成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唐虞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九緝

集

大方等大集經十

海慧菩薩品第五之三。爾時世尊復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有二法利益大乘。一者樂念佛法。二者樂離聲聞。復有二法。一者擁護解脫。二者能演說法。復有二法。一者求菩提心。二者調伏衆生。復有二法。一者觀菩提心。猶如幻相。二者觀諸衆生悲無有我。復有二法。一者不捨菩提之心。二者觀法平等。復有二法。一者淨於善根。二者無作無淨。復有二法。一者爲善法故。而修莊嚴。二者畢竟。復有二法。一者自身畢竟。二者衆生畢竟。復有二法。一者內淨。二者外淨。復有二法。一不作罪。二作已悔。復有二法。一能布施。二不求報。復有二法。一平等施。二能迴向。復有二法。一者持戒。二者不求善果。復有二法。一不自譽。二不毀他。復有二法。一者忍辱。二者濡語。復有二法。一者於貪不貪。二者於瞋不瞋。復有二法。一者爲於善法勤行精進。二者不輕斷怠。復有二法。一身寂靜。二心寂靜。復有二法。一求禪枝。二調伏心。復有二法。一者樂在禪定。二者不厭欲界。復有二法。一者求法。二者樂法。復有二法。一者觀法。二者欲法。復有二法。一者樂求善友。二者恭敬供養。復有二法。一至心聽。二至心受。復有二法。一歡諮問。二如法住。復有二法。一者知法。二者知義。復有二法。一者聞已無厭。二者知已無厭。復有二法。一者修善。二者離惡。復有二法。一者樂說正法。二者於受法者生憐愍心。復有二法。一者於法無慳恪心。二者說時無有貪想。復有二法。一至心聽。二至心受。復有二法。一離五蓋。二修七覺。復有二法。一者喜二者樂。復有二法。一者知已。二者知時。復有二法。一信果報。二作善業。復有二法。一者不斷聖性。二者實語。復有二法。一者如說而住。二者不藏如來功德。復有二法。一者淨身。二者遠離三不善根。復有二法。一者觀身猶如草木。二者爲淨心故修行善法。復有二法。一者淨口。二者遠離四過。復有二法。一者觀一切法悉不可說。二者觀聲如響。復有二法。一者淨心。二者遠離無明。嫉妬邪見。復有二法。一者內淨。二者外無行處。復有二法。一者修慈。二者遠離瞋恚之想。復有二法。一觀衆生猶如虛空。二者修慈。復有二法。一者不捨悲心。二者求善不悔。復有二法。一者能調不調。二者調時不悔。復有二法。一者持法。二者護持法者。復有二法。一者樂法。二者護法。復有二法。一者稱揚人善。二者樂藏他過。復有二法。一者離貪。二者離

瞋。復有二法。一者不捨衆生。二者修捨。復有二法。一者念佛。二者知無念處。復有二法。一者觀身無常。二者求三十二相。復有二法。一者念法。二者化諸衆生令住法中。復有二法。一者觀無貪處。二者於貪者生於悲心。復有二法。一者念菩薩僧。二者依無退僧。復有二法。一者觀於無僧。二者擁護四沙門果。復有二法。一者念戒。二者知菩提心不可宣說。復有二法。一者觀戒無作。二者護毀禁者。復有二法。一者念施。二者施已無悔。復有二法。一者遠離煩惱。二者離煩惱故演說正法。復有二法。一者念天。二樂寂靜。復有二法。一者具足念心。二者擁護亂心。復有二法。一者功德莊嚴。二者智慧莊嚴。復有二法。一者觀無造作。二者樂修善法。復有二法。一者無縛。二者縛者解脫。復有二法。一者遠離誑心。二者至心修淨。復有二法。一者知息。二者念息。復有二法。一者說一切過。二者而遠離之。復有二法。一者自修聖行。二者化他令行。復有二法。一者願求善法。二者心無猒足。復有二法。一者遠離惡法。二者親近善法。復有二法。一者請佛說法。二者至心聽受。復有二法。一者知一切法不生不滅。二者說字句義。復有二法。一者知無衆生。二者以已善根與衆生共。復有二法。一者遠離諸相。二者深求三十二相。復有二法。一者觀空。二者將護衆生。復有二法。一者修習無願。二者願及衆生。復有二法。一者修一切善。二者願諸衆生同修善根。復有二法。一者智慧無礙。二者受諸有身。復有二法。一者不動。二者不悔。復有二法。一者慚。二者愧。復有二法。一樂寂靜。二求靜法。復有二法。一者修習無諍三昧。二者觀無衆生。復有二法。一者少欲。二者知足。復有二法。一者覆藏他罪。二者顯露已過。復有二法。一者觀十二因緣。二者深信。復有二法。一者無我。二者無衆生。復有二法。一者防自煩惱。二者壞他煩惱。復有二法。一者觀無作無受。二者樂修善法。復有二法。一者觀生死過。二者不斷生死。復有二法。一者自樂生死。二者化諸衆生令度生死。復有二法。一者求波羅蜜。二者求已無處。復有二法。一者求知。二者化他令同已知。復有二法。一者不求供養。二者為供養故造作諸業。復有二法。一者於有恩處常欲報之。二者於恩無恩等而報之。復有二法。一者修不放逸。二者修無緣慈。復有二法。一者入於出家。二者既出家已心生愛樂。復有二法。一者自成功德。二者於無德者生憐愍心。復有二法。一者修於身念。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受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心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念於法處。二者無有念處。復有二法。一者遠離不善之法。二者親近能生善法。復有二法。一者遠離已生惡法

二者護持已生善法。復有二法。一者為令未生善法得生。二者為令增廣而擁護之。復有二法。一者獲大神通。二者得已教化衆生。復有二法。一者安住法界。二者遍見諸佛世界。復有二法。一者信心不動。二者化不信者令同已信。復有二法。一者淨心。二者教化狂亂之人。復有二法。一勤精進。二化懈怠。復有二法。一者具足無礙智慧。二者化彼無明衆生。復有二法。一者觀界。二者觀緣。復有二法。一者求智莊嚴。二者其心不悔。復有二法。一者觀諸煩惱。二者出煩惱已。了知解脫。復有二法。一者一切法解脫。二者煩惱不合三界。復有二法。一者莊嚴菩提。二者修學菩提。復有二法。一者盡智。二無生智。復有二法。一者觀聖道方便。二者觀生死方便。復有二法。一者畢竟道。二者知退轉道。復有二法。一者如法而住。二者於諸法中不生著見。復有二法。一者從緣生滅。二者從緣解脫。復有二法。一知魔業。二知已離。復有二法。一者於恚生忍。二者於忍生愛。復有二法。一者為菩提故而修莊嚴。二者雖修莊嚴心無貪著。復有二法。一者不捨煩惱。二者不捨修善莊嚴。復有二法。一者知處非處。二者以諸善根迴向菩提。復有二法。一者觀菩提心猶如幻相。二者修向無上菩提莊嚴。復有二法。一者觀諸衆生。及以菩提等無差別。二者知諸衆生因緣菩提而得解脫。復有二法。一者知法無生。二者為生善法而修莊嚴。復有二法。一者不可說法而能宣說。二者一切衆生悉同一乘。復有三法。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親近善友。心不生悔。三者修習大悲心不退轉。復有三法。一者破壞慳悋。二者惠施一切。三者攝取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具足淨戒。二者調毀禁者。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心無瞋恨。二者調瞋恚者。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於生死中心無悔退。二者甘樂營他所作事業。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得三昧定。二者不生憍慢。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求於多聞。二者得已不生憍慢。三者迴向菩提。復有三法。一者生緣。二者法緣。三者無緣。復有三法。一者自悲。二者悲他。三者離自他悲。復有三法。一者為於自利修習智慧。二者以是智慧轉化衆生。三者自利利他。復有三法。一者知過去已盡。二者知未來無生。三者知現在無住。復有三法。一者為正定者修習慈心。二者為邪定者修習悲心。三者為不定者修習解脫。復有三法。一者淨身。二者淨口。三者淨意。復有三法。一者修不淨觀。為壞貪欲。二者修慈。為壞瞋恚。三者觀十二因緣。為壞無明。復有三法。一者安。二者樂。三者知足。復有三法。一者聞已能持。二者能廣分別文字向義。三者觀察罪過。復有三法。一者具足七財。二者能大法施。三者能施

衆生。復有三法。一者實義。二者真義。三不誑義。復有三法。一者自知。二者知他。三者知時。復有三法。一者五陰法陰平等。二者諸界法界平等。三者諸入。法入平等。復有三法。一者修空。二者無相。三者無願。復有三法。一者不謗因果。二者方便生法皆從因緣。三者和合因緣而得名字。復有三法。一者信佛不可思議。二者信法不生誹謗。三者信僧良祐福田。復有三法。一者遠離貪欲。二者遠離瞋恚。三者遠離愚癡。復有三法。一者世諦。二者第一義諦。三者不著二諦。復有三法。一者遠離煩惱。二者遠離憍慢。三者於福田所禮拜供養。復有三法。一者不染欲界。二者不著色界。三者於無色界不生憍慢。復有三法。一者供養不喜。二者毀辱不恚。三者離世八法。復有三法。一者藏覆諸根。二者解了諸根。三者寂靜諸根。復有三法。一者趣向善地。二者離善地障。三者觀善地德。復有三法。一者至心。二者淨心。三者淨莊嚴。復有三法。一者學戒戒。二者學心戒。三者學慧戒。復有三法。一者受樂不生貪遺。二者受苦不生惱恚。三者不苦不樂修習於捨。復有三法。一者轉因不造作故。二者轉於煩惱不觀相故。三者轉於三世無願求故。復有三法。一者眼空。二者色寂靜。三者受無作處。復有三法。一者藏戒。二者護定。三者觀慧。復有三法。一者憶持念法。二者思惟觀法。三者如法而住。復有三法。一者音聲因緣聲聞解脫。二者十二因緣緣覺解脫。三者六度因緣菩薩解脫。復有三法。一者施。二者大施。三者畢竟施。復有三法。一者護法。二者護持法者。三者護持大乘。復有三法一者行於生死。二者觀其罪過。三者知已遠離。復有三法。一者至心聽法破除五蓋。二者常樂寂靜。三者如法而住。復有三法。一者依義。二者依法。三者依智。復有三法。一者求多聞已。樂於寂靜。二者樂寂靜已思惟善法。三者善思惟已。知法平等。復有三法。一者親近智者。二者諮問多聞。三者護於善人。復有三法。一無貪心為人說法。二見聽者慈心視之。三者一心觀於菩提。復有三法。一者視諸衆生其心平等。二者觀心平等。三者觀佛平等。復有三法。一者過去不盡。二者未來不合。三者現在不住。復有三法。一者觀苦無常。二者諸法無我。三者涅槃寂靜。復有三法。一者聞已堅持。二者三昧堅持。三者智慧堅持。復有三法。一者犯已不覆。二者悔先所犯。三者至心護戒。復有三法。一者破壞疑心。二者破壞悔心。三者破障礙心。復有三法。一者善欲。二者離談世事。三者樂於寂靜。復有三法。一者忍甚深法。二者說甚深義。三者解種種義。復有三法。一者具足聲忍。二者具思惟忍。三者具於順忍。復有三法。一者智慧方便。二者大慈。三者精進堅牢。善男子。菩薩具足

如是等法。能利大乘。善男子。有四法障礙大乘。何等為四。一者聽不應聽。二者不欲聽受菩薩法藏。三者行諸魔業。四者誹謗正法。復有四法。一者貪欲。二者瞋恚。三者愚癡。四者不樂求法。復有四法。一者嫉他得利。二者於財慳貪。三者樂誑法師。四者不樂親近見善知識。復有四法。一者於善知識生惡友想。二者於惡知識生善友想。三者非法法想。四者法非法想。復有四法。一者不樂惠施。二者施已生悔。三者施已觀過。四者不念菩提心。復有四法。一者為欲而施。二者為瞋而施。三者為癡而施。四者為畏而施。復有四法。一者為名字施。二者為本而施。三者為善友施。四者為勝欲施。復有四法。一者不至心施。二者不自手施。三者不現見施。四者輕慢施。復有四法。一下物施。二少物施。三不至心施。四者輕慢施。復有四法。一者毒施。二者刀施。三者不淨施。四者無利益施。復有四法。一者見持戒者生瞋恚心。二者見毀禁者生愛念心。三者隨惡友語。四者不念施戒。復有四法。一者非法求利。二者如法得財不與人共。三者斷他供養。四者心不知足。復有四法。一者為利養故攝持威儀。二者為利養故下聲而語。三者其心諂曲。四者邪命自活。復有四法。一者於同學所生瞋恚心。二者於同乘者生瞋恚心。三者不知魔業。四者樂說他過。復有四法。一者憍慢不聽正法。二者不能恭敬法師。三者不能禮拜父母師長善友。四者意隨惡業。復有四法。一者覆他功德。二者廣說他過。三者增長憍慢。四者瞋恚堅固。復有四法。一者懈怠。二者不樂聽聞善語。三者不隨順語。四者住於非法。復有四法。一者不調。二者不淨。三者不藏。四者不忍。復有四法。一者不喜聞受無上善法。二者樂在城邑聚落村營。三者毀破禁戒樂受供養。四者不能調伏根門。復有四法。一者不能攝取衆生。二者不能調伏衆生。三者不能護持正法。四者樂說法師過罪。復有四法。一者不修信心。二者不能觀察生死罪過。二者不觀惡知識過。四者不觀疑心罪過。復有四法。一不觀內。二不觀外。三者無慚。四者無愧。復有四法。一不知恩。二不報恩。三者背恩。四樂邪見。復有四法。一者誹謗聖人。二者將護世人。三者不信福田。四者呵毀施法。復有四法。一者不淨身業。二者不護口業。三者不捨意業。四者毀悔大乘。復有四法。一者為破和合而作兩舌。二者於師和尚出瞋態語。三者為壞利益作無義語。四者欺誑人天而生妄語。復有四法。一者不護戒因。二者亂禪定因。三者不信後世。四者樂著世事。復有四法。一者麁獷。二者憍慢。三者樂說世事。四者常樂睡眠。復有四法。一者假菩薩名而受供養。二者不能瞻視病苦之人。三者不種善子。四者不向菩提。復有四

法一者自輕二者輕法三者輕禍四者數念聲聞辟支佛乘復有四法一者貪身二者貪心三者貪命四者貪戒復有四法一貪房舍二貪檀越三貪邪見四貪破戒復有四法一者多作二者多語三者多受四者多視復有四法一者我見二者邪見三者斷見四者常見復有四法一者不作二者作已轉三者心悔四者不樂復有四法一者不向道地二者不修禪定三者退失智慧四者不樂方便復有四法一者障礙於法二者障礙善業三者煩惱障礙四者魔業障礙善男子如是等法名障大乘說是法時四萬四千人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二萬八千菩薩得無生法忍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虛空之中無量天人異口同音作如是言善哉善哉世尊今日如來大師子吼憐愍衆生開大乘門世尊若有衆生於是法中得少分者即得斷除三惡道苦漸漸當得無量法寶世尊譬如有人於村邑外見大寶聚見已憐愍即還入村告語衆人誰欲斷貧當與我俱是人說時或有信者或不信者其中信者即與相隨俱至寶所隨意採取即破貧苦而是寶聚亦無增減亦不念言聽是人取不聽彼人彼是人貧不破彼人聽是持去不聽彼持如來世尊亦復如是於無量世勤求如是無上法寶求已得見生大憐愍以大梵音語諸衆生若有欲壞生死貧窮當至心聽有諸衆生薄福不信則不能壞生死貧窮其中信者隨任智力取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大乘是大寶聚亦無增減若有至此寶聚之中乃至不能取一寶者是人常住三惡道中若有能取一字一偈乃至一念受持之者是人能壞生死貧窮何況取是大乘經典一品二品及其具足聽受讀誦為人解說爾時世尊讚諸天人善哉善哉諸天子若有受持如是經典是人則具一切善法頂戴如來無上佛智是大智聚能大利益無量衆生爾時世尊即說頌曰諸乘之中大乘最猶如虛空無邊際遠離一切生死有趣菩提樹無障礙若能清淨其心意所有恩施於一切至心受持清淨戒趣菩提樹無障礙於諸衆生心平等常觀煩惱諸過罪能勝一切下劣乘調伏衆生於大乘若有至心受誦具足寂靜戒忍辱具足智慧壞魔衆憐愍衆生趣道樹莊嚴慈悲乘四禪智慧利刀摧魔衆道樹下觀十二緣起已愍衆說大乘十方衆生乘大乘乘無增減如虛空大乘神力叵思議是故如來修習之安住念處嚴正勤如意為足根勢力遊八正路採覺寶是故如來趣道樹其心寂靜離煩惱壞破諸闇獲智光是故梵天及帝釋故禮如來乘大乘具足六度六神通具善方便修三昧能壞諸魔及邪見是故如來乘大乘若有具足諸善根及以成就不善根有信

則得破煩惱是故大乘難思議所有一切世間法及以無上出世法若有學法無學法一切攝在大乘中若有衆生行惡道親近邪見惡知識憐愍是輩修方便為調伏故說大乘下劣不樂於大乘心近不能壞人結常求自樂捨餘人聞說大乘生恐怖若有智者具力勢憐愍衆生作利益聞說大乘心歡喜壞衆苦惱心不悔若欲了知衆生行一切衆生諸界根菩薩一念能通達是故大乘難思議得身寂靜相莊嚴得口寂靜衆樂聞得心寂靜具神通如是皆因趣大乘若有人能行大乘是則不斷三寶種能為衆生作利益能壞貧窮諸苦惱能到十方諸世界現見無量佛世尊如是趣向大乘者是人即得無量福一切世間無能勝趣向無上大乘者具足大力壞魔衆是故大乘難思議得色得力大自在梵釋轉輪聖王身若有乘此大乘者是人受於三界樂施已終不生悔心所重之物不怯著捨身自施修慈悲是故大乘難思議持戒精進樂梵行能以通力障日月不貪着身善果報修如是乘調衆生說法有受不受者於是不生瞋愛心身心勤修大精進為得難得之大乘能得無上大法王亦得難忍之忍辱無量劫中受苦惱為得大乘勝一切勤作利益多衆生身口意業悉柔濡修習慈悲及神通為住大乘大利益了知法界生滅性無我無諍調諸根若能安住於大乘即受安樂如先佛具足念心及精進四如意足神通力依止正法及真義皆由樂住於大乘具足無上無所畏能師子吼無上尊微妙相好自莊嚴皆由樂住於大乘具足三種之神通調伏教化諸衆生其心寂靜無憍慢若行大乘具忍辱具足梵音聲微妙一切衆生喜樂聞若樂修習大乘者是人善解衆生語所作諸業為淨土不久當得無邊身若有至心聽是經當受無邊無上樂能遍虛空盡邊際能知大海水數渧不能演說大乘德是故是乘難思議

爾時世尊復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若欲受持如是等經欲自寂靜其深心者應當受持門句法句金剛句至心觀察門句者一切法中而作門戶所謂阿字一切法門阿者言無一切諸法皆悉無常波亦一切法門波者即第一義那亦一切法門那者諸法無礙陀亦一切法門陀者性能調伏一切法性沙亦一切法門沙者遠離一切諸法多亦一切法門多者一切法如迦亦一切法門迦者一切諸法無作無受婆亦一切法門婆者一切諸法無有分別伽亦一切法門伽者如來正法甚深無底闍亦一切法門闍者遠離生相曇亦一切法門曇者於法界中不生分別奢亦一切法門奢者具奢摩他得八正道佉亦一切法門佉者一切諸法猶如虛空叉亦一切法門叉者一切法盡若亦一切法

門若者諸法無礙吔亦一切法門吔者一切諸法是處非處盡亦一切法門盡者觀五陰已得大利益荼亦一切法門荼者一切諸法無有畢竟迦亦一切法門迦者身寂靜故得大利益至亦一切法門至者心寂靜故鞞一切惡優亦一切法門優者受持擁護清淨禁戒吔亦一切法門吔者言善思惟替亦一切法門替者住一切法修亦一切法門修者一切諸法性是解脫呲亦一切法門呲者一切諸法悉是呲尼呲尼者調伏已身時亦一切法門時者一切諸法性不染汙阿亦一切法門阿者一切諸法性是光明婆亦一切法門婆者修八正道娑亦一切法門娑者一切諸法非內非外善男子是名門句能淨念心能淨其心知衆生根法句者一切諸法解脫印一切諸法無二印一切諸法無常斷印一切諸法無增減印一切法等如虛空印一切諸法五眼通印一切法如虛空印一切諸法無有分別如虛空印一切諸法八法界印一切法如印一切諸法無去來現在如印一切諸法本性淨印一切法空印一切法無相印一切法無願印一切法無處無非處印一切法苦印一切法無我印一切法寂靜印一切法性無過咎印一切諸法第一義攝取印一切諸法如法性住印一切諸法畢竟解脫印一切諸法無時印一切諸法過三世印一切諸法味同一印一

切諸法性無礙印一切諸法性無生印一切諸法性無靜印一切諸法性無覺觀印一切諸法非色不可見印一切諸法無屋宅印一切諸法無對治印一切諸法無業果印一切諸法無作無受印一切諸法無出滅印善男子是名法句如是法句即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菩提如是法印句攝取八萬四千法聚善男子若能如是觀法聚者即能獲得無生法忍善男子若有未種善根之人聞是法已即得種之壞於魔業善男子若如是觀即能獲得無盡器陁羅尼如是等法悉能攝取八萬四千三昧八萬四千衆生行性是名法句金剛句者其身不壞猶如金剛何以故法性不壞故智慧之性能破無明是故智慧名金剛句五逆之罪壞一切善是故五逆名金剛句不淨之觀能壞貪欲是故不淨名金剛句慈心之觀能壞瞋恚是故慈心名金剛句觀十二因緣能壞愚癡是故觀緣名金剛句一衆生心攝取一切衆生之心名金剛句一衆生心一切衆生心悉皆平等名金剛句一佛一切佛皆悉平等名金剛句一福田一切福田無盡平等名金剛句一切諸法如虛空等名金剛句一切諸法等同一味名金剛句一切諸法及以佛法平等無二名金剛句金剛三昧能壞一切諸魔惡業名金剛句如來如音壞諸惡聲名金剛句觀無生滅過生老死名金剛句善

男子如是等法名金剛句名堅牢句名不壞句名不破句名平等句名為實句名無二句不退轉句大淨寂靜句無能作過句不增不減句無有有句無有法句真句有句不謗佛句依法句共僧句如余句分別三世句勇健句梵句慈句心句虛空句菩提句不低句法相句無相句心意識無住句破魔句無上句無勝句廣句行己境界句入佛境界句無覺觀句於法界所不分別句無句句善男子若有菩薩能解如是等句義者必當坐於菩提樹下金剛師子法座之上說是法時八千菩提得入法門陁羅尼亦獲一切衆生平等三昧爾時十方諸來菩薩以妙香華種種妓樂供養於佛說偈讚曰我今敬禮無上尊能知一切衆生聲說相無相實一相而得妙相三十二若有衆生一一心平等攝諸衆生心說行無行實一行是故我禮無上尊如來真實知因果故為衆生說業報真如法界非有無是故我讚無上尊一切衆生無覺觀其心本淨無有貪從因緣故生貪欲是故我禮真智因我見佛身種種色而如來身實無色憐衆故現無色色我禮人中師子王一切福田入一田而是一田無增減不動法界不轉移是故我禮人象王觀諸衆生心如幻諸法菩提亦復然知一切法皆平等是故我禮無平等觀諸法界悉平等故說諸法無一二非有非無是解脫是故

我禮斷二見日月可說墜落地猛風可說索繫縛須彌可說口吹動不可說佛有二語實語真語及淨語身心清淨如虛空世法不染如蓮華是故我禮無上尊若有能讚如是德即獲如是之功德我為如是諸功德歡禮如是功德聚 時諸菩薩既讚歎已白佛言世尊衣大寶者所謂佛也佛出世者即是樂出佛出世者即是信出佛出世者即是念出佛出世者即是智出佛出世者即是施出戒忍精進禪定慧出佛出世者即是慈出悲喜捨出佛出世者即是十二因緣法義智出佛出世者即是念處正勤如意根力覺道一切善法出爾時衆中有一菩薩名曰慧聚白佛言世尊生老病死出於世者即是佛出無明愛出即是佛出貪恚癡出即是佛出一切疑網煩惱出者即是佛出何以故若如是等法不出世者佛以何緣出現於世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實如所言爾時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不見如是等法是時如來為出於世不出於世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時真實不知如是等法是故我為而宣說之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道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處發心菩薩見佛色相見已而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具足一切善法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薩見如來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

不見如來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慧眼了了淨故。斷二見故。淨智慧故。若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淨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見如來。善男子。我昔如是見然燈佛。見已即得無生法忍。亦能了了知得無得。得已即時上昇虛空。高七多羅樹。處空住已。了了得知一切法界。了了知已。心無所住。無所住已。得六萬三昧門。時然燈佛即授我記。摩納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我於爾時。都不聞是授記音聲。亦無佛想。及授記想。我於爾時。三種淨慧。不見我想。不見佛想。及授記想。復有三淨。不見於我不見衆生。及以正法。復有三淨。不見名。不見色。不見因。復有三淨。見一切陰悉入法陰。見一切界悉入法界。見一切入悉入法入。復有三淨。過去已盡。未來不生。現在不住。復有三淨。觀身如水月。觀聲不可說。觀心不可見。復有三淨。空無相願。若如是見。即是真實見。於受記。善男子。若有菩薩作如是見者。是名實見。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七　九屑

集（大方等大集經十一）

海慧菩薩品第五之四。　爾時海慧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若有具足如是等見。發何等願。佛言善男子。如是之人。如本發願。菩薩摩訶薩。若心在定。若不在定。爲衆生故。如本發願。善男子。譬如人有甘蔗稻田。具滿一頃。其地平正。欲溉灌時。開其水口。縱之令去。更不施工。自然周遍。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若在定中。繫心思惟。若不在定。不思惟時。爲衆生故。如本發願。所作善根。悉皆願與衆生共之。共已迴向無上佛法。菩薩心淨。戒忍定慧。亦復清淨。觀於佛法。及諸衆生。平等無二。雖有是願。初無有心。是故菩薩。雖復無心。於諸衆生。而誓願力。未常不及。所有善根。悉與共之。共已迴向無上菩提。善男子。如安羅樹有人斫伐。根既斷已。隨所而倒。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習三昧。常向菩提。假使有人。唱言是樹。莫斫處隨。是樹猶故。隨斫處倒。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所修善法。欲令不向無上菩提。則無是處。何以故。法性爾故。菩薩摩訶薩。所修善法。唯爲不斷三寶種性。爲淨佛土。爲莊嚴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爲莊嚴口。說法之時。衆生樂聞。爲莊嚴心。觀諸衆生平等無二。爲得佛法諸佛三昧。菩薩雖不貪如是法。而能自然得如是法。何以故。誓願力故。善男子。譬如陶師泥在輪時。不得物名。旣成器已。名隨物立。菩薩善法。亦復如是。未發願時。則不能得波羅蜜名。是故菩薩。一切善法。要當發願。善男子。譬如金師。金未成器。亦不得名。及其成已。得瓔珞名。菩薩善法。亦復如是。未發願時。則不能得波羅蜜名。善男子。譬如比丘欲入滅定。先立誓願。我今入定。若揵椎鳴。乃當起出。而是定中。無揵椎音。以願力故。鳴揵椎時。則便出定。善男子。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憐愍衆生。作如是願。諸未度者。我當度之。諸未脫者。我當脫之。修菩提時。入深三昧。以大悲力故。念諸衆生。不證聲聞辟支佛乘。是故菩薩。雖復修習三十七品。而不得果。善男子。菩薩所行不可思議。雖入深定。亦不證得沙門道果。善男子。譬如二人。欲過猛火。其一人者。著金剛鎧。即能過之。其一人者。身被乾草。爲火所焚。何以故。草則易燒。金剛堅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憐愍衆生。專念菩提。莊嚴甚深無量三昧。以三昧力。能過聲聞緣覺正位。不取果證。從定起已。得正覺道。如來三昧。被乾草者。喻於聲聞。聲聞之人。厭悔生死。於諸衆生。無慈悲心。是故不

能過於聲聞緣覺正位何以故二乘之人於福德中生知足想菩薩之人於福德中心無猒足金剛鎧喻空無相願大鎧大者喻諸行法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空無相願而能不證沙門道果世尊菩薩摩訶薩具足是事不可思議修是三昧而不取證行生死火不為所燒菩薩摩訶薩成就方便入一切定亦不為定之所誑惑具方便故雖行諸行心無染著雖為邪見說沙門果亦自不證沙門道果佛言善哉善哉實如汝說善男子如三染汁盛以一器所謂羅若鬱金青紫染三種物所謂麁氎及憍奢耶衣麁以染浸則成青色氎淨浣故成於黃色憍奢耶衣光以灰浸則成赤色如是三物雖同一器受色各異善男子三乘之人亦復如是器者喻於空無相願三種色者喻於聲聞緣覺菩薩隨衣受色喻三種菩提空無相願亦不生念與如是果不與是果善男子麁喻聲聞氎喻緣覺憍奢耶衣喻菩薩乘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如聾如盲無有衆生如是見時心無染著無有悔退是時心中其實了知我於衆生非有利益非無利益亦為衆生修習大悲善男子譬如微妙淨琉璃寶雖復在泥經歷百年其性常淨出已如本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了知心相本性清淨客塵煩惱之所障汙而客煩惱實不能汙清淨之心猶珠在泥不為泥汙菩薩摩訶薩作如是念

若我心性煩惱汙者我當云何能化衆生是故菩薩常樂修習福德莊嚴樂在諸有供養三寶樂為衆生起走供使於生貪處不起貪心護持正法樂行惠施具足淨戒莊嚴忍辱勤行精進莊嚴禪枝修習智慧多聞無猒清淨梵行修大神通三十七品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如是法不為煩惱之所染汙不著三界菩薩摩訶薩行善方便功德力故雖行三界身心不汙善男子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心甚愛念其子遊戲誤墮圊廁時母見已穢惡不淨父後見之呵責其母即便入廁牽之令出出已淨洗愛因緣故忘其見穢善男子長者父母喻於聲聞緣覺菩薩廁喻三界子喻衆生母不能拔喻聲聞緣覺父能拔濟喻諸菩薩愛因緣者喻於大悲菩薩摩訶薩具善方便入於三界不為三界之所染汙是故道有二種一者聲聞二者菩薩聲聞道者猒於三界菩薩道者不猒三界善男子菩薩修習空無相願雖行諸有不墮於有既不墮有復不取證行三界者是名方便不取證者是名智慧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觀一切法無有二相若觀法等衆生亦等如是等者涅槃亦等是名智慧若能如是等觀衆生不證涅槃是名方便清淨惠施是名為慧發願迴向是名方便世尊云何施名為清淨智慧清淨方便善男子菩薩若見無我衆生壽命士夫是名為慧若修習空

無相無願以諸善根願及衆生迴向菩提是名方便復次善男子知諸衆生下中上根是名為慧知已隨意而為說法是名方便淨智慧故雖行諸有心無染著淨方便故雖修二乘不證其果善男子若能不為一切煩惱之所染汙是名為慧能調衆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菩薩發願悉令衆生得無盡財無盡福德增長善根諸學無學聲聞緣覺一切菩薩隨意得法名淨方便若能受持一切佛法廣分別說無窮盡說無障礙說不空而說隨樂而說是名淨慧菩薩摩訶薩生生之處不失無上菩提之心是名淨慧生生之處所作善法願及衆生名淨方便淨慧因緣知菩提心無住無根淨方便故化諸衆生趣於菩提世尊菩薩摩訶薩若具如是二淨所作諸業無非菩提何以故一切法中悉有閡障壞閡障故即是菩提是故菩薩常不遠離於菩提也菩薩若作如是念言我離菩提當知是人不得菩提若念我今有菩提者是人菩提有淨不淨若能如是觀諸法者即得菩提即是淨智方便也善男子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邊光如來應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土名不眴劫名光味爾時世尊初坐道場菩提樹下未成佛時十方世界一生補處不退菩薩悉共觀見來至其所以種種華而

供養之華處空中高七多羅樹成佛道已放大光明遍照十方十方世界多有諸天見佛光已各作是言無邊光佛真實出世彼佛世界莊嚴嚴飾如彼他化自在天宮彼劫初時過十千年有佛出世號曰光味是故此劫名曰光味善男子光味劫中有十四億諸佛如來出現於世其佛世界有九萬六千小國一一國土縱廣八萬四千由旬一一國有八萬四千城其城縱廣滿一由旬一一城中居止人民八萬四千彼土具足如是等事其土純以四寶挍飾所謂金銀琉璃玻瓈多饒飲食無所乏少其土人民無我我所猶如北方鬱單越土其佛壽命滿十中劫聲聞大衆九萬六千億菩薩大衆萬二千億土有二城一名樂二名淨其佛世尊生於淨城住於樂城其土有王名曰淨聲七寶具足統領三千大千世界後宮綵女三萬六千姿顏端嚴如天無別有十萬子雄猛勇健悉皆具半那羅延力各各成就二十八相一切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八萬女清淨無穢形容瓌異如天無差一切亦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王爾時經二劫中供養如來及聲聞菩薩大衆為如來故造作寶坊滿五由旬是寶坊中復有寶樹其數十萬為供養僧爾時聖王與其眷屬一切皆修清淨梵行時佛教化無量衆生於大乘法復化無數於聲聞乘爾時其王供養佛

已與諸眷屬俱至佛所頭面禮足右遶恭敬長跪合掌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修行大乘不隨他語云何菩薩生得畢竟云何菩薩得無所住云何菩薩得無動慧云何菩薩得清淨慧云何菩薩力能遠見云何菩薩諸根猛利云何菩薩具足佛土云何菩薩行不放逸云何菩薩聞甚深法心不怖畏云何菩薩得名菩薩佛言大王有四事法修行大乘不隨他語何等為四一者具足聖信出於世界二者具足智慧觀諸法性三者具諸神通四者修淨精進為化衆生大王菩薩具足如是四法修行大乘不隨他語復有四法生得畢竟何等為四一者知於善法為調伏心二者不貪已樂三者為諸衆生修習慈悲四者常樂大乘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得無所住何等為四一淨於心二淨莊嚴三離塵垢四修堅慧為具福德足名四法大王復有四法得淨智慧何等為四一者淨眼二者以四攝法攝取衆生三者淨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四淨佛土觀淨法界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能得遠見諸根猛利何等為四一者念菩提樹下不捨菩提心二者念佛智慧亦不著智三念法身修習於空無相無願四者念佛涅槃於生死中心無厭悔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具足佛土行不放逸何等為四一者受帝釋身為化諸天令不放逸二者受梵天身為化諸梵令不放逸三者受轉輪王身為化衆生令不放逸四者受於大臣長者之身具足珍寶為化衆生令不放逸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聞甚深法心不怖畏何等為四一者親近善友二者善友為說甚深佛法三者善能思惟四者如法而住是名為四大王復有四法得菩薩名何等為四一者求詖羅蜜二者為諸衆生修習悲心三者樂求佛法四者化衆生時心不厭悔是名為四善男子時淨聲王從彼如來聞是法已及諸眷屬一切皆得無生法忍捨其國土於佛法中出家修道爾時世尊告彼王言大王汝今出家即是報佛若能如是生信捨離是名大報是大功德多所利益大王菩薩出家有二十四利益之事何等為二十四一者捨於世事得大自在二者捨於煩惱獲得解脫三者身服袈裟得無染道四者具足四事得四聖種五者樂於頭陀遠離一切大欲惡欲六者不捨戒聚受人天樂七者不捨菩提獲得佛法八者常樂寂靜離世談諍九者不著法故得大淨心十者具足禪枝得禪定故十一者求於多聞得智慧故十二者破壞憍慢得智慧故十三者破除邪見得正見故十四者不生覺觀為真實知諸法界故十五者等觀衆生得大慈故十六者化諸衆生心無疲倦得大悲故十七者不惜身命為護法故十八者寂靜其心為得神通故十九者念於如來

為見佛故二十者修善思惟為得十二緣深智慧故二十一者得於順忍二十二者得無生忍二十三者信一切功德二十四者得佛智慧是名二十四善男子爾時聖王聞是法已轉以教化一切男女眷屬臣民時彼國中有九萬九千億衆生悉共出家善男子淨聲比丘既出家已復白佛言世尊我今云何得名出家佛言比丘汝名淨聲當淨自界自界既淨則名比丘則名出家爾時比丘聞佛說已心樂寂靜作是思惟界者即勝觀眼空者即是淨界夫淨界者即是佛土耳鼻舌身亦復如是意者即界若觀意空即是淨界夫淨界者即是佛土即是一界即是空界即衆生界即無相界即無願界即無作界即無為界善男子淨聲比丘如是觀已即時獲得身輕心輕身心輕已得無量神通得神通已得樂說無礙陀羅尼門善男子汝知爾時淨聲比丘豈異人乎即汝身是男女眷屬即汝所將來菩薩聽法衆是說是伊帝目多伽時萬八千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八千衆生得無生忍善男子若有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如法說如說而住云何名為如法而說如說而住善男子若有人言我當作佛請諸衆生許以法味請已不能受持讀誦分別解說微妙經典不能護持清淨禁戒勤修精進不修知足於善法中少得知足是名欺誑不如法說不如說住若有人言我當作佛請諸衆生許以法味請已受持讀誦演說護持禁戒勤修精進少欲知足多得善法不生足想是名不誑如法而說如說而住善男子譬如國王多請賓客請已不設供賓之具賓客既至方云未辦於是賓客各作是言昨受王請家不設食令赴王信復無所得呵責愁恚忿歎啼泣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請諸衆生許以法食不求多聞持戒精進不修三十七助道法衆聖呵責人天涕泣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若能如作應如作說不應欺誑一切衆生復次善男子復有衆生請求菩薩為我說法菩薩許言當為汝說許已放逸衆生既見菩薩放逸即便勸喻既勸喻已方為說法說時或問甚深之義以放逸故而不能答不能答故心生慚愧護於身心誑於衆生而便捨離善男子菩薩若欲如說而住無惜身心以護衆生善男子過去世有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行是時山中有一鷲王名利見師子王眠即便搏取獼猴二子處嶮而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我今啓請大鷲王唯願至心受我語幸見

爲故放捨之莫令失信生慚恥。鷲王說偈報師子王我能飛行遊虛空已過汝界心無畏若必護是二子者爲我故應捨是身　師子王言我今爲護是二子捨身不惜如枯草若我護身而妄說云何得稱如說行　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身爾時鷲王復說偈言若爲他故捨身命是人即受無上樂我今放汝獼猴子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時師子王即我身是雄獼猴者即迦葉是雌獼猴者善護比丘尼是二獼猴子即今阿難羅睺羅是時鷲王者即舍利弗是善男子菩薩爲護是依止者不惜身命善男子云何名爲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當惠施即使大施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能持戒即化一切同己護戒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修忍辱即化衆生同修忍辱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勤精進爲於佛法即化衆生同修精進爲於佛法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修禪定即化衆生除去亂心修習禪定是名菩薩如說而住菩薩若言我修智慧如法分別是名菩薩如說而住善男子菩薩若言我當壞破一切惡法即便修習一切善法是名菩薩如說而住善男子能莊嚴者名爲如說能畢竟者名爲如住能發心者名爲如說得果證者名爲如住能淨心者名爲如說能生心者名爲如住能發心者名爲如說不退心者名爲如住至心聽法名爲如說聞已如住名爲如住能淨口者名爲如說能淨身者名爲如住初受戒者名爲如說至心護持名爲如住發菩提心名爲如說行菩薩道是名如住得住忍地名爲如說住不退地名爲如住得一生身名爲如說得後邊身名爲如住趣菩提樹名爲如說得菩提果名爲如住善男子是名菩薩如法而說如說而住說是法時五百菩薩住無生忍地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蓮華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如說如住不可思議如佛所住即是如說即是如住善男子汝於是事能了知不已知世尊若知正法是真實者名如法住山王菩薩言世尊無所住法名如法住何以故見一切法無有覺故以無覺故不見一法名之爲覺若無一法云何有住若如是見名如法住福德王菩薩言世尊若隨心者非如法住若有菩薩觀意如幻名爲無住若無住者名如法住燃燈菩薩言世尊無有貪心名如法住云何貪心謂於法中有損有益若無貪心名如法住日子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有所著者是名爲動若於法中心無所著是名無動若無有動名如法住勇健菩薩言世尊一切世間皆隨心行若知心行名如法住樂見菩薩言世尊如佛所說因受受苦若能不受諸受則斷若能不取諸取則斷雖不受受不捨衆生名如法住香象王菩薩言世尊一切衆生悉有重擔所謂五陰若有能知五陰真實爲壞陰見棄捐重擔而於諸法亦無擔想名如法住持世菩薩言世尊若行世間非如法住若正莊嚴名如法住正莊嚴者見一切法等如虛空堅意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不生於生不滅於滅亦復不見生滅之性名如法住光明遍照高貴德王菩薩言若能知見真實涅槃見法是滅及無生滅一切衆生悉有佛性爲趣菩提而修莊嚴名如法住光無礙菩薩言世尊若有行處即是魔業非如法住若無行處則壞魔業若壞魔業名如法住淨進菩薩言世尊若作念言我當得法爲是淨法勤行精進如是精進是空精進若能觀察諸法不定以是不定勤修精進名如法住過三惡道菩薩言世尊一切諸法無作無變無覺無觀無覺觀者名爲心性若見衆生心性本淨名如法住不可思惟菩薩言世尊知諸衆生一切心性不作心想若不可思惟而思惟也若能於是不思惟中而思惟者名如法住樂寂靜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淨諸心界是則能離一切諸漏若能遠離一切漏者是名正行若正行者名如法住商主菩薩言世尊菩薩若有清淨善法福德莊嚴智慧莊嚴觀二莊嚴平等無二以功德等觀智慧等以智慧等觀功德等無差別者名如法住維摩詰菩薩言世尊不觀於二名如法住若於法界不壞不別名如法住依義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依於正義不依於字爲正義故受持讀誦廣說八萬四千法聚無失無動名如法住淨意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發菩提心至心擁護是菩提心修菩提時知諸法性夫法性者非處非非處名如法住畢竟淨意菩薩言世尊若有菩薩遠離垢穢如泥去垢能令煩惱不汙其心名畢竟淨其心淨已隨菩提行名如法住海慧菩薩言世尊若有親近惡知識者非如法住不修聖法非如法住若近惡友則行魔業墮於魔處世尊若有欲離一切魔業諸魔行處諸惡法者當近善友佛言善男子汝今真如魔業行不已知世尊善男子汝今當爲無量菩薩大衆而說世尊夫魔業者即是眼色若人見色生貪著心即是魔業乃至意法亦復如是復次世尊菩薩修行檀波羅蜜時不愛之物持用惠施所愛財貨貪悋不捨愛者則施惡者不與分別受者及以財物若有分別如是二者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尸波羅蜜時護持禁戒近持戒者讚歎己身毀呰破戒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忍波羅蜜時於大力者能生忍辱於少力者不能生忍見大力者輭語謙下見少力者麤語輕慢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精進波羅蜜時說聲聞乘說緣覺乘說菩薩乘修菩提時輕慢聲聞辟支佛乘口不宣說乘於

世行不樂供養恭敬三寶所謂華香幡蓋妓樂尊重讚歎不求多聞見多聞者不能親近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禪波羅蜜時復得禪定不能調伏一切衆生心生悔猒貪着禪樂呵說法者不樂講論讚歎寂靜貪著禪味呵毀二界愛無色身壽命極長不見諸佛不聞正法遠離善友不知方便受捨修捨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時知於因果不以四攝攝取衆生而調伏之不知衆生上中下根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若樂空閑寂靜樂寂靜已受寂靜樂不樂聽法說法問疑以寂靜故煩惱不起以不起故不知知想不離離想不證證想不修修想不得實義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菩薩若有修習多聞好語樂語微妙之語軟語善語若爲衣食財具利養而演說法若有信解能至心聽而不爲說若有欲退致供養者便爲說之可爲說者而不爲說不可說者反爲說之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若有菩薩說法之時祕藏深義有諸天人得他心智知已不悅即作是念我爲如來真正法來不爲世間淺近語來是人欲毀如來正法不能增長若人有毀佛正法者我不樂見聞其所說即便捨去是名魔業復次世尊若有菩薩於惡知識作善友想惡知識者不以四攝攝取衆生不修多聞不化衆生不說出法樂說世語不知法不知時不知義是名

魔業復次世尊惡知識者不能開示分別解說聲聞緣覺菩薩佛法不化衆生令修慈悲遠離八難修行施戒柔軟語言親近平等數忍無力說言佛道甚爲難得無量世中勤苦乃獲是名惡友名爲魔業復次世尊菩薩若有憍慢之心以憍慢故不能供養佛法衆僧師長和上父母長宿同學同師若見勝己不能親近聽法問疑是故雖聞聞已便失見己下者親近愛念是故惡法漸漸增長惡法增故遠離善法世尊譬如大海漸漸深故一切諸流悉共歸之菩薩壞憍慢亦復如是漸漸增長一切善法菩薩若不壞憍慢者是名魔業世尊譬如有人高原陸地種瞻波樹水常行處復作堤塘地既高燥又不得水漸漸枯貴不能增長世尊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憍慢增故不親善友不聞正法雖聞復失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身色具足端正自在多有眷屬福德莊嚴未能具足智慧莊嚴以是因緣生於憍慢以憍慢故若有菩薩具智莊嚴思惟正法身體羸瘠見已輕慢不能供養以是因緣復增憍慢無明放逸不調魔業如是菩薩爲色生慢是名魔業爾時世尊告海慧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善能分別宣說魔業善男子至心諦聽吾今當說壞魔業道善男子一切諸法其性空寂若知諸法其性空已亦知一切衆生皆空既知空已而修慈心調伏自身是名

菩薩破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相而爲衆生修習慈心是名菩薩破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願爲諸衆生至心求有既求有已隨而調伏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一切法性是無貪衆生之性亦復無貪爲調伏貪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恚衆生之性亦復無恚爲調伏恚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觀諸法性是無癡衆生之性亦復無癡爲調伏癡而攝取之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諸法性無生無滅壞生滅故宣說正法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觀一切法性是平等雖說三乘不捨大乘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若不貪著心意識等亦能遠離一切因緣爲諸衆生得解脫故修治莊嚴雖過諸行終不捨離菩薩所行是名菩薩能壞魔業說是法時天魔波旬莊嚴四兵來趣寶坊如先趣向菩提樹時如來見已告海慧言汝說魔業我說壞魔以是因緣魔王波旬莊嚴四兵而來至此欲設何計以當衛之海慧菩薩言世尊我今欲持魔王波旬及其眷屬置莊嚴國我身當住魔所住處爾時舍利弗言善男子莊嚴世界去此遠近佛號何等舍利弗在此東方過於十二恒河沙等世界其土有佛號破疑淨光今現在世爲諸菩薩說淨菩薩行彼國三千大千世界有一億魔一一魔王有十千億人兵眷屬其佛初坐菩提樹時如是諸魔悉共莊

嚴至菩薩所爾時菩薩先爲諸魔講宣正典令其得住不退轉地然後乃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轉正法輪彼佛世尊其大弟子及侍使者亦悉是魔如是等魔悉能教化調伏衆生是故我今取魔波旬安置彼土爲欲壞其所行魔業莊嚴如來無上正法時魔波旬聞是語已心生恐怖四望顧視欲求退處四方障礙不得從意復欲滅身亦不能得方計不立借復生嫌白佛言世尊唯願大慈少見救護佛言波旬我於此事不得自在汝當歸向海慧菩薩求哀懺悔時魔波旬即向海慧合掌而言善男子我從今日不敢復作如是魔業唯願仁者聽我懺悔海慧菩薩言我於汝所都無瞋心菩薩之法常應忍辱一切衆生波旬汝可往彼禮覲彼佛汝身當得無量利益爾時菩薩即以右手摩其頂上作如是言若諸菩薩於諸法中無貪恪者以我神通令汝必至彼佛世界言已波旬即生彼土既生彼土見佛敬禮却住一面彼諸菩薩白佛言世尊何等國土有如是等不淨之人而來至此佛言善男子西方過十二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彼有世界名曰娑婆佛號釋迦牟尼爲過數量諸菩薩等說大集經彼有菩薩名曰海慧說魔業時是魔莊嚴四種兵衆來至會所海慧菩薩以神通力移來至此彼世界中諸菩薩等語波旬言善男子汝今宜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逮離魔業。我當與汝共為同學。時魔波旬。聞是語已。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諸菩薩。即請波旬。昇師子座。聞波旬言。承彼如來。為諸大衆。說大集經。斯有何事。唯仁說之。時魔波旬。以海慧菩薩神通力故。宣說所聞。乃至不失一句一字。彼諸菩薩。即白佛言。我等願樂欲見彼佛釋迦牟尼。及衆菩薩。彼佛即告諸菩薩言。且待須臾。自當得見此寶坊中。諸菩薩等。復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見魔王波旬。於彼世界為何所作。爾時世尊。觀此彼界衆生心已。告海慧菩薩言。善男子。汝今當以此佛世界。示彼菩薩。爾時海慧菩薩。即於十指。放大光明。其光即遍十二恒河沙等諸佛世界。遍照彼土。此間大衆。悉見彼土佛及菩薩魔王波旬。處師子座。說大集經。時諸菩薩。即從座起。向彼如來。頭面敬禮。散種種華。而以供養。所散諸華。當彼佛上。變成華臺。彼諸菩薩。見是華臺。即白佛言。世尊。如是華臺。從何處來。佛言。善男子。娑婆世界。諸菩薩衆。所散供養。諸菩薩言。世尊云何。令我得見彼土娑婆世界。佛言。善男子。汝等今當敬禮是光。至心念持。自當得見彼佛世界。時彼菩薩。如佛所言。敬禮光明。至心念持。即得見此娑婆世界。見已即起。禮釋迦牟尼佛。以諸香華。遙供養之。又見三千大千世界。淨水澄滿。猶如大海。彼所散華。至此世界。大寶坊中。當如來上。變成寶蓋。時魔波旬白彼佛言。世尊。我當云何還彼世界。佛言。善男子。若欲還者。應當至心。念於海慧。時魔波旬。至心念於海慧菩薩。念已即得還此世界。時舍利弗。見魔波旬。即作是言。波旬。汝得見彼佛世界不。波旬言。舍利弗。我已見之。及見彼土。清淨菩薩所住之處。舍利弗言。汝於彼土作魔業不。大德。我至彼土。至心勤求無上菩提。何緣復得造作魔業。若有至心求菩提時。見魔業者。是人則得勤修精進。此界大衆。見魔波旬。還來至此。六萬衆生。十千魔衆。同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如是言。願我等業。所受身形。如彼菩薩身形無異。海慧菩薩言。世尊。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多有怨敵。善哉世尊。為護法故。建立神通。以神通力故。是經當得久住於世。佛言。善男子。我今所立善願神通。為諸衆生種於善根。爾時世尊。告四天王。汝等當知。若我弟子。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受持讀誦書寫廣說。如是等經。汝等四王。當深護助。無為欲樂而作放逸。吾今出世。為衆放逸。護正法故。而說呪曰。所謂三呼一（丸尒切）三摩三呼二沫嚩稱三婆羅跋坻四陁彌五陁那跋坻六拔彌陁那跋坻七阿婆散提八阿摩賒九毘摩賒十闍毘羅提十一迦羅提十二迦羅那十三阿梨十四阿羅跋坻十五阿賒婆散根十六涅伽旦尼十七阿跋坻十八沫提十九摩吽沫

提二十摩羅夷提二十一毘首提二十二毘首提跋坻二十三尼薩賒二十四莫𠰒泥二十五善男子。是名四天王呪。若有法師受持是經。當誦是呪。誦已修慈。緣念十方。至心念於四天王等。爾時四王。當示其夢。或自往護。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我等四王。聞是呪已。即與眷屬。至法師所。擁護侍衛。若是法師。所須資生。我當方便。令其得之。遠離病苦。身受安樂。爾時世尊。告海慧菩薩。善男子。汝今至心聽帝釋呪。所謂闍耶一闍耶末坻二阿跋坻三毘跋坻四摩拘賒五斯陁跋坻六輸泥七殫帝羯賒八檀提曇摩尼九多迦賒十叉耶叉耶目佉十一阿跋蔕那十二涅伽蔕那十三莎坻十四莎坻散提廿五末憍尸迦。阿修羅壞。諸天則勝。諸天勝故。佛法增長。憍尸迦。欲受安樂。當護正法。善男子。是名釋呪。善男子。若有法師。欲說法時。當先洗浴。令身淨潔。持妙香華。正東而禮。一心憶念。十方諸佛。慈心普及一切衆生。然後乃昇師子法座。誦如是呪。而作是言。憍尸迦來。四天王來。為諸大衆。除却障礙。消除煩惱。爾時帝釋。及四天王。念法師故。即便共來。是故大衆。樂聞說法。善男子。汝今復聽十方諸魔及眷屬呪。所謂耆吽一耆摩跋坻二耆摩寤啼三阿浮賒四摩羅欵坻五耆崛賒六婆羅蹄七迦由犁八坻祁跋坻九阿盧迦尼十比舍荼尼十一尼末坻十二阿跋持十三區區賒十四伽羅薩尼十五憂目企十六耆寥坻十七波羅目企十八槃檀那涅伽熈坻十九耆摩嵬二十如是呪者。力能繫縛一切論師。一切魔衆。是名佛印。不可破壞魔眷屬怨。善男子。若有法師受持讀誦如是等呪。昇師子座。專念諸佛。慈及衆生。自於己身生醫師想。於所說法生良藥想。於聽法者生疾苦想。於如來所生善友想。於正法中生常恒想。若能如是說正法時。其處四邊。各一由旬。魔不能到。時魔波旬。白佛言。世尊。若佛弟子。有能讀誦如是神呪。其身清淨。我當擁護。不作魔業。我以海慧神通力故。捨於魔業。隨有國土。城邑村落。說是法處。我當化身親往聽受。佛言。善哉善哉。波旬。汝若能得如是心者。則壞魔業。亦當獲得如是等法。善男子。復當至心聽梵天呪。所謂迷多伽賒一迦襆那伽賒二無經多伽賒三憂比叉伽賒四佛陁伽賒五曇摩伽賒六僧伽伽賒七蘇羯多毘闍耶八摩訶毘檀尼九毘獸提目企十尼波賒陁耶十一烏闍跋坻十二烏闍嚴彌十三㮈檀尼十四曇摩波坻吒跋尼十五薩遮坻憂波跋坻十六毘獸坻十七莎折多憂波舍彌十八烏盧迦耶梵摩十九毘盧迦耶梵摩二十若欲具足受持如是梵天呪者。當行梵行。清淨持戒。讀誦是呪。請召梵天。梵天汝來。擁護如是大衆。令其至心樂聽正法。念於三寶。轉正法輪。

護持法城。若有法師能調諸根。生心淨。獲身口意等。勤修戒忍精進多聞。發菩提心。修四無量。昇於法座。誦如是呪。誦是呪已。梵天王等。與諸眷屬。悉來集會。是講法所。爾時梵王。白佛言世尊。若有法師。讀誦是呪。我在初禪。聞是呪已。當捨定樂。而往其所。當持八法。何等為八。一者總念。持所聞故。二者總慧。思惟深法故。三者總解。分別深義故。四者總樂。說無礙。為壞疑心故。五者總辭無礙。為解一切衆生語故。六者總無所畏。為衆無勝故。七者總法光明。為不謬說故。八者總其不謬授記。世尊。我等亦能廣宣是法。善男子。我涅槃後。如是等天。當護正法。海慧菩薩言。世尊。如來正覺涅槃之後。若有信者。應以此法付囑其人。令得久住。尒時世尊。眉間白毫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如來化身充滿其中。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足莊嚴。歎如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卉木莖節枝葉。是諸化佛同作是言。十方諸佛。釋迦如來。同願正法久住於世。何以故。雖有一切惡魔眷屬。不能破壞如是等法。大地可壞。大海可竭。須彌山王可碎如塵。衆生諸心可合是一。虛空可盡。四大可轉。諸佛誓願。不可變易。尒時世尊即告阿難。汝當受持。如是等經。讀誦廣說。海慧菩薩言。世尊。今此會中。多有無量諸大菩薩。如來何緣。顧命阿難。令受持之。時諸大衆。咸有疑心。海慧阿難。誰念心

多。尒時世尊。如衆會疑。告大迦葉。三千大千世界衆生。數為多不。甚多世尊。迦葉。假使如是無量衆生。悉得人身。常聞如來。如來所說不可窮盡。無有障礙。善男子。如天降雨。無有障礙。一切衆流歸集大海。而是大海無增無減。海慧菩薩所可受持十方佛法。亦復如是。迦葉。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具足總持。如阿難等。欲比海慧所受持法。百分千分百千萬分不及其一。說是語時。百千衆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妙華香首上供養海慧菩薩。尒時蓮華菩薩白佛言。世尊。若有人能信順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其義。供養恭敬。如是經者。得幾所福。尒時世尊。即說偈言。

若滿三千大千界。七寶奉施十方佛。不如信順是經典。受持讀誦福多彼。四法所成諸功德。佛說無量無邊數。發菩提心常法施。如法而住修習悲。佛說四法無邊量。智者聞已不怖畏。虛空之性衆生界。如來正智菩提心。說如是等法實聚。

時十方所來諸菩薩等。以妙香華種種妓樂。供養於佛。尊重讚歎。作如是言。世尊。若有人能受持讀誦書寫解說。如是等經。所得功德。不可稱量。十方諸佛。說不能盡。何以故。世尊。衆生若聞如是等經。無有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是故此經名大寶聚。尒時一切大衆人天。一切聲聞。及阿難等。迦樓羅。乾闥婆等。及世間人。聞經歡喜。信受奉行。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

九緝

集（大方等大集經十二）

虛空藏菩薩所問品第六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婆伽婆遊如來行處妙寶莊嚴堂上。如來威神大功德莊嚴衆相具足因於本行佛地。得報菩薩宮宅。稱無量讚如來神力之所建立。入無礙智行處。生勝喜悅。思念進智。分別巧說。衆德具足。來世所歎世尊正覺。善轉法輪。善能調順無量衆生。於諸法中皆得自在。如諸衆生心所趣向善能分別一切諸根彼岸善斷結習永盡無餘。所作佛事自然成辦。與大比丘衆六百萬人俱其心調柔。結習已斷。皆是如來法王之子。行甚深法。善能解了無所有法。殊妙端正。威儀具足。是大福田。止住如來所教法中。復與大菩薩僧俱。度一切諸行。不捨菩薩所行。得無生忍。於諸衆生不捨大悲。過諸世間而順世法。勸化衆生。亦能善入如來行地。又復不離菩薩行地。其名曰普明菩薩摩訶薩。無礙眼菩薩。於一切法自在王菩薩。無礙行處菩薩。分別辯覺菩薩。淨無量網明燈王菩薩。不染行處菩薩。壞魔羂故光明菩薩。如是等不可計阿

僧祇。不可思。不可稱。不可量。無齊限不可說菩薩摩訶薩俱。爾時世尊。說諸菩薩出要之行。名無礙法門。莊嚴菩薩道。成就佛法。諸力無畏。得知諸法自在。入陀羅尼印門。入分別諸辯門。入大神通門。入說不退轉輪諸來平等門。入一相法界無分別門。入說隨衆生根所解差別門。入堅法分別壞諸魔界。善順思惟門。入斷諸結。及見無礙智慧門。入無等願方便智門。入諸佛等智門。入諸法無滯礙如實分別門。入無變異平等法門。入甚深十二因緣門。入功德智慧莊嚴佛身口意堅固思進念慧無盡門。入四聖諦門。為調伏聲聞故。入達解身心行門。為調伏辟支佛故。入救一切智記門。為調伏菩薩故。入諸法自在門。為顯佛功德故。所謂開示解說顯現。令解。教諸施設次序門張。分別令易隨順正說。爾時世尊。如是善分別大法方便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諸色像若鐵圍山。大鐵圍山。須彌山王。及諸黑山。四天下。及閻浮提聚落城邑舍宅。大海江河。衆源陂池。藥草樹木。及諸叢林。諸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宮殿。地神宮殿。虛空中諸神宮殿。四天王天。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及梵天宮殿。上至阿迦膩吒天宮殿。一切大地。及欲界色身衆生悉皆隱蔽。眼所不見。喻如劫盡大災起。復大地燋盡。大水未出。當爾之時。乃無一色與眼作對。爾時三千大千世界亦復如是。亦無少色是欲色界所攝。唯除妙寶莊嚴堂中所見色像。爾時於妙寶莊嚴堂上虛空中無所依著。自然而有無量百千那由他寶臺。微妙莊嚴。世所樂見。喻如大妙莊嚴世界。一寶莊嚴佛土。菩薩所住寶臺。此諸寶臺亦復如是。見諸大衆坐寶臺中。於妙寶莊嚴堂內。自然踊出淨妙真金師子之座。高十千由旬。此師子座。出妙淨光明。普照此三千大千世界。映諸菩薩光明。令不明顯。爾時大衆歡喜踊躍。心情悅豫。歎未曾有。合掌向佛。作如是言。今者如來必說大法。現此瑞應。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從寶臺起。更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世尊。是何瑞相有如是等。生勝喜悅。現大神變。世尊。此諸大衆。皆生疑惑。願如來說。何因何緣。現此未曾有事。爾時佛告舍利弗。東方去此過八佛世界。微塵數等佛土。有世界名大莊嚴。彼國有佛號一寶莊嚴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今現在說法。以何因緣世界名大莊嚴。若廣說彼世界莊嚴事者。一劫不盡。是故彼土名大莊嚴。何因緣故。彼佛名為一寶莊嚴。舍利弗。彼如來因一寶說法。所謂無上大乘之寶。是故彼佛名一寶莊嚴。彼佛與諸菩薩衆。各昇師子座。踊在空中。高八十億多羅樹。為

諸菩薩。說虛空印法門。何謂虛空印法門。如一切法。以虛空為門。無住處故。一切法無住處門。無形相故。一切法無形相門。過諸行處故。一切法無行處門。內外淨故。一切法淨門。性無染故。一切法無染門。自性寂靜故。一切法寂靜門。心意識本無故。一切法本無門。離物非物故。一切法無物門。無教相故。一切法無教門。無形段故。一切法無形段門。離因緣境界故。一切法無因緣境界門。寂滅相故。一切法寂滅門。離二相故。一切法無二門。捨別異故。一切法無別異門。入一相故。一切法一相門。自相淨故。一切法自相淨門。過三世故。一切法過三世門。不離平等故一切法不離平等門。幻化相非相故。一切法幻化相門。體不實故。一切法無體門。無作相故。一切法無作門。身心遠離故。一切法遠離門。離相無相故。一切法無相門。相不動故。一切法不動相門。無依處故。一切法無依處門。住無際故。一切法無際門。無巢窟故。一切法無巢窟門。無我無我所故。一切法無我無我所門。無主故。一切法無主門。性無我故。一切法無我門。內清淨故。舍利弗。彼一寶莊嚴如來。為諸菩薩。廣說如是虛空印法門。彼如來說是法時。無量阿僧祇諸菩薩。解知諸法性與虛空等。於諸法中得無生忍。舍利弗。彼大莊嚴剎土。一寶莊嚴佛所。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虛空藏。以大莊嚴而自莊

嚴。於諸不可思議願最爲殊勝。得一切功德中之威德。無礙知見不可思議。善薩功德以自莊嚴。以諸相好莊嚴其身。以善說法。隨所應度莊嚴其口。不退於定。莊嚴其心。以諸憶持莊嚴其念。入諸微細法。莊嚴其意。順觀法性。莊嚴於進。以堅固誓。莊嚴淨至。以必成辦。莊嚴所作。以從一地至一地。莊嚴畢竟。捨諸所有。莊嚴於施。以淨心善語。莊嚴於戒。於諸衆生心無有礙。莊嚴忍辱。衆事備足。莊嚴精進。入定游戲神通。莊嚴於禪。善知煩惱。習。莊嚴般若。爲救護衆生。莊嚴於慈。住不捨衆生。莊嚴於悲。心無猶豫。莊嚴於喜。離於憎愛。莊嚴於捨。游戲諸定。莊嚴神通。得無盡寶手。莊嚴功德。分别諸衆生心行。莊嚴於智。教衆生善法。莊嚴於覺。得慧明淨。莊嚴慧明。得義法辭。應莊嚴諸辯。壞魔外道。莊嚴諸無畏。得佛無量功德。而自莊嚴。常以諸毛孔說法。莊嚴於法。見諸佛法明。莊嚴自明。能照諸佛國。莊嚴光明。說不錯謬。莊嚴所說。神通隨所樂說。莊嚴教授。神通到四神足彼岸。莊嚴變化神通。入佛密處。莊嚴諸如來神通。自悟正智。莊嚴法自在。如說而行無能壞者。莊嚴一切善法堅固。彼虛空藏菩薩。成就如是等無量功德。與十二億菩薩摩訶薩俱。發意欲來。詣此娑婆世界見我。禮拜供養。恭敬圍遶。亦爲此大晉集經。分别少法門分故。又爲此十方諸來會菩薩。生大

法明故。又爲增益開大乘法故。又爲受持如來法故。又爲無量衆生善根出生故。又爲以善法調伏諸魔外道故。又爲示現菩薩師子游戲神通故。彼虛空藏菩薩。欲來至此。是其瑞應。爾時世尊。說此事已。即時虛空藏菩薩與十二億菩薩摩訶薩。恭敬圍遶。詣一寶莊嚴佛所。白佛言世尊。我欲詣娑婆世界。見釋迦牟尼佛。禮拜供養。彼佛報言。欲往隨意。宜知是時。即頂禮一寶莊嚴如來足下已。右遶七帀。承佛游戲無作神足。於彼大莊嚴國土忽然不現。以一念頃。與諸菩薩衆。俱來至此娑婆世界。寶莊嚴堂妙寶臺上。爾時虛空藏菩薩。雨妙華香。供養世尊。及此大晉集經。所謂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波梨質多羅華。摩訶波梨質多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盧遮那華。摩訶盧遮那華。水陸諸華。大如車輪。百葉千葉。百千萬葉。皆出光明。香氣普熏。妙香適意。開敷鮮淨。雜色光耀。眼所樂見。爾如是等種種無量妙華。滿妙寶堂中。高一多羅樹。作諸天樂。其音皆出無量百千法門之聲。與檀波羅蜜相應聲。尸羅。羼提。毘梨耶。禪那。般若波羅蜜相應聲。與四無量相應聲。與四攝法相應聲。與助道法相應聲。與三脫門相應聲。與四聖諦相應聲。與十二因緣相應聲。爾時虛空藏菩薩。供養世尊。頂禮佛足。遶七匝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彼一寶莊嚴如來應供正

遍知。欽問無量。少病少惱。起居輕利。安樂行不。彼一寶莊嚴如來。又言有十二億菩薩。與虛空藏菩薩。俱往至彼娑婆世界。願世尊說如是如是法。使諸菩薩得自然智。亦使成就大法光明。已還來至此。所以者何。以世尊昔來已曾化此善男子等發菩提心。爾時虛空藏菩薩當世尊頂上。化作大寶蓋。廣十千由旬。以青琉璃爲軒。真珊瑚寶爲子。以琉璃及閻浮檀金爲斗。雜妙真珠綖網瓔珞寶鈴和鳴。其蓋光明。普照十方。與諸妙華互相紛錯。爾時虛空藏菩薩。於如來不思議功德深生敬重。合掌向佛。以偈讚曰。法義智慧最勝尊。本淨無垢無所著。喻如虛空無染汙。我禮不動聖足下。行無與等無涯底。現法嚴身最殊勝。佛真法身如虛空。普生大悲而濟度。人中師子能示現。百福莊嚴世尊身。斷諸言語無音響。離諸言說無戲論。雖知如是而現說。無住衆生令悅豫。諸心非心得此心。能知非心幻化性。善知衆生心行性。而能不住彼我心。示現威儀濟衆故。善逝身無作不作。佛知衆生隨所樂。即能示現如是形。世尊於法不計我。不生憶想著於法。能知以何法受教。而隨所悟應時說。大衆渴仰瞻世尊。世所希有最無比。世尊無心於示現。然能令諸大衆悅。此等諸法從緣生。虛無寂寞非真實。世尊善知如是法。得至清涼泥洹道。去離二邊不著中。如虛非真無

自性。此等諸法無作者。善說業報非斷常。法無衆生命及人。寂靜無名如虛空。如實分別無衆生。而安多衆生甘露。昔行多劫不思議。求進勢力勝菩提。所爲妙行今已成。至無至義覺無餘。一切諸法上中下。悉知平等常無異。智者所知知不著。是故世尊定不亂。陰入諸界如幻化。三界皆如水中月。衆生虛僞性如夢。以智分別說是法。世人假稱名得道。實無有得無得相。如道無得輪無轉。如轉無轉無度者。故能度衆於四流。自度度彼繫顛倒。善能安慰苦惱者。自滅滅彼至無爲。衆生無生無涅槃。衆生本淨不可得。道及衆生猶如幻。自覺此際覺多衆。如虛空中不見色。一切群生色亦爾。諸法離色及色相。能知此色則得離。以諸妙喻讚歎佛。執見而讚是其毀。佛德如空無差別。無所限量是讚佛。故禮淨尊淨他者。無緣無心入微心。如佛功德世尊知。如佛功德我今禮。能知衆生無我者。知諸法際離欲者。見法身者則見佛。即爲供養十方佛。

虛空藏菩薩說此偈已。即時妙寶莊嚴堂。及虛空中諸寶臺。六種震動。一切大衆。心淨悅豫。踊躍歡喜。歎未曾有。皆言虛空藏菩薩。善能說此妙偈。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行此法者。乃至夢中不見有法。以斯皆當得師子吼。如虛空藏菩薩。爾時虛空藏菩薩。以如斯妙偈。讚如來已。白佛言世尊。欲少所問。唯願聽許。若聽問

者。爾乃敢問所以者何。世尊有無量知見。能知衆生諸根有淳熟未淳熟者。世尊明達去諸闇冥故。世尊了義。善説分别諸句義故。世尊知時不過限故。世尊所説不謬。如説不錯故。世尊知時隨諸衆生行説法故。世尊善遊戲通達諸神足故。世尊善觀體衆生心行故。世尊最無衆於諸法中得自在故。世尊自悟覺了諸法故。世尊正御邪趣衆生。教令入正故。世尊是大醫王。能令無始世界衆生諸病永斷故。世尊大力。成就十力故。世尊無畏。成就四無畏故。世尊無勝。成就十八不共法故。世尊大慈。行救一切衆生心無礙故。世尊大悲。行知見無我。拔一切衆生苦故。世尊大喜。行禪定解脱三昧。到彼岸故。世尊大捨。行斷一切憎愛心如虛空故。世尊得平等覺了諸佛法無礙故。世尊無憎愛心畢竟清淨毀譽不動故。世尊無悕望智慧滿足。於利養讃嘆無欲求故。世尊一切知見。一切佛行處到彼岸故。我知見世尊有如是等無量無邊功德成就。是故我欲於法門中。少有所問。虛空藏菩薩作是語已。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我當聽汝問。隨汝欲問恣汝所問。吾當隨汝所問。悦可爾心。爾時功德光明王菩薩。問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汝爲誰故欲問如來。即時虛空藏菩薩以偈報功德光明王菩薩言　一切寄心諸衆生　平等能至彼岸者　遊戲無垢悲心中。我爲是等問世尊　能到正見無垢穢。已無猶豫斷彼疑　自得了達利衆生。我爲是等問世尊　知我無我無與等。爲衆發心不著衆　能脱衆生計我見。我爲是等問世尊　能護威儀順所行。其心清淨如虛空　堅固不動如須彌。我爲是等問世尊　進心無涯慧無等。勇健能害煩惱怨　已結已斷斷彼結。我爲是等問世尊　樂施威儀調伏心　常住聞達戒忍力　禪定諸通勝慧明。我爲是等問世尊　樂空無相無願法　而現受形處生死　無生無終達甘露。我爲是等問世尊　知見甚深無涯際。聲聞緣覺所不及　而知一切衆生行。我爲是等問世尊　善能了達樂正行　於法非法繫已斷　常處正定心不亂。我爲是等問世尊　不斷佛種諸賢士。能護正法及與僧　名聞三世諸佛讚。我爲是等問世尊　爾時虛空藏菩薩以此妙偈答功德光明王菩薩已。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云何行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云何行功德與虛空等。云何行智與虛空等。云何菩薩不離如如。如如來所許念佛念法念僧念施念戒念天。云何菩薩修行諸法平等如泥洹。云何菩薩善分别行相。云何菩薩持諸佛法寶藏。隨如來所覺法相性。如實知諸法相性已不取不捨。云何菩薩分别衆生。從始已來清淨而教化衆生。云何菩薩善順發行成就佛法。云何菩薩不退諸通。於諸佛法悉得自在。云何菩薩入甚深法門。諸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入。云何菩薩於十二因緣善得勝智方便離二邊諸見。云何菩薩爲如來印所印如如不分别智方便。云何菩薩入法界性門。見一切法平等性。云何菩薩淨至堅固猶如金剛。於此大乘心住不動。云何菩薩自淨其界。如諸佛界。云何菩薩得陀羅尼終不失念。云何菩薩得無障礙。如來加持辯。云何菩薩得自在示現受生死。云何菩薩破諸怨敵。去離四魔。云何菩薩利益衆生。莊嚴功德。云何菩薩世無佛時能作佛事。云何菩薩得海印三昧。善能得知衆生心行。云何菩薩能得知諸塵界無礙。云何菩薩威儀行成就。離諸闇冥。得勝光明。於諸法中得自然智。速得成就一切智行。爾時世尊告虛空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能分别問於如來如斯妙義。如汝已曾供養過去無量諸佛。種諸善根。心行平等。喻如虛空。禮敬諸佛。至慧明處。發勤精進。欲度一切諸佛妙法。不捨一切衆生。度大慈悲彼岸。及過諸魔行。不離世法。以虛空同量之心。成就此無上大乘妙法。虛空藏。汝之功德無有邊際。難可校量。汝已曾於過去恒河沙等諸佛世尊所問如此事。自亦能説。虛空藏。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爲汝分别解説所問諸菩薩事。復過於此。能得無上大乘。如來自然智。一切種智。虛空藏菩薩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虛空藏。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爲四。善男子。若菩薩於一切處無障礙。不分别。行檀波羅蜜。以我淨故。於施亦淨。以施淨故。於願亦淨。以願淨故。於菩提亦淨。以菩提淨故。於一切法亦淨。善男子。是爲菩薩成就四法。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檀波羅蜜。何等爲八。離我施。離爲我施。離愛結施。離無明見施。離彼我菩提相施。離種種想施。離希望報施。離慳嫉施。其心平等如虛空等施。是爲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檀波羅蜜。離此八法。是爲淨施。喻如虛空。無所不主。菩薩慧心行施。亦復如是。喻如虛空。非色叵見。菩薩所行諸施。不依於色。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受苦樂。菩薩所行諸施。離一切受。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想結。菩薩所行諸施。離諸想結。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是無爲相。菩薩所行諸施。無爲無作。亦復如是。喻如虛空。虛假無相。菩薩所行諸施。不依識想。亦復如是。喻如虛空。增益一切衆生。菩薩所行施。諸利益衆生。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可窮盡。菩薩所行諸施。於生死中。無有窮盡。亦復如是。善男子。喻如化人。給施化人。無有分别。無所戲論。不求果報。菩薩亦復如是。如化人相。去離二邊。而行諸施。不分别戲論。希望果報。善男子。菩薩以

智慧捨一切結使以方便智不捨一切衆生是為菩薩行檀波羅蜜與虛空等爾時會中有一菩薩名曰燈手從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白佛言世尊何等菩薩能行如是檀波羅蜜佛言善男子菩薩若過諸世間得出世間法非色無體無行知見清淨非闇非明離一切諸相乃至無相智際成就無盡忍近如來知見已紹菩薩決定界亦已得受記為不退轉印所印已得灌頂正位已行善行知衆生行相乃至一切處亦無所至如是菩薩能行是檀波羅蜜說此法時萬八千菩薩見諸法性猶如虛空得無生法忍佛告虛空藏菩薩言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尸羅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為四善男子菩薩知身如鏡中像知聲如響知心如幻知諸法性猶如虛空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尸羅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八法能護淨戒何等為八善男子諸菩薩不忘菩提心能護於戒不求聲聞辟支佛地能護於戒持戒不限於戒能護於戒不恃諸戒能護於戒不捨本願能護於戒不依一切生處能護於戒成就大願能護於戒善攝諸根為滅煩惱能護於戒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護淨戒善男子喻如虛空離諸希望菩薩以無求心能護於戒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清淨菩薩持戒清淨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垢汙菩薩持戒無垢亦復如是喻如

虛空無有熱惱菩薩持戒無惱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高下菩薩持戒無高無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巢窟菩薩持戒而無所依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生無滅畢竟無變菩薩持戒無生無滅畢竟無變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衆生菩薩持戒普能運載亦復如是為利益衆生能護正戒善男子如水中月無持戒破戒菩薩亦復如是了知一切諸法猶如月影無持戒破戒是為菩薩行尸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他罵不報以分別無我想故他打不報以無彼想故他瞋不報以離有想故他忿不報以去離二見故是謂菩薩成就四法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羼提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菩薩善淨內純至修羼提波羅蜜善淨外不希望修羼提波羅蜜於上中下畢竟無障礙修羼提波羅蜜隨順法性無所染著修羼提波羅蜜離一切諸見應空修羼提波羅蜜斷一切諸覺應無相修羼提波羅蜜捨一切諸願應無願修羼提波羅蜜除一切諸行應無行修羼提波羅蜜是謂菩薩摩訶薩成就八法能淨羼提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憎無愛菩薩修羼提波羅蜜無憎無愛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變易菩薩畢竟心無變易修羼提波羅蜜

亦復如是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有虧損菩薩畢竟修羼提波羅蜜心無虧損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生無起菩薩修羼提波羅蜜心無生起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戲論菩薩修羼提波羅蜜心無戲論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望恩報菩薩修羼提波羅蜜於一切衆生不望果報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漏無繫菩薩修羼提波羅蜜離一切漏不繫三界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行羼提波羅蜜時不作是念彼來罵我我能忍受亦不見罵者受罵者及所罵法不作是觀不作是戲論言彼空我亦空亦不作是思惟音聲如響何由而出亦復不作是觀我是彼非人復不作是見彼無常我亦無常亦復不作是念彼愚我智亦不作是想我等應行忍辱善男子譬如有人求娑羅枝為娑羅枝故賫持利斧入娑羅林中至一大樹下斫其一枝餘枝不作是念彼已被斫不斫我等其被斫者亦不作是念我已被斫餘者不斫二俱相於不生憎愛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行羼提波羅蜜時觀知一切法性如草木牆壁瓦石等而示現割截身體為教化衆故無憎無愛無憶想分別善男子是為菩薩行羼提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菩薩成就四法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何謂為四善男子若菩薩勤求一切善法而知一切

法自性不成就以一切最勝供具給侍供養諸佛世尊然不見如來及所供侍之法能受持一切諸佛所說妙法亦不見文字而可受持亦能成就無量衆生見衆生性即是泥洹畢竟無生無起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毘梨耶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菩薩為淨身故發勤精進知身如影不著於身為淨口故發勤精進知口聲如響不著於口為淨意故發勤精進知意如幻無所分別不著於意為具足諸波羅蜜故發勤精進知諸法無自性因緣所攝不可戲論為得助菩提分法故發勤精進覺了一切法真實性故無所礙著為淨一切佛土故發勤精進知諸國土如虛空故不恃所淨為得一切陀羅尼故發勤精進知一切法無念無非念故不作二相為成就一切佛法故發勤精進知諸法入一相平等故而不壞法性善男子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毘梨耶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無有疲倦菩薩於無量劫發勤精進無有疲猒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悉能容受一切諸色然此虛空無有覆障菩薩為容受一切衆生發勤精進平等無礙亦復如是喻如虛空能生一切藥草叢林然此虛空無有住處菩薩為增益一切衆生諸善根故發勤精進無所依著無有住處亦復如是喻如虛空至一切處

然無有去菩薩發勤精進為生一切法故而無至無不至亦復如是喻如虛空非色而於中見種種色菩薩為一乘故發勤精進而為成就地至故示諸衆差別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本性清淨不為客塵所汙菩薩發勤精進本性清淨為衆生故現受生死不為塵累所染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是常法無有無常菩薩究竟為不斷三寶故發勤精進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始無終不取不捨菩薩發勤精進無始無終不取不捨亦復如是善男子精進有二種始發精進終成精進菩薩以始發精進習成一切善法以終成精進分別一切法不得自性唯所集善根見是平等所見平等亦非平等善男子喻如工匠刻作木人身相備具所作事業皆能成辦於作不作不生二想菩薩為成就莊嚴本願故發勤精進修一切業於作不作不生二想去離二邊亦復如是善男子是為菩薩行毘梨耶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四法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身其內心亦不見內心違緣外界諸心亦不見外心行處以己心平等故知一切衆生心平等亦不依二法心及平等思惟法界定性無攝無亂知一切法性無有戲論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禪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若菩薩不依諸陰修禪不依諸界修禪不依諸入修禪不依三界修禪不依現世修禪不依後世修禪不依道修禪不依果修禪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禪波羅蜜喻如虛空無所依著菩薩修禪無所依止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所愛戀菩薩修禪離諸染著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著諸見菩薩修禪捨離諸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諸慢菩薩修禪離諸憍慢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究竟無滅菩薩修禪善入法性究竟不退亦復如是喻如虛空不可破壞菩薩修禪不壞本際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有變易菩薩修禪不變如如亦復如是喻如虛空非心離心菩薩修禪離心意識亦復如是善男子菩薩以平等心修禪非不平等心云何心平等若心不高不下無求無非求無作無非作無分別無非分別無行無非行無取無捨無闇無明無知無念無非知無非念不一不異非二非不二無動無不動無去無不去無修無非修心不緣於一切境界是謂平等心以菩薩心平等故不取於色去離眼色二法而修於禪以心平等故不取聲香味觸法去離意等二法而修於禪善男子喻如虛空火災起時不能焚燒水災起時不為所漂菩薩不為諸煩惱火之所焚燒不為諸禪解脫三昧所漂受生自無定亂亂心衆生能令得定自

得已淨不捨精進與平等等示現差別而不見平等及不平等之相善能通觀智慧真性其心不為愛見所覆於諸行中行無所著與虛空等善男子是為菩薩行禪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成就四法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何等為四善男子若菩薩以我淨故知衆生亦淨以智淨故知識亦淨以義淨故知文字亦淨以法界淨故知一切法亦淨是為菩薩成就四法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善男子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八法能淨般若波羅蜜何等為八善男子若菩薩精勤欲斷一切不善法而不著斷見精勤欲生一切善法而不著常見知一切有為法皆從緣生而不動於無生法忍善分別說一切字句而常平等無有言說善能辨一切有為無常苦法於無我法界寂靜不動能善分別諸所作業而知一切法無業無報善能分別垢法淨法而知一切法性常淨善能籌量三世諸法而知諸法無去來今是為菩薩成就八法能淨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喻如虛空非行無行菩薩行般若離一切行亦復如是喻如虛空無能破壞菩薩行般若一切諸魔無能壞者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常寂靜菩薩行般若覺見寂靜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常無我菩薩行般若了知無我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非衆生菩薩行般若離一切衆生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無有命菩薩行般若離一切命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性無有人菩薩行般若離一切人見亦復如是喻如虛空非物非非物不可名字菩薩行般若離物非物見亦復如是善男子般若是寂靜句義無微覺故是不作句義自相淨故是無變句義無得相故是真實句義不發動故是不誑句義無有異故是了達句義入一相故是通明句義斷習氣故是滿足句義無欲求故是通達句義能正見故是第一句義無所得故是平等句義無高無下故是牢固句義不可壞故是不動句義無所依故是金剛句義不可摧故是已度句義所作辦故是真淨句義本性淨故是無闇句義不待明故是無二句義不積聚故是盡句義究竟盡相故是無盡句義無為相故是無為句義離生滅故是虛空句義無障礙故是無所有句義其清淨故是無處句義無行跡故是無巢窟句義無所倚故是智句義無識別故是無降伏句義無群匹故是無體句義不受形故是知見句義知苦不生故是斷句義知集無和合故是滅句義究竟無生故是道句義無二覺故是覺句義覺平等故是法句義究竟不變故善男子此般若不從他得自證知見如性行故知一切文字句義其猶如響於語言音隨應而報其辯不斷亦不執著文字言說若

薩摩訶薩。如是能於一切言說中。善能報荅。如諸音聲言說如響。解不可得故。不生執著。亦不戲論。善男子。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與虛空等。爾時世尊。欲重明此義。而說偈言。離著而行施。普及遍衆生。於己無礙心。亦不生分別。我淨故施淨。施淨故願淨。願淨菩提淨。道淨一切淨。無我我所想。離受及諸見。捨除彼我想。施心如虛空。去離諸想施。無有望報心。捨嫉妬心結。施心如虛空。空非色無倚。無受想分別。亦無行及識。施時心亦然。如空益一切。始終無窮盡。解法施無盡。利益一切衆。如化人相施。不望所施報。慧者施亦爾。終不望其報。以慧斷結習。方便不捨衆。不見結及衆。如是施如空。如身如鏡像。如聲猶如響。如心如幻化。法性如虛空。不捨勝菩提。不求於二乘。於過去諸佛。常敬慎護戒。不捨本願故。能於諸趣中。善成就本願攝意護淨戒。如空無希望。無熱惱高下。無濁無變異。淨戒者亦爾。如空受一切。水月不持戒。護戒者如是。淨戒如虛空。罵打瞋恚等。忍力故不瞋。無我及我見。以去離二想。內純善淨。外行亦清淨。純善故無瞋。嘲如法能忍。離諸見忍空。捨覺而離想。無願無希望。捨諸行所聚。無變如虛空。不戲不懷恨。無戲不求報。無漏忍者爾。無忍無罵者。彼人聲如響。非是及無常。無如是戲論。彼忍及我智。無生而示生。亦無是分別。是修無生忍。

如斫娑羅枝。餘枝不分別。斷身無分別。此忍淨如空。勤修無所依。供佛無佛想。持法不著文。度衆無衆想。淨身淨法身。淨口無言說。淨心無意行。具諸波羅蜜。具助菩提法。淨土如虛空。成就辯總持。求如是佛法。如空度無倦。故能生叢林。遍至無形色。精進亦如空。常淨如虛空。無始亦無終。人精進亦爾。無始無終成。如織關木人。所作無分別。行者無二想。其進如虛空。知止住內心。攝外覺界心。自心彼心等。依止無心禪。諸法性常空。以無漏智知。不依陰界入。亦不依三界。不依於三世。不依界道果。如空常無依。修禪者亦爾。空無愛見慢。修禪者亦爾。空無退壞變。修禪者亦爾。平等寂解脫。智者不緣界。無結無禪等。是故禪如空。我淨衆生淨。智淨識亦淨。義淨文字淨。法淨界亦淨。斷不善及習。大士集諸善。如有為緣生。無生不著滅。善分別文字。說無常苦法。亦現受業報。言有垢及淨。如法性常淨。而善量三世空無行。非行慧無行亦爾。如空無能壞。無我人壽者。非物非無物。於斷二邊見。如句似不來。不變真實句。滿足通達句。達義慧等句。等不動牢句。金剛度淨句。明盡無盡句。無為虛空句。慶業識別句。降伏讎智句。斷集滅道句。法覺智慧句。如響隨聲應。無盡辯亦爾。說法無所依。此慧淨如空。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陸萬春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九　十合

啓劄雲錦裳仕宦慶賀劄子

劄（啓劄雲錦裳慶賀三）

某伏以時令　共惟某官稱呼生調元化。鎮撫華夷。上契天心。下慰人望。鈞候動止萬福。某踈遲衮繡。荐易星霜。岱岳烏明。晨昏瞻仰。

賀丞相

某茲者共遇渙號颷宸。晉登槐位。新朝廷之儀表。爲邦國之棟梁。見左右厥辟。宅師丕聳具瞻之望。惟圖任舊人共政。允符曩立之期。方外衆休。民物生意。

某伏以時令共惟某官稱呼參決政事。翼佐元良。惟時介休。與國無極。鈞候動止萬福。某睽間符采。歷日彌長。倚慕聲華。寸心引注。

賀樞使

某茲者共遇踈恩丹禁。冠位紫樞。班密近於上台。權實事於右府。惟恆決勝千里。運籌有類於子房。文武爲憲萬邦。受祉耽先於吉甫。精神折衝。宮府如一。

賀參政

肅奉宸綸。參秉國柄。共政叶股肱之寄。運籌資心腹之謀。忠叶弼諧。贊一日萬幾之細務。職稱有容。總三軍五兵之大權。行正台階。坐持魁柄。

賀僉書

榮陞端殿。僉贊宥庭。崇右府以登賢。拱北辰而經武。典夙夜宥密之命。允屬宰工。及國家閑暇之時。預嚴戎事。佇正上公之位。進司台宿之杓。

某遐膺賓贊。阯拜下風。謹勒短箋。上承鑒覽。不勝惶懼。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知院

誕敷龍綸。登冠鴻樞。合文武以兼資。佩安危而注意。永懋德而肆時夏。方永保於秦弓。惟吉士以相我家。乃獨登於院事。即調元化。以慰民心。

賀同知

顯膺宸綍。光副元樞。肆籌體國之勲。晉貳奉兵之柄。股肱在忠力。少逞夙夜宥密之勤。遵德成安強。旋收乾清坤夷之效。行司鼎軸。坐鎮華夷。

某敬條稟目。詞候記曹。備犯尊威。伏深戰慄。仰祈　鈞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某官稱呼羽儀道山。彌綸有闕。台候起居萬福。某違侍　衮舃。屢易星躔。仰尊勤拳。寸忱傾注。

賀宰執

某茲者伏遇寵冠郎曹。職參揆路。最中臺之綱紀。裨上袞之經綸。議論宏深。國論尤資於審訂。智謀高遠。政謀有聊於恢張。暫煩董正之功。行拜寵光之命。

賀臺官

鳳閣演綸。烏臺執簡。敢言吐氣。正色立朝。風采素高。辯官府元條之邪正。威稜遠振。措邦基國勢於安強。少爲肅物之風霜。即展濟時之霖雨。

某伏以時令共惟某官稱呼冠冕禁林。德業光大。台候起居萬福。某不奉函丈。久歷月曙。山斗傾慕。晨夕彌勤。

賀樞屬

某茲者恭遇宸陞演綸。樞庭秉屬。佐上府甲兵之問。總宣頭綱要之煩。職典適歷。爲朝家之高選。地居周密。亦機事之預聞。精神固可折衝。獻納即膺持橐。

賀諫官

洪恩宸衮。晉長言曹。矧立我冠鵷。飛諫紙。風生白筆。振朝綱於更化之餘。日奏皂囊。納君德於無過之地。姑畫箴規而入獻。即膺鈞軸之攸司。

賀翰苑

拜恩中禁。正位北門。秉歸院之金蓮。吟翻階之紅藥。形容王度。神化麗乎丹青。粉澤典章。盛美充乎天地。是亦爲飫、途之任。行即膺秉國之鈞。

賀尚書

祗奉綍書。峻躋常伯。冠從途而絕鄰。宰鉉以平躋。喉舌所司。觀象暫符於北斗。股肱是寄。占祥即驗於中台。姑聯八座之班。即懋三階之選。

某敬憑箋史。少寄　賀忱。瀆尊爲事。尚祈原貸。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後省

楓宸錫命。藥省代言。持紫橐以朝昕。入青瑣而拜夕。侍玉皇之香案。誤顯清華。紬金匱之圖書。有光論撰。願奉玉音而摛藻。即專金鼎以調元。

賀侍郎

大昕蹤寵。小宰陞班。爲政事之本原。作朝廷之羽翼。禮樂自天子出。正資獻納之嘉猷。籩豆則有司存。尤賴德持之究力。顧從禁路。即秉國鈞。

某敢布柔緘。少伸賀典。帥越有咎。仰丐矜容。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玉立鴛行。賢望偉卓。
台候興居萬福。某迭遷
台範。屢易星躔。道德傾心。昕夕在念。

賀郎官

某茲者恭遇渙號。踊恩望朗廊寵。上有同於列宿。名書奮於亨衢。攄華軒。實朝廷之清選。典樹省闈。爲廊廟之真才。何勞爲出峯之宜。佇進以侍郎之值。

賀常卿

渙恩宸扆。握典秩宗。班聯九棘之尊。服侈七旒之飾。秉介圭而覲帝所。方受宣室之釐。司綿蕝以爲卿位。爰任曲臺之長。望風胥慶。即日來休。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譽望隆重。隱顯扶持。
台候興居萬福。某伏自判違
台表。不覺幾換歲星。第深
瞻仰。

賀秘省

某茲者伏遇寵墜秘府。任歷要途。給札玉堂。陳天下久安之策。藏珍石室。觀人間未見之書。照夜青藜。此日作群英之領袖。清風黃閣。異時展大用之經綸。

賀宗卿

鳳扆渙綸。麟宗率屬。階六聯之華選。換九列之清班。邦族攸司。實賴親賢之重。宗盟是主。允資耆壽之尊。既擢爲磐石之師。宜佇俟鈞衡之選。

賀理卿

跡禁楓陛。晉長棘庭。載榮踐於九卿。憲實司於三尺。獄者係生民之命。允賴持平。刑焉盡君子之心。正資審克。暫就圜扉鞠草。行慶面揀判花。

賀時卿

寵貳列卿。光司外府。掌九賦受藏之地。爲四時出納之司。貨若泉流。謹尼沙之耗。用帑如山積。公天地之珍儲。暫勞內帑之司。即預中臺之選。

某亟能泓頴。敬染柔毫。少效賀忱。伏冀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農卿

恩綸跡寵。宸扆堅華。邇躋列棘之班。居自握蘭之直。九年之蓄。必有掌兵民邊食之司。一歲所入幾何。對錢穀內史之問。用裨國計。佇進朝班。

賀學官

親膺顯命。光奉承均。作吾道之棟梁。爲國人之矜式。橋門冠帶。道仰慕於尊嚴。璧水衣儀。善允資於教育。自此作群儒之倡。行而爲帝者之師。

某謹飭管翰。傾敘賀忱。歸略有誅。尚祈
原貸。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業詣功崇。天畀人賢。
台候興止萬福。某睽違
榮產。屢易歲華。
山斗增依。朝夕勤切。

賀經筵官

某茲者恭遇恩渙綸閣。道尊經幄。承咨訪討論之益。於從容閒暇之時。聖學緝熙。光明允賴見聞之益。經道簡嚴。易真式資論貢之功。庶盡箴規。即膺擢用。

賀東宮官

光膺帝命。贊奉春之位。遹正於東宮。教育明於南國。太子正而天下定。允資翊衛之賢。有德進而朝廷尊。增重元良之寶。人茲仰望。佇矣登庸。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帝眷忠嘉。寵命優渥。
台候興止萬福。某一間
台符。幾更月琯。
矜明岳峻。夢想神馳。

賀史館官

某茲者伏遇踈渥帝宸。躋榮史局。歷刪修之清選。居撿討之要官。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潤色。文詞雅正。帝墳式賴於裁成。鋪張績紀實功。業彰擢尊峯槐。

賀王府官

祈朝選重。宗邸得師。士林夙重於典刑。帝胄擬親於模範。金枝頼勞。允資論教之功。玉歷從容。克稱親尊之任。所賴作成宗室。更觀侍講經筵。

賀將作監

顯拜寵恩。擢升雖監。俾熙疑於庶績。膺掌領於百工。分土木之技能。爰咨董正。動梓材之削斵。式謹繕修。暫從踐政於奐輪。佇見王朝之柱石。

賀受六院

九重錫命。六院躋榮。內傳告成之獻。外領尺兵之寄。班高事簡。司路藏於蟣門。年除歲遷。事綸於內禁。嘗屈長才而爲用。行觀法從以超升。

某敬憑墨卿。肅馳介中。閱箋史以
賀頌祈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軍都監

踈渥宸廷。擢綱軍監。俾掌司於器械。明閑暇之政。刑萬人誓眥。辟力典司必謹。九石弓三屬甲。制度惟精。少資修兵政之能。即聽顯相材之用。

賀交四對

明綸踈寵。內辖躋榮。某熟製鎮之珩。提領離珠之府。百貨聚日中之市。所賴總司。一貲制天下之財。允籍遴選。暫假大才。經畫行膺顯用登庸。

某謹脩尺楮申　賀。上瀆
中消。仰冀　高明。特賜
電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瑞節輝煌。列城頎頌。

台候神相萬福。某遡遠

旌麾。倏更璇曆。

山斗在望。朝夕不忘。

賀受督府

某茲者伏遇晉專國寄。併董戎韜。震萬里而揚聲。填百蠻而號鬼。運籌决帷幄之勝。遂定廟謨。假鉞督中外之軍。仍專閫寄。有判兵權之總。行觀相揆之登。

賀受宣撫

宣威玉帳。遹位二樞。慰兩河塗炭之民。重數路飛輓之旅。機庭經武。風動森雨之恩。邊閫宣威。坐震雪山之重。即路車而進。遄宜衮綉以促還。

賀受發運

蹕龍楓宸。餉軍輸塞。千里命汎舟之役。一陶均鼓腹之恩。民自樂輸。尉無勞於搜粟。士皆宿飽。適何有於杭巾。暫為給饋之勞。行見超迁之峻。

賀受留守

光膺明綍。出守留都。顧草木之威名。增金湯之形勢。璠幢紅旆。總江淮表裏之權。紫蓋黄旗。據吳楚東南之會。允賴石城之險。即還鼎絃之司。

某謹憑泓穎徼聲　賀屏。上瀆

宗巖。竚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制閫崇嚴。威惠孚暢。

台候神相萬福。某拜違

履舄。屢轉斗杓。

岱岳尊高。惟切敬仰。

賀受制置

某茲者伏遇鎮臨荊襄。督護蕭相。授制閫以崇嚴。填外臺而登肅。光華使節。已聳動於臣民。鎮重元戎。壯蕃宣於軍國。膺上關中之計。即諧道右之迎。

賀受總領

承詔肵庭。峙粮天塹。內總太農之政。外司中壘之權。操天下之贏。貲特其寄。徑節邦中之財用。正爾問津。小煩足兵食之規。佇告嘉謨獻之益。

賀受京尹

恩奉綠綸。榮司輦轂。採嗣廷之威重。權天府之聲名。廣漢稱神明。未足伸於遠業。蕭何善塡撫。庶丕紹於前聞。行趣命以佐君。宜自尹而入相。

賀受經畧

穀班近侍。分閫帥連。聲威重於列城。沸歡聲於一路。玉篸羅帶。江山分一半之天。金節油幢。庭户行千里之地。寵節已加錫命。袞衣行促歸期。

某敬具某尺申奏　聽衡少寓

賀私。伏冀

亨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帥閫崇嚴。天棐人慕。

台候起居萬福。某遠睇臺城。不啻

葵陽。誠傾誠仰。星北水東。

賀受安撫

某茲者伏遇光奉宸綸。榮分制閫。稟外臺之霜節。聳列郡之風聲。部位訓齊。總五兵之宥密。旌旄持重。借六纛以蕃宣。覽少安宅牧之權。行即拜典樞之命。

賀受提刑

寅奉綸音。專效憲節。列城震慄。一道澄清。春邑湔江。皐送皇華之禮樂。仁風翔海表。慶畫象之衣冠。暫施綉衣持斧之威。即聽袞衣正席之命。

賀受坑冶

玉殿蹕恩。治臺陟命。利阜通於五府。職總攝於三官。紅旆拂天。奏安邊之要策。青錢流地。新富國之良圖。暫司寶冶之充饒。即見綸音之促召。

賀受茶馬

奏最著宣。易司推牧。爰俾摘山而市駿。試宜運海以搏鵬。供天子十二閑之須。爛如雲錦。取月團三百片之羨。表以湘奩。暫斂轉輸。即膺迁擢。

某僭越申　賀。不任勤拳。塵瀆

主簽。伏丐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對越龍光。戒嚴旌旆。

台候起居萬福。某違遠

星階。屢移月琯。久跡

參省。實切瞻依。

賀轉運使

某茲者恭遇光奉制書。榮持漕節。建一臺而率屬。總列郡以餉屯。峙粟於倉。永遺千百年之利。出緡於幣。代輸十萬户之租。暫資儒術之宗。行對寵光之笑。

賀受提舉

中宸出綸。外臺司庾。福民生而胥慶。掌邦計之得人。問俗觀風。式賦將明之政。裕財足食。聿修平準之書。即膺命以秉樞。敢馳情於賀牘。

賀受市舶

寵膺制命。榮領舶臺。通上國之海航。盖王府之琛貨。飛艎逐浪。珠隨合浦之還。賮寶充庭。珍侈南金之貢。少訖運輸而宣力。即膺迁擢以超朝。

賀受太守

蹕榮巖陛。出典名藩。馳傳檄以星飛。慶歡聲之雷動。朱幡皂纛。新凝畫戟之香。紫綬金章。光照青春之貴。愧莫下賓墀之拜。膺先陳記室之恭。

某敬裁　賀箋。仰瀆

籤史。草率有譴。幸乞

貸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對揚天寵。稽有后皇。
台候動止萬福。某不瞻
棨戟。屢易幾銜。
喬岳明星。勤拳一念。

賀受通判

某茲者恭遇光膺宸綍。榮貳郡條。半居刺史之權。任重監州之選。清風明月。添別乘以平分。高蓋華軒。偕使君而並駕。行見策勛於銅印。即歸接武於玉堂。

賀受幹官

䟽恩印棨。使事外臺。暫勞上府之英。密贊皇華之使。機謀參决。榮分帥節之嚴。帷幄論思。爰作軺車之佐。會見文章於鶚表。即聆布武於鵷行。

賀受幕官

䟽渥嚴宸。贊籌大府。佐賓筵而裨政。待從事之名流。駕丹桂之梯。風聞香譽。依紅蓮之幕。益屈英游。藩翰地雄。暫淹事業。文章日省。行布名聲。

賀受書記

渙恩朝陛。載筆侯藩。爰司參畫之選。乃位奏記之任。精於簡牘。參裨府幕之僚。進以文章。擢任賓贊之重。暫就蓮池而馳檄。即陞蘭省以搴香。

某敢奉陳言。少伸 賀臆。屢瀆爲懼。
原亮是祈。等弓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縉紳屬望。神物後先。
台候動止萬福。某遑拜
竭蹇。浸越星躔。
岳贅約明。朝瞻夕睇。

賀受參議

某茲者恭遇榮奉宸恩。爾參帥閫。神司牧之妙手。德贊畫之良圖。嚴武鎮川。幕下賴杜陵之佐。孔明鎮蜀。營中資蔣琬之贊。少勞叶議兵機。將見銘功天府。

賀受教官

顯奉塗芝。榮司采藻。俾宣明於教化。膺肅正於衣冠。君子所樂三。在得英材教育。天下達道五。正資師席講磨。少由泮水栖遲。將見紫垣步武。

賀受僉判

䟽榮宸眷。贊畫侯邦。作盛府之元僚。有佐治之才業。參論因之過。力為持平。懋抱橫之歎。首詳僉擬。紀綱上郡。暫屈壯圖。步武中朝。佇膺殊渥。

賀受推官

䟽檢宸庭。贊條蕃府。式借清油之重。上連綠水之行。參玳瑁之賓賢。振琳琅之風譽。大府叢委。正須從事之才。獻當路吹噓。行接華塗之步武。

某祗飭柔訥。膺効 賀誠。僭瀆懷慚。
尚祈 原宥。伏幸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新渥沓來。靈脩簡相。
台候起居萬福。某由是自遣
風度。無從一超。塵隅。寸忱深切
瞻仰。

賀受知錄

某恭審光膺宸命。榮糾郡曹。以廊廟之儲才。爲紀綱之上掾。京兆錄因之問。活者幾何。曹相趙紫之言。戒在勿用。即交進鶚書之薦。直上聯鵷序之班。

賀受司法

䟽榮宸陛。議讞侯藩。職參法律之曹。民樂寬申之政。議事守正。與太尹而決是非。斷獄台情。對刺史而辯疑誤。豈久司於法掾。行入拜於理函。

賀受知縣

光膺帝綍。榮領宰章。來司製錦之邦。咸侯鳴琴之化。牛刀初試。無盤根錯節之難。鳧舄雙飛。有萬里青雲之望。暫爾栖遲百里。行將促奉九芝。

賀受主簿

光被宸恩。榮膺簿領。乃屈丹鉛之點。暫爲朱筆之句。以栖鳳之大賢。偕從棘路。展掣鰲之巨手。糾正花城。寧久居符檄之司。行趣奉綠綸之命。

某未展慶於 堦庭。庸修誠於
竿牘。不及盡申。切丐
省察。不宜。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天渥寵臨。神休燕相。
台候起居萬福。某拜違
朝範。浸越歲華。
岱岳瞻依。朝夕欽敬。

賀受司理

某恭審䟽榮宸眷。司憲侯藩。佐大府之上僚。負高才而作掾。秦因稱職。爰擢任於強明。治獄得情。有過人之氣節。俯執圓扉而詳讞。即膺琪闥之論思。

賀受司戶

命自王庭。掾于藩府。慶尤生於戶版。聽喜溢於輿情。按清要官有政仁而相戒。號麤塵手置司訓於不行。暫茲署判於南山。行矣捧泥於北闕。

賀受縣丞

薦膺芝檢。榮貳花城。俯為涉筆之進。來賛鳴琴之化。深林翠竹。久覩停峙之風。古縣老槐。良貴吟哦之句。寧久趁行於鵷鷺。行將接武於夔龍。

賀受縣尉

䟽恩楓陛。試吏梅仙。以文學之大才。居少府之要職。花村無犬吠聲。百里絕鳴桴之虞。茅舍聽鷄鳴。展萬室有安枕之樂。暫從華徑。行步亨衢。

某未呈詣 賀。伏切神馳。謹熏
柔削之恭。上瀆
主書之聽。不宜。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叶譽望隆重。隱顯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間別
道山。荏苒歲月。無從修敬。第切傾心。

賀受主學

某茲者共審顯奉宸恩。策司鄉校。文治興而習俗美。師道立則善人多。教化明倫。樂育賢才之地。仁誼化邑。作新庠序之風。寧為廣文冷官。待歷華塗顯用。

賀受監鎮

膺命中宸。司征華鎮。振廉勤之美譽。掌會計之大權。等組賦於燕民。惟公其取。謀贏於闕市。必立之平。佇聯雞表之交馳。即慶鴛行之接武。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叶光庠宣勞。穹示協力。
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
詩樂。幾度部華。
山斗傾心。朝夕起敬。

賀受監稅

某茲者共審光奉絲綸。榮膺征轄。乃任均輸之責。爰司會計之權。審百貨之重輕。俾充歲入。下九式之助徵。以奉邦常。暫勞心畫之勤。佇聽最聞之奏。

賀受監鹽

寵奉宸綸。榮膺鹺務。爰領均輸之寄。以供調度之需。築拌海堧。任煎和之重責。推來池鹵。宜生息之倍稱。暫煩謹衡石之勞。佇奉作鹽梅之命。

賀受監倉

絲綸錫寵。倉庾榮司。伊出納之得人。舉公私之蒙利。錙銖而校。固當謹於司存。陳陳相因。將有裨於國用。暫久任帑藏之責。行即膺峻美之除。

賀受監場

顯承寵命。榮典繕征。剏經畫之有方。慶歡欣之載路。鑿山出寶。思裕國以裕民。運嶺為場。大通財而通貨。佇有疏恩於中禁。即膺美任以調鈞。

某未遣面　賀先叙冊束仰冀
高明俯垂
炤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監酒

自天錫命。寄徑推酤。諒麴蘖之惟時。伊水泉之必潔。稽名彼法。俯從董正於糟丘。課最升功。寧因薰蒸於酒局。行有濟時之業。即攄作醴之才。

賀受都監

錫命楓宸。護兵藩府。職爰司於訓練。事兼掌於警巡。智略深沉。久仰將軍之好武。才猷敏邵。不孤烈士之壯行。姑少贊於中權。即榮升於內閣。

某愧　賀莫前。飭箋申敬。上瀆
穹聽。等告
昭驗。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叶戎律嚴明。清寧叶贊。
台候起居萬福。某自違
台表。幾易星霜。瞻仰彌深。斯須不替。

賀受統制

某茲審渙號中朝。持兵外閫。才質萬人之傑。望居百將之先。安邊境而立功名。為古名帥。銳干戈而衛社稷。號真將軍。暫司中護之權。即奉內宣之命。

賀受鈐轄

顯膺朝命。出總州兵。爰參委於戎鈐。周控持於軍政。兩拖金鎖。鎮安虎帳之閑。威閃朱旗。坐弭龍編之警。始爾治兵於藩府。行將設壇於齋壇。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叶光奉贊書。榮需華次。
台候起居萬福。某伏自判違
星風。不覺幾易梅冥。下情深切瞻
慕。

賀受路分

某茲審欽承詔旨。進司軍律。顧藩維之倚重。合士卒以知名。總一道之虎戎。乃宣號令。統三軍之熊士。大振威聲。暫勞持節以恍師。行矣建旄而授鉞。

賀受將領

宸命寵頒。戎詔榮領。慶威聲之所至。動營伍以生輝。韜略縱橫。廣譽揚於威武。才猷傑特。宜致著於熊羆。佇聞褒詔之疏榮。入衛閫廬而秉鉞。

賀受巡檢

命拜中宸。職司外禁。爰總戎行之寄。載嚴兵戍之屯。十室相依。何敢患文以治。四郊無警。步資威武之功。行將榮捧於鷄書。即見顯升於虎衛。

賀受兵官

榮被殊恩。司董戎政。抱全才之文武。為當世之英豪。任元帥之謀。首尚詩書禮樂。持兵事之重。有歸韜畧權綱。管須談笑封侯。即聽躋升要路。

某敬飭墨卿。上干　籤史。賀私莫
既。俟　面以陳。伏丐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賀受巡轄

鼎膺寵錫。晉領傳郵。成命既頒。適卒胥慶。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始賴於警巡。萬人曰俊。千人曰英。尚資於恢復。行有褒遷之命。即期亨奮之階。

賀受補借

寵膺錫命。榮歷仕途。以量能而授官。俾攝職於從政。名不可假。休哉孔氏之格言。職稱為真。自有從人之故事。是乃講之寄徑。行即步於要津。

某敬修訥翰申寓　賀誠簡師是懇
原貸為禱。伏丐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乎天寵鼎來神休咸介。
台候動履萬福某違拜
儀範久歷星躔尋常無謂之緘不
敢爲下執漬惟
山斗之仰每寘諸心。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乎詩禮餘間清寧叅介。
台候興居萬福某邈遠
英標倏更歲籥緬約在望珍汗
倚臨剝封莊誦之餘私情慊感者
至某入事。

賀受文蔭
某茲審顯膺賞澤峻陟華階蓋
將大振於家聲益見增崇於慶
閥行膺異擢允紹前猷。

答
叨承祖緒誤被賞延自慚弗振
之蹤實借餘休之庇未修謝愊
先辱慶緘。

賀受武蔭
寵錫自天賁延於世不徒光啓
於後嗣亦將時報於忠功佇觀
建旋即聽受鉞。

答
偎被賞延致身右選自慚庸孱
何以克承乃蒙慶問之厘益重
赧顏之愧。

賀中銓試
得俊銓衡晉登仕版歷朝伊夕。
邀紫凌青遂宜益振於前猷行
即大攄於素蘊。

答
不量淺學兎試銓程偶幸中衡
實由巨庇方深惶而增感辱褒
美之過情。

賀中法科
程能辟府擢冠闈科宜推平允
於九章抑且具明於三尺其爲
贊慶實倍等倫。

答
依經論辟幸中關司雖占詳之
得宜實獎提之有自捫心知愧
拜教尤慙。

賀中教官
藝優蘭省職忝提官詞章經術
之該通政事文學之兼備士林
欽服吾道有光。

答
綴名仕籍徒較微能自慙撲撒
之才濫玷師儒之選靖惟僥冒
實出獎提。

賀中曆官
深推天道榮被國恩共惟曆學
之素明爰列日官之清屬即登
令正以究設施。

答
粗諳曆學幸中臺司深慮運算
非精尤恐推測失度尚賴垂訓
甚愧褒嘉。

某敬勒手箋庸代面慶。
台仁不外采矚爲榮併吉
炤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謹修短劄申謝
司箋百千其儀再三莫既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乎天寵惟新神休咸集。
台候起居萬福某奉別
龍章倏更屢曆切喬雲之芘蔭仰
韓斗之清高尊慕惟勤斯須不替。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乎燕處夷猶神物交贊。
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違
芝範倏改榆陰。
北斗垂芒每勤瞻仰西風盆爽莫
訴寢興伏拜藤緘如侍玉峙。

賀慶恩官
某茲審天錫耆齡朝頒異數指
南山而同久對北闕以踈榮未
及遣賓墀蒙先馳賀牘。

答
某駸駸暮景六六膺壽幸際慶
壽之朝叨受踈恩之寵未皇具
謝首辱賀緘。

賀中醫官
學優廬扁職列醫林活人有方
自天錫命會見君榮於丞判不
勝賛喜於親朋。

答
粗習方書慙非國手蒙恩收錄
實切凌兢更祈訓誨之來庶免
踈庸之譏。

賀進納官
自天錫檢拜命入官令名已繼
於釋之有位可期於卜式實惟
舊典初匪謏言。

答
不量事力妄意入貲賜爵叨蒙
深虞弗稱仰荷吹噓之力豈勝
懷感之情。

賀軍功官
緯著戎勲晉登仕版行見宣威
於沙漠即膺著膊於旂表萬里
候封此時發軔。

答
側跡戎行挂名赤籍但知効力
殊乏寸長叨承恩寵之榮實
自獎提之賜。

賀綱運官
光被渙恩榮增華秩實自究心
於筆運故宜踈寵以優褒更乞
勉旃以待殊寵。

答
部運微勞濫膺進秩靖惟僥倖
實出提撕伏蒙嘉獎之詞殊有
忸怩之色。

賀班直官
著績內班登名宦籍宜特伏士遂
之賤抑將增閭里之榮行遂美
除以前亨奮。

答
效廝役於禁嚴幸苟逃於汰斥
誤沾恩沛俾厠宦途雖足爲榮
實逾所望。

某謹研墨濡毫布露忱悃以爲侍
書者之賀伏乞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憑臺諸寓布心聲膺師慄惕
駢炤是幸伏告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寵渥方新。顯曲有相。
台候動止萬福。某自違
台表。曷易星周。仰瞻
雲漢之昭回。徒切
泰嵩之喬峙。心旌所向。食息靡忘。

賀堂史官

某茲審翊贊揆庭。著昭偉績。光被宸恩之賛數。徑躋仕版之崇。榮慶抃良深。教宜周既。

賀部史官

才能久著於文昌。優賞特加於偉績。誕膺明命。榮陟華階。贊善之餘。染笔以賀。

賀公史官

宣力公庭。登名仕版。有來歲書。賞出陰功。未遑展慶於台墀。先此寓忱於記室。

賀受官歸

晉拜新除。榮歸舊里。蓋自才宏而用博。故宜秩美而職清。歡抃之深。教宜周既。

賀赴新任

吉涓穀旦。榮赴瓜期。政令一新。吏民胥悅。會見顯膺於綸綍。即應入侍於冕旒。

賀人交割

朋龜叶吉。視篆惟新。吏民聳觀。江山增重。行矣促歸於禁近。壯哉大展於經綸。

某謹緣泳瀕。少叙　賀忱。伏惟
台慈。俯賜
采鑒。不宣。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燕居中如。神明秀午。
台候起處萬福。某不奉
竹梧之表。正儀
岱嶽之儀。怨歷專使之臨。寵示
華緘之貴。披封莊誦。如對
高風。

答

某久矣揆庭。倫負命矣。令為仕版。被命虛名。

答

有曹承乏。官路叨榮。自惟刀笔之長。獲預簪紳之末。有顏則覥。揆分奚宜。

答

致能見錄。荀進徒尤。偶引用於年勞。獲參登於官簿。猶惟優借。實自矜提。

答

效官無庸。隨例參選。獲厠班聯之末。實懷曠敗之虞。尚賴箴規。有以訓飭。

答

往祇賤役。偶及瓜期。雖指日以拂龜。深報頗於使鶴。政虞瘵曠。尚賴扶持。

答

已祇賤職。猶閱告新。深懷瘵曠之虞。時賴箴規之益。俾免千戾。敢林所歸。

（原本缺）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紫宸東注。蒼赤賛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阻奉
台躔。欸周星紀。
蓬萊弱水。兩地懸思。
北斗泰山。一忱瞻仰。

賀人權攝

某茲者共審鼎庸公檄。晉攝重權。曾勞經濟之大才。來試循良之美任。休聲所至。異龍交馳。

賀人辟差

辟書交上。諸旨肆頒。擬紅蓮綠水之英。副見蓋朱幡之望。鼎來騎氣。歡動輿情。

賀人轉官

顯膺渙渥。峻陟華資。英規流傳。善類胥悅。行即縉紳之交薦。宜淹州縣之徒勞。

賀人改差

光膺綸命。榮易治封。從馭所臨。棠陰布滿。竟未遂息趨之願。且聊伸屬贊之恭。

賀人書考

莅事得民。榮書上考。能聲治最。當路諗聞。行即膺迅召之榮。宜不俟政成之後。

賀待舉刻

薦剡蹠榮。萊褒特美。既已獲吹噓之力。宜立登華要之津。拜手勒箋。投誠稱賀。

某倈跂龍門。阻馳燕
賀。執憑柔翰。少叙慶誠。尚幾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德盛業匡。天朱人敬。
台候動止萬福。某閱歲睽違。阻脩尺
素。遡風
瞻仰。第切寸丹。縱吏鼎臨。
實翰謙貢。

答

某比聞有命。擬以代庖。自愧不才。豈能勝任。荷褒辭之盈情。覺愧汗之滿懷。

答

蕞爾不才。肯為膺辟。雖若寵榮之異。方居驚喜之間。荷問甚勤。懷慚惟厚。

答

滿歲為真。敘希進比。自天錫寵。忽拜殊遷。靖惟微胄之由。端有揄揚之賜。

答

遜祿為貧。換差及戍。自愬西走。又復東馳。未知叔後之規。敢辱過情之譽。

答

昧膺涖政。初無寸長。使倖及考。已書下考。尚賴挈提之力。何勝嘉獎之榮。

答

效職罔功。誤膺論薦。情惟懷倖。實出獎提。未修一札之恭。先辱五雲之寵。

某凌遽占言。未殫謝悃。膺幸之罷容
俟　面祈。伏幸
電答。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道高德重神人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遜遑
元宰積月遑遑瞻仰
魯岩儔雲藹藹未獲面承於君子莫
勝心畫於猶人

賀人改官

某茲審金閨通籍晝錦還鄉不
煩施化於琴堂旋見召還於蓬
島其為顧望罔既染濡

賀老誠歸

公持文柄還在治封取予當而
士論歸英茂騰而當路重鶚書
交薦指日可歸

賀人赴召

光膺芝檢趣覲楓宸隸惟治最
之升聞宜爾帝心之簡在行膺
不次式展壯猷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進德修業天相人依
台候動止萬福某一違
犀表素繹繭思有牛馬不及之風
無鱗羽便象之日政詹
韓斗欵拜郇雲

答

某仰庸怲像之託載沿河潤之
卑遂以微勞因而脫選幸甚逾
望猥辱貽書之問

答

被檄校文固供賤職不明是詭
疲勵良多顧安承教之期光辱
貽書之問

答

叨被宸恩召還闕下雖若寵榮
之至方居驚喜之間重辱貽緘
豈勝懷感

賀人再任

晉膺新命復涖舊封屬茲久任
之飭受舉借留之典政成效著
敬為執事艷之

賀人復官

紫詔頒新青氊復舊玉既耗磨
而不磷金雖在鍊以愈精公道
大明縉紳胥慶

賀人兼局

榮拜徽書借才尊職實自見知
於臺府故煩璽組於清華行即
中除式符輿頌

某辱知惟舊聞　命方新敬飭素箋
少伸　慶典伏祈
丙在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叨捧渙恩畀令再任恐吏民之
已玩致治理之罔功雖足為榮
尤深懷懼

答

叨冒偉恩已獲收叙不為明主
終棄皆自故人獎持荷聞甚動
懷慙惟厚

答

迂闊無堪濫膺數職雖上官之
委眷僅綿力以難勝欲免曠瘝
止賴提誨

某愧謝牘之未修辱
慶函之先遺占復膺率伏告
炤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官稱呼顯膺天寵陰介神休
台候起居萬福某靖言詎月幾見
霜飛
岳峻杓明瞻依莫近
天長水遠憯嘆奚勞

賀美任歸

某茲審篆龜甫解琴鶴言旋民
皆去後之思日有超升之寵光生
閭里喜動輿情

賀改章服

顯被宸恩榮加服色慶增崇於賁
秩喜換授於腰魚欣躍之私數宣
無已

賀受宮祠

光膺玉檢均佚琳宮雖良愜於雅
懷實未符於公論行看環召入侍
宸嚴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晨居優暇神物後先
台候起居萬福某睽間
半儀之久傒驚梅朔之臨
山斗之高方勤渴仰琳琅之墜深慰
眷思

答

某尸素無庸交承有幸實出民
休之及俾令善解而歸未拜謝
緘光勤賀牘

答

假恩易服即命方真皆由垂袞
之休乃辱華章之遺褒美過溢
感佩無窮

答

才極迂拙分當欽休杖老許閑
奉祠得請乃遽承於慶幅益增
愧於私懷

賀人致仕

引年抗牘得謝挂冠備優老之典
章隆尊賢之禮觀當朝儀矩有識
典刑

賀封父母

加寵楓宸疏封芝檢不負義方之
訓宜膺錫類之恩公袞重褒綵綸
疊拜

賀人封妻

顯膺鸞誥疏寵魚軒命既錫於
中宸道益閑於內助庭幃動喜
閭里生輝

某未遑躬　慶敬裁短劄申凋司
箋伏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凋落暮年試宜請老漢音賜允
賤迹生還方茲問舍之初辱惠
桑雲之寵

答

誤沐宸恩濫叨散秩俛冒雖因
於子省循見哂於人伏辱
華褒愈增顏汗

答

叨承綸渙疏寵褘褕是雖慶典
之常尤積微躬之愧過蒙褒譚
益重赧顏

某尚稽詣　謝敬勒柔劄仰復中消
伏丐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餞饋簡劄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諸還
風度已隔雲泥。詹慕彌深。興寢不替。即辰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

送賀銓中

茲審龜列銓闈。雄躋脫佶縉紳交慶。里閈生輝。某物申獻。聊充勞捷之需。倘辱笑存不勝幸甚。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自別
台顔。乆閲星曆。居詹方切。珎染俯臨。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　受

妄試銓衡。偶叨中選。榮逾意外。辱枉齒問。伏勤禱禮之頒。充仍眷慶之篤。祇領不勝悝汗。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睽違
英標。屢移月琯。方茲仰止。伏辱貽緘。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受

隨例赴銓。僥倖未綴。實出望外。奚以榮為。乃辱慶禮之頒。仰佩愛私之厚。無謂不敢祇受。

送賀出官

光被宸恩。榮登仕版。里閭增慶。親黨有光。聊以某物。少寓賛慶之忱。輕瀆懷臺。判入是荷。

送賀受蔭

顯膺賞澤。榮陟華階。伏惟歡愜。仰恃眷私。敢以某物若干。聊伸燕賀之禮。幸乞判入為榮。

敬飭毫牋。上干
主記。輕瀆為懼。
炤亮是祈。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答　受

叨被天恩。幸玷縉紳之末。過蒙寵貺。尤深眷愛之厚。引却恐獲不恭。黽勉拜嘉。感與愧併。

答　受

茲忝賞延。濫登仕版。皆出台庇之及。未遑報謝。遽辱寵頒。却之不恭。登拜以還。愈增顔甲。

亟遞手墨。申復
主書。輪囷謝私。伏
面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答不受

誤蒙恩寵。俯逮孱庸。皆出庇休之力。伏蒙寵貺之頒。不敢冒昧。祇承。謹從差來使者齎納。

答不受

碌碌無庸。濫叨世賞。何足上塵齒錄。乃蒙眷愛。特有多品見頒。惟是不敢領此。謹用返璧。

崖畧沾　謝未究下忱
餘儲　嗣竟。伏丐
台察。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自違
几格之侍。倏驚絃朔之更。　景仰高標。拳拳中抱。時令
台候萬福。某

送賀注差

茲審頃膺美調。得意榮歸。未克恭詣台屏。申賀。惟有某物肥獻。少見區區。非敢言禮。幸乞判存。

送賀到任

消剛視篆。與頌歡傳。共惟歡愜。不腆某物若干肥獻。少見區區之忱。甚愧瀆尊。判入為感。

某逖違
龍門之久。宷塵燕生之思。天風忽來。寶墨飛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　受

調官而歸。奔走千里。方茲抵舍。皆荷芘休。政圖進控謝私。直辱珍貺下遺。拜領不勝皇恐。

答　受

致官此來。亦叨小恩。忽蒙縟禮。均消忸怩。不敢崖實而外。草賜。黽勉祇茲至意。不勝悝汗。

某不詹
梧竹之標。屢易晉冀之業。仰尊方甚。飛翰俯臨。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受

碌碌庸才。隨資選部。力絆仕塗。方恐不勝。多品見頒。仰見愛篤。惟是不敢冒昧而受此賜。

答不受

到官之初。未知攸濟。方茲凜凜。珍饋鼎來。無謂不敢冒昧登嘉。謹授來使齎納。拜賜均矣。

送賀滿任

解龜美替。未駟榮歸。里閈增光。親朋交慶。某物申獻。聊為從史之犒。殊覺輕瀆。判存為幸。

送賀改官

榮換宦途。顯躋要任。伏惟慶抃。聊易某物若干申獻。聊見一縷之忱。幸與矜存。辱賜肥拒。

敬此以瀆下執。未究
賀忱。尚俟
嗣布。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答　受

薄宦言還。莫非大庇。方圖趨謝。遽沐寵頒。禮厚意重。不敢自外。敬下茲嘉之拜。第增感耳。

答　受

隨資換官。實出巨庇。方圖鳴謝。伏辱寵頒。禮優意厚。不敢不拜。謹三肅登嘉。愧感交併。

始此以復。未既
謝私。餘存
面待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答不受

空食無補。解篆來歸。實賴芘及。盛禮下頒。非所宜蒙。三肅以復來使。切告復兒。毋煩再人。

答不受

茲焉換職。偃庇遷途。何足稱賀。有來盛禮。難以祇承。謹授來价齎回。幸毋再遣。拜賜均矣。

亟此以復。特命冒干
謝誠。餘俟
面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自别
風儀之遠。浸更月籥之多。展竭無繇。詹依眾切。（時令）
台候萬福。某

某久違
誨藥。屢觀更蓂。不勝落月之思。伏拜飛雲之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違遠既久。馳慕方深。忽屢專使之臨。遞拜尺箋之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赴銓

茲審銓闈較藝。技騎戒途。竝登要津。由茲發軔。輒有某物。馳獻聊備行庖之需。尚冀判留爲感。

答受

才圃膚淺。隨例就銓。行將首途。賓藉休芘。乃蒙眷愛。特有寵饋。下拜登受。不勝多感之至。

答不受

冐試銓闈。未卜得失。何足上塵盼記。伏蒙盛禮見贐。自惟非所宜蒙。敬用肅回。切告寢免。

送贐赴部

涓吉剛辰。調官輦轂。行膺異擢。以副輿情。某物。申獻少見區區。非敢言贐。得蒙旨留幸甚。

答受

汩沒宦途。每爲執事之援。茲爲赴調。復辱寵貺。實厚意所臨。安敢見外。尊賜。祇領惶恐。

答不受

茲爲隨序赴部注擬。正賴芘休。伏蒙愛厚。且有見貺。何足以當。此盛意。謹授之來差肅納。

送贐赴任

戍瓜及期。差數就道。先聲所至。美譽交騰。某物少効芹誠。瀆尊爲懽。萬告不外。特賜判留。

答受

跬踔之遠。祇赴官期。方懷遠別之思。贐禮俯加。愈增依戀。不敢引卻。下拜祇受。愧感不勝。

答不受

不才之官。冐然祇赴。正恐不能勝職。伏蒙寵貺。安敢祇承。謹用返璧。其與拜領尊賜均矣。

送贐赴召

光膺芝檢。促覲楓宸。戒嚴大旆之行。即拜華途之寵。輒有微禮。少見區區之忱。判存是幸。

答受

叨膺召命。旦晚就道。無非吹噓之賜。乃蒙人要。贐以厚禮。下拜肅入以還。不勝惶汗之至。

答不受

濫沐君恩。幸爾趨召。正賴教誨之賜。伏承嘉禮見遺。幸惟不敢冐受此賜。敬用肅回來价。

先趨于墨。申候　典籤。
趨　賀有期。尚容面侍。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使人鶴立。治報弗莊。百
千　謝忱。悉儲
嗣謝。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敬憑短刺申復　主書。
餘儲　嗣音。以究
謝悃。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一别
英標。又新鳳曆。拳拳仰止。不替寸心。即辰時令
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違
星風之久。侵驚飛翰忽墜。（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違侍
誨藥。幾換蓂莢。
高山企仰。
華緘倏遺。（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銓歸送物

赴銓來歸。百冗紛集。未遑晉會。輒有京都某物。番騰新樣可取。聊充一芹之獻。幸賜旨留。未遑進侍。

答受

銓闈愜意。已遂榮歸。未及展慶。光蒙頒貺新巧。既出盛意。焉敢不承。冐昧登嘉惶愧之至。

答不受

決勝銓衡。榮歸舊里。共惟歡忭。未敢進見。伏辱寵頒。自顧蔑効芹愧。宜宜返受尊長之賜。

到官送物

祇承此來。家邇越蓬。莫効贄見之禮。輒有某物少見土宜。輕鮮瀆尊。幸與笑留。不勝多感。

答受

涓剛視篆。與頌歎傳喜。有依求之便。頒貺土宜。尤佩眷愛。三肅下拜登嘉。宜勝愧悚之至。

答不受

龜言剛辰。榮諧禮上。幸獲依憑治下。未及展賀。伏辱土物見惠。豈敢無謂受賜。謹用返璧。

任滿送物

蝗棄于外。幸爾善還。無非大芘之及。敢以土物若干。肥獻。少寓千里鵝毛之意。幸與旨留。

答受

報政榮歸。光生鄰里。未遑展賀。且有列珍之貺。卻之不恭。遽勉拜嘉之餘。一味一感激也。

答不受

榮諧美任（已遂）解龜。政圖詣賀。伏辱佳品見遺。寒微禮出倒置。不容祇承。茲敢肅回尊賜。

送過客酒

遠揚朝旆。寄住郡城。餉易餼牲一牽。魯醞二壺。專人肥納。少爲慰鞍脫酌之需。萬告勿外。

答受

跬踔之適。道出治封。禮合晉拜。耀祀。伏蒙台慈。特有上尊柔毛之貺。下拜祇領。不勝愧感。

答不受

假道治封。僭爾晉見。方思進瀆。伏蒙饋特見貺。尤重汗顏。不敢當厚禮。茲用還授便者。

敬憑尺箋。上干
崇聽。伏乞　台亮。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勒此以復來　命之辱。
尚圖他日　面謝以既。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价旋。略此以　謝萬一。
草率是愆。尚丐　台炤。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十合

劄（啓劄雲錦裳四）

啓劄雲錦裳宴召簡劄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適進
賓墀重壓
主禮降對之際如坐春
風即辰時令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蒙
賜訪不及款延方此懷
慙伏蒙
賜汗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適辱
寵貴逢廬生穠方以不
款爲恨伏承
賜書感感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銓中請人

冐昧銓衡偶叨中
選無非吹噓之力
敬謀卮酒少叙謝
悰併延誨論少刻
即乞迂臨爲感。

答赴

銓衡得意晝錦榮歸
未及奉賀幅先勤戒
食之寵仰感眷愛敢
不趍侍即刻容摳衣
以進。

答不赴

龜列銓衡雄蹐膴
仕情塵寵召下及
微賤蓋即趍承適
有猥幹有方嚴命
其與拜賜等矣。

受差請人

猥捅小才循序注
擬僕僕來歸皆出
巨芘略具小酌坂
屈少奉欵容之誨
萬乞肯臨爲幸。

答赴

顯被美除榮歸故里
未遑詣拂光辱佳招
仰辱矜存烏敢不拜
少刻即容趍侍以謝
來命。

答不赴

榮膺新渥已領異
除宴及胥人仰見
不外自合趍侍偶
爾感寒弗果進拜
座末徒切懷感。

赴上請人

跧伏茅宇偶促佳
期行矣問途遂睽
誨論略具小酌少
抒慕戀之情侍辱
黯然不勝多感。

答赴

候騎盈門拂龜有日
未及棠觴少寓祖餞
之意光辱佳召敢不
趍赴少刻即容晉侍
座末。

答不赴

遠次久寓爪期已
熟乃蒙開宴何感
如之實值拙恙未
痊難於侍誨坐是
甚愧有方來命。

敬削柔箋申瀆
崇聽坐邀有咎尚冀照
諒。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匆匆丞此申復來
命尚容　面侍以既謝
私。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价旋治　報深懼不雅
他有所懐别日
面謝。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還
台墀重蒙溫援獲拜竹
梧之表欽聆
金玉之音判袂方新仰
德如昨某入事。

某昨辱
寵臨繼審謁
謝自奉緊霏之論眾
增慊仰之私復拜
藤驚如承謦欬某入事、

某頃承
賜訪獲奉　笑談追懷
感德之私隨沐
飛緘之墜再三披讀一味
感戴某入事。

交薦請人

自愧踈庸誤蒙采
録得逾所望慚甚
於榮茲午略具草
酌攀挽樂童少款
片時萬望垂顧。

答赴

政聲洋溢薦墨琳瑯
立登要津引領以俟
伏承寵召仰佩眷存
敢不趍承以拜台命
之辱。

答不赴

政譽藹騰剡章交
薦晉登要任指日
可期拜賀未果伏
辱收招適以小冗
他之拜命不及。

轉官請人

隨資換秩仰荷芘
休未遑進謝午刻
絜一觴爲尊長屈
非有禮具但圖求
教耳伏幸賁臨。

答赴

榮增美秩行歷要途
共惟慶慨未及詣台
墀進賀光辱寵命仰
見不外我之意少刻
拜命。

答不赴

顯奉宸綸進迁新
序賜金加秩人所
共慶方圖進拜伏
承佳招恰先有某
人命不及拜赴。

改官請人

庸瑣不才借爾換職
仰蒙休庇之及少刻
具卮酒攀屈崇重略
奉從容幸不外賁臨
爲感。

答赴

換官要職歷任華
途不日高迁謀惟
欣慶伏承佳命尤
感眷隆不敢自外
少刻敬當趍赴。

答不赴

榮脫選階進登朝仕
親朋交慶閭里歡騰
未及進賀台墀特承
召命恰值小冗拜侍
不前。

任滿請人

仰席餘輝幸獲解印
久踈誨笑第切詹依
帥易一觴以聽別後
之誨萬吉不外特賜
寵臨。

答赴

解紱榮還方欲薄
延觴從以抒久别
向慕之情光辱佳
招尤重感激少刻
敬當拜侍座末。

答不赴

報政還朝榮歸故里
未及爲長者洒拂光
辱佳召適爲感寒所
拘弗及趍侍其拜賜
一也。

敬此借
屈不合生激仰祈
涵貸。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餘存　面侍以究
謝悰仰干
台炤。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敬此申　復未既
謝悃尚遲
面控。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辱
騎從賁臨。隨詣
賓墀稟謝。不遇而退。仰
尊愈勤。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錢人赴銓

榮赴銓闈。顯膺魁擢。
吉消穀旦。將遂介途。
敢申祖餞之忱。望允
斯須之請。賁然惠肯
幸甚。

錢人赴部

榮赴吏銓。喜覩天陛。
中除有命。贊慶無涯。
輒具巵酒。少爲行李
之餞。得辱惠然。幸甚
幸甚。

錢人赴任

榮赴瓜期。行膺芝檢。
促裝在旦。送吏盈門。
介侍眷私。敬潔一觴。
少叙別懷。伏望賁臨
爲禱。

錢人隨侍

綵衣榮侍。輟某遠攜。
未即遂承歡之期。敬
滌一觴。餞易話別。初
無治具耳。切望肯顧
是幸。

謹裁短削。申悃
主書。仰祈
台炤。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昨造
台階。重塵
尊降。方茲仰德。忽沐賜
緘。披味欣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赴

才蔑才長。濫膺世
賞。隨例勉就銓衡。
何足挂念。乃蒙酌
以餞盃。仰見愛念
之篤。安敢自外。

答赴

碌碌無庸。貪嗜早
秩。奔馳道路。深自
忸怩。過蒙祖餞。爲
禮甚優。甚媿。敢不
仰承眷愛之意。

答赴

瓜戍及期。萍蹤如
寄。未知攸濟。皆藉
庇休。寵餞之招。自
非眷愛何以有此。
敢不祗拜台命。

答赴

侍親遠行。于職當
然耳。況友朋契闊。
豈無離索之懷。乃
蒙宴餞。何足當此。
祗承台命皇恐。

稟報弗莊。即容侍
謝。伏乞
台察。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頃審伏謁繼辱
寵臨。方此仰尊。伏蒙
賜汗。跪讀良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赴

叨承祖澤。浪試銓闈。
政此戒途。伏承宴餞
之命。適與某人堅約。
隨即起行。不及進拜
塵末。

答不赴

庸才之人。濫爾調部。
政恐不如素願。伏承
宴命。合即趍承。以臨
行有撥置之冗。不能
陪侍。

答不赴

祗赴官期。已將問道。
伏厪契愛。特有寵呼。
所合進承。以諸道卒
滿前。有乏遑冗。拜命
不前。

答不赴

隨侍親命。往赴官
所。未遑進詣台墀。
下稟違拜。伏辱宴
餞之呼。恰先諸某
人命。趍侍不及。

姑此稟　復。餘存
嗣具。伏乞
台炤。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詣
台墀進賀。伏辱延遇。逆
令銘感。
仰尊惟切。拳拳。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請中銓歸

榮中銓闈。晉登仕版。
伏深慶忭。輒具小酌。
聊拂征塵。拜屈崇嚴。
切幸不外。惠然肯臨
爲禱。

請選部歸

光膺新命。榮歸故鄉。
敬具蒲拂之盃。少叙
闊踈之論。倘蒙不外。
特賜惠然。不勝隸幸
之至。

請任滿歸

解龜美替。來駟來歸。
恭惟欣懌。仰侍眷私。
輒具小酌。擬聽清誨
片時。切乞垂訪。爲幸
爲榮。

敬飭柔箋。上干
典記。仰丐
台察不宣。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比承見訪。未及伏謁。
方勤
手仰。忽墮
瑤緘。披讀慰懌。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赴

不才誤入銓鑒。方
此言歸。未及辦一
盃以寫契闊之懷。
顧以口腹爲新舊
之擾。愧悚多矣。

答赴

才不逮人。循序受
職。方茲抵家。乃蒙
親愛。拔寘芳筵。佩
意甚厚。少刻敬當
趍侍。以聽誨論。

答赴

爲貧折腰。契闊數
載。抵舍後。方欲具
雞黍之欵。乃爲執
事先之。覥兔再拜
趍承。汗顏如甲。

輒憑尺素。申
復寸忱。併丐
穹眠不宣。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日外伏承
寵顧。隨即控謝。不遇而
退。茲辱
賜書。跪誦感感。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不赴

濫試銓衡。幸叨末綴。
今茲抵舍。實出庇休。
伏辱佳招。仰荷厚意。
恰以小冗所絆。拜命
不前。

答不赴

茲爲參部。隨例注擬。
政愧不能稱職。方此
還舍。伏辱寵呼。自盡
拜命。恰以拙恙。不及
趍承。

答不赴

解章得替。方爾善還。
皆荷休庇。抵舍之填。
伏承寵招。禮出倒置。
偶有猥幹他之。不及
拜命。

垂呼泓瀨。申控
謝忱。等祈
台亮不宣。
右謹具呈
具位姓某代劄

賀閒簡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亨衢得志。新渥照人。
台候神相萬福。某一詹
台範。屢易月華。驚鵠英姿。每形中
夢。蘇鴻罕便。莫貢尺箋。

賀中狀元

某茲者共審射策龍墀。冠名虎
榜。光生朝野。歡動搢紳。共惟慶
祚。閤下百世儒宗。一時人物。奏
策方陳於乙覽。決科巍占於甲
魁。行展經綸。運施事業。

賀中榜眼

名傳鴻唱。位亞鰲頭。士論交歸。
輿情稱允。共惟慶祚。閤下元精
毓粹。名世推奇。宜縱橫禮樂之
陳。用引領神仙之步。佇陪近侍。
即遂美除。

賀中探花

策射天庭。名魁台揆。士林增貴。
吾道有光。共惟慶祚。閤下筆掃
雲煙。胷羅星斗。對龍墀三千之
字。屬臚傳一二之聲。式展鵬程。
佇膺鴻渥。

某捧賤刺以未遑。修慶緘而敢後。尚
除待日。更冀　順時。精加茵鼎之調
即見芝函之召。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盲採六藝。心違百篇。
台候神介萬福。某別日易久。每形氷
壺玉鑑之思。仰斗方屢恩墜
寶墨琅函之貺。究如覿面。益起感心。

答

某旅對明庭。叨恩首選。自慚齷
齪。實出提撕。謝幅未修。慶緘先
辱。足下璉瑋令望。杞梓良材。第
一手文章。姑爲韞玉。三千字禮樂。
行對宸旒。有懷莫既。俟面以陳。

答

進策彤庭。亞名黃甲。雖爲榮遇。亦
賴庇休。馳謝未遑。貽慶先辱。足下
挺龍駿之秀。爲鳳穴之英。文出自
然。學爲有用。行乘一鶚。即跨六鰲。

答

誤恩賜第。濫玷上流。實出使鈞。皆
由提誨。未脩謝牘。先辱慶緘。足下
學業紹箕裘。家傳詩禮。文如翻
水。思若湧泉。進身有期。指日可俟。

更冀律呂比辰。金玉遠業。寵光有赫
度禱式符。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代劄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鼎來。神職翼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遜違
犀表。屢轉駒陰。尺紙闕修。寸心嚮
仰。

賀中釋褐

某茲者共審解褐拜華。蒙恩
賜第。共惟歡慶。足下儒林翹
楚。學海驚瀾。曲禮三千。富春
誦夏絃之學。園橋億萬。高月
書季攷之功。果擢巍科。即膺殊寵。

賀中特科

榮膺特命。高擢巍科。歡洽輿情。
光生閭里。共惟歡慶。足下望藹
圭璋。操堅松柏。翊朝家寵遇。政
有望於老成。耐晚節久香。行即
膺於擢用。

賀中童科

夙鍾天性。早擢童科。今古所難。
見聞稱服。共惟歡慶。足下挺不
凡之姿。有非常之遇。倘求事業。
繼楊晏之芳塵。大展經綸。究伊
周之素學。

賀武狀元

名登甲第。魁占右科。共惟歡慶。
足下胷中兵甲。紙上干戈。富六韜
之才。飽三略之學。齋壇肅拜。符佐
治於中興。梱柄任專。行總戎於外
閫。

某捧賤刺以未遑。修
慶緘而敢後。崖略有咎。
原貸是祈。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豊君燕適。文光豹霧。
台候神介萬福。某蝸角空縈。塵趺久
渴。政屢　斗仰。忽奉
寶函。

答

某脫迹貧關。綴名仕版。以半生
之黃卷。易一命之青衫。正賴提
撕。延屢獎異。足下胷羅星斗。筆
掃雲煙。行將射策於三千。即聽
臚傳之第一。

答

南廊賜對。前列濫升。景已逼於
桑榆。心何期於霄漢。伏承褒語。
第切包羞。足下山斗巨儒。淵源
富學。暫韞濟時之才業。遂施異
日之工夫。

答

粗知幼學。妄試童科。偶爾僥覦。
實由獎拔。謝積未修。於籤書褒
辭先及於齒髫。足下氣質不凡。
才華無敵。預陪程於鵬路。即對
影於龍墀。

答

濫叨賜對。偶冠右科。自愧荒蹤。
實由提獎。足下才瑞一國。心醉
六經。筆掃千軍。詞傾三峽。秋風
騰鶚表。少待吹噓。春日步蟾宮
即膺亨舊。

某冗未遑於躬　謝。愧先辱於函儀。
占報弗莊。
炤亮爲禱。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捷音鼎至。神職參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粉鄉。拱遅
梧韵。岩膚斗仰。風籍展興。

賀中宏詞

某竊有共審久推傳學。榮擢大科。捷音甫傳。輿論允愜。共惟歡慶。足下名世之大才。當朝之英物。呈能甫試。宜脫穎於露若。簡注淵衷。特立登於津要。

賀人中省

得意蘭宮。登名桂籍。斯文增重。吾道有光。共惟歡喜。足下抱尊主芘民之學。富經天緯地之才。獨步蟾宮。特其餘事。連班龍陛。行矣唱名。

賀武及第

榮登上第。魁占右科。英俊歸心。搢紳動色。共惟歡慶。足下筆扛發鼎。義徹孫書。行看戎幕之運籌。即慶齋壇之受鉞。僉言所屬。非敢薦諛。

賀武學舉

學富龍韜。名表鶚標。金鈴奏喜。珂里生輝。共惟歡慶。足下齒頻風霜。論兵獨步。筆端風雨。種學尤精。八面却敵之不難。一鳴驚人之可必。

某素出撫存。未遑
慶拜。先恐子墨中闕
主書。伏乞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審
某人稱呼天相斯文。神僎遠業。
台候動止萬福。某一別
貴犀之表。幾圓烏兎之輝。
仰斗方勤。飛雲忽墜。

答

某妄試詞科。幸叨首選。實出提撕之力。不勝感激之情。未貢寸箋。先勤尺牘。足下負材俊碩。蓄學洪深。留心姑待於黃槐。嗑手即攀於丹桂。

答

妄試南宮。濫塵前列。有自提撕之誨。宜勝銘篆之私。鼎拜慶緘。益增顏汗。足下多文爲富。大雅不群。揮毫寂陳馬之聲。嗑手舉連鰲之釣。

答

程能武觀。勝第嚴宸。當圖禦武之勳庸。尚乏濟時之略。伏蒙褒語。第覺汗顏。足下懷瑾握瑜。滋蘭植蕙。寧久埋於韞櫝。行即播於芳名。

答

文經譾薄。武畧空疏。幸忝薦名。尚資提誨。足下春月柳之態度。秋水骨之精神。富吐鳳文。袖拔鯨手。韞玉豈終於埋鏟。沖天將見於蜚鳴。

某未貢謝緘。先蒙
慶語。敬裁短削。申復
消曹。仰祈
穹枉。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仙籍浮香。神天送喜。
台候動止萬福。某間別
鶯標闕脩魚素。其於興寢。從切傾依。

賀太學舉

某竊有共審得儁賢關。蜚英真籍。儒林增貴。里黨生輝。共惟歡慶。足下久有辟雍素推珪璧。水橋門面奉天顏於咫尺。雲梯桂斧。荏從月殿以躋升。

賀國子舉

得志秋闈。揚名胄貢。蜚聲所至。輿頌交欣。共惟歡慶。足下天資超邁。地望穹崇。學博而用宏。文雅而體正。多佇登於虎榜。慶益侈於龍門。

賀中漕舉

較藝漕臺。登名天府。英聲居列郡之最。儒術擢一時之榮。共惟歡慶。足下學問淵源。詞章粹美。秋風薦鶚。已副僉期。春浪化龍。行膺大用。

賀領鄉舉

秋闈鏖戰。天府登名。共惟懽慶。足下辭高黃絹。學富青箱。遂桂風高。已奮九秋之鵬翼。隨桃浪煖。行翻三級之龍鱗。非我私諛。乃君餘事。

某荷愛甚深。未遑馳
慶。爾憑濡削。申候興居。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審
某人稱呼席珍待聘。穹眷介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久別
霞裾。屢移月琯。方聳珠庭之仰。忽屢
寶墨之頒。

答

某久困儒官。幸叨薦選。尚賴片言之警誨。庶緣寸進於有成。足下才氣瓌奇。天資俊逸。富淵源之學問。燦星斗之文章。前掇巍科。特其餘事。

答

冒膺胄舉。自愧非才。荷屢慶語之寵頒。尚賴大賢之提誨。足下材猷天授。學業淵深。元主爲希世珍。寶劍試明時用。功名榮進。朝夕可期。

答

旅進漕闈。濫膺末薦。待遡早望。過辱褒辭。足下望聳儒林。學探聖閫。筆端溉三江五湖之水。胷次飽九經五子之言。行即喬揚。以究施設。

答

濫充賓詔。偶中有司。大敵在前。望洋知畏。正資警誨。遽辱褒辭。足下天上麒麟兒。人間鸑鷟。囊錐脫穎。藹著鄉評。鵬擧飛雲。即瑞王國。

某敬飭蕪牋。仰謝藻箋。有懷莫既。俟
面以陳。等祈
穹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凱奏文闈。柑環神職。
台候興居萬福。某伏自
犀表一違。鴻賓兩見。有稽
貢問。常若負芒。

賀再發舉

某茲審吐鳳高才。射鵰妙手。復取青氊之舊物。更增梓里之光輝。共惟歡慶。執事筆掃千里。識誇五總。行矣對三千之禮樂。即將摶九萬之扶搖。

賀人三薦

揚葉巧穿。棘闈首冠。真謂萬人之敵。連收三捷之功。共惟歡慶。執事學問淵源。文章粹美。所冀免傾詞峽。高湧文瀾。直上龍門棨題鴈塔。

父子同薦

橋梓齊芳。鄉閭增喜。共惟歡懽。執事一經教子。萬卷端胷。忽若湧河。文如翻水。聯名天府。垂爲周室之賢。能接武月宮。更作董家之父子。

兄弟同薦

棘闈校藝。■萼聯輝。共惟歡慶。執事學得家傳。文由己出。崑山藏美玉。滄海養明珠。萬里秋風。看鴈行之齊舉。三層春浪。更龍榜之同登。

某適汩俗塵。莫克躬
賀。亟憑毫楮。少布心微。徑率懷慙。觸
昭天章。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欽審
某人味道春容。有神澄祿。
台候興居萬福。某不覩
高標。又逢素節。
雲箋飛墜。重復感藏。

答

某學非濟用。才不過人。未能一戰而成功。乃至再生於萬物。執事一鄉善士。五福吉人。蘭馥爭芳。椿齡未老。佇見門閭光大。益增里閭光華。

答

近都之鶚。無意高飛。射圃之候。幸茲三貢。當勉此行之褒錄。式能少効於蜚鳴。執事氣質不群。才華無敵。佇作陵雲之賦。行高步月之游。

答

浪試文闈。愧非才品。偶同兒輩忝預計偕。正資提誨之塵。乃辱褒辭之榮。執事道傳姬孔。心慕顏曾。積中玉宇。久韜光席上珍行將鏈彩。

答

弟兄偕試。幸獲連名。荷舊貽褒。特其溢美。得逾所望。愧甚於榮。執事業紹箕裘。家傳詩禮。文稱浩博。筆力縱橫。行展歐韓名。以釋燕許手。

某未即披雲。徒勞望斗。虔修納翰。
申復　記書。伏丐
台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亨衢得志。神物參扶。
台候起居萬福。某因林泉之身。遠邸
霄漢之聲華。方寸一悰。咫尺千里。

賀中待補

茲審較藝秋闈。豎英乙榜。共惟歡慶。執事碓文劍峽。奥學泳涯。智滄大才。屈居小捷。然成均育化之地。正宜賓學。來春此行。首膺青選可必矣。

賀人升舍

得儁膠庠。榮升上列。共惟歡慶。足下價等琳琅。允爲一世之傑。志薄紈綺。被以六藝之文。佇看解褐取青。行即登金步玉。某當拭目以俟。

賀人折分

舍選較優。榮膺陞次。共惟歡慶。足下負才駿茂。蓄學龐洪。積水乃能成淵。由近始能致遠。況有司之至公。至明。文章遇主。解褐在旦暮矣。

賀中太學

茲簉賢關。棐名帝學。諒惟慶抃。足下學術淵源。文詞英發。自此身依日邊。筆妙天下。庶不負聖時育材之意。行將奏名解褐。此特易事耳。

某未遑晉　謁。徒切忻愉。敢奉魚書。
少伸燕賀。借瀆爲愧。
涵貸是祈。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道原深遠。神物叶扶。
台候動止萬福。某睽違
圭璋之表。膺依
珠璧之躔。政切懷人。忽廑飛示。

答

某揣己小才。綴名亞榜。方慶貽笑。乃辱見褒。揣己過情。有懷愛我。執事天姿粹美。學問洪深。擷經笥之奇。洗詞江之彩。行登高第。允壯家聲。

答

接迹賢關。濫升舍選。正有類諸明之刀。茲乃蒙褒飾之辭。執事才擅斗南。群空冀北。摘髭科第。袖手功名。行奏凱於棘闈。即蜚英於蘭省。

答

甘分虀鹽。較能緣粟。正資誨益乃辱褒辭。雖謙德之所加。亦愛我之不淺。執事學該業廣。体博用宏。佇觀鵬路之翱翔。即向龍池而奮迅。

答

茲以凡才。謬爲升學。仰藉提撕之篤。詳且蒙褒美之過情。執事譽望穹隆。姿稟粹異。先儒領袖。後學範模。行首擢於巍科。宜益光於祖業。

某敬托回翔。恥
謝先辱。更冀所蘊。如俟纓陳伏祈
台炤。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某伏以時令共惟
某人稱呼提音鼎來。僑相環衛。
台候動止萬福。某拜違
台範倏忽數月。鬱仰惟切拳拳。

賀中武學

某茲者共審甄優石序。榮占上游。郤音甫傳。輿論交慶。共惟欣抃。執事志識宏恢。韜鈴洞貫。孔明之兩全。將稍李陵之兼備。武文有如大才。可擬前哲。

賀中郡庠

文富弥淵。名登黌泮。共惟欣抃。執事天挺奇才。日新遠業。一經接踵。不難敘拾芥之功。萬卷蟠胷。穿久蓄釆芹之樂。行將大用。豈比小成。

某伏以時令敬審
某人稱呼燕居申如。鴻造介祉。
台候起居萬福。某正
仰德中。伏拜
教汗。剝封垠誦。披味感藏。

答

某較能武學。濫綴末名。方圖官謝於中消。遽辱貽褒之溢美。執事詞林根柢。吐作奇芬。學問波瀾。漱爲芳潤。行即膺於亨龠。宜高擬於魏科。

答

才卑襪綠。名綴膠庠。正資磨琢之功。乃辱褒嘉之美。執事挺琳琅之秀。含圭璧之輝。道闡妙宗。文壇雄帥。行擢巍之要。式符輿頌之私。

賀中邑庠

較甄邑庠。榮膺首選。共惟欣抃。執事儒林魁楚。學海波瀾。暫魁百里之英才。自茲以始。卓冠四方之豪傑。行將見之。盛事之來。拭目以俟。

賀中義試

義塾英標。月評推重。共惟欣抃。執事毫端泉湧。胷次冰清。蟄屈於大才。遂擢魁於小試。自此益勵詞鋒。前鏖就敵。擒髭取第。特餘事耳。

某未即盍替。徒勤望履。敬憑柔斛。代叙賀私。伏冀
炤察。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答

偶以庸才。綴名邑學。自顧僥覦之致。實由提誨之深。賀問過情。愧浮于邑。足下才涵萬狀。文擅一家。留心姑待於黃槐。嗤手即攀於丹桂。

答

區區義試。技癢而行。本無得失之心。偶預優長之選。何足爲道。乃辱慶緘。足下材高天稟。望重月評。行穿鵰鶚於西風。即掣鯨魚於東海。

某未由影附於輝光。尚頼遠貽於青顧。敬馳謝牘。以復先施。筆祈
台亮。
右謹具申
呈
月　日具位姓某劄子

餽饋簡劄

某加拜覆
某人稱呼某自違
星儀。屢更月琯。遡風馳
仰。輿日俱新。即辰時令
共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不覩
玉塵。又轉金風。正仰魯山
忽蒙
鄒汗。共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久跡
詩藥。幾換朔蓂。
瞻斗惟厘。
飛雲忽墮。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登第

擢第龍墀。登名虎榜。親朋交慶。井里生輝。某物若干。少伸賀悃。台茲不外。判入爲榮。

答　受

叨綴末第。感荷吹噓。方此言歸。未遑走謝。盛儀下逮。尺仞眷隆。拜領以還。愧感交併。

答　不　受

誤恩賜第。深愧非材。重荷尊慈。寵頒盛禮。第覩戒所賜。例不敢祇承。謹授來差回納。

送賀特奏

榮膺特命。魏綴高科。共惟歡慶。輒有某物。聊爲犒卹之需。輕鮮瀆尊。倘辱判存爲幸。

送賀中省

禮闈擢桂。蘭省題名。共惟歡慶。率易某物。專人馳獻。聊助慶筵。甚愧非禮。幸乞判存。

敬憑柔削申瀆
司箋。倖蒙
領試。榮幸攸俟。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答　受

叨恩賜對。濫綴魁科。正爲少俊所咽。過家盛禮。益重汗顏。勉強下拜。祇承不勝銘感。

答　受

濫試春闈。偶叨末綴。是皆教誨之及。豈足爲榮。未具謝忱。先辱寵賜。拜領惶恐之甚。

人回姑此以復來
教。甚愧腐鄙。伏乞
炤原。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答　不　受

桑榆晚景。濫玷君恩。何足爲親舊揚。伏蒙眷愛。特有盛禮見頒。不敢登嘉。敬用肅納。

答　不　受

強顏西笑。僥倖綴名。曲荷眷隆。特頒盛禮。請惟卑賤。非所宜家。謹用肅回。幸勿再遣。

匆匆治
報。未究謝私。嗣有便風。
却容布露。
右謹具　呈
具位姓某代劄

某不觀
英棣。濟更莫笑。埜風有阻。仰手惟歷。即辰時令。共惟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賀舉發
儒林發藻。藝圃穿楊。鈴報風飛。歡聲雷動。觀有某物。聊充勞謾之需。得象笑留幸甚。

送賀上庠
秋薦成均。榮登首選。行登觀光之飾。即枚解褐之功。某物聊表賀儀。台茲判留是幸。

某自遷
芝宇政切癸心。綱便寵臨。張輸金既。共審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受
原本缺

答受
叨中上庠。賞出望外。謝忱未控。盛禮僃頒。仰荷眷隆。不敢辭卻。下拜肅入。益重愧悝。

某判別
鷺棲。幾赴蛇埜。方茲仰手。伏辱貽笑。共審時令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受不
浪試文闈。冒叨鄉薦。實由提誨。何足襃嘉。伏辱仁私。特領盛禮。不敢祗拜。謹用肅還。

答受不
猥甚儔才。過途義並。何足上塵賀問。特蒙貺賜盛儀。不敢冒昧祗承。謹投來差肅納。

送賀侍補
鏖戰文闈。登名亞榜。暫淹大用。屈就小成。共惟歡慶。不腆某物。聊表賀忱。判存爲幸。

送賀郡補
榮領郡庠。巍居首選。共惟歡慶。略有某物聊獻。少寓芹誠。甚愧輕秒瀆尊。幸乞勿外。

敬裁短劄。晉歷記綵。筆祈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答受
茲以不才。綴名乙榜。正虞貽笑。豈足爲榮。盛禮寵頒。仰見愛篤。肅拜祗領。倍覺汗顏。

答受
敎能津水。幸綴末名。何足爲賀。伏蒙愛厚。特有寵頒。禮意歷腆。百拜祗領。倍切愧感。

略憑箋素。少叙謝忱。佇存　面布。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答受不
濫試文場。僅收小效。初何足齒。乃辱寵頒。自顧寒茲無謂。不應受賜。敢用肅回來价。

答受不
庸庸淺學。收效郡庠。初不足爲輕重。且承寵惠。尤重汗顏。自顧難以祗承。謹用返璧。

敬托回翔。少伸謝悃。尚遲　嗣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某比者進詣
台墀。展慶。隨沐降尊。遣教良切。仰傾。即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赴殿
促裝鄉里。入對漢廷。五色成文。奪魁可必。帥易某物若干。聊表贐行之儀。判存是幸。

送贐赴省
揚鞭西肅。奏徒南宮。己即驅車。不違擧餞。帥易某物。聊獻。少效區區待辱首留爲感。

某昨承
台旆寵訪。即已遣謝。方此岩詹。伏拜
台汗。敬審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受
旅進天階。實賴雲芘。乃蒙台慈。特有某物以旌此行。郤之不恭。拜領盛賜。尤重泚顏。

答受
偶捧鄉書。冒昧還省。曲荷眷愛。特有盛禮寵頒。不敢不拜。登領以還。一味愧感而已。

某頃嘗進遣
賓墀。謁謝。重承降對。纏是方壓
仰尊。伏辱賜教。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答受不
冒試帝庭。尚求藥誨。伏承眷念。特有贐儀。禮意腆甚。難以祗承。謹用肅回與賜均矣。

答受不
冒昧入京。較藝闈省。未遑稟別。乃辱寵頒。仰見愛隆。情惟難以祗拜。謹用回投來使。

送贐參學
趣裝就道。餞筵園橋。異渥鼎來。私情贊喜。輒有某物。聊易馳納。少效贐儀。切告判入。

送贐赴監
淬礪文鋒。問津璧水。涓吉戒途。不能遠餞。某物帥易馳獻。少供行廚之需。判留是禱。

函裁尺素。申寓寸忱。萬告勿外。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答受
濫中成均。妄圖參學。橋門億萬。豈欠某一人而已。伏蒙頒況。祗領之餘。深切負愧耳。

答受
妄試上庠。跋涉之勞。徒自取爾。曲蒙眷愛。賜以贐儀。不敢爲不恭之郤。惟是惶愧耳。

申控　謝箋。未究萬一。等馬　台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答受不
綴名六館。冒昧參齋。正賴芘休。特塵寵遺。賞非某所敢當。敬用肅回。與拜尊賜等耳。

答受不
躋登不才。冒試儒館。未及下稟違之拜。乃先屢寵贐之儀。揆理有難祗承。是庸肅納。

匆匆治報。拜　謝不專。伏乞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某判別星屬之次。伏深斗岳之瞻。魚鴈杳然。尺紙莫寄。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自別芝眉。屢移歷日。仰慕嵩高之切。伏厪賢翰之臨。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間別屢誤。屢移斗柄。方厪瞻仰。伏辱賜緘。披讀感愧。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送贐解試

辦嚴行李。榮赴踏槐。鶚表横飛。鴻禧萃止。帥易其物。少爲行色之需。幸与判留爲感。

答　受

荒踈不才。兎獨就試。乃蒙親愛。特有寵頒。仰佩盛意之厚。不敢引卻。下拜祗領。

答不受

庸才之人。隨例應舉。敢圖末數。乃辱寵儀。惟是不容冒昧祗領。敬用肅納。拜賜則均。

登第送物

蒙恩賜第。僕僕來歸。皆荒之及。輒有京紅一段。率易馳納。聊見鵝毛之意。幸與音留。

答　受

茲審榮登甲第。衣錦吉辰。方圖修賀門墻。詎意先蒙盛禮。下拜祗受之餘。良切愧感。

答不受

茲承名登金榜。都騎榮歸。諒惟慶愜。未遑進賀。先辱寵頒。不敢無謂祗拜。敬用返璧。

試歸送物

比造城闈。備員就試。方茲抵舍。未及拜見。輒有某物。帥易馳獻。聊表芹誠。判存是荷。

答　受

茲審鏖戰棘闈。歸途慎意。佇觀高占首選。未及拜觀雅文。先辱寄貺。拜領不勝汗顏。

答不受

茲承秋闈得意。魁捷榮歸。未遑展賀。先辱寵頒。揆禮非所宜蒙。敬用肅回。幸勿賜責。

遊學送物

妄意遠遊。殊無所得。徒手而歸。稍然無以少效芹獻。僭有某物申瀆微薄。幸乎領試。

答　受

茲審遠遊來歸。解鞍多暇。未遑走見。先辱寵儀。色色珍奇。拜領以還。一味感激也。

答不受

茲承遠遊帝學。慊意榮歸。共惟慶忭。方圖造賀。且蒙寵頒。不敢冒昧祗受。敬用回納。

輕紗瀆　尊。不寒而慄。等乎　穹任。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惶恐擘箋。敘謝深懼不雅。併告　台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敬勤回箋。少鳴　謝臆。乞容　面既。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宴餞簡劄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一別英手。倏經旬浹。有懷德誼。寤寐以之。即辰（時令）
伏惟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正此懷人。忽領
寶汗。下拜莊誦。慰懌叵量。敬審在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加拜復
某人稱呼某仰手方厪。緘雲墜貺。剝封莊誦。甚感眷隆。共審在辰（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登第請人

誤恩賜第。寔出維持。日邇來歸。冗擾殊甚。午刻僭具卮酒。少抒感謝之懷。切望榮賁。坐邀有各。

答　赴

茲承擢第楓宸。增光梓里。共惟歡忭。慶儀未展。寵命先臨。敢不敬承。少刻即容趍侍。

答不赴

茲審榮登上第。首占高名。特有佳招。極感厚意。適以拙疾作梗。拜命不前。爲愧多矣。

中省請人

浪赴春宮。幸叨末榜。皆荷芘休。未及詣謝。略具一酌。攀迎崇重。倘辱寵賁。不勝榮幸。

答　赴

茲承蜚英蘭省。榮占高科。魁騎言旋。未遑稱賀。且承眷愛。特有寵招。敢不拜命之辱。

答不赴

茲審春榜登名。榮歸故里。未及進賀。伏辱見招。偶以某親相過。未容棄出。坊命爲恐。

參學請人

濫中賢闈。遂參帝學。方茲抵舍。未及奉顏。畧具一盃。敢冗崇重。少圖款話。萬乞肯聽。

答　赴

茲承參赴上庠。榮歸故里。未遑詣賀。特辱見招。仰荷眷私。不遺孤子。少選即當趍侍。

答不赴

茲審榮赴上庠。勤回雅馭。未及進賀。伏承寵呼。偶以冗拘。弗及拜命。有辜來戒。爲恐。

併圖　面謝。伏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謹貢忱素。少　謝萬一。伏幾。乎照。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幸鑒卑悰。勿　賜見外。是荷是幸。
右謹具　呈
月　日姓某代劄

某比蒙
都騎。臨賁荒居。應酹稍
紛。尚稽造
謝。負愧深矣。（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昨寄趁
賀。重辱降尊。正仰德中。
忽辱
真墨。捧讀靦顏。（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寄晉謁。重荷
謙光。稍踈
紫芝之眉。想沐郇雲之
汗。（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中補請人

濫試上庠。僥倖中
選。實由提誨之力。
敢具盃酒。少款清
誨。片時。得辱惠然。
不勝至幸。

答赴

茲承蜚英璧水。方圖
請教。惠作乃蒙不棄。
特有召命。爲敢不承。
即當趨赴。以侍座末。

答不赴

茲承登名學省。伏
深贊慶。未及進陪
賀履。伏蒙見招。極
荷不棄。適有猥幹。
拜赴不前。

領舉請人

濫溺場屋。叨被薦
名。靖惟僥倖。皆作
成之賜。輒具小酌。
攀屈高軒。伏賜賁
臨爲感。

答赴

茲承秋闈較藝。桂籍
登名。稱慶未進。先蒙
寵命。豈勝銘感。不敢
自外。少選計當趨承。

答不赴

茲承榮捧鄉書。共
惟歡慶。伏辱眷念。
特有佳招。本合抵
趨。偶以感冒未甦。
有妨來命。

待補請人

才淺學疎。濫叨亞
選。爲造物見戲。姑
諒小集。陪款笑言。
以釋此慊耳。萬吉
惠肯爲荷。

答赴

茲承較先詞場。蜚英
亞薦。未遑修敬。先辱
佳招。仰仞愛隆。不敢
不拜。即刻敬當趨侍。

答不赴

茲承秋闈較藝。亞
榜登名。特辱寵呼。
良認至意。自合趨
侍。偶以小冗所拘。
莫遂慶筵。

郡補請人

才學空疎。郡庠僥
倖。皆琢磨之賜。極
感著之誠。借具一盃。
少延清誨。萬乞特
賜賁臨。

答赴

茲承文擲金聲。名高
璜泮。未遑致敬。先辱
寵呼。尺仞眷存。敢不
拜命。即容趨侍席末。

答不赴

茲承較藝泮宮。榮
魁多士。猥辱寵招。
良佩眷存。所合拜
命。偶以小冗他之。
趨侍不逮。

尚賴　薰仁。即
賜叱馭。伏乞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稟謝弗莊。丞貧爲禱。
等于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倘蒙寵免。不勝幸甚。
仰祈　丙在。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姓某代劄

某久欽名理之誨。極深
懷德之私。偶獲披雲。慰
茲仰止。（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比者晉謁。重荷
謙光。稍踈
紫芝之眉。想沐
郇雲之汗。（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某頃嘗進拜
墻仞。重蒙降接。如立春風。
伏辱
貽緘。捧誦感激。（時令）
台候萬福。某入事。

餞赴南省

茲審揚鞭西爾。奏捷
南宮。九萬鵬程。剸由
茲發。攀屈都從。少款
清誨。片時。勿外爲感。

答赴

僥倖薦名。隨例春官
之赴。何必齒錄。靚愛
不鄙。酌以榮行。禮意
俱隆。敢不下拜尊粟。

答不赴

冒叨鄉舉。監赴春
闈。正賴提誨之及。
伏蒙盃餞。盍即趨
承。偶以小冗所羈。
弗克拜侍。

餞赴上庠

茲審鼓篋橋門。著鞭
雲路。兩優解褐。好事
駢蕃。聊爾一觴。少叙
別懷。萬祈惠肯爲幸。

答赴

綴名亞榜。爲造物戲。
勉爲上庠之行。過蒙
軫念。且有餞盃之招。
既出厚意。謹用趨承。

答不赴

濫叨亞選。浪赴賢
關。伏辱薦盃之呼。
良仞眷愛之篤。愷
先諾某人之命。拜
赴不及耳。

敬呼泓顏。塵涸
崇清。仰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敬飾赫蹏。塵報
籤掌。伏乞　鈞鑒。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飭箋申　謝。深懼不虔。
伏祈　台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日姓某代劄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五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中允臣胡杰
寫書官中書臣周維藩
圈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璥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十合

劉（啓劉錦語六）

聘贈門　喪紀事要。總叙。薨逝（爾雅釋名死者逝也。諸侯曰薨。薨、壞聲也。大夫曰卒。言終竟也。士曰不祿。言不復食祿也。又以死爲物敗言諸物皆朽敗也。又云二品以上官曰薨背薨逝。五品以上曰棄背。次曰傾逝。）

小歛。（溫公書儀。古者死之明日曰小歛。）

大歛。（同前。又明日曰大歛。夏后氏歛用昏。商人歛用日中。周人歛用日出。今事辦則歛。不以時）

成服。（大歛之明日也。五服之人各服其服。應三年及期喪不數閏。釋月及大功以下並數之。其閏月亡者祥祭及忌日。皆從所附之月。　所謂易月者。謂若本服期喪者止十二日。大功者九日。小功者五日。緦麻者三日也。）

服制。　斬衰。（用極生布爲之。不緝。　衣縫向外。裳縫向內。衣長一尺二寸。又其一尺足以揜裳上際。　袖口尺二寸。負方一尺八寸。負在背上。綴於領下。垂放之。辟領方四寸。綴於負之兩傍。亦綴於領下。衰長六寸。博四寸。綴於前領下。當心。惟用布三尺五寸。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是爲兩衽。每衽長二尺五寸。揜裳旁際。並綴於衣。衣之兩旁。裳前三幅。後四幅。每幅爲三襵。）

齊衰。（若齊衰。則衣外縫。裳內縫。冠布則稍細。於裏右縫。並作三襵。襵向右縫。縫之以紙糊爲材。而以布爲三襵也。兩頭皆反屈於武下而畢於外。故謂之外畢。通屈一條繩爲武。下垂爲纓。　首絰大圍九寸。左本在下。腰絰大圍七寸三分。是謂五分首絰而去一。交結處以小繩帶繫定垂之。長與絰齊。又有絞帶。亦絞苴麻爲繩。以作帶。繫於腰絰之下。其帶如繩。管屨已倨爲菅。齊衰之首絰。則其大如腰絰。而右本在上。帶絰又稍小。圍五寸七分有奇。布帶不用麻爲絞帶也。疏。）

苴杖。（竹也。）

削杖。（桐也。杖扶病也。爲父杖用竹。爲母杖用桐。皆高齊其心下。本謂根在下也。今之齊衰期布襴衫布幞頭麥腳布腰帶布屨。婦人亦用極粗生布。爲大袖及長裙。布頭𩯭。竿髻布蓋頭。粗麻屨。衰切以背子代大袖。婦爲姑亦緝其衣裳。無子麻爲絰。餘皆如父與舅。餘親齊衰以布稍粗者爲寬袖襴衫。稍細者爲布四腳。其制如幅巾。前綴二大腳。後綴三小腳。以覆髻

自額前項。後以大腳繫之。大者則屈後小腳於髻前繫之。謂之幞頭布帶麻屨。婦人以布稍細者爲背子及裙。露髻生白絹爲頭𢄙蓋頭。著白屨。大功小功緦麻。皆用生白絹爲背子及裙。大功露髻以生白絹爲頭帬蓋頭。小功緦麻勿著華采之服而已。凡緋者皆向外縫之。三年之喪既葬皆君非饋祭及見賓客。服白布襴衫白布四腳白布帶。麻屨亦可也。

朝夕奠。服成之後。朝夕奠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

朔奠。朔日。則爲殷奠。有薦新如朔奠。

七七。此乃浮屠教。禮文不載。

卒哭。死之百日也。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

祔。卒哭之來日祔于曾祖考。

小祥。十二月一碁也。小祥則易練服。除首絰負及衰。記禮方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緣爲飾緣之屬。

大祥。二十有五月。兩碁也。白帖莫筵將徹幃帳一状。

禫祭。大祥後間一月。禫祭。記服記。既祭。乃服禫服

除服。踰月而除服從吉。通二十七月日也。

居喪　**喪次**。中門之外。擇朴陋之室。以爲男子喪次。寢苫枕塊。既虞寢有

席。其爲母同。若餘親齊衰期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內。婦人不若廬。不寢苫。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飲食**。三年之喪。三日之後食粥。既葬而疏食。期九月之喪疏食。既葬食肉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若有疾。雖父母之喪。食肉飲酒。疾止復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堊室**。檀弓正賊者居堊室。**倚廬**。記間傳。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泣血**。記泣血三年。**擊胷**。記。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徒跣**。記。親始死。　水交手哭惻怛之心。**讀禮**。記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哀哀**。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易冠**。新居喪。惟治葬則出。有急至親知家。則易冠而往。**食菜菓**。記。既虞卒哭不食菜菓。小祥食菜菓。**飲糜粥**。問喪。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鄰里爲糜粥以食之。**寢苫枕塊**。記問喪。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稽顙觸地**。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哀之至也。**哭泣無時**。並同上。**蔬食飲水**。記**食肉飲酒**。見上注。**布衣鞍轡**。父母之喪。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僕馬。布裹鞍轡。**布幕草轎**。同上。婦人以布幕草轎。**不爲外服**。身爲庶子而承父後者。不爲外黨服。止爲嫡母黨服。**不得撫膺**。父母在有碁喪大功。臨喪不得撫膺。**荒頓所加**。居親喪有疾。親朋相省。荅以荒頓所加。不得言拙於將理。**反服其服**。居重喪。復遭輕喪。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其服。

憂制。　**發書**。劉書儀云。卒哭後。方發外人書。如未卒哭。則以孫代名。慶賀問候。固不當發。若事不獲已。豈可不發。**持服**。有官居喪。**居禫**。禫服。**稽顙**。三年之喪以喪拜。稽顙而後拜。記雜記。**泣血**。曲禮。高子皐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殃罰**。陳子昂集。不圖殃罰。老父見背。號罔及。**罔罔**。記問喪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孤子**。父亡自稱。孝子除去郡望故也。**哀子**。母亡自稱。**孤哀子**。父母俱亡所稱也。**草土臣**。居喪上表也。**申心割心**喪。**嫡孫承重**。男稱孤孫哀孫。女稱孤女哀女。**罪大惡極**。御文。**酷罰罪苦**。居心喪。母在父亡。**偏罰罪深**。父在母亡。居心喪云。**所怙所恃**。詩。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予答書疏。五以父云所怙。母云所恃。**飲泣茹悲**。白樂天。**銜哀茹恤**。王元功。**榮毀骨立**。張九齡文。**苟延殘喘**。父喪母亡。謝人書疏。不得言偏侍。當云即日苟延殘喘。**哀侍蒙恩**。母亡父存云。即日哀侍下蒙恩。**霜露悽愴**。記祭義。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見圖而泣**。金日磾見母畫圖。常拜嚮而涕泣。**受人惠物**。君賜即云。時賜其物。親知即云沾助。溫公書儀曰。財物曰賻儀。衣服曰襚儀。香酒曰奠儀。**不次**。凡居五服之喪。書疏皆稱不次。不次者。謂哀痛書。謂無次序也。或予它人。亦書不次者。蓋悼亡者欲

之。其哉其慶下不可攝也。**無謹封字**。於書背上。書孤子姓名號踊。或哀踊。並無謹封字。蓋面爲陽吉。背爲陰凶。**五情震悼踊天蹐**　謝平原表。

諸喪　**喪父**。　**無怙**。詩蓼莪。無父何怙。**終天之痛**。喪父。**陟岵之望**。陟彼岵兮。瞻望父兮。

喪母　**陟屺**。詩。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無恃**。詩。無母何恃。**養親**。子欲養而親不待。**割髮之喪**。喪母。

喪夫　**曰寡**。孟。老而無夫曰寡。**從子之感**。婦人夫死從子。**變俗之哭**。孟。華州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喪妻　**炊臼**。酉陽雜俎。江淮王生善卜。有賈客張瞻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曰。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無釜也。賈客歸。妻已卒。**鼓盆**。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云云。**斷絃**。夫婦中道而喪。如琴之斷絃。**房空**。白居易悼妻之詩。月冷房空不見人。

喪子　**舐犢**。楊修死。父曰。老牛猶懷舐犢之愛。**情鍾**。勿予。**失明**。子夏喪其子而失明。**嬴博之感**。延陵季子子死之。間葬于嬴博之感。

兄弟　**裒原**。詩。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

姊妹　**假石**。柳宗元云。姊墓誌云。叙石書焉。**脫纓**。戾壟毀壁。傷女弟也。天

脫其纓。尚右之戚（喪姊）昆娟之戚（喪妹）

通喪　捲笄之戚（喪姑）　高位之戚（喪嫂）　承諱（門人充也）

居憂（居喪）　大斂　憂中　制中（同上）

壽器（預造棺）　素旗（銘旌）　美櫝（棺材）　秘器（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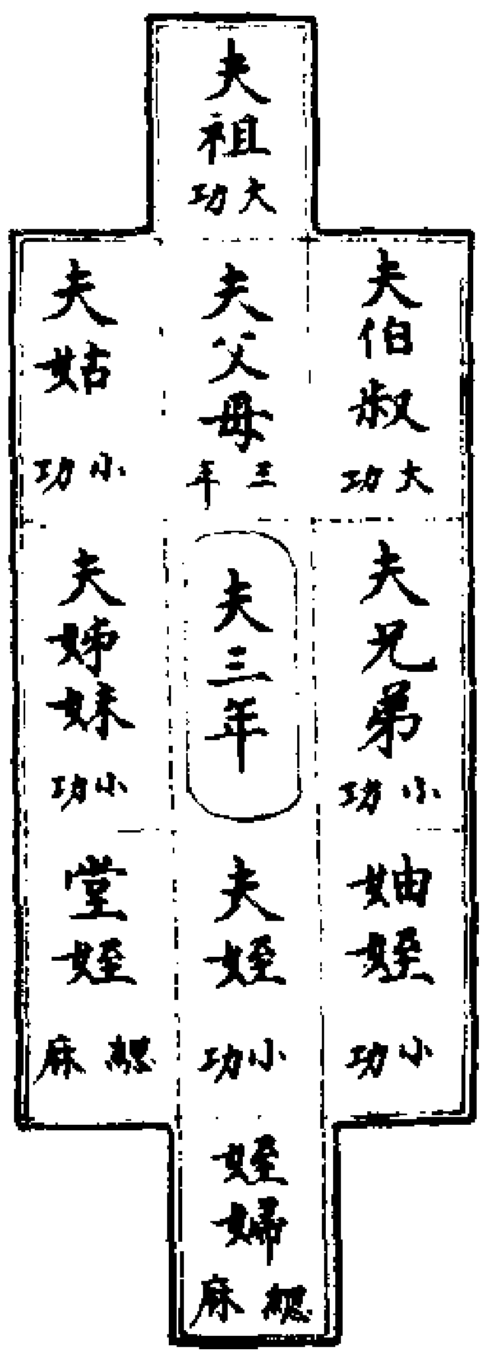
卒官（死於官）　繐杖（大服）　幽宅（墳墓）　壞履（同上）

奔訃（患而死）　既練（小祥）　私艱（丁憂）　執喪（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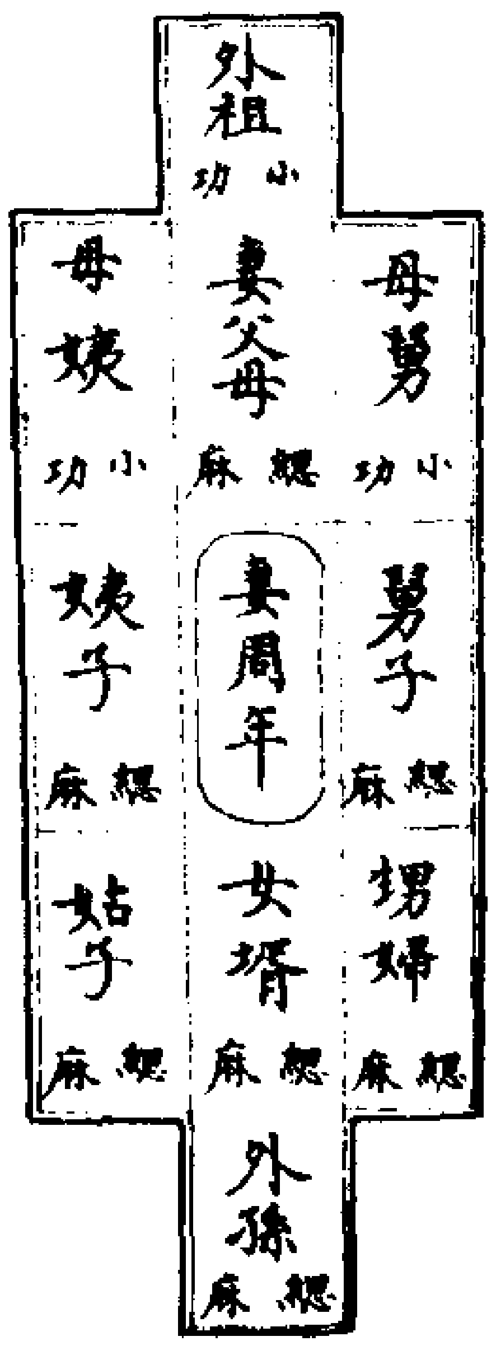
就木（死入殮）　緦縗（緦麻）　禮竟（脫服）　服竟（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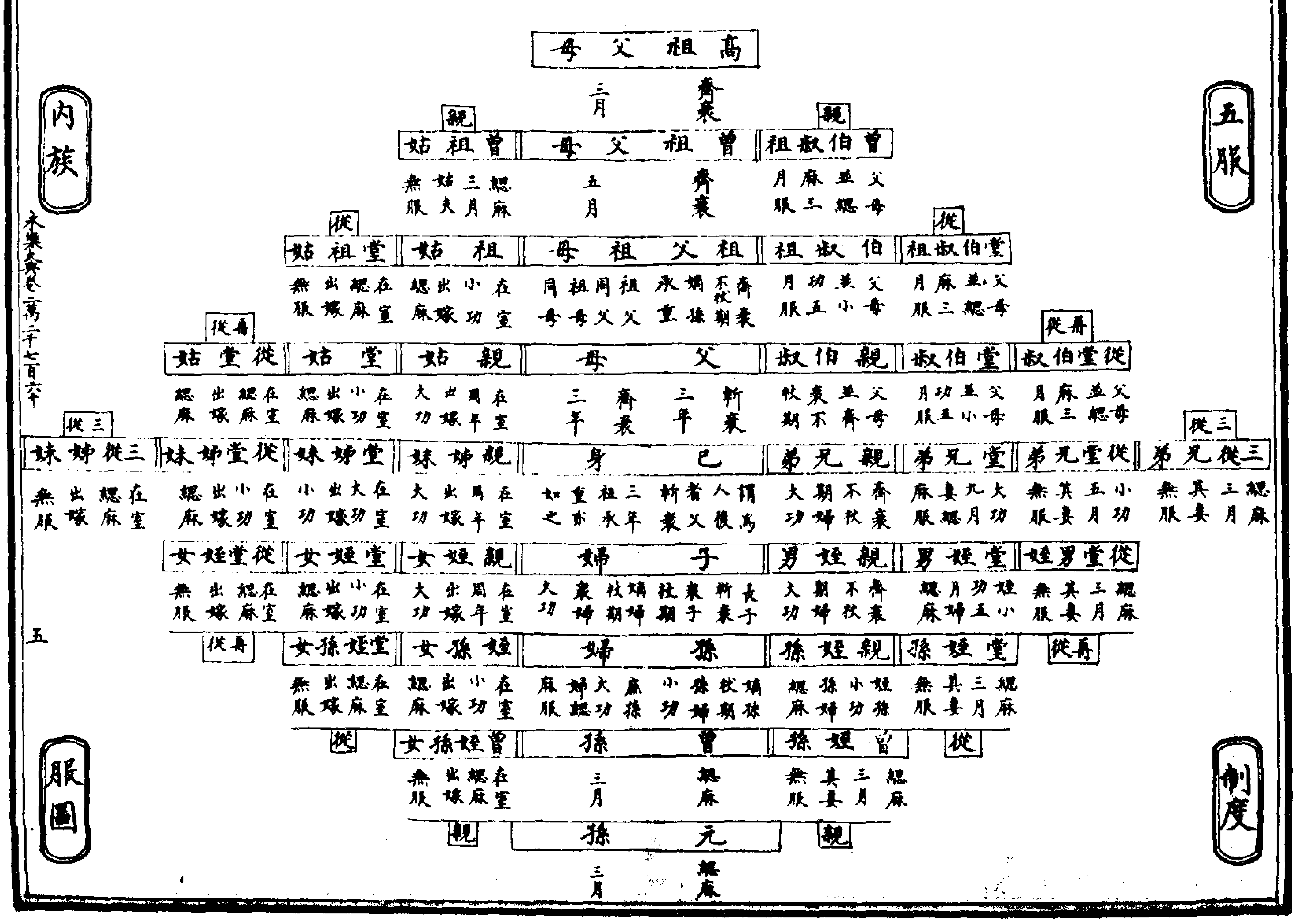
稅服（追變服）　諱辰（忌日）　初諱（初忌）

夫族服圖


夫祖
大功
夫伯叔
大功
夫父母
三年
夫姑
小功
夫兄弟
小功
夫三年
夫姊妹
小功
妯娌
小功
夫姪
小功
堂姪
緦麻
姪婦
緦麻

外族服圖


外祖
小功
母舅
小功
妻父母
緦麻
母姨
小功
舅子
緦麻
妻周年
姨子
緦麻
甥婦
緦麻
女壻
緦麻
姑子
緦麻
外孫
緦麻


五服
內族
高祖父母
齊衰三月
親
曾伯叔祖
父母並緦麻三月服
曾祖父母
齊衰五月
曾祖姑
緦麻三月姑夫無服
親
從
堂伯叔祖
父母並緦麻三月服
伯叔祖
父母並小功五月服
祖父母
齊衰不杖期嫡孫承重祖父周祖母周
祖姑
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堂祖姑
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從
再從
從堂伯叔
父母並緦麻三月服
堂伯叔
父母並小功五月服
親伯叔
父母並齊衰不杖期
父母
斬衰三年齊衰三年
親姑
在室周年出嫁大功
堂姑
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從堂姑
在室緦麻出嫁緦麻
再從
三從
三從兄弟
緦麻三月其妻無服
從堂兄弟
小功五月其妻無服
堂兄弟
大功九月妻緦麻服
親兄弟
齊衰不杖期婦大功
己身
謂為人後者父斬衰三年祖承重亦如之
親姊妹
在室周年出嫁大功
堂姊妹
在室大功出嫁小功
從堂姊妹
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三從姊妹
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三從
從堂男姪
緦麻三月其妻無服
堂姪男
姪小功五月婦緦麻
親姪男
齊衰不杖期婦大功
子婦
長子斬衰衆子杖期嫡婦杖期衆婦大功
親姪女
在室周年出嫁大功
堂姪女
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從堂姪女
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再從
堂姪孫
緦麻三月其妻無服
親姪孫
姪孫小功孫婦緦麻
孫婦
嫡孫杖期孫婦小功衆孫大功婦緦麻服
姪孫女
在室小功出嫁緦麻
堂姪孫女
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再從
從
曾姪孫
緦麻三月其妻無服
曾孫
緦麻三月
曾姪孫女
在室緦麻出嫁無服
從
親
元孫
緦麻三月
親
制度
服圖

同居	齊衰不杖期謂子無大功之親
繼父	從母適人所適者子無大功親
不同居繼父	齊衰三月謂先隨母與繼父同居後異者元不同居者則無服
從繼母嫁	齊衰杖期謂繼母嫁而子從之寄育者若不從或繼母出無服
養母	齊衰三年謂養同宗及遺棄之子同親母
嫡母	齊衰三年謂妾生子呼父正室母曰嫡母
繼母	齊衰三年服是謂父再娶之母與親母同
慈母	齊衰三年妾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之爲母
嫁母	齊衰杖期謂父亡而母改嫁適人者其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出母	齊衰杖期謂父在而離棄被出之者其母爲子乃齊衰不杖期
乳母	緦麻三月謂小年曾乳哺己者謂之乳母
庶母	緦麻三月父有子之妾所生子呼曰庶母

藝術事要

琴　焦桐。蔡邕聞爨桐爆聲。因以製琴尾。號焦尾。綠綺。晉傅玄琴賦序曰。齊威之號鍾。楚莊之繞梁。司馬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皆名器也。李尤之響泉。黃帝之清角。鶯鳴。琴訣。凡彈琴輪指曰鶯行。側輪指曰鶯鳴。鶴舞。史記。師曠援琴弄奏而玄鶴舞。白雪。韋應物琴詩。曾連白雪意。朱絲。杜詩。朱絲有斷弦。琴操。韓文。將歸。二猗蘭。三龜山。並孔子作。四越裳。周公作。五拘幽。文王作。六岐山。周公爲文王作。七履霜。尹伯奇作。八雉朝飛。牧犢子作。九別鶴。商陵穆子作。十殘形。曾子作。十二水仙。十二懷陵。並伯牙作。琴弄。河間新弄二十一章。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長清。短側。清明君。胡笳。廣陵散。白魚歎。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雙鸞鄰。陽春。綠水。悲風之類。流泉。李白。柚摔白雲開素琴。彈爲三峽流泉音。玉指。居易聽彈別鶴操詩。撫壓捻朱絃。況吟倚玉指。聽伯牙琴。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高山上。曰。峩峩然若泰山。志在流水。曰洋洋然若江河。高山流水。見上注。

棊　禮子。棊訣。貴家以弍禮心爲棊子。玉璽。棊天洞覽。用響玉棊盤。典律聚相應。手談。世說。支道林以圍棊爲手談。消日。唐李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棊。坐隱。王中郎以棊爲坐隱。賭郡。宋文帝好棊。與羊元保賭郡。元保勝。補太守。紋楸。棊盤也。杼綠道也。方罫。棊局縱橫方目曰方罫。罫。方買切。闘白黑。古詩。圍棊闘白黑。靜中忙。古詩。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蛻龍牙。棊訣。取蛻龍牙一枚。瘞局自然棋變積出。

字　銀鉤。杜詩。洒落若銀鉤。注。草書字勢也。金剪。唐司馬承禎善篆剝爲體。名金剪書。龍走。李白草書歌。時時即見龍蛇走。鸞翔。韓石鼓歌。鸞翔鳳翥衆仙下。草聖。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韋仲將謂草聖。五絕。虞世南書。太宗稱其五絕。五曰書翰。三昧。山谷集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書尤出其右。可謂入筆墨三昧。八體。六帖云。八體。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隸書。行書。易鵝字。王羲之。換羊書。談錄。魯直戲東坡曰。昔右軍爲換鵝字。韓宗儒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數斤。可名三文書爲換羊書矣。後宗儒作簡以圖報書。公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畫工　正經。名畫記。晉顧凱之陸探微張僧繇。唐吳道子爲正經。三史。同前。北齊楊子華。隋董伯仁展子虔。唐鄭虔爲三史。百家。同上。餘畫爲百家。三祖。談實錄。顧陸張所畫通神。爲畫家三祖。善丹青。古文。良工善得丹青理。天機所到。王維畫思入神。人云天機所到。迹簡意淡。名畫記。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淡。

傳神　不點眼。顧長康每畫人數年不點眼。人問之。答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無移神。趙從令韓幹周昉寫照。郭汾陽女爲前畫。得趙郎狀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頰上三毛。顧長康圖裴楷於後頰上加三毛。神明殊勝。畫謝鯤石巖裏。人問其故。顧答之曰。鯤當云一丘一壑。此子宜丘壑中。寫樂天集賢院。白樂天詩云。昔作少學士。圖形入集賢。今爲老居士。寫貌寄香山。

畫佛　壽聖寺佛母壁。王鎮集。天下良工。畫神彩飛動。天星寺舍那像。張僧繇畫。有光發座。

鱗毛　包鼎虎。宣州人。精於畫虎。惠崇鵝。建陽人。工畫鵝鴈鴨鷺。點龍眼。張僧繇在金陵寺畫四龍不點眼。點則飛去。畫馬鳴。楊子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聞蹄齧長鳴。號爲畫聖。誤點成蠅。吳曹不興誤點屏風。因畫成蠅。孫權以手拂之。誤筆成牛。桓溫使王獻之畫扇。筆誤落。因畫一駁牸牛。五龍生霧。後畫品。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石飛動。天將雨。即生烟霧。六馬蹙塵。吳人號單王畫六馬蹙塵。號明皇最貴。王面花驄。風鬉霧鬣。纖悉備具。滕王蝶。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戴崧牛。蓬山志。本朝太宗出古畫藏秘閣。韓幹馬。薛稷鶴。黃荃白兎。東丹王千角鹿。並同上。

山水　畫師。（五代營丘李成字咸熙。妙畫山水。古今一人。其畫家百世師。）通神。（開元中。李思訓畫大同殿壁。明皇謂之曰。卿所畫夜聞水聲。其通神佳手。）韋偃石。（畫斷云。人知其畫馬。不知松石更工。）董羽水。（江左人善畫水。）

花木　擇仁松。（永嘉僧擇仁畫松。一日夢青四百條龍。自是臻於神。）伯鸞竹。（蜀黃筌子居寶字伯鸞。善畫竹。）趙昌花。（寫生逼真。日中牡丹。歐公古畫。吳正肅公云云。）雪裏芭蕉。（王維畫袁安卧雪圖。有雪裏芭蕉。）

樗蒲　呼白。（書叙指南云。賭戲曰呼五白。五木。李翱五木經。樗蒲。五木玄白判。入坑則有擿。）博塞。（杜。今夕行相與博塞爲歡娛。）一擲百萬。（晉劉毅與帝樗蒲。一擲百萬。）度支郎才。（楊國忠。）管中窺豹。（晉王獻之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投壺　樂賓。（記。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晉齊宴。（左。晉侯與齊侯宴投壺。）即兩楹。（記。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雅歌投壺。（後漢祭遵在軍旅。對酒設樂。雅歌投壺。）

醫　總稱。良醫。神醫。醫醫。上醫。高醫。醫師。侍醫。（書叙云。診脈者。）女醫。（婦人行醫也。）瘍醫。（外科。）乳醫。（産科。）扁鵲。（古之良醫者。）

說相　十全貴。（術士相王欽若。）一尺面。（桑維翰。）眉過其目。（袁天綱相岑文

本。）耳白於面。（僧相歐陽公。）虎頭燕頷。（相者謂班超曰。虎頭燕頷。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伏犀貫腦。（袁天綱相馬周。）奴有侯相。（鉗徒相衛青。）當刑而王。（容相黥布。）鼻氣如龍虎。（王處奕寐於道側。有驪山人熟視之曰。鼻氣如龍虎。龍虎氣交。當王。）

占卜　決疑。（記。龜筮。先王所以決嫌疑。定猶豫也。）定吉。（易。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

星命　一日閱四相。（張鄴公舉進士時。與寇準。張齊賢。王公隨。詣卜肆。卜者驚曰。一日之內閱四相。）天貴星臨門。（王處訥通星曆。太宗時謂僧贊寧曰。師生時天貴星臨門。）

地理　卜地。（陳希夷爲种放卜地豹林。世出名將。）青囊。（郭璞受書曰。青囊經。）佳城。（夏侯嬰。侯滕公得石槨一枚。書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吾死其葬於此。）伏牛岡。（陶侃丁艱。將葬。忽失牛。見一老曰。前岡牛伏其地。葬者位極人臣。又指云。公地出二千石。）葬龍角。（古文而聞郭璞爲人相墳地。微服觀之。謂主人曰。葬龍角必滅族。主人曰。璞云此是龍耳。當有天子至。）

工匠　規矩。（孟子。大匠誨人必以規矩。）繩墨。（記。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梓匠。（韓文。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利器。（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國工。（指南技藝之妙曰國工。）巧工。（禮。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郢匠。（石匠也。莊子郢人匠石運斤成風。）追師。（玉工也。歐陽詹。）巧冶。（鐵匠也。王褒。頌巧冶鑄干將之璞。）金工。（金銀匠也。周禮攻金之工。）埴工。（瓦匠也。周禮搏埴之工。）鞔人。（鞋工也。出周禮。）

干借事要　干求。求書。贈河北一書。（類苑。元載在中書。有丈人來投。載度其人材不任事。贈河北一書。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及折視之。更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大海怒欲回。試謁院吏。斯須有大校持箱請書。書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奉絹千匹。）補孫明復學職。（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曰老母無以養。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之才非乞客也。吾今補子學職。月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大喜。於是授以春秋。文正去後十年。聞太山有孫先生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孫秀才。文正嘆曰。貧累大矣。倘索遊至老。雖大材猶將汨沒也。）

喪事　指麥舟。（范淳仁見故人有喪。貧不能葬。指麥舟與之。）

貧賤　一瓢。（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四壁。（司馬相如家徒四壁立。）鬼哭。（南史

劉伯龍貧窶甚。忽一鬼在傍大笑。）兒號。（韓文。冬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飢。）食硯。（坡詩。我生無田食破硯。通來枯硯磨不出。）結鶉衣。（荀子。子夏之結懸鶉如衣。）割鷺股。（後山詩。我無置錐君立壁。春秋作糜甘勝糞。割白鷺股何足難。食鶴鶉肉未爲出。）窮到骨。（杜詩。）貧無錐。（漢。）數滴泉。（于頔鎮襄陽郡。大將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即是濃陰。減四海數滴之泉。乃爲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瓶無儲粟。（陶潛。）囊空留錢。（杜詩。不覺井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知遇　解驂。（晏子越石父賢在縲絏中。晏子遇之塗。解左驂贖之。）倒屣。（蔡邕奇王粲。聞粲至。倒屣迎之。）指囷。（周瑜求糧。肅有兩囷米。指囷與之。）

假借　借書。四癡。（杜預云。有書借人一癡。借人書二癡。取書三癡。送書還人四癡。）三瓻。（唐陸龜蒙傳。借人書。局帙壞舛。必爲三瓻刊正。）

借馬　借乘。（論。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華廐。（呼人馬况顏延之。）俞騎。（引馬人也。大中兵部賦。）騶唭。（阿引也。鄭肅之。）青芻。（杜與奴白飯與青芻。）騶伍。（隨馬從者。）廣郎。駿足。驊騮。代步。

借轎　筍輿。籃輿。肩輿。（已上並通用。）板輿。（母車也。潘安仁。）魚軒。（婦人車也。左閔公。）藩車。（太守車也。陳遣。）輶車。（使者輕車也。文選。）華軺。（貴者

車也。（出列子。又左傳。）車如雞栖。（車至小也。陳蕃。）駑馬敗車。（弊車馬也。列子。）

借船　巨艦。（大船。）文鷁。犀舟。（好船也。張衡。）飛廬。（船上重屋者。說文。）舲船。（船有窗也。文選。）艅艎。行艫。（首尾舟也。已上通用。）青翰之舟。（王侯舟也。說苑。）萬人。萬工。棹卒。（已上皆水手也。）

歌妓　雪兒。（李密之愛姬。每見賓僚文章中意者。令付雪兒歌之。）紅粧。（破詞。開宴出紅粧。）樊素。（白樂天有二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酥香。（見才人所為歌詩感飫詞之。）囀春鶯。（王貴卿之歌者。西清詩話云。回首青蘆雨況絕。春鶯休傳沁園花。）杜韋娘。（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

書吏　脫腕。（唐蘇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差。書吏曰。乞公徐之。不然。手脫腕矣。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

借錢　阿堵物。（王衍疾其妻貪。口不言。常曰舉阿堵物。）孔方兄。（晉魯褒錢神論。親之如兄。字曰孔方。）掛紫標。（梁武帝弟蕭宏。聚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掛一紫標。蕭複作錢愚論譏之。）貸金券。（王文正為舍人時。嘗貸金以贈兄弟。過期至。王質以馬償公。得其券示家人曰。前人清風。）假五鏹。（丁晉公授饒倅。同年白積為判官。以片紙假五鏹。晉答王伯青蚨兩家闕。責洪崖打白洪崖。）異名　白水真人。青蚨。鏹物。青銅。鵝眼。

借米　戰國粟。（粒米如玉。長貴米也。）周急。（語。君子周急不繼富。）貸粟。（莊子貧往貸粟監河侯。侯曰諾。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可乎。周忿然曰。轍中有鮒魚焉。問之。對曰。我東海之波神也。君豈有升斗之水活我乎。曰。激西江之水可乎。魚曰。不如索我於枯魚肆。）貸米家。（山谷。平生貸米家。十載來薄責。）乞米。（顏魯公有乞米帖。）

慰父類

尉喪父三幅劄子（馮姓）

某伏以。梅永待素。柳眼韓青。緬惟　某人（大孝）陟岵銜哀。居憂讀禮。神以倚禍之福焉。　台候介。某端拂剡藤。敬修齋蘇。饘粥之間。仰祈委鑒。

某茲者不圖慶門凶變。先大夫（本傳）奄棄鯉堂。諸書之所疾還蓉館。無鋪移文岳冊者。莫不淚涕。況觀炎函丈者乎。切惟先大夫有凌雲之志。（馮所）以其磨鐵硯。勵鑒寒。直欲馮京之兆。在驗手間。（馮京狀元。）夫何天不憖遺。金榜之名未揚。而玉棲之讖已成矣。嗚呼天乎。斯人而止於斯乎。抑願揚為孝之大。終身之慕。有不在擗踊哭泣之間。少抑哀情。以襄大事。是所願望。某亟欲趨詣聽帷。伸一痛之感。適以事拘。徒切悵惘。謹呼墨客。代我面慰。尚希原恕。

某皇恐晉越再拜。啟問　北堂孺人。即日共惟哀疚方新。鑑候萬福。（老安）歡致起居慰唁之問。衷悃台眷長稚均祉。有委不外。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劄子

時景換易聯

正月　花垂雨淚。柳帶煙愁。　二月　岸柳攣煙。湘桃泣雨。　三月　桃臉淚紅。柳眉顰翠。

四月　嬰嬝聲悲。鷓鴣韻慘。　五月　池荷泣露。院竹悲風。　六月　蟬聲號日。燕語悲風。

七月　蟬聲號曉。蟲韻悲風。　八月　風蟬恨冷。雲雁淒寒。　九月　菊黃泣露。蘆白悲風。

十月　風木聲號。雪山頭白。　仲冬　陽舒陰剝。風慘雲愁。　十二月　歲華頹暮。雪虐風號。

起居　端居讀禮。追慕方深。神護寢苫。孝履支持。萬福均慶。孝帷理聚。自喬松以至立竹。蒙福無艾。

中幅換易氏族聯　閒變　適者不意德門凶變。府嚴遽辭榮養。竟促真歸。聞訃不勝哽咽。（入下諒惟）

泛槎而去（張）　諒惟府嚴操堅松竹。（張中）清透尊罍（張翰）記書三篋（張安世）將謂得時行道。上金鑑之錄（張九齡）擢青錢之選（張鷟）夫何老天無眼。亟亟使之逐銀槎之泛邪。（張騫）

講學東堂（周）　諒惟先丈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某夏間相會。常得議論於羽扇綸巾中。何意靡己而至於上東堂之講邪。（後漢周磐卒。夢與東里先生講上東堂。）

井中生桑（丁）　諒惟先丈號五經笥直。欲與諸儒講論於白虎。（丁鴻）夫何天不假年。夢松生腹之兆。轉而為井中之桑矣。（丁固夢井中生桑。後四十八歲卒。）所可恨者。堂有皤皤之老也。所不恨者。聚書多必有好學為吾子孫也。（丁度家貧多以置書。）

甑釜生蓮（滕）　諒惟先大夫氣吞雲夢。眼空湖海。（滕宗諒）其志之所蘊。真小范甲兵等。天不憖遺。赤色蓮花。遽產於釜上之甑邪。（滕景直炊。釜甑如雷。甑中蓮花生而赤色。俄頃姜景直旬日卒。）矧孝如曇恭。（滕曇恭。號滕曾子。）身親當之乎。哀慟奚啻於乾坤之崩也。

玉魚符下（李）　誄惟先大夫以琴書爲業（李播）出粟貸人（李士謙）自合仁者之壽享陰騭之福也玉魚符下遽形於黃衫之報何耶（李䣊卒夢二黃衫人曰來呈須玉魚符下之。）

旌旗墮空（邪）　誄惟先府君博覽經史（邪靖）刻勵爲學（邪雍）意指對群玉殿下其議論者時人尤以爲後也（邪元）不如過者何悉靡已隨旌旗鶴騖自空而下也（邪康䣊一日晝臥覺曰吾夢旌旗鶴騖自空而下道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無以慕相過之）

一蛇蟠鏡（東）　誄惟先府君散盈室之積以此祈福固可以免無妄之災也（東正辭）邯鄲一夢覺喚不醒得非一蛇之蟠鏡中耶（東叔興過異人一日晨起中得二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卒。　東正辭積財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

棄麻南遊（呂）　誄惟先大夫學術英博非復吳下阿蒙（呂蒙）自謂壽能縣之兆（呂望）何悉靡已遽棄麻而南遊耶（呂讓）嗚呼天乎死者誰不死斯人乃止斯。

雲山墜筆（鄭）　誄惟先大夫關道德門（鄭玄）士無貴賤皆被推轂（鄭莊）自合天瑞有五色雲矣（鄭仁表）夫何雲山之遊方吟而墜地之筆已纖（鄭居中爲五字云。雲山遊已遠筆忽墮地而終。）嗚呼今後見廣文者乎（鄭虔）

受綃兩足（沈）　誄惟先丈清癯鶴相必豐其壽夫何綃匹之讖覓爲說夢之遊（沈慶之死夢人與兩足綃）天耶天耶得非清癯者非鶴相也乃郊居賦之思索也（沈約賦覆）

瑤樹遽摧（王）　誄惟先大夫濯濯如春月柳非神仙中人（王恭）乃風塵外物（王衍）瑤林瓊樹遽起謫仙忽摧之嘆（李白詩王家瑤林樹一樹忽先摧）嗚呼天乎逝者如斯夫雖欲乘一隻之鳥亦不可得乎（王喬）

元龜何寄（任）　誄惟嚴府君擅杏壇之芬芳（任不肯）期桂籍之崇耀何悉靡已而使殷芸輩長吁哲人之云亡耶嗚呼元龜何寄指南何託（任昉死殷芸與劉溉書云云。）

無三甲相（陸）　誄惟先府君文章冠世（陸機）內相勳業（陸贄）袖手而待聘者久矣奈何有六丁之狀拾而無三甲之主張皇天不仁而至於斯耶（王甲者背也。劉公挽陸子徵詩。主張幾壽無三甲。狀拾文章有六丁。）

太極編郎（莊）　誄惟先府君禮文續學方將問牛渚而闖蟾宮蝴蝶主夢還有太極圖編郎之去耶（莊周夢蝶）

酒壚啓嘆（嵇）　誄惟先府君文章學問晉人才之器局也誰謂晉爲竹林之遊今啓酒壚之嘆耶（王戎經黃公之酒壚曰。昔與嵇阮爲竹林之遊今亡矣人才爲羈紲。視此雖近邈若山河。）雖欲昂昂然鶴在雞群亦不可得也。

王屋道君（鹿）　誄惟先府嚴平生事業未展騏足（鹿賦）何悉靡已相敬如賓之夫婦轉而爲撫鏡之孤鸞耶（逃氏鹿公。）王屋山來爲盧府道君之辰不辨息闇而使之奄弃崇養也嗚呼天乎（鹿翁先爲王屋山道君）

主芙蓉城（石）　誄惟先府嚴奴視金谷之園生平祖菜之節不至於萬石君不止也蒼蒼何意遽使之主芙蓉之城耶（石曼卿）夏葛冬裘朝飯夕蔬何莫非愁時悲景之悽愴也（呂黎爲石洪序。夏葛云云。）

遊廣桑山（孔）　誄惟先府君得玉枕之中膺（孔伋）探杏壇之妙學斗大龜印之未鑄皇天已無眼也（孔瑜嘗見龍龜買放溪養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而顧使之廣桑山之遊耶（孔子廣桑山道君。）

地下修文（卜）　誄惟先府嚴四科巨擘（卜商）一代宗師貫二十八宿於胷中爲郎宿爲客星在人間享壽歸地行仙也何悉不已遽使之地下修文郎耶（卜商）

九江眞人（劉）　誄惟先府丈煙藜古學（劉向）冰柱奇材（劉向）謂其獻寶苑

秘書屏一揮九制之才也（劉敞）既不得志而起大鈞之問（劉禹錫）居無何而使之爲九江之眞人耶（劉沆）嗚呼不復見斯人乎。

墨池荒廢（李）　誄惟府嚴先丈胷中織錦筆下生花（李嶠）育艾老君之壽不特長庚星之燦爛也（李白）何悉靡已而至於騎鯨而去耶抑爲錦囊所崇一至於斯也（李賀吐血而死。）墨池荒廢草空青擬晝軒昂太白星（林道詩）亦無以寫胷中之哽咽也。

擁驢而去（寇）　誄惟先大夫胷中所蘊縱不能到鳳凰池亦合繪麒麟閣何悉靡已至於擁驢而去耶（寇準）亦毋乃爲閻浮提王耶（寇準）平生事業未究一二賀者未登門而弔者紛紛也。

白雞在酉（謝）　恭亦嘗侍先大夫坐席之末起敬起慕燵有芝蘭（謝元）女有柳絮（謝道韞）謂宜高臥東山三壽作朋矣乃令忽有大故何造物者豐其後而嗇其壽耶謂其白雞在酉而太歲非異金之年也（謝安曰。吾夢乘輿行十六里。止見一白雞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在酉。今太歲在酉。吾殆不起乎。安未幾卒。）何爲王曇不勝悲感而詠子建之詩也（安死。甥王曇輟樂彌年。不由西州路。嘗大醉。不覺至州門。悲感以馬策叩扉。詠子建詩。）嗚呼今古誰不死聰明去作神而後有風流醞藉者乎。

上帝司糾（呂）　有自某處來者。皆謂先大夫。椿堂爵爵。蘭砌森森。求極賛書云。胡一旦仙遊天上耶。得非上帝司糾未有分付者耶。（呂梅）亦李長吉同欲記玉樓之成也。嗚呼。上界底無人乎。

鶴雛堂上（林）　先府嚴身似雲間之鶴。清如雪裏之梅。（林道）壽考百年。方羨木鶴雖老石鶴雛堂上月空圓。以鶴而壽者反以鶴而終耶。不能不重爲鄭立之痛哭也。（鄭立哭林詩。鶴雛堂上月空圓。林條年十七。恐有變鶴下。條狀然抱得一隻。恐其一隻敢。是夕條卒。）

節哀撰易聯就（第二幅下前）　然先府君可以無身後之憾者。有賢昆玉（原缺）將見青氈樸舊。黃卷篆熊。衣綵跪拜於先塋之前。則人難云亡。凜有生意。況顏殤彭壽。定數莫逃。又當照破此理。毋屑以戚戚爲也。

活脫散句　志在金華。（江淹）　身騎芸閣。（江昔孫）　南金待價。（虞世基）　利器埋鋒。（虞翻）　名豐落帽。　志在焚齊。（孟嘉）　奮射石志。（熊渠）　著匱金書。（熊衆）　志期豐梅。　操碧金石。（傅）

賢伯仲乍失所天。拳拳號無地。痛當奈何。罔極奈何。然雖無死。如先大夫死亦不朽矣。何者。有子萬事足。彼仙蓋嘗云耳。　伏想某人乍失所天。悲拳無地。其爲哀慕罔極之情當如何耶。擗踊哭泣者。情也。彭殤修短者。數也。毀不滅性者。禮也。父子之間。豈能忘情。亦惟覺之以天數之自然。而寬其抱。裁之以古禮之當然。而抑其過而已。　閣下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堪之。然不毀瘠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強歡淳廢。稍進溢米。漢之玄成。唐之德裕。世襲台鼎。趾美世德。此某所望於閣下者。孺泣難繼。哀不勝喪。豈某所望於閣下者。　竊惟某人天性純孝。乍罹此若其爲哀痛罔極奈何。然先丈存詩書之澤。有伯仲以顯其流。公侯之慶。有孫枝以昌其後。（原缺）　諒亦無憾。　修門天址（杞殤）　上界司糾（呂）

（播）　仙侍靈芝。（王平甫）　作記玉樓。（李長吉）　九江水部。

仰惟昆季。孝通神明。乍罹凶酷。攀號靡及。痛慘胡堪。然死生定數。智者莫逃。達人大觀。又當以理開釋。毀不滅性。有聖門之教在乎。　伏想純孝素鍾。芳美額叔。一旦罹此大變。摧慕荼毒。未易堪處。然以一身獨當前人之責。爲甚重切。幸痛自節抑。以襄大事。以盡顯揚之道。允大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木陽撰易聯（不及臨慰）　某忝居葭玉。誼合一運。素惟致瓣香致。未何况奪。行或尼之。謹走墨卿。專致唁問。仰覲玉山之高。賜豈銀海之照。某以山居卿左闕之也。後予之也。賀貧我知己。言之怛怩。且以老病不得躬奔會哭。敬遣駛持奠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並欲請纔惟。仲一痛之哀。適以事拘。徒切悵惘。謹吁墨客。代我面慰。尚希原恕。　某把現書詞。驚書未既。忽見訃告先丈奄棄榮養。既久外除。欲吊則已緩。不吊則已踈。二罪當升科也。若以地近人邈爲解。則後之一罪。又浮於前之二罪矣。朋友道絕之誅。不敢逃遁。歉自歸於大府之司敗。伏希恤若。

某人違捐綵侍。諒惟賢昆玉乍失所天。罹此荼毒。痛當奈何。罔極奈何。閱訃之初。長號失聲。一味驚悼。當審扶櫬遠歸。難（入下聯）

淮歸　朔風號寒。止爲之衡蘆矣。

浙歸　平灘淺瀨。帶潮聲之鳴矣。

湘歸　斑斑淚痕之竹。點點湘江之雲矣。

廣歸　嶺梅含淒。未臘而先縞矣。

廣西　哀聲一慟。尤點海氣之雲矣。

川蜀　朝修劍南之雲。暮點井參之雨。

江西　長江萬古流。畫英雄之淚矣。

江東　江濤洶湧。潮聲爲之怒號矣。

湖北　愁帶雲夢之澤。悲慘洞庭之雨。

福建　哀哭號慟。尤帶三十六灘之悲聲矣。

通用　繙燕爲之悽愴。畫鵲亦且雪色。

某誼合越渡奔迸。面布慰忱。居無何。賤軀失理。河魚作祟。伏枕追念。敬遣騎持其章。致不腆之儀。寫一哀之痛。伏惟財幸。　某辱在交遊之舊。托庇不薄。義合奔赴。聽暮一哀出涕。小館纏絆。尚尼子行。勢必作假。如可求見。或裹糧何許。便鄙果得賜報。徑須勇往。臨紙馳情。不炙而汗。　某劇欲候孝庭。試雪之初。俯伏靈筵。以申一瓣之香。適以職事崢嶸。百冗交稷。迹與心違。敬勒此以代　面慰。

親家喪父五幅　劉子（王姓）

某撥辰梅腮淚粉。柳眼悲青。共惟　某人（大孝）陟岵銜哀。天憫人悼。孝履支持萬福。某端滌雪泓。敬修號奉。几筵之間。仰祈委鑒。

某身自去秋。頻灘哀雪。得拜金蘭琳琅之覿。今玉片銀花。又在踈影橫斜矣。猪客見撻。不能嗣青。簡慢忽畧之罪。殆不可以口舌爭。氷壺在上。定賜原宥。

某茲者不圖慶門凶變。先大夫兼戲綵堂。掌靈芝宮。（王平甫）德人云亡。知

典不知。背爲流涕。況在姻黨。又嘗君何。切惟先大夫玉麈揮風。（王衍）珠簾詠雨。（王勃）賦曰飛瓊危之揚。（王番）夫復何感。所可感者。三槐蔚蔚。（王旦）執如椽之筆。（王珣）佩呂虔之刀。（王祥）不使見之於老萊之娛。而乃見之於草萊之墓。可重人子終天之痛耳。抑顯揚爲孝之大。終身之慕。有不盡存擗踊哭泣之間者。少抑哀情。以襄大事。是所顧望。某忝繼姻婭。久當匍匐往弔。修斂香散。且寫一哀。阻疾不果。外此惟有行書又墮賫奉。懷不自已。謹此代拜。冥儀不腆。敦弓白諸靈而焚之。弗射弗親。併伏情恕。

某端拜上問。某人（稱呼泊）親閣。春幼而下。即日伏惟均介侍禱之福。

某僭踐中調。某人（稱呼借）總幃列仙寶婕。即日伏惟咸集頃否之泰。寒鄉倘有委。毋惜條示。某人以下覺不此殊。

右謹具申

月　日親末姓某劄子

時景換易聯

正月　梅衣持素。柳眼顰青。　二月　雨杏啼紅。雪梨戴白。　三月　榆陰騎日。柳色攢煙。

四月　梅肥泣雨。麥熟悲秋。　五月　免膺平羲。楚江哭屈。　六月　六月徂暑。一雨悲秋。

七月　雨悲素節。風怨昔昏。　八月　燕別雕梁。蟬號古木。　九月　西風吹恨。敗葉辭柯。

十月　雨萎院菊。霜殞池荷。　仲冬　冷結冰簷。愁添日線。　季冬　景迫凋年。霜歸寒日。

第二幅換易聯（父殁）

年踰八旬　切惟某人年踰八旬。身備五福。道逢蔗境。孝子順孫。撒手仙遊。死亦何憾。所不滿者。庭闈拜綠不在生前。泉壤焚黃。尚遲身後。可重人子終天之痛爾。

人鑑一亡（親）　有如先文漢宰相之風流。（魏相）唐諫臣之器局。（魏徵）事業未竟。殞星告變。人鑑爲之亡矣。所可望者。授植風烈。尚有魏蕃之在後也。

妖逢庚子（梅）　夢異戊子。妖逢庚子。（梅聖俞）

夢蛇之歲（鄭）　有如某人推轂馳聲。守節抗志。太歲在巳。竟符知命之讖。遂使蝸頭之筆。（鄭明）轉而爲玉樓之記。重爲人子痛天之恨耳。所可望者。大鄭公之去。尚有小鄭公之在後也。（鄭逵祖孫）

瓶破雀飛（王）　伏惟先大夫。忠孝名門。文章偉望。螢窗事業。自謂績嘉定之臚傳。在此一舉。瓶中之雀翼然而飛。（楞嚴經注一身精神如瓶破雀飛。）

豈地下修文四禹革。欲俟其代邪。抑玉樓之記。長吉尤遊其大筆也。嗚呼天乎。雲中白鶴。不復見乎。（劉序標稱劉許如半天朱霞劉馥如雲中白鶴）廳前之柳。不復覩乎。（朱槃稱劉巘）

井中之蛇（黃）　某嘗得侍先大夫之側。汪汪若千頃波。（黃叔度）康健之身。一日千里之驥。未足爲喻。（李常稱黃山谷）何恙靡已。忽至大故。豈井裏四蛇之作祟邪。（傳云井裏四蛇催命促）嗚呼天乎。風雷示信。頭角崢嶸。不見於庭前之拜綠。而見於泉壤之焚黃。深重爲先大夫之痛乎。（南朔州貴業）

二鼠嚙藤（釋）　嘗謂與國咸休。箕翼齊壽。先大夫傷二鼠之嚙藤。（譬喻日月但迫）則曲中人不見。昔爲湘靈之賦者。今爲命終之讖矣。（錢起）

薤上朝露（田）　某嘗訪先大夫於萬卷之樓。（田弘正）珠履之客。不虛席也。謂其詩書收効。將爲國之珍也。（田子方）未何月明星稀。而薤上朝露之易晞耶。（田横）嗚呼。歎荊之花。不復茂乎。衆事何許。（田真）人死一去何時歸。（薤露歌）當首爲萬里之哭乎。（萬里作家見田横事）

敝衣殘藥（楊）　某昨嘗侍先大夫鱣堂之側。（楊震）議論鏗鏘。（楊政）端是臺閣中人物也。何疾靡已而至大故。（楊寬）所可痛者。敝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所可望者。一家三喜。昌黎筆之所樂道。（楊凌三子登科）尚存於身後之榮也。

兒啼女哭（陶）　某昨嘗謁先大夫於醉石之上。精力強健。以與運甓不殊。何恙靡已。忽生八翼而飛天上耶。（陶侃事）嗚呼。嬌兒索父啼。良女撫我哭。（淵明自挽）誰不爲之痛惜也。重可痛者。瞻瞻之母。空垂剪髮之情也。

午炙白酒（杜）　嘗聞荊識光府。如坐武庫。得撰默漆凝脂於談笑間。（杜預）不謂人傳訃告。驚倒無地。昌黎謂家家白酒處處午炙常人朗爲不此元耶。嗚呼。得非白雞之年乎。今太歲非酉也。得非龍蛇之歲乎。今年又非辰巳也。斯人乃如此而止耶。所可憾者。一門三秀才。（杜正倫）不使先大夫見於綵庭。而乃見焚黃於泉壤。重爲人子之痛也。

卒於八月（司馬）　先大夫文詞藻贍。即南豐與吏之遺。學問淵源。得東萊言志之妙。云胡一疾。竟以不起。月沒爾兮八月。（司馬卒之讖）果不逃司馬之讖耶。抑易簀而去。不可得而挽耶。先丈死尤不死矣。書種留香。將復見蓮花之瑞。（曹從龍狀元）惜不於綵庭而見拜綠。乃於泉壤而見焚黃。重爲人子罔極之痛爾。

夢泰山裂（李）　昨嘗登龍門見先大夫。人如玉筍。（李宗閔）詩如錦囊。（李賀）將謂夢筆生花。召見金鑾而論事。胡爲玉樓之成而作記邪。（李長吉）李虔

中與韓愈曰。吾夢泰山裂。未幾。虞中卒。訃告之來。意者夢泰山而裂邪。

杏花零落（王）昨嘗過先大夫之門。此時人面桃花。同一光輝。忽聞訃音。黃金之榜尚未掛名。而玉樓之記俄歸夢役。嗚呼。杏花零落矣。（張籍哭孟寂。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寺門前。）蘭無香氣矣。（賈島哭孟郊。蘭無香春鶴無聲。哭盡秋天月不明。）斷織之母。空倚門之望矣。嗚呼。誰不痛哭也。誰不為之流涕也。

愁眉稚齒（張）先大夫嘗與予曰。槐黃通人。予意其績淳熙之大儒。（張孝祥）躡橫浦之芳躅。（張九成）必此人也。夫何以金榜掛名之便。遽為玉樓作記之遊。嗚呼。向壁愁眉無復畫。狀床稚齒已能啼。（本是張籍哭盧仝詩。有狀啟事。）誰不為斯人之痛哭乎。所可望者。有安世之在其後。（張湯之孫死尤不死也。）

生芻一束（郭）嘗得侍先大夫之側。聆其議論。似懸河瀉水。注而不竭。倘得明時。除過三公服之榮。（郭賀郭衷當）是前身之太白也。（郭祥正）一旦騎鯨而去。風雨悽愴。尚遺折角之巾邪。（郭林宗）某材匪猶子。不能為生芻一束之敬對其靈而白之。（郭林宗親喪。徐孺子來弔之。生芻一束於前而去。林宗曰。詩云。其人如玉。吾無德何以堪之。）

春聞訃告　花殘泣雨。先大夫果以訃告聞。竟不知主芙蓉城邪。（丁度掌靈芝宮）也。（王子月）玉樓之成。時無好手。不容李長吉之退遜也。嗚呼痛乎。

夏聞訃告　風竹悲聲。忽吹訃告。先大父竟以真歸。不知為天上修門耶。為上帝司糾邪。（呂諱）地下修文。則卜商詞學。不容人世之稽措也。

秋聞訃告　西風一起。天色黯然。先大夫竟以仙逝聞。不知為廣桑山真官邪。為王屋山道君（龐籍）邪。（王惠符下昌黎擾扶天機。不容李翺之繼其芳也。）嗚呼。世復有斯人乎。

冬聞訃告　朔風號悲。瓊田萬頃。忽聞先大夫訃告。乾坤亦且為白矣。不知為太極編郎邪。（莊周）為九江真人邪。（劉況）在天上長吉欲為之侶。在地下顏商願與為之三也。

溺死　嗚莫不情。河伯作祟。先大夫忽以訃告。豈靈光之賦不容王延壽之獨擅邪。韓愈弔杜甫之詞曰。捉月走入千尺波。忠諫便沉汨羅底。亦不知為謫仙之騎鯨邪。為三閭之汨羅邪。要亦非千兔之役使也。（杜甫）其實靈光賦之薰心也。（後漢王延壽到蕃。賦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

夢功名轉為死夢換易（聯氏叔）

碧兄來蜃　槐黃伊邇。初謂碧兄來蜃。乃金馬玉堂之兆。誰謂上界無人。

召作玉樓之記邪。（高宇求夢。夢得詩曰。碧兄來蜃天外聲。乃高宇乎。）

吹起鴈行　槐秋逼眼。意謂吹起鴈行。乃鴈塔題名之兆。誰謂萬里無雲之句。乃天上玉樓之成。不容老筆之在玉墀也。（唐必勝得夢。萬里無雲天一色。秋風吹起鴈行高。）

榴花瑞讖　雲路已迫。意謂榴花瑞讖。乃祖洽臚傳之兆。誰謂修文地下。不為桂葉之聲香。而為杏花之零落邪。（葉祖洽詩。已分桂葉爭雲路。不負榴花結好根。）

不行殿下　螭宮月近。鵬路風高。意謂殿下不須行。乃龍飛不放殿試之不待問也。何玉樓之成。而為天上之行。則平生五色筆。意竟於此而旋邪。（來桓得夢得詩。溫黃前後並。殿下不須行。）

詞林學海（李）　初與先大夫交游。觀其議論則學海之儒。龍觀其詞章則詞林之文豹。意謂一箭定天山。必此人也。夜如何其。夜未央。羌笛一聲。忽傳訃告。昌黎哭李虛中。詞林枝葉盡。學海波濤乾。信復有此人

及第未久（蕭）　嘗讀先大夫廷對策。纚纚萬言。意謂壽數之長。亦如是纚纚也。夫何一病不起。竟以真歸。嗚呼。中書空籍賢能士。上界遍徵翰墨官。不復見綠衣之新剪乎。

俗不如古（江）　秋風鏖戰。吉兆紛紛。俗不如古之夢。端自斯人得之也。（江俞）何慕靡已。轉而為人古邪。嗚呼。公卿無命到。造化大兒嬉。豈五色之筆。竟以才思摛豔而奪之乎。（江淹）（江俞治聲律。詣大乾廟。夢見王者坐於殿庭。屏退左右告之曰。俗不如古。后解試。聖上題以皇賞試。破云。俗不如古。聖期壽淳。）

年至五十（劉）　學易之年。正努力功名之秋。先大夫何慕靡已而仙逝耶。人言方知買臣貴。天命纔知遠父終。（劉）斯人不復見於斯乎。

不容追韓　李翺夢黃衣云。必待王惠符下。先大夫忽以訃聞。得非丈寬姚姒王惠符下邪。王遠知著周易。上帝摘六丁雷電追取。要亦著書滿家難以追取。故不容翺追韓步也。

風鬼雪鬼（鄭）　王延壽作靈光賦。鄭居中作雪山詩。（並見前注）詎知皆仙遊之兆邪。亦先大夫非此而去邪。嗚呼。高愛詩名吟到此。風鬼雪鬼去難招。

辰年之惡（鄭）　桂籍未香。莫是卧龍頭角困。今年歲在辰。（鄭康成以讖合之命。然）其殆故數頭角入亨衢之時乎。先大夫反以此而不起。嗚呼。人皆期大用。天不畀脩齡。果以辰年為惡乎。歲在龍蛇賢人嗟。竟不虛其應乎。（鄭康成）

七九之年（李）　李晉公夢一老父曰。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

七九之年。嘗相見也。（後晉公以六十三卒。）先大夫竟以此數而逝。其豈非

萬羊將滿者乎。（李德裕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相公平生當食萬羊。今食九十六百矣。旬日振武軍節使饋羊四百。公大驚。）而平生用度不敢踰越。要

亦蓬萊海上不逃劉道仙遊之讖乎。（道士劉道爲德裕作仙遊亭詩。它時爲汝遊滄海。内有蓬萊海上春。后晉公卒。）

金昆玉季　其亦嘗侍先大夫坐席之末。起敬起慕。金昆玉季。競秀一門。世間罕有。興時棣芎齋輝。爭榮仕版。坐二老於堂上。拜八士於堂下。燕山之實風斯下矣。乃今忽有大故。何造物者畀其後而嗇其壽邪。

步健如飛　共惟先大夫舊學耆英。著龜昭代。謂百年如衛武。千歲若廣成。以重邦家。亦聞上下。巖壑步健如飛。與客爭棋。申旦不寐。不知適日。何意靡已遂至大故。

巳領鵷薦　追惟府嚴德醇。躬履譽望。鄉評早魁鵷薦之崇。巳近龍墀之對。嘉會突來。亨衢方啓。況萱庭福壽綿綿未艾。蘭堦事業踵踵相輝。謂宜仁者而壽。上可以終綵侍之娛。下可以觀義方之効。彼蒼者天。何不憖遺而使至斯極邪。

心地坦夷　有如先丈心地坦夷。性天昭徹。仁者之壽。孰不謂宜。豈意天不憖遺。而使之遽絡九京邪。

六經蕪殘聯　先大夫奄忽夢楹。棄指戲綵。始得道途之所傳。不敢以信。山賊抵城。乃聆其眞。驚呼熱腸。方食失匕。有如其人。

習春秋　習中發解。方欲雄伯斯人。不使鑿孤之先登。何意靡已遂至大故。豈嘗麟獲郊王伯之辭。竟使之鉗其口。緘其聲邪。

習禮記　孔子流中之書。曾參得之。今先丈挑中秘書之未傳。而地下修文之巳逮。執事孝如曾子。未傳之書。果無人以領之乎。

習周禮　周官三百六十。乃玉府之書也。何轉爲玉樓之記邪。以天官一卷爲上帝之司糾也。

習尚書　道出羲黃。文窺姚姒。典謨訓誥。蓋謂伏生輩所不及也。夫何學過於伏生。而伏生年登九十。未得其三之一邪。

習毛詩　以黃鍾大呂之器。而奏清廟朱弦之音。方將期玉堂之大用。何造物者嗇其壽。而使之作玉樓之記邪。詩始於關雎。終於清廟。有以合其識也。嗚呼。斯人巳矣。風雅不登。

習周易　韓昌黎曰。上帝勑六丁雷電下取。將謂王知微著周易而言也。

先大夫嘆曰。漏泄天機。亦合勑雷電而取。將何上帝奪其算邪。嗚呼。八卦不畫。六爻無象。

習聲律　王延壽作靈光賦。未至湘江而卒。先大夫。號八叉手。不知何意靡已而仙逝邪。豈以詞章如延壽邪。嗚呼。玉樓作記。必以鴻章大手而後爲乎。

僉判　先府僉陰德在人。壽一身以壽王家。理也。依王儉綠水之蓮。爲今狐金燭之蓮亦理也。何天不憖遺。遂轉爲滕景眞金斂之蓮邪。

縣尉　先府梅仙。忽主蓉城。奄棄綵奉。某初聞僾報。切謂流言。至再至三。審而後知其實。先大夫壽體康健。未嘗坎坷。何意不巳。以僧孺鸂鸂之飛。轉爲康節厲鵑之墮邪。嗚呼。射鴨堂之草。不復有生意乎。

知縣　不意名門。變鍾叵測。先大夫知縣郎中。捐棄色養。日月弗居。奄經挨朔。諒惟某人。慟此之苦。痛裂心腸。無所忍處。某初聞修報。切謂訛言。近得塗傳。將食失匕。先大夫康健如裴公。精力如衛武。不審何意。脫鳧之舄。而爲隻鶴之飛。（徠徠）嗚呼。鄴堂籍記將馳。召上界樓成。不假齡。（今復有斯念。）

長句浩脫聯　牢落黃葉之枕。高寒白玉之樓。帝所廣居。方書貫頫之行。天上樓成。遽有長吉之厄。名通金闕之籍。夢記玉樓之成。

兵官　嚴細柳之營。爲隕星之營。丞　戰庭下之松。便井中之桑。

司法　試墨曹之祿。記白玉之樓。倅　題屏星之駕。爲酉月之殘。

簿　展治中之驥。逮井棠之毗。敎　坐泮水之宮。爲泰山之梁。

敎　坐戴馮之席。講周磐之堂。敎　得堂上之鱣。枝瓶中之雀。

節表歎聯（不及贈慰）

異隱之過衰　異隱之執喪。衰毁過禮。雖激悲於韓康伯之母。然不得中道。稍夫聖賢之制。所冀少抑衰情。以終大事。是所願望。

青陽孝子　何汀哭踊無數。雖號青陽孝子。終失聖賢毁瘠滅性之義。願言刪割衰情。以副顯揚之望。

誠守孝子　王綏居處飲食。每事貶降。雖號誠守孝子。然孝經末章。毁不滅性。此乃聖賢之格言。願言少自抑衰。以副九京之望。

董孝名鄉　董黯之孝。其從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集祥烏。然亦不在擗踊哭泣之間。願言遵從古制。以理自遣。以副揚名之望。

劉孝子　劉敦儒居喪毁瘠。號劉孝子。然聖賢立訓。惟欲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正不在號天扣地之間。少抑衰情。以襄大事。乃所願望。時賻之儀。列諸具陳。願告諸靈。以白之。

溢米水漿　制聞且異爾古人溢米之典戒曾子水漿之悔況人子之孝正不在於摧肝裂肺毀不滅性格言如丹敢誦此以告

江革巨孝　江革巨孝之稱不在於擗踊哭泣所祈少抑哀情勉由中制遵先聖不滅之訓全孝子不遺之情某伏睹馳情不勝顒望

牛徽之孝　然人之生死猶朝與昏逝者而已矣空復追念牛徽之孝牛蔚豈盡在裂肝決腸之痛顧言剛制哀情以副顒望

閔騫之孝　死生晝夜此理之常毀性傷生古人所戒閔騫之孝一字所錫何嘗盡在擗踊哭泣之間顧言支力扶持以終大事乃所顧望

韋賢有子　先公之賢此天下公議共惜之自古賢者無不死惟令名獨不朽況韋賢之後有玄成者乎顧言撙節哀情以副時望

顯揚後世　自古孝子止以顯揚後世為緊切昆仲學問如許功名咄使驂靳之擬不如宋玉冀至為地下之修文郎邪

換　使帖字之寫不押羊欣冀至為天上之作記邪　寒窓事業如九轉三史之註述盡束之高閣玉樓記始來使先君不復剔剔萬象天何得奪之誠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一　十合

劉（啓劄錦語七）

賻贈門　喪母類（喪父附）

慰人喪父三幅劄子

某伏以露莿蓼莪感梧殞黃共惟　直閣大孝驟膺陟岵之哀偏奉樹護之養天棐純孝孝履支持萬福某敬上記典藏伏惟財幸

某竊者先丞相耆壽就國奏記屬報切知申甫蓄亶之喜奠龍強健之身錫壽百年未艾也近詢決聞遂傳訃告聞問哀慟一引欲絕仰惟先丞相尊予四朝元勳冠于一代　皇上為之震悼朝野罔不相弔直閣孝誠至性驟失所天何以堪之然不毀瘠者聖人之大戒樹立門戶者人子之大孝敢請強歠淖糜稍進溢米漢之玄成唐之德裕與本朝之呂晦叔范堯夫世襲台鼎趾美名德此某所以望於直閣者哭泣雖繼哀不勝喪豈某所望於直閣者某老病不克駿奔會哭于繐幕之前敬遣某人一行不腆菲儀列之香狀祭文矣敢與台察

某皇恐晉越再拜敬問北堂國太夫人即日共惟哀疚方新懿候萬福老長敬致起居慰唁之悃哀閣台眷長姪均祉諸令弟直閣附此弔問有委不外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劉子

慰人喪母三幅劉子

某伏以虞琴悲弦霜筠染淚敬惟　某人（至孝）忽罹凶變神佑孝思台候孝履萬福某謹布素削以貢興居之問僭率皇恐

某竊不虞慶門主饋母夫人遽捐色養亟返輿遊悲風始閱方飯大已不任悲感重惟夫人賢淑如許彼蒼慭遺足可膺受耆艾昌熾之福何意不已至于大故欽想某人終身之慕移作終天之痛哀楚奈何尚惟以一身係於家國者亦重惟禮制是遵毋致瘠以滅性以盡孝誠以期顯揚

某猶自下稟違之拜奇蹤跋疐尚不得安職近方稍定是以修慰稽緩今專遣家僕歸其祭饌令學生躬詣靈幃代伸奠禮東望門屏但切哀號伏冀鑒督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劉子

時令換易句

花露啼紅　燕調怨語　苍殘苦雨
正月　燕烟慘碧　二月　鶯訴愁聲　三月　參凝愁雲
梅雨助泣　恨浮菖玉　蛙鳴舊恨
四月　菖風扇悲　五月　淚滴荷珠　六月　蟬噪新悲
鴈淚悲聲　豆苍泣雨　菊慘秋容
七月　蛩吟苦韻　八月　桂子悲風　九月　楓蛬曉淚
十月高良　風梅吹愁　寒烟悲林
十月　一寒作苦　十一月　雨竹洒淚　十二月　嚴風慘物

起居換易句　風物攖悲　蓼莪罔極　色慘蒿莪　聲酸薪棘　天相
廬寢體力支持　神相悲摧　孝履支勝

第二幅換易套

有曾孟訓　先大夫人奄終上壽戴星奔馳既已旬日聞訃以來同深悲愴切惟先堂閫範之條於曾不愧義方之訓視孟有光天錫純嘏康寧壽考所以報稱者固不一而足瑤池歸侍神遊莫追夫復何憾然淵騫之思靚天地罔極哀痛何有窮已

如曾傳母　恭聞萱堂大夫人壽考康強弟祿無丈如曾傳之母謂宜三

壽作朋眉壽無害不審何恙棄人間戲綵之養而歸天上瑤池之樂聞訃之初悼心怛然共惟盡孝如曾子縣懽哀疾何以堪之

有閫孟風　壽母國太夫人忽奄棄榮養覽報驚惻恭惟夫人婦德母道不減孟陶淑閫柔儀有光國史訓迪其子為時名勝魚軒象服袞對壽觴頃宜衍萬有千歲之祉而婺女忽遷閫內溫凊定省一變而為擗踊哭泣愛敬之至何以堪之

松貞玉潤　共惟先太夫人婦道母德松貞玉潤年近期頤益封疊至方以為慶門盛事茲蒙書悤悤聞奄棄榮養不勝慘愴豈金玉滿堂之富貴尤不如瑤池珠室之優游邪

如戴勝仙　金生介在村落如坐井底乃不知有萱堂之戚不獲修生芻之吊今春尺素訃告乃始聞焉共惟夫人康健之身如戴勝之仙何恙不已捨魚軒象服之榮而就西方寂滅之境邪遐想遐想淵騫之痛不能堪此

鸞鳳棲參　恭聞先大夫人平生賢德福祿未艾方且坐觀子弟飛騰享天人之樂未有窮日不謂一朝頓成萬古豈婺女得鸞鳳棲參之夢而然邪嗚呼最憐昔日稱觴處桂茂蘭芳萱草殘人子之痛莫何以堪（孫氏求宵夢鸞鳳棲參後母喪）

軻母斷機　某惜別雖舊聞變叵測先大夫人奄棄榮養共惟先夫人斷機如軻觀意謂長壽無艾以俟其大夫五鼎而後終邪一疾不起竟以訃聞嗚呼萱草奈何空綠砌蟠桃催熟宴瑤池人子之痛莫何以堪

陶母剪髮　先大夫人年齡八十坐享人間富貴豈謂朝露之晞竟為偃月之逝豈以婺女夢生八翅飛到天門而然邪不然瑤池之宴群仙畢集天獨不憖遺剪髮之嬙也

年齡九十　先大夫人考終大耋坐閱五世殆是仙聖中來非生死之流也世之君子稱孤於童丱中者往往皆是昆仲白首罹此大故創鉅痛深懼不克任長制自五十六七十皆注於經終身之慕不在於號天和地之間所與折衷從禮

堂前戲綵　共惟先大夫人清凝瑤瑟共調不老之春涼徹銀床自愛偏長之夏人人皆謂之佛母何恙靡已堂前戲綵之歡轉而為靈前縞素之哭邪嗟乎王佩傳聲催母宴戲簫吹恨皆人愁淵騫之痛何以自堪

陸績懷橘　欽惟壽堂稟柔順利貞之德享康寧富壽之業理之何恙靡已棄陸績懷橘之養而從王母蟠桃之遊嗚呼堂前萱草空餘鏡匣裹菱花半掩塵日居月諸何以堪處

月殿之遊　某嘗登戲綵堂見萱堂夫人意謂壽考康寧曾傳之母戴勝之仙不是過也蟠桃催熟致使花詰尤未軸金而竟從月殿之遊邪

母儀天下之式　婦道世間之師　鬢剪陶閫之月　機緣孟織之霜　相夫之恭有禮　持己之儉無華　令孟母之訓慈　古共姜之誓節　嘉謀壺內之相　懿行女中之師　深居林下之操　節婦傳中之贊

婦儀　共惟壽堂夫人端處北堂萱緣介無窮之壽安行南澗蘋蘩躬薦采之儀將擬鳳綸大國之封忽報鶴馭神山之逆哀痛奈何罔極奈何

共惟壽堂夫人挑燈課子剪髮延賢仁人之婦天必相之以九五之福八千之春何瑤池桃熟遽歸侍宴不使之見玉堦之萊衣邪嗚呼讀畫周詩三百首令人忽看柏舟篇諒惟純孝如潁叔不能堪處

有子領薦　共惟壽堂夫人如劉快之母不敢自賢如康伯之母見賢不敎陰德之壽當合洪範之數蒼天何意不使如陳恭肅之母扶與侍蟠桃之宴限先更覓蹟蹟於偃月之遊邪嗚呼旁曾婁鴉薦身不及魚軒寧不為九京之恨乎

一門盛事　去冬在壽母之旁見其庭前戲綵辟雍名續於弟兄見其華

外韋絲闈範禮行於娣姒是殆曾借之母當與之三壽作朋也瑤池缺侍遙使之乘鸞而去邪嗟乎女史書彤管詩人詠柏舟萱室之草空黯黯而不章乎

湘妃彈淚　某去歲壽先夫人膓時蘭庭堦玉花誥軸金和氣一堂瑞藹慈嚳近聞扑告未敢爲信山臧入城始得其的共惟壽母夫人暫還覺之保訓傳業之軒造物有情盍使之受五鼎之報登八重之榮（內供奉）何戲雲郁郁竟使之彈湘妃之淚邪嗚呼鸞鏡梨花羞缺月鳳臺萱草恨驚霜葉砧之痛何以堪之

節哀散套（下及脇慰）

誼同吾母　某辱在與游嘗展升堂之拜誼同吾母痛悼切至更顧酌古人溢米之典戚曾子水漿之悔以襄大事以寄門户某不腆酒綿已具別紙敢問台閤孝眷共惟哀痛惟均婦兒列拜慰問

係風捕影　悼念之情固未易拂然逝者已超然在人天之上若悲戀不置則與係風捕影之流大不相遠矣敢冀尊生日廣以襄大事某不腆酒綿已具別紙伏乞財幸

感動鄰母　契丈哀毀過禮使韓康伯之母輟飡投筯（吳隱之喪母）然聖賢立制中正而止願言剛制哀情以答親之所以屬望者乃士大夫之所祈奠禮不腆別紙洸聞伏乞財察

感動鄉社　契丈哀痛過傷鄉社即輟然孝經十八章固以節哀言於末者蓋欲全其立身揚名使死之日猶生之年聖賢蓋有意顧言從制少抑哀情不勝至祝

居喪慰人喪母劉子（五幅）

某切以露草泣曉風梢號寒共惟　某人（至孝）端憂讀禮擧號方深百神起敬孝履支福某扶力奏記申候典戳筆墨渝擧仰丐矜恕

某修詞初筮肅嚴前陳既在隱憂不敢重瀆欽惟孝通幽顯誠格神明允見於動息之間當自有休祥之應更乞聽時倍養撙制節哀既大事之克襄即奪情之有詔敢以輿論私告消人

某伏聞慶門大變先大夫人奄棄榮養遽輟眞歸仰惟某人誠孝自天輒哀盡道號泰追慕其何以堪居諸迅速已踰齋七兩閒鑒臨若爲感傷地靈咨秘風水勝處佳城已闢土木勞頓良不易此某辱在契家子姪之列聞問驚怛長號失聲待盡倚廬無從躬致一哀之奠遡風哽咽不任下情

某一介無怙不自投死先君小祥調護遽棄諸孤痛泣號天追從無地伏蒙尊謙篤叙先契親屈法從下唁素幃弔死問生哀形辭色懷哉此德何日而忘扶戴抵家即憑子墨聲其獲謝之私燕几靖深必蒙電覽自持厭後縱縱喪居奔走山林經營宅兆凶惡姓氏不應數至防閤尊仰道德雖哀痛顛躋不廢也

某姓名原諱不敢僭申總幃大眷之問且屬居喪不兼二事未敢致使令之請伏乞　原宥

慰人喪母三幅劉子

某伏以凄風吹葉哀厲鳴秋敬惟　某人（至孝下罹凶變）神佑孝思台候孝履旻福某謹布柔削以貢興居之問僭率皇恐

某自實祐以至改元凡十餘年每登眉壽堂見萱堂恭人中心自信謂有壽者相文自尊丈化去之後賢伯仲尚小先大夫人一力主持家園富矣亦不能不貴我先大夫人之心力凡人之生受艱難者其壽必長雖自昆仲析烟之後可以坐享三五年閒頃成宅世初得含飴書報傷痛適月頻恨門下其初不便迎侍同往華下使之覽觀勝地以慰風昔期子之願靜而思之若從初同爲此行其勢必不先歸大數一盡不可復救道阻且長扛舁顛頓却不爲便今之所恨但以門下在外不得躬親湯藥聽臨絕之

音使人子有終天之痛良不滿耳然人生遊宦如此者所不能免但在不忘罔極之恩所以圖報者何若孝經所謂棺槨衣衾卜其宅兆此非有巨力者所當慮某敢以爲告

某皇恐拜問哀閤中外由尊及稚即日均介轉否之泰有弊邑驅使拱聽劉下

右謹具申

服中慰人喪母劉子

某伏以松聲號風蓮肥泣雨欽惟　某人（至孝）風木纏悲蓼莪罔極百靈矜憫孝履支持萬福某不意德門禍鍾先大夫人奄棄色養淑德懿範照映閨閫而遽止於斯耶某頃罹荼毒不自生存每覩萱花畫永蘇綉春融則爲之起嘆敢羨感激淚下天不慭遺隆罔朝露傷哉痛哉去秋首蒙遺我以書辭卑意苦謝墨未乾其歎復以悽愴之語形諸言牘方圖躬詣帛位寓之一哀第　焉一制未容易服以出引領雪惟神鬼飛去某陟屺之思踰年未艾敢不敢節抑之請輒進於創厂痛深之初然顯揚之責萃于一身強加飧粥以從中制豈以是爲常談而弗吉尚惟勉之聖廬中外四大惟均此有委匈匈以請

慰人喪祖劄子

某伏以燕術春恨蝶惹花愁共惟　某人省元乍罹變故神相悲摧孝履起居萬福某昨拜劄汗審知尊翁致政暫異節宣意謂無妄之災可勿藥而喜問訊東風乃聆燕實靈椿未霜先折可恨可嘆夫以吉德眉壽舉按偕老賢伯仲磨礲達業着鞭功名之場造物者正當假算年使之耳聽走鈴之聲目覩拾青之業亘數月以需矣青雲咫尺乃以四親具慶不得大書鴈塔為凡京恨痛當奈何某雲山礙人弗克以面叙梗塞端便附此臨楮惘惘然未即盍簪所冀痛排無益之悲圖其遠者大者以慰平日抱孫之望同舍之願也鄉里有委伏乞　條示

時令換易聯

正月　苦雨慳霽　凝雲結陰
二月　野鳥啼春　岸花泣曉
三月　蝶恨花殘　鶯啼春老
四月　梅肥泣雨　麥熟悲秋
五月　荷傾淚雨　槐擁愁雲
六月　莎雞泄恨　林暑吞殘
七月　草根泣露　蘋木悲風
八月　蘆鴈聲悲　蓴鱸思苦
九月　荊慘秋容　稻委曉淚
十月　蛩音吟苦　鴈陣悽寒
仲冬　楓懸丹旐　梅覩素裝
季冬　凍雲闇淚　臘雪胚愁

起居換易聯　一盡孝思　百尔神相　號叅几筵　孝心昭格

神相　神佑悲悼孝履萬福

均慶　衆問倚漢寶聚如星輯祉叢禧表衷均福

凶變　不意道義之門遽慘凶酷之變先祖考奄弃榮養聞訃之初心驚惻怛

曾賀壽來　某昨嘗上令祖之壽此時（原本缺）惟見虎丘山上南極老人之光燦也何悲靡已獨不能需令秋蘭桂之香為終別槐柯之夢邪嗚呼平方垂八八幻已夢三三獨不重慈孫之愴然邪　維熊占夢　酌兕升堂　祥開夢燕　事紀垂弧　日達初度　天與修齡　祥開華旦　岳誕真儒　杓璇正午　瑞紀長庚　律應黃鍾　星明紫極　列星應昴　嵩岳生申　坤崧紀度　星昴標祥　日吉書丑　天佑生申

曾叅書　某昨嘗拟令祖書得家回劄見其（原本缺）意謂趙充國之康強馬伏波之老健不是過也靈椿一折衆木風號訓孫燈火之勤轉而為哭祖風霜之慘所可望者蘭庭芬香桂籍書銜祖某故不仕之家狀尚可為天府之登版耳　筆頭生春　書眼如月　句擲韓愈　字說羲之　句句金玉　字字精明　句強柳骨　字硬韓筋　筆挽千鈞　句挾九鼎

判袂未久　愚嘗望會稽之山覩老人星之輝耀及登眉壽堂見其令祖龍髯鶴相若參之九老圖中可與文潞公仙貌相似殆未可以數測也西風吹訊泰山忽裂諸孫弦誦之聲皆轉而為哭泣號訴之聲誰謂斯人（原本缺）其數亦不可及於百邪慈孫痛裂何以自堪　博大純明　端正重厚　年高德邵　貌古心研　剛方靜重　修潔精明　端厚有容　直方不撓　望實高華　典刑秀整

白鬚紅頰　愚嘗過剡溪精舍見令祖廷師訓孫嘗自吟詩曰白鬚映紅頰羲皇向上人居無何酸風寂寂忽傳訃告以南極老人之星遽為西方淨土之遊堦蘭護郁獨不見庭椿鬱秀哀情當如何邪

老望成名　愚嘗登化龍書堂見令祖磨礲事業其志不特見孫子拾青取紫而自期尤欲襲深瀨之衣鉢少伏生之八歲多太公之二年也天不憖遺無疾而終床頭周易竟為焚黃之悵念重可哀邪

無子　去歲先大夫厚夜愚嘗有挽歌一聯可能蘭砌無遺恨爭奈椿堂有白頭豈謂令祖遽有騎驟而去邪嗚呼過庭而詩禮鯉也無聞枕上中膚仍為可傳獨不為孫子之痛乎

四親缺一　令祖生為天下之士死為地行之仙固無憾也有傳經之名子又有能賦之耳孫亦無憾也所可憾者前是嚴君後是兒不見於四親具慶之時而見於雙親未老之日為令祖之深可憾爾

學道　令祖肘傳丹篆口誦黃庭許遜雞犬同升亦侯王皇物下也哀風摵摵遽以訃聞嗟乎半夜寒蟬留蛻殼何年遼鶴返鄉閭堦庭蘭玉獨不潸泫者乎

子不修積　令祖（原本缺）造物顯相正當佑令秋之桂籍目覩蘭孫發茂四親具慶洗聞無端之俗服也虎榜將揭鶴駕遽飛白袍舉子兩為吉凶通服慰與賀并喜與憂合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五全箕子之福　三達孟軻之尊　康寧七旬之壽　節儉一生之身　二子徐卿之亞　諸孫竇氏之方　文潞公之器局　趙充國之老成　身似雲間之鶴　心如雪裏之梅

不及臨慰　某忝在葭莩之末亟欲奔走素幃修瓣香之敬寓一哀之慟禮也適以俗事絆身弗克造前謹呼墨卿楮友聊贅萬一之忱冥帶不昧

與之偕行告而焚之乃所顧望某人而次雷此唁問

慰人喪祖母劉子

某伏以苦雨慳霽凝雲結陰共惟　某人乍罹變故追慕方深神以釋吝爲恭台候福壽母夫人均膺倚禍之祉某適者遠聞令祖母太孺蒙厭三釜神遊五雲令祖母早高德邵體力康強鶴髮皤皤鸞誥翩翩子婦孫曾扶床坐膝與綺羅愉愉澣髓之奉綵衣藍綬積積婆娑之舞享人間之真樂一旦以無疾而終所謂佛地中人也不知靡日何忌遂至大故然修短有數皆以預定陽生之理凡其燒之茲不敢贅某拙疾所拘莫由往吊遠望長嘆此懷難諭

凶變換易聯　令祖母瑞女柔儀麻姑瑞相蘭庭暢茂孫葉繁禧副笄六珈如山河而偕老提封萬井衍國邑以顯榮思慘西風遽告不起其豈非蟠桃三結子之將終邪其豈非靈椿八千歲之將滿邪

無子可痛　前歲先丈之葬曾有挽詩一聯云倚門猶望靈車去落葉凄風不忍看如此酸苦天豈使之見蘭孫之貴也槐秋遏眼桂籍書香既不使先丈見之於堂前之戲綵今復使令祖母見於墳前之焚黃翻思熊膽訓孫之時何其痛邪

書蒙索藥　前之歲蒙索藥病即愈去之歲蒙索藥病又愈今歲嘗拜珍字皆謂令祖母勿藥而喜某亦謂三壽作朋從吏花誥之疊封也夫何夜來忽有訃音之報邪嗚呼過大可燒延壽藥有金難買返魂香雨洒蘭堦何以自堪

劉商之孝　劉商孝於祖母見於思堇契丈之於祖母不減劉商造物相之當使綵衣之戲轉而爲緑衣之榮何柳神之汁未賜而麻縞之慘先見邪可恨者此也無可恨者短紫之弃墻角尚點挑燈之跡邪

守孀極久　有自某處來者皆謂令祖母眷介眉壽二囝克家孫枝並秀每極贊喜云朝一旦辭老萊之戲而仙遊天上真所謂擺脫便行矣嗚呼兩茅蘭幼秀方並一節柏舟盟愈堅翻思守孀之久如之何不重子孫之感邪

喪妻類（兄弟附）

慰人喪妻劉子

某伏以柳蟬號日槐翠悲風共惟　省元莊盆伊戚孔室自歌天棐欵恩尊候動止萬福某判別未久豈謂禍變不測聞政宜人遽弃百年偕老之誓倏爲五雲長往之遊切惟契丈一力詩書雖由天性且得過庭家訓之

妙然從吏苦學不輟裹言之助秋風扶搖鵬路寬展斷在斯舉則修書逞報鳳樓人豈非　閤下素志遺物小兒乃獨不容　閤政少侍遽息舉案之風水別畫眉之處可勝痛哉然人之生死尤朝與昏逝者已矣空復追念某欲諳素幃申瓣香敬壓冗宜集遂尼其行敢冀善調飧鼎以遠大自期此乃令壹九京之望亦堂上雙親之願也臨書致懇伏乞　台察

右謹具申

月　日具位姓某　劉子

時令換易聯

正月　梅銷宿粉　桃黯晨粧	二月　梨雨滴恨　蕙風吹愁	三月　鳥吟春碎　蝶怨花愁
四月　風竹聲悲　雨蕖淚濕	五月　蒲風吹恨　艾扇添愁	六月　柳蟬號日　槐翠悲風
七月　荷東女裙　竹流妃淚	八月　巖花泣雨　畝稼眠雲	九月　滿城風雨　秋意悲懷
十月　玉龍號空　塩虎眠石	仲冬　寒煙悲林　嚴霜慘物	季冬　梅憩傳粉　柳眠愁青

凶變換易套

悲撫遺奩　某茲不意德風禍伏某人遽與齊眉之願諒惟伉儷義重饋祀助多乃今懷舉案於既往撫遺奩而興悲奚以堪處然死生不齊皆有於數門下達人大觀憂樂不足以動其心則蒙莊周之歌武侍御之悲必能適中以自寬

乘鸞弃月　共惟閫政以表儀閨壼之賢吉蠲蘋蘩之孝訓習義方之仁倏爾乘鸞而弃月宫竟以何疾仰惟起家艱難相叶君子福祿方茂謂宜享偕老之壽而遽嬰悼亡之戚與齊義隆在饋任重驟失良助何以堪之

夫榮子貴　不謂　台閫禍變淑人遺悅金霞游神寶月顧如夫榮弃紋子擬名科方當席福履富貴之未艾何宰物者殄瘁至此極也婦德爲室家之則山谷於戒丘諒不勝情於此矣觀澗蘋莫助豆籩之蔬亦付之無可奈何

翰林鳳隻　茲不意崇閫變生中闈嗚呼望盧思其人入室想斯歷如彼翰林鳳雙飛一朝隻山谷詩諒惟賓敬情鍾歲寒誼重朧朧朗月悲懷奚堪

莊周箕踞　比聞內則安人奄弃魚軒潸髯允殿郵音之來晝恐是夢中語越一日收學生安問遍知親丈累罹閨閫之變驚呼失聲泪落入埋殊

爲賢淑惜也某切惟內則安人婦儀婉愿娩訓齊嚴謂宜終相夫子席方來之慶享偕老之年何怱不已遽至大故伏計厚德君子遭此逆境觀蘭誼之僅遺嘆蒹葭之非據悽愴奈何

令之女師　惻聞閤下有鼓盆之戚共惟淑人孝慈柔惠之德允爲令之女師敬事尊章賴賢君子閨門昌熾中衣腟姻奄弃厚夜羈旅天涯嗚呼魚軒方過平生顧鸞鏡何期此日孤伉儷之情何以自堪

詩聯換易

留下衣笥　衣笥忽聞香未滅　鑑臺不別月空圓

兩手餘蠶　雖有雙珠餘纖素　可憐半鏡早分輝

辛於春月　破霜梅蕊雖禁曉　帶雨梨花不奈春

徒見夫榮　傳聞有閨門之變恩義至重追惻奈何然伉儷偕老子孫滿前在世綿中無一不如意者存殁皆可以無恨所可恨者藁砧登第新剪綵羅簡砌傳家遽披麻服餘同短繫之辛勤而不同長繫之珠翠耳

自喪其妻　繽潤不登魚軒飛隱佩環之歷風燭須史弗圖慶門遽奪賢儷雙致不測何痛如之某方深舉案之悲莫吊漆園之吏嗚呼只愁分歲屠酥酒不見雙賦共飲時伉儷之情兩何以堪

事姑之勤　有自成康之鄉而來遽謂閫政有來鸞而去某聞之且疑且信未幾聞冷風吹信果以訃聞有如閫政桃臉新匀享王母蟠桃之樂柳眉濃畫獲謝姜咏柳之工竟以何疾而弃世邪嗚呼事姑巾櫛依然在不見雞鳴盥漱人兒某在表弟之列其情尤其慘邪

餘容小晏　閫政宜人人謂女相如我謂女侍中金菊持觴尤見其秀天上麒麟也果何疾而庭前遽慘梅花之白邪嗚呼列屋態容花解語趁庭但欲桂成叢藁砧之情何以自堪

養螟蛉子　婦順不嫌姑老病　母慈寧許子親疎

劉氏淑女　共惟閫政孺人（原本缺）　意謂享夫榮張敞之畫眉得子賡韋賢之綠紱豈期朝露竟以夜遊諒惟伉儷義重饋祀助多乃今撫新斷之弦覽孤鸞之鏡情莫堪處　沛宮貴胄　天祿名姬　風高林下　雪咏空中　名家淑女　當代良姬　心地平夷　性天柔淑　長自名門　歸于令族

産子而卒　去臘集家人之貴成歸妹之歡此特玳席鋪陳瑤仙舉華獨閫政淑灩魚軒之飾輝煌鸞鑑之粧竟以何疾遽弃偃月嗚呼生鳳來丹穴騎鯨上玉都藁砧之痛將何以堪

結髮齊眉某共惟　閫政宜人丸甌滋容丹砂入骨自合享長生不老之春遽結髮之因緣攜畫眉之嫵媚也誰知一疾不起結髮轉而爲斷髮畫眉遽異於齊眉梁鴻之痛情何以堪

釵絮遺悲　古之稱賢淑者如梁鴻之妻勤儉自將如王猷之婦才學自任閫政恭人一身兼之誰謂龍蛇歲惡一疾不復起邪嗚呼痛乎荊釵爲秋風之淒泣柳絮助寒雨之辛酸者乎諒鼓盆之歌不自知其苦也

弦琴遽斷　昔季禪居以白蝙蝠遶庭飛而妻卒閤下遽失賢助亦豈一出之作祟邪嗚呼弦琴遽斷難尋可調之聲匣鏡既分安有再圓之影諒枕上之情無以自釋

慰兄弟凶變換易

養疾賊邪　不圖凶變遽鍾德閥令弟某人溘先朝露聞訃之日方食失匕初聞養疾賊邪私謂小小淫末之疾不久當有瘳豈意騎鯨一去弃世如遺曾未閱月失此良友可爲於悒也已別閤下以手足之誼鴒原之變方切於中其將何以爲懷

哲人萎矣　比者昆玉到邑怡怡愉愉華萼相輝令弟臨別猶諄諄然以功名爲語誰謂壽之不百某日某人由仙里而來倏以訃告聞之驚怛進

惟曩者樓㡿之時把臂捉膝如令弟亦古君子之交哲人萎矣誰與論心言之至此不覺隕涕如雨天倫之情其何以堪

羽翼一折　不意某人以鼎盛之春秋遽弃人間世甘從赤松遊何其忍邪惡風西來吹以凶訃聞之良切悽哽想惟執事手足情鍾友愛素篤乍有鶺原之戚適虧羽翼之全傷悼之情何以自遣

才豐齡嗇　茲不圖慶門變啓令兄判簿以強仕之年夢衡折軸悲風雨來殊深悵怏切惟令兄學優而仕將以廉勤當路刮目方當羅致而推轂之獄閫黃扉謂宜遽到天胡不仁乃財之豐而齡之嗇謂之何哉欽想執事在原義重觸緒悲生羽翼乍調肝膺如割痛當奈何

風雨連床　禍變靡測至于大故聞者興傷矧閤下以手足同氣之親動風雨連床之想能無隱乎然靜觀造物之變宜者生仁者壽每每獨於賢士大夫而想者何哉豈瑤京玉樓真有取於君人記之邪不然長於才嗇於文者天豈不欲福之也抑命有數焉君子不謂屈也

均氣同體　平日切慕慶門伯仲塤箎鴈序整整非人所及殊以爲喜茲爲不虞令弟某人偶爾違俗意謂無妄得之旋可勿藥彼蒼者天何其速於玉樓之記而傷君之手足邪諒閤下懷均氣同體之義悲慟悽戚其將

奚堪
義同骨衞　共惟令弟省元當春秋鼎盛之時負邁往絕人之器揮聯
等秀出蘭茅方足爲伯仲慶一夕長往天何慘哉緬惟執事義同渭衞情
鍾手足鴻鴈戚列而離其序脊鴒飛鳴而失其群平日友于之意一變而
爲悲悼何以堪之
顧影惟隻　切惟雪伯霜仲　芳相輝塤篪叶奏杯酒必同酌步武必聯
蹤恍死闗墻袗臂者多矣人莫不指爲瑞世之珍造物何爲不仁僉離傷
歎遽促仙遊西風鴈行顧影惟隻想必有大不堪者
鴈行失序　不圖德門禍變至於斯極令弟遽尒長遊聞訃不勝哀怛有
如令弟文章倒三峽之瀾筆力挽千鈞之弩得狀上羊角赤手拔縣才近
布朝夕方當勒爲吳山問柳西湖之始乃奄地爲黃粱之夢值行記白玉
之樓聞者莫不酸楚況某託在親盟之末耶目斷文江助爲溯風而隕淚
諒惟鴈行失助手足乍睽此情何以堪此
蘇堤問柳　某秋闈仝令弟試妙齡嶄然卓詭絕出揮五色筆掃千人軍
與寒士一戰而霸姓字方將武林問津坡老堤邊詢柳神染絲之濃淡青
永畫于奉玉皇之勑而作玉樓之記不使親身鸞殿翦瑠脫靴貴人捧硯

老蒼何如是之奪魂耶嗚呼彼紛予由同聽雨而思長吉速歸天手足之
痛奚何以堪
鴻鴈失群　令兄負婁騰英茂之望蘊光明俊偉之才掉鞅筆塗跬步雲
漢竟以何疾卷燕公子之手而行皆長吉之爪戍邪嗚呼夫妻鏡裏鸞分
影兄弟行中鴈失群在原之痛將何辭以釋其意邪
陰德缺報　某半生尊令弟之德善美不一而足然靡之一字爲最著自
合享廣成子之壽以堂陰德之報何瑤京促召玉床之風雨方新玉樓之
高層聳就遂使鶺原分翼鴈序失群可勝痛哉
露殞荊花　載惟令兄適丁妙年時方秀發意謂聯芳花萼迭奏塤篪胡
爲一旦風摧棠　露殞荊花池塘失得句之人風雨辜對床之語想手足
失助呼天嗚咽此情殆不能以一朝居也
上任未久　仰惟令兄以鼎盛春秋擬取科第方發軔薄書先聲庾嶺意
者稱捐春信首露調羹金鼎預有消息以大藍田舊家之聲豈謂孔席未
溫墨突未黔邯鄲一夢竟與不醒蒼天夫何使之此極
慰長叔伯函變悽易
抱中郎厄　令叔致政耆德宿望鄉曲典刑而遽止於是邪道路往來聞

者嗟惜矧方器仲容之質指切度之畧續劉阮不傳之燈以享特也以濟
道否天胡不使慰平昔之望而使執事抱中郎之戚交游慨嘆不獨爲一
鄉惜而亦重爲天下惜也
兄死未久　某契闊數時悲歡兩處昨日鴈行驚序鶺原折翼某聞之已
切傷悼亟欲上狀慰唁而未果亦曰否極即泰禍倚於福此人事之所占
而天理之所必至也居無何有客來自錦里遽又以令伯致政訃音
賀鑽以弔　令伯學士懷材抱藝緯著鄉評比自旅邸獲拜荊州聲已揮
溫畧無凝滯夫何別去未久遽何微痾而有幽明之隔嗚呼朝方聞道夕
死矣賀未離門弔踵之猶子之痛奚何以自釋邪
爲呂誨代　有如令伯風骨露頰恬養素充松幹檜身期顯未老造物者
何遽奪之邪得非天上樓成邪有長吉也得非地下脩文邪有卜夏也要
想呂誨爲上帝司糾直欲令伯爲之爪成耳嗚呼平生讀盡經和史留與
玉皇別奏聞猶子之情不能自釋
哭姪　前之日與門下握手堦庭之蘭尤青也忽聞摧折豈以安石之恭
未終而謝元遽作爛柯之夢邪思昔曩時吐哺之恩諒重爲郗鑒之痛也
雖然痛則痛矣昌黎之哭老成亦自有節

慰賢嗣散套　令似當春秋鼎盛之時負邁倫絕人之器貴名日起士友
推表倭爲蚤世竟以何恙仰惟堦庭騏驥此蘭摧玉折之戚父子天性何
以堪之　令似容稟何恙奄忽不淑聞之驚吁潸然淚落雖未從阿戎談
而辱在與游之後已覺悲不自制而況父子之情眼看白玉埋黃壤乎
令似以天上玉麟之姿方當氣欲食牛之秋已自俊楚如此等而上之必
可逮到奈何孔釋之抱送未幾而顏冉之切期已違前日之喜適以重今
日之悲邪　令似以岐嶷之資違萊庭之戲聞訃之初拊膺驚悼不覺淚
流顧惟門下素鍾舐犢之愛乍罹悲摧何以爲情　伏自令似宣教訃音
之傳某側聞士大夫論皆謂宜有遠到夫何遽止於斯　令似以春秋之
盛年慕玉樓之長往勝遼動念其何以堪
將嫁之女　漢張芒之女名驪英吳王芮欲聘之其女乘紫雲升天而謂
芮曰我乃金星之精（令愛）厭人間世忽忽游仙得非金星之精不欲人聘邪
鄭宣散套（亦名關釋）
慰妻　雖然人之不能逃者數也心之所當悟者理也況士大夫仕止時
之泰否關焉長才如公民望攸屬倘不爲廟朝加重而過於戚可乎哉
然合者數也睽者亦數也執事惟無以情廢而姑以理處斯可矣　然易

散者彩雲難全者玉笋某求有以相釋者若曰以情從禮以哀從節舍是不知所以告下執事　然命於兩間而爲人東生西殁旡晝必夜荆蘭孫桂子芬馥滿庭洪範五福一無所欠何感之有此蒙莊所以歛泣涕之流而爲鼓盆之歌也　然翩去矣追悼何及惟當勉親庭以戲綵之歡易鼓盆之戚

慰兄弟　切慮手足義重桃什孝悲然而有生必有死萬古一理尤望剛制哀情以禮自遣勿過爲悼痛以保重不貲之　然死生若晝夜之有經聚散若雲烟之無定但以理自遣況悼亡又不若邱孤也　然死生猶轉燭之輕聖賢每以節哀爲重親家必先得我心之同然初不待某之喋喋也

慰子婦　仰惟階庭驟嬰此蘭摧玉折之戚父子天性何以堪之然彭殤有數參夏有戒同經有典妙學卓識素所知者必能考履先王之典以節至愛之情　然彭殤一理椿菌一數達人大觀一付之天而已戚戚本無益也　聞有哭子之戚天性所鍾悲惋不已然子夏喪明見譏聖門惟當恢達人之觀勿留胷次乃所望於門下

不及臨慰散套　某徼契綿深未由即造素幃攄唁問之忱致開釋之請一箋坦然顧言寬抱訪墊囊為紛昌達業此先壹安人九原之意抑蘭玉

哀哀之望某叨助散吉　某爲門下車魚之客舊矣誼當躬造繐帷申辦香敬齋館匏繫如囷鹽車遂成缺典　某無福不得更惜〻者數年之庭也亟欲進見爲撫棺之痛其奈歲無多日戶門事繁茲辦小齋聊爲供獻之助且乞吡留正旦首當詣柩前焚告以盡哀敬　屬緣山居其病也不即問其亡也不即弔負罪何已禮合躬詣申一奠之敬屬有監視公役遂緊其行已令合弟候慰謹肪泓頫數此衷曲未會顧言惠序尊生以昌遠業　某禮宜匍匐躬致唁忱負薪阻疾執事增哀尚容致越人之吊未聞敢以順變爲請　某辱在肺腑誼合即趨素帟申致唁恭屬以坐叟身於百冗之棘左掣右絆未符此心亟遣子墨先之未見敢乞抑情寬抱厚自金玉以爲遠者大者之圖某臨楮欷欷　某忝在姻婭誼合詣靈帷申辦香敬一嶺懸絕心與願違佳城何期即當執紼以送靈輀伏乞丙在

謝慰類

謝慰父母劄子

某伏以草茅黃燄卯眼青歸共惟　某人經史余閒神祇森扈台候動止萬福某罪逆深重歲未一周遽失怙恃向荷義薄雲天遠賜臨慰豐儀賻奠鼎鼎充前哀殁弔存兩蹄寵渥蟄室銜荷雖荒迷中弗替弟窮居茹素之具歎延其衛也又浮于感矣卒哭日亟欲率弟輩趨謝實以祗奉靈几弗容遐去況是跡不祥豈容躁造慶廡用是敢熏祓赤簡代控萬一之悃願倒失次仰乞矜體某妹名凶惡不敢上貢親闈尊幼起居之問倘有委來顧聞

謝慰喪父四六劄子

某酌令月蒲啓夏雲參登秋共惟　省元氣涵天粹材應時需列神李翼贊之休尊候集蘭猿之福某忝依錦里獲締姻盟睽違星鳳之占屢閱霜鴻之至雖寒暄等語未嘗至盍几之前然企仰寸忱每若在嘗巖之側思而及此亦已慊然頃嘗覺歲之冬遽泣先君之禍乃辱親慈之眷念且承令器之慰臨厚貺鼎來孝闈貴飾慰生弔死荷意彌深感德佩恩閱日滋久未敢詣賓墀而謁謝謹先憑子墨以寫誠仰異高明俯賜融亮　某人攜叶泊道山列眷　某人太孺泊閬苑群仙某未由參晤弟切尊瞻所異加閫和毓粹之功于以副啓後光前之祝有媿騶者願賡言之

謝慰喪母劄子

某伏以天涼剝棗風冷思蓴恭惟　某人燕處怡然鴻休萃只尊候動止萬福某罪深惡極不自殞滅禍延先妣當此天摧地陷之時一線余息奄

斷艱續喪乎痛哉夫三日而成服禮也某摘變猝至先妣告終苒苒十旬始克以縗絰哭奠不孝不敏負罪名教伏蒙台慈特在眞禮唁辭奠禮所以矜軫存殁者恩意稠疊某茹痛銜哀正此荒昧本不敢以書尺爲恭滴血手筆攙敬先施心緒亂絲紙筆縱橫茲謝也祇其所以爲謝　數戚累例尋源闕列拜謝悅無起居制中不敢請委仰祈　台丙

謝慰喪祖劄子

某伏以小春綻梅清霜染橘共惟　某人燕居優裕翼相森羅台候動止萬福某向者特沐高軒貴臨寒門增耀恨無全鼎味可獻玉堂人大人方圖劈牋以露謝悰萬一不謂先祖遽爾奄弃荒迷中竟成廢禮執事不事督過乃復寵貺劄誨慰唁諄諄自非崇篤宗盟疇克至此豈一感而足也大人不敢價拜中消之敬令某代申起居婦兒以下併列致即日閒禮或有委役於山中敢不拱聽行下

謝慰喪祖母劄子

某伏以金神按節玉宇生涼共惟　某人國史春容靈祇拱翼台候動止萬福某伏自庠表一違鴻賓兩見清風滿院渴想故人明月異鄉空勞飛夢凉溆有稽於貢問晨夕常若於負芒所賴昭融必賜原宥某命與仇謀

未堪多難哭先子之淚未乾而哭祖妣之聲復續兩年遭此凶變悼痛與嗟司造化者何忍乎至此極邪仰蒙尊慈特賜矜恤唁幅下畀無非開釋之辭蕪辱齋儀非荷眷隆疇克至此祇受不勝哀感之至某屬在孫嫡荒迷罔知未克端拜謝牘尚容卒哭日尊狀控布伏蒙　台諭舉措之期尚在此月某日敢不申　稟仰冀　矜照

右謹具申

月　日承　重姓　某　劄子

閏月時令

正月　歲肇三微　月添一閏　四月　月琯歸閏　風弦養薰　七月　三秋肇序　一閏正時　十月　三冬肇序　一閏歸餘

二月　仲春紀閏　積雨留寒　五月　維夏之中　正時以閏　八月　素商登平　清曆紀閏　仲冬　天關于正　斗指兩辰

三月　三春告抄　一閏歸餘　六月　月臨三伏　斗指兩辰　九月　月臨閏位　菊黃又新　季冬　歲華殿晚　月籥歸餘

起居神相孫易　燕處大中　神相旁午　里衎優游　格思扶衛　盛德在躬　靈祇參翼　閑館燕順　靈修翼贊

叙別啟套　一自長亭摻袂之後不知幾更月喬夢寐清標無由合并淵明之賦停雲杜陵之憶春樹念君之切幾與二君子神交於千載之下也邈閒龍章屢馳駒影參辰不相比區區之恍每於北斗光中仰韓而已伏自江頭話別之後羲轍滿流邊更寒暑擁爐思君子動竹疑故人耿耿懷抱晨夕如之　自簷前索笑之時此梅花破白之候也今西風吹雪乃蘆花飛白之景矣一歡丁悲僅周歲爾洒淚剝封不覺潸然（已上居重喪不可用）

謝人臨慰

謝人慰父母啟套（係重喪不可用時令叙別）

卒哭申謝　某愆尤之深天不假宥禍延某人百身莫贖肺腑肝裂傷痛奈何罔極奈何雖斯方殷廻辱來慰矜慕增榮哀感詎易究自後拘制理紛弗克言謝諒蒙原照近更卒哭念欲趨詣少叙此誠恐勞延降遂此不果謹憑尺楮以布區區伏冀尊亮

孜淚撫膺　不孝之罪上徹于天禍不及身而及某人罰之酷矣靡所號訴乃承恩庇下憶几筵奠薦之禮祭周弔傷之意備至非篤親誼詎易至此寸心悲感旦夕靡忘念圖造請以展謝忱謹孜淚撫膺虔修寸劄恭謝惠弔之厪

存殁受庇　罪逆深重覆載不容降之酷罰不自殞滅賤失所怙攀號擗踴無所逮及衷肝糜潰無望生全仰蒙熏仁冒暑澈修荐賜臨顧稟日蹐旬光駐都騎金玉誨言以慰其孤宜贊經薦以貢其殁多品賻儀以助其役親誼如許哀感之至惟切下情于時乍罹荼毒荒迷失措至不能盡款延之禮別不能申攀謝之恭迨今思之又重不滿茲託大庇苟延視息奄踰卒哭禮合躬造屏著跪謝伏乞台察

全幅格式　某稽顙再拜申稟　某人某斬焉衰絰之中不果事暄凉契闊彝敬首祈台恕某乃者受天降罰先君傾逝未由號訴先辱臨慰弔祉矜存契誼獨篤無任哀感卒哭後禮宜躬造賓擇申叙謝憶屬以道阻且修不容久離几筵坐是行或尼之書首不敢亦墜晉韋負罪何逭所恃宜以度外辱賜涵貸並剗此楮又愧匪略并祈台察

罪罰深重登聞于天不自殞滅禍及某人舉慕號絕百身莫贖乃辱台念親舉玉趾三酹奠靈禮意優腆自非親愛詎易臻此（云云）

姓名函懇　天降酷罰不在其身而上延所怙肝摧膈裂所欠一死乃辱眷存慰語盈幅捧淚淚讀情文俱至豈惟施及未亡抑使九京之下俱有光焉某姓名函懇不敢上貢親闕起居之問某居制未敢致使令之請伏乞原宥

居喪不二　某命蹇數終變生不料某人一旦倏逝泉關由不孝之負愆顧何從而赴愬門下貽書慰唁荷意勤渠茹悲礪楚信筆占報簡脫廉廉猶幸財擬某荒迷中未敢借躐申問瀆府列仙之起居某居喪不二事又不敢離次匍犇走之役伏丐錫督

苟存視息　茲者罪業盈貫身不自死延禍先子含哀茹苦惟知有死豈望更生閣下睠戀未忘遠貽瑰緘唁弔縟復誨我以傷生之戒迪我以定數之言由是得以苟存視息皆賜之及哭制初終禮合徑造丈席少叙謝私病不克前邀風邪增隕涕用敢重袪緒藤代控萬一之悃顛倒失次仰丐矜體

不移白字　某私門禍釁鍾及先子極承令似寵臨持賻慰撫追夫婦寔日復承馳驚于道中在某愈重不孝之罪念欲造門屏致叙謝忱而百冗絆身竟莫能進謹裁短劄以代面敘伏冀親仁特垂亭炤　仰荷足下篤

姻親之義曲賜撫存凡筵之奉且承臨慰既而奉襄就緒重辱奔走于道

深思德誼重厚如許使人愈增感泣　仰荷仁慈俯賜唁問某罔圖堅室

日月被飛追念遷延弗及指謝缺典之罪其何以逃　極承發使弔問持

在諸公之先而所以顧恤之意尤厚此蓋仁人君子樂於以禮長育而成

就之顧在私心宜何以報　親洒寶翰不遠數十里而弔死問生每一號

誦感極而慟　乃沐撫摩貺賜唁幅抆淚剥封備認眷愛使殁者增隆存

者悲感謹謝之私病不免前惟有哭泣而已

胄壞弃人　先子自夏徂秋忽然抱病療治百端日以憂懼不果奉記室

間一罹大變遂爲胄壞間弃人坐是盖跡左右儳然殘生將廬卧痾思念

門墻無任隕涕辱書慰存甚厚然未能一劄也弔客紛遝上狀不詳百千

謝忱姑容續列

亦是一格　某泣血言罪重釁深死有餘譴天假殘息移禍訓庭創巨寃

號殞首何贖日月飛馳倏經卒哭神色荒越百骸攪腸伏蒙仁私遠垂慰

牘深體至意倍激哀誠謹扶力具狀以告迷塞不次伏乞矜察

謝慰妻散套

孤遺滿眼　某蔽者私門不天貽禍荊室纒綿一疾竟以尔不起孤遺滿眼

某將嘻佅追及念此惟切寒心迺辱親仁貺賜唁幅情文周密開發良多

佩服眷隆何可云喻正坐憂欝治報弗端伏乞台察

抆淚沾襟　某比年厄於黃楊之運釋母衰服纔及期月而鼓盆之禍荐

至悲纏故不自勝執事矜憐獨無遐心委心唁問禮意渠渠發函伸紙不

覺涕泗之交顛謹抆淚沾襟來況憂患之餘行墨顛倒伏乞恤照

不受需助　某賤累多故禍延拙妻遽尔傾逝適承慰問之速啓緘三復

宛如見面第以某物之饋我實不敢拜賜況以近長之故凡朋友需助之

至例不敢受倘於門下獨受而不辭則獲譏於親朋者多矣仰旋敬勒斯

楮申謝伏冀　台察

謝慰兄弟散套

羽翼摧折　某私門薄佑禍延舍弟鴒原之義已虧手足之親未助天之

降割如此其慘遂使羽翼生全一旦摧折雖揮長江爲淚莫罄哀悰迺蒙

眷誼天如雲錦吹落弔生傷死靡所不至主饋之餘愈增悲感排悶作報

不謹諒必矜恕

露櫬來歸　禍鍾鴒舍變起鴒原季弟委摧乃心如割划惟易簀迴在異

鄉繫露櫬之來歸尤天倫之至慘仰蒙親丈崇篤姻誼曲賜存恤既念我

以傷怛之思復曉我以寬釋之理縈縈慰撫備極情文感激于中何當可已

俯仰交叢　謂禹數奇遭家多難長弟驟嬰奇疾百試罔功竟成長夜四

十九年兄弟之情爲千萬古死生之訣天乎何罪遽至於斯白髮之親哀

哀哭子垂髫之稚呱呱失怙俯仰之責一向相叢如此逆境尤未易堪相

望阻修無從泣愬乃蒙寵慈遠貽唁幅撫悼俱至悲感何窮

謝慰子姪散套

疊厄俊爽　運蹇之人禍罹於弱幼子抱疾數月救療百端竟至夭化進

惟此子頗覺豐厖俊爽所期他日或可起家六載恩勤一旦空虛祗積之

悲奚不能堪親誼不見遺特爲撫問勤渠義爾襟膺豈空銘刻之地惟是

歲裏碎事如髮劈錢占謝未免費人之皐以情炤之則幸　星運衰微天

不吊祐舍姪以微恙奄忽弃世辛勤教養一旦成空興念及此心爲蠹傷

乃辱台緘貺賜慰問（原本缺）自非誼隆豈易臻此　泣誦一

再　開釋惟周　涕零感極　不可窮已　種德關心　大類刻舟　也

賽異常　悲況煩集　危坐獨思　百感交集　人非木石　豈無悲傷

獄不萬念　對景莫堪　朝夕慕念　實勞我心　悲愴哀悼　無地寄情

兄弟　手足骸墮　悲悼莫堪　情鍾友愛　傷痛莫堪　對床義重

悲愴何窮

妻嫂　伉儷情重　痛裂五情　慕念號苦　觸物增愴　哀摧感塞

苦痛莫勝

不敢問眷換易套（皇表）　某仰企蓬萊五雲之表是爲崇閣玉眷某居制

不敢申問恐犯清嚴　某仰鈞庭列仙容與璇霄之上履此芳辰鼎來洪

祉某制中不敢申敬　某姓名不祥人所鄙思何敢僭瀆申燕社蟬聯之間

請委換易套　某祗奉几筵無能爲役不敢具文以請尚祈台炤　某制

拘不敢事不情之語以拜委訓之請仰祈台丙

喪紀門　弔慰類

五　提頭慰劄

一伏以雖時孟春共惟　某官孝感神明陰有俶相體力支持台候動止

萬福某違靡靡猜未涯參覲謹布記承候下執事

二某切惟先某官道德文章海內宗仰又有賢嗣大名遠業光紹家世議者

謂積善之報當見慶門父子同升榮近萬鍾五鼎列于家庭孰謂天不慭

遺先德騎箕而去識與不識同興殄瘁之悲況惟　純孝罹此鉅痛何以

處　某區區之私切謂哀毀過制非聖人中道而揚名顯親乃人子之終

孝顧少節抑無損天和下情拳拳至扣
三某違遠門庭閒將浸久向況之悰靡有間斷中間嘗一拜記白復控愢
不獲酬敎必蒙照亮光提舉易節入閩方託有道之庇遽失依賴此情痛
悼不可勝言比嘗亟馳慰唁併寓一奠之情致奠草草悵不如儀方此慘
惕適蒙覩溷敎翰累幅勤渠三復足認撫眷之厚感措戴謝不究悰悃尚
幸　財察
四某伏承眷閤扶護靈輀還仙里神明陰護道塗無虞此皆純孝所感想
無遺憾聞見營褁奉基已卜吉壤否深悵官次拘繫不獲躬執紼之役或
有可委使次敢　請
五北堂太夫人即日共惟　尊履安寧緬惟　台眷伏想　中外粤謐荊婦
而下並拜　起居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　姓　某　劄子

慰趙先生書（方壺山）
某甲中初夏擁篲老師之門邂逅于塗得款言笑別來五見桂落雖短箋
時登慶庭乃不得專候寢興千里一心且愧且

仰某不圖禍變倏興章泉先生蟬蛻緇塵鯨遊君落訃傳遠邇誰不涕洟
晁仲至孝根心遠飛皓烈何可堪勝先生海濱大老林下一人方以勁節
清風砥礪頹俗高文大冊表倡儒林雖年近期頤難齡天數然頹倖童孺
見號地仙朝家擾濮敍實歸中公之帛命高皓之車俾南山之基益隆東
序之言可乞夫何厭人間世遂乃與造物遊閒苔竹之一軒訣泉扉於千
古嗚呼痛哉斯文不振吾道疇依最是臨終之時謝醫屏藥卻粒飲泉猶
不忘故人拘攬清現凝神不亂之意雖曾子之啓手足淵明之自祖祭無
以過此誠身之學生死以之天下識與不識益深嘆仰佳城已得吉卜若
化鶴弔門眠牛報穴宜有陰相而默助某兄弟朋友甚念相率一慟素幃
窮居每事牽制卒墮因循抱愧何極祖載消刪尚幸岳報湯茶香燭聊寓
生芻一束之義兩詩莫盡風節姑以相高薤之歌辱與昭白幸甚
右謹具
呈　月　日　位姓　某　劄子

藝術門　薦托類

薦導操易小劉
某恩濱（恩與懌同）台聽不敢專束入事

薦人撫琴　建安邵君以詩來訪撰述論文又且深得絲桐之雅操非知
音莫能聽之是用進扣閽人切幸與進
薦人下棊　漸聞某人手談高妙近偶至此且有湖湘之行借進歸里有
數冊局面設獻得蒙降納尤有它長非尋常棊客也
薦引書生　吾友精勤事業編纂必多筆吏某人借易薦進或可以備謄
寫之需
薦人傳神　嘗觀閻元傳信記有吳道玄傳神記容如瞰笑言今有某人
得道玄之筆法士大夫喜之令謁　台屏以聽驅策
薦人燒墨　新安墨士莫其姓者以友人薦書來訪觀其取煤品膠用藥
揉劑與衆迥別　門下文房焉好可不進見以備使令
薦人醫藥　近聆　貴體微爽實調有某人者明於診視藥術如神特爲
推薦進之退之惟命是聽
伏幸　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某　拜覆

回答

某久缺承教致切馳情入事
答薦撫琴　邵丈攜琴來訪敢不青眼即令合弟館穀之矣當別紛靜慮
少聽清聲幸乞軒過同爲半日之歡
答薦下棊　棊士相過留此經月紋楸圍玉時對一枰亦真樂也所患棊
勢嫩惡半之不敢有辜　門下之盛意簿賜行囊喜形于色
答薦書生　書齋抄錄政苦無人伏承　鈞戒欣謝之甚即令入齋編寫
矣想其人淳確可無它虞
答薦畫士　恩承某人挾高藝攜　薦緘來訪足仍不鄙如某者神鈍而
容老何足勞大手刻畫然盛意所臨當料親舊以贈之
答薦墨士　莫君以梅緘至出示所製香煤清馨光黑果異常派恐無器
用未必製造聽其所售悉爲收之既出鼎言當禮欵而津送
答薦醫士　承薦至名醫深爲病軀之幸即俾調理若獲痊安更生之賜
感當何如
冗數謝愧不如儀切乞矜體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某　拜覆

薦導術藝小劄

某不敢尊牘首祈氷炤瞰有瑣禀入事

薦人地仙　閩光大夫未安幽宅宜卜佳城贛川某人家傳真術得淳風之龍法明郭璞之囊經縉紳之家多信用之薦諸堦墀以参要束

薦人命相　浙中某人明人倫之奥首究星數之精微見識甚高議論可取有如足下功名不日試以前程决之

薦人竹匠　里中某人精於竹工籠篋箱筥皆其所長且言使宅有少工夫願備使令之列亦不敢必可否拱聽　指麾

薦人木匠　兹聆鼎新甲第尚木命工匠有某人世業執斵得繩墨三昧借易薦至堦墀恐可以奉役使

薦人銀匠　昨承約來以呼銀匠見囑兹有三山某人寓鄰居製作厥藝甚精堪備一驅役如用之即爲遣至

薦人針匠　今有城中針匠徐其姓者善於細衲儘有可觀而衣服裁制尤爲貼體未審足下用之否進退一聽處分

伏乞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稽呼）　　姓　某　拜稟

回答

某正傾斗仰之忱忽拜雲緘之貺跪伏啓誦深感眷存入事

答薦地理　某倚廬卧病欲襄大事宅兆之言未卜荼茹之苦方增晨夕憂思莫知爲計地仙薦至存殁感恩

答薦命相　某屢頭鼠目命蹇數奇爲造物所戲政不能自曉高士寵臨一見而談論風生再見而憂疑氷釋然相期以遠者大者吾未之言

答薦竹匠　承遣至竹匠家間適有些少工夫足下推揚必其妙手悉以付之善希知至

答薦木匠　某妥興土木之工規免寢凌之患承推良匠正副鄙懷願俟其至當以都繩任之

答薦銀匠　曩以呼匠爲執事之浼累蒙介念特辱惠緘但所製盤盞務在精巧謀月服主盟必不誤也

答薦針匠　縫人之薦荷愛良深第些少粗衣已令某人裁剪矣然又不可虚辱鼎言亦望遣至别有以處之

幸丐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稽呼）　　某　拜復

呼薦藝術小劄

某闕隔甚久瞻仰良勤有少懇衷冒瀆神用入事

託請書生　攙責在日丹桂驚心欲抄寫時務兩冊敢乞訪問得精吾輩者尤佳此又不以彝禮待之也

託請畫工　比嘗小閣行遂畢工擬欲少住藻繪閒珂里有丹青妙手煩爲一人勿外是幸

託請醫士　久苦沉痾未能痊愈仙里必有醫之良者敢煩津遣得遂更生皆君之賜

託請地仙　鄙意欲就漢南築數椽爲游息之地貴里有善以陰陽爲家者敢乞指導此來早欲求一定向

託呼銀匠　息女非久大歸敢丐鼎言呼一巧匠造少酒器香爐之屬所製不多未知其肯來否全藉威重

匆匆幸　恕不謹

右謹具　呈

某人（稽呼）　　月　日　某　拜復

回答

某敢懷山斗俄拜緘滕入事

答請書生　吳友留心事業着意編摩承諭傭書某人者老成善札今歲不曾處館容旦夕扣之使見

答請畫工　某閣落成未及一觀輪奐畫人之諭有某人者山水得摩詰精微花木有趙昌家數敢遣詣前以聽驅策

答請醫士　近聞體履愆和念欲候問恐勞清重不敢以前承諭醫工有某人醫學甚長用藥平穩舊嘗識之敬遣緘約其來也

答請地仙　倪文昌云陰地好不如心地好足下天官素善靈府坦夷吉人凶其吉尚何俟乎赴擇今承來諭以某人候見幸察

答呼銀匠　切承閨秀擬封行有乘龍之喜伏蒙門下以銀匠見委今有城居某人奇巧鈒鏤一任指使尚須旬日方得候參

敬此以候下執

右謹具　呈

某人（稽呼）　　月　日　某　申復

干求門　謁見類

旅次干求劉子新式

某起歎恭止久矣拜判未遂恭覆參承（揆易某經從治財理合來覲乃蒙顧撫紅顧仰仍偎事而已）揆時（時令）共惟親欵優暇有神介扶台候動止萬福某僭瀆崇聽

旅中干税官　歸自天庠些少行李雖無可税者欲乞肯麾津吏即與放行俾不濡滯至感至幸

求書見税官　擬訪親於武林行李雖無貨物常山例有邀阻而税官與門下有舊得賜一緘齎往見之得無滯濡為幸

旅中干雇船　賤迹欲繇水道之某處欲乞台旨差雇一小船須得慣事篙師庶水路可無虞也僦直即不敢吝

旅中干雇脚　賤累稍衆負荷之人欲干借脚夫數名送至某處切告薰慈特賜矜允

發回脚致謝　昨以脚夫干瀆極荷周旋已次某程用發回凌遽不敢伏謁恐勞降重撰易　餘遲面達以謝（通用）勤此叙謝莫既萬一（發回脚用）

仰祈　台察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回答

某稔聆英聲累日如渠每以未及被覲為慊欵蒙台翰（揆易適承左顧是仍遜撝猥揭行軒猥佳延降致茲感仄歲拜方緘）共審就辰（時令）行禮在道塗思護持台候動止萬福某

答旅中干税官　伏承　尊諭良荷　不彼即戒津吏　放行矣

答求書見税官　聞有省覲之役是可喜事常山税官之書敢不效力一見即解維矣　行李必無阻滯之憂

答旅中干雇船　雇舟之諭敢不如　戒已差人前去排備矣尚須解纜即得　面達

答旅中干雇脚　下諭夫脚極荷　不外少刻即如　命遣至拱聽　約束

答發回脚致謝　伏承台諭脚夫已令和雇遣前伏幸　台悉它有委令毋靳班示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干覓需求劉子新式

某揆時秋冬之交共惟　台候萬福某一別芝眉屢更蓂莢寸心馳系良切勤拳飯恃愛陞僭有禀浼入事

求書見教授　某一介貧儒求試郡庠幸而無黜今來未蒙學官照例書食欲乞　台慈婉賜一緘某得以執拜府傳先生堂下萬一倘如卑悃受賜多矣

干人求學職　某材如襪線殊乏寸長濫就眷補誤塵前列於例合充職事照得縣庠見有齋長諭闕員欲望　台慈援照先例補充實拜生成之惠

干人治葬事　某不孝罪大所怙弃捐家貧力薄未辦入土之計欲望台慈惻然興念使先父獲歸安宅庶幾麥舟之風冥冥之下當不啻某報

干人爲貧計　某斗升不神一貧作祟東馳西騖未免啼號秋高矣縷不蔽膚稻熟矣粒不充腹欲望仁人特賜矜憫指廪解衣倘沐周旋銜環吐珠當圖論報

仰祈　台鑒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答式

某伏以爽氣送秋共惟尊候萬福某違去光儀歷時滋久方深仰德悚辱華箋某入事

答求書見教授　伏蒙寵需郡博士之書敬用揮授來介吾友人物學問有不待見而知者書食之事幸毋慮焉

答干人求學職　伏辱下諭仰仍不鄙有如先輩兹者高中魁選自合升補職事第以近制縣學止存六員之例無以奉周旋非有司敢吝也

答干人治葬事　伏承　寵諭先大夫喪事某辱在　鄉契之末自當少効綿力第以寒舍百冗蝟興日不暇給既辱嚴戒薄有十券少助　襄事微眇皇悚

答干人爲貧計　兹蒙　後諭良感　不鄙貧者士之常　君賓何慮有如　賢德又豈無哀　王孫者某雖力薄累重敢不少效區區輕眇可愍謹此以謝先拏切冀台炤

右謹具

呈　月　日具　位姓　某　劉子

假借類

假借人物劉子

某邇違玉表屢轉鈞儀缺問興居第深瞻遡即日（時令）共惟台候動止萬福某少冗聽官入事

問人借書吏　近得一書曰事意淵海數千萬紙欲就使治借事書吏五名以助謄寫千冒　崇嚴不寒而慄

問人借歌妓　偶會同像小集諸公淡飲頗覺無味歌者欲乞借差數名使轉粗不至於冷落實拜大賜

問人借人力　欲作某事偶乏人力指揮之下力事可任者就假數名自當厚犒不敢虛辱望爲遣至

問人借花園　春光可人不欲虛負擬假　盛苑爲一日遊賞之樂自當愛護花木無慮毀折幸乞垂允

問人借廨舍　適到鄭鄉未遑請見客舍喧雜早意欲就假一幽僻處爲數日之寓倘荷憐憫銘感

問人借亭船　小女夫見訪且泛　使宅飛廬華舫以爲非尋常舲船之比擬欲攜觀輪與某攜樽小酌借乞　左右撥拖款禱切幸不鄙

尊人中　稟伏冀　炳察

右謹具　呈

某人（劄子）　　即刻　某　代劉

答式

某一別音徽數經弦晦方深仰斗敬辱賜雲實省在辰（時令）台候福以萬集某入事

答借書吏　不知淵海果何書也簡秩若是之富筆吏之喻謹遵約束發去五輩以備使令

答借歌妓　蒙索歌妓敬遵台命即遣一甦五妓更馳十券五樽少助清歡欲希微笑

答借人力　承需從僕敢聞命矣如期當遣詣　麾下以聽　旨揮

答借花園　伏蒙垂諭敢不遵命小圃何幸增輝即戒園吏迓掃亭館祗候華軒他有所需毋靳班曉

答借廨舍　喜聆郡騎光賁弊鄉有失郊迓所諭敢不遵戒即飭小童迅掃齋亭以爲君子之居即乞訪遣

答借亭船　伏承小舟之需敢不如戒款想玉潤冰精相與輝映于綠波之上洗琖對酌扣舷浩歌人何俟小子之厠側適以小冗不果趨承敬俟來介幸恕弗莊

右謹具　呈

某人（劄子）　　刻中　某　代劉

假借器用小劉新式

某奉問芝眉倏更信宿緬思藥誨罙切勤拳屬時（時令）敬惟燕居神相尊候萬福某少事瀆聽入事

問人借轎乘　賤迹擬嗣旦以幹之某處艱於徒行欲就使宅借筍輿兩日纔歸即得遣納倘蒙允諾續遣人告取毋慮其損汙也

問人借駁足　急有入城之役合聞乘馬偶爾傷足不堪代步　上駟暫假數日不至闕輾切幸毋阻回即遣歸盛廄

問人借舟船　翌日適某處親故欲就假仙舟數日得蒙垂允則泛長江而杭華胥門下恩波之及也

問人借帳設　某日會賓就假帳設一二副以爲陋居之華飾當令戒護勤視斷無損汙之虞如蒙不外幸荷深矣

問人借雨具　早上天色晴明不以雨具自隨倏爾驟雨歸途泥濘釘鞋油繖就假片時若蒙允從頂踵受賜

侍愛不合瀆擾伏冀原炤

右謹具　呈

某人（劄子）　　即刻　某　拜劉

答借（不借附）

某別德方新仰尊如昨寵汗鼎至不啻空谷之聞足音忻審辰中（時令）天相吉人台候福以億萃入事

答借轎乘　下諭肩輿如戒納去方適新造煩丁寧脚夫少加愛護

不借　承需兜子偶舍弟乘之往庄所矣价人徒手而返某余愧恨何

答借駁足　款段見需但駑蹇下乘不足旋於王良造父之手如命納去回鞭萬乞垂訪　不借　蒙需小馬偶兩日亦傷足蹇未能行以違尊旨恐悚之甚

答借舟船　舴艋承見需即解纜從來使矣歸途能迂訪否計未必興盡也　不借　承需小船弃鄉多時偶不堪用無以應命膚汗顔赧

答借帳設　承需帳具遵命供納紅紫各一副切幸示入　不借　承諭偕老偶姻家有花燭之宴昨已遣人携去矣吉日多同聞命不早徒使人

悵快而已

答借兩具　釘鞋兩緉即使盛網肯寔聖占爲畢之兆賫兩具而出吾兄豈念不及此耶　不借　兩具之需適值某敬往某處迨晚方旋應命不及值以坐兄占後不莊仰弓高明特垂孚宥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申覆

假借器用代劄新式

某睽違英猷徒經時序一誠仰止萬折歸東即辰（時令）伏惟台候神介萬福某少意冒稟（入事）

問人借書籍　大府抽架牙籤不祕萬軸欲得某書檢閱輒敢就假閱畢即便納還必無四癡之誚不外是幸

問人借琴樂　偶有親客至深得綠綺金徽之趣欲聞一曲含閑素乏此輒就盛軒暫假應用　足下知音者能見過同此意否

問人借棊具　親賓相過高於黑白欲試扣之愧無弈具輒欲浼借想不見斥丁丁對談　足下素得其樂　勿吝垂顧爲幸

問人借酒器　偶欲會賓殊闕器用某物輒欲就宅帑暫假兩日即得馳

納不敢久稽得蒙寵借寒舍增光皆　門下之賜也

問人借茶器　適親舊見惠月團數片欲試瀹之器具不備輒以此爲門下浼用畢即奉還也不外是幸少刻欲賜還訪否踪留　面覿以罄謝悃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即刻　某　代劄拜覆

答借（下借附）

某伏蒙揮翰良仍謙撝披味以還附影增愧實當在辰（時令）神相吉人台候多福某（入事）

答借書籍　承喻仰見力學之勤某書之需敢不如戒一覽之餘幸早發回　不借　承需某書齋中正闕此不及如戒惟宇量能照之否

答借琴樂　承需焦桐苦無佳韻謹授來介愧非知音少刻亦當走聽　不借　俗務縈懷不事絲桐久矣已覺徽絃不具難以應命

答借棊具　承需枰局如戒納上足下素非下人者必有高藝少刻或得瑪觀也　不借　飢軀勢迫久與紋楸絕交仰辱見需不及應命無任皇恐

答借酒器　承需酒器謹如數授來介伏幸檢入第恐不甚精雅　不借

蒙需某器第以古舊毀之久矣無可應命切告不外

答借茶器　茶具之需敢不依命供去少刻敬當如約一求餘瀝以潤喉吻　不借　承需茗具良荷不外寒舍所有瓦瓶石磨而已無可應命鶴立俟報不如來儀幸乞孚炤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在刻　某　代劄拜覆

假借錢物小劄新式

某困守衡茅久睽誨藥其爲仰德何可勝情借有懇恍冒干清聽（入事）

問人借米穀　偶有在陳之厄敢就盛廩那借玉粒十斛以應目下之用旦夕外庄撥致即拜納也

送米穀還人　承以玉粒見假濟用良多今專人依數拜還伏幸眎入

問人借錢物　偶有急用擬就使庫權假鏹物百緡倘辱垂濟旬日間即令庄幹辦納　稽延非所慮也

送錢物還人　青見若干緡良荷　見假謹如數納還伏幸　知至

問取借錢穀　昨承假去粒鏹物若干欲得支用得蒙飭庄幹早賜撥下爲望

再取借錢穀　外日所稟粒泉物未蒙遣至不免再此浼聞伏幸擲還良愧催督非用急不敢爾也

取借物通用　某物昨蒙借去想已用畢擲還爲幸

還借物通用　某物荷見假爲資多矣敬用歸還伏幸目至特此申稟仰覬照亮

右謹具　呈

某人（稱呼）　某　拜上

答式

某不揆光霽政切傾依忽辱貽緘闔讀悚感

答借米穀　承需粒物當如來戒供去若干斛幸乞檢至

答不借（某）長腰承命敢不如戒第寒舍支費百出倉窖久虛支應不及非辭也

答還米穀　粒物瑣事何必介懷特承支還交領如數甚爲感悚

答借錢物　方兄見需良仍不鄙偶未有見金輒納去稽券若干貫則從衆伏吉悉深　不借　承需鏹物寧敢有違值舍間數時駁難以應命

答還錢物　阿堵物何介念之深特承擲還敬已領矣

答還錢數　玉粒青蚨久假爲濟甚隆方飭庄幹賫納乃承索及專人送
納交入爲幸　未還　重承索及某物久假不歸不勝愧仄更須兩日專
得馳納
答借錢數　玉粒　雖物久假不歸深切芒負方欲馳上從勞嚴命謹如
數拜納甚愧稽遲
答借雜物　承以某物見假不合久留忽勞需及皇恐之深　還　斂衽
來人幸檢至　未有　更望寬假兩日毋慮損汙幸　勿外
答還借物　某物荷　遺回已領何速若是耶
敬此僕下執幸炤其畧
右謹具
呈
某人插竹　　某　拜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寫書官監正臣叢志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三　十二先

玄

太玄經目録

序　述玄　解贊　陳仁子序

圖　太玄準易卦氣圖　太玄分日圖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

首圖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

經　天玄　玄總叙　中　周　礥　閑　少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爭　務　事　地玄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居　方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人玄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沈　內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成　闕　失　劇　馴

將　勤　難　養　玄衝　玄錯　玄攡　玄瑩　玄數　玄文　玄棿　玄圖　玄告　易玄星紀譜　太玄釋文　太玄索隱　太玄詩文

張行成翼玄

太玄經序　陸績述玄　績昔嘗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嘆楊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脩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當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謚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真故不為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為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以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為深篤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生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以仲子解為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以不復為一解欲令學者瞻彼覽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也績不敢苟好著作以治虛譽也庶合道真使玄不為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班固贊序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楊子雲之言文誼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

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以朝駕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以其滿汎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以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當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已精思以揆其義更使人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以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之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瓿（又）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事於是爲滿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玄之四百其興乎漢元之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遠其最後優乎且以歆歷譜之隱與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尚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論（論）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爲神妙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熾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難曰師曠之調鍾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真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

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爲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爲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處平子其將興之期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平子無以知其行數若平子瞽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毋氏聖善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田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較順天道（之）積仁誼固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以察焉

晉范望解贊

楊子雲處前漢之末值王莽用事身勢亂世遯退無由是以朝隱官爵不徙昔者文王屈抑而繫易仲尼當衰周而述春秋爲一代之法以彰聖人之符子雲志不伸顯於是覃思耦易著玄其道以陰陽爲本比於庖犧之作事異道同福順禍逆無有主名桓（詩）覃謂之絕倫張衡以擬五經非諸子之疇也自侯芭受業之後希有相傳受者乃到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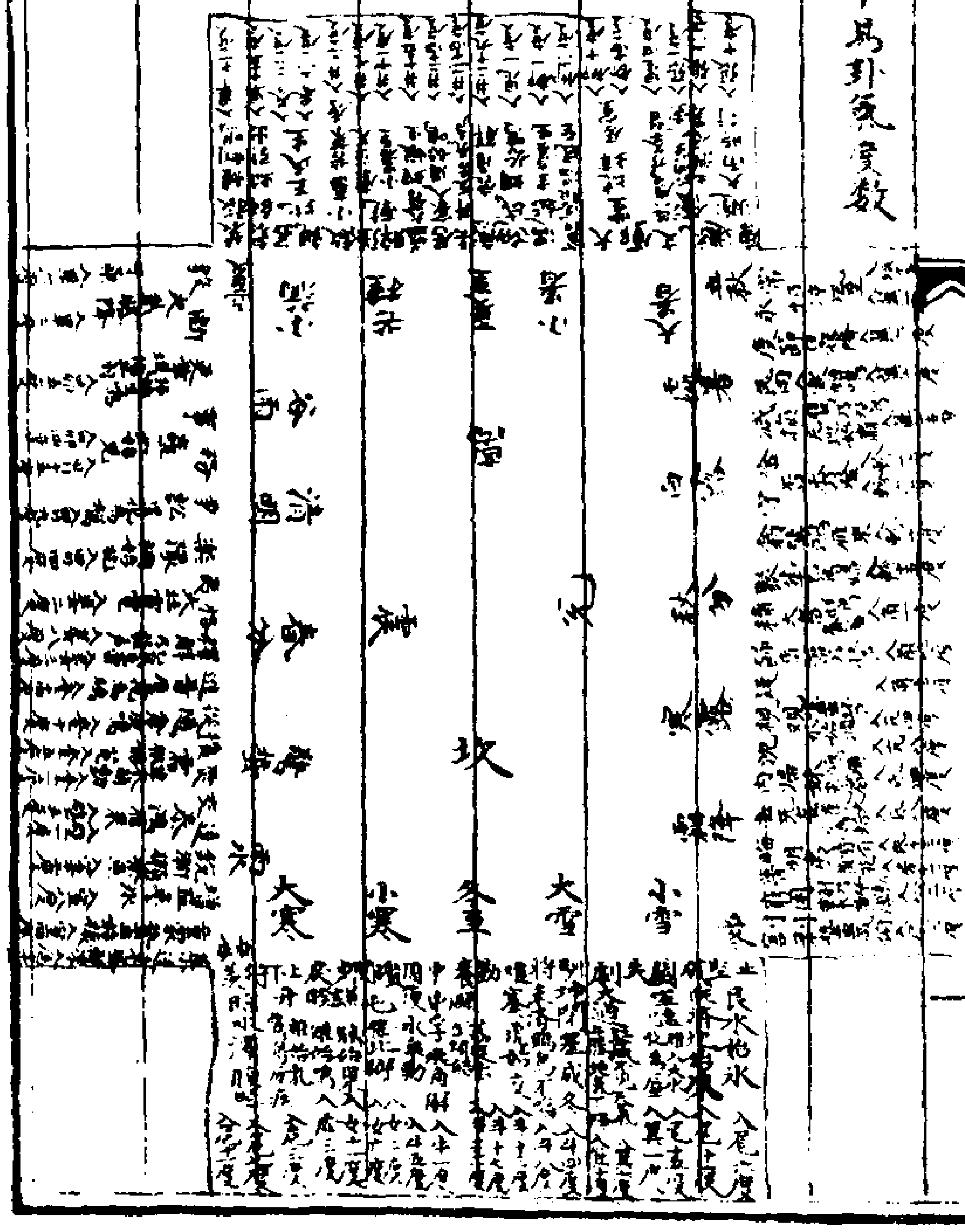
年中故五業主事章陵宋衷鬱林太守吳郡陸績各以淵道之才窮核道眞為十篇解釋足以根其秘奥無遺滯者已然本經三卷雖有章句辭尚婉妙並冝訓解且此書也淹廢歷久傳寫文字或有舛謬宋君創之於前鬱林釋之於後二注并集或相錯雜或相理致文字撰畫頗為繁多於教者勞於誦者勤望以闇固學不博識昔在吳朝校書臺觀復轉為郎雖講歷年得因二君已成之業為作義注四萬餘言寫在觀閣望其本末今更通率為注因陸君為本録宋所長捐除其短并首一卷本經之上散測一卷注文之夊中訓理其義以測為據合為十卷十萬餘言意思稿淺猶損不能發暢揚氏幽微之旨稗闓後學未覺也楊氏始作之本已畫方州部家四位定五行之數分七百二十九贊為天地人三玄惟宋陸注本不畫首象其餘吳范虞翻注本並畫首象近世林氏撰玄後序云瑀今以舊經方州部家隨首畫象以四位之數列首之下五行之性參次其中三材之儀各從方位昇測之辭散於贊末若此數事皆范叔明注時所定今林氏為己意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宋陳仁子序 易者何變易之書也或曰非變易也易從日從月陰陽根本希微凝寂之謂也是希夷受諸麻衣翁然也玄準易者也源於一究於九表裏河洛之數也分以陰陽錯以五行主以二十四氣三百六十度倍乘之以八十一首截平階陀堂陛之序也亦易也而世之窮易者難窮窮易者易窮何也世會無窮理亦無窮聖人非不可一蹴抉而泄之也易愈窮而愈不易窮奇耦畫矣八卦生矣三百八十四爻行矣麋角之解也芸草之生也以至獺祭魚豺祭獸也撫卦氣比之千歲之日坐致指掌閒易以一定而叙無難也天有先有後或有小有大體有正有伏有互有參上經首乾坤而二老對立也下經首咸恒而二少合体也頤與大過偶而在坎離之前也中孚與小過偶而在既濟未濟之前也以至否泰之相傾也剝復之相繼也一爻之立各有其意一卦之設各有其序其慮深其例密聖人之造包羅而維絡其中未嘗拘而為一定之說夫固恃後人之自窮者也是以言者尚其辭也動者尚其變也制作者尚其象也卜筮者尚其占也析之而知其同也合之而知其異也衍之而知其不可窮也玄之為書也乾始於子終於離也坤始於午終於坎也以測當一晝一夜以四日五分當一日周配月令卦氣六十之圖落下閎六日七分之說也而較諸易之窮無窮何如如也嗚呼易更三聖而後成韋絕三編而始悟雄以人之見窮數十年之思欲並擬之宜世人皆可一覽窮也眉山翁論雄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夫世之深淺非辭也理也雄之說亦得易之一也易不敢以一定詰而雄欲以一定求之鄙於淺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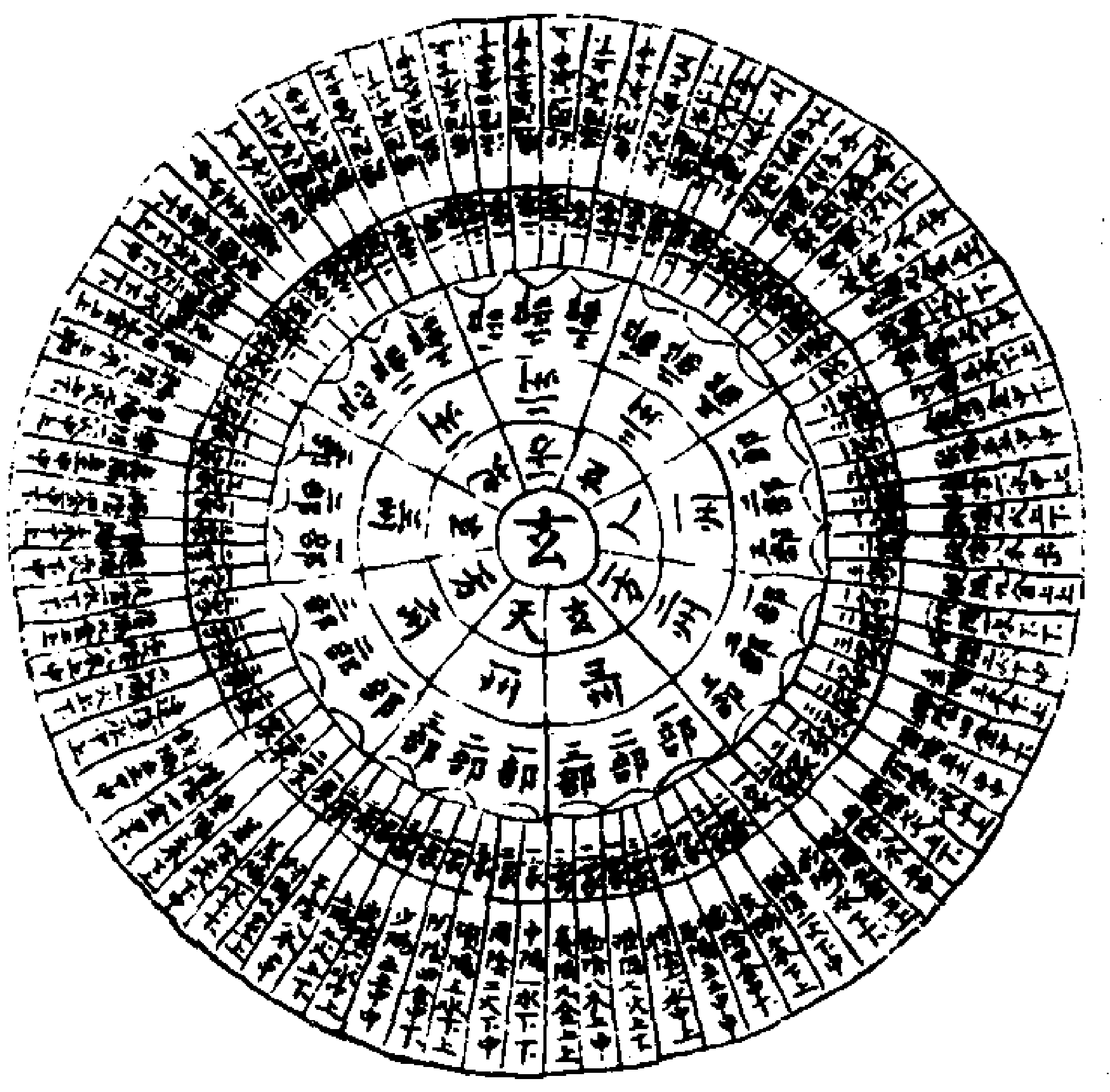
近宜也雖然玄亦一家之書也後學古迂陳仁子同備書

太玄準易卦氣度數

圖



愚曰易卦氣以一卦統四卦每卦當六日震離坎兊分列四正而不例於其數太玄則或二首當一卦以擬應況難排列氣候度數而疑象震居西此亦小異



中 二 一 牽牛	礥 二 一	少 二 一	上 二 一	狩 二 一	差 二 一 春	增 二 一	達 二 一 壁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盧	五 六 虛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室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危 大寒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九 周 一	九 閑 一	九 戾 一	九 干 一	九 羡 一	九 童 一	九 銳 一	九 交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小寒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雨水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女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耎 二 一 奎	從 二 一	釋 二 一	夷 二 一	爭 二 一	事 二 一	斷 二 一	裝 二 一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胃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立夏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九 傒 驚蟄 一	九 進 一	九 格 一	九 樂 一	九 務 一	九 更 谷雨 一	九 毅 一	九 衆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觜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昴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婁	六 七	六 七 清明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畢	八 九	八 九 參

密 二 一	斂 二 一	睟 二 一	居 二 一	應 二 一	遇 二 一	大 二 一	文 二 一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九 親 一	九 強 一	九 盛 一	九 法 一	九 迎 一	九 竈 一	九 廓 一	九 礼 張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芒種	二 三	二 三 鬼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星	六 七 大暑
八 九 井 小滿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小暑	八 九	八 九

逃 二	常 二	永 二	減 二	守 二	聚 二	飾 二	視 二
一	一	一	一 處暑	一	一	一	一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立秋				角	秋分	
九 唐	九 度	九 昆	九 唫	九 翕	九 積	九 疑	九 沈
一	翼 一	一	軫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白露		亢	氐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內 二	晦 二	窮 二	止 二	成 二	失 二	馴 二	難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三 四
寒露					小雪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七 八
	房						
九 去	九 瞢	九 割	九 堅	九 闕	九 劇	九 將	九 勤
一	尾 一	立冬 一	箕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四 五
					斗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六 七
	霜降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八 九
心						大雪	

養 二
一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唐王涯　說玄　玄之大旨可知矣其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賾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是故八十一首擬乎卦者也九贊之位類夫文者也易以八八爲數其卦六十有四玄以九九爲數故其首八十有一易之占也以變而玄之筮也以逢是故數有陰陽而時有晝夜首有經緯而占有旦夕參而得之爲之逢考乎其辭驗乎其數則玄之情得矣或曰玄之辭也有九玄之位也有四何謂也曰觀乎四位以辯其性也推以柔剛贊之辭也別以否臧是故四位成列性在其中矣九虛旁通情在其中矣譬諸天道寒暑運焉晦明遷焉合而連之者易也分而著之者玄也四位之

次曰方曰州曰部曰家最上爲方順而數之至於家家一一而轉（外）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故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故有九州一方二十七首而轉故有三方三方之變歸乎一者也一謂一玄也是故以一生三以三生九以九生二十七以二十七生八十一三三相生玄之數也三長（直亮切）者七八九得一二三（揲法備）一爲天二爲地三爲人其數周而復始於八十一首故爲二百四十二表也一首九贊故有七百二十九贊其外踦嬴二贊以備二儀之月數立天之道有始中終因而三之故有始始始

中始終及中始中中中終及終始終中終終立地之道有下中上立人之道有思福禍三三相乘猶終始也以立九贊之位以窮天地之數以配三之元故玄之首也始於中中之始也在乎一一之所配自大元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終而復始每二贊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而周爲三百六十五日節候鍾律生躔斗指於五行所配咸列著爲以應休咎之占配陰陽之數故不覩於玄者不可以知天不窮渾天之統不可以知人事之紀故善言玄者於天人變化之際其昭昭爲故伥伥而行者不避川谷瞶瞶而聽者不聞雷霆其所不至於顛損者幸也非正命也　右明宗一

夫玄深矣廣矣遠矣大矣而師（誤）不傳者何邪義不明而例不立故也夫言有類而事而（有）宗故（有宗）可得而舉也有類故可得而推也故不得於文必求於數不得於數必求於象不得於象必求於心夫然故神理不遺而賢哲之情可見矣自揚子雲研幾探數創制玄經唯鉅鹿侯芭子常親承雄學然其精微獨得章句不傳當世俗儒拘守所聞迷忽道真莫知其說遂令斯文幽而不光鬱而不宣微言不顯師法殆絶道之难行也若是上下千餘載其間達者不過數人若汝南桓譚君山南陽張衡平子皆名世獨立拔乎羣倫探其精必謂其不廢厥後章陵宋衷始作解詁吳郡陸績釋而

正之於是後代學徒得聞知其旨而玄體散剥難究其詳余因暇時竊所窺覽常廢書而嘆曰將使玄經之必行世也在於明其道使不昧夫其塗使不雜編之貫之晰若日月則楊雄之學其有不興者乎始於貞元丙子終於元和己丑而發揮注釋其說備矣夫極元微盡玄之道在於首贊之義推類取象彰表吉凶是故其言隱其旨遠寀之有不測之深抽之有無窮之緒引之有極高之旨至於瑩擿錯衡文數圖告此皆互舉以釋經者也則夫首贊之義根本所繫枝葉華滐散爲諸玄而先儒所釋詳其末畧其本後學觀覧不知其然殫精竭智無自而入故探玄進學之多或中道而廢誣往哲以自爲切問學淺道狭而賢人志士之業不嗣也故因宋陸所畧推（衍）而行之其所詳者則從而不議也所釋止於首贊又并玄測而列之庶其象類曉然易知則玄學不勞而自悟矣玄之贊辭推本五行辯明氣類考陰陽之數定晝夜之占是故覌其施辭而吉凶善否之理見矣苟非其事文不虛行覌其舊說以闕而述雖時言其義又本其所以然葢易家大例有得位失位有無位之說以辯吉凶之由是故玄之本數一晝一夜剛柔相推晝辭多休夜辭多咎奇數爲陽耦數爲陰首有陰陽贊有奇耦同則吉戾則凶自一至九五行之數首之與贊所遇不同相生爲體相

剋為咎此其大較也至於類變因時制誼至道無體至神無方亦不可以一理推之然則審乎其時察乎其數雖紛紛萬變而立言大本可得而知又吉凶善否必有其例（晝休夜咎）至有文以非吉而例則不凶深探其源必有徵旨此最宜審者至於準繩規矩不同其施舊說以為非吉然此首為戾其辭而始戾而終同知（妙）規矩方圓之相背而終成其用若琴瑟之專一孰聽其聲方圓之共形豈適於器此其以戾而獲吉也其有察辭以美而推例則弗者至如士中其廬設其金輿居士之中乘君之乘吉之大者也而者（考）於其例（當夜）理則當凶推其所以然則廬者小舍也（漢制宿衛者有所舍在殿庭中）士中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又乘君子之器禍至其焉故下文（云）厥戒渝也凡此之例略章一事以明之餘則可以三隅返也又如中之上九既陽位又當晝時例所當吉而羣陽亢極有顛霣之凶與易之亢龍其義同驗如此之類又可以例推所謂玄之又玄衆所不能知也又一首之中五居正位當為首主宜極大之辭究而觀之又有美辭去六（諸）然則陰首以陰數為主陽首以陽數為主其義可明玄之大體貴方進賤已滿七與八九皆居禍中而辭或極美窮則變極則反也大抵以到遇之首為天時所逢贊為人事居戾之時則以得戾為吉處中之時則以失中為

凶消息盈虛可以意得其餘義例分見注中庶將來君子以覽之也

右立例二　經曰凡筮有法不精不筮不執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一當其致精誠厥有所疑然後陰言其事呵策訖乃令蓍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此已上並令蓍辭）天之策十有八地之策十有八地虛其三以扮三（扮配也）猶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故玄筮以三十三策令筮既畢然後別分一策以掛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此餘數欲盡時餘三及二一也）又三數之（并艻之後便都數之中不分矣前餘及艻不在數限）數欲盡時至十已下得七為一晝餘八為二晝餘九為三晝凡四度晝之而一首之位成矣玄之有七八九猶易之有四象也易卦有四象之氣玄首有三表之象　右揲法三　首位既成然後有陰陽晝夜經緯所逢占之欲識首之陰陽從中至養以次數之數奇為陽數耦為陰數晝夜者九贊之位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為晝二四六八為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為夜二四六八為晝經者一二五六七也旦筮用經緯者三四八九也夕筮用為日中夜中雜用一經一緯凡旦筮者其占用經當九贊之一五七也遇陽家則一五七並為晝是謂一從二從三從始中

終皆吉遇陰家則一五七並為夜是謂一還二達三違始中終皆凶旦筮（則一五七為所逢之贊而占從焉二六九為日中故經云晝夜散者禍福）雜也凡夕筮其占用緯當九贊之三四八也遇陽家始休中終咎若日中夜中筮者二經一緯當九贊之二六九也遇陰家始中休終咎所用贊下為始次為中上為終故經曰觀始中決從終大抵吉凶休咎在晝夜從違若欲消息其文則當觀首名之義及所遇贊辭與所筮之事參其象稽其美惡則玄之道備矣或有晝夜既從而首性贊辭遇於違戾（不）則可用也經云星時數辭從星者所配之宿各以其方與本五行不相違克也假如中首所配牽牛北斗水行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節氣相逆順也假如冬至筮遇十月已前首為逆冬至以後首為順也數者陰陽奇耦之數以定所遇之晝夜夜為咎晝為休辭者九贊之辭與所筮之意相違否也凡此四事並當參而驗之從多為休違多為咎　右占法四

天玄二十七首中　周　礥　閑　多　戾　上　干　狩　羨　差

童　增　銳　達　交　耎　傒　從　進　釋　格　夷　樂　爭

務　事

地玄二十七首　更　斷　毅　裝　衆　密　親　斂　彊　睟　盛

居　法　應　迎　遇　竈　大　廓　文　禮　逃　唐　常　度

永　昆

人玄二十七首　減　唫　守　翕　聚　積　飾　疑　視　沉　內

去　晦　瞢　窮　割　止　堅　成　闔　失　劇　馴　將　難

勤　養

中者萬物之始且得中（辯首之辭具在經主）九雖當晝亢極凶　將者臨也進萬物扶陽而九雖當晝終亦凶也　應者應時施宜五七九當晝吉自此後陰生故有戒也　太者陽氣盛大象豐卦九為大極雖得晝而徵凶　唫者陰陽不通象否卦二四六八當晝當唫之時不能無咎極亦凶也　窮者萬物窮極思索權謀自濟也九處窮極晝亦凶　親者貴以其身下人則親交之道著八雖當晝而處亢不能下人故君子去之也　右辯首五　宋涑水先生司馬光讀玄　余少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雄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為雄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為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也固存此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歆（揚子）所云也余亦私怪

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緼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迺更為一書且不知其為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坱圠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毀而及也於是求之積年始覩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楊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淺而過知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雄不遵易而自為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如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為之曰夫畋者所以為禽也網而得之與

弋而得之何異書者所以為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為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為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辯之不若衆書辯之之為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為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為玄解者誠已善矣然子雲為文既多訓詁指趣幽邃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今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子雲之志世必有能通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曰陰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為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凡家每首輙變三首如復初如中周礥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中羨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如中更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六爻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九贊合為七百二十九贊（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

（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叄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營是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叄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叄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贊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朞之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而變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礥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歷以紀歲而百穀時雍皆謂是也）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爲貞直東方也於易爲元蒙南方也於易爲亨酋西方也於易爲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玄揲之以三（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一作搜一作遇）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易有七八九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皆畫卦首之數也）易有彖玄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并中首贊（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棿圖告（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易有說卦玄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玄有衝（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太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義禮也

宋老泉先生蘇洵　太玄論

言無有善惡也苟有得乎吾心而言也則其辭不常而獲夫子之於易吾見其思焉而得之者也於春秋吾見其感焉而得之者也於論語吾見其觸焉而得之者也思焉而得故其言深感焉而得故其言切觸焉而得故其言易聖人之言得之於天而不以人參焉故

後之學者苟以天遇而不可以人得也方其為書也猶其為言也方其為言也猶其為心也書有以加乎其言言有以加乎其心聖人以為自欺後之不得乎其心而為言不得乎其言而為書吾於楊雄見之矣疑而問問而辯問辯之道也楊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太玄者楊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何則瘍蠱之不為疾蠱孽其有得於（疾）心也疾蠱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蠱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鍼磨砭乃欲為俞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

二十二

使雄有孟軻之書而（前）昔以為太玄邪唯其所得於心之不足樂故太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且夫易之所為作者雄不知也以為為數邪以為為道邪惟其為道也故六十卦而無加六十四卦而無損及其以為數而後有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聖人之意曰六十四卦者易也六日七分者吾以為歷也在歷以數勝在易以道勝然則易所為作其亦可知矣蓋自漢以來六經始有異論夫聖人之言無所不通而其用意固有所在也唯其求之不可得於是乃始雜取天下奇恠可喜之說而納諸其中而天下之功（攻）乎曲學小數者亦欲自附於六經以求信於天下然而君子不取也太

玄者所以擬易也覌其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是四乘之極而不可加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夜於晝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一以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一以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一以為三家此猶六十之不可加而六十四之不可損也雄以為未也從而加之曰踦又曰嬴曰吾以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也曰踦也曰嬴也何為者或曰以象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在嬴而不在（自）踦踦者斗之二十六也或曰以象閏閏之積也起於難之七而於此加焉是強為之辭也且其言曰譬諸人增其贅而割則虧今也重不足於歷而輕以其書加焉是不為太玄也為

二十三

太初歷也聖人之所略楊雄之所詳聖人之所重楊雄之所忽是其為道不足取也道之不足取也吾乃今求合其數求合乎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者固雄意也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日之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二也後之學者曰吾不知夫二十八宿之次與夫日行之度也而於太玄爲求之則吾惧乎積日之無以處也歷者天下之至微要之千載而可行者也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之千載之後吾恐其大冬之為大夏也且夫四分其日而贊得二為故贊者可以為耦而不可以為奇其勢然也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二）是其為

數不足考也君子之爲書猶工人之作器也見其形而其（知）用有鼎而加柄焉是無閒工之材不材與其金之良苦而其不可以爲夥也固已明矣況乎加跨與羸而不合乎二十八宿之度是柄而不任操吾無取也已　四分日之一或曰一百分日之二十五在四以爲一在百以爲二十五惟其所在而加之豈有常數哉六日七分者以八十言者也苟有以適於用吾斯從而加之矣故震離坎兌各守其方六十卦爻分散於三百六十日聖人不以五日四分日之一者害其爲易而以七分者加焉此非有所法乎日月星辰之度天地五行之數也以爲上之不可以八而下之不可以六

故以七分者加之使夫易者亦不爲無用於歷而已矣夫八十分與夫七分者皆非其所以爲易也上下而爲卦九六而爲爻此其所以爲易也聖人不於其所以爲易者加之故加焉而不害其爲易若夫四位而爲首九行而爲贊此正其所以爲太玄者也而雄以此加焉故吾不知其爲太玄也始爲中之一而訖於養之九關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矣以一百（卦）八分而爲首（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覌周之一知晝夜之不在乎奇耦而在其所承覌中之九知休咎之不在乎晝夜而在其所處故積其分至於養之九而可以無患

蓋易之本六日以爲卦太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爲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分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其數定去奇羸而其道勝吾無憾焉耳　太玄之策三十有六虛三而三十有三用焉曰其說出於易易曰大衍之數是數之宗而萬物之所取用也今夫蓍亦用之者一而已矣或用其千萬或用其一二唯其所用而蓍也用其四十有九焉五者生之終也十者成之極也生之終成之極則天下又何以過之故曰五十五十者五十有五云也非四十有九而益一云也天下之數於是宗焉則玄無乃亦將取之且夫四十有九者豈有他哉極其所當用之數而取之於大衍者衍

其所當用之策數而舉其大略焉耳吾以（將）老陽之九而明之則夫七八六者可以從而見焉今夫一爻而三變一變而卦（揲）一是三用也四四揲之歸奇於扐是十用也既扐而數其餘是三十有六用也三與十與三十六而四十九之數成焉增之則益損之則虧四十有九足以成爻而未始有虛一之道吾不知先儒何從而得之也聖人之所爲當然而然耳區區於天地五行之數而牽合於其閒者亦見其勞而無取矣聖人覌乎三才之體而取諸其象故八卦皆以三畫及其欲推之於六十四也則從而六之吾又不知先儒之何以配乎六也聖人之意直曰非六無以變非六無以五

變是非九十九無以揲也太玄之筭極於三以三而計之推其一再扐其五而數其餘之二十七是亦三十三之不可以有加也今其說曰三六又曰二九又曰倍天之數又曰地虛三以扐天三皆救易之過也夫卜筮者聖人所以探吉凶之自然故為是不可逆知之數而寓諸其無心之物故雖折草毀瓦而皆有前禍福之兆聖人惧無以自神其心而交於冥莫恍惚之間也故擇時日釁龜取蓍而廟藏焉聖人之視蓍龜也若或依之以（自）神其心而非蓍龜之能靈也況乎區區牽合於天地五行之數其說固已迂矣卜筮者為不可逆知者也旦筮用三經皆奇夕筮用三緯皆耦日中

（夜）中中用二經一緯皆奇耦雜是凶（吉）凶之純駁不在其逢而在其時若夫旦筮者不為大休則為大咎而日中夜中與夫夕筮者大休大咎終不得而遇也中之九曰顛靈氣形反當晝而凶蓋有之矣占從其詞不從其數其誰曰不可吾欲去其蹄與其羸加其首之一分損（其）之蓍之三策不從其數之可以逆知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庶乎其無罪也已　希夷先生陳摶麻衣易註　先天謂卦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二陰二陽相間倍數至三十二陽相間太玄謂首初以一陰一陽相間次以三陰三陽相間倍數至二十七陰二十七陽相間此其理何在也以時物推之自祖孫父子

有衆寡之漸自正二三四五六月有微盛之滋皆數之所以明是理也

伊川先生語錄　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知易其實無益或問太玄之作何如曰是亦賢矣必欲撰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周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歷法須有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推（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事不濟事（邵伯溫聞見錄謂文正公以誠以謙為學之本果於玄無所見皆為此言乎程伊川以玄為贅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康節先生邵堯夫經

世書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日（卦）當四日半揚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也如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也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二二為四三三為九四四為十六五五為二十五六六為三十六七七為四十九八八為六十四九九為八十一而一不可變也百則十也十則一也亦不可變也是故數去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也五五二十五天數也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大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落下閎改顓頊歷為太初歷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

凡八十一卦九分共二卦凡一五隔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卦氣起於中心故首中卦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也擬天地正數而生也歷不能無差今之學歷者但知歷法不知歷理能布數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也落下閎但知歷法惟揚雄知歷法又知歷理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年再閏

蘓老泉太玄總例（并序）吾既作太玄論或者譏揚子雲之書未知其辭而以意譏吾說病辭之不給也為作此例凡雄之法與夫先儒之論其可取者皆在有未盡傳之已意曰姑覌是焉蓋雄者好奇而務深故辭多誇

大而可覌者鮮始之以十八策終（中）之以三十六終之以七十二積之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張而不已誰不能然蓋總例之休（体）與覌焉　四位玄首之位在乎方州部家（推玄筭備矣）初揲而得之為家逆而次之極於方凡所以謂之方州部家者義不在乎其數也取天有（亦）別之名而加之耳夫天下之大所以畧別之者謂之方方之中分之稍詳者謂之州舉一類而為之所者謂之部舉一人而為之別者謂之家蓋方者別之大而家者其小別者也故玄家一一而轉而有八十一家部三三而轉而有二十七部州九九而轉而有九州方二十七而轉而有三方四者旋相為配而與

所不遇故有八十一首　九贊　方州部家之於玄一首而加一筭故四位皆及於三而其筭止於八十一宰一筭而九贊系之贊者所以為首之日而筭者所以為首之次也故二者竝行而其用各異非如易之六畫有不應乎六爻之詞也玄之大體以二贊而當一日贊之奇耦或以為晝一或以為夜奇首之晝在乎贊之奇耦首之晝在乎贊之耦率十有八贊而後九日備一首而九贊其勢然也故於九贊之間三三相附以當天之始中終地之下中上與人之思福禍三者自相變而皆可以當其一首之贊故玄之所以有九行者亦以其贊言也五行之次水始於一六土終於五十

而玄數不及十說者以為土君象也水火木金四者皆當先後於土者也至於八十一首之間則亦以九九相從以當天地人三者之變與夫九行之數故舉其首之當水與天之始始地之下下人之思內者以為九天謂（中羨從更睟廓減沈成也）　八十一首　一首而九贊二贊為一日率一首而四日有半奇首之次九為耦首初一之晝（夜）故自奇之一至於耦之一而後得（而）為五日覌范望之注而考之其星度則奇首之九贊為五日而耦首止於四（范注周之初一日入牛六度礥之初一日入女二度）玄棿曰九日平分范說非也蓋一首之數定而八十一首之數從可知矣日之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玄之八十一首而未增踦嬴也當其三百六十四度有半於天度爲不及故踦與嬴者又加其一度焉（玄論備矣夫）方州部家之筭雖無學乎贊之日然及夫推而求其日也皆擧筭而以九乘焉故夫筭者亦可以通之於日也四位皆及於三而周天之日亦可以縣見於其中矣三方之筭五十有四九之半之爲二百四十三日三州之筭十有八九之半之爲八十一日三部之筭六九之半之爲二十七日三家之筭三九之半之爲十三日有半而踦嬴不與焉故列方州部家之極數而以所得之日系之其下而爲圖（玄以太初歷作故節候星度皆據焉）

揲法　三十有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八策（一二三之別數是爲三分三分之積數是爲六成三六之相乘是爲十八策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扐天故揲之數三十有六而揲用三十三別以一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數之并餘於扐再扐之後而三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八扐而四位成雄之說曰一扐之後而數其餘夫一挂一扐之多不過乎既六而其餘二十七首可以爲九而不可以爲八九況夫不至於六哉太玄雄作其揲法宜不謬意者傳之失也王涯之說一扐之後而三三數之三七之餘而一一數之及八以爲二及九以爲三不及八不及九從三三之數而以三七爲一是蓋以牽合乎一扐之言而不知夫八者須挂一扐三而後成而扐終不可以三也易之三揲也每分輙挂而列乎三指之間玄之再扐也再扐不挂而歸於初扐之指吾於其挂而後分也見爲易分而後挂故每分輙挂挂必異處故列乎三指之間玄挂而後分故再扐不挂再扐不挂故歸於初扐之指指者視其挂者也然則不再扐吾知雄之不先挂也

占法　占有四曰星曰時曰數曰辭星者二十八宿與五行之從違也（如中水牛北方宿則是星從否則違）時者所筮之時與所遇之首之從違也（如冬至以後筮而又遇應以下之首則是時違否則從）數者首贊奇耦之從違也（一三五七九陽家之晝陰家之夜二四六八陽家之夜陰家之晝晝辭多休夜詞多咎太玄因經緯以分三表南北爲經東西爲緯一六水在北二七火在南五土在中故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八木在東四九金在西故三四八九爲緯取三經以爲旦筮之一表一五七是也取三緯以爲夕筮之一表三四八是也取二經一緯以爲日中夜中筮之一表二六九是也今夫旦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遇偶首則曰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日中夜中筮而遇偶首曰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遇奇首則曰一違二違三從

始中咎終休夕筮而遇奇首曰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遇偶首則曰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大率如此辭者辭之從違也各觀其表之辭始中決從終　推玄算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四位之積算則是其首去中之策數也　求表之贊　置首去中策數惟其所遇之首而置之如應去中四十一則置四十一減一而九之如應置四十一則減一為四十以九乘四十則三百六十增贊惟其所求之贊而增之一則增一二則增二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如應首九之得三百六十若求應一贊則增一為三百六十一半得百八十有半則是應之一去冬至百八十日有半也耦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日之晝此非一首之閒一為奇二為耦也半之而奇謂之奇半之而偶謂之偶若不增一為百八十日則是法首日之夜增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九之首為贊也一首九贊減一者為增贊也咨有不盡求其九贊故減而後增半之者為日也一贊為一日求星從牽牛始除算盡則是其日也如應之一去冬至日百八十日有半以二十八宿之度自牛以下除之盡八十十算有半即是應之一日在井二十九度也除算盡則是其日也者星之度日之

日也日一日而行一度斗振而進日違天而退日行與斗建異日自北而西西而南南而東東而復於北斗自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於北玄日書斗書如求星之法逆而求之可也而月不書月行速也歷法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三會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九會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是為三元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此雄之自述云爾夫盡者生於不齊者也不齊之積而至於齊是以有盡也斗與天而東日違天而西終日而成度盡度而成朞故不齊者非出於斗與日出於月也日舒而月速於是有晦朔弦望進退之不齊惟其不齊故要之於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而後四者皆盡又從而三之萬有三千八百五十一歲冬至朔旦復得甲子而十二辰盡也此五盡者歷之所以有法也今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夫七百三十一贊二贊而為一日故其勢不得書月也苟月而不書則夫歷法之可見於玄者止於一朞而此五盡者雄之所強存而已是故列其一朞之法於前而存其五盡之數於後蓋不詳云

宋蘇軾答謝民師書　揚雄好為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

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則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　晦庵語録　楊雄太玄全模倣易它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　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説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説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　楊子雲作太玄亦自莊老來惟寂惟寞可見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它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二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玄到三月便是地玄七月便是人玄夏至却在地玄之中却不成箇物事　漢上先生朱震論　太玄準易　右律歴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寔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東壁者辟生氣而東之營室者營陽氣而産之於辰為亥於律為應鍾於時為立冬此顓頊之歴所以首十月也漢巴郡落下閎運算轉歴推步晷刻以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夜半朔

冬至而名節會察寒暑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後陰陽離合之道行焉然落下閎能知歴法而止楊子雲通敏叡達極陰陽之數不唯知其法而又知其意故太玄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歴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一日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礥閑屯也少謙也戾睽也上干升也狩美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差小過也童蒙也增益也鋭漸也達交泰也耎傒需也從隨也進晉也釋解也格夷大壯也樂豫也爭訟也務事蠱也更革也斷毅夬也此立春以至穀雨之氣也裝旅也衆師也密親比也斂小畜也彊睟乾也盛大有也居家人也法井也應离也迎咸也遇姤也竈鼎也大廓豐也文渙也禮履也逃唐遁也常恒也此立夏以至大暑之氣也永恒也度節也昆同人也減損也唫守否也翕巽也聚萃也積大畜也飾賁也疑震也視觀也沈兌也内歸妹也去無妄也晦瞢明夷也窮困也割剝也此立秋以至霜降之氣也止堅艮也成既濟也闔噬嗑也失劇大過也馴坤也將未濟也難蹇也勤坎也此立冬以至大雪之氣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盈虛踦嬴一贊有其辭而無其卦而附之於養者以閏為虛也踦火也日也嬴水也月也日

月起於天玄之初歸其餘也盖定四時成歲者以其閏月再扐而後掛者由於歸奇六日七分必加筭焉以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离震兌四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玄則準之日右斗左乗巡六甲東西南北位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也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五君卦四者雜故也玄則準之故一玄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贊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其大要則歷數也律在其中也體有所循而文不虛生也陸績謂自甲子至甲辰自甲辰至甲申自甲申至甲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皆無餘分其鉤深致遠與神合符有如此也善乎邵康節之言曰太玄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也此之謂律歷之元　或曰太初之歷不作子雲無草玄乎曰不然逸周書曰維十有一月既南至昬昴畢日短極其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降㣧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昬北指陽氣虧草木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廻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會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又曰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書所謂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即太初

歷十一月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昔劉向藏三代之書其子歆有所不知以問子雲子雲之於律歷之元固已慱極群書而知之矣是以落下閎得其歷之法而子雲獨得其意云　水心先生葉適賢良集進卷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聖人之情見乎辭易之爲道也有以見天地之心後世之爲易也有以見聖人之情天地之間雜剥解散更逝迭移孰能測之哉其所以相離而不相去不相待而相爲使者聖人有以見其心以故聖人之所以得其心者皆見乎書後世之人徒私以其情求之而不能見聖人之情夫不見聖人之情而天地之心尚奚得焉故其書僅存而道不明夫模陰陽測宇宙綿絡內外出入萬物此幾足以求聖人之情與天地之心矣雖然未也楊雄爲太玄以準易世多譏之易準天地而得天地玄準易也幾得易也得易而得天地矣而何傷又奚譏焉天下患易之難知也庶乎因玄而通之今考其書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得者三焉非以病玄也求通乎易而已矣數起乎一轉入於萬物其往無窮分而爲二十四節以應寒暑其候雜而無差焉是星官歷師能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分之卦之揲之扐之有禍有福有從有違是有易者之事而非聖人之所以爲易也玄曾是以準之乎天地之與人也雜揉衆大惣

然而不相及也幽而不明微而不章渾淪而不能知是其初也聖人以為何以治之夫是以見其要而執其紀而名之為易夫其雜糅衆大幽微渾淪者皆易也而後天地之道糅然矣於是立之卦以告之重其畫以明之以為其所以易者如是也探鬼神之顚（晴）而出之鈎陰（陽）之動以陳之以為是卓然而不可惑也聚九州四海之珍藏於一人之耳目而使得兼焉將以明已也非以衒己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為易者明天下而已矣其義明其甚辭微天下見其辭之微而異以為不可識也而不知其所以明之也今夫玄之書起冬至之首而終於養偹一歲之經循而索之若貫珠焉是未始不明也而其曰（名）玄何也其言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又曰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渺其根攘其功而憂其所以然嗚呼得之矣彼固以為聖人之易也（者）期於天下之不能明也則吾之所謂玄者亦期乎天下之不能明而已矣是以出乎罔入乎冥其思瑩瑩莫見其情且易之明也而天下晦之易之顯也而天下隱之此聖人之所痛也今顧而得玄焉是其準易也而微若是乎噫乎易其愈微乎然則易之不明玄佐之也是其不得者一也卦之有八也是文字所以從生也時也（義）也德也其為六十四卦也猶其為八也象以寔之象以形之文以偹之所

以明其義之必然也聖人之與愚夫愚婦上古之與後世皆用之而不能違者也六十四合而易可見易見而天地可準也以正以反以冬以夏錯出而致順焉而已耳今夫玄之有八十一也其所以明名是首者何也豈將以助天下後世之用使之若用易之六十四者也抑徒以自記其陰陽之由而已者也為曆則無以其義為義則無以其曆且其名也雜取於文字之餘而非其要則天下之人有不能用也其首順其辭逆其使天下之人由於其中以至於其義者也易以逆為順故天下能從之玄以順而求其不敢逆也則懼夫天下之不能也是其不得者二也名之為易者上古之聖人也道也卦伏羲也重文王也彖孔子也蓋聖人之始作也自以為名而後世猶患其微是以聖人更起而名之至於孔子以為周矣然而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所以見易之無窮也後有作者庸詎知焉今夫雄之為玄也而以名之參摹四分而已（以）首之及表及賛及測衡錯瑩攡文告凡易之詞無所不具以一人之思而備舉聖人之力是其所以為準易者耶雖然此既濟之易耶此未濟之易耶言既濟者使之愈明而不愈微言未濟者其畧可也而何若是之詳焉是其不得者三也噫雄之為書勞矣

漁樵問對附集　太玄論（一作太玄準易是非論）邵子曰準天地者

莫過乎易準易者莫深於太玄然易與太玄意趣同而指用異也夫易有兩儀四象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故三百八十四爻備焉玄以一而生三以三而生九而成八十一首故七百二十九贊備焉此生數之異也易之体本乎八象玄之用配乎五行此体用之異也易之卦始於乾而終於未（濟）封玄之首始於中而終於養中者法於中孚養者法於頤此始終之異也所謂生數之異者盖易以一而生兩玄以一而生三兩者自天地而起三者自三方而分及究其陰陽分配法象顯著不虛（差）其數不失其宜此其所以為同也所謂体用之異也（首）易以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為体則五行在其（中）矣玄以水火金木土為用則八象在其中矣此其所以為同也所謂始終之異者盖其卦以陰陽盛衰人事消長相捘其義玄次決其首以日之躔次宿之分度以周其然（枚）其間二氣迭運變化不窮此其所以為同也夫易之作始於伏犧而終於孔子其道備矣而楊雄獨以賢者之才盡兼九聖之業再探（晞）其頤繼而為之其立法其配象其設辭其為教豈能復出於聖人乎宜其意趣大同而指用稍異也然則玄之不作易寧有闕玄之既作易寧有補若然則其為是乎其為非乎昔者楊雄挺誠明之性生稱亂之代內窮聖域識洞天人顧易之道求而得之故研其慮覃其思以盡其

性理以闡其幽奧故玄不得不作也盖雄自謂深明易而作玄以準易也非敢與易並行矣其辭微其旨晦係其存慎其亡盖當乎亂世而歷一有其字艱險也易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此亦可見雄之志矣然玄之既成雄頗自厚謂世不我知當俟知我者故劉歆嚴尤或以為非桓譚張衡或以為是非之未必廢是之未必興盖其道之深也嗚呼自雄致於今千年未見有如雄者況議雄之是非乎班固謂雄非聖人而作經故絕其嗣此迂闊之甚矣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若雄者可謂大儒也不及雄者宜非之乎　敬齋先生古今黈　老泉既破揚雄太玄以為無得於心而侈於外又以為樂大為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是謂雄之玄無一而可取也然老泉乃復作太玄總例何哉玄既不取則總例亦不可（作）也今作為總例而無取於玄是疑其父而信其子也而可乎老泉之意豈不以太玄寔贅於易其書當廢而雄既立例矣又不可以盡廢之惟其總例必如此而後可耳噫言廢則廢言舉則舉（歟）既廢之又欲舉之吾不知其說也　胡次和集解司馬云諸家皆謂之太玄經陳曰史以雄非聖人而作經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盖誅絕之罪也揚子雲法言解嘲等書止云太玄然則非子雲自稱當時弟子侯芭之徒從而尊

之耳今從之宋陸依楊子舊本分玄之贊辭為三卷一方為上二方為中三方為下次例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凡十一篇范散首測於贊辭之間王因之小宋依易之序以玄首準卦辭則準小象文準文言攡瑩棿圖準繫辭告數準說卦衝準序卦錯準雜卦吳因之范本於覩覽講解者更今從之宋陸又於贊之前列天始始中終始中始中中中終終始中中終終地下下下中下上中下中中中上上下上中上上人思內思中思外福小福福大禍生禍中禍極諸家本皆無之　班固曰雄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玄推一晝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撰之以三策關之以休咎緐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礼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曼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掜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存焉　桓譚曰揚雄作玄書以為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

為本統而因附著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楊謂之玄此乃所謂事異而道同者也張衡曰予披讀大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非特傳記之屬寔與五經相擬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卒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乎　章陵宋衷仲子作解詁　吳陸績字公紀博學多識星歷筭數無不該覽作渾天圖注易釋玄皆傳於世　范望字叔明吳人後仕晉初在吳時注玄四萬餘言後當晉時又注玄十萬餘言此題晉范望乃後本也　司馬光曰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陸績作釋玄晉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宋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惟幹通為注泰州天水尉漸作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祕作音義慶歷中光始得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為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直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　章詧曰太玄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腹心為玄由是子雲知三儀同科則可以窮神之變盡物之情遂索其數以為法一索而得天再索而得地三索而得人

故玄一動而生三是以一玄生三方一方生三州故有九州一州生三部故有二十七部一部生三家故有八十一家玄爲君居中以御其方方之大也以統乎部部之大也以御乎家故玄曰一玄都乎三方方同九州枝載數部分正群家凡八十一家各以首爲名以顯時義也始自冬至之起起中首終於大雪之月爲養凡八十一首一首九贊凡二贊爲一表一家三表故表二百四十三一表三贊故贊七百二十九凡一日晝夜行二贊而三百六十四有半日既行天度歲功以終終而復始歲歲相遞而無窮已爲首者本也蓋義取本其事若易之卦一首九贊贊助也首之有贊若卦之有爻以首爲主以贊爲助君臣之佐君而成其用也贊之復有測測者知也以測之辭重明其贊若易之有象也測知可以知微知彰也贊理未顯則義盡於測也子雲之作首贊測各爲之卷後因范望散於注中如易之小象本經也不可混諸注中今復之于經以次于贊蓋子雲作太玄章思渾天其義至淵復作玄衝以準序卦玄錯以準雜卦玄數以準說卦玄文以準文卦玄掜以準下繫玄圖以準上繫又以玄道隱秘難以發明復以攡瑩告三篇而舒明之然子雲無文以言準易而其法悉有準爲大數以九九之數以準八八之義非亦一辭一義而皆準之凡玄有九

天九地九人天之道有始中終地之道有下中上人之道有思福禍九天者八十一首九而列之九首之始則曰天故中羨從爲始三天更睟廓爲中三天減沉成爲終三天復以九天爲三統自中至事二十七首爲天統自更至昆二十七首爲地統自減至養二十七首爲人統凡一天九首自一至九各以五行之數而配之一首九贊亦以五行之數而辯之故首之與贊有相生者有相剋者同類之者一首之中其辭美醜或以氣或以類忠以晝夜而爲君子小人以分休咎凡陽家之首即奇故以奇數之贊爲晝偶數之贊爲夜陰家之贊即偶故以偶數之贊爲晝奇數之贊爲夜故晝辭多休夜辭多咎以是推之萬物之本鬼神之情咸可得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四　十二先

玄（太玄經二）

吳澂支言集太玄叙録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豪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叅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衆合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外外增一踦贊又當半日又立一嬴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子雲此書未能見重於當時後世雖有好者亦未可謂大行也宋大儒司馬公愛之甚嘗有集註晚作潛虛以擬之以邵子範圍天地之學卓絕古今之識而亦稱其書要之惟宋子所論可以為萬世之折衷本經八十一首分天玄地玄人玄三篇蓋擬易之上下經經後十一篇則擬夫子之十翼而為太玄之傳晉范望始依周易彖傳象傳附經例升首辭於經贊之前散測辭於各贊之下首測兩篇之總序無從而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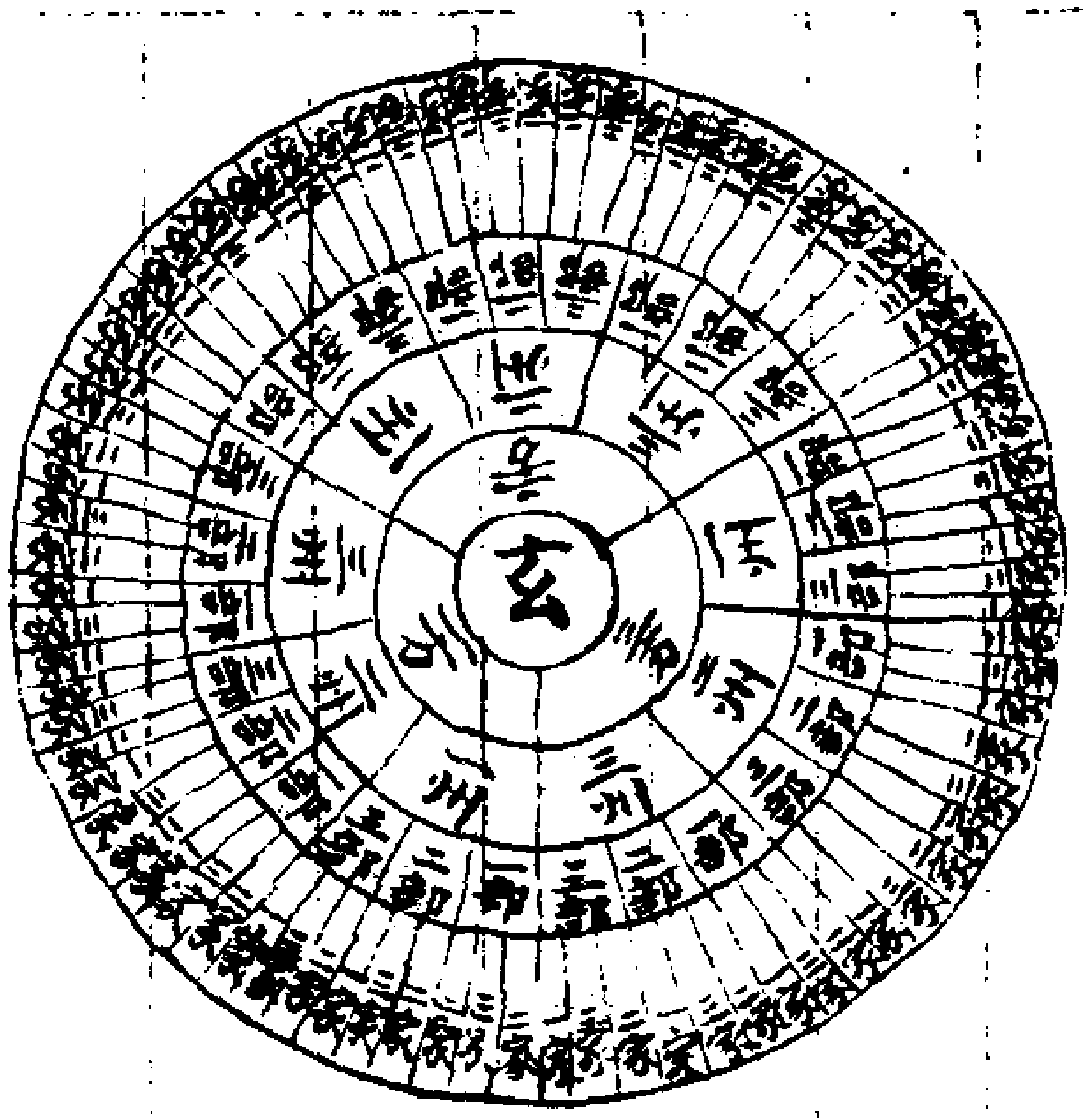
則合為一以寘經端其牽綴割裂無復成文殆有甚於易經者易經有晁氏呂氏定從古本而宋子因之故今於此書亦俾復舊而第其目如右兼以讀者病其揲法不明驟觀未易通曉復為之别白其辭以著于後雖非願為後世之楊子雲亦欲使後之學者知前人之作不可以己意妄有易置揲法言序篇監本共為一篇繼十三篇之末今本亦如書之小序各冠篇首併為考正於子雲之書蓋不無小補云

吳澂纂言楊氏太玄

玄

天一　地一一　人一一一

一玄肇分	天地人為	三方	第一畫也
每方再分	天地人為	九州	第二畫
每州各分	天地人為	二十七部	第三畫
每部又分	天地人為	八十一家	第四畫也



易之畫一奇一偶
倍其法自下生上
六畫成一卦

玄之畫一天一地
一人三其法自下
生下四畫成一首

太玄八十一首

天玄一中 中孚
周 復
礥 屯
閑
少 謙
戾 睽
上 升
干

狩 臨
羨
差 小過
童 蒙
增 益
銳 漸
達 泰
交
耎 需
傒
從 随
進 晉
釋 解
格 大壯
夷
樂 豫

爭　訟

務　蠱

事

地玄二更　革

斷　夬

毅

裝　旅

衆　師

五

密　比

親

斂　小畜

彊

睟　乾

盛　大有

居　家人

法　井

應　离

迎　咸

遇　姤

竈　鼎

大　豐

廓

文　渙

禮　履

六

逃　遯

唐

常　恒

度　節

永（按太玄註永首亦象恒卦合次常首之後度首合在永首之後）

昆　同人

人玄三減　損

唫　否

守
翕　睽
聚　萃
積　大畜
飾　賁
疑　震
視　觀
沈　兌

内　歸妹
去　無妄
晦　明夷
瞢
窮　困
割　剝
止　艮
堅

成　既濟
闕　噬嗑
失　大過
劇
馴　坤
將　未濟
難　蹇
勤　坎

養　頤
踦
贏

太玄之作楊氏自以為擬易易以奇偶之畫象陽陰玄一二三之畫象天地人易之畫自下而上六畫成卦者數以二起而倍其法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之畫自上而下四畫成首者數以三起而三其法故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起數之元蓋取律法故與史記律書生鍾之數合至若以八十一首配六十

四卦而其次序則依卦氣卦氣者漢世伎術家所傳僅有十二辟卦不出本月義猶可通其餘五十二卦紛亂無紀當時京房輩皆信用之子雲號通儒然且染泥時習而不覺其非今不復論亦不足論也　胡一桂外翼

太玄經云太玄經者新莽大夫楊雄之所作以擬易者也其畫四以方州部家為次自上而下最上一畫為方（一長畫為一方二短畫為二方三短畫為三方州部家皆然）第二畫為州第三畫為部最下第四畫為家每四畫為一首一元生三方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二十七部生八十一家而成八十一首首各有名以擬易六十四卦每首雖四畫而贊則有九以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為次而分水火木金土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土每首九贊八十一首共二百七十九贊末一百上九後獨增踦贏二贊以擬易之三百八十四爻朞數直日（詳具于後）首之下各有辭（宋政和七年許良肱上太玄每首之又又增首測一卷以擬太象今分附逐首）之贊亦各有辭贊下又各有測辭以擬爻之小象又有玄文以擬文言有玄攡（力支反分也張也與離字同韻）玄瑩玄棿（魚稽切與輗同車木也）玄圖玄告以擬繫辭有玄數玄衡玄錯以擬說序雜八十一首分天地人三玄七百二十九贊又加踦贏分晝夜日星節候以直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以擬卦氣又有揲法筮首贊以斷事之吉凶其學不傳世罕有其書余得之友人查顏叔抄首末數首贊及日星候揲法等于左以見一書之大槩若其是非得失之論又具載于後云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　玄圖曰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羣家（玄始三方方有三州州有三部部有三家皆一生三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

天玄（中周礥　閑少戾　上干狩　羨差童　增銳達　交耎傒　從進釋　格夷樂　爭務事　漬僕遣）

地玄（更斷毅　裝衆密　親斂彊　睟盛居　決應迎　遇竈大　廓文禮　逃唐常　度永昆）

人玄（減唫守　翕聚積　飾疑視　沈內去　晦瞢窮　割止堅　成闕失　劇馴將　難勤養）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首測曰中擬中孚天玄陽家一水下下日在牽牛初（許良肱注曰臣稽古本太玄并前漢志條次撰成首測一卷布於八十一首辭之末愚按此注則首測本自成卷在八十一首末今注本後人分散於逐首之下正如易經之紊亂也）

首序曰馴乎元渾行無窮正象天陰陽批參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始方州部家三位踈成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贊上羣綱乃綜乎名八十一首

歲事咸貞注方州部家之晝與三才之位離而踈咸焉豈無自而然耶自其合而言之曰批条自其離而言之曰踈咸自天玄甲子朔旦冬至推一晝一夜每二贊一日而周乎三百六十五日鄣候日星無不備此歲事所以咸正也贊序曰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道或否或臧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升降相關大貞乃通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記歲而百穀時雍初一昆侖旁薄幽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注旁薄天之象昆侖地之形思者人之心一者思心之地舒王曰幽昧而未判也初爲晝爲君子

思無邪故也次二神戰于元其陳陰陽測曰神戰于元善惡并也注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方之火火爲神舒王曰首與時爲水而二火也故曰神戰于元其陳陰陽善惡并者二爲夜夜爲小人心雜故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舒王曰首與時爲水三爲木木生於水龍亦生水故曰龍次四庫虛無囿大受性命否測曰庫虛無因不能大受也注四於贊爲陰爲虛語曰小人不可大受言不量力而無肆辟故以否言之次五日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舒王曰五爲中位爲晝陽明盛而中故曰日正于天注五六天地之中故稱日月與乘中之剛逢星之陽所以爲利自子至亥皆謂之辰以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愚謂五爲一首之主故曰貴當位也次六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測曰月闕其摶明始退也舒王曰首時爲水六又水而次五福上水上行而著者六又爲夜故曰注月闕其摶始退之象開明于西方進之象太玄言五以上作消損盈之意可知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注衆所執謂之酋愚謂次七有大魁象卦時爲水七爲火水火不相射而相生息有頤水包之象不相滅息而相生息亦正道也水爲主則火爲臣有任臣法則之象次八黃不黃覆秋常測曰黃

不黃失中德也注黃者中色中則二中故曰黃八爲夜夜爲小人故曰不黃八雖上之中以木近金故有中德之失時反乎酋酋而有秋常之貤故曰黃不黃覆秋常上九巔靈氣形反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注極上則巔氣形殄滅然九爲晝爲君子能順性命之理而與時偕極焉　此下則係玄文以擬文言文多不具載　右中首乃太玄第一首也故有首序贊

序玄文自周以下只首贊測三者而已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應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乎下上下相應注經曰中則陽始應則陰生當應之時陽極于上陰萌乎下一陰方生上下相感氣

至而鹿角解候至而蜩始鳴首測曰應擬咸地玄陽家五土中中日井（在）井二十九注月令夏至五月中鹿角解漢志曰井三十一夏至鶉首中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測曰六幹羅如附離君也注幹羅如強也枝離如弱也深根固本不可拔也周封建附離於君亦若此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測曰上施下和匪其實也注上歷施之足以紀歲下律和之足以和聲上下相應是則然非則否次三一從一橫天網罠罠測曰一縱一橫經緯陳也注從橫所以營理也一從一橫曰緯其經則天網罠罠踈而不失焉東西南（北）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其陳可知次四援我罘罳絓羅于野

至測曰援我罘罳不能以仁也注罘罳所以絓羅飛潛空廣之地靡所不至飛潛無所容其軀矣不能以不仁不能愛物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注龍健也翰于天可謂健矣貞栗其鱗髙而危故也與胥靡登髙不懼遺死生異矣次六熾承于天冰萌于地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注熾承于天陽氣極于上之謂冰萌于地陰信萌于下之謂也君子遺消之意次七日彊其衰應蕃貞測曰日彊其衰惡敗類也注應之道衰乎心日彊其衰俾之不弱是天地變化草木蕃之時也君子齋戒處必揜身之類其惡敗類也如此次八陽極徵陰不移而（日）而應測曰極

陽徵陰應其發也注陽之召陽（陰）速若影響猶冬蟄候夏達冰不移日而應非吾所謂道也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測曰元離之極不可遏止也注日月麗天則大而高之極也君子於此應以大疾則明而作離焉舜升聞類矣稷訓疾

右應乃太玄第四十一首也中為陽氣之始應為陰氣之始其第五贊曰當一百八十三日鄭為夏至星為井三十一度係之於二方二州二部二家之下也

𝍖三方三州三部三家養陰弸于野陽蓲萬物赤之於下注陽主動動則蓲於外陰主靜靜則弸諸內一內一外交養而萬物紐牙焉漢志辰在丑謂之赤奮首測曰養擬頤入玄陽家九金上上日在斗二十二初一藏心

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注淵虛而靜初一之水藏于（心）於淵則神不外精精之養神美厥靈根夫是之謂善養次二墨養邪元幽否貞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注二逢夜況之墨陰火也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次四燕食扁扁其心僕僕利用征賈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注黃心在腹指五白骨生肉指四黃（志之所賴非五而何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注黃心在腹指五白骨生肉四指黃土色心土之形而腹者心之宅白金色骨金之形而肉者骨之外得君子爲

可信而已不求人之必信宜其上得天助也次六次次一日三餼祇牛之兆肥不利測曰次次之餼肥無身也注六爲宗廟一日三餼祭之數也瀆美牛兆肥不利卜姓也肥無身者物雖厚不誠其身耳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注小子婦人牽象徽猛柔弱勝剛彊之意中養不中才養不才病者君子養之測貴華而不因次八鯁不脈毒疾發上龍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注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測曰星如歲如終如養也注月令星回于天歲將幾終之謂復繼之初易言窮則變變則通終則有始天行也踦贊一凍登赤天晏如元泉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注踦水嬴嬴屬火水以一贊以補其陽之不足耳踦贊陽以陰作首則嬴贊陰以陽作首可知也嬴贊二虛一嬴踦奇所生測曰虛嬴踦奇禪無已也注養受群餘故以二贊繼養之後右養首太玄第八十一首也故繫踦嬴二贊於七百二十九贊之末

今具此起中末三首亦可以見首贊測之規模次第矣

玄衝七愚按玄始於中至第四十一首而爲應中則陽始應則陰生中與應對同與迎對八十一首皆然對則相衝故玄衝之文專以兩兩相衝之首論之

玄錯八愚按錯雜也雜八十一首論之不以其序也注衝則一往一來以序其體錯則一吉一凶以明其用縱橫交雜與八卦相雜同經曰錯綜也

玄攡九愚按攡音離分也張也極論玄之爲義陰陽之運日星之行度

玄瑩十愚按經云瑩明也注論玄義以明之也

玄數愚按首論天地生蓍及命筮揲法五行生成支干配數以及律呂之類此下不紀次序

玄掜愚按掜象稽及擬也注論玄之所擬如一明一幽昳剛昳柔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掜擬之晝夜之類

玄圖愚按圖象也首論方州部家及天地人之三天以分八十一首之類

玄告愚按告示也亦多論天地人之道及陰陽晝夜與玄之辭　愚按司馬溫公讀玄云易有彖玄有首論一首之義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以解贊易有文言玄有文解五德并中首九贊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五者推贊太玄易有說卦玄有數論九贊所象易有序卦玄有衝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解之易有雜卦玄有錯雜八十一首說之是也又按宋政和間許良肱進表云政和七年撫州草澤臣許良肱謹錄太玄經解十卷八十一首分爲七卷衝錯攡瑩爲第八卷數第九卷掜圖告爲第十

卷并序一首（不見有太玄序恐即中首內首序贊序是也）熏撰到首測一卷猶易大象載諸八十一首辭之末隨表上進覌此則太玄首序贊序本只自爲一序許氏首測亦只自爲一卷今皆附入首辭之下又元柷下有曰元之贊辭云云又曰故首者天之性也衝對其正也錯絣也測所以知其情也攡張之瑩明之數爲品式文爲藻飾柷擬也圖象也告其所由往也所謂文非中首內玄（文）字乎所謂測非贊之下測乎測與文本只列於衝錯之下今皆附入於首贊之下矣此後人欲便覌覽隨類分附非復許氏表進之舊明矣嗚呼鄭玄王弼亂易經於前盇非其所謂亡而效之者乎可爲之三嘆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此係王薫所作見元圖發微內）

首擬卦名稱 贊配日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中 中孚	晝一日（冬至十一月中 牛一 丘蚓結）	夜	晝二日 牛二度	夜	晝三日 牛三度	夜	晝四日 牛四度	夜	晝五日 牛五度
𝌇周 復	夜	晝六日 牛六度	夜	晝七日 牛七	夜	晝八日 牛八	夜	晝九日 女一度	夜
𝌈礥 屯	晝十日 女二	夜	晝十一日 女三	夜	晝十二日 女四	夜	晝十三日 女五	夜	晝十四日 女六
𝌉閑 屯	夜	晝十五日 女七	夜	晝十六日（小寒十二月 女八 雁北向）	夜	晝十七日 女九	夜	晝十八日 女十	夜
𝌊少 謙	晝十九日 女十一	夜	晝二十日 女十二	夜	晝二十一日（虛一 鵲始巢）	夜	晝二十二日 虛二	夜	晝二十三日 虛三
𝌋戾 睽	夜	晝二十四日 虛四	夜	晝二十五日 虛五	夜	晝二十六日（虛六 雉始雊）	夜	晝二十七日 虛七	夜
𝌌上 升	晝二十八日 虛八	夜	晝二十九日 虛九	夜	晝三十日 虛十	夜	晝三十一日（大寒十二月中 危一 雞始乳）	夜	晝三十二日 危二
𝌍干 升	夜	晝三十三日 危三	夜	晝三十四日 危四	夜	晝三十五日 危五	夜	晝三十六日（危六 鷙鳥厲疾）	夜
𝌎狩 臨	晝三十七日 危七	夜	晝三十八日 危八	夜	晝三十九日 危九	夜	晝四十日 危十	夜	晝四十一日（危十一 水澤腹堅）
𝌏羨 小過	夜	晝四十二日 危十二	夜	晝四十三日 危十三	夜	晝四十四日 危十四	夜	晝四十五日 危十五	夜
𝌐差 小過	晝四十六日（立春正月節 危十六 東風解凍）	夜	晝四十七日 危十七	夜	晝四十八日 室一	夜	晝四十九日 室二	夜	晝五十日 室三
𝌑童 蒙	夜	晝五十一日 室四	夜	晝五十二日 室五	夜	晝五十三日 室六	夜	晝五十四日 室七	夜
𝌒增 益	晝五十五日 室八	夜	晝五十六日（室九 魚上水）	夜	晝五十七日 室十	夜	晝五十八日 室十一	夜	晝五十九日 室十二
𝌓銳 漸	夜	晝六十日 室十三	夜	晝六十一日（室十四 雨水正月中 獺祭魚）	夜	晝六十二日 室十五	夜	晝六十三日 室十六	夜
𝌔達 泰	晝六十四日 壁一	夜	晝六十五日 壁二	夜	晝六十六日（壁三 鴻雁來）	夜	晝六十七日 壁四	夜	晝六十八日 壁五
𝌕交 泰	夜	晝六十九日 壁六	夜	晝七十日 壁七	夜	晝七十一日（壁八 草木萌動）	夜	晝七十二日 壁九	夜
𝌖耎 需	晝七十三日 奎一	夜	晝七十四日 奎二	夜	晝七十五日 奎三	夜	晝七十六日 奎四	夜	晝七十七日（驚蟄二月節 奎五 桃始華）
𝌗傒 需	夜	晝七十八日 奎六	夜	晝七十九日 奎七	夜	晝八十日 奎八	夜	晝八十一日 奎九	夜
𝌘從 隨	晝八十二日（奎十 倉庚鳴）	夜	晝八十三日 奎十一	夜	晝八十四日 奎十二	夜	晝八十五日 奎十三	夜	晝八十六日 奎十四
𝌙進 晉	夜	晝八十七日（奎十五 鷹化鳩）	夜	晝八十八日 奎十六	夜	晝八十九日 婁一度	夜	晝九十日 婁二	夜
𝌚釋 解	晝九十一日 婁三	夜	晝九十二日（春分二月中 婁四 玄鳥至）	夜	晝九十三日 婁五	夜	晝九十四日 婁六	夜	晝九十五日 婁七

括 大壯	夜	晝九十六日 婁八	夜	晝九十七日 婁九 雷乃發聲	夜	晝九十八日 婁十	夜	晝九十九日 婁十一	夜
夷 大壯	晝一百日 婁十二	夜	晝一百一日 胃一	夜	晝一百二日 胃二 始電	夜	晝一百三日 胃三	夜	晝一百四日 胃四
樂 豫	夜	晝一百五日 胃五	夜	晝一百六日 胃六	夜	晝一百七日 胃七 清明三月	夜	晝一百八日 胃八	夜
爭 訟	晝一百九日 胃九	夜	晝一百十日 胃十	夜	晝一百十一日 胃十一	夜	晝一百十二日 胃十二 田鼠化鴽	夜	晝一百十三日 胃十三
務 蠱	夜	晝一百十四日 胃十四	夜	晝一百十五日 昴一	夜	晝一百十六日 昴二	夜	晝一百十七日 昴三 虹始見	夜
事 蠱	晝一百十八日 昴四	夜	晝一百十九日 昴五	夜	晝一百廿日 昴六	夜	晝一百廿一日 昴七	夜	晝一百廿二日 昴八 萍始生
更 革	夜	晝一百廿三日 昴九	夜	晝一百廿四日 昴十	夜	晝一百二十五日 昴十一	夜	晝一百二十六日 畢一	夜
斷 夬	晝一百二十七日 畢二 鳴鳩拂羽	夜	晝一百廿八日 畢三	夜	晝一百廿九日 畢四	夜	晝一百三十日 畢五	夜	晝一百卅一日 畢六

役 夬	夜	晝一百三十二日 畢七 戴勝降桑	夜	晝一百卅三日 畢八	夜	晝一百卅四日 畢九	夜	晝一百三十五日 畢十	夜
裝 旅	晝一百卅六日 畢十一	夜	晝一百卅七日 畢十二 螻蟈鳴 立夏四月	夜	晝一百卅八日 畢十三	夜	晝一百卅九日 畢十四	夜	晝一百四十日 畢十五
衆 師	夜	晝一百四十一日 畢十六	夜	晝一百四十二日 觜一 蚯蚓出	夜	晝一百四十三日 觜二	夜	晝一百四十四日 參一	夜
家 比	晝一百四十五日 參二	夜	晝一百四十六日 參三	夜	晝一百四十七日 參四	夜	晝一百四十八日 參五	夜	晝一百四十九日 參六
親 比	夜	晝一百五十日 參七	夜	晝一百五十一日 參八	夜	晝百五十二日 參九	夜	晝百五十三日 井一 小滿五月 苦菜秀	夜
欽 小畜	晝百五十四日 井二	夜	晝百五十五日 井三	夜	晝百五十六日 井四	夜	晝百五十七日 井五	夜	晝百五十八日 井六 靡草死
疆 乾	夜	晝百五十九日 井七	夜	晝百六十日 井八	夜	晝百六十一日 井九	夜	晝百六十二日 井十	夜
晬 乾	晝百六十三日 井十一 小暑至	夜	晝百六十四日 井十二	夜	晝一百六十五日 井十三	夜	晝百六十六日 井十四	夜	晝百六十七日 井十五

盛 大有	夜	晝百六十八日 井十六 螳螂生	夜	晝百六十九日 井十七	夜	晝百七十日 井十八	夜	晝百七十一日 井十九	夜
居 家人	晝百七十二日 井二十	夜	晝百七十三日 井二十一 鵙始鳴	夜	晝百七十四日 井二十二	夜	晝百七十五日 井二十三	夜	晝百七十六日 井二十四
法 井	夜	晝百七十七日 井二十五	夜	晝百七十八日 井二十六 反舌無聲	夜	晝百七十九日 井二十七	夜	晝百八十日 井二十八	夜
應 咸	晝百八十一日 井二十九	夜	晝百八十二日 井三十	夜	晝百八十三日 井三十一 夏至五月 鹿角解	夜	晝百八十四日 井三十二	夜	晝百八十五日 井三十三
迎 咸	夜	晝百八十六日 鬼一	夜	晝百八十七日 鬼二	夜	晝百八十八日 鬼三 蜩始鳴	夜	晝百八十九日 鬼	夜
遇 姤	晝百九十日 柳一	夜	晝百九十一日 柳二	夜	晝百九十二日 柳三	夜	晝百九十三日 柳四 半夏生	夜	晝百九十四日 柳五
寬 姤	夜	晝百九十五日 柳六	夜	晝百九十六日 柳七	夜	晝百九十七日 柳八	夜	晝百九十八日 柳九 溫風至	夜
大 豐	晝百九十九日 柳十	夜	晝二百日 柳十一	夜	晝二百一日 柳十二	夜	晝二百二日 柳十三	夜	晝二百三日 柳十四 蟋蟀居壁

郁 豐	夜	晝二百四日 柳十五	夜	晝二百五日 星一	夜	晝二百六日 星二	夜	晝二百七日 星三	夜
文 渙	晝二百八日 星四 鷹乃學習	夜	晝二百九日 星五	夜	晝二百十日 星六	夜	晝二百十一日 星七	夜	晝二百十二日 張一
礼 履	夜	晝二百十三日 張二	夜	晝二百十四日 張三 腐草化螢	夜	晝二百十五日 張四	夜	晝二百十六日 張五	夜
逃 遯	晝二百十七日 張六	夜	晝二百十八日 張七	夜	晝二百十九日 張八 土潤溽暑	夜	晝二百二十日 張九	夜	晝二百廿一日 張十
虞 遯	夜	晝二百二十二日 張十一	夜	晝二百廿三日 張十二	夜	晝二百二十四日 張十三 大雨時行	夜	晝二百二十五日 張十四	夜
常 恒	晝二百二十六日 張十五	夜	晝二百二十七日 張十六	夜	晝二百廿八日 張十七	夜	晝二百二十九日 張十八 立秋七月 涼風至	夜	晝二百三十日 翼一
度 節	夜	晝二百三十一日 翼二	夜	晝二百三十二日 翼三	夜	晝二百卅三日 翼四	夜	晝二百卅四日 翼五 白露降	夜
木 節	晝二百三十五日 翼六	夜	晝二百卅六日 翼七	夜	晝二百卅七日 翼八	夜	晝二百卅八日 翼九	夜	晝二百卅九日 翼十 寒蟬鳴

昆	同人	夜	晝二百四十日 翌十一	夜	晝二百四十一日 翌十二	夜	晝二百四十二日 翌十三	夜	晝二百四十三日 翌十四	夜
減	損	晝二百四十四日 處暑翌十五 鷹祭鳥	夜	晝二百四十五日 翌十六	夜	晝二百四十六日 翌十七	夜	晝二百四十七日 翌十八	夜	晝二百四十八日 軫一
唫	否	夜	晝二百四十九日 軫二 天地始肅	夜	晝二百五十日 軫三	夜	晝二百五十一日 軫四	夜	晝二百五十二日 軫五	夜
守	否	晝二百五十三日 軫六	夜	晝二百五十四日 軫七 禾乃登	夜	晝二百五十五日 軫八	夜	晝二百五十六日 軫九	夜	晝二百五十七日 軫十
翕	巽	夜	晝二百五十八日 軫十一	夜	晝二百五十九日 白露八月 軫十二鴻鴈來	夜	晝二百六十日 軫十三	夜	晝二百六十一日 軫十四	夜
聚	萃	晝二百六十二日 軫十五	夜	晝二百六十三日 軫十六 乙鳥歸	夜	晝二百六十四日 軫十七	夜	晝二百六十五日 角一	夜	晝二百六十六日 角二
積	大畜	夜	晝二百六十七日 角三	夜	晝二百六十八日 角四 羣鳥養羞	夜	晝二百六十九日 角五	夜	晝二百七十日 角六	夜
飾	賁	晝二百七十一日 角七	夜	晝二百七十二日 角八	夜	晝二百七十三日 角九	夜	晝二百七十四日 秋分角十 雷收聲	夜	晝二百七十五日 角十一
疑	賁	夜	晝二百七十六日 角十二	夜	晝二百七十七日 亢一	夜	晝二百七十八日 亢二	夜	晝二百七十九日 亢三	夜
視	觀	晝二百八十日 亢四	夜	晝二百八十一日 亢五	夜	晝二百八十二日 亢六	夜	晝二百八十三日 亢七	夜	晝二百八十四日 亢八 水始涸
沈	歸妹	夜	晝二百八十五日 亢九	夜	晝二百八十六日 氐一	夜	晝二百八十七日 氐二	夜	晝二百八十八日 氐三	夜
內	歸妹	晝二百八十九日 氐四	夜	晝二百九十日 寒露九月氐五 鴻鴈來賓	夜	晝二百九十一日 氐六	夜	晝二百九十二日 氐七	夜	晝二百九十三日 氐八
去	无妄	夜	晝二百九十四日 氐九	夜	晝二百九十五日 氐十雀入大水化蛤	夜	晝二百九十六日 氐十一	夜	晝二百九十七日 氐十二	夜
晦	明夷	晝二百九十八日 氐十三	夜	晝二百九十九日 氐十四	夜	晝三百日 氐十五 菊有黃華	夜	晝三百一日 房一	夜	晝三百二日 房二
瞢	明夷	夜	晝三百三日 房三	夜	晝三百四日 房四	夜	晝三百五日 霜降房五 豺祭獸	夜	晝三百六日 心一	夜
窮	困	晝三百七日 心二	夜	晝三百八日 心三	夜	晝三百九日 心四	夜	晝三百十日 心五	夜	晝三百十一日 尾一

割	剝	夜	晝三百十二日 尾二	夜	晝三百十三日 尾三	夜	晝三百十四日 尾四	夜	晝三百十五日 尾五 蟄蟲咸俯	夜
止	艮	晝三百十六日 尾六	夜	晝三百十七日 尾七	夜	晝三百十八日 尾八	夜	晝三百十九日 尾九	夜	晝三百二十日 尾十 水始冰
堅	艮	夜	晝三百二十一日 尾十一	夜	晝三百二十二日 尾十二	夜	晝三百二十三日 尾十三	夜	晝三百二十四日 尾十四	夜
成	既濟	晝三百二十五日 尾十五	夜	晝三百二十六日 尾十六	夜	晝三百二十七日 尾十七	夜	晝三百二十八日 尾十八	夜	晝三百二十九日 箕一
䦅	噬嗑	夜	晝三百三十日 箕二雉入大水化蜃	夜	晝三百三十一日 箕三	夜	晝三百三十二日 箕四	夜	晝三百三十三日 箕五	夜
失	大過	晝三百三十四日 箕六	夜	晝三百三十五日 小雪箕七 虹藏不見	夜	晝三百三十六日 箕八	夜	晝三百三十七日 箕九	夜	晝三百三十八日 箕十
劇	大過	夜	晝三百三十九日 箕十一	夜	晝三百四十日 斗一天氣騰 地氣降	夜	晝三百四十一日 斗二	夜	晝三百四十二日 斗三	夜
馴	坤	晝三百四十三日 斗四	夜	晝三百四十四日 斗五	夜	晝三百四十五日 斗六 閉塞成冬	夜	晝三百四十六日 斗七	夜	晝三百四十七日 斗八
將	未濟	夜	晝三百四十八日 斗九	夜	晝三百四十九日 斗十	夜	晝三百五十日 斗十一	夜	晝三百五十一日 大雪十一月 斗十二	夜
難	蹇	晝三百五十二日 斗十三	夜	晝三百五十三日 斗十四	夜	晝三百五十四日 斗十五	夜	晝三百五十五日 斗十六	夜	晝三百五十六日 斗十七
勤	蹇	夜	晝三百五十七日 斗十八	夜	晝三百五十八日 斗十九	夜	晝三百五十九日 斗二十	夜	晝三百六十日 斗二十一	夜
養	頤	晝三百六十一日 斗二十二	夜	晝三百六十二日 斗二十三	夜	晝三百六十三日 斗二十四	夜	晝三百六十四日 斗二十五	夜	晝三百六十[illegible] 六度半
踦		半日之半 四分度之一	嬴 半日 半度							

揲蓍法　命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凡筮有道不精不筮不疑不筮不軌不筮不以其占不若不筮神靈之神靈之曜曾越卓（如日之曜卓然示人遠矣）

愚謂此命筮之辭三十有六而策視焉虛三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六筭而策道通也成首之數也　愚按三揲有餘一餘二餘三而無餘七餘八餘九之理解者甚多皆不通意者子雲之法以餘一準七餘二準八餘三準九只餘一二三則七八九自定矣故曰餘七為一八為[illegible]二九為三只倒用一字故雖曉者作餘一為七二為八三為九人無不曉矣王薦曰凡四揲而成首初揲定方二揲定州三揲定部四揲定家自卦至定畫共成一揲故四揲成首也愚謂此明揲蓍之法也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思禍福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焉以九贊之位復各有三等以下中上別之以晝為休夜為咎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玄以陽家旦筮一五七大休以日中夜中筮二六休九咎夕筮三休四八咎陰家旦筮一五七大咎日中夜中筮二六咎九休夕筮三咎四八休玄之筮用以三表其知來若神乎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旦則用經夕則用緯觀始中決從終星者日所舍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時者命之運而歲所總也數者一二三四而歷所紀也辭者各指其所之也旦用經一五七而從夕用違三四八而橫一水七火水火合為從三八木四九金木合金為橫占者考違逢如何耳觀始中決從終茲終吉則吉終凶則凶之動也　愚謂此明占吉凶之法也

數配五行見太玄玄數下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五行用事者旺旺所生相故旺廢勝旺囚旺所勝死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注自太極函三為一故參一為三子一陽生故成於寅而備於申故自子至申其數九自丑至申其數八自寅至其數七自卯至申其數六自辰至申其數五自巳至申其數四故女起壬申午一陰生成於申而備於寅故自午至寅其數九自未至寅其數八自申至寅其數七自酉至寅其數六自戌至寅其數五自亥至寅其數四故男起丙寅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注自申至壬其數九自乙至壬其數八自丙至壬其數七自丁至壬其數自戊至壬其數五乾天道順行以壬為始自己至丁其數九自庚至丁其數八自辛至至丁其數七自壬至丁其數六自癸至丁其數五坤地道逆行以丁為始

愚按世俗軌數筭法蓋本於此而不知其所以然觀此可以見矣

泰中積數見太玄玄圖下玄有六九之數注易老陽九老陰六準而為太

玄策用三六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天地人合之為十有八策儀用二九（二九一十八）玄其十有八用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蓋天地人各十有八三箇十八合為五十四）并終始策數半之為泰中（并終始二者之策數總之為七十二蓋總上十八策與五十四策之數也半之為泰中者以七十二中分之以三十六策為泰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泰積（圖象辯疑曰一首九贊一贊三十六策一首計三百二十四策八十一首共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是為泰中積數愚謂此所謂以三十六策律七百二十九贊也每贊必三十六策者即揲法以三十六策虛三用三十三策故爾）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辯疑曰兩贊直一日一夜一日一夜計七十二策而周天三百六十五日當二萬六千二百八十策又加四分度之一實於七十二策中得十八策通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其八十一首即得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七十二策為一日只得三百六十四日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辯疑曰更欠半日當三十六策及四分度之一當十八策計欠五十四策遂加一踦贊計三十六策補其半日通成三百六

十五全日又加贏策準十八策以為四分度之一則知元策與周天無不合矣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元之道也（注故自子至辰八十一自辰至申八十一自申至子八十一冠之以甲而甲子至甲辰甲辰至甲申甲申至甲子千五百三十九載為一統一統周而餘分盡焉由是十九歲為一章一章而閏分盡則一朔旦冬至之首名焉若傳五年辛亥朔日南至是也共二百四十三朔旦冬至計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一會月食盡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一統朔分盡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一元六甲分盡則章會統元四者之法與月食俱沒而餘分盡焉茲元之為道也）

星數　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室十六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觜二參九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斗二十六右班固律歷志凡三百六十五度不盡四分度之一一元七百二十九贊周於三百六十四度半

先儒論太玄　朱文公語録曰太玄經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偶便有四象楊子雲見一二三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

曼淵問温公最喜太玄曰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歷又曰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且是去推求然而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蓋天地間只有箇奇偶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趲走不得而子雲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潘時舉錄）又曰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黃義剛錄）三山林駉德頌曰淵哉太玄之為書乎易以八玄以九易之蓍也以七玄之蓍也以六易之八也八而八之凡六十四卦然不易者八反易者五十六實以三十六卦而六十四也玄之九也九而九之凡八十一家然不易者九反易者七十二實以四十五而八十一也蓍之七也七而七之凡四十九策其虛一也存一而虛之也蓍之六也六而六之凡三十六策其虛三者取其三而虛之也易以當日玄亦以當日易以當歷玄亦以當歷其閨闢變通無一而非易也至若易有彖玄則有首易有文玄則有贊易之文有彖玄之贊有測以玄文而準文言以攡瑩捝圖告而準繫辭此又其文之粗爾然亦識有可疑者易之天五配以地十玄也有五而無十非易也易之六畫加以六位玄也有畫而無位非易也易之蓍即易之爻玄之重為重（玄首四重方州部家贊自贊玄首九贊非以四

重為贊）非易也玄以玄文擬文言似矣然玄文不加之睟（玄以睟準乾）而加之中如其有心於卦氣也則去玄文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玄以首名準卦似矣然或以一首當一卦而或以二首焉如其有心於歷法也則自為之名可也而何必規規於聖人也（節文）愚謂太玄以八十一首繫之於方州部家四畫之下於彖與義初無所取特不過以四畫分之有八十一樣借以識八十一首之名又有七百二十九贊散之於八十一首之下每首九贊皆是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上九首首一樣更無分別而七百二十九贊亦與八十一首彖與義皆無相關以八十一首名彊附於四畫之下以七百二十九贊又彊附於八十一首之下然以中之初一作冬至第一日積起至養之上九而一歲節氣三百六十四日半一周又加踦蠃二贊以足日之餘分而起閏又自冬至一日係之以牽牛星之第一度日一日躔星一度至三百六十四日半而斗星二十五度半亦周又以踦蠃二贊係斗星餘度而一歲周天之日與星湊合恰好太玄之要法全在於此而老泉又甚議其增二贊之非且曰始於中之一訖於養之九闕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爾以一百八分而為日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可以見矣又曰玄四日半以

為首而以四百八十七分永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分而數定去踦贏而道勝吾無憾焉爾

太玄總叙胡次和集注章詧云此經五十六字子雲作經之時首贊與測各為之篇此訓本以冠經首范望散測之後以文置之上也**馴乎玄渾行無窮正家天**陳仁子輯註范氏曰馴順也玄天也渾渾天之儀渾淪而行也無窮謂晝夜不休無窮已也玄正取象於渾天故言正家天也　此玄首都序也楊氏本連首辭自為一卷范望解贊時昇此序於經之首將首辭散在八十一首方州部家注之下　胡次和集注釋文云渾户昆切渾淪天也鄭氏云胡家切渾音訓有二訓濁音魂訓雜則音混淪盧昆切渾淪者所以為渾也渾者所以為圓也溫公集注云宋曰馴順也陸曰渾然象天周運光謂楊子嘆玄道之順渾淪而行終則復始如天之運動無窮也**陰陽𣬈參**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參三也𣬈比也以陰陽相比次而三三相乘轉為九矣　胡次和集注鄭氏云集韻𣬈𣬈至切配合也樓注云𣬈比也說文有坒字亦音鼻𣬈相次比也意與注合溫公集注云宋𣬈曰𣬈二比也王曰𣬈配合也光謂一生二二生三配而三之以成萬象**以一陽乘一統萬物資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資取也陰陽相參以為三方一陽一

方也一統天統也舉一方一統則二方二統可知也三統相承以主萬物故萬物取形於是　胡次和集注溫公集注云一陽謂冬至也太初上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凡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三統為一元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方州部家三位踈成**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踈大也陰陽乘一統為方州部家之數則三統之位乃大成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踈與疏同集韻符或作踈疏溫公集注云范本疏作踈王小宋本作䟽今從宋陸本宋曰踈布也光謂楊子名首之四重以方州部家者取天下之象言之故一玄都覆三方方同九州枝載庶部分正群家玄者天子之象也方者方伯之象也州者州牧之象也部者一國之象也家者一家之象也上以統下寡以制眾而紀綱定矣三位一二三也以一二三錯部布於方州部家而八十一首成矣**曰陳其九九以為數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方一四位乃運為八十一首陳列乎其中故曰九九以數生也　胡次和集注章本作日陳其九九以數生溫公集注云陸曰玄數起於三為方州部家轉而相乘以成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之數也章氏疏日者行而不息之

曩始自三方因而漸至八十一首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皆不出乎三三之數而相生也**贊上群綱乃綜乎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贊九贊之辭也群綱諸物也陽動則陰從言諸綱動於上乃綜理衆首之名姓　胡次和集注温公集注云二宋陸王本綱作剛今從范本上時掌切舉也楊子作玄以七百二十九贊爲漫漶難知故以八十一首舉上其名匯别其義使炳然散殊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故曰贊上群綱乃綜乎名也**八十一首歲事咸貞**陳仁子輯注貞正也八十一首周流一歲之事候司八節各得其正故咸貞也此玄首都序畢　胡次和集注章氏疏云八十一首自冬至訖于大雪以周一歲之氣而玄道明陰陽消長俾萬物各正性命而不失其所者悉玄之道也故以訓而明之冠于經首也**玄測**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此玄測都序者亦許昂標識之言也范望解贊雖以測爲據而不列測辭故云散測一卷注文之中其并玄測列之者乃王涯也林瑀用王涯本故云外測之辭散於贊末昂言范望解贊時將測辭散於逐贊之末者盖其考之疏也章疏云范望未散測前此經七十九字本冠測篇望旣散測之後遂以繼乎首訓**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盛哉嘆美之言也丙炳也離散也五色五行之方色也日炳然明朗光耀離散各隨其物色光采淳明　此玄測都序也測準夫子贊易諸爻之下象辭也十一篇中自爲一卷至范望解贊時昇此序於經首將測辭散於逐贊之末　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離散也師説丙南方之干也離南方之卦也日至南方乃爲正中則其照臨明且彰矣故丙明離章司馬云陰曰所以於測篇首而述日者謂行於七百二十九贊之中爲晝夜休咎之徵也日含五行之精以爲光明故稱淳光謂晝夜循運寒暑運行以生殺萬物成立歲功皆日之所爲也故楊子歎以爲叙測之端炳亦明也離文也淳粹也物之五色非日不彰**夜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臧善也測知也日晝則知陽夜則知陰一陰一陽故或善否或臧　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否悲已切易鼎顛趾利出否注云否謂不善之物也義與此同司馬云一日兩贊前贊爲晝後贊爲夜凡日法八十一分晝贊直前半日夜贊直後半日章云謂非止昏曉晝夜也蓋前所謂陽家奇贊爲晝偶贊爲夜陰家偶贊爲晝奇贊爲夜一日行二贊晝辭多休夜辭多咎晝夜測辭或善或不善也**陽推五福以類升**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福壽富康寧好德終命陽爲吉故與五福升**陰幽六極以類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降下也六極凶短折疾憂

貧悪弱陰為凶故與六極退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為出陰為入陽為顯陰為隱陽為善陰為悪陽為福陰為禍故曰陽推五福以類升陰幽六極以類降皆謂贊之陰陽也晝為陽夜為陰

升降相関大貞乃通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貞正也関交也陰陽升降更相交錯天道大正氣節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関交也升降相交然後三儀大正之道乃通明二者不可偏廢偏廢則正道否塞而不行也

經則有南有北緯則有西有東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經緯相錯以成天文

巡乘六甲與斗相逢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巡行也六甲日之幹也日行乘六甲周而復始以成歲事日右斗左故相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日右行而斗左回故相逢光謂巡行也十日行乘十二辰而為六甲逢迎也章云巡歴也謂日行以乘六甲也六甲者謂子寅辰午申戌冠之甲以為六也甲一周六十日而右行其星度故冬至之日日在牛一度六周六甲之數則三百六旬有六日復盡斗二十六度則还牛一度也一歲之功畢矣斗陏天輪左行至冬至之歲昏斗指子而日行于牛俱在北方故曰相逢注謂甲為日幹者蓋凡十日必以甲為首故曰幹幹本也

歴以記歲而百穀時雍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時調也雍和也歴者歴象日月也期三百有六

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是也四方之事得故百穀調和　此玄測都序畢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紀作記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雍和也光謂日運行於上而有寒暑四時聖人治歴以紀一歲之氣節然後事不失時而百穀和熟人得以自養也

太玄中首第一 𝌆

一方一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大易六十四卦以乾坤為冠萬氣言也大玄八十一首以中為冠指理言也氣包乎理理御乎氣一而已矣故中有二義有以本本者言有時中者言陽之德陰之順五行之相生相制此大本之中也陽之亢陰之極五行之相尅相戕此失其時中之中也夫黃鍾為律呂之中而太玄起黃鍾之氣候亦曰中炯玄之贊初一之思貞初三之首尾信次五之黃當位次七之包貞皆中也若次二之廢常上九之巔霣去中而凶宜也以此參易乾之亢龍有悔坤之嫌於無陽皆失中然爾玄與易一也

中　胡次和集注范云此首名也太玄陽家一水下下易緯卦氣起中孚玄準易故家性起中以象之一部一家為下下一部二家為下中一部三家為下上二部一家為中下二部二家為中中二部三家為中上三部一家為上下三部二家為上中三部三家為上上司馬云陽家水準易中孚中一之初日舍牽牛初度冬至

(至)氣應陽氣始生兼準坎所以然者易以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因文象而定名分坎離震兌直二十四氣其餘六十卦每卦直六十（日）七分玄以一二三錯布於方州部家而成八十一首每首直四日有半起於冬至終於大雪準易卦氣直日之叙而命其名或以兩首準一卦者猶閏月之正四時也坎離震兌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飾附分至之位而準之楊子本以顓頊及太初歷作太玄故日躔宿度氣應斗建下（不）皆與今治歷者相應中者心也物之始也中孚者誠發於中而信著於外也洪範五事思曰睿睿作聖**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陳仁子輯注　范氏曰行屬於水曰

中者冬至之節日起牛宿一度斗建子位律中黃鍾夏之十一月也黃物萌（芻）芽於黃宮之中故名此首為中也上（土）為宮性其色黃故言潛萌於黃宮也水色玄玄為天天在地外天玄地黃是以為經之首　此玄首辭也象易彖曰大哉乾元已下之辭也太玄列渾天八十一家各有姓名序運周普班固曰楊子作太玄為其太曼漶而不可知故作首衝錯測攡瑩數文挩圖告共為一注至范望解贊時采宋陸二家之義録長捐短就加新告凡十一篇以解剥玄体此乃一篇并序自為一卷宋衷解詁陸績釋意以成此注散於八十一首之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首者明天地以陰陽之氣

發歛萬物而示人法則者也黃中之色也中直冬至之初陽氣潛生於地中如人之居宮室也信無不在乎中者楊子嘆三儀萬物變化云為原其造端無不在乎中心也信辭也章云行水建子之月陽氣潛復復之初九即天一生水故始於水行其候律中黃鍾故曰潛萌於黃宮言陽行於地中故反復其道所以信無不在乎中冬至之節起此首之一初一日入牛宿一牛（度）　林希逸鬳齋集在歷為冬至黃宮土中也信者物（萬）物之生意猶今曰花信曰春（信消）涵息也陽復物將生消息皆在地中矣**初一昆侖旁薄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鬼也地之形也幽

隱也言天渾淪而包於地地彭鬼而在其中天之晝夜過周一度日或隱或見見照四方隱故稱幽言日在地（下）幽隱不見也一者水也家性為水天之出入利涉大川而四時辰極各得其正　此九贊之辭後人自（日）為經辭也楊氏本以七百二十九贊分天地人自為三卷其辭之下宋陸無注晉范望沿宋陸注測之義專解此贊自成一家次於逐首辭下而削去舊注（日）曰星躔候上中下度數今且據范望本不添也**測曰昆侖旁薄思諸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言天運行唯以正也此是宋陸二家所注即非范望注也蓋范望采此注意自解經贊儒有近習間知本末妄將此注昇於

測曰之上以雜范混亂義訓今依范望正本移於測曰之下見設學者已下七百二十九測注並同　胡次和集注鄭云集韻盧昆切昆侖天形也旁薄舊不音蓋如字封禪書云旁魄四塞顔師古說旁魄廣被也魄步各切與薄音同是旁薄即旁魄也司馬云范小宋本之作諸今從宋陸王本昆音魂侖盧昆切范曰昆渾也侖淪也天之象也旁薄猶彭魄也地之形也幽隱也王曰幽者人之思慮幽深玄遠也光謂贊者明聖人順天之序脩身治國而示人吉凶者也昆侖者天象之大也旁薄者地形之廣也夫以天地之廣大而人心可以測知之則心之爲用者神矣一者思之始也君子之心可以鉤深致遠仰窮天神俯究地灵天地且不能隱其情况萬類乎以其思而未形也故謂之幽法言曰或問神曰心請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君子思慮之初未始不存乎正故曰思之貞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次二神戰于玄其陳陰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火在中爲心心藏神内爲玄陰陽爭爲戰兩敵稱陳十一月之時於消息爲復陽當消陰陰陽相尅故言戰也**測曰神戰于玄善惡并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陽善陰惡相并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陳直刃切神者心之用也人以心腹爲玄陰主惡陽主善二在思慮之中而當夜其心不能純正見利則欲爲惡顧義則欲爲善狐疑猶豫未知適從故曰神戰于玄其陳陰陽也子夏出見紛華盛麗而悦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交戰于中子夏戰勝故爲大賢不勝則爲小人矣　林希逸鬳齋集玄者心也神者心之用也擇乎理欲之間而此心未定互有消長猶兩陣之交戰也**次三龍出于中首尾信可以爲庸**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庸法也三木也木在東方故稱龍也春陽之氣萬物所出故稱出也言首尾可以爲法者首出庶類萬物資故首尾可以爲法**測曰龍出于中見其造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首出庶物造成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信舊音伸當如字司馬云宋陸王本作首尾信可用以庸范小宋本無用字今從之陸曰造作也范曰庸法也王曰陽氣滋進造物之功始見光謂三爲成意而處思之外君子既思之則行之所爲之迹見於外人得而知故曰龍出于中也君子行已自始至終出處語默不失其宜信乎可以爲人之常法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次四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金也廢則爲陰之道庳虛無所因緣待陽唱導乃和而承之欲大受反陰之義故否也**測曰庳虛無否不能大受也**陳仁子輯注范

氏曰陰道默從故不能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庳舊音卑又平彼切按庳與卑同音否部鄙切司馬云庳毗至切王曰四近於五臣位盛極當高而自卑實而若虛有而若無因物之功不自作爲故曰庳虛無因光謂庳下也中和莫盛於五五者位之陰德之盛也四當夜小人也而通於五不度其德進取狂簡謂夫性命之理造次可及也故大受之而無辭避夫性命理之至精者也非小人之所得知也故曰否論語曰小（子）罕言命又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次五曰正于天利以其辰作主**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土亦

爲天子日君象也君而有土參明于日故爲天子也中央之位四方所歸故爲主也日之加午光照天下主正四方故云利也**測曰日正于天貴當位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貴在中央於天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用作以今從宋陸王本王曰五既居（中）体正得位當晝且爲一首之主故象曰（日）正于天辰時也利用及其明盛之時而爲物主也光謂三儀之道莫盛於中正故陽家之五贊之中也陰家四六体之中也而又當晝得正一首之中最吉者也故曰日正于天以言陽之盛也君子有其道必有其時有其時必有其位然後能爲民之父母時既得矣位既正矣而不

能以道濟天下豈爲民之父母之意哉故曰利用其辰作主**次六月闕其愽不如開明于西**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水之廢也月水之積也在廢之行故闕也生明於西日以就盛到十六毀團於東方故不如開明于西也**測曰月闕其愽明始退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臣道毀闕故明退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愽古團字徒官切團也集韻云周礼作專莊子作團太玄作摶其義一也司馬云范本摶作愽賤作明王本摶作摶小宋本摶作愽陳讀愽爲專今摶從宋陸賤從諸家摶愽摶皆與團同王曰六爲盛極物極則虧故象月之過望而闕其團開明于西象月之初一也玄道貴進

故一象月初而吉六象月闕而凶光謂團圓也六以陰質而始過乎中故曰月闕其摶也夫月闕其摶明未甚虧比之始生於西猶爲盛大然玄之道貴將進賤始退故曰不如開明于西也猶人之盛滿心志先退而後福祿從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開明者初三四其明在西方一鈎一弓十五之後其圓漸闕雖其明尚多其勢退矣此與其進不與其止之意賤者不與也**次七酋酋大魁頤水包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七火也酋秋也魁藏也包取也火始王水流下萬物當成秋業冬藏而養之各得其正也**測曰酋酋之包任臣則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臣主收斂故任其則　胡次和

集注鄭云酋字秋切就也酋酋言其所就非也也司馬云諸家本作大魁頤王本作火魁頤今從之陸曰則法也任臣用典法也范曰酋就也小宋曰頤養也光謂魁斗之首也任用也七為消為敗損為減天有秋之象又有形（刑）罰之象秋物成就故曰酋酋天之成物必資於秋君之馭臣必資於法子雲曰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猛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人狎而玩之故多死焉人君之心執法無私如火烈烈人不敢犯以為物之首然不可失養人之道寬而容（物）如水之浮天載地無所不包然不可懦而失正故曰火魁頤水包貞此人君用臣之大法也**次八黃不黃覆秋常**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為木木上玄下黃故以黃喻黃以中央之色八亦上体之中黃宜中不中者敗其成就之法也**測曰黃不黃失中德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宜中不中故失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黃中之色八亦上体之中也光謂八為剝落又為沈天亦秋之象也秋者萬物成就收功之時也八居中位而當夜無中之德覆敗秋之常道喪其成功也　林希逸鬳齋集秋氣肅殺萬物覆敗常數之然也黃中也為德不中則必至覆敗猶常歲之秋必肅殺萬物也**上九巔靈氣形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為金萬物所終也物終於九贊亦終於九巔下也死氣為鬼

四十二

其形于天鬼歸于地故言反也登則為神故靈也**測曰巔靈之反時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克堪也天命終訖非所堪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巔注下云也當作顛危之顛司馬云范曰顛下也死氣為鬼其形為鬼蒐登于天鬼歸于地故言反也王曰陽極於上陰絕於下靈鬼已顛墜矣則氣反於天形歸於土光謂靈者心之主所以營為萬務物之所賴以生者也上九居中之極遇禍之窮有生之終者也靈已隕矣則氣形各才（反）其本也凡玄之贊辭晝夜相間晝辭多吉夜辭多咎又以所逢之首及思福禍述其休咎此玄之大指也九逢日之晝而云巔靈氣形反辭君凶者何哉

四十三

夫吉凶者非幸不幸之謂也得君子之雖（道）遇禍猶為吉失君子之道雖遇福猶為凶故瑩曰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又曰君子年高而極時者歟明君子守正以順命也洪範五福有考終命孟子曰君子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天玄周首第二☰　一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周者天道運周至是又復而始之機也天下之理極者必復而中者後能復天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氣之正人之復也得其中則周乎理之善故乾鑿度及六十四卦推盪訣中孚貞於子而繼以復太玄始於中而繼以周蓋中者卽

復之則故周而復者亦不過其則若顔氏之不遠復其得之周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復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周還胡關切畢經音辯云書環者復之緩也書旋者復之速也水性周營司馬云陰家火準復入周次八日舍婺女周匝也旋也邵同陽氣周神而反乎始物繼其彙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火日周者冬至之後陽氣所始也周復七易七日來復是也彙類也萬物各繼續其類周復其道周之初一日入牛宿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來曰彙類也光謂萬物隨陽出入生長収藏皆陽之神也歲功既畢神化既周而復反乎始萬物各繼其類而更生之也初一還於天心何德之僭否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僭差也否不也水世周營天心至仁家性為火而水居之當體至仁之德而欲克本是為過故否測曰還心之否中不恕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本末相克故不恕也次二植中樞周無隅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火也正午為為中樞立則運言二極相當為天柱樞運周晝夜故言無隅隅方也晝夜周運言二極無方常也測曰植中樞立督慮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慮度也督正也運以正度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督猶中也衣之背縫謂之督無隅猶言無方也二思之中又体之中也而當日之晝象君子立慮於中以應萬變如樞

之運無所不周故曰植中樞周無隅也鄭云渾天之象北極常見南極常隱其中運轉者半隱半見杠古双切柚與軸周杼軸者織作之機也杠柚運轉之樞也其中曰杠兩端曰柚注云二極相當為天杠柚言南北二極上下相當天之運轉以此為樞故曰植中樞也舊説杠為旌旗之竿一曰牀前横木於經注皆不合督慮注云督正也慮度也按督之訓正本於爾雅慮訓法度之度則未聞　林希逸鬳齋集莊子曰樞得其環中即植中樞也植立也立於中而能運故曰植中樞周環而無方隅言不可定也衣之背縫曰督督中也慮思也立中於心故曰立督慮也次三出我入我吉凶之魁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魁藏也我謂三也三為木火之母也火元木不盛火盛則消木夫為人子無克母之義夫為人母無謐子之道其有吉有凶猶相為隱故言吉凶之藏測曰出我入我不可不懼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則以喜何可不懼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夫外物之來入乎思也言行之動出乎思也得其宜則失其宜則凶三居成意之地思之隆也而當日之夜故戒之曰吉凶之出亦自我吉凶之入亦自我為吉凶之魁茍可不懼乎一出一入周之義也次四帶其鉤鞶鑑以玉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金也在九贊中而下腰象也腰中之金曰鉤鉤無帶不立帶無

鈞不著相須戚体以自約束不失礼節可為王臣故有玉鐶而佩也測曰帶其鈎鞶自約束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約束其身不失礼法　胡次和集注鄭云鞶蒲官切說文大帶也鍾馳偽切鎮也字或從石司馬云鍾直偽切鈎所以綴帶為急也鞶革帶也鍾與縋義同謂以繩有所係也玉象君子之德環以象周旋無闕也君子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故曰帶其鈎鞶鍾以玉鐶言以礼自約束周旋無闕也帶與環周之象次五中王其廬設于金輿厥戒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渝變也易曰君子得輿尚可載也五以中和之德處金輿之位出命行令

卌五

以御下臣言戒渝者安不忘危故自戒無變周也測曰廬金戒渝小人不克也陳仁子輯注氏曰安不妄危不為小人所勝也克勝也　胡次和集注晉鄭云王涯說廬者小舍土中者正位也小人而居正位乘君子之器禍其至焉故下言厥戒渝也司馬云土中其廬居得中也設其金輿所乘安也夫廬非不美也輿非不堅也然小人必不能久居而行之故曰厥戒渝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又曰人皆曰予知擇夫中庸而莫能朞月守也土中其廬周之象也次六信周其誠上亨于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亨通也六為宗廟君之所奉聖居奉神唯信唯誠故肅敬通于天也測曰信周其誠上通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奉神以信故上通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據經之例以五為陽數又居中位故為陽首之主六居陰數又居盛極故為陰首之主光謂反復其信皆出至誠非由浮實飾可以上通于天也次七豐淫見其朋還于冡不克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朋謂二也二七之合於南見其朋故知為二也七火之王家性為火朋合故曰豐淫淫衍也而在周家周而復始故曰還也家者冡冡二火朋合未知所正故無所克而從之測曰豐淫見朋不能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冡冡未除故不能從　太玄經補注　勝言錄富而淫於貨財聲

卌六

色者見其黨類利心一動歸于冡闇故不能相從而一也次八還遇躬外其禍不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躬身也八為禍中故言禍也雖則遇禍不入於身故不大也在禍之中藏不入己為衆所明測曰還遇躬外禍不中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非己之藏故不中　胡次和集注章本作禍不中小也鄭云不中舊丁仲切司馬云范本過作遇今從二家陸王本上九還于喪或棄之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為金在火家為火所爍故言喪也亦在秋位萬物所終還而遇喪非家禍故或弃之行測曰還于喪其道窮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還而遇喪故道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生極

則天乎元盛極則天乎衰治極則天乎亂九處周之極則天乎窮當日之夜故曰還于丧夫國家將興則人歸之將亡則人去之故曰戴弄之行

天玄礥首第三𝌈

一方一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礥難也陽之初生至微而甚難非若陰生之易也君子崇陽而抑陰於陽氣方復則惜其難長易曰出入無疾是也於陰氣方壯則畏其易盛易曰勿用取女是也故易於復之辭則致嚴於出入無疾而玄於周首之後繼以礥關其崇養微陽至矣礥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三木下上家七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礥舊下研切艱險也又下珍切硬也硬與艱欽皆難之義

司馬云陽家木準屯宋曰礥難也光謂物之初基必有艱難惟君子能濟之部同陽氣微動動而礥礥物生之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木曰礥者礥難也冬至之節陽氣微動生萬物礥而難也礥之初一日入女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礥〻難貌章云礥冬至後十日也陽雖動而力微萬物向生艱於出地礥者艱之義初一黃純于潛不見其畛藏鬱於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畛根（垠）也鬱化也十一月陽氣潛在地下養萬物之根荄在黃泉之下不見其根（垠）鄂測曰黃純于潛化在嘖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嘖情也不見其根故化由其情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畛音真嘖與嘖同士革切陰口嘖隱也光謂嘖幽深難見者也一非中位而云黃者陽氣未見猶在地之中也家性為礥一為思始始有拔難之心者也陽氣潛於地中純粹廣大藏鬱於泉以化育萬物而人莫見其畛界也猶君子有拔難之心精純幽遠利澤將施於天下而人未之知者也鄭云畛舊諸引切又諸鄰切千夫之道也界也按注以根（垠）鄂為說特取界域之義平声叶韻鬱紆勿切注云鬱化精也垠魚斤切地垠也鄂本塔（作愕五各）五各切古字通用荄歌哀切木曰根草曰荄嘖舊音賾又音責情也至也按測注訓情左傳嘖有煩言杜預訓至蓋含其情者責則吐之將索其至是以知此訓情

則音賾取其含蓄之意訓至則音責取其誅求之意舊引說文而音賾者訓呼音責訓鳴訓釋既異何用引之次二黃不純屈于根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在三下木下有火故根屈也不純者火色黃白故曰不純易賁卦曰山下有火黃白色也測曰黃不純失中適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不純故不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適作道今從諸家二為思中而當夜故曰黃不純陽氣不純則萬物失其性屈於根而不能生小人妄意則萬事失其適隳其功而不能成　林希逸鬳齋集黃中也立中道於此則萬善由之而生為中不純則善屈（根）絕矣何以適中乎次三赤子扶扶

元貞有終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元始也扶扶幼小之貌人幼小未成可砭當正之於始也家性本木三亦爲木以木扶木一故有終也則曰赤子**扶扶父母瞻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幼教長正父母之所瞻視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瞻作瞻今從二宋陸王本詹瞻古字通用扶扶扶援依慕之貌元善之長也三爲成意而當晝象君子修行其志拔難濟民民皆瞻仰而歸之非有無貞之德則不能成茲大功故曰元貞有終次四**拔我不德以力不克**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金者乾乾強健故爲力殰難之世萬民勞悴四處匡位拔之不以德恃其強力故不克也測曰**拔我德力**

四十九

不堪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以力濟世非所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匪德今從諸家四當夜小人也而逢時之福無德而以力取勝者終當覆敗烏能濟衆哉鄭云扶我我謂民也耐古能字注云唯大人耐拔之或作而者字訛缺也范注能皆作耐其作能者乃後人所改也次五**拔車山淵宜於大人**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殰土而爲殰難山淵象也車在其中唯大人拔之五爲天子故稱大人民溺於世唯大人能濟之也測曰**拔車山淵大位力也**陳仁子輯注范子曰大位若周公東征禹導九河是其力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或山或淵道之險者五爲一

貴之主而又得位當晝休正居中有大人之德拔車以出于險則爲萬福之所利見故宜於大人先謂車者民所載也五福之盛也而又當晝大人之得位者也故可以載民於險阻矣次六**將其車入于丘虛**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水爲嶮難將車入嶮在於丘虛之中非濟世也車喻君君而隨臣臣道不正猶入丘也測曰**將車入虛道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不得君臣之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虛與墟同六過中而當夜象雖有濟民之志而不得其道則愈陷於難矣過中者失其宜適之象次七**出險登丘或牽之牛**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生土故爲丘七爲係絕之所用故言牽牛

五十

牛上畜也出險登丘爲牛所引猶紂民見虐日久而遇文王拔之於疚如出險之車登在高山爲牛所引離於難也測曰**出險登丘莫之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力不如牛非所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代作伐今從諸家陸曰引車如牛誰人能代牛者乎王曰位既當晝雖又將終猶有八九故且登丘陵而未復平途光謂丘者難之小者也牛者物之有力者也七雖當晝而陟於禍境如已出大險而猶有小難也夫大險已出則小難不憂乎不濟也況或助之牛以牽車乎如君子既能濟險而復有賢才助之也次八**車不拔䯞軸折**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殰難八有車象

秋木拔刑重自很難牛不能引折軿敗軸不能濟也測曰車不拔躬自賊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很難之世賊其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軿作軿音義皆闕范本作軿小宋作輈丑孝切車弓也今從王本下晏切王曰軿入脛也無德而將出難禍又至故象以人代牛則引車不拔而軿軸俱折矣光謂八爲禍中而又當夜小人不量其力不能拔難覆國喪身者也鄭云軿舊并弭切脛也又部弭切按注云牛不能引折軿敗軸謂牛之軿車之軸皆折而敗也上九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人有輯航可與過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其辭也輯航以濟難也九爲金故稱山崇高之山而有川波明其難也次川之險須輯航而濟礥難之世須聖人而拯測曰高山大川不輯航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克能也非輯航不能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其舊音箕按注云其辭也與小雅夜如何其同音輯舊才入切按輯古楫字然楫亦有此音但訓爲和則宜音集訓爲櫂則宜音接航舊說一作杭按航與杭經史通用司馬云其音基語助輯與檝同九處難之極遇禍之窮故曰崇崇高山下有川波其言險之甚也然當日之晝其才足以濟險者也故曰人有輯航可與過其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五　十二先

玄（太玄經三）

天玄閑首第四𝌉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閑即爲十有二閑之閑防而覆之也陽氣尚微可防使長不可輕之使傷當此礥難之世常謹防閑之道如護花者編其闌護焉者謹其閑則陽雖微而無害閑二之固珍三之閑鍵五之拔石皆防而護之也玄象易之屯而以礥石二首既曰礥又曰閑其反覆于崇護微陽之義矣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中四金中不亦象屯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亦準屯入閑次四一十八分二十四秒日次玄枵小寒氣應斗建丑位律中大呂閑閑也防也章云准屯今准坎陰家。卯作陰家准也陽氣閑於陰礥然物咸見閑陳仁字輯注范氏曰行屬於金謂之閑者冬至氣終此首之次三小寒起於此首次四陰雖盡於下而猶壯於上故能防閑礥礥焉而萬物亦皆見其防閑故謂之閑閑之初一日入女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礥然者陽欲出不能之貌也陽主出內萬物者也而見防遏故萬物亦皆見閑章云陽氣內微陰氣外壯內外相阻閑閑不通物盡見閑故曰閑初一蛇伏於泥無雄有雌終莫受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在金世

子母相扶可以養物季冬土復若雌之象故言有雌雄以喻龍而言蛇者伏在地中於木大變故以蛇喻測曰蛇伏於泥君不君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龍而蛇伏故不君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土復土王四季小寒將復丑爲子陰乃雌之象四爲虵虵式故切一陽而當日之夜君不君之象也君德龍也失道而見閑于臣故曰蛇伏於泥也無雌有雌則終莫受施無君有臣則澤不下逮矣次二閑其藏固珍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閑閉也珍寶異道也二爲平人而在閑家故自防閑不與流俗守其善道而已測曰閑其藏中心淵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淵深也守道求己德之深也

二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藏疾浪切二居中也君子藏器於身默而識之待價而沽君言藏固寶者也次三閑無鍵舍金管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木故稱閑鍵籥也閑而無籥舍金管也閑閉之家宜明管籥以止出入金而無鍵故舍管也測曰閑無鍵盜入門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無鍵之門盜入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鍵渠建切籥牡也按籥牝牡其牡者白鍵其牝曰管無鍵則管不可用舍讀作捨司馬云小宋本作金舍管今從諸家鍵其偃切舍與捨同鍵鎖牡也管所以出鍵者也閑無鍵則舍金管而不用矣三爲成意而當日之夜不能夜失其權重胡盜入門也　易曰弗過

防之從或戕之凶又曰慢藏誨盜　林希逸鬳齋集舍注音捨今音釋鍵鎖牡也管所以出入鍵者也閑門而無鍵雖鋼鎖管亦開釋矣又失防閑之道也次四拔我輗軏小得利小征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我萬民也輗軏喻信也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也四臣道也有位故大君收養萬民之義非信不立故拔以信征行也以信教民故可行曰小征也測曰拔我輗軏貴以信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治民以道貴信行于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輗軏喻信也論語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次五礥而閑而拔我毒而非石如石厲陳仁子輯注范氏厲危也五爲上上中之難　石之

三

象也礥閑之世萬事皆難五處尊位當拔除其毒非石之固而使如石故危測曰礥閑如石其敵堅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如石不拔故堅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五處尊位當拔除其毒非石之[illegible]而使如石故危也光謂五君也位爲物籓衛而欲以不正拔物故敵堅如石而身危也次六閑黃垁席金第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廟宮衛也五土也五爲中黃中也宗廟之中故有王垁之室金第之床測曰閑黃垁以德固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以君之德固有宗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五板爲堵五堵爲雉范注用公羊家說而垁乃奇字也第舊側几切牀版也按注云金第

之牀謂金版之牀也司馬云小宋本垁作垁今從諸家范曰五堵為垁王曰垁古雉字謂城也第簀也光謂席猶籍也金至堅之物六福之隆也卬又當畫君子以德自防外患無從而危者也故曰閑黃鈇席金第　林希逸鬳齋集垁古雉字城也第牀簀也閑以金城藉以金簀人之自防如此喻有德以自德也**次七跙跙于遽除或寢之廬**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跙跙惡貌也七為無道故曰遽除人人不能俯也家性為閑當防閑惡人以清王道防而不固纔惡進入故或寢之廬**測曰跙跙之閑惡在舍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纔人進入故在舍也胡次和集注鄭云跙七余切禮記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注云跙跙惡貌則是范讀作苴也或用才與切期失之矣遽除晉語遽篨不可使俛字皆從竹國風遽篨不鮮亦然司馬云范本遽除作遽篨王小宋本作遽篨今從宋六本跙七余莊助二切遽音渠篨音除王曰跙跙行不正貌遽篨傳舍或寢之廬閑外而失內也七為禍生位且當夜失閑之道也廣為惡人已跙跙然入其室而而不自至者也秦大發兵備胡而胡亥亡其國**次八赤臭播關大君不閑克國乘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赤臭惡人也八東方也帝之所出故稱大君而有惡人播關欲入大君故閑距而不內故稱勝國乘家之勢**測曰赤臭播關恐入室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惡人在外恐入其室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不閑作不閑小宋本作不關今從宋六范本王曰赤臭者陰陽交爭殺傷之氣也播於遠關之外**上九閑門以終虛**陳仁子輯注范氏家性為~~為~~閑世自閑閑又有惡人欲入其室九為位中日閑防故虛也**測曰閑門以虛終不可實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虛以受賢故終不入以情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鍵閑之極當夜之位失閑之宜如閑其門戶人之所以自終必且虛而無獲光謂閑門自終不與物交慎則慎矣而終無所將求之功業不亦遠乎易曰括囊無咎無譽鄭云終虛測注謂終不寔身以情欲賓注謂終不寔內以惡人其義一也按上九當夜其辭醜醜如注所說則反好矣閑之師曰防閑于門以虛其室一概杜絕無所閑納雖不寔以惡亦不寔以善故曰終虛非能虛已受賢者也是以君子醜之也

天玄少首第五𝌊一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少者陽微而未多也天下之理惟不自足者進而務自足者退是以處少之時不患於微而患於足聖不自足故日益聖愚或自足故日益愚易以九三一陽方居內卦之上欲其下濟而光明故受之以謙玄以微陽方居天五之位欲其濡然而保養故受之以少若次一耿謙次二懷卿次五自沖愧其所不

足者也次四望枚次六持滿惡其所自足也噫謙有五寡之道而亦爲虛少之象天且不可遽況人乎**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謙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少注以載幼爲說故或讀作長少之少按莊子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則誇自少則謙此象謙卦宜如字讀司馬云陽家土准謙入少次五日舍虛邵同**陽氣潛然施於淵物濊然能自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于土謂之少者陽氣潛然溫和萬物于土中萬姑自載幼故謂之少少之初一日十女宿十度　胡次和集註鄭云潛杜覧切恬靜也注言溫和萬物于土中者乃陽氣潛然之謂也潛行家用其恬靜可知也淵於土中皆取隂隱之義胥言淵者未於中天之注言土中者本於少首之五濊廣雅云濊漬也一曰水其薄者濊里涉切說文云濊薄水也一曰小水中絕濊勒兼切集韻云濊恬靖貌盧忝切注無訓釋則當取其合者舊盧忝力兼勒兼三切又里兼里涉二切漬也按經典釋文以諸儒訓音不一而並載之則必首標所取附見其餘故雖多非允也此凡五切而皆訓漬何獨于漬乎夫小水薄水亦能漬物其中絕而小者既不濊溢則恬靖可知載舊思廉切古纖字司馬云范王小宋本謙作濊今從宋六本小宋本能作允今從諸家濊音斂載與纖同宋曰潛然

不動也謂陽上見阞閡于是潛然施意於淵不復動也謙然者言萬物見陽氣不動亦謙然自約也允謂萬物當發生尚能自守其纖細知人之謙也**初一冥自少眇于謙**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眇微也爲士所允而自載幼故微于謙也謙尊而光故冥**測曰冥自少不見謙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謙光之家以不見爲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自作目今從諸家一者思之微也當日之晝處衆之下內自謙抑而不求人知者故曰冥自少眇于謙眇微也**次二少不至懷其卹**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大在上家子承祖養以至孝道故已少不至卹憂也見衆則懼故憂**測曰自少不至謙不成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謙虛之道若不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日夜小人之謙貌爲心很不以其誠故憂未免也**次三動載其得主人之式**陳仁子輯注范氏載少也式法也三爲進也進德修業以謙爲本終當居位君臨百姓故以少得人主之法**測曰載其得人謙貞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載少也民是其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載其得人謙貞也今從諸家**次四貧貧或妄之振**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爲下祿金性剛強而在少家祿下而少故曰貧貧三爲四財故曰妄振**測曰貧貧望振不能守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妄受振救故不守

正也鄭云振舊云賑也撫賑者以財賑之也司馬云王曰夫位當夜妄有所求非謙靜之時所宜然也光謂家性爲少四爲下振（林）故貪也在中之下不自多大自旌其貪者也故曰貪貪當日之夜不能守正自旌其貪妄求振教斯亦鄙矣 **次五地自沖下于川**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土而在土世故稱地沖虛也家性爲少土而虛少故受百川易曰君子以虛受人也 **測曰地沖沖人之所聖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必受邦國爲聖君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五爲土而在土世故稱地也沖虛也家性爲少土而虛少故受百川也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此之謂也必受邦國爲聖君也司馬云王

曰能正居中又當晝位如地之能沖（自）沖虛下于川谷川谷歸之則爲百谷王矣光謂五者福之盛也地体（字）俾沖故百川就之聖人謙損故百祿歸之 **次六少持滿今盛後傾** 陳仁子輯注范云傾七也盛六也六爲水七中最盛莫多于水故稱盛盛則盈故傾 **測曰少持滿何足盛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盈則溢故不足美盛 胡次和集注范云傾謂七也盛（渭）爲六也六爲水七中最盛則莫多于水故稱盛也盛則盈故傾也盈則溢故不足美盛也司馬云王曰當自少之時居極盛之位位既當夜德又失謙撫虛之時（反）及欲持滿今雖盛大後必傾危章云六爲水當冬至後二十日冬水王也

故曰持滿時王即以盛言以小人之道居謙少之時而俾持滿鮮克有終故測謂其不足也 **次七貪自究利用見富** 陳仁子輯注范云富八也八爲木貪爲七七爲火火貪故利木富也火非木不生母大則子盛故利木富 **測曰貪自究富之聘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子貪母富故相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水爲消而當日之晝君子也君子之貪也求諸己而不求人是以人樂與之故曰貪自究利用見富聘問也言富者自將聞而與之況見之乎論語曰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次八貪不貪人莫之振**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木之廢也秋木葉落歸林是其元富枝枝扶疎外以示

貪其實不貪故莫振也 **測曰貪不貪何足敵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不貪稱貪故不足敵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當少不少當貪不貪則人莫之振也光（謂）爲八爲耗又當夜小人貪而譎爲不貪者也如是則人誰振之亦衆所戢惡也 林希逸嵩齋集君貪而不爲貪之計是以虛爲盈者人誰振貸之喻當謙不謙者 **上九密雲溟沐閏于枯瀆三日射谷**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金生水故爲雨之（雨）細者亦溟沐細密之雨能閏枯瀆況於谷邪射厭也谷受水而加以霧故厭也 **測曰密雨射谷謙之靜也**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細以致多猶謙以致尊鄭云射谷舊羕尺切按注云厭也

三日射谷謂谷已滿而厭其多也司馬云溟音詠射時亦切范曰雨之細者溟沐小宋曰溟沐猶霢沐也光謂小雨至微也枯瀆至燥也　積潤不已三日之後乃至射谷九處火之極當日之晝如君子積謙以致功名光大非躁動得之也此言謙道收功之遠也　林希逸膚齋集枯瀆　難潤但有三日小雨則有射谷之斛矣言謙久必益也

天玄戾首第六𝌋一方一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按曰戾者陽微交陰爭戾不調也人之情德不同者必異志不偉者必離葛至異而離奚戚者固可戚微者尤宜謹也陽潛固于地中陰尚壯於世外再交地六之

陰所性不同所遺亦異是因爭之始戾之的也易因離兌之相會寓戒乎睽玄因陰陽之相交致戒乎戾凡異世于六中和於八所以免其戾而正也頑邪於一戾腹於三所以慮其戾而不正也曰戾與睽聖贊其有受乎

戾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家六水中上象睽卦　胡次和集注邵作陰家六水準睽司馬云陰家水準睽戾者乖反也章注云准睽陰家陽氣孚微物各爭雖而觸其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水謂之戾者言陽氣信微而萬物爭雖射地而出觸類相將故謂之戾戾之初一日入虛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卯之始化謂之孚卯之萌甲亦曰孚然則孚

者物之始化也陽氣始化其氣尚微萬物之形粗可分別則各以類生而相爭雖矣戾之象也初一虛旣邪心傾傾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為戾水無爭戾故虛也亦為下人人下而邪故心傾也爭戾之家無事失正故危測曰虛邪心傾懷不正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其危在心故不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虛者神之宅也一思之微也居戾之初當日之夜虛邪則心傾矣章云一為夜小人也小人之心不誠不正故曰虛邪邪則傾而不正故側謂懷不正　次二正其腹引其背酋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酋就也貞正也腹喻內背喻外自內及外自近及遠君臣道正故就正測曰正其腹中心定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內外以正故定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酋就也腹以喻內背以喻外光謂若先正其內以引其外則不相爭戾而背就正也是故君子正心以待物修身以化人齊家以刑國治國以平天下　次三戾其腹正其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爭戾之家動失其實不正其內而正其外故腹戾測曰戾腹正背中外爭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中外不動故致爭　胡次和集注鄭云爭側迸切司馬云小人心不正而求物之正身不脩不責人之脩舍內而求外棄本而逐末是以中外爭爭而陷于敗亂也二三皆思也故正背戾腹言之次四夫妻反道維家

之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者允位故爲妻陰世所尊則爲夫也夫在外妻在內故反道也各反其事故家道正故可保測曰夫妻反道各有守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各守其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夫治外妻治內道相反也然而內外相成以保其家[illegible]（四）爲祿（下祿）而當晝故有自（是）象次五東南射晛西北其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土土生金故爲弓矢牛土畜也故爲晛家性爲乖晛在東南而矢西北明其乖也測曰東南射晛不得其首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首向也乖戾之家失其所向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時亦切首舒救切朱曰首向也光謂五以小人而居盛位舉措大繆不能服猛者也故曰東南射晛西北其矢言失其所向也　林希逸鬳齋集晛在東南而矢在西北事相違戾何由其功次六準繩規矩不同其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水者平斧也故爲準規家性乖雖所施各異故不同也測曰準繩規矩乖其道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所施不同故道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乖作取今從諸家王曰準繩規矩曲直方圓雖乖戾不同各有所施終得其道此亦得戾之宜也光謂準平繩直規圓矩方所施不同皆可爲法君子出處語默其迹不同而皆合于道六爲上祿而當晝故有是象次七女不女其心予覆夫（夫）譏陳仁子輯（注范氏）氏曰曰七

爲仲女乖戾之家故不女也七陽位也故稱夫譏謀也予我也我謂五也心在於五欲下求正陽婦人之義無非無儀今從爲女而與水（夫）謀故曰不女也測曰女不女大可醜也陳仁子輯注女而不女故可醜惡　胡次和集注鄭云予我梭佩觿云喪予[illegible]（也六弋）汝切本無余音朝廷之廷徒勁切本無予音讀若余讀若予者皆後世變古也經言女不女其心予覆夫譏注訓爲我而諧叶韻則無余音於此可見弋汝切者是也譏舊私呂切材智之稱按字當作諝司馬云諝須與切予與同王曰諝知也光謂夫唱婦和道之常也今乃乖戾乘同即異女則衆夫之智巨則敗君之功大可醜也次八殺生相矢中和其道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生爲晛也九克於八故殺生也矢乖也射晛東南而矢西北故相乖也八在上中故和測曰殺生相矢中爲界也陳仁子輯注雖曰以乖猶以中和自界限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午作矢今從諸家午古牾字逆也八爲剝落有殺物之象天有殺生國有德刑其道相逆不可偏任必以中和調適其間然後陰陽正而治道適也一曰午交午也殺生往來相交午也上九倉靈之雕不同宿而離失則歲之功乖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倉者東方靈神神爲歲星也五星失度則妖祥生妖祥生則歲功不昏測曰倉靈之雕失作敗也陳仁子輯

注年歲不豐故敗　胡次和集注鄭云倉靈倉者東方以色言之則當作蒼古字省故通用宿舊音秀按宿者舍離舊音麗按離者去也故謂離失言離其次失其度也是星行之爭也司馬云蒼靈木之精歲星也其雖金之精謂太白也漢書天文志歲與太白合則為白衣之會為水太白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年穀大熟太白在北歲在南年或有或亡北言金木牲牝同離一宿則有㊀变邪止（道）反同處一朔則有乱九處離（戾）之處（極）遘禍之窮當日之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曰蒼靈木星也其配為太白金星也金木相配而不可以間二十八宿之度太白在南木星在北名曰牝牡歲則大稔（會）會木合為白衣之會歲大水言事有相戾而吉者雖亢也作為也失則為敗也

天玄上首第七𝌌一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上者陽欲奮而升也凡陽性主健未有不伸者龍躍而至天者象乾也竹生而鑽石者質剛也人特扶而護之耳故陽與君子類也陽欲其上而（仁）使之藏君子欲其進不使之退易因坤体巽下陰既沈滯而陽乃騰則為升玄因陰家地六陰離平戾而陽愈騰則為上故三曰出谷階天舟之也二曰自治四日妄升六曰登七曰臺謹之也陽直終柳而不升哉**上**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升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上是掌切升也按上訓高者是亮切訓升是掌切下訓卑者胡賈切訓降者胡嫁切　高卑之為上下者一定之体也升降之為上下者不定之用也古人辨此甚嚴學者亦宜分別上象升卦故用此音司馬云上時掌切陽家火準升入上次七日舍危三十六分一十五秒大寒氣應**陽氣育物于下咸射地而登乎上**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火謂之上者小寒之氣陽物謂陽氣育養於下皆射地而上故謂之上上之初一日入虛宿八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時亦切**初一上其純心挫厥鏩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為

上而本大世大性炎上故曰鏩鏩以水克火故曰挫水性專一故稱純心○**測曰上其純心和以悅也**陳仁子輯注純心自抑故和悅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鏩舊音漸按集韻鏩鏩銳進貌司馬云鏩音漸王曰鏩鏩銳進貌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能以純一之心日就月將不失和悅以至高大挫其銳進躁急之（志）至是以求道則得道干祿則得祿老子曰挫其銳**次二上無根思登于天谷在于淵**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上家火世二亦火也故思登于天雖其從上當由其本道而無根雖得高位所不貴也**測曰上無根不能自活也**陳仁子輯注不進以道亡之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自活

户括切生也上無根自進不以道也不能自活是士之原也活作治者誤司馬云范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谷窮也凡物有根則能生人有德則能升二爲思中當夜躁於進取其志（欲）故登于天而不免窮在于淵猶木無根而上生終不能自活也次三出于幽谷登于茂木思其珍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木之王故茂也十一月陽氣始貽（胎）到春而王故言出幽谷登茂木也三爲進人終歷高而享天祿故思珍穀測曰出谷登木知向方也陳仁子輯注出谷登高所向方遠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方則道也王曰珍穀（謂）爲草木之實可食而珍美也（者）先謂珍穀諭美道也君子秉忠說善含邪趣正如鳥出幽谷而登茂木也三爲思上故曰思其珍穀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孟子謂陳相曰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者次四即上不貞無根繁榮孚虛名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者兌兌爲口口舌之人而在上變上不以正故言虛名觀泳於五而非實也測曰即上不貞妄升也陳仁子輯注處非其正故言妄升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即就也榮木華也四爲福爲祿故曰就上當日之夜故不正夫以不正而得祿猶木無根而有榮雖其繁多何可久也信惟虛名而已無益於實也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二在下体欲升而不能得者也

四居福祿雖升而不已以也（正者）次五鳴鶴升自深澤階天不悠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木在水下故稱（深）澤五在中中爲天位悠漸（慚）也詩云鶴（鳴）九九皋聲聞于天五處天位以其光治聲明然後升高猶舜耕歷山而升天位處之以正又何慙乎測曰鶴鳴不悠有諸中也陳仁子輯注以道中官得之中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悠與怍同階猶登也五爲中和又爲盛福上之至美者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雖升聞于天亦無所愧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鄭云悠古作字聲聞音問群經音辨云聞聆聲也聲著于外曰聞亡運切所謂聞望以其著者名之也次六升于堂顛衣到裳廷人不慶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謂宗廟故稱堂也宗廟之中威儀以禮今乃顛到衣裳朝廷之人不善之也測曰升堂顛到失大衆也陳仁子輯注廷人不善故失大衆　胡次和集注鄭云廷徒勁切朝位也音廷非古可（司）馬云上曰衣下曰裳故顛衣到裳小人在上則下皆不由故曰廷木（慶善也六爲上祿故曰升于堂當日之夜小人而居）君子之位者也故曰顛衣到裳小人在上則下皆不悅故曰廷人不慶次七升顛于臺或柱之材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臺爲八也堂上往八有高危之狀故稱臺也高危墜墜而有良輔以自柱故言或柱之材測曰升臺柱輔弗墜也陳仁子輯注處高終顛故弗墜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

宋本亦作柱今從陸宋王本拄陟主切拂古弼字七在上体而爲敗損故曰升于顛臺然而當日之晝雖在衰危而得良輔如將（傾）之臺柱以良材則高而不危也次八升于高危或斧之梯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爲木故稱梯也或爲九也（謂）九爲金故稱斧梯而見斧故知其危測曰升危斧梯失士民也陳仁子輯（注）終於危墜故失士民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八居過滿之地位且當夜而務進不已如升高履危而或斧去其梯故求復下不可得矣士民者（九謂八爲禍中否）國之体也當夜象小人驕亢於上不恤士民如高升斧梯危莫之救矣士民者国之体也君賴以尊者也上九棲于菑初亡後得基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秋位萬物所歸故稱棲金在火世故爲初亡見灾爲懼故得基測曰棲菑得基後得人也陳仁子輯注改過修者得灾天下之心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菑與災同君物之上故曰棲九爲禍極又爲珍（殄）絕故曰棲于災然當日之晝是得賢人而爲之助者也豈唯救亡乃可以立國家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一曰菑當作椔木立死曰椔棲之枯木孤危之甚也鄭云菑舊音緇菑畬也按范蒨作災以棲爲句故注云九秋位萬物之所歸故稱棲以于菑初亡後得基爲句故注云金在火世故爲初亡見災危懼故後得基也所謂棲菑得基者言棲于菑患

而得基是危懼改修之效也舊音訓與注異矣

天玄干首第八𝌇一方一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干者陽若（有）求而畜也夫陽有必伸之理將陽而純陽是爲從類其升也皆正陽而據陰是爲非類其升也以毆玄上與干均象易升也而干與上似不同上之玄數爲天七之陽干之玄數爲地八之陰故上則卒其健而必伸干則有所求而始伸玄曰干狂也道不順也四之直道六之貞馴行正也色三之匪貞七之何戟九之浮雲行不正也一正一不正而休咎不同焉二首之義以思其升也亦異矣干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家八木上中亦象升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家本）準升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諫說者以言干上故干有諫說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干進之意**陽扶物如鑽乎堅鈴然有穿**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木謂之干者大寒氣也鈴陷殺也是時陰氣堅乎上陽氣扶萬物下而鑽之則鈴然而穿故謂之干干之初一日入危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鑽祖官切說文以以穿也鈴注云陷殺也按集云鈴公合切鍵也音與注異當音恰與劍同集韻劍乞洽切陷也司馬云范王本作陽氣扶物而鑽乎堅今從二宋陸本鈴音閤宋曰鈴陷殺也謂是時陰氣猶堅於上欲陽扶萬物如鑽之鈴然有穿初一丸鑽

鑚于内隙厲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干動轉干時水性滔淪鑚土而下故曰鑚也土可鑚入故内隙厲測曰九鑚于内轉九非也陳仁子輯注九猶專也專心不專故非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九猶專也按說文圜傾仄而轉者從反仄然則宜可訓專乎閻之師曰九無圭角則不能鑚其鑚于内而遇隙厲若能專一亦可穿矣心不專者轉而之他則失之道故曰轉九非也隙與隙同司馬云九者流轉無所不入者也邪僻之人研求人（心得其間隙從而讒之以衒其非則無所不入此國）

利口之覆邦家者十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瑤圖答賓戲曰商鞅挾三）

利口之覆邦家者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此國家所以危也孔子惡

衍以鑚孝公次二以微干正維用執命陳仁子輯注范氏火性爆暴其世爲干故能犯上干其非義順納其言故正測曰以微干正大諫微也陳仁子輯范氏曰諫道之微妙　胡次和集注鄭云干正犯顏曰干朔遠曰正司馬云范王本測無維字今從二宋陸本宋曰諫大諫其事在微時王曰二位當晝如諫諍之道當及事之幾微而干之則易爲功然後以正道維持之則能用執法之命矣光謂二爲方沮而當晝故有是象孔子曰諫有五直諫爲下度君而行之吾從諷諫之執法也志在正君之道令使應法度也次三箝鍵挈挈匪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貞正也箝爭也鍵柎

也家性爲爭動則干時故爭爭析門關故曰非正也測曰箝鍵挈挈干祿囘也陳仁子輯注祿不正故囘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箝渠淹切宋曰囘邪也光謂箝者緘束使不得移鍵者固結使不得離皆縱横之術說人求合者也鬼谷子内有鍵飛箝篇者挈急切貌干求也祿福也言小人以術說人急切求合非正道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章云三爲夜小人也箝閑也鍵籥也方言曰自關之東謂之鍵自關之西謂之籥三爲小人而處于世不得干之道挈挈然獨于關籥之門方言爲挈特也特獨也令三獨干匪正故測曰干祿囘也范謂爭析之閑則迂矣　林希逸鬳齋

集鬼谷子有内鍵飛箝篇挈挈急切貌以衒干說欲求爵祿非正道也箝鍵用術以箝束鍵固之即縱横之術也箝渠掩切囘不正也次四干言入骨時貞陳仁子輯注正諫直言爲言骨喻深也入必以正故貞測曰干骨之時直其道也陳仁子輯注正諫直言是其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干言直言犯上者也入骨喻深切也夫切直之言不得其時則自取恐咎而無益於人故君子貴于自正也家性謂干四爲福而爲晝故有是象次五蚩蚩干于丘飴或錫之坯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坯未成瓦地五爲土故称坯丘冢也飴美食也家性爲干五處天位當清身約己干福百福而反

蚩蚩求非其正故或錫土坯之壽有似晉文求丈五鹿獲塊反國之慶測曰蚩蚩之干錫不好也陳仁子輯注此錫以土故不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飴與之切坯音酷范曰飴美食也王曰丘聚也光謂蚩蚩愚貌丘以諭高大飴（餡）錫也以諭甘美坯未燒瓦以諭惡物五以小人爲（而）于盛位不度其德如見丘飴之美利不備已分而求之則人皆賤惡而以惡物與之矣次六幹干於天貞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廟故干天也馴順也干之以正故曰貞馴測曰幹干之貞順可保也陳仁子輯注順正于君何所不保也保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馴順也六逢福而當晝干而至

於極大如木之幹乃至于天盛之至也然以正順而致之則吉以邪逆而致之則凶故曰貞馴次七何戟解解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遌遇也七爲戈兵故言戟也在六之上故稱何戟解解戟多貌七爲無道之主多所遌遇猶何戟解解多絓絓（網）羅也測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陳仁子輯注解解多結故道不容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何胡可切解胡買切二宋六（陸）王本遌作覯今從范本小宋解解作觧觧今從諸家光謂何擔也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何戟而行遇（遇）物絓羅不容於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何與荷同擔何戈戟而行解解然必與物相遇言相抵觸也行道之間必不見容言

小人以非道而行多抵觸也解解恣肆之意胡買切次八赤舌燒城吐水于缾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赤舌爲九也（九）光爲口舌八爲木木生火火中之舌故赤也赤舌所啟故火燒城詩云哲婦傾城口舌之由也金（生）水水故吐水也水滅于火雖有傾城之言以水拒之災無有生測曰赤舌吐水君子以解祟（祟）也陳仁子輯注祟猶禍也以水解火禍之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主本于作干（干）今從諸家祟（祟）作粹范云祟（祟）猶禍也　林希逸鬳齋集以赤舌而燒城口中出火也又能吐水于（于）缾變幻之術能爲吾祟（祟）必有以解之赤（舌）吐水讒賊之喻柳子厚有此賊（賦）　何光膠言錄赤舌陽也吐水陰

也陰陽已分則君子何以解去不祥上九干于浮雲以（從）墜于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相干（干）世而爲之終終于富貴求不以義如浮雲也不義而富故墜于天測曰干于浮雲乃從天墜也陳仁子輯注不義之財終墜落也　胡次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無（經）從字今從宋范本王曰處干之極不能自反位既當夜窮而無之如干雲不止轉求上進既失其道乃墜于天由其宜也光謂九爲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天玄狩首第九𝌎　一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狩者扶踈而扶踈而大也是二陽爲睦之佳也聖賢見陽之塞大則喜見陰之寔大則憂易之

臨剛寖而長曰說而順善之也參同之臨臨炉施條闕路正光光耀漸進日以益長亦善之也易以陽進而浸遠於陰司臨玄以陽進而疏大於陰曰狩同一大也兄臨六爻皆無凶獨六三雖號甘臨亦以憂而無咎故二之多欲六之遊遊八之屬九之困既牵之尤戒之蓋亦憂而無咎之說狩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臨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狩舊音跦接集韻狩與跦同通也遠也又丈呂竹與二切進也竹與切者讀如貯積之貯丈呂切者讀如佇立之佇此皆有待而進者未若通則進則進爲能進乎大也用山於切乃合經音司馬云王本狙作狩音狩小宋

本作跂音跦陳云一本作趶丁呂切一本作跂所葅切吳公說文跂通也從叉從疋亦聲東及守皆同叡楊子用古字字書多收不盡跂狩與跦音義同陽家金準臨陸曰臨狩皆進貌也小宋曰跂通也光謂狩進也大也

陽氣彊內而弱外物咸扶狩而進乎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金謂之狩者陽氣在內而大陰氣在外陽物扶狩而上故謂之狩狩初一日入危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浸而大故曰彊內陰氣猶盛故曰弱外扶疏布散之貌章云狩之首後之冬至四十日矣陽氣有內盛而外微萬物之氣已充乎內吞扶狩而進狩進也

初一自我匍匐好是宜德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一爲下人始當升上故匍匐也宜美也家性爲狩狩要而進匍匐之貌宜德謂五也五爲君位故下心樂從**測曰匍匐宜德若無行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匍匐而進若無人行　胡次和集注鄭云匍匐蓬通切匐鼻墨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是進之狩慢者也水之始進其進如此宜德注云宜美也蓋謂作懿也司馬云范本寘作宜今從宋陸王本匍匐者雖未能行而志在於進者也一思之微也故曰宜君子自微賤之時人未之知而已好是宜德進而大之匍匐而前若將無有得行之時言汲汲於進德不能待也

次二燓狩括括不利有攸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燓者光明未

見之貌從一至二道數尚微始當匍匐狩而進取括括貪欲之意也今見其光明欲進承陽失其家性此不利有所往**測曰燓狩括括多欲往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欲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括他合切司馬云范曰燓曰光明小見之貌括括貪欲之意也括括大食貌

次三卉炎于狙宜于丘陵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木故言卉二火也火生土土上之木宜于丘陵也木之生陵進長之道故言卉炎炎盛大之貌**測曰卉炎丘陵短臨長也**陳仁子輯注短相臨長大之貌　胡次和集注鄭云卉翔鬼切說文艸之總也司馬云王曰三位當晝能扶陽而進如百卉遇炎陽之氣當狩進

之時宜其處于丘陵而下臨衆木矣光謂熒火之微炎則稍進矣以短卉小火而能臨物者以其託於丘陵如君子之權術也荀子曰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次四狩于酒食肥無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為公侯故有酒食之道酒食以成禮故（肥）則伐德家性為狩狩而不正以至沈湎故無譽測曰狩于酒食仕無方也陳仁子輯注唯酒無量無常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為下祿小人學未優而仕所進大者酒食而已故雖肥無譽也次五狩有足託堅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土也土爰（爰）稼穡故為穀也亦為君位在扶狩之家故以足諭臨長四方祿以養賢故託之堅穀測曰狩有足位正當也陳仁子輯注正當君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穀作轂今從二宋陸范本轂穀古字通王曰五位當晝而又居中體正為狩之主車堅馬良可以周行天下以此而進何往不利哉光謂中和莫盛於五五為福中日又當晝君子有中和之德而又得位膺福如足力已彊自可進大況託堅穀無所不之矣次六獨狩逝逝利小不利大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宗廟之義神靈所在故稱逝逝言其明也鬼神之道求之幽微故利小測曰獨狩逝逝不可大也陳仁子輯注幽微之道細以入神　胡次（和）集

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逝逝作斷斷今從諸家　林希逸鬳齋集逝逝猶去去也獨進而自行可以小事言無助也（不可以大事言無助也次）次七白日臨辰七白日臨辰可以卒其所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辰時也七為日過時之王高而無民年老事終正在於五但當論道經書自娛故言可卒其所聞測曰白日臨辰老得勢也陳仁子輯注子世父位父得子榮故得勢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七為晝君子也七為盛火日之象也辰時也以君子之道大明之德而不居於中五之位若唐堯耆老授舜禹之百揆則己之聖德不欲日彰唯可卒其所聞見而已則君子之道始終以德也故測曰老得勢也勢者順時之宜也次八豢豕之狩厲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為狩豢豕狩附於人故以喻厲危也豢豕之性苟尋而進故危測曰豢豕之狩不足賴也陳仁子輯注動以致危故不足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家性為狩亦狩附於人故以為喻豢豕之性苟尋而進故危也　林希逸鬳齋集詠附之小人如豢豕然只以自取危厲而已不足賴恃也上九全狩將其首尾臨于淵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首始也尾終也九為極淵為一也將者相將之義家性為狩匍匐全狩而進從九反七故臨于淵測曰全狩之將恐遇困也陳仁子輯注始終相將常恐至於困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將厥篤切

注云綮者相繫之義則音宜從之以綮禽其人故綮縛其首也又有區脂去顏居玉三切或曰束腰絕也或曰摸臂絕也絕物縛物摸臂束腰為縛一也然依注當音綮司馬云二宋陸本作全狩之綮綮其首尾尾臨于淵今從范王本范本害作困今從陸宋王本綮音綮又厥萬切小宋曰綮縛也光（謂）為九為進大之極進極則退大極則消君子欲全進大之道非恭慎則不可故恐懼如以繩繫（絜）首尾臨于淵乃免咎也章云九為晝處狩之中（終）故曰全狩綮綮謂綣也首始也尾終也家為金也九亦金也狩而相附綣綣之心欲其始終君子之道常有憂慎處狩之極既極必困執執如臨深淵故測曰恐遇困也明非在困也蓋君子之心處極畏慎也

天玄羨首第十𝌏　一方二州一部八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羨者濫羨而進者也玄曰羨私曲何也物之大必觀其初而求大之道者每或說過於其初故方濫而進之之始當本於正而不可趨於曲杞柳之杯棬始之直者尚患其曲檃栝之檃腫始之曲又為陽能能檃其直故易於臨說順之後既曰臨大也又大亨以正玄於一之迂途三之不如五之冀憂亦皆勉以正故玄象臨有二首狩則率陽氣之大羨則淑陽氣之所以大即臨之大亨而正也故大難而正有難羨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陽氣一水下下亦象臨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羨于霰切延也餘也注言濫羨乃此義也司馬云羨于線切陰家水準小過舊準臨卦非也王曰羨者邪曲不正之象光謂周禮有璧羨不圓之璧也　林希逸鬳齋集羨餘也猶璧羨以起度之羨

陽氣贊幽推（巴）包羨爽未得正行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水謂之羨者萬物尚為陰氣所包爽差也當羨次而上今乃在下濫羨土中木得正行故謂之羨羨之初一日入危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陽家玄之陰陽以九天為主而九家九贊皆從之者也九天其（奇）屬陽耦屬陰中天從天睟天減天城（成）天陽也羨天更天廓天沈天陰也天數在奇則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為陰而陰陽皆正也天數在耦則二四六八為陽一三五七九為陰而陰陽皆反也蓋天者君也以奇數為君則其理正以耦數為君則其理反故如此也羨天之數在二猶周首之數在二也周首之初（一）猶羨天之羨首也皆下下一水也若以羨天之羨首為陽則猶以周首之初一當晝也其不可明矣此蓋議者謂九天皆陽而不知天道未嘗無陰也且方州天也部家地也表贊人也人事咸致因於地故贊之晝夜從其家之陰陽地道得失因於天故家（之）陰陽從家（其州）家之奇耦州譬則諸侯也家譬則大夫也贊譬則陪臣也以贊從家以家從州猶臣從君也

則不不得專而從二以變天故羨天之羨首爲陰猶周首之初一當夜爲說於天數在奇則得之於天數在耦則失之蓋知其正不知其反通其常不通其變也若使家之陰陽贊之晝夜得以自專則與政在大夫而陪臣執國命者類矣無乃亂乎此害于玄理不得不辨也推已讀陽氣贊幽退已爲句言陽氣於萬物贊助其幽微推引於裏已故注云萬物尚爲陰氣所包也羨奧未得正行爲句故注云奧差也當差次而上今反在下深羨土中未得正行爲差戒不當爲差次未得正行乃羨奧之義其爲戒可知也言是時陽氣贊幽推已雖當趨上又猶在中蓋以深羨差爽未得正行故爾有遷延紆餘之意焉故名曰羨也師授句讀與舊注異其說曰陽氣贊幽言陽於萬物贊導幽微也推已羨爽言雖羨溢爽戒有推闢包容以涵養之也未得正行言善惡不分時勢當然非理之正也意義顯明故附著之覽者擇也司馬云范曰羨者萬物尚爲陰氣所包爽差也光謂萬物在幽陽氣贊之爲陰所包陽氣推之邪曲差爽未得挺然正行而出故曰羨也章云陽氣幽潛推助萬物之氣而使之蕃盛陰猶居外包覆群彙物之生進未遂正行羨者濕羨也物尚未得其正陽爲陰濕留其行也測曰羨於曲也未得公正而已也初一羨於初其次迂塗陳仁子輯注范氏

曰行爲于水一亦爲水家性濕羨流底無常故言迂塗由縈之戀也測曰羨于初後難正也陳仁子輯注濕羨曲縈難正以直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始初而邪則次後難正矣故曰其次迂塗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次二羨于微克復可以爲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羨邪也儀法也二爲平人雖在邪俗從之微賤而反正道故可爲法測曰羨微克復不遠定也陳仁子輯注反之即是故不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邪而未遠所失尚微若能自復於中猶可以爲法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次三羨迂塗不能直如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爲進人進德修業爲邪其道故不直測曰羨迂塗不能直行也陳仁子輯注家性邪迂故不能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于作迂今從宋陸本羨至於三更道淺遠不若宜性之善也次四羨權正言人不幸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邪四在臣位雖當從俗權而自正爲如微倖之人測曰羨權正善反常也陳仁子輯注反之於常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君子之道未嘗曲也其有曲者遭時不得已而行之以權正也權者權其輕重所由者小所正者大非不幸不可爲也若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答南子之拜之類是也善反常者雖反常道志在於善也次五孔道夷如蹊路微如大輿之憂陳仁子

輯注范氏曰五居位也亦爲大車君所乘也家性爲邪大道平易含而不從而從蹊徑故爲憂　測曰孔子（道）之夷奚不遵也　陳仁子輯注何不遵大道也奚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大作泰今從范王小宋本蹊者奚王曰孔道謂空道也蹊邪徑也空道坦夷不之蹊履蹊路微狹而道之又乘大車必見覆敗憂其宜矣光謂蹊田畝徑謂之蹊大輿以象聖人之道人所載也五謂中和故曰空（孔）道夷如夜爲小人故曰蹊路微如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老子曰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次六大虛既邪或直之或翼之得矢夫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處高位下之所宗故有直翼

之佐矢矢正也佐之以直虛邪消除故曰得正夫也　測曰虛邪矢夫得賢臣也　陳仁子輯注以正自輔故得賢臣　胡次和集注鄭云（天）夫古矢字經皆從古其作矢者後人誤改也司馬云大虛謂神所宅也矢夫直臣也美而過中故曰大虛既邪當日之晝故或直之或翼之得賢佐以正其邪也齊桓公得管仲行若狗彘彊伯諸侯衛靈公得仲叔圉祝佗王孫賈雖無道而不喪　次七曲其故迂其途厲之馴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馴順也家性爲邪七爲失志性邪道迂故厲也以五自奉血食萬姓故順也　測曰曲其故爲作意也　陳仁子輯注在上爲神祠作佐助之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范王小宋本訓作馴今從宋陸本章云七爲夜小人也居美之時見君子既邪遂曲直乃事迂其道冒其危而順之測謂故作意者知其邪而從順之也六爲君之（子）故直之七爲小人故曲意順之厲危也馴順也　次八羨其足濟于溝瀆面貞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面向也貞正也溝瀆之難人所避也所行避之則可以濟其世雖是邪行避難所向則正　測曰羨其足避凶事也　陳仁子輯注向善避惡道之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面向也八爲禍中而當晝故邪其足者以避溝瀆也君子居其鄙者以避禍患也其終也歸於向（王）而已法言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又曰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上九車軸折其

衡捐四馬就括高人吐血　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金也金者乾君之象括會也捐折也軸折衡捐故司（四）馬會也高人賢也血以潤體祿以榮臣故以血爲喻上失其道賢者奔亡故言吐血　測曰軸折吐血終不可悔也　陳仁子輯注臣之於君不合則去亦悔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捐舊音月按說文捐折也蓋物之折猶月之缺也司馬云二宋陸本捐作捐（相）今從范王本捐音月范曰捐折也光謂括結也行邪不已至於禍極故軸折衡捐四馬絓結而車上之人被傷也高人以諭在高位者　林希逸鬳齋集捐音月

折也枯結也車將行而軸與衡俱折四馬又有繫結車上之高人必墜而有傷至於吐血也言非道求飄餘反以取禍

天玄差首第十一𝌐一方二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差者陽氣交於陰而過也夫陽前交地六之陰則首以戾今其交地二之陰自首以差何也理謹乎微而慎乎大戾者微而交陰其性不合猶可言也差者大而交陰其過漸彰不可長也易於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而卦象坤曰小者過也玄以微陽再交地二象小過而亦言差初一之微失自攻初二之初好漸差四之小漸不免以至九贊之中常恐過而不改者其謹

之又甚於戾矣差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天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小過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亦準小過入差次二十（三十三）分分二十二秒日次娵訾五春氣應斗建寅位律中太簇次五日舍營室差者過之小者也陽氣蕃閡於東帝由羣雍物差其容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于火謂之差者立春節帝出乎東陽氣用事群陰雍塞在於地中差次而出故謂之差差之初一日入危宿十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氣動閡於東天道由於衆和物容差殊之象也初一微失自攻端陳仁之（子）輯注范氏曰一為下人家性為差差次當上而在火廿當在充害而自攻治以道自正故曰

端也測曰微失自攻人未知也陳仁子輯注微失反正不為二五所知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為思始其差尚微人未之見苟能自治不害於正也章云一為畫君子為水而居火家水勝於火動有克本之數君子之道不遠復故能自治故曰微失自攻端處差之世不免小失故治也未形于外故曰人未知也若無二（貳）過之説范注謂不為二五所知義亦非特二五也次二窺其所好將以至其所惡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火也而在火行二火合同是其所好所惡者親近於水水盛火衰故惡也測曰窺其所好好漸以差也陳仁子輯注宜以漸次而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之王本

本窺作覆今從宋陸本范好呼報切惡烏路切窺漸也所好謂利欲也所惡謂禍殃也二為思中而當夜惑於利欲窺以差失將至禍殃也章云二為夜小人也小人之道若差失之時不能自明將遂善進而自之所好之人廢而不用衆惡之人致之而進雖未彰於過惡而為差失之階漸也窮猶廢也故測曰漸以差也一為君子微失在心而能改正二為小人事始乎失為差之基也次三其亡其亡將至于暉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木盛則華故曰暉光重言其亡者安不忘危戒懼也進德修業兢兢自懼防微慮無始致光榮測曰其亡其亡震自衛也陳仁子輯注震懼也恐懼自衛護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四衆懼也光謂三爲君上而當畫能知其過常君將亡衆懼自銜乃知（至）歸光也次四過小善不克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過去也四爲公侯親近至尊唯善是務易曰小人以小善不（爲）無益而弗爲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不爲小善故曰不克克能也小善不爲終不能大善測曰過小善不能大也陳仁子輯注小而不爲焉能至大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人偏介不協中庸過於小善不能至大也如尾生鮑焦要離之類次五過門折入得此中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門爲四中行謂五也家性（爲）謂過見善而行爲中也五處天位雖在過家不爲（違）於義測曰

過門折入近復還也陳仁子輯注去過反貞欲（改）近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彼作此今從宋陸本折之舌切家性爲善五爲中和如行已過門而能折入不失其中行也章云五爲畫君子過門謂行而過過門也折入謂反而入也中行中道也謂幾竟其過遂反而得乎中道也行取其行過（道）之義中道謂五爲土而居中故測曰近復還也才過而未入過以門爲說非以四謂門也范注非也次六大跌過其門不入其室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跌過也過門而去不入室者據爲五所克水在火行不能自安也測曰大跌不入誠何患也陳仁子輯注患有克害之災　胡次和集注鄭云

跌注云過也音亦司馬云六過於中跌已大矣過門不入遂至失所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以次七累卵業業懼貞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業業危也貞正也七爲火在火之行懼其炎盛故危無道之世常如累卵故以喻而自戒懼故正安也測曰累卵業業自危作安也陳仁子輯注戒之以危必安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過以入禍故曰累卵當日之晝故能自危臨禍而懼則不失正安矣次八足累累其跌蹉蹉輔銘滅（飾）麋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累累屢往貌也過而不改身既被往又見餅銘餔麋棕魁故曰滅眉測曰足累累履禍不還也陳仁子輯注不早自改故不還也　胡次

和集注鄭云累力追切注云履往謂累擊也或作累蹉汝兩切蹉行失也輔牙車也麋古眉字蜀子言伊尹句無鬚麋輔銘滅麋者其輔銘銘而滅於麋是墨刑也司馬云范本蹉蹉作蹉蹉王本作蹉衰今從二宋陸本蹉七何切蹉汝陽切蹉倉面切小宋曰蹉蹉急行貌光謂輔頰車也銘當作名目上爲名麋與眉同足累累其步蹉蹉謂邪不不已履禍寖深而不自知也故陷輔及名至於滅眉猶易之過涉滅頂凶也上九過有枯城或蘖青青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爲上極極上反下故蘖青青枯庄也枯城故都也家性爲過過往而上如歷故都測曰過其枯城改過更生也陳仁子

輯注寫上反初更生之謂　胡次和集注鄭云櫱魚列切木餘也司馬云櫱牙葛切木斬而復生曰櫱過而不已生於禍極故曰過其枯城枯城者十國之蒙也然日之書君子能改過自新興衰起廢者也故曰戓　櫱青青

天玄童首第十二𝌑一方二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童者陽長而未甚有適也其体已具其用未著最用功崇養之時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蒙云者指赤子之心言也蒙未知於聖而可以語聖者養之之功也是童蒙也本純而不襍也本善而無悪易以陽陷於陰而止未有所適

則以蒙俗之玄以陽次於過而未未有所立則以童体之凡二之出泥（三）次之以明八之繋次皆激而養之者也是可驗崇養陽剛之功童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蒙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蒙章云準蒙陰家行水陽氣始𡨥物僮然咸未有知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属於木謂之童者五春之節萬物孳田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童之

初一日入營室四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從東切說文未冠也玉篇云古之用字幼童謂僮僮僕爲童司馬云范曰孳春之節萬物孳田始出枝葉未舒故謂之童光謂陽未見見地上故曰始𡨥初一顓童不寤會我蒙昏

陳仁子釋注范氏曰水之初發蒙蒙然故不寤也我三也三是進德修業之時令一幼稚若初發之水未修小學不欲要三童已之蒙故言會我蒙昏也測曰童不寤恐終晦也陳仁子輯注不早要三以致晦闇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顓童顓圓也童稚也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夜顓童之人不寤於學終亦歸於蒙昏而已次二錯於靈蓍焯於龜（龜）資出泥入脂陳人（仁）子輯注范氏曰脂美也謂榮祿地二爲火故曰焯著莖龜卜者所以決疑出泥入脂者言下從污泥之中出求榮祿之處測曰錯著焯龜比光道也陳仁子輯注比親也親求光榮之道　胡次和集注鄭云錯倉各切雜也

錯于靈蓍謂雜占休咎也比毗至切注云親也司馬云王本龜資作元龜而注云灼于元龜資取吉凶之兆蓋經誤也焯與灼同比頻寐切泥滯泥之象脂所以爲明也二爲思中而當晝能以闇求明如錯蓍焯龜以決其疑出其滯泥而入於光明故曰比光道也比近者（也）錯者錯綜蓍數以筮也

次三東辰以明不能以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辰時也時月喻明師也家性爲童童而未聞幸見明時不能行求已已之家子曰聞義不能徙是也測曰東辰以明奚不逝也陳仁子輯注何不往而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奚不逝作奚不可逝今從諸家三爲成意如東方已明可以行矣

而不能以行失時不學者也次四或後前夫先錫之光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前夫三也三見師而進能就四雖在後從義從善親近於五附著賢者先見榮錫故曰先錫之光公矣也測曰或後前夫先光大也陳仁子輯注得君之光以爲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或後羣經音辨云胡蜀切居其後也胡姤切從其後或後前夫以從其後爲義也先錫羣經音辨云先前也思天切先前之也思見切抾前謂居其前也前之謂出其前也先錫之光以出其前爲義也章云四爲晝君子也喻斈之時或在三後雖君其後君子之道益屬誠心反光揮蒙而至明宿其道光明若天所錫謂光先大也次五蒙柴求兕其德不美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天位在童蒙之世若幼眇之君禮儀未備盤于遊田蒙突林木以求兕獸雖實得之君子不貴故曰其德不美次五柴求兕得不慶也陳仁子輯注得之不道故不以所獲相慶次六大開帷幕以引方客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廟春秋祭祀以神事之故開帷幕延要賓客也測曰大開帷幕覽衆明也陳仁子輯注覽照四方故明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帷幕蔽明之物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如人君延納四方之士無有壅蔽也辟賓于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次七修侏侏比于朱儒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修長也七爲無

道故云侏侏侏侏無所知也朱儒未成人也七雖長大而不學道侏侏然若未成人人也故以侏儒爲喻測曰侏侏之修無可爲也陳仁子輯注侏侏無知何可爲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侏侏當作朱莊子云侏音株人謂我朱愚朱儒朱當作侏晉語云侏儒扶盧扶緣也司馬侏音株　修長也侏侏長大貌七爲七十年已長矣而當日之夜雖侏侏然長大其智識乃比于朱儒不免童蒙也以象居君子之位行小人之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修長也侏侏長大之貌朱儒短少也年長而有童心不足有爲也次八或擊之或剥之修其玄鑑渝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爲疾瘀杖見擊剥以治其過修治也鑒鏡也渝變也蒙性爲童天道未開故修玄鑒以正其變也測曰擊之剥之過以衰也陳仁子輯注疾瘀生生道之衰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剥七亦切不斈而愚以至衰老陷於禍中故曰或擊之或剥之然當日之晝若尚能從斈修其玄鑒猶足以變禍爲福也晉公平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斈恐已暮矣師曠曰少而好斈如日出之陽壯而好斈如日中之光老而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上九童麋觸犀灰其首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麋童犀角而相抵觸剛弱不等有勝有否也蒙性爲童九爲之終麋爲八也犀爲九也金剛木愞金尅於木故灰其首測曰

童麋觸犀還自累也陳仁子輯（注）祗觸於人皆己累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灰滅也累力追切回也祗觸於人法當有罪若為彼所傾（訟）則反己之累食在本家是故如此司馬云累作纍（諸家）今從小宋本力追切王曰處童之極當夜之昧昏（任）昧之不能自反者也童麋無角之麋光謂灰猶糜碎也九居童之極進禍之窮如童麋觸犀（麋）糜碎其首不量其力愚之甚也林希逸鬳齋集以小麋為（西）觸犀中自碎其角（首）不量力也灰糜碎也

四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六　十二先

玄　太玄經四

天玄增晉第十三𝌒一方二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增者陽氣欲其日長也陽欲益陰欲損禮也增云者亦宜外有以益之哉特物害其初之天而已若孟春駕蒼龍服蒼玉是色之順其時也乘寓路食麥與羊是食與器之順其氣也覆（不）壘聚不稱兵是事與政之順其性也凡輔相裁成養而增之者若此類是也故童蒙之天可以語聖微小之陽可以至壯天下事未有不自微而始易之益從否變者也居五得位損九四之陽而益陰六之增從童來者也童蒙無適以弛四之陰而交陽故九贊之中居二增方七高仞九峽埤增而益增蓋刮三日刮目相待之謂也宜其重哉

增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益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益章云准益陽家陽氣蓄息物則益增日宣而殖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金謂之增者陽氣蓄息萬物布護（蔓）而殖長也日以增益故謂之增增之初一日入營室八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陽氣蓄息作陽氣滋蓄息王小宋本作陽滋蓄息今從范本陸范王本增益作益增今從二宋本二宋陸王而作如今從范本初一聞貞增默外人不得陳

一

仁子輯注范氏曰貞正也一爲下人在增之世故闇增默然也默然自增不爲外人所見測曰闇貞默（增）識内也陳仁子輯注爲内人所識別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墨當作默（測）則與贊有字異者如爭首贊作爭射齦測作爭射闇闇義理俱通且以相備則無嫌也此首贊作闇貞增默測作闇貞增墨蓋字誤也去撇嘿而該之默與嘿可通用嘿（墨）與默不可通用司馬云王本闇作闇今從諸家墨當默（作）默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多聞正道以益其德默而識之今（不）見於外也次二不增其方而增其光冥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性炎上而在增世君子之道積小爲高不增其道而便猥增耀（其）光故反冥也方道冥晦也測曰不增其方徒飾外也陳仁子輯注光榮累增故徒飾外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方道也冥晦也王曰不增益其道而外自謙耀欲增其光反自冥也光謂君子增修其道而榮名從之小人舍内而飾外求光而愈晦也次三木以止漸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止足爲株根增益益根而幹長求益之道測曰木止漸增不可蓋也陳仁子輯注宜以道實不可虛益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蓋作益今從宋陸王本王曰蓋掩也光謂君子之學如木根止於所生之土而枝葉（浸）寖長君子止於所守之道而德行日新法言請問本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本也哉亦猶水而已矣　林希逸鬳齋集本雖止而其長有漸誰得而抑遏之蓋掩也進李日益之喻也次四要不克或增之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爲金在中稱腰克勝也家性爲金重剛之世而在增家故曰或增公侯之位受任甚重故增而戴也測曰腰不克可敗也陳仁子輯注雖戴之重故可敗也　胡次和集注腰（郭）云要於霄切戴丁代切首戴也說文分物得增益曰戴首戴不勝則其增益適爲累也司馬云四爲下祿而當夜無德而享其祿如要弱而增戴必不勝任矣次五澤庳其容衆潤攸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土也故稱澤家性爲澤蘇事皆增增以謙則益增以晉則損故曰不損其方而增其光冥也今五處天位反若澤之庳衆水所湊也老子曰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也五能自卑亦所以又（大）邦國測曰澤庳其容謙虛大也陳仁子輯注卑謙自降道之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庳音婢者下也音卑者下之也澤庳其容當用平聲司馬云王曰如澤之庳下衆潤所歸光謂五增之盛也衆共益之非謙虛和（何）以致此哉　林希逸鬳齋集澤在下而諸水自歸之以得益之喻也次六朱車燭分一日增我三千君子慶小人傷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六爲宗廟廟有朱車之飾飾過人君也燭照也照顯神靈以榮生存也三千以喻

多也詩云萬物攸同奉祀以礼三千之福亦慶也小人當之不勝其祟故傷也測曰朱車之增小人不當也陳仁子輯注不能當受神人之福祈　胡次和集注鄭云朱車車以朱為尊墨為卑觀礼曰侯氏裨冕釋幣于祢乘墨朱載龍旂弧韣乃朝蓋諸侯朝見天子皆乘墨車服玄冕示卑且質也若歸其國則上公服衮冕侯伯服鷩冕子男服毳冕而皆乘朱車則尊且文矣朱車乃人君之車也注云廟有朱車之飾飾適人君也蓋朱車以事宗廟人君不常乘之猶天子之玉輅以祀也次七增其高刃其削丘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生土故言丘丘能自削故貞猶君子處於高位而

善下人亦其正也測曰增高刃削與損偕行也陳仁子輯注損己益人皆可行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峭七笑切當作消方所謂削丘也司馬云七居上体而為禍基可懼之地也家性為增增而不已必受其殃七當日之晝君子之道也故能每自裁損以保其安夫丘之所以傾者峭也若能每增其高輒夕其峭使以陂陀則終無傾矣此丘之正道也正考父三命茲益恭一命而傴再命而傴三命而俯次八兼貝以役往益䝼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䝼憂也古者貨貝而貝為財八木也亦為弱弱王道微弱思澤不行儉嗇禍急貨賂為市日以侵折下不奉上故致憂也測曰兼貝以役

前慶後亡也陳仁子輯注貨賂為市故為前慶慶終致禍故後亡矣　胡次和集注鄭云兼貝注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蓋言兼猶朋也䝼趙岐注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然則兼貝義猶是也䝼舊他歷地以刀去髮依范讀作惕故注云䝼憂也以刀去髮與注不合司馬䝼他歷切削也貝富貨也役賤事也以富貴而為賤事貪求不已往雖得益來必被削故曰前慶後亡也上九崔嵬不崩賴彼峡岬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峡岬山足也崔嵬也當崩而不崩者以用彭足之故也九在增家猶高位之君而不危者以有賢輔之臣也能任賢自輔猶峻之山賴峡岬也測曰崔嵬

不崩群士擁擁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是多士而強盛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峡岬今從范王小宋本崔徂回切峡於兩切岬必彌切擁渠良切范曰峡岬山足也王曰擁擁者扶助之貌光謂九處增之極遂禍之窮然而免咎者以群士為之助如高山不崩以峡岬為之足也

太玄銳首第十四𝌓

一方二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銳者陽進而不二者也夫進而銳者或病於退而速故一則進二則退玄云銳執一益陽一而不容雜故銳而不能還玄之銳象易之漸也漸之二體陽皆歸

上而又得五位亂之二陽勢皆侵上而敗得天五初一之蟹不一初二之一無不達三之不能處一皆一於陽而銳者也特漸而義以序而進銳之義以勇而進其功力似不同**銳**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五土中中象漸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土準漸入銳次五十十一分一十三秒雨水氣應章云准漸陰家**陽氣含以銳物之生也咸專一而不二**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於土謂之銳者立春之節終於次首之次二雨水起於此首之次三太簇用事於次四陽氣含蓄精銳萬物專一而生無有差二故謂之銳銳初一日入營室十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奎魚全切山小而高爲之岑岑是銳之形也司馬云岑鉏簪切岑然銳貌銳道尚專章云岑銛利之貟言陽氣銛利精銳於物物皆銳而生進而志無異也故曰專一而不二蓋銳之道貴乎專精一志而無貳二者也**初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陳仁子輯注一水十一水也故稱泉亦爲介故稱蟹五爲蚯故稱蚓蟹之後蚓者用心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及無足之蚓也**測曰蟹之郭索心不一也**陳仁子輯注用心不一故後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郭索多貌貌王曰郭索匡攘也吳曰匡攘躁動貌光謂荀子曰蚓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彊上入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

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一爲始始而當夜家性爲銳故有是象躁去套切足也　林希逸鬳齋集蚓食黃泉而心一蟹多足而躁反不如之荀子勸學篇已有此喻**次二銳一無不達**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大惟上達以火德處銳家在其土行并力俱上故無不達**測曰銳一之達執道必也**陳仁子輯注專一之故必上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晝故曰銳一無不達或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荀子曰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于一也**次三狂銳盪**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三爲進人但當進德修業而已狂於銳家不見禮折故銳盪**測曰狂銳之盪不能處也**陳仁子輯注狂盪之人故不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思始而當夜狂者進不一之謂也盪然無所守則不見成功也易曰晉如鼫鼠貞厲**次四銳于時無不利**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時者得其時也銳而必利故時不利利**測曰銳于時得其適也**陳仁子輯注銳以時宜故得其適　胡次和集司馬云四爲福始而當晝銳得其時者也故無不利**次五銳其東忘其西見其背不見其心**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家性爲銳

苟目銳進進東則忘西見背藏心不本道實故言銳也測曰銳東忘西不能迴避也陳仁子輯注銳東忘西故不求所宜　胡次和集注云鄙云見下旬切忘畔經音辨云意遺曰忘無方切意昏曰忘無放切意司馬云背昏曰忘外也心內也五爲盛福而當夜小人知得而不知喪見利不顧其害貪前忘後棄內遂外者也次六銳于醜含于五軌萬鍾貞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醜類也鍾聚也五軌五行也六水也雖在銳世而不失法從五行之性銳達於類萬福所聚故正也測曰銳于醜福祿不量也陳仁子輯注萬福所鍾不可（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醜衆也六爲上福又爲盛多當口之書銳之字）盛美者也君子之進取務合衆心而已矣故能含容五軌萬鍾而不失其

正也古者度涂以軌軌者兩轍之間其廣八尺釜十曰鍾鍾六斛四斗也五軌諭廣萬鍾諭多次七銳于利忝惡生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火在銳家故利也忝辱也君子之道銳于德義則吉銳于色利故惡至測曰銳于利辱在一方也陳仁子輯注六辱於七在南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忝辱也光謂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銳于利而蒙辱惡者也方鄙也辱在一方者言其所以取辱者在於一鄙見利而不思義也次八銳其銳救其敗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木在土行故相克敗言銳者以未不害木既非其宜故銳其銳銳故救敗也測曰銳其銳恐轉作殃也陳仁子輯注恐作殃

宜故銳其銳銳故救敗也測曰銳其銳恐傳作殃也陳仁子輯注恐作殃禍充其本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爲云禍中而當晝君子見得而思義禍前而領後雖銳其銳而常救其敗失故免於殃咎也上九陵崢岸峭陁陳仁子輯注范氏曰陁隨墮也崢嶸也峭崢嶸峻也崇高峻將墜於下故陁也測曰陵崢岸峭銳極必崩也陳仁子輯注高立而銳必崩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陁直尔切范曰陁墮也崢謂崢嶸也峭峻也崢嶸高峻將墮於下故言陁

太玄達首第十五𝌔

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達者陽氣流暢無壅者也蓋三陽爲泰之佚也大和生於通大庚生於暢陽氣達而萬物遂矣聖賢達而天下寧矣易之陽自復而臨臨而後泰玄之陽自周而狩狩而後能達群竅壞閉形形色色保和合大和其機浩不可遏初一之迴迴不屈次四之小利小達五之達于中衢陽至是暢如也達陳仁子輯注范云太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泰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泰入達初一日舍東壁章云準漸陽家　林希逸鬳齋集達準泰陽氣枝枝條出物莫不達自枝者別者爲枝自枝別者爲條言陽氣既達枝枝條皆生也一樹之間枝爲大枚爲小條又小者言氣自下而上大而小也陽氣

枝枝條出物莫不達陳仁子輯注范氏曰行屬于水謂之達者陽氣日盛布施萬物也故條枚末莫不達者故謂之達達之初一日入壁宿一度

胡次和集校（注鄭）注云枚莫盃切枚生枝枝生條首云枝條枚出謂逐枚發生枝條也司馬云宋曰自枝別者爲枚自枚別者爲條陽氣動出萬物皆得其理無有鉤纏而不達陸曰枝條出（枚）言陽布施無不決也初一中冥獨達迥迥不屈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中心也心深稱冥迥通屈盡也一中心冥冥獨達於事故通而不盡測曰中冥獨達內曉無方也陳仁子輯注所曉通於四海非一方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屈注云盡也巨勿切司馬云迥徒弄切范曰迥通也屈盡也光謂一思之微者也故曰中冥當日之晝君子內明默識通達無方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迥與洞同中心達而無室礙也

十一

次二迷腹達目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二爲木又爲大腹在水之間（行）水見於大息心不袘故迷腹也家性爲達日明外照故曰達本（日）測曰迷腹達目以（道）通不明也陳仁子輯注目爲心視故其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宗陸本作不以道明今從范本光（謂）爲二爲（言也）始中而當夜內心不明則視外物亦當（不）笑故不明于道而恃外察無益也以用也所以迷腹達目由其用道不明故也次三蒼木維流厥美可以達于瓜苞陳仁子輯范（注）氏曰東方爲春故青木也故青木也維流枝枚生（垂下）貌也瓜苞蕁蔓於（細本不下）其枝枚則不得累而蔓之而達于上民弱於下君不施人（仁）以存卹之上下懸絕不相及也測曰蒼木維流內恕以量也陳仁子輯注君高恕下民所附也

胡次田（和集）注鄭云苞舊讀一作匏以量平斂據銓量之義以用言之則音良器量之義以體言之則音亮司馬云量力張切范曰維流枝枚葉垂下也瓜苞牽（尋）蔓於地木不下其枝枚則不得纍而蔓之而達於上光謂苞與匏同三爲進人近祿（於）祿而當晝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不專其美如木垂其枝以逮於下故瓜苞得而蔓之詩云南有樛木甘瓠（瓠）纍之

十二

次四小利小達大迷扁扁不救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四爲金陰稱小金稱利金（陰）中之金故小利也四爲下祿故小達也不能進賢專於小利故大迷也測曰小達大迷獨曉隅也（方）也陳仁子輯注迷不四達知一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必必沔切陸曰獨曉一隅與（扁）一方言不知四達也光謂扁扁狹小貌四爲下祿而當夜故爲小利小人獨曉隅方不達大道所得狹小不能救其所失也歜成括仕於齊孟子知其必死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林希逸鬳齋集扁狹也見小而失大不能自救其失也所獨曉者止一隅一方所以小也次五達于

中衢大小無迷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五爲土土而四達故稱衢家性爲達而在中衢無所不通故曰小大無迷測曰達于中衢道四通也陳仁子輯注無所迷惑故四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五爲中和又爲著（著）明當日之晝達之盛者也次六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晝止洫作否）陳仁子輯注范氏曰畛界也晝中也神靈之道何界之有洫小水也有隄防之險蓋其如洫故否也測曰大達無畛不可偏從也陳仁子輯注佑神以福不私於人　胡次和集注（鄭）云云要於胃切要中也取諸身中之要也洫忽域切洫小也（水）也有隄防之險否方九切司馬云畛之人切六爲極大過中而當夜故曰大達

無畛畛田界洫所以明田界也作治也君子之道當而（有）擅宇宫廷譬如大田無界若不要而止之正（其）溝洫而作治於内（其）内則荒穢而不修矣不可偏從有田既廣大從此則失彼矣章云六注謂神靈之道莫測畛域者其如洫故否則於六之說深未達也且六居夜小人也其數爲水水之性流達無隙故曰大達無畛小人之務達而不求其中道居廢止息則若溝也七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周通故測曰不可偏從也次七達于砭割前亡後賴陳仁子輯注范氏曰攻斷之盛莫絶乎大故稱砭割大莫宿草故前亡以生五穀故後賴測曰達于砭割終以不廢也

陳仁子輯注除故生新不廢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鄭）云其韻（砭）非廉切乂（又）彼驗切背以石刺病也按平殺者刺病之物也去殺者刺病之事也經言砭割當以去殺讀之司馬云砭彼驗切于曰雖有砭割之損終獲愈疾之利利賴也光謂砭石之刺病也七爲刀又爲禍始而當晝君子達于事變知禍之至割害去惡如砭割之去病雖有亡後得其利不爲廢疾也次八迷目達腹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八木七爲目木在目下故迷目達則心精故達腹測曰迷目達腹外惑其內也陳仁子有（輯注）有目而迷外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在內體故曰達腹（迷）八在外体故曰迷目惑於外物以

境內明雖心知其非而不能自克所以終敗也　林希逸鬳孫集次二曰迷腹達目言內惑而外察也此曰迷目達腹言內明而外惑也內外俱明則善矣上九達于咎貞終譽陳仁子輯注范氏曰九在水家家性爲達致反亢之故言于咎也雖咎而貞必達於咎而預防之故有譽測曰達咎終譽善以道退也陳仁子輯注以道防咎故善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九）爲禍終而當晝君子知禍之窮守正而退不失令名也章云九居爲晝君子也處達世世（之窮）而居禍極知達之窮衛（懼）禍之極故曰達于咎能以正道自持故得其終反咎而爲譽也故測曰善以道退也蓋美其正道而解退

其咎也

天玄交首第十六𝌕（一方二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交者陽氣交陰而無間也二氣停則和二氣交則生泰叅同契曰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玄象泰有二首達者如木干霄勢不可阻泰之初也交者如雲集水立勢不可間泰之極也故泰者達之大者也達不足以盡泰而既（纖）以交易於天陽降而地陰升為泰玄於地二火而天七成為交一二之冥交四之神交五之鬻猩之交夫孰能間之）交（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泰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亦準泰章云準泰陰家）

行火陽交於陰陰交於陽物登明堂矞矞皇皇（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交者雨水之氣大蔟用事陰陽交泰萬物登明上（出）在地上故稱明堂矞矞物長春風之發貌也皇皇有（猶）熒熒也物長順鄉枝枝熒熒而順風交泰之時故謂之交交之初一日入壁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邵作五度司馬云小宋本作陰陽交泰雍容無譁今從諸家矞音聿宋曰於七分息卦為泰升陽在三已出地上也陸曰地下稱黃宮故地上稱明堂矞矞皇皇休美貌王曰矞矞皇皇明盛之貌）初一冥交於神齋不以其貞（陳仁（子）輯輯注范曰一北方也冥闇昧也亦為鬼神北方大（太）陰陰者鬼神之府家性為交交於鬼神必以肅敬齋（齋）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不以精誠神弗宿（祐）也）測曰冥交不貞懷非含慝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冥闇不肅故已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齋與齊（祈）同范曰冥闇昧也交於鬼神其（必叶）於肅敬齋（清）也貞精誠也交於鬼神雖在冥闇不以精誠神弗福也光為一（謂）為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交於神明祭祀也雖齋而其內心不正非是神明之道心既懷非則內慝矣）次二冥交有孚明如（陳仁子輯注范云孚信也二為平人平正之人交於神明必以誠心故曰有孚）測曰冥交之孚信接神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明中正正接神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能以明信交於鬼神者也）

次三交於木石（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四石家性為交石木相尅而反交通非其所也）測曰交于木石不能嚮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舍人交石非所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成意始交於外而當日之夜交於愚人如交木石不能相益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次四往來熏熏得亡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禮尚往來必相往來交報有章故熏熏也交接之道上下相顧亡猶絕也不相交報通道通（通）絕故得亡之門）測曰往來熏熏與神交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往來有道行之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神作福今

從諸家王曰熏熏衆多之貌次五交于鸎猩不獲其榮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尊位交又其人以自佐交非其類何榮之有四爲毛屬故稱鸎猩記曰鸎猩能言不離禽獸君子無友不如己者況禽獸乎測曰交于鸎猩鳥獸同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猶方道也交非其人故同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五居盛位而當夜交交物不以禮者也交不以禮而求榮耀安可得哉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林希逸鬳齋集鸚鵡猩猩雖能言非人類也言交於匪人祇以自辱也次六大圉閎閎小圉交之我有靈殽與爾殽之陳仁子輯注范云圉國也閎閎敬畏之意也六爲宗廟齊晉江黄舊朝聘之道小國入宮必先告宗廟故言靈殽二國交接動以禮合故有殽共之測曰大小之交待賢煥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相交以禮煥有光儀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閎閎作閎闔今從范本范王本肴作殽今從二宋陸本范本本（殽）之或作散之圉求晚切王曰圉者殽羞之器待賢之道煥然有光交道之盛也光謂圉香富閎也閎閎大貌靈善也肴骨体也殽之字當作餚餚啖也大圉以（論）富有之君子小圉以諭無祿之士六爲盛多而當晝君子有祿樂與（賢）言者共之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林希逸

鬳齋集圉求晚切養餋之所也以我大養之地而交其小養者即頤卦大烹養賢之意大養有大畜也以我之靈殽與爾共食之言與賢者共天祿也殽合作餚餚啖食也次七交于鳥鼠費其資𧴪陳仁子輯范（注）范云七爲飛鳥亦爲鼠又爲弱王王弱於治而好異端收養禽獸鳥鼠之類故言費也測曰交于鳥鼠徒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益之費故言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爲敗損而當夜交非其人徒非（費）而已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粮食而已矣 林希逸鬳齋集所養非類徒費而（無）益也與鸚猩同意次八戈矛往來以其貞不悔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矛九爲戈象木銳若矛也戈則生枝亦其象也八交（於）爲九法當相尅家性爲交善交則和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農隙之間講武習兵往來戈矛交於道路無犯非礼故貞貞正也以道正之故曰不悔測曰戈矛往來征（不）可可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講（武）之時不廢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爲禍中交不以好而（以）異兵者也故戈矛往來當日之晝君子受兵所以沮亂禁暴不得已而用之不遠於正故無悔也夫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止九交于戰伐不貞覆于城猛則噉陳仁子輯注范云古者治民以征不義侵伐不止爲衆

所忍必為大國吞滅也故有覆滅反敗之憂有似齊極不修其師大陷沛澤而執傳獻也春秋譏之也測（曰）交于戰伐奚可遂也　陳仁子輯注　范云遂猶久也戰伐之事何可久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嗷舊云今啗字又從炎按說文噍喫字本從呂從敢者別也贊言猛作（賊）嗷有勇敢之意　胡（改）其字如此　噍與嚼同司馬云九為禍窮而當夜小人交戰爭勝不以其正覆國喪家者也以桀紂（攻）桀德不相殊則以猛敢弱而已無有優劣也

天玄更首第十七☲

一方二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更者陽雖進而猶自縮也玄曰更有畏又曰見難而縮非法也蓋自反而縮之謂即需健而止之也（謂）也天下之理自恃者不進而自畏者能進　故泰之後或繼以否而交之後即次更也易以剛遇坎陰之險需而圖之是以不輕進而有功玄以陽交地八之陰故更而反之是以不輕進而無墜一之退以動三之不可肆六之進後承萬皆更也豈畏而進哉　更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八（本）上中象需卦即作陽家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更與軟同陽家木準需入更初（一）入日舍奎入次九八分二十秒日次降婁驚蟄氣應斗建卯位律夾（中）鍾章云準需陽家木行　林希逸鬳齋集更準需與軟同柔弱之義陽氣能剛能柔能作（能）休見難而縮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

為於本謂之更者雨水氣終此首之次七驚蟄起此首之次八是時陰尚在上萬物滋生猶以為難陽氣當上剛柔隨時休動未定更而自縮故謂之更更之初一日入奎宿一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次七注云雨水氣終於此首之次七驚蟄節起於此首之次八閻之師曰雨水終次八驚蟄起上九注差一贊按先儒云玄與太初曆相應亦類帝曆為欲以類帝曆之四約太初曆之八十一者又以日法八十一為八十分三十二秒然後可以四約之也是故一歲為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分八秒而一贊乃半日也故每贊四十分十六秒二十四氣相距三十贊十七分二十三秒者十五日有奇也初中一為冬至則閑次四之十七分二十四（三）秒小寒上次七之三十五分十五（四）秒大寒差次二之十二分二十二（一）秒立春上次七差著初一為三十贊有奇而立春在次二者積五（分）十二二積秒三十八（七）益一贊外有十二分二十二（二）秒也銳次五之三十分十三秒雨水於是加三十贊十七分二十三秒則驚蟄當在更上九之七分十七（九）秒注差一贊者不知積分四十七積秒三十五益一贊外有七分十九秒也差首注文脫畧銳首注文訛舛皆不若更首之注繆誤分明故於此辨之也春分起釋次二清明起樂次七谷（穀）雨起更初一立夏裝（起）次四小滿起親此（次）八芒種起咸次

二夏至起應次六小暑起竈上九大暑起礼次四立秋起常次七處暑起減次二白露起翕次五秋分起飾次八寒露起內次三霜降起瞢次六立冬起止上九小雪起失次四大雪起將次八以三十贊十七分二十三秒累加之則得矣而注差錯可（不）勝言故以曆法證之也司馬云難乃旦切章云陽氣至剛其何以生萬物萬物斷斷剌地而生其得柔和也謂其能順萬物之性俾各遂其本故曰能剛能柔剛之義有仁義之道遠於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能作能休知難則退故曰見難（而）則縮故謂之耎衡曰耎而有畏錯曰耎而退即其義也**初一赤卉方鋭利進以退**陳仁子輯注范云赤卉草木方芽也鋭進也草木之進如水浚尋以長日以上進家性為耎故以退也**測曰赤卉方鋭退以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當進害陰故動以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赤卉草木萌芽也光謂萌芽之生必先句屈如君子退讓而身益進也**次二耎其心作疾**陳仁子輯注范云作為也二七為火亦為心火在陰中耎而不進故作疾也中火所作故心疾也**測曰耎其心中無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耎縮之性故無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為思中而當夜家性為耎以無勇為病者也春秋傳云仁而不武無能達也**次三耎而（其）厀守其節雖勿肆終無拂**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而在耎家不能自退（進）守節而已不敢肆行終無違差之所拂**測曰耎其厀體不可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耎縮之世不可肆行已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厀與膝同拂扶勿切王曰拂戾也光謂三在下體故曰耎其厀雖不得自肆終未違於常道也**次四耎其哇三緘不哯**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兌故稱哇哯咲也家性為耎耎而自退故不咲也**測曰耎哇不哯時數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耎縮不言故失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哇於佳切哯胡典切又音峴王曰哇喉也光謂四為下祿又為條暢而當夜可語而默者也孔子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次五黃菌不誕俟于慶雲**陳仁子輯注范云菌不中之貌家性耎退讓以自牧見者天位德澤滋洽上應乎乾故有慶雲之瑞**測曰黃菌不誕俟逑耦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吉慶之會必相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菌芝類故切濈蔦子廉切司馬云二宋陸本作敉耦也王本作俟耦也吳曰耦音俛字今從范本逑音仇王曰居中體正為耎之主而又得位當盡黃菌謂靈芝也誕生也靈芝未生將待慶雲同表嘉瑞須待之義也光謂逑匹也芝不生者俟慶雲士不進者俟明君君（明）臣相匹偶也章云五居盡處中屬土故曰黃菌芝之類也由土而生菌之性不行布其狀常耎縮也

五君子也居灾之時不行其體若黃菌之縮退而非佳異象有道之士功雖不顯而中和內積以俟乎時故天降之祥也曰慶雲天瑞之應也天祥以時應故測曰俟杌禍禍于時也　林希逸虞晉集述一作杌古仇字也青俛丕禍也黃菌靈芝也芝待慶雲而後生當其類也次六縮失時或承菑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君子所奉祭如神在中節不愆家相灾縮又不及時故菑承也測曰縮失時坐逋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後於時節故生灾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菑與災同王曰地居過滿而又失拯過夜乖於處灾之宜是縮而失時者也光謂君子進退消息與時偕行六過中而當夜退縮後時則災承之矣次七詘其節執其術共所歾陳仁子輯注范云七木子也居節卦上於道不違故言執術術大道也歾盡也節（居）於道執父之業歾身而已測曰執節共歾內有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王謂文也子繼父事為家之主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詘與屈同歾與歿同王曰能執其心則為有主光謂（七）為禍始而當晝君子屈身而伸道者也故曰屈其節執其術君子外雖遜順而內主正道（立）執是道也與之共歿其身而不變者也次八竅枯木衡振其枝小人有灾三都鈎羅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灾木而縮灾故竅枯也竅枯之木而當衡風故振也八為疾癈

也故稍小人小人而灾終於都退故鈎羅也上則有金金木相近鈎羅之意也測曰竅木之振小人見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鈎羅於金故見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振作抵小宋本枝作柳今從宋陸范本范本都作郁今從諸家竅音款上九悔縮往去來復陳仁子輯注范（云）王金在木行動相尅害故悔縮金則當退故言往去灾縮之家故往（來）復也測曰悔縮之復得在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其終故在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居物之上陷於禍極苟能悔而自縮猶不失道也故往則退去不逐來則復得其所也

天玄傒首第十八𝌗

一方二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傒者陽可進而物相須也夫玄象易之需有二首而易之需亦有二義有自須者有人須者故須五看（爻）若須沙需郊需酒食皆自需（須）也獨上六敬客之辭則人須也故需者陽爻地八之陰自反而須之可進而不輕進也傒者陽爻天九之陽相求而須之可進而必進者也九贊之中曰傒昌曰傒負曰傒後時其進者我也而所以進者人也傒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需卦　胡次和集注鄭三傒舊胡啟切俟也按字從亻其從人音奚司馬云陰家金亦準需陸曰傒待也陽氣有傒可以進而進物咸得其

願（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傒者驚懼節也傒傒皆待也言陽氣待時而萬物須陽而長各得其願故謂之傒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從卻以五度為正鄭云傒范本作陽氣肩傒故注云傒傒皆待也今作陽氣有傒蓋誤六度注云傒之初一日入奎宿六度閒之師曰吏上九日入奎女五度傒初一猶躔奎五度注言六度者誤也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列為二十八宿唯斗有餘分而太初顓帝二歷皆起牛一度漢志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

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斗二十六度歷法一日移一度太玄兩贊為一日筭者先得日數乃以星度除之則知諸首初一傒日所在矣奎十六度起耎初一則傒初一猶躔五度注誤可知也餘首注誤尚可諉云傳寫之謬至迎初一猶躔井三十三度而注云入鬼一度則不可歸咎於傳寫矣此此非節氣不為難知乃猶如是何其疏也）初一冥賊傒天凶（陳仁子輯注范云冥陰也爭在其母行火之上火盛金衰故陰賊人者則天賊之故待天凶也）測曰冥賊之傒時無吉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陰賊之人無吉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包藏禍賊之心必受其殃章云一者夜小人也為水故稱冥當傒之時而處金家水為金之子待父之廢子得為用蓋小人之道亦有所待待本之廢不仁之心起於冥暗之中故曰冥賊惡雖未形天必降殃故曰傒天凶也測謂時無吉者無有吉時也）次二冥德傒天昌（陳仁子輯注范云火盛金衰家以為傒動相須待以害其本不即炎起故天昌之也陰德陽報此之謂也）測曰冥德之傒昌將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范云謂昌日益大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昌將日作昌將有日今從諸家王曰以德傒時

昌將時不日而至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德于隱而受福於顯昌美之至將無日也）次三傒後時（陳仁子輯注范云木在金行恐見尅害故傒後時也亦為進人進德脩業宜當及時須待之家動則稽遲故言後也）測曰傒而後之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宜進不進故解怠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解讀作懈詩夙夜匪解亦用此字司馬云王本作傒而後時今從諸家解與懈同三為思中不得其中而當夜懈慢後時者也）次四詘其角直其足維以傒穀（陳仁子輯注范云金性剛直故以角喻言屈利害之角直足而行惟善是務故言傒穀穀善也）測曰詘角直足不伎刺也（陳仁子輯

注范云角而反屈故不剌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伎音寘剌郎達切四為角為下祿而當晝穀祿也伎與忮同狠也剌戾也屈其角不與物校也直其足行不失正也不為狠戾可以待福祿也　林希逸（鬳）希齋集伎與忮同音至剌郎達切剌狠戾也屈角不觸物也直足行以正也以此待祿必可得也穀祿也**次五大爵集于宮庸小人庳僕空**　陳仁子輯注范云土稱宮墉處天之位高德所歸如大爵之集高墉也小人俞無德之人非祿所秩必饑素食故僕空也**測曰宮庸之爵不可空得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德致祿不可妄受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庸讀作墉古字省庳音婢庳與崇對高之曰崇卑之曰庳司馬云五為宮為宅小人而建盛福如大爵集于宮庸爵集于倉可以得食集于宮庸何所待也小德（人）庳而位高之象也章云五為宮墻謂五之所處也大爵喻臣佐也五為君位蓋以祿待臣也臣乃聚於國也得于賢者則得僕之實也得于小人失僕之實故曰僕空小人之性無德以當祿故曰庳庳猶卑（宮）宮也卑空之人何可事祿爵故測謂不可空得也今五為夜故其辭當言小人**次六僕福貞貞食于金**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六為宗廟神人玉食故言食于金六一為水金之所生子順母事故正也子之初生須母養故曰金食**測曰僕福貞貞正可**

服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待福以正可服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金者堅剛之物六為上福而當晝僕之盛者也正以待福雖金可食况其餘乎正可服者可以服行以待福也**次七僕禍介介出入之郵**　陳仁子輯注范云郵郵亭也七為大盛剝鑠金故猶出入而待於禍在七之位故謂之舍（舍）介介有害也**測曰僕禍介介與禍期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介介之禍應期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介介鋒邪之貌郵過也七為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章云七居夜小人也為禍初處僕之世介介然僕福以為助以大克金害其本也其志為惡故曰出入出入不能久居其位故曰郵郵即舍傳舍介猶助也故測曰與禍期言僕禍為凶則禍其立至也　林希逸鬳齋集介介邪僻之貌僕福僕禍即積善積惡餘殃餘慶之意**次八不禍禍僕天活我**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八木也三興於春八衰於秋延此於九秋氣將降故言不禍禍也家性為待內有無瑕時節宜耳故雖（僕）天活到春蕃生知（如）其所望故言天活我也**測曰禍不禍非厥訧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時（使）然故非其過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活作治今從諸家訧音尤罪也八為禍中而當晝君子非罪而逢禍者也儻審己之道不以禍為禍天道福善必得生救也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　林希逸鬳齋集無取禍

之尤而不幸得禍少待其定天必治我說與尤同即雖在縲絏（紲）而非其罪之意上九倏尪尪天撲之顙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不正稱尪顙頭也九爲之終行不正之道以待天禍故撲之也測曰倏尪之撲終（不）可治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惡至禍應故不治療 胡次和集注鄭云尪烏光切說文尪（尫）曲脛也注言行不正者此也撲普木切擊也字從手司馬云撲普卜切王曰尪者疾病仰向天光謂撲擊也顙額也小人不慎其初陷於禍極乃始尪尪然俟天之救也天且益降之禍矣故曰天撲之顙 林（希）逸鬳齋集尪者病人仰而向天額顙也言悲人爲天所棄何所仰望亦徒後也

天玄從首第十九𝌘

一方三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從者陽氣隨物而施也陽微則不能生物而傀於弱陽壯或不能成物而失於亢君子之道不但欲（人）從己亦欲己從人物各賦物各正性命天所以善隨也聞其而從見善而改（遷）人所以善隨也故易之隨陽自陰中而起陰隨陽動陰逆陽而說陽隨陰聚而至於四陽之位（會）又見天一之陽陽幾盛而亢矣玄亦象隨而為從初之月隨二之朋從以至上九之徽徽皆無物不物而善從者也從者從其飛登者從其潛動植者從其動植夫何畏乎亢從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隨卦胡次和集注鄭云從師說

中一智也從三仁也晬五信也減七禮也成九義也智之用在中仁之用在從信之用在晬禮之用在減義之用在成中之有廓從之有沈減之有義成之有更皆所以佐之而晬則獨全其美者也玄之九指大槩如此而范氏注不能明也故附著之司馬云陽家水準隨陽躍于淵于澤于田于嶽物企其足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從者陽氣（徧）稱接此四處萬物莫不企足欲長而從之故謂之從從之初一日入奎宿十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日陽氣踴躍在淵澤田嶽者謂其高下偕矣萬物亦企其足而遂之 初一日入幽嬪之月冥隨之基 陳仁子輯注范云日君象也嬪

臣嬪也月臣象也一在水行水中之日君若在大難未發其明月而從之者旦之日日在月前故言隨之君臣道正故爲基也測曰日嬪月隨臣應基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臣相應道之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嬪婦也基始也一爲思始故曰幽冥月始過朔潛隨日行若婦之從夫人君有爲始發慮於心而同德之臣已從而應之不計而叶也 林希逸鬳齋集曰於幽隱之時而求其歸月於冥晦之時而隨從之言合朔之始也基始也言君（臣）相得於隱微之中即是主於卷之意 次二方出旭旭朋從爾醜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陰也在離爲日陰中之日故方出也旭旭未明之間醜類也

日方出旭旭之時群類莫不望之而從故曰朋從爾醜測曰方出朋從不知所之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之光明無常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旭旭日初出之貌醜類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之心雜將形于外如日之方出旭旭然反復思慮未知所之之善則善朋從之之惡則朋惡從之故曰朋從爾醜次三人不攻之自牽從之陳仁子輯注范云木性上升君子之道有過則改不待攻治而自身率相牽爲善故言從之測曰人不攻之自然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牽從於善證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思終又爲進人而當晝君子率性自從於善不待攻治也證當作正

次四嗚從不臧有女承其血匡亡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酉也爲鷄故稱嗚臧善也其位當廢故嗚不善也陰故稱女亦稱血血憂也匡所以盛也女不親許承憂自盛故亡也測曰嗚從之亡莫足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承匡之女不足爲朋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朋作明今從諸家匡與筐同君子脩德而人自從之嗚而求從不足善也施之夫婦則表配偶而不穫所求矣易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無攸利　林希逸鬳齋集嗚從巧言以求合也雖得其從終不善也次五從水之科滿陳仁子輯注范云科法也水之法不滿不行五爲天子動以法度如水平也測曰從水滿科不自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動以法度故從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水之從下自然之理五既得位當晝爲從之主物之從者如水之從科科者坎也滿科而已不復過雖得中之道六大從其目失其腹陳仁子輯注范云目以喻外腹以喻內事不兩得從外失內非以數亡測曰從目失腹欲丕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外內宜備故欲大從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從其耳目之好而失其腹心之安大從其欲亡之道也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徇外欲而亡內德者也次七拂其惡從其淑雄黃食肉陳仁子輯注范云拂去也淑善也七爲失志失志行張故宜除去如雄黃

之除惡去也測曰拂惡從淑救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去惡從善故救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雄作䧺音雄今從諸家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去惡從善如雄黃能去惡肉生善肉也　林希逸鬳齋集言去惡從善猶樂用雄黃可去惡肉而生新肉也拂除也次八從不淑禍飛不逐陳仁子輯注范云順從之家動宜從善八爲疾病所從不善如禍之飛不可逐止故曰禍飛不逐測曰從不淑禍不可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從不善不可避訟而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訟不淑今從諸家宋曰不可辯訟而解光謂小人從於不善禍發如飛不可追治也上九從

微微後乃登于階終（陳仁子輯注范云子在其母家而相從順故微微也于階者九而從善必登聖門故言階也）測曰從微微後得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從善故有功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升作登今從諸家）

天玄進首第二十三（一方三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進者陽日升而不息者也易曰晋進也夫易以日出地上而日晋則陽光普照而天下明也玄以陽過二尺而日進則陽氣騰振而天行健也故進者不息之功而晋兼無私之義愈不息則愈無私矣玄曰陽引而進一也若進以高明若進測且船其不息矣哉）進（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二大下中象晋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晋入進次六日舍婁）陽引而進物出溱溱開明而前（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進者言陽氣引萬物而長溱溱然日以舒布開明而前謂之進進之初一日入奎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十四度為正鄭云溱隱中切司馬云王本引作承今從諸家宋曰萬物隨之而出溱溱然盛也）初一宜（宾）進否作退毋（母）（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在大行家性為進而大在前見害而退故作退毋水為冥故冥進）測曰宜（宾）進否邪作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道不正故退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否方九切不可也司馬云王曰夫進之道退之本也故曰作退毋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潛進而不以其正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夫道而進其終必否則今日之進所以生異日之退也故曰退毋）次二進以中刑大人獨見（陳仁子輯注范云刑法也二為平人家性為進進必以法故進以中刑進必以法故稱大人大人有獨見之明故言獨見）測曰進以中刑刑不可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以中刑故不外之　胡次和集注司云王本無可字今從諸家章云二為（居）畫為下體之中君子之人為法於世（國）得中道故曰進以中刑是由達識獨見之大人法必用中故測曰刑不（可）外也）次三狂章章不得中行（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家性為進進不得中故章章也三亦為出出而（失）道故謂之狂）測曰狂章章進不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而失道故不中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狂作性今從諸家三為思外過中而當夜妄進者也故曰狂章章章失據貌）次四日飛懸陰萬物融融（陳仁子輯注范云日君子也懸消也陰小人也四為公侯故稱日陰中之日列國之君知非天子也君子消小人太平之道也萬物茂壯故曰融融）測曰日飛懸陰君道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萬物得所故隆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為福始而當晝君德進盛明無不燭如日飛登天離陰絶遠萬物融融然莫不昭明也）次五進以權疏或

杖之扶陳仁子輯注范云欋蹏附離也五為天子而在進世當以聖道附離尚於臣臣則盡忠輔佐於上故曰或杖之扶扶助也測曰進以欋蹏制于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位至尊衆所繫也　胡故次和集注鄭云欋舊音劬四齒竹杷司馬云王本欋作櫂劉作挈范本宋作尊今從二宋陸本宋陸王本杖作枝今從范本章云五居在進之世小人之性不近正道而進取空躁之人或援之賤以為輔佐小人得位不知臣子之道輒挈止於君故劉曰挈于尊也次六進以高明受祉無疆陳仁子輯注范云高明五也高明之君奉祠神靈齋戒盡敬不失禮儀故受祉福無疆界也測曰進

以高明其道明迒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福及子孫甚迒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迒遠也光謂六為隆福而當畫君子進德高明受福無疆也次七進非其以聽咎窒耳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故進非其以君子之道思患預防慎聞所惡聽咎塞耳非所以為賢測曰進非其以毀滋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患聞其咎咎日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不以其道進升高位衆毀滋章塞耳而滿也　林希逸膚齋集進不以正為世所毀其過咎滿耳之所聽邪來善不滿眼致咎塞兩儀之意次八進于淵君子用船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木而進淵知為

船濟水猶君子濟民也測曰進淵且船以道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淵得船以其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作進淵且船今從諸家淵者險難之象八為禍中故曰進于淵用船則淵可濟憑道則難可涉也章云八居盡君子以道居進之世將進乎淵而用乎船謂正得進之道涉危慮患君子也非其道不進故測曰以道行也上九逆憑山川三歲不還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上山故逆也三終也家性為進進而不已故終歲也山川高險終歲不還以喻難也測曰逆憑山川終不可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可長也　胡次和集註司馬云馮古憑字九為窮禍而當夜小

人進不以道至於上極而陷於禍不能自返者也

太玄釋首第二十一𝌚

一方三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悉曰釋者物遇陽而解者也天下屯難之世惟動者能解萬物郡解之會惟進者能釋故解萬物者天地也解天下者聖賢也易曰雷雨作解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蓋陽出坎中而動乎震不動而能解者也玄曰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蓋陽自三陽為泰之後進于四陽為壯之初進而能釋者也三而風動雷舉也九而終脫桎梏其功用專長且澀者能釋也釋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三木下上象解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解入釋次三二

十六分一十一杪春分氣應故東準震　林希逸庸齋集釋散也陽氣和震圜煦釋物咸稅其枯而解其甲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釋者驚蟄節終此首次二春分氣起此首次三斗指卯夾鍾用事震動也圜陽氣形勢也煦暖也陽氣溫暖萬物咸稅枯解甲而生於太陽之中故謂之釋釋亦解也釋之初一日入婁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稅吐外切易也易枯爲宋衷解居隘切除也又下懈切散也冬至後爲少陽春分後爲太陽司馬云稅與脫同宋田震動也圜陽形也范云煦暖也初一動而無名酋陳仁子輯注范云酋西方也水爲金子孝子之道無所成名歸功於母故曰無名酋　測曰動而無名不可得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歸功于父不可得名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動能無名今從諸家酋就也謂成功也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動於微眇化育萬物百姓見其成功而無能名焉故曰動而無名酋鄭云歸功注云歸功於母故曰無名酋猶水爲金子則無名者水也酋者金也然則注又云歸功於父何也蓋火克金爲妻金生水爲子則二火於一水有父道焉故上二下一父子之位也贊注以酋言之故云母測注以二言之故云父各有攸當也或欲改從一是木之思也次二動于嚮景陳仁子輯注范云火之然也不風不盛盛則景耀而

聲揚　測曰動于嚮景不足觀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聲而不音何足聽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響舊云一作嚮後響與嚮古通用莊子云猶應嚮景不讀嚮爲響也景舊音影司馬云響應聲景隨形皆動不由己者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隨人而動如響景然故不足觀聽也次三風動雷興從其高崇陳仁子輯注范云二三在東方震巽之位故稱雷風風動於下雷發於地上歸於天二在其上可高而尊　測曰風雷動興動有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風雷動物爲天下作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從其高崇作從其高宗王本作從其道直高崇今從范本三爲成意而當晝君子動作之迹始見於外如風雷之益萬物故其功業日就高崇也次四動之丘陵失澤朋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澤朋類也五爲土土丘陵也去四即五故動之丘陵也以喻人去卑即尊去澤之陵也　測曰動之丘陵失下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處高失舊故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丘陵以諭高澤以諭下四爲福始而當夜小人之動務在升高而不顧其下則不免孤危也次五和釋之脂四國之夷陳仁子輯注范云和脂喻濡協也五在釋家而處天位動以濡協鄰國以平四方夷平也　測曰和釋之脂民說無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和得民故說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

和釋之脂作和釋脂氏王小宋本作和釋脂今從范本說與范同　光曰和脂喻濡協也夷平也光謂五以中和居盛位當日之晝聖人得位布其德澤和協四國莫不夷懌也　林希逸鬳齋集脂澤也以中和而布散其德澤天下自然夷平

次六震于廷喪其和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六爲宗廟五在六下故言于廷震怒也五以和順和平四國常歸功先神告成祖考家性爲釋唯解而已神怒民怨故喪其和貞**測曰震于廷和貞俱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先和後怒故皆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喪息浪切六居二體之内而近於五廷之象也夫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以德懷近則近和以威懾遠則遠正今用震於廷失其所宜故和正俱亡也　林希逸鬳齋集廷喻内也用威不于外而于内則一家之和正俱失之矣

次七震震不侮濯漱其訽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而已震怒不侮於人雖見訽（怨）重自釋（解）如濯漱垢辱去其穢也**測曰震震不侮解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見侮而解無常辱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訽舊呼寇切詬同又音候詈言也司馬云漱素候切訽呼漏切漱滌也訽恥也震震有威嚴之貌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有威嚴之德人不敢侮故可以滌濯其恥也

次八震于利顛仆死陳仁子輯注六七八皆稱震者震動也六爲母

而生八八七相假威勢故皆稱震九爲金金爲利動欲之九爲金所尅故顛死**測曰震于利與死偕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行財利之事死之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顛顛仆字從加山司馬云小人見利而動以陷禍中利與死偕而不自知也

上九今獄後穀終說桎梏陳仁子輯注范云脫解也九爲極極於刑獄故桎梏也家性爲釋雖其見獄終必解釋也穀善也先獄後善故離於難也**測曰今獄後穀于彼釋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殃謂亡也火爲金殃九復於一水釋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說讀作脫司馬云宋陸本後作复今從范本說與脫同穀生也九爲禍窮故今獄也在釋而當晝故後穀也

太玄格首第二十二𝌛

一方三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惡曰格者陰爲陽所制者也蓋四陽爲大壯之時也凡物力剛者奪勢重者軋強者制人弱者制於人而陽之格陰則非用力格之也陽盛則陰自衰陽長則陰自消譬之嚴冬之時爐火炎炎寒氣自然消鑠而不能入故易以四陽消二陰而曰大壯玄以四陽制群陰而曰格壯者自其大體而言格者自其大用而言内惡之格珍集（數）之格極而鞏堅之國（格）其器量亦壯矣哉**格**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大壯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師如字

揔說文格正也格至也格擊也經史通用格字格象大壯陽之壯也以正去邪至則擊之也故名曰格司馬云陰家金準大壯格拒也陽氣內壯能格于群陰穰而郄之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格者陽氣內壯格拒群陰也穰郄而上故謂之格格之初一日入婁宿八度　胡次和集注郄云以之反為正鄭云郄與郤同作郤者誤司馬云穰汝陽切郄去略切

初一格內善失貞類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內善親屬之善者家性格乖不與賢（書）共治其親之善者各自命七君微子去紂　**測曰格內善不省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失其親屬故中外之親不自循理也省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省作有今從諸家吳曰省與眚同引漢書人有天地之貌宋曰省類也類法也光謂善惡之原皆由乎思一為思始而當夜拒善而納惡故失正類二為思中而當晝拒惡而納善故幽正

次二格內惡幽貞類　陳仁子輯注范云惡一也一水二火一來克於日（二）故言內惡者惡親也親之惡者格而去之以明正道無所阿也　**測曰格內惡幽貞妙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妙美善也不阿其親正道之妙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幽貞類今從諸家幽者內潛於心之謂也

次三裳格鞶鉤渝　陳仁子輯注范云革帶曰鞶鉤所以為鞶也渝解也裳束其帶故鉤解也三在下體下體之帶故言裳也　**測曰裳格鞶鉤無以制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鉤帶俱解故無以制節其身體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制作製王作掣今從范本范曰革帶曰鞶鉤所以屬鞶也王曰鞶鉤所以束其衣裳而反格拒之故當渝變而失宜也光謂三居下體故曰裳三為下上而當夜臣拒君命不受約束必有變也

次四畢格禽鳥之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畢罔也西方之獨畢取象為羅畢取鳥不破卵覆巢故為正也　**測曰畢格禽正法位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以道取之故法位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畢罔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之始得位者也得位則可以用法止邪而禁暴矣

次五膠漆釋弓不射角木離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漆釋喻不密易曰君不密則失臣弓以喻臣角以喻身家性為格故相乖離君臣相失如弓不發也　**測曰膠漆釋信不結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臣相失信不結固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亦切王曰物相合者莫若膠漆角木之為弓格而離之其可射乎光謂五性信又為膠為漆為弓矢格者物相拒不合之象也弓以膠膝（漆）附合角木故可射君以信固結臣民故可使五以小人而居盛位不能以信結物上下離心故曰膠膝（漆）釋弓不射角木離　林希逸鬳齋集膠漆既開釋則弓不可用矣何者弓之角與

木已離不合矣言人心無所固結豈能用以禦難次六息金消石往小來弈（陳仁子輯注范云奕大也美稱金惡稱石金生水善長惡除故小去大來）測曰息金消石美日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往大來故日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奕大也王曰所息者金所消者石所失者至小所得者光大光謂息生也生金而消石以美拒惡之象也六爲上祿而當晝君子道長而消小人者也故曰往小來奕　林希逸鬳齋集息生也金生而石消善長而惡消也所去者小所來者奕奕美言改過遷善則其德日盛也）次七格其珍類龜緺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危也以爲失志高亢其位故印綬危龜爲印緺爲綬謂小綬也）測曰格其珍類無以自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乖格其官故無以自匡輔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緺古蛙切范曰龜爲印緺爲綬光謂君子以善類自正故能保其福祿也七爲綬又爲禍始而當夜小人拒善類而不受者也拒其善類則拒其福祿也喪善失祿危孰甚焉）次八格彼鞶堅君子得時小人劇憂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君子九爲小人君子在位不長孫禦故革鞶堅也謂格九而上也小人在位以治其憂故否也）測曰格彼鞶堅誼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品有序誼不得妄有行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鞶作磐今從諸家鞶音

鳴）上九郭其目鱎其角不庳其體撲（陳仁子輯注范云撲擊也九爲角之爲目九當見格而不卑其身以免於難而反郭目故體不免也）測曰郭目解（鱎）角還自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避求免故自傷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鱎集韻音矯引太玄鱎其角云角高皃庳讀作卑以體貌言則音卑以形勢言則音婢撲傳音雹注云擊也司馬云鱎音矯撲蒲角切范曰撲擊也王曰郭開張目也鱎角高其角也光謂格者用壯拒物者也九居其上用壯之極遂禍之窮當日之夜小人張目高角以拒於人不卑其體故為物所擊還自傷也）

天玄夷首第二十三𝌜

一方三州二部二家（陳仁子輯注愚曰易（夷）者陽盛而萬物平也凡成位育之功用者皆有堅毅之器重輕則不足以遏邪氣而鎮物小則不足以養生意而成物故格者善其拒扞辟陰烈如爐火而不可干夷者表其平秩萬物埋如通衢而不能傷玄兼二首以象大壯先以格繼以夷自中夷無不利至夷其牙夷其角皆陽之壯而能也至於月令安萌養少存孤其人力戎）夷（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大壯　胡次和集注司馬玄陽家土準豫入夷次三日舍胃夷傷也平也不傷於物則不能平矣舊準大壯非章云准大壯今准震陽家部

准豫陽氣傷鬄陰無救瘣物則平易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土謂之夷者春分氣也於四分一息卦為大壯陽升在四去天正朔旦日鬄除也瘣病也言此時陽氣上在天下除去陰病故萬物平易而長故謂之夷夷平也夷之初一日入婁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鬄音惕瘣戶悔切宋曰鬄去也陸曰陽氣壯故夷傷害陰而鬄除之瘣病也為陽所傷故病也萬物無陰害故平易也光謂鬄鬀髮也大人曰髡小兒曰鬀陽氣剃鬀群陰陰不能自救其病然後物得生殖而平易矣初一載幽貳執夷內陳仁子輯注范云平夷也載始也幽心也貳業也水性平易中表如一故言夷內

也測曰載幽執夷易其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易書夷平也水之平正內外可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載始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發慮之始幽而未顯貳謂義利也二者交爭君子能取義而捨利執坦夷之心養浩然之氣自得於內無求於外者也子夏曰吾戰勝故肥法言曰紆朱懷金之樂也外顏氏子之樂也內次二陰夷冒于天罔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在陰之位陰自夷平雖冒天罔不為罪也測曰陰夷冒罔疏不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疏於罔不失正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天罔雖疏不失惡也光謂二為罔又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為隱慝陰

傷陽於物自以為人☒莫能知也然冒于天罔天必誅之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章云二居夜小人也當平人夷之世獨以陰陽邪之道而為事違義戾時如冒天罔雖天罔恢恢然而疏大不可漏失之也此贊惡之甚范以為休何是耶次三柔嬰兒于號三日不嗄陳仁子輯注范云柔和也嗄憂恚之聲也號而不嗄故知為嬰兒也亦為多子兒之數也三以柔和之性處平易之家故不憂也測曰嬰兒于號中心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五中故中心和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嗄作嚘今從范本號胡刀切嗄所嫁切嚘於求切王曰嚘氣逆也光謂嗄聲變也三為成意而

當晝君子含德之厚至乎以易如嬰兒雖三日啼號而聲不變者和柔故也老子曰赤子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　林希逸鬳齋集號胡刀切嗄所嫁切聲變也嬰兒之啼其氣和柔雖三日之久而聲不變也此用老子之意言人能和平其心則無所傷次四夷其牙或飫之徒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口亦為金口中之金知為牙也飫厭也夷傷也冒于飲食而不知厭讓故牙傷也測曰夷其牙食不足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食而不讓何善足嘉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飫依居切王曰于既平無可以食徒猶空也或飫以食徒空爾也光謂四為骨為齒又為福始而當夜小人貪祿

以自傷者也故曰夷其牙牙傷則雖有美食不當（能）食適足飫其徒屬而已章云四為夜小人也嗜食無厭夷傷其牙牙已傷矣雖或飽飫而無所濟徒屬也謂徒為也故測曰食不足嘉美也　林希逸鬳齋集飫之徒猶曰飫食之人也貪於食而主夷平其牙所食雖多亦不足貴言不義而富貴非吾徒也次五中夷無不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處夷平之世行中正之道化流四海莫不爲利故言無不利也測曰中夷之利其道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化利天下故道多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其道多作利其多今從范王本王曰中平以御於物物所歸往何不利之有

乎五既居中體正得位當晝是其中坦然平易也光謂五居盛位而當晝能平易其心以待物者也則物無遠近皆歸之矣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次六夷其廬其宅丘虛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五土土為水廬宅水為土丘虛夷傷其廬室故宅為丘虛測曰夷于廬厥德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廬為德覆而為丘虛故亡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虛丘於功俗作墟司馬云德者君子之常居也六過中而當夜小人始毀傷其德喪其安居者也次七鋓柔鋓弱離木艾金夷陳仁子輯注范云夷傷也火附於木而治於金故金傷也以正輔上而協斷金以治於民猶火附木以治金也測

曰鋓柔艾金弱勝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懦得民故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測柔鋓柔勝彊也范本鋓柔艾金弱勝彊也王本鋓柔弱勝彊也小宋本柔鋓弱離柔勝彊也今鋓柔從王柔勝彊從宋陸艾魚廢切王曰雖居過滿而得位當晝得夷之道是能以柔弱之物夷平於堅剛也光謂離木如汲綆之斷井鋓艾金如越砥之厲刀劍以弱勝彊終就平夷也次八夷其角厲陳仁子輯注范云秋則木癈葉落歸本鄂若角也厲危也角而見夷故危測曰夷其角以威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角而見傷故夷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為禍中而當夜小人用威而傷自

危之道也上九夷其耇利敬病年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為老極而在夷世世雖平易養老乞言傷於思慮故言夷于耇也恭敬守道盡力為禮故病極年無愆故貞也測曰夷耇之貞懸車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致仕懸車在鄉閭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敬病注云恭敬守道盡力為禮故病猶恭敬守道則志不淫盡力為禮則氣不亂夫何病之有聞之師曰夷于耇言衰老之人力傷而志平也利敬病年貞言於是謝病引年以全其身乃人所敬而身所利者也法乖經旨不足取也司馬云陸曰致仕而歸於鄉黨也王曰敬其衰病與高年貞之道也光謂九為九十又為極君

予老而辭位自處平易者也賢者以老病而歸人君所當欽奉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七　一先

玄（太玄經五）

天玄樂首第二十四𝌝一方三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范望曰樂者陽盛而物欣榮也夫樂以人孰若樂以天和氣一噓百卉怒張幾天乎九五一飛萬物咸覩幾人乎鼓陽在地中而雷未聲則爲復樂之始也陽奮地上而雷發聲則爲豫樂之成也玄自首周二十變而至于樂樂其可知已鍾鼓管絃之和民神歡（禽）焉之般蓋天籟自鳴天機自動而不知其所爲使所謂天也

樂（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六）陸水中上象豫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音洛陰家水亦準豫入樂次七三分一十八秒日次大梁清明氣應斗建辰位律中姑洗）

陽始出奧舒疊得以和淖物咸喜樂（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于水謂之樂者春分氣終此首之次四清明氣起此首之次五奧暖也疊積也言是時陰氣已消陽氣息止萬物暖暖積濡舒生和淖百卉莫不喜樂故謂之樂樂初一日入胃宿五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入胃四度司馬云淖奴教切和也清明之初陽始發出幽奧舒展疊積之物皆得和淖而喜樂也）

初一獨樂款款及不遠（陳仁子輯注范云水性淪下一獨在下不交於上故獨樂也款款獨樂貌喜樂之事與衆共之所及）

不逮故欿欿也測曰獨樂欿欿淫其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樂不及逮故淫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四欿欿獨樂貌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獨樂其身而不能與衆共之者也次二樂不知辰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大性炎上而在樂世故相喜而不知也辰時也時於天時以生萬物亦所以爲樂也測曰樂不可知以時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事天以恵以樂歲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韜行德政使民懽樂君天時然民不知政之所爲也章云二居盖蒙樂之世以樂失位雖居其樂不知其然而然者盖得自然之樂于天也故測曰時歲也次三不宴不雅嘄呱啞咋號咷倚戶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始當及時未有官爵故不宴遊有雅樂也嘄呱號咷皆憂也三亦爲戶憂樂失節故倚戶也先憂後國戲知不雅也測曰不宴不雅禮樂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憂樂不節故廢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嘄古呼字從梟者誤呱古胡切啞乙白切咋側革切大聲也號亦作嘷胡牢切咷徒刀切司馬云王本嘄作嘷今從諸家嘄古弔五弔二切啞音厄咋音責王曰嘄呱啞咋皆歡笑之聲也光謂宴安也雅正也三爲成意而當夜棄廢禮樂號咷淫佚廢禮則不得其安廢樂則不得其正雖嘄呱啞咋苟竊目前之樂其憂患何遠哉近倚戶外而已詩魚藻

刺幽王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　林希逸鬳齋集纂古弔切啞音厄咋音責嘄古弔呱音孤皆不樂之聲也雅樂也不宴飲不用正樂但嘄呱啞咋以度日至於死亡而號咷者倚戶久矣卽今者不樂遊者其亡之意次四拂其繫絕其纗佚厥心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公侯纗綱也佚樂之家不謹禮節故有綱繫之事金性剛直拂而去之上輔於五故其心佚測曰拂繫絕纗心誠佚也陳仁子輯注得伸臣節故心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繫與系同纗戶圭切拂去也纗維綱中絕也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志道樂以忘憂外物不能累佚莫先焉故曰拂其繫絕其纗佚厥心章云四居晝君子也金爲兌悅性於果決處樂之樂世能拂其除繫滯以佚其心蓋知時義者也故測曰心誠快也范謂上輔於五得臣之義蓋逆說也次五鐘鼓喈喈管絃嚌嚌或承之衰陳仁子輯注范云喈喈和聲也嚌嚌憂悲也五爲天子當總理萬機樂而無節有似商紂牛飲長夜衰承憂與終以失位測曰鐘鼓喈喈樂後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極樂憂爲故後悲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集韻嚌莊皆切笑貌舊在諧切栘嚌當也與注異不可用司馬云嚌側皆切嚌嚌哀思之聲五以小人而享盈福恣其淫樂樂極必悲盈極必衰也次六大樂無間民神禽鳥之般陳仁子輯注

范云般樂也宗廟之中神人以神和故大樂也天位施絕血食不供聖體不維故稱民神與禽獸為樂也**測曰大樂無間無不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懷思也思宗廟之中事神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般蒲干切王曰大居盛位當晝之時為首之主無間者天地之間萬物咸樂人神鳥獸各遂其性而般遊也光謂般樂也六為隆福為盛多為極太平之君子兼利萬物無有間異民神禽鳥靡不得所樂孰大焉四為下祿獨善其身六為上祿兼利天下者也**次七人嘻鬼嘻天要之期**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鬼以喻彩明嘻笑樂貌家性為樂故有嘻笑之驩失志道窮故要之以期也七

為七鬼水王而火死也**測曰人嘻鬼嘻稱樂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畢宜自樂水盛火衰而天期乞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畢作卑今從范本要於宵切王曰要約也光謂嘻嘆聲也七為禍始而當夜小人樂極禍來人鬼共嘆大命近止而不自知也　林希逸鬳齋集嘻嘆也小人虐家以自樂人鬼共嗟怨之得禍必速矣要約也約步其期言不久也**次八嘻嘻自懼亡彼愆虞**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到秋而懼故先嘻嘻也愆過也虞度不戒故亡也**測曰嘻嘻自懼終自保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保安也而常自戒是教憂患之道而終自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樂

過將極又居禍中危之道也然而得位當晝善於補過是於嘻嘻笑樂之中而能自懼則無愆過與憂虞矣**上九極樂之幾不移日而悲則哭泣之嗟資**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極家性為樂樂極憂興故哭泣嗟資憂哀之貌也易曰齎資涕洟此也窮上反下哭在下存故不移日而悲哀**測曰極樂之幾信可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憂悔一至悔何及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幾音機危也樂極憂與危可知也嗟舊音嗟接此古嗟字司馬云幾音機嗟資與嗟咨同陸曰幾危也王曰居樂之極而又當夜故不待移日而悲至矣則哭泣嗟咨也光謂三者戒之於思五者戒之於福九者戒之

於禍大指皆言樂不可極使人始終反覆常念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樂至於極哀之幾也其至不易日矣嗟資與嗟咨同即樂極則哀來之意

天玄爭首第二十五𝌞一方三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爭者陽盛而物競求者也物求直而後有訟物求遂而後有爭故雖天下之剛者媢能直而遂之也訟者乾陽在上力制坎險故訟者各以公而言爭者而陽一往能制萬物故爭者各以矜而赴玄曰陽氣氾施物與爭訟則高高下下之窮無窮也形形色色之盡無盡也將爭赴陶冶之爐而不自知其然也問之大空大空冥冥吾不知其名**爭**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七

火上下象訟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訟陽氣氾施不偏不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爭者言陽氣氾施於上無私於下故爲物爭訟而長各守其儀容故謂之爭爭之初一日入胃宿九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氾數梵切施式豉切頗普何切儀宜也陽氣氾施平均物皆爭進求遂其宜也詩曰儀者萬物之生各得其宜初一爭不爭隱冥陳仁子輯注范云水性柔順故爭爲不爭以正（下）故卑以致高故隱冥測曰爭不爭道之素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素質也王曰爭不爭謂爭於未形之時不見其迹也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也執道之素爭於不爭之地外無其迹而物莫能勝也章云一居晝君子也處爭之士（世）滑德居下心之所銳以道爲勝不形於外不與物爭故曰爭不爭藏之在心故曰隱冥測謂道之素者蓋謂道之本也　林希逸鬳齋集隱冥無形之中也以不爭而善勝默運於無形之中此天道也素即太素也次二赫河臞陳仁子輯注范云嚇屢臞耗也河爲水百川所聚二者大也而在火行所乾故屢耗也爭居下流道之美素測曰赫河之臞何可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火相害不可怙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嚇呼嫁切臞其俱切瘠也個與怙同口拒人謂之嚇河之潰溢誰能拒之而臞瘠之人不量其力乃欲以口嚇之何足恃也詩云反予來赫　林希逸鬳齋集嚇呼駕切個與怙同以口拒人曰赫詩云伊予來嚇人不量力如河方潰而以口嚇之徒自臞瘠何可恃也次三爭射齦齦陳仁子輯注范云齦齦戴笑貌三爲進人進德修業狂於大射君子心爭於無間恨故齦齦戴笑也測曰爭射齦齦君子（譲）上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揖讓而升故讓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齦作闇今從宋陸王本射神夜切齦音銀王曰君子之爭惟射而已齦齦動至貌讓鄉與讓相近也其意讀齦爲懇也光謂齦與闇同闇闇恭謹貌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飲其爭也君子章云三居晝君子也處爭之時以藝爲勝雖爭其勝揖讓爲先禮貴於和故齦齦然笑樂其測曰君子讓鄉鄉即儔黨也次四爭小利不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酋就也四金也金以木爲利火世（性）炎上利以遠及三則退故曰不就不就小利故貞也測曰小利不絕正道乃昏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利爲爭故正道昏亂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爭不以道而爭於小利爲宜其不就成貞正之道矣次五爭于逵利以無方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五爲天子執德中也測曰爭于逵爭處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欲射上爲四所抑故爭

處中之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五處中位故稱逵逵九達道也光謂五為中和而當晝君子執道之要統理之會應變無方物莫能爭次六臂膊脛如股脚䐜如維身之疾陳仁子輯注范云䐜大也枝大於幹臣大於君皆為疾也六為宗廟下之所奉而在爭勢（世）不降禮讓故為疾也測曰臂脛如股與（臣）大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微臣盛是國之病　胡次和集注鄭云膊補各切肩甲也說文作髆從肉從骨其義一也脛舊故定切胻也䐜舊音嗔肉脹起按（䐜）與瘨同司馬云王小宋本脛作脛其書迭腫也今從（大范本）宋陸范本測曰臂脛如股　今從宋陸王本范曰枝大於幹臣大於君皆為疾也光謂臂膊脛如書臂大如腰不可使也䐜音嗔肉脹起也六以陰質過中極大如臣之疆盛君不能制者也賈誼曰天下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次七爭干及矛軸用亨于王前行陳仁子輯注范云干盾也矛戈也軸甲也亨通也七為戈兵而在爭家動作則爭被甲荷戈以禦不善故利用通王之前道測曰戈（干）矛之爭衛君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詩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此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爭干及矛作爭干及方測曰干方之爭（爭）今從諸家宋陸本用亨于王前（行）作用亨（享）于（王）前行今從范王本軸與冑同行戶郎切七為禍始用兵以爭

者也故曰爭干及矛冑用兵以爭不以其私而從事書執大為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次八狼盈口矢在其後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東方寅為虎故稱狼亦貪狼之意雖當貪狼求盈口之食猶見謀活也故矢攻在後也為弓弩以八為狼也測曰狼盈口不顧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狼貪不已弓矢在後不顧其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狼之噬物盈口是爭不知後有害之者矣光謂狼性貪務盈其口而不知矢（在）其後如小人爭利而不顧其害也天文弧矢星在狼後　林希逸鬳齋集天文弧矢星在狼星後狼之噬物方盈其口而八在後射之即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意言不知後禍也上九兩虎相牙知制者全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八俱為虎故稱兩虎家性為爭金木相害兩虎之爭勢不俱生兩君之爭勢不俱立其知命者可以得全矣金王木死故命者有所在也測曰兩虎相牙知所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當俱爭宜知強弱所制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測知所掣作製范本作制今從王本掣尺制切王（曰）爭之極者莫如虎鬪而相牙必有死傷之患若能懼於患害自掣而退乃可以全物不可以終爭故于爭極而見自退之象所以能當自退之道者以陽當晝故也光謂掣引也　林希逸鬳齋集相牙相笠（噬）也掣尺制切即卞莊子刺

虎之說而虎相鬬說契則人皆取之矣挈卽制之意也

天玄務首第二十六𝌟一方三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務者陽以生物為急者也飭天下之蠱者剛也成天下之務者亦剛也故乾之初陽而居上坤之上陰而居下則上柔下蠱可飭也玄之象蠱者曰務蠱以事之壞而言務以事之急而言故無方入之務不許小人蜘蛛之務亦無益於人玄之幹蠱其先甲三日知所急務而不容緩者乎務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陰家八木上中象蠱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蠱入務次四日含昴　林希逸鬳齋集務準蠱事也陽氣勉務物咸若其心而總其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于木謂之務者陽氣已希（布）勤勉萬物及時長大咸同其心而總其事故謂之務務之初一日入胃宿十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氣勉務而生物物咸順其心而自喜總其事而不二也初一始務無方小人亦用罔陳仁子輯注范云在務之初始也無方無常方也水出于泉而下百川故無常也罔小人之知未之所向猶衆初出蒙蒙然也陰家之陽故稱小人測曰始務無方非小人所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方之務非小人所能理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初一始用無方今從宋陸王本宋陸王（本）無人（字）今從范本一為思始可以應變無

方然當日之夜非小人之所能為也故曰小人亦用罔罔無也章云一居夜小人也當經務之始事未昭著小人之知不能通曉故曰用罔無方卽無定制也事既未定詎小人之可為故測曰非小人所理也次二新鮮自求珍絜精其方（芳）君子攸行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火故稱新鮮清潔之貌求之於己故曰自珍陰家之陰故稱君子攸所精其芬芳所以行道故曰君子攸行測曰新鮮自求光于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守道治身光由己出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芳作方行作臧今從諸家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精潔其心以有為者也次三不拘不掣其心且敗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在木行陰家之陽宜自抑損制從於陰而自推本二木重生故不拘也宜制不制故曰心敗測曰不拘不掣其禮（體）不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總事縱心不拘體制故敗不全　胡次和集注鄭云不掣依注讀作制司馬云宋陸王本其體不全作其體全今從范小宋本掣尺制切三為思終而當夜小人胸情而動喪心虧體者也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金故稱矢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乃後而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四為公侯故稱蓋車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易曰君子得車尚可載也測曰矢及蓋厥道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然猶是

也濟世之君乃是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家陸測矢及蓋車作見矢及蓋范作矢及蓋今從王本范曰矢而自升羽之力也羽金朋合而復乃飛猶君臣同心乃馳風化也車之載物猶君子之濟世也次五蜘蛛之務（不如蠶之）無益人也緰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而在陰家有務之名無益於世五亦爲裸（裸）故稱蜘蛛蜘蛛有綵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蚕一緰之利測曰蜘蛛之務無益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家之陽無益世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緰音投說文緰貲布也按漢律民不徭貲錢二十三所謂貲布者（此）也注云蜘蛛有綵雖其勉務非人所用不如蠶一緰之利一

緰蓋貲布之數至微者也俗謂偷墮（惰）之蠶共作大繭而不堪繰名曰緰工言工作如此法當小罰也舊也戾切非司馬云緰音須彩帛也王改作榆音遙范曰蜘蛛有綵雖其勉務非人所用則不如蠶一緰之利也光謂五爲織爲衣爲繭小人事非其事勞而無功故有是象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林希逸鬳齋集緰音須彩帛也或榆音遙褕翟之服也言蜘蛛雖巧不如蠶可以爲衣服也次六華實芳若用則藏若陳仁子輯注范云藏善也若順也六爲陰尊宗廟之道既華而實故善順也測曰華芳若用藏利當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奉之以敬年壽得其當也　胡次和輯

注司馬云范本無實字今從宋陸王本六爲極大務之大成者也務之大成莫若全德華實兼茂年時方盛則何用不藏也次七喪其芳無攸往陳仁子輯注范云攸所也火之所務焚燒山林不別嘉木喪其芳也芳而見喪往復何之故無所往也測曰喪其芳德以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故德衰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衰息浪切范曰七爲失志故德衰也次八黃中免于禍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八爲上中在中曰黃家性爲務務德與和則禍不能害也禍不能害故正也測曰黃中免禍和以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中免禍行所致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

八居過滿幾於禍者也而得位當晝以爲土體之中是得黃中之道以免咎悔者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以中正爲務雖禍不害也次九務成自敗雨成自隊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生水故爲陰家之陽小人之道家性爲務務本愿始積小求高便乃求成故雨隊也測曰務成自敗非厥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速則不達非天命所祐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隊與墜同王曰處務之極而失位當夜則其所務之業雖成必敗如陰成而隊必至之理其可救乎光謂萬物營爲務成終敗所以然者小人功成驕惰不能盡其天命也　林希逸鬳齋集事功既成不能自守必至於敗如雲

旣成兩則然墜落也此非天命自取之也

天玄事首第二十七𝌠一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玄曰事者陽生物而無不遂者也　玄象蠱有二先曰務次曰事玄經云務自恚傳者曰自勉彊恚爲也蓋自我而言也玄經云事上作傳者曰萬物各致其力也蓋自物而言也務則以我而勉飭其蠱事則舉天下之物而各飭其蠱此無不事之事再繼於務也思至是則生者自生元生之者成者自成無成之者吾極其力而物莫不各極其至夫何蠱不飭事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蠱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亦准蠱陽氣

大冐昭職物則信信各致其力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事者言陽氣大覆於萬物之上明其所主職各自信於時節而生長致其力以成民之業故謂之事事之初一日入昴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事大冐稽說蓋陽氣大冐昭職謂其廣大覆冐昭顯職業也昴乃勉務之謂事則樂爲不待勖也司馬云范本昴作冐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言陽氣勸勖萬物皐膏數變各明其職物則伸伸自竭其力各從其事也務者有所營爲事者各職其事也章云五陽之氣覆冐萬物顯明主執之道物乃信信然舒布各盡其力以力事事故曰致其力初一事無事至無不事陳

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晝夜不休故言至無不事有事而至無事不得其功也性當歸下子母相長故無有事於世　測曰事無事以道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言其功道大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萬事皆理宜有爲也哉正其本而已然則處陽當晝居事之始能正其本者也光謂一爲思始心精之源萬事之本也君子澄其源正其本則事無不治矣老子曰無爲而無不爲　次二事在樞不咨不諏褻其哲符　陳仁子輯注范云樞始也二爲平人始不咨諏爲一所見以至於敗故言喪其符也　測曰不咨不諏其知亡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事不咨於謀故乃亡也　胡次和集注

鄭云諏舊音諏奏也　按集韻咨事爲諏或作諏蓋奇字也不當訓奏恐舊音哲按本亦作哲司馬云諏與諏同子侯切又子于切知與智同符者所守之端也二爲思中故曰事在樞樞者榮辱安危所係之地也事方在樞思而未行宜訪問於善以求至當而當日之夜思而自用不咨不諏以喪其智符也堯稽于衆舜樂取於人以爲善孔子每事問　林希逸鬳齋集諏與諏同樞事之始也圖事之始不謀於人自喪其鑿也哲符此心至靈至明之喻也次三時往時來問不容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春春秋冬夏四時來往氣數相襲不容毫髮　測曰時往時來不失趣也　陳仁子輯注

范云四時來往不失天地之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容字今從二宋陸范本三爲成意思慮既成當决志而行一失其時悔無所及故曰時往時來間不容髮言得失之間相去微也次四男女事不代之字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陰也金居之金者乾故言男在陰之位故男女事也男而女事猶爲不宜况於字育故不代也　測曰男女事非厥務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男之代女非其務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事非其事必之於亂男而女事事失之甚何不代之字育乎四失位當夜承於其宜故云然也光謂男代女事則家亂君奪臣職則國亂明事各有常也　林希逸鬳齋集以男子而爲女子之事女之字育男亦可代乎言人各有職業非所事而事皆失常也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處於中央故事所由不違於道爲天所祐故先王假之以福祿也　測曰事其事職所任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政事由上故任其職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假錫與也光謂事其事者事其所當事也將居其職故王予之食受福祿也次六任大自事方來不救　陳仁子輯注范云宗廟之道先祖所居故任大也自事以福故言方來不以其道神勿恤也　測曰任大自事莫可堪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鬼神不救不可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

過中而極大力小而任重者也故曰任大自事事方大來故顛覆不救也次七丈人扶孤豎子提壺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祖父故稱丈人丈人丈夫之人五則其孫介於大川不近於母故宜扶育也壺禮也豎子九也金爲火孫故稱豎也提用也金宜剋木今用禮讓不相剋害以成事家相扶之道也　測曰丈人扶孤小子知方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禮法也用禮於六故以擇九不剋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不失事事之宜是丈人有扶持孤弱之事小子亦知提壺以致養也　林希逸鬳齋集丈人老者也老者扶其孤而小子爲之提壺尊卑之分宜然也次八男女事十年不誨　陳仁子輯注范云誨教也八爲長男而在陰位故女事也十陰數也年歲終也以男爲女故終歲不教　測曰男女事終家不亨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男女易位家道不通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男女事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位過滿而失位當夜承事之宜是●女代男事十年者數之極也不誨者不可教也光謂女任男事則家不亨臣侵君權則國不昌十年以往力勢已成不可復制故女不承男之教臣不受君之命也上九到耳順止事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到耳逆聞也順行也九在事家而爲之終終行時事雖有逆聞之言亦順其道而行

之也不以言先而樂於人唯正是與故正也測曰到耳順止逆聞順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逆聞順行隨事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到與倒同止與趾同九爲禍終而當晝能納忠補過不失正順者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地玄更首第二十八𝌡二方一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墨曰更者陽盛而萬物革也蓋馬獸希之謂也天下事以變而新亦以變而禍當變不變與不當變而變胥失之凡弊不革不新易曰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物不更不成玄曰物改其靈是也故桃之始華木感陽中之氣而新其質也鷹化爲鳩禽感陽中之氣而易其衍（形）也易以尚火燃兌水而得革化之道玄以四陽交一水而適更變之宜曰化更曰道更以至更其方更其御更其當哉

更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一水下下象革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更居亨切陰家水準革入更初一二十分九秒穀雨氣應次八日舍天畢張云準革陰家水行邵同　林希逸鬳齋集更準革變也

陽氣既飛變勢易形物改其靈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更者清明節終此首之次八穀雨氣起此首之次九斗指辰姑洗用事言陽氣尚在天中故言既飛萬物洪舒變形易體改其靈耀故謂之更更初一日入昴宿九

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入昴八度司馬云宋曰在天稱飛初一冥化否貞若性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居陽家故冥冥者未有所見故否水性流行若水之性故貞測曰冥化否貞少更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當發（行）其改其常處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少詩照切一爲思始而當夜幼少之時習於不正如其天性不可復改也賈誼曰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少更方者道變於幼少之時也次二時七時九軨轉其道陳仁子輯注范云二與七合爲火金也金王則火死道數相害故軨轉也家性爲更更而得道故言時測曰時七時九不失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火相避故不失於當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者陽之盛也九者陽之衰也軨輪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消息盈虛隨時盛衰如輪之轉應變無窮不失至當也　林希逸鬳齋集七陽盛九陽極極則衰宜知通變如輪軨之轉則得其道矣即通變無弊法之意次三化白于泥緇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春爲青木到秋則白故言化白在陰之中改言緇緇黑也家性爲更展轉其道故色變測曰化白于泥變不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變白爲黑故不明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凡更改之道貴於變惡從善今反爲泥緇失更宜之光謂緇黑也三爲思上而當夜與不善人居如以白物湼於泥中與之皆黑也

林希逸鬳齋集解黑也黑泥可以化白手言不知變而變則失其道矣次四更之小得用無不利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陰位也陰稱小金爲利陰中之利故小得也更而小得故無不利測曰更之小得民所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改更而利故百姓所瞻望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不利字下更有我不非其有胐六字今從諸家四爲福始而當晝變更之小得者也變更小得合於民望用無不利次五童牛角馬不今不古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以道化民馬童牛角是其常也家性爲更更而顛倒蓋非其宜既不合今亦不合古宜乎更之測曰童牛角馬變天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物之性而爲治術非天常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居盛位而當夜是改更之道大不得其所牛反童之馬反角之不今不古無其事也光謂無角曰童小人得位妄變法度反易天常既不適於今又不合於古若劉歆王莽之類是也　林希逸鬳齋集牛有角而童之馬無角而欲角之此古今所無之事逆天理而求異非所當變而變也次六入水載車出水載杭宜王之更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重陰所在下之所奉唯謹唯敬家道變改車杭易位宜在更世以求正故言宜于王之更測曰車杭出入其道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車速船宜更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皆無王字今從范本杭與航同舟也水舟陸車理之常也如履雖新必施於足冠雖敝必冠於首然湯武違節應天順人君臣易位其道當然不得不變也次七更不更以作病陳仁子輯注范云火焚稽草以殖嘉穀更之道也宜更不更嘉穀之病也測曰更不更能自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而自否臧去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本皆作能自臧也今從王本七爲禍始而當夜俗化之敝失於當更而不更故也董仲舒曰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次八駟馬跙跙而更其御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東方其宿值房房爲天四故曰駟馬也跙跙不調也馬而不調故更御也測曰駟馬跙跙更御乃良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以得善故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而更其御今從宋陸王本跙與與切范曰跙跙不調也王曰得位當晝更之以道駟馬跙跙行不進也更以良御乃得其宜光謂八爲禍中故曰駟馬跙跙以象國家不安也然當日之晝故曰更其御也更御以象改任賢人使脩政治也上九不終其德三歲見代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在更家而爲終終始以得則不代也三者數終九爲極極上反下宜於更改故曰見代也測曰不終之代不可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終其德何可長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

二歲范本作三歲注云終始以德則不代三歲見代者終更也二歲見代者中養也中養乃更之醜也以上九當夜不終其德故二歲見代不終而更也司馬云范本無久字今從宋陸王本九為禍極而當夜小人不終其德驕淫失位人將代之也

地玄斷首第二十九𝌢（二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墨曰斷者陽盛而果於裁物者也蓋五陽為夬之時也天下事以果斷立決而得以優游不決而失者何限以剛去慾以善去惡以君子去小人含忍無斷始也以稔惡終也以自禍陽之於物亦惟本心之以健行之以斷是以能生物也夬以五陽比一陰而快其能決斷以地二之爻陰家而勉其郎決一之斷以心五之斷以腹谷之斷以甲果能是何至當斷不斷也斷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夬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都玩切斷決之義用此音斷除之義丁管切斷絕之義徒亂切司馬云陽家火準夬章云準夬陽火行陽氣彊內而剛外動而能有斷決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斷者陽氣尚在五位之上內外剛壯能斷決萬物故謂之斷斷之初一日入畢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二度司馬云范本作動而能有斷決王本作動而能斷決今從宋陸本 初一斷心滅斧冥其繩矩 陳仁子輯

注范云水以平施在內為心陽位火甘故以斧會斧以治木繩以正曲經以為方墨楨一正道化火行德正剛毅威壯之治可以斷疑測曰斷心滅斧內自治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脩內表身予所以為德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晝能以法度內斷於心而人不見於迹也 林希逸鬳齋集斷決於心而不見其用斷之迹曰滅斧冥者隱而不可見也繩矩法則也法度在心不見于外也次二冥斷否在塞耳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陰也亦為目目在陰中故冥家性為斷當明目聰聽以定眾疑今目既不明而塞耳掩聰不採風聲故曰否也測曰冥斷否中心疑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耳目不明故心疑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否舊平理切司馬云二為思中而當夜心識蒙闇不能決斷雖有嘉謀不知適從聽之不聰故曰塞耳也次三決其聲䶑利以治穢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巽巽為風風喘息之象也故為鼻斷決之事宜當明目聰耳依乎八議廣採風俗以求比據而耳目塗塞香臭不聞非所以斷也三而決之除治穢疾議獄緩死不失其法故以利也測曰決其聲䶑利有謀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除穢治疾所以謀利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䶑集韻都計切鼻疾也引太玄決其聲䶑蓋耳不聞聲曰聾鼻不聞臭曰䶑害於聽察理當決去乃利有謀以治穢

也舊說爲噴氣按說文嚏悟解氣也引詩願言則嚏所謂噴氣乃此字也字異訓殊與經旨剩不足取也司馬云⿰鼻呈丁計切王曰⿰鼻呈鼻疾也九謂三爲啟意而當盡能決去蔽塞通納善謀者也次四斷我否食非其有恥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在斷之家宜以治人既在火行陰家之陰故欲否也民治法明臨事有績故可食祿以居官位今四公侯也斷而不當見譏素餐故有恥也測曰斷我否食可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恥無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爲下祿而當夜處非其位食非其祿不能自斷而去誠可恥也次五大腹決其股脫君子有斷小人以活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祿故稱君子腹喻含藏股以喻臣臣而有脫君子當決正正以其理故民活也測曰大腹決脫斷得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決理也決理臣姦得道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股作服今從諸家五爲著明而當晝斷之盛也（者）也大腹決不容奸也其股脫所存大也次六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陳仁子輯注范云仇怨也闊遠也鉞斧也仇謂七鉞謂九六爲上祿五之所尊廟勝受斧以征不庭而所決不決故仇近也所當不斷戰伐將興故後鉞也測曰決不決辜及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決不決身之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過中而當夜當斷不斷仇讎不遠必

將受其戮辱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仇敵在近初不闊遠當斷不斷必有斧鉞之事在後來也次七庚斷甲我心孔碩乃後有鑠陳仁子輯注范云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七在斷世失志之人猶能以義斷於行故甚大也先失後得故美在後測曰庚斷甲義斷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義斷於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庚義也甲仁也孔甚也碩大也鑠美也光謂庚金主義甲木主仁也爲刀有用刑之象君子以義斷仁捨小取大然後有治平之美也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　林希逸鬳齋集庚義也甲仁也以義斷恩也碩大也我心所見者大其後乃有鑠美也次八勇侏之⿰亻討盜蒙決夬陳仁子輯注范云無道爲侏反義爲⿰亻討八爲火母侍在子家陰位之陰故爲盜也無道反義衆惡所歸故宜決也測曰盜蒙之決妄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斷不以義故妄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亻討作⿰亻⿰言戈音核今從諸家王本無夬字今從二宋陸范本侏音株⿰亻討音伐范曰無道爲侏反義爲⿰亻討上九斧刃蛾蛾利匠人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爲金故爲斧匠之利利斧猶君之利利賢也匠非斧無以展其巧君非賢而無與安其治故利匠人之正測曰蛾蛾之斧利征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斧刃蛾蛾故可以征亂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

爲兵爲鉞又爲禍極故曰斧刃峩峩匠人之（鉞）斧以伐木君子秉義以征亂

林希逸鬳齋集峩峩衆多之貌匠人用此以制木此用兵制敵之喻也

地玄毅首第三十三（二方一州一部三家）陳仁子輯注（憲曰毅者陽藏而勇於自任者）

也亦夬也特斷交地二之陰則勉其早決毅本天三之陽則本其自任斷者過物而裁者也毅者守其而固者也斷以見於事者言毅以本於心者言故毅存於心（中）則斷形於外毅而不斷者有矣未有斷而不由於毅者也故毅子棟椽毅子棟柱直有擔當之氣象皆毅也故士不可不以弘毅

毅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夬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亦準夬毅果爲毅夬揚于王庭故毅兼有言語之象章云准夬

陰象陽氣方良毅然敢行物信其志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毅者陽氣已盛方周六位上下良而毅毅然便行於事無所拘忌故萬物信其所志長大故謂之毅毅之初一日入畢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信與伸同宋曰善而不撓爲良章云果敢爲毅蓋陽氣陰銳一無凝滯毅然必行物被其氣以壯志也　初一懷威滿虛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冬則成氷故謂之威易曰履霜堅氷此也虛空也雖威而消故云滿虛　測曰懷威滿虛道德亡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威自務非道德之謂　胡次和

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懷威滿心恃力滅義者也章云一居夜小人也當毅之始以小人之道而欲果毅先懷其威而自滿故其道卑虛而無取　測曰道（德）亡者謂其無德故虛也　次二毅于心腹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火性炎上因其父母又在毅家益其壯大也雖則嚴毅懷在心腹終不宣揚以從善道故正也　測曰毅于心腹內堅剛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守道貞正故乃堅剛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守正堅剛不可奪也　次三戴威滿頭君子不足小人有餘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重生將上刺天天氣尊高不可得及適足日見在於頭已故戴威也君子之威威而不猛小人務威終則奮僭行過於惡故有餘也　測曰戴威滿頭小人所長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自務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成意而剛毅外露故曰戴威滿頭君子居之則自以爲不足小人居之則自以爲有餘　次四君子說器其人柔且毅　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爲口舌故稱說金性剛強今在陽家陽之（家）陰故柔且毅也剛柔相戴故稱君子君子之人故能申說器用於人也柔失乎剛剛失乎柔四能兼之故直柔且毅也　測曰君子說器言有方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方道也有君子之美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言作人今從宋陸王本四爲下祿而

雷晝君子之言皆有法度適用如器柔而不撓毅而不愎也章云四居晝君子也爲金故稱器器者濟時之用也君子之人居毅之世能毅說濟時之道果決衆人之敢塞以破疑惑故曰柔且毅測曰言有方者法也次五不田而穀毅于棟祿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家性爲毅毅然自抗處萬食祿故不田也處高祿貴故稱棟也測曰不田而穀食不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但自扶舉無德於民故不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棟作棟今從范本五當日之夜無德而享盛祿則果所施施於擇祿而已故曰不田而穀毅于棟祿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次六毅于棟柱利安大主陳仁子輯注范云棟以喻君柱以喻臣能毅然不違於法故利也君臣正大主安矣測曰毅于棟柱國任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自得位故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爲上祿而當晝國之大臣忠力疆毅能勝其任以安社稷者也次七觥羊之毅鳴不類陳仁子輯注范云類法也觥羊大羊也未七辛未未爲羊大羊在毅家故鳴不法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羊雖觥大非鳴聲之法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觥羊大羊也光謂羊狠物也類善也七爲禍階而當夜小人剛狠言無所擇不顧法度也次八毅于禍貞君子攸名陳仁子輯注范

云八木也以毅近金故禍也在禍而正故貞終當免難故君子之所名測曰毅于禍貞不可幽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皆已之禍故不幽隱正言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鄭本蔀作部王作郤今從范本蔀蒲口切王曰八居禍中故毅于禍而當位當晝不失其貞是君子之所名也光謂君子守正遇禍則毅不撓身雖可殺而名不可掩也蔀覆也上九豨毅其牙發以張弧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故稱牙金爲弧弧矢飛兵以威不法而有大豨以牙爲害故以弧矢喻測曰豨毅其牙吏所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獵者捕也九爲九吏九雖欲動七以大甬捕治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豨舊呼豈切人呼豬也司馬云王本吏作人今從諸家豨音喜王曰居毅之極位且當夜若㹀（野）豕之毅其齒牙必有張弧之斃也光謂豨大豕也小人極毅以取禍如豕毅其牙適足自招射獵而已　林希逸鬳齋曰大人一作吏非毅其牙者勇用其牙欲以噬人人必張弧矢以取之發起也小人用勢正以起兵而自禍也

地玄裝首第三十一☰二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裝者陽盛而將有行也未陽方盛而遠疑其行何也日中則昃月盈則缺滿者損之始盛者衰之端易於臨曰八月有凶而況五陽乎故旅自否來也陽五

而反居乎下則有蠧敗之象裝自夬生也地四而家性以陰剛有將行之兆夬夬之前乾之後陽壓皆客纂而反爲敗寓曰幽裝曰裝無僞玄雖書而懼也裝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四金中下象裝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旅入裝次四三十八分三十二秋日次實沈立夏氣應斗建巳位律中仲呂裝治行也章云准裝陽家金行　林希逸鬳齋集裝準旅陽氣雖大用事微陰遂下裝而欲去立夏氣應陽雖大用事而一陰已生遂於在下陽則東（裝）將去矣陽氣雖大用事微陰據下裝而欲去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裝者數兩氣終於此首之初一立夏起初（於）此首之次二太陽用事微陰當升陽氣方裝東而消去故謂之裝裝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陰氣據下故陽裝東志在去也初一幽裝莫見之行陳仁子輯注范云行道也一爲裝始始當幽隱裝東而從故莫見之道路也陽氣升天乃復通下故先自隱也　測曰幽裝莫見心已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尚在位當徙之心已外去也　胡次和（集）輯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見微潛有去志而人莫知之也次二鴐鵝慘于冰翼彼南風內懷其乘陳仁子輯注范云二南方也爲朱鳥鳥而近水故稱鴐鵝鴐鵝水鳥遇冰則困故慘也南風陽氣鳥之所利

故懷其乘正匹測曰鴐鵝之慘懷憂無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慘然懷憂故不快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慘作慘今從范王本鴐音哥又音加武作鴐乘時證切又食陵切王曰鴐鴈也共侶俟時慘于寒冰然後翼風之南內懷其侶憂而無快乘者四鴈也光謂方言飛鳥曰雙鴈曰乘乘匹也鴈避寒就溫自北徂南猶人之去危就安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懷寵耽祿不能避患於微如鴈之內懷其乘而不能遠遊也易曰係遯有疾厲章云二爲夜小人也時之可去而不去若鴐鵝之處冰而慘瘁翼飛南風薰和之氣也鴐鵝據水而不去蓋懷其無偶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鵝曰鴐鵝南之外或曰鵝或曰鴚方言謂凡無偶於物鳥曰隻鴈曰乘今鵝亦水禽鴈之類也以喻小人懷侶不能釋時而決去也故測曰憂於決也　林希逸鬳齋集鴐音哥又音鴈也慘冰怕寒也翼飛也向南而飛去寒就溫鴈所宜也今懷愛其乘（匹）鴐而未決去喻人之當退而不退也乘時證切次三往其志或承之喜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居陽樂進亦爲進人進德及時往其克也志意一進故有喜而承之測曰往其志遇所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福善所承故遇快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思上而當晝雖爲鴐敗性得其志故或承之喜也次四鷤鷄朝飛蹄于北嚶嚶相

和不轂食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西方酉鷄也朝飛而鳴故鶤鷄也言相和者飛踤于北南則鶤鷄南北交通故相和也鶤鷄水鳥北方水行踤得其所故食不止也測曰鶤鷄朝飛何足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羣鳥相遇所賴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踤作嗙王作跨今從范本鷄與鶤同古魂切踤與萃同又慈恤切王曰大鳥朝飛宜就陽以自安反之於北失其所向雖相和嚶嚶然終不轂其求食之意既失其道亦何和焉次五鴻裝于淄飲食頤頤陳仁子輯注范云淄水也齊有臨淄縣因水爲名也五爲大位故稱鴻鳥也六亦爲水水是鴻利故欲食乃頤頤也測曰鴻裝于淄大將得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鳥得其水是其志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五居晝鴻北土之禽淄東方之水鴻志遠大處裝之時一舉千里裝義叶時故飲食頤頤然自養故測曰大得志也　林希逸鬳齋集淄水名也鴈自北來宿於水濱得其所也頤頤自得之貌次六經衢周九路不限其行賈陳仁子輯注范云水性流行而在裝束之世處六衢之地浸行流通無所扞制若商賈之索利無有限止也測曰經六衢商旅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商旅之人以遠遊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六衢九路無所不歷勞而求利者小人之事也光謂六爲盛多而當夜小人周流天下不限其行非爲行道也其志徇利而已與商賈無異也次七裝無離利征咎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而在裝家故利征也升則傷毋退則畏水故咎無與兩處故無離也測曰裝無離禍且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行而遇咎故禍至　胡次和集注鄭云離舊說儷同呂詣呂夷二切按離義猶伉儷然當音離謂相附離也兩處升與木處則傷馬退與水處則畏之故無與兩處是裝無離之說也司馬云宋陸王本離作離今從范小宋本離與儷同音麗次八季仲播軌泣于之道用送厥往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牛之所用故爲軌七火九金恐見焚克故言播軌泣憂也七以二稱季八在其中故言季仲卑播其軌於季仲憂也測曰季仲播軌送其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送水就金死之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泣于道作泣于之道今從宋陸本　何光勝言録余謂裝卦準旅旅之行不得其吉則季仲泣送之季仲兄弟播軌逐其車也泣于道以爲死別也固出臆見思之亦頗有理上九裝于昏陳仁子輯注范云昏日入也九在裝家而爲之終終意於事從一至九若日之入故以昏喻測曰裝于昏尚可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昏亡之事尚可避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裝之道宜慶於先今居極位頗失遠難之道然得位當晝如整

裝避禍於昏昧之時雖云太晚猶可避也光謂九爲極終而當晝君子過禍之窮裝而去之雖於時已晚猶愈於宴安不去者也

地玄衆首第三十二𝌥二方一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衆者陽盛而類多也旅有二義以離卦之覊寡者言則爲覊旅之人而病於孤以爻之得童僕者言則爲旅衆之資而喜於援是故衆爲地四之陰也衆爲天五之陽也以陽交陰則旅寓而如寄以陰（陽）交陽則於衆而得助曰虎鳩曰雷霆皆以衆言也此玄前懼而後喜也衆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五土中中象師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土準師入衆次四日舍觜觿次八日舍參章云准師陰家土行陽氣信高懷齊萬物宣明嫮大衆多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衆者言是時陽氣徧于六位紀剛思齊萬物宣明開大於類衆多故謂之衆衆之初一日入畢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衆嫮舊音護美也按經云嫮大注云開大則訓爲開然未見以嫮訓開者蓋嫮亦作嫭而嫭與㜊其形相似嫭拆也虛訝切范本作㜊故訓開也闓之師曰依寧訓美義理自通嫮大者形體之盛也象多者族類之蕃也萬物之生宣布明顯是以如此不須改字爲㜊也司馬云信與伸同嫮音護陸曰嫮美貌初一冥兵始大如耳晨䡾馬轂尸將班于田陳仁子輯注范云䡾止也班布也尸主也入以喻急兵衆之世故晨止爲轂主布田訟以相敵也測曰冥兵之始始則不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衆兵之世故不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轂作轂今從諸家王曰班布光謂一以幽微在兵之初兵端已萌而未著者也故曰冥兵始夫兵者不祥之器人聞之驚遽故曰火入耳晨䡾其耕爲給餽餉食焉以轂爲將用之尸布于田言死者多也次二兵無刃師無陳麟或賓之温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戈在軍衆之家而畏於水故言無刃而不陳也麟者仁獸有角不觸故以賓喻温温類而已也測曰兵無刃德服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德之所服無常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麟作隣今從諸家陳直刃切范曰麟獸有角不觸王曰二居下體之中而又得位當晝得衆之宜故能兵不交刃師不置陳而疆隣敵國皆或賓之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脩德於心而四海率服兵無用用故曰兵無刃師無陳賓者自外來者也麟或賓之象有武而不用也温者不威暴也次三軍或累車丈人摧孥內蹈之瑕陳仁子輯注范云軍旅之家故稱累車三無家號故言丈人也推趨也瑕過也孥子弟也軍事尚疾子弟相趨不責以禮言內瑕也測曰軍或累車廟戰內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廟勝而退故心傷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丈作大拏作挐王本攫作惟挐作奴今皆從范本三焉思終未戰而先謀於內者也車被蒙絓覆所載也丈人家之長也拏妻子也謀之不臧扣丈人而自攉毀其家也夫敗豈外來哉由在內之時已跲瑕釁故敵人得而乘之孫子曰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次四虎虓振廞豹勝其秘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四西方也故稱虎虓怒聲也陰稱之象者故稱豹秘閉也勝而見閉故振廞也振廞盛怒貌也測曰虎虓振廞如鷹之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稱公侯在師之中而如鷹揚有似大公之於周武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勝作騰今從宋陸范本

二宋陸范本秘作祕今從王本虓許交切廞許金切否方九切范曰虓怒聲也振廞盛怒貌王曰處衆而近尊位將師之任也得位當盡善用其衆如虎之虓振起廞興也光謂四為下祿得位用衆者也虎豹皆武猛之象用兵者雖鬬如虓虎時惟鷹揚然不以之爭利決忿能自勝其私心故可用而不用也法言曰或問武曰克能勝其私曰克次五躆戰喈喈若熊若螭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聚（衆）之世交戰中原故喈喈也軍事尚勇故稱熊螭也測曰躆戰喈喈恃力作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武威之家以力王於世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躆舊居預切躆猶據也司馬云躆與踞

同當作劇劇甚也五居盛位而當夜恃力取勝不足以服天下也次六大兵雷霆震其耳維用詘腹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大易曰地中有水師故六為大兵也六亦為耳兵大故雷霆也耳以明聽軍以寧成口與心計故腹屈也測曰大兵雷霆威震無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雷霆之震無疆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維作惟今從諸家詘與屈同屈腹猶書腹其心也六為極大而當晝王者之兵非務殺傷懼之而已故如雷如霆以威聲震之使其心腹也詩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白虎通曰戰者憚也次七旌旗絓羅干戈蛾蛾師孕唁之哭且䁬陳仁子輯注范云師

育者也孕重身也子生曰唁竊視稱䁬七為目為六所見故育也師衆之事干戈為務育孕生唁故哭且䁬也測曰旌旗絓（絓）羅大恨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旌旗絓羅故大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絓皆作戈今從宋陸本絓户卦切唁音彥䁬莫佳切范曰子生曰唁竊視稱䁬光謂七為禍始而當夜師之覆敗者也旌旗絓羅干戈蛾蛾敗亂之貌也師衆也夫死婦孕民之愁苦尤劇者也衆孕相唁既哭且竊視其上怨恨之也宋林希逸鬳齋集絓户桂切唁音彥䁬莫佳切絓羅惹絆也蛾蛾衆多散亂之貌師敗孕婦相弔唁也䁬竊視之貌言百姓皆恨其上也次八衆哀

衰見其病不見輿尸陳仁子輯注范云衰衰疲病貌也兵病於外衆之所見不見輿尸者兵已勞以何能所見故無尸浮以弊單也測曰兵衰衰不血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兵馬勞病不血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衰衰罷弊貌八爲疾痛爲耗爲剥落爲禍中而當晝能罷弊敵國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九斧刃缺其柯折可以止不可以伐往血陳仁子輯注范云金故稱斧斧柯者征伐之柄也或折或缺非所以御敵也故可以止而欲伐人則有敗也測曰刃缺柯折將不足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斧缺柯折故不足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往必見血而有傷也光謂九爲用兵之極違禍之窮窮兵而不知止者也

地玄密首第三十三𝌦三方一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密者陽盛而無間意也人不可亢而孤也一介之士必有密交況陽不獨立陰不獨見而可大甚乎凡亢而孤者不能生而密者能生生亢而孤者不能化而密者能化化萍之始生陰物爲陽所生也田鼠化爲鴽陰物爲陽所化也皆密而然也比以一陽比上下之五陰密以五陽密地六之微陰皆以陽交陰也一之無間五之不鏄非彼不疎我亦我不疎彼也密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比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比密者比近也周密也章云准比揚家水行陽氣親天萬物丸蘭咸密無間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密者陽氣布於六位純陽用事萬物完茂芃蘭然親密無有間隙故謂之密密之初一日入參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咸作盛今從諸家王曰丸蘭盛大藏萬物衆陽氣皆盛大周密而無間隙也光謂陽氣上而親天高之極也初一窺之無間大幽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一位在下故稱大幽水性密稚故無間也雖幽當闇故以明喻測曰窺之無間密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密稚如水無方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宗曰事事皆密故以無方言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潛心於密以立事定功人莫能窺者也易曰幾事不密則害成

次二不密不比我心即次陳仁子輯注范云我我民也即就也比比次而上也君不密則失臣水在水行未成五味猶君臣相須以濟治也君不相密則民就次而去也測曰不密不比遠厥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去其常所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比頻寐切下同君子愛近以懷遠小人反是二爲思中而當夜不能懷近而勞心於遠即就也次旅舍也遠去其鄉而欲就次於旅舍捨近而圖遠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章云二居夜爲火而在水家居親密之世不得比密蓋水大相

害也故民之心漸次而進也故測曰遠厥鄉也謂離其所向也　次三密于親利以作人（陳仁子輯注范云三即水子故言密其親也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德之悖也故三密親以利作人之道）　測曰密于親爲利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臧善也利善人之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愛其親則知愛人之親推其心以及他人故曰利以作人　次四密于腥臊三日不覺飫（陳仁子輯注范云更飫相救也三終也四爲金在水之行子在其母故密也三欲親之懼見克害故言腥臊也言相克害故終日不效也）　測曰密于腥臊小惡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相見克故通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密于腥臊親惡德也光謂四爲外他而當夜與不善人相親者也與不善人相親久則化之矣孔子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則與之爲一矣小惡通者者始於小惡而去久則與之通而爲一也殽混殽也　次五密密不鏬嬪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密家而在中央上下密附無有釁鏬故可以嬪乎天矣）　測曰密密不鏬並天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並匹也功事也作天之合嬪妃於上故並大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鏬呼嫁切嬪音頻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爲時明君親於可親故曰密密不鏬謂無間隙也如此則能功能於天

矣光謂密密不鏬者君臣百姓靡不親密無有間隙也　次六大惡之比或益之恤（陳仁子輯注范云恤憂也六爲大水水尅於火大人爲惡故曰大惡也近比於七故益之憂也）　測曰大惡之比匹異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與火異而或爲妃春秋傳曰水火妃故匹異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爲福終而近於禍故比于大惡而或益之憂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異類相匹適足自累也易曰比之匪人章云六居夜爲水處比密之世而以比七爲水比火益其憂比而尅惡之大者也故曰大惡以火親水故測曰匹異同也　次七密有口小鰓大君在無後（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子之化密如清風火性炎上焱飈流布口語之放訟而止之鰓骨也大君爲六也子於五故六爲大君也大君居之能制口訟雖其小鰓無有後言七爲口語六水七火水臧於火故止口語也）　測曰密口小鰓賴君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賴其大君彌縫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無字小宋本無作其今從宋陸范本范小宋本達作逢今從宋陸王本鰓蘇來切　次八琢齒依齦三歲無君（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終也陽成於三故爲終也密比之家唇齒相附唇亡齒寒故依齦齦也八木也金金尅於木下不密上猶民不依君故終歲無君也）　測曰琢齒依齦君自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

自（拔出於惡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齬語句切王曰蓋之與齬相親者也或逐其蓋而依其齬則失其所親矣）上九密禍之比先下後得其死（陳仁子輔注范云九極反下火行當見故言密禍君先下民民志其死故後得其死力）測曰密禍之比終不可奪也（陳仁子輔注范云死義盡忠志不可劃奪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為禍極而當盡君子同志相比堅不可奪先相養下則其志益親故雖遇大禍而終得其死力也）

玄（太玄經六）

地玄親首第三十四𝌧（二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輔注思曰親者陽盛而陰無間也夫密者陽交於陰二氣相比猶有違也親者陽交於陽一家相與愈無違也故密以二親以一密以異為同親以同為同家以其人合親以其天合以親交密情又深矣曰其膚曰其肉親之道妙矣哉）親（陳仁子輔注范云（地注）陽家七火上下亦象比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亦準比入親次八日舍東井一十六分七秒小滿氣應親者相愛厚也章云准比陰家火行）陽方仁愛全真敦篤物咸親睦（陳仁子輔注范云行屬於火曰親者立夏節終於此首之次六小滿氣起於此首次七斗指巳中呂用事陰氣已消陽道得尊全真敦厚萬物親睦故曰親親之初一日入參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鄧云小滿起次八初一入參六度司馬云陽氣純粹故曰全真）初一親其膚其志齟齬（陳仁子輔注范云水之於火氣志交通然相尅害不可共器隔以釜鼎故言非其膚非其肌膚之變也齟齬相惡也力同性異行數相尅故言相惡）測曰親非其膚中心閑也（陳仁子輔注范云雖性通交有分限也閑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

爲親字今從二宋陸范本王曰君親之初而失位當夜失其親道非其膚翔踈遠之人非其肌膚之親而或親之則其志齟齬不相入矣心相防閑失其親道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親非其親者也外雖相親內志不合終必爲離閒者隔礙不通之謂也次二孚其肉其志資戚陳仁子輯注范云孚信也肉骨肉也資用也二爲平人未仕於世志其親戚骨肉而已測曰孚其肉人莫閒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志用親戚故人無閒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内作肉閒作閒王本内作肉閒作閑今從宋陸本王曰資取也戚親也其志惟取於相親附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以誠信相親之深者也故曰孚其肉章云二居晝爲火而在火行在親之時以火親火親信甚近故孚曰其内戚戚屬也親比戚屬故測曰人莫閒也次三螟蛉不屬蜾蠃取之不迓侮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火之母當相親愛行母子之恩若螟蛉之於桑虫本非親屬義不禦侮故言不迓侮也迓御也測曰螟蛉不屬失其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親爲疏失其本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不迓侮作近侮今從宋陸范本蜾音果蠃郎果切螟音冥蛉音零屬之欲切螟蛉桑蟲蜾蠃蒲盧也屬綴也迓侮猶言禦侮也三爲思終而當夜小人不能屬綴其親以禦外侮而使之乖離與他人

相合如螟蛉不能自育其子而爲蜾蠃所取也詩云螟蛉之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林希逸鬳齋集不屬無類也不迓侮不禦侮也言親非其親緩急不相爲也迓侮猶迎敵也次四賓親于禮飲食几几陳仁子輯注范云几几皆也四爲賓以木爲主親親之義必以禮會故有飲食之道金尅於木而以爲主北火之行也木火父母是家之長故爲主也禮會之世以疏爲親况自賓食以身爲賓親也測曰親賓于禮賓主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賓之與主俱有其禮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几几有法度也光謂四爲條暢而當晝君子以燕饗之禮交通親愛者也賓（防親）親其有禮不在飲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賓主偕言皆有禮也章云四居晝爲金而在火行火爲主金爲客主以禮接客故飲食几几然相親也君子之道親比以禮主客相歡故測曰賓主偕也次五厚不厚比人將走陳子仁輯注范云五土也故稱厚土則火子子而不厚父者况親比者乎故將走也測曰厚不厚失類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子不厚母故失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比頻寐切王曰五雖居中而失位當夜當厚者不厚則其所比附之人皆將去之光謂不能親其所當親厚其所當厚使比近之人皆棄之而走失類孤立危無日矣子大叔曰吾不

郁矣其雖云之次六厚厚君子秉斗 陳仁子輯注范云斗處中央而衆星拱之四時爲候取正於是六亦爲水雖魁其本能以厚德處中居正猶君子執中直之心無欲於人測曰厚厚君子得人無疆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子德厚故得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爲盛多而當晝能親厚其所厚者也夫君子厚近而遠者至親親而疎者附如斗居中央而衆星共之故曰君子秉斗 林希逸鬳齋集厚厚親其所親也斗居中央而衆星環之君子得衆之嚮也 次七高亢其位疏於同事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無道之主在六之上高而無民故高亢也有似平王政遂微勢在諸侯事故疏也測曰位高事卑德不能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位高德卑故不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從作周范作同今從王本疏便是必至二切人音卑王曰七居過滿之地失位當夜位雖高亢而所行之事則甚庳細也次八肺附乾餱其幹已良君子攸行 陳仁子輯注范云削曰肺柿曰附八木已而在親家故書肺附如柿之附木親在下木猶支息之附大木也支生於幹幹而歎之故言已良親有良幹亦君子之所去而就之也測曰肺附之行不我材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乾餱之食非材之致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王本肺作脯幹作乾行作往王本附作腑今從范小宋

本餱音餱范曰削曰肺肺附如肺之附木王曰有肺附之親而生乾餱之怨故君子去之詩云人之失德乾餱以愆光謂肺附以諭族人附書宗主也氏雖微賤猶當分乾餱以濟其親也肺腑之親至薄也猶當以乾餱救恤之況良幹而棄之乎此微子所以歸周也上九童親不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在火行而爲之孫故稱童親順孫之道以奉其上如其不順爲行所克故不正也測曰童親不貞還自荄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荄根也從子反孫故根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荄古哀切宋曰謂自盡其根荄也王曰居親之極而失位當夜若童昏之人所親者必不正矣章詧九居夜爲金金爲火孫故稱童童昏無知之義也九在夜故童蒙之小人也當親之世以小人之道而在火行見克故失其藏正失其正之道本小人所自也故則曰還自荄荄本也

地玄欽首第三十五𝌨二方一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欽者陽盛而陰縮也陰陽只是一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但陽氣盛而長則陰自然斂陽氣極而消則陰自然生故六月陽在上則井泉冷十月陽伏下則地脉溫只此氣而已非別有物以爲斂舒也斂之時何時也蓋交六陽之候也故易之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是小而不能畜也玄之斂

以一陰而遏五陽是小而若能遏者也故贊辭小進不如大退蓋陽至盛處陰自斂而不能見也斂陳子仁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小畜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小畜陽氣大滿於外微陰小斂於內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斂者言是時純陽據位陰在於下各自儉斂未相消動故謂之斂斂初一日入井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謂陰小斂萬物之根荄章云純陽充滿於天下微陰斂藏而不見也初一小斂不貸利用安人正國陳仁子輯注范云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適法也年荒則薄賦故稱小斂也不相代勞謂強弱各別強不凌弱故民安而國正矣測曰小斂不貸其道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安人正國得道之當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貸它代切自一至三微而未著故皆有韱小之象一當日之晝君子賦斂薄而有常不稱貸於民故利用安人正國一日貸當作貣吐得切次二墨斂韱韱冪我匪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二大也韱小也匪不也為陰中之大故小斂也斂積之家取非其正故不真也測曰墨斂韱韱非所以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冪大不正故不足為光榮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賦本韱作戴王本冪作寡今從宋陸范本韱息廉切范曰韱韱少也光謂墨貪也小人貪於聚斂喜見小利漸而入

於匪正非所以為光美也　宋林希遹鬳齋集墨貪也韱韱取之盡錙銖也匪貞不正也言取民纖悉則我之政道寖失矣次三見小勿用以我扶疏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三小八大故小不用到秋八木扶疏而大故可用也以喻物微可大亦木扶疏之時可材用也測曰見小勿用俟我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含小扶大故相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三得位當晝得斂之宜見小勿用是固我滋息以至扶疏盛大也光謂物方微小君子養之以俟其大而後取之禮不麛不卵不殺胎不妖夭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皆此意也次四斂利小刑小進大退陳子仁輯注范云四金也金尅木故小刑也收斂之欲小進則相侵以至刑殘不如大退守正而已測曰斂利小刑其正退也陳子仁輯注范云小刑為害故正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政作正今從宋陸王本次五畜槃而衍繭純于田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畜養槃名也衍達也五又為土故有田之名謂自君達民盡夏之節以田桑為務天時之利也家性為斂斂利收功唯田以桑故言純于田也測曰畜槃繭純不奪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先天不違故不奪時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槃樂也純美也五為繭又居盛位而當晝賦斂不妄生之有時用之有節故六畜蕃衍蠶桑饒美也次六閔

而緰而作太玄而小人不戒（陳仁子輯注范云陸為宗廟水木之母母在宗廟下之所天也之致也水起于一當濟以進而使作大致宜戒也）測曰閑緰之戒不識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人不戒故不識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閑緰之戒作閑緰不戒今從宋陸范本閑謂小貌元始也六在飲家過中而當夜飲怨者也怨始於末而至於大小人不戒致怨反之而不自知也　林希逸鬳齋集閑憂也綿微也元首也其憂雖小憂之大者自此而始言當慮微也）次七夫牽于車妻為剁茶利于王姑不利公家病（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哭於木故為剁茶陽稍大夫引車于外妻利茶于內此王姑之利也歛貨利于私門故公家病也）測曰牽牛剁茶歛之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歛入私門王姑之資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貨財夫妻歛財利家不利國也王曰牽車重役而其利微剁茶苦菜而其功寡可以給私室利於王姑不足以供公上也光謂爾雅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次八大歛大顛（陳仁子輯注范云此本木行金八木也而在歛世八月之時枝枚扶疎葉落歸本故大歛也歛道什一民財盡竭故大顛也）測曰大歛之顛所歛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過於什一故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陸王本顛作巔今從二宋本王曰八居歛極而失位當

在人飲者也處禍之中而求大歛必有顛濟之患矣）上九歛于時利圉極菑（陳仁子輯注范云金在木行无利于入故歛於時也畜積之家必有備蚕級利圉災也）測曰歛于時其可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褻近也重歛之世不可近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圉與禦同光謂九為禍極而當晝君子當豐穰之時重歛而民不以為暴所以豫備凶歲禦此極災也褻當作誅言歛得其時雖重無譏也孟子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地玄強首第三十六𝌩

（二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彊者陽性健而剛也蓋六陽為乾之候也夫萃天下之至健者陽也而萃陽氣之健者天也故乾者以性情言強者以體段言皆健也故乾之六爻至上九而始曰亢慮其過也玄之九贊自初一次三次七上九而因四因亦慮其過也陽氣至是非不及之患而無過之患陽之行健大矣哉）彊（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乾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準乾章云在乾陰家）陽氣純剛乾乾萬物莫不彊梁（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彊者是時陽氣一純而剛乾在上萬物彊盛謂之彊梁者彊的也彊之初一日入井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入井六度司馬云范王

本純作純今從宋陸本章云純陽剛健萬物各挹其氣以彊梁也初一彊中否貞無攸用陳仁子輯注范云攸所也水金子也子母之道相扶為彊故曰彊中不用文德故否正守其性故貞彊梁之人特子為勢故無所用

測曰彊中否貞不可與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彊梁之人不可與謀之於世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否方久切一為思始而當夜彊心而不正者也故無所可用次二鳳鳥于飛修其羽君子于辰終莫之圉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火為鳥而彊凡故謂之鳳鳳之高飛必修其羽猶君子將事必修其學也圉止也修身正行文學優備而會于辰以終天祿無能止也

測曰鳳鳥于飛君子得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仕之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圉止也光謂辰時也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得時彊於為義人莫之止如鳳鳥之飛其羽修長人不能制也凡中者皆有得位得時之象次三柱不中梁不隆大廈微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稱柱廈屋也屋之傾柱梁猶治之須賢相也柱不固故屋微賢相不賢則國危測曰柱不中不能正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任非人故基隤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居下體之首而承於上梁柱之象也當日之夜小人不彊而務不勝其任者也不勝其任則國基墜矣次四爰聰爰明左右橿橿陳仁子輯注范

云四在其行行數相扶故稱聰明也橿橿戢也四見扶進自彊不息故左右戢也測曰爰聰爰明廣士方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為臣聰明故衆士來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橿書寄反切司馬云宋陸王本橿作橿小宋作彊今從范本王本方作來今從諸家范曰四在其行行數相扶橿橿盛也王曰橿橿然衆扶之貌也吳曰橿從手字書無之從木者音薑范以四為金而木首為金故云行數相扶不以橿為扶也光謂四為條暢而當晝君子有聰明之德故廣士方來左右助之所以為彊也次五君子彊梁以德小人彊梁以力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君位也故稱君子家性為强故以德也小人處之必以其力是

故彊德以遠小人也測曰小人彊梁得位益尤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人得之益其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居君位而失時當夜無君之德小人之彊梁也彊梁以力必有顛危次六克我彊梁于天無彊陳仁子輯注范云我謂六也六為金子故相保持顛能彊梁為土所克我也是克思過故受天福無彊界也測曰克我彊梁大美無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善則改故不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基作無彊今從宋陸范本宋曰無基謂無彊界言廣遠也王曰六為彊主得位當晝能克彊梁自彊其德則君道益光故至于天而無窮也光謂五以上作消六

過乎中而當晝君子能與時消息自勝其彊者也如是則事有亟福與天無彊矣次七金剛肉柔血流于田陳仁子輯注范云金喻剛肉以喻人也行屬于金今火鑠之行世相克若人相刑也血以喻順柔以喻陰陽火之位處六之上亦爲田故順于田也測曰金剛肉柔法太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火克金行故太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流字今從諸家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用法太傷者也以剛金斷柔肉無有不膠血流于田不仁之甚也次八彊其衰勉其弱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爲金所克故衰也家性爲彊故彊於衰之中而自勉過但當小弱故曰勉弱也測曰彊其衰勉其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强於興衰也　胡次和集注鄭氏音訓云彊其兩切弱而爲強之稱也司馬云八爲疾瘀而當晝君子能彊衰勉弱不自淪溺者也上九太山拔梁柱折其人顛且蹶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上山故稱太也梁柱皆折輔佐傲也君子之道以儒得民家性爲强而輔佐不周顛蹶也測曰山拔梁折終以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故剛猛也終以彊猛致於傾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太山拔作大枝拔今從諸家王曰處彊之極而失位當夜彊而過亢者也光謂小人彊梁過甚山拔梁折自取顛蹶者也

地玄睟首第三十七☰二方二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睟者陽體健而睟也易論乾之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大槩剛健者無以用而觀也純粹者獨以體而言也理在天下粹則正駁則不正故陽之健而不息如不熄之玉也陽之粹而不亢如無瑕之玉也本非有二也玄之象乾曰强强不足盡其體而又以睟明之即十翼剛健純粹之說也睟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乾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亦準乾睟與粹同陸曰乾純粹精也章云准乾陽家水行陽氣袀睟清明物咸重光保厥昭陽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睟者言是時陽純袀睟清明其光萬物昭著保安於陽純粹其道故謂之睟睟之初一日入井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袀舊音均按戎衣曰袀義取均一也司馬云王本袀作初今從諸家袀與均同宋曰保安也是時陰氣欲藏於下陽氣袀睟清明故萬物高者下者皆重光華安其性命而照陽之德矣陸曰袀睟猶純粹也初一睟于内清無穢陳仁子輯注范云比水行也一亦爲水而家性純睟二水重清故無穢也在初爲内測曰睟于内清無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重清居之故無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晝君子純粹在心清明不雜故能總羣亢成萬務也　林希逸鬳齋集書

初心之純也無穢不雜也次二冥駁冒睟晦于中陳仁子輯注范云晦慝也駁不純也水上之火故不純也家性純粹而二冥冒不純其德在於下中故慝也測曰冥駁冒睟中自慝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慝隱也慝也在中故隱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晦與忽同女六切慝於計切陸曰慝隱也范曰晦慝也駁不純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於冥昧之中以駁雜之心冒沒純粹雖外以欺物而心不免慝也林希逸鬳齋集冥冥昧之中駁雜以蔽則其粹美皆冒沒矣晦與忽同慝也慝於計切隱昧也次三目上于天耳下于淵恭陳仁子輯注范云目為二也耳為一也火性炎上故

目上天也三為進人在純粹之世恭敬時宜耳目所難聰明其事故上下偏也測曰目上耳下聰察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上下耳目敏察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恭字今從諸家三為思終而當晝君子思慮純粹則聰明無所不逮故曰目上于天耳下于淵雖然不敢以此自恃猶嚴恭寅畏所以能全其粹也次四小人慕睟失祿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者金之母也母子之恩故相慕也言失祿者家性為粹而不純家內相親慕故失祿也雖失而正故貞也測曰小人慕睟道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失祿不得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其道已駁雖慕純粹

之道而失其爵祿與貞正也次五睟于幽黃元貞無方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處中為貴黃中道理君之美也君木之行土克於水故幽黃也中央之位純粹其德無施不可故無常方測曰睟于幽黃正地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地包黃故乃正其法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則法也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為粹之主純德大明粹于幽玄之中而有黃中通理之德元始貞正其道無方不可名也光謂元者善之長也五為中和而當晝君子雖在幽隱不失中和之道所以為粹也守其元正以應萬務無施不通如地之德亦以幽黃元貞成萬物也林希逸鬳齋集幽冥也

黃中也其粹在心也元貞大正也無方不可定名也即是黃裳元吉之義次六大睟承愆易陳仁子輯注范云六陰也在水之行二水并合故稱大五克于六故承愆也愆過之先易以成非故言易也測曰大睟承愆小人不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有愆而改非小人之所能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贊云大睟承愆小人不克測云大睟之道小人不克今從諸家王曰六居盛位睟之大者而失位當夜故承之以愆光謂五以上作消六過中而當夜不能全其純粹者也夫白玉易瑕清水易汙故大粹者非小人之所能全必將承以過差也次七睟辰愆君子補愆陳仁子輯注范云七

火也爲行所克故言辰愆純粹之性有過既改猶君子之行獨繼其闕故言補也測曰粹辰愆善補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之有過則臣善補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七居禍始是粹時之愆然以得位當晝不失君子之德故能補過無咎也光謂時之有過惟君子能補之以成其粹也許云袞職有闕惟仲山補之）（林希逸鬳齋集辰時也人雖無過當過之時能以粹易愆則善矣）次八粹惡無善（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禍中而純於惡故言無善也）測曰粹惡無善終不可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善之人不可佐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純于惡德則善無

由而入矣光爲八謂疾瘀而當夜純惡無善之人何可輔也）上九粹終永初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水之母母爲粹終長於正純粹之道故貞也）測曰粹終之貞誠可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永守正道故可嘉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數極而得位當晝是能保其純粹不失善道永如初之正也光謂九爲粹極能慎終如始全其純正者也）

地玄盛首第三十八𝌫（二方二州一部二家）（陳仁子輯注愚曰盛者陽氣極而大也天下之理大非難而有其大者難盛非難而有其盛者難矣自貴池而盛亦自貴池而衰可畏也易之大有以五陽包一陰而火在天上故貴於有其大玄之盛以六陽當家陰而火生地二故戒於其盛贊辭曰盛不墨曰作不恃易大有玄九贊未當以盛自託聖賢處盛大之會不以喜而以憂其戒蓋甚遠也）盛（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二大下中象大有卦）（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大有入盛次二三十三分三十秒日次鶉首芒種氣應斗建午位律中蕤賓章云准大有陰家火行陽氣隆盛充塞物寘然盡滿厥意）（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曰盛者小滿氣終於此首之初一芒種節起於此首之次二是時陽氣隆盛充滿於天地閒故萬物字生寘寘然滿其意故曰盛盛之初一日入井宿十六度）（胡

次和集注卯云十五度司馬云王本寘作實今從宋陸范本寘音田宋曰寘然滿貌）初一盛不墨失冥德（陳仁子輯注范云墨謙也冥玄也家性爲盛陰家之陽故不墨也盛而不墨故失玄冥之德）測曰盛不墨中不自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自克損故失德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中作終今從范王本陸曰克勝也不能自勝其嗜欲王曰一居盛始而當夜盛而不能默者也如此則失其闇然之德矣光謂墨注也凡盛之道非致盛之難處盛難也一爲思始而當夜盛而無法以自制約則喪其幽隱之德也章云一居夜小人也處盛之世務盈爲事不能隱墨爲心故失幽

冥之德測曰中不自克也（謂中心自保不能冥德也　林希逸鬳齋集時雖盈而不以法則自守則失中心之德惡法也冥心也）次二作不恃克大有（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大居大炎炎熾盈盈而不恃須時而行故可大有萬物也）測曰作不恃稱玄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大有萬物故得玄妙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稱人證切王曰君盈之時得位當盡明乎自然之道是有作為之功而不恃其功如此則能至於大有矣光謂二為思中而當盡作而不恃為而不有雖其不有故能大有也稱當也）次三懷利滿匈不利于公（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為火母母而懷利明為私事故不利于公也）測曰懷利滿匈營私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利于公故立私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上而當夜君子諭於義小人諭於利小人思慮求盈不過營利而已故曰懷利滿匈利於私斯害於公矣）次四小盈臣臣大人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位次於五故小盈也當上臣五恐見克害重自思慮故曰臣臣王公大人四亦為門故言大人之門也）測曰小盛臣臣事仁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重臣奉五故賢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仁作人今從宋陸本四為福始故曰小盛也臣臣自卑賤之意也君子當小盈之初能自卑賤承事仁賢以致大盈凡為大人者未有不由此道而出故曰大人之門也）次五何福滿肩提禍撣撣（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而在盈世世盈道治君德至明故何福也提持也撣撣然敬也何福恃福而自儆戒無所失也）測曰何福提禍小人之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在盛首福禍混合故曰小人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本撣撣作闡闡今從范王本何胡可切王曰撣音纏義亦取其相纏不去之象陳音丹又徒丹切曰五居盛位故云何福福至盛故云滿肩極盛必反故云提禍光謂凡贊當夜者皆小人之道也以小人而享盛福禍必隨之故曰何福滿肩提禍撣撣　林希逸鬳齋集何與荷同撣音纏又音丹累多之意滿肩言不自勝也提取也言小人受福不能自勝必自取禍）次六天錫之光大開之疆于謙有慶（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故天錫也奉之以禮而在盈世故大開其疆無限極也謙以致福故有慶也）測曰謙天錫之光謙大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謙尊而光故大有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錫作錫今從宋陸本六為盈多極大而當晝君子受天明命大啓土宇者也夫極盈難處也故必用謙然後有慶）次七秉火寒泉至（陳仁子輯注范云火主熱也泉主寒也以火居火故曰秉火也陽極則陰生火死則水生水火相尅故寒泉至也）測曰秉火泉至禍不遠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尅於火故禍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曰來火衆至禍不遠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當盈之時乂居過滿又與本首同為火數二火之盈炎炎上干為六所忌故寒衆將至而有撲滅之憂也光謂之為禍始而當夜來火者盈之極也寒衆至者滅不久也　林希逸鬳齋集火方炎而水忽至必能滅之盈極必衰之喻也衆盈也次八挹于滿熒幾後之傾陳仁子輯注范云傾危也幾近也木在火行陰家所長子盈母勞恐見熒燎故先自挹損以為後戒不戒之家後近危也測曰挹于滿幾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火之家近於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挹作抈今從范王本　王本無熒字今從宋陸范本范本幾不免也作幾危也今從宋陸王本幾音祟又音機王曰得位當晝善於度盈滿而能挹也必後之傾危而不傾晝燎鼓挹以免也忌盈之極非挹滿之道猶不免乎　林希逸鬳齋集挹損也熒炎也既盈滿之時宜自挹損而反以炎熾自矜乃後自傾危之地也幾兆也測曰幾危者謂此乃傾危之幾也上九極盈不救禍降自天陳仁子輯注范云金者乾故為天天位之終故為極在盈之家故極盈也八見七盈而知自損以為後戒九以金性性而盈終必消鑠故禍降也測曰盈極不救天道反也陳子仁輯注范云盈極則衰道反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居盈極當日之夜違禍之窮盈極必衰者也

地玄居首第三十九𝌬

二方二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居者陽正位而物得其所也夫陰陽易位則物不可一日而處男女易位則家不可一日而居故序而無別亂之所由生也易以陽上陰下正家人之位立以陽盈陰弱為安居之方曰兄守厥家曰長幼序序曰少女提壺利考家故陽者父道也夫道也兄道也家之長者也長者既正又安有牝雞之晨勃磎之債閱墻之爭紛紛厥居者居陳仁子輯注范云地主陽家三木下上象家人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家人章云准家人陽家木行陽方躆膚赫赫為物城郭物咸得度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居者言是時陽氣躆萬物之肌膚赫然盛大包固開郭若城郭也故萬物之生皆得其度數而安其居故謂之居居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郝云二十度司馬云范本萬物咸度作物咸得度今從宋陸王本躆音據宋曰為物城郭欲萬物皆安其居陸曰躆充實貌陽為城郭萬物皆得其中故曰咸度也王曰城郭在外之象光謂膚亦當作躆躆動作彊梁貌為物城郭者言養衛萬物使陰氣不得傷也度當作宅宅古也字

（宅吾也）初一匪譽匪咎克守厥家（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爲下人居首之始水性主[illegible]墨故不求聲譽以繼咎悔故能保家居正而已）測曰匪譽匪咎其道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咎無譽得道之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居家之最下子孫之家當日之晝能守常道無咎無譽保家之主也）次二家無壼婦承之姑或洗之塗（陳仁子輯注范云二木子也而陰者非女則婦壼禮也居家無禮婦尚姑事上僭丈夫猶見洗濯而以塗也）測曰家無壼無以相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禮之家婦不承順於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壼者承上以養人者也家無壼下不供養也二居下體之中有婦之象婦者所以承姑也今反使姑承之爲之洗塗服勞辱之事上下失序逆莫大焉　林希逸鬳齋集洗蕩也切壺尊酒器也婦之事姑無壺酒之器乃行酒於地上非禮也洗猶書曰洗腆致用酒也塗泥塗也卽在地之意）次三長幼序序子克父（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家道以禮長幼有序以木居木故曰序序也克能也子能與父事有似揚烏與太玄也）測曰子克父乃能有興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子能事父故有所興致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長幼序序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得位當晝故居室有倫長幼各得其序子能幹父之業者也光謂三居下體之上

而當晝幼能事長子能任其父事者也）次四見豕在堂狗繫之迒（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戌爲狗六爲豕亦爲宗廟故見豕在堂也迒迭也狗系豕迭居家之道也）測曰見豕在堂其體不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慶者不以害性爲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迒音剛又戶郎切繫與系同迒猷迹也狗豕皆汙穢之物堂尊者之處也四爲下祿而在中體位稍尊矣然當日之夜小人之道也凡爲家之道正其身然後可以齊家今四在堂固有豕行則在下者亦如狗繫迒而進不可止也慶善也　林希逸鬳齋集迒音剛獸迹也堂尊處也既有豕在則狗亦相繼而至也繫迒猶接迹也此自辱以招辱之喻）次五舳艫調安利富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居中制遠前後相承故以舳艫喻也土在木行爲木之財故利富之正也）測曰舳艫安和順其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調安百姓在境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舳直六切艫落胡切王曰不失其居而無遠不適處舟之義也五既得位當晝爲居之主往必濟者也故舳艫調安而有所利富不失其居室之道乎光謂舳船後用柂處也艫船前刺櫂處也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能治其家者也舳艫調安則衆類以寧上下和順則家嬪以齊富者家之福也富不失正所以爲美也其當作無）次六外其井竈三歲見

背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終也六爲水故稱井井竈（以脩）祿食也宗廟之道酒食爲先今而見外故言三歲背也測曰外其井竈三歲不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井竈見外故不享恭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三歲數之終也光謂井竈者飲食之資家之要務也而外之則家何以養矣六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睦其宗族之賢者而疎外之不過三歲則親皆叛之矣不享者不得飲食也次七老父擐車少女徒壺利考家陳仁子輯注范云七木之子也以八爲爲（文）五爲車八引于五故曰擐車也考成也壺禮也七爲仲女八位過老而得仲敎故謂之少有禮之女以成家事故利考家也測曰考父擐車其體乃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利於少女故自嚴莊以戒愼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擐胡慣切司馬云王本考作于今從宋陸范本擐音患擐貫也以手貫車轅而行之所以載物也提壺者承上以養也考成也七居上體有尊長之象老父者家之至尊也少女者家之至卑也尊能載衆卑能承上故利以成家也夫齊家者不可以不嚴也故其體莊嚴然後能載衆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次八反其几雙其牝凡家不吉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老父故用几今而反之非以養老也牝雌也吉美也今而雙等故家不美測曰反几雙牝家用不臧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老而不養故不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牝皆作牝王作牡今從范本其家宋陸作凡家范小宋作几家按古其字作亓因此致誤耳今從范本牝與匕同凡當上承也當用一理之常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反其几者幼不承長而上不覆字也雙其匕者家不統於尊而用事者衆也吉美也幼不承長尊不統卑家道壞亂故不美也章云八居夜處衰之時年已八十古者七十懸車不仕八十君或賜之几杖今八小人也當憑几之時反棄而不用而以嬖妾類几盖非家之美者也故測曰家不臧也謂其用牝代几而不善者也　林希逸膚齋集几以家食今反之也只用一今二之其家必不美矣言所用失道也牝與匕同吉美也此去家不用禮法之喻上九株生蘖其種不絶陳仁子輯注范云金在木行木爲金財道終數訖有財不用故木復生也窮上反下家道以興故種不絶也測曰株生蘖其類乃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株而生蘖故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蘖魚列五葛二切種章勇切王曰九居過亢枯朽之象得位當晝株而生蘖者也光謂木斬而復生曰蘖九爲禍極家已絶矣而當日之晝是尚有餘種能復興其家者也　林希逸膚齋集木斬而復生曰蘗枯株再生蘖則其種不絶矣書曰若顛木之有由蘖是也此既發

而復興絕而復續之喻

地玄法首第四十三二方二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法者陽生物而戴乎有則者也易曰井通而困窮夫通其用而濟人者井也通其用而馭也者法也井以奉之初而居二陽往上而陰來下故養而不窮法以乾之全而次三陽盈上而陰藏下故繩而不亂井不可改法亦不可改玄曰紀綱曰準繩觀之天地間洪纖高下之有度也飛潛動植之有則也陽唱而陰和君治國者有國法治兵者有兵法而物井乎有條矣法陳仁子輯注范云地主陰家曰金中下象井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準井改邑不改井無喪無得往來井井有法之象陽高縣厥法物仰其墨莫不被則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属於金謂之法者言是時陽氣上在九天之上凋下重淵之內陰當上而微伏陽亦升而造在天之上故言高懸物由之而生故仰其墨墨謂繩墨也動以法則故謂之法法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二十四度司馬云縣音玄宋曰墨者法之繩墨也光謂是時陽氣極高物咸象之莫不蒙被其法章云純陽之氣極於此有大光爲物之表儀模範定物咸所爲取則也初一造法不法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則金子子母之道禮法爲先故言造法法者以法不法

也水以平施純陽積形法不可渝也測曰造法不法不足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化之以禮不足大用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作法之初而失位當夜不足法者也光謂一爲思始故曰造法法言曰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章云一居夜爲水惟水爲準故可作法小人當是法乃不法故測謂不足用也　林希逸鬳齋集造作也作法而不應法何可用也次二摹法以中克陳仁子輯注范云摹索取也克勝也索法以中故可勝任也測曰摹法以中衆之所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縣法於上衆人所共奉而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摹與模同摹猶制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制法以中然後能成也洪範皇極衆之所共由也次三準繩不甫亡其規矩陳仁子輯注范云矩以方物規以正圓甫始也準繩失始故法度亡也測曰準繩不甫其用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奉於法有差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甫美也爽差也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次四準繩規矩莫違我施陳仁子輯注范云平準在上下不敢違規矩法度君之所施臣而奉之故言莫違也測曰準繩規矩由身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善事不違於上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君子先修其身其身正不令而行次五鷸陸陸鉼寘腹井潢洋終不得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施法於中五土

六水敗以井喻繘以行亂陸實滿也餅腹滿溢故潰洋也家性爲法餅雖滿溢不可得妄食也測曰餅實腹非學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道也君臣相奉非可學以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實作寘今從范王本繘音橘寘音田潰音黃陸曰方道也王曰餅寘腹不可以盈也井潰洋小多之貌也終不得食者汲引之道非也光謂繘汲索也陸陸索下貌餅腹先實則水不得入井雖潰洋終不得食也學者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之五居井之盈而當日之夜小人先自驕滿不能納物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繘音橘汲索也陸陸索下之貌餅腹先填滿也潰洋猶汪洋也索雖下

井水雖多餅既滿何以得水此非虛心以求益者也次六于紀于綱示以貞光陳仁子輯注范云臣正於下君明於上君臣道致故綱紀正也測曰于紀于綱大統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綱紀一張統御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以貞正光明之道俾人不惑光謂六居上祿以施其法能紀綱天下示人正光之道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紀綱既定而示以正大光明之道則治統得矣次七密網離于淵不離于鱗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網六爲淵網離于淵鱗物所害猶苛法於世百姓之疾也測曰密網離淵苛法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密于持網且張於上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王曰七居過滿而當夜作法太密網羅于衆而鱗不寧法施于民而人不便者也光謂七爲網又爲敗猶而當日之夜法苛民病者也故曰密網離于淵不利于鱗次八正彼有辜格我無邪陳仁子輯注范云格至也我我百姓也彼謂九也九先于八雖在法家位次當進無邪曲也測曰正彼有辜敺而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敺除以正至於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敺與驅同宋曰驅百姓使至無邪也王曰八居上體之中而當晝能用其法正其有罪以至於八無邪心也光謂格至也正有辜以至無邪司刑之善者也書曰刑期于無刑上九井無幹水直衍匪谿匪谷終于愆

陳仁子輯注范云衍達也愆過也九金也金生於水井之象也幹以捍於井池取有時八者木也當錮井幹金剋於木故無幹無幹故直衍也無幹之井故以谿谷喻也測曰井無幹法妄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妄亂也無幹之井妄自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匪谿匪谷作利心匪谿今從宋陸范本幹音寒范曰幹以捍捍於井池取有時王曰處法之極而當夜無法者也國而無法則人易犯井而無幹則水衍溢也光謂九爲極極而當夜法闕妄無常與無法同民志迷惑不知所從則胥犯而抵亂耳如井無幹水得衍溢非谿非谷而注射妄行終于愆過而已矣

地玄應首第四十一𝌮 二方二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應者陽極盛而陰自應也天地陰陽之氣有以流行言有以定位言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太極之混侖以流行言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如日月水火之寄濟以定位言也特陽唱而陰應則成物陽唱而陰不應則不能成物世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故易之離以陽附陰則虛而明玄之應以陰求陽則應而和是時也六陽已極之會一陰漸生之時也陽上陰下如鼓應桴測曰愚敗類又曰應其發然也若謂極陽微陽其應豈果待于徵哉

應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五土中中家離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準咸入應次六一十八分五秒夏至氣應故兼準離章云準咸

陽家陽氣極于上陰信萌于下上下相應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應者芒種節終于此首之次四夏至起於此首次五斗指午蕤賓用事陽極陰生上下相應故謂之應應之初一日入井宿二十九度　胡次和集注郚云夏至起次五司馬云信猶贊兆也

初一六幹羅如五枝離如　陳仁子輯注范云羅布也如幹也離附麗也一為水幹以喻君枝以喻臣水出泉而流百川布施於上枝離而著之臣之附君如水之趍川也

測曰幹羅如附離君也　陳仁子輯范云下之奉上相附之道

林希逸鬳齋集幹本也六幹而只五枝不能備其本是羅列也離麗也此君不得臣之喻

次二上歷施之下律和之非則否　陳仁子輯注范云否不通也二為離離為文明故以歷律言之也家性為應天正之中故上下相應也歷以紀歲律以和聲施於百姓奉以成務其舉注者則不通也

測曰上施下和匪其肯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歷律所施雖式非肯皆從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真作肯今從宋陸王本和胡卧切歷謂十二辰也律謂十二管也斗建十二辰於上律布十二管於下上下相應苟非其合則不應也章云二居夜為五夏律為之管以埋於地用候氣至故曰下和上下之氣數相應則庶民和百穀登苟差舛不驗則天地之應否而不通也歷象律呂乃智者之所作故測曰非其真二居夜故其得失未形也

林希逸鬳齋集歷施于上以觀星辰之行律和於下以取地氣之應律歷迭更相治也非則否者違此則不可用也匪其真者言不得正法也曰上施下和不曰非則否者省文也

次三一從一橫天綱罠罠　陳仁子輯注范云罠罠廣大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故從橫也綿絡天地羅網廣大故罠罠也

測曰一從一橫經緯陳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地為文楊子王度布陳於天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從卽容切罠陳音郎吳郎密切

范曰罠罠廣大貌王曰天網罠罠踈而不漏之意光謂三為思上而當晝君子能經緯天地者也離為文明又有網罟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罠音郎又郎宕切廣大貌網有經緯而後成故曰一從一橫此法令全備而闊踈之喻天網猶天則也自然之法也次四援我罘罟絓羅于野至陳仁子輯注范云我我萬民也四為公侯以正義治百姓而嚴刑法百姓不犯之者衆猶禽獸絓網故言于野至也測曰援我罘罟不能以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施網為害故不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援音爰罘音浮絓胡卦切四者陽氣將息陰氣將生德去而刑至者也又離有網罟之象故曰

爰我罘罟絓羅于野至者言其事將至如云履霜堅冰至也次五龍翰于天貞栗其鱗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故以龍喻貞正也栗危也翰高也處尊之位正其道實以應天時居上戒危故貞栗也鱗甲正定無犯非義故翰于天也測曰龍翰之栗極懼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過五無民故懼墜矣　胡次和輯注鄭云翰舊音寒樣翰猶飛也宋注云栗危也按栗謂戰栗危謂危懼司馬云翰胡安切王曰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為應之主故象龍飛于天光謂龍以喻陽翰飛也五為純陽盛大之極故曰龍翰于天君子居盛大之極不可不正不可不懼故曰貞栗其鱗次六熾承于天

冰萌于地陳仁子輯注范云熾盛也冰陰也水魁於上故盛也水氣升上陰動地下陰盛陽衰故陰萌生地故言于地也測曰承天萌地陽始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氣上升故陽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熾承作熾古熾字今從宋陸范本熾陽之盛也冰陰之極也六當夏至之和陽極陰生之際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曰熾承于天冰萌于地微戒之微蓋在於是也　林希逸鬳齋集陽長之極上至于天而陰已萌于地矣言陽進極而陰生也熾陽也承接也次七曰彊其衰應蕃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應當也蕃盛也七為失志過盛則衰年高失志而日自彊政衰委賢故曰

蕃正測曰彊其衰惡敗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惡不以賀敗其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惡烏故切七為禍始而當晝君子能自彊其衰則應之者蕃多而不失其正也次八極陽徵陰不移日而應陳仁子輯注范云極陽則陰極陰則陽如相召也不移日者陰陽之道陽徵則陰極陰陽有來往不復移日須有召者而應之也測曰極陽徵陰應其發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召而至故應其時而自發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徵作徵其作時今從宋陸范本治極召亂盛極召衰福極召禍不移日而應也上九元離之極君子應以大稷陳仁子輯注范云稷側也九為陽極元大

也九在應家而為之終其道大極傾側自危不安其位金剛陽訖不能治陰陰當上升委祿任賢有似堯老咨舜也測曰亢離之極不可過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當上升乃不可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不可過止今從宋陸王本陸曰過止也王曰大稷日將暮也吳曰稷音義與昃同光謂亢離大明也大明之極極盛必衰君子應時與之消息故曰君子應以大昃

地玄迎首第四十二𝌯二方二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迎者陰生而昔有所逆也凡以男取女曰迎以主接賓曰迎若陽後而陰生亦曰迎何也夫有所迎而至者人也無所迎而至者天也游氣紛擾天地間陽升於上者極而漸消則陰生於下者隨而漸至故不待迎而若迎也易之咸無心之感也玄之迎無心之迎也艮一陽而下於兌陰之女自然有不感之感迎六陽而交乎地六之水自然有不迎之迎若一迎以它七迎以父八迎以中庭九迎以床足陽之於陰不得不迎若涉於迎而迎者其天也

迎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咸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亦準咸入迎次二日舍輿鬼陰氣成形乎下物咸遡而迎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迎者言是時陰在物初六始卦用事日以

消陽形成於三陰息物裏向而迎之故謂之迎迎之初一日入鬼宿一度胡次和集注鄧云入井三十三度司馬云遡音素宋曰遡向也章云此當夏至後五日也陰氣日以潛長陽氣日以暗消萬物負陰而抱陽今漸去陽而迎陰者也衡曰逆乎形錯曰迎知前悉其義也注謂始卦用事蓋謂初六一陰而遇五陽故引以為義也

初一迎他匪應無貞有邪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它為二也二者火也一為水水在水行迎欲迎二火水相尅故不應也五位不正故曰無貞測曰迎他匪應非所與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火相害不可相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迎之初而而失位當夜迎之不以其道者也物之非其宜應而往迎之則失正而留邪也光謂迎準咸咸感也一為思始而當夜感於外物而非正應者也

次二蛟潛於淵陵卵化之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甲蛟龍類也二在水下故曰蛟潛蛟潛於水產卵高陵下復於淵家性為迎氣應相感然後剖化猶君臣父子以道相感精迎誠致不言而動也人或陰言百姓和之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為五也陰首所都故稱陰也位尊令行故百姓和之有似大舜出耕於野言加二妃萬民乃至也測曰蛟潛之化中精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中誠所感化大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或作有小宋本人

或瞻書作人言或陰今從宋陸范本和明卧切范曰蚑潛於水産卵高陵下復於淵氣應相感然後剖化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精誠之至無所不通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　林希逸鬳齋集蚑潛於水產卵在陵下復於淵以氣感之自然剖化此言發于隱而雖遠必應之喻陰隱也言以誠感人也次三精微往來妖先靈覺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水之所生精誠微感不言而至子母之恩靈神也神之所感妙物爲言雖有妖祥神所先覺信以攘灾此之謂也測曰精微往來妖咎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咎徵雖見信攘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爲思終而當夜天人之際精進（祲）相感人失其道妖靈先覺也次四裳有衣襦男子目珠婦人啑鉤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水之母母子相養猶衣裳相扶也水中之金故爲珠金而陰曲鉤之象也四爲少女金剛稱男男女之道不有私褻今而相目有珠鉤之資非所以遠褻也衣裳有制珠鉤有度雖不相交錯不失其正故貞也測曰裳有衣襦陰陽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貞以珠鉤相感之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感作盤今從諸家襦音儒短衣也啑色甲切吳本作嚏音帝次五黃乘否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天位也在中爲黃乘乘四也六陰在上四親乘之金不合化故否（否）以陽乘陰貞也

測曰黃乘否貞不可與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道尊貴不可與爲朋友之交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乘時證切王曰五雖居中而處陰當夜不正而乘中位故曰黃乘否貞光謂不正當位不足合也次六玄黃相迎其意感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致教以度天地相感故重感也測曰玄黃相迎以類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玄黃五色推類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天玄地黃天地相迎則風雨時調君臣相迎則政教以度光謂六爲極大感之盛也自天地至于萬物君臣上下夫婦朋友無不以類相應也　林希逸鬳齋集玄黃天地也天上地下而時乎相迎以意自相感也與咸卦同次七遠之眙近之䀏逆父迎適陳仁子輯注范云迎適避（近）解脫之遯也詩云見此邂逅此之謂也七爲六父大水七火火近於水水則熄遠於水火則熾哉怒故有格擊之言而在逆家故相參逆解脫之意以相化道如父子也測曰遠眙近䀏失父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類法也本性曲直而七莫上故失其法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鄭）云眙集韻許候切怒目視䀏（舊火刮）荒刮二切怒視一作䀏按荒䀏與火刮皆切䀏字括方口切擊也（舊色諸譪）后二切舊呂何切近舊或作候司馬云小宋眙作䀏今從諸家眙許候

功怨同視說擔書后功擊也邂集韻同音蟹逅音后邂逅不期而會也次八見血入門衛逆中廷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門血以聚合憂衛得血則憂得賢則解家性為逆賢者逆於中廷以解憂也測曰見血入門以賢自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恐九魁之故以功自衛助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衛音府扞也司馬云宋陸本衛作衛今從范王本衛音府捍也八為禍中故曰見血入門傷之者至也當日之晝能以賢自衛遮扞之於中庭物不能傷故曰衛逆中庭上九濕逆牀足罣于牆屋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在水之行故濕也家性為逆在內稱牀親逆內出故稱足也罣礙也牆屋喻尊以卑礙尊以貴下賤夫下婦也測曰濕逆牀足顧在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親迎所顧當內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罣傷扶海切覆車一作罣掩注云罣覆也蓋罣之為網有翻覆掩覆二義也作罣者誤司馬云小宋王本濕作澤今從宋陸范本范王本罣作罣范曰罣覆也今從宋陸本宋陸范本顛作傾今從王本罣良瑞切九為禍極而當夜小人女子所以能傾國家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如濕氣之逆牀足浸潤而上將累及牆屋而不可如何究其顛沛之原自內興也

地玄遇首第四十三經（二方二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遇者陽

極而俟逢于陰也蓋一陰為始之時也遇者不相期而會之謂春秋書會以列國相見之正書遇以列國相見之非然也聖賢重陽抑陰於一陽之生曰復曰周事之也於一陰之生曰姤曰遇疾之也姤以五陽之下而卒然值一陰則謂其不可長遇以六陽之極而卒然值一陰則表其不相期夢之遇神人之遇雨田之遇會皆不期然而然者也東光稱奚宇微陰聆重淵觀春秋書遇之筆其知玄乎

遇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始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大準姤入遇初一日舍鄉陰氣始來陽氣始往往來相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日遇者謂此時微陰初起與陽相逢以貴下賤有似初遇夫下婦也故曰遇遇之初一日入鄉宿一度初一幽遇神及師夢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稱幽幽思也不見稱神幽而不見故遇神也師衆也憂思神道君夢見之故及夢師也貞正也夢不違道故貞也測曰幽遇神思得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夢猶正故得其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居遇之初神遇而未形冥交神會之象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精誠感通故神遇及師雖感發於夢寐而不失其正若高宗夢得說是也夢者事之難徵者也精誠之至獨得正而可徵況僉謀師錫者乎次二衝衝兒遇不受父之諭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

二在其上爲水作文然水尅火火不剋水猶衙衙之貌不受文訓故言不之諭也不之諭不可教諭也　測曰衙衙皃遇不肖子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可教訓不肖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不定之諭作不受定之諭今從諸家王曰無心而遇曰衙衙皃者童昏無知之稱也則其所遇何定之有乎所以然者夫位當夜不得遇之宜也不肖子者明非有知之皃　次三不往來不求得士女之貞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進德脩業在於遇也故不往來無求於時亦不之往處深則大而工度之以爲器物猶君夫之求貞良以爲臣妾臣妾無求君夫之義故士女之貞也　測曰不往不求士女則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不二其德是其法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不往不來作不往不來不求測曰不往不求今從宋陸本宋曰則法也光謂自衙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故不往不來而自遇乃士女之正也　次四僩僩兇人遇雨厲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爲火所尅故僩僩也兇爲金在於火世火盛金衰故遇雨而僩僩非誠心也　測曰兇人遇雨還自賊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雨則濡濕賊於金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僩音閒司馬云王曰僩僩勇而無禮之貌　次五田遇禽人莫之禁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土在火之行火行土上田之象也田而遇禽何禁之有猶

士遇知己多得天祿無禁止也　測曰田遇禽誠可勉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可自勸勉不保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五爲盛福而當晝如田而遇禽獲則取之誰能禦也　次六俾蛛罔罔遇蝱利雖大不得從　陳仁子輯注范云俾使也六爲螫故稱蛛蛛蜘蛛也使蜘蛛設網而得蝱蝱螫蟲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爲利不得從而取也　測曰蛛之罔害不遠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得蝱失取雖失其利害不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蝱與蜂同范曰使蜘蛛設罔而得於蝱蝱螫蟲也所以不能制雖以爲利不得從而取也光謂六爲上祿而當夜小人見利銳於進取而不得所欲者也　次七振其角君父遇辱匪正命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七父七者火而遇於木突上上火父母之遇匪命不前火性炎上上遇其木焚燎枝伐故遇辱也角以害人既害上危故匪正命　測曰振其角直道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有正命故以直道任己而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爲禍始而當晝如君父不幸遇辱則君子振角直道而行死之可也雖非正命而死義不得不爾　次八兩兕鬬一角亡不勝喪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龍九爲虎龍虎者獸之貴者也在遇之世當養其牙角而已今而合鬬故稱兕也金尅於木故龍亡角終見尅害故不勝而喪也　測曰兩兕鬬亡角喪也　陳仁子

輯注范云爭其非道故喪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勝[illegible]詩證切喪息浪切八為禍中而當夜如兩兕相遇方鬬而一亡其角必不勝而喪身矣角以諭衆侮之士也上九觝其角過下毀足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魁害於八故觝其角也家性為過足謂八也在下稱足不勝而喪故毀足也測曰觝其角何可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角折足毀故不可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或氏其角作觗其角今從宋陸本觝都禮切章云九在上為金金必剛利故稱角君子之道在過之世不復以威武服人雖若有利角祇而不用毀抑其足以遇於下物兢謙和乃無敵也故測曰何可當也

地玄竈首第四十四𝌱

二方二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竈者陰維生而猶資陽以飪也天地之氣一故神兩故化水火相資而成烹飪之功陰陽相資而成化育之事是以物之動者不能植偏於陽也物之植者不能動偏於陰也天地一陶也萬物一坯也凡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易曰鼎玄曰竈變腥而熟化堅而柔陰豐釁陽哉二之中裔三之無新立之可觴六之味和上之滅火陰陽相參而化天下之物何如也竈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八木上中象鼎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鼎入竈次九二十八分二十八秒日次鶉火小暑氣應斗建未位律中林鍾鼎大烹以養聖賢故竈多養賢之家陰雖渥以濯之陽猶執而飪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竈者夏至氣終於此首次七小暑節起於此首次八陰陽之氣更相沃濯化飪若竈故謂之竈竈初一日入柳宿六度司馬云飪古和字下同宋曰竈以和陰陽者也故或沃之或和之於是乎在光謂陰濯陽和有炊爨之象　林希逸鬳齋集陰陽俱盛此濯而彼和猶相息也初一竈無實乞于鄰陳仁子輯注范云陽為實陰為虛一水也水是竈中之用陽當消退故曰無實家性為竈以烹飪生物共於粢盛今

無實故乞於鄰也測曰竈無實有虛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實於事故徒虛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竈之初失位當夜無實者也既失烹飪之道無以供食飪乞于鄰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內無其實竊他人之善以為己名者也次二黃鼎界其中裔不飲不食孚無害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色黃白界大也裔餘也孚信也水木會合烹飪腥物而不於竈故言鼎也牢和得節美味踰時而不敗饗以薦至尊故無害也福施於下故中有餘也測曰黃鼎界中庶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敗饗食故曰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鼎者竈之器也界然特立之貌其

中爻者寬容虚受之義也尤謂二在下體之中而當晝位爲方沮未爻下祿君子守其中道隱居自養而不苟食者也內養其志不慕外物故雖不飲不食亦信無所害也 次三竈無薪黃金瀕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薪言無者有材不用也竈不用薪猶國不用祿以養賢也薪而不用釜鬲虚廢故生土臧在瀕渚也 測曰竈無薪有不用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言有賢不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瀕音頻 次四鬲實之食得其勞力 陳仁子輯注范云陰稱小亦爲釜土上之釜釜而小者知爲鬲也四爲公侯在竈之世方進鼎足故先在鬲和齊五味賞不失勞故言得其勞力也 測曰鬲實之食時我奉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我爲五味以奉祿秩賢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鬲音歷王曰鬲釜之小者尤謂鼎款足者謂之鬲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以祿養賢雖少亦得其勞力也時我奉者賢者得時則仕也 次五鼎大可觴不齋不莊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故稱大鼎古者天子世孝天瑞之鼎諸侯世孝天子鑄鼎以錫之五獲尊位得奉鼎觴錫其國則宜齋莊以奉天祿今不齋莊恐失之也 測曰鼎大可觴饗無意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受祿不敬故無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齋側皆切王曰無大饗齋莊之意尤謂觴當作觴音商賚也五居盛位可以養賢故曰鼎大可觴而當日之夜不能以禮待天下之士則士皆莫肯歸之矣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林希逸膚齋集觴當作觴音商大亨以養聖賢亦必以禮行之今鼎雖大可以觴食而不以齋莊臨之則士不歸之矣饗無意者言其無心於饗禮也 次六五味龢調如美如大人之饗 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又爲大水家性爲竈忘則爲用故有釜鼎調齊之言五味得當孝子所以事宗廟也 測曰味龢之饗宰輔事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祿由君出以宴群臣宰輔之善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美作羡小宋作五味和調滋如美如今從宋陸范本王曰宰相之事調和五味大人任得其人饗之而已尤謂六爲上祿而當晝君子輔佐國家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燮和其政調美如羹獻之於君而君饗之則天下大治矣高宗命說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三公東君有鼎之象 林希逸膚齋集五味既和而調之又美宜大人享之言大臣能和其職則天子亦樂之也 次七脂牛正肪不濯釜而烹則歐歐之疾至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大所以成熟牲體今有脂肪之肉必當滌濯釜鼎以烹滌之今而不爲故生疾也之爲嘔歐歐吐逆之嗇也不濯不清故致疾也 測曰脂牛歐歐不絜志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器不洗濯不潔淨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肪舊音坊歐

烏后切與嘔同歔塩古切吐逆之聲舊盧徒切司馬云肪音方歐烏后切歍哀都切范曰歐歍吐逆之聲也王曰脂牛肥牛也光謂肪脂也歐吐也歍心有所惡而吐也肥牛之脂以諭美祿也人君雖以美祿養士苟不以誠潔之志將之則士斯惡之矣七爲禍始失士心之象也　林希逸鬳齋集脂牛肥牛也肪亦脂也正肪者割之正也烹之之金苟不清潔則入將吐之矣言養士必以禮也歐烏后切歍哀都切歐歍吐逆之聲也　次八食其委雖敫不毀（陳仁子輯注范云噭不正之聲也食人之祿必憂人之難道合則輔之不合則去不宜見其不正而不爭也）　測曰食其委家厥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爭以正君故蒙其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委於偽切噭與叫同）　上九竈滅其火惟家之禍（陳仁子輯注范云上九金也在水家性爲竈竈須火者而中有水故曰滅其火也火而自滅妖怪不祥家之禍也國亦須賢者賢而自滅亦國之禍也滅賢謂若紂殺比干之類也）　測曰竈滅其火國之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害賊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竈滅火以諭不養賢也不養賢者自賊其國者也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夫差殺伍員項羽逐范增之類皆是也）

地玄大首第四十五𝌲

二方二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思曰大書陰雖生而陽尚盛也易曰豐大也聖人當豐大之時寓盈虛消息之意於象非過也天下之物惟豐大者不足恃豐者有時易而嗇也大者有時易而小也故大之一首不先於陽盛之前而統於陰生之後亦有所形而然易之豐自泰而變者也二陰居中而在上六爻未當贅其美玄之大自遇而序者也一陰已生而漸上九則皆美致其警曰忌所傷曰大不大甚至曰禍由微曰昝遂自削孰能爲之大

大（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九經（金）上上象豐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豐）陰虛其內陽蓬其外位物與盤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大者謂是時陽氣在上浮豐散而退陰在其內）逢迎而上萬物數布盤桓不盈若車之蓋故謂之大　大初一日入柳宿十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在內作其內今從宋陸本范本蓬作逢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蓬猶盛也光謂無皆也物皆如盤蓋外陰大而內虛也　林希逸鬳齋集蓬蓬然盛也盤結也陰在內陽在外而盤結覆蓋之書外盈而內虛也　初一淵潰洋包無方冥（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故稱淵此金世金生水子母其位故潰洋也深大之淵衆物所歸包裹而藏之無有方外故冥也）　測曰淵潰洋資裹無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包者廣故無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裹作懷今從諸家）

瀇音黄一爲水又爲思始而當晝君子之心如淵瀇洋無所不包所以爲大也居下體之下冥者隱而未見也章云一晝處大之世若淵之深冥瀇洋然無所不受莫測其際故測曰賁懷無方也次二大其慮躬自鑢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平人不隱不仕故大其慮也鑢以治邪躬身也自治其身以待升舉今而陽消陰息雖身升未階故大守思慮修身而已陰爲思陰當使陽也測曰大其慮爲思所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故爲思所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鑢音慮王曰慮大之時失位當夜專於其宜欲廣大其慮而智不能周反傷其躬也鑢者錯磨之具錯磨大過必有所傷

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智小而謀大者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次三大不大利以成大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而在金行恐見消鑠雖在大家不敢自務常自謙約故大（爲）也測曰大不大以小作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謙以致光故以小作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得位當晝故能大不自大以謙虛自保利用積小以成其高大光謂三爲思上而當晝君子志大而心小故能成其大也次四大其門郊不得其刀鳴虛陳仁子輯注范云金性剛强而在大家故自誇張大其門郊者也刀爲金利從自誇大不守以謙故不得其利也有其虛名故稱鳴不守實故虛也測

曰大門郊實去名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實有名失道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有聲無實故曰鳴虛光謂門在外郊在遠刀所以斷鳴者鳴聞之謂也四爲外佐而當夜小人不治其内而務大其外故曰大其門郊言貴遠而務遠也不得其刀不能斷也雖聲名遠聞其實内虛也次五包荒以中克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居位也包有四荒故曰包荒周禮有荒服朝見無常數天位之所臨亦由是也克能也包有四荒故能治天下之民事也測曰包荒以中督九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謂四方之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九四今從諸家范曰克能也光謂五居盛位

而當晝聖人執天中之道能懷服四海者也次六大失小多失少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者也測曰大失小禍由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從微細起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測作禍中發今從諸家范曰六水也水之所失在於隙穴事從細生禍由微起光謂六過中而當夜大之始失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九事之大皆因小而失之九物之多皆因少而失之此由微至著之意也次七大奢迂自削以觚或益之餔陳仁子輯注范云觚法也餔賜也此本金行也者火也火盛金衰故不宜自大奢迂於法能自削小要於法度故有益之

賜也測曰脊迂自削能自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自削小自非責也胡次和集注鄭云脈注云脈法也按脈酒器也器以藏禮則必有法語曰脈不脈脈哉脈哉言不以其法為之者不可用之脈也此其所以訓法也餔補胡切日加申時食今餔字證餔者晡時食也故從食司馬云脈音狐餔博孤切范曰脈法也光謂脊猶吻也迂遠也餔食也七為禍始而當晝大已過甚至于吻遠君子見微知禍将至能以法自裁制則更受福祿故曰武蓋之餔也　林希逸鬳齋集脊傍也迂遠也方大而傍遠之時能以法自律則其所養愈厚矣脈法也削自損約也餔食也次八豐牆峭阯三歲不築崩陳仁子輯注范云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終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築故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末末必不危也測曰豐墻之峭崩不遲也陳仁子輯注范曰基址不固故速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阯與趾同范曰豐大也峭峻也阯足也謂基也三終也牆大基峻若不終歲加之板築則有崩墜之憂猶君子之道不隆其本者必危也光謂八處禍中而當夜小人不知禍至務自張大而不顧其本者也三者數之成也　林希逸精語牆雖豐大而削去其阯三歲之久不能更則崩壞矣言自削其根本也上九大終以蔑否出天外陳仁子輯注范

云家性為大終於自大蓋以否也荒服之外天恩不加故為天外也雖性自大終守以小故不出也測曰大終以蔑小為大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積小為大之本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以字測曰大終蔑諸今從諸家宋陸范本質皆作貿今從虞王本章云九為盡於贊數為極終家性為大在於極終故言大終終則有盡所以言蔑此亦時義之然故曰否出天外天之道惡盈滿外則惡之義也玄之道陽始則陰終陰終則陽始此陽氣滿大之家既見終蔑則成陰大之基也故測曰小為大質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二十九　十二先

玄（太玄經七）

地玄廓首第四十六𝌳（二方三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廓者陰雖生而陽尚闊也陽性健陰性順陽主闢而出其極也將消而生物之功終不可遏陰主翕而入其生也漸息而成物之功終不能抑故玄象易之豐有二曰大者於陰生之時見陽之體猶盈也廓者於陰生之時見陽之用猶大也大準天地之運自子至卯爲陽中之陰自午至酉爲陰中之陽陽生於子至巳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是以一陰雖生午而未害於陽至未則氣方盛故八月而肅殺生猶陽之餘也陰生於午至亥位坤卦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未終是以一陽雖生子而未害於陰至丑則氣方盛故二月而榆莢落猶陰之餘也一廓以基二廓以城三廓以門五廓以堂之階陽之生物功用開闢雖陰生之時亦豈能固而閉之哉）

廓（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一水下下亦象豐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水亦準豐入廓次四日舍七星卽作陽家）**陰氣瘱而念之陽猶恢而廓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廓者瘱猶協也念猶合也言是時陰氣和協而合同當上而合同陽向恢廓未有衰損之氣故謂之廓也瘱念二字皆從心者故宜以和協言之也廓之初一日入柳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卽作次二司馬云宋陸本作陰瘱陽而念之今從范王本陳曰瘱苦協切念音含是以瘱爲瘱字也吳曰瘱於計切靜也然則字當從医宋曰念之言翕也謂是時瘱（陰）氣瘱時翳陽之於下陽氣猶盛壯而廓之於上也國曰虞中弘外存乎廓范曰瘱協也念合也王曰陰氣尚弱潛瘱而念合之念故（古）歙字光謂陰氣翳[illegible]閉合萬物而陽氣尚務恢廓之故曰廓也廓者張大之意也章云陰於是首柔順以漸進陽尚恢張以自壯物衆虛其內廓其外衞曰廓外道猶曰廓無方也）

初一廓之恢之不正其基（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在水行二水朋合狀若江海故恢廓也廓大之家其本宜用水性沐動故不正也）**測曰廓之恢之始基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基而不正故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處廓之初而失位當夜雖然恢廓之而不能自正其始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務自恢廓而不正其基故動則傾也）

次二金鋡玉楨廓于城（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玉者皆其美質也失不好水雖有美質恐見毀害故廓于城以自周守也）**測曰金鋡玉楨蕃輔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城自衞猶以質自輔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鋡古旦切楨知盈切鋡以捍版楨以正堵司馬云范曰金玉者皆

其美寶也王曰二居下體之中得位當晝金玉以爲楨榦得寶之謂也楨榦者板築之具也光謂版築之具當曰榦題曰楨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能以賢哲爲輔恢廓其德以自衛也　林希逸鬳齋集版築之旁曰榦其題曰楨題額也築城之具其堅固如金玉則其城可以高大矣比人君得輔佐之喻次三廓無子室石婦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生於水爲四所尅難自廓大不能生長故無子也婦而無子陰不合也故謂之石也測曰廓無子焉得後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婦比之石故無後生也　胡次和集注鄭氏云復生扶又切作後者誤司馬云王曰室於石女無復嗣續之道光謂三爲思上而當夜小人思慮恢廓而後不能繼故曰廓無子也室石婦謂求室而得石婦也　林希逸鬳齋集石婦無所產也其家雖大而無繼承之子以其室人乃石婦也比輔佐不擇人而無益於國之喻次四恢其門戶以御寇虜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門三爲虜家性爲廓而敵恢大恐二尅之故大其門戶以義爲固四爲兵甲門戶有之故用御衛也測曰恢其門戶大經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廣恢門戶自經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以御讀作禦古字司馬云范本用固作以禦王本作用固小宋作用禦今從宋陸本固與禦同四爲外宅而當晝君子恢其禮義以禦小人書

也故曰恢其門戶用固御寇虜次五天門大開恢堂之階或生之差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子故稱天門見在其位故曰恢堂也差過差也登階上堂獲有四方非聖不立故過差之行或可生也測曰天門大開德不能滿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堂至高惟德能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恢堂作恢當二宋陸王測無堂字今從范本五在廓家而當盛位故曰天門大開恢堂之階言通達而尊高也然當日之夜小人不能享此盛福德不能充其位必有差失以致顛覆也次六維豐維崇百辟馮馮伊德攸興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故維豐也神靈高遠故維崇也辟君也馮依也伊猶是也宗廟維敬以禮奉神故百辟卿士莫不依歸是德之所興也測曰維豐維崇茲太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此太平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茲作欲今從諸家馮古憑字馮馮盛多貌六爲極大而當晝君子恢廓其德以致太平豐大崇高萬邦率服馮馮盛多駿奔輻輳者也次七外大扢其中失君子至野小人入室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尅太大大盛水消故外扢扢也君子之道唯善是務今在廓家而失中道故隱野也君子不居小人進也測曰外大扢中無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君子之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扢居乙切摩也擊也又公卒古代胡骨三

切訓釋並同惟音訖乃叶韻司馬云范小宋杚作杚今從宋陸王本宋陸本入室作至室王作在堂今從范本陳曰杚音訖摩也王曰杚者斗槩木也吳曰杚與槩同柯愛切說文古沒切平也光謂杚當作屹魚乙切高壯貌七在廓家而居上體故曰外大杚言廓大而高壯也然當日之在小人處大而驕逐賢能進不肖亂自內興者也故曰其中夬君子至野小人入室也一曰杚許訖切喜也**次八廓其外虛其內利鼓鉦**陳仁子輯注范云震為雷故稱鼓鼓之形象內虛外廓鉦以為節故利也**測曰廓外虛內乃能有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鼓以為節聞遠之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居外而當晝君子廓外以昭德虛內以納物故能令名遠聞譬如鼓鉦亦外廓內虛而能有聲也君子之德在外而恢廓者惟令名也**上九極廓于高庸三歲無童**陳仁子輯注范云高而無民極上則顛三者終也上處高庸故終歲無童僕也**測曰極廓高終無所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僕故無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庸與墉同王曰處廓之極失位當夜雖能恢廓其垣墉而中無童役可使高而無人悔可知矣光謂九居上極而當夜小人務自（恢）廓崇高而不知止者也故曰廓于高庸不能降意接下則下將叛之故曰三歲無童

地玄文首第四十七𝌴（二方三州一部二家）陳仁子輯注思曰文者陽內陰外而粲然有章也凡物專於一則文以總雜於二則文以彰雲霞五色錯落詭態天之文生焉山澤萬派低昂殊形地之文生焉皆自然而然也至於陰陽二氣聚散之相遇也升降之相求也絪縕之相揉也而文以生係辭曰參五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是也易以風水不期而相遇為渙天下之至文生焉玄以陰陽之不約而相遇為文而天下之至文寓焉一之袷積二之文蔚四文斐如五之炳如蓋粲然可觀於宇宙間豈有心於文哉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渙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渙揚子蓋以渙為煥故名其首曰文入次九日舍張**陰斂其質陽散其文文質班班萬物粲然**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文者言是時陰氣斂其形質陽氣發而散之華實彪炳煥有文章故謂之文文之初一日入星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章云陰猶斂歛陽大章明散布物儀煥然可觀衡曰文多錯曰粹文之道或淳或班愆其義也**初一袷積何縵玉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隱於九品之中下而懷文章尚於素朴人莫知之自守如玉故曰玉貞也**測曰袷積何縵文在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編尚縵故文在內也　胡次和輯注鄭云文

袷舊古合何夾二切又音劫衣領也積舊音責切嘖也按積衣紐縵舊莫半切繒無文也衣於既切施諸身為衣司馬云袷乞洽切積與纘同音會何下可切縵莫旦切袷衿也積畫也何被也繒無文曰縵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內外文質如袘畫於衿而被以縵服純素含章如玉之正美之至也中庸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章云一畫袷衣之領積衣之紐縵繒而無文者一居文首故以領紐為義文貴乎本君子居是脩潔操行不飾乎外若積袷之無文如玉之隱璞而得其正故測曰文在內也　林希逸鬳齋集何與荷同以積為袷而乃被荷無文之縵自晦之意也衣錦尚絅是也繒無文曰縵次二文蔚質否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仕不隱故文蔚也文蔚守質不樂進道故否也測曰文蔚質否不能俱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質不同故不純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文之為體當文質彬彬二位當夜既無其質文雖蔚然不足美也睟純美也光謂蔚細縟貌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文華雖美而實不能副也竊謂陽處父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次三大文彌樸孚似不足陳仁子輯注范云大故猶樸樸而質素故自不大也言似者非不足故猶大文也測曰大文彌樸質有餘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如不足故有餘質也　胡次和集注鄭

云朴與樸同司馬云王本彌作弥樸作璞今從宋陸范本孚大信也三為思終而當晝君子大文似樸大信似不足次四斐如邠如虎豹文如匪天之享否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文四西方也故稱虎豹虎豹獸類也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雖其文盛猶不及天文以五行也測曰斐邠之否奚足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足以比天文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斐妃尾切邠為補珉切按字當作彪虎文也作邠者聲之譌司馬云邠與彬同否音鄙范曰虎豹之獸以其文貴斐邠者文盛貌也王曰四失位當夜蓋同虎豹以文害其躬匪天所享故曰否也享嚮也次五炳如彪如尚文昭昭如車服庸如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天位車服以庸據位正炳如也順术其性彪炳有文為國之光故昭如也測曰彪如在上天文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文章煥然彪炳可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尚文作質文今從宋陸范本王曰五居中體正得位當晝為文明之主煥然可觀也光謂尚文昭然明辯也車服庸如言以車服表顯賢者之功庸也用文之大莫過於此舜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次六鴻文無范恣于川陳仁子輯注范云鴻大也范法也六為宗廟宗廟之中禮以輸成在文之世故曰文文章煥然故無法也測曰鴻

文無范志意往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如川之流從所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范法也光謂鴻鴈之飛偶有文字之象而無法也遺川則自恣而已大過中而當夜小人之文無法而妄爲者也

次七雉之不祿而雞盡穀 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雉雉有文章而遠在野雞而較食退而祿纔逮其實往也

測曰雉之不祿難幽養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質勝文則野故養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而雞盡穀作而不雞盡穀王本無而字測不祿皆作不雞今從范本盡徐刃切王曰七雖過滿而得位當晝如翟雉有文采而懷耿潔之性不受人之馴養故曰不祿終不若雞之進食其穀也盡進也光謂七爲外體而當晝君子有文而耿介離世而不仕也七爲禍階故賢人隱也 林希逸鬳齋集盡進也雖不得穀而以穀養雞言失所養也

次八彫截穀布亡于時文則亂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穀善也木見彫刻爲截麗之事雖見小善傷於農故布政亡也尚而文飾以階於亂故言亂也

測曰彫截之文徒費日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彫文刻鏤傷農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八居將極而失位當夜君務其彫截之文無事費日俾穀之與布俱亡于時其文之弊乃爲亂也光謂八爲耗而當夜故有是象

上九極文密密易以黼黻 陳仁子輯注范云九在文家而爲之終終極文飾以妨農事故易以黼黻黼黻祭祀之服致美乎黼冕此之謂也

測曰極文密密易以質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祭服彫文孝以質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文極而得位當晝能易極文之弊者也文工之極至於密密然至載至微而能易之使如黼黻之有制度也光謂九爲盡弊而當晝故有是象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黼黻雖文技於彫截則爲質也

地玄禮首第四十八𝌵

二方三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禮者陽内陰外而粲然有別也蓋禮者出於禮之自然而不可以一毫增損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故陽爲君陰爲臣則君臣之禮寓陽爲夫陰爲婦則夫婦之禮寓陽爲主陰爲賓則主賓之禮寓皆天秩天序而生非人力可加者也易以柔躡剛之後迹有所履故曰履玄以陰秉陽之後迹有所接亦曰禮制曰穆爵曰貴賤位曰出禮不畏禮亦天子故禮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履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履入禮次四六分三秒大暑氣應

陰在下而陽在上上下正體物與有禮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禮者小暑節終於此首之次二大暑氣起於此首之次三斗指未林鐘用事陽在上將退陰在下將進進以

脩賓退以為主主下以賓賓主之義獻酬以禮故謂之禮禮之初一日入張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郎作一度司馬云小宋本陽在上作陽蓋高今從諸家章云陽為君父陰為臣子君臣居上臣子處下位得其正禮之叙也衡曰禮方也錯謂禮也都方正也悉其義矣初一履于跂後其祖禰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而在木行在下禰足陽道將退故稱履足履木木故跂也二為禰三為祖一最在後故曰後其祖禰測曰履于跂退其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及其祖故親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跂作跋今從范王本王曰居禮之初失位當夜是始而乖禮者也履于跂非敬之道也光謂跂舉踵也一居下體之下復之至卑者也乃欲舉踵高居下而僭上之象也凡臣之事君猶事父也事大君猶事祖也在下位而禮僭於上是猶退其祖父使居己後也不亦悖乎次二目穆穆足肅肅乃貢以棘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目二長於水故穆穆也肅肅敬也家性為禮揖讓有度故足肅肅也棘赤心也敬由心出故以棘喻也測曰穆穆肅肅敬出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肅誠之意貫於中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棘取赤心也光謂穆穆肅肅皆恭敬貌三為思中而當晝外貌之恭必貫之以誠然後善也次三畫象成形孚無成陳仁子輯注范云

三為木木為貌家性為禮禮含必以貌故以形象言之孚信也畫以成形故信無成也測曰畫象成形非其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畫以成形故非其真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忠信禮之本既乖於本何禮之有光謂三為思末而當夜飾外貌而無內實者也故曰畫象成形孚無成女叔齊謂魯昭公屑屑焉習儀以亟不可為禮次四孔鴈之儀利用登于階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毛類故稱孔鴈孔鴈鳥之知禮也正取二鳥為喻者言其行則有儀飛則有次動不失法故利登于階測曰孔鴈之儀可法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容止有度故可法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虞曰鴈飛成行孔雀亦成行也光謂孔雀有文章鴈有行序皆威儀之象階喻進而登位也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居位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也　林希逸鬳齋集孔孔雀也其羽毛有文鴈飛有行列喻人之有儀也登階可進而仕也卽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之象次五懷其違折匕過喪錫九矢陳仁子輯注范云違不正也匕所以覘鼎五為天位行反克之行令不正於禮不備不列諸侯九錫而已測曰懷違折匕貶天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貶損天祿列於諸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過喪錫九矢作過喪錫今從諸

家范小宋本敗其祿作敗天祿王本作敗其祿今從宋陸本次六魚鱗差之乃矢施之帝用登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矢陳也六爲宗廟宗廟之事動有禮儀差次如鱗也不相陵越陳施以度不違於道故帝用登于天施祿及下也測曰魚鱗差之貴賤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差次若鱗故貴賤各得其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大作矢今從宋王陸本六爲極大而當晝君子制禮使貴賤有序差若魚鱗執此道而大施之於天下天下莫不治也帝者用此則可以格于皇天矣　林希逸鬳齋集差次也魚鱗有次序制禮制法秩秩有次而施之於國可以格天矣故曰帝用登于天次七出禮不畏入畏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志失行張多不以法家性爲禮違出其表未有所畏故曰不畏出禮入刑刑以正邪故曰入畏測曰出禮不畏人所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人之所棄刑之所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爲禍始而當夜小人踰越禮法而不顧者也由其不畏所以入畏謂陷刑戮也書曰弗畏入畏次八冠戚胆履全屨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冠一爲履上下尊卑各有其儀戚胆以喻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八爲疾瘵之主有君之尊故有上也測曰冠戚胆明不可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微而尊不可陵也　胡次和集注

鄭云戚子陸切與慼同胆舊女九切又女六切司馬云二宋陸王本全作全今從范本宋陸本測曰冠七履賤不可不正也范本冠戚胆明不可上也王本冠戚胆不可不上也今從小宋本范曰戚胆以諭敗也冠雖敗宜加之首履雖全宜踐之足光謂八在上體而爲禍中冠敗之象也當日之晝故下不能陵也上九戴無首爲用此九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最在上故曰無首爲極當顛下求於四四爲人臣不能尊五進退不立故曰爲用此九也測曰無首之戴焉所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在上忍顛託四失臣故無所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焉於虔切九陽之盈也禮主卑讓故雖天子必有尊也九爲元極而當夜上無所戴高而必危譬如戴冠而無首爲用此極盈之位哉章云九居夜在九體之中爲首在禮之首居贊之終而小人居之故曰無首首既非人則何用此九也不見所用故測曰焉所往也

地玄逃首第四十九𝌶

二方三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逃者陰生而陽者退也夫辟之猶父而逃其逃也以達莊之不可以形逃其逃也以形玄象易之遯而曰逃非畏而退也蓋極而似退也一氣在天地間陽向上而漸消陰生下而益長故有不逃之逃而非真逃者易於二陽之生

為遯去於二陰之生為逃一以逃水言二以逃利言五以逃函言九以逃跰跰言氣之消息然也逃云乎哉逃云乎哉

逃（陳仁子輯注范云地主陰家四金中下亦象遯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遯章云準遯陽家金行）

陰氣章彊陽氣漸退萬物將亡（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逃者言是時陽氣當退而未訖陰氣當上而未騰猶以陽為難故章彊衆傷敗之貌也陰陽之氣更相避逃故謂之逃逃之初一日入張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謂萬物與陽盛衰者也於七分消卦為遯徵陰在內欲出地吳王曰章明彊大）

初一逃水之夷滅其創迹（陳仁子輯注范云夷平也一為水水之平施小危則動物逃於水水合於物不可迹求故曰滅其迹也）

測曰逃水之夷跡不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之滅迹無創痕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創初良切傷也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避禍於未萌逃患於未形用之於思慮之初人不見其迹則患難何由及焉避如逃於水中水從而平夷其創迹皆合人不能見其際也）

次二心惕惕足金舄不忘清堅（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心亦為平人而家性為逃居金之行反乞其本故其執心常惕懼足金於舄無隱遁之志故不忘清堅也）

測曰心惕惕義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平人不隱不仕故無義不

行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惖舊音惕按此古惕字今作惕者猶愬與慚也金舄先儒云諸侯赤芾金舄又云金舄黃朱色也司馬云范本作惖王本作愬云古惕字今從二宋陸本宋陸金作含王本作望今從范小宋本宋曰得行也不能以義斷心而行也光謂金者堅固之象也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雖暗禍之將至惕惕而懼不能以義自斷懷其寵祿滯留不去不知清堅在於足下俄則顛躓也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次三窺其股鞭其馬逃窒其户逃利（陳仁子輯注范云三震也震為馬窺動也窒責也四為三冦家性為逃見冦在前故鞭馬而去之也雖窒其户見而不入逃家之利故言逃利也）

測曰窺股鞭馬逃有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觀窒其户故有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窒舊讀一作謹又作讒音望責也按集韻窒室皆與望同窒從至謹從望（謹從望）其義一也冦謹其户謂四為盜賊主貝謹三之門户也或從距從土者非司馬云范本望作謹今從宋陸王本陳曰謹古望字宋曰近有見謂見冦也近也光謂三為思終而當晝逃得其宜者也窺其股懼也鞭其馬欲速去也冦望其户志將至也當是之時利於逃也）

次四喬木維摐飛鳥過之或降（陳仁子輯注范云上條稱摐上條之木鳥所不集故過之而去君自尊高衆士亦望之而去也）

**測曰喬木之鳥欲止則

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非意所好故從高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摐舊初江切司馬云宋陸王本摐作摐今從范本武止降宋陸本作止之范本作戒降今從王本范曰上擦稍摐上擦之木鳥所不集故適之而去光謂摐長客之貌田為下祿而當夜小人避逃之志不堅遇美祿則止而不去故未免於患也）次五見鷙踤于林獺入于淵征（陳仁子輯注范云此二物者時之候也五為天位征行有時是以鷹隼擊而蔚羅張獺祭魚而後漁射祭獸而後田各須其候君子征行蒐狩以時不刳胎卵也）測曰見鷙及獺深居逃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時候未至居處重門之中故逃出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隼舊說一作鷹又作鳶飛小的詩云有鷕雉鳴鷕雉鳴曰鷕此非踤于林者蓋鷹字之誤也踤秦醉切司馬云范本鷙作鷙王本作鷙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征作刹征今從宋陸范本鷙古隼字一本作鷹踤慈卹切宋曰鷙害鳥獺害魚吴曰踤蹋也光謂五為中祿而當晝君子雖居顯位食厚祿見小人用事於朝知其必為禍亂則行而去之矣）次六多田不婁費我膜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征行須時以奉神靈熟食為膜征田多獲歸於宗廟實不失勞故曰膜功）測曰多田不婁費力志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田田不穫性故費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婁郎侯切穫

作膜漢以立秋日祭獸田以出獵還祭宗廟名曰貙膜注言征田多獲歸之宗廟者此也舊力在切判讀作婁失其義矣司馬云宋陸本費作會今從范王本膜戶往切范曰熟食為膜王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不得處逃之宜若田於多田而不婁理之徒費食與功而無益也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為極大而當夜小人德薄位尊力少任重雖有盛大之資業不能脩治賢者皆棄之而逃徒費食力安得成功也　林希逸鬳齋集要音樓田雖多而不樓理之徒費膜食之功也熟食曰膜）次七見于纍後乃克飛（陳仁子輯注范云纍索也克能也火性熛揚故以飛言七為系繳故為索也見索在前飛能避之故曰克飛）測曰見于纍幾不足高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當見拘纍故不足高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幾音機宋曰幾近也已見纍索僅然能免此用明晝能保終吉故後乃克飛免其患也君子雖見縻縶紛亂邪不居終當自引遠去故曰後乃克飛也）次八頸加于矰維翮其繩（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疾疾故有加頸繩繒之言八為禍中翮繳也繳加于頸非可卒除故言維也謂當思維而逃之也）測曰頸加維翮無自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繳之所加勞不能去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矰咨騰切繳射飛鳥曰雉矢曰增維依注當作思惟之惟翮舊音翌按集韻翼

同輔也今注云絹繳也則是續作繒雉之雉繳音灼䙗繒謂其矢繳謂其絕總名為䧳通作弋司馬云王曰絹與翼同八失位當夜不能避患故貫加于繒繳翼於純網（罔）之中終無免脫之理光謂繒弋射之矢也八為禍中而當夜不能避逃速禍繒已加于頸矣雖復奮翼掣曳其絕安得去哉從自勞也上九利逃跰跰盗德嬰城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逃九為其終終始逃塵故跰跰也道德者君子之所尚也九能盗之王者所賞故言嬰城道德陰盗必有城郭也測曰盗德嬰城何至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何有逃道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德盗小宋本作遺得今從宋陸范本　陳曰跰音跰又蒲賢切字書跰胝皮堅也章云九盡在逃之世故利終于逃跰跰謂其足堅勤而跰胝因可逃也君子之道知極必變故逆逃之時獨以德守城示無逃意能適乎變也故測謂何至逃也謂知其極而以德自守也盗喻其逆取也

地玄唐首第五十三　二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恩曰唐者陰生陽退而蕩無心也夫退而避其人者執者退而樂其天避以人則易九三係遯九四好遯道不合則卷而去之猶以人而遯也遯以天則九五嘉遯上九肥遯若考槃在澗碩人之邁直以天而遯者也故既曰逃又曰唐逃

有退然潛避之義是毋固也唐有蕩然太公之心是毋我也是之謂遯以天而非人唐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遯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土亦平避陸曰唐蕩天下皆避遯亦蕩也光謂唐猶蕩蕩無拘檢有喪失之意也陰氣茲承陽氣茲往物且盪盪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唐者言是時陰氣日盛陽氣日損萬物損落盪盪然故謂之唐唐之初一日入張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部作十度鄭云盪待明如放也言錯作蕩司馬云宋曰茲益也陸曰盪盪空盡之貌也初一唐于內勿作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在下稱內厲危也唐者盪盪無所拘限內無拘而外無危也測曰唐于内無執守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盪盪之義終不見拘執也　胡次和輯注司馬云一為思始而當夜內無所守動則危矣

次二唐處冥利用東征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日月向隱潛故冥也唐者盪盪之貌也天征於地無所隱蔽故唐冥也日之隱蔽必當東出故利以東征也測曰唐冥之利利明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之東征者道之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冥昧也東者日所出也二為思中而處下體之內故曰唐處冥言其中心蕩蕩迷所趣（適）也然當日之晝君子能求明道以自進者也次三唐素不貞亡彼瓏玲陳仁子輯注范云瓏玲金玉之聲三

爲木木者樸素故亡聲也四爲金金有聲者土克於木故不貞測曰亡彼瓏玲非爾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瓏玲之聲非木所也　胡次和輯注爲云王曰瓏玲玉聲也　林希逸鬳齋集瓏玲玉也蓋唐朴素而不守以守自喪其德以玉比德故曰瓏玲次四唐無適道義之辟陳仁子輯注范云辟君也四爲公侯而在唐家盪盪無所適莫不尊奉道德以事其君不違於法也測曰唐無適惟義予也陳仁子輯注范曰無所適莫予有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適丁歷切下同辟必益切予余呂切王曰四得位當晝得唐之宜蕩蕩然無適無莫惟以道義爲辟知所之推唐之美也辟君

也光謂適必然也四謂倏暢而當晝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故曰道義之辟言其最尊高也次五奔鹿懷鼷得不訾陳仁子輯注范云鹿以喻賢鼷以喻不肖懷來也賢不肖不別賢奔亡不肖者來故言不訾不得訾毀於賢也測曰奔鹿懷鼷奚足功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言不足功治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不足功作奚足功今從宋陸本吳曰鼷戶雞切小鼠也王曰五居盛位當首主而失位當夜無君之德蕩然無守逐於利害之微逐鹿而奔又隨鼠是顧則其所得不足以爲貲訾與貲同　林希逸鬳齋集鹿失不顧而以鼷鼠爲懷所得

者不足以爲訾失訾與貲同言棄大而見小也次二唐不獨足代天班祿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其世盪盪故曰不獨足下所敬奉天神報應以示百姓代天班祿以養人也測曰唐不獨足無私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代天傳命不容私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得位當晝爲唐之主蕩然無私不求獨足與天下同其美利故可代天班布爵祿爲時明君處唐之美莫過是矣光爲六爲上祿爲盛多而當晝君子不獨享天祿與天下賢爲共之次七弋彼三飛明于征終日不歸亡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飛兵兵而飛者失故弋射也陽稱三七爲失志王不失志畢弋無度故

不歸也測曰弋彼三飛適無所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征行無度何所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居過滿而失位當夜不明於道自取危亡若一弋而求三飛無所適從自明而行至暮志逐蕩然昏昧復何益也光謂七爲失志而當夜小人二三其德從此失彼蕩無所守徒自勞苦自切至老終無所得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一弋豈能中三飛鳥平明而去至暮不歸無所得也此求不以道之喻次八唐收祿仕鬼轂哭哉得其沭陳仁子輯注范云轂止也八爲木而土在上條幹茂大得土之力猶士遇明君得其宋祿也言哉得其沭者取其潔清也社稷之神所以止哭哭其表

世世治攸止矣也　測曰唐收祿復亡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先亡後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復符目切下同王曰得位當晝善於處唐之道故能復收其祿光謂八爲福中福祿已散然當日之晝能興衰起廢者也故曰唐收祿社稷之靈復血食故毀矣民已枯瘁而復蒙潤澤故曰或得其沐

林希逸鬳齋集唐廢之後而能收其祿謂廢而復興也社稷有主則其鬼不哭矣澤也言得其福也

上九明珠彈于飛肉其得不復　陳仁子輯注范云明珠重寶也飛肉輕欲也九爲金故稱明珠飛肉禽鳥也珠至重鳥至輕以重求輕故不復也

測曰明珠彈肉費不當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費

貴得賤故得不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當丁浪切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蕩蕩然開於大數者也如以珠彈雀所得不復其所亡也光謂九爲極禍而當夜小人縱情極欲蕩然忘返者也

地玄常首第五十一 𝌸 二方三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常者陽體以陰而不可易也夫常非一定之位晝則夜夜則晝故爲晝夜之常暑則寒寒則暑故爲寒暑之常此非一定而然也君尊臣卑體之常也君臣不交則不可常天高地下體之常也天地不交則不可常故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爲體之常易以二體六爻陰陽相應爲恆玄以六

陽已消三陰方息亦爲常陽陰相乘非一定之謂也二之內常微三之日常其德四王月不常君日月一定而不移則不能常失常　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恆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恆入常次七二十三分二十六秒立秋氣應日次鶉尾斗建申位律中夷則次九日合翼　林希逸鬳齋集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陰陽君臣之道也

陰以知臣陽以知辟君臣之道萬世不易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爲於水謂之常者大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五立秋節起於此首之次六辟君也以陰陽知之故萬世不易道之常故謂之常常之初一日入張宿

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鄒作大暑終次六立秋起次七司馬云辟音璧宋曰辟君也此立秋之首也以秋承夏天道之常故於是時陰知爲臣陽知爲君光謂以秋承夏以陰承陽以臣承君之象也

初一戴神墨履靈式以一耦萬終不稷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在水行晝夜不休潛墨如神故稱神墨式法也萬多一少故不可偶稷而合也

測曰戴神履墨體一形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者道德之形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吳皆云稷與要同墨式皆法也神靈尊之也一爲思始而當夏君子之心執一以爲常法應萬物變緣無窮矣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神

罔妙法也靈式善法也以一耦萬執一而萬事畢也稷日夜稷也稷與昃同終不稷者言用不窮也）次二內常微女貞厲（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厲利也二為少陰故稱女內常微者陰中之失微而不陰女能幽微故貞貞女所在常自危懼故厲）測曰內常微女不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道待唱不敢自正許當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常內微今從諸家王曰處常之時當正君臣夫婦之道失位當夜是以微賤之女處內不正之象且近於危故曰貞厲）次三日常其德三歲不食（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一日行一度是其常也三為日出故稱日也三為終常其德則不薄食也）測曰日常其德君道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如日不虧故道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自如而當晝日常其德故免薄食之災君常其德故無狂僭之咎伊尹戒大甲作咸有一德）次四月不常或失之行（陳仁子輯注范云月日虧盈故不常也四為公侯上臣於三故以月喻不常者行有愆疾或進或退非臣之節故或失之行行道也不常道故為變異）測曰月不常臣失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月之不常為臣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行皆如字月有虧盈故曰不常行道也四為外他而當夜臣德不常則失道也）次五其從其橫天地之常（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地從橫

是常道也五為天位旋上歸下不違陰陽之道先天而違各得其所）測曰其從其橫君臣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從地橫是其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從即容切范云天從地橫是其常道也王曰居五中位為常之主得位當晝故縱橫經緯皆合天地之常得萬世不易之道光謂五為中和常之盛也君臣之道相經緯也）次六得七而九懦撓其剛不克其常（陳仁子輯注范云陽盛於七極於九陽生於子盛於午至酉而消故極於九陰懦陽剛陰稱撓也宗廟之中懦撓為先故言不克常）測曰得七而九棄盛乘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委七乘九故不克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陽之盛也九陽之衰也六過中而當夜棄盛乘衰也小人懦弱撓敗其剛不能守其常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七陽之盛九陽極而衰也以柔亂而自撓其剛則不能守其常矣言處盛不自强則必衰也）次七滔滔往來有常衰如克承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滔滔往來貌也七為失志滔滔而行也王之失志故衰如也克能也能承貞者承受善道不失於義故貞也）測曰滔滔往來以正承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克於七故以六為非也）次八常疾不疾咎成不詰（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疾瘵故常疾也常疾而不以為疾者明其疾重也疾以成咎害於身體非復可詰問之也）測曰常

疾不疾不能自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疾以至咎故不能自治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爲禍中而當夜常遘久而有徵者也故曰常疾夫疾者自知其疾則尚可治也若不知其疾而忌聞之則必不可治矣小人不知其禍而惡聞之至於凶咎已成不可復詰也　林希逸鬳齋集當疾而不以爲疾言病而不治也詰問也有病而不治其禍既成何所歸咎此安其危利其菑之意）上九疾其疾巫醫不失（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巫亦爲金金者鍼刺所用醫之謂也八有疾而不爲疾故咎也九有疾而疾之攻巫醫而治之無所失也）測曰疾其疾能自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有能疾惡能自治身巫醫不違不失其治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亢極而得位當晝能自疾其疾者也善於自儆則醫巫治之不失也醫巫諭賢者耳光謂九爲禍終而當晝君子能思患而預防之納忠求賢以自輔故禍可解也）

地玄度首第五十二𝌹

（二方三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忌曰度者陰乘乎陽而各有則也凡物大小高下輕重莫不皆有當然之則日月之運行日纏度國家之紀綱曰法度皆則也易之節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易之節非胃然裁之也亦慮其過中而以度節之也故陽失

其度尚流於亢而况陰乎故易之節自泰而變者也八九三之五以節其上之柔分六五之柔以節其上之剛故節以裁其過去之度近否而言者也六陽以極而皆消三陰方長而益息故度以制其過去曰大度撿撿不次於陽之盈而次於陰之長君子之憂深矣度（陳仁子輯注范云地主陽家七火上下象節卦北合在次永首之後今且據舊本不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節法者爲模範度者爲之分寸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舍音捨躁動也舍止也陰氣動而陽氣止各得其所也）陰氣日躁陽氣日舍躁躁舍舍各得其度（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度者言是時陰氣躁上陽氣舍下更言躁躁舍舍者上下欲速之謂也上下消息各有度數故謂之度度之初一日入翼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邵作一度司馬云舍音捨又如字宋曰躁動也舍藏也王曰舍止也光謂躁爲陰進盈也舍謂陽退去也躁者益躁舍者益舍各守常度也）初一中度獨失（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平不齊故曰中度一爲法度中心不正在火之行反見消滅故獨失也）測曰中度獨失不能有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法度而失故無所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在心之度先已棄失安有成也尚書曰若虞機張

循者括于度則稱次二澤不含冥中度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火地為澤澤不含者水不含火也處中居正故言中度度以正邪故冥測曰澤不含乃能有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中於法度故能有正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二晝在地之中為度澤故稱澤有所受不止故曰不含在度之世居下位德之未彰故冥居下體之中法度得乎中道曰中度故測曰乃能有正也次三小度差差大櫎之階陳仁子輯注范云木在火行母子之道差次以度故曰差差以金次之必見魁害家性為度被魁失度故大櫎也測曰小度之差大度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事之猶櫎故傾危也　胡次和集

注司馬云小宋陳范本櫎作穨王本作傾今從宋陸范本本測差差作之差今從宋陸王本櫎音頹光謂櫎毀裂也三為思終而當夜思不中度則事乖失矣故曰小度差差大櫎之階言所失雖小所毀將大也　林希逸鬳齋集櫎音頹毀裂也差失也小法差失乃大法毀裂之階也此不謹小而失大之喻次四幹楨利于城陳仁子輯注范云金性剛强故稱幹楨幹楨剛則城之利也五為土城之象金則土子子母之道故利于城亦公侯之位國之楨幹也測曰幹楨之利利經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臣經營於君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于作千今從宋陸王本四為下

祿而當晝君子既得其位當以法度為幹楨則可以保衛其民有所營為矣次五幹不幹櫎于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當幹舉萬幾以正營壘而為火子始建母業不敢自專故曰幹幹於事故櫎于營也測曰幹不不幹不能有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寧安也營而虧櫎故無安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火位當夜不能為首之主幹而非幹之才則必傾其所經營矣光謂不度之人民無則焉猶幹之不幹將毀所經營不能有安也　林希逸鬳齋集幹本也所本非本則其經營者皆毀裂之矣櫎毀裂也次六大度檢檢于天示象垂其範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宗廟神靈制

法故大度也既檢天下亦檢已及人聖王象之故曰于天示象也示之以象故垂其法測曰大度檢檢垂象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為天下之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與範同王曰六居盛位度之大者得位當晝明于法制以度檢物則天之象而垂法於人也光謂君子之立法度非取諸心也乃觀象於天以垂範於世故曰天示象垂其範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　林希逸鬳齋集檢檢猶整整也範法也天垂象而聖人法之其為大法整整然可以垂後此雲漢猶天子法度之意次七不度規之鬼即營之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盛陽六為七鬼七當以道規謀天下失志

之譏故鬼訾之也測曰不度規之明察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爲鬼所訾
故可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訾音紫又郎移切王曰七居過滿失位
當夜是以不度之度爲規制者也訾毀笑也贊云鬼訾測云明察者幽明
同笑故互文見義光謂七爲數極而當夜小人驕溢不以法度自規鬼所
毀笑將降之禍也明察者莫若鬼人之愚者或未之知鬼先見其禍也
林希逸鬳齋集規圓也訾笑也所爲不以法度則鬼笑之矣訾音子次八
石赤不奪節士之必陳仁子輯注范云陰稱石八東方也艮亦爲石石不
可奪堅猶丹不可奪赤也守志如是若節士之必專也測曰石赤不奪可
與有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執志堅固故可與有要也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要一遥切范曰石不可奪堅丹不可奪赤王曰八居度之將終得位
當晝必能有所執守不改其度者也光謂要約也八爲禍中而當晝君子
雖遇禍亂不改其度秉志堅明不可移奪故可以與之有約謂寄百里之
命托六尺之孤也　林希逸鬳齋集石赤丹砂也丹砂之色不可變移猶
人之守節而可必信也有要有約也有節之人必不負所約也上九積善
之貸十年不復陳仁子輯注范云貪爲利大度之家積利振急貸與不足
十終也報者已倦施者無厭故其終年不得復也測曰積善之貸不得造

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造成也不得成其正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
本差作善今從二宋陸王本　王本十作七今從諸家陸曰造至也王曰居
度之終而失位當夜失度之極者也積其差失浸以乖違貸者寬緩後於
時也雖十年之久亦不可復其度也光謂貸當作貣吐得切與忒同差之
甚者也易曰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也

地玄永首第五十三𝌺

二方　三州　三部　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永者陽
維陰而不容已也恒有二有不易之恒有不已之恒故以不易言則晝之
有夜暑之有寒窮天地而不容易者也故易之恒利貞以之自不已言
則晝夜迭遷寒暑迭運亘古今而不自已者也故易之利有攸往以之言
象易之恒曰常言不易也曰永言不已也玄之永其道五之永其綱七之
永厥體非今日而然明日而不然也今歲而然明歲而不然也常其至矣
哉永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陰家入木上中亦象恒卦此合在次常首之
後今且據舊本不易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同人二度陸范王
皆象恒吳曰常首象恒卦次七五秋初一當二百二十六日行張十五度
於易春日恒卦九四次度首象節卦初一已行翼二度次永首次七當二
百三十八日行翼九度於易春日同人卦今從之陰以武取陽以文與道

可長久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永者言是時陰氣日進陽氣日退兵陰物也故謂之武春陽生物煥有文章故謂之文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永濟於世故謂之永永之初一日入翼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陰者刑氣故以武言之陽者德氣故以文言之武以濟文文以濟武陰陽取與之道也故其道可以長久初一不替不爽長子之常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行之道水先王故稱長子替施也爽差也水以平施一無過差之行故長子之常道測曰不替不爽永宗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宗尊也長尊道德之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替作晉云古替字今從宋陸

范本長知丈切水長久也有繼嗣之象皆奉也一當日之晝得永之道也先王之制立嫡以長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不忒不爽萬世之常法也永久之道莫大於此次二內懷替爽永失貞祥陳仁子輯注范云火在木行從其父母可以長久火性炎上二親據之盛則害母故內替差永未自改故失貞祥測曰內懷替爽安可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內自貽害故不可長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當日之夜失永之道也昏惑之君違禮立愛以孽代宗內懷替爽之心於其長子如此則長失正善之道也次三永其道未得無咎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德之人進德脩業未得居官故

官未得也脩業不僭雖未得祿其要無咎測曰永其道誠其保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永進其道故可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成意而當晝君子道業已成未濟祿位者也夫君子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日新其道久而不僭雖未得福祿又何咎哉次四子序不序先賓永失主陳仁子輯注范云四承於五故稱子賓謂三也然見尅害賓後於四四據有之故先賓也子序其父敬從於五主謂一也土尅於水故永失也測曰子序不序非永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方猶常也永失其主故非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四近於五而以陰居陽位且當夜失其可久之道子而不居

子之次序則祭祀賓客長無主矣故先賓永失主也　林希逸鬳齋集為子而不得子之道言不知小大之序則賓主先後之義皆失之矣此非可久之道也次五三綱得于中極永天厥福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承上承下君臣父子夫婦道正故三綱得也三綱得正故為中極極中也必得其中故天長其福測曰三綱之永其道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綱之正人道大倫故永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居中體正為首之主當位得晝有君之得是能使三綱皆得其中天之所助故永厥福也光謂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為中和而當晝王者正三綱

以建皇極永保天祿次六大永于福反虛庭入酋冥（陳仁子輯注范云大為上祿故稱大也上祿之人故永于福也虛庭入冥幽隱求志故酋冥也）測曰大永于福福亡（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守以約失之故亡其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入于幽冥作入莫冥小宋本作入於莫冥今從宋陸王本六過中而當夜小人恃福之永驕淫矜夸福終則福至故反虛庭言無所獲也入于莫冥言不知悔懼禍豐既就則至於晦冥也）次七老木生蕛永以纏其所無（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也八（為）老木九贊之木三少入老大死復燃猶木老復生故居七言八也八陰為老陰謂陰中之木潤澤所生（高）故能蕛生永相纏續）測曰老木生蕛永厥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枯而復生長有其身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蕛舊辰至切更種撥疏殺更種則必換葉老木如此謂之生蕛司馬云蕛時吏切王曰七居過滿老不之象然得位當晝得其永道故生蕛蕛者旁生之栽也既有華葉復得長久始無今有故云纏其所無）次八永不軌凶亡流于後（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為禍中故凶亡也亦為老木木老則枯故不得長為軌法也不得於法故後凶也）測曰永不軌其命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剸剪也剪絕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剸在脂切司馬云剸才諸切宋曰剸翦也王曰居將極之位而以陰居陽時且當夜是則永不法之事豈止禍其身而已凶亡之事乃流於後也光謂八為禍中而當夜小人長為不法自既凶亡餘殃流後也）上九永終馴首（陳仁子輯注范云永長也馴順也首始也家性為永九為之終始終相順故言終其順）測曰永終馴首長愷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永順於首故長樂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馴順也愷樂也悌易也九在永終而當晝君子之道永長樂易慎終如始首尾若一永道乃全也）

地玄昆首第五十四𝌻

（二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昆者陰雖而陽將毋同也凡以人同者合乎欲以天同者合乎理君子之於小人當否之世彼勢方盛而難圖吾力尚微而不可剖異則傷同則比故同其當同則不失之傷同而不輕同則不失之比同難而得所以同者猶難易於三陰為否之後而繼以同人蓋以五陽而同一陰也玄為三陰為否之世而先以昆蓋以九經而同二陰也若昆于井市昆于死蓋以天同而非以人同者也）昆（陳仁子輯注范云地玄陽家九金上上象同人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昆舊說昆同也按昆訓同故混從之即作陰家準同人司馬云昆戶衮切又如字陰家金亦準同人陸曰昆亦同也）陰將離之陽尚昆之（昆避尚同）（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昆者言是時陰氣已

盛將散萬物之枝葉陽氣未去與物同昆無益無損故謂之昆昆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郤作十度司馬云宋曰陰氣將殺故離散萬物陽氣將藏故萬物同歸也王曰陰氣主殺將離萬物陽氣仁愛猶而昆而同之初一昆于黑不知白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生水一為水家性為昆水性又黑故同於黑而不知白也和其光同其塵不可以自別白也測曰昆于黑不可謂人也陳陳子輯注范云昆同之家不可別以人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白智也黑愚也光謂黑以諭皆濁白以諭廉潔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因同於皆濁而不知廉潔之為美者也次二

白黑菲菲三禽一角同尾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木鳥故稱禽也陽稱三而方大陽故三禽也角以喻害也角尾昆同故知不為害也菲菲離也白黑相雜喻賢愚不別測曰三禽一角無害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昆然同故無所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菲數尾切與斐同王曰得位當晝白黑菲菲分別明白之義三禽喻三人一角同尾終始皆同無乖異也光謂菲菲白黑相雜貌角在首而抵觸者也尾體之終也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與人交廉而不劌濁而不污菲菲然羣居而不亂一角者其禦侮也同尾者全其終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　林希逸鬳齋集白黑菲菲羣而

不亂也譬如三禽以一為之首而餘皆尾之尾隨其後也故曰一角同尾言人之羣聚必有所長則不亂故其心無得而相害也次三昆于白失不黑無除一尾三角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故昆於白也黑以喻愚其明白者失於不愚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愚不可及昆同之世故失不愚也尾以喻濡角以喻害無除尾角則有害也測曰昆白不黑不相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除此害則不得相親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云本除皆作除今從宋陸本章云三夜在昆之世昆貴大同而三惟昆於白故不於黑非昆之理尾角相異終始不同不能相昆故曰無除測謂不相

親也　林希逸鬳齋集昆同也白不同黑而自為分別無交際之道羣聚而無為之首此一民二君之意角者衆而尾者少宜其不相親也次四鳥託巢于叢人寄命于公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木在四上稱巢巢故叢也以為雜故稱鳥鳥之歸巢猶人歸於公家也無私無公君無私民所寄也測曰鳥託巢公無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均之以公故無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菆作叢今從宋陸王本菆古叢字宋曰公均也光謂公者道大同無彼我也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能推大同至公之心以待人則皆歸往而寄命焉故曰公無貧也次五穀不穀失疏數家麄毁

玉。陳仁子輯注范云穀祿也五爲天子疏數不平也祿不以賢故失在不平也麓而毀玉猶積毀消金雖其居高不可不慎也測曰穀失疏數奚足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旬猶徇也言不足徇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𣫍失疏數作穀不穀失疏數王本作𣫍不𣫍失疏數今從宋陸本穀𣫍古字通陸曰旬均也王曰五居盛位當爲物主而以陽居陰位且當夜不得混同之道𣫍爲衆輻所湊五既失道不能包容故云𣫍不𣫍也衆麓之輕積以成多必致毀玉之患如衆口鑠金也光謂𣫍之受輻疏數必均乃能運行五以小人而居盛位無至公之心好惡任私故讒慝並進

而衆麓毀玉也　林希逸鬳齋集穀與𣫍同爲車𣫍而失疏數之度不足爲衆輻之所容言爲主不得其道也衆麓毀玉猶積羽東沉舟也主心不均則毀言日至賢者無所容矣旬均也麓毛也次六昆于井市文車同軌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水故稱井爲衆故稱市上施於福下歸以信故同于市井市無二價路不拾遺家性爲昆故書同文而車同轍也測曰昆于市井同一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倫正也皆正合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井市者人所聚也六爲盛多當晝君子道隆德盛而海會同書同文車同軌無有遠邇混爲一類也　林希逸鬳齋集井市人所居也昆而同之則天下皆同文同軌矣一倫者一其倫類也次七蓋偏不覆憂雨不救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思不流偏故蓋不覆也憂雨以喻盛也雨盛不救君德不隆也測曰蓋偏不覆德不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如蓋不覆故不均平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覆敷又切覆燾之覆司馬云覆敷救切下並同憂晚也晚而得雨則穉者昌而植者傷矣七爲敗損而當夜小人之德不能大同同心頗僻有愛有惡如蓋偏則物有不覆者矣雨晚則禾有不救者矣次八昆于厄難乃覆之安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家性爲昆恐同於九故以金爲厄難也覆受均同故安也測曰厄難之安素施仁也陳仁

子輯注范云世數均同故不長於九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爲禍中爲耗爲剝落有厄難之象然當日之晝君子素以昆同之道汎愛容衆一視同仁故厄難之際能庇覆於物使之就安上九昆于死棄寇遺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金魁于木故爲八寇也家性爲昆同死生之事欲齊其志以防於難人九既素與八爲寇七來御之八盛金衰爲母執仇則遺其寇也測曰昆于死棄厥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見忌無救故身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遺以醉切王曰棄身遺寇之甚也光謂爲惡不同同歸于亂九居禍極而當夜故有是象

入玄減首第五十五𝌼 三方一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總曰減者陰盛而日損乎陽也天下事當損而損與不當損而損皆過也故損人欲以益天理損上而益下皆當損也反是則非所當損而損矣易損之六爻皆所當損也一曰酌損二與上曰弗損四曰損其疾五曰無損而有大益皆得損之宜也獨六三則以損一人言蓋以下卦三爻之乾益上卦三爻之坤是損陽以益隂者也玄於陽盛則善其增於陰盛則疑其減若減疾若善減若心減減之云乎其不足矣乎減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損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損入減初一四十一分一十七秒處暑氣應次九日舍軫

陰氣息陽氣消陰盛陽衰萬物以微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減者立秋氣終於此首處暑氣起於此首之初一斗指申表則用事陰日已盛陽日已衰萬物減損故謂之減減之初一日入翼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陰息陽消小宋本作郎陰息陽氣消今從宋陸范本

初一善減不減冥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善減自損也不減者不能自損也常能自損若水之性內自淪下人不見之故冥也

測曰善減不減常自沖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常自沖虛故冥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陸曰沖虛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常自謙沖善減者也自損者人益之故不減一為下下善減之謙不減之益皆在冥昧之中人莫得而見故曰冥

次二心減自中以刑于身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亦為陰位陰中之大光而不炎故減自中也火為心故形見也心而自損故見身也

測曰心減形身困諸中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內自因責求之中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本人之進德修業必自躬於心然後顯著于外二為思中而當夜志先減矣德業何從而益乎是其中先自困也子謂冉求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

次三減其儀利用先于階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必其當進故先自損損己益人故減其儀也無德不離必至於四從四承五位當公侯故登階陛有光榮也

測曰減其儀欲自禁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自守以約禁己之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下上為思終為進人居上則多驕盈思終則形於外發於儀貌矣減其儀者自貶損禁約也階者所以進也自損而得進有光輝也

次四減於文貶其位 陳仁子輯注范云人治也金性剛強而在陰位言減於治不重不威故貶位也

測曰減於文無以莅眾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君為撫眾以德威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文作又今從二宋陸王本文與又同音范曰又治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

小人不勤於為治無以臨衆則不能保其祿位矣故曰減於艾毀其位次五減其黃貞下承于上寧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處于中央故稱黃也居中得正故貞必正其道為下離附故減貞也臨長四方故曰下承奉天以禮時節和順故上寧也測曰減黃貞臣道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丁當也臣致於上故道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減其黃貞今從諸家范曰丁當也王曰得位當盡能為減主又得黃中貞正之道衆所咸歸故下承于上而獲安寧之福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故曰黃以陽當位故曰貞天盛極則衰不可不減臣用此道以承其上乃可自安故曰臣道當也次六幽闇積不減不施石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水故稱幽施祿及下故曰闇積家性為減減而不施故謂之石測曰幽闇不施澤不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施如石故其恩澤不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施失豉切范曰六為水故積幽小宋曰大闇曰闇光謂六與家性皆為水故曰幽六為上祿故曰闇又為盛多為極大故曰積君子當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今乃不減不施其積如石故曰澤不平也　林希逸鬳齋集幽微也闇大也無大無小皆自積聚而不能減損以施人其積如石不知稱物平施之道也次七減其疾損其郵厲不至陳仁子輯注范云郵憂也厲危也七失

也為水所剋故為疾也家性為減毋則損之疾除憂解所惡者消危懼之離故不至也測曰減其疾不至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害以除故不至於危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郵憂也厲危也王曰七居過滿危之道也而得位當盡是能自減其疾患損其憂戚則厲無從而至矣光謂七為禍始而當盡在於減家故有是象易曰損其疾使遄有喜次八測漣漣減于生根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秋木始衰測沐也漣漣沐衆之貌木衰而憂故不漣漣生根見減故益憂也測曰測漣之減生根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秋木衰落故根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下漣字今從宋陸范本測音留又力入切漣音連范曰八木也秋木始衰測沐也漣漣沐書之貌沐古流字光謂八為木為沈天為疾為耗為剝落沈天秋冬之交也木之所以生者根也所以榮者滋液也今滋液下流漣漣然減其資生之根則何以復能發榮乎上九減終利用登于西山臨于大川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最後故減終也在西為金故曰西山也金生於水故積大川也山下下有川故相臨也登山復高能自損減故利也測曰減終之登誠可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減道以今反太至陰以濟散也臨於大川以救昏墊誠可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在西為金故曰西山

金生水故曰大川亢謂物極則反故臧終必增登山臨川以高臨下也西者物之成也夫登高臨下鮮有不危以君處之故可為也章云九畫為減之極九為金亦為上山故稱西山君子履極則知其變今減必增故利用登高山臨大川謂能復其高大也故測曰誠可為也

太玄唫首第五十六𝌽

三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唫者陰與陽不交而物悲也蓋三陰為否之時也天地不交則萬物悲男女不交則萬世悲君臣不交則萬化悲凡陽交於陰而生蹄角之類也剛交於柔而生根荄之類也陰交於陽而生羽翼之類也柔交於剛而生枝幹之類也易以天地不交為否主以陰不交為唫凡唫于血唫于穀唫于體唫于不兩陰不交陽然乎然唫　陳仁子輯注范云八主陰家二火下中象否卦　胡次和集注鄭云唫舊音欽噤也又吳今切按匭今切者不寒而口噤也吳今切者寒噤而呻吟也首以噤閉為義則音欽乃合經旨也司馬云陰家大準否陳音欽又音琴小宋吳皆巨錦切說文口急也與噤同今從之陸曰唫閉塞也陰不之化陽不之施萬物各唫　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唫者言陽在於上陰在於下[illegible]以[illegible]曰唫唫之初一日入軫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作一度司馬云凡陽施其精陰化其形萬物

乃生處者之氣陰不化陽不施萬物各閉塞之時也初一唫不予丈人婦處　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下人而在唫家陰不予施故婦處也測曰唫不予人所違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志不大夫故人違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予與與同王曰唫閉而不與接物丈夫而幼婦人之處室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處乎窮下君子思道猶以及人今乃唫而不與若丈夫而婦處也夫孤立無親則人皆違而去之故曰人所違也次二唫于血貿乾骨　陳仁子輯注范云血以喻濡二火也故乾陰中之陽故稱骨世為唫故無濡潤之所施也測曰唫于血貿自肥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貿者而自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貿作賸呼繩切諸本皆作貿小宋音具吳音衛今從之王曰[illegible]其血以貿乾骨欲於腹膂思以自肥九謂二為思中而當晝能畜其德以潤其身者也大學曰富潤屋德潤身次三鶃不交嗔嗌無辭　陳仁子輯注范云三者陰家之陽而在唫世故樸素也鶃無容飾不能交人嗔嗌有聲而無辭也測曰鶃不交人道徽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不能交人故微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無口字今從一宋陸本嗔去吏切嗌烏記切范曰嗔嗌有聲而無辭[illegible]主於微絕也光謂三為思終而又為成意思慮既成則言貌可以接人也吳而家性為唫故曰

之夜而閉塞而不交則人道幾乎熄矣易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凶

唫其穀不振不俗累老及族（陳仁子輯注范云[illegible]居公位而在唫家祿不施賜又不振救族類之老順俗從宜故爲累也）測曰唫其穀不得相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世之唫閉故不得相希望也）次五不中不督腐蠹之畜（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處家之陽故不中不督也藏斂不中故稼畜腐[illegible]）測曰不[illegible]督其唫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食而不予故爲非也　胡次和集注[illegible]云小宋曰祿以待賢廩粟紅流腐蠹猶畜其唫非也光謂督亦中也君子積而能散可唫則唫可施則施五居盛位家性爲唫當日之夜失其中道故腐蠹而猶畜也　林希逸鬳齋集督衣縫之中也不中不督言不[illegible]中道也積而不能散雖腐蠹之物亦吝畜之此唫閉之道也）

次六泉洒[illegible]唫于丘園（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也故爲泉源洋洋大水之貌也丘園以喻高也水性就下故唫於高）測曰泉源之唫不可識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施唯識人何識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識作織今從范本范曰六水也故爲泉源丘園以喻高也光謂六爲盛多爲極大蓄水於高待時而施則所[illegible]乃所以爲異日之澤故不可識也）次七唫于體黃肉鍰（陳仁子輯注范云體謂綴[illegible]相連

若子孫也七爲失志失志無道唫於親親內不相附故骨肉鍰也[illegible]）

測曰唫于體骨肉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九族不睦故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黃肉鍰作黃骨肉鍰今從宋范陸本七爲消爲敗損而又當夜黃中也骨肉在中故曰黃肉六氣血所以養體也唫而不及於四體骨肉鍰傷矣恩澤所以[illegible]數也唫而不及於九族則內外乖離矣）次八唫遇禍禧以[illegible]（陳仁[illegible]注范云八爲禍中以五爲牛木尅於土故爲禍也牛以解禍無負其[illegible]性唫畜在六不施八六子也故遇其禍也）測曰唫遇禍大賓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牛爲大賓請禱豢禍故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牛爲大賓王曰雖遇唫招禍而能禱之以牛以解其凶光謂八爲[illegible]當日之晝故曰禱以牛解不受賞以解禍其道當也）

上九[illegible]于乾脯（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金生水家性爲唫唫而不施故不雨也[illegible]而不雨信當枯槁無潤施民如脯之乾無恩澤也）測曰唫不雨何可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唫無潤故無可希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孚信也王曰九居唫極而當夜當陽俱閉故不雨光謂潤澤既竭而無望信乎肉乾而爲[illegible]之物瘁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　十二先

玄（太玄經八）

入玄守首第五十七𝌾（三方一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守者陰與陽不交而峙立也亦否也夫陽薄陰則繞而為風陰因陽則奮而為雷陽和陰則為雨為露陰和陽則為霜為雪皆非角立而互守者也玄象否有二曰金者　逢二火之陽形容二氣不交之用曰守者以陰迎三木之陽形容二第　八之體言迷自守言羣陽不守言其守貧是不交而固守者然也守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三木下上亦象否卦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亦準否）陰守戶陽守門物莫相干（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守　此二氣相對上下否隔各守其位故謂之守守之初一日入軫宿六度）

一閉朋牖守元有（陳仁子輯注范云閉塞也朋黨類也牖戶牖也元者善之長也有其身而閉黨牖守其身之善者則守家之道也）測曰閉朋牖善持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守一不移持有善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作閉明牖守元有今從宋陸范云范云朋黨類也光謂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心有所感則物物[illegible]患之牖者所以窺外也元始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一為日而當晝能閉外類之誘守其始有之性者也）

次二迷自守不如一之（[illegible]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陰位也亦有目日在所中去之也迷而自守本行不正故不如一守身修善能持正業也）測曰迷自守中無所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用也不先自守故無所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以用也無所用自守也王曰一守其迷二守其道故不如一之所有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誘於外物迷而失其所守者也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次三無喪無得往來默默（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當進德修業以及於時家性為守故能檢身不求於人無喪無得無咎無譽常自循守故默默也）

測曰無喪無得守厥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默而自守故守其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進人為自如為成意當日之晝德成於內能守而勿失者也外物之往於我何喪外物之來於我何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也易曰無喪無得往來井井）

次四象艮有守（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戌為狗象似也艮難也以能難人者若狗也有狗之名而不能御故言似也）測曰象艮之守廉無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廉察而已不悃有之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象陸本象艮有守作象貌自守小宋作艮艮貌有守今從王本悃與怗切宋曰貌音狗陸曰悃禁禦也言象狗不能有所廉察禁禦也[illegible]云

豕似也若蜀狗也光謂貌音狗當云艮為狗字之誤也豕狗猶言豕尨也鄭云守艮稚叔旦切艮為山為狗夫狗之能求狂山之能稚也也易坎水為稚則艮山亦為稚故曰艮稚也**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貞**陳仁子輯註范云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以有其國諸侯之正主也故貞以道正國国人所歸雖處要荒莫不畢至故曰要侯**測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侯君也居中以正君之素所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守中以和作守中以一和王本要侯貞作要侯之貞今皆從范本范曰五為天子守中和之道也諸侯之正主也光謂素向也中和莫盛乎五守中和之道以要約諸侯諸侯之所取正而歸向也**次六車案軔圭璧歷**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下之所奉車而案軔不通神明不來不往告祭不時故璧圭歷也**測曰車案軔不接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澤不遠彼無所接及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接作交今從諸家軔而振切小宋曰軔礙車輪之木也禮諸侯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執守失貞不接鄰国車輪案軔以靡行圭璧生塵而不用光謂家性有守六過中而當夜自守大過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軔礙車輪之下也上以車為軔所止圭與璧皆積於塵埃之中此閑各而不與人交際者之喻**次七羣陽不守男子**

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陽世皆陽故稱羣也為六所赴故羣不守守男求三三是其世同三問二所介者遠在守之世白似而已故男子之正也**測曰群陽之守守貞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守正無欲故貞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群陽不守作羣陽不字今從諸家章云七晝為少陽而處陽家得其類故稱羣也在守之世執操不偶以全陽德故不字育乃得男子正能守其正人所信服故測曰守正信也**次八臼無杵其碓舉天陰不雨白日毀暑**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故有舊杵之事亦陰陽之道也天不雨草木枯槁故毀暑也**測曰臼無杵其守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碓杵不用故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碓丁潰切機舂也蓋以機舂繳搖地斷木者異故曰臼無杵其碓舉舊音外者乃是碓字碓磨也不可舉司馬云王曰臼而無杵守之而終無所用舂而不下守之而終無所成光謂其碓舂無米可舂也天陰無雨無澤可冀也八為禍中為耗故有此象　林希逸鬳齋集有臼而無杵不舂米也其碓舉而不下無所碓也天陰不雨澤不下流也白日宜熱而陰晦之故曰毀暑此貧不得時者之喻**上九與荼有守辭于盧首不殆**陳仁子輯注范云荼白也盧黑也九西方故白以類相求故辭黑首也守道之家四方無虞宴民得人不用旅力故白首之人

並列位也**測曰與茶有守故愈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老見任曰以親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茶同都切茅香也人頭白則似之司馬云宋陸本作有茶有守測作其茶其守今從范王小宋本茶音徒宋曰愈猶勝也范曰茶白也廬黑也九西方故白光謂茶茅秀也其色白九為禍終而當畫能悔其禍者也故思老成白首之人與守其故道而辭去黑首譎言之士則國家不至於危殆也秦誓曰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人玄翕首第五十八𝌿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翕者陰盛而物以合也陽為吐氣陰為含氣吐氣主舒而生物含氣主歛而成物故大蔟之氣應而草木萌動夷則之氣應而禾乃登生於春成於秋一嘘一吸孰從而詰其故易以一陰而伏二陽之下將畢巽而入故曰巽玄以三陰居四金之會將翕合而入故曰翕若翕冥若翕其羽若翕其腹若翕激翕云乎哉翕云乎哉**翕**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巽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金準巽入翕次五一十八分三十四秒白露氣應日次壽星斗建酉位律中南呂陸曰巽者入也翕亦入也王曰翕合也光謂巽為雞故翕多飛鳥之象邵云陰家準巽**陰來逆變陽往順**

化物退降集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翕者處暑氣終於此首之次二白露節起於此首之次三陰上為逆陽下為順萬物日衰故曰退也降集自歛也故謂之翕翕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陽往順化作陽往以順今從范本宋曰陰來從下故以逆言之陽往從上故以順言之光謂陰升而害物故曰逆陽降而育物故曰順章云陰乘其王逆以從變陽既乘衰去以順化物咸退集將就其成衝曰翕也入錯曰翕也內悉其義也**初一狂衝于冥翕其志**陳仁子輯注范云翕順也水性流行無內不入故稱狂衝初發自源蒙蒙然故謂之冥波蕩順志不拘於法水之性故言順其志也**雖欲逍遥天不之茲**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之流行是天之性雖欲逍遥天之不順故曰天不之茲茲此也言不令如此也**測曰狂衝于冥天未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宜流行天未與之逍遥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翕其志作以翕其志不作下今從范本范本消摇作逍遥今從二宋陸王本逍摇與逍遥同王曰茲古滋字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蕩衝激於冥昧之中翕歛其志未形于外逍遥自縱適之貌言雖欲縱適其志天未之與不得滋長也**次二翕冥中射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隱不仕

故曰翁翁順也中中心也順其中心自近念遠不違正道故貞家（性）翁順每自順從冥也測曰翁冥中正予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予我也我謂二也言二正處中正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正予作正弓今從諸家予與與同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有善心亦翕欽於冥昧之中如射之有志正己而發發無不中故曰射貞正予猶言惟正是與也次三翁食嘬嘬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順意欲上祿食於四嘬嘬食疾之貌也疾於仕進遂於雅讓故嘬嘬也測曰翁食嘬嘬利如舞也舞章作無　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利不方故如舞也胡次和集注鄭氏云嘬舊楚快切禮記注云一舉

盡臠也故為食疾之貌司馬云嘬楚快切范曰嘬嘬食疾貌王曰嘬嘬盡臠貪之甚也欲利之速如舞之赴節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上近於祿小人見祿貪而務入無所不至　林希逸鬳齋集嘬楚快切翕食貪良也嘬嘬貪食之貌也小人多貪見利如舞無所不至矣次四翁其羽利用舉陳仁子輯注范云羽朋友之用稱善相翼之謂也五為土土生金親近於五常見舉用故利也朋友相翼進在祿位有似叔牙之相管仲也測曰翁其羽朋友助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朋友者朋助之謂也朋友相衛是其力助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為下祿又為外已當日之晝如鳥翕其羽利用舉

士得朋友之助利於進也次五翁其腹辟金穀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而在翁家翁欽順志故其口腹無施祿之意金穀辟藏專足於己故翁其腹也測曰翁其腹非所以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翕以欲故作貞舉之君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范注云金穀辟藏專之於己讀為襞積之襞也必益切一說讀為癖積之癖是腹病故曰翁其志辟金穀匹亦切司馬云范王小宋本辟穀皆乖（作）辟金穀今從宋陸本范小宋本譽作舉今從陸王本五為中祿又為腹而當日之食（夜）但能翁其福祿以自與者也故曰翁其腹夫自與者人必奪之此乃辟福祿之道也況令名何從而得之次六黃

心鴻翼翁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五心五處中色黃故黃心也位尊心正所任必賢故翼鴻也臣賢君明下順於上故翁天心測曰黃心鴻翼利得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鴻翼之正臣相輔助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六王本利作和今從范本六為中正故稱黃鴻鳥之飛高者也六又為盛多居福之隆當日之晝君子以中庸為心輔之者衆如傅鴻翼其高飛無不至矣　林希逸鬳齋集黃心得中也鴻翼大翼也翁于天者合于天也得大中之道而合于天賢者之喻也次七翁繳惆惆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繩為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七為失志又為飛鳥鳥而失志故高飛飛而

遇繳欲去不得故惻惻也惻痛心也**測曰翕繳惻惻被離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飛而遇繳故離害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繳舊音灼按矰繳者矢有絲也以矰矢射之而繳係嬰之則飛鳥墜矣詩云弋鳧與鴈是也翕繳惻惻謂順繳而下其心如此也被離被蒙也離遭也司馬云繳音灼范曰七爲絶爲射射用繩者繳之謂也光謂七爲禍階而當夜故被離害也　林希逸鬳齋集繳音灼以繳取鳥鳥人見之惻惻然而見利者不顧他日必自離害也**次八揮其罦絶其羂殆**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罔罟而在八前故有罦羂之難八爲青龍龍遇罔罟必免其害故絶羂也羂絶罦敗所絓不禁故有殆也揮而去之何纀之有也**測曰揮罦絶羂危得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離罔而去得遂龍之志矣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揮與揮同羂古縣切王曰晝可以自危雖不至於終凶亦殆之其小宋曰罦覆車也羂罔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免也　林希逸鬳齋集揮與揮同羂古縣反罦覆車也羂網也小人以罦羂害物一旦揮絶而去之則雖危而可以自免矣此爲悪而知悔者之喻遂安也**上九揮其角維用抵族**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兵爲極禍抵擊也金稱角喻刺害致禍揮而去之故擊其族類也**測曰揮其角殄厥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殄絶其族類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抵舊音紙按訓擊之抵從氏訓距之抵從氐俗書訛冝别之司馬云王本族作擭今從諸家抵音紙范曰抵擊也王曰揮其角以拒物物所同悪光謂九爲殄絶爲猛爲角而當夜翕禍不已至於窮極猶欲用猛取勝故至於絶族也

入玄聚首第五十九𝍀

三方一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范曰聚者陰盛而物自歛也天地閒氣有發舒必有收歛故雷之鳴也而收水之生也而涸蟲之蛸飛也而坯戸果蓏之華秀也而成實此歸根復命之時昔也動而舒今也静而聚易以坤順兊說陰據於上而爲萃玄以陽微陰盛陰升於上而爲聚月令曰多積聚玄經曰萬物崇聚時爲之也**聚**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五土中中象萃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準萃入聚次七日舍角易曰萃王假有廟故聚多鬼神之象**陰氣收聚陽不禁禦物相崇聚**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聚者言陰盛陽衰萬物衰落陰氣收取而崇聚之故謂之聚聚之初一日入軫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崇亦聚也章云陽能生育而不能畜聚陰能畜聚而不能生育今陰氣已盛故萬物崇聚衡曰聚集錯曰聚事虗也悲家性之義**初一鬼神以無靈**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家在下故称鬼神神視之無形

故言無如無所見故靈也謂無形而言者也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形之不見故鬼神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見賢遍切王曰鬼神以無形為靈陳曰聚者陰氣收聚萬物衰落有形復於無形故鬼（物歸）其本本無者非靈而何夫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聚而為物散則無形故鬼神以無形為靈也光謂一為下下又為水幽深之象也　林希逸鬳齋集鬼神之靈以不可見也次二燕聚嘻嘻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平人不隱不仕居於世間家性為聚故相收會燕飲嘻〻取樂而已也測曰燕聚嘻嘻樂淫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樂而無節故淫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隱作衍小宋本作衍今從宋陸王本二為思中為平人當夜相聚宜

樂過則戚隱次三宗（宗）其高年群鬼之門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門宗尊也高年可高而宗也鬼歸也進德之人修業及時當為王臣故群歸其門也測曰宗其高年鬼待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賢者所歸故待之以敬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王本皆作宗其高年今從范本范曰三為門　林希逸鬳齋集宗尊也高年之人能尊敬之則其心可以事鬼神矣次四牽羊示叢社執圭信辟其左股野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聚三木也木聚故稱叢五土而封聚故謂之社三亦為震震為股四為羊五為天位四為公侯公侯執羔故牽羊也社稷之臣故言叢社也圭以為信亦股肱之臣

也股肱左辟故野也測曰牽羊于叢不足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奉羔進君非勞苦之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信其左股作信辟其左股測曰不足勞也今從二宋陸王本信與伸同羊中牲也依叢林而為社鬼之微者也執圭重礼也拜當伸右股四當日之夜雖有福祿不能用之如牽羊但示于叢社而已不足榮也執圭而拜乃伸其左股不免於鄙野也次五鼎血之蕕九宗之好乃後有孚陳仁子輯注范云孚信也蕕臭草也五為天子故有鼎俎血食之祭九宗群會燕好肅敬不違於道然後相誓以忠信也測曰鼎血之蕕信王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天王之命以信為本

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蕕音由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好呼報切九宗之好謂群會燕好也司馬云王曰蕕與槱同謂薪燎也　林希逸鬳齋集蕕與槱同欲薦血而薪槱之熟之也既祀而享其九宗以誠意相好乃有後也以王命而從事者其心亦如此誠信可也次六畏其鬼尊其禮狂作昧淫亡陳仁子輯注范云亡無也昧迷也淫為淫祀也不正稱狂六為宗廟郊社天地告事於廟敬鬼神而遠之故迷淫亡也測曰畏鬼之狂過其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畏敬鬼神大道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眛作昧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眛者目無所見也狂瞽而求淫祀亡則

冥爲章云六夜小人之道也在聚之時淫祀鬼神妄有所禱不從其法故曰暗昧過礼所以淫亡測曰礼過其正也次七竦萃于丘冢陳仁子輯注范云七謂下山山而下者丘冢象也火在水上故竦火性炎上故萃丘冢也測曰竦萃丘冢礼不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恒自竦懼不廢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竦敬也光謂七爲高爲礼又爲禍始而當晝以敬而聚於丘冢葬以礼之象也次八鴟鳩在林咬被衆禽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爲林七爲鳥言咬怒故鴟鳩也鴟鳩賊鳥所在衆禽所避賊人所在衆賢亦所惡故咬也測曰鴟鳩在林衆所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善惡相害

（故）衆衆怒也　胡次集（和）集注鄭云咬舊於交切一作唳一作笑按注云怒也作唳者是也鳥怒噪曰唳故字從狠戾之戾而音如之咬咋大聲多以言衆禽則不類矣笑古作咲唳轉爲咬咬轉爲咲皆字誤也咲轉爲笑失其益遠司馬云宋陸本咬作呱王本作吠今從范小宋本咬於交切多声也王曰鴟鳩惡鳥聚中林必爲衆禽所噪也光謂八爲禍中而當夜小人惡声已著如鴟所在之林衆禽必聚而譟之上九垂涕纍鼻聚冢之彙陳仁子輯注范云金生水也九最處高故稱鼻鼻中之水而從高落故涕垂也冢性爲聚彙者類也朋黨相追纍然相連也測曰垂涕纍鼻時命絕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位終涕垂絕命之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曰彙類也光謂九爲禍極爲殄絕如君子生有令德其死也哀趙文子成室曰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此之謂也

人玄積首第六十三

三方一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積者陰盛而物自富也夫氣一翕則聚物一聚則積此自然而然也九動植之物本乎天而生者著乎地而成出乎震而館者說乎兌而聚萬寶之成萬物之蓋生生職職並不知其所爲使月令之趣民收斂多積聚積之者雖天也亦人也易之大畜自大壯而變者也二陰居上而畜陽玄之積自否而數

也三陰居上而侵陽一之冥積四之積善九之積非其積不同而其所以積一也積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大畜卦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水準大畜郘同陰將大閉陽尚小闔山川藪澤萬物攸歸（陳仁子輯注范云）川林澤物之所歸行屬於水謂之積者言是時陰氣盛上陽氣尚微見山川林澤物之所歸積聚其中故謂之積積之初一日入角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郘作二度司馬云王曰山藪所以畜藏萬物也光謂陰盛陽微萬物極陽之未盡皆歸藏於山川藪澤委積其中也章云陰陽冥運無質可窺假物爲形以知消長今斗指西方陰大閉塞物見信正當屈舌緘口而

以首積陽未全盡往積在內衡曰積多財錯曰積也多悉其義初一冥積否作明積基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比也故稱冥否不善也謂秋物衰也萬物衰落故言不善積衰落之物以備明歲故作明基言為明年之基業也測曰冥積否在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積不善故在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六本始而在惡作已而在惡范本無已而字小宋本無已字今從王本基作資今從諸家否音鄙范曰否不善也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積惡於幽而取禍於明故冥冥之惡乃所以為明罰之基也次二積不用而至于大用君子介心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心陰家之陰故稱君子積善之家雖不見用積善餘慶終於大用也介大也雖不見用君子猶大其心志以俟時也測曰積不用不可規度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大人之心不可度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度待落切范曰介大也宋曰積久不用明德深藏果遇其時至於大用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積善於中困於下位不為時用然積之不已其用必大君子廣大其德心而已不汲汲於求用也次三積石不食費其勞力陳仁子輯注范云石為四也在三之上故為積石石曰不食故費力也測曰積石不食無可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積兆餄故無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思上而當夜費心

於無用勞心於非務如積石之不可食勤而無獲也次四君子積善至于車耳陳仁子輯注范云陰家之陰故稱君子家性為積積善善益積惡惡積敗四者陰位而在陰家故積善也積善成名故車生耳測曰君子積善至于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蕃車耳也車服有章以顯賢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蕃方煩切注云蕃車耳也按賛言至于車耳測言至于蕃則蕃為車耳可知也服虔曰（云）車有藩曰軒杜預云軒大夫車也測曰至于蕃（君子積善至于蕃也）則蕃為車耳謂至于乘軒也司馬云小宋本至于蕃作至于大藩今從諸家王曰蕃謂蕃庶附袁切小宋曰蕃車耳也數袁切光謂車耳兩轓也至于車耳言其盈積著見也次五藏不滿盜不贏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君位雖在積家陽道不足故不滿也積善多福故不致盜也測曰藏滿盜贏還自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多藏必自亡損己之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藏作臧今從諸家作藏徂浪切五居尊位受盛福不勝德施而蓄積無已過足為盜之贏利也秦積廒倉為楚漢之資隋積洛口為李密之用皆其類也次六大滿碩施得人無亢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大水水滿則盈故碩施也施祿及下故得人無亢言得天下之人無與亢对也測曰大滿碩施人所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來致于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亢作

方今從諸家施式致切王曰六居盛位得時當晝所積大满而能大施以濟於物故得人皆歸之其道無窮也先謂財散則人聚故得人也亢敵也詩云無競惟人斯無敵於天下矣**次七魁而顏而玉帛班而決欲収冠**陳仁子輯注范云魁藏也顏見也玉帛者決以其欲而果決致冠也**測曰魁而顏而盜之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多藏厚亡欲招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招作収王本決作抉今從二宋陸王本魁者言其首出也顏者言其顯著也班布也七爲禍始而當夜積蓄不已首出顯著玉帛布列雖可以窮一時之欲而不知盜乘其後也　林希逸鬳齋集魁大也顏露也班布也自夸大自眩露而玉帛班布而示之人斷可以致冠也収者致之意**次八積善辰禍維先之罪**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木到秋逢厥霜爲之作禍非已之罪也此乃火爍金故也金到秋而始於木者木乃爲火高祖父故致此禍乃已之罪也**測曰積善辰禍非已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罪由先人故非已之辜也本辜也集注司馬云小宋本辰作展今從諸家辰時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八爲禍中當晝自雖積善而遭時之禍蓋其先人之罪也**上九小人積非至于苗裔**陳仁子輯注范云玄孫之後稱苗裔陰家之陽故言小人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九而積非先起於木故木土（起）

土則金之玄孫也惡之大者乃至苗裔之家況於土也**測曰小人積非禍所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積非之人禍所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苗作亡小宋本作笛音廸今從宋陸范本戢古委字范云惡大者乃至苗裔之家先謂積非之極遇禍之窮禍所委積故延及苗裔也

太玄飾首第六十𝍂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范云飾者陰也陽而若有所繪也凡物有素地而後可施五彩人有美質而後可加文飾故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礼陽能生於先故陰能飾於後玄之飾象易之賁者也前以陽之後而閒以陰則表其爲文今以陽之內而外以陰則表其爲飾皆以二氣相盪而生也易之賁自否變者也下躰以一柔文二剛上体以二柔文一剛故曰賁玄之飾亦自否叙者也陰居於西而白陽退北而黑故曰飾玄曰出入有飾測曰無質先文盖以陰飾陽也**飾**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七火上下象賁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賁入飾次八三十六分一十五秒秋分氣應故彖準兌兌爲口舌故飾多言語之象林希逸鬳齋集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白黑相錯所以爲文飾也分行其職各致其用也即剛来文柔柔来文剛之意**陰白陽黑分行其職出入有飾**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飾者白露節終

於此首之次五秋分氣起於此首之次六斗指酉南呂用事陰升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陰陽分戰所主白黑相襲故謂之飾飾之初一日入角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厥作其今從宋陸本宋曰陰氣治於上故以白為飾陽氣入治於下故以黑為飾陸曰陰時治西故言白陽退於北故言黑王曰白為見黑為隱白黑分形飾之象也章云陰氣肅殺于金氣之方故稱白陽氣伏潛而不見故稱黑白黑之氣分行各有職守白黑出處煥若文飾衡曰飾裏也錯飾自好悉其義也初一言不言不以言陳仁子輯注范云一陽家之象故称君子君子之道非法不言以道自飾不虛文也測曰言不言默而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非法不言故（道默）而信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贊辭止云言不以言今從諸家一為思始而當晝君子內守其至誠況潛淵默以不言為（言）所以然者不言而信故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次二無質飾先文後失服陳仁子輯注范云二陽家之陰小人之道也無質而飾文以取容故失服也測曰無質先文失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質而飾故失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貞作真今從諸家王曰無其本質欲以求飾雖先以文采後必失其所服光謂二為思中而當夜小人內無誠實徒事外飾其始則

文采信美矣終則失其正服也服以喻德之（形）於外者也次三吐黃酉舌柑黃聿利見哲人陳仁子輯注范云哲人謂五也黃中也舌言也聿述也三為進人而在火行火燥而進當上於四四為公侯之位吐出中言柑盡道述以奉於五故利見也測曰舌聿之利利見知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因四奉五利見智德之人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吐黃舌皆作吐黃酉舌今從小宋本宋陸本柑作柑今從范王小宋本柑渠廉切知與智同柑執也聿筆也君子發言著書不失中道惟智者能知之愚者不足語也法言曰言心声也書心畫也声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次四利口哇哇商人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利口哇哇侯轉之貌也貞正也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口舌展轉不可反覆此蓋商賈之正也測曰哇哇之貞利于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哇哇之言商人之利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利舌哇哇范小宋本作利口哇哇今從王本哇烏佳切王曰文飾虛辭以衒鬻故為商人之貞而非君子之正道也光謂四為富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五下言如水實以天牝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水善下人故其下言趣下如水所以獲尊位實如天子以牝守之故曰牝測曰下言之水能自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自虛冲故致尊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

本兆作兆今從諸家小宋曰剛處於中能自虚懷聽其讜議從諫如流何有不納光謂兆谷也天兆謂海也五居尊位而當晝能自下以納人言如此則人爭以善道告之如流之實海也海自下而百川赴之故能成其大君自下而衆善歸之故能成其聖林希逸鬳齋集天兆海也從諫如流如水下而歸海也實者盛之意也沖謙也次六言無追如柳亦飛如大人震風陳仁子輯注范云如柳皆辭也六爲上祿施乎民慶賞刑威言不可追言出如飛發動震衆故震風也測曰書無追如柳亦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福之柳揚實惟知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大人謂在貴位之人六過中而當夜失言者也一言之失駟不及舌故曰言無追如清之而愈濁者口也雖欲抑之已飛揚矣故曰柳亦飛如況夫威福在己發口一言疾如風霆爲物休戚可不慎乎次七不丁言時徵于辭見上疑陳仁子輯注范云丁當也七爲失志之主不可正諫故不當言時事也微辭依違以見於上疑上自疑反正道也測曰不丁言時何可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風切而已不可章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無不字今從諸家見賢遍切范曰丁當也風切而已不可章灼光謂七爲禍始而當晝君子事暴君非可以直言之時故微辭風切而已苟爲章見則上必疑之孔子曰君子信

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次八蛁鳴喁喁血出其口陳仁子輯注范云蛁蟬也恒託於木其鳴也則血出其口不鳴則喁喁然家性爲飾當相文飾四金八木金尅於木故曰出血也測曰蛁鳴喁喁口自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八多口四則哇哇八又出血故傷於口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蛁音貂蟟小蟬也舊云茅中蟲非也喁舊音顒蛁鳴喁喁注云不鳴則喁喁然擺噞喁（而）者魚口上見也蛁鳴如此將何以堪故血出也然則喁喁非不鳴也不能鳴也蓋以蛁口声盡氣乏而後血出故也司馬云蛁與蜩同喁音顒王曰蜩善鳴之虫也光謂喁喁猶諄諄也八爲禍中而當夜君不受諫臣强以言聒之不辱則刑矣如蜩之鳴喁喁不已雖復血出其口誰則聽之徒自傷耳　林希逸鬳齋集蛁與蜩同喁喁鳴声不已也血出其口自傷也多言不誠無以取信徒自苦耳上九白舌于于屈于根君子否信陳子（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爲白故白舌也于于多難之貌也苟自文飾也言無本末君子不信也測曰白舌于于誠可長也陳仁子輯范（注）范云人所可長以爲戒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測曰白舌于于作信舌不白王本于于作千千測曰言不信也小宋本作白舌不白于屈于根今皆從范本否與不同古九切于于屈貌九爲禍極而當晝君子居無道之世言不

已此識可久長之道易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林希逸鬳齋集白舌者徒費舌而言之也子于屈觀根舌根也言不見信不如屈其舌根而勿言

太玄疑首第六十二𝍃

三方一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疑者陰盛而疑於陽也玄曰格好也是疑惡也非夫陽至四乘則喜其格陰至四乘則惡其疑易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易之震乾方交於一陽而盛者也玄之疑象易之震也而震非八月以後之卦也易不以震列于秋而玄以疑列于秋曰若是若非云者其將嫌於無陽也故疑自反疑強昭疑金中疑無信其果有疑也夫疑陳仁子輯注范云太玄陰家八

本上中象震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亦準賁彼飾此疑矣入疑次四日舍九二宋陸王皆以為象巽范以為象震皆非也章云准賁陰家部同陰陽相礙物咸彫離若是若非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疑者言是時陰陽分數晝夜等齊對相切磨萬物彫傷而離散陰王陽廢是非有疑故謂之疑疑之初一日入角宿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十一度司馬云礙午對切宋曰物相切劘稱礙是時陰陽相劘分散均晝夜等陸曰雕傷也離散也陰卑而主陽尊而廢故若是若非疑之也光謂以氣運言之若陰是而陽非以物情言之若陽是而陰非故疑章云春分之節

氣晝夜以均陽日盛而陰日消秋分之節氣晝夜復等陰日盛而陽日消二氣相敵以磨萬彙秋氣既分物乃雕離互為進退是非莫定衡曰疑惡也非錯曰疑猶豫悉其義也初一疑恫恫失貞矢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矢直也一小人也執志不固恫恫無從入故失正直之道也測曰疑恫失貞何可定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心之多疑無所定也　胡次和集注范曰馬云小宋本恫恫作呬盧利反呬呬笑也今從諸家范本不正之疑作疑恫失貞今從諸家恫音同范云曰矢直也王曰恫恫昏亂貌光謂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心不正直多疑少決終無所定次二疑自反孚不遠陳仁子

輯注范云二為平人而在疑家益以有疑火性燥上二上臣五故自反也三當上進四居祿位以次當升故信不遠也測曰疑自反反清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清靜自守方得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為思中為反復而當晝君子有疑則當屏去利欲平除愛憎清靜其心自反於身義則行之不義則捨之以此決疑夫何遠之有次三疑彊昭受茲閔閔于其心祖陳仁子輯注范云祖始也強強梁也昭明也三為木而在木行故疑強梁而明盛也必受此疑故閔閔然而自憂也於其心意始時所不行不遠於道故明也測曰疑彊昭中心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疑不審故心冥

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強作彊今從宋陸王本強其兩切王曰疑而強昭暗而強明宜其受此閔憂於心祖祖本也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曲礼曰疑事無質**次四疑考舊遇貞孚**陳仁子輯注范云考問也孚信也君子之道故舊不遺今而問之知其疑也信在於九遇正也**測曰疑考舊先問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有舊而問故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心有所疑而稽考舊典以明之則疑必釋矣光謂四為外已為條暢而當晝故有是象舊典舊人皆可問也問而遇正信斷可從矣孔子曰疑思問**次五赨黃疑金中**陳仁子輯注范云赨赤也土色黃而先言赤者故疑也外赤內黃故言疑也金中陰家之陽色不純正也**測曰赨黃疑中邪奪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赤奪黃非其正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赨作嚇字書無之范本作赨今從王陳本哧徒冬切范曰哧赤也王曰哧與彤同雖盛位而處陰當夜不能辨析所疑彤黃之色而疑其為金小宋曰赨黃音雄雄黃石也赨黃之色光瑩縈然疑有兼金在其中也光謂五居尊位而當夜疑而不明大佞似忠故邪能奪正也　林希逸鬳齋集赨音雄雄黃石也以其色而疑為金在其中紫亂朱之意也**次六誓貞可聽疑則有誡**陳仁子

輯注范云六為之師師衆之事以誓為正故曰誓貞貞正也事正故可聽也可聽則無疑故有誡也**測曰誓貞可聽明王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精誠之言明時王之命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王曰六得位當晝能釋群疑詰誓以正而人皆可聽以辨所惑其疑而未悟則有誡明之道以貫之則愚迷皆釋矣申明王命以斷衆疑者也光謂物情疑故誓之誓正則人可聽矣誓而人猶疑之則當伸之以至誠誠則人從不誠人不從矣六為上祿故曰王命**次七鬼魂疑貞厲嚘鳴弋木之烏射穴之狐反自耳厲**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六水水滅於火故為七鬼也厲惡也六正尅七故貞厲也嚘鳴歎也七為射又為兵兵飛而射也弋射也為羽又為日日中有烏八木七上於八故烏在木上而曰弋木之烏也**測曰鬼魂之疑誡不可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鬼魂之凶誡不可取信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嚘嗚上憂下烏司馬云宋范陸王本皆云鬼魂疑貞厲今從小宋本小宋本耳作貞今從諸家諸家本目皆作自今從宋陸本范曰嚘鳴歎也光謂鬼魂恍惚若有若無誡可疑也莫黑匪烏莫赤匪狐易辨者也目視耳聽理之常也七為失志為消為敗損而當夜已既不明惑之者衆若鬼若魂不能判別嘆嗟而已烏狐易辨而或得失猶不免疑己之耳目且不自信反

以耳視而目聽宜其危矣　林希逸鬳齋集以鬼魂自疑惑乃有憂鳴之歎歟以為烏而弋之又以為狐而射之烏黑狐赤至易見也而亦不能別之反其目而以耳為信危矣哉

次八顛疑遇幹客三歲不射陳仁子輯注范云射厭也幹貞也顛下也三終也八木也而在木行二木相當客之謂也下疑而遇幹貞之客人以名貴故終歲不厭也測曰顛疑遇客甚足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幹貞之客故可敬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射音亦范曰射厭也

上九疑無信控弧擬麋無陳仁子輯注范云弧（心）而（馬）不（金）發（致）何（馬）所（弦天此疑）成名也世也九位皆宜故九疑也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

疑之甚也測曰九疑無信終無所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弧而不發何所成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疑無信皆作九疑無令（律）令從王小宋本范曰無信無所信也控弧擬麋猶曰無者疑之甚也光謂九為疑極故有是象終疑不決必無所成名也章云九夜一首九位俱有疑貳九居其（或）總而言之故曰九疑不自信曰無信既控弧矢而擬之以麋也疑其無麋小人之道不能取信於人抑亦不能自信也故測曰終無所名也

太玄視首第六十三𝍄

三方一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視者陰成物而可見也蓋四陰為視之時也易以四陰乘二陽陽居上而為下所觀則曰覌玄以四陰消六陽而凡物可見則曰視以下覌上則覌也以入視物則視也視鴻鴈之來則陰漸盛而遷乎南也視玄鳥之歸則以陽中至而以陰中歸也視築城郭穿竇窖修囷倉則民當以陰而入物當以陰而藏也至於玄之視內視德視瑕其謹於視哉

視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九金上上象觀卦　胡次和集注范（司馬）云陽家金準觀郡同

陰成鬼陽成妣物之形貌咸可視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視者（兒）形也妣母也言陰已成形謂坤象見也陽在地下養萬物根荄若母之養子也萬物形貌皆可視故謂之視視之初一日入亢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王曰是時萬物形貌已成皆可見光謂秋分之陰如月成鬼妣當作魄匹計切配也陰陽中分成配偶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如月既蝕成魄而陽為妃偶言秋分陰陽均平也

初一內其明不用其光陳仁子輯注范云自視稱內明一而內明內自省視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故內其明也謙以下人以光自耀故不用也測曰內其明自窺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深窺已瑕而自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光謂一為思始而當晝故視內明不用外光

次二君子視內小人視外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子謂一也一內其明故視內也小人謂二也陽家之陰故

稱小人火光外焰故視外也測曰小人視外不能見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光明外照故不能見己之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身之學痒人之賢不肖莫不皆然次三視其德可以幹王之國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日新其德必升四而為公侯故幹國也家性為視內自省見故視其德也測曰視德之幹乃能有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自省科故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三為成意又為進人當日之晝德成而外形者也故王者視德之大小任以爵位為國家之楨幹也次四粉其題頯雨其渥須視無姝陳仁子輯注范云題額也頯面也渥美也姝好也粉飾也四者公侯之

位而在陽家之陰故小人也為小人之道不飾其心而飾其面猶姝姝之好而遇於雨故視無好也測曰粉題雨須不可忍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飾面遇雨不可視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題田黎切說文額也頯巨追切頯骨說文權也司馬云宋陸本無忍字小宋本無可字今從范王本王本頯作顴云面權也小宋本作頩匹迥切面無色也今從范本頯薄變切姝春朱切范曰題額也頯面也姝好也光謂四色白為下祿為外己小人飾外貌而得祿者也偽久必敗如粉其題頯面而遇雨沾渥其須它人視之安有好乎次五鸞鳳紛如厥德暉如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故稱鸞

鳳孔子曰鳳鳥不至明為天瑞也紛如有文章也暉如文德之貌也有文有德故暉如也測曰鸞鳳紛如德光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其德晧晧然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晧時今從諸家五居尊位受盛福而當晝王者盛德光暉嘉瑞來臻故鸞鳳紛如而多也賈誼曰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暉而下之次六素車翠蓋維視之害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宗廟尚質故素車也車素蓋羽猶為不純車服不純惟身之害家性為視能內自視改復於正故貞也測曰素車翠蓋徒好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子之道被褐懷玉今高自外飾好非道之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

為上祿而當夜小人無德而祿外好內醜如乘素車而張翠蓋視其外則華內實無文也貞者當以正視之則好醜自分矣次七視其瑕無穢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也火性光炎身不容瑕家性為視而內自視身光光已消故無穢也測曰視其瑕能自矯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矯以正故無瑕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無作罔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然得位當晝是能因時而自視其瑕戒於未萌則咎悔不生故終以無穢也光謂七為禍始而當晝故能如是　林希逸鬳齋集視其瑕知其過也人能知過則行無疵矣穢疵也矯飾也次八翡翠于飛離其翼狐貉之毛

竊之賊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震震為鳥故翡翠也於卯為兔狐貔屬也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不自視之咎也測曰翡翠狐貔好作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獨無視故逢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貔都聊切與貂同范曰各以文毛之用遂致殺身之禍小宋曰罔離其翼光謂八為禍中而當夜外飾之美適為身災孟子謂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上九日沒其光賁于東方用視厥始陳仁子輯注范云九西方也日之將入故言沒其光也賁飾也易曰山下有火賁賁黃白色也將入之日既赤且黃若初出之時也故曰用視其始也測曰日沒賁東終顧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始終相顧不相乖違者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焉）云范曰黃黃白色小宋曰日之將沒賁東方光謂九居視之中而當晝居子修德立功慎終如始如日之將沒反照東方易曰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入玄沈首第六十四𝍅　三方二州一部一家　陳仁子輯愚曰沈者陰盛而陽藏也夫陽升而在上則物喜樂而爭暢陽氣沈而在下則物淒悲而肅殺故玄之沈象易之兌也兌為正秋之卦而曰說言乎兌蓋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沈當八月之間而曰志在玄宮蓋以四陰進五陰之交陽大湮乎內也曰沈于國沈于美沈其腹何沈如也沈

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一水下下象兌卦　胡次和集注范云云陰家水亦准視入沈次四日舍氏沈下視也諸家以為兌非也章注云准視陰家邵同陰懷于陽陽懷于陰志在玄宮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沈者言陰氣升上陽氣退下不相交錯陰陽宜交今不得通故相懷戀志於玄宮也在下稱玄土為中宮陰陽之道沈沒在下故謂之沈沈之初一日入亢宿七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八度司馬云宋曰懷思也陰陽別行久矣咸在於秋中而相思也故其志俱在玄宮矣初一沈耳于閨不聞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一為耳耳在水中故沈也閨內也內者婦人之事一小人耳志在於內不聞正道故言不聞貞也測曰沈耳于閨失德體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有遠志故失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一為耳耳在水中故沈也光謂一為下下而當夜小人好沈耳于閨潛聽以下人之隱私不聞君子正道垂旒充耳而物無隱情也鄭云注一小人也按范注每以陽家之陽陰家之陰為君子以其純也陽家之陰陰家之陽為小人以其雜也初一陽數而云小人以沈為陰家故也首名下注以為陽家與此不合蓋以九家奇耦定陰陽而不以八十一家奇耦定陰陽者乃林瑀之繆非范注也於是明矣次二沈視自見賢於眇之眄陳仁

子輯注范云二爲目而在沉家故沉視也視而沉者必見其內內省不疚無所憂懼反而自見是賢眇之所眄也測曰沉視之見得正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而自省察道之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二爲目而在沉家故沉視也小宋曰眇一目盲也眄邪視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沉視於身自見善惡得其正美賢於小人不能內省而旁窺他人之是非如眇目之人已則不明而好邪視也次三沉于美失貞矢陳仁子輯注范云矢直也貞正也三爲進人進不以道沉淪美色故沉美也不得其道故失正直也測曰沉于美作聾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沉於美色故聾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矢直也光謂三爲思上而當夜小人沉溺聲色之美失其正直之性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謂所聞見皆不得其正如聾盲也　林希逸鬳齋集貞矢正直之道也爲紛華之美所沉迷則失其道矣次四宛雛（雛）沉視食苦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西故稱宛雛亦爲公侯義不素食故先苦後得祿也得必以正故貞也測曰宛雛沉視擇食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其所食必當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宛作鵷今從諸家王曰宛雛鳳屬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君子擇祿而食守苦節循正道如鳳下視四方有道之國非竹實不食必擇

可食之方然後集也次五雕鷹高翔沉其腹好娩惡粥陳仁子輯注范云粥出也娩懷也五爲天而（而）位正以雕鷹喻者家性爲沉沉爲惡位高翔腹貪暴之君高志穢行好懷畜利惡所出也測曰雕鷹高翔在腐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爲君腐糧不（下）不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家陸本娩作娩今從范王本吳曰娩古孕字光謂管子曰娩婦不期銷棄粥與育同好惡讀如字五處尊位而當夜望高而志趣卑如雕鷹鷙鳥其飛翔非不高而下視腐鼠志在攫之以實其腹始若善而終於惡故曰好孕惡育也　林希逸鬳齋集雕鷹鷙鳥也沉其腹飛雖高志在實腹而已自好生

孕而惡他物之生育言其喜殺也沉實也次六見票如累明利以正于王陳仁子輯注范云票飛也累明也六爲上祿君子之道重明麗正光輝遠聞故利以正于王也測曰見票如累其道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道之分明故自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票作票今從二宋陸本范本票作累今從諸家鄭云票舊匹遙切按本作熛必遙切如累票如積累是謂重明詩言緝熙于光明者乃此義也次七離如婁如赤肉鴟梟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惡也七爲日故稱離婁力視之貌也七爲鳥故稱鴟梟鴟梟貪惡之鳥也故見赤肉而力視之測曰離婁赤肉食不臧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視其非求故不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色赤用明顯爲羽又七爲失志而當夜雖明視如離婁見赤肉取之乃得惡爲不擇祿而食危之道也　林希逸膚齋集以離婁之明而食如鴟梟但食生肉危道也赤因生肉也此貪不擇祿者之喻**次八睒得藥利征**陳仁子輯注范云睒目之美也詩云美目睒兮因睒而視故見藥藥以除疾獨明君求賢以祛蔽也蔽開故利征也測曰**睒得其藥利征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邁行也利以行於四方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利征作征利今從宋陸王本八爲禍中而當晝故得藥利征也**上九血如剛沉于顙前尸後喪**陳仁子輯注范云血憂也九爲金故稱剛最在上故言顙也家性爲沉九爲之終故沉於顙也在前爲尸謂未見尅也在後爲喪爲火家性在後尅九金也測曰**血剛沉顙終以貪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退有禍故終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血如剛沉于顙作如血如剛沉于王本作如血如剛沉于之顙小宋本作血如岡沉于顙今從范本王曰危亡之道相繼而至故前尸後喪光謂血猶膏澤也剛當作岡沉有漁利之象九爲禍極爲盡弊爲顙潰利不已後民膏澤聚如岡陵至于沉顙不知已故危亡相繼也

人玄內首第六十五𝍆

三方一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

內者陰盛而陽伏其中也夫陽發乎外則爲發生陽伏乎內則爲揫斂蓋蓋陽當居大夏而陰積於空虛無用之處陽固宜見於外而不宜藏於內也玄之內象易之歸妹者也易之歸妹以三五之陰乘陽而致意乎貞之一辭玄內以五變之陰閉陽致警乎內之一首經曰萬物之既測曰邪其內立又曰內不克婦其不足於內也**夫內**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二火下中象歸妹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火準歸妹入內次三一十三分二十二秒日次大火寒露氣應斗建戌位律中無射**陰去其內而在于外陽去其外而在乎內萬物之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內者秋分氣終於此首之次二寒露氣起於此首之次三言陰氣盡於天地之閒陽氣復其下既已也萬物已成將當蓋藏入於室內故謂之內內之初一日入氐宿四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既盡也**初一謹于嬰執初貞後寧**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火爲之嬰春秋傳曰火水嬰故謹內執正也謹其嬰正男女道故貞夫婦別室家安故後寧也測曰**謹于嬰執始女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男女道正故爲婦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冶女致作始女政今從宋陸本嬰執古妃仇字范曰執匹也謹其妃匹男女道正室家安光謂內者冢（室家）之象居內之初故戒之也易

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　林希逸庸齋集嬰古妃字執古仇字匹偶也娶必擇賢初得其正則家終安也次二邪其內主迂彼黃牀陳仁子輯注范云內主爲婦也火爲水妃必見尅害故內主邪也于遠也黃中也牀亦內也內主不正故遠之也測曰邪其內主遠乃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性相尅害故遠之乃安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乎作乃今從宋陸王本范曰內主謂婦也于遠也黃中也小宋曰牀者人所安次三爾儀而悲坎我西階陳仁子輯注范云三陽位也內者婚姻之道仲春之月木盛東方坎憂也爾汝也汝三也悲悲已也納內之世親迎之道婦升西階

有代親之義故自悲憂感而已也測曰爾儀而悲代母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感母見代故悲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坎憂也親迎之道婦升西階有代親之義故悲也王曰儀匹也小宋引昏義曰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礼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作階以著代也次四好小危喪其蘊袍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危也蘊袍謂食祿也小好謂非正修靡之事也居公侯之位不念盡忠以和陰陽而循修靡故喪祿也測曰好小好危不足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好非事故不足爲光榮　胡次和集注范司馬云范本緼作蘊王本袍作飽今從宋陸次五龍下于

泥君子利用取娶遇庸夷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土也六爲水土在水下故泥也龍以喻陽陽下於陰親迎之義也故君子利以取娶也庸大也夷悅也親迎以礼故大悅也測曰龍下于泥陽下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親迎之時男下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庸作膚今從諸家取與娶同范曰龍以諭陽陽下於陰親迎之義也光謂親迎之礼壻御輪三周陽下陰也庸者得其常也夷等夷也次六黃昏于飛內其羽雖欲滿宮不見其女陳仁子輯注范曰云六爲宗廟納婦廟見然後成婦昏者親迎之時也于飛飛就陽也內其羽入于宮也六欲妃五而五尅之見尅不進故

不見其女也測曰黃昏內羽不能自禁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時過將奔礼所不禁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奔於居內之宜黃昏于飛者無所定也內其羽者不能於內也雖欲滿宮欲無窮也不見其女者失其配偶之道終無所獲也次七枯垣生莠皬頭內其稚婦有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祖父故白頭也白而不純謂之皬白頭而內稚婦者二爲仲女而有七合故有稚婦也測曰枯垣生莠勿慶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老夫女妻明不足慶猶可以繫足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莠作秀今從諸家范小宋本物作勿今從宋陸王本皬胡覺切范曰

白而不純謂之曖光謂七為禍始而當晝衰而復興者也有富有也物慶類者物情喜得其類也易曰枯陽生荑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次八內不克婦荒家及國涉深不可測陳仁子輯注范云克勝也荒亡也八陰位也當婦於九九而克之故不勝婦也婦而不勝故家亡家亡及国故不可勝隊測也測曰內不克婦國之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妖孽之生災及家国也　湖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不測作不可測今從諸家范曰克勝也上九雨降于地不得止不得過陳仁子輯注金生水故雨降也雨施於地上施惠於下也不得止者禄有常數也不得過者不賞無功也測曰

雨降于地澤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雨降于地節之以陂澤者也

人玄去首第六十六𝍇　三方二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去者陰盛而不可久也玄曰去離故而將来初夫陽之盛者陽有行之漸也陰之盛者陰有去之階也故玄於五陽之後而次以裝以見陽之不可恃於五陰之交而次以去以見陰之不可極故易之無妄亦去首之象也易以四陰包二陽而為無妄玄以四陰乘三木而為去曰去此靈淵曰去彼枯園歸去來兮陰亦自有不可久者去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三木十上象無妄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木準無妄漢儒解無妄為無所復望

故揚子以去準之三測曰妄行也四測曰非所望也是兼取二義章云準無妄陰家邵同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陳仁子輯注行屬於木謂之去者倜張也倡盛也言是時陰陽易位二氣交錯萬物張盛各去其位故謂之去去之初一日入氐宿九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八度鄭云去倜注云倜張也集韻張流切引太玄物咸倜倡云倜車也或作侏車張之義一也舊他歷切倜儻卓異與注不合倡舊齒羊切按物咸倜倡言萬物於是車張茂盛也以陰陽易位二氣交錯故也司馬云倜張留切倡音昌是時陰陽各去其所未定萬物亦倜倡不知所處也王曰倜與俑同萬物猖

狂而離散初一去此靈淵舍彼枯園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水最在下故稱靈淵舍居也行在木木於秋而廢又一為沙泥木廢沙泥之上是為枯園家性為去故去下居高也測曰去靈淵不以謙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水以善下為本今去下即高非謙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一為水最在下故曰靈淵去下即高非謙德也小宋曰枯園猶高上也光謂園木之枯必地高而無潤澤也一為思始而當夜小人厭下思高欲去此而從彼必有缺也次二去彼枯園舍下靈淵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水尅於火故相反也測曰舍下靈淵謙道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去高即卑道

光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慮以下人故道光光大也　林希逸鬳齋集枯園自高之喻灵淵善淵也自處之卑也此好謙自下之喻也枯園燥地也**次三高其步之堂有露**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進人故高其步也五為堂視遠步高當升未至故其樂速意露見也**測曰高其步有露妄升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循揖讓而高其步故妄升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妄行作妄升王本作安行今從宋陸本露沾人衣稱辱之象也三為成意而當夜小人見高位而趨之不覺陷於稱辱也章云三夜在去之時小人不德慶德故去賤即貴揚揚然露於言貌高其步而升堂無德升高故測曰妄升也**次四去于父子去于臣主**陳仁子輯注范云五以上為祖父之屬四以下為子孫之例四次於五五升則四上父没則子繼家性為去故去小而升大也**測曰去于父子非所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子襲父位雖當居尊明無先望之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去于父子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既得位當晝去之得宜去于子而之父去于臣而之主順于尊卑之序則咎悔不生光謂四為福始而當晝去卑而得尊福生望外故云非所望也　林希逸鬳齋集父尊子卑主尊臣卑今子居父上臣過於主皆逆也去之則順矣去逆從順以其逆

遺非所欲也望欲之之意**次五攓其衣之庭有麋**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衣麋革也方近於水故攓衣也庭中庭也五為中央故稱庭庭而有草故衣奉也**測曰攓衣有麋亦可懼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庭草不除居之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曰攓音愆褰也光謂攓衣而庭有荊棘也麋鹿遊庭亡國之墟也五情恐懼又為衣尊居位而當夜將去其位而失其國可無懼乎　林希逸鬳齋集攓音愆褰也庭有荊棘褰衣而行則麋鹿生之矣言有國有家不自修飭則必至荒亂也**次六躬去于成天遺厥名**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祿位高而尊家性為去當成功而讓於人或若堯舜或便還五功成身退故天遺其名也**測曰功去于成讓不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已居天位公之於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成作城今從范王本樣古讓字遺以醉切范曰六為上祿家性為去功成身退故天遺其名**次七去其德貞三死不令**陳仁子輯注范云令善也七為火其行屬木為其父母子去父母故言去其德也家性為去雖去而正故貞也**測曰去其德貞終死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終去其父母故終死不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令善也王曰七居過滿而又失位當夜卑去之宜去之惡者莫若去其德善貞正之方故雖三死猶有不令之名

不減也三者奉其多也　林希逸鬳齋集失其正德者必死於不善非令終也三死猶離騷言九死也即多多之意**次八月高弦火幾縣不可以動動有悔**陳仁子輯注范云八陰也故為月月之高弦二十日之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縣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位於年為八十愆過也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皆時之候也人之年老亦猶然致仕縣車遺法後生不可妄動以有悔也**測曰月弦火縣恐見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常恐見咎故無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幾居衣切又音祈縣古懸字范曰月高弦二十日之餘也火謂大火火之幾縣歲將晚也八者老疾之位於年為

八十如月動而益晦火日以流退致仕縣車遺法後生不可妄動以有悔也光謂火中寒暑乃退八為耗為剝落如人衰老宜靜不宜動也　林希逸鬳齋集月至高弦則蝕將盡矣大火幾於流則暑將往而寒生矣皆時之喻下弦之喻下弦則一鈎之明在鬼之上故曰高幾近也近於縣則將西入也時去則不可有為也**上九求我不得自我西北**陳仁子輯注范云此木行也而金尅之家性為去故去之也其求之也不西則北北則金子子求母本是其義也**測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在去家安可久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引玄圖曰生陽莫如子西北

則子美盡矣光謂西北陰位九為盡弊為殄絕居去之極而當夜已去矣故之不得如日也歲也由西入北安可久也章云九夜為金在去之家乃去西而入北西為首聚之方北為暝暗之所自乎有質而入無形故測謂安可久也

太玄晦首第六十七𝍈

三方二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晦者陰盛陽衰而物不明也陽之類正而明陰之類邪而闇以陽行世則光齊無邊以陰行世則晦冥雜糅是故天地間日陽也含陰而耀其寬月陰也含陽而營其鬼月無光其光皆日也而況可使陰盛陽衰者乎陰盛而陽衰其晦宜也易以坤陰居上日入地中為明夷玄以四陰在上陰

易陽位為晦一之同冥四之晦其類上九之晦冥冥晦而若此傷之也晦陳仁子輯注范云太玄陰家四金中下象明夷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明夷人晦次七日舍房章云準明夷陽家部同**陰登于陽陽降于陰物咸喪明**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晦者言陰陽易位萬物日凋故喪其明於晦闇之地故謂之晦晦之初一日入氐宿十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喪息浪切王曰萬物恃陽以為明陽降則物喪其明**初一同冥獨見幽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在金行子母之道在於晦闇之世雖同於冥故能獨有所見而處於下故幽以陽居正故貞**測曰同明**

獨見中獨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處晦而明故昭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照作昭今從二宋陸本王曰處冥晦之時而得位當晝故曰同冥獨見守於幽玄之中不失其正光謂一爲思下又爲下下當日之晝故能獨見幽貞次二盲征否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目而在陰位位陰世晦晦故盲也火尅於金故否行數不通故征否也測曰盲征否明不見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既盲又否故不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否方久切與不同王曰冥晦而又失位當夜益其暗焉則是以盲而有所往必有顛躓之憂矣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三陰行陽從利作不凶

陳仁子輯注范云夫陽行則陰從今而反之明失晦也然夫婦之道共成家事雖非公正作務之事未爲凶也測曰陰行陽從事必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故必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王本大作必今從宋陸本　林希逸鬳齋集陰先陽後於理爲逆然世間亦有小者卑者先之而大者尊者應之之時既相從順亦可有爲不至於凶也大者不在內而反外言異常也次四晦其類失金匱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其類也金匱美寶也四是公侯之位而在晦故失其美寶也測曰晦其類法度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國之美寶廢

失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四金也而在其行處晦之世故曰晦其類也光謂法度所以固國如匱之固金凡一國之中有晦有明法度猶可守也若彼晦而此又晦之依阿苟合類聚如一則法度廢矣四爲下祿爲外它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金匱良法也君子小人之類不明則國之良法必廢矣次五日正中月正隆君子自晦不入窮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中央故日月正中也月滿之時亦於中也故以日月喻矣五爲天位而在晦時從時而卑故自晦也謙尊而光故不入窮也測曰日中月隆明恐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日中則昃故明挫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王曰五爲中和而又得位當晝日中月滿之時而能戒其過盛自晦其跡既違消息屈伸之義理則其道不窮次六玄鳥維愁明降于幽陳仁子輯注范云降下也六爲上祿高而無民幽者神所居也宗廟之道以幽爲明六爲玄七爲鳥以祠祭宗廟而維愁也測曰玄鳥維愁將下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冥昧之中神所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玄鳥知時之鳥六居盛滿而又失位當夜去明向幽之象也小宋曰玄鳥乙也光謂六爲廓天涉於秋初故有兹象次七脁提明德或尊之行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失志脁者月不明也提棄也棄其明由晦世也遵猶循也或

循之行從時之宜也**測曰睄提明德將遵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行以道德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睄音消盖蔑視也故從消注云睄者目不明也蔑視於人見如不見謂之不明可也舊音眇提音弟注云棄也蔑視明德而擲棄之由世晦而然也司馬云二宋陸本睄作睛息井切義與省同或作醒小宋音眇云一目盲也宋陸本提作徥都黎切諸家贊辭皆無德字范本作睄提明德因測而誤也范云睄目不明也意與眇同今從王本王本測無遵字今從諸家王曰睄古霄字七得位當晝是於霄夜之中提明自照或遵之行斯不失其道提明謂燭之類光謂七為消為敗損有夜之象而當日之晝故曰提明也明謂明德之人也昏晦之世有明德者將之衆之所從如夜德燭衆所遵行也　林希逸鬳齋集睄古霄字世方昏暗我揭明德以示人人必有從我者九人夜中提燈照路則行人必有遵之者矣**次八視非其直夷其右目滅國喪家**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目八因以視故曰視其直也夷傷也右目為七也在八之右故為右目家性為晦目眇且晦故傷也上欲敵九九尅於木故曰滅國國滅故家喪也**測曰視非夷目國以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相尅之世故喪也勳霸王過韓信眼不別賢而亡也累將數本校勘無此注十三字惟林氏印行本中有恐是林氏新意不敢除去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本真皆作直今從宋陸本諸家測皆云視直夷目今從范本范曰夷傷也光謂八為疾疾為耗而當夜故有是象章云八夜為木故曰直今小人而在晦家故顧是非直在陰故為右目在金之行故在觀傷夷小人而傷目內外俱晦復處禍中故滅喪家國也**上九晦冥冥利于不明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九金也而在晦世故冥冥也利以不明隨世之宜則貞也**測曰晦冥之利不得獨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時世晦闇九雖正陽宜自損抑不得獨自分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晦冥之利作晦在上下小宋本作晦冥冥今從范本九為晦極而當晝君子用晦為正則如是可矣易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又曰箕子之明夷利貞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一　十二先

玄（太玄經九）

人玄瞢首第六十八𝍉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瞢者陰盛傷陽而物愈不明也夫晦者傷之始瞢者傷之極晦而復曰瞢甚之也易之明夷自晉反者也易以離陽出地上則爲晉而玄於三陽之爻以次進之易以離陽在地下則爲明夷而玄於四陰之爻以瞢次之陰陽消息之理蓋至於晦而瞢則極矣九測之中以倍明反光言噫此宜世之禍哉）

瞢（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五土中中亦象明夷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瞢古蒙字又莫登切陽家土亦準明夷入瞢次六三十一分一十三秒霜降氣應次八日舍心晦外閤瞢內昏也或曰晦二首征否非內昏邪瞢二明腹睽天非外閤邪曰恒有不恒其德節有不節爲爻與卦反者也首反晦也明反瞢也）陰征南陽征北物失明貞莫不瞢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土謂之瞢者寒露節終於此首之次四霜降氣起於此首之次五斗指戌無射用事征行也陰南陽北故萬物失其明正之道瞢瞢然也故謂之瞢瞢之初一日入房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瞢莫登切目不明也集韻又母亘切司馬云典本征作延云古征字王本作迋誤也陰

曰陽在南則萬物相見於離今在北故曰瞢　林希逸鬳齋集瞢古蒙字又莫登反陰往南而陽往北失其位矣非相見于離之日矣小人用事則世皆失其明正之道矣物人物也）初一瞢復睽天不覩其軫（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而在土行上尅于水故瞢瞢然也睽窺也瞢晦也瞢復而窺天天道高遠不可覩察故不見其軫界也）測曰瞢復睽天無能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瞢瞢不明故無能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瞢睽皆作復軫（昤）作軫今從二宋陸王本睽失冉切昤章忍切又音真范曰睽窺也王曰睽暫視也失位當夜心腹昏瞢暫視於天豈能知其軫昤哉光謂天至大而難知者也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二明復睽天覩其根（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目爻爲目故明也腹目俱明所照者遠覩于人事無所不見故覩其根者也）測曰明復睽天中獨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無所不見故爛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二爲目故明也爛明也王曰得位當晝以明達之腹仰視於天必究其根本矣光謂二爲思中而當晝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睽失用切視也以腹中之明而能窺見天理則可以窮究根柢矣爛也）次三師或導射豚其埻（陳仁子輯注云范云師爲瞽者也豚遁也埻射的也木在土行數相尅故瞽也亦爲進人人之欲

進必須明分分之不明猶瞽導射而進其矢志不正也測曰師或導射無以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導者不明故無以別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埻音準說文云射臬也按射的猶今所謂射帖射臬猶今所謂射垛司馬云王本道作遵今從宋陸范本王小宋本脉（作）避避蓋古字通用埻之尹切范曰師瞽者也避遁也埻射的也光謂三思之崇也為進人為股肱而當夜譬如瞽師而教道人射必遠其埻不能中矣脉猶遠也次四鑒貞不迷于人攸資陳仁子輯注范云四金也故為鑒鑒正者猶為不迷況得賢者與為治乎于於也資取也攸所也於人所取是無過於鑒賢也測曰鑒貞不迷誠可信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賢為鑒可保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四金也故為鑒鑒之正者猶為不迷況得賢者與為治乎資取也王曰得位當晝則是能正其鑒無所迷非獨自正於己亦為人之所資資取其明也次五倍明仮光觸蒙昏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當以賢自輔以明自光家性瞢瞢未知所就故倍仮明光而觸昏也測曰倍明仮光人可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倍仮光明人所不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作人（所）頻也范本作人可頻也小宋本作人所頻也今從王本王曰仮古反字五當晝位而處陰當夜迷而不復故有背明之象次六瞢〻

之離不宜熒且妮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而在瞢家故瞢瞢也瞢猶熒〻也離為日熒謂月也君當熒然若日之將出不可熒然若月之將毀也妮小貌也終當如離離日月（也）故不宜小也測曰瞢瞢之離中熒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熒〻而進勝熒而退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妮五果切弱而好也熒烏代切爾雅云熒隱也司馬云王本宜作冝云古宜字今從二宋陸范本宋陸本妮作妮小宋本且妮作其娓云娓居宜切細（靜）長婦也今從范王本范本不眭作熒〻小宋作芠〻苻少反雲物之零落貌今從王本妮牛委反好貌妮乃果五果二切范曰妮小貌王曰六居陰位又當晝時為瞢之主以正學迷者也瞢瞢之離自昏而明熒小光有所眩惑妮弱也光謂自昏而明非盛強不能濟也故不宜熒且妮次七瞢好明其所惡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在瞢之家蓋以不明志失禍生惡加乎下自好文飾求明於人故好明其所惡也測曰瞢好之惡著不可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惡而求明昧更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著不可昧（也）王本作著昧也今從二宋陸本次八昏辰利于月小貞未及星陳仁子輯注范云昏日入也日入月出轉相繼續故言利于月也以月續日可以小正政事小貞未及如星爛布天下也測曰昏辰利月尚可願也陳

仁子輯注范云以月繼日故猶可願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四本未有及星作未及星王本作禾有及星今從二宋陸本宋曰以月繼日故猶可願也上九時䞣䞣不獲其嘉男子折笄婦人易哥陳仁子輯注范云哥笄飾也男子有笄婦人哥之以飾䞣䞣長歎也嘉善也男謂九也婦謂八也金木相尅故笄折哥易不獲其善也八生於七今九尅之故七復仇而消男也測曰不獲其嘉男死婦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男子消亡而女長歎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䞣舊子賒切古嗟字長歎也哥范讀作珈故注云笄飾也司馬云王本笄作筭今從諸家王以䞣為古嗟字哥為珈音加

入玄窮首第六十九𝍊　三方二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惠曰窮者陰迫乎陽而欲盡也夫陽無必盡之理雖以極而窮亦未嘗盡而窮故玄之萬物窮遽其若極而窮者時也易之碩果不食其未嘗盡而窮氣也皆互相發明者也窮於上則下於下矣是故剛為柔所揜在易為困陽為陰所迫在玄為窮一測曰窮其窮二測曰窮不窮其相與乎無窮窮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六水中上象困卦　胡次和集注邵云陽家準困司馬云陽家水準困入窮次九日舍尾陰氣塞宇陽亡其所萬物窮遽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窮者言是時陰氣盈滿於天地之間故曰

塞宇玄離日闓天謂之宇是也故陽氣無復所立萬物窮遽遽忙也故謂之窮窮之初一日入心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陰氣作群陰王小宋本窮遽作窮處今從宋陸范本六合之間謂之宇　林希逸鬳齋集塞宇滿天內也遽窘也窮窘無所歸向也初一窮其窮而民好中陳仁子輯注范云中忠信也陽位陰家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故有窮爾窮而不濫忠信之道也下化其上民之所好故好忠也測曰窮其窮情在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上苟不欲民之所好在忠信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一晝在窮之世君子之困窮自樂而世慕好其中誠忠（中）也以誠而得民之心

故測曰情在中也鄭云陽位陰家君子之道此林瑀妄改范注遷就其說者也按玄以陽位陽家陰位陰家為君子之道也以其純而從也陽位陰家陰位陽家為小人之道者以雜而違也一陽位也窮陽家也故為君子窮而不濫若陽位陰家則雜而違矣焉能及此乎蓋以不知沈天九家一三五七九為陰二四六八為陽而執陽奇陰耦之說以不知以九家言之則窮為六以八十一家言之則窮為六十九惑於小之耦昧於大之奇故妄改范注遷就其說也聞之師曰明乎晝夜之測然後識贊之情通乎陰陽之變然後得家之性彼林氏者蓋未講乎此也次二窮不窮而民不中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小人故不以窮爲窮而濫竊足已故民不中也測曰窮不窮詐可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可學行詐也次三窮思達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進人而在窮世故窮而自思以求達道有似仲尼之畏於匡也測曰窮思達師在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師循也思循文王之道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師作思小宋本心作中今從宋陸范本三爲成意爲進人困而李之者也能盡其心則無不達矣師何遠哉次四土不和木科楕陳仁子輯注范云土爲五也木謂三也木尅於土故不和也土而不和生而不育故皆科枯枝葉不布亦金尅木之所致也測曰土不

和病乎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君位居而不和故民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楕徒和切王曰科楕木病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得位困民以自奉民困則國危譬猶土瘠則木病矣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次五羹無糝其腹坎坎不失其範陳仁子輯注範法也（范云範）法也五爲君位處於窮世世窮身約故羹無糝也上爲大腹腹大不充故坎坎也然而自約不大其法也測曰羹無糝猶不失其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窮不易道故不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贊測皆云羹無糝今從二宋陸王本糝桑感切王曰得位居中爲窮之主不失處窮之宜羹無糝其腹坎

坎然空乏之貌猶不失賢聖之範處窮之羹莫過是焉陳曰糝碎米也　林希逸鬳齋集坎坎空虛也貧而不失其法猶曰不改其度也範法也次六山無角水無鱗困犯身陳仁子輯注范云角禽也鱗魚也皆山水之所畜而在窮世故獸無託焉而無救故身犯困也測曰山無角困百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萬物窮而無託故百姓困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焚山而獵涸澤而漁所獲雖多後無繼也重斂以困民民窮則犯上災必追其身矣次七正其足蹄于狴獄三歲見録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也亦稱君子君子之道正直而已而以盛火爲水所尅世窮見尅若蹄獄也三終也苟

自正直終歲之間獄事究竟三槐九棘理以正曲曲得其情乃見録也測曰正其足險得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世雖窮險貴得其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狴音陛王曰蹄與跌同得位當晝正足遇跌時之窮非已招也録寬録也讀爲慮窮不失正宜其險而得平宋宋曰蹄音蹈也光謂狴牢也七離咎而犯災故有是象次八涉于霜雪纍項于郗陳仁子輯注范云霜雪以喻害也八爲小人小人在上下民履害涉履其難爲己之纍項高郗卑卑高不叙難之所生故言霜雪爲木之害也測曰纍項郗亦不足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叙之世不足賢者之所生也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宋陸本項作頊今從范王小宋本鄴與滕同王曰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足涉于霜雪犯難而行也纍項于鄴因繫之重也**上九破璧毀圭曰竈生鼃天禍以他**陳仁子輯注范云九金也故稱圭璧爲土所剋故圭璧破也九爲君子君子守義者也義然後取今在窮家貧而無粮坎坎不足故曰竈廢也鼃虫也虫生故竈下不偶天禍故以他也**測曰破璧毀圭逢不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圭璧毀破故逢不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鼃作鼁音猛今從二宋陸王本鼃烏媧切王曰時數已極不能反之於通雖得位當晝而不免於患破璧毀圭失其所寶也曰竈生鼃無復所食也天禍以它者咎非它作也光謂破璧毀圭其人可珍而遭時不幸也禍之極窮之至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破璧毀圭失其所寶也曰竈生鼃貧乏食也禍以他非自取也此賢者不逢時之喻

人玄割首第七十三　三方二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割者陰盛而物剝削也蓋五陰爲剥之會也夫草木黃落物之不幸也材華澌滅人之不幸也五陽爲夬而天下快其爲決五陰爲剝而天下悽其爲割起覌宇宙間繁霜夜零溟毛凋落悴悴無生意而况人乎參同曰剝爛肢体消滅其形化氣既竭亡失至神故九測曰割鼻割股割肱贅割耳目割亦

至此哉**割**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七火上下象剥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剝邵同**陰氣割物陽形縣殺七日幾絕**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割者言陰氣甚急滅割物之形体陽無所據懸絕於天地之間餘去冬至四十九日當言七七但言七者約數之也幾近也言如此至來復之日亦近於割絕故謂之割割之初一日入尾宿二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形作刑今從范王小宋本小宋本陰氣作群陰宋曰殺衰也所介切王曰陰氣勝故殺傷萬物陽形消故縣而不用爲陰氣所殺也讀如字章云陰氣隆極肆行傷割陽殆縣殺閭乎一氣雖明來復幾乎斷絕衡曰割傷也錯曰割犯血**初一割其耳目及其心腹厲**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坎也故爲耳目耳目所以見於心腹之臣遠施耳目以昭明鏡外而見割止忠言不用故厲危也**測曰割其耳目中無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耳目之臣而見割滅故無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中無外作中外無今從宋陸范本耳目所以輔衛心腹耳目割則心腹危矣一爲思始而當夜小人惡忠忌諫自賊其聰明也**次二割其肬贅利以無穢**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火性外照陰爲疾疫故有肬贅割而去之疾除穢去無累於身故言利也**測曰割其肬贅惡不得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除

其穢疾故惡不得大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肬音尤贅之芮切王曰肬贅身之惡也劃而去之無復滋犬大也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自攻其惡不使滋大者也次三劃鼻食口喪其息主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進人而在劃損之世冐念自進以鼻食口非益之道也居子之益隆基本上下相配也鼻者氣息之主也今而見劃故喪息主也測曰劃鼻喪主損無榮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喪身之主無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盧本食作飴今從陸范　王本范白鼻者氣息之主王曰劃之不得其宜是劃鼻以喉其口次四宰劃平平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故稱宰平平均無私家性為

劃劃居之祿以施於下平心正意各得其所故曰平平測曰宰劃平平能有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各得其所故有成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四居臣之盛而當晝宰劃於物有均平之德光謂四為下祿君子之始得位者也次五劃其股肱喪其服馬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位陽家之上暗昧之主也服馬以喻臣也股肱良則庶事康今皆劃喪失其所任也故服馬喪也測曰劃其股肱亡大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道暗昧故大臣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亡作忘王本作無今從范本王曰五居君位而當夜無君之德是劃其股肱而以求理宜喪失所秉

服失光謂服馬所以負軛而夾轅任重致遠亦大臣之象也次六劃之無創飽于四方陳仁子輯注范云宗廟之道下之所奉劃損財貨以祿於下若水之性故無創也下得其道故四方飽也測曰劃之無創道可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道為患周流四方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六居盛位而當晝分布其道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四方靡不充足而於道無所虧損也次七紫蜺矞雲明園日其疾不劃陳仁子輯注范云紫蜺慶雲園日災祥也先慶後災所以儆時也七為失志故為疾陽家之陽故不劃也測曰紫蜺矞雲不知刋除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臣之不正不知刋除也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二宋陸本作不利刋也今從范本王本朋作明今從二宋陸范本矞余律切王曰紫蜺妖氣矞雲日旁刺日之氣光謂七為敗損而當夜如小人結黨以蔽惑其君為國之患君不能劃除也　林希逸鬳齋集紫蜺妖氣也矞雲日旁刺日之氣也矞余律切朋聚而圍日此太陽之病也可以劃而去之言謏邪障蔽可以掃去也刋削也可去而不去是不知刋也次八劃其蠹得我心疾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稱君子感天之慶知下不正而除去之則得我心所疾也測曰劃其蠹國所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劃去不正便於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蠹作矞今從

宋陸范本便步邊切八爲禍中而當晝能劉除奸蠹得我心之所疾惡者也　林希逸膚齋集盡國之人我心所疾惡劉而去之則得我心矣便利也去此人爲國之利也**上九劉肉取骨滅頂于血**陳仁子輯注范云用以喻民骨以喻君九者金也劉害於心家性爲劉蓋以殘賊劉取人民以及其君頂最於上故見滅也滅沒也**測曰劉肉滅血不能自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惟乜不劉故九不得獨自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劉剥之極民既困窮君子亦不能自全故曰滅頂于血也

太玄止首第七十一

三方一州三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止者陰氣閉塞而不行也止一也有可止有不可止詩曰止于丘隅記曰於止止其所止其止宜也而玄之止則不幸而止也故玄之止易之艮者也易以時止則止言是可止而止也玄以上下俱正言是不可止而止也若九測中曰止其止曰君子所止其可止而止者乎曰馬首止曰止其童木其不可止而遂者止者乎**止**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八木上中象艮卦**陰大止物於上陽亦止物於下下上俱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止者霜降氣終於此首之次八立冬節首起於此首之上九言萬物上陽於陰下歸於陽各止其所故謂之止止之初一日入尾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

司馬云小宋本作太陰止物於上今從諸家本宋曰謂是時物上陽陰氣下歸陽氣各止其所而不行也章疏云立冬之時六陰之盛萬物休止以俟肅殺陽幾微絕不能轍動衝曰止不行錯曰止欲驚**初一止於止內明無咎**陳仁子輯注范云陰陽隔絕各止其所故能如水內自清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無咎也**測曰止於止智足明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知雖則止智足明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止于止內作止于內今從諸家一爲思始而當晝止得其所者也夫智之不明誘於外物者也故止于可止之所則內明而無咎也易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大學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次二車軔俟馬酋止**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爲平人不隱不仕家性爲止故車則軔俟而馬就止也**測曰車軔馬止不可以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晏然無求故不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車軔俟作車軔馬止今從宋陸王本吳曰軔而振切礙輪木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智不足以燭理就止則可行則凶也**次三關其門戶用止狂蠱**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爲門戶家性爲止故門戶閉也蠱淫也是故重門禁暴客閑止狂淫也**測曰關其門戶禦不當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狂淫

之人當禁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禦作圉今從范本光謂蠱惑也禦亦止也三為戶又思之崇也又為成意而當晝居子三思而行苟狂惑不當不可復掩故於誠意時必慎而後發也次四止于童木求其疏穀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金而尅於木故童木也而求其實非其時也果為疏穀也測曰止于童木求其窮也陳仁子輯注求疏童木故窮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木至秋則剝落而童此立冬之候木盡衰落而雕疏之間求其養人穀有養之道於雕疏之中求其穀求窮之謂司馬云范本其求窮作求其窮今從宋陸本王曰童木謂不[illegible]無枝幹者疏穀謂草木之可食者

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小人干祿而不得其道必無獲也次五柱奠廬蓋蓋車轂均疏陳仁子輯注五為天子位故稱車蓋奠置也柱置待廬猶置匡待居也居處重蓋之中故重言蓋也轂善也均平也疏大也居止以道故平大也測曰柱及蓋轂貴中也陳仁子輯注貴處中央天之位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立冬之后穀疏之物利於蓄藏柱奠廬（藏）蓋均載以藏之求于童木非求之時也安柱奠蓋藏之于中者也司馬云范本轂作穀今從二宋陸王本穀轂古字通王曰奠定也如柱之定於廬舍之中得其所止蓋之蓋覆於車車運而蓋不運轂之均其疏數以湊群輻輻雖運而已

當處中此皆以止為用者也五居中得位善於止道故取象焉光謂廬草舍之圓者必先植柱於中央以定之蓋有斗以受弓輪有轂以均輻人必所止先執厥中如此三者故可貴也次六方輪廉軸坎軻其輿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故有輪輿之事齊車也七稱車六稱輿六尅於七故坎軻也測曰方輪坎軻還自震也陳仁子輯注坎軻不安故震怖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車之利在輪圓而軸小則運轉無窮今也輪方軸廉則有難運之道故曰坎坎其輿六為上祿居止休之世當震懼而退坎坎其輿亦懸車之類司馬云范本廉作廣今從諸家范小宋本坎坷作坎坎今從宋陸本

坷軻皆音可王曰輪方必止軸廉必較以之進路必坎坎然振其車輿而不獲其適矣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而當夜小人進不以道雖止於盛位終不得安也次七車纍其傂馬獵其蹄止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傂輪也輪而見纍故云坎軻車纍馬罷故蹄獵也輪纍蹄獵不可乘行家性為止故曰止貞也測曰車纍馬獵行可鄰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車纍馬罷不可以遠行止於鄰居　胡次和集注鄭云傂集韻斯相支切輪之類太玄作傂獵注云傂輪也當用此音訓又丈買切司馬云宋陸本傂作俔范本作傂今從小宋本小宋本鄭作[illegible]今從宋陸范本傂陳音雉吳音馳獵吳良

涉切諸家或作撥筆誤也范曰俛輪也撥躐也王曰槼有所繫也撥有所挂也車槼馬撥宜乎止以求王光謂乚爲失志爲敗損而當晝故槼撥也君子見險而止則不失其正矣　林希逸鬳齋集俛音雉又音馳輪也撥良涉切有所絓也槼有所繫也車槼馬撥不可行之時宜止則止也軝敝也考工記不軝於鑿亦作軝宜止而行則敝也軝作鄗撥或作撥皆誤也次八弓善反弓惡反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故爲弓善弓反發則善反其故也詩云四矢反兮言夕其故處也惡弓者不善發則偏然反也善馬恨惡馬恨陳仁子輯注范云善馬常恨養不足也惡馬常恨不早除也亦以

喻臣之善惡也春秋傳曰不早爲之所是也弓馬皆惡故不可用絕弸破車終不偃陳仁子輯注偃止也弓馬不良猶臣不忠直故有絕弦破車之禍也弸弦也測曰弓反馬恨終不可以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用也弦絕車破不可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作弓善反馬善狠惡馬狠宋本作弓善反惡弓反馬善狠惡馬狠范本狠作恨今狠從諸家餘從范弸薄萌切宋曰絕弦破車故不可用也范曰弸弦也偃止也王曰弓之反戾不可以射馬之狠惡不可以御而強用之必有絕弸破車之患終不可偃息而止矣光謂弓雖善而好反馬雖狠善而性狠終不可用況其惡者乎八爲禍中爲剝落而當夜小人邪慢而不知止者也荀子曰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章云八夜小人也在止之世善惡混而不分反仰也弓之未弦惡反仰也雖弓良之與惡弓不能分別馬狠者不能訓馴服於人也馬之良與惡未調習之皆不可辨小人居是善惡不分止則稍免動則有禍苟動則絕弦破車終不能偃其弓馬也故測謂終不可用也上九折于株木輟于砭石止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故稱石反則八則赴木高上則石困進退不宜故言輟于砭石也測曰折木輟君子所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守道止其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

云宋陸本砋作砭彼驗切小宋本作硟音仙王本作趾音上云持稽石也今從之吳曰輟音恎礙也光謂九爲限爲石又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道既不行則當止矣章云九晝爲陰金在止之世君子居之不達時義謂將適於八金克於木故折有木之害過升於上則有堅石之輟九爲上山故稱石能知止道測曰君子止也砭石堅石也

𝍍太玄堅首第七十二

三方二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堅者陰氣閉塞而凝寔也故陰之於陽能剝其外不能剝其內能剝其形不能剝其真木葉枯脫而根本固水泉涸而涯涘見斂其華而歸其精凋其枝而

復其体是正所謂皮毛剝盡而真實存者故陽主動物發育陰主静物堅凝玄家艮有二先以止次以堅止則陰氣之静堅則陰氣之凝氣一止則堅矣月令曰水腹堅是也**堅**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陽家九金上上亦象艮卦　胡次和集注邵云陰家準艮司馬云陰家金亦準艮入堅初一八分二十秒日次折木立冬氣應斗建亥位律中應鍾陸曰艮為山石又為木多節皆堅貌**陰形胼冐陽喪其緒物競堅彊**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堅者胼固也緒業也言陰氣固盛陽失其業物竟堅固故謂之堅堅之初一日入尾宿十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堅胼范薄眠切虞作胖樓注文固也取胼胝之義以言其固如皮上堅也虞作胖義取心廣体胖則其昌盛可知固曰陰形胖昌也虞本為優矣或作駢者形声誤也司馬云小宋本形作貌冐作昌今從諸家胼部田切畏息浪切宋曰胼謂盛也緒業也謂是時陰氣壯盛陽喪其業無能為矣故萬物依陰氣貌謂彊也范云胼固也王曰胼冐盛貌**初一磐石固內不化貞**陳仁子輯注范云陽家之陽在金之行母子之道固（故）石固也磐石之性不可移動故貞也**測曰磐石固內不可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內能磐固故不可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磐石作堅磐宋陸本化貞作不貞王小宋本作不化其

貞宋陸本測作磐石固內中不可化也今皆從范本光謂一為下人為思始而當夜小人頑愚心如磐石之堅不可化而入於正也孔子曰惟下愚不移**次二堅白玉形內化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堅雖札其本不能消鑠適可鍛冶以為器故內化也化必成器故貞也**測曰堅白玉形變可為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成物器故可為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無化字小宋本形作状今從范王本二為思中而當晝君子心雖堅固潔白如玉之美然見善則進有過則改內化日新以就於正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次三堅不凌或泄其中**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東方也帝之所出在於堅冰之月命令當行今行不凌故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君而不容則臣不固臣不容則自之失也**測曰堅不凌不能持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臣相失故不齊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凌作陵今從范王小宋本宋曰齊中也范曰在於堅冰之月今不凌或恐陽氣泄於中也光謂三為成意而當夜小人處心不（堅）善惡交戰二三其德有始無卒不能行無越思允執其中如冰欲堅於外而懼陽泄其中終不能成也　林希逸鬳齋集凌冰也當冰堅之時而不成凌者其中陰為陽泄也齊中也外能堅守而中不自持此色厲而內荏者之喻**次四小蠭營營螮其翊**

蛡不介在堅螮陳仁子輯注范云螮德也蛡國也四為公侯小為有國有土也小蠭以喻民也民而營營須德乃安國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德所由道正德固故在堅德也測曰小蠭營營固其民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氐本根也本固則末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營作滎無在字王本介作分吳曰蠭與蜂同范作蠭誤也螮都計切蛡音詡又音弋今蠭從諸家營介從范本宋曰氐本也范曰螮德也蛡國也王曰螮蠭子也蛡其房也先謂螮與蔕同謂蠭房之蔕也介大也螮以喻德蛡以喻國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修德以保其位國不在大在勤德以固其本而已亦猶小蠭營將為房必先為其蔕房不在大但蔕堅則不墜矣　林希逸鬳齋集蠭與蛡同螮與蔕同蜂房之蔕也蛡音許又音弋蜂房也蜂營營而為房必堅其蔕不堅則房墜矣蔕只在堅而不在大故曰不介以堅介大也次五蛡大螮小盧陳仁子輯注范云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測曰蛡大德小國虛空也陳仁子輯注德不洽境民不足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國小德大則民衆殷國大德小故民虛也光謂中和莫盛乎五而當夜小人享盛福而不能守國雖大而德薄如蠭房大而蔕小其墜不久矣虛者言其外勢強盛而中實有無也　林希逸鬳齋集蛡蜂房也

螮房之蔕也房大而蔕小不足以繫之則蜂必散亂而蜂窠虛矣為國而不知其本必失其民以此喻之次六蠽螮紗紗縣于九州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言截德者德輕如毛民鮮能奉之故言紗紗也以細微之德臨有九州九州之民縣命大盧故曰縣于九州測曰蠽螮之縣民以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話民以德故康寧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紗舊亡了切按集韻紗微也或作仯縣讀作懸按復編縣繫也從系持県借為州縣之縣別無懸加心非胡涓切司馬云小宋本紗作幺音幽云幺幺微貌今從諸家截與織同縣與懸同王曰紗與眇同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為極大而當晝天子秉德之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如織蔕之縣大房也　林希逸鬳齋集集紗紗微小貌音幽九州之民各戴其君心有所繫如蜂房之蔕小而甚堅則可以康安矣截與織同縣繫也次七堅顛觸冢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顛冢皆喻高也志失行張故能自高堅高其行觸長若冢也測曰堅顛觸冢不知所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苟能自高不知世間之所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顛頂也七為失志為敗損為下山而當夜小人彊狠而不知道如用其堅頂進觸丘冢不知所如也章云七夜為禍之小世獨失志顛狂以首觸冢冢乃喪亡之所也故測曰不知所行也次

八惆堅禍惟用解蝝之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東方為龍故喻以解蝝也好直之獸故謂之貞也堅惆其禍不能以情服唯直者而正之也）測曰惆堅禍用直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解蝝為獸如直之方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惆與怙同蝝大蠏切注謂解蝝好直之獸按說文解廌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從豸省解或作獬廌或作觟䚦通作豸難上九角解豸是也此作蝝者乃蟲豸字丈爾切然蝝亦通作豸妄加點畫以別之非古也又按後漢志獬豸神羊能別曲直論衡解廌一角羊也性識有罪許慎謂似山羊未知孰是司馬云惆與怙同解蝝與豸同王曰解蝝觸邪之獸光謂八為禍中而當晝恃其堅而犯禍者也然君子之志在於觸邪雖堅以蹈禍不失其正也）上九爨焚其翅喪于尸（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八木木在火上炎焚揚起故燒九也尸主也翅以喻民民而見焚君將安乎故主喪也）測曰爨焚其翅所憑喪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民憑於君君賴於民民而見焚故主亡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爨焚其相今從范王小宋本喪息浪切范曰尸主也光謂翊當作翅九為禍極而當夜小人為惡之堅至於覆家如爨自焚其房失其所主也易曰鳥焚其巢）

人玄成首第七十三𝍎

三方三州一部一家（陳仁子輯注思曰成者

盛而物皆實也天下之物生以陽成以陰故秔稌之秀也以登果蓏之榮也以實雖戾霜之零金風之肅物莫不斂英華於腹心而各效其成玄之成象既濟者也既濟為陰陽之互交成為陰陽之各立物之成皆陰也玄曰物以成形而九測反覆乎成不成之義成物者其陰乎）成（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一水下下象既濟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水準既濟入成次九日舍箕）陰氣方消陽藏於靈物濟成形（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成者言是時陰氣方消靜於六位陽氣藏於靈秖之底謂地中也故萬物成形体故謂之成成之初一日入尾宿十五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陰氣方清作陰氣方消小宋本作太陰方清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地稱靈陸曰清寒也光謂陽藏地中潛為物主物賴以濟得成其形章云立冬之後陰氣純清陽乃幽潛靈睟之氣於九泉之下物皆成形而定体故測曰成不可更錯曰成功就而不易）初一成若否其用不已冥（陳仁子輯注范云一君子也不有其功雖有所成猶若否也常而若否數用不已故冥也）測曰成若否所以不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謙以得之故無敗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否方九切不也司馬云王曰處成之初得位當晝功成若否不伐其功則其用不已而冥契於道也光為一為思下

而當晝君子之道闇然日彰冥者隱而不顯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次二成徵改改未成而殆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而在於水雖當相害家性為成成熟於物當須水火今水在火下故言未成未成而改故殆也測曰成徵改改不能自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未成重改故不能自成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改字止一今從諸家王曰失位當夜成之尚微而又改之則事必不成且危殆也光謂二為反復而當夜小人秉心不壹必無成功易曰晋如鼫鼠貞厲　林希逸鬳齋集為善方成而心已改改不待成而知其危矣次三成躍以縮成飛不遂陳仁子

輯注范云三為進人故欲上躍躍而失位當反其故故以縮言之也家性為成苟成而非躍就尊位處有於衆人貴成功而不追逐而責之也測曰或躍以縮成德壯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必得高位德之壯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事之既成已躍而進又縮而退知自戒懼則進而無咎光謂三為成意而當晝君子臨事而懼躍縮未決所以然者以事之既成則如鳥之飛不可復逐故進退宜慎也易曰或躍在淵無咎　林希逸鬳齋集事之既成可以躍進又縮之可以飛上而不飛隨之言能謹畏退縮託以守其成則德愈壯也遂隨也次四將成矜敗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

宮亞天位據下行陽奉上循陰臣道默從歸功於五而將自矜非道之正也測曰將成之矜成道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居下自矜道之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失位當夜是將成而矜必敗其成成功之道惡其矜伐也光謂四為下祿故將成也當夜故矜也葵丘之會齊桓公振而矜之諸侯叛者九國次五中成獨督大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處中履和故曰中成尊無與比故謂之獨董督四方故大也測曰中成獨督能處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處中央督天位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中成能成今從諸家本中和莫盛乎五而當晝王者功成獨建皇極以

督四方德業光大者也次六成魁瑣以成獲禍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故魁然也瑣細也六近於五土剋於水故為之瑣雖居上祿而不崇讓必見剋害故獲禍也測曰成之魁瑣不以讓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功成不讓禍之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成魁瑣〻今從諸家范本謙作讓今從二宋陸王本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雖為成之魁主而內懷瑣細之行必且嘗其功而獲禍矣光謂六為極大而當夜凡大功既成則人欲分功者多矣為其首者既尸其大必分其細以與人則衆無不悅若欲兼而有之則為衆所疾反因成功以獲禍矣次七成闕補陳仁子

輯注范云七為失志故缺也成陽家之陽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缺則補之也**測曰成闕之補固難成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補所愆者唯承繼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承作依今從范王本范曰七為失志故闕也君子之道善於補愆故有闕則補之王曰成功之下難以承之當思補過之道也**次八時成不成天降亡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秋之所成而不能成者天降災也　天降之災故曰亡貞也**測曰時成不成獨失中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宜成不成失中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亡作止今從諸家范曰八木也秋之所成也光謂小人當可成之時而無德以成之失時之中故天降咎而失正也**上九成窮入于敗毀成君子不成**陳仁子輯注范云陽家之陽故稱君子君子之言示端而已也成事不說故曰不成九為成終故曰窮也窮當更生故小毀也**測曰成窮以毀君子以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終竟成道君子之終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小人毀成今從諸家九為盡幣而當晝日中則昃月盈則蝕成窮而入于敗物理自然敗則毀其成矣君子知成之必毀也故常自抑損使不至于成以終其福祿也養由基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有一人立其旁曰善子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

發不中百發盡息謂此類也

入玄闕首第七十四𝍏

三方三州一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闕者陰陽易位而不可合也凡物惟有間則不復合故君臣有間君臣不可合父子有間則父子不可合以至萬事萬物皆然若無間則合矣易之噬嗑陽中包陰以中有間而不能合玄之闕內陰外陽以內外無間而不可合故玄錯曰闕也合用二密也親用一闕首曰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噫其終不合也**夫闕**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二火下中象噬嗑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火準噬嗑范王讀為緻密之緻陳以闕為闔陟栗切閉門也吳曰闔丁結切與窒同陸曰嗑者合也闕以陰陽相閡閡也陰陽交**跌相闔成一其禍泣萬物**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闕者言是時陰盛陽藏交跌易位闔閉於下闕密如一萬物皆泣其禍未除故謂之闕闕之初一日入箕宿二度邵云一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闕集韻直利切太玄首名王涯說陰氣閉陽緻密也按門有閉陽之義故有緻密之義跌徒結切注云交跌易位取更迭義也司馬云宋曰謂是時陰跌與閉於上陽跌衰守於下閉守其闔密如一矣光謂跌過甚也章云陰盛而闕閉陽沉而秘密禍害九隆物成雕喪衛曰闕乎惡錯曰闕也皆合二**初一圜方杌**

楻其內窾換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為關當塞如一而水在火家更相剋動如圜鑿方枘杌楻不安測曰圜方杌楻內相失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杌楻不安故相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杌音兀楻音臬窾音欵范水在火家更相克如圜鑿方柄杌棿不安先謂關合也一為思始而當夜其心不合者也次二關無閒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而在其行二火合會關塞如一故無閒也測曰無閒之關一其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一陽一陰道相愛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二合（火）合會關塞如一光謂二為思中而當晝其合無閒二如一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次三龍襲非

其穴光亡于室陳仁子輯注范云三為龍立冬之後故襲穴也今進於四故非也苟進非坎失位妄據故無光榮於其室也測曰龍襲非穴失其常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非穴之室故云失常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小宋本無龍字今從宋陸范本王曰龍襲入也次四臭肥滅鼻利美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五為天位天位稱肥四親近之故稱臭肥也鼻以知氣金在火家火爍於金故滅鼻也以陰求陽故利奉進尊位故美貞也測曰滅鼻之貞沒所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上附至尊故沒身不殆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臭許救切說文禽走臭而知其迹者犬也故從犬徐

鍇曰以鼻知臭故從自也司馬云宋陸本作所沒方也范小宋作沒所勞也今從王本關準噬嗑故有食象四為福始而當晝飲食之未先覺臭芳見得思義不可失正也次五齧齒骨折齒滿缶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膚五為骨骨以喻陽四為口齒之象行尅於四故齒折也五為土器五謂之缶陽氣在下六為純陰故滿缶言陽氣滿上下也測曰齧齒骨折齒大貪利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下尅於上故毀折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五為福中而當夜小人貪利以自傷者也易曰噬指肉遇毒次六飲汗吭吭得其膏滑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汗潤澤也神靈所祐故潤澤多吭吭然也百姓歡福若膏澤之濡滑也測曰飲汗吭吭道足嗜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健祿天降故足嗜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本（王）本吭吭作吮吮小宋本汗作汚音烏吭作吮山劣反云吮吮小飲也道足嗜作道得嗜今從宋陸范本范曰汗潤澤也潤澤多吭吭然也光謂六為盛多為極大君子所嗜者道雖多取而無害也次七闕其差前合後離陳仁子輯注范云木生於火之進得八與母同位故前合也退而得六六水尅之故後離也測曰闕其差其合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合退離位次然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為消為敗損而當夜故闕塞自是而差跌前合後離也次八輔其

折廬其缺其人暉且偈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在火之行火盛金衰故八輔也金在火行故缺少也毋以大德廬之覆蔽其瑕故廬其缺也能掩二惡見已二美既有光暉當為英偈**測曰輔折廬缺猶可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掩惡見美故可善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廬於盍切覆蔽也作廬者誤偈舊音桀揭此古傑字毋注云毋大以德廬之覆蔽其瑕故曰廬其缺揭毋於二火有毋道焉於九金有婦道焉以二火克九金故有折缺而八能輔廬之則以當晝為好故也見美注云掩惡見美蓋輔其折廬其缺是掩惡也其人暉且偈是見美也司馬云宋陸本盧作廬今從范王本陳音廬烏合切小宋偈作傑范曰覆庇其瑕廬其缺也王曰能扶助其折廬藏其缺小宋曰偈武勇也光謂八為耗為剝落而當晝故有是象**上九陰陽啓告其變赤白**陳仁子輯注九金也啓開也此十月之首陰盛附閉今當發外故開告也金王火廢故變赤為白也**測曰陰陽啓告極則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極陰反陽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告集韻告古化字陰陽啓告言其閉啓也變告也或作化者說蓋不識而妄改也司馬云范本測作陰陽啓告極則反也王本作陰陽赤白極作反也小宋本啓作啓音啓赤作殺爲閑又測曰陰殺陽白極作反也今從宋陸本告五禾切王曰告

古化字與曰告化也光謂閉者陰陽閉塞不通之象物極則反故復變而開通化生萬物萌赤才白也　林希逸鬳齋集啓音啓告古化字啓告開通也陰變而赤陽變而白極則反也**人玄失首第七十五**

人玄失首第七十五☷

三方三州一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失者陰盛而陽大損也陽氣日損不損於陰盛之時多損於陽盛之日若溜穿石其來久矣故以卦氣論小過為陰過而乃居三陽之交大過為陽過而乃居五陰之交槩可知也曰大者過也玄曰陽不能得皆互相發明者也次二執得之失次四正祿之失陽之失至此耶**失**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三木下上象大過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木準大過入失次四二十六分十一秒小雪氣應**陰大作賊陽不能得物陷不測**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失者立冬節終於此首之次一小雪氣起於此首之次二斗指亥應鍾用事言是時陰大賊陽陽無所據二氣不和萬物之生無所測立陰陽相失故謂之失失之初一日入箕宿六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曰謂是時陽為賊陰所功奪不能復有所得也**初一剝盧滅刃**陳仁子輯注范云盧空也刃蒲也水為簿首故謂之剝順流剝下蒲滅於盧空之地也**測曰剝盧滅刃深自幾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深以幾微自戒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剝七亦切司馬云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者（見者）也也一者思之微也生神莫先乎一而當晝君子雖或有失能深思遠慮自有幾微而正之不形於外如以刀剝慮雖復滅刃終無傷夷之迹也**次二藐德靈徵失**陳仁子輯注范云藐小貌二稱小人故小德也靈神也徵祥也小德之人不知天命冡性為失不敢靈祥故失也**測曰藐德之失不知畏徵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違天命故不畏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徵作微今從王本藐音眇猶遠小人二為思中故曰藐德得失之機既靈且微而時當夜小人不能慎微以至大失**次三卒而從而卹而娕而于其心祖**陳仁子輯注范云從卹娕皆是憂懼卒至之貌也而辭也祖始也憂懼卒始猶可心慮三未居官而近於四恐卒見剋害故娕憂也**測曰卒而從而能自改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見憂而改則無憂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卒終也從順也卹憂也娕敬也三居失之時得位當晝是能終順大道卹憂過失而加之以娕敬焉于其心祖者心之思慮以此為主也光謂三為成意當晝故有是象一正之于未形三改之於既成**次四信過不食至于側匿**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陽家之陰則為小人小人居位故信過也既過而失故不食也居祿不當故有側匿也**測曰信過不食**

失正祿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應食而不食故失祿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正祿也今從宋陸王本王曰居失之時而失位當夜不能自正其失則是信其過差之行而不食焉至於側匿言終日也終日不食必且喪其身矣食又喻祿故測互言之小宋曰日斜為側日沒為匿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五黃兒以中舊君子以之洗于愆**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子有輔相之臣七也生於火火謂七也故言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兒齒之徵也以自蕃輔承之以正於君子洗愆也**測曰黃兒以中過以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洗垢除愆君子所以得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兒五稽切范曰黃兒謂年老有黃髮倪齒之徵也宋曰髮白復變謂之黃齒落復生謂之兒蕃蘺也能以中正而為蕃蘺**次六滿其倉蕪其田食其實不養其根**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大位小人居之不修其德而據上祿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根本基不固家性為失失之甚也**測曰滿倉蕪田不能修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不田而獲本不修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不修其德而據上祿倉滿田蕪百姓罷極食實困根本基不固失之甚也光謂六為上祿為盛多為極大而當夜故有是象百姓不足而君足猶養根而食實也**次七疾則藥巫則酌**陳仁子輯注范云

之為君子當反佐五忠告善道吐言如藥亟以謝闕闕徐疾瘳酌以福之也測曰疾藥亟酌禍不可轉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在失家以良臣自輔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亟以謝闕闕以疾瘳酌以福之也光謂之為禍下離咎而犯菑而時當晝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酌祭以酒也此言災咎可複也為改過之喻次八雉鳴于辰牝用無木陳仁子輯注范云八為飛鳥亦為聲音故言鳴也八又陰位故謂之雉書云牝雞無晨此之謂也牝宜晝而角魚宜水而木家性為失失之甚也測曰雉鳴于辰厥正反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緣木求魚故正反也　林希逸鬳齋集雉鳴辰旦反常也牝而求角緣木而求魚皆反正之喻上九日月之遭改于尸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金也而在於木有尅木之愆陽稱君子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沒猶存九為失終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故曰于尸也測曰改于尸尚不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其志尚不以所失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君子之道執行於世雖沒猶存不以年高日月已逝其有得失雖在尸柩猶念自改王曰先賢垂勸戒之深死而後改猶謂之不遠光謂生時之失死告子孫而改之猶未為遠也楚恭王臨薨告令尸進貶黜而逐申侯刘向曰欲以閒後嗣竟來世猶愈於沒身不寤者也貶字書無之申侯楚文王之臣新序之誤也

入玄劇首第七十六𝍑

三方三州二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劇者陰盛而陽愈損也故以三木乘陽之數為失其失猶可言也以四金乘陰之數為劇其失不可言也玄曰失矣又曰劇皆甚之也大槩玄象易一首不足盡其意則反覆二首焉玄衝曰劇惡不息其然豈其然乎劇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四金中下象大過卦　胡次和集注邵云陽家司馬云陰家金亦準大過入劇次日舍南斗王曰劇極也過差之極光謂大過棟橈之世劇亦離亂之象陰窮大泣陽無介儔離之劇陳仁子輯范云行屬於金謂之劇者儔匹也離附也是時陰氣大盛奪陽之勢陽無一介以養萬物萬物附離於陰陽陽方當外陰當詭故大泣也群陰窮劇故謂之劇劇之初一日入箕宿十一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十度鄭云劇舊說增也按衝云劇惡不息言為惡增甚也司馬云王小宋本泣作位范本無於字王本介作分范本侶作儔小宋本作侶音仍惹也今從宋陸王本侶音儔宋曰泣於陽使陽泣也謂陰氣極大陵弱於陽使其泣無復有纖介之功於萬物也光謂侶古儔字儔類也凡物得陽而生者皆陽之類也陰既窮大用事凡陽之類皆遭離其劇禍也　林希逸鬳齋集侶與儔同介助也

陰既窮大而陽以啼泣為無助也陽陰之離至此劇甚矣介僭即無介助黨類也初一骨㬥其肉內幽　陳仁子輯注范云骨幹也㬥猶禍也幹以喻君幽內也肉以喻親小人之道而在劇家一害其上禍猶其內故言內幽也測曰骨㬥其肉賊內行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骨肉之禍皆由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皆作骨㬥其肉內幽今從王小宋本骨肉相親之物一為思始而當夜禍亂之本自其內生如骨㬥蠥其肉潛隱而人莫之見也次二血出之蝕貞凶　陳仁子輯注范云火在金行欲尅於金未不尅於本故言血出血出以喻不順不順主災故言蝕也相尅為凶止則為貞

止以相順故曰貞凶測曰血出之蝕君子傷之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為君子恐傷金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君子傷之今從二宋陸王本次三酒作失德鬼睒其室　陳仁子輯注范云睒見也金生於水釀水加米故以酒喻家性為劇始進之人未能蘊藉故酒失也失則為亂訟以致禍故鬼見室也測曰酒作失德不能持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蘊藉持已不及亂也　胡次和集司馬云范本將作持今從二宋陸王本睒失冉切王曰睒視也次四食于劇父母采餕若　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中祿而在劇世故食劇也餕熟食也若順也采取也美食父母之順也測曰食

劇以若為順祿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子得天祿父母順取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餕舊音俊熟食也按博雅熟食謂之餕覺（饙）司馬云范小宋本采作來今從宋陸王本餕音俊為于僞切范曰餕熟食也若順也光謂四為下祿而當晝君子仕於亂世求祿以食其親不失於順也次五出野見虛有虎牧猪攓絝與襦　陳仁子輯注范云五土也故稱虛四為虎六為猪五為君位而在劇世處於政治百姓去之如虎之收猪喻益走攓其襦絝也測曰出野見虛無所錯足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避世而無所錯足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虛與墟同攓音愆當作搴絝與袴同司馬云王本虎作虖今

從諸家虛與墟同攓音愆取也絝與袴同襦音儒短衣也王曰出于田野而見丘墟光謂五為中祿而當夜小人乘亂世而居盛位務為貪暴以殘民如虎收猪民無所措其手足也　林希逸鬳齋集野外荒虛（虎）虛收其虎（猪）出而遇此不過攓裳而走攓與搴同襦短衣也牧逐也次六四國滿斯宅　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下之所仰如水之赴海故以滿宅喻也測曰四國滿斯永安宅也　陳仁子輯注范云民蒙其福故安居也　胡次和集注章云六晝為陰首之主以君子濟困劇之時也人之所歸滿其國上以安居也夫五雖有位而小人居之如虎收猪民乃奔亡就諸有道故歸六

以求安宅也次七麃而丰而戴禍顏而陳仁子輯注范云而辭也七為失志年過失志麃然半白而不改变故曰戴禍禍在其顏覩可知也測曰麃而丰而戴禍顏也陳仁子輯注戴（范）云戴禍在顏較然可見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麃蒲交切麃也注云麃然半白謂頭髮半白如虎毛斑白也舊音鑣武貌意與注異不可用也較音角著見也司馬云范本丰作半王本作牛小宋本作羊今從宋陸本麃普表切丰教容切較音角次八鉼纍于繘貞顉陳仁子輯注范云顉純也鉼所以出水須繘以汲之猶君須於民以及祿也君祿養民故曰貞純也測曰鉼纍于繘厥職迫也陳仁子輯注

范云職主也迫近也金剋於木迫於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作鉼纍繘厥職迫也今從二宋陸王本繘餘律切上九海水群飛敝于天杭陳仁子輯注范云天杭天漢也金生於水故稱海水水群而飛雨之象也亦猶劇世人去其君不可掩蔽若天雨也測曰海水群飛終不可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劇世之民不之解語而止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弊作蔽王小宋本語作落今從二宋陸本王本天作大今從諸家章云九夜為禍之大當劇之中小人居之位高而無民夫海以水為本國以民為本今海水群飛如民奔去國不可言止之也故測謂終不可語也

林希逸鬳齋集杭即航也海水群飛浪方湧也弊壞也天杭即大舟也

人玄馴首第七十七𝍒　三方三州二部二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馴者陰極而順也蓋六陽為坤之候也天地間陰陽二氣不可偏廢聖人非喜陽而惡陰也特陰体柔躁宜於順而從陽惡其不順而戰陽易曰順承天又曰利牝馬之貞夫行止惟人之從者馬之順也牝馬又順之順也子事父臣事君皆然馴之測曰馴非其正曰馴義忘生其蓋順而貞耶馴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五土中中象坤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土準坤宋曰坤順也馴亦順也陰氣大順渾沌無端莫見其根陳仁子輯注

范云行屬於土謂之順者言陰氣已順渾純無端包其根源故當順撫故謂之馴馴之初一日入斗宿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邵）馬（云）云（四）度鄭云馴渾胡本切社（純）社本切司馬云宋曰謂陰成功於是將大順時歸之於陽其事渾純無有端際莫能見其根源也初一黃靈幽貞馴陳仁子輯注范云一為君子居土之行故謂之黃中央之色水剋於一故謂之靈馴者順從於土故幽貞也測曰黃靈幽貞順以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順其性故貞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土家故黃生神故靈下下故幽當晝故貞思慮之始此四德順而能正者也次二嫗其膏女子之劳不靜亡命陳仁子輯注范云

二陰也膏潤澤也陰受於陽猶臣受於君妾受於夫也靜安也國以安則潤澤以至生育女子之勞也不安不育是亡君夫之命也**測曰娓膏之亡不能清淨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女子勞類故不清淨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娓作繩小宋本作纜音篤云美好也今從范王本王本亡作正今從諸家吳曰娓古孚切字范曰膏潤澤也**次三牝貞常慈衛其根**陳仁子輯注范云牝陰也貞正也陰道常慈順於君則能衛其本根也**測曰牝貞常慈不忘本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能衛其根故不忘本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坤為母三性善情人又為多子而當

晝故曰牝貞常慈言常慈乃婦人之正道也三為木為思上為成意為自如能不忘其本者也**次四徇其勞不如五之豪**陳仁子輯注范云徇衛也四為臣道有勞能自徇衛欲人稱知之故不如五處柔順之尚以道得衆有豪友者也**測曰徇其勞伐善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自衛其勞故伐善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不如五五之豪今從諸家王曰德兼千人為豪光謂四為下祿而當夜小人事君則伐其功不如五之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　林希逸鬳齋集五中也苟伐其功勞則不如五之得中為過人也豪過人者也**次五靈囊大包其德珍黃**陳仁子輯注范云五處尊

位包有四方如有囊之所裹括也家性柔順故可珍愛也**測曰靈囊大包不敢自盛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括囊其不自盛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靈作虛今從諸家小宋本靈囊作靈括巨橐今從諸家王曰珍者為物所貴黃者得中之義光謂五為囊為包地之為物含弘光大故曰靈囊大包五居盛位而當晝君子為臣位高而不驕功大而不伐故有是衆易曰黃裳元吉　林希逸鬳齋集靈善也囊有涵蓄也大包可以包容而大受也此為珍美黃中之德以其不自大也**次六囊失括泄珍器**陳仁子輯注范云六水也家性為順水性順下不可停貯故囊失括也括之不

密珍器不固猶君不密則失臣也**測曰囊失括臣口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囊失括故口溢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囊亦作橐今從諸家六為冗為實過中而當夜小人不能含章以從王事如囊之失結而泄珍器也易曰臣不密則失身　林希逸鬳齋集有囊而不括則其珍美之器皆泄露矣此伐善矜能者之喻**次七方堅犯順利臣貞**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火也火性有恒寒暑雖至不為增減猶正直之正堅意犯順不變其色貞臣之正也**測曰方堅犯順守正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固意不撓故守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七雖咎犯逆而當晝君子事上獻可替否行之

以方守之以堅雖有犯無隱而不失其順得爲臣之正道故利也次八馴非其正不保厥王（命）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是金之財宜當順從反順其子欲上害九子上介八遠不能救木必見尅故不保其命也測曰順非其正無所統一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所順非正故一無所統也　胡次和集注范（司）云（馬）云八爲疾疵爲耗爲剝落而當夜小人事上左右前後是非可否惟君是順不能守道執一故不保其命也上九馴義忘生賴于天貞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爲順九爲之貞（終）終於善道展義忘生必得其正唯天知之故賴于天也測曰馴義忘生受命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順而以義必

受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九禍之窮也而當晝君子事君盡節有死無貳順義忘生所賴者天之正命耳

入玄將首第七十八𝍓　三方三州二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將者陰盛而陽漸欲復也陽無間可容息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蓋剝無餘乃闢之始也以卦氣言則坤當十月以月氣言則月爲陽月陰極之時未嘗無陽列子所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者人自不知其幾者特此時將復而未就耳易雜卦曰未濟男之窮謂三陽皆失位也玄曰陽氣將復謂一陽欲救仲也二將無疵四將飛得羽五大爵將飛蓋將欲濟而未者

將陳仁子輯注范云入玄陰家六水中上象未濟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陰家水準未濟入將次八日次星紀大雪氣應斗建子位律中黃鍾陸曰將者陰陽窮上反下而當復升既濟曰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其義同之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之乎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水謂之將者言陰成物於上萬物順而相將故謂之將將之初一日入斗宿九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八度司馬云王本始作如今從諸家宋曰謂是時陰成物於上功成者退故陽氣復始之於下也初一將造邪元厲陳仁子輯注范云厲危也元始也一爲人下造於作邪上侵於二火性炎上不得

侵侵而不得已自危懼故始厲也測曰將造邪危作主也陳仁子輯注范曰作主常危故厲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厲危也元始也王曰居將之初而失位當夜將造於邪者也以危爲本故云作主光謂一爲思始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二將無疵元睟陳仁子輯注范云睟純也二爲平人而在將大之家故無瑕疵也人無瑕疵故大純也測曰將無疵易爲後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純厚之人故易爲後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睟純也王曰得位當晝將寡其過故曰將無疵也二之本質純睟故云元睟始而無疵後必易繼也光謂二爲思中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

齋集无善也粹美也将求無過則其德必善美矣謹之於初則後易為矣次三鑪鈞否利用止陳仁子輯注范云冶為鑪陶為鈞三為進人已見陶冶當升祿位四不可犯故利用止也測曰鑪鈞否化内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進而不止恐見損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測作鈞不化内傷也今從范王本范曰冶為鑪陶為均王曰鑪鈞者造物之始始而不以其道利在速止也将道盈盛而失位當夜将而不以理者也光謂否音鄙不善也三為成意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膚齋集治人為鑪陶人為鈞鑪鈞既不可用則宜止矣強以化物徒自傷損也化猶考工記飭化八材之化也即工欲善事必利其器之意次四将飛得羽利以登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公侯當賔于王有羽翼之助如鳥之将飛也故為利登于天也測曰将飛得羽其輔強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将飛得羽以益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四為下祿為外它而當晝居得位人復輔之如将飛而得羽也　林希逸膚齋集欲飛得羽言有助也次五大爵将飛拔其翮毛羽雖衆不得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陰家之陽小人之象雖在天位其道不正故稱大爵爵大人微如鳥将飛而失其翮也無翮失羽不得適也測曰大雀拔翮不足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羽翮不足故非賴也　胡

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五居盛位當為首主而失位當夜乖於其宜如大鳥将飛而拔其六翮雖有毛羽之衆安得有所往哉光謂晉平公曰吾食客三千餘人尚可謂不好士乎古桑曰鴻鵠冲天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将腹背之毛毳也次六日失烈烈君子将衰降陳仁子輯注范云降下也五為日中故六為日失也烈烈盛也日之熱常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日稱君子時過将暮故将衰降也測曰失烈烈自光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雖衰猶烈故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哀降作衰隆王本降亦作隆今從范小宋本小宋失作昳今從諸家范曰降下也五為日中故六為日昳也烈烈盛也日之熱恒在中之後故言烈烈也光謂失與昳同徒結切六為上祿然過中而當晝雖有烈烈之盛君子知其将衰能自降抑故不失其光大也次七跌船跋車其害不遐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為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主跋踢跌之不親治正故害不遠也測曰跌船跋車不遠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棄治之具害自己招故不遠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船作舩遐作遠今從宋陸范本跌古穴切拔蒲撥切范曰七為失志船車載治之具賢者亦治世之具也失志之主故

蹢跌之棄治之具害自己据故不遠也光謂之為禍始而當夜故有是象國之將敗先棄賢輔　林希逸鬳齋集蹢古穴切跌蒲撥切路跌跌之也跌難行跣單船所以行濟也今自棄之害必至矣此不求助者之喻跌謂書不由蹊隧而行曰扶次八小子在淵丈人播船陳仁子輯注范云八木也故稱船為祖父故稱丈人小子謂百姓也在禍難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播以礼義濟於世也測曰丈人播船濟溺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濟溺之急唯船是用丈人得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小人謂百姓也在禍難中若在淵也丈人播船而濟之光謂八為禍中而當晝故

有是象上九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為毛蟲故為蚕蚕之初生有毛為老故為紅桑謂八也為九所赴故枯也在八之上故緣也蚕須桑民須食老蚕遇枯故其繭不黃也食厭桑者其繭黃可絃琴瑟也測曰緣于枯桑蚕功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大而緣走故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測緣枯不黃作緣于枯桑王本作枯桑不黃今從宋陸本范曰蚕之初生有毛為老故為紅王曰九居亢極而失位當夜無所復將紅蚕蚕之病者而緣於枯桑則何由成其繭矣不黃謂不中用也林希逸鬳齋集蚕之初生有毛既老故曰紅枯桑無所食也不黃不中

用也此不能自養者之喻紅者以老無毛而但紅也

太玄難首第四十九𝌶

三方三州三部一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難者陰盛而陽未易伸也凡勢未既則易逆已極則難圖故一物不頓起一形不頓虧人不竟其成亦不竟其虧也陽無驟進之理至玄則生三十分之一至子則生至二三分而為復便成一畫特已復則如建瓴之易未復則如登霄之難搖而進挫而堅處蹇難之時未易言也易之蹇艮下坎上夫坎北方也艮東北方也陰在前也玄之難猶蹇也一之難我冥〻五之難于非常難何如哉難陳仁子輯注范云人在陽家也火上下象蹇卦　胡次

和集注司馬云乃旦切陽家火準蹇陰氣方難水凝地拆陽弱於淵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火謂之難者大雪節陰氣亢極水凝地拆陰極陽生方當微弱難出而已故謂之難難之初一日入斗宿十三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陰氣方難作太陰難今從諸家小宋曰陰窮極陽信未復陰懼於陽大作陰難章云陰氣為難今從諸家小宋由殆陽氣潛于九泉俟時未信衡曰難遇于鈋錯曰難頡頏初一難我冥冥陳仁子輯注范云初九將起難卻群陰而上今尚在地下故言難我冥〻也我謂陰氣也測曰難我冥冥未見形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尚在地下故形体未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未見形也今從二宋陸王本難者阻抑之象一思之微也而當晝阻抑禍悪未形之時夫何病哉次二凍冰瀆狂馬檔木陳仁子輯注范云瀆敗也冰而得火故敗也二為馬火中之馬若狂之象也檔差也陽在木下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測曰狂馬檔木妄生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氣遠來復如妄生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檔舊市專切陳云檔差也集韻檔楚委切棰也剟也尚書隨山刊木謂隨行山林刊槎其木也槎仕雅切斜斫木也檔之訓棰訓剟乃刊槎其木之謂也蓋檔槎也或誤作差范望承誤立説云差次當上故言差木也與測不合司馬云范本無于字檔作檔今從二宋陸王本次三中堅剛難于非常陳仁子輯注范云首起蹇難家性屬火木當是時枝葉搖落復為火所燥故中堅剛也陰氣極盛陽未發生難非常者也測曰中堅剛難于非常陳仁子輯注云云雖為陰困木終不傾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傾作顧今從諸家三為成意而當晝心能阻（堅剛）抑以阻抑非常者也次四卵破石毈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為難故稱卵卵在金石之間故破也卵陰物也為陽所亂故毈也測曰卵之毈小人難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卵而毈敗故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毈王）本毈作雛今從范小宋本毈徒玩切王曰當難之時

失位當夜不知難之道是欲以卵破石則其毈壞而不生也必矣　林希逸鬳齋集毈徒玩切以卵破石則其毈壞不生也必矣毈卵不孚曰毈楊子曰雛之不才其卵毈矣次五難無間雖大不勤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為天位而在難世重門居尊不可得近故無間也居上臨下下之所奉故不勤也測曰難無間中密塞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重門自固故中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得位處中為難之主是能窒塞其端而無間則稱難無自入矣雖處大難之際不勞勤力而遂免焉次六大車川川上轂于山下觸于川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為上祿故乘大車也上則轂山為九位上也川川重遲之貌也下觸于川謂車非水物也測曰大車川川上下較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轂於山川者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川川作巛（巛）吳曰巛古川字范王小宋本上下軔作上下轂今從宋陸本吳轂（四）苦海切礙也軔而振切范曰川川重遲之貌王曰六居盛滿而失位當夜不得免難之宜次七拔石硢硢力沒以盡陳仁子輯注范云石以喻難硢硢難致之貌此難世也失志之主不可輔正雖當劾思硢硢如石非才所堪故力盡也測曰拔石硢硢乘時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乘於時難故力盡也　胡次和集注鄭云硢集韻止思切以石致川之廉也司馬云范本引

作畫今從二宋陸王本之人切宋曰時謂晝也范曰石以諭難砱砱難致之貌王曰力没謂盡力而引將出於難也勞而僅免以得位當晝故也林希逸鬳齋集砱之人切砱砱難致之意石雖難拔我能没盡其力以引致之亦可拔也此免力濟難之喻次八觸石決木維折角陳仁子輯注范云陰為石陽氣當上觸陰而進故觸石也八為龍木當用事金尅於木故折角也測曰觸石決木非所治也陳仁子輯注范云以弱治剛故非所任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難道轉極而失位當夜無以自免是觸石決木必遇折角之凶光謂遇難當循理以免乃與木石為敵非所以治難也

上九角解豸終以直其有施陳仁子輯注范云解豸直獸也有疑則以角觸之乃别其曲直也而終為人别曲直故可施行也測曰角解豸終以直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稟性曲（平）直終不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觟䚦作解豸范王本其有犯作其有施小宋本作有所施今從宋陸本觟䚦與解豸同觟音蟹䚦直介切王曰處難之極而得位當晝是以直免禍若用其解䚦之角以直之終必有所施而不至於咎悔也光謂解豸之角所犯必以直也　林希逸鬳齋集解豸本作觟䚦解豸之直始終如一則可以有施矣戒中變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二

十二先

玄（太玄經十）

人玄勤首第八十𝍕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勤者陽之復其力甚勞也玄之勤象易之坎者也坎以一陽陷於二陰之中其自拔也難勤以一陽復六陰之後其用力也勞故以卦氣論則為坎震兌止列於四正之位而玄欲準易乃悉例配之其寓意益深觀玄之九測曰抱車入淵負舟上山處北是難之交非動曷成若玄衝勤苦而無成功者非愚則誣勤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陰家八木上中象坎卦　胡次和集注司

馬云陰家木亦準蹇邵同陰凍沍戁創於外微陽邸冥膂力於内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木謂之勤者陰氣九壯陽從九天當下於泉將甚勤勞故謂之勤勤之初一日入斗宿十八度　胡次和集注邵云十七度司馬云諸家無太字今從小宋本小宋本冥作寘今從諸家戁奴板切吳曰悚懼也邸與柢同王曰陰氣以極雖凍沍凝閉而難恐創艾於外陽氣尚微而將邸觸冥昧之中以見其膂力於内陰極陽生之漸故象勤勞初一勤于心否貞陳仁子輯注范云水出於泉而流百川晝夜不休費勞其心故勤于心也陰當降退故否陽正出上故貞測曰勤否貞中不貞也陳仁子

輯注范云水性趍下無常正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諸家無謀字今從宋陸本王曰處勤之初而失位當夜勤而不以其道者也否貞不正之謂也光謂一爲思始爲勤勞居勤家而當夜故有是象**次二勞有恩勤惸惸君子有終**陳仁子輯注范云二火也子在母行毋氏勞苦勞而不怨懃懃之意也惸惸信懃之貌君子信懃故有中誠也**測曰勞有恩懃有諸情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恩懃之意情有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惸音空王曰二得位當晝得勤之道勞而有恩勤不虛施者也空空猶欵欵也勤之而欵欵不倦其勤者也又得君子之中道則何咎悔之能及乎光謂中衷情也二爲思中而當晝君子盡中於人思斯勤斯至誠惸惸非徒有於外者也**次三羸角之吾其泣呱呱未得繼杖**陳仁子輯注范云吾我也我謂二也二爲三子而見羸角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義不犯難故泣呱呱也幼者宜繼老者宜杖勤苦之家故未得也**測曰羸角之吾不得命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更相羸角不得遵者之命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未得作未有今從諸家二宋陸范本扶皆作杖今從王本繼居兩切宋曰羸角謂童幼也王曰男角女羈孩子之飾也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之貌呱呱泣聲繼抱扶持也若孩童之吾吾而泣不得長者抱持之雖勤勞怨苦終

無所歸以喻三當勞苦之時而失位當夜無所復歸故云然也　林希逸鬳齋集男角女羈孩子之飾吾者吾吾然無所歸也繼抱持持也不得命者不得活也此孤弱而無歸者之喻**次四勤于力放倍忘食大人有克**陳仁子輯注范云克勝也四爲公侯而在勤家故勤其力放心倍邇忘食奉時雖大人者亦不能勝也**測曰勤力忘食大人德也**陳仁子輯注范二人生在勤以成大人之美德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倍作倍今從二宋陸王本宋陸本德作得今從范王小宋本放甫罔切王曰勤道轉盛而得位當晝不失其宜是其勤難之時而能勤其力放乎陪隸之事而忘其祿食之報有大人之德乃能用之以至于成功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晝故有是象**次五往蹇蹇禍通福遠**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蹇蹇平直也家性爲勤念相勤邺六水近五見克爲禍故禍近也七生於金故福遠也**測曰往之蹇蹇遠乎福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言所福者遠在九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范本狂作往今從王小宋本王曰五居盛位而失位當夜勤而大失其宜故象狂而蹇蹇宜遠福而近禍也**次六勤有成功幾于天**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下之所奉勤苦之世故有成功成功身退近得天福故幾于天也**測曰勤有成功天所來輔也**陳仁子輯注范

云天之所助衆賢輔也（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王本作天衆也宋曰夾近也之所以稱也陸曰夾者洽也小宋本作天所夾輔今從范本　王曰六居盛位而得位當晝故幾近也）次七勞牽不其鼻于尾弊（陳仁子輯注范云七爲繩故牽也午爲馬馬牛之類也牽牛不其鼻而尾者故勞弊也）測曰勞牽之弊其道逆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含鼻肷尾故逆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牽牛不于其鼻而尾故勞弊也光謂七爲索爲繩又爲失志而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牽牛徒勞不以鼻而以尾徒自弊也此操持失理者之喻）次八勞踖踖心爽蒙柴不卻（陳仁子輯注范云踖踖慙愧貌爽差也八爲疾瘵年老抱疾故有慙也老木稱柴心雖差武蒙柴自終不惑也）測曰勞踖踖躬殉國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殉衛也勤力之家以身衛國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踖又資昔切小宋音鵲章云八蓋君子也在勤之世踖踖然勞若以自勵中心爽悟其德不渝雖謂豺狼之羣亦不卻退也故測曰躬殉國也柴豺爽悟也）上九其勤其勤抱車入淵負舟上山（陳仁子輯注范云家性爲勤九爲之終終於勤苦之事舟反上山車反入淵反覆之難故重其勤也）測曰其勤其勤勞不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車淵舟山不得其所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曰九居亢極之地而又失時當夜勤而不以其道者也）

太玄養首第八十一𝍖（三方三州三部三家　陳仁子輯注愚曰養者處陽氣將復之會而不可無所蓄也蓋天地間物未有無所養而遂長者易云七日來復陽無間斷之時亦無驟生之理特貴善養之而已苟得其養無物不長是以易之頤以震動于下艮止于上而觀其所養玄之養以陰弸于野陽冥於內而亦貴於自養玄經曰養受群餘君子養吉小人養凶而又曰養自茲然則養之功其關係豈小哉）養（陳仁子輯注范云人玄陽家九金上上象頤卦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陽家金準頤九之末天度氣餘猶有六十分二十四秒踦當四十分一十六秒羸當二十分八秒）陰弸于野陽蓲萬物亦之於下（陳仁子輯注范云行屬於金謂之養者是時陰氣盛極陽氣隱藏淵深萬物之根荄使皆芽蘖於地下養長使出故謂之養養之初一日入斗宿二十二度　胡次和集注鄭云弸蒲萌切滿也蓲集韻匈于切引太玄陽蓲萬物云煦也范讀作嫗注云陽氣隱藏淵深萬物之根荄皆芽赤於地下是嫗養之義也集韻之說與注雖異理亦通也舊說爲茥草名則其乖跡甚矣司馬云宋陸本弸作弨王本作殆小宋亦作殘今皆從范本殆字字書無之弸蒲萌切蓲陳吳侯切吳音歐范曰盛

極稱朔慮隱也物之初生其色赤謂是時陰氣盛極于田也故陽隱藏萬物赤之於下陸曰慮讀與濾管之濾同言陽養濾萬物之根使皆赤光謂朔滴也**初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陳仁子輯注范云美茂也水最在下故爲淵靈根道德也家性爲養養神於淵道德彌盛故茂美也**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在於淵中故不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美厥靈根作英厥靈元今從諸家光謂一爲思下存神固本所以養生章云一晝爲水爲思內君子之人在養之世養神求志其樂也內故藏心于淵黑也靈根謂神志也神志爲五常之根本神用無窮故稱靈根全其浩養日積茂美故測曰神不外也　林希逸鬳齋集淵深靜也藏心於深靜以自養其性則美矣靈根性也**次二墨養邪元函否貞**陳仁子輯注范云貞正也元始也函容也二者陰位故稱墨也火在金行恐見剋害故言養邪始見容載故貞終也不相讓故否也**測曰墨養邪中心敗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邪於中故心敗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匪作否今從二宋陸王本吳曰墨與默同函胡男切王曰失位當夜失養之宜默然養其邪僻之道光謂元始也二爲思中而當夜小人之惡雖未著於言行養其邪端內含非正終不能入於君子之塗　林希逸鬳齋集墨與默同

元始也函心中含養之地也隱默之中養其邪思則用心之始已匪正矣**次三糞以肥丘育厥根荄**陳仁子輯注范云三木也火生土故三爲肥丘木生肥丘根荄見育猶君子以義化人人得以如草木之生肥丘也**測曰糞以肥丘中光大也**陳仁子輯注范云民象君位故光大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荄古哀切王曰得位當晝善於養道故象糞於肥丘之上以育草木之根荄則其滋茂蕃昌可立待矣**次四燕食扁扁其志𠑾𠑾利用征賈**陳仁子輯注范云四爲公侯之位陽家之陰又稱小人小人而居大位不能以正扁扁若燕既飛且食或得或失𠑾𠑾然也兌爲口舌故利行賈明非王臣王臣尚蹇蹇然也**測曰燕食扁扁志在賴也**陳仁子輯注范云賴利也志在於利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小宋本作在有今從諸家扁音篇𠑾居蠖切賈音古宋曰賴利也光謂四爲下祿而當夜小人得位志在求利以自養如燕之飛扁扁然𠑾食而已此乃行賈之道耳　林希逸鬳齋集扁扁即翩翩也音篇𠑾𠑾求利貌賴利也小人求利如燕之飛但欲𠑾食而已此賈者之事**次五黃心在腹白骨生肉孚德不復**陳仁子輯注范云五爲天位多包稱腹在中爲黃陽爲白骨能生肉也信不復也**測曰黃心在腹上得天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君而黃心黃中通理得天之

心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上德作上得今從二宋陸王本宋曰言上德如天施也光謂黄中也骨枯槁之物也孚信之洽者也五爲福中而當晝爲養之主允執其中以養天下雖白骨可以生肉况於人乎况於鳥獸草木乎其德如天雲行雨施洽于四表萬物不可得之而報復也次六次次一日三饋祗牛之兆肥不利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宗廟次次次睢不安之貌也祭祀之事惟悚惟懼猶不可數數則致瀆瀆則不敬家性爲養雖當養神一日三饋猶爲數也是養牛之肥卜之已兆無所利也測曰次次之饋肥無身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王本無次次字小宋本作沉沉睢睢又曰肥沒身也今從宋陸范本吳曰次與赼同音咨范曰次次不安之貌已卜之牛待肥則用故無身也陸曰六居過滿失位當夜養之太過而不得其宜者也故象一日三饋以豐其食若神郊廟之牛芻秣過常已應卜郊之兆然而體益肥則益不利於身失光謂六爲上祿當夜故有是象　林希逸鬳齋集次與赼同音次不安之貌祇神祇也祭祀之牛卜既得兆一日而三飼之肥則烹失此以利自禍者之喻次七小子牽象婦人徽猛君子養病陳仁子輯注范云小人謂六也婦人謂四也五爲中六牽之也三爲虎而四在前故徽纆之也故七爲君子六四勞病故也養之馳驅發狂故病也測曰牽象養病不相因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小子婦人各不相因緣也　故次和集注司馬云宋陸本徽作微今從諸家王曰七居過滿之地理近於危然得位當晝君子處之則吉小人婦人處之則凶若小子牽象力不服制必有顛危之患唯君子知時之極以道養其病乃可以得終吉焉一吉一凶二道相反故曰不相因也小謂徽大索謂纍縶也猛猛獸也七爲敗損爲禍階故曰病時當晝故爲君子養之太過漏極禍來小人不量其力尚欲因其所養君子知時與之消息如養病然故無咎也次八鯁不脫毒疾

發鬼上壟陳仁子輯注范云六爲疾疹小人居之故有鯁害不脫之疾鯁而不脫故毒發也木近於金當見尅害害爲鬼鬼上壟也測曰鯁疾之發歸于墳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疾發鬼見故歸于墳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八爲禍中當夜小人因養不已如骨鯁其咽不能之脫以致大禍如毒疾之發而不可救藥也上九星如歲如復繼之初陳仁子輯注范云九爲金石之精上爲星宿之相次如歲月之相襲新故相易周而復始後嗣之君復爲初初爲故也先後相傳終始相扶以道相養轉相迎致百世不遷玄之道也測曰星如歲如終始養也陳仁子輯注范云終始相養不相越

失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本作終始養今從宋陸王本養之上九居首贊之末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以終養始以初繼末循環無端此天道之所以無窮也**踦贊一**陳仁子輯注范氏曰屬水象閏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永踦不足也朞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七百二十九贊當三百六十四日半其不足者半日爲踦贊踦居宜切**凍登赤天晏入玄泉**陳仁子輯注范云一水也而次於九者金所生也言玄道稍襲不常所終而已故益之以水火羸𧖴之數故有二贊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以井中之凍知天日之熱以甲知高氣應

然也水王於天建子之月寒而登天熱而入泉以避其害無怪異也**測曰凍登赤天陰作首也**陳仁子輯注范云凍在天上故爲首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曰凍至寒也而天至高也晏至熱也而泉至深也凍在天上故爲首也光謂赤陽之盛玄陰之極也凡物極則反自始以來陰陽之相生晝夜之相成善惡之相傾治亂之相仍得失之相乘吉凶之相承皆天人自然之理也　林希逸鬳齋集晏至熱也陽氣深入而陰得時此小人道長之喻**羸贊二**陳仁子輯注范云屬火象閏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火羸有餘也三百六十五日之外有餘者四分日之一爲羸贊**一虛一羸踦奇所生**陳仁子輯注范云二南方也盛夏之時萬物所長而繼之養首下者言當養盛萬物也晝夜羸虛踦奇其數以滿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羸虛之所生也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一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而生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以周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七十二策爲一日故得三百六十四日有半不起四分日之三應得五十有四策乃成之耳故有水火二贊以合歲之日也此則歲盡於亥及子復生矣**測曰虛羸踦奇禪無已也**陳仁子輯注范云陰極陽生更相禪代無窮已也　胡次和集注司馬云范小宋本踦踦作踦奇范本儃作禪

今從宋陸王本儃古禪字時戰切陸曰陰極陽生更相儃代無窮已也光謂數之踦羸雖天地不能齊也夫惟不齊乃能變化生生無窮是故日二十九日有踦而遷次月二十七日有踦而周天然後有晦朔十干十二支然後有六甲此其所以爲長久也　林希逸鬳齋集踦奇數也數之有盈有虛皆自奇而生所相禪代而無窮也夫惟不齊乃能生變化也

玄衡陳仁子輯注愚曰衡者對衡之義以玄圖相對待而言觀此則知陰陽消息之理矣　胡次和集注章云衡對也楊子以八十一首圜而圖之一以衡四十一偶而序之有類序卦益以其陰陽進退禍福倚伏人事否

乖物彙聚散各有其時故衝而言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衝序也準易序卦中則陽始應則陰生胡次和集注范云始於子也生於午也周復乎德迎逆乎刑范云在陽方也居殺鄉也礥大戚遇小願范云難致憂也得所求也閑孤而竈鄰范云道閑塞也養致福也少微也大肥也范云得寒氣也陽日逝也戾內反廓外違范云二氣乖也陰陽離也上觸素文多故范云物初生也須飾成也干狂也禮方也范云道不順也事之常也務則來而逃則亡范云陽氣尊也物退藏也夷私曲唐公而無欲范云行不貪也務陽篤也差過也而常穀范云不齊整也善之常也　林希逸鬳齋集穀善也差過也人能知過則常歸於善矣童寡有而度無之胡次和集注范云物蒙蒙寡有識也施不窮也增始昌而永極長范云萬物息也文武德也銳執一而昆大同范云生不二也衆所庇也達日益其類窮日指其橐范云陽氣勝也與違反也交相從也窒不通也范云二氣交泰也陰不化陽不於故不通也耎有畏守不可攻范云見難縮也門戶密也傒也出翕也入范云待時動也退不往也從散也而聚集也范云取其中也物用崇也進多謀積多財范云計所從也物歸藏也釋推也飾衰也范云物始變也不進退也格好也是而疑惡也非范云拒羣陰也陰克陽故惡而非之

也　林希逸鬳齋集格去羣陰則所好者是也疑而未定則所好惡故非也夷平而視傾胡次和集注范云物易直也陰氣息也樂上陽沉下藏范云陽出中也萬物喜樂陽氣上而清明羣類湮沉陽氣藏而肅殺志玄宮也爭士齊也內女懷也范云各自矜也人之情也務則憙而去則悲范云自勉強憙爲也失故鄉也事尚作晦尚休范云萬物各致其力也冬物靜也更變而共笑齊久而益憂范云彼自改故憙而笑也閑致咎也斷多事窮無事云平是非也多所悲也毅敢而割懦范云果不疑也困於時也疑徒鄉止不行范云陰欲去也二氣生也衆溫柔毅寡剛范云立夏節也亦立冬也密不可間成不可更范云陽親天也物形堅也鄭氏密不可間言不可離間也親親乎善閒閒乎思章作惡　范云陽氣仁愛也萬物密也斂也得失亡福范云物所聚也惡之府也彊善不倦劉惡不息范云乾行健也陰凌陽也睟君道也馴臣保也范云陽氣純也奉其君也盛壯也將老也范云陽氣充也陽之窮也居得乎位難遇乎詘范云物有困也陽窮消也法易與天下同也勤苦而無功也范云天下之事同法式也　負舟上山徒費力也養受羣餘君子養吉小人養凶也范云玄終於養故曰羣餘也陽以為吉陰以為凶君子小人較然可知也

玄錯（陳仁子輯注錯雜也雜而說之也愚曰錯者參錯之義以玄道相參錯而言觀此則知陰陽包羅之理矣　胡次和集注章云錯者雜也比玄錯揚子初以玄衡相對而序八十一首今乃重明首義故雜而言之有類易雜卦後雖不序首必自中而起若易之爲辭悉以乾坤爲首　林希逸鬳齋集錯雜也準易雜卦）中始周旋（胡次和集注范云玄始於中首至周首而旋復也）羨曲毅端（范云行不正故曲也毅信其志直爲端也）睟文之道或淳或班（范云淳睟其道　有文也）彊也健徯也弱（范云不休息也如有質也）積也多而少也約（范云積畜盛多也謙不盈也）視也見而晦也瞽

（范云物所形也世不明也鄭云瞽亡遇切目不明也）童無知盛而有餘（范云幼未聦之氣壯彊也）去離故而將來初（范云他所從也陰氣窮也）大也外而翕也內（范云陰在中也物退降也）絣也進更也退（范云陽氣進也見難而縮也）樂佚逿勤蹶蹶（鄭云方言佚惕佚音跌惕音唐綫也漢書佚蕩佚音鐵蕩音譡亦緩也樂象豫卦易曰豫怠也乃緩之義也則樂佚逿與方言佚惕漢書佚蕩其實一也方言揚子作字音皆當從之注云物以長也義與方言合也蹶音衛切行急遽貌范云物以長也勞無常也）違思道窮思索（范云道相致也萬物遽也）干在朝而內在席（范云物始出爲藏

讐也）差自憎飾自好（范云過爲惡也人所擇也）格不容而是寬裕增日益而減日損剛奉令而夾相反（范云臣所制也乘於事也）釋也柔而堅也（鄭云𩊖舊音昂按集韻𩊖角鞮屬龍龕手鏡𩊖覆頭也又五更切與鞕同益角鞮者以華爲履頭角昂舉則必堅鄭故有鞕義注云剛折姦也淅伏姦愚要在堅剛也其音昂者取叶韻也范云物脫枯也下剛以華無也）夷平易而難頡頏（鄭云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難而不已是故如此范云氣所傷也非其常也）斷多決而疑猶與（鄭云猶余汝切與讀作豫疑辭也　范云重以方也當節量也）逃有避爭有趣（范云陰害陽也物相貪也）進欲

行止欲鶩（范云萬物褰也上下違也鄭云褰傅毛切奘進之義也鶩脂利切說文擊殺鳥也上下相違則必止矣恨其如此而欲摶擊故曰止欲鶩也）廓無方務無益（范云不限疆域也心專一也）應也今而度也古（范云權時宜也權不違也）迎知前永見後（范云氣相承也事久長也）從也牽守也固（范云物趨陽也不可攻也）礥拔難劇無敵（鄭云拔難如字言拯救艱難也或去聲護言濟援險難也注云宜大人也謂援車山淵爲援難也范云宜大人也臣困君也）唐蕩蕩而閑塞塞（鄭云塞舊音翳埋藏也或作壅者俗書訛謬也范云公無私也陰陽離也）更造新常因故（范云變形勢也不

改討也失大亡歛小得范云物淪退也陰聚内也竈好利法惡刻范云養無竊也正不中也禮也都而居也室范云動合儀也人所歸也聚事虛衆事實范云陰所收物也物充多也關也皆合二殊也成用一范云陰陽雜也二氣和也上志高沉志下范云陽登起也相思待也交多友塗少與范云人所敬也傲且吝也銳鏩鏩僭剟跙鄭云鏩疾染切銳進貌剸集韻在慼切引大云僭剟跙云縮朒貌集作剟轉寫誤也跙集才與切范云進無二也行不進也親附踈割犯血范云重宗姻也不隱親也遇逢難竢候時范云陰害陽也徒故鄉也事自竭養自滋鄭云滋說文益也以能自益故

橅無極也一作蕪草木多益也從艸亦通或作訓此之茲則失其義也范云致其力也傳無極也餘有格昆增減成五首不在錯中目錄曰八十一首錯相成也如此明當有之今而不見愚意以為玄更二難宋陸二家以今䖏當亦毀於漏脫也格也乖而昆也同增有益而減有損成者功就不可易也范云宋仲子云雄文不書此五首自格至成宋仲子添之陸云格昆增減脫誤審也陸釋自有成首云成者功就不可體也章云范注謂格昆增減四首脫漏今川本自有但無范注而已

玄攡陳仁子輯注愚曰攡者舒散之義以玄用之開張而言觀此則知造

化發始之功　胡次和集注鄭云玄攡音離張也又作攡音螭舒也范云言舒其大體也章云玄之道也純粹其體也散駮故八十一首七百二十九贊迫測之辭互明三才萬彙情狀復以衡而偶乎陰陽進退人事之變興禍福之倚伏授受之無已又以錯而通言雜述俾其觀首之名究首之來則其義顯矣尚惜來者之未盡硏旨乃述玄攡以舒張之攡者舒張之謂也矣　林希逸鬳齋集攡瑩掜圖準擊辭玄者幽攡萬類而不見形者也胡次和集注范云幽深也攡張萬類萬物之類也言玄幽冥深遠故張舒萬物之類然而不見其形者也資陶虛無而生乎規范云資取也陶養

也虛空也無無形也規圜也玄取象天地空虛無形之氣推積為一以九數得萬物數以為玄形故曰生規天規圜也攔神明而定摹鄭云攔音關范云攔關也若手相關付故字有手也摹數也玄乃關天地神明之事以定於一運九數其道分明若手相關付故曰而定數通同古今以開類范云古謂庖犧今即隨世也玄乃綿絡於天地通古今之器開陰陽之氣同萬物之類也攡措陰陽而發氣范云措猶設也謂張設陰陽之道以發休咎之氣也張云玄道乃微妙而不可狀者也幽者則暗冥而不可覩者也而玄能於幽冥之中生萬物於未生舒群類於未形其功莫測故其形不

可得而見也而復能資養萬物之形氣今空虛未有之光而生乎法也觀法非謂天也蓋玄以少治衆以無治有也故一以爲法而生三者也是以下文謂攡神明而定摹摹有數也數自無而造有以微而至著故攡通神明也之一玄而極乎萬物之數亦非止一運九數也復能通乎天地已分之後隨世無窮之際以開發萬有使各得其類遂其生育故復明陰陽攡措交錯以發萬物盛衰死生之氣悉由玄道而可知也攡舒也措致也謂陽舒則陰措陰措則陽舒萬物負陽而抱陰各得始終之氣也非止休咎之氣也一判一合天地備矣胡次和集注范云判謂純陰純陽也合謂陰陽交錯也四陰錯錯以生萬物備滿於天地之間也今俗云夫婦判合此之謂也天日廻行剛柔接矣范云廻猶運也天運如西月運如東天日運行陰陽相交以成晝夜之道也還復其所終始定矣范云謂天晝夜運行周而復始故言還復其所也行無遲疾度不參差故終始定也一生一死性命瑩矣范云瑩明也上句說天及日此句言生死正謂月之晦明生死之道晦明得度天之性命可謂明也章云前言玄之自微而不見能生萬物於未形復資陶於虛無而生法又能定數開類以明陰陽攡措以發萬物始終之氣既有形氣乃述天地一判一合之道判謂陰陽二氣未交之

時合謂二氣已交之際因之判合遂生四時晝夜萬物故曰天地備矣天在旋曰廻日右運曰行謂日順行天度也陽剛陰柔也由乎天日之運行無窮所以有四時分晝夜陰陽之氣以相承接而不絕也玄之法度復以冬至之氣日居北方牽牛之一度斗指乎子以爲之常故經曰還復其所謂北也故玄生萬物於一歸萬物亦於冥皆自北也故終始定矣萬物假天日運行之道終始之氣乃得生死之分知性命之理明矣注謂生死爲月魄之說誤矣蓋此文始言玄本虛無乃生三才以至萬物各盡始終生死性命之理也此玄道之廣大豈止月哉又經云不以月爲法玄告曰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也則知死生非謂月也仰以觀乎象俯以視乎情范云仰觀俯視天之形象地之性情皆可知也察性知命原始見終范云言當詳察太玄性命天地人之道終始可見也三儀同科厚薄相劘鄭云劘與摩同范云三儀謂天地人也科法也厚薄謂陰陽也陰濁故厚陽清故薄陰陽相劘以生萬物天人同法而養制也圜則杌棿方則嗇吝鄭云吝古吝字范云圜謂天也天動故杌棿方謂地也易曰坤爲吝嗇主收藏此之謂也嘘則流體唫則凝形范云嘘謂呼也唫猶翕也呼謂之陽唫謂之陰吞陽之氣疑閉萬物之形體冬陰則凝滯而成形也鄭云唫魚音切說

文曰急也翕狀如此翕與吸同**是故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范云闔天地晝夜之稱謂之爲宇如屋宇之所覆也闢謂開天地晝夜之稱爾宙猶暢也宇之開闢明暢於天下也鄭云稱爲至切謂也章云前文言天地判合天日迴行以定終始死生之道可通而爲法也是以仰觀上象俯視萬物之情乃窮幽洞微無所不至故曰可以察性知命者也夫人之性也始乎生而靜將乎動也外則七竅之所嗜內則六情之所動動日甚而靜日消情以熾而性以忘是以聖人窮天物理則能盡其天性性復盡則我命在我原始見終乃察性命之本也既仰觀俯視察性知命則見天地之心矣故人以五常之道通乎天地之情則知三儀同法也非爲衆人也復以天地而言之謂陰陽之氣各有厚薄消長以相劘以人事而言亦有盛衰禍福以相劘也仰觀乎天則圜動而机桯俯視乎地則方靜而畜含今天陽也故常動以生地陰也故常靜以載陽動而施故机桯陰靜而止故畜含噓則流體亦謂陽也噓吐其氣以流動萬物之氣唫則凝形謂陰也唫其氣以凝萬物之形聖人既見天地圜方之道陰陽噓唫之理可以取法參之人事以濟群生闔者戶扇也天之闔也若以扇闔戶也故曰闔闢開者若開扇于宇四明暢也故曰闢宇謂之宙也蓋宇者天地未判之稱

也宙乃已分之謂也斯乃言聖人俯仰於分判之後能盡天地之道以爲法也注以晝夜爲書則未盡其義**日月往來一寒一暑**范云日月往來於天以寒暑成歲也**律則成物曆則編時**范云律謂六律也陽爲律陰爲呂物以陽成故曰成物也曆謂治歷明時編次歲事也**律歷交道聖人以謀**范云道謂天地陰陽之道也律以候氣歷以編時敬授民事則聖人之所諮謀也聖人謂若堯命羲和之類也章云冬至之日自牽牛一度而往日行一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行一天終也月二十日行一天終一歲十二度來與日合乃爲之朔則謂之日往月來也乃歲之終日往月來寒暑之氣各一更變也律法也謂六律六呂之管以知候氣以明生成萬物之道故曰律則成物歷者歷也以明日月五星巡歷四方之宿以分氣候而編諸時故爲歷則編時也律則理也以司氣歷則運筭以法天天之時地之氣上下相顧而不差故曰律歷交道以授人時萬彙順養而群生以濟斯皆聖人陳其謀畫以爲法也**晝以好之夜以醜之**范云好事在晝醜事在夜醜好遞雜萬物生化也**一晝一夜陰陽分索**范云陰則爲夜陽則爲晝索數也夜分晝別以分四時也**夜道極陰晝道極陽**范云夜極爲晝晝極爲夜晝夜之極以見陰陽**牝牡羣貞以攤吉凶**范云貞正也陰爲牝陽爲

牡陰陽牝牡萬物化生各得其正故曰晝貞以探吉凶之事也**則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范云辯別也如此則人道之綱紀炳然有別也章云晝夜謂四時相殊之晝夜也葢各隨陰陽升降地形上下日之出入或長或短卷以陰陽而推之晝爲陽爲德故贊以位君子故曰好之夜爲陰爲刑故贊以位小人故曰醜之是以一晝一夜假乎陰陽而知之分數也夜爲陰道極則生陽晝爲陽道極則生陰故陰陽相及晝夜相承無有已也牝牡群正者陰陽各得其正也故贊辭晝則多休夜則多咎故曰以攡吉凶是以晝夜分陰陽正則尊卑位故曰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辯矣**是故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巡**范云巡行也日天錯行陰陽更用事也**死生相摎萬物乃纏**范云摎謂相擾也纏謂纏綿也上句言天日之宜此言死生知說月也月明生而魄死魄生而明死死生之相摎擾故萬物亦纏綿而成就也鄭云摎注云擾也故巧切又力交切物相交也舊音交又音　按集韻無　音其音交者訓束皆不可用章云日之動也順行二十八宿本自子東也日一日夜惟行一度而天輪動其天輪一晝夜運行三百六十五度而日復隨天輪西沒也故曰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西日東故曰天日錯行一歲之中天日巡行陰陽之道故曰陰陽更巡下文謂

日一南而萬物死一北而萬物生也萬物相攪以死生復以死生相摎而無窮已故曰死生相摎萬物乃纏也謂纏續而不絕注謂月非也**故玄騁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范云騁求也求取天下之合謂五位相合於五方而運之以成經文　林希逸鬳齋集陰陽善惡是非類皆合也**綴之以其類占之以其觚**胡次和集注鄭云觚注云法也與大首自制以觚義同范云觚法也綴擊之以其類謂五行相生萬物之類也占之以法謂經緯之休咎也**曉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其唯元乎**鄭云瞶牛怪切曉天下之瞶瞶謂曉其聦者也瑩天下之晦晦謂瑩其不明者也范云難之也**夫玄晦其位而冥其畛深其阜而眇其根攘其功而幽其所以然者也**鄭云眇音妙攘人樣切卻也攘其功謂卻而不受也故與攘同封禪書進攘之道顏師古說攘古讓字范云畛界也大陸曰阜眇微也幽冥也言玄道微妙闇其經界深其根本不語其功幽冥其所以然事者以見其弘遠也

林希逸鬳齋集阜高也根深也言玄之理隱奧也**故玄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胡次和集注范云皆歎美之言也**嘿而該之者玄也**鄭云嘿集韻密北切通作默舊力忒切不知何義豈誤作俚耶范云該兼也兼明天地之道也**攡而散之者人也**范云言

玄兼天地陰陽之道後世之人必有散而用之也稽其門關其戶叩其鍵然後乃應范云稽猶叩也關開也鍵閉也開門叩物乃知玄道如人號呼之相應也鄭云稽猶叩也讀如稽首之稽鍵音健籥牝也號乎呼去聲況其否者乎范云否不也至門叩鍵然後方應之況於不為主者乎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日彊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則玄之道幾矣鄭云彊巨兩切勉也范云幾近也拂除也除惡從善近於玄道章云此雖之一節勉人力行其道而切於改過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也惡也此二句有味誰不知好善而得善常少誰不知惡醜而有之者常多仰而視之在乎上俯而窺之在乎下企而望之在乎前棄而忘之在乎後范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欲違則不能嘿則得其所者玄也范云違猶去也人之近玄玄亦近之欲去則不能也不言而信默而者其所者莫過於玄也故玄者用之至也見而知之者智也范云言玄為天下之至用見物而知其休咎玄之智也視而愛之者仁也范云視而愛之是玄之仁也斷而決之者勇也范云言玄而斷決天下之疑而玄之勇也兼制而博用者公也范云博大也兼制天下之萬物大為百姓之用者公無所私也能以偶物者通也

范云偶配也以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筴以配萬物牝牡之數所以通天下之事也無所繫輆者聖也鄭云輆舊口亥切按硋閡皆音礙止也礙石而止者硋也阻門而止者閡也車行如事可不止乎輆亦音礙訓止可也夫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有所繫則滯而不通矣有所輆則塞而不通矣故曰無所繫輆者聖也不必拘泥舊音也范云平易於世以成聖人之名時與不時命也范云聖人無所繫輆於天下而不遇其時亦天命也章云一節玄道幽妙應變如神無所不至者也虛而無形萬物所道之謂道也范云虛空也空無形象而萬物由之而出故謂之道道可道法之而用也因循無革天下之理得之謂德也范云革更也因緣天地自然之性無所改更而得其理者故謂之德德者得人及物之謂也理生昆群兼愛之謂仁也范云昆同也同愛天下之物無有偏私故謂之仁仁者仁愛之及物也列敵度宜之謂義也范云敵匹也列序也序其匹度時之宜而處者故謂之義義者宜人及物也秉道德仁義而施之之謂業也范云秉執也執此四者而施之於世人道之大業也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也范云瑩明也而明天之功使萬物光明者太陽之氣也幽無形深不可測之謂陰也范云配於陽也陽知陽而不知陰陰知陰而不知陽范云陽起於子陰

起於午二氣迭興故不相知也知陽知陽知上知行知晦知明者其唯玄乎范云玄以陰陽爲本非玄其孰能兼知也章云此一節明陰陽之象假玄之用以成萬物之功也縣之者權也平之者衡也范云玄之稱物平施如權衡也濁者使清險者使平范云而使萬物清平者其唯玄乎離乎情者必著乎僞離乎僞者必著乎情鄭云離力智切著直各切附也范云情實僞虛也離著也著附也情僞相盪而君子小人之道較然見矣鄭云較音角謂其著見如車較也范云盪謂盪濯君子小人較然自見者也章云此一節將時玄道均施於物俾無差忒故指權衡以申明之玄者以衡量者也鄭云衡量音良謂其節量使之適平如縣衡也范云平量天下之事者其唯玄乎高者下之范云謂中首之上九顛靈氣形反之辭也卑者舉之范云謂周首之初一還于天心之辭饒者取之范云謂中首之次六月闕其摶之辭也罄者與之范云謂少首之次七貧自究利用見寫之辭也明者定之范云謂中首之次五日正于天之辭也疑者提之范云提猶正也謂達首之次五大小無迷之辭也規之者思也范云謂上首之次三思其珎穢之辭立之者事也范云謂事首之次五事其事王假之食之辭也無事則不食其祿故立之宜有事也說之者辯也范云辯别也九贊之辭

是以辯其休咎也成之者信也范云不信不立故以成信也章云此一節明玄之道齊均於物如衡之無私能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者也范注引九贊之辭爲義抑亦困矣夫天宙然示人神矣范云闢宇謂之宙天之開闢以昭萬物故爲神夫地他然示人明矣范云他猶泰也泰然示人之明也鄭云他注示他猶泰也讀如委委佗佗之他詩傳云佗佗德平易也徒何切一作坦闇之師曰玄瑩言乎宙拓坦者拓廣坦明天地之德作坦者是也按坦與他義既相通聲亦相近然作坦爲優也天地奠位神明通氣范云奠定也二位定故神通也有一有二有三范云天地人之位也位各殊輩回行九區終始連屬上下無隅鄭云屬音燭范云殊異也輩類也區虛也隅廉也從一至九各自異位故曰九區九區猶易六虛也周而復始故曰無隅如圓之象不見其廉角也　林希逸屬猶集夫天宙然至上下無隅殊輩異類也回行運行也佗負荷也湯何切信道致誠誠道致信察龍虎之文觀烏龜之理故次和集佳范云龍虎爲東西烏龜爲南北南北爲經東西爲緯觀察四方以理爲色象也運諸桼政繫之泰始極焉鄭云桼與七同范云桼政日月五星也泰始謂玄中首初一也極中也日月五星繫之於天中也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鄭云璇璣注云璇璣斗魁

玉衡斗杓按此說出天官書云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也然孔氏尚書傳謂璇衡玉者正天文之器蓋璣爲轉樞以象天運衡爲橫管以窺天度而日月五星皆以此齊之王者不可不察也故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此云通璇璣之統者謂天運也又云正玉衡之平者謂天度也與孔氏傳合矣注云以北斗七星爲說則失玄旨也范云璇璣斗魁也玉衡其杓也第一星爲樞二爲璇三爲璣四爲權五爲衡六爲開陽七爲搖光通其統以達於著皆不失其中如所指之辰也章云此一節明天之高明地之深厚人處其中以交通天地之道則日月星辰之正也故曰天

宙然示人神矣地他然示人明矣宙者天闢判而明暢示人以健行不息生育無窮地泰然而安靜示人以深厚博載人莫能測皆爲神明之道也既天地合定其位二氣交通化生萬有故曰神明聖人遂生天地之間仰觀俯察以盡天地之理以濟群生則三儀可以同法故有一有二有三而天地人各殊其類方能以九贊之道配乎九天九地九人五行陰陽晝夜終始相承上下無有隅際也是以由乎玄則知經緯四方之理東之七宿爲青龍之象西之七宿爲金虎之象南之七宿爲朱鳥之象北之七宿爲元龜之象故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也又可以觀日月五星之運行

而後謂泰始極焉者蓋日月五星在歷各有起元之始或歷數紀各歸其無乃謂之一終極終也故曰繫之泰始極也注謂中首初一爲泰始極爲中極蓋非也是以上通之於天度下正於璇璣玉衡玉衡謂璣衡居右者皆美玉而爲之各長八寸孔徑一寸以候星度其法先以斗之衡星因定其望準之既定乃刻記之明夜因舊處更準則星四移復不見乃更移就星望之又刻記之爲一度夜以是而知周天一歲之度也故以通璿璣之統以正玉衡之平也此蓋謂以人而通天地者也**圜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范云圜天也方地也天地相研以成歲事非一朝也故以研言之剛柔

晝夜也易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晝夜相干以成萬物也**盛則入衰窮則更生**范云物盛則衰玄窮則變**有實有虛流止無常**范云天地虛贏或流或止故無其常也**夫天地設故貴賤序**范云易所謂天尊地卑貴賤位者也**四時行故父子繼**范云五行相生父子相繼之道**律歷陳故君臣理**范云律和氣於上歷正時於下律歷見故君臣之事理也**常變錯故百事析**范云錯雜也常謂天地日月星辰也變謂四時變改也常變而不變四時雜亂故曰百事分析**質文形故有無明**范云質文見故有無可明知也**吉凶見故善否著**范云吉見晝凶見夜則善不善顯著矣**虛實盪故萬物纓**范云

陰爲虛陽爲實盡動也陰陽相動故萬物經綿而生**陽不極則陰不萌陰不極則陽不牙**范云陰萌於五月陽牙於十一月**極寒生熱極熱生寒信道致詘詘道致信**鄭云信讀作伸見信乃可伸有信乃能伸故信與伸通范云屈以求伸盈極則虧也**其動也日造其所無而好其所新**范云日知其所無無忘其所能天地人之事也**其靜也日滅其所有而損其所放**范云靜謂息也倦息如故其事者天地人之所不能也章云上文蓋本天地而序尊卑正父子明有無著吉凶此一節復明物極必變禍福相倚悉天之道**故推之以刻參之以晷反覆其序軫轉其道也**鄭云軫動也轉運也動而運焉天之道也王厓說軫轉爲無窮天道因如此也主究切范云刻漏刻也以漏刻分日之晝夜晷景度如二至之數反覆次序展轉運邁以成歲也**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物相連也**范云抽出也緒業也言天地陰陽不可得形而數故推之漏刻度之晷景以見其形以出其業萬物之類至於死生更相連襲也章云上文旣明天地陰陽反覆其道此一節乃明陰陽升降晝夜長短無形可見無緒可抽蓋唯人反覆思慮展轉立法而得之故爲漏水以定其刻因刻以取時又立晷儀以測冬至夏至晷影長短以定晝夜也古者以八尺表置于日中冬至之日晷影長丈

有三尺一寸四分夏至之日長尺有八寸五分下以尺寸測日之南北冬夏相去里數則晝夜之分可得而見也周官掌土圭之法悉其義也故因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旣見乎無形抽於無緒則洞知萬物始終相連而不絕之道也**其上也縣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鄭云薉於廢切荒蕪之薉爲物之微也范云皆大美玄之辭**其道游冥而挹盈**鄭云挹於入切損抑也范云玄將幽冥之中損挹盈施以謙自約也**存存而亡亡微微而章章始始而終終**范云各隨其事章云上文旣明無形可見之事悉以法而見之此一節復明玄道至大可窺測而無所不至也云其上也縣天者言非天也言其高在天也下也淪淵者言非地也淪沒也淵深也謂其下則淪乎不測之深也纖也入薉者纖微也薉謂無淪也謂至細不可視之也廣也包畛者謂其廣大無有邊徼而反包其畛界也其上下纖廣之狀莫則而測之者蓋玄之道常游乎冥晦而自抑損其盈滿者也雖游乎冥其道能存亡微章終始萬物而無倦怠辭皆重之者謂在有則有在無則無在微益微而莫測在章益章而不窮蓋萬世無已也**近玄者玄亦近之遠玄者玄亦遠之譬若天蒼蒼然在於東面南面西面北而仰而無不在焉及其俛則不見**范云蒼蒼者春天之色也不稱四時以春爲

文也言天抑則見之俛則不見亦猶近玄玄亦近之也**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范云去謂遠玄玄亦遠之也章云此一節明玄道無私於物不言而信惟人能弘之故近之者玄道益近遠之者玄道益遠若人之處天地四方之內 未常俯觀焉得見天或隨之處仰天無不在也其俛則不能見也玄亦然也人之生世未嘗不由玄道而至于終而終不能得知其道而豈去於人乎故曰天豈去人哉人自去也**冬至及夜半以後者近玄之象也進而未及往而未至虛而未滿故謂之近玄**范云玄道好謙常自重虛故以未極未至未滿爲近玄玄亦始於之冬至斗指子夜半時加子**夏至及日中以後者遠玄之象也進極而退往窮而還已滿而損故謂之遠玄**范云玄道惡盈故以已極已滿爲遠玄玄亦始於午夏至斗指於午日中時加午章云玄通兼乎天地鬼神之道故虧盈而益謙經曰將來者進成功者退故冬至及夜半之後謂陽始生于子也故進而未成其功往而未至其所虛而未滿其象故曰可益也乃曰近玄之象也夏至日中之後陰生於午也陰氣近而已極往而已窮物志已滿固可損之乃曰遠玄之象也蓋玄惡盈滿而好損謙也**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范云謂夏至日南在東井萬物向死也冬至日北在牽牛萬物向生也**斗一北而萬**

物虛斗一南而萬物盈范云斗指亥子寒氣殺物常焚宿菜故言虛也 斗行巳午溫氣長物數枝布葉故盈也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范云日之至南行由西方故言右還從東方故言左旋也斗之至南行由東方故言左還從西方故言右旋也**或左或右或死或生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范云天地合會而相并謀謂十一月冬至時也陰陽相薄於黃泉之中故曰合謀也鄭云 相薄伯各切章云日一南者謂夏至之日在東井也井爲南方之宿故曰在南方夏至陰氣始生陰爲肅殺故萬物已入乎死者也日北者冬至之日在牽牛牽牛北方方宿故曰在北也冬至陽氣始生陽爲生育故萬物已向乎生者也故日一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也斗之指北謂冬也萬物潛伏於內斗之指南謂夏也萬物敷滿于外故曰斗一北而萬物虛一南而萬物盈也日之在天隨轉而西沒故曰左行也及至于北復出于東故曰左還也斗之在北也隨天運而東指故曰左行及乎指南也隨天運而西故曰右還也且日斗之運或左或右而萬物之反覆或死或生此乃陰陽不測之際如神靈合其謀蓋也或兼天之神明地之靈應而成其用也言神言態悉不可窺測者玄之道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三　十二先

玄（太玄經十）

玄瑩陳仁子輯注愚曰瑩者光瑩之義以玄之體該貫而言觀玄則知造化關涉之本范云瑩者明也所以明玄之大體也亦象易之上繫亂也胡次和集注鄭云注云象易之上繫也按此言亦則前有說矣今無者脫漏也後惟玄圖云象下繫餘皆不言太疏略也玄傳十一篇首準易之傳則準易之象文準易之文言衝準易之序卦錯準易之雜卦數圖皆準易之說卦攡瑩掜告皆準易之繫亂不必復分上下也章云瑩者明也前篇攡張其義俾之玄之道統天地陰陽日斗律歷以放其用此言玄之道也包含萬有抽緒群倫至如神靈幽默啓化萬殊悉由玄術而明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玄瑩明徹也天地開闢宇宙拓坦胡次和集注鄭云拓吐鐸切范云闢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言天地開闢已來晝夜相推如屋宇之普覆宙暢於天內拓廣而坦明者也　林希逸鬳齋集闢拓坦夷天元咫步日月紀數胡次和集注范云八寸為咫六尺為步玄起於天元甲子朔旦冬至始於牽牛之初自咫及步運行不息周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三十日為月十二月為歲故加閏以定四時故曰日月紀數也　林

希逸鬳齋集天玄起步有躔度也日月紀數有歷紀度數也周渾歷紀群倫品庶胡次和集注范云渾運也周渾律歷應三統之數品物庶類群庶衆盈也鄭云渾胡衮切注訓為運言如運天之運也或合或離或贏或踦范云踦不足也贏有餘也日月之行有離合陰陽之數有贏虛天道之然不可為典要也鄭云踦居宜切注云不足也按踦自黃首言之則晝夜之道足矣自天度言之則斗分之數未足也踦之不足贏之有餘皆主斗分以為言也章云此一節子雲明始剖判已來萬物皆有其數也天玄即太初歷甲子月朔冬至為歷之始也咫言寸步言尺謂是時日月合朔於牽牛之初而尺寸之數躔度之數自此起也紀歲者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今天元甲子歲建子之月冬至之朔辰在星紀日月之會為起天之初則歷之三元六紀之數皆得而明天故曰天玄咫步日月紀數也故曰假哉天地啗函啓化罔裕於玄罔章作内鄭云假古雅切善假於物乃能為大故假訓大也啗舊徒敢徒濫二切函胡南切啗函猶含容也啓化䦯上九陰陽啓化與此義同亦宜從口范云假大也啗含也函容也大哉天地包容萬物開化成務自然有裕於玄道也終始幽明表贊神靈鄭云表贊謂三表九贊所以表顯贊助天神地靈也范云幽謂陰也明謂陽也言玄終

始於陰陽之事以表績於天地也天神而地靈也**大陽乘陰萬物該兼**范云謂夏四月也諸陽乘諸陰故萬物施類該盡而兼生也**周流九虛而禍福絓羅**范云九虛九贊之位也列貴賤者存乎位九贊殊位而禍福見也絓羅猶流離也鄭云絓羅注云猶流離也葢流行離散者或罥絓而遭羅也師說以爲絓懸羅列也章云此一節歎美天地之道能包容開化其於萬類由玄道之憐愛也　林希逸鬳齋集絓羅隨所遭也**凡十有二始群倫抽緒**胡次和集注范云始朔也一歲十　月故十二始相猶援也言陰陽迭興於十二月朔之中群倫各援其業以成歲事也**故有一二三以絓以羅玄術瑩之**范云一天二地三人也兼三材而玄名之以離於九贊之位玄術之所瑩明也章云此一節言三才兼通一歲之事**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上下相因醜在其中玄術瑩之**鄭云施重言五行之施設重疊而成九位也范云鴻大也玄大本起於五行以施九重之位上下相因品物醜類皆在其中大玄之術皆明之也章云鴻本五行者謂玄包天地陰陽五行之道也令施九贊之位而重之使上下相因而萬類由其中也可以五行而知大本也上下相因者若九地九人九屬之類皆上下之相因也故以玄術而明之也注謂立本起於五行者非也葢在九贊即本五行以明

人事非因五行而起玄也**天圜地方極植中央動以歷靜時乘十二以建七政玄術瑩之**范云極北極也處天地之中衆星所繫天之變動以曆安之七政日也五星也運周于天加十二辰七政乃建舒疾得度玄術之所明也章云天圜而剛故行健不息地方而柔故載物無方北辰處天之中極故曰極植中央日月五星十二辰各隨斗極所建行有常度晝夜隨極動無有止息不用曆以推之則不知其動靜而所乘之辰也十二者十二之辰也悉由玄道明之**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或振或違以立五紀玄術瑩之**范云振動也斗之衡隨天動左回故言進也日之行右行故言退也進退相錯五紀以立本亦太玄所明也鄭云振注云振動也聞之師曰振猶順也順斯振之違斯抑之玄相備也五紀洪範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章云斗本不行因天之動則附天之運葢北方斗爲天之杠軸故曰振也振猶運動也斗之運天猶杠軸之運車故曰斗振天之進天象西運二十八宿東行與天相戾故曰違天而退日斗進退或振或違以立五星之綱紀悉由玄術明之也**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成玄術瑩之**鄭云表立則景施葢以土圭度之爲施也讀如施設之施一說古移字皆作施言表景轉施也榆猶寫也與榆同

式朱切本從車今從木者猶輷與轔也舊音投又徒軍切誤作輪范云植立也立八尺之表立則景施故言景施以土圭度之以定二至冬至之景丈有三尺夏至之景尺有五寸二至得失揄猶寫也寫水下漏畱刻知時考知昏明以正中星候司四時動作成慎以奉天時玄之所明章云此一節以立刻定昏曉之中星以爲法也云植表施景者以冬至之日日在牽牛去極遠乃於日中時立表八尺施景丈三尺一寸四分夏至之日日在東井去極近日中立表八尺施景一尺五寸八分二至之景差戓以定豐凶九丈尺與寸者以一寸爲千里則知二至之日日行天上相去十一萬五千里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日中立八尺表則景施七尺三寸以計二至之景故知晝夜長短互有其極矣故曰植表施景也揄漏率刻者揄者引也漏者以壺成水滴漏於下氣之中也刻者刻其分寸於箭上以漏水浮箭以率其刻數則得時也一時八刻二十八一刻六十分故十二時摠百刻故曰揄漏率刻也昏明考中者謂正南之方也日之昏曉悉以中星爲月之節氣也謂若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昏畢十度中中星去日八十九度也月之中氣雨水日在室十四度昏井二度中中星去日九十三度也以是知日之長短盖由其晷景刻漏考正中星以序四時用成農事

故曰昏明考中作者以成悉由玄術而明也**冷竹爲管室灰爲候以揆百度百度旣設濟民不誤玄術瑩之**鄭云莩灰後漢志云河内葭莩灰也穀胡谷切說文細縛也范云冷黄帝時冷倫道大夏西取竹斷以十二管吹而聽之各有寸數聲有大小以應月氣又置於深室實以莩灰穀蒙其口以候十二月氣氣至者則灰飛也月氣効則百事序以濟於民無失誤也章云上文以明晷景爲月候此復明十二月以管飛灰應候也九灰飛之法以小動爲氣和大動爲臣強爲君嚴猛也**東西爲緯南北爲經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玄術瑩之**范云天長南北而短東西故長爲經短爲緯也文錯以成文章之章成故邪正別吉凶見也章云玄以五行之數爲經緯也東西則金木之數也南北則水火土之數也土居中宮寄理丙丁故系南方之數也一六二七五五水火土之數也居南北故曰南北爲經三八四九金木之數也故曰東西爲緯經爲陽緯爲陰玄之占法晝則用經夜則用緯日中夜中經緯雜而用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正而吉小人邪而凶故曰邪正以分吉凶以形悉由玄以明之**鑿井潛水鑽火爇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五美之資以資百體玄術瑩之**鄭云潛讀作灊漢書潛足萬物類師古說潛古曦字爇古然字燒也范云五美五行之美

也水火既有析木陶土鑠金沉範資成百體也百體既成民並用之玄所明也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推演以計天下玄術瑩之范云奇以數陽一三五七九偶以數陰二四六八十也推此而演之天下之計可知者也六始爲律六間爲呂律呂既協十二以調日辰以數玄術瑩之范云陽爲始陰爲間於子爲律於丑爲呂故言六始六間也協和也陰陽既和律呂以調日月辰極不失數度亦玄所明也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范云謂玄有八十一家九贊之位三分爲下中上位有貴賤以表明四海之事也章云方三方也州九州也部二十七部家八十一家也分而爲天地人經曰天有始中終地有下中上人有思福禍此下中上即地也蓋天下四方九州庶部群家皆以表而表率之故曰以表四海也悉由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治有玄術瑩之范云辟君也以象一玄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章云玄以一玄以象君位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家象元士玄居一爲無乃以一君制天下之象以不可覩之妙而治有形器之萬物故曰少則制衆無則治有也古者不遵不虞慢其思慮匪筮匪卜吉凶交潰於是聖人乃作蓍龜鑽精倚神箝知休咎玄術

瑩之鄭云遵俗書霆字從雨從廷龍龕手鏡云霆與遵同注訓爲怨蓋本作霆舊音釋以其易知也然今從雨從廷則異矣聞之師曰古遵字也遵避也而亦人所避者也古者不遵不虞謂古之人直情而行其出也不知有所回避其處不知有所備豫是以蕩然慢其思慮霆蓋遵之誤也讀爲風霆之霆訓爲震怒之怒失之遠矣此說有理故附著之以廣異聞也箝舊音鈐注云求也按箝以鑰出隱伏爲義范云霆怒也虞憂也言上古無所喜怒無所憂念故蕩然慢易無所思慮潰泄也無卜筮之事故言吉凶之交相泄也聖人謂庖犧也箝求也作蓍龜卜筮鑽精達微休倚神靈神而爲辭以別吉凶之事也　林希逸鬳齋集鑽精倚神箝知休咎鑽求也求其精倚其神言蓍龜也箝知推索而知之也是故欲知不可知則擬之以乎卦兆胡次和集注范云以卦兆之跡準擬之以定所疑者也測深搴遠則索之以乎思慮鄭云搴舊莫胡切按測者揆度之也搴者規取之也思慮之於深遠如此范云卦兆既見思慮以決之也二者其以精立乎范云二者爲思慮也非精則思慮不定也夫精以卜筮神動其變精以思慮謀合其適精以立正莫之能仆精以有守莫之能奪故夫抽天下之蔓蔓散天下之混混者非精其孰能之范云蔓蔓混混難察之事也非精誠之

至執能相散之乎夫作者貴其有循而體自然也范云言夫作者無所指斥也孔子曰述而不作有所因循而體正自然之事也見玄體述陰陽不虛造也其所循也大則其體也壯其所循也小則其體也瘠其所循也直則其體也渾其所循也曲則其體也散范云言隨其大小體不離其本也循其直事故體渾渾然也鄭云渾胡本切故不擢所有不彊所無譬諸身增則贅而割則虧范云擢去也言述而不作有則循而言之無則不彊所益猶人身體不可損益也鄭云擢直角切注云去也謂拔去之也或作擢擢俱切擢蹂枝葉數布貌意與注異不可同也又作攫俱縛切乃因誤而

妄改亦非也彊巨兩切人無此意通使爲之曰彊故質幹在乎自然華藻在乎人事范云言述作者以質幹而已雖加之以華文亦其人事人事也其可損益歟范云言世之人事多華藻述作者可損益以爲本也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范云一一起於黄泉故爲之始在泉之中故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范云三三者九贊之終故言盡終也莫過乎九故極崇者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鄭云參蒼含切參事謂參和萬幾之事也要於宵切要中謂要求天下之中也范云二三爲五也五爲天位參和萬機之事而要天下之中兼於經緯者也章云玄有九贊分爲上中下

三體每三贊爲一體下爲一故有一一二一三一中爲二故有二一二二二三上爲三故有三一三二三三比所爲一一摹始而測深者一一指下體之初一也一爲九贊之始復有幽冥之德故可探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者盖指上體之九也九爲終而位亢極故可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者指中體之五也五爲王者極位之中可以參同天下之務居中以臨四方也　林希逸鬳齋集自一始一曰一一自一爲二而二之曰二二自二而三至於九曰三三人道象焉務其事而不務其辭范云上三句是也惟以事實爲務不尚辭多其變而不多其文也范云

多其變謂三玄各二十七變也不多其文謂贊辭質者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博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沈則其意不見范云夫事不伏不飛不要不舒也故渾沈以求散見章云前文明一五九之位分始終之義以顯天之常道故云比人道象焉天不假乎言而四時行萬物生故在人則可務其實而不務其辭也天始萬物萬物得以通變與以自然而無文飾在人之道也可通其變而不多乎文也是故文以見其質辭以睹乎情范云無文無以見質無辭無以見情情不可一之也觀其施辭則其心之所欲者見矣范云謂天地人萬物進退之心皆見於中矣章云文以質爲本

質以文爲華文質彬彬不失乎中者是以因其有文而知其有質故曰文以見乎質也辭之作也生乎情情不可狀復因其辭而情可觀故曰辭以觀乎情法言謂言爲心聲書爲心畫聲畫形則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此謂觀其始辭則其心之所欲見矣夫道有因有循有革有化范云言冬有不死之草謂有因也根生於木謂有循也焚除宿草謂有革也鷹變爲鳩謂有化也因而循之與道神之范云因循得理與道通神革而化之與時宜之范云隨時宜之故因而能革天道乃得革而能因天道乃馴范云馴順也道貴因緣而順從章云主之爲也在物無心適時應用者也故有因有

循有革有化也因者因其有而治之循者循其故而新之革者易其原而易其法化者究其承而化其道以是言之因循相近革化間也在三才咸備其道也夫物不因不生范云謂因循以生新不革不成范云謂改柯以成貫也故知因而不知革物失其則知革而不知因物失其均革之匪時范云時天時也物失其基范云不時天時失基業也因之匪理范云失地理也物喪其紀范云失紀綱也因革乎因革國家之矩范也矩范之動成敗之効也鄭云范與範同范云范法也道貴因緣而革之此乃國家之矩法成敗之効事不可不慎也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

鄭云從之容切范云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故詩人藝麻衡從是也表人之行曰晦與明范云晦明別賢愚也陰陽曰合其判范云陰陽判合以生萬物也從橫曰緯其經范云經之須緯以成文章也晦明曰別其材范云別賢愚人材可知也章云此一節乃明三才各以離合之道以成其用乃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從與橫者天之象圜動以包其地地之體方靜以處乎中故假陰陽之氣升降以交天地之氣二氣縱橫上下四方故爲天之經地之緯也人處天地之中或稟聖賢之行或抱狂愚之性以晦明之道而表之故曰表人之行曰晦與明也是以陰陽之氣或判或

合經緯之道一縱一橫日月之象或晦或明則天地之文聖賢之材可以分別也陰陽該極也范云該盡天地莫過陰陽經緯所遇也范云東西南北在遇逢也晦明質性也范云受之於天不可移也陽不陰無與合其施范云相須以成教經不緯無以成其誼范云相須以成天地文章之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范云無晦無以別明也章云前文以明陰陽經緯於天地明晦以分賢愚此一節明萬物盡該陰陽之生殺經緯縱橫以會遇感乎用日月晦明以足人之質性三者皆不可逃其數也陰陽交合然後成生成之道經緯交錯然後通五行之氣晦明主用然後別日月之德而各

盡其一固不可以成功也陰陽所以抽賾也范云賾情也陰陽所出萬物之情也鄭云賾注云情也說在贊首從橫所以瑩理也范云足以明天地之理明晦所以昭事也范云别賢愚之事也賾情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范云能當此者得君國子民之道章云陰陽合德所以能抽萬物之深情從橫謂成所以明五行之至理晦明既著所以昭善惡之衆事是盡達其義可以明君子變通之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嘖與賾同抽深也往來熏熏得亡之門故次和集注鄭云得亡得福則亡禍得禍則福范云此交首次四之贊辭也禮尚往來相交以禮則得福不以禮則亡也夫何得何亡得福而亡禍也天地福順而禍逆山川福庳而禍高范云山高或崩川高或圮鄭云庳讀作卑圮部美切人道福正而禍邪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以下人是以動得福而亡禍也福不醜不能生禍范云醜惡也福極則禍應福兮禍所伏也章云此明禍福之本故重明交首四贊之辭也交爲陰家四君子之位故道往來熏熏然益而君子之交爲得則可何以爲亡故此重明之謂得福而亡禍也是知天地之道以順萬物之性而生育之故順則福而逆則禍也上高則頹下則安川高則竭庳則滿人之道正則順天邪則違天故正則受福邪則受禍也故君子之人內稟方正

外示馴順常以謙下爲表以法天地之順山川之庳故動則福而亡禍也禍不好不能成福范云既得福常奉之以禮故能成福醜好乎醜好乎醜好君子所以亶表也范云亶盡也表本也醜好以别人之大倫故三言以爲亶戒君子必能别此醜好而行之所以盡章顯人之善惡也鄭云亶注云盡也按集韻亶黨旱切誠也單也多穀也或作單與訓盡者單本多寒切與殫通用訓盡者乃單也豈范作本單故用此訓釋歟又動音丹力竭也豈本作動傳寫訛缺歟章云禍福出善惡也醜好也好善也經曰惡人之所醜善人之所好故醜好乃善也謂人居福之際不爲之惡則禍無由生在禍之際不爲之善則福無由成故福不醜不得生禍禍不好不能成福也故三云醜好者美惜之深也亶明也君子所用善惡而明表禍福也夫福樂終而禍憂始范云禍終於樂福始於憂天地所貴曰福鬼神所祐曰福人道所喜曰福其所賤在惡皆曰禍范云天地鬼神人道莫貴於福莫賤於禍故惡福甚者其禍亢范云甚惡於福故禍亢也九禍也七八皆爲禍章云居夫福者能以謙順而終之故曰福樂終福之未兆而能爲憂慮則亡禍故曰禍憂始九言福者天地所貴鬼神所祐人悉所善之事皆曰福九曰禍者衆人之所賤而在惡之事皆曰禍也或人之爲惡而福尚

蠡者雖未覩禍福之至也必極故曰惡福極甚者其禍亢**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范云晝爲陽夜爲陰陰凶故禍多陽吉故禍少也易曰坎爲盜水夜行也晝爲盜其近也一作少**晝夜散者其禍福雜**范云散猶雜也晝以别福夜以别禍雜以晝夜者無以知其善惡故禍福雜錯不可限也章云晝夜者九贊之晝夜也此明福禍之本故通言九贊之用也逢晝多休逢夜多咎故曰晝人之禍少夜人之禍多夜一占之中有純晝有純夜者有晝夜相錯者故曰晝夜錯者禍福雜注謂坎水爲盜夜行之義與此時異也　林希逸鬳齋集晝明者也夜昧者也

玄數陳仁子輯注愚曰玄以准易亦不盡局於易玄數之起也自無行而一自一而二而三玄數之精也自三玄而九州自九州而二十七部而八十一家而七百二十九贊此大略也易以奇偶自下而起各一畫三畫而成象兩倍而成卦而玄則三倍而成九則易以八卦各八倍而成六十四卦而玄則三倍成八十一首易多以雙而倍玄多以三而倍至於陰陽相盪間錯成六十四卦陽始於坎終於离陰始於离終於坎易卦推盪之數也中始冬至之子迎起夏至之午而周三百六旬六日七分之數也玄於易蓋以異爲同者　胡次和集注章云數者以言萬物之數也故自天而得蓍數迨五行十二律呂十干十二支至於萬彙悉有數也**昆侖天地而産蓍**范云昆渾也侖倫也渾淪天地而四分之以爲方州部家蓍策生産於其中也**參珍睟精三以索數**章本無三字鄭云參蒼含切三相雜曰參三以師說三以索數三衍文也蓋惑於注云三三而索之故妄加此字殊不知參即三也言參珍睟精以索數足矣不必加此字始與注合也索舊音索按此字有兩音訓擇者色窄切訓摸索者昔各切經言索數蓋用摸索之義言欲盡之也或作榡者乃是木名材中車輞傳寫誤也范云參三也珍純也言玄道純粹精微以發幽冥之休咎故三三而索之以成三表

方州部家之數　林希逸鬳齋集昆侖天地而産蓍參珍參考也珍貴也睟精三以索數索音索義同**散幽於三重而立家**胡次和集注范云幽者幽微休咎之事三重方州部也三重既定然後家立八十一首各有名也**旁擬兩儀則觀事**范云兩儀天地也言玄旁擬天地則觀於休咎之事也**逢遭並合捭繫其名而極命焉**鄭云捭繫本或作揮擊集韻揮音彈則太玄揮擊其名云觸也此本作捭繫注云捭更也手有所改更故字從手集韻各核切改治也吾訓皆與注合則可用也舊音最乃是捽字其旁從木誤矣又云陸作椽與所稽考徒爲冗長故不取也范云革更也手有所改

更故字從手也逢遭並合者晝則逢陽夕則逢陰星時數辭並合乃更條其名繫於玄道也而極其事理命之凶吉則休咎可知也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乎范云精謂精誠也經常也質問乎常所疑之事者其問之於太玄也章云天昆侖而包乎地二氣相交至靈之氣乃生乎蓍故曰昆侖天地而產蓍也蓍策既生聖人遂承醇粹精微之道用揲其數也參猶承參也蓋謂一索而得天再索而得地三索而得人也既得其數乃覆擬於天地萬物以觀其事故曰旁擬兩儀則觀事也既得萬事於心猶冥而不形於世遂布其幽妙之事於三重也三重方州部之位也因其三位乃八八十一家故曰散幽於三重而立家群象已立遂有奇偶以配其陰陽陰陽之動有離有合乃生四時遂以八十一家周配一歲之道家雖有位而無其名乃四時陰陽會遇或偶或離擬諸人事撰繫其事用極物理因事命名以配其家爲之首也俾觀其名則審其義矣謂若陽謝黃鍾之宮冬至之首名中也陰氣生午而應於子故夏至之首名應也故曰逢遭並合撰繫其名而極命也家既得序首復得名則吉凶禍福不復逃矣則凡人經疑之事在乎精一其誠志質問其休咎也故曰精則經疑之事其質之乎令曰假太玄假太玄孚貞爰質所疑于神于靈章本作假假太玄鄭云重言

假者蓋上句曰假太玄訓大下句曰假太玄訓借也范云重假者下假則假借也孚信也貞正也爰曰也質問也假借太玄信正之道問己所疑之事於天地神靈也皆筮者之謙辭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范云太玄之術貴陽而賤陰也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陰日陰時而逢陰首是謂大咎陽日陽時而逢陰首是謂始咎終休也逢陽若中首也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數之奇偶也辭爲九贊之辭也章云此明筮疑之初告令之爲也乃曰假假太玄孚貞者上假大也下假借也大假太玄至生至明之道於是質其所疑之事于神靈也神靈謂玄之妙道也爰於也故曰爰質所疑于神靈也事有休咎疑而未知因假乎筮故曰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者休吉也謂事將休則星時數辭悉順從也假若十一月爲筮以旦占得中首一爲陽家也旦占以一五七爲一表陽家以奇贊爲晝是數從也中首起牽牛初度牛居北方爲水而冬王與首同德是星從也日或得牛星是爲中爲冬至之首而仲冬之月筮得之是時從也若中首之五贊曰日正乎中利以其神作主是辭從也故曰休則逢陽星時數辭從也咎謂逢陰星時數辭違者假若冬而夕筮得應應夏至之日首也應陽家夕占以三四八爲一表三在陽家爲晝是

一從也二四爲夜皆違也是數違也星時冬東井是星得南方之星乃星違也冬占而得夏首是時違也愆之四贊及則曰援罘罟不能以仁也是辭違也故曰咎則逢陰星時數辭違也九贊皆以晝爲陽夜爲陰也注謂陽日陽時而逢陽首是謂大休若雖於經無文意以理而得之也**凡筮有道不精不筮**范云謂專精以信之**不疑不筮**范云筮以决之**不軌不筮**范云軌法也不以道法所以不有筮也**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范云若順也不順謂若至誠苟違不順太玄之道者故不爲筮者也鄭云不若注云若順也師説謂如云不以其占不若不筮者言不用其占不如不筮也**神靈之曜曾越卓**范云曜明也曾之言則也如上四句之禁非精而不用故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越踰示人遠也鄭云曾注訓爲則蓋范讀神靈之曜句絶故注云太玄神靈之明則卓然越踰示人遠也然則何不言曾卓越乎信如此説可謂淺易而艱深失閭之師曰舊句讀非也當以曜曾越卓爲句蓋不以其占者不神靈之也故重戒之云爾曜者明也曾謂重疊也越者超也卓謂絶異也明曜之重疊者靈也超越之絶異者神也以重戒之故傾歎神靈之美也夫玄何咎哉其每爲人所尤皆注者罪也此隱君子所以丁寧見屬也　林希逸鬳齋集不以誠占與不筮同神靈雖

明曜曾是不誠而可以見越卓乎卓高遠也**三十有六而筴視焉**胡次和集注鄭云筴與策同范云謂一二三也一二三各三變凡三十六也視此之數而爲筴**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范云天以三分謂一二三也因而六之故言終於六成成十八也**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也**范云天位有九地位有九陰不下陽陽不施陰故曰不成因此十八位其大數爲三十六故言因而倍之也虛空也扮猶并也空地三以下施天天施地成滋生萬物也鄭云扮集韻數文切引太玄以扮天十八云并也王涯訓配并合也配亦合也其實一也又音粉音忿動也扮也皆與注異不可用也章疏云此一節明筮所由之數也三十六策視爲統言蓍之大數可觀也天以三分謂天一地二人三也終於六成者謂一二三總而成六也元一動而生三三用其六故有十八策始得十八策乃以配天之數也天數既定不可不施於地地既受施復得十八之數以配天也故曰天不施地不成因而倍之乃成三十六地體卑順不可與天齊德乃虛地之數三**別以一挂于左手之小指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艻**范云艻猶成也今之數十取出一名以爲艻蓋以識之也中分其餘并左手之二指間以三搜之以象三光其所餘者并之於

左手兩指閒故謂之扐蓋以識揲蓍之數也凡一挂再扐以放一方之位通率四位四挂以象四時八揲以象八風歸餘於扐以象閏也鄭云別一徒列切挂古賣切與掛同易掛一以象三揲獨求也謂求方州部家之數也舊云一作揲傳寫誤也并餘讀作併扐舊郎得切按說文易再扐而後掛扐通作扐指閒也注云其所餘者并於左手兩指閒故謂之扐是也然又云扐獨放也今之數十放出一名以爲扐則是讀作仂也禮祭用數之仂先儒以為用其什一也舊引玉篇以爲蔡名而云必與扐同殊不知扐通作扐也不亦疏乎識式志切記也揲蓍時設切揲猶數也易揲之以四

宜揲之以三說文云揲閱持也又音薛亦音葉其義一也舊音曳乃誤作抴傳寫訛缺也**一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鄭云而數色主切范云毚下方州部家之數也八八九以放四位然後首名定也**六筭而筴道窮也**鄭云六筭合一二三爲六范云謂餘得七則下一筭得八則二筭得九則下三筭一二三凡六揲三十三止得六筭故言窮也窮則更揲以成四位不出七八九也章云此明揲策之法也謂總執三十三策先掛一于左手之小指也中分其餘者謂餘三十二策以左右手中分為兩向也以三揲之者謂先以右手三三數右手策餘則并之於左手指之間

後以左手三三數右手之扐餘則又并於左手閒謂之扐并餘謂歸奇也故曰并餘於扐凡以位一掛而再扐也故三揲象三光四位象四時四位通八　象八風并餘於扐以象閏也一扐之後謂既扐之後也言一者義法之辭也非謂推一扐而後數其餘也若四扐止四扐是無其變也後惟得十之與九而已固不逮於七八也云一扐之後數其餘者乃謂歸扐之外所餘得筴之數也所餘之筴三三數之凡得七爲一謂得三七之數而置一也得八爲二謂得三八之數而置二也方州部家各得其數也則不出乎一二三之六筭也故曰六筭而筴道窮也是以積位之數則知所得

之首**逢有下中上下思也中福也上禍也**范云逢謂筮卦有所逢遇思福**禍各有下中上**范云謂九贊之位也一曰思内二内思中三曰思外四曰福小五曰福中六曰福大七曰禍生八曰禍中九曰禍極皆以上下別之**以晝夜別其休咎焉**范云謂陽家以陰家之晝爲夜陰家以陽家之夜爲晝其桂逢晝爲休逢夜爲咎故瑩曰晝人之福少夜人之福多者也章云前文言揲蓍而得首此明一首之中九贊自一至三爲下自四至六爲中自七至九爲上也下之三贊爲思中之三贊爲福上之三贊爲禍然思福禍各有下中上者有思内思中思外也有小福中福大福有禍生禍中禍

極各有其三亦分為下中上也故曰思福禍各有下中上以晝夜別其休咎謂陽首以奇贊為晝偶贊為夜陰首以偶贊為晝奇贊為夜晝為君子爲休夜爲小人爲咎也此經之理悉然術有以所揲之正時以辨晝夜以別休咎以推所遘之下中上所謂思福禍之下中上義亦近之**極一爲二**范二謂天地也**極二爲三**范云有天地則人生也**極三爲推**范云有人能推演陰陽也**推三爲羸贊**范云羸滿也贊九贊之位推演滿於九贊五行之義見也鄭云羸滿也贊九贊之位關之師曰贊行文也極三爲推謂極盡一之三而爲六也推三爲羸謂推演二之三而爲九也推演其六之謂

推羸滿於九之謂羸其爲贊已明矣不必更言贊也蓋注言滿九贊之位而滿誤作贊或者承誤妄增當刪去也章疏云此明玄道自無而生有以盡萬物之數也玄極一爲二者謂玄借於太極也是以一之極則生二儀故曰極一爲二也天地既立乃生乎人能推演陰陽物之道故曰極三爲推也能推陰陽萬物之情狀乃施之於七百二十九贊也故曰推三爲羸贊也**贊羸入表**范云一五七則爲一表三四八爲一表二六九爲一表旦中夕各有所用故贊滿而入三表表者見其休咎也**表羸入家**范云三表以見故以家定其首名也**家羸入部**范云家位定故以部分之也**部羸**

入州范云部分以滿故州總守之**州羸入方**范云州滿故入方方摠常也故以常位輔佐天位也**方羸入玄**范云方滿則入玄玄天也以少制多以云治有故始起於天一乃至七百二十九贊復還入於一玄此特取象天地初開有萬物而後有男女有男女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宗廟也故玄以一爲天乃至七百二十九贊而復還入於一玄之中明玄爲天象也故以一辟象於玄三公象三方九卿象九州二十七大夫象二十七部八十一元士象八十一家也玄告曰天穹隆而周乎上言不可移到作者立玄以象之而王者法之以制

官也玄字或作去去玄相似轉寫誤耳陸君云去當爲玄得其實也章云前文言玄道自無而生有此明極有以歸無也云贊羸入表者贊七百二十九贊也以盡萬物之情贊既羸復歸于表二百四十三表也贊既羸滿必可表率之也表羸入家者謂二百四十三表數既羸滿可歸其家也家羸入部者八十一家分布羸滿可歸于部分也部羸入州者二十七部部分既羸還統于州也州羸入方者謂九州既治其道羸可歸三方也方羸入玄者謂三統以正可復于玄也注謂玄天也此昧玄之義也天地形氣有象之物非玄也是知范未爲知玄者也**一從二從三從是謂大休**范云

謂旦並逢陽家一五七爲一表而皆從者也章云從順也謂既揲數得首而揲首之陰陽定贊之晝夜也謂若旦占得陽首而贊之三贊以一五七爲一表俱得奇數皆爲晝三贊俱順其道故二從三從乃謂大休蓋始中終皆吉也一從二從三違始中休終咎范云謂中並逢陰家二六九爲一表二六從而九違者也一從二違三違始休中終咎范云謂夕並逢陽家三四八爲一表三從四八違也章云違者逆也謂既揲得首而辨贊之晝夜也假若日中夜中而並得陰首以二六九爲一表陰首以偶贊爲晝二六偶也故二從九奇也爲夜故曰三違也凡占事則始中吉而終凶故曰始中休終咎一違二從三從始咎中終休范云謂夕並逢陰家於周首三違四八從故中終休也章云假若占而遇陰首以三四八爲一表三在陰首爲夜一違四八爲晝二從三從也初違故始咎中終從故休也一違二違三從始中咎終休范云謂中並逢陽家於中首二六九也二六違九從故始中咎而終休也章云假若日夜中而並得陽首占以二六九爲一表二六爲夜故一違二違九爲晝故三從也是以始中咎而終吉一違二違三違是謂大咎范云謂旦並逢陰家於閏首一五七也三者皆違故大咎也並無兩違夾一從無兩從夾一違者猶洪範三人占從二人之言也章

云假若旦占遇陰首旦以一五七爲一表一五七在陰家俱爲夜故一二三皆違大咎也占有四或星或時或數或辭范云四者錄決之大體合而論之以多從爲休也鄭云錄決直柘切以錄辭決吉凶必兼以星時數決之也旦則用經夕則用緯范云經謂一五七也緯謂二四八也凡占有六等休咎二也不言中者舉旦夕則中可知中用二六九經緯雜用之也觀始中決從終范云凡筮或先違而後從或先從而後違或三皆從或三皆違必決之者從終辭也王涯將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觸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陰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決之其辭云何戟解解此從終之義也羊累其角解解亦絓羅之意明易玄之相襲休咎略同者也章云玄之占事乃以星時數辭爲道也星者既筮得首而所用之贊躔次之宿是也術者以占之時所得之倡兼而用之義亦近焉時者當筮之時所得其首於其時有休有王也數者謂陰陽奇偶九贊五行之數也辭者則一首九贊之辭也凡旦占爲陽乃全用經也經謂一五七水火土之數也前謂南北爲經是矣夕占爲陰全用緯也緯乃三四八木金之數也前文謂東西爲緯是矣日中夜中故以二經而一緯注家附經緯而說之於經無載唯玄瑩終載晝夜散者其禍福雖其亦生者從此而有日中夜中之

說但術注謂之中者以陰陽初生之時也二氣猶混故雜經緯而用之如二六九火水金之數相錯雜也　注引王莽將有事而筮於易於玄之數固有是說子雲本傳無文斯蓋宋陸二君猶居漢世時人相傳故言於解詁釋文之中也干首陰首也莽以旦筮而得之故用一五七爲一表也七曰禍戰解解遇謂失志之人禍戰而千物遇羅者也故則曰道不容也其觸當皆與結羅皆得不通乎決從之終則知莽不得其死由是因知子雲載旦則用經夕則用緯乃是明言從陰陽分日夕用九贊之數也必不以旦占筮用一五七之經夕占筮用三四八也考莽之所旦筮適得一五七之

用也后之注者從而作爲解詁注釋使之不然則旦夕無變而經緯有不易之常也吉凶禍福思慮之據遂無變通然雄之玄經行於世揲法無傳惟侯芭親授其經而得之注者依爲未有無誤也三八爲木范云王則爲三變則爲八爲東方爲春范云别五方四時之名也春蠢也取物蠢動始於東方故謂之春也日甲乙范云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也甲取孚甲而生乙之言軋也取其抽軋而出也鄭云甲乙注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甲乙在東方故曰甲乙辰寅卯特配木推類而言非謂日之行春東從青道也漢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極近南

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朱道注言日之行也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夏南從赤道冬北從黑道四時之間從黃道乃是以月言日也天官書但言月有九行未聞日亦有九行且日行西陸爲春故春分日在婁日行東陸爲秋故秋分日在角安得謂日春東從青道秋西從白道乎月行所謂青道白青之類皆因黃道以爲名也行於八道者未及交限也行於中道者將入交限也以其八道半在中道外半在中道

內故也日常行中道君象也月行九道移徙不常臣象也以月言日可謂謬矣此決非宋陸注乃范望注也觀首以斗爲極玄數以月言日皆以不考天官書而然也宋衷陸績豈至是耶辰寅卯范云辰十二辰也寅卯在東方故言寅敬也春爲萬物之始尚書曰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此之謂也卯取其冒牟而生也鄭云范氏注引尚書言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寅餞納日損南訛敬致日永星火夏也寅餞納日秋也寅卯於時爲春引此以證則不類矣但當言寅賓出日餘皆衍文也聲角范云謂東方之聲音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以其清濁中故屬木民之象也

春氣和則角聲調禮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清不過羽濁不過宫也**色青**范云春草木生色皆青也**味酸**范云尚書曰木爲曲直曲直作酸此之謂也**臭羶**范云木之味酸酸之臭羶氣羶也**形詘信**范云木爲曲直故屈伸也鄭云詘信與伸同**生火**范云少陽生太陽也鄭云少陽木爲少陽火爲太陽金爲少陰水爲大陰以時言之也**勝土**范云木克土也**時生**范云生物莫過於春也**藏脾**范云天有五色人有五藏脾藏色青故在木也鄭云藏脾木藏脾金藏肝火藏肺水藏腎土藏心注以形色言者三以名聲言者一以方位言者一與醫家言五藏異然月令

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玄數合先儒以四時之位及五藏之上下次之固爲未盡范注益以形色聲名亦爲未安聞之師曰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易之理也五行當時者王所勝者臣所生者亦不易之理也天一生水以統元氣而腎主之有王道爲無爲之時王道乃者故冬祭腎有爲之時藉臣之力故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季夏土王而心屬火謂其當時則土既王矣謂其不當時則猶爲夏也譬之堯老而舜攝堯以火王舜以土王雖王用事而故王未發天道實然也其祭先心者示不忘本也月令之義蓋取諸此太玄三八之藏脾四九之藏肝二七之

藏肺一六之藏腎五五之藏心亦由是也形色名聲何足論哉**侟志**范云侟存也志者所以爲益也春陽萬物日益故在志也鄭云侟舊音存按注云侟存也蓋存者天也存之者人也五侟貴在人事故其字從人志道家之說腎藏精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意太玄之說三八侟志四九侟魄二七侟魂一六侟精五五侟神志即意也而所配者異注說疏略經旨不明聞之師曰一水爲精一火爲神三木爲魂四金爲魄五土爲意自然之序不易之理也道家之說是也精鬼靜而無變故一六侟精四九侟魄神魂志動而有變故五五侟神二七侟魂三八侟志蓋神本於魂故二七

爲神而侟魂爲志本於神故五五爲志而侟神爲皆侟其本之謂也志欲從道魂欲逐物則魂勝志不可不戒故三八侟志乃侟其所志者也**性仁**范云長養萬物曰仁**情喜**范云物長故喜鄭云情喜醫家之說肝其志爲怒心其志爲喜脾其志爲思肺其志爲悲腎其志爲恐太玄之說三八情喜四九情怒二七情樂一六情悲五五情懼其不同何也聞之師曰春微陽可喜夏盛陽可樂秋微陰可怒冬盛陰可悲所喜所樂者恐或失之所怒所悲者懼或得之則戒於四時之間醫家以五行言之所以盡其精微太玄以陰陽言之所以用其大體故異也**事貌用恭撝肅**范云撝猶佐也

尚書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肅敬以佐恭也鄭云撝音爲注佐也按撝闕也撫革也以類求之撝即爲也闕之師曰撝肅猶作肅也作音佐撝者作也說爲輔佐聲之誤也**微旱**鄭云微旱洪範庶徵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恒暘即旱恒燠即熱而三八徵旱四九徵雨與洪範異何也聞之師曰春陽用事則多旱秋陰用事則多雨旱者木生火也故積而至夏爲二七之熱雨者金生水也故積而至冬爲一六之寒此常理也若夫狂之淫泆而恒雨僭之驕亢而恒暘乃變故也太玄以五行推其常理洪範以五事稽其變故是以不同也范云徵應也東方

陽也陽之爲應則旱爲灾也**帝太昊**范云太昊庖犧氏也以木德王天下易曰帝出乎震震東方也**神勾芒**范云謂木正重也實能木職故死則命之曰勾芒使其神佐太昊而并祀之勾取物春勾屈而生芒取其有芒角也鄭曰勾音鉤重直龍切左傳少皡氏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星從其位**范云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之宿也章云東方七宿也有角有尾青龍之象也角二星十二度爲天關其間門也其內天庭也黃道經其中日月五星之所行也亢四星九度天之內星也總攝天下奏事理獄氐四星十五度王者之宮后

妃之府休暇之房也房四星五度爲明堂天子布政之方也亦曰天駟爲天馬天廄主車馬心三星五度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前星曰太子後星曰庶之尾九星十八度後宮之場妃後之府箕四星十一度亦妃后之府亦曰天津天鷄主八風**類爲鱗**范云鱗蟲之類蒼龍爲之長也**爲雷**范云位在震也**爲鼓**范云如雷聲也**爲恢聲**范云大鼓鳴也**爲新**范云物所生也**爲躁**范云動欲升也**爲戶**范云出入所由也**爲牖**范云與戶俱明也章云牖通開達如牖之明暢**爲嗣**范云爲長子也**爲承**范云子繼父體爲業范云世不絕也**爲緒**范云業相連也章云生物承嗣不絕如父子相繼

其業緒也**爲赦**范云雷所懼也章云幽蟄之類咸得道達**爲解**范云解脫孚甲也**爲多子**范云物孕孚也**爲出**范云東方事也**爲予**鄭云予讀作與范云施不倒也**爲竹爲草**范云欝蒼蒼也**爲果爲實**范云育春偶陽也**爲魚**范云跳上水也鄭云跳音條章云鱗虫類也**爲踈器**范云理異通也鄭云踈器月令天子春君青陽其器踈以達注云器踈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章云陽氣通也**爲規**范云陽形勢也鄭云爲規規相言太昊秉震執規司春張晏說木爲仁仁者生生者圜故爲規章云規圓象天也**爲田**范云春之計也**爲木工**范云度所中也**爲矛**范云銳如鋒也**爲青怪**范

云青隨時也爲鼽范云鼻之灾也鄭云鼽舊音仇按說文病寒鼻塞也九竅三八爲鼻注云鼻主氣巽爲風在東方也爲狂范云象春放蕩性分離也鄭云狂貌之害恭則肅不恭則狂四九爲金范云王則爲九廢則爲四爲西方爲秋范云秋揫也物成可揫聚也鄭云揫舊音湫按揫聚也又音酋日庚辛范云庚辛在西方故曰庚辛也庚取其改更辛取其萬物皆新熟也辰申酉范云亦十二時也申酉在西方故言申酉也申取其䌷熟酉取其畢成可留聚也聲商范云謂西方之聲音也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以其次宮故爲金臣之象也秋氣和商聲調禮記曰商亂則陂其臣壞也色白范云秋草木死色皆白也味辛范云尚書曰從革作辛此之謂也臭腥范云金之味辛辛之臭淺氣腥臊也形革范云革更也金爲從革可鑄化也生水范云少陰生太陰也勝木范云金克木也時殺范云秋氣始殺者也藏肝范云肝色黃金之精者亦黃故金藏肝俯魄范云魄者死之體也尚書曰明死則魄生故知魄爲體也秋木歸本故在魄也性誼范云誼之言宜也主斷割以從宜也情怒范云氣剛強故怒也事言用從撝乂范云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以佐從也徵雨范云西方陰也金以生水陰之爲應雨之効也帝少昊范云謂黃帝之子金天氏

也以德王天下代黃帝也神蓐收范云謂金正該也實能金職故死命之爲蓐收使其神佐少昊而并祀之也蓐收取其將收斂入於牀蓐之內也星從其位范云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之宿也章云西方七宿金虎之象也奎十六星十六度天之武庫主以兵禁暴也婁三宿十二度爲天獄主死牧犧牲供給郊祀胃三星十四度天之廚藏主倉廩五穀昴七星十一度天之耳也爲旄頭主獄事畢八星十六度主邊兵觜觿三星二度爲三軍之候收斂萬物參十星九度主斬伐則應殺伐也類爲毛范云毛虫類白虎爲之長爲醫范云可以爲鍼爲巫祝范云祝說神也鄭云祝說舊音悅注云祝說神也取諸兌之說也爲猛范云金堅剛也爲舊范云秋白藏也爲鳴范云金爲聲也爲門范云出內經也鄭云爲門者爲戶秋爲門陽奇陰偶也爲山范云金石所聚爲山也爲限范云别中外也爲邊范云畢星爲西方主邊兵邊以限衛夷也爲城范云嶮爲固也爲骨爲石范云皆剛屬也爲環珮范云聲鏗鏘也爲首飾范云九在上也爲重寶范云無以上也爲大喙范云大音也鄭云喙舊昌者切大口也按喙張也與太多同爲釦器范云爲金進也鄭云釦音口說文金飾器口也爲舂范云舂用石也爲椎范云剛治作也爲力范云取堅彊也爲縣范云鉤所長也鄭云縣

平聲讀懸掛物者飾所長也爲燧范云金取火也鄭云燧注云金取火也按內則佩金燧用取火於日者也爲兵范云金之所作禁止禍也爲械范云兵器總明也爲齒范云骨類也爲角范云銳如兵也爲藝爲毒范云辛氣之痛流入人形爲狗范云可守吠也爲入范云金性銳也爲取范云歛入內也爲獵一作罕范云田獵之世必有兵也爲殭爲賊范云毀賊爲害以金生也爲理范云大理官之斷割明也爲矩范云鑄之於範取方平也鄭云爲矩䂓相言少昊秉兌執矩司秋張晏說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爲金工范云鍛冶之法須金成也爲鉞范云王者之飾威不貸也爲

白怪范云災氣隨時爲痏范云口之災也爲譖范云譖施於人口所由也鄭云譖注云譖施於人口所由也讀爲譖愬之譖按洪範作僭聞之師曰譖古僭字也言之事從則乂不從則僭二七爲火范云王則爲二廢則爲七爲南方爲夏范云夏大也萬物皆長大也日丙丁范云丙丁在南方故曰丙丁丙取其炳明丁取其丁壯也辰巳午范云巳午在南方故辰巳午也巳取其巳盛午取其鄂布也聲徵鄭云陟里切按以徵祥之徵爲徵朔之徵者徵於五音事之象也以明言事有祥范云謂南方之聲音也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禮記

曰徵亂則哀其事勤也色赤范云火之色赤味苦范云尚書云炎上作苦此之謂也臭焦范云火之味苦若氣泄臭焦烈也形上范云火性炎上生土范云火盛灰聚則爲土也勝金范云火鑠金也時養范云養長萬物藏肺范云肺之言敷也象火敷揚故火在肺章云陽氣上而形外肺在四藏之上夏則陽氣浮上在肺故也俘龜范云萬物精氣充盈故在龜精氣爲龜也性禮范云禮之言體也萬物體幹已具故以禮相節也情樂范云有禮故樂事視用明撝哲范云五事三曰視視曰明明作哲哲智也以佳明者也徵熱范云南方太陽太陽之應熱之効也帝炎帝范云謂少昊少子

黃帝之弟神農氏也以火德代包犧而王也神祝融范云謂火正黎也實能火官故死則命之曰祝融使其神佐炎帝而并祀之祝猶章也言其章明鄭云黎在傳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犂即黎也呂彤作黎星從其位范云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宿也章疏云南方之七宿朱鳥之象東井八星三十三度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天之庭候主法令平也輿鬼五星四度天目也主視明明察姦謀也柳八星十五度天之廚也主尚食和滋味也星七星七度名天都主衣裳文繡之事張六星十六度主珍寶宗廟所用及衣服翼二十二星十八度天之樂府俳倡又主夷狄遠客之事軫四

星十七度主冢宰臣輔也顓爲翔范云翔武之顓朱鳥之長也爲雚范云火之君也爲祿范云夏所成也爲綱范云絲所作也爲齊范云聞之索也爲珠范云離爲蚌火有光明珠生蚌又有光明也爲文范云火顯章云爲駮范云如火行也鄭云駮音剝說文獸如馬倨牙食虎豹注云如火行者言其行之速也爲印范云信所明也爲綬范云以文貴也爲書范云習文類也爲輕范云象躁揚也爲高范云物盛昌也爲臺范云取高稱也爲酒范云味好者也爲吐范云吐實穢也爲射范云矢標隊也鄭云標隊讀作墜爲戈范云取鄂布也爲甲范云葉自穫也爲叢范云夏則萬木枝阿那也鄭云阿那並上聲讀今作婀娜爲司馬范云典於夏也爲禮范云性所明也爲繩范云絲之事也爲火工范云作陽燧也鄭云陽燧取火於日名曰陽燧若鑽燧改火者乃木燧也不得以陽爲名也又有擊石取火者亦火工也但言陽燧則未盡也爲刀范云鍛鑄類也爲赤怪范云災隨氣也爲首范云火主目也爲舒鄭云舒洪範作豫舒慢也豫急也其實一也按漢五行志亦作舒故徐邈讀洪範豫音舒也范云不曠雖也一六爲水范云王則爲一廢則爲六爲北方爲冬范云冬終也物皆終藏也日壬癸范云壬癸在北方故曰壬癸也壬取其懷任癸取其揆然向萌芽也辰子亥

范云子亥在北方故其辰子亥子取其滋蕃亥取其義生也鄭云滋蕃當作草萌漢志云孳萌於子漢芟生之後可言草萌未可言滋蕃也聲羽范云謂北方之聲音也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禮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色黑范云水之色黑也味鹹范云尚書潤下作鹹北之謂也臭朽范云水之味鹹鹹之臭淺氣當朽也形下范云水性潤下生木范云太陽生少陽也勝火范云水滅火也時藏范云冬收藏也藏賢范云賢色黑也停精范云精者氣之妙也言微陽始生氣精妙也性智范云智者樂水情悲范云物悴故悲事聽用聰撝謀范云五事四曰聽聽作謀謀慮以任聰也徵寒范云太玄之應故寒劲也帝顓頊范云謂黃帝之孫昌意之子高陽氏也以水德王天下代少昊也神玄冥范云謂水正熙也實能水官死則命之爲冥也使其神佐顓頊而并祀也玄取其幽微冥取其冥昧蓋藏之時也鄭云水正注說玄冥謂水正熙也按左傳脩及熙者舉下見上也星從其位范云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之宿也章瓶云北方七宿玄武之象也斗六星三十六度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主褒賢進士也牽牛六星八度爲關梁主犧牲事須女四星十二度天少府也主布帛裁製嫁娶之事虛二星十度冢宰之官主邑廟

堂祭祀之事危三星十七度主天府天市之事營室二星十六度主天子之宮一曰玄宮二曰清廟也東壁二星九度主文章天下圖書之府也類**爲介**范云介甲也甲蟲之類玄武爲之長也**爲鬼**范云鬼所聚也章云鬼歸也其性動則邪曲居北方入冥而無形也**爲祠爲廟**范云神之府也尊云幽暗之方也**爲井**范云水之母也**爲穴**范云水所出也**爲瀆**范云通海隅也鄭云瀆與竇古通用注云通海隅也謂江河淮濟地之四瀆也**爲鏡**范云水可鑑人也**爲玉**范云水相象也鄭云相象象猶似也爲玉注云水相象也言水與玉其絜清相似也**爲履**范云水行曳地故爲履也**爲遠行**

范云制所從也**爲勞**范云逝不止也**爲血**范云浸肌理也**爲膏**范云潤萬物也**爲倉**范云冬藏閉也**爲舍**范云水多像也**爲蟄**范云物所歸也**爲火獵**范云田用火也鄭云火獵注云田用火也按周官春田主用火而一六爲火獵者火以焚草萊驅禽獸春猶用冬可知也蓋田於陽野而約取之則用車用羅田於陰野而多取之則用徒用火周官於夏言用車以見秋於秋言用羅以見夏於冬言用徒以見春於春言用火以見冬皆互相備也然用羅者止用羅也用火者兼用火也此多取與約取之異也是以火獵者乃爲貪之驗也章疏謂盪除其草木冬之象**爲閉**范云塞戶牖也爲

盜范云夜相干也章疏云其行不正邪曲而進故爲盜**爲司空**范云典冬官也**爲法爲準**范云水性平也鄭云爲準繩相言炎帝乘離執衡司夏顓頊乘坎執權司冬而二七爲繩一六爲準其異何也聞之師曰權衡相須爲用豈可分治二方火性不訛故爲繩直水性不偏故爲準平繩相之言非也**爲水工**范云賊池澤也**爲盾**范云扞非惡也**爲黑惟**范云慝氣至也**爲聾**范云耳之疾也**爲急**范云以閉萬物不可失也鄭云注云以閉萬物不可失也揆此言當急用之也與二七爲舒不類焉聞之師曰一六言急則舒者緩也二七言舒則急者慘也熱則舒緩寒則慘急皆其情之疾也

五五爲土范云五則爲五參爲十也重言五者十可知也不言十者以見九賢也陽舉則陰從重五以見十隱十以見玄之大義也**爲中央**范云土行所在經緯用也**爲四維**范云寄治四季辰未戌丑者也**曰戊己**范云戊茂也己言起也至此時萬物茂盛抑屈皆起也**辰辰戌丑未**范云土無其時寄治四季此辰是也辰取其延長未取其冥昧戌取其悉成丑之言畜也畜養萌芽也鄭云注云辰取其延長按漢志振美於辰言振起美餘也延長之義蓋本如此注云未取其冥昧按漢志云昧薆於未言芒昧隱薆也猶豐其蔀豐其沛者也此昊倉之義也不可訛爲冥昧也**爲聲**范云謂

中央之聲音也宮數八十一其最濁君子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禮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也**色黃**范云中央色也**味甘**范云尚書曰稼穡作甘比之謂也**臭芳**鄭云臭芳月令作香范云土之味甘甘之氣減甚芳香也**形殖**范云可以種萬物也**生金**范云采金於土**勝水**范云土斷於水也**時該**范云該兼也土治中央兼四方四時也**藏心**范云心在中央故藏於土也**脩神**范云神精鬼之妙者也土兼五方而王精妙如神故在神也**性信**范云意時吐生萬物於天下故言信也**情恐懼**范云恐懼之藏出於心也**事思用睿攜聖**范云五事五曰思思曰睿睿作聖聖以任睿也**徵風**范

云生氣莫過土故土之應風為効者也**帝黃帝**范云謂少典之子軒轅氏以土德代炎帝而王天下**神后土**范云后君也謂土正句龍實能土職故死則命之曰后土使其神佐黃帝而并祀之也后土取其君土而稱美也鄭云句龍左傳共工氏有之曰句龍為后土**星從其位**范云北極紫宮大角軒轅之屬中央之宿也章云居中央不係四七之宿此北極司之也北極為天中四方之宿皆以至南為中而極其北故曰北極也北極五帝在紫微宮中冬有所主也**類為其棵**范云棵謂（鱗）鱗甲毛羽之類人為之長也**為封**范云別界疆也**為餅**范云陶土用也**為宮**范云土所作也**為宇**范

云宮之舍也**為中霤**范云穴土居也鄭云中霤穴土居也力救切按月令夏季土王其祀中霤先儒說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故名室為霤蓋詩言陶複陶穴者複謂重窠穴謂掘地皆狀如陶竈開其上以取明而達氣乃所謂霤也名室為霤示不忘本注言穴土居者此也**為內事**范云母所治也**為織**范云緯於經也**為衣**范云織所成也**為裘**范云取其溫也**為繭**范云（自裹貌）體相依也**為絮**范云繭所為也**為牀**范云人所歸也**為薦**范云體相依也**為馴**范云母柔順也**為懷**范云萬物溫也**為腹器**范云象土之形包容萬物也鄭云腹器月令季夏其器圜以閎注云中寬象土含物是腹器

也**為脂**范云膏也土樹草木滋潤出也鄭云脂膏也按一六為膏取其澤也五五為脂取其膩也於脂言膏理未盡也**為漆**范云取土黑也鄭云土黑坤其於地也為黑**為膠**范云易柔釋也**為囊為包**范云坤為括囊多所含也**為輿**范云重且安也**為轂**范云象土居中央也**為稼**范云生土中也**為畐**范云主收藏也**為食為宍**鄭云宍與肉同范云石則為骨土象宍也**為棺**范云周人瓦（棺）陶土之屬也**為櫝**范云牛子為櫝畜土方也**為衢為會**范云土為衢路道四通也**為都**范云土最大也**為度為量為土工**范云土圭測景以定歲也章疏云工工者專於工事**為弓矢**范云土之載物生

揃銅也章疏云中以自康志於四方也**爲黃惟**范云宊異依也**爲愚**范云不聽外事守愚昧也**爲年**范云而自愚昧故年也不次以四時者以五事爲序也春爲帝所出其衡在秋擧夏則冬從木言土者總而成之也鄭云年洪範作裳裍裳與年声相近説文年牛鳴也裳有秖昌之義則謂裳爲年可也董云年者牛鳴之声亦土之應也**五行用事者王**鄭云王于况切范云謂春則木王謂三也**王所生相**鄭云相息亮切主之者帝王之事也佐之者輔相之事也范云木王而火相也**故王癈**范云木王則水癈謂冬已王至木用事卽水癈爲江河水也**勝王囚**范云金勝於木木王故囚金也**王所勝死**范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他皆倣此也**其在声也宮爲君徵爲事商爲相角爲民羽爲物**鄭云徵師説徵爲事當在角爲民下按注云各以其數清濁別之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角數六十四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宮清濁之序也今徵居商角之上是失次也范云各以其數清濁別之義已見上也**其以爲律呂**范云律以統氣呂以扶陽律呂之始自黃帝使伶倫至大夏之西取竹竅厚均者爲十二管聽鳳鳴而吹之其六象雄其六象雌故六律爲陽六呂爲陰其後或以銅代竹其空圍皆九分也**黃鐘生林鐘**范云鍾種也色莫盛於黃声莫大於宮故以爲律始也

陽氣始種於黃泉萬物得以萌芽也黃鍾之管九寸下生林鍾三分去一故林鍾六寸也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生蕤賓君主種物使茂盛也**林鍾生太蔟**范云林鍾六月之呂也太蔟正月律也蔟奏也言陽氣太蔟地達物也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也故太蔟之寸也**太蔟生南呂**范云八月之呂也南任也呂旅也言陰氣旅進助夷則任成物也太蔟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南呂生姑洗**范云三月之律也姑故也洗絜也言陽氣絜精新物去故物也南呂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者也**姑洗生應鍾**范云十月之呂也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也應鍾（姑洗）之所上（下）生三分去一故應鍾四寸二十七分之二十也**應鍾生蕤賓**范云五月之律也蕤繼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萬物也應鍾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鄭云賓適通當作導按注全用漢志讀爲儐相之儐故訓導也**蕤賓生大呂**范云十二月之呂也呂旅也言陰大呂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蕤賓又上生三分益一故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也所以又上生者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至午而變故蕤賓重上生也**大呂**

生夷則范云七月之律也夷傷也則法也言陽正法於上陰行傷物於下也大呂之所下生也三分去一故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夷則生夾鍾**范云二月之呂也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生種物也夷則之所上生三分益一故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百五也**夾鍾生無射**范云九月之律也射厭也言陽究物陰剥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夾鍾之所下生三分去一故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無射生仲呂**范云四月之呂也言微陰在地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無射之所上生也三分益一故仲呂六寸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也律呂以候十二月之氣月氣至則其律應謂吐灰也鄭云中呂如字讀注云微陰在地中旅助姑洗故曰中呂或作仲者非**子午之數九**范云子為十一月午為五月所以數俱九者黃鍾起子也子午之數俱九乾始於初九午為子衝故俱九也**丑未八**范云丑為十二月未為六月亦其衝也故俱八也**寅申七**范云寅正月也申為七月**卯酉六**范云卯為二月酉為八月**辰戌五**范云辰為三月戌為九月**巳亥四**范云巳為四月亥為十月皆以對而數之也**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范云諸陽皆屬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也諸陰皆屬呂八六

四而倍之故三十六也**并律呂之數或還或否**范云并律呂而數之得七十八也八則丑未所謂還得呂而不得律故或還或否也凡**七十有八**范云律呂之數者也**黃鍾之數立焉**范云通其大數立於此也**其以為度量衡也皆生黃鍾**范云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秬黍中者九十枚則其長數也還管以生籥十籥為合以千二百黍實而重十二銖為半兩如此度量衡皆出於黃鍾也**甲己之數也**范云子之數九甲為子幹己為甲妃故俱稱九也**乙庚八**范云丑之數八乙丑之幹乙妃於庚故俱八也**丙辛七**范云寅之數七丙為寅幹辛為丙妃故俱七也**丁壬六**范云卯之數六丁

為卯幹丁為壬妃故俱六也**戊癸五**范云辰之數五戊為辰幹癸為戊妃故俱五也**聲生於日**范云謂甲乙為角丙丁為徵庚辛為商壬癸為羽戊己為宮也**聲以情質**范云質正也以重律之聲正天地四時之情也**律以和聲**范云吹中律之管以調和清濁之聲也**聲律相協而八音生**范云協和也鍾律和則成音音之作者八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九天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晬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范云皆玄首為天名也一歲周竟有九變故玄九分之九首則天一用事九九八十一故八十一首周九天也**九地**范云天有九天故

地有九地也一為沙泥二為澤池三為沚厓（鄭云沚厓魚鷄切范云厓岸也沚者水渚也）四為下田五為中田六為上田七為下山八為中山九為上山（范云高下有差而別其名）九人（范云人之大倫有九等也）一為下人（范云習隱勿用下愚同位之人也）二為平人（范云平行於世無官號也）三為進人（范云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四為下祿（范云謂士大夫王公侯也）五為中祿（范云謂天子也五為土土為宮宮為君居中食祿莫过於天子也）六為上祿（范云六為陰位而尊者莫过宗廟故上祿為宗廟天子所不敢先也）七為失志（范云謂狂蕩之王陵高宗廟也）八為疾疹（范云疹疾也謂毀廟之處也鄭云疾疹丑刃切與疢同或作瘀者非毀廟礼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親盡則毀然說八為疾疹而注云毀廟之處果何謂耶或謂廟當作耗以毀耗而疾疹於義頗通理或然也）九為極（范云位高戒危極於九也）九體一為手足二為臂脛（范云手後為臂脛後為髀也）三為股肱（范云膝上為股肘後為肱）四為腰（范云在中而高故為腰也）五為腹六為肩七為㗇喖（范云謂唐湖也鄭云㗇喖集韻上音鰕下音胡喉咽也宋惟幹讀㗇胡牛頷下垂也集韻亦作頡咽然則喖音胡亦此字也師說啞嘝者聲聲在喉中也蝦喖者聲出喉中也然則喖與嘝義亦通也舊於㗇喖上有胚字竹

尸切手足骿胚今按經注並無此字疑於繆誤也唐湖舊說湖當作頡按湖乃嘝之誤也唐者空大之名牛頷下垂如此）八為面九為顙（范云額也最在上也）九屬一為玄孫二為曾孫三為仍孫四為子五為身六為父七為祖父八為曾祖父九為高祖父（范云亦禮九族之序也鄭云仍孫聞之師曰九屬祖為上身為中孫為下孫有三玄孫為下下曾孫為下中孫為下上此云仍孫仍字衍也祖父聞之師曰六為父七為祖八為曾祖九為高祖三父字皆衍文按孫曾孫玄孫皆不言子則此言父衍文可知也）九竅一六為前為耳（范云一六水也前所通也坎為耳）二七為目（范云二七為火離為目也）三八為鼻（范云鼻為氣巽為風在東方也）四九為口（范云兌為口也）五五為腹（范云土相依也）九序一為孟孟二為孟仲三為孟季四為仲孟五為仲仲六為仲季七為季孟八為季仲九為季季（范云九屬一為玄孫一最在下今以一為孟者冬至起於一故一為孟所施各有宜或為大或為小也）九事一為規模（范云事之始也）二為方沮（鄭云方沮千餘切止也事之方將意乃沮止是謂中輟范云沮將也將有事而自止也）三為自如（范云未施行也）四為外他（范云圖進事也）五為中和（范云天位尊也）六為盛多（范云無敢加也）七為消（范云意放散也）八為耗（范云疾故

耗也九為盡弊（范云盡弊消而後耗〔耗而後盡〕盡在弊矣范云弊仆也毀耗而極故盡仆也）九年一為一十二為二十三為三十四為四十五為五十六為六十七為七十八為八十九為九十（范云大數終九）推玄算（范云算謂筴所得首不知次第奇耦以算求者也）家一置一（范云謂置一算也）二置二三置三（范云隨家所得之位而置算也章云此謂揲蓍求家數如九揲再扐之後而三三之得也得三之二十一筴則置一也三八二十四筴則置二也三九二十七筴則置三也蓋經謂得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也）部一勿增（范云部位得一不應下算也）二增三（范云部二則下三算）三增六（范云部三則下六算章云此求部之數得二十七勿以為數也故勿增二增三者得二十四筴而增三算也三增六算者得二十七筴而增六算也）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章疏云此求州之數也謂得二十一筴勿為數也得二十筴則增九算也得二十七筴則增十八算）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鄭云相放甫罔切倣也亦作倣范云下算轉相放也章云此求方之數也得二十一筴勿下算也得二十四則增二十七算也得二十七筴則增五十四也是以積數四位總之則知首之第一至八十一也）求表之贊（范云求玄表贊次第之數）置玄姓去太始之筴數（范云姓為家性之姓名也太始謂中首也假令得應首姓去中首四十一也）減一而九之（范云如應首四十一則減一以九乘四十得三百六十欲求應一贊則增一二則增二所求而增之也欲求表數者以三乘之也）增贊（范云所謂乘得三百六十增一三所求者也章云謂將求表以推贊數也九置首之姓名也姓謂八十一首之名去太始之筴數者謂相去八十一首之第一首中首之數〻之多少也減一而九之者假若求應首係第四十一也減一則餘四十也九之者四九三百六十筴也贊者謂增一贊則應之初一也增二則應之二贊也）去玄數半之則得贊去冬至日數矣（鄭云去玄羌呂切去猶減也去玄數謂減去所得首之贊數也范云謂乘應首三百六十半除之得百八十又增一日得百十一是去冬至日數之盡也章云謂欲求相去冬至之日數也蓋一日以行二贊假若應之首計三百六十九贊去半數之則餘一百八十四日半此相去冬至之日數也）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明日之晝也（范云若不增一則百八十為偶故是法首日之夜也加一則奇乃是明日應首之晝大率倣此也章云謂得一百八十日為偶數乃是今日之夜贊得一百八十一日乃是奇數則為明日之晝贊三百五十四日晝夜贊大率倣此也）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

范云已得日數則星在度數可知也以星度除之筭盡則其日星度也如應首隨星度除之盡則得井二十九度是其星所在度也章云謂求所得之首贊之所在星度也若但占得應用一五七自中至應首一贊率之為百八十一日以除牛七度女十度虛十度而下百八十一度則應之一贊在井二十九度五贊在井三十一度七贊在井三十二度也皆倣此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四

玄　太玄經十二

玄文陳仁子輯註　愚曰聖人之言天地也賢人之言四時也天地合氣之全而四時分氣之偏此聖賢之判也雄以玄準易以首象卦以贊象爻以測象小象以圖告象繫辭其文工矣而較諸十翼言語氣象又自不侔易四德元亨利貞而玄曰罔直蒙酋冥夫元無所不包而曰直亨無（所）不要而曰蒙利貞無所不固而曰罔（酋）罔較諸四德直其偏者爾豈足盡包哉至於各首所標猶生馬追踪騏驥視繫辭分量墻也及肩玄固不盡如易

胡次和集註章疏云文者類文言也楊（楊）宣罔直蒙酋冥之德也**罔直蒙酋冥**范云此五者太玄之德猶易元亨利亨利貞也萬物因之以生長以為名北方萬物之終故始冥罔重也**罔北方也冬也未有形也**范云罔無也冬終也萬物終藏於黃泉之中無已可名故曰罔也**直東方也春也質而未有文也**范云直之言殖也萬物甲始出殖立未有枝枚故質直無華文也**蒙南方也夏也物之脩也長也皆可得而載也**范云枝葉已成蒙覆於人皆可兼載者也鄭云疏（范）注云兼載謂覆兼持載也覆兼以養之持以（載）**酋之酋西方也秋也物皆成咸（就）而就也**范云酋之言聚也物已成就可蓄聚也**有形則復於無形故曰冥**范云言物秋始成就有形可蓄聚過秋藏於黃泉故復於無形為冥昧者也章云以無治有以少制衆始萬物而終萬物者罔冥之道也故曰一玄而生三方此其指也**故萬物罔乎北直乎東蒙乎南酋乎西冥乎北故罔者有之舍也**范云有生於無**直者文之素也**范云色白受采質極文生**蒙者亡之主也**范云無生於有也**酋者生之府也**范云秋聚陳穀（穀）春滋生者也**冥者明之藏也**范云明以幽明以藏鄭云藏才浪切注自藏如字讀**罔舍其氣**范云陽氣舍於罔**直觸其類**范云觸類（生）主也**蒙極其脩**范云物可蒙載長無已也**酋考其親**鄭云[illegible][illegible]考其

親義猶因不失其親也或作就者妄改以合注也范云考成也物成成就也**冥反其奧**范云奧秘也物反於秘奧之中在黃泉也**罔蒙相極**范云罔無蒙有事相極盡**直酋相勑**鄭云勑字本作敕蓄力切說文誠也從文束集韻云古從力或作勑本音賚世以為敕字行之久矣范云直生酋殺如相約勑**出冥入冥新故更代**范云新故相代出入冥昧之中章云罔居無而為有舍蒙初生直已形酋為萬物之已老理如呼應故曰相（相極）勑也萬物出冥反乎成也復歸於冥以故從新以新承故乃曰新故代更也**陰陽迭循清濁相廢**范云迭更也更相休廢也**將來者進成功者退**范云將來謂

春生也成功謂秋收也已用則賤當時則貴范云賤謂廢也貴謂生也天文地質不易厥位范云厥其也言天動於上故為文地安於下故為質上下相承其不可易者也章云陰陽之道更相承順則清濁二氣玄為廢興凡萬物人事皆稟四時五行之氣已成功者可退而不居將用者可進而無追故曰成功者退將來者進也既用之後已過其時理為乎賤事得乎時勢悉所歸理為之貴故曰已用則賤當時則貴也是以天之日月星謂之文其守有定位其運不休地之萬彙形質各有其所推遷而不息故曰不易厥位罔直蒙酋冥范云增數玄伍位也言出乎罔行出乎罔禍福出乎罔罔之時玄矣哉范云有形出於無形無形以見有形禍福之所出故言玄矣哉章云罔本無也而生乎有言本無而有故曰言出乎罔也行亦本生無故曰行出乎罔言行雖善惡該君子小人而言之禍福本無因言行所致故曰禍福出乎罔也罔為萬物將生之本萬事將出之際故嘆美之曰玄矣哉行則有蹤言則有聲福則有膊禍則有形之謂直鄭云膊舊市兗切從專故也集韻從博引太玄禍則有膊形埒也鄭之師曰[illegible]膊當作蹲古端字福則有膊言有端緒也舊誤從肉遂轉作膊亦猶月閟其蹲轉為傅也集韻蓋亦因誤立說耳雖理可通未若端緒義訓明切也按唐

人讀國語蹲本為端本引字統以證之博雅亦圖端訓齊蹲為古端字明矣蓋從專與從耑同故剸或作剬踹或作蹲則端亦作蹲也也范云皆可形而見故謂之直東方也有直則可蒙也有蒙則可酋也可酋則反乎冥矣范云物生而長於東成於南酋於酋入於北故言反乎冥也是故罔之時則可制也范云言物無形之時可裁制也章云蹤者由行而有有聲者因言而彰福之將作必有端倪禍之將至固有形狀斯皆有象之始也故指東方質直之本而為基構以明之也況有其質必質之蒙大故曰有直則可蒙也物既盛大必能成就其形器故曰有蒙則可酋也形氣以就不可久居當復藏其明也故曰可酋則反乎冥矣是以罔之而可制者謂罔之事微生於心未形諸外君子思之當處中道顏氏之子無貳過者在罔之時能制之之謂也八十一者由罔者也范云言其始於北也天炫炫出於無畛熿熿出於無垠范云垠限也畛界也言天之炫炫熿熿其所出彌遠不覺其界限也鄭云熿集韻胡廣切舊戶晃切按炫炫熿熿宜皆用去聲讀故罔之時玄矣哉范云重美之也章云炫炫熿熿悉暉耀之象畛界也垠涯岸也謂天之動也炫炫者運動無窮也熿熿者熿熿然健行不息蓋出於無心而然故人莫能窮其畔岸也又莫可窺見君在罔之道也是故天

道虛以藏之（范云以虛藏有也）動以發之（范云以動發靜）崇以臨之（范云以高臨卑）刻以制之（范云以剋殺萬物也）終以幽之（范云萬物終幽於北）淵乎其不可測也（范云言其深也）曤乎其不可高也（范云無以尚也章云天以虛心含育萬物有能以罔之道為北為冬藏於無也故曰虛以藏之以直之道為[illegible]（東）為春震動羣類孳萌於物故曰動以發之也復以冡德為南為夏崇大覆臨榮茂於物故曰崇以臨之酋道為西拖（為收）肅殺之氣而刻制於物故曰刻以制之又用冥德氣夫冬北晦冥萬事以終其道故曰終以幽之也天以五德以始萬物雖欲觀之則淵然不可得而測是（也）欲擬之則曤然不可得而高也）故君子淵然足以禮神（范云君子謂五也藏身於罔而盛於東帝出乎震故禮神也）發動足以震衆（范云震動也動衆以東謂觸其類也）高明足以覆照（范云謂正位於冡覆照天下也）制刻足以踈擬（范云剋殺萬物於酋以悚懼也鄭云擬集韻牛代切惶也或書作慗注以悚擬為悚懼則此音訓與注合矣舊牛力切又音擬一作儗者借也音擬者度也牛力切者有所識別也皆與注異不可用也）幽冥足以隱塞（范云亦謂法冥而行）君子能此五者故曰罔直冡酋冥（范云謂上五事也章云此一節言天能施玄天之五德以被萬物）或曰昆侖旁薄幽（為）何謂也曰

賢人天地思而包羣類也（鄭云何謂（為）如字讀曰何為猶何事也繫辭所謂夫易何謂（為）者也與此同義易云何謂以言不盡意故問其意趣也玄云何為以辭必指事故問其事因也或欲改玄從易殆未之思也范云或之言有也有問經者故荅之言賢人用思慮念養萬物羣生既類與天地同也）昆諸中未形乎外（范云言同在天地之中未見於外也）獨居而樂獨思而憂樂不可堪憂不可勝故曰幽（鄭云勝音升勝負之勝去聲勝任之勝平聲范云幽獨以致憂樂不堪可勝者也章云昆侖旁薄幽中首一贊辭也子雲慮後世未明其意故重為問荅以抉來世之疑迷何謂者設疑而問之之辭也故若曰賢人天地思包養羣類也賢人楊子自謂也不自明言故假賢者之名也謂賢人生天地間仰觀天之昆侖俯察地之旁薄人處其中思欲通天地之道以濟養羣生故曰賢人天地昆以在心故曰昆諸中未形乎外也獨居而樂者謂聖人之思與天地合德以育萬物得其生故樂也獨思而憂謂雖以其道通於天地為法將以濟人必假乎大位雖樂而無乎時則不能濟故憂也樂而復憂不可堪勝幽嘿於內故曰幽困而無位雖有作玄之意故有中首初一之辭光明天地人之同法以濟人也）神戰于玄何謂（為）也小人之心雜（雜）將形乎外陳陰陽以戰其吉凶者也（鄭

云陳戰陳之陳直刃切范云陽爲吉陰爲凶二稱小人陽升陰退故言凶見也小人之心雖不戰無以別害也章云神戰于玄中之之（首）二贊神者陰陽不測之謂也玄亦不可得而見也二夜爲火與首相戾也當陽將復之時居於陰位與陽不和故戰戰于莫測故曰神戰于玄居夜爲小人之心離離謂離心離德也一本作離（褵）蓋誤也其心既異乃形于外也陰陽兩敵勝負未決故曰戰其吉凶也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風而知虎雲而知龍范云挠萬（莫）物者萬疾乎風虎性暴猛故相識也潤萬物者莫潤乎雨雲興雨降故龍知之也賢人作而萬類同范云楊子倣易而作玄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故此云賢人作而萬類同是楊（子）之謙也言非賢者之所作則不平理天下之事使物同齊者也章云楊以德爲君子陰以刑爲小人令陰陽爲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故曰陽以戰乎吉陰以戰乎凶虎感乎風龍感乎雲物以類相從也今陽戰乎陰萬類必同其心者也故曰賢人作而萬類同也龍出乎中何爲也曰龍德始著也范云謂三也帝出東方蒼龍用事故始著也章云三畫以陽德而升進從乎變化原其氣生於亥而王位乎坎故曰龍德始著者也陰不極則陽不生范云謂冬盡則春也亂不極則德不形范云陰爲亂陽爲德十月陰極而冬至陽生也君子脩德

以俟時范云君子謂陽也脩德於黃泉俟春而興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動止微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乎故首尾可以爲庸也范云庸法也首始也尾終也言唯君子終始不失法者也章云謂十月之陰已極陽氣乃生故曰陽（陰）不極陽不生也中爲冬至陽生之始故云之也陰爲禍亂陽爲正德故亂極則德生也若紂之惡不極則文武之道不著也是以君子之人務脩德業以俟乎時無其德不苟乎富貴得乎時不藏乎冥晦故曰脩德俟時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其動也彙章然人可覩其止也微微然人莫能測皆有規則終（始）可以爲法也故曰動止爲章不失其法者其唯君子也庳虛無因大受性命否何爲也曰小人不能懷虛處乎下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無而能有因而能作范云謂四也以陰處下當敬以奉（上）也以無爲有因緣自虛言小人皆不能爾也故大受性命而否（無）辭辟也故否鄭云辭辟讀作避范云陰宜因緣而便大受故否章云此一節互明君子小人之道也四夜小人也不能虛其懷而處下位故卑而不可因之使高虛而不可因之使滿故曰庳而不可臨虛而不可滿也君子雖無位而有其德因其事而能立其功故曰無而能作故（有虛而）可大受性命而無辭也無辭者不言而信也小人不能於此故否也否謂不能大受也日正于天

何為也曰君子乘位為車為馬車軨馬騎可以周天下故利其為主也范云謂五也五為君故稱曰正于天也午為中亦為馬曰在午故乘馬也亦為車車副也軨轄繫也騎尾結也言君子正位乎中繫轄結尾以平天下萬機之事故立（利）為主鄭云軨郎丁切輯車又車蘭也按注云軨轄繫也繫轄所以轄車也說文以為車轄（轄）閒橫木即所謂車蘭也亦以輯斂車所載者故與轄繫同名也騎舊音介馬尾結也為車玄數五為與為轂與以持載如地轂以湊聚如土皆車之象也月闕其摶不如開明于西何為也曰小人盛滿也自虛毀者水息淵木消枝山殺瘦澤增肥鄭云摶與團同殺減殺之殺所戒切瘦集韻音搜引太玄山殺瘦云瘠也按如字讀亦訓瘠范云謂六也陽家之陰故稱小人月滿則虧故戒之也言當自空如水之性以淵息長木以材茂故消其枝山以高峻故殺瘦澤以卑不受山之肥故云增肥猶君子虛已以受人者也賢人覩而眾莫知范云言眾人所不知賢者已見其事者也章云月闕其摶中首六贊辭也謂月生明之始近於日日入西月始（西）而出也及乎與日相望故圓而東出也既圓之後反漸虧缺則如（不）初開明于（於）西見之時也月為臣道文以重明之使學知此類為臣之道也盈則知戒為六夜故曰小人盛滿自虛毀者物盛

必衰有若水之盛極至冬則咸竭而息淵木之盛極至秋消其枝枝山之極峻則降其尖銳減瘦其勢殺降殺之義也惟澤能卑下眾流歸之故增肥也賢哲之人覩其盛衰之物察其卑謙之德獨知其本末眾雖見而莫知也茵茵之包何為也曰仁疾乎不仁誼疾乎不誼君子寬裕足以長眾和柔足以安物天地無不容也不容乎天地者其唯不仁不誼乎故水包貞范云謂七也夏長而秋殺長之謂仁故疾乎不仁也施（殺）之謂義故疾乎不義也不仁不義天地之所不容也一者水也包萬物於黃泉待四時以正之故水包貞也章云謂中為水七為火復（晝）晝君子道也在水之時當見克害而中五有君臨之德獨全七之善不以行（刑）克為事故曰茵茵大也包謂含養也謂水能包養於火以成其功此一節反覆為義以明包正之道故下文言人之疾惡而有知善之心天地包容有知善之道故曰仁疾不仁義疾不義也黃不黃何為也曰小人失刑中也范云謂八也黃中也不黃故失中也諸一則始諸三則中（終）二者得其中乎范云九贊之位章云八夜小人也位居中而失中德也八為秋木木秋葉黃小人畏不能委順天時當黃而不黃故贊謂覆天常也小人失刑中者八失居中之法也此下文將分三位以明其中也故曰一則始謂首之九贊三三為一九

也一爲（則）始者下體之一中之四上之七也三則終者下之三中之六上之九也二得中者二五八也蓋明八位居中小人處之而無法也君子在玄則正范云雖玄冥幽隱恒正身不惰在福則沖范云福謂富貴之位常自沖虛在禍則反范云禍爲凶荒之處反身修德不治監者也小人在玄則邪范云以幽行惡在福則驕范云富貴則驕慢在禍則窮范云富貴不施遇禍故窮章云玄之不可見之謂也在人爲心也君子之心人不能窺而以正道自守故曰君子在玄則正也處乎富而當（常）自謙沖故曰在福則沖君子之道誠信爲本雖在於禍必反爲福故曰在禍（則）反也小人則反於是在心則姦邪故曰小人在玄則邪處福（則）驕慢故曰在福則驕素文其禍居禍則甚故曰在禍則窮故君子得位則昌范云昌大其治失位則良范云不苟欲也小人得位則橫鄭云橫胡孟切不循理也范云同時爲形勢也失位則喪范云如亡其親八雖得位然猶覆秋常乎范云覆敗也言八雖處上之中以木近金故相敗也章云君子以德爲本得位則能行其道而濟人故昌也小人以利爲任得位則殘忍於衆失位則喪滅其身也君子之失位則猶持謹節發憤仁義故失則良也小人之道異於君子故如八在中雖得位而猶覆其常乃橫之所致也顛靈氣形反何爲也曰

絶而極乎上也極上則運絶下則顛靈已顛矣氣形惡得在而不反乎鄭云惡音烏范云九謂極上（仕）也極則墜故顛下也氣上形留故相反也惡安也氣形分則安得不相反者也君子年高而極時者也歟范云九爲君子高年致仕極時之政陽極上陰極下氣形乖鬼神阻范云阻難也鬼爲陽體爲陰氣形分離則鬼神絶遠孝子雖立廟以存之難可復覩見之者也賢者懼小人怙范云言賢者懼將衰落小人怙者以惡終也章云人之生也氣養其神神作其氣及其終也神氣則升于天形魄則歸于地人之靈也由乎神故稱乎靈也顛墜絶也謂氣極而升上與形相遠故曰氣形反也絶而極于上者正謂靈氣與形離絶而不相須也在君子則於年高知其爲形氣之反乎陽極上陰極下則陰陽之道相反形氣於是而乖形氣乖則幽冥之是近故曰鬼神阻阻近也君子懼小人怙者君子則懼其將終或敗素節小人則怙其將終以肆其情也昆侖旁薄大容也范云言天地無不容神戰乎玄相攻也范云謂陰陽對龍戰（幽）于中事從也范云萬物之生順從於事孚虛之否不公也日正于天光通也月闕其（博）摶損（羸）贏也范云月滿則虧酋酋之包法乎貞也范云得其正也黃不黃失中經也范云經常也顛靈之反窮天情也范云窮上反下極陽反陰罔直蒙酋冥

冥也范云言萬物在冥昧之中而四德贊助之也昆侖旁薄資懷無方鄭云資懷本作褱其音同見大初一測辭范云天地無常方也神戰于玄邪正兩行范云陽正陰邪兩行於天地也龍出于中法度文明范云龍陽氣在東爲文在南爲明也庳虛之否貝道不當范云否而不通故不當也日正于天乘乾之剛范云乾天也日正明于天處魁剛之中也月闕其摶以觀消息范云闕爲消摶爲息也酉首之包措任乎刑德范云以德任刑以刑任德鄭云措七故切置也按范本作錯故云以刑任德以德任刑言錯雜任用之也然措師說錯謂不用任謂用之錯任乎刑德者或錯刑而任德或錯德而任刑也黃不黃不可與即范云事之不正不可即就也顛靈之反時則有極范云極於九也冏直冢首乃窮乎神域范云神域幽冥也言玄四美足以助於幽冥也易曰窮神之化此之謂也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范云辟君也崇天普地分羣偶物使不失其統者莫若乎辟范云非君無以斷正之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范云三事君之各得其所也仰天而天不惓鄭云惓與倦同范云晝夜不休俯地而地不怠范云生長萬物惓不天怠不地惓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范云君子象天自強不息豈有惓怠乎

古今無也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范云窮神知化掘變極物窮情范云掘盡也盡變動之事以窮萬物之情也鄭云掘變讀掘變極物窮情爲句故注云盡變動之事以窮萬物之情師說掘其變所以窮神也故曰窮神掘變窮其情所以極物也故曰極物窮情聖人之仰天者則常如此也舊以仰天則常窮神對掘變極物窮情爲句義訓有未安者故以師說附之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鄭云埏尸延切老子埏埴以爲器范云言聖人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動不失其所也視天而天范云順而法之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范云不敢遠也視時而時范云時其宜也天地神時皆訓而悪入其逆范云悪於也從上四視而從順之言當於何而入逆也章云聖人通天地神明而無繫較者也故仰天則能盡天之用者神應無方故曰窮神也掘變者掘盡也觀物則窮其情也聖人之道兼三才故與天地配其體也常心而應物無忒故曰與鬼神即其靈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原生殺之本故曰與陰陽埏其化聖人通天地四時之用與其道合故曰視天而天視時而時也故天地神時訓之而不違其惟聖人乎

玄掜陳仁子輯註　愚按掜字音義從手諸本引用及玉篇多從木音輗

无從手者未知孰是　愚曰玄準易也易其有所擬乎其無所擬乎易之與天也一畫而後有數數而後有象象而後有變四營而成易也十六變而成卦也而棣穿之制網罟之利弧矢車馬之具粲然罔不畢見皆自然而然也使非出於自然而揩揩焉摹之是易為人而非天也易其淺矣玄棿之有所擬也果自然乎　胡次和集註章云棿擬也子雲之玄道擬天地五行律歷星辰各有名數故以其數而擬乎萬類故曰棿也鄭云棿音禮切揩其端棿以相比擬故從手○從木者乃杌掜字傳寫誤也○　林希逸鬳齋集棿研啓切玄之贊辭也　胡次和集注范云謂九贊之辭也或以氣范云五行之氣或以類范云觸類而長或以事之骫卒范云卒終也骫委曲也事之委曲而終者也鄭云骫卒上與委同下即律切注云事之委曲而終者也按禮記三王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先儒說源謂泉所出也委謂流所聚也始出一勺終成不測事之骫卒蓋如此謹問其性而審其家范云八十一家各有剛柔之性也審其家性以知休咎也觀其所遭遇范云謂若遭遇晝夜陰陽星時數辭劘之於事范云劘謂切劘以知萬事之休咎也鄭云劘與靡同詳之於數范云詳審逢神而天之范云神為陽也觸地而田之范云土地有磽确故觸類求之而為田也鄭云

磽丘交切确苦确切磽确也多石也不可田者人事廢矣觸類求之稽備人事也則玄之情得矣范云知上六句則玄之情性可得而知也章云玄之為贊辭者七百三十一贊各有辭也或以氣或以類者謂逐首九贊之辭或以五行休王之氣而言之或以其類因緣取象而言之若三言木則為王氣八言木則為衰氣或以二七言火言日言馬或於五贊言兇言牛言田之類也或以事之骫卒者謂委曲於辭而終於理也若戾首東南射兇西北其矢羨首四馬骫括高人吐血之類也皆委曲而為意也謹問其性而審其家者家本無義因首為名逐時取義以定其性若羨曲毅性端之類觀其所遭遇者謂既辨其則知時義分旦中夕以明占法則知所遭遇之星時數辭也劘之以事者謂研劘家性分辨陰陽明星數善惡之事蓋易以動為占玄以數為占凡奇偶五行皆詳之以數也逢神而天之觸地而田之者天謂靈妙變應之義地謂成象執方之類也一本逢辰者自冬至之夜中其日暇令甲子則中首之初贊屬子辰至日入則二贊為冬至之日甲子夜揲得中首初贊則是逢子辰也天之道運於夜半之子辰是義當以子辰天道而推之如贊辭以地類則以田事而推之其玄之情無所逃也謂首贊之義或逢此日之辰辭理之通變本天之道如是也

或體形氣之屬本地之道如是也故曰逢辰而天觸地而田此舉其大綱也故首者天性也范云謂八十一首所說陰陽變化之事盡天地之性者衝對其正也范云中應相對是其正也錯絣也范云絣雜而說之者矣鄭云絣集韻卑盈切引太玄錯絣盈雜也按傳言絣之以象類音灼亦訓雜顏師古云絣并也音并舊音耕方幸二切皆不可用測所以知其情范云測其深淺其情見也攡張之范云攡散其事張大其業瑩明之范云以瑩明朗其義也數以品式范云揲蓍休咎五行施為品物藏否為其式法也鄭云揲蓍謂徧首占法文以藻飾范云質朴其道藻飾其文掜擬也范云準擬其事取象而作之也圖象也范云以事不可知故又圖像其形以曉學者也吿其所由往也范云吿示所由來往之要維天肇降生民范云肇始也降下也言天始下生此民人當以法威教也使其貌動口言目視耳聽心思有法則成無法則不成范云動言聽視思此五者皆當以法則成矣誠有不威掜擬之經范云經常也五行之法有常無赦誠而有所不畏威擬以常法不可赦省章云此一節明玄之法以擬天下制度之事故先生陳民之始也誠有不委掜擬之經誠謂誠約也誠約之道在乎有威而可畏也經者聖人之常法也今掜將擬萬事於玄法故總言以戒約使

從法則可示經之五常及懲勸之道故曰掜擬之經也注謂五形無赦之說下文以禍掜五故知非也垂消為衣襞幅為裳衣裳之示以示天下掜擬之三八鄭云褙舊所交切衣袵也襞舊音壁按說文襞韏衣也徐鉉曰韏俱願切革中辨也衣襞積如辨也所謂襞幅為裳者此也范云三八為木取其有枝葉覆被之象擬之以為衣裳猶易蓋取之乾坤也比札為甲冠矜為戟被甲何戟以威不恪掜擬之四九范云四九為金取金之剛利以為甲戟備豫不虞以虞不敬之人鄭云比毗必切次也札陟轄切甲葉也左傳蹲甲而射徹七札焉是也冠古玩切加諸首曰冠矜舊巨巾切矛柄也何負何之何胡可切尊尊為君卑卑為臣君臣之制上下以際掜擬之二七范云二七為火也南方為禮禮以別尊卑故有君臣也鄭云漈與乜同或作乜別分別之別彼列切鬼神耗荒想之無方無冬無夏祭之無度故聖人著之以祀典掜擬之一六范云一六水也北方太陰也耗空也荒虛也空虛之地若鬼神想象無有常方故無禮制祭祀失度是以聖人之為制典春秋冬夏以時祭之也時天時力地地維酒維食爰作稼穡掜擬之五五范云五五土也時奉天之時盡地之力以生五穀酒食是議取之於土也古者寶龜而貨貝范云自虞以上後世君子易之金幣國家

以通萬民以類（范云自夏以下）挸擬之思慮（范云非思慮之明不能轉易也）建侯開國渙爵般秩以引百祿挸擬之福（鄭云般與班同分也范云非福祿之至則國祚不開爵秩不行故取 三福之象）越隕不令維用五刑挸擬之禍（鄭云越隕謂顛墜也范云形出於禍玄有三禍故取象也）秉圭戴璧臚湊羣辟挸擬之八十一首（范云臚傳也湊至也辟君也羣辟諸侯也執持圭璧也謂諸侯朝見於君如八十一首繫於玄也鄭云載璧載當作戴注云執持主璧取持戟之義也禮記史載筆士載言謂從於會同各持其戟以從事也載璧載筆載言之義同也臚力居切上傳語告下也本

作𨇤從足或作臚從慮臚湊謂上傳語告下使皆湊集也舊說爲陳序盖其湊集必陳列序次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秉圭戴璧有爵者所執也臚傳而輻湊以奉其君羣辟者天子諸侯皆有日也）櫫木爲杼削木爲軸杼柚既施民得以燠挸擬之經緯（胡次棪集注范云櫫屬也杼屬柚負以爲經織南北爲經東西爲緯經緯相錯共成其織故取象也鄭云杼大呂切織且持經者杼行緯者樴軸與軸同謂機軸也）刟割匏竹革木金擊石彈絲以和天下挸擬之八風（鄭云刟丁聊切說文彫琢文也或從刀削鳥皓切說文挑取也一曰剜也或作削者傳寫誤也舊音宣未見所據豈承誤

長意者讀如塤荒之塤鄭令作劉後人以意改也范云匏笙也革鼓也竹簫管也木柷敔也土塤也金鐘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和天下也和調也風爲號令將和天下故擬八風而調八音也八風坎爲廣莫風艮爲融風一本作條風震爲明庶風巽爲清明風離爲景風兌爲閶闔風坤爲涼風乾爲不周風也）陰陽相錯男女不相射人人物物各由厥彙挸擬之虛贏（范云彙類也人道正萬物理各得其類天地虛贏人所成也）日月相斛星辰不相觸音律差列奇耦異氣父子殊面兄弟不孿帝王莫同挸擬之歲（范云斛量也日月之行更相量度或合或離故曰相

斛也星五星也辰北極也時相觸犯有流有行知時變也音以聲律律以和聲次第差別奇耦陰陽氣節不同故曰異也父子異顏故曰殊面重生爲孿孕不重逆故曰不孿五帝三王服色異制故曰莫同歲運四方周而復始無時留滯故取象也鄭曰孿舊生患所眷二切双生子也按說文一乳兩子或作孿注云重生爲孿孕不重逆故不孿也夫重逆猶再接也惟不再接則不重生也師說兄弟不孿言不雙生乃爲兄弟也）噴以牙者童其角揮以翼者兩其足無角無翼材以道德挸擬之九日平分（鄭云噴與噴同含也揮吁韋切說文奮也范云玄一首四日分則有餘二首九日則

平故曰九日平分也元氣所生才力相分故牙者不角翼者兩足無翼無角材以道德天之無私如平九日無餘分也　林希逸鬳齋集有牙可噴則其角童有翼可揮則其足二無角無翼則有性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挽擬之咎（晷）刻胡次和集註范云荒謂虛荒無可名之地此四句太玄之奥秘也象以知遠刻以考隱故擬之也一明一幽跌剛跌蹂知陰者逆知陽者流挽擬之晝夜鄭云跌讀作更迭之迭范云逆謂逆知也流順也謂順德其事也幽明難知柔剛難慮晝以知陽夜以知陰故擬晝夜以逆知微妙之事也上索下索遵天之度往述來述遵天之術無或改造遵天之醜挽擬之天元范云索數也上數天下數地天地設位各有度也醜類也往述往事也來述來事也天有四時遵之而行無或改造更作遵類而長之三統一元天之太始故擬者也鄭云索徐邈讀書序八卦之義謂之八索穡故切求也陸明德云本或作素盡有所求者貴不遺其素也索（素）音索本於此暗取物曰摸亦以此也上索下索遵天之度依徐邈讀韻乃叶矣數色主切注云索數也欲得其數者必數以求之天地神胞法易久而不已當往者終當來者始挽擬之罔直蒙酋冥鄭云神胞謂神所包養法易謂法之變改范云胞謂胞胎也天地之所包養變

法易度久而不已往來終始不失其本罔直蒙酋冥示四方之玄本之五美之所成故擬之也故擬水於川水得其馴擬行於德行得其中擬言於法言得其正范云防川爲水檢德爲範法以正言者更相匡維之言也言正則無擇范云口無擇言也行中則無爽范言爽差也水順則無敗范云以柔不犯難也無敗故可久也范云長久不已無爽故可觀也范云行無差二可觀來也鄭云差二二當作貳義與忒同或作差僻當讀如字也無擇故可聽也范云可聽從而行之可聽者聖人之極也范云極盡言無以加之也可觀者聖人之德也范云孝經容止可觀聖人之德故可觀也可久者天地之道也范云長久之道無加於天地也是以昔者羣聖人之作事也范云羣聖人謂庖犧以來諸述作之聖也上擬諸天下擬諸地中擬諸人范云仰觀俯察近取諸身是也天地作函日月同明五行該配（醜）五嶽宗山四瀆長川五經括矩范云醜類也言天地函匱包有萬類合日月之明五行該有其類五嶽宗有太山四瀆長先大川五經隱括其矩法天地兼含有之鄭云函讒切蓋藏之器也匱徒本切匱也本作匱　林希逸鬳齋集作函上下相函也同明永久之明也該醜該備其醜類也宗山爲山之宗也長川爲川之長也五常之理括盡其矩法也天違地違人違而天

下之大事悖矣（胡次和集註范云三者皆違故悖逆也章云自伏羲畫卦黄帝造歷周公孔子皆贊易道故曰羣聖人之作事也皆與三才同法故曰擬天地人也自天地判而包函羣類遂有日有月與三才同明而臨照五行之氣蒸蘇於萬類五嶽為羣山之宗四瀆為百川之長則聖人遂作五經隱括其法明乎中道使人各正性命故不可斯須違之也苟三才各違其義則天下大事悖蓋謂三儀無違道之理則天下亦無大悖之事）

玄圖陳仁子輯注愚曰玄有圖所以範圍天地也天起子而至於午玄始中而終於養陰陽消息之機日斗運行之度寒暑推遷之候一覽而有餘雖之研幾微矣哉　胡次和集注范云圖者象也所以圖象玄之形體者目錄曰圖畫四重以成八十一家如天運行道無不通也四重謂分渾天為方州部家四重之位也畫者謂以三表一易三畫於四重位中周旋上下終於八十有一也玄之八十一首渾淪象天終則復始無不通也玄之有圖猶易之有下繫辭也云（鄭云）圖許昂謂楊氏始著玄時已有此圖後世妄儒多稱已撰誣罔世俗不為鬼（愧）恥況范望注玄圖云圖畫四重解釋甚明學者宜詳焉按范注有兩本其一在吳朝注特解贊耳其一在晉朝注贊與十一篇通率解之也稱范望注玄圖云者即其後本也然以目錄觀之

此圖乃妄儒所畫非楊氏舊圖也蓋圖畫四重以成八十一家則九贊日星節候圖不載也雖欲贊之七百七十九贊安可得而具列亦如首象唯畫方州部家四位而不及表贊也四位已明表贊可知也今此圖遂首之下必言九贊日星節候而不能偹徒為煩冗也且玄象天贊象日玄攡云日之南也右行而左還斗之南也左行而右還是以巡乘六甲與斗相逢也漢志云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玄枵初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後自諏訾以至析木節氣二十四日皆隨日右行而左還也今此圖所畫八十一家乃隨斗左行而右還矣則是不曉日之躔度星之次舍節候之運行而全失玄體者也豈非妄儒所畫歟昂不知此而妄標籤狂惑（惑）後人尤可笑也聞之師曰玄圖中為一玄外以三方為一重九州為二重二十七部為三重八十一家為四重皆右列之然後周以十二次二十八舍繫以二十四氣而渾天之象大玄之體於是備矣乃楊氏舊圖如此此也九贊日星節候及一水下下之類皆當刪除此圖卑謬有誤學者不可不辨也圖畫胡卦切畫界也象曰四界聿所以畫之復古編云別作畫非畫者謂以二三（三表一）易一畫而四重位中周旋（旋）上下終於八十有一蓋方州部家始皆一也以二與三次第變易故終於三方三州三部三家而為八

十有一也渾淪象天終則復始蓋渾天之象渾淪而行終則復始若循環然八十一首亦如此也渾淪或作方金傳寫誤也玄之有圖贊之有下繫辭也按首測外九篇無注者五有注者四錯攡不言所象瑩云象上繫圖云象下繫闡之師曰謂瑩象上繫可也謂圖象下繫繆矣圖猶數也皆象說卦其所推明三玄九天猶說卦之乾坤與其六子也章云玄本無象皆莫得而規其用聖人通之於天地乃虛設三統四位狀之圖之俾有象而可覩也圖象圖天極中為玄之位次設三方又次分九州又次列二十七部下陳八十一家自玄一以次以三三之以成象也所以周一歲之氣終而復始相遞無窮也一玄都覆三方鄭云覆敷又切如天之覆也范云如圓之形者也方同九州范云同猶共也方有三州三三而九共九州也枝載庶部范云庶衆也州有三部部數轉多各亦有枝別故曰枝載也分正羣家范云部有三家八十一家故以羣言之也分於陰陽以家正之也事事其中范云包有萬事在玄之中章云圖圖象天正中立極旋之以斗本玄無象因無生有既有為一一乃生三遂生三方列三方於玄極之下故曰都覆三方三方既睽遂列九州州之下具以部部之下序以家然天下四方也獨玄指三方者蓋玄由罔冥之北方以治三方故方惟三也則陰質

北斗日月畛營范云陰為夜也質正也畛界也營營域也言斗晝則不晃見惟夜可以取正也故曰陰質日月轉在於營域之中各有畛界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范云沈猶隱也陰陽之交隨時隱伏而四時潛阻改易不可得而見故曰以隱潛言之也五行伏行六合既混范云混同也言五行王相休伏於時六合混同可得而論不可見也　林希逸鬳齋集日月畛營陰陽沈交四時潛處五行伏行畛營所居之躔度也沈伏也交相代也潛處密運也伏行有遲留伏逆也七宿軫轉胡次和集注范云西有七宿四七二十八宿言七者要舉一面也運用於天轉旋更見也　林希逸鬳齋集軫轉輪轉也馴幽推惟歷六甲內馴九九實有胡次和集注范云馴順也推謀也歷順從六甲差次度分八十一首實有之也鄭云推謀也按推訓為謀本出爾雅晃佳切或作推歷者乃以意妄改也章云陰夜也晝則日所歷之辰周官晝參諸日景是也推夜以斗指為正故曰陰質北斗周官夜考諸極星極即斗極也以是日月行會各有躔次畔岸故曰日月畛營也陰陽二氣沉伏而交四時之氣乃潛起而默運五行之氣或伏或行皆混六合之中在圖皆可分也以此推占則四方之七宿展轉於天輪日之所行巡歷於幽微悉統於八十一首之閒故曰九九實有九九八十一家之事也

律呂孔幽歷數匿紀（說）范云孔甚也幽微也言律呂微妙候氣謀上歷數度伏匿皆甄紀也甄稽延切**圖象玄形贊載成功**范云贊謂七百二十九贊之辭圖以見玄之形象贊辭載其功見其休咎之事也章云六律六呂聖人所作用測陰陽之氣道甚幽微故曰律呂孔幽歷之推步星辰隱匿而莫測悉可以數紀錄故曰歷數匿紀六甲潛運於十二辰以成六十無象于外故曰內馴馴亦巡也六六之數歲周于八十一首玄本無形圖之則見形也故曰象玄務玄有形則有用有用則有功七百二十九贊顯吉凶之事事乃見玄之成功也　林希逸鬳齋集七宿軫轉至贊載成功七宿四方各七宿也軫運也二十八宿運轉于上循歷幽微之間六十甲子寓焉九九之數有焉九九者黃鍾而下有此數也九九則為律呂六甲為歷數孔幽者甚妙也匿隱也歷紀隱然在中也玄形渾儀也贊載稱述也**始哉中羨從**胡次和集注范云始哉者玄之初始謂天玄也玄有九天中羨從三天名也中起冬至十一月主四十日半通率三天主百二十一日半**百卉權輿乃訊感天**范云卉草也權輿始也訊皓也言百草之始生如相告亦同感於天也　林希逸鬳齋集訊與迅同速也**雷推㰒𩃬與物旁震**胡次和集注范云震動也雷以動之㰒𩃬由內也正月之時萬物之生者

尚在由內之中雷震驚曰出之故言輿物旁震也鄭云雷推吐回切進也或作推者誤欿舊口感切本或作㰒傳寫訛謬𩃬舊徒感切按集韻引太玄雷推欿𩃬云曲內也震平聲叶韻章云上言百卉下言坎穴蟄虫之謂也欿𩃬則坎穴也注謂生物由內非也　林希逸鬳齋集雷推㰒𩃬雷聲也推出也㰒字書無疑作㰒𩃬徒感切輿合作與物旁震音珍震響也當贊**柔微拔根于元**胡次和集注趙（鄭）云根音狠牽也范云贊佐也寅敬也亦謂正月建寅之時萬物尚微弱柔脆故敬而拔舉其元於泉壤之中長生而受元氣也**東動青龍光離于淵**范云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龍潛于淵須時當升故言光離于淵　林希逸鬳齋集東陽生離淵出也**推吐萬物天地輿新**胡次和集注鄭云推但回切爾雅推至也注訓為極蓋本於此范云推極也極出也出上萬物而長之於天壤之間莫不始新矣　林希逸鬳齋集輿合作與推古推通**中哉更睟廓**胡次和集注范云謂地玄也在人之中故曰中哉亦三天名也更首斗指辰謂三月也亦百二十一日半也**象天重明**范云主睟則入四月純乾用事故曰象天重明**雷風炫煥與物時行**范云此謂春夏之時震巽用事故曰雷風光曜萬物故炫煥隨天而行之也　林希逸鬳齋集炫煥輝明也**陰酋西北陽向東南**胡

次和集注范云酋聚也言此時陰皆聚於西北之地而陽滿於東南也　林希逸鬳齋集酋就也内雖有應外觝亢貞胡次和集（注）范云觝合也亢舉也内應於陰也太陽之時陰伏其内而應乎外以合陰陽舉正萬物鄭云觝典禮切注云合也匹耦相觸所以爲合舊之豉切又觧同飲器蓋誤作觝也按訓爲觸者從氏與觧同者從氐此亦不講小學之過也亢注云舉也蓋讀作抗　林希逸鬳齋集觝觸也龍幹于天長類無疆胡次和集注范云龍以諭陽陽爲幹故言龍幹于天也陽氣幹舉萬物觸類而長鄭云幹注云陽爲幹謂十幹屬陽也南征不利遇崩光范云陽生於子陰生於

午陽而南征與陰相遇光明崩毀故曰不利章云幹當爲翰翰飛也龍陽也陽氣飛上長茂萬物故曰龍幹于天長類無窮也陰生于午陽將南征爲陰所逼征而不利摧挫其光　林希逸鬳齋集崩光喪明也光陽也終哉減沈成胡次和集注范云謂入玄也在天地之後故曰終哉因亦三天名也減首斗指申謂七月也亦主一百二十一日半天根還向成氣收精范云天根謂冬至牽牛一度也天始於北方日移一度至七月復向北方故言天根還向也到春及夏布散於天地之間以成天氣故安復精神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陽之本元氣也閱入庶物咸首艱鳴胡次和集

注范云閱簡也庶衆也言秋將盛（殺）物簡閱而入之也萬物衰殺故咸相守（首）何（向）艱苦而悲鳴也鄭云咸首去聲向也衰殺所戒切減也　林希逸鬳齋集閱入庶物物皆閱見而入歛咸首艱鳴氣感之初物皆不鳴咸感首初也艱古艱字深合黄純廣含羣生胡次和集注范云黄純謂十月也純坤用事坤爲土其色黄故言黄純也坤厚載物故言廣含羣生也　林希逸鬳齋集深合黄純地道也泰柄雲行時監地營胡次和集注鄭云監居銜切臨下也范云泰謂太極也柄謂斗柄所指也順時而運如雲之行也時謂四時周而復始監於地營域所極也　林希逸鬳齋集泰柄斗也雲

行時監地營隨時監視隨方營度斗運有時有方也斗斜指而可論四時斗高運而可呑四方邪謨高吸乃馴神靈胡次和集注范云邪不正也謨謀也吸取也有不正之謀雖甚高遠故當録取而正之以順神靈也　林希逸鬳齋集循天之神道也旁該終始天地人功咸酋貞胡次和集注范云貞正也酋聚也旁謂上下通也該兼也上下旁通於天地之間萬物人道之功業咸聚於正章云物有邪佞之謨爲天收吸其餘而更新之以順神靈之道也　林希逸鬳齋集旁該終始該偏（徧）四時也天地人功咸酋貞就正也玄攡瑩挩圖告皆擬易繫辭也始中終九卦於玄圖言之擬易繫

履謙井等九卦也始哉中羨從一首生九首中至狩九首羨至徯九首從至是九首以歷言之則自冬至至穀雨是其時也中哉（更）晬廓亦一首生九首更至疆九首晬至大九首廓至昆九首以歷言之則自清明至立秋是其時也終哉減沈成亦一首（生）至九首減至視九首沈至堅九首成至養九首以歷言之則自處暑至大雪是其時也以二十四氣分而為三以八十一首亦分而三之始哉二十七首中哉二十七首終哉二十七首以其特叅其詞則始之枝根于元東動青龍中之陰酉西北陽向東南終之天根還向成氣收精其義易通矣辭雖奥澁得其義則迎刃可解坡仙所謂淺

近者是也天旬其道地杝其縮（緒）胡次和集注范云旬之言挺也杝謂弛大之也緒業也言天挺立其道於上地則杝大其業於下陰陽錯雜以生萬物也鄭云旬之言挺也天挺立其道於上師說旬於（與）奠同挺當作定范望承誤立說猶之難首訓揣為差羨首謂奥為次也豈欲以挺對杝言之歟按挺拔也直也旬從田從勹天子五百里內田也無直與拔之義也孟子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則旬宜訓定矣舊說旬之言乘也本出四丘為旬之說以其出革車一乘故與乘同音也以說天旬其道則尤乖疏也杝時義切牽也杝丑豕切注云杝謂拕大之也按弛大猶牽長也

故以說地杝其緒也本或作拕傳寫誤也　林希逸鬳齋集旬治也并旬之意有倫序也杝音移有條理也陰陽雜廁有男有女胡次和集注范云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然（有萬物）後有男女故陰陽錯雜而有男女也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范云矩方規圓　林希逸鬳齋集天圓地方規動周營胡次和集注范云運轉營也矩靜安物范云方不危也周營故能神明范云晝夜不休以神明也安物故能聚類范云物以類聚歸安平也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至貴范云聚以為富神而明之以為貴也章云周營萬物其功不倖故曰至貴也萬物之性聚安而散動故曰安物能聚類古人制字以分貝

為貧同田為富是知類聚故能富也為萬類之所貴者謂群出萬類神明其貴之道也夫玄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范云天地人三者（皆）言謂之玄玄天也故以天名也君臣父子夫妻之道范云此三者人倫之大剛俱存於天也玄有二道范云玄所（用）用一道分用（為）三鄭云二道注用玄所用一道分為三蓋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乃玄之二道所分為者也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范云轉相三以成四位也以三生者參分陰氣以為三重范云三重謂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以三成九玄有九位也鄭云參桑甘切陽氣元以象天而持書曰故主陽氣以

爲言也極爲九營范云營猶虛也易有六虛故玄三變爲九虛也是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范云經常也本同末離少微長著天地之常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范云旁通謂九位旁通於八十一首也上下謂方州部家升降於四位也上下旁通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范云九營周流謂七百二十九贊終而復始不失其正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范云天根十一月朔旦冬至終竟十月也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范云羅猶布也布有九行行四十日半不言半者就成數也四九三十六三百六十日有半爲四日半故分數不齊天地雖爲安也誠有內者存乎中范云陽氣尚閉於內故存於中天也宣而出者存乎羨范云羨天主十二月訖正月萬物始萌出故言宣而出之也雲行雨施存乎從范云從天主正月訖二月萬物枝生雲雨之所滋潤故在於此變節易度存乎更范云更天主三月上旬訖四月中旬萬物華實變改也珍光淳全存乎睟范云睟天主四月中旬訖五月下旬萬物成實而純茂也虛中引存乎廓范云廓天主五月下旬訖七月上旬言是時陰氣伏於下萬物猶未衰故大盛於上也削退消卻存乎減范云減天主七月上旬訖八月中旬言是時物衰落從減削也鄭云消郤古卻字削退者形也消郤者氣也降墜幽藏存乎沈范云沈天主

八月中旬訖十月上旬是時萬物已成將當降墜而蓋藏也鄭云隊讀作墜古字省考中性命存乎成范云成天主十月上旬至十一月朔是時萬物已蓋藏氣至是當復羨生於土中故言終其性命也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范云九贊之位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陰陽消息天地之計也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可見也范云反者是覆陳之也陽生於子則十一月也陰終於十月其變易可觀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范云陰起於五月陽終於四月乾消坤息亦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范云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故生陰陽莫如子午也西北則子美盡矣范云陽起於子而終於午西南尚有微陽故西北而盡美矣東南則午美極矣范云陰起於午而終於子東北尚有微陰故東南而美極矣也章云玄以九贊而配五行王廢計陰陽之氣消息也一至五爲息六至九爲消也萬物抱陰而負陽陽雖終於四月其氣未盡由在於物至亥方盡陰氣雖終於十月而氣亦未盡於物至已方盡故曰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　林希逸鬳齋集子陽也午陰也西北乾十月四陽方盡而後生東南巽四月陰方盡而後生故思心乎一胡次和集注范云一爲思內故思心乎一也反復乎二范云二

爲思中故可反復也戚意乎三范云三爲思外思可反復故戚其意也條暢乎四范云條達也暢通也四爲福小思而生福故可通也著明乎五范云五爲君位思至意戚故著明也其德著明故可以行君事也極大乎六范云六爲福大故極大也敗損乎七范云七爲禍生故敗損也剝落乎八范云八爲禍中禍之所中故剝落也鄭云所中丁仲切殄絶乎九范云九爲禍極故殄絶也生神莫先乎一范云一爲始主始於一主道生神故生神無先一也中和莫盛乎五范云二五八者三者之中也三者之中五又其中故最盛也倨劇莫困乎九范云倨勮勮也九爲禍極故勮困也鄭云

勮其據切勤務也懼也疾也按注云勮倨勮也九爲禍極故勮困也勮古倦字蓋勮之勤務以懼於禍故疾作則常忽遽故終勮困然必云倨勮何也聞之師也荀子言凡人好教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乃勮倨之謂也禍未甚而倨然禍已極乃勮矣勢必無及理將大困故曰倨勮莫困乎九是窮困者也非勮困者也注說未盡也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范云思始於内故微也四也者福之資者也范云資猶資也四爲福始故資有以爲福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范云四五皆爲福故六隆厚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范云禍窮於九二五八三者之中也范云九位之中二五八爲三者中也福則往而禍則丞也范云脩善以致福故福往行惡以受禍故禍丞之也鄭云行惡以受禍故禍丞之讀作繼承之承也師讀作含丞之丞其說曰擇福莫若重故福則往謂趣上也擇禍莫若輕故禍則丞謂就下也以丞在含之下故也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爲宫也范云九虛九位也闢闔也九位闔設有善有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各隨其事而宫容之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范云一爲下人二爲平人三爲進人未祿位故貧賤也進德脩業故心勞也也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范云四爲下祿五爲中祿六爲上祿故富貴奉

也伸之故尊高位也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范云七爲失志八爲疾瘵故離咎九爲禍極故犯災五以下作息范云一息至五　林希逸鬳齋集五以下作息生也五以上作消錯次和集注范云六消至九數多者見貴而實索范云謂六以上也居上而數多故貴高亢有悔故衰索也鄭云索桑各切數少者見賤而實饒范云謂五已下也居上而數少故見賤因以息進故饒也息與消糺貴與賤交范云言消息相糺錯貴賤相交更代也

林希逸鬳齋集五以上作消至貴與賤交此論九贊之中五以下四三二一也五以上六七八九也禍至而福逃范云更相避逃幽潛道卑亢極道

髙（范云一與九也）晝夜相承（丞）夫婦繫也（范云晝爲陽夜爲陰更相承順如夫婦之相丞繫爲室家之道也鄭云繫胡計切屬也　林希逸鬳齋集丞與承同）終始相生父子繼也（胡次和集注范云終生於始始生於終如父子之相繼續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范云日月之行有合有離君臣之義不可則去　林希逸鬳齋集月即日也以比君臣也合離行度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胡次和集注范云際接也人道之有長幼蓋取之孟季之相周接）兩兩相閭朋友會也（范云一六合北三八合東二七合南四九合西五五合中志同者相合朋友也章云兩兩相合（閭）謂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也注謂一六二七之說下文自備故知非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也（范云不晝不夜無以爲一日之數無陰無陽萬物不生之也）晝數多夜數少（范云夏至晝漏六十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夏至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多也鄭云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故晝數多按梁漏刻經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以至冬至晝四十五刻蓋以日出入定晝夜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故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

刻夜五十五刻所謂冬至之夜不及夏至之晝者此也）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范云日爲君月爲臣君常明明故臣常有闕退也鄭云闕之爲言潛視之也畏彼知覺則必急退故注以闕爲退也　林希逸鬳齋集月有小闕也與虧同日有餘溢也滅晦也君陽臣陰也）君子道全小人道缺（胡次和集注范云有虧損也）一與六共宗（范云在北方也）二與七共明（范云在南方也）三與八成友（范云在東方也）四與九同道（范云在西方也）五與五相守（范云在中央也）玄有一規（范云謂大（天）象也）一矩（范云謂地象也）一繩（范云爲（謂）北方（南）爲經也）一準（范云謂東西爲緯也鄭云准當作準復古編云準平也從水隼別作准非）以從橫天地之道（范云南北爲從東西爲橫）馴陰陽之數（范云順天地之道也）擬諸其神明（范云準擬神明之道而作之也）闡諸其幽昬（范云幽昬者闡而大明也）則八方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范云若上之說則玄之道皆可觀察而見之也）玄有六九之數（范云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於五十四策鄭云六九注云六九五十四所謂終成於五十有四策師說六謂策用三六九謂儀用二九也）策用三六（范云三六十八蓋取一一也一二也一三也二一也二二也二三也三一也三二也三三也之數以爲十八策也）儀用二九（范云儀正也正之以二九

為三十六玄其十有八用乎范云初取象於三六而巫之以二九分而計之皆十八故言玄以十八皆用也不正言十八而言二九者玄之辭也泰積之要范云謂泰積策而要數之始於㊁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范云謂天地人各十八合五十四也并始終策數范云以始於十八并天地人之數為七十二也半之為泰中范云中分之故名為太中也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范云律法也以三十六策七百二十九贊由之而生也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范云積其大數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范云玄自天推一晝一夜於七百二十九贊贊為晝者三百六十五為夜者三百六十四不周顓頊歷四分日之三不周太初歷日之半又千五百三十九分日之三百八十五所以不周者以有陽數贏陰數虛也故玄虛贏之分所以為二贊以滿數玄為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玄之有踦猶年歲之有閏月也玄以陰陽以為本故兼顓頊太初二歷踦滿二贊以合歲之日而行律歷也鄭云踦滿二贊蓋以贏為滿也師說贏餘也滿足也不可以相訓范讀贏為盈誤矣踦滿焉謂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得踦贊而滿五日乃合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之數也雖尚有斗分而復立贏贊則有餘矣不得謂之滿也注云玄之有踦滿猶年歲之有閏月也按此謂年有閏月以合歲之氣玄有踦滿以合歲之日大略相似也林瑀因此而立象閏之說言大略相似可也直以為象閏謬矣太初歷以千五百三十九為日分其法圜玄之七百二十九贊與之相應也顓頊歷以日為四分其法方玄之一贊當晝一贊當夜取象焉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范云大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二十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二百四十三章沒終也置一元之數以章會三統凡九會統數除之終盡為一章閏分盡一會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玄之道班氏云元與太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焉此之謂也

玄告陳仁子輯注愚曰玄有告所以訓教後來也經三才而緯五行貫四時而包萬彙有奇耦參倍之數部家錯綜之微贊測推占之變萬言而不

畫雄之存心勞矣哉　胡次和集注鄭云經三篇傳十一篇而藝文志云太玄十九者首與測皆依經以天地人分爲三篇又目録一篇也古本玄告亦第十五然古尊數傳全（今）兼數經也若經傳通計則玄告乃第十八以首測并贊不九而六故減其三也章云告言也謂言玄寂然而生有象故演之爲法告于衆故曰告也　林希逸鬳齋集玄告準說卦玄生神象二胡次和集注范云玄天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二者天地也天地之神物不可得形而見唯象二儀而神玄也鄭云以生神對象二爲義觀下文神象二生規則此說未安聞之師曰二謂陰陽乃神之象也蓋至神無

象恍惚之中陰陽生焉其象乃兆故以陰陽爲神象二此玄所生者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神象二生規自陰陽言之則二自天言之則一規言天之形一言天之數也神象二生規（范云規者象天之形）規生三摹（范云摹者索而得之謂三玄之義也鄭云摹舊莫胡切規摹也桉注云摹者索而得之以下言一摹再摹三摹猶易一索再索三索故也范訓釋如此則是讀如摸㨽之摸然規度摹倣亦有求索之意則用舊音可也蘇林訓摹爲析義雖可未通未見所據）三摹生九據（范云九據九位也天地人各三變三三而九故有九位也）玄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范云謂天玄也）再

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范云謂地玄也）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人（范云謂人玄也章云謂玄爲法之始一摹而得天故謂一爲天再摹而得地故謂二爲地三摹而得人故以（謂）三爲人也天地人俱有其法故謂之有也）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范云天玄三變）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范云地玄三變）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范云人玄三變章云玄以三儀同法故天地人各三其位一位復三之故成九位也天三據者乃三三爲九天也故始三天中三天終三天故曰始中終也地之三據三三爲九地故曰下中上人之三據三三爲九人故曰思福禍）下欱上欱出入九虛（范云欱猶合也下合上合合謂五位相得而各合（有）而出入九位之中鄭云欱舊呼合切大歙也桉口大歙必合故注云欱猶合也）小索大索周行九度（范云度居也九居亦九虛也陽稱大陰稱小小索謂二四六八也大索謂一三五七九周行於九虛之中也）玄者神之魁也（范云魁藏也言神藏於玄之中也）天以不見爲玄（范云以其高遠不可得而分明故以玄妙言之也）地以不形爲玄（范云地之廣遠不可形別亦以玄言之也）人以心腹爲玄（范云人之心腹不可付（得）知猶天地之高遠故總以玄名也章云欱呼應之謂也上欱下欱謂上下陰陽之氣如呼應出入相接於九位

之閒也小宗大宗謂陰陽之氣或大或小悉皆周流於九法之中九度九位之法度也陰陽之氣出入周流莫之能測者蓋神之用也玄乃生神故曰神之魁也玄之道在天則虛以應物其德莫窺故曰天以不見爲玄在地則生成萬類其功莫測故曰地以不形爲玄也天奧西北鬱化精也范云言十月之時純陰用事陽氣在地鬱蒸於其中故十月之中夜而精氣變化也地奧黃泉隱魄榮也范云魄者萬物之精體而未變者也十一月時陽氣在黃泉之中奧藏其體然後榮華也人奧思慮含至精也范云人含思慮故以爲奧藏也天穹隆而周乎下范云穹隆天之形也渾天象之包有形於地下者也地旁薄而向乎上范云旁薄地之形也人萅萅而處乎中鄭云萅舊音珉按集韻芚衆多皃引太玄人芚芚而處乎中或從萅范云萅萅衆多之貌也居天之下地之上二者之中也天渾而撣故其運不已鄭云渾胡袞切撣舊音撣范云撣猶移也渾倫而運無窮也地隤而靜故其生不遲鄭云隤舊杜回切范云隤猶安也安靜以生萬物著往來無遲疾也人馴乎天地故其施行不窮范云言人順四時而不違可以長生無窮匱也章云渾天之象如卵形周裹於地地在其中天運行而無窮地安靜而不動人處天之下地之上故處乎中也穹隆虛大之貌旁薄幽靜之稱也天爲純陽故渾渾然（拂）動撣即動也渾然無心故其運不已也地既生物不稽其時故曰不遲人能順乎天地以爲用則其道不窮故曰其施行不窮也楊子初以言天周乎下者即渾天也地在乎（天中一）天十度度乃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周天百七萬一千里乃天圜一周之里數也以圜三徑一言之則直三十五萬七千里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有萬五千里是爲（四）西游之極謂之四表天地相對日月相劇范云劇之言會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天施地生故相對而成萬物也鄭云劇舊居衛切劃也按注云劇訣言會也蓋會而競利必至相傷也　林希逸鬳齋集劇傷也

日月相食也山川相流胡次和集注范云水出於山而流於川輕重相浮范云重爲輕根浮於水也　林希逸鬳齋集浮過也陰陽相續胡次和集注范云更相續代晝夜四時是也尊卑不相黷范云天尊地卑不相褻黷是故地坎而天嚴范云天威嚴於上地洿坎於下鄭云洿與汙同汪胡切窊不也烏瓜切　林希逸鬳齋集是故地坎陷也而天嚴穹尊也月遄而日湛胡次和集注范云遄疾也湛謂潭潭徐遲之貌也月月行十三度故疾日日行一度故遲也鄭云湛讀作沈或如字潭徒南切楚人名深曰潭章云天地爲陰陽之體故言相對相隅（偶）日月每月一合爲朔蓋正月會

于訾鯫之類也劋會也山川相流者凡水之所出也皆由於山而爲之川也故曰相流輕重相浮者盖以輕較重以重較輕故曰相浮也流浮悉不凝滯之義也陰衰則陽盛陽終則陰繼故曰相繼也是以見天尊地卑山髙川下輕重陰陽各有倫理則尊卑不相瀆也因知地坎陷而在下天尊嚴而在上月行疾而日湛徐也　林希逸鬳齋集月遄而月（日）湛沉遲也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胡次和集注范云壯大也迭更也休廢更用事故不俱壯也　林希逸鬳齋集五行迭王四時不俱壯有時衰也日以昱乎晝月以昱乎夜胡次和集注范云昱明也　林希逸鬳齋集昱由鞠切曰明

也昴則登乎冬火則登乎夏胡次和集注范云登成也昴昴星中則冬火星中則夏以成其時也　林希逸鬳齋集昴則登乎冬日短也南北定位胡次和集注范云子午之位陰陽之府也東西通氣范云木王則金死氣應相通也萬物錯雜乎其中范云錯雜也言相雜於天地之中也章云五行迭王者若木王則水廢之類也四時不俱壯者壯盛也謂春生夏茂秋衰冬藏也日則明於晝月則明於夜亦繼爲之照臨也冬至之氣日在牽牛昏昴中夏至之氣日在東井昏心中心爲火（大）火也故曰登乎冬夏也南北之位分子午以定君臣之分故曰定位東西之氣交以見夫婦而示生育故

曰通氣自定位通氣之後萬物錯雜乎天地四時之中故曰錯雜乎其中已上皆明五行四時日月相繼以成萬物也　林希逸鬳齋集錯雜麗也玄一德而作五生一刑而作五剋胡次和集注范云玄起於一故一爲德而五生也謂五行相生者也相生則相剋故亦以爲刑五行相克害故有五剋也　林希逸鬳齋集生者爲德剋者爲刑即五行也五生不相殄胡次和集注范云殄絶也言更相生無絶已也五克不相逆范云更相克害不相爲逆　林希逸鬳齋集以剋爲用不相殄乃能相繼也胡次和集注范云如父子之道也不相繼乃能相治也范云以上治下下順於上也相

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范云各寶其位玄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歷（虚）也范云玄書日及斗所指者以其常滿常指故也月有虚贏或取其施以補不足故或大或小遲（疾）無常故不書也　林希逸鬳齋集日滿月虚即日可知月也歲寧悉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胡次和集注范云寧安也悉猶（養）著也一歲之數有足者有減足則平安不足則爲病故曰年病也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爲一月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年三年一閏或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月有長有短隨年所病而償之故曰天之償鄭云寧悉注云寧安也悉猶養也

盖寧恙謂安寧奉養言其無不足也若年則有不足矣歲寧恙而年病之按說文恙憂也一曰盖食个心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謂恙猶食理有未安聞之師曰歲（與）年年與寧恙猶何憂也歲十有二中為三百六十五日則其於周天之數何憂乎年有十二月為三百五十四日則其（於）餘周天之數病矣惟病其如此故十九年七閏所以償之也償舊音賞又音常又市亮切按此三音皆訓還報之義然今所用乃時良切韋云玄之為言唯以日月斗（指）振為法而書之者斗之象無虧損以御乎月之虛闕故不書為定法也歲寧恙而年病者謂一歲之氣本無其恙而成積餘分則為差爽之病也故以十九年而積七閏而無餘分以償填天日跨羸之數故曰天之償也　林希逸鬳齋集歲寧恙多也而年病減也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還欠數也陽動吐胡次和集注范云謂春夏也春夏陽氣動吐生萬物也陰靜翕范云謂秋冬也秋冬陰氣翕歛而蓋藏故言靜

林希逸鬳齋集吐出也翕入也陽道相饒胡次和集注范云謂動生也

林希逸鬳齋集饒多也陰道相乏胡次和集注范云謂靜翕也翕歛故乏也　林希逸鬳齋集陰道常乏少也陰陽之道也胡次和集注范云陰乏陽饒是其道也天強健而僑躆范云天行健也僑躆猶動作也鄭云僑舊

巨消切躆集韻音據　林希逸鬳齋集僑躆高之貌僑渠消切又與蹻通躆音據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胡次和集注范云天之運轉一晝一夜過周一度故曰饒也日有南有北范云南至牽牛北至東井月有往有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范云南為太陽北為太陰陽精至太陽故為夏也陰精至太陰故為冬也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范云以望晦別小大之月韋云天以純剛之氣圓而運行無已僑躆疾速之貌也故能一晝一夜一轉一周而有餘分也月有往者以合朔而離行也來者謂將近日而合會也來而相對則為望來而未合近日無光故晦也故曰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也聖人察乎朓朒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雄雌之序經之於無已也鄭云朓舊勑了切范云朓見也晦而月見西方為朓朔而月見東方為側朓側變之貌也日為雄月為雌聖人觀其變會之次序經於天而無已也韋云月有變則形乎朓朒側匿也晦而見西方曰朓望而見東方曰朒下弦曰側將晝而鉤在西方謂之匿是以聖人測月之變以述乎日月雌雄之序以為常法而無已也　林希逸鬳齋集晦見于西謂之朓朔見于東謂之朒側匿失正行也四者皆日月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乎為雄雌為雌故玄鴻綸天元婁而拑之於將來者

胡次和集注范云鴻大也綸率也言玄大率天元而婁拑著求於將來之事易所謂章往察來者也鄭云拑渠廉切注婁著拑求訓婁為著訓拑為求也蓋婁聚也凡物散則微聚則著故訓著也拑與箝同籋也箝籋乃求取之具故訓求也婁著者彰往之謂也拑求者察來之謂也故注言易所謂彰往而察來者也舊說為馬箝則其字從木而與注異矣　林希逸鬳齋集婁發明不一也拑巨淹切拑摘而發明之大無方易無時然後為神鬼也胡次和集注范云神者妙萬物而為言鬼者明變化無常方可謂妙明也神遊乎六宗魂魄萬物動而常冲范云不居四時天地者名為六宗

令有六宗祠是也魂魄衆多之貌也言六宗之神衆與萬物生長猶能常自冲虛而況於人乎鄭云六宗舜典禋于六宗馬融說為天地四方注與馬說同故玄之辭也沈以窮乎下范云謂一也沈在黃泉之中也浮以際乎上范云謂九也九為上天也際接也交接於天上也曲而端范云端正直也曲得其情故正直也　林希逸鬳齋集曲而端正當也散而聚胡次和集注范云散布也布已傳知聚之於天也美也不盡於是味范云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必美其道故不盡其味也　林希逸鬳齋集其味之美無盡也大也不盡其彙胡次和集注范云彙類也舉端而已故大也　林希

逸鬳齋集其類之大亦無窮也上連下連非一方也胡次和集注范云上下連王非一方之事也遠近無常以類行也范云觸類而求之不嫌遠近也或多或寡事適乎明也范云言玄之辭多不為繫繁少不為不足取其中適以明其仁義章云此一節言玄立辭無滯礙也故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范云天地有施生人道有仁義推人事以知天道法天道以為仁義也明晦相推而日月逾邁范云邁行也推明暗而日月逾邁運行也歲歲相盪而天地彌陶之謂神明不窮范云盪猶盪滌也彌大也陶化也言歲歲相盪滌天地大化萬物以生謂之神明神而明之故不

窮也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范云言乃本天地之原實為難從從俗之末流故易可為也玄起於天元所謂難由也故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范云玄言包羅於天地總綜於萬物有祖宗父子之道君臣夫婦之義此特復言忠孝者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非孝子不得為忠臣忠臣必出乎孝子之門忠孝莫能兩舉故又別而言之以見於忠孝之大義也鄭云總綜子宋切揔綜猶兼理也實告大訓范云訓教也忠孝之道敎玄道實以告示於人也章云玄始終反復于天地萬物之情以明五常忠孝為人倫之大本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五

十二先

玄（太玄經十三）

易玄星紀譜

星紀（丑大雪兌鶡鳥）（兌上六不鳴）獲兇復初九𝍔難（人陽上下）火之寒　初火水二火火

（初斗十二度）（郡周）

未濟（九二）（初一日入斗十三度范望）三火木四火金

蹇六二（初一三百五十二日）（自冬至至北郡元亨）五火土六火水

頤六二　七火火八火木

中孚（九二）　九火金

𝍕勤（陰上中）木八寒　初木水

（虎始交）復六二復六二（初一日入斗十八度）（初一三百五十六日）二木火三木木

未濟（六三）　四木金五木土

蹇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頤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中孚（六三）𝍖養（陽上上）金九頤　初金水二金火

（荔挺出）復六三復六三（初一日入斗二十二度）（初一三百六十一日）三金木四金金

未濟（九四）（次九三百六十五日之）（晝九之未天度氣降）五金土六金水

蹇六四（猶有六十分二十四秒）（踦當四十分十六秒）七金火八金木

頤六四（贏當二十分）（八秒溫公）九金金（踦水閏）（贏火閏）

（牛八度）

中孚（六四）𝌆中（天陽下下）水一中孚　初水水二水火

（冬至坎）（初六）（蚯蚓結）復六四復六四（氣準次溫公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斗指子黃鍾用事）三水木四水金

未濟（六五）（一之初日舍牽牛）（初度冬至氣應）五水土六水水

蹇九五　七水火八水木

頤六五　九水金

𝌇周（陰中）火二復

中孚（九五）（初一日牛五度）（初一五日之夜）二火火三火木

（鹿角解）復六五復六五（次八日舍）（婺女一度）四火金五火土

未濟（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女十二度）

蹇上六　八火木九火金

頤上九𝌈礥（陽上下）木三屯　初木水二木火

中孚（上九）（初一日舍女二）（度初一十日）三木木四木金

（水泉動）復上六復上六　五木土六木水

屯初六　七木火八木木

謙初六　九木金
三閑（陰宋）金（四）屯　初金水
睽初九（初一日女六度次三冬至氣終）　二金火三金木
升初六（次四小寒初一十四日之夜）　四金金五金土
玄枵（子寒寒坎齊九二）（鴈北鄉）臨初九臨初九（次四十八分二十三秒日次玄枵小寒）　六金水七金火
屯六二（氣應斗建丑律日大呂）　八金木九金金
謙六二三三（陽卒）土五謙　初土水二土火
睽九二（初一日女十五度初一十九日）　三土木四土金
虛（十度）升九二（次日舍虛）　五土土六土水

臨九二（鵲始巢）臨九二　七土火八土木
屯六三　九土金
三庚（陰中上）水六睽　初水水
謙九二（初一日入虛三度初一二十二日之夜）　二水火三水木
睽六三　四水金五水土
升九三　六水水七水火
臨六三（雉始雊）臨六三　八水木九水金

屯六四三上（陽宗）火七升　初火水二火火
謙六四（初一日入虛八度次六小寒終）　三火木四火金
睽九四（次七大寒初一二十八日）　五火土六火水
危（十七度）升六四（次七日舍危三十六分一十四秒大寒氣應）　七火火八火木
臨六四（大寒坎六三）（雞始乳）臨六四　九火金
三千（陰丰）木八升　初木水
屯九五（初一日危二度初一三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謙六五　四木金五木土

睽六五　六木水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九木金
臨六五（鷙鳥厲疾）臨六五三竫（陽土）金（九）臨　初金水二金火
屯上六（初一日屯七度初一三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謙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睽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升上六　九金金
三羨（陰下）水（一）小過　初水水

（水澤 建丑）臨上六臨上六（范準臨郛又準解非初一日入危十一度初一四十一日）　二水火三水木

小過初六　四水金五水土

蒙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益初六　八水木九水金

漸初六三巽（陽下）火（二）小過　初火水二火火

室（十六度）　陬訾（亥衛）　立春坎（六四）　（東風解凍）泰兌泰初九（初一日入危十六度或作十七度非）　三火木四火金

小過六二（初一四十六日次二十一十二分十二秒日）　五火土六火水

蒙九二（次陬訾立春氣應斗建寅律中大簇）　七火火八火木

五

益六二（次五日含營室）　九火金

三童（陰王）木（三）蒙　初木水

漸六二（初一日入室三度初一五十日）　二木火三木木

（蟄虫始振）泰九二泰九二　四木金五木土

小過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蒙六三　八木木九木金

益六三三增（陽末）金（四）益　初金水二金火

漸九三（初一日入室八度初一五十五日）　三金木四金金

（魚上冰）泰九三泰九三　五金土六金水

小過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蒙六四　九金金

三觀（陰串）土（五）漸　初土水

益六四（初一日入室十二度次二立春終）　二土火三土木

漸六四（次雨水次四斗指寅大簇用事）　四土金五土土

雨水坎（九五）　（獺祭魚）泰六四泰六四（初一五十九日次五三十一分一十二秒）　六土水七土火

小過六五（驚蟄氣應）　八土木九土金

六

壁（九度）　蒙六五三違（陽生）水（六）泰　初水水二水火

益九五　三水木四水金

漸九五　五水土六水水

（鴻雁來）泰六五泰六五　七水火八水木

小過上六　九水金

三交（陰上卞）火（七）泰　初火水

蒙上九（初一日入壁五度初一六十八日）　二火火三火木

益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漸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草木萌動泰上六）泰上六　八火木九火金

奎（十六度）

需初九≡耎（陽中下）木八需　初木水二木火

隨初九（初一日入奎一度次七雨水終）　三木木四木金

晉初六（次入驚蟄初一七十三日）　五木土六木水

解初六（初一日舍奎次九八分十九秒日舍降）　七木火八木木

（倉庚鳴大壯九二）大壯九二≡從（陽上下）水一隨　初水水二水火

需九三（初一日入奎十度初一八十二日）　三水木三水金

隨九三　五水土六水水

晉六三　七水火八水木

解六三　九水金

≡進（陰下中）火二晉　初火水

（鷹化為鳩大壯九三）大壯九三（初一日入奎十四度初一八十六日）　二火火三火木

需六四（次六日舍婁）　四火金五火土

婁（十二度）

隨九四　六火水七火火

晉九四　八火木九火金

解九四≡釋（陽下上）木三解　初木水二木火

（春分震初九玄鳥至大壯九四）大壯九四（兼準震溫公初一入婁三度次二驚蟄終）　三木木四木金

需九五（次三春分斗指卯夾鐘用事）　五木土六木水

隨九五（初一九十一日次三二十六分十秒春分氣應）　七木火八木木

晉六五　九木金

≡格（陰上中）金四大壯　初金水

解六五（初一日入婁七度初一九十五日）　二金火三金木

（雷乃發聲大壯六五）大壯六五　四金金五金土

需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隨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晉上九≡夷（陽中上）（準豫溫公同）土五豫　初土水二土火

胃（十四度）

解上六（舊準大壯鄭準解非初一日入婁十二度初一一百日）　三土木四土金

（始電大壯上六）大壯上六（次三日舍胃）　五土土六土水

豫初六　七土火八土木

訟初六　九土金

≡樂（陰中上）水六豫　初水水

蠱初六（初一日入胃四度次四春分終） 二水火三水木

革初九（次五清明 初一百四日） 四水金五水土

大梁（酉趙）（清明震六二）（桐始華）夬初九 夬初九（次之三分一十七秒日次大梁穀雨氣應） 六水水七水火

豫六二（斗建辰律中姑洗） 八水木九水金

訟九二𝌞爭（陽 上下）火（七）訟 初火水二火火

蠱初二（初一日入胃九度 初一一百九日） 三火木四火金

革六二 五火土六火水

（田鼠化爲鴽）夬九二夬九二 七火火八火木

豫六三 九火金

𝌟務（陰 中上）木（八）蠱 初木水

訟六三（初一日入胃十三度 初一一百一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昴十一度）蠱九三（次四日舍昴） 四木金五木土

革九三 六木水七木火

（虹始見）夬九三夬九三 八木木九木金

豫九四𝌠事（陽 上上）金（九）蠱 初金水二金火

訟九四（初一日入卯四度 初一一百一十八日） 三金木四金金

蠱六四 五金土六金水

革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穀雨震六三）（萍始生）夬九四 夬九四 九金金

𝌡更（地陰 下下）水（一）革 初水水

豫六五（初一日入昴八度 次八清明終） 二水火三水木

訟九五（次九穀雨斗指辰姑洗用事） 四水金五水土

蠱六五（初一一百二十二日初 一二十分八秒清白氣） 六水水七水火

（畢十六度）革九五（應次八日 舍天畢） 八水木九水金

（鳴鳩拂其羽 夬九五）夬九五𝌢斷（陽 下中）火（二）夬 初火水二火火

豫上六（初一日入畢二度 初一一百二十七日） 三火木四火金

訟上九 五火土六火水

蠱上九 七火火八火木

革上六 九火金

𝌣毅（陰 下上）木（三）夬 初木水

（戴勝降于桑 夬上六）夬上六（初一日入畢六度 初一一百三十一日） 二木火三木木

旅初六 四木金五木土

師初六　六木水七木火

比初六　八木木九木金

小畜（初九）☰裝（未 陽）金（四）旅　初金水二金火

沈實（申 晉九四）（立夏震螻蟈鳴 乾初九）

乾初九（初一日入畢十度 穀雨終）三金木四金金

旅六二（次二立夏 初一一百三十六日）五金土六金水

師九二（次四三十分三十一秒日次實沈 立夏氣應心斗建巳律中仲呂）七金火八金木

比六二　九金金

☰衆（申 陰）土（五）師　初土水

土

小畜（九二 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初一一百四十日）二土火三土木

觜（二度）

乾九二（蚯蚓出 乾九二）（次四日舍觜觿 次八日舍參）四土金五土土

旅九三　六土水七土火

參（九度）

師六三　八土木九土金

比六三☰害（申上 陽）水（六）比　初水水二水火

小畜（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度 初一二百四十五日）三水木四水金

乾九三（王瓜生 乾九三）五水土六水水

旅九四　七水火八水木

師六四　九水金

☰觀（未 陰）火（七）比　初火水

比六四（初一日入參六度 次六立夏終）二火火三火木

小畜（六四 次七小滿斗指巳 中呂用事）四火金五火土

井（三十三度）

乾九四（小滿震苦菜秀 乾九四 六五）（初二百四九日 次八日舍東井十六分之秒小滿氣應）六火水七火火

旅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師六五☰欽（辛 陽）木（八）小畜　初木水二木火

比九五（初一日入井二度 初二百五十四日）三木木四木金

土

小畜（九五）五木土六木水

乾九五（靡草死 乾九五）七木火八木木

旅上六　九木金

☰彊（土 陰）金（九）乾　初金水

師上六（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一二百五十八日）二金火三金木

比上六　四金金五金土

小畜（上九）六金水七金火

乾上九（小暑至 乾上九）八金木九金金

大有（初九）三三睽（陽 中）水 一 乾　初水水二水火
家人（初初一日入井十一度 九初一一百六十三日）三水木四水金
井初六　五水土六水水
咸初六　七水火八水火
鶪首（未芒種震螳螂生 奉上六 姤初六）姤初六　九水金
三三盛（陰 下）火 二 大首　初火水
大有（九初一日入井十 二五度小滿中）二火火三火木
家人（六次二芒種 二初一一百六十七日）四火金五火土

井九二（次二三分二十九秒 日次鶪首芒種氣應）六火水七火火
咸六二斗建午律中蕤賓　八火木九火金
（鶪始鳴 姤九二）姤九二三三居（陽 上）木（三 家人）初木水二木火
大有（九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三初一一百七十二日）三木木四木金
家人（九三）五木土六木水
井九三　七木火八木木
咸九三　九木金
三三法（陰 中）金 四 井　初金水

（反舌無聲 姤九三）姤九三　二金火三金木
大有（九四）四金金五金土
家人（六四）六金水七金火
井六四　八金木九金金
咸九四三三應（陽 中）土 五 咸（準離溫公）初土水二土火
（夏至離鹿角解 初九 姤九四）姤九四（范準離非 初一日入井二十九度次芒種終）三土木四土金
大有（六次五夏至斗指五[illegible] 五賓事）五六土六土水
家人（九初一一百八十一日次六 五一十分四秒夏至氣應）七土火八土木

井九六　九土金
三三迎（陰 中上）水 六 咸　初水水
鬼（四度）咸九五（初一日入井三十三度 初一一百八十五日）二水火三水木
（蜩始鳴 姤九五）姤九五　四水金五水土
大有（上九）六水水七水火
家人（上九）八水木九水金
柳（十五度）井上六三三遇（陽 未）火 七 姤　初火水二火火
咸上六（初一日入柳一度 初一一百九十日）三火木四火金

（半夏生姤上九）姤上九（初一日舍柳）　五火土六火水

咢初六　七火火八火木

豐初九　九火金

☰竊（中陰）木（八）鼎　初木水

渙初六（初一日柳五度次七夏至終）　二木火三木木

履初九（次八小暑初一一百九十四日）　四木金五木土

鶉火（午小暑離溫風至周六二遯初六）遯初六（次九二十八分二十七秒日次鶉火小暑氣）　六木水七木火

咢九二（應斗建未律中林鍾）　八木木九木金

豐六二☰大（上陽）金（九）豐　初金水二金火

渙九二（初一日入柳十度初一一百九十九日）　三金木四金金

履九二　五金土六金水

（蟋蟀居壁遯六二）遯六二　七金火八金木

咢九三　九金金

☰廓（下陰）水（一）豐　初水水

豐九三（初一日入柳十四度初一二百三日）　二水火三水木

渙六三（次四日舍七星）　四水金五水土

星（七度）

履六三　六水水七水火

（鷹乃學習遯九三）遯九三　八水木九水金

咢九四☰文（下陽）火（二）渙　初火水二火火

豐九四（初一日星四度初一二百八日）　三火木四火金

渙六四（次九日舍張）　五火土六火水

履九四　七火火八火木

張（十八度）（大暑離腐草化為螢九三遯九四）遯九四　九火金

☰禮（上陰）木（三）履　初木火

咢六五（初一日入張一度初一二百十二日）　二木火三木木

豐六五（次四六分二秒大暑氣應）　四木金五木土

渙九六　六木水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九木金

（土潤溽暑遯九六）遯九五☰迷（中陽）金（四）遯　初金水二金火

咢上九（初一日入張六度初一二百一十七日）　三金木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唐（陰 中中）土（五遯）　初土水
（大雨時行 遯上九）遯上九（初一日入張十度 初一二百二十一日）　二土火三火木
恒初六　四土金五土土
節初九　六土水七土火
同人（初九）　八土木九土金
損初九☰常（陽 中上）水（六恒）　初水水二水火
鶉尾（巳立秋離涼風至 楚九四否初六）否初六（初一日入張十五度 次三大暑終）　三水木四水金
十七
恒九二（次六立秋 初一二百二十六日）　五水土六水水
節九二（次七二百二十分二十五 移立秋氣應日次鶉首）　六水火八水木
翼（十八度）同人六二（斗建申律中夷則次 九日舍翼）　九水金
☰度（陰 中下）火（七節）　初火水
損九二　二火火三火木
（白露降 否六二）否六二　四火金五火土
恒九三　六火水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九火金

同人（九三）☰永（陽 上中）（准同人溫公同）木（八同人）　初木水二木火
損六三（二宋陸范王皆象恒非 初一日入翼六度初一二百三十一日）　三木木四木金
（寒蟬鳴 否六三）否六三（溫公曰與曰常首象恒卦次起 立秋初當二百二十六日行張）　五木土六木水
恒九四（十五度於易其曰恒 晉象節卦初日行翼）（九四火度 二度次承晉）　七木火八木木
節六四（次七當二百三十八日行翼九 度於易基曰同人卦今從之）　九木金
☰昆（陰 上上）金（九同人）　初金水
損六四（初一二百三十九日）　四金金五金土
（處暑離鷹乃祭鳥 六五否九四）否九四　六金水七金火
十八
恒六五　八金木九金金
節九五☰減（陽 下下）水（一損）　初水水二水火
同人九五（初一日入翼十五度 處暑斗指申夷則用事）　三水木四水金
損六五（初一二百四十四日 初一一分處暑氣應）　五水土六水水
（天地始肅 否九五）否九五　七水火八水木
軫（十七度）恒上六　九水金
☰唫（陰 下中）火（二否）　初火水
節上六（初一日入軫一度 初一二百四十八日）　二火火三火木

同人（上九） 四火金五火土

損上九 六火水七火火

（禾乃登 否上九）否上九 八火木九火金

巽初六𝌾守（陽玉）木（三）否 初木水二木火

萃初六（初一日入軫六度 初一二百五十三日） 三木木四木金

大畜（初九） 五木土六木水

賁初九 七木火八木木

壽星（辰白露離鴻鴈來 鄭上觀初六）觀初六 九木金

十九

𝌿翕（陰米）金（四）巽 初金水

巽九二（初一日入軫十度 次二處著終） 二金火三金木

萃六二（次三白露 初一二百五十七日） 四金金五金土

大玄（九次五一十八分二十 二三秒白露氣日次壽） 六金水七金火

賁六二（星斗建酉律中南呂） 八金木九金金

（玄鳥歸 觀六二）觀六二𝍀聚（陽串）土（五）萃 初土水二土火

巽九三（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初一二百六十二日） 三土木四土金

萃六三（次七日舍角） 五土土六土水

大畜（九三） 七土火八土木

賁九三 九土金

𝍁積（陰虫）水（六）大畜 初水水

（羣鳥養羞 觀六三）觀六三（初一日入角二度 初一二百六十六日） 二水火三水木

巽六四 四水金五水土

萃九四 六水水七水火

大畜（六四） 八水木九水金

賁六四𝍂飾（陽卉）火（七）賁 初火水二火火

二十

（秋分兌雷乃收聲 初九觀六四）觀六四（兼準兌溫公初一日入角 七度次五白露終） 三火木四火金

巽九五（次六秋分斗指酉南呂 用事） 五火土六火水

萃六五（初一二百七十一日 次八三十六分一十四秒） 七火火八火木

大畜（六五 秋分氣應） 九火金

𝍃疑（陰串 準賁溫公二宋陸王）木（八）賁 初木水

賁六五（郭象巽范象賁非初一日入角 十一度初一二百七十五日） 二木火三木木

（蟄蟲培戶 觀九五）觀九五（次四日舍亢） 四木金五木土

亢（九度）

巽上九 六木水七木火

亢（九度）

萃上六　八木木九木金

大畜（上九）𝍄視（陽上上）金（九）觀　初金水二金火

賁上九（初一日入亢四度初一二百八十日）　二金木四金金

（水始涸視上九）觀上九　五金土六金水

歸妹（初九）　七金火八金木

無妄（初九）　九金金

𝍅沈（陰下下）水（一）觀（准觀溫八同）　初水水

明夷（初九）（諸家象气非初一日入亢八度初一二百八十日）　二水火三水木

氐（十五度）困初六　四水金五水土

大火（卯寒露气鴻鴈來賓宋九二剝初六）剝初六　六水水七水火

歸妹（九二）　八水木九水金

無妄（六三）𝍆內（陽下中）火（二）歸妹　初火水二火火

明夷（六二）（初一日入氐四度次二秋分終）　三火木四火金

困九二（次三寒露初一二百八十九日）　五火土六火水

（雀入大水為蛤剝六二）剝六二（次三一十三分二十一秒日次大火寒露氣應）　七火火八火木

歸妹（六二斗建戌律中無射）　九火金

𝍇去（陰下上）木（三）無妄　初木水

無妄（六三）（初一日戌八度初一二百九十三日）　二木（水火）三木木

明夷（九三）　四木金五木土

困六三　六木水七木火

（菊有黃華剝六三）剝六三𝍈晦（陽中下）金（四）明夷　八木木九木金

歸妹（九四）（初一日入戌十三度初一二百九十八日）　初金水二金火

無妄（九四）（初一日入戌十三度初一二百九十八日）　三金木四金金

明夷（六四）（次七日舍房）　五金土六金水

困九四　七金火八金木

（霜降气豺乃祭獸六三剝六四）剝六四　九金金

𝍉瞢（陰中中）土（五）明夷　初土水

歸妹（六五）（初一日入房二度次四寒露終）　二土火三土木

無妄（九五）（次五霜降斗指戌無射用事）　四土金五土土

明夷（六五）（初一三百二日次六三十一分一十二秒）　六土水木

心（五度）困九五（霜降氣應次八日舍心）　七土木九土金

（草木黃落剝六五）剝六五𝍊窮（陽中上）水（六）困　初木水二水火

歸妹（上初一日入心二度六初一三百七日）　三水木四水金

無妄（上九）（次九日舍尾）　五水土六水水

明夷（上六）　七水火八水木

困上六　九水金

尾（十八度）

𝍋割（陰上下）火（七）剝　初火水

（蟄虫咸俯剝上九）剝上九（初一日入尾一度初一三百一十一日）　二火火三火木

艮初六　四火金五火土

既濟（初九）　六火水七火火

噬嗑（初九）　八火木九火金

大過（初六）𝍌止（陽中中）木（八）艮　初木水二木火

析木（寅立冬氣水始冰燕九四坤初六）坤初六（初一日入尾六度次入霜降終）　三木土四木金

艮六二（次九立冬初一三百一十六日）　五木土六木水

既濟（六二）　七木火八木木

噬嗑（六二）　九木金

𝍍堅（陰上上）金（九）艮　初金水

大過（九初一日入尾十度二初一三百二十日）　二金火三金木

（地始凍坤六二）坤六二（初一八分十四秒日次析木立冬氣應）　四金金五金土

艮九三（斗建亥律中應鍾）　六金水七金火

既濟（九三）　八金水九金金

噬嗑（六三）𝍎成（陽下下）水（一）既濟　初水水二水火

大過（九初一日入尾十五度三初一三百二十五日）　三水木四水金

（雉入大水化爲蜃坤六三）坤六三（次九日舍箕）　五水土六水水

艮六四　七水火八水木

既濟（六四）　九水金

箕（十一度）

𝍏閑（陰下中）火（二）噬嗑　初火水

噬嗑（九初一日入箕一度四初一三百二十九日）　二火火三火木

大過（九四）　四火金五火土

（小雪氣虹藏不見九五坤六四）坤六四　六火水七火火

艮六五　八火木九火金

既濟（九五）𝍐失（陽下下）木（三）大過　初木水二木火

噬嗑（六初一日箕六度五立冬終）　三木木四木金

大過（九次二小雪斗指五亥應鍾用事）　五木土六木水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坤六五）坤六五（初一三百三十四日次四二十六分一十秒）　七木火八木木

艮上九（小寒氣應）　九木金

☰剝（陰中）金四（大過）　初金水

既濟上六（初一日入箕十度初一三百三十八日）　二金火三金木

斗二十六度

噬嗑上九（次四日舍斗）　四金金五金土

大過上六　六金水七金火

（閉塞而成冬坤上六）坤上六　八金木九金金

☷馴（陽中）土五坤　初土水二土火

（初一日入斗四度初一三百四十五日）　三土木四土金

五土土六土水

七土火八土木

九土金

☷將（陰中）水六（未濟）　初水水

未濟初六（初一日入斗八度次二小雪終）　二水火三水木

蹇初六（次三大雪初一三百四十七日）　四水金五水土

頤初九（次八日次星紀大雪氣應斗建子律）　六水水七水火

中孚（初中黄鍾九）　八水木九水金

易玄星紀譜後序　默之在嵩山得温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楊子雲初爲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曆此二曆之斗分彊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温公又本諸太初曆而作玄曆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畧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爲極悉矣復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筭夜思取曆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復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次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凉風至常以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群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虫培户則又河汩亂後先乃復準巽邪或以疑準震尤非是此

難與諸家口舌辨而按譜以視之則復自屈矣此譜之所以作也晬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侯盡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機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亦無當於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爻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窮陽則始變化而不息故殭準乾而為冬至之終晬又再準乾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闔闢乃著易以顯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侯之於養通而侯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極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中不為陰狩為金而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自

有殭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焉（爲）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施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子非歐陽公柰何大觀四年庚寅十一月庚寅角江官舍書

山晁說之序

太玄經釋文

從中至增第一（此本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傳行於世非後儒之所作也）

玄首 渾（戶昆切渾淪天地）玭（陸曰當作批字之誤也郭比利切又音比）

中 昆（古渾切）侖（力迍切淪同欲曉知也）陳（音陳）信（音伸）庳（音卑又平俾切）慱（古團字）酋（字秋子由二切聚也長也就也終也）

周 錘（直為切）不中（丁仲切）杠（古双切旌旗飾一曰牀前橫也柚也一作扛）

礥 礥（下研切艱險也難也又下珍切硬也）畛（諸引切又諸鄰切千夫之道也界也）嘖（說文音賾又音責情也至也）適（音的）虛（古墟切）髀（并弭切股也一作軿軿軿輯也一作輠輠胡罪切車轄免作輯輯才入切）航（一作杭）其（音箕）

閑 埃（音雖）笫（側几切床板也一作梵）跙（切居才與二切）舍

拖夜切内音納　少　少上聲漆盧忝力單勳蕉三切又里蕉里染二切潰也戴思廉切古殲字又云某似韭也䞓賑也射夷尺切厭也　㚖　譕和呂切才智之稱𥦗音宿離音麗　上　斷音漸𢡱音昨懟也蕴音溫藹荼也　干　鈴公合古合二切声也𥫗音鈴一作𥫗何音荷　䴙　䴙音跦郭竹與切括他合切大食也又古㗂切蹶也檜字括古文也券厥万區倦去願三切衣腰絕也又居玉祛暖二切續臂絕也迹逝一作擢行斷斷𡕩　𡕩于繳切捐音月折也　差　差音又好音耗惡烏古切跌音迭一作趺府俱切過也又云足也蓤力追切黄也蹉七何切𧽍音壞又音𥠖

二九

童　𤈦之樂切又音灼明也侏音朱儔一作儒　增　要古腰字㢑音婢卑下屋也𠜂他歷切除也以刀出髮峡於雨切崥方爾切峡崥山足也橿當作倞古良切作僵

從銃至事第一　銃　陁詩是切壞也辟必亦切𡊰音亮盪從朗切搖動也岑鉏箴切山小而高也𡾰魚音切山山之岑崟也　達　迥音洞通也砭補廉切以石制病也一作研又方驗方鄧逼廉三切䒹一作䩋扁扁銃文曰𥂝也方沔切　文　喬音聿又余聿切圜音傳閔音岩嗷今呴字又從唉　㚖　㚖而兗切火熟也䣚思栗切又音七地名任齊哇一桂切又

烏瓜切嚼音畫又音燭又竹救切菌求敏奇隕二切殇莫古切殁同又音忽𤅲子廉切漬也没也洽也又泉水㵐兒也窾口管切又音款空也術音遂坐去声　僕　僕胡谷切撲普木也草生也一作樸音雹訧音尤伎音寘害也限也　進　䞭音懸消也櫂音叨四齒竹杷一作欋又居轍切溱阻中切讀當藏蔡蔡之蔡長平声　釋　訽呼殺切怒也又欣句切又音侯罵言詬同説音脫響一作嚮景音影　格　緺音瓜一作緺五佳切隅也鍻他歷切觺音給角長又居少切角不正兒㯷音雹　夷　瘑胡罪切木病無文嚘音憂嘆也離音麗艾魚廢切一作䒗易以豉切嗄所嫁切

三十

桌　樂音洛粤於六切淖女卑奴教二切嗥胡牢切嗅古弔切又叫呱古胡切啞乙白切咋側革切又壯與壯有二切詐也纏以睡切細綢也又子規尤恚二切絕中絶又音携又胡卦切一作䍡繫緈曰羅紘中繩也嚌在細在詣二切般音盤嘻許斯切要平声髮音嘆　爭　记芳劒浮僉二切嚇音赫臞音具又音瞿瘦也齦康很口限二切䐈音嗔肉脹起也矍許縛切膊匹各切脛胡定切胻也𩌏音胄甲也古文　務　沵流字古文鍮之侯切又音投　事　大冒陸注作昂勉也謂陽氣大勉其德以昭其德戝諫音陬奏也愁音揖假音格

從更至應卷第三　更　跙子與切當不平声范去声儥音代一作罰又力之切俅音貴䟽音奪　斷　否平理切鼪都計切噴氣也亦作𩾅　毅　說如字㹀虚起切又呼豬也　裝　鴉古牙切鷹也又作鴚鸐古魂切又音運雖三尺曰鷝或作鷠儺儺同呂諸呂萬二切睟才邮切一作跨一作跨　衆　婝青鞭見嬰力住切推吐回切琄音涓玉名唬許交呼交二切詩云闞如唬虎㰜欣金牛金二切振㰜盛怒也隙也與也豦居豫切螭丑知切龍無角也眭口圭胡卦戶卦三切恩絲也絲結也唁言傳切鄭云弔失國曰唁䝉莫往切褻徒危切　密　鑊呼嫁切瑑直究切璧文也又丁角切作瑑齦口限牛斤二切稚音緻蜾音果瓢音蘇䶉朱呂切齬魚舉切齟不相值也　覞　比毗志切薾音祢胏阻史切胏有骨也乾肉也　㰟　槃步干切盤也一作槃勞盧到切當去声　彊　橿寄良切鐮柄也　睟　睟思季切美也袀音均晒女六如陸人力三切慙也為恩也局以致切懕一計切一作慝　盛　撣音纏一作闡又大安徒安二切撣其石腡也撣撣然敬也又擇也　居　迒戶郎切獸迹也道長也豦其据切傳也毛將安傳之傳樏胡貫切作樏車蕖蕖巨魚眾子又木上生耳蕖魚列切　法　共音恭繘音聿綆也又居律切又音橘衍達也一作愆離

音麗竇䐐田歐史記與驅同　應　否皮彼切網古作罔罠音旻又力盡切罘扶流切稷音側絓胡卦切翰音寒離如字惡烏故切

從迎至昆第四　迎　遡音浙唼所甲切鴨食兒一作唼閻連切唼喋言語繄繄兒貼火刮荒刮二切怒視一作䀏迦君阿切追音候作偵追闊也罕扶遊切漫連一作䍦梏寬構圍后方苟三切大杖也連枷也　遇　儓音圓　䍐　歙胡戈切音声調和也瀕音頻涯也濱也齌齋同調齊音剸肪音坊歐烏后於口二切歠音塊又室徒切二口相就也嘏音瑕嗷若吊切又音吽渫士甲切浬蒸也　大　鑢力居切陗七肖切褢音懷苞也餔補胡切加申時食令餔字　廓　瘱一計切靜也安也又烏甲切念音俞合也馮音憑抗公卒切摩也又直止戶骨居乙三切　文　袷古合何甲二切又音劫衣領也襀若貴切縵莫半切繒無文樸一作朴否方久切不也邠補民切盡音燼　禮　朊女久切　逃　愓音惕譲一作謹又作謔音望責也擬初瓊切打鍾也嶲隼一作庠又作嶲夷少切詩云有嶲雉鳴啐騷邮柤四二切推睟一作萃婁力侯切膜戶皆切脯也翎䎘也一作翔望也跰補爭切散走也嵗星辰出為跰　唐　鷀下雞切今之甘口鼠嵧音音惣　常　稷音側治稼稷稷進也詩云稷稷良耜　度　骫音委櫇音

頹壞也一作傾要（音么約也）[illegible]（音泰）永（肜車移切目汁也）樂（音洛）詩（叉至切又音侍更種也）劑（遵謂切）昆（昆混同也旬音徇）

從減至晦第五　減　瀏（音流）唫　唫（音欽禁也又共今切）矆（呼縛切）嗔（去吏切）嶷（魚忌切又牛力切無閒見也）振（音賑）捆（古怙字予音與）守　軔（如振切車輪木）碓（音外又下潰切又音對水碓）翁　噿（楚快切）礼記一舉盡商也罥（古縣切一作罥掛也）綱（引歎）抵（音紙）徼（音叫）聚　咬（於交切多声一作咬音列）嘍（咬鳥声也一作笑）飾　拑（渠廉切一作世）哇（烏佳切）蛁（音刁蛁嘹芧虫）嗎（音顯）長（音伏）疑　碓（音外午對公哀居衣公衣四切）赨（徒冬與弓二切赤色又與弓切赤虫名也）嚘（音憂嘆也）恛（當作恂）射（音亦）覞　頫（薄変卑名二切狂名也一作頫普丁匹迴二切面無色也韻云飲容也一作頮巨追切）鼦（丁么切古文貂鼠毛可為衣）

沇　媼（音褭）粥（余六切）梟（古么切惡声之鳥也）票（匹遙切）內　髮（字從嬰呼基切與妃同喜也悅樂也）執（音仇一作敕）皬（丹殼切皬白也白鳥也一作嚨又之罪切）霸（刀白兒）好（音耗）去　倡（蕪羊切）倜（他激切）捲（音[illegible]皋也蹈也）晦　䏿（音眇）

從瞢至蕢第六　瞢　瞢（莫登切目不明）瞛（夾用切）埻（音準射的）佊（音叉回也）

婐（乃果五果二切一作婑牛委切婐小兒）嵳（子餘切一作嵯山名非也）菱（烏代切草成也）哿（古我公可二切嘉也）窮　橢（徒和他果二切狹長也車苓中器也）蹛（都賴都勒賴當蓋三切蹄也踱行也）挃（吉擊切牢也）鄒（思栗切）劊　矞（余律切）食（音異）葸（音猛）兗（音允）贅（之芮切）止　傂（音馳又音雉參差皃亦作搋一音輸一音虒虒交切）𤝞（薄耕悲矜二切弓弱皃）皴（口亥切皴駘不平也）知（音智）堅　胼（蒲民切皮上堅也履作胼一作胼）蜩（音翔蜩虫也）蝃（音德）紗（仁了切）砭（府廉切又方驗切石刺病也）恫（音怙一音固）閡　閡（音缺無門戶也）杌（五勿切）梲（五結切）閒（去声）吭（戶部一浪二切鳥咽也）廬（於合切一作廬）偈（音傑武也）吪（元作咎音吪動也）

失　毓（古沼切）皃（音貌）罷（音皮）劇　劇（增也）餕（音俊）㾐（音鯨）頻（疾醉切頻憂兒）馴　媢（音懷一作縄）將　趹（音決行兒）翊（他盱他合二切一作偶）踐（行兒踐也）難　椯（市專切木名一作揣）騔（徒玩切卵壞也）砯（之人切又音磷石在淵潤）勳　黥（人善奴板女板三切慙也）悾（音空）踏（之爵子石二切敬兒）緻（緻同員兒衣也）眷　僕（居遇俱蠖二切）𢐔（普耕切一作殆）蘆（呼句衣過於于三切菫也）次（音洛）凍　踦（去奇居綺二切）

卷第七　玄　錯　晉（音戌）靿（音卯）瘞（音翳藏埋也）鏩（音漸）劀（徂感切）劉　䕸

出一作劖一作劗跙才與切　玄攡　攡音離萬物不見形摛又張也樛
音交又音求矉牛怪切膴音武土地肥美膴膴然一作脢當作膴膴微視
也嘿力忘切縣平声他徒何切薉於廢切荒也草也蕪也　玄瑩　啗徒
濫敢二切噉也揄音投引也又徒侯切戁音然笭音鈴摹莫胡切攫一
作攫

卷第八　玄數　掾音宗擾音憂陸作㨂改也扮房吻甫文膴紉三切捶
也撣音壇唐韻言太玄云撣其名撣撣觸也說文徒旦切提持也摟一作
换芳郎得切玉篇云菜名必與切同抴音曳數也詘信屈伸也繇音胄予
音與揫音湫觓音求詖辯也佞也彼義切哆昌也切張口也罕呼旱切取
馬䌛也侟音存祼郎果切胵竹尸切手足胼胝嘏一作嗠音痕啹音枯唐
湖一作頶音胡牛頸下垂

卷第九　玄文　膞市兗切切肉也熿户光切擬牛力切又音擬騃也懝
然有所識別作擬庳音卑又音埤軨力丁切轄車也又車闌也馻音介馬
尾髻結也㥏音倦　玄棿　棿研啓切不從也觤音委又都說切卒音悴
劘摩同觧音更方幸二切稍所交切衣衽也襞音璧衣也矜巨巾切矛柄
也斒與班同𤮯陳序也剷音宣或作劉孿双生子也生患所眷二切

卷第十　玄圖　㰟口感切窞徒感切歔之敢切又解同飲器倨音据傲
也劇其据切勤務也惧也疾也甸旬之言切乘也拖去声一作弛　玄告
摹莫奴切規摹也歙呼合切大歠也嚳音泯撣音蟬隤杜回切劌居偉
切割也償音實又音常又市亮切僑巨消切又喬字朓力了切柑渠廉切
馬柑也

太玄經釋文終楊氏本自玄首下至玄告凡十一篇並是宋衷解詁陸績
釋失共爲一註范望采二君之業析衷長短或加新意就成此註仍將玄
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篇附逐贊之末餘自玄衝已下至玄告九篇列
爲四卷王家義訓互有得失以待賢者詳而正焉西蜀許昂題　西蜀唐
漢人許昂累講是書因見林氏印本舛錯遂將侯芭虞翻宋衷陸績范望
五本校勘重雕印行免誤學者更俟通儒補其不逮爾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六　十二先

玄（太玄經十四）

太玄索隱

宋胡次和編　昔孔子贊易謂非天下之至精非天下之至變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竊嘗跡是三言者本末有序蓋自卦爻彖象推其極而遂知來物至精之謂也若夫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如河圖之數以五不必主於卦之八也此變也然自贊易以來未聞通此變者及太玄作而天下之至變始見焉所謂神無方而易無體與夫可以佑神者則又超乎象數之表冥乎太極之先此由真積力久之功可以心悟而不可以言得也易至於是夫何體之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是三言之贊易囿範天地而揭日月哉漢之諸儒若董仲舒京房之流其於卦繇之間或精其事矣揚子雲之學耶餘子既通其變又幾於神殆孔子所謂能與於此者也故八卦變而九天六爻變而九贊致用皆九與易異位其曰衝錯攡瑩云者彖繫之變也罔直蒙酋冥者元亨利貞之變也方州部家之位則四營成易之體焉策用三六儀用二九則十有八變成卦之義焉以之推天地日月之運事物休咎之情妙於易準會歸有極信乎其通於變之至者也故泰柄雲行者謂太極元

氣之兆於天也時監地營者謂時壯品物之括於地也天地事物之情兩言而該之其文有曰天以不見為玄地以不形為玄人以心腹為玄夫天蒼然其見之著也夫地隤然其形之大也今乃以不見不形言之此豈世之識量所及哉又曰其上也懸天下也淪淵纖也入薉廣也包畛蓋玄之又玄矣清淨沖漠渾思鈎深天人精微融一無間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者豈非此之謂耶著漢興中天之年特徵見其瑩爾夫易廣矣大矣形於數者易蘊之一也推數至精而後知變然能變而止亦非君子之所盡其力者必也與天地相似彌綸久大德業以此洗心窮神知化然後為文王孔子之學也子雲之玄其亦以之古今為玄訓釋者十數家唐王涯五論頗為玄學所宗然特明其事例之可言者與揲蓍之法而已不足以盡玄也余里中友胡君晉傑抱玄遺編獨究終始總其數而為之圖探其賾而見於論龍虎鳥龜純正闔闢凡玄詞之所該必圖列之至於天日律呂五行音聲與玄應者悉不遺也其倫類所通廣且奧推移法以合太初歷尤前人之未至者若玄之首贊踦贏雖不一二條析然微顯闡幽中涵至理子雲所以有待於後世者晉傑其庶矣乎繽不知布算窮數何能深玄之微因晉傑之學頗閑律為是用獨著孔子繫易之言以明太玄得易之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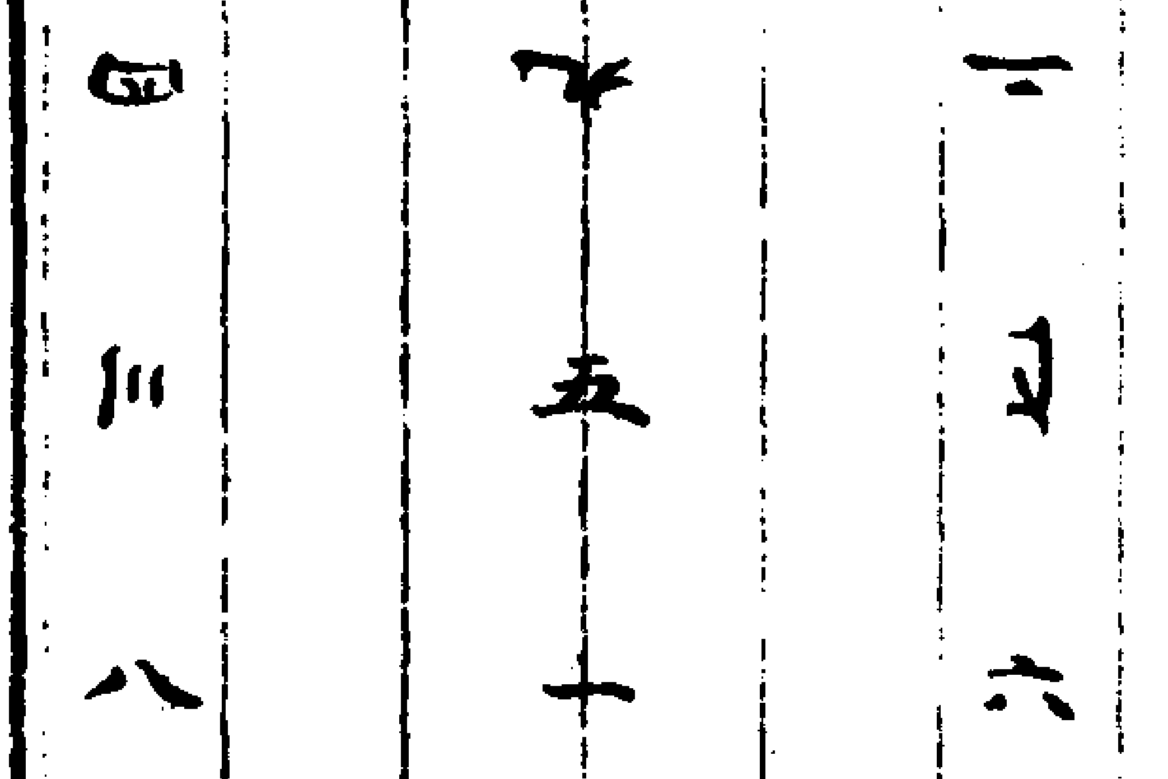
且序晉樂之學爲有功於玄者以待後之君子慶元元年歲在乙卯季秋既望江原張纘序　康節先生太玄準易圖序（一名易元星紀譜）大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爲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爲九州九州轉而爲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爲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兑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离震兑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剥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之數未見其所司也於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數（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此所謂乘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爲）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

冠首贊位列八重九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封宫分度數次諸内復會於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者者（元）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於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右圖康節先生所作其述子雲倣易作元之旨備矣故具之於（首）於先生既作此圖圖其後嵩山晁說之以道云患其傳偽駢蚕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躅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筭夜思取歷與圖合而譜之由是觀之是必有改革者矣且革其圖圖而行列之易其名曰星紀譜皆出於晁其後臨卭張觀物先生復患其明卦爻與康節自序不合又撓通統軌而是正之此（本）乃乃張先生所定也念昔人重於改作之意故記其本末庶後之學者有考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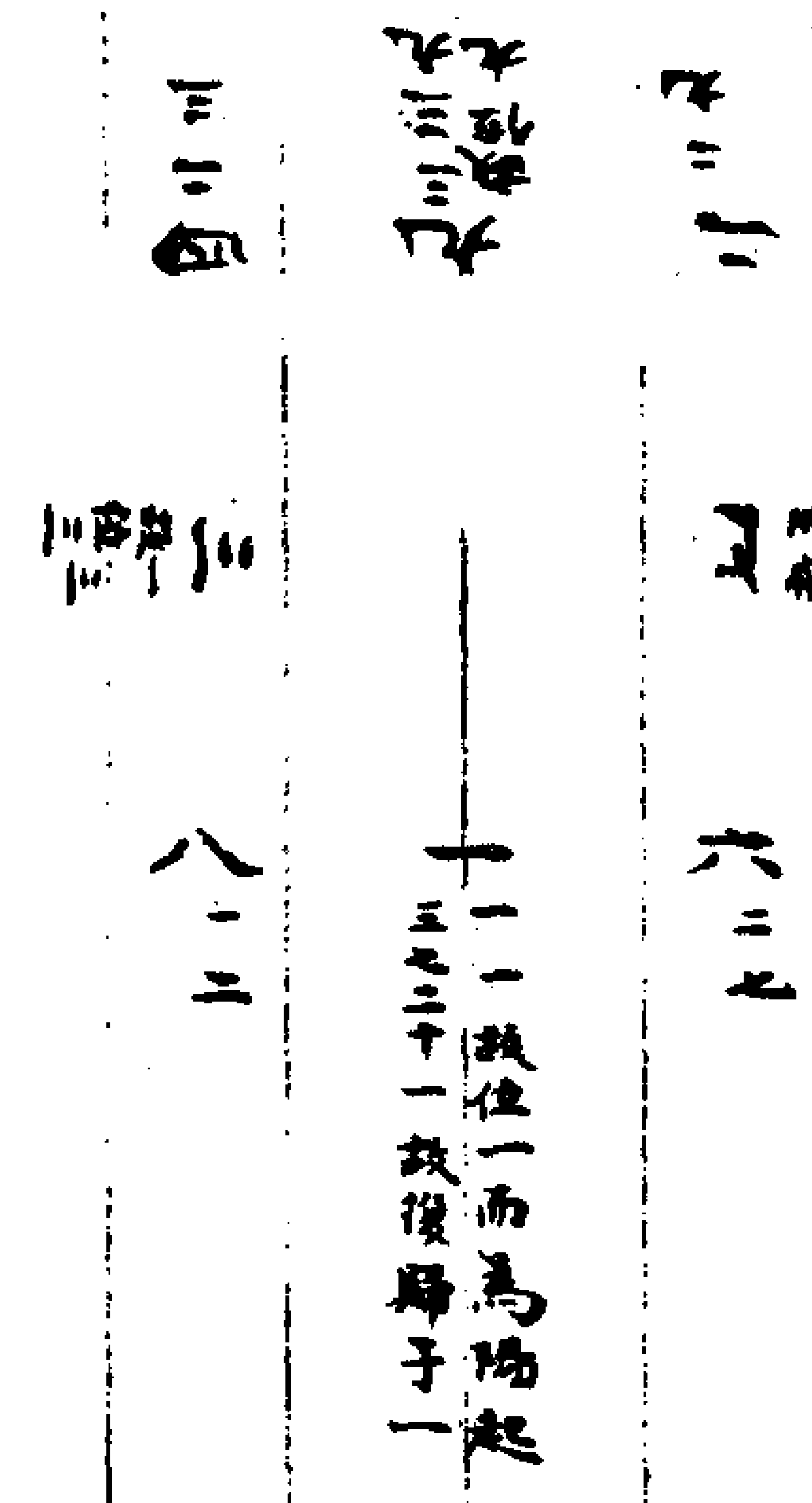
太玄圖　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董仲舒漢大儒也京房易之專門者也其於極數知來如自親而目覩之子雲以爲災異之學而已漢自武帝表章六經而專門名家者爲特盛子雲獨取其尤者言之餘人不復論子雲得非以斯道自任者邪當時玄之作笑而誚之者

皆一時聞人鉅公子雲不問也直曰以俟後世子雲噫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非斯人之徒而誰歟玄瑩曰不約則其指不詳不要則其應不慱不渾則其事不散不沉則其意不見今立圖于後所以示其約而舉其要也詳與慱存乎其間矣若渾其道以散其事沉吾心以見其意則有待於學者自得之焉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傳曰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得意忘象則此圖之作亦贅疣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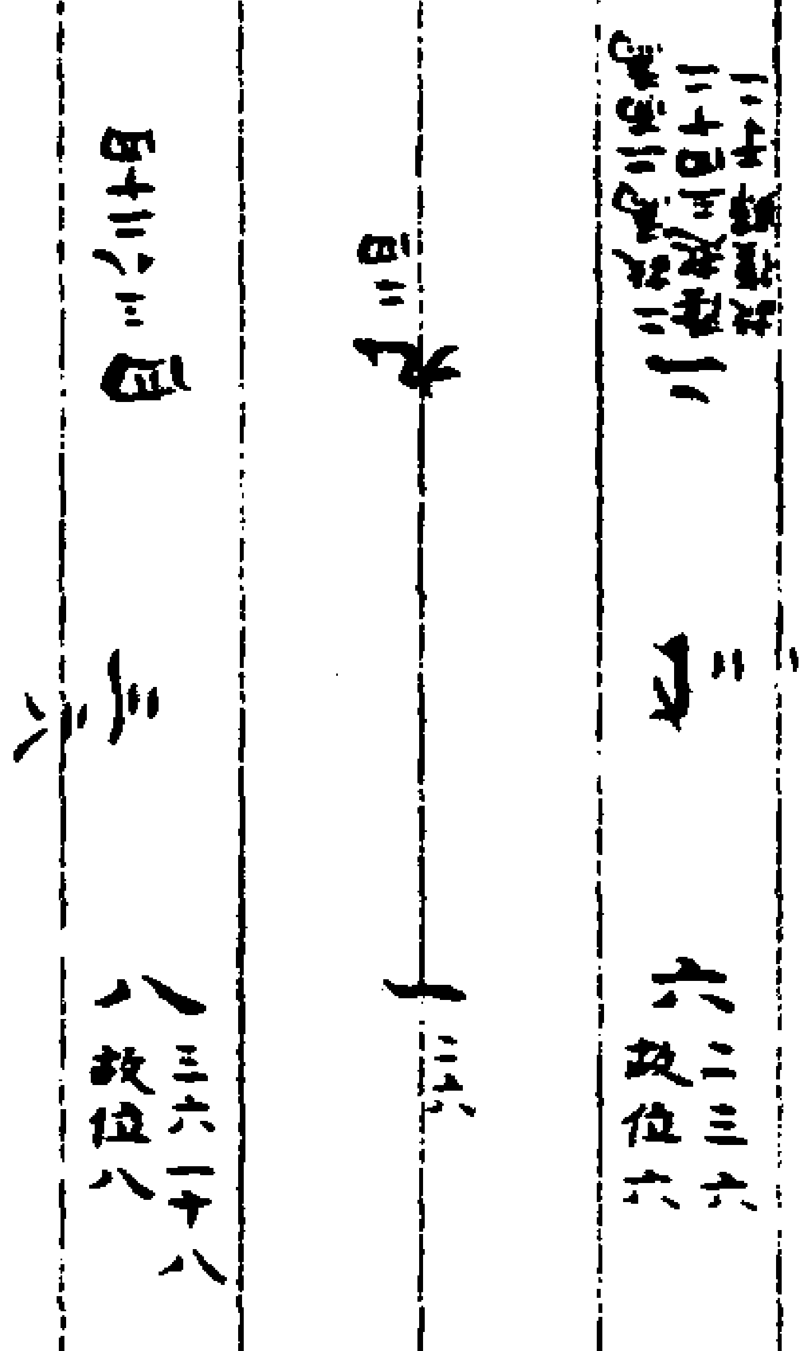
河圖



陽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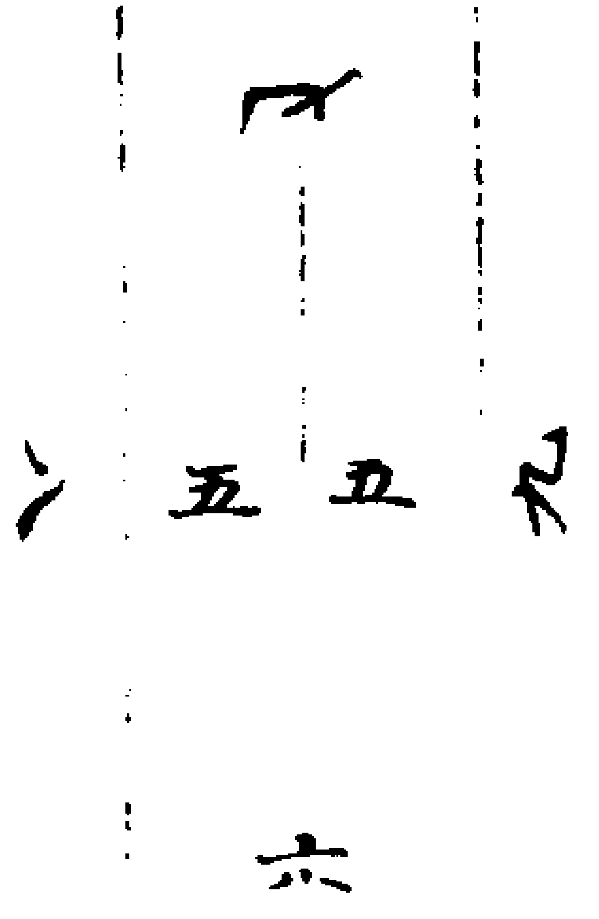

二
七
六
二七
九
九
一
一一一故位一而為陽起
三七二十一故復歸于一
四
三
八
八一二

陰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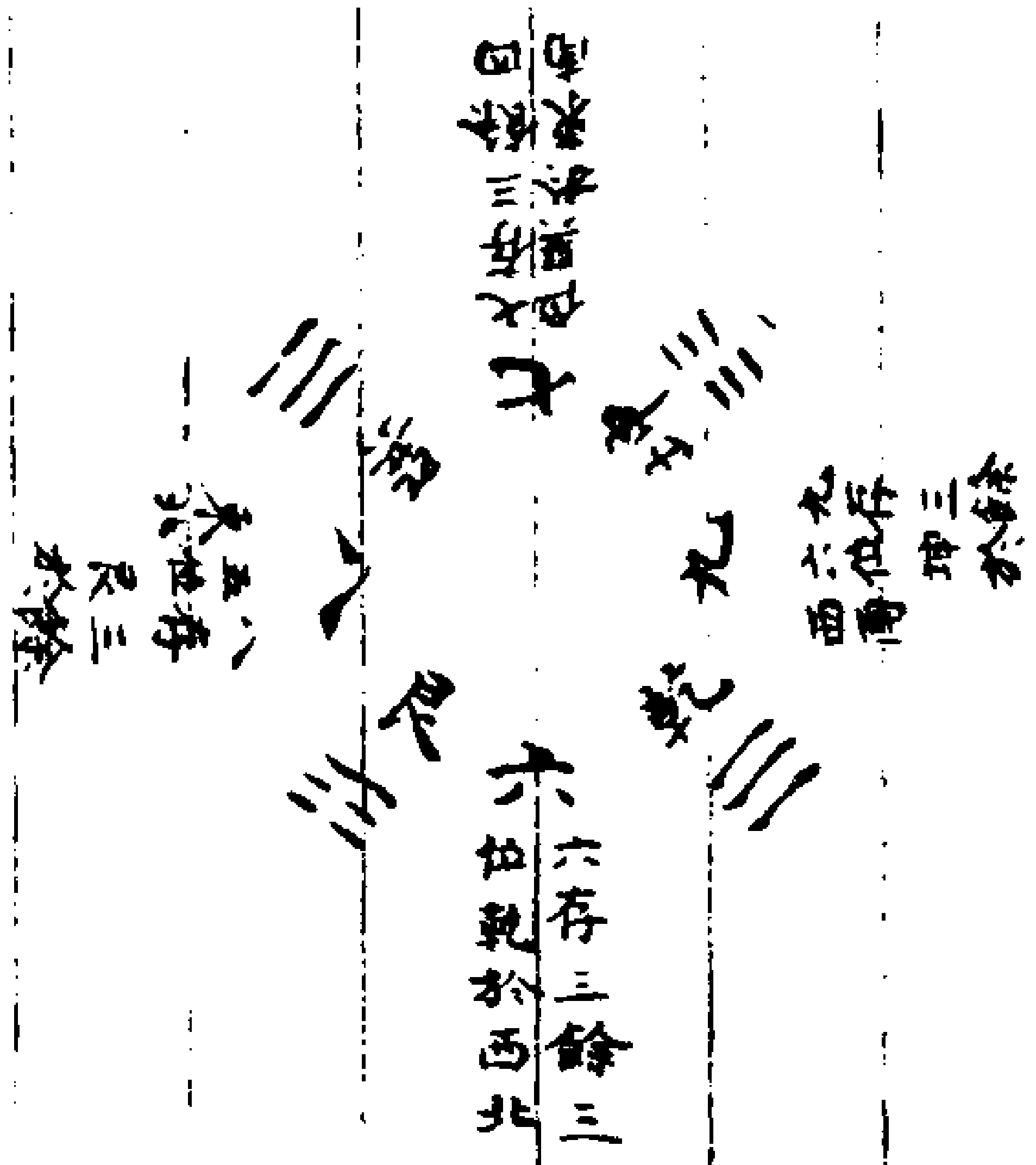

二
七
六
二三六
故位六
九
一
二六
四
三
八
三六一十八
故位八

右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其中以實吾腹者也其數縱横皆十五以五而計之則爲候者七十有二以十五而計之則爲氣者二十有四且爲朔望之會其變無窮皆歸于當朞之日故昔人有言曰縱横十五妙用無方豈獨用於曆數哉

洛書



四象生八卦



右即五行成數也太極居中以位八卦所謂存三以生者也六十四卦由是而生焉

天地十數經緯錯總圖

一十一九一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
二十二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
三十三九三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
四十四九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
五十五九五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
六十六九六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
七十七九七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
八十八九八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
九十九九九八九七九六九五九四九三九二九一
十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

右圖以見陰陽錯總之意也康節先生所謂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七四十九蓍之用數也八八六十四卦數也起於（九九八十一玩其數）十十而衍之爲上者即此圖也起於一之一則一非數也起於一一而衍之爲二此聖人因貳以

濟民行以明失德之報爲衍數之祖也立數之法豈獨止此姑舉其一以竢其左右逢原者焉若夫以卦言之八八六十四之外餘九九爲八十一十十爲百共一百八十一倍之則爲當期之日三百六十而餘二以爲一陰一陽之體也　一之爲一蓋一非數也而數以之起又一一爲二則因貳以濟之意二二爲四則四象也三與三爲六爻數也又三三爲九老陽之數也四與四爲八卦數也又四四爲十六純陽七九之數又四象相交之數也五與五爲十地之體數也又五五爲二十五天數也六與六爲十二支數六陰六陽之數也又六六三十六乾之策數也七與七爲十四純陰六八之數也又七七四十九蓍之用數也八與八爲十六同四四之數也八八爲六十四卦數也九與九爲十八玄之冊數也又九九八十一玄範之數也十十爲百則復歸于一矣以上衍數有二假令九與九爲十八本數也亦謂之小衍九九爲八十一衍數也亦謂之大衍　或曰易以八八六十四爲當朞之日及正閏相生之理具矣而又以九九十十以當朞之日重明之何也曰此虛實相爲用也蓋八八以前爲實九九以後爲虛也虛以實爲體實以虛爲用也

十二數經緯錯總圖

一十二一十一一十一九一八一七一六一五一四一三一二一一
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九二八二七二六二五二四二三二二二一
三十二三十一三十三九三八三七三六三五三四三三三二三一
四十二四十一四十四九四八四七四六四五四四四三四二四一
五十二五十一五十五九五八五七五六五五五四五三五二五一
六十二六十一六十六九六八六七六六六五六四六三六二六一
七十二七十一七十七九七八七七七六七五七四七三七二七一
八十二八十一八十八九八八八七八六八五八四八三八二八一
九十二九十一九十九九九八九七九六九五九四九三九二九一
十十二十十一十十十九十八十七十六十五十四十三十二十一
十一十二十一十一十一十十一九十一八十一七十一六十一五十一四十一三十一二十一一
十二十二十二十一十二十十二九十二八十二七十二六十二五十二四十二三十二二十二一

右十數以納甲言之則爲十干屬之天易主之故舉天一至地十是也十二之數歸于十二支屬之地也玄取之玄之用止于九九八十一而九九之外餘十十爲百十一之十一爲一百二十一十二之十二爲一百四十四共三百六十五則於周天之度當三百六十五度而虧四分度之一太

玄每兩首當九日八十首當三百六十日養一首象閏當四日半此踦嬴二贊所以在八十一首之外而償半日及四分度之一者歟　玄瑩曰東西為經南北為緯經緯交錯邪正以分吉凶以形夫經緯相錯非止此一端然相錯之理豈即此而能分邪正辨吉凶乎子雲之言云爾者蓋推本而言之也子雲法言曰或問先知曰無知知其道者其如視忽眇綿作炳此皆窮理盡性極其數通其變如鏡之鑑形物來則應如水之鑑物內外通徹乃能察之於冥冥見之於無形豈可以世之小道技術而槩之者哉康節先生曰至理之學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入於術矣知乎此則孟子之知言與浩然之氣孔子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皆此道也道術之分於是可辨矣學者可不務其本乎

十二之數自十以前無異於天地十數也玄數九筭云一為一十至九為九十其本於此乎蓋天地之數極於十故也玄之數本數十二而用九故九九者小衍之則九與九為十八故曰玄有九六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乎又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為七十有二則一日之分也此玄之起於小衍者也大衍之則九九八十一為元之首數者也

八十一首圖

𝌆（中）𝌇（周）𝌈（礥）𝌉（閑）𝌊（少）𝌋（戾）𝌌（上）𝌍（干）𝌎（狩）
𝌏（羨）𝌐（差）𝌑（童）𝌒（增）𝌓（銳）𝌔（達）𝌕（交）𝌖（耎）𝌗（徯）
𝌘（從）𝌙（進）𝌚（釋）𝌛（格）𝌜（夷）𝌝（樂）𝌞（爭）𝌟（務）𝌠（事）
𝌡（更）𝌢（斷）𝌣（毅）𝌤（裝）𝌥（衆）𝌦（密）𝌧（親）𝌨（歛）𝌩（彊）
𝌪（睟）𝌫（盛）𝌬（居）𝌭（法）𝌮（應）𝌯（迎）𝌰（遇）𝌱（竈）𝌲（大）
𝌳（廓）𝌴（文）𝌵（禮）𝌶（逃）𝌷（唐）𝌸（常）𝌹（度）𝌺（永）𝌻（昆）
𝌼（減）𝌽（唫）𝌾（守）𝌿（翕）𝍀（聚）𝍁（積）𝍂（飾）𝍃（疑）𝍄（視）
𝍅（沉）𝍆（內）𝍇（去）𝍈（晦）𝍉（瞢）𝍊（窮）𝍋（割）𝍌（止）𝍍（堅）
𝍎（成）𝍏（闕）𝍐（失）𝍑（劇）𝍒 𝍓（將）𝍔（難）𝍕（勤）𝍖（養）

方州部家自上而下以縱而觀之方則二十七首而一變以一二三三變而盡八十一首州則九首而一變以一二三而變二十七首而一周三周而盡八十一首部則三首而一變以一二三而變九首而一周九周而盡八十一首家則一首而一變以一二三而變三首而一周二十七周而盡八十一首以橫而觀之方則三一三二三三九變而周八十一首州則一二三一首一變九首而周九周而盡八十一首部則二十七首而一變三

變而周八十一首家則九首而一變二十七首而周三周而盡八十一首所謂玄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縱橫天地之道者也

九天以首言而九地九人不以首言何也元圖曰夫元也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妻之道盖言天道則地道人道在其中矣又繼之曰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人倫也而出於天地之性學者於此知天人之一體非爲知之亦允蹈之則於君臣父子夫妻之倫其有不能安者乎故康節先生亦曰先天事業有誰爲爲者何如告者誰君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

八十一首分陽家陰家

九天每天九首各以一至九爲次　中天九首以奇數爲陽耦數爲陰　羨天九首以奇數爲陰耦數爲陽　從天九首以奇數爲陽耦數爲陰（以上三天亦名天玄亦名天統）　更天九首以奇數爲陰耦數爲陽　睟天九首以奇數爲陽耦數爲陰　廓天九首以奇數爲陰耦數爲陽（以上三天亦名地玄亦名地統）　減天九首以奇數爲陽耦數爲陰　沉天九首以奇數爲陰耦數爲陽　成天九首以奇數爲陽耦數爲陰（以上三天亦名人玄亦名人統）

以上九天分陰分陽經緯相錯陰陽相間天玄三天先陽後陰地玄三天先陰後陽者天健地順陽唱陰和之意也其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其原始於易之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理康節所謂天上有地地上有天者也人玄三天陰陽先後與天玄符合則聖人與天同德之意也

八十一首分五行　每天九首亦以自一至九爲次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爲土　七百二十九贊逐贊分五行　先以首之五行統九贊次以贊位自一至九亦以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爲土

九純　　　九政

干中　幵差　幵釋　干中　弄斷　弄守

丰笑　弄應　弄常　丑增　弄應　弄窮

丰飾　弄止　弄養　罕爭　弄永　弄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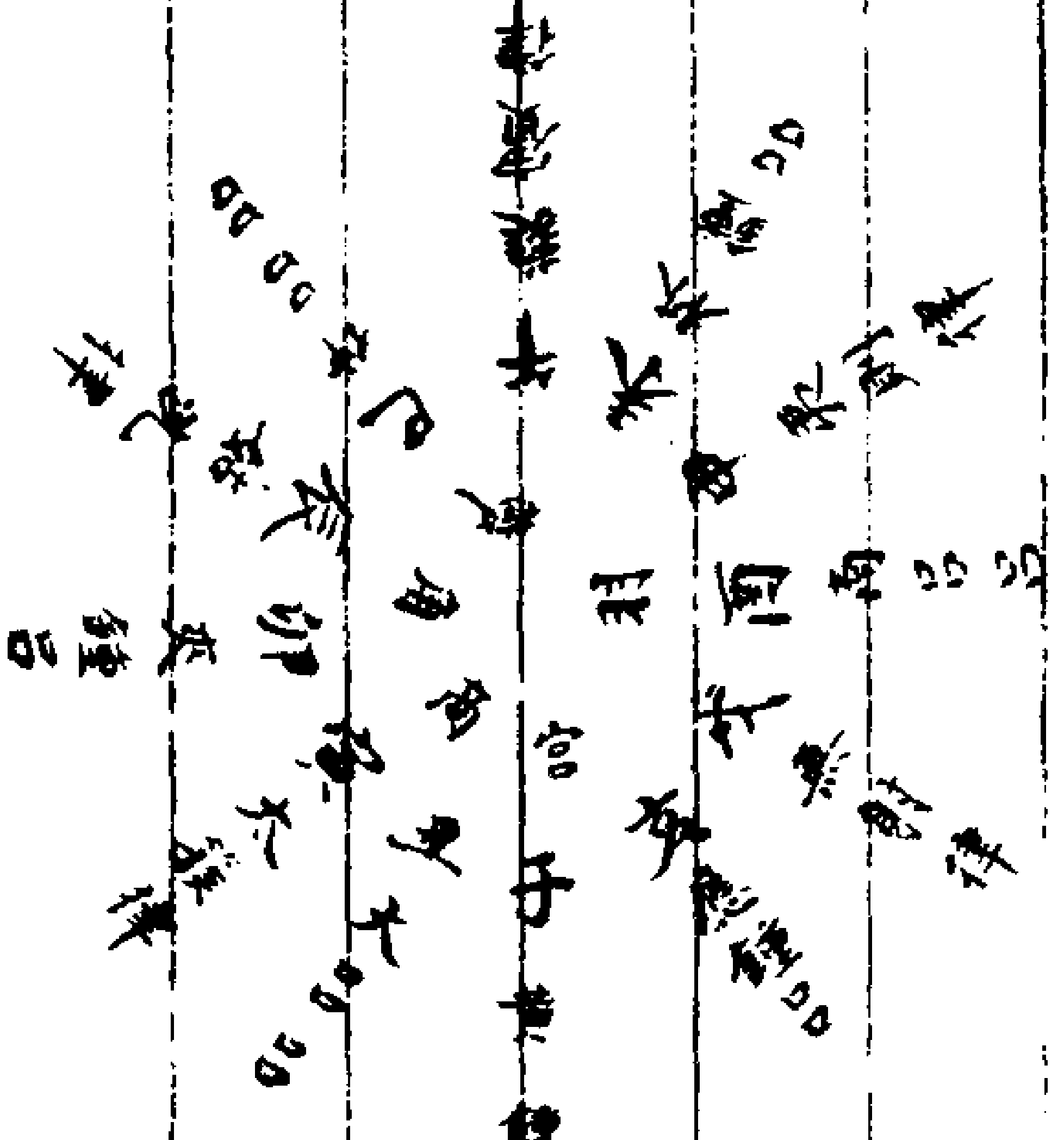
此如易之八純重卦　此如易之八正卦反復不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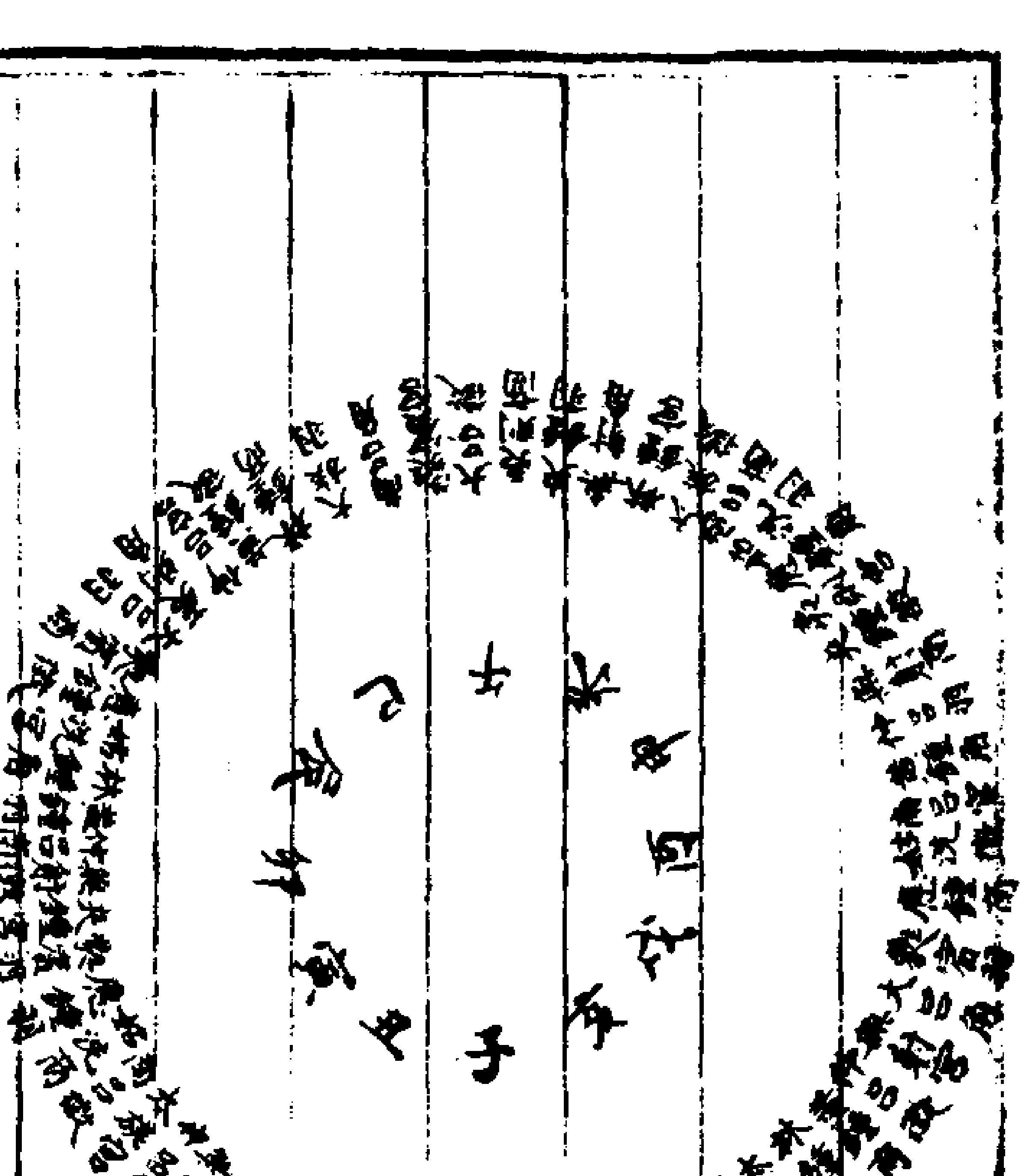
玄瑩曰夫一一所以摹始而測深也三三所以盡終而極崇也二二所以參事而要中也人道象焉一一中首也三三養首也二二應首也首有四重而獨言二者何也猶易分上下二體以象天地也亦猶年月日時之法

年可推月日可推時也中首起冬至應首起夏至養則無衝象閏也此不易之道故二圖皆然八十一首之中七十二首反覆皆變九首反覆不变謂九純也凡數以變者為用不變者為體故古一日之外用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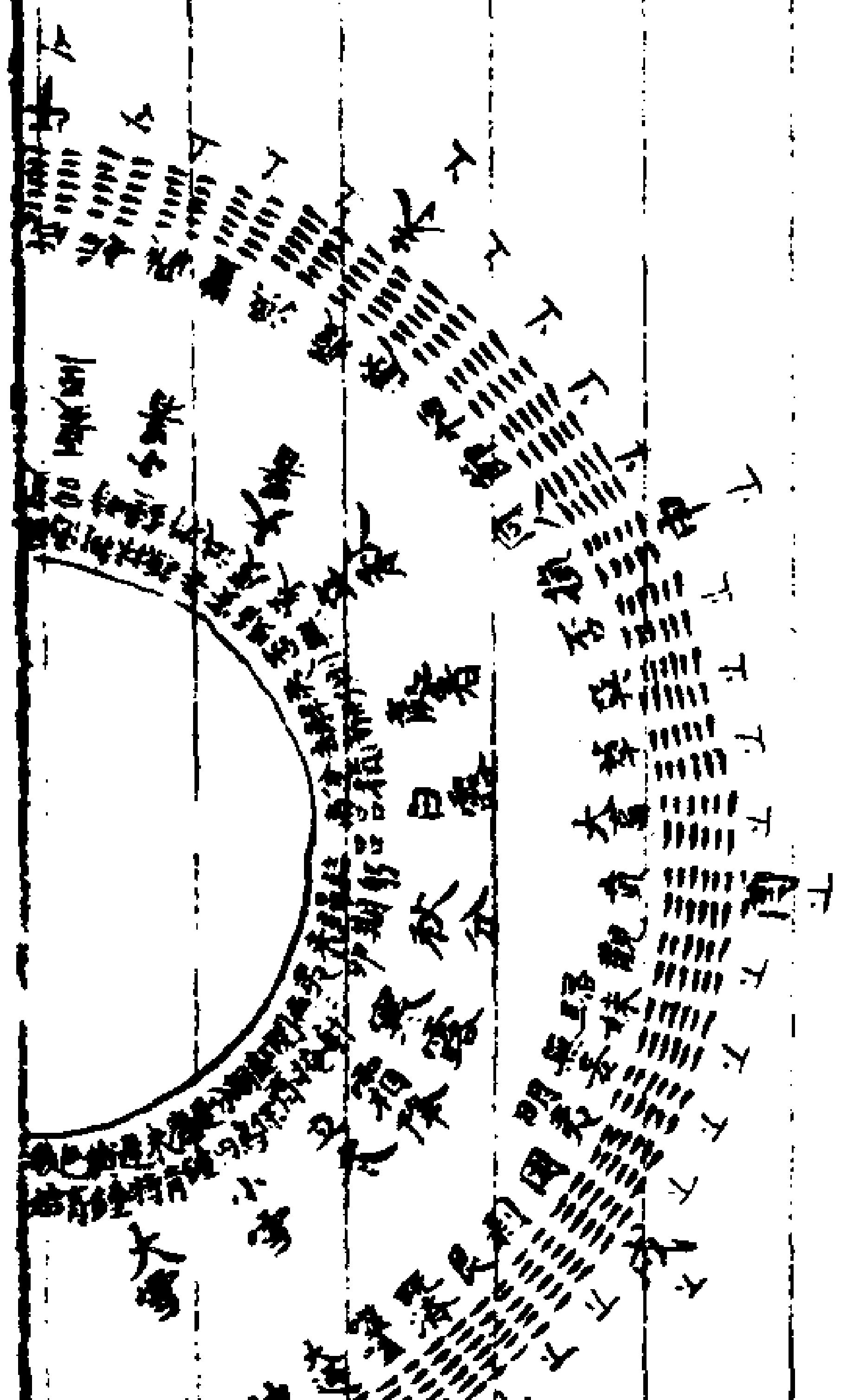
卦氣以聲音而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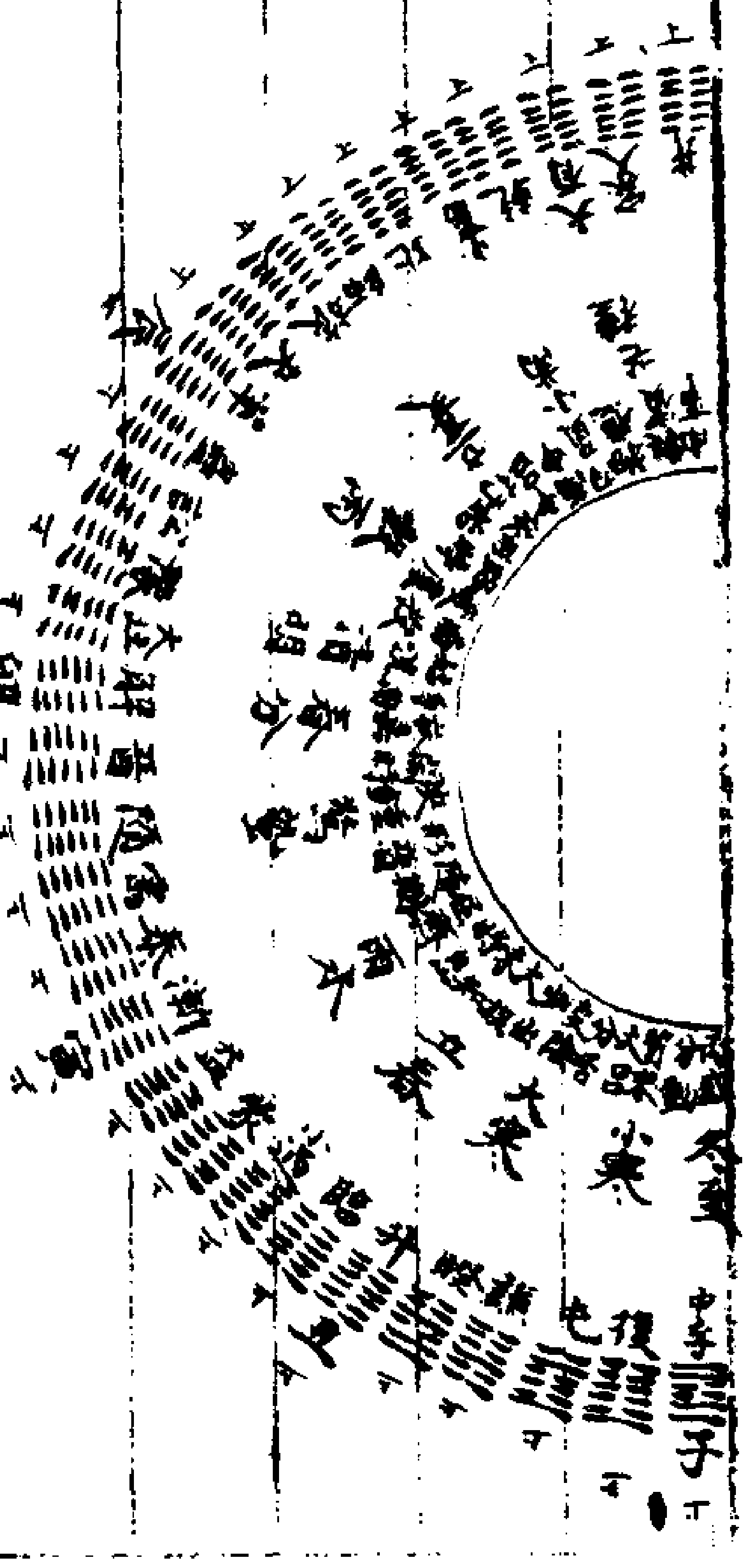
五音律呂隔八相生初變宮商角徵羽為徵商羽角共成六十音





其為音也一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朞之日故律呂之數天地之道也元數曰律歷相協而八音生是知律歷更為用也





禮運載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注云旋相為宮凡六十也此是五音之變宮即成六十音考卦之六十四肇自先天八卦相錯而成之其本根由執始胎育於清宮坤玄混成於祖土正自戊己土玄居玄五之中為宮於此表出坎水離火震木兑金四象四正之卦配商角徵羽為五音之正宮又六律六呂自子至亥還相為宮即前六十音圖是也考五音之變宮數亦隨其變則五二四一三及卦之符合於五音五音亦隨卦之變才其數則五四三二一此陰陽造化出於自然互相更變也

五音取六十卦法　五音之六十復變宮徵商羽角為宮商角徵羽隨卦之萬方於此五音始形六十而卦之聲音亦各十有二　聲出於人之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宮　宮舌居中

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　右十二卦皆屬宮音天五之土居中為宮故五音以宮為君卦皆稱辟辟君之稱也由其當氣候之樞要也聲出於人之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　商口開張

中孚升漸解革小畜咸履損賁困大過　右十二卦皆屬商音五音以商為臣卦皆稱公公為其近於君應候之緊切也　聲出於人之肝而張齒湧吻謂之角　角舌縮卻

頤睽益晉蠱比井渙同人大畜明夷噬嗑　右十二卦皆屬角音五音以角為民卦皆稱卿次於公之卦其入後之稍深也　聲出於人之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　徵舌拄齒

蹇謙蒙隨訟師家人豐節萃無妄既濟右十二卦皆屬徵音五音以徵為事卦皆稱大夫次於卿其為入候之淺也　聲出於人之腎而齒合吻聚謂之羽　羽口撮聚

未濟屯小過需豫旅大有鼎恆巽歸妹艮　右十二卦皆屬羽音五音以羽為物皆稱侯公卿大夫居內而侯國在外侯入候之初也

十二月卦

子月

侯 ⚊二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六 ⚋一 未濟羽（水王） 一與六共宗

大夫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七 ⚊十二 ⚋七 ⚋二 蹇徵（火胎） 二與七共朋

卿 ⚊二十八 ⚋二十三 ⚋十八 ⚋十三 ⚋八 ⚊三 頤角（木沐浴） 三與八共友

公 ⚊二十九 ⚊二十四 ⚋十九 ⚋十四 ⚊九 ⚊四 中孚商（金死） 四與九同道

辟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五 復宮（戊己陽土） 五與五相守

（水[illegible]文[illegible]動[illegible]）

丑月

侯 ⚋二十六 ⚊二十一 ⚋十一 ⚋六 ⚋六 ⚊一 屯羽（水衰）

大夫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二 ⚊七 ⚋七 ⚋二 謙徵（火養）

卿 ⚊二十八 ⚋二十三 ⚊十三 ⚋八 ⚊八 ⚊三 睽角（木冠帶）

公 ⚋二十九 ⚋二十四 ⚋十四 ⚊九 ⚊九 ⚋四 升商（金墓）

辟 ⚋三十 ⚋二十五 ⚋十五 ⚋十 ⚊十 ⚊六 臨宮（戊己陽土）

（[illegible]）

寅月

侯 ⚋二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六 ⚋一 小過羽（水病）

大夫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七 ⚋十二 ⚊七 ⚋二 蒙徵（火生）

卿 ⚊二十八 ⚊二十三 ⚋十八 ⚋十三 ⚋八 ⚊三 益角（木金起包）

公 ⚊二十九 ⚊二十四 ⚋十九 ⚊十四 ⚋九 ⚋四 漸商（金起包）

辟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五 泰宮（戊己陽土）

（[illegible]）

卯月

侯 ⚋二十六 ⚊二十一 ⚋十六 ⚊十一 ⚊六 ⚊一 需羽（水死）

大夫 ⚋二十七 ⚊二十二 ⚊十七 ⚋十二 ⚋七 ⚊二 隨徵（火沐浴）

卿 ⚊二十八 ⚋二十三 ⚊十八 ⚋十三 ⚋八 ⚋三 晉角（木王）

公 ⚋二十九 ⚋二十四 ⚊十九 ⚋十四 ⚊九 ⚋四 解商（金胎）

辟 ⚋三十 ⚋二十五 ⚊二十 ⚊十五 ⚊十 ⚊五 大壯宮（戊己陽土）

（[illegible]）

辰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豫羽（水墓）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訟徵（火冠帶）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蠱角（木衰）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革商（金養）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夬宮（戊己陽土）

（[illegible]）

巳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旅羽（水絕）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師徵（火臨官）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比角（木病）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小畜商（金長生）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乾宮（戊己陽土）

（[illegible]）

午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大有羽（水胎）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家人徵（火王）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井角（木死）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咸商（金沐浴）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姤宮（戊己陰土）

（[illegible]）

未月

侯　一二十六　一二十一　一十六　一十一　一六　一一　鼎羽（水養）

大夫　一二十七　一二十二　一十七　一十二　一七　一二　豐徵（火衰）

卿　一二十八　一二十三　一十八　一十三　一八　一三　渙角（木墓）

公　一二十九　一二十四　一十九　一十四　一九　一四　履商（金冠帶）

辟　一三十　一二十五　一二十　一十五　一十　一五　遯宮（戊己陰土）

（[illegible]）

申月

侯　一二十六一二十一一十六一十一一六一一　恒羽（水長生）

大夫　一二十七一二十二一十七一十二一七一二　節徵（火病）

卿　一二十八一二十三一十八一十三一八一三　同人角（木起包）

公　一二十九一二十四一十九一十四一九一四　損商（金臨官）

辟　一三十一二十五一二十一十五一十一五　否宮（戊己陰土）

[illegible]

酉月

侯　一二十六一二十一一十六一十一一六一一　巽羽（水沐浴）

大夫　一二十七一二十二一十七一十二一七一二　萃徵（火死）

卿　一二十八一二十三一十八一十三一八一三　大畜角（木胎）

公　一二十九一二十四一十九一十四一九一四　賁商（金王）

辟　一三十一二十五一二十一十五一十一五　觀宮（戊己陰土）

[illegible]

戌月

侯　一二十六一二十一一十六一十一一六一一　歸妹羽（水冠帶）

大夫　一二十七一二十二一十七一十二一七一二　無妄徵（火墓）

卿　一二十八一二十三一十八一十三一八一三　明夷角（木養）

公　一二十九一二十四一十九一十四一九一四　困商（金衰）

辟　一三十一二十五一二十一十五一十一五　剝宮（戊己陰土）

[illegible]

亥月

侯　一二十六一二十一一十六一十一一六一一　艮羽（水臨官）

大夫　一二十七一二十二一十七一十二一七一二　既濟徵（火起包）

卿　一二十八一二十三一十八一十三一八一三　噬嗑角（木長生）

公　一二十九一二十四一十九一十四一九一四　大過商（金病）

辟　一三十一二十五一二十一十五一十一五　坤宮（戊己陰土）

[illegible]

文曰天地之所貴曰生物之所尊曰人人之大倫曰治治之所因曰辟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不失其體者莫若乎辟夫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仰天而天不倦俯地而地不怠倦怠而能乎其事者古今未諸是以聖人仰天則常窮神極變極物窮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則悪入于逆此以諸侯大夫卿公而宗于一辟之道也夫辟君道也非通乎三才則不足以為道昔之聖人明此以為君堯舜是也明此以為臣文王周孔是也得其時則居其位不得其時則負君民之大德而懷事君之小心其敢踰禮而犯分者乎故曰天地神時皆馴則悪入于逆是以學者必通三才而後可以為道故康節先生曰能知萬物備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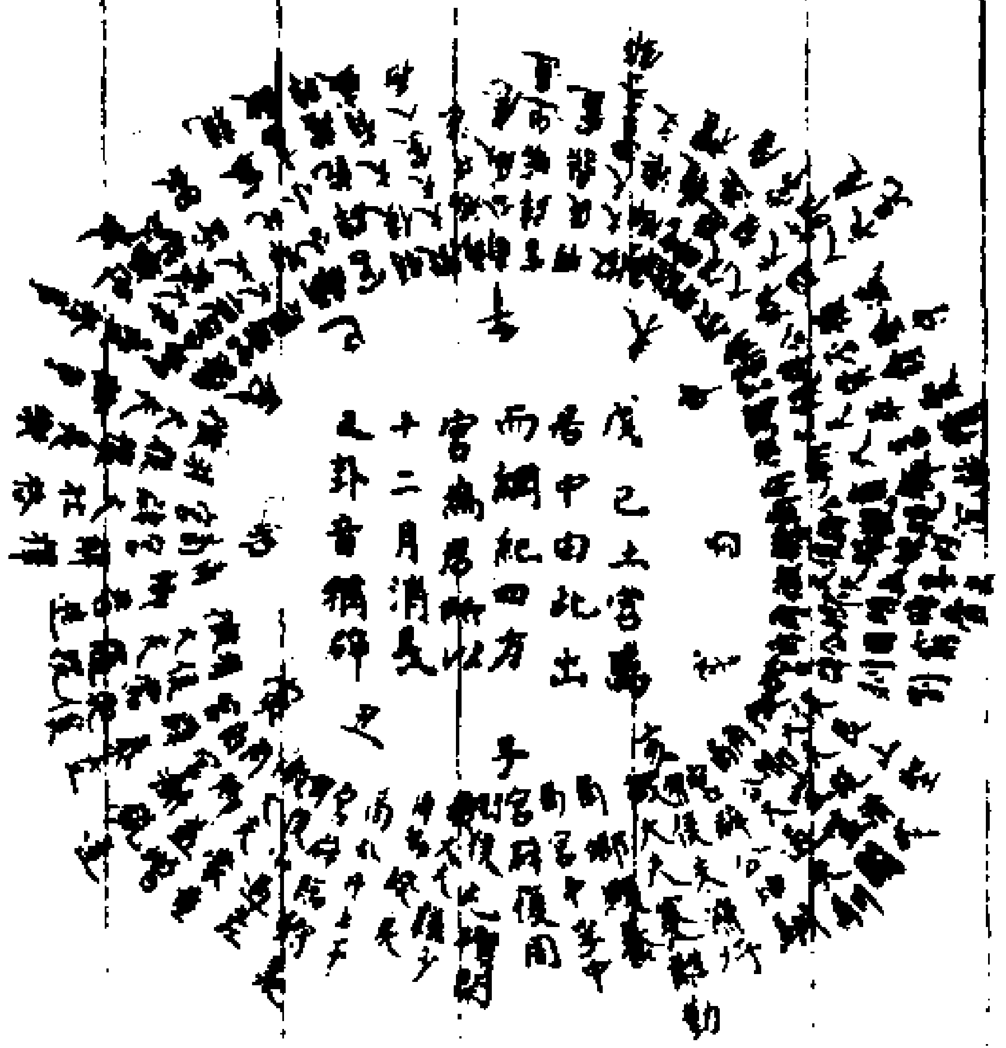
十二辟卦陰陽消長圖

復子十二陽　十八陰	
臨丑十二陽　十八陰	坤亥十二陽　十八陰
泰寅十三陽　十七陰	剝戌十三陽　十七陰
大壯卯十五陽　十五陰	觀酉十五陽　十五陰
夬辰十七陽　十三陰	否申十六陽　十四陰
乾巳十六陽　十四陰	遯未十九陽　十一陰
	姤午二十陽　十陰

右此五卦以主一月者卦氣也與周易序卦之次不同者易主乎太極而卦氣之次主乎元氣故也（以依元氣而行故曰卦氣惟其本於元氣故以）十二辟卦消息盈虛之理而言故建子之月陽少而陰多（前丑後亥皆十二陽以子為主也）建午之月陽獨多而陰少（午二十陽前後皆不及子為）冬至日短而夜長午為夏至日長而夜短故陰陽之數相遠卯為春分酉為秋分晝夜皆等故陰陽之數同建巳之月乾為辟卦而有十六陽前則不及於建午之姤後則不及於建辰之夬何也蓋乾當十八陽十二陰與遁之五卦陰陽相類則與前後之例順今乃不然者乾不自尊而居羣陽之首以避疑陽之戰所謂見羣龍無首吉也

玄（太玄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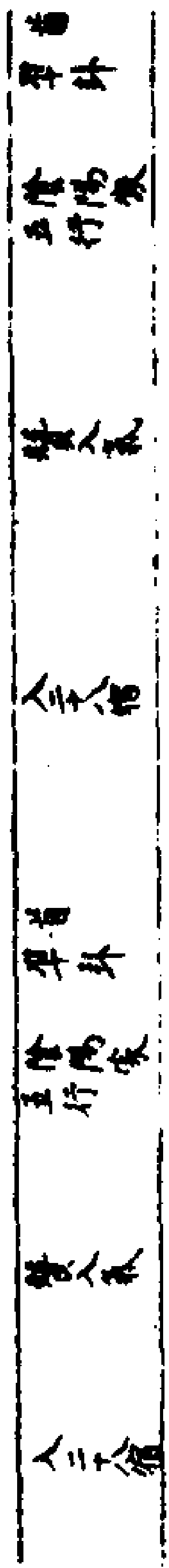
八十一首準卦氣自五音而起圖



右圖即康節太玄準易圖而加之五音以明卦變之所自者也自是而上明玄準卦之意畢自是而下因玄自衝至告之爻發明之

衝

如易之序卦也自子至巳爲陽長自午至亥爲陰消其首之序則順而分冬夏二至以相[illegible]爲衝對其[illegible]



中中孚陽水（冬至起初）　牛一度　應咸陽土（芒種終四夏至起五）　井二十九度

周復陰火　牛五度　迎咸陰木　井三十三度

礥屯陽水　女二度　遇姤陽火　柳一度

閑屯陰金　女六度　竈鼎陰木（夏至終七小暑起八）　柳五度

少謙陽土　女十一度　大豐陽金　柳十度

戾睽陰水　虛三度　廓豐陰水　柳十四度

上升陽火（大寒起七）　虛八度　文渙陽火　星四度

干升陰木　危二度　禮履陰木（小暑終三大暑起七）　張一度

狩臨陽金　危七度　逃遯陽金　張六度

羡小過陰水　危十一度　唐遯陰土（大暑終六立秋起七）　張十度

差小過陽火（立春起初）　危十六度　常恒陽水　張十五度

童蒙陰木　營三度　度節陰火　翼二度

增益陽金　營室八度　永同人陽木　翼六度

銳漸陰土（立春終三雨水起四）　營室十二度　昆同人陰金　翼十度

達泰陽水　壁一度　減損陽水（立秋終九處暑起一）　翼十五度

交泰陰火　壁六度　唫否陰火　軫一度

耎需陽木（雨水終七驚蟄起八）　奎一度　守否陽木　軫六度

傒需陰金　奎五度　翕巽陰金（處暑終二白露起三）　軫十一度

從隨陽水　奎十度　聚萃陽土　軫十五度

進晉陰火（驚蟄終二 春分起三） 婁十四度 積大畜陰水 角二度
釋解陽木 婁三度 飾賁陽火（白露終六） 角七度
格大壯陰金 婁七度 疑賁陰木 角十一度
夷豫陽土（四分一 息卦去 大至朔十一日） 婁十二度 視觀陽金 亢四度
樂豫陰水（清明起六） 胃四度 沈觀陰水 亢八度
爭訟陽火 胃九度 內歸妹陽火（秋分終二 寒露起三） 氐四度
務蠱陰木 胃十二度 去無妄陰木 氐八度
事蠱陽金 昴四度 晦明夷陽金（寒露終五 霜降起六） 氐十三度

更革陰水（清明終八 穀雨起九） 昴八度 瞢明夷陰土 房二度
斷夬陽火 畢二度 窮困陽水 心二度
毅夬陰木 畢六度 割剝陰火 尾一度
裝旅陽金（穀雨終二 立夏起三） 畢十一度 止艮陽木（霜降終七 立冬起九） 尾六度
衆師陰土 畢十五度 堅艮陰金 尾十度
密比陽水 參二度 成既濟陽水 尾十五度
親比陰火（立夏終七 小滿起八） 參六度 闕噬嗑陰火 箕一度
斂小畜陽水 井二度 失大過陽水（立冬終二 小雪起三） 箕六度

彊乾陰金 井六度 劇大過陰金 箕十度
睟乾陽水 井十一度 馴坤陽土 斗四度
盛大有陰火（小滿終一 芒種起二） 井十五度 將未濟陰水 斗八度
居家人陰木 井二十度 難蹇陽火 斗十三度
法井陰金 井二十四度 勤蹇陰木 斗十七度
養順陽金 斗二十二度

右周易序卦上經起於乾坤天地之道也下經起於咸常人事也三才之道備矣此生太極而作故也太玄始於中首冬至也衍之以應首夏至也四時之氣備矣此主元氣而作故也康節先生曰玄之於易猶地之於天也天主太極而地主元氣此之謂也

錯

如易之雜卦也錯雜其首或相合或相反或主常或主變爲義以見天地萬物之情故挩曰錯絣也

中周 羨毅 睟文 彊傒 積少 視晦 童盛 去將 大翕
狩耎 樂勤 達窮 干內 差飾 格昆 增減 馴戾 釋堅
夷難 斷疑 逃爭 進止 廓務 唐度 迎永 從守 礥劇

唫閑　更常　失欲　竈法　禮居　聚衆　闕寥　上沉　文唫

銳蕃　親劃　遇裝　事養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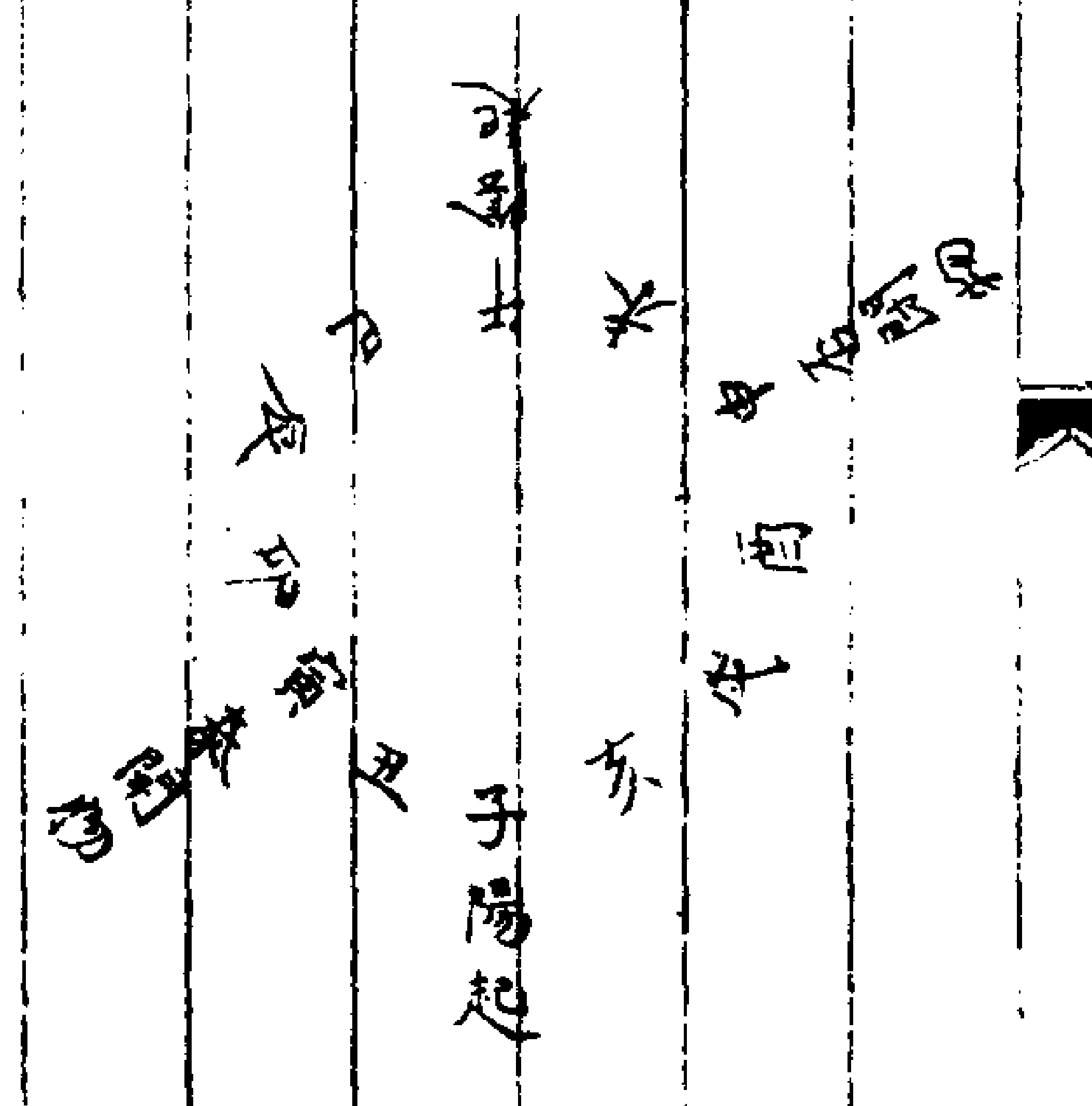
右衡則養一首單在後以象閏錯則養與事為偶在成之前而成一首單在後易之雜卦自乾坤以下猶反覆相對至大過以下八卦方不反對蓋易主太極故雜卦順天地人物自然之理故猶取其反復相對至大過以下八卦方述長君子而消小人之理何則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雖天地不能無陰陽之異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別自昔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蓋天地萬物之情陽一而陰二陽卦奇陰卦偶故也聖人所以述陰陽變化之理而錯雜其用大過常分而為之法使天下馴之去小人之行而惟君子之歸此其所以始於太過而終於夬此八卦所以不反對也元主元氣雖與太極均能含三為一比之太極則已有判散之兆故八十一首隨氣而行中首為冬至則氣之始也終之以事與養則事成在養之而已蓋事者事也天下之事要之於成則善矣養者存心養性也故玄圖曰考終性命存乎成此元錯所以終於成歟養首於易準頤頤太過反對也離卦始於太過而不反對元錯終於養而成首單在後豈無

意乎　格昆增減成五首諸本無之皆為脫漏陸本有成首章詧云五首在川本皆有之今從章

攡

攡張也開張之義易之開物成務又曰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而康節先生開物之意也故以一判一合闢天開宇為義椷曰攡張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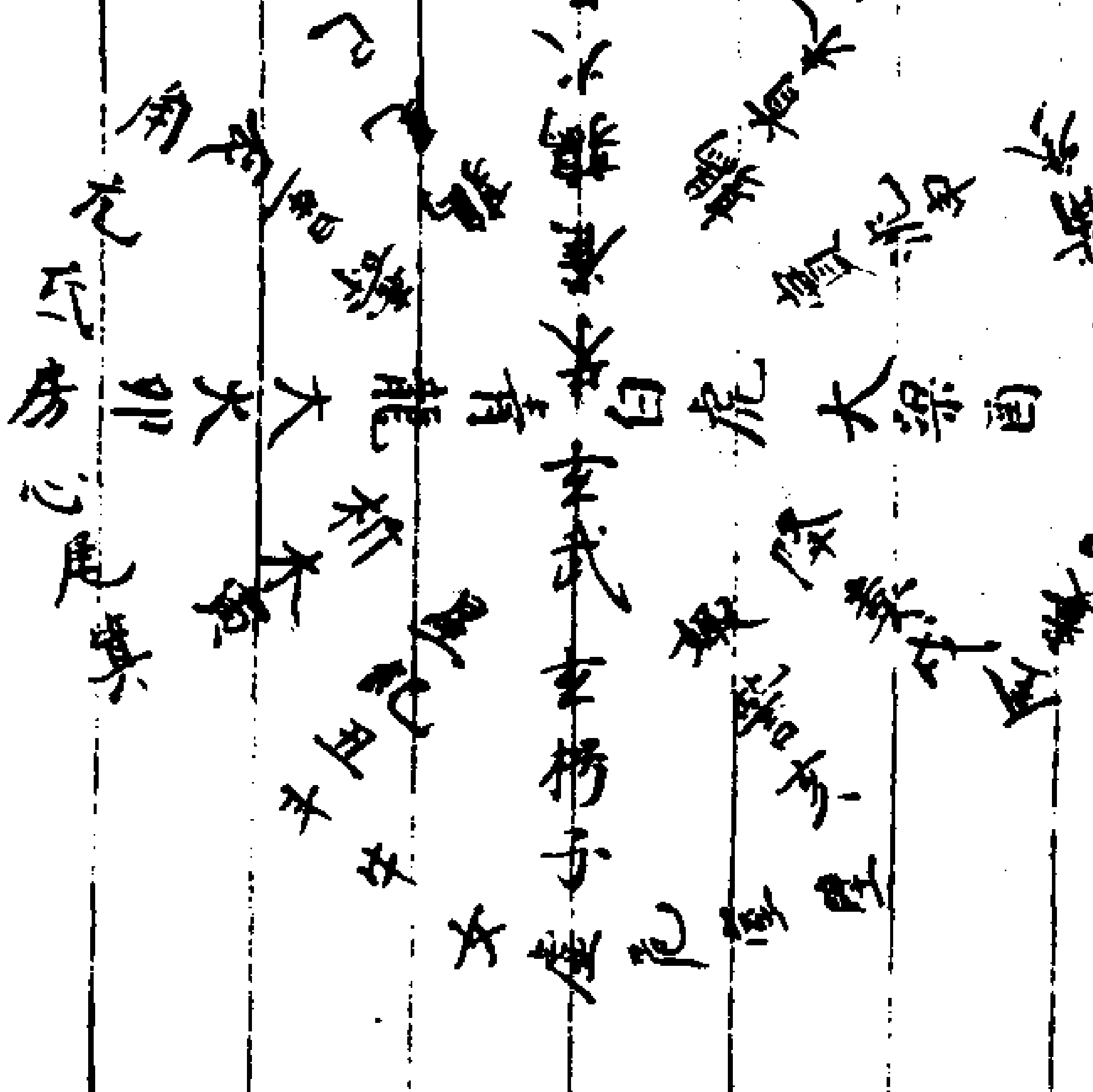
闢闔之圖



子九丑八寅七卯六辰五巳四陽也陽起於子各順而數之至申而止午九未八申七酉六戌五亥四陰也陰起於午各順而數之至寅而止蓋寅申

者天地闔闢之交也易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寅為泰申為否泰為闢否為闔故也闔闢往來如環無端自子至巳乾也陽也非闔無以見其闢故闔在闢之前自午至亥坤也陰也非闢則無以見其闔故闢在闔之前易元之道非闔闢之交無以探天地造化之機非闔闢之交奚以見消息盈虛治亂廢興之理非闔闢之交無以見日用之間一往一來一出一入一死一生性命之說與夫鬼神之情狀故子雲曰闔天謂之宇闢宇謂之宙亦先闔而後闢者以此也康節先生亦曰閉物於寅開物於申此易元之機要也然是道也非沉其心則何以見之於己非潭之於己則何以散之於事業日用之間學者所當盡心焉　春分之旦旦出於甲秋分之暮日入於庚甲寄於寅庚寄於申亦足以見闔闢之義也　易之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元斷首之七曰庚斷甲法言曰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皆此意也　察龍虎之文觀烏龜之理運諸七政繫之泰始極焉以通璇璣之統正玉衡之平也

龍虎烏龜運諸七政圖



尚書堯典仲春言星鳥南方七宿之象星鳥所謂朱鳥是也仲夏言星火東方三次之中星所謂大火是也仲秋言星虛則北方七宿之中星耳仲冬言星昴則西方七宿之中星耳春言其象萬物始生其象之可見也夏言其次萬物出而相見若有所次舍也秋冬言其宿萬物歸根復命之意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東方象星謂之蒼龍者以其物鱗故也自角至箕布乎東方之三辰所以象乎蒼龍焉其度則七十有五南方象星謂之朱鳥者以其物羽故也自井至軫布乎南方之三辰所以象乎朱鳥焉其度則百十有二西方之物毛故其象星謂之白虎自奎至參之七宿象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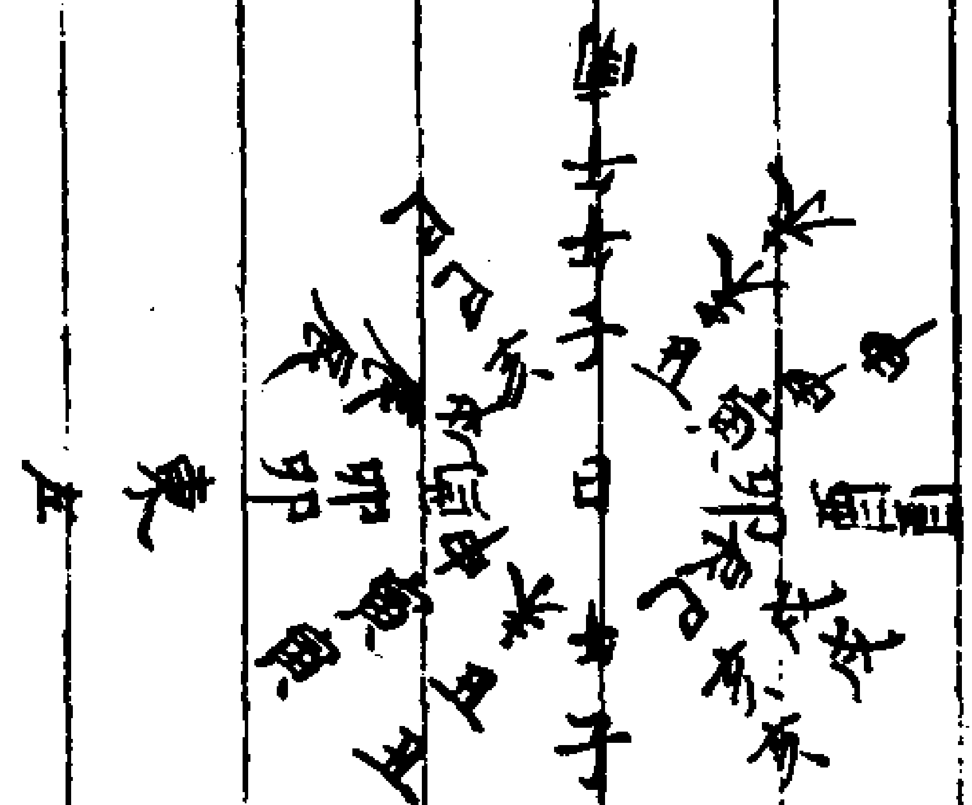
虎者爲其度則八十而已北方之物介故其象星謂之玄武自斗至壁之七宿象乎玄武者爲其度九十有八而已此所謂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七政者也至於十有二次析木位於寅大火位於卯壽星位於辰此東方之三次也鶉尾位於巳鶉火位於午鶉首位於未此南方之三次也至於申實沈酉大梁戌降婁此三次之位乎西者也亥娵訾子元枵丑星紀此三次之位乎北者也七宿布乎三辰三次分乎七宿其先後有倫而不可亂其始終有序而不可紊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正其位如此此星鳥所以日中見於南方也故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然星之所運一月則易一位一時則免一方仲夏則大火運而日中見於午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虛之爲星方仲春而位乎子運而至於仲秋則宵中見於午矣故仲秋言宵中星虛昴之爲星方仲春而位乎酉運而至於仲冬則日中亦見於午矣故仲冬言日短星昴春言星鳥則夏之蒼龍秋之玄武冬之白虎迭見於午可知夏言星火則春之鶉火秋之玄枵冬之大梁迭見於午可知秋言星虛冬言星昴則春之星夏之房迭見於午亦可知矣是皆互備而爲之文焉大抵星辰之運始則見於辰至未然後得其中至於申則流至於戌則伏傳言火見於辰又以大火爲大辰又以日月星爲三辰豈

非日月星辰至於辰而畢見故邪詩言定之方中左傳言火星中而寒暑退及月令所紀昏旦中星非他取也取其中於未耳詩言七月流火豈非至申則流歟傳言火伏於戌豈非至戌則伏歟餘星皆類此然堯典特取其見於午者何哉蓋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答陽爲義也　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運諸七政繫之於始極焉泰始者首也故元文於中之次二以龍虎明之此篇又繼之以冬至以後爲近元夏至以後爲遠元觀此一段文義可見聖賢易元之門戶也龍虎鳥龜見於堯典中星之文此以天地相交之理爲聖人治世之方而藏其用也然道家者流亦曰五行顛倒術龍從火裡出五行不順行虎向水中生此以人之精氣相交之理以明坎离之用而藏天地相交之用也故康節先生亦曰人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却生金此豈非五行顛倒術乎故孔老之教同中有異同之者皆出於犧農皇帝而不能無異者其末流之弊也學者當辨之於初無流入於其弊則善矣何則元晦其位而冥其吟深其阜而眇其根猿其動而幽其所以然故雖曰卓然示人遠矣曠然廓人大矣淵然引人深矣渺然絕人眇矣其要在乎嘿而識之攬而散之是以後世自非親見聖人而授受至於不言之微罕能見其道之大全

故老氏之教其弊也流於飛昇之說（老子道德五千言不及飛昇一語）孔氏之教其弊也流入於章句講解辭章翰墨而已其有多識前言往行而建立功業者世以爲絕倫孔子蓋嘗憂之故曰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愚以古注求此理則不合蓋未知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之事）又曰道德而後失德之義也曾謂其未見乎道徒依倣聖人而爲近似之言蓋不知似之而非者此又孔子之所惡也後之學易元者往往亦流入於飛昇之術故康節先生有曰若非中有得亦忍學神仙然至道之要孰謂前賢不言之乎觀康節冬至吟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又曰何者謂之幾天根極細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處易得意其間難下辭若人知此意何事不能知明乎此則造元遠元之道較然明矣

日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迭死生相摎萬物乃纏故元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也

天日錯行圖



天行所以爲晝夜日行所以爲寒暑夏淺冬深天地之交也左旋右行天日之交也日朝在東夕在西隨天之行也夏在北冬在南隨天之交也天一周而超一星應日之行也春酉正夏午正秋卯正冬子正應日之交也圖三重內象日而東行冬至前則右行自西而至南爲冬至冬至後則左還自東而至北爲夏至第二重象天與斗隨月建而行冬至前則右行春正酉而夏正午爲夏至夏至後則左還秋正卯而冬正子爲冬至故日一南則爲冬至而萬物死日一北則爲夏至而萬物生斗一北則爲冬至而萬物虛斗一南爲夏至而萬物盈外一重以象月建故不動也今具天日

逐月錯行之法子復

子（起日冬至中氣）　丑　寅

天子臨子（天交在子）　丑臨子（天交在亥）　寅臨子（天交在戌）

日子臨午（日在南為冬至）　丑臨午（日在巳）　寅臨午（日在辰）

卯　辰　巳

天卯臨子（天交在酉所謂春酉正也）　辰臨子（天交在申）　巳臨子（天交在未）

日卯臨午（日在卯）　辰臨午（日在寅）　巳臨午（日在丑）

午　未　申

天午臨子（天交在午）　未臨子（天交在巳）　申臨子（天交在辰）

日午臨午（日在子為夏至）　未臨午（日在亥）　申臨午（日在戌）

酉　戌　亥

天酉臨子（天交在卯所謂秋卯正也）　戌臨子（天交在寅）　亥臨子（天交在丑）

日酉臨午（日在酉）　戌臨午（日在申）　亥臨午（日在未）

此明天日交行之大畧也若夫審其氣朔盈虛之分陰陽進退之度則當察其朏朒側慝之變而後詳焉　此篇以天地判合陰陽闔闢為義易所謂一闔一闢開物成務之道也然其篇首則曰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形者也豈非先闔而後闢之意乎既欲攡而張之而先闔之者何也蓋闔者天地陰陽既闔於申在生物則收於酉而藏於北在人物則為歸根復命之時在聖人則為退藏於密之地故其言曰一判一合天地備矣又曰天日迴行剛柔接矣還復其所終始定矣一死一生性命瑩矣若以陰陽剛柔始終性命一屬之天日則大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為虛言且何以聘取天下之合而連之者乎終篇又以斗日而關其運行之法則遺義技兼陳之矣可不思乎故曰神靈合謀天地乃并天神而地靈重哉言乎

瑩

瑩明也明天下事物之理故又曰瑩事也以昭君子之道也故梲曰瑩明之

十二數

凡十有二始羣倫抽緒故有一二三以挂以羅元術瑩之

癸　壬　辛　庚　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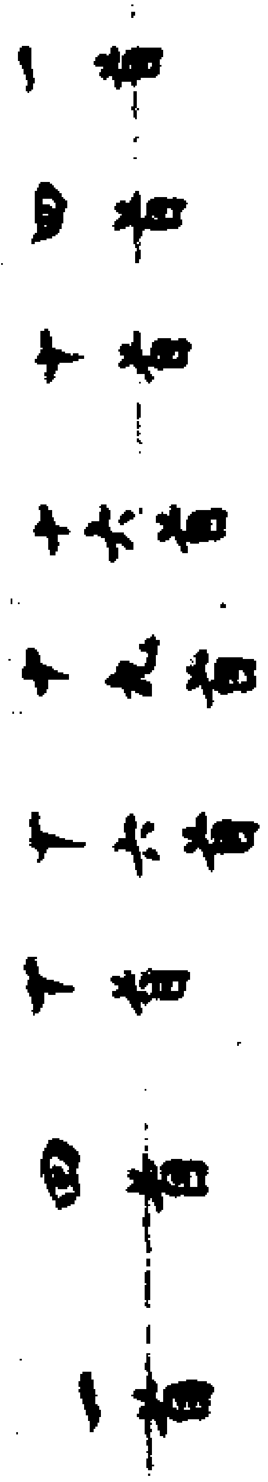
戊　丁　丙　乙　甲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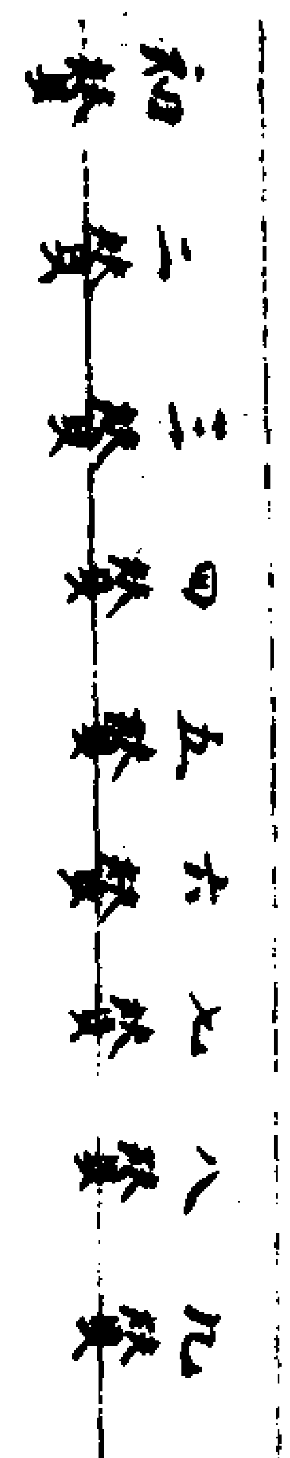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易主太極故用十干之數十（謂天一至地十也）九主九氣故用十二支之數十二五六為天地之中天中五地中六干屬天故用五位十二支屬地故用六位用其中數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此篇云玄術瑩之凡十三節象十二月而加閏也故十三節皆以十二為義一曰凡十有二始二曰鴻本五行九位施重九位本於十二已明於前十二數三曰時象十二以建七政四曰斗振天而進日天而退進退亦不出十二次五曰揄漏率刻昏明考中不過明十二辰六曰伶竹為管則為十二律七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告曰日有南有北月有往有來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是知日月往來亦不過十二次八曰鑿井澹水鑽火爇木流金陶土以和五美此五行非天地生成自然之數皆出於人為者也故曰以和五美既有和之者則與五行為六美有美

則有惡有成則有敗既有美惡成敗則六為十二美九曰奇以數陽偶以數陰奇偶之用雖始於參天兩地而倚數而終之以陰六陽六共為十二也十曰六始為律六間為呂共十二也十一曰八十一首已明於十二數十二曰辟公卿大夫士隨八十一首而行本於十二月者也十三曰卜筮則總前十二數其不用於卜筮者也故此終篇雖以天地造化而明玄之微旨然多歸於卜筮推蓋困辜禍福蓋禍福出於困辜如易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其十三事互見此書不盡列之刻漏之法見史書律曆志更不重出）

十二數支干共用者中六位前贊共用者亦中六位若分而數之首自四至十二者用九位贊自一至九亦用九位或虛或實上下各虛三虛其體數也故曰凡有九六之數者亦可見於此也　十二之數積之凡七十八則律呂總數應之去前三而用九凡七十有二則太積之數應之去後三而用九凡五十有四則五行本數應之所去之十十一十二之後三數凡三十三則蓍之用也九數之中十二辰之數自九至四之六數用地之中數也餘三數則地存三以為三變之用也十日之數自九至五之五數用天之中數也餘四數則天存四以為四重之體數也皆明十二為體而九六為用也六之為用見於九中故圓又曰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

計和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者陰六陽六於子午而互為進退迭為消長則九六之用始著由是觀之十二而用九為律曆之根本也又曰律歷交道聖人以謀其旨深矣自子至亥自一至十二積數七十八六奇為律得數三十六偶為呂得數四十二陽少陰多者如天數二十五地數三十自然之體也子雲取中數六偶而用之者用中也律數四十二呂數三十六陰少陽多扶陽抑陰尊君卑臣參天兩地而倚數之理也本數為體自少而多積數也中數為用自多而少分數也皆天地自然之理也

八十一首之變起於四劃𝌆（中首也）終於十二劃𝍖（養也）以九變而盡十二劃之數也上虛三者存本也九贊始起一終九下虛三者存其用也下虛三數總三十三則蓍之用也衍之則三百六十五為當朞之日而加閏總其大數也詳見衍十二數後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形地之緯曰縱與横表人之行曰晦與明陰陽曰合其判縱横曰緯其經晦明曰別其材陰陽訣極也經緯所遇也晦明質性也陽不陰無以合其施經不緯無以成其誼明不晦無以別其德陰陽所以抽賾也縱横所以瑩理也明晦所以昭事也賾情

也抽理也瑩事也昭君子之道也往來熏熏得亡之門（云云）

經緯圖

坤☷乙　兌☱丁（亥巳）　離☲己（卯酉）　巽☴辛（未丑）　坤☷癸

木　火　土　金　水

乾☰甲　艮☶丙（辰戌）　坎☵戊（寅申）　震☳庚（子午）　乾☰壬

子雲於此以陰陽經緯晦明反覆六次明三材之道豈不諄諄然哉其曰陰陽曰合其判此聖人用天之道而與時偕行者也其可忽諸既曰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又曰立天之經曰陰與陽立地之緯曰縱與横此理似相

違何也蓋如易既以乾為陽坤為陰乾為剛坤為柔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也天地既判聖人畫八卦立支干之數以象之文王既變伏羲之八卦乾坤退居於無用之地而六子用事故八卦納十干為經為縱六子管十二支為緯為横而納五行之音為六十甲子以應五音六十律經天緯天縱横錯綜而為人物之用故邪正以分而吉凶以形所謂曲成萬物而無遺者也

此篇之首則曰天地開闢宇宙拓坦攡之首曰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形者也攡則先闔而後闢瑩則先闢而後闔亦互見其意也篇末論損益

同草之理者非明闔闢之義何以見之又繼之以天地經緯晦明之理以明君子之道又繼之以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者此交首四贊之辭也又首準泰而泰者開物之卦也故知此篇始終以天地開闢爲義其曰禍福云者豈獨用之於占卜者哉所謂吉凶生大業者也

數

數者天地陰陽之數也凡易之數其品式各不同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乾坤以八是謂周易今玄用九皆其品式也故說曰數爲品式

揲蓍法

三十六而策視焉天以三分終於六成故十有八策

一二三積數則六故曰天以三分終於六成三六爲十八策故玄圖又曰策用三六是也

天不施地地不成因而倍之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

元圖又曰儀用二九儀者天地二儀也二九成十八因而倍之則三十六策也地則虛三以扮天十八者虛其體也故蓍用三十三

別一以挂于左手之小指（揭）中分其餘以三搜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餘

先挂一而後中分爲二各以三搜歸其餘數於艻雖曰一艻之後而數其餘然必再揲而後成一重八揲而後成一首

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六筭而策道窮

七者以三搜之三七二十一故歸奇十二八者以三搜之三八二十四故歸奇九九者以三搜之三九二十七故歸奇六策始成於六故六筭而策道窮窮則變故去之七去六爲一八去六爲二九去六爲三

又法（王涯司馬溫公）

三十三蓍先挂一餘分爲二而三揲之并餘於艻得此餘并艻之數置作一邊次取外餘者合兩手都數之不中分看餘七八九畫首仍以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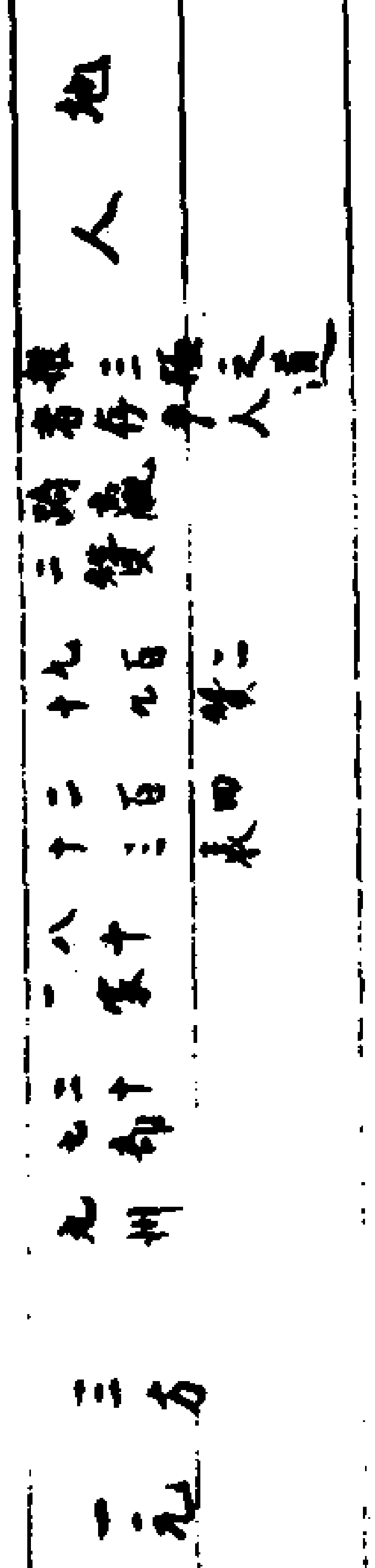
又法（徐庸危東沖述）

三十三蓍先挂一次分爲二止揲右手看零合取所挂之一置作一邊不揲左也次除出前來零并挂一仍取兩手合爲一又先挂一分兩三揲右手不揲左手看零并挂一之數同合前來揲者得七八九畫首凡畫一重必兩揲故云兩艻之法仍以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右王與司馬爲簡徑然餘皆與正文無礙在後之人擇焉

極一為二極二為三極三為推推三為贏贊贊贏入表表贏入家

家贏入部部贏入州州贏入方方贏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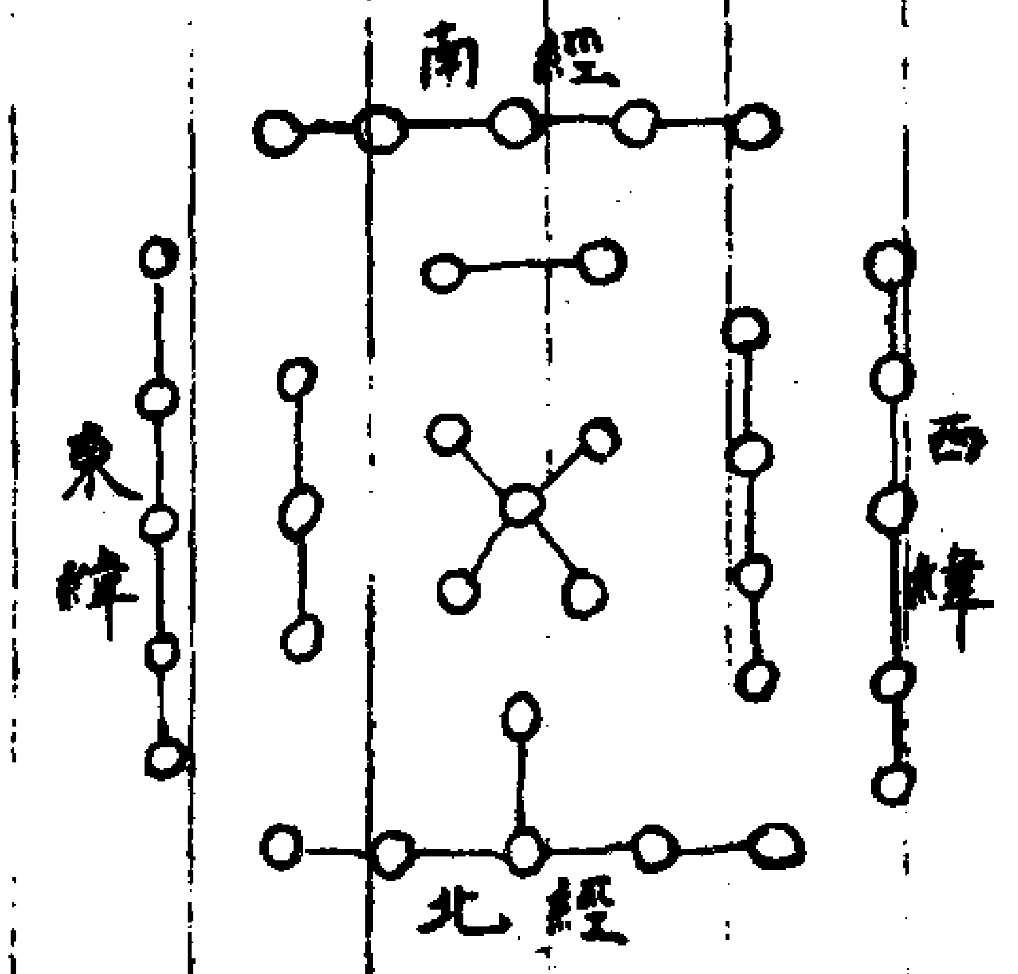


一二三推贏贊表家部州方元

凡十二事自推三為贏贊而後見於用亦十二而用九也一之前則自無而生有者也方贏入元之後自有歸無者也　一二三以極言蓋言三極之道也亦極則變也推三為贏贊以後以贏言蓋贏贊者閏餘之所起也何以言之極三為推而推之者人也如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且人在天地閒當閒餘之方而氣朔所虛故推三為贏贊也始有終無者在元所謂始始而終終在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元又曰天地文質又曰質文形故有無明是故欲明天地之道者必明乎終始欲知終始之義者必辨乎有無始終有無不可以先後論也子張亦曰借道不備為能為有為能為無能知有無之理而進之則於聖人之道何患乎不達故康節先生亦曰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看有無

旦則用經夕則用緯

經緯圖



右圖本之洛書者也贊贏入表則分九贊為三表一七五為一表皆經數也旦筮用之二六九為一表二經一緯也旦中筮用之三四八為一表皆緯數也夕筮用之（若用夕中筮則同旦中）

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

五行生成數

一六為水　羽物北　二七為火　徵事南

三八為木　角民東　四九為金　商臣西

五五為土　宮君中

右生成數一二三四五爲生數物得土而後生故六七八九得五而爲成數此本數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因五而進行皆自然之序也太玄地數也主用而作康節先生曰天統乎體地分乎用故用有時而任地也故生成之數元雖不言今立此數者欲明數之所自也

五行用數

三八爲木　角貌　四九爲金　商言

二七爲火　徵視　一六爲水　羽聽

五五爲土　宮思

右太玄所用之次也前賢雖曰其次與洪範五事合然未知其故也木於時爲春於方爲東故以木爲體其下以我尅者爲妻妻生者爲子故木尅土生金金尅木生火火尅金生水水尅火生土此五行生成之後聖人因天地闔闢之交制而用之爲人道之大本也其與洪範合者元主用而範之五事亦主用而言也故曰敬用五事此雖明其用矣而未盡變化之理故復立五行變化數于後

五行變化數

[illegible]			
一水土	二十七	貌	宮
七火金	四十九	言	商
三木火	二十七	視	徵
九金木	八十一	聽	角
五土水	二十五	思	羽

右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皆以一二三四五爲言則當相應今乃不然者特言其用而悔其所以然後世不原其本而道其變所以紛紛之論不一今以洪範之次原其本而論其變焉蓋天動也地靜也動則變靜則不變故以一三五七九天數五而主其變焉

五行變化說（七金三火九木五水一土亦見甲子隔八相生數）

一爲土其數二十七於五事爲貌

一水數也土何以取水數而爲用在易則癸水也而納於坤之土在五行亦獨水土同其生旺也水之數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故則不變不變則無數也故取生成者而同其數焉故同用火數二十七也土何以同

火之數亦猶戊己土寄千於巳午火位也土何以為貌土於五臟為脾在人之形為肉故為貌且金木水火得土而後成脾屬土在志為思是以有所思則喜怒憂恐之情必見於貌

七為金其數四十九於五事為言

七火數也何以為金在易則丙丁火也而納於艮兌之金（艮為山金鑛出於山也）在河圖則金火易位在五行則金得火煅煉而後成器故取火數七而七之其數四十有九也金何以為言言者聲也肺為金而主聲其竅鼻火為心其竅口舌故言生於肺而出於口舌兼金火之數而為言也

三為火其數二十七於五事為視

三木數也何以為火在易則震木也位於南而為火在行行則火無正體附於木而有體也木之數三三三而九故兼三九金木之數而為三九二十七也火何以為視視者目也目為肝之竅而木之性不能自視必資於火之性而嚮明故兼金木之數而為視也

九為木其數八十一於五事為聽

九金數也何以為木在易則庚辛金也而納於震巽之木在五行則木者春生夏長至秋得金氣肅殺而後堅剛故取金數九而九之其數八十有一也木何以為聽聽者耳也耳為腎之竅腎水也今不取水而以金木主聽何也金木東西間隔非水火則無以交會故金木交於火則為視交於水則為聽此金木所以主聽也不直以水主聽者何也蓋水於方為北於時為冬於北則日月之所不經於冬則物不生天地人物於此歸根而復命是以北方之氣主藏故昔人論元氣之造化萬物有曰顯仁於戊己之中藏用於壬癸之地蓋北方之氣虛而善藏虛則不能自用善藏則能收斂其聲以為聽也不收斂他事而獨於聲何也金為肺肺主聲水金相生而相應也是以氣數則取金木之交而聽則以耳也且水中之金為造化之妙用如邵康節先生所謂莫謂無心便無事水中何故卻生金者未可以筆

舌既也

五為水其數二十五於五事為思

五土數也何以為水在易則戊土也而納於坎之水在五行則水土同其生王故取土數五而五之其數二十有五也水何以為思水者主所化也土於五臟為脾於五志為思故也或曰心之官則思今不取心之火而取土水何也曰五官皆主於心蓋心無所不主也不專取象土而取水者土性質礙水性流通而思者運用變化而無窮故兼取水隨方隨圓隨曲隨直流通之性而主思也且夫天地人物變化之妙非水火上下交合則不能

神煞金木東西間隔必得土而後會三歸一以神其變化之妙用何則以洛書觀之一得五為六於北四得五為九於西方二得五為七於南方三得五為八於東方順行則木生火金生水者出生之叙也逆行則水生金火生木者變化之用也然水中之金火中之木東西間隔必得土而後會合是以水一金四合而為五火二木三合而為五二五皆土也與中央之五十一三五會而為一然後人之精神運動生生而無窮此金木水火之所以得土而交於北方虛無之位以主思也故有所思則腎水之恐心火之喜肝木之怒肺金之憂皆見於貌者亦以此也

五行用事者王王以生相故王癸勝王囚王所勝死

春	木王	火相	金囚	土死	水休
夏	火王	土相	水囚	金死	木休
秋	金王	水相	火囚	木死	土休
冬	水王	木相	土囚	火死	金休

其在聲也宮為君徵為事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

五音以君臣民事物而言者何也太玄宗于一辟之意也是以宮為四聲綱四聲為宮綱綱紀相須闕一不可無其究也宗于一辟猶紀之總于綱乎元所謂天辟乎上地辟乎下君辟乎中是為君者兼三才之道而會之于一己者也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自然五者不亂而無怗懘之音若其不然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此禮樂之本而為君者之先務也雖然不務其本而徒求其末未見其有得也蓋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以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何謂知樂何謂幾於禮曰聞其樂而不自聞非知樂也見其禮而不自見非知禮也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此入聖門之道路也豈獨易元而云乎哉

其以為律呂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

六律（三分損一而下生）　六呂（三分益一而上生）

子黃鍾（九寸下生林鍾）　未林鍾（六寸上生太簇）

寅太簇（八寸下生南呂）　酉南呂（五寸三分寸之一上生姑洗）

辰姑洗（七寸九分寸之一　下生應鐘）　亥應鐘（五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　上生蕤賓）

午蕤賓（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七　下生大呂）　丑大呂（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上生夷則）

申夷則（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　下生夾鍾）　卯夾鍾（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六千七十五　上生無射）

戌無射（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　下生仲呂）　巳仲呂（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

按古法律生呂爲下生呂生律爲上生今太玄無蕤賓重上生之文惟傳以蕤賓重上生其說曰從子至巳陽生陰退故律生呂言下生呂生律言上生從午至亥陰升陽退故律生呂言上生呂生律言下生者徒見前輩有蕤賓重上生之文而不推原其指也夫十二律之變以五變者成六十律以七變者成八十四調五變者宮徵商羽角也七變者五音而加變宮變徵也太玄之論十二律本以還相爲宮而不論調故不當以重上生而言也何則以調言之者天變益乎七自黃鍾至蕤賓七也地又二變至夷則爲九矣所以至夾鍾則漸無調蕤賓重上生然後地之五變皆有贊調者以寸法加倍故也晉志亦曰一上一下相生之道重上生者吹候之用也於蕤賓重上生者適會爲用之數故言律者因爲非相生之正也漢志云黃鍾九寸爲宮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蓋九六相生者黃鍾九寸林鍾六寸自此而律呂相生爲十二

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呂三十六併律呂之數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黃鍾之數立焉其以爲度量衡也皆生黃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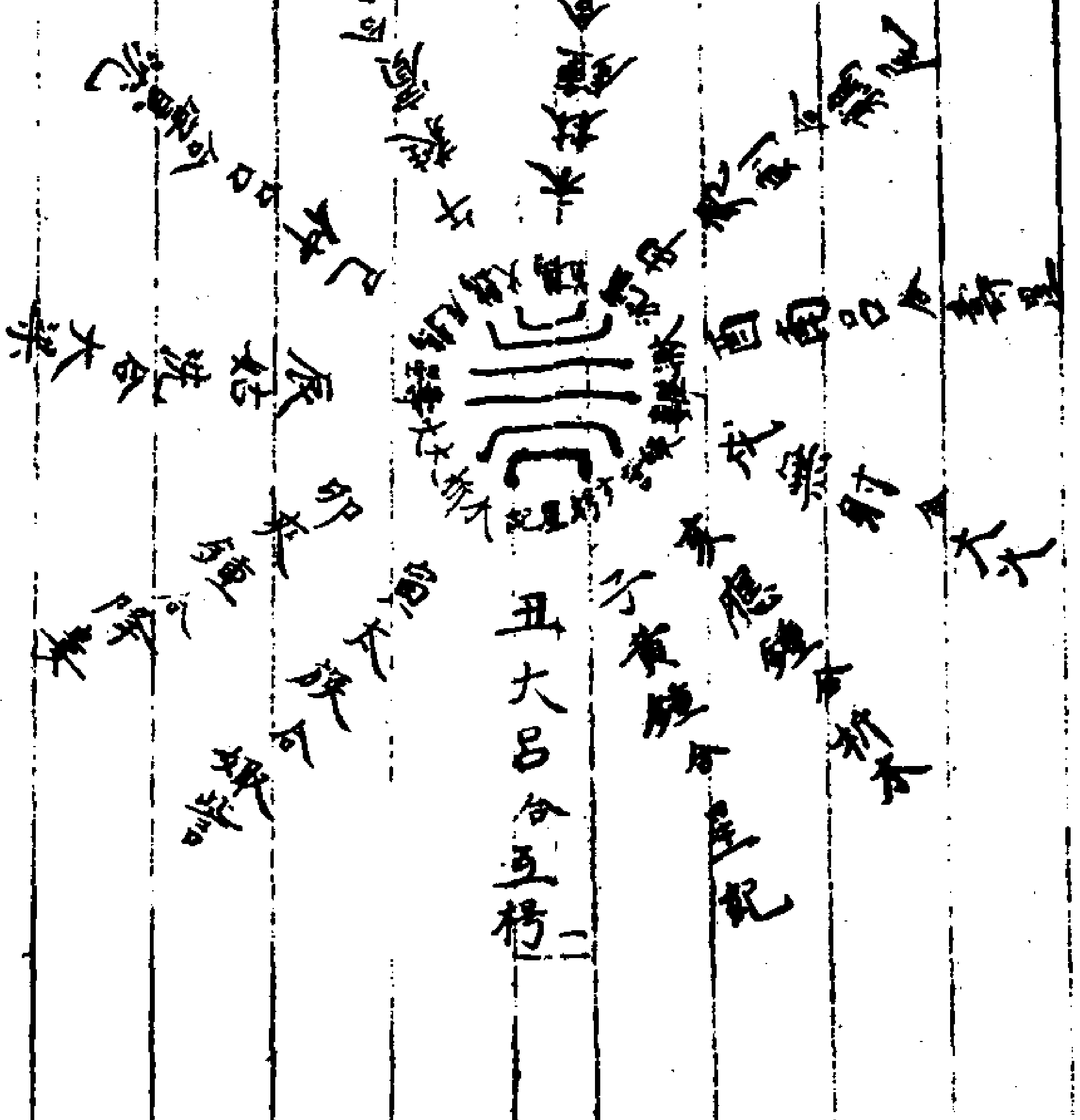
九七五陽也律也併其數而兩之爲四十二也八六四陰也呂也併其數而兩之則三十六也或還或否者元之日法七十二半之爲泰中之數三十有六以律七百二十九數（贊）且蓍之策亦以三十有六則三十六者元之專用也是呂可還於三十六而律不可還也故曰或還或否

十二支之數多者不過九少者不過四而十二律之寸長者不過九短者不過四若以十二支與十二律相協則合者惟子丑之月黃鍾九寸大呂八寸餘皆不合故曰或還或否（度量衡生於黃鍾見漢書律歷志）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八　十二先

玄（太玄十六）

律呂合於十二辰圖


丑 大呂 合 玄枵
子 黃鍾 合 星紀
亥 應鍾 合 析木
戌 無射 合 大火
酉 南呂 合 壽星
申 夷則 合 鶉尾
未 林鍾 合 鶉火
午 蕤賓 合 鶉首
巳 仲呂 合 實沈
辰 姑洗 合 大梁
卯 夾鍾 合 降婁
寅 太簇 合 娵訾

太玄所謂律生於辰可也蓋日月交會之謂辰日東出月西生日行遲月行疾故月常反在日之後是以常會在六合之辰建子之月律黃鍾而日

月會於星紀丑也建丑之月律大呂而日月會於元枵子也建寅之月律太簇而日月會於娵訾亥也建卯之月律夾鍾日月會於降婁戌也建辰之月律姑洗日月會於大梁酉也建巳之月律仲呂日月會於實沈申也建午之月律蕤賓日月會於鶉首未也建未之月律林鍾日月會於鶉火午也建申之月律夷則日月會於鶉尾巳也建酉之月律南呂日月會於壽星辰也建戌之月律無射日月會於大火卯也建亥之月律應鍾日月會於析木寅也是日月常會於六合之次也昔之作樂者蓋有取於斯焉

周禮春官宗伯大師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

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子與丑合也）

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寅與亥合也）

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辰與酉合也）

奏蕤賓歌函（一作林）鍾以祀山川（午與未合也）

奏夷則歌小呂（一作仲呂）以享先妣（申與巳合也）

奏無射歌夾（一作圜）鍾以享先祖（戌與卯合也）

此豈非律生於辰者乎若夫六樂既成之後六變以禮天神則以圜鐘（夾鍾也）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八變以禮地示則以函鍾（林鍾也）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九變以禮人鬼則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　此皆以天地人三宮為主而隔八相生避其同位而取其不同位者又與十二律旋相為宮之法不同不可不知也禮天地人鬼之樂不取商音者緣尚柔而商音堅剛故也

甲己之數九乙庚八丙辛均丁壬六戊癸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己	九	土	宮	八十一（八十一者九九也　三分損一生徵每分二十七）
乙庚	八	金	商	七十二（七十二者八九也　三分損一生羽每分二十四）
丙辛	七	水	羽	四十八（四十八者五九四十五而奇三也　三分益一生角每分一十六）
丁壬	六	木	角	六十四（六十四者七九六十三而奇一也　三分益一復生宮每分二十一有奇則羸四）
戊癸	五	火	徵	五十四（五十四者六九也　三分益一生角每分十八）

右所謂聲生於日者也太元之於五聲其變非一一曰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則以角商徵羽宮為次又曰甲己九乙

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則以宮商羽角徵為次又曰宮為君徵為事商為相角為民羽為物則以宮徵商角羽為次若夫起於黃鍾而隔八相生則以宮徵商羽角為次及分清濁則以宮商角徵羽為次今角商徵羽宮為次者主用也故合五事貌言視聽思之次宮商羽角徵為次者變數也本之五行化數而立宮徵商角羽為次者分用也本陰陽逆順而立且夫本五行化數者始則商奇一羽奇三終則角復生宮而羸四奇羸相值非使然也聲音亦然此奇羸二贊之所作乎本陰陽逆順而立者如伏羲卦一二三四自東而北五六七八自南而西逆順分而為二惟五聲以宮為主故先陰而後陽也非昔人多為之變也蓋聲無定形因事物之變而應其用故其變為多也

六十甲子隔八相生數

同類娶妻隔八生子者在十二律則律生呂為娶妻呂生律為生子在六十甲子則甲子乙丑金之類為同類隔八而生同納音者為生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甲子乙丑（三十四）壬申癸酉（二十四）庚辰辛巳（二十四）八十二（以五除之餘七）七金

戊子己丑（三十一）丙申丁酉（三十六）甲辰乙巳（二十六）八十三　三火

壬子癸丑（二十八）庚申辛酉（二十八）戊辰己巳（二十三）九十九　九木

丙子丁丑（三十）甲申乙酉（三十）壬辰癸巳（二十）八十　五水

庚子辛丑（三十二）戊申己酉（二十七）丙辰丁巳（二十二）八十一　一土

甲午乙未（三十四）壬寅癸卯（二十四）庚戌辛亥（二十四）八十二（以五除）七金

戊午己未（三十一）丙寅辛卯（二十六）甲戌乙亥（二十六）八十三　三火

壬午癸未（二十八）庚寅辛卯（二十八）戊戌己亥（二十三）七十九　九木

丙午丁未（三十）甲寅乙卯（三十）壬戌癸亥（二十）八十　五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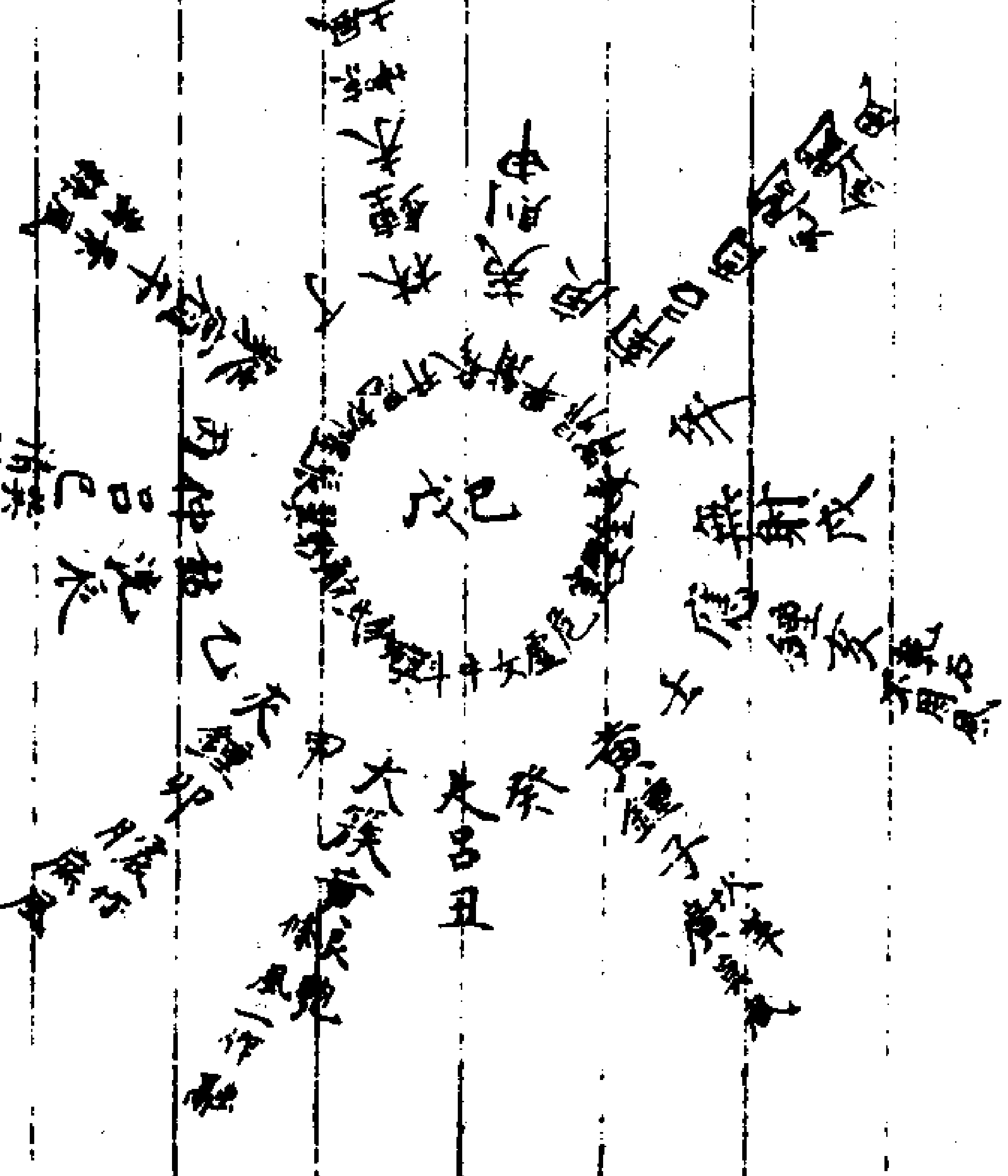
庚午辛未（三十二）戊寅己卯（二十七）丙戌丁亥（二十二）八十一　一土

右六十甲子納音數總計八百一十者九九八十一而十之也以甲子甲午分而半之各三十則四百有五也四百有五而以十歸之則四十有五盡一歲之日分八節四十五日爲一節每一節分三氣九候三八爲二十四氣八九爲七十二候而周一歲故當朞之日三百六十者四十五之八而四百有五者四十五之九也太初太元同用九者體數也元用九者衆用數也太元用九而爲首數八十一者九九也用八而爲日法七十二者八九也太初歷專用九故以九九八十一爲日法其曰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盡一統數分盡一元六甲盡太初太元之所同也體用相因大小相參康節先生亦曰一元在大化者一年也試以是觀之

聲生於日（謂十干之數是也）　律生於辰（謂十二支之數是也）

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

十二律通五行八正之氣爲八音圖



元鈫云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至哉言乎數言而盡聲律之變可謂探本而言之也蓋先明乎己而後明乎聲明聲而後定乎律聲律既明而後被之八音故康節先生亦云何者謂知音知者祇在心肝脾無效驗鍾鼓謾搜尋既若能聞物何須更鼓琴求儀非謂屬祇謂感人深子雲所謂聲以情質則肝脾無效驗鍾鼓謾搜尋之意也且不明聞物之音則於聲律亦徒然耳蓋善學者探其本而末自隨不善學者求其末而去本愈遠噫凡昔人制禮作樂之本也可輕議哉

八卦生八音

樂出於虛寓於實出於虛則八音同冥於道寓於實則八音各麗於器器具而天地萬物可得而考焉故物之盈於天地之間若堅若脆若勁若韌若實若虛若沈若浮皆得效其響故八物各音而同和也自葛天氏作八闋之樂少昊氏效八風之物（調）而八音大備後世雖有作者皆不能易允爲金故金屬兌金聲舂容秋分之音也而莫尚於鍾乾爲玉故石屬乾石聲溫潤立冬之音也而莫尚於磬蠶火精也故絲屬離絲聲纖微夏至之音也而莫尚於琴瑟震爲竹故竹屬震竹聲清越春分之音也而莫尚於管籥艮爲果蓏故匏屬艮匏聲崇聚立春之音也而笙竽係焉坤爲地故土屬坤土聲函胡立秋之音也而壎缶係焉坎主朔易故革屬坎革聲隆大冬至之音也而鼗鼓係焉巽爲木故木屬巽木聲無餘立夏之音也而柷敔係焉然金多失之重石多失之輕絲失之細竹失之高匏失之長土失之下革失之洪木失之短要之八者不相奪倫然後其樂和而無失也是以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大不踰宮細不踰羽細大之中則角而已莫重於金故尚羽莫輕於瓦絲故尚宮輕於金重於瓦絲者石也故尚角匏竹非有細大之從也故尚徵革木非有清濁之變故爲一聲明乎此則可與言樂矣

八音

金（鍾鎛）　石（磬）　土（塤）　革（鼗鼓）　絲（琴瑟）　木（柷敔）　匏（笙）　竹（管籥）

吹吸律呂之法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東取嶰谷之竹以其竅厚而均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爲黃鍾清宮之管制十二管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今其吹吸之法于後

以音布律呂即音律相合分支定干即散之六十音也

諸律管吹定五音者

如吹律定宮音者即閉角閉羽閉徵閉商吹時急開商竅即宮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商音者（即）閉徵閉角閉宮閉羽吹時急開羽竅即商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角音者即閉宮閉商閉羽閉徵吹時急開徵竅即角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徵音者即閉商閉羽閉角閉宮吹時急開宮竅即徵音發應也

如吹律定羽音者即閉徵閉宮閉商閉角吹時急開角竅即羽音發應也

諸呂管吸定五音者

如吸呂定宮音者即閉角閉羽閉商閉徵吸時急閉其徵即宮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商音者即閉徵閉角開羽閉宮吸時急閉其宮即商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角音者即閉宮閉商閉徵閉羽吸時急閉其羽即角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徵音者即閉羽閉商閉宮閉角吸時急閉其羽（角）即徵音發應也

如吸呂定羽音者即閉角閉徵閉角閉商吸時急閉其商即羽音發應也

右吹吸之法雖曰合天地之正氣與天地同和與四時同節足以呼吸天地把握陰陽然此樂官之職所能也君子未之古者君子無故不廢琴瑟貴審音之本而不遺其末者也斯道廢久矣沈約宋書云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受學于小黃令焦延壽續漢書又云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閉（隱）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自漢以來窮律以驗灾異者惟稱京房而子雲之意猶以爲未足於道也故法言曰灾異則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昔人聞歌文王之詩則曰頎然而長黑敬焉而倆米跡其文王歟古之君子得之於心而物將應之於絲之閒若將見焉是之謂得其本而不遺其末者也子雲曰聲以情質原其始也康節曰既若能聞物何須更鼓琴要其終也故始則得之於心終則物以其類應始則因心而會終則琴瑟律呂可遺此又君子以禮樂治心而斯須不忘者也是以古之君子雖窮居在下明乎禮樂之道舉而措之而天下塞焉

是以禮樂不可一日而去身達於禮而不違（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違於禮謂之備蓋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又何必鐘鼓玉帛哉而（告夫）爲（明）王在上治定功成和氣應之禮行樂作禮非玉帛而玉帛不可廢樂非鐘鼓而鐘鼓不可遺此又明王制作之意也

九天九地九人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凡九段此亦用九也九九亦八十一事

推元筭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州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假令求達首一方二州二部三家

家三置三部二增三州二增九方一勿增三三反九共十五乃知達是第

十五首也

　求表之贊置元姓去泰始策數減一而九之增贊去元數半之則得

　贊去冬至日數矣偶為所得日之夜奇為所得明日之晝也

玄姓者玄首之姓名也太始者中首也去者去自中首至所求之首數也

假令達首第十五減一成十四九之則一百二十六求達之第一贊則增

一第二則增二即可見所求晝夜之贊也今去元數一百二十六半之則

六十三若求達之二贊（則增二）故知達首去冬至六十四日得夜贊也

　求星從牽牛始除筭盡則是其日也

假令求達首之夜贊從牽牛數至壁（之）初得六十四度即見達入壁宿之

初度也　此篇總其象數之因而略其運用之方散其用於諸篇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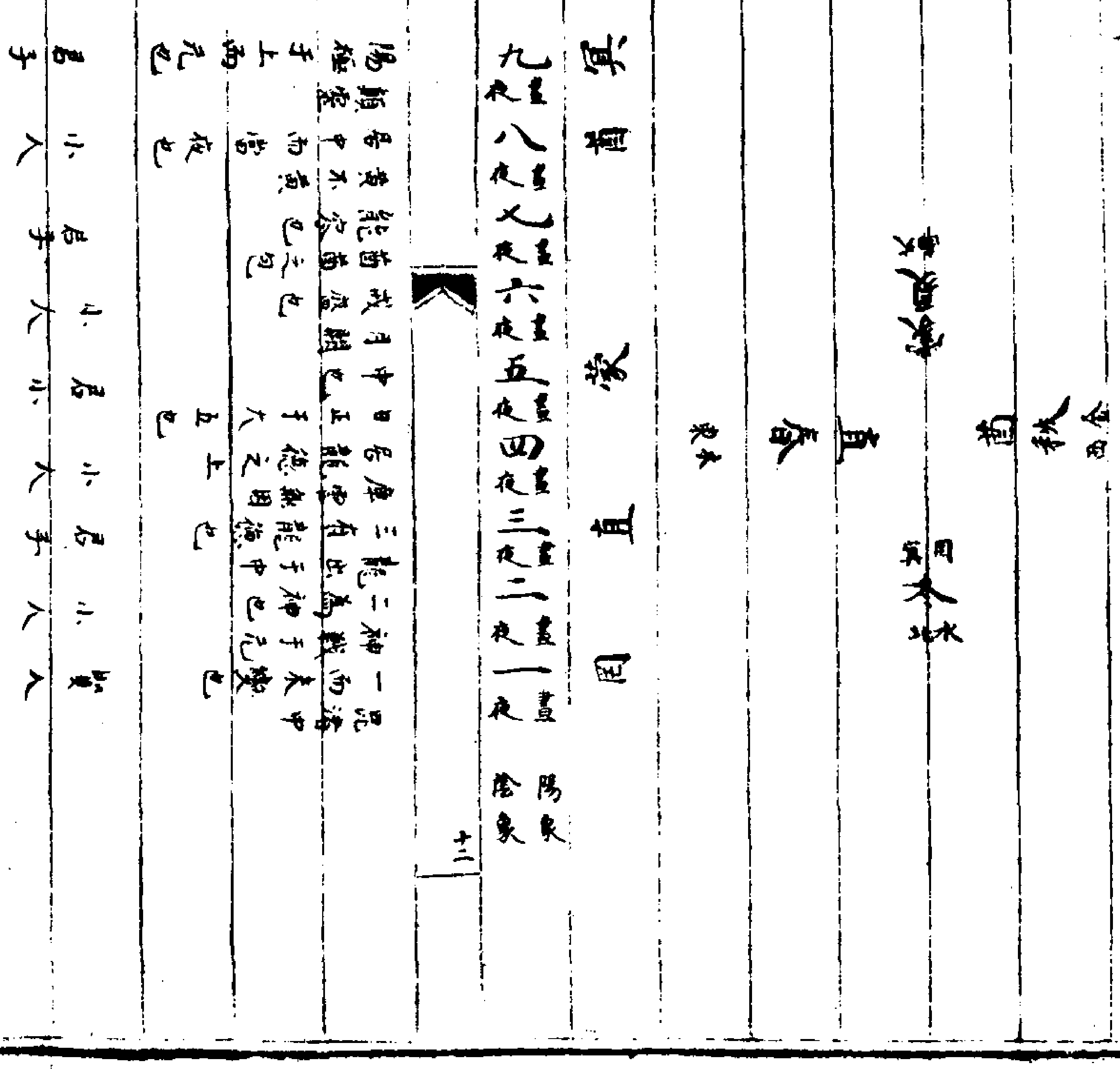
文

猶易之文言也天文地質文質彬彬以全天地之大美學者所以藻飾其

身有國者所以藻飾治具也故此篇終之以天地而曰天地神時皆馴悉

入於達故梲文為藻飾

周直蒙酋冥圖



右論周直蒙酋冥且舉中首以例其餘也中首初為晝則周首初為夜陽

陰相間故晝夜相反乾六爻五以龍言而三以君子蓋乾者天道也龍為

天德故三以人道明之元地道也中首陽道始微也故獨于三以龍明之

猶曰為其嫌於無陽也

乾之九三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玄文於中之次二曰鳳而識虎雲而從龍賢人作而萬類同以聖賢別之何也曰子雲之所以自見也蓋人也者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然後可謂無負於天地而謂之聖人子雲蓋知之者矣何則一陰一陽之道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反身而誠之者賢人也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子雲其明於自知者乎世以占卜為易道者宜子雲之所不取也此篇終之以碑天碑者君道也聖人能法天之不僭象地之不怠則安

有不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埏其化與四時合其誠者乎明此以為君則下其有不順乎明此以為臣則君其有不尊乎故曰天地時神皆馴而惡入乎逆

棿

棿者擬也如易十三卦尚象制器也　故棿曰棿擬也

贊（贊者言辭之始也故首之）　首　衡　錯　測（乃知測本在錯後後人移之贊下）　攡　瑩　數　文　棿　圖　告

右玄體數十二位而用九非獨元道為然而為書之規摹亦然當此也　棿之所擬十九節前九後九中之一節所擬八十一首象君道以居中亦猶人君以中道居尊位而上下臚湊故曰臚湊群碑也（十九節皆備見別篇茲不重出）

或曰贊何以居于首之前曰贊者言辭之始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蓋誠者天道也非違乎天德則辭與誠為二此子辭雲所以升贊於首之前其意以此乎何則聖人之於一言一行未嘗不貫于一而世之於言行未嘗不岐於二此子雲欲明聖人貫一之旨而嚴之于始歟豈不見昔人有言曰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既以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一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康節亦曰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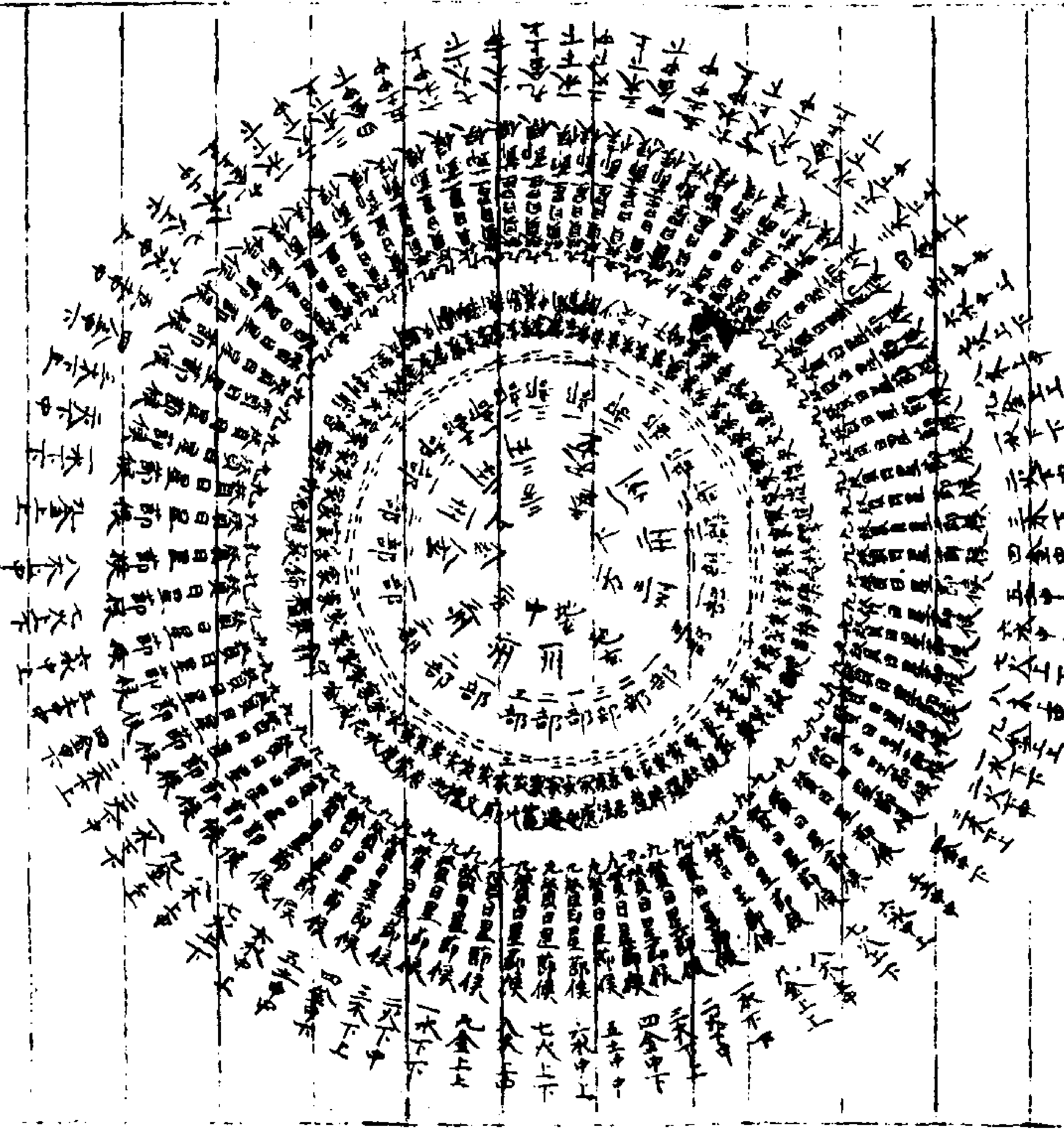
內妙出世間紙墨餘謂世之學者讀聖人之言則有我於其間故岐而為二既有言辭焉而又有讀之者焉安得不岐而為二乎既岐為二則安得在語言之內乎此子雲所以升贊於首之前以見聖人脩辭立誠之意乎且子雲於法言曰子夏子游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為書寧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為言又曰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則知聖賢之於書於言豈苟然哉非與天為一體者何以見其所以為書為言乎

圖

圖者圖其形象也故曰圖象無形易曰見乃謂之象言目之所見者無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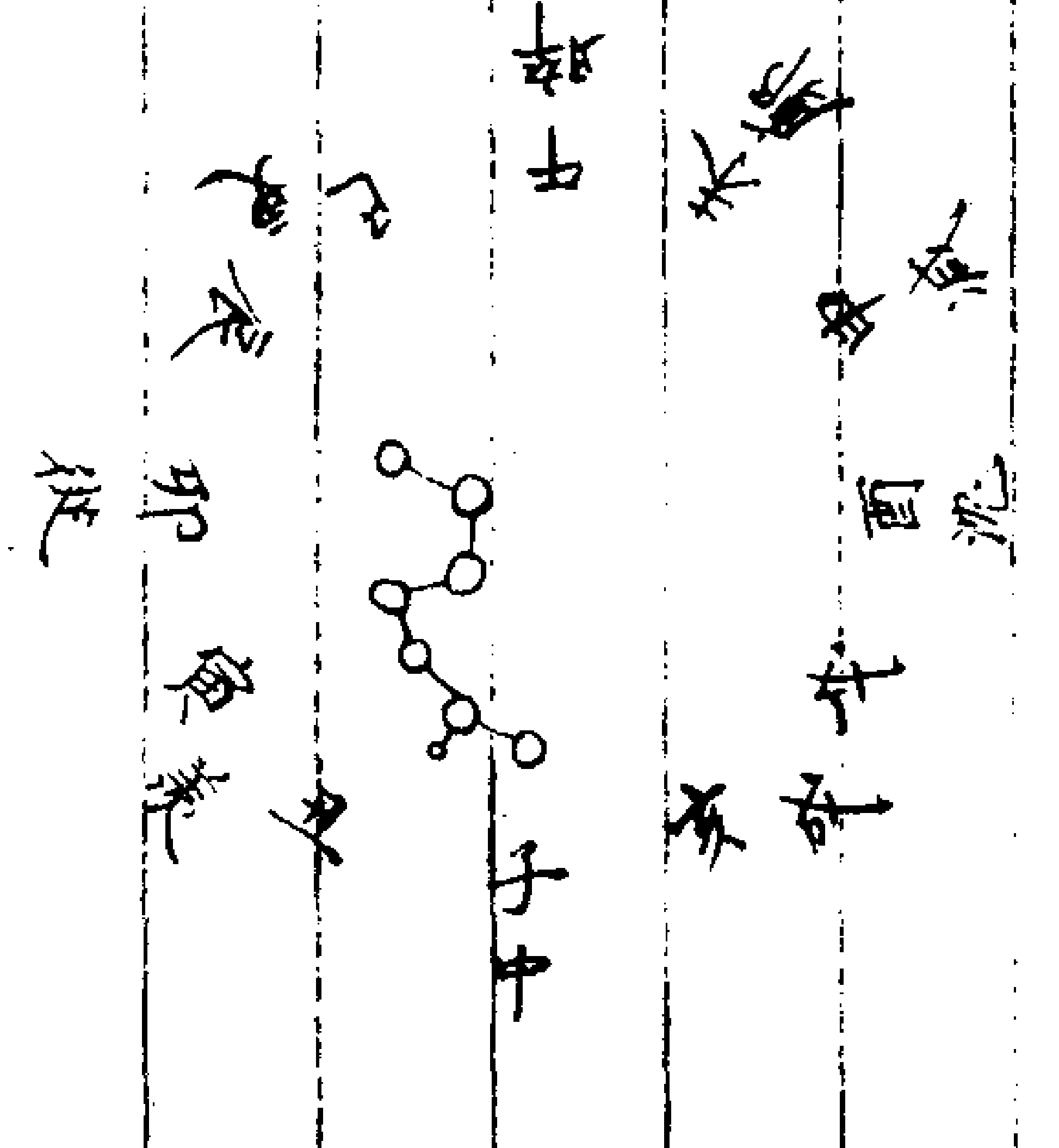
象也圖者包羅天地萬彙無不在其中故槩曰圖象也

太玄圖



此圖見范望本（後人題云楊氏著元時已有此圖亦非范望作以上語勤先以為許昂題）

陰質北斗圖



方州部家何故質之北斗乎蓋玄者天道也故以九天言之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觀斗之所建則天之所在故陰質北斗也陰夜也夜質北斗則日月運行紀之以六甲咸見於八十一首之中日月軫營者日月以十二次為吟營七宿者二十八宿每方七宿也軫轉者循行也馴幽歷微六甲內馴者所謂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㫖之以甲周而復始於章會統元之中其就見三統數若天所謂內馴幽微則圖數或未可盡也蓋內馴者以何為內乎子雲雖曰人以心腹為玄君秉度援響道以心為內則所謂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不知日用之間以何者為心乎攡曰推之

以則參之以晷而繼之以見不見之形抽不抽之緒與萬彙相連也瑩曰植表施景榆漏率刻昏明考中作者以戒撓曰存見知隱由邇擬遠推陰陽之荒考神明之隱撓擬之參刻則事數事者本道之幽微也何乃皆以晷刻言之蓋大而章會統元小而平月日時莫不以六甲而計其數子雲所謂馴幽歷微以其至小而幽微者言之語其至者也元文曰視天而天視地而地視神而神視時而時天地神時皆馴惡入於逆是哉言乎自是而進之則易所謂與時偕行孟子所謂孔子聖之時皆此道也康節曰服前後兩人皆曉心上功夫世莫知識哉是言也若曰事事其中而以中為內六甲內馴以六甲馴行於六合之中以為內則以何者為幽微邪馴歷者誰邪天地人物析而為二則夫子雲所謂兼三道而天名之之旨也

律呂孔幽歷數匿紀圖象元形贊載成功

律呂歷數圖贊四者既渾而言之則所謂馴幽歷微者苟非渾而為一則安能散之於事物乎

始哉中羨從（云云）中哉更睟廓（云云）終哉減沈成（云云）天甸其道地杝其緒陰陽雜廁有男有女天道成規地道成矩規動周營矩動安物周營故能神明安物故能類聚類聚故能富神明故能貴夫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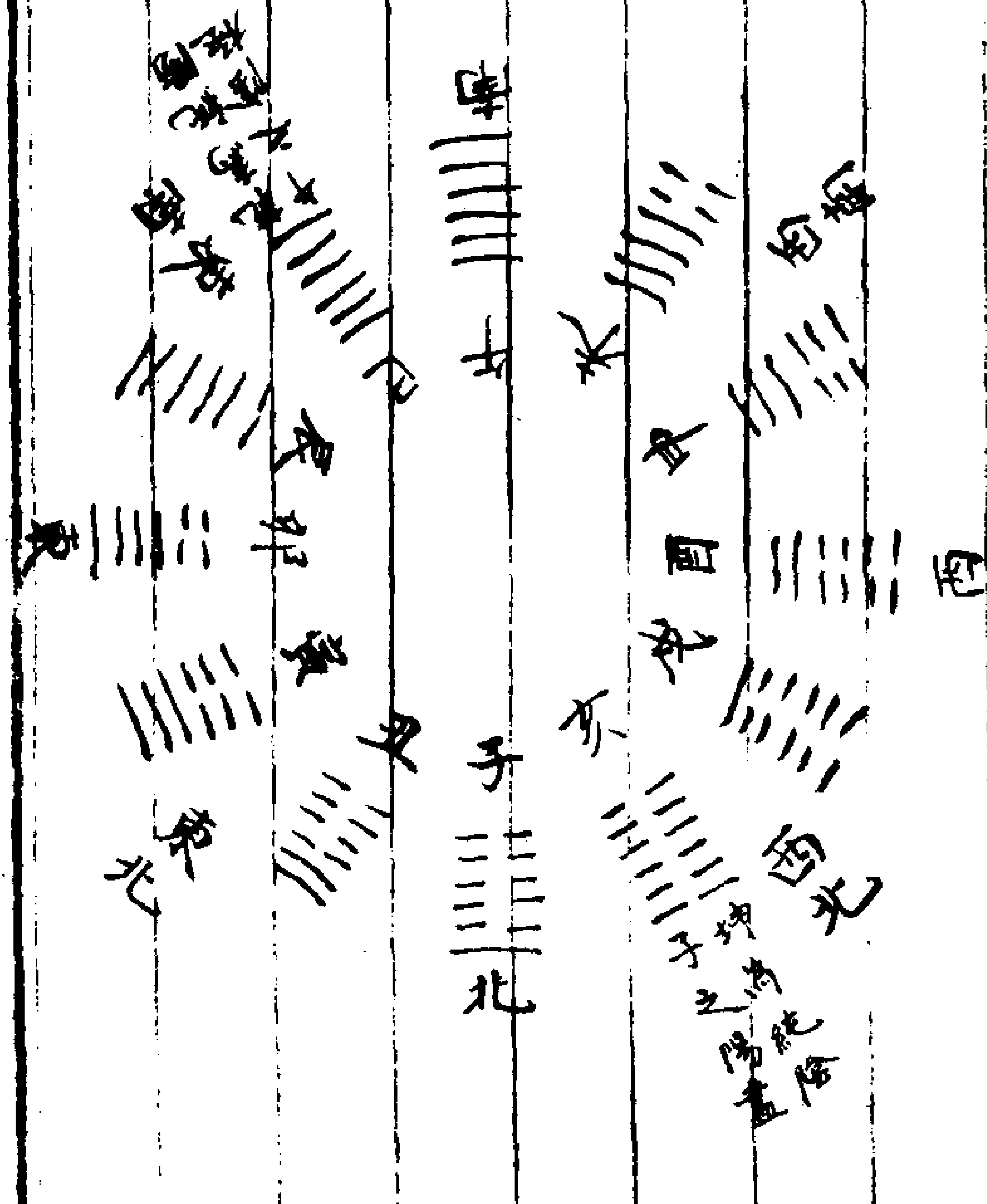
者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九天者每天九首九天盡八十一首自始哉中羨哉至君臣父子夫妻之道此渾三才而屬之一天散之於君臣父子夫妻之間者也此九天而屬之一天何也蓋九天皆天也且九者究也究則復歸於一矣

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陰陽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謂同本離末天地之經也旁通上下萬物并也九營周流終始貞也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誠有內者存乎中宣而出者存乎羨雲行雨施存乎從變節易度存乎更珍光淳全存乎睟虛中弘外存乎廓削退消部存乎減降隊幽藏存乎沈考終性命存乎成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反而陳之子則陽生於十一月陰終於十月可見也午則陰生於五月陽終於四月可見也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盡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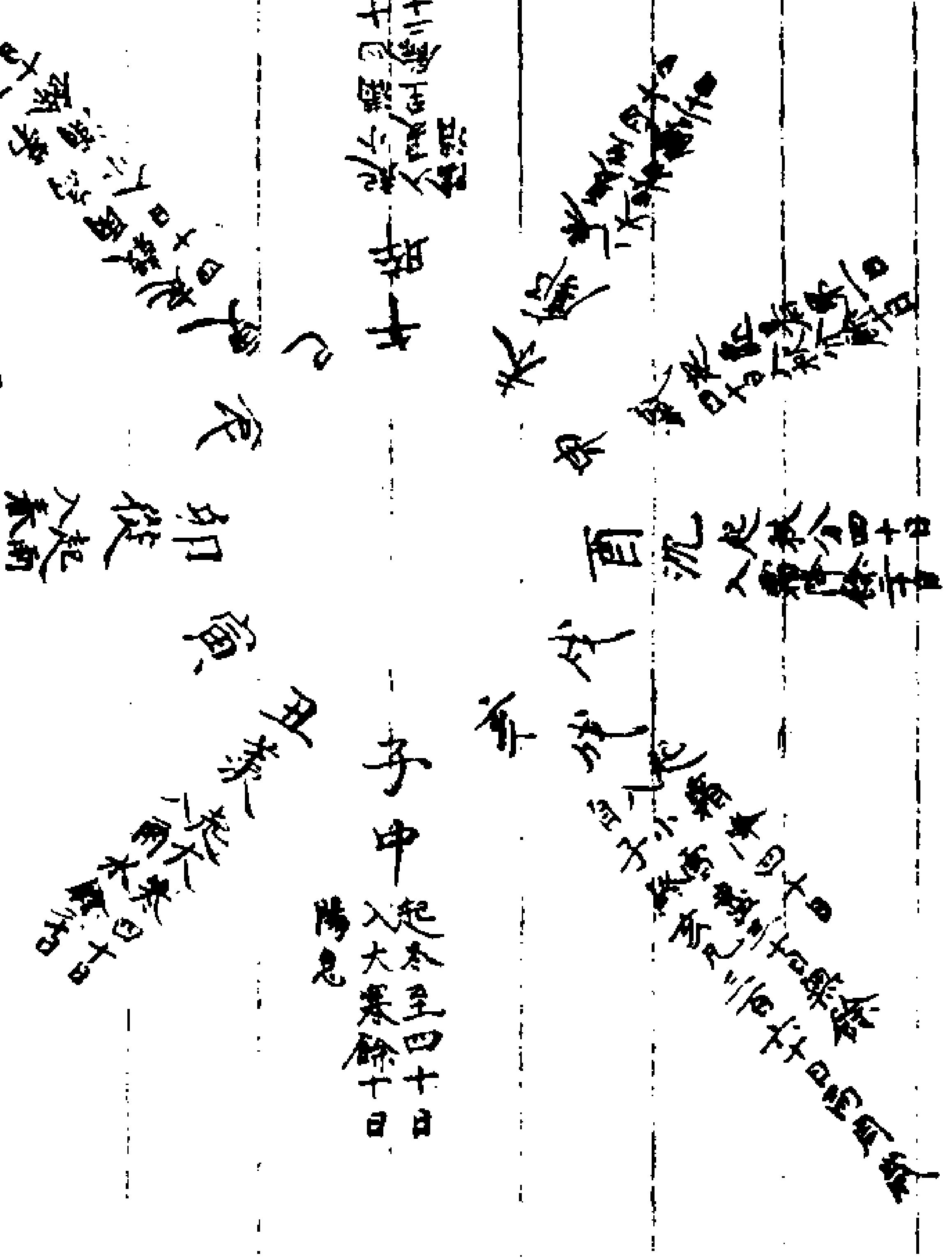
以三起者謂一元分三方一方分三州為九州一州分三部為二十七部一部分三家為八十一家故曰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九位之中天分始始中始終一重也中始中中中終二重也終始終中終終三重也地分

下中上人分思福禍亦然故曰極為九營周出於三而末離為二故曰同本而離末也

九營周流陰陽終始圖


南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西北
坤為純陰子之陽盡
子
北
丑
寅
東北
卯
東
辰
巳

羅重九行行四十日圖


子
中
起冬至四十日入大寒餘十日陽息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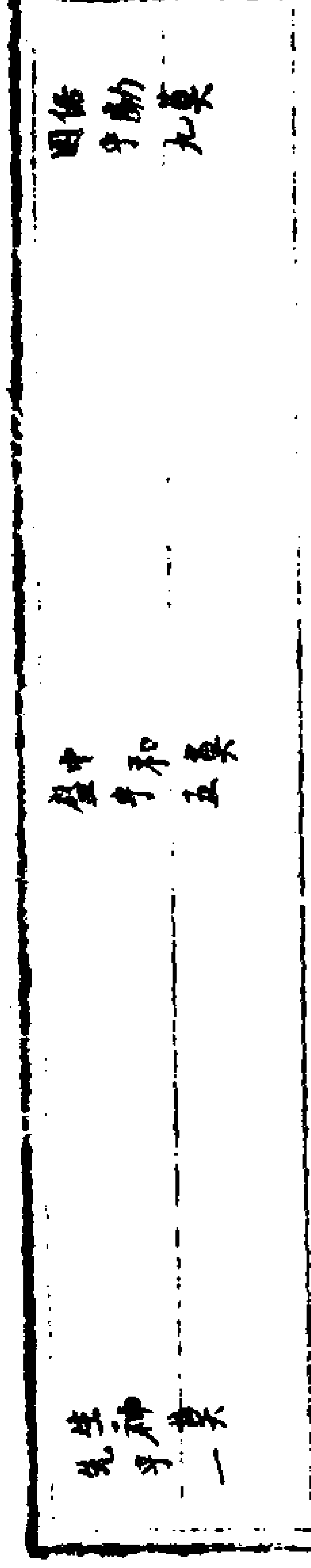
以八十一首布于一期之日而復見於九贊之位也故其下文云是故一至九者陰陽消息之計邪蓋九者大而言之八十一首之九天也小而言之九贊之位也九贊者一至五為息六至九為消故也是以故心思乎一以下至小人道缺皆以贊而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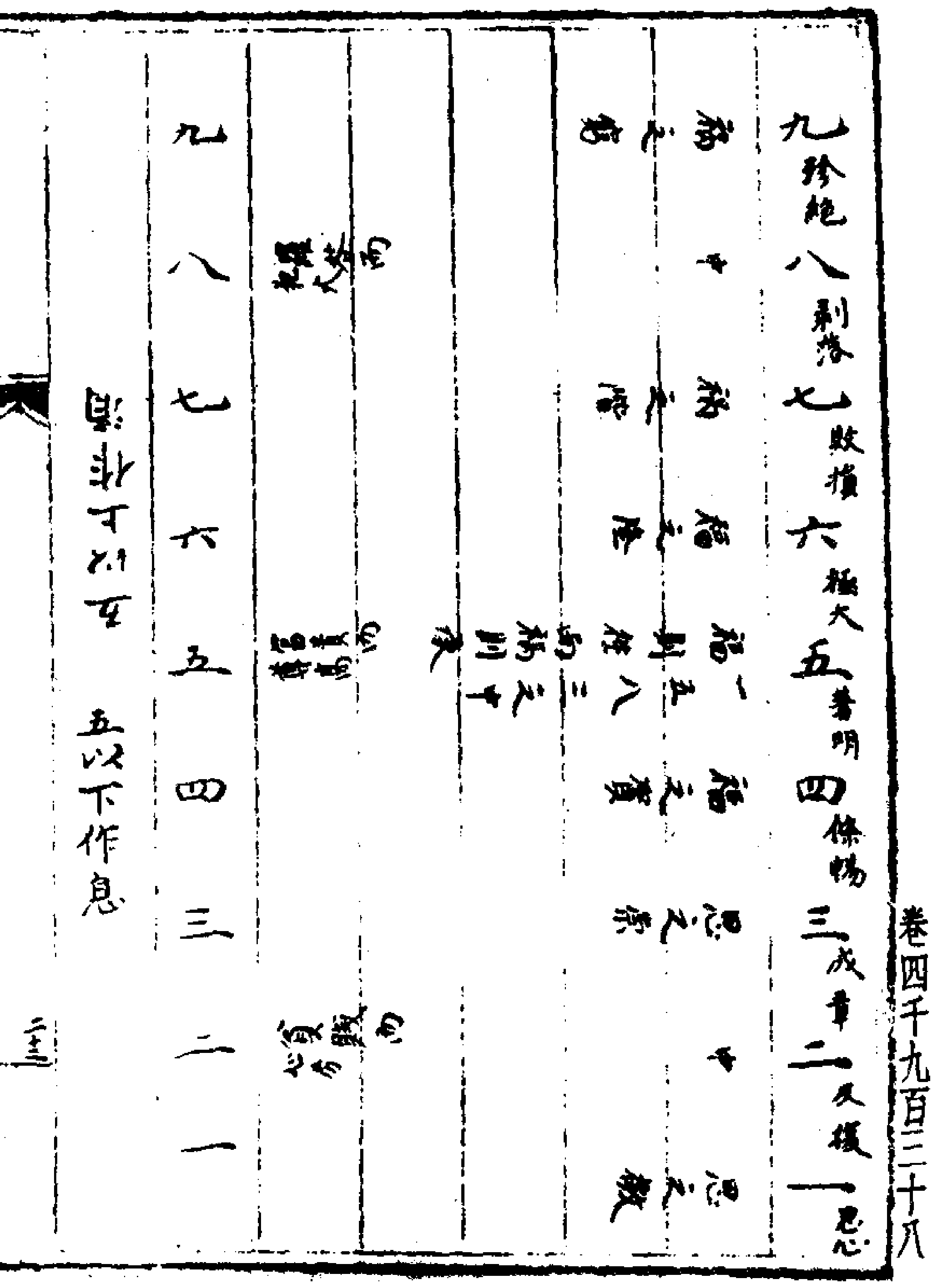
故思心乎一反復乎二成意乎三條暢乎四著明乎五極大乎六敗損乎七剝落乎八殄絕乎九生神莫先乎一中和莫盛乎五倨劇莫

因乎九夫一也者思之微者也四也者福之資也七也者禍之階者也三也者思之崇者也六也者福之隆者也九也者禍之窮者也二五八三者之中也福則往而禍則承也九虛設闢君子小人所為宮也自一至三者貧賤而心勞四至六者富貴而尊高七至九者離咎而犯菑五以下作息五以上作消數多者見貴而實索數少者見賤而實饒息與消糺貴與賤交福至而禍逝禍至而福逝幽潛道卑亢極道高晝夜相承夫婦繫也終始相生父子繼也日月合離君臣義也孟季有序長幼際也兩兩相闔朋友會也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

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晝數多夜數少晝數短夜數長象月闕而日溢君行光而臣行滅君子道全小人道闕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元有一規一矩一繩一準以縱橫天地之道馴陰陽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昏則八分平正之道可得而察也

九虛為君子小人之宮圖





二圖皆明九贊之位併之則騈參而難明故分之

陽九 晝 君子	八 夜 小人	七 晝 君子	六 夜 小人	五 晝 君子	四 夜 小人	三 晝 君子	二 夜 小人	一 晝 君子
陰九 夜 小人	八 晝 君子	七 夜 小人	六 晝 君子	五 夜 小人	四 晝 君子	三 夜 小人	二 晝 君子	一 夜 小人

右八十一首陰陽相間以初贊得晝者為陽家初贊得夜者為陰家晝為君子夜為小人然作者之意豈欲使君子小人一定而不可易乎必使之馴陰陽之數擬諸其神明闡諸其幽昏知時之進退可否捨惡而從善去小人之行而惟君子之歸以居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入於道者也且夫論九贊之用而曰九虛設闢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宮也而又繼之

以夫婦父子君臣長幼朋友之道皆原於晝夜陰陽象月闕而日溢君子之道由此而全小人之道由此而闕何也夫一陰一陽之道見於日用之間不以君子而加不以小人而減如魚龍之處大海吞吐受用無欠無餘君子明之則為君子小人昧之則為小人故於道或闕或全存乎人而已嘗觀法言曰人之性善惡混其亦原於此乎若夫上智下愚之不移則又未可一槩論也是知聖賢立言自有宗旨或因理而言或有為而言後之學者於性命道德不能反身自觀而較量他人之言謂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不得不言善惡混合三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可不大哀耶

玄有九六之數策用三六儀用二九玄其十有八用乎泰積之要始於十有八策終於五十有四并始終策數半之為泰中泰中之數三十有六策以律七百二十九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為大積七十二策為一日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踦滿焉以合歲之日而律歷行故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玄之道也

論太初太玄日法

班固云玄與太初律相應亦有顓帝歷焉今太初歷日法八十一太玄日法七十二何以見玄之用太初歷乎曰其所同者元氣轉三統五行之法耳其不同者各以所主而為日法然始異而終同宜班氏之言云爾也太初以八十一分為日法者九九也玄以七十二分為日法者八九也太初以三十二為秒法者八四也玄以三十六為秒法者九四也玄之比於太初分於九而減一秒於九而加一二者皆以秒而計之則同得二千五百九十二秒故曰始異而終同也後之贊元者不原異同之因而一以太初求玄致差互而不相應宜哉

星度及中節入氣（以合歲之日也）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　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五度

娵訾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室十四度雨水終奎四度

降婁初奎五度驚蟄　中婁四度春分終胃六度

大梁初胃七度清明　中昴八度穀雨終胃十一度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滿終井十五度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　中井二十一度夏至終柳八度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終張十七度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終軫十一度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終氐四度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終尾九度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終斗十一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一百十二度

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九歲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為一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元有三統統有三會會有二十七章九會而復元一章閏分盡一會月蝕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

八十一首每首九贊　每贊三十六策　兩贊七十二策為一日（一晝一夜也）七百二十九贊　計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策（加踦贊三十六策嬴策十八策）　計二萬六千二百九十八策　每氣得一千九十五分二十七秒　若以秒計之每氣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七秒　二十四氣共九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秒（秒法三十六每首得三百二十四分十八秒每贊）得三十六分十八秒

求氣所入贊

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筭外命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秒數少散一分為三十六秒）

求星所入贊

置其宿度數倍之以首去之所餘筭外即日所躔宿之贊又倍次宿度數益之去如前法（倍之者為兩贊為一日也）

三統（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紀之以甲者也）

天統一（天施復於子）

一甲子元首（太初元年）

甲子者以日計為太初元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得甲子日也元首者章會統元之元此一元之首也十九年為一章每九章積一百七十一年為積年二千一百一十五月為積月四百四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為月積分以日法七十二分除之得六萬二千四百五十七日為積日小餘五十六以甲子旬周去之去得一千四十周大餘二十七小餘五十六命甲子見第十章冬至辛酉日大餘五十七小餘五十六

十辛酉

十者第十章也取前九章積日加而倍之得十二萬四千九百一十五小餘四十如前法以甲子旬周去之得二千八十一大餘五十五小餘滿七十二進為日小餘四十命起甲子見第十九己未日冬至

十九己未

積日十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三以六十甲子除外見大餘五十三小餘二十四

二十八丁巳

積日二十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一大餘五十一小餘八

二十七丁卯

積日三十一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大餘四十八小餘六十四

四十六壬子

積日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四十六大餘四十六小餘四十八

五十五庚戌

積日四十三萬七千二百四小餘三十二大餘四十四

六十四戊申

積日四十九萬九千六百六十二小餘十六大餘四十二

七十三丙午仲

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大餘四十無小餘分

已上凡一統積一千五百三十九歲十九年為一章七閏九章一百七十一歲一小終三小終為一會五百一十三歲九小終三會積年一千五百三十九而大終積月一萬九千三十五積日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甲子旬周九千三百六十八大餘四十小餘盡命得甲辰日為統首

地統二（地代自丑畢於辰）

甲辰二統

甲辰統首積日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七十小餘五十六甲子旬周命之

大餘三十七小餘五十六

辛丑

第十章首積日六十八萬七千三十五小餘四十大餘三十五

己亥

第十九章首積日七十四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小餘二十四大餘三十三

丁酉

第二十八章首積日八十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小餘八大餘三十一

乙未

第三十七章首積日八十七萬四千四百八小餘六十四大餘二十八

壬辰

第四十六章首積日九十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六小餘四十八大餘二

十六

庚寅

第五十五章首積日九十九萬九千三百二十四小餘三十二大餘二十四

戊子

第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萬一千七百八十二小餘十六大餘二十二

丙戌季

第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小餘盡大餘二十

凡二統積三千七十八歲積月三萬八千七十積日一百一十二萬四千二百四十通前一十八小終六會二大終六甲旬周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七大餘二十命得甲申朔旦冬至為三統首

人統三人（生自寅戌於申）

甲申三統

甲申統首積日一百十八萬六千六百九十七小餘五十六大餘十七

辛巳

第十章首積日一百二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小餘四十大餘十五

己卯

第十九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一萬一千六百十三小餘二十四大餘十三

丁丑

第二十八章首積日一百三十七萬四千七十一小餘八大餘十一

乙亥

第三十七章首積

壬申

第四十六章首積日一百四十九萬八千九百八十六小餘四十八大餘六

庚午

第五十五章首積日一百五十六萬一千四百四十四小餘二十二大餘四

戊辰

第六十四章首積日一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二小餘一十六大餘二

丙寅五

第七十三章首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六小餘分盡

凡三統積四十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內分三統九會二十七小終二百四十三章首元月五萬七千一百五氣積分一億二千一百四十一萬七千九百二十積日一百六十八萬六千三百六十而九會復元命起甲寅太歲受七十六甲子大餘（年也）五十七見辛亥太歲是後元之首積閏月一千七百一元中月五萬五千四百四

右舉三統以為例推而演之此即元圖所謂自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

子冠之以甲而章會統元與月蝕俱沒者也漢書律歷志云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又曰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也小合於辰星火合於熒惑金合於太白木合於歲星土合於鎮星三辰五星而相經緯也易元之用盡於此矣康節先生舉之以序太元準易圖宜哉

舉一元之數以見用有小大說

分章會統元數

章（十九年為一章） 會（九章計一百七十一年為一會） 統（八十一章九會計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一統）

元（二百四十二章二十七會三統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一元）

分八十一首於一元之數

八十一首每首二十七年（三章也） 每天九首得五百一十三年（二十七章也） 三天得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八十一章九會一統也） 九天四千六百十七年（二百四十一章二十七會三統一元也）

康節先生曰始於上元甲子天正朔旦冬至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復會於太初之上元者元之會也此以八十一首用之一元者也

分八十一首於一年之數

八十一首每首四日半始於十一月終於十月羅重九行行四十日起於（十一月冬至中首終於十月大雪養首）每天九首行四日三天得一百二十日九天得三百六十日而周一年之大數也

分一年之數具於九贊之位

首則自應至動　首則自中至法

五以上作消節氣則夏至至大雪　五以下作息節氣則冬至至芒種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此一年消息之數具于九贊者也

前段以九天而言則總八十一首也以九位而言則歸於九贊也以八十一首具一年之數九贊亦具一年之數此以小觀大以大觀小法也康節曰一元在大化中猶一年也此雖主易而言然易元一理也然則八十一首豈止一年而已哉雖以之觀一元之數可也故此篇以三統章會統元而終之

求兩漢中天法

漢高祖皇帝著紀代秦繼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天下號曰漢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歲歲在大　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六度也故漢志

曰歲在大　名曰敦牂太歲在午（甲午年也高祖先入關楚王後入關滅秦）自漢元年訖更始二年凡二百三十歲光武受命中興改元曰建武歲在鶉首之張度（自甲午年高祖入關之歲至戊辰二百一十五年若以楚之元年乙未計之則二百一十年又十五年而光武立改元建武實甲申中歲也又一百九十七歲庚子禪魏）

法言曰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在易則當中孚之上九在元則當閑之初贊婺女之六度張宿在中天廓首九天之內故曰中天）

法言曰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于日乎彤弓盧矢不為有矣此譏王莽也中之六贊曰月闕其博不如開明于西蓋此意也（月既望不過十五則終魄于東故莽十五年其亡）

此篇所謂圖象元形者乎總一書之大要具見於此矣始明八十一首運行於北斗七宿六甲之中次其九天之德合地與人而歸於一天故曰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兼三道而天名之又以三起三生之法而明其運用以歸功于九天次以九贊之位而明八方平正之道次以九六而明撰歷之用運行於三統六甲之中而終焉

旹

告者言元以既成之法而告之方來者也故桅曰告其所由往也

元生神象二

神者性之發而見於用者也故生於元而象二

神象二生規矩生三摹三摹生九據元一摹而得乎天故謂之有天再摹而得乎地故謂之有地三摹而得乎人故謂之有神人

規者圓也在數法奇為圓偶為方三摹九據皆圓數故曰三摹生九據三摹者天地人也九據者九贊之位也

天三據而乃成故謂之始中終

九（終終）　八（終中）　七（終始）　六（中終）　五（中中）　四（中始）　三（始終）　二（始中）　一（始始）

地三據而乃形故謂之下中上

九（上上）　八（上中）　七（上下）　六（中上）　五（中中）　四（中下）　三（下上）　二（下中）　一（下下）

人三據而乃著故謂之思福禍

九（禍極）　八（禍中）　七（禍生）　六（福大）　五（福中）　四（福小）　三（思外）　二（思中）　一（思內）

下欲上欲出入九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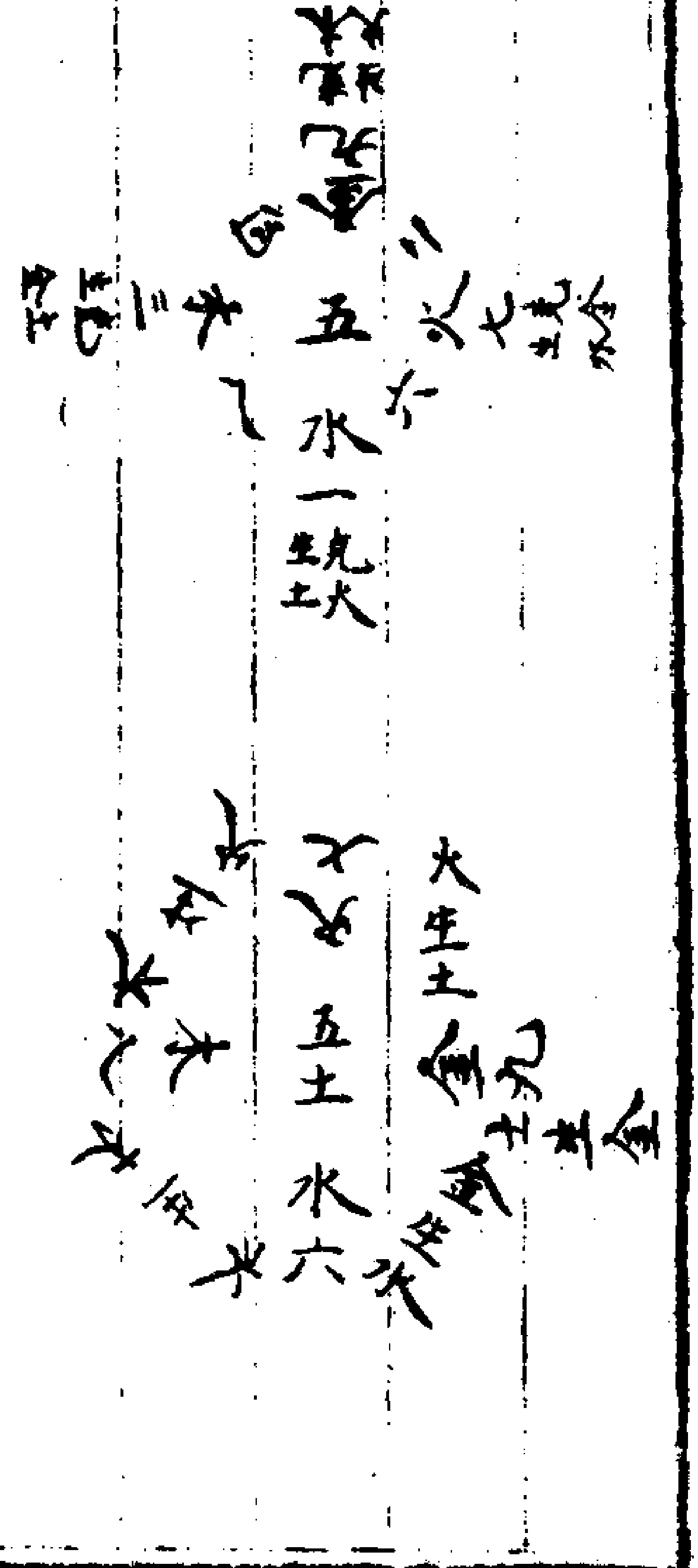
九虛者九贊之虛位猶易言六虛也上欲下欲者猶易之卦上三爻與下三爻相為世應也五以前為下五以後為上欲猶合也一得五為六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四得五為九五得五為十故前五與後五相合即所謂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相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者也元用九故五居中而獨尊而不言合蓋元之用止于九而不用十且十則復歸于一故也

小索大索周行九度

度者天度也在歷法則一度為一日小索大索猶易言卦有大小也康節曰元兩首共九日一五一四相間故曰小索大索又曰細分之則兩首共九日每首各四日半共為九故曰周行九度

日以昱乎晝月以昱為夜鼎則登乎冬火則登乎夏（見中星圖）南北定位東西通氣萬物錯雜乎其中（見經緯圖）元一德而作五生（洛書可見）一刑而作五尅（河圖可見）五生不相殄五尅不相逆不相殄乃能相繼也不相逆乃能相治也相繼則父子之道也相治則君臣之寶也

河圖　洛書



五行既而生者父生之次也以次相生者母生之次也父生者天之氣母生者地之物然洛書則五行各當其位河圖則九為金而居南七為火而居西何也河圖以體起用洛書攝用歸體體用之間又有變存焉在律而言則既曰南呂宜在南也而為八月之呂以八風而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則閶闔宜在南也亦在乎西北二位漢儒以為金剛火彊各刑其方取相尅以為用得其一理也學者能通其變則當自得之矣相生者衆生木木生火之類相治者如火治金金成用金治木木成器之類

元日斗書而月不書常滿以御虛也歲寧悉而年病十九年七閏天之償也

玄八十一首以主一歲右行法日起於牛宿者書日也左行法天起於冬

至者書斗也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斗日相交成一歲而不及小月也故玄之中首起於甲子朔旦冬至甲子者齊日也朔旦者齊月也冬至者齊氣也

玄以七十二分為日法以十八策為斗分斗分者即四分度之一乃三時之數也元之日法斗分皆見於策而月法隱於九章之間故為常滿以御虛也蓋常滿者氣之盈而虛者朔之虛也十九年七閏者乃所以償其朔虛分也

陽動吐（生長之時也）陰靜翕（收藏之時也）陽道常饒（氣盈分時也）陰道常乏（朔虛分是也）陰陽之道也天彊健而僑蹻（疾速也）一晝一夜自復而有餘（一晝一夜為一日而有餘分）日有南有北（日在南為冬至日在北為夏至）月有往有來（望以前自西而東為往望以後自東而西為來）日不南不北則無冬無夏月不往不來則望晦不成聖人察乎朓朒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經之於無已也

朓朒者古者平朔月朝見曰朒夕見曰朓後世以日之所盈縮月之所遲疾損益之或進退其日以為定朔舒疾之度乃數使然躔離相錯偕以損益故同謂之朓朒至本朝以朓字避傳宗諱改為朏朒側匿者日則退中

之謂吳至夜之謂匿月則與日相望謂之望既望之後漸虧謂之側至晦則無光謂之匿月本無光受日之光而爲明故以雌雄之序明之此篇明聖人參地之道渾之於一身散而見於日用之間行於君臣父子朋友之際而爲治心養性修身齊家治國之法要矣其言雖若甚約然原其始而會其末則元之道備矣其所以示人者明矣天地萬物之情陰陽變化之道消息盈虛之理既以具之於前此篇撮其要而終之於後故曰鴻綸天元、黄、而損、之於將來者乎又曰有宗祖者則稱乎孝序君臣者則稱乎忠貞告大訓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三十九　十二先

玄（太玄十七）

宋劉弇是先生集吾讀太玄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晦一明一否一臧一弱一彊一微一唱一存一亡所謂賢人之言近如此也褒之者過其實毀之者損其真太玄所述天人之際性命之本萬物之理不可以辭紋呂靜德先生集揚雄論世之論太玄者多矣是非何其異乎或曰雄之爲玄也得自然之數始於一而三之故有天地人之體而統之曰玄四衆之極而至於八十一故有方州部家之位而名之曰首從而三之故有二百四十三表又從而三之故有七百二十九贊以一首爲四日有半以二贊爲晝夜又以踦贏爲四分度之一而周天之度二十八宿之次舍一朞之日四時之氣節盡於此矣擬六十卦之當夫一歲而卦有六日七分也或曰元之數可損益也爲首者四日有半而爲分者四百八十有七則所謂周天之度與夫四分度之一者亦可以合也其踦與贏者不必加之也嗚呼雄之爲玄止於是而已乎曰未也昔之作易者蓋有憂患於後世矣深探天地之本而得之於數然數不可以爲教乃畫之以卦擬之以象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而後見三才之用焉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易之生也出於數而其成也數亦隱矣聖人之所以濟乎斯民者曰道也道之用在乎教也彼天地五行之奇耦者不過天道之用也雄之書其爲數乎抑爲道乎觀其覃思於渾天三摹而九據索研陰陽晝夜之運考究節候鍾律之紀星斗五行既得其詳然後定之以爲首叙之以爲贊以求合乎周天之度一歲之日則幾乎爲數而已也至于一首之不同則言一時之理一贊之不同則言一人之事而又爲之衡錯測瑩攡掜圖告以解剥其義而數繹其教闡之以休咎禍福播之以進退動靜其微則一身之吉凶悔吝其巨則天下之安危治亂亦可以推而及之蓋爲乎道之用而著以爲教也亦有憂患後世之心而不獨于爲數也然則說者多惑其數少言其道抑有由矣蓋其說曰與太初歷合而又有顓頊歷夫歷者以數推天之書也以數而推天則不能不差於秒忽是故千載之後踈密異論而其法不可歸一使雄之書專爲歷邪其數雖有小差尚可成一家之法未必廢而無取況雄之所爲者寓乎數而言乎道哉然則所謂合大初顓頊歷者玄之體也寓乎數而言乎道者玄之用也說者貴其道之有取而不議其數之何如可也昔王莽用之以筮旦占而返于其贊則一五七蓋言以逆爲事而終至

於害身故其贊三逮示其不可動於禍亂也此與夫南蒯將叛而子服惠伯謂易不可以占險之義同矣雄爲數乎爲道乎吳沆環溪集（太玄論）太玄之作以數爲之本而陽爲之主也陽數九九九有變故爲八十一首首不可以無名故因六十四卦之名增而配之卦不可以無序故因卦氣之說自一陽生而後以中孚爲之首也九九一變不足以成卦故自一而推之一變而三再變而九三變而二十有七四變而八十有一虛有其數而無其號則不可舉以曉人也於是以三爲方九爲州二十七爲部八十一爲家九四變而數窮故卦止四位因其位而爲之贊則不足以配周天晝夜之數於是舍其四位而別作九贊因方州部家多寡之異以擬贊之辭則理浸而無說於是又舍方州部家而別配以五行五行之數僅當九贊之半故周而復始一卦之內土數止一而水火木金之數皆至二焉夫九贊之設所以當期之日也合七百二十九贊當期之日猶少一晝一夜故外爲踦贏二贊以足之如是而玄畧備矣然而位無變動猶未可以占也是故即九贊之位而三分之爲三表以侯三時之占各取其一一五七爲一表旦筮逢焉三四八爲一表夕筮逢焉二六九爲一表晝夜之中逢焉三表之分不可以無說也於是立爲經緯以別之以一二五六七爲經三四

八九為緯旦並以經夕並以緯晝夜之中經緯半焉如是而占咎備矣然猶未可以揲也是故數始於三而終（迷）於六因而三之為十有八又因而配之為三十有六乃視策虛三卦一分而為二揲之以三而扐其餘卦扐之外併而數之自十而下得七為一得八為二得九為三凡四揲而卦成如是而揲略備矣數有可揲辭有可占然後九行之說可得而詳九贊之位可得而別也夫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明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一六為水二七（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是九行之說也天曰九天地曰九地人曰九人以至體九體屬九屬事九事序九序年

九年是九位之說也夫方本有四而周謂之三方者玄之數始於三也行本有五而周謂之九行者首之贊及於九也事序之間有萬不同而周謂之九事九序者贊之位不過於此也夫太玄之作以陽為之主以九為之數是故首以九變贊以九成首之五行如贊之序以五配九而三分之為上下之等如禹貢之田於是有一水下下二火下中之別也自中首而次一二而數之過奇為陽過偶為陰以八十一首配於三元之下而陰陽間列於是有天玄陰家地玄陽家之別也首之奇偶為晝夜家之奇偶為陰陽贊之五行定於內家之五行運於外水火木金迭相推盪而生王休廢

加乎其間而吉凶生是九之辭也一贊之策三十有六二贊當一晝一夜其策七十有二除踦蠃之外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凡二萬六千二百四十有四為泰積是元之策也一首之數當十有九歲是謂一章二十七章為一會三會千五百三十有九年當八十一首為一統因而三之以備三才之數凡四千六百一十有七歲六甲俱盡為一元是元之數也天元五上法於天下法於地中法於人上法於天故二贊而當一度下法於地故三方而入九州中法於人故方凡公州凡卿部凡大夫家凡元士天變以數地變以形人變以事自數而言則有始中終自形而言則有下中上自事

而言則有思禍福蓋人之行事必始於思思極而後福福極而後禍上下之理終始之義自然之勢也其道則以中為貴故有下中有上中有中中所謂下中思之中也所謂上中禍之中也所謂中中福之中也居福之中善之善者也上下之中不善之中有善焉耳自三而下為不及自七而上為太過太過已矣不及猶有望焉是故自五而下謂之息自五而上謂之消不消不息唯五而已故九位之贊五為極貴是玄之貴也夫玄準易而作也是故易有六畫玄有四位易有三才玄有九贊易揲以四玄揲以三易有繇玄有迷易有象玄有測易有彖繫文言說卦十翼之辭玄有衝錯

攡瑩數文圖告枕擬之爲易自無而之有故觀象而作器玄自有而之無故斂物以明數易道貴神玄道貴精易聖人之事玄賢人之事易有六畫故有六爻有八卦故有六十四變每卦之下以元亨利正四者爲德故文言及之本與末同名與實稱則其道自然故也玄有四位乃作九贊以方州部家爲首乃以水火木金爲隸八十一首之下未嘗言周直蒙酋冥而玄文之中乃極言四者之德本與末殊名與實異則其道使然故也蓋謂之準易則不可使一事有網亦雄之志而已易之道深故人更三聖世歷三古然後備玄之道淺故備於一人之身然其作則不可謂之無法所謂

衡者對而言之也所謂錯者雜而言之也攡以張之瑩以明之數以舉其畧文以致其祥圖以象天告以盡人枕擬也舉萬物之類以擬五行之數也其道則以陽爲貴有尊君之象其位則以五爲美以其當九贊之中其辭則本於五行其占則本於陰陽其數則本於太初其名則本於周易其序則本於卦氣蓋卦氣一定則自中首而下一二三四舉之而足矣至於方也州也部也家也乃假虛名以紀虛數義不在爲有之可也無之可也百納錦我朝邵先生之作正玄正楊子雲之作太玄也正者正救之謂也實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也三復正玄而知先生有功於太玄深矣陳漸之演玄所以發太玄之旨奧秘之音義所以發太玄之疑陸績之釋失所以辨太玄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賴於陳漸奧秘之功而正救幷訛若非陸績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我朝邵先生究夫之正玄乎夫所謂正者則正救之謂也以楊子雲之太玄而邵先生正之固非徂於雄而詡己所長也實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玄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玄也深矣且方州部家名曰四重玄何義也正玄則以方州部家而爲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玄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爲九贊玄何拘也正玄則自

一至五自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玄之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玄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爲九卷玄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爲一卷玄九首僅一既土正玄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几象示象止象器象亦象坐象尤象幽之數無非正救太玄而爲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著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於太玄也深矣哉太玄之有方州部家亦猶易卦之有六爻也其研幾極深隱微奧妙蓋有非淺學所能到也是知子雲之精於數也深矣不讀太玄無以知方州部家之畫不究實隱無以辨方州部家之名夫太玄

之有方州部家亦猶易卦之有六爻也易之六爻亦下畫上太玄之方州部家則自上畫下也故一首各有四重八十一首總有六百四十八畫方其未畫也策用三六儀用二九耆虛三而卦一數起三而再揲八揲始成四重而定一首之名及其將畫也一方分三州一州分三部一部分三家故有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之目逆其既畫也方取方伯之象州取州牧之象部取一同之象家取一家之象以上統下以寡制衆而八十一首成矣故以縱而觀之方則二十七首而一變州則九首而一變部則三首而一變家則一首而一變以横而觀之方則九變而州八十一首州則九周而盡八十一首部則三變而周八十一首家則三周而盡八十一首研幾極深隱微奧妙蓋有非淺學之所以能者愚是以知子楊子之精於數學也深矣（楊龜山語錄）楊子雲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楊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真有得於易故不敢輕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朱子語續錄）問太玄中首陽氣潛藏於黄宮信無不在於中養首藏心于淵美厥靈根程先生云云曰所謂藏心于

淵但是指心之虛靜言之也如此乃是無用之心與孟子語仁義之心異康節之學似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之為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加倍之法　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旁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太玄甚拙處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算不著（朱子語畧）西漢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黄老意思如楊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也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習學記言）楊子太玄　太玄雖名幽深然既稱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侯芭又愛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為甚難明也至宋衷陸績范望乃皆創立注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剋假為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舊語果零落而衷績等方以意自為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參剝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焉至玄而益群蓋農工小人所敎以避就趨舍者雄為孔氏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奈何使首効之且未有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講失連山歸藏雖時固

悉有完書然左氏已不道八索左氏所記孔安國亦言之則漢世猶存也安國又言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則八索義當與九氏絕異所謂十翼者獨彖象為孔子之文其他或先或後皆非也然皆附於孔氏司馬遷固不能辨而劉向父子與雄尤篤信之及班固取七畧以志藝文百世之後雖有豪傑特出之士心不能思智不能慮而宜以容妄為清明而孔子之學榛穢矣嗟夫雄雖誤後世而自誤亦豈少哉古人有作無述孔氏有述無作彖象是也非作也雄雖不能知以彖象者作而已故既首之復自贊之又自測之述作雜而紀綱（法）亂自誤一也言一而已有精者無粗也有深

者無淺也十翼非一人之言也淺深精粗宜其不同雄既以為皆孔氏之書矣故戰衡或錯或離或瑩一書而異其言者十數自誤二也易之始有義而已義立而後數從之今之所謂數者非易之初也雄見其已成而謂為易者必先數而後義故研精殫智於歷而後玄始成不知數既立則義豈復有哉自誤三也十翼言大衍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至可與酬酢佑神蓋贊筮占有此功用雖已卑此乃聖人所為不言易當自為也雄不悟遂為假太玄自著揲法近世司馬氏擬玄為虛專以五行起數而亦先以揲法示人其詞義乃類連珠比玄猶（尤）狹劣矣撥易之始其義有陽

而未有陰其物有天而未有地及其陽而陰之初虛取諸風中虛取諸火終虛取諸澤陰而陽之初實取諸雷（雷有形）中實取諸水終實取諸山（蓋起於一物莫先於天故象天天尊陽也二之則象地地卑陰也及自陽為陰自陰而陽始有虛實之辨）取物以配義義立而物隱連山歸藏既不存不知其為義為物今易卦及彖象皆不以物而以義蓋其簡直易知如此十翼所謂帝出於震齊於巽相見於離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其詞前後差重蔓衍皆說易者為之非一之書亦然也況於五行四時二十四節癸甲而計之晷刻而察之又遠在十翼之下數十等安得為義理所

歸哉　楊子法言　因雄論吾子少而好賦見自屈原堯舜三代之文始變數百年間惟章句經生不能工而通人俊士未有不由此者至雄方知以上更有事故謂孔氏之門用賦賈誼升堂相如入室如其不用何其桔甚大乃雄回轉關捩處懷襄浩浩障止東趍所以於道有功也如董仲舒蕭望之夏侯勝非不專守經術然力微勢弱不過僅自立而已董氏謂離騷六經之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又言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不當以賦貶之雄正以屈原變六經而詛未免於用賦致大道分裂不合豈蘇氏猶未知雄意耶　事辭稱則經按雄所見史駮積故實文組繪浮語使事

辭偏重故法言太玄欲言離此二道辭必稱事事必稱辭雖然淺矣自有文字以來聖人迭起唐虞夏商閒觀其百年數世之遠纔只要數十簡若以為道則固有非言語所當（能）載若以為事則何止勝辭而已至周乃稍詳於前不獨文武成康變故殷頑周召經營之勞未必倍於伊傅時近故耳孔子當壞亂之後惜其無所統紀又將隨事滅散是以由唐訖周極力收補雖魯人區區紀錄以其猶有係於當世大義亦復為之討論而左氏又偏採諸國旁加翼贊然則孔子之業已成譬如權衡度量不可有二雖更有孔子其書亦不得為經也而況太玄參言予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按孟子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又言曾子守約荀卿多言博約顏淵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雄酌於顏孟效定約卓之論也義理隨世講習而為準的識無後先然必質於孔子而後不失其正按孔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自言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所謂博而約者禮也子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又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古人自脩不惰以山明之故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而顏子自言欲罷不能既竭吾材如有所立卓爾則所謂卓者進而不止也今於

多聞多見中欲守以約卓而不知約為何實卓為何形意擇妄執則前言滿胷而固吝不除往事溢目而驕肆愈長是誤其所由之塗而趨於愚闇爾子曰賜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子貢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一以為學古聖人未之及也而獨見於孔子曾子徒唯而子貢疑之孟子自以為無所不悟然漸失孔子之意故博學雖實而反約為虛至雄析見為卓而失之愈甚矣夫苟得其一無精粗無本末終身由之安有約卓之異不然則見聞無據而立說以為主未見其能至道也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古之言道也以道為止後之言道也以道為始以道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為始者子思孟軻也至雄則又失其所以始而以無不通為道夫行者以不得乎道也故陷於迷學者以不得乎道也故趨於謬是則道者限也非有不通而非無不通也道一而已無正也無他也自行而言車航混混不捨晝夜雖不得其道猶至也自學而言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苟不得其道皆迷也奈何併諸子百家

之紛紛嬲擾以爲道而姑敎其性堯舜文王之道彼不知其所以道雖堯舜文王而不知道猶是也徐行後長者曾交烏得而爲性善稱堯舜滕世子何取於信以其始之易於言也是以誘（後）世之無所始也至韓愈則又曰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豈惟無所始哉於擾胥而詬矣已則然而曰吾聞異說以明夫道也可乎蓋周公孔子之道而學者喜爲異以離之其初不毫忽而其流有越南燕北之遠矣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按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孔安國言之則漢儒相傳固如此不知何所援也豈周官晩出雄猶未

通習歟雖通習猶未信據而然耶雄因此遂以經爲可益故作太玄法言矣盛哉湯丕戚（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至乎覃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此語全勿文涉與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相去遠矣　雄謂遐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幽弘横廣絕乎邇言故曰吾寡見人好遐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遐則偭焉意皆爲太玄發也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觀孟子此言雄不代辯而知其非矣然以言爲學孔子沒後事在時固無之　名

得而偏皆詳有統紀之學論今古孔氏之後春秋絕書修其業者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而已董仲舒句狹孔安國拘淺鄭玄浮肆李膺郭太之流言議殆不存無以考見也若鄭子真莊君平李仲元則固賴雄而傳矣兼氏猶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余嘗論孔子言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而子胥種蠡皆無禮樂而得爲君子此蘇氏所謂人傑歟蓋自春秋以（而）管仲始賢孔子稍益損之晩至戰國則子胥種蠡既顯於世獨董仲舒言越無一仁而雄亦莫之與也若文宜申[illegible]變流荊軻聶政人以爲壯烈者雖皆論正於大義有補矣論聖人論多變于游子夏得其書未得其所

以書宰我子貢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顏淵閔子騫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其於言孔子固甚淺欲大而反小之然猶未失際畔也至謂聖人自恣者歟何其言之多端也曰子未睹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　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於理雄孔子之言皆任來有多端而避礙者不知雄何所指也夫初使難知已而易識先設艱論後乃誠言始爲限礙終也通達此文人辯士玩弄筆舌之病也春秋以前諸書猶不若是有問則答有蘊則陳而已至戰國秦漢然後爭爲放恣如雄所云而雄雖振拔於常流卒逢（故）於固習且人有

礙而後通之未嘗自礙而又自通也孔子之論語是也雄之太玄自礙而又自通者也理有海而學至之未嘗自為海而又自為水也孔子之贊易是也雄之太玄自海而又自為水者也雄稱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辟廱以本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免入役唐以夫詳此法言之成在莽未篡以前箴後為劇秦美新亦言和鸞肆夏黼黻袞冕歆脩百祀明堂雍臺復五爵度三壤經井田免人役方甫刑匡為法與法言不異則雄雖巽而不諂明矣又按司馬相如而下歌頌之文遂為故實文士無能免者故雖易世而班固謂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無實皆游揚後世書為舊式則是當時議論相承未有以為不當作者夫孔父仇牧死晏嬰不死龔勝死揚雄不死古人各貿其賢不以相勵也而千載之後方逸數雄罪為漢擧法惜哉惜哉（山堂考索）　張衡致思於天文陰陽曆筭常好玄經謂崔玄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元潭曰雄書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陳哇實曰雄之玄如膠柱調絃各不能相通非如易起自奇偶之畫而窮於六十四卦互相為用

哉玄六十四卦八卦之重也玄方州部家之雜互是而周矣不可以變也哉曰易之六爻即六畫耳由其爻用六故其畫亦六今玄有四重即卦上而畫也而贊乃有九　經史百家制度為數不可牽合　善為數者以易不以易不善為數者以易而必以易不以易者自出己意而能成一家必必以易者不必牽合而不求正論同出於易而不同於數無怨乎其異也　太玄非以擬易　人皆以揚雄氏作太玄以擬易而不知太玄之作非所以擬易也夫易數也玄亦數也以言乎數固所以擬易也謂玄之數本以推衍夫易之數豈知玄之為玄乎易自為易玄自為玄必欲執易以詰玄非惟不知玄亦不知易耳　玄虛以理配易　夫爻畫何為者耶畫其卦於上而爻著於其下有是畫以應是爻有是爻而必有是畫六十四卦而無一同者此爻畫之自然也夫策何為者耶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乾之策二百一十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為三百六十策而無一衍者此策之自然也五十之中而虛其一是為用四十九之中而以四數之是為揲或得九而為老陽得七而為少陽得六而為老陰得八而為少陰此又虛一揲四之自然也有方州部家之四重而又有須九之贊玄之爻畫也有左右之並列而又有自初至上之七變虛之爻畫也六爻固出於六畫而九贊

不本於四畫七變不出於左右非以異夫易也不能為易也亦有可以配爻畫之理矣有七百二十九贊而又以益以踦贏之贊二玄之富期也有四十五行分為左右而又有玄餘齊之不變三虛之富期也易之當期者三百六十日而玄百六四十日有半而又有二贊之益虛三百六十四日而又有玄餘齊之不變三非以多於易也不可為易也亦有可以配富期之理矣虛三虛五者三才五行之義也故三十有六而用三十七十有五而用七十亦四十九虛一之義也虛不可以擬玄乎玄不可以準易乎揲以三揲以十者三才五行生而數之象也故三十三而揲之以三七十而揲之以十亦四十九揲以四之象之也虛不可擬玄乎玄不可準易乎若夫首之數有不同行之數有未周者則又有其說也一首以象一卦凡四十七而象之矣所餘者十七首皆二首以象一卦為不如是八十一首而有所衍也十純之外有四十五分於左右矣凡九十可為可行矣今獨列五十五行為蓋以是五十五數而已為周也是皆有成數而不與易同故其各自為家可以贊聖人發明大易之蘊矣於名數安得無功哉　溫公蘇氏去取　太玄之書正以擬易作也易以道勝而玄則以數勝惟易以道勝故六十四卦而無加三百八十四爻而無損而玄之書為方州部家以效

其象為八十一首以寓其卦為七百二十九贊以象其爻又為踦贏二贊以象其閏屑屑然於掛揲之間有類於技卜者之為自當時已有議其失者雖然玄之所謂數非技卜之所為數也夫玄之數非技卜之所為數則其數固無一而不與易合也夫玄以擬易而作則玄若幾乎贅然其數實本乎易則玄亦未易發也君子之於太玄其去取不同者正謂此耳故司馬公之於太玄則不惟味其書而又且為之訓釋至蘇氏大不以為然是非其好惡之不公而去取之無定說也蓋溫公好其書取其合於易也今觀其書如中首擬乎此類與易蓋相表裏又可廢而不取乎蘇氏以為不然者非以不足取也謂有易則玄不可作也不知夫易之精微寓發見於玄之一書又可以其拘於數而不取之乎若然則一去一取非二公自為同異也以玄之書揆之聖人之經不免有所同異於其間也吾知溫公之好者方取其同於易蘇氏之為不然者謂其數而不以其道也　太玄當以曆求　昔者聖人之作易本於河圖縱橫十五之數參五而錯綜之天地人鬼之所不能逃百千萬億之所不能察非專謂夫數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故假數以推明之其本五十其用則四十有九虛其一以為不動之極則凡四十有九之用者又不離是一也及分而為二掛之以一揲之以

四歸奇於扐特爲四營之誠以起其奇耦之畫耳自一卦而推則天地之理具四時之氣存閏餘之法備無俟於自午至子自遇至復而復爲七日而聖人於復曰七日來復者以爲凡適七爻之變故曰七日豈陽之來猶有待於七日乎彼漢儒紛紛必欲窮其數以爲休咎之說凡有所爲必舉夫易以爲之證是可責也而吾獨於揚雄氏之太玄不之責何哉蓋雄之太玄所謂八十一首雖以準夫易之六十四而方州部家又非以爲六爻之比其數不本夫易明矣彼其分六十四卦以推氣候而又以玄之首配之其意正以作歷之法以起乎數故取孟氏落下閎之法而錯綜之是豈泥於易之數乎然孟氏章句取易之卦分以當朞使每卦各主六日七分似於附會經文七日來復之說也揣其意則誠非附會也經文七日而孟氏之所主則餘三分自一卦而積之於六十所積餘寧不八謬於經乎使孟氏主卦之法本於復之七日則揚雄氏之中首當以準復可也而雄則以準中孚雄之中首曰陽氣潛萌於黃鐘之宮信無乎不在其中是陽初生之候也於復爲配合以準中孚則孟氏之主卦豈以復之七日乎知孟氏六日七分非復之七日則揚雄氏之太玄誠未可以易繩之也　自堯命羲和謹步占之法以授人時則推移之候實有數存朞三百六旬有六

日而四分度之一則一歲之所餘者六日苟非定之以閏則亂而無統故以閏月而定虞夏商周雖其建正或有不同而推考之法史官有所不能加毫末爰自秦人變亂先生之法而止以時歷度閏餘錯謬莫睹其真漢繼秦後凡宜急急於此高祖草創日不暇給張蒼等雖明習歷未及更正故姑循秦舊至孝文時新垣平頗言歷事而復以詐僞廢武帝即位招致方士而落下閎運算轉歷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改元更號以七年爲太初閎之歷未爲不近故揚雄氏祖之雄之爲書豈其不欲擠於聖人之域而甘心於孟喜落下閎之陳迹哉雄之太玄以爲歷非爲易也若夫取下閎之所作而以近代踈密參較必不能不差者是其所積然也夫天地之至數安可以一時之定法而必其後之盡然斷其所起而一其終無乃後學之謬乎太玄謂爲至中首初一起牛一度是誠太初歷之所起也以是知孟喜落下閎之法皆以正歷而推閏吾何敢責以易之數且孟氏去坎離震兌亦以四卦之位猶二分二至不在閏月之中而七分則衍以爲閏餘爲唐一行非之矣是以易繩之也非孟氏之本意也太初起於日得甲子夜半朔旦爲至則絃望晦朔在當時效之矣豈有矜蔡邕劉洪以己意揣之非落下閎之繆誤也孟氏章句經房等祖以爲占亦其一端者究觀

至此則楊雄氏之太玄當以歷議之而不當以易議之柳宗元輩豈知雄哉愚於太玄未敢深議也　取夫五洛之說　夫復卦之所謂七日來復者謂自復而至於乾自遘而至於坤皆六日爾而有陰陽之辨極其始終則至復與遘皆七日爲是蓋天道之自然而復卦之所以善言天道者也而書乃以私意附會之其說曰去坎離震兌以分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爻反當三百六旬之數又自七分推之則其爲數四百二十分每以八十分爲一日爲爲五日四分度之一而以備其周天之數以中孚爲冬至用事之始故六日七分而復受之果何者而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也近代之歷冬至在斗二度其說本於戴記月令仲冬日在斗之數此亦天道之自然而月令之所以爲善言天道者也而閎乃以淺見揣摩之其說曰始於十二月冬至夜半甲子起牽牛一度驗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而其數始定然自太初以迄于今朔後天三日氣後天四日冬至日之所在差天幾三十餘度果何爲而戾於在斗二度之說也故子雲之太玄始於中終於養凡八十一首以一首當四日有半而其所主者乃三百六旬與天四日之半又以跨羸二贊而足其閏餘之數而六日七分之說與焉是故有取於書之說也柳不思六日七分之奇數果可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乎借曰太玄以歷三起數而七日之數止於六日七分則一日八十分之義果何取乎太玄之書始於中而應於冬至之日以明陽氣之萌故中首入牛一度周首入牛五度至於養則始爲斗宿二十一度是固有取於閎之說也柳不思差天於三十度之間則四分之虧一者能免乎借曰歷久於差而盈縮進退不能爲千萬世之定數則探端造始者果能定其責乎意者子雲之說曰書之說非書之私說也任易緯稽覽圖固已有是說也稽圖之說以六十四卦直二十四氣而卦氣始於中孚謂中孚爲卦氣之所始者也以其說而附會於七日來復之義則非也閎之說亦非閎之私說也古之星傳固已有是說也星傳之說以冬至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晷長三尺一寸四分然謂南至於牽牛可也執是以爲一定之說則差也使子雲而能以道推之則七日來復之義在復卦已有定說而不必狗乎書之私意冬至日在斗之義在月令已有定說而不必狗乎閎之淺見柰何其昧於道而膠於數耶故六日七分之說子雲取之而唐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說子雲取之而蔡邕劉洪之徒非之非數爲易窮也捨道而言則其數爲易窮也　況於諸家歟　柳嘗謂事之出於智巧之所料想者易窮而理之原於天地之自然者其中有所不可泯凡參之天地而不悖驗

之陰陽而不忒數之日月星辰而無所繆盭焉者實至當不易之道而其日推月步時稽歲攷於圭參勺合之積者皆吾儒之所謂不及簽焉者也子雲以吾儒之學而乃措心悉慮於諸家之說則其自得於道者果安在今觀太玄之數則不止於若關若書之遺說也凡贊之初二以至于上九則取於洪範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於五與五相守則有取於洛書生成之數其為首八十一則黃鍾之天數寓焉其為贊七百二十有九則十二辰之中數寓焉至於泰中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三則太極函三為一之數也泰積之數始于十八終於五十四而合於七十二此則商

二十四

社益上生之數也以諸家之數而罕見於太玄之一書則夫裒集其異同獵取其分合而其辭精瑞神於占候步推之末者可謂勞矣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四十　　十二先

玄　太玄十八

宋林希逸竹溪集將書著文千載而上有若楊子雲者吾嘗欽社美讀書猗歟千載而下有若蘇老泉者子雲嘗欽社美子雲之文因不可以六經論亦自為一家之長勞心苦思理不足而才試有餘皓首之年羞與賞爲等列攷搜奇摘異以盡其筆力之餘徒借其閉門窮巷載酒與游者獨嚴遵李仲元之徒無可商略一人獨見故不能無偏蔽使其有高見遠識之士相與細論一二則其成書必不至若是之疎故嘗因讎書而觀老泉之

一

論例未始不掩卷慨嘆而重惜其不相遇也老泉之論大槩有二曰筮曰歷其於筮法也曰一扐之多不過乎六其餘可以為九而不可為七八不若再之則八扐之餘四位自成著書之始不應有差必其傳之訛也吾因不以是疵子雲而旦夕之用經緯之說與夫二六一九之數虛三於地以扮天地之論是則子雲之敝也去其旦夕經緯之法而從其辭之不可以前定舍其扮天二九之數而止以三十三為不可加損斯論例之至誤惜子雲之不遇老泉者此也其於歷法也曰日書斗書而月不書則無以齊其不齊者定一朞之說於前而存五晝之法於後似若強存而無與乎其書

然太玄以節氣言也一歲已成而千歲可致月視日而進退（日書）則月矢則月在其中五畫之説吾不以是疵子雲獨七百二十九贊可以當朞之日三百六十四有半其不盡者四分日之三加以踦贏之贊而又餘四分日之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且玄擬易作也重以歷不足而輕加其書是為太初歷也是則子雲之蔽也今以一百八分而為日則四分日之三所得者八十一加之其首而無贏求之於天而相直不必為踦不必為贏而歷自成斯為論例之巧説惜子雲之不過老泉者此也蓋自三聖絶筆之後虛空之間是數猶有所未盡者子雲之書一而二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是或一數也黄鍾之長八十一分則是法蓋始於律河圖之數藏十用九則是法亦得於河圖故列之成書散之為圖整整而可觀子雲之文筆自聖賢不作之後誠為獨步當世研精覃思有得於是借之以穗其才雖未免於好名之累實苦學之用心獨其考論不精故有所不必強而強為者夫易之於筮特因是以神明其德於六十四卦初無輕重六日七分之説不見於大傳是特起於後人縱出於後人亦自然之數所配合耳而非其所究心雄也何必膠擾而用力於是耶使雄有得於至理借是以為書不為乎占不詳乎歷將不為元耶後之人將以求筮也易不為

易之直且徑而奚事於元之紛紛將以為歷也易不為易之流且逌而奚事於元之拘拘雄之心將以追蹤古人而刻畫嫫母唐突西施反以取譏者之笑然雄之書亦未易偏理不勝辭固其文不能如大易之天成而莊騷之下誰可與並驅爭駕今觀其辭如曰陽氣潛萌於黄宮信無不在其中又如日月關其摶不如開明於西廕古奇異豈耳目所易到之語海水羣飛蹴狀物之至工僕哉哉天撲其類窮非措辭之極到使雄能脱然自為一書祇以文鳴誰敢輕議凡其自為抵牾者皆雄自為拙也故嘗謂太玄一經後有子雲者作復加刊正直可以抗衡於後世作者之上請試言之説卦雜卦乃聖人紬繹其所未盡者玄何必倣乎則衝可去也錯亦可去也文言大傳乃當時議論之所及者玄何必倣乎則攡可去也瑩亦可去也玄文亦可去也無乾之四德則何必為罔直蒙冥無十三卦創物之義則何必為玄掜無八卦自然之象則何必取五行之常論而及形色聲味之繁且碎也故其數可存其圖可存若此則不必存者惜乎雄之無所考論而不遇作者也大抵一人之見自非大聖大賢則不能無所蔽老泉之言著論將以子雲復生當無愧乎其言而方州部家之算紬繹於太玄所未盡者而為圖自五十四至于三部之算六皆以三乘也而三家之算

參則以兩聚之是豈得為渾成而非出於有心況不盡之分歸於贏踦者如故前之論以為不可加而又若不可去殆何為邪向使老泉以首加一分而筭之則其餘分雖總九之半之終不可合又使老泉以踦贏為一度如所謂歲差四分日之三者而附之三家焉則三家之筭又奇而難乘推之而又不合則是圖似亦不必作也一子雲著之於前而不自覺其失一老泉正之於後而不自覺其非後之作者有能刋之正之而存其餘不以占不以歷不附於易而玄自玄則綸文之士亦安敢有覆瓿之譏　子雲作太玄以擬易昔人以為僭惟韓退之嘗稱之至我朝康節司馬老泉却喜其書康節用其數老泉論其著司馬公為之注獨東坡乃謂以艱深之辭文淺近之說此語固佳但子雲之辭雖非易比然亦豈易能哉潛虛未必出於溫公其辭亦可觀視太玄則迥異矣太玄有古意潛虛只似後世文字取其語之精者表而出之亦畧為解釋使讀者易曉庶有意於古書者不以坡老一言而忽之也　高似孫緯畧　先儒注太玄經每首之下必列二十八宿蓋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玄經凡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以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宜若不相應子雲本意以為其半不可合也故有踦贊贏贊以應周天

之數漢之正統以象閏也莽之僭竊過閏位也故先儒於踦贊贏贊之下注以水火之間王莽傳贊所稱餘分閏位者謂此　韓淲澗泉日記　太玄溫公得其數康節得其學又推之世變而數則密矣子雲此數必自君平來其學則李仲元之學此學自孔孟後則不傳此學黃帝之書也管子荀子止是此學孟子說浩然氣夜氣便是此學只為言集義所生者便別此孔孟所以為中庸也溫公雖有潛虛又却不與太玄之學相似是以道又只是渾天儀上工夫可以推布歷法爾子雲若不從歷法上推括起天地之數如何把捉伏羲文王太衍之數此所以不可及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子雲也康節又有些以老子似陰符處蓋竊弄闔闢者也豈非陳希夷之學也不可不辨也二程之學直得孔孟之學以此觀之則了然矣　太玄其辭準易　其數可以起歷而已蓋得於渾天儀者也司馬君實為潛虛得其用意之所在矣晁以道作星譜可謂善發明矣二家之書出而玄之學備欲觀之者當參攷也　孫明復辨楊子極是深有補於世教其言子雲太玄以為非準易而作也蓋疾莽而作也　老蘇論太玄最中其病太玄者楊雄之所以自附於夫子而無得於心者也使雄有得於心吾知太玄之不作又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以為太玄耶惟其所得於心之不足

樂故大爲之名以僥倖於聖人而已　太玄形容氣數僅有工夫若易則理道備蓋非三聖人孰能明之范望解心藏神内爲玄　昔楊子雲作太玄侯芭嘗受學焉至後漢初書猶不顯班孟堅作史嘗標其大旨有意其盛行於世也夫顯晦不足以論玄而良史猶懸如此未幾張衡謂其妙極道數與五經相擬孟堅作史說於建初中距平子不三十年其書已爲世所推重第恨嚴尤輩不及見爾（陳藻樂軒集）太玄之書當時後世有非之者亦有好之者諸家訓釋豈無可觀而老蘇之論二篇與夫所謂攄例者吾將究焉夫太玄之大約有二曰歷與時而已矣一方而加之以再去其旦夕經緯之占而從其詞之不可以前定竊謂子雲後生當斂衽於此矣然又不知子雲果爾乎至於歷也謂增以踦贏二贊則歲羨其四分日之一於是乎爲一百八分之說使玄於二贊以其末者不爲半日而止爲四分日之一矣獨不可乎易有用九用六則三百八十六爻也玄以七百二十九而爲七百三十一矣獨不可乎且老泉三方之筭至三家之筭皆九之半之若可也然自五十有四至十有八自十有八而至於六皆以三數也自六而至於三則兩之而已矣是亦出於有心而非其自然者安得知易數之天成乎日書斗書而月不書若可效也然一歲之日成則月在其

中與五畫之說恐不足以窮子雲之辨竊試爲揚子而諸君爲老泉以相詰難異者（黄氏日抄）謂玄以準易而不得聖人之意者三易以明天下而雄名玄一也卦以八數而玄之八十一首雜以緯文字之餘二也易更三聖玄以一人之思備摹聖人之力三也（捫蝨新話）楊子雲法言多致意於真僞之際曰觀人者審其作僞爲政者核其真僞象龍之難於致雨也尸鳩之不可傳翩也字仲尼者比之羊質虎皮行儀秦者比之鳳鳴鷙翰巫步多禹而醫多盧則以爲託也此其意在於讖王莽然吾恐雄亦未免於託雄作太玄以擬周易或者比之要樊僣王顧非僞乎此自擬之論也（元吳禮部集）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假手於皇羲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本之有幹幹之有枝秩然而成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勿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間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爲之爻象彖繫不過因理以明數即卦而示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百八十四爻不二百八十四用而止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值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知其故信夫天之爲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千

戴而下豈有加哉楊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於八十一其策揲以三虛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　易有彖玄有首易有文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此大同其義倒而異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比於聖人漢儒已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於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也蓋雄深沉好思嘗患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於歷爾因歷作玄而乃求其合其思幽苦故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準易哉故其紀曰不及月無弦望晦朔以冬至爲天玄三月地玄七月人玄而夏至反在地玄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歲之爲物也方以三數束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月而加一月則千歲之後大冬爲大夏旦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無大休咎而旦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自而強出於心思智慮之爲毋怪乎支離紕繆之至此也或曰折筭毀毛可知吉凶易道無往勿存況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與臆悉寓至理詎無取耶曰折筭毀毛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

諸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於有心之爲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爲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揚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爲其當而已玄之書今猶昧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於易而逾速卒勞而無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　陳默堂集答陳了翁書　淵承教以疑之爲道謹當佩服銘刻不敢忘也所謂揚子雲於玄可謂好之篤者不可謂不知仁淵竊有疑焉淵未嘗學玄而固不知其深然觀其立名以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著爲定法此固與易異夫易以相錯故能變以能變故不窮既有定法則不能以相錯不能以相錯則不能變矣豈易之道哉故來教以先天之書爲過於玄而曰雄之發於玄者死法耳爲失故也使知易則玄亦必不作其作不必爾然而曰好之篤者亦忍雄不得所以好也雄之言曰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此其自掛耳淵雖不學玄然於法言十三篇則既熟讀之矣法言論聖人處無一語是於是知雄爲不知聖人夫學者用心如雄然而不知聖人則其所學可知也已故北方之學所以不比數之者蓋有以辨之也夫擬人必於其倫如法言以顏子之孝爲過於騫損孟子之勇爲過於荊軻仲尼之聖

為過於范蔡此蓋當時流俗之所見常人足以知之何足以見於書其間辨乎其不足問問乎其不必疑與夫猶弃從亂之語尚多又不在是也至若禍福死生之際尤不足觀故淵敢以謂雄之於仁疑有未知者亦非敢妄疑也所見然耳蓋孔子門人所學莫不求有以知仁知仁則道可進矣未有不知仁而知道未有不知道而知聖人者也今雄之於孔門弟子其智皆不逮宰我子貢有若之徒而乃斷然自附於孟子不知其以孟子又為如何人也法言有曰仁以人之此雄依放前哲之語臆度仁之為道而以為說也其陋蓋如此而謂知而好之毋乃太恕乎淵於左右及楊文睿偶得一語必謹識之已而未盡了則必反覆問難不敢不盡蓋恐先生長者故為疑似不切之說蔓衍無涯之辭以觀學者之所向而起其所疑使其無所捕捉而於中流風波之中忽得一壺以自援也此自昔聖人亦然安知來教不出於此乎淵讀論語見樊遲學稼圃宰我欲短喪告之者未極其說而問之者已無所疑及其退也聖人懼其終莫之悟為之率意而申言之蓋憫其智有所不及而不能復發問也然則聖人之教人亦豈必待憤悱然後終其說哉如前所陳愚情之見如此其是與否更望裁之毋惜詳誨諭為幸耳答呂君誠明之說前此未有釋經明白如此使人可

以坐進者如聞近有中庸計已有成說楊文欽為中庸義尚未有暇也然意已定矣謝拜覆游宦此間許栖齋松老嘗記黃秘書辨博之說云昔長睿父傳學好古頗得三代之遺器其鼎文有上下畫一而中畫三者長睿父識之曰此爭首也蓋著飲食有訟之戒然則八十一首與周易準其已久矣以世南之見其器必後漢時物蓋八十一首作於子雲何緣三代時已有爭首又云初予與長睿父見古太玄於中秘書長睿父手錄藏之明年予復求之則本已亡長睿父以其所錄借予而卒予既作傳藏長睿父書袠陜城見其子弟歸之會狄難起城陷而輸所傳玄經與凡論次周易春秋論語法言以先附便舟遁免故古太玄今獨予有遂度江留建業一夕兵變大作爵攸被予舍望予戰次藩籬避去自悼死生未測而書知亡矣然亂定使人視之則居以反風不焚諸物席卷無遺而書獨存是歲建炎初元也未幾被召行在以書屬家人而行家入九江復遇寇而予舟焚儀真攜書盡亡獨太玄等以家人奉之力又免去歲客分寧邑人得予書刻之未卒而豫章陷負書奔瀏陽值亂兵入盡棄其裝以書夜度大光保平江月餘狄陷岳陽遊騎至平江復以書還分寧刻書乃成尚念世紛之未艾也故屬長老清公藏諸黃龍經藏因念經之幾絕而僅存艱虞若此

使學者知斯文之不墜蓋有天助而裒于顛沛流離萬里保有之難也而共振顯之天人之際精感神明則必有和同無間而福祿不量者矣宋建炎四年秋洞霄隱吏許翰記（古太玄今不復見惜哉）

崔敦詩舍人集太玄策問　問揚雄以明誠之性推渾儀之象而作太玄大包元氣細入無倫合三才之道導五常之行槩以聖經未始悖戾是乃所以贊易非別為書以與易近（競）也所貴學者明於數而通乎道爾或者著論三篇以明加二贊之非竊有疑焉論者曰贊之七百三十有一是三百六十有五與夫四分之一也又曰四分而加一是四歲而加一日也率四歲而加千歲之後吾恐其大冬之為大夏也今以贏贊考之其辭曰一虛一贏踦奇所生則踦贏二贊其果當一日乎其亦當四分日之三乎君以二贊當一日而謂雄之所欲加者四分之三而所加者四是試四分而加一也推之於歷豈不四歲而加一日哉然堯典言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則是周天之日且多四分日之三矣四分而加三是四歲而加三日也校之太玄其理果有異乎論者又曰始於中之一終於養之九閏焉而未見者四分日之三而已以一百八分而為首以一分而加之一首之外盡八十一首而四分日之三者可以見矣今以玄考之首有九贊實四百有半也一首而一百八分

則一日之分不可太少乎論以明理也而文如此豈不疑誤學者乎論者又曰易之本六日以為卦玄之初四日有半以為首而皆以四百八十七求合乎二十八宿之度加八而其數足去其踦贏而其道勝信斯言也不知易之卦玄之首如何加分而加足四百八十七之數乎天度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而四百八十七如之何而可以合乎以踦贏二贊在七百二十九贊之外而可去則乾之用九坤之用六在三百八十四爻之外其亦可去乎諸生息遊之暇留心太玄以待問久矣其辨明之毋略所疑而事覈積以為實學乎

袁絜齋集策問　問昔楊雄氏覃思易經作太玄以準之分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首而繫之以七百二十九贊亦可謂精微矣其為首也始於中準易之中孚次以周準易之復也冬至之日陽氣方萌歷七日而得周之次四蓋七日來復之義然易所謂七日者猶豳詩一之日云爾謂月也非日也玄以一首當四日有半則所謂七日者詎可以為月乎日而非月亦甚戾於易之七日來復矣安在其為準耶孟喜六日七分之說去坎離震兌止六十卦以當三百六旬之數復以七分推之而始得與周天之度合雄之太玄增六十四卦為八十一首首當四日有半凡三百六十四日有半而八十一首已周加踦贏二贊而始得與六日

七分之說合所謂得易示道偕歷之數者蓋如此夫其數即孟氏之六日七分而其爲首多於易卦者凡十有七何其若是之不同歟孟氏之易雖同名實然趙賓以箕子爲萬物荄茲詭誕不經自云受諸孟喜而喜爲名之其證若是而六日七分之說元實用焉何歟眉山蘇氏亦有疑於踦嬴二贊且云四歲而加一分千歲之後吾恐大冬之爲大夏也此其言果足以議玄之失歟玄之九贊擬易之六爻也又合金木水火爲一而土爲二贊分金木水火爲二而土爲一胡爲而不類元之徐發於陽家則一三五七九爲晝二四六八爲夜於陰家則一三五七九爲夜二四六八爲晝胡爲而有別易之蓍策本於大衍而虛其一玄之蓍策本於天地而虛其三其不同若是而謂之準易可乎六日七分之說一行非之牽牛起度之說劉洪箕文譽之豈其果有所未盡歟司馬公之潛虛蓋擬太玄也冬至之氣始於元猶太玄之七日來復也轉而周（三百）六十四變變尸一日爲授於餘而終之猶太玄之踦嬴也然虛空之學六經所無有儒者所不道今日皆祖於虛其信然歟既自虛爲氣爲體爲性爲名爲行爲命又自虛而爲形爲性爲動爲情爲事爲德爲家爲國爲政爲功爲業何其多端也玄餘易爲而無變齊易爲而無位性之十純易爲復以配而列於其間自衰

至散何以爲先後之序自王至庶人何以爲尊卑之象揚與司馬皆一世大儒立言垂訓宜其坦然易見今難知若此其茂明之

許翰襄陵集跋太玄後　世不睹太玄之真久矣此書今獨某有兵興以來携持轉側於驚濤烈焰鋒鏑兜懷之間幾亡者數矣而卒得鏤刻以傳世豈非神明之書有物衛之也哉獨懼變故難保故屬長老栖公附諸百丈經藏以俟亂定學者虛已焉

金趙周臣滏水集擬太玄贊引　夫玄何爲者也將以發明大易而羽翼之者也易有八物而五行萬事在其中玄則列之以三才本之以五行表之以陰陽推之以律歷而天下萬事之理具要其歸爲仁義而作也卦用八蓍用七玄則首用九蓍用六五彰之也易有道數象義說易者言道義則遺象數言象數則遺道義玄貫兼之其於聖經不爲無助昔人譏屋下架屋不猶愈於章句一偏之學乎後之言數術者孰與張平子以平子不敢輕議太玄而後儒非之忍幾率易顧僕何足以知太玄姑以范注之小悞以證本經之不悞范注以九首次九陽家陽晝至十首義之初一又爲陽家陽晝則晝多於夜禍福肴亂故其說時有不通王氏已辨之矣揲法一扐之後而數其餘王氏依之注本作兩扐非經誤也經云旦筮用經夕筮用緯舊注以旦用一五切（七）夕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六

九蘇氏攷之以為陽中夕筮吉凶雜至旦筮非大吉則大凶是吉凶雜終不可得而過也楊子太玄擬聖而作不應時筮法尚慢此殆歲久失其傳也及考玄數五為中央注上行所在經緯雜用旦筮有三表一二三一表也四五六一表也七八九一表也表取其一以為占旦筮用一與七皆取其初過至於四為緯五則經緯雜為已則用六矣一六七吉凶雜與日中夜中夕筮同況粹首一六七皆吉而唫首一六七皆凶亦有時而純吉純凶矣恐旦筮當用一六七夕筮用三四八日中夜中用二五九二為經九為緯五雜用之也筮有四星時數辭注星若牛一度也時謂旦中夕也數謂首

數之奇偶辭若九贊之辭也時若旦筮遇陽家其數自奇辭自多吉是時數辭皆同何以別之竊意星若二十八宿是也又有四方之宿各分配日月五星數有支干之數律歷之數玄筭之數與策數雜用之此楊子所以知漢二百載而中天平子所以知漢四百載玄其興乎之驗也其然豈其然乎玄有文告等十一篇道義象數之學宋陸二注及王氏辨之詳矣茲不復云獨首贊與晝夜不合及首贊之辭與首之名義亦知六十四卦與卦義相當合如同睽六爻皆言同人睽之類是也而注間有不悟輒以他義釋之恐有未安理當釐正使贊與首名義相合庶幾粗明玄經之萬一

僕亦未能審於是非姑錄以備遺忘以為學玄之階耳俟得前人之注改而正諸（漢楊雄太玄賦）觀太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慧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天物有盛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以危族豈盜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以肥而見燐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飾作典以齊民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網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

中谷納偽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以承戈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饑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遊兮永周覽于無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挂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夬名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頸屬妻何足歡兮辟斯數子智若水兮我異於此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西漢書楊雄傳雄）

作太玄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嘲客嘲揚子曰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顧而作太玄五十文枝葉扶疏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入蒼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揚子笑而應曰知玄知默守道之致爰清爰淨游神之庭（去聲）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子徒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揚子曰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諸子瓊林揚子問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宋咸曰揚子著太玄經所謂玄者一也天地陰陽參比一生二取其三數故有三方三生九故有九州九生二十七故有二十七部二十七生八十一故有八十一家逆為八十一首故有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一日七百一十九贊而當周天之度一歲之紀節候鍾律星斗五行成著焉今或人以為孔子述而不作疑太玄不當作故問之　吳祕曰孔子述而不作太玄何為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李軌曰言昔老彭好述古事孔子比之但述而不作今太玄非古事乃自成一家之書故作之也或曰孔子述事者有矣然何嘗作書乎　宋咸曰當孔子之世周室下衰詩書有亂禮樂崩壞先王之制無一而正者故孔子區區於道以述古事孔子比之刪詩書定禮樂約史記而脩春秋復與諸侯門人

史許典制然後各得其所故明道立教盡在是矣何煩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蓋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子雲之時則不然六經乃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稱為諸儒定証故無古事可述而屈身拳韓自非作書著成一家則何以明其道哉　吳祕曰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自子辰申子分之以甲二十七章為一會八十一章為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歷焉此其事則述也作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十一篇此其書則作也　司馬光曰仁義先生之事也方州部家揚子作也言揚子雖作太玄之書其所述者亦先聖人之道耳）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李曰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余如切）我玄文（李曰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　光曰與知之）或曰玄何為（光為于偽切李為何事而作）曰為仁義曰孰為不仁孰為不義（吳祕曰賢者立書雖不為仁義何必玄）曰勿雜也而已矣（咸曰言如三鄒田戶呼劇申衛之徒雜以巫祝禨祥形名浮虛而亂俗今太玄獨專於仁義也或曰太玄之專仁義也安在答曰夫玄之道雖以陰陽節候星斗五行之用然其吉凶休咎之占皆陽而時數辭從則

為休也星陰而時數辭遇則為咎也使人知吉凶之兆善惡之脩豈非仁乎夫義者宜也復使窮渾天之法知人事之紀通變化之本豈非義乎秘曰引之以天數播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義仁義今玄準之故曰為仁義夫人道則然且天一至地十易道也曰摹九據玄道也玄道之準易不亦非乎曰玄之準易非準易之道準易為書也易準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哉易之書準天地玄之書準歷數所以為準易也歷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於易則非矣　光曰則象天地以為人紀異術無從而入

金樓子雜記下篇桓譚有新論華譚又有新論楊雄有太玄經楊泉有太玄經談者多誤動形言也或云桓譚有新論何處復有華譚楊子有太玄經何處復有太玄經此皆由不學使之然也（唐語林）　王相涯注太玄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高定貞公之子為谷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為重轉則為演七轉為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為著外傳二十二篇（野客叢書）元城先生論甘露之禍凡覆十一族而王涯者自號留心太玄亦罹其禍且太玄惟以進退消息之為說涯知其說而不能行故爾僕謂製太玄者小則非意且不能自制投天祿閣為後世笑尚何以責學太玄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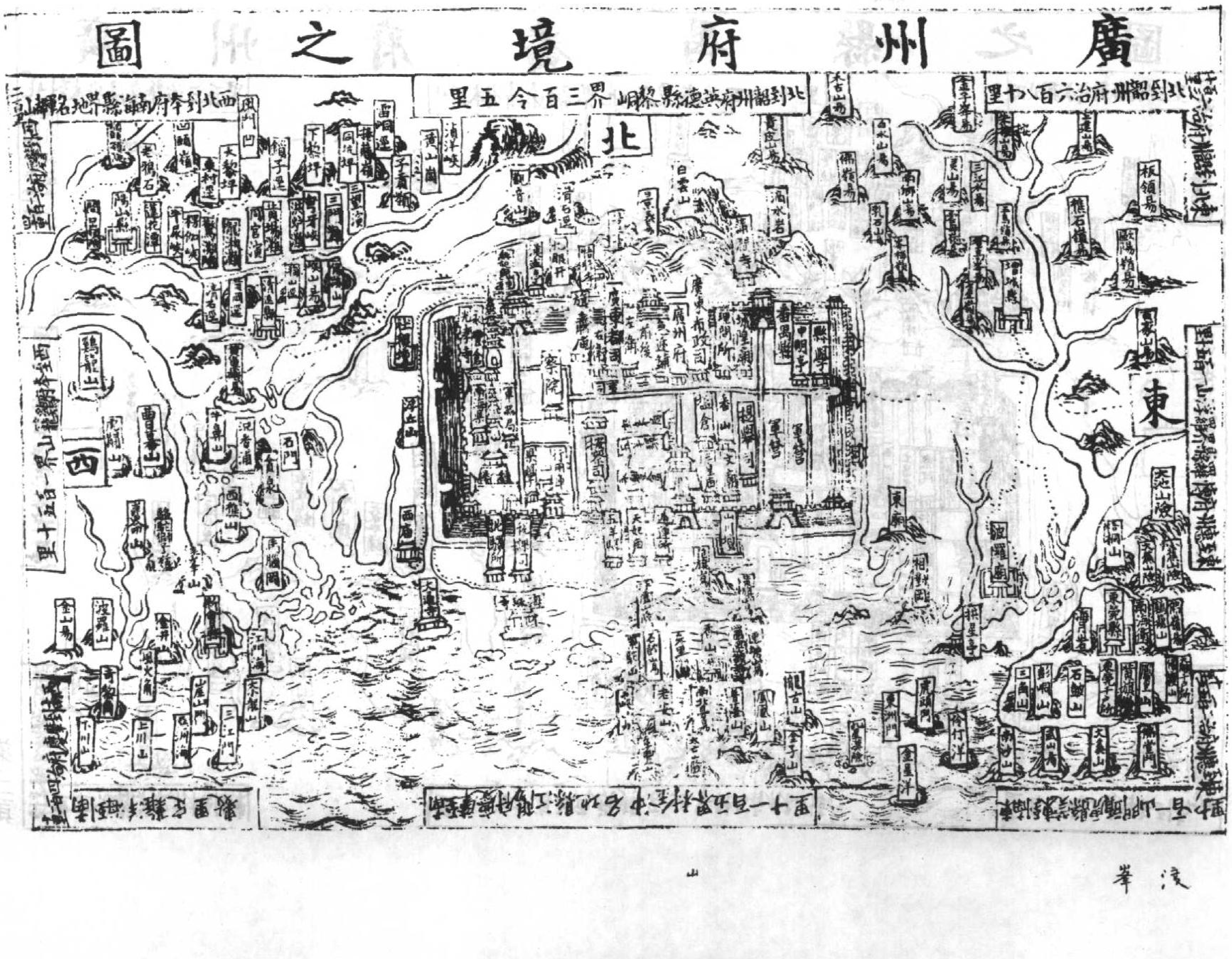
呂居仁集讀司馬公集解太玄　京城半年困道路三月病輕舟過江來所向復未定客房夜凉冷氣體亦粗勝月穿牕罅白風入桐葉動挑燈讀太玄愛此頃刻靜物數極三甲此理本天命首贊則分行故未及世歷古歷漢則亡易實更三聖哀哉楊子雲上與數子競雖云耗心力固自有捷徑從來司馬公獨欲衆說盈錙銖判訛謬一宗掌是正讀之則知易此實公所證如何少年子便欲獻譏評我老未知學讀此知不稱掩卷坐橙亭一洗肝肺淨明朝尋故人此語殊未竟　僧文珦詩　夜讀太玄　虛室冷雲憂消閒讀太玄未須求甚解聊復竟餘篇夜永殘膏薄天高引月遲有[illegible]

遂嬾採休咎已俱捐　明文恭公集張侍讀惠注太玄經義（見書復出）無慙天幸名儒釋舊文準易一時遷容難賞心千載獲神文高情要任吉、瓜鑿餘力猶能解衆嘲誰道鳳凰難得髓續絃今日見靈膠　梅聖俞集答鵝湖長老紹元示太玄圖　鵝湖有鵝吾不問鵝湖無鵝吾不疑道玄須倚黃庭經釋子自將太玄辭噫噫兮此意迥與山陰別我亦曾非道少為　宋景文公集反太玄詩　子雲準周易志健意不長河圖歷九聖為化始有綱尼父頭雪白秉筆叩混芒發掘天地奧磨拭日月光成書止十篇九德術在旁玄雖巧似寫宛如稱上床良史不深貶乃譬吳楚王漢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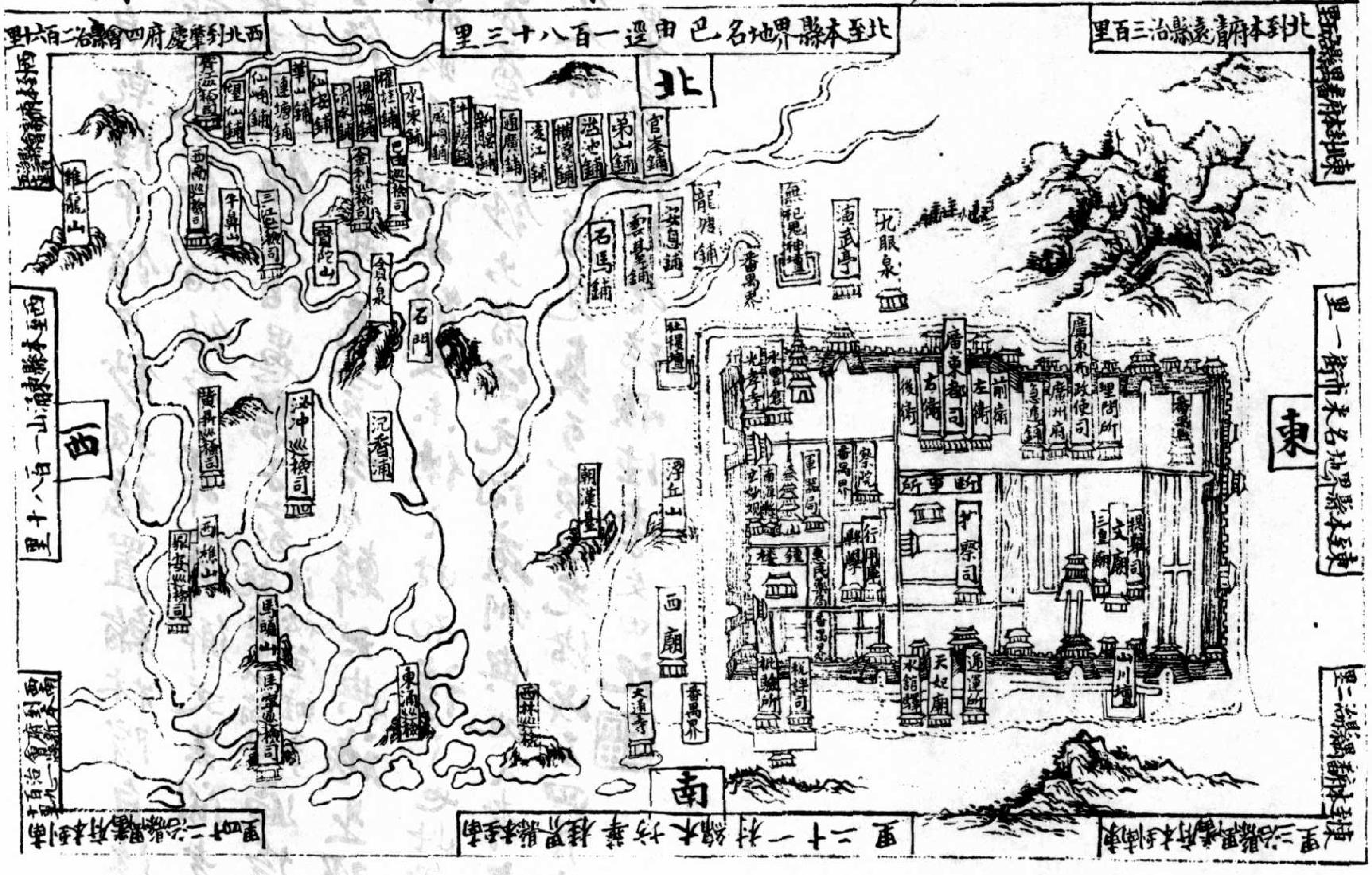
久差陵安用空言務

大典自乾隆中館臣鈔撮後置翰林院自後多散失今存五伯餘本耳萍鄉文芸閣孝廉（廷式光緒壬午舉人）館志伯愚庶子家（銳庚辰翰林清秘堂辦事）遍讀之手錄其菁華為言當日輯大典總是隨意採取耳惜不能及未佚之時而讀之也此冊即從廣膺鈔出者宋元閒廣州輿地之書大半今人所不得復見真可寶也光緒戊子四月裝治甫畢爰記於卷端 順德李文田記

廣州府境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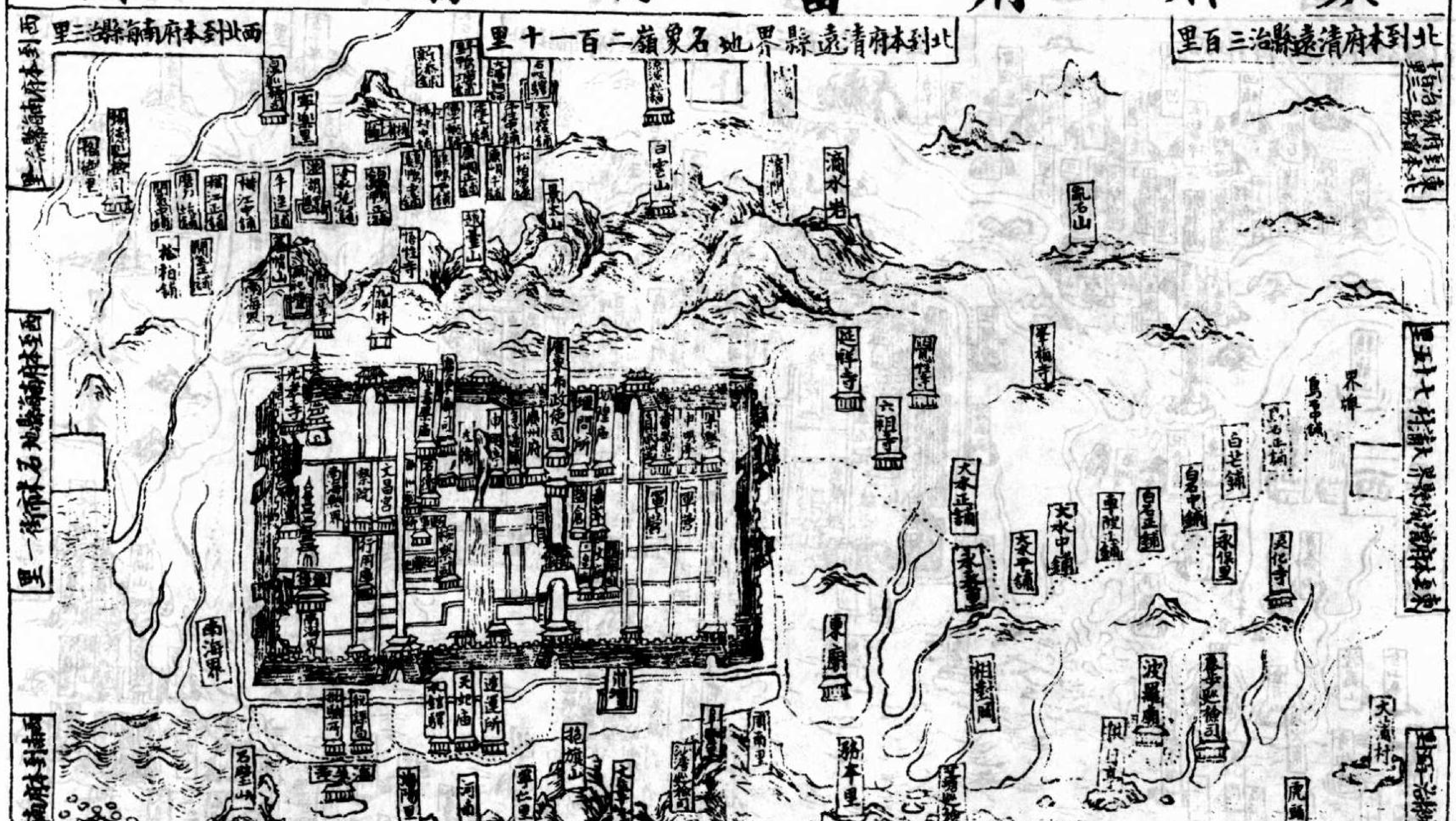

北到韶州府英德縣黎峒界三百今五里
北到韶州府治六百八十里
北
東
西
白雲山
廣州府
番禺縣
南海縣
第一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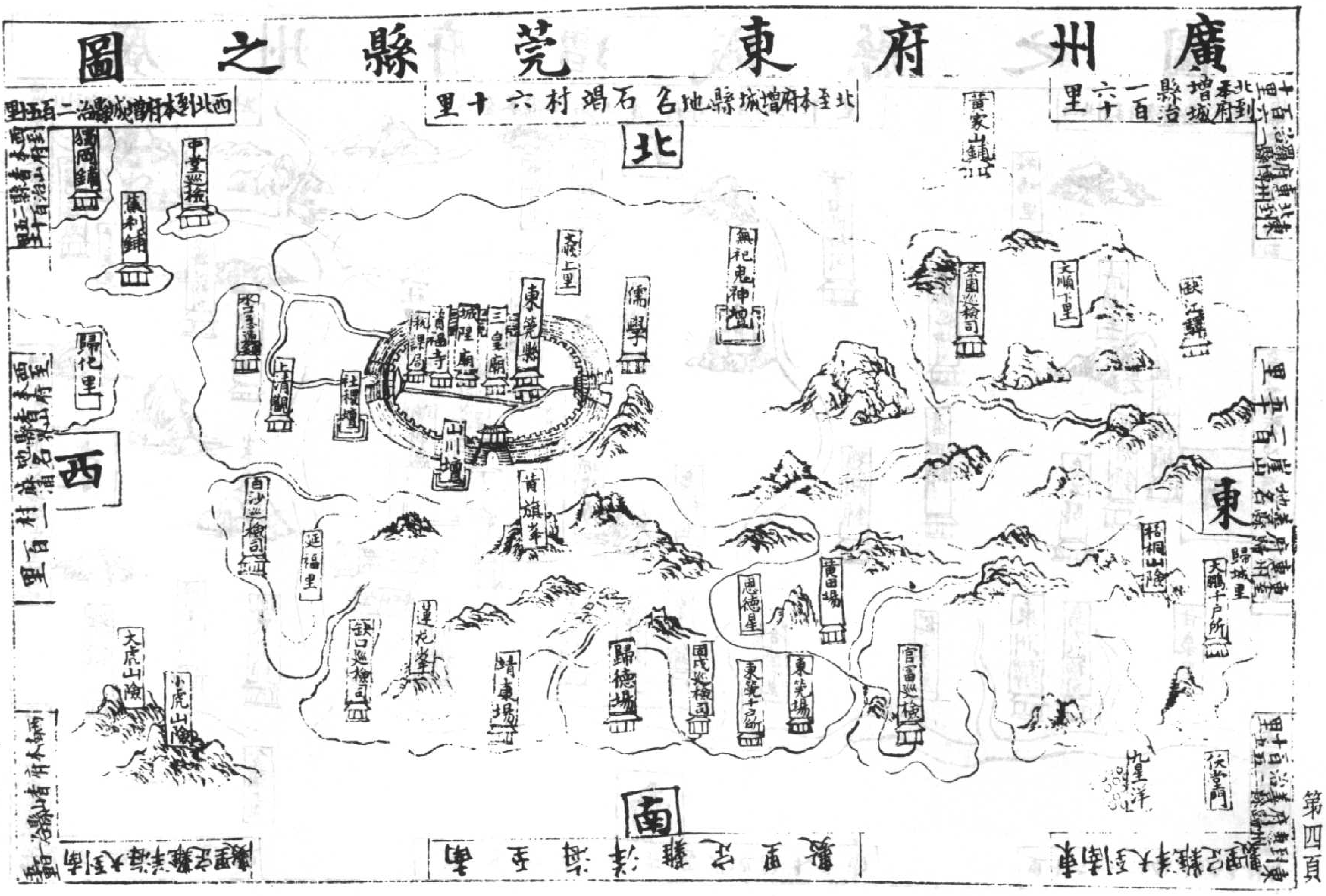
廣州府南海縣之圖


北至本縣界地名巴由逕一百八十三里
北到本府清遠縣治三百里
西北到肇慶府四會縣治二百六十里
北
南
東
西
雛龍山
牛鼻山
寶陀山
貪泉
石門
沉香浦
朝漢臺
浮丘山
西廟
大通寺
番禺界
官峯鋪
石馬鋪
雲臺鋪
安息鋪
龍塘鋪
無祀鬼神壇
演武亭
九眼泉
廣東布政使司
右衛
左衛
前衛
後衛
文廟
天妃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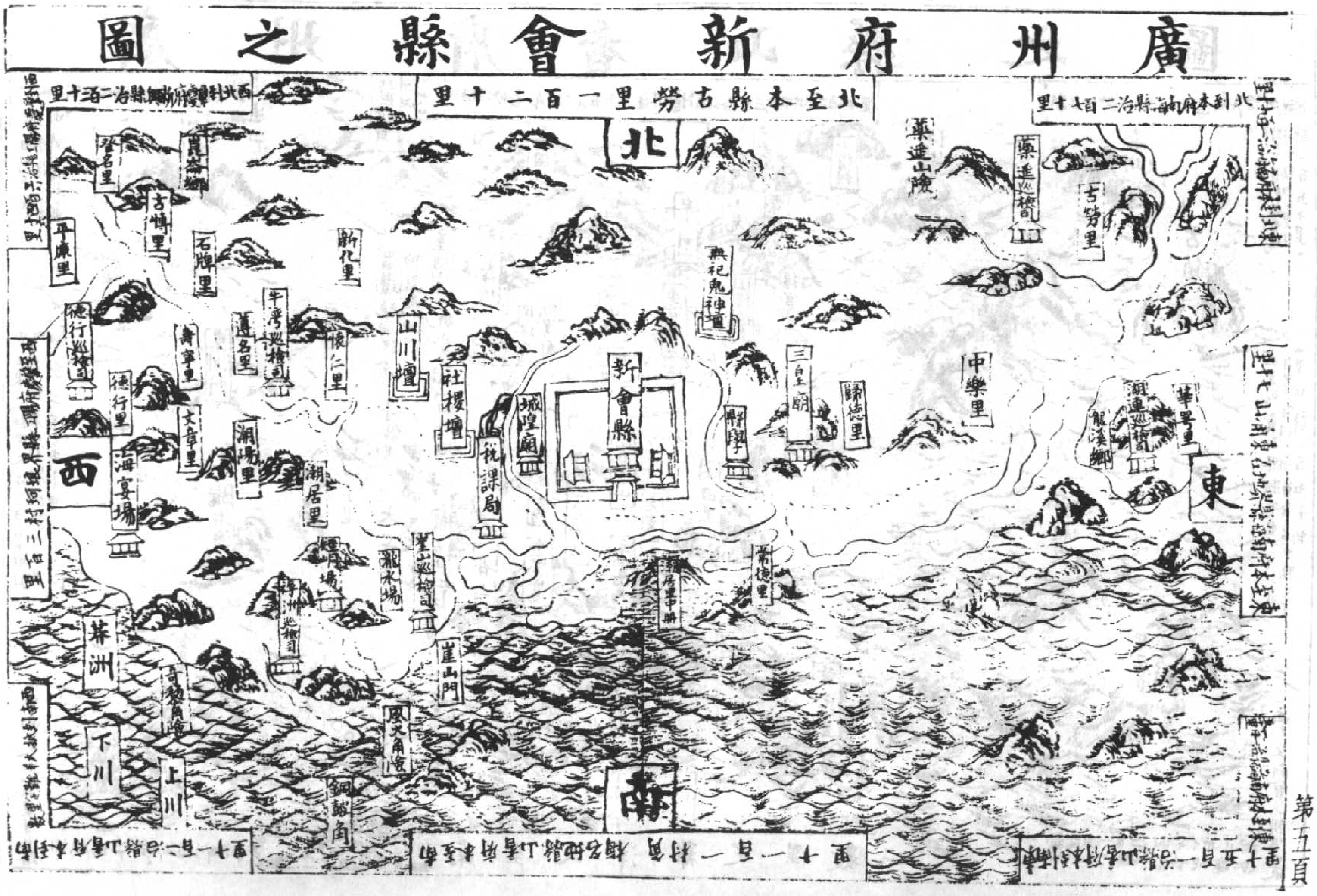
蠹

廣州府番禺縣之圖


北到本府清遠縣界地名象嶺二百一十里
北到本府清遠縣治三百里
西北到本府南海縣治三里
白雲山
滴水岩
南海界
天妃廟
六榕寺
界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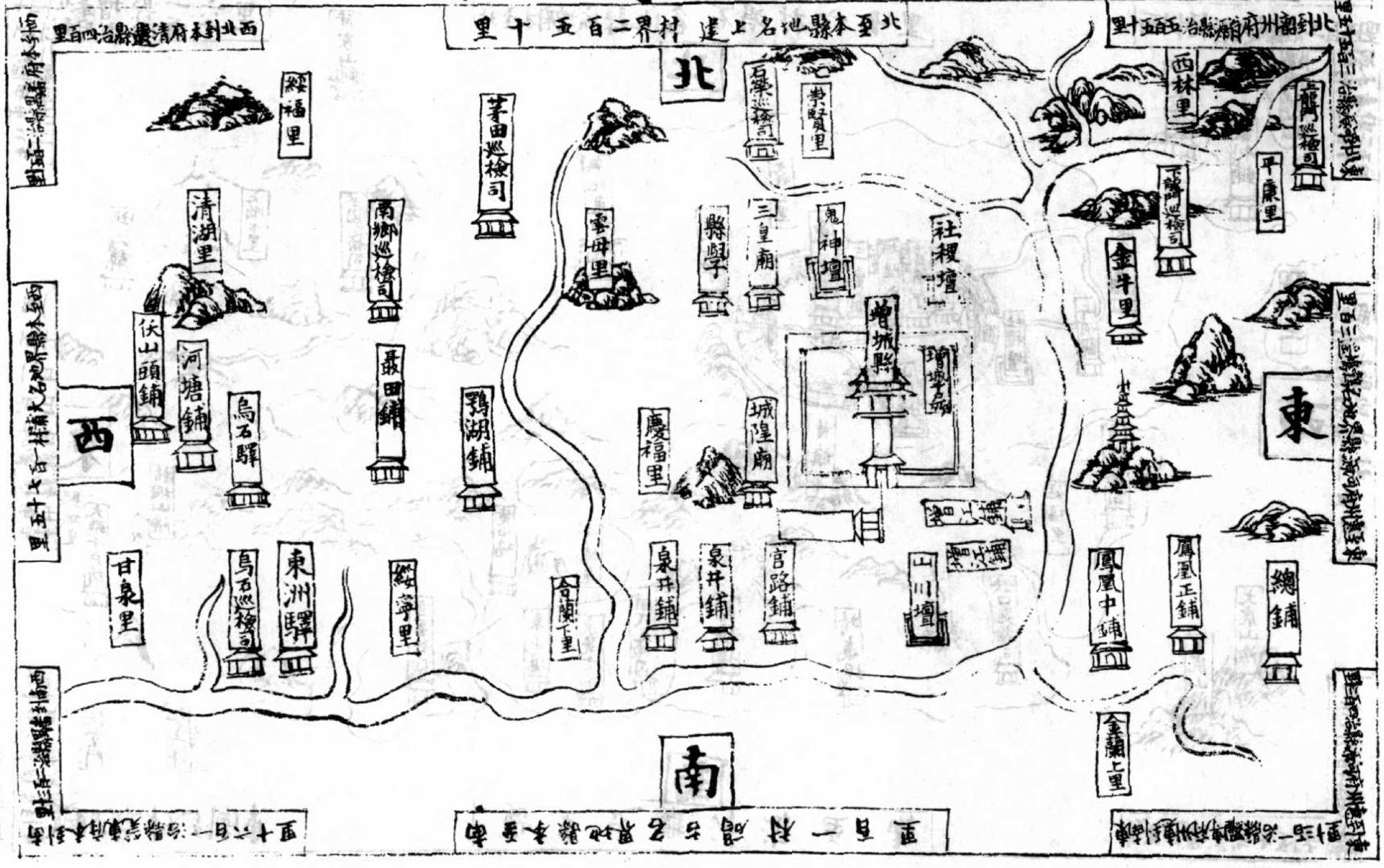

廣州府東莞縣之圖
北至本府增城縣地名石碣村六十里
西北到本府增城縣治二百五里
北到本府增城縣治一百六十里
北
西
東
南
東莞縣
儒學
無祀鬼神壇
山川壇
社稷壇
城隍廟
三皇廟
黃家山鋪
歸化里
延福里
白沙巡檢司
大虎山隘
小虎山隘
缺口巡檢司
靖康場
歸德場
東莞場
東莞千戶所
官富巡檢司
黃田場
恩德里
梧桐山隘
大鵬千戶所
佛堂門
九星洋
黃旗峯
蓮花峯
中堂巡檢

第四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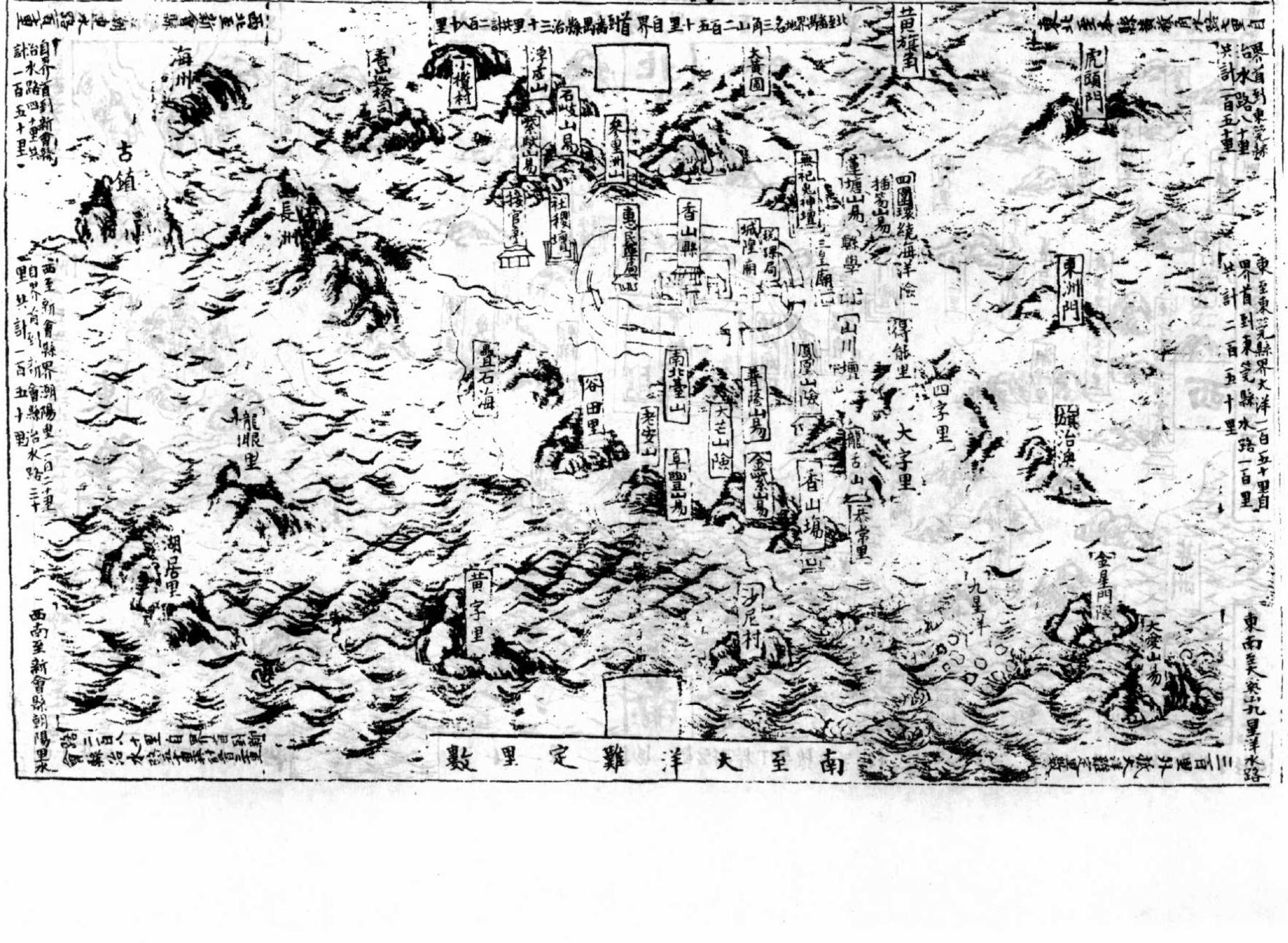

廣州府新會縣之圖
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二十里
北到本府南海縣治二百七十里
北
西
東
南
新會縣
城隍廟
社稷壇
山川壇
稅課局
儒學
三皇廟
無祀鬼神壇
藥逕山隘
藥逕巡檢司
古勞里
中樂里
歸德里
德行巡檢司
德行里
文章里
海宴場
平康里
登名里
古博里
石牌里
歸化里
懷仁里
潮居里
莽洲
下川
上川
崖山門
銅鼓角

第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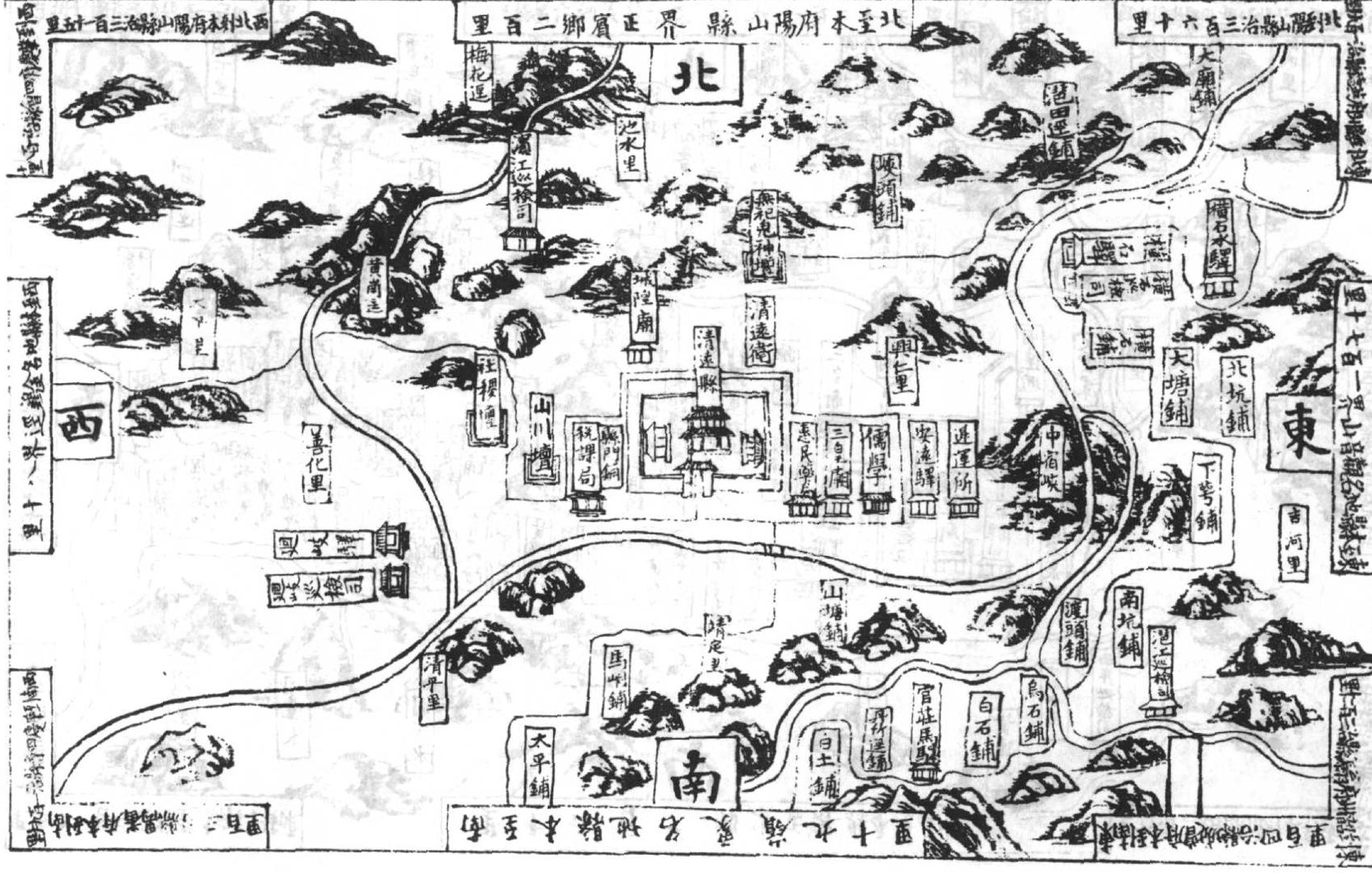
廣州府增城縣之圖


北至本縣地名上逮村界二百五十里
西北到本府清遠縣治四百里
北到韶州府翁源縣治五百五十里
北
東
西
南
綏福里
茅田巡檢司
石灘巡檢司
崇賢里
西林里
龍門巡檢司
平康里
下鎮巡檢司
清湖里
南鄉巡檢司
雲母里
縣學
三皇廟
鬼神壇
社稷壇
金牛里
增城縣
伏山頭鋪
河塘鋪
烏石驛
最田鋪
鷄湖鋪
城隍廟
慶福里
山川壇
鳳凰中鋪
鳳凰正鋪
總鋪
甘泉里
烏石巡檢司
東洲驛
綏寧里
合蘭上里
泉井鋪
官路鋪
金蘭上里

廣州府香山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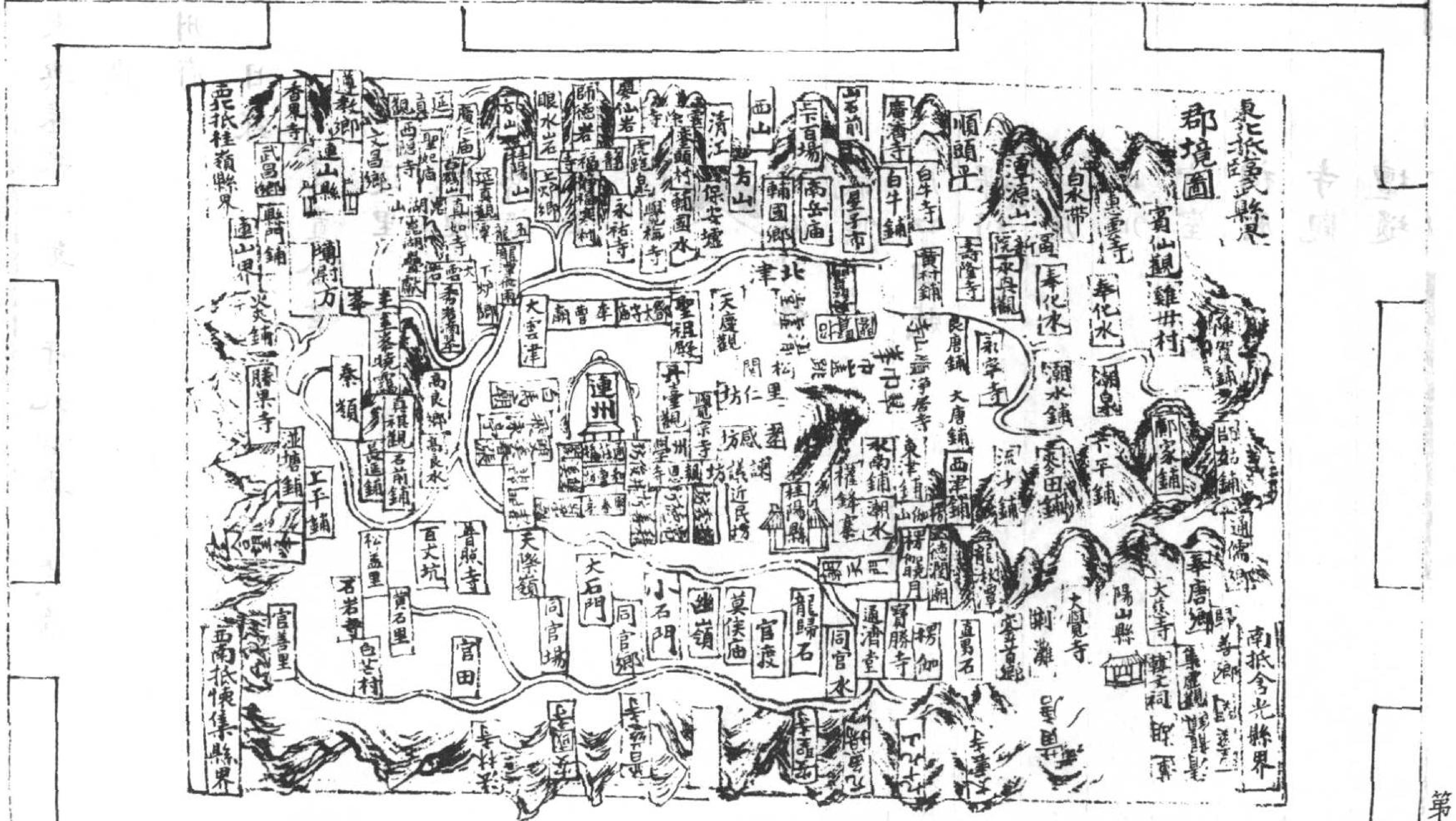

北至廣州府番禺縣界二十里自界首到番禺縣治共計二百五十里
黃旗角
虎頭門
界首到東莞縣治水路八十里共計一百五十里
東至東莞縣界大洋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東莞縣水路一百里共計二百五十里
海洲
香山巡檢司
小欖村
淨香山
大黃圃
古鎮
長洲
香山縣
惠民藥局
社稷壇
四圍環繞海洋險
捕盜山
縣學
城隍廟
稅課局
三皇廟
山川壇
東洲門
西至新會縣界潮陽里二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治水路三十里共計一百五十里
疊石海
谷田里
南北臺山
龍眼里
鳳凰山
大吉山
龍古山
四字里
大字里
香山場
金星門
九星洋
湖居里
黃字里
沙尼村
大奚山場
東南至大奚山九星洋水路
西南至新會縣部陽里
南至大洋難定里數

廣州府清遠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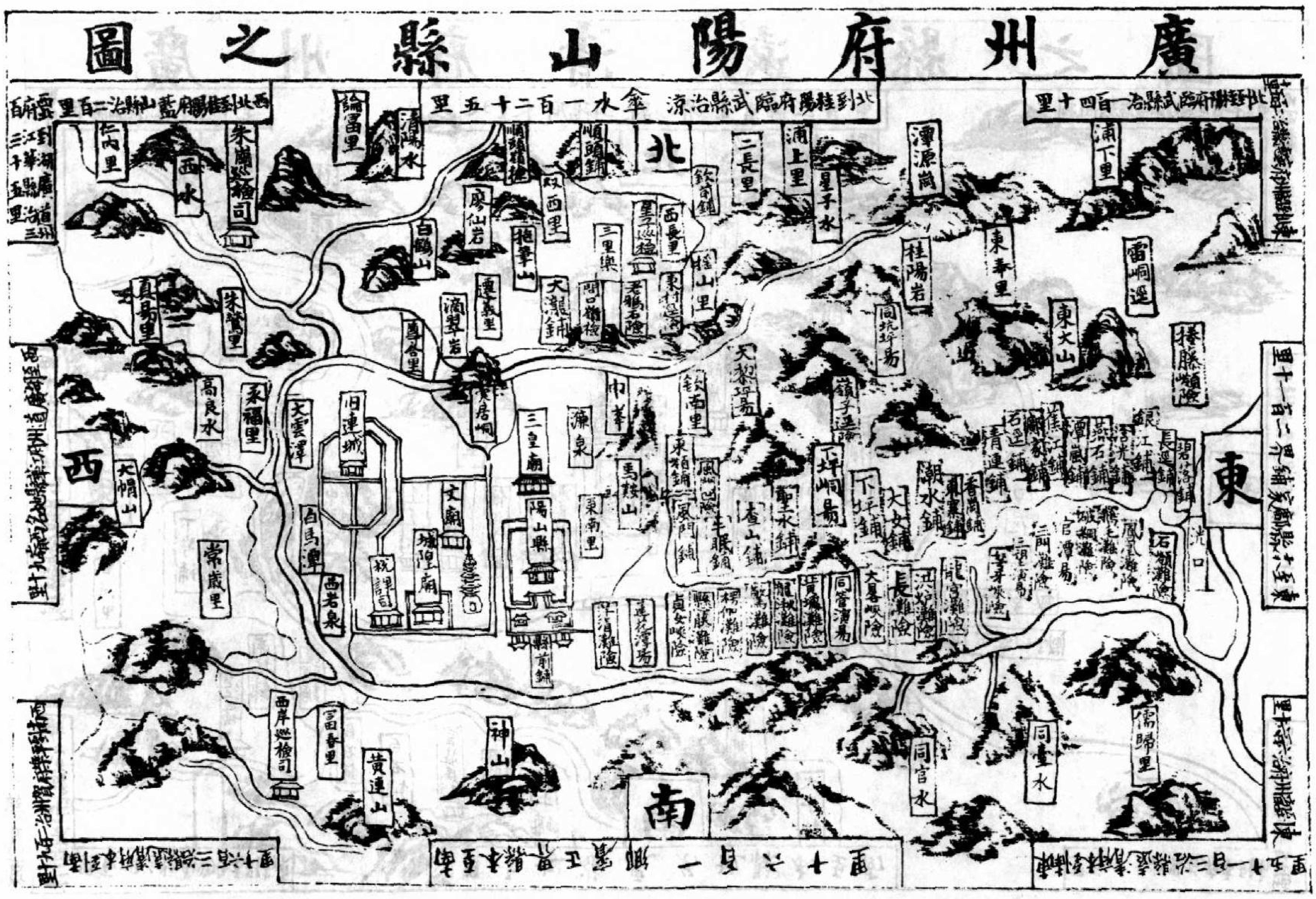

北至本府陽山縣界正宥鄉二百里
北
南
東
西
清遠縣
清遠衛
城隍廟
山川壇
社稷壇
儒學
三皇廟
安遠驛
遞運所
稅課局
池水里
善化里
清平里
吉河里
北坑鋪
南坑鋪
大塘鋪
烏石鋪
白石鋪
白土鋪
太平鋪
馬岬鋪
中宿峽

第八頁

連州郡境之圖


郡境圖
連州
陽山縣
天慶觀
大雲津
北津
大石門
小石門
南抵含光縣界
西南抵懷集縣界
西北抵桂嶺縣界

第九頁


廣州府陽山縣之圖
北
南
東
西
北到桂陽府臨武縣治涼傘水一百二十五里
北到桂陽府臨武縣治一百四十里
西北到桂陽府藍山縣治二百里
仁內里
西水
朱岡巡檢司
論富里
清陽水
順頭嶺
順頭鋪
叔西里
廖仙岩
白鶴山
抱峯山
三里樂
西長里
欽前鋪
二長里
浦上里
星子水
潭源崗
浦下里
桂陽岩
東奉里
雷峒逕
東大山
貞易里
朱驚里
高良水
永福里
大雲潭
旧連城
三皇廟
文廟
城隍廟
陽山縣
白馬潭
大帽山
常歲里
西岩泉
巾峯
濂泉
馬鞍山
東南里
大黎坪易
嶺子逕
下坪峒易
下坪鋪
大安鋪
湖水鋪
清連鋪
長逕鋪
沉口
西岸巡檢司
富春里
黃蓮山
神山
同官水
同臺水
儒歸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五　十八養

廣

廣州府

目錄

建置沿革
道里
城池
橋梁
關津
坊里
風俗形勢
氣候
户口田賦
課利
土産
山川
宮室
祠廟
寺觀
壇壝

公署

學校

兵防

古蹟

官蹟

人物

文章

題詠

碑刻

都誤作郡

建置沿革

本府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禹貢揚州之域。牛女之分。周春秋時。為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漢武帝定越地。以為南海。鬱林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屬交趾刺史。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三國吳孫權。以步隲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永安六年。分交州置廣州。晉太康中。以荆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治番禺。宋泰始七年。分交廣二州地置越州。治臨漳。齊以廣治番禺。梁陳並置郡督府。隋開皇九年。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廣州為番禺州。大業初。又改為南海郡。唐武德五年。置廣州總管府。七年為大都督府。貞觀初。改中都督府。永徽中以廣州為嶺南五府節度。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二年復為廣州。咸通三年分嶺南節度為東西道。乾寧二年。改嶺南東道為清海軍節度。宋開寶四年。仍為清海軍節度。大觀元年陞為帥府。元至元十五年。置廣東道宣慰司。廣州為路。

本朝洪武元年改為廣州府二年置廣東行省九年改為布政司圖經志秦屬南海郡。任囂為

尉後趙佗稱南越王傳五世。前漢元鼎五年。南粵平。以南海郡屬交州。領縣六。曰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後漢建安十八年。革州以郡屬荊州。領縣七。曰番禺。博羅。中宿。龍川。四會。揭陽。增城。分番禺地置增城縣。三國吳黃武六年。以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始立廣州。本郡屬廣州。晉領縣六。曰番禺。博羅。龍川。四會。增城。平夷。改揭陽為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宋領縣十。曰番禺。博羅。龍川。增城。酉平。熙安。懷化。綏寧。高要。始昌。改四會為綏建郡。齊領縣十三。曰番禺。博羅。龍川。增城。酉平。熙安。懷化。綏寧。高要。新羅。揭陽。河源。安遠。梁　陳　隋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大業初。復立南海郡。領縣十五。曰南海。寶安。增城。四會。化蒙。曲江。始興。翁源。樂昌。含洭。清遠。政賓。懷集。義寧。新會。廢始興郡。以曲江始興。翁源。樂昌隸本州。又廢湞州為含洭。後避宋諱改含光隸本州。唐武德四年。立廣州置總管府。乾元元年復為廣州。五筦之一也。領縣十三。曰南海。番禺。東莞。增城。四會。化蒙。含光。湞水。清遠。懷集。貞陽。義寧。新會。後以政賓入清遠。併四

會。化濛。置南綏州。併義寧新會置岡州。尋廢。仍以新會縣屬本州。五代南漢劉隱。由唐清海軍節度使。據其地。傳及子孫。宋開寶四年。南漢平。仍為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大都督府領本州。皇祐四年。復帥經略安撫司。領八縣。曰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懷集。新會。香山。以含光屬連州。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湞水入懷集。以化蒙入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為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屬端州。始興二十二年始以香山鎮為香山縣。元至元十六年。改為廣州路總管府。領縣七。曰（南海。番禺。東莞。增城。清遠。新會。香山。郡城內錄事司一。以懷集附賀州。）

聖朝領縣八。曰南海。番禺。東莞。新會。增城。香山。清遠。陽山。太平寰宇記嶺南道一。　廣州原領縣十三。今八。南海。增城。懷集。清遠。東莞。四會。新會。信安。　三縣廢。番禺（入南海。）湞水（入懷集。）化蒙　二縣割出。含洭（入湞州。）湞陽（入湞州。）輿地廣記廣南東路　中都督府。廣州。古蠻夷之地。春秋戰國為百越。在禹貢職方州域之外。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立南海郡。秦滅。南海尉趙佗自立

散誤作敗

下誤作地

為南越武王。漢高帝因立佗為南越王。元鼎中。相呂嘉王建德反。武帝興兵滅之。及東漢以後皆為南海郡。建安十五年。兼立交州。吳永安六年。分立廣州。晉宋齊梁陳因之。隋平陳。郡廢。仁壽元年。曰番州。大業初。州廢。復立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天寶元年曰南海郡。後建安清海軍節度。五代為南漢劉氏所據。宋開寶四年收復。今縣七。南海志。廣為禹貢揚州之境。按晉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唐志亦云。嶺南道蓋古揚州之南境。周職方之地。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地之地。辨其八蠻七閩之人民。史稱蒼梧九疑韶石皆舜迹所至之地。亦不得為要荒之服。春秋有於越。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哀十三年於越入吳。杜注。於。發語聲。即句踐也。舊志云。五臣注。今南海在焉。即其地。蓋引文選吳都賦注。戰國時。楚興兵伐越。遂屬楚為百越。史記。句踐六世至無彊。楚威王興兵伐之。大敗越。殺無彊。盡取故吳地。越以此敗。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

楚。謂之百越。此是周顯王時。舊志云。夷王時。則成周之初嘗有。秦王剪滅楚。略定楊粵陸梁地。以其地為桂林南海象郡。以謫遣戍。舊志云。非三十六郡之限。置南海尉以典之。志所謂東南一尉是也。二世時。任囂為南海尉。病。召龍川令趙佗使行尉事。囂語佗曰。秦為無道。陳勝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為國。又曰漢安元年。五星聚東井。北南粵偏霸之象。即使佗行尉事。囂死。佗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王。治南海。佗後乘黃屋左纛稱帝。以兵脅財賂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漢遣陸賈再使粵因封之。剖符通使。使和輯百越。無為南邊害。傳五世。佗死。孫胡立。胡死。子嬰齊立。嬰齊死。子興立。呂嘉殺之。立建德。孝武元鼎五年。粵相呂嘉反。討平之。以其地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屬交州刺史部。治蒼梧。舊志云。治交趾。按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又前漢地里志注云。交趾刺史。今持節治蒼梧。王象之輿地記勝云。漢武置交州刺史。治蒼梧之廣信縣。東漢立交

州牧亦治蒼梧。後徙治番禺。舊志云。治交州未知孰是。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通鑑。靈帝中平五年。太常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權輕。宜改置牧。選重臣為之。焉欲求交趾牧。乃得益州牧。舊志云。獻帝建安八年當考。十五年。始徙於南海。通鑑。獻帝建安十五年。蒼梧士燮為交趾守。雄長一州。威尊無右。朝以朱符張津賴恭相繼為刺史。皆不能服。時孫權遂表番陽太守步騭為交州刺史。士燮率兄弟奉承節度。又寰宇志云。其城周十里。初尉佗築之。後步騭修之。是步騭方徙治也。詔以邊州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六佾之舞。後漢志。交州刺史部注。王範交廣春秋云。交州元封五年治蒼梧建安十五年治番禺。詔書以州邊遠使持節并七郡皆授鼓吹以重威鎮。十八年省州以郡屬荊州。詔并十四州復為九州。吳黃武五年。以交趾日南九真合浦為交州。割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立為廣州。州得名自茲始。俄復舊。通鑑。孫權黃武五年。士燮卒。子徽自署太守不受代。刺史呂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戴良為刺史。海

東四郡為廣州。岱自領刺史。岱督兵討燮。滅之而叛者復起。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永安七年。孫休復分交州立廣州。領郡十。理番禺南海蒼梧。鬱林。高凉。高興。甯浦。桂林。始安。始興。臨賀為七。晉平吳。因之。東晉郡十五。南海。蒼梧。鬱林晉興。東官。晉康。新興。桂林。高凉。甯浦。永平。新安。義安。新會。高興。為十五。宋分交廣二州地為越州。治臨漳。今康州。廣州領郡十八。省高興。外增宋康。綏建。海昌。宋熙。四郡。齊領郡二十三。增宋隆。甯浦。齊樂。齊康。齊甯。五郡。梁陳並置都督府。隋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番州。時晉王廣立為皇太子。避其諱。即煬帝。大業初。復立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立廣州。仍置總管府。六年為大都督府。寰宇記在七年。貞觀為中都督府。永徽後。以廣桂容邕鎮南五府皆隸于廣。謂五府節度。名嶺南五管。又為嶺南五府經畧使理所曰經畧軍。南海郡城內軍額。管鎮兵五千四百人。曰清海軍。恩平郡管兵一千人。曰桂管經畧使。始安郡管兵一千人。曰容管經畧使。晉甯郡管兵千一百人。曰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

祀當作杞原本誤

四千二百人。）曰邕管經畧使。（朗寧郡管兵千七百人。）名嶺南五管。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乾元元年。復為廣州。其後五府不屬。自杜佑始。（舊志云。兄領是州稱廣州刺史。兄廣南五府經畧使。後陞為節度使。於佑為嶺南節度。當兼五府經畧。適執政者遺貺。佑獨不兼。故五府不屬自佑始。按唐本傳。佑在朝多所建議。盧祀當闕惡之。出為嶺南節度使。）咸通三年。分嶺南為東西道。廣為東道。邕為西道。乾寧二年。升為清海軍節度。劉隱領州。又加建武節度。（邕州）遂據其地。再傳至劉晟。舉兵攻取馬氏。桂。宜。蒙。（昭之蒙山縣）連。梧。嚴。（今象之來賓縣）富。（今賀之富川縣）昭。柳。象。龔。（今潯之平南縣）十一州。始盡有嶺南地。宋開寶四年。南漢平。分東西路。仍為清海軍節度使。廣州大都督府。時潘美尹崇珂同領州兼廣南轉運市舶使。景德二年。兼本路兵馬鈐轄。皇祐四年。詔州與桂州並帶經畧安撫使。後被旨盜賊事。許便宜與本路轉運常平茶塩市舶並置司。獨提點刑獄。置司於韶。皇元定江南。至元十六年。

陞為廣東道宣慰使司。其使兼都元帥。又陞廣州為路總管府。尋罷都元帥府。以宣慰司兼管軍馬。二十年立海北廣東道提刑按察司。並置于廣。二十六年察司移置于韶。二十八年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並置于廣。大德二年。定為廣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正次官。並通管元帥府事。蓋嶺南一都會。故軍府之盛焉。元一統志禹貢揚州之域。（晉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而唐志云。嶺南道。蓋古揚州南境。元和郡縣志。亦云為禹貢揚州之域。史記謂揚越。漢書註云。本揚州之分。故云揚越。而通典則以為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稽其時畧考其鎮藪。而禹貢職方皆不逮此。故列於九州之外。范子長郡縣志云。以今日地志考之。潮州舊隸揚州。連州舊隸荊州。未可盡以為九州之外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晉隋唐之志。既非作於通典之前。亦必有所據。今攷正作揚州之域。）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兼得楚之交。（此據輿地紀勝所云。）春秋時百越之地。秦置南海郡。置南海尉。以任囂且死召龍川

脫三字

令趙佗行南海尉事。佗自立為南粵王。漢因封之。使和輯百越。無為南邊害。凡王世五。九十三年而亡。武帝既定粵地。以為南海。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按南海郡即秦南海故郡也。屬交趾刺史。（攷之係元鼎六年也）獻帝建安八年。陞為交州牧。孫權以步隲為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即今之州理也。孫林以交州土壤懸遠。迺徙交州理龍編。黄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立為廣州。俄復故。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

以都尉統之。孫晧分鬱林立桂林郡。逮晉太康中。吳晋遂以荊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領郡十。理番禺。（通鑑魏元帝咸熙元年七月。分交州置廣州。是時吳景帝孫休尚無恙。由是月景帝孫休亡。孫晧始立。而元和志遂以為孫晧分交州置廣州。二者弗同。今按孫休之亡。孫晧之立。同是永安六年七月。而所書建置有休晧之異。然攷之沈約宋志云。廣州刺史。吳孫休永安六年。分交州置廣州。則置於孫休也明矣。今當從宋志。）晉因而弗改。安帝元興三年。盧循陷番

禺。執刺史吳隱之。隱之拒守百餘日城始陷。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通鑑在此年義熙六年。）循用徐道覆計。舉兵向建康。劉裕敗之於蔡州。裕又治水軍遣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傾其巢穴。（通鑑義熙六年八月。）孫處乘海奄至番禺。圍之二十餘日不克拔。乃走交州。至龍編敗死。時義熙七年也。宋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二州地。置越州。治臨漳。領郡十七。齊廣州領郡二十有三。皆理番禺。梁陳並置都督府。隋開皇九年平陳。置總管府。仁壽元年。改廣州為番州。

避太子廣諱也。大業初。為南海郡。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明年賊帥鄧文進降。置廣州總管府。七年為大都督府。永徽中復以廣。桂。邕。容。安南五府並隸于廣州。以廣州為嶺南五府節度。五管經畧使。理所曰。經畧軍。曰清海軍。曰桂管經畧使。曰容管經略使。曰鎮南經略使。曰邕管經畧使。名嶺南五管。并五府經畧使為嶺南節度。（通鑑在肅宗至德元年。）天寶元年。改為南海郡。至德二年十二月復為廣州。自杜佑為嶺南節度。當兼五府。適秉政者遺脫。獨不兼。攷五府不屬

攻誤作攷

賂亦通　原本作賂

安誤作按

自佑始也。咸通三年。蔡京制置嶺南。奏請分嶺南節度為東西道。改嶺南節度使為東道節度。邕州為西道節度。乾符六年。黄巢攻破廣州。巢以士卒疾疫。弗能守廣州。乃去掠湖湘。乾寧二年。賜嶺南東道為清海軍節度。以命薛王知柔。昭宗天復元年。劉隱為清海軍留後。天祐二年。又命隱為清海軍節度。隱以重賂結朱全忠而得之也。子孫竊據其地。凡六十有七年。至宋開寶四年始平之。仍舊為清海軍節度。至道以後分廣東南為東西路。東路兵馬鈐轄廣州領之。

西路兵馬鈐轄桂州領之。皇祐四年。各兼本路經畧按撫使。大觀元年。陞為帥府。元領南海。番禺。清遠懷集東莞增城新會香山八縣。德祐二年春。即元至元十三年也。江浙已平。六月十三日廣州全城歸附。秋九月熊飛作亂。趙溍同方興乘時襲取。冬十一月江西元帥府領兵來復。既定而明年廣人又叛。十五年再進師克之。自是海嶠始率服。版圖隸歸。遂創廣東道宣慰司。舊統十四州。而肇慶德慶封連四郡改屬廣西道。廣州立下路總管府。併設錄事司。元領八縣。

當以惠居民四字為句

時南司恐有訛

當江西為句

而懷集一縣。王師先自賀州入。就撥隸焉。今領縣七。　歸附始末圖經志廣州自元末。盜賊四起。侵掠城池。各據一鄉一縣。其後東莞何真糾率義兵防禦城郭。丁未冬。聞大軍平定江西福建。遣其屬梁復初等納欵歸順。洪武元年春。

朝廷調兵平定嶺海。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廖永忠自福建統舟師由海道至四月初九日抵廣城。指揮陸仲亨等率步兵度梅嶺自雄韶沿江而下先三日至。征南公令境内撤圍壘銷兵器。招來。居民各復生業。浙江參政朱亮祖統兵平

定廣西。相繼而至。其依險拒命者。征南公親督兵殄滅之。廣東州郡由是而悉定焉。　取廣州始末南海志至元十二年丙子。宋德祐二年宋經畧使兼知廣州徐直諒得驛報。天兵已下臨安。又聞江西湖南皆降。時有淮將梁雄飛謫居於此。因遣之賫蠟書往江西歸附。未幾又聞湖南行省亦遣使諭降。所遣者廣人曾士傑。時南湖南某縣令與一將校楊尹偕來。直諒遣水軍統領唐淵往韶州逆之。直諒之意。謂已遣人通耗江西不可。又納湖南使。諭意唐淵俾殺之。乃沈

按當作虔　虔之誤

脫會字

曾揚於韶州江下。六月江西呂元帥師變遣黃世雄與雄飛偕來。並稱招討使。時直諒聞益王已即位於福州。遣郡人李性道權提刑。領摧鋒軍將黃俊陳寔水軍將謝賢等拒之。至石門性道不欲戰。艤舟岸滸。惟黃俊迎敵遂敗。俊奔回。直諒乃乘舶舟遁去。十三日世雄等入城。以性道為市舶使。陳寔謝賢唐淵等各授以官。黃俊亦與焉。俊不授。諸將遂殺之于摧鋒軍寨佛殿下。八月東莞人熊飛舊以勤王隷文丞相戲下兵潰而歸。至是遂結集民兵數百至城下。十五日世雄等與戰。飛敗復回東莞。世雄等遣姚文虎追之。為飛所殺。飛再圖入城。世雄等度未可勝。九月十一日退師。既而新會曾逢龍率鄉兵至城下。性道迎謁。為逢龍所擒。飛等復入城掠性道家焚其居。二十一日宋制置使趙溍運副趙淇至。越一日安撫方興至。捜陳寔謝賢等殺之。劊肝以祭俊。唐淵逊。十月十日遂置性道于死。俄呂元帥師變張元帥榮實將兵自江西來。溍遣逢龍飛往南雄捍禦。續發將校劉自立守韶州。逢龍戰死于雄。飛回韶。張呂元帥至。自立潛

營誤　一作營

以城降。飛巷戰而死。遂屠韶城。以自立為招討使。十二月朔。溍淇等聞大兵將至。以舶舟遁。方興未行委郡人趙若岡等分四隅民兵守禦。初五日興遁。二元帥至城南居民懼如韶之受屠也。俱逃竄入山。若岡焚其室廬。火光亘天。城外民居為之蕩盡。初八日若岡與忠勇軍陳勇開小市門降。是夜勇賈招諭榜入城。為營兵所殺。初十日。二帥入城。以若岡知南恩州事。會方興在南恩海靈山。令人逐若岡去不得入。是時郡人張鎮孫結集鄉兵於廣州海上二元帥以水道不通軍餉不繼退師。十四年四月。鎮孫入城為經畧安撫使。有將校盧震者擁衆暴橫。鎮孫殺之。十一月塔出右丞呂元帥劉元帥復入廣。鎮孫降。十五年正月。平廣州城。二月右丞二元帥復退師。以鎮孫歸于京師。道死于梅嶺。三月宋凌震王道夫入城。震為制置使。道夫為運使。時宋主昰崩。昺繼立。九月震與道夫聞大兵復來。俱遁。十月行省叅政李恒江東宣慰使張弘範閫蒙古漢軍都元帥府督師南征。十六年正月。二帥會師。二月克厓山。宋主昺死。（餘見厓山）

事蹟宋亡。三月震降。道夫亦降。王師凡三入廣。廣州始平。

屬郡　自漢武元鼎六年。平南粵。置南海郡。時為交州部。（吳永安七年。）始分交州立廣州。初領南海蒼梧鬱林高涼四郡。後增臨賀始平始興。（三郡元屬荊州。臨賀。今賀州。始安今昭州。始興今韶雄英州。）桂林（吳分鬱林置桂林郡。今靜江。）高興（吳大帝分合浦高涼縣。立高涼郡。又立高興郡。今高化州。）甯浦（又分合浦北部。立甯浦郡。今橫州。）為十郡。晉永嘉元年。以臨賀始興始安為湘州。復增晉興。（分鬱林立晉興郡。今邕州。）東官（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今循惠。）新甯（穆帝分蒼梧立新甯郡。今新州。）永平（分蒼梧立永平郡。今藤州。）新安（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末詳。）義安（安帝分南海之揭陽縣立義安郡。今潮梅。）新會（恭帝分南海置新會郡。今為縣。）為十五郡。宋省高興郡。外增宋康（宋置宋安郡。今連州康字當考。）綏建（文帝分南海之四會等縣。立綏建郡。）海昌（舊有海昌郡。平陳後廢入電白縣。今高州。）宋熙（元嘉十六年以南海之高要縣立宋熙郡。）為十八郡。齊增宋隆（舊有宋隆郡。平

（陳後廢。入高要。）甯浦（晉宋已有甯浦不廢。此重載。當考。）齊樂（未詳）齊熙（齊立齊熙郡。今融州。）齊建。（齊立齊安郡。今南恩。建字當考。）為二十三郡。唐至德元年。陞五府經畧討擊使為嶺南節度使。領州二十三。州。與潮韶循康瀧（今瀧水）端新封春（今陽春）勤（開寶五年廢。入陽春）羅（今化州石龍縣）高恩雷崖瓊振（今吉陽）儋萬安潘（今高州地）縢是也。十年又以漳潮二州隸嶺南經畧使。元和元年。復領潘辯二州。（今化州地。）宋潘美平嶺南。得州六十。兼邕桂所隸言也。開寶五年。詔省嶺南郡縣領州十五。賀州復隸廣西。實領韶潮梅循惠連封新南恩南雄英德肇慶德慶凡十四郡。聖朝混一。至元二十七年。大籍戶定。廣惠潮為中路總管府。肇慶南雄韶德慶為下路總管府。英德南恩新封循梅惠連為散州。後以英德控制山獠要衝。陞為路。而連之桂陽縣。以諸王投下食邑。得陞州。今為路八。州七。屬縣（縣以部言之。不可勝載。今以州所領者疏）后。

前漢縣六　番禺　博羅　中宿（今清遠）　龍川　四會　揭陽

後漢縣七　番禺　博

羅　中宿　龍川　四會　揭陽　增城　晉以揭陽為義安郡以中宿屬始興郡統縣六　番禺　博羅　龍川　四會　增城　平夷　宋以四會為綏建郡統縣十　番禺　博羅　龍川　增城　酉平　熙安　懷化　綏甯　高要　始昌　齊縣十三　番禺　博羅　龍川　增城　高要　酉平　綏寧　新羅　揭陽　河源　安遠　熙安　懷化（按隋開皇十年。以熙安懷化入番禺。）隋廢始興郡。以曲江始興公翁源樂昌隸廣州。又廢洭州。以浛洭（後避宋諱改浛光）來屬。統縣十五　南海　寶安（即東莞）　增城　四會　化蒙　曲江　始興　翁源　樂昌　浛光　清遠　政賓　懷集　義寧　新會　唐以政賓入清遠。以四會化蒙置南綏州。以義寧新會置岡州。尋廢屬廣州。統縣十三。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四會　化蒙　懷集　洊水　清遠　浛光　真陽　義寧　新會　南漢分南海置常康咸寧二縣。復以真陽屬英州。宋開寶四年。以浛光屬連州。五年以義寧入新會。以洊水入懷集。以化蒙入

四會。以常康咸寧復為南海。熙寧六年。以四會屬端州。紹興二十二年。始分四縣地置香山。統縣八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清遠　懷集　新會　香山　至元十六年收附廣州。時荊湖行省兵馬先取懷集。遂附賀州。今統司一。縣七　錄事司　南海　番禺　東莞　增城　清遠　新會　香山

南海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番禺縣地。）屬南海郡。隋（開皇十年。析置南海屬廣州。大業初。置郡於此。仁壽元年。改屬番州。唐屬廣州。）宋（開寶四年。仍併番禺縣入焉）元為倚郭縣。本朝因之。圖經志秦（本番禺地。屬南海郡。宋永和六年。分置興安懷化二縣）隋（開皇四年。廢興安懷化二縣入番禺。十年分置南海縣隸廣州。）唐（開成五年。升為緊縣。會昌中。升為望縣。）五代（南漢分南海置咸寧常康二縣。）宋（開寶五年。廢常康咸寧二縣。併為本縣。）郡縣志本漢番禺縣地。屬南海郡。後漢以來因之。隋改為南海縣。又分置番禺縣。尋廢入焉。仁壽元年。隸番州。大業初。隸南海郡。唐隸廣州。偽漢置咸甯常康二縣。宋

開寶五年省入本縣寰宇記（元二十三鄉）本漢番禺縣屬南海郡分番禺置南海縣先是廣州偽命曰析南海縣為常康咸寧二縣及永豐重合二塲宋平南越開寶六年併二縣二塲依舊為南海縣并廢番禺縣入輿地廣記本秦番禺縣地為南海郡二世時南海尉任囂召龍川令趙佗謂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佗後遂自立為南越武王漢末立交州牧吳立廣州後改番禺為南海縣隋曰番州唐曰廣州宋開寶五年省咸寧常康二縣入焉有羅浮山元一統志隋開皇十年析置南海縣屬廣州隋志南海縣下注云分置番禺縣尋廢大業初置郡於此仁壽元年隸番州先隸南海郡唐隸廣州南漢置咸寧常康二縣宋九域志云開寶四年廢常康咸寧二縣依舊為南海鎮寰宇記云仍併番禺縣入焉元因之

番禺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秦舊縣故城在今西南二里其地有番禺二山故名屬南海郡漢三國晉宋齊（並因之）隋開皇十年（改置南海縣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五年復置與南海分治郭下元仍其舊）

西當作兩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有番禺二山屬南海郡）前漢（始立番禺縣）隋（開皇十年分置南海縣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分南海番禺西縣）輿地廣記秦漢舊縣後改為南海隋平陳分南海置尋尋省入後復置與南海分治郭下有番禺山尉屠陀葬於此南海志下縣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為名互見清遠縣二禺山屬南海郡漢以來因之宋志云漢立番禺縣故兩漢志及晉宋齊志南海郡下並有番禺縣隋開皇十年改置南海縣即今縣是也長安三年於江南洲上別置番禺縣取舊名也其洲周回約八十里唐因之分治郭下宋開寶五年併番禺入南海皇祐三年一（作五年）分南海為番禺以五鄉為籍焉縣治舊在洲之東一里紫泥巷熙寧二年經畧王靖度地東北徙建今因之

東莞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之書漢南海縣晉（成帝咸和六年置寶安縣屬東莞郡）隋開皇十

年。省郡以縣屬廣州。唐至德二年。改寶安為東莞。宋開寶五年。省入增城縣。六年復置。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三國吳甘露二年。始置司鹽都尉於其地。晉咸和六年。立東莞郡。領縣六。寶安其一也。義熙九年。立義安郡。隋開皇十年。廢郡。以縣隸廣州。復為寶安。唐至德二年。更名東莞。宋開寶五年。併增城入本縣。六年復分立增城。寰宇記東南水路三百二十里。無陸路。元七鄉。按南越志云。水東流入海。帆道三日至東莞。漢順帝時。屬南海縣地。吳孫皓以

甘露元年。置始興郡。以其地置司鹽都尉。晉立東莞郡。隋為寶安縣。唐至德二年。改為東莞縣。南海志中縣。本漢南海郡地。吳甘露三年。始置司鹽都尉。晉成帝咸和六年。立東莞郡。領縣六。寶安安德興寧立海豐立海安欣樂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分立義安郡。宋齊又云。東官太守治寶安縣而南齊志。亦云東官郡有寶安。而治懷安。是晉宋齊皆嘗於其地置郡明矣。元和志。又言隋（開皇十年。廢郡以縣隸廣州。然隋猶以寶安名縣。詳見寰宇記。李唐至德三年更名東莞。宋開寶五年。省入增城。六年復置。今因之。）

廣　廣州府二

新會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南海縣地。晉分南海立新會郡。宋齊並因之。隋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大業初州罷。唐武德四年。以義寧新會二縣。復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罷。以新會義寧屬廣州。宋元並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晉恭帝時。立新會郡。分南海地。隋郡廢。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十三年改元州。又改岡州。尋廢。唐武德四

年。以義寧新會置岡州。正觀十三年州廢。尋復舊。開元二十三年。併義寧為新會縣。屬廣州。寰宇記東北水路三百三十里。無陸路。元四鄉。漢南海郡地。晉新會郡。隋改置封州。又改允州。又為岡州。隋末併入廣州。唐武德四年復置剛州舊治盆允城。貞觀十三年廢岡州。縣屬廣州。其年復置州於今所。開皇二十三年州廢。縣入廣州。遂移縣於廢州城。前臨大海。後枕羣山。元一統志本漢南海縣地。晉志云。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宋志云。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新會。

宋齊志有新會郡。而無新會縣。元和志云。隋開皇十年置新會縣屬岡州。王象之輿地紀勝云。意其郡雖置於晉。而縣則置於隋耳。隋志云。舊置新會縣。平陳郡廢。又併盆台。永昌新夷。廢潭化召懷集六縣。入爲封州。十二年改爲允州。後改爲岡州。大業州廢。封樂縣入焉。唐志武德四年。以義寧新會二縣置岡州新會郡。貞觀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寧屬廣州。是年復以二年（縣）置岡州。開元二十三年州廢。以新會義寧屬廣州。宋因之。元不改。

五誤作四

增城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以番禺縣地析置此縣。因崑崙山有闌風增城故名。屬南海郡。晉宋齊並因之。隋初置東莞郡。後罷。宋開寶五年罷。六年復置。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本番禺地。屬南海郡。後漢建安六年始置增城縣。縣命名以崑崙山有闌風增城。又云地有增江。宋開寶四（五）年廢縣入東莞。六年復立本縣。）輿地廣記漢番禺縣地。吳置。及晉屬南海郡。成帝分立東官郡。宋以後因之。隋平陳。郡廢。屬廣州。唐因之。有稅山增水。南海志

置誤作治

中縣本漢番禺地。後漢建安六年置。故後漢志南海郡下有增城縣。晉宋齊因之。然宋志雖有東莞郡。云咸和六年分南海縣立。乃治寶安縣。非治增城縣也。隋志增城縣下注云舊志東莞縣。平陳廢。然不明言置於何時。寰宇記云。至黃武中於此置東莞郡而立增城縣。王東陽輿地紀勝辯云。增城已見東漢志。非立於吳也。或云縣之命名。以崑崙山有闌風增城故名。亦謂有增江云。宋開寶五年廢增城縣。六年復置。（今因之。）

香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宋（本東莞縣香山鎮。元豐五年陞爲縣。元仍其舊。）

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宋本東莞縣香山鎮。紹興二十二年始置縣。）元一統志本東莞縣香山鎮。宋元豐五年轉運判官徐九思請建爲縣。宋會要云。紹興二十二年又陞爲縣。不同。恐建請於元豐。而創治（置）於紹興耳。不然則元豐創縣。中間復廢。至紹興而復置。二者弗同。新圖經云。元豐徐九思請建爲縣。止置寨官一員。紹興二年東莞縣姚孝資請州聞於朝創立縣也。元不改。

清遠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中宿縣。地屬南海郡。三國吳屬始興郡。晉因之。梁於此置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開皇十年郡罷。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省正賓縣入焉。宋元（並仍其舊）。本朝因之。圖經志秦地屬南海郡。前漢立中宿縣。三國吳隸始興郡。梁以縣隸清遠郡。郡即今韶州翁源縣地。隋開皇十年廢清遠郡為翁源縣。別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併政賓縣入本縣。輿地廣記屬南海郡。晉宋屬始興郡。後立清遠郡。平陳郡廢。置清遠縣。屬廣州。唐因之。南海志下

縣本漢中宿縣。以地有中宿峽故名。屬南海郡。吳晉並隸始興。故晉志始興郡下有中宿縣。梁改為清遠郡。中宿縣屬之。隋開皇十年。廢郡置清遠縣。屬廣州。唐武德六年。省政賓縣入焉。今縣有政賓鄉。宋因之。今仍舊。

連州自此以下。二府二州一十一縣。隸廣東布政司。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親領縣二。舊一。新一。 連山 陽山舊屬桂陽州。禹貢荊州之域。翼軫之分。周春秋戰國並屬楚。秦屬長沙郡。漢高帝五年。分長沙南境置桂陽郡。桂陽。陽山二

後誤作復

脫廣字

縣屬焉。東漢省陽山入洽洭。三國吳甘露元年。分桂陽郡之半。立始興郡。屬廣州。晉析洽洭復置陽山縣。屬始興郡。宋明帝改始興為廣州。縣仍屬焉。齊復舊名。梁天監五年。分始興置陽山郡。縣屬之。隋開皇十年郡罷。置連州。大業初置熙平郡。唐武德四年復改為連州。屬潭州總管府。天寶元年更名連山郡。尋屬嶺南道。乾元元年復為連州。屬湖南道。大曆三年屬廣州。五代初屬湖南。復後屬南漢。宋開寶三年。以連州領桂陽。連山。陽山三縣。屬廣南路。至道中屬廣東路。元至元十三年置安撫司。十

七年罷安撫司。陞為連州路總管府。屬湖南道宣慰司。大德四年降為散州。屬英德路。

本朝洪武二年革連州。十四年復置。屬廣州府。輿地紀勝連州中連山郡軍事。九域志。禹貢荊州之域。皇朝郡縣志。翼軫之分野。圖經。春秋時楚地。通典。秦為長沙郡之南境。元和郡縣志及通典同。西漢有桂陽郡。而桂陽陽山以縣屬焉。西漢志有桂陽陽山二縣。東漢志有桂陽而無陽山縣。元和郡縣志云。陽山縣。東漢省。吳分桂陽置始興郡。又屬始興。晉志云。吳置始興郡。統縣

脫一字

七。有桂陽及陽山二縣。元和郡縣志云。陽山縣東漢舊。晉重置。宋明帝置宋安郡。（後省宋安）通典。屬廣興郡。通典云。宋改始興為廣興郡。齊復屬始興郡。通典云。齊復曰始興郡。而南齊志。始興郡有桂陽陽山二縣。梁武帝分置陽山郡。寰宇記天監五年。隋平陳。郡廢置連州。因黃連嶺以為名。元和郡縣志。在開皇十年。煬帝改熙平郡。隋志熙平郡下注云。梁置陽山郡。平陳郡廢。大業初。置熙平郡。有桂陽陽山。連山三縣。唐平蕭銑復置連州。寰宇記。在武德四年。改連山郡。唐志云本熙平郡。天寶元年更名連山郡。復為連州。乾元元年。先是郡屬江南道。十道記云在正觀中。繼屬嶺南道。十道記云在開元天寶中。後屬湖南道。十道記云在乾元中。後又屬廣州。大曆三年。五代時初屬湖南馬氏。通鑑馬殷陷連州在昭宗元化三年。及馬氏之衰。南漢略定桂連等郡。始盡有嶺南。通鑑後周太祖廣順元年。南漢將吳懷恩攻桂州。畧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龔等州。南漢盡有嶺南之地。宋平嶺南地歸版圖。九朝通畧。開寶三年。潘美克賀州昭州。下桂州。又

下連州。劉鋹喜曰。四川本屬湖南。北師取之是也。其不復南其愚如此。仍隸廣南路。皇朝郡縣志。分隸廣南東路。至道以後分廣南為東西路。而連州隸廣東路。今領縣三。治桂陽。湟川志連之郡境脈絡湘湖襟帶交廣。隋為熙平郡。猶領九縣。封之開建。賀之桂嶺。皆屬焉。唐改連州止領三縣。疆理始狹于古云。 其地在禹貢隸荊州。在春秋屬楚地。秦置郡桂陽。在長沙郡之南境。兩漢為桂陽郡。三國六朝或屬始興。或屬廣興。壤制靡定。宋高祖世始析桂陽為小桂郡。梁天監中分置陽山郡。隋大業中改置熙平郡。領桂陽陽山連山宣樂。游樂。熙平。武化。桂嶺開建為縣凡九。唐武德四年平蕭銑改為連州。天寶元年改為連山郡。乾元元年復為連州。領縣三桂陽陽山連山在正觀屬江南道。在開元天寶屬嶺南道。乾元復屬湖南。大曆三年屬廣左。唐末疆宇割裂。馬殷稱楚據湖南。劉龔（又名陟）稱南漢據嶺表。是時連為南楚所有。後劉晟（陟之）子繼立。攻桂館取連州又隸于廣。宋開寶三年王師平之仍為連州。屬廣東要之連以山制名。

已誤作矣

郴誤作彬　兩開當作間原本誤

地介楚粵之間。劉賓客刺史廳壁記所謂與番禺相犬牙。與長沙同祖習是矣。按星分與古制當屬楚。以湟水東南入于海遂屬粵。今仍之。

陽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舊縣。東漢省入洽洭縣。）晉（復析置陽山縣。屬始興郡。）宋齊（並因之。）梁（天監六年置陽山郡。縣屬焉。）隋（屬熙平郡。）唐（屬連州。移治水北。）宋（仍其舊。）元（至元十九年。割屬貴陽州。）

本朝洪武元年屬桂陽州。二年革桂陽州屬韶州府。十四年改屬連州。圖經志秦（始建小邑曰陽山。）晉屬廣州。宋（分郴州之桂陽為小桂郡。）梁（大同開以桂陽郡為陽山郡。天監開領含光縣屬西衡州。）唐（始改為連州。）宋（陞為連州軍。）元（改為連州路。領桂陽連山陽山三縣。至元壬午改為州。後陞桂陽縣為州。由是連山屬連州。陽山屬桂陽州。）

本朝洪武元年。仍設連州。桂陽州。二年革去。仍為陽山連山二縣。三年革連山併為陽山一縣。考究湟川圖志謹按陽山天下之窮處。陸有郎陵之阻。虎豹之虞。水有鷩灘之險。舟楫之慮。民言

杖當作伏原本誤　令當作今原本誤

鴃舌。俗雜猺獠。自秦罷侯置守設立郡縣。所謂陽山連山小邑皆為桂陽所屬。然其境界乎湘廣之間。湟水合流而東。故以湟川名郡。但不得其詳。至漢武帝時。南粵與溪峒南蠻。俱阻聲教。乃命伏波將軍路博德由此道往征之。今有杖伏波（路）將軍廟存焉。晉宋以來。紀載無聞。唐之興也。改為連州。改諸太守劉禹錫廳壁記云。郡治與荊州同星分。漢制所謂與番禺相犬牙是也。貞觀（元）十七年。韓愈謫為陽山令。作別知賦。朱文公考異註云。其連州乃郴州之屬邑。末年為馬殷所據。南漢劉晟攻取之。宋平湖南陞為連州軍。名宦多謫於此。唐有韓愈。宋有張浚。後其子南軒先生亦至焉。至元丁丑屬廣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府。至治壬午始陞桂陽縣為桂陽州。割連州戶計三千隸焉。由是連州與桂陽州始各分治。至于季年兵起。官民避匿。無所統攝。

天朝混一。開復州縣。設置衙門。招集良民。復還舊業。洪武元年。仍設桂陽州連州統屬陽山連山二縣。直隸江西省。洪武二年欽奉

聖旨革去連州桂陽州。止設陽山連山二縣。撥屬韶

州府。後洪武三年又裁革連山縣。總治於陽山縣。當年十月內撥屬廣州府。官民始得兩便焉。輿地紀勝在州東南一百四十七里。元和郡縣志云。本漢舊縣。為南越置關之邑。其故關在縣西北四十里茂溪口。史記。尉佗移檄陽山關曰。盜兵且至。急絕聚兵自守。今陽山北當騎山嶺路。秦於此立陽山關。漢破南越以為縣。後漢省。晉重置。在洭水南。梁天監六年置陽山郡。以縣屬焉。隋開皇十年屬連州。神龍元年移於洭水北。即今理縣也。

連山縣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漢本桂陽縣地。梁武帝分桂陽西北界置廣德縣。屬陽山郡。隋開皇十年改為廣澤。仁壽元年又改連山。治歸義里。唐屬連州。神龍元年徙治武昌鄉程山之下。宋淳祐六年又徙治吉皇神岡。元因之。本朝洪武元年屬連州。二年革連州屬韶州府。三年又革連山縣。十四年復置屬連州。湟川志連山縣本桂陽地。屬桂陽郡。梁武帝分西北界置廣德縣。開皇十年改為廣澤縣。仁壽元年避煬帝之名改為連山縣。屬熙平郡。唐屬連州。縣治

本在歸義里。神龍元年移治縣東武昌鄉程山下。景雲元年移置縣西四十步。宋因之。嘉定元年後移程山前。厥後吏民以嵐瘴不便。淳祐六年郡侯孫叔諳因采衆議。移縣治於上吉里神岡爽塏之地。取歸義里舊基為近。詳見郡博士劉鏓記。

星分野

圖經志前漢地理志云。本府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蒼梧。鬱林。合浦。九真。日南。南海。皆粵分。後漢郡國志云。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一名須女。曰星紀之次。於辰在丑。謂之赤奮若。為吳越分野。晉天文志。隋地理志曰。唐天文志云。初南斗九度。餘千四十四杪。太中南斗二十四度。終女四度。自廬江南涉越門。迄蒼梧南海越嶺表。自韶廣以西。珠崖以東。為星紀之分。唐地理志云。韶廣康端封梧藤羅雷崖東為星紀之分。康今德慶州。隸肇慶府。封今封川縣。隸肇慶府。梧今梧州。隸廣西。藤隸廣西。羅今化縣。雷今雷州府。崖今崖州。南海志若以律為黃鍾。斗建在子。今吳越分野。晉天文志云。自南斗十二度。

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屬揚州。隋地理志云。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在丑。吳越得其分野。唐一行禪師分埜圖云。自韶廣康封藤羅雷州南及珠崖。自北以東爲星紀。杜佑通典云。於南越西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韓文公送竇平序云。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

連州湟川志連古楚地當爲翼軫之墟。今隸廣左。又粵地也。當在牛女之分。按劉賔客壁記。此郡天文與荊州同星分。壤制與番禺相犬牙。今屬廣但以境跨番禺。而湟流入於南海耳。此以地理言也。若攷之天文。實楚州分埜。其星翼軫。夫奚疑。（駱金人懷鄉詩云。翼軫西南占一星。）

道里

圖經志本府東至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羅浮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一百零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鳳凰岡一百一十五里。自界首轉東南到惠州府一百三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至本府鷄籠山界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南至肇慶府陽江縣地名冲金村界五百一十里。外抵海洋。難定里數。　北至韶州府英德縣黎峒界三百零五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三百七十五里。共六百八十里。　東南至本府番禺縣地名相對岡海五十五里。自相對岡到本府東莞縣虎頭門山一百三十里。共一百八十五里。外抵海洋。難定里數。　西南至肇慶府界地名南津水口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二百五十里。共四百二十里。　西北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軍都山二百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六十里。共二百六十里。　東北至韶州府界英德縣三百三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三百里。共六百三十里。郡縣志州境東西五百三十里。南北五百九十里。　四至八到。東京四千七百里。　東至惠州府三百一十五里。　西至肇慶府二百四十里。　南至南恩州七百五十里。　北東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東南至海四十一里。　西南至肇慶府四百二十五里。　東北至鷄窠山一百三十二里。重山無路。

西北至肇慶府九百里。寰宇記北至東京四千里。　西北至西京四千四百里。　西北至長安五千二百五十里。　東至循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陸路三百六十里。　正西微北至端州沿泝相兼二百四十里。　南至恩州五百里。北至韶州八百里。　東北至韶州五百三十里。東南至大海四十一里。　西南至恩州水路六百里。　西北水路沿泝至連州八百九十里。又西北取古滑水縣路至賀州八百七十六里。南海志秦開南越新道。由北徂南入越。必道嶺

嶠。時有五處。按通典云。一塞上嶺。今南康郡大庾嶺是也。二騎田嶺。今桂陽郡服嶺是也。三都龐嶺。今道州江華縣永明嶺是也。四洭渚嶺。今江華界白芒嶺是也。五越嶺。今始安郡北零陵臨源嶺是也。此秦人戍守之道也。漢武伐越。以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出豫章。下臨湞。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灕水。或抵蒼梧。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蓋漢人討擊之道也。若夫游旅之往來。負販之轉輸。穹官顯人之南轅。則自淩江下湞水者。由韶州為北路。

湊當作輳

真當作貞

亦由韶州當為句

自始安下灕水者。由封州為西路。自循陽下龍川。自朝陽歷海豐者。皆由惠州為東路。其自連州下湟水。則為西伯路。舟行陸走。咸至州而輻湊焉。有張文獻公九齡鑿開大庾嶺序。余襄公靖韶州真水館記。林運使安宅修潮惠下路驛記。掇其大略。附注于後。張序曰。初嶺東廢路。人苦峻極。開元四載。俾左拾遺張九齡。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役匪逾時。則已坦坦而方九軌。閬閬而走四通。余記曰。凡廣東西之通道有三。出零陵下灕水者。由桂州。出豫章下真水

者。由韶州。出桂陽下武水者。亦由韶州之嶠南者。雖三道而下真水者十七八焉。林記曰。予將漕東廣。至潮間遠父老曰。直北而西。由梅及循謂之上路。南自朝陽歷惠。謂之下路。俱八百餘里。上路岡巔險峻。瘴癘襲人。下路坦夷。煙嵐稀遠。人喜由之。　州境　至燕京水程八千三百七十五里。　至龍興路水程三千二百七十五里。　至建康路水程四千九百六十五里。　四至　東至惠州路界地名羅浮山一百五十里。西至肇慶路界鷄籠山一百五十里。　南至南

恩州界冲金村五百一十里。北至英德路界黎峒三百五里。

八到　東到惠州路城二百五十里。西到肇慶路城二百四十里。南到南恩州城七百五十里。北到英德路城三百七十五里。東南到大海五十五里。西南到肇慶路城四百二十里。東北到英德路雞窠山三百三十里。西北到肇慶路程九百里。元一統志廣州路里至。本路西北至上都七千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錄事司里至與本路同。

南海縣圖經志東至本縣界地名米市街一里。自界首至本府番禺縣一里共二里。西至本縣東涌山一百八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七十里。共二百五十里。肇慶府高要縣界地名鷄籠山一百五十里。到高要縣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肇慶府四會縣界地名基塘村一百二十五里。到四會縣七十九里。共二百零四里。南至本縣界桂華坊木棉村一十二里。自界首轉東北到本府番禺縣一十二里。共二十四里。新會縣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自界首到本府

新會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七十二里。北至本縣界地名巴由逕一百八十三里。自界首到本府清遠縣一百一十七里。共三百里。東南至本府番禺縣界城外地名小市門一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里。共三里。西南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六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一百三十里。共二百九十里。四會縣地名南津水口一百七十里。到肇慶並高要縣二百五十里。共四百二十里。西北至本縣地名軍都山二百里。自界首到四會縣六十里。

共二百六十里。本府清遠縣界地名白土鋪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百里。東北至本府番禺縣城三里。自界首到番禺縣二里。共計五里。南海志四至　東至番禺縣東城二里。西至四會高要二縣界地名磯磄村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新會縣界地名古勞里一百五十二里。北至清遠縣界地名巴由一百八十三里。八到　東到番禺縣即本路城二里。西到四會縣治二百四里。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二十五里。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

東北到番禺縣城及録事司五里。東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西南到番禺縣城及録事司三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

番禺縣圖經志東至本府增城縣界地名大蒲材（村）七十五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西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米市街一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一里。共二里。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黄旗角大海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七十里。共二百八十里。

北至本府清遠縣界地名象嶺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百里。東南至本府東莞縣界地名歸化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東莞縣一百三十里。共三百里。西南至本縣城二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三里。共五里。本府南海縣界桂華坊木棉村一十二里。自界首轉北到南海縣一十二里。共二十四里。西北至本縣界城外地名小市門二里。自界首到本府南海縣一里。共三里。本府清遠縣地名新添鋪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九十里。共三

百里。東北至本府增城縣界白木村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三十里。南海志東到東莞縣二百五十里。西到南海縣治二里。南到新會縣治二百五十里。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東北到增城縣一百七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二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三百里。西南到香山縣治二百八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二百里。

東莞縣圖經志東至惠州府歸善縣地名崖山

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歸善縣一百零五里。共二百五十五里。西至本府香山縣界麻涌村一百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南至大海洋。難定里數。北至本府增城縣石碣村六十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一百里。共一百六十里。東南至本縣地名林村大步三百一十里。外抵大洋。難定里數。西南至本府香山縣地名黄旗角八十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七十里。共一百五十里。西北至本縣界梁家村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增城縣一

百里。共二百五十里。本縣界地名歸化里一百三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一百七十里。共三百里。 東北至本縣地名湖石村七十里。自界到博羅縣九十里。共一百六十里。惠州歸善縣界地名梧桐山一百四十里。自界首到惠州府並歸善縣一百七十里。共三百一十里。南海志東到惠州路城三百里。 西到香山縣治三百里。 南到大洋。難定里數。 北到增城縣治一百里。 東北到博羅縣治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 東南到大洋。難定里數。 西南到香山縣治三百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

東北至本路三百里。

新會縣圖經志東至本府南海縣界地名東涌山七十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八十里。共二百五十里。本縣潮陽里三十里。自界首到本府香山縣一百二十里。共一百五十里。 西至陽江縣界地名琅琦村三百里。自界首到陽江縣三百四十六里。共六百四十六里。肇慶府新興縣界北雙一百里。自界首到新興縣二百七十

里。共三百七十里。 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梅角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轉東至香山縣一百里。共二百一十里。 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五十二里。共二百七十二里。 東南至本府香山縣界地名沙尾村一百里。自界首到香山縣五十里。共一百五十里。 西南至本縣地名沖金村二百里。外抵大洋。 西北至肇慶府新興蒼步水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新興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三十里。本縣界古勞山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并高要縣一百八十里。共三百里。 東北至本縣古勞里一百三十里。自界到本府南海縣一百六十里。共二百九十里。本縣界朝陽里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香山縣二百八十里。共三百三十里。南海志西至新州界北雙一百里。北至南海縣界河清坊八十里。 東到南海縣治二百五十里。 西到南恩州城四百里。 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 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 東北到南海縣治二百里。 東南到香山縣治二百一十里。 西北到肇慶路城三

百里。西南到新州城二百一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東北至本路二百九十里。北至南海縣一百九十里。東北到南海縣二百九十里。

增城縣圖經志東至惠州府河源縣界地名鵝鴣逕三百里。自界首到河源縣一百三十里。共四百三十里。本縣地名增城水口界三十里。自界首到博羅縣九十五里。共計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本縣界地名大蒲村一百七十五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南至本縣界地名石碣村一百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六十里。共一百六十里。北至本縣地名上建村界二百五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翁源縣三百里。共五百五十里。東南至惠州府博羅縣界地名鳳凰岡三十里。自界首到惠府博羅縣一百零三里。共一百三十三里。東莞縣界地名梁家村一百里。自界首到東莞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西南至本縣界地名白木村一百一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一百二十里。共二百三十里。西北至本府清

遠縣界地名觀音山二百四十五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一百五十里。共四百里。東北至河源縣界地名茅岡村二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河源縣一百三十五里。共三百五十五里。南海志東至博羅縣界角子山三十里。西至番禺縣界長吉里二百里。南至東莞縣界海洋一百里。北至清遠縣朱案四百里。東到博羅縣治一百七十里。西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里。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北到英德路城五百五十甲。東北到河源縣治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東莞縣治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清遠縣治四百里。西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三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西北至本路二百五十里。

香山縣圖經志東至本縣界麻涌村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一百里。共二百五十里。西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朝陽里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三十里。共一百五十里。本縣界梅角村一百里。自界首轉北到本府新會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一十里。南至大海

洋。難定里數。　北至本縣地名黃旗角大海七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二百八十里。　東南至大虞山海洋。難定里數。西南至本府新會縣界地名潮陽里二百八十里。自界首到新會縣五十里。共三百三十里。西北至本縣界地名沙尾村五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新會縣一百里。共一百五十里。　東北至本縣界黃旗角七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東莞縣八十里。共一百五十里。南海志東至東莞縣界大洋一百五十里。　西至新會縣界潮陽里一

百里。　南至大洋。難定里數。　北至番禺南海兩縣界地名三角山二百二十里。　東到東莞縣治水路二百五十里。　西到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　南到南蕃大洋。難定里數。　北到番禺南海縣治水路二百二十里。　東南到大虞山九星洋水路三百里。　西南到新會縣潮陽里水路二百八十里。　東北到東莞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　西北到浮虛海及新會縣治水路一百五十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七千三百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五百里。　西北

至本路水路三百里。　北到番禺縣二百九十里。清遠縣圖經志東至本縣觀音山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翁源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二十里。本縣界觀音山一百五十里。自界首轉西北到韶州府英德縣九十里。共二百四十里。　西至本縣地名金鷄逕界八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一百里。共一百八十里。　南至本縣界地名象嶺九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三百里。南海縣巴由里（逕）一百一十七里。自界首到南海縣一百八十三里。共三百里。

北至陽山縣界正賓鄉二百里。自界首到陽山縣一百六十里。共三百六十里。本縣黎峒界七十五里。自界首到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二十五里。　東南至本縣界地名觀音山一百五十五里。自界首到增城縣二百四十五里。共四百里。本縣（界）白土鋪九十里。自界首到本府番禺縣二百一十里。共三百里。　西南至本縣地名黃坑村分界嶺界九十里。自界首到肇慶府四會縣一百里。共一百九十里。本縣地名燈籠坑界七十五里。自界首轉西南到肇慶府四會

縣四十五里。共一百二十里。肇慶府一百七十五里。共二百五十里。 西北至本縣梅花逕一百五十里。自界首到陽山縣一百六十五里。共三百一十五里。 東北至本縣羅塘村界九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英德縣一百里。共一百九十里。本縣吉河里界一百七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翁源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二十里。南海志東至增城縣界楊梅里一百五十里。 西至四會縣上元鄉七十里。 南至南海縣胥江七十五里。 北至桂陽州陽山縣界政賓鄉二百

里。 東到增城縣治二百五十里。 西到四會縣治四十里。 南到南海縣治三百里。 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 東北到浛光縣一百六十里。 西北到番禺南海縣治三百里。 東南到番禺縣城二百五十里。 西南到番禺縣城三百里。元一統志西北至上都六千八百二十里。 西北至大都六千二十里。 西南至本路一百八十里。 西到四會縣七十里。 西南到番禺縣二十里。

連州湟川志州境 東南二百九十五里。 西

北二百五十七里。 至到 東郴州高平縣二百一十里。 西賀州二百六十九里。 南廣州（水路通英德府懷集縣。）八百九十里。 北桂陽軍藍山縣二百五里。（又至臨武縣二百三十里。）東南韶州（水路至英德浛光縣。）五百一十里。 西南封州六百里。 東北度嶺郴州三百九十里。 西北道州五百七十里。郡縣志東京三千四百八十九里。 西南到封州六百里。寰宇志西北至西京三千四百五里。 西北至長安三千六百五十里。九域志東至本州界一百七十

里。自界首至韶州三百四十里。 西至本州界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至賀州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本州界一百一十里。自界首至廣州七百八十里。北至本州界一百四十七里。自界首至桂陽監五十八里。 東南至本州界八十七里。自界首至韶州四百二十三里。 西南至本州界六十里。自界首至封州五百四十里。 東北至本州界七十六里。自界首至郴州三百一十四里。 西北至本州界一百里。自界首至道州四百七十里。元一統志本州北至上都五千五百

五里。北至大都四千七百五里。東至桂陽州小東門橋界一里。西至道州路江華縣界西嶺八十里。南至懷集縣界黃連山二百八十二里。北至桂陽路臨武縣界雷鳴水八十里。東到桂陽州三里。西到賀州三百二十里。南到封州六百里。北到藍山縣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廣州府九百六十里。東北到樂昌縣五百二十里。西南到賀州桂嶺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道州路三百七十里。

陽山縣圖經志東至本縣鄺家鋪界二百一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四百五十里。共六百六十里。韶州府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六十里。西至湖廣道州府江華縣地名西嶺九十里。自界首到江華縣二百四十五里。共三百三十五里。南至本縣界正賓鄉一百六十里。自界首到本府清遠縣二百里。共三百六十里。北至桂陽府臨武縣地名凉傘水一百二十五里。自界首到臨武縣一十五里。共一百四十里。東南至本府清遠縣界梅花逕一百六十五里。自界首到清遠縣一百五十里。共三百一十五

里。西南至平樂府賀州界地名崖鷹嘴一百四十里。自界首到賀州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桂陽府藍山縣地名分水鴨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藍山縣八十里。共二百里。東北至本縣梅花逕界一百里。自界首到韶州府英德縣一百五十里。共二百五十里。郴州府宜章縣地名峯頭嶺一百二十里。自界首到宜章縣一百一十里。共二百三十里。本縣鄺家鋪界二百七十里。自界首到韶州府乳源縣二百九十里。共五百里。考究湟川圖志縣境　東至英德縣地名蕉江界二百三十里。南至懷集縣地名分澗嶺二百二十里。東到英德縣治三百六十里。西到華江縣三百三十五里。南到懷集縣治三百里。北到臨武縣治一百四十里。東北到宜章縣治二百三十里。東南到清遠縣治三百一十五里。西南到賀州二百九十里。西北到藍山縣治二百里。道里　夫縣治道里。考之東抵英德。西通江華。南連懷集。北接藍山。多有商販往來。是以四方莫不通焉。湟川志縣境　縣在東南一百四十七

里。東西一百七十里。二百二十步。南北二百四十里。一百六十步。東至英州滄光縣界七十五里。以石嶺為界。自界至含光縣。兩縣相去一百二十五里。西至桂陽縣界七十八里。以槎潭為界。自界至桂陽縣。兩縣相去一百五十六里八十步。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九里。以馬丁山為界。兩縣相去二百七十四里。北至桂陽縣界一百五里。一百六十步。以儲母岡為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六里。二百步。東南到清遠縣一百二十里。以自帶山為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東北到韶州曲江縣界一百四十九里。以杉木嶺為界。兩縣相去二百四十九里。四十步。西南到連山縣界八十五里。以銅沙山為界。兩縣相去一百七十三里。西北到桂陽縣界六十里。以黃金計為界。兩縣相去一百四十里。元一統志西至本州一百一十七里。東至樂昌縣黃嶺界二百七十里。西至桂陽縣紫山遥界。南至含光縣五山遥界七十里。北至宜章縣奔山界一百二十里。東至韶州路五百二十里。西到桂陽縣一百

一十七里。南到開建縣四百一十里。北到宜章縣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樂昌縣五百二十里。西南到懷集縣三百八十里。東南到清遠縣五百二十里。

連山縣湟川志縣境。本縣在州。西一百五里。東西一百八十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至桂陽縣界四十五里。以分水嶺為界。至桂陽縣六十里。西至賀州桂嶺縣界八十里。以竹溪渡為界。自界至桂嶺縣三十里。南至廣州懷集縣界一百二十里。以廢地鋪為界。自界至懷集縣六十里。北至道州江華縣一百二十里。以杉子鋪為界。自界至江華縣三十里。東南到桂陽縣界鄉八十里。以板嶺為界。到桂陽縣一百里。西南到廣州懷集縣一百二十里。以上牢鋪為界。自界到懷集縣九十五里。東北到桂陽縣西（四）十五里。以上葉為界。自界到桂陽縣六十里。西北到賀州桂嶺縣界一百二十里。以草水為界。自界至桂嶺縣一百二十里。元一統志東北至上都五千六百一十里。東北至大都四千八百一十里。東北至本州一百五

里。　東至本州上平鋪界七十里。　西至江華縣界西嶺八十里。　南至懷集縣界一百九十里。　北至本州大鵬山八十里。　東到本州一百五里。　西到江華縣一百八十里。　南到懷集縣一百九十里。　北到藍山縣二百二十五里。　東南到開建縣四百五十里。　東北到臨武縣二百二十五里。　西南到桂嶺縣一百二十五里。　西北到寧遠縣一百八十五里。

城池

本府圖經志廣州趙佗城古蹟在州之東。宋慶曆四年。經略使魏瓘築子城。時城圮壞方議修築。霖雨頹城。角得古磚志云。委於鬼工瓘。由是興版築周五里。東西南為甕城門三。曰鎮南。曰行春。曰有年。熙甯二年。轉運使王靖因趙佗古城舊址。於子城之東築東城。周四里。為門三。曰迎薰。曰拱辰。曰震東。四年經畧使程師孟於子城之西。增築西城。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為門九。曰朝天。曰朝宗。曰威遠。曰和豐。曰善利。曰金肅。曰素波。曰杭海。曰冲霄。是為三城。三城計二十二里一百八十步。周圍二千七百五丈七

尺五寸。嘉定四年。經畧使陳峴於城東南西南築兩翅臨海。以衛城南居民曰鴈翅城。城上各有樓。城外環以濠。東自平海門由海道入。環遶至城西金肅門外通出海道。其外又有東西兩澳。由城內達諸海。以通漕運。以泄渠脉。其東為清水濠。西為南濠。鴈翅今廢。

聖朝洪武元年修治一新。洪武十年冬。都指揮使許良。奏准三城宜合為一。為門八。曰正南。曰歸德。金肅。　中和　順天。　威遠。　正東。　定海。譙樓在布政司南。即宋清海軍門也。禺山舊址下有雙門。　南濠在越樓下古西澳也。納城中三渠水。外通於海。設水門加閘其上。啟閉有時。舟楫由此出入。宋景德間。經畧高紳所闢。後之官于南海者每加開浚。今閘仍在。不通舟楫。越樓亦廢。　清水濠舊在行春門外。古東澳也。穴城而通於海。今廢。別於新鹽司前開暗渠。通水出城。南海志有州郡。則有城池。所以扞禦外侮也。州之東舊有趙佗城古跡頹垣廢壘。而余襄公詩云。千載猶存古越城者。即其地也。熙甯初即州東之古城遺址築東城焉。廣袤四里。高二

丈四尺。是為三城。為門十有七。觀其東扁曰番禺都會。其西扁曰南海勝觀。登樓一覽。海山之勝。具在目前。亦一城壯觀也。後天兵下南。平夷城壁。樓櫓雉堞。一切蕩除。以後因之。不復修治。赫赫皇威。肅清海岱。崇墉仡仡。天塹截然。凜乎其不可犯也。今記城壕舊跡其門橋古渠之類並附焉。子城。慶曆四年經畧魏瓘築也。周環（五）里里。雉堞三百。竣事遷議大夫因任。皇祐四年四年儂冦抵大通港。望城壁而悔。留五十三日不得逞而去。朝廷以瓘有備。除集賢院學士。再知

廣州。復環城浚池。築東西南甕城門三。 東城。熙甯初經畧呂居簡。得郡治之東古城遺址。始謀增築。會移榮陽。朝京師上其事。詔轉運使王靖成之。袤四里壕其外。為門三。 西城。熙甯四年。經畧程諫議師孟築周十有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為門九。舊三城有樓櫓。共一千八百九十二間。歲久不全。及陳峴重建敵樓三百四十七間。閱歲既深。風雨摧剝。尺椽片瓦無存者。紹定二年。經畧方枝書淙仍於舊址。剏圍樓七十五座。砲臺四間。城門雉堞。皆一新之。

鴈翅城。嘉定三年。經畧陳中書峴以州城之南為一闤闠。無所捍蔽。創築東城。長九十丈。為門一。西城長五十丈。敵樓共三十三間。 三城歷年久。樓櫓傾側。磚石脫剝。端平乙未。經畧鼓寶章鉉。會僚屬戎將經度之。明年四月聞於朝。六月報可。七月朔興役。凡八閱月。修外城三千三百有六大（丈）。女頭四千四百九十三。修子城六百三十有三丈。女頭九百一十七。新甕城門十有四。門屋敵樓九十有七。嘉熙丁酉春二月告成。以餘錢萬五千緡附郡之贍軍質庫。歲與郡分

十三之息。以備整葺。均定界至。使推鋒水軍。勇敢忠勇。東南將每仲月四九閱武之日。正將率部伍登城。各視其界。治草穢。補損闕。存本州窯務。陸續造磚。以備整葺。為慮遠矣。開慶己未。廣右繹騷。謝經畧子強。大修城壁。為豫備計。敵樓覆以瓦。甃易以磚。石城外築羊馬牆。高六尺許。鴈翅城下隙壤。植以木柵。翼而至海。備不虞也。至元十四年十二月。塔出元帥呂元帥師夔會泉福舟師取廣州。廣帥張鎮孫以城降。十五年正月八日元帥（帥）下令夷其城隍。惟子城及兩鴈

趐無恙。詳見取廣州始末。　濠三。城臨海。舊無內濠。每颶風至則害舟楫。大中祥符間邵曠知廣州。始鑿內濠以通舳舟楫。州人便之。慶曆間魏瓘再知廣州。環城浚池。熙甯初王靖成東城。復壕其外。嘉定三年。經畧陳峴重浚。長一千六百丈。東西置閘二。濠之兩傍皆民居。歲久淤壞湮塞。開慶己未。謝經畧子强大興工役。廣斥至二十丈。深三丈餘。東西垻頭高甃以石。費緡錢二十萬。米碩四萬。錢以產數夫隨鄉調。不大擾而事集。復自蒲㵎景泰山導泉水西入于辥。辥水又西至悟性寺之左。築堰瀦之。深二丈許。以濟浸州後之平地。有習坎重險之象。南開小竇。溢則泄之于濠。近年決其限納水于濠。遂以其故地為南田廨之官。　南濠。在越樓下。限以閘門與潮上下。古西澳也。景德間。經畧高紳所闢。納城中諸渠水以達于海。維舟于是者。無風濤恐且以備火災。淳熙二年。經畧周自强浚之。歲久復堙。嘉定二年。陳經畧峴重闢。自外江汗通舟楫以達于市。旁翼以石欄。自越樓至閘門。長一百丈。濶十丈。自閘至海。長七十五丈。紹定三年。經

甎當作甎

畧方淙浚之。寶祐元年。李經略迪。復自擢甲巷閘浚至閘口。又加深焉。德祐元年經畧徐直諒又浚之。至元二十八年。行樞密院副使。廣東道宣慰使阿里又浚焉。　清水濠在行春門外。穴城而達諸海。古東澳也。濠長二百有四丈。歲久堙塞。嘉定二年經畧陳峴重浚。　門　雙門。樓清海軍。元符間。柯經畧述建。規模視廣古尤壯。風雨震凌。棟宇欹撓。公家憚費。不復改作。淳祐四年。經畧方寶學大琮撤而新之。授匠以式。築室廣十丈四尺。深四丈四尺。高二丈三尺。皆甃以石。覆以甎。虛其東西二間為雙門。而樓其上者七間。旁為兩翅。東通親敎營。西為團結軍。前則頒春宣詔二亭。規模宏壯。中州未見其比。工役繁浩。逾年乃成。費出于官。工募于市。民甚樂之。爭持緡錢牛酒以勞役者。記事。會木石甎瓦與工費靡錢二萬七千緡。江東提刑劉克莊為記。今扁廣東道。　鎮南門子城之南門也。舊名鎮安。嘉熙元年。經畧彭鉉新其門。改今名。　行春門子城之東門。　有年門子城之西門。舊名朝天。經畧彭鉉改西成。淳祐六年。經畧方太琮

扁今名。冲霄門。在子城之東南隅。州學之直。紹興二十七年。經畧蘇簡闢。舊名步雲。經略潘公時改今名。迎薰門。在東城之南。拱辰門。在東城之北。震東門。在東城之東。航海門。在西城之東南。来波門。在城西之南。塩倉街之直。朝宗門。在西城之南。（舊州門。在西城之南。）阜財門。在西城之南。金肅門。在西城之西。和豐門。在西城之西。舊名豐樂。淳祐六年。經畧方大琮扁今名。咸遠門。在西城之北。朝天門。在西城之北。舊名就日。淳祐六年。經略方大琮扁今名。平海

門。在東鴈翅城。

連州湟川志城濠。周官以城郭溝池為掌固之職。春秋畚築板幹為備患之謀。謹固封守俟屏事也。連之城池。素號壯偉。宋元徽間。司徒鄧阿會授本州刺史。實經始焉。舊城三角。歳久輒圮。城復于隍。本朝皇祐四年。儂猺肆螫。邕城不守。二廣懐然。憂形宵旰。至臨遣帥臣以蕩平之。事已變休。益重南顧。乃詔二廣悉城郡將。賁形奉宣惟謹。恢舊址而新之。溪山襟帶。樓櫓森嚴。㥲客向宗道記詳焉。自是以來。修舊於元祐。葺理

於紹興。增築於寶慶。鳩工加多。雉堞益壯。城之周圍四里二百六十步。覆以廊屋六百三十有一架。西瞰湟流。其三隅皆長濠環繞。深不容厲。紹興乾道間。冦至不能入。設險形勝。甲于左廣。儀門之外。横跨子城。置譙樓焉。南門西偏於城角為亭。俯瞰江流。環簇峯秀。扁云畫不如。取劉賓客詩。惟有千山畫不如之句也。郡北城之上有樓。舊扁望雲。康定間。太守林槩有望雲樓賦。熈甯中。社侯靖國易名都景。元祐六年。徐侯常復望雲舊名。有記。樓之後榮。下瞰北潮。田濤瀰

望。扁曰觀稼。樓前因城為月臺。城之門舊有五。耆老目為龜形。曰熈仁。曰化俗。曰熈平。曰熈安。曰臨湟。乾道間。楊侯景雄以臨湟一門瀕江廢塞以杜水患。紹定間。邦人請于郡。復門焉。尋又閉塞。今門存而不開。外羅城門五。詳關津類

陽山縣湟川圖志本縣舊連州城一所。荒址頹廢。尚有民居一十餘家。城濠俱已荒廢。東西南舊城門三處。

番禺縣元一統志州城按元和郡縣志云。步騭所築也。騭為交州刺史。登臺遠望。乃曰新城海

烏青腴之壤。宜為郡邑。遂遷州於番禺。建築城郭焉。　東城。皇祐中魏瓘知廣州。得郡治東古城東遺址築之。袤四里。　西城。熙甯程師孟築。周十餘里。

井

錄事司南海志月井。舊在轉運司主管廳側。月華樓下。月出照映井底。水脉不竭。與日井相望。綠淨丹井。古圖經云。綠淨堂舊名濯鮮堂。今奉貞觀。曾運使璽招方士雲集。蓋取葛仙煉丹藥洲之義。因以丹井名。

南海縣圖經志羅漢井。在光孝寺西廊。寺有訶子。取此水煎湯冣宜。南海志越井名天井。又名越臺岡井。或名趙佗井。番禺雜記云。偽劉呼為玉龍泉。唯以供己。禁民無得汲。由此井數步而南井曰通泉。劉龑所鑿。劉龑始據南越者。今北井二莫知所存。昔有墜酒杯於越井者。後於石門得之。故陳江總詩云。石門通越井。又鮑仙姑行炙南海云。吾有越井岡艾。唐崔煒得之。又唐崔子向有詩云。越井岡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越井久廢。莫攷其跡。或云在越台山凸處。

雅當作稚原本誤

日井。在城外千佛寺側。太陽生東。照映井下。因名。今廢。元一統志云。井在州治野渡北。　星泉井。在金肅門外繡衣坊。鑿井之始。井中見星。故名。輿地紀勝。在金肅門外直街。時有光若鼻星故名。　珊瑚井。詳見浮邱山。　雙井。古圖經云。在南海縣西。中央官路。其味次於達磨泉。歲久埋塞。郡縣志萬歲井。在縣東北四里。都督劉巨麟置。　千秋井。在縣東。按南越志云。趙佗於此穿井。氷深山峻。民不能及。後劉巨麟於此鑿井。人皆利之。於上置千秋亭。因名之。

番禺縣南海志孫公井二。在州北教場內。元豐八年孫龍圖頎鑿之。故名。　安期煉丹井。在碧虛觀前。番禺記云。數十年不汲。其味常甘。煎茶浸果。有金石氣。今存一石井欄在三清殿前。欄八方。上刻八卦。　鮑姑井。鮑姑即葛雅稚川妻也。古圖經云。嘗行炙於南海。唐崔煒遇之。仙姑曰吾善炙贅疣。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意。越井即鮑姑井也。唐子西有詩云。廢臺穋女後。遺井鮑姑時。圖志不指言其地。紀云景泰寺碧虛觀多有題。未知孰是。元一統志姑即葛洪妻也。井

在彌陀寺。增城縣南海志泉子井。在縣南三十五里。泉湧地中。清甘可掬。灌溉尤博。舊有亭名醒心。紹熙三年。權縣許伯鳳更額。改名廣濟。　雲母井。何仙姑鍊雲母所汲也。詳見會仙觀

新會縣　龍井。郡縣志在縣西二里。有岡近于萬青寺之側。其岡有穴水極深。俗謂之龍竇。南海志死窖井。在縣西北半里。泉清而味甘。與達虖泉相類。譚家井次之。　譚家井。在縣西半里。

橋梁

本府。　花橋。在遠華樓下。　開明橋。舊名止戈。在金肅門外。　起敬橋。在金肅門外一里。　致喜橋。在行春門外。　王孫橋。在拱辰門外。　東高橋。在平海門外。　西高橋。在善利門外。　文溪橋。在龍頭市。元一統志紫芝橋。在泮塘中路。元有亭產靈芝因名。

南海縣圖經志太平橋。在城西廂古濠口。　彩虹橋。在中和門外。去城三里。　南海志云。在戙船澳。　菓橋。跨南濠。　為政橋。在金肅門外。　南海志云。舊名通津。在和豐門外。　鼎安橋。在中和門外。南海志云。舊名咸遠。在咸遠門外。　拱北橋。在順天門外。南海志云。舊名就日。在朝天門外。

番禺縣圖經志春風橋。在藥州池。南海志云。在石洲北。　賓日橋。在正東門外。　遠來橋。在正南門外。　濟川橋。在歸德門外。

東莞縣圖經志德安橋在縣西。　新橋。在水北岸。　德生橋。在縣南。　平定橋。在縣西。　拱辰橋。在縣北。　思洋橋。在縣東。

龍溪屬
新會

新會縣圖經志韓家橋。在縣東。　通津橋。在縣西。龍溪橋在縣西。

增城縣圖經志相思橋。在縣南。　仙鯉橋。在縣西南。

香山縣圖經志天黃橋。在艮字里。　東亭橋。在縣郭東。　南亭橋。在縣郭南。

連州湟川志南橋。在熙平門外。跨長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二丈。　步蓮橋。在熙仁門外。跨長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高一丈八尺。　化俗門外橋。跨長濠。規模與前二橋稱而加長。　通匯橋。在子城門內。按漢書元鼎五年。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討南粵。出桂陽下湟水。一作滙水　然則橋下之渠。所以疏瀉池沼之濫。而通之于滙者也。其址甃石。其亭彫桷。其起廢之歲。則紹

熙初趙侯彥恂始之陳侯曄成之也 通莊橋在城外通衢之中橋下之流乃育德泉支派自諫議坊出會于江建置規模一與通滙同而扁微異者滙以水名莊以衢名也（爾雅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逵） 泮水橋高跨蓮池以木為之廣一丈長五丈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 浮橋舊在龍津門外白馬祠前今廢 湖光橋在北山海陽湖上始元水部咨自番陵來遊鑿湖瀦水光浮面作橋木石之間一望平掌歷年既久泥土填疊湖不如曩時之廣而橋亦隘也

通濟橋州南五里蓮花潭上石甃橋下之流自舊錢監出下注深潭通廣州路 三橋在流沙距大關門十里其水為奉化之支流石勢參差凡三跨而後達岸故曰三橋 通陽邑 石陂橋在清水津外三里石甃上流為三橋水下流注于深坑路通湖南 深坑橋在北津外數步石甃通湖路 新土橋在北津外三里石甃通湖南路 風溪橋在下盧石角木架通湖南路安濟橋在西岸市石脚跨下盧水通湖南路會福橋當永福安福嘉福三里之衝石甃通達

山路 內洞橋距龍津一里石板通同官場及連山縣路 高文門橋距城南二十里石甃通同官場路 金水橋在龍口石版張紫巖曾游問橋名覽水勢曰水自庚辛來故為此名也路通連山縣及賀州 水口橋在星子市木架跨奉化水通湖南路輿地紀勝雙溪橋 湖光橋（並見杜扞留題詩）

陽山縣圖經志天澤橋在縣西街 水南橋在縣南隔江 步蓮橋在縣西北

渠

本府圖經志古渠六脈草行頭至大市街通古渠出南濠為一脈淨慧寺街至觀巷擢巷蕃塔街古渠出南濠為一脈光孝街至詩書街通官祿巷古渠出南濠為一脈大釣市至鹽倉街及小市至鹽步門通城外六渠為一脈子城內水出府學府泮池出城外為一脈都衙春風橋下通藥洲池出鹽步門為一脈 水閘在東西鴈翅城口嘉定二年經畧陳峴翔紹定二年因舊址增築兩岸石甃各長二十餘丈今廢

陽山縣湟川圖志渠在縣治橫街自東至西通

流五里至大江。

關津

圖經志凡舟楫通濟處謂之津渡。南海縣渡。瓦窯。丹竈。金利。奇石。張槎。龍江。炭步。白石岡。西南。鯉水。麻奢。沙坑。橫江。區村。山根。青石。馬寧。江尾。蘭石。深村。橄欖。大灣。羅村。石窟。古竈。沙貝。寧口。西岸。官窯。靈洲。佛山仁壽。洸屘岸。牛眠。三江。胥江。蔣岸。疊滘。流潮。石頭岸。南津沙窖。豐江。分界。上滘。葛岸。江尾。白塔。何村。東村。榕洲。羅格。甘竹。山南白坎。大洸。白鷺洲。南海志長河渡。新會。肇慶。山南。四會。橫岸。橫水渡。和順。橫岡。禾步駱村。河清郎鑿。大江。藤涌蘭石。平地。洸村。木鐸。下黎。馮赤口。何村。鹿子洲子。

番禺縣渡圖經志河南。獵德。黄家山。石井。土瓜。蓼涌。三八相對岡。白泥涌。大石。大山。新造。石勒。蘇家。江村。南

海志東莞。南岸。惠州。石灣。大寧。沙亭。扶南。茶園。佛山。靖康。官山。窯頭。玉胖湖。新村橫渡。萋渡。老鴉湖。水南北頭。蠕岡。西湖橫渡。沙河。硤石。橫滘。三元江。茶園。三曹。新婦崗橫渡。古料。菌頭。吉洲頭。石碣。古鎮。蛋家租。舠竹。企石。怗岡。大石頭。東莞縣渡圖經志鐵岡。綠蘭。水南。鼓鎮。石碣。蛋家租。增城縣渡圖經志增江。沙河。

香山縣渡圖經志周圍皆海不設關津渡。

清遠縣渡圖經志十市。橫石。潖江。古港

新會縣渡元一統志龍眼渡。

連州湟川志關　羅城五門。濟川門。在城西隅。出上下西津。龍津門。在城西南隅。路出西津。漣漪門。在城南隅。路出洋湄津。朝天門。在城東隅。路出清水津及南津。興賢門。在北隅。路出北津。　津　清水津。路出奉化鄉。通陽山縣韶州廣州。每月關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文省。

洋湄津。路出同官鄉。通廣州懷集縣。每月閘子錢一貫三百文省。一年共錢一十五貫六百文省。又渡錢每月一貫八百（五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二貫二百文省。南津。水路通陽山縣英德府韶州廣州。每月閘子錢七百八十文省。一年共錢九貫三百六十文省。上西津。路（出）水高良及下盧鄉。通藍山縣。每月閘子錢二貫三百四十文省。一年共錢二十八貫八十文省。又渡錢五貫五百文省。一年共錢六十六貫文省。下西津。路出高良。同官鑾首鄉。連縣縣通封州賀州。每月閘子錢二貫二百七十五文省。一年菝錢二十七貫三百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十一貫文省。一年共收錢一百三十二貫文省。北津。路通輔國上下盧鄉。通湖南一路。瓦窑津。路出輔國鄉前。與北津大路會合。二津每月共閘子錢三貫一百八十五文省。一年共錢三十八貫二百二十文省。又渡錢每月八貫四文（省）貫一年共錢九十六貫四十八文省。大雲津。路出下盧鄉。通藍山縣。每月閘子錢一貫五百六十文省。一年共錢一十八貫七百二十

文省。又渡錢每月錢一貫八（百）廿文省一年共錢二十一貫六百文省。輿地紀勝採蓮渡見杜扞留詩。

陽山縣渡。圖經志南津。北津。湟川志北門。西南。

坊里

南海志錄事司西城十九坊。歸附後。以魁星入耆德。福星入聯桂坊。東南隅。聯桂。文信。望仙。衣錦。西南隅。德星。中和。親仁。貴德。東北隅。桂華。青雲。西北隅。會通。畫錦。耆德

南海縣圖經志坊　東隅。高桂坊。甘棠

西隅。金肅。親仁。中和。達德。南隅。

貴德。德星。德新。北隅。禮義。中隅。

通濟。鎮寧。進士。城西廂。揚仁。綉衣。

青紫。城北廂。雙井街。大歷。泌冲。塩步。沙丸大涌。黃竹岐。扶南。平地。梯雲木鏍。山南。大通。龍頭。龍津。蔦岸。登洲。容洲。桂華。蟠岡。夏滘。佛山。平州。魁岡。石耿。深村。甘溪。林嶽。

白鷺。桂林。疊滘。新良馬村。都粘西雍。平步。駱村。綠步。大欖。豐湖。蘇山。金紫。楊梅。高豐。南滘。南岸。胥江。紫泥。烏泥。郭塘。櫂桂。華甯。恩州西山。桃子坑。白石岡。上豐岡。黃岡。麻奢。草場。大圍。上涌。上圍。西隆下豐岡。綠潭。豐寧。大富榮。沙堤。豐華。張槎。大江。土搒。興賢。甘欖。白藤。雲步。福岸。龍渚。光華。昌教。馬寧。江尾。甘竹。北水。古粉。逢簡。鼎新。容奇。古樓。大良。黃連。小滘。黎村。桂州。倫教。江村。涌鶴。石涌。羊額。磻溪。鰲頭。吉利。登俊。雲津大沙。上鎮涌。海洲。丹桂。龍津。里平地。龍山。黃連。興賢。佛山。鼎安。高豐。馬寧。泌冲。蘇山。深村。吉利。吉祐。桂洲。山南。金甌。櫂桂。福緣。福岸。魁岡。黃鼎。大良。倫教。榛林。西淋。冲

鶴。登俊。張槎。桂華。光華。仁壽。梯雲。河清。扶胥。附郭。南海志城西十二坊。城北三坊。歸附後更易不一。今屬附郭里。又有六鄉十七里。今析為三十五里。各里以坊之大者為名。城西廂。叢桂。本書仙桂。泰亨。德義。由義。和平。泰和。陽春。城北鄉廂弦歌。登雲。朝天。附郭里。江村里。仁寧里。鹽步里。江尾里。大圍里。扶南里。吉利鄉。歸仁里。永業里。龍原里。歸政里。萬善里。先天里。府郭里。長興里。長甯里。上下里。保義里。和順鄉。龍眼重孝義里。賓興鄉。長寧鄉。保池里。觀光里。思仁里。政順鄉。林岳里。順義里。豐衍里。永通鎮。

番禺縣圖經志東南隅。聯桂坊。高桂。狀元。壽甯。泰通。東北隅。仁壽。青雲。桂華。大信。和同。東城廂。五德。十賢。崇道。仁和。里仁。海陽里。阜豐里。周南。甯仁。永保。務本。慕德。永泰。甯樂。南海志子城三城坊今以五仙入十賢。城南八

坊。令以鼎魁登俊入壽寧。仁壽入泰通。擢桂入東城。八坊更易不一。初無定名。子城廂。興賢。城南廂。狀元。世科。泰通。鼎魁。登俊。擢桂。東城廂。道愛。賓日。拱辰。高明。先春。狀文。吉和。上下桂林鄉。永保鄉。慕德鄉。依仁鄉。上德里。甯樂里。流溪里。沙溪里。元一統志惠風里。瑞石鎮。平石鎮。慕德鎮。大水鎮。石門鎮。白田鎮。扶胥鎮。

東莞縣里圖經志文順上。文順下。延福。歸城。歸化。恩德。第一都至二十七都。

新會縣圖經志童溪鄉。宣化坊。源清坊。禮義坊。（廓縣郭里。）縣郭里。歸德里。中樂里。華萼里。古勞里。（舊名純德。）童陽鄉。悚仁里。遵明里。石碑里。古博里。平康里。新化里。永寧鄉。潮居里。潮陽里。瀧水里。登明里。常樂鄉。德行里。文章里。南海志永寧鄉。常樂鄉。德行上下里。文章上下里。（舊名奉涌）元一統志崑崙鄉。清明里。青寧（鄉）里。

增城縣圖經志開元鄉。慶福里。金牛里。崇賢里。楊梅里。長沙鄉。平康里。西林里。松柏里。（今併作西林里。）綏寧鄉。合蘭上里。合蘭下里。綏寧里。清湖里。甘泉里。歸仁鄉。雲母里。綏福里。元一統志長吉里。清明上里。清明下里。

香山縣　里圖經志縣郭良字。得能。四字。大字。恭常。鞠字。龍眼。大小欖。古海。黃旗。潮居黃良。龍眼恭常。南海志丈順鄉。延福里。皇字圍。四字圍。大字圍。五常字圍。恭字圍。良字圍。得能字圍。永樂鄉。永甯鄉。譚洲黃旗角。大小欖。海洲。

清遠縣　里圖經志高平鄉。興仁里。清平里。善化里。慈訓鄉。靖定里。浥江里。吉河里。太平里。池水里。永樂里。元一統志上元鄉。政賓鄉。

連州　坊湟川志郡志之南。通衢抵南津。衢之左右徑路。各有坊扁。弼教坊。（譙門外數十步左畔路入司理廳。取尚書明于五刑之義。）忠報坊。（弼教坊對。數步路出湟水池。）折桂坊。通

衢之右。路出化俗門。舊郡學右内。取李白詩欲折月中桂之義。 聯壁坊。通衢之路入司戶廳。二廳並立。取潘安仁夏侯湛同輿接茵之義。以上並于城内。 崇儒坊。與濟川門對立。路出入郡學。端平丙申。郡侯留元長鼎建。示崇重吾道也。

升俊坊。距外花亭數步。通衢之左。路入舊郡學。即今之貢闈也。取王制司徒升之學曰俊士之義。 和豐坊。通衢之左。路徑與升俊合。舊名米紫。梁權郡价吏令名。以左右列十數米鋪義。取時和歲豐也。 登雲坊。龍津門内。路通江瀆端

平乙未郡侯留元長鼎建。所以旌郡人陳東之擢進士第也。 積善坊。市西左手。徑路通北山。

常德坊。距積善數步。衢之左右各有徑。左由税務側。與積善坊徑相合右通江。 擢秀坊。衢右。通胡家田洋湄津。五十年前。此坊文物頗盛。如胡如邵各有書社。皆一時之秀。洋湄又出張神童。五馬光臨。粉榆增重。擢秀之名。以此得之。

近民坊。衢左。路出北山前。距桂陽縣治纔數里。權郡留元崇鼎新。取縣令治民為最近之義。

桂華坊。衢徑皆通。三徑自熙仁門出。直北津路。

衣錦坊。出熙仁門。過步蓮橋左手。徑通北湖。黄朝請尚賢解組歸鄉。邦人榮之。以此得名。 太平坊。與衣錦坊對峙。通大市。 里仁坊。在衢之右。距太平坊數十步。徑通大市。 北山巷口。左松關右。東華坊。 自化俗門出。過清都觀嶽宮城隍諸廟。覺宗寺前。會于通衢。出桂陽縣前路。

孝感坊。覺宗寺左。淳熙間。張道真刲骨剖肝以療母疾。俄而無恙。事聞。當路畀有褒嘉。後權郡樓鍔為立坊額以旌之。 嘉慶坊。徑通權鋒寨後。 諫議坊。徑通升俊坊。及常德坊。大諫鄧公畢

常居此。 嘉魚坊。徑通水泉頭。傳云。丞相張公寓連日。作書院于坊之左。有石如魚。名因此立。

元一統志 上盧鄉。 下盧鄉。 高良半鄉。

陽山縣 坊圖經志 宣化。 顯仁。 和義。 崇巖。 畫錦。 詩書。 登雲。 昇俊。 宣教。 朝天。 遵道。 崇教。 里 東南。 欽南。 永福。

常歲。 尊合。 朱鶯。 遷義。 東奉。 儒歸。

三樂。 僊西。 義長。 四長。 浦上。 浦下。

仁內。 論富。 真陽。 富春。 傜山。 湟川志本縣所管三鄉共里一十二。 奉唐鄉在縣東管

里四。　進賢里。　安樂里。　茂陽里。　萬安里。　通儒鄉。在縣南，管里五。　新定里。　登科上里。　登科下里。　方墻里。　正平里。　歸善鄉。在縣北，管里三。　柏陵里。　桃川里。　石門里。　遵教里。　連山縣。　三鄉七里。　遵教鄉。　白石里。　武昌鄉。　宜善里。　上吉里。　歸義里。　文昌鄉。　白沙里。　春峒里。

鎮

陽山縣湟川志縣鎮。在縣南二十步，今廢。　清瀧鎮。在縣東三十五步，今廢。　桐臺鎮。在縣三十步，今廢。　右縣務。元在縣，壬辰年間移置清瀧村。遂陽（座）山鎮。本州歲差小使臣一員并職吏收稅，後于戊午年，清瀧鈔客劉元禮經漕臺陳狀，不應離縣（就）四十五里收稅，准榜帖行下住罷。四月內仍舊縣前收稅，癸酉年內准省部備客人所陳，行下住罷。

連山縣。　連山鎮。在縣城內。

墟市

南海縣圖經志西南。　胥江。　張槎。　蘭石。　三山。　官窑。　白岡。　大小攬。　大歷。　扶南。

海舟。　李村。　奇石。　沙頭。　九江。　吉水。　塩步。　小橋。　大艮金斗。　容奇小洲。　白藤江尾。　上豐崗江邊。

番禺縣。　車陂。　横沙。　蓼涌三入。　大龍。　傍岡。　江村。

東莞縣。　寶潭。　田心。　土瓜。　馬溪頭。　南頭市。

增城縣。　神岡。　兎窑。　石灘。

陂塘

增城縣石陂。郡縣志在縣東北子里，四面方潤，其中有水，分流而下，成瀑市。古老相傳云為杯池。葛洪鍊藥之處。

南海縣南海志洋塘。在郡西六里。耆舊相傳偽劉時花塢一水環繞林幽邃。　活龍塘。俗呼掘龍塘。在三角市，郡人禱雨於此，舊創雷壇，今廢。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周晃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稍變於古昔當為句

當是教民陶瓦

當是唐有天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七　十八養

廣　廣州府三

風俗形勢

廣州府圖經志大庾以南。廣州為甲郡。地大民夥。賈胡　蕃雜居。土野沃饒。漢史云。人性輕悍箕踞椎結。蓋百粵非聲教所暨。故其習俗與中州殊。然自漢末建安。至于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人避地者。多入嶺表。子孫往往家焉。自是以來。其俗尚漸染華夏。稍變於古。昔而廬舍未有中州之制。至唐宋璟為廣州都督。見民廬皆茅竹所葺。時被火災。遂　民陶瓦。築堵列肆。越俗始知棟宇之利。及觀韓退之送竇平序曰。唐有　。號令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　　越衣冠之習。大異於古昔矣。若夫舊俗相因。無所更改。　　吉。必以檳榔。蓋因地所有。或飾以綠花。或雜以香藥。故　當委禽。親喪。多泥佛老修冥福。葬者設具待客於殯側。謂　　出於親友之相助者。墓祭以清明節為候。居民各

當是水津

毋當作毋

長字當不為句

其豐儉。盡一月乃止。春秋二社。民俗醵錢。
烹豚釃酒以祭　以蜆菜魚肉雜
煮之。環坐鼎傍。侑酒而食。謂之暖寒。俚語
所謂骨董羹是也。村市所在謂之墟。
言有人則實。無人則虛　販小民。期
於旦集。謂之販虛。蜑民以漁釣為生。或居於
為蓬屋以居。謂之水欄。盧亭舊傳盧
循遺種。在州東南　藤　業。男女皆椎
結于項。婦女許婚及已嫁者。始結髾帶。水　謂
之步。柳子厚所謂舟可縻而上下者。凡施罾所
在曰罾步。渡船所在曰船步。今城外名步者。如
監步蜆步之類。港之淺隘處曰窖。如水毋窖鷄
鴨窖之類。聚物為市曰欄。如米欄魚欄之類是
也。庾嶺以南。廣州為會府。唐以來總攝五筦。韓
子云。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其地勢雄長。南
服可知也。以言其山。蓋自衡山南轉於九疑為
五嶺。又自庾嶺東南至羅浮。透迤曲折而萃于
白雲山。一峯橫峙如巨屏屹立。障遏于州後。蓋
是州之主山也。至於抱旗峙於前。越臺聳於後。
左則虎頭諸峯過海道之衝。右則曹幕之山成

羽翼之勢。以言其水。則自衡陽南徼諸水至桂
沿流而下昭梧。又自牂牁歷融柳而南。合宜邕
容之水東流入于灕江至梧而會。又自鬱林之
南流經容亦匯于梧。三江並自梧合流。經封康
端出高要峽至廣入于海。此西江之源委也。其
東則自循州歷河源過博羅而出於扶胥。其北
則自庾嶺順流而下雄韶英而出清遠峽。其南
則自海洋隨潮而入。千泝萬旂。皆會州治之陽。
此又北東南流之合聚也。故　州得為重鎮
焉。郡縣志前漢地理志云。氏皆服布。如單被穿
中央為貫頭。男則耕農種禾稻苧麻。女子桑蠶
織績。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鏃。隋地
理志云。自嶺以南二十餘郡。大率土地下濕。皆
多瘴癘。南海交趾。各一都會也。並所處近海。多
犀象瑇瑁珠璣。故商賈至者多取富焉。其人性
並輕悍。易興逆節。椎結箕踞。乃其舊風。其俚人
則質自尚信。諸蠻則勇敢自立。皆重賄輕死。唯
富為雄。巢居崖處。盡力農事。刻木以為符契。言
誓則至死不改。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
並鑄銅為大鼓。鼓初成垂於庭。置酒招同類。有

當以蠻夷大長老夫爲句

當是遠者

當是爲仇黨

當是天文

當是風氣

豪富子女。則以金銀爲大釵。執以叩鼓。乃留遺主人。名爲銅鼓釵。俗好相殺。欲相攻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本尉佗於漢。自称蠻夷　長老。夫故俚人猶呼所尊爲倒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唐韓愈送鄭　序云。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大府。隷府之州。離府　者至三千里。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控御失所依險阻　仇黨。機毒矢以待將吏。其海外雜國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蠻胡賈人船交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冦盜賊殺。外國之貨日至。故選帥常重於他鎮。又送竇平從事序云。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於　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陽。是皆島夷卉服之之民、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霜雪時降。疫癘不興。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　東西州　。寰宇記云。爰自前代及唐。多委舊德重臣。撫甯其地。文通經史。武便弓弩。婚嫁禮儀。頗同中夏。宋三朝國史云。尚淫祀。殺

人以祭鬼。雍熙中。申詔禁之。山林翳密。多瘴毒。人病不呼醫服藥。曾鞏送李柳州序。人少鬬訟。喜嬉樂。澠水燕談云。劉鋹據嶺南。置兵數千人。專以採珠爲事。目曰眉川都。溺死者相屬。久之珠璣充積。及王師入城。一火而盡。藝祖詔廢媚川都。仍詔百姓不得以採珠爲業。於是俗知務農矣。蔡絛叢談云。古者祀天必養牲。牲必在滌三月。宅牲唯具。獨五嶺以南。俚俗猶存。今南人喜祀雷神者。得謂之天神。祀天神必養大豕。目曰神牲。則莫敢犯。養之百日。始取而祀之。又凡祭祀之禮。既降神而後呈牲。於是主人者。同巫現共殺之。迺畀諸庖烹而薦之。傳謂禮失求諸野。信然。元一統志越臺之俗。蠻賈雜居。余襄公靖到任謝表云。　秦漢以來。號爲都會。俗雜五方。余靖羅漢記云。　婚媾之禮。用梹榔以當委禽。後以銀帛爲定。番禺志云。　喪葬必盛肴饌名開齋以待送客。多至千百人。有盤媽家產者。官司禁戢不能止。　冬寒則雜瓜菜魚蝦蜆煮菜於釜中。環坐其旁而食。名曰邊爐。東坡蘇公與陸道士詩曰。所謂盤遊飯骨董羹即此。　五嶺

當以造醞酒為句

當是多居山阿

當是釀酒

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通典云。南海一隅。冬無積雪。秋涼亦有微霜。太平環宇記云。山海皆有田。山田用力如中州田。潮汐一再至。不煩溉灌。地有瘴癘。古無酒禁。家自為釀。魯國先生唐庚。字子西。嘗有詩云。潮田無惡歲。酒國有常春。蓋紀其實也。番禺續志云。　海接島夷。自唐始通大舶。蠻人雲集。商賈輻輳。至今賈蠻自外番來者。謂之夕唐。番禺續志云。　漁有二種。內海港汊千百漁者曰蜑。猶習衣冠。韓詩所謂馬人龍戶也。海外浩渺無邊。漁者曰盧亭。椎髻犢鼻而已。相傳晉冦盧循之遺種也。南海實莞搉之地。有金珠貝甲脩牙文犀之貨。唐劉蛻獻南海崔尚書云。　一種蠻獠。　山河。刀耕火耨。不輸賦調。居山谷間。時能為冦。圖經云。　東莞。其俗釀　或以蓮花菖花造醞。酒謂之老酒。新圖經云。　東莞近海瀕。上潦下濕。有瘴。土人多嗜檳榔。蔞葉灰咀以避之。新會其地廣莫。俗尚珥筆。土產嘉禾勁植。海有膏田沃壤。倉廩舟楫多取給。山居者苦瘴癘。海濱者多潮汐以跳其惡。大抵與南恩州同。　黃茅瘴。按

當是譏汭僧也

碑下當空一字

五代史。成汭鎮荆門。與宰相徐彥若不平。銜之。逮彥若鎮南海。過江陵。汭思嶺外有黃茅瘴。患者髮落。迺謂彥若曰。黃茅瘴望相公保重。彥若答曰。南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　僧也。汭甚愧。　香山為邑。海中一島耳。其地最狹。其民最貧。其俗最　。　氣候恒燠。參差不齊。冬寒不嚴。陽氣亂洩。秋冬芽甲潛坼。春夏之月。　葉潛改。諺云。四時常是夏。一雨便成秋。亦有除夜納涼之詠。　海田在西北者。當滇水鬱水之衝。積雨之後。數千里之水犇湍而下。必有巨潦。或歲三四浸即退。浸久必敗田矣。　廣南粵分謂之嶺表。晏殊類要。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韓文南海廟碑　廣州負山。包帶南溟。陸寶可富。捲握致盈。南海集。　環水而國以百數。柳元宗集。五嶺峙其趾。大海環其東。衆水匯于前。羣峯擁于後。氣象雄偉。蔣之奇州學記。　境接羣蠻。地居海涘。許致撰魏公遺愛碑。清遠地與莫猺。犬牙相錯。無曠原沃壤。刀耕火種。最為辛勤。無長溪洪河。肩背擔負。最為勞苦。曾不如新會之一鄉。莊季裕雞肋編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

為之率皆致富又倒有室家故其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市中亦製僧帽止一圈而無屋但欲簪花其上也嘗有富家嫁女大會賓客有一北人在坐久之迎婿始來喧呼王郎至矣視之乃一僧也客大驚駭因為詩曰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如貧下之家女年十四五即使自營嫁裝辦而後嫁其所喜者父母即從而歸之初無一錢之費也

連州　風俗郡縣志漢志云火耕水耨民食魚

稻信巫鬼重淫祀唐韓愈送區册序云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相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又詩云適嶺到所任低頭奉君侯酸寒何足道隨事生蒼疣遠地觸塗異吏民似猿猴生獰知忿恨辭舌紛嘲啁白日屋簷下雙鳥鬬鵂鶹有蛇類兩首有蟲羣飛遊（游）窮冬或搖扇盛夏或重裘颶

當是此州

此處疑有訛誤

同上二字宜小

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侔疫癘忽潛搆十家無一瘳猜嫌動置毒對按輒懷愁輿地紀勝日出先照　名陽山（九域志）宋高祖世始折桂陽為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　制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朔劉禹錫連之為州以山得名劉禹錫此　於天丈為荊州同星分由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劉禹錫刺史廳壁記林富桂檜土宜陶旒石侔琅玕水孕金碧同上邑東之望曰順山（云云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歆者以萬數）

（迴環嶺嶤迭高爭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劉禹錫）記城下之浸曰湟水（云云由湟川之外支流而合輪以百數淪漣油流擘山為渠東南入于海）劉禹錫記荒服之善部而　裔之涼墟（山秀而宣靈液滲流故石鍾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膩卉物柔澤故紵焦為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土宜陶旒故侯居以壯閭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聞環峯密林激清儲陰海風歐溫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為涼颸城壓楮岡路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逗）

概字當為句

谷。化為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亞有華皓之齒。信云云也。見劉禹錫記。鍾乳為天下甲。見上地廣數百。橫制南服。劉希孟新建架閣庫記。地大民衆。過於諸郡。山川之秀。風氣之和。與中土相似。劉勑鼓角樓記。連之山秀水清卓有可愛。歐陽知誨宣詔堂記。熙平古郡。地控荊湖。峻峯活流。騰輝吐秀。詹礪西園記。連介楚越間。號為會衝。秦置湟關。漢兵下湟水。皆其地。費伙閣武亭記。湟川八景。一曰雙溪春漲。二曰龍潭飛雨。三曰楞伽曉月。四曰靜福寒林。五曰巾峯遠眺。六

曰秀岩滴翠。七曰圭峯晚靄。八曰巖湖疊巘。張南軒有賦。荊粵之偏。是惟連州。土壤寒植。溪曰岑峽。奇峯恠石。森若圖繪。滿烈興造記。連江山之嘉郡。鄭伏重修車陂記。地接湖湘。無土山濁水。秀徹之氣。凜然浮空。武陽震新學記。連山古所謂以山水之勝。名其郡者也。彭景海陽湖十二亭記。山水之美。見稱於天下。北接九疑。南連衡嶽。其清粹秀爽之氣。鍾為勝槩賢傑繼出。歐陽經雲間亭記。谿山鍾美。風俗醇厚。視南方為佳郡。朱蒨石路記。連之為郡。舊號小桂。昔為湖

南勝地。今著名南越。湟川集序。湟川山水佳麗。為嶺南十四州之冠。歐陽實蔣氏三經記。人物富庶。商賈阜通。常有小梁州之號。陳若冲連山縣記。連為荊湖衝要。蔡齊臺梁守祠堂記。昭桂連賀。本屬湖南。長編云。開寶三年。王師克連州南漢主。云云

陽山縣

風俗

湟川圖志蓋聞郡邑治所。必有名山巨川。為之限隔。故民生其間。風俗亦異。今考之陽山一邑風俗。其民性硬直。慕義向化。歲時節序。則陳鄉禮以集會。男業耕稼商賈。女慕

蠶桑組織。其俗古稱易治焉。

氣候

本府圖經志衡嶽之山。衍為五嶺。自大庚南至于羅浮。地益卑下。春夏之交。溟海挹潤。風暮北而朝南。時春寒而秋熱。一歲之間。暑熱過半。窮冬久晴。或至揮扇。晴晝則多燠。雨夜則多寒。盛夏多雨。即復淒寒。一日之氣候。或至屢變。於是有急脫急著。勝服藥之諺。李西美廣南攝生方論有曰。嶺南瀕海。地卑而土薄。故陽燠之氣常泄。而陰濕之氣常盛。二者相薄。此瘴癘之所由

生也。陽氣泄。故四時常花。三冬少雪。蓋是嶺南諸州通號瘴鄉。然隨地所處、固有淺深。其山林回複。草茅障蔽。炎氣鬱蒸、嵐霧優薄。故為害也深。若乃瀕海之地、氣恒舒泄、則瘴癘亦少。廣州南並大海。東西二江挾而趨焉。地頗夷曠。四山平遠。故視他州得為善地。至於商旅泜隸。觸熱征行。與夫飲食失節。不善攝養者。或自有以以取之也。若夫四時風候。與中州不同。其風之暴者。謂之颶風。颶風將作。有斷虹之兆、曰颶母。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故其初作、必自東而北、自

北而西。自西而南乃定。謂之回南。蘇過颶風賦是也。又有石油風。兆與颶風同。但颶風起止。俗謂對時。石油風則倒三日如期而發。初日甚鉅。次日漸微。故號三晡石油。他如海氣腥。亦暴風之兆。舟人徙舟避之。大舶凜凜。雲脚疏直。謂之風路。俟收斂舟乃行。三月以後為梅風。四月為小信。朱明氣至。後為大信。舟來自海南歸閩浙。送風而行。謂之叅冬。南海志南自衡岳。分為五嶺。清淑扶輿之氣。鍾焉。溟海挹潤。温風徐來。是謂東南之仁。氣遷俗隨。霜露時降。人居若東西

當以交字爲句

州。唐已然矣。二氣相薄。間有不齊。風暮北而朝南。時春寒而秋熱、於是有急脫急著勝服藥之謠。此氣候變態然耳。大抵自江以南、地率卑濕、循嶺以下、海氣尤蒸、春夏之交、易有壅閼湫底之患焉、

陽山縣　氣候湟川圖志陽山僻在山間。朝則煙霏霧合。夕則瘴霾深翳。是以秋夏多温風鬱氣。冬春雨雪不時。乍寒乍暑。氣候不齊。胃之則成疾焉。

户口

本府圖經志（洪武十年分終數）本府南海等八縣。總計一十八萬六千五百八十三户。六十五萬九千二十八口。

永樂元年人户。一十九萬五千二百五十一户。人丁男婦六十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四口。郡縣志唐開元。户四萬三千二百三十。宋元豐户一十四萬三千二百六十一。輿地紀勝户計七萬五千九百單二户。南海志廣州為嶺南一都會。户口視他郡為最。漢而後。州縣沿革不同。户口增減亦各不一。大抵建安東晉永嘉之際。至

唐中州人士避地入廣者衆。由是風俗革變。人民繁庶。至宋承平日久。生聚日盛。自王師滅宋平廣。以前兵革之間。或罹鋒鏑。或被驅掠。或死于寇盜。或轉徙于他所。不可勝計。至元二十七年。朝廷籍江南戶口。方見定數。比年官府肅清。盜賊屏息。人皆安生樂業。故廣之生齒日蕃。戶計日增矣。　前漢。戶一萬九千六百一十三。口九萬四千二百五十三。　後漢。戶七萬一千四百七十七。口二十五萬二百八十二。　晉。戶三萬七千四百八十一。　宋。戶八千五百七十四。

口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　隋。戶三萬四百八十二。　唐。戶四萬二千二百三十五。口二十二萬一千五百。　宋。主戶六萬四千七百九十六。客戶七萬八千四百六十三。　淳熙。主戶八萬二千九十。客戶一十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口二十五萬五千八百七十七。　元至元二十七年抄數。戶一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四。僧道一千八百單五名。大德八年報數。戶一十八萬八百七十三。南人戶一十八萬三百二十三。北人戶五百五十。僧道一千八百單五名。僧尼行童一

千六百四十三名。道士女冠一百六十二名。錄事司戶一萬一十三。南人戶九千六百四十一。北人戶三百七十二。僧道四百一十七名。僧尼行童三百八十七名。道士三十名。太平寰宇記蜑。戶。縣所管。生在江海。居於舟船。隨潮往來。捕魚為業。若居平陸。死亡即多。似江東白水郎也。盧亭戶。在海島中。乘舟捕海族蠔蠣蛤蜊為業。

南海縣圖經志計五萬八千三百六十八戶。一十八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口。永樂元年。人戶七萬八千八百五十八戶。人丁男婦二十五萬三

千五百五十六口。南海志戶六萬七千一百六十六。南人戶六萬七千一百六十六。北人戶無。僧道二百九十五名。僧尼行童一百九十名。道士女冠一百五名。

番禺縣圖經志計三萬三千一百一十戶。一十萬九千四百八十七口。

永樂元年。人戶二萬七千一百四戶。人丁男婦六萬八千三百七十四口。南海志戶二萬七千六百四十一。南人戶二萬七千四百九十。北人戶一百五十一。僧道三百一十一名。僧尼行童

二百八十六名。道士女冠二十五名。

東莞縣圖經志計二萬六千七百八十二戶。九萬一千二十口。

永樂元年。人戶二萬四千五百一十九戶。人丁男婦七萬四千一百四十二口。南海志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八。南人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四。北人戶四。僧道三百七十四名。僧尼三百五十四名。道士二十名。

新會縣圖經志計三萬二千四百一十四戶。一十三萬五千九百三十三口。

永樂元年。人戶三萬四千一百九十六戶人丁男婦一十一萬五千五百四十四口南海志戶三萬九百一十三。南人戶三萬九百一十三。北人戶無。僧道一百三十八名。僧尼行童一百單八名。道士三十名。

增城縣圖經志計一萬六千一十三戶。五萬五千二百六口。

永樂元年。人戶一萬三千七十二戶。人丁男婦三萬九千九十六口。南海志戶七千六百二十八。南人戶七千六百二十六。北人戶二。僧道一

北人戶上有南人戶一千七百四十五。共十字

百六十二名。僧尼一百四十二名。道士二十名。

香山縣圖經志計七千八百七十戶。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口。

永樂元年。人戶七千四百一十六戶。人丁男婦二萬七千八百六十二口。南海志戶一萬一千三百六十九。南人戶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八。北人戶二十一。僧道六十八名。僧尼四十三名。道士二十五名。

清遠縣圖經志計四千三百二十三戶。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口。

永樂元年。人戶三千八百三十六戶。人丁男婦一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口。南海志戶一千七百四十五。北人戶無。僧道四十名。僧尼二十八名。道士一十二名。

連州 戶口湟川志按舊地理志。本郡在隋領九縣。為戶一萬二百六十五。在唐領三縣。為戶五千五百六十三。疆域有廣狹。民數隨之。無足怪也。元朝混一區宇。仁同畿甸。列聖愛養黎元。嵗登生齒。積而至于元祐。為戶五萬。見劉勍鼓角樓記。已九倍於昔。中更李金陳峒之擾。蕩析

離居。閲今在城街巷之故趾。大不如古、外鄉之邊徭峒者。時遭剽掠。往往流散逃亡。如桂陽之同官。陽山之通儒。皆饒沃之地、或數里無人煙。以故版籍視昔減少。勞來還定存乎人焉。姑摭近數以備考焉。

永樂元年。人户五千二十八户。人丁男婦一萬七千七百二十九口。郡縣志唐。户八千三百。宋。户三萬六千九百四十二。九域志主三萬四百三十八。客六千五百。

陽山縣圖經志計七千七百零三户。三萬五千

五十三口。湟川圖志舊桂陽州及陽山縣原管三千户。舊連州及連山縣尚不下三千餘户。

皇朝革去連桂二州。及連山縣併在陽山一縣。自洪武元年歸附。節次取勘至洪武八年。總計户七千三百四十一户。男子婦女計三萬三千八百四十五口。

永樂元年、人户七百六十七户。人丁男婦二千三百三十四口、湟川志主户二千六百二十八。口。計二千九百八十二。客户二百九十一。口計三百二十三。　徭峒　管山徭峒三十六。計四

盧田上當空一字

百五十五户。一十户係佃户。納田税不係身税。四百四十五户無田業亦不係丁税。　東村峒一十一户。在縣北二十里。水流出陽山縣柏陵里。路出鵶子水口。　南木峒管二十七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入石穴不出。路出新村。　潭頭峒管三十七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出黎砣大水。一路出陽山縣。　下階峒管三十九户。在縣北一十九里。水流入穴不出。路出馬水係柏陵管。　傜山峒管一十户。在縣北二十三里水流出桃川里。路出韶州三賈地。　舩平峒管

四户。在縣北二十四里。水流出陽山縣桃川里、盧田峒管一十二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水流出小車。一路出郴州黄莽山。　神後峒管七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水流入石穴出陽山縣。　高峒管七户。在縣北二十二里。水流入石穴通陽山縣黄萬村。　東嶺峒管六户。在縣北三十三里。水流入石穴。路通白芒村。　動子峒管一十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路通桐臺驛。　黄田峒管一十二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路通動子嶺山峒臺驛。　焊囷峒管六户。在縣

東一十五里。水流入石穴。一路陽山縣。　黃公平峒管五户。在縣東一十八里。水流入石穴，路通焊困一路入錢場峒。　錢場峒管六十二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入石穴，一路通安樂里。　高車峒管七户。在縣東一十三里，水流出戊陽里楊梅村，一路西通陽山縣，　小峒管八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出西南通透大江，　爵風峒管七户。在縣東二十里。水流出安樂里小江，　苦竹峒管四户。在縣東一十八里。水流出小江。一路通小江下保。一路通陽山縣。　欽囧峒管十三户。在縣東一十七里。水入石穴。一路西通萬安里。　魚良峒管一十户。在縣北一十八里，水流出胡殊。路通陽山縣柏陵里。　白芒峒管二十户，在縣東一十五里。水流入焊湖塘，　沙羅峒管二十一户。在縣西南四十里，水流出陽山縣黃良路東南通桐臺驛，　大坑峒管六户，在縣南三十里。水流出黃良水。　師姑峒管五户，在縣南三十里。水流黃良水。一路南通出桐臺驛。　帶頭峒管六户。在縣南二十八里，水流出黃良水。路南通桐臺驛。　成家池峒管七户。

凡上當空一字

在縣南三十五里。水流出黃良水，路西通桐臺驛東北通驛路。　古武峒管七户，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流出浪溪路，通鄺家村，　長屹峒管二户在縣南四十里，水流出新定里，路通沙羅峒，　高峒管七户在縣南三十二里，水流出橫山峒，東北通官田保　橫山峒管八户，在縣南二十里，水流出陽山縣安樂里　何平峒管一十九户。在縣東二十里。有小坑水流出火炭逕。　高車峒管一十三户。在縣東北一十五里。有水通入石穴東路通桃江水，坑半峒管五户，在縣南三十里。有小水通出牛臭西北。路通新定里。　見溪峒管二户。在縣南三十五里。有小坑水流出連波江水，　黃蘗峒管三户，在縣北二十五里，有小坑水流入穴西南路通官落水。户口稅賦，詳見本州

連山縣　永樂元年。人户四百五十五户。人丁男婦九百九十三口。湟川志主户一千四百一十四。口計二千一百單六。客户一百五十七。口計三百一十八。　猺峒　山猺峒六。計三十三户。不係租賦。　小獲峒管一十五户。在縣東。去州

九十里。曹溪峒管四户。在縣東遵教里。去州一百二十五里。板峒管二户。在縣東遵教里。去州八十五里。下瀧峒管五户。在縣北上吉里。去州八十五里。白沙峒管五户。在縣西北白沙里。去州一百里。春峒管二户。在縣西北白沙里。去州一百里。户口賦税。詳見本州

田賦

本府圖經志洪武十年發終數。本府南海等八縣。諸名項官民僧道學院等田地塘。總計三萬六千頃二三十三畝六分一厘一毫七絲四忽四微五釐九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十四萬一千一百六十六石九斗九升四合七勺五抄八撮四粟七微六塵六埃。官田五伯五十七頃三十六畝八分六厘二毫一絲五忽三微九塵。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一千二伯八十九石一斗五升三合三勺二抄九撮七圭九粟四微四五塵一埃。學院田七伯九十三頃七十二畝三分九毫六絲八忽。每畝起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七千零八石六斗二合二勺三抄一撮五圭二粟。僧道田一千四百六十

七頃一十二畝七分五厘四毫。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七萬八千四百四十九石一斗三升二合三勺三抄九撮。民田地塘三萬一千三百二十三頃四十畝二分三厘九絲一忽六塵九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九萬九千五十三石九斗五升四合一勺五抄二撮二圭三粟三微一塵五埃。蜑民田一千八百五十八頃六十一畝四分五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五千九百六十六石一斗五升二合七勺五撮五圭。夏税哇桑附。本府南海等八縣。總計麻麦地七十頃一十五畝三分七釐五毫。麻地九頃四十畝六分。每畝科麻八兩。計科麻四百七十斤四兩八錢。麦地六十頃七十四畝七分七厘五毫。計正耗麦一百三十石一勺八抄五撮。哇桑四萬七百五十一株。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七萬六千八十六頃五畝三分六厘二毫。夏税。豆八斗九升一合一勺。小麦七百九十一石一斗三升一合五勺。秋粮米二十九萬六千六十三石六斗九升二合五勺。税賦南海志什一取民。古之

制也。漢晉而下。立法不同。唐自租庸調法既壞之後。兵戈日興。土狹費廣。陌錢間架之類。往往民病。宋行顧役之法、故於田稅之外、又有夏役秋役茶錢賞給之需。商稅之外。復有地基河渡銀場經制之目。名件不一。民以為病。元朝混一。首以寬民力為第一義。凡宋無名之賦。一切蠲除之。廣為極邊。愈加優卹。惟種田納地稅。買賣納商稅。（商稅三十稅一。）魚鹽舶貨之征。隨土所有。自此之外。秋毫不擾。今將稅賦名件疏列于後。附以前代諸色科名。以記沿革。　稅粮　本路一司七縣　田土　田錢一百七十五貫二百四十五文四分。計正耗米一萬二千四百三十四石六斗二升五合四抄三撮。　正米一萬一千六百二十一石一斗四升四合九勺走。　鼠耗分例米八百一十三石四斗八升一勺四抄三撮。　稅戶二萬八千一百七十七戶。丁二萬三千一百二十八丁。米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九石六斗三升八勺。正米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一石三斗四升。　鼠耗分例米九百六十一石一斗九升三合八勺。　客戶三萬八千三百三

戶。丁三萬八千三百三丁。計正耗米四千七百三石六斗二升三合七勺。　正耗米四千四百八十九石五斗一升。　鼠耗分例米三百一十四石二斗六升五合七勺。　錄事司民粮一百七十六戶。田錢二貫二百九十九文五分。計正耗米一百五十六石七斗一升三合八勺六抄九撮二圭。　正科米一百一十七石八斗六升二抄九撮二圭。　正米一百一十石一斗四升九合五勺六抄。　鼠耗分例米七石七斗一升四勺六抄九撮二圭。　包納米三十八石八斗五升三合八勺四抄。　正米三十六石三斗一升二合。　鼠耗分例米二石五斗四升一合八勺四抄、　舊志稅賦　田錢一千三百九十一貫有奇。　茶錢二千一百三十八貫有奇。　夏秋料役錢共四萬四百二十四貫有奇。　田米舊管五萬六千一百九十七石有奇。今管四萬八百四十石有奇。　丁米舊管一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八石有奇。今管一等至四等六萬五千七百六十三石有奇。餘係五等。　都稅務額解錢八萬二千五百四十九貫有奇。　增城縣市

務稅錢四千六百六十一貫。清遠縣市務稅錢三千六百二十三貫。懷集縣市務稅錢六百四十四貫。東莞縣市務稅錢二千二百八十八十二貫。新會縣市務稅錢四千八十八貫。扶胥鎮稅錢四千四百六十七貫。西南道場三千九十九貫有奇。吉利場二千五百五十九貫有奇。金斗場二千八百四十六貫有奇。石壁場一千九百五十五貫有奇。甯口場八百二十貫有奇。曲隆場三百三十九貫有奇。香山場五百單七貫有奇。東莞場

靜康場　歸德場　烓峒場　官富場　海晏場　橫崗場　石疆場　以上八場。全年額催稅錢總計二千一百七十六貫有奇。嘉定元年。經略陳舍人峴。以為僻遠非商賈經由之地。歲入無幾。徒為民害。悉行除罷。內東莞靜康歸德海晏四場。元係管催煎鹽課。自仍其舊。

南海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地塘七千五百三十項八十七畝八分九厘五絲七忽六微五塵九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三萬二千四百四十八石九斗五勺二抄四撮八圭四微五塵五

埃。官田二百一頃八十五畝二分九厘六毫七絲一忽九塵二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四千九十八石一斗七合九勺六抄一撮七圭一粟六微三塵五埃。一等官租廣恩館田一百一十七頃四十八畝一分。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三千三百八十八石。一等公田一十頃九十畝三分。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三百七十三石三斗一升八合七勺二抄。一等沒官田七十三頃四十六畝八分九厘六毫七絲一忽九塵二埃。每畝科正米一

斗七升。計科正耗米一千三百三十六石四斗五勺一抄一撮七圭一粟六微三塵五埃。學院田二百二十六頃七十九畝四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四千八百五十三石三斗九升一合六勺。僧道田三百二十八頃三十五畝六分。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千七百五十六石七斗四合六勺。民田地塘六千七百七十三頃八十七畝五分九厘三毫八絲六忽五微六塵七埃。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一千七百四十石六斗九升六合三勺六抄

（麻地字上當空一字）

三撮八粟八微。　一等田六千七百六十七頃四十三畝五分四厘三毫八絲六忽五微六塵七埃。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二萬一千七百三十三石四斗六升七合七勺五抄八撮八粟八微。　一等塘三頃二十二畝五厘。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十石三斗三升七合八勺五撮。　一等地三頃二十二畝。每畝科正米二升。計科正耗米六石八斗九升八勺。　夏稅麻地二頃七十二畝。計科麻一百三十六斤。麥地一十四頃八十八畝。計科正耗麥三十一石八斗四升三合二勺。　畦桑。大欖等坊栽植小黃桑一萬五千二百九十二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九頃六十八畝四分七厘九毫。　夏稅　豆八斗九升一合一勺。　小麥二百二十九石六斗四升八勺。　秋粮米一十萬一千八百七十石四斗一升五合七勺。南海志民粮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八戶。計正耗米八千四十八石二斗九升三合九勺。　田錢三十七貫四百九十九文九分。每丈科米五升。計正耗米二千八百一十

九石六斗一升一合九勺。　正米二千六百三十五石一斗七升。　鼠耗分例米一百八十四石四斗六升一合九勺。　丁稅戶一萬一千一百九十八戶。丁八千八百八十丁。計正耗米五千二百二十八石六斗六升二合。　正米四千八百八十六石六斗。　鼠耗分例米三百四十二石六斗二合。

番禺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地塘五千一百一十四頃六十三畝六分四厘五毫八絲八忽。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九石七斗八升二合二勺九抄七撮三圭三粟一微三塵九埃。　官田九十三頃四畒七分二厘一毫四絲二忽八微五塵八埃。每畒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九百九十四石二斗三升七合七勺九抄七撮八圭五粟八微七塵。　一等官租廣恩館貢士庄常平司田四十八頃五十三畒七分五厘。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九百八十六石七斗六升七合三勺七抄五撮。

一等公田二十二頃五十三畝六分。每畒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七百七十一石六斗三

升二合六勺四抄。一等沙塘局官地一十二頃七十六畝二分。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六十八石二斗七升六合七勺。一等没官田九頃二十一畝一分七厘一毫四絲二忽八微五塵八埃。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一百六十七石五斗六升一合八抄二撮八圭五粟八微七塵。學院田二百四十頃八十五畝四分五釐五毫八絲八忽。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五千一百五十四石二斗八升七合五勺五抄八撮三圭二粟。僧道田二百七頃九十九畝。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千一百一十二石七斗四升六合五勺。民田地塘四千五百七十二頃七十四畝四分六厘八毫五絲七忽一微四塵二埃。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八石五斗一升四勺四抄一撮一圭四粟二微五塵九埃。夏稅麻地一頃五十畝。計科麻七十五斤。麥地二十三頃二十三畝七厘五毫。計科正耗麥四十九石七斗一升三合八勺五撮。畦桑、慕德等里栽種小黃桑七千一百六十七株。

丁上當空一字

官田上當空一字

永樂元年。官民等項田地山塘八千七百二十九頃四十五畝六分七厘。夏稅小麥二百五十五石四斗一升三合七勺。秋粮米四萬三千五石五斗一升八合二勺。南海志民粮二千七百三十二户。計正耗米三千九十七石九斗三升四合三勺二抄四圭。田錢一十七貫六十三文七分六厘。計正耗米一千八百二十二石三斗三升三合八勺二抄四圭。正米一千七百三石一斗一升五合七勺二抄。鼠耗分例米一百一十九石二斗一升八合一勺四圭。丁二千一百五十七丁。計正耗米一千二百七十五石六斗五合。正米一千一百九十二石一斗五升。鼠耗分例米八十三石四斗五升五合。

東莞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地塘七千五百六十八頃四畝九分一厘二毫四絲七忽九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七千九百一十二石六斗九升四合七勺二抄六撮八圭七粟二塵。官田一百九項一十四畝四分一厘五毫二絲七忽九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千一百

四十二石七斗六升三合二勺四抄二撮七圭五絲二塵。　一等公田一十二頃六十一畒八厘九毫三絲七忽九微。每畒科正米三斗四升。計正耗米四百五十八石七斗八升四合三勺一抄六撮八粟二塵。　一等官租常平司廣恩館田三十八頃五十六畒二分八厘三毫九絲。每畒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七百八十三石九斗八升二合五勺一抄六撮八圭七粟。一等山田二十三頃六十六畒。每畒科正米一斗。計正耗米二百五十三石一斗六升二合。　一

等山租無頃畒。歲認納正耗米二十二石七斗二升七合八勺七抄。　一等沒官田三十四頃三十一畒四厘二毫。每畒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六百二十四石一斗六合五勺三抄九撮八圭。　學院田地塘九十頃八十一畒四分。每畒科正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九百六十六石三斗四升七合五勺六抄。　一等府縣學濂泉書院等田塘共計八十九頃五十二畒七分。每畒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一千九百一十五石八斗七升七合八勺。　一等縣學地一頃二

僧上當空一字

十八畒七分。每畒科正米一斗。計正耗米一十三石七斗七升九勺。　一等海步三處認納米計正耗米三十六石六斗九升八合八勺六抄。僧道田七十一頃三畒三分六厘。每畒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三百八十石二升九合七勺六抄。　民田五千八百五十七頃九畒八分八厘二毫二絲。每畒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八千八百零一石二斗八升七合二勺一抄八撮六圭二粟。　竈民田一千四百三十九頃九十五畒八分五厘五毫。每畒科正米三升。計正耗

米四千六百二十二石二斗六升六合九勺四抄五撮五圭。　夏稅　麥地一十五頃一十二畒五分。計正耗麥三十二石三斗六升七合五勺。　畦桑延福等里栽植小黃桑四千一百二十八株。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三百五十九頃七十一畒六分六厘。　夏稅小麥三十三石二合八勺。　秋粮米四萬五千一百五十三石六斗一升七合二勺。南海志民粮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戶。計正耗米四千二百三十三石四斗一合五勺。　田錢四十二貫九百二十七

丈。計正耗米八百八十八石三升八合一勺。正米七百九十二石五斗六升。鼠耗分例米五十五石四斗七升九合二勺。丁二萬一千四百四十三丁。計正耗米三千三百八十五石三斗六升二合三勺。正耗米三千一百六十三石八斗九升。鼠耗分例米二百二十一石四斗七升二合三勺。

新會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六千四百八十三頃七十四畝八分九厘九毫七絲六忽二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萬六千一百四十二石

三斗九升六合七勺六抄三撮一圭七粟五塵二埃。官田八十頃三十一畝三分三厘二毫二絲四忽八微四塵。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千五百四十一石三斗六合六勺二抄五撮九圭八粟三微九塵六埃。一等公田三頃一十三畝五分。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一百零七石三斗四升二合四勺。一等常平司田一十四頃六畝一分。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二百八十五石八斗六升一勺三抄。一等沒官田六十三頃一十一畝七分三

厘二毫二絲四忽八微四塵。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一千一百四十八石一斗四合九抄五撮九圭八粟三微九塵六埃。民田五千二百四十八頃九十三畝六分六厘七毫五絲一忽三微六塵。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九石八斗六合七勺二抄七撮一圭八粟六微五塵六埃。學田一百三十六頃六十八畝六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二千九百二十五石八　僧道田七百二十八頃八十五畝二分每畝科正米五

升。計正耗米三千八百九十九石三斗五升八合二勺。贍竈民田二百八十八頃九十六畝一分。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九百二十七石五斗六升四合八勺一抄。夏稅　麻地一頃一十三畝。計科麻五十六斤八兩。麥地二頃一十五畝二分。計科正耗麥四斗六升五合二勺八抄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七頃七畝六分六厘。夏稅小麥五石三斗二升九合四勺。秋粮米四萬四千七百八十七

石六升二合五勺。南海志民粮一萬八千六百一十户。計正耗米一萬六百五十石五斗九升五合一勺二抄五撮四圭。　田錢六十五貫五百五十八文三分四厘。計正耗米三千八百七十石八斗一升六合一勺二抄五撮四圭。　正米三千六百二十四石一斗二升七合二勺二抄。　鼠耗分例米二百五十三石六斗八升八合九勺五撮四圭。　丁稅客户一萬八千六百一十户丁一萬九千六十三丁。計正耗米六千七百七十二石七斗七升九合。

增城縣圖經志諸名項田四千二百六十四頃九十六畝三分七厘四毫三絲八忽七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四千一百九十七石四斗五升二勺一抄三撮九圭七粟五微三塵。

官上當空一字

官田一十二頃三十九畝三分七厘八毫四絲八忽七微。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百四十九石二斗一升一合八勺九撮八粟五微三塵。

一等上當空一字

一等公田五十畝二分九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一十七石二斗二升一合八撮。　一等官租田七頃三十三畝四分八厘二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一百四十九石一斗一升六合八勺九抄六圭。　一等没官田四頃五十五畝六分一毫四絲八忽七微。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八十二石八斗七升三合九勺一抄四圭八粟五微三塵。

學上當空一字

學院田一十三頃四十四畝四分一厘一毫。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二百八十七石七斗三合九勺五抄四撮。　僧道田二十四頃七十三畝八分五厘四毫。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百三十二石三斗五升一合一勺八抄九撮。　民田四千二百一十四頃三十八畝七分三厘九絲。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一萬三千五百二十八石一斗八升三合二勺六抄一撮八圭九粟。　夏稅　麥地二頃三十一畝。計科正耗麥四石九斗四升三合四勺。　畦桑廣福等里栽植小黃桑二千七百七十九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八千六百九十五頃六十一畝二厘一毫。　夏稅小麥一百九十四石五斗五升四勺。　秋粮米三萬二千五百四十五石九斗九升九合六勺南海志民粮一千

丁上當空一字

一等上當空一字

六百五十九戶。計正耗米三千三十八石四斗七升四勺四抄。 田地一千二百六十五頃八十五畝。田錢八貫三百九十九文。計正耗米一千八百四十石三斗三升七合九勺四抄。 正米一千七百一十九石九斗四升二合。 鼠耗分例米一百二十石三斗九升五合九勺四抄。丁稅戶一千六百六十四戶。丁一千四百一十八丁。計正耗米一千一百九十八石一斗三升四合五勺。 正米一千一百一十九石七斗五升。 鼠耗分例米七十八石三斗八升二合四（五）勺。

香山縣圖經志官民僧道學院田二千四百六十五頃七十九畝八分九釐三毫六絲六忽。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萬七十石一斗七升一合二勺一抄三撮四圭六微。 官田四十二頃三十九畝八分五釐三毫。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八百八十石三斗六升九合三撮九圭。二等公田五頃四十九畝。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一百八十七石九斗七升七合四勺。 一等官租田九頃八十二畝四分八釐八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一百九十

九石七斗三升九合八勺一抄四圭。 一等沒官田二十七頃八畝三分六釐五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四百九十二石六斗五升一合五勺九抄三撮五圭。 學院田六十八頃七十八畝一分七釐六毫八絲。每畝科米二斗。計正耗米一千四百七十一石九斗二升八合九勺七抄九撮二圭。 僧道田七十四頃五十五畝四分八釐。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三百九十八石八斗六升八合一勺八抄。 民田二千一百五十頃三十六畝八分八釐七毫

八絲六忽。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六千九百二石六斗八升四合一勺三圭六微。 蜑民田一百二十九頃六十九畝五分。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四百一十六石三斗二升九勺五抄。 夏稅 麥地二頃三畝。計科正耗麥四石三斗四升四合二勺。 畦桑。良字等里栽植小黃桑一千株。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三千七百四十頃二十畝九分二釐二毫。 夏稅 小麥一十石六斗二升九合二勺。 秋粮米一萬六千一百四十

三石六斗三升一合二勺。南海志民粮八千三百一十二戶。丁八千四百五十九丁。田錢三百二文。計正耗米二千三百九十九石六斗八升九合。　田地三千一百一十頃一十八畝。田錢三百二文。計正耗米一千二百三石九斗一升五合一勺。正米九百五十九石九斗三升。　鼠耗分例米六十六石九斗八升五合一勺。

正米上當空一字

清遠縣圖經志諸名項田一千四百四十四頃四十二畝八分八厘。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六百二十六石二斗三升五合三勺伍抄。

官田上當空一字

官田八頃七十四畝。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二百四石八斗八升三合六勺。　一等官租田一頃九十五畝。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三十九石六斗四升三合五勺。　一等公田二頃六十畝。每畝科正米三斗二升。計正耗米八十九石二升四合。　一等沒官田四頃一十九畝。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七十六石二斗一升六合一勺。　學院田一十三頃二十四畝五分。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二百八十三石四斗四升三合。　民田一千三百九

十三頃一十九畝八分。每畝科正米二升。計正耗米二千九百八十一石四斗四升三合七勺二抄。　僧道田二十九頃二十四畝五分八厘。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百五十六石四斗六升五合三抄。　夏稅　麥地一頃二畝。計正耗麥二石一斗八升二合八勺。　畦桑。清平等里栽植小黃桑三千株。

永樂以下當另爲一行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山塘四千七十九頃六十五畝六分八厘。夏稅　小麥六石四斗四升一合四勺。　秋粮米九千二百七十一石二斗八升二合二勺。南

海志民粮六十六戶。計正耗米五十二石七斗八升一合三勺八抄八撮。　田錢一貫二百三千十一文九分。每文科米一升六合。計正耗米四十五石八斗二升七合八抄八撮。　正米四十二石八斗三升八合四勺。　鼠耗分例米二石九斗九升八合六勺八抄八撮。　丁稅戶六十六戶。丁一十一丁。每丁米五斗九升。計正耗米六石九斗四升四合三勺。正米六石四斗九升。鼠耗分例米四斗五升四合三勺。　連州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一千四百三十五頃七

十九畝六分五毫。　夏税小麥三十八石五斗八升三合一勺。　秋粮米五千一十七石二斗八升五合六勺。湟川志地有肥瘠。則税有輕重。先王制賦之法也。今江淛福建。內郡多以產錢紐税。此郡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為準。每歲上供銀。夏秋二役五等丁米。皆視田布為多寡。然三縣諸鄉。又各分等第。且以負郭言之。家有田一畝。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則減布六寸。每管布一疋。折納錢四百文。通頭子勘合畸零麋陌錢共四百八十文足。又納苗米四斗正。

通耗米義倉加耗斛面共六斗。頭子勘合畸零麋陌共錢七十三文省。又納役錢一百四十足。通頭子勘合足零麋陌共一百五十文足。夏秋各一料丁米分五等應人戶。管布十疋以上至三疋五疋為一等二等三等人戶。每一口折納丁米四斗。計錢一貫二十文省。自三疋四尺五至一疋四尺為四等人戶。每一口折納丁米二斗四升。計錢六百二十五文省。一疋三尺至一尺為五等人戶。每一口折納丁米七升三合。計錢二百一十文省。無客田丁同合布米二役論

之。則是每上等田一畝歲賦米六斗。錢一貫六百三十文足。又添上供銀錢三百文足。此一等田税之中制也。輕之則為奉化鄉。以山高而水冷也。重之則為同官鄉鑿首鄉。以曩日坑場發而人煙稠也。　夏布　陽山縣額管一萬二千三十疋二丈六尺三寸八分。內三千六百六十七疋三丈六尺二寸八厘逃亡倚閣實八千三百六十二疋三丈一寸。折納錢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六十九文省。　連山縣額管四千六百三十四疋一尺九寸四分八厘四絲六忽。內

二千一十五疋一丈三尺九寸四分八厘四絲六忽逃亡倚閣。實二千六百一十八疋二丈八尺。折錢一千二百二十五貫五百五十二文省。
苗米　陽山管五千五百四十石一斗一升四合七勺一抄。內一千六百八十石七斗一升二合逃亡倚閣實三千八百五十九石七斗二合七勺一抄。二千三百九石六斗四升州倉本色一千五百五十石六升二合七勺一抄。折錢三四百二十五貫六百五十五文省。　連山額。三千九百三十二石二斗三升一合。內一千八百

五十九石一斗五合逃亡倚閣。實二千七十三石一斗六合。一千三百四十四石六斗七升州倉本色。七百二十八石四斗六合。折錢一千六百九貫八百四十四十文省。　右苗米官簿管數係糙米。咸平四年聖旨指揮。每石折除糙米二斗納淨米八斗。謂之折八。今官簿以糙米計納者以折八計。　丁米　陽山管催一千二百九十五石三升八合。內一百九十九石一斗八升九合逃亡倚閣。實一千九十六石四斗四升。折納錢二千四百二十三貫一百三十三文省。

連山管三百三石六斗。內二十七石六斗八升倚閣。實二百七十五石九斗二升。折錢六百九貫七百八十四文省。　役錢　簽判廳一年管催解上下爐兩鄉人戶夏秋役錢一千七百九十六貫六百七十文省。分隸解諸庫。　主管司一年管催七鄉官戶夏秋役錢五百五十貫文省。分隸解諸庫。　司法廳一年管催高良輔國奉化下三鄉人戶夏秋役錢一千九百七十五貫三百七十五文省。分隸解諸庫。　陽山連山役錢。除本縣支給外。添補月解。　上供銀　陽

山管疋及倚閣如夏布數。實八千三百六十二疋三丈一寸。計助納錢三千二百六十一貫四百七十四文省。　連山管疋及倚閣如夏布數。實二千六百一十八疋二丈八尺。計錢一千二十一貫二百九十三文省。夏秋二稅惟正之供。獨上供銀一項。痛為連州官民之害。向者於夏布每一疋納銀一錢四分。乾道九年。楊知郡任內黃運使按臨。據人戶陳春等狀乞免納本色。情願每疋助納錢三百文足。此貽害於民者也。公家雖科民間之錢。而銀價日長。每歲兩綱為數

不貲。本州舊來坑場今已盡廢。地居一隅。銀兩以萬計。豈易措辦。至運錢於廣州於湖南多方散買。官錢之損折。又有在於銀價之外。此貽害於官者也。推原其由。蓋古來連州銀坑盛發。每兩不過六七百文。胥吏互攬諸郡上供銀額。以利其贏餘。故古額視諸州為重。今每兩至三貫陌。坑場之產既竭。總所之額自若。官吏與民。俱受其害。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廖提刑歐陽進士。奏請之文。可考顛末。姑存其略。庶來者得以為變通之方云。　提刑廖顒任提舉日。奏均減

上供銀表。　竊惟廣東。不便於民者。莫大於每歲買發上供銀。一路十四州之中。上供銀額最重者五州。曰韶。曰連。曰惠。曰英。曰南雄。蓋以大觀間。五州境內各有銀坑發泄。銀價少。每兩只六百貳七百文。易於買納。所以分得銀額最重。後來銀坑停廢。又累經盜賊殘擾。價增數倍。每兩至三貫陌。紹興前諸州並無銀本錢。其他州歲計優裕。銀價不多。官司自能買發。不及於民。惟此五州銀額既多。歲計窘乏。不得已白科於民。細民彫瘵之餘。極以為苦。契勘每歲合發上供。計錢十五萬緡。倒條分下諸州買銀。近年漕司每歲樁辦得錢五萬緡。均分諸州作銀本。尚闕十萬緡。其他諸州粗可支吾。惟韶連惠英南雄五州銀額數多。無所從出。將漕司支到本錢。置場隨錢買銀。其銀數浩瀚。不免白科於民。臣竊攷五州歲合買發銀數。韶連惠三州。各八千兩。英南雄兩州。各三千六百餘兩。若欲裁減額數。恐每歲虧損朝廷用度。若令漕司盡支本錢。則漕計闕少。無錢可支。若只仍舊白科於民。愈見困苦。臣嘗深思熟計。緣元初銀價低昂不等。

所以分額不均。令諸州銀價既均。合隨事力。重行均定銀額。欲知諸州事力。即戶口丁稅多寡。可以按帳籍而見。臣愚欲望陛下。斷自宸衷。行下廣東路委（轉運）提刑兩司。公共攷究十四州戶口稅賦所入。隨其多寡。重行均定歲買上供銀額。除見有銀本錢五萬貫。隨銀數輕重撥付諸州外。仰諸州依條於常賦內樁辦銀本錢。置場收買。不得白科於民。戶。遵守施行。續聖旨行下運司。添支本州銀本錢八千四百貫。此奏之力也。

進士歐陽獻可上州郡。乞奏蠲上供銀書。　昔太尉馬知節。咸平初。以樞相出帥。號為善政。水泉銀礦。累歲不發。歲課不除。民吏破產。鞭朴累世。公奏除之。騰芳簡編。流響無窮。連之為郡。曩產白金。當承平時。地不愛寶。而元魚同官之京鑪以技計者千數。元符中。每兩止六百。銜校郡襲攬諸郡上供銀額。利其羸餘。後以坑治廢弛。銀額成例。數郡之錢不至。白調於民。民被其毒。至黜妻鬻子。輕去南畝。（云云）實緣閣下恤民之深。不敢不一申其喙。望賜閔惻。剗章以告于上。

歲貢　歲貢白布一十疋。舊記所謂鍾乳三百

都大司綱運五字當上下空一字

此處圈點有誤

銖。蕉十筒。今皆無之。　綱解　上供銀計六千八百兩。分上下限起發。聖節進奉銀二百兩。前期起發。　免丁銀一百二十五兩。前例附綱綱解發。　減吏銀三十七兩。前例附綱起發。　經制銀二千三百兩。作四季解發。　將官供給銀二十二兩。前例附綱解發。　官户役錢銀五十兩。前例附綱解發。　銅鈆本錢一千貫文省。下銀銅場趂辦。都大司綱運　二縣總解歲計。陽山縣。一年催納錢一萬三千二十四貫三十一文省。　連山縣。一年催納錢四千四百六十六貫四百七十文省。　二縣以逐月解納。陽山每月解錢一千二百貫省。連山每月解錢四百貫省。近年以來。陽山則困於傜峒。通儒一鄉。居者不得安。田者不得耕。每遇寇至。生理一空。民多流散。此鄉最號富饒。曩時以一鄉所入。自可了月解其二。鄉甚狭。總計所入。有不及焉。令避傜寇。流亡殆盡。以故縣計凋弊。後雖減作一千貫。亦復難辦。連山則苦於正官。地僻多瘴。調官者所不肯往。累經權官。不爲顧惜根本計。以故日朘月削。未及秋冬。已預借逌年之税。州郡委

捞當作撈

官權。至無人肯往。桂陽則弊於吏姦。地大人稠。夙號殷富。紙緣版籍不明。出入無紀。如人户二税入納之數。官中不得而知。但以某押錄名下。每日納錢若干。郡中督催。則吏人分頭任責。官中但給鈔與之。就人户那借此所以日窘一日。未流尤有不勝言之弊也。治桂陽則莫若正出入之權以歸官。治陽山則必先招流亡之民以復業。治連山則不可不奏減舉貫以勸厲。令減舉貫一節。史君留元長嘗請于漕。而運判李華亦慨然與本州聯銜。奏乞照贛州安遠縣例。特減舉貫。未准行下。招流移一節。留史君亦嘗散捞陽山招集。但此事須寛作年歲規模。又在乎來者接續此意。縣道遵體此意。毋苟目前之私。庶收悠遠之効。否則田未及墾。而督租者以踵門。甚者更需積年之賦。如此而望其復業也難矣。外桂陽縣出入之權。則全在綰銅章者加之意云。　經常用度　官員料錢。一年共支六千二百六十六貫八百三十二文省。　官員春秋衣錢。共支二百貫文省。　官員供給職醫書表客將等食錢。一年共支五千貫文省。　諸軍料錢。

一年共支一千三百三十四貫六百四十文省。　諸軍春冬衣錢。一千三百一十六貫一百文省。　軍人差出借請家粮錢。共六百貫文省。　大軍券錢。一年共支一萬二千貫文省。　提刑司客軍家粮錢。一年五百貫文省。　捕盜賞錢。二百貫文省。　五分頭子錢。二百貫文省。　客軍春冬衣錢。一百貫省。　提舉司練陌錢。二百六十貫文省。　客軍家粮等錢。八十四貫二百二十五文省。　春秋二敎共支錢。五百一十貫文省　春秋二饗上丁社節等錢。一百貫文省。　聖節排宴等錢。三百貫文省。　陳設庫一年共申撥錢二百五十貫文省。作二十五料申撥。酒庫一年申撥歲計米錢二百五十貫文省。　公使庫一年支送節儀并過往特送及筵會共錢五百貫文省。　推法司散從院虞候一年顧役錢六百貫文省。　運司比折錢。　運司每年合支降錢。發下本州添買銀起發上供銀鋼及支大軍券食錢。　上供銀錢。八千四百九十一貫四百文省。　大軍券食折米草料錢。一年無閏月。共一萬六千一百貫文省　養士米三十斛折錢

三十貫文省。　以上三項每年合支降下見錢。二萬四千六百二十一貫四百文省。　本州每年合納運司祖額折米等錢。　祖額折米錢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二貫七百五十文省。　本州因兵火之後。每年秖收到八千貫。上下祖額一分練陌錢三千七百八十一貫二百六十七文省。　本州因兵火之後。每年秖收到錢二千餘貫。　曆日錢七十五貫九百文省。　馬料錢七十六貫五十文省。　進奏官錢三十貫文省。　客軍家粮錢一百一十九貫八百文省。又春冬衣錢三十二貫文省。　隨苗納到　運司米四百一十四斛七斗九升。折錢四百一十四貫七百九十文省。　以上一年共合解　運司錢共一萬六千二百九十二貫五百五十七文省。　將本州折米并練陌等錢。比折摽撥外。每年運司合支降盡錢八千三百二十八貫八百四十三文省。付本州。　右運司折米等錢。雖累蒙蠲減而元額不豁除。時復行下需擾。支降不復及數。本州財計賠耗于此。最為深害。因存于首卷云。

陽山縣圖經志諸名項田一千一百二十七項

七十三畝一分一厘五毫。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三千八百二十九石三斗六升三合六勺六抄八撮五圭。　官田九頃四十七畝八分六釐五毫。每畝科米不等。計正耗米一百七十八石二斗七升三合二勺八抄八撮五圭。　一等公田官租廢寺田二頃七十三畝六分七厘五毫。每畝科正米一斗九升。計正耗米五十五石六斗三升八合一勺二抄七撮九圭。　一等没官田六頃七十四畝一分九厘。每畝科正米一斗七升。計正耗米一百二十二石六石（ト）三升五合一勺六抄一撮。　僧道田二頃三十五畝六分八厘。每畝科正米五升。計正耗米一十二石六斗八合八勺八抄。　縣學田三頃一（十）畝三分七厘。每畝科正米二斗。計正耗米六十六石四斗一升九合一勺八抄。　民田一千一百一十二頃七十九畝二分。每畝科正米三升。計正耗米三千五（百）十二石六升二合三勺二抄。　夏稅麻地四頃五畝六分。計科麻二百令二斤一十二兩八錢。　畦桑。東南等里栽植小黃桑七千三百八十五株　田粮湟川圖志舊桂陽州及陽

山縣。原管稅粮一千五百餘石。　舊連州及連山縣。原管稅粮一千七百餘石。

皇朝併為陽山一縣。於洪武元年歸附。節次取勘至洪武八年。舊管新增官民儒學寺觀田地。總計一千一百二十七頃七十三畝一分一厘五毫。每畝不等。科徵正耗脚米四千二百石三升六合五勺一抄九撮二圭五粟。　夏稅苧麻地四頃五畝六分。每畝科麻八兩重。每歲計科苧麻二百令二斤一十二兩重。　山林地租　本縣官地及山林地。計該一頃四十六畝一分五厘。每畝科錢一百文。計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五文。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二百七十五頃四十三畝四分二厘八毫。　夏稅小麥一十二石六斗九升四合八勺。　秋粮米九百一石五斗七升二合八勺。

連山縣

永樂元年。官民田地塘九十三頃四十一畝三分。　夏稅小麦四石八斗四升五合九勺。　秋粮米三百三十七石三斗七合五勺。

課利

峿上當空一字

圖經志鹽課　提舉司。該管各府一十四場。額辦鹽四萬六千八百五十五引一百四斤。今八兩。　本府東莞縣靖康場。額鹽二千九百七十四引六十九斤五兩二錢。　歸德場。額鹽四千九百四引三十七斤六兩。　黃田場。額鹽一千五百九十六引六十七斤六兩。　東莞場。額鹽二千七十二引六十六斤四兩。　香山縣香山場。額鹽一千四百九十一引九十八斤一十二兩。　新會縣海宴場。額鹽四千三百四十六斤。

峿峒場。額鹽二千三百八十一引三十斤。　肇慶府雙恩場。額鹽三千二百九十三引三百三十五斤。鹹鹹水場。額鹽一千八百五十一引二百六十斤一十四兩四錢。　惠州府淡水場。額鹽三千一百二十三引四十二斤五兩二錢。　石橋場。額鹽五千二百四十六引一百一十六斤。　潮州府隆井場。額鹽二千一百一十八引二百七十斤。　招收場。額鹽二千五百七十一引八十五斤。　小江場。額鹽九千六百九十五引二百二十五斤一十四兩。　稅課雜課附本府稅課司局。洪武十年分正月至十二月終。實辦課程。總計錢八千六萬九千一百五十七文。折鈔八萬六十九貫一百五十七文。

稅上當空一字

稅課司實辦課程。計錢七千四百四萬四千六百六十六文。折鈔七萬四千四十四貫六百六十六文。

稅課司實辦課程計錢六百二萬四千四百九十一文。　本府酒醋課茶課窑課魚課水利學院地租等項課程。總計錢一千八百二十七萬一千六百六十七文。折鈔一萬八千二百七十一貫六百六十七文。　酒醋課計錢七百九十四萬四千四百六十文。折鈔七千九百四十四貫四百六十文。　茶課計錢四百一十萬八千六百二十三文。折鈔四千一百八貫六百二十三文。　窑課計錢九萬四千一百三十三文。折鈔九十四貫一百三十三文。　魚課計錢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文。折鈔二千二百二十七貫八百文。　水利計錢六十八萬八千八百六十六文。折鈔六百八十八貫八百六十六文。　舊學院地租計錢一百二十萬七千七百八十五文。折鈔一千二百七貫七百八十五文。　鐵課計生鐵七十九萬二百斤。

舊上當空一字

南海縣。酒醋課程歲辦錢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千七百六十文。折鈔三千九百六十五貫七百六十文。茶課歲辦錢一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四十四文。折鈔一千二百七十九貫六百四十四文。窑課歲辦錢四萬二千文。折鈔四十二貫。魚課歲辦錢六十四萬一千九百文。折鈔六百四十一貫九百文。水利歲辦錢一十七萬九千八百文。折鈔一百七十九貫八百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四十六萬七千七百二文。折鈔四百六十七貫七百二文。

番禺縣。酒醋課程歲辦錢二百八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文。折鈔二千八百三十七貫七百六十文。茶課歲辦錢二百七十一萬六千文。折鈔二千七百一十六貫。窑課歲辦錢三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文。折鈔三十九貫三百三十三文。魚課歲辦錢九十八萬三千八百文。折鈔九百八十三貫八百文。水利歲辦錢一十六萬八千文。折鈔一百六十八貫。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五十八萬八千六百一十三文。折鈔五百八十八貫六百一十三文。

重出十四字

東莞縣。稅課局實辦錢三百一十六萬一千八十八文。折鈔三千一百六十一貫八十八文。酒醋課程歲辦錢三十三萬八千四百文。折鈔三百三十八貫四百文。窑課歲辦錢六千文。折鈔六貫。魚課歲辦錢一十五萬七千四百文。折鈔一百五十七貫四百文。水利歲辦錢二十八萬八千一百八十六文。折鈔二百八十八貫一百八十六文。折鈔二百八十八貫一百八十六文　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一十二萬一千五文。折鈔一百二十一貫五文。

新會縣。稅課局實辦錢一百五十二萬二千六百九十二文。折鈔一千五百二十二貫六百九十二文。酒醋課程歲辦錢一十六萬三千二百文。折鈔一百六十三貫二百文。茶課歲辦錢四萬四千四百六十六文。折鈔四十四貫四百六十六文。魚課歲辦錢二十一萬一千六百文。折鈔二百一十一貫六百文。舊學院地租歲辦錢八千一百文。折鈔八貫一百文。

增城縣。稅課局實辦錢七十四萬九千二百七文。折鈔七百四十九貫二百七十文。酒醋課

舊上當空一字

程歲辦錢三十八萬九千二百六十文。折鈔三百九十九貫二百六十文。　茶課歲辦錢六萬八千五百一十三文。折鈔六十八貫五百一十三文。　窑課歲辦錢二千四百文。折鈔二貫四百文。　魚課歲辦錢七萬五千文。折鈔七十五貫。　水利歲辦錢四萬二千文。折鈔四十二貫。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二千五百文。折鈔二貫五百文。

陽山縣。稅課局實辦錢二十八萬七千四百一十文。折鈔二百八十七貫四百一十文。　湟川圖志云。商稅每月辦課錢一萬五千四十二文。酒醋課程歲辦錢一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文。折鈔一百三十五貫八百四十文。　湟川圖志云。每月辦錢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文。一週歲計錢一十三萬五千八百四十文。窑課歲辦錢四千四百文。折鈔四貫四伯文。　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二萬四千八百六十五文。折鈔一十四貫八百六十五文。　鐵課鐵冶所實辦生鐵七十九萬二伯斤。

香山縣。稅課局實辦錢一十二萬二十四文。折鈔一百二十貫二十四文。　酒醋課程歲辦錢六萬五千二伯八十文。折鈔六十五貫四百四十文。　魚課歲辦錢一十四萬七千九百文。折鈔一百四十七貫九伯文。　水利歲辦錢一萬八千百八十文。折鈔一十貫八百八十文。　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三千四百文。折鈔三貫四百文。

清遠縣。稅課局實辦錢一十八萬四千七十文。折鈔一百八十四貫七十文。　酒醋課程歲辦錢四萬八千九百六十文。折鈔四十八貫九百六十文。　魚課歲辦錢一萬二百文。折鈔一十貫二伯文。　舊學院地租歲辦錢一千六伯文。折鈔一貫六百文。南海志天一生水。潤下作鹹。是為五味之最。雖民食之所需。而古人什一之稅。猶未及此。自齊以魚鹽富強。歷代因之。以資國用。設官摧賣。遂以為常。宋設立鹽場一十七處。自歸附後。起廢合併不一。至元三十年。止設一十四處。初定額辦鹽二萬一千五百七十五引二百斤。大德六年。添辦鹽八千四百二十四引二百斤。通以三萬引為額。每引給工本一十兩。與竈户煎辦。（每一引官價一定十五兩。）提舉官置司廣州。本路所管者。靖康。香山。東莞。歸德。

黃田。海晏。𤍠峒。七場而已。其隆井。招收。小江。三場。隸潮州路。淡水。石橋二場隸惠州路。雙恩。鹹水二場隸廣州。以上鹽場。皆屬提舉司。故併錄于此。

本司各場周歲總辦 客旅鹽八千九百九引。 散辦鹽二萬一千一百九十一引。

官吏食鹽 民食鹽 竈户食鹽 有工本一十二場。計鹽二萬八千四百五十四引。 小江場。周歲辦鹽七千八百二十四引。 客旅鹽三千九百六十四引 散辦鹽三千八百六十引。

招收場。周歲辦鹽二千八百十六引。 客旅鹽五百四十九引 散辦鹽一千五百三十七引

石橋場。周歲辦鹽三千九百八十一引。 客旅鹽二千七百六十二引。 散辦鹽一千二百一十九引。 鹹水場。周歲辦鹽二千六十一引。 客旅鹽八百一十九引 散辦鹽一千二百四十二引。 雙恩場。周歲辦鹽二千五十八引 客旅鹽八百一十五引 散辦鹽一千二百四十三引。 隆井場。周歲散辦鹽一千六百四十八引。 淡水場。周歲散辦鹽一千九百二引。

黃田場。周歲散辦鹽五百八十二引。 東莞場。

香上當空一字

周歲散辦鹽四百一十二引。 香山場。周歲散辦鹽一千七百八十四引。 歸德場。周歲散辦鹽二千五十八引。 靖康場。周歲散辦鹽二千五百十八引。 無工本二場。計鹽一千五百四十六引。 海晏場。周歲散辦鹽九百六十一引。

𤍠峒場。周歲散辦鹽五百八十五引。 商稅

本路各務縣周歲總辦。稅課鈔二千六十一定四十五兩二錢三分六釐。 竹木課鈔三十七定一十八兩。 在城商稅務周歲辦。稅課鈔一千八百三十四定一十二兩。 竹木課鈔三十

七定一十八兩。 東莞縣務周歲辦。稅課鈔八十定八兩八分。 新會縣務周歲辦。稅課鈔六十九定四十一兩八錢二分六釐。 增城縣務周歲辦。稅課鈔三十四定二十五兩八錢五分。

香山縣務周歲辦。稅課鈔二十九定一十二兩八分。 清遠縣務周歲辦。稅課鈔一十四定二兩六錢。 酒課 酒以成禮。三代以前有之矣。

周官雖有三酒五齊之丈。而不與九賦九貢之數。搉酤始於漢。而酒稅遂行。至宋變爲官釀。惟嶺南以煙瘴不禁。謂之萬户酒。歸附後。酒一壜

稅鈔一錢。至元二十二年。官置局榷酤。尋又革。每壜稅鈔一貫。繼蒙上司行下三分減一。有司失於奉行。至元二十九年。又令酒稅三分增一。酒戶訴于憲司。追照勘會。遂以前此未減之數移為令次之增。仍每壜增鈔一錢。以充醋課。遂為定例。令併在城及諸縣酒醋課數目。開列于後。

本路各務縣周歲總辦。酒課鈔三千二百二定一兩一分九釐。醋課鈔。五十六定七兩二錢七分。酵課鈔。二定三十兩六錢八分。

在城酒務周歲辦酒課鈔。一千八百九十二定四十四兩二錢七分九厘。醋課鈔五十定二十八兩八錢七分。酵課鈔一定一十八兩四錢。番禺縣周歲辦酒醋課鈔。一百八十九定一十四兩四錢。南海縣周歲辦酒醋課鈔。三百三十三定一十兩八錢二分。東莞縣務周歲辦酒課鈔。三百七十四定四十二兩七錢七分。醋課鈔一定二十五兩八錢四分。酵課鈔一定一十二兩二錢八分。新會縣務周歲辦酒課鈔。二百一十九定一十二兩一錢二分。醋課鈔四十一兩四錢。增城縣務周歲辦酒

課鈔七十六定三十七兩八錢。醋課鈔三十六兩。香山縣務周歲辦酒課鈔。六十定三十七兩三錢六分。醋課鈔一定一十六兩三錢六分。清遠縣務周歲辦酒課鈔。五十五定一兩四錢七分。醋課鈔一定八兩八錢。

國朝永樂元年。實在諸色課程鈔。六萬五千二百六十九定二貫三百四十九文。商稅課鈔五萬六千五百六十五定二貫四百七十九文。金蕭等門課鈔七百三十一定。西南等墟市課鈔一千四百一十一定。門攤課鈔一千九百九十六定一貫一百五文。糖榨課鈔二百九十四定一貫二百五十文。茶引油課鈔七定四貫文。酒醋課鈔一千九百三定二貫六百九十三文。魚課鈔五百八十六定二貫三百四十七文。藍靛課鈔二定一貫四百一十文。窑冶課鈔六十六定四百三十八文。茶課鈔一千三百八十九定三貫四百八十文。房地賃課鈔二百四十三定二貫五百四十六文。錫冶課鈔一定七百五十九文。蘆甘石冶課鈔一定一貫六百五十二文。契稅課鈔六十

七定三貫五百九十文。契本工墨鈔一定四貫六百文。

稅課司實在諸色課程鈔五萬三千六百五十一定三貫七百九十文　額辦商稅等項課鈔二萬八千七百二定四十文　商稅契稅工墨課鈔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九定九百六十文。金蕭等門課鈔五百六十三定三貫三百二十文。　西南等墟市課鈔一千一百七定二貫六百四十文。　門攤課鈔二百一十九定一百二十文。　糖榨課鈔七十二定三貫文。

增羨商稅等項課鈔二萬四千七十四定四貫

三百九十文。　商稅契稅工墨鈔二萬三千三百二十一定一貫五百八十文。　金蕭等門課鈔一百六十七定一貫六百八十文。　西南等墟市課鈔三百三定二貫三百六十文。　門攤課鈔二百七十八定四貫五百二十文。　糖榨課鈔三定四貫二百五十文。　加增門攤糖榨鈔八百七十四定四貫三百六十文。　門攤課鈔六百五十七定三百六十文。糖榨課鈔二百一十七定四貫文。

連州實在商稅等項課鈔米。　鈔七百六十一

上當
空一字

定三百三十文。　額辦課鈔七百四十二定三貫五十文。　商稅課鈔六百八十二定三貫五百二十文。　酒醋課鈔四十一定二貫三百六十文。　門攤課鈔六定七百六十文。　藍靛課鈔一定一貫六百五十文。　窑冶課鈔三定二貫七百一十文。　茶課鈔四百五十文。　房地賃課鈔七定一貫六百文。　加增門攤課鈔一十八定二貫三百八十文。　米魚課米二十二石四斗四勺。

連山縣額辦諸色課程等項鈔五十定八百六

十文。　商稅課鈔三十八定三貫九百二十文。　酒醋課鈔七定三貫九十二文。　藍靛課鈔二貫八十文。　茶課鈔二貫五百一十文。　房地賃課鈔二定三貫四百三十文。

陽山縣實徵商稅諸色等項課程。　鈔七十一定三貫一百八十一文。　商稅課鈔六十一定二貫四百二十六文。　酒醋課鈔七定四百一十文。　錫冶課鈔一定七百五十九文。　藍靛課鈔二貫六百八十文。　盧甘石冶課鈔一定一貫六百五十二文。　茶課鈔二百五十四文。

米魚課米二十四石。

番禺縣實徵諸色課程。　鈔額辦鈔一千七百一定一貫四百八文。　酒醋課鈔六百一十八定四貫八十文。　房地賃課鈔一百六十二定四貫五百三十文。　窑冶課鈔八定四貫四百二十八文。　茶課鈔九百一十定三貫三百七十文。　米茶課米四百五十五石六升七合。

河泊所實徵魚課米五千三百九十一石四斗三升四合。

南海縣實徵課程鈔一千三百二十二定一貫九十文。　酒醋課鈔八百六十八定七百三十文。　茶課鈔四百三十四定二貫三百八十文。　窑冶課鈔一十定七百文。　房地賃課鈔九定二貫二百八十文。　河泊所實徵魚課等項米五千三百二十一石三斗四升五合三勺二抄七撮。　額辦魚課米五千二百六十七石一斗九升五合三勺二抄七撮。　增羨米五十四石一斗五升。　河渡米三十五石六斗。　鴨埠米一十八石五斗五升。

東莞縣實徵課程鈔二百一十九定一貫四十三文。　酒醋課鈔一百四十九定四百四十文。　窑冶課鈔四十三定。　房地賃課鈔二十七定六百三文。　税課局實徵商税等項課鈔三千四百三十九定四貫九百九文。　額辦課鈔二千七百七十四定三貫七百八十文。　商税課鈔二千六百三十八定四貫八百六十文。　門攤課鈔一百三十五定三貫文。　羿本工墨課鈔九百二十文。　加增門攤課鈔四百六定四貫文。　上年增羨課程鈔九定一貫二百一十文。　商税課鈔九十三定四貫一百三十文。　羿本工墨鈔一定二貫八十文。　本年增羨商税課鈔一百六十三定九百一十九文。　河泊所額辦魚課米四千九百六十九石一斗二升五合一勺。

增城縣實徵額辦課鈔一百四十九定一貫二十五文。　酒醋課鈔一百一十六定四貫六百四十文。　房地賃課鈔一定一貫五十文。　茶課鈔二十八定二貫七百三十五文。　窑冶課鈔二貫六百文。　税課局商税等項課鈔七百二十九定三十七文。　額辦課鈔六百四定四

貫三百七十七文。商稅課鈔五百六十九定三貫九百七十二文。契稅課鈔二十九定二貫二百文。契本工墨鈔五百六十文。門攤課鈔五定二貫六百四十五文。增羨商稅等項課鈔一百八定三百六十文。商稅課鈔六十九定二貫九百三十文。契稅課鈔三十八定一貫三百九十文。契本工墨課鈔一貫四十文。加增門攤課鈔一十六定三百文。河泊所實徵魚課米鈔。鈔二十四定三貫六百一十七文。米五百九十二石九斗九升八合。

香山縣實徵商稅等項課鈔三百五十七定三貫三百九十一文。額辦課鈔三百四十二定四百九十一文。商稅等項課鈔三百六定一貫三百六十二文。酒醋課鈔一十六定一貫六百文。房地賃課鈔一十五定四貫五百三十六文。酒醋虧兑課鈔三定二貫九百九十三文。加增商稅課鈔一十五定二貫九百文。河泊所實徵額辦課程　鈔四百四定二貫九百八十文。米二千一百七十九石三斗三升。

新會縣額辦課鈔七十五定三貫三百八十一文。

酒醋課鈔三十七定二貫六百八十文。茶課鈔一十五定一貫七百八十一文。茶引油課鈔七定四貫文。房地賃課鈔一十四定四貫九百二十文。稅課局實徵商稅等項課鈔一千五百九十二定七百二十文。額辦商稅課鈔一千三百四十定二貫二百文。上年增羨商稅課鈔一定三貫六百文。增羨商稅課鈔一定三貫四百文。加增作額門攤課鈔二百四十八定一貫五百二十文。河泊所實徵課程　鈔一百五十七定七百五十文。米額辦

米三千九百四十八石八斗三升一合。

清遠縣額辦課程鈔五百六十三定四貫八百三十七文。酒醋課鈔三十六定三貫八百四十文。商稅課鈔五百二十定四貫八百文。門攤課鈔四定一貫六百文。房地賃課鈔一定四貫五百九十七文。河泊所額辦魚課米三百六十五石八斗一升。

土產

圖經志廣州土地所產。惟草木花菓香藥鳥獸鱗介之屬。若夫五穀百花。與中州同。有者。茲不

備錄。在昔舶舟湊集。則珍異貨貝。來自諸蕃。今則無有矣。　蕉布　竹鮮布　吉貝布（即木綿布）　土絁（寰宇記有竹布　大一統志有苧布）　細絡（以上諸縣並出）　素馨花。南方草木狀云。一名那悉茗。有胡人自西國移糧（植）於南海。又龜山志。謂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塚生此花因名。今城西九里地名花田。彌望皆種此花。其香他處莫及。古龍涎香餅及串珠之類。治以此花。則韻味愈遠。販女或以蕉絲為蕙。鬻於市。　茉莉花。或云抹麗。較諸素馨尤旋。其種又有黃色者。　胡蝶花。樹高三五尺。葉皺而有稜。春暮盛開。山谷間常有之。惟新會白水山最多。則蕾叢衆二三十顆。間必四顆相對如白蝶狀。鬚眼微具。既褪又開。其次復如之。故好事者有詩云。疑是多情年少兒。誓為比翼更連枝。芳魂化作此花者。世世生生不厮離。　白鶴花。狀如白鶴。頭頸翅足皆具。頭有黑點如眼睛。開於暮春。惟西蕉巖有之。　含笑花。其色微紫。香檮旋。蒲澗山多有之。東坡詩云。如今獨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學仙。　真珠　指甲　麝臍　九里香

乎當作呼

百合　柳穿魚　男貞　女貞　鷹爪　波羅蜜。樛枝大葉。實生於幹。其大如㪷。蜜煎最宜。南海廟東西各一株。每歲九月十月熟。本西域種也。一名曩伽結。　頻婆子。大如肥皂核。煨熟去皮。味如栗。本韶州月華寺種。舊傳三藏法師在西域携至。如今多有之。頻一作貧。梵語謂之叢林。以其葉盛成叢也。　蒟醬。蜀都賦。蒟醬流味於番禺。本草云。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其苗為浮留藤。俗乎蔞葉。合檳榔食之　荔枝。自漢時南海進荔枝。時唐羌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其名有狀元紅。綠羅袍。大小丁香之目。南海志（漢史。永元中交州進荔枝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虫之害者無數。時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云。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荔枝。南州土地炎熱。惡虫猛獸。不絕於路。把死亡之害者衆。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壽。和帝罷之。詔曰。珍羞本以薦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敕太官勿復受獻。時永元十五年也。今佳品多出增城。其名有脆玉。麝香匣。大將軍。小將軍。皺玉。狀元紅。綠羅袍。紫羅袍。大丁香。小丁香。）

天茄子。黃泥子。水晶圓。犀角子。又有金釵子。一名丫髻子。荔枝之小者。並蒂而生。味甘無核。又有海山樓者。宋諸司以重五日。閱舟師于海山樓。率以是日至。因名焉。元一統志云。荔枝。番禺南海東莞新會增城並有之。東漢時。南海進荔枝。後以臨武長唐羌奏疏罷貢。龍眼。似荔枝。實圓而小。而香味勝之。元一統志。龍眼。荔枝之別種也。番禺南海東莞清遠新會增城並產。圓而小者。其味最勝。俗呼圓眼。又曰木彈。香櫞。皮厚而香。又有狀如手者。名佛指櫞。 橄欖。味甘而香。其名有木欖。丁香欖。較香味丁香尤勝。 烏欖。類如橄欖稍長。色黑。以溫湯沃之。熟乃可食。其仁可薦茶。一名木咸子。綠欖。似烏欖而色綠。湯之如烏欖法。其味尤香。 蕉子。味香而甜。佳者出增城。有青芽黃芽之目。青芽者。雖甚熟且腐。而色不變。最為香美。元一統志。番禺南海東莞清遠並有。美香而甘。柚子。其花甚香。實大而圓。皮甚厚。 餘甘子。味初澁。回味甚甘。類橄欖而風味過之。黃山谷名之曰。味諫。言初苦而終有味。其橄欖詩曰。方懷味諫軒中菓。忽見金盤

桂上當空一字

叔字疑誤
今案叔是
稜字之誤

橄欖來。想共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晚方回。今土人亦呼為味諫。 谷子。味亦初苦而後甘。嫩者以蜜漬曝乾最宜。 秋風子。色褐味酸澁。熟乃可食。 金斗子。色紅味甘。 崖蜜。小而黃。殼薄味甘。增城山間有之。 青竹子。狀如桃而圓。色黃味酸。 山不納子。色紅味甘酸。其大如彈。桂木子。其大如桃。皮黃肉紅味酸。俗呼鬼目。千歲子。一名青脆子。核中有肉如栗。 不納子。類菩提子。其核可作數珠。 毛韶子。似荔枝而味酸。 羊矢子。如石蓮而小。色青味甘。 三歛子。一名羊桃。辨五叔。如田家碌碡狀。味酸。 宜母子。一名黎檬子。狀如柑橘。味酸。大德三年泉州路煎糖官呈。用里木榨水煎造舍里別。里木。即宜母子。南海志云。舍里別。蒙古語曰解渴水也。凡果木之汁。皆可為之。獨里木子香酸。經久不變。里木。即宜母子。今本路於番禺縣城東廂地名蓮塘。南海縣地名荔枝灣。刱置。人面子。核如人面。去核沃糖可寄遠。其仁香遠過欖仁。黃淡子。狀如柑橘。色黃味酸。花可薰香。陳藏器本草。謂橘之類。有璟橘山橘。黃淡子是也。 黃

菩上當空一字

皮子。大如彈味甜。有白蠟子味尤勝。（元一統志云。番禺南海東莞清遠新會並有。大如彈熟則味甘。）倒黏子。狀如軟棗。色紫黑肉紅味甜。鬼枊子。狀如人指。皮薄色黃。其中有骨。可作蜜煎。甚脆且美。　菩提子。狀如石榴子。色青味甘。　璺封子。色黑而味酸。　冬桃。狀如橄欖而圓。色綠味甘酸。　偏桃。如桃而偏。色青而味甘。　岑梨。大如橘味甘。亦梨之小者。　石栗。殼堅。肉實如栗。　山棗。狀如棗而圓。色青黃。味甘酸。　馬騰子。即鳧茈也。小而實。稍類浙中者。菩提樹。州人以灰水浸葉。去其浮膜。為元夕燈飾。今光孝寺有之。　木棉樹。高四五丈。花殷紅大如甌。類山茶。花時如錦漫天。臨謝有綿飛如柳絮。可為茵褥。一名班枝。（元一統志。左太沖吳都賦云。木則綿杬櫨。五臣注云。木棉樹高大。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近奉御選其實者取液以進。今在州之社壇內。南海東莞並出。）桄榔樹。如椶櫚而葉長。結子纍然。　君遷樹。陸龜蒙和皮日休寄南海詩云。庭中亦有君遷樹。莫向高臺望漢朝是也。按文選吳都賦註云。平仲

榕字為一　黃柞字為一

鴨脚　樸　橘

桂上當空一字

牛上當空一字

柱當作拄

蔊為一　萁為一

鼠狼當為一

君遷二木。廣州有之。子如瓠形。又交州記云。有君遷樹。有朝漢臺。又司馬溫公類篇云。君遷。木名。子如馬妳。今不知何木。或云俗呼為牛妳子者是。榕　黃柞　桅（音徙）　黃膳　石心　石栿　赤黎　水沙　水松　鴨脚樸槁　櫟　櫚　錐　椶櫚　水椰　楮　相思　紫荊　羊角　桂　羊矢　柯　山棗　土李　烏柿　山桃　牛耳聆　刹　桃花森　秋風竹　桃竹。即坡詩云。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瓜。坡自註云。蒲澗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又志林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柱杖也。　芸臺　石辣　蔊萁　苦葵　白芥　鄃突（圖經志。一云浮突。即苦瓜也。其味清苦。夏秋間熟。土人用肉蜆和煮之侑食。）若達　當風　藤菜　苦益　蕹菜　山薑蔔　羊蹄　紫菜　石花　石髮（出海石上）　鹿　麞　麖　猿　猴　竹鼬　豪猪　刺蝟　金錢狸　鼠　狼　豺　羚羊　熊　鋸魚。昂首水面。牙如立戟。　鱟魚。大者長二丈餘。脊若鋒刃。（元一統志。或數十年一來。或一年

楚淵當作彭

（歎至。南海王廟前而退。人謂之來潮。俗謂之來歎。則人有疫癘。）鱘鰉魚。俗呼為尋龍。惟香山古鎮海及南海逢村等處有之。大者或長丈餘。人得而烹之。亦可為鮓。其骨脆美。三黎魚。一名鰣魚。（南海志云。甘脆可愛。肉中多生横刺。楚淵林曰。吾平生有五恨。第一恨鰣魚多骨是也。）鱟。元一統志云。東莞縣十七都。東莞場鹹水海底生。蛋人采取貨賣。殼如蓬可以為杓。尾長尺餘。足於蟹腹。厚如綠豆。土人以為美味。　赤魚　白飯魚　黃皮魚　溫魚　笋殼魚　金鼓魚

針魚　曹白　牛尾　甑箄　泥鰍　馬鮫子魚　沙魚　短頭魚　鱒魚　白甲　鱝魚　鰣魚　黑魚　山花魚　蟹　蟹之美者一名赤母。其殼含而臍圓。坡詩云。堪笑吳興饞太守。一詩換得兩尖團。自註云。雄之臍尖。雌之臍團。即此也。惟盛暑盛寒時最肥。產於鹹淡水之間有白蜆處。以其食者白蜆而已。　枕蛇（鱔類出海中味佳）　軟殼蟹（即白蟹）　白蟹　虎蟹　甯蟹　水母　獨崖蠔。其味最佳。新會縣地名獨崖海中所產。　沙螺。一名西施舌。其味亞於香

刀上馬上俱空一字

五上當空一字

訶上當空一字

扁蓄當另為一

螺。惟番禺縣沙灣村所產。（內有小蟹時出取食。螺仰食於蟹。蟹依螺而生。）　香螺　蠕　龜脚螺　刀鞘螺　脂甲螺　鸚鵡螺　拍掌螺　紅螺　馬甲柱　蠔鏡　瓦屋（即蚶也。比東海者稍大。）蠔。元一統志云。東莞縣八都。靖康場所產。其處有蠔。因生鹹水中。民户歲納稅粮。採取貨賣。蠔殼堅而肉白。稍黃。蜆。土人多嗜之。取其肉曝乾可以致遠。（南海志云。大小有三種。沙州亦有之。惟洋塘海南石頭海所產者為佳。名金鋑口。劉銀時取以自奉。禁民不得採。）青螺。似殼菜口青

色。五色雀。其雀數十為羣。各異色。生聚於羅浮。時往來於蒲澗山間。　灰鶴　山胡　鷓鴣　烏鶇　翡翠　鸂鶒　欖香。東莞縣茶園所產。白木香。亦名青桂頭。其水漫漬而腐者。謂之水盤頭。雨浸經年凝結而堅者。謂之鐵面。惟欖香為上。即白木香珠。上有蛀孔如針眼。剔白木留其堅實。小如鼠糞。大或如指。如欖核。故名。其價舊與銀等。　簽香　小片香　馬牙香　藿香　訶子。故乾明寺有之。即今光孝。取寺中羅漢井水與甘草和煎。乳白而甘。扁蓄　金毛狗脊

楮實子　剪草　金銀花　馬屁勃　天漿子

紫菀　凌霄　馬兜鈴　黃瓜蔞　覆盆子

百部　蜀葵子　車前子　薏苡仁　紫金牛

史君子　麥門冬　金罌子　隨風子　訶黎勒

弔藤　仙人肝　威靈仙　芸臺子　萆薢

續斷　接骨草　紫背草　貫衆　木饅頭

海蛤　海螵蛸　海藻　鬱金草俗名姜黃

南海志書序。九丘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所謂風土物產也。天地間東西南北。風氣不同。物產亦異。故南人不識駝。北人不識象。杜鵑至

洛。識者以為怪。鸜鵒巢魯。當時以為妖。橘踰淮而為枳。梅南落而北開。其氣殊。其產亦殊也。廣東南邊大海。控引諸蕃。西通牂牁。接連巴蜀。北限庾嶺。東界閩甌。或產于風土之宜。或來自異國之遠。皆聚於廣州。所以名花異果。珍禽奇獸。犀珠象貝。有中州所無者。漢志云。粵地處近海。多犀象珠璣銀銅玳瑁之湊。謂其自遠方來也。桂海虞衡志又云。世傳南果以子名者百二十。半是山野間草木實。猿狙之所甘。人強名以果。故不能盡識。其餘飛潛動檣植之物似此者多。不

布下當空一字

滂當作撈

獨草木為然也。今分門析類。條列於後。

杭糯　秥　粟　麥　豆　脂麻　稻　紗　葛

布珠。來自舶上。土產不多。劉漢時置媚川都以採之。至宋而廢。歸附後。元貞元年屯門寨巡檢劉進程張珪建言。東莞縣地面大步海內生產鴉螺珍珠。又張珪續言。本縣地名後海龍岐及青螺角荔枝莊共二十三處。亦有珠母螺出產。省府委官相視採滂。及採到產珠鴉螺樹。鴉螺殼。各取珠子進呈去訖。定議三年一次。於六月七月採撈。所得多寡。初無定數。大德四年。續有

侯福建言。東莞縣東名橫洲共十處。出產珠顆。現行委官依例相視採滂。

桑螵蛸　木通

桑白皮　白芷　萹蓄　桔梗　萆撥　獨活

五加皮　楮實子　象斗　五倍子　山梔子

木鱉　五味子　青葙子　紫柏花　地黃

乾薑　乾葛　山茨菰　地骨皮　萆麻子

槐角子　白萹豆　紫河車草　石蓮子　天南星　白及　白歛　白牽牛　黃花母　樟柳眼　香花子　草牛膝　甜亭藶　鹿茸

烏朱砂葉　紫茸　雲母石　胡蔓草　海牛

當是蛤蚧

海馬　海藻　石決明　石蟹　石蛇　石燕子　蛤蚧（歲貢七十對）　赤足蜈蚣　紅娘子　班猫　水蛭　盲虫　昆布　珊瑚花　經略程師孟詩云。珊瑚花發客疑貞。是也。　泡花。或名柚花。春（木）暮夏初開。蘂圓白。雖拆似茶花。氣極清芬。　史君子花。蔓生。一簇至一二十葩。輕盈似海棠。紅白間開。　佛桑花。花與朱槿稍似。葉如黄桑差小。州人呼為小牡丹。其色殷紅。大如盞。又有水紅者頗佳。四時皆有花。東坡詩云。艷艷燒空紅佛桑。是也。　朱槿花。一名木槿。詩云。顏如舜英。是也。其色不一。或紫或白。或水紅者春夏盛開。惟單臺者朝開暮落。　刺桐花。殷紅如木綿花。樹枝皆生刺。故名。朱餘慶詩云。經冬來往不踏雪。半在刺桐花下行。　金盞　金沙　金鳳　金錢　木香　麗香　勝香　闍提　芙蓉　容友　蜀葵　蠟梅　大笑　小笑　萱草　竹仙　鷄冠　金菊　指甲　荳蔻　御柳　木犀　杜鵑　海棠　羅漢　紫條　紫薇　梅堆　白薇　寒蟬　春花　罌粟　木錦　鷄頭　石竹　惜銀紅　玉繡毬　佛

橙橘各為一

多上空一字

頭菊　胡蝶菊　剪春羅　滴滴金　醉楊妃　寸寸錦　玉留春　金燈　玉簪　乾蓮　金蓮　黄淡露頭　碧桃　錦李　丙桃　緋桃　紅梅　柳桃　奴仙　素馨菊　映山紅　一丈紅　千葉石榴　蕙　重瓣蜀葵　柑子。有源柑。銀柑。有饅頭柑。以其小尖如饅頭。香味不減温柑。　御果園共二處。栽樌（拉）里木樹大小共八百株。大德七年罷貢。　桃　梨　茅栗　藕　菱　芡菰　橙橘　金橘　石榴　盧橘　水甕子　古買子　羅蒡子（棗子）　蒲萄子　茅雉子　西瓜。按五代史云。胡嶠為蕭翰掌書記。隨翰入契丹。得契丹破回紇時種。以牛糞覆棚而種之。大如中國冬瓜。其味甘因名。廣州自至元歸附後方有此種。其實圓碧而外堅。其子有三色。黄紅黑。北客云。瓜涼可止煩渴。過食不為害。其仁甘温。今嶺南在在有之。遂為土產。　合子瓜　鴨青瓜　香瓜　王瓜　金瓜　銀瓜　楊梅（番禺縣有）　檜　槐　樟　桐　石鹽　皂角　山柏　黄楊　桑　楓　檀　柳　松　鶴膝　多枝　龍葱　蔥簟　單　班　紫　猫頭

綠多為一

甕多為一

苦 筋 黃陶 蘆 石 大頭 金絲
綠 芥 菘 蔓青 芥藍 蕁 地黃 蘿
菌 波菱 芹 萵苣 香菜 蕨 薺 椿
杞 茄 黃瓜 冬瓜 蕈 芋 菌 茭筍
甕 猫頭筍 聖筍 白菜 白蒻 甜菜
胡荽 鵝腸 竹菜 象 豹 麂 倒鼻
白面貍 白鼠 猩猩 麞 馬 騾 驢
牛 羊 猪 鷄 鵞 犬（犬） 鴨 猫 潮鷄。

小於常鷄而頸短。潮至則鳴。李德裕詩曰。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鷄。余靖詩曰。客听潮鷄迷早夜。人聽颶母識陰晴。 白雀。番禺縣雜記云。菖蒲觀有二白雀。相傳見之數百年矣。

鸛 竹鷄 畫眉 留春鶯 桄榔雀 夜鳴
鷄 鷗 鵁鶄（鶺鴒） 鸛（青） 烏鵶 鳩（青鳩） 白項鵶
啄木 伯勞 燕 鷹 鶻 綉眼 野鴨
鸕鷀 鶉 鷺 鴿 白頭 青錢 鸜鵒

水族 天地中間。海為最鉅。資生之物。厥族惟錯。其洪纖巨細。千態萬狀。雖爾雅有不能盡其網羅。山海經亦不能極其形容也。今以世常見人常食者錄于左。 鱀魚。大者長二丈餘。脊若

比原書作北

鋒刀。時至南海王廟前而退。人謂之來朝。或數十年一來。或一年數至。俗謂來數。則人有疫疾。景定壬戌冬嘗過州境。數十成羣。至三江口而返。 黿 鼉 龜 鼈 蒼魚 腰帶魚
沙鑽魚 藍刀（刀）魚 石頭魚 白春魚 庵魚
比目魚 鮎魚 斑魚 螗（[illegible]）魚 河豚魚 一
一名鮑魚 鰔魚 鱸魚 鱤魚 鯿魚 赤
頼魚 鱓魚 亞魚 黃魚 綿魚 錦蒲魚
三珠魚 白蝦 涌蝦 鐵蝦 五鬚蝦 長
氣蝦 水鷄 蛙

元一統志鹽場 靜康太甯東莞三場。海南黃田歸德三柵並在東莞縣。海晏都斛㸌峒三處。舊有博勞懷甯金斗三場。在新會縣。九團二里內五常碁鞠大字圍四處並在香山。今並屬本道轉運鹽使司。 明珠。大貝。文犀。玳瑁。沉香。大甲。碎龜。 出自海南諸番而輻湊於五羊。韓愈送鄭尚書序。亦云。然所上圖冊亦與海南志同。茶諸縣並出。 枇杷葉 欖木 梓木以上南海縣有。 土瓜新會縣有。 蓮（郡郭有） 梨檬子（番禺南海出。） 蕉（番禺南海東莞有。鄉村人煎汁）

荷原作苛

為沙糖。工製雖不逮蜀。漢川為獅子形而過柳城也。甜瓜南海番禺新會皆有。郡人謂南漢時種。熟進貢為御愛瓜。何首烏番禺南海清遠新會增城並有。楠木　薄荷增城縣出　菖蒲南海東莞增城並有。槐花子　黃花子　黃鶯　縮沙番禺南海諸山皆有。郡人待其苗長取以充食。熟湯飲之甚香。鸎粟子　黑牽牛　蛇床子　苦楝子　蘆菔　穿山甲以上州縣並出。山藥即薯蕷也。番禺東莞清遠新會增城並出。三賴子番禺南海東莞並出。香附子　茱萸南海增城並出。白蓋番禺東莞清遠南海新會並出。蔞州縣皆有。左太沖吳都賦云。東風扶留。五臣注云。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辣。破之長寸許。以給石灰與檳榔並咀之。以避瘴氣。寰宇記云。蒟蔞藤可以造酒。又有五色藤。藥有崑崙犀。蘿頭母。度洛崖。又有甜娘。烏龜葉。五勞草。鷄頭根。雙筋木葉皆可造酒。山丹花　紫笑花　仙鶴花　遠情花番禺南海清遠並有。薔薇花南海清遠新會增城並有。州人多以漬水造龍涎香餅。及香珠。荼蘼花　寒梅

塵當作麈

花　山茶花新會縣出　蜜桶子　烏桕樹　水柳木　枸杞　水瓜　蒲笑　鶯眼菜　莧菜　蕎子　笋　芹　百葉番禺南海東莞新會香山並出。麖番禺南海東莞出。羊番禺南海出。野猪　狸番禺南海東莞香山並有。兔南海縣出。獺南海東莞有。土產有水馬皮。鸕鷀　白鷳　骨鷄　雉鷄東莞香山南海番禺並出。山烏即山胡也。清遠新會並有。仙鶴番禺東莞香山並有。琢螺　蛤蜊一名車馬　車螯　絲蚶　獵涉　馬蹄螺　蟛蜞白者佳　鯽魚南海縣出　鞋底魚　鬐撒魚　坦殼魚南海東莞香山並有。鹹魚南海香山並有。土產有鮫魚皮。銀魚亦名曰白飯魚。東莞南海並有。鱭魚　蚶　鯷魚香山縣並出。鱔　細鳳尾魚　郡縣志沉香　甲香　詹糖香　石斛　龜殼　鼉皮　水馬　藤簟以上並貢。其他土產非一。更不詳錄。漢志云。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璣銀銅。果。布。民有五畜。山多塵鹿。會華送李柳州材序言粵地物產之美。果有荔枝龍眼蕉柑橄欖。花有素馨山丹含笑之屬。食有

苹當作痒　草上空一字

席下疑有誤

碭當作竭　藏當為句

（海之百物。果咸之·酒醋。皆絶於天下。）太平寰宇記鮫魚皮柑子。續南越志云。羅浮山有御國甘子。唐玄宗幸蜀。子乃不生。德宗幸梁。亦不實。僖宗狩蜀。花實皆無。樹亦枯萃。草有　大千金　小千金　守房郎　千里廻　萬里憶　蓄人香　藥有　崑崙犀　籬頭母　渡洛崖　造酒草藥有　甜娘　蒲萋（梓）藤　烏龜葉　五勞草　鷄頭根　雙筋木葉　花有　仙鶴　追懏　向日蓮　紅末利　紫水焦　白末利

南海一隅。雖無積雪。秋涼亦有微霜。貨殖魚監。

自古尤多。滕脩為廣州刺史。得蝦魚鬚。長四丈四尺。　五色藤簟　席　蕃舶方輿勝覽　洪邁（鹽倉記。吾州南附大海。厥土廣鹵。宰盆取贏百他郡。）　珠香　犀　象（見韓愈送鄭尚書序云天。）　九熟稻（祀朴子曰。南海有九熟之稻。）　連州物產湟川志金穴。在連山上吉溪。舊剖鳧鴨腹間有之。俚語乍富人。必曰連山鴨。腹（肚）有金。言其內有所儲也。今陶者無所得。民亦貧窘。銀坑。同官場大寶嶺。元魚場赤巖二處。元符崇甯間烹爐紛集。逐末者衆。錫地之藏匕其礬也。欽緒

芸臺當為一

餘而覆烹之。焚林竭澤。今不可得而再矣。二場（並廢）錫坑二。一曰潭源。距城九十里。一曰黃土塘。距城一百里。二坑俱在奉化鄉。近礦希少。厥直日增。鉛。舊出元魚場。今亦廢。鐵坑。圖經載採披蓬岡二坑。翠民。出下盧江岸。可作碑。出於山者燥而易得。出於水者潤而難求。五穀

早稻（俗謂百日早）　紅稻　白稻　八月稻　暹（稻純白）　粳禾　糯禾　粳粟　糯粟　黃麻　黑麻　綠豆　赤小豆　烏豆（大小各種）　紫豆　白豆（麥不種）　青芥　紫芥　白菜　蘿蔔

莙薘　菠薐　茼蒿、萵苣　苦藚　茄　莧　芸薹　枸杞　香菜　辣蓼　蒜　葷　荇　春不老　桑麻　柘桑（養大蚕）　黃桑（養小蚕）　蕉、（為絺綌。葛同。）　右農家各贍其用。不售他境。內紵布稍精密者歲貢於朝。　金錢　地棠　水仙　酴醾　薔薇　一丈紅　繡帶　真珠　長春（一名月桂）　海棠（垂絲）　石葱　萱草　瑞香　麝臍　玉延春（一名醉楊妃）　紫鳳尾　鷄冠　碧桃　鴛鴦桃　緋花　百合　千葉石榴　紅白（各種）　蓮（紅白雙頭）　蜀葵　刺桐　（木）本犀

含笑　素馨　茉莉　芙蓉　白菊　黄菊
萬點金　佛頭菊　臘梅　小梅　雪梅　千
葉梅　青梅　杏梅（石榴）横枝李　牛心李　黄
管李　櫻桃　枇杷　楊梅　金桃　紅桃
青消梨　鵞梨　金雄梨　密梨　菱角　藕
林檎　茘枝（陽山）　龍眼（陽山）　金瓜　楂
毛豆　角豆　扁豆　栗　榛　山蒲萄　橄
欖　錐子　乳柑　甜柑　香櫞　山藥　茨
菇　甘蔗　蕉子　香橙　柚　橘（顆大味甘
比諸處殊勝連山）鍾乳　石斛　自然銅　密

陀僧　無名異　生地黄　紫蘇子　香附子
天門冬　麥門冬　槐花　槐角　松節　佛
指甲　桑寄生　黄精　遠志　金銀花草
蜀葵（花子葉皆入藥）　菱消花　當歸　樟柳眼
菊花　牛膝　卷柏　獨活　黄連　沙參
決明子　丹參　續斷　杜黄耆　五味子
蛇床子　茵陳蒿　旋覆花　葛根　前胡
元參　狗脊　草薢　通草　百合　苦參
紫參　仙靈脾　牡丹　芍藥　百部　莎草
艾　海藻　蒔蘿　茅香　青黛　草撥　史

當作蓬莪蒁

鏡當作鍾

君子　補骨脂　水萍　桔梗　亭歷　芫花
藜蘆　羊蹄草　常山　学根　夏枯草　劉
寄奴　草麻子　白附子　骨碎補　威靈仙
鶴虱　五倍子　仙茅　茯苓　蔓荊　楓脂
五加皮　山茱萸　吳茱萸　蓁（秦）皮　梔子
食茱萸　桑白皮　天竺黄　皇莢　郁李仁
穿山甲　木鱉子　鼈甲　白膠香　羚羊角
虎骨　狸骨　烏蛇　白殭蚕　白花蛇　蜈
蚣　斑猫　苦賣　萊菔（一名蘿蔔）　松芥
苜蓿　蓼　葱　蒜　韭　薤　苦瓠　水斳

芸薹　夜明砂　金星草　烏豆　赤小豆
蛤粉　乾蓮房　露（蜂）蓮房　藕節　蓬莱述
冬瓜　白扁豆　乾蓮肉郡縣志　官桂　白紵
布貢方輿勝覽　石鏡乳（劉禹錫記。山秀而宣。靈
液滲漉。故石鏡乳為天下甲。歲貢三百銖。）紵
蕉（劉禹錫記。原鮮而膩。卉物柔澤。故紵蕉為王
服貢。歲貢十匹）　林富桂檜（同上云云土宜陶
旊。故候居以壯闕。石作琅玕。水孕金碧。故境以
麗闕）元一統志　丹竹　苦竹　楓木　楱木（以
以上本州連山縣有）

陽山縣湟川圖志鐵在縣東五十里出寶山前。元係坑首周子貴自行煽煉。認辦課程。自壬辰離亂後荒廢。洪武二年。周宗仁等赴官供報。認辦課程三千丈。洪武五年。知縣郭進赴省府計禀。增辦鐵貨一十萬斤。洪武六年。蒙省府為講究鐵冶事。隨地之利。分置爐冶一十五處。簽點坑夫一千名。悖士一十名。每歲燒辦生鐵七十餘萬斤解官。 錫坑在浦下里。離縣一百五十里。係坑夫成吉興自行陶淘取。錫課每歲認辦課錢二千丈解官。 信石在縣東儒歸里。地名東大山。銅坑即令信坑也。離縣一百五十里。自前代荒廢。洪武五年累蒙省府委官設法作銅貨。煽煉不成。委係信石。每歲認納課錢二千丈解官。 蘆甘石。在東奉里。離縣一百五十里。係本處住民蔡丙德認辦課程錢六百丈解官。

香薷 南星 半夏 何首烏 木賊 木通

黑牽牛 黃柏皮 蒼耳 紫蘇 車前草

香附子 柚子 榛子 西瓜 黃瓜 梅子

柿子 桃 李 栗 棗 楂 梨 橙菜

芥菜 茄子 韮菜 葱 蒜 姜 苦瓜

莧菜 茼蒿 胡荽 萵苣 苦蕒菜 豆

糯 粳 粘 粟 虎 鹿 山猪 豺狼

猴 畫眉 鵓鳩 鴉 雀 鷓鴣 雉雞

土貢

南海志任土作貢。其來尚矣。尊君之義。人心所同。廣為禹跡所奄。揚州之地。厥篚織貝。厥包橘柚。載之禹貢。歷歷可稽。漢初趙佗因陸賈使回。獻白璧一雙。翠鳥千。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雙。此一時事也。後漢歲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和帝元興元年。臨武長唐羌上書諫上。帝下詔敕太官勿受獻。由是遂省宋武帝時。州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民。付有司彈劾以布還。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唐制州貢。銀。藤簟。竹席。荔枝。鼊皮。鼈甲。蚺蛇膽。石斛。沉香。甲香。詹糖香。宋太平興國八年詔曰。廣州歲貢藤。每斤去皴粗中用者纔三兩。自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遠。匱民力焉。又九域志所載土貢。沉香一十斤。甲香三斤。詹糖香石斛各二斤。鼊殼水馬各二十枚。鼊皮二十領。彼後悉除之。聖朝不貴異物進貢。所供藥物而已。上無玩好之

需。下無勞頓之擾。其視十里走紅塵者。相去有間矣。今以進獻物色。具載於後。

番禺縣藿香五十斤。 廣茂一百斤。又名青薑訶子五十斤。 隨風子一斤。 史君子二十斤。

南海縣龍眼子二斤。 桄榔子一斤。 史君子三十斤。 姜黃二十斤。 香山縣蛤蚧七十對。

九域志白紵布一十匹。 鍾乳（原本缺）斤。 舶貨

（諸蕃國附）南海志貨通獅子國。昌黎嘗有是詩矣。山海為天地寶藏。珍貨從出。有中國之所無風化既通梯杭交集。以此之有。易彼之無。古人貿通之良法也。廣為蕃舶湊集之所。寶貨叢聚實為外府。島夷諸國。名不可殫。前志所載者四十餘。 聖朝奄有四海。盡日月入出之地。無不奉珍効貢。稽顙稱臣。故海人山獸之奇。龍珠犀貝之異。莫不充儲於 內府。畜玩於上林。其來者視昔有加焉。而珍貨之盛。亦倍於前志之所書者。今錄其可名之國。附於舶貨之後。 寶物

象牙 犀角 鶴頂 真珠 珊瑚 碧甸子

翠毛 龜筒 玳瑁 布疋 白番布 花番布 草布 剪絨單 剪毛單 香貨 沉香

速香 黃熟香 打拍香 暗八香 占城麄熟 烏香 奇楠香木 降香 戎香 檀香

薔薇水 乳香 金顏香 藥物 腦子 阿魏 沒藥 胡椒 丁香 肉子荳蔻 白荳蔻 荳蔻花 烏爹泥 茴香 硫黃 血竭

木香 蓽撥 木蘭皮 番白芷 雄黃 蘇合油 蓽澄茄 諸木 蘇木 射木 烏木

紅柴 皮貨 沙魚皮 皮席 皮枕頭 七鱗皮 牛蹄角 白牛蹄 雜物 黃蠟 風油子 紫梗 磨末 草珠 花白紙 藤席

藤棒 眇子 孔雀毛 大青 鸚鵡 螺殼

巴淡子

諸蕃國 交趾國管 團山 吉柴 占城國管 坭越 烏里 舊州 新州 古望 民瞳朧 賓瞳朧 真臘國管 真里富 登流眉 蒲甘 茸里 羅斛國 暹國管 上水速孤底 單馬令國管 小西洋 日囉亭

達剌希 崧古囉 凌牙蘇家 沙里 佛囉官 吉蘭丹 晏頭 丁伽蘆 迫嘉 朋亨口蘭丹 三佛齊國小西洋 龍牙山 龍牙門

便塾　欖邦　棚加　不理東　監莧　啞魯
亭停　不剌　無思忻　深沒陀羅　南無里
不斯麻　細蘭　沒里琶都　賓撮　東洋佛
坭國管小東洋　麻里蘆　麻葉　美昆　蒲
端　蘇錄　沙胡重　啞陳　麻拿囉奴　文
杜陵　單重布囉國管大東洋　論杜　三亞
思　沙囉溝　塔不辛地　沙棚溝　塗離
遍奴忻　勿里心　王琶華　都蘆辛　囉幃
西夷塗　質黎　故梅　訖丁銀　呼蘆漫頭
琶設　故提　頻底賢　孟嘉失　烏譚麻

蘇華公　文魯古　盟崖　盤檀　闍婆國管
大東洋　孫條　陀雜　白花灣　淡墨　熈
甯　囉心　重伽蘆　不直干　陀達　蒲盤
布提　不者囉于　打工　琶離　故鸞　火
山　杷漫　南吡馬八兒國　細藍　伽一勿
里法丹　差里野括　撥的侄古打林　大故
藍國　差里也國　政期離國　胡荼辣國
禧里弗丹　賓陀蘭納　迫加魯　盟哥魯
絛培（培）　靼拿　淵里抹思　加剌都　拔肥
塗拂　吡沙弗丹　啞靼　鵬茄囉　記施

縣界以下不必提行

麻囉華　彌施囉　麻加里　白達　層拔
驢思　彌琶囉　勿斯離　勿拔　蘆眉　甕
蠻　弗藍　黑加魯　蔗（默）茄　茶彌沙　吉慈
尼

坑冶

郴縣志。杳山縣鐵坑。在縣南七十里。湟川志。陽山縣牛鼻坑。在縣界去縣四十五里出鐵。連山縣鐵坑。在縣西北一百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一千九百七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瑞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四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六

前定數（目錄）諸家序　檢數起例假如六甲生人見甲子時則於甲甲內
取子時或六乙生人見甲子時則於乙甲內尋子時餘皆倣此男女
甲甲　甲乙　甲丙　甲丁　甲戊　甲己　甲庚　甲辛　甲壬　甲
癸　乙甲　乙乙　乙丙　乙丁　乙戊　乙己　乙庚　乙辛　乙壬
乙癸　丙甲　丙乙　丙丙　丙丁　丙戊　丙己　丙庚　丙辛　丙
壬　丙癸　丁甲　丁乙　丁丙　丁丁　丁戊　丁己　丁庚　丁辛
丁壬　丁癸　戊甲　戊乙　戊丙　戊丁　戊戊　戊己　戊庚　戊
辛　戊壬　戊癸　己甲　己乙　己丙　己丁　己戊　己己　己庚
己辛　己壬　己癸　庚甲　庚乙　庚丙　庚丁　庚戊　庚己　庚
庚　庚辛　庚壬　庚癸　辛甲　辛乙　辛丙　辛丁　辛戊　辛己
辛庚　辛辛　辛壬　辛癸　壬甲　壬乙　壬丙　壬丁　壬戊　壬
己　壬庚　壬辛　壬壬　壬癸　癸甲　癸乙　癸丙　癸丁　癸戊
癸己　癸庚　癸辛　癸壬　癸癸　　易衍東方朔書（附後）

諸家序　（鬼谷子分定經序）分定經鬼谷子先生之所作也以年時為主遂成一卦一卦之中而有三宿照臨之端以定其格雖千萬之世億兆之衆造化之機分定之理照然可考猶如明鏡睹物姸醜可見可謂玄之又玄也

（康節前定數序）先翁康節夫子學探連山龜藏周易之賾心遊萬天之妙義黄之上三十六宮在方冊者即在其方寸者也嘗撰經世一書語其大也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又作易數一書天根月窟閑相來往元會運世通相兄弟其自然乎自昔者誰為之有數焉易數焉則大塊間事高高下下有千萬也形形色色變千萬也一數之自然而然誘之適然暗合其可語其小也一民物貴賤壽夭之所以然不能遺則經世者固與易相表裏而易數者又與經世相經緯先翁作是書不為無言蓋以栖人間世而為人陽誕陰殖天戴地履其生也有自來雖極堯舜君民之學非堯舜君民之命誤曰其出有關為誰其竟之先翁深於易者也此所以不任有數焉紹興二十六年十一月既望嗣孫博拜手敬書

（序）心好命又好。富貴常暖飽。心好命不好。天地也相保。命好心不好。衣祿折壽早。命心都不好。饑寒直到老。閑時檢點平生事。靜坐思量日所為。但把寸心

行正道。自然天地不相虧。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積者是。陳希夷預定生限隱與貴賤消息天干年月見皆根。陰陽無論一般論。時師若遇斯文訣。造化玄機度與人。

（四字經）序夫人生天地之間。造化純由於命數八字超群。不貴則富大富五行衰絕非貧則愚夭危是以先賢定其數。分其推詳四字校正。陰陽包含造化。草木分於四季。內有榮枯。日月分其晝夜。內有盈虧。或風或雲或雪。禽獸舟航自宜區別。對景者榮。富時者吉。吉中有凶。凶中有吉。不可一途而取。例不可一理而推言。內有同時共數者。有富有貴。有壽有夭。殊不知刻差時別。且子丑寅亥四箇時辰。難以推分。古經云。天陰雨露時難定。便是神仙也有差。旦夕將月建長短而推言。萬無一失矣。知命君子。自宜參詳。苟非其人。切莫傳矣。似會玄中趣。言談義理精。一機含造化。四字見平生。美惡應難曉。榮枯只在呈。不須多計較。定數已先成。

（郭璞數序）此一部玄文者。郭璞翁郭仙傳定實也。內外六十四之卦象。中按二十四之節氣。奇偶格局。皆莫逃乎河洛之書也。字之數者。四萬四千四百四十四字。詩之數者。五言七字長短句法。共一千三百三十三首。言言錦繡。字字珠璣。後之學者所宜寶之。上祖留心訓後昆。青囊九卷燦天文。乾坤旋轉星辰運。河洛縱橫造化分。壽夭窮通皆定數。功名富貴盡通津。道行得意重新錄。留此家傳益子孫。道行師傳詩也。

甲甲（鬼谷分定經）震卦　雷霆遠震格　長天忽震雷霆響。渠渠帷中獨有感。驚散鴈鴻飛塞遠。狂風飄散落花枝。山南山北鄉關闊。家住瀟湘東復西。借問百年堪結子。一條毬棒引孩兒。　天驚。　金。在　天貴。　此星照命。風霜早歷。奔馳度量。高肯次遠。手段大。機謀深。心慕高人。見事敢做親君子。遠小人。退神重重。多奸疑。多思慮。不驕傲。恬淡。只因立志不一。性亂難拘。所作於人不足。頭女末男。便是這箇五行所汪。初年未稱意。末限方成。述云。過水自有人相接。提我登雲別有梯。（康節前定數）名水上浮萍格詩與前分定經同畢　箭過弓方舉。乘雲富貴家。黃金因水發。見卯始生涯。　象　智略雖高未得榮。此身淹伍且藏形。中末幸得身方顯。繞見平生志氣新。（邵前定易數）震　☳☳　予。　重圍虎豹跳身軀。一去前程脫禍危。貴客相逢無不吝。利名直許有相宜。鴈行飛散重山遠。花樹重開傍檻垂。堪笑此生人事定。却於危處立鎡基。寅。　震雷百里起威聲。雲密南郊雨未晴。德潤浸蘇群物秀。清餘閑發百花聲。江邊孤鴈度添恨。月下愁琴不忍聽。晚節回頭在何處。江山迢遞水雲清。辰。　立計

固非承祖蔭經營生計自成人。孤身立處終歸晚黃菊開時不在春孤鴈浦邊鳴失侶芳花檻畔發重新莫疑難大笑須直把身心待卯寅 午 得道莫論人有志過時須假貴人携孤疑俗事前生理悅擇身心日後據花落舊枝存果才鴈飛空塞各東西金雞玉兔如消遣運勝身步玉墀 午 長嗟舊處事如何擺脫塵緣待貴過愁精始知消遣得利名方見又蹉跎度花莫使先成果群鴈分飛侶不和大抵鎡基理如是老來福分復嘆嚱 酉 孤處舊家非我計更謀新業始無憂夾情杜絕皆非侶兄應多端辛未休過鴈逆風群已散花開著雨謝還看浮雲晴度天邊月單虎先輝復故樓 女命前定數 乾 ䷀ 子 幽閨跳出千重網一去前程脫舊危大貴相扶終得地良人入晚必相宜窗前兀坐如遊螢蝶襄施威傳我兒馳驛毛身雖還志卻於危處立根基 申 獨成獨立莫蹉跎須問前程日日過堪嘆平身多嶮峻唯言果結不成多荒火勢前成子後鼠猪時至福相磨不妨穩步登樓望亭東成仙竟若何 巳 幸遇身離險時當福祿隨鼠雞終不失虎兒脫災危良客來相問宜還早反時重山一躍出穩守鳳凰池 午 身事心謀兩不同六親姑舅各西東良人逐虎來岩上騾子隨羊入野中幽閨穩享千般祿綠幞相思九里翁平

生衣飯隨時足莫向山前一箇公 申 福祿相隨不致虧門榮戶顯共相持一生自有男兒志立馬無由淑女施貴客來尋終自早賢人成立必當時重重險難因風掃過去無危事壽眉 戌○ 離失身多險逢羊漸漸衰中年方得穩終應是和非騏驥難同倚鴛鴦各自飛若何前定事除非望月歸四字經 寅 披雲對月 巳 叢林採新 午 牛眠春草 申 石泉遇雨 戌 月出樓臺 子 秋針遇早郭璞數陽局 日雲中金 屋上有旗拳 福擇 畾有石有皮增進田地一文書 一枷 性朴實清迯一行征鴈影成形二段因緣福分輕一枕情孤孤寡合一榴開花怕寫侵辛生經歷幾多般世道風波只自諳萬里長江天一樣孤舟短棹出寒潭為人口直應而儉只恐慳慳生妒恨征鴻字字不成行家道興隆誰不羨一桃李二松椿别了親情正自榮何須煩惱成愁苦此去榮華有令名 雪裏蒼松數心地清高儉且廉只因口直被人嫌平生件件親經歷事濟慳慳自志堅至愛親情卻刻薄生涯活計轉增添春風桃李桑榆景晚看春桃掛玉蟾 洏年虛驚一人立（非後自前運打睚道未手睚向）前莫理究勝舊年氣數今年宜打睚謀為進退多成敗鶯聲巧囀不成腔百事休論且寧奈今年喜笑惹人疑閑撓千連棘掛衣百里有言君莫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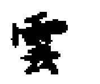
雙川有語半蹺蹊一場好二場惡風舞海棠花早落村南村北有牽連船在浪中牢把着一人唱一人舞到頭事事皆辛苦佳人笑折臘梅花消瘦夜吟誰是侶星可禳斗可投免災厄解憂愁凶星可禳度善福可修祈免得生啾唧嘗災與是非 陰局 數逢奇畫好前程只恨孤星一點陰回首乾坤雲半頓家山鴈序失佳音為人性巧愛伶俐志氣掀騰仍不鄙熏熏晴鎖柳綿花獨把琴歸愁不語一花東園開一人移去栽鴛鴦重見喜鏡拭又防埃天廚貴祿人猶羨子貴孫賢心願諧 女流年 憂喜相逢蚤有疑杜鵑啼處鵲鵲啼寂寞春水無橋渡雨打梨花空淚垂一花開一花落一驚畫一篇幞白頭門外暗傷情丈虎才郎淚滴襟磨服磨心攻眼目秋風菊節事來臨

甲乙鬼谷分定經雷卦 泊水鴛鴦格 群群鴈過遠離塞雨打鴛鴦各自飛縱有海風吹不斷也須相守自相宜滿樹花殘留一葉好逢前發馬頭時若見子害須發祿牛首虧多射之壽命齊松柏天齡不待時蟄魚遊水遠平步上雲梯此命造化性格恬淡氣宇軒昂襟磊落言語剛強放蕩所為不會深思遠慮從前喫悞兩三翻方纔省覺滋潤處不滋潤安閑處不安閑廣孝不耙心力不足初年件件愛好中年事事懶惰凡事要

一翻做兩翻頭子難招要宜兩硬交友冰炭多成多敗述云一翻風雨足方始見生涯康節前定數名鴈孤昌福格 群群鴈入沙汀網雨過鴛鴦逐陣飛縱有海風吹不斷也須先首自相離鼠頭有口君須發牛首張弓不待時滿樹花殘遺一果權衡身稱馬頭奇 （申） 壽命齊松柏天齡不待時網魚須透水平地立雲梯 （未） 金光寶鑑本分明埋沒中年暗昧仲令過貴人重拂拭利名稱意遂心情男命前定易數恒 ䷟ 丑 青雲去路亦非遙自有知音把手招陽至寒灰吹律管何疑人事困單瓢去飛雲外秋孤鴈落盡庭花艷冶桃猴兔安榮聊可許未應長嘆過良宵 卯 生涯立向天涯畔身計如何巧計多勞得愁懷腸斷續前途名利又蹉跎離邊重結花難實天際孤飛鴈若何蕭索殘秋甚時節又蕭霜折半枝荷 巳 脫危有慎能消釁爭柰人心未肯休直待此心成遠樂較其分定莫剛求桃李一家何處是渭涇雙派不同流利名未必能為福纔得斯人臥土丘 未 出身幽意伴酸辛老至愁多道見逆事事可堪求上客利途窮處遇通津花枝雨洗新紅換鴈陣風飛哀怨頻牛免過時方息處鼠蛇行處越人倫 酉 瀟瀟江上鴈兒飛借問瀟湘景不知山遠水深沙岸遠傷懷足寒路岐危鴛鴦兩隻分飛早世事一生如亂絲

莫謂東陽多瘦損思量君子亦如斯　亥　成身自有人推薦生計因茲立異功節志不教成鄙吝長懐何足嘆途窮鴛鴦飛迷双翻浪鴻鴈升空叫暮風吉兆依稀来入夢騎蛇乘鼠入仙宮女命前定易數遯 ䷠

丑　幽恨終難決平生無所有操持雖得意節我傷情厚敗破防寅巳圍樂見申酉春色三分艷空對溪邊柳　卯　借問寅初年少時開顏歡笑意多疑親眷蕭踈傷目斷心懐悶悶事難知雙雙鴻鴈隨風去對對鴛鴦帶雨飛且看鼠羊成立後桃花爛熳必當時　巳　命蹇時多滯夫和必見達沉疴為幼積迍邅問良醫何日天邊鴈先求雪裏狸貴人来借問安樂得何時　未　因禍方成福逢危必見亨木邊人借力榮合遇平生配偶自天得榮華在丙庚不須煩巽冗我祿勝前程　酉　粉郎别後路滔滔鴻鴈来時信息牢欲問故園當日事東風依舊笑紅桃前程自有榮華福此日先虞蹇滞遭一去鼠牛無一事亦知步步上樓高　亥　平步蓬萊客何勞隴上人一心能作善萬事必精神閬苑堪遊賞名園且問津不知名與利貴客拂紅塵四字金　卯　病龍行雨　巳　緣木求魚　未　掘沙取金　酉　破扇停秋　亥　金盤堆菓　丑　楊花化萍郭璞數

陽局　足不足刑骨肉性炎涼不受觸  愁雲臨滞来遠多學少成

鴈一鴈入網一鴈高飛[illegible]斧斤嗟已失寶鑑已啣山孤鴈一飛遠鴛鴦一隻還平日心懐一輪鏡雙山名利有無間一段因緣休不休幾年積恨惹心頭平生多少不平事野草閑花滿地愁只為平生性急多至令凡事尚蹉跎追思巧計徒勞力事不如心君柰何一點刑星来作禍堂上雙親須赴破天邊征鴈不成行獨對孤灯愁夜坐好段生涯别一天他人未到我知先莫言未滿平生志此去英名到處傳　鐵鑄銀盤數　本是耕耘釣客人拳拳何喜事難新今年家道成還破近嵗生涯别有因桂點一生成夢幻嵗寒三友耐元辰與他耕了兒孫計千里梅花雪裏清　男流年文書　望子喜喜疑滿我歸事更新僉光揮疑魚吞釣餌收頭晚堀落膠盆擊腳遍今年氣數勝如前望事求名事事全桃李故園春色晚祿興馬旺福悠然中間只怕滿不滿閨中又怕人長短子規聲切鹿眠山芳草寂寞行步懶奔道重亨喜自来後憂先喜兩徘徊門庭謹慎羊猴月人口尤防不測災一場氣衆一驚惆悵一事無疑一謀可望望事求謀可向前户庭更改儘光鮮得便宜處宜回頭恐惹閑言火一川宜謹慎免事競早收頭莫做盡　陰局　錦鱗出穴便超凡變化天池不等閑可惜女人生反數男兒衣錦到官班只因帶得孤星重骨肉親姻如一夢榮華卓立自支

吾壁頓門庭足財用艱難世事歷經過水冷鴛孤半沼荷春去紅稀三月暮故園桃李綠陰多路向雙山去謀為遂合意百事可如心殘年終富貴

女流年　閨中和氣自欣然進喜添丁二事圍子舍增盈財穀聚四時佳景慶增驕春殘子舍一人疑天水茫茫入户時琴韻忽然聲哽咽牛郎含笑菊東籬　財 雖是　府　酒　攔　財　辦　硬物缺　鏡

甲丙鬼谷分定經豐卦　馬瘦長川格　遙遥千里見波濤獨有心機志氣高故國豈無根葉在爭名圖利自蕭條青山鴈侶雙雙遠嵗寒松柏枝枝青君今莫問榮枯事晚景終為富貴豪生涯未遇平生志總使身閑心未閑酉進辰年龍在水無憂人在水歸山　天滞　天罡　天説　此星照命技藝工巧之星學術多能之士清閑秀麗險處無慮㐫中反吉臨危有救見善不欺君子成持小人欺罔為人性快使人欺能有紀綱自在中尋出不自在要好處樂得一場愁鴈行有侶有妻妾各難老凡事慮心且宜戒酒　述云孤中孤不盡一世見凶危康節前定數名老松茂盛格詩與分定經同　申　淹留歲月為功名役志勞心嘆謾然求名求利柰多阻幸然拙處遇成全　未　着意求謀事莫猜二心三意却和諧成身事美羊蛇會滿身終計樂幽我男命前定易數豐 ䷶　子　生

事紛紛吉事遲擬將心膽待成時息心許汝歸羊首榮計教君問虎兒三鴈高飛分遠處兩枝花發傍踈籬一條去路應無險遇貴相邀至玉墀

寅　天祿何年稱所為虎頭羊首遇良知馨香力勢回天意榮達身名播世奇有鴈必分四五隻逢花應折兩三枝利名既足身先退莫使翻成笑得悲　辰　出身孤苦事堪嗟自向危樓立舊家一軸文章榮赤鼠兩重名利耀青蛇目斷分飛天外鴈情傷飄落檻前花料想此君仙骨薄休將心膽跨靈槎　午　半明半暗雲中月重失重成立事人樂取利名歸虎尾破除憂慮履龍鱗一行鳴鴈悲深夜兩樹芳花發晚春至老心身閑未得桃源歸路已荆榛　申　却將生計立危樓始得開顏又變愁大抵利名幾入手幾多閑惱白於頭一聲消息鴻悲夜半樹馨花香落秋借問斯人基業處空遺江水繞堤流　戌　莫嗟人事乏梯媒且把愁懷戀酒盃示子直須探虎穴令君坦步上高臺孤鴻别隊雲中去花朵妖嬈雨裏開回首鄉關魂夢斷一帆風送入蓬萊女命前定易數遯 ䷠

子立計若能遺母早成家必定異常人孤蹤方保歸終老黃菊開時不見春良人立定滿花岸俊子須攀桂月津莫怪犬羊災自撓且修陰騭待寅申　寅　使盡心機巧權謀勝大儒利名宜有得親厚却成踈檻畔人来

晚簾前果自無欲知前去路有吉莫相爭　辰　却將生計立危樓猶更開顔望水流手子且須探虎穴宜家未白少年頭良人去路應年險遇貴終須見舊愁嘆息平生無活計不如尋善遇時休　午　虎立山前欲渡江江邊風急勢難降鼠牛不脫災和禍羊虎方逢福自祥且問良人歸甚處不知才子在何鄉舉頭仰望平生地九坐寒閨對夕陽　申　天祿須知羊虎逢秋去冬來殺氣通借問安身何處好待於申歲竟方融　鴈字分飛從遠漢燕巢不失順來風鼠蛇重是天門秀定著虗名立大功　戌　平生立計勝名儒校定今朝事已跡成家許汝三重立把性難移寸膽虗簾幙半垂風自入閨房未捲月相須業底扶跡從果錠羊蛇同隊赴仙車

四字全文　蜂入花林　亥　鳴鳳棲梧　子　石上金莖　丑　淺水行舟　寅　衣錦騎驢　卯　井蛙出沼

郭璞數陽局　一喜　一福　月　一人立山上　一卷文書　莫躊躇　孫　刑　盆　戶庭重整氣象增新　一竹　一木　雲捲烏光暮山衘兔魄斜鴈分南北去琴斷續琵琶氣清高品春滿面平生名利鏡中花少年名利足淊酒惹起閑愁事若毛祖業根基宜守舊不須改變更心高兩年來後多不足當年指望無勞漉許多縈絆惱人腸六九限交宜享福斷絃何事續琵琶回首堂前月影

斜秋鴈過空聲杳杳孤鸞失序入蘆花莫道平生無快活　此去榮華增福好芝蘭堪喜四時春一段榮華非草草交情眷在幾場悲孤鴈天邊健羽衣平日風波曾歷涉幾多好景對斜暉　岩谷青松數　石隙寒岩生紫芝巍巍南嶺鵬南飛箕裘祖業重新建采雪冐襟別有機蒹岸淒涼鴛侶冷蘆花吹盡鴈行稀清河東海人相遇移去仙桃種紫薇　男流年　田土喜不喜空不美綠楊枝生桃李望好向前君莫懶謀望好急向前婦人有產厄田土有勾牽杜宇榴花意悽悽更防陰小皺雙眉孔張坐上愁光破白雪楊花襯馬蹄一梅落葉一灯半滅一鏡生塵一琴鳴咽一鹿久困一山纔隔双雙燕子往來忙喚醒愁人語畫梁挽望喜回春滿面免教今歲斷人腸秋末冬前喜事喧傳高人接引好事周圓　陰局　性孤心雅偏宜靜梅映竹窓一般影夫榮子貴尤等閑米爛錢留手頭緊雲行雨施兩山頭女數人逢迴不偉況值五行純粹處平生衣祿不須愁鴛侶怕分張琴聲有損傷時遇朱明景愁閑蕊蕊香莫教運限入模糊事別傷心嘆影孤獨倚欄杆偷滴淚幾年家火自支吾莫言都不足晚景享大福富貴得雙全金銀鈔滿屋畔二山一躍開悠時食盡平生祿　女流年　今年氣數半凶吉杜宇聲中恨啾唧菊花憔悴滿東籬三烟火動人怨寂一

花雨中開一出天上來一喜財先到一人寄早梅魁　出　小舟覆　豬血財災　病人　賊　鬼

甲丁鬼谷分定經豫卦　春暖鵬喃格　祖計紛紛東又西綠楊深處子規啼山空霧潤猿聲切澗邊林深烏倦飛鴈宿野花岩歲月鴛鴦雨打不分離終知意在逍遙外爭奈塵心染是非積歲多迍蹇如今漸漸通年老春色好花枝一叢叢　天拗　天慵　天執此星照命眉宇清秀性格高標凡事見快珍瓏見識知高下識尊卑只緣志大心高立志不定緊慢不均大寬小急多學少成忘前失後有始無終會施為能粧飾無下口不喫飯無衣冠不出門財帛聚散假小心多固恭雖然遍歷風霜却喜危中有救惡星出限末主無疑　述云若要心身定末主始榮昌

康節前定數　花落花開格　敗成成敗未為祥性格從來熱肺腸只為平生艱阻重幾回無事惹災殃離居離祖妻強對泰來否極事難量如交此限龍蛇地卑立根基話更長　申　窠巢傾覆有災迍謹慎求祈免訟廣若遇為行千里外方然吉慶喜臨門　未　凡事忒惺惺諸親氣不平一生多過慮獨自更憂榮性直氷清潔心如鏡樣明芙蓉映秋水明月送歸程

男命前定易數　豫　䷏　丑　親朋達故舊見面得心稀他日當名異如今計

是非汀頭孤鴈遠檻外落花飛意在逍遙外海留未肯歸　卯　水生春沼魚知樂花發秋林果却衰假使利名非我計深甦過咎是為誰江山萬里思歸鴈世事百年如亂絲莫道芙蓉枝裊娜前程霜雪與伊危　巳　巨舟泛處釣靈鼇又遇東風起晚潮浪穩波平如雅意天開雲薄露仙橋鴈飛江上一行遠花放庭前幾朶嬌莫使斯人悞榮寵鳳凰樓上解吹簫未　久滯起嗟吁時危屈壯圖交情知已少守分志無渝鴈過江山遠花閑風雨狙幾多財利事足意老江湖　酉　有志幸財術無情不定居門庭還冷落親舊自蕭疏鴈過孤飛遠花開根地虗生涯且依倚老計必勝初　亥　堪言出處不勝哀名侯東流衮衮來幸得身心無疑慮莫將懷抱又徘徊飛鴻二隻侶還失枯樹一枝花再開柳綠桃紅無恨好不堪烟雨鎖春臺

女命前定易數　豐　䷶　丑　青目兩相顧多知立性聰只緣達敗祿難保少年須富貴終須立空憚且守蹤六孤皆蛀陷到老略興隆　卯　幽閨寂寞幾多年作事須還強占先使令人怨多招失何況機深百事前有疾方能安我命無災熏主不安然良客遠來相顧問資財終自勝於前　巳　井內安身不自由早離父母免悲憂勤勞且問羊和犬安樂須求鷄與猴玉殿高賓相顧盼金階俊子自來求福祿兩全

終不失利名輻輳不須愁　未　紅幃綠幙靜安身立柄施權榮到老但將憲氣近清高自有聲名須貴早子息生緣未此順夫宮福壽雙齊保若得庫中都脫離不須碌碌多煩惱　酉　一身孤跡立多年更有驚憂過幾春若不勤勞防自己後來財祿旺他門為人伎巧心難測作事操持性穩守幾春秋亂兇必逢佳客問羊猴終有上賓求鴛鴦泛水雖憑托麒麟自新上方不怕無歸客久後須逢大貴人　亥　禍去福來必自由幽幃來雲恐有憂若問前程榮遇處年中到壽老年愁四字全　丑　浮萍遇露　卯　殘菊逢霜　巳　金瓶牡丹　未　寒梟鳴琴　酉　空岫尋雲　亥　淺潤納流卯陰數陽局　心不足多折福惺惺了了得場煩惱孤鏡分刑（月缺花殘笑林中悶性）　愛惺惺得煩惱先嚾唓咸焦躁（躁）不足畢　一貴人山上立風事接線一隻鴛鴦驚失侶一張琴瑟愁絃斷一輪殘月被雲遮一段好音天緣遠雨聲枕上滴芭蕉絃斷琵琶腸寸斷夜深風雨早回來莫待佳人生怨恨家山一地人長短會弄機謀都占斷年來歲去尚無憑幾度謀為必未滿玄鏡鸞臺塵莫鋪符盤雨急走派珠親情緣分何刑赳獨對黃花誰與娛五六年來快活人一陣東風花滿徑平生心志此時看跳出困鄉誰道醒　丹桂晚香數　心明內識太高強秋月陰雲未放光肌骨持好因遇處親情紙薄轉參商鴛鴦如夢華春短松柏盈枝歲月長直待運行方遇貴芙蓉丹桂散秋芳　男流年　事多煩惱惹場憂順風荊棘悶來啾唧　（訟出一人怕手笑笑件多紫安）　病失可惜家中生寂寞杜鵑啼處火頭川一官二病三鬧撓血蠱無端也事連急水灘頭人不渡久雨泥深防腳污杯杯尤忌掛人衣好事不成到貪謀春回柳上好音傳氣象更新勝舊年桃李園中鋪錦綉文書飛上九重天可笑又可怪為小卻失大報道是公言無錢把田賣高人有意別相攜謀事難成所作非滿柳拂開荊棘路有錢買酒笑顏歸添丁進喜在秋風說事商量卻乃功猪見鼠來添喜氣虎逢火位逞英雄　陰局　氣象逢豐大可人五音扶合好前程莫言禾遂平生志吉曜來臨便富榮生平清澈骨肌瑩神色惺惺還巧性四八年中復舊愁落花滿地迷香逕遲遲春日占春光分外精神體態強計較多能謀運好田蠶倍獲滿倉箱此命好末年下稍好結果重添錦上花財穀堆上坐更有榮華在五宮依時享福人稱賀　女流年　欣欣氣數可今年夫婦身康喜氣圓月桂一枝今在手滿堂人看土牛眠秋風動起客心懷三人去後一人歸更即眼前當子事須防箭射綠楊枝　椿　心上秋　學　盃驚　火鬧

○

甲戌鬼谷分定經小過　漁父收綸格　漁父歸莊利祿名旗橫隨後詔宣城年來塞外思鄉國遊水中心逐浪平生計必從前定立運時應待百年榮天邊孤雁高飛處花落岩前月滿庭帶祿牽牛歸路時馬猴消息應天時庭前早有文書至何必自心儘皺眉　天晦　天淹　天貴　此星照命乃慵懶暗昧之宿作事退悔行坐躊躇不會俯仰人不會拘束人衣祿自然豐厚大利改更不靜在祖宅難為六親兄弟氷炭只宜離祖過房行贅遠方求財不利家為人無私曲情性寬緊不調從來凶險多經歷只得山中有救　述云子午纔來時應奉龍蛇地上必深財康節先生前定數名魚跳龍門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富貴功名得路時馬羊消息遇天墀庭前事有弓和箭只恐傷人不用之末　惆悵利名何太晚機謀費盡身心懶清風忽起入幽窗驚起從前貪睡眼男命前定易數小過

䷽　子　朗朗高懷未稱情韜光寄寄奉前程如臨羊馬群中日卸善門關旺氣清一陣雁兒飛幾隻兩枝花朵艷多馨枯榮亘古尋常事不必攢眉作嘆聲　寅　家聲如未濟只得且潛鱗時臨羊虎地立取利名身雁字休言侶花枝別有春幾多愁喜事成業在重雲　辰　身處逍遙地心歸富貴鄉得時須跨馬全意待騎羊有雁親孤隻低花栽兩場更深幽顯路別有好思量　午　擬欲隱高名懸懸赴詔徵忙心如野鳥輕祿似浮雲生計從空立利名羊馬成天邊雁飛陣花朵若為情　申　漁父歸莊擬遁名旌旗隨後詔歸城將軍塞外思鄉國遊子心中逐水萍飛雁必隨風勢去芳花又逐雨飄輕騎羊跨馬真消息更有光華舊地成　戌　危途生計自操持高潔身名待遇時佇俟馬羊消息近幾多名利後希奇空中鴻雁飛三隻水際鴛鴦浴晚池庭前幸有弓和箭卻好乘機再用之女命前定易數否

䷋　子　金鍾玉鼎欲施權肝膽操持物又堅檻畔鵲聲鳴報喜閨中蝶夢事無全料知心事如雲捲自得枝頭映日鮮鼠羊終遇良人望福祿雙全享百年　寅　生計從前處世難成家許汝涉重山親跡我濟誰恰念情少思深憶故顏蝴蝶滿園双舞去嬌鶯高柳獨歸鸞堪嘆一生無活計不防深守綉幃閒　辰　箕帚當前不失時要君主領過東籬羊犬相逢須遇春虎牛深計自分離雙雙乳燕聲何怨對對嬌鶯語自悲晚年福至強初景方見吹噓享福基　午　畫堂銀燭影熒煌貴客觥和宴玉觴佳人舉目微微笑老婦施權隱隱強前程自有歸身日立計無疑福自昌龍頭蛇尾終須在名利兼全待俊良　申　重山重水立身危孤害雙親定別離早托良人歸計後終修善事得

兒持正根根基如葉海堪嗟孤失咲梅枝若有東風來拂處依然葉顯守鎡基　戌卯　前生修得在時令儘好常持吉善心福到命和通大道身疑性辨淺和深莫令破失招孫赴頻守心田禍不侵羊牛纔近終無損依然富貴屋藏金四字全　寅　早許逢霖　辰　衣錦夜行　午　石上栽花中　十月梅花　戌　路上平坡　子　鹽車驥足郭璞數陽局　陰風流慷慨般般皆愛相識如麻相逢傾蓋　望　一人騎馬望上有險名　走似乘船名利暫然一官人眼相覷顧之青聽之音　冊　一屋不足藍田生玉賜一刀破了財破來遲又來一毫若不扳虛花風落梅愁閑非常慮得閑口深藏舌名努力向前有有天降秋風萬里鳶鵬到天平生多少業心事閑過數場心正閑一康卧重山一為過藍關一機緣會早一帝早衙遲春空鴈過兩三行春暖鴛鴦早結雙春動家山新氣象春風滿面喜洋洋性巧惺惺口更靈清風格調自精神不憂家事心寬活氣味人間別一真三鴻來性分高下到底双龍有真假因緣緣分少年心結得蟠桃枝上寄莫怨利名心未如平生好讀五車書看看躍出龍門去變化金鱗不是虛　仙康歸山數　樓頭財帛樓頭書教演家風樂有餘剛是一般清意味如何煩惱未消除臨風沐雨隨緣過負水登山足可居爭奈紅塵猜已至未容歸去結茅廬　男派年　有場愁惱殺人一事反覆多生計未如意参星辰求神明惱人心腹費心神方稱遂一文書進一望箭穿一屋烟起一火須川門戶多憂困行藏慧是非疑心反覆處失意皺雙眉是非終日有不聽自然無難然天大事却喜會支吾反反覆覆事勢催促留得財寶破豈米穀一望自今來日下有豈財進財進外喜可折一重哭勞心勞力未成功嘆恨來年運未通幸有故園桃李在東風借力滿園紅天邊日初被雲遮檻內梅花雪又加半笑半悲當上客鴈聲嘹淚滴朱花風裏安灯事莫憑無遮無蔽恐難明杜鵑啼落關山月一陣楊花送客程陰局　幾年春色到桃源到得桃源別一天正好共尋劉阮約豈知迷路自茫然遷延可惜時來晚對酒當歌莫趁懶從容長計少年春勤苦立家莫怨嘆美一場看一場前程風景轉非常花街騎馬揮紅燭拍掌嘻嘻虎逐羊只防一事心不足琴調不齊絃換曲蘆花飛雪又迷蹤且喜春廟勝秋菊　女派年　久否相將見泰來洞房佳瑞月徘徊蟠桃一顆真難得那更東風雨樹開春光老怨七宮人好把菱花為拂塵一女抱兒門外立舊時風景又重新鸞鳳和鳴頻始終添財進喜在殘冬文書重疊生豐美只怕花殘一夜風　凶吉　喜鵲　重山　喜　險　馬無足　哭光

日　月　墓舊新　磯　吉損

○甲巳鬼谷分定經豐卦　鳳宿春林格　鳳凰池上釣連鰲風捲長沙逐浪濤鴈過碧天群失隊違親背祖離身高花開雨打枝頭損果結風吹實不牢北畔是家南畔立晚年須遇貴人豪遇犬邊添翼逢牛兩畔刀限隨羊馬發身上碧雲霄　天權　天章　紫微　此星照命吉利之星祥瑞之宿靜辯處反成啾唧魍魎處却有救神一生巧中成拙是處成非此命是非多惹繞得自然明華如同親眷骨肉恰似路人妻是瓜皮搭李樹李樹搭皮兒兄弟不和合子息不能全日下啾唧有貴人舉目　逢云貴人來舉目何愁不稱心康節前定數名鶴飛傷箭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甲遇犬添頭翼逢牛角半刀馬頭春色裏箭射碧天高　未急浪孤舟起水高莫疑根脚不堅牢安榮莫謂何來晚財帛豐隆志氣豪男命前定易數豫　䷜　丑　家居北畔立南邊身欲孤飛被累牽堪恨年來長似醉爭如性日事連綿夕陽鴈過歸飛急曉雨催花墜色鮮好笑利名將入手不期分定禍因緣　卯　生事太煩難紛爭心未闌利名頻得失新舊漸瑯琊去鴈分離並異花開復慳歸身何處好祇寄雨重山　巳　韶華九十日編景大遂巡花綻風和雨枝榮秋復春晚寒鶯囀懶霜重鴈聲頻鷄兎殊光色中年遂等倫　未　塵土埋賢士閭閻長小人自知身分定何必嘆酸辛空鴈群飛去芳花謾發新隱居雲外道濁富不勝貧　酉　有財有識難樂顯圖利圖名謾使能欲把生涯依托過料知人意未堪憑桃花飄散愁空結旅鴈空飛恨舊增落魄精神難不得不如高隱伴閑僧亥　區區祖道因身續捉捉生涯獨自存財利去時非可險家緣成處亦因勤殘花片片飛離落去鴈嗚嗚叫暮曠但謂此中真有意爭如庭下亂紛紛女命前定易數豫　䷋　丑　防身有厄免災厄望中羊鷄早出籬且向前程修善果方知命裏享者順果綴高枝風欲撼蘭芳晚節兩頻滋不怕雪霜來凍折時來穩守立鎡基　卯　年來只好修心守且莫離家問別廬直待鼠羊時到日不妨衣祿賦夫車院落紛紛黃葉墜波閣隱隱綠萍欺試問當來能稱意始知今日且成居　巳　雲散收殘雨湖玷龍馬始成功　未　黃金屋上霜堆積不解平生意向迷疊疊憂前空度日紛紛苦計守幽閨良人一去無消息果實重收各自違借問東君何日在安心穩守鼠和鷄　酉　幾翻憂去又憂來綉幙低垂好事回且把身心待鷄鼠自然立計脫塵埃東君來問枝頭果舊容相尋眼自開堪笑

世間平日事不知龍鬼恁浮災　亥　欲上危樓去難登梯自斜勸奴常守御遇發立生涯一果來相引全家福步賒馬半當此景蜂蝶報新衙

四字金丑　霖月飛雲　卯　渴馬飲泉　巳　淺水求魚　未　塵匣埋光　酉　凍月尋蓮　亥　衰草逢牛　邵讜數斷男命與前甲丁同陰局　玉骨氷肌體態嬌性靈機巧自妖嬈濟人利物多慈愛閑事閑非暗重招家山一地多長短心地玲瓏多改變只傷五命帶刑孤骨肉親情生怨恨良人刑大重有語隔山河寂寞蘭房衰良宵恨却多可恰無分困緣淺逝水東流怎奈何一甌快活遊一鶴長生壽憂愁過了出樊籠整頓家風運復否　女流年　家道新年大吉昌夫榮子貴足風光文書進益添和悅一點台星照洞房燭煙閑門喜色新牛郎織女會佳姻嫩筍成竿風不折拂開鸞鏡照佳人

○甲庚鬼谷分定經歸妹卦　花遇殘愁格　女嫁男婚寡與鰥心靈機巧性居閑江邊鴈伴飛南北百歲榮華醉夢間遠樹落花存果少可怜香徑蝶蜂還路遠千里知音絕限遇猴狼必稱顏逆水行舟體不安好於舟內把魚竿庚辛自應身危險壬癸相逢始好看　雲雨　天罡　天機　此星照命作事剛柔所為平品凡事勞心未達要高未高要顯未顯立志不一外觀有餘內看不足美巧成拙近寔無緣遠處欽慕骨肉無分子息見遲蜈蚣庶出贅婿之類眼前一件事心下萬般量只是虛名薄利未到風光寅申運氣衰好事立成　述云目下心不足後有貴人成康節前定數名逢花泛水格詩與分定經同　申　順水行舟遇亂安船頭人把釣魚竿庚辛自應多危險壬癸兒童更好看　未　福祿新添減舊憂命逢貴祿不須愁門庭瑞氣騰騰起從此無災過百秋男命前定易數歸妹䷵

子　莫問塵寰事烟蘿自好居泛舟逢異寶執釣得鰲魚心慕重山喜眼觀雙鴈飛庚辛身遇險壬癸又推娛　寅　得祿在中年重山更可遠利名休慮薄福祿却雙全鴈侶聲空闊華閑色不堅庚辛須遇險壬癸喜依然　辰　雖量自操持機謀用有餘塵埃多惱慮瀟洒稱幽居鴻鴈聲何遠鴛鴦喜必疎雖然逢險道過後復歡娛　午　身安須棄祖空地發鎡基異嵗饒逢貴高懷始得時有鴈天邊闊求偶意宜遲獲利須壬癸庚辛却險危　申　意戀重山好身安志未通利名隨處立生計逐時豐天際飛鴻鴈庭前隨弄晨身逢金鼠險財向水窠濃　戌　蔚蔚骨中滯逢龍始展眉利名壬癸地基業險中為莫為鰥鴻遠還須花朵布重山堪駐足髣髴事希奇女命前定易數觀䷓　子　翻身跳出千里

少男張年柱

綱展轉家資必定無命裏逢遭何日免更逢親眷破還孤良人遠望情難近貴客相尋意暫圖若得芝蘭新挺秀不妨安享得相扶　寅　虎穴安身雖過險龍窠出入必無危名權自有終身立財立翻成在禍花果在梅梢危處結客來簾畔解新疑成立必須勤苦得比和依舊立鎡基　辰　此身未可托高人且向時中守本真若要衣財求未得奈何災厄不離塵前程終有昇騰路破敗多傷怙恃身若至鼠牛方得意福回付命漸精神午　傷親尅已有何因大敗從來不可陳早出元基方倚靠晚離祖業許重姻有子不從衰老債虛心且自祝天真欲到榮華平穩地無簾下幞待寅申　申　天賦榮華出世間且求安靜奉慈顏黃金戶內迎仙子白玉堂前懂審般無幞試粧紅粉面掩扉任掠綠雲鬟貴人忽自擎拳哭不覺迎來出漢關　戌　青雲有路步天衢素手隨行志氣虛一陣香風來引接兩重吉耗播前途佳客空中琴自絕貴人深處酒相呼龍蛇出穴登雲閣終身穩穩享安居四字金子　雲頭望月　寅　雨裏開花　午　葫蘆浮水　申　雪裏樵影　辰　積玉成堆　戌　泥中走馬　郭璞數陽局　拳（福）　酒（壓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八仙公湊九臉映夕陽紅）

一（壓之書盡經營事）出（出重山似幽關真不易直是難出淺水入長河）

成雙定風浪多孤（兄弟真難得一家人南北風月有餘情四海多和悅萬）里秋風一鶵飛萬重山色一雲齊萬人頭上尋生計萬福歸來日已酉有成有敗本前緣氣象清新別一般吹徹梅花頭上角不須惱恨嘆辛酸雙鴻分字秋風裏雪裏鴛鴦連舊侶孤舟短棹掛征帆別祖兩重山外水閑看浮雲出岫時無心天外自依稀莫言未作甘霖客遇着雷聲龍便飛嶺外青松怕曉風榴花吹過隔園紅征鴻離岸高飛去回首白雲迷取蹤秋天鴈鶵數一重山復一重水只為平生好成毀扁舟獨向五湖遊短棹自分三限裏適然事去却無心談笑之中遇知己勢如鵰鶚在秋天一舉高超三萬里鸞臺鏡舟桂香閑明月共風光更防外孝其事反覆睚過一年前程豐足荷香菊繞纏稱人心一條好路不須猜跳出重山喜自倍山上有人高着眼風雲際會有安排　陰局　雙雙桃李笑春風一鹿啣花卧檻中唤醒五更殘夢斷家山回首又雲濃結髮夫妻願諧老隔角災星臨命早琴調失韻實傷心重理絃音緣分好依然分付水東流閑是閑非一閑休惹起東憐西舍惱無情無緒鎖眉頭一事悲一事喜燕子歸來尋舊壘芳心卓立又榮昌且看秋風生貴子　女流年　門前一鹿困花山川火堂前春晝閑喜字不圖愁字動小舟浪裏上沙灘心切切氣啾啾嫩

慷情興滿懷憂粧臺空對圓明鏡雪裏江梅愁白頭半郎笑客登高風中燭雨中桃向冬防驚覺有壽恐難逃　貴人　忠人　才人　僧人　道人　農　財喜　財憂　小口　外孝　田上進退

○甲午寬谷分定經大壯卦　月達雲霄格　金烏明處蟾蜍黑高山險處不須行鴈過長江波浪急平生活計破中成好似電光風裏燭花開花落不堪論晚景到來須享福百年壽氣一身盈思慮不曾閑身閑心不閑饒君多計較難有也憂煎　金風　玉壺　鳳闕　此星照命如鶴巢生鳳似蚌長明珠作事先難後易只宜別祖離宗過房異姓入贅遷居魁陷六親兄弟不睦機深志遠作事剛柔口直心慈不受觸不藏事口傷人招人相怪大寬小急作事猖狂妻命兩敵免尅可保到頭　述云七九年來收箕子縱橫好用自家風康節前定數名福孤孤財格　金烏明處蟾蜍黑雲影長空心默默高峯駐足望家山杜鵑怨思鄉關急到處花開我未開我花開便君先摘百年杖上半青黃可惜三春桃李色　中　猛虎開顏嘯逢蛇笑告天猴兒逢犬逐遇丑是豐年　末　祿健身強是福基命逢得運運逢時休嗟齟齬多迍蹇目下風光自有奇男命前定易數　大壯三三　丑　花開豈負青春色細雨莫傷氣自氣人事天時定相得交知親舊未堪閑眼前鶯燕傷春老目底鴻飛又失群堪笑碧桃枝又謝外邊結果寄留君　卯　危危立計似春氷勞苦身心怯利名志氣謾高人事濟交情雖厚有何榮花開雨壓枝稍重鴈過風飄羽翼輕欲把鳴琴尋大曲偶然弦斷不成聲　巳　寶鑑團團拂舊瑕塵消方始應清華須知力出高人手賴得身成福有涯鴻鴈離群歸遠塞鴛鴦分隊卧汀沙大都甘味只如此塵口何須食瓠瓜　未　貴人執簡立雲程穩意非常祿漸成何恨祖家伶寂寞可憑人事有崢嶸鴈飛天外一行遠花發庭前滿樹馨牛犬頭邊非橫起蛇雞足下立功名　酉　方圓曲直從繩墨器用功成藉斧斤立業必須成大過將行運許斷為輪孤鴻影落沉秋水花木情嬌笑侍春莫說中閑人去處生涯大半隔迷津　亥　魑口蛇心豈可猜蝸名蠅利不須哀亨途舊發艱難脫天意相同喜祿來旅鴈橫斜沙際遠家花零落野花開雞猴得脫重重難迍運騰光達上臺女命前定易數大壯三三　丑　否極泰來終不失只緣親眷難憑覓甘心仁義自悠然守己性情多朴直鼠頭財食可昌隆蛇尾終身自富立衰時不動前程事若遇良人榮并邑　卯　拂柳步高樓守節有機謀立身終大貴處志遇公侯衷景雖獲福利旺永無憂平生僥涉進宴樂值新秋　巳

花貌儼然尊形神必自端立身終自在量度性懷寬鼠兎多秋卯猪羊有樂歡貴人高着眼到老也須安　未　坐守危岩上休生志氣高設能興變日也被横災遭孤直尤多福欺心害莫逃縱然親貴客終是不堅牢　酉　遠望秦樓上笙歌鼎沸中低垂紅綉幙迤邐貴人逢懽笑如新洽囿樂向日融前程終不失經步玉堂中　亥　破祿重重有前程立計難在半塵漸脫為馬禍相關難有身微福深廣命裏慳滿懸龍虎日終得送來運四字全丑　遊魚依藻　卯　早田枯樟　巳　探藏逢金　未　路傍戲菊　酉　走天種粟　亥　狐假虎威郭璞數陽局　一官捧壽字絆縣老人子八千春與秋重山遇緋紫羨此一鶴為善最樂福壽雙全由人做作　刑非親是親親如氷炭性執拗蹺蹊暗合是非操抑之性應變知機書筆落驚風雨三場文足用詩成泣鬼神七步依何人破鏡人人棒鏡一鳴驚人罵雨呵風氣撼山岳二三千里別是家春自和相映聲振乾坤君有前程一呼百諾出人頭地解相妻池鴈雲中四鴈分飛箇箇各還聲威也有風花雪月也有詩酒琴棋睚過重山祿旺錢閑入鬼門關月桂可攀一仗倚書達一鈎秋月明一車推曲巷一水野舟横存得松篁堅節貴枉枝清柳減秋霜鴛鴦池上夢蹺蹊鴻鴈沙過宿牛柿楊柳岸傍春色好歸歸桃浪化龍飛平生作事超前人歷涉艱難度幾春性不耐煩休僕恨只用拗執費精神親情怡到中年尅雖喜包籠總虛設支撑門戶要光勞勞力勞心勞口頻莫愁家計尚茫然人在榮華一對仙山外一重山色好雲端有路上青天　石岩老檜數性直不柰煩事勢多招怨從前身不牢口也喃喃遍內外要通變人情却不見幸喜福因緣人老保長健　男流年此身辛苦耕田耕土不善過耕凡事依古半憂半禍家生不足事向維持晚年享福大小事莫強為化非變作自家疑門外傷情門內喜子規啼罷鴈聲悲一文書一妊杏一人醉兩人忙鹿眠芳草裏杜宇叫春忙宮莫望休思想重山上人倜儻好將短事去求長秋去冬來財利旺橋危馬瘦路難前進退憂疑自悵然虎逐羊奔猫見鼠雞飛人趕入湯盆　陰局庭院舒遲日月長檻花發嫩嬌春光芳容艷冶多嬌態惹得遊蜂粉蝶忙平生作事多執拗閑是閑非常滿口招人怨恨反無情一段福來運在後色荒內外皆安好莫把憂懷空懊惱覓得佳人有下梢結果收身非細好家內一人看一人看看紫燕畫堂深向人說盡艱辛話到底榮華事稱心女流年　一雲掩日意惶惶麼晴粧臺實可傷杜宇一聲人寂寂落花流水斷人腸半風半雨網纏魚閑閑無言淚暗垂子結枝頭花不實半郎悲

見菊東籬更祈福莫教違春前若秋後疑

○甲壬鬼谷分定經解卦　芳草逢春格　春來芳草依依綠雪散紛紛見枯竹空中群鴈各東西傷情獨向灘邊宿雨裏桃花風裏燭平生到此心未足樹頭花發兩三枝一朵枝頭紅似玉陸地行舟水未來空將心事委塵埃逢牛漸漸登雲閣跨馬騎牛大路開　金鷩　天印　科名　此星照命乃福祿之星科名之宿如珠之命自立規矩自嗣門庭比如大海之舟又似水中潬梗有三般早富家早憂慮早歷事早有三般遇發祿進身子遇享福遇只得命中有退神重重若要名成利就除非丑午年多學少成忘前失後　述云　龍蛇過了逢牛馬別有提携一貴人康節前定數名深山虎困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陸地行舟水未來何須勞力用機謀逢牛漸漸登雲閣騎馬騎牛大路開　未　潬跡生涯莫怨天只緣祿馬被相牽功名喜遂胷襟志方得佳聲旺晚年男命前定易數解䷧

子　成身志氣通霄漢何自徒勞得喪分揣恨親知非我有莫問名利若何論鴈行空有分飛遠花樹雖芳果不存始向危樓覓長計天涯一夢斷人魂　寅　論來天祿虛名分料想塵勞徧壯圖立事皆非人計巧為君多奈命多孤新鴻天際飛三隻老樹庭前果一株來往區區身未穩推身實許問頭顱　辰　器業軒昂播異時從來蟲豸謾猜疑昇仙自有高人薦處事新成少舊知鴈陣分飛沙塞遠花開弁綻檻前春雲霄幸遇歸程路好向空門問所為　午　春花雖艷易零落奇果難成秋上枝問躬利名榮永墳向言畔虎始爲詩鸞鶵鎖翅情何極群鴈高飛侶欲離正好清音歌一曲離人何事笑成悲　申　碧天雲散月重明擊鼓鳴琴遇識聽曲變調高情慷慨愁高遠問意淒清鴛鴦兩兩飛來往鴻鴈雙雙別隊鳴流水高山方得趣偶遺絃斷不成聲　戌　言行相逢志不宜成家初計甚玲瓏親疎交絕知無是望福趨時意未醒兩兩鴛鴦背飛去雙雙鴻鴈別群鳴莫嫌因熱情多困時有清風入戶庭女命前定易數列䷚

子　望斷行人事轉虛相逢陌上却成疎當初許我平生計及到終時不似初鴛鴦對對遊新水蛺蝶雙雙入故廬且問前程安樂日寅中自有貴人呼　寅　受寵還思辱安居合慮危三冬能守度百歲永無虧貴客來相接良人問好時若興忠與信曾得免疎離　辰　先時招悔後時山振動來新得始終鶯燕來時花爛熳鶯燕遊處喜從容從前自有非常福今日何知客自東一陣香風歸故里雙雙依舊又相逢　午　立計平生多險難操志終須征出俗成家許汝依君立享福還他傍子孫續

閑坐時防外撓朱簾低捲露微身前程雖有收成計修善方逃橫禍迍

申　悵望家何遠生涯半未成天時定相得親舊是非榮果結枝頭熟荷衣畫裏榮把琴尋舊曲絃斷不成聲　戌　寶鑑久橫塵時時拂亂塵有若韋彬產許汝立前程莫道家難守還應福自新羊牛繞塞脫依舊發精神四字金子　雪天求筍　寅　寒潭下釣　辰　旱田成霖　午　蠶食葉空　申　花筵點燭　戌　月照寒潭郭璞數斷男與前甲乙同陰局　盈虛消息順時行靜裏偷閑身自安休道早年眉刷翠雞聲唱徹玉闌干隴頭探得梢梅在玉骨冰肌强祖代如何造化尚在慳阻滯精神不亨泰青雲過鴈一聲悲骨肉親情派別離獨自支吾心性巧把家卓立有成持數魁剝命蹺蹊因緣何太淺舊侶又分飛到頭好事依然在莫怨平生成就遲　女流年　剝舊更新四季康閑門從此蔭田桑芝蘭葉長階前茂庭桂秋風葉裏香春傳夏信喜盈盈東北文書一軸成桃李枝頭成實早拂開塵鏡照人明只恐牛郎作事虛老憂少切悶嗟呼愁懷事伴縈心腹月在天邊一半虧失落途中跕泅房珠淚滴醉裏問前程青天闇霹靂　馬困　牛倒　六畜損　退財　是非　陰小憂　鬼怪事田土事　心不定

○甲癸鬼谷分定經小畜卦　白玉離塵格　年光迅速催人老風過瀟湘春又秋鴈過碧天沙塞遠雨殘花敗果難收知君頗得高人用喜魁安然祿自依欲問平生何處好南遷京國渡揚州若處還逢樂身高又欲危犬頭人發箭戌遇虎生威　天福　天星　文貴　此星照命稟五行之氣福居百順之祥聲聞震屋之雷氣達剛柔之象情性機謀深作事忘前失後多學少成件件向前般般費力划船人少距立人多相成者少相敗者多性直口毒招人相怪男女生多收少妻宮兩硬無傷日下未得安寧除是子寅路通　述云牛羊若得雞聲唱便是安閑享福人康節前定數名香花柿實格（詩與分定經同）申　若處須逢樂身安處險危犬頭人箭發成遇虎生威　未　金埋土裹石藏玉至今未有人能識舊然一日遇良工去却沙泥金玉出男命前定易數小過䷽

丑　處世勞煩莫嘆嗟成身有路實非賒犬羊群裏空施設虎兔年中恍可加春遠不須尋侶鴈命招一果綴殘花隨時取樂無煩惱重水重山度歲華　卯　時光雖迅速興發亦逡巡已立根基大榮歸喜氣新鴛鴦來往旁鴻鴈不成群度脫蛇羊事雍容樂幾春　巳　生來未得仁人薦繞到中年百事奇涯縮必須逢虎犬成身終是見羊兒空中鴈叫聲何遠檻外花敷果点

穉不若寄身居物外終教名譽自光輝　未　莫使言他勢力微終身潔已且觀時羊犬逢中消息好虎蛇窟裏自光輝鴈聲寂寂歸天末花朶菲菲逐雨衰若要此生無峽屼碧雲深處可相依　酉　漸漸年交泰方欣脫苦辛虎羊名利立難犬事猶新鴻鴈多中少鸞鴦薄處親雲山深處好方始樂長春　亥　年光迅速催人老風物瀟條春又秋鴈叫碧空沙塞遠花殘春苑雨枝頭知君苦處須逢樂到底身高事始優欲問平生何處好南達京闕度揚州女命前定易數解☳☵　丑　新出桃園早花開檻外客有人徒自頻遇客遠相逢蹇滯當華氣亨通恰犬龍前程暢計立終久壽仁風　卯　崄峻當樓閣簾風搖撼中凝情獨步進退使心空美說令人惜朱光璧粉容祿貴無還貴枉費幾時工　巳　貴宛前生足令朝不在疑堅心當積善守節立操持鴈落西山去魚遊曲沼邊幸逢新日暖方得享良時　未　折拌由天不在人福在須臾不離身為牛走後方為吉羊犬當時事必新一鶯語切前程話變蝶飛來陌上塵拂拭風前當面立東西貴客冠新中　酉　欲問前程心裏事柰何節我且如常恠刪臺別誰相問志擇機深且自狂孤山不立良家子遠水難逢破業娘不然歸去深閨裏及早師尼直殿堂　亥　金錢滿地沒人行真待雲山深處藏且問因何凝望久止緣年分有餘殃鼠牛方許榮華地雞犬相逢福祿揚名利兩全無比並不妨穩步上高臺四字金丑　桃花夾竹　卯　春闌秋菊　巳　枯木待春　未　晚節黃花　酉　池魚脫網　亥　竹杖化龍郭璞數斷男前與甲乙同　陰局　命墜歲數好根基雨露天教穩穩滋春到震宮方發動一聲雷震泄天機為人眼巧更性善可解千般巧機變人前低目學疏通整頓家風有門面兩年榮華添四九氣家更新好勝舊芝蘭砌下有餘芽錢流地上人長久有一訛高一節好事來時人看月月照人前犬鼠忙一人笑把梅花折　女流年　康馬傾危數幾年俄然一火起三烟斷橋春水鷺鴦散風溥長江汲釣船惡毒牛郎虎兔猴羊憂半喜得人愁三更月掛梅梢上好景教人不住留　喜　憂　病牛羊災　馬犬　災、遠

○乙甲鬼谷分定經益卦　行穩梅林格　日月分明照太陽一身孤節最高強空中鴈陣東西遠南北鸞鴦逐水長有祿遇羊頭上發樹頭枝葉萋秋殘知君心有塵勞外不被塵勞不奮揚生計從來未委泥早年兄弟見分離龍蛇若遇還通泰虎上高山意便奇　祿存　天惑　天聆　此星照命事業艱辛幼年見成之規模空費萬般之心力三思進退百種盈

虧破祖業財帛難聚有險難之處喜得救神行踏好事翻成怨恨近處無緣遠方人喜危難立箇家計無心中遇箇因緣子息見多難存頭子須是喚爺作伯呼母為姑方可若到猴雞必能自成自立　述云從來磨難多勞力今日淘沙始見金康節前定數名透水紅蓮格　日月齊天不並明一身孤節最高清空中鴈陣東西闊南北鸞鴦逐水盟遇祿有羊須上馬利名終不負前程草頭帶水人相引此命方宜向晚耕　申　生計從來未遇時平生手足自分離龍蛇變在江湖外虎到深山徹上飛　未詩與前中詩同男命前定易數益☴☳　子　未遇春功變化時潛身雖待上天時一聲雷動重雲布萬里霈霑潤雨施鸞散鴈行歸遠塞分飛鸞侶入樓遲台星照處光輝涯朱履相邀翫玉墀　寅　榮耀春華十里光挺身忽爾遇仙鄉常年須滯危中道日後推遷福再揚芦葦風吹孤鴻鴈美何雨散兩鸞鴦老來慎靜防憂慮恰覓山居理藥囊　辰　凋喪宗親道自興豈為險難獨無成大來小往散中得年過時通自必宜花朶正榮防雨謝孤鴻將起失群驚始能跨入安閑地又見風殘滅盡灯　午　存名立節為終始好事來時道自通不待知音千里薦自然生計兩重功花開灼灼半衰雨鴈叫嗈嗈各逐風勞得此生蹤跡倦始知松柏歲寒中　申　築岩釣渭待天時久負斯文未合宜遇鼠却教青眼顧逢羊方見赤心知鮮花檻外閑還謝鴻鴈天邊叫侶悲莫訝老時多縮手神先重照舊屏幃　戌　別祖踈親作義人年來舊計却成新何須苦苦思危險自是巍巍越等倫零花一枝花再結分飛兩鴈意難剔利名終恐成高地謙作危危橫禍迭女命前定易數剝☶☷　子　平生志氣何時立直遇龍蛇方有祿須憑良匠來琢磨方成自有奇崑玉雨洗紅芳心自苦寵推白髮色難續勸君須是身修善時至何疑有翻覆　寅　是非窟裏豈能伸剛決機謀事未成莫怪初年多不利須知他日祿來迎空中貴客聲何遠幀裏奇花香氣清身心且守安閑地龍馬宜生福慶榮　辰　旋力勞心有許難如將抽蠶處人家脫逢鼠兔回身看便是平生得意閑枝上果成風塵撼閣中心靜月長閑推到龍蛇高着眼有子從君取次攀　午　心計未曾定身危碎事縈虎羊逢貴客猴兔振家聲清風吹異果明月不閑情若問前程事安心有後榮　申　守節在孤幃難辛未遇時成家須虎尾安樂問羊兒玉貌雖寒落良人不許遲更能多積善方始得便宜　戌　料其禍福應難測須守身心莫自悲玉貌不期多寂寞恩情未許到頭宜空閨寂寂花容削塵室迢迢空淚垂性來經過休閑語終竟安心作

一凡四字金子　大旱甘雨　寅　猛虎出林　辰　竿頭掛瓶　午　林柏經霜　申　黃鍾入律　戌　霜月栽桑郭璞數陽局　乾父坤母天地皮石在少年時宗　鵓鴿分飛獨立門庭六親隔角不淺性知機識變有疑即問答了不著幾人欽羡生平歷涉艱辛苦後甜前一飛千里一鳴驚人一蘭聲名播一菊晚節香歷涉艱難滿眼休幾多憂慮在心頭平生多少襟懷事野草閑花滿地愁莫嘆平生不遇時何須苦苦皺雙眉故園桃李春猶在一夜東風花滿枝謀爲莫道心中懶誰知大器成特晚幾翻成敗謾茫茫此去榮華無限可惜親情分不緣營謀處意不周全炎涼世態全諳盡喜有芝蘭趁晚鮮險阻艱難已備嘗隨緣隨分度時光不羞老圃秋容淡好向黃花晚節香一府朱樓風動旗一山銜月白雲飛一雙桂子秋香晚一貴雙山名利歸　曲梯望雲行數　行盡平生曲曲梯雖然奸計損心機花開花落根基耐多敗多成處不低食寒心腸盡語識分孤親愛謾東西近來汨沒重榮甚直待龍猴獲寶歸　男流年　望事有成亨通吉利錢財又生買賣稱遂一事若疑仔細施爲一貴到主得好今年氣數勝如前身老安康福祿全有望重山福祿聚滔滔謀事得團圓一花雨中開一鏡照顏回嫩筍難進出文書疊疊來高樓一旗黃花報喜一事因成方知得意杜鵑川火血光疑靜裏燒香禍可除驛使暗傳消息近故人重有寄書來　陰局　與前甲壬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五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七

○乙　乙鬼谷分定經巽卦　鴻鴈瀟湘格　遇貴還須得意時平生剛志與松齊登山履險雲山遠綠樹逢春發舊枝鴻鴈過溪雙遠影百歲榮華見一兒更間雙蛇平地起牛羊兩路必登梯雪落紛紛三十九天晴日暖雙蛇走長安路遠遇危橋勸君莫飲春前酒　天盤　天毒　紫宸　此星照命退晦淹留之宿安閑自在之星凡有此危龍頭蛇尾好事多磨山中有救貴人遇如不遇財祿秀而不實學堂雖有多學少成也不會惡人也不會救人退神重重使錢如風撰錢如雨有錢會使錢會耐成財不一中年合帶暗疾彫青破肉可以延年要安穩直待辰寅　述云　直待一聲雷奮發管教一躍入青雲康節前定數孤舟近岸格（詩與分定經同）

申　雪落紛紛三十九天晴日上雙蛇走長空路遠鴈飛橋勸君休飲花前酒　宋　高堂巨室此時榮命分應當遇福星人口咸安財進益亦爭帖息處平穿男命前定易數巽 ☴　丑　區區荊棘路中尋福爾前逐忽遇金英謂因循人久處終憂事結禍重侵繞樹晚芳花異色遥天孤隻鴈離群吾親凋衰天然耳終久移巢就別林　卯　重山疊疊宜君去舊計紛紛汝莫爲鹿去鹿來人自應家成家破合知時鴈行一半分飛去花樹雙枝帶果補白鼠烏鷄多不利爾時生計自分離　巳　苦勞心膽營生計生計年來年上貴要時還自有成時船遇鼠猴方得濟一聲鴈叫斷腸空兩朵花紅富碧砂莫問前程短與長不覺中途自傾逝　未　傷情棄業自紛紛分定教君別處存鼠走鼠行人必喜龍吟雞唱禍臨門春庭牢落花重吐秋塞蕭條鴈失群借問何時驚浪息暮天晴月水無痕酉　萬葉森艾葉昌內中理沒異蘭香上林春花開君憩艾剗萬除是汝芳鴈飛月夜悲聲急篤戲春塘羽翼長玉兔金鷄應得失斯人不復到東堂　亥　平生志氣齊雲漢縱使身榮人若何百事紛紜空鼠遇幾般災害入蛇窠庭前兩朵花應吐塞上孤飛鴈不多爲語斯人奇計路柴門半掩傍雲蘿女命前定易數晉 ☶　丑　堪嘆前程事多因病塞離有家家必破作事事非宜客路難相問求家欲淚盡許多前後事且托一孤兒　卯　立身還見兩家榮莫折枯枝不遇春安危事勢如翻掌生計因緣似日新音信難憑雲外客恩情還向月中人巫山寂寂空雲雨

寅未指出隴頭雲　巳　有誠守節為終始好事來時進自通不待遠求千里箭自然生計兩成功雲外良人高拂手閨中玉女自舒容若逢兔馬成人後堅心且守歲寒中　未　孤失幽閨守安身外立家江山重淡薄風月自光華慎恨雲中客乖離雨下爪孫陽青眼拂重整舊生涯　酉　天意無私曲人心自不同情濃多反覆家計不成中山外聲方寄仙人信又逢晚年榮合處卜宅立高岑　亥　久滯方甦變雲橫月被遮交情少知己守節必成家小善宜先作恩多豈可誇若逢佳客後老計豈能賒

四字金　丑　敗荷逢雨　卯　浮萍增水　巳　斜鴈天際　未　臘草逢霜　酉　神劍化龍　亥　珠玉藏泥

郭璞數　陽局　一鴈　一屋支

吾辛昔刑妻因緣不足六親要兴姓真餞過房花木　孤馬榮祿清似梅孤似尼福三田上石皮三山上車立心欽提記問記問之學本相推閣旗望　一鴈孤飛遠一心雲外掛一團爪子亂一景好蕭條成終有敗多翻覆回首黃花滿路饒利祿前程遇貴人利名兩字一翻新不知好處成虛誉回首梅花見早春初年自覺有成全辦着心高敢向前歷過人間多少事誰知今日尚茫然祖基自是因緣淺片片浮雲空裏亂鴈行天闊字難成燕子驚飛怕人趕莫根平生成就難寧心出外一重山梅花江上春歸晚待得時來事不難

點石化金數　祖傳基業難安保便見初年自用心名利春成秋已敗路深須是再三尋雙鳴棲鳳隨年落白犬黃鷄怕曉沉山下火明平地上遇仙點石化為金

男流年　一喜到一喜來一聲笑一聲哀大大破財折病折災事到了沒分曉是非一喜犬頭豬尾非過今年家道安然一事蹺蹊口舌相欺凡事嘔氣半喜半悲憂事相煎禍亦連妻孥分上早修緣小船浪裏宜輕載步路危橋容莫前他人煩惱自家憂辣路逼遲苦不休官府有言公莫去栽培宜忍事無憂桑柘空時防一淚喜歡變做心不意鴈行傷箭月侵雲又恐家人災禍起幾年埋沒漸光輝望事求謀未合宜高人得意兩和合滔滔福祿却相隨

陰局　男兒此數早營科女命逢之貴亦多可惜孤刑生尅害一生人事不安和生來鯁直心頭火卓立經營有結果心靈性巧自惶惶福後黃花秋後朵辣啼嶺上月昏黃自覺精神望夕陽雙鴈分飛雲漢闊孤鸞舞夜來霜一株桃一株李還好重新多布植榮華重換舊家風早為永遠兒孫計

女流年　白頭搖西少年悲杜宇聲中話別離半苦半憂心哽咽夕陽芳草斷腸時榴火生烟入洞房佳人無意有才郎破才夫婦生憔悴白雪楊花舞一場有花終不實花殘枝又枯歲中好一夢醉容自相扶犬兒逢猛虎猛虎也

遭逃宜待秋將近方逢救苦人　官貴　遠書至　一炷香　堂上災　堂下憂　三烟　浪裏船　虛驚　歌　悲　財刀

○乙丙　鬼谷分定經　家人卦　日月重明格　日月交光色漸明重樓天大兩重明天邊鴈叫蘆花遠池沼鴛鴦憶出群生來未發應無馬名利成時待虎年借問桃花成幾葉雨中風送一殘燈借問何為業龍蛇水畔僧馬牛逢薦舉更上樓一層　天佑　天禮　天擇　此命星如鳳生鵲巢龍長蛇腹性緊多謀常懷不足作事躊躇所為進退自在中出苦辛安閑處惹是非盡心竭力似春花逢夜雨秋月被浮雲會趂錢不如省用度一似門樓前獅子華屋下珠簾強施設硬追陪　述云貴人輕借力又立一翻新

康節前定數　名花發瓶中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意去謀前事心猶有舊圖寅中宜省息丑未入亨衢　未　命中五行多反覆貴祿相扶始為福一朝恩沛自天來方許平生心願足

男命前定易數　家人　二二二

子　玉堂有路去何難異日東軒到故關馬上遙看風景別意中猶在水雲閑飛鴻隻隻尋孤友花朵枝枝結果慳寶鼎雖安防折足避逃天難鼠難閒　寅　家道年來漸見隆衣冠華變越先宗馬蛇頭上君須發猴鼠逢中禍必重飄泊旅鴻歸塞遠凋殘庭樹謾花紅橫舟獨倚況孤月悽慘愁腸萬事空　辰　舊巢傾覆終難理新業仍將逆旋營料想憂愁須遣去終知名利晚方成庭花且看雙成果塞鴈堪傷一陣鳴更遇紫衣施二箭終教人事立成名　午　陰會陽生吉自分莫疑玉石事俱焚前程顧盼憑青目生計浮游似彩雲鴈過橫斜天際遠花枝跡放檻前芬但看災禍上中事此外非君可得門　申　塵意酣酣醉不醒清風猴鼠谿幽情蓬萊夢覺虛名事南海舟行順水程望遠天涯飛鴈急回看江岸野花榮與君說着來生事塵俗區區老怨聲　戌　孤苦何須嘆命逃都緣分定不由人將來必得亨衢道此去身須脫穴塵孤鴈皆飛千里遠旁花再綻一枝春晚年必使身心樂堪笑生涯兩處新

女命前定易數　離　二二二

子　孤處成家非久計更謀外邑始無憂恩情杜絕皆非是勤苦多端辛未休若得安時須自慎纔當榮處合包羞到頭晚景仍安泰羊虎光輝復故樓　寅　論來福祿自虛名命裏相逢未脫塵守性即非非計巧閑花還見木重新江上萬里期歸客玉貌嬌羞自遇人莫道逃遭無顯日安心遇兔越精神　辰　莫問塵勞事財多禍必侵平生宜獨立身事却關心燕語新梁巧鶯啼喬木新任人喚冷淡得趣樂天真　午　祿重身須異名榮有貴人身居安享地命顯脫凡塵粉態如荷吐嬌眉似柳翠道

遥有真樂修種積前因　申　身幼孤遺又有驚却因險處得成身可怜淚濤幽閨內每嗟勤勞未脫塵更無狼藉遭風雨紅粉雖多貌不匀曉景休誇有奇特只緣命裏苦多迍　戌　此身立在高峯畔望看平波水自清忽跳幾陣金鱗現驚起孤飛紫燕鳴時來當脫凡塵外必得安然見太平若欲春風回暖日直須馬首福相迎（四字全）子　高樓望月　寅　蜂房結蜜　辰　飛螢放光　午　垂堤楊柳　申　籬菊逢春　戌　春蘭秋菊（郭璞數陽局）　孤六親刑一身兄弟不和兒女有損自卑立産待實旗上遠望利名惆悵異路沾恩莫妄恩相足不足刑骨肉莫圖樂許福祿　性　不惹是非誰益誰欺清風明月人間時節好段因緣無人共說慘慘堂前月半曉陽臺去後不歸雲征鴻失伴成孤影一盞寒燈滿夜分一段因緣未可欺閑草野花莫相思東風吹覺巫山夢喜見梅花綻一枝莫道艱難險阻多早年世道尚風波祖基有分終須在異路榮華事事和命帶孤辰休嘆息孔懷相尅難為力元來獨立正優游明月清風總相識此去滔滔路可前支撐着力儘無亏雨重山外貴人看指引金階萬里行寒枝發榮數　自從龍舍立終身我輩群中便不群只為五行妨害重至今凡事苦辛勤弟兄父母孤神破祖業艱難苦自經異日龍蛇交限後寒枝凍木又重榮　（男流年）　有傷災孝激得氣爆神道取應醫巫取鈔進亦憂退亦憂如人有難災須受今年事惱心財破又災臨謹慎三烟火堂前容自驚　雁幾年成雙今日分張更長嘹唳雁聲悲人對蓼花意悽悽西南二尾牛行走回首重山月又西　陰局　鹿藏花裏卧青春體態輕盈美貌人快性只多編娩了許多心事暗傷神滿湘夜雨窓兒外愁心滴得芭蕉碎一池鷗鷺嘆分飛因緣好處難成對資財楊柳岸頭風揆葉移根三兩重堂上有人堪救濟莫教漂泊自西東嶺頭征雁分飛遠獨抱琵琶調新曲撑出煙波一葉舟到頭享受平生福　（女流年）　一船過海遇風狂進退五宮空斷腸洞裏有琴絃再續粧臺無鏡對鸞凰梨花夜雨淚汪汪黃菊秋風暗惱腸曉喜不圓憂却有手中珠走失明光散　散星　以散火散才團　損血財

○

乙丁（鬼谷分定經觀卦）　魚遊清波格　你親非我我非親家外榮身陽故人興廢想應前分定利名還要待終人高峯頂上群離雁渭水河邊釣錦鱗借問花殘鶯舌老柴烟春色柳青青頭枕山前鹿心思水上財騎牛須遇虎方有貴人來　天翼　天祿　孤虛　此星照命困矜之宿虛名之星人命值之無見成之福獨拳自立理要分明作事自是氣高性直口

毒心甚親眷無緣朋友少義知心者少妬害者多只喜山中有教用心多歷事早要静辦未静辦要安閑不安閑却有晚景好且待之　述云長安道上花開盡誰信山邊有彩雲（康節前定數）燕語畫梁梅詩與（分定絲同）中　身就山前鹿心歡妻子奇騎牛如逢虎逢鬼樂安居（未）造化鐵基出衆倫崢嶸舉止弄精神前程忽遇佳期節到此豐隆有別情（男命前陀易數觀）　一一二二　丑　榮家家外立興廢事須知幽意高難剖成身必有時雁聲空嚦嚦花朵綻菲菲棗烏無輪具方知奇處奇　卯　憑鹿難逢鹿無危身自危親知終隔涉動止易猜疑雁過秋天闊花開春景遲知何問名利繞得禍微虧　巳　功名豹變遂君歡必解前生心上愁料想此來微至着莫將何去直爲鈞　汀洲雁起留沙跡院落春歸舞絮迷佳致回頭看未盡徘徊移步上休樓　未　相逢亂咏呼他姓未決行藏且待時饒得鼠猴方顯貴果成斯計也真奇高峯頂上離群雁小徑叢中落葉枝借問此身榮業事半成半失半何爲　酉　客跡親少苦身心繳有才能未出塵財利從前狂計覓是非終始有來因雁飛江上悲孤月花謝庭前愁暮春擬看晚年成器業白頭依舊兩眉攢　亥　利名消息期何晚不用將心向早求凡事定招非與是親交常見義爲仇不堪江上鴻悲月惟恨園中花委秋讀語此身安穩處定當生計向田疇（女命前定易數）恒　二二一一　丑　夜月遇雲開情懷喜俊才嬌羞終得地榮合信奇哉陣陣家傳馥雙雙魚動腮若逢餘難脫好笑福重來　卯　天然分定是良岡守節成家自立身若問前程榮遇日必來寅地脫災迍東君有意來相問故主施恩改貴新萬事終須重整頓春濃花苑別精神　巳　雷鈴盤有奇功離鄉別祖宗性懷多異志亨泰甲寅中有客情何遠梅開雪壓紅生涯欲共樂把酒問山童　未　庚鹿含書至傳聞玉殿聲紛腮邊麗日美貌顯奇星舉步登雲捷未梯指月明欲知榮顯處躡足入蓬瀛面　早晚塵凡裏須逢遜步人望風君利就對月性情新得果經霜圓拳槐傍水濱風心疑應盡笑語自愁懃　亥　玉堂有路終須去異日相期入故廬馬上郎君回首顧樽前笑語不為塵桂堂匪遠香盈袖結子當仍顯舊閣寶馬自安何足慮終須温飽樂安居（四字全）丑　深潭下釣　卯　衰柳逢春　巳　春蘭秋菊　未　螢附草光　酉　樵薪深谷　亥　鼠入倉廩（郭璞數陽局）　辛人大富貴　祈　鹿銜花孤一日出雲　琴劍生涯好不涤單人立雲中利名暗滞目今寧耐身上暗昧過後主福却得自在春江祿水肤孤鴻春酒賞花醉夢中春滿家山新氣象春風桃李

又成叢一書千里外一事早回頭一鹿啣花卧一文星到頭頭上揷花歸去馬醉中撑出浪浮舟車立支吾自起家千般巧計尚無涯翻翻覆覆許多事悲去愁來錦上花寒梅冷落誰孤並月上沙鷗照孤影芝蘭漸喜四時新別有榮華無盡景詩書名拳少年期幾度歡娛幾度悲多少禁心不平事落花風雨暗顰眉　寒江鴈影數幾度憂疑幾度愁一生名利逐東流孤鴻影落寒江冷獨木逢秋不自由壹氣漸逢成羽翼奈何方喜足樸謀碧桃一顆新堪折好事連綿天盡頭　男流年　蹺蹊干連官事破錢

墓宅　謀事未就君心莫懶事今年去莫理究雖兩年勝如前打睡自加達

累財　喜慶謀望今年須稱期半憂半喜半生疑無端忽地人驚恐鬧是鬧非惹滿衣一祈高標一信天遠一段愁來一弓斷絃兒尋杜宇入楊花馬躍林中化作蛇慘慘悽悽愁恨切胡僧指語兩龍花逢兩耳莫理究事未就惹憂煎土田横進在東西得意開懷不用疑桃李故園成實早秋風一鶚快高飛高人無定文書進書跳過今年前程吉利逢春景色自榮華枯木生枝再發花此去亨衢人事福重重喜氣樂無涯　陰局　五行入局數和平造化相扶别一春可惜當來緣分淺朱樓翠閣未容身為人性格天然異東塗西林更雅麗海棠春睡足嬌姿獨自本根還得地幾翻進退尚躊躇獨倚闌干淚滴珠重揷菱花新照面戶門變化又新奇弄窮一會打睡一睡跳過一坑福來還大秋風桂子有餘香到頭依舊榮華在

女流年　雲散天邊月影輝藹然和氣滿門楣盈門桃李風光好那更東風綻一枝一卷經一事明一鳳舞一琴聲秋風起處笑顏開庭菊飄香入戶來從此夫妻皆獲慶文書交易進添才　見　進田才破　蓮石上

喜憂　天書到　諸損　失哭　門戶事　散

乙戌　鬼谷分定經　漸卦　鶴立松林格　生同出處鶴離巢飛上青松立樹梢學問不成終是去蓋根遮葉未能抛空中二鴈爭群隊池内鴛鴦頸不交姑舅六親雖共處成敗艱辛命裏招種菓須宜時花開於舊枝一朝身立發成鳳附瑤池　天休　天霞　天權　此星照命如仙女種田天橋車水安閑中尋出辛苦享福處不得安閑為人慷慨見識高明平生性格如泉擊石區區心力成三四處之規模衮衮平生做兩三場之活計作仵自向前般般自貴力有福不會享有事不能蔵性直無私恩愛中反招不足　述云　莫恨春遲花落早秋來猶有一枝芳康節前定數夫子穿珠格　松篁出谷鶴離巢飛過青山上樹梢莫恨不成終成事盖緣枝葉未相　抛空中群鴈相離別池沼鴛鴦頸不交有樹有花終結子中未成名顯富豪　申　龍鬪波翻雪山藏虎有威一逢豬與犬平地起風雷　困

廢興自古當如此却嘆年來不稱心得過危橋遇平地方許春風送好音

男命前定易數　漸　䷴

子　論其基業必從低自有高人賜玉梯只為此來名利顯豈知身後壽難齊芳花再放庭前樹孤鴈離群沙上棲莫使逆他天道用無情江水背流西　寅　前程有路向青天沙裏淘金志必堅如遇鼠猴好施業必於鼠尾定榮遷兩行去鴈翻朝雨一朵梨花斂晚烟既得錦標來入手好歸覓取釣魚船　辰　立業孤無輔紛爭事不寧只因財得破方見滿還傾二鴈東西遠雙花桂果榮不如尋物外雲散水流情　午　平生志氣高難測且把生涯倚貴人名利乍成還乍破心留塵外不離塵沙汀鴈起雙飛失庭下花開兩樹春犬馬行時人在難網中飛鳥鼎中鱗　申　烏雲飄散月輝華舉事營生漸有涯時入鼠頭人自吉運臨猴上我成家雙飛鴻鴈離秋渚一對鴛鴦卧暖沙借問仙鄉何日到蓬瀛渡處泛靈槎　戌　獨成獨立苦蹉跎繞遇榮時福又過堪笑地塵花自發誰言枝結果無多鴻孤别隊花飛雨鴛侶同來舞綠波馳驟此身難遂志天涯一夢事如何

女命前定易數　大有　䷍

子　燈前說盡平生事由如一夢入園遊早知幽室孤遺失宜向朱扉靜過休　活計專修心下業前程須待苦中求桂子傳香輕拂鼻須逢明月向中秋　寅　枯枝發達遇春時縱見狂風自不衰未汝前程當遇祿還他依舊享鎡基良人對檻相分付奇果來傳我是兒玉堂級級冝高步拱聽惟聲捧玉卮　辰　我有平生志氣高幽閨不惹禍煎熬親疎族遠隨龍走福至身尊自鼠牢問我利名榮貴事還須遇主是英豪一生立事多奇怪出離家鄉始可褒　午　滿酌金盃酒花開二月春鹿隨羊入嶺虎逐鴈歸雲乳燕當簷語良駒傍水馴不管金釵墜笑倩問東君　申　孤苦多端事有虧清閑心地反生疑守悼終免多非厄侍奉支持度險危欲問前程何日立冝當寅馬貴人提且斂玉容收粉淚斷如晚景享安頤　戌　春到山林景物新秀閨風景自精神親疎孤薄當勤早苦厄災危必離身平生只喜情懷善晚景當須福祿匀但問虎牛終大吉安心樂意守高人

四字金　子　棟材出谷　寅　走馬花街　午　螢附秋草　申　沙地栽葵　辰　枯蓮得露　戌　荷葉浮龜

郭璞數陽局　一貴人一日一月雲遮三鴈各飛一鏡不圓刑五宮不足孔懷不睦心性聰明了了一日月不圓一浮雲遮天一事空切切一霜倒池蓮一舟破浪重山外獨對孤燈悲恨牽兩對征鴈一對飛兩隻鴛鴦一隻驚兩伴沙鷗山外遠兩翻喜

事一翻成踏破浮雲幾陣晴挈雲手段做難成僅敎平地風波起祿重權高可立身幾度支撑真不易三次向前兩次避高人着眼尚差池君莫憂心終有遇閑看浮雲出岫時無心天外自高低好風吹過歸岸畔雷動雲行雨未施穩把車輿成錯局面翻騰難下着車行馬路恐差池到底輸贏先一着　金補破鐘數　裨補撑持未得休幾年天際好歸舟高人先約成蹊逕親戚交游尚不周　三級樓臺聯曉日一舊松栢茂新秋寒灰豆爆君知否更立寒磯下釣鉤　流年　亞　朱門未進着力（雖持事恐有驚）喜事猴羊口舌來遠年晦氣未伸舒漸漸憂消福祿歸更改求謀凡事好雲開見月又星輝勞力勞神枉用心今年謀事恐難成雖然好段因緣計只恐君心自不明謹防卯酉月自身值災節更防女人上煩惱心中切黄花斜插向東籬和氣氤氳遍里閭從此名高併利厚芝蘭呈瑞五宮奇陰局　梅花月影上窗西半吐清香被雪欺無分有刑刑太重移枕換葉却新奇山頭不覺沉西日孤月照人愁寂寂歸鴻雲瀨自高飛誰向家山寄消息前程好數福星來莫把閑愁自惱懷退步思量長久計經營錢米自成堆一水漸生綠一花兩重厄一喜圓不圓一段重山福　女流年賞花相映喜嗜嗜淚粉匀開滿鏡輝進喜添丁瀟洒熟兩重喜事映朱扉

疑事羨七宮忙寂寞愁觀鴈字長二尾牛生猴見鼠門前雙口犬聲長謹慎得中失憂防喜內生赤牛行虎路門外九重驚曉日相將照錦溪重重喜色謁朱扉嬌桃一顆真堪得何況東風第一枝

○乙巳鬼谷分定經課卦　離外海棠格　重臺遙望仰天高風捲長沙起浪濤莫問平生榮與辱身成上馬指龍毛滿湘鴈過離蹤跡吳越相持奮氣豪由恨此生根葉好不堅牢處也堅牢意欲謀前路心懷未肯行馬羊逢舉力方始得通亨　天柱　天極　天飈　此星照命乃是鑿山取路之星掘石浚泉之宿有心膽有機謀有措置會施為知輕重識高低別貴賤有威儀如不禁之舟若初生之月為人慷慨稟性特達只因運未至且戒且忍晚年發積無心中遇箇貴人無意中遇項財物榮身潤己稱平生之志矣　述云　正好求謀安樂計忽然日暖動螳螂　康節前定數　名暴雨雷震格（詩與分定經同）申　心欲奔前程懷疑不敢行馬逢前暮景方始覺通亨　丞　造化機謀善用籌風波重整釣鰲鉤紫衣貴客垂青目亨福優游到白頭　男命前定易數觀　一一二三　丑　一身孤苦困蒿蓬兩度成家始見功望斷嶺雲桑梓遠回觀流水恨何窮林深花朶泣衰雨塞遠新鴻叫暮風得意秋江光景別沙渺寒月漸朦朧　卯　新園春

色又無功舊樹枝頭葉已空鼓遇榮花將結果須遭疾雨與狂風進退無緒鴈聲悲寂寂傷情琴韻窮決定生涯多反覆孤舟烟浪各西東　巳　好事多離折無心却有功前來多暗昧向後定窮通鴈去空群隊花枝不合叢問他家住處生計兩高峯　未　雲中鴻鴈群飛去獨離群立遠沙欲去留連情不足翔翔相引宿蘆葭湖山莫羨多光景生計須知旺興家到底屋壓多患處宜知休足寄雲霞　酉　平生要作威名福必竟終身未可誇福去禍來終不錯山銷吉至始成家空中喔喔飛鴻鴈檻外紛紛艶冶花山嶺雲橫頭已白那堪又是夕陽斜　亥　寒盡陰衰事可愁只觀春色不知秋料知萬事皆前定決定聲名向後優堅衰雙雙歸鴈遠檻前朶朶落花柔前程却也多明處回首燎光下北樓　女命前定易數

恒　一一二三　丑　孤厄脫萬達成家有定雖時來無敗失立計必亨通果綴危枝表身安綠楔中羌羊宜遇貴福至脫災凶　卯　守靜居家吉奢華許有益貴人觀損益玉樹屢枯榮絕命多山險愁心帶疾明欲從千里客晚景許安寧　巳　志氣衝天立身心兩不由雖然孤苦脫終不免憂愁未主當尋木危枝綴果柔米容妝粉淚榮顯步高樓　未　早離祖親鄉前程必自亨倚本當顯着改井定相生月照羅帷靜風飄紡幙輕安然無一事愉景許康寧　酉　破殺重重帶相欺身未安須當三向立方得一心寬燕語吹喃巧魚遊急水灘可怜孤苦厄終老蹙眉端　亥　背祖孤親立雙眉每暗攢侍人方免厄守節必生迷三果當風綴雙無雖水濱問君前路事當顯在寅申　四字金　丑　浪裏來樵　卯　風前照燭巳　東槎滄海　未　月照寒潭　酉　塵劍磨光　亥　病龍行雨

邵康數陽局　喜子　田　日雲中　鹿山　亞　一瓶酒好飲　性敏捷聰明曉了孤刑　根基自家卓立改換門風田土宜守事業寸心倜儻更命高行鴈雙飛字不牢一定罰穿防不足一人算壽死難逃一鹿衝花卧夕陽一爐丸自有餘香一生財祿如心歷一富榮華享壽康一點孤星照命臨親親莫恨少人情竹梅相並蕭疎處時對歲寒猶更清生來敏性多聰惠莫倚闌干暗裏淚休言作事尚蹉跎運遇前程有濟遇不在鐵基祖業財異時門戶自安排風雲際會人誇說平步青雲路共儕　雪裏竹梅數　自喜芝蘭格氣新歲寒松竹更精神明心惠性天資異氣味如心事可平　他日身為一戶計命中親眷昔無情莫嫌春色成來晚桃李成林相對榮　流年　運旺重輪事稱心前程好勝如今一人不足一事反覆一段死厄一場屈曲一毛楊花白一鉤新月圓一琴重韻美一藕出雙蓮兩

年漸喜鮮慈眉坦道揚鞭步不危得意前程名俊偉綠楊堤上馬頻嘶好將好事去經求莫把疑心日日憂有望文書勞計慮欣欣出去遂圖謀得意橙黃菊綠時好風吹送一封書掀騰送上青雲去名利掀張振里閭

陰局（與前乙戌同）

○乙庚鬼谷分定經中孚卦　幸遇金門格　玉殿金門到不難一心重度兩重山空中鴈叫飛二隻一歲兒童一日閑鹿在遠鄉歸故里前隨風月過雲間誰知性戀逍遙外爭奈身閑心未閑秉志剛柔足機謀出衆群資財盈白首無意遂功名　天福　天機　桔舌　此星照命金銀斗秤之星福祿薄書之宿件件勞心般般費力機謀深密性劣心高會驅駕能擔當假小心喝大衆勤燒香念佛有救人心無傷人意要使大錢會喫大飯結識人進退處能分理險難處會脫身猴鼠相逢必能發奮目下時運不覦淹留未能顯達　述云　花正開時遭雨打月當圓處被雲遮廉節前定數名遊蜂（蝶）趣格（詩與分定經同）圍秉志剛柔足權機出衆情資財榮白首必主有功名　困　陰人相會有成功前來迷塞一時通名利兩全身漸大因他借力必豊隆男命前定易數中孚䷼　子　天將財祿與斯人先使身心歷甚辛推倒日輪當兔尾得成新業見猴啓一雙鴻鴈飛鳴夜雨樹芳花笑倚春泛泛五湖舟自穩陶朱相引作比鄰　寅　斯人事業孰能知擬到蛇猴始發輝吉祿自茲成遠大仁人因此更投機一雙鴻鴈天邊別二隻鴛鴦池畔飛休道月輪常皎皎無情雲物有相遺　辰　喪親失計淚偷垂為告斯人莫怨咨名利再成山險地生涯須是貴成持落花一樹重開發鴻鴈兩行相別離三錬爐金方見寶要為成器假鉗鎚　午　心事何人細得知收來放去費塵機兔來入得山前鹿猴會方開眼上眉一半鴈行何寂寞重榮花艶想芳菲林間風月真瀟洒付與斯人作計為　申　貴人與我通消息準擬鼠猴方見功開發幾多濡滯事成時一段舊家風鴛鴦情美重交頸鴻鴈群蹤兩不容堪謂平生有堅志青松不段雪霜中　戌　超越祖宗成獨立追思新舊可悲傷雲程坦坦天門路舉步悠悠名利昌鴻鴈群飛終獨隻鴛鴦雙舞意何長飄零莫恨秋風動落葉枝頭綴舊香　女命前定易數節䷻

子　偏親疎我愛疎親生計雖難必未貧情性每招非與是身心常被喜中嗔東家繚繞思難合秋圃離披果不新好在身閑心守節鼠頭出穴必精神　寅　平生有用如無足及欲成家是破家月過中秋圓又缺榴枝新發未抽芽臨景鴛鴦眠別浦長波魚陣跳平沙前程消息君須記重樂

重榮結苦瓜　辰　龍樓鳳閣壯皇州却許斯人入裏遊池泛碧蓮呈越樣溪深曲水是風流鮮果經霜多秀實鴛鴦戲水自沉浮且問平生安樂處貴人須更渡扁舟　午　古鏡重開匣愁懃拂薄塵幽閨頻照顧知物不知心果綴寒前實魚遊月下沉前程艱苦事脫却別調音　申　休將情性苦搜求使盡心機未肯休本來晚景終須吉到老時來不自由漪波魚陣空跳躍名園鶯語自優游欲問前程何處事當老生計立高秋

戌　生計蕭條獨立家一身還見兩交加幾多更變因風散却把身心伴月斜魚水相逢秋色去鴛鴦堪笑也成賒鼠猴時至終須吉慚愧榮華富我家四字金子　紅爐煨酒　寅　柳栢逢春　辰　淘沙取金　戌春日花園　午　冬蘆梅花　申　麟馬投林郭璞數陽局　鴈三鴈飛有高低多謀慮多憂心不佳 一（灶香布福非空也念經）一貴雲中卓立（足不足刑骨肉）心（多謀慮性喝哄）乾坤半嶺白雲閑鴻鴈高飛出外山獨自支持多少事到頭經歷嘆艱難一路青雲上一危前面望一人把火燒一舟出風浪浪靜風恬獨棹歸（々）水（是）天同一樣親情眷屬幾酸悲孤鴈雲邊奮翼飛平日風波多歷涉扁舟喜過（灘頭畢）清高可擬夷齊志梗直敢言無忌諱浮生勞碌謾咨嗟自（有）前程榮顯處翻來覆去至于今家道營謀自有成馬出藍關平步去綠楊堤上快嘶聲石下古松敷平昔崎嶇事錢多知他經過幾風波生涯好簡梁間燕骨肉因如秋後荷性直口多真御史如今變化是維摩晚年正好興蓮杜月照松前狀綠蘿

流年　事　吐　財　事句遲勿疑慮漸亨通前程過今年氣數好乖張荷綻榴花亂一場平地推車來撞缺芝蘭花好不禁霜川火逢牛生二尾一箇白頭堂上睡花開黃葉滿蹤林閑事句加防失意得一拳着一口鴈過蘆花聲悄悄夕陽西去水東流落花滿地無人掃防避小人欺作事討煩惱

陰局　春風桃李綠陰成靜處偷閑對景吟雷動雲飛施雨露五行符合福尤深為人巧性多機變世事炎凉多歷過家風整頓要光輝反勝丈夫心不倦穩穩平平睚兩年此宮限出別為天謾做謾成財穀旺優游享福有閑錢時運到老收拾早莫管是非閑事撓願祝長生享福齡佇看兒孫偏最好　女流年　魚吞香餌雀逢羅到此方知惹禍多寂寞尋花花已落鸞基菱鏡想難磨喜前憂憂復喜悽慘麻衣顛倒起鴈聲嘹唳過秋天驚起鴛鴦離綠水一牛伏地生雙尾一禽在網憂驚起一對鴛鴦各自飛一心掛着兩頭縷　圍　一顆珠　一人災　一破財　（田土事）文書　桔撓

○乙辛鬼谷分定經渙卦　海底明珠格　明珠海底隱寒光用意成時却有傷孤鴈叫天離塞遠雙龍吟雨更蒼忙田中祖業更新主境外榮身立舊庄借問百年成甚事枝頭花果一雙雙卧虎相將起人眠醉漸忙擬蛟終見喜平立自相當　天貴　天梁　天兇　此星照命為人有調度有機謀習襟磊落志氣剛強生來只緣磨難多却得山中有救星貴人遇如不遇親眷親之不親懶中忽然豁達用事却有迂迴妻宜親上成親却宜在外經營不利在家作活命中合帶暗疾雖青斬指延壽和平觀事較出話來招人相佐兄弟如無父母通容百事會神補能主張若遇龍耕方始通泰　述云　莫嗟時未至晴過又還明康節前定數石鶴弄青雲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龍卧看時起人眠得漸醒晚年成命祿卓立在公卿未天霄雲開白晝長枝芽連茹總亨光數逢中氣身榮顯蛟化為龍入貴鄉

男命前定易數小畜䷈　丑　鷹揚志氣心腸狡恃勢喧轟逞剛凶終見雄飛傷羽毛堪羨此身閑幾飽鴈因雨急別群飛花遇風和舒艷巧行樂東園春未淺回首報道歸身早　卯　嶺雲出岫本無心月放清光特地陰立業此時多損益人情平日覺浮沉關山叫鴈添愁恨園苑鶯啼空好音借問前程榮計路雲衆去處好相尋　巳　借問成身身未成待身成處在寅中斯時意向方舒暢此日生涯立計新天際鴈飛空有侶檻前花發易為春中閒既得翻身禍再整山人作吉人　未　勞機營業人多失本是還非親又離猴子到家財始聚鼠兒入戶貴相隨花枝檻畔果成少鴻鴈天邊各自飛梅上一聲羌管別莫將牧笛等閑吹　酉　使盡心謀費盡機成家消息未當時情懷春去村花落蛩斷秋殘旅鴈悲命在中年財盛有身當早歲苦無依想君有意如無意月落西樓叫子規家　匣藏寶鏡有埃塵拂拭重新稽主人對面直須分美惡成模鎔鑄有辛勤江天鴈陣悲明月水檻花枝怨暮春借問桃源人去處回頭牛馬路荊榛

女命前定易數夬䷪　丑　守己紡幃中前從立性聰宜離親出側早何少年翁富貴終須顯兒童立大功前程不須問馬首必昌隆　卯　分定在天理興衰時自還羅裙風陣捲青鬢雨聲殘點點珠鋪顏重重苦被濕身心何所待直至虎來安　巳　孤客在姑娘重移別異鄉身多逢苦厄性別豈非良奇子來相遇良人福至昌晚年安立計不失鼠和羊　未　美貌嬌容逞羅帷守桂香一身終穩立晚福自榮昌鶯對窗前語琴調月下商前程無一事雲散月重光　酉　疑心未決未知機枉用身心苦設施臨水渡頭逢險處推心度己立鎡基遷移井邑方為吉

改換門閭不必宜何況貴人相顧後鼠牛依舊有施為　戌　節義非常事立新恩深積行守吾身欲發不恩無我子情懷和穆有恩人雨濕孤燈光不透月來紡帳影侵君喜吉重重相映處不妨福祿兩俱真四字金

丑　狼飢虎食　卯　晚節黃花　未　破扇秋殘　酉　石上燃燈

亥　帳裏鳴琴　巳　破屋重修郭璞數陽局　先貧後富文書識了旗望　聲名[illegible]（祖屋無福）鴈　刑　參商　榮華異路是假是真涉歷南北俗僧皆得一身雲外客一名書內得一桂兩山頭一家分南北榮華有路別一般水淺香清梅映月雙鳳銜天怕一空兩輪日月果朦朧雙山名利前途遠才藝施為勝祖宗歷涉風霜在早年機關用盡也徒然手頭財穀名成敗祖業如同浪裏船白卓立好亦無煩惱一山一人立秋心門內心一場離別恨空裏暗傷情鴛鴦并鳳侶薄倖太無情堂前憐淡雲遮日孤月照人人寂寂孤鴻失伴不成行獨對菱花問消息此去相逢青眼人行看平地躍龍津前程萬里風雲會跳過龍門變此身　流年　事生疑胡莫為光實做弄蹺蹊重疊事（福只保六畜田土動文書用居進財打）貴弄今年氣數漸非常家道安和百事昌謀望亨通人事福前程一路轉風光榴花滿川火是非兩起禍雙鳳竹林梅一鴈空中過龍蟠泥土已經春且喜風雲漸出倫跳出桃花三月浪禹門得意上天津一段山一段田一春動一憂煎難見猴時好事回其人說事事和諧琴調韻雅人歎笑薛管飛灰喜又來　陰局　孤鶩齊飛襯落霞親姻顛倒謾咨嗟勤心向上期家富成敗相隨運未佳機關用盡多奇巧莫怨勞心多計較口快心靈語過人志尚高人不添單龍蛟相會看中年衰家流地上錢桂子蘭孫齊秀茂恁時享福又依然前程氣數促遠數年不足安心雖嚮前終是有晚福　女流年　此數逢之大吉昌門庭改換足風光梨花帶雨人繞書蜀鳥催春景漸忙三煙火起海棠紅小小傍程步路空空外無人門外客寒風新鴈喜匆匆謹守行藏福自綿重重喜氣旺冬前秋來茅舍三更月半照人圓半不圓事反覆生不足雖過危仍享福夫慮妻哭子悲父哭

○乙壬鬼谷分定經小畜卦　鴈過長江格　密雲不雨空雷響閃電流光震不成鴈叫空中飛去急歲寒松柏綠依依能將心膽分南北解用剛刀斷是非滿樹花開存一果更隨雷電耀光輝膽氣合天心狂風擺舊林伴來新事到花樹再鮮榮　天暗　天喜　此星照命乃剛紀之星權衡之宿人命值之有翻業之謀無享祖之福剛柔相濟為人見識作事自是氣高性緊口直心慈生經風浪早獨權獨立省力處翻成費力安閑處不得

安閑見不平事要斷理直綫去沾惹反成不足　述云春去秋來多少恨繞達羊馬得平安康節前定數名花發陽臺格詩與分定紐同中　勝志合天心狂風擺樹林乙卑蛇馬丑財賦水中尋　未　平生勞瀌許多般幾度求安未得安金水高人來助力滿山風月稱君顏男命前定易數

渙⚊⚊⚋⚋⚊⚋　子　分定在時君莫嘆命當滯處不須呵弓開箭發何憂戾名立功成莫厭多鳫陣高飛群半失花枝依放色難和前頭雖有貴人力鵲兒須防禍折磨　寅　桂林一片遣山王預告斯人成晚祿鹿在兒傍知不知貴立岐邊足未足嘘嘘鳴鳫天際飛菲菲花木檻前簇定汝高名不要多巨舟飄泊歸南北　辰　自古高人耕釣來何憂吾道困塵埃鼠猴時至憂心釋風月相輝恨眼開鴻鳫秋天聲漸壓鴛鴦春沼意雄細前程必定終無險心火從前冷似灰　午　天地陽來群物生纖芽繞植得數榮思量人計幾時來擬向鼠羊成利名借問乘鴻群已失待看鶯侶獨多情布衣糲食君之分繞要盈餘壽必傾　申　豹變功名在鼠猴困人助力事方周堯源終得青雲路鳳閣須逢舊侶遊群鳫排空難自得芳花盈檻慈何慈老時幸得歸田里倚杖登臨説十洲　戌　猴鼠年中方勝覺困眼困甚識貴人抛棄舊時沉説省得換新業計重成嘹壓鳫聲悲自遠芳菲花樹落成塵此身一入安閑地歲久還知老樹春安命前定易數

泰⚋⚋⚋⚊⚊⚊　子　心事如絲攪難分世上幾只澀清直性終自強閑眉朱戶依雲漢高人對論甚眼高舒特着各各覓便宜　寅　將身翻作男兒志志巧心靈被外欺設使千般奇異巧不免一身災過危　嬌容畢笑心頭口美貌含羞目上眉晚來厄退須逢吉都主良人共運持　辰　閑顏望見碧山青危路迢迢十里程飛鳫侵天聲自遠遊魚躍水影無形心思自有安身地口語難言有喚聲雖然福至當牛尾也被無端災不寧　午　雲散日重輝時來災不危安心守幽室立性享鍬基貴客來相問良人豈自松羊頭當有顯必自捧金卮　申　隨守心田立平生能運機形容宜鼠變福祿在羊施綉幙當軒褪朱扉露日輝此時終有吉生定免顰眉　戌　幾年淹滯綉幃中今朝驀地問仙翁福來福去當此際時亨厄退喜無山生來有恁無如小立事恩深自不同但問虎兒歸徑後再登來昏與粉容四字金子　君頭步馬　寅　大船過海　辰　種草生崖　午　水涸求魚　申　花林驚蝶　戌　鳴綠柳影郭璞數陽局　門宜心莫憂煎且寧奈雙腸心思雲外路羽弱倦難乘一人立拳　一書雲中一事桃一事李半真假方質喜名識破浮雲幾處情經綸手段獨難

成若教平地風波起祿大名高自有權平生磊落有精神志氣清高問要津用盡機關尤渺漢幾多生計向浮雲數交中限亦不足祖業消磨眉謾蹙因緣好處向關情落花滿地傷心曲晚年一枕故人風喜得桃源有路通菱鏡辰開重照喜芝蘭一徑祿陰濃兩重山水君寧奈好事向前依舊在那時心願滿平生門裏木頭誰不愛一去清高人莫疑一事鋪張空見羨一人冷落倚闌干一楊枝上生堯李

蘭蕙雜萬數

螢頊身心便慕高有如蘭蕙出蓬蒿中年家道重榮貴舊日根苗氣象豪事濟規模須好看功名努力不辭勞來門自有人存顧終得扶搖上九皐　流年　一事一喜　一外孝（足不足有反覆喜慶來人滿座）一踏（桃開蚌眼忽有一）悲謀事吹嗟有貴提欣欣喜色又光輝前程自有亨通兆鳫過秋風怕一悲變泰今年氣像高有名有利足滔滔鵬程萬里風雲便一釣長江得巨鰲桃花亂落如紅雨燕子銜泥來報喜佳人含笑倚朱門綠楊枝上生堯李一封丈字達一堆寶花光月廾伽皎潔酌酒度昏黃只防閑事變成非堂上人驚白雪獅事去事來君可慎更憂陰小ナ危　陰局　家計廾騰氣象高惜手氣象入陽文初年未達多辛苦檢點持家不憚勞家資隨分守安平莫要憂懷只管撑一躍龍門終變化運亢此去轉光亨孫不孫時足不足鳫過兩三聲疾速躊躇尤恨困孤幃傍人冷聽梅花曲　女流年　添丁進喜在今春春去秋來福可追嫩笋穿籬成好竹芝蘭庭下葉森森一株綠一株青一鏡掩一驚鳴

紅葉詩　重山　文書喜　恙　財　秋冬無事不須憂東北文書自外州小小彷徨奴僕事滿堂驚有馬成牛

乙癸鬼谷分定經漸卦　松竹同榮格　平生艱阻多翻覆費力勞心半松竹鳫行中路見分離夫妻傷刑多反目月移花影當心觸月到天中雲霧簇樹上花枝兩朵榮百年未稱今朝福俊俏有規模聲名播道途欲求天外事須下死功夫　天吉　天祚　天晚比星照命多招誹謗口直心慈不受人欺凡百之事所為進退錢財失散好事難成妻遲子晚只宜頭女頭子難招所為有頭無尾雞鳴犬吠相逢這須遠大前程　述云歷過幾多危險處如今舟穩始無風康節前定數名青松無土格　根基祖業多翻覆獨奮剛強若松竹兄弟朝露見陽和日到中天雲霧觸　中　文畔財當手聲名與眾殊欲知身貴祿須是學文書　未　重山有路不須憂命蹇時迍目下愁中歲漸能成大事休將志氣等閑謀男命前定易數

漸⚊⚊⚋⚊⚋⚋　丑　欲立生涯計未成登危涉險苦奔騰祿在兔窠危

未是貴當朕首郤堪憑　孫飛塞鴈還空去重結庭花晚果榮試問終身幾多事許將甚葉見胡僧　卯　着意多謀少見功欲求成立鼠羊中牆梅枝綻偎霜雪玉蘂花開阻雨風鴻鴈雙雙飛上下鴛鴦兩兩各西東生涯莫歎多翻覆必見移家三兩重　巳　立志從來暗復明思量計策幾時成達猴遇得高人薦見鼠方知百事榮　二隻鴛鴦飛上下一雙鴻鴈已悲鳴前程事勢否知否颯颯西風葉滿庭　未　孫子成身幾許難成來失去意闌珊寒沙淘後金方見去路行過險後安天外高飛雙鴈遠攏前搖落一枝殘塵中只作座名客物外留心任飽飡　酉　分定於天不在塵恰如枯木再逢春鼠頭必使憂心息龍尾方知書絕純鴻鴈一行分散去鴛鴦兩隻逐飛馴教君得志須防失休被時人笑破唇　亥　厭身欲向險中遷何事區區恐命淹春入枯枝花自放人當榮康福須便一雙鴻鴈空飛遠兩隻鴛鴦頻漸瞇一段災殃在何處馬牛相見有何言女命前定易數既濟　䷾　丑　鏡裏仙人閑我因有口無言心瞎陳高樓着眼來相顧拂袖慈愁待故人鴛鴦兩兩遊波面鴻鴈雙雙逐海津虎雞一至無疑處對鏡思情笑語頻　卯　生涯煎苦不逢時如理新然上舊機貴人遠望含微笑良驥榮華顯綠扉燕子呢喃歸故里魚兒隊隊躍芳

池前程改鼠當逢虎不慮災殃守綉幃　巳　孫遺早森兩重親立志施心向去人若變故居終有失不如侍奉登朱唇重山重水尋雲鴈一喜一悲脫兩裙好把身心思進退依垂綉幞養精神　未　一點芙容不可輕機謀作事鮮蟬形綉幞低偎能守志朱顏不改舊時名芳心難測情懷耐綠鬢輕梳蟬翼明樓前貴客頻開眼拍手相邀自在行　酉　福至宜修善成身免再遷來龍遇險水躍馬上逞天晚景安閑趣生涯不苦煎六旬休用問凡守待天然　亥　還須行上待兔難莫使心斜亂性迷重重山水雙鴻去穎穎桃枝綠葉低侍奉留心終不失生涯守節出雲泥居塵終自還成敗早見東君向日酉四字命丑　秋鶯遷木　卯　雪天梅花巳　蟾宮走兔　未　淘沙取金　酉　刻木求劍　亥　實船遊浪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乙戊同）陰局　盤龍久困未逢春纔得雷聲使震驚可惜五行不符數早年淹滯未教榮孤星入命多刑尅骨肉親姻自南北幾回整理尚差池莫怨平生苦勞力知苦知酸不憚煩營家涉歷幾曾安青春未至愁中喜為得花紅錦綉看莫理覔且寧奈雖向前程福星快桂子風飄月殿香天祿優游真可愛　女流年　雲開天外月光輝四季閑門慶有餘從此身康多獲福庭花和月湊將歸秋進文書冬進財慶閑古

鏡照顏回舊愁新恨都忘了一對鴛鴦舞去來

一（喜　貴人　財）　一（出　身　吉）　一（死　婦人　病）　一（福　家主　哭）　一（播損　牛　書損）

一（紙　鬼　香）祖　一進（物田）（一水土）　一祖（月　日堂）

丙甲鬼谷分定經大有卦　池內雙蓮格　赤腳堂前履玉墀蓮花出水不沾泥天然定注安閑福富貴奔馳事業遲遠鴈分飛烟水闊鴛鴦戲水各分離君家若問平生事向道登雲自有梯積善延君壽行慈蔭子孫喜逢豬合處騎龐上天門　天悲　天赦　天樞　此星照命出現界星朗然君臣和合風雷濟會奸佞不生胷襟瑩徹賞罰必信事業似燕營巢獨居自處生來好靜主性不一易盈虧多反覆傷妻害子好事難全大門樓好粧點外觀須好裏面槎牙成中有破喜處多憂晚年財祿自成前程遠大　述云　從前難處多經歷牛馬相逢事便奇康節前定數開花結實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積善延君壽行慈遇子孫得逢豬合處孫祿貴門庭　木　勞心用力險于前雲海頭邊一葉船衣祿貴人來助力拂開雲霧見青天男命前定易數噬嗑　䷔　子　名利終未然成身自奮拳勤勞忘昔日短赫勝常年鴈過天邊遠琴調月下絃吉凶君莫慮人

事盡由天　寅　幾年辛苦得幽閑不覺心寬轉見難得路暮年長穩步榮時猶未解愁顏長空鴈度聲將遠驟雨花開色半殘借問君家何處是遙觀雲鎖兩重山　辰　凡知災福有來由莫謂身榮利儘求空自花繁惟木盛不禁風雨豈經秋鴈聲嘹嚦歸南塞燕語呢喃過別樓泛泛舟人何處去空遺青草亂汀洲　午　堪嘆初來事身潛道未通馬前名不着鼠子業須隆有鴈非吾友逢花謝嫩紅兒童雙當日鼓吹畫堂中　申　用盡機謀事言清行豈孚利深時有害親厚却成疎地僻花應落天寒鴈自孤欲知前去路半吉半危途　戌　凡凡前途遠飄飄意氣多施為終見顯立業必相和鴻鴈悲霜冷鴛鴦浴水波欲知堪笑處鶯奪燕兒巢

女命前定易數咼　子　陰雨蔽日落長空黑氣交加不見蹤恰似行人迷却路從今孤失應災凶早脫塵埃從吉土終須福至遇王公薦遮哥界高張眼依然榮遇坐堂中　寅　恍惚從來反覆深為人性快事難明前程終有無涯福異日頻沾有竟名千里傳書春一箭一人屬付守長庚龍虎來時當改舊留心立計福非輕　辰　投胎誤了平生事欲逞英雄恨女身嬌羞厭滴簷前雨艷冶徒沾屋內塵幾時能守登雲客此世終成帶色人且問時令安樂處福至須當子亥申　午　不行虛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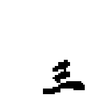
少災迍謹守孤幃福轉新得適良人時節至如期榮合不聞身遠親緣水因何間遲望青山又更真當時非是元初意因業深牽作此人　申　堪言出處不勝哀守在東家又北來自苦身心無定日謾將情性儘徘徊孤子孤親還又失重婚重適主哀哭若問安和在何日直迭明月照秋臺　戌　得意豈論人有意過時終有貴提携孤冠世事無端的整頓身心自倚樓夫伍正嫁春色暮意宮仍向日光西念難玉兔如無疊終自差身步玉梯　四字金　子　遊魚出網　寅　飛螢放光　辰　落花遇雨　午　水深魚樂　申　秋蟬鳴柳　戌　春草牛眠　郭璞數陽局　千鍾酒尋花柳二山宜有東西　藝（手段伏拱性剛毅謹直古朴真實孤有子如無把家到底似有似無自受自喜）畱增置一女子撥琵琶五六年前分不孤有財有喜快心圖嬌桃雙顆秋深熟到底生涯漫嘆吁月鏡半邊光須教見一場到頭誰是侶接得野花香寒窗夜月傷心切雪裏江梅景異常為人梗直性情孤歷盡風波與險途可惜五行刑尅重到頭凡事自支吾雙雙鴈字離群遠獨倚闌干空恨怨菱花飛動水禽驚尤恐琵琶催別院高人有意在年中莫恨蓬萊路不通此去扁舟宜穩泛吹嘘萬里一帆風梅影穿窗數　立志清高真梗直半酸鹹淡都經歷紫燕移窠別壁巢鴻

鴈離群自成立梯媒因遇水邊人未容羅帳棲泉石畫堂明月映紗窗此時好箇真消息　男流年　頤中有物有喜可折言公無憑反覆無成忌多口舌血光重臨閑事損財堂上人嘆雲中一鹿㘅書走繞向石皮人不曉醉客醺醺不肯醒寂寞家庭空一笑一卷文書動鬼神一爐香裊告天真一重好事一重喜兩朵紅蓮一朵新一大項川一事相纏如瓶守口恐有干連他人煩惱不須為百里傷財悲阿誰堂上一鶴宜照顧免教惹起舊愁悲　陰局　飛帆逐浪出煙波偏向楊垂注小河停棹暗思今世事只愁孤尅太陽多深院人閑笑語喧口多性快要爭先鴛鴦何似分飛早留得鸞膠再續絃平生謀望每乖張暗裏躊躇空斷腸艱苦酸辛都歷遍一身兩處亂為強蓉花娅姹子難留五宮緣淺有離愁莫教乳燕飛華屋羽翼成時向外州　女流年　秋風動處客愁多恰似扁舟渡海波蜀鳥不催春自去黃花牛女事如何愁愁耿耿問殘冬堂上人人三箇空更把心香祈福力鴛鴦方免散西東

○丙乙鬼谷分定經呂卦　鷁宿春林格　塵埃漸脫步雲梯花發庭前正及時若得東君暫子力太陽何處不光輝有限自然成綠位鴈橫秋水遠相離若問生涯何處足明蟾一點照希夷欲謀千里事登明陟險難伏心

勞費力善地覓安閑　科名　詞館　鳳閣　此星照命如玉如珠貴人皆仰民族皆歡能為鐘鼎之器可作棟梁之材只緣退神重重好事迂迴利名反覆勞而無功秀而不實機深慮遠事無十全性剛強不俯仰不謙讓妻宜親上成親長子難招却要喚爺作伯雖是口毒心平與人不足救人無恩中初兩主駁雜却稱晚年　述云　桑榆晚景鐵基別目下生涯事未圓　康節前定數名鶴獨卓群格　火石隨波至秋空見一輪鴈橫烟塞遠花落鵲頭春守洞岩前鶴遊山嶺畔雲兒童何日在一子送歸程　甲　鹿走穿花過弓張一寸橫皇都春色裏須到鳳凰池　亥　勞心勞力尚虛聲幾度根枯幾度榮得遇紫衣人借祿桑榆始可問前程男命前定易數晉　䷢　丑　牛角安刀災蹇空何須苦嘆舊家風心忙不得傍人薦利祿無心自見功煙塞鴈橫群失侶春庭花放半青紅幾多吉事因山致終久因人吉道通　卯　破鼎重修器復成雲開峽月幾翻明其間碎事來還去身後成名必自榮嶺畔聲聲鴻鴈遠檻前朵朵好花紅功名（春）也抽身早免被浮雲汲幾程　巳　紛拏塵事多虛意言志相違或是非池中別隊鴛求侶嶺畔鴻鴈各自飛兀兀前程遇知己紛紛冗計自光輝大抵三春如一夢江頭寂寂柳依依　和　凡事知幾不陷危

思量應是好新為東南如有仁人薦西北還知禍害虧鳴鴈起飛沙浦遠繁花開處被風吹休嗟孤失蹤親侶且喜中年得意時　酉　退居無計進無媒操意落然心自灰未識生涯長若是猶宜名利去還來鴈鴻過處鳴沙塞花朵重開艷古臺最好尋幽上山寺免教流落險途尖　亥　立業成身貴早圓天衢有路自超然幽情何必伸嗟嘆芳意休疑俗事牽推落庭花雙結果孤飛塞鴈兩高懸羊頭鼠尾如逢得便好歸來范蠡船女命前定易數復　䷗　丑　欲上危樓去丹梯跨水邊登高疑險峻漂泊謾憂煎晚歲家何在前程福未堅幽閨宜有難鼠尾却安然　卯　萬物遇春風東君亦不同自知根本固不懼禍災衝鳳閣卷無極龍樓樂自通榮華從此得回首意冲冲　巳　展眼向前行黃金滿地生高人相向事女福自須亨空有無名報終歸守土耕良駒稱自得平地忽軒轟未　內親衰又新惆悵命中迍勞神更勞力操意又操心騎馬隨山鹿承牛逐野禽底行禽又散側耳聽聲音　酉　心箭暗中施千般百計危前程皆未定人事若支持骨肉却分散心懷又若衰老來人又堅花發遇殘枝　亥　險路是生涯休唇口帶霞前程誰借力入衆豈堪誇燈下牽紅縷窗前望野花覺來無一事驚起事堪嗟　四字金　丑　春燕歸梁　卯

豐年問衆　巳　炎天破扇　未　雨裏摘花　酉　隨星落月　亥
烟柳鳴蟬　郭璞數陽局（留心石崇孤如伯道心性跣跣踐踐占盡便宜一）
頭尅子一頭尅妻 （三山三四生來值好祿足中心不足）一福一日
門三戶四跣踐嘔氣（部會支吾利官近貴刑自身六親）事[illegible]獨自支吾
似石崇自身道立好家風一生歷涉波濤險自此亨衢事事通兩重山色
兩重新無限風光儘可人桂子風高香不見偏宜別種自精神平生謀事
每乖張暗裏躊躇空斷腸祖業根基宜守舊前程名利尚茫茫堂前日日
衕西照雁字成行桂子香萬事不由人計較更休打鴨恐驚鴦三十年前
浪得閑時光度度幾千般少年成敗多翻覆到底榮華山外山　孤雁斜
飛數　拗執偏生性氣華孤飛雁字趁風斜舊財舊產都休說新利新名
未有涯父母在時容易過親亡便覺使人嗟孤撐小艇江湖裏歷盡風霜
始見花　異流年一（場口舌莫亂胡說官事多紋莫進步財財富兩散君且）
（細辨橫事來重破財可宜打賊莫道人像自家人半親鄰笑走是喜是嗔）
穿耐今年莫出尖是非荊棘暗相違求謀望事皆消散虎遜羊行馬不前
十醜女捧西鸞鏡暗生塵無事一場愁田土不由人雨打芭蕉恨一聲喜
中驀地暗生驚是非閑撓傷心處舊去新來又一新莫笑他人身自忙乂

官生出五宮殃營謀喜近三冬景敗葉凋零亂一場目下心忙事來諧吹
噓不遇且徘徊春泥雨露行須遠一段榮華戶外來　陰局　生身本是
一花枝生在東園移向西開向西園蜂蝶戲對窻夜月鎖雙眉心意玲瓏
逈出群憤歎憤笑自精神是非非是知多少整頓東風又一新心多計較
善支持門戶崢嶸定不虞親戚往來情話悅春風和氣藹門闌冷如清水
七宮強多少榮華對夕陽鳳兔龍蛇終是伴到頭依舊福非常　女流年
有一着莫教錯仔細尋思復斟酌自然天祿壽星高三盃便教齊天樂
○丙丙冤谷分定經離卦　虎困林林格　生身本在垂楊下恰正成陰
志不開雁過碧波照影見林中哮吼待歸山若問生涯隨分過命中險難
陽函關六親險難應難守飄蓬困得貴人看冗冗心無用區區未肯閑假
若心事好命不與時爭　紫氣　天瑞　天官　此星照命乃爵祿之星
利祿之宿自合名利兩全爭奈運氣未至屈曲處會忍耐不偷約會安排
懶俯仰只是於人不足兄弟不知親不是親非親却親五遲五早之命當
家早歷事早喫力早辛苦早破祖早妻招遲兒女遲成身遲享福遲財祿
遲　述云　若要風雲相濟會除非添了水邊人　康節前定數　寂靜守
常格　從生身在垂楊下恰正乘陰志不開過雁碧空波照影林中老虎

待歸山青山陌上花應發九夏園中果半殘事繫只緣人覓覓爭如身在
白雲間　丑　遇虎來舟險逢豬忌犬來見牛枷上立鼠至望天開　閑
每到憂中方有救幾回花謝又逢春造物晚年成吉遂崢嶸氣象志舒伸
男命前定易數離䷝　子　獨上危樓計漸隆風清雲散月當
空斯人始覺幽情爽幾度蕭條嘆計窮處處春來花自折飄飄風送雁西
東脫身得跨青雲路爭奈人緣路不中　寅　鵰鶚飛鳴燕鵲驚人興事
業所知深從前隱昧難明事始見光輝吉福臨　遠塞雁乘群隊失高樓燕
語有新音利名未足君之意雲水相知去客心　辰　生來本是他鄉客
及早成身別處圖水遠山危空悵望憂消利聚覺心寬花枝照眼還應結
鴻雁騰飛書未傳犬尾兔頭身有險馬來方出火中蓮　午　天日當空
影不斜亂雲何處起相遮清清無語困明失顆顆傷情起暗嗟江上寂風
吹去雁窻前跡雨濕梨花蛇猴得處鐵基變鼠兔群中虎退牙　申　依
依御外曉鶯聲把捉生涯取次登莫詩利名成就晚定當財祿漸昇騰雙
雙鴻雁遠千里隻隻鴛鴦帶兩情蛇鼠群中逢吉祿兔鷄庭裏困飛鵬
戌　意氣成時大內羊營家立業計偏長搔心只待成終始到底謀成夢
一場目斷〻涯飛雁遠情歡檻外野花香年來月往多顛倒無限愁心不

可量　女命前定易數離䷝　子　天工不負前程事細語輕言
少自由福到祿來終一吉家成還破再重來粉黛重增年少日笙歌擁泛
閑聲幽身心未定須抛棄佳客相招出外遊　寅　娉婷絕色誰家女二
八青春正少年娥眉未展如初月蟬鬢新梳似淡烟貴客排徊何所似嫦
娥顧盼暗相憐樓上笙簫歌一曲音聲認得作神仙　辰　利名事業兩
重連生計人心意未專機構弄巧終成拙情性溫和福自全花開果結全
紅色葉落桃生映日鮮鼠兔成家箕帚客心旋孝行感於天　午　初涉
波濤幾度空如今再立始無山休疑目下非無是且喜年來路漸通終喜
貴人相接引可憐骨肉各西東到頭生計今無難晚景真如一夢中　申
上平難測安身計穩守幽閑特上人禍散福生終吉慶名揚利合兩俱真
花落果重凝望又魚況水淺意重新虎羊立處生涯定終喜心安始出塵
戌　為人烈性立籌機爭奈身心不可為操意成家無一失修心守節絕
閑非才子吟詩傳步意來君養物過良時紅肥映日真如許福壽雙全豈
不奇　四字金子　稔嚴倉稻　寅　酒闌對月　辰　寶船入海　午　火心炎炎
秋堤楊柳　申　秋月芙蓉　戌　雪裏盆葵　郭璞數陽局
（叫嗅喫辭難按仔細一着莫兩播閑衣祿福足一生內權公氣盡然二山）

（下上做戊十祿）妻子不足（刑七宮不定死離兩姓）重（爲事細覆夢沙屺）谷笑閑閑防係弃一枝花殘（木分）歷涉幾千事五行着命使勤君早覺悟息爲生活路平生磨難苦心多平昔心懷水上波平地花開又花落一生忍耐奈君何歷涉風波與險途吁嗟幾事自支吾到頭未得安閑處獨對燈花不足論翻翻風雨惹離愁苦難平生不自休作事繞成成又敗親姻骨肉露華秋祖業緣輕姻親緣薄二月冰石皮見後自經營回頭不覺傷心起流水桃花太薄情更憐菊綻霜來早處有一駕空懊惱龍蛇變化慶風雲利祿前程非草草 花落花開數 破成成破以爲常性格從來熱肺腸磨難自知都歷遍幾回無事惹災殃離祖離宗妻會散花開花落事難量直須此際親經歷前面根基活計長 流年 人離財散事急早辦有疑卯問戚恨忍憤前程有望謀財賭撞今年氣數儘平平說盡交關未得成進步惹疑心不足寂寞茅店月黃昏算君一件事有笑其年虎尾犬雙口一家門內寸心横馬困鹿衰眠芳草桃花亂落水東西蜀鳥傷春勸早歸嫩笋不禁風雨惡老梅那被雪霜欺暗退一重財折得一重災人添一喜子壓得事和諧風解梅梢雪春光漸漸回 陰局（與前乙丙同）

○丙丁鬼谷分定經晉卦 燕奪鶯巢格 平生注定馬頭榮事業匠區總未戌 西畔有家東畔立南邊有事北邊榮孤飛鴈叫湘江水燕奪鶯巢兩處鳴借問此身何處是雲收月皎正當庭運氣合逆塞生涯日日新開花前程事要是虎頭人 天魁 天馹 天笑 此星照命生來近貴須霑雨露之恩命合遇天財爭奈五行駁雜還了許多俗債有事不會成有事不會耐弄巧成拙恩中生怨攢錢來如風雨去似飛沙雖是名播四方聲揚閭里比如千瓣桃花好看不結實兄弟虎羊件件自當心自理會命中若帶暗疾雕青破肉可免傷妻害子 述云 一生心多事翻覆猴鼠相逢事業成

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中 遇鼠多驚險逢蛇必見安江魚來倚岸好放一長竿 丞 路逢前遇風光別尚且艱危問治金利祿輪中滋味好一天晚景始方亨

男命前定易數晉䷢ 丑 立身凡見兩頭榮莫謂枯枝不遇春到底區區疑不散思量兀兀始離麼孤飛兩兩鴈兒遠踪放花枝朶朶新料想無人知此意爲君指出隴頭人 卯 明窗綉戶非公志綠水青山許汝看馳驟一身猶未穩榮勞萬事意何安鴻飛鴈去雙分遠燕壘鶯窠兩處憔借問前程何處樂逍遙塵土不相干 巳 頭角成時過雨浪一聲雷震脫泥蟠成身必遂登雲路回首欣然笑四虬鴈起一行分散去花開兩樹果成慳由來意氣終成眛可愧

從前祖計殘 未 雨去雲收天漸碧風清水靜月團圓從來隱跡皆消散向後光輝祿又遷群隊分飛孤鴈遠聲音終調斷琴絃可憐蛇馬忻名利一段災危在破田 酉 音書一軸寄高人相遇前程事業新風物舊家真可笑利名求處計相親水邊花下多情意天外鴻飛少伍賓正是中年好榮業奈何人路入荊榛 亥 後志生前漸立涯重興基業事堪誇幾年施設難成吉十載那堪禍且加花朶菲菲榮色重孤鴻隻隻逆風斜雖然誇得成身地蛇鼠相侵又破家

女命前定易數家人䷤ 丑 赳富重重有姑娘永別離自身逢苦死命薄未當時敗失良人業安寧奇子基晚年歸日計終不免顛衰 卯 禍去福來當此時心伶性巧有操持雖能卓立成家計爭奈孤遺主別離危樓遠望離鶯語綉幌幽閑乳燕啼但看鼠牛逢吉兆斷然福利不相虧 巳 平生作事類遭迍守志聰明立性純閨房顯耀多成日親故矜憐恩自榮鴈杳魚沉心汨沒雲收兩散事重新晚來不失前程事龍虎相逢近貴人 未 命裏迍邅福未旋憂煎度日不舒眉應已不和當折挫離家必早保頭耆良人遠望山頭月佳果依垂霜下枝龍虎不妨閑暮眼自然和順享良時 酉 處世非爲吉居家必變更辛勤方得地安樂定災生有鴈徒爲侶遊魚也不亨前程無路入只好問前庚 亥 懊惱時來驟變覲早入山孤遺何所似災塞翻相閑繡閣燈添影高堂立已難不然修善妙早入九泉間四字全

丑 雪中竹影 卯 順潮行舟 巳 路入平坡 未 錦蓋行舟 酉 楊柳著霜 亥 泥水鬪獸

郭璞數陽局 三鴈飛 一日雲中 一屋倒（並）性（機變多能）拳推人立山上 文書雲中 林塘風月好進步莫遲疑一月照鳳池一聲孤鴈飛一家自水火一木發枯枝東風吹地驚心事利祿雙雙遂意遲一動西湖去語傳一封消息自天來一人攜手趨前進五彩雲中聲震雷祖業規模素有成幾多歡喜在青春鴈行又喜成群早榮祿如今有十分大椿堂上愁雲鎖斜月黃昏獨照我只愁六六限中危切忌秋心川下火青雲得路去何難再整芙蓉指顧間萬里吹噓人借力榮華去處是重山 玉佩玎璫數 日出風吹三尺水秋深鴈叫一天霞分介鎖變爐消靈食蓐心腸眼眩花箕裘再整家雖立寒木枯枝葉再花寶殿玉指人晚遇夜深梅影透窗紗 流年 一文書入刀有龍喜合相迎事意未通財喜半空有事頭着計謀防火燭慎憂愁憂疑項惱禍多臨布福修來免有驚磨腹磨心聲哽咽白頭人看少年人嫩笋怯霜雪七宮人杳茫夕陽無限好可惜近昏黃半醒如半醉燈被猛風吹新

船行淺水萬里步跣蹺重山屈曲事艱難浪湧孤舟過急灘雪壓梅花呈瑞亂去除災障始平安秋去冬來傍貴榮華有一疑防一老閨內佳人空笑到子歸聲裏雁南歸非是是非生懊惱 陰局 天生此數實爲奇女命逢之五福齊玉骨冰肌人貌美起家卑立有成持撲謀辛苦成家早學事施爲非草草他年運到福允高積穀堆錢有金寶結髮夫妻是宿緣花開只恐子難全移桃梅李根基穩美使風吹淚眼穿前程好事龍騎馬發福旺夫災禍寡戶門清顯慶雙雙百歲優游居大廈 女流年 白頭雲起少年忙喜又成憂空斷腸風舞海棠花落後鷓鴣啼處月昏黃一吹呈瑞一珠揞拔一人洗鏡未喜先憂急急 速速早宜修福鴈叫一聲人愁滿屋新啼痕壓舊啼痕掩面佳人愁對菊 閏 麻 喪 病 妻 盜 血 財

○丙戌 鬼谷分定經 旅卦 鴈逐驚飛格 重山高聳拂雲端孤鴈高飛逐鳳鸞久積資財應滿屋白頭方得貴人看生因志氣如松竹立志清高耐歲寒借問西園花結果一枝春色倚闌干初榮中亦破祿在晚年成見豬登劍閣遇鼠即身榮 天休 天祿 天煥 此星照命胷襟磊落滿面春風見識察秋毫之末謀事有冲天之志慮遠機深胷襟澄澈明明如燭量長較短知輕識重善斟酌會周折意慈悲不愁恨臨危涉險自能主張五行孤不盡猶如草屋下掛珠簾匣中藏寶劍幽事如冰見日好事未免迍邅松栢長青風霜火歷若帶暗疾可免刑傷 迷云 功名未遇天家祿試向雖窻苦用心 康節前定數 名知花半開格 （詩與分定經同） 升 自有成中破還從破復成逢豬登劍閣遇鼠漸香馨 泰 歷盡風波家始成幾翻衰敗復重生等閑機會非常別莫道鎡基嘆晚榮 男命前定易數

旅 ䷷ 子 月在中秋雲散時幽人得志切須知利名消息微成者骨肉因緣聚復離鴈陣一行中道失鴛鴦兩隻並頭飛歲寒問我園林事節操凝霜一果枝 寅 依巖抵澗老松枝直不凌雲曲不垂堪笑此生知己少惟言吾道得人稀秋江去鴈群應別春苑芳花結果遲終有一條歸計路亦無名利亦無非 辰 孤立孤成事莫陳年來年去費精神君知借問名和利終是生涯破復成 去鴈秋江孤影遠落花春圃舊香馨區區到老心難足贏得交情喜色新 午 基業未宜埋鄙俚榮來終是漸光輝惟心好事來終始逆目傍人論是非 鴈影倒斜沉遠塞花枝零落傍蹊籬馬行鼠走何堪說回首秦樓玉淚垂 申 欲問生涯要的真生涯不若問離塵勞神勞力當如是趨利趨名實有因 鴻鴈雙雙飛漸遠鴛鴦對對意猶勤當年暗種多因力得逆枯枝耐幾春 戌 井外黃金

逐處生擬將生計向前行蛇龍昂首登高漢豬犬爭群入困鄉一陣落花經雨早兩行歸鴈逆風張到頭如問欣榮事無限春光向夕陽 女命前定易數

旅 ䷷ 子 成心生有安閑地不料前程路未亨若到鼠猴傳吉耗宜當福祿事高堂榮貴相扶無一事兩兒特發桂枝香優游度日宜修善災蹇無生福自昌 寅 青雲得路向行街得貴扶身百事諧吁嗟孤苦遺親舊可惜辛勤守性懷 立計儘宜成自立前程必有晚奢華縱然災蹇難來折福至身安是可誇 辰 臙脂油膩染其身萬事何時得自新展轉究來誰與解愁戀屬付脫 紅塵年來且過寅中後日去須逢亥子春遠子貴人高着眼更憑刀斧傍斯人 午 塵世何時脫昏迷過幾春紅花須結實綠柳拂江濱得路憑人接前程過祿新幽閒當早棄金用賴東君 申 綠水遠迢迢青山路必遙更逢親故別須見父兄獨世事全難托生平立計牢有人恩欺早終不墜蓬蒿 戌 鴈自南來報終身欲出塵須當龍虎尾得立福緣新陽水悠悠去重山杳杳巡中途逢一貴榮顯保其身 四字金 子 雨蕭自酌 寅 雪天望月 辰 湯馬飲泉 午 炎天種栗 申 大暑得霜 戌 黃花晚節 郭璞數 陽局 方衣乃僧而非客也 拳（名顯達）雙山（宜出）貴人 雲中（桔衣相逢）

一文書 田（有進益添物力） 青雲有路由屋當心功名富貴爲國之璨詞源三峽筆陣千軍胷次兵甲無問不答泪沒祿中祿旋爲山外山進屋增力成名不日是非多不足半榮半受辱一鴈分空字字分一生好事向人心一名顯重知名重一屋人孤獨自吟紅映夕陽山烟連明月照荊湖春正好高折桂枝還回頭好景添新麗贏得珠璣滿斛歸態度威儀佳作家半文半武自生涯圓明一點心中鏡寧耐經營莫怨嗟五行只是多刑尅親義誰知自南北鴈行相伴往來飛到頭終不成行列看看此去漸從容出入經謀事事通莫恨如今無快事前程風景愈豐隆 翠竹齋歷數 活計爲謀定足生涯花落花開鴈過西風庭院碧桃庭外重栽親戚如冰同炭心無一點塵埃水畔木邊人遇更向無心得來鶴唳青松未晚斜陽一點樓臺 男流年 鳥焚其巢退不宜進防有官非可宜謹慎天關雲高鴈字橫一雙飛去又留連銜書又報金蓮書可惜今年喜未圓滿酒瞧瞧喜氣生雙林楊柳岸頭烟佳人冷笑誰先醉斜插黃花傍綠莚杜鵑聲老憂心悄悄閑是閑非暗傷懷抱進一段書來一段愁夕陽景偏好明月照高樓一哭西南進一珠呈彩光一枝蘭菊茂一樹桂花香喜內生憂得中防失暗昧小人非水邊人獨立 陰局 柳色搖金映日遲五風十雨鎖

愁眉危樓獨倚人何處羞對孤燈淚滿衣千機萬巧多機變自會支吾心
不偃不裒烏紗是丈夫門户當官動州縣改换家風氣象高清閑風月向
花梢墻桃未熟心先軟尤慮縈心事一遣前程自有機關大會次如今未
可賽芝蘭移向菊花傍晚節看看好舒快。女流年和氣悠悠入畫堂閨
庭喜信尚茫茫滿園桃李花開遍又見珠來掌上光兩箇中秋心切切一
事堂中分兩節雲中月色暗光輝滿樹梅花杏皎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六　十九敬

命（諸家星命百二十八）

○丙巳鬼谷分定經晋卦、失侶孤鴻格、羽翼初生且待時、鬧籠展翅自高飛、誰期失侶分南北、嗷唳衡陽日易西、遠鴈過山群失隊、白雲深處杜鵑啼、爭知意在塵埃外、因在塵埃涉是非、滿院桃花帶雨開、東風吹綻一枝梅、逢牛兔上枝枝發、一箭成功事事諧、　天姤　三合　天憂　此星照命不喜俗事有冠世之材心地好行忠孝作事閙中不靜只好閙中取靜僧不僧道不道俗不俗孤不孤拿東羅補西障度日身心不定早年喜得庇蔭下中年不好末主始成若不破祖定是異居合帶暗疾可免傷尅根基應在水邊成立目下未達述云幾多辛苦皆經歷自有桑榆壽晚年

康節前定數如禽出籠格羽翼新成必待飛崢嶸欲勝舊門閭紛紛祖地歸何處省覺諸餘發用虧遠鴈過沙群隊失更憂孤老見傷悲終知志在塵埃外中限區區末景奇

中滿院桃花帶雨開東風吹綻一枝梅牛兔上看看發一子清和送老回

未志識求謀始遂心猶如花謝又逢春燈前窻下休相嘆美事來臨在晚

欣男命前定易數晋 ䷢

丑　沙頭有鴈孤飛　井外居家是奇　白玉不除瑕玷　人生豈少錢基
猴鼠終身多利　兔猪必有纖危　好笑花開無實　果成借我一枝

卯　利名於我何艱阻及至成身便見危百事料知非是智一身終見苦無依
庭花謾自榮春色塞鴈空過冬夜悲遍歷艱難事無盡不如林下任天時

巳　連城白玉出藍田丹鳳翱翔上碧天蘊器中年成事業立身初計盡蕭然
花枝春色飄蹊下鴈呼秋聲落漢邊更問老時多偉事待看華屋盡神仙

未　一生歷苦事艱難費盡心機意未闌圓月斛時還有滿人緣灾處必能安
離群鴈入蘆花宿巧轉鶯穿柳絮殘夜半鱸魚雙躍水江邊何必守長竿

酉　平生立志重山外好整衣冠見貴人名利漸成成又失身心繞縈縈還迷
高飛鴈侶穿雲去低放花枝帶雨新欲識巍巍雞兔上高高百尺路迷迷

亥　金門有路終須在兄路多非久自消奴馬當逢名譽顯仁人相會福基饒
花枝重結難成實鴻鴈分群飛更遲到底利名多後恵江山迢遞困漁樵

女命

前定易數睽 ䷥

丑名處安身未足奇春去花開已失時嬌容本是園中杏笑臉頻粧粉上脂

龍蛇變化鍬基立牛羊相逐禍災彤及早修心并念善不到終年見別離

幾翻歡笑幾翻愁最苦身心不自由春到魚遊春水活秋來鴈杳塞垣幽

卯檻邊凝望尋消息簾下低垂覓鼠牛高人問我誰家女相約前程歎小樓

塞鴈傳消息　佳期立虎牛　前程無阻滯　守節處優游

果結高枝上　君攀礙屋頭　榮華當此發　終是見王侯

巳

未幾陣春風入綉幃方知桂子已當時如今留我傳芳客去後疑君帶寶歸

數年阻滯今翻脫一日榮遷在福基猴兒富貴雙全到低意懸懸捧玉卮

酉鵲噪鳴春雨　鶯巢轉暖風　榴花含笑日　福祿兩和同

莫使無稽住　當存艷冶容　時來修善果　名利必亨通

亥登下傳神未是真須教纖手拂紅塵一幅丹青全着意寸心留戀待高人

鴈聲不絕喚為侶魚隊同遊喜自親馬羊並立當時至禍去增添福已臻

四字金　丑　振箴逢金　卯　稿苗得雨　巳　藍田種玉

未　出虎過山　酉　秋蟬鳴柳　亥　井底觀天

郭璞數斷男命與丙丁同

陰局玉骨氷肌體態殊天然巧性有圓機施張手段高人處福至心靈事

可為　寂寞愁腸傷意緒梨花一枝春帶雨只因緣淺有參商頓教鸞散

鸞鸞侶　孤身短棹出烟波重把粧臺古鏡磨分付舊愁作新喜再圓明

月又高歌　女流年吉少凶多數可疑厭厭如破要扶持寂寞春月生憔

悴梅子黃時恐別離　言公門內事彷徨嫩芛風擾有損傷早用福田祈

善力菊花斜插看牛郎　疑疑網纏魚不見一天福一場憂未了回首人

眉蹙

○丙庚兕谷分定經驗卦天際孤鴻格百尺竿頭進步難紛紛祖業有循環

雲中鴈陣飛程遠檻內奇花一點斑若問前程榮顯事白雲擱自戀孤山

平生志氣應無失只恐當年事不開　生涯心未定遇虎方榮盛進退有

兩般弟兄應不順　右史　天營　天柄　此星照命性格不常易喜易

嗔早年福祿志器操持心機遲要省力早越見心下不安雖然一箇好根

基過了許多磨難雖北辰有拱星之拱常明台輔之前高而不危滿而不

溢會主張歷事早成敗知多少憂煎過幾番若逢申巳歲必遇貴人欽述

云運氣未來君且守晚年一箇稱心人

康節前定數名奇比松椿格（詩與分定經同）

切歲立身還未舉白頭猶自弄權機平生智度應無失且喜天年得壽齊

甲　生計未能成　見鼠心方稱　樹上一貪僧　金水人相應

丙南北安身尚未牢輕舟歷盡幾波濤前逢得遇陰人貴棄了魚蝦釣巨鰲

男命

前定易數　驗

子財利因循事業新未為人許必長榮喧轟志氣空高望勞弄機權志不寧

花朵乍開成薄態群鴻遠去已亡形君如借問根基事好處當如一壽星

寅因循夢入仙源路尋訪桃溪未遇人跨馬騎牛人事變成名得利福基新

鴈群一陣相飛遠花放雙枝結果匀到底利名終有失只宜林下住天真

辰成家不覓平生志積辱懷愁少自由福去福來終一理利成欲破再重求

不憂鴻鴈離群去須見花枝異果收好把身心拋棄去異山相拉兩山遊

午平生要問英雄事爭奈時乖不可為操志遂知天道用成來終是有光燿

雙飛兩鴈歸雲侶重結雙花帶雨枝頻得高人好消息利名方享又成悲

申初涉鶯憂事幾重前程再立始無凶莫疑眼下非和是且喜中年塞路通

花謝再榮新果結鴈行須見各西東到頭所計難成實老境真如一夢中

戌素祖踈親復自榮勞神費力事辛勤利名直向蛇猴上災挽還移在丑寅

莫恨異花成實寂也知淺鴈別因循生涯要向雲梯立直待門開問主人

女命

前定易數　喧嗑

子花盛果收奇異時欣遇良君立鳳池嬌姿不失靈芙態惟恍紅顏開黛眉

携手相邀登玉殿含羞獨步捧金卮曾看出離灾迭日脫却蛇皮任意移

寅分明誤入桃源去方入桃源未遇仙若遇馬牛俱事變欲營生計未推惟

天邊鴻鴈聲聲遠雨外鴛鴦隻隻鮮試問一生何活路只宜林下保安然

辰志氣英雄得意時平生不覓少年姿否去泰來終作善利名破聚好扶持

鴈行大侶穿雲去果結成林帶雨垂繞得貴人添志氣門闌多有喜盈眉

午求名求利事方新未必斯人富汝身獨奮機權稱我有欲伸志氣屈還伸

雙果纍纍垂檻外群鴈喔喔過天涯到底生平祇如此皤然白髮享靈椿

申鶯疑幾度事重重欲立生涯未立功莫論眼前非與是若謀活路始年終

鴛侶再榮新意思鴈行惟見各西東借問老來歸計事堅心且守歲寒中

戌天然容貌好乖張無限春光不可量回首綉幃多顯赫到頭成業戶庭昌

塞鴻隻隻離橫浦梁燕雙雙語畫堂寄語斯人多慷慨晚年尤自福無疆

四字全　子　萬徑逢春　寅　枯蓮得露　辰　秋堤楊柳

午　待風駕帆　申　風裏楊花　戌　層冰見日

郭璞數　陽局（四爲各飛南北東西一人騎馬上山）一祈一日雲中
𡊮（支吾唇活前程好休煩惱有榮華非少）少小可　孤雁（孤則一拄妻子）
有陽墊多　日落西山月影孤雁飛南北去從無處眠山後傷心事爭
來山高景象跡　一馬出藍關一旗風雨間一人相別去一貴水中環房
中鬼弄燈花滅只恐因緣好處慳穩當根基好五行眼前謀望日通亨如
何造化尤多陽尚有闕雲秦嶺橫　事到極中生不足平生運用多勞
漩孫星臨命照親姻惹起鬧愁多反覆　此限福星來家門喜氣回前程
須快活直待笑顏開　梅狀畫簷數　東君何事尚徘徊雨散雲收十月
雷無限風光愁裏發紅風吹落幾殘梅半生煩冗能容易莫道親情冷似灰
月上西窗照孤影夜闌方可好金盃　流年（死數）轉（心既跌事皺眉）
一（場喜一場悲吠品）財耗鬧懷靜生過今年南北東西語莫前但向靜中
求一福急須積度免憂煎病羊逢老虎大風事難苦謀運未圓成勸君莫
強做半憂半喜眼前人戶四門三惱亂頻杜宇啼殘孤枕夢鷓鴣愁聽雨
三聲　人間閒時客悽悽鹿行芳草馬行泥滿堂風舞楊花白門內傷心
問阿誰布福早祈禳進喜免一殃官事重退財也可折灾障　江流尤有
不平聲是是非非喜又驚更忌丙丁惆悵處倚門愁聽杜鵑鳴

陰局　五行狀數富貴聲知巧人中第一名穩當根基前面好玉容花映艶
陽春　函傷早歲多刑尅夜靜無人對明月知難知易慣營家指日榮華
樂全關　社燕歸來壁舊巢沙鷗移動過汀頭秋風吹醒重陽夢回首黃
花滿地愁　家聲一變門風一亂悲喜一場水流心轉獨立闌干懊恨誰
莫道淚痕如雨綫　女流年　天邊月出被雲籠檻內花殘蘭桂空半喜
半憂添哽咽鴛鴦分散各西東　明珠長貴風群離燈焰消殘風又吹他
人煩惱他人事莫管他人是與非　小錯　財　驚
○丙辛鬼谷分定經大有卦　鶴立青松格　青松百尺嶺頭寒白鶴飛來
立脫灘氣直靈霜欺不得石崖岩下立根盤紛紛葉落春光語百歲兒童一
夢間借問生涯何處發繞逢犬馬始安然　長安路坦然不用苦相煎前程
名與利直過馬牛邊　天台　天退　天懶　此星照命有規模有丰度
能驅駕會撐拼只因多破少成秀而不實豪氣沖天膽志拖地不能俯仰
人會支吾能處分會粧點善擺布却因福薄愚深多翻多覆獨權自立之
命只得根基固實玉中有救災害難侵晚年方有貴人舉用述云遇盡許
多危與險直須且待晚年成
康節前定數名松栢凌霜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長安路上行　帝京三百里　水牛見一龍　珊瑚生水底
末莫用初年只用中從前迍蹇未通亨平生險阻皆經過賦分根涯晚歲耕

男命

前定易數　大有

丑
甘心多得失　懷抱巧能才　天命何淹滯　人情有慮猜
庭花飄韻郁　匣鏡拂塵埃　回首逢奇景　心聰豁地開
卯
月色漸朦朧　前程道未通　情懷多梗塞　新舊不和容
蘆雁歸飛雪　楊花旋舞風　白頭成復破　生計倚西東
巳
後役塵勞裏　區區馳驟中　前途頻得失　親舊各西東
雜樹花擒日　孤飛雁叫風　桃源光景別　隨步入仙宮
未
渺渺江天鶴　孤飛鳴九皋　翱翔猶得意　舉翅徒霜毛
結果花應對　財豐心正勞　何如早防慮　傷指悔操刀
酉
春色花榮國　秋風葉隕林　生涯依倚得　人物強多能
親族半途少　浮名何處尋　西江無限好　不與夕陽沉
亥
春光好景空虛度浩氣剛腸必自能淹淹未許榮身計早得還應晚歲榮
有志必招群雁失因緣不折異花聲莫言三十年前事說着教君涕淚零

女命

前定易數　革

丑
台星照處身將發玉女何愁命太遲試問羊豬消息近方知福祿事嘉奇
一條金路何疑脫幾里瑤臺逐步移若得根基當着此難將殘害析良時
卯
莫嘆多艱蹇　身榮子午中　親人終自逆　貴客卻心衰
何況情尤薄　歸事不見蹤　生前幾多事　如覺夢魂空
巳
一段風流事　羊猴漸漸成　因緣家外立　福壽晚年亨
親散終難合　扶持晚體輕　前程休問失　且守免羊迎
未
生計兩榮苦　孤閒性自聰　成時百事失　如在夢魂中
鼠兔紅顏改　羊牛晚景通　忽逢佳客去　桃杏笑春風
酉
新月當空照　情懷暗地通　精神頻改變　福祿漸從容
魚陣遊春水　枝跌果驟風　侍居休強逞　守節處和同
亥
心機費盡平生志紡慢閨中守舊居待得猴兒登峻嶺正宜姜女遠沙衢
月下瑟琴絃再續雲間魚雁杳音踪若至馬牛羊尾日依然計問更南圖

四字金
丑　明月梅花　卯　敗珠逢火　巳　風前點燭
未　秋天獨雁　酉　紙船入海　亥　藻魚波涸

郭璞數　陽局跳躑（牛喚笠綽雙笋親子難為做子方言心多機關會營）
係日睹傷心宜着力黑雲開後方見日　煩惱重漸亨通　宿疾　兩字
利名一字美兩足鴛鴦驚散起兩行鴈字趁風斜兩段佳期重見喜　歷
涉風波險地來險中跳出棘林開前途尤有人爲弄馬立藍關酒半盃六
六年來事未亨奔波經歷謾勞神東南西北都遊見好景誰知在暮春雲
起萱堂人已失斜月照人愁寂寂抱琴一曲薤歌終鸞鏡再圓重拂拭鴈
行孤處不成孤到底雙雙又似無尤喜芝蘭生砌下老來還得綵衣娛
垂楊夜院數　菊傍桃花更備春歲寒獨自有松筠風霜烟雨欺難盡漲
得根株不苦辛紫燕巢移傷舊旅琵琶絃斷調重新誰知階玉光門戶收
拾明珠達此身　流年（人不足事反覆一貴人主事一鶴高飛一事生疑）
事一闔愁裏夢忌愁來防脫弄　惟擬謀東又復西白頭人喜福豐肥
要將好事爲生意直待金雞唱曉時　文書有望謀心計關事相榮君早
避畫堂懶聽曲歌聲正在憂疑逢一貴　曲巷推車望直遠倚門睹想望
征夫戍雲遮月心如醉春去秋來酒一壺　嬌桃一顆噴清香又見珠來喜
上光培子連綿憂字走重山一鹿卧斜陽　一花紅灼灼一屋人冷落一
炷好香燒一喜生寂寞一險堂上親一病更憂心回首春風裏雲開月復
明陰局　陰人逢此數偏宜格局非常福祿隨只是命孤刑尅重親姻骨肉
兩分離　生來伏性多機變早立把家心不倦有成有敗付前緣勞力勞
心休怨恨　家山一片白雲飛堂上人孤恨悠悠月照花欄相映處秋來
雙鴈一聲悲　到頭好事終須在一顆蟠桃加深愛他年變化上天池官
祿榮封堂上拜　女流年　喜後憂先春暮天百花寂寞怨啼鵑眉兒懶
畫初生月鸞鏡朦朧影半邊　夏月秋期事事宜桃源有語客心迷暗室
悲風生白雪楊花飛繫馬蹄歸
○丙壬鬼谷分定經　未濟卦　山頂鷹棲格　祖業紛紛晚可成山深隱
雪見猴星孤飛鴈南南來伴渭水河邊釣錦鱗若問生涯多進退勞心費
力晚年榮牛馬運來應見祿從前事業未堪憑白玉黃金貴清門早赴期
瓊林花發牛角長新枝　大常天府炎炎此星照命有火星難獨把多
頭多緒多疑惑多僝僽多是非口直性緊自是自直動燒香懶念佛多憂
慮志遠機深安閑中見生受省力易費力難雖是能措置會施爲都緣命
中凡百蹭蹬好事遲迴早年宜異姓隔胞改更離祖如乳燕營巢自立計
方可若守祖業誠恐難招晚年自有貴人提携無心中遇一項財祿述云
頭上安頭心不足已亥繞邊有貴人

康節前定數　月清如水格
夜半紛紛雪　山深月照猿　鴈南回北地　燕北却還南
遠岸投羈客　三更等晚船　落花春盡處　一朵送終年
中黃金白玉貴　青門早赴朝　瓊林花浪裏　牛角上生刀
未舉措威儀勢有權旋爲大器自安然平生不是塵中客名利高遷譽播傳
男命前定易數　未濟
子　立業惟憂挫一毫此身跳躍出蓬蒿馬頭一道光輝起豬口三刀志氣高
二隻秋聲嘹喨鴈一枝春色艷芳桃因緣定汝成中失老計區區莫怨勞
寅　道德莫疑未濟時騎奴逢鼠立鐵基重遷紫綬人携手笑謌青羊改虎皮
鴻鴈一行飛散亂鴛鴦兩隻戲漣漪中天日色陰雲散風捲雲消月再輝
辰　一條鈎距掛山頭兩座高峯作計留繞到紛紛須失兒身心安樂且逢秋
當空鴈陣兩頭散倚檻花枝一果收好把生涯空作立堪嗟祖業事應休
午　笑語藏刀豈可精剛心擬欲擺塵埃利名但覺成非久家道中間興復衰
鴻鴈秋聲嘹喨去花枝春色艷方回一言爲報君消息火盡烟消不作灰
申　提筆留心器未成不然還許冨前程蚊兒動處人騎鹿猴子行時富萬名
鴻鴈一來還一去鴛鴦傷侶又傷情殘花脫葉秋林裏收拾梢頭兩果營
戌　生涯家外是因緣回首追思涕淚漣一段光華輝馬腦兩重財祿耀豬肩
鴈兒兩兩群雙失花樹枝枝果一點堪笑治生多改變荷翻珠露碎還圓

女命

前定易數　未濟
子　疑心用事未知機進退多憂又有知臨水涯頭逢損處虛勞神用立鐵基
垂垂改變方爲穩凡守安居定主離若得貴人成就後免離依舊有旋爲
寅　祿運乖張莫強求但行正道却無憂鼠犬相逢方有吉豬雞會合向前謀
福貴兩全攀桂客貴緣百歲遇公侯但恐前程難保守東君留意更優游
辰　東風習習入羅幃貴客登鷹立釣磯雲開日照朱簾裏射出嬌容步玉墀
一雙蝴蝶來迎喜幾對雛鸞逐燕兒試向前程如許願不須憂慮出鐵基
午　節義非常有　因心固守身　登雲尋桂客　涉水見高人
雨灑孤燈暗　風吹繡幙新　擬看白首日　福壽兩俱真
申　志氣雖然有　冠梳强立身　更逢三人繡　若壓萬千人
淹滯粉脂客　須親樓殿賓　前程何所似　立計意懸懸
戌　强作前程事　何緣未得時　親孤魚魅損　福淺又災危
鼠去牛來問　羊更虎作威　生涯當晚景　依舊貴成持

四字金　子　鼠眠紅屑　寅　種栗成林　辰　秋鶯出宿
午　岩頭夜宿　申　鶯蝶穿花　戌　飛龍在天
郭璞數　陽局鴈（三鴈同飛各散東西異根别蘂送老齊眉神一香爐樂
道本出離祖換宅改變暉頭田自置田庄難受祖業）
半生煩冗幾艱辛半日思量幾斷魂半面親情幾人好半雙孤鴈幾翻分
根基休道不如今膏雨如春問祖音猶自出來望遠君高福厚喜尤深
初年自覺費精神命帶孤刑少弟兄莫嘆根苗凋謝盡春風借力又敷榮
碌碌勞勞不記年謀為何事未通亨錦衣未遇終須遇萬里吹噓借一鞭
休道如今尚蹇迍看看此去步平津利名好處西山景舊日江山依舊春
杏花帶雨數　春草青青春水綠梨花帶雨飄香玉風係雨憔命中招
骨肉恩情生斷續初年便得貴人欽晚景飛騰金滿屋不憂福祿不憂財
只恐後昆生不足　流年　（鏡一鏡半明　一事成　宜知足　莫強為）
謀事半辛苦着心終須有家內有災危度心須皆斗幾度海滯雖遇憂疑
看君變化一躍天池　綠楊枝上鶯聲巧今年誰知春色早文書喜逐彩
雲飛祿向西南音信好　陽臺舊說前程事合喜上眉來文書報捷看看
此去事如心只怕閒非惱殺人　火起三烟防惡悵更須謹慎免眉顰

急急有一危如車輪湊鉄磨壯更磨心白頭人哽咽　艾虎孟前一事害
黄花時節醉東籬一人門內觀星斗門外言公事不危
陰局梅枝月照暗横斜碎影隨風上碧紗映得東窓佳景在逢春依舊享
榮華　幾年凍嶺春容嫩碌碌勞勞未得閑好事一翻成惡事七寶難保
壽須慳　壽星一點照人孤留得蘭孫向後娛回首斷雲斜日暮西山疊
疊看征夫　足不足太孤獨平平穩穩過幾年跳出樊籠方受福
女派年皎月當天喜正中今年氣數少災主閨門生享閑無事子貴夫榮
秋又冬　只疑牛女步登高惡毒驚來未可逃桃李故園成實早珠安寧
上恐難守　答　雌　克　伐柯　利市　破財　損六畜
○丙癸鬼谷分定經旅卦　鴈唳雲霄格　撼動高山力不加根深達海接
天涯鴈飛江外無消息折散鴛鴦便不來春風是庭園林好秋月揚明遜
歲華借問平生何處是到頭三結半枝花過馬多應險逢牛遇運安此時
方得意喜得貴人看　天輔　天破　天驚　此星照命是穿山透石之
星經風涉浪之宿人命犯之施行兩露掌握山河容貌清奇骨格青棵磊
落所為進作掾將印綬性剛弄巧成拙多招是非撰錢來如風雨迷云過
了危難處龍蛇始稱心

康節前定數　風月相當格
欲上高山力不加根深連海路天涯鴈飛遠岫無踪迹空對江邊蘆荻花
春風到處園林綠秋月蕭條獨幾家借問治生須苦節到頭只結半枝芽
中　遇馬多經險　逢雞運還安　到牛方漸喜　臨水下長竿
未幸逢陰貴助成謀萬頃波間可下鈎一釣六鰲端自有幾多功績彼時收
男命前定易數　旅
丑　登山涉水幾多難立業成家向晚還未信枯根埋雪裏必開春葉向青山
鴻離鴈遠情悲急祖遠親踈人自閑借問園林誰是主秋來一果老枝間
卯　外美内傷君道理先榮後否子宜知馬頭漸見災消息猪首方隆計業奇
鴈度遠空飛上下花開幽徑護芳菲水寒月冷更深夜空把長竿下釣磯
巳　志高天外許蹉跎準擬生榮待貴過一入羊群籍知己更求牛隊利名多
鴈來鴈去空相侶花落花開果李何進退存亡切須識還思漁父滄浪歌
未　南成北敗蓋天然先取其方後自圓回首舊家空寂寞舉頭新業免迍邅
一雙鴻鴈悲秋去兩樹新花帶雨妍待得暗消名欲顯雨收雲散月當天
酉　台星照處名須顯稚子何疑命太遲但問龍蛇好消息方逢鼠子事稀奇
一行歸鴈高飛去兩樹紅花果必垂幸得根基堪把捉不期殘害壽終時

磊落衣冠異祖風不由人事復西東也應遇禍翻成福唯見生涯藉祖翁
亥　鴻鴈高飛群半失花枝重發色添紅為君指斷前程事一段因緣在大中
女命
前定易數　漸
丑　潜身韜晦守災迍只恨生來立性昏唯是用心常不足堪嗟成敗更休論
有子皆無妨孝義離鄉終是害慈親若得破家重立計必然回意感君恩
危險長流水　潜身早自謀　為人多蹇滯　立意每憂愁
卯　托主微修善　低心度幾秋　假鏡生運遇　直待鼠和牛
望月被雲遮　心寛必懷惡　任汝立前程　如今致零落
巳　見險免災危　安閑遭蹇剥　若要望榮華　全然不可托
忠良立我身　平生性中直　生計自豐盈　前程貴成立
未　若要好安寧　非遠尋相識　福來時自至　財祿却俱集
紅幃守妾身　驚憂度幾春　勤求唯儉己　財食旺他門
酉　猥懶成人拙　哆囉惹禍迍　前程逢虎兔　方得貴人成
前程暗似漆　豐福天然足　牛前隨分過　果熟立庭屋
亥　作事巧心機　為人性和睦　離鄉無早待　到老享天祿

四字金　丑　春堤楊柳　卯　寒潭下釣　巳　飢鳥投林
未　破網捕魚　酉　高樓望月　亥　苫鋪遇雨

郭璞數　斷男命與丙戊同

陰局平生自得緣悠閑占斷青春二月歡命好更慳財祿遂雙眉長對四時攢　畫堂人寂空惆悵愁去歡來堪指望根基穩當不須疑莫道勞神財未旺　旋恩深處害尤深至愛親情反不親事有到頭皆脫了誰知由命不由人　前程好事近漸入榮華經更冝旺兩年田土文書進自此身榮福有餘　憑時貴祿家聲振　女流年　雲開月皎轉清輝財喜悠悠福有餘夫婦燒香齊祝壽百年更顧沒盈虧　秋益文書冬進財言公須有貴人權更憂嫩笋風搖竹虛度時光少惜哉

○丁甲鬼谷分定經復卦　枯木逢春格

春來萬物長新枝枯木寒風灰火隨因向暗中逢巨燭月殘素色漸光輝蘆花鴈過溪邊白柳絮鶯聲是處啼桃花滿園人不摘霜林花放柳塘堤

魚入大江中山林虎嘯風命逢寅午位箭發馬蹄中　天權　天衡

天耗　此星照命夫中不美好事多磨始學終辱先難後易之兆好事迂迴錢財蹭蹬恩中成怨好事來張離祖辭親移南就北多翻多覆之命滿灑中不安閑端正處要喝斜心閑心未定運至心安然述云堪恨年來無限事馬頭逢着有恩人

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申　龍鬪魚傷損　山深虎奮威　命隨牛首發　箭中馬頭時

未聰氣精神志氣剛從今尤喜少灾殃聰明智慧文星照天貴臨身慶畫堂

男命前定易數　推

蓬萊三島古今聞豈待時人取次登巨舟駕處禹門峻難馬來時仙骨成

子

亂山重疊鴻飛遠遠樹凋殘花落深玉屋光華星斗煥化龍歸去藉知音

高秋清爽勝前昌天外蟾圓桂發香隱落丹臺千尺峻奔騰雲路一身長

寅

孤飛鴈遠隔雲水花爵青松帶雪霜不獨利名雙有享許君更占壽時康

幽谷杉松茂　峥嶸大廈新　必從斤斧用　未負雪霜身

辰

江上鴈飛遠　庭前花再春　誰知榮貴地　邂逅變荊榛

滄浪之水清且碧水有淺深人莫測較之世事出於天休謂利名斷消息

午

孤鴻千里唳秋聲花朵滿園媚春色欲識中途得意時直上雲霄探月窟

天際雲飛日　芝蘭發秀時　況逢元吉事　終見福新知

申

有鴈飛三隻　逢花折兩枝　褱中名利客　天外玉麟兒

背祖孤立營家業榮處那知又有悲莫謂困危身若此定知猴鼠利名奇

戌

高空鴈陣飛三隻曉樹桃花見兩枝若把從前堪愛事棄閑身後復重離

女命

前定易數　剝

幾年滯阻事難言抱義旋恩反似寃若問前程何處立欲知牛兔必安然

子

心懷悶悶鬧啼鳥情意融融遂去鴛有疾方能當永壽更持晚福果榮遷

修心且立前程事莫向迍邅守舊緣濟物須當增祿算帶疾終防免外愆

寅

鼠牛雖得存衣祿羊犬相逢足苦煎若問高人同處立方知身後得恩然

早向恩門立　前程儘有緣　更修情性善　且保壽齡延

辰

寵愛非今日　安榮守歲年　枝高綴奇果　福祿永雙全

慔單幽閨久　困風入綉門　時來將顯遇　貴客問來因

午

魚水兩相得　鶯花遇意勤　不須憂立計　安享脫灾迍

樂意登樓望遠山仙梯折足步艱難雖立英雄無限志一時棄守少年顏

申

虎馬乘來終有計燕兒語徹意相關但問當來無此景時令枉費使心慳

花容自少悲風狂今若披衰果又芳雖然早出江山景但向朱門發桂香

戌

生平謹守幽閨內婉曲旋情喜氣揚從今侍奉樓前客頭白相看福未央

四字金　子　靈天行影　寅　逆水駕風　辰　浪裏淘金
午　天曉燃燈　申　蛇入龍窟　戌　大旱甘雨

郭璞數　陽局　心（謀高處自說多學少成）二山千里（恐怕做不得有頭無尾）（幾多歡喜）事（事事事事冗而又冗君被人熏）百尺竿頭須進步一身着懶終身悮　勢（氣勢英雄利貴近公得又哭幾多惶恐）月（月在堂中幾多暗昧）酒一飲（百川肚皮思量）靈根不減歲時青殘月雲遮不肯明一對鴛鴦戲春水一生名利自天成　心地清如水冰壺不染塵梅花一枝雪過貴又更新東風若借吹噓力萬里風雲肯步津

五行入局富家聲多學多能事少成只有驚憂愁處險有財有利不成名

堂前自有高人福多少親情足不足心高羽弱未冲天存得松篁秋後綠

鹿走重山喜氣新遲遲千里路相親前程風景猶奇特未遇亨衢眉莫顰

傷木逢春救（一斧傷木今喜逢春）自強生氣謾誇能多學徒勞事少成

自是別為門戶計水邊際遇立名聲逢蛟見鼠如何合有斧無斤相似傾

膚體毀傷猶未免東南有路別經營　流年（事去事未失脫些財莫恐恨時未悅自支吾心性懶）鴈聲非夜過天衢紫府恩深賜卷書今日困龍頭角聳躍從滄海獻明珠　啼鳥一聲春園林錦綉新桃花三級浪六六

快金鱗　一段青山秀一溪流水清一堆錢有氣一來好紅綾　憂字去了喜字歸言公判絲不沾衣一竿嫩笋墻頭出他日侍鸞待鳳棲　能知足招福祿前程好倉陳粟　今年氣數有憂疑啾唧家庭喜變悲堂上家人先笑倒惹君父子駁變眉　幾年生意又淹塵雨懲風係未出倫脏得桃花三二月禹門變化躍龍津

陰局斷與前甲子同

○

丁乙**鬼谷分定經**升卦　月透浮雲格　平地升騰上碧霄烏雲散處有仙橋每將心事重更變祿食十鍾福自招　天邊鴈叫空留影南北家鄉萬里遥墳前借問誰爲主風送孤帆出海潮　久缺看看滿經年鏡再明江南與江北花落虎頭人　天庫　天倉　天樓　此星照命監官提携之宿氣宇朗然機謀智略作事好勝財帛要多心常不足人雖欽仰作事迂迴重權有肩無人可替高人見喜小輩無緣口直傷人多招不足怜貧敬老雖觸心慈中主漸強末主最好命中合遇金貴水貴等人述云從來事業成爲有晚景生涯始可誇

康節前定數平地登霄格詩與分定經同

甲　久滯看時發　經年事在明　江南與北地　花發虎頭榮

寒氣爽神清骨格奇五行從聞好根基不作文才清要職也爲師範使威儀

男命**前定易數**　升

丑　此生陽變幾重山勢遠巍巍不易攀莫顧我家親與舊且教他日冗成　閑芳花開處枝重接孤鴈飛歸去不還大抵生涯老時立何須惆悵念艱難

卯　營謀生理忽思危棄就中間事漸奇直待嶺頭人借力此時弦上箭方施雖雖鴈過天邊遠灼灼花殘檻畔重爲語斯人早防慮高臺千仞福爲基

論汝鐵基事　成家亦未然　身心多動靜　名利每虧圓

巳　過鴈平沙遠　花開少果繁　中途滋味別　溫飽老天年

未　何事區區苦變多一成一失事呵呵馬頭到處生涯立猪足極時喜氣通鴻鴈群飛空有侶鴛鴦失伴護相和鳳凰展翼空飛去宜得將身入網羅

酉　一條去路隔重雲欲立巍巍不易論若解心心泉上石免教碌碌禍危紛檻前花朵重新折塞外飛鴻半失群半喜半憂非爲是老來一譽四方聞

亥　鋒鋩神劍埋塵土牛斗光侵近可分卻爲前來太淹阻幸逢今日駕勞勣芳花謝後空收果去鴈分飛別兩群可惜芳園少光景滿滿暮雨濕陰雲

女命

前定易數　升

丑　垂簾捲幔守閨中氣量寬洪智慧聰生平務大難藏隱剛烈無私意不同作事操持全不失爲人孤介未相逢鼠穴還須從犬貴滿堂和氣自冲冲

卯　登山涉水見漂搖水遠山深路又遥不然兀坐紅塵下且守良時過玉橋風來綉户時相拂雪積危梢果不牢奈何孤失堂如此望斷桃源魂自銷

巳　生平不負成家志積悶懷憂不自由福來禍去終須吉破後成時斷不憂鶯聲睍睆呼雛切花放嬌羞結果柔早把身心牢守節易衣隨貴步瀛洲

未　多端孤苦事難成羊鼠時來事便興更看造物逐時變不若隨身有奉承紛紛花織幽庭上隱隱雲迷峻嶺橫未信前程盡如此琴聲臺客許吾登

酉　生前分定不由人積善溫和且守身莫笑淹留多寂靜忽教榮遇改精神梁間乳燕呢喃語枝上嬌鶯睍睆聲且守幾時終自得貴人攜手拂紅塵

亥　欲步金蓮地　前因未遇時　但教凡冗立　不放笑開眉　溺水人攀手　登山折桂枝　兔來相聚處　必遇貴人持

四字金　丑　蟾宮捉兔　卯　月照蓮渠　巳　掘土逢金　未　沼鱗入海　酉　月照寒潭　亥　岩頭走馬

郭璞數　陽局　亞　好門風籍祖宗牢把定有興隆　雪一日被雲遮爲也是冤家刑孤　三鴈入蘆花各自奔生涯　馬羊地奔榮華食勞祿做成家　夕陽當晚景斜月照殘紅鴈字刑成鼎鴛鴦古浪風半生整頓規模在回首榮華富貴中變山好無煩惱有錢趂有食討一出雲中　拳隱隱雷聲雲滿天鳳池春早柳含烟綠衣青眼來相顧利重名高掌握權自覺舒懷日月長根基深喜自承當躊躇莫恨成材晚覆去翻來雖兩場風高鴈過離群散日出鴛鴦池沼畔採蓮歌唱斷人腸驚起雙飛失伴一葉扁舟天際歸貴人相會自堪依商山分外風光好一上雲端見紫微　葉落根榮數　祖業根基本自成且須整頓自經營雖然事勢多翻覆幸得鐵基破又成雲鴈失群秋水碧琵琶別院晚風清水邊衣錦公侯力結得仙桃玉樹榮　流年亞　門户宜謹官事勾引　吐田土事可仔細無顧他笑是鬼　意意欲進心不休防不足一場憂　折桂蟾宮雲路遠求珠海底水源深推車過嶺多艱阻用盡心機事不成　半門半户半田土忽地小人時相侮求謀望事要機關更忌家人生疾苦　一蘆白一榴紅一舟風雨一月雲籠　杜鵑啼處人煩惱一件事憂心悄悄更宜布福早修禳免得災來難計較

陰局　但覺舒懷日月長慣歡慣笑過時光幾多恩誓盟山海無限愁心惱肚腸　一箇孤星臨命位平日歡顏成一淚夫妻指望百年歡分散鴛鴦

成兩處　根基穩當福重來跳出孤刑一段災此限相逢成喜合東風吹散舊塵埃　性巧相福祿旺好團圓鴛鴦樣　女流年寂寞花殘減却春粧量有鏡暗生塵愁聞孤鴈雲中呌艾虎遶牛不見人　明珠夜暗飛鳳離群喜不喜憂更隨可把山星斗下禳災憂且雖菊花黃玉墻戶內安排了雪月風花空斷腸

名　轉　陰尖　林泉　田土　香
利　病　血才　花

○

丁丙**鬼谷分定經**明夷卦　張弓待箭格

鴈過前山影漸孤家鄉天際立江湖張弓待箭逢牛虎雖免相逢是事圖

月下瓊花三結子日高紅照隔天衢借問安身何處好不妨迟步到皇都

犁在田中未遇牛小童湖上泛輕舟青錢再得逢朱紫須信中年事不虛

天階　天貴　天策　此星照命有見識有操持機謀膽量出衆超群心性剛直志識遠大易嗔易喜迟神重臨危不危遇險不險成中有破莫信小人初年有福中限便強末限尤佳述云擬待張弓施一箭百步穿楊也不難

康節前定數　鴈過重山格（詩與分定經同）

申耕向田中未遇牛小童湖上戲輕舟青銅再見逢珠玉此去今年春又秋

未碌碌奔馳福未全生涯活計尚榮年艱中有味否中泰向晚成謀別有天

男命**前定易數**　明夷　䷣

子　有祿有名非久計無依無輔自生涯側身未必長如此回首應知去路賒

鴈過舊山應斷侶樹臨空檻過新花年來半百成何事顏巷凄凄發嘆嗟

寅　風雲合處形容異名利成時碎事除莫向杜門追往事好來朱戶閱新書

鴛鴦兩隻成難久鴻鴈雙飛意自疎借問鼠羊年裏事危如火鳥路遊魚

孤活成家向外居分其名利止微餘追非猜是多無實棄舊從新不似初

辰　鴻鴈一行空裏去鴛鴦兩隻意中疎當時虛負平生志夢破幽窗百事無

桂榮蟾皎與秋光祿重長成事已昌正好成身榮別業不知歸計恐成殃

午　一鴻飛入青山去半樹花開帶雨芳繞到鼠蛇頭上立斯人因自又猖狂

磨弓錯箭待時用及至時來弦已亡萬事豈由人作鬧一身還是夢魂長

申　有妻有子非成望如弟如兄各有傷何似平生依倚過不如還去禮空王

縱饒心計如鉤距到底謀成反自傷破散舊家歸別業脫除斜路入愁鄉

戌　花枝重折難如舊鴻鴈分飛不可量待得夕陽無限好回頭不覺近昏黃

女命

前程定易數　遯　䷠

子　執釣長江鯉　寬心守綠竿　時來須遇着　福至豈無緣
綉幞優游久　朱顏色轉鮮　馬頭無一事　溫飽享天年

寅　早把君門立　生涯儘有成　更推仁義重　須向福田榮
有害魚孤失　無災主自刑　鼠羊當顧處　方可得安寧

辰　月影印牕紗　平生立性奢　勤持男子志　運作富豪家
且守心中節　休貪目下花　樓前調管籥　平地發榮華

午　倚檻望雲飛　狂風撓綉幃　兀然無一語　驀地變災危
鴻鴈聲尤遠　平生似亂絲　東君情意厚　不久禁進隨

申　稟性剛強志氣高當生不任避風潮重重處事如陂量兀兀栽培苦地邊

果綴高枝被嚴雪魚遊春水化洪濤若積善心能守耐免逢困厄主堅牢

戌　躊躇欲進又思量爭奈紅羅錦綉香為性妖嬈在年少聰明操膽自高強

可惜春花留不住反來雖泯有災殃不若修心尋立計來時樂處贊君王

四字金　子　浪裏來槎　寅　更殘賞月　辰　凍月尋蓮

午　雪裏盆葵　申　老虎換牙　戌　岩頭駕閣

郭璞數　陽局　一人撐舟一人立舟中（中流一葉怕遇風波二山離祖）

貴人立車上（福在他鄉阻山隔水）　性（偎怪乖懸）　慳慳好處別情乖（日）

月雙雙照孔懷等得有緣諧鳳侶免教愁見菊花開滿目江山新氣象漸開寶匣出塵埃穩泛靈槎一貴來銀河無浪却縈回取因富貴然錦好祿重權高林路闊　幾度無端荊棘生祖宗基業少前緣魁梧清偉多豪富強奪雙權敢向前　秋高雲外孤飛鴈字不成行雲外看因緣有分到桃源回首榮華生讚嘆　春園移得碧桃枝名利雙雙喜上眉別館東風未有語春風自取勝前時　鶴立青松數　平生隻力為雙拳氣貫虹更向前破盡祖財方始整家風從此得周圓鴈飛碧落鷙秋水鶴立青松過曉烟移得蟠桃來月窟變為名利步天邊流年　財（不良句）加　望事是非喜（暗疑迟半憂喜川火）　水泛船高忽遇灘一重灣過一重灣數年好事翻成惡車馬崎嶇又遇山　筵逢蒲艾醉醺醺憔悴憂疑似病人磨腹撫胃空哽咽半憂半喜洞房春　火起三烟實可防門庭人事忌參商杜鵑啼入榴花去憔悴海延暗斷腸　風飄黃葉落忽然生寂寞迟了一拳財鼠走入牛角事去事來好細為闕非荊棘暗沾衣善緣早布休遲滯變禍成祥福自歸

陰局（斷與前丁乙同）

丁丁坤卦　耕鋤獲寶格

耕鋤偶爾得金珠牽牛過虎馬相跡花殘一葉榮君奇欲學相如却未如
夾道相牽仍隔水鴛鴦孤隻戲雙魚終知事業青松下留取生涯伴老軀
受祿須來馬逢雞路漸通虎頭尋兎尾當遇主人翁　天非　天姤
天害此星照命平生氣宇草屋上獸頭羊質虎皮要粧點要好看要施為
能近上却緣運氣未利虛名虛利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知道理尊卑思遠
大見識高明山中有吉不犯官刑要闕管招是非於人不足未主錢財興
旺不求自至無心中遇貴人忽然中得段財祿傷妻尅子破祖離宗之
命　述云此身成立處須仗貴人扶
康節前定數　青松耐久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祿壽須逢馬　逢雞始路通　虎頭尋兎尾　破相自常存
未險阻憂經過在前孫權獨立自天然　灰懶身心休要退盡緣命運有升遷
男命前定易數　坤
丑　竹栽蒿裏被蒿高得到秋來竹異蒿柳木結桃為異果鴛鴦受浴待新潮
園林綠蔦凋殘久沙裏淘金不憚勞但把身心前後去一鈎釣得海中鰲
卯　休將志氣與時爭用盡機關意未闌本欲晚年成利用到頭諸事轉艱難
長江鴈叫空嗟啞秋樹花殘果亦殘試問君家何處是終為生計兩重山
巳　龍樓鳳閣壯皇州却許斯人入裏遊蓮透池心超穢惡水流玉沼出凡流
鴛鴦被雨情分散鮮果經霜實在秋借問平生蹤迹處尊罏相送老扁舟
未　鵰鶚初出飛幽谷別遷喬木立巢窠始覺羽毛成長大擬教聲叫語言多
鴈陣分飛三兩隻桃花枝接一梅柯莫道輕舟長隱去須防前路遇風波
酉　當年盛事莫能加豹變南山換爪牙花欲綻時防雨阻日當明處被雲遮
沙頭鴈入蘆花宿雲水浮遊是我家欲問斯人中道日鼠兒雞子起吁嗟
亥　枯池雨入暫時綠權酒笑歌何日足立計終須獲外財進身不遇承天祿
雨散鴛鴦各自飛浪打扁舟盡翻覆借問春殘花若何大半那堪風雨觸
女命
前定易數　巽
丑　憂去憂來無定期綉幃可且守良時莫把心懷疑慮苦自然生計脫孤遺
春風漸有穿帷喜佳客相尋拂故枝寅申舊地佳音至不覺芳心展翠眉
卯　濃雲却被風驅散有難時人福比同雲收風靜無憂撓禍去福來有勢達
淑女閨帷名守立良人顧盼意中濃但恨初來家已破從今向去自昌隆
安身立命在何時且待東風來顧之若任心狂終有失不知命裏有非離
巳　辰巳雖然宜吉兆雞豬必可立鎡基如要安時問良客當修已足棒金卮

未　寂寞幽窗下　留神守綉幃　嬌鶯來轉語　乳燕入啣泥
情性多良善　親知苦別離　重山問消息　須向粉郎歸
酉　早離家山向外山良人特意暗相閑擬圖安佚無他事爭奈孫跡立險艱
鴈杳魚沉無吉耗鶯啼燕語自綿蠻如逢虎尾蛇頭上依舊含容展笑顏
亥　貴人樓上相招　此時名譽滋饒　老來欲知吉耗　扁舟却渡波濤
果綴枝頭紅艷　鴈魚深處飄飄　試問恩情何在　寬心且度良宵
四字金　丑　掘地逢金　卯　畢田桔槔　巳　月照樓臺
未　黃鶯出谷　申　枯松棲鶴　亥　月下子規
郭璞數　陽局二鴈各飛也有分離遊南遊北自東自西　昌　望雲中
性心靈智巧事多計較心機瞞曉了名祿不少刑一家好處到底無緣移
州補縣填紛續紘名名中有望放待官祿壽絳縣老人四百甲子權堂上
一呼階下百喏　金烏爍爍怕雲朦貢朽堂中懊恨空雙鴈分飛山色遠
一生名利有無中　功名書捧兩三里一半浮雲一半封却喜喜臨憂不
見畫堂春色自從容　一生心直性無剛紅事營求福自昌莫怨所為尤
未遂前程利祿總輝光　天邊鴈字一雙影暇日才盃還自醒家人無侶
向誰愁落盡殘花惜芳景　初年未遂空勞碌五五出頭君有福春風堯
浪快金鱗變化禹門三十六　芝蘭出草數　好似新枝出草來一莖只放
一花開紫香秀色誰能比疑是後來仙子栽天幸平生非短折豈宜祖業
有愁哀自來地步三年別先有名時後有才　流年莫輕用卷一訟險一
險掩一掩謹防謹防莫強施張遲遲阻滯且宜閃避破人退散與鬧倒看
它蔓了臉門戶激撓引惹官方依理施行莫惹人議　金烏爍爍照空中
尤怕浮雲忽地蒙回首無言空懊惱牡丹花發遇狂風　酌酒嘻嘻笑一
場三烟火動事彷徨言公忍耐休爭鬪棘路迢迢百里長　哭不是哭心
足不足掩面佳人當風秉燭　上屋人忙下屋驚東憐有事亂西隣黃猴
趕起雞兒去燕子啣泥尋主人　多年指望福星增指望欣欣喜氣生誰
道酒醒人尚醉到頭仍似夢中行
陰局　隴上人歸無好音暗香先占一枝春陽和借到寒梢上到得東風一
鴈折　不入尋常等閑調百巧千能多計較七宮田土石皮生運未通時
生懊惱　親姻骨肉有如無自立門庭也是孤鴈過秋空聲杳杳家山寂
寞免嗟吁　一重山外一重山看看跳過雪藍關前程好景君休問滿意
閒懷任醉顏　女流年　醉魚吞餌翁遭網今日安知事轉多寂寞春歸
花已老粧臺古鏡不堪磨　梅黃艾虎虎岩前一事未離一事連麻衣頗

倒牛郎笑吾宮不見淚漣漣
○丁戊鬼谷分定經　謙卦　桃李同榮格
黃河天水相連濟自古從今不斷流月在碧霄雲漢闊鴈飛天外兩驚秋
每聽猿聲山澗遠利名福祿自然周借問花殘留幾菓桃源雨打落花憂
天車　天彝　天筆　此星照命自成自立心地坦然不免勞心費力未
能成家不得六親兄弟之力骨肉相踈憂愁多巧中成拙失了還來心平
口直發出話來招人相怪攧蹼處有救神危難中立家計出險處做箇門
庭此似一塊生鐵煉成一塊真鋼還是成器費力尤多須待晚景述云
煉鐵成鋼為美器財利榮身也不難
康節前定數　月在碧天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身在危城下　移居到鳳樓　箭隨牛首發　見兔月為鉤
未鑄鐘幾度方成器石上栽松方覺易自前險阻俱經過晚年方得營家計

男命

前定易數　謙
子黃河天水通交際亘古從今不斷流月在碧空是漢闊鴈飛天外兩經秋
須知身在磚城下不日移居到鳳楼直待鼠牛窠裏發花殘結果兩枝頭

寅　淼淼清江水　潛流觸處通　牛羊來庇地　還鼠始成豐
鴻鴈飛空闊　芳花艷異叢　些兒閑應及　過後卻無凶
長浩浩波清不斷流日來月往事方周如逢鼠兔鐵基異更待猴雞名利優
鴻鴈一雙聲漸遠鴛鴦兩隻意綢繆君還捨得身中寶處處留心始到頭
黃河天際水　從古自交流　名利得時重　家風振未休
午　鴈飛三隻遠　花折兩枝柔　縱遇時難改　難逢事必周
申一條天水通黃河亘古群流不異過得志莫辭名利薄為生依舊是非多
鴈飛天未空留影花放庭前果在柯行止莫疑枝葉弱繞逢雨露更婆娑
直道無今古　長江不斷流　利名常浩浩　業計自悠悠
戊　晚日鴻聲亂　青春花朶柔　半愁還半樂　不覺白斑頭

女命

前定易數　明夷
子　笑語自融融　情懷庭性聰　前生多暗昧　去後定昌隆
燕子來尋壘　鶯兒立古松　栽培在羊虎　依舊整嬌容
寅借問平生受業時朱樓穩步自無疑粉脂不畏炎炎日善性依偎鬱鬱眉
幾陣桂香從外入一雙奇果綴枯枝犬羊相遇終須吉慷慨安然守舊基

長　心事細難知　從來費盡機　兔來收拾處　猴至強開眉
繡幞低垂户　朱門半掩扉　東君問所自　只恨運來遲
午　半掩朱扉下　低垂繡幞中　情懷多悶悶　性意苦匆匆
鴈影空沉水　枝枯苦被風　良人逢兔穴　舉手拂幽宮
申　花盛果收奇異　時來結箇紅桃　鼠牛方知吉耗　龍虎營運滋饒
借問從來何若　凄凉空度良宵　翻身自涉危艇　貴客灘頭又招
戊仙種逢時花未殘將身翻卻男子孫可怜入在紅塵裏何日能離苦海航
粉脂任意重添色嬌態留心試淡粧驀地仙姑來一問不妨向我到南陽

四字金　子　喬松棲鶴　寅　溪流入海　長　高樓聞笛
午　點鐵成金　申　借潮行舟　戊　掘井求泉

郭璞數　陽局謀富幾巧此心足飽青雲有路春不再遇限行遇卯有些
閑撓儒冠不假日莫虛度書一堆文書通一堆良田不買即當畜子不知
耕姉不知織天荒地老是詩書力苦耕筆未紙為田不耕而食衣純綿勸
君好向前此事莫憂煎財紅塵太倉粟萬貫更纏腰性英雄豪傑邦般迷
惑心英理究到底終得刑妻子六親寧免難成業與蘭桂異種卻數榮旺
足不足美不美儆得些卻是喜　詩禮家聲在衣冠襲世新有恩沾雨露
滿屋盡生春他年機會相逢處萬里青雲去路伸　休言名利尚無涯再
整箕裘又起家着力向前還有遇免教事業兩咨嗟菱歌唱徹水禽飛到
底因緣如未遇　獨倚闌干柳絮輕待得東風已暮春移得翠條陰影處
此時和氣喜津津　不在祖財併祖業自整箕裘雲路活回頭春屬落花
空自折南山枝上葉　氣貫虹霓數　磨穿鐵硯奮雙拳氣貫虹霓尚勉
旃世業詩書重整頓家風筆墨可周旋謙和上善仁如水遜暴陰奸義又
傳移得桂來栽月窟老來花柳纜隨船　流年一人立相憂憶引起事無
了日放下心相逃逸早宜覺莫教錯怕是非宜穩着有口舌人來說莫聽
它是鬼賊　事一事到月時好破你些財與寶別人之事莫去保引得粘
身討煩惱　風雲未遇嘆辛酸准擬身安卻未安七倒八顛煩惱處愁愁
喜喜兩三般　堪恨年來意不如半愁半恨未伸舒稟怨忽老翻思處指
望安閑總是虛　天邊自有青雲路跳過重山向前做既然運限有參差
也須坦道揚鞭去　鴈遇秋風喜快翔欣欣喜色遇重陽行年復有文書
動鉄月重圓皎潔光
陰局　沉沉庭院鎖黃昏靜對梅花獨掩門教帶孤星刑骨肉厭厭成疾護
傷魂　為人狠虎支持好整頓家風不料早生來計較更多謀福祿根基

還穩厚　榮華有分富貴來增田進土積錢財五宮修得因緣好他時有路上天台　女流年氣數今年否吉祥扁舟過海虎逢羊血光血刃生焦悴啼盡花殘春去忙　夫悲子悶意啾啾羞見孤燈恨外愁閑閑白頭堂上老陽關一曲夢中憂　財　災　病死　香爐願

○

丁巳鬼谷分定經　坎卦　乘槎渡海格

黃河湘水水相同水港微渠路也通松茂節高侵碧漢爭知蓬島有仙翁雁飛雲外無踪跡必是年深事業隆天桃花發枝枝秀羊虎繞逢喜氣濃

羊馬即亨通貴客更相逢箭隨弦上發錢財喜氣中　天輪天戈天鋒

此星照命陷害六親遷居改正孤獨自成心閑身未閑身閑心似火意懶氣如虹當權早歷事早百丈竿頭進步千重浪底翻身多磨難只得山中有救破盡還來却在晚年發祿如井泉水之造化用之不竭取之不滿成中有破破了還成却在晚年述云要知向去生涯事羊馬群中事爲新

康節前定數　黃河連天格

黃河天水相連接水港溪深流不住松筠高節直衝雲終作鶯槎乘仙志雁飛江上無踪跡必竟年深斷消息樹頭花發兩枝春水上紫衣人助力中　軒昂心志事　名望轉遷權　箭隨豬上發　逢鼠祿升天

末梁間燕子壘新巢鶴立青松志氣高貴客相逢須得意此時方許釣魚鰲

男命前定易數　坤

丑　雨過新涼枝葉盛長松節操不凋秋鎡基別得家重植身計如安且恁休鴈逆斷雲悲海嶠鶯隨深浪入汀洲若還要識平生事失却還須再聚頭

卯　歷盡高山險在前平生負重不離肩飛邊孤鴈重山去飄落殘花果又乾能將膽志存終始爭奈根基不十全東向是家西向立天然教你兩邊圓

巳　芳園萬艾離蘭芝枝葉興衰各有時更遇東君回暖律再施馥郁始人知孤鴈忘群悲夜月鴛鴦失侶獨棲池前程自顯成身術莫道生來遇利遲

未　欲上危樓路不進猪兒逢鹿馬頭高前程漸漸生涯立去後紛紛祖計消一樹落花香瘦削半行歸鴈叫何勞雖然更有終身福自合名彰好橐款

酉　貴客垂鉤吉事休井中休怨祿難求成身必到安閑地榮業須超雜冗流果結高枝花已謝孤飛高塞鴈尋儔中間一段難明事爭奈天然不自由

亥　蕭索園林景物衰東君一旦遣春回枝頭始覺花消息霜雪不期相趂衰總有利名還半失將高祿位恐難陪倦懷休與時人論笑傲雲泉歸去來

女命

前定易數　益

嬌態施情悶鼠牛前程百事不須憂但聞雲邊孤飛鴈不愁災厄度春秋

丑　侍奉且徒慈善立殷勤家計早拘留開懷漸使身心樂何用奔波苦苦求

卯　衣披玉體假男粧緩步平平到壽陽休問行人路何遠却緣汝輩福難量不須回首歸衣子只可留心守綉房鼠牛時至終須在新景移來上玉堂

巳　情性剛強立志豪作事操持心性高前程母慮成家計但恨年來果不牢魚鴈相逢無間斷鴛鴦得意逐波濤更遇貴人先自寵同宮相守儘逍遙

未　親眷凋踈轉見衰終身重改福胎來貴人舉首無私意後苑枯枝花自開強綴果紅不長久情懷深遠意難猜龍蛟窟裏聞消息朱顏依舊笑香腮

酉　志氣剛強最難測早把生涯在貴人立業作成還作破守已留心不主身鴛鴦對對遊新水乳燕雙雙遇早春福回依舊精神變須待時來脫亂塵

亥　鉄硯磨成和綉針依偎閨內守芳心欲步金蓮團脫化奈何衰厄儘相侵檻畔良人開眼望窓前佳果綴平枝試問前程有何所靜心側耳聽佳音

四字金　丑　種竹成林　卯　鷲魚浴藻　巳　春日尭花

未　明月梅花　酉　寬裏春風　亥　披月觀雲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丁丁同

陰局柳眼逢春展翠條奈緣風雨送人愁一身未得安閑處勞力勞心不遂謀　時運淹留空怨恨依對東風凝淚眼前程好景在夫宮富貴來時應未晚　恁時酌酒大開懷顯貴門庭事事諧只是有些刑尅重六親內外嘆離乖　幾度聲調琴瑟美梢頭花落秋風起傷心心怨怨何人曲曲闌干時獨倚　女流年枯木逢春發故枝開懷端坐向深閨五宮佳節蘭房裏琴瑟和鳴分不虧　文書夏月自西東進喜添丁却在冬只恐喜中生悲難牛郎時節恨忡忡　出外買賣花一樹紅　花落驚遠信文書

○

丁庚鬼谷分定經　頤卦　畫樓獨倚格

高樓畫閣終非久獨倚闌干望遠天一上小舟音信隔蘆花深處有風顛鄰家戶口三千萬咫尺長安一水間借問白頭墳畔立四隅相送海隅間

四海名聲遠風帆駕遠舟逢寅親馬尾明月照中秋　天刑　天耗　天虛

此星照命做事迂廻巧中成拙是處還非傾心吐膽於人翻成不足兄弟無分獨立自成財似嶺頭雲聚散不一福如秋夜月明暗不常家不欠缺眉頭不曾開親戚難靠朋友少知心子未得力擔未息肩鬢白如霜猶負重擔目下雖安心未徹枯木若逢春蟠桃終是結述云

寅馬繞逢春　枯枝也過春　是非還自戒　切莫聽小人

康節前定數　仙人看月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陰婦期招客　風帆駕遠舟　庚隨親馬虎　明月照中秋

未異問幾載身未退衰衰生涯事越攀艱辛遍歷中年過恬淡須當晚景閒

男命

前定易數　臨

立業難終始　斯人兩苦前　貴乘猴鹿立　人逐虎兕纏

子　鴈去憂分散　花開恨不嫌　雖為雲外客　心事在虧圖

心如鉤距計如絲休把憂閒鎖鎖眉羊大譽傳知虎子禾刀得入待龍兒

寅　飛鴻兩兩東西去舊樹枝枝果又衰若得仁人咨失嘴便隨春色到皇坪

身事心謀兩不同可傷親舊各西東貴人逐鼠過茅舍山鹿隨羊入野叢

辰　群鴈行飛還失侶殘花枝上又新紅平生衣食隨時足不作清閒白首翁

平生雖有青雲志偶被弓傷落羽毛虎口開時迎喜色猴頭起處射秋毫

午　一行鴈起空沙迷二隻鴛鴦舞綠濤莫遣斯人盈滿去便東隨逐浪滔滔

申　機謀多變事多知千貴起名計總非虛祿謾成於馬首成身安立向豬兒

二株花木無成果一對孤鴻南向飛可惜平生情性悅此身不幸壽無虧

戌　隻斧斤何斷　孤身事兩家　時當成破處　情到喜中嗟

啞啞飛鴻鴈　枝枝艷冶花　夜深風雨暗　特地送光華

女命

前定易數　臨

子　風景自蕭條　親踈情分凋　檻前遊蝶喜　枕內亂風飄

有意求生計　無心守寂寥　重山尋故客　方可保身牢

寅　立計多迷蹇　聰明特異人　只知海苦久　難免福重新

燕語情堪許　魚遊共水濱　欲辭災化吉　且更待寅申

辰　美貌隨風改　心情介且孤　幽閨多坎坷　綉幙却清虛

馬首須知吉　羊兒不憚迂　後來榮過日　當得守殘軀

午　業重修身苦　從來不自由　情懷常鬱鬱　生計自悠悠

佳果雖含實　紅梅反過秋　半愁還半樂　終白此生頭

申　造化元來是禍胎分來福去又還災立身當盡平生債處性難教美貌開

重重孤失何能脫悶悶情懷豈可猜路人忽地尋消息不若低偎覓果栽

戌　休顏不改少年容步步金蓮入洞中時來福至無些撓早待良人立大功

一隻嬌鸞窗外語成雙粉蝶逐清風堪笑前程榮過處成家立計必亨通

四字金　子　衰顏對鏡　寅　寒潭下釣　辰　秋燕營巢

午　破舟載寶　申　春堤楊柳　戌　晚日登途

郭璞數　陽局（性多心直刑骨肉寡合非親是親移桃接李半假半真）

手足妻子財（一堆錢）　眼前莫怨終須一變苦後甜來先欠後見一家人

不合一思施無音一官人不語一辛苦在心心事未如休怨恨看看榮顯

莫沉吟一生性直口偏饒一屋人孤恨寂寞一鴈高飛迷雙伴一心山外

更飄飄計謀百出喜施為弄巧翻成拙有餘却喜支撐心不傷是非多處

更防危孤刑命值何端的骨肉雖和宜自立恩波到處總成虛只好閑中

消白日　燕移舊壘畫堂深一卷詩書好立身有喜有憂還日快片雲和

雨過天津　拆車造屋數缺硯磨穿心未倦性直口多招惹玷六親骨肉

有如無幾多恩情人反怨綠窗之外結新桃金屋簷前移舊燕相逢難鼠

正離時松竹春風應不變　流年　聿一段生愁誰知不覺書腸前喜信

好事臨門性且寧耐有一事翻覆有一件塵驚莫踐踐有來件有去幹事

須光成　回頭犬吠夕陽西空谷傷心怨阿誰曲檻花開連夜雨踈窗紅

燭被風吹　白頭人看少年愁仁義交加不息休得意之中防失意一場

懽喜一場憂　十丑女掩面二尾一牛行言公宜忍耐善保過今年橙黃

橘綠喜重陽福去祥來福在冬解使嶺梅傳信好一枝春贈主人翁一門

好事忽然逢今年好事眉間鎖一任更張無不可前程快活不須疑目下

尤防一川火

陰局　綠窗靜坐意沉吟蟬噪風清送好音欻爾秋來生寂寞誰知孤負少

年心　為人性不耐憂煎說着營生便悄然巧計機謀多運用一成一敗

付前緣　有一喜有一悲秋風桂子蘭凄凄莫言未遂平生志指日榮華

富貴齊　女流年扁舟逐浪遇狂風狼虎逢牛步踏空夫婦偶然添哽

咽夕陽西去水流東　百花有恨暮春愁榴開一火起川頭秋風動處添

悽慘兒女彷徨事不侔

○丁辛鬼谷分定經　泰卦　月影浮雲格

自古興隆泰漸通因逢除夜月朦朧如今暗地逢明燭隨照流光却向空

寒塞霧烟鶯燕少鴈飛沙塞也西東知君意在青松下堪笑桃花滿樹紅

如禽添羽翼似虎奔深山便風舟到岸何用苦樣撐　天井　天臺

右班　此星服命作事迂迴所為進退歷盡崎嶇舟行未穩朝風詠月滿

洒胷襟哭不得歡愛不得思出外高人見喜在家小輩無緣命中退神重

重奈緣事運皆未能成器纔到午酉件件稱心迷云

目下小人相忌妬自有高人舉用時

康節前定數滿地桃花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知禽翼未齊　似鹿角方生　便風船到岸　何用苦撥撐
未平生饒說又逢憂　獨立崢嶸有變謀　安然姑待桑榆景　利祿資財不用求

男命

前定易數　春

丑　心亂絲千縈　家繁勢八刀　親知情見少　志氣自空高
杳杳沙頭鴈　芬芬檻畔桃　天然身若此　何必嘆空勞

卯　鬧裏成身出等閑　休嗟祖業有艱難　哀情番作風情恨　不意俄成得意間
鳴鴈孤飛曉歸去　花枝重結晚來慳　利名堪笑多難守　饒足逢憂悶破顏

巳　水涸魚無樂　春來草自榮　利名空悵望　情緒若無宜
鴈呼愁人意　鶯啼愧耳聽　白頭堪羨慕　風月謾留停

未　業計漸凋零　衣冠愧不稱　人情空往復　志氣謾堪能
塞鴈群飛去　墻烏每起憎　安危孰可料　高意看風燈

酉　有意榮枯江上草　無情出沒嶺頭雲　是非消息漸多口　親舊因緣恨不分
園中桃杏須搖落　塞上鸞鶱必失群　借問枝頭存幾朶　花殘一果已留君

亥　無限園林好　安然樂幾秋　節堅庭畔竹　情逐水東流
花放雨驚散　鴻鴈霜冷愁　雲程終得路　胡為此淹留

女命

前定易數　蠢

丑　一身早離親門去　改易成家未見踪　敗失重重堪立計　孤遺悶悶喜亨隆
日下徒粧紅粉面　風前難展少年容　若是良人從此得　不知不覺各西東

卯　春色融融發舊枝　綉幕低偎守吉時　莫教檻外東風起　依舊閨中笑貌迷
雲間鴻鴈情慵洽　月裏婆娑怨自披　借問生涯何所以　留心對坐着仙棋

巳　赴已傷親出世間　且宜安首整雲鬟　早出元基方可脫　拋離祖計失慈顏
有果不收霜後實　無心且自訪青山　欲問榮華平穩日　時來命發脫重關

未　花容異日別千般　憂悶情懷不自寬　且恨生來無此厄　不知去後有新懽
得果來迎陪一笑　貴客相招入峻巒　待得鼠頭回吉枕　依然有意免眉攢

酉　孤鴈依雲展翅飛　修身兀坐綉衣扉　雖自衣財時聚散　只知命分有乖離
貴客相從富此顯　花容妖媚逞嬌姿　前程終自無憂慮　禍去還須晚福隨

亥　翻身且脫去然網　一透朱門逐鴈飛　良人前定非今日　莫用辛勤守綉幃
寅子時來無阻隔　卯申命發定鎡基　且問前程何日立　守心專待絲郎歸

四字金

丑　岩頭夜宿　卯　淺水行舟　巳　鑿井求泉
未　坐井觀天　酉　帳裏拋毬　亥　大旱甘雨

郭璞數　陽局　性機變有能有藝
娶山哭半哭一段因緣圓不圓一生名利兩茫然一行歸鴈斜飛處一朶
桃花春後鮮　氣數安排何足猜眼前疑慮不成交文書疊疊生財喜萬
里風雲一快哉　心欲謀時未待汝時來自如意謀高喜就休憔悴風箏
高向白雲飛跳出重山人遇貴　祖基緣淺莫咨嗟換骨抽胎龍是蛟只
下月孤燈風雨落殘花　曲道行車數眼前情慮不須憂一片
盡路頭情未止見成門戶更宜修二思戒慎防輕失初娶
墨池開口笑却逢白兎淚盈眸　流年半驚半喜越得
遂　福更改後見光輝更變有喜滿載歸笑顏售
象高前程利祿足滔滔推車坦道知無阻半觔
光明一官捲面一靜聽琴　門外捷旗飛
書報你東南空碌碌　添丁進口
馥郁一輪明月又升東　幾年有
風月勝吹噓借力便冲
飛會須一遇東風便萬
心久六親好處惹陽疑有

後半頁起至末頁全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七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二十九

○丁壬〔鬼谷分定經〕師卦　鼠守陳倉格　倉積陳糧食有餘羊歸食鼠羊歸廚空中鴈字飛相逐天賜聰明豈在書有限足招雲外慶危中却有貴人扶百年大限中庸好心巧機靈壓衆愚　立志能剛勇心聰見識明六親雖倚靠舉意合天真子前思牛斗騎龍上碧雲逢蛇多稱意遇馬得榮身　天綸　天狀天妖　此星照命機深膽畧志巧心靈生來執道不會懸容有操持會旋為能支撐會伏衆却緣磨難早六親不得力當心自閒退神重重相識無義骨肉相疎好處翻成不足妻遲子晚好事多磨述云　好笑樊籠天大事危中却有貴人扶

〔康節前定數〕野鶴營巢格　倉廪陳糧積有餘羊歸雀鼠半歸廚空中鴈陣飛三隻天賜聰明亦在書有限定招身險慮多愁尚忍暗有慶花開却被多風雨老樹庭前只一株

中　子前思牛角　騎龍上碧霄　逢蛇方得地　跨馬步仙梯

末勤苦須用獨撐持度嶺穿山遇石崎紫袍貴客人相會異時平步躡天梯

男命〔前定易數〕師

子

前程計業漸光榮艱苦逢羊路漸平騰志每招危險外害辭若涉是非聲

空中鴻鴈飛三隻池畔鴛鴦遂兩情美慮花開多暮雨枝枝結果自然成

寅

否中還泰又須通困盡危中道再隆立業必超黃閣貴利名終到白頭翁

庭花生艷遭春雨塞鴈聯群起朔風舊發蛟龍行雨露不教塵土泊英雄

辰

踈親背祖身還寡慈是招非險又艱每見福身還又薄如逢難事却無難

長天寂寂悲鳴鴈晚景幽幽眼綠鶯春去秋來榮不徹孤標獨立効僧鸞

午

趨名趨利何時足多遂多愁少鮮顔道在險中能遇福人情美處摠成閒

異花開發榮新朶去鴈還飛隔故關欲識平生名利事東傾西積去仍還

申

當年却自南山竹移入庭前待鳳來節操不隨秋色變根基堪使識音栽

鴈飛一陣天邊別花謝垂芳檻畔開要看前程立吉事先難如脫步高臺

戌

雛鶯出谷遷喬木日漸飛騰羽翼齊飛轉好音如自樂窠巢故處却嫣依

曉天孤鴈歸南塞晚樹桃花發舊枝閒道利名前路去回頭水畔上危梯

女命

〔前定易數〕渙

子

心懷豁達氣流霞懷慨榮華特地嘉遊魚快樂逢春水待時定主富豪家

自招眷屬逢安逸長守閨房並逞矜慇懃箕箒無多難處世相看意必佳

寅

風流立意自寬懷生計從前火不涯操持值此俱榮達權柄門庭足顯華

安〻堂身自穩施為處世福來加左右前後無一事家人加頂共堪誇

辰

心聰志巧能　立計常防偽　懷慮少災迍　居常多稱意

有疾免刑危　無災却不利　若是得安寧　牛羊須見貴

午

異日花容別　施必常歌滅　陽水却榮華　雞鄉乃超越

居身不能安　是非休要說　鼠尾有憂煎　貴人有提挈

申

立計精神好　身田向善緣　情懷宜積行　衣祿得安然

小心歸侍奉　有貴自周全　更有前程事　福至自駢駢

戌

鴻鴈半空飛　孤身入綉幃　氣然財祿厚　交主貴相依

不出門庭去　長存花閣宜　羊猴當一變　奇果綴金枝

四字金　子　薰栁鳴蟬　寅　寶馬金鞭　辰　高樓暮鍾

午　囊螢照路　申　石上栽蓮　戌　嬌鶯出谷

郭璞數（斷男與前乙壬同）陰局蹭蹬平生家事多心閒身苦不安和水雲隔斷家山遠四意三心怎奈何　命帶孤星早刑尅回頭不見天邊月幾回骨肉露華秋心事接成三四節　生來機巧意還饒把捉家風事事牢手段玲瓏多計較中年利祿足滔滔一庭兩桂芝蘭秀晚香扶植為長久慈時晚景儘堪誇福祿雙全為大有　女流年皎潔長空月影光閨門四序保安康資財進益佳人喜靜地宜燒一炷香　秋來添喜氣冬月進文書有人求匹耦和氣藹庭除

○丁癸〔鬼谷分定經〕謙卦　〔雲開見月格〕　君子垂鈞坐釣臺烏雲吹散碧天開從今漸有昇騰志好把身心自忖裁此時得運瀟湘客月影梅花明照雪蛇猴相會濟風雲荒園凋枝杏花發得意成家業時至福崢嶸蛇猴相會處福祿自然通　天廚　天馳　天料　此星照命如孤鴻離塞隻鶴乘風志在四方宦游他處不守祖居立業只宜出外救神有來財如泉井滿而不溢三兩次改換基址四五翻成立家緣在俗還孤出家不淨磨難多成敗多心在閒地身落火坑盡是天馳星所注述云君今若問真消息只好桑榆度晚年

〔康節前定數〕月照梅花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大陸逢時力漸成天晴雲月轉分明桃花樹上住松子得見牛羊祿馬昇

末　卑立根基未見成誰知命裏主艱辛無端事業多事疊每遇風波得救神

男命

前定易數　謙

丑　雲散中天月本圓操心用意只如前牛羊窠裏哭頻繞名利叢中事不全

鴈去鴈來聲漸遠花開花謝色難堅須知分定厭厭地不必臨流嘆逝川

卯　有志有謀仍遇貴得時猶自積重山、牛羊窠裏方靜賽、名利逐中身未閑

鴈陣縱橫三兩隻鴛鴦聚散易成難、雙枝竪起門庭秀、雲上仁人伴往還、

巳　見君近日漸離愁猶喜時時貴可投若問時來營計業許君一釣在鼇頭

鴈兒雙隻空中別鴛侶一雙宜再求却喜枝頭存兩果他時名利爲龍樓

未　臨涯得趣且垂釣釣得雙鱗且待牛此景此時真得意如兄如弟儘同謀

好問鴈行聲自遠更看花朶意何愁若要門庭知嗣續殘花結果兩枝頭

酉　推量尤宜坐釣臺月圓風掃亂雲開豁然漸立營生志更喜牛來名利來

鴈字聲聲飛漸遠鴛鴦對對意還猜他時雙果光輝盛羊虎當年始稱懷

亥　君子垂釣坐釣臺烏雲散處碧天開從今漸立平生志總到中年吉事來

烟濕鴈離江岸遠鴛鴦和雨壓蓮栽桃花樹上生松子驀見牛羊祿自來

女命

前定易數　萃

丑　荆釵衣祿逢祥兆榮顯名臣立大功早歲亨榮居犬鼠逢君作意進嬌容

枝緣果紅徹霜雪沈躍金魚倚滌叢門閑改易因添口雞兔時中福又通

卯　秋風漸歷捲羅衣雲雨綢繆不得時鴛鴦兩兩浮新水菡萏含羞冒綠池

操持嬌比情懷惡活計驅馳性理疑龍蛇出穴良君助名利兼全享福基

巳　逢者恣進嬌容態月鏡重明得意人綉幃不拒風來捲冰戶常能日照身

大貴相投何慮苦前程得此有緣因不知今日非常喜到底榮華脫外塵

未　三星在戶爲佳兆放下心平待貴生只知性格情懷烈擡把操持事事明

出世不足非常態今日相逢水樣清回首遠看君盼盼不妨蓮步上蓬瀛

酉　福至心靈不被欺精神改觀已多時綉幃擁出一輪月玉步優游果不奇

只嬌時命哭危苦不脫親疎有別離試問生來有何特羊頭依舊節郎歸

亥　金梭促織機中錦機損空梭織未成佳期未至宜安守不用憂煎作恨聲

奇果垂披未成實嬌鶯睍睆語聲清時來就織回文句必向前程享太平

四字金　丑　細流歸海　卯　金盤堆菓　巳　樓頭望月

未　魚叢下釣　酉　開雲望月　亥　深潭下釣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丁戌同　斷女命與前壬戌同

戊甲鬼谷分定經顯卦　仙鶴騰雲格　大化無非小化成身齊松栢後堅

青安居待命須時發養性逍遙自稱情天遠鴈飛三四隻水邊雲際望模

平君還若問前程事百歲花如半日榮〻遇犬逢羊祿逢牛犢自來先龍

應奮發羊馬上高臺　天船　天昌　天南　此星照命心性剛直所作

詳明其性坦然並無私曲三寸剛舌一片佛心却只於人不足恩中生怨

交游無終始件件自當心般般自費力移桃結李幾度家成又敗東主方

興五行之所注述云從前磨難皆勞力今日方知舉步高

康節前定數順水行船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遇犬重新祿　逢豬箭自來　鬼龍牛地發　羊馬上高臺

未平生進退少舒伸所圖事業恨因循前程有遇驚天手拂退陰雲萬里明

男命前定易數　順

子　策馬登高險在前路途馳騁懶歸鞍如逢坦路心方穩切莫操情急着鞭

去鴈分飛三兩隻殘花結果一雙鮮區區長似悲秋意喔喔枝頭叫杜鵑

寅　名利飛來豈是榮危舟飄浪勢防傾蛇兒得脫危疑事鼠子須期計業成

去鴈空飛音信絕雙鴛波浴羽毛輕君家借問將來事雲且仁人薦異名

辰　休論親知與祖基平生堅志自成持此身必出重圍網幽意常如紊亂絲

嶺外音書孤鴈絕檻前情意落花遲年來歲去渾如夢夢覺思量百事非

午　當年得意亂施張百發中當百箭強只謂弓開還的中柰何弦斷反身傷

天寒鴈叫西風急春暖花敷帶露芳欲識此生身作計只將議事擬東陽

申　雲梯咫尺可躋攀欲上危難意又閑再把身心成別用他時名利又重還

寒江有鴈分飛去春苑芳芳結果慳直待馬牛方息慮望中再立兩重山

戌　離親離祖獨營家漸漸謀成事有涯習次多能須自屈朋交無分是非加

雙雙自斷歸南鴈朶朶情傷墨雨花料想此君仙骨薄休將心膽跨雲槎

女命

前定易數　小過

子　望君低攀指朱衣對面誰知心下非千花百媚三春景嬌態妖容正得時

來風順使歸榮地入鼠成功世罕知福至終須逢此兆生平衣祿自亨期

寅　一輪明月照孤舟人靜催行不自由但見重山與重水何知賦定自優游

一隻鴈聲聲嚦嚦幾雙蝶舞舞悠悠借問前程當若此收心守己度春秋

辰　情緒如絲亂　無心得理情　情懷徒悶悶　業計立平生

鴈度長汀遠　螢燈別浦明　一身何所立　孤失勢難憑

午　衣祿雖未全　身閑心不安　操持徒自足　分足遇憂煎

何況孫離早　難依勢力緣　詩猴消息至　又恐禍相連

生來情性多應惡不耐榮華豈可攀假使能懷千計巧如何可得一時閑
申須當破祖并破祿使逢奇果又妝難更看前程堅固力犬兒到此忍哀殘
戊離祿一去問前程前程衣祿自然榮鼠牛成火難傷已猴犬仍前有譽名
英向和風時拂動山前忽地望大迎安心且享崇高福不顧親疎得衆成

四字金　子岩頭走馬　寅扁舟下海　辰鼓雨栽花
午墻頭走馬　申腰錢騎鶴　戌鳴絃柳影

郭璞數　陽局 　一屋中石皮命招更恐離祖田併父屋不受一些兒
性　性最强做得香家上文書心心高不足莫使意性注祿判官使斗把
秤一枝花花積心一壺酒酒衰語問花野草一場煩惱　一鹿眠山一龜
鶴一點壽星還早落一家風景又重新一屋人孫看寂寞　英雄手段少
年心語大謀深要出群紫詔九重天外至崢嶸頭角愈精神　日照堂前
影正圓秋風鴈字趁變聯綠楊枝上鶯鶯侶有分成雙過少年　一重文
字誰人識一段因緣巧成拙一生撐立貴精神一事如今總虛設　春風
桃浪透龍門鼠子隨波也躍津變化金鱗三十六徒時風景又重新
曲徑尋珠歎鶯啼花下龍歸海鶴啄舊前鼠走時不是一件生二尾元來
進化却宜遲閑人問我重重喜自此家風漸漸輝何慮身中猶進退龍蛇

出舍脫憂疑　派年望可成防有病　謀事今年有做作只憂家宅多蕭
索猿啼流水看花來愁緒連綿人寂寞　可笑又可怪為小却失大豹猿
早梅開錢財恐迍邅　閑是閑非有參商愁去愁來閑一場怎奈寧心休
要惹自然福祿有輝光　厭厭憔悴對黃花花正濃時雪又遮半氣半風
半如醉重重疊疊有疵加　事寧奈且要睚睚得飄福方大
陰局雷在山頭小過春幾多生意滿乾坤碧桃花壓閣千畫庭院沉沉獨
掩門　妖嬈體態壓群芳性巧心靈更異常百會叢中誇好手只傷好夢
到高堂　有分因緣百歲齊池邊鷗鷺看分飛門閣璧頓家風好花錦爭
先對落暉　女派年馬過危橋又斷橋數達此地得人愁春花秋月伴人
恨芳草斜陽景不留
○戊乙**鬼谷分定經**蠱卦　**鶴立青松格**
鶴立青松棲不成無言終日謾勞神剛柔自定成身計金滿斯箱酒滿瓶
鴈叫碧天空棲水桃花雨後始鮮明堪愛利名頻得失爭似山居靜掩門
得過險人發來猪喜漸通龍蛇當有慶羊馬笑顏紅　天綺　天併
天救　此星照命出處成吉憂處有喜件件自勞心般般重費力朋友淡
薄親戚相疎伶俐自然風流天賦於人不足翻成是非只得救神在命三

五鬼失腳喪躪庭人扶妻宮有破祖業消磨命帶暗疾可免刑傷亦能延
壽宜戒五葷三厭述云平生歷遍難危處如上青山得片雲
康節前定數　**猴酒滿樽格**　詩與分定經同
子逢見陰人發　來猪喜漸來　兎龍當美命　羊馬望天開
亥萬頃波濤一葉舟度身煙浪未能休金水貴人輕借力此時平地跨鰲頭
男命**前定易數**　蠱
丑○剛心能自奮　操意每多危　利祿成難久　親交必見遺
有花應兩折　閑鴈必孤飛　要識前程事　元君又夢龜
卯○春色到時皆奮發枯根槁木盡新枝身計定期名與利人情任議是和非
雲山疊疊空愁鴈鶯燕喃喃各帶兒去後朱門好衝擊其中還有福鎡基
巳○崎嶇兄路莫辭勞丹鳳應須脫草蒿奮翼直須翔物外擬身真與利名高
連天秋水空橫鴈遍暮狂風擺落桃得趣更知雲水與飄飄雅志自風騷
未○堪笑當年事　為緣父母孤　資財成破處　祖業倒難扶
鴈去一雙遠　花開三兩株　縱然不傾陷　不免走危途
酉○青雲非汝覷　生計多勞苦　前生一夢中　成身百事負
鴈飛江外遠　花傍籬邊吐　若問可榮身　不敢輕相許

亥○雲程萬里君須去必顯當年出衆才驚破高人青眼顧安榮生計白眉開
水波埋却鴛鴦隊田野分飛鴻鴈哀空嘆中閒榮又謝斯人何自汨塵埃
女命
前定易數　履
丑○前程自有榮華地何不安心向綉幃辛勤立計雖操略作事機權莫惹非
貴客相尋逢吉兆佳期無阻遇良時生平得意廣緣定不失天然享福基
卯○一去家山問有誰忖量測度意中危中途忽遇驚鸞手却問當初是我兒
怪訝去年嬌態女因何有子在途虧元來出世相分定今日夤緣自舊時
巳○辛勤一世幾時休止恨迍邅不自由必能施設千般巧不過風光幾樣愁
衣祿雖然隨分後及為便失走奴猴不如早早心修善去近名賢免苦求
未○幾翻明月缺還圓處世情懷不肯寬命裏雖然無大害心中不足受欺瞞
得逢富貴時時喜樂處居游事事安勤儉主施人世事自然衣祿得駢駢
酉○閨房秀麗幾春秋檻外風流惹我愁嬌容不改經年貌粉面頻垂香淚流
思感當時榮貴處不知今日苦中求六親疎散留蹤跡欲託高人守白頭
亥○膽大心寬立紀綱機謀操略勝兒郎只緣漂泊情堪失爭奈孤疎意未長
幸得高人相舉手何慮他時命不昌安心聆運衣和食鼠子來時福自強

四字金 丑 松栢凌霜 卯 春日花開 巳 鳴鳳棲竹
未 寒日印水 酉 空盤下箸 亥 花園排宴

郭璞數 陽局盤能幹堂能算⌂自立自進一新方好性喜美奇偉
祿有祿且守孤刑支撐刑尅激激流流一人船中支撐門風歷歷涉涉榮而
不歆晶求卑南訟不如華叟成敗出二山相隨名利無奇錢塘風月求
名時節幾多刑尅命中迍幾度風波去涉津幾過無端煩惱幾回愁恨
慢勞神錢塘風月景難窮權重名高路路通可惜英雄心易老林泉到底是
家風往往來來作不成幾翻進退暗關心平生歷盡多磨折萬里風波水
上萍為人倜儻多機巧作事軒昂不滌草鴈行兩字鼎成形獨自向前權
柄好一枝花好人家一門中生木安閑都有福一人立重山卓立貴機關
雖過驚危數漸牢聲名喜笑出蓬蒿前程自有知音兆萬里風雲看看高
樹靜風搖數煙波萬頃海中船燕集危巢事未圓只為平生歷難重幾回
無事討憂煎身心未許假權坐領袖兵權別有緣點水紫衣人得力看君
平步上青天 流年三火合皿有子羚蠱瘡疥癰廍無毀無嫈吐田土兩
段有進可換愉是進亦憂一則以喜着甚來由人財兩利令歲憂疑忌丙
丁堂前人醉未曾醒閑非反覆相疑撓謹慎平心免禍侵 猴兒紅袖舞
榴花雪裏香冬來還得意好事又相將 此去滔滔利有餘有財有喜不
須疑年來紅入桃花嫩嘻笑綿綿得意歸 一堆錢一簿書 雙山莫弦
做做成反退步 四宮添喜穩借吹噓龍歸深洞箭中一雞
陰局 斷與前戊甲同

○戊丙鬼谷分定經 貴卦 鴻鴈失群格
如今家富未為富他日身貧未是貧根腳淺來心地廣榮身好事未能成
鴈飛天外空尋侶里外三千煙水雲借問芳菲成幾朵滿園留得一枝春
身計未能安區區鴈陣寒利名須見馬方得貴人看 天牛 天羅
天空此星照命如芝蘭秀於山谷松栢茂於岩崖出處幽微根苗固實雖
然祖父根基獨自能興保守六親無分弟兄相疎好箇創業規模都久安
閑之福如甜瓜命香從辛苦裏來述云已年年中成事業桑榆晚景樂餘
年康節前定數 明燭當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身自未能安 區區何曾閑 利名須見馬 臨水下釣竿
末歷盡風霜始得安雲收雨散月登天貴人相遇來助力金波玉沼映芳蓮
男命
前定易數 貴

子 此身平地入青雲回首相逢天上人歷盡重山鄉故遠將諧吉事福基新
孤鴻別隊空相憶花朵重枝插醉巾跨蔗定應已箇事歲寒方見老靈椿
寅 變化機權未遇時年來好事又差池蛇羊掣出千重網遇鼠還應百事奇
天際鴈行何寂寞檻前花朵見離披知君向後成身處貴客相期到玉墀
辰 堪恨生來多坎坷較之命分不須憂此身不作他家嗣還好清閑作道流
月滿花開空悵望鴻飛鴈去不堪留琴中幸有知音聽流水高山一曲休
午 貪名好進多無益多志多能意不深無限閑愁消未盡中年財利喜相臨
長天渺渺雲浮鴈秋雨蕭蕭葉隕林好把身心思進退前程災禍免相侵
申 凡遊巨海憑舟楫細想青雲必有梯惟恨前來常苦楚焉知他日有提攜
孤飛鴈起沙汀遠零落桃花逕路迷守得利名纔入手奈何天命不相齊
戌 此身未許成身處幽意常如不意中生計空教圖異趣新交須見逆心衷
殘花幾朵哀陰雨去鴈一行悲暮風始遇江南好行路鷓鴣啼處水西東
女命
前定易數 井
子 生來寂苦費心機都主多招是與非若使無刑難見壽須防帶疾免災危
得在雖羊榮貴地必然親眷定分飛良人隔水傳消息且放心懷守幾時

寅 春蘭秋菊正當時何用勞心苦嘆遲空使神仙傳妙術難期貴客稱心機
時來終有青雲路福至須當玉露滋犬羊不敢輕相許勞心還享晚鎡基
辰 性烈誠難測 心聰直可欺 玉容能好惡 粉態足稀奇
箕箒無違禮 溫涼不失時 世間無此物 終遇八仙棲
午 時勢真更變 英雄烈女持 作家宜歷事 立計遇良時
巧燕簷前影 嬌鶯檻外飛 前程終不失 勉力守雄兒
申 志氣雖然烈 於心積善緣 中年衣祿聚 休論是非前
魚鴈情尤淨 鴛鴦意自堅 安身終有地 榮達福田連
戌 立計必艱難 斯人多苦煎 貴成當免立 時顯恐災纏
蝶搜憂分散 花衰果不聯 生平多坎坷 事業每虧圓
四字金
子 順風掛帆 寅 甕裏鳴琴 辰 月下鳴琴
午 衣錦夜行 申 炎天破扇 戌 石上燃膏
郭璞數
陽局鴈足不足刑骨肉財上鼠立手頭耗不管胃一人舟中風
波一葉舟半生多勞碌田土辛辛苦苦買田買土刑刑尅命孤鸞鸞分散
六親難合風吹孤鴈 一葉扁舟浪裏行一身歷涉幾千般一家骨肉相
刑尅一段因緣分又慳 胸中磊落幾多般計智營謀省事端跋涉幾重

山與水艱難皆盡與辛酸　與謀費盡人心懶事務茫然心怨嘆二親無分不雙全飄零何異孤飛鴈　琴調韻雅曲淒然愁到茭花舊恨牽好過兩重山外去吹噓萬里遇高賢　限交此去重增福旺過此時心自足榮華得慶快圖謀更喜後庭秀蘭玉　蛭盃石盤數繁難歷盡千千斛春後碧瑤花似綠六親無分命中招骨肉之中生不足重金重紫貴人提書中自有黃金屋饒君富貴兩皆全石作盤兮盃作玉　流年添土成墳壠一悲一喜閑事滿耳運將洋悲喜相半運未至莫嗔氣流年氣數涉憂疑兩露生泥馬步遲喜未到時先惹禍無謀無緒皺雙眉　一客嶺上一官遠望一事如麻一星自旺　旺氣重重氣象佳看看喜色到君家天涯身有青雲路只恐當年着腳差　祗望身安卻未安年來悲喜兩三翻七顛八倒變愁事秋鴈一聲方解顏　欣欣喜事到朱門桃李芳菲於故園一軸文書飛入宅兩重好事盡團圓

陰局孤鶴山頭悲月明落花風雨暗傷心　多閑未得安閑處寢去翻來自不禁　只傷逢否未逢泰對酒當歌送嬌態炎涼歷過世人情骨肉溫存防尅敗　跳出重山有路通船輕浪靜遇帆風看看浪入桃源去滿眼榮華夕照中　有一喜有一悲有一病有一疑尤防風弄房中燭冷看梅花笑阿誰　女流年雲開天外有清輝四時端正度清閑一榮一喜添財祿又見枯楊發舊枝　只疑門外白頭鷺閑閑無情半損情笋嫩風狂難久圖除非麯酒醉愁醒

陰小　哭　驚　豔　嫌

羽　衣　从　喜　口

戊丁兒谷分定經　剝卦　夜雨翻桃花格

桃花夜雨春殘落柳綠鶯聲遠樹枝寄我一身須遠祖蘆花深處鴈南飛真文必遂金門祿晚赴舟遲莫嘆遲家住五湖明月夜兒童相送步雲梯寒鴈江天晚昏銅再琢磨箭從寅午發牛鼠亦頻和　右輔　天蓬積寶此星照命氣守精神智襟洒落成幾處事立幾處家風爽爽平生區區名利被星帶月惹是招非高人見喜小輩相欺近處無緣遠傳令德只喜不犯官刑仍主晚年秀氣　述云從前歷遍崎嶇道若要心閑待晚年康節前定數清風明月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蹇滯為時發　昏銅再琢磨　命逢寅上達　猪見鼠相和

末平生好處屢蹉跎饒到戌時挫折多紫衣貴人重情處此時鼓腹醉高歌

男命

前定易數　剝

丑　芳菲半謝鶯將老聲憐高林宿外枝祖業定應財共破人情中道可堪依孤雲鴈過江山遠得意人逢景物奇論着利名難久處不如林下問緋衣

卯　利名饒足便言失業計將成又復衰親眷淒涼腸更斷心懷疑恨事難期雙雙旅鴈隨雲去朵朵鮮花帶雨垂只道伊家無會解不言天數與天時黃金盈室酒盈樽不解平生意悶昏蝶蝶憂煎空度日紛紛活計儘眉顰

巳　江天鴈過群應失池沼鴛鴦各自蹲借問花殘枝結果環奇一子耀君門

未　昇躍登雲路　施張偶見功　異花重結果　孤鴈各西東
財祿當時盛　生涯過祖風　栽培根無力　春去恐成空

酉　見君初計甚豐隆日往時來漸不中山上有山全不顧福中望福返為凶離沙鴈去秋將冷滿島花殘春已空寂寞闌干人不倚空遺明月與清風

亥　借問成功受泰時雲梯直步更無疑飄然已見形骸異偶爾將成計業奇空碧雲飛江帶影小堤花落翠添枝功名洗耳歸林下松竹交加樂戰棊

女命

前定易數　震

丑　枯木逢時花自開玉容粉態滴香腮自恨踈非情義薄長憂困苦阿生猜立計雖然有成日生涯依舊待春回爭奈命緣有如此笑傲山林歸去來

卯　望斷高人險在前生平立志豈虛然良人山下徒相失有果經霜不自堅能祿壯志依然在爭奈根基沒十全東面為家西面去天教娘子兩虧圓

巳　貴客重年釣海魚水邊休怨祿難圖成家欲要清閑處立業須教舊日居果綴高枝榮自立孤飛小燕入新廬終有難言一段事必然年祿又還孤

未　骨肉分離隔遠山生平蹤跡守孤單財食終須相副合因緣未至放心寬琴意正濃彈別鶴情深且守結飛鸞桃花春色濃如酒許我時來改別顏

酉　昔日今時事不同莫言昔日有奇功園林春至花容改惟嘆秋殘果色紅風撼危枝難結實月明良夜問三公休說時令無限景馬頭回首福從容

亥　生平志氣何時足守至羊猴方近祿良容相逢事事通終見衣鮮顏似玉月照紗窗蹤影橫風吹奇果枝難續安心靜守不須狂時到憂危任翻覆

四字金　丑　秋鶯遷木　卯　籠裏栽松　巳　炎天破扇
未　籠裏牡丹　酉　高山鑿井　亥　松柏逢春

郭璞數　陽局文名利性甲乙入天才多孤晚了雙鴈一人推車獨運動
到衷弄鏡莫恐無成福至心靈孤道孤不孤名利模糊負名一翻
一琴前程有望心高一對堂前人失伴一對碧桃移李換一對鴛鴦兩岸飛一對征鴻雲外看　一卷文書整整新前程雲外遇知音一封消息吹

嘘便快我秋風萬里心　一團和氣拍懷濃莫恨初年運未通跳過錦鱗三十六桃花浪裏變蛟龍　而今休把雙眉鎖世事艱難都歷過青雲不語必登高人看菊花霜後朶　可惜雙親分不全別離弦管畫堂前鸞臺有恨塵生鏡土斧重修月又圓　猿度寒山數巍巍氣宇特過人造化如何不顯明鴈叫西風侵碧漢鶴鳴夜月照蓬瀛移桃接李根重秀浪蕊浮花果未成　點水紫衣人借力梅花開向雪中榮　流年宅一屋學人閑閑三四月謀人動有災節臨人懷空自焦喜杜宇來榴花開憂不成愁不是意疑心懶兩遲遲作事迍邅未遇時正欲經營無意就鬧非鬧是皺雙眉萬里平堤快着鞭滔滔此去勝如前名高利厚身榮貴回首家山蹙翠鈿登山逢虎易無聊戶內人忙戶外愁嘻笑滿堂人鬧鬧楊花飛雪入高樓一破財一卷文書夢中期約醉裏吟詩一事蹺蹊一女歌笑一人皺眉喜不喜居無語白雪落春堂落花逐流水營謀不遂且寧心雖過今年前面喜陰局嘍囉伶俐更惺惺口直心靈迴不群可惜數中刑尅重六親眷屬總浮雲　平生歷盡艱難事費盡心機事不侔尅陷滔滔星數惡支撐得好福悠悠　多思多慮幾曾安營運家庭不喜歡翻去覆來心未已到頭雲擁月光寒　一枝花秋芳一枝蘭秀發一祿馬趨庭一葵花出匣一人酌酒問春風回首故園桃李月　女流年曲徑推車湊斷橋烏啼花落景蕭條血光血蠱毒中毒鴛影俄然大恨愁　燒香布福保殘年唱氣傷財子位言白雪楊花粧戶內磨心磨腹氣留連（樣人秋下心悲心門內心驚枷鎖言谷財失大病人土）

戊戊鬼谷分定經　艮卦　獨婦倚門格

岩前風雨正依依獨倚柴門半掩扉貞潔沉吟凝淚眼兒夫別後未迴歸
天邊鴈陣空違侶檻內無花借一枝莫恨晚年成敗事休論昔日是和非
休誇得意深莫怨彼無情欲進獨難進別有好知音　天夫　天說
天文　此星照命外好看內槎槎牙牙葉茂花繁秀而不實密雲不雨憂中有喜險處有救神有於人意無酷毒心頭緒多少記着成而又破破了又成妻宮有尅子宜見遲　述云君知欲問前程事只好空心待丑蛟

康節前定數孤燕呢喃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虎嘯山前響龍吟水漸高　馬頭春色裏　到此作英豪
求頭角崢嶸已出塵車輪得就可安身如今隨在風雷化便覺青雲天上人

男命前定易數　艮

子　風月輝輝照玉扉偶然貴客得相依自茲更革憂成喜莫使身心向是非
分散鴛鴦何可奈利名蛇鼠許榮歸當年飄泊江波外老把絲竿下釣磯

寅　幾翻憂去又憂來懷抱何時得好開直把身心待羊鼠自然生計脫塵埃
庭前搖落花無果天外分飛鴈不回堪嘆老時多後志卻將微福惹愁笑
辰　孫子成身險又危莫言名利家相離奔移空使身多事待望須還向脫時
沙鴈分飛四五隻庭花須謝兩三枝紫門畫掩無塵事好向其中立所為
午　虎豹叢中應我居許多艱險許多虞挺身欲脫千般滯立業須逢一軸書
秋鴈橫空群必失春花搖落樹應踈只知我計長無患爭奈天時壽不殊
申　衣冠榮處脫埃塵舉步悠揚上碧雲千祿定教膺厚福為君終不丧斯文
鴛鴦池畔無雙侶鴻鴈天邊獨自群繞樹花殘春色老枝頭雙果送東君
戌　舊家臺館漸闌珊再整生涯又未安玉兎纔升身入喜青猪相會事無難
庭花開處慳成果群鴈分飛侶不還借問前程何路入鰲頭起處下長竿

女命

前定易數　艮

子　蕭條秋景險艱難施心立計勢如山窻前燕語失群侶花內無梅孫自攀
風捲高松聲歷歷孤遺珠老水潺潺孤遺到老成何事不若留心看福緣
寅　園林春到花爭放唯我枝頭尚寂然只為東君不為主自將身占雪寒天
魚隊同遊新水躍李花果綴一枝鮮親知骨肉應難分果待賢君外處園
辰　華屋高堂風自涼偶遇良君入貴鄉雖是前生緣已定豈知今日福難量
燕飛墻上難留語花放梢頭不吐香守己安然頭自享莫將玉貌亂施張
午　立業踈親不可言禍去災來事萬千欲向綉幃安守志時來立計獨持權
檻外魚鴈音難托池畔鴛鴦頭自聯莫恨年乖太多事福盡尤無苦又煎
申　處世艱難事不佳良人何苦怨無涯多愁須向無愁日無意翻成得意家
簷前燕自呢喃語檻外一枝含笑花鎡基試問重山計別立根源福更奢
戌　生平事業高天外一半成真一半虛立計須知馬頭轉成家終自欲如魚
飛蝶雙雙群自失殘梅露落果應踈報道前程何處立不如早自改新居

四字全　子　夏月涼風　寅　衰菊逢霜　辰　垂簾獨酌
午　採薪遇虎　申　大海入流　戌　扁舟下釣

郭璞數　陽局甲丙生人主刑天一人立山上　骨肉飛花飛雨一望前程雙鴈（要躍蹬好更新）　霞載感乾坤鎡基藉祖宗門庭重改換整理舊家風生意從容謀望外江山收拾畫圖中　一過重山事却疑一雙鴻鴈獨高飛一家孤處閒心事一點圓明人莫欺　生來平穩好根基莫道謀為遂意遲春屬只傷刑尅重鴈行未免有差池　雪滿春堂螢砌白寂寥茅舍三更月半照人圓半不圓芝蘭葉嫩難禁雪　遇此崎嶇險阻山歸

來頭白鬢毛斑　夕陽好景黃昏近到底身心換不閑　好箇晚年打睚向
前終須結果有分隨緣　桃花開竹數陰德元來到祖宗六親孤赴一場
空桃花不問開多少竹外一枝青且紅深喜平生心性好靈臺一點自圓
通因前灾滯猶迍蹇運氣須交此阻中　流年凶先喜後可笑可作為小
失大事莫担頑免得灾害榴花笑防陰小　疑疑閑挠事相連路過雙山
君莫言得意早時須退步莫教好事變成冤　春雪滿屋事磨心腹憔悴
多憂足中不足　杜鵑啼處景蕭條燕子銜呢壘舊巢一事蹉跎人不足
且宜迴避免生愁　一喜來圓一悶相連家人寂寞四大當前善緣早佈
免得憂煎　燒香布福免灾危禍去祥來脫是非清淨善緣宜預作秋冬
謀事却相宜
險局平平穩穩好鎡基教到時來有福遷為性玲瓏多手段把家卓立有
成持　捱辛負苦幾多事做箇家風真不易只防親眷有刑傷接物待人
多喜氣　因緣分定七宮排還了平生心願諧永遠雙雙為比翼齊眉百
歲稱人懷　前程儘好自然宜利好段匹頭十分難處甲乙年來時運至
壯觀家山添喜氣　女流年群羊逢虎路崎嶇過海船沉有險危春事來
忙人事亂取財生禍又相疑　直待榴花菊綻金斷橋人過便逢舟麻衣

顛倒人何切月在西山水去悠　遠行　行阻　破財
官貴　古墓新墳禍黰道　門下欽符神杓佛　咀鬼吠災徒　無財損　病人
○戊己鬼谷分定經剥卦　擊破連環格
連環擊破愁縈腹松檜盤槎鶴必棲鴈過遠山飛斷目鴛鴦雨打各分離
平生志氣應難敵爭奈從來未遇時借問晚年何處是桃花林下好圍碁
天愁　天皮　鎖眉　此星照命口能舌辯出語不常作事多疑為人
奸狡生來有四遇四早辛勤早歷仕早卓立早事業早妻妾遲子息遲亨
福遲安閑遲若是離祖隔胞廢出異姓最得地不然則女遲子晚遍歷風
霜撰錢來如風雨去若飛沙正是花巧得花巧破財是更殘漏盡燈述云
從前是處却未是只得桑榆可贍身
康節前定數花開值雨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龍接羊生角　騎牛入鳳城　百年雲雨會　天水送歸程
未賦分平生易變閑人情恩愛又為難異日高人來托引成身只在半時間
男命前定易數　剥
棄親家外立　毀譽本無非　莫道財難守　還應祿向遲
丑　花枝雙結果　鴻鴈兩頭飛　爭似雲居好　閑吟畫掩扉

卯　雜好無成就　多知恩義章　剛心空有恨　操意護多圖
鴻鴈群飛別　鴛鴦兩意殊　逢春堪賞翫　臺樹已荒蕪
巳　日出東方正顯光休疑雲物有相妨桃花遇浪應難測桂蘂施香豈易量
得意莫忘歸鴈遠傷心再喜異花香馥登好事人歸去卧對幽窗任短長
未　性執心多事　區區老不知　花開空艷態　結果必秋期
鴻鴈雙雙遠　鴛鴦對對飛　中年家富足　得較假牛犁
酉　情慮人情過不思平生交結負心知利名許有成還破事業雖存吉且危
去鴈斜飛空裏見芳花開謝檻前時君還要識榮歸事至老心安任所為
身世漸崢嶸　銜天丹鳳翔　單瓢君已棄　百里道何長
亥　花落秋林靜　鴈飛南嶺傍　白頭心未足　生計又淒涼
女命
前定易數　蒙
丑　生涯自有安榮處分定相成不自由馬兔繞來逢吉耗鼠蛇相會免灾憂
空中積雪寒尤極庭畔殘花果不收欲得成家堅固日當思改貌遇公侯
卯　天然分定不由人石上栽花却過春衣食雖從艱險得情懷舒展似勝神
群飛鶯燕情難洽交頸鴛鴦意未馴莫使灾危困貧女不須興嘆遜凡塵

巳　性氣饒成立　營家福自來　魚遊春水綠　花向晚園開
有果終須結　逢危不見灾　閑懷遜良客　穩步上高臺
未　生平志慮全無定一度歡來一度愁常懷情性隨佳客纔到時來祿自優
鼠犬相逢當顯立牛羊終是果全收生前孤苦皆為吉自整梳釵入鳳樓
酉　從前立業孤無倚勞力勞心結是非守節紅幃今日事開顏強笑少年機
梨花帶雨情堪嘆紫燕隨風各自飛借問前程有舒暢中天雲月顯光輝
亥　倚門無語笑東風百計千謀不見功須待鼠頭成立計相逢貴客顯家豐
江頭紫燕聲聲遠閣內朱唇點點紅欲問平生榮顯處南柯拂拭夢魂中
四字金　丑　梅月自酌　卯　順風流舟　巳　春園蝴蝶
未　腐草化螢　酉　雲開望月　亥　淡月秋蟾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丁同
陰局日出東方不等閑男兒當主上天關陰文傷破陽文雜女子逢之定
慘顏　經營家事日多少分外反爭偏有挠刑星入命莫容嗟花暗月明
空悄悄　可惜緣分不由人做作威儀態度輕夜靜王琴三五弄淒淒無
計叫卿卿　前限防一跳照顧雲遮月有分再圓圓只愁春去切
女流年進得牛田起庫倉一年如意脫灾殃好信春蚕多喜氣一枝花發

透春光　文虎牛郎笑菊籬門庭改過換威儀七宮愁看五宮悶磨腹磨

心腸信期　閘　兕　酌　康　卧　㬎遐　文書事　病

○戊庚鬼谷分定經損卦　巖前古檜格　立志先須用琢磨荒涼陸地起風波孤飛鴈度雲霄遠亂燕飛來壘舊窠花發園林存一葉從來事業也蹉跎君還問我平生事喜得連綿壽數多　獨坐園基爲樂情水東軒守水西亭如今箭在行人手牛角來龍上玉京　天部　天憂　天南

此星照命枯木未春早苗未雨爲人熱心腸賭事理直口直發出話相人相怪是親不親非親却親外人如手足兄弟不和睦身在江東心在江北凶中有救不犯官刑生來只被天憂星所惱歡喜未來愁先到錢財聚處又成空初中限敱離末主方佳述云梅花還謝了結實在枝頭

康節前定數　仙鶴高飛格

立器先須用琢磨荒原平地起風波孤飛鴈影煙波碧百歲身閑心緒多遠浦鴛鴦飛兩隻江邊漁父摘香荷君家更問兒童理帶梢折得一枝柯中獨立溪邊自樂情水東驛舍水西亭須知箭在行人手牛虎逢龍上玉京

男命

前定易數　損

子　天擁雲高孤鴈飛動人無限事如絲不愁濃霧淹延久自有清風拂掠時一樹早芳遲結果平生歡少意多疑煙波去路一相會滿目黃金好展眉

寅　晚節秋光勝却春桂芬蟾滿氣清新南枝必入高人手北戶將開老康馴飛鴈遠看空有月花枝垂折滿簪中君還脫得中間事一去安榮壽九旬

辰　不圖虛利立生涯得意歸來笑舊家無箇親知休嘆息有餘生計惜奢華孤鴻隻鴈難尋侶舊木枯枝又長花老懶安閑眠坐興半輪殘月照窗紗

午　幾多艱險何時脫百歲營謀散聚多強笑強歌看未足勞神勞力事如何半途鴻鴈分飛去一樹花枝折舊柯棄得那邊驚險地迷頭何事入天羅

申　生涯隨分向前程早日心勞事不成借問時來營計事定應午後有虛名天寒鴻鴈皆飛遠沙暖鴛鴦各遂情雖曲江頭人舊恨想知流水作哀聲

戌　忘機散志不勝休獨把身心向後求運未何須勞早慮年來方喜老無憂飛鴻隻隻離沙去花朶枝枝異果收度得牛羊消息後一般美事有誰儔

女命

前定易數　蒙

子　良田萬頃欲相隨不是鹽基護自旋但且安心登粉閣何思立計守良時前程自有人相顧幽室宜當擁幕幃青雲有路從今始莫問當初灾禍虧

寅　昔日真難救　時令自可知　滿堂和氣溢　立計再揚輝
雨洗梨花落　風輕燕子飛　不須思慮重　享福受眷顧

辰　桃李喜重開　秋回春後來　時榮宜立計　鼠馬發枯黃
鶯囀枝頭雨　魚驚沼內苔　萬般皆變化　終久遇賢才

午　雲電相逢遇　甘雨在知時　枯根當再發　舊祿改新基
情性當堅守　牛羊免別離　若能如此變　美貌保無虧

申　錦帳風來捲　情懷不放閒　未能心下定　終久事艱難
魚尾沉秋水　君山隔故關　下堪雲裏月　回首落深山

戌　梨花重洗嬌容減堤畔垂楊風自冷佳人自覺情懷失意裏尤如困睡沉冬景蕭條增夜思鴈聲嘹唳碎秋心幽閨寂寞無人問空對青山皓月臨

四字金　子　浮雲蔽日　寅　黃菊滿籬　辰　雲頭生月
午　旱田枯稈　申　昏簾風雨　戌　臘木待風

郭璞數　陽局孤刑一人撐舟　幾度風波險歷盡始平康梅花開雪月春榜占春光事事變一鹿上福字　植立一身歷盡幾艱難一斧遺斤月影閑一鴈高飛分上下一生刑尅眷緣慳　根基植立也難為莫遣閑愁上兩眉此去春風宜借便一帆快穩莫生疑　識破炎涼幾是非平生心意只孤疑餘堂恨惜同人散孤鶩殘霞且共飛　三十六年容易過富貴浮雲眉尚鎖事去事來費心神百里風波牢把柂　重山風景多如意老圖黃花更奇異他年龍化躍天池那時方顯男兒志　石壁擬崔數惺惺積累自成家歷盡風波涉歲華基業做成眉自皺親情歷盡腳生花兩年識破空閑懶近世生涯事轉加蒲柳春花心未伏紫芝眉宇有餘遐流年卌非横州　縣　心疑一驚紫要一場好笑百事營謀福自然饒臨身喜有成全行年只慮三烟火閑閑驚人醉裏眠春慮堂前老梅蘭空懊惱門外事哩天休把少年道　疑事未就喜事未成子規啼血焰大燒心關過今年時運泰前頭好景自然新

陰局　男兒此數為朝貴女命逢之也非細他年花誥早封來天祿優游榮顯處　家山早別恨悠悠歷盡艱辛幾度秋獨自支吾門戶事夫妻立志向營謀　兩顆明珠堂上圓有刑有尅壽難全落花有意隨流水片片流來古道邊　一局棋有好着子細為莫教錯　女流年那更芝蘭葉葉生可人清景近黃昏靜中星斗宜先布免得臨期惹愁聲小口血光愁不少秋來冬去狹不走白頭門外入徬徨堂上憂驚心悄悄

○戊辛鬼谷分定經大畜卦　負薪登險格

負薪涉險過長林半路行來却遇金休道資財前分定也須回首謝知音
空中鴈唳雙雙遠書得年高却稱心為向桃花留幾葉樹頭獨有一枝春
莫怨榮身晚枯木再逢春見猪方得地月到五更明　（天懶　天晦　天暗）
此星照命心彝志巧智廣機深從容出衆作事退悔多學少成早年不能
奮迅中年始可立成天懶慵惰天暗不明移南就北華故鼎新親是爪皮
搭柳樹兒弟恩猶如羊虎商量一件事嘗取鬧一塲迷云生來磨難處晚
得貴人成

康節前定數暗月雲遮格

負薪過險前村里半路行逢忽遇金擬待折腰乘賢馬猶疑之力不堪任
空中群鴈雙雙影及至年高始奮心借問花殘留幾朶晚來枯木再生榮
中莫恨從來未遂情晚年榮茂勝前因逢猪漸漸（漸）蹤跡月到更深辰轉明
木喻阻艱難幾經歷巧妙機關顛倒失貴緣除會華門庭自有貴人來助力

男命

前定易數　大畜

丑　枯根雖則遇春陽縱見花敷艷不芳示汝榮枝易零落擬還結果事非常
雙鴛分散情懸去孤鴈悲鳴事可傷如要此生居止好翠雲深處鎖雲房
千里相逢天上人滿懷志氣展須伸好把當年營計事再須葺整舊成新
卯　分飛鴻鴈歸雲遠交頸鴛鴦卧水濱牛足過時前路險猪羊方見出埃塵
蛇猴有吉過猪遭更有牛時不必言美酒正濃樽已竭良駒足損步難前
巳　落花飄趂東風遠去鴈飛時紫塞聯借問玉瓶宮裏事顛狂一鼠自天然
未　立身未定為縣寡名利成來有異功獨奮機權心後事擬成吉事反成凶
雙雙過鴈斷雲碧朶朶飄花落雨紅欲要騰身翔物外到頭依舊入樊籠
瀟湘一片清虛景北去南來事未由舉手欲成生計事寸心猶自未消愁
酉　窓前帶雨花枝瘦塞外凌寒鴈韻秋借問扁舟何處去蕭蕭風雨白蘋洲
亥　澤金璞玉內藏美雕斲方圓巧匠心侶鏡鑑人言行失為真別僞是非侵
枝花重結情何極鴈陣雙飛意亦深身勢既成名利事示君回首楚歌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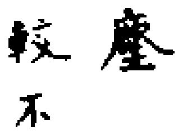
女命

前定易數　損

獨立危樓欲步梯艱難方免意憂危回頭望看前山路昂首低思不敢移
丑　重重險峻如此苦累累憂疑誰得知若要心安并自在直須蛇尾化龍兒
早脫家鄉面外居終逢即見客同車衣冠整整宜新樣中櫛頻頻得自如
卯　進退方能身自陷憂煎不覺意將舒鼠年相保無疑慮新水如同隊隊魚

巳　一條仙路絕埃塵可吉成身福久新忽遇大才終路引便知昔日結良因
鴛鴦對對爭催洽燕雀雙雙不離群當問平生因此吉重修美貌越精神
美貌如桃色　紅顏似杏勻　一身終自穩　晚福越精神
未　富貴從茲起　榮華近貴人　莫教春氣盛　依舊果扶身
堪笑平生事　東更北又來　身心如此塞　情性與誰猜
酉　孤失還成破　愁顏却自開　重重無遇處　終是困塵埃
亥
福來宜作善尤佳枯木逢春却有花且得安和宜靜守施心慶善樂生涯
東君顧盼知機日良馬優游自立家晚來紅日後山墜便得濃雲來擁遮

四字全　丑　夜靜觀月　卯　凍鵲喧晴　巳　岩頭走馬
未　甕裏鳴琴　酉　浪裏扁舟　亥　舊鏡生塵

郭璞數　陽局三鴈一人立錢上一雲遮一月一鏡半明計較不足
心道（閒不閒歷盡閒閒）一輪孤月隱殘霞一半夕陽西已斜一鏡怕生塵
半掩一雙鴻鴈落平沙一生自經歷一門事叢積一人看信通一春飛桃
李也有百花江上開浮雲過盡秋空日根基穩當好前程只怕孤星一點
明日月半愁雲霧鎖竹梅瀟灑隔跡林池塘露冷鴛鴦戲骨肉相刑空嘆
氣從來凡事費心機莫道年來不如意山外重山景更佳迢迢雲路去程
賖生涯謀事宜加力休嘆家筵事若麻　石上松栢數　石上栽松栢根基
立脚牢寶財宜運用雜事苦煎熬陰小啾啾鬧門庭事若毛西風榮貴子
有路把銀袍　流年出入主有疾一錢一馬一望求謀有遂裝（滿屋福貫）
木一舟浪裏事偏宜荊棘迢迢馬步泥流水落花人似醉夕陽好景又臨
西堂前人忌鴈聲悲杜宇聲催客皺眉喝喝家人嘻笑處那知暗裏忽生
疑望事美君不喜一事好桃生李　謹慎今年秋與冬少年人看白頭翁
閙（非）多少傷心事皮石人財有一凶　所為半喜作事蹭蹬過今年看
君一變
陰局閒把心腸弄幾般到頭共飲話辛酸少年早歷家庭事指望成家未
得安　許多活計多翻覆滿眼親姻多不足鴈兒江上看孤飛笑折嶺梅
看幽獨　春回寒谷變陽和纔得身閒事又多四九八年人享福幾人來叫
有錢婆　一愁舊去新歡至看取兒孫福祿隨畫堂戲綵有餘閒細把黃
花籬下醉　女流年有分因緣百歲齋池邊鴛鴦各齊飛閨門整頓乾坤
好花錦爭妍對落暉　一鳳銜書至秋風生桂枝一爐香篆裊一喜叩門
歸二宮佳起生上人喜厭厭山起龍躍天池　（文書）　橫財
醉中事　外來凶　孝服　（家才）圖　脫　血財　牛二尾病內

戊壬〔鬼谷分定經〕夬卦　芳草芝蘭格
黃金非我終身寶、畢竟芝蘭異芳草、家住瀟湘東又西、身向山南山北老、枝頭春色枝枝早、傍人稱意知音少、百歲榮華不必憂、福祿雙全還自好、
暑往更寒來、終是有資財、馬龍施一箭、莫與外人猜、　天祿　天彝
天福　此星照命、為人正直、謹言語、有救人之心、無傷人之意、高人見喜、小華無情、同居合家傲活、凡事弄巧成拙、退神重重不赴、有兩座祿星在命、衣祿自然、述云　從來事業皆未定、必竟收困在晚年、

〔康節前定數〕鼇山開山格
黃金非我真身寶、畢竟芝蘭異芳草、家住瀟湘東又西、反向山南山北好、老樹春來晚枝茂、行人與說虛名早、百歲墳前一葉秋、白頭豐足無煩惱、
中　碌碌春復秋、　區區何日歇、　箭中馬頭時、　寒光映缺月、
木根基如菊綻金英、早歲蕭條晚始成、得遇貴人相助力、許君平步上天庭

男命
〔前定易數〕蒙
子　空愁空惱意悽悽華攺生涯東又西休怨此生長失意又還他日到雲霓
樹頭消息歸春晚水畔佳人立未笄借問君家成業計晚來江上釣鉏犁
寅　靈芝發秀蕙蘭馨直幹青松定拂雲擬待身心成大計何憂鴻鴈又離群
龍門有意君應入塵俗無仁子莫分兕兕犬子如逃得老生高堂福永春
辰　丸枝堅操倚岩松、勢似龍蟠氣自鍾、堪恨逢春無舊發、儘教霜雪不凋叢、
燕宿鶯巢身兩處鴻離鴈往各西東、莫道治生多苦楚、留心長嘯白雲中、
午　年來活計幾時成獨立於家問此情財利每招成復破生涯又見鼠羊祭
鴈飛隻隻穿雲去花樹枝枝映月明借問他時名與利滔滔晚歲漸東傾
申　身名初計似秋螢飛入高堂效景星鴻鴈飄飄各何往親朋泛泛未堪憑
休嗟舊日長如睡還見中年醉始醒借問枝頭存結果花殘一果自香馨
戌　人生莫道有鎡基雖有鎡基也待時惆悵命途多聚散艱難世事不勝悲
花放嶺頭經雨謝鴈橫塞外被風吹何時豐足盈高意直向重山立所為

女命
前定易數　咸
子　鳳釵垂髮髮如雲鸞髻高昂壓眾人聰明誰敵心懷爽權柄能持作事新
更得衣中求作士不妨筆墨業嘉賓鼠羊福祿重重吉一段風流不可陳
寅　家外營家方可立前頭興廢事須知唯恐無心修積後終須立計必因時
海上孤鸞情未穩枝頭仙桂藥芳菲鼠去牛來衣祿實方知好處出為奇

辰　情性操持欲立基成就無危心自危只恨親知終間隔若還動止莫猜疑
雙雙鴈去秋天遠朵朵花開春景遲良人問我因何晚緣是幽閨未遇時
午　嬌容粉態自優游緣分還遲不自由料想也身當在晚莫將一日笑顏收
海天鴈絕佳音至庭院春歸柳衰迷吉耗未回徒眄眄方饒有便步朱樓
申　相逢貴客呼為侶未刱行藏還此時始知羊角方稱室更喜良駒也是奇
愁歎榮顯圖中畫欵曲情懷意下思試問此生榮顯事半成半失不為奇
戌　身遙消息期何晚不用勞心苦向求情性足招非與是親知都結義為讎
幽閨兀坐寫前月守志相逢檻外秋時來終有安身穩生計還當向鼠牛

四字全　子　晚晴谷雨　寅　芙蓉錦帳　辰　盆葵向日
午　淺水行舟　申　飛堂放光　戌　晴夜逢燈

郭璞數　陽局重厚剛介、自言自大、一箇書生、終無大敗、緣悉因緣、非偶然、鴈二鴈別飛、骨肉東西、孤刑孤一、行刑手足、祖墳穴如無疑、別有新奇、地靈人傑、山朝水繞、名莫道模糊、自足歡娛、待時待時、卓立維持、免欺老虎、龍困深池、　乾坤天外白雲飛、風散孤鴻去不歸、別祖一重山色好、貴人相會自知幾、　一名書外貴、一功名顯處一祿早回來一喜無由避、南枝消息看春風、莫待催花逮夜雨、　性巧為人磊落生、春風座上喜聲喧、鴈行分散、雙飛去、東到瀟湘別一天、　月老有書緣分早、鴛鴦離合方偕老、整頓門庭別一新、此去家風非草草、　自家卓立自支吾、骨肉相刑命裏孤、卻喜五宮人有福、下梢富貴足歡娛、　紫燕營巢數造化、從來蹇滯多饒、成合處又蹉跎、身心未遂生煩惱、人事方安又不和、　至愛親情反成怨、成持小輩卻成病、而今只說安巢後、燕子銜泥始壘窠、　流年謀為忌驚先敗後成、驀地撞着、真箇惱人、幾年未遇、今日稱遂、　揚鞭東去怕生泥、拳力冲天氣力微、心欲進時身又退、有謀難遂費心機、　一事有頭一事無尾、一場煩惱、一場歡喜、　東鄰閑閑北隣疑、火頂川頭對子規、堂上笑憂堂下小、檻中花發怯風吹、　鼠子拖錢走、胡僧指路行、一蛙鳴井裏、一客醉堂前、進一拳喜、退一箇丁、吁嗟不見洞房人、牛生二尾犬雙口、門掩黃昏有一心、　風波歷盡幾千重、往事渾如一夢中、且說舊年風景好、黃花時節聽雲鴻、

陰局　淡淡烟籠翠柳開、東風吹暖笑開顏、扶持自有前人力、穩當根基歲歲閑、　惺惺伶俐更輕盈、不染東風陌上塵、好段因緣來作合、合謀同力起家人、　一愁已去一喜來、好風吹散舊塵埃、榮華有分前程遠、進口添田更旺財、　女流年枯木逢春又一新、今年又勝去年春、添財進喜梨花

月琴瑟調和遇貴人　橘紅萄綻好風光牛女嗜嗜在洞房更有明珠離
蚌去只愁江路野梅香
戊癸鬼谷分定經艮卦　沙裏藏金格
生涯不可謾咨嗟石在玄精金在沙去石真珪方顯得淘沙金塊各無瑕
鳫離衡陽無伴侶鴛鴦戲沼隱蓮花須知祿向龍頭得財寶逢牛自有涯
未遂平生志猶尋子上雄春殘花未落一朵伴春風　天機　天柱
天敗　此星照命為人機巧有操持審法度知高下別賢愚小人無緣高
人見喜依本分利名頭風霜早磨難早幾度喫顛蹼皆是天敗星在命只
得天柱星在命且得出中不出妻宮不得力兒女主遲迷云牛龍須遇貴
枯木再逢春

康節前定數社燕營巢格
玉隱玄精金在沙晚年高木入煙霞去石碧玉方成琢淘沙金出始榮華
鴈過遠山飛不反鴛鴦戲水逐蓮花終須祿在龍蛇發財寶逢牛自得涯
中山前鑿石最英雄背面鴛鴦觸水中遠樹落花花又落常留一蘂伴春風
末休將望想太勞心賦分貪緣夙昔尋但將正己行公道終許鳴琴遇知音

男命前定易數艮
丑 好事多磨難事煎欲成基業見龍前信知名利來還去又見親蹤義似寃
孤鴈過飛群已失芳花開處果雙將平生好似天邊月幾度虧來幾度圓
卯 重山高處立君家舊業堪時是落花好向虎頭旋事業休來豬口立生涯
鴛鴦兩兩飛寒浦鴻鴈雙雙立遠沙休道利名成我晚映增光顯壽應賒
巳 一條雲路上天門爭奈幽人意自昏且向鼠蛇旋事業繞逢雞兒道難存
鴈飛江上應孤隻花放庭前果不論好向中年尋去計利名興處斷人寃
未 志氣久磨當計業年來終被是非纏蹤親背祖知前定遇貴因時必立權
兩鴈背飛鄉故遠雙枝花發果難鮮自將微福求深福翻取出危莫怨天
酉 論汝平生心事忙利名成處反成殃幾多愁惱何時脫有底機謀不可量
鴻鴈過時空有侶花枝開處果須傷前程若問歸身計只好存心禮梵王
亥 幾年涵養還旋設終得仁人與舉揚名利日藏因贊立鎡基方覺變成祥
鴈行去處空留影花朵榮時色不芳莫恠行雲有遮障中天依舊月輝光

女命
前定易數　歸妹
丑 思量舊事好思為今日知機已險危西北有如行客舉東南還是禍無虧
幽窓兀兀孤燈冷守節淹淹被雨澌休嘆始初成失事不如早向九泉歸

卯 孤身困苦入蒿蓬兩處重成望遠峯月出雲遮明未露山高水落恨何窮
窓前多被斜暉月幕內時嫌逆冷風得意君來相庇護不妨兀守夜燈紅
好事多磨折　無心望遠山　生來多暗昧　去後不摧殘
巳 燕去無消息　愁心不解顔　欲知今日事　且待福來還
天意豈無私　人心自不知　情懷多反覆　家業謾盈虧
未 燕向深秋語　琴調兩外絃　何堪營立計　只被苦來催
訣鼓聲嗜急　因緣已失時　有君當路問　何處好施機
酉 外口相扶合　安家不足奇　前生多定分　今日特遲疑
命運未離迍　時人枉意勤　虎雞歸我後　衣祿自然新
亥 身似天邊月　心如戶內塵　東君來着力　留意得慇懃

四字金　丑　缺月重圓　卯　晚節黃花　巳　浪裏行舟
未　寒蟬泣柳　酉　寒月照窓　亥　登舟渡水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戊戌同）
陰局　家在蓬萊紫府間善緣清淨忽思凡謫來塵世生歡喜長伴風花雪
月閑　伶伶俐俐好精神和氣春風別一真鷗鷺分飛刑尅重此生端的
守閨門
女流　年命戚憂消喜又圓花芳依舊勝常年洞房曉夜琴聲雅又見蟠桃
兩顆全　一蛇呈瑞一鴈銜書一客彈琴一花在亭
小小彷徨憂及愁堂前川大鬧啾啾血光血毒併頭腳好把心香福早修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

○已甲鬼谷分定經復卦　池長碧蓮格　平生未遇衣和祿、藕在青泥長碧蓮、魚戲池中還自樂、鴈飛遠漢度長川、盡道功名難入手、却緣事業晚因緣、借問桃源消息好、牛羊歸去好耕田、鑿井通泉水、枯木長新枝、君應施一箭、且待馬牛時、　天隆　天晚　天祿　此星照命、乃廣行之星、為人梗直、作事忠良、心靈志巧、見識遠謀、妻宮有破、子息難招、只宜出外求財、在家不利、六親冰炭、骨肉無情、有貴人遇如不遇、有衣祿秀而不實、外觀有餘、內看不足、結識相知、臨難不救、攀陪親眷、冷淡相看、逢五行獨權自立、秋花晚秀之命、述云、時運到時成大器、休愁蒼天且待時、寒節前定數池沼蓮花格　平生本遇依金馬、藕壓清泥透碧蓮、魚在清池停游水、銜珠相戲鑑中天、遙望孤鴈聲聲急、樹放三花長一竿、借問仙源消息好、馬牛歸去好安然、

重鑿井穿泉透海涯、春殘枯木長新芽、勸君莫問終身事、遇馬騎牛自到家、

覺識聰明志氣高、根基喜吉不波濤、數中龍馬為榮貴、遙還軒騰自漸起、

男命前定易數復　⚋⚋⚋⚋⚋⚊　子　金鼎立時權印重、玉墀輝庚利名奇、賀祿不昧塵中事、肝膽還操物外機、羽翮輕飛天際鴈、根莖跡發檻前枝、料知秋色凋春草、長命應須早退歸、寅　枯松悄老逢春色、跡發枝條嫩色韶、幸得依依蒙雨潤、終還漸漸被風凋、汀沙鴻鴈分飛散、池內鴛鴦頸暫交、去復生涯成復破、前程危險路賖遙、辰　一身孤單立、斯事豈堪言、用盡機謀巧、翻成拙萬千、雙飛鴻鴈遠、兩朵異花鎖無限園林好、那遭風雨天、午　長天隱隱震雷霆、喧轟百里播威聲、青蛇自此生麟角、紫霧氤氳通去程、鴻鴈飛時煙雨重、花枝開處暖風輕、擬看紫府門庭峻、獨步軒昂事業精、申　凡欲登高必自低、心高操作別雲泥、桃花春色正嬌嫣、得到於中徑路迷、琴意正濃彈別調、鴈行繞起各東西、君塵到底成還破、山水風寒任杖藜、戌　骨肉因緣且莫嗟、平生蹤跡自榮華、利名一事終須有、閑擾千般冗莫加、天際空看飛去鴈、檻前無語落殘花、重山覆水繁華地、傳語斯人福自餘、

女命前定易數復　⚋⚋⚋⚋⚋⚊　子　變泰時常有、疾遲、不如無事亦無為、若問安心宜善用、莫教邪物有相虧、親眷凄涼腸欲斷、心懷疑恨

事難期望家烝會重重立、解使時來免別離、寅　幾陣香風入繡幃、東君消息許先知、欲容出問從來事、細語相閒且待時、檐燕閒關情自洽、園蜂繚繞意何疑、如到馬牛相會日、必能稱意少災危、辰　平生未遂身心志、且防近日有微災、直至中年方得脫、却加晚福暗中來、身有貴人相舉引、心思奇果發新英、試問前程瀟灑處、不妨逐貴步高臺、午　對月閒思心裏明、暗中忘却舊時情、檻前鵲噪傳消息、窗外蛩吟慢惱聲、性烈尤嫌無足態、懷憂空問宿醒醒、且把身心平淡度、恐防驀地禍非輕、申　平生自有好鎡基、雖得鎡基未得時、須得寅頭終一變、也妨好事惹閒非、雨洗枝頭殘實果、風吹江畔野驢兒、不知何日豐盈足、直待時來問所為、戌　空對孤燈心轉悲、親跡改革各東西、休恨我身長蹇剝、營達他日出塵泥、果綴枝頭沾露落、魚遊江面被風吹、借問平生何善處、晚來自有福熙熙、四字金　子　天衢策馬　寅　枯苗遇旱、辰　雪裏梅花、午　高樓鳴鐘、申　月照寒潭、戌　寒魚依藻、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甲同、　斷女命與前丙乙同、

○已乙鬼谷分定經升卦　雲散月明格　百計千方作養生、風吹雲散月重明、空中鴈影飛三隻、祖代根盤在一耕、遠樹落於三四朵、秋風結子一枝榮、心懷志氣無人敵、莫把聰明與命爭、遇乙親同位、逢寅運漸通、箭先隨鼠發、虎跳出朦朧、天進　天彝　天祿　此星照命、為人性剛、有膽畧、有操持親枝不得力、有事自當心、做事十步九計、思慮落得辛勤、思中成怨、好事多磨、不欺貧、不妬富、退神重重、不發達者、盡被天蠱星所惱、將來還遇一貴人舉用、述云、施恩成怨處、却有貴人扶、康節前定數雲散風清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申　遇乙多親位、逢寅運漸通、箭先發鼠起、跨馬出朦朧、丑　聚散驚危、今且書也、宜更變新居止、自得天財下世間、祿馬長逢頭角起、

男命前定易數升　⚋⚋⚋⚊⚊⚋　丑　身心多被苦縈牽、費盡精神事不圓、浪得人情無久識、繞逢鼠馬好施拳、一枝飄散一枝續、兩陣分飛兩不聯、借問高名非我有、滋滋生計慶殘年、卯　千方百計覓生涯、爭奈時乖未立家、跨虎必逢人舉手、騎羊還見喜相加、雙雙飛別孤群鴈、朵朵衰殘爛熳花、到底斯人臨老日、中間虛祿豈堪誇、巳　欲操生計向前程、轉眼跡眉去路晴、騰身步步登艱險、舉意般般晚始成、鴻鴈天邊重喚侶、鴛鴦池畔別含情、利名借問何時至、側耳遙聽牛馬聲、未　始脫泥沙擺舊災、待期雲路自徘徊、謾將志氣軒昂用、若得天門進路開、遠路

落花情已失進天孤隻鴈悲哉中間書見高人會名利方成禍又來　酉
生涯萬變勞神力始得身安禍又來虎子立時方舉手猴兒行處得眉開
雙雙鴻鴈天邊遠兩樹飛花檻畔栽堪笑多能天命阻只堪雲水脫塵埃
亥　誠存志氣須高遠莫嘆雲程路不通疑慮幾多終減削利名還覓脫
成功　孤鴻嗷啞悲無伴花朵芳菲續舊叢犬馬兔頭皆有說那時方始立
家風

女命前定易數兌　⚋⚊⚊⚋⚊⚊　丑　亂思塵事意多危情性相成
戌是非兀守孤幃悵知己紛紛閑悶不能施池中別隊鴛求侶江頭失伴
燕孤飛休嗟漂泊情懷苦空倚幽窻貌日衰　卯　笑語融和無可猜剛
中堅欲擺塵埃前程終自成身計家道須知散後迴佳容愁慇通的耗洪
恩寬大報時來一言特地相持定大畫煙消笑貌開　巳　意氣成時大
衰年立身立業計偏長用心須守當榮顯到底成家自吉昌望斷天邊孤
悵鴈情惟檻外野花香終始貴人頻倚恃無限情懷不可量　未　破祿
榮身不可高吁嗟出事沮心豪須待虎龍相濟遇方知身已有堅牢合見
重重移井邑自然兀兀免身勞隔山涉水知生計一朵幽蘭雖苦蒿　酉
前程祿顯當安計唯恐身微未及時且顧虎頭回顧日終須身後立家基
重重大貴閑青眼疊疊旋恩展翠眉前程不必多疑慮自有安心享福期
亥　嘆息前程終不全時令卻自守憂煎一重去後一重至月落孤山不
自圓嶺上貴人音未報枝頭佳果色無鮮年來日往多翻後無限愁心甚
日遷　四字金　丑　錦衣塗炭　卯　高臥雲夢　巳　夜行待月　未
炙天種樹　酉　涸井枯鱗　亥　佩印濟急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乙
同　陰局　命好數好格局好風月光中一花草闔門整頓好規模卓立
把家處事早祿格叢中別一春幾翻進退幾艱辛性剛不奈人傷觸隨分
隨緣自立身數內只傷刑尅重骨肉親姻渾似夢前程儘自有榮華主田
主福主財用親不親時足不足一夜雨洒秋院菊倚人無語對誰愁冷笑
西風破牕燭　女流年　殘燈風起事傾危好把心香禱莫遲春去鳥啼
花早落羊行大走事蹊蹺喜前憂後憂前起寂寞麻衣顛倒罷鴈鳴冬日
信難聞驚起鴛鴦人不美
已丙　鬼谷分定經　明夷卦　秋曉芙蓉格　富貴豪奢意未專年來年去
幾多般須知鴈過關山遠花發清秋色亦鮮立業成功還已定成身無咎
亦天然終知得遇同鄉友衆馬淩雲上碧天平生未遇亨衢步上青雲免
頭無虎尾有路坦然平　天破　天災　天榮　此星照命磨難風霜親

不可托友不可交勞心隻力獨支撐會旋為能措置好事多磨巧中成拙
險處卻不險安閑又不閑正是一箇不靜辦五行都不忘恩亦不枉圖也
會守己好事蹭蹬成了又破破了又成中初兩限不聚財末限方得地
述云新月休言缺團圓也有時康節前定數秋花茂實格　詩與分定經
同　〔申〕　平生未當發中歲上天梯兔頭連馬尾兩路赴瑤池　〔未〕　初
主斧波未有涯春來枯木放萌芽堪笑親疏外祖破中末榮貴始成家

男命前定易數明夷　⚋⚋⚋⚊⚋⚊　子　信然名利大蹉跎直意低
心福自過黄卷留心真可許青雲得路不須呵群飛鴈陣排空遠比放花
枝接舊柯借問暮年人事理羈棲愁惱日來多　寅　變化機權豈易猜
人生卓立藉梯媒清涼滿目香風急拂掠漫天愁霧開鴻鴈忘群悲自切
鴛鴦求侶意徘徊功名莫厭先知晚一箭須穿七寶歸　辰　初歲生涯
有若無條雲巫峽事應虛終身立志非為易大器成時與衆殊鴻鴈必分
四五隻桃花應見兩三株錦標方得歸君子便可休閑鑷白鬚　午　一
條前路少塵埃此未成身祿漸來忽為利名成大咎用亨時節且防災天
邊去鴈群飛失檻畔枯枝花再開如到中年人少慮便將生計付嬰孩
申　塵事紛紛如坐井偶然貴客獨垂鈎開懷漸使情懷爽隨手將諳名
利求空鴈背飛鄉漸遠殘花衰謝果雙收鳴琴始遇知音聽一曲梁州夢
裏休　戌　離家然後見通衢借問前程是處迂進退未能行不穩憂煩
相鎖事來拘還天去鴈應離隊舊樹凋花又再敷堪悵利名纔入手始能
稱意又災蘇

女命前定易數遯　⚊⚊⚊⚊⚋　子　嬌鶯出谷語綿蠻閨內情懷
意不閑且問何時消息近必然免耳脫塵寰高臺忽地鈴聲鬧華屋時聞
笑語喧鼠尾蛇頭逢吉祿終是安家破悶頻　寅　龍樓欲步脫憂危爭
奈其身不遇時有人勤意相提挈舉動無心玉井移且守艱難過寒暑自
然福祿長鎡基紅模安神防走兔清風引入捧金卮　辰　千謀百計沉
多般命不由人只在天若得心寬無一事終須福顯自高堅佳果生花能
換戶幽閨守志亨喬年營家立業多心路虎兔相逢樂意全　午　心懷
悶悶無脫期生涯多被禍來催不知成計安閑日兀守幽閨看月梅鴛鴦
合處情難卻魚鴈相傳信未開若使高超情緒悅困依高貴酌金盃　申
情意人難測機謀意智多雖然衣食好爭奈命蹉跎遇虎方相稱逢午又
折磨親疏鴛鷺散歌笑對清波　戌　可愛平生事心明氣敍雄若行男
子志生計已亨通有然情懷戀逢君樂意濃百年終改變花貌色長紅（四）

字金卯　雲頭望月　寅　歸帆順風　巳　岸畔葉飄　申　十月梅花　申　甕裏鳴琴　戌　船上騎馬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丙同　斷女命與前甲乙同

○乙丁鬼谷分定經坤卦　接木逢春格　日逢高峯雪未消難將柱木接新條榮身本是天然定成敗皆因命裏招水除鴛鴦和暖夜天遠鴻鴈不丹霄花開正遇陽和節又恐狂風一旦飄命逢猪漸發遇丙却堅牢平生多蹇滯方始出塵勞　天彝　天明　天說　此星照命有機謀有膽略有權柄有操持自權自主之命有造化能全只因刑殺重主性重爲人性懶心焦多奸多疑會粧點會施爲能驅駕會撑持口直傷人息中生怨傷妻損子事不十全初中財不聚末主方成　述云鈞繁不得休空嘆自有生涯在晚年康節前定數春榮枯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從來未遂情高宮雲隱月逢猪漸吉昌遇虎心力悅　末　初年迷蹇未成功晚歲財祿漸興隆鎡基遇貴方成器他日榮身定不空

男命前定易數坤　⚋⚋⚋⚋⚋⚋　丑　平生有足如無足及至成家又破家嬉遇中秋多皎色枯枝春至長新芽晚景鴛鴦眠浦下長天鴈陣迹風斜前程消息君知否重落重榮雨內花　卯　苦節松篁久復堅生涯須立半悲嗔莫恨未來終得吉也　須凡事待天然逆風鴈陣飛難進枝兩鴛鴦頭不聯向說匹匹多利事斯人不苦憂煎　巳　問祿須當得成身散處逢來猪過險道騎馬上逞天鴈字群飛散花枝艷態鮮五旬人莫問破艇覆危川　未　出身覓活親踈侶生來必被利名迷嚥嚥塞鴻分散去紛紛花朵結枝低更將行止待猴鼠惟見生涯破免鷄祿祿前程成幾事凄凄紅日已含西　酉　有親踈處漸無親生涯須別我長貧志氣每招非與是人情坐見喜方嗔東籬繞花踈故秋園瀾珊果一新終知意在清閑北爭奈心機不出塵　亥　我思古賢厄陳蔡天理否中還漸泰擬將生計覓幽閑不得心寛多惱害花落黄昏愁不言鴈叫長空憂可奈枝低心下是知機生涯去處望山外

女命前定易數觀　⚊⚊⚋⚋⚋⚋　丑　從前自有冲天志爭奈婚羞未出塵若過排細紫衣客便得提携玉女身前緣分定今朝是風世多因過早春犬羊相會多衰散別有榮華福自新　卯　玉貌輕盈志氣高初心惟欲待笑豪逢蛇漸過人提挈逐犬騎牛福自窄魚水如逢春日暖鴛鴦浴浦業泊業計須當相過及不妨憂苦受波濤　巳　心地如閑絶熱塵情懷關畧守吾身是非撓處修無益業計重成得又新塞鴈信傳消息追池魚隊隊躍金鱗恬然一介無心態幸喜逢牛脫亂塵　未　孤中又見親踈隔情理蕭然去外居重山方見成家計有祖知非是舊廬亂蝶紛紛迷檻畔嬌鶯對對語芳衢須知善惡前生積今世遭逢莫怨渠　酉　前生修處非因果爭奈今朝尺不長雖然美貌過人上惟恐勞心性不良當向榮時成別業回思活計恐成狀俱恨情懷直如此有因方當水花看亥　命苦災迷未脫離身懽孤介未應知因緣始自前生命寂寞相隨何所爲破失嬰遭難自足情深難札寸腸思要過牛來微吉至奈緣今日未逢時四字金丑　秋花遇雨　卯　晚節黄花　巳　膠船入海　未　秋鴻展翼　酉　渠馬投林　亥　凍月行舟　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丁同　斷女命與前甲庚同

○乙戊鬼谷分定經謙卦　鴈戲長溪格　百歲生涯漸得成險中重換一翻新西園春色濃於錦好向東門問主人鴻鴈過溪妨羽翼桃花值雨亦傷情平生事業休惆悵羊馬相逢却是榮爲報更殘晚牛逢鼠漸奇龍蛇消息好羊馬始成時　天彝　天將　天福　此照命初年擲礚多憂多慮勞心費力不能遂心蹇滯奔波骨肉氷炭千方百計有始無終兄弟難靠相識無情獨立自成之命遠處人見喜近處並無緣作事勞而無功名利秀而不實若要稱心直過五九　述云名利還自得羊馬遇時榮康節前定數清靜福地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鷄報更深晚牛逢鼠漸奇龍蛇好消息羊馬載船歸　末　莫恠狂風或發顛平生好處未圖圓從前帶網相將出逃還門庭氣宇鮮

男命前定易數謙　⚋⚋⚋⚊⚋⚋　子　百歲生涯此漸新險中重換一翻身得祿莫嫌雞報晚逢牛交喜譽聲頻越鴈過溪妨羽翼異花當檻有音春好問龍蛇消息美直交牛馬得求伸　寅　自幼多危又有驚却因險處得身成鎡基本自非凡雖名利須知顏異聲有鴈高飛雙翅遠達花慳折秀枝榮鼠龍寮裏君須發只恐人心未肯平　辰　出身多險難營業又差池牛馬災相過龍蛇福漸奇財成鷄鼠地家主水邊基鴈兒聲自遠榮耀達孫枝　午　要知名利事鼠地更逢牛過險身方定逢危不必憂鴈行忘羽翼花放果須收若稱平生事安閑過幾秋　申　處世生涯比漸新險中重換一翻身江涯春色濃如錦好向西門問主人越鴈過溪忘羽翼異花開後兩傷神平生意在繁華地得遇龍蛇始出塵　戌　幸得身離險須知名漸成雖然鷄報晚牛鼠自安寧災息龍蛇地財豐牛馬形門庭休問鴈奇骨一宇春

女命前定易數屯　⚋⚊⚋⚋⚋⚊　子　花容不改少年顏喜氣雍容若可攀不愁濃露淹延久自有清風拂面閑道在險中能遇福人情美處總闌珊欲識平生衣祿事東去西來又復還　寅　幾年乖角紡愇中人自踈違運未通蹤跡莫疑長暗裏身心終是逞英雄貴客相提終自遇芳心能展笑花容借問斯人基業處重山重水立奇功　長　生涯一段未堪誇羊尾牛頭福祿加立計情人因失侶榮家往日事如麻天邊喙雁孤飛鴈園内蕭條一苦瓜情懷莫待癡頑甚臨老年時恐不遐　午　鸞鏡朱顏改新花減舊容前生因分定立計足窮通孤鴈飛出道棲鸞逐晚風情終懷寂寞天命不和同　申　萬事因心起枯根發早春時來終自吉容老色重新鴛帳情初洽鸞衾意已陳前程無失節福祿享嘉賓　戌　孤苦早離鄉情知計不長重山重水綠陽越在他方懊惱心何遠依棲已謾忙晚來收拾後漸得福微昌四字金子　放箭穿雲　寅　鶯入鳳巢　午　林上鳴琴　申　驚鱗脫網　戌　驚魚依藻　辰　驚蝶穿花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戊同　陰局　數入陽爻又遇陽男兒命值喜非常女人遇此真難得只是孤星惱肚腸生來元是神仙子降謫人間尋伴侶清幽心地命前生怕惹閑愁無着處頭帶鸞釵分不圓別離絃管畫堂前舊愁分付東流水新喜何妨續斷絃數交四六八喜氣新榮達安生享清閑從此滔滔發　女流年　一鹿眠山馬卧泥百花開處恐榴葵犬生二口堂前走空調琴絃歌續詩半憂半喜恨秋風川火臨門看五宮雪裏江山梅白早夕陽西去水流東切慎行藏効莫輕雖然機巧成惺惺要識前程危險處恰如風裏一燈明　進　聰　[illegible]　蓮　嬉　吞　脚　態

替 嘯

○已已鬼谷分定經坤卦　鑿石見玉格　鑿石盡時逢寶玉庭樹檻外夾脩竹鳳飛天外唳聲高鷗鷺沙汀跳一足園林處處接桃花惟我庭前長秋菊百年枝上果何如半子半孫相半宿　天退　天晦　天喪　此星照命機辦多疑多思遠慮性直心高見識有心機口毒心慈聰明中傲出鹵莽事機巧處弄出是非來骨祿易落性格巍巍財利盡被天晦星所退猶如蓮葉上水珠空中得來空裏去散時容易聚時難只得退神重重逢凶不凶遇險不險鎡基有氣日下未成直待未限　述云幾翻得失數經歷晚景將來必稱心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中　箭射重山月弓開日透紅乘猴當逐鼠猪到萬年春　末　志氣鵬搏九萬程休嗟延蹇未通亨功名顯赫當年盛得路崢嶸漸次榮

男命前定易數坤　⚋⚋⚋⚋⚋⚋　丑　平生意氣廣生涯生計還同石上花縱得枝繁無果結那堪風觸勢橫斜鴻鴈雙行歸遠塞白鷗一隻立汀沙若能高禦雲泉裏始免塵勞没齒牙　卯　慈懃培種待花紅待花紅若被風葉計蕭條多改變新枝芳落各西東雨過遠山凝翠色雲收圓月正當空君還要識終身路到底方知異始終　巳　淵藴明珠源不涸匣藏寶劒自輝光雲開賜我天然福貴客相扶必自昌鴈字橫飛排遠漢花枝開處艷重芳君心不足緣財没人事危難厄在羊　未　春冷山高花發遲夜深雲散月光輝巢燕喃喃穿柳去塞鴈雙雙帶蘆飛天然注定滋滋福富奮鸞鳴壇凜威直到老年安樂處肥魚美酒若何為　酉　年勤鑿處荊山玉三獻明君遭刖足自知至寶不遇時忿恨懷珎江畔哭鴈聲嘹嚦過南溪一鴻自向灘頭宿欲將何物比生涯歲寒看取瀟瀟竹　亥　鵬鶚秋天一舉高飛揚雲外脫蓬蒿馬頭方見金門祿虎首終須達富豪是處園林春色裏唯留秋果一枝牢當年莫遣人無過曾涉危波釣巨鰲

女命前定易數小過　⚋⚋⚊⚊⚋⚋　丑　莫恨初來多坎坷枝之命日有何憂一身方有高明立千計從茲得自由月照花梢容不老燕去鶯窠不暫留高樓有曲琴聲徹及早歸依大貴休　卯　此身平地上青雲無端好事自精神回首相逢着碁客立意驅馳逐上人殘花不綴枝頭果燕老休歸梁上塵望斷江山鄉故遠於中吉福事重新　巳　離鄉必有朱門客顯耀門閭特異常釵橫雲鬢青絲潤手執霞衣玉縷長龍樓瀟洒笙歌閑鳳閣清幽粉態香貴客徘徊情不盡慇懃時與飲金觴　未　春歸好景休閑過志氣剛強必有能紛紛未見安身早待得還應晚景榮有志必隨同侶燕因緣須綴果芳馨莫說前來勤苦事時今且守寸心寧　酉　生平立志重山外好整裙釵待貴人衣祿漸成安穩地身心寧靜永無延高飛紫燕歸何處低綴殘枝果不新且問前緣今日遇福祥終與允難均　亥　役役塵勞苦何時得自寧閨中情得失晚景事方亨燕雀巢前語鶯鴦水上行西江無限好着意問長庚四字金丑　石上栽蓮　卯　雨田種粟　巳　寶劒藏匣　未　春林宿鶴　酉　冬寒綠竹　亥　秋裏梅花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丁同　斷女命與前戊甲同

○已庚鬼谷分定經臨卦　雨打鶯鴦格　日出陰雲光自爍安然千載喜相期歲寒但愛存蹤跡莫怨生來未遇時天外有鴻聲叫遠鶯鴦經雨各分飛桃花開苑春殘處零落園中一兩枝聚散多今古榮枯幾代前追思

來往事且樂太平年　天貫　天爵　天章　此星照命孤高品格秋月精神六親不得力兄弟不比和口直心慈閑管處惹是非於人不足巧中成拙好事多磨無心中做就家趣閑處立成計先難後易始層終滕中主漸好末主尤佳　述云還知世事多顛倒纔到凶年卻不危康節前定數陰嶮難從今漸覺安然十載喜相期歲寒但耐存蹤跡莫愁長平未遂時天外有鴻飛遠浦鴛鴦兩打各分飛桃花開苑春殘處零落園林一兩枝中　聚散多金玉榮枯已在前退思來往事且樂太平年　末　昔日不成安享地榮枯還倚掛金貂晚歲昇騰逢貴客方知名利足高超

男命前定易數臨　⚋⚋⚋⚋⚊　子　中年身必顯險難須審過安心立事業財為患中怨鴻鴈飛程遠鴛鴦情分淺晚歲得志時不覺桑田變　寅　出處身多險逢龍漸漸離中年名利聚休慮是知非鴛鴦情淺薄鴻鴈各高飛若問爭騰事圖中一兩枝　辰　觀君容止異險難早年多直待雲龍會時中喜氣過鴛鴦重結侶鴻鴈不同窠安穩成還破儀然嘆逝波　午　前來多坎坷名利晚方成有祖成還破營生濁又清鴈行飛自遠花朵艷如傾龍猴消息處雖大事難成　申　名利雖未圓身心險漸安論君榮計事養道不全閑露蘂芳何久霜鴻飛更難要知安穩路慮涉兩重山　戌　險難初艱後逢龍心始樂榮家業消滅小害須防作二鴈勢分飛雙鴛情漸薄安身何處好雲水真堪托

女命前定易數大　⚋⚊⚊⚊⚊⚊　子　衣祿天然定何數人若求回頭無限好立計自優游月斧修成器雲刀巧樣妝鳳羊終不失逢運上來樓　寅　滿酌金盃酒情懷喜自新問君當飲盡守志脫災迍鸞鳳恩非淺鴛鴦意未馴遠觀山水綠平地展眉顰　辰　幸遇身歸路榮顯天教賦時來無滯淹資財不計數懷性自無和我家業散聚穩守鳳凰洲立身當大富　午　冠釵重整問高人報說今朝福再新莫論情懷多鬱違不須事緒但紛紜雙果榮華當改觀一團和氣盎如春山前貴客重相念回頭抖擻舊精神　申　枯荄雖則遇春陽縱使花開果不長多被狂風來撼落還知多變定非常兩兩鴛鴦鴦渡散雙雙魚鴈失堪傷要得此生居處穩直須携手去他鄉　戌　財食要知皆分定紛紛冗計擾心情區區兀坐如何守漸漸相持立計成旅燕雙雙背人去奇花朵朵落枝輕鳳閣龍樓非似貴悠悠不若望山青四字金子　春燕歸梁　寅　幽林時歲辰　從龍行兩　午　石泉遇雨　申　秋鳴社鴈　戌　苔石泉香郭璞數斷男命與前丁庚同　陰局　是數迍邅終不美女人自此啾啾至

雖然富貴志超群招惹是非生妬忌孤刑自恨命中纏碌碌勞勞不記年機變為人心地巧成家終久置庄田一重山兩重關跳得過解愁顏　女流年　喜氣時傳月漸圓花開春色正鮮妍端桃露出枝枝秀琴瑟和鳴應斷絃田蠶長益子孫榮新鴈來時一箭臨從此夫妻皆享福雖然有疾也康寧

○乙年鬼谷分定經既濟卦　石上栽松格　苦節凌霜性愈堅賢人未決待天然有志終須成大器休嗟虛度舜堯年鴻鴈沙汀三四隻鴛鴦獨立在江邊誰知樹上殘秋果李白桃紅寄在前鹿過重山喜逢牛始遂心虎頭春色美龍尾立家榮　天庫　天傷　蠱毒　此星照命竿頭上立身進退未得海灘上起屋立柱不牢磨難風霜利名未就空存學識未免憂心親情難靠兄弟無緣自成自立造化難憑真心待人未免不足無心栽柳卻又成陰端止處要偈斜成就處有破綻君子相欽小人懷恨　述云從來險難牛羊見待得雞猴立大功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中歲在重山喜須逢天水通虎頭求美事龍尾立家風　末　苦盡辛酸過在前勤勞事業本恬然須知大器成功晚遇貴逢賢福祿全

男命前定易數需　⚋⚊⚋⚊⚊⚊　丑　暫蹇莫嗟咨榮家在後時利名居虎踞暢意遇龍飛鴈字休貪侶鴛群惜別離如逢暫時拙拙處卻成奇　卯　堪羨貞堅節翱翔歲月賒操持逢異績虎窟卻成家興在重山外猶宜戀彩霞鴈喧空寂寂松子寄桃花　巳　且喜身離險休言業未榮待歸龍虎窟自有利名成鴈飛三隻遠花發兩枝輕信有重山樂身安鬢更清　未　蘊性自風騷吁嗟勢未豪如逢龍虎會方覺利名高鴻鴈飛何遠花枝果不牢重山如可樂薗蔥出蓬蒿　酉　憐君存苦節得失且甘心見虎方成業逢龍始積金重山多異果懷土可安身鴛鴦根種淺必竟不相禁　亥　苦節如松貞復堅祿在重山喜氣聯有志終須超物外逢龍遇虎寶光全鴻鴈沙汀三兩隻長天孤立伴寒煙孰知秋暮餘青果白首懽呼樂勝前

女命前定易數節　⚋⚊⚋⚋⚊⚊　丑　前程欲問我因緣佇守孤情不自然料想愁悶多因苦無緣福祿勝迍邅兩洗踈桐多淅瀝風吹落果意難堅不如遠山蕭子領我前峯去掃煙　卯　命蹇時乖人莫欺兀生幽居守困危莫教鼠尾春風起依舊鶯聲遶故枝天邊陣陣孤飛鴈水畔雙雙魚陣兒前程自有終身計得到還須遇吉期　巳　方欲登樓望須逢祿壽昌自然平步穩不患峻梯長鴈自孤山去情深意莫量貴君高

着眼平地錦還鄉　未　借問前程事生來主吉祥立身多顧遇福祿自榮昌守室當逢吉放心遇善良貴人榮處樂時日顯聲揚　酉　前世足奇波今朝却福諧心腸多豁達情性足寬懷鼠至當榮遇羊來接大才身安無險處福祿喜雙來　亥　立意情難遂生平性主憂孤踪親淺薄魁奇不須求只好尋山去休尋貴客遊一生無立計惟務免煎愁四字金丑枯井逢霖　卯　花林栽松　巳　高樓望月　未　松裏蓮開　酉鼠入倉廩　亥　喬松棲鶴郭璞數陽局　性為落曉事識此資次一笑春風比心如水　有雙為却分散　買土買田　稅貢積千厖公居士石崇比肩性喜快　純雅　是非成敗小能變大一箭陽和發得也快根基舊規模新翻立　愛又退成又悔心狐疑有妨碍　足不足君有福平難成風催盡財財上着力湯流殘雪　癡心太高沙捲洪濤　歷盡難過重山富已至喜間頻手斷又重修幽禽宿樹頭有緣安富貴喜氣自相侔莫言來滿心中願消遣鶯花萬解愁　孤鴻逐伴要雙飛却恨年年怕皺眉獨立東風曉窻裏孤星一點散清輝　詩禮傳家世業新規模守舊自安寧情懷倜儻東風面生計尤宜水上萍　平生歷盡事多少到底惺惺惹煩惱勞神休嘆不如心前面榮華直到老　桂子高秋風易悲戲回愁恨謾

顰眉春風喜見墻頭果幾許東風總一枝　松耿晚霞散　幾年憂患重枝葉未經新葉老至株尾猶如樹再春祿向晚年逢根株自向榮日邊消息好名利一家新　流年　丙丁一鬧一事一動事有艱難浮雲滿洞老看少年心不足一事去來反更覆鬧非忍耐莫深爭憂事忙忙門戶速一事正散一事尋起石上剝皮財能害己　言公謹守過今年顛倒麻衣苦縈纏鬧中冷落蕭條甚戎貝相侵馬趕猿　小喜到來未是喜祈安求福免災阻事見方知是事來出入營謀方可舉　數到今年逢禍殃桃花亂落雨荒忙佳人堂上生憔悴川大驚人賠斷腸　年來好事反成悲謀向東邊又向西月缺未圓人可阻到頭好處可蹺蹊　陰局（與前乙庚同）

○已壬鬼谷分定經師卦　鴛戲蓮池格　戲水鴛鴦滿沼蓮朱衣放箭遇階前黃金來與君收掌白玉堂前看古賢遠雁孤飛天外影鴛鴦兩兩傍沙眠君今肯問平生事松栢同榮壽萬年遇鼠明消息逢牛喜漸榮樹頭空鬧祿花向水中尋　天樞　天川　農盤　此星照命多思遠慮易信易瞞家業見成田疇不缺知進退識高低作事沉吟所為進退大寬小急喜怨不常於人不足惹是招非恩愛生煩惱好事思參差主中有救退神重重　迷云從前多駁雜中末始平和康節前定數筆上存心格　詩與

分定經同　中　遇鼠多消息逢牛始稱情樹頭空問葉花向水中尋未　莫怨平生所事難可憐前限遇重關因觀手執團圓鏡方信成身頃刻間

男命前定易數師　⚋⚋⚋⚋⚊⚋　子　前程坎坷不勝悲此去存身未合宜天數伶俐何多失祖道存留也見瘳鴻雁孤飛南嶺去鴛鴦雙舞野池時衣食不止贏餘事結果枝梢一子兒　寅　幾年覊絆費精神蕭索程途愧此身料想苦愁終漸退深知碎事有來因鴈飛雲嶺隨風去花遇新園再發新借問老來歸計事利名方享福還迷　辰　春花秋月兩相奇人事亨通宜易知蹤跡莫言高處躋身名終是有明時鴈飛聲斷衡陽浦魚食釣絲渭水湄此理此因君可見何須苦苦兆著龜　午　主計施權多不遂奈何成敗係天然淹留歲月心常抑（朝）羈困身名意未便花因春去多風雨鴈為秋侶（孤）不辭莫道春生多苦楚安（胡）分定任林泉　申　世事艱辛腸欲斷六親孤絕夢魂飛秋聲去鴈無消息春冷芳花發秀枝收拾利名求虎子破除鬧處問猴兒大都好事難長久不若將心賦式微戌　生涯成失事堪悲勞碌身心已倦疲早歲利名焉足道晚年生計欲何為鴈陣空飛四五隻花紅飄謝兩三枝君如預識傷心處百歲墳前半箇兒

女命前定易數艮　⚊⚋⚋⚊⚋⚋　子　生平孤苦自難明處世安身問子平繞向馬頭終喜脫須歸羊角福當榮貴客相尋何日出嬌容巧笑睹思情枝頭一果鮮如日終托前程事事亨　寅　立志惟思出離塵冠釵重整見賢人有名有祿情何說無難無災福自新果結高枝風撼落客來幽室亦紛綸一生自奮成身計深知吉事有來因　辰　香風彿彿入羅幃貴客中逢折桂枝來問前程有榮處當知今日遇良時鸞鳳雙雙情自洽鴛鴦對對儘相依鼠犬相逢無難險終日滔滔享福基　午　冠釵榮處脫塵泥獨步悠悠上玉梯遠望貴人施厚福凝眸重整笑容依鴛鴦池畔雙雙立燕雀簷前兩兩棲借問光風何日到斷然羊尾出河西　申論汝前生必有危難逃今日有災衰時入鼠頭終自吉運臨牛首必無虧鵲噪相傳閨內喜花殘結果傍牕垂堪笑平生人事別却於險處立鎡基戌　重重破失是前緣主計更移必自堅但得身心平穩守母嫌福壽不綿延　綉幙低垂無一語朱扉半掩客來言莫憂龍虎相逢日終得賢君福又遷四字金子　浪裏乘槎　寅　寒蟬悲風　辰　花筵排宴　午尖天種粟　申　逆水行舟　戌　緣木求魚郭璞數陽局　甲乙人富

貴（性倜儻倜儻大量不爭強不爭上　磊磊落落笑談戲謔接物待人）
春風知樂二山開顏土（石皮子後付之）一笑晷成（刑五宮初不好不足）
（非草草風折柱枝側假子方可保）好不好三六分盆（幾年年立後好規）
樸若盡心圖費盡支吾書　一生心未歇一身何孤魁一祿宜遠求一
香自分別榮華有分富貴來桂子風清誰共說兩間朱戶還清絕兩事謀
為又着跌兩心三意漫茫茫兩字孤刑不堪說　平生蹭蹬多煩惱祿祿
奔波誰得曉祖財祖業守難成自立根基方道好　日月堂前景不長雙
雙鴻鴈不成行春風鴛侶空成伴秋雨梧桐情更傷　前程好事行將遇
莫道閑愁無着處一重山外又重山到此榮華偶稱遂　燕壘危巢欲
舊壘危巢泥已落更不問他從頭葺至親至愛不堪言萬苦千辛再去立
畫樓彩閣勝前時庭戶垂楊合飄逸算來萬事謝天公晚節時人難可及
流年　有一險事蹺蹊　驚一度方是路　梅花前後有事相撓應有蹺
蹊恐淺分曉　氣數今年四季康靜中安樂不須忙資財進益身清吉無
事宜燒一炷香一卷文書真氣象一重好事早團圓兩間朱戶還幽雅一
簇笙歌在目前孫違喜子佳人走月裏有人求匹偶嘈嘈謀事尚西東王
兒西樓光皎皎事有長短石皮才呼堂上有驚他人莫管　謹防閑事撓

君心醉客醺醺不得醒寂寂家人終失笑西南鴻鴈不堪聽　陰局　斷
興前戊戌同
○己癸鬼谷分定經讖卦　花秀秋深格　祿重須防卯與權財成人恐事
遠綿三春鴻鴈飛南北花落秋深葉亦鮮晚景利名終得遂平生無恨亦
安然家鄉本在瀟湘外重遇關山好向前守道終成福須知眷福危雲離
天上過迍運見光輝　天丙　猥疾　龍虎　此命造化見識高明機謀
智慮是處成非非中又是多思多慮未能遂心貴人見喜小輩無緣口直
心慈運入中年自然通泰　述云傍人盡道成身早必竟生涯在晚年康
節前定數提水種花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守道勝驕富謙和要謹
康雲離天上月迍運透光鮮　未　努力張弓射利名命中有分不勞神
喜有紫衣人相助此時一箭中鴻鱗
男命前定易數讖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　丑　生計莫煩煎還君祿與權清
幽真可樂事志在神全鬧鴈多詠侶達花意自便家鄉歸未得雲水每相
憐　卯　重祿須持意與權財多唯恐禍加年三春鴻鴈飛南北花落秋
深果亦然畢世有名還有利平生無恨亦無憂家鄉本住瀟湘外重水重
山在目前　巳　身雖謙和性機權屈壯圖鎡基空處立聲譽自時呼攀

折花慳吝懽怡鴈侶跡道遙有真趣玉軸談奇書　未　雅意貪幽興操
權志氣多利名何憚立生計仰天和鴻鴈相從遠花枝半折磨身居安樂
地休更問如何　酉　祿重身須異財多恐禍侵高峰宜獨步懽喜亦關
心鴈鬧自多侶花跡却抱金仕人誇冷淡得趣泛絃琴　亥　斯人心未
足已足便持功處世嗟中靜榮身實處空鴈兒聊見影花綻錢多紅試問
歸身地歡愁戀兩峯
女命前定易數坤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丑　雲收雨散露青天水靜風清
月又圓立身必向登金路回首欣然遇大賢馬去雙飛聲自遠琴調一曲
續新絃堪笑馬頭財祿厚災危前日謾相煎　卯　頻登崄峻未離坎更
遇狂風擊紡堂擬眸四望雲俱合進退雙疑意自狂美觀旋容徒自選朱
顏弄粉戕新妝暗中終遇賢人顧不到孤衾守洞房　巳　成時又失非
今日前定今朝不必疑立身須向善行處守節當歸有福特驚立高枝情
自昔魚游深水依無依若逢雞犬回頭望終日春風發舊枝　未　折失
由天定人能測料中於心無積怨立計必豐隆山外驚未轉雲中落馬空
已知身未穩兀坐自匆匆　酉　萬計立生涯時乖未立家逢羊人再舉
遇虎喜還佳鴈散雲中福果收雨裏花終知來晚景依舊事堪誇　亥

得意平生事爭知福未堅池中魚有樂枝上果無鮮說計身非穩機謀意
不然馬前雖有黍鼠後却迍邅四字金丑　藍田種玉　卯　玉潔冰清
巳　金盤堆菓　未　雲開見日　酉　金盤堆菓　亥　錦衣夜行郭
璞數　斷（男命與前丁戊同）　陰局　男兒此數為朝客女命逢之也難得
他年花結早榮封親戚生輝此時節生來性燥烈尤剛好事經營百福昌
體態不凡多計較惺惺了了識炎涼莫道初年時運蹇限到前程愈光顯
蘭房尤慮鬼吹燈照顧安生一災險跳得過時運便通夫妻做作好家風
善緣宜把修積好人看歲年栢與松　女流年　一度困一馬眠一喜事
一縈牽夫併妻兮妻併夫鸞臺粧鏡照人孤西風新鴈來時節瘦僕驕驢
入畫圖
○庚甲鬼谷分定經隨卦　渭水垂鈎格　跡屋荒涼無久居過橋相遇一
封書持竿上釣魚相失反數休來却有魚玉樹有花難可折金櫻花落果
應跡須知鴈過斜陽遠雲散庭前樹幾株携弓親射處遂處自歸林得遇
黃牛首羊馬逐人心　貫索　天紋　天刑　此星照命志氣高心機大
立性質朴所為聰明親眷無情朋友無義作事不湊遇舉用未能成迍神
太重多學少成若交牛馬之鄉別是一家風景　述云牛馬運中方得地

須信榮身在晚年康節前定數（時與分定經同） 中 揚弓覷射鼠驚麾自歸林箭中鼠羊角羊馬心陛名 未 過都初年始到中花開花謝幾回風移宮換調重妝扮方許煙波學釣翁

男命前定易數隨 ⚋⚊⚊⚋⚋⚊ 子 華屋光輝盛雕梁燕子棲往來尋故處鳴語晝新泥鴈字飛空閑花枝帶雨依曉來何所事生計恨東西 寅 廣謀多計少相諧獨奮機權事可乖平日深恩成厚怨鼠猴財帛始相諧花開滿目空蘭檻鴈叫傷心長海涯名利往來雖祖遠木當經歲免憂懷 辰 堪與時流異衣冠易祖風過樓朱紫客黃卷薦賢功鴻鴈雲間見花枝別處逢清聲振閭里羊犬兩相同 午 西北東南路回頭道未分花開空自謝果結此時珍歸鴈一行遠唯君獨出群舉頭看進退猶恐墜梯雲 申 金帛箱囊空有餘平生志意兩何如秋來果落枝枯槁春到花開長舊株鴻鴈失群歸遠塞鴛鴦獨隻戲江湖老來始覺塵名器回首那堪對月孤 戌 名利天然定不教人苦圖箭加弓上發偶爾中明珠寶斧斤防失憂棲未又無一條前去路生計立官途

女命前定易數謙 ⚋⚋⚋⚊⚋⚋ 子 志氣期宏遠操持立性高憂疑終減削財食必堅牢貴客相攜就情意不煎熬虎頭皆可喜福至遇美亥 寅 營立勿思危中間自罕奇嶺頭人借力祿吉福方施鶯語情徒浴枝枯果自衰平生多慮志老詩必無疑 辰 作計非由己營生必遇人孤身終立處黃菊遇新春燕語思歸急花殘果自新莫疑候不至榮顯自精神 午 情性乖違誰得知宜當異果守朱扉若聞鷄犬相逢處終遇賢君享福基鴛鴦兩兩情雖遠燕雀雙雙報吉時前程自有高明見不致身遭遠別離 申 一身向去脫波濤守志休徒慕遠高設使安心能運變須防晚景禍災遭東君赴我由為福結果雖成害莫逃出水隔山為立計卑勤終是不堅牢 戌 一生立意用機關處世為人性不覓綉幞立身無自在幽閨居處少平安魚水相違非美事鴛鴦各自受孤寒可憐失景無依倚隨緣不守必艱難

四字金子 社燕歸梁 寅 緣木求魚 辰 菊生艾園 午 雨蕭自酌 申 錦鱗浴井 戌 紅日映簾

郭璞數陽局 心雄難容 性清高 英豪孤 空刑 魁妻不受觸身持木名達 壽閑花野草酒腸煩惱愁一狀一心主持權柄 利官近貴 別離煩惱重引卷賭傷心半真非半假方得稱人心野草閑花也要沾些 且宜仔細莫引丈遮讀一卷書文士武夫一日雲遮影落西一輪孤月散清輝一桃枝上開紅杏一對鴛鴦兩岸飛 文字有緣千里力姓名未達誰能識紅旗搖動半天風祿在重山問官職 自振畧自勞神好景安排在暮春別祖兩重山色好前程變化上天津 為性平生多慷慨多學少成般般愛撑出煙波一葉舟萬里征帆風正快撑出煙波一葉歸鴈行亂字失群飛野桃深處園紅杏笑指菱花心上非 風簷鐵鳳數 平生慷慨氣吞牛鳳閣金門曲已周移得（第）桃開別檻數聲為鴈識歸舟閒關煩冗都經過多少榮華在後頭整頓琵琶歸來晚月穿花影上西樓

流年 謀事進退成了翻悔有件難為星辰暗昧謀望難成遂意遲他人閑事不須為謹防皮石家財去林路休行暗有虧 年來作事意茫茫待得三秋桂子香一箭長空旋勇力吹嘘一舉便翱翔 有一喜有一疑有一事小人知 堂中 三春人寂寞愁聽子規啼 險局 孤舟短棹出煙波破浪中流費力多到底風帆一送順丈撑須會莫蹉跎為人計慮深沉巧把卑門庭諸事早有刑有尅莫咨嗟睚出初年依舊好 女流年心下凄凄思不明一重歡喜一重驚白頭掩面春將暮榴火三煙滿戶庭秋風葉落起新愁琴斷朱絃話兩頭磨腹磨心傷切切雙頭一犬淚交流

○庚乙鬼谷分定經大過卦 鶯語東風格 踈却親情親却踈離南往北自安隅知君本是吾鄉友權寄飄飄江上居雙鴈（過）漢忘羽翼鴛鴦獨戲遶青蒲黃鶯枝上雙雙語為報窠中一箇雛橋邊逢水客屋內未親知南北東西去窠中只一兒 天藻 天煩 天懈 此星照命為人氣高不能俯仰好一介遺物（如）錦袋貯糠草屋安吻外觀有餘內觀不足勞而無功秀而不實密雲不雨空裏雷聲錢財聚散好事迂迴六親冰炭朋友相踈妻遲子晚未得安居 述云晚年必是成身處濟會風雲事未虛康節前定數棄故狂新格（詩與分定經同） 中 貴人攜我我扶人可惜我居虛度春幸有五湖江上月好懸鈎綫釣鯊鱗 未 初生勞力又勞心百計千思未得成嶮阻艱關皆經過遂財遇祿晚豐盈

男命前定易數大過 ⚋⚊⚊⚊⚊⚋ 丑 親却成踈怎奈何却於踈處最親和重重名利成而破歷歷習謀少謂多花謝庭前連雨打鴈飛天外失群過去程若要知安穩泛泛孤舟入巨波 卯 勞心出處平生事疾思傷人福未圓幾度花綱空悵望必應結果子新鮮翻雲去鴈空消息浴水鴛鴦意不勝定向馬前多意氣饒達鼠後入迷年 巳 料其禍福應難實難見入情笑又悲名利不成翻掌失清閑未許到頭宜空園寂寂花應落處寒迢迢鴈翼垂往事經過休盡語不堪中道有傾欹 未 利名豈貧此生心他日應期吉事臨親舊往還情漸薄祖基牢落禍重侵驚

鴦莫處情分散鴻鴈亡群意不禁可惜生涯苦中得行成中道喪黃金
酉　折其東障補西籬有益思量是損時華擬晚年成主穩到頭諸事尚
乖離　橫空去鴈分飛闗倚檻嬌花鴈厭垂寂寂西山日將暮不堪回首夢
魂飛　亥　雨收雲斷楚天齊望處青雲路半梯直向馬前舒事業定騎
牛背有提携蕭蕭庭樹花無結啞啞飛鴻各自棲威遂幾多名利事有華
之野任耕犁
女命前定易數大過　-- 一 一 一 --　丑　笑語融融豈可情江山擬
欲脫塵埃兀兀前程還守已紛紛冗計自難裁檻內春風來拂顧閣中明
月照枯荄立計當逢雲外客寅申依舊柳眉開　卯　紛拏塵事多繁冗
意氣雖高惹是非前程必遇公侯貴黙指高臺是福基莫問椿松傲霜雪
還知脩竹自堅持良人遠望終生意一點塵心斷不移　巳　身心勞苦
成基業綉幞低垂情未通直至鼠來被蛇逐方知蛇去化為龍一陣桂香
當戶入雙雙奇果耿天紅若旋一點英雄志同助良君立大功　未　井
底黃金千尺深誰人直入往來尋蛇龍自喜遊波面猪犬成群喜氣侵一
陣香風來撲鼻雙枝奇果綴紅檎到頭終有名和利無限恩光箇箇欽
酉　兀兀幽閣坐愁憂度幾春着能勤儉已財祿旺朱門聰俊招人咎貪

生惹禍迍宜當常守節遇貴始欣欣　亥　性理非良善當生有橫災情
懷多不順懶慢意難猜骨肉多分散東西或去來鼠羊時日至仍舊發衣
財四字全丑　實船待風　卯　霖雨望情　巳　小船入海　未　龍（花）
園雨晏　酉　鬧井求泉　亥　秋園牡丹郭璞數陽局〔鑿〕七宮不足
〔囊〕〔隈〕男女背主怨恨　底上貓　若二山　名利足　事不難　睚
過重山　祿旺身閑　一人舟中　一雙鳥兒天衢遠一隻鶴鴿飛失伴
一家好處又成空一葉風波千里險幾多好景在前程離別愁聽絃斷聲
缺月重圓天外喜菱花相對水鴛鴦幾多計慮惱人心歷盡風波未過津
愁對江頭花似錦狂風怪雨自傷神限交此去五六八跳過風波無阻隔
沙堤平步上如飛回首親情傷害赸　休嗟房內見吹燈笑指菱花背面
行令日風光誰共語笛聲吹徹又殘更　畫樓花影散　扁舟過海浪翻
覆歷涉煙波三萬斛親情踈處却還親事到足中生不足　狂風橫雨餞春
人謝盡碧桃空簇郁虹霓冉冉耀秋光金盃晚酌東籬菊　流年　日雲
中災正五九馬過首穿火起三煙事喜不成憂不足事勾連怕反覆田土
防嘔氣外孝更相累氣數今年忌不祥堂前人醉客忙忙公言反覆相歎
撓謹慎身心免禍殃一溪流水逮羊猴來入浴疊七事相連心下多不足

敗葉飄零一夜風牛郎犬吠對芙蓉梅花雪裏春來晚好事重重喜在冬
犬生二口燭淚何人半憂半喜戰戰兢兢　陰局　與前庚申同
○庚丙鬼谷分定經華卦　革故鼎新格　棄故從新待命通利名還見兩
三重鴈飛隊隊迷蹤跡花落溪邊間綠紅祿立應隨天信志始覺心閑事
事通借問君子何年順龍頭一見自身榮　犬上花間色龍頭奮舊身一
心隨命舉破屋再重榮　天鐃　天車　太乙　此星照命親高近貴性
直心慈亦無赸剝亦不茍求五行堅實四柱平和性如碧潭秋月情如野
鶴棲松六親如畫餅骨肉似虛花中有救喜處還嗔命帶暗疾有破相
方可以延年　述云多成多破多翻覆龍犬繞交顧後身康節前定數紅
稀減翠格　詩與分定經同　黃金過斗非身富白玉盈箱未是豐直待
祿隨音信發何曾箭去不因弓　中　火首天光飾龍頭換舊身一心隨
命舉破屋翻重新　未　得失榮枯事是常便言端的莫匆忙吹噓自有
知音薦方遲男兒志氣張
男命前定易數革　-- 一 一 一 -- 一　子　生涯半失半成功幽意狐疑
盃裏弓鷄兒利名難可望牛羊離塞還纔通高飛去鴈群分遠依放花枝
一半紅葉故就新人不省回頭珠淚灑西風　寅　群陰去後復陽回貴

客相携過玉臺先見佳名播閭里安榮生計謝梯棋鴛鴦兩隻情慵懶鴻
鴈一雙空往來以道退藏宜謹守不堪人事有悲哀　辰　悵望家鄉多
隔闊偶然流滯得通津屈意莫非慚俗子提携須是假能仁鴻鴈豈知群
有失花枝為得果成春一生自奮成身計天數兼君福祿臻　午　立計
平生蒙昧事較之邂逅已勞神成家許汝有財利操志終須出等倫孤鴈
過時秋影遠芳花綻處晚枝新前途事有湖山境遁避身名免禍迍　申
前途艱得貧平生浮海乘槎道未行借問利名相會處待於中歲事方亨
鴛鴦兩隻沙頭宿鴻鴈一雙塞上橫休道凌雲多直幹松高尤應斧丁丁
戌　扶輪搜鼎自成持莫顧吾家親與知兩處榮華兩處失一翻風物一
翻新　孤飛去鴈東西澗摧落芳花帶果枝中道危墻復無應斯人依舊利
名奇
女命前定易數履　一 一 一 -- 一 一　子　南北恩深兩不全不取其方
只取圓回首安家非寂寞舉頭守節晚迍邅一雙奇果連枝綴兩朶枯梢
得雨鮮若得精傳消息到雲收雨散月當天　寅　重山重水幾多難出
守紅幃向晚安未信枯根埋雪裏必生新葉倚春山鴛鴦對對情飛急鸞
鳳雙雙恩愛閑借問秋來誰作主園林一果老枝間　辰　欲問生涯裏

生涯不在難只消守己事何必倚泥山心處慈祥態容收根酷顏貴人當面立有意待相攀 午 基業待良時時來定自奇始終待好事休論是和非枝緻寬前果情深閒內思何堪良容閒惹得淚珠垂 申 月向雲中暗幽人得意時利名消息近骨肉若分離燕鴈雙雙散鴛鴦兩兩飛後園生一果霜裏緻高枝 戌 井裏黃金色誰人能得知遇逢終一遇貴發必相持羊犬傳佳兆鴛鴦自有前程當顯達福湊貴人歸四字金子破肩傳秋 寅 十月梅花 辰 巨鱗泛壑 申 東槎渡海 午 晝虎出林 戌 落花帶霜郭璞數陽局 一人立石刹雲中防簡脫空一堆錢 一池蓮 丑事丈吾門戶半喜半愁堂上人孤嘆不圓對床人兩吞荒墳簡房人喜長嗟笑到底人閒福壽歸雖然得語青雲去恐怕無緣雨不前福財比石崇強祖勝宗一朶蓮花香一人燒夜香一蜂遠花香一盃臘酒香香風吹送人何處春入園林依舊香料想東風昨夜回聽更驚起夢難猜男如崔子哥花柳雲雨巫山復楚臺利名莫嘆空勞碌只為慳慳多不足畫餅充飢花木瓜任你嗟羅不住福雙雙鴈字排空過五命帶刑星照我幾翻謀計未如心空許黃花秋後朶自有榮華異語新空勞空望隴頭人高人着眼前程限此去看看步要津 石壁牡丹數 只為慳慳不受觸利名別泒空勞碌鴈叫寒聲過遠山活計一驚已翻覆六親早覺履春水碧桃早結閒千曲照水朱衣共太原相逢始遇雲中祿 流年 一枝花 一秤 一人立 一川火 喜川下火照一堝好笑憂一事緊要春寒料峭進財運用望亨衢阻隔身心可恨遲路坦推車逢曲巷滿園花發舊風吹榴花枯老景蕭條瘦僕牽驢過竹橋佳人乞巧翻成拙空見黃花滿地愁 事莫錯人不覺照顧蚊兒來纏鷄脚文書從此要分明閑閑言公競一着 如癡如醉卧寬前血光暗害在今年石畔皮生財退速空谷傷懷不忍言重山過了人樁舉喜色津津却入眉革故鼎新財祿旺前程發達有操持 陰局 一點孤星照命身許多煙雨鎖黃昏傲成寂寞門心事憔悴厭厭獨倚門秋空過鴈聲嘹唳月映梅花愁滿地琴聲怏切不堪聽兩度花樓重見喜桃枝李榦結因緣依舊栽培勝似前玉樹芝蘭爭庭秀榮華富貴享天年休道眼前不如意自是運遲難便遂雲開月色正光輝睚過此宮方得地爭心忍奈莫咨嗟榮枯分定決無差看看變化金龍去奉賀重添錦上花 女流年 初星高拱照期年宅舍光輝喜信傳堂上有珠星彩色門前女子笑公言一杏梅一花開一重喜一重財一琴調雅韻一水遶亭臺秋月春花分即孤蛇猴相對喜歡娛

○庚丁鬼谷分定經萃卦 月照幽軒格 月華清潔瑩如銀世外安身欲染塵愁應未消終有待逍遥偏稱等閑人空中飛鴈江邊立日透紅霞漸出雲身在五湖歸不得花殘果結一枝春 心在繁難外身居象緒邊馬頭春色好雲靜月當天 飛輪 天蓬 天倉 此星照命性巧心靈將無作有弄假成真親如雪中月財如水上萍好事多磨利名進退此中有救不犯官刑先來破祖自立自成此命是也 述云掃雪觀山山色異春來還有百花紅康節前定數月色如銀格詩與分定經同 丑 我在煩難外身拘重祿邊馬頭春色裏雲散月中天 未缺

男命前定易數萃 ⚋⚊⚊⚋⚋⚋ 丑° 瀟灑精神應物華重山正好作生涯有情却對無情緒不意翻成得意家二隻鴈兒多阻隔一雙鴛侶戲汀沙擬看馬首多春色月往年來興未賒 卯° 守志樂清虛艱危未遇時利名成馬首逸樂閑猴兒鴻鴈何跡闊鴛鴦豈許遲更能遊物外方始得便宜 巳° 良夜月華清幽人意漸平利名危處立身勢重還輕有鴈飛雲閒達花別稱情災危須暫有白首振家聲 未° 月華清潔瑩如銀高照清秋世外身塵土易消多應客逍遥偏稱不羈人空中有鴈離群遠馬裏邊權景物新家住五湖歸不得花紅一葉倚殘春 酉° 正對高秋月蟾光特地新塵寰雖涉應名利不爭勤鴈侶空飛過花枝謾結春羈縻閑不得聊作半孤人 亥° 蟾色未全明初中意不清利名因馬力家勢藉猴聲鴻鴈空中見鴛鴦暢意情白頭留一果口口道寧馨

女命前定易數需 ⚋⚊⚋⚊⚊⚊ 丑° 風捲殘雲散平生有勢威主身當守節積善待佳期花貌嬌嬈美比和福慶隨貴人相舉手榮遇得清奇 卯° 凝眸美望天一方四畔雲收月有光獨我平生無限事先危立業顯心良金魚對對身依藻紫燕雙雙嘴帶香莫教一日東君主篤地榮華福祿昌 巳° 守節非今日當生却累修家門宜有顯改戶又相接紡帙風時入朱簾月自浮兩全當顯煥却在隴前牛 未° 主計問前津孫遺未脫塵心當積善忍性斂精神龍虎閑眉目猴猪脫苦輪良人來拂首陌上已欣欣 酉° 誤作平生事未新却運英雄根女身時今莫問安榮至且自收心守過寅幾時能步青雲路今世安知脫苦輪嬌羞厭見簾前日艷冶徒誇屋內人 亥° 主計非親舊榮生遇吉人孤身何處立黃菊却閑春鳩喚墻頭雨鶯啼陌上塵欲知災不撓須遇丑魚寅（四字全）丑遊魚出水 卯 衣葛襟秋 巳 登樓望月 未 氷清玉潔 酉 嬌鶯遷木 亥 淡露秋蟾郭璞數陽局 有頭却無尾得場偷歡喜晚

事更機關富貴驕無禮　刑不刑休桑六親財　出土山好到有討破財
破財　純是趕來財寶中座　撚取成灰忽然一跌弄巧成拙好段因緣無人
共說　書文書成不成今日却鶩人高山典流水於是遇知音骨肉兩無
緣孤　刑兩字纏自擔還自夯打睡過中年　一生志氣不尋常一度衡冤
卧夕陽一對鴛鴦分伴侶一隻鴻鴈折征行　一生機巧性通天算盡機
關度幾年歷過風波人未老勞心勞力枉懸懸　三嘆情佳足不足鴻鴈
信稀字難續前程好處笑狐疑跳出樊籠方是福　東西南北許多愁家
務憂煎不到頭幾度醉歸明月夜月移花影上西樓　座右座參人沉吟
祿馬當年未見真捧出御書回首笑誰知隔路到雲津　流年　書文書
稱望貫貴百妖成凡事向上財星正達旺事一段縈心事求謀望日新是
非防不足須覺貴精神婚姻之圖特事之圖所為凡事有用金陽和一點
春風動模得人間玉寶錢只防謀事反覆暗中層嚴老實為人莫惹官獄
田日上激括不宜交鬭縱不向公也被罵唱防有憂疑官孝臨頭　謀事
求財運自通文書動處喜重重榮華已兆前程福此去滔滔遇順風　堂
上只愁人寂寞川火來時防失腳閑非謹慎不須為怕有勾連惡者錯
謀事成時還不就月當圓處被雲遮寂寞亂落梨花雨蒲柳焦枯霜又加

愁裏閑飛燕春樓夢不成是非非事挽白雲滿江城　幾年勞苦事成非
福到榮華喜自歸跳出重山風景好前程利祿總光輝　陰局　性格清
高早克家機關曉了足堪誇只傷缺數遭刑尅每到東風怨落花　克勤
克儉耐艱辛物換星移度幾春占斷四時多計較起家卓立勝前人　好
信依稀倚柳梢風月清閑壽數高看盡歸鴻猶道少只聞高閣鼓聲歇
女流年　帶雨梨花不見香風中秉燭實難當一重災大堂前起一口啾
啾一口秧　杜鵑啼後榴加火牛犬同行相遇虎喜還來了又憂疑瘦損
香飢為誰苦

○庚戌鬼谷分定經成卦　鳳宿梧桐格　身心進退多翻覆且度年華守
舊心若問瑤池東畔立等閑棲向綠楊陰遠鴈堅飛三四隻寒風一點透
波深終身若問歸何處千里黃沙半捻金　得路逢牛首騎虎渡危橋平
生心膽廣福祿命中招　天參　天孤　天驚　此星照命如孤鸞出塞
似野鶴來風志在他鄉心思他處成身異地立業他鄉東畔栽花西畔發
北園種樹南園陰父母堂前過客弟兄空裏鴈行鎡基雖不中求注漸漸
佳　述去從前事業多成敗直待虎牛身漸成康節前定數鳳凰孤宿格
終身進退遂今日好遂年光且用心得超瑤堦東畔立鳳凰西沼綠楊陰

遠鴈排空三四隻寒光一點透波心晚年借問歸何處千里黃沙半捻塵
中　得路逢牛首騎龍渡險橋平生心膽重時復任相邀　來　明珠生
蚌草生芝造物根基分外奇此身不是尋常輩功名際會顯男兒
男命前定易數咸　⚋⚊⚊⚊⚋⚋　子　修身進德逢今日好遂年光
且用心得扣瑤堦東畔立鳳凰西沼綠楊陰遠鴈排空三四隻花枝雖偶
不成林君還借問歸投處十里黃沙半捻金　寅　立意修身事已諧年
來日往漸離乖得時稱意牛為首憂險危疑龍入懷兩鴈群分飛自得一
雙鴛侶老相諧他時已樂榮華地失卻衣冠雜冗排　辰　操權立計本
圖榮卻喜年來事漸成占處牛頭堪足意還逢龍首恨多驚鴈兒分散半
行去鴛侶傷閑兩處鳴東畔瑤堦雖粗樂也勞神思也勞形　午　可享
中年樂還君亂髮雄利名成復散生計塞還通見鴈分飛遠逢花取次紅
百年多改變歸計憶初豐　申　積德資身喜有因利名成處艷長春機
權到底虛成實業計由來散復新花朵倒時因雨沃鴈飛起處被風嗔老
來且悠悠地莫苦身心強問人　戌　生世自身孤鶯親有若無利名
雖粗足心意儘南園幸值清幽處那堪趨向殊待君無事日偷暇鑷霜鬢
女命前定易數坎　⚋⚊⚋⚋⚊⚋　子　忠節成家早梳敘易祖風名

傳千里客福過百年翁幕捲清風入簾垂曉日融前程終有望福祿大亨
通　寅　欲上朱樓去羊來不見憂美酒樽中綠名茶苑內柔奇果時非
異良人心自留休問前程事須將命裏求　辰　安身守己自優游百事
從心不自由若過鼠羊昏未濟直須牛馬免災憂清風拂拂吹幽室明月
娟娟照九秋前程自有收成計路達情懷更淑柔　午　良心遠望天一
涯雨散雲收皎潔時遇人逍遥迎新福得果鮮妍結舊枝幽室操心無一
事成家立計有施為天邊貴客登仙館喚我相隨入玉墀　申　基業重
成舊不循立計成家擬貴人一聲鵲報無窮喜幾陣香風氣味新鳳凰共
舞波棲宿燕雀同窠施屋壓檻前異果垂枝上整頓裾衣見聖君　戌
孤影空留綠幕中無人相顧枉求功直至鼠羊方可立必知龍虎始惟容
風飛鴈落孤山去水激遊魚各散蹤生平衣祿隨時定終待安心守運通
四字全子　寶馬金鞍　寅　渴馬飲泉　辰　野雲遇風　午　柳堤
驚蝶　申　積玉成田　戌　老顏對鏡　郭璞數陽局　多愁多慮幾塋
多累半顛半狂如癡如醉　呂　四田相並主財富命二山好福一堆錢享
福仙愁　心上横愁也是些疑　關過幾場閑挽事他人煩惱自家安宅基
祖墳所蔭發子旺户主音經營儘自了得大大官司也不須說二鴈雙雙

逐伴飛一生作事過喧吹一堂人看珠光影一志經營匪拙為　莫把閑愁事掛心機謀好處善經營香邊識破浮生事自喜清幽享壽榮　生來稟性還磊落才藝精神還不錯根基整頓幾翻成只要後人牢把捉　雖是平生歷涉多看看此去出風波貴人暗裏扶持出山外青山喜氣和心事東西兩處忙根基穩當儘榮昌從前卓立兒孫計福厚名高姓字彰孤松桂影散　一處心分兩處心經營辛苦不曾停做成根腳星辰重只許兒孫享現成險阻艱難多歷過烟波風浪幾翻經從前只得香爐力獨影孤松伴鶴程　流年事反覆多疑卜百計愁真勞碌半憂半喜半生疑心下秋來意未如欲進向前人未遇當初豈望總成虛　流鶯睍外啼聲巧大起三烟人失笑悲聞孤鴈一聲悲醉底矇矓沒分曉　他人事莫向前恐縈絆危憂煎　謀事年來好費心吹噓無力便勞神支撐雖向前程去別有春風在暮春　龍躍天池厭入林吹噓謀望遇高人槐花前綻文書動和氣遙騰變化身　附句　片雲點淡鎖幽房一點孤星照夜長骨肉有刑多不足落花風雨暗悲傷　為人心志還機巧道尾知頭多計較早年時運未亨通是是非非抱煩惱　休道妖嬈別一家春風座上語喧譁清陰點點多桃李好事團圓醉菊花　運來只怕蛇逢虎整頓規模還濟楚蓋夫子（非）定非常進喜進財進田土　女流年　秋風吹動笑顏開堂上欣欣入橫財蘭蕙芬芳人喜笑鳳鸞相對舞粧臺　榴謝嘻嘻賞菊黃之宮一箭五宮缺殘星仍許祈星福子鼠逢牛更有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九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一

○庚巳鬼谷分定經萃卦　孤鴈傳書格　銀花滿地襯金車路雪歸來向五湖借問長安消息好唯知孤鴈一封書鴛鴦懶向池中宿零落花枝獨一株猶恨根基還德薄貴人引入好山居　井內霞光射斗牛平生衣祿未能周施弓箭向豬頭發必在功成在此秋　天鑑　天秤　天度　比星照命稟性玲瓏胷襟磊落磨難早翻覆多親情有似溪邊雪兒女還如鏡裏花疑思重成敗多經歷早作事蹉跎　述云名利未成君且待犬豬絶到事皆和康節前定數詩與分定經同　申（缺文）困　井內毫光射斗牛綠衣放箭得香毬分明指路豬頭發兩處門庭畔一舟

男命前定易數萃　⚋⚊⚊⚋⚋⚋　丑　賞遍繁華地歸來意氣殊利名成復破鴛鴈聚還踈節操非凡猥行藏運自濡安然臨老景頼有一枝株　卯　未有休座應爭如運自淹豬行方出網犬吠始離潛鴻鴈空鳴吽鴛鴦喜復嬈有心求利祿無事且撝謙　巳　用意莫辭勞心勞勢始高興來隨馬尾嘉致逐牛龍鴈叫聲飛遠花殞果不牢平生雖倜儻失意在叢豪　未　銀花滿地襯金車踏雪歸來步禁衢借問長安消息近唯親孤鴈一封書鴛鴦懶向池中宿零落花殘果一株綠衣一箭豬頭發名利雙成慶白頭　酉　初中頻得失猴犬始成家獨立須超祖安榮險難加鴈飛聲似影鴛偶色如花更有安閑地幽居嵗月賒　亥　未副勞心日縱橫勢萬般如逢安樂地猶自未能完鴈勢隨雲散花枝遂雨催莫疑心不死名利兩相關

女命前定易數損　⚊⚋⚋⚋⚊⚊　丑　初心欲待立鎡基但遇艱辛未得時雖有資財守鼠尾欲知衣祿問猴兒燕雀成雙尋舊友鴛鴦分散各歸池孤幃寂寞無依倚須憑福至定安危　卯　舉意成家立事新來緣身險有迍邅難測情懷無定準徒思思愛未周全還浦孤鴻聲自悲雛燕乳燕語留連時來終有微微福及早皈尋禮佛緣　巳　立身平地入青雲轉目相逢天上人徧歷重山鄉故遠再求吉事福還新有厄方能收久計無危終必危災迍騎羊跨馬當成喜栽培根幹待陽春　未　斯人卻似江邊柳裊娜嬌嬈迥異常君是高人來攀折便宜福祿自榮昌空中有鴈聲嘹淚枝上嬌鶯語不忙更看龍蛇相會處其間一段喜平康　酉

用盡機謀心未灰年來爭奈事多乖虎尾騎羊當顯發猴頭立鼠作生涯鴻鴈孤飛腳見影鴛鴦離散意難諧衣財終有成時日計業滋生且慰懷亥　孤苦情非樂生平足計謀基業成多敗貧財莫妄圖善緣宜自立處世必應孤羊頭衣祿足災禍始應無

四字金　丑　枯木棲鶴　卯　空岫尋雲　巳　飛螳入木　未　窮目伸眉　酉　細流入海　亥　寒潭下釣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庚丁同　斷女命與前戊辛同

○庚庚鬼谷分定經兌卦　春花秋葉格　大澤乘舟泛五湖歷歷遂浪不通吳春花苑圖終難久繞到秋來葉漸踈水涸山遥飛鴈遠天高雲杳事難圖知君志在清閑地好向林泉讀佛書　天秋　天都　毛頭　此星照命如芝蘭出深谷似松柏茂幽巖父母緣基難守兄弟事業如無獨身自立難靠難憑親義秋風葉人情鑑裏花成敗多端利名進退命中八字却得時辰得也終祿在晚年此命好為僧道　述云雖然通草做屏風異日崢嶸骨不同

康節前定數　身在五湖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逢庚見祿心方稱遇丙多困損器財直待降龍騎馬首平生喜氣自天來　末　悲從天降托於人手握權衡稱意心志祿必應從此始顯身多見步青雲

男命前定易數兌　⚋⚊⚊⚋⚊⚊　子　特地移舟泛五湖飄然蹤跡楚歸吳春來陌上花饒放不覺秋間果漸踈水闊鴈飛天外遠山高雲雨隔烟蕪終知志在清閑地醉飲雙鍾伴老軀　寅　棄吳歸楚興何如渴丙須防損害隅待得馬兒施闊步正宜君子達亨衢天邊鴈字分三隻檻外芳花謝幾株若至龍蛇窠穴裏許君高志更南圖　辰　棄祖榮方得營家立異鄉馬頭消息好龍尾興何長鴈塞飛天遠鴛鴦臥雪香塵埃如可脫別有好思量　午　未遂身中樂唯愁眼下災中年方脫難大福遂龍來鴻鴈何喧耳鴛鴦安在哉何如瀟洒地獨樂醉高臺　申　騏驥去長途登臨不憚污逵安歸馬頰樂業藉龍圖休想雲中鴈空琛物外軀老來直得意方樂半幽居　戌　幹蠱有奇功成家越祖宗利名龍馬地康泰甲庚中有侶鴈飛遠逢花雨謝紅雲締勝俗累把酒樽雙瞳

女命前定易數隨　⚋⚊⚊⚋⚋⚊　子　機謀多改變安身處處危是非隨分定勉強護施為遇鴈情雖淺婚鴛語自知鼠羊當立處依舊發枯枝　寅　志高天外去須應貴客過生涯方得穩衣祿不愁多鴈去空傷侶花衰果奈何嶺頭消息近業障定無磨　辰　一朶嬌花對月鮮時人安敢妄輕言若非貴客來相問唯恐賢君謁少年鴛鴦交頸情難却鸞鳳馳情意自堅一言達地傳消息整頓同歸范蠡船　午　一片瀟湘景自蒼南

來北去事難遂回首欲成生計主寸心猶道未繁華桃杏開時風雨疾竹松森處處霜加來龍跨馬安榮日慚愧衣財滿我家　申　玉貌含羞似去年輕移蓮步穩西川籌地人稱君有意趁時整肅謁神仙鳳閣高歌歡自洽龍樓得意喜雙全絃管相迎多擁從平生福至是前緣　戌　計業與君前分定莫言今日命遲延纔遇羊頭心自足更逢鼠穴福團圓立身非是成家日出户方知已異前堪嗟意氣多勞苦久後身心必自安

四字金　子　浮萍過雨　寅　浪逐行舟　辰　雪月尋梅　午　雨蕉自酌　申　月夜歸鞍　戌　月夜鳴琴

郭璞數陽局　謀高勞碌富人所欲跣踈急直不宜戰懔　膽大謀高敢為新作　財上鼠走財數不少早晨一貴晚遲無了　過了陂灘始用安閑孤刑手足積財數自支吾足不足　憤歷涉無休歇　愛人晚事滿眼親知　偏喜南北和氣拍拍雙輪寒谷白雲飛雙鳳歸來整羽衣兩顆蟠桃相映熟兩山六九利名隨　靜坐莫思行窮通自有緣憂煎還自若煩惱不成眠　性格嗟羅復不群繁華早占龍頭春躊躇自覺因緣淺幾度風波未涉津　從來只為惺惺壞滿目六親傷赳害心明性直應何多獨自榮華方自在　祗有堂前月獨圓幾多家事柄高權前程自有榮華分晚結蟠桃色更鮮　半生辛苦到頭財富仙鶴驚愁歎　凡事獨惺惺親情氣不平一生多過慮獨自更憂榮性直冰清潔心如鏡樣清芙蓉映新菊秋老有金英　流年　財着力維持陰人口舌此數當時平允有之善能保守前程勝舊婦人虛驚積度星辰扎則口吻重則官刑當風來燭虎逢羊豬有憂疑事可傷川大動時心哽咽芰花風動水禽忙　一蛇入屋行一歲赶馬走一事兩頭來一犬闘雙口老看少年醉酒場楊花風送滿華堂夕陽景墜西山暮孤鴈天邊又失行年來好段生涯計可惜福遲尤未遂達翻勞力再經營自有前程榮遇處

陰局　孤舟短棹浦煙迷逐浪隨波歷慘悽指日一帆風快順江湖萬里懶歸兮　生來為性自響快追歡打笑生嬌態三刑入命啾唧多偏主早年生禍害　夜歸庭院黯躊躇月上欄干烟稽垂再整玉琴三弄處愁聞聲韻不勝悲　空費思量傷懷抱富貴不來空懊惱過鴈啣書報鳳樓福至心靈生計較　女流年　一重喜罷一重憂幸得今年勝去秋總下拂開鸞鏡匣新容減却舊時愁　黄花牛女笑嘻嘻天外雲開月色輝夫婦燒香齋祝壽桃花枝外柳依依　財　財　呶　益　害　吐　彝　早穎　杳　浴

○庚辛鬼谷分定經夬卦　鷙隱滄浪格　日到天心影漸高庚辛金卯目

風驟巨舟泛浪多翻覆淺水回波隱巨鱉遠鴈過溪三四隻柳枝一朶伴紅桃平生志氣無人識晚景金門遇貴豪　身心辛勤事未成碧天雲暗幾翻明達鷄漸有人擡舉跨馬騎牛祿漸平　天英　天馳　天破　此里照命心行正直賦性平和能睹是非無私曲不藏機出語毒易嗔易喜能榮能辱如虎之口佛之心於人不足親如千葉桃花交友如風裏秉燭述云妻遲子晚君休嘆五九安閑福始來康節前定數巨舟經浪格詩與分定（經同中缺文末）　自小慈憩尚未成青天雲路幾翻明達辛漸遇人相舉跨馬騎牛祿自昇

男命前定易數夬　⚋⚊⚊⚊⚊⚊　丑　舊家門館見荒蕪新路行時莫應虛已免群中身漸泰猴羊窟裏事堪圖鴈飛三隻聲聲遠花綻雙枝朶朶榮晚歲佳聲何顯似高居雲外鎮無雲　卯　月朗天心氣象驟庚辛須順泛洪濤逢龍漸遇人擡手跨馬騎羊祿自高遠鴈飛揚三四隻鴛鴦浴浦一雙谿兒童計業垂楊下晚歲光陰積富豪　巳　家南家北成身處業計年來漸漸成適逸逍遥心計遠安居福慶喜非輕天寒鴈侶飛空闊雨濕花枝見墜零恬然一箇無心客意次多端志不寧　未　家和萬事匪君營何事區區意不寧跨馬騎羊財漸足呼雞逐鼠氣猶清鴈兒三隻聲何遠鴛侶一雙重契情却向東南最佳處鬧中立業顯奇聲　酉　圓月當空照斯人意漸通精神鍾氣數名利越先宗鴈陣當空闊花枝擺雨風鋒銳休遲更難冗撓私衷　亥　用盡機謀難冗排年來月往事尤乖馬羊背上通心遠猴鼠途中度嶮𡶶鴈字一行聯見影花枝難折色難諧老塵（未）世誠離却名利孜孜且慰懷

女命前定易數訟　⚊⚊⚊⚋⚊⚋　丑　萬物榮枯事人情樂處愁災殘逢鼠尾福至立龍頭對對鶯兒語雙雙粉蝶遊有君無意問同我步朱樓　卯　獨對孤山坐情高跡未高心思安樂地擬欲待英豪親故相欽重公姑不汝勞但教逢晚景福慶永堅牢　巳　智量多謀畧機深見識殊初未先侍遠終與六親疎且待犬羊至須當附外居良君問消息執釣往南湖　未　春色濃如酒生涯冷不禁情懷多散亂志氣少知音目斷雲瑞鴈聲催指上琴平生多惱失桃杏不成陰　酉　志氣天涯遠生平計復成只因身有厄以至福還傾歸燕簾前別殘花果不生莫言終寂寞殘月照西陵　亥　志大靈（空）勞役蹉跎莫計憂情懷自虛設意氣孰能酬天道應難測資財莫強求花殘終結果風撼幾時休四字全丑　腰錢騎鶴　卯　天街走馬　巳　騎驢入巷　未　策杖征蠻　酉　月下拋毬　亥　破鏡生塵

郭璞數陽局（計計較較是般心樂不要人敬巧捉大鈔一人杜撰家大泛濫財上丈夫許識者鑑孤一生不足刑剋骨肉事田土浮沉福九五福長生祿貴人命僅自足　門戶一弄田土一悶）親似雨中花跡若膠和漆　機謀名顯鈎深致遠一人舟中支撐哭力漸到岸頭風停浪息　椿松萱草兩相拋風明清閑看下梢過盡歸鴻音信少更看隔砌玉蘭交　一江春水浪中花一菊東籬秋後施一事茫然心地懶一重風景後頭誇　為人伶俐機和氣春風事事早須知只恨命孤招妬忌把家卓立有成持　平湖風浪驚多少行外梅花空影瘦門三戶四苦索心馬出藍閑心喜笑　經營未見眼前功目下相將運限通大用元來成晚意風雲際會轉頭中　深谷梅花數　晚年家道足團欒底事歎煎未得安性懶厭休心極倦戶門趁惹事多端　狂風波浪驚多少深谷梅花耐歲寒終許仰高休未得小樓明月上闌干　流年　防[illegible]成悲好教君得知陰人并小口寧免有災危　有一件大事非細一翻驚哭聲還似笑笑裏變哀聲　凡謀未得訣照顧一陷跌　凡事反覆難辦青緣輕則訟非重則骨肉　一事可成一事作怪一僧引路一官下拜　失脫驚疑意欲前途爭奈心機事勞反覆　一來文書光一沼芙荷香蠟　桃開正熟相映柳綠芳　疊疊財來喜又來芙蓉開綻映紅梅成名一向誇彰顯華故門庭福祿回　今年進退好懷疑爭奈心忙事未期有喜喜中防不足厭厭愁聽鴈聲悲　鬅鬆功名尤未遇年來用盡生平計心驚日下事如何荊棘勾連宜早避　決散憂疑添喜氣從此優游身遇貴吹噓萬里快翱翔翻身穩步雲霄裏

陰局　命好數好兩相符只是生來命帶孤細雨落花傷恨切幾多心事自支吾　玉梅纔得春消息又恨隨風舞輕碧早年雖是歷艱辛好箇前程享安逸　無煩無惱費心機事到頭來一段悲誰道霜寒鶯悵冷因緣何處不生疑　夕陽好景黃昏近掌上明珠顯名姓家山有分白雲閑福祿兩全人有慶　女流年　車行到此又逢橋花落花開人寂寥鳳舞鸞鳴人大巧琴音鳴咽夜迢迢　杜鵑切切鴈聲忙牛女登高亂一場半雨半風心哽咽喜中憂裏意惺惺

○庚壬鬼谷分定經困卦　雨打荷花格　荷花雨打鴛鴦散蘆葦風翻鴈陣斜家住五湖思信至白頭塵境自生涯園林花發存三葉百歲墳前半是他借問始生須苦節到頭三紀入烟霞　遇犬多驚險逢牛路漸通前程還有路龍馬必亨榮　天騎　天馬　文昌　此星照命山中變吉好事多磨見識別智畧多自能自會不俯仰性快口直多齒辯會擔當能支

悖會祥禍夫妻和睦兄弟鏡中花有貴如不遇衣祿聚散多　迷云龍馬繞逢遇衣祿自有通康節前定數雨打鴛鴦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遇犬多驚險逢牛稱遂心祿財須茂盛龍馬書神臨　未　命逢書醒好施張更兼祿貴月中藏福星照臨時日位不覺成名稱貴郎

男命前定易數困　⚋⚊⚊⚋⚊⚋　子　立意操謀勢未勞且將心贈委蓬蒿羨君祿利牛頭上更許名聞虎兕穴高厲兄有侶飛三隻鴛帳無情挫一毫若解留心最幽處塵勞災難一時逃　寅　芰荷雨打鴛鴦岸蘆葦風掀厲陣斜身在犬頭多險阻財當牛虎始榮華樹困花結成三果身向雲中翔一家龍馬群中多喜事到頭出俗入煙霞　辰　着意經營未遂心不須興嘆苦呻吟若逢羊虎身須泰更藉重山利必臨蘆葦風搖斜厲陣枝柯雨沃鎖花陰到頭利祿滋盛獨應區區景物優　午　棄業樂重山安身登貴壇利名超當世生計仰龍顏三厲喧空閙方花取次殘雖然多佚事既景却身安　申　年來碎事縈心計未安穿馬牛來祿地龍虎振家聲長空飛去厲永夜不聞情試問君歸事此心無不平　戌　倚祖應無望重山計可施立身須仰貴得志馬龍時厲字愚中惢花枝艷處稀笄動甘作啞口口只甜誰

女命前定易數比　⚋⚊⚋⚋⚋⚋　子　綠慘紅悽儘立身何須剛志更貪心自然福至無危慮不至災生共禍侵夜月嬋娟空照室秋風淅瀝撼孤林孔坐牕前同整曲指揮絲斷續新琴　寅　心懷鬱事悠悠處世身勞不自由借問平生何未遇致達今日足堪憂秋風颯颯情無倚夜月凄凄意未闌舉頭遙望江山景且自寬心度幾秋　辰　鶯花易老晚來春不整花容趂樣新紡慢低垂修己事自消自遣度閑身早離勞生歸活計終須榮過脫紅塵前程且可安心守不必憂煎與苦辛　午　一輪寒月照朱樓擬取歡娛喜未休今朝恰遇登雲貴成計終須福自由鸞鳳同栖蘆荻滿鴛鴦共宿蓼花州平生自有恩情在不用憂心度九秋　申　幽情鎮坐紡幃中形役心勞命未通欲問前程期吉兆當知克子得豐隆情懷美望天邊月衣袂從飄戶外風若得賢人同一處必然因貴立新功

戌　休嗟世事亂如絲心下忡忡有舊疑一條好路無人識但展愁眉擬立基花艷滿園遊蝶喜果殘空樹被風吹成敗相仍聊粗遣不妨碌碌且隨時

四字金　子　把扇騎牛　寅　登山望月　辰　苗石逢霜　午　寶船順風　申　秋堤楊柳　戌　蜂房結蜜　邵康節陽局　心身志高文吾得巧無些煩惱自有元寶　錢（一堆錢在身邊）　書（文書有氣利成名）

遂　雖一雖後方泰刑不足性性難淳朴心乜期望有貴人扶祿不愁無山上有旗旗有望名利可成休妄想　似親生不足娛吟有福　積些陰功陰祿為鏈雙雙鴻鴈怕分飛兩兩鴛鴦恐別離運拙徒勞心智巧前程名多利幾多時　一性本來淳一官只見音圓中防有碍藝術較功深　年來未得兒孫力成家未說養家心　為人性巧有機謀只為心高喜不伴歷盡幾多酸與苦如今劃地尚生愁　命分生來何太淺親因眷屬險中險狀空厲字不成行到底參差難得伴　前程有喜貴人扶山上山高事事圖美道家聲尤蹭蹬看看此去足歡娛　片玉無瑕數　獨鶴性孤高雲厲各飛舞一片玉無瑕沉沉光未觀　心高志未通名利難雙舉骨肉要比和人人徒賭諂若遇江頭人前程從此去　流年田土事生瘡利有既踐把做事　過後挺當前阻喚來頭為田土　文書喜氣象新更改後得共球榴噴火富貴人防備他笑是嗔　謀望　謀望今年好費心自今氣數未舒伸好將好事尋生計直待秋冬遇貴人　丙丁驚喜佳人笑門外白雲空懊惱一場閙閙不堪為要得平安先叩斗　一家二十口一雲天外走一江露狀雲一人休去走　年年空自鎖愁眉進退營謀未遂時欲識關山身外事舉頭次第好音期　一軸文書忽地驚吹噓有便過高

人影雲秋後光陰足此去軒騰氣象新　陰局　斷與前庚戌同

○庚癸鬼谷分定經成卦　鶯宿野林格　斛裹黃金不用量誰知升斗白相妨、孤飛鴈過蘆花白、百歲優游翫水傍、鶯宿喬林飛散舉、春花枝上有金芳、君家若出中年外、好逐笙歌入畫堂、筆硯隨身學不成、不思名譽與公卿、江邊幸有鱸魚美、錯認長江作帝京、　天將　天氣　孤燈　比星照命、孤重、性重、退神重、重心高性、直、不靠祖財、拳頭上做成箇基業、竿頭上摸出家緣、千層浪裏安身、不妨百尺竿頭立命、不怕虎穴中、敢去取子、巨浪裏乜去釣鰲、只得四柱堅牢、所以不能消爍、　迷云、根基先駁雜、晚景福優游、康節前定數斛裹黃金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筆硯隨身舉未成、不為松柏共公卿、江邊喜有鱸魚美、美戀長安作帝京、　未　險阻艱閑皆經過、前程通達少憂驚、休道風波都見了、逢財遇祿晚豐盈、

男命前定易數咸　⚋⚊⚊⚊⚋⚋　丑　斛裹黃金不用量、誰知升斗自相妨、群鳴鴈過蘆花遠、雙舞鴛鴦浦渚傍、筆硯隨身雖學拙利名到處足稱揚、君家興在中年外、好逐笙簧樂畫堂、　卯　諄子身懷土、誰知秤斗妨、寒寒須家家業計漸稂穰鴈侶何孤隻鴛鴦韻不長立身更安處雲水興難量　巳　身心縈計不由人他日安榮遂此身定許利名隨意足

些兒閑處不須驚鴻飛二隻何堪拆鴛侶重諧始可覩試問老來成底事一翻枯起一翻新　未　筆硯隨身學未成許君中算遂功名標持雅量雖殊俗落魄情懷志不輕幾隻鴈兒飛已遠一雙花朶色重新寧馨必許喧閙里無限笙歌側耳聽　酉　處身殊未穩桑業在長途牛首聲尤盛龍頭勝氣麗好花開異圃孤鴈遠浮蕪且遂時中樂將心休外圖　亥　休戀前途作帝京隨身筆硯學稀成黃金滿斛妨壓量鴻鴈雙飛自重輕入手巨鰲中遂意起門一果自寧馨三春花卉隨宜折若報初中勢不平

女命前定易數泰　⚋　⚋　⚋　⚊　⚊　⚊　丑　時來一變過於舊榮顯衣鉢易祖風過橋且問朱衣客黃卷端然立大功雲雨綢繆當此始鴛鴦出沒偶相逢羊犬傳名振閭里此身終自有亨通　卯　從茲守分去如何自在優游性更和但願安然增福祿一生焉得受奔波只恨鴛鴦情素淺終知奇果結無多靜處家庭安孝義母嫌歲月去流梭　巳　幽懷悶悶幾時寬勞苦身心未得安處世若施仁義事為人不致受欺瞞當收異果身榮貴相得良君免苦寒但能閨內安常分必自達時有樂歡　未　莫恨成家在晚時止緣未遇貴人持芳姿嬌媚年來美百計俱全更有恩傳揚吉兆當龍至榮令書華倚虎威如今閨閣常安分庶着平生不忒儀　酉　金帛囊箱亦見虛生平意氣兩何如春歸園苑花容艷秋去枯枝果實踈燕雀成群尋故壘鴛鴦猶自泛平湖老來且得虛名去回首淒涼對月孤　亥　明月與清風平和兩不同萬般皆會合一點自然紅結陣嘶芹燕成群採蜜蜂不知辛苦立甜處為誰工

四字金　丑　大船逆海　卯　月照寒潭　巳　寒潭下釣　未　花衢客宴　酉　逆浪綢繆　亥　插藏逢金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庚戌同　斷女命與前乙丑同

○辛甲鬼谷分定經無妄卦　雲罩長椿格　重雲密霧遍天涯祈雨祈風陽歲華秋水鴈橫三四隻歲寒孤立伴寒沙春晴去處園林綠冬暖凝霜自不加借問生涯何處是騎牛歸去老農家　天班　天瓊　天囚　此星照命隱士之星有道之宿人命臨之清若秋宵夜月春沼虛花不實之兆名利奔馳生涯蹭蹬性直出口傷人多招不足親情有如江上雪兄弟恰似鏡中花若要身榮除非牛虎相逢之年　述云長江波浪急也有坦平時

康節前定數密雲不雨格（此與分定經同）中　極目無人舍煙籠與水通遇妃心已定庚會祿經同　未　鴻鵠高飛遠碧天不同燕雀兩三聯他年志氣軒昂大祿馬扶持有貴權

男命前定易數无妄　⚊　⚊　⚋　⚋　⚋　⚊　子　比木生仙果無端風撼搖

逢花生厚惢見利又還消隻鴈孤飛立芳蘤（花）葉漸凋煥然中道理生計且豐鏡　寅　出身雖甚利名先榮耀生涯勝日前命到中年應有福時當猴兔莫纏綿高飛兩兩鴈鴻遠花放枝枝果巧鮮借問前程君莫慮喧轟基業福延年　辰　歷歷難辛百件差重山再整立生涯成身遂志他時節親舊交情隔歲華飛鴈一行橫遠塞鴛鴦獨隻睡汀沙晚年始滿生平願樂處田園計立家　午　歸路之水何通舟寸木焉能出大樓不揣利名過我願常時心計運剛求楚天跳望孤鴻遠梁苑歌歡花艷柔不覺生涯榮又辱信知財利若東流　申　勝氣多為成敗事自家業計却蹉跎休詐去康榮如馬還見危疑勢似波是處鴈聲空聒耳滿欄春色凍相和平生名利終成誤一夢南柯自若何　戌　南山脩竹北山栽苦節還疑待鳳來地僻更嫌枝葉盛林深終是絕塵埃鴈書一去無消息花態若妍帶雨開直過牛羊方息慮終看生計立高臺

女命前定易數升　⚋　⚋　⚋　⚊　⚊　⚋　子　世事多翻覆情懷晚自寬立身祖當雖成業子先慳雲中人遠問門內客傳歡前程多異果不致苦心酸　寅　幼白慈顏喜今來箕箒難幾家能好惡一己受辛酸隔水隔山遠煞風煞雨寒前程全不吉要好遇陳韓　辰　獨守孤燈坐悠悠天自明何當風色勁更聽鴈兒鳴鷄猴徵福至豬鼠曉家成貴人來顧問只恐未通亨　午　秋盡枯枝綠月殘空自明安心無立計舉意改前程燕老歸南去花摧果不榮故鄉人不見展髮有餘情　申　世事紛紛撓心懷似亂絲親踈心自險福去命當危心膽如天闊恩情似露滋晚年逢貴客終不福相隨　戌　莫憂人老守孤幃須要前程有所歸貴人接引終當誤家業勤成可自依雲中嘹唳鴈聲絕閨裏栖惶母訓違當今且守情懷喜馬犬相逢有設施

四字金子　雪月無影　寅　井鱗出沼　辰　寒潭下釣　午　更殘望月　申　敗柳逢霜　戌　月照青松

郭璞數陽局　風流人物琴棊詩客多學多能幾多奇特　一喜　一落花　一鹿雲中福祿朦朧　田八　計較成就　風吹海上片帆飛祿厚財高事事宜桃李故園成實早東風吹散舊塵泥　一段因緣事不孤英雄俊偉少年期鴛鴦含喜青春早（留）東得梅花一兩枝　骨肉情親反不親翻來覆去若眉攢夢回一對鴛鴦散自有清風作故人　思量世事知多少換葉除根春正好悠悠湯出浪中船獨自歸來人已老　老來身轉健比去心如願幹運施為別家風重改換

錦上遭霜數　莫語諄諄意氣詳多財幹運捨經商只知錦上添花好非謂遭霜又雪傷　知己交朋生怨惡親姻

眷屬盡乖張汝南天水人相遇從此提携喜倍常　流年　一婦人主前程長益有件憂懷財穀雲集　不望求財却有財行年正遇喜重來謀為自有榮華兆別有高人着意推　看看此去如心願應有閒非賭中箭堂前人看少年人恍惚三烟空怨恨　鶯聲切切杜鵑啼風送楊花滿院飛歡笑罷時生慘意菱花照破水禽啼　一火頂山川一人放醉眠雨打芭蕉響風吹浪裏船一刀揷元寶一犬生雙口　木喜且先憂令人心悄悄多少縈懷嘆不平幾多愁恨謾傷神重重驚過憂疑事此去方知氣象新

陰局　斷與前丁乙同

辛乙冤谷分定經選卦　戲水鴛鴦格　志氣孤高且待時煙鴻霧鴈合分飛園林花發依依綠春色須還長嫩枝　山遠路遙知馬力鴛鴦戲水不相依前程幸有知音者獨聽殘鶯曉樹啼　遇鼠身逢厄逢寅遇貴推龍蛇波浪急牛馬定光輝　天祐　天非　天破　此星照命無祖業之分無親友股肱之力一雙手做成家計獨自立箇生涯人情淡薄骨肉相疎十分恩愛好處成非難是疑奸柰何費力大事不怕小事不欺過恩遠應千萬百計過了多少艱難經了幾翻肉搥皆是天破星所注　述云幾翻浪裏風波急還知也有坦平時康節前定數

日晝天心格　午日身平影不移煙深鴻鴈各分飛瓊林花放依依綠春曉園林一兩枝山闊路遙知馬力人生歲久辨高低鴛鴦戲浴淵溪水獨對孤鶯曉樹啼　中末　命中到鼠身妨厄許看逢寅遇貴權直待龍蛇波浪動一交羊馬是豐年

男命前定易數選　一一一一⚋　丑　跡親散失不勝言過盡危疑事為千欲向新園題故事偶然生計獨孫權　天邊鴻鴈群應別池畔鴛鴦頸漸辨莫嘆中年太多事履霜未久致冰堅　卯　初生亂兒走三訟情性天教豈自由猴鼠繞行逢偉事蛇兒相見顯家猷空中有鴈分飛遠庭下芳花果不收既得利名歸我後好思蝴蝶夢莊周　巳　生涯立處木為真石磔栽花硬倚春遂利追名空役志家煩事迫自勞人離群鴻鴈飛無力逐隊鴛鴦意未馴天使災危困賢子不須興嘆泣麒麟　未　天然孤子困塵沙初歲營謀自未涯纔過利名翻手失長將心緒若洛嗟鴛鴦兩隻兩驚散鴻鴈一行風遂飛若論中身成立事移南換北兩邊家　酉　平生志氣高天外半是真情半是虛望道守株如待兔成身緣木欲求魚飛鴻去後群須失花樹榮來葉自疎有道前程有明處片雲幽駁稱仙居　亥　初涉艱難事可嗟幽人何土恚無涯多憂須有無憂日不意翻成得意家　天外分飛雙鴈遠檻前墜落兩枝花鑑基去後須堅固唯恐靈椿斤

斧加

安命前定易數選　一一一一⚋　丑　未遇春時變化工歲形且守綉幃中寅巳時來方得地鼠羊災厄見王公　檻外一枝生異果樽前大醉枕長多苦悶親離家破事元來命裏更多凶　卯　福至心田得自由將身隨灊入瀛洲當年破敗危中道日後榮華始免憂風吹燈滅觀明月雨洗衣垂惹舊愁若來自守安閒地得子相扶上鳳樓　巳　別祖離鄉作外人年來災蹇尚纏身何須苦苦思安處自得悠悠越家倫一枝果纖風來撼兩處身存意未酬惟恐利名難到後更憂晚景有災迍　未　嗟嘆終難事賢人道未通鼠來名自顯牛至福當豐災病身雖有虛名定主封為心修福善方得享昌隆　酉　守靜居家吉壽華物有盈貴人觀損孟天道迭枯榮絕命多山險愁心帶疾生必從千里客曉景自知年　戌　成家美歎難高人入遠閒閒顏開一笑取意自相攀得果非奇特依君契閒閒鼠鷄終一別福祿遂瓓珊四字金　丑　齊雲耿日　卯　梨園聽樂　巳　石上栽花　未　逆浪網鱗　丁　緣木求魚　亥　枯木遇斧郭

璞數奇局　甲丙庚辛人大富貴前程名望晚節黃花雙鴈破鏡半真半假弄璋弄瓦箇箇能人之手也者　一枝秋朕曉聽紅一對天邊鴈字空一葉扁舟五湖泛一生財祿自亨通　一鏡半邊光蛟龍鬬一場錦堂人未醒水上落花香　一人執傘免家業苦歷涉艱難身心未閒萬水千山　性咩咩喚喚性觸雖看滿目渾如快活人平生志氣未安寧艱難歷涉人間事幾許風波未得伸拳莫嘆少年心柱用盡喜有人權重貴人賭裏自扶持萬里鵬程風穩送財上有力在家財用石邊皮雖過重山喜自歸志氣莫言今來滿前程快活莫狐疑鳳宿楓林數　鳳宿楓林莫怨呼至親骨肉有如無艱難險阻皆經過名利園林祖不虛丹桂枝頭懸皎月碧雲山下種珊瑚直須件件親經歷好把平生作畫圖　流年身恚如何事難成慎半門半戶半早宜警悟事恚欲前心又追事難成心懊悔老不老人煩惱好事從今又一新東風桃李放園春舊愁新恨多縈係對景新詩却自吟　嗃嗃家人忘有災求謀望事又排徊高人接引多亨遠謹慎閒非睹裏來　一喜悄悄一山㢠走一弓弦斷一事起倒　傷心怯風雨門戶半田土月缺又還圓不覺濃雲起雪滿山頭只兩年累谷春回還送喜戶門和氣四時春禍散祥生福及身變化升騰從此達雍容作箇有成人川頭有大賭生疑荊棘叢中步可遲仁與不仁其懊恨得便宜處看便宜　一花雨中鬧一樹綻紅梅一卷文書動行人得意回　秋意

將逢莫空谷鳫字一横人滿屋軒臺只有鏡生塵十八子攀門外竹　陰局（斷與前丁乙同）辛丙鬼谷分定經同人卦　（日）被雲翳格　（日）晝難分影漸斜成身消息未待時春歸鳫叫無踪跡秋月空梁燕亦歸祖道只因身反破恩深爭奈見分離春色樹凌緣何事實結枝頭一果奇　知道身榮貴成身却異同龍牛外虎穴相會便亨通　天權　天聰　天害　此星照命經風涉浪之星穿山透石之宿人命照之有三早有三遲當家早憂愁早勞心早子息遲心閒遲享福遲直待末主成家計　述云五九繞交還得地桑榆晚景得安閑康節前定數晝日雲遮格詩（與分定經同中）　根地須榮貴身成事漸同井遠龍共虎八口快刀鋒　末　造化緣來進退多正當成處反跌蛇得逢衣紫東君客從此亨通氣象和

男命前定易數同人　一一一一--一　子　春色人言濃似酒生涯自料冷如水利名成破空樓首志氣多能苦識青　目斷月明空鳫過情傷風送落花深平生懶若長江水無語東流是此心　寅　縱步蟾蜍窟仰攀牛斗間馨香猶未足榮達事空閑雨未情何久霜鴻飛更難莫言終去路雲霧遶西山　辰　石鏡藏金匣重磨拂舊塵鑑前難鑑後明物不明心

花落幽園靜鴻飛曉月沉生涯三徑裏桃李自成陰　午　志氣衝天外生涯計復成只因身廢破方見滿還傾去鳫雲開見花飄雨後輕秋光風景別殘（日）照西陵　中　春色江山麗繁華錦綉堆光華偏應（日）功業自奇哉鋪翅鶯鶱卧張飛鴻鳫來成身消息好獨步上高臺　戌　成家立業兩邊圓圖利圖名意未便勞盡百年心計上雲梯千尺手攀天白雲隨鳫飛天外紅雨飄花落檻前晚歲生涯隨意足柰何天付此因緣

安命前定易數鼎　一--一--一--　子　莫管身無疾當初福未堅高樓人自望採志欲尋緣貴客重重喜東君疊疊言華頭并鼠尾消息自來傳　寅　滿斛黃金貯日明花紅柳綠色春生祿遂馬群尋大路名隨兔子主前程良駒不脫風塵客紫燕頻栖舊棟梁日斜不展金釵墜冒雨披衣入漢京　辰　燈前說盡平生事早上疑如一夢醒守閨寂寞存心在垂憐清閑發笑驚一鷄忽在耳邊語雙龍默自調琴聲離家早早前程去貴客相扶入帝京　午　君臣際會一時中風雲散亂未和同萬里揚威人恐懼一身主計自亨通未過良時自安守終須奇果漸昌隆鼠尾相刑終自吉不須憂慮有疑山　中　君心未喜意常疎柰緣孤蹇向雲居施心兀生幽幛裏立計當先離故廬鴛鴦對對遊新水鴻鳫雙雙過遠湖試

問平生有何似勤心福德有相如　戌　前程儘自立鎡基且忍心懷勿外馳平生自有微微福計業終須遇吉期情性切宜收拾住閑中兀生莫招非待得寅頭回顧後不妨安穩脫憂危四字金子　落花流水　寅　蟾宮捉兔　辰　磨鏡復藏　午　秋堤楊柳　申　春入花園　戌

雪月尋梅郭璞數陽局　孤（平年刑尅利名難逃金戶庭重整氣象重新）田（田上山林屋自立方成福）浪裏孤舟歷涉萬千過了今年此身安然雲掩西山月天高月未明孤鴻飛失伴愁聽夜猿聲孤舟撑出風波去萬里征帆一樣平　幾年有意思雲路幾陣秋風雙鳫舞幾多生意滿乾坤幾度支吾自勞苦為人磊落少年諍和氣春風別一家祖業無緣難守舊自為營運儘奢華　日月莫疑堂上缺鳫行難整成孤赴幾多親眷雨中花一段話頭誰共說　風波險阻幾千里歷盡風波始達通無限風波無限好許君此去化成龍　春木結花數　精勤有意莫非高春木開花又結桃栽種便能成秀實挨張心事舊根高偶逢此限龍蛇會沙地垂楊立不牢缺月重圓還又缺東南地任漸增豪　流年　事槩要好場笑喜本來客斜峭事事變入州縣休心怨幾回勸　昨夜春雷驚已驚禹門頭角看崢嶸翻身跳出三層浪占得龍頭第一名　謀事多成福祿隨名高利

厚四時宜幾年有意思雲路今日鵬搏萬里飛　一卷文書至一官掩面歸門庭還改變和氣四時熙　預先積善可修禳願祝莊椿日月長他事莫前宜忍柰免教人事變參商

陰局　陰命元來數怕陽陰陽差誤不為強雖然一利前程祿終是初年未吉昌　為人稟性自仁義心爽精神愛伶俐半閑半吉半勞心孤尅相刑親眷異　菊傍桃花便惜春移來西院愈精神七宮真假相困處獨倚欄干眉擾攢　晚歲成家財祿足看看子弟遷名目他時車馬簇于家荊棘莫我當路曲　女流年　春風吹動笑顏開重理鸞膠（待）鏡臺杜宇一聲音信喜牛郎回首鳫歸來　文書進益田蠶旺生享閨門百事昌客信嘻嘻聞女子梅花斜插一枝香

辛丁鬼谷分定經觀卦　鳫過高峯格　鳫過高峯不返飛歲寒江上理毛衣犬頭消息應測別處在猪牛奮猛威　中路陰人來舉用緣波深處定虛虧平生蹇難得後晚繞過蛇羊透玉堦　大樹盤根實年深枝葉殘歲歲江上日獨自照青山　（星名缺）　此星照命如風之象有名無形作事七顛八倒弄巧成拙親如不親恩中生怨撰錢來如風雨去若飛沙雖是鎡基輩固取尋不定之憂妻遲子晚凡事勞心妻宜命硬年高方合婚緣命弱年小亡有相妨休言發達應遲末主自有福利來也　述云猴兔繞

相會事業便光輝康節前定數木茂深林格　歸鴈過山飛不迭歲寒枝
上一光輝火頭消息君須覺祿馬豬羊虎舊歲中歸陰神齊拱手綠波深
處尖無虧太原天水人相引過此方知應晚期　中　大樹根盤實年深
枝葉殘江鄉秋月上時照好青山　末　淺分生來命主艱難迭經海歷
難關逢貴遇貴相携挈際會風雲頃刻間
男命前定易數否　⚊⚊⚊⚋⚋⚋　丑　性昔何堪說當年事可知滿
園春色盛觸處月光輝露浥梨花漏風輕燕子飛水南山更好歸計莫棲
遲　卯　秋山雲水凋殘葉擬待秋來長舊枝道在困時爲足嘆人當榮
處事無疑寒江鴻鴈雙雙遠春沼鴛鴦對對飛試問終身人事業前程起
越勢真奇　巳　紅杏枝頭春色媚綠楊堤畔曉風陰千山自覺形神爽
野樹何如困睡沉花影重重增夜雨鴈聲嚦嚦碎秋心身成江漢思尊膽
榮在溪山歲月深　未　園花青春媚門閑白日閑未應財久積終後事
艱難鴈影沉秋水人情隔故關不堪江上月回首落青山　酉　雲龍相
會遇霈雨在斯須枯槁含滋秀榮華興衆殊功名好消息人意莫踟躕若
能如越相永永脫災厄　亥　桃花謝後杏芳菲春去秋來未得時景物
循環榮又謝直達牛馬始相宜鶯鳴雨後聲多巧鴈叫秋深意別離好似
年年江上月陰晴圓缺有盈虧
女命前定易數解　⚋⚋⚊⚋⚊⚋　丑　綿模依舊風自揚舊地榮華
福祿昌早向朱門多吉慶庶除一紀少災殃對對鴛鴦時得意雙雙鸞鳳
自呈祥更遇虎龍從自始從容富貴不尋常　卯　得見東君寵無憂喜
自新但緣時遇終自福中造處已宜安靜成家脫苦塵生涯榮又尋志氣
滿江津　巳　好事多磨難根基向晚前自宜登鳳閣親義斷成究芳
桂君來折枝高奇果達平生如一夢虧了又還圓　未　雕琢崑山玉方
圓巧匠心須當修内善莫使外邪侵真偽爲非是前程福自深身勞唯在
晚回首楚歌吟　酉　水冷魚沉底泥輕燕躍林閑情何事樂立志守當
今奇果須成實東君特地尋開中常守節莫惹是非侵　亥　欲問平生
事聰明立性剛立身親巨富處世近忠良魚跳深波急燕語畫梁無心
須走免衣祿永安康四字金丑　月下賞園　卯　枯枝待春　巳　獨
坐觀蓮　未　殘花遇風　酉　雲龍遇會　亥　明月盈虧郭璞數奇
局　心平直好靜身勞苦支吾孤刑多謀慮勞心力有一分喜支吾一人
山上立功名可望努力向前雙鴈　馬名望日半雲中有一分暗晦　一
對征鴻分碧漢一對鴛鴦晚失伴一對沙鷗去又還一隻秋來梁上燕一

生心急慢一池草枯乾一鷸泥中吐一人問一官姓傾舊衣重着起旌旗
揆動半遷紅　蹭蹬身心多不閑許多繁冗動悲酸多謀多慮心平直氣
槩堂堂守留寬　綠楊陰裏防鶯散留得紅蓮一枝綻幾回獨立向西風
心驚秋後無歸鴈　砌下芝蘭漸喜宜榮華未遂莫先悲堅心守舊還亨
達好對斜陽尤未遲　蒲萄滿架數　青松鶴氣冲牛斗鯁直孤標有志
謀好應財量無盡歲支撐裨補太何妻平沙鴈影風千里古渡鶯行月一
鈎天上紫衣人薦舉碧桃新折舊枝頭　流年庶　嘻　財　財喜合好
雖持雖過後福來肥川大　文書事重重疊疊卷場口舌文書可喜繞得
遂氣象更新福鼎來展開銅鏡照顏回文書進益添財喜萬里風雲一帙
哉東風吹動池塘柳書色津津生户牖只愁雲鎖月黃昏掩閉寂寞傷心
久　川大動時防失脚風舞楊花還半落鬧愁忽動鬧喧喧石上栽花恐
差錯　他人事莫向前萬里語也相連先吉後災得意營謀福自生文書
動處逼高人前程自有榮華兆山外逢山事有因一喜不喜一愁不愁一
清風小院一客醉高樓　陰局　斷與前甲癸同
○辛戊鬼谷分定經通卦　雲霧過山格　平生立志重重險獨攬彎弓力
漸旋雲路過山多險阻時來平地上天梯鴈飛天外聲聲遠雨後桃花片
片飛借問百年成應事長江春色綠依依　命見羊添角身逢馬迅歸杜
鵑枝上叫猶道不如歸　天印　龍馬　北辰　此星照命有操持有志
慧見喜不喜財帛不缺先破後成會撑絣會分理有剛斷卻緣退神重重多學
少成有頭無尾名揚内外譽藹鄉閭目下未成四九之後方可榮身　述
云根深不怕風搖動五九年來見倍明康節前定數春風滿院格詩與分
定經同中　命遇羊添角身逢馬有歸杜鵑枝上語猶道不如歸　末
幾度枝枯幾度榮幾翻來復復能明親孤破祖皆勞力卻喜前來祿自行
男命前定易數遁　⚊⚊⚊⚊⚋⚊　子　仙種逢春花已放鯤魚得澤
入天池幸然貴客時推借及至安榮譽自奇塞鴈雙雙飛遠去庭花朵朵
果成稀蛇猴得際雲會牛虎相逢興轉輝　寅　扁舟驀涉波濤貴客
灘畔相招此時擬知吉兆當年名利資饒花開枝時艷冶鴈鴻去處飄飄
借問老年何若棲棲空度良宵　辰　歷遍危難萬仞山何時平地解愁
頻本圖安主無他事爭奈人無半日閑海燕寄巢棲舊木塞鴻飛度遠鄉
關如逢難虎蛇頭上陶朱財利滿門閑　午　千磨萬鍊方成寶大器無
疑向晚成玉兔金鷄閑吉兆靈槎跨涉入蓬瀛芳花檻畔迎春色鴻鴈天
邊喚侶聲寂寂晚年聊自適全勝塵土受虛名　申　寸松猶有凌霄志

休謂人生不出塵若遇雲程紫衣客提携冗路是非人重山山外鴈飛絕
丹檻檻前花妻春牛馬相逢災漸息兎鷄依舊福重新　戌　志氣才成
立門迎寶鼎來鴈飛三隻遠花折兩枝開有果終須落逢危事却錯正好
觀新景移步上高臺
亥命前定易數賒　一 -- 一 -- 一 一　子　慶事天才不可知芳姿得處
應佳期醉醒愁解都無礙新月方生萬里輝貴客扶持登寶殿英兒豪傑
折金枝前程自有亨通地虎兎榮華守福基　寅　守節當亨奮前程被
寵榮翻身出巨網奮力到君門折軸歸寅地操持在鼓盆只緣無壽祿何
用苦心論　辰　論來天祿是虛名吹舊塵勞脫禍困立事任君多計巧
平生有命不由人　高樓遙望紅霞散倚檻閑觀風雨紛來往區區身得穩
修心積善守寅申　午　守節相逢志不寧成家立計且詅崎嶇親疏義絕
知非侶望福安身意不醒　對對嬌鶯似巧語雙雙乳燕別離聲莫嫌情熟
恩名失本合身心被戰枕　申　欲上危樓問若何貴人拍手笑呵呵前
程自有歸身地何必驚危離鼠竄福祿自然隨玉女名聲終久達西河若
至龍蛇子榮耀不妨拱手作義娥　戌　出身立在波濤上危險重重渡
水津親疏孤薄今如此災衰困厄自難伸生來只喜幽閑守晚景依然舊

福新且問鼠羊逢卜吉放眉樂意問高人四字金子　沼鱗入海　寅
衣錦扁舟　辰　枯木待春　午　遠寺晚鐘　申　小松棲鶴　戌
秋月芙蓉郭璞數奇局　性（立性剛毅衆稱）跨鼇一官人身歷過艱難祿
（狂身閑孤自支吾）事功名蹭蹬⌂（屋官中生有公方望一二心拋不下）刑
（蒼外珠絲愁雨打心機費盡入黃昏）基（規模宏遠半輪明月照堂前半）照
人圓半不圓半段因緣何大晚半隻鴻鴈入雲邊文書有分成名早只恐
虛花又不一（然）匣菱花塵滿鋪一盤荷葉尚流珠一悲一喜浮雲事一段
三刑也是孤功名蹭蹬未如心莫把憂愁只管索悵為惺惺多了了至今
作事逆成逆　艱難世事須經過歷盡風波始安臥東皐南浦事如何守
舊隨緣還較可可惜平生命裏孤一家骨肉即如無歸鴻雲外聲嘹唳幾
度經寒過字跡是非非是知多少甚恨青春惹煩惱生涯好似畫圖看到
裏閑心拋不了莫嘆少年心枉用盡堂喜有人權重高人暗裏自扶持萬
里前程靜中動　曉庭花影數　巳身如在煩惱堆人事煩難累得災滿
眼都無快活人幾許風流難自在手段驅馳不自過是非費用年年破休
言磨折幾枝來祿在金門晚年賀　流年　身不足事屈曲杜鵑啼防一
哭　事多事蹺蹺蹊蹊掛着人衣一喜一悲　杜鵑聲催人看人楊花飛

襯馬啼輕舊愁新恨多閑撓對景新詩各自吟一處（虎）淺林一弓斷弦一事
起倒兩人共言　嫩笋遭風雨西南牛二尾月缺又重圓不覺濃雲起
牛郎含笑喜盈盈風景從前又一新無意之中添一氣不精神處也精神
添一丁進一口一壽山一處走　重川浪起小舟輕皮石余公（忠）斷情謹
慎貝戎相侮弄磨心磨腹疾榮人　一門和氣一翻新禍散祥生福
海深跳出泥龍方變化從前好事稱人心　陰局　斷與前丙巳同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六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　十九敬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二

○辛巳鬼谷分定經否卦　琢玉圓珠格　箭飛星斗起寒光月照長天感
上蒼宮羽已開天賜福目前雲幕自高飛（孫）黄牛滿屋非千職琢玉須圓取
出方鳫過碧天沙塞遠兒童歸去一雙雙雨潤龍生角山深虎奮威但交
猴鼠上漸漸見光輝　天貴　天驛　血刃　此星照命將相扶君之兆文
武侍衛之星爵祿自然充惡不侵明窻淨几受業琢磨有記性心有操持
志只因心不足未免多學少成迷神在命立中有救險處人扶五九絶交
成立命享安閑之福述云利名未遂心多慕濟會風雲自有期

康節前定數　如水有龍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甲有洞龍生角山深虎奮威須防猴子上日月未光輝
丙平生若此一孤舟數次連逢浪拍頭晚年福祿君還有也須榮貴度春秋

男命　否　䷋

前定易數

丑○　幽悞終難剖　生涯無作有　能才雖滿懷　跡失傷情厚
祖業謝君扶　庭花飄不久　春色已三分　空對依稀柳
卯○奮身欲舉擎雲手爭奈時乖命所淹南北驅馳心未歇東西更變漸團圓
清光去鳫無消息深院飛花果不斷午夜子規枝上叫雲山西路月嬋娟
雲散中天靜　風清細月圓　桂騰香馥郁　浪湧色潺湲
巳○　去鳫何堪嘆　凋花亦可憐　會看身後事　歸屋畫神仙
立身非祖蔭　別業得家宗　鬱鬱情懷悶　悠悠志氣中
未○　鴻飛通滿月　花落故園風　鵬海騰身去　昂頭雲路通
○東籬縈繞花初放春色脛妍氣味新始覺春風生我里便飄紅日落成塵
酉　重山去鳫沉孤影遠浦鴛鴦別兩程何幸此身淘大得好歸林下教緇巾
獨上危樓上　艱危脫庭空　回頭忘故舊　昂首達窮通
亥○　海燕歸雲外　銅鸞棄土中　恬然榮白髮　歸計一兒童

女命　否　䷋

前定易數

丑○　蛇問重重福　猴鶯疊疊災　美酒樽中竭　奇花苑內栽
良駒足損步　貴客意中猜　借問前程事　宜將愁眼開

卯○　綉幙春風捲　朱簾愛日快　操心毋失弃　到底是英雄
目送孤鴻遠　情歡楼上紅　年來多倒錯　好事不和同
巳○　計業甚瀟條　情深恣意驕　晴風時拂拂　秋雨任飄飄
閑悶多非是　前生分外招　鼠羊無可撓　享福足逍遙
未○　衷望江瀨客　心思意未濃　回頭終有益　立計日興隆
驚丈聲何切　蜂兒陣失蹤　生平有如是　終久福來逢
酉○　屋角蜘蛛網　千般巧計成　雨來含水滴　風撼撓無形
孤苦何堪說　平生事不明　回頭觀峻嶺　明月雨開晴
亥○　海水無涯遠　人心有準繩　羊來回吉兆　馬退得安寧
有果紅枝上　成家望貴迎　謹持忠信語　無祿也豐盈

四字金

丑○秋風飄柳　卯○臨潭下釣　巳○披雲望月
未○井鱗入海　酉○黃菊耐霜　亥○登樓望月

斷男命與前辛丁同　斷女命與前丙乙同

郭璞數

○辛庚鬼谷分定經履卦　龍蛇波浪格　水畔張弓射麂魚龍藏深窟
自安居鴻飛天上聲聲遠蛟在池中戲月珠祖業漫將心不足鴛鴦相背
意情陳知君自有逍遙路摘取蟾宮第一枝鹿在高原望張射斗牛弓平
生何事足晚景自從容　天刑　天孤　鸞鵠　此星照命一生勞心費
力般般自向前件件自理會別人做過事須是自要做不信別人自是自
直作事持重言不妄發安須少煩惱多鬧中尋靜靜處不安閑命招性拗
妻須命硬山中有救遇險無危述云
一生勞心非爍爛遙空輝晃照天宮

康節前定數　龍池波浪格　詩與分定經同
甲　麂上高原望　行人射斗牛　平生何足覷　晚福盡相扶
丙初年蹭蹬多艱阻中歲雍容都異殊前程造物多榮貴准擬揚名好進程

男命

前定易數　履　䷉

子　初時命運未離屯行路繞通書色匀休嘆利名歸我晚終須立業舊成新
鴛鴦沙暖情何困鴻鴈天邊叫又頻莫道枯枝難結果東君留意更慇懃
寅　節操非因學　聰明豈在書　登雲攀月桂　涉海釣鰲魚
朔風吹去鴈　秋水落芙蕖　擬看白頭日　安然任所居
辰　志氣強存在　衣冠舊不同　人情隨好惡　兄弟各西東
祖業非身有　生涯倚主翁　前程何處似　雪裏獨青松

午
牽弓來射鹿中正隔江波莫嘆此時失依然入網羅
鴈聲歸塞外花影亂苔沙騎虎跨猴日拚愁且樂歌

申
天意無私覆人心自不同利名徒往復財業墮初中
鴻鴈歸飛遠花枝遇別逢到家榮晚節卜宅兩山峯

戌
楊柳枝頭春色動高山峻嶺雪方消人心懶處成家苦馬力疲時知路遥
鴈起孤飛南嶺外花枝重結故園嬌翻來覆去何時足名利如同海上潮

女命

前定易數大畜 ䷙

子
孤苦多端事清閑心自明守閒終有厄侍母別容情
借問幽幃事宜當萬里亨若迎名利客福祿足雙榮

寅
春至枯枝綠安心守綉幃月明聞鵲喜風靜看蜂飛
貴子終須在良人胡不歸鼠羊名利事福祿兩相依

辰
塵事紛紛起名和利未全偶逢佳客在何況貴人牽
莫使情懷亂將成莫寒傳良駒能駿足同共入西川

午
孤介不堪嘆危逢立舊基貴人全不問奇子累相期
權握惟心巧生涯在貴持羊猪當顯發須信福無虧

申
否極泰須通危途道再隆當圖黃閣貴須守白頭翁
怙恃宜先弃恩情斷不空前程何必算因福遇英雄

戌
風雲合處足英雄碎事煎熬反覆中綉幃默坐空哀挽情性溫和福自逢
朱户半開佳客望杜門不掩露人容借問鼠雞年裏事人心各自與西東

四字金
子　鶯蝶穿花　寅　魚樂下釣　辰　雪月青松
申　竟日梅霖　午　帳裏鳴琴　戌　雪裏圍棋

郭璞數
陽局險雲　日雲中　財喜事　雙鴈　花柳　鏡　心性
（性乃了了是事便曉）一日雲中影落西一輪孤月散清輝一池鷗鷺雙飛
去一對鴛鴦兩岸飛　一陣狂風帶露花一舡風浪去無涯一雙鴻鴈春
雲去一樹紅梅景色佳　莫嘆平生志未伸重山有路到蓬瀛成中防敗
支吾過萬里秋風快去程　為人磊落多機巧事事遍諳多計較交情眷
屬畫圖看識破炎涼回首早　鴈行相並鬪高低字映秋空失伴飛接得
蟠桃春後子枯枝再喜發芳枝　一貴遠望一鹿回向好個前程榮華氣
象　映水落花數　花落花開只為風月當照處被雲籠情知畫餅外頭好
胸次黃扉內不不通　接得蟠桃逢已月至秋松柏傲深冬直須伴伴親經手
收拾春風映晚紅　（流年發虎尾啞人出謀事難成半憂半喜財莫遠出）

無利息求財望事始艱辛祿向前程遇貴人川火動時人哽咽鶯啼鴈過
醉醺醺　一人捧卷出門外笑嘻嘻一錢堆有點雙鴈入雲飛　鬧事莫
管免相牽絆喜去憂來一場鬧亂　高人暗裏為栽培兩處文書入宅來
鷄逐鳳飛隨變化歲寒只見有江梅
陰局　春晝空閒日月長桂枝又喜發新芳數逢弱地終超達多改多成事
不祥平生作事多悔恣付托愁腸損一半親姻好處又成跌多少營為未
如願　運交中數福方來五五年中春意回做作事謀添氣象夫榮子貴
主資財五宮莫嘆花枯槁中限主來非老老穩坐人間快活婆探得那時
消息好　女流年數逢絕處早修禳忽覺身心網內藏春水斷橋無渡去
百花杜宇一聲忙　哽咽意尖耿夫愁子伴憂蒲香榴綻楊花白牛女相
看淚暗流　杜鵑啼處亂梅黃榴菊花開開一場蝴蝶夢中分散遠麻衣
顛倒意忙忙

○辛辛鬼谷分定經　乾卦　石上芝蘭格　須金煅冶方成器石上芝
蘭根脚異遠塞孤鴻飛不歸群群飛上丹霄際春來花發滿園林未秀多
應時未至百年枝上半青紅白頭應作蓬萊裔遇鼠天應祿逢丁必患災
鼠中羊內發一舉上高臺　天蒼　天因　科秘　此星照命不受祖業
之物全憑天地之滋生如日升東漸麗北海筍迸新芽不久成竹魚遊深
水變化非難好个根基只緣退神重重冒襟磊落作事迂回述云
桃李花飄處　枝頭綴菓多
康節前定數　爐冶煉金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遇甲承天祿逢丁必見災鼠隨牛首發直上鳳凰臺
末　平生機變太惺惺只為孤權少稱情崎嶇造物多磨滞利名中末始方成

男命

前定易數　乾 ䷀

丑
幽懷志氣衝霄漢爭奈人緣命所淹親眷半途零落盡祖基強計不周全
庭下花枝和雨落沙頭鴻鴈自孤眠借問前程歸計路秋殘果熟一枝鮮

卯
平生志願何時足直至鼠羊方見鹿良匠斧斤琢器成終見崑山有奇玉
風排鴈陣勢縱橫雨濺花枝色難續戒君得志不須貪財足疑惑恐返覆

巳
晚歲蕭條險復難初時立業勢如山栽花庭畔還鬪落逐鹿山頭似等閒
風撼鴈聲空嚦嚦雨添深澗水潺潺百年太半成何事不若留心雲水間

未
春來觸處花爭放唯我枝頭尚寂然莫道東君思未發自嗟恰值雪霜天
鴈陣空飛三兩隻桃花熟菓一枝鮮親知骨肉應難料天使身歸別處圓

酉　高堂華館鎮重墻偶爾相知入貴鄉唯喜目前人事樂豈知身後福難量
鴻飛江上難留跡花放枝頭有味香志氣遇時須待用莫將弓矢亂施張
亥　莫言昔日與今時昔日今時事漸奇春到園林花爛熳秋殘霜露葉枯枝
風撼碧波鴛侶失月明良夜鴈孤飛休言得失渾如夢合到中年福自虧

女命

前定易數　戌　三二

丑　一身孤苦守高蓬兩處成家不見蹤敗殺時來當度失優游無計恨何窮
枝綴果危經驟雨身安懷裏被狂風若欲好兒終見丸依然明月被雲籠
卯　昔與今朝事不期今朝昔日甚稀奇春在園林花自發秋深雨露葉摧衰
月照幽閨情懷喜風翻翠幕未休吹莫言得意渾如夢直待中年福不虧
巳　志氣才高量亦高機深慮重却波濤一心恩愛終離別百計生涯恐不牢
何況鳴蛩聲不樂遂看亂燕語切切若遇辛勤免災苦平生無樂有煎熬
立計意尤甚　誰人為掩藏　累曾遭口舌　先應見官方
未　老婦空花貌　婦兒無桂香　羨他桃李色　年少發叢芳
志氣方成立　還逢子午交　所為多寂寞　行李甚蕭條
酉　內外俱相尅　夫妻兩不饒　被人懷少恨　携劍路傍邀

亥　朱門雙掩日光揚萬里恩波福自昌重重吉事相隨逐兀兀佳期播遠方
枝綴果奇通漢苑宮榮祿顯取南商只愁晚節隨時變孤苦奔馳遠離鄉
四字全　丑　畫餅充饑　卯　卞和泣玉　巳　更殘望月
未　寒潭遇雨　酉　瓶裏梅花　亥　春花秋藥

郭璞數　陽局庚辛人富貴　壬甲飽文學　一人卓立　離祖　執拗
孤　龍登涉　鴈　如意（莫言未遂令翻稱意）謀望　琵琶斷絃　鏡破
重圓　性　有訟息性　自宜把定　莫愁孤長　前程平正　一生心性
自清高一鴈孤飛遠涉勞一段因緣幾會說一家春色綻夭桃　一喜又
道疑一官未遇時園中防有阻樂處又生悲　五行安穩好鎡基勞力勞心
遂意遲可惜早年孤尅重至今作事尚顰眉琵琶清冷無人問秋雨梧桐
總賦詩　平生心性誰能亞自謂希夷等聲價竹梅林下影蕭條連理枝
頭緣分寡　芝蘭未許早分芳趂得三秋桂子香蛇化為龍頭角現高人
着眼廣寒鄉　獨木逢春數遇貴相提必有時平生剛毅比夷齊山高步
險千十尺獨木逢春地步移鴈叫一聲搖影落鴛帷難保百年期直須蛇
馬相逢處使是青雲萬里奇　流年位　卓立　財　田土　事不足
災十五女災禍至宅人不足　福早禳　無事一鬪　田土一弄　正好

經營福自然只防川火兩相煎堂前人醉梅花月寂寞朱扉噪晚蟬　忽
防不足惱人心腹空調鳴琴彈傷心曲　他人事莫向前荊棘路恐千連
財在石皮呼風舞海棠眠　睚過今年災禍少一點福星前面照滿堂和
氣襲人生利祿榮華事無了　花帶雨偷眼書帳公言犬雙嗇進些田增
些錢善保守勝常年　一卷文書兩翼飛黃花時節笑嘻嘻白頭人看梅
中雪紅粉佳人望綠衣　雲散長空月影西高衢謀望遇吹噓堂前人看
爐煙裊門外垂楊發舊枝
陰局　（斷與前戊壬同）
辛壬鬼谷分定經　訟卦　層霄月朗格　骨格輕盈如婀枝清風滿徑
任教吹良霄月朗天光碧在路行人未得歸借問嶺頭花發未鶯鶯語
喜還悲平生進退多危險晚景匆匆福自宜門戶慶來時麻衣換綠衣馬
頭人着力應事見光輝天悔　天鉞　天鈺　此星照命乃惡劣之星人
命值之君子多福常人帶疾添財減土成敗不常先憂後喜破了還成心
性不常大寬小急性或直心或焦妻硬相宜子遲到老九五之後方得立
成人家述云　甜苦重重諳歷過方知晚景祿優游
康節前定數　青霄月朗格　清涼雨過枝婀娜堂裏寒風四野吹雲霄

月朗天光碧去路行人歸不歸嶺頭花落經霜雨謾有春光花無語鴈鴻
江上楚雲飛歲長多是疎親侶
中更去前程三五年一（時）是一載自安然騎牛漸覺心閒泰甲午之旬上碧天
未嶮阻艱辛盡經歷好處機關多拙失休嗟年少苦撐持晚景自然成福吉

男命

前定易數　訟　三二

得則成懽失則悲年來半痖半如癡終知損去還成益料想天公豈有私
子　鴈去還空飛不及琴調別韻識音知春風謾有花如錦問道秋來果幾時
寅　紛紛春色物鮮華上苑風光景莫加豹變南山添羽翼鯨揚北海挾鱗牙
孤鴻兩兩穿雲去舊歲枝枝帶雨花百事到頭終一失早將生計卧煙霞
辰　硯石藏珍憑匠琢器成先用立規模時亨何假人來薦天賜聰明豈在書
自嗟鴻鴈一無侶堪嘆鴛鴦兩不如莫厭利名遲與晚終須溫飽樂安居
午　厭心汨沒幾經秋意氣情懷未足酬得丸不由磨鐵硯逢猴何必懼焚舟
高飛鴻鴈一行遠艷色嬌花兩[illegible]榮更指貴人相引處便旋闊步上高樓
虛心悒怏生平志意向須高碎事煎堪嘆利名頻得失料知親眷不周全
申　長天孤鴈悲秋去晚樹庭花帶雨鮮借問是家家未是不知歸去隱林泉

戌半歲半失主生涯哭苦吞酸力未加險難重重愁不散憂危疊疊事堪嗟
親知好似天邊鴈名利成時兩裏花借問斯人何所似身歸南北兩邊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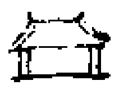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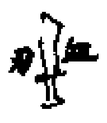
女命

前定易數　大過　䷛

子孤寒抄逃出群蹤爭奈憂煩苦兩鋒重重喜悉須龍至渾渾光華必鼠通
朱簾半捲宜安守綠幕低垂在末中堪羨立身終有後雖作窟裏異形容
天然緣分事非虛守節幽閨必自孤無限眼前春去事幾多福祿有還無
寅鼠尾羊頭消息好高樓青眼盼吾軀陣陣清風時入戶依然晚景發前途
立身既向江鄉遠早晚塵埃入綉帷箕箒辛勤惟我立金釵不墜守空閨
辰可憐命蹇遭如此預知它日失提携好把身心思進退不如潔已九泉歸

午舉意立前程　孤離恐不成　安心存孝義　晚景畧亨榮
雲容舒青眼　因緣結遠情　寂寥無一事　杜宇枉哀鳴
申天意無私曲　人心事不同　箕裘多反覆　福祿趁初中
綉幌風徒捲　朱簾日日紅　到頭榮晚節　立計在高峯
戌堪笑此生榮　機謀日日成　嶮危知自有　福祿晚來亨
佳容隨雲鴈　良駒逐老鶯　若遭難犬至　安享自崢嶸

四字全　子　帳裏梅花　寅　寒谷栽花　辰　屋下藏金
午　枯硯磨煙　申　曲巷推車　戌　破舡載寶
郭璞數　陽局　（一貴人立清日清職）　（好源流士大夫）　（非容祿壽福祿）　書
望　名孤　拙　刑　倉廩貲府庫充富石崇貴陶公　一雪堂前映雪光
一舟波浪去茫茫一翻好事驚人處一夜寒風異常　山上重山望故
鄉利名尤寄在他方誰知造化嬰兒戲富貴終還有分郎　一半逍遙一
半艱幾回惆悵幾悶悶家庭多少縈心事獨自支吾未得閑　性道清高
多質朴勞心勞力能把卑回頭只見獨花開一屋人孤春寂寞　源流好
處水邊緣早有成待遇貴賢向上規模君穩看休成失錯恨綿綿　停帆
待風數半為艱阻半從容好事停帆待順風別淚未乾重躊躇心神不定
未西東水邊探得源流別不向區區碌碌中習氣太高休問下他年造化
有難同　流年防算弄　事如夢　謹防他　方進用　事事事　没分
曉　成不成了不了　田土上交加牽連有支遮自家事心未愜防哭
跌莫漏泄　鴛鴦之事縲絏之中　數限今年可早禳舡行浪裏事茫茫
羊行虎道猪逢犬榴花三姻亂一場　暗裏隄防二尾牛行藏謹慎可無
憂春風桃李添新恨秋雨梧桐惹舊愁　一人酒醉一人清新等雖入籠

怕蛇入井鴈洲冷落一屋人忙外事顛倒門外彷徨
陰局　困龍久蟄未逢時隱水埋頭未得知一遇雷聲驚起處興雲布雨出
天池　平生計慮多翻覆説着愁人心不足通亨猶似未亨通跳出風波
方是福　根基莫道不如今細數行年有好音三十風光誰共守移根換
葉少知心　未一段喜去一段愁香蘭滿地福優游末年須滿平生願只
恐滔滔不到頭　女流年夫併妻兮妻併夫令人如醉要人扶烏鳴花落
人憔悴鏡對鸞鳳亦二孤　心切切意凄凄妻白頭堂上雪花飛牛郎掩面
東籬菊嫩笋風搖竹一枝　喜喜憂憂嗟口犬更防二尾一頭牛　鴉聲
非吻事　軸軲　災　鴈分　刀砧
○辛癸鬼谷分定經通卦寶劍重磨格吹毛寶劍金剛樣塵上接年晴未明
合遇貴人重拂拭雪霜潔利自然新江邊三鴈飛沙遠樹上花枝果亦成
幸有陰人相接引春雷繞動馬嘶聲無根濃葉滿地堆蓮花出水望秋來
逢牛必定成權貴跨馬騎牛大路開天福　天將　天都　此星照命乃
榮華之宿富貴之星生來無苦衣祿自然有操權有智慧有鎡基有變豹
有靜性有剛斷作事先難後易所為十是九非繞逢難尅之年定主妻榮
子美述云　一生災難處　鎡基進益多

康節前定數重磨古鏡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無限風霜花未開池內蓮花秋後栽逢華必定機權立跨馬騎牛息舊災
末莫笑前歡與舊愁月明雲捲未全收等閑掃盡無餘障自有高人引路頭
男命前定易數　遁　䷠
丑生計紛紛苦慮休幾回歡喜幾回愁常將吉事成拋棄繼到中年祿始優
鴻鴈飛時群偶失花枝謝後果無收生前祖計非吾分自整衣冠入鳳樓
卯論來業計當遷變進退休歸意不寧莫謂利名長久處須知災禍負前程
舊圃花謝新圃發失侶鴛鴦喚侶聲若問根基真淺薄紛紛柳絮逐風輕
巳千載蟠桃猶未熟摘來入手不依時幾年費力無成就晚歲方宜立所為
雖似同群名可望鴛鴦二物有分離若論塵世多成破只許逍遙脫是非
未施權立業孤無輔勞思索心計是非飽食安居他日事當知豫識早年時
檻前花朵何衰謝天外鴻鳴各自飛借問晴雲有跡路天中方見月光輝
酉飄飄無倚海中舟有遇才朋不久留拙計埋身多逆意多言傷己謾剛求
梨花漸落鶯將老孤鴈飛時已失儔立盡斜陽身漸泰臨（風）秦獨自上危樓
亥遲遲無語立東風百計千謀未有功須待鼠雞施事業便於兔上立家風
江頭去鴈聲聲遠檻畔芳花朵朵紅欲決平生身後事南柯名利夢魂中

女命

前定易數　兌　䷹

丑　初時命蹇未亨屯早離家鄉景色新莫頼六親為外倚且扶一己過三春

檻外清風香透畢閨中明月影侵身堪笑果生奇特處東君留意獨慇懃

卯　守節長潛綉幞身冠釵不整問何人聰明豈在淹留久算第終須待櫛巾

新主歸來尋故旅東君留意拂紅塵一聲杜宇啼天外腸斷重牽舊福因

巳　心膽依然在　冠旒舊不同　人情能好惡　親眷各西東

立計非心有　生涯倚个翁　若尋榮遇處　直待入龍中

未　天然分福自前因守節成家必主身要必今生為善事免遭横禍及災迍

隨時用有修為處改意終須不惹塵東君不顧津遙遠魚水相逢道自新

酉　天厭衡書事可求一生福禄自風流只緣孤薄難遭遇遂使前程有不周

奇果挺然成實後良人終守落花愁一條好路如知覓安坐高臺到白頭

亥　勞心勞力守平生横禄虛名自改更重重吉事成還破擾擾心胸荊棘生

閨中安穩無危難望外邀求反險傾修心度日無他事啓念終須竟不成

四字全

丑　泥塗走馬　卯　小舡入海　巳　飢鳥投林

未　浮雲蔽日　酉　浪裏行舡　亥　柳絮飄風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辛戊同　斷女命與前己乙同

士甲鬼谷分定數述卦　松透蓬蒿格蓬蒿直透茂松青霜雪雖深且固

根鳫飛天外聲聲遠鴛鴦戲水失其群桃花滿苑從君摘未逢一个好知

音若逢運到蛇羊地衣祿安然必稱情限隨羊馬發喜慶自然迎壽如逢

九五不用問前程　天祿　天將　天容　此星照命主人有機謀有待

畧有進濟有財帛親如不親交友難托獨自向前難為長子螟蛉庶出方

可存留更遇馬牛錢財興盛述云

逢牛遇馬方還樂　休道年來不稱心

康節前定數　瓶裏栽花格蓬蒿枝節聳雲青氣直雪霜固深根鳫飛天上

聲聲咽鴛鴦獨戲忘其群桃花落浦從君摘金子園中尚秋色陌上行人

又不知倚人知道應難測

中壽遇三重甲安然守百年限隨牛首發人到虎非天

本平生事業因淹延機會無心却有緣衣錦貴人來接引拂開雲霧見青天

男命前定易數　屯　䷂

子　青蛇出水帶珠浮正是飛騰得意秋莫訝衣冠知故舊好為生計上層樓

檻前花朵重開發塞外群鴻半失儔名利成時無别慮西園景物好閑休

寅　春風謾拂依依柳煩惱生涯難固守事如成敗出天然料知否極終無咎

鴻悲塞上失群飛花落庭前果成後指出前程事若斯利名亨處君須朽

辰　休嗟涸沼困金鱗紆看騰身定出塵得遇天河井斗水化為雲雨入龍津

鴛鴦池畔無雙侶鴻鴈天邊再命賓赤犬嗷嗷充何訖區區大路入荊榛

午　殘紅換去緑陰成去後生涯計業榮平日恩深成怨俗年來逢貴只虛名

鳫聲嘹喨歸雲外鶯羽悠揚泛水清鼠馬張弓機發處定數一箭立前程

申　草生江畔隨春緑菊綻籬邊帶雨開天運四時無失度人緣何事少梯媒

親知好看天邊鳫生計何憂落草萊休問前程榮辱理利名去後又還來

戌　玉琴不皷久埃塵再續朱絃整韻音月下欲調稀識聽風前一弄得知心

長空碧水飛孤鳫午日當空花正陰得意氣時當晚景一帆風送滿舟金

女命

前定易數　井　䷯

子　當門倚着朱扉望不顧狂風捲繡衣掣去半空飛或舞回思一笑又成悲

舉行步步傳塵語立計紛紛把淚脂風回依就無時處方許安閑享福基

寅　乃生繡幃中　迷塗情未通　安身修性正　得處使心聰

假饒時未遇　仍舊福無窮　鼠頭佳果秀　舉目換形容

辰　望斷江山景　前程去路難　雖然情自遠　還使意中慳

鳫過聲嘹嚦　魚遊幾往還　有名終就實　遇犬辰花顔

午　孤苦身非樂　初年未自由　當春人自喜　遇鼠必風流

檻畔花徒放　枝頭果不收　奈何風力動　平息始無憂

申　柳態足嬌身　金煙喜色新　故人提挈取　貴客整精神

堤畔情非樂　窻前徒自嚬　時來方發越　鼠犬遇新春

戌　生計成時用不輕前程有分稱心情萬事皆由天理定一身終自享安榮

綉幕工夫還可達朱扉智量喜尤清試問平生何所似龍蛇出穴福來迎

四字全　子　登樓望月　寅　秋堤楊柳　辰　涸井金鱗

午　殘花遇雨　申　牡丹芙蓉　戌　歸舟波平

郭璞數　陽局雙鳫雲中　一人重山一拳　福　貴人　文書　名

二山宮　百里有路雙川莫做疑一事蹺蹊忽然生疑事有分定喜欣欣

香亨榮好前程刑着力支持打睚向前幾回望斷隴頭雲幾度傷心洞裏

人幾度施恩抱虛說幾翻好事到眉嚬　一對鴛鴦驚失侶一雙鴻鴈飛

芳渚一生名利有無間一曲琵琶天上語　平生多學事無成伶俐惺惺

處動人甘苦數嘗諸世事間愁空自度青春　五六年中事不美破財破

祿尤來乙十分好處便生疑黃金到手渾如水　雁行好處不成行對對飛來天一方寂寞蘭房誰是侶重磨鸞鏡現清光　莫道謀生心竟（意）頻元來大器成持晚春回啟蟄一聲雷驚起數年貪睡眠　仙人圍棊數世事仙人一棊局黃金入手難拘束施恩幾度變成非要好十分生不足風清夢轉動關山月明夜半江南曲一聲雞唱兔回蟾滿堂桂影穿金屋

流年一人主謀望吉憂事起喜未為喜先憂有驚兩年氣數未為奇多是多非事睹疑財到手未皮石去得場歡喜惹場悲　謀望今年喜不常只憂家宅來輝光楊花飛雪人眉皺恐喜連綿人斷腸　他人事休去管恐相連說長短急急人速速大上川光燒漏屋雁聲嘹唳過天衢顛倒麻衣不忍哭　靜中星斗早禳祈保過今年始免非官府有言公莫去只宜守舊莫胡為

○

陰局　斷與前戊丙同

壬乙（鬼谷分定經）井卦　玉梳盤花格、白玉藏珍寶、靈沙隱碎金、異香安水際、方始見浮沉、遠飛雁千里、鴛鴦戲綠陰、信如花謝後、實子大中尋、滿屋來天雨、陰人隱舊情、豬中逢兔子、方始遂安寧、天晴　天成　天賜

此星照命為清風明月之星為昏迷朦朧之宿人命犯之藏櫬隱志思遠處深反覆鐵碁顛倒造化只宜過房離祖異姓就贅妻遲子晚妻是年高命硬保守到頭子若螟蛉庶出相倍到老述云豬羊逢兔子方始得身榮

康節前定數　玉藏墮石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末且喜天生屈己伸機謀際會遇青春天公不負凌雲志自有高人卓主成

男命

前定易數　升　䷭

丑　拙養江湖莫媿憂異時頭角出潛流雲程昂首應高遠泥窟成身獨可憂

鴻雁啾啾雙去遠鴛鴦對對喜波浮一身幸有高名主何慮他時事不同

卯　春來如暑不如秋堪笑人生不自由故計去時終不理新榮成處許無愁

鴛鴦莫道長為侶鴻雁歸時已失儔深悟此生知己少馬教捕鼠屈驊騮

巳　烜赫榮來已應枯人情多礬播當塗可怜未到東堂上已報斯人福有餘

二隻飛鴻天際別雙頭花朶檻前殂回頭問着家何處贏得持盃老故廬

未　側身東畔却成西借問前程道又迷自是利名成已少何言貴客不相携

依依柳岸飛殘絮啞啞孤鴻多自棲生理只教來復去不如高卧白雲齊

酉　幾翻入手幾翻猜艱險重重肯息肩肝膽直須探物外歲寒方見耐煩煎

一行去雁聲應失兩樹殘花果不鮮堪笑舟人太多咎撈魚未得早忘筌

亥　利祿來時豬馬前斯人何事意懸懸平生有巧鈞腸計翻被他人笑面穿

兩樹落花成果晚雙飛去雁別群喧書生志氣高天外爭柰前生福不全

女命

前定易數　困　䷮

丑　良人意重問嫦娥花貌因何怨恨多但見貴人同去處自知業障儘相磨

幽閨展轉身非穩綉幕低垂意若何晚來雲霽開明月一點虛心百事和

卯　終身自得生涯處不懼閑非閑是煎縱然未遇時人助不致災危苦苦纏

雙飛鴻雁來江渚對舞鸞凰向浦邊且問前程終吉事騎羊帶鹿定榮遷

巳　腰瓶斜插桂枝妍同坐仙宮取次看鼠至驀然登玉殿牛來平地作神仙

跨鳳終朝享榮貴乘龍得志快新鮮更見良駒榮遇處福祿雙全果又鮮

未　紅日山前欲影斜情懷方得脫沾嗟羊遇鼠宮無欠失患深意重必榮華

鴻雁啾啾回故里鴛鴦對對浴晴沙迨回不必多疑慮且自寬心去主家

酉　貴人來往幾徘徊不見花顏欲自回幽閨情情（性）虛空說綫綫心懷豁達開

堪笑英雄都古盡徒誇笑語實難猜也須時遇方榮貴若使貪求定見災

亥　玉顏花貌映朱唇衣祿重重近上人縱使奔馳無大難還須榮遇主終身

貴客同行歸粉閣縱懷揪豁步紅塵東君有意何須郤喜氣氳氳事事新

四字全　丑　披雲對日　卯　枯柳逢春　巳　歲寒松栢

未　漏網張鱗　酉　風飄楊柳　亥　岩上走馬

郭璞數

陽局心惆儻　性幾巧蹺蹊　事事雙親　有蹺蹊　出二山到底歷涉難歸千萬機關休得誇說孤滿園瓜子全收拾執傷心一對人間健一條雲路通一丈出外照一事急匆匆扁舟經過風波處推出中流遇順風一雁孤飛影落秋一重山過一山頭一生福祿如心願一段因緣惹盡愁　展轉尋思世道難許多家道自盤桓休嗟未遂平生志如在一重山外山　雁群只怕鷩寒早雖是成行不到老幾多心事暗思量只為孤星惹煩惱　生來心地大謀高重整門風苦日勞堂上更憂生不足老來戲罷醉陶陶　拆船造屋數一半心高一半姦崢嶸欲勝舊門閫傍觀做作都容易自覺施為反用難財祿休嫌未濟遇更憂親者見傷殘雖知家活重新整一水長流別遠灘　流年疊引惹州縣有出孝子謀貴一場悲恨破些財出宜利靜裏宜焚一炷香兼布陰功保壽康得意閑懷宜遠出一團和氣藹華堂　一場好事到勸君莫推托一段好青山困龍換頭角　一簇笙歌鬧華堂一門來戶一爐香一封文字青雲上一顆明珠掌上光　一件事疑心悄悄翻來覆去添煩惱暗中文字打交加只

為雷初不分曉　足不足一夜雨流深院莿少年門外望長空白雪滿堂
人滿屋謀望亨通福自催重山好事信音回吹嘘自得高人力喜見梅開
又獲財
陰局虎卧荒丘失却威幾年淹困未逢時直須變態成威勢露爪張牙未
是遲　為人巧相自機關勞心費力未得閑一點壽星高照處莫要珠淚
倚欄干　一段愁過一段舞琴調雅音聲楚楚華堂好笑惹愁多只因兒
女磨難苦　卿卿有祿不稱遂堂上歡聲自榮貴東籬好景夕陽西多少
閑心無着處　女流年一人磨鏡一人彈琴高山望日門內無心疑於秋
後又疑冬小小灾殃根五官上有一人人自垂白頭煩惱白頭翁
壬丙鬼谷分定經既濟卦　猿戲叢林格
柱倒人扶起　輪推仗匠圓　鴈飛沙塞遠　有意合天心
命有重榮貺　花開兩果鮮　馬頭逢見犬　牛首換弓弦
地遠三千里扁舟泊小溪貴人來舉用逢丑上天梯　天厨　天柱
天霞　此星照命乃遊懸之星犯之志性乃見遠機深難觸犯不喫虧易
嫌消不妄相不利東南得來西北貴人提携一段財物却有壽作事可然
面前背後多招不足迷云　名利成就何時晚　只恨初中運不通

康節前定數逢春接木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地遠三千里　舟停碧岸邊　貴人來舉荐　龍虎上青天
求十磨九難到今朝成敗勞心用力遂秀氣但知康且健晚年凡事喜堅牢
男命前定易數　既濟　三三
子
生涯一事不啻馨成破多勞意不寧志氣廓然超鼠子利名偶爾出龍程
鴛鴦浴水雙飛散鴻鴈悲風兩處鳴君壽始終猶不足尺頭匹幅短還輕
寅
無輝幽暗實堪嗟豬尾龍頭祿又加得業斯人困失馬嗟言往日事如麻
天邊嘹嚦飛鴻鴈檻外菲菲艷冶花機志莫將乘勢使臨時將恐壽無遐
辰
雞群丹鳳雲霄志冗雜幽人何足悲鹿入天門成業計人當地戶必迷衰
一雙鴻鴈各飛去兩樹桃花一果奇甘味歡從生苦蒂回頭何必怨親離
午
生平肝胆用高峯機志能為心未然羊子漸成財浩浩鼠兒終入福綿綿
鴛鴦戲劇情多合鴻鴈飛時各隊喧待得園林花爛熳不堪風雨暮春天
申
前程一段美園圃好似明蟾耀碧天銷鑠幾多憂意事收成無限稱心田
芳花開處果難實鴻鴈飛時侶必喧借問鼠蛇人去處風波難濟覆危川
戌
孤跡初來歷險艱前程須信有成身一生心事求多計須識懷疑好出塵
兩隻鴈兒分散去一枝花朵艷重新雪埋霜合群枝削方顯庭前老樹春

女命
前定易數　通　三三
子
艱勞曾越幾層山不假躋攀步履難縱饒便盡千般計如何能得一時閑
孤失重重離祖業愚頑處處改愁顏一生富貴無由見不若收心曲樹閑
寅
前程未遇貴人鄉且守孤幃度日長風光易去催人老時景蹉跎欲斷腸
果枝林札終身計鴻鵠難憑脫福昌思量得後渾如夢早早持齋禮楚王
辰
百花獨讓嶺頭梅嬌態偎香事裏栽春去冬來時未遇為知世事暗難猜
一雙蝴蝶空迴繞幾對遊蜂獨往來半至鼠窠方得地愁眉舊鎖一齊開
午
冠釵重整少年容穩步金蓮綠綉茸山前大貴來迎接心下詳思時運通
懸愁作禮傳消息榮顯無灾立異功鳳樓半捲珠簾靜遠望金釵錦帳中
申
經年半捲綉幃衣當面施卷心下思花容減盡少年貌美態嬌娆正得時
終竟歸安靜地遇犬雍容事可知福至自然衣祿厚安心穩步踐佳期
戌
收心守洞房　立己保時常　改圖當喜氣　重整都榮昌
牛馬時還遇　衣資在外鄉　東君相顧處　平地見安康
四字金　子　雷火行程　寅　秋葉飄風　辰　泥裏鳴琴
午　春後牡丹　申　寒螢放光　戌　枯枝生花

郭璞數　陽局一人立　一鴈　一日　一月　傘　貴人相扶有財
有祿盡祿盡福只要心足　兩个堂前人喜健一雙堂下彩衣斑鴻鴈一
雙天欲遠鴛鴦一對沼中間有分衣衫活雨露無情收拾舊江山　高人着
眼事堪為莫遣閑愁皺雙眉語到進時防石礙江橫阻處惜舟移　莫道
勞人未得閑機關運用幾曾安青春未到愁中喜到衰摩後事事難　堂
前尚有雲遮月對對歸鴻雲外隔自家卓立好門風穩在花開秋後白　龍
蛇變化在風雲水暖桃花二月春跳過禹門三級浪作霖為雨慰斯民
大冶鑄金敎鎔金大冶鎔成器幾度成模不容易鶴鳴聲高獨向枝鴈宿
蘆花不成侶狂風變豹在牛尾親愛是非招妬忌鳳樓月明照闌干此時
方得真滋味　流年一事跳跳自然生起榮華別是一家春改革規模氣
象新王勒金鞍嘶寶馬鳳啣書報玉樓人　忽有災疑動惆悵鴛人夢大
上一川來杜鵑聲裏閑　雙雙鴈字趁西風　財喜臨門福更濃從此亨衢
生喜氣前程榮顯自亨通
陰局　斷女命與前甲丙同
壬丁鬼谷分定經比卦　鴈宿蘆叢格　雲收月出天中淨雪壓松筠翠轉
堅雞叫牛逢聲未歇鴈樓蘆葦竟艱眠平生志氣無人識馬去羊來意向

便報道龍蛇消息好弓開箭發盡天年　天遊　天靜　天鎮　此星照
命不耐靜猶加被雲遮鏡成塵土如甜瓜香從辛苦裏來甜向苦中生六
親如冰炭兄弟若流波在家煩惱大出外笑顏多只宜出外求財不利在
家作活分憂人少吞食人多之命述云
自有根基在　何勞事不成
康節前定數雪壓梅梢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途樹桃花放　狂風徹夜吹　春殘留幾朵　偷却半枝歸
未鑿石求金費琢磨繞遠源處迍蹉跎嶮阻風沙皆過盡前程顯達利名多

男命

前定易數　比　䷇

丑
維持家政籍君扶正是剛腸大丈夫自是命中多坎坷爭知日後定紅朱
兄兄必許君成就鴈侶總教自遠踈更問後來榮辱理持盃消遣老身軀

卯
採機用智不辭勞天賦聰明在爾曹道塞足疲須忽就功成名遂不爲遥
一行去鴈飛何遠兩朵鮮花色不牢待得兔蛇歸去後水平蕎地起波濤

巳
倜儻怜君志　危災早歲逢　家聲差未振　兎穴喜方濃
問鴈多中少　花枝艷處空　龍蛇來往日　門第有豐隆

海際無涯萬里岑蓬萊方丈古同今鴈群悲斷衡陽浦雙篤交哀歲月侵

未
蛇鼠宮中遇喜色名利一逢幽谿心君家試問歸身計碧水青山興未深

酉
秋月遇雲開　望圓逢美才　仁人中得路　巧業信奇哉
鴈陣聲喧遠　鴛幃美粉腮　慈還斯難脫　好笑福重來

亥
冷落君陰厭　否中須泰來　利名隨兔尾　織害逐猴腮
有鴈分飛遠　逢花擬兩開　貴人相引處　如意樂高臺

女命

前定易數　否　䷋

丑
早棄舊家風　須當離先祖　雖然衣祿榮　不免多辛苦
未見果垂枝　低心侍夫主　比和尤可安　福至當榮取

卯
好事被多磨　身心勞若何　不知時事變　惟日受奔波
自悵孤遺早　深思悲難多　龍來爲好處　依舊足歡和

巳
一段風流事　令遭枉理虧　若逢雲外客　不致苦乖違
魚被冰相濺　鶯嫌柳眊迷　不知尊路去　安得免災危

未
獨守孤幃裏　誰知玉淚垂　有君君不遇　落果果稀奇
桂魄當空照　魚兒出沼窺　前程衣祿足　立志守良時

酉
變化機謀重　金籍好梯媒　清涼風拂面　漸覺笑容開
鴻鴈歸心遠　鴛鴦得意回　衣祿知歸晚　俄逢七寶堆
春光蕩漾休虛度操畧剛强智更明淹淹未稱勞心早得得還須晚歲榮

亥
生享高樓身始穩因緣有福果芳馨莫言前事蹉跎了總遇賢君使太平

四字金　丑　積雪成山　卯　更殘望月　巳　月宮捉兔
未　梅花雪月　酉　日影穿簾　亥　危樓望月

郭璞數　陽局刑　父母　兄弟　晝雲中拳　一貴人護爾身
乾坤半嶺白雲閑鴈入蘆花白雪闊翡翠衾寒楊柳雨雙雙利祿自回還
斜月半邊光平生姓杳功名還有分姓字十年揚　蜘蛛結網傷連
雨費盡心機又再張　平生磊落性玲瓏作事機關件件通和氣襲人春
滿面把家營業有成功　雙親可惜無緣守骨肉早年難保守雙雙鴈字
別秋風再整琵琶重換酒　整換門庭別一家春風桃李自開花前程好
處知無限一段山川景更佳　負重登山數初無運智苦難施竭力為人
是雙非負重登山辛苦恨做成家道未光輝尊卑親誼如冰炭嗣息妻宮
亦要遲自是身中多進退蛇龍相會脫愁疑　流年憂不成謀不遂在家
逆財散利宜守舊莫更新宜忍耐事驚人睚兩年勝如今　行年氣數勝
常年祿健紛紛馬走前雙燕呢喃傳好信一池清水綻紅蓮　得意秋風
一躍高嘻嘻談笑出蓬蒿文書重貴當重棒角畔逢牛掛一刀　福從天外
降財在地邊來出外還無阻聲名百里聞　三春防財走文書淺分曉
君宜謹慎過今年鬧是鬧非莫向前石共皮邊財殺應家人鬧閃大三烟
文書分曉不宜遲事到交前了不了只宜忍耐不當爲杜鵑聲裏犬雙口
逢年氣數尚淹留謀事當成未見周着意向前成又敗到頭辛苦費機
思成愁事多變怕外人莫和勸　斷女命與前甲戌同
謀

壬戌　鬼谷分定經塞外金玉滿堂格江邊鴈陣聲聲遠孤隻飛來野岸中
金玉滿堂誰得意一枝花放暗香通春來滿苑花芬馥百歲枝頭一點紅
借問馬頭消息好前來蛇上必成功遇午登雲路逢牛度險境命逢雞犬
上平步上雲梯　天寶　天圭　天財　此星照命氣大心慈剛性志廣
閑管翻成不足不平處須要閉言好處成悲恩中生怨六親冰炭兄弟無
緣好事多磨弄巧成拙述云
從前多少關心事　五九總交事業新
康節前定數金馬玉堂格塞空鴈陣雙雙過孤隻飛飛晚岸中金馬玉堂
雖可立一枝花發一枝空青春滿地紛紛綠百歲臨梢半朵紅借問馬頭

消息好箭樸中庭必回于
中見安登雲路　逢騰蹶險橋　命逢雖與大　平步上青霄
末命逢吉雅福神臨只見初年不稱心　中歲可求名與利晚年多壽與多金

男命前定易數　蹇　三三

子　高臨情懷氣較鍾　洞觀萬里秀心胸　利名到處休嫌薄　人事來時莫恨叢
鴈叫碧空休望鴈　紅芳上苑又逢紅　平生此理多來往　赤馬群中路又通
寅　塞空鴈陣雙雙過　孤隻飛來野岸中　得意直須逢犬馬　揚名終是到牛宮
園林且遂優游志　欄檻空閑爛熳紅　晚景忽逢羊路險　遇來成主馬前功
生涯多忐緒　得失在天時　馬首榮名利　猴頭度險危
辰　鴈兒聲漸遠　鶯侶又何之　自有清閑地　安身晚更奇
羡子營生異　何須變祖基　起家山際樂　得意馬前嬉
午　聲叫空中鴈　花侵水畔枝　平生情不薄　喜處卻成悲
申　平生志氣嘆蹉跎　且遂悠悠歲月過　一旦仁風歸馬首　自然營業得人和
分飛兩鴈寒成伴　爛熳雙花意自多　象慈怜君能克己　時時贏得醉中歌
戌　青春氣象優　何事卻惟愁　赤馬情方稱　青牖名利枝
鴈聲飛自遠　花朵捷相留　如逃羊腳險　重喜發牛頭

女命
前定易數　萃　三三

子　役役塵勞事漸通區區凡生繡幃中堂前莫望多情客心下休思得力翁
梁燕呢喃留意語林鶯寂寞厭花紅到底衣多財多分定尋君隨分入西宮
寅　一軸情書付與離燈前覽罷自稱奇守得木邊多義子方知戶內有心思
鏡遇黃龍難顯遂若逢白犬少威儀黃金房內優遊步早晚成家立福基
辰　左邊成業右邊失爭奈時乖事未全西北清閑心未歇東南更變漸團圓
畫梁歸燕留消息深院殘花果不鮮可恨此身無穩處幽窗空對月嬋娟
午　從前情性不能寬更遇微灾儘自前早遇秉君消息穩終須果結向枝懸
鴛鴦情合多和美魚鴈相同各隊咥出戶便逢妍媚景方知身在暮春天
申　平生膽大志高強貴客相邀入故鄉羊首施成木祿足猴兒必遍桂枝香
白玉堂前人必樂黃金屋內月生光前程自有生涯在無慮灾危入洞房
戌　朱輪慢碾入王宮堪羡時來祿早通花貌含羞難散慢休昏不展少年容
絲管聲音情意美笙歌語話樂融融誰信前程有如此命裏遭逢定不空

四字金　子　鴈宿監田　寅　沙地栽葵　辰　蠙屋安眠
午　林裏鳴琴　申　月照寒潭　戌　良馬陷泥

郭璞數　陽局事事問中忙有多事尋起來生瘡刑財一堆錢差排點檢
有多般鴨子皮周尋縫看　一屋儘好榮華成家刑多少六親命裏無
緣妻與子尚難有出看二山據機關徹得就缺門限祿白底銜花天仙送
食田成也有破也有遂家從成白手夕陽無限好可惜近黃昏　雲滿乾
坤不見天水連沙塞鴈雙飛一生家事擔當重一段孤刑也是緣　剗除
芳塞費工夫一屋親情有若無滿徑春風綻桃李下稍當貴百年妖　徹
得驚人事幾場雙拳自奮獨承當規模弘遠誠堪羡力辦心堅未易量
過得中濤船反覆每狀波浪生榮祿孤舟短棹費支吾莫怨如今眉尚蹙
不求名利也榮華恩愛交游總是花心事無愁言不盡孤燈斜月照窓
紗　滄江飛航數手段撩彝弄虎鬚親經龍穴探驪珠親情傷損須當忍
無分融和樂有餘險阻艱難都歷過幾翻風浪幾翻覆直待中年風景好
春風桃李在桑榆　流年驚一驚腳手可驚人憂一憂事嘆可休休　事
事無腳難捉摸忽有一場應梅子黃時兩悲喜疑未成傷春閒杜宇　羊
猴公言豬雞口嘴若得便宜便好收起　門外事不美堂前人欠眠　十丑
女掩面日暮景淒然　限數今年雖有財營謀著力自和諧家人瞻脉宜
祈福免得陰人小口灾　蒲柳醮醉綠楊芙花高照水禽忙他人閒事君

休管靜處燒香免禍殃
陰局數逢利祿好難言自是前生女狀元心巧性靈非俗比形端貌正自
天然　經勞自手便成家耐得辛勤度歲華運數未齊休懊恨前程自有
好生涯　一場無事一場憂滿樹花開景易休劉阮難逢為伴侶玉山碶
裏早回頭　雙山一厄片雲蔽月馬過危橋車來湊缺　燒炷香早修積
可將好事作津梁但願陰功重救護免教行客見恓惶　女流年調脂傅
粉本無心聽外花開夜雨淋鸞鏡拂開人失伴教人無奈更沉吟　見喜
不喜無灾有灾但憑陰德免有悲哀
壬乙鬼谷分定經中爭卦鴈度衡陽格海闊無涯萬里深蓬萊仙島在其
中鴈聲晴度衡陽遠鶯侶雙雙逐晚風月到更闌天練淨秋風颯颯樹頭
空君家若問歸身計蛇到龍宮事業隆箭發從空下龍蛇必換宮貴人相
接引方始見亨通　天波　天誣　天快　此星照命能粧點會施為主
志孤高見識遠大作事無私斷曲理直有能三思而行之卻不鹵莽口直
招人怪喜得命中有救神述云
生來作事臨危處　卻得官刑不犯凶
康節前定數海際乘舟格海際無邊萬里源蓬萊仙境古今聞群鴻翼斷

衡陽浦獨立高堂用碎心　月到夜闌天漸碧日移山影樹方陰君家借問
歸年計花落園中莎草侵
中外箭家中發　龍蛇必換弓　貴人來引路　方見始還終
末沙裏淘金寶漸成前程活計轉思尋　誰知春晚桑榆景鶴上青霄透碧雲

男命

前定易數　也　三三

丑斯人恰似天邊月缺處仍前漸漸明　若使身臨龍虎窟便宜家計利名成
鴈飛三隻聲何遠花折雙枝勢未憑　莫要此生多雅趣宜將高致慕能程
卯雅量怜君透岳高何如蘭蕙出蓬蒿忽然羊馬相充着合使利名歸爾曹
鴻鴈飛聲何寂寂鴛鴦交頸擾滔滔　更期龍虎飛騰日無限懽娛氣寵嬌
巳怜君處已不叨榮名利年中漸漸成　日往月來濡滯脫家和自理欲昇平
空中鴻鴈飛聲杳池內鴛鴦密契情　更看龍蛇相會處喧轟一段事非輕
未雲飛月色中天靜雨過松篁色轉深　雞叫水邊春未歇鴈歸蘆畔跡難尋
平生氣量如珠玉馬去羊來興滿襟　問道龍蛇消息近始知一箭中紅心
酉散盡浮雲月正明斯人方始覺身輕　馬牛會處須逢利猴鼠逢中郎遂名
分散鴈飛三隻遠和鳴鴈侶兩邊情　休將生計榮剛志看取寧馨立異聲

亥聞君蘊積幾時開寧耐身心落草萊羊馬會時聲譽別虎龍交處利名回
飛鳴鴻鴈空中見艶色花枝檻畔衰若也无難災難脫白頭逢喜更奇哉

女命

前定易數　無妄　三三

丑覩眷跡凋不可憑身依山外自求成　遠望高峯雖意切不知賢貴若為情
一鶴騫然來報喜雙鶯鬧處轉新聲　許我年來當遇貴終須高顯得身榮
卯龍虎來時道必行年過時往事還成　造化不教成拙計立身終有福來亨
花落花殘難結果雲還仙桂暗傳聲　且喜晚年多喜氣東君留意木欣榮
巳良田萬頃足隨身幸遇榮華雲外人　綉幕優游安穩處玉堂和氣喜重身
鸞鳳來時榮顯立鴛鴦浴水整衣新　鼠羊必自歸金寶取意隨心度幾春
未冬雪飄飄積大寒推窻窺覰覺心酸　情知冷落孤燈下意在憂疑眉自攢
一雙山鵲閙關語幾陣寒鴉過遠山　莫嘆此生多困苦若能放下亦須寬
酉艱辛立計傷心處孤絕親蹤魂夢飛　秋深歸燕無消息夜靜寒蛩分外悲
收拾衣資求鼠子破除憂慮問猴兒　借問晚年歸計事不如改志作師尼
亥生計須憑虎子成無憂無慮及吾身　區區立業須當改悶悶為心不可陳
若遇貴人回首顧必須穩步立前程　枝頭一果隨時結晚福來時自免迍

四字金　丑　缺月重圓　卯　雲開望月　巳　登樓賞月
未　腰錢騎鶴　酉　枯蓮得露　亥　浮萍水閣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壬申同

陰局玉容窈窕到薇花幹運施為別一家情懶心閑多計較門閙喜色永
堪誇　鷗鷺鶯影分南北且是五行帶刑尅孤星入命難主財一重
險過方可說　庭前培植一枝蘭待取清香滿院開大器元來成就晚榮
華又看綠衣斑　一重喜後一眉顰只因閑事暗傷心花鈿滿地無人掃
整頓容儀理玉琴　女流年一年四季福來臻度鵲門庭百事亨月桂一
枝今在手墻桃相映百花鮮文書進上大榮貴子位呂陰添喜氣只愁秋
後有些疑　生上有人人似醉　訟喜哭悲女人凡小口　出身有憂口舌事
多田土破財

壬庚鬼谷分定經節卦換骨成仙容格四海為家未是家西山儘可作生
涯天邊鴈叫思南北池沼鴛鴦獨戲沙邊樹花芳三五朵秋殘將落一枝
花終知志在逍遥外欲到蓬萊度歲華　說着文君信君常省是非要知財
祿盛遇鼠自相宜　天煞　天年　天越　此星照命立業早勞心早刑
殺重退神多離青破肉斬指截髮可免刑獄只得退神在命若向松軒竹
檻作一个清閑瀟洒之人量為得地若在塵勞中末區區碌碌不能遂心
述云　平生多志氣　晚景自逍遥

康節前定數　蒲桃架樓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枯木逢春晚　乘槎過海門　龍蛇逢馬首　獨步到崑崙
末青龍得水可相依變禍為祥理固宜事際自來能受福安閑享用正當時

男命前定易數　節　三三

子衣冠顯異出群家爭奈憂煩鎖兩眉喜事重重時待鼠光華燁燁事成龍
群飛鴻鴈兩三隻開發花枝一二紅堪笑立身微至着善謀猶不與人同
寅幽谷鶯遷喬木叢巧音高轉鬧東風春歸園苑花飛謝心掛機權事合同
兩隻鴛鴦飛上下一雙鴻鴈各西東生涯混俗終蘇禍只好眠雲聽鼓鍾
辰細水長流總赴東幾回枯涸又波洪人緣被禍憂逢犬生計成時喜見龍
兩雙飛鴻悲失侶一枝花朵又舒紅莫言變化伊無鮮爭柰時人無始終
午貿祿知事未為多遇福還成禍折磨猴首正宜施手腳龍頭依舊藉刀戈
飛鴻陣陣成孤隻紫燕雙雙壘舊窠些少甘甜從苦得皇皇汲汲不須呵
申知事多籌慮又深祿來猶似木堪任猪頭始覺人無慮龍尾須知利可臨
一陣皆飛忘侶鴈五音空撥絕絃琴紅爐煅煉堅精物銷鑠無成似薄金

戊 回頭莫莫家懷事獨奮傍無强底親 欲識綠雲巖上趣待更舊業充宮身
雙飛鴈侶孤群去一樹花梢兩果春 依訝生涯有蕭瑟怜君成得是辛勤

女命

前定易數 兌 ䷹

子 心機費盡業重新涉水登山失故親 一生孤苦何時脫有事紛紜空度春
情懷悶悶聊閑適恩愛來遲未遇人 自惜年華還易失每思為計離埃塵

寅 富貴前緣今已定生平立計自精勤 終必有人同助力自然成業不勞心
雙雙鸂鶒遊溪畔兩兩鴛鴦傍浦濱 更得鼠羊來問我安心享用福重新

辰 在家無事多遭謗穩坐幽閨也惹非 平生鯁直渾如舊立計堅高未遇時
良人在鼠須成就故里逢牛必敗衰 時充侶箭相催去老却朱顏問阿誰

午 來馬過橋經險峻問人適願覺辛勤 問君為事何遲晚亦令圖謀畢適人
奈何時未逢知識可惜情新意轉新 且待羊雞歸徑後自然立計儘精神

申
立計甚多憂 愁懷不自由 禍消終一吉 福至即清幽
無後情難樂 花殘果不收 安心當守節 萬事莫貪求

戌
志氣立英雄 機謀萬事通 待逢龍虎會 終遇少年翁
綠水魚同樂 清風鴈失蹤 前程亨泰事 計業儘豐隆

四字金 子 潮平鴛浪 寅 春鶯出谷 辰 遇井金鱗
午 桂竹引泉 申 鑿井無泉 戌 晉多逢日

郭璞數 陽局黃花晚景下梢滋味別 性急經營計較事有一變人冷看
田多變鴈 一車雲中 尺丈吾自由 經經營不日而成若問此限大貴
精神 能計較爭人大鈔 一堆錢三田三山墳墓前面好非滌草問榮
華須限到 一對堂前人不圓一對征鴻字不辦一對金魚尋不見一對
鴛鴦信少緣 風波經過幾多般往事渾如一夢間見說暮春風景好
梅花宜向雪中看 生來總被利名牽費盡精神結得緣性巧心靈機變
客惺惺伶俐惹憂煎 可惜堂前人失伴臨春四季青無換鴈行兩兩怕
分飛忌對秋花腸暗斷 芝蘭早秀不禁霜移得嬌桃晚景香回首蘭房
人寂寂故園愁見草秋黃 寒谷梅花數黃金百煉方成寶紫芝豈是尋常
草須然大廈與高堂咸然惺惺又煩惱 西風吹盡鴈離群丹桂月中花不
老鶴立青松未敢休雪裏梅花香更早 流年哭泣災 晴破財 血光
事可笑可怪為小失大一事去一事來 防去失更防財田馬湊危橋步不
不落花流水恨綿綿家人冷笑誰先醉門外傷心恨疊連 今年氣數
涉艱難浪湧扁舟上急灘損過財分人不覺皺皺憔悴損朱顏 喜不喜
憂不莫垂楊樹上生桃李春蘭閑閑火三烟一事去來田土忌 啾唧憂
生堂上人惹君父子暗傷心鸞臺不覺塵生鏡早早修禳免禍侵 蒲酒
嘻嘻喜氣生秋風蘭蕙見掀騰玉梅折取春消息重覩長空月再圓 高
人暗裏為吹噓到事逢人說事宜靜裏不求財自至文書東北又為奇
江夏彭城說事好音一財一喜萬事如心
陰局 生來為性自和平量窄心焦不受驚照得家山風景好有財有福善
支撐 一鴈孤飛防不足惺惺反自生勞碌數交中限便掀騰子貴夫榮
人享福 吉星臨命福非常跳過雙山看一場前程數好多成就地上流
錢果滿倉 一身千百事件件關心慮曉了會丈吾儘即榮華處 女流
年扁舟浪裏暗支撐雪擁藍關語錯尋杜宇怨春春去速榴花照眼為傷
情 洞房無意鏡生塵淚濕香腮不見
人牛女登高愁八九桃花樹上柳枝新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一

命

諸家星命百三十三

壬辛鬼谷分定經夬卦　鴈陣橫空格　天高地迥難憑尺有志堪宜生羽翼鴈陣橫空各自飛覔鴻江上應孤隻要知花果深蹤跡花落枝頭俱散遠向雲深處好安身護自經營勞苦力貪狼　王簡　天喜　此星照命孤高獨立衆性聰明分憂人少趂閙人多廣招是非於人不足好事多磨閙中不靜惡處成活貴人在命空得奔波衣祿有分人事未知一生凡事勞心費力便是這箇命中所注述云　孤舟無檣棹　大海遇風波

康節前定數　金烏垂照格　天高不是加丈人有志宜謀坐羽翼鴈陣橫空各自飛秋鴻江上應孤隻有花一果過消息無枝無葉寄蹤跡雲中片屋住其家獨奮剛強費心力

中哉着教君笑　時時見是非　樽前莫飲酒　遇鼠自相宜

未初限進退未催折無事清高却出群天外有梯何足慮成身須遇紫緋人

男命前定易數　夬　三

丑　雲中片屋宜君處險裏安身智自高剛志立時君利衆人情和處是非饒

塞鴻遠陣揚風烈鶯侶離飛為力勞若論芳園堪倚處經霜耐雪一枝守

卯　智鈎心距提勞神却喜中年脫離塵有祿有財家自足雍兄和弟事重新

面朋面友懶追逐結髮通心擬可親更若操心留禮義鵬乘千里號仁人

巳　是非窟裏奮雙拳剛健謀猷事兩全莫訝中年心未快須知他日祿宜遷

空中三鴈各飛遠池內雙鴛意漸睽若解知機心退早安榮甜樂享高年

未　虎興雨翼可峥嵘繞遇風雲智自生用盡心機當晚歲做來活計勝前榮

風吹鴈字何踪跡雨洒花枝謾稱情莫道鎡基安似石須防失手有欹傾

酉　勞力勞心幾許難儘疑計拙處人懷饒逢鼠馬回心日便是高人得意間

天外旋鴻三隻遠檻前花果兩枝閑門庭若也存雙果輕似秋毫重似山

亥　與君立業事難憑自把心機整頓成龍虎群中方立事鼠蛇窟裏好揚名

排空三鴈聲聲遠傍檻雙花朶朶傾莫訝門闌無秀氣竚看揚譽在寧馨

女命

前定易數　復　三三

丑　花謝庭前果未全君歸失戶氣相連若奔他鄉財定失更無根藉在樓前

交頸鴛鴦情分喜旋恐鸞鳳自團圓鼠去虎來無應忍寧心享用取安然

卯　役已多因厄難人回心遮莫惹風塵放下一時安受制免尋有事費精神

綉幙低垂身必穩幽閨寂寞事諧新兩兩飛鴻陽山去寅中終遇一賢君

巳　立計孳勤事業成初年每望幾時榮逢牛得遇賢君合見鼠方當福祿迎

庭前黃葉無人掃檻外飛鶯睍睆聲且問前程當久際東君留意喜重亨

未　喜氣重重入戶新更逢心巧性超群侍貴終須逢吉耗孤身行守必宂迷

鴛鴦交頸施恩重蛺蝶翩翻粉翅輕龍蛇變化成家計不用憂疑自脫塵

酉　困伴孤窗夢未醒忽聞鴈叫報秋聲慈我舊時情意動得君近日結新盟

堪嘆春光容易老未知林木幾時榮且看猴兒來春戀不應虛度誤平生

亥　水面金魚徒自樂人來觀處影無蹤重山重水家何在衣袂飄飄適逐風

羊犬歸時財有泰龍蛇成立必盈豐辰轉細思如一夢前程再立始無凶

四字金　丑　一箭穿雲　卯　稔歲倉箱　巳　牛眠春草

未　石上栽蓮　酉　風清月白　亥　菊綻東籬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庚辛同　斷女命與前丙乙同

壬壬鬼谷分定經坎卦　池沼遊魚格　生計如魚戲水池臨危涉險亦無危鴻飛天上無消息必竟傷心意緒悲青草池塘鴛鴦失洞庭湖上客船稀如君箭發龍蛟地莫怨如今未得時春來又復秋如水向東流若問安閑日重山好牧牛　天暗　天器　天庚　此星照命難為父母祖業可留兄弟宜遠妻室難求清閑消洒自在優游一翻事作兩翻做一重煩惱一重憂高人舉用（小輩）啾唧述云

自有貴人相舉薦　何須回首夕陽樓

康節前定數　池沼戲魚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生計如林春又秋百川水泛徒東流終身必在安然地好把重山與牧牛

未前程作事多翻補幾度生涯費力成骨肉祖親難倚仗孤權立獨自經營

男命前定易數　坎　三三

子　擬把生涯付兩山不期財利自相便更將志氣來時用毓作危疑惱破顏

庭下芳花墜結果天邊孤鴈去無還鼠蛇欲決行藏事回首湘江淚竹班

寅　從前積善達今日猶自吁嗟不遇時幸得東君輕借力過來枯木盡生枝

鴈群隻隻離山去花謝雙雙結果垂遇得危危蛇鼠地不為奇處也為奇

辰　丹梯雲路家榮顯為報斯人不必臨巢窟是非雖日積前程生計且留心

鴈行未必群居久花朶雖開色不禁若問根基必如此不如向善止山林

午　擬看花木滿山紅特被天工特地風情意豁然無躑躅此身漸欲達亨通

征鴻別去迷天際飛燕成巢在木中雞鼠嘴頭微有咎豬龍窠裏異形容

申前程去路如天遠人意行時是白雲舉足偶然離險阻成身終是有玄纏
花園春去難成艷鴈為秋來易別群借問百年人事異利名消息為君分
戌前後高低不足論宜將身計兩邊存半羊一路荊榛地猶允兩年歡慶門
鴈字天邊空嚦嚦花枝庭下落紛紛若解棲身居物外操持權舉四方聞

女命

前定易數　離　䷝

子情懷慷慨立鎡基做就榮華儘自奇春水魚遊情必樂明月輝殘影更微
梁燕呢喃尋故侶林鶯睍睆喚離光時來遇貴無多日羊至昂依鑿鶴機
寅半空鴻鴈自南飛嘹嚦哀聲惹舊愁幽（閒）兀坐心孤苦朱戶微開戲翠眉
若使馬頭相遇處須當財食發良時東君必竟終留意但自安心守繡幃
辰青雲皎潔月團欒人事歡娛心自寬朱顏不改舊時美粉黛難同愁淚瀉
雞唱一聲消息好鶯吟百轉意闌珊鼠來吉兆依然至繡幙低垂日飽飧
午粉態嬌羞未見功欲逢大貴鼠牛中金枝桂放偎明月玉蘂花芳阻亂風
燕雀空飛分上下驚鳳（鳳）兩隻各西東生涯只在徹逢穩莫嘆當來孤守蹤
申奈何分定在山前山嶺危危度履難身心不穩遭多難緣業徘徊隔片山
風排鴈陣穿雲去雨打花枝點石斑與其飄泊長如此不若留心雲水間

戌昔新不改舊時容得貴相扶繡幙中情性雍容無大患身心和氣有新工
朱簾半捲團團月繡扇輕搖駘蕩風徘徊故里家何在指點前山勢氣雄

四字金　子　磨硯作鏡　寅　春日枯枝　辰　坐井觀天
午　盤葵向日　申　旱田桔槔　戌　鳳出逢鸞

郭璞數　陽局一鴈飛　井中生蓮　一屋倒莫愁恨貴丈吾財上一鼠
耗事了不了沒分晚刑妻不足一爐香　昨夜秋天過鴈稀堂前秋月照
輝輝池塘秋雨驚鷗鷺蜻節難逢菊滿枝　一語各西東一堂香篆空一
衣重著起一語別匆匆　一笑為誰惆悵去回頭花柳自春風平生不享
祖宗福任有財糧心勞祿獨自支吾力有餘異日橫財金滿屋　可惜生
來命帶刑別離南北弟和兄思量幾度傷心處片片浮雲蔽月明　早年
莫嘆無謀遇自有高人青眼顧多少榮華在後頭青雲萬里登奇路　走
馬着鞭數秋風吹盡鴈離群不見根苗各苦辛鶴唳氣高傷絕直鴛行親
眷不成倫珠珠滿屋成還破雨露榮華自有因玉佩金魚人著力豈知容
易一犂春　流年一人立　事可笑可怪緊要一場弄秋裏開一場喜秋
懷夢一場憂意啾啾謀事生憂老空生惆悵怕皺眉樣意向茫茫未有涯
月方明處被雲遮橋危馬病無舟楫回首斜陽山外斜　楊花落處雪霏

霏喜後憂先慘子規啼盡青錢人冷落磨心磨腹皺雙眉　福來為事自
然貴當入梅花還得地只防喜處變成憂鬚老桑空垂別淚　一事兩人
扛一契為田庄事未宜忍來免得寫今將　人財却有富昌言　公風事務
忍千連反覆句加大審牽縲絏自家防叱咀笑談鬼賊暗相煎
陰局五行安穩會諧和更喜星辰一向多莫道繁華未如意到頭快活任
高歌　生來伶俐心了了快性心機多解曉春風桃李花開夜家事紛紛
蜂蝶遶　半悶半喜半悲憂做个根基在後頭只是數傷刑剋重大宮
一段鎖眉愁　一鱗走一珠黑春蘭葉嫩難禁雪芙蓉開處映黃花晚
景下梢滋味別　女流年去年煩惱過今年春信愁聞夏信傳大動三烟
榴菊節鴈行雙口大聲連　一珠掌上被壓欺嫩笋風摧意慘悽愁鴈聲
聞人悶悶梅花伴月眠深閨　喜去憂來事兩途憂成真實喜成虛忍恨
花開無限事夢中收得夢中書
山災　生事　麻衣　鴉聲　鵲　喜　破財　賊　病　山下
〇壬癸鬼谷分定經纂卦　花柳同榮枯　萬里關山東復西後前事業是
成非蘆叢鴈別雙雙遠雨打鴛鴦兩處飛綠樹春花數朵秋深葉脫獨
存枝知君貴在君且下只恐天年又不齊遇丙兩相宜庚年恐是非遠山

逢虎日龍到更為奇　天笑　天卯　天颷　此星照命五行安穩四柱
堅牢基業見成一呼百諾君傳聞里德譽鄉關此（命）憂中有喜喜處戚悲
遲神重重財物來如驟雨去侶流沙正是花巧得來花巧去散時容易聚
時難迷云　哀哀生涯鬧未得　區區享福晚年閒
康節前定數　柳岸栽桃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年生遇丙多相稱每見庚危及水刑虎志遠山威自勇龍兒踏海喜光新
末祿祿身勤破與成關山險難喜無驚今遇貴人添力祐命逢得泰晚通亨

男命前定易數　蹇　䷦

身心多未定　時至却安然　幸處憂中樂　榮因善處遷
丑鴛鴦成聚散　鴻鴈不成群　遇丙多相稱　逢庚更可憐
卯萬里鄉關東又西從來到老奮身馳蘆花過鴈雙雙遠雨打鴛鴦兩兩飛
虎戀遠山威自勇龍歸滄海意相隨終身計在榮高地只恐天涯未遇時
巳伶君情性不驕奢天使功名付爾誇丙旺庚衰如得脫龍吟虎嘯自榮華
鴛鴦今處心難却鴻鴈聲頻意自除此理若能明到底跳凡日月地仙家
未鄉關萬里覆東西浩浩生涯心奮馳撞着丙庚情緒悅相投猴狗利名奇
蘆花過鴈聲聲遠冒雨鴛鴦隻隻飛若解高超雲物外震風凌雨免傾危

酉

鄉關雖萬里　南北奮心馳　利名總遇也　心意亦周之

鴈別蘆花遠　花逢果苑遲　見庚多險難　遇丙却真奇

亥

氣象誠仍靜　機關詩應多　也知名利好　爭奈運蹉跎

遇丙方相稱　逢庚蹇又過　鴈跡鴛侶濤　歌笑老東坡

女命

前定易數　師　䷆

丑

春風駘蕩拂羅衣　和氣都歸歡笑時　朱門得意無憂慮　綉幕安心少禍衰

鼠頭自有成人美　牛尾依然晚福隨　身心和順家當立　更遇英雄權柱兒

卯

心事事難測　收來放去閒　免歸如拾得　猴會却開顏

秋老鴻應遠　春歸蝶子還　情懷雖廣大　唯恐不安閑

巳

堪笑多榮辱　生來老百般　雖逢龍虎變　爭奈鼠業難

情意人俱憫　心懷君自慳　安心塵垢裏　方得免衰殘

未

離身出外居　資財多定無　縱饒榮且貴　不免破還孤

雙燕尋婆語　孤鸞求友呼　但教逢晚景　却得貴人扶

酉

百事不遭迍　平生最出群　操累能更變　身心福侍名

暢懷多喜悅　滿意旺夫門　為家成俊效　終必策高勳

亥

性理人難測　心安動靜稀　門庭多顯耀　夫主必瑰琦

富貴當今日　歡娛異昔時　全身衣祿厚　未意更慈悲

四字金

丑　掘藏逢金　卯　龍盤虎伏　巳　冰玉清潔

未　出岫雲開　酉　雨裏浮萍　亥　盤裏芙蓉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壬戌同

陰局生來性優識機謀不覺翻成強出頭幾度醉筵驚夢覺月移花影上西樓　氣識清高還異衆車立把家有權用多謀多計會文吾到底有緣還福重　關心家事暗思惟龍蛇相會免傷難雨歲風光終結果他年貴子步天墀　女流年道泰今年氣象新花開日暖關精神蘭房瑞氣尤清爽鸞鏡相逢鏡裏人梅子垂黃苗綻蘿堂中女子會佳期欣欣牛女逢人笑自嘆他人有別離　三人謀　憂喜　老人哭　水驚　怪異

○癸甲鬼谷分定經顯卦　月華秋夜格　雙雙鴻鴈飛霄漢獨對秋光月更明煙霧橫千里遠行人猶聽馬嘶聲名成利就還中末早歲奔馳事未成更問年來誰是伴兒男東畔向西傾橋水却難逢關山兩樹紅騎牛逢遠路必遇主人公　天晦　天龍　天哭　此星照命為人豁達稟性聰明不耐靜要尋頭會撐持能就省兒女有不得力錢米不能周急樂處

未能樂憂中却有歡作事躊躇多思慮凶事不凶凶中却有救神康節前定數月華寶玉格　塞空鴈陣歸清漢獨對秋江月下明煙霧迷空千里遠行人獨聽馬嘶聲榮財積帛興中末初主區區更不成試問老來誰是主隔花兩岸兩青紅

中水畔橋邊不易逢隔花兩岸景青紅騎龍漸漸登雲路鼠過中年遇主翁末氣宇崢嶸志未伸頗有寅緣晚始成每到憂中還有救作箇清閑快活人

男命

前定易數　頤　䷚

子

前程必遇公侯貴　正值高臺是福基　莫謂青松傲霜雪　還知脩竹耐操持

鴻飛江上斜孤影　花發庭山綻兩枝　道至人和非我力　楊花飛起馬蹄隨

寅

獨化衣冠易舊塵　過橋朱紫贈青書　雖言子美非為美　料想相如未必如

江外鴈飛三隻遠　檻前花放兩枝踈　挺身終在功高地　更訓兒孫樂故居

辰

秋菊春蘭興有時　何須苦恨事來遲　君知莫是仙鄉客　天使先難後有奇

去鴈一行橫遠野　飛花兩朶謝踈籬　鎡基必入青霄上　犬馬應須慎險危

午

出身多涉苹勤庭　始得安閑禍又興　十仞高臺應險岐　一心舉步直須登

鴈飛橫外歸程遠　花放園中色未懸　終是利名無大旺　扁舟不見巨波澄

申

莫將苦事等閑看　歷盡危途道始安　桂月重圓雲霧散　蛇龍可使混泥蟠

天邊去鴈飛鳴遠　窻外鮮花帶果殘　得鼠利名雙副意　何須執釣向清灘

戌

身心勞苦成基業　去路巍巍尚未通　直待鼠來侵玉兔　方教蛇去化為龍

雙雙飛雖鴈沙去　朶朶踈花帶雨紅　幸喜此身成老大　堪傷親舊闊西東

女命

前定易數　頤　䷚

子

二八青春貌最嬌　中年福慶永高超　為人多主成還敗　為計應須逸反勞

奇果隨風埋土橫　前程孤立護心豪　虎羊撒有安閑地　本主爭知去路遙

寅

養拙羅幃莫恣咨　心高性巧有操持　家能卓立身更改　時既榮華祖別離

中鼠比和皆吉兆　虎羊福祿不相虧　千里文書傳好語　安心幾日必榮歸

辰

紅桃逢雨便離披　但恨平生心戚戚　名為家業破無成　惟有榮華休孫覔

得意時來資陰助　為人難免災虞通　前程丈尺使誰量　不到中年壽難測

午

出門便見杏花紅　一路榮華福慶崇　去改門閭好光飾　存居基宅足盈豐

左右雲鬟同擁從　尊卑月侶自和同　滿堂瑞氣祥雲照　清貴揚名立大功

申

冬去春來得幾時　北轉南風特地吹　重水重山路何遠　千般百計是非隨

早得夫家宜再改　若招子息定憑癡　雁遠良時遇龍虎　又從晚景發光輝

戌平離惹親衆自長他鄉發跡係榮昌改換門庭多吉慶海留必是有史殃
為人定主能權立處已卯堪性善良東君信息看看至富貴雙全豈可量
四字金　子　青青翠竹　寅　登樓賞蘭　辰　秋菊跡開
午　岩頭走馬　申　披雲對日　戌　紙盤堆玉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甲同
陰局　躊躇幾事掛心頭多少興衰一段愁好事做來成惡意施為巧處反
為讎　平生不好施紅粉獨自經營立根本夫妻勤苦遇高人得地文書
心地遠　猿啼夜月照人間獨對孤燈惆悵間風雨落多（花）少恨三盃分付
酒闌顔　一番喜後一番傷一度啣花遇夕陽莫道眼前不如意雙雙一
躍喜非常　女流年笋嫩風搖恐折枝海棠花綻被霜欺斜鴈影落西山
去杜宇愁聞鴈字稀　喜喜憂憂疊有愁鳳鸞分散景難留麻衣顛倒三
秋節川大驚人事不周　口舌多　心刀山　田土木竹山　守（帰）杏軒
○癸乙鬼谷分定經　蠱　鵰鶚弃梧格鵰鶚離梧別幽谷飛過巖前立奇
木鴈飛天外怨聲悲鴛鴦戲水多翻覆處處花開我未開我花開時風雨
牖勸君不用苦經求晚年自有千鍾祿運至馬牛時凡事悉皆宜
天疊　天雨　天逆

此星照命聰明曉了賭事執直鎡基自好心裏不足五行穩潤四柱得局
外觀好看裏面不足靜中尋出不靜思中成怨憂處不足述云
休道從前歷度日　始知牛馬是豐年
康節前定數　鵰鶚棄松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　平生未遂志　貧富無非足　但遇馬羊牛　凡事皆可欲
末創立鎡基世路難欲榮事業歷艱慳得遇水木人相接顯達成名頃刻間
男命
前定易數　蠱　䷑

鵰鶚飛颺去　騰身得意秋　交情親分薄　財祿晚年優
丑　江鴈飛空去　園花風委休　桃源仙路徹　何必待西周
懷舊空存恨　趁新意未闌　乖離賢自拙　飄泊易成難
卯　鴈隱雲天闊　花開風雨鬧　清江風寂寂　殘照下西山
一段事生涯事　年來漸漸成　因緣家外立　財祿晚來榮
巳　鴈陣分飛去　花枝艷態輕　前程意莫問　知足免玲瓏
未　成家莫嘆多遲滯準擬生涯子午中貴客必期多美利親交相見逆情衷
鴛鴦失隊難尋侶鴻鴈孤飛不見蹤堪嘆生涯幾多事南柯覺後夢魂空

酉　重山重水奈何為一去一來財聚離有膺向前名利害緣情結托少交知
鴈聲嘹嚦江邊遠花朵紛紛野外垂借問平生何處好白雲深處好依棲
身名期兩立　志氣屈須伸　事逐春雷變　心機後苦辛
遠天歸鴈急　小檻落花頻　借問君家事　中教破後成
亥
女命
前定易數　履　䷉
試問前程事　憂虞且奈何　只緣衣食薄　至老直奔波
丑　不向夫榮貴　終遭業障磨　修心行善意　方始得安和
繡幕燈明滅　操持意氣高　前程旺夫位　處世進身豪
卯　鼠羊增福慶　虎兔主煎熬　終年何足慮　福祿自堅牢
破祖又離鄉　幽閨憶父娘　終身自華飾　暗疾免刑傷
巳　只恨孤衰早　惟修性善良　前程如一夢　獨立守他方
人道沒鎡基　安心用待時　艸乖多聚散　敗失不勝悲
未　冬被嚴風掃　秋嫌烈日欺　何時得[illegible]足　直待鼠扶持
祿破無傷已　吁嗟勢未豪　興隆龍虎會　方得已身牢
酉　兩目爭明處　雙巢自苦勞　出山并出水　蘭蕙脫蓬蒿

亥　操持用事莫辭勞天稟聰明付汝曹身安意樂須重顯名達財豐不厭高
雲外良人勸着眼雨中奇果自堅牢待得鼠羊歸卦後水平風靜免波濤
四字金　丑　春後荼蘼　卯　斕石補天　巳　城頭松栢
未　蠅附馬尾　酉　明月蘆花　亥　衣錦望炭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乙同　斷女命與前庚丙同
癸丙鬼谷分定經　賁卦　金榜題名格　龍樓鳳閣帝王城草屋柴扉
貴祿名金榜唱名應自別寰中君子駭然驚江邊鴈過空移影對對逶飛
只聽聲試問前程何所是妻兒子女晚年成命中逢犬喜來牛必見血馬
頭相遇日喜氣必重重　司諫　石闕　天昌　此星照命聰明之宿人
皆仰之性直心慈招非惹是喜怒不常理直賭是親戚和而不同朋友和
而不美便是這箇命中所注
康節前定數金榜掛名格　龍樓鳳閣帝王城草屋紫扉隱貴人俗事不
干宜省順寰中有子盡歸京天邊鴈過歸何處陣隊逶天只應聲借問長
安消息好穩攀月桂送歸程
中遇犬憂中吉　逢牛吉又凶　隨龍前見馬　平地到天宮
末重重經歷豈雲停胸次情高志出倫造化亨通皆得意命中財祿向前程

男命
前定易數　貴　䷕
塵祿君還有　山灾不免迍　知心能幾許　立業未全通
子　去鴈空留影　花枝異處紅　故鄉人不見　依舊月明空
春到枯枝綠　蟾圓萬嶠明　安心全大用　舉計立前程
寅　鴻鴈南歸去　庭花晚景榮　功名無事日　棲隱有餘清
跡親君獨立　負重漸離肩　青月人相會　丹心自己便
辰　利名終老遇　鴻鴈落江邊　若問家何在　人歸泛藪船
午鍾基詎可為君計　畢竟年深轉見難　俗事午懷人洞沒　舊交相隙轉闌珊
休傳萬里歸雲鴈　好問千重遶舍山　此理曉然君自覺　不須說起洞欄干
申鋒芒神劍初離匣　一片清光射斗牛　猴鼠相逢權勢重　犬羊同會利名優
鴻鴈難雖沙外遠　好花簇簇檻前稠　龍樓鳳閣重重貴　到老身心不自由
戌　居祖非君計　無知是我緣　他時須自立　往事任推遷
琴有傷人意　鴻為音信傳　人生難可斷　變化有機權
女命
前定易數　豐　䷶

子
幽谷栽奇木　崢嶸發早春　欲從斤斧斷　須待雪霜晨
反覆家何在　危難事復新　若逢榮貴地　鼠尾脫荊榛
寅　未遇身心樂　須防有舊灾　中年纔得脫　大福逐猴來
貴客相逢喜　良人安在哉　欲知瀟洒地　獨樂步高臺
辰　正對秋深月　蟾輝特地新　憂危行漸脫　福祿不辜身
燕轉泥喃語　鶯啼睍睆昏　身心閑未得　聊作半孤人
午如將脩立百年身　好惜光陰且守心　知得東君西畔立　鳳凰棲在竹林陰
花容恣逞吳姬貌　玉指時揮越調琴　君還借問歡娛處　十里黃沙變作金
申守志修身閑未遂　年光易失漸離乖　得時有意龍羊首　憂險灾危馬入懷
兩兩分飛無定跡　雙雙對語老難諧　若問歡娛（他時）榮合日　吉來便有凡紛來
戌　生來直自孤　姻親有若無　恩情雖若美　謀計兩相圖
且守幽閑好　當思時事殊　待君相會遇　鼠馬莫躊躇
四字金
子　囊裏鳴琴　寅　露滋蓮房　辰　岩畔葉飄
午　花落遇雨　申　披雲見日　戌　走馬亨衢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丙同　斷女命與前甲丁同
癸丁鬼谷分定經剥卦　鸞鏡重明格　平生似玉無瑕玷　百年磨難未

能成良工巧匠琢成器早年應須遇貴人霜鴈過漢三四隻松筠帶葉各
枝青知君意在行雲外半把金銀伴月明遇馬行千里逢雞始過橋鼠牛
心未足龍虎自逍遙　貴索　天飄　天戚　此星照命資財多費力多
恩愛煩惱多親恩如冰炭兄弟不比和貧力受奔波孤不盡妻不和美只
喜得退神重山中不凶　述云
從前騎虎多不利　今日乘龍便不同
康節前定數　琢玉成功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遇馬行千里　逢雞度嶮橋　鼠牛遊不定　龍虎盡歌謠
求初限災絆方未免中年快樂不須求縱使灾厄無大咎晚年享福喜優游
男命前定易數　剝　䷖
丑　榮業道亨時　成身應復疑　不須垂玉淚　終見有光輝
過影雲浮鴈　殘花雨洗枝　欲尋仙路去　爭奈命多危
卯　鑄印將復損　斷輪傷斧斤　大都虧用度　還似不成琢
鴈去空沙漠　花榮轉醉巾　利名方入手　人已墮迷津
巳　豹隱當時奮　南山氣象雄　自疑形質薄　孰敢究窮通
斷嶠微鴻影　雕梁花朵紅　平生有瑕玷　磨勵始成功

未好覓清幽過一生何如沉醉睡門闌非多是少身無益家客親跡居自閑
鴈字一行空見眼花開滿樹謾凭欄身南意北情何足不若留心羡遠山
酉濃雲密霧迷天暗風惡波深驚小舟大抵生涯較何異論之憂惱有因由
天邊鴈度重山遠渡上鴛鴦兩意悠伊喜晚年多稱意始知春色勝如秋
亥年過時來心未寧羊鼠來時道自興造物不教成鄙俚隨身侍從有祗承
雲山隱隱鴈飛絕院落紛紛花自疑未信生前盡蕭索新成臺閣許誰登
女命
前定易數　咸　䷞
丑祿權立計要身榮喜到中年亦有成且取羊頭堪稱意當逢鼠尾事來驚
杜宇一聲啼夜月嬌鶯對語作春聲東畔瑤臺雖得樂也勞心志也勞形
卯平生守節命蹉跎還逐悠悠歲月過花顏玫色無人問玉貌難免意若何
雙飛蝴蝶勞清夢兩陣鴛鴦戲綠波甚處芳園堪賞翫君家時未遇春和
巳傷心親黨各紛紛定分身從別處存羊去鼠前人自吉龍吟虎嘯禍離門
寒枝牢落果難立秋色瀟條鴈別群借問何時逾嶮峻直須明月出雲根
未紅幃繡幙忘慇懃雙手移梭織錦文堪嗟情性多疑滯莫遣機權出等倫
一輪明月當空照半夜狂風拂亂塵若問前程長與短從頭萬事更重新

惆悵綉幃中　心安早歲達　家聲蓋未振　鼠穴喜方濃
問果多中少　由君晚始通　羊蛇相會日　闥閣再豐隆
夜月過雲開　操持特地來　仁心終得地　恩義亦奇哉
鶯燕聲和美　鴛鴦散不迴　看看慶漸脫　好免杏花栽

酉

亥

四字全　丑　暗月重明　卯　錢鏡磨光　巳　豹變作虎
未　春萍遇水　酉　黃菊耐霜　亥　歸帆順風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丁同　斷女命與前戊壬同

癸戊鬼谷分定經艮卦　鴈過重嵐格　重山過鴈楚天高百歲光童晚景豪早歲不成安樂地榮處家如磨劒刀園林是處花開早直至蕭濼雪未消遇兎馬龍身奮發利名晚歲遇英豪百里秋光起千秋木葉凋繞逢兎馬地衣祿自然調　天暗　天冉　天貴　此星照命獨立自成自費力營家早風浪早磨難早虎狼口善心腸好多磨凡百進退君子知重小人無緣惹是招非多招不足述云

巧成名利日　馬足兎頭中

康節前定數　鴈過重山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萬里秋風起　十林木葉凋　太陽垂照日　積雪盡鎔消來久別親踈祖不全艱辛歷盡始安然重更自有家風立始見生涯在晚年

男命前定易數　艮　䷳

子　天祿含書貴早求軒昂頭角出潜流幸然得除風雲會偶爾那逢鵬鶚秋
蘆葉風摇歸鴈遠園林雨送落花愁示君去後無他事安坐高堂任白頭
寅　莫謂身榮未必榮前程那更有推迎利名翻作南柯夢才業雖能未出塵
年落春風花不結蕭條秋塞鴈來賓一條去路君須覺雲水相逢道自新
辰　親眷凋踈不必哀孤身再整福重來東君造物無私設觸處枯枝花又開
鴻鴈雙雙群有失鴛鴦隻隻事難猜鼠猴消息愁難解蛇口張時立玉臺
午　初歲海留百事虧一成一失若何為舉身必得仁人薦榮業須逢牛馬時
莫嘆孤鴻沉遠塞堪憂鴛侶獨棲池芳菲樹上重開處始覺春陽發舊枝
申　意氣成時獨異常秋來佳致勝春光海留歲月當牛馬榮達身名鬧鼠羊
飄散鴈行飛自遠重開花樹果然香君還拾得名和利好把生涯付醉鄉
戌　得意且須思後來猶來暫使山神吉丹梯有路不宜登白雲無心真可入
鴻鴈悲時不離群花枝開後還無實到頭辛苦為誰期堪嘆遊蜂空作蜜

女命

前定易數　蠱　䷑

子　早弃親闈侍俊才便逢徽福自天來青春陌上花重發不覺秋殘菊再開
雙雙蜂蝶名園去對對鴛鴦逐水回終身都得清閑地醉飲雙樽步玉臺
寅　骨肉相分且莫嗟平生孤失復榮華貴人提挈方如願閒處千般又離家
福至須當龍虎日又逢犬鼠作生涯但得水邊人借力自然福壽家爭誇
辰　前程守分隨緣過平日勞心事未亨借問時來當虎穴定教福至遇羊成
憶前月影歸梅藥閣內風狂掃葉聲中遂榮樂終須在重立根基祿自迎
午　莫嘆前程運不通且將祖計儘歸空奈何碌碌遭孤獨未免波波滯困窮
除非獨守孤幃立方見前程事可逢若要留心求穩地不如開早基宗風
申　生平自得人欽重世上應知少福非若柔守心并巧志即須前路得媒梯
福來聚處榮須顯祿至亨通未便衰假饒立計全無遇終久榮華亦有時
戌　高人檻外兩相逢便得榮華福祿崇改變門閭好光飾移粧宅舍足豐盈
為人作事情懷巧守業成家性識通更遇羊蛇同會合必當清貴福雍容

四字全　子　路入平坡　寅　浪裏乘槎　辰　喬松棲鶴
午　井鱗入海　申　秋月芙蓉　戌　游蜂結蜜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戊同　斷女命與前丁辛同

癸己鬼谷分定經剝卦　雲散青松格　雷發空中應聲遠松篁雪化樹頭青鴈陣聲聲歸遠岫空對蘆花月朗明煙裏棲臺鶯語巧芳堤雨霽馬蹄輕借問桃源花幾朶枝頭留下一枝榮天艱　天興　天晶　此星照命心高志氣廣性直會剛斷能施為會理直能睹是虎口佛心為人慷慨多成少聚多學少成好南北多恩多怨多因婦人面上不足者順可免是非無心中可要惹煩惱身安處心不安述云難免相逢身必貴引取前來步玉京

康節前定數　雪釋松篁格　詩與分定經同

雷迸空山應遠鳴松篁雪散柳重青天邊隻鴈不成對百歲蘆花對月明
煙霧天香鶯語哳晴天風送馬蹄輕君家借問桃花浦一朶長春盡九齡
中遇鼠身須進　逢寅福自生　馬頭真消息　君子智通亨
末格局本來為貴命鎡基終不致塵埃不待前程衣祿厚晚年姻眷更和諧

男命前定易數　剝　䷖

盍與親無分　多因命蹇離　有家家必破　無事事多非
落鴈塞空闊　花殘傍檻垂　幾多難與苦　分付與孤兒

丑

卯　得意豈知前路失園林春去又秋來安充事理如翻掌生計因緣定倒顛
音信難憑鴻鴈寄懷情喜異又花開巫山寂寂空雲雨徒把身心上楚臺

巳 名利終吾子 生涯計幾家 不須頻悵望 何用苦咨嗟
朶朶梨花發 雙雙侶鴈斜 孫陽青眼顧 騏驥脫鹽車
未 親計蕭踈利亦踈 此身還見兩邊居 老逢過盡幾多險 平地相逢事漸除
孤鴈忘群情肘耐 鴛鴦失侶意何如 若還要識身安術 棲隱雲山裕有餘
酉 蹤跡奔逢路 孤身立外家 江山情浹薄 風月擾輝華
歷歷浮雲鴈 菲菲帶雨花 真臨中道日 重整舊生涯
亥 卓立超群隊 成身斷祖風 緣情休苦慮 幽意漸踈通
僻塢花閑薄 高城鴈呌空 桃源仙路徹 何用笑途窮

女命
前定易數 訟 ䷅

丑 抱義足於人 性巧心聰俊 閨中均納祥 堂上承慈訓
奇果主英賢 良人能斡運 時至福添庚 平生無嶮峻
卯 前程多坎坷 福至晚方成 運為雖有分 進用莫貪榮
侶鴈當天去 遊魚躍水深 平生仁義足 食祿受資盈
巳 昏迷債未省 那得眼前寬 立身無自在 處世少平安
時來聊喜變 禍去免孤寒 一段幽閑處 留為歲暮看

未 論汝鎡基事 成家之未然 身心多不定 福祿每虧圓
花放無紅果 雲開月上天 晚年滋味別 溫飽享天年
酉 陽越幾重山 巍巍不可攀 親踈多尅剝 恩義每多慳
貴客尋歸計 良人去不還 生涯成立晚 惆悵運艱難
亥 分定今生修善果 須勤積行度良時 放縱身心終不吉 調和情性勿招非
對對鴛鴦尋水浴 雙雙鶯燕覓呼兒 不知時至歸何地 遙望青山坐釣磯

四字全 丑 鑿井無泉 卯 登樓望月 巳 良驥鹽車
未 枯井望雨 酉 破屋重修 亥 盤裏栽松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丁同 斷女命與前庚辛同

癸庚鬼谷分定經損卦 巖前古栢格
古栢巖前歲月深 直堅霜雪耐欺侵 剛柔未决身猶舉 白首榮心量滿襟
祿位得時君自險 資財失處又還成 要知立業安身計 三四人中一老心
樹花逢一果 蛇猴合稱心 天福 天壹 天極 此星照命執直牆是
仁義禮樂所為平品作事忠良能親君子會樂小人凶中有杖不犯官刑
六親氷炭朋友無情述云 利名還自得 五九好身榮

康節前定數 松檜青枝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末立業除非義重增雲龍月色幾千層落花樹上存仙菓得遇猴蛇命發生

男命前定易數 損 ䷨

子 舒眉展眼向前行 偶見黃金滿路生 海底此時真得意 高人相濟事須亨
天邊塵有南飛鴈 枝上空聞晚時鶯 况是老來無一事 却將子女共犂耕
寅 春風花木鬪新紅 莫訝東君分不同 自椯根基磐石固 歲寒前後獨青松
鴛鴦飛舞情何極 鴻鴈悲鳴似不容 名利多因苦中得 得時還失意忡忡
辰 欲上層樓幾許難 漸登高處覺身安 昔時漂泊虛名利 晚歲成家苦膽肝
獨隻鴛鴦離小渚 孤飛鴻鴈落沙灘 秋燐輝處真堪嘆 許與幽人取次看
午 一條險路是生涯 百事紛紜慮禍加 但得地邊人借力 忽然衆裏事堪誇
雙雙遠去飛鴻鴈 朶朶榮開晚景花 鷄唱兔沉銀漏斷 夢魂驚覺事堪嗟
申 昏鎗心箭暗中危 百計千謀禍自虧 大抵利名皆不定 何疑人事苦支持
天涯分散群飛鴈 檻畔飄揚帶蕚枝 欲得老來人有顧 遇船終濟水邊危
戌 內親凋喪外重新 惆悵無言嘆命迍 勞力勞神終有俟 操心操志未逢人
兩樹落花成果晚 一雙飛鴈失群嗔 鼠猴方達平生志 騎馬牽牛入大津

女命
前定易數 蹇 ䷦

子 立計須憂挫一毫 此身辰轉出蓬蒿 鼠頭自有榮華地 修善先收志氣高
一陣鴛鴦聲嘹歷 幾枝奇果綴夭桃 前程萬事成還失 老計區區不怨勞
寅 空愁空恐意巍巍 改革生涯東復西 休恨自身多難處 却從他日別雲泥
枝頭消息知春早 水畔良人福與齊 若問前程成立事 晚來山外穩心棲
辰 玉堂有路夫何遠 異日當須入故欄 牛尾必知風景別 閑中獨坐守雲鬟
嬌鶯對對尋群語 奇果枝枝結實慳 晚來必使身心樂 堪笑生涯鼠虎間
午 山頭返照影臨門 定分重新問主人 癡時還有成時在 失處終歸得處新
名園鶯語逢和日 芳苑花榮遇早春 借問前途人去處 十分陶鑄荷洪鈞
申 桃杏開時自一家 桃開杏謝兩交加 幾多改變因風拂 長把繁華伴月斜
高枝每結重新果 鴛侶相逢意自佳 跨馬騎羊備笑日 誰言歷祿也堪誇
戌 立身未貴為鰥寡 何况年來運未通 欲奮當時心腹事 奈何吉裏變為山
雙雙蝴蝶隨風舞 兩兩鴛鴦浴水紅 惟有豬鷄為好處 依然福祿在其中

四字全 子 金星從月 寅 晚春花園 辰 登樓望月
午 高山鑿井 申 逆水行舟 戌 秋風飄柳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戊庚同

陰局華堂人靜月光明照入閨房氣象新四德早全人美淑一家主福可

豐盈　早年未許便榮華隨分施為別一家縱有親枝難得力自磨自琢是人誇　馬龍相會好音來跳出重山煙霧開做出軒昂布世事夫榮子貴上天台　有一成了有一陽春風桃李開時節棒破開愁指顧間乜乜回頭步金闕　女流年一年好景映朱扉又見梅花結好枝琴續朱絃絃不斷秋風桂子喜嘻嘻　有些舊恨在冬前切應傍人毒樂纏門內白頭門外笑破財祈福保延年

癸辛鬼谷分定經大畜卦　池映芙蓉格

池畔芙蓉照水開松筠力辦雪霜材孤飛鴈過瀟湘遠百歲兒童去復來

興廢只因辛到癸成名好趣卯寅來誰將杖擊雲中鼓震動威聲滿九垓

跨馬身榮早騎牛帶祿榮莫言今未顯羊角虎頭成　天福　天倉

天晦　此星照命為人聰明俊秀性直口快有執持能耐事如松筠之在歲寒經霜雪而不改其性操與朋友交久而敬之骨肉情疎子息晚立遇辛癸且興且廢逢寅卯志遂名成身榮家富作事振作聲譽四方經險而不危遇凶而自消未主福祿稱心述云　過了千重險　虎羊身始成

康節前定數池內浮萍格

池內浮萍夏月開松枝方辦雪中栽孤飛鴈過瀟湘遠百歲兒童老後來

興廢只因辛到癸成功蓋為有多材如將杖擊空中鼓平地雷聲震九垓

中　跨馬聲名好　騎牛帶祿行　莫言身未吉　羊角虎頭生

末　一點雲臺志氣高中年事業望青霄財帛未安常費用根基漸次再生苗

男命前定易數大畜　☰

桃李開時事一家松材任便雪霜加幾多愁霧因雲散莫把憂心伴月斜

丑孤鴈却隨秋色去雙鴛堪笑野情奢乘龍跨鳳儀榮日慚愧功名付汝誇

剛腸欲奮青雲志爭奈生前命不齊為怪交情緣分薄莫慚成業立身低

卯春樓燕雀巢應晚矬嘴雲鴻去更迷準擬老來過冢望却將頭角入蟠泥

雲龍相濟吉將來隱隱天門閉又開舉足便隨雲步穩騰身薦取利名回

巳風高迴野鴈飛絕雨淚殊籬花已衰欲識安危在何日嬌然老首困塵埃

壯心何慮初零落異日仁人指鳳城親舊可傷情分薄利名還許為君榮

未清秋寂寂鴈飛遠春晚矬矬花態輕回首舊遊多嵲屹老觀雲水有餘清

生前分定理君知得道何如失道時山北山南家在立跡親跡祖事無疑

酉孤飛鴻鴈望中見雙舞鴛鴦沼內嬉脫得身中牛馬厄春陽始信發枯枝

莫嗟祥鳳在雞群羽儀翱翔上紫雲兩處成身身有異一心操志志多欣

亥花枝未必長榮去鴈陣應須先兩分笑指秦樓歌管別唯憂垂老不堪聞

女命

前定易數　大　☰

欲問前程事　生來獨主孤　離鄉終自立　弃祖保安居

丑紅葉嫌風破　青松與雪俱　貴客還拂袖　何處是吾廬

嬌態如堤柳　情懷每自寬　居仁能守節　修善保身安

卯過鴈聲聲怨　雛鶯語語懽　鼠牛相會處　方免兩眉攢

危難時將脫　常逢貴客親　操持來往處　谿逢喜佳賓

巳鴈聲成敗債　燕語艷陽春　若逢龍處會　終自不辛勤

把握能操畧　為人膽氣高　驅馳多不定　箕帚事風騷

未池畔雙魚躍　簷前家鵲嘈　枝垂奇果綴　保托壽堅牢

福壽逢危難　心乖性不常　親門徒自守　貴處每驚惶

酉三井更相覷　雙牛必是昌　立身憂橫厄　門外遇須荒

畫堂深處好旋為只恐乖張命不宜辰轉機謀常自遣妖嬈容態每稱奇

亥一雙乳燕尋巢日幾陣遊魚戲水時良人倚檻情多樂福來猶更不忘機

四字全　丑　秋園桃李　卯　潛龍在井　巳　雲龍風虎

未　浪裏乘槎　酉　風裏楊花　亥　苗而不秀

郭璞數　斷男命與戊辛同　斷女命與前己庚同

癸壬鬼谷分定經蒙卦　虎隱深山格

遇浪輕舟不復高平生興廢若波濤逢豬纔息風波險遇鼠方知松節高

鴈叫碧空悲夜月鶯喬並隊戲新潮要知箭發從何處遇虎方知福自高

遇虎身舒暢逢兒福優游　燉煉　孤虛　天福

此星照命如枯木逢春早苗得雨五行中勞心早歷事早煩惱早艱辛早妻不得力子不替憂心性緊慢不均大寬小急作事龍頭蛇尾有始無終皆因退神重述云　初年喫盡艱辛苦　末主安閑福始來

康節前定數　輕舟過海格　詩與分定經同

中火益成身志似蒙心齊碧洞九秋桐花落先被東風吹晚向金門問主公

末險難憂危遇救神孤權獨立更辛勤他年自有真消息再立門庭氣字新

男命前定易數　蒙　☰

須知禍福有來由命裏蹉跎且莫憂意志盈懷是處說是非聒耳孰能酬

子天高丈仞應難上名似秋毫莫謾求待得花殘將結果狂風驟雨一時休

志大心勤計半成干名趁貴得虛聲馬頭行處成須破蛇鼠來時濁又清

寅分飛鴻鴈離群去重結花枝帶果聲好把身心看進退莫教失腳禍非輕

辰　難危過盡路迢遞回首知幾早鬢凋秋去自然枝葉槁春來依舊長新條
鴻鴈天邊飛落日鴛鴦浦下待新潮前程必有歸身計好把兒童兩處栖
午　芰荷雨散兩鴛鴦獨歸池沼浴新涼前途回首堪悲恨異日新添羽翼長
鴈陣兩行歸遠塞孤舟一隻下瀟湘天然禍福爭知錯不用將心苦嘆傷
申　萬物榮春謝在秋人情歡處又還愁利名漸見歸龍尾家道如成立鼠頭
兩隻鴈兒煙外別一枝花朵雨中留自宜處道知前事堪問胡僧指犬牛
戌　花因春去不成艷水向東流豈蕩波護楚生涯名利處徒勞心志是非多
鴈行雖有空群隊琴瑟將調韻不和肝膽空操雲外志天時不遇且蹉跎

女命

前定易數　華　☰

子　出門又遇重重煞至後終難保壽遐更主孤刑防阻厄若無禍患儘堪誇
須向他門仍自改留心彼業可安家東君有意沉酣樂只恐當年福不加
寅　主人早弃親門去一向東君過合多久依祖室如燈滅不然離鄉去適他
有子聰明攀月桂隨時任意且高歌若是修身并積善何憂塵世受奔波
辰　操心東志要光前異日終須遇大賢無諂無讒（訣）存素行克勤克儉有威權
雙陣春魚浮水面雙雙秋燕向簷前平生到底無衰陷來路逍遙福祿堅

午　綉幞依喜遠望天聰明巧志出人前自恨迍邅基業墜忽然榮遇利名全
是非多擾心懷上關慮長榮事緒遷卻喜生平有終始終年福祿自高堅
申　凡生綉幃中　生事如一夢　氣宇稱嬌容　心懷無所用
疑除未能除　堀營巧徒弄　終見貴人扶　利名方出衆
戌　生計立前程　資財必滿盈　所作過男子　招君發橫名
試問終身事　羊頭福自榮　貴人逢處樂　鼠尾永通亨

四字金　子　落花遇雨　寅　衣錦騎牛　辰　池魚脫網
午　春後牡丹　申　月照溪斜　戌　枯木生花

郭璞數　斷男命與前壬戌同　斷女命與前丙辰同

癸癸鬼谷分定經艮卦　墻畔黃葵格

今日心同百歲時爭知名利未相齊有根不斷階前草總有孤鴻江上飛
春樹有花終結子冬深松栢壽同齊若問生涯成利祿纔逢羊馬便相宜
牽牛　天恩　天聖　此星煞命如芝生樹砌竹茂南軒根深葉實情異
直堅心慧志廣玲瓏天然只因退神在命父母堂前過客兄弟天邊鴈陣
妻妾同林猫鳳兒女護惹榮牽初年當見駁雜榮華卻在晚年休言晚發
五行所注之然述云　晚景成身處　羊馬始亨通

康節前定數　芝蘭出草格

好似芝蘭出草來一莖只放一花開此香透氣誰能比正是移將仙桂栽
平生天地多磨折偏然初限受悲哀自來地數天然別若有功名莫望財
中軽舟逐浪去如飛都道營謀正及時爭奈前程驚畏苦成破龍猴獲寶珠
末分量元來有變移圖成安穩有顛危今朝整頓終身計花成子結送君歸

男命前定易數　艮　☶

丑　孤苦多端事未成再將基業度前程清閑身地真堪許榮耀機謀不可停
鴻鴈群飛終覓侶鴛鴦失伴別含情中間更有翻身福節志蹉跎勢盡傾
卯　祿祿生涯東復西此身獨立意悽悽休將名利求旋（於）上且把心情自放底
寂寂空飛鴻鴈遠跡跡花放曉鶯啼柰何分薄難如意始入桃源路已迷
巳　堪嘆此生榮人辱利名入手心何足俯仰寧知有險危蓋緣得財難得福
寂寂庭畔天桃樹飄飄江上鴈兒飛借問前程有何事老來凡生有犂眉
未　天然分定事非虛處已成家必自孤無限閑憂來又去幾多名利有還無
江邊鴻鴈空來往庭下花枝果亦疎鼠尾羊頭消息好好抛一釣釣鰲魚
得來未足失尤山再發生涯意不同堪笑不成安樂地唯言長苦夢魂中
酉　鴛鴦兩隻眠沙上鴻鴈一雙排遠空向道芙蕖占秋色尚將志氣恣春風

亥　霄雲開處審天衢莫把從前志氣噓一箭定教隨手發兩重吉兆播富堂
江邊去鴈空留影檻畔殘枝花再敷鷄步蛇行先逐須知成夾賦歸與

女命

前定易數　睽　☲

丑　前行危險遇良人舌辯滔滔語話新一去名園聞消息滿堂和氣便精神
鼠羊得見花容艷龍虎相依情性亨晚來山主雲開霽一輪明月照江濱
卯　幾年凡守紅幃坐今日儼然遇大才福到自能居富貴時來且得脫塵埃
前途活計須存立在室親情並不諧豬猴拂面尋盟好福祿安排足稱懷
巳　囊卻門庭見山水鶯日榮華終自擬平生守節獨超群福祿依然能立己
鼠鷄自有成家望牛尾仍須作事美為人第一會比和訓子詩書皆通理
未　百年家計喜重成心本聰明跡更清近貴悉知名自顯達時仍與福相迎
家榮漸覺歡欣聚財用須知運用亨雖然有厄當猴犬不必區區慮此生
酉　閨中凡守自淹留行坐愁煩不自由早棄門庭前路去遠君別里福漸優
貴客相尋閑靜地良人得遇是奇秋龍蛇變化榮華在親眷相跡不必求
亥　區區活計恐難量福祿從頭盡未昌有疾方除形體爽無災定主不安康
鴛幃滴滴聞秋雨鴈陣聲聲叫夕陽借問生平何處往清虛養性最為強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八千七百七十一終

目錄

一東

卷六六六五　雄 南雄府二 〔顯微膠卷二八葉〕

卷六六六六　雄 南雄府三 〔顯微膠卷一四葉〕

二支

卷九〇三　詩 寒山詩 中州集 〔影印本三二葉〕

卷九〇四　詩 金璧故事 國朝詩 〔影印本三〇葉〕

卷九〇八　詩 諸家詩目四 〔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九〇九　詩 諸家詩目五 〔顯微膠卷二五葉〕

卷九一〇　尸 事韻 姓氏 醫家論尸五 〔顯微膠卷三二葉〕

卷九一一　尸 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經 太帝制鬼伐尸法 〔顯微膠卷一〇葉〕

卷九一二　尸 三尸中經 治三尸法 〔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九一三　屍 事韻 〔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九一四　屍 驗屍 〔顯微膠卷三五葉〕

卷九八一　兒 小兒證治十四 〔顯微膠卷三二葉〕

卷一〇三三　兒 小兒證治六十六 〔影印本三六葉〕

卷一一八八　辭 繫辭四十二 〔顯微膠卷三〇葉 缺第一七葉〕

三微

卷一三一〇　儀 靈寶鍊磬威儀經 靈寶三元威儀經 〔影印本四葉半·後缺〕

六模

卷三四〇一　蘇 姓氏十一 〔影印本二六葉 缺第十五葉〕

八灰

卷二七三七　崔 姓氏五 〔影印本一九葉〕

卷二七三八　崔 姓氏六 〔影印本二六葉〕

九真

卷三〇〇二　人 漢書古今人表 〔顯微膠卷三九葉〕

卷三五一八　門 門制 周秦宮門 〔嘉靖鈔本二七葉半〕

卷三五一九　門 漢至隋宮門 〔嘉靖鈔本一二葉〕

十二先

卷四九〇八　煙 烟 事韻 姓氏 詩 燕 事韻 詩文 燕丹子 〔影印本二一葉〕

卷四九〇九　燕 春秋燕國 南燕國 〔影印本四一葉〕

十四爻

卷五四五五　郊 郊祀二十一 配侑 〔顯微膠卷二五葉〕

卷五四五六　郊 郊祀二十二 配侑 〔顯微膠卷一九葉〕

十八陽

卷六七〇〇　江 九江府十二 〔影印本一七葉〕

卷六七〇一　江 九江府十三 〔影印本一八葉〕

卷六八五〇　王 姓氏 〔顯微膠卷二一葉〕

卷六八五一　王 姓氏 〔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六九三三　唐 高祖六 〔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六九三四　唐 高祖七 〔顯微膠卷九葉〕

卷七〇七八　唐 憲宗十二 〔顯微膠卷一六葉〕

卷七〇七九　唐 憲宗十三 〔顯微膠卷一六葉 缺第二葉前半葉·第七葉後半葉〕

卷七〇八〇　唐 憲宗十四 〔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七三二二　郎 太子司議郎等官 〔嘉靖鈔本二三葉〕

卷七三二三　郎 文林郎等官 〔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七三二四　郎 宣德郎等官（嘉靖鈔本一六葉）
卷七三八九　喪 喪禮四十九國恤（顯微膠卷二四葉）
卷七三九〇　喪 喪禮五十國恤（顯微膠卷二二葉）

十九庚

卷七七五六　形 事韻（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七七五七　形 淮南子墬形篇　詩文　邪氣藏府病形　靈寶無量度人化屍受形經　元始無量度人化屍受形經　雲笈七籤五嶽真形圖　天地配形章　例（顯微膠卷三〇葉）
卷八〇二二　成 事韻一（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八〇二三　成 事韻二（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八〇二四　成 詩文　姓氏（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八〇八九　城 城名二十八（顯微膠卷一七葉）

卷八〇九〇　城 城名二十九（顯微膠卷一四葉）
卷八七八二　僧 雜錄諸僧四（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八七八三　僧 雜錄諸僧五（顯微膠卷二二葉）

一送

卷一二九二九　宋 高宗一百七十一（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一二九三〇　宋 高宗一百七十二（顯微膠卷二三葉）
卷一三一八九　衆 事韻三（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一三一九〇　衆 事韻四（顯微膠卷二九葉　缺第五葉前半葉）

二寘

卷一三三四〇　侍 近侍　寺 事韻　蒔（顯微膠卷一八葉）
卷一三三四一　致 𧾷支 事韻　嗜　耆（顯微膠卷一二葉）
卷一三四五一　士 勇士（顯微膠卷二二葉）

卷一三四五二　士 事韻一（顯微膠卷一九葉）

四霽

卷一四一二四　嚏 事韻　疐　柢　氐　泜　締 事韻　蒂 事韻　蝷　揥　趆　遞　僀　杕　怟　軝　舭　䏲　䟡　骶　跃　䟢　蝭　渧　媞　躉　胝　𤸱　疌　阺　柢　渧　詆　惿　厎　邸　僀　鯑　眡　鐻　氛　㢊　籧　虆　呟　恬　呬　䶵　鰎　䡃　䳖　蚿　趶　踬　疊　㫄　替 事韻
（顯微膠卷二九葉）

卷一四一二五　鬃　剃 事韻　䄺　涕 事韻　禬　裼　髢　薙　殢　屜　踶　緆　达　噻　笑　轍　悷　𧟟　樀　醍　䶑　戾　鄧　鷉　䩘　鞢　𢧐　蛈

梯　鬄　撥　躋　𨀁　瓋　襶　贅　滯　揩
熠　潛（顯微膠卷三〇葉）

十翰

卷一六二一七　冠 諸侯大夫冠禮　士冠禮（顯微膠卷二六葉）
卷一六二一八　冠 庶人冠禮　事韻　詩文　冠縣（顯微膠卷一二葉）

一屋

卷一九七四〇　録 沙門灌頂國清百録（顯微膠卷一三葉）
卷一九七四一　録 南渡録　南渡録大畧（顯微膠卷二二葉）

二質

卷二〇一八一　日 諸家選日六十七（顯微膠卷二七葉）
卷二〇一八二　日 諸家選日六十八（顯微膠卷四三葉）
卷二〇五七二　積 大寶積經七（影印本二五葉　缺第十八葉）

一屋

卷一九八六五　竹　竹名一　（嘉靖鈔本二八葉）

卷一九八六六　竹　竹名二　（嘉靖鈔本二五葉半　缺第八葉前半葉）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五　一東

雄（南雄府二）

山川

南雄路志嶺外衆山形勢脉絡皆發庾嶺或崇或卑或起或伏蜿蜒盤礴延袤數千里至於諸水源出江西分而溪澗聚而淵潭其名不一悉向西南流朝宗于海始取其大者著之圖經志青嶂山在城東南五十里昔曹黃敗三僧至此坐化郡縣志舉阜屹立松檜陰翳有神仙隱几一碣似玉磨琢瀑布潺湲耆舊相傳有石碣龍王居此迄今歲旱祈禱有應圖經志州據山面州治南南雄路志在郡南一里上多松林蒼翠可愛圖經志巾山去城四十里其形如巾焉故名巾山南雄郡志巾山郡治主山也去城四十里古云龍脉自衡山始其形端正如巾焉南雄路志在州之北三十里峯巒崔嵬高出衆山迤邐其勢奔赴而爲州並州之主山也圖經志五湖山在縣西北五十里南雄郡志靈湖山在官田里去城一百二十里高萬仞上有滴水巖瀦爲小湖古云有五色靈龜游其中凡旱祈禱靈龜出即應宋封嘉德二殷龍王見有祠南雄路志在州東距城八十里昔人有見靈龜五色游泳湖中因是名之內有龍王廟每天亢陽州令僚屬詣山祈求無不感應　五里山在郡郭之東名雖曰山其實平坡當官路之要衝紹熙元年郡守趙公伯瑋起亭三間名曰望安前爲屋連通道旁植松木環以庇肩嘉定四年郡守宗簿趙公善傑敗峒寇於此山下撤設陰園圃之地嘉定十一年冬通道屋宇爲風雨壓倒次年春權郡張公埈重修名爲錫節亭於東南小坡上别創一亭名曰館嘯憧憧往來至此憩焉圖經志大庾嶺在州之北距城八十里昔云一名塞嶺漢元鼎四年南越相呂嘉叛以楊僕爲樓船將軍擊嘉有裨將戍是嶺以其姓庾因名大庾又以其上多梅亦曰梅嶺崖巖峻峭往來艱阻唐開元四年張公九齡奉詔開鑿宋嘉祐八年蔡抗出使本路撤官造甎甃砌成路自是行者便之郡縣志高一千三百五十丈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相呂嘉殺漢將韓千秋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即此嶺也又按輿地志云曰一名臺嶺又按其錄云曰南野縣有大庾山山有九嶺通廣州南雄路志道之端舊有通道樓易曰叱馭道之中有欵亭基因作亭曰來薰之南是爲欵粵又作亭曰通粵今三亭俱廢元一統志又名東嶺白氏六帖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嶺

上有寺昔有婦人題云妾幼侍父任英州司寇既代歸以大庾有梅嶺名而反無梅遂植三十株于道因題詩壁間云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將三十本清香留在雪中開婦人不知何時人也見南安志　五嶺輿地紀勝元和志云秦南有五嶺之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也　三角嶺南雄路志距城五十里三峯高峻巍然排列於郡之丁位陰陽家謂之樓臺鼓角山　塞嶺輿地紀志按郡國志云庾嶺一名塞嶺又曰塞上　巖南雄路志山川天地之秀氣也巖則氣之盤結也石高於山泉溜於石中有奇觀異人居焉自庾嶺而下多平地梅歷仙女玲瓏三巖歸乎其高奇峯怪石森列錯峙真勝景也隱篤翁二仙得道於此　仙女巖圖經志在州東北七十里中有二仙像世傳秦時二女於此飛仙南雄路志在州東北距縣八十里關天封寺南幽賓邃靜彭詹舞雩泉石潺湲中有二仙像謂秦時二女遊地於此得道飛仙僞劉時邑人葉子烟於此得六孔金鐸綠巢端各一紹興甲寅三山鄭爲功訟從至臨仙寺遊真仙訪二女飛昇遺跡書書長句云千年古木翠巖前二女秦時即此仙香斷鼓壇烟鐙外苔侵衣石晚霞邊笙竽韻遠風牢竹環珮聲高玉漱泉冒客自知無道骨此時安得從雲軿　揚歷巖圖經志距城西北二十里上有龍潭下有祇林寺南雄郡志山巔方廣有二巖歲旱郡守祈雨一日靈猴雖聚父宿登巖視之龍吐一珠大如鷄子中有小龍蜿蜒郡守以匣載以黃襖裹之留頓此鄉後有郡守私竊而歸者至庾嶺下逢烈風雷雨守驚怪差人送還本處至元丙子大兵後不存矣郡縣志山巔方廣百餘丈奇峯怪石環遶前後飛泉瀉空方春明媚花木芬菲遊人多往焉又有龍祠祈禱報應宋大觀五年勅封顯施侯　羅漢洞圖經志在州東一百一十里天漢中有羅漢數尊現於此南雄路志梁天監中有羅漢數尊現其相貌旬隱去其後鄉民塑繪像貌祈禱皆應　白猿洞圖經志距城八十里在梅嶺石普洞有白猿因名南雄郡志峯巒秀拔有石洞焉　正陽峽方輿勝覽張九齡詩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當晝陰重林間五色對石聳千尋此物生遐遠誰知造化心　倉石圖經志去城西北三十里其形如倉廩焉南雄郡志其形方正若舉所又輪囷如倉廩焉　救鉢石南雄郡志在靈封寺韋得衆有詩云石上曾經轉鉢盂石還南北路崎嶇行人不見空嗟嘆還識西來意也無　龍狀石鑊二潭圖經志在上梨南上猺村去城六十里其水皆發源於贛州信豐界龍狀潭或云石上座龍蹟草潭上石壁高五十餘丈中有穴水注入其中不見

所出相傳以爲龍窟石鐘旁距龍觜隔兩高嶺路逕至爲崎嶇此潭之水亦發信豐界其二潭皆謂龍所居歲旱禱輒應　牛䡆潭南雄路志距城東二里水深數丈其形如牛䡆因以爲名上有龍壇遇旱禜龍於此　溫泉二圖經志一在城西北十五里一在城南三十餘里南雄郡志冬夏常熱　霹靂泉圖經志在庾嶺唐大監禪師傳法南歸於嶺上卓錫有泉湧出後人從而壘之遂爲一方名藍亦名卓錫泉又有放鉢石　長圍水圖經志源出梅嶺下流八十餘里至河村合湞水　修仁水圖經志源出信豐界下流一百餘里至大江郡縣志齊范雲爲始興太守至此賦詩云三楓何習習五渡何悠悠且歡修仁水不挹斜階流按圖經云斜階則古斜階水是也太平寰宇記源出始興縣東北東倫山西面入湞水此水北有三楓亭又有五渡水又有邪渚正渚二水源出始興郡　淨水輿地紀勝在大庾縣見輿地廣記　保水輿地紀勝古貞水也在州東南雄路志在州東距城五里與昌水合流　昌水郡縣志自東流西南橫入縣門道舟楫灌溉民田爲利甚博後改作保水輿地紀勝貞昌二水合流故縣曰湞昌後以國諱改曰保昌　凌江水郡縣志在城西北百步湫瀿交會清冷涸瀀爲州襟帶耆舊云天禧中登仕郎凌皓知保昌縣興水利疏濬溝澮開導此水灌溉幾億萬畝農人感德不忘因號凌江水　暖水二南雄路志一在保昌縣西二十里源出楊歷山四時常溫以爲名一在始興縣曙溪圍其水如湯沸湧大寒亦暖以生物投之即熟　五龍瀧圖經志距城四十里含石後飛流曲折高下成潭云有龍馬鄉人遇旱隨禱而應南雄郡志群峯險峻衆水瀉瀆深不可測

宮室

譙樓圖經志在府治前　叱馭樓輿地紀勝余靖詩云層巔突兀興雲平賢者新題叱馭名爲要澄清歸治道不辭艱嶮表忠誠南枝初見梅林秀九折遙思翊戟擁若使當時嫌遠宦遊偶何得有歡聲　城樓方輿勝覽齊祖之詩漢初開郡出南吳萬壑千巖足嶮巇天上斗牛應共域人間江嶺自分馳　堂池園亭南雄路志燕寢凝香之地必有亭臺池館非以自娛也外而應物內而清心所以酬酢萬變自清心始公退委蛇爲可闕是州自丞相章公出守之日創望遠種玉八卦挹翠等亭繼是或以瑞相名或更取景慕之意或改望遠爲聚遠八卦爲聽雨遺迹猶可攷至於靜奉則取伊川靜則萬物自春之句秀野則取東坡賦溫公獨樂園之句其間雖有廢不存者然概風景之殊勝萃英游而燕嘯臨眺暢懷講議竟日其

名之義非一端繫因其地覩其時風流醞藉於此可想云　井亭二圖經志在府治前東曰星泉西曰清圓　望遠亭輿地紀勝在州治亭章郇公所作公爲郡守種荔子二株郭祥正詩云城角危亭兩面開塵侵丞相舊時碑凌江欲轉鱸魚活荔子成陰玉樹埋庾嶺下過無瘴霧長安不見索愁懷且傾淵酒爭高論秋水何由辨渚崖　植萱亭輿地紀勝章得象有詩　通越亭輿地紀勝余靖詩云行盡章江庾水濱南踰梅嶺陟巉岏域中紹祚千年勝海外占風九譯人嶠嶺古來稱絕徼梯山從此識通津興琛筆貢無虛歲徒說周朝白雉馴　媚漣亭輿地紀勝章得象有詩　來鴈亭輿地紀勝余靖詩云南方舊說無燕鴈歲序嚴凝亦暫來天外每隨寒雨過春前先逐暖風回人稀弋射增休避俗厭魚餐網莫侵況是弟兄封境接登臨應此久徘徊　三楓亭輿地紀勝見五渡水下　種玉亭南雄路志在設廳前東廊後丞相章公得象守郡初立歲久亭毀址存乾道八年郡侯王資重建中書舍人洪邁作記嘉定九年郡侯黃庶再葺池中環種白蓮端平甲午郡侯張友以種玉亭面對凌江妙境之地自北而南一境尤奇別建亭於上榜曰靜愛取王紹宗君之詩誰愛風流於靜處獨含煙雨倚秋天之句　八卦亭南雄路志在瑞蓮堂池中章得象建池產瑞蓮建由堂南架虛廊以通亭直衝瑞相堂後白蓮匝坐荷蓋亭亭兩來嘈雜珠璣跳擲觸熱而有清致誠妙境也郡守趙伯瑋更名聽雨　秀野亭南雄路志在瑞相堂之西花竹尤茂郡守李公著新刱取東坡先生賦溫公獨樂園之句曰秀野今廢　挹翠亭南雄路志章公創建在種玉亭西北相距五十步太守黃庶因葺種玉堂西築墻垣以至北城其亭遂廢　挹香亭南雄路志在宅堂後清微堂之東庭有岩桂故名　聚遠亭南雄路志在州治西北城巔丞相章公得象所刱舊名望遠政和初改今名中有杜鵑捲雨凝紫三軒高明爽塏登臨遠眺山川獻壯了然目前爲一州之勝前後名賢多有留題　多瑞亭南雄路志在郡圃安庾堂東紹熙辛亥池產瑞蓮十餘本郡守趙公伯瑋刱亭以名之　射亭南雄路志在安庾堂之西聚遠亭之下三八兩楮捭埒射下人教習弓弩於此　芙蓉亭南雄路志在宅堂後與清微堂相對翼以兩池植白蓮使坐　坐嘯亭南雄路志在清心堂東偏靜涼堂之前宅堂之西郡守孫公寔重葺移門向西自清心堂入爲延見郡僚議事之所　淨涼亭南雄路志在安庾堂之後以匝坐紅白蓮故名　凝紫亭南雄路志在聚遠亭後臨城壕面向北楊歷諸山嶒崒前列爲一郡奇觀　杜鵑亭南雄路志在聚遠亭西郡

守朱公朔建侍郎俞澂書額　捲雨亭南雄路志在聚遠亭西南知郡趙宗簿善俁建　學林亭南雄路志在瑞蓮堂後知郡孫崈即舊地建亭　景鄒堂輿地紀勝舊名瑞相太守李公著更名取景慕韋鄒公之意　四并堂輿地紀勝古之所謂四并者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之語郡守潘公曰吾之所謂四并者公謹清通是也公則無私謹則無悔清則無欲通則無固潘侯又作公謹清通四箴　清簡堂南雄路志在設廳後太守退聽武假日於是簽押文書屏間牓十二字云清欲通明欲恕寬濟猛莊濟和誠爲作郡者坐銘歲久莫孜守之姓氏　槐堂南雄路志在郡堂前西偏郡守退食燕坐之所檻外有槐數蔭滿庭故名　清心堂南雄路志在小廳後瑞相堂前左偏有齋曰坐嘯右偏有屋貯書板爲印書局郡守休暇聽訟決事于此（坐嘯今移正廳後照壁東畔印書局今移在書表司東畔）瑞相堂輿地紀勝即瑞蓮之瑞章鄒公以瑞蓮之異入相故榜曰瑞相堂南雄路志在清心堂之後政和守關公鍔因修堂有詩真樂庵前舊相堂瑞時何止碧蓮房積太守李公著以瑞相之名無所經見更曰景蓋韋公得衆書守是郡取景慕之意　凝翫堂　瑞蓮堂南雄路志舊名四并元祐太守潘公所建以公謹清通并四者而爲名公則無私謹則

無悔清則無欲通則無固爲治身臨政之要郡推官張塤爲記紹興間太守李公著因堂前池産白蓮雙蔕更曰瑞蓮李侯學篆於張謙中勁古得斯冰之妙嘗大書蒙謙二卦刻梓置壁間堂後種竹千箇爲軒於其間名曰學林太守孫崈因修堂乃於學林廢地别建小亭　靜春堂南雄路志在瑞相堂之東隆興二年郡守李公著剏建取伊川程先生靜則萬物自春之語以名焉中有室曰坐嘯寮曰北窻合而名之曰道院今爲靜源堂

清徹堂南雄路志在宅堂後北城下南向前植花卉舊有飛橋倚城而上有亭曰富覽今亭橋俱廢止存其堂　安庚堂南雄路志在圃之西向南堂後水心有亭曰淨涼種紅白蓮池面連袤數畝郡守趙公伯瑋因池内多産瑞蓮又於堂東高阜處建小亭曰多瑞堂西南沿城有小教場建射亭爲閒暇習射之所堂直南五十步舊有亭曰賦梅植梅數十本環繞左右數蔭可愛亭南有蓮池三區種紅白蓮着花早於他處亭今廢　祠廟南雄路志越俗尚鬼一塊石之靈一枯木之神即見祠而徼福城郭鄉村往往有之此古人所謂淫祠唐賢所謂野廟是也今不暇録惟取能禦大災捍大患有功德於民威靈顯著祈禱感應載於祀典者次第列之　三皇廟圖經志在新城内　城隍廟圖經志在縣治西南雄路志在州城南或云

漢御史大夫周苛爲項羽所烹高祖思苛忠烈令天下郡縣附城而廟祀之紹定五年郡守黄公崴重修　文廟圖經志見儒學　旗纛廟圖經志在千戸所後　東嶽廟南雄路志郡城外南市之首蓋天齊仁聖帝行宫清源真君崇寧真君子進王嘉應公顯聖侯祠皆附在内　南海洪聖廣利王廟南雄路志與東嶽行宫相望正廟在廣州扶胥口唐韓昌黎文集南海神碑即此神淳熙年間通判林棋重修紹定間爲賊所焚五年郡守黄公崴重建　五顯靈觀廟南雄路志附在南海廟之東　靈惠助順顯衛聖妃廟南雄路志在門外石橋南本莆田人死而爲神乾道間顯靈嘉定庚午郡守趙公善俟以江西峒寇累犯境内遣官吏往韶州迎香火新創行祠於此以祈溪祐　靈顯德濟公廟南雄路志在州西南二里正廟在英德府真陽峽内賜靈川廟額舟船往來皆已靈而後行紹定五年郡守黄公崴重修　仰山孚惠二王行祠南雄路志在石橋西北先是邦人修金翅廟歲久屋圮紹定六年郡侯[illegible]反鼎新之用錢伍拾緡買文省内外視昔逆爲豎備專以禦寇庇民致禱於神悅文可狀閩士劉應祺作記　五侯廟南雄路志在郡城之後屢於寶漢有部將之功前郡倅趙次誠有記紹定五年郡守黄公崴上其事於朝賜廟額爲孚應教授廣自明有

文以祀之　五岳廟南雄路志在世顯坊覺真寺東　青龍廟南雄路志在天慶觀前　石巖將軍廟南雄路志本在商稅務内紹興年間宋法師以郡治宅堂土地神不能魘呵怪異兩易其地今州廳後西畔有將軍神像　蕭史君祠南雄路志邦人感其築城之功建祠於北隅祀之嘉定八年郡守劉公亮以民間不便祭祀别創一祠於城隍廟之東庚辰郡守孫公宏因修城樓併葺城北隅祠堂雅飾神貌以報史君展創城築之賜　寺觀南雄路志郡邇曹溪藁染老盧之教自唐暨宋納名僧繼出故俗善奉佛梵宇相望他郡不及至修真之士甚稀是以觀少於寺兩邑所管寺觀三百有餘兵火之後所存僅及三之二今取其有住持栽之荒廢者姑得以畧

龍泉寺郡縣志在城北三十五里輿地紀勝在州北道傍中有龍泉井深百餘丈澄湛甘美舊傳通海眼時有蒼龍蟠躍往視者骨目寒凛　梵雲寺元一統志在城北八十里大庾嶺

壇壝

南雄府圖經志社稷壇在本府城北南雄路志舊在州東山旁紹興間盧守楚材兵火之後遷在南市慶元六年郡守宋公价取其地爲凌江館移於貢院之北中爲壇四春秋祈報社祭土配以勾龍氏稷祭穀配以后稷氏歲

祀風伯雷雨師皆特祭不立配建屋三間為齋事所繞以高垣教授朱仲河為記嘉定己卯太守孫公崇到郡之初檢視庳陋其壇北隣地為居民掘鑿窊坎祠事遇雨望祭排設廳上行事官無所容身從者雨立以俟遂委保昌丞郭承直士楚䂓葺之郡給材料創屋兩間翼其旁以為獻官駐泊之地增展壝遺鋪砌路徑以便登降外為門屋三間以休臺輿粉飾丹雘翬飛壯觀盡革簡陋而祈報寅恭之誠盡矣圖經志風雲雷雨山川壇在本府城南　無祀鬼神壇在本府城北郡縣志二仙壇在大庾嶺踞山巔啄石成壇書舊云昔劉許二仙煉丹於此路志危峭獨出穿空漏乳柱石几高低可攀今有仙茅惟近壇者為妙

官制

知府（正四品）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推官（正七品）經歷司經歷（正八品）知事（正九品）照磨所照磨（從九品）檢校（未入流）司獄司司獄（從九品）儒學教授（從九品）訓導（未入流）僧綱司都綱（從九品）副都綱（未入流）道紀司都紀（從九品）副都紀（未入流）陰陽學正術（從九品）醫學正科（從九品）常平倉大使（從九品）副使（未入流）稅課司大使（從九品）小嶺中站遞運所大使（未入流）凌江水馬驛丞（未入流）黃塘水馬驛丞（未入流）遞運所大使（未入流）本府豐濟庫（未入流）南雄守禦千戶　正千戶　副千戶　百戶　所鎮撫吏目

公署

南雄府圖經志在舊城　司獄司圖經志在府治西　屬縣二　保昌縣圖經志附府城　始興縣圖經志去府治西南九十里　提刑按察分司（在府治東）守禦千戶所（在府治西）巡檢司計五處　保昌縣管四處　紅梅（在紅梅里）大黃（在大黃里）平田（在官田里）百順（在百順里）始興縣管一處　瓔珞（在前岸里）郡治路志今之郡守古諸侯之職也侯居之制雖廣狹不同而等級次第截然不紊譙門戟門古諸侯之皐門應門也設廳古諸侯之外寢也正堂古諸侯之內寢也規模宏壯可以列衛戟之森嚴備制度卑陋何以整肅吏民而臨制邦域乎保昌郡治由來遠矣創始之名氏興建之時日無從攷次歲月推移屋宇傾弛淳熙改元郡侯趙公斷而而新之創建甬樓比舊增高五尺內而郡治亦加繕葺表裏雄壯侔於中州矣　正南門為大門上建樓置鼓角刻漏以警昏曉前東十步亭曰手詔前西十步亭曰頒春次為儀門列戟十二中為設廳廳上扁真宗皇帝御製文臣七條庭中立戒石覆以木殿東西兩廡各二十五間諸庫吏舍

在東廡之後賓位居西廡之首後為宅堂設廳之右為西廳西廳之右為谷廳歲久弗葺漸惑頹圮且地形低隘氣象不振端平甲午郡侯張友築高基址由外及內與夫兩廊吏舍悉鼎新之始覺幕府文書之地為壯觀矣教授盧自明作記　廨舍路志通判廳在郡治東偏舊係簽判廳規模卑隘崇寧間易為通判廳前後因循未遑修治慶元丙辰倅徐榕用本廳歲收修造錢易而新之門廡廳堂顯敞相稱經總制錢物庫皆當廳之東賓位當西廡之最北吏舍在賓位之西廳左闢室數楹明窗四達扁曰展驥以為退食委蛇之所無復曩時之卑陋開禧丁卯倅張元晉重修東廳名其堂曰助宣堂前舊有亭名曰倦雲今改作風月助宣堂後有隨勝堂前有一軒曰愛蓮小橋通過後圃嘉定戊寅倅滕珂於宅堂後新建屋三間名曰行樂堂之前闢兩室東曰看雪西曰吹香堂之後有方池種芙蕖通池築徑夾以海棠中有亭曰照香兩旁種竹成逕由徑而成有八角亭曰塞玉池之旁有兩亭左曰天然風月地右曰自在水雲鄉右亭之後傍竹開軒曰潔淨由軒而過行樂有小船亭曰方外丘堅照香則刱於通守陳君梓餘則寓闢趙君希郛所刱二車許君參齡又於船亭畔築一臺曰最高廳之西有便門通郡治　教授廳路志舊在學宮之西淳熙十一年教授王君宗度移於學宮之東繼以趙君師部增建後堂及門屋紹定戊子雅冠巘為充㯳之場盧君克明重建門屋朱君正中建公廳并東西兩廊翁君甫建堂屋由廳而入小亭旁植竹左右有兩軒左曰又軒右曰君子軒舊由廳後行張君晞顏由廳之西新作一門容有過軒者便之軒之前通泮水兩池種紅白蓮堂之中有　桂舟兩旁皆植芭蕉堂之後有茅亭曰皆清亭之前後皆種竹君子軒柱記則陳君應龍為之皆清柱記則李君遇為之廳之西有便門通郡學推官廳路志舊在米倉前今截皇華館後堂屋為之錄參廳在郡治之西獄在廳之西東為便門通郡治司理廳距郡治三十步獄在廳之南隅　司法廳距郡治六十步　監押廳在清化營內　監稅廳在稅務內巡檢司在迎恩門外　管界寨嘉定九年遷在光孝寺之左側郡志府治面南廳事前有古榕四株對峙枝葉陰翳

經歷司　知府廳　同知廳　通判廳　推官廳　經歷廳　知事廳

府吏廨舍　司獄司

倉庫

路志倉庫一郡財賦所係入而以夾財賦比之中州極少而保昌為郡比之他州為尤少苗賦所輸稅一萬餘石務場之入僅五千餘緡不及中州

一大縣而凡百費用於此焉馬捏蓋藏嚴出納是不可不加意　常平倉圖經志在府治西　屬縣除留倉　始興縣倉圖經志在縣治前　州米倉路志在郡城內西南五十步　鹽倉路志舊在縣學之東今廢　行用庫圖經志在府治南　豐積庫圖經志在府治前　單資庫路志在州廳西廡　常平庫路志上供銀庫　折米場路志並附單資庫內　公使庫州廳東廡　酒醋庫路志州廳東廡後　甲仗庫路志在州廳東西廡上有樓屋收戟軍器　銅錢庫路志在政平門內之西　架閣庫路志舊在倉廳內嘉定三年春風雨漂到今附于甲仗庫　抵當庫路志在商稅務內

館驛

（計二所遞運所車站附）湞江驛圖經志在城南　馬八疋　驢五疋　船五隻　東抵南安府大庾縣界　南往韶州府曲江縣界　驛一所　黃塘驛　去府治九十里始興縣管　馬五疋　驢三疋　船五隻　遞運所在城南　船二十隻　車站在城南　車貳拾兩（每一車夫五名十三兩）中站在靈潭里本府與南安府共各車一十兩（每車止用夫十名）路志驛館　湞江二廣咽喉之地往來憧憧於此想息舍舟而途棧萷而江必盤

泊信宿而後行州城內有八使行衙寄梅驛市南有湞江館近水樓距城之東有沙水懷德二驛直至梅嶺城之南則有瀧水道庵隸始興焉至於送迎則有郡亭津亭舊額圮不支近已一一修葺備至稱使其創締之顛末地里之遠近具列右方　八使行衙路志在郡城內南隅距郡治百餘步規模壯偉屋宇高敞興建歲月無從考究淳熙八年郡守韋能千重修他州莫及實皇華所臨之地號八使行二五　寄梅驛路志在郡城之南前此士夫罪至它無館舍容之紹熙三年郡守李公岐增葺開展扁以此名郡守孫公宏重修歲久不葺頹圮甚矣端平甲午郡侯張友一新內外增廣氣象雄偉非昔比也　湞江館路志在南市瀕江舊爲郡社壇慶元元年郡守宋公佇因建是館以便士夫之艤舟歷年寖久支傾補罅莫救厥焉端平甲午郡侯張友亦一新之行衙驛遂成鼎立士夫于于而來者皆如歸焉　沙水驛路志距城二十五里舊以驛鋪廳宇爲之非士夫崖泊之地嘉定四年郡守鄒公孟卿移漢節亭向北以爲廳事規模未暇闊廣嘉定己卯郡守孫公宏下車未幾即鼎新之門廡廳堂悉如常式庖湢之所靡不整備保昌宰傅烈作記自是十五年弗葺矣屋雖不廢若將壓焉端平甲午郡侯張友謂此尤不可因循遂委保昌尉上官啓宗董工以重葺之爲費雖甚不貲尉有心力且確實內外輪奐一新可以支久至是而近郊亦足以想憧憧往來之客矣　已上三驛木植等費悉於公帑那支作俊凡不得已有營繕妄無一毫科擾於民皆須有移文以曉衆聽云　懷德驛　距郡城四十五里嘉定三年冬峒寇犯境悉成煨燼次秋郡守鄒公孟卿重建爲屋三十餘間遂易今名士夫自本州出嶺由南安入嶺皆宿泊於此以居驛程之中也　瀧水道庵　舊始興縣距州一百二十里慶元間漕使宜再饒新建悉如館驛之制命道人一名在內掌守每月支漕司錢米供贍專備湯飲供往來行人　懷化驛郡縣志在城東北四十里南康記云南康縣大庾嶺四十里橫浦有秦時關今懷化驛是也

鋪舍

計二十二所（每鋪設鋪司一名鋪兵六名）圖經志本府東抵南安府大庾縣界由保昌縣官路往計八鋪　長亭鋪　長迎鋪　沙水鋪　石塔鋪　棠東鋪　火逕鋪　小嶺鋪　紅梅鋪（已上係保昌縣）南抵韶州府曲江縣界由保昌始興二縣（官路往計十四）府州鋪　東華鋪　保仁鋪（已上三鋪係保昌縣管）古祿鋪　都塘鋪　瓔珞鋪　黃田鋪　楊塘鋪　圓嶺鋪　黃塘鋪　界口鋪　馬眼鋪　七里鋪　正當鋪（已上十一鋪係

始興縣管）郡亭路志望安亭　在迎恩門外離州五里遞迎送達官之地郡守趙公伯津建歲久亭廢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重建規模視昔頗增壯觀因易名通度　迎恩亭　在迎恩門裏乃郡守接官之所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重修　翫嘯亭　嘉定己卯權守張公垓重建在望安亭之東今廢　聞韶亭　莫詳所建歲月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鼎新之　濯纓亭在城西三里寶慶丁亥郡侯史沂建歲久頹圮端平甲午郡侯張友鼎新而增廣之　來爲亭　在庾嶺之北余襄公詩云南來舊說無煙瘴歲序嚴凝亦暫來　傳鋪　州與江西接界凡文書急遞自中都而達南粵率於此始故郡傳加謹郡之東屬保昌縣郡之西屬始興縣東西凡九鋪每鋪二十五里於中復置腰鋪蓋欲走傳之速也上路至南安軍界七十里每二十五里置一鋪　東門鋪　沙水鋪　懷德鋪　嘉魚塘鋪　下路至韶州界一百二十五里　羅安塘鋪　瓔珞鋪　楊塘鋪　階口鋪　瀧水鋪　已上九鋪屋宇歲久盡廢兵卒往往無以庇風雨三三兩兩寓迹民居端平九年郡侯張友委官計料各鋪鼎剏樹間於單資庫那撥錢四百貫文省以買木竹之類本州嘗準漕臺行下逐年支錢修葺　大寧鎮距州七十里舊制監官文武各一員收稅兼管煙火紹興間改爲濱塘鎮

止置武臣一員祖額年終收錢一千一百二十二貫三伯七十六文緣收趁不敷於郡提刑任內立定年額收錢八百六十四貫四伯九十一文省春綱牛税錢舊例收錢一千九百餘貫從準嘉定七年轉運司行下准朝省劄下移牒湖南江西販賣人往來從便互相委保判給公憑所過場務比舊額物與減半收税以十二年春綱收到錢六百餘貫　城下商税務在大市心祖額收趁錢每年五千五百六十八貫六伯四十五文省

税課司圖經志在城南　惠民藥局圖經志在府治東　園院路志養生送死民事之大生不能以自存死不能以自葬誰獨無惻然之心惠養安措必有其地庶幾可以無憾州漏澤有園取古者掩骼之義廣朝廷漏澤之澤也安濟有院養鰥寡無告之人推朝廷傳愛之意也其居必葺其患必周仁民愛物之心於此可見　養濟院郡志在保昌縣學東路志舊在郡東門孝悌坊廢地巳久慶元間通守周公璲新創屋三間于縣社壇之東二十步每歲孟冬漸寒支給常平錢粮俾無失所焉歷歲滋久屋宇頹損紹定六年張侯友亟捐金委官監修重葺墻垣內外圓備凡用錢叁拾貫省有奇

學校

本府儒學圖經志在城東　射圃郡志在學西路志學校古者郡國莫不有學所以屬人材明教化也故鄉校不毀鄭人歌之蜀郡興學史氏褒焉蓋學校風化之本不可緩也我朝慶曆治平間文風寖盛詔州縣皆得立學奕代相承遵守成法京師建首善之地郡國倣泮宮之制分置儒官俾司教育雖遐陬僻壤視內地如一保昌為郡介在嶺表去中州未遠士知務學有閩浙之風登科第者踵相接豈非學校作成之效歟郡學距城二里治平四年郡守陳公侁奉詔創建舊由庚門今門面丙至聖文宣王廟合於學中正南為欞星門門內為池池兩畔為亭二次為學門為戟門列戟二十有四上建傑閣榜曰御書閣安奉高宗皇帝御書五十九軸并真草書孝經一十八章閣前左右為更衣亭二大成殿中殿上石刻真宗皇帝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先聖畫像伯魚侍行乃秘閣本殿後為講堂堂上立張文獻公余襄公祠後為議道堂直舍東西兩廡各一十六間其並殿三間為從祀正録位在講堂兩畔養賢堂在學正位之側齋四曰厚倫曰傳文在東廡曰致遠曰崇德在西廡直學司書位在兩從祀之側南廡為六學諭位祭器庫在東學諭位之左有祭服六稱及籩豆簠簋罇罍匪俎並貯於庫內學糧倉居西學諭位之左每歲租米盡納於倉中倉之西為

射圃內有亭名曰觀德元在學後嘉定九年教授李韶新移於此本學係郡守劉公褒教授林公襲於嘉泰四年內重修屋宇至今猶新　州學本學元額管催保昌始興兩縣大小米一千二百四十八石二斗六升自兵火後失陷逃亡計五百七十二石五斗八升端明李公韶察院李公遇分教此邦亦嘗根出一二然往往侵戶據為已業學舍視如傳舍故難以盡數趂復舊物迨淳祐八年教授趙君沂孫見本學官簿僅載租數而畝步四至咸無焉遂稟使府申提學司給由付佃戶開具田段仍分委職事詣田所打量取見畝步四至起造磚基為永遠計因而根括失陷田六百餘畝子粒錢二十貫文省有奇提刑宋公慈史君趙公善璘劉公揚祖推郡轉公良祐亦知本學所入不足以支所出前後相繼撥下絕産添園養士者不一令適年見納租米本色一百一十六石四斗六升價錢大米六百三十石四斗一升五合每石折納一貫七伯文足小米肆拾五石一斗四升每石折納一貫六伯文足子粒一百二十二貫三伯二十三文省又日收房廊錢七伯一十三文足教授劉君木孫滿改倅常平幹官嘗有請於提舉謝公逢家撥鹽二百蘿下學徒賣得錢一千六百餘貫置到米華等田為小學庄此外敎授林君正中又新創房廊一十八間日納錢三伯七十文足別項務官日支職員紙劄用費紹定癸巳郡侯張公友嘗撥錢二百貫修葺齋舍因見學校職事生員之數頗增於舊遂就州倉歲支米三十石下學添湊養士仍給據永遠為例歲以七月前支寶祐改元史君吉院周公申下車之初以學校為第一義人有爭田于官者稍不合理法悉入學以養士如何喜二齋之田是也丁祭之日首撥米以助廩給雖倉無蓄糧亦不暇計也　貢院　舊在延祥寺之西中遭兵火焚燬殆盡紹興以來三歲科舉試於僧舍皆病其隘紹興元年四月郡侯趙公伯埠輟州家之羨餘合郡士之助金移教場於土門外取其址為貢院大門中門各五間封彌謄録位夾兩旁正廳五間兩廡各一十三間後堂五間中扁曰衡鑑堂氣象雄壯冠於嶺表趙侯書額吏部尚書謝諤作記端平甲午歲當大比郡侯張友以歲久屋宇損敝之甚廊廡且皆坍倒遂鼎行葺造內外煥然一新視昔尤偉時委保昌趙令興泳躬上官啓宗監督營繕計用錢四十萬米七十石皆州郡那融以應之所買木植並照時直支錢一毫無擾於民嗣時厥後美意不續每遇詔歲官吏並緣取之於民不可勝計民散怨而不敢言淳祐壬子諸士友列詞于郡乞分團保出竹木備工役仍顧委教授張晞顏保昌主簿譚必大以董其成於天井中新添兩挾廊東

西各六間是役也官無所損民以爲使威願以是料爲準云　韶州曾簽判所撰張侯鼒修貢院記因及其往內橋積築外城錢一項茲併載焉其文曰　出豫章下湞水曰雄州脉絡江湘襟帶交廣山川孕靈涵秀之彥代不乏人三歲賓興訏起揚英掇級齊漢袂相屬也而棘闈鏖藝之地廼陋不見治此陵張侯及師帥是邦導宣華風闡發士類暇日平確詞章不減布韋筆硯之寒歲當登賢書謂詞場眼境庳污士子何以明發靈腑廼屛廼贊廼新是圖自門徂基自皇徂堂啓之辟之百爾並作庭廡洞達擬勢高騫皇皇偉觀遠撓人目使士子仰棘守之高闕以浩其氣俯庾陽之峭甃以濯其節觀舟檝之燦麗以昌其文游目而得於心豈徊華土木云乎哉愿嗟世之士大夫軒冕一穹袵布衣若將浼者多矣奚暇他及侯不惟涵養若儒素而抵弘士氣之機且見於長養攄寶之餘詩云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斯之謂乎侯自下車來羽檄方叢而俎豆之事亦不偏廢梁壞渠壯城守以修金湯之勝而黌舍之修尤汲汲介心銖積帑金將及二萬緡欲刱築外城爲保障之圖而學田之增尤欲垂利於悠永使侯當從容無事時則其羽翼斯文者將何如哉蓋侯名門素風得濂洙之傳文靖公與張紫岩爲淡交勳在國史倚齋雅潔之操揚文節公剡嘉道之信乎侯之家學有

源乎充若所爲功用豈易量哉次元蝗粟隣封欲祉侯望熟矣悵未遑鈴下一日士輩來謁予大貢宇之宏屬余叙誌之次元竊謂侯之善政若士與民銘誦之美侯贊語然是舉也乃作新士氣掄論也爾士子去卑陋而詣高明意氣激昂頭角軒露異時猶曲江之張日南之姜大贊渢渢嶺海之光可不知攸自歟廼紀諸堅珉使道盛德至善而不忘若夫繕費之浩繁區守之氣縮保昌志詳矣不書端平元年八月朔日從事郎韶州軍事判官曾次元記朝散郎權知南安軍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彭鉉書奉議郎通判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劉無愠篆額　解額路志貢舉條例政和三年禮部詳定諸州解額本郡一十三人遇年兩邑之士就試頗多至三十餘人考官兩員　貢士莊路志貢士莊之立蓋爲歲貢鄉曲英俊西上者設也始於嘉定乙亥學職以香雲院產有請于郡太守劉侯公亮從所請歲入三十緡是繼以太守黃公庶增以寶林寺等三院之產及撥綱管等地由是歲入計一百單八緡有奇寶祐癸丑史君吉院周公申懲郡吏黃中侵移官錢之姦籍其田二十一畝有零以隸本莊正字辛方貴計畝因財之罪估其田以入本莊其後再根出方貴未盡籍之田計二十七畝四十五步又捐價平售于本莊教授張晞顏因貢士中有赴省不前者繳回元津送錢共五十四貫有奇遂破舊日撥錄修造支遣之例專一椿留以爲本莊之用又於學泮費廨加樽節撥助本莊營刱樓店一所名朝京館又架樓於館之後扁曰拂雲兩廊并樓房共十八間除官敕戊定約收僦錢一百貫官省繼自今每歲而斂三歲而散可倍於前凡學之闕外新舊舉人及赴殿試者支送各有差雖廣去京遠然亦可以薄爲屝屨助云　先賢祠　先賢五先生祠圖經志在府學東　張文獻公祠圖經志在府學西

兵防

教場圖經志在城西門外路志舊在城壕之東紹熙元年郡守趙公伯瑋取其地爲貢院遷在土門外嶺上中間築舍名曰閱武廳以垣墻其地爽塏春蒐秋獮閱習便焉　小教場路志在郡之西園安慶堂之側有習射亭　營寨教場路志二廣之兵以推鋒軍爲重自五羊而下諸州率分隸焉郡寨適章貢峒寇出入無常故置寨營屯與大土軍半城尤不可闕春秋教閱必嚴金鼓擊刺之節所以壯威重備不虞也　營寨路志澄海十三指揮營在子城南畔額管禁軍四百人見管二百五十人　澄海二十二指揮營在子城北畔（淳祐甲子歲郡侯張文重起造二營門）額管禁軍

四百人見管二百人　清化營在城外遷善坊之東額管廂軍一百人見管六十人　牢城營在子城內城隍廟西額管配軍七十人見管五十七人　水陸同巡檢司土軍塞在縣尉司之東額管土軍一百人見管五十人　管界巡檢司土軍寨在保昌縣學之後今在光孝寺側額管土軍一百人見管六十人　欽司推鋒駐劄寨在保昌縣舊址元管一百一十人今增至二百二十人　贛守都鈐兼提舉本州兵甲事遇有警急即時申聞彼處調撥將兵三百人前來防托額管一百四十五人　提點坑冶司般運銅鐵營在迎暉門之外見管一百二十人

古蹟

路志一郡之間必有靈異之跡或仙釋之曾遊或賢哲之嘗居其人雖往其跡猶存如孔聖曲阜之杏壇老君蜀郡之玉局召伯之甘棠諸葛武侯之八陣圖歲月推移歷數千載之久後人觀之起敬起愛而不忘是郡處庾嶠之南據江山之勝巖谷之內先賢讀書之室宛然如舊泉石之間方士煉丹之處釋子卓錫之所至今未泯蓋靈跡所寓必有神物爲之護持姑取一二載之　庾嶺寒梅郡志即梅關也古以其上多梅凌寒先開因名之　凌江秋月郡志在郡治西其水抱城而流澄澈環遶秋高月明一

色朗映視絶冰爲異故名焉　官道虬松郡志自郡至庾關八十餘里嘉祐間漕使蔡抗奉旨栽植夾道陰翳枝幹夭矯形若虬龍　靈巖龍湫郡志去城北十五里崖嶂皆石巉絶千尺上有飛泉瀉空如瀑布焉云有龍潛其巖中有龍王祠故曰龍湫　陰晴塔影郡志城東延祥寺有塔三影祥符二年己酉云異人所建有塔影堂其三影不以陰晴見于壁間二影倒懸一影向上見廳堂間吉若見于房室則凶　三松臺郡志在城東光孝禪寺後嶺其地勢若臺形上有古松三株蒼翠如蓋因以得名　曹溪六祖大師郡志自黃梅得衣鉢秀上座領五百大衆追逐至大庾嶺上爭取衣鉢祖師遂將鉢覆石上扶卓石旁衆揭不動其古跡在嶺頭雲封寺內　羅漢井路志在城下迎恩門外後巷距城三里深纔二尺許泉水迸湧清冷甘美耆老云昔有羅漢聖僧過此指出因以名之　官道松路志宋嘉祐八年本路漕使蔡公抗奉聖旨上自保昌梅嶺下至始興曖水鋪夾道種松數千株高聳霄漢盤虬蔥翠前賢題詩云六月火雲燒滿道綠陰清裏度行人至今茂盛人感思公之惠　秦關元一統志在郡東北四十里南康記云南康縣大庾嶺四十里橫浦有秦時關今懷化驛是也　甘露戒壇元一統志在州之報恩寺　大庾嶺嫗冢元一統志通鑑長編云盧多遜南遷度大庾嶺憩一小冢其媼頗能語言多遜詳問之則曰我中州仕族有子官亦淸顯爲宰相盧多遜挾私竄以死多遜中懷毒螫當犯法禁我留此嶺上以俟其過多遜之行甚窘媼固不識即倉皇遯去　果業寺元一統志唐詩紀事云六祖有湞陽果業寺閣東嶺洞谷銘并序　二仙觀元一統志在大庾嶺山巔　天封寺元一統志在州東北有僊

文闕

官蹟

歷代官政蹟　蕭渤圖經志皇祐二年爲郡守有仁政時蠻寇陷邕管儂議治城捍衛工築未興除殿中丞代去安撫使入境父老遮道泣且言曰願借留以畢其事使者條其狀以聞詔從之邦人感其築城之功建祠祀之祠今廢　范應厚圖經志崇寧五年爲郡守大觀元年詔製八行之選每路以三人爲率詔下二年無應選者惟南雄得譚煥歐陽珏許孜爲一路殊選皆侯之德化也　趙善俁通判圖經志嘉定三年准旨知南雄州時江西峒寇數來犯雄親提兵背戰至沙水其子汝振與司法參軍黃桭實從兵敗二人皆死于賊郡爲立祠以祀之　黃庶圖經志嘉定八年爲郡守首訪民疾苦以凌連二陂久廢俟步至陂所相而增修之及去邦人擁馬首留之不獲乃相與立碑　黃戒圖經志紹定三年爲郡守時夏秋間久旱不雨俟禱有感獲雨三晝夜歲大熟又蠲民之歲賦敦尚教化挂未忠節大有德於此邦　亦馬都丁圖經志西域人爲郡守到任二年重新府治建清太橋石墩官道植松收粮令民自把擧民爲立政蹟碑　塔里海牙赤圖經志回回人爲郡守有治蹟濬陂灌田民懷教民的回回人爲郡守興學起發民以荷擔爲生富戶餐驢馱負其利俟禁之貧者得以養生後立去思碑　張傳賓圖經志襄陽人至順三年爲郡守清慎有爲修學校創置藥局從祀建言廣海軍民判使後爲立德政碑　楊益圖經志字友直洛陽人至元丙子由戶部侍郎出爲郡守以安靜爲政禁絶淫祀興利剔蠹不受私謁兼工漢隸有隸書太極圖說西銘及留別父老詩在學焉　孫三寶圖經志泉州人至正丁亥由浙省照磨同知郡事廉介愛民如子及代民遮道不忍其去咸爲涕焉父老請留靴以爲記　漢揚僕圖經志爲樓船將軍出豫章由橫浦下湞水即此　章得象圖經志爲郡守後入相封郇公　連大守郡志興水利築陂灌田至今曰連陂　鄭天益圖經志太常博士景德四年　潘遵圖經志紹聖中郡守　李熙載朝請大夫（政和二年）　游經朝奉大夫（宣和元年）　蕭諧朝請大夫（紹興

二年）孫憲文朝奉大夫（乾道四年）趙汝作（朝散大夫淳熙十四年）趙伯瑋（朝散郎紹熙元年）劉篆（朝請大夫嘉泰二年）鄒孟卿（奉議郎嘉定四年）陳端禮（朝奉大夫宣和四年通判）林次韓（左承議郎乾道六年）曹愁（通直郎紹熙五年）徐榕（朝奉大夫慶元二年）劉學雅（承議郎開熙元年）元安同（中大夫至元二年郡守）趙好禮（中順大夫至元二年同知）鄭康斗（承直郎至正二年）劉中孚（承直郎至正十四年）張致成（承事郎至正十年經歷）李文貴（郡志中奉大夫集賢學士）麥鐵杖後　陳逵（承務郎吉安推官）朱原薦（承事郎清遠縣尹）朱應淵（南恩州教授）朱應發（廣州教授將仕郎南海縣尉）　吳思孫（肇慶府教授）　吳瓚（承事郎石康縣尹）　麥激（奉訓大夫知藤州）　吳震（徵事郎循州判官）　杳閣（輿地紀勝太宗時知南雄州地當衝險俗雜夷夏閣至風俗爲之一變云）　鮑軻（輿地紀勝儂智高反鮑軻時爲廣東提刑率其黨欲過嶺北至雄州蕭渤留之雄州勉以忠義乃日運一奏復以此策勳）　耿南仲（輿地紀勝建炎元年貢南雄州繫年錄）　趙子崧（輿地紀勝建炎二年貢南雄州繫年錄元一統志靖康二年春徽宗欽宗北狩中原無主子崧號召忠義之士爲壇歃血以盟誓以勤王再造宗社衆聞康王在南京乃以手書勸進建炎二年言者劾子崧書謀

不軌貴居南雄州于崧著朝野僉載十餘卷行于世　郡成章輿地紀勝建炎二年以內侍押班得貴南雄州時金人攻掠諸郡群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不以奏依遇焚其州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其潛善伯彥之罪故有是命繫年錄　鄭剛中輿地紀勝中興遺史紹興十八年落職居南雄州剛中帥蜀有聲秦檜惡之諷言者劾以贓罪遂有是命　張士遜元一統志真宗時自江南轉運使徙廣東士遜至此州奏除苛政蠲户役十餘事文移漕河北經行留有題詠　太守題名路志南雄郡舊有刺史題名記爲木方書之而揭於廳事自田侯繼勲已下至黎侯珦凡五十有九人其十有二人有名氏官秩而不著其到官受代之歲月熙寧中李侯宗儀貴與郡事欲移刻於石而被命移廣西提典刑獄公事既不克就止因其故而新之元祐四年歐陽公來守此邦越明年乃刻石以終李侯之意客或詣公請評考田侯已下爲政善否之跡併書而刻之以示勸戒公曰題名之興蓋以備遺逸若夫雋功偉德利澤在人邦之父老能誦而碑之無俟於余其不善則君子惡稱人之惡況欲播之於無窮乎皆非余之所敢知也徒以爲木之爲物柔而易毀不若石之堅且壽故易而刻之庶其傳爲可久爾僚屬聞公之言相與歎曰公之仁爲至矣言人之不善猶所不忍其肯躬詳刻之致以廣其民哉推公之言以質其所行其內外可謂備矣宜其郡人愛公之無致若甘棠之於召南也乃相與叙公敗作之意遷諸碑首使來者得以觀焉元祐五年十月日錄事參軍兼户法事董宜卿序　田繼熙太子中允　盧佩太子中允　馮順太常博士　田侃著作佐郎　張雍將作監丞　舟宏少府監丞　范德林祠部員外郎　李德鄰員外大夫　楊覆信殿中丞　查陶殿中侍御史　孟消國子博士　孔揆太常丞　王素交太子中允至道二年八月到任咸平元年七月替　杜惟一虞部員外郎咸平元年十一月到任咸平四年六月替　張播國子博士咸平四年六月到任咸平六年六月替　錢踞嗣國子博士咸平六年六月到任景德二年九月替　畢爲踰著作佐郎景德二年九月到任景德四年十二月替　鄭天益太常博士景德四年十二月到任祥符三年二月替　盧太初屯田員外郎祥符三年三月到任祥符四年十月替　王濬殿中丞祥符四年十月到任祥符七年二月替　蕭巨川比部員外郎祥符七年二月到任祥符八年九月替　章德象都官員外郎祥符八年九月到任天禧元年九月替作揖俞獻卿太常博士天禧元年九月到任天禧二年八月移潮州　劉有政秘中丞天禧二年十二月到任天禧三年八月替　桑慥著作佐郎天禧三年

十一月到任天禧四年四月丁憂　周璀都官員外郎天禧四年十二月到任乾興元年十二月替　王嘉言殿中丞乾興元年十二月到任天聖二年十二月替　郭像玉屯田員外郎天聖二年十二月到任天聖四年十月替　畢慶長駕部員外郎天聖四年十月到任天聖六年九月替　崔中正大理寺丞天聖六年九月到任天聖八年八月替　李永德殿中丞天聖八年八月到任天聖十年六月替　陳師古屯田郎中明道元年六月到任景祐元年閏六月替　李士雲屯田員外郎景祐元年閏六月到任景祐三年八月替　陳琦殿中丞景祐三年八月到任景祐五年十一月替　吳有鄰屯田郎中寶元元年十一月到任寶元二年七月移虔州監酒稅　許緘駕部員外郎寶元二年十一月到任慶曆二年三月替　王罕殿中丞慶曆二年三月到任慶曆三年十一月就移本路轉運判官　唐諷衛尉寺丞慶曆四年三月到任　晏寧大理寺丞慶曆五年二月到任慶曆七年三月替　張經屯田員外郎慶曆七年三月到任八年閏正月除殿中侍御史赴闕　馬嘉言太常博士慶曆八年五月到任皇祐二年八月替　李詠虞部員外郎皇祐四年到任當年十月替　曾有立虞部員外郎至和元年八月到任嘉祐元年十二月替　晏賜素虞部員外郎嘉祐元年十二月到任嘉祐三年閏十二月替　許立比部員外郎嘉祐三年閏十二月到任　劉鈞職方郎中嘉祐五年十月到任嘉祐八年四月替　歐陽乾曜都官郎中嘉祐八年四月到任李景亮水部員外郎治平元年二月到任治平三年四月替　韓緯比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四月到任十一月准勑就移知均州　陳侁職方郎中治平四年閏三月到任熙寧三年四月替　吳天常太常少卿熙寧二年四月到任熙寧四年四月替　李宗儀都官郎中熙寧四年四月到任七月准勑權廣西提刑　王之才屯田郎中熙寧三年十月到任熙寧六年十一月勑就差韶州　鄭諤虞部郎中熙寧六年七月到任勑再任元豐元年二月致仕　梁立則屯田郎中元豐元年六月到任元豐三年六月替　吳華承議郎元豐三年六月到任元豐五年十二月替　葉比朝議大夫元豐五年十二月到任元祐二年十一月替　黎珣朝散郎元祐元年十二月到任元祐四年四月替　歐陽闢朝散郎元祐四年四月到任元祐六年六月替　蕭康伯朝請郎元祐六年六月到任潘　朝散郎元祐八年八月到任紹興三年十一月替　彭豫朝散郎紹聖三年十一月到任元符三年八月致仕　阮之才承事郎崇寧元年四月到任崇寧二年九月致仕　劉瀏朝奉郎崇寧四年八月到任崇寧五年四月致仕　李熙載朝請大夫政和三年四月到任　謝或承

議郎政和四年四月到任政和六年十一月替周鍔朝請郎政和六年十二月到任宣和元年十一月替楊積宣教郎宣和元年十一月到任宣和三年七月事故湯經朝奉大夫直秘閣宣和元年五月到任宣和七年七月除兩浙提舉就除姜宗朝散郎靖康元年三月到任建炎二年七月特責罷李公衍奉直大夫建炎二年十二月到任建炎五年二月替鄭成之右朝奉大夫紹興元年二月到任紹興三年六月替潘潛左朝請大夫紹興三年六月到任五年七月初主管台州崇道觀莊緯右朝請郎紹興六年八月到任八年五月就差主管台州崇道觀趙子頌左朝散郎紹興八年六月到任十年閏六月到任十二年六月替劉掄右朝奉郎紹興十二年六月到任十四年六月替馬城左朝請郎紹興十四年八月到任十六年九月替蔡岡右朝奉郎紹興十六年十月到任十八年十月替盧楚左朝請大夫紹興十八年十月到任二十二年十一月替都絜左朝請郎紹興二十二年十一月到任二十六年四月初差知池慶府盧迥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到任二十七年四月替曾汪左朝散郎紹興二十九年四月到任三十年九月告老行在方滕右朝散大夫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到任三十二年二月致仕李著右朝請郎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任乾道元年正月替李汶右朝散郎乾道元年正月到任三年四月替黃涓右承議郎乾道三年四月到任四年四月除提舉廣東市舶孫蒐文右朝奉大夫乾道四年五月到任自通判就差州事六年正月赴召趙靡左朝請郎乾道六年閏五月到任六月丁所生母憂錄侍王濆右朝散郎乾道六年十月到任九年正月替趙公脩左朝散郎乾道九年正月到任淳熙二年三月替張嶧朝散大夫淳熙二年三月到任四年六月替李喋奉議郎淳熙四年六月到任六年正月轉承議郎韋能千朝奉大夫淳熙六年七月到任八年七月與祠吳嶧朝散大夫淳熙八年八月到任十年十一月替黃勛宣義郎十年十一月到任十三年二月替趙汝作朝奉郎淳熙十三年二月到任十五年四月替黃兌朝散大夫淳熙十五年四月到任紹熙元年四月替趙伯陸朝散郎紹熙元年四月到任三年六月替李岐朝散大夫紹熙三年六月到任五年八月替廖僩武節大夫紹熙五年八月到任慶元元年十二月宮觀孔異武翼郎慶元二年三月到任至三年閏六月宮觀謝卓然武節郎慶元四年二月到任至慶元五年三月一日致仕宋价朝散大夫慶元六年四月初十日到任至嘉泰二年四月二十日任滿劉篆朝請大夫嘉泰二年四月到任至嘉泰四年六月任滿聶周臣朝奉大夫嘉泰四年六月初九日到

任至開禧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任滿李岳武經郎開禧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到任至嘉定元年六月初五日致仕郭圭朝請郎嘉定元年十月初十日到任至嘉定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准省劄恭奉聖旨改知新州當月二十六日交替趙善俁朝散郎通判嘉定三年五月十八日恭奉聖旨知州郭圭改知新州趙善俁改知南雄州六月二十六日交割鄭孟卿奉議郎嘉定四年四月初二日到任六年二月十八日准省劄奉聖旨改除本路提刑五月二十六日交州事歸司陳天宜承議郎嘉定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到任閏九月十八日准省劄時暫兼攝本路提刑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正除六月初九日歸司劉公亮朝奉大夫嘉定七年六月初九日到任八年七月三十日准省劄改差知沅州軍州填見闕黃庶通直郎嘉定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十年五月內與祠奉聖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當年八月初六日交職事與次官李溪朝散郎嘉定十年十月十七日到任十一年十月初十日致仕孫逵承議郎嘉定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到任九月磨勘轉朝奉郎至嘉定十四年八月初十日替就除行在諸軍審計陳士會朝奉郎嘉定十四年八月初十日到任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主實恩轉朝散郎趙汝瑜承議郎嘉定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到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滿任至十二月二十四日交替趙積朝散大夫嘉定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任寶慶二年十一月內准省劄改差知英德府填見闕至寶慶三年四月十一日交替史沂朝散大夫寶慶三年四月十一日到任至紹定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滿替龔成朝奉大夫紹定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任至紹定六年四月二十日滿替紀於翁十五月准省劄改除本路提舉牧反朝奉大夫紹定六年四月一十日到任至紹年二月[illegible]五日滿替[illegible]三月准[illegible]路[illegible]朝請大夫到任趙汝潘朝散大夫端平二年六月十五日到任至嘉熙元年九月初一日滿替皇甫埏朝請大夫嘉熙元年九月初八日到任至嘉熙二年十一月初六日致仕徐拱朝奉郎嘉熙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至有[illegible]以忠[illegible]止[illegible]太守續題名記路志太守題名有碑焉矣登載版泐復續一碑續之者何靖生生不窮之仁也大哉乾為[illegible]坤[illegible]而又具今不同其所以相因而成化者一而已循環無端往來不息斯天地之仁所

以愈精而愈無窮也二十[illegible]石[illegible]九重[illegible][illegible]之見惟一時[illegible][illegible]之見其事益略相似故太君[illegible]之天地也故守民之四時也政乎論理[illegible]慣不作其守之春乎長翁德威召[illegible]衆日其守之夏乎介[illegible]解印[illegible][illegible]於其守之秋與冬乎相關焉不至於背相成焉不至於杆格脉絡貫通生意周浹是又四時迭運而不[illegible]乎交循環者也以賢[illegible]相繼之善其用與四時周流守之所寄並保矣判府制參趙先生承命出[illegible]篤志愛民陛辭之初抗章論事如明[illegible]猶戴吏[illegible]乎市[illegible]資亭蓄[illegible]皆國本軍[illegible]之急務先生此意是直欲無一事之不便乎民無一[illegible]之不志乎民也而[illegible]之春其治績績於此若夫修城築[illegible]以衛民事學校以養士禁[illegible]吏姦[illegible][illegible]向[illegible]業則又一二之[illegible]遺在[illegible]道布[illegible]乎而不可[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自余來書大書特書以至于不[illegible]書而止則始終紀[illegible]焉[illegible]與時而皆行矣天地生生之德果何時而[illegible][illegible]那然則是碑之[illegible]非[illegible]其名是[illegible]其[illegible]也後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者曰其為民之[illegible]其為民之[illegible]其為民之[illegible]與[illegible]刑凡[illegible]天地之仁於不[illegible]者政又自[illegible]其[illegible]間[illegible]無窮也是碑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乎淳祐三年正月日門生[illegible]迪功郎[illegible]州州學教授劉[illegible]記并書[illegible]議郎通判[illegible]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illegible]都篆額[illegible]議郎知[illegible]州[illegible]軍州[illegible]管內勸農營[illegible][illegible]趙[illegible]立石[illegible]趙[illegible]

奉議郎[illegible]祐二年二月三十日到任淳祐四年四月十六日滿替**史長卿**承議郎淳祐四年四月十六日到任當年七月十八日准尚書省劄自休致仕**劉揚祖**朝散大夫淳祐五年五月初一日到任淳祐八年十月初十日致仕**徐燠**朝散郎淳祐九年七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十年二月初一日[illegible]尚書省劄[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所任**趙與翺**承議郎淳祐十年七月初三日到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illegible][illegible]閩中[illegible][illegible]郎淳祐十二年八月二十[illegible]日到任至寶祐二年五月[illegible]省劄[illegible]堂審除[illegible]廣南市舶[illegible]閩六月二十二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十五日[illegible]任[illegible]司**趙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祐六年[illegible]月初七日到任

通判題名路志南雄為江廣之喉襟由東而南則東廣由南而東則西江舟車所會[illegible][illegible]往來其地[illegible]甚重若是則監州通侯[illegible]可闕而不置遠我宋崇寧[illegible]甲申李[illegible]臺[illegible]概請于朝乞[illegible]通判佐理郡事徽宗皇帝即可其請易[illegible]判所[illegible]副為通判廳事並得設官分職循名責實迄[illegible]逮今經涉凡四十有八年矣前後[illegible]政[illegible]映相望其有[illegible]心剛正蒞事詳明以文學顯名以[illegible]閑勵世代不乏人高[illegible]傑[illegible]卓然在人耳目不可掩也至如題名久未立碑[illegible]其本[illegible]誠為缺典紹興已巳李春南開黃公[illegible]相之後來[illegible]莅郡下車之初凡所施設有條有理可謂官稱其職矣因得[illegible][illegible]會諸倅屬欲考往蹟躊躇四顧罔有知者於是蚤夜編次止得宣和元年以來歷任姓氏品秩與夫到官受代歲月計十有二員命工刊石立于官舍以傳不朽面屬寒士作文紀實自顧荒蕪敢虛來命之辱哉竊試言之人之材智稟於天捷為政治有能有否能者因之否者革之表裏之符也儻其盛德大功足為後人標準則闔郡之民思如召公甘棠雖久而難忘也始之立碑之意正在此而不在彼且將告諸來者豈徒為文具而已哉紹興辛未仲春朔右迪功郎錄事參軍詹大聲序

師揚承議郎宣和元年七月到任**陳端禮**朝奉大夫宣和四年六月到任**何行中**朝散郎宣和七年六月到任**賈浬**承議郎建炎三年九月到任**宋憲**承事郎紹興元年十二月到任**衛晚**右承議郎紹興三年十一月到任**趙子佺**左朝請郎紹興六年三月到任八年四月滿**鄧升**左奉議郎紹興八年四月到任十年四月滿**陳子輝**右朝請大夫紹興十年四月到任十二年四月滿**張翔**左朝奉大夫紹興十二年四月到任十四年六月滿**魏彥模**右朝請大夫紹興十四年六月到任**王鑄**右朝奉郎紹興十七年二月到任十九年三月滿**黃[illegible]**右奉議郎紹興十九年三月到任二十一年四月滿**李雲**右奉議郎紹興二十一年四月到任二十四年正月滿**李移順**右[illegible][illegible]郎紹興二十四年正月到任**盧適**右朝請郎紹興二十六年三月到任二十八年四月滿**陳思順**右承議郎紹興二十八年四月到任二十九年六月致仕**趙伯茂**左承議郎紹興二十九年十月到任三十一年十一月任滿**王韋**右朝請大夫紹興三十二年十一月到任隆興二年六月任滿**王輪**右朝請郎隆興二年六月到任乾道二年九月任滿**孫憲文**右朝請郎乾道二年九月到任四年六月[illegible]乾差州事**張次商**右通直郎乾道四年十月到任六年十一月滿任**林次韓**右承議郎乾道六年十一月到任九年正月任滿**曹緯**承議郎乾道九年正月到任淳熙二年四月勑主管台州崇道觀**陳積仁**承事郎淳熙二年五月到任**朱用亨**宣教郎淳熙四年六月到任**張任**奉議郎淳熙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到任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任滿**姜慶度**奉議郎淳熙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到任十年三月初六日任滿**林積**奉議郎淳熙十一年二月初六到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任滿**劉興祖**通直郎淳熙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到任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任滿**蔡顯**奉議郎淳熙十五年四月到任紹熙元年五月任滿**梁克俊**奉議郎紹熙元年五月到任三年七月替**陳士貴**通直郎紹熙三年七月到任五年七月替**曾慥**通直郎紹熙五年七月到任慶元二年七月替**徐榕**朝奉大夫慶元二年七

月到任四年八月皆周嵘朝散郎慶元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嘉泰元年九月初五日任滿郭邦儁朝奉郎嘉泰元年九月初四日到任次年准指揮權建州十一月陞朝散郎十二月回任嘉泰三年十一月任滿陳椿年承議郎嘉泰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初八日滿皆當日准省剳除知安州填見闕磨勘轉朝奉郎劉學雅承議郎開禧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到任至次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仕張元晉朝奉郎開禧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嘉定元年七月二十五日磨勘轉朝散郎趙善傑朝散郎嘉定二年五月初十日到任三年正月漕司奏辟二月二十七日恭奉聖旨改知新州五月十八日奉聖旨改知南雄州填見闕涂樞以文林郎知南雄州保昌縣於嘉定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准提刑司牒奉聖旨選差權通判至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以考第滿員足解任赴班孫次韶承議郎嘉定六年七月初三日到任七年十月初三日除尚書省剳子差知南恩州填見闕曾準奉議郎嘉定六年七月初二日到任至七年十月初三日准磨勘轉承議郎初六日准勑差知廣州滕珂承議郎嘉定十年十月初八日到任次年五月二十一日承勑差知新州趙廣夫通直郎嘉定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到任至嘉定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准吉[illegible]勑轉奉議郎九月初二日滿趙師儦通直郎嘉定十四年九月初三日到任朱沆通直郎嘉定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至嘉定十七年閏八月二日磨勘轉奉議郎當年閏八月十二日到任陳梓嘉定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到任轉朝散郎寶慶二年四月五日轉朝請郎十二月二十七日皆　趙彥權承議郎端平三年七月十三日到任至三年七月二十日任滿　徐供　王進年　趙希邦　韓良祐　許夢齡　趙與漸　楊仲和　趙時舉

推官題名　路志

昔人謂水之達花池風動入藤賓英游嶲於庫於此奇徑南維自宗室門易而到所須首副部試而推官職守寔叢寔爲尤暮期次書諸郡網條爲舊無所守紹興初居與西陵江門合都地畢溢甚紹興三祺黃君開請於州移使且鋪之內[illegible]迹今姓氏獨泯不者可捐嗣興延平鄧君炎載宿閣牒訊訪故老前乎此者歲月浸湮自綿今蒞事以後得一十人能列相鄉貫有秋稱推官無高卑苟徒然有立皆足以行其志蛉昌黎始爲武寧推官晨入夜歸讜言無所忌後直猜爲同州推官決女奴幾做宣覺數入書之史冊使人稱頌今立碑之意非特備遺逸紀名氏而已想其人挹其政時使其日有考云嘉定庚辰二月朔宣教郎知南雄州保昌縣事[illegible][illegible]記迪功郎南雄州軍事推官鄧炎立

黃開從政郎[illegible]州　王鼎之文林郎紹興府　王謨從事郎常州　嚴萬全文林郎吉州　趙塗夫迪功郎吉州　龔寔迪功郎建昌軍　趙汝价從事郎福州　孟應從政郎寧國府嘉定八年二月十三日到任至十年四月十二日解任赴班危侯從事郎南劍州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到任至十二年閏三月初七日離任赴班鄧炎迪功郎南劍州嘉定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到任祝應龍儒林郎衢州嘉定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到任至寶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滿皆張旦儒林郎福州寶慶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到任至紹定二年三月十五日滿皆侯成大承直郎太平州紹定二年三月初三日到任至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滿皆毛研儒林郎處州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到任至端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滿皆趙希灋從事郎福州端平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到任沈傳中太平州許璘儒林郎饒州趙希湊從事郎福州淳祐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到任至淳祐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滿李革老從事郎建寧府淳祐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到任至寶祐元年二月初十日成四考有實滿皆楊東仲從事郎吉州寶祐元年二月初十日到任至寶祐三年十月十一日罷

州學教授題名　路志

大君天地宗子也孰非人之子而入使孝于其親出使恭順于其長是其教習屬於天地之宗子故設官教人皇極大德自鄉庠遂序之制不見於後世薄海內外皆為建學立師未有如我宋之盛者其於宗子之責塞矣然則分大君之憂而任夫人父兄之託可不知所務乎郡縣吏有獄訟財賦之責簿書期會之責一或不舉而責隨之為大君養士漫不思人之我託而偷曰是職閑無事也與不省已之未修而諉曰是俗陋不易化也是使其責將安歸耶南雄自偽漢始為郡置學官以來居是者不知其幾人而名氏缺莫得詳姑取近而可考者鑱諸石因書所聞以諗來者俾懋厥職若夫博文而約禮切問而近思所以教人為學之序則有聖門垂訓在嘉定十年春二月戊申朔迪功郎南雄州州學教授李韶記　夏能之　洪熱　甘廷桂　劉邦昌　羅匯　孫瑞　郭份　江文叔　王人鑑　趙善扛　陳夢齡　朱英　俞言　曾想　陳所傳　王宗度　趙師郁　楊應　朱元龜　曾準　羅時用　朱仲河　林棠　吳禹　許之選　方寀　李韶　許彥為　許致祥嘉定十三年十月初八日到任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受代李遇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到任寶慶二年十二月受代陳應龍寶慶二年十二月受代紹定元年六月丁憂鄭唐舉紹定元年十月二十四日到任紹定四年十一月初三日交割以帥漕辟南恩倅周楫紹定四年十二月初三日

（到任）盧自明（紹定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端平三年四月二十日受代）宋丕中（端平三年四月二十日到任）翁甫（嘉熙三年五月十一日到任淳祐二年六月初三日受代赴班）劉本（淳祐二年六月初三日到任淳祐五年六月初二日任滿當年五月二十七日准省劄差本路常平提幹）趙沂孫（淳祐五年八月二十八日到任淳祐八年四月初二日准省劄改差本路提幹當年十一月初九日受代赴祈任）葉起潛（淳祐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到任）

進士題名（路志）　左從政郎州學教授趙善珏撰　乾道三年夏四月右承議郎建安黃公清來守是邦首念學宮之陋爾逮農隙僦工鳩材命一新之闢奉宸章序圖從祀拓甲闢陪益所未備越明年三月既望陪通守右朝請郎酉陽孫公忠文臨觀厥成孫公顧謂善珏曰南雄素號東廣佳郡初實肄由江爲之在唐有張文獻公國朝復有余襄公文化熏染寖久益盛闢自天聖迄紹興初保昌始興登進士第者凡三十人泛陞通顯亦不下十數人偶罹兵燹餘三十年寥寥罕繼焉者借曰風土有盛衰如俗尚世習其可得而移刻今田廬日僕戶口以蕃藏修之地庠序之備自不擲噫昔尚矣尤哉盍悉采前進名氏刻而植之座具石以俟來者因勉諸生不亦可乎善珏書而揭曰善珏之顧也敢不承於是乎書尚各惟所撰焉

續題名（路志）　從事郎州學教授吳禹撰　進士題名立之學宮示人才之所自出也惟南雄舊隸曲江山川扶輿氣不他翫而鍾美於才唐開元中傑然以文章氣節著名者張文獻公蓋其尤也韻與青湞山睥淵媲至於國朝領李父子二鄧兄弟相繼聯登瀛躋華顯儒風薰蒸士類日盛甲于嶺表往往藝學積文皆有師法立身行己一蹈準繩雖庠序教育使然沿波討源所從來遠矣乾道三年郡博士趙君善珏嘗采天聖泊紹興初保昌始興推進士第者凡三十人悉案次名氏年載甲乙爲之記而刊諸石嗣是而題且聯翩而未艾也記久漫漶邑人請吏之將砦而改刻于方任育才之責無以辭則爲之言曰夫鐫金石者不累日而涵養器業以待上之需非朝夕積也雖自今諸君其夙夜孜孜入門而仰高聖道則曰乃所領學升堂而景慕先達則曰有爲若是充斯以往則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科第直幹事爾異時大書屢書驗之猶信記略矣姑以勵來者云開禧丁卯上元前五日記　鄧驥（保昌天聖二年宋郊榜第二甲）許致（始興天聖二年宋郊榜第二甲）趙奎（保昌景祐元年張唐卿榜第三甲）譚惟幾（保昌景祐五年呂　榜第四甲）鄧中立（保昌皇祐元年馮京榜第四甲）譚侁（始興皇祐五年鄭獬榜第五甲）顧希甫（保昌皇祐三年鄭獬

榜第三甲）李郡（保昌嘉祐二年章　榜第三甲）鄧闢（始興嘉祐四年劉煇榜第五甲）鄧戒（始興嘉祐四年劉煇榜第五甲）許彥博（始興治平四年許安世榜第三甲致之子狀之父）鄧向（始興治平四年許安世榜第四甲）張舜咨（保昌熙寧六年余中榜第三甲）張漸（始興熙寧九年徐鐸榜第四甲）李瑛（保昌元豐二年時　榜第四甲）顧良（保昌元豐五年　榜第五甲）趙暢（保昌元豐八年焦蹈榜第三甲）丘貢（保昌元祐六年馬涓榜第四甲）黃翰（保昌元祐六年馬涓榜第三甲）許安世（始興紹聖四年何昌榜第三甲）陳粟（始興紹聖四年何昌榜第五甲）鄧顯道（始興元符二年李　第四甲）譚瑛（始興大觀三年賈安宅榜第一甲）歐陽珏（保昌大觀三年賈安宅榜第二甲）許狀（始興政和二年　榜第四甲致之孫彥博之子）壁商俊（保昌政和三年何　榜第五甲）李舜臣（保昌建炎二年　榜第四甲）鄭孝廉（始興建炎二年　李易榜第五甲）歐陽數言（保昌建炎二年　李易榜第五甲）劉藻（保昌紹興二年張　成榜第五甲）周愿叟（保昌淳熙八年白榜第四甲）陳師愈（保昌淳熙十四年王容榜第五甲）周于才（保昌慶元二年鄒應龍榜第五甲）鄧晞顏（保昌嘉定七年袁甫榜第五甲）劉亦周（保昌嘉定十六年蔣重珍榜第五甲）葉振文（始興寶慶二年王會龍榜第四甲）（符之伯）李應龍（保昌嘉定十六年王胄　特寶慶二年賜第王會龍榜第四甲）陳桂（保昌紹定二年黃朴榜第四甲師愈之姪）屈味（保昌端平二年吳叔告榜第四甲）李允中（保昌淳祐元年徐儼榜射射中陞第四甲）丘景明（保昌淳祐七年張成榜第四甲必明兄）葉符（始興淳祐十年方逢辰榜第四甲振文姪）龔席珍（保昌寶祐丙辰文天祥榜　第四甲）賴濟川（保昌開慶元年周震炎榜第三甲御射循修職郎）李文虎（保昌開慶元年周震炎榜第四甲）丘必明（保昌咸淳辛未張鎮孫榜第二甲）

特科（路志）　特科舊無題名夫自一命以上皆受之于天子況屢試南宮推恩廷對必入等然後官之其間懷才抱藝之士欲行學道愛人之志登仕籍扶資延掌男國之封半判史之任者比肩接踵詎可置而弗錄今訪問自建炎成君暉以下得二十四人書之于左　成暉（建炎科特奏名該覃恩迪功郎橫州司理參軍）陳嘉猷（隆興癸未科特奏名該覃恩陞等官至承事郎欽州通判）姚知常（癸未科特奏名該覃恩陞等迪功郎南恩州陽春縣令）戴覘（淳熙戊戌科中第四等從事郎英德府軍事推官）李唐卿（甲辰科中第四等從事郎英德府軍事推官）陳良翰（甲辰科第五等恩薦官至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何伯達（紹熙庚戌科

試草恩陞等修職郎德慶府端溪縣令鄭中復慶元丙辰科中第四等迪功郎梅州司戶兼縣丞朱纓丙辰科中第四等迪功郎新州司法參軍歐陽光丙辰科試草恩陞等從政郎象州防禦推官周鵬先丙辰科試草恩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葉珪丙辰科中第九等試草恩與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馮邦慷慶元己未科中第四等從事郎廣州節度推官李無叟己未科試草恩陞等文林郎昌化軍簽判朱宗愈己未科試草恩陞等從政郎廣州司理參軍黃鑒己未科試草恩陞等迪功郎新州新興縣主簿丘如嵩嘉泰壬戌科中第四等迪功郎潯州錄事參軍何西傑開禧乙丑科中第三等從政郎新欽州軍事推官鄧鵬飛乙丑科中第三等迪功郎象州防禦推官李璿乙丑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循州軍事推官李九齡乙丑科中第四等勅授宜州文學李用之嘉定戊辰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宜州節度推官李之用戊辰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德慶府瀧水簿尉陳言丁丑科中第四等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黃永年嘉定丁丑科中第四等迪功郎廣州增城縣主簿周子賢庚辰科中第一等將仕郎歐陽三英庚辰科中第四等勅授邵州文學陳叔秀庚辰科中第五等廷射合格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孔紹祖庚辰科中第五等廷射合格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葉牧卿癸未科中第四等勅授昌州文學吳伊堯庚辰射中續監嶽不授遇恩勅授惠州文學周子固嘉定十七年該遇登極赦恩准勅授惠州文學黃桂嘉定十七年該遇登極赦恩准勅授惠州文學劉憲丙戌科中第五等遇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陳安策嘉定癸未廷試准勅授忠州文學朱晞父纓之子紹定二年終榜從事郎初任臨江軍新喻縣尉劉人傑紹定三年終榜從事郎初任信州弋陽縣尉鄧汝嵩紹定己丑終榜遇慶典恩從事郎初任靖江府陽朔縣主簿底三鳳紹定二年終榜該遇慶典赦恩從事郎初任新州司法戴復紹興五年壬辰中第四等御射四分勅授永州文學劉應龍紹興五年壬辰中第四等勅授永州文學譚文蔚端平乙未吳叔告榜第四等勅授高州文學黃夢清端平乙未吳叔告榜第四等勅授高州文學陳國計端平乙未吳叔告榜第五等以御射入中等授迪功郎江恩格監廟鍾振文嘉熙戊戌王宗心榜第三等勅授吉州文學吳英發試射中等第一人葉正卿嘉熙戊戌王宗合榜第四等勅授循州文學陳德英淳祐辛丑吳心定榜第五等以御射入中等劉登父淳祐四年甲辰榜　榜第四等勅授宜州文學李應明淳祐七年丁未榜第四等勅授昭州文學戴堯龍淳祐十年庚戌張一清榜第三等

勅授衡州文學蕭靖夫淳祐十年庚戌張一清榜第三等勅授衡州文學應龍之叔光大之父蔣日卿寶祐丙辰表榜勅授貴州文學吳虎臣開慶元年林濟孫榜第四等准勅授容州文學李子淵開慶己未林榜第四等准勅授容州文學鄧拱辰開慶己未林榜勅授容州文學郭大信開慶己未林榜勅授容州文學張賡開慶己未林榜勅授容州文學譚應雷甲子科試草恩迪功郎韶州翁源縣主學陳良策咸淳戊辰龍飛周榜乙科初注迪功郎德慶府瀧水縣尉兼主簿言之孫蕭光大咸淳戊辰中第四等周三興榜迪功郎新差韶州翁源縣主學應龍之弟靖夫之子朱建直咸淳戊辰周榜勅授　州文學李朝用咸淳戊辰周榜勅授容州文學御射入中等丘自明咸淳七年吳清似榜第四等勅授容州文學蕭應龍咸淳甲戌類試入等榜首袁易迪功郎新廣州青山縣主學靖夫之姪光大之兄南選路志四川二廣皆遠方也自祖宗立國之初首加優異之恩在四川則有類試恩例二廣則有攝官恩例蓋二廣之法應兩舉士人方許試攝官第一場試律義第二場試時義第三第四第五場並試斷案初試中攝官號曰額外先歷一任重難即試待次既中待次即補正額自入正額實歷四考然後漕司解發赴吏部換授正命迪功郎却作經使歷任人注授窠闕向者多有改秩官至朝奉郎恩澤奏蔭子孫學自近制立定格法止於承議郎餘轉不行且二廣攝官亦士人捷徑而本州或累請舉而不屑就改自宣和以來至今百有餘年其爲攝官者不過十餘人而已今列姓名于后　葉如璋宣和五年試中攝官解發換授正命官至承議郎韶州通判袁立甲申年試中攝官後恩換授官至從事郎宜州通判周廷輔甲申年試中攝官監廣州禎江場税譚説甲申年試中攝官監韶州湖頭場税徐安止己丑年試中攝官換授迪功郎梅州程鄉縣尉郭唐臣己丑年試中攝官監廣州禎江場税曾灝丙申年試中攝官監新州新安鎮税歐陽瑞友甲辰年試中攝官後換授正命從政郎潯州軍事推官鄧昌朝甲辰年試中攝官監廣州太平場税李叟癸酉年試中攝官已補正額監連州同官場税陳桂癸酉年試中攝官已補正額監循州長樂縣税陳諫乙亥年試中攝官監南恩州陽春縣税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六　一東

雄（南雄府三）

人物

路志越產人材雖不多見然見者必皆傑異唐柳子厚謂南方陽德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乎人豈知不世之材炳靈毓粹天地間者豈常有哉善乎歐陽文忠公之銘有曰始興開國肇英于前兩賢相望三百年間無亦嘉嘆南方人材卓犖懷興者間世而一見耳本郡接湖湘清淑之氣沿江西文雅之風山水明秀英材輩出自張曲江為唐名相古今所共稱厥後雖未能企及然顧許之父子李鄧之兄弟繼登科第濬階通顯譚氏由世官而應入行之科鄧氏以書生而平數郡之盜其餘德行言語文章政事肩摩袂屬至今猶未已姑取其超越者載之

宋王世則（圖經志）宣靖護宋高宗南渡與金將粘罕戰有雄山之捷紀功紹興二十年執政陳康伯保奏世顯承襲授武經大夫嶺南安撫使

王方（圖經志）提刑李鼎英保任迪功郎江西提刑司計議

王介（圖經志）寧宗時峒寇剽掠村鄉通城下遂奮身當先以功奏准武德將軍御題旗賜云海外四州都安撫使

許彥先（圖經志）學究出身廣東運使深明易學尤工書大字南華曹溪二大字曲江張相國祠額南雄州講堂牌皆許公書

元　參文貴（圖經志）中奉大夫集賢學士興修遼金宋史鐵杖後

陳桂　承務郎吉安路推官除豪徭蕭總齋有政聲

馮應之（元一統志）南雄州進士以上書攻宰相蔡京誤國罪惡京怒勒之黨籍

吳元美（輿地紀勝）任福建安撫司幹官坐作夏二子賦識時宰又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鄭胖併作啓事上僭云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事秦還南雄州以元

貢士

郡縣志陳良棨　龔席珍　劉時遇　陳賢良　勞巽爵　孔震雷　蕭烘　歷雷倉　龔光祖　李居謙　蕭原佐　鄧道　葉敦益　譚自勉　周參語　李謙吉　鍾廷郁　鄧應新

進士

唐孔聞（圖經志）少聰敏嗜學年十九唐景福初及第官至朝散大夫袁州司牧

僧釋

劉許二仙（輿地紀勝）圖經云有二仙壇有劉許二仙烹煉於此壇側有仙茅

葛仙翁（圖經）云曾煉丹於玲瓏巖

六祖大鑒禪師　在城北八十里大庾嶺六祖塔前按圖經云六師大鑒禪師自黃梅傳衣缽之曹溪五百大衆相逐至大庾嶺取五祖所傳衣缽回大衆久立吉謂者半祖師手拈錫杖點石眼寒泉遂湧清冷甘美大衆驚駭迄今滋潤常帶傳大士雲遊至連城寺有洗缽泉

文章

碑記（輿地紀勝）張九齡開大庾嶺記在大庾嶺上　唐元結開東嶺洞谷銘（唐詩紀事）云元結有湞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并序云　保昌志教授曾總序　唐修路銘唐給事中蘇侁撰　修大庾嶺參（卜料庸南大姶）（參比京四并堂記并藏大守蒲俠新修植官張埜記道院記大守李俠行以其所引記）

詩（輿地紀勝）行舟傍越岑窈窕越溪深水暗光秋冷山晴當晝陰重林間五色對石屏千尋狀力斷湞陽峽漢初開郡出南夷萬壑千巖足峻峨天上斗牛應共域人間江嶺自分岐尉佗推晉道風俗馬援飛鳶墮水時（余靖南雄城）凌江清淺遶城樓庾嶺南通第一州惟有梅花傳遠信只憑芳草綴離憂（余靖）一塵遶往月螢中（同上）青草瘴深盧橘熟黃梅雨歇荔枝紅（同上）只見萬山連瘴海不知何處是長安百蠻樓臺來重譯十古輪摧恨七盤（同上）為要澄清歸治道不辭艱險表忠誠（余靖題庾嶺此取梅）嶠嶺古來稱絕徼梯山從此識通津（余靖題庾嶺通越亭）嶺分衆學封疆闊天限中原氣象雄（李公實望遠亭）地枕凌江渾水遠層前庾嶺半雲埋（黎侯望遠亭）今日平安出嶺時瘴氣猶覺潤征衣一條路入江南去萬里人從海上歸（程師孟）兩州南北護梅關盡日人行石壁間（章頻）英江今日掌刑回上得梅山不見梅輟俸買將三十本清香留在雪中開（嶺上有寺有婦人題云妾幼從父任英州司理既代歸以大庾有梅嶺之名而反無梅遂植三十株于道因題詩望闕云云仙人不知何時人也且南安志）折梅逢驛使寄與嶺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荊州記云吳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曄并贈詩云云）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白氏六帖）萬雖元無漢面冰雪光散作嶺頭梅（郭祥正）唯有梅花報春早雪中傳信過江千（卓時象望安亭）四六　庾嶺第一之州執膺遐邇海內寡二之器宜屬大才（余榮祖賀南雄州九武陣）惟凌水之名區號廣南之道院與刑猶在乃韋郎公舊治之邦詩禮相承亦張相國始生之地（同上）維凌江之為郡有內地之遺風堂號景郡蓮廛

門於呈㠋嶺踰大庾梅可勒於賦詩周上番始興之列壤實東廣之要區半連楚越之交實惟襟要貴臣明道紀業分漢竹來訪嶺梅 斗牛共域江嶺分岐 韋郡公舊治之邦尚存善政張相國始生之地可想高風庾嶺而南尚接中州之美俗浮江而下實爲東廣之上游

雜文

唐開大庾嶺碑圖經志 先天二載龍集癸丑我皇帝御宇之明年也理內及外窮幽極遠日月普燭舟車運行無不求其所寧易其所弊者也嶺東廢路人苦峻極行徑寅緣數里重林之表飛梁嶪截千丈層崖之半顛躋用惕漸絕其元故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需況越人綿力薄材夫負妻戴勞亦久矣不虞一朝而見恤者也不有聖政其何以臻茲乎開元四載十有一月俾臣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飲冰載懷執藝是度緣磴道披灌叢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險之故歲已農隙人斯子來役匪逾時成者不日則已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轉輸以之化勞高深爲之失險於是乎鐻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貴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凡趨徒役者聚而議曰慮始者功百而變常樂成者利十而易業一隅何幸二者盡就況啓而未通通而未有斯事之盛皆有國家仁澤滂沛遠紀振睿泊古所不及見寧可默而無述也盍刊石立紀以貽來裔是以追之琢之樹之不朽銘曰石嶔嵬兮山崖崖嶔崟岸崒兮相敵劇攢峰屹兮莽芊芊嘽嶬路兮不記年大聖作兮萬物覩惠吾人兮道漫古從斯來兮力其成石既攻兮山可平懷荒服兮走上京通萬商兮重九譯車也軌兮馬齊跡格孔翠兮來齒革伊使臣之光兮將永永而無斁給事中蘇侁撰 宋張文獻公碑圖經志唐丞相始興縣伯贈司徒張文獻公有祠南雄州學肅撰圖志公生于今州之始興縣清化鄉縣有丞相戶公子孫在焉十世孫唐輔元祐間嘗貢矣唐無雄州始興隸于曲江故天下指公曲江公云祠在講堂之東偏褊且狹有象古甚殆敝甫至拜祠瞻像退嘆曰非所以嚴公也興學子謀闢公稍廣之命工更舉公像以事而績其故既奉乃具諗于衆曰公忠于君孝于親其教化在人心功烈在史策亡以紀爲也然人可學而能也其不可學而能者何也識安祿山必反請誅之以絕患也此公之天資有過人者故能前天下而獨知也半唐有國三百年自高祖太宗創造六傳而至明皇開元天寶之際其盛極矣

漁陽發難海內糜起烟熛沸漢遂 唐亡天下不一日釋兵以殘其民人父子夫婦不相保其家室鬼神不得歆其粢盛社稷其悲愁忠痛之情可勝說哉明皇帝不以一胡人首易天下豈非其種德彰聞之驗而天欲終祿山以啄唐社乎雖公其若之何哉自古儒人之衛世其投機也微而難效遠智者畏愚者忽也不幸如公言而不用既已天下受其明患極言然後撫膺頓足悔恨而追思之幸而用則人不過曰勸唐室誅一胡雛耳何足載哉亦孰知治亂得失之所繫重若彼哉因是知儒者以一言福生民利後世者固有以世獨以儒言爲狂爲迂爲不並事情此甫之所以重嘆也甫來典教是邦獲奉公之祀而覩公之遺風故崇爲此邦之人道公故嗚呼洙泗之澤自周更秦以迄楚漢猶不斷惟公之烈去之五百歲而若務學者可不勉乎哉居于家而父母稱其孝仕于國而人稱其忠行乎四方四方之士望其容貌而知其爲公之鄉人也是今日作祠之意嘉熙三年七月辛未文林郎南雄州學教授翁甫記 築城記圖經志開寶三年王師克劉鋹嶺外之民始被聖化距今八十四年自髫齔至白首卑安生息不識戰鬬凡東西二部總四十有五州惟廣桂邕號爲大將略有城池之險他皆闕如間有亦庳陋摧圮不足以爲固蓋國家承平日久四方弛武備邊遠者或欲隳廢之防而俗好議論往往以爲生事而動搖故所在守長不敢議改作備習故常而已皇祐四年夏五月蠻人陷邕管騰場曾帥非其人斥候警備不一致賊至城下而不知遂殺掠吏民乘勝而東破瀕江九郡入廣攻城不能拔引而還邑時密近郡悉集境內丁壯以爲捍衛南雄守殿中丞蕭侯渤議乘衆力治舊城而大之或曰兵興民力方疲又從而倡役如重困何蕭侯曰此豈得已而爲以賊來吾無備而來諸州之所以殘廣之所以獨完利害在目前較然明白榮何尚循覆車之轍乎及上其事就擇吏之幹者畢事推官張奉中專蒞其役未幾有詔諸州而南雄之工舉先期辦其規模高廣宏偉又推甲爲初賊之起也所過民間貨畜殆盡父母妻子流散不相保是役也民知可恃而安無不奔走奮勵樂勸其力自冬十月至明年春二月城成廣袤六千八百六十尺下厚四十五尺上殺二之一崇二十五尺加女墻六尺用人之力一百八十萬表以堅甎環以深濠直南立正門冠以麗譙衛以甕城東西二門如之環城縱出傑樓相望而城隅之制尤特壯觀凡爲屋方圓大小五十四區亡慮二百六十楹其他守械纖悉稱是屹然而高隱然而方其堅足以禦大足以容雖宛若篠圍抱連屬與四面雲山勢勝相高下雖有梯衝鉤援曰能侵軼者

吾未之信也嗚呼天下之事患常伏於隱微不制於未然及其已然方駭而圖之其可濟乎傳曰備豫不虞國之善經兵法亦曰無恃彼之不來恃吾有待之皆古聖賢戒事之先慮患之深蕭侯之心適達於此其為政也精敏過人不撓於刦有利於國與民勇於必為故其舉事無不中節焉先是城之始操也工築未興而蕭侯代去安撫經制賊盜使入境父老迎道泣且言曰州苦遇賊境而民方安於其政也願借留以畢其事使者條其狀以聞優詔從之故城之經度指揮本末專一而至于大備焉夫作大役而人不以為勞所以辦蕭王室保障吾民於無窮其遺利之澤可涯歟哉寶臣代罪於此蕭侯修治歲月以書其實云時皇祐五年六月日大常博士前知端州軍事丁寶臣記

張文獻公宋十大夫二祠記圖經志續修立祠思賢也立祠於學風勵後人也夫天之生賢固不數而謂之賢者必孝於事親忠於事君臨大節而不可奪朝廷以為輕重天下繫其安危雖其人已歿其事浸久聞其名想其人百世之下如將見之則夫扶持正論興起人心捨斯人吾將安仰粤惟有唐張相文獻公生於始興之律水始隸曲江公先封始興伯開元後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律水在始興邑之南其地石峭水清風氣美鍾意公挺山川之秀氣足醞藉故以文章勳節

著名膏馥沾溉氣類感召至於我宋是邑人才聳出許敦詩秋榜桂同芳鄧戒鄧闢　華相映輝燦以八行居甲科鄧酢由萬言至秘閣蹻華顯而登仕版者有十大夫之稱同時還鄉閭里榮之雖庠序教育使然亦遺風餘烈所及有如文獻公之文章勳業載在史冊有如青天白日人皆知之是祠之立姑叙其尤大彰明者公七歲能屬文十三以書干王方慶已有致遠之稱應道侔伊呂科授左拾遺炎相張燕公薦之可備顧問尋遷中書以母喪居制不勝哀毀孝誠所格紫芝產坐側白鳩巢墓木天子思得賢相奪哀拜同平章事自是言論不絕抑守珪之濫賞罷僊客之實封務胡雛之逆相犯顏逆耳不避權要雖貶謫於外以文史自娛未始戚戚要望追漁陽之變天子在蜀思公之忠為之泣下遣使祭於韶粵撫恤其家已噬臍矣嗚呼公之誠孝可以動天地精忠可以貫日月奈何朝有指鹿之姦國棄麒麟之士卒抱逢干之忠於地下良可悲也曲江與南雄俱有祠而始興縣闕而不立己卯之春令佐諸學與職事諸生語曰昔文翁守蜀吏民為之立祠自是蜀人多好文惟韓文公謫守潮陽潮人師事之至今文風為之愈盛況文獻公生於是邦而十大夫皆先達名士可不繼後立祠而使後人起敬起慕耶於是合辭稱善邑宰趙侯彥偁首為之倡庚戌贊其事職事陳南翼各任責宣力由是鄉老聞而作興父慶其子長勵其幼聚金鳩財乃相講堂之東偏為文獻祠於右為十大夫祠不閱月而已貌像丹青儼然山立几筵陳列高下有序邊豆既嘉牲俎翼超合以燕饗來觀濟濟莫不起想遺風而願學焉嗚呼自唐至宋寥寥千百載是邑豈無令佐之賢鄉曲之英奉祠致敬而懇懇至于今日若趙侯可謂知所先務其用心賢矣哉今既落成職事諸生來言願刻諸石屬寅為記寅辭不獲已採摭公之行事書于前矣然趙侯勉勵諸生之心迨不止是也昔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而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孝也諸生拜稟學校平日講明論辯無非有用之學豈特工於言詞章句之末哉要必有以為之本者夫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而禮經亦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司業與文獻俱以忠孝立身卒為唐之名臣能因是而考二公之行事究二公之用心好學力行則無愧於為子與臣之節異時俾雍王朝直節凜凜開元遺範軌跡可遵乃趙侯立祠之本意併書以勉後人云嘉定己卯蕤賓月朔迪功郎南雄始興縣尉兼主簿林庚撰

四先生祠堂記圖經志寶慶三年五月南雄州始立周子二程子朱子之祠于學教授三山陳應能以書屬建人真德秀為之記德秀曰四先生之

道高矣美矣抑德秀之愚未能賦其藩也將何辭以記之雖然昔嘗聞其略矣道之大原出於天其用在天下其傳在聖賢此子思之中庸所以有性道教之別也蓋性者智愚所同得道者古今所共由而明道闡教以覺斯人則非聖賢莫能與故自堯舜至於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鄒孟氏後先推明之而百有餘歲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粲焉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苟然哉不幸戰國嬴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衛道之功於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於萬世天啟聖朝文治休洽於是天禧明道以來迄于中興之世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為已任蓋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所能為也哉天也然四先生之學豈若世之立奇見尚新說求出乎前人所未及耶凡亦因乎天而已蓋自荀揚氏以善惡混為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氏以虛無為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彝倫為教而不知天秩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乃獨深探本源闡發幽秘二程子見而

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俱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昏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割滅彝倫非教也闢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喙銷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茲乎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其亦至矣南雄爲郡邈在嶠南士習視中州號稱近學迪之以至正之學必將有從焉自力者然陳君之所望於學者果焉爲耶天之命我萬善俱全一毫有虧是曠天職昔之君子凜凜焉淵水履世弗懈者凡以全吾所受焉耳嗟後之世何其與古戾也利欲之風深入肺腑禮義之習目爲闊迂己之良貴棄置如弁髦而軒裳外物則決性命以求之弗舍也吁是可不謂之大惑乎志於道者其將奚所用力乎細觀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嘗反復之學者儻於是而知勉焉思慮於未萌必戒必懼事物既接必恭必欽動靜相因無少間斷則天德全而人欲泯大本之所以立達道之所以行其不由此歟陳君幸以爲然則願以此刻于祠之壁爲學者觀省之助焉夫捐其言而不反諸躬惟其名之趨而匪實之踐是豈四先生立教之意哉又豈陳君所望於南邦之士者哉七月朔日西山真德秀記　梁侯祠堂記圖經志嘉定二年冬提點刑獄廖公德明循行南雄州謂知州事鄭公圭通判州事趙公善俁曰梁將死於賊忠壯可尚盍於州之大寶園華屋以祠之給錢五萬通判公董其事越三年春落成先是峒賊出沒江湖間聲撼東廣州抵南安近南安抵峒亦近州以固吾圉請詞究伊始調度方嚴梁奉提刑公檄提軍先來州遣之樹大寶時未有警急也賊驟犯境梁與賊遇賊幾千人而梁軍五十人衆寡敻絕梁以孤身居兵間領其軍曰若何又曰見賊不殺何爲又曰當共以死報國軍士之應則又曰推鋒軍可退師耶軍皆面從之賊聞而憚之凶暴無賴竟逆戕師殤雖爭前勁矢所及所斃不可計既聞戰乃不能援救者後一日梁遂歿軍之死事者十九人方戰時旗幟斧飛鉦鼓叫譟憤心怒氣響震林谷古之所謂張空拳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者賊雖僥倖而衆怖出其口驚懼入其懷數日間遁而去州以無事厥後祇園珠之徒周田之徒其幟皆自梁發之賊語曰南雄死鬪不可當也壯南雄義生南雄膽人人從史賊勢自衰覽遺迹以慨然惜九原之不可作且有泣下沾襟者天下之事固有

迹似不快人意而其實乃大愜人意嗟夫人各有一死或與山嶽並峙或與草木同腐皆其畫裁如何耳賊寧獨不死耶臭穢腥膻恬於賊刑死生堪羞者也惴惴焉苟視息於人間世則曰貪生厭厭然如九泉下人則曰偷生孰尊吾君孰揚厥名趙元如歸焉訓焉式惟以我治賊爲急惟以一敵百爲念兆神在側惡知其他不然計較勝負顧忌存亡利害縈纏有奈乎所生矣昔者韓文公書張巡許遠事而曰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撓其勢天下之幸誰之力歟乃今考諸梁而信使梁徘徊觀望若保首領不過一妄庸人耳死而其消影其所摧敗亦足以暴推一時矣提刑公以儒生總制戎旅知人明任使當能得士之死力此其一也褒勞矜惻形之辭辭保任激勸具之奏牘上徹下守百世眷眷之以妥其靈死事者環列左右賞功旌善具有古風祠側有僧舍山水拱挹可觀梁名滿進義副尉韶州人舟護其柩歸葬矣匪朝伊夕詔從天來榮光休渥施及存殁尚有以聞士論者振參軍是州目擊之奉通判公之命記之通判公精忠許國長才佐州克有成功歡謠載道稍部使者意於梁尤惓惓也推既記其實又爲梁作悲歌相祠者焉提刑公之辭辭且刻于祠歌曰突兀孤忠兮凌霜日芬芳令名兮傳金石所過雖小兮所祀圍極山川有相兮祈祠爽爽春秋匪懈兮享祀不忒馨香在德兮真纖禪遠皇皇神師兮下擊賊凜凜癘鬼兮上報國有命自天兮光廟食迪功郎南雄州司法參軍黃耀撰　忠孝祠記圖經志嘉定己巳庚午間江西峒寇猖獗數來犯南雄境郡守宗簿趙侯善俁統以禦賊自任親提兵督戰至城東北二十五里之沙水其子監廟汝振州司法參軍黃公樞實從兵敗二人皆死賊手一時諸將奮不顧身或先或後力戰歿于陣者亦衆其特顯者如推鋒梁准備滿之於柯木坳推鋒彭准備添之於火逕推鋒蕭統領揮推鋒副將陳承信澄之於沙水左翼統領楊武翼世雄左翼蕭副將焦之於白雲是皆身不幸以歿其所摧破不翅倍足相當賊因是大懲創率推手相戒勿易北南雄人誰不死死而益於世凜凜有生氣矣廟以忠孝名實創於趙侯時其地則報本寺之後距今二十餘年竟以頹毀并爲瓦礫之場乃不知自何時遷塑像於寺左廡下一室褊甚無以壯觀瞻然古制差可祀以久者推諸將姓名漸不可考無以傳遠又司法黃公像獨附在聖妃廟之廡下於理亦未順大抵歲月逝遷風聲湮沒旌忠表孝寧無其人誰能興念已死者琳間嘗道其事於今郡侯黃公惻然愍傷之亟欲復廟而陰陽家有言歲不利於廟者公則謂琳記其事俾死者姓名不遂泯歿祠

刖因舊所猶遺而石更加設飾以光明之且移司法黃公像于此庶若忠若孝以類相從琳初謂秉彝好德人心所同世有言忠臣孝子間義忘軀奇偉倜儻之節則人人爲之感激流涕無問乎生識也此邦之士有爲琳言方推鋒深准備以戰役提刑廖公德明並自韶馳至南雄親撫其背而哭之且謂君嘗以死許我而今真死矣至今聞此語者猶爲之酸楚淚落如雨是知忠義激烈之事夫人所同喜惟事久歲遠無人表揚而發揮之則潛光幽熙忠魂義魄鬱鬱抱恨於九原下者多矣黃公以事關激勸故汲汲于斯爲是舉非修事力有餘百爲具興以文飾太平者之比公名戣家世三山人其有德於此邦將百世不泯後來者其當自知之程琳記重修凌建二陂記圖經志天下之事成於有所思發於所不經意方生民未識於耕種而洪水有昏墊之憂聖賢當斯時欲使民無阻飢下有奠居之樂亦已難矣自禹稷思天下之飢溺由己而烝民乃粒九河既道故其功用爲世永賴大哉思乎周公思兼三王孟子之思濟斯民皆是思也後世君子設心措慮與古人異平居誦說無非澤民之事一旦臨政自相背馳飾廚傳捷邊客謀期會奉上官鈎致名譽而其思乃出是至於興利除害曰吾所應財賦之不足於用舍是遑恤其他舉苟且以免罪戾遂因循以度歲月而謂一念之在民無有也南雄郡治迫嶺下視二廣未深入地據上瀧田有肥瘠民力農作歲小熟則粒米足食境所恃以爲安所患者陂堰之不修水利之不廣耳近城十五里曰凌陂去城二十餘里曰連陂千百頃畝皆藉此灌溉之利然所以得名者後人思其創始之功而以其姓紀之前爲政者思所以利乎民舍是無先焉者惜乎歲月滋久荒湮不治民之力既不能以獨舉而聞民疾苦者又視爲具文於是十金之隄潰於蟻穴矣嘉定八年冬三山黃公廉以左符開府首訪民間疾病或有以二陂久廢言者公慨然念之次年春郡農近郊屏導從率僚屬步至凌陂相視地宜首議興築擇僚屬之公其心銳於事者得保昌主簿趙君汝究俾董其役公勸課有程賞罰有信時一親往涖之還之於舊基之上長三十丈規模深廣固皆公指授方略鑿民田三百一十九丈有畸爲渠以導水給官田之近者以償之十年五月凌陂告成公復語趙君曰予首念民愁歎無汝爾之與連陂亦吾民利其可恝然忘情乎況興作之費已成者可復也因民之餘力使二役並舉爲一方永久之利趙君之令不急不遑而後連陂成工費視凌陂差簡而爲利則均適公力上祠請邦人去思其有攀轅卧轍之意一旦至于趙公之庭請記其事以傳不朽趙君曰予首來

從於斯者將何以信於後邇而來遑也是年秋九月寅亮以常平使者攝來蒞其資遂與趙君周旋於二陂聞邦人擁于馬首而言曰二陂之利皆所目覩公利民之意其可沒諸而況奉外臺命周行其地非如他傳聞比紀以豐碑以慰民心其何辭余歎曰上下之不相孚久矣今日狹滿明日如路人皆是也公有志於民而與民興利自爲小官半百里嘗致其思矣獨於此邦見於利澤者尤章章然公既思所以爲民而民亦去思之爲無窮近世以來此風不多見余故細繹其辭以致民之思乃繫之以詩曰水行地中物蒙其利至於稼穡藉以豐美廣郡之首莫如古雄良田萬頃平疇屢豐究其所因是資灌溉陂堰之澤功實爲大曰連曰凌以姓得名歲久不治利焉孰興史君黃公視民猶子下車致思飢溺由己乃命僚屬是經是營抱彼注茲遡舊取新激水在山飛泉沃野滔滔其流晝夜不舍昔也高仰不穫不耕今爲潤澤爲膏爲腴昔也荒穢茅茨所附今爲決治遍黍宜稌千里之內頌聲致和含哺以樂鼓腹以歌自今有歲崇墉比櫛公心在民何以報德我欲新陂易名以黃紹之邦人百世不忘迪功郎韶州翁源縣尉兼主簿寅亮撰　龍頰石磧潭事迹圖經志紹定壬辰夏秋間天常暘不雨者五十餘日南雄守三山黃公戣以其切爲民之心禱祈靡所不至久之有謂龍頰石磧二潭之龍神可致以求雨者公亟從其請遣龍南王即陰雲布擁甘雨霶霈如是越三晝夜未已前此潭之名不甚顯於是扣之鄉民有能言其跡之始來者蓋保昌上槊圍上錫村舊有龍興寺二僧有名昌名典者勤苦修行其中嘗遣行者採樵于山獲一卵歲之期久異蛇出焉養之極馴後忽失所在一日晚二僧登寺門之閣望見嶺源逕水中電光閃爍風濤洶湧心疑其有異翌日遣行者即視之所失之蛇出沒水中似有戀戀相向意行者歸以告僧乃偕往視之蛇已露頭角矣方捽鬐鼓鬣作風浪威猛之勢三人往視久之不去尤從俱爲浪漂入水中水乃今之潭也故自此鄉民有從而禱雨者往時小竹上錫村禮遇天旱即伐木寘之潭有頃雷雨交至木漂出乃已俗傳禱龍不先通其誠於二僧者不可意龍亦不忘所本者龍頰石磧二潭往往皆龍所居禱祈者不敢於此爲輕重取舍龍頰潭者或云石上座龍頰筆以此得名其說初無考龍興寺基距此潭隔一小澗數嶺間之目視可相及其中來往僅三十餘里其水發源於信豐縣之五嶺村潭上石壁高可五十餘丈中有穴水注入其中不見所出可以知穴之深此其相傳以爲龍宅者石磧雷距龍頰隔兩高嶺一深壑其往來路遲至爲崎嶇此潭之水源亦發於信

豐之左拔村自高傾瀉下爲三潭其第一潭最在高紀之麓則石甕也上窄而下乃闊形如甕然故名石甕鄉民甚神此潭矣惟苦於不可攀援而上其第二潭者取路差便而易故禱祈多即於此其實似非真石甕也今歲之旱有禱於龍頳石甕者皆立致雨如上梨園邑溪村上下澗村以至揚律園西嶺下以叉寨坑下谷等處俱有應驗俗傳禱二潭者多獲異物以顯其靈其說似誕幻不經然神龍變化不測能大能微能顯能晦夫安可執有定之理遽謂天地間萬萬決無是事也然鄉民禱於此潭久矣始者州縣欲牧己之典莫得其處或云父老世有盟誓戒以勿言則知深山窮谷間如此潭之靈異者固多鄉人逆提官司之擾秘而不以聞者固有之矣今神龍惠澤於此邦功效甚著他日州縣小遇旱乾必有不免於此乎禱之惟有志乎民者察於斯人所以不言之本情無使吾父老之所私憂過計者時乎威驗則爲龍者其亦有以自安矣是年八月朔從仕郎前南雄州司法參軍程琳謹記　儒學記郡志雄舊有學有郡郡閣地臨通衢貫中山面湞江前方廣而平後豐隆而阜信得所矣惜其地有餘而宮室未備殿不足以稱素王之居庭不足以肅衣冠之會自宋慶曆迄今幾三百年世嗣而葺之豈無其人然未有能闢而喬之者達元石文治崇教本衰禮之制昉昔有加泰定丁卯冬監郡教化的中議公來守是邦謁學之初周旋四顧嘅頹兩廡蟲柱鼠壁既而嘆曰主領教勸吾職也坐視圯墜是帥免任也乃經乃營廼規委積理宿逋覈田畝號令一出使儀自首區狙自增厥用沛然明年庀工度材先其亟壞者爲二堂翼以頰室曰明倫所以正講席以明達道之本也曰振文所以奉四先生而廣道學之源也覆理張文獻公祠所以景先哲也治博士館所以宅師也至若門牆必新齋廡必葺祭器樂器庖廩用物弊者更之闕者創之所以興百廢也又明年禮殿成制度高廣加於舊庭塀横廊倍於前綵繪丹堊以安神棲緘石平治以容展禮新書樓以貯典籍碑頃畝以壽土田其爲學校計遠矣是舉也不役民而工力足不假助而財用敷非胸中素有規畫者能之乎落成儒士諸生舉酒爲慶且曰一日不可無者綱常也萬世不可廢者學校也昔鄭子產不毀鄉校夫子稱其仁況增修乎魯僖修類詩頌其能文守興學史稱其善今公之德諸生至矣惜乎未能頌之歌詩播之史氏吾屬之欠事也中議公顧謂諸生曰凡吾所以廣學宮以勉教養者豈直爲釣名譽市恩惠而設意實有望於若等且宮故宮也地故地也不脩則已今焉而畢者崇歷者廣輪焉奐焉美粹乎其中巋焉鼎焉昭著乎其外始足以稱地之所得非人力之所致耶士之誠脩於此游息於此質又者故不少誠能因六國有而擴充[illegible]升堂而廣大高明入室而精微蘊奧則地又因人而重是今日新學意也士其勉之又將爲異日慶士聞而感激進而紬繹其言書諸紳不若刊諸石中議公世爲阿魯溫氏樹帥中奉公之子書爲姑蘇別駕政事可紀其贊迹見於碑爲吾郡縣郝爲兄信其德政大者雄氏碑于石茲不悉數至順二年三月朔淩江後學李居誠記　武安王廟記郡志武安王者名將也雄才大略號萬人敵方其事先主忘身驅犯矢石出入行陣不避艱險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可謂忠於主矣嗚呼人情莫重於知遇恩亦莫重於結好當是時曹瞞待以兄弟而公卒不貳其心孫權求以婚媾而公艴拂其所請觀其見義必爲臨利不苟大有異於常人者良由英武出於天資忠義根於本性故也諸葛武侯以逸群絕倫稱之豈虛譽哉宜其生封侯而死廟食也然涂致史傳張飛亞於公也當時三換侯爵而公獨拜將軍者亦再何耶是豈先主之少恩歟蓋天欲存未盡之緒俾公顯於後世耳後數百年英風毅氣常若一日祀典徧於人間王號委於百世果何脩而至此哉雄舊無廟附祠于嶽宮至大間郡守潮陽陳侯祐始議立廟于廓東歲月既久宮室淪壞後至元丙子李貞郡守洛陽楊侯益來牧是邦署事之三日躬謁廟庭謂左右曰是非所以妥神之靈也廼勸率僚屬捐俸以助之市木陶瓦撤而新之由是宮庭改觀神像增飾丹青金碧晃耀日月其所以隆觀瞻崇祀典寔楊侯之力也落成屬予爲記予謂侯之事神治人一於誠而已故能使神人以和政令必飭念一舉而神祐之令一出而民從之向非神含英靈有以孚感者能若是乎傳有之曰至誠感神又曰敬事而信楊侯其有得於是矣是歲十月既望前貢士蕭原佐記　五侯廟碑郡志禮部狀准都省批下廣東運使奏証會本司紹定五年七月初七日准省劄據朝奉大夫權知南雄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黃成狀申証得本州有廟曰五神考之圖誌一神曰周二神曰劉三神曰張四神五神曰鍾獨缺其名并洪州人少有大志相與爲友且謂生不能澤民死當廟食以捍災一方往來雄州之境有緩急叩者無不盡力未幾相繼以沒郡人遂立廟于州之北凡水旱盜賊凖禱昔嘉定郡境李原劉稱發州人大恐郡守趙善俠亟禱祠下業提陰兵若驅若護靈迹顯著強酋震駭莫敢承突紹定改元南安軍之寇雞劃等寇復猖獗郡牒通判趙汝誠搞獲方領兵出五里山而鹿角砦已破直抵城外官民相視計無從出然禱于神以西龍歸爐煙未竟即渺空中有

犇盧贊賊互驚擾啟夜潛竄既而戰羅田戰溪塘古禄每戰輙克通判趙汝誠以宜山觀戌僅能一新廟宇而紀其事於石知郡黃大夫銷事之始鄉之像劉貨之父老俱得其實木偶令歲正月南安軍有張素能者復行聞集衆將犯郡境承諸祠致禱而張素能領衆尋即遁去一郡兩邑之民免遭剽掠焚蕩之患皆神之力即五神之庇一方之功如此卓卓而廟額未崇欲望特賜敷奏錫之額不惟仰副朝廷報功之典實千里士民均拜其大之恩伏候指揮申聞事在判付本司從實保明申尚書省准此本司於紹定五年七月十七日牒韶州委官一員從條就本司委官一員躬親前去南雄州周張劉鍾鍾廟與集地頭廟鄰宿老等人從公究實取見本廟有無靈跡惠利具人具指實保明文狀繳申以憑施行至紹定五年九月十二日據韶州所委官從仕郎英德府真陽縣主簿朱頴之狀申今遵稟躬親前去南雄州五神廟地頭與集廟鄰宿老從公究實勘實對衆責據廟鄰宿老吳君顯譚伯通等供稱祖居廟側凡水旱盜賊鄉人祈禱每蒙響答庇休如隣賊寇原勵猖獗州人干廟祈告趙知郡親請本廟告已除兵以鎮州境具賊驚擾不敢侵入又於紹定元年南安群羅劉等賊徒猖獗侵犯本州委趙通判督捕官軍方出五里山已被賊號鹿角砦其趙通判急請廟告于五神後賊見江山威勢形影之聲互擾驚騷即潛遁又今年正月南安張素能統衆將犯州境黃知郡詣廟祈禱其賊自然驚駭覓即復退不犯州境一郡兩邑人民免遭焚劫萬口一詞皆知五神顯跡兼其餘靈感難以盡述君顯等所供諸實保明並是詣實申乞施行本司所據主簿朱頴之狀申覆實到南雄州廟鄰父宿與君顯等列名結罪供具本州周劉張鍾鍾五神廟靈感事跡比與前究實官權曲江主簿趙崇鑒究實到靈應事跡並皆一同別無互異今開具南雄州周張劉鍾鍾五神廟靈應顯跡因依在前本司供明並是詣實狀候勅旨後批送太常寺擬定申尚書省太常寺申令檢准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遇應有顯應即先賜額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節文神祠祈禱應驗令諸路運司依條保奏取旨加封本寺證得本路轉運司依條差官究實覆實保奏了當應得加封條法今堪當已從建炎三年正月六日并淳熙十四年六月十九已降指揮擬賜廟額今欲擬予應廟為額合行降勑伏乞朝廷取旨賜額施行伏候指揮後批送禮部勘當申尚書省証得廣東道運司奏南雄州五神乞賜廟額本路運司依條差官詢究覈實靈驗應得加封條法令擬太常寺擬定予應為額合行降勑

本部今勘當若從太常寺已擬定廟額降旨別無違礙伏乞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指揮五月二十九日奉禮部勘當事理施行　二節婦傳圖經志紹興五年英州觀音山盜起擄掠所過鄉村空其人至曲江村有書生吳琪者用窮免其妻譚氏不能俱與隣婦人數輩爲賊得譚在衆有美色好盜爭主之或脇以刃欲往奪之譚怒罵曰若賊也今所行甚悖無道官軍瞬息至血肉餧狗彘矣我良家女豈若偶賊意自失然甚愛與尚可圖誘鞘其刃喚以爲語譚輙痛罵奮袂挽其腕賊抽股爲度無可柰何殺之從官兵至盜所向縣執者皆得還曰使吳書生妻不罵賊一等之忍今歸帶死矣爲吳生言其取死時狀然同時有南雄李科妻謝氏俘得故村人所於度盜留盜中數日有欲與之昵弟謀謝吐其面曰寧殺我我不汝從也盜怒刳之而去後十有七年予來嶺南有僧希賜爲予萬丈茲雖爲予識如此予歎息久之洪予曰自周南之詩熄姆傳師保職廢爲女婦者皆不識彤管之爲何物曠二三百年得一人史氏必謹志之曰烈女今夫譚謝二氏出於越絕下邑見人逢難如水耳不執衿褵帨鞶之戒無珩璜琚瑀之節習聞見又非有則範以自屬也一旦猶遂不挽無所顧惜視其死與睡下不異視書史劉更生所記摩有無少愧可不爲難得乎此予所以興嘆也人之生東西南北不常味人善於齒牙間者不一能狀也使予無南來希賜黃丈暮不我告則譚謝之事今雖在人間極不過十數年耿矣用是以占山林骨壤之士修潔復蹈沒沒不得傳同煙雲變滅者可勝道哉此予所以又嘆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若楊烈婦高愍女雖賢得李習之之文是以名益彰予識卑名隘文不足有所起則夫二婦人雖幸而得書與不傳等耳此予所以又嘆也作英州南雄二節婦傳宋學士洪邁撰

雜記　本州元準路志都大提點司取撥衣糧米壹千伍百石逐年從本州變糴樁管每石價錢壹貫二百文省聽候支撥自淳祐六年因韶州和糴米糧應爐丁食用引惹民詞韶州通判狀稟都大司遂行下於合解衣糧米內支撥米壹千貳百肆拾石專人到司同所差將校管押前去韶州通判檢踏所屬交卸通判廳撥米柒百貳拾石檢踏廳撥米伍百貳拾石餘米貳百陸拾石撥付岑水場淋銅局應副爐丁食用

永樂大典卷之六百六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諭德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林材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三

詩　二支

寒山詩集三字詩　寒山道無人到若能行稱十號有蟬鳴無鴉噪黃葉落白雲掃石磊磊山隩隩我獨居名善導子細看何相好寒山寒冰鎖石藏山青現雪白日出照一時釋從茲暖養老客我居山勿人識白雲中常寂寂　寒山深稱我心純白石勿黃金泉聲響撫伯琴有子期辨此音重巖中足清風扇不搖涼氣通明月照白雲籠獨自坐一老翁　寒山子長如是獨自居不生死　五字詩　我在村中住衆推無比方昨日到城下仍被狗形相或嫌袴太窄或說衫少長撑却鷂子眼雀兒舞堂堂　死生原有命富貴本由天此是古人語吾今非謬傳　聰明好短命癡騃却長年鈍物豐財貨惺惺漢無錢　國以人爲本猶如樹因地地厚樹扶疎地薄樹顛顛不得露其根枝枯子先墜決陂以取魚是求一期利　束志不可卷須知我匪席浪造山林中獨卧盤陀石辯士來勸余速令受金璧鑿墻植蓬蒿若此非有益　報汝修道者進求虛勞神人有精靈物無字

復有夫呼時歷歷應隨處不居存叮嚀善保護勿今有點瘡　去年春鳥鳴此時思兄弟今年秋菊爛此時思發生綠水千場咽黃雲四面平哀哉百年內腸斷憶咸京　自樂平生道烟蘿石洞間野情多放曠長伴白雲閑有路不通世無情孰可攀石牀孤夜坐圓月上寒山　大海水無邊魚龍萬萬千遞互相食噉冗冗癡肉團心不了絕妄想起如煙性月澄澄朗廓爾照無邊自見天台頂孤高出衆群風搖松竹韻月現海潮頻下望山青際談玄有白雲野情便山水本志慕道倫　富貴疎親聚只爲多錢米貧賤骨肉離非關少兄弟急須歸去來招賢閣未啓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　我見一癡漢仍居三兩婦養得八九兒總是隨宜手丁戶是新差資財非舊有黃蘗作驢鞦始知苦在後　新穀尚未熟舊穀今已無就貸一斗許門外立踟躕夫出教問婦婦出遣問夫慳惜不救乏財多爲累愚　大有好笑事略陳三五箇張公富奢華孟子貧轗軻只取侏儒飽不憐方朔飢巴歌唱者多白雪無人和　老翁娶少婦髮白婦不耐老婆嫁少夫面黃夫不愛老翁娶老婆一一無棄背少婦嫁少夫兩兩相憐態　可惜百年屋左倒右復傾墻屋分散盡木植亂差横甎瓦片片落朽爛不堪停任風吹驀塌再豎卒難成　他賢君即受不賢君莫與君賢他見容不賢他亦拒嘉善矜不能仁徒方得所勸逐子張言拋却卜商語　俗薄真成薄人心箇不同殷翁笑柳老柳老笑殷翁何故兩相笑俱行譣詖中裝車競嵽嵲翻載各瀧涷　是我有錢日恒爲汝貸將汝今既飽暖見我不分張須憶汝欲得似我今承望有無更代事勸汝熟思量　人生一百年佛說十二部慈悲如野鹿瞋怒似家狗家狗趁不去野鹿常好走欲伏獼猴心須聽獅子吼　笑我田舍兒頭頰底縶澁巾子未曾高腰帶長時急非是不及時無錢趂不及一日有錢財浮圖頂上立　買肉血淋淋買魚跳鱍鱍君身招罪累妻子成快活使死渠家去他人誰敢遮一朝如破牀兩箇當頭戲　時人見寒山各謂是風顛貌不起人目身唯布裘纏我語他不會他語我不言爲報往來者可來向寒山　推殘叢草廬其中煙火蔚借問羣小兒生來凡幾日門外有三車迎之不肯出飽食腹膨脝簡是癡頑物　有身與無身是我復非我如此審思量遷延倚巖坐足間青草生頂上紅塵墮已見俗中人靈牀施酒菓　世有多事人廣學諸知見不識本真性與道轉懸遠若能明實相豈用陳虛願一念了自心開佛之知見　男兒大丈夫作事莫莽鹵勁挺鐵石心直取菩提路邪路不用行行之枉辛苦不要求佛果識取心王主　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昨來

訪親友大半入黃泉漸減如殘燭長流如逝川今朝對孤影不覺淚雙懸　相喚採芙蓉可憐清江裏遊戲不覺暮屢見狂風起浪捧鴛鴦兒波搖鸂鶒子此時居舟楫浩蕩情無已　垂柳結如煙飛花飄似霰夫居離婦州婦住思夫縣各在天一涯何時復相見寄語明月樓莫貯雙飛燕　有酒相招飲有肉相呼喫黃泉前後人少壯須努力玉帶暫時華金釵非久飾張翁與鄭婆一去無消息　可憐好丈夫身體極稜稜秋未三七才藝百般能金羈逐俠客玉饌集良朋唯有一般惡不傳無盡燈　桃花欲經夏風月催不待訪覓漢時人能無一箇在朝朝花遷落歲歲人移改今日揚塵處昔時爲大海　我見東家女年可十有八西舍競來問願姻夫妻活烹羊煮衆命聚頭作婬殺含笑樂呵呵啼哭受殃決　因食多染圈牛犢滿廄轍背信有因果頑皮早晚裂眼有消磨盡頭各自活作棍到頭凍餓殺　我見百十狗箇箇毛鬡鬡卧者樂自卧行者樂自行投之一塊骨相與啀喍爭良由爲骨少狗多分不平　俊傑馬上郎揮鞭指楊柳謂言無死日終不作梯航四運花自好一朝成萎黃醍醐與石蜜至死不能嘗　欲向東巖去于今無量年昨來攀藤上半路困風煙徑窄衣難進苔粘履不前住茲丹桂下且枕白雲眠　巖前獨靜坐圓月當天

耀。萬象影現中。一輪本無照。廓然神自清。含虛洞玄妙。因指見其月。月是心樞要。　讀書豈免死。讀書豈免貧。何似好識字。識字勝他人。丈夫不識字。無處可安身。黃連搵蒜醬。忘計是苦辛。　我見謾人漢。如籃盛水走。一氣將歸家。籃裏何曾有。我見被人謾。一似園中韭。日日被人傷。天生還自有。　自聞梁朝日。四依諸賢士。寶誌萬迴師。四仙傅大士。顯揚一代教。作持如來使。建造僧伽藍。信心歸佛理。雖乃得如斯。有爲多患累。與道殊懸遠。拆西補東爾。不達無爲功。損多益少矣。有聲而無形。至今何處是。　可笑五陰窟。四蛇同苦居。黑暗無明燭。三毒遞相驅。伴黨六箇賊。劫掠法財珠。斬却魔軍輩。安泰湛如蘇。　富兒會高堂。華燈何煒煌。此時無燭者。心願處其傍。不意遭排遣。還歸暗處藏。益人明詎損。頓訝惜餘光。　可貴天然物。獨立無伴侶。覓他不可出。入他無門戶。促之在方寸。延之一切處。你若不信受。相逢不相遇。　多少般數人。百計求名利。心貪覓榮華。經營圖富貴。心未片時歇。奔突如煙氣。家眷實團圓。一呼百諾至。不過七十年。冰消瓦解置。死了萬事休。誰人承後嗣。水浸泥彈丸。方知無意智。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栴檀。學道多沙數。幾箇得泥丸。棄金却擔草。謾他亦自謾。似聚沙一處。成團也大難。　蒸沙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甎。那堪將

作鏡。佛說元平等。總有眞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閑爭競。　推尋世間事。子細總要知。凡事莫容易。盡愛討便宜。護却弊成好。毀即是成非。故知雜濫口。背面總由伊。冷暖我自量。不信奴脣皮。　惡趣甚茫茫。冥冥無日光。人間八百歲。未抵半宵長。此等諸癡子。論情甚可傷。勸君求出離。認取法中王。　天高高不窮。地厚厚無極。動物在其中。憑茲造化力。爭頭覓飽暖。作計相噉食。因果都未詳。盲兒問乳色。　天下幾種人。論時色數有。賈婆如許夫。黃老元無婦。衛氏兒可憐。鍾家女極醜。渠若向西行。我便東邊走。寒山有一宅。宅中無闌隔。六門左右通。堂中見天碧。房房虛索索。東壁打西壁。其中一物無。免被人來借。寒到燒軟火。飢來煮菜喫。不學田舍翁。廣置田莊宅。盡作地獄業。一入何曾極。好好善思量。思量知軌則。　儂家暫下山。入到城隍裏。逢見一群女。端正容貌美。頭戴蜀樣花。燕脂塗粉膩。金釧鏤銀朶。羅衣緋紅紫。朱顏類神仙。香帶氛氳氣。時人皆顧盼。癡愛染心意。謂言世無雙。魂影隨他去。狗齩枯骨頭。虛自舐脣齒。不解返思量。與畜何曾異。今成白髮婆。老陋若精魅。無始由狗心。不超解脫地。　騮馬珊瑚鞭。驅馳洛陽道。自矜美少年。不信有衰老。白髮會應生。紅顏豈長保。但看北邙山。箇是蓬萊島。　竟日常如醉。流年不暫停。埋著蓬蒿下。曉日何

冥冥。骨肉消散盡。魂魄幾凋零。遮莫齩鐵口。無因讀老經。　夫物有所用。用之各有宜。用之若失所。一缺復一虧。圓鑿而方枘。悲哉空爾爲。驊騮將捕鼠。不及跛猫兒。　洛陽多女兒。春日逞華麗。共折路邊花。各持插高髻。髻高花匼匝。人見皆睥睨。別求醉醉憐。將歸見夫壻。　春女衒容儀。相將南陌陲。看花愁日晚。隱樹怕風吹。年少從傍來。白馬黃金羈。何須久相弄。兒家夫壻知。　欲得安身處。寒山可長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喃喃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少年何所愁。愁見鬢毛白。白更何所愁。愁見日逼迫。移向東岱居。配守北邙宅。何忍出此言。此言傷老客。　閑遊愁難遣。斯言謂不眞。非朝始趁却。今日又纏身。月盡愁難盡。年新愁更新。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　兩龜乘犢車。驀出路頭戲。一蠆從傍來。苦死欲求寄。不載爽人情。始載被沈累。彈指不可論。行恩却遭刺。　鸚鵡宅西國。虞羅捕得歸。美人朝夕弄。出入在庭幃。賜以金籠貯。扃哉損羽衣。不如鴻與鶴。颻颺入雲飛。　有一餐霞子。其居諱俗遊。論時實蕭爽。在夏亦如秋。幽澗常瀝瀝。高松風颼颼。其中半日坐。忘却百年愁。　良家邯鄲住。歌聲亦抑揚。頓我安隱處。此曲舊來長。既醉莫言歸。留連日未央。兒家寢宿處。繡被滿銀牀。　快搭三翼舟。善乘千里馬。莫能造我家。

謂言最幽野。巖穴深嶂中。雲雷竟日下。自非孔丘公。無能相救者。　智者君拋我。愚者我拋君。非愚亦非智。從此斷相聞。入夜歌明月。侵晨舞白雲。焉能拄口手。端坐鬢紛紛。　客歎寒山子。君詩無道理。吾觀乎古人。貧富不爲恥。應之笑此言。談何疎闊矣。願君似今日。錢是急事爾。　從生不往來。至死無仁義。言既有枝葉。心懷便險詖。若其開小道。緣此生大偽。詐說造雲梯。削之成棘刺。　一瓶鑄金成。一瓶埏泥出。二瓶任君看。那箇瓶牢實。欲知瓶有二。須知業非一。將此驗生因。修行在今日。　一自遯寒山。養命餐山果。平生何所憂。此世隨緣過。日月如逝川。光陰石中火。任你天地移。我暢巖中坐。　我見世間人。茫茫走路塵。不知此中事。將何爲去津。榮華能幾日。眷屬片時親。縱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貧。　手筆太縱橫。身材極魁偉。生爲有限身。死作無名鬼。自古如此多。君今爭奈何。可來白雲裏。教你紫芝歌。　氐眼鄒公妻。邯鄲杜生母。二人同老少。一種好面首。昨日會客場。惡衣排在後。只爲著破裙。喫他殘餕餖。　東家一老婆。富來三五年。昔日貧於我。今笑我無錢。渠笑我在後。我笑渠在前。相笑儻不止。東邊復西邊。　富兒多鞅掌。觸事難祗承。倉米已赫赤。不貸人斗升。轉懷鉤距意。買絹先揀綾。若至臨終日。吊客有蒼蠅。一爲書劍客。三遇聖明君。東守

丈不貧西征武不熟學文兼學武學武兼學文今日既老矣餘生不足云莊子說送終天地爲棺槨吾歸此有時唯須一番箔死將餧青蠅弔不勞白鶴餓着首陽山生廉死亦樂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釋日出霧朦朧似我何由屆與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還得到其中

天生百尺樹翦作長條木可惜棟梁材拋之在幽谷年多心尚勁日久皮漸禿識者取將來猶堪柱馬屋

不見朝垂露日爍自消除人身亦如此閻浮是寄居慎莫因循過且令三毒祛菩提即煩惱盡令無有餘

水清澄澄瑩徹底自然見心中無一事萬境不能轉心既不妄起永劫無改變若能如是知是知無背面

說食終不飽說衣不免寒飽喫須是飯着衣方免寒不解審思量只道求佛難迴心即是佛莫向外頭看

可畏輪迴苦往復似翻塵蟻巡環未息六道亂紛紛改頭換面孔不離舊時人速了黑暗獄無令心性昏

可畏三界輪念念未曾息纔始似出頭又卻遭沉溺假使非非想蓋緣多福力爭似識真源一得即永得

昨日遊峯頂下窺千尺崖臨危一株樹風擺兩枝開雨漂即零落日曬作塵埃嗟見此茂秀今爲一聚灰

自古多少聖叮嚀教自信人根性不等高下有利鈍真佛不肯認置力枉受困不知清淨心便是法王印

我聞天台山山中有琪樹永言欲攀上莫造石橋路緣此生悲歎幸居將已暮今日觀境中颯颯鬢垂素

養子不經師不及都亭鼠何曾見好人豈聞長者語爲染在薰蕕應須擇朋侶五月販鮮魚莫教人笑汝

我見頑鈍人燈心拄須彌蟻子齧大樹焉知力氣微學咬兩莖菜言與祖師齊火急求懺悔從今輒莫迷

君見月光明照燭四天下圓輝掛太虛瑩淨能蕭灑人道有虧盈我見無衰謝狀似摩尼珠光明無晝夜

余住無方所盤礴無爲理時涉涅盤山或說香林寺尋常只是閑言不干名利東海變桑田我心誰管你

左手握驪珠右手執慧劍先破無明賊神珠吐光鑠傷嗟愚癡人貪愛那生厭一墮三途闇始覺前程險

般若酒冷冷飲多人易醒余住天台山凡愚那見形常遊深谷洞終不逐時情無愁亦無慮無辱也無榮

諸佛留藏經只爲人難化不唯賢與愚箇箇心構架造業是如山豈解憂懷怕那肯細尋思日夜懷姦詐

嗟見世間人箇箇愛喫肉碗楪不曾乾長時道不足昨日設箇齋今朝宰六畜都緣業使牽非干情所欲一度造天堂百度造地獄閻羅使來追合家盡啼哭爐子邊向火鑊子裏澡浴更得出頭時撲卸汝衣服

出家要清閑清閑即爲貴如何塵外人卻入塵埃裏一向迷本心終朝役名利名利得到身形容已顦顇況復不遂者虛用平

生志可憐無事人未能笑得汝

養兒與取妻養女求媒娉重重皆是業更殺衆生命聚集會親情總來看盤飣目下雖稱心罪簿先注定

得此分段身可笑好形質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烹猪又宰羊誇道甜如蜜死後受波吒莫更稱冤屈

後來出家子論情入骨癡本來求解脫卻見受驅馳終朝遊俗舍禮念作威儀博錢沽酒喫翻成客作兒

若論常快活唯有隱居人林花長似錦四季色常新或向巖間坐旋瞻丹桂輪雖然身暢逸卻念世間人

我見出家人總愛喫酒肉此合上天堂卻沉歸地獄念得兩卷經欺他市鄽俗豈知市鄽俗大有根性熟

嗟見多知漢終日枉用心岐路逞嘍囉欺謾一切人唯作地獄滓不修來世因忽爾無常到定知亂紛紛

迢迢山徑峻萬仞險隘危石橋莓苔綠時見片雲飛瀑布懸如練月影落潭暉更登華頂上猶待孤鶴期

松月冷颼颼片片雲霞起匝匝幾重山縱目千萬里谿潭水澄澄徹底鏡相似可貴玉臺物七寶莫能比

世有多解人愚癡學閑文不憂當來果誰知造惡因見佛不解禮覩僧倍生嗔五逆十惡輩三毒以爲鄰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

可笑是林泉數里勿人煙雲從巖嶂起瀑布水潺潺猿啼暢道曲虎嘯出人間松風清颯颯鳥語聲關關獨步繞石澗孤陟上峰巒時坐盤陀石偃仰攀蘿沿遙望城隍處唯聞鬧喧喧水浸泥彈丸思量無道理浮泡夢幻身百年能有幾不解細思惟將言長不死誅剝壘千金留將與妻子

按三隱詩山中舊本如此不復校正傳古君子兩根如月正要觀雪中芭蕉畫耳

昨日何悠悠場中可憐許上爲桃李徑下作蘭蓀渚復有綺羅人舍中翠毛羽相逢欲相喚脈脈不能語

丈夫莫守困無錢須經紀養得一牸牛生得五犢子又生兒積數無窮已寄語陶朱公當與君相似

夕陽下西山草木光曄曄復有朦朧處松蘿相連接此中多伏虎見我奮迅鬣手中無寸刃爭不懼懾懾

出身既擾擾世事非一狀未能捨流俗所以相追訪昨弔徐五死今送劉三葬日日不得閑爲此心悽愴

寄語食肉漢食時無逗遛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只取今日美不畏來生憂老鼠入飯甕雖飽難出頭

一人好頭肚六藝盡皆通南見趁向北西見趁向東長漂如泛萍不息似飛蓬問是何等色姓貧名曰窮

縱饑閻前業莫呵今日身若言由家宅箇是枉癡人到頭君作鬼豈令男女貧破然易解事作麼無精神

五言五百篇七字七十九三字二十一都來六百首一例書巖石自誇云好手若能會我詩真是如來母

世事何悠悠貪生未肯休研盡大地石何時得歇頭四時凋變易八節急如流爲報火

宅主露地騎白牛 常聞漢武帝爰及秦始皇俱好神仙術延年竟不長金臺既摧折沙石遂滅亡茂陵與驪嶽今日草茫茫 憶得二十年徐步國清歸國清寺中人盡道寒山癡癡人何用疑疑不解尋思我尚自不識是伊爭得知低頭不用問問得復何為有人來罵我分明了了知雖然不應對却是得便宜 詰你出家輩何名為出家奢華求養活繼綴族姓家美舌甜脣觜諂曲心鉤加終日禮道場持經置功課鑪燒神佛香打鐘高聲和不時學客舂夜夜不得臥只為愛錢財心中不脫灑見他高道人却嫌誹謗罵驢屎比麝香苦哉佛陀耶又見出家兒有力及無力上上高節者鬼神欽道德君王分輦坐諸侯拜迎送堪為世福田世人須保惜下下低愚者詐現多求覓濁濫即可知愚癡愛財色着却福田衣種田討衣食作債稅牛犂為事不忠直朝朝行弊惡往往痛臀脊不解善思量地獄苦無極一朝著病纏三年臥牀席亦有真佛性翻作無名賊南無佛陀耶遠遠求彌勒 寒巖深更好無人行此道白雲高岫閑青嶂孤猿嘯我更何所親暢志自宜老形容寒暑遷心珠甚可保 二儀既開闢人乃居其中迷汝即吐霧醒汝即吹風惜汝即富貴奪汝即貧窮碌碌群漢子萬事由天公余觀諸稚子急離火宅中三車在門外載你免飄蓬露地四衢坐當天萬事空十方無上下來往任西東若得箇中意縱橫處處通 可歎浮生人悠悠何日了朝朝無閑時年年不覺老總為求衣食令心生煩惱擾擾百千年去來三惡道 時人尋雲路雲路杳無蹤山高多險峻澗闊少玲瓏碧嶂前兼後白雲西復東欲知雲路處雲路在虛空 寒山棲隱處絕得雜人過時逢林內鳥相共唱山歌瑞草聯谿谷老松枕嵯峨可觀無事者憩歇在巖阿 五嶽俱成粉須彌一寸山大海一滴水吸入其心田生長菩提子徧蓋天中天語汝慕道者慎莫繞十纏 無衣自訪覓莫共狐謀裘無食自採取莫共羊謀羞借皮兼借肉懷歎復懷愁皆緣義失所衣食常不周 自見山間樂逍遙無倚托逐日養殘軀閑思無所作時披古佛書往往登石閣下窺千尺崖上有雲盤礴寒月冷颼颼身似孤飛鶴 我見轉輪王千子常圍繞十善化四天莊嚴多七寶七寶鎮隨身莊嚴甚妙好一朝福報盡猶若棲蘆鳥還作牛領蟲六趣受業道況復諸凡夫無常豈長保生死如旋火輪迴似麻稻不解早覺悟為人枉虛老 平野水寬闊丹丘連四明仙都最高秀群峯聳翠屏遠遠望何極矹矹勢相迎獨標海隅外處處播嘉名 我見世間人生而還復死昨朝猶二八壯氣胸襟士如今七十過力困形顦顇恰似春日花朝開夜落爾 迴聳霄漢外

雲裏路岧嶢瀑布千丈流如鋪練一條下有棲心窟橫安定命橋雄雄鎮世界天台名獨超 盤陀石上坐谿澗冷淒淒靜翫偏嘉麗虛巖蒙霧迷怡然憩歇處日斜樹影低我自觀心地蓮花出淤泥 君看葉裏花能得幾時好今日畏人攀明朝待誰掃可憐嬌豔情年多轉成老將世比於花紅顏豈長保 縱你居犀角饒君帶虎睛桃枝折作臂蒜殼取為瓔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終歸不免死浪自覓長生 為人常喫用愛意須慳惜老去不自由漸被他推斥送向荒山頭一生願虛擲亡羊罷補牢失意終無極 寒山無漏巖其巖甚濟要八風吹不動萬古人傳妙寂寂好安居空空離譏誚孤月夜長明圓日常來照虎丘兼虎谿不用相呼召世間有王傅莫把同周邵我自遯寒巖快活長歌笑沙門不持戒道士不服藥自古多少賢盡在青山腳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不恨會人稀只為知音寡若遣趁宮商余病莫能罷忽遇明眼人即自流天下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出家弊己身誑俗將為道雖着離塵衣衣中多養蚤不如歸去來識取心王好 高高峯頂上四顧極無邊獨坐無人知孤月照寒泉泉中且無月月自在青天吟此一曲歌歌中不是禪 有箇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自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孃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 寒山出此語此語無人信蜜甜足人嘗黃蘗苦難吞順情生喜悅逆意多瞋恨但看木傀儡弄了一場困 我見人轉經依他言語會口轉心不轉心口相違背心真無委曲不作諸纏蓋但且自省躬莫覓他替代可中作得主是知無內外 寒山無白雲寂寂絕埃塵草座山家有孤燈明月輪石牀臨碧沼虎鹿每為鄰自羨幽居樂長為象外人 鹿生深林中飲水而食草伸腳巖下眠可憐無煩惱繫之在華堂餚饍極肥好終日不肯嘗形容轉枯槁 花上黃鶯子關關聲可憐美人顏似玉對此弄鳴絃翫之能不足眷戀在韶年花飛鳥亦散灑淚春風前 棲遲寒巖下偏諧最幽奇攜籃採山茹挈籠摘菓歸蔬齋敷茅坐啜啄食紫芝清沼濯瓢鉢雜和煮稠稀當陽擁裘坐閑讀古人詩 昔日經行處今復七十年故人無來往埋在古冢間余今頭已白猶守片雲山為報後來子何不讀古言 我見利智人觀者便知意不假尋文字直入如來地心不逐諸緣意根不妄起心意不生時內外無餘事 白鶴銜苦花千里作一息欲往蓬萊山將此充糧食未達毛摧落離群心慘惻却歸舊來巢妻子不相識 慣居

幽隱處乍向國清中時向豐干老仍來看拾公獨回上寒巖無人話合同尋究無源水源窮水不窮　生前大愚癡不爲今日悟今日如許貧總是前生做今生又不修來生還如故兩岸各無船渺渺應難渡　元非隱逸士自號山林人仕魯蒙幘帛且愛裹疎巾道有巢許操耻爲堯舜臣獼猴罩帽子學人避風塵　自古諸哲人不見有長存生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積骨如毗富別淚成海津唯有空名在豈免生死輪　寒山有裸蟲身白而頭黑手把兩卷書一道將一德住不安釜竈行不齎衣裓常持智慧劍擬破煩惱賊　有人畏白首不肯捨朱紱採藥空求仙根苗亂挑掘數年無效驗癡意瞋怫鬱獵師披袈裟元非汝使物　書判全非弱嫌身不得官銓曹被拗折洗垢覓瘡瘢必也關天命今年更試看盲兒射雀目偶中亦非難　貧驢欠一尺富狗剩三寸若分貧不平中半富與困始取驢飽足却令狗飢頓爲汝熟思量令我也愁悶　柳郎八十二藍嫂一十八夫妻共百年相憐情狡猾弄璋字烏軀擲瓦名婠妠屢見枯楊荑常遭青女殺　赫赫誰爐肆其酒甚濃厚可憐高幡幟極目平升斗何意訝不售其家多猛狗童子若來沽狗齩便是走　吁嗟濁濫處羅剎共賢人謂是荒流類焉知道不親狐假獅子勢詐妄却稱真鉛礦入爐冶方知金不精

　白雲起嵯峨綠水蕩漣波此處聞漁父時時鼓棹歌聲聲不可聽令我愁思多誰謂雀無角其如穿屋何　粤自居寒山曾經幾萬載任運遯林泉棲遲觀自在巖中人不到白雲常靉靆細草作臥褥青天爲被蓋快活枕石頭天地任變改　昨夜夢還鄉見婦機中織駐梭若有思擎梭似無力呼之迴面視況復不相識應是別多年鬢毛非舊色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自身病始可又爲子孫愁下視禾根下上看桑樹頭秤鎚落東海到底始知休　亦有一等流悠悠似木頭出語無知解云我百不憂問道道不會問佛佛不求子細推尋看茫然一場愁　董郎年少時出入帝京裏衫作嫩鵝黃容儀盡相似常騎踏雪馬拂拂紅塵起觀者滿路傍箇是誰家子　箇是誰家子爲人大被憎癡心常憤憤肉眼醉瞢瞢見佛不禮佛逢僧不施僧唯知打大臠除此百無能　人以身爲本本以心爲柄本在心莫邪心邪喪本命未能免此殃何言懶照鏡不念金剛經却爲菩薩病　城北仲家翁渠家多酒肉仲翁婦死時弔客滿堂屋仲翁自身亡能無一人哭哭他盃觴者何太冷心腹　下愚讀我詩不解却嗤誚中庸讀我詩思量云甚要上賢讀我詩把著滿面笑楊修見幼婦一覽便知妙

　心高如山嶽人我不伏人解講圍陀典能談三教文心中無慚愧破戒

違律文自言上人法稱爲第一人愚者能讚歎智者撫掌笑陽燄虛空花豈得免生老不如百不解靜坐絕憂惱如許多寶貝海中乘壞舸前頭失却桅後面又無柁宛轉任風吹高低隨浪簸如何得到岸努力莫端坐　我見世愚人多畜貲財穀飲酒食生命謂言我富足莫知地獄深唯求上天福罪業如毗富豈得免災毒財主忽然死爭共當頭哭供僧讀疏文空是鬼神祿福田一箇無虛設一群禿不如早覺悟莫作黑暗獄狂風不動樹心真無罪福寄語兀兀人叮嚀再三讀　勸你三界子莫作無道理理短被他欺理長不奈你世間濁濫人恰似黍粘子不見無事人獨脫無能比早須返本源三界任緣起清淨如入流莫飲無明水三界人蠢蠢六道人茫茫貪財愛淫欲心惡若豺狼地獄如箭射極苦若爲當兀兀過朝夕都不別賢良好惡總不識猶如豬及羊共語如木石嫉妬似顛狂不自見已過如豬在圈臥不知自償債却笑牛牽磨人生在塵蒙恰似盆中蟲終日行遶遶不離其盆中神仙不可比煩惱計無窮歲月如流水須臾作老翁　寒山出此語復似顛狂漢有事對面說所以足人怨心直出語直直心無背面臨死渡奈河誰是嘍囉漢冥冥泉臺路被業相拘絆　寄語諸仁者復以何爲懷達道見自性自性即如來天真元具足修證轉差迴棄本却逐末只守一場獃　世有一般人不惡又不善不識主人翁隨客處處轉因循過時光渾是癡肉臠雖有一靈臺如同客作漢　常聞釋迦佛先受然燈記然燈與釋迦只論前後智前後體非殊異中無有異一佛一切佛心是如來地　常聞國大臣朱紫簪纓祿富貴千般貪知榮不知辱奴馬滿宅舍金銀盈帑屋癡福暫時扶埋頭作地獄忽死萬事休男女當頭哭不知有禍殃前路何疾速家破冷颼颼食無一粒粟凍餓苦悽悽良由不覺觸　上人心猛利一聞便知妙中流心清淨審思云甚要下士鈍暗癡頑皮最難裂直得血淋頭始知自摧滅看取開眼賊鬧市集人決死屍棄如塵此時向誰說男兒大丈夫一刀兩段截人面禽獸心造作何時歇　我有六兄弟就中一箇惡打伊又不得罵伊又不著處處無奈何耽財好淫殺見好埋頭愛貪心過羅剎阿爺惡見伊阿孃嫌不悅昨被我捉得惡罵恣情掣趂向無人處一一向伊說汝今須改行覆車須改轍若也不信受共汝惡合殺汝受我調伏我共汝覓活從此盡和同如今過菩薩學業攻鑪冶鍊盡三山鐵至今靜恬恬衆人皆讚說　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欠負他人錢蹄穿始惆悵箇箇惜妻兒爺孃不供養兄弟似冤家心中常悒怏憶昔少年時求神願成長今爲不

孝子世間多此樣買肉自家喫抹嘴道我暢自逞說嘍囉聰明無益當牛頭努目瞋始覺時已晚擇佛燒好香揀僧歸供養羅漢門前乞趁却闍和尚不恡無為人從來無相狀封疏請名僧襯錢兩三樣雲光好法師安角在頭上汝無平等心聖賢俱不降凡聖皆混然勸君休取相　有鳥五色文棲桐食竹實徐動合和儀鳴中施禮律昨來何以至為暫時一出儻聞絃歌聲作舞欣今日　昔日極貧苦夜夜數他寶今日審思量自家須營造掘得一寶藏純是水精珠大有碧眼胡密擬買將去余即報渠言此珠無價數　一生慵懶作憎重只便輕他家學事業余持一卷經無心裝褾軸來去省人擎應病則說藥方便度衆生但自心無事何處不惺惺　我見出家人不入出家學欲知真出家心淨無繩索澄澄絕玄妙如如無倚託三界任縱橫四生不可泊無為無事人逍遙實快樂　昨到雲霞觀忽見仙尊士星冠月帔橫盡云居山水余問神仙術云道若為比謂言靈無上妙藥心神秘守死待鶴來皆道乘魚去余乃返窮之推尋勿道理但看箭射空須臾還墜地饒你得仙人恰似守屍鬼心月自精明萬象何能比欲知仙丹術身內元神是莫學黃巾公握愚自守擬　余鄉有一宅其宅無正主地生一寸草水垂一滴露火燒六箇賊風吹黑雲雨子細尋本人布裘真珠爾　傳語諸公子聽說石齊奴僮僕八百人水碓三十區舍下養魚鳥樓上吹笙竽伸頭臨白刃癡心為綠珠　何以長惆悵人生似朝菌那堪數十年新舊凋零盡以此思自哀哀情不可忍奈何當奈何脫體歸山隱　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緩緩細披尋不得生容易依此學修行大有可笑事　有偈有千萬卒急述應難若要相知者但入天台山巖中深處坐說理及談玄共我不相見對面似千山　世間億萬人面孔不相似借問何因緣致令遣如此各執一般見互說非兼是但自修己身不要言他己　男女有婚嫁俗務是常儀自量其事力何用廣張施取債誇人我論情入骨癡殺他雞犬命身死墮阿鼻　世上一種人出性常多事終日傍行衢不離諸酒肆為他作保見替他說道理一朝有乖張過咎全歸你　我勸出家輩須知教法深專心求出離輙莫染貪婬大有俗中士知非不愛金故知君子志任運聽浮沉　寒山自寒山拾得自拾得凡愚豈見知豐干却相識見時不可見覓時何處覓借問有何緣向道無為力　從來是拾得不是偶然稱別無親眷屬寒山是我兄兩人心相似誰能徇俗情若問年多少黃河幾度清　若解捉老鼠不在五白猫若能悟理性那有錦繡包真珠入席袋佛性止蓬茅一群

取相漢用意總無交運心常寬廣此則名為布慳已患於人方可名為施後來人不知焉能會此義未設一庸僧早擬望富貴　獼猴尚教得人可不憤發前車既落坑後車須改轍若也不知此恐君惡合殺比來是夜叉變即成菩薩　滿卷才子詩溢壺聖人酒行愛觀牛犢坐不離左右霜露入茅簷月華明寬牖此時吸兩甌吟詩三兩首　施家有兩兒以藝干齊楚文武各自備託身為得所孟公問其術我子親教汝秦衛兩不成失時成齟齬　鄭蹋一群羊沿山又入谷看人貪竹塞且遭豺狼逐元不出孳生便將充口腹從頭喫至尾餉餉無餘肉　銀星釘秤衡綠絲作秤紐買人推向前賣人推向後不顧他心悲唯言我好手死去見閻王背後揮掃帚　閉門私造罪準擬免災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縱不入鑊湯亦須臥鐵牀不許顧人替自作自身當　三界如轉輪浮生入流水蠢蠢諸品類貪生不覺死汝看朝垂露能得幾時子　閑入天台洞訪人人不知寒山為伴侶松下噉靈芝每談今古事嗟見世愚癡箇箇入地獄那得出頭時　古佛路淒淒愚人到却迷只緣前業重所以不能知欲識無為理心中不掛絲生生勤苦學必定覩吾師　各有天真佛號之為寶王珠光日夜照玄妙卒難量盲人常兀兀那肯怕災殃唯貪婬泆業此輩實堪傷　出家求出離哀念苦衆生助佛為揚化令教選路行何曾解救苦恣意亂縱橫一時同受溺俱落大深坑　常飲三毒酒昏昏都不知將錢作夢事夢事成鐵圍以苦欲捨苦捨苦無出期應須早覺悟覺悟自歸依　悠悠塵裏人常樂塵中趣我見塵中人心多生憫顧何哉憫此流念彼塵中苦　不須攻人惡不須伐己善行之則可行卷之則可卷祿厚憂責大言深慮交淺聞茲若念茲小兒當自見　千雲萬水間中有一閑士白日遊青山夜歸巖下睡倏爾過春秋寂然無塵累快哉何所依靜若秋江水　蹭蹬諸貧士飢寒成至極閑居好作詩札札用心力賤人言孰采勸君休歎息題安餬餅上乞狗也不喫　欲識生死譬且將冰水比水結即成冰冰消返成水已死必應生出生還復死冰水不相傷生死還雙美　尋思少年日遊獵向平陵國使職非願神仙未足稱聯翩騎白馬喝兔放蒼鷹不覺大流落皤皤誰見矜　少年學書劒叱馭到京州聞伐匈奴盡婆娑無處遊歸來翠巖下席草枕清流壯士志未越獼猴騎土牛　重巖我卜居鳥道絕人迹庭除何所有白雲抱幽石住茲凡幾年屢見春冬易寄語鍾鼎家虛名定無益　少小帶經鋤本將兄共居緣遭他輩責剩被自妻疏拋絕紅塵境常遊好閱書誰惜一斗水活取轍中魚　徒閉蓬門坐

須經戾月逃唯閑人作鬼不見鸖成仙念此那堪說隨緣須自憐迴瞻郭外古墓犁爲田　本志慕道倫道倫常獲親時逢杜源客每接話禪賓談玄月明夜探理日臨晨萬機俱泯迹方識本來人　可笑寒山道而無車馬蹤聯谿難記曲疊嶂不知重泣露千般草吟風一樣松此時迷徑處形問影何從　衆生不可說何意許顚邪面上兩惡鳥心中三毒蛇是渠作障礙使你事煩拏高舉手彈指南無佛陀耶　驅馬度荒城荒城動客情高低舊雉堞大小古墳塋自振孤蓬影長凝拱木聲所嗟皆俗骨仙史更無名　茅棟野人居門前車馬疎林幽偏聚鳥谿闊本藏魚山果攜兒摘皐田共婦鋤家中何所有唯有一牀書　登陟寒山道寒山路不窮谿長石磊磊澗濶草濛濛苔滑非關雨松鳴不假風誰能超世累共坐白雲中　六極常嬰困九維徒自論有才遺草澤無藝閉蓬門日上巖猶暗煙消谷尚昏其中長者子箇箇總無裩　大有飢寒客生將獸魚殊長存磨石下時哭路邊隅累日空思飯終冬不識襦唯齎一束草并帶五升麩　浪造凌霄閣虛登百尺梯養生仍夭命誘讀詎封侯不用從黃口何須厭白頭未能端似箭且莫曲如鉤　以我棲遲處幽深難可論無風蘿自動不霧竹長昏澗水緣誰咽山雲忽自屯午時庵內坐始覺日頭暾　憶昔遇逢處人間遊勝道樂山登萬仞愛水泛千舟送客琵琶谷攜琴鸚鵡洲焉知松樹下抱膝冷颼颼　今日巖前坐坐久煙雲收一道清谿冷千尋碧嶂頭白雲朝影靜明月夜光浮身上無塵垢心中那更憂　偃息深林下從生是農夫立身既質直出語無諂諛保我不鑒璧信君方得珠焉能同泛灩極目波上鳧　隱士遁人間多向山中眠青蘿疎麓麓碧澗響聯聯騰騰且安樂悠悠自清閑免有染世事心淨如白蓮　父母續經多田園不羨他婦搖機軋軋兒弄口囉囉拍手催花舞搘頤聽鳥歌誰當來歎賀樵客屢經過　家住綠巖下庭蕪更不芟新藤垂繚繞古石豎巉巖山果獼猴摘池魚白鷺銜仙書一兩卷樹下讀喃喃　四時無止息年去又年來萬物有代謝九天無朽摧東明又西暗花落復花開唯有黃泉客冥冥去不迴。　歲去換愁年春來物色鮮山花笑綠水巖樹舞青煙蜂蝶自云樂禽魚更可憐朋遊情未已徹曉不能眠　吾家好隱淪居處絕囂塵踐草成三徑瞻雲作四鄰助歌聲有鳥問法語無人月裏娑婆樹幾年爲一春　琴書須自隨祿位用何爲投輦從賢婦巾車有孝兒風吹曝麥地水溢沃魚池常念鷦鷯鳥安身在一枝　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欲驗飛鳧集須旌白兔遊靈瓜夢裏受神橘座中收鄉國何迢遞同魚寄水流

獨坐常忽忽情懷何悠悠山腰雲漫漫谷口風颼颼猨來樹嫋嫋鳥入林啾啾時催鬢颯颯歲盡老惆惆　田家避暑月斗酒共誰歡雜雜排山果疎疎圍酒罇蘆莦將代席蕉葉且充盤醉後搘頤坐須彌小彈丸　止宿鴛鴦鳥一雄兼一雌銜花相共食刷羽每相隨戲入煙霄裏宿歸沙岸湄自憐生處樂不奪鳳凰池　山中何大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恆凝雪幽林每吐煙草生芒種後葉落立秋前此有沈迷客窺窺不見天　城中娥眉女珠珮珂珊珊鸚鵡花前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三月蠶猶小女人來採花隈牆弄蝴蝶臨水擲蝦蟆羅袖盛梅子金鎞挑筍芽鬭論爭物色此地勝余家　婦女慵經織男夫懶耨田輕浮耽挾彈趾躧拈抹絃凍骨衣應急充腸食在先今誰念於汝苦痛哭蒼天　不行真正道隨邪號行婆口暫神佛少心懷嫉妬多背後噇魚肉人前念佛陀如此修身處應難避奈河　昔時可可貧今日最貧凍作事不諧和觸途成倥傯行泥屢腳屈坐社頻腹痛失卻斑猫兒老鼠圍飯瓮　自從出家後漸得養生趣伸縮四肢全勤聽六根具褐衣隨春冬糲食供朝暮今日懇懇修願與佛相遇　勸你休去來莫惱他閻老失腳入三途粉骨遭千擣長爲地獄人永隔今生道勉你信余言識取衣中寶　或有衒行人才藝過周孔見罷頭兀兀看時身侗侗。繩牽未肯行錐刺猶不動恰似羊公鶴可憐生懞懂　三五痴後生作事不真實。未讀十卷書強把雌黃筆將他儒行篇喚作賊盜律脫體似蟫蟲齩破他書帙　自在白雲閑從來非買山下危須策杖上險捉藤攀澗邊松常翠谿邊石自斑友朋雖阻絕春至鳥關關　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年還成甘蔗滓　有樂且須樂時哉不可失雖云一百年豈滿三萬日寄世是須臾論錢莫啾唧孝經末後篇委曲陳情畢　箇是何措大時來省南院年可三十餘曾經四五選囊裏無青蚨篋中有黃卷行到食店前不敢暫迴面　自有慳惜人我非慳惜輩衣單爲舞穿酒盡緣歌啐常取一腹飽莫令兩腳儽蓬蒿鑽髑髏此日君應悔　我行經古墳淚盡嗟存歿塚破壓黃腸棺穿露白骨欹斜有甕瓶掇撥無簪笏風至攪其中灰塵亂埻埻　養女畏太多已生須訓誘捺頭遣小心鞭背令緘口未解乘機杼那堪事箕帚張婆語驢駒汝大不知母　余家有一窟窟中無一物淨潔空堂堂光華明日日蔬食養微軀布裘遮幻質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　子之何遑遑卜居須自審南方瘴癘多北地風霜甚荒陬不可居毒川難可飲魂兮歸去來

食我家園蔬　凡讀我詩者心中雖護淨慳貪繼日廉諂曲登時正驅遣除惡業歸依受真性今日得佛身急急如律令　出生三十年常遊千萬里行江青草合入塞紅塵起鍊藥空求仙讀書兼詠史今日歸寒山枕流兼洗耳　變化計無窮生死竟不止三途鳥雀身五嶽龍魚已世濁作羖羺時清爲騄駬前廻是富兒今度成貧士　賢士不貪婪癡人好鑪冶爭地占他家竹園皆我者努膊覓錢財切齒驅奴馬須看郭門外纍纍松柏下　噴噴買魚肉擔歸餧妻子何須殺他命將來活汝己此非天堂緣純是地獄滓徐六語破堆始知沒道理　雍容美少年博覽諸經史盡號曰先生皆稱爲學士未能得官職不解秉耒耜冬披破衣衫蓋是書誤己　寒山多幽奇登者皆恒懾月照水澄澄風吹草獵獵凋梅雪作花杌木雲充葉觸雨轉鮮靈非晴不可涉　有樹先林生計年逾一倍根遭陵谷變葉被風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憐內文彩皮膚脫落盡唯有真實在　璨璨盧家女舊來名莫愁貪乘摘花馬樂傍採蓮舟膝坐綠熊席身披青鳳裘哀傷百年內不免歸山丘　誰家長不死死事舊來均始憶八尺漢俄成一聚塵黃泉無曉日青草有時春行到傷心處松風愁殺人　獨卧重巖下蒸雲晝不消室中雖暡靉心裏絕喧囂夢去遊金闕魂歸度石橋拋除鬧我者歷歷樹間瓢　極目兮長望白雲四茫茫鵄鵶飽腲腇鸞鳳飢徬徨駿馬放石磧蹇驢能至堂天高不可問鷦鷯在滄浪　精神殊爽爽形貌極堂堂能射穿七札讀書覽五行經眠虎頭枕昔坐象牙牀若無阿堵物不啻冷如霜教汝數般事思量知我賢極貧忍賣屋纔富須買田空腹不得走枕頭須莫眠此言期共見掛在日東邊　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澗濱啾啾常有鳥寂寂更無人淅淅風吹面紛紛雪積身朝朝不見日歲歲不知春　世有聰明士勤苦探幽文三端自孤立六藝越諸君神氣卓然異精彩超衆群不識箇中意逐境亂紛紛　層層山水秀煙霞鎖翠微嵐拂紗巾濕露霑蓑草衣足躡遊方履手執古藤枝更觀塵世外夢境復何爲　白拂栴檀柄馨香竟日聞柔和如卷霧搖曳似行雲禮奉宜當審高提復袪塵時時方丈內將用指迷人　畫棟非吾宅青林是我家一生俄爾過萬事莫言賒濟渡不造筏漂淪爲採花善根今未種何日見生芽　鳥弄情不堪其時卧草庵櫻桃向杏杏楊柳正毿毿旭日銜青嶂晴雲洗淥潭誰知出塵俗馭上寒山南　吁嗟貧復病爲人絕友親甕裏長無飯甑中屢生塵蓬庵不免雨漏榻劣容身莫怪今顦顇多愁定損人　群女戲夕陽風來滿路香綴裙金蛺蝶插髻玉鴛鴦角婢紅羅縝閹奴紫錦裳

爲觀失道者鬢白心惶惶　我見黃河水凡經幾度清水流如急箭人世若浮萍癡屬根本業無明煩惱坑輪迴幾許劫只爲造迷盲　昨見河邊樹摧殘不可論二三餘榦在千萬斧刀痕霜剝萎黃葉波衝枯朽根生處當如此何用怨乾坤　憐底衆生病餐嘗略不厭蒸豚搵蒜醬炙鴨點椒鹽去骨鮮魚膾兼皮熟肉臉不知他命苦只取自家甜　佛哀三界子總是親男女恐沉黑暗坑示儀垂化度盡登無上道俱證菩提路教汝癡衆生慈心勤覺悟　佛捨尊榮樂爲愍諸癡子早願悟無生辦集無上事後來出家者多緣無業次不能得衣食頭鑽入於寺　我見世間人箇箇爭意氣一朝忽然死只得一片地闊四尺長丈二汝若會出來爭意氣我與汝立碑記　丹丘迥聳與雲齊空裏五峯遙望低鴈塔高排出青嶂禪林古殿入虹蜺風搖松葉赤城秀霧吐中巖仙路迷碧落千山萬仞現藤蘿相接次連谿　余曾昔覩聰明士博達英靈無比倫一選嘉名喧宇宙五言詩句越諸人爲官治化超先輩直爲無能繼後塵忽然富貴貪財色瓦解冰消不可陳　汝謂埋頭癡兀兀愛向無明羅剎窟再三勸你早修行是你頑癡心恍惚不肯信受寒山語轉轉倍加業汩汩直待斬首作兩段方知自身奴賊物　雲山疊疊連天碧路僻林深無客遊遠望孤蟾明皎皎近聞群鳥語啾啾　丈夫獨生棲青嶂少室閑居任白頭可歎往年與今日無心還似水東流　閑自訪高僧煙山萬萬層師親指歸路月掛一輪燈　閑遊華頂上天朗晝光輝四顧晴空裏白雲同鶴飛　嗟見世間人永劫在迷津不省這箇意修行徒苦辛　身着空花衣足躡龜毛履手把兔角弓擬射無明鬼　多少天台人不識寒山子莫知真意度喚作閑言語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　無去無來本湛然不拘內外及中間一顆水精絕瑕翳光明透滿出人天　雲山疊疊幾千重幽谷路深絕人蹤碧澗清流多勝境時來鳥語合人心　千生萬死何時已生死來去轉迷情不識心中無價寶恰似盲驢信脚行　心神用盡爲名利百種貪嗔進己軀浮生幻化如燈燼冢內埋身是有無　世間何事最堪嗟盡是三途造罪根不學白雲巖下客一條寒衲是生涯　秋到任他林葉落春來從你樹開花三界橫眠無一事明月清風是我家　自笑老夫筋力敗偏憐松巖愛獨遊可歎往年至今日任運還同不繫舟　千年石上古人蹤萬丈巖前一點空明月照時常皎潔不勞尋討問西東　一住寒山萬事休更無雜念掛心頭閑於石壁題詩句任運還同不繫舟　余見僧

跡性希奇巧妙閒生渠朝時䟽邀虛空寫塵跡無因盡得誌公師　（久住）寒山几類秋猜吟歌曲絕無憂飢餐一粒伽陀藥心地調和倚石頭　（泉）星羅列夜深明巖點孤燈月未沉圓滿光華不磨瑩掛在青天是我心老病殘年百有餘面黃頭白好山居布裘擁質隨緣過豈羨人間巧樣模寒山頂上月輪孤照見晴空一物無可貴天然無價寶埋在五陰溺身軀　我向前谿照碧流或向巖邊坐磐石心似孤雲無所依悠悠世事何須覓　我家本住在寒山石巖棲息離煩緣泯時萬象無痕跡舒處周流徧大千光影騰輝照心地無有一法當現前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無方處處圓　世人何事可吁嗟苦樂交煎勿底涯生死往來多少劫東西南北是誰家張王李趙權時姓六道三途事似麻只為主人不了絕從招遞謝逐迷邪　余家本住在天台雲路煙深絕客來千仞巖巒深可遯萬重谿澗石樓臺樺巾木屐沿流步布裘藜杖繞山廻自覺浮生幻化事逍遙快樂實奇哉　自從我到天台寺經今早已幾冬春山水不移人自老見却多少後生人　君不見三界之中紛擾擾只為無明不了絕一念不生心澄然無去無來不生滅　余自來天台凡經幾萬廻一身如雲水悠悠任去來　逍遙絕無閑忘機隆佛道世間岐路心眾生多煩惱　兀兀沉浪海漂漂輪三界可惜一靈物無始被境埋　覺光警照起生死紛塵埃寒山特相訪拾得常往來　論心話明月太虛廓無礙法界即無邊一法普徧該　本來無一物亦無塵可拂若能了達此不用坐兀兀（寒山詩集）瞋是心中火能燒功德林欲行菩薩道忍辱護真心　碧澗泉水清寒山月華白默知神自明觀空境逾寂　卜擇幽居地天台更莫言猿啼谿霧冷嶽色草門連竹葉覆松室開石引澗泉已甘休萬事採蕨度殘年　益者益其精可名為有益易者易其形是名為有易能益復能易當得上仙籍無益復無易終不免死厄　貪人好聚財恰如梟愛子子大而食母財多還割己散之即福生聚之即禍起無財亦無禍鼓翼青雲裏　去家一萬里提劍擊匈奴得利渠即死失利汝即殂渠命既不惜汝命有何辜教汝百勝術不貪為上謨　世有一等愚茫茫恰似驢還解人言語貪婬狀若豬險詖難可測實語卻成虛誰能共伊語令教莫此居　若人逢鬼魅第一莫驚懼捺硬莫采渠呼名當自去燒香請佛力禮拜求僧助蚊子叮鐵牛無渠下觜處　浩浩黃河水東流長不息悠悠不見清人人壽有極苟欲乘白雲曷由生羽翼唯當鬢髮時行住須努力　乘茲朽木船採彼紐婆子行至大海中波濤復不止唯齎一宿糧去岸三千里煩惱從何生愁哉

緣苦起　默默永無言後生何所述隱居在林藪智境何由出枯槁非堅衛風霜成天疾土牛耕石田未有得稻日　山客心悄悄常嗟歲序遷辛勤采芝术搜斥詎成仙庭廓雲初卷林明月正圓不歸何所為桂樹相留連　有人生山陘雲卷兮霞瓔秉芳兮欲寄路漫兮難征心惆悵孤疑年老已無成眾喔咿斯蹇獨立兮忠貞　豬喫死人肉人喫死豬腸豬不嫌人臭人返道豬香豬死拋水內人死掘地藏彼此莫相喫蓮花生沸湯快哉混沌身不飯復不尿遭得誰鑽鑿因茲立九竅朝朝為衣食歲歲愁租調千箇爭一錢聚頭亡命叫　啼哭緣何事淚如珠子顆應當有別離復是遭喪禍所為在貧窮未能了因果塚間號死屍六道不欣我　貪愛有人求快活不知禍在百年身但看陽燄浮漚水便覺無常敗壞人丈夫志氣直如鐵無曲心中道自真行密節高霜下竹方知不枉用心神　徒勞說三史浪自看五經泊老檢黃籍依前注白丁筮遭連蹇卦生主虛危星不及河邊樹年年一度青　有漢姓傲慢名貪字不廉一身無所解百事被他嫌死惡黃連苦生憐白蜜甜喫魚猶未止食肉更無厭中州集李純甫雜詩六首　顛倒三生夢飛沉萬劫心乾坤頭至踵混沌古猶今黑白無真色宮商豈至音誰摩斷問口枝上一嫌琴　乾坤大聚落今古小朝客諸子蠅鑽紙群雄鼠廢禪一心還入道萬物自歸根卻笑幽憂客空招楚些魂　丹鳳翔金鼎蒼龍戲玉池心源澄似水鼻息細於絲枕上山川好壺中日月遲神仙學道者那許小兒知　空譯流沙語難參少室禪泥牛耕海底玉犬吠雲邊仰嶠圜茶夢曹山放酒顛書生眼如月休被衲僧穿　狡兔留三窟獼猴戲六窻情田鋤宿草心月印澄江酒戒何曾破詩魔先已降雄蜂雌蛺蝶正自不成雙　道義富無敵詩書貴不貧浮生幾兩屐狂樂一絇絲豪俠非吾友腥儒即我師誰知茅屋底元自有男兒（又作元有丈人兒）　又偶得　包裹青衫已十年聰明更覺不如前簿書叢裏先抽手鼓笛場中少息肩襪底剩儲元亮粟杖頭高掛老坡錢會須著我屏山下了卻平生不問天　李經雜詩四言　巖撤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黃老林人烟墨突樵徑雲深　造物閒巖地巖帳擠劒壁苔花張古錦霜葉老秋碧日夕雲濱陰風鼓泉湧石馬啼忌硫磺樵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事底事挂塵迹披雲出山椒白鳥表林際　長河老秋凍馬怯冰未牢河山吟慨底日暮風更號　晨井凍不覺誰療壯士飢天廄玉山禾不救我馬癘　雁奴失寒更拍拍伴秋水天長夢已盡秋思紛難理　塵埃汨沒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

復話著茶不圖頻狒衰屠龍挾賤擲管生書空咄咄堂上酣歌鐘巧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送歸鴻莫任匏瓠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逝經不掃迹微蘿門庭日月生堂風太阿劍室礪以石坐禪鶴鶴推天雄　王特起偶作　人情爭勝似爭棋死怕輸人一著遲黑白不分借袖手年來吾亦愛吾癡　又謾作　有時幽鳥話心事無限秋蟲誇口才北闕上書吾老矣東籬把菊思悠哉竹林留待巨源在蓮社招入淵明來不然餘子敗人意懷抱耿耿胡爲閑　又絕句二首　山勢奔騰如逸馬水流委曲似驚蛇溪靈不欲露天巧眼力未到雲先遮　鳥語留春春已迴落花隨意卧蒼苔清明寒食因循過萱草薔薇次第開　王良臣節詩三首　道人知我愛禪房淨掃階前紫石牀軟飽三盃風味好脫巾和月卧黃昏　老子平生酷愛閑天教行處得禪關鵲魚敲落簷頭月猶在梅花醉裏閑　殘陽收拾弟兄行棟得纖心不到鄉安置小奴今夜夢蘆花風細月如霜　周昂無題　西風吹白水日暮動寒威野帳收旗盡奚兒飲馬歸稍稍聞烏過修修見雲飛夜黑多豺虎荒村定敢依　又讀陳後山詩　子美神功接混茫人間無路可升堂一斑管內時時見賺得陳郎兩鬢蒼　又讀柳詩　功名翁忍負初心行和騷人澤畔吟閑卷未終還復掩世間無此最悲吟　史肅靜詩二首　春江日暖舞清漣客舍蕭蕭一縷煙幽鳥隔林招我醉小桃當戶為誰妍禪心已作沾泥絮詩思渾如上水船卻是官閑得無事一簾紅雨枕書眠　南皮城下荒秋草說是當日燕文臺世事翻騰只如此吾生業置已為哉　迎風紫莧因循老背日黃花次第開獨夜不眠思阿謝白羊如駕小車來　劉迎書何離積見贈詩後　塵埃徑手衆人中草木重來臭味同春夏我雖迷出處交游君不異初終赤貧晚歲微奇夢清白平生繼古風嘆息蜀州人日作傷心不覺涕無從　寄國公濤漫賦　貧知囊底一錢無老覺人間萬事虛富貴儻來終作虜熱名使了又何如季膺未能松江鱠曾望將成笠澤書自是杜門無客過不關多病故人疎　劉澤與劉之昂酬唱有詩云　度門舊說炎如火陋巷今猶冷似氷半夜杯槃長袖舞白頭書冊短檠燈　蔡松年漫成　人生各有適一受不可更違己欲狗世憂患常相嬰三軍投漢將九鼎調蒼生功名豈不美強之非無成剩營志從食俯仰勞心形何如從所好足以安餘齡予也一丘壑野性直難名力惰謝提挈才拙愁窮趨縱放已成癖蛤蟹雖異爭鶩鹿便草豐白鷗願江清不堪行作吏萬業方營營夜處多俗夢曉枕無餘醒往煩西山諳適意千里美塵土走歲月秋光浮宦情欲詒箇

中趣知音耿晨星世途古今險方寸風濤驚封侯有骨猶使是須銅膽堅收此身去田園事春耕　蔡珪讀戎昱詩有作　我家北潭邊溪流卧衡門俗客自不來好客時聞尊路人或不知云是渭南村底事半年別此懷誰與論　來時西郊林木木秋未老借勸數歸日廻復見冬杪心馳倚門望望我綿綿道想偲戎子詩在家貧亦好　吳激偶成二首　一番瘦筍羽林搶松架陰陰盡日涼繞屋雲煙無定態連山草木有真香　鹽湯兒盞闊旗捲風雨山中枕簟涼學道窮年何所得只工掃地與燒香　高士談偶題　羨他田父老於晨遠是莊西與舍東不似宦遊情味惡半生常在別離中　朱之才寓言二首　獸有善觸邪草有能指佞獸草非有心不移本天性前王著汪冠俾爾効端鯁如何不稱服觸指反忠正吾欲取二物養植列臺省一令邪佞徒奔走至深屏　風雨晦時夜雞鳴有常聲霜雪枯萬幹松柏有常青內守初已定外變終難更若人秉世利浮沉無定情俯仰効桔槔低昂甚權衡反出木鳥下徒為萬物靈　祝簡雜詩　雨後清寒滿袖風鴈聲南去暮雲濃秋來杞菊能多少欲助盤飧自不供　榴花嬌欲鬧羅裙石竹閑成碎纈文更有戎葵亦堪愛日烘紅臉酒初醺　施宜生無題　唱得新聲穩貼腔阿誰能傳肯雙雙天寧寺裏尊前月分學清寒入小隱　劉從益和淵明雜詩　俗士苦紛競此心本無塵功名適外物了不關吾身吾身復何有形神假相親天地闊一室日月挾兩隣有生即有化如晏之必晨但得醉中了亦足稱達人　揮戈欲卻日小力自不量何如任天運閑門坐齊芳詩書列四隅著我於中央夏卧北窓風隆冬曝朝陽但有蔡菴美亦足充饑腸　少為饑所驅老為病所迫人生能幾何東阡復南陌急須沽酒來一笑舉太白浩歌草木振起舞天地窄同微二三子誰主復誰客浮沉大浪中畢竟歸真宅　歲月去何速老炎變新涼游子久不歸回首望大梁風埃條如此何處真吾鄉野菊明落日林楓槃飛霜勸我一杯酒悠然秋興長　郭邦彥讀毛詩　含氣有喜怒觸物無不鳴天機泄為言文字從此生誰言土葦器聲合天地清猥懷張氏瑟巧露媚望室來流不可障聲律隨合飛偏積蕭氏選不見真性情悲列雜擬爲名曰離騷經頌美獻諂諛是謂之眾銘詩道初不然自是時代更秦火燒不死此物如有靈至今三百篇殷殷金石聲漢儒各名家辨口劇分爭康成獨窺戈諸儒釣連衡發酒最後出千古老成精我欲讀爾雅不辨藝豎名荀僻泚謝筆滿篋月露形孔徒凡幾人入室無長卿三子論性命衆世為讖鉎白首草大玄才得覆醬甖不如匡鼎說令笑人恣

聽　張建雜詩二首　元鮮稽山泉石鼎煑巖有爍以松桂枝清芬滿茅屋　踏雪尋梅花雪梅同一色不是暗香來梅花尋不得　毛麾無題一首　少翠對起石州山楊柳分青入鬢鬟乍識春風非如鸚鵡誰無語獨憑欄　李淵護書　背懷千日憶八達伏倆只今藏六藏唯有閑情如老菊寒華自信晚能香　劉熱讀張仲揚詩因題其上　布衣一日見明君俄有詩名四海聞楓落吳天真好句不須多見鄭參軍　郭周中偶得參偏聚林懶出游指端抓月眼高秋大千界裏闕幾掌不二門中暗點頭禪地境香聊自遣栽花種竹儘風流莊蒙抵死談齊物無物齊時也合休　宗端修漫書　冷面宜教冷眼看只愁容來向長安陰崖何限枯松樹望見屏幃盡牡丹　王敬夫同東嵓元先生論詩　林逋仙去幾來年驚見梅花第二篇千歲冰霜松骨瘦九秋風露鶴聲圓騰輝定出連城上得趣知從太古前邂逅茅齋話終夕只疑人世改桑田　劉曹王豫雜詩六首　竹塢人家瀨小溪數枝紅杏出疎籬門前山色帶煙重幽鳥一聲春日遲　風荷柄柄弄清香輕薄沙禽落又翔紅日轉西漁艇散一川山影暮天涼　古度停驂日向沉溪涼歸思便清吟碧山幾點寒天闊紅葉一林秋意深　倚嵓蕭寺枕危崖丈室軒窗面水開雪霽暮寒山月上數竿

脩竹一枝倚　畫色晴明著色圖山光凝翠接平湖煙嵐自古人難畫遠即深深近却無　寒林煙重暝棲鴉遠寺疎鐘送落霞無限嶺雲遮不斷數聲和月到山家　王中立雜詩四首　華山宮殿白雲封不見當年打睡翁貪看終南山色好不知紅日下前峯　獨跨蒼虬下太清春風萬里月華明同君識激爲君說鑿破天機我也驚　雲葉鄭鄭駿碧空笙簫遊響入天風忽驚風浪耳邊急不覺形神來世中　此生休更問浮名名利區區不變停我有一丸天上藥同時還解濟蒼生　王子可雜詩二首　白露沙灘浸綠湄小舟艤岸尚依希山回屏曲江邊樹春鎖人家深處歸　暗悲秋色素團團一雨飄零颼霽寒天淨長空煙歛處彩虹金桂樹頭山　元敏之讀裕之弟詩藁有鶯聲柳巷深之句漫題三詩其後　阿翁醉語戲兒癡說著蟬詩也道奇兵下阿蒙非向日新篇爭遣九泉知　鶯藏深樹只聞聲不著詩家畫不成慚愧阿兄無好語五言城下把降旌　傳家詩學在詩郎剖腹留書死敢忘（丈人臨終有剖腹留書之語）背上錦囊三箭在直須千古說穿楊　元德明詩　少有吟詩癖吟來欲白頭科名不肯換家事幾曾憂舍咀將誰語研摩苦自讎百年閑伎倆直到死時休　燈下讀林和靖詩　落葉落復落清霜今幾番疎燈照茅屋山月入

頹垣老愛寒花淡幽嫌宿鳥喧卷中林處士相對兩忘言　滕茂實偶成　織雲卷盡見秋容古木交陰一徑空雲壓羣山曉來雨葉使欽梵幾番風欲歸未得人將老屢送還來鬼亦羞賴得子卿佳傳在璧題時讀慰飄蓬　中州元氣李章讀太白詩六首　古風六十篇詩家共欲手可憐邪島華區區到白首　本是江湖人强作金門客拔劍斫蒼蠅歸來弄明月長安白日晚渭水秋風寒蓬萊有歸路休歌蜀道難　平生不識愁但恐榮華改泰山作黃金酒池接滄海　刺作猛虎行暮作長相思誰知心似鐵也有皺眉時　詩家無處泄挂席探禹穴飽登黃鶴樓爛醉金陵月　又讀過齋詩　杜老藩籬豈易窺西崑體變漸澆漓語新涉近難名世刪古求深却背時射虎豈無真李廣捧心那得兩西施牛腰幾卷猶嫌少鬼妬天愁不自知　又雜詩　李杜文章冠一時六朝高勝晚唐卑淵明自合詩家愛萬古清風一伯夷　陶潛志屈歸來日賈誼書陳慟哭時澗底孤松休鬱鬱世間萬事只天知　自憐高處少於癡半世蹉跎坐好奇到處溪山題品遍關中猶欠漢城詩　又謾成　學得詩篇似古人才交人史捧心顰直須到却無心處信手拈來始是真　志短才微學失真狂消歲月費精神閑來無換囊中作幾首新詩到古人　又絕句三首　李杜

韓蘇萬古春西崑一變漸離真前山未了後山出多少邯鄲失步人　閒齋忽見簷前月秋牀未眠窗下客山雲過雨不成陰數聲隄落花如雪竹影重封綠蘚窗蝸涎微印紫苔牆曉來一陣催秋雨便覺風來帶嫩涼　房顯讀友人詩六首　客從長安來夢寐蒿少間誤入梁王都繁華亦可觀清晨登吹臺聆聆詩眼寬回頭一西顧三十六青山　天垂日月光人目借以明夜深黑如漆誰不摸索行異哉學仙子視明恐目盲終日暗室中疲坐守冥冥　自古賢聖人立行貴適中所以千萬年人感教化功西山餓夷齊東晉揚惠風清和亦美非後世隘與恭　天地有定位醉眼迷東西望道未之見自謂還適齊安車由坦途不聞有顛隮胡爲逐血壁披蒿尋幽蹊　有客從東來攜我陟峻嶺式上如緣壁式下如墮井四望雲霧深天藏秘佳景歸來返平川紅日正炳炳　揚子草太玄知音一何寡寥寥千載後僅得邵與馬貴盡二公輩不賴蘇子罵玄尚且如斯況不及玄者　又謾成　膰肉不至孔子行醴酒不設穆生去聖賢志豈在酒肉酒肉之中禮所寓主人待客禮已亡客若不去真苟養丈夫生有萬里氣豈肯低眉市廛巷與其鋏彈傳車多蜀君行歌丐於路我之爲我當自持窮達聽天無必固或乘雲氣登蒼穹或遊東海隨煙霧杖頭長掛一壺

酒滿目江山總詩具浩然一無天地間我大物小坦無懼不然須入鹿門山徑謁龐公棲隱處蓋頭風雨茅三間妻學碎擬兒織屨石田瘦水得數畦病力猶堪種芎芋弊衣糲食任平生天下何思復何慮一毫既不詘於人綽綽胸中有餘裕　又讀杜詩　後學爲詩關務奇詩家奇病最難醫欲知子美高人處只以尋常話做詩　窮搜冥獲枉費功天成一語自然工況兼詩是窮人物好句多生感慨中　白水魚竿鶴髮翁世間底處覓英雄縱橫雖有如椽筆不入麗人眼目中　千里奔馳蜀道難草堂賓主鑒交歡怒冠三擲簾鈎上誰謂將軍禮數寬　又漫題　白髮已刁騷頓頹懶折腰身如枯木夜心似穀芽焦歲月長漂泊生涯慣寂寥年來忘肉味豈是爲聞韶　又偶得　節過重陽景自殊斜風細雨曉寒初黃花自逐秋光老白髮還同世事疏百念已灰時去矣一身多病盡歸歟幽居自是無車馬獨對餘芳讀道書　狎芙周雜擬三首　未明變氣候大火向西流六龍整征轡倏忽夏已秋閶闔來悲風霜霰被九州豈不念時節歲律聿其周精衛填溟海木石安所投獨攜羨門子高步登崐丘千秋長不老永謝區中囚　猗猗南山竹並生凡卉叢歲晏多霜雪見剖蕭艾中我欲食鵷鶵千歲不一逢留之和律呂截竹嶰谷筒一變爲清商日暮來悲風清泉漱石根上有白雲封虛心抱靜節知音爲誰容不如歸去來一竿釣清灃　白日淪西汜滄海無回波四時更代謝奈此遲暮何我欲制頹光惜無魯陽戈憑高望八荒觸脫迷山河驚風振江海山林無靜柯獸狂走四顧嘆野迷結羅西登廣武山北顧望三河蓬蒿蔽極目人少虎狼多喟然發長嘆拊劍徒悲歌　劉昂讀山谷詩　語要新奇萬世傳琴中高趣在無絃蟻離古佛拈花處又到莊周夢蝶篇　老柏燒餘觀物化寒梅雪裏作春妍論封合作江南將輸與明珠萬顆圓　絕句二首　山花山雨掃兼落溪水溪雲一樣閒野店無人問春事酒旗風外鳥關關　禪僧勸學安心法道士教行進火功今日一盃供破戒黃花籬下醉西風　王庭筠偶作　腰金舊說揚州鶴網鳥曾聞葉縣鳧何似東平阮夫子一官千里獨騎驢　又絕句二首　竹影横窗瘦梅花入夢香可憐今夜月不肯下西廂　幾年山裏伴雲閒卻逐閒雲漫出山官職留人歸未得如今牆首送雲還　擬太白絕句　百歲光陰千歲憂三分春色二分愁九分斟酒十分飲一事灰心萬事休　劉鑑絕句　一句暫得耳無事三盞且教心太平寄語山南舊兄弟此時不合論功名　萬天民偶題　綠樹何稠疊清風稍莫餘挽叢雲片片簷邊雨珠珠脩筧通泉鑿殘碑出野鋤丘陵

知來變耕稼雜陶漁　又偶成　始參龍象種終見馬牛身再整衝冠髮難忘漉酒巾散花天上女擬草道中人寄語林和靖非翁不卜鄰　又絕句　夜雨漲波高二尺失卻擣衣平正石天明水落石依然老夫一夜空相憶　又雜詩　下竺山前打一遭丁寧門子看溪橋恐驚蛺蝶梅花落莫遣行人語笑高　江湖集　陳起宗以毅齋曾先生詩法曰能以無情作有情子熊舉以見教兼示學詩如學禪之句次韻聲謝　西禪欲南蘭胡僧越海來一跳嵩山雲更分五岐閒逢人問靈源要識老牛胎半生苦迷此所見祗曾我有時面壁求眼底仍飛埃誰知樸凄到卻自詩中回無中寫出有金杖生蒿萊再拜先生語跂跂空中栽當此意會處高唱還自咍如得合浦珠如獲荊山瑰方信春力到無地匪蒼苔可憐思花人區區爲啟催我今得容音軟想爐中灰辦香爲南豐用酬聞靈臺　又天台桐柏觀李高士惠詩兼寄其遊山紀詠一編且復見招予不能赴約敬次來韻以謝　景物寫成編清新人競傳風輕花自若雨驟鳥悠然老我塵中業多君物外仙未能拋世慮山館借牀眠　又汪起潛謁送唐詩用韻再送劉滄小集　二年不覩孟山賢戍客打門驚坐禪手持姑溪之雙鯉中藏片玉龍鸞鶴孤璧天球匠意古未數大曆郎與錢自非仙蛻得靈骨何以米拍洪崖肩秋高約我西湖遊是時抱衾借摭眠未屠蹤影暗香句且繼寒泉秋菊篇篋中尚有詩一編持贈雖微意則厚錦段料應重下剪向來清思湧如泉　又趙監簿寄建寧諸詩　推敲久不見新裁幽軸光芒寄草萊音調似於清廟聽風騷知自建安來每嗟衰晚同籬菊豈意光春得嶺梅拂拭塵軒對清絕媿無錦段報瓊瑰　又六言　破窗有子書鵝枕門無客嘗茶春事應憐幽獨閒墻飛過楊花　曾吉甫讀呂居仁舊詩有懷其人作詩寄之　學詩如參禪慎勿參死句縱横無不可乃在歡喜處又如學仙子辛苦終不遇忽然毛骨換政用口訣故居仁說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從此路豈惟如是說實亦造佳處其圖如金彈所向若脫兎風吹春空雲頃刻多態度翛然秦琴筑間以八珍具人誰與口耳宰不起欣慕一編落吾手貪讀不能去嘗疑君胷中食飲但風露經年闕親近方寸滿塵霧是宵何時來招喚亦云屢賤子嘗爲君移家七閩住　周信道以洪致遠屢來問詩作長句遺之　君不見伯倫平生老閑闕愁有一頌留人間懷鉛抱槧亦何益恚子五車終不傳我今所見蓋如此誰家文書藏鼠矢目知老境要虛心卻笑少時空血指嘗君日日求微詩我欲把筆心自疑無鹽已老稍識恥安敢唐突西施爲古人作詩有成法句

欲圓轉字欲活始脩規矩後變化如以金丹蛻凡骨君試佇盃春此語莫笑前人用心苦只今孰是前輩詩風將作丈君記取　無名氏絶句　行到山深處臨流一兩家也知春色好隨分種桃花　太乙峯前是我家滿床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郤碧桃無限花　侍宴黄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綉毬　姚寬絶句四首　一雨一風花欲零在官在私蛙亂鳴留春欲繫金鴉脚日日斜棲上情　花信今吹第幾風香苞未拆牡丹叢雨聲細入窻前樹夜夜寒春夢中　京洛逢春思昔時翩翩遊騎醉中歸平川花柳濃如錦樹樹頭蜂蝶飛　愁將老眼到花稍獨自傷春嘆絶交王謝風流今不見家家屋燕成巢　安晚堂頭上人來春間詩軸以贈來未能録去姑以偈語展限　轉盻湖山思半氣春鶯啼處起秋蟬詩囊未倒眞成債道眼相看總是禪　壯士不甘弓掛壁病翁猶有筆如椽少須定賦茅齋約恐掉頭吟聆夜眠　又送雲峯魯直詩（并兜仄字汁恢）嬉空健筆虎蛟騰九折羊腸萬馬登截剝爍寒眞見聖宇龍泉石肯輸傳命意得刁兎走穴孩字未安狐聽冰句法當須飛棒喝就渠言下辦三乘　又讀魯直詩　晚唐詩似晚春景姿媚有餘風骨輕千載儀逢古靈洗摩挲篆籀眼增明　又口占誰道寒官俸給梅齋裝滿路得追隨秋光不與詩腸算無限江山信筆足　李龏偶作　心如野鹿迹如萍只顧閑閑不顧醒楚國蕙蘭增悵望兩中風影洗還青　獨立空山冷笑春不須歌調更含顰平原纍纍添新塚死者還曾哭送人　又偶題　杞菊苗香雨足時筆美千載憶天隨食盤近覺魚蝦貴勿笑吳儂嗾逐夫　又偶成　投老謀生未有涯酸吟空自度年華人間春雨秋風夜落葉堪悲似落花　又讀周晉仙詩　句中響慰玉壠吟合使吟人洗耳聽王謝風流今不見金鵝山下月冥冥　薛嵎王民山惠詩　民山名字出朋輩獨推先不奉寒暄問于今四十年傳來詩似錦帙去步如仙自古山林士無營貌亦賢　又謝松岡姪惠詩　韋布名猶盛詩書不負人每過臨水宅長想釣魚身思苦詩難和歲寒交始眞趣翁憐病久余病復兼貧　卓汝恭刊劉後村先生選唐宋絶句後題一絶　千年風雅存餘響唐宋諸人是似之好在一章章四句後村選後恐無詩　蕭元之輿程右史論詩道　我嘗論詩始其道最希夷神工製渾沌聲音相雄雌物理何鉅細人性無妍媸當其天眞發各鳴志所之斯民樸未散粹如玉不疵老鐸壞儛日君臣賡歌時下逮雅頌作間列民風然怡愉且寄勿和厚無澆漓聞經聖人擇要匪古義虧屈宋變賦體蘇李

五字詩七字追迅電閒掛彙寒將班各騁遠思猶如觀舞姬但有奇古意了非斧鑿姿傷心玉臺後巧麗爭輸拔雕鐫以爲工叫喿以爲奇詩乃一投隅那復古道爲有唐李與杜切切哀其衰稍欲復古作便覺驪珠遺後人好異論鹹酸各行私白以說見所尚以樸見嗤那知托奧妙中有真趣怡　昧昧作者流行行信且疑我嘗任胷臆謂自唐無詩山川或登覽朋友或聚離嚬以悲喜意吐作塞復辭豈有肩古作聊欲支傾欹子雲不可待賞者又復誰所以升壇下僚令佐鼓旗庶幾皇甫謐猶能知左思　又偶成　抛却滄江事遠遊獨彎弓劍上邊頭群胡忽遁陰山北欲渡河冰不自由　少年鞭馬疾如飛貫盡儒衣貫戰衣老去不知筋力減夜闌猶夢解重圍　葉商古意三首　悠悠澗邊人濺濺澗中水水流無返時人生流水耳　逝波不可廻白鳥不可馴古人成感慨今人猶古人　鏡空納風月心遠辭埃塵終日窮目力得景亡天眞　又讀梅雪村詩　雪村吟有業名峻斗牛低聲闖唐之上精神江以西愛君憂國意臨水傍山題何代無風雅人心自驚鶵　又偶成六首　春陰晴復陰因物怡浮生杜宇鄉心重楊花世事輕知非蘧伯玉見是晉淵明此意誰人會騎牛訪偶耕人門總利名此地此心清雨架筆多潤風欄琴自聲虛堂回古味逆境見眞情脫帽尋新簟酣眠小太平　江湖千萬頃小艇趂煙波無夢世情薄有吟春思多百年空反覆兩鬢暗消磨釣叟同吾志鳴榔析外過　世事如今不可知相逢茶罷且吟詩無風古鼎香煙直未午空庭樹影遲　袖手好看棊勝敗論心休問酒醇醨捿居恰與松江近斫膾羮蓴漸及時斫鼓牛角過前村此世應無利祿昏有水可漁田可稼卽松而徑竹而門賓朋運屬琴書樂事樹參差鳥雀喧不假山靈回俗駕惠心同是一乾坤　留得春風趁馬蹄日長無事綠陰堤菜花蕭落誰家酒綫響長歌過小溪　沙門紹嵩亞愚口占二首　江上有微徑漁人四五家野船明細火宿鳥起圓沙峽口聞猿夜秋星見客槎徘徊幽興盡更覺在天涯　谷口殘春黃鳥稀野梅山杏暗芳菲百千幽勝無人見紅白落花相雜飛　又偶成　誰復知予懶是眞平生百信觧甘貧苦無名位高今世爲有煙霞伴此身長掩柴荊避寒暑猶將談笑對風塵只今那得王摩詰狀取江湖太古民　又偶作　孤錫依京寺悠悠過一生有山供傑句無地可歸耕燕競波中影蛩鬧句上聲流年衰此世寂寞不勝情　又戲題　地僻人稀到東郊自養蒙山邊天接樹夜靜竹藏風岸柳含烟翠江花脫晚紅詩應是遊戲吟嘯不須工　小閣稱幽隱群峯競秀尖村春雨外急秋色望

中添世事已黃髮忘情付黑甜從渠造物巧未作老天滑　又寫題　幽徑草初青無人知地名任鞭千里遠倚杖一江積雲重欲為雨風和物得晴家家好春色春色偏空明　王構絕句　紫燕黃鸝興已闌薰風庭院綠陰寒兒童競說新篁長只隔前窗懶去看　午風吹夢過橋西夢裏詩成未有題睡起不知天早晚柳風忽送子規啼　過了荼蘼與素馨一春風雨又追尋都從立夏晴多日策杖閑來看綠陰　又無題　草綠花紅展錦衾菜畦一色漾黃金行行山路情何限春事三分一半深　小院風來荷葉食莓苔繞砌綠陰涼燕飛低拂琴絃響驚破一窗幽夢長　又題劉玉淳詩　萬古玉淳水君何獨擅名多應吟思苦一似此泉清山澤俠高隱江湖已著聲小詩拈未出更欲與君評　俞桂古意　無言情脉脉美人久相隔道阻脩且長春草費番碧風釵吟鬢雲驚鏡輕雲幕昔為比翼鳥今作孤飛翮愁絕寄郎衣腰瘦裁宜窄　又論詩　大道本無體何在文字間易從先天畫詩自聖人刪流風傳益遠後作莫可攀推敲誰氏子一字不可閑　又看先叔祖青松居士倉使詩　儒冠每笑拙身謀春日因何挂玉留南浦未思芳草恨西湖正為落梅愁四靈去矣今如在諸老蕭然事已休衣鉢青松誰繼續家鷄還復可搜求　又偶成二首　短髮蕭蕭滿鏡秋家居但覺歲時流兩年不見西湖面笑我寒盟是白鷗　吹來一葉報秋知玉露金風正及時戴了涼巾披野服桂花香裏看唐詩　又口占　園林綠暗又紅稀蜀鳥啼山户蕨肥春夏一番交篆早錦衣脫了著單衣　又吟詩　漁溪僻好只吟詩此意還須識者知自古島郊貧微骨詩從窮處始為奇　陳必復五月十三日偶成　富貴真同一蟻丘觀榮多處獨多憂靜觀草木自生意晚愛溪山多勝游竹豈有情那得醉禽寧解語亦能愁紛紛數子成何事只合求田問舍休　又偶成　遠屋栽梅亦可人寂脩夏月綠陰清前村雨過山如洗深徑風來竹自鳴滿硯不嫌池水冷鴛書愛傍午窗明近吟未許人知得且向梅邊隱姓名　又漫賦　篝燈讀易聽更殘微雨蕭蕭獨閉關治世豈無謀可獻書生從古命多寒　數莖鬚為憂時白一點心猶報國丹未肯軒裳使塵土此身翻恐誤儒冠　又讀後山詩　百世人參杜陵句一燈晚得後山傳天寒霜重年孤擘木落江空花自妍絕代文章驚此老半生心力盡他年後來不作唯推繼古意凄涼付斷編　趙漢宗讀陶詩　端居洗塵慮細讀淵明詩嗟昔慕此翁寤寐志調饑此翁非詩人而有天然姿紛紛世事中采采黃菊枝此語人共賞此意嗟復知知即翁之徒高風接皇羲　有籬可種

菊有琴可無絃適趣不待聲種菊真偶然南山有佳氣得意終忘言薄耐空庭中一笑涼風前　又讀陶詩罷　一山秋意入柴扉細讀淵明采菊詩讀罷依然成一覺閑拈野草調兒嬉　又偶成　負郭二頃田貿易耕長祭長祭幸已周啼饑坐終歲長貧固非病時運亦復爾幽居日月閑摩粥勝甘賦明日春風生它山蕨薇紫　曾由基偶作三首　才退愁無友時難悔有家鄉心悲杜宇世事付楊花　故山荏苒失歸期顏尚如丹鬢已絲憶昔師門傳拙賦迄今客路懶工詩不傷遲暮無豪舉却喜聰明減舊時便把烘爐題退隱何時買得草堂基　遣愁時復賦篇章此是書生習未忘小吏豈堪人看醜酒逢生怕帶詩狂　又與陳剛父論詩　少陵久矣跨鯨遊近說西江沸不休變井發源注南海百川分港失來流君懷正印兩懸眼我挾玄關笑點頭半世工夫縁底事旁人却作等閑求　又答詩友徵近詩　寄傲西峰未肯來論文舊約幾時同不知傑句真何用便有虛名豈療窮珍重遠書徵近作踈蕪故我欠新功每慚持筆多豪逸點筆成章杯酒中　又題楊敬之贈項斯詩後　今古銷沉幾項斯由來作者不祈知看渠一片憐才意合把黃金鑄敬之　胡仲參無題　露重濕征衣風急翻紗帽山下灌園人倚鋤看馬過　又偶得二首　挑燈伴炎花兀坐竹爐邊赤脚知吟苦時將山茗煎　欲問梅花信山寒去未能靜思天外句坐對夜深燈戒酒頻添衲煎茶旋鑿冰月殘霜又落無復叩門僧　蕭澥寫林和靖梅花詩後　西湖幽處卧煙霞湖裏荷花匝四涯何事先生得佳句荷花却不似梅花　又無題　衣縫密密今垂老襁褓呀呀漸趁行君縱無情到閨閣那應母子亦無情　趙汝鐩偶成　青雲得志士頗指快所欲萬事付杯酒粉黛貯金屋嗟我骨相窮不受富貴逐嗜欲人所同有時未免俗青奴頗專房高卧擎老足黃妳最如意開卷醒困目暖寒命腳婆柔象轉陽谷閑撐與湯婢新醅溫郵漉姑得此四人明珠不討解呼之即來前相娛不相瞞時人皆笑之畫餅豈充腹我亦翻自笑竹窗聽戛玉　又無題　人與春俱老花因雨易殘天涯雲萬里腸斷倚闌干　姚鏞雜詩一首　北風日以勁古道無人行陽坡樹已黃陰崖草猶青四時相代謝誰為此枯榮攬衣坐幽壑下有流泉聲聽之不成調把之有餘清悠悠京洛塵污人頭上纓　芳庭偶成二首　東風玉勒馬蹄輕多少遊人上鳳城燕子不來春寂寞海棠花發近清明　漁歌聽盡欲狂吟一徑人家柳影深天意似嫌花信早東風吹雨又成陰　李濤雜詩四首　涓涓東流水赴海無歸期亭亭右轉日今茲復來茲人生寄天

地百年七十稀思應復管營恐爲達此嘆　蔡准賀厦屋蟲蟻慕膻燈蛾花引飛蝶古木來新蟬秋天百蟲吟春天百鳥喧程公真閑事喜僞見邑言　明主不棄士我自志山林爵服豈無華才疎力難任爲向深山採魚由深淵沉吾亦安吾廬高歌復微吟　深巖有老翁龐眉鬢皤雪夜半呼我名授我微妙訣字畫古猶樣體勢訛復缺但辨思綱綱須臾竟披閲至今得其傳心會口難說　羅椅讀曾景建四詩　驗客詩翁死有靈君行亦足慰飄零甫云來共長沙醉原謂何如澤畔醒一瓣誰堪續香供四詩今擬當埋名黄花紅葉秋天曉想見瀟湘野鷺汀（景建道州德清自放其詩云乙令衆人石刻四時詩刊）翁又絶句　巖青樹綠抉分軌潤落雲寒折以清二月山暮九月桂江南處處得閑行　楚山葉脱洞庭波紛落毛兮裂薜蘿欲識千秋萬古意前人此句後人哦　杜旃讀杜詩嬰然有作　玉澤久淪決正聲嗇雅言百川思西流青黄雜蟺轉驢經吹死灰明燭日月昏綺麗光建安淳古還開元夫子握元氣大音發胚胎明表失毫芒神旗隨乾坤再變六義彰一日五典焚上該周南風下逐湘水沉仲尼不容删餘子何足吞五季兵戈繁嘲啁爭鳥喧頽波既瀰漫新奇尚西崑吻喙生瘢痏神鬼懷憤冤王蘇發醯甕黄陳剃河源煌煌百年間後學同推尊

吟時或嘗鼎往往猶戴盞微哉銅盤箋釋訛金根顏予小子稍稍窺閫極思神融液交墮思苦心屢捫相望五百載如接顏色溫爐冶無傳工兒復吞諸孫斯文誠僅存庶以起九原　鄧允端絶句　楚岸卸輕帆停舟曲江曲日暮塞鴻歸春水平橋綠　陳宗遠絶句　鳥鳴山還晚鳧浴野塘春一路山磬落幽香亂撲人　黄文雷絶句　孔燕飛飛雁影遲不晴不雨晚春時閑邊縱目消晝困風送楊花落硯池　琴劒平生嘆薄遊雲間春晚思如秋夢回月淡書窗冷身在吳松江盡頭　一室如窩且屈蟠稍加栩幕得心寬欲教禁足名安樂只恐難支大暑寒　莫怪人言清淑瘕東行西去又思歸兒童舊讀從溫故一笑今朝到式微　張紹文絶句　晚雲扶日上高梢一枕春醒困未蘇山鳥不知如許事隔窗猶自勸提壺　雨過盤池起綠波夜來添得幾圍荷單衣不奈春寒惡却笑楊枝挾繞多　周端臣偶成　一灑斑斑小雨晴杖藜隨意散幽情不論城市山林地纔有梅花處便清　黄敏求偶成　煞閑詩眼靜中觀春在虛無杳靄間風老山樊香世界日烘蜂蹋錦屏山峙粮備歲蜂閑户堅壁防春燕把關不被東風相鼓弄蒼波依舊白鷗閑　葛起文偶成　止水澄胸次蕭然遠俗氛靜求徽外趣時聚酒中醺風爲欄前樂香猊帳底雲破黄臨

小草咄咄逼鵝群　王志道五言一首　頗得山居趣悠然醉復醒閉門延爽氣數竹寄閑情清磬敲殘月寒潭浴曉星誰能牽世網汩汩苦勞生　朱南杰同陳梅隱求詩　早歲走江湖那堪又歲除隱梅非活計行李盡寧居自有珠璣集不勞朝貴書酬君無好語索笑謾躊躇　趙耕夫論詩有感　未得歸山養聖胎恐誰輕脱出山來老猶作態經霜柳靜有餘妍照野梅大小易知惟酒户淺深難說是詩才吟翁終欲招田父止話桑麻共一杯　陳允中無題　閑拈紅葉欲題詩待得詩成又懶題心事不隨流水去月明人在赤橋西　戴復古無題　憶聞春燕語雕梁又聽秋鴻叫斷腸一縷沉煙飛不過兩樓相對立斜陽　又曾景建以詩得罪道州聽讀　閒說鳥臺欲勸詩此身幸不墮危機少陵酒後輕嚴武太白花前忤貴妃遷客芬芳窮也達故人評論是耶非飽參一句濂溪水帶取光風霽月歸　又讀嚴槃詩風撼瀟湘覆非深於杜詩者不能作此語江空雪月明以其一聯隱括爲對槃字坦叔　筆端有神助句法自天成風撼瀟湘覆江空雪月明若吟聊草草妙趣若平平李杜持壇上爲君題姓名　胡仲弓讀杜牧之詩　風流不減晉諸賢湧出胸中萬斛泉吟到秦淮商女句令人憶殺杜樊川　張至龍擬韓偓詩體　一聲阿誰鵝鷺覺學

調新詞未得朦朧了夜香郎與雖旋收鉞線背銀缸　張煒絶句　春醒聽子規枝上惜芳菲風弄落花片一簾紅雨飛　莆陽劉氏題洪使君詩卷（陳師復爲序）刻於芹泮士爭披傳到茅廬我竊窺實過韋郎森戟句高如郭渾采蘋詩日催坐獻熏沉水閤亦搖毫品荔支況有大丘爲小序遙知流布滿京師　又題許介之詩草（益公稱其詩）我留齋踏外君任雁迴邊走僕行千里獻門投一編真妍非粉黛至巧謝雕鐫何必周丞相男兒要自傳　又數茂才論詩　詩道不勝玄難於問姓天莫求鄰媪誦姑付後儒箋至質翻如俚尨雍始似僊吾非肝肺異先得子同然　又還杜子埜詩卷　老眼昏花廢課程小窗久矣斷書聲夜來忽得君詩卷自起挑燈讀到明　張良偶題　誰家池館靜蕭蕭斜倚朱門不敢敲一段好春藏不盡粉墻斜露杏花梢　又賦　柳暗旗亭不患者臨江愁殺晉衣冠傷心明月揚州路十里朱簾薫草寒　錢塘徐氏松庵雜詩四首　疇昔庵中人爲饑所驅去去去竟何之二年江上住幸昔歸得來重尋舊棲處屋穿缺酒律蟲蛾敗風雨蠡鎖漏思補葺貧有中懶慣人生如寄爾復作身外慮丁丁斤斧遺眼闇蟹壺素秋深燕營巢無乃日已暮　松間待月明露下衣上濕歸庵閑門坐勿聽俗塵入挂壁燈花昏倚窗樹影直老懶世

久踈浩歎心有適。淵明彭澤歸。醉裏詩成集仲蔚蓬蒿宅門無車馬跡。山深嵐氣寒。煖我唯有酒。飲酒不易對。隔林呼隣叟。相見無雜言。唯說竹利厚。明年筍當生。鋤壟蒲在手。事從勤苦得。此說誠不苟。客去醉則眠。徑到無何有。　鼻眼不吾用。遇物輙成礙。萬法何從生。要須自悟解。松庵今年秋。木犀在門外。黃蘂含清芬。因風入窻內。我已結集空。彼猶故態在。邑香方横陳。無待待三昧。　周成師古詩三首。　采采芳梅枝。瓚碎白雲姿。在山千花愁。出山百鳥啼。孫持思所寄。轉趾迷所思。清彼太始風。寒庶太庭月。一日拂人衣。三歲香不歇。　昔懷今未歸。悄悄無誰語。超超何所爲。空齋聽春雨。鏘然金玉聲。幽窻相爾汝。政以乎在中。萬物皆媚嫵。精想四城外。花草不可數。浮雲日夜徂。東皐悵何許。　德人天機深。凡子人心多。慄余思寥邈。月計愧盈升。勿謂玉無瑕。當知石可磨。四十尚無聞。素心恐蹉跎。汲我屋下井。流我盤中花。清香未似之。懶情欲如何。　大梁李氏無題　斲家本自完。邑緣焉用補。故應盤溪翁。江海看煙雨。平生事機巧。百歲亦塵土。寒花貴晚節。傾影吾與汝。　平生藕中竹。歲晏風下草。靡靡不可救。緻緻竟誰保。倉鵝固隋富。食薇可以飽。歎息復歎息。已矣勿復道。趙布倆効王建詩體三首　玉釵半落瑚瑚枕。金屋低垂翡翠簾。莫與女

醫來問病。逢春自是可曾休。　從梁羅襪印香泥。倚鄉階前問折枝。昨日看郎來繫馬。杏花亭北立多時。　銀釭未徹碧紗窻。秋入襟心送斷腸。誰忩瀕花應不捲。簾前牀下玉玎璫。　朱梓六言二首。　葉淅歷而爭隕。菊徘徊而尚閒。流年逼人太甚。佳客折簡不來。　行空月不著相。出岫雲無煞心。胸中一丘一壑。不礙城市山林。　危棋借詩話於應祥弟。有不許無林之約。作詩戲之。　我有讀書癖。每喜以筆畀。抹黃飾句眼。施朱表事派。此手定排衡。衆理析吹淪。歷歷燦可觀。開卷如畫繪。知君篤友于。因從借詩話。過手有約言。不許一筆壞。自詒落我耳。便覺意生械。明朝試靜觀。議論頗澎湃。讀到會意處。時時欲犯戒。將舉手復止。火側禁擸齊。狀潑無所施。悶懷時一嘿。只可捲還君。如此讀不快。千駟客可輕。君把亦少隘。昨問鄰沐人。尚有此編賞。與衣須一收。吾矣當痛㬟。　徐文卿周教翁以錮南詩藁爲贈詠歎之餘賦短歌以謝　半生誦公派傳詩。每恨收拾多所遺。豈知二千五百二十有四首。一旦俱爲吾得之。長松駕壑風烟老。春花媽然幼碧草。秪今忠憤欲白頭。四海但推吉語好。有文如此何所憂。世間萬事元悠悠。君不見李杜千載名不休。豈不勝彼公與侯。　廬陵劉氏以仲立於枕上和余韻。夜半得詩句。敲門與余。余攬衣而起。相與對語。于野航

橋上。殊爲勝絕。因再用韻。　夜半詩壇喜解圍。楚天雲淡玉繩低。撞鐘自待與不淺。泣鬼初成人未知。踏月過橋驚鶴犢。犯霜對語伴烏啼。蕭條此意欣重見。絕勝圍紅醉玉卮。　黃元易淺成。　在俗參寥子。無田靖節翁。心平詩少怨。胃弱酒多中。焉焉蕉梅日。離離桃葉風。未應悲歲晏。端合幸年豐。　張韓伯古詩。　疊疎如疊愁。緑厚愁亦厚。登登夜深杵。隨月到窻牖。不道有離人。空齋獨搔首。　天台徐氏偶題。　老去功名不掛懷。高眠之外只清齋。偶因種竹便多事。風葉掃餘還滿階。　史文卿偶成。　一生富貴皆空夢。千古英雄只斷碑。衆秋含毫作天問。西風吹恨入江籬。　無名氏無題。　秦王夜宴茱萸宮。月上海棠千點紅。舞女歌童留不住。荒苑蔓草啼寒蛩。　咸陽原頭三月春。楊花顛倒迷行人。行人混混來去求去那鄢西去秦。　又絕句。　照影空濛山色裏。背人撲漉水禽飛。梅花落盡春寒在。細雨斜風點客衣。　侍宴黃昏未肯休。玉階夜色月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傍人認綉毬。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四

二支

詩

金壁故事 **春來欲寄梅花信**晉陸凱寄梅花與范曄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時凱在江南曄在長安也**雪下誰吟柳絮詩**晉謝安嘗與諸子姪內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東坡詩云柳絮才高不道鹽**池草又生靈運夢**晉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不就忽夢弟惠連遂有池塘生春草園林變夏禽之句大以為工**江蓴曾動季膺思**晉張翰字季鷹為齊王司馬見秋風起因思吳江中蓴菜鱸魚膾乃作歌曰秋風起兮木葉飛吳江水兮鱸正肥人生貴在適志耳何能羈宦數千里遂命駕而歸俄而齊王敗時人謂之見機**省中有客看紅藥**晉謝元暉於省中作詩云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又韓文公詩云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覺來獨對思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又杜詩云階砌有紅藥**閣下何人對紫薇**唐白居易在

紫薇省中作詩云絲綸閣下文書靜鐘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又歐陽脩詩云人言清禁紫薇郎草詔紫薇花影傍山木不知官況味也隨紅日上東廊**湘竹斑成思淚染**昔舜死於蒼梧之野二妃娥皇女英未奔淚下染竹成斑妃死為湘神杜甫題其祠云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筠青竹也）又元微之詩云一枝斑竹渡湘沅萬里行人感別魂知是娥皇廟前物遠隨風雨送啼痕**海棠睡起醉魂歸**唐楊貴妃傳明皇嘗召大真妃妃被酒新起帝曰此乃海棠花睡未足耶東坡詩云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滿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滿城桃李春長媚**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城種桃李人謂河陽一縣花又李廣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同室芝蘭日自芳**孔子家語云與善人同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同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是以君慎與處焉**梅熟必愁犀浦雨**唐杜子美詩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橘香須待洞庭霜**唐韋應物寄友人詩云憐君病後思新橘試摘猶酸色未黃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鑑湖人看荷花發**唐李太白夜吟吳歌云鑑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五月西施採人看隘若耶

齊東昏侯鑿

金為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人看曰此步步生蓮花也**鳥嶺天飄桂子香**唐垂拱中天台山桂子落十餘日宋之問於靈隱寺詩云鷲嶺鬱岧嶤龍宮隱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又李遠詩月裏姮娥不惜哉把香分付下天來欲知仙艷無窮處不隔人間絹里間**天作離人傷柳別**韓琮詠柳詩云枝頭纖腰葉嫩眉春來無處不含啼灞陵岸上人離別多少長條拂地垂**好看舉子為攜忙**遯齋閑覽集云槐花黃舉子忙唐人翁承贊詩云雨中粧點望中黃勾引蟬聲送夕陽憶昔當年隨計吏馬蹄終日為君忙**東籬黃菊舉觴今**晉陶淵明為彭澤令宅邊種叢菊九月九日出坐菊邊採菊盈把忽有白衣吏送酒至乃江州太守王弘使人來也淵明遂飲醉而歸作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西蜀來櫻贈杜公**唐杜甫詠櫻桃詩云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公然玉潔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家有燕山丹桂子**五代時竇諫議禹鈞有五子儀儼侃偁僖皆貴顯馮道贈之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有義方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靈椿出莊子以八千歲為春以八千歲為秋義方出左傳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世無商嶺紫芝翁**秦時東園公夏黃公甪里先生綺里季謂之四皓避秦亂入商雒山採芝

而食作歌曰漠漠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車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及秦滅高祖召不至乃深入終南山而去坡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渡江拾得萍如日**春秋時楚王渡江有物觸王舟王使人取之而不識使人問孔子孔子云此萍實也吾嘗聞童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似蜜**泣竹應教筍出冬**漢孟宗母冬月思筍宗入林求之時筍未生乃泣於竹間遂出筍數莖持歸遺母詠史詩云孟宗泣竹筍冬生豈是青青竹有情影響主狀非別物人心但莫負無窮又米新陳婢事親至孝作室名處老王荊公贈之詩曰桂竹應教出冬筍開池自合湧寒泉**丞相不存留古栢**蜀丞相諸葛亮字孔明諡武侯廟前有古栢甚高杜子美題其祠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栢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又作古栢行云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先生歸去撫孤松**晉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乃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耶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云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又宅邊手栽五株柳自號五柳先生**古称紫禁三眠柳**漢上苑中有柳狀似人

形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又䢖江之鵲賦云。直如河畔牛星。隔歲只聞一過。不比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又杜甫洗兵馬云。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世美青門五色瓜。**秦邵平。封東陵侯。食邑十戶。及秦破為貧。於長安城東種瓜。五色而美。世號東陵瓜。唐柳子厚賀瓜表云。七月而食。並詩歌王業之難。五色標珍。東陵擅嘉賞之譽。又黃山谷薄薄酒行云。秦時東陵千戶食。何如青門五色瓜。青門即東陵也。**中使奔騰南海荔。**唐楊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時南海獻荔。數十里至京師。色味不變。杜甫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又杜牧詩。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又蔡君謨荔枝歌云。坊衣中使動輕車。黃紙封林進汗顏。**雄豪鬭美建溪茶。**宋朝范希文鬭茶歌云。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又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鬭美。**飽看春蜡楊梅實。**宋蘇東坡在惠州作詩云。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笑對人簪茉莉花。**宋東坡在儋耳。有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書几間曰。暗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一本作白雲滿髻。**喚棗何須質婦去。**前漢王吉字子陽。時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而啖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之。欲伐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鄉里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傳柑留與細君嚐。**唐開元遺事。上元夜。貴戚宮人。以黃柑賜近臣。謂之傳柑。宋蘇東坡有元夜詩云。老病行穿萬馬群。九衢人散月紛紛。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古人謂妻為細君。）**蒲萄止渴思歸遺。**唐陳叔達嘗賜食。得蒲萄不舉。帝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之不得。願歸以遺之。韓愈詩云。若欲滿盤堆馬乳。不妨添竹引龍鬚。蒲萄出大宛國。張騫使西域。得此種。植之中國。實如馬乳。宋少章詩云。蒲萄在西域。漢使斷根回。自到中原後。是從上苑栽。（萄本為乃乳。叔美兵數得）**橄欖餘甘更待回。**宋蘇軾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正味森森苦且嚴。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崖蜜即櫻桃也。**好事要將橙橘記。**宋東坡。贈劉景文詩云。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正是橙黃橘綠時。**猿心只為棗梨來。**杜甫百憂集行云。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去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溪邊蓮有佳人採。**李白採蓮曲云。若耶溪畔採蓮女。笑隔荷花共人語。日照新粧水底明。風飄香袖空中舉。**觀裏桃思道士栽。**唐劉禹錫出外職。及歸京師。聞有道士種桃於玄都觀中。作詩云。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

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後又出外職二十年。復歸京師。而桃已不存矣。惟見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又作詩云。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去後來。**欲使忘憂萱草種。**宋朝丁晉公作詩云。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又杜詩云。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條。毛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即萱也。背。堂之北也。選之示。說許曰。堂。婦治北堂。今人以母曰北堂萱。**憑誰伴醉木蓮開。**唐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召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腰鎌山蕨味無味。**蘇子瞻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鐮。慚愧春山筍蕨甜。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手翦溪蒲也自妍。**宋朝徐仲車詩云。妻有一匹絹。以為身上衣。自織青溪蒲。圃圃千中得新芽。參燒去。暮汲井泉歸。無人不看妻。不使見蛾眉。**苜蓿盤中非飽暖。**唐薛令之。泉州人。為東宮侍讀。左庶子。時官僚甚淡。令之以詩自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無以謀朝夕。何由保歲寒。**胡麻盃裏覓神仙。**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失道路。粮盡。望山頭有桃。共取食之。次有一盃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家不遠。沿出大溪。見二女。相邀過去設酒餚。行夫婦禮。有仙客持三五桃至。云來慶女壻。住半年求歸甚切。仙女送出洞口。至大道。得還鄉。並無相識。驗得七代子孫。傳聞上祖入山採藥不出。今人有詩云。流水胡麻好問津。何須採藥更求真。阮郎不惜思歸去。空度人間七世春。**盧閣詩詠吳楓落。**唐崔信明。有楓落吳江冷之句。為人所稱。後鄭世翼於舟中遇信明曰。聞君楓落吳江冷之句。因取其詩卷讀。未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之水中而去。**曾聽漁歌楚竹煙。**唐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煙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剝棗烹葵還舊俗。**毛詩豳風七月篇。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言周人以農事開國。豳風之俗如此。乃還舊也。**貫絲羅穀是何年。**五代史。進士羅袞中作傷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偏照逃亡屋。**經霜松栢姿猶茂。**晉簡文帝與顧悅同年。而悅髮蚤白。帝問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柳卑自謂也。松柏謂簡文也。顧悅自手但之落。**雨梧桐恨更多。**唐元宗於楊貴妃死後。思之不已。白居易作長恨歌云。春風桃李花開夜。秋雨梧桐葉落時。昔人於河濱網得一石。刻曰。青桐花落盡。一半在銀床。又李白詩。梧桐落金井。一葉飛銀床。（銀床井欄也）

十里荷開了公事。（東坡守杭州陳少章獻詩云十里荷開菡萏初我公初至有西湖郡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也無）兩岐麥秀聽民歌（漢張堪為漁陽太守勸民農桑以致殷富民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東山不見薔薇發（李白有憶東山詩云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南浦傷如芍藥何。（晉江淹別賦云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芍藥出毛詩溱洧篇云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芍藥一名可離）晚節黃花須採訪。（宋韓魏公詠菊花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又古詩云眼前景物年年別。只有黃花似故人。）舊遊蒼蘚更摩挲（宋朝陳少微遊碧落洞詩令子弟作詩有一先云碧落他年訪舊遊摩挲蒼蘚又洪頭懸崖縱有詩千首直許蘇陳占上流東坡少微嘗題詩碧落洞故曰蘇陳也）斷蛇帝子英雄在。（漢高祖初為泗上亭長。將送徒酈山澤中亭止飲。夜徑澤中有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其故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嫗忽不見胡曾詠史詩云白蛇初斷路人通漢祖龍泉血刃紅不是咸陽將瓦解素靈那哭月明中素靈老嫗也白帝子之母也）射虎將軍勇敢名（前漢文帝時李廣有勇力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甚眾匈奴謂之飛將軍嘗居藍田於南山草中見石以為虎射之矢入沒羽下視乃石也他日復射矢終無迹黃魯直詩云今傳胡兒馬便休休嗟李廣不封侯當時射殺南山虎仔細看來是石頭）華表歸來聞鶴語（昔遼東華表柱有鶴作人語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載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丁令威自謂吾仙人也）北山去後覺猿驚（宋孔德彰作北山移文云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投簪漢疏廣也東海人致仕海岸）高飛不作商山鶴（漢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呂后使人卑辭厚禮迎四皓從太子入侍四人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驚問四人各言姓名上曰煩公幸調護太子四人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上曰汝為我楚舞我為楚歌歌曰鴻鵠高飛兮一舉千里羽翮已成兮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兮將奈何雖有矰繳兮何所施）浪跡須騎禹穴鯨（杜甫送孔巢父歸江東兼呈李白詩云南尋禹穴探李白杜甫問信今何如又賀知章以李白為謫仙人云若逢李白騎鯨魚時白在會稽乃禹穴之地也）擾筆空成鸚鵡賦（後漢禰衡少有才辯為江夏太守黃祖書記云祖時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祖子射舉卮於衡前曰願先生賦此以娛賓客衡覽筆而就。文不加點辭采甚麗。後於座上言不遜為祖所害後人有詩云黃祖才非長者儔禰衡珠碎此江頭今來鸚鵡洲邊過。惟有無情碧水流。）吹簫猶聽鳳凰聲（列女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名弄玉好吹簫嫁之火作鳳鳴聲。鳳凰止其屋公作鳳凰臺數月鳳凰從天而來夫婦俱升仙而去詠史詩云秦娥一別鳳凰臺東入青雲去不回空有玉簫千載後遺音時到世間來又漢司馬相如遊臨邛富人卓王孫女卓文君新寡竊於壁間覘之相如以琴心挑之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云凰兮凰兮從我棲得托孳尾永為妃文君遂奔相如）座上真龍誰起舞（漢高祖為沛公時與項羽鴻門之會羽座范增數目擊沛公羽不應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莊入為壽請以劍舞時項伯與公約為婚姻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唐人李長吉作公莫舞歌云材官小臣公莫舞座上真龍赤帝子）櫪中老驥騁雄思（東漢末曹操挾天子令諸侯屢欲篡漢作而自立嘗作樂府辭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世說王敦大將軍每酒後以鐵如意叩唾壺而歌此詞壺盡缺矣杜詩云長歌擊樽破）渡江已化中興馬（晉大安之際有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時晉氏諸王渡江惟元帝中興晉祚乃應其讖晉姓司馬也）倚帳空歌不逝騅。（項羽為楚王時有美人名虞常幸有駿馬名騅常騎被漢王追至垓下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四面皆楚歌遂飲帳中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無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李白擬恨賦云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氣微帳中舞劍泣挫雕騅騅不逝嗚呼何歸胡曾詠史詩云拔山力盡霸圖隳倚帳悲歌不逝騅明月滿營天似水那堪回首別虞姬）鳥喙越王休與共。（春秋末范蠡與大夫種言事越王句踐嘗越王為吳王夫差所敗栖於會稽蠡種二人相與報吳及吳滅蠡乃乘扁舟泛五湖至齊與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安樂乃曰狡兔死良狗烹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子可以去矣後又題韓信廟詩云築壇拜日恩雖厚。躡足封時慮已深隆準早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雞鳴齊客去難追。（春秋戰國時齊公子田文號孟嘗君養賓客數千人入秦秦昭王囚欲殺之。孟嘗君獻狐裘於王幸姬為言釋之得出夜半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有客能為雞鳴。野雞聞之盡鳴。遂得出關而去詠史詩云歌歇函

關鎖不開。田文舉為出奔來。來門不養三千客。那為雞鳴得放回。**纏腰便跨揚州鶴。**昔有四人共言志。其一曰欲富。其二曰欲貴。其三曰欲仙。其四曰欲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東坡綠筠軒詩云。君對此居仍大嚼。世間那有揚州鶴。**曳尾寧為濮水龜。**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聘之。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三歲矣。王巾笥而藏之。此龜寧其死而留骨為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大夫曰。寧生而曳尾。莊子曰。往矣。吾寧生而曳尾矣。胡曾詠史詩云。青春行役去悠悠。一曲汀蒲濮水流。正是塗中龜曳尾。令人特地感莊周。**鷹揚渭水思興起。**也。詩大明篇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尚父乃太公呂望。如鷹鸞之揚也。釣於渭水。周文王為西伯出獵於渭濱。見太公年八十生茅而釣。遂與載歸。後為太師。又載記云。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高飛。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復呂布困陳登求徐州牧不得。登謂曰。吾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杜送高書記云。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龍卧南陽豈久留。**蜀志。初諸葛孔明躬耕隴畝時。荊州徐庶謂蜀先主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後人詩云。如今世上無徐庶。誰向茅廬識卧龍。又曰。天意欲蘇陽九厄。肯教空作卧龍休。又王荊公詩

云。漢北漢南水浩漾。渭江遠望夕陽春。思量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杜詩云。陛下蒼生望。歲雨不知龍向此中蟠。**誰信飯牛終作相。**春秋時甯戚。桓公送客於郭。甯戚飯牛車下。扣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遂舉為相。**要知牧豕至封侯。**西漢武帝時。衛青少時。父使之牧羊豕。青之兄弟皆奴畜之。願有人相青曰。此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辱足矣。安望封侯乎。青後為大將軍。伐匈奴。賜爵關內侯。又漢公孫弘。菑川人也。初牧豕海上。後對策。及第。為相封平津侯。石梅林文集云。舊川牧豕之夫。初成何事。渭水非熊之兆。請看慕平丹輝。**獨對龍顏動。**宋朝夏英公竦廷對詩云。殿上衮衣明日月。硯中旗影動龍蛇。縱橫禮樂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紫禁須陪鶴駕遊。**杜甫洗兵馬行云。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雞鳴問寢龍樓曉。鶴駕太子車也。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乘白鶴。則時人而去。故曰鶴駕。**乘醉騎驢來古驛。**唐李白被攜。一日乘醉騎驢入華陰縣。縣官使人問狀。對曰。曾使貴妃捧硯。力士脫靴。天子門前尚容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擬跨駿馬入長洲。**唐高祖時。天下無事。上官儀侍郎獨持國政。常凌

晨入朝。沿洛水堤步月。乃緩轡諷詩云。脈脈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人望之如神仙焉。**黃牛欲買休歸去。**西漢龔遂為渤海太守。勸民農桑。見郡人帶刀佩劍。遂曰。何為帶牛佩犢。乃令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世傳一武人詩云。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北渭南村。郡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白馬牽來仔細看。**昔人有獻金陵牧府大夫作白馬詩云。白馬披絲練一團。今朝被絆欲行難。雪中放去難留跡。月下牽來只見鞍。向北長鳴天外遠。臨風斜控耳邊寒。自知毛骨天然異。更請王郎仔細看。又家語云。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後捉馬為一疋也。**三匝屋梁飛鶴遶。**魏武帝樂府詩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依。烏鵲以喻劉備也。李白詩。還聽月下烏三遶未安巢。**一朝看我伏鵬摶。**莊子逍遙篇。北溟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鵬之徙擊水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李白大鵬賦云。擊水三千以搖起。摶風九萬而迅征。又杜詩云。很鵬振翮翰九萬一朝將。**歸來海燕知簾捲。**宋朝仁宗時。丞相呂申公舉陳文惠公堯佐代相。堯佐大拜。往懷引為之

德作燕詞寄酒遏云。為誰歸去為誰來。主人情重珠簾捲。申公笑曰。自恨捲簾人已老。文惠曰。莫愁調鼎事無功。**不食漢魚為水寒。**傳燈錄。華亭船子和尚偈云。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又黃山谷作長短句歌云。一篛笠二蓑衣一釣絲。斜風細雨不須歸。金鱗正在深深處。也須垂香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夜靜月江山空載月明歸。**虎豹山中藜不採。**西漢鄭昌為諫大夫。恐傷蓋寬饒。為文史誠杜上書曰。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國有忠臣。奸邪為之不起。宣不聽。下寬饒吏。寬饒乃引刀自刭。眾莫不憐之。**蛟龍水裏竹難安。**杜子美詩云。欲作魚梁雲覆湍。因驚四月雨聲寒。清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言壅竹積石以為聚魚之區。而下有蛟龍。龍興雲致雨。雖魚梁之利而公不敢犯之。起利其子人之便。行置前以謀利矣。**要知霧豹成文虎。**列女傳。陶大夫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故藏身以遠害。今君貪富務才不無後患也。謝朓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易革卦云。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揚子曰。狸變則豹。豹變則虎。**誰謂雲龍作野麋。**晉陸雲字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同會張華坐。華以其並有大才。請相見。可勿作常語。陸

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張曰荀何遲蜀曰本是雲龍騤騤今乃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一座撫掌而笑**歸燕須尋華屋去**唐元和中士人下第多作詩刺試官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庾侍郎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棲處更傍誰家門戶飛又東坡賀新郎詞云乳燕飛華屋**飛烏願借上林棲**唐李義甫初召見太宗令詠烏詩云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借爾豈特一枝颺朝彩日中有烏也聞夜啼乃王義慶爲江州刺史宋文帝所徵家人大懼妓妾夜聞烏啼聲思而成曲曰烏夜啼李白詩云爾何不向別處栖夜夜半當戶啼咸颯雨灑未不移名家樹頭多好枝**金牛道路山須鑿**蜀記曰昔蜀中無路入秦秦惠王聞蜀有五丁力士壯勇乃以鐵作牛五頭詐謂其牛食糞每日糞金二千蜀侯聞之貪金乃使五丁開山作路入秦取牛得牛視之果知其詐路已通矣後五丁死惠王遣張儀將兵伐蜀蜀遂滅詠史詩云山色千重擁蜀門成都別是一乾坤五丁不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併吞**駟馬登橋柱必題**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字長卿初仕蜀郡過升仙橋乃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駟至其處杜詩云

贈表因無指登橋柱必題贈表事用喻己人孟明叟升賦云出西蜀都題柱以見志入函谷關棄繻而示誠棄繻事前漢終軍年十八西入關關吏授軍繻軍問大丈夫西遊終不還遂棄繻而去後升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郎笑孫新悲白雉**古有牧犢子五十而無妻李白詩云隴上青青二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犢牧採薪感之悲又云枯楊枯楊爾生荑我獨七十而孤棲**好聽搊琵唱黃雞**白居易侍郎守杭州日有歌妓商玲瓏者白公與之歌曰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謂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前沒腰間紅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歌**逢春須問牛何喘**漢宣帝時丙吉爲相出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駐車使吏問逐牛者曰牛行幾里矣或譏吉道中群鬬死傷前後失問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有傷害宰相與調陰陽職當憂故問之又江南李璟登臺見牛飛臥田中且熱矣有僞部類李進明曰座不學敢上絕句云雪遠寒城鞭散角人牧田草大綠身閒背夕陽嚼枯草而今問喘更無人**遇雪方嗟馬不前**唐韓文公姪孫湘落魄不羈公勉之學湘曰子之學與公異公令作詩以見志湘乃詩曰解道逡巡酒能開頃刻花

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覺詩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公開樽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發視乃出碧花二朵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而去未幾公爲佛骨事謫潮州在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問公曰憶花上之意乎正今日之事也公詢其地即藍關也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成此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老送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子遠來深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自信蘧蘧成夢蝶**莊子齊物篇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化蝶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蝶歟蝶之夢爲周歟故人有詩云蘧蘧無一事非夢亦非周又白居易無求何歎曰爲汝何樂爲此何異非明此志夢蝶之子何禍非福何吉非凶非達此觀孰爲之莊**休看點點墜飛鳶**東漢馬援有大志其弟少游常哀之曰士生一世間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足矣致求贏餘但自苦耳後援征五溪蠻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熏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下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杜詩云何須更待乘鸞墜方念平生馬少游又劉夢得經伏波祠有詩云一以功名累方思馬少游獲爲伏波將軍也**書成浪語**

憑鴻鴈前漢蘇武使匈奴留十九年後漢使至匈奴常惠教使者言於單于漢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繫帛書云武在某澤中單于大驚武等遂還孔琳同憑鴈寄書真浪語耳杜詩云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雙書真浪語數數拙山微又江淹詩袖中有短書欲寄雙飛燕皆無足理以爲秋來而春去燕秋去而春來如人寄書有往來之義**客久傷心怯杜鵑**蜀成都記曰杜宇自天而降稱爲望帝後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深春時暫聲蜀人悲之詠史詩云杜宇曾爲蜀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年年來叫桃花月似向春風訴國亡又李白蜀道難云問君西遊何當還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遶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又杜詩傷心怯杜鵑**鶴避茶煙人不到**宋章聖真宗也使人召魏野野聞使至留詩一聯於壁間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使錄詩以進章聖曰野不來矣遂不召**鶯啼花裏客猶眠**唐王維居輞川作詩云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春煙花落家僮未掃鶯啼山客猶眠**九重彩鳳休教下**宋陳希夷先生諱摶字圖南居華山周世宗時嘗召見至宋朝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初再赴召復歸隱再召辭表曰九重丹詔休教彩鳳啣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一箇冥鴻已舍飛**揚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

朝范文正公謫官過嚴州題嚴子陵釣臺云漢包六合罔英豪一箇冥鴻惜羽毛世祖功成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塞馬安知非是福**也史忠上翁也馬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馬將駿馬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後子騎馬墮折髀人弔之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其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又賈誼賦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海鷗相與盡忘機**列子云海上有好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至百數其父曰取來吾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機心一萌鷗鳥自驚李商隱太倉箴云海翁忘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左太沖詩壺盎元思清胸中去機巧物我兩忘情可以狎鷗鳥**行人爭羨松鱸美**宋朝范希文贈釣翁詩云江上往來人盡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波濤裏東坡赤壁賦云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又潛居錄云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也**漁父還歌鱖鱖肥**蘇東坡集張志和漁父詞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以詞曲成為浣溪沙云**萬里不封飛燕食**東漢班超人相之曰當封侯萬里之外問其狀曰燕頷虎頸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石敏若橘林文集云

玉山照人晉何將軍傳裴叔則人也如近玉山照映人也無緣封侯漢飛將李廣匈奴號為飛將軍數從天子射獵格殺猛獸文帝嘆曰惜廣不遇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是不封侯乎也）**五湖便作釣魚歸**范蠡與大夫種事越王既平吳遂乘扁舟泛五湖人有詩云一舸已中鴟夷五湖歸釣魚又羅隱作歸五湖詩云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哉高陽酒徒盡彫落終南山色空崔嵬（盧藏用始隱終南山後以召至闕人曰此山乃仕宦之捷徑耳）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遺才一輪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勸君倆作鴛鴦合**蘇東坡一本云杜子美杜牧泛江詩云使君自有婦莫作野鴛鴦鴛鴦匹鳥也飛則並翼眠則交頸以喻人之夫婦也宋朝呂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去而未能也適杭州一妓到士隆喜之一日群妓小過又欲笞之妓泣曰妾不敢辭恐杭妓不安也呂釋之梅聖俞聞作莫打鴨詩以譏意云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向水中落莫比孤洲老禿鶬禿鶬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擇對屏看孔雀開**隋竇毅在周為上柱國有女生而髮垂過耳三歲與身等讀列女傳一過不忘毅常曰此女有奇相見識不凡何可妄與人因畫孔雀於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射

者閱數皆不合唐高祖最後射二矢各中目遂歸之後為唐高后杜甫賀李監宅詩云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鸞鳳結成詩有約**唐于祐晚步禁衢於御溝中得一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見詩亦取一葉題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後祐托韓泳門館帝放宮女出嫁泳以韓夫人嫁祐一日開宴二人各有所題詩為證泳曰二子可謝媒人也韓氏笑吟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錦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古今詞話云唐顧況遊御溝得一梧葉上有詩云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續作如有失乃取一葉題詩擲於上流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余以況與祐二者之事皆相似故並載之於此**麒麟抱送夢將來**晉徐陵年四歲家人攜見上人上人乃以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杜甫徐卿二子歌云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錦幪要識龍頭譽**唐盧肇黃頗皆宜春人頗富而肇貧偕赴舉同日起發郡守獨餞頗於郡亭而遺肇明年肇狀元歸郡守會看競渡肇即席賦詩云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奪得錦標歸**盃酒須知鶴鬢催**宋朝仁宗時蔡齊狀

元歸有酒失有僧與齊賢一日來謁齊不遇題詩一絕而去云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爲患悔何追齊歸見詩遂分一盃酒公半飲盃終不飲也**汗血驊騮真偉物**杜甫從姪杜勤下第歸於長安作醉歌行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又贈曹將軍詩云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渥洼水中出汗血馬即天馬也**能書鶴飛豈凡材**宋朝王禹偁字元之年七歲能屬文畢文簡公為郡從事聞其家以磨麪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曰但存心裏正無愁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對云鸚鵡能言爭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寫之屏間元之書其下曰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嘆曰此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呼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又楊衡賦云惟兩城之靈島擬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含火德之明輝性辨慧而能言才聰明而識機**乞閑且作龜魚主**宋朝王荊公罷相知金陵作詩云投老歸來一幅巾君王猶許備藩臣芙蓉堂下疏秋水聊與龜魚作主人再罷相會堂臺觀使者居鍾山又詩云乞得膠膠擾擾身江湖波浪省嫌塵只同鳧鷗為閒侶不與龜魚

作主人。昔鴻義王性仁愛。每得魚放於池中。其子監丞常竊釣之。王不懌。乃鎖其門。高其墻。題詩於門曰。高卻垣墻鎖卻門。監丞從此罷絲綸。池中魚鱉應相賀。從此方知有主人。

住卜寧爲雞鶩爭。楚屈原字平。既放三年不得見。乃往卜於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告之。曰。吾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泛泛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又云。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平自傷忠直不容於時。而恥於小人伍也。

留鶴本爲高士侶。宋朝太宗與閑中流若沖從林仁道經南岳。留鶴一隻與處士廖融。贈詩云。峭格數年同野興。一雙飛罷共船歸。猶緣少個教長舞。剩無傷任逸飛。側耳聽吟依靜夜。合花作舞帶斜暉。朝天萬里不將去。留伴高人坐釣磯。若沖到今從官。雖抽有詩寄融云。秋來頻夢岳雲白。別後應添鶴頂紅。後融與鶴相繼而亡。若沖改之爲一絕云。南岳僧來共嘆嗟。風亭月榭已荒蕪。先生去世未十日。留伴高人鶴亦殂。

放猿猶有主人情。宋朝王仁裕嘗養一猿名曰野賓。久而放之。作詩云。放汝丁寧復故林。舊時伴侶好相尋。耐寒不怕霜中宿。隨意從教雪裏深。歸去免勞青嶂夢。啼時應使白雲心。三秋果熟松摘健。任把高枝徹曉吟。裕後入蜀。過嶓冢祠前漢江之陰。有群猿連臂下飲清流。有一巨猿捨群而前。從者指曰。野賓。呼之而應。哀吟而去。又作詩云。嶓冢祠前漢水濱。山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前客。認得依稀似野賓。月宿縱勞羈紲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連雲叫。認得前年舊主人。

吟成白鷺癡人笑。韋莊感舊詩云。長安有恨少年非。人道新詩勝舊詩。十里野塘留客釣。一軒春雨對僧棊。花間醉任黃鸝語。池上吟成白鷺窺。大道不將爐冶去。此心重立太平基。（其詩杜佼嘗立白精）

夢覺黃鸝喚客鳴。宋劉陳待嘗於彭門壁間見一絕云。一鸝鳴午夢。雙燕語春愁。後以詒東坡曰。世謂公作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之句。僕安能道此。苕溪漁隱曰。予嘗用此語作春日一絕云。語盡春愁雙紫燕。喚回午夢一黃鸝。

經卷寫來鵝欲換。昔王羲之性愛鵝。見山陰道士有群鵝。求市之。道士曰。爲我寫黃庭經以換。羲之寫畢。道士舉群鵝相贈。遂籠鵝而歸。杜詩云。鵝費羲之墨。又李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金籠倒畫鴨呼名。唐陸龜蒙居震澤。有鬬鴨一欄。有內養自長安使杭州。舟出舍下。挾彈斃其綠頭鴨。龜蒙手一表駭云。此鴨善人語。待附蘇州上進天子。使者懼之。奈何。內養倩以橐中金。因徐問其鴨何言。龜蒙曰。能自呼其名。內養憤且笑。蒙還其金曰。吾戲耳。後有題吳江三賢堂內云。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卻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

河豚欲把聲名道。梅聖俞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豚於此時。貴不數魚鰕。河豚出暴春。遊水上。食柳絮而肥。南人多以荻芽爲羹。故聖俞知之。道盡河豚好處。人以此詩爲絕唱。劉元甫戲云。鄭都官鷓鴣詩。人謂鄭鷓鴣。聖俞河豚詩。當謂梅河豚。此魚吳人珍之。因其腹腴爲西施乳。坡詩蔞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時。甘美遠勝西子乳。吳王當日未曾知。

孤鴈能令禮貌殊。司馬文正詩話云。鮑當爲景德二年登進士第。爲河南法掾。嘗忤其意。於知府薛映。因獻孤鴈詩云。天寒稻粱遠。萬里孤難進。不惜充君庖。爲帶邊城信。薛大稱賞。自是不以掾屬待之。時人謂之鮑孤鴈。薛公嘗月詣其舍。當見方露頂狼狽。入易服飾。把板而出。忘其幞頭。薛公斂重。左右莫敢言。坐久月上。當見顧見其影。大慚。以公服袖掩頭而走。

學士吟成蝴蝶嘆。謝學士吟蝴蝶詩三百首。時人呼爲謝蝴蝶。其中有佳句云。狂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何處尋。又曰。江天春晚暖風細。相逐賣花人過橋。後人有詩云。物化信同莊叟夢。詩題新得謝公名。

都官詩就鷓鴣呼。鄭谷詠鷓鴣詩云。暖戲煙蕪錦翼齊。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纔唱翠眉低。相呼相叫湘江曲。苦竹叢深春日西。時人呼爲鄭鷓鴣。唐人呼爲鄭都官。

啼春妖鳥須知避。方主好詩。宋公庠知揚州。主來謁。乃宴於平山堂。主誦詩不已。末欲俄非已之。乃見野牛犯木扶桑。謂坐客胡誡曰。野牛恃力狂挨木。妖鳥啼春不避人。宋公大笑。主悟其意。然至暮撤飲。含臂悔恨。屏敘而去。

離席青蠅郄被驅。唐人鄭遇與顏魯公同隋淮南高駢。雲高人素推律宗而性傲睨。高公留實而遇隱之。武陵錢塞予手作盧。著青蠅入座。高命扇驅之。謂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見白澤圖釘在門。應曰。白澤遭釘釘在門。乃識其也。

傳語借鶴休跨鶴。煙山道士林光煙飲酒啖肉。居九天使者廟。一日有鶴因風飄想于廟。庭道士驚喜。自謂當赴上天命。令山童採而來之。羽儀清豹不勝其載。毛傷骨折而斃。翌日欲養知訴于公府。處士陳沆嘲之曰。昨夜狗先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腰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不須乘馬且騎驢。唐咸通中。以樂子衣服僭異。下令不許騎馬。唱中以下千人皆跨衣耳雜戲嘲之曰。今年敕下盡騎驢。短帽長衣滿九衢。清處兒郎猶自可。粉中愁殺鄭尚書。尚書肥大。故有此作也。

好看巾箭隨黃雀。後漢楊寶年七歲。行於華陰山。見一黃雀被鷙鳥搏。螻蟻所損。哀而收

之，因收巾箱中，採黃花飼之。經十餘日，翕忽旦去暮來。一旦變爲黃衣年少，與玉環一雙，拜之曰：好事此環，子孫累世爲三公。寶生震，明帝時爲太尉。震生秉，和帝時爲太尉。秉生賜，安帝時爲司徒。賜生彪，靈帝時爲司空。寶，華陰人。出搜神記。**莫把綠綸釣白龜。**搜神記：孔愉行於江，見漁人釣一白龜，買放江中。後十餘年，愉鎮邾城，與石虎將軍交戰，戰敗，投江中，覺如有一物，視之，乃昔所放之白龜，漸得至岸，背長四尺。龜至中流，猶返顧實人。會稽錄：孔愉見人籠龜，買放之中流，龜左顧數四。及愉封侯，鑄侯印，印龜左顧者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悟而佩之。**槐國蟻邀人理政。**異聞集云：淳于芬家居廣陵，宅南有古槐樹。芬醉臥其下，夢二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芬。芬隨使入穴中，見以大槐安國。其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爲守。在郡凡二十載，使送歸，遂覺。而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二大蟻，乃王也。又尋一穴，直上南枝，即南柯郡也。**雲軒無助客歸期。**唐王榭居金陵，以航海爲業。遇風舟破，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室見王，王出，欲以女妻之。榭問女：此何國？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令作詩畢，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王曰：不能與君出羽翼，亦可與君珍埋齋。遂令取飛雲軒，既至，乃爲從兜子，令榭入其中，閉目少焉，至家，見梁上雙燕呢喃。下視樹，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燕去，乃書一詩繫燕尾曰：誤入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苦憐才。雲軒一去無消息，淚灑春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復有詩云：昔人相逢冥數合，只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寒無雁飛。明年燕果不來。**豺狼當道狐安問。**後漢張綱，字文紀，和帝時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梁冀等無君臣之心十五事。**鴻鵠沖天燕豈知。**前漢陳勝少時與人傭耕，輟耕之隴上，悵然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何富貴之有。勝太息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又白帖云：有鴻鵠於天邊者，燕謂之曰：爾中天之物，單耳目之說才？遂放去。毛詩云：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不悟猿妖能命筆。**世說云：廣德中，孫恪遊洛中，過袁氏女，納爲室。後十年同至峽山寺，袁氏乃持一碧玉環獻僧曰：是此院舊物。僧初不曉。及齋罷，有野猿數十悲嘯而躍，袁氏惻然命筆題詩云：無端造化氣埋沉，剛被風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遂裂衣化爲猿，追嘯者而去。僧方悟曰：此猿乃貧道所養者。唐玉環胡人所抱，繫其頸也。故詩云：思憶偏雲侶，賦詩留玉環。後郭昌題詩云：猿豈爲妖俗自迷，世間那有納來妻。裂衣心痛翻前悔，恪不如猿天性齊。**豈知木客解吟詩。**襄

陽記：上洛山多木客，乃鬼類也。形似人，語亦似人。而徐鉉小說：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遂得不死。時就民間飲酒，爲詩一章云：酒盡君莫酤，壺傾我當發。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故坡詩云：卻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詩。**竊銅嘗見徒奸吏。**九域志：貴郡牡峭五不容人吏之吏，通高仙遊令或吏代有一夫對酒鄰悲曰：吾與此郡必懲此輩。史指吉公欲身令猿造鐵船渡海也。罪役從其走之。時郡大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其狀代措凡民偷銅錢以潤家，非用其鑄造錢船而渡海，不識嗤繞周吏扶拔之。**懷璧嘗聞罪匹夫。**左傳：桓公十年，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買害也。乃獻之。**與舅同心河棄璧。**左傳：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從君巡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璧於河。子犯通也。**治民善政滿還珠。**後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海出珠，民採以易米。先時宰守貪穢，採求不知紀極，珠患去，其民困。及嘗到郡，革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故詩云：合浦實珠無復有。**論錢盡買不平事。**平技見陂女子沐破錢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又魯褒傷時貪鄙，著錢神論，刺之曰：視之如兄，字曰孔方。又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韞玉須求善賈沽。**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註云：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以此問。孔子言當賣，但當待賈，不當求之耳。**泣玉曾聞三獻有。**韓非子曰：楚人卞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刖其左足。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爲誑，刖其右足。平王死，子荊王立，和欲獻，恐見害，乃抱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使人問曰：天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吾是以悲。隨使獻玉，王使人琢璞，果得寶，遂名爲和氏璧。**遺金何謂四知無。**後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國朝劉基覆瓿集絕句九首

異鄉風景不知春，滿地蒼苔一病身。睡起無人問幽獨，杜鵑聲在綠楊濱。

花自飄零草自榮，何須惆悵獨關情。高軒日永成危坐，隔水風來聞佩聲。

雨餘煙柳約青絲，風過芹塘潛鴨漪。正是愁來無著處，綠陰庭院暮寒時。

一樹楝華

半夜風，平明枝上十分空。黄蜂紫蝶紛紛去，留得蒼苔藉碎紅。　槐葉陰陰覆短墻，微風細雨多秋凉。如何一歲三春景，不及閒窻午夢長。　淮水東邊舊六朝，瓊樓翠館白雲繞。于今只有蒼楊柳，猶似當時舞細腰。　花落江皋宿雨晴，野烟消盡見蕪城。風簫一去無回日，不及年年緑草生。　天塹長江似海深，江頭山色笑埋金。家家醸酒兩家醉，世上英雄各有心。　暖風吹恨日光遲，恰是清和四月時。黄鳥不知人懶起，未明啼上緑楊枝。　又無題　花自飄零水自流，無情有恨月如鈎。十年一枕三更夢，贏得風烟滿地愁。　復夜蛾眉釣淺黄，河邊猶對玉蛇光。不知何處蘼蕪上，全見拄杖上而耕。　掩映高樓柳映牆，風來唯有鶴先知。長應別殿貴宮後，記傳金宮姤寵時。　一片浮雲萬里心，海波無處不爲深。廣淵滄迫義和疾，空使傷人泣鄧林。　玉樹沉沉鎖夜愁，金陵蔓草没黄丘。誰言錦纜江都去，不見金陵蔓草秋。　黄鶴高飛雲路遥，野鳧採食但泥沙。山中特操年年在，青盡西風木槿花。　又漫成　八駿茫茫去不回，白雲秋曲使人哀。龍魚風起鯨鯢浪，青鳥何由海上來。　瞿塘怒水激天風，回首重顔變老翁。落日長年鳥轡遠，白鷗飛出浪花中。　微涼生秋一登樓，落無歸鶴無鯨愁。誰似孤雲獨無事，隨風直到海西頭。　階下青苔砌上莎，春深烟雨白相和。幽蘭生在空山裏，縱有清香奈爾何。　沉水香銷金博山，月滿樓臺深夜寒。瑶琴弦絶不可彈，葉落鳥啼春夢難。　江水如天月如水，落葉蕭蕭夜風起。一寸愁心千萬里，不見行人愿未已。　春雨日日送愁來，雨中百花渾未開。青山不見神禹穴，碧草已滿越王臺。魚兒弄水浮還沒，燕子尋巢去卻回。頭白楊雄嬾獻賦，衡門從此掩蒿萊。　愁將短髮逢摧落，漫把殘燈照寂寥。兩地身心愁夜鵲，五更鍾鼓夢春潮。鶯寒栢葉垂垂靜，向日霜華淡淡消。悵望烟塵滿長路，紫芝空長故山苗。　又題陸放翁晚興詩後　雄劒閟寶匣，中夜蛟龍吼。男兒抱志氣，寧肯甘衰朽。松柟在深谷，枝葉拂星斗。雖無般匠顧，勢自凌培塿。邯鄲商山翁，矯矯渭濱叟。林泉不退遐，軒冕亦閒有。奈何劉伶輩，賤身若芻狗。使生天地間，事負斐與手。三復詠斯章，千載吾尚友。　又題鄭子伯擬書杜工部詩後　少陵書適亂，實居西枝村。卜鄰得費公，聊可與晤言。四圍闕豺虎，埋塵寒乾吒。中首望北辰，條忽衰老魂。我今亦漂泊，不得歸本根。賦此一太息，欲語聲復吞。　又雜詩　江蘺生汀洲，香氣何清婉。欲采寄所思，不憚道路遠。疾風吹塵沙，山澤吼蛇混。誰復惜芳菲，空悲歲年晚。　小魚頭如針，大魚頭如松。小大各生育，孰秘天地功。神靈發浩怒，溟海駭驚風。大魚食小魚，彼

池爲之空，陂空水亦竭。小大相噉嚼，但見雜芥閒。顧骨成嵳巍，殘骨飫螻蟻。孰辨鯨與鱲。　饞婦厭貧夫，常懷相棄心。慨慕東家子，年少多黄金。輕身改栖托，布被爛錦衾。寧慮秋風起，霜露淒叢林。葉落枝亦盡，愁聞蟋蟀吟。　雲月雖不明，猜嫌圖長在。乘娥亦何知，來時妬光彩。天高多飆風，烟霧中縷縷。紛紛隨蒿林，終竟爲何哉。　人生如浮雲，飄搖無根蒂。昨暮青山阿，今朝滄江澨。風波無定時，淪躓難爲計。是中苟不失，曷問耿與翳。中香存楚國，仲連卻秦帝。此士雖則亡，英名千萬世。　渴人常夢飲，饑人常夢餐。中宵霧林夢，兩臂生羽翰。騰身入紫霄，吹面天風寒。驚覺慄毛髮，感我涕汍瀾。　吾觀神龍變，天地爲晦冥。龍成宰元化，嘉澤浃四溟。出山不飄風，入水無震霆。枯萎仰沾溉，沃若生意青。豈比蛟與蜍，裂石摧嶔陘。俾民罹疾首，掩神蹙眉頰。　鷹本是鷙鳥，爪利翮勁疾。胡爲化爲鳩，鈍拙無與匹。棲遲荆棘間，拉啄營口實。蓁啼牆角兩，刷啼屋頭日。昔爲衆鳥畏，今爲衆鳥叱。運命若不常，孰爲金石質。　愚公志移山，精衛思填海。山高海茫茫，心事金石在。松栢冒雪霜，秀色終不改。春陽照幽林，卓立有光彩。　息兩瀰瀆滚，濃池成五湖。青蛙與耿蛭，得意鳴相呼。自謂樂無似，王足不求餘。蓬萊有玄鶴，曾見東海枯。清夜淚長風，哀音徹天衢。使我起太息，黑髮變霜鬢。　空庭生夕陰，高閣留遠照。歸鴉集紛紛，棲雀鳴噭噭。冥思擬群物，非目展遐眺。草樹莽參差，雲霞相輝耀。慷慨商山心，想像蘇門嘯。大鵬恃狀猛，斥鷃翔蓬藿。悠悠共海洞，潰潰堪一笑。　惟豺知祭獸，獺亦知祭魚。豺獺有報本，人道當何如。華堂飫玉食，盜賊塞中塗。邪能不自愧，而以權庸患。吁嗟千載下，括骨空專車。　雷戢蟄蟲伏，雷動蟄蟲起。雷不相期，冥契非人使。英雄應有時，何異貍致蛾。神劒無風胡，銅花蝕泥滓。　種荷濠池中，荷生葉猶紫。採萍逢蛙蟈，恐畏傷荷蓋。荷心有露珠，的皪無泥滓。荷根有藕絲，纏綿誰得似。　陰崖有喬樹，乾鵲巢其顛。朝食葉上露，暮食葉下蟬。巢成長衆雛，鳴飛一何娛。但願本根固，風雨得安眠。如何就搖落，而不犯悄悄。　蒼蠅根晝明，蚊蟲眼夜冥。明眼利口觜，晝夜無時停。拍死紛藉藉，飛來更營營。一旦霜風起，殘喙兩天刑。飛者不復飛，鳴者不復鳴。雖有太陽光，不能燃其生。乃知天勝人，智力徒鬬爭。　豺狼食人肉，蚊蟲食人血。食肉死須臾，食血死不輟。哀哉露筋女，肉盡惟皮骨。排擯蚊蟲微，積鏽能銷鐵。　蟲母羽蟲集，與人無怨尤。胡爲含毒害，吐蚊吼如牛。紛紛散草澤，觧觧森戈矛。集事吏蠹蟲，吮破膚血流。覆巢或有今，不應復鳴啾。　黄鷹食鳥雀，山鷄食蟲豸。蜂食花上蕊，蝦食苔間滓。鬼食莽草根。

鳳食梧桐子所嗜由性成易之則嘗死奚覩付一笑誰與窮茲理。　晉陽仰拜戈戟和爲釘鐵耿恭借升苑湯液出蕭地精誠所感格高厚靡不至。人生亦良難如何吟其頻蓬蒿滿六合僻地真宰意。　在昔信陵君葛謙賓弘度好士天下稱賓客遠傾慕狐趙爭兵符擣清邯鄲客歸未存大梁秦甲警東顧魏王木偶人朽心自成蠹境古一以入危石不可撼日落雨河險歌鐘悲寒露。　天鵝棲萬草形軀纖且微不知懷何事直上間天扉啾啾終日鳴天聽不可聞微明口吻裂落日空悲歸。　雖死爲從雌鵷死爲鬪力蠢蜂死沈憤鴉鴉死求食豢牟好垂角鐵豹美毛色紛紛死相籍殺身平芋狒自取大豈遇外至良可惻鑑貌合拔熏鷄鴉宜卵血山林久棲蓊排復繼爲益。　天風瞬萬竅小大皆有聲律呂與懸鞄嘈嘈同一鳴人情有所鍾贊慕爲之使無知而搖聒則亦赫𤜩耳。　殊俗甘腳腿比之男牛腕殺動本賓客自謂敬有餘鵪鶉雖異貫素嶽誰能祛獾除蔽玄象清渭混汙渠誰能辨夏后再分龍與魚。　大星出四方昳昳如明月兒童驚指示草木見毛髮夜久斗柄迴人靜凉風發徒倚步中庭空煙散成雪。　楚人將適蜀指悅信江水江瀾多雨風帆返行不止日暮入海濤桂日無涯涘鯨魚吹高浪舵折檣竿圯頃足空號呼烟波千萬里。　沖霄難爲羽泛海縣爲舟縛羊駕夫艣猛志空悠悠衰時久耕耨付以望有秋決潘盜救栗慮年不如鳩韶華不我與去若川水流歎暮獨彷徨凜凜懷百憂。　爰居避風朔豈冀粢牲祀臧孫徒自用取笑於君子拾無養鳳凰將以爲觀美徒令掌雞毋長長遊深林裏。　神仙不世出蟪蛄笑蜉蝣嘉禾糞膏澤拂拂矜有秋驊騮將鳥任荆棘滿床丘玄陰結嚴冬芳意生自適鴻鵠從何來哀鳴聲啾啾顧欲適縣圃路阻逮所投况我縈情戚引領空憂愁。　枉溫一老兵豈識捫蝨士韓衆臨上流竟作跋扈鬼符堅氐羌豎何能作天子眈眈視中原爲有素啗耳知人聖鄉之永賢在座已衰曾豈力敵生死一彈指惆悵後來人慷慨前車軌。　吳吳木槿花振振蜉蝣羽未彼三秋露及此六月雨客好能幾時生成亦良苦千年壽阿旁一日化爲土染鬚作童顏於身竟何補不如順天命保己良多祜。　天地若大鑪萬物生其腹人猶腹中蟲蠢蠢隨化育鑽坎無時休賦勝爲翻覆帝青調元氣豈不畏我毒惴然命滌蕩汗下萊湯蜩蟲豈自狂擲滄沸交殺戮何當樸雖火風止水歸瀆鑄鐵作鋤犂春耕待秋熟。　二儀播元氣晝夜靡停機有生即有死化工亦何私彼狂帝所欲冀仆夫康達無餓思利涉醫此百觸羲賊人還自賊擾擾竟何爲。　郢南有窮夫貴叟對老妻兒人抱兒女

仰面看天嘆郢北有宕子鮮服明春闈累累倚門趙踈茹芝鹽薤歲年異欣戚薄美空嗟嘆達生貴知命胡爲苦悲傷。　唉唉水中鬼谷谷墻下雞良無返哺望乳抱何棲棲寘目思此理惆悵中自迷盜跖飫粱肉原思餒窮閻夷齊采薇蕨侏儒飽高車料麟殪西狩尼父空嘆吁天道果福善彼蒼竟何如。　老眼昧昏夜見螢以爲燈燈熒何足用所悲老且昏昏老復何用甘心就無能逍遙康鹿顧所待良已弘。　鬼神陰陽精變化無定途如能禍福人豈向人求食而况天地心恒恒甚正直祭祀本人情將以壯典禮居歆豈在物馨香爲明德蔦伯信不誣虞公亦何益前王有彝章敬之在無射。　海鯨來扶搖激水騰九旻退潮觸泥沙顛骨空嶙峋猛虎弹尾行飲血不滿唇跳嗥逞雄獲條首八尺驕賊命雖在天成之亦由人嗟嗟螳上蛾亦豈厭其身。　夷齊值明時餓死西山陽四老出亂世采芝以倘佯季業過公孫欲善返受殃嚴陵辭故人萬古清名揚性也實有命君子順其常。　浸浸雲間鳥冥冥隨風翔海宇豈不寬六翮有短長浩歌向日月山盡意茫茫。　雜詩　趙女工妙舞秦娥善清聲同入楚王宮各僅傾城名肯陪綺席宴風侍金輿行常恐他人至侍寵分恩榮涕泣奉顏色冶態隨風土顧爲松栢枝莫作日及英開花不結實生傷秋露零。　白露出草根頹頹如明珠黃華綴金鐶亦復盈階除閒居無尤物敢之聊可娛衡門不必高九非衆所須但恐成萎苦千載令人吁。　服刀徇權事矻矻望有秋凌晨荷鋤出日入且未休中夜看星辰旱澇切所憂雨成告豐歲珠璣滿田疇飽食幸可期喜色欲盈眸寧知霜雪早零落不得收荒畦委滯穗狸鼠掛空囊斜陽照白髮短褐還敝半天命固如此汲汲復何求。　季世罕上壽百歲爲長年軒皇不可見顏冉復誰傳安期乘彩虹美門駕紫烟朝游蓬萊島夕宿曾城顛常恐風聲枝摧折滄海田徒令驪山客想望稽神仙。　月明棲鳥動月暗棲鳥定茅鴟潛伺狗犬眼掛宵鏡皇天生萬物一物伴一性逆令蓋𡨋間擾擾事爭競嗟呶窮日夕豈不恩天聽化工雖云巧爲法稍自病況思令人嗟欲問誰與應。　蒼蒼山上松灌灌庭前柳亭亭拂雲起婚婚含風久佳人皎如玉藥世雖爲偶長歌罷以歎去烏盡回首昔爲瑤華華今爲蚕餘杻棄置勿復道華容不如醜。　達哉非良器騄得雖久好桃李望春舒亦復迎秋槁彝英雖朝見未夕委蔓草鐵農種植禾自慶得食早戴暮寒凜冽衝門靜如掃瀛洲對方壺翡水爲池沼不見千年花安得如瓜棗徐市駕樓船輕悅迅於鳥仙人倘可見常恐三光老。寄書附丈銘碧雲空隸抄米漆丈粹雜體五首　丹桃艷陽質移自武

陵源柔風拂纖條鮮澤沃靈根吐葩當春茂結實俟秋蕃至至大如斧有色拄筆丹衛之不敢褻期以年君饕君饕發靈和神蕊生玉顏無爲升玄化泰然即軒轅（武陵千歲）流幻百年中有如水中泡虛影本不實何能永今朝悟此造化意非情常清積夜來新雨至南圃秀芳茵擷之爲美酒沖懷正陶陶斜川素心人叩門約遊遨相將步邊澤神與品物交鶯飛亂陵蝶墮然落巖猿歸條枕眠卧迴思迴泬寥青唐不我遠緬焉心煩勞（故陶徵居）竹元不變節蕙焚尚餘馨秉性有恒操滯物非至情左峰結廬構中圃芳空實升平進上白巖彩時獻青葉露試丹訣濡毫勝酒醒一爲綠筠累珠堂神符爲事去處將濃盛來心已醒覺覺哀饑鳶業業嘆冰蠅遊將令備驚薄言還故鄉新綠流陽升泛碧破陰華觀化驗群品豪襟咏三精情素諒已展靜服吾何營（故趙州）周廷體王國漢制建神區環極法北辰玄笑惠華圖綺殿祥飈轉丹闕實氣浮象魏壓肇道數環衛金鋪宮華錦隊展御柳華帝國長生殿寓韓億載祖皇符瑞貫九天集群瓶百變輸天開睿情偉道洽臣節手承膺鳩鵠殿泰疏氷明盧元功在獻昝邑言到都俞殺動宣大雅持用補嘉猷（故顏特進）少年遊京洛京洛多繁華迅河日流馳崇芒鬱巍峩究焉游龍行丈軒濃水邐康夕騁般樂娛

筵陳綺羅攬袂濯靈潤行酒上陽坡兒轉七盤舞紫環北里歌中有蘇樓士如同顏閔家季雲因翦不默實部季羅特紛城關中流塵深如何自咤逸德殺顏與賢達嗟及將不行樂長有好客筆（故池本）宋濂羅山集雜詩四韻。去去清江曲似蛇非蛇身世半浮樓眼中一樹思鄉淚灑入寒波寄到家。若簡征夫不意家裂衣使合翦秋霞經年不下潸溪釣心遂秋風上琴花。峽增病骨瘦如鶴燒到秋深轉不堪九曲愁腸燒欲碎雨風紅樹帶霜酣。獨將瘦馬岸烏紗白首行尋賣酒家容貌自知頗類久醉來不敢見黃花。張玉衙詩集泉在京師與內御史涿郡王本中論詩雅相得今其上都即事詩有一天秋色在簾鈎之句賀丞相每諷誦之既而本中出知磁州余以癸歸避地叢僻不知今除何官賦二詩以志余意昔日磁州王太守于今闕下轉何官魏郡歌謠聞已舊泰州勑目見應難綠莎黃惰滄浪水碧落金莖玉露盤一別知音寧再得殷勤擇使報平安一天秋色在簾鈎絕勝當年趙倚樓丞相每吟星斗上衲僧傳遍海雲秋周歌趙及韶虞日漢曲新含致角秋記得論詩鞍驄馬雪華吹鬢黑貂裘。又舒城李主簿有詩見寄不到徵其重寫。近聞侍使寄新詩轉遍淨沉竟不知瓊葉吐華須重寫玉箋同韻莫遙吹家連楚竹無音信路結

淮雲有夢思拌得爲中無浪語鄉心如我共南北僧妙聲東皐集題邪義仲詩集。每誦新裁樂府詞壓觀群製劇深期萬若翡翠春風後碧珊瑚夜月時吳下爲章推叔好杜陵才刀晚尤奇何由一致滄江柁春水相從詠竹枝。又雜詩。悲風拉黃栗炭含依賦棘篁歎兒苦饑婆貧母猶績寒寬束襟衽年歲不成匹里胥夜踏門叫怒催絲纖塞余晚歸四鄰不如仲刀一飯便其人安敢自望息。胡鷹來朔風矯矯勵羽翼江南稻粱地異彼陰山北所憂弋者慕矰繳在身尺余何隨陽侶自剪排風翮豈知絲羅網復思青鼎鼐本不飛寅寅于今悔何益。有虞昔南狩元葬蒼梧山帝子泣悲怨至今竹斑斑重華骨已朽淳朴何時還我欲往從之洞庭汨羅顏夢寐英靈攬懷徽候其間安得御風去揮手謝人寰。吳利在於人翁張隨所如上馬有好者天下將同趨宣尼常罕言防源知本初說豈間利圖孟子亦回乘沛公因含夫蕭何刀筆胥提劍入咸陽僅收其圖書謀生誠止足制用自可餘橫流竟莫返舉世無寧居。西山一何高草樹鬱稀樸仙靈此爲宅尚有泰遺民我欲躡丹梯引手捫青天天高迥無極欲上從無因今天若可上世上那有人。喬木豈無枝高山亦有岑嗷鳥尚求友我獨無知音況歎和氏璧拖抑秘生芬誰令抱奇璞側側多苦心

莕祿與權詩集雜詩四十七首。東風翦微綠卉木日蕃滋憮此春榮花寧志冬悴時澗底松鬱鬱淇澳竹猗猗物性固難變千春恒若斯。句芒布春令微和滿郊畿閒門足生意青青見園蔬把蓂時灌溉植杖自穫鋤寄迹衡門下神閒體亦舒。靜坐掩虛室塵事何擾擾齋心服我形稍欣繁慮少披襟混忘機味道窮幽杳倚聽枝上蟬仰看雲間鳥好風何處來悠悠動林杪一笑天宇間百年靜中了。積雨憂我心雨晴還可喜樹響清風來天空白雲起林光動遠興鳥語清聞耳宴坐久忘機澹然獨憑几偃息南窗下快此涼風多手把一編書仰看天正碧列岫都已出迎若山林客幸無案牘勞聊任詩書貴虛淡神自清身閒地仍僻坐待月華升中夜頻移席。黃河自天來日夜無停奔崩騰薄山嶽浩汗徹乾坤龍馬負圖出羲皇道彌敦妙契畫前易人文今古存至人不可見至理詎可論恭惟千載下獲仰聖猷尊人言溟海上靈根蟠古根張騫骨已朽誰復窮其源。猗蘭生園中含馨娟幽色不與芝同芳乃與萬並植溥露時雨滋日夜各生息異類等數榮此意誰能識。秋蘭出幽谷托根臨軒楹微馨散閒閣隨風有餘清美人紉爲佩素花間紫莖登德良自貴慎勿當門生。中夜群動息寒鵝栖復驚西風颯然至萬木皆商聲達人塵慮絕仰體

星漢明滴心遊八極。但覺元氣清，倘彼階下草，湛湛寒露凝，寒露已爲霜，豈知非堅冰，所以古人心，慎初惟戰兢，至教有如此，慄焉獨撫膺。　寒蟬響不息，悲在庭樹叢，朝飲葉間露，夕吟木杪風，浮游埃壒外，蛻形濁穢中，尸解等仙遊，凡類孰與同，瓠蛆雖糞壤，反以安其躬，斥鷃笑鵬鳥，奮翼翔萬遶，物類有清濁，世道有汙隆，悵然拂衣起，目送天邊鴻。　凌晨適南畝，駕言觀我田，我田美不藏，稂莠雜芊芊，顧耘歎力薄，釋此愁思牽，及時功不懈，終期大有年。　在昔顏氏子，陋巷困簞瓢，萬邦兼四代，克復在一朝，青蠅附驥尾，騰驤千里遙，竭才方卓爾，奚暇嗟無聊。　負暄茅屋下，采芹南澗濱，野人致微忠，將此將獻君，矧茲青雲士，學道難人文，大節誠有虧，功名安足云。　陳蕃既下榻，蔡邕還倒屣，上有賢主人，下有高世士，今古同一時，朔寧獨異此，周公躬吐握，千春照文史。　綺園成羽翼，采芝商山岑，魯連郤秦軍，長揖謝黃金，功成身亦退，不受名達使，寥寥千載後，誰識斯人心。　紈素麗且潔，實勞機杼功，製爲團團扇，爲君播仁風，仁風被四海，熙熙百世同，秋至商飆發，棄擲篋所廢，行藏隨所遇，哀哉吾道窮。　楚國暧荊璞，棄之等沙礫，宋人寶燕石，藏之襲圭璧，舉世日多盲，茫然無所識，賢愚共乘軒，誰分堯與跖。　班姬歎紈扇，韓子悲短檠，匯笥尚有思，犒甫竟何情，物理有窮達，人心有愛憎，周舍諫難悖，哲人宜靜聽。　我有三尺琴，泠泠特桐質，上無冰絲絃，妙音誰能識，高人得深趣，時時橫在膝，摩挲久沈吟，悟悅心自懌，終焉無與然，俛首常淵默。　漁磯在洛濱，書舍依風麓，把釣月生波，讀書雲滿屋，上爲友千古，下焉不稱俗，至樂諒斯存，胡爲歎幽獨。　杖藜步原野，愛此春山深，丹霞雖其陽，白雲生其陰，坐覺群生遂，行聞孤鳥吟，安得一壺酒，自酌還自斟，俯仰天地間，蘭然樂吾心。　窮居在陋巷，所親瓢與簞，蓬廬無客過，棘門晝常關，豈不念妻子，豈不畏飢寒，賴有古人書，使我開心顏。　生年幾六十，好古希前修，時時持簡編，寸心常悠悠，貧賤非我戚，富貴非我求，天爵苟自尊，世事焉足謀。　手持唐虞典，欣欣慕古人，上有堯舜君，下有巢由民，我獨奚爲者，幽居洛水濱，願言時太康，躬耕不厭貧。　四時有代謝，人生有盛衰，吾今老將至，斑斑髮如絲，幸茲康且寧，好德心孳孳，但願考終命，樂天復奚疑。　太空無纖雲，十五清光圓，止水風不興，中有青青天，哲人體玄化，洒心常湛然，此樂真自得，此意不可傳。　我有金蓮炬，揭輝照無垠，千燈與萬燈，自我一炬分，燈燈各自明，我炬長有神，煌煌一寸光，夜夜如三春。　忘機北山公，抱拙丹溪峯，混沌猶未分，焉知玄與白，所以古人心，直道以爲則，嗟然天地

間，俛首長淵默。　武子百世師，柴也千載人，小智不自鑒，乃得全吾真，我思濮園者，抱甕良苦辛，拙知事桔槔，機心誠可嗔。　明月出東隅，揚輝燭我堂，消消行空谷，皎皎遙相望，舉酒酹明月，我亦盡一觴，嘉會在今夕，歡娛猶未央，常恐晦朔交，清光深自藏，與汝不相見，淚下空霑裳。　玄陰散寒雨，布穡淒以風，川途泥濆瀧，林藪煙濛濛，茲惟秋冬交，少昊收成功，納禾嗟改歲，來賓悲遠鴻，吾生抱幽獨，養拙衡門中，感時數無祿，寄身儕精蓬，幽貞乃有吉，勞謙乃有終，此懷諒難托，歲暮心忡忡。　設教有先後，人才有賢愚，草木自區別，格言乃譬諸，小子當洒掃，實與誠意俱，君子體諸身，進脩本同途，商偃遊洙泗，文學固有餘，信道苟不篤，判然言論殊，及門三千士，訓誨無親疎，循循善誘人，孰令躐等趨，宣尼今尚存，六經語不虛，誦言能自勉，不愧君子儒。　人生如飛蓬，飄蕩隨風轉，及時不爲樂，日月去人遠，華亭有鳴鶴，上蔡有黃犬，已矣復何言，追遊諒非晚。　中年衰且貧，獨抱固窮節，傾壺有餘樂，蕙菁儼成列，人情幾清素，門無長者轍，我本淵憲徒，商歌心自悅。　仲冬風氣寒，縕袍猶未具，擁膝戀衡門，交臂行中路，惡服非吾愁，狐貉非吾慕，由也百世師，斯道宜深悟。　雪落何紛紛，北風何颼颼，袁安居陋巷，偃卧非自高，顏淵與原憲，飯糗還餔糟，道德雖云尊，奉養良獨勞，我亦固窮者，躊躇在蓬蒿，有生信如此，今古誰能逃，邈勉思先哲，異世爲同抱，居易俟天命，庶慰心忉忉。　夷齊志高潔，守經終不移，避逃首陽阿，長吟薇蕨詞，清風起頑懦，百世同一時，君子貴中庸，試用此道推。

又偶成四首

夜氣沉沉萬象幽，長楊憔悴幾經秋，星晦月雨無人識，露泣風悲總是愁。　鵲橋牛女赴佳期，銀漢無聲素月移，夢裏相逢還又別，可憐歡會不多時。　獨著荷衣汗漫遊，長風萬里去悠悠，月明露冷千巖靜，老鶴一聲天地秋。　清夜披衣上石床，月華爲牖洞爲房，洞前手種松千尺，始覺山中日月長。

劉嵩詩集積范太史詩

麒麟鳳凰不世出，我思美人寧有終，飄然一去不可挽，從令四海歌清風，忼慨范夫子，行高身益窮，讀書白雲下，養母青山中，大布之衣烏角巾，於世不猶亦不同，時來清江弄明月，瀟灑絕似商山翁，來時徒步謁京國，一鶚矯矯飛南東，群龍方滿朝，惟爾獨來晚，豈無五色線，可補舜華袞，當時作者揚與虞，倡和往往諧笙竽，篪回共攬雪色玉，滄海獨採明月珠，一朝低迴去臺閣，騎馬南入閩中纂，纂中三任總知名，江海高風動寥廓，寒子來覺弄筆歎，已辭病罵中朝詩，獨憐生晚墮荒僻，每誦制作增漣洏，我我百丈遺臺卑，安得狄臻爲危立，茲晨再讀海康藁，玉立踈髯悅神觀，嗟哉老成今不存

爭笛滿耳愁空宰百年氣運有也復月落南山空斷魂。又夜宿永古寺與狐峯上人挨詩。蓮華池上月如霜坐地無塵夕景涼海藏燈浮龍影動露盤微注鶴聲長雲栖梵鉢留僧供風隱鈴衣段佛肩一夜不眠聽說法雨花撩亂滿禪床。又贈薩天錫詩。三策當年動赤墀一官南郡奏朱絲參軍情性丹陽酒御史聲華白下詩騏驥雪途沙苑道鳳凰春陽上林枝江淮蕭瑟風流遠獨坐秋山有所思。又偶閱胡思齊詩追憶故人范實夫李子仲。曾共雲邊看晚晴夫容峯下聽灘聲當時范李今何在愁向詩中見姓名錢寧臨安集擬古十九首。古詩十九首有風雅之遺音焉或者謂其未能一於雅正也余嘗擬之其一行行重行行賢者不得於君而作然但視之以努力加餐而已今擬曰顧言崇明德無爲終棄捐庶幾有規諫之意焉其二青青河畔草刺譏於仕進而不能守節者然但結之以空床難獨守則淺已甚矣今擬曰褰裳竟何爲日夕終風暴庶幾有警戒之意焉今日良燕會美士之不苟進也然結之以無爲守貧賤若勸之使苟進矣今擬曰無爲受羈絆囬車駕言邁自傷不見用於時也然結之以榮名以爲寶若急於仕矣今擬曰榮名何足言東城高且長自傷不得仕進而惟燕趙多佳人之比。今擬曰鄒魯多哲人東帶陞其堂生年

不滿百世人及時燕樂而惟仙人王子喬之慕今擬曰重華何人哉還可與等夷皆勉之使歸于正云諸篇皆然。出門萬里別行行遠防邊相望各天末北斗日夜運四運秋復春不見君子還萊車北其轍越馬南其轅日遠心愈近悵望徒懸懸黃雲暗關塞路險不見天式微夫如何日月忽已遷願言崇明德無爲終棄捐。灼灼階上花離離階下草盈盈倚市門繁繁顏色好對客巧趍蹌當歌善窈窕毋爲迷妖冶愧爾增譏傲褰裳竟何爲日夕終風暴。青青霸陵草莽莽長安道人生如過客鬢髮白已衰及此芳春節灞水流浩浩豈無一樽酒逍遙散幽抱命駕出北征貴游多年少白馬金絡頭瓊筵相輝耀燕姬閒秦箏夫坐紛窈窕縱飲極娛樂沈湎何喧譁。置酒聞華宴行樂及芳辰吳趍理妙曲逸響沈行雲雅調暢高情和者如陽春同心夙所契適趣當爲陳叢林下翔鳥晴川見游鱗何當解余佩怡然樂天真無爲受羈絆局促悲苦辛。高臺何巍巍參差與雲平玉繩臨雙闕長河流無聲上有羽衣人。逍遙吹玉笙清響逼明月飛佩何玲玲借問弄者誰疑是董雙成遠思隨風發無人識其聲曲終再三歎慨慨有餘情所思同門友局促趨世榮願將秋水翦爲之解塵纓笑呼雙黃鵠與子俱遠征。涉海探琅玕紅者珊瑚拾明珠盈懷袖將以遺所

思海闊不得返所寶莫致之爛其納我室把環將何爲。皎皎明月光照我屋東頭寒蛩鳴樹間招搖指孟秋白露下高梧落葉聲颼颼寒暑更變遷河漢東南流懷哉里中兒發志起遠遊飄然逝長風乘槎犯牽牛支機織女石爲問今在不水深波濤闊浮名將焉求。青青梧桐樹託根在高岡與子新合歡翕如鳳與凰鳳凰鳴鏘鏘合歡期世昌歡情一何短離思一何長嗟彼籬下菊含英揚其芳晨霜秉貞節寧隨秋草黃終當採而佩歲晏夫何傷。中林多幽蘭江離雜芳蓀采之酌春酒將以清心魂持杯未及飲悵然念王孫王孫不歸來置酒在芳辰。河東有織女皎皎雲爲章手弄機上絲日夕更七襄織成五色文欲製君子裳莫言隔秋水可以駕飛梁覿彼牽牛星終日不服箱。青郊一何曠悠悠駕飛轅好風從東來百花偏中園所望花下人華髮愧芳妍盛衰固常理何必金石堅朝聞庶有得夕死不愧天花間已復謝榮名何足言。空階白露下秋氣日夜涼悲風動高梧落葉淒已黃四敘遞流易歲晏髮就蒼興懷感逝川長歎惜流光勇雖勵情志毋使徒悲傷鄒魯多哲人美者金玉相被服翩與翻斐然爛成章王今待蘭蓀遺響一何長馳情整華佩躑躅增悵望何當秋余爲東帶陞其堂。朝登太行山下見古墓生時誇英雄覆屋封且固

千秋萬歲後荊棘沒廣路狐兔穴其中躑躅走樵豎朽骨食已無螻蟻上枯樹人生天壤間歲月如飛光日往月斯臨寒至暑則去方生何控摶之死亦奚惟吾將學長生空同涉何許酒至輒盡觴曲肱樂吾趣。死者如逝水生者如浮雲郭西萬里塋纍纍盡荊榛終古一長夜永寐不復晨落日下牛羊叢棘藏斷鱗不如東家丘崇岡氣象盈蒸蘇代有禁望澤日已新。人生無百歲每作千歲期月出日已沒流光疾如馳哲人惜寸陰進德當及時嗟彼自放者且復樂今茲重華何人哉還可與等夷。孟秋涼風至嗈嗈鴈南翔游子在中野卒歲嗟無裳豈無同心友悠悠阻關梁非宵夢見之翳手陟其堂美人懷昔歡贈以金玉相願得長切磨狂斐猶成章神交不斯須寤起增煩傷恨不生羽翰與子永徜徉如何顧盼意引領遙相望念我心尚爾君情諒不忘。十五明月滿十六月已虧月虧旁死魄初三已生輝愁多感時邁涼風夕淒其仰看明月光零露沾裳衣故人有短書寄之鴈南飛但寫長相憶不及早來歸把書起長歎草虫鳴何悲區區念子心無使久相違。故人萬里別海水日夜深南風海上來遺我雙南金不見故人面乃見故人心鑄作黃金徽置之白玉琴彈爲別鶴操聞以懷湘吟曲終聽者歸矯首望知音。出門見新月揚輝照我裳褰裳

起悵望美人天一方長安信佳麗不如歸故鄉王事方靡盬離思徒彷徨顧君樹明德賤妾有秋光 又擬古 長江東流去來者方不息白日沒西山晨光還奕奕春花葬復榮秋草黃已碧造化無停機循環豈終極人生天壤間少壯須努力 浮槎不土著推折在山阿一朝洪流發漂蕩入長波浩浩去無極江海安可涯頼此羈旅人經年不還家途窮無相知歲晏將如何沈憂不得返徒使衣帶緩 旭日照下土渚風耀其輝輝耀未及遠浮雲已蔽之淫雨瀰川澤重陰翳四嶽來年委時隴農事安所施浩浩洪波翻舟楫不得維文命去已遠悵然起遐思 山中有神人道逆若庭于鐵來餐朝霞渴飲銀漢水舉世慕金丹誰能達其理瀛洲有微茫弱水渺千里倦斷絕塵交相去諒亦遠 庭樹日已黃白髮日已短候蟲鳴前除秋霜蕙花晚歲月如奔駒六轡不可挽泛舟涉方瀛方瀛水清淺安期邀難求吾儔亦已遠花間醉復斟叅衆錢自飯適然樂悟生壖島諒不遠蘇平仲太史集絕句 落葉滿衙門蕭蕭風雨夕一燈溪上明何處獨歸客 幽花陣陣隨風減芳草萋萋逐雨添悶倚墻闌聽燕不知粉蝶過朱簾 雜詩二首 富貴每多合貧賤恆見疎自我罷朝請於今四月餘平生交親者對之良可吁深情劇山海厚貌獨勤渠微君伐高誼何以

慰窮途路遠光肝膽亹亹忘其劬君離令人居君乃古人徒 還家信可喜還家亦可悲喜全骨肉覲悲與故舊辭吳越各異縣關河復間之明日一尊酒何由共歡持念念不忍別戚戚臨交岐童子笑謂我悲戚亦奚爲自非形與影安得長相隨清江貝廷臣集雜詩 我聞度朔山蟠桃何鬱鬱千歲熟一花結子復何日食之云不死數腴反枯質跨鶴凌九天將期五龍匹涼非廣成子欲待安可必 祖龍常六合不暇訣黃虞且復求神仙入海寬方壺置酒阜鄉亭超然忘故都空留赤玉舄安期今有無 種桑飼春蠶桑葉何沃若種瓜待秋摘瓜蔓何漠漠春秋各有獲在野猶可樂君看金張館草深狐兔宅勿較是與非看雲倚高閣 大哉龍門樹鬱鬱上蒼天根株豈不固小草還相纏蕣妝行棠秋淒其風露寒病葉花欲墮翔禽亦已遠朝華痛夕殞掩淚復何言 結束將何之龍門防限違戚途及良辰置酒別親戚迢迢越千里人爲疵 登陟大江不可濟天方限南北悵然廻吾駕去從山林適 春山一雨過百草皆繁積百草不出山山中人遠行懷金別妻子拘祿辭父兄寒暑忍已易燕趙千里釋龍門能碎丹風浪安可乎性命輕鴻毛苦爲朝暮營愧此山中草萋萋林下生 薛公來龍相賓客競相傾一朝偶失意門無珠履聲貴賤已如此何論死與

生秋燕辭空室春蝶抱留芙蓋虛信物理聚散亦人情達士甘寂寞力耕謝華纓道尊豈戀祿心遠執希名腐儒非吾儔朱鳳以時鳴悠然動遐想五鼎益爲輕 又錢彥彬抄詩爲賦一首 好古思古人古詩朝暮讀瀉泊玄酒味和平綠琴曲古人今白骨古意不諧俗已歎知者稀古淚空滿掬錢起亦散古其人美如玉非昔思相過大雪山中宿不知破硯冰抄詩夜燃燭諒非鮑謝才可繼曹劉躅聽之詎能歡舊業且當未 丁一鶴詩 大道日已蕪游談紛瑣瑣韓非不得死商鞅終梯禍偉哉高世士結屋青山左年來頗得道已覺初心果朝漱玉池津夜存金鼎火御氣超六虛萬物真蝶蠡 又漫成 今朝無酒只清坐落筆猶有氣凌雲天下黃金賤如土何人爲購相如文 東隣昨日妝白骨西隣今日啼青娥傷心又過中元節城下招魂應便多 平生落落苦難合十五讀書今老翁却怕秋來添客思梧桐昨夜又西風 南金夫貝亦何物六月胡商死道邊蒲地清陰日亭午老夫高枕北窗眠 又無題 樓臺十二近藍橋簾幕重遮半面嬌洛浦有神通子建天壇無意會文蕭 仙衣雪皎裁蟬翼寶髻雲鬆插鳳翹月落江寒春夢斷相思空寄海門潮 錦瑟鸞笙恨總牽尚思華屋對嬋娟春風豆蔻初含日玉女蘭香未嫁年綃折鴛鴦裁寶扇酒行

琥珀瀉銀船蓬萊一別三清淺憔悴應知不及前 又發春試筆一首宮花無意插烏巾暫到金門遂乞身不用天官書上第已蒙學士喚山人葛洪井畔應堪老范蠡湖邊又見春重賦遂初衡造化狂歌痛飲樂吾真謝肅密菴詩藁庚戌秋七月中山劉坦之先生補註選詩辭簡而事明倫切而指達正五臣之荒陋然蒼山之淺鄙擬花采實成一家言蓋可以行今而傳後者也詩以美之 西風吹雨作朝晴覽鏡應憐白髮生金馬玉堂爭入夢石田茅屋豈關情五言讀寫林間竹初醞聊飛海上觥不有簡編工著述悠悠百世竟何名張孟兼集雜詩 今晨振我衣起作溪上遊好鳥若喚客兩兩鳴相求我心忽不樂佇立河之洲兩鳥亦不鳴飛去山木幽 呼童採蒲艾置之塵几間更滌古銅瓶浸以清漣漢兀坐終對此隱然怡我顏恍爾亂芳蓀治色空斕斑 千蕊藏爽氣及此夏日長我生更休暇散坐茵之傍草木自多茂心境恒清涼不須結茅宇托此永相忘大雅集偶題 漁波微動上湘簾團沼初成小鏡匳葉底華光青可摘小娃纖手送吳鹽 又絕句 東風細雨濕蕙紗日晏黃蜂未報衙芳草滿庭隨意綠時時吹落碧桃花 小逕斜穿入竹林曲闌通轉亞花陰墻限勢通風如旋落地殘紅聚許濕宋玄僖庸菴後藁三月二十三日出南門

訪柯人及邀過張興雅偕過建初佛舍觀畫題詩之際與雅出舊紙索詩遂爲書五十六字 南鄰春晴穀雨餘爲尋仙客過鄰居留伎孫子歸途過佛氏園林興世隊顯見赤松清夢裏同遊實地綠陰初老夫已悟人間事爾祖丹經願起于僧宗泐全室集偶作 蹉跎歲將盡守此山寺閒業月事營作茲晨始暫闕松床聊拂拭焚香方掩關吾道行不遠初服庶可還末事盡何益祇使雅朱顏春言南軒下靜覺天地寬棄置千歲憂庶以一日懽初陽有微燠群鶴噪簷端起來命徒侶共登溪上山 人事天時不可常幾經炎暑又逢涼芭蕉自解知秋早蟋蟀如能識夜長向日高堂還走鹿只今滄海已成桑殷勤說與權豪客烏盡良弓自合藏 又無題欲上青天盡道難下方無策問仙官春皆都被重雲掩清島還遭大水淹頹兔身從何處入若華根自幾年壩憑誰說與司權者莫使人間有熱寒 又古詩二首 高高道傍樹有烏來作巢銜枝未欲翻風雨復漂搖託身諒失所移居北林坳狐狸取子去哀鳴亦啾啾嗟爾一微物有生良亦勞長咏倚松闕空山暮蕭條 周季昔不競龍虎相爭吞干戈既浩浩縱橫亦紜紜吁嗟陽人張萬古啓降門後來軌道側街壁禮掮敦天道與人事反復何足論所以忘世客掩耳不願聞 又雜詩 落葉委道旁紛紛無人神但覯新行迹不見舊時道古木倚道傍亂藤絡其杪歲暮雖青青終非本容好世人懷仕途悟此若不早振衣無後期來從漢陰老 少小薄世榮雲泉寄幽賞冉冉三十年誤身隨塵網流形大化內萬古同羈鞅倚中父已安遺外非所摭但望還山雲時時結遐想婆娑雙桂樹芳枝春正長 自我來涇川星歲已再周託茲山水勝謂可成遐留李何外物牽撫事心悠悠父知世道惡奚事仍夷猶橋林有寄鶴未嘗識羅罦翩然覓蜜風接翅崑崙丘 群邪可干正衆枉能矯直蕭條狐生篁隱忌在叢棘白璧竟何愆青蠅自懷惠公論苟不存孰辨是與非呂梁險可涉大行危可陟如何方寸間中自多荊棘尊前生白刃舟中起敵國一感睚眦順報之甚化隙吐嗟雖與居俯仰隘八極思欲凌風翔恨無凌風翼 伯陽西度關仲尼來浮海道大無所容一身置何在蘭蕙秋風前芳馨竟誰采天道自茫茫知命不復悔栖栖止百年赫赫向千載 猛虎出深山往往多渴饑閒居畏彼惡噬突當九逵機檻素不設赤手安可羈衡飈激脩坂白日異陰霾吾思陽吳子延佇心淒其 夜久無與適塊然坐中堂白鳥亦何多營營來我傍靜言聊假寐遂以聚罩裳謂膚猶可忍聒耳諒難當晨星雖東廉明月度西廂念爾能幾何滅跡於朝陽 禍福無定在倚伏

誰先知於事已難料於理亦罔推西伯稱大聖羑里却見縻況居千載下風教日已衰願君寡形累所存心不期 魯連天下士片言能解紛千金博一笑永絕平原君高蹈東海上卷舒若浮雲清風散八表繼者今誰聞 四月雜五夏六陰云已盈靡草夕凋瘁螻蟈晨悲鳴運叙迭張王萬彙紛枯榮斯理信昭灼君子宜守貞 清晨曲肱眠夢昇華頂岑洙庭就巖搆左右脩竹林仙人五六輩列坐調玉琴覺然顧我笑余獨何苦心石梁有懸水灑此塵中襟劉漣自怡集漫成二首 暖日融和管發生柳條爍眼參菁菁化工本若先施設臘底春前見此情 落梅過雨委荊地辛夷數林花已齊不須爛漫競春色桃樹李樹根成蹊 張宗江湖吟嘯集丁鶴年嘗有詩曰畫舫載春天上坐紫騮馱醉月中歸余愛其奇因續以成篇 少年文采遠京畿壯志凌雲逸興飛畫舫載春天上坐紫騮馱醉月中歸美人歌罷花成陣豪客題來錦作圍自是風流超物外姓名何用籍金閨 高季迪金鳴集夜聞謝太史誦李杜詩 前歌蜀道難後歌偪仄行商聲激烈出破屋林烏夜起鄰人驚我愁寂寞正欲眠聽此起坐心茫然高歌隔舍與相和覺淚道落青燈前李供奉杜拾遺當時流落俱堪悲嚴公欲殺力士怒白首江海長憂饑二子高才且如此君今與我將何爲頑祿詩蕙麓邵文伯家藏仇山村白湛淵二先生贈其先世詩後 白頭侶僕邵平孫鐵杖鏗然遠扣門先世索金供散盡故人遺墨喜猶存 又主文官趙公德彰詩附見 今夜文星聚一堂東吳文學寂非常心清我識如陶令腰瘦人疑類沈郎筆陣久排山嶽壯詞鋒端捲海濤狂高歌病飲雖無歇要挾人材貢

帝鄉 答米黃濂學士論詩 風雅凋零降柔靡竟從刪後已無詩嘲風詠月非吾事只愛忠君杜拾遺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四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

二支

詩　諸家詩目四

海門詩集文獻通考海門集八卷　陳氏曰渤海張重撰有上蘇子瞻内翰詩又有張伯玉遊鑑湖晩歸詩伯玉知越州當嘉祐末而東坡翰苑在元祐間重皆與同時待來詳其人　青山詩集文獻通考青山集三十卷　陳氏曰朝奉郎當塗郭祥正功父撰初見賞於梅聖俞後見知於王介甫仕不逹而卒李端叔晩寓其鄉祥正與之爭名不肯同堂至為俚語以譏誚之則其為人不足道也張浮休評郭祥正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揖讓而適口者少　方秘校詩集文獻通考方秘校集十卷　陳氏曰莆田方惟深子通撰其父龜年葬吳遂為吳人與朱伯原善以女嫁伯原之子嘗舉進士冠其鄉不第晩得典化軍助教年八十三以卒王荆公最愛其詩精諧警絶始余得其詩二卷乃其姪孫蕭山宰翔所編後乃知莆中嘗刊板為十卷且載程俱致道所作墓誌於末曾慥詩選直以為姑蘇人者誤也詩選又言荆公愛其春江渺渺一絶手書之遂載臨川集

曾紆南游記舊亦云而其詩則容帆收滿者也二詩皆不在今集中豈以臨川集已收故耶二本大畧同亦微有出入　溪堂詩集文獻通考溪堂集五卷補遺二卷　陳氏曰臨川謝逸無逸撰漫叟詩話謝無逸學古高傑文詞煅煉篇有古意尤工於詩冷齋夜話無逸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烏又曰貧夫蛾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皆為魯直所稱賞　竹友詩集文獻通考竹友集七卷　陳氏曰謝邁幼槃撰邁之弟後村劉氏曰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冶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兄弟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岐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日涉園詩文獻通考日涉園集十卷　陳氏曰廬山李彭商老撰公擇之從孫後村劉氏曰商老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得覧指訣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岷山百境詩文獻通考岷山百境詩二卷　晁氏曰王采字道輔少有能詩名世謂其詩初若不經意然遣辭屬意清麗絶人自號南陵居士宣和中以任誦被譖伏誅　韓子蒼詩文獻通考韓子蒼集三卷　晁氏曰宋朝韓駒字子蒼仙井人政和初請闕上書得命以官累擢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王甫嘗命子蒼詠其家藏太乙真人圖詩盛傳一世宣和間獨以能詩稱云後村劉氏曰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强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廌深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改易一兩字者故所作雖少而善宋周益公大全集䟦韓子蒼詩草　陵陽先生詩草友人陸務觀既刻石臨川又為䟦語不容復措辭矣先生諸孫藉裝以相示為之一唱三歎最後贈張景方一篇由今觀之殆夫子自道也尚半存僅免墻六字印本互易之比豈為勝務觀謂未必皆定本諒哉藉其善守之紹熙辛亥八月一日又䟦韓子蒼與曾公袞錢遜叔諸人唱和詩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袞等臨川唱酬畧可觀矣或疑所以然予曰舉子在場屋為學不專為文不力既仕則棄其舊習難乎新功彼有志之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躡雲之驥要非絶塵所能馭故子蒼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朱希真皆是也其又奚疑慶元戊午正月戊午又䟦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僕

童子七歲能誦書部使者聞諸朝既至京師會吏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小詩送之七歲淵翻數萬言飢鷹引子望騰騫時乎不用甘羅輩叔異扶書歸故園不作西京童子郎時人已自識黃香還家更誦五千卷十八重來詣太常廬陵劉童子眉宇秀發音吐琅然試六經語孟左氏傳於太學屢試於中書其誦如流此外猶記他文數萬言緣吏制不優盡試繞先文解而歸乃又求詩送行屬經先喪言不能文姑錄韓子蒼二絶句以示之尚有味於辛章淳熙丁未十二月旦某書　許表民詩文獻通考許表民詩十卷　晁氏曰許彥國字表民青社人周邦彥稱其寛平優游中極物情惜乎流落不偶故世人知之者或寡也　還還詩集文獻通考還還集二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江陵高荷子勉撰山谷䟦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温恭天下士也又䟦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雅容如高子勉進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穏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後村劉氏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覧多如參城詩押險韻碁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厠諸人何耶可升　東湖詩集文獻通考東湖集二卷陳氏曰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禧之子魯直諸甥

思陵以骨直故名用之至擢呂頤浩作書其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山谷跋前曰洪龜父甥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群事熟讀數過為之喜而不寐老甥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爾後村劉氏曰師川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渭陽高自標樹徒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以廟詩勉諸洪進步今以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多矣師川在靖康中以名節自任呼坪曰呂叔事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東萊詩集文獻通考東萊集二十卷外集二卷　晁氏曰呂本中字居仁好問右丞之長子靖康初擢尚書郎紹興中賜進士第除右史遷中書舍人已而落職奉祠少學山谷為詩嘗作江西宗派圖行於世陳氏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撰江西詩派後人以其詩入派中後村劉氏曰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

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趨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誤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退倩矣陳造江湖長翁集題呂居仁詩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邁遠嚴密學者師法也始余實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吳門教印得此本乃舊書闕三之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力能得書不應遽忘云張南軒集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晚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懍懍然推其從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漕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旨遠霜露滿百川貫河東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尚可想味公平主也韓元吉南澗集跋呂居仁與魏邦達昆仲詩　宋潁川韓元吉無咎呂舍人久寓上饒後葬於德源山故其晚年詩稿多見於此今長州魏使君所藏五篇蓋與其舅公侍郎及其季父邦傑叔祖父元章者也龍圖則張殿中彥素爾一時文士相從之適氣韻風流為可槩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之詩人類有數耶淳熙乙巳歲十二月潁川韓某題　跋呂居仁韓子蒼曾吉甫詩　廣教仁老既為呂曾二公立兩賢堂矣又得公所書數詩及韓子蒼舍人酬唱刻石置堂上可與好事者言也前筆文采風流零落殆盡其交友情誼尚因其詩筆往來見之淳熙七年二月丁酉潁川韓某題李壁鳳湖集跋呂伯恭所藏鄭武子挽詩後　先友刪定公以膽學者稱而晚年終造反約之功所謂多聞則

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者耶其與世之空腹談道者殊矣開禧二年十月十二日眉山李某書于中書之西閣　具茨詩文獻通考晁氏具茨集三卷　晁氏曰先君子詩集也呂本中以為江西宗派曾慥以稱公早受知於陳無已使見以道嘗謂公宗族中最才華喻汝礪序其詩云于晉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是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寓淵雅跡秀未嘗為悽怨危憤之音予於是有以見叔用於消長用舍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嗟乎所謂含章內美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淪落不遇往往躁心汗筆有怨誹沈抑之思竄賊恚刺不能闊達古之詞人皆是也所以往往無所建立於天下惟深於道者達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陳氏曰晁冲之叔用撰冲之在群從中亦有才華而獨不第紹聖以來黨禍既作超然獨往侍郎公武子止蓋其子也後村劉氏曰喻汝礪所作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

下相隨于爲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亦有悲哀戀慕於此句者晁氏家世顯貴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爲之後可謂賢矣他作皆激烈慷慨南渡故節可以繼之　遠遊堂詩文獻通考遠遊堂集二卷　陳氏曰知江州蘄春夏倪均父撰後村劉氏曰均父詠之諸孫集中如擬陶韋五言豐豐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咏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　陳留詩文獻通考陳留集一卷　陳氏曰開封江端本子之撰以上至林子仁皆入詩派後村劉氏曰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江西派乃會允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爲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邵茂誠詩文獻通考邵茂誠詩集　邵迎茂誠撰東坡序略曰茂誠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彌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晉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　王定國詩文獻通考王定國詩集　王鞏定國撰東坡序略曰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幾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聞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嶺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藹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蓋亦有之矣詩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忝其父祖耳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知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與顏復長道遊泗水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余亦置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經月不至江上眊眊焉眞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工飲酒不衰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山谷序略曰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爲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茀噍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及流落嶺南史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顛立訓傳以求竟得其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爲而後作欲以長雄一時雖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　胡宗元詩集文獻通考胡宗元詩集　清江胡宗元撰山谷序略曰君自結髮至白首未嘗廢書其胷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事也前其觀復其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嗜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遇變而

出奇固難而見巧則又似乎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托高遠則附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　靈谷詩王安石臨川集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焉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阯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學之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寫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措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李少卿詩文獻通考李少卿詩二十卷　太常少卿李簡夫撰穎濱序略曰君所爲詩蕭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聞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觀其爲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晚歲詩益高信乎其似樂天也　澗上丈人詩文獻通考澗上丈人詩二十卷　晁氏曰陳恬字叔易堯叟曾孫也傳學有高志不從選舉躬耕于陽翟與鮮于綽崔鶠齊名號陽城三士又與晁以道同卜隱居于嵩山大觀中召赴闕除校書郎以道寄詩戲之曰處士何人爲作牙暫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未幾致仕還山建炎初再召避地桂嶺卒年七十四秩朝奉郎直秘閣澗上丈人者其自號也詩句豪健嘗作古別離紀靖康之難一時傳誦之筆札清勁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寶云　懷峴居士詩文獻通考懷峴居士集六卷　陳氏曰曾思顯道撰紘之子也早嘗將漕湖南後家襄陽紘父子皆有官而皆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序畧曰伯容詩源委山谷先生顯道得其父句法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壁興頌見於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予每誦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五言顏玄度又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無能傳之者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郎江西漕審公朝宗寄余以二曾詩集二編屬序之披誦三過爛乎若玉井之蓮敷月露之下也沛乎若雪山之水寫瀧瀨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

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排闥而入歷階而升者歟　滿山詩集文獻通考滿山集三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龍舒朱翌新仲撰閻平國序略曰藝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詩人或羣於文求之者杜牧之乎苦心為詩自其所長至於議論切當世之務制誥得王言之體賦序碑記亦寄蔔作予每讀其書愛之恨不同時今吾先友桐鄉朱公似之公世文儒少年登政和進士第時人諱言詩公獨沈涵六義思繼作者南渡後登館閣掌書命文章浸顯于朝中忤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昌其詩放厥詞蓋斥久窮極益自刻苦於山水間造北歸則詩益老文益奇遂以名家其子軾等類公遺藁凡四十四卷屬余序之　天台詩集文獻通考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附　陳氏曰臨海陳克子高撰李吏子長跋其後云刪定鄉人也少小侍運判公貽序宦學四方曾慥詩選叙為金陵人蓋失其實今老集中首末多在建康且嘗執試焉當是僑寓也詩選又言不事科舉以呂安老薦入幕府得官按集有關榜二絕嘗應舉矣又有甲午歲所作詩云三十四則其生當在元豐辛酉得官入幕蓋已老矣詩多情致詞尤工　集句詩文獻通考集句詩三卷　陳氏曰江陰葛次仲亞卿撰勝仲之兄兄弟皆為大司成　盧溪詩集文獻通考盧溪集七卷　陳氏曰直

敷文閣　廬陵王庭珪民瞻撰政和八年進士仕不合棄去隱居數十年坐作詩送胡邦衡除名徙辰州年已七十矣阜陵初政召為國子監主簿九十餘乃終寄祿纔承奉郎澤竟不及後周益公在位欲委曲成就之卒不可楊誠齋序略曰先生少嘗見曾子方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澄詳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韙焉　雲壑詩集文獻通考雲壑隱居集三卷　陳氏曰南城蔡柟堅老撰宣和以前人沒於乾道庚寅曾公卷呂居仁輩皆與之唱和陳唐卿江湖長翁集雲壑詩序予掌吳門教沈居仁秀才端良士也捧其先人雲壑居士詩踵門求序謝不能請不肯已固告之曰古者德業惟重猶不廢言可記也為文可歌也為詩皆言之所記也而詩難為工必根源于學而歸宿于正古詩之傳蓋三千餘篇仲尼所取纔十一不徒取也檃括之功加焉如素以為絢之語删者多矣一于正以為後法學之不至至矣而失其正可語是哉予得居士詩讀之數十過婉而峻健而深合臺閣風骨而山林野逸之氣不乏也取律多而不雜用意邃而不鑿篇意字法要皆深穩傾嘗學力可謂不苟然其平生意行自重不肯世好歸求所得而篠幽光玩隱探甚至故不為俊媚投合之辭肖襟怀跡

過物嬌然故不屑憤悁譏評之作其氣夷故清平不迫其所養熟故蕭散有餘茲所謂于其正者非耶即言以觀人能否不可掩居士賢而才幼則儒嘗為舉子一不得意置不為盡取古今書傳取而精用之凡有所感于中一發於詩樂乎此若不知世有可羨慕者或者偉其才而惜其竟于空言然賢否才不才在人貴賤窮達出處顯晦在命設居士亦卑高才金門玉堂乎以若守未必果其志而烜赫一時無述焉就盡者幾何人臧文仲身歿言立晉卿何有昔人語杜伯升使之及第似我而已予於居士詩蓋手三歎居士諱其元序其字也　劍南詩藁文獻通考劍南詩藁二十卷續藁六十七卷　陳氏曰陸游務觀撰初為嚴州刻所藁止淳熙丁未自戊申以及其終當嘉定庚午二十餘年為詩益多其幼子遹守嚴州續刻之篇什富以為計古所無也後村劉氏曰近歲詩人雜博者堆隊仗空疎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放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南渡而下故當為一大宗末年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處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則皮毛落盡矣　雪巢詩集文獻通考雪巢小集二卷　陳氏曰東會林憲景思撰初寓吳興從徐度敦立游後為參政賀允中子忱孫壻

寓臨海其人高尚詩清澹五言四韻古句尤佳殆逼陶謝梁谿尤延之誠齋楊廷秀皆為之序且為雪巢賦及記余為南城其子遊謁至邑以家集見示愛而錄之及守天台則板行久矣視所錄本稍多然其暮年詩似不逮其初往往以貧為累不能不衰索也誠齋序略曰延之謂景思詩似唐人信矣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逃不可追其車不可跋矣使李太白在必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　景物類要詩文獻通考景物類要詩十卷　陳氏曰東陽曹冠宗臣撰隨物為題類事詩凡二百餘篇冠嘗為秦檜客與其孫塤同登甲戌未幾秦亡奪前名恩數再赴廷試仕至知郴州　白石道人詩集文獻通考白石道人集三卷　陳氏曰鄱陽姜夔堯章撰千巖蕭東夫識之於年少客游以其兄之子妻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楊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為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夔頗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卒詞亦工　頤庵詩藁文獻通考頤庵詩藁　四明劉應時良佐撰楊誠齋序略曰君之詩放翁陸務觀既摘其佳句序之余尚何言偶拔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中影雪窗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窗外一聲姿餠焦

又早行云。雞犬未鳴潮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使晚唐諸子與半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歐陽伯威詩文獻通考廬陵歐陽伯威少與周益公同場屋。連戰不利。篤意於詩。誠齋嘗摘警句抄之。如西風五更雨。南雁數行高。詩成愛子國。人在仲宣樓。細雨雙飛鷺。寒菜獨釣紅。夢回千里外。燈轉一窗深。誰知花過半。纔與酒相忘。故人驚會面。新恨說從頭。天上張公子。雲間陸士龍。月白玄猿哭。更殘絡緯悲。語離邊如許。話舊復何時。巷南巷北人招飲。一雨一晴花耐看。有客過門湖海士。隔籬呼酒咄嗟間。夢回金馬玉堂上。文在冰甌雪椀中。青山如故情非故。芳草喚愁詩遣愁。擾擾征人相顧語。蕭蕭落木不勝秋。風色似傳花信到。夕陽微放柳梢晴。千里歸來人事改。十年猶幸此身存。絕句四首。戀樹殘紅濕不飛。楊花雪落水生衣。年來百念成灰冷。無語送春春自歸。桑麻得雨更青蔥。芍藥留春結晚紅。依得鳥聲如許好。此身還在亂山中。為憐紅杏强枝斜。看到斜陽送亂鴉。又是一春窮不死。天教留眼看鶯花。蓬窗卧聽蹤蹤雨。却似芭蕉夜半聲。煙浪浮天天欲蓋。暮容一點白鷗明。公跋云。鳥啼花落。欣然會心處。酌大白。嘯伯威詩。欲馭風騎氣也。　梅山詩藁文獻通考梅山詩藁六卷。續藁十五卷。　陳氏曰。括蒼姜特立邦傑撰。以父死事。得西班。累舉不第。晚為閤職。緣坊祭附已圖龍飛恩。至節度使。周益公留衛公。皆為其所間。特立詩亦粗佳。韓無咎陸務觀皆愛之。本亦士人也。塗轍一異。儼然皆御之態。宜其居使之然耶。　踈簝詩集文獻通考踈簝集三卷。　陳氏曰。四明高似孫續古撰。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為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為清議所不齒。晚知處州。貪酷尤甚。其讀書以隱僻為博。其作文以怪澁為奇。至有甚可笑者。就中詩猶可觀也。　趙師秀詩文獻通考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　陳氏曰。趙師秀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　水心徐道暉墓誌畧曰。道暉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欻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慄。肯首吟歎。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畢。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庭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繡。則

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友朋殯且葬之。　玉臺新詠文獻通考玉臺新詠十卷　陳氏曰。陳徐陵孝穆集。且為作序。後村劉氏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畧見一二。　山中集文獻通考山中集一卷　陳氏曰。莆田趙庚夫仲白撰。兩上春官不第。以恩得右選。不得志而沒。劉潛夫志其墓。擇其詩百篇。屬趙南塘序而傳之。後村劉氏墓誌畧曰。仲白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之詩。義槩如山和平沖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悱悲壯之詞可愕而起。流離顛沛之作可怨而泣也。遇貴公張宴廣座。命題衆賓方嚬呻營度。仲白已簸筆滿軸。神色自得。蓋其所挾高。本審斷壓人。而每出人上。故愛仲白者少。嚴而忌之者衆矣。其詩最多。自刪取五百首。　祕演詩文獻通考祕演詩集　釋祕演撰。歐陽公序畧曰。祕演與石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已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峍。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遠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惟儼集文獻通考惟儼集　釋惟儼撰。杭州人。姓魏氏。歐陽公序其詩曰。與亡友石曼卿最善。居京師相國浮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不笞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遭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

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顧爲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爽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參寥集文獻通考參寥集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潛自號參寥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爲詩友其詩清麗不類浮屠語世稱其東闕贈歆者兩絶句餘多類此 陳氏曰唐人舊有號參寥子者用莊子語也 后山序曰妙總師參寥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識古今張弛人情貌肖否否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爲春而風通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其道徐而未見余與之别餘二十年復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狹擾不聽去夜相語及唐詩僧參寥子曰貫休齊己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爲石霜老師之役終其身不去此豈用意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遺所謂浚爲丈夫者乎於其行敘以謝之 希白詩文獻通考希白詩三卷 晁氏曰僧希白撰孜遠序之曰希白能詩與宋白梁周翰張詠而下十數公友善其格律不減齊己云 浯溪集文獻通考浯溪集二十一卷 陳氏曰僧顯萬撰

洪景盧作序前二卷爲賦餘皆詩也 謝氏詩文獻通考女郎謝希孟集二卷 陳氏曰閩人謝景山之妹嫁陳安國年三十三而死其詩甚可觀歐陽公爲之序言有古淑女幽閑之風雅非特婦人之言也景山者按歐陽詩話言謝伯初字景山當天聖景祐間以詩知名余謫夷陵景山方爲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仕不偶困窮以卒詩亦不見於世此序又言景山少以進士一舉甲科記天聖二年甲科但有謝伯景而謝伯初者乃在寶元元年公謫夷陵當景祐三年景山已爲法曹則非寶元登第者名字差觸如此未可考也 歐陽氏序略曰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閑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世賢豪者游故得聞於當世而希孟不幸爲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姜許穆夫人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後世者一爲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 百家詩選文獻通考唐百家詩選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爲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一編王介甫觀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爲介甫所纂 陳氏曰世言李杜韓詩不與爲有深意其實不然此集非特不及此三家而

唐名人如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孟東野張文昌之倫皆不在選意剸公所選特世所罕見其顯然在人者固不待選耶抑宋氏偶有此一百五集據而擇之他不復及耶未可以臆斷也 王安石臨川集唐百家詩選序余與宋次道同爲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諉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悔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 四家詩文獻通考四家詩選十卷 陳氏曰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抑揚云 唐宋類詩文獻通考唐宋類詩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僧仁贊序稱羅唐兩士所編而不載其名分類編次唐及宋朝祥符以前名人詩 西崑酬唱集文獻通考西崑酬唱集二卷 晁氏曰楊億劉筠李宗諤晁迥錢惟演及當時同館十五人唱和詩凡二百四十七章前有楊億序 陳氏曰所謂崑體者於此可見 寶刻叢章文獻通考寶刻叢章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聚天下古人詩歌石刻一千一百三十篇多有刻集中所遺者以其相附近者相從又次以歲月先後王益柔爲之序云文章雖能者莫如詩凡刻之金石者則必其自以爲得或作於人所愛重者故多有清新瓌麗之語覽者其深究焉 三謝詩文獻通考三謝詩一卷 陳氏曰

集謝靈運惠連玄暉詩不知何人集中興書目云唐庾子晉 謝氏蘭玉集文獻通考謝氏蘭玉集十卷 陳氏曰吳興汪聞集謝安而下子孫十六人詩三百餘篇聞熙寧六年進士序稱新天子即位之歲元祐元年也 樂府詩集文獻通考樂府詩集一百卷 陳氏曰太原郭茂倩集凡古今號稱樂府者皆在焉其爲門十有二首尾皆無序文中興書目亦不言其人本末按茂倩侍讀學士勸仲褒之孫昭陵名臣也本鄆州須城人有子曰源中源明茂倩源中之子也但未詳其官位所至 李孝光集樂府詩序 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上采堯舜時歌謠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欲因以爲四時之續耳郊祀若頌鐃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以其始漢故題云樂府詩樂府教樂之官也於殷曰瞽宗周曰殷周官又有大司樂之屬至漢乃有樂府名茂倩雜取詩謠不可以皆被之弦歌且後人所作弗中於古卒成於傷心猶錄而不削其意蓋有屬也識大將弗傳監察御史濟南彭叔儀父前得其書手自校讎正其缺謬及是史購求善本吳粤之間重爲校之使文學童禹元刻諸學宮曰將使世之學士皆得究業焉上且興禮樂此足爲之兆屬孝光序之孝光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天地之和造萬物之情其德神明矣豈徒心耳之娛哉凡樂

之制群聖人所增更至於周而大備周之歌樂盡聖人之徒之所自作其報祀天地百神又皆薦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宗廟之中神且下上參九德之歌九磬之舞舞韶舞也歌韶詩也然則自雲門以下樂皆自有歌固可知矣周時於黃帝堯舜相去二千有餘歲而樂猶不隊絲先王世世肆存以遺後聖故周公爲樂願遵用之是皆群聖人之所作宜乎動盪天地變化國俗曾不崇朝而后致哉稱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韺頊之五莖帝嚳之六英以質故弗用余曰不然豈其制久而遂亡不可復究竟周公不能無遺憾歟使猶有存者則周公並用之矣自漢高時爲武德之舞滕用韶舞而更曰文始武舞而更曰五行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詩三侯之章而房中樂楚聲至今唐山夫人爲歌及孝武世益爲十九章則有兒馬産芝白麟赤蛟之物以明得意至是聖制遂泯而黃帝以下之詩於是始併亡矣此非獨漢過秦已甚秦以爲功德上兼三五改古制度不歸聖哲棄先王之道弗復用漢因而不脩過秦遠也漢不得不任之昔公子完去陳虞韶猶不廢田仲敬大夫也負携流離之際不敢失墜誠令漢訪求之是時古未遠什二三倘可得哉孔子至自衛歎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取殷周之詩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頌之音孔子所爲歎始周公之意乎然則後之繼周者蓋亦思其本矣雖今論之殷周之詩其在漢至於唐若茂倩所次又皆可考遺其所不可知而講其所可知其殆庶幾乎余嘗竊謂周漢視六代其徵辭類義䂓於古音多矣及閱叔儀又言又深有感於復古之志故爲其著以俟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永嘉李孝光謹序　文苑英華盧照隣樂府雜詩序　閱夫歌以永言庭堅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奚斯有頌魯之篇四始六義存亡播矣八音九闋哀樂生焉是以數卷閒詩驗同盟之成敗延陵聽樂知列國之興衰王澤竭而頌聲寢伯功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是焰千年漢武崇文市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於諸侯中使驅車訪遺編於四海遂詔東觀綪被成陰獻書南宮像鉛盈武王風國詠共驪翰而升沉里頌塗歌隨質文而沿革以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遠情於隴坂南浦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興者多以西漢爲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爲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巫山殊名一意亦猶負日於珍狐之下沉螢於燭龍之前辛勤逐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潘陸顏謝蹈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亂轍而彌遠其有發揮新題孤飛百

代之前閱賢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粤在茲乎樂府者侍御史賈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踐龜字以長驅蔵翼蓄鱗展龍圖以高視林宗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季相看知有公卿之量南國蛟龍之堆下簡詞鋒東家科斗之書未游筆海朝陽昇翮即踐中京大行無耳先鳴上路當赤縣之樞轄作高臺之羽儀動息無陽於溫仁顛沛安由乎正義玉階伏奏休然汲直之聞銅衛埋輪先定雍門之罪霜臺有暇文律動於京師繡服無私錦字飛於天下九成宮者信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遠侍光閣於神京三山已沉見蓬萊於古輔紫樓金闕雕石壁而鏤群峯君焚銅池俯銀津而積衆壁雕宮地險丹碉四周微道天迴翠屏千仞衛尉寢蒙茸之罨將軍無刁斗之警中嚴罷煥飛霜爲之夏凝大谷生寒層淮以之秋沍天子萬乘驅鳳輦於西郊群公百僚扈龍軒而北輔春秋緣繹冠蓋滿於青山寒暑推移扶節喧於黃道夕宿鶉神之野朝登鳳女之臺青鳥時飛白雲無極千年啓聖遊汾水之陽七日期仙顧類緱山之曲經過者徒知其美揄揚者未歌其事恭聞首唱遂當洛陽之才俯視前脩將麗長安之道平恩公當朝爵相一顧增榮親行翰墨之林光標唱和之道於是懷文之士莫不鴛鳳靡然動麟閣之雕章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

札代郡挾於蒼梧泉涌華篇川波連於碣石萬殊斯應千里不違同晨風之鴻北林似秋水之歸東壑洋洋盈耳豈徒懸鑿之音郁郁文哉非復從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笙鏞爰有中山郎餘令雅好著書時稱博物探亡篇於古壁徵逸簡於道人撰而集之命余爲序時獻巾三蜀歸卧一丘散髮書林狂歌學市雖江湖廊廟嘗廉蕭條綺季留侯神交勞鬱遂使驅儒幽憂之疾經緯朝廷之言凡一百一篇分爲上下兩卷俾夫舞雩周道知小雅之歡娛擊壤堯年識太平之歌詠云爾　國朝胡仲子集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裒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況先王之律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音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詠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

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辭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鐃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改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衰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戎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聲迫緣繁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況欲反乎雅頌之正謙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宴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唯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慆心忽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審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儀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歲時雜詠文獻通考歲時雜詠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綬編宣獻公昔在中書第三閣手編古詩及魏晉迄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釐為十八卷今益為二十卷云西臺先生集歲時雜詠詩序　陰陽之代化寒暑之密移吾不知其然也而數可知哀樂之相奪美惡之相形吾亦不知其然也而情可見蓋數隱於空虛渺茫之外而人情亦起於有無悅憶之中方人之無事也夫居潛然收視積勝若遺肝膽之所在而風噫籟鳴日昃陰轉油然有感則振發懷慨俳佪而太息況觀陰陽之運寒暑之節達萬物之盛衰而雜以歲時之憂喜愛則鼓歌笑傲低昂而自得與夫嗟吟詠嘆俯僂欷歔而流涕者其得已乎此風雅之所作而騷人文士所以世起而不窮者也吾欲擬數於天索情於人偏觀騷人文士之奇怪以永吾日而患吾力之少也蓋嘗聞宣獻宋公在中書第三閣手編古詩及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總十有八卷名曰雜詠予求之見也而宣獻公之孫有刪取者復次

本朝公卿大夫高才名士與其家內外先世之作詩歌賦頌吟詞篇曲三千三十有五以續前編甚備予壯其事因借觀三月而告之曰昔宣獻公之外氏楊文莊公之事太宗也文章道義天下誦之而予之祖考然父後以文章顯當仁宗之初年宣獻公號為文師而治平熙寧以來常山公入居侍從為太史傳文有守如漢之董仲舒四人之作世不得而備也其單章隻句流落諷味如嘗甘露而食熊蹯誰可以多有而今合篇具簡散列於其中詩固未易知然並我之時君子之後必有流歛大嚼而不厭者則取之力也雖然豈特如是而已夫論詩之人古今異論所以為詩之性古今同故詩可亡也而性不可忘也性苟不忘詩或有道昔古詩三百餘篇孔子刪取蓋矣然自商周至于魯衛未有無詩之國也使刪詩在今屬距知數千載百年之間而無可取之詩乎刪取之二十卷用力多矣宜有為孔子取者然則吾所謂擬數於天索情於人偏觀騷人文士之奇怪以永吾日乃餘事而不得者也何足為刪取言哉曰刪取之二十卷果傳乎曰以文莊宣獻而家四人之盛與諸公卿大夫高才名士之作類非苟作也吾意孔子有取而人以為不傳吾不信年月日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尚書禮部郎中畢某序

九僧詩文獻通考九僧詩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陳充為序凡一百十篇歐公曰進士許洞因會九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惜乎歐公不盡見之許洞之約雖足以困諸僧然論詩者正不當爾蓋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楚辭亦寓意於飄風雲霓如池塘生春草窻間列遠岫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庭草無人隨意綠宮漏出花遲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殘星幾點鴈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之類莫不犯之若使此諸公與許洞分題亦須閣筆況其下者哉陳氏曰凡一百七首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射鵰手九人惟惠崇有別集歐公詩話乃云其集已亡惟記惠崇一人今不復知有九僧未知何也歐陽公詩話曰國初浮屠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余以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鵰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

唐僧詩文獻通考唐僧詩三卷　陳氏曰吳僧法欽集唐僧三十四人詩二百餘篇楊傑次公為之序後村劉

氏曰唐僧見於韓氏者七人。唯大顛穎師見稱傳高閑草書頗見貶抑如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為戲笑之具而已靈尤跌蕩至於醉花月而羅嬋娟豈佳僧乎韓公方欲冠其顛始聞澄觀能詩欲加冠巾又勸來消見其已老則又潸然惜其無及所謂善戲謔不為虐者耶　瑤池新集文獻通考瑤池新集一卷　鼂氏曰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秀蘭至程長文二十三人詩什一百五首各為小序以冠其前且總為序其略云世叔之婦修史蠹文皇甫之妻抱忠善隸蘇氏於回紋蘭英擅於宮掖晉紀道韞之辯漢尚文姬之辭况今文明之盛乎　和陶集文獻通考和陶集十卷　陳氏曰蘇氏兄弟追和傳共註　高麗詩文獻通考高麗詩三卷　鼂氏曰元豐中高麗遣崔思齊李子威高琥康壽平李德入貢上元宴之於東闕下神宗製詩賜館伴畢仲行仲行與五人者及兩府皆和進後使人金梯朴寅亮裴炏李絳孫盧柳金化珍等途中唱和七十餘篇自編之為西上雜詠絳孫為之序　宋詩選文獻通考皇宋詩選五十七卷　鼂氏曰宋朝曾慥編慥曹公裔孫守贛川師制諸日選本朝自冠萊公以次至僧璉二百餘家詩序云博采旁搜拔尤取穎悉表而出焉　陳氏曰慥字端伯官至大府卿編此所以續荊公之詩選而鑒識不高去取無

法為小傳畧無褒議論亦凡鄙陸放翁以比中興間氣集謂相甲乙非虛語也其言歐王蘇不入選以擬荊公不及李杜韓之意荊公前選不然余固言之矣　汝陰唱和集文獻通考汝陰唱和集一卷　陳氏曰元祐人蘇軾子瞻守潁與簽判趙令畤德麟教授陳師道無已唱和晁說之以道為之序李廌方叔後序二序皆為德麟作　江西詩派文獻通考江西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陳氏曰黃山谷而下三十五家人曾紘曾思父子詩詳見詩集類詩派之說本於呂居仁前輩多有異論觀者當自得之劉後村集後村總序曰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后山彭城人韓子蒼陵陽人潘邠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皆非江西人也同時如文清乃贛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誠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后山上非是今以繼宗派庶不失

紫微公初意楊誠齋集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繫之也繫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瑤柱以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憮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憮然也非憮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憮然也形焉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二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焉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腴之妙出乎一手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閥閱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窶人子崛起委巷一旦封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說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過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遠之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伐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二其味一其法者也盍審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舟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為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飡菊之英去食乎哉其蓄其囊寶璐其佩去飾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閬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瀾且有待乎舟車而

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子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歟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歟嗟乎離神與聖蘇李乎爾杜黃乎爾合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言之哉秘閣修撰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厭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擢蓋二年如一日也退暇則把酒賦詩以觴散乎翼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觀雙井今無恙乎因喟曰江西宗派圖呂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鼻祖雲仍其詩往往散逸非闕歟於是以謝幼槃之孫源所刻后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彙而刻之於學宮將以興發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歆動騷人國風之盛移書諗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予序斯文者不在子其將焉在予三辭不獲則以所聞告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二日廬陵楊萬里序　古今絕句詩文獻通考古今絕句三卷　陳氏曰吳說傳朋所書杜子美王介甫詩師禮之子王令逢原之外孫也　唐人絕句詩文獻通考唐人絕句詩集陳氏曰洪邁景盧編七言七十五卷五言二十五卷各百首凡萬首土之運華宮可謂博矣而多有本朝人詩在其中如李九齡郭震滕白王

嵒王初之屬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後村劉氏曰野處洪編唐人絕句僅爲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不遺者亦有復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　絕句選詩文獻通考唐絕句選五卷　陳氏曰莆田柯夢得東海編所選僅一百六十六首去取甚嚴然人之好惡亦隨所見耳又曰倉部郎中福清林清之直夫以洪氏雜句抄取其佳者七言一千二百八十七五言百五十六六言十五首　續百家詩選文獻通考續百家詩選二十卷　陳氏曰三衢鄭景龍伯允集以續曾慥前選凡慥所遺及在慥後者皆取之然其乖謬尤甚　送朱壽昌詩文獻通考送朱壽昌詩三卷　中興藝文志皇朝司農少卿朱壽昌生數歲而母嫁五十年不相知熙寧初棄官於同州求得之乃厭貴求爲蒲中倅士大夫作詩送之　江湖堂詩集文獻通考江湖堂詩集一卷　中興藝文志皇朝知洪州元積中詠其居和者數十人　吳興詩文獻通考吳興詩一卷　陳氏曰熙寧中知湖州孫氏集而不著名以其時考之孫覺莘老也　曰霅川倪祖義子由編大抵以孫氏所集太略而增廣之且併及近時諸公之作然亦病於太詳祖義齊齋之子少俊該洽仕不達年五十以死　京口詩文獻通考京口詩集十卷　陳氏曰鎮江教授熊克

集開寶以來詩文本二十卷止刋其詩又得二卷自南唐而上曾所遺者補八十餘篇熊克題京口詩集既成久之又得此二卷遂續爲本噫自南唐以上諸集其存曾彥和之纂潤州集也宜無所遺而克最爲淺聞猶能爲補八十餘篇則近世文集人所未見者尚多克區區掇拾正恐未得其半他日豈無望於君子乾道癸巳閏正月四日克謹題　揚州詩文獻通考揚州詩集二卷　陳氏曰教授馬希孟編元豐四年秦觀作序秦少游序辭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命教授馬君掾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歲賦合二百二篇勒爲三卷號揚州集按禹貢淮海惟揚州則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漢以來刺史無常治或歷陽壽春曲阿合肥建業而江左僅以會稽爲東揚州自隋以後始治廣陵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而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爲揚州者皆不復取云　清輝閣詩文獻通考清輝閣詩一卷　陳氏曰史正志創閣於金陵僚屬皆賦詩　會稽紀詠文獻通考會稽紀詠六卷　陳氏曰江綱中舉帥越多所修飭嚴陵洪璟母事爲一記序旨四人曰張漢王林程震龍馮大章又有諸葛興爲古詩二千篇　蕭秋詩

文獻通考蕭秋詩集一卷　陳氏曰玉山徐文卿斯遠作蕭秋詩四言九章章四句趙蕃昌甫而下和者十三人紹熙辛亥也趙汝談履常亦與焉後三十三年嘉定癸未乃序而刻之文卿晚第進士未注官而死有詩見江湖集　詩品文獻通考詩品三卷　陳氏曰梁記室參軍潁川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爲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九人鍾嶸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夐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質而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爲文棟劉楨王粲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爰及

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以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効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

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照羲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搉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為當世詩品口陳標牓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

中卷序

序曰一品之中畧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夫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時撖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嶸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今古詞人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爾

下卷序

序曰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亦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合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

顏憲子乃云律呂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擗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食平叔衣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謂篇之珠文彩之鄧林

金針詩格

文獻通考金針詩格三卷晁氏曰唐白居易自謂與劉禹錫元稹皆以詩知名撮詩之體要為一格病待針而愈詩亦猶是也故曰金針集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九 二支

詩 諸家詩目五

風騷詩格文獻通考風騷詩格一卷　陳氏曰。唐僧齊己撰。　王琢注風騷格序　詩之作也。其來尚矣。蘇李遣言簡古。質不傷文。前漢書列傳第二十四蘇武子卿杜陵人。武帝遣武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昭帝即位選歸。仕為典屬國。留匈奴凡十九歲。文選載武五言詩四首。其一曰。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身。昔為鴛與鴦。今為參與辰。昔者常相近。邈若胡與秦。惟念當離別。恩情日已新。鹿鳴思野草。可以喻嘉賓。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敘此平生親。其二曰。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群。思心常依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遊子吟。泠泠一何悲。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清商曲。念子不能歸。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願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其三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其四曰。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征夫懷遠路。遊子戀故鄉。寒冬十二月。晨起踐嚴霜。俯觀江漢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長。嘉會難兩遇。歡樂殊未央。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五臣注云。此詩與從弟別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武帝時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與匈奴戰。兵盡遂降。在匈奴二十餘年病死。文選載陵與武詩三首。其一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一隅。長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其二曰。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臨河濯長纓。念別悵悠悠。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我愁。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其三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五臣注云。陵與蘇武善。武將使歸。以故贈此詩。五言詩自陵始也。李翰蒙求注。陵降匈奴。與蘇武詩云。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其二曰。二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余自留斯館。子今歸故鄉。徐子光補注。武

傳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參商。會見何期矣。愴恨切中懷。不覺淚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二注皆五言詩自此始。觀其託文。詩中論已不同。而與文選所載之詩并五臣注意又異。今聚錄之。以備廣記。曹劉立志清剛。麗而有體。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字子建。文帝同母弟。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和三年封東阿王。六年封陳王。薨。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　王粲傳。粲字仲宣。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徐幹字偉長。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應瑒字德璉。劉楨字公幹。並見友善。純聰識洽聞。操翰成章。太祖辟為丞相掾。著文賦數十篇。自邯鄲淳楊脩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後二說似志并植作七人。而典論取孔融為七子也。因備錄之。以廣考記。太康中三張二陸潘左之徒。宏麗遒勁。理武前迹。晉書列傳。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博學有文章。為中書著作郎。弟協字景陽。與載齊名。為河間內史。亢字季陽。亦有屬綴。時人謂曰三張。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少有異才。文章冠世。弟雲字士龍。與機齊名。號曰二陸。太康末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著之諸公。機累遷著作郎。雲為浚儀令。所著文章各三百餘篇。並行於世。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辭藻絕麗。尤善為哀誄之文。泰始中為河陽令。後遷給事黃門侍郎。文苑傳。左思字太沖。齊國臨菑人。辭藻壯麗。為祕書郎。造賦及蜀三都賦。成。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太康。武帝年號也。正始閒。嵇阮之儔。志趣閑遠。守恬履靜。前世稱之。嵇康高邈。阮旨清曠。識知言哉。晉書列傳。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有奇才。遠邁不群。博覽無不該通。長於莊老。能屬文。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嘗懷所尚。以高其雅。期舉志耶賢可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魏志王粲傳。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為世所玩詠。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博覽群籍。有儁才。文帝輔政。籍求東平。相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方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按使寫。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

（曹正始魏少帝齊王芳年號也）江左文彩意倩風韻鏗鏘謝康樂之詩如高山秀拔長江澄澈危峯疊嶂倒影横斜又如豐隆破霾列缺開雲鼓霆奔雷震驚一時（南史列傳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咸稱謝康樂也。按宋書謝氏陳國陽夏人紀子南從弟安安兒弈弈子玄玄子瑍瑍子靈運瑍少不慧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常稱曰我尚生瑍瑍那得不生靈運自凡六帖豐陰當時列缺當而）顏延年之詩如丹精生金石潤包玉極緻鍊琢之工（南史列傳顏延之字延年琅琊臨沂人。昧提不能取容當世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並自序也孝武登祚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彫繢滿眼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而已詩大雅棫樸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江淹賦心金口雕玉曰琢相質也箋云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音堆追對回反）鮑明遠之詩如巖駱撫映樓閣參差閶金碧丹青之色（南史列傳宋臨川王義慶傳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文帝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謝惠連之詩如文虹垂天卿雲帶日吐英蕤而益精彩（南史列傳謝惠連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永嘉七年為司徒法曹參軍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惠連如有奇才不為文字所知者明為會稽靈運去永嘉還始寧遠方明謂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爾雅釋天螮蝀虹也蜺為挈貳郭璞注云蜺雌虹也初學記傳云陽春賦丹霞偏畫文虹率又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初學記瑞雲曰卿雲曰慶雲文穎聚魏文帝樂府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謝吏部之詩如仙風鳴珮天籟生空成嚌徵噴商之宮流羽之音（南史列傳謝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長五言詩沈約嘗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仕齊為吏部郎莊子齊物論南郭子綦謂顏成子游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子游曰敢問其方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子綦曰地籟則眾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成云籟簫也大篇管參差所學各足況之風物咸稟自然）江憲侯之詩如綺霧出吳碧雲壇嶂翕柯紅葉千變萬狀（南史列傳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不事章句學留情於文章齊高帝輔政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辭亦辦梁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卒諡曰憲崔豹古今注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沈東陽之詩如懸溜滴珠飛湍衝練而借月白風清（南史列傳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傳通群籍善屬文齊隆昌元年出為東陽太守梁天監中遷尚書令太子少傅卒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柳吳興之詩如峯蹟虛碧林藤天青而林殘霞晚照（南史列傳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梁武帝與宴必詔惲賦詩嘗和武帝登景陽樓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游深見賞美惲再為吳興太守於郡感疾卒）庾度及陰何遊於徐庾聲飛黍鍊價抵連城卷欏所長不能悲感（南史列傳　陰鏗字子堅武威姑臧人先善五言詩為梁湘東王法曹參軍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歎賞之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沈約嘗謂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父摛仕梁為太子家令兼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時號宮體陵八歲屬文梁大清中為散騎常侍入陳為吏部尚書太子少傅卒陵為一代文宗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于周齊家有其本北史列傳文苑傳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信聘于西魏遂留長安周孝閔帝踐祚遷開府儀同三司為司宗中大夫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杜預注云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　史記列傳　藺相如趙

入也趙惠文王時得見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易璧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卒完璧歸趙趙王以爲賢拜上大夫白氏六帖價重連城唐武德貞觀之後至貞元元和以還鴻筆大手比比而出武德高祖年號貞觀太宗年號貞元德宗年號元和憲宗年號李杜才豪二家辭跨六代唐書文藝傳杜甫字子美本州襄陽人天寶十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三賦帝奇之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棄官去客秦州結廬成都西郭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卒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卒年五十九甫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撓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愼許可至歌詩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既長隱岷山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今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擿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安祿山反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璘敗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後漢張衡字平子作東西二京賦六代晉宋齊梁陳隋也元白之業背剌意譬詩曲盡其妙唐書列傳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元和中爲翰林學士遷左拾遺以事貶江州司馬開成初以太子少傅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頗以規諷得失及其多更不偏俗好至數千篇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其僞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末年拜監察御史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皆誦之宮中呼元才子長慶初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徙武昌節度使卒稹在越時辟竇鞏天下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發揚政化則金石間作敍述休美則雲日交輝吐富豔之辭則卓然振古變清峭之體則傑出當時然蘇李曹劉之前國風尚存其言多詩人之詩及武德貞觀之後去古遒遠其言多辭人之詩故云詩人之詩雅而正辭人之詩才而辭由是其辭有十體焉朝會之辭在於故實桀褒之辭在於華藻諷諭之辭在於激切箴規之辭在於精當關適之辭在於精思贊揚之辭在於雕煥至於鋪陳敍然則雄贍而收空摸寫氣象則奇巧而精明詠物近之物託意雅重述朴素之事一變清新此近體之佳作也且詩猶射也破的之精如飛星入月穿楊之妙如獨鳥銜煙功在求全理皆貴備破的事此其第三卷本格下然而過濫峻直則溶繹若專尚虛無則浮淺味失於拘牽則入繁蕪拘於事迹則乏飄逸孰能詠兼責有叩寂求音而猶崑山之璞玉石相兼尚書胤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孔安國注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今攷前鑒後擬其摘奇惟子美太白樂天之句最多自餘凡數百家每一集中披沙簡金止取數聯削石求玉僅得兩句總七百餘聯以五聯串比類右之分三格命曰風騷噫前人慕屈宋之才恨不得與之結珮共紳同馳並駕於一時者以其清思切而含蓄深也史記列傳屈原者名平爲楚三閭大夫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懷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與日月爭光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懷王卒於秦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王王怒而遷之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楚辭王逸九辯序曰宋玉屈原弟子楚大夫也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曰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辭麗雅爲詞賦之宗詩人之後首使二子優生以觀是搭必擒心興起子之

歎。姚陵閑苑木叟序。　又風騷聞客詩鏈。　客重平時性好詩。嘗有林間靜歎云。姿妥舞態多如杞。宛轉歌喉不似鶯。先主稱之曰。此維前人已道。然其它七八歲兒不能吟也。年十二吟種竹云。勁節不甘埋朽壤。虛心何僅染新霜。池影云。一段好雲鋪着底。幾條垂柳倒成行。春深云。輕風入柳休前舞。暖日催花分外香。時忘年友一。見奇之。呼爲風騷弟。自爾於僧謹書業於聲律。人多竊笑。迨今學詩四十年矣。求無聞於時。無補於世。聞客之謊。真所宜哉。然受性眷合。趾衡廬名。或經年不出。窮搜奇怪。或終日吟詠。忻然自得。一再觀之。繳僕數。其間或得句粗能記者。今錄於後。早朝云。四大王居一。三光日最尊。晚雪云。去馬迷孤影。前山失數峰。春遊云。花隨飛鷺舞。鶯件綠珠歌。江行云。老蘇藏崖綫。危藤拂浪花。夜云。遠抽無邊處。微色小有天。過臨潼云。水引花穿市。山移草入樓。宿山寺云。驟雨驚狂蝶。珠鍾惜晚妝。秋望云。水闊孤帆小。天高一鴈悲。晚望云。返照明殘雨。孤禽過小池。大寒云。肌生粟。倚來心抱越王冰。林池云。秋入霜紅葉。曉來風白凌。春別云。流水傷心碧。飛花慰眼紅。白紫二色牡丹云。承露如悲袁照風。笑拳來幻化。吟云。仙李因爲姓。空桑尚寄生。冬日客居云。凍連雲不散。寒覺雀偏愁。道中云。落日孤村遠。寒煙去路迷。觀符堅傳云。兼羊成作敵。卑木盡爲人。桃花云。臨風中是笑。林日竟無言。夜望云。仰面衆縣雨。行雲時露呈。試筆云。丹頂點時龍入色。銀鉤就處月生風。屏上戲贈云。寒句紛雨蜂殘白。酒圻泥頭鸞背香。西邊云。馬對首蓿秋風急。人倚葡萄晚月低。春暮閑望云。落花映草丹青圃。帶雨行雲水墨天。春深云。花承晚露低無語。水帶春風失舊痕。同言上人觀水月云。風生細浪何如靜。月照微雲不着無。浮世云。鼠藏縫隙塵寰小。蠅打窓間色界迷。山寺云。幽鳥帶雲穿像閣。曉來和月入僧廚。早宴越溪云。濃垂風露妨飄絮。冷逼浮煙看舞衣。宿郡圃云。欲無還有廉纖雨。乍去重來料峭寒。戲贈云。臨風翠黛翻如畫。看雨花枝更適真。春遊云。西池柳勝邯鄲舞。上苑鶯偷遏逸音。代人送客云。滿地殘紅人獨去。半山愁紫水空流。途中云。微見字碑橫古道。半無枝樹倒荒墳。戲贈云。花困夫眠難勝露。柳爲多情不耐風。戲人見君貫月云。促席預愁離衆夜。行庖多過入莫時。奕局云。雖計周天行黑道。列星倒影入方池。山行云。飛泉散響連雲際。好鳥相呼帶雨餘。塞上曲云。胡笳秦曉天山靜。代馬嘶風易水寒。送傅子華歸洪云。高蹤散彩騎箕尾。神物飛光射斗牛。春令云。數枝紅杏留山鳥。一片白雲伴野僧。詠史云。蛇斷已愁秦失鹿。龍倚先覺楚之騅。春暮云。輕風解盡丁香結。小雨和成乙鳥泥。奉使武都

雨後道中晚望云。白浪走江聲。山花展繡屏。斷雲橫落照。獨鳥下寒汀。攪譽無長策。贈天愧伏星。誰言秋色淡。添出萬峯青。對奕云。木得爭先衝。空營處患深。鷗閑浮碧水。鵲晚點瑤林。白秋後邊角。烏拄閑肢心。低迷夢一着。不敢惜分陰。遇故人舊居云。昔見馬知幾。幽居近草微。荻芽穿上井。竹笋出柴扉。草木先生藥。雲寬處士衣。養魚疏澗溜。移樹傍苔磯。往事因時改。浮名與願違。楚臺三柳發。燕塞十霜飛。樹已勝巢穩。魚皆墮釣肥。故人同遊水。獨鳥對殘暉。伏塞上早意云。一點明星墜戍樓。陽林斜月落山州。梅花弄曉鶯殘杳。柳葉敲秋送舊愁。山色有情濃不改。水聲何恨咽還流。重來塞上增牢落。羞照渦唐兩鬢秋。晨登寺樓醉醒云。五十未頹酒借紅。蝸蜒無復戰背中。僧敲孤磬寒韻。月挂疏林根。曉風殘點遠山橫秀色。一聲去鴈落晴空。漱酥處士都無語。目送奔蹤逐斷蓬。旅泊言懷云。可愛當年春色濃。絶黃鳴綠間幽叢。香依蘼蕪梨梢月。翠拂池亭柳帶風。指光陰真過隙。回頭蹤跡尚飄蓬。欲求一覺揚州夢。莊蝶繞飛驚去鴻。紅黃二色牡丹對檻齊開云。傾國佳人倚桂欄。步虛仙子降瑤壇。醱旋酒入霞生臉。付然香浥露濕冠。本草有情猶不得。榆錢何限貴時難。臨風準會低吊意。莫向樽前取次看。晚燕武都湖亭云。戍樓孤角起山阿。吹落邊聲動敗荷。出水晚紅留白羽。倚空殘碧列青嶂。秋風掠岸搖滿鉤。夕照餘霞憶錦波。膾縷橙虀皆舊物。醉鄉不復到無何。自武都歸。秦亭公瞰盡萩夢寒前。作勞絮若唐人。見教云。公何不道。佳境酒然宜漸入。醉鄉歸去到無何。既覺。吾不知古詩耶。神助耶。因道目前之景。以成夢中之句云。杜門不覺詩成錦。枕石方知睡有魔。踈竹似嫌寒雀鬧。曉山無奈亂雲多。漫愁蝶戲逐蛛網。卻恐藤垂陽鳶窠。佳境酒然宜漸入。醉鄉歸去到無何。秋暮閑望云。酒徒星散射堂閑。籬菊蕭疎白眼看。巫峽夢回山色健。衡陽鴈去檣聲乾。一溪嫩綠侵衣潤。萬葉敲紅入座寒。晚業霏霏人不禁。淺黃輕碧島嘶殘雪。試論之。詩人以一句取重者。劉禹錫潮打空城寂寞迴（上具有秋雜句格中）趙嘏長笛一聲人倚樓是也（見第四卷）（藤前曉注）以兩句見稱者。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其第二卷秋）（錄於雲格中已有）杜荀鶴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是也（見第二卷暮雨）予自少至老。吟詠不輟。中間抱病累年。殘章斷稿。散失殆盡。所存者又爲人竊去。今詩錄雖不多。當有知我者。必曰平昔用意之深。亦可備矣。政和七年十二月一日。魏陵閑苑叟述。

梅聖俞詩　宋蘇東坡大全集題梅聖俞詩槀。　先君與二丈遊。時某與子由年忠學。世本有知

者。梅公獨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詩曰。泉中有老人。隱見不可常。蘇子居其間。飲水樂未央。泉中必有魚。與子自徜徉。泉中若無魚。子特戲（一作此）滄浪。歲月不知老。家有雛鳳凰。百鳥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爲仲尼歎。出爲盛時祥。方今天子聖。無滯此泉旁。聖俞沒今四十年矣。南遷至合浦。見其門人歐陽晦夫。出其詩數十幅。其遺晦夫詩曰。我家無梧桐。安得留鳳凰。晦夫年六十六。尚少余一歲。然白髮蒼顏。略相似。固窮亦不相遠。執手大笑曰。聖俞所謂鳳者。例皆窮如此乎。歐陽公集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李端叔姑溪集跋梅聖俞與鄭功父詩 余爲兒童時。誦采石月詩。疑其詩想見其人。既見其人。則知聖俞僅能識其詩。余今得盡觀其所與詩帖。亦與余疇昔所期無以異。豈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崇寧二年十月十九日。汝潁劉晦叔。建安游定甫。趙郡李端叔。 聖俞以詩名世。一時偉人。合力挽之。而竟不得進。晚始爲國子監直講。唐書置局。僅得與詩論。書成將用爲館職。而死矣。命不可控。乃至是邪。或者云。亦可爲功父一歎。余以謂不然。聖俞得名如是。故如是而止。功父之名不止如是。將不止於是。孰謂命終不可控哉。崇寧二年十一月一日。

吟窻雜録文獻通考吟窻雜詠三十卷 陳氏曰。莆田蔡傳撰。君謨之孫也。取諸家詩格詩評之類集成之。又爲吟譜。凡魏晉而下。能詩之人皆略具本末。總爲此書。麻沙嘗有刻本。節略不全。 林逋摘句圖文獻通考林和靖摘句圖一卷 陳氏曰。林逋詩自楊誠齋文集跋張功父所藏林和靖摘句詩。天不容則夫神。人不容則夫天。和靖三十聯。刻露天巧。剗抉造化幾。事不容如許窮老。而不傳有以哉。 詩話文獻通考 晁氏曰。歐陽脩永叔撰詩話一卷。脩退居汝陰。戲作此以資談笑。 司馬光君實撰續詩話一卷。序云。詩話尚有遺者。歐公文章聲名。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之。 劉攽貢父撰中山詩話三卷。多及蘇梅歐石。攽以博學名世。如言蕭何未嘗掾工曹。亦有誤謬。 蘇軾號東坡居士雜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之成詩話二卷。 陳師道無已撰詩話二卷。論詩七十餘條。 王直方立之撰詩話六卷。直方自號歸叟。元祐中蘇子瞻及其門下士以盛名居北門東觀。直方世居浚儀。有別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諸公亟會其家。由是得聞緒言餘論。因輯成此書。然其間多以己意有所抑揚。頗失是非之實。宣和末。京師書肆刊刻鬻之。群從中以其多訌從父詹事公語言。傳之以呈公。公覽之不懌。曰。皆非我語也。 苕溪漁隱曰。王

直方詩話。載晁以道云。說之初見東坡詠梅西江月詞。便知道此老須過海。只爲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須罰教去。此言鄙俚。近於忌人之長。幸人之禍。直方無識。載之詩話。略不畏人之譏誚乎。 范溫元實撰潛溪詩話一卷。溫祖禹之子。學詩於黃庭堅。 陳氏曰。襄邑許顗撰詩話一卷。 葉夢得撰石林詩話二卷。 曾季貍裘父撰艇齋詩話一卷。陳剛艇齋詩話序 南豐曾裘父先生。生長大家。遺教妙參。從東萊呂紫微遊。復登徐東湖諸公之門。故其議論文彩。有據依。且得活法。余夙欽其人。嘗造拜焉。前年秋之官竟陵。道過臨川。則先生殁十年餘矣。其子某盡攜集見過。若經解。若雜著。若詩話。余讀之。喻的將致之學。害顧帮稟調度。未知藏稿且復歸之其家。它日來獨抄詩話見寄。是編也。其大者。典刑文獻所係。其小者。溫潤傳雅。有傳述參訂之深工。其間豈無一二似不急者。要出於前輩一時談笑之餘。不敢輕有損益也。嗚呼。前輩風流遠矣。近世一種學未經師友。而易於言詩者。精涉理道。輒用棐大義。詩有六義。詎止是乎。其下亦意妄作。辭藻俚。音調嘲哳。僅以樂天所謂山[illegible]者。而詩益遠矣。然則是編也。學者之所宜考。其可使之無傳于先生。季貍以艇名齋。寓居臨川。蓋南豐先生諸孫云。慶元元年正月日。鄱文學盱水陳剛序。 文獻通考

陳氏曰。題無名子撰西清詩話三卷。或曰蔡絛使其客爲之也。 臨川吳沆集環溪詩話一卷。 新安胡仔元任撰漁隱叢話六十卷。侍制舜陟之子。居湖州。自號苕溪漁隱。 莆田黃徹常明撰碧溪詩話十卷。 李兼孟達撰山陰詩話一卷。 楚東吳聿子書撰觀林詩話。未詳何人。 蘇子美詩葛勝仲丹陽集跋蘇子美與弟聯句詩 子美昔與兄弟聯句。如水輪光亭萬福塔紫閣寺吾兩第七八篇。世皆見之。獨此四首不傳。乃知斷藁闕者。錄者尚多也。許景衡橫塘集跋蘇子美詩 舊見子美美溪石詩筆力雄秀。可駭敗駭。頗魯公令館直一紙。客與閱溪碑有晉人風度。歐陽子曰。端莊及醜怪。信手不自傳。誠哉是言。 司馬溫公詩范忠宣公集司馬公詩序 古之君子。脩身以齊家。然後刑于國與天下。蓋其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爲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猶齊人之子不能無齊言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由此道也。端明殿學士司馬公。以清德直道。名重天下。其脩身治家。動有法度。其子弟習而化之。日趨於善。蓋亦不言之教矣。又伸之以詩章。俾其諷誦警策。則其積善貽謀之道。可謂全備。宜其子子孫孫。世有令人。苟尚不能自脩。而入於君子之塗者。則其人可知矣。宏予之子將也。特公

詩求序於予予樂道公之盛德又因以勉之熙寧八年月日高平范某序

陳了齋集跋司馬溫公送張太傅守岳陽詩後　張公行事無顯顯可見之迹其雅詩得罪則賢士大夫爲之不平秀沐蘭蕙之語是以知其爲人矣所謂闇然而日彰者其斯人乎

又跋司馬溫公送李益之侍郎歸廬山詩後　索珠於衣志月於水兹喻本出於內典涑水公取西方聖人之言而謂其妙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然則誕而證人者西方之人將以爲妙乎此妙彼妙先覺後覺豈二致哉江山舊有軒見本無唯晚然知此而出乎世樂者方可以語是讀斯詩想斯人恨李公之不可復見也崇寧四年四月十五日陳某書于合浦城內

陳止齋集跋司馬溫公遺王豊聘君詩　熙寧元豐之間天下學士大夫稱溫公必曰老先生今見公所遺王豊聘君詩方以是稱之則聘君之爲人可知已嘉州君與李公擇同入館去之日熙寧六年三月父子行藏如此余頃見世所行書劄與有三皆張續一編恭甫之遺今得縣弟湘中閱其世又昧然起敬也

朱文公詩字溪楊先生集晦庵詩續序　晦庵先生詩由當趣風雅韻淵離騷古不備質今不近華遣語幽深含味淵永無非聲宣義理之實而吟詠性情之正深思熟玩令人心遠神和至樂油然誠不知手之舞之而足之蹈之也其寄沈潛歎四見其隨感與情觸景會趣之歎六義依永和聲盛緣一貫之妙非若漢唐以來騷人賦客摛辭繪句斲聲音節務以娛膾人口而一嚼無餘味者比矣暇用郡兒輩其機括字要分門比類寫爲一編既又採摘其章句之尤深永遒麗而灑落者附于編後與常可手存而目在之得以優游沒漬蹈方襲圓而或一幾及焉先生可作庶亦曰始可以言詩已矣若夫先生製作之主意活法所以闢闔天地卷舒陰陽鯤鵬飛神陶冶萬物靜存動著無非至理融明之妙學者當心交神契而於言外得之

李滄軒集跋晦翁遊大隱屏詩　右大隱屏峯書堂古風一篇晦庵先生朱公作也淳熙已亥公爲南康守臘中適宴過客某與武寧丞楊君子直集于幙府之敬老亭僉判楊君子美實主其事鄒齋客退公書此詩遺人走還堂上子美爲壽視而矯之一等躍然欲取而視乃得字二篇不能奪也私竊喜焉因成一絕以謝曰晦公詞翰妙天下可見元無一點塵爲問爭珠誰得者須還健倒淨瓶人歸而刻之清軒以無忘爾予且知晦公雅志未嘗不在泉石間其視富貴真若浮雲彼世之患得患失者觀公之詩能無愧乎

又跋晦翁和玉澗詩　右晦庵先生玉澗詩一絕某已亥之冬謁公于星渚郡安節吾得陪後車爲玉澗之遊澗當乃無着居士雅閣

故基昔坡公寄至其處爲作醉翁操者某因爲詩云夜琴響空山臨流水有折老仙何處來欣賞共清絕不知廬公家還有許風月公喜之親札以寄張荊州且辱示和思致高遠非某不肖所及謹刻寘滄軒以貽同志者之求云

眞西山集跋晦翁感興詩　乾之四德迭運不窮其本則誠而已矣誠即太極也其所以播羣品者誠之通也其所以固靈根者誠之復也通則爲仁爲禮復則爲義爲智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然動靜循環而靜其本故元根於貞而感基於寂不能養未發之中安能有既發之和故此詩謂世人之擾擾適以害道不若林居之士靜觀密察猶得探萬化之原要之道無不在初不以出處喧寂爲間善學者當求先生言外之意云

又跋朱文公所書諫議馬公詩　侯公以建炎二年九月至吉事誦濮州詩當是此時自河南二先生發明中庸之指開示學者公晚從伊川於洛盡得其精微不幸遭時大變適任言責倡存趙之議忤僞楚之僭精忠凜然功在宗祊至是又以論汪黃誤國竄投必死之地而咲談就死無秋毫[illegible]沮意豈非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者邪此詩賴朱文公親書遂傳不泯某舊得之建安葉氏會公四世孫承直郎淮東參南浦見之慨然請刻石寘廳壁要以授之嗚呼公於中庸之道所得至深而詩之末句猶以未死自期蓋理無窮學無止自昔聖賢所爲乾乾終日死而後已者也公雖竟以謫死而英風餘烈今猶生存學者觀此可以得師矣

汪水雲詩文天祥文山集　吳人汪水雲羽扇綸巾詩予於幽燕之日袖出行吟一卷讀之如風檣陣馬快逸奔放詢其故得於子長之遊嗟夫異哉乃爲之歌曰南風之薰兮琴無絃北風其涼兮詩無傳雲之漢兮水之淵佳哉斯人兮水雲之仙庚辰一百五日廬陵文天祥履善甫題

又馬廷鸞題　余在武林別元量已十年矣一日來樂平辱見余且卧病強欲一起迎肅不可得也家人引元量至榻前相與坐語恍如隔世感然有所感焉元量出示湖山藁求余爲序余展卷讀甲子初作微有汗出讀至丙子諸作潸然淚下又讀至醉歌十首撫床慟哭不知所云家人引元量出余病復作不能爲元量吐一語因題其集曰詩史三月十一日碧梧馬廷鸞翔仲

又章鑑題　水雲汪子吳人盛貼蘇鹿游翩然北征向燕昭黃金之臺問自隗始會方擇鍾儀論職官事水雲從旁援琴命宮絃縱遂操南音合上意有旨詣衛嶽於是乘風雲挾日月光馳神終南寓目太行寒驪山阿房長城易水羅列胸次居延出塞之音祁連青塚之怨絃廢句索收拾殆盡已而追二御河梁之別悼五絃彈雙鳧載歌再播南

朔北飛會各有適一日水雲出示行藁初讀如轉圜脫兎微露機軸再讀如移宮換徵關鍵忽密三讀如觀鸞鶴遨遊倏忽八極不知吾心水雲水雲吾心也夫水乃動之機雲非止之物君有至文之水張四海有無心之雲行四方子長遊三舍矣水雲豚然而笑據梧而吞不覺風寒大江空而戍小雪雙井章鑑公象　又周方題　余讀水雲詩至丙子以後為之骨泣如再嫁婦人望故夫之隴神銷意在而不敢為出聲哭也水雲生長錢塘晚節聞見其事奮筆直情不肯為婉孌含蓄千載之下人間得不傳之史山陽夜笛聞之者四壁皆為悲咽正平摻撾聽之者三壹俱無聲韻意水雲之詩真能使人至如是其感哉君夫度黃河歷太華望燕雲之日概易水之風則水雲續集余尚能無感能無吾古時周方方叔　又劉辰翁題　杭江水雲以布衣簪朕度易水上燕臺侍禁林時時為太皇王昭儀鼓琴奉色涓又或至文丞相狼瑠所為之作拘幽以下之十操而文山亦倚而歌之昔時烏孫公主王昭君皆馬上自作曲鍾儀之繫南冠而操土音自作樂使人聽樂或謂作者之悲不如聽者之樂聽者之樂從不如旁觀者之悲也而汪氏之琴此其過焉夭其使之娛清夜釋羈旅耶何其容之至此也琴本出於怨而怨者聽之亦樂謂其能當其心之所謂當其奏時如出乎人間落乎天上始治與濤相遭而卒歸於無有其亦有足樂耶歸江南入名山著黃冠據槁梧以終又起而出於江湖遠者名人勝士以詩見其詩自奉使出疆三宮去國凡都人憂悲恨歎無不有及過河所歷皇王帝伯之故都遺蹟凡可喜可詫可驚可悲可痛哭而流涕者皆收拾於詩解其橐南吟北嘯如賦史傳亦自有可喜余蓋不忍觀也耽不游也以琴琴過少能詩又少余欲盡其卷而評之而不勝其一欝也則儀使之進琴焉廬陵劉辰翁會孟　又鄭光薦題　崔德符語簡齋詩云俗雖后山亦云寧拙無俗近時有一等事治語言伶牙俐頰為清言絕俗而用意迂闊遠於事情反不若近俗者之切於日用因思厭君生於塵勞蓮花出於淤泥淪於寂滅而情性遠矣江水雲流浪南北行地萬里所賦皆天下勝處奇蹟巨題人或詩其刊落未盡然古律每篇每聯必有警處道盡難俗哉顧在變俗為雅耳若夫論詩於蘇寄甥琴於嵇獄一序十詩忠鈞義盡光芒錯落照乘前後其度越泥俗何翅百倍道人出見太山黃河又見異人年尚壯進益雅行喻不休其奔軼絕塵異時當不止此余將瞠若其後耳廬陵鄭光薦中甫　又曾子良題　江子元望燕山藁文山既序之矣湖山藁俾余着語焉余觀之見其出入貢賓馳騁上下皆大家數樂府

自昌谷五言佳處往往自工部德祐元二間賈似道忠精鋭竭智獻以出國人皆知其有無君之心知而不敢言言而不敢盡君能抉剔姦腸為世之下猶足寒亂賊之膽白虹貫天乃知其為藍田之玉蓋其一點忠義之氣固如此而其病簡齋體格如一則其識固高為人質朴簡默似不能言者其詩乃如此此其詩必傳南豐曾子良亦陶　又趙文題讀汪水雲詩而不墮淚者殆不名人矣水雲杭人善琴嘗以琴事恭元及王昭儀暨國亡親見蒼黃歸附又展轉北行道途所歷痛心駭目不可具道留燕日久尚能和王昭儀歌詩訪文丞相楚囚中三宮幸得不死沒者為青冢存者為浮屠皆史記所未有蓋昔人紀千山頭之歌水西流朕東上之嘆世世勿生天王家之恨一披史冊尚能感涕君皆耳聞目見又能寫為詩曲憂沉痛殆不可讀今君已入名山作黃冠師飄然興亡得喪之外獨留此斷腸泣血遺千古蓋然千古恨不如焉用此昔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不能令孟嘗悲也及為言千秋萬歲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壞曲池漸墳墓下嬰兒豎子樵牧者躑躅而歌其上然後孟嘗君泫焉承睫周引琴而鼓之孟嘗泣涕增哀若破國亡邑之人況余亡國賤俘未聽君之琴而先讀君之詩其泣焉承睫已不可禁矣君謂余吾取琴為先生鼓之何如余收淚而謝之曰止止廬陵趙文儀可　又李玨題　往時讀泣血錄為之淚下因歎德祐之事意必有執之文章鉅公書於野史後人見而悲之亦必不若予今日之讀泣血錄也一日吾友汪水雲出示類藁紀其亡國之戚去國之苦艱關愁嘆之狀備見於詩微而顯隱而彰哀而不怨欷歔之悲甚於痛哭豈泣血錄所可並耶天寶之事紀於草堂後人以詩史目之水雲之詩亦宋亡之詩史也其詩亦鼓吹草堂者也其愁思壹欝不可復伸則又有甚於草堂者也噫水雲留詩與後人哀耶留詩與後人愁耶可感也重可感也敬賦二十字書於卷尾云天地事如許英雄鬢已斑淚添東海水愁壓北邙山吉人李玨元暉　又黃與言書　吾聞北有真香山南有真玉琴豈惟山水詩亦然杜少陵夔州以后詩陸放翁劍南集皆絕妙何也所歷覽真也水雲汪先生生東吳馳燕薊着宮錦袍割紫駝峯押邊秦諸仙登玩五嶽在在處處有詩須溪劉公後之韓吏部題卷奇甚然於入蜀出峽萬天嬌句則謂此當別作序引得非以北轅南轍此一感慨而西遊又自一奇絕耶雖然少陵出蜀浮湘甚欲歸秦而未得放翁身兵官蜀往往馳志伊吾而未遂水雲四方上下兼矣或問水雲何曰其過也如李翰林其流落如杜工部其宦游如陸秘書其歸也如賀少監其取知韓門如

東野淵明之二人而一者歟以是質諸後來之太史氏南吳晚山民黃輿書

書水雲道人西游詩右壬寅九月　又水雲自書其後　余自丙子從三宮如燕又一年捧香下五嶽四瀆入青城過南嶽俯仰之間不能自嘿變成鄙語以紀士風非曰能詩者也然古人為詩在乎得句不在乎多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五字足矣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七字足矣奚以多為今余所綴是編葉落亦甚備鄙匠不繡大手削而正之又幸矣

王尚書詩宋元憲公集尚書工部郎中太原王君詩序　景德中先子為弋陽賢卿時令冬官下大夫太原王君以鸞鷟之姿棲枳於屬邑益贊交臂在常像為厚僕方髫髦佩觿奉談麈於庠闈始同互鄉咨長者以求益君歟撫頂嘆異勉其愚而學之流光忽焉距此者九見閏月去冬君自長沙還臺僕適補朝紳之缺屢風道舊理無常係君以知人不謬賀余余弗敢當也一日出新舊律詩數百篇見授因歎曰我之外者雖甚有力不能尼而止之鄉時是已我之內者苟不佻蕩固可資而存之斯又先已自吾之旗初服游仕路奉檄隨賦通閩影組剖符二郡揭節兩州其間人生死希遷數奇不偶關河之役閭林壤之樂欣人生紛纏也參萬狀然卒莫能脫要端以犯靈府者吾以其詩為蔽矣則是物也又烏可以已乎序而成之將子無讓僕且喜且愧悅如獲寶貪翫成誦而忘其牢辭曰得添嘗究觀水其所謂詩者夫給藻之麗遣辭之當作色揣稱感物造端其巧如承蜩其得如忘筌其熟如庖刀其售如破的信乎能好之而成之者也凡人之情必假物以充其欲是以歡心出於金鮑厚味發于鹽梅目得朱藍之采則留神過椒蘭之馨則悅苟一不備則其好慊然若君之於詩不含鮑而歡靡鹽梅而味去朱藍而采擯蘭芷而馨足乎中而不囿於物可謂得其理矣慨詠歎不足輒舉其大趣云若贍矣後生而未被來哲則啓卷者可辨不待贊而知也

初寮詩本集王初寮先生集詩序　始余居鄉得大父時萬學精舍叢書讀之外故不到專與聖賢晤對至以子事暮歸便覺悵然中山北州一都會酒美歌舞妙仕宦之豪劇飲顛倒東在僧舍自子之性背從他所而高人勝士講論道理商畧文字者可識殘篇象門道人畫墟君璧亦作林壑風氣以吳知余它日未遽忘此居數月歟去隨宦臺山監賤于郛當深居禋關以避干請乃治室西齋之後名之曰初寮甚矣初寮之不若余寓舍也塊乎深山之中論師取友之無鄉年已壯而學不加進有足累乎余心者故數記最所作詩以自警發雖然嗒然一室之內譬猷道斷人寬風生則今之隱几者尚非耶篤于衆人之所不恥須節乎物之初者其幾是耶嗚呼短上古於一瞬奉無窮以為鄙風狀波積之不侍此枕晏然筆籟並奏不知何時已而墮喙吾地則夫初寮之游不既休乎因次舊題寓舍舖作初寮詩

竹溪詩劉後村集竹溪詩序　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迨本朝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間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為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辯博少者千篇多者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及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間艾軒先生始好深湛之思加煅煉之功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盡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疎精掩粗同時惟呂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為澀晦蓋先生一傳為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再傳為樂軒陳氏名藻字元潔三傳為竹溪詩比其師槁乾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當其撚鬚搔首也搜索如象罔之求珠斵削如巨靈之施鑿經緯如鮫人之織綃及乎得手應心也簡者如蟲魚小篆之古協者如韶鈞廣樂之奏偶者如雌雄二劍之合天下後世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初艾軒沒門人散或更名它師獨網山樂軒篤守舊聞窮死不悔竹溪方有盛名而一飲啄不忘樂軒廟祀之奉余之其師友之際如此詩直其土苴耳余少亦苦吟後避謗且畏禍遂廢不為然意根除劃久而未盡晚見竹溪之作嘆曰吾詩可結局矣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與網山樂軒俱福清人余與艾軒俱莆田人余諫一文安家集

跋竹溪書艾軒網山詩後　艾軒網山講道水南城山清湖乃暇日登臨賦詠之地求之孔門與沂上之春風詠歸同一趣也所賦詩僅存一二篇竹溪翁嘗追書之刻石于城山祠下愛其詩者每以他作不傳為恨余曰天光野色鶯語花香柳之風蓉之月凡在湖山境界中皆先生詩也豈惟詩哉默而識之先生之道固在是矣翁真蹟舊藏艾軒諸孫清湖林氏今得一寓目焉乃書而歸之

張公子竹溪林肅翁大全集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子其一也好為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逼於閒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游多一時名勝顧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意悟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子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子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

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云五月既望邑子朱熹書　澹齋先生詩陸游渭南集澹齋居士詩序　詩首國風無非變者雖周公之爲亦變也蓋人之情悲憤積於中而無言始發爲詩不然無詩矣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杜甫李白激於不能自已故其詩爲百代法國朝林逋魏野以布衣死梅堯臣石延年棄不用蘇舜欽黄庭堅以廢紲死近時江西名家者例以黨籍禁錮乃有才名蓋詩之興本如是紹興間秦丞相檜用事動以語言罪士大夫士氣抑而不伸大抵竊寓於詩亦多不免若澹齋居士陳公德召者故與秦公有學校舊自揣必不合因不復與相聞退以文章自娛詩尤中律呂不怨不怒而憤世疾邪之氣凛然不少回撓其不坐此得禍亦僅脫爾及秦氏廢始稍起爲吏部郎爲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遂沒于官後四十餘年有子知津爲高安守掇其詩得三卷屬某爲序某少識公於山陰方公召還嘗以詩贈別及公爲郎時故相湯岐公一日語公曰陸務觀别君詩方傳世非公賢何以發其語如此時紹興己卯歲也因高安之請重以感歎某於是年八十有一矣開禧元年九月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序　馮太師詩王均顯堂集跋馮太師送蹇子長詩真蹟　故蹇公以才望謀一時竟取危殿故贈

太師馮公寄詩送其歸自今觀之馮迫於附貴然均書聞馮視蹇則以諭業自居而相從之歡又似忘年友蹇得一書記歸京于官馮哭之失聲畫附貴者哉耆舊餘風吾不復見讀詩不覺三太息後七十餘年紹興戊寅正月九日王均跋　歐陽脩詩葛勝仲丹陽集跋歐公詩卷　謝儔以中年傷於哀樂殆賴絲竹陶寫故雖嗇功名不廢樂六一居士不聞事至二十年樂闋復絃然有感高賢情寄未易一槩論也惟不以工聲棄自故文學功名無事不彈王十朋梅溪集書歐陽公贈王介甫詩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此歐陽公贈介甫詩也介甫不肯爲退之故答歐公詩云他日倘能窺孟子終身何敢望韓公由今日觀之介甫之所成就與退之孰優孰劣必有能辨之者予謂歐公此詩可移贈東坡贈者不失言當者無愧色周益公大全集題六一先生夜宿中書東閣詩　右歐陽公嘉祐八年冬末詩挾路陝以是年春晏駕十月從土時厚陵再屬疾而官情意未適故有攀髯路斷憂國心危之句云淳熙乙巳春某謹記永陽志歐陽公滁州詩　滁之爲郡地僻壤狹自唐以來朝廷遣官非遷謫不至其地非所樂則愁嗟湮鬱之意往往形之詠歌獨歐公以雄文直道謫守是邦它人處之宜怏怏不釋而公

然怨無隅不鄙夷其民政教既敷益自放山水間奇篇傑作發揮偉觀一時文儒賡唱迭和琅琊幽谷之勝播傳於天下名卿巨公以不得一至爲慊滁自是爲名郡而邦人亦得以自高尸而祝之非私意也公在郡二年爲詩數十章所與諸公書無半詞及遷謫意其後登崇政參政柄而思滁之意猶見於詩公之惓惓於滁如此則凡一話一言之所及皆邦人之甘棠也况其樂天知命處困而亨尤足以示訓來世紀載之際庶可略乎故表顯于篇以見公意以繫邦人之思其已見慶曆集者弗再錄　月臺玉雪詩唐麟撰月臺玉雪詩序上　莆城先生守玉融公餘出玉雪集一編示麟曰此吾鄉先輩月臺居士徐公所作也公以文辭鳴以布衣死其身雖窮而道不窮東萊呂成公先生嘗讀其文而嘆其人褒之以黑虎光玉雪之句非謂其胸襟瀟落筆下無一點塵埃氣乎至今闔卷猶可想其爲人余大父計院尤篤好之而恨未得其全余恢遺訓暇日益求其所未見者得其殘編於其家之弟與其鄉閭之舊游總三百三十五篇分爲六卷因屬麟正其訛舛以類編次鋟木于郡齋以廣其傳是舉也非惟使月臺之文昭垂不朽抑亦承先志之所好固有失墜且使後學知東萊先生之所許予者信而有證矣一舉而衆美具贈不韙歟抑愚思之徐公老於文

學非苟作者是編一出天下固有同嗜者也然大音希聲未必世俗之能好八珍不飫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必胸中自有出塵絕俗之真見而後可以有得於月臺之玉雪云寶慶丙戌八月既望文林郎融州司理參軍唐麟序　雪溪詩王沂伊濱集雪溪詩序　內相康里子山既爲太常太祝胡斯文書雪溪二字一時宗工秀人咸詠歌之或謂斯文承世德之美沐麗澤之益當壯歲既足以任事而欲帶笭著狎漚爲聲斷之與居闃曠之與游豈其真情也哉余曰不然昔人臨洪河而想踈鑿之勞登廣武而嘆功名之會起士會於九原弔靈均於沅湘曠世相感有莫知其然者初斯文之少也嘗侍其大父二千石侍會稽覽若耶剡溪之勝韜涵太虛閒錯島漱玻瓈水晶泓停瑩徹縠烟瑤水搖曳蕩摩鮮蓑釣舟澹瀲明滅玉峯橫巒環列拱揖彷徉臨望心移神曠曠乎太素之初超然灝氣之始謝安戴逵王徽之父子亦尚往來其間千肆恣浮游之樂跌蕩翰墨之工其流風遺韻何如也斯文其亦覽其迹而慕其人歟內相字畫精妙追配晉諸人樂爲之書也固宜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書蕭字持歸東洛遂號其居曰蕭齋焉知雪溪之名不與蕭齋共傳也歟　梅花百詠詩舒嶽祥閬風集王可大梅花百和詩跋或疑詩之摽梅書之鹽梅言實而不言華也是

詞於草矣木蘭荃葯杜衡蘪蕪菌桂之屬盡入採錄獨不及梅古人不尚梅也嗟夫世患有華而無實耳實既足取花不傳言也然則詩書之言其旨遠矣騷人所錄草木皆取其莖葉俱香可以佩服者如蓀乃溪蓀今石上菖蒲類也。蘭乃澤蘭蕙爲薰草皆入藥品非當直所云一幹一花謂之蘭一幹八九花謂之蕙者也。源之所化蓋自有義當時楚人所不足者非華也正於本質上有所取耳凡草木花葉雖香而莖葉不可佩服者例所不取是以不得於梅花獨破例也此意微矣若止取其花之芳潔天下之花孰有尚於梅者哉咸平爲熙明極盛之日杭爲東南主藩之郡西湖爲杭之勝孤山又爲西湖之勝和靖先生於斯時其所值非屈原之比也其所托不得與騷同也於梅獨有取焉所以補騷之遺也往藏于客瀛春甲峯周敬翁從海上緘梅花百詠見示予已許之矣今水北王可久又和敬翁首詠見寄且四君曾題敬翁百詠矣復能爲我評此百和乎予曰首詠不易也百和尤難也難於易易也難於難難也今百和能於步域於屈嶮而舒遲而徐凝思於枯寂之餘卑精於淡泊之初蓋難之難也然予竊有感焉者今孤山豈咸平比哉而水北之人搁香蹋影引吭吟哦困頓不自休又難於和靖矣不獨難於敬翁也雖然風霜凌櫟萬木死灰死梅不以是

易操也子其勉之丁丑九月十五日書。　揭曼碩詩元程雪樓集揭曼碩詩引　臨川以二謝故爲詩鄉往歲爲余言宋溪甘君者善鳴豐城集與揄揆多師甘君予識其言久今年主著黃鶴山有示予詩一編曰豐城揭曼碩作也予閱爲豐城人固億前語爲傳是讀數解清風與俱者曰人言蓋不妄矣一技一能雖甚鄙且賤亦皆有所本亦必疲精力涉歲月乃能精而況古者列六經之文乎未可以一技一能小之然或專志於是而忘其身或務以驕人至喪心自敗則又一技一能之不若揭君其慎之哉非予吾弟及此言其戒之哉哉曰揭敎廣昌徒也予又喜　元遺山詩閒怨棋庵集跋元遺山贈楊文康公詩後　右潛齋先生楊文康公年未冠時遺山先生所贈詩也先伯父順安先生先人玉山翁交莊敏大原父子間故懇亦得與今集賢學士國子祭酒敎伯寅游嘗侍先人請元詩至此篇怨閒曰脈膺先就是靈均何所指也先人言我亦嘗疑此閒之順安則謂汝不知耶元貴年十六有擬懷沙賦甚爲先輩所欣賞想自是往來於心欲就祭酒求觀此稾者屢矣近方得請閒祭酒歎且喜曰先君蹤侍先祖避亂來歸日從事四子六經之言絕口不道詩文逾歲有作皆棄去不錄今之所存實於故篋敗楮中僅得一二況此在山東日父之遺山者實雖不傳其說不敢聞之先君也先輩零落已盡非吾世交之家聞見自能不沒其實乎願爲我識數語其後以傳信來者恕惟先生以剛健直大之氣純正精微之學與魏國許文正公方駕並驅爲一代儒宗而英敏秀茂見諸重精閒者已爲大賢君子期予如此。且不獨遺山也紫陽先生竭平生精力著正統論貽書莊敏曰令郎博學好識見恨不相從游以補闕誤蓋楩柟豫章之木雖在拱把而百圍千尺之氣已森然在人目中矣此豈人所以爲可畏也先生初名鉉遺山字以新甫後改今名字云泰定乙丑九月朔旦同集拜手敬書跋成己集元遺山詩引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余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今垂三十年其所以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于詩者雖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者惜聞遺人即其家盡得所有古律詩凡千二百八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膏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沒于後四年子魏繼成父志同門下客楊天乘命工卒其事俶落於至元戊辰之秋迄庚午夏首尾歷六十有五旬有五日工既訖功二子來謂辭以其事踵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勌色

而意益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其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摭實以題其端云稷亭段成己引　楊仲弘詩范梈集楊仲弘詩序　大德間予始得浦城楊君仲弘詩讀之恨不識其爲人及至京師與予定交商論雅道則未嘗相與抵掌說也皇慶初仲弘與予同爲史官會時有纂述事每同舍下直已而猶相與回翔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語刻苦澹泊。寒暑不易者唯余一二人耳故其後予以御史府用薦南憲祭閩適海上仲弘復登乙卯進士第爲浮梁判駕余還江西仲弘亦改宣城理官相違十數年相距數千里迹雖如是而心固猶數晨夕也而仲弘竟未仕宣城以卒嗚呼惜哉余嘗觀於風騷以降漢魏下至六朝弊矣唐初陳子昂輩乘一時元氣之會卓然起而振之開元大曆之音由是不變至晚宋又極矣今天下同文而治平盛大之音稱者絕少於斯際也方有望於仲弘也天又不年假之豈非命耶蓋仲弘之天稟曠達氣象宏朗開口論議直視千古每大衆廣席占紙命辭傲睨橫放盡意所止衆方徇徇已獨旦旦衆方紓餘已獨馳驟馬歷長坂而無留行故當時好之者雖多而知之者絕少要一代之傑作也仲弘有子尚幼其殘稾派落木有能爲輯次者友人杜君伯原自武夷命僕曰將就其平生所得詩刻諸山中此誠知

仲弘者而杜君張謂楚仲弘海內之交相好又莫余若也俾為序之用徵其校鋟書于鳶端致和元年六月一日臨江范梈序

唐宋百衲詩 牟巘陵陽集唐宋百衲詩叙 詩雖四言漢以來始為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為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暴盡殆不復可變宋百餘年間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歟求之以文雖合以聲聲韻建除郡邑名諸體無與集句較者惟聯句近之但柏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哀古作頗異焉實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性強記抑行新法則詆諸老為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目春秋為斷爛朝報乃甘掇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資殊絕學力至到俾然之頃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抑難矣四明高君霆廷瑞篤學工詩尤喜集句合異為同易故為新大抵効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人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聞吳興太守永嘉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詩名倡酬甚盛慕而未識一閱其集皆激再三丗俾蘇工刻之以傳而啓徵予序昔李濟公以衆琴為百衲琴黃儀章以集句為百家衣直戲言耳今廷瑞精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滅盡針綫跡而百衲之可予吾儕宴人得一破衲使蒙頭熟睡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夕因為識其校鋟如此且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焉永嘉名奇千秋名昌齡其年夏五陵陽牟巘序

李昌齡序 僕少日從先生高文學士習吟詠聞先生嘗云前人論李謫仙詩一片生成杜工部詩一片打成無斧鑿痕然聞是說莫知其的今見屬隱君集唐人諸家句為詩數百篇目之曰百衲殊無斧鑿之痕宛然有一片生成之妙惟作者覽君之集服君之工必能表而出之煥乎為文章之美觀也大德六祀夏仲月六日永嘉李昌齡書于百衲詩卷尾

耶律公詩 王惲秋澗集題耶律公手書濟源詩後 物之有光華者雖微必著況文章翰墨之卓越乎近觀故中書令耶律公當壬辰歲過濟源留題詩翰迄今歲龍集適一甲子其孫希逸始托縣尹靳榮俾刻石祠下屬予題數語于後余曰事之顯伏雖數存其間至修大前光在後人固當如是所可敬而仰者玉泉老仙於儀景同翻經論致澤之餘從發為文章翰墨鏗然而金石振巍然而冠劍植表裏國華鼓舞元化為世衍重已見恐蟄好謙恬然靜退之心故屢和樂天詩韻為悅無乃觀公醉白之意歟俾來者觀此將有擊節嘆賞挹高風而跂絕塵者矣又何翅紀歲月而傳不朽者哉

寓齋先生詩 高潛本集寓齋先生詩集引 商也以禮後擬倩盼之辭賜也以切磋琢磨證貧而樂富而好禮之

對而夫子乃謂二子可與言詩至於春秋列國大夫朝聘會同宴享之際賓主相與賦詩以見意而其人之休咎世之延促識者皆有以預知之古人之言詩蓋如此屈宋聯翩離騷九辯雖本之風人之流而其體已與古殊降及六代蜂腰鶴膝之論出則此道幾熄矣唐文丕變子昂首倡甫白繼作雅頌洋洋於上不墜我寓齋先生當其杭南渡力決巍科如拾地芥玉容山立驚動漢廷從省郎遂登樞府屬我國兆肆干戈日尋顛為什無所事事而先生龍韜當屬於紛拏之頃王喻川流於笑談之餘既驅江漢之武夫優吐乾坤之清氣優游逸裕何其懋哉竊嘗論先生之詩其鍊格肩韓似黃太史其感時撫事似杜少陵其精緻高潔則與近世趙閒閒實分路揚鑣焉今平陽同知轉運使張碇少從先生學服善誘之勤篤在三之義裒集其古律詩散落而僅存者纔五百首板行之使天下學士大夫舉釋積年願見之心大快大快然先生無恙時其定教官劉朝卿已嘗鋟木矣先生聞而索之既而盡付之費下且倍償其所費之金予是以知先生之志本不逆名托物抒詞特陶寫性情而已嗚呼悠悠風塵奔命畫餅之不暇乃閉門掃迹藏虎豹之文於虛白之室下視睢盱之子曲營世譽顧影徘徊者雖譬之九萬里猶未足以當膚寸許也讀詩者其勿諼至元丙寅秋分日樂城李治引

梅花百詠詩 錫山王達善和中峯和尚梅花百詠詩叙 昔元盛時富貴滿天下為士不求仕為僧不求院者幾何人哉中峯禪師獨以扁舟孤笠往來湖海間友白鷗而樂雲水人皆慕之翰林馮海粟渡江以梅花百詠示師師談笑間不踰日而盡答又可見師之才藝足以服於人矣然雖有其詩余未之見也洪武戊辰四月望日余與曹公恕俞公海宿于東林之精舍主僧實公出示所謂百詠者披覽之際余甚樂焉於是濡毫陳紙和而成集然不覺漏已報盡月墮於木楚林影之外矣嗟夫師以文章德望振於天下顧余何似乃敢繼踵要之風月無主者也人皆可以取之梅花無情者也人皆可以詠之才之優劣不足較彼二者詎獨許於師而不許於我耶但不見偶詩為恨耳然則曹俞二公力學嗜古者也今日之會又安知異日不為佳話乎故叙 昔中峯和馮內翰梅花詩湖海稱頌知者非一人也今觀達善所和則金玉鏗鏘風度洋逸可謂超軼於前人矣釋子由是謂中峯無此詩好事者假其名也吁殊不知達善負高爽之志無所發泄故托此以暢其懷耳是豈規規擬於中峯者哉有與無不必較也前丁亥科進士包英題 詩乃性情流出者苟本性情而發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今王君達善之和百詠詩

是已況已一夕之間成此百篇既敏且美七步之才不足多也予嘗病世之為詩者或不自性情中流出欲以名世垂後其可得哉慨然有感識之左方天台老衲宗泐

錫山王君達善和中峯禪師梅花百詠引筆遂詩既一夜而畢今年傳至京衆莫不相嘆其才且敏也今因得而觀之其詩之美固不待議而其首自叙曰昔元盛時富貴滿天下為士不求仕為僧不求院者幾何人則元之人品固已了了於胸中其識見之偉豈尋常才者所能及哉習俗不移移走於末路者衆人皆知君之高在才而不知其高不止於才也余異日挐舟南歸造君而論哉將在才乎不在才乎天台林佑書

余少時聞馮海粟逞豪邁之氣首以梅花百詠往試幻住老人幻住隨諸隨和一茶之頃皆已成章馮公大異之拜床下稱弟子繼聞其哉未嘗見二公之作也今忽有人持示錫山王善齋和篇初亦不知始終同一韻也又聞善齋一夕和之何其才思敏捷若此且不見有牽強湊字險韻語意清圓若出天然不加雕飾苟非深於詩者不能也嘉歎久之竊思馮公見善齋之作亦當斂衽矣

予與達善為方外交達善愛我厚予亦謂交達善為幸也達善有梅花百詠予嘗攜至京師全室和尚見而嘆曰奇才也深得性情之正適林學士至亦嘆曰奇才也然識之高人在古外諸大老咸有讚言用跋于上予歸錫山東林實公欲編諸梓故述其為人所受恭者如此雖然達善文章理學高出於人此百篇者又其遊戲也青山桂芳識

昔海粟學士過常鄉撰城隍廟碑余得侍遊者數日觀其立意論事愈出愈奇自謂天壤間有斯人也今觀吾友達善所和梅花詩即其韻也達善詩宛轉流暢出入唐人劉長卿高適之間其音趣之高殆有以過之老夫垂死之年不意見有達善者也九原可作馮公亦當點首昆陵龜巢老人謝蘭題

東坡先生謂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今觀達善之詠梅次韻百首縱橫變化不煩繩削蓋不拘於梅而不失為梅者也昔者孤山一聯至今尚膾炙人口況百篇乎達善以妙年而才氣若此它日聲譽將與幻住海粟並駕而同為不朽云包山熊人

馮學士以梅花百詠贄見中峯和尚一茶頃間隨和成集今觀達善再用其韻一夕未四鼓而就其才尤其捷矣大抵中峯以定慧三昧之才隨機應變達善以學問明敏天姿穎出而成詩言乎志皆得性情之正可謂奇才奇德照曜于今矣呂志學

中峯和尚嘗和馮海粟梅花百詠詩自元迄今七十有餘年矣傳之於世而未有和之者吾友王善齋氏一日過東林因閱古德語錄於篋笥中乃得是編而從昏至旦忘其寢食遂援筆而成章若有神助

譬如琴瑟箜篌雖有妙音若無妙指終不能發善齋之詩可謂兼得矣因美其才有大過人者余不得無言也於是乎書前惠山釋曇俊誌

昔中峯禪師和馮學士梅花百詠不日而成湖海傳誦自後六七十載之間何寥寥無一人繼詶者今達善一夕而和就誠可謂傑矣況其幽情雅思若行雲流水初無定蹟若秋月流輝明潔萬里百篇之間理事具造世言李白有仙風道骨吾謂達善亦然錢唐明善處士徐與老

玉之主於山也堅而潤蘭之主於山也芳而清玉也蘭也其清其潤其可擬哉今觀達善和中峯禪師梅花百詠語句清潤豈殊玉與蘭乎而音調俊逸深得唐人體格判達善賦詩作文之機關於胸中亦猶運斤成風得之於手應之於心也當今明公巨卿皆褒美矣又取其識見之高矣猶騏驥得遇伯樂庶得以明其志則達善經品題之後足以增其聲而重其才也吾所謂冰玉相輝椒蘭同馥者豈不信歟趙次鈞題

夫梅之百詠非難以一字而百變為難也馮公非難中峯和之為尤難也迨夫達善再為和之詎不難之而又難乎今觀達善所和詩流麗清逸無一句蹈襲其意皆不謂之難不可也余與達善朋宗丱角之交者也歲寒之盟宜於此而篤焉錫山某識

予素敬善齋先生之才之美及觀和馮學士梅花百詠詩筆力和易如行雲流水出乎自然尤得三百篇之正實能軒翥乎普應國師之域先或後者也夫先生之才之美又豈在此詩而可量其涯涘哉當世名公碩德莫不擊節予也能無言乎

以忠達善訪余於東林精舍余因止二公衍達善見中峯和馮海粟梅花百詠欣然曰欲見此久矣今夕當盡和此詩乃刻居靜室及旦出稿示余且命題其後嗟夫人知梅花之清而不知其所以清讀達善之詩則思過半矣達善深知我者故不備而識之梁溪俞袞

右錫山儒士王達善和中峯禪師所賡馮翰林梅花詩百首予趍京道過其地出以示予蓋詩之賦情詠景各由所得而成如馮居苑閣遭逢貴顯乃猶意於梅或因懷家山故林興咏有所感發而然中峯融達禪妙才氣縱逸走筆成賦故不難哉相去今百年間罕續其後達善學業之富能與夫孤高迥絕宜其詩思有不能自已而才句清贍成章之速也然古今尚梅者衆善稟操之潔有所自同則不徒嘗其名而已遂不辭為之題歲上章敦牂孟秋嗣天師無為識

和中峯和尚梅花百詠詩後叙

余和中峯梅花百詠詩諸大老各有跋語於其上實公將鋟於梓俾徵為後叙夫詩既百篇矣而後叙之得無遺耶然古人所以有詩者非為遺其麗也志之所之興之所發喜怒哀樂各因其時而寓於物物之感于中者相類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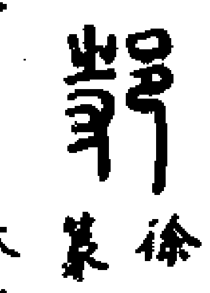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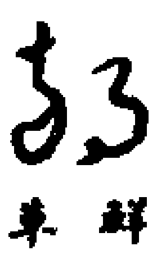
之寓於物者益彰。梅花百詠吾非逞其麗也，蓋吾幼雖貧，而志好於古，思古人之不可見，故托梅花以寓其情焉。梅花也，摧折而不剉，芬芳而不媒，有似古人潛泊而能守者。此古人所以取之，而吾亦有以取之也。雖然，海桑賦之于前，中峯和之于後，梅花之幸也。中峯成之於昔，而吾續之於今，梅花之不幸也。吾何德以當之。然則諸大老褒而賞之，讚而文之，梅花雖不幸，而吾之大幸也。倚大風清月白之夜，水落石出之時，抱琴引鶴，浩歌百篇於萬境寂寥之際，華節諸大老之名言，則梅花又未必不為之幸矣。

詩氏

（國朝千家姓）商（合滄古今姓氏辯証名世曰：後漢馬援傳，麋泠縣雒將女徵側，嫁為朱鳶人詩索妻，諸姓書以為交阯人詩參為誤矣。）

邿

洪武正韻：申之切，地名。許慎說文：邿，附庸國，在東平亢父邿亭，從邑寺聲。春秋傳曰：取邿。書之切。徐鍇通釋：按杜預又齊地，邿平陰城西有邿山。顧野王玉篇：式時切，任城有邿亭。張參五經文字：音詩，見春秋。戴侗六書故：左氏傳邿亂分為三，晉取邿，又晉伐齊克邿。孫氏字說：以邿詩為寺。楊桓六書統：（邑寺聲）𨚫（隸）邿者。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張子敉經史字源韻略：春秋取邿，國名。韻會定正字切：審基審禁韻邿。

篆書 （徐鉉篆韻）隸書 邿（六書統）草書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取邿

春秋本末：邿，今濟寧府任城縣。襄公十有三年（周靈王十二年。）夏，取邿。（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例曰：書取，言易也。邿音詩。）傳：十三年夏，邿亂，分為三。（國分為三部，志力各異。）師救邿，遂取之。（書師也，經不稱師，不滿二千伍佰人，傳通言之。）凡書取，言易也。（不用師徒，及用師徒而不勞，雖國亦曰取。）用大師焉曰滅。（敵人距戰，斬獲俘馘，用力難重，雖邑亦曰滅。馘，古獲切。）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趐

洪武正韻：申之切，不趐，猶言不止是也。莊子：不趐於父母。郭無音，徐音詩。宜通用。又利異也。又見寘韻。丁度集韻：商支切，異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

次清

次音。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杜昱
圈點監生臣秦仲錫
臣涂堉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

二支

尸

洪武正韻申之切主也陳也利也又姓說文尸屋也毛晃曰古者祭祀皆有尸唯始死之奠及祭殤釋奠無尸又主也詩誰其尸之漢鮑宣傳以拱默尸祿爲智謂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又與屍同論語寢不尸易師或輿尸世言使居位爲尸位蓋言身膺其任而無其功德與屍同許慎說文尸象臥之形凡尸之屬皆从尸式脂切倪鏜六書類釋尸人之疑人臥爲尸鄭樵曰人理从从則起起則生衛則臥臥則尸今曰人臥爲尸附人部說文字原尸人臥也象人臥之形比者有類乎臥亦曰尸借爲主所祭之神而託於人之名小篆作尸傳寫之譌也爾雅尸主也（郭璞注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所爲疏釋曰謂爲之主宰也郭云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者成十七年傳云晉樂書中行偃逆執公焉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是其事云）尸寀也（疏釋曰寀謂寀地主事者必有采地寀采也采取賦稅以供己有寀地又言同寀者皆謂居官者也）徐鍇通釋按李陽冰云尸展是也中離反丁度集韻升脂切揚桓六書統審

母尸主也古者祭祀立尸以主神象人坐而曲膝之形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詩誰其尸之箋云主設奠之事說文曰凡尸之屬皆从尸按字之从尸有爲室屋者若屋若屏是也有爲人後者若尻若屎是也又有爲屨爲履之類者爲室屋者疑从广之譌爲尻爲屎者从人省爲屨爲履者不可曉李鑒存古正字尸作尸非字滌博義書之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尸从人而偃臥之反體會意古者祭祀皆有尸唯始死祭殤釋奠無尸主也詩誰其尸之不憂其職謂之尸取此義又尸鳩鳥名作鳲唯爲非今文詩鳲鳩在桑合正唯鮑宣傳作尸鳩爾雅注今亦從韻會定正字切審基齒聲鐘尸

篆書尸　古論語尸　汗簡尸　古文並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尸　徐鉉篆韻尸　六書統尸

隸書尸三公山碑　洪邁漢隸分韻尸　六書統尸　草書尸鮮于樞草書集韻

總叙

儀禮士虞禮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　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禮記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　又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注尊尸也　又祭統孫爲王父尸注祭祖則用孫　又曲禮坐如尸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尸必式乘必以几禮運曰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郊特牲曰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尸陳也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玉藻曰尸襲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小記曰練筮日筮尸視濯皆繩屨大祥吉服而筮尸少儀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酌尸之僕如君之僕雜記曰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祭統冕而總干以樂皇尸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尸在廟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坊記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坊記曰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掌次凡祭祀張尸次大司

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祀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則執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右如之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齍盛送尸沃尸盥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羅泌路史餘論於祭有尸見君子篤盡事神之盡也三代之時自天子至庶人祭皆立尸秦漢而來茲事廢矣故或者遂以是古重尸爲執滯豈識聖人之意哉神依人而行者也宗廟有尸以盡孝也而自天地社稷山川群小祀一皆有尸則亦以事父母之心事之也或曰今之像設方之於尸則尊且嚴矣得先王之意莫必古之拘哉曰不然尸與主二道古者尸主並用故祭五祀皆設主三祭而後迎尸（祭五祀于廟皆席于奧戶則設主戶內之西遷於門外之水中皆膈下門則於門左樞而載壞在門外之西皆三祭既徹而後陳俎饌各于筵前也尸如宗廟之禮中霤乃中庭擔溜今似所謂樓神說爲室什非也）特牲有主有尸而在逸禮祫于太廟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五廟七廟皆無虛主勝國之社有尸無主而邦國都鄙之社則有主無尸祀軷爲壇菩芻棘栢爲神主亦有尸焉故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曾子問既殯而祭五祀尸入三飯則有尸可知

矣一人（發爵則七尸七廟矣發爵主尊故不能酬）旅周禮祭祟諸侯之廟有木主在尸之南爲在尸上今之像設特古之主而已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主立而埋重始用祠尸虞而立尸其主以喪練而易之遂藏于廟以爲祭主是未祔則有重無主既祔則有主而無尸必虞而後立之也少牢之祭有尸無主蓋祫則有主而不祫無主故自卿以下無主者依神以几筵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聖人之意豈茲俗之所知哉（公羊云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則大夫有主矣昔衛孔悝反祏于西圃故徐邈等以爲有重則宜有主大夫士不見無主之義而魏清河王懌遂以謂大夫上宜通立主豈識聖人之意）嗟夫鬼神之事雖聖人所不盡言然其制數亦有可以見其情者大抵神鬼陰鬱非附陽體則不可以見是故尸以託之郊之祭也尸與王衆冕而士師逆尸者亦衆冕舜入唐郊丹朱爲尸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則祭天有尸矣周公之祭泰山召公爲尸繹賓之尸高于靈星而是三辰山川爲有尸矣言祭祇用一尸則祭統設同几筵者也其在魯郊亦以祝延帝尸稷尸從之而公羊氏白虎通五經異義俱以爲祭天無尸則似失之（祭天有尸則地可知星有尸則日月可知山有尸則川瀆又可知白虎通謂天無形不可象故宗廟有尸而天無尸非也）聖人之制祭致敬而已豈係於有形無形哉是鬻羨神祇祖考者也而五章俱有公尸訓者固以初章爲宗廟二爲四方百物三爲天地四爲社稷山川五爲七祀則成周之世大小神祀皆有尸又可知矣推此而言則諸侯之境內山川大夫有采地之五祀皆有尸也特牲者士禮而少牢大夫禮也一皆有尸則諸侯有尸矣祭統君執圭瓚祼尸諸侯之尸也守祧王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天子之尸也是自天子至庶人俱立尸矣始死無尸尚其生也成喪必尸神始識也祭殤必厭示弗成也無後必厭爲無人也男女異尸以厚別也同几二尸神所合也夫婦共尸貴同牢也宗廟異尸近必詳也毀廟同尸遠欲合也尸必以孫示成人也婦爲尸坐不拜手不脫屨嫌燕媾也附用嗣尸尚質也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以盡孝也爲人子者不爲己人尸厭也天子宗廟之祭以卿之孫行者爲尸諸侯則求於大夫之孫行者皆以同姓之嫡昭穆同也（戴氏云未葬之前形柩在猶以生事之故喪奠無尸虞祭之日始立尸）天子不以公諸侯不以卿大夫不以家臣以避君也天子不以子爲己父之尸諸侯不以己嫡爲尸卿大夫避上嗣舉奠亦不以己嫡爲己父之尸是故子未立者卜於同姓之嫡而無父者勝國之社稷小司寇爲尸司寇士師以法殺也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大

祝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尸令鍾鼓侑亦如之大喪始崩以肆鬯渳尸小祝大祭祀則逆齊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大喪則佐大祝贊渳以盤盛水共尸盥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宗祝俟尸大喪則鬯人供鬯以釁尸郊祀則節服氏衮冕二執戈送逆之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既祭令徹大夫於尸再宿一戒士一宿不戒君前三日而宿戒之既得日乃宿戒尸明日朝服而筮之大夫前祭一日士二日吉乃宿尸祝儐明日而祭（祥去要絰而筮尸練則繩屨大祥則吉服尸服卒者之上服其士玄端其妻宵衣不以賤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之尸服以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之尸服以大夫父爲士子爲諸侯祭以諸侯尸服以士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罪也）爲君尸者受伯不哭弁冕而出乘之以几卿大夫見者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掌次共張司樂奏夏出入廟肆過者趨走以教敬也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尸之爲用重矣大夫爲先君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子在廟中則全於君與父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父在廟中則全於臣與子是故君迎牲而不迎尸大夫士以祝迎尸天子諸侯則以士延尸于戶外尸入升筵東面坐祝主人西南立拜妥尸尸答拜之遂坐挼祭君獻尸尸祼之后酌瑤瓚尸祭之啐之祭后朝踐既四獻而饋食於是薦熟乃變祝王及尸有侑侑引尸入室詔妥尸尸縮酒啐之既六獻而後朝獻畢而交酢及九獻賓也王與孤俱四獻諸侯爲賓者一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群有司皆以齒示等也既酢諸臣遂降冕而總干舞大武以樂皇尸嗣子諸臣加爵三旅酬武筭尸授君與四卿餕之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之有上下也尸出戶上嗣餕之卒食告飽主人酳尸尸酢主人次主婦如之賓長亦如之利成祝入尸謖主人降祝先尸從遂出從尸者不出大門所以交神明而明君臣之義于事父之方也夏立尸而卒祭有事坐之殷坐尸無事亦然周因於殷尸故坐亦旅酬六尸惟稷之尸發爵而不受旅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詔侑武方君孝子之就養其事然也始於神事故朝踐以腥坐尸于堂詔血于室終以人養故饋食以熟延尸主于室體饌而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膰從酌尸之儐猶君之儐象之也始作樂求之於天也既灌鬯求之於地也於祊於彼乎於此乎則又以求之人間世而吾之禮意殫矣是故樂合而先祖是聽灌降而神鬼來享蓋有以知其必饗必享也夫神猶火也火生無

形因物顯照物盡而火熄神本無方因物顯用物盡而神藏是故火非可盡也而在物者爲可盡神非可盡也以其在物者有可盡之理也古者於文火聿於皿爲盡而火之盡者爲爐凡以是也子曰鼓之舞之以盡神也三日齋七日戒凡以求合於氤氳縹緲間而已矣白虎義曰祭之所以尸以其虛無而寂寞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升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存而人亡思慕哀傷無所寫泄故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其酔若神之酔也詩云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是故侑神尸入舉角妥尸食爲之節及乎酌盎啐尸有至沾醉旅酬降見則尸升而舞之以盡神也後世禮闕尸不復見而爽豐之中容或存者周隨蠻夷傳言巴梁間俗每秋祠祀則里之美鬚面者遂迎而尸祝之衍道之人祭亦取於同姓之丈夫婦人伴享此則尸之餘事而今巫覡方士亦有憑身附體之法其所以交神明猶有聖人之遺意獨在國家宗廟山川寂然亡矣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則固久疑之矣而魏高允亢書文成乃以爲祭尸久廢今俗或取親之肖者爲尸祭之爲之宴好敬之如夫婦事之如父母損敗風化而杜佑更調古人質樸華夷同俗故有人殉死祭立尸事非所宜用嗟乎彼亦豈知聖人之事親一毫髮之

不盡則不足以致其孝而其所以交神明者有不可以盡言邪皮日休集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尸象其生極其敬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酳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妥尸受福于神象乎酢尸嗚呼唐有天下化平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蛾漢蠓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曰不以加加則辦禮無匱盟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王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爲薦是也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嗜芰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積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思使其禮蔽息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脩其遺典哉是宗廟祭尸不當廢也已陳祥道禮書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惟貞與祭殤無尸）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入唐郊丹朱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白虎通皇者宗廟以卿爲尸不

以公爲尸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也杜祐曰天子不以公爲尸諸侯不以卿爲尸天子諸侯雖以卿大夫爲尸皆取同姓之嫡也卿大夫不以臣爲尸俱以孫者避君故也）禮記曰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則凡尸皆無父者矣然則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焉禮曰祭成人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禮而祭之尸則服士服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禮而祭之尸則服大夫服故周官司服享先公則鷩冕以爲祭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鷩冕而王服袞以臨之則非所以致敬故弗敢也然小記曰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者鄭氏曰父以罪誅尸服以士服不成其爲君也以卒者不成其爲君故不敢服其爲君之服也儀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亦宿而一戒士於尸一宿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屈士之禮有所伸推而上之則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之祭也皆視迎尸於門外視入門左則固張於廟門之西矣及其入也主人立

于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面而立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而挼祭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後魏文成帝初　高允獻書云祭尸久廢今風俗則取其狀貌類者以爲尸敗亂情禮又周贊奏傳巴梁間俗每秋祭祀取鄉里美鬚面人遂迎爲尸以祭之唐柳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侍以享亦爲尸之遺法）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爲之張大幕尸則有幄考之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帷設於旁幕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帟則平帳承塵者也掌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特用幕而已鄭氏謂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于門外尸入門左少牢禮祝出迎尸于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程子遺書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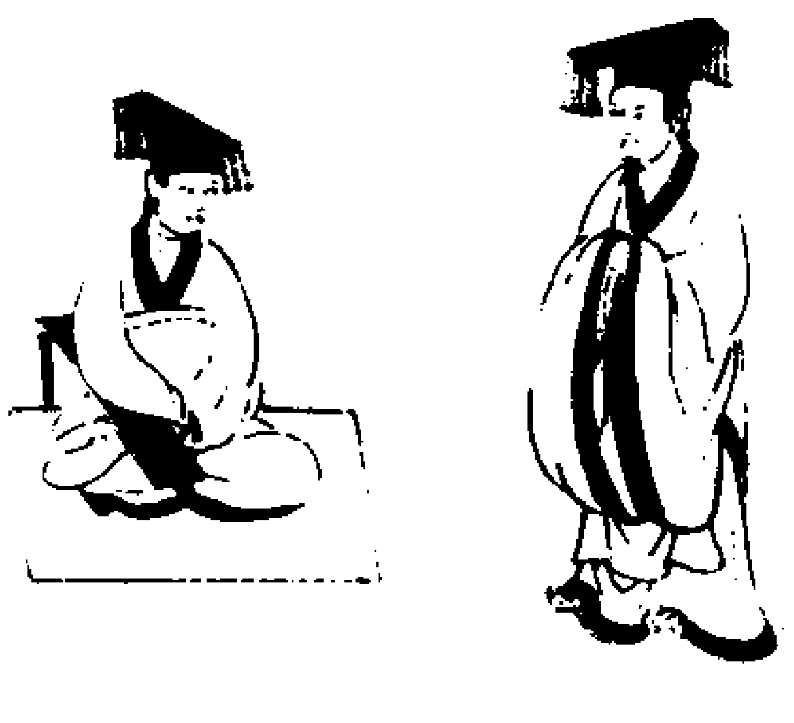
不知此一本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古人爲尸者亦自處如何三代之末已是不得已而廢　又尸如配位時男男尸女女尸祭事主嚴雖同時共室亦無嫌與喪祭執事不嫌同義執事且爾況今日事之便如國之先君與夫人如合祭之時考妣嘗各異位蓋人情亦無舅婦同坐之禮如特祭其廟之時則不害夫婦並祭　又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事神易爲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盡其道惟尸象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僞豈有通幽明之理　又古者男爲男尸女爲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爲尸者故無女尸後世遂無可以爲尸者亦非尊常人又古人立尸之意甚高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樸子經學理窟祭所以有尸也蓋以示教若接鬼神則室中之事足矣至於事尸分明以孫行反以子道事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朱子語續錄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爲尸曰今亦無可考者但如墓祭則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閽人之類又如祀山川則是虞衡之類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

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又用之問祭用尸之意先生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爲尸所以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相承用之至今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矣去之方爲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今蠻夷徭洞中有尸之遺意每遇祭祀鬼神時必請鄉之魁梧姿美者爲尸而一鄉之人相率以拜祭遺之尸者語話醉飽每遇歲時爲尸者必連日醉飽也此皆古之遺意　又古人用尸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著歆享杜佑說古人質朴立尸爲非禮今蠻夷中猶有用尸者父山迂論橫渠張氏曰天地山川非鬼神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尸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如此則節服氏所謂尸乃后稷之尸非有天地之尸矣然古者祭祀皆有尸如五祀之神亦非人鬼如何有尸先儒有祭山川以虞人爲尸各從其類者則不害天地之有尸也若如楊氏謂天地山川形氣常運而不息非如人有死生之說可以爲尸則五祀之神又曷嘗有死生哉又其形氣曷嘗不運而有息哉五祀之尸既各從其類如祀竈以饔人祀門以閽人之類則天地亦當以掌

天官地官者爲之尚書大傳載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丹朱爲尸丹朱帝之子亦天屬也其書雖不足盡信要亦必有所祖太平廣記劉根見神人云人身中神欲得人生而尸欲得人死人死則神散無形之中而爲鬼祭祀之則得歆饗故欲人死也劉炎邇言祭祀必立尸講學必立師敬尸敬其先也尊師尊其道也不敬其先非孝尸何興焉不尊其道非賢師何興焉魏鶴山渠陽雜抄爲王父尸爲君尸孔疏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云云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有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爲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嫡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雖取孫列皆用卿大夫爲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爲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正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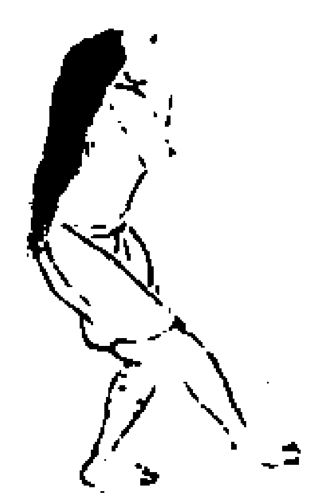
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士師職文用出師者略之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許叔重引魯郊祀曰祀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祭天地有尸恐是爲所配者爲尸

陳祥道禮書按雜記曰尸冕弁而出士虞禮曰尸服卒者之上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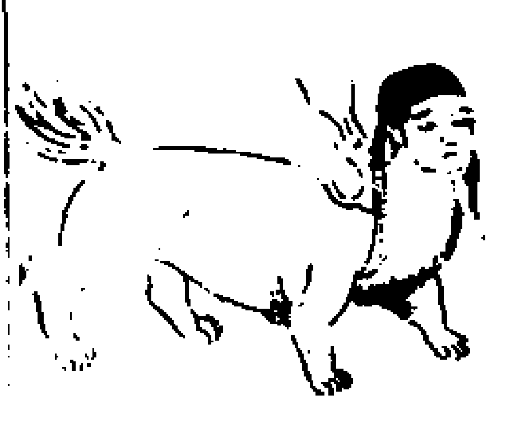
公尸（詩鳧鷖公尸來燕來寧又曰公尸來止熏熏）**善人載尸**（詩大雅板篇善人載尸註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酳尸**（儀禮士虞禮主人洗廢爵酌酒酳尸注酳安食也古文酳作酌　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迎尸**（儀禮特牲饋食禮尸至于階祝迎尸　士虞禮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注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焉）**妥尸**（儀禮特牲饋食禮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　士虞禮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疏曰案特牲注云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妥之此亦然妥安坐也）**嗣尸**（儀禮士虞禮用嗣尸注虞祔尚質未暇筮尸）**衣尸**（儀禮士喪禮受用篋升自作階以衣尸注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一人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獻尸**（禮記祭義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人子不爲尸**（禮記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注尊者之處爲其失子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

據北之尸（山海經）



海內崑崙墟北有據北之尸其人折頸披髮一手

奢北之尸（山海經）



奢北之尸（神名）在大人國北獸身人面大耳珥（音餌）兩青蛇（似蛇貫耳云）肝榆之尸

貳負尸（山海經海內北經崑崙北有人曰大行伯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窫窳尸**（山海經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夾窫窳尸　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征伐載尸**（淮南鴻烈解齊俗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零星之尸**（淮南鴻烈解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安飲在宗載考儼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處尊如尸**（淮南鴻烈解詮言訓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無害也）**賓尸**（朱子語續錄繹祭之明日也賓尸以賓客之禮燕爲尸者）**寂寞爲尸**（揚雄解難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聲希）**庖人代尸**（五代薛史後唐張憲傳郭崇韜將兵征蜀以手書告憲曰允中避事久矣余受命西征已奏還公黃閣憲報曰庖人之代尸所謂非吾事也）**設主立尸**（紫陽宗旨聖人之制祭祀設主立尸爲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三尸**（抱朴子雜應篇若使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同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動發又內

篇微旨卷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饗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竈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酉陽雜俎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爲根魄以目爲户三魂以目爲户三魂可拘七魄可制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煞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類說劉無名常於庚申日守三尸食雄黃後見一鬼使曰我泰山直符來攝君見君頂上黃光數尺不可近得非雄黃之功乎因曰一金一石謂之丹君服其石更餌其金則黑籍落名青華定錄劉後遇青華真人授以丹訣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田棗石林避暑錄道家有言三尸或謂之三彭。以爲人身中皆有是三蟲能記人過失至庚申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

藥以殺三蟲小人之妄誕有至此者學道以其教言則將以積累功行以求升舉也不求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勝以守為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為過而幸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然凡學道者未有不信其說柳子厚最號強項亦作罵尸蟲文且唐末獨有道士程紫霄一日朝士會終南太極觀守庚申紫霄笑曰三尸何有此吾師託是以懼為惡者爾據牀求枕作詩以示衆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長與道相依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投筆鼻息如雷詩語雖俚然自昔其徒未有肯為是言者孰謂子厚而不若此士也太平廣記三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去三尸又神人語劉根曰必欲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則志意定嗜慾除也又驪山姥為李筌說陰符之義曰陰符者上清所秘玄臺所尊本命日誦七遍益心機加年壽出三尸下九蟲秘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温華瑣碎錄得道者皆隱殺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殺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王充小說集異傳契虛隱太白山一日有道士喬君來詣契虛白師神骨甚孤秀後當遊仙都契虛固請喬君導其徑喬君曰師可備食於商山逆旅氏遇有捀子

奉即荷竹橐中敗者即搗而於商山餽焉有問所謂請第言願游稚川契虛意稍怠是一夕一捀子年甚少謂契虛曰師安所謂乎曰吾願游稚川有年矣捀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師直能偕我而去乎於是俱至藍川治行具登至山涉危險至一洞中昏黑不可辨出洞外山川清麗又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捀子命契虛瞑目坐橐中僅半日捀子曰師可寤而視矣契虛既望已在山頂城邑宮闕在虛物之外殿上有具簪冕者捀子命謁拜曰此稚川真君也真君召問爾絕三彭之仇乎不能對真君曰慎不可留於此已而捀子引契虛歸其途皆前所涉歷契虛固問捀子曰真君問三彭之仇三彭為何物也捀子曰三彭者三尸之姓常居人身之中伺察其罪每至庚申日籍于上帝故學仙者當先絕三尸則神仙可得不然雖苦無補契虛自是絕粒

故吸遂亡氣所在

文　唐柳宗元集罵尸蟲文（并序）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謫過疾癘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聞聰明正直者為神帝神之尤者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於帝而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來尸蟲汝曷不自形其形陰幽詭反而寓乎人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纖罪潛窺默聽兮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凶以僭為吉以淫諛諂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顛蹶以逆施反鬭為安佚譖下謾上恒其心術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走讒于帝遽入自屈羃然無聲其意乃畢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脩蛸恙心短蟯穴胃外披疥癘下索瘻痔侵人肌膚為己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荅汝讒慝叱付九關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滅汝之精蓐收震怒將敕雷霆擊汝酆都糜亂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神且聖歟祝曰尸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祿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尸姓　千家姓商音　晉陽元和姓纂漢書尸佼晉人商均師著尸子風俗通其先封於尸鄉故為尸氏齊相尸臣

醫家論五尸

巢元方病源人身內自有三尸諸蟲與人俱生而此蟲忌血惡能與鬼靈相通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其發作之狀或沈沈默默不的知所苦而無處不惡或腹痛脹急或磥塊踊起或攣引背脊或精神雜錯變狀多端其病大體略同而有小異但以一方治之者故名諸尸也　沈尸沈尸者發時亦心腹絞痛脹滿喘急衝刺心胸攻擊脇肋雖歇之後猶沈痛在人腑臟令人四體無處不惡故謂之沈尸也　伏尸伏尸者謂其病隱伏在人五臟內積年不除未發之時身體平調都如無患若發動則心腹刺痛脹滿喘急其湯熨針石別有正方補養宣導今附於後　養生方導引法云叩齒二七過輒咽氣二七過如此三百通乃止為之二十日邪氣悉去六十日小病愈百日大病除伏尸皆去面體光澤　陰尸陰尸者由體虛受於外邪搏於陰氣陰氣壅積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似蝦蟇經宿與身內尸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堪忍此多因天雨得之適數

日不治即死　冷尸冷尸者由是身內尸蟲與外邪相接引為病發動亦心腹脹滿刺痛氣急但因觸冷即發故謂之冷尸　寒尸寒尸者由身內尸蟲與外邪相引接所成發動亦令人心腹脹滿刺痛但以其至冬月感於寒氣則發故謂之寒尸　喪尸人有年命衰弱至於喪死之處而心意忽有所畏惡其身內尸蟲性既忌惡便更接引外邪共為疹病其發亦心腹刺痛脹滿氣急但逢喪處其病則發故謂之喪尸　聖濟總錄論曰諸尸為病固不一其最重者為五尸若得之疾速如飛走狀者名飛尸停遁不消者為遁尸沈痼在人臟腑者為沈尸衝風則發者為風尸隱伏積年不除者為伏尸唯此五尸之氣變態多端各各不同大率皆令人沈沈默默痛無常處五尸之外復有尸氣雖各有證然其為病大同小異而已治法亦可通以一法治之　類用方藥許叔微普濟本事方治飛尸者遊走皮膚穿臟腑每發刺痛變作無常遁尸者附骨入肉攻鑿血脈每發不可得近見尸喪聞哀哭便發風尸者淫躍四肢不知痛之所在每發昏沈得風雪便作沈尸者纏骨結臟衝心脇每發絞切遇寒冷便作注尸者舉身沈重精神錯雜常覺昏廢每節氣致變輒成大惡皆宜用此方忍冬葉剉數斛煑令濃取汁煎之服如雞子大一枚日三太一神精丹蘇合香圓治此疾第一李仲南永類鈐方飛遁風三尸諸疰風鬼精惡四疰中惡卒忤尸厥鬼擊鬼魘鬼魅三尸諸蟲在人身與人俱生與鬼靈外邪引接飛走停遁往來在人肌肉血脉之間發作之狀腹痛霍亂精神沈默雜錯變狀多端疰者住也連滯停著注易傍人中則忤忤犯也忤則魘魘屈也人卧而魂氣外揚外邪沾染而成諸証皆相似傳變則為疰矣脉緊大而浮者死緊細而微者生通心腹痛及五積門　諸尸疰中惡明雄黃大塊者醋熱酒服又乾薑炮桂心各半兩鹽一錢炒作末新汲水調一錢又烏臼根皮濃煎汁一合調下朱砂末一錢又忍冬藤莖葉煑汁時溫服又亂髮灰半兩杏仁半兩去皮尖雙仁鍊蜜圓梧桐子大溫酒日下二十圓又桃仁五十箇湯炮去皮尖雙仁煑溫服當吐為效不吐非疰也有近死尸惡氣入腹終身不愈以阿魏三兩細研每用一分作餛飩餡十餘枚煑熟食之日服滿十日永差惡疰腹痛不可忍吳茰湯七遍微炒半兩桂心一兩作末熱酒調下又獨頭蒜一箇香墨如棗大搗和醬汁一合頓服阿魏末只以熱酒調服立差　中惡心神煩悶腹脅刺痛韭根一把烏梅七箇吳茱萸剉一分水煎溫服又韭根搗汁灌鼻或口中又竹管令人互吹兩耳中即活又刺其耳鼻中出血即活入一寸為則鬼魘皂角末雄黃末桂心末

生菖蒲末麝香末皆效又牽牛臨其鼻上二百息牛舐即差不舐以鹽塗面即舐又灸鼻下人中三壯名鬼客廳又指爪下各三壯治五絕一自縊二墻壓三溺水四魘寐五產乳用半夏一兩細末吹大豆許入鼻中即活心下溫者一日尚亦可治倉卒生薑汁調蘇合香丸効　又常帶雄黃左腋下終身不魘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五尸者飛尸遁尸風尸沈尸尸注也今所載方兼治之其臟腹痛脹急不得氣息上衝心胷旁攻兩脇或磥塊涌起或攣引腰脊兼治之方破雞子白頓吞之口閉者內喉中搖頓令下立差

又方　雞子白頓吞七枚不可再服

又方　炒當陸根熱以囊貯以更番熨之冷復易（雖有五尸之名其例皆相似而有小異者）

凡五尸即身中屍鬼接引也共為病害經術甚有消滅之法後世不能用今復撰其經要以救其敝方雄黃一兩大蒜一兩令相和似彈丸許與二合熱酒中服之須臾差未差更作已有疹者常畜此藥也

又方　乾薑桂分等末之鹽三指撮熬令青末合水服之即差

又方　擣蒺藜子蜜丸服如胡豆大二丸日三

又方　粳米二升水六升煑一沸服之

又方　猪肪八合銅器煎小沸投苦酒八合相和頓服即差

又方　掘地作小坎水滿中熟攪取汁服之

又方　取屋上四角茅內銅器中以三尺布覆腹著器布上燒茅令熱隨痛追逐蹠下痒即差若瓦屋削取四角柱燒之亦得太神良者也

又方　桂一兩薑一兩巴豆三枚合擣末苦酒和如泥以傅尸處燥即差

又方　烏臼根剉二斤煑令濃去滓煎汁凡一斤則入水五升服五合至一升良

又方　燒亂髮熬杏仁等分擣膏和丸之酒服梧桐子大三丸日五六服（千金云桃人猪膏和）

又方　龍骨三分藜蘆二分巴豆一分擣和井花水服如麻子大如法丸

又方　漆葉暴乾擣末酒服之

又方　鼉肝一具熟煑切食之令盡亦用蒜虀

又方　斷鼈頭燒末水服可分為三度當如肉者不盡後發更作

又方　雄黃一分梔子十五枚芍藥一兩水三升煑取一升半分再服

又方　桃子二七枚燒末服

又方　乾薑附子各一兩桂二分巴豆三十枚去心並生用搗篩蜜和搗萬杵服二丸如小豆大此藥無所不治

孫思邈千金要方蜥蜴圓治癥堅水腫飛尸遁尸寒尸喪尸尸注骨血相注惡氣鬼忤蠱毒邪氣往來夢寤存亡流飲結積虎狼所齧猘犬所咋鴆毒入人五臟服藥以殺其毒毒即消婦人邪氣鬼忤亦能遣之之方

蜥蜴　蜈蚣各二兩　虻蟲　杏仁各三十枚

地膽五十枚　䗪蟲四十枚　蜣蜋十四枚　朴消七分

巴豆七分　澤漆　鬼督郵　桑赤雞

桃奴　犀角各二兩　乾薑四分　虎骨六分

芍藥　甘草一兩　甘遂各五分　款冬花叁分

右二十味別治巴豆杏仁如膏內諸藥末研調下蜜擣二萬杵丸如麻子大食前服三丸日一不下加之不取吐下者一丸旦服有人風冷注癖堅二十年得愈（疾尸門聖惠方無蜈蚣）

大附著散治五尸疰忤與前狀同者方

黃芩　由跋　椒目　細辛

雄黃　乾薑　黃連各一兩　金牙

犀角　麝香　牛黃各一兩　天雄

桂心各半兩　真珠三分　蜈蚣一枚

右十五味治下篩酒服一錢匕日三以知為度

王燾外臺祕要方丹砂丸刪繁療五尸蠱疰中惡客忤心腹刺痛

丹砂研　乾薑　芎藭　芫花熬

烏頭炮各四分　芍藥　桂心各八分　野葛皮三分炙

吳茱萸一合

右九味擣篩蜜和為丸如大豆服三丸日三清飲進之忌生血物豬肉生蔥（總錄有巴豆）

古今錄驗八毒赤丸療五尸癥積及惡心痛蠱疰鬼氣無所不療即是李子豫赤丸方（出胡錄）

雄黃研　真珠研　礬石泥裹燒半日

牡丹皮　巴豆去皮心熬　附子炮　藜蘆炙各一兩

蜈蚣一枚炙去足

右八味擣篩蜜和丸服如小豆二丸日一極得吐下欲長將服者可減一丸忌豬肉狸肉蘆笋生血物等

五尸丸療諸尸疰方

芍藥　桂心各八分　吳茱萸一合　丹砂研

芎藭　烏頭炮　乾薑各四分　蜀椒一兩去目汗

桃子人五分　巴豆四十枚去心皮熬

右十味擣下篩蜜和丸如大豆一服三丸日三忌豬肉生蔥蘆笋生血物等（刪繁有芫花四分野葛皮二分為十二味）

太平聖惠方川椒圓治諸尸寒熱疰氣流行皮中久病著牀肌肉枯盡四肢煩熱嘔逆不食傷寒時氣惡疰忤口噤不開心痛

川椒一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人參三分去蘆頭

麝香一分細研　細辛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川大黃一兩剉碎微炒　紫菀半兩去苗土

乾薑一分炮裂剉　赤茯苓三分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真珠一分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野葛一分　川烏頭一兩炮去皮臍　桂心三分

雄黃一分細研　蜈蚣一枚微炙去足　鬼臼一分去鬚

巴豆三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及巴豆都研令勻鍊蜜和擣五七百杵圓如菉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煖酒下三圓

牛黃圓治諸尸及中惡疰忤不惻之病

牛黃一分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雄黃一分細研

附子一分炮裂去皮臍　真珠一分細研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細辛一分　人參一分去蘆頭　朱砂一分細研

鬼臼一分去鬚　莽草一分微炙　川烏頭一分炮裂去皮臍

麝香半兩細研　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紫菀半兩洗去苗土　巴豆二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鬼箭羽半兩　赤茯苓半兩　桂心半兩　乾薑三分炮裂剉

地膽五枚糯米拌炒令黃色去翅足　野葛一分

芫青七枚糯米拌炒令黃色去翅足　蜥蜴一枚微炙

樗雞半兩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研了藥及巴豆都研令勻鍊蜜和擣五七百杵圓如菉豆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三圓

犀角圓治諸尸百病惡氣腹內疼痛毒腫宜服

犀角屑（半兩）　天雄（半兩炮裂去皮臍）　鬼臼（半兩去鬚）
莽草（半兩微炙）　真珠（半兩細研）　川大黃（半兩剉碎微炒）
雄黃（半兩細研）　蜈蚣（五節微炙）　貝齒（五枚燒赤[illegible]）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麝香（一分細研）　羚羊角屑（半兩）
巴豆（十五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桂心（半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研了藥及巴豆都研令勻鍊蜜和搗五七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空腹以粥飲下一圓漸增至二圓卒腹痛飛尸服大豆一大圓若惡氣腫以醋和塗之甚良以囊盛之男左女右繫之臂上祛邪氣極効

玉壺圓治諸尸

雄黃（半兩細研）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藜蘆（半兩去蘆頭微炙）
礬石（半兩黃泥裹燒半日研細）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巴豆（半兩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以旺相日令齋戒天晴明時合之搗羅為末入巴豆研了藥更研令勻鍊蜜和搗一二千杵圓如菉豆大瓷合盛安清淨處收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三圓

朱砂圓治諸尸蟲疰中惡客忤心腹刺痛宜服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乾薑（半兩炮裂剉）
芎藭（半兩）　芫花（三分醋拌炒令乾）　桂心（一兩）
赤芍藥（一兩）　川烏頭（三分炮裂去皮臍）　巴豆（二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野葛（半兩）　吳茱萸（一分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巴豆朱砂都研令勻鍊蜜和搗五七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溫酒下三圓或粥飲下亦得

又方聖濟總錄卒中飛尸遁尸風尸腹痛脹急不得氣息上衝心胸及攻兩脇或磥塊踊起或攣引腰脊雄黃丸

雄黃（一兩細研）　大蒜（一兩煨熟）

右件藥同研和圓如彈子大以熱酒二合研服一圓須臾當差未差再服之（紙外云有尸疹者常宜預收此藥）

雄黃圓治諸尸瘕積及中惡心痛蠱疰鬼氣宜服

雄黃（細研）　真珠（細研）　白礬（燒令汁盡）　牡丹
附子（炮裂去皮臍）　藜蘆（去蘆頭炙）　桂心（已上各一兩）
蜈蚣（一枚微炙去足）　巴豆（半兩去皮心細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研了藥及巴豆都研令勻鍊蜜和搗五七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粥飲下三圓

赤芍藥圓治諸尸鬼疰中惡心痛

赤芍藥（一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朱砂（半兩細研）　川烏頭（半兩炮裂去皮臍）　乾薑（半兩炮裂剉）
川椒（半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桂心（一兩）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朱砂研令勻鍊蜜和搗五七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暖酒下十圓

又方

雄黃（一兩細研）　酥（一兩）

右件藥相和圓如彈圓大內二合熱酒中研服之須臾服差已有疰者常攜此藥甚良

又方

烏臼根皮（一斤剉）　朱砂（二兩細研水飛過）

右件藥用水五升煑烏臼根令濃去滓不計時候用汁一合調下朱砂一錢

又方

亂髮灰（一兩細研）　桂心（半兩）　杏仁（一兩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右件藥同細研鍊蜜和圓如梧桐子大不計時候以暖酒下五圓

又方

龍骨（三分）　藜蘆（半兩去蘆頭微炙）　巴豆（一分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右件藥搗羅為末入巴豆研令勻鍊蜜和圓如麻子大每服空腹以井華水下一圓

聖濟總錄雄黃丸治五尸瘕積及中惡心痛蠱注鬼氣

雄黃（研）　丹砂（研）　礬石（煅）　牡丹皮
巴豆（去皮心膜麩炒研出油盡）　藜蘆（去蘆頭炙）　附子（炮裂去皮臍）（各一兩）
蜈蚣（去足炒一枚）

右八味搗研為末鍊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二丸米飲下食前服

丹參丸治五尸蠱注中惡客忤心腹刺痛
丹參（微炒一兩）　芍藥（一兩半）　芎藭　芫花（醋炒）
烏頭（炮裂去皮臍）　乾薑（炮各一兩）　桂（去麁皮一兩半）
野葛皮（炙黃半兩）　吳茱萸（湯洗焙炒半兩）
蜀椒（去閉口并目炒出汗）　梔子人（各一兩）　巴豆（去皮心熬炒）
（研出油盡一十枚）
右一十二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三丸米飲下日三服

雄黃丸治五尸注百毒惡氣飛尸客忤無所不治
雄黃（研）　鬼臼（去毛炙）　蜈蚣（去頭足炙一枚）
巴豆（去皮心膜炒研出油盡六十枚）　莽草（各二兩）
右五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至二丸米飲下得利即愈

治五尸鬼注百毒惡氣散方
桂（去麁皮）　乾薑（炮各一兩）
右二味擣羅爲散每服三錢匕用炒鹽半錢匕溫水同調服之

類集本草諸方五尸之症並諸鬼邪爲害其病乃有三十六種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淋瀝不知其所苦沉因漸至於死死後傳以傍人乃至滅門覺如此證候者便宜急治獺肝一具陰乾杵末水服方寸匕日三未差再作神效

趙素風科集驗方桃奴湯治五尸及心腹暴痛並宜服之
桃奴　當歸（去蘆）　人參（去蘆）　乾薑（炮）
芎藭　甘草（炙）　桂心（各三兩）　鬼箭
犀角屑（各一兩）　麝香（半錢研）
右爲㕮咀每服四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半去柤溫服不拘時候日進二服若腹脹者加大黃一兩

太一備急散治卒暴中惡客忤五尸入腹鬼刺鬼痱及中蠱疰吐血心腹痛滿并陰毒傷寒六七日不瘥並皆治之（此惡方亦名雄黃散）
雄黃（研水飛）　硃砂（各二兩研水飛）　川椒
桂心　芫花（各半兩醋拌炒）　巴豆（去皮心膜油）
藜蘆（各二錢半）　附子（炮去皮臍）　野葛（七錢半）
右爲細末盛於瓷器內封之勿令泄氣若有急疾者每服一錢溫水調下不拘時候老幼減半服之病在頭自衄病在膈自吐病在腹自利此藥如湯沃雪隨手而應不可不知

雄黃丸治諸尸癥積及中惡心痛蠱疰鬼氣並宜服之
雄黃（水飛）　白礬（枯）　牡丹皮　附子（炮去皮臍）
藜蘆（炙）　桂心　真珠（研各一兩）　蜈蚣（一條炙）
芭荳（半兩去皮心膜油）
右爲細末入芭荳霜同研令勻煉蜜和擣五七百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丸用溫米飲湯送下溫酒送下亦可不拘時候

飛尸

論

巢元方病源飛尸者發無由漸忽然而至若飛走之急疾故謂之飛尸其狀心腹刺痛氣息喘急脹滿上衝心胷者是也聖濟總録論曰飛尸者其狀令人心腹刺痛氣息喘急脹滿上衝心胷是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飛尸入腹刺痛死方凡犀角射罔五注丸並是好藥別在大方中治卒有物在皮中如蝦蟇宿昔下入腹中如杯不動搖掣痛不可堪過數日即煞人方巴豆十四枚龍膽一兩半夏土瓜子各一兩桂一

斤半合擣碎以兩布囊貯蒸熱更番以熨之亦可煮飲少少服之此本在雜治中病名曰陰尸得者多死

孫思邈千金要方小附着散治飛尸賊風發時急痛不在一處針則移發一日半日乃瘥須臾復發者方
細辛　甘草（一作莽草）　天雄（各一分）　桂心（一分）
附子　烏頭　乾薑（各一兩）　雄黃
真珠（各半兩）
右九味治下篩酒服方寸匕不知稍增以知爲度（胡洽有蜀椒四分不用桂心附子）

大附着散主一切蜚尸鬼注風痺百處痛如針刀刺痛嘔逆澼飲五勞七傷萬病方
附子（七分炮去皮）　烏頭（七分炮去皮）
蜈蚣（二枚炙）　芫青（八分）　雄黃（七分）　朱砂（七分）
乾薑（七分）　細辛（七分）　蜥蜴（二枚）　人參（七分）
莽草（七分）　鬼臼（七分）
右一十二味擣散酒服半錢匕日再

王燾外臺秘要方瓜蔕散集驗療飛尸

瓜蔕　赤小豆（各一分）　雄黃（二分研）

右三味擣下細篩一服五分匕稍增至半錢匕以酪服藥廣濟同（廣濟療卒中惡心腹絞刺氣急脉垂欲絶）

走馬湯備急張仲景療飛尸（總錄云飛尸入腹腹滿刺痛氣息喘急）

巴豆（二枚去心皮）　杏仁（二枚去尖皮）

右二物綿纏捶令極碎投熱湯二合指捻取白汁便飲之食頃當下老小量服之通療鬼擊病忌野猪肉蘆笋文仲同（此方已見卒病中正療飛尸故不删之王好古醫壘元戎入三陽經巴豆例）

太平聖惠方細辛散治飛尸在人皮中又名惡脉又名賊風發時頭痛不在一處針灸則移發時一日半日乃微差須臾便發

細辛（一兩）　天雄（三分炮裂去皮臍）　莽草（一分微炙）

桂心（三分）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乾薑（一兩炮裂剉）

真珠（半兩細研）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雄黃（半兩細研）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研了藥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煖酒調下一錢

朱砂散治飛尸疾腫光如油色走無定處宜服

朱砂（一兩細研水飛過）　黃連（一兩去鬚）　黃蘗（一兩剉）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瓤焙）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入朱砂更研令勻每服不計時候以熱酒調下二錢

鬼臼圓治一切勞疾飛尸鬼疰等

鬼臼（十兩去鬚）　川升麻（三分）　麝香（一分研）　柴胡（一兩去苗）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擣三二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煖酒下十圓日三服

聖濟總錄雄黃散治一切飛尸鬼注身痛如刺

雄黃（研）　甘草（炙剉）　黃芩（去黑心各半兩）

梔子（去皮）　芍藥（剉碎炒各一兩）

右五味擣羅為散每服以溫酒調下二錢匕日再服不拘時候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雄朱散治因喪驚憂悲哀煩惱感尸氣而成諸變動不已似冷似熱風氣觸則發

雄黃　朱砂　桔梗（炒）　羌活

當歸　升麻　川烏　龍齒

犀角　芍藥　鬼箭（炒）　白殭蠶（炒）

川芎　南星（炮）　山梔子　陳皮

木香　白朮　虎頭骨（酥炙）　紫蘇子（炒）

莽草　枳殼　檳榔（二箇）　黃芩（以上各等分）

麻黃（半兩）　蜈蚣（二條酒炙）　乾蝎（炒一分）

右細末每服二錢酒調下日三服頃在徽城日嘗修合神精丹一料庚申予家一婦人夢中見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後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魘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一時許予忽憶神精丹有此一證取三粒令服之遂至府過廳少頃歸已無病矣云服藥竟痛止神醒今如常矣日後相識稍有邪氣與一二服無不應驗方在千金中治中風之要藥但近世少得曾青磁石為難合爾

類集本草諸方陳藏器鬼氣注忤飛尸酒及水磨海棠服之

趙素風科集驗方大岩蜜湯治飛尸遁尸發作無時搶心脹滿脇如刀刺并寒氣入腹腹中絞痛及治陰毒傷寒之證並宜服之

梔子（十五枚）　甘草（炙）　熟地黃　細辛（去苗）

赤茯苓（去皮）　吳茱萸　赤芍藥　乾薑（炒）

當歸（去蘆）　桂心　青羊脂（各一兩）

右為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柤食後溫服　若大便不通加大黃五錢

小岩蜜湯治飛尸入腹悶絶絞痛及治中風角弓反張口噤下利不省人事並宜服之

大黃（二兩）　甘草（炙）　熟地黃　細辛（去苗）

赤芍藥　乾薑（炮）　當歸（去蘆）　桂心

雄黃（研水飛）　青羊脂（各一兩）　吳茱萸（五錢）

右為㕮咀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柤溫服不拘時候

茵芋散治飛尸鬼疰及治男子婦人風邪相搏憂愁思慮喜怒無常或半年或三四月之內便發皆可治之

茵芋　桂心　天雄（炮去皮臍）　附子（炮去皮臍）

菖蒲　茜根　乾薑（炮）　細辛（去苗各一兩）

桑寄生　白朮（去蘆各三兩）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調下不拘時候日進二服合藥時勿令人見

衮當時大方大附散治飛尸鬼擊中惡吐血寒熱咽逆百處疼痛狀如錐刺針灸流移痛無常處停滯日久變爲疰疾肌肉消瘦咳嗽多痰兩目睛疼四肢乏力夜夢紛紜常多嗔怒

朱砂　雄黃　細辛　莽草
附子（炮去皮）　乾薑　川椒（去目）　人參
烏頭（各一兩半炮去皮臍）　蚖青（半兩）　鬼臼（一兩三錢）
蜥蜴　蜈蚣

右爲細末每服半錢空心酒調下

劉淵然濟急仙方紫河車丹治飛尸鬼疰虛勞羸瘦喘嗽氣　其法取男子首生胞衣先以皂水洗淨次以銚子內用米醋煠洗控干將一小小焙籠以紙周圍密糊不令失火氣或無小焙籠只用籃子去緊密糊安紫河車於上用烈火焙更將盆子蓋之焙令極乾約只有十二三文重候極乾至乾了更入後藥

人參（一兩半）　白术（一兩炒）　木香（半兩）　白茯苓（一兩）
伏神（一兩）　當歸（一兩）　熟地黃（一兩）　乳香（四錢另研）
沒藥（四錢）　朱砂（二錢另研入射二分）

右件爲細末用諸藥和勻紅酒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煎人參湯下空心日午四服煉蜜丸亦得

遁尸

論

巢元方病源遁尸者言其停遁在人肌肉血脉之間若卒有犯觸即發動亦令人心腹脹滿刺痛氣息喘急傍攻兩脇上衝心胸差後復發停遁不消故謂之遁尸也聖濟總錄論曰遁尸謂尸埋伏深注連滯在於胸腹肓膜之間尋常如無病人若因喜怒不節飲食傷重其隱伏之疾發則心腹脹痛連及肤脅氣喘促急不得安卧者是其證也

脉

王叔和脉經緊而急者遁尸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鸛骨圓治遁尸飛尸積聚胸痛連背走無常處或在臓或腫在腹或奄奄然而痛者方

鸛骨（三寸）　丹砂（一作丹參）　牡蠣（一作牡丹）　雄黃
莽草（各四分）　藜蘆　桂心　野葛（各二分）

斑猫　芫青（各十四枚）　巴豆（四十枚）　蜈蚣（一枚）

右十二味爲末蜜丸如小豆每服二丸日三以知爲度

治遁尸尸疰心腹刺痛不可忍者方（又將其驗服熱藥不效伏覺氣急者宜先服甘草汁一升停息少時後服此藥其痛立止兼治風痰氣壅疼痛及治女人血痛發作無時）

桂心　乾薑（各一兩）　巴豆人（二兩）

右三味治下篩以上酢和如泥傅病上乾即易之

治遁尸尸疰心腹及身有痛處不得近者方

取艾小挼令碎著痛上厚一寸餘熱湯和灰令強熱置艾上冷即易不過二三度瘥

治遁尸飛尸又治暴風毒腫流入四肢頭面方

白芥子一升蒸熟擣以黃丹二兩攪和分作兩分用疎布袋盛更蒸使熱以薄痛上當更迭蒸袋常使熱薄之如此三五度即定

王燾外臺秘要方廣濟療初得遁尸及五尸經年不差心腹短氣方

鸛骨（三寸炙）　羚羊角（二枚炙令焦）　乾薑（一兩）
麝香（二分研）　蜥蜴（一枚炙）　斑猫（十四枚去翅足熬）

巴豆（五枚去心皮熬令黑）　芫青（二十枚去翅足熬）
藜蘆（一兩去蘆頭炙令黃）　雞屎白（三兩熬）

右十味擣篩蜜和丸空腹以飲服如小豆三丸日二服稍加至六七丸以知爲度至吐利忌生冷油膩猪肉蘇粘食陳臭蘆笋（一方無斑猫雄黃白巴豆芫青藜蘆）

又初得遁尸鬼疰心腹中刺痛不可忍方（聖惠作木香散）

青木香（六分）　丁香（六分）　鬼箭羽　桔梗
紫蘇　橘皮　當歸（各八分）　生薑（十一分）
檳榔（十四分）　桃梟（十四枚）

右十味切以水九升煑取三升絞去滓分爲三服日晚再以快利爲度忌如藥法一方無橘皮桃梟

太平聖惠方治遁尸五疰心腹滿脹疼痛不可忍宜服此方

木香（三分）　鬼箭羽（一兩）　桔梗（一兩去蘆頭）
當歸（一兩剉微炒）　檳榔（一兩半）　紫蘇莖葉（一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聖濟總錄天雄散治遁尸注在傍人或入腹中化爲蠱毒有聲或在咽喉或入諸脉不在一處入人腹內蠱成飲人五臟入心令人面赤入肺令人面白少氣入肝令人面青善怒轉筋入腎令人呻吟面黑腰痛耳聾入脾令人面黃不嗜食飲羸瘦小便數胃中噎塞嗔喜無常及妖魅百注爲病

天雄（炮裂去皮臍一兩）　蜈蚣（去足微炒一枚）　乾薑（炮裂一兩）

莽草（微炒一兩）　雄黃（研如粉二兩）

烏頭（炮裂去皮臍一兩半）　真珠（研如粉一兩半）

桂（去麄皮二兩）　蜀椒（去目并閉口微炒出汗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一兩半）　芫青（去足翅微炒四十九枚）

丹砂（研如粉一兩半）　防風（去叉一兩半）

班猫（去翅足微炒三十五枚）　犀角（鎊一兩）　鬼臼（去毛微炒一兩）

右一十六味擣羅爲散每服一錢匕空心以清酒調下日再服

麝香丸治遁尸經年不差心腹刺痛短氣

麝香（研半兩）　蜥蜴（去頭足微炙一兩）　鸛骨（微炒三寸）

羖羊角（炙令焦黃二枚）　乾薑（炮裂一兩）　鷄屎白（微炒二兩）

巴豆（去皮心膜炒去油盡五枚）　芫青（去翅足微炒二十枚）

藜蘆（去蘆頭微炙一兩）　鬼臼（去毛微炙一兩）

丹砂（研如粉一兩）　桂（去麄皮一兩）

右一十二味擣研爲末拌勻鍊蜜和丸如小豆大每服空心以米飲一二丸日二服稍加至五丸以吐利爲度

趙素風科集驗方烏頭煎治卒中遁尸心腹刺痛並宜服之

烏頭（五枚去土去皮臍）　桂心（四兩）　大黃

甘草（炙各三兩）　赤芍藥　當歸（去蘆各二兩）

右爲㕮咀每服四錢水二盞生姜五片煎至一盞去粗入蜜半兩再煎一二沸溫服不拘時候日進二服

風尸

論

巢元方病源風尸者在人四肢循環經絡其狀淫躍去來沈沈默默不知痛處若衝風則發是也

方

太平聖惠方甘草散治風尸及中惡賊風寒氣入腹疞痛飛尸遁尸發作無時搶心胸如刀刺口噤宜服之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生乾地黃（一兩）　乾薑（一兩炮裂剉）

當歸（一兩剉微炒）　赤茯苓（一兩）　細辛（一兩）

桂心（一兩）　赤芍藥（一兩）　防風（一兩去蘆頭）

桃子（一十五枚）　吴茱萸（一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川大黃散治風尸及卒賊風遁尸邪鬼五疰心腹刺痛宜服

川大黃（一兩半剉碎微炒）　甘草（一兩炙微赤剉）

當歸（一兩半剉微炒）　赤芍藥（一兩）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桂心（一兩）

右件藥擣篩爲散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薑半分蜜半合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金牙散治風尸疰忤鬼氣心腹刺痛

金牙（一分細研）　由跋（一分）　犀角屑（一分）　黃芩（一分）

麝香（一分細研）　牛黃（一分細研）　川椒（一兩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天雄（半兩炮裂去皮臍）　真珠（半兩細研）　桂心（半兩）

細辛（三分）　雄黃（半兩細研）　乾薑（半兩炮裂剉）

黃連（三分去鬚）　蜈蚣（一枚微炙去足）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入研了藥令勻每服以煖酒調下一錢不計時候服

萬病散治風尸及飛尸鬼疰風痹身上痛如針刀所刺嘔逆痰癖除五勞七傷

附子（炮裂去皮臍）　川烏頭（炮裂去皮臍）

朱砂（細研）　芫青（糯米拌炒令黃色去翅足）　川椒（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雄黃（細研）　乾薑（炮裂剉）　人參（去蘆頭）

細辛　莽草（微炙）　鬼臼（去鬚已上各半兩）

蜈蚣（一枚微炒去足）　蜥蜴（一枚微炙）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以溫酒調下半錢

尸注

論

巢元方病源尸注病者則是五尸內之尸注而挾外鬼邪之氣流注身體令人寒熱淋瀝沈沈默默不的知所苦而無處不惡或腰痛脹滿喘急不

得氣息上衝心胷傍攻兩脇或磥塊踊起或攣引腰脊或舉身沉重精神雜錯恒覺惛謬每節氣改變輒致大惡積月累年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易傍人乃至滅門以其尸病注易傍人故爲尸注孫思邈千金要方論曰凡諸心腹痛服衆方熱藥入腹寂然不動但益氣息急者此尸注病也宜先服甘草汁一升消息少時服瞿麥湯盡一劑得下便覺稍寬并暴癥堅結宿食及女人血堅痛發作無定者神良聖濟總錄論曰尸注者尸病注易於人也多因哭泣感染尸氣流注身體令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而無處不惡或腹痛脹滿喘急不得息上衝心胷傍攻兩脅或磥塊踊起或攣引腰脊或舉身沉重精神不爽每更節令愈加頓滯不治者死死則注易傍人故名尸注

脉

巢元方病源診其注病脉浮大可治細而數難治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尸注鬼注病者葛云即是五屍之中尸注又挾諸鬼邪爲害也其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淋瀝恍恍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就頓滯以至於死死後復

傳之旁人乃至滅門覺如此候者便宜治之方

取桑樹白皮曝乾燒爲灰得二斗許著甑中蒸令氣決便下以釜中湯三四斗淋之又淋凡三度極濃止澄清取二斗以漬赤小豆二斗一宿出曝乾乾復漬灰汁盡止乃濕蒸令熟以羊肉若鹿肉作羹進此豆飯初食一升至二升取飽滿微者三四斗愈極者七八斗病去時體中自覺疼痒淫淫或若根本不拔重爲之神驗也

又方

桃人五十枚破研以水煑取四升一服盡當吐吐病不盡三兩日更作若不吐非注

又方

杜衡一兩豆豉一兩人參半兩瓠子二七枚松蘿六銖赤小豆二七枚擣末散平旦溫服方寸匕晚當吐百種物若不盡後更服之也

又方

獺肝一具陰乾擣末水服方寸匕日三一具未差更作（姚云神良）

又方

朱砂雄黃各一兩鬼臼蕳草各半兩巴豆四十枚去心皮蜈蚣兩枚擣蜜和丸服如小豆不得下服二丸（姚氏唯髮灰杏仁紫色分等搗如脂猪脂和酒丸梧桐子大日三服差）

又方

女子小兒多注車注船心悶亂頭痛吐有此疹者宜辟方

車前子車下李根皮石長生徐長卿各數兩分等麄擣作方囊貯半合繫衣帶及頭若注船下暴絛水和此共帶之又臨入船刻取此船木燒作屑以水服之

孫思邈千金翼方治卒得尸疰毒痛往來方（方見諸尸門引後方）

阿魏藥主一切尸疰惡氣療人有親近死屍惡氣入腹終身不愈遂至死亡醫所不療亦主一切疰神効方

阿魏藥（三兩碎之如麻子大）

右一味以餺飥麪裹半兩熟煑吞之日三服之服滿二七日永差忌五辛油麪生冷酢滑以酒服之即差

王燾外臺祕要方删繁療尸疰損羸或聞哭聲或見尸常發死人席湯方

取死人眠席斬棺內餘棄路者一虎口長三寸止一物以水三升煑取一升爲一服立効

文仲療尸疰方（總錄作蜀椒熨方）

取新布裹椒薄疰上以熨斗火熨焦令汗出立驗（總錄用蜀椒一斤）

鸛骨丸療尸疰惡氣兼療百病方

鸛骨（三寸炙聖惠用鸛鵲皮）　桂心（三寸）　芫青（十四枚去翅足熬）　巴豆（三十枚去心皮熬）　斑猫（十四枚去翅

足熬）

右五味擣篩蜜和爲丸如小豆一服二丸日三服清飲進之忌野猪肉蘆笋生葱

太平聖惠方赤茯苓散治尸疰發作無時心胷痛喘息急

赤茯苓（三分）　當歸（半兩剉微炒）　赤芍藥（半兩）

鬼箭羽（三分）　桂心（三分）　生乾地黃（半兩）　川升麻（三兩）

木香（半兩）　芎藭（半兩）　桃人（三分湯浸去皮尖雙人麩炒微黃總錄少升麻）

右件藥擣麄羅爲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

鸛骨圓治尸疰邪氣流注悶絶時復發作寒熱淋瀝或腹痛脹滿

鸛骨（一兩塗酥炙微黃）　桂心（三分）　雄黃（一兩細研水飛過）　麝香（半兩細研）　朱砂（一分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碎微炒）　蜈蚣（一條微炙）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擣三五百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煎桃枝湯下二十圓

虎掌圓治尸疰寒熱不思食味心腹刺痛宜服

虎掌（半兩湯洗七遍剉生薑汁拌炒乾）　赤茯苓（一兩）

龍齒（一兩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　當歸（三分剉微炒）

阿魏（一兩）　蓬莪茂（三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用酒煎阿魏成膏，和擣百餘杵，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煎生薑烏梅湯下二十圓。（總錄少阿魏）

聖濟總錄阿魏丸治尸注心亂，如醉狂言，驚悸，夢與鬼交，精神錯謬，疾勢執變

阿魏（半兩醋化去砂石麪和作餅炙研）　安息香（一兩酒化細研）　木香　甘草（炙剉）　檳榔（剉各半兩）

皂莢（十四挺如猪牙者酥炙去皮子）　天靈蓋（酥炙）

麝香（研）　人中白（研各一分）　豉（微炒一合）

右一十味，將六味擣爲細末，與別研四味和勻，鍊蜜丸如梧桐子大。用童子小便一盞，入烏梅三枚，葱白三寸，浸一宿，煎數沸，五更初下二十丸。

桂香湯治尸注發歇無時，心腹㽲痛

桂（去麤皮）　芍藥　木香　柴胡（去苗各一兩）

芎藭　鱉甲（去裙襴醋炙）　乾薑（炮）

吳茱萸（湯浸焙乾炒）　常山（各三分）

右九味麤擣篩，每服三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

神効蜜陀僧散治臨尸哭泣，尸氣入腹，沈滯臟腑，有時發動，取勞積

蜜陀僧（半斤煅醋淬淘研控乾取六兩）　京三稜（炮擣末二兩）

訶梨勒（不去核生用擣末一兩）

右三味合研令勻，每服二錢匕，用黃蠟濃湯調下，當晚不食，臨卧一服，餘時勿服，併服三夜，次夜當下惡物，不下，第三夜加生牽牛子末一錢匕同調下

丹砂丸治五尸蠱注，中惡客忤，心腹刺痛（方見諸疰門外臺方）

萬病丸治五勞七傷，尸注所侵，心腹疞痛，飲食不化，兩胷鼓脹，皮膚攣縮等病

遠志（去心）　澤瀉　石斛（去根）　栢子人（別研）

雲母（水飛）　石韋（去毛）　杜仲（去麤皮炙）　天雄（炮裂去皮臍）

牛膝（去苗酒浸切焙）　白茯苓（去黑皮）　菖蒲

山茱萸　熟乾地黃（焙）　肉蓯蓉（酒浸切焙）

續斷　乾薑（炮）　甘菊花　桂（去麤皮）

五味子　蛇床子（炒）　山茱萸（各半兩）　桔梗（炒）

防風（去叉）　白术（各一兩）　附子（炮裂去皮臍四枚）

天門冬（去心焙一兩半）　細辛（去苗葉三分）

右二十七味擣羅爲末，鍊蜜和杵千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酒下。春秋日再服，夏季日一服，冬季日三服。如久服，即減天雄、附子各一半

防己散治尸疰傳尸，服逐下藥後補虛

防己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　鬼臼

鬼箭羽　附子（炮裂去皮臍）　麴（炒各一分）

右七味擣羅爲散，每服二錢匕，以桃人研汁一盞，煎至六分，溫服，日五服。

類集本草諸方尸注鬼注者，葛云：即是尸之一注，又挾諸邪爲祟。其病變動，有九十九種，大略使人寒熱淋瀝，沉沉默默，漸至於死，死後傳傍人。宜急治，桃人五十枚碎研，以水煑取四升，一服盡，當吐，三兩日不吐，再服也。

陳無擇三因方桃奴圓治心氣虛有熱，恍惚不常，言語錯亂，尸注客忤，魘夢不祥，小兒驚癇，並宜服之。

桃奴（七枚別研爲末）　辰砂（半兩別研）　桃仁（十四枚去皮尖炒別研爲末）　生玳瑁（鎊爲末一兩）　牛黃（別研碎一分）

龍腦（別研一分）　雄黃（用桃葉煑水研飛取三分）　黑犀（石上以水磨澄去水取細末半兩）　麝香（別研一分）　安息香（一兩以無灰酒斟酌多少研飛去砂土銀器中入桃仁琥珀熬成膏）

琥珀（別研三分）

右爲細末，和入前膏，丸如雞頭大，陰乾，蜜器封閉，淨室安置，煎人參湯研下一丸，食後臨卧服

揚用道附廣肘後方子母秘錄治尸注，燒亂髮如雞子大，爲末服之，差

食醫心鏡主傳尸鬼氣，咳嗽痃癖，注氣血氣不通，日漸羸瘦方：桃人一兩，去皮尖，杵碎，以水一升半，煑汁，著米，煑粥，空心食之

趙素風科集驗方齊書曰：有傴人患滯冷，積年不差，徐嗣伯爲診之曰：此尸疰也，當得死人枕，煑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塚中取枕，枕已一邊腐闕，服之即差

艾餅子治遁尸尸疰心腹脹滿及身體疼痛者並宜用之

右用艾不以多少捏成餅子放於病人痛處約一寸厚用器物盛熱湯或熱灰置於艾餅上熨之徹溫即換熨至三五次其痛自止大有神効

太乙神精丹治客忤霍亂腹痛脹滿尸疰惡風癲狂鬼語蠱毒妖魅瘟瘧一切惡毒無所不治

雄黃（油煎七日）　雌黃　硃砂（光瑩者）　磁石

曾青（各一兩）　金牙石（六錢）

右各研細雄雌二黃硃砂醋浸三日曾青用好酒於銅器中浸紙封曝百日急用七日亦得如天陰用火焙乾六味同研合盛令藥滿待三分許以此準合于大小先以赤石脂末固縫外用六一泥固濟訖須候透乾以精明六合吉日合別用泥作三箇柱子高五寸令平穩如鼎足狀安合于下置炭火三斤逐旋添炭常令及五斤只在合底不得過口假五日爲度放冷水中浸合子候泥透剥去泥將合子輕手取開其藥精英五色盡在蓋上亦有三色者純白爲上研細棗肉丸如黍米大每服一丸米飲服之如口噤牙緊斡前兩齒灌下即甦

六一泥法

礬石（黃泥裹火燒一伏時研細）　蚯蚓糞　黃礬（色青如金絲色精明其色本緋以黃泥裹火燒通赤如血取出研細）

鹹土　鹽（各一兩）　黃泥（一斤）

右同爲末以紙一處搗和成泥

尸氣

論

巢元方病源尸氣者人有觸值死尸或臨尸其尸氣入腹內與尸蟲相接成病其發亦心腹刺痛脹滿氣急但聞尸氣則發故謂之尸氣

方

阮察經驗良方三神方能辟死氣

蒼朮（二兩米泔浸兩宿焙乾）　白朮　甘草（各半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入鹽少許點服

辟穢丹能辟穢氣

細辛（半兩）　甘松（一兩）　川芎（二兩）

右爲細末水丸彈子大久窨爲妙每燒一丸加麝香少許尤好

無赤

可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一

二支

尸

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經（一曰錬度五仙安靈鎮神法）

天尊時於長樂舍香林園中教化七千二百四十童子法事粗悉上智童子等前進作禮上白天尊今日侍坐懽樂難勝諸天開宥一切光明幽牢地獄積夜寒鄉三塗五苦餓鬼死魂並得開度還在福中三官息對生死並懽而幽魂始開未入轉輪尸神奔落腐骸無津況淪九土縱橫地官飛奕傍徨不能得還土府促會形尸無寧更受慈追仰訴諸天今既開宥一切普新皇道既暢澤被十方伏聞天尊既垂大慈願普皇恩賜應度者度應生者生應轉者轉應還者還如宿緣未絕不得還者形尸故完幽在九泉爲來靈所追不相容受飛鬼無泊逐連子孫大化既興宜使普蹋不審法中復有何要可得申宣下告地官安鎮撫恤戚使得安九署右別營衛其身如蒙采擇則普天懽泰生死無怨福流億劫世世無窮於是天尊普命諸天上帝無極太上大道君十方大聖衆至眞諸君丈人飛天神王五老帝君南上好生度世司馬司錄司命長生上聖玄和玉女諸眞人無鞅數衆一時復生今當更爲上智童子開諸法門申明龍漢玄都舊典九幽玉匱女青文拔度幽牢地獄積夜寒鄉三塗五苦餓鬼死魂令悉見光明宣告諸天各明上字自然玄文普下諸天諸地水府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三界五帝五嶽靈山九土靈官洞元洞淵洞空洞靈洞無無極無窮無爲無下無形無色無音無響無大無小一切神靈明各任別令所統領宿謫罪魂善惡功過年歲日月事事列言分別改宅形骸所在隨其部界悉爲安恤地祇衛護經營供給無令搖動隨功成就使應還者還應度者度應轉者轉應還者還應生者生落地簡對紀水盟言除天文星一切見明以令爲新於是四衆上智童子懽善作禮同時舉手讚歎稱善是時三十二天帝君即坐各命飛天神人披紫陽玉臺開明眞玉歷出天中靈音自然玉書無量洞章以爲地官度一切人安尸鎮靈保魂錄神其太黃皇曾天太明玉完天清明何童天玄胎平育天元明文舉天七曜摩夷天虛無越衡天太極濛翳天合八天天有八字合六十四字分屬東方九炁天君以青帝太玄女青符命告下東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東方一切死魂安鎮尸形營衛撫卹無令地官拷迫搖動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赤明和陽天玄明恭華天耀明宗飄天竺落皇笳天虛明堂耀天觀明端靜天玄明恭慶天太煥極瑤天合八天天有八字合六十四字分屬南方三炁天君以赤帝太玄女青符命告下南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南方一切死魂安鎮尸形營衛撫卹無令地官拷迫搖動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元載孔昇天太安皇崖天顯定極風天始黃孝芒天太黃翁重天無思江由天上揲阮樂天無極曇誓天合八天天有八字合六十四字分屬西方七炁天君以白帝太玄女青符命告下西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西方一切死魂安鎮尸形營衛撫卹無令地官驅迫搖動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皓庭霄度天淵通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上天無上常融天玉隆騰勝天龍變梵度天平育賈奕天合八天天有八字合六十四字分屬北方五炁天君以黑帝太玄女青符命告下北方土府九署靈官開度北方一切死魂安鎮尸形營衛撫卹無令地官驅迫搖動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其上上上一炁一炁上上上無極無頂無色大羅之天自然玉文總統中央黃元天君以黃帝太玄女青符命告下中央土府九署靈官開度中央一切死魂安鎮尸形營衛撫卹無令地官驅迫搖動一如女青文金龍驛行諸天各命飛天神人以天中靈音自然玉書女青符命普告五方五帝五嶽土府靈官即各依承符命尊奉大法皇道既明是時天朗炁澄三景停輪星宿洞耀璇璣不行河海靜默山嶽吞煙將和炁清金風拂塵天無浮翳日月灌津五苦解脫長夜開魂枯樹生華死骸還人麟舞鳳翔飛鳴欣欣諸天踴躍散花稱善天尊欣暢而作頌曰赤明廻化混爾而分陰陽練質眞道自然玄圖七轉至九仍還元命靈章無量洞篇無常之品炁煞九晨陽光潛啓明景來煙三回五練和以七津隨色蔚耀各返本神大法簡度朽骸還人寶我妙道位登高眞圓元五練至道上靈照耀日月洞照九明諸天開宥幽夜玄清朽骸起步練化自生嘘吸靈和冒幽入冥神苛萬變飛魂反形來煙駕空上造皇庭玉書告命土府太平一切受度普入光明有寶我文世世化生輕泄漏慢風刀相刑玉章靈文生朱光五靈結精煥十方四八分位合五行列宿日月陰陽通縕立天眞保上皇開化法門一切同彌羅大千道興隆令坐懽樂難爲常諸天踴躍奏靈章開我妙道悟少童令開億劫生無窮九轉成眞位仙王秘之中標愼勿揚天尊頌畢諸天上帝無極太上大道君十方無極至眞大聖衆飛天神王五老帝君南上好生度世司馬司錄司命長生上靈玄和玉女諸元君靈妃諸眞人無鞅

數衆七十二百四十童子一時俱起捻香散花左回旋行三匝還北向作禮舉手彈指三十二天日月星宿一時俱明地下九幽無極洞淵光景玄徹無復閒明幽隱普見地藏發泄金玉露形山川溪澗一等細平白骨受炁朽尸還蒐九土清泰地官安寧衆生普度一切無偏大法流化皇道開張普告諸天日月星宿璇璣玉衡南斗北斗司命司録稗君主録南昌上宮諸地諸水五嶽靈山三官九署十二河源長夜之府九幽之中四司五帝一切神明各尊承大法普同一慶以今爲新無上無下無極無窮無深無遠無幽無隱無邊無際無大無小無數無終一切神靈彈指告命休承歌從靈寶青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九炁天文東方九炁青天承元始符命告下東方無極世界土府神鄉諸靈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託尸太陰今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䘏青靈哺飴九炁朝華精光充溢鍊餝形骸骨芳肉香億劫不灰東嶽太上明開長夜九幽之府出某甲蒐神沐浴冠帶遷上南宮供給衣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神靈侍衛安鎮悉如元始明真舊典女青文黑書此文於青石上師拜黃繒章畢埋文於亡者尸形所住東鄉極基界臨埋時師雲行禹步九步至所在東向讀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嚥氣九通呪曰元

始符命普告東方無極世界土府神鄉洞空洞無洞玄洞元九炁總司三界神官一切冥靈無極神王今日大慶青天始陽高駕臨正萬道開通甲乙受度託尸玄房太上清信蒐應上昇五仙沐浴拂餝衣裳形庇靈嶽地爲開張請以玉文安鎮神宮一切侍衛供給自然須蒐反尸上帝奉迎一如明真舊典飛行畢便埋文土中也靈寶赤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三炁天文南方三炁丹天承元始符命告下南方無極世界土府神鄉諸靈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託尸太陰今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䘏赤靈哺飴三炁丹池精光充溢鍊餝形骸骨芳肉香億劫不灰南嶽衡山明開長夜九幽之府出某甲蒐神沐浴冠帶遷上南宮供給衣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神靈侍衛安鎮如元始明真舊典女青文青書此文於赤石上師拜黃繒章畢埋文於亡人尸形所住南鄉極基界臨埋時師雲行禹步三步至所在南向讀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嚥炁三通呪曰元始符命普告南丹無極世界土府神官洞空洞無洞玄自然三炁總司一切冥靈三界神王普監盟言今日上吉太丹甲乙皈玄託尸九玄住齋飛天空受轉輪蒐昇朱陵鍊度五仙功未洞真庇形土官開張四界安鎮靈宮在所營衛供給送迎無令搖動干犯神鄉

明真所言一切咸聞畢便埋文土中靈寶黃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中元天文中央黃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九壘土府洞極神鄉四統諸靈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託尸玄陰今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䘏黃元哺飴流注豐洞鍊餝形骸骨芳炁香與神同元億劫長存中嶽嵩高明開長夜九幽之府出甲乙蒐神沐浴冠帶遷上南宮供給衣食長存光明魔無干犯一切神靈侍衛安鎮如元始明真舊典青文朱書此於黃石上師拜黃繒章畢埋文於亡人尸形所住中央臨埋時師雲行禹步十二步至所在向戊己讀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嚥炁十二通呪曰元始符命普告中元九壘土府洞極神鄉四維總靈十二神官黃元靈紀高極神鄉四維土皇今日大慶萬神臨對甲乙受度託尸九玄蒐升蒐宮庇形土官四極告命明朗開張安慰撫䘏供給送迎無令搖動干犯神鄉明如太真一切咸聞畢便埋文土中靈寶白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七炁天文西方七炁素天承元始符命告下西方無極世界土府神鄉諸靈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託尸太陰今於某界安宮立室庇形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䘏素靈哺飴七炁素華精光充溢鍊餝形骸骨芳肉香億劫不灰西嶽華山明開長夜九幽之府出某甲蒐

神沐浴冠帶遷上天府供給衣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神靈侍衛安鎮一如元始明真舊典女青文黃書此文於白石上師拜黃繒章畢埋文於亡人尸形所住西鄉極基界臨埋時雲行禹步七步至所在西向讀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閉炁七通呪曰元始符命普告西靈無極世界土府神明洞空洞無洞玄洞清七炁總司三界神庭西鄉一切萬炁冥靈無極神王監真度生今日五合少陰告盟甲乙受度五仙鍊形託尸幽戶中房雙經太上清信衆真所明地鄉開通萬神經營尸安蒐鎮億劫長寧遣成去世奉以靈轄一如明真依舊轄里畢便埋文土中靈寶黑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五炁天文北方五炁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北方無極世界土府神鄉諸靈官今有太上清信弟子某甲滅度五仙託尸太陰今於某處安宮立室庇於后土明承正法安慰撫䘏玄靈哺飴五炁玉滋精光充溢鍊餝形骸骨芳肉香億劫不灰北嶽恒山明開長夜九幽之府出某甲蒐神沐浴冠帶遷上天府供給衣食長在光明魔無干犯一切神靈侍衛安鎮如元始明真舊典女青文白書此文於黑石之上師拜黃繒章畢埋文於亡人尸形所住北鄉極基界臨埋時師雲行禹步五步至所在北向讀大字及文畢叩齒二十四通閉炁五通呪曰元始符命普告北元無

極世界上府皇君洞宮洞無洞玄洞淵五炁總司三界高尊北酆眞靈無極神君日吉時和玄天始分上聖臨慶北帝敕雲甲乙受度託尸幽門太上清信位齊十天五土藏形三官來魂南宮沐浴朽骸生薰庇形靈卑億劫長存正道鎔落安鎮玉文一切神明供給自然明眞大法宣告普聞使埋丈土中東方飛天神人曰開度東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轉運福堂安鎮死者形體故宅令得安寧土府營衛奉給送迎當依明眞玉歷女青上宮舊典以青紋繒九十尺或九尺詣九炁天君請諸天王文女青符命告下東酆諸靈官拔度東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餓鬼死魂開出光明安鎮死者形骸宮宅長得安寧無有搖動如女青文南方飛天神人曰開度南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轉運福堂安鎮死者形骸故宅令得安寧土府營衛奉給送迎當依明眞玉歷女青文上宮舊典以絳紋繒三十尺或三尺詣三炁天君請諸天王文女青符命告下南酆諸靈官拔度南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餓鬼死魂開出光明安鎮死者形骸宮宅長得安寧無有搖動如女青文中央飛天神人曰開度中央九幽地獄三塗五苦轉運福堂安鎮死者形骸故宅令得安寧土府營衛奉給送迎當依明眞玉歷女青文上宮舊典以黃紋繒一百二十尺或一十二尺詣一炁天君請元始自然眞文女青符命告下中央四維無上無下無幽無隱無深無遠無邊無際洞玄諸靈官拔度中央九幽地獄三塗五苦餓鬼死魂開出光明安鎮死者形骸宮宅長得安寧無有搖動如女青文西方飛天神人曰開度西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轉運福堂安鎮死者形骸故宅令得安寧土府營衛奉給送迎當依明眞玉歷女青文上宮舊典以白紋繒七十尺或七尺詣七炁天君請諸天王文女青符命告下西酆諸靈官拔度西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餓鬼死魂開出光明安鎮死者形骸宮宅長得安寧無有搖動如女青文北方飛天神人曰開度北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轉運福堂安鎮死者形骸故宅令得安寧土府營衛奉給送迎當依明眞玉歷女青文上宮舊典以黑紋繒五十尺或五尺詣五炁天君請諸天王文女青符命告下北酆諸靈官拔度北方九幽地獄三塗五苦餓鬼死魂開出光明安鎮死者形骸宮宅長得安寧無有動搖如女青文飛天神人曰明眞科品天子用信疋數公王國主則用丈數悉用紋繒上金以法天象之庶人則用尺數鐵以準金寶告諸天人民咸使普聞飛天神人曰夫欲安鎮死人尸形所在地官安慰撫卹使得速還更生福世興家鎮標世世不絕當依明眞科天子公王以上金五兩以奉五帝安鎮五方庶人則用鐵五十

斤生死滅度因緣之信其福無量宣告諸天人民使得普聞天眞皇人曰夫開度拔贖宿對罪魂安鎮尸形宮宅其文出自龍漢之先天尊開大法門教化童子諸天大神而披龍漢之玄奧開演洞玄之秘文拔出長夜之府使九幽得荷大陽之光孤爽還反則朽骸有緣福堂可待而生衣食立以自然飛天可以交遊攜挈太上之賓此法高妙難可稱爲四座大衆請天童子宜各寶之哉於是四衆同時稽首伏地稱善靈寶練度五仙安靈鎮神黃繒章法洞玄靈寶赤帝先生至眞大法師臣王甲稽首上言上上上一炁一炁上上上無極無頂無色無光遼廓至眞大道元始天尊三十二帝太上太道君玉陛下臣承元始大化諸天開宥幽牢地獄三塗五苦餓鬼死魂並出長夜一切光明皇道既開死骸還人三界清肅土府太平請以滅度託尸太陰寄形地官功徽德少未蒙運者皆依女青符命隨所統領安慰撫卹供給營衛不得搖動使還託生人身是時諸天大聖衆無極太上大道君五老上地飛天神王南昌上宮長生司馬好生眞君諸元君靈妃玄和玉女諸眞人七千二百四十童子同時彈指普告諸天諸帝諸水日月星宿璇璣玉衡五帝五嶽諸靈山地府三官九署十二河源洞極洞淵無高無下無深無遠無邊無際無大無小無窮無極一切神靈咸使聞知金篆玉書以付玄和玉女約以令爲斷敕奉大法不得有偏維經天地大運正文甚明令承女青上宮舊典中明聖道爲某郡縣鄉里清信弟子男女生某甲年若干歲本命丙午赤帝領籍七月受炁廿天某陽光功未滿履在繊世塵濁所染應在滅度託命太陰寄形土官今於中天某鄉里中安宮立室以爲住止功微德少未能自還令爲土府所見驅逼不相容安魂飛魂魄尸形無寄謹依明眞大法金篆玉書之文上詣諸天自然玉字女青符命告下某天中九土靈官安鎮某甲身形骸地宅請下九炁青天蒼靈生神眞人從衆嶽仙人來蒼龍九千萬騎齋九炁天文青帝女青符命下東酆九土諸靈官開長夜之府九幽地獄拔出某甲魂神還付故宅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應還者還未得生者明安尸形撫卹營衛不得搖動如女青文以青紋之繒九十尺或九尺以奉九炁天君爲拔度之信又請下三炁丹天赤靈生神眞人從南嶽仙人乘赤龍三千萬騎齋三炁天文赤帝女青符命下南酆九土諸靈官開長夜之府九幽地獄拔出某甲魂神還付故宅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應還者還未得生者明安尸形撫卹營衛不得搖動如女青文以絳紋之繒三十尺或三尺以奉三炁天君爲拔度之信又請下一炁黃天黃素元魁神鈕絃

生眞人從中嶽仙人乘黃龍萬二千騎齎一炁天文黃帝女青符命下中央無極無窮無高無下無深無遠無邊無際土府一切諸靈官開長夜之府九幽地獄拔出某甲魂神還付故宅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應運者運未得生者明安尸形撫卹營衛不得搖動如女青文以黃紋之繒一百二十尺或一十二尺以奉一炁天君爲拔度之信又請下七炁素天白靈生神眞人從西嶽仙人乘白龍七千萬騎齎七炁天文白帝女青符命下西鄉九土諸靈官開長夜之府九幽地獄拔出某甲魂神還付故宅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應運者運未得生者明安尸形撫卹營衛不得搖動如女青文以白紋之繒七十尺或七尺以奉七炁天君爲拔度之信又請下五炁玄天玄靈生神眞人從北嶽仙人乘玄龍五千萬騎齎五炁天文黑帝女青符命下北鄉九土諸靈官開長夜之府九幽地獄拔出某甲魂神還付故宅應轉者轉應度者度應生者生應運者運未得生者明安尸形撫卹營衛不得搖動如女青文以玄紋之繒五十尺或五尺以奉五炁天君爲拔度之信又以上金五兩或鐵五十斤以奉五帝安鎮五方某甲今應在開度之例九土地官各依部界經營侍衛供給有無令形安神守魂不飄散須待功成當反舊宅受津而生願五帝哺飴其和元精導炁養神飲以三光玄注洪泉玉芝自充光華丰瑩潤液丰香魂遊上清不食自然下付宮宅與景合并不相遠離同受化生今日大慶度人無量開度一切莫不咸從尊承舊法列功諸天有還女青削官罰形盟如舊制金龍驛行謹以表聞伏須告報臣甲誠惶誠恐死罪死罪稽首再拜以聞　臣甲姓某屬某郡縣鄉里上上上一炁一炁上上上無極無頂無色無光遼廓至眞大道元始天尊三十二帝太上大道君泰清玉陛下太歲某子某月某日某子時於某天郡縣鄉里中黃素章表一通金龍上昇女青舊典以朱筆書此文於黃繒上師於亡人生在子時北向燒五香火施安五鎮而奏上黃繒章露文一宿明日平旦各埋文方而以鎮神安形行之者女青文曰九祖幽魂皆即出長夜身入光明三官削對天堂記名供其廚飯三十二年皆還其故形而更生也未得還者形骸故宅則爲五帝侍衛地祇營護安慰撫卹無有搖動不出百年無不化生而得還於人道也三界簿錄善有分明智者測其至理考其善惡緣對報應明不虛言愚者任命謂之不然三官塗炭甚可哀哉天眞皇人曰昔赤明天中有道士姓鄭字仁安功德未滿死於常山北戎之阿其子仲明師玄和先生以此文鎮仁安尸形宮宅三十年仁安被度應運人中而爲攝人所燒形骸斷然

而起今爲上宮南帝老君待道之跡今題太極上宮南軒甚有分明也天眞皇人曰昔善惡國有道士姓琨字信然師無常童子受靈寶滅度昇天之傳功德未足死於青元山中埋尸於流生之洲無常童子以此文鎮其尸形百年而遇洪水所蕩於此化生今受號爲元靈老君南宮書其道跡在紫微之館天眞皇人曰昔棄賢世界有道士姓浩字敷明少好山水棄家遠學功德未滿死於地鏡山下其子少信就北鄣先生受此文鎮敷明形尸七百年被水火鍊度而得還生人中後師黑文子受昇天之傳今爲玄老之帝南宮今書其道跡在北元玄寔天眞皇人曰中元天中南浮黎世界有道士姓王字度明少出遊學從扇眞公受五篇文昇仙之傳功德未足死於東山廣靈之阿其子景彥詣戴仲君受此文以鎮尸形九十年遭東山大荒人民掘土覓食發其死尸而即化生後學成昇天爲景霄眞人天眞皇人曰此諸君皆積學滅度道業垂成而得受此文以還生人中皆超虛步空上昇金闕受號自然也其並非悠遠世人所不能明考其迹衍門子師夜光高丘子師石公洪崖先生師金母並受靈寶滅度五練之法昇天之傳衍門死於漁陽洛縣長丘山高丘子死於中山閬喜縣高附山洪崖先生死於武威姑蘇縣漢山中並受此文以鎮其墓衍門子四十年墓崩而形化後入冢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仙卿高丘子七十二年墓爲人所發腐梢而形飛今爲中嶽眞人洪崖先生百二十年墓開尸形飛騰受書爲青城眞人此之諸賢並受滅度之法昇天之傳鎮崇之道而得案虛凌清策空高霞遊宴紫微受號眞人也此之近事非復悠遠之傳元始天王令披元始之寶藏以告太極上仙遇之者將前生萬劫錄名上清應得仙道也諸天男女可不承女青之旨祕而寶之焉

太帝制鬼伐尸法

雲笈七籤凡道士祝滅三尸之法常以月晦朔之日及甲寅庚寅庚申之日兆身中七鬼遊尸諸血尸之鬼上天白人罪過自運中傷於身或遊走他鄉召呼外鬼協進爲妖賊是以惡夢交於寢魂病青纏於神室人所以惡夢疾病者皆七鬼遊尸之所爲也至其日常當沐浴淨服燒香入室精思懃懇不營他事以夜半生氣時或黃昏時正寢東首疊手心上先叩齒三七通乃微呪曰七靈八神八願四陳上告靈命中黃典眞肄魂練鬼塞滅邪精血鬼遊尸殲滯長泯利我生關閉我死門若有眞命聽對帝前使我長生劫齡長存太帝之法敢告三元畢又叩齒三七通嚥液十過都畢此名爲太帝制鬼伐尸神咒之法也血尸七惡被此呪者皆得滅於死尸

之下魂明魂柔受化於三宫之中辟惡除病令人神明不死常能誦之則終身不被魘寐凡存念上道呪除三尸之時常當採取白芷草根及青木香合以東流水煑取其汁以沐浴於身辟諸血尸惡氣亦常可和香燒之以致神明若無青木香者亦可單用白芷凡庚申甲寅之日是血鬼遊尸直合之日也天炁交合七魂競亂淫猥混真邪津流煥明法動精七神飈散每至其日當清齋別處不雜他床愼不可與夫妻相見及同牀而寢又不可爭競財色所行非道之方也每當晚宿臧氣修行之時消呪之法亦可誦經混神若思洞房帝一之事唯使精真以爲意也　上清元始譜録太真玉訣三尸三惡門　第一門名色慾門一名上尸道一名天徒界第二門名愛慾門一名中尸道一名人徒界第三門名貪慾門一名下尸道一名地徒界此三惡之門一名三尸之道一名三徒之界常居人身中塞人三關之口斷人三命之根遏人學仙之路。抑人飛騰之魂。爲學之本而不落尸於三道之上去慾於三界之門真何由降道何由成夫學上法欲遣諸慾滅落尸根道自然成剋得飛騰上昇三清　三尸五道門　第一門名色累苦心門一曰太山地獄苦道第二門名愛累苦神門一曰風刀苦道第三門名貪累苦形門一曰揵山負石苦道第四門名華競苦精門

一名作江河苦道第五門名身累苦魂門一名吞火食炭鑊湯苦道此五苦五道之門常居於人身係人命根遏人招真之路斷人修仙之門爲學之本而不解形於五道之上滅跡於五苦之下衆累不斷沈淪罪門何由得脫騰身遯變流景玉光也夫欲上學當先斷諸累絕滅苦道真自然降神仙自然成剋得變形遊宴諸天落上尸之道當青書上玄滅慾斬尸變景流光玉符著頭上當於色慾之門北向銜刀請一杯清水面臨水上師於弟子後叩齒九通呪曰上尸青慾自號彭倨變化九種爲頭蛇躯混沌無心或沈或浮貪慾滋美華色自居走作魂鬼司人過咎斷人命根氣散神遊收很三宫小蟲無勿真人甲乙佩籙帶符色慾已斷死路已除元始有命請斬尸頭三台監形遂出無留滅根絕種勿使遺餘甲乙練真三宫清虛五帝監映太一定書北元沐浴冠帶行踦飛度天界流景玉輿遯變上清乘空遨遊畢取所啣刀師以繞弟子頭結九過下所卷玉符埋於色慾門下以杯水灌上行此之道上尸即滅色慾自除身遊天徒之界形魂無擾苦惱之患太真上道愼勿輕傳以次進中門而落中尸落中尸當黃書中元滅慾斬尸變景流光玉符著心前於愛慾中門向丑捉刀向後請一杯清水著前師於後叩齒十二通呪曰中尸彭質號曰中黃愛慾自居

依腹逃藏沈浮變化形無常方執人魂鬼走作三宫赤子馳競使人發狂慾性喪神罪由小蟲真人甲乙上帝已徵身佩玉符丹文金章列名元圖三慾已忘元始符命斬滅尸形斷根絕種勿得飛揚甲乙受練五符休粮真仙安鎭藏內生光五帝監映太一列行中元沐浴冠帶衣裳解形遯變流景玉光飛昇上清食息太空長保自然天地無窮畢以次進下門而落下尸落下尸當白書下元滅慾斬尸變景流光玉符著兩脚上於下貪慾門向南横刀於兩足上請一杯清水著足下師於後叩齒三通而呪曰下尸彭矯貪慾自策白色混沌體無常形依人兩足誂動人情言白得失走作鬼靈三宫擾亂赤子不寧貪慾小蟲貫備幽冥真人甲乙三錄已清慾門斷塞不受邪精元始急令三台臨庭速出無隱及汝弟兄九種子孫一特斬形五帝度真太一記名下元沐浴冠帶羽青玄度三界上飲元精解形遯變流景上清飛玄步虛三界齊明畢三界既度便度五苦之道解形遯變飛度五道之法當作新水一通中履並新於第一色累苦心門上黑書解形遯變滅度地獄流景玉符置兩足下北向平立師叩齒五通呪曰

解形遯變落尸五難三慾已清神津內灌脫故鍊新椹杳氣制玉符滅跡地無拘擘飛度天界超淩雲端魔王保真氣合自然七祖同昇飛步天門

五帝監映萬神咸開畢脫巾解結埋符於兩足下脫履而去次進愛慾苦神門於愛慾苦神門上白書解形遯變滅度風刀流景玉符置兩足下西向平立師叩齒九通呪曰雲行飛步遯變玉光解形脫跡散髮翱翔八界無拘乘虛空行天魔已保五道開通超度風刀形昇上宫畢埋符兩足下去之勿顧　三尸篇　洞章曰太上三氣化爲神符號曰三元無量洞章制命六甲運使五行率攝還命却死求生消除三鬼滌蕩五神五神一曰五尸三鬼一曰三蟲蟲尸互名參神亂鬼三尸上尸中尸下尸也五尸青尸赤尸黃尸白尸黑尸神呪曰三尸五尸俱入黃泉吾昇清天保長生樂使世世居天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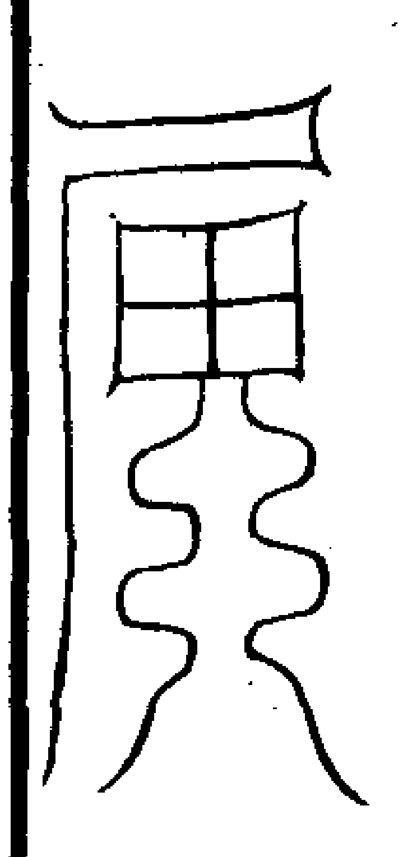
二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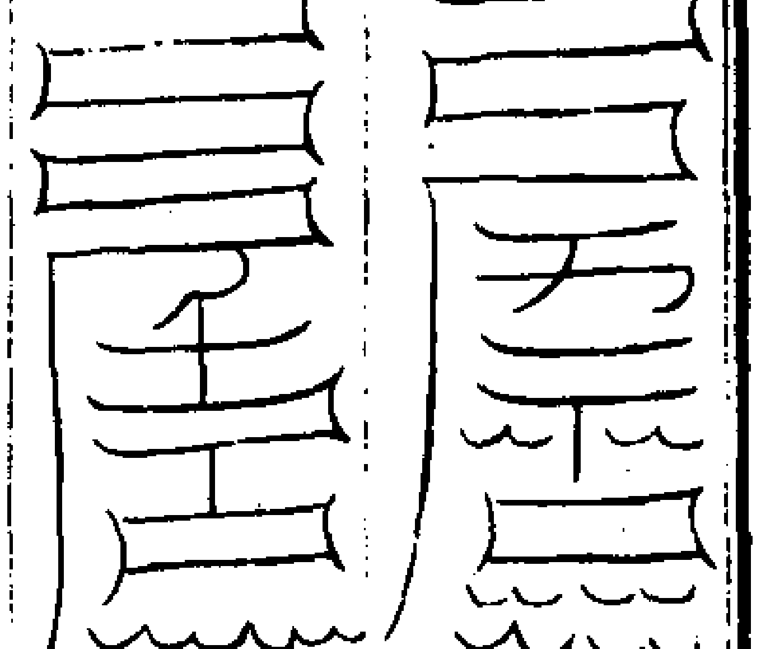
尸

三尸中經

（一名去尸駐色得不死之道）太上三尸中經曰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飽味於五穀精氣是以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爲人大害常以庚申之日上告天帝以記人之造罪分毫錄奏欲絕人生籍減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于天魄入于地唯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既不精即爲禍患萬病競作伐人性命上尸名彭倨在人頭中伐人上分令人眼暗髮落口臭面皺齒落中尸名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藏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事啖食物命或作夢寐倒亂下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撓五情勇動搖邪不能自禁此尸形狀似小兒或似馬形皆有毛長二寸在人身中人既死矣遂出作鬼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無異此三尸九蟲種類群多細蟲長四寸五寸或八寸此蟲貫心人死白蟲長一寸相生甚多長者五寸蹤人五藏多即殺人令蟲令人貪食煩滿肺蟲令人多咳欬胃蟲令人吐嘔

不喜膈蟲令人多涕唾赤蟲令人腸鳴虛脹蟯蟲令人動止勞劇則生惡瘡顛癡癬瘑疽瘻癬疥痾癩種種動作人身中不必盡有亦有少者其中有十等就中婦人最多也其蟲由惡好侍人新水抽意學道欲調去之即可矣凡至庚申日無夜不卧守之若晚體疲小伏牀數覺莫令睡熟此尸即不得上告天帝又太上律科云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群魔併集以司天下兆人及諸異類善惡之業隨其功過多少賞勞譴過毫分不遺經曰三守庚申即三尸振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乃精神安定體室長存五神怡靜不復搔擾不迷不惑不亂不淫瞋怒平息真靈衛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之時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呼三尸名使不敢爲害耳　去三尸符法（符並朱書）太上曰三尸九蟲能爲萬病病人夜夢戰鬬皆此蟲也可以用桃板爲符書三道埋於門閫下即止矣每以庚申日書帶之庚子日吞之三尸自去矣常以六庚日書姓名安九命籍中三尸不敢為患之





此符消九蟲當以六庚日常以白薄紙竹紙書服之每庚皆如之唯庚申書之不限多少從庚申日早朝服一枚次庚午日吞一枚值六庚勿失蟲皆不貫五藏人身無病也勅符呪曰日出東方赫赫堂堂某服神符符衛四方神符入腹換胃蕩腸百病除愈骨體康強千鬼萬邪無有敢當知符爲神知道爲真吾服此符九蟲離身攝錄萬毒上昇真人急急如律令

治三尸法

道書三尸一曰上尸彭瓆好寶貨二曰中尸彭瓆好五味三曰下尸彭蹻好色欲（止此法相承）除三尸法

常以鷄鳴時漱取醴泉咽之三兩止徐徐從氣勿與人言語　祝去伏尸方　以正月五日七月七日取商陸根細切以玄水漬之三日陰乾可治爲末服方寸匕玄水服下日三服百日伏尸盡下出如人狀醮埋之祝曰伏尸當屬地我當屬天無復相召即去隨故道無還顧常先食服之禁一切血肉辛菜物　厭尸蟲法真人曰江南多白芷草採取根細擣末以沐浴則之此香乃三尸所憎者　又方三月三日取桃葉一云桃根擣取汁七升以大醋一升同煎令得五六分食前頓服之隔宿無食即尸蟲俱下　上仙去三尸法　朴砂一斤（細研飛過）醇酒三升純漆二升　右合和令相得微火煎之令乾稠可丸如麻子大日服三丸漸加至二十一丸經四十日百病自愈三尸自出服之百日肌膚堅固千日令人長生不死與天相保不能俱言後當自知　下三尸方　貫衆五分（主伏蟲）白藜蘆十二分（主長蟲欲得雄者）蜀漆三分（主白蟲）蕪荑五分（主肉蟲）石蠶五分（主蟯蟲）厚朴三分（主肺蟲）狼牙子四分（主胃蟲）雷丸六分（主赤蟲）殭蠶四分（主膈蟲）右九味物熬令黃合擣篩之鍊蜜丸如梧桐子大以粉漿服五丸日三服之漸加至十丸十二日　癥聚下六十日百病愈服之先從小起若女人如齋戒恭謹者亦可服之　仙人下三蟲伏尸方　茯苓十斤商陸

根削去土皮但取下白者五斤清酒麥麯各五斤幷炊釀之酒置盆中封之二十日藥成擣之但滓大豆熬之作末如飴狀合丸如大彈丸日服三丸十日以去蛕蟲如雞子黃上尸者百日中尸六十日下尸四十日當爛出上尸如手中尸如足下尸如雞子上尸黑中尸青下尸白此三尸與人俱生常欲令人死至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每至其日當拘制七魄及守庚申夕於是三尸不能得動矣是庚申夕人夢與他諍鬬者是魄與尸鬼鬼鬬矣魄常欲令人身安欲靜鬼常欲令人恍惚蓋欲人早死故欲攻奪此之謂也　凡道士醫師但知按方治身而不知伏尸所在上尸好寶貨十億中尸好五味下尸好色若不下之但自欺耳去之即不復飢心神靜念可得延生眞人貴其道道士尊其藥賢者樂其法愚俗笑其事所以言人死爲尸骸者乃是三蟲之號位也當服商陸散者乃自除去三尸不必酒釀而服之也樵子亦善能服氣者不用此術又眞氣是青牙五方之精道士服之二十一日三蟲走出矣　神仙去三尸法　眞人去三尸延年反白之方宜服浮水玄雲之髓此自然長生千歲一變百歲一化光變後化藥之精英也故可服之而得長生也丹光之母者松脂也浮水之髓者茯苓也能伏鬼神卻死更生松脂流入地中千年變爲茯苓茯苓千年化

爲琥珀琥珀千年變爲丹光丹光之色赫然照人丹光千年變爲蜚節芝蜚節芝千年變爲浮水之髓浮水之髓千年變爲夜光夜光千年變爲金精金精千年化爲流星流星千年化爲石膽石膽千年化爲金剛金剛千年化爲木威喜夫金入火不耗入水益生夫松脂變化蓋無常形故能沉淪無方上昇太淸此飛仙之法勿傳其非人方曰當取茯苓松脂各十二斤以水漬松脂七日朝陽去水以酵酒二斗與茯苓合漬之日曝令乾月食一斤欲不食用練松脂去苦臭以火溫之內茯苓中治合和以白蜜三物合服之月各一斤百日身輕二百日寒熱去三百日風頭胸目去四百日五勞七傷去五百日腹中寒癖飲癥氣去六百日顏色住七百日面䵟除八百日黑髮生九百日灸瘢滅千日兩目明二千日顏色易三千日行無跡四千日諸痕滅五千日夜視有光六千日肌肉易七千日皮脉藏八千日精神強九千日童子薄萬日形自康二萬日神明通三萬日白日彰四萬日太一迎五萬日坐在立亡日三食俱勿忘但過萬日仍自縱橫變名易姓昇天遊嶽皆可耳　神仙去三蟲殺伏尸方凡二方章陸根味酸有毒主胃中邪氣塗癰腫殺精物鬼五藏散水氣根如人形者神生故墟田間三月八月採章陸一名夜呼一名蕩根一名當陸一名莧陸一名長

根一名商草一名神陸一名白華一名逐邪一名天草一名逐陰之精此神草也去三蟲殺伏尸去面䵟黑益智不忘男女五勞七傷婦人乳產餘病帶下結赤白皆愈右用麯十斤米三斗加天門冬成末一斗釀酒漬章陸六日便齋服五日食減二十日穀絕腸肥容氣充茂諸疾去耳目聰明瘢痕皆滅以月宿與鬼日加丁時取商陸服如棗日三道士常種此藥草於靜室之園使人通神令人不老長生去三蟲治百病毒不能傷矣　又方取當陸根四十斤削去麤皮細切之以水八斗於東向竈煎之令減半去滓更煎之令可丸服如桐子大丸蜜作之勿令人見　又一方章陸根三十斤正月二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採取過此不中用取章陸根淨洗麤切長二寸許勿令中風也絹囊盛懸屋北六十日陰燥爲末以方寸匕水服旦先食服十日見鬼六十日使鬼取金銀寶物作屋舍隨意所欲八十日見千里百日身飛行登風履雲腸化爲筋久服成仙矣　除去三尸九蟲法幷藥術　先生曰夫三尸之鬼變化無方或見隅鬼或假人形雖千妖萬怪即黠而不神不悟人言語不能鑒其情欲修法稟慎無發揚心或默語鬼聞人聲鬼聞人聲即爲禍害厭暴祟反其憂百端審察災源急宜詳解逐爲人之備無令恣淫故訣禳用運日節法破日服符及

造藥術欲爲消去即其尸鬼亦常忌此日也兼庚人用月晦庚日開執之日故於此日能迷淪人意伴眈眠睡造作夢寐顚倒非常或緣人性之所畏惡輙變此物恐怖多端或於眠中喚人名字或假吏卒收錄執縛或託人父母兄弟貴賢於己或夢妻子困病死喪使人悸懼悲哀哭泣或夢塚墓狼藉尸骸或若來厄爲其迫塞或若犬來咋齧或見牛馬奔衝往來號吠倉卒抵踏或爲豕之形千狀或蟲蛇之物萬端或顚倒其中狂戒訐揚人過惡此皆其所爲也可先期一二日閉收心飲意以道自處庶幾行法而去之耳仙經云凡服仙藥先去三尸其方如右　附子（七枚炮）蕪荑（二兩炒）乾漆（二兩炙去烟）右三物篩擣爲散常以空腹酒服一匕日再服七日而上尸去九日中尸去十二日下尸去後當痢於盆中即見三尸蟲狀以綿裹之葬東流水中微哭之呪曰汝死歸地我得昇天別道而歸更勿反顧之經三日後或自於日中大哭煩惱恍惚勿自訝之後當爽朗爲道人耳　劉根眞人下三尸法眞人曰欲求長生先去三尸三尸去則志意定志意定則嗜慾除乃以神方五篇見授云伏尸常以月望晦朔日上天白人罪過欲司命奪人算使人不壽欲去之法用此方蜀倚脊（七枚）乾棗二兩蕪荑二兩右藥並皆依法事持杵羅爲散以清水服一合日再服七

日上尸去九日中尸去十二日下尸去其形似人以綿帛裹之埋於東流水咒曰子兇魯地我當昇天易道而歸勿復回顧三日之中當恍惚後乃佳耳　神仙古方傳授所來二首　朱璜者廣陽人也少病毒瘕就睢山下事道士阮丘丘憐之言卿除腹中三尸其人之業可度教也璜曰病愈當為君作客三十年不敢自還丘因與璜七物藥日服九丸百物利下如肝脾者數件乃愈後數十日肥健心意日更開朗乃與老君黃庭經令讀之告曰日三過道之能思其意當度世丘遂與璜俱入浮陽山玉女祠且八十年復歸故處白髮盡黑鬢更長三尺餘過家食止數年復去至武帝末猶存焉　沈文泰者九疑人也得紅泉神丹去土符還年益命之道服之有効往崑崙留安息二十餘年以傳李文淵曰土符不去服藥行道無益也文淵遂受秘要後亦昇仙今以竹根汁煮丹及黃白去三尸法出此二人矣　遊稚川記　僧契虛姑李其父開元中為御史契虛幼好浮屠氏年二十髡髮衣褐居長安中佛舍及明皇幸蜀羯胡陷兩京契虛乃入太白山食柏葉絕粒遇道士喬君清瘦高古鬢髮皎白謂契虛曰師神骨孤秀後當寓遊仙都契虛謝之喬君曰異日師於商山備食物於逆旅有捀子必揖而餽焉或有問師所求但言願遊稚川當有捀子導師去矣及祿山破上皇還京天下息兵契虛即於商山旅舍備食膳遇捀子而餽焉近數月餽捀子數百人食畢輒去無問者契虛怠焉喬君見欺將歸長安忽遇一捀子年甚少問契虛所趨答曰願遊稚川積有年矣捀子驚曰稚川仙府也安得至乎契虛曰幼而好道嘗遇至人勸遊稚川但不知其路耳捀子曰與我偕行可以到也於是與之俱至藍田上理行俱登玉山涉危險踰巖巘十八餘里至洞穴水自洞側而出捀子與契虛運石填水三日而水絕俱至洞中昏晦不可辨遙見一門在十數里外望門而去既出洞外風日恬照山水清麗凡行百餘里登一高山攢捀迴抱石徑危峻契虛悵惑不敢前去捀子曰仙都近矣無自退也挈其手而登既至山頂緬然平坦下視山峰川源杳不可辨又行百餘里入一洞中又數十里及出洞見積水無窮中有危徑纔積尺餘長亘百里捀子引之躡石而去顧加慄慄不敢顧視即至一山下有巨木煙景繁茂高數十尋捀子遂登而長嘯久之風生林杪俄有巨索自山頂懸竹橐而下捀子與契虛入竹橐中閉目危坐勢如騰飛舉巨絙引之即及山頂城邑宮闕璣玉交映在雲物之外捀子指而語曰此稚川也與契虛俱詣其所仙童百輩羅列有一大仙謂捀子曰此僧為何而來捀子曰此僧願遊稚川久矣故挈而至一獄

中見冠冕大仙貌甚偉據玉几而坐侍衛環列呵禁極嚴捀子命契虛拜揖且曰此稚川真君也既拜召昇階問曰爾絕三彭之仇乎契虛不能對真君曰此未知道不可留此即命捀子引登翠華亭見亘空丹檻雲矗內一人袒而寐髮長數十尺凝膩黰黑洞瑩人心目又命契虛拜曰此揚外郡國隋室奢亂入山得道非其瞬目乃徹視之徹視者寓目人世耳拜請忽寤而開目光若日月之朗焉又見一人臥石壁之下捀子曰此乙友君名淵亦得道人也既而捀子承真君之教引契虛歸人間凡所涉歷皆是來時所經之路契虛問捀子曰真君問三彭之事我所未了何答曰三彭者三尸之姓也常居人身中伺人之過欲令人死每以庚申日條列人罪目奏于上天學仙之士不去三尸無由得道徒苦無益也既及平地在秦川矣亦不知捀子所之契虛自此居太白山未嘗言稚川之事貞元中從居華山榮陽鄭紳吳興沈聿自京出關值大雨至契虛絕粒不置庖爨鄭異其不食訪其所過因詰其事鄭甚奇之自關東却迴詣其舍契虛已遁去不知所之鄭君述稚川記耳　夢三尸說　道書曰言人身中有三尸蟲居三丹田好惑人性欲得早亡每至庚申日上讒于帝請降災禍於人致人多夭枉禍厄修鍊者用術及藥以去之則年長不死有廣平人宋彥華家于濮上好儒又及術後因於道者處受術及藥百計求去三尸忽一夕夢三人古冠服而立堂閒之內彥華問曰君何人乎答曰吾即是君身中三彭也欲辭子故來相告耳彥華夢中責之曰吾受生于天天賦有命命有短長必自悲矣聞君好居吾身中讒賊幻惑惱亂吾神使邪夭禍厄則書而上吾何負於君輩哉今吾師道術以殺汝汝不速去必遺禁苦三尸曰子能聽我言將以辨吾非罪而以辭子可歟彥華曰何也答曰吾之族陰陽之精也上係太虛自無入有凡人有生質則上帝乃領吾兄弟賦于人中主其寃寃護其性而保其中也蓋人及壯則百緒之亂貪財伏溺邪淫嬌詐欺誣斲伐倰妄外示正直內趨僻遇不孝友不慈恵抑民掠財送形恃勢潛窺陰計自豐其家喜利忌賢粒貪叶富晝夜伏使兄弟甚勞苦哉吾之疲倦且錄其元以害之得速死冀吾有暇耳不如是何得適哉今子若好道不必去吾兄弟子但修中正拋榮去味遠世棄欲息從沈嘿滌清三宮鎮定九府日月內燭星斗高臨則吾兄弟優游清閑雖千萬歲與子周旋賓護外物吾無勞役又何敢息況讒賊乎今子且愛榮好奢戀世情命矯謀財色既而返逆於我我今去矣君上彭去則子言語倒錯耳塞目瞶容貌滋味無復暢也中彭去則子規謀失算治官乖政榮葉壯圖

文詞術藝無復適也下彭去則子風月湯絕馳騁粼雖生並無復強也子孫廢滅鬼覓颯況如此則子近為行尸非人也夫人之處世賴我兄弟以為精識思慮子不修中正保元氣而誣我以罪豈非戾乎書詑揮彥華將去彥華夢中牽其袂而留之曰自古皆有死民無財不活今吾不能保其真矣子且為我留居共子謀財不復反覆矣三彭倏然躍入其鼻悅而驚乃寤自後但以積財為業不復更言道術溟洪先生曰吾聞大道虛無無一物可辨自無入有蓋賦形也人稟中正不可自邪也中正則天地合其神豈小蟲能害乎三彭誠有靈者豈能側天地乎亦信人自不端陰使其內則更有小於三彭者固能致惱矣是其詭可深信斃家氏多貪能耕覓嘗餘財所養道藝今盡擲矣與予話夢訣書以傳之笑其惑也如此

中山玉櫃經服氣消三蟲訣

昔大黃帝君（大古無名云大黃帝君者則黃帝有熊）會群臣於崆峒山問道于廣成子曰夫人養生全真遊觀於天庭閒止息於洞房中得與衆聖齊群駐童顏而不敗者則何法致實廣成子曰夫人以元氣為本本化為精精變為形形雖好生欲能朔之欲不可縱縱之則生虧制之則生益益者精滿氣盛百神備足夫有死必有生有生必形虧虧益盛衰物之常理（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極悲來物盛則衰有生死是天地人之常數也故人皆貪為物以法取身在愛育之門無化形變則合於化元之道者也）夫人體內有百關九節（自關者接百脈之神為九節之用九節者一脊二脛三臂四肘五肩六項七腰八股九脇是謂九節也）合為形質洞房玉戶紫宮泥丸丹田以度泊（古人作積薄分論神氣棲息故宜度泊洞房等皆天庭三田神所泊處也）百神守衛六靈潛護（百神者百節之神守周營魂保護之藏神五神清則百節靈五神濁則百節怨清則少傷則老絕去貪欲嗜味傷神促壽全玉滿堂莫之能守六靈者眼耳鼻舌身意等謂之六識常顛心動動念斷識使從之是故刪之則寧用之則成敗之則悟悟之則真人有上鬼伏於身六鬼藏於府故云肝藏魂肺藏魄脾藏志心藏神腎藏精此皆百神於宗之主也宜防濁亂雜擾動作違之不守自致敗傷而已）保其玄關守其要路（道以真一為玄關以寧精為要路）既食百穀則邪魔生三蟲聚（蟲有三名代人三命壽號三尸一名青姑號上尸代人眼生人泥丸眼暗面皺口臭齒落鼻塞耳聾髮禿眉薄皆青姑之作也一本作青石二名白姑號中尸代人腹空人藏府心悅意亂肺脹胃弱氣共傷胃失飢過度筋肉焦皆白姑之作也一本作白石三名血尸號下尸代人腎空人精髓腰痛脊急腿痹髀頑

脘疼腔酸陰萎精竭血乾骨枯皆血尸之作也一本作血姑此三尸每流嘆喪胎鬼欲人之心欲其速死是諸邪魔生也人死則尸化為鬼遊觀四冥非樂天庭之業也常於人心識之間使人常行惡事好色欲增善怒重瞋識輕良善亂意識令陷昏危無於一日之中念念之間不可絕想常以甲寅庚申日上白天曹下訴地府告人罪狀述人過惡十方判史定其訴九泉主者客其對於是上帝亦聽之則誅罰輕者依世遣逮求過不遂重者奪紀長夜分散身形或悚而出令俗躋死吹直符雖雖狀注破在秩心此之是都由人不能絕百穀斷五味嗜欲集貪妄而自致其傷損內累土書云百穀之實土地精五味外美邪魔腥臭亂神明胎氣零三宮使忱氣暴烟要如戕敗使之三蟲由斯五穀也）貫穿五臟壞鑿六府使身困不華實津液不流注血脈不通行精髓不凝住胎鬼不守宮陰鬼不閑虛令人耽五味長貪欲形老神衰皮皺髮落若不却粒絕味禁嗜誡色則尸蟲全而生身必死若滅三蟲彈尸鬼安魂魂養精髓固形神保天地者非氣術而不可倚矣（攝制情欲攻滅蟲尸使形身不枯朽須服神氣導元逆本是此皆不可倚）且我大仙以氣術為先元氣是本是以太和為宗沖元是本及吾歸之於妙寂之於玄化之於無用之於自然自然輕舉昇於玄玄出入無間其道恬焉與道通靈當有何患（音逆內景云勿令七祖受殃患但不許以道傳於非人則七祖受殃已今言當有何患是有依道本行修無殃故也）夫上仙以元氣為宗中仙以丹術為本下仙以藥術為首量此三者夫何以久皆以動勞神餌金服石勤費資永失於歸寂蓋不得自然之理乖於真道矣昔大隱翁曰生吾有身憂吾勤勞念吾飢渴觸情縱欲過患斯起遂虧於玄化之道也（此廣成子述初古大仙要道所得之祕言也）於是大黃帝君理心沖觀想元氣（用保玄理先靜丹元觀想自然融於虛寂也）乃感太一真君持玄元內景氣訣妙經一篇授之帝君帝君躬後降中嶽復會群仙宣是妙經因名中山玉櫃服神氣經（此碧巖受行其經於師奉傳然得分明知其的實以為括）夫太一真君者是北極太和元氣之神神通變化自北極紫微宮經遊於天地間滋育萬物在天則五象明焉在地則草木生焉居人則神識靈焉在鑒則五行察焉在北則四運變焉聽之不聞視之不見搏之不得無形無狀而與萬物作狀故謂之玄積之象所感無不應所貫無不證所尋無不用所精無不動是知道以真正為玄關尋精為要路倚於此者無所不適也（碧巖次之相次顯示使其將來不滯迷惑）經曰夫欲服氣服元氣為本以歸寂為玄妙若不得此

門及不知玄關要路則終不能成就功德也（經之要言此不妄語）夫求仙道絶粒爲宗絶粒之門服氣爲本服氣之理齋戒爲先當持齋戒然揀好日要靜一室安置牀薦其（齋以心清意淨無諸躁動此可二七日）若不先齋則不得神氣内助若不存想則神氣不得内補夫欲修行要當別置一室好土香泥泥飾明窻高敞牀褥厚暖衆挽新潔不得使雜人穢汚觸到其中其中地須深鋤深二尺篩去滓礫除諸穢物更添好土築擣平實更羅細土拍踏令緊既得平穩勤須灑掃務其清淨室中唯安書机經欑每一度焚香念玄元無上天尊又念太一眞君（又可呼三一三元五藏六宮一身之神其心中齋靜默思之也）太一眞君有五誡誡心依之然後神應一者不得與女人語笑同處致尸鬼惑亂精神二者勿食一切葷腥五辛留滯冷滑之物若食之令三尸濁觸五神三者勿入一切穢惡處所夾和死問病至人爲殺戮決罰驚寬大怒大怖精神飛散就中死尸道人尤忌（淨之至大尚不備尸人之至寶尸之至穢也）或悞衛見當以桃皮竹葉湯浴訖入室平卧存想心家火遍身焚燒身都燗然使之如盡然後閉氣咽新氣驅逐腹内穢氣使攻下泄務令出盡當自如故四者勿與一切衆人爭於是非忿諍鬬競及抱小兒減人筭壽損志傷神五者勿得歎詞一切

事陰神不助常慎言語節度行止勿對北拯溺犯太一紫微殃罰非細若有違此五戒於二七日間眠夢之内自有警覺覺悟於人務人修善其事秘密勿泄於人（所言内景氣訣妙經一篇良有是也夫景是内秘之事唯自己心内知之而不可漏泄他人之）説三尸　眞人云上尸名彭倨好寶物中尸名彭質好五味下尸名彭矯好色慾三尸之爲物常居人脾至修法之夜卽宜右覆卧則脾不得動脾不得動則三尸不得作恐且亦乃一助也是夕心中祝言曰三尸九蟲我已知你所能也若眠中聞喚誤應者卽當起正坐叩齒十二通心中祝曰吾知汝是三尸九蟲耳但知行正意伏使夢中勿與相應對也常先須思憶勑戒之亦無能變化矣　説三尸所居法　上尸彭倨居人頭上在泥丸宮中一名上丹田宮卻入眉後三寸自有宮殿樓閣中尸彭質居人心後卻入三寸三分居其間名曰中泥丸一名中丹田自有宮殿樓閣下尸彭矯居人下丹田亦名下泥丸在人小腹去臍下三寸卻入腹三寸七分自有宮殿樓閣　伏三尸法　若忽夢起屋舍籬障者是腹中尸蟲共相依止若夢與女人交通者其尸蟲會也重者皆成病若服丹砂有功者當夢大火燒其屋室服諸藥有應當夢父母喪亡妻子被殺或是姉妹兄弟之屬或女人或塚墓破壞失去棺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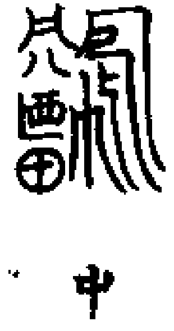
及被五刑死者此是尸蟲皆將消滅候也　趙先生口訣祝尸蟲法（凡三法）趙先生口訣曰欲祭三尸九蟲法常以月建之日夜半之時露出中庭正立東向平體正氣叩齒三十通訖舉頭小仰卻復下頭小俛因嚥液二十過又向前仰兩手二七過前後仰緩手爲之竊祝曰南昌君五人官將百二十人爲某甲除三蟲伏尸將某周遊天下過度災厄訖徐徐左廻運卧行之三年尸蟲消滅若月中有重建者亦重爲之修此法欲齋戒獨住不欲雜錯人衆務令寂靜勿使知之及六畜爲獸並不聞聲爲此法易行無悅惱之患　又法先生曰欲除尸蟲之法春月擇甲乙夜視歲星所在朝之再拜正心竊祝曰願東方明星君扶我魂接我魄使我壽如松栢生年萬歲生不落願爲甲除身中三尸九蟲盡走消滅常擇潔靜頻行之爲善此仁德樂生君術也木剋土所以土尸去妙訣祕之　又法先生口訣去三尸九蟲法常以月晦日日出所所時東向日所出處禹步三祝曰諸罨（平者嘆發如言號）耳月中有蟲兜蝦蟆日中有蟲三足烏水中有蟲蛇與魚土中有蟲蛾蟆蛄腹中有蟲蛇白從凡三祝止之祕而勿傳　東方氏制三尸法常以庚申日存頭中有太上老君泥丸真人二人並共坐上着遠遊冠服玄袍坐於冥光帳中下視口目耳鼻清滌神氣謂之上一拘

面部之魂次存心中有太一大帝絳宮真人二人並共坐上着九陽冠服丹南遊景之袍坐於朱陵帳中下視四體清淨肝肺膽腎皆令淨潔如五色玉謂之中一拘四肢之部精次存臍内有太黃老君黃庭真人二人並共坐上着十靈之冠服黃羅之袍坐於黃錦帳中下視脾腹之下孔竅令分明如白素謂之下一拘制骸髓於是三尸無從得動矣　紫微宮降太上去三尸法　夫人身並有三尸九蟲人之生也皆寄形於父母胞胎五穀精氣是以人腹中盡有尸蟲爲人之大害常以庚申日夜上告天帝記人罪過絶人生籍欲令速死魂并于蒼天魄入于黃泉唯有蟲尸獨在地上遊走曰鬼或四時八節三牲祭祀不精鄙與人作禍害心痛疰忤代人性命上尸彭倨在人頭中代人眼目令人好作惡敗食來生或口臭齒落中尸彭質在人腹中伐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好作惡敗食來生或作惡夢驚恐不安下尸彭矯在人足令人下關搔擾五情踊動不能自禁若尸爲神則害于是故復疰不絶又云上尸彭倨名青服中尸彭質名白服下尸彭矯名赤口此三尸狀如小兒或似馬形狀皆有髭鬚毛長三四寸人既死遂出作鬼耳如人生時形象衣服長短親人見之謂是亡人還家賓非亡人靈也身中三尸九蟲種類群多夫學道修長生者若不先滅三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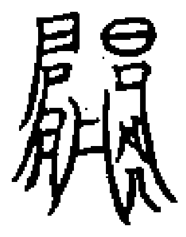
九蟲徒煩服藥斷穀求長生不死不可得也後人謂先聖經方虛諺乃未究害之所由也此上聖之至訓真人之秘言宜可勗哉制之法每至庚申日夕不眠以守之令不得訴天帝罪滿五百條其人必死三守庚申三尸振服七守庚申三尸長絕太玄鑊湯煮而死矣爾乃精神安定五藏恬和不復擾擾　太虛真人消三尸法　真人曰常以春甲寅日夏丙午日秋庚申日冬壬子日瞑卧時先擣朱砂雄黃雌黃三物等分細擣以綿裹之使如棗大臨卧時塞兩耳中此消三尸錬七魄之道也明日日中時以東流水沐浴畢更整飾牀席易著衣服浣故者更發先除滌之都畢又掃洒於寢牀下通令所住一室淨潔平安枕卧向上閉氣握固良久微呪曰天道有常改易故新上帝吉日沐浴爲真三氣消尸朱黃安魂寶錬七魄與我相親此道是消錬尸蟲之上法改真易形之要訣也四時唯各取一日爲之　思念道誠去三尸法　老君遺誡教子防服外如空城裏如丹朱外常不足內實有餘保道五藏分得發舒行正念道常護于軀思道念道坐致行廚思道念道常以道俱內懷金寶外常如無保神愛氣萬邪不拘長生在己三尸自去百病九蟲皆自消除身過千災仙人部居　五行紫文除尸蟲法（凡三法）五行紫文曰常用朔望之日日中時瞑目西向存兩

目中出青氣心中出赤氣臍中出黃氣於是三氣相繞合爲一以覆身盡見外洞徹如光之狀良久乃叩齒四十通畢而嚥液此謂錬形之道除尸蟲之法久行之佳也　又法常以七月十六日去手爪甲燒作灰服之即自滅　又法凡寅日去手爪甲午日去足爪甲名之斬三尸　存心中赤氣去三尸法　經曰常念心中出赤氣上行通喉嚨以意閉之於泥丸爲之不止三尸自去長生久視司命刻名著不死之紫籙也　練祝死施法（出自要紫書金根眾經）紫書訣云凡修上清之道兆身父母伯叔兄弟於世上死亡兆身未得絕蹤故在人中身發死淹者三日當取清水一盆真米一兩投水中兆於中庭南向臨水上叩齒九通咒曰氣化成神尸變入玄三化五錬并入九天九天之劫更度兆身兆身更化得爲真人男絕思玉童三人女絕思玉女七人盆盛水以灌死人取水自洗手面仰天嘖㗼又陰咒曰天氣已清人化已生得出上天九變受形五苦三塗斷落死名超度窮魂還向帝庭如此亡人更受化生於九天之上九年得昇玉清之宮其法妙於大洞度七祖之法玉帝所秘不傳非真有金名帝圖錄字紫文得見此文勿輕施用妄傳於人七祖父母長閉鬼官三塗五苦萬劫不原四極明科七百年有真者聽傳　制三尸符神名彭琚好車馬衣服彭質好飲食彭矯好色慾此神與人身同生能興三業欲人速亡遇晦朔日上奏于天苟能制之立見長生今具太白山制三尸九蟲符于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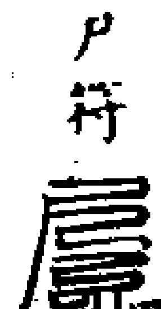
上尸符



中尸符



下尸符



每遇庚申夜書此符吞之三尸九蟲自然消滅令人鬼神安靜常以淨夜呼名念之大吉凡遇甲子庚申切忌夫妻共寢食務在清淨則三尸自滅矣　制三尸日　凡甲寅庚申之日是三尸鬼競亂精神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室寢食可慎之甲寅日可割指甲甲午日可割脚甲此日三尸遊處故以割除以制尸鬼也　感應篇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李昌齡註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質下尸名彭矯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伐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伐人五臟下尸名血姑好伐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忘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關節擾擾五臟踴動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七魄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尸言過乃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絕去一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

以言其過也一云寅日三尸遊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尸遊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隨所在而去之鳴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數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虛一日因山行爲異人捧子（音奉）所導至稚川仙都稚川曰子能絕三彭之仇乎契虛莫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常居人身伺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錄以聞然則三尸言過孰謂不然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之切法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二

永樂大典

卷九一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檢討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姜憲
圈點監生臣李莊春
臣蘇惟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三　二支

屍 洪武正韻申之切在牀曰屍在棺曰柩通作尸許慎說文屍終主从尸从死式脂切徐鍇通釋終主從尸死聲主於身也申離反顧野王玉篇施柢切司馬光類篇升脂切又天利切似蛻貌鄭樵六書略會意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尸楊桓六書統嘗毋屍死者未斂也从死在屋下尸屋省文（統注）屍隸屍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清次音通作尸釋名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論語寢不尸注謂偃仰四體似死人陰時夫韻府群玉陳也字漆傳義商支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叙本作尸亦死爲意韻會定正書基切人死在牀之稱字切書基書聲理屍

篆書 **屍**（徐鉉篆韻）**屍**（高勉齋學書韻總）隸書 **屍屍**（並六書統）

總叙 禮記屍之言矢也陳也劉熙釋名既定死曰屍屍舒也骨節舒解不能復自勝斂論語寢不尸注謂偃仰四體似死人也白虎通屍者何謂也屍之爲言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存朱子語錄（答余正甫）謂屍當北首亦無正經可考只喪大記大斂陳衣君北領大夫士西領以此推之恐國君以上屍當北首耳然不敢必以爲然若無他證據闕之可也

輿尸 易師卦六五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又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淵尸 周禮天官大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淵尸（注鄭司農云淵尸以鬯浴尸）

馮尸 禮記喪大記凡馮尸者父子先妻子後（注馮謂扶持服膺踊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妻子卑故馮尸在後也）

遷尸 禮記士喪禮遷尸（注徙於牖下也於是與用斂衾）

虞尸 禮記檀弓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

載屍 左傳宣公十二年晉師救鄭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屍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鞭屍 史記伍子胥父奢及兄尚爲楚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後從吳王破楚入郢平王已死子胥掘其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西漢書王莽傳陳欽言虜犯邊者皆故單

于咸子月所為葬怨斬其子登于長安以視諸靈表畢于知死或立求其子登屍葬還儒生杜顏對者送登屍數令掘畢于之墓林棺其屍骨書載記慕容儁傳時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屍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御史中尉陽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時崔峻潭已卒亦剖棺鞭屍宋史常安民傳安民字希古邛州人登熙寧六年進士第後拜監察御史上言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諛使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斬棺鞭屍陛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前後至數十百上度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懸抱而已又何時傳時為臨江司理參軍時郡獄相傳舊斬一冤屍能行一里許衆神之塑為肉身草閣時至取故牘閱此冤嘗掠殺數人曰如此可為神乎鞭之湛於水中人服其明案齊筆記姚萇掘苻堅屍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姚萇又夢苻堅將鬼兵入營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出血石餘萇遂患陰腫醫刺出血如夢竟狂言而死姚萇已戮堅屍尚能見夢耶

僇屍

晏子內篇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於席不去晏子曰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僇

屍臭而不收謂之陳胔反明王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僇胔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

行屍

抱朴子內篇金丹卷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屍乎又論仙卷行屍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

委屍

抱朴子內篇至理卷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金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卻虎豹破積聚於腑臟二豎於膏肓起卒死於委屍返驚魄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

流屍

抱朴子內篇釋滯卷林邑以神錄王廣蜀以流屍帝此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又辨問卷鼈令流屍而更主續後漢書孫霸與太子和構隙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霸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兄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霸賜死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故也

枕屍

續後漢書司馬孚傳曹髦遇弒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股哭之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郭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以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

棄屍

續後漢書董卓傳卓發何苗棺出其屍支解節斷棄於道邊又殺苗母舞陽君棄屍於苑枳落中通鑑記事本末傳

宋光啓三年畢師鐸討方士呂用之敗獲其黨諸葛殷杖殺之棄屍道旁怨家抉其目斷其舌衆以瓦石投之須臾成冢

封屍

抱朴子內篇論仙卷京觀封屍仰干雲霄新唐書楊思勗羅州石城人本蘇氏冒所養姓少給事內侍省從玄宗討內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為爪牙開元初安南蠻渠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真臘金隣等國據海南衆號四十萬思勗請行詔募首領子弟十萬與安南大都護光楚客繇馬援故道出不意賊駭駘不暇謀遂大敗封屍為京觀而還

投屍

南史宋宗室列傳文帝子劭與始興王濬及孝武舉兵誅之投劭濬屍首於江資治通鑑昭宗光化二年正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屍清水（注清水即清河之水）

登屍

南史宋南平王傳元嘉中魏大武圍汝南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人薄攻死者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憲銳氣愈奮

橫屍

資治通鑑隋紀開皇九年帝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恃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祿兼當重寄不能橫屍狗國乃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衛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為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殉之）舊唐書僖宗廣明三年三月丁卯朔壬

中沙陀軍與賊將趙章尚讓戰于成店賊軍大敗追奔至良天坡橫屍三十里王重榮聚屍為京觀金志開國功臣傳天祚長春之役兵勢甚盛衆皆懷懼又感寒雪深尺餘銀朮先鋒接戰少頃車馬左旋三轉已橫屍滿野（銀朮傳）

刲屍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四年詔發劉從諫屍暴於潞州市三日石雄取其屍置毬場斬刲之

問屍

新唐書驍騎傳黃耶特大破吐蕃青海膩城二耶度軍於北谷青海大兵馬使已藏遮遮膩城兵馬使悉多楊朱耶慶論東柴大將論結突梨等皆戰死執龍官四十五人鎧仗一萬牛馬稱是進攻于蔥橋乞藏遮遮尚結贊子也以屍還之

閣屍

朝野僉載五溪蠻父母死於村外閣其屍三年而葬

娛屍

百夷傳其俗父母忘不用僧道祭則用婦人祝於屍前諸親戚隣人各持酒物於喪家飲少年百數人飲酒作樂歌舞達旦謂之娛屍婦人群聚擊碓杵為戲

僵屍

吳子圖國為僵屍而哀之無逮於仁矣太平廣記薊子訓傳子訓嘗至陳公家言曰吾明日中時當去至時子訓乃死屍僵手足交胸上不可得伸狀如屈鐵屍作五香之芳氣達於巷陌其氣甚異殯之棺梨而去後游雜錄等載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屍鬚髮俱完春時游人多以酒瀝口中呼為卧仙嘉祐

中有石方丈餘自上而下正塞嶺口直非仙者所能山靈不欲人褻慢也

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天成三年王都禿餒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王晏球等於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屍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宋史趙葵傳金人殺葵率土豪祝文蔚等以精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藉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敗而陳如故葵悉會將校選死士數十黎明四面奮擊呼聲撼山谷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副統單投戈降

轉屍

漢書表死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

焚屍

程子遺書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為禮雖孝子慈孫亦不以為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為禁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為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櫬一燒則便以為深弊巨惡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略不以為怪可不哀哉又曰俗尚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為常程明道先生為晉城令教諭禁止民始信之而先生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柩以焚大惡俗視傚先生之教遂廢識者恨之江少虞類說河東人衆而狹民家有喪事雖至親悉燔爇取骨燼寄僧舍以至積久棄捐乃已習以為俗韓稚圭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俾州民骨肉之亡者有安葬之地古者反逆之人方有焚如之刑其士民則有斂殯棺葬之禮惟胡羌禮泊僧尼許從夷禮而焚根齊民則一皆禁之今韓公待俗以禮法真古循吏之事也葉水心集泉州羅源俗喪死者焚屍聚其骨聚薰合和交風飄揚曰升天以尤細為孝宋時林熙叔為羅源濠雕文禁止治塚甕藏之始變其俗羅泌路史甚矣焚屍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愧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謂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為養死欲以為禮爾今也生無以為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為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為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既不敬後不養既不養後不葬此何禮耶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彼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棄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亦以不逮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方有焚尸所以示陵遲而絕之人類也柰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狃夷俗舉陵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求殘孚者殆必傷扶生者死必疾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主也覺昏而夢靈主冥而死神遺物之所以謹其死也立和表為神道陳玄輿而設偶物督塗鼓遣嘆而祝錄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安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椎裂擲過者眺睨是所謂安靈耶方其熾焰皮皴蠢蠕筋髓編胴至有起而蹲者雖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為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青烏之書嘅矣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燔者特薪槁煤素而敲之務竭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便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告其能然曰子之能事畢矣又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使善為祝而善懺夫將主善地也吁一何愚人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為祝將俾而為水仙而第溺毋憂而信之乎夫既已離而絕之方且憎不根之故措以為厲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變語以為祝其果信乎主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所有益之厲祝是之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其不情孰甚也明矣袁子觀於秘閣閑談有鄭氏依福詮者貴釋為當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仆既而蘇曰福詮震死亦僧者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為罪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略耶載千金之璧者縗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況於親乎王喬之仙使園以為天下王棺是則人情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形乎則波旬之吁哭文殊之呵叱果遺形乎然則今為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也孝子順孫盍亦為之郤慮而深思耶雖然流俗之為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嗟上世無佛地獄何無來代稱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如忠孝既昭三鶴自來碑誄雖崇無復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為煉亦可以埋燒矣然則世之君子

亦為之勸相而訢慶之，于設搢鄉以歎之，猜擴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恭于外，遠逮者不失其處，而又為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為佛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史記酷吏傳，尹齊為淮陽都尉，病死，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屍，屍亡去歸葬。（徐廣曰，尸無尸未及斂，恐怨家亦燒之，屍亦飛去。）西漢書廣川惠王傳，惠王孫去為廣川王，去有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嘗疾，姬陽成昭信侍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袖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昭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彊服，乃會諸姬，去以劍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後昭信病，夢見昭平等以狀告去，去曰：虜乃復見畏我，獨可燔燒耳，掘出屍，皆燒為灰。續後漢書，公孫度為遼東太守，越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恐度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北史齊本紀，武平五年，南安王思好反，尚書令唐邕等大破之，思好投水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以唐邕為錄尚書事。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十二月己巳，勅，蔣玄暉身居密近，擢異威權，驟竊貴官，聚財營第，而苞藏悖逆，謟使奸邪，雖都市已寘於極刑，而在法尚慊於衆怨，更示焚棄之典，以懲頑負之跡，宜追削為凡庶，仍委河南府燒屍於都門外，聚衆燒屍。契丹志，天贊六

年夏四月朔，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叛，莊宗中流矢而崩，善友斂樂器覆屍而焚之。樂善錄，盧沂夜夢一人至其家語之，則曰：我回北村趙小大也，葬以牧羊堡山下，大怖間一念瞥然，奮身而起，但見傍橫一屍，意謂必同牧者，即而視之，則我身也，方知已是死矣，欲投軀既不能，欲捨去又不忍，盤旋徬徨，犬無依歸，忽見父母慟哭而來，不勝感傷，既而積薪焚我，我再三告之，終不聽，等其衣不顧，須臾烈焰一燎無遺，月淡山空，每自悲嘆，今夕偶為一老人相引至此，亦自覺非我家也，無多語我，嗚呼，人至於死，誠亦可憐，欲言而無以發其聲，欲動而無以寓其力，雖有區區之意，奈何無從使人聞知，正令聞知，亦有何力量而能為作救護，人之在生，其可不速自深省，使免罪兩無，一念清淨，來如著衫，去如脫襟，直不愈於大夜無歸，焊然但守於枯腐者乎。案陰比事，劉滉知耀州，有盜掠人子女，擒獲即訴死，何聞即退去，再摘傳侵然，滉令焚之。鄭克曰：掠人子女之罪，法不至於戮屍，若直時埋之，且使人守之，其徒亦何能為耶，雖盜吾伏乘而土塞其穴，數日之後，與焚之等矣，雖不焚可也。

收葬會屍

續後漢書鍾會傳，會死，功曹向雄收會屍葬之，司馬昭召雄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而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

收抱章屍

（前漢書雲敞傳，敞師）事同縣吳章，王莽殺章，章坐要斬，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黨，皆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屍歸棺斂葬之，京師稱焉。

收葬蕃屍

（東漢書陳蕃傳，蕃與竇武謀誅宦官，事泄，遂執蕃送黃門北寺獄，即日害之，其友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屍，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

乞葬譚屍

（相臺志，王僧事東昭子譚，譚為太祖所戕，僧遂請太祖乞收葬譚屍，然後就戮，太祖嘉其義，聽之）

求崔杼屍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崔氏之亂，喪群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且其甲用而反其邑焉，與盧蒲嫳于北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逆樂祁屍

（左傳定公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屍，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屍）

止樂祁屍

（左傳定公八年，宋樂祁使于晉，披執，至是歸卒于大衖，晉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屍以求成焉，乃止諸衖）

問白公屍

（史記伍子胥傳，葉公虜石乞而問白公屍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其職也，終不告）

叱賁謐屍

（晉書閻纘傳，賈謐被誅，纘過叱謐屍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

歸求父屍

（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元年，顏杲卿子泉）明，為王承業所留，困寓居壽陽，為史思明所虜，裹以牛革，送於范陽，會安慶緒初立，有赦得免，思明降，乃得歸，求父屍於東京，得之，遂并袁履謙屍棺斂以歸。

哭求父屍

（唐書來甘傳，河南人楊寧，有至行，父茂卿從事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寧之兄弟三往）求父喪，恚死不果，寧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賊意感解，以屍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衢哀雨血，行路捆人亦為揮涕，來甘以書薦於尹，後寧亦舉進士。樂善錄，饒娥，其父漁于鄱上，醉不能舟，遂以溺死，娥求屍不獲，哭于岸上，三日而絕，明日父屍乃出。

黿魚鼉蛟浮死爲數，蔽川下流，部傍小民，其不驚嘆。嗚呼！誠本源人，其知禮義，但以一念爲父，立通神明，能使水族有浮死之戰，大哉孝乎！金史張中孚傳：中孚父逵仕宋，時宗翰圍太原，其父戰殁，中泣涕請逵父屍，乃獨率部曲千餘人入大軍中，竟得其屍。

還其父屍

舊唐書劉德威傳：德威孫易從，歷岐州司兵參軍。易從父審禮爲什軍總管，擊吐蕃，兵敗，爲所執。詔許易從入蕃省之。及審禮卒，易從號哭，晝夜不止。吐蕃追嘉其志行，還其父屍。易從徒跣萬里，扶櫬歸於彭城，爲朝野之所嗟賞。

遡峽求父屍

宋史柴傳序傳：傳序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奄至，傳序督士力戰，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客寄荊湖間，子奐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其次子煦爲殿直，又賜其家緡，仍優以其弟昉爲三班奉職。

間行求父屍

宋史馬元方傳：元方父應圖，嘗知順安軍。太宗攻幽州，應圖部芻糧，沒虜中。元方去髮爲浮屠，間行求父屍，不得。訴於朝，帝哀之，爲官其兄元吉。

戰處得父屍

宋史高斯得傳：斯得知沔州，稼之子也。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九丘也。沔斯得日夜西向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行至其地，遂見稼遺體，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痛不已。

投牋求弟屍

異苑：河內荀儒，字君林，冬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屍，積日不得。設祭水側，投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冰開，屍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

詐認弟屍

北史魏李崇傳：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後役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爲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又具狀稱有女巫陽氏，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飢渴之意。慶賓又誣同軍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決，崇疑而停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詣慶賓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人過寄宿，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在揚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若矜愍，爲往告報，見申委曲，家兄聞必重相報，今且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是故相造。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失色，求少停，其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蓋等，乃云自誣，數日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撻之一百。其斷獄精審，皆此類也。

兄焚弟屍

容齋三筆

于守顗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俊知之，畏中官之責，即焚其屍，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屍不經驗，奏裁刑寺，擬定罪斷配。于持勑不下，復奏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

收葬友屍

唐書王義方傳：義方素與張亮善，亮抵罪，義方以晉府參軍直弘文館，貶吉安丞。使渡水，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請妻子，願以屍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神，使奴負櫬，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其家，而告亮墓乃去。

往哭友屍

有官龜鑑：王方翼，其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屍，具禮收葬。

詐降收主屍

北史：西魏趙貴從賀拔岳平關中，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將吏奔散，莫有守者。貴謂其黨曰：吾聞仁義豈有常哉，行之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朱伯厚、王叔治感意氣，尚能蹈履名節，況吾等荷賀拔公國士之遇，寧可自同衆人乎？因涕泣歔欷，從之者五十人，乃詣悅詐降，悅信之。因請收葬岳，言辭慷慨，悅許之。貴乃收岳屍還，營葬平涼，共謀討悅，平之。

伍員漂屍

抱朴子嘉遁篇：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史記吳王闔閭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懸吾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頸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

潮水漂屍

吳越春秋：吳會稽分地曰重山者，大夫種所葬也，在西鄉郭外。後潮水穴山，漂去其屍，俗云伍子胥來潮水取以去。今山腸有欹處。

晏子哭屍

史記管晏傳：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而去。（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股而哭之，成禮而出，崔杼欲殺之。）

李撝哭屍

舊唐書長平王叔良傳：叔良孫晉，先天中爲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威名。尋坐附會太平公主伏誅，寮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撝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屍。姚崇聞之曰：欒向之儔也。擢爲尚書郎，後官至澤州刺史。

李固暴屍

東漢書五行志：順帝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後梁冀專國殺，李固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胡廣、趙戒等封鄉亭侯。

吳起伏屍

史記吳起傳：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屍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太子立，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屍者。

主射起而吳宗死者七十餘家

古塚伏屍 王子年拾遺記康王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貲擬王家有寶庫十間王住能勝主郵先家內馬廄壘側有古塚有伏屍夜聞涕泣聲王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妻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晝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王許之即命為棺槨以青布為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著衣皆是青布語王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令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衣服棺槨之息王扶杖而歸所住倫中常見王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謂王曰將非怪也王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王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王貲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瓶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王家當有大厄萬不遺一願君莊恤飲枯骨天道不善君德故來報郵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以後亦宜防衛王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燧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鶴鳥之類以

禳火災鶴銜水於巢上之

戶中伏屍 晉書王浚在幽州謠曰城門似藏戶中有伏屍王彭祖元史汪世顯子良臣進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良臣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伏屍蔽江萬壽出降良臣奏免其死

廳下伏屍 太平廣記張希望移廳見死人馮欽曰廳下有伏屍晉朝三品將軍極忿公可避之望笑不信後果見死持弓矢射中髑髀其日卒　又鄭從簡居廳事常不住令巫觀之曰有伏屍姓宗妻姓寇在廳基下掘之三丈果得舊骸有銘如其言移出改葬而絕

三蟲伏屍 太平廣記謝自然云凡食木體重食麥體輕辟穀入山須依眾方除三蟲伏屍

微服求屍 南史齊袁彖傳彖伯父覬見誅宋明帝投屍江中不許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岡躬自負土

號哭求屍 南史宋劉悛傳悛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

哀泣求屍 新唐書王少玄傳王少玄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骨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

冒鋒求屍 程雪樓集臣氏褒德碑一日宋兵暴至母子相失母哭曰天乎吾子死臣氏跪哭我主不如死乃冒鋒鏑於亂屍中得之卒無全

入城求屍 宋史趙立傳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令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復與其家皆死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

縊殺藏屍 東漢書劉玄傳更始封長沙王時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從兵與更始共牧馬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陵

買棺收屍 西漢書佞幸傳董賢死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屍葬之

募敢收屍 續後漢書王允傳初平三年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合謀為亂攻圍長安城破獲之時年五十六長子侍中蓋次子景定及宗族十餘人皆見誅害天子感慟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屍者故平陵令趙戩棄官營喪帝遷都

於許思允忠節使改葬

布裳裹屍 蘇子由古史葉公列傳葉公又曰沈尹戌敗吳師于雍澨二戰皆傷謂其臣吳句卑曰子以吾首免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免其首

馬革裹屍 東漢書馬援傳九真賊平還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眾人耶昔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置七郡裁封數百戶今我微勞猥饗大縣功薄賞厚何以能長久乎先生奚用相濟冀曰愚不及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宋史崔翰傳翰雍熙鎮安將軍淳化二年召還以疾留京師稍間入見上曰臣既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得以馬革裹屍足矣上壯之　忠義傳黃友嘗語子弟曰天下承平日久武事既弛萬一邊書告警馬革裹屍乃吾素志他日收吾骸足以累子為識也其忠誠許國根於天性如此宋李曾伯可齋集謝制帥特薦啓虎頭食肉知無福將之勲馬革裹屍戰中胡兒之手脫命萬死挺身一歸趙孟頫集武威郡公謚武毅制虎頭食肉惜萬里之來侯馬革裹屍雖百身而莫贖

蘧蒢裹屍 魏書刁沖傳曾

祖乘作行孝論曰及於末世至遂倮裹屍倮而葬者雖而爲論

黄播裹屍（齊東埜語滕茂實字秀穎吳人國史作執）州人初名祿登政和第徽宗改賜今名靖康初以大學正兼明堂司令與路允迪宋孝通奉使金國割三鎮太原帥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之囚於雲中淵聖北遷茂實冠裳迎謁拜伏號泣請侍舊主俱行不從且謗之曰國破主遷所以留公者蓋將大用遂留之鴈門先是自分必死遂囑友人董詵以奉使黄播裹屍而葬且大書九篆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使作詩自叙云茂實奉使無狀不復返父母之邦所當從其主以全臣節或怒而興之死幸以所杖播裹其屍及以所篆九字刊之石埋之臺山寺下不必封樹使先以憂憤成疾殂北人哀其忠爲之起墓鴈門山歲時致祭焉

以席裹屍（晉書王敦傳敦病篤謂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及敦死應秘不發喪裹屍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

衣車載屍（續漢書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遭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屍置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

監輿載屍（南史劉歊傳大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魄旌一蘆簾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絕便沐浴監輿載屍還中侯大夫塋中）

畚車載屍（新唐書高宗武皇后傳薛懷義寵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掩不發懷義愈很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殺之以畚車載屍還白馬寺）

拉殺輿屍（晉書諸葛長民傳長民弟黎民輕狡好利固勸之曰黥彭異體而勢不偏全劉毅之誅亦諸葛氏之懼可因劉裕未還以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既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丹徒布衣豈可得也裕深疑之駱驛繼遣輜重兼行而下前剋至日百司於道候之輒差其期既而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明旦長民聞之驚而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幙中引長民進語素所未盡皆說焉長民悅旿自後拉而殺之輿屍付廷尉使收黎民黎民驍勇絕人與捕者苦戰而死小弟幼民爲大司馬參軍逃于山中追擒戮之諸葛氏之誅也士庶咸恨正刑之晚若釋桎梏焉）

布囊盛屍（西漢書王孫傳王孫病且終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返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木櫃盛屍（孝友同風都波國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死亡以木櫃盛屍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哀與突厥俗同）

俗不葬屍（新唐書宗室孝節曾孫嵩傳嵩開元初爲汝州刺史四遷至黄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爲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屍棄郊餧鳥獸號其地曰黄阬有狗數百頭習食胔爲人患吏不敢禁嵩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屬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

家隸葬屍（新唐書田令孜傳僖宗聞變興田令孜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黄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於南司是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侍宫中矣宰相是使不到皆被顧貴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未者與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户參軍使人沈于蟇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疏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屍朝廷痛之）

同棺葬屍（太平廣記河南少尹李則卒未斂有一朱衣人投刺申自稱蘇郎中既入哀慟甚俄頃屍起與之相搏及暮方息孝子入見二人並臥在床長短形狀姿貌須鬢衣服一無差異於是聚觀不能識遂同棺葬之）

作坑藏屍（三槐王氏雜錄庚寅歲湖州孔目官朱氏以米八百碩作粥散貧是歲生服服爲從官潤州金壇縣陳元熙年八歲餓莩無數作爲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席一領紙四貼藏屍不可紀是歲主廟又主度皆爲監司孫暨仕者相繼）

馬屎埋屍（新唐書宗室孝節四世孫誠傳監軍王定遠頗横恣彭令茵者以大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中其家請屍不許舉軍怨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功恕死免官）

殺人埋屍（太平廣記唐有陳延美者世傳殺人人莫有知者清泰朝僑居鄴下御河之東歲大夢而寤少年聰明衣著甚偉薰浥蘭麝鞍馬華麗其居第內外）

張侈如公侯之家妻妾三兩人皆穠嚴娩淑有妹曰李卸婦甚有美色善音律送吳亦能絃管常乘馬引一僕於街市或登樓或密室押遊所接者皆是青衿子弟由晝韓笑或引朋儔至家則具禮延接出妻與妹令披絲吹竹以極其歡客則戀戀而不能已也時劉延皓帥鄴偶失一都押訪之經時卒無影響責其所由甚急陳密挈家南渡諸大梁高頭街僦宅而居僕等鄰出入未涉旬因送客出封丘門餞賓之次鄴之捕逐者至擒之于座消繫于貴沙以詰之且通除勳鄴中都押外經手者近百人初居高頭宅未五日陳不在家偶有盲僧乞食于門其妹怒其抵使我不利市召入勳之庭于卧床之下及敗官中使人斷出鄴下搜其舊居累於床下及屋內積疊瘞尸更無容針之所以至鄰家屋下皆被掘為穴藏尸於內每客至要殺者令暖湯一甌使噇然無所知或用繩縊或行鐵鎚然後截割盤屋之苫地甚少蓋陳李與僕者一人妹及妻等爭下手屠割如是平月怪深令偶記得者試畧書之尤有二人貨綵者相見於坊門下訪之曰吾家職錦甚要此綵同不爭價夫遂俱引至家雙覺而沒其貨又置於內貴納一風聲人身亦覺於此屋又於趙家集園見一賓官人有破囊芳驢弊四時銅帶家而訪之至家求覓于此屋又有二軍吉往定州去亦不廣有資

衣遂命入酒肆飲之告曰某有親情在彼欲遣一緘請一人同至家取書至則熙湯一甌飲訖呼未已繩套已在項矣未及割截之間其伴呼于門外急以布幕蓋尸於墻下令李卸出應之曰僧書未了且屋入來陳執鐵鎚於扉下俟之伐腳蹺踰門限應鎚而倒于地復飲由割所而瘞之其青衿子弟及富商之子死者甚衆渭今所由發掘之則積尸不知其數有母在河東密差人就擒之老嫗聞之傳然嗟歎曰吾養此子大不肖渠父殺數千人舉世莫能有知者竟伏枕而終此不肖子殺衆商人使至敗露逐搜其家見大瓮內置泥人腿數隻嫗恒啗之因至鄴下見其子不顧而唾之自言其向來所殺不知其數此敗偶然耳時盛夏一家並釘于衙門外旬日而殂

詔埋遺尸

（宋書桂陽王休範傳）元徽中休範以反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尸並加藏埋

狗埋人尸

（溫州志大德元年平陽縣風潮暴尸徧野狗彘鷹鸞狼藉可畏獨南監田畈中一尸狗銜之不忍食彷徨而去須臾數狗群至跑土為坎推尸其中反土掩之）

同坎瘞尸

（通鑑紀事本末僖宗光啓三年畢師鐸討呂用之敗因高駢在道院秦彥供給甚薄有相啗者彥與畢師鐸出師屢敗疑駢為厭勝外圍益急恐駢黨有為內應者有妖尼王奉仙言於彥曰揚州分野極災必有一大人死自此喜矣甲戌命其將劉匡時殺駢并子弟甥姪無少長皆死同坎瘞之乙亥楊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捐俸瘞尸

（宋史李義傳杜瓘知永城縣歲饑捐俸錢三十萬以收瘞汴渠之溺死者凡四千餘）

鼠食遺尸

（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帝好出遊走不欲令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而已前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如此非一）

棚上置尸

（隋書契丹列傳契丹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尸其上居喪之年惟四哭）

樹上懸尸

（隋書奚列傳奚死者以草薄裹尸懸之樹上契丹志契丹風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為不壯但以其尸置於山樹上經三年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向陽食我若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

投江抱尸

（越絕異記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盱能撫歌節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時迎伍君逆濤而上溺死不得其尸時娥年十四思慕思盱哀哭江畔旬有七日遂即投衣江中求其父尸咒

曰父在此衣當即沉其衣忽沉娥即投身水中抱父尸而出邑人憐之乃為禮葬）

水湧得尸

（新唐書羅道琮傳道琮滄州虞鄉人慷慨尚節義貞觀末上書忤旨使嶺表有同斥者死判棄間睹終泣曰人生皆有死獨委骨異壤耶道琮曰吾若還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各失其墳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滃沸者道琮曰若尸在可再沸祝已水便湧乃得尸負之還鄉尋擢明經仕至太學博士為時名儒）

捕賊得尸

（宋史杜衍知永興軍民有晝亡其婦者為設方略捕立得殺人賊發所瘞死尸并得賊殺他婦人尸二衆人大驚）

割蛟得尸

（三山志嘗有洪氏浣紗植桂廟旁見若銀甂浮水中橐囊探之水漸深為蛟所吞其家訴于神不終日雷雨暴作割蛟于水濱得女尸蛟腹中洪氏感泣瘞其骨刻木為像塑其女配焉）

海水浮尸

（棠陰比事蔡高為長溪縣尉有媼二子漁于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高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期十日不得尸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潮浮二尸剖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鞫之而伏法）

夢水工送尸

（太平廣記韋騶

者避岳陽關親弟騎舟行溺於洞庭湖。關乃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忽於舟中假寐，夢神人來謁關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懷求良不獲，即我之過，當令水工送尸湖上。關驚悟遂止，果獲弟尸於岸。**瘞冥流尸**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遣內臣自汴口至泗州收瘞流尸，祭奠之。**海邊流尸**太平廣記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言：海邊有流尸，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帳中停尸**隋書突厥列傳突厥有死者，停尸帳中，家人親屬多殺羊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尸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為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布被覆尸**東漢書酷吏傳董宣為洛陽令，卒于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弊車一乘。**珠襦覆尸**南唐書朱元傳保大末，周師入淮南，元宗令元從齊王景達救壽州。元恃功頗違景達節制，監軍使陳覺與元素有隙，且嫉其能，密奏元本學撒積，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元宗乃命楊守忠代之。

守中至，元憤怒，欲自殺，其客宋垍止之，遂舉寨萬餘人降周。由是諸軍皆潰，邊鎬、許文稹、楊守忠皆被擒，壽州亦不守，遂畫江請盟矣。元在江南娶查氏，文徽女，至是伏誅。文徽累表乞貸死，不從，以珠襦覆尸於市，哭之隕絕，觀者皆垂泣。**發棺驗尸**新唐書韓瑗傳長孫無忌死，李義府等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乃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剖棺斷尸**馬令南唐書滅國傳王審知自唐末時自立為閩王，至其少子曦，性猛僭，雖判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剖棺暴尸**續後漢書王凌傳凌與外甥令狐愚密協計，欲廢齊王芳而立楚王彪，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兵討之。凌欲藥死，張武等皆自首，乃窮治其事，賜楚王彪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朝議咸以為春秋之義，齊崔杼、鄭歸生皆加追戮，陳尸斲棺，載在方策，凌、愚罪宜如舊典。乃發凌、愚冢，剖棺暴尸於近市三日，燒其印綬朝服，親土埋之。進弘、華爵為鄉侯。資治通鑑唐睿宗景雲元年六月，追削武三思、武崇訓

爵謚，斷棺暴尸，平其墳墓。新唐書藩鎮劉悟傳悟子從諫死，以稹襲，不奉詔，敕諸軍進討。稹平，有詔從諫且死，宜剖棺暴尸于市三日。石雄發視，面如生，一日尚聞，雄三斬之，仇人則其骨殷盡。**守衛暴尸**東漢書杜喬傳喬被大將軍誣劾，繫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赤幘，為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發棺戮尸**續後漢書皇甫嵩傳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悉虜其婦子。角先以病死，乃發棺戮尸，傳首京師。晉書王敦傳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資治通鑑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發盧携尸，戮之於市。南史朱齡石傳桓溫伐袁真於壽陽，真以惡死，弟潛通溫，並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請得免。綽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孔平仲雜說唐失馭臣之術矣。代宗之於元載，縱之至於已甚，乃赫然發怒，加以大戮，妻子併死，又代其祖父冢，剖棺刑尸，若能馭之於初，豈至是歟。馬令南唐書滅國傳王曦審知次子也，世為閩王。及昶奔，國人迎延羲立之。

既立，更號曦，自昶世，保攝雖判，相王倓每抑折之。曦立而倓已死，命發冢戮尸，倓面如生，血流被體。遼史刑法志天祚乾統元年，凡大康三年預樞密使乙辛所害者，悉復官爵，籍沒者出之，流於遠者還鄉里。至二年，始發乙辛等墓，剖棺戮死，誅其子孫。又姦臣傳蕭十三，道宗大康初，與姦臣耶律燕哥等謀廢太子，遷北院樞密副使，後陳陰害太子計，耶律乙辛從之。及乙辛出知南院大王事，亦出十三為保州統軍使。至天祚乾統間，剖棺戮尸，二子的里得、念經皆伏誅。又姦臣張孝傑，道宗大康六年，既出姦臣耶律乙辛，上亦悟孝傑姦佞，尋出為武定軍節度使，坐私販廣濟湖鹽及擅改詔旨，削爵，貶安肅州。數年乃歸，大安中死於鄉。天祚乾統初，剖棺戮尸，以族產分賜臣下。元史姦臣傳阿合馬死，世祖猶不深知其姦，及詢孛羅，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入其家屬財產。**死磔擊尸**舊唐書李子通傳朱粲，亳州城人也。大業末，從軍討長白山賊，遂聚結為群盜，自稱迦樓羅王，眾至十餘萬，引軍渡淮，屠竟陵、沔陽，所至殺戮，噍類無遺。僭稱楚帝，建元昌達，攻陷州縣，皆發其藏粟以充食。軍中罄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烹而食之。顯州首領楊士林率兵背粲，大戰于

淮源業戰敗奔於王世充東都平獲之斬于洛水之上士庶疾其殘忍競報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新唐書崔侃傳朱全忠令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崔侃汴士突出市人爭投瓦礫擊其屍年五十一鄭元規陳班等皆死又高駢傳畢師鐸使高駢東第擒諸葛殷腰下得金數十斤乃縊而死市人投瓦礫擊屍俄而成冢

褫衣毆屍（胡安定言行録）沈氏子泰州海陵人父因使酒拳死平人沈氏子覩其父驚懼計無所出因號呼褫衣就毆其屍罵詈警者擒送州訊於獄具伏拳死人之罪或潛問之汝父毆人而汝代之汝年少與思君是對曰吾不忍父就刑吾上兄下弟可以供甘旨視死怡如也獄吏具案依律棄市聞見咸為悽愴

哥舒決屍（南郡新書）天寶中哥舒翰為安西節度使控地數千里甚著威令時差押知兵馬使張擢上都奏事值楊國忠專權好貨擢逗留不返因納賂交結翰續入朝奏擢知翰至懼求國忠救用國忠乃除擢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勅下就第辭翰翰命部下就執於庭數其罪而殺之俄奏聞帝却賜擢屍更令翰決一百

布囊繞屍（北史韋叟戒子曰昔王孫以布囊繞屍詳本傳）

鑿冰沉屍（北史魏濟陰王傳濟陰王孫暉業天保二年於宮門外罵元韶文宣聞而殺之幷斬臨淮公孝友孝友臨刑驚慴失措暉業神色自若仍鑿冰沉其屍）

建塔漆屍（太平廣記有佛陀薩師者綿猶于岐陽法門寺乞食供之於里人開成五年六月召里中民告曰我今夕死矣汝為吾塔壘其屍衆漆土而牢於里中人建塔於岐陽之西岡上漆其屍而瘞焉後月餘或視其首髮僅寸餘弟子即剃去已而又生里人大異遂向其）

屋下陳屍（世說新語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栢字處度小子猶時袁崧出遊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言松栢可為指其袁道上行殯）

天囚行屍（西漢書王莽傳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群臣禽賊各略皆曰此天囚行屍命在漏刻注服虔曰八投博其理以八箭投之）

成鬼行屍（三國志孫策傳注策與劉表將黃祖戰大破上表漢帝曰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埽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屍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効微勤）

常如行屍（南史宋謝莊傳孝武時拜莊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啓自陳兩脇癖疾殆與生俱每痛來逼心氣餘如綫利患數年遂成痛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屍）

傳泄行屍（太平廣記上元夫人命侍女紀離容促到扶廣山敕青真小童出左右六甲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祕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徹封一通付信且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屍乎）

陰吏按屍（茅亭客話成都漆匠父廷祚甲午歲為賊所驅於郡署令造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大起乃天兵至郡也廷祚上樹匿於積葉間見賊殘至夜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將吏十餘人無燭炬因竊視不見其形但聞撿據簿籍稱點姓名僅屍聞呼一一應唯不喚延祚而過乃知聖朝封殺代逆賊之數奉天符封斂無誤矣）

雷震失屍（太平廣記博陵崔咸獨在齋中夜雷雨後忽有一女子踰垣而入咸疑其遁者將旦而覺咸驚未敢發乃出占其失女家者須臾有六七人衣服行語若有所爭者咸從而問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三日昨夜方斂被雷震屍起出忽不知所向咸問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白昨夜之狀引至家驗之果是其屍衣裳足履皆泥汚歸祔葬而屍重不可數咸乃具酒祝語之乃去時天寶元年六月）

婢死失屍（太平廣記鄭叔倫婢細辛取水斃衣空中有物傾器倒水倫援刀斫之覺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後婢病死倫移屍出外明月見屍不知所在）

太一守屍（太平廣記南真曰若人死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屍數滿再生而飛天也）

虎與守屍（嚴州府志蘆山在淳安縣絕頂有泉湧出成池冬夏不竭遇旱禱之有應山之虎狼並不傷物道人住庵者多獨坐而化虎與之守其屍）

藍轝秘屍（五代薛史晉張萬進傳萬進為彰義節度使沉湎無節疾篤日鄭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藍轝秘屍而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即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干戰冀為主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

江融冤屍（太平廣記唐左史江融耿介正直徐敬業反被羅織酷吏周興等究枉奏殺之斬於東都臨刑曰吾無罪枉殺死不捨汝遂斬仍激揚而起行刑者踏倒還起坐如此者）

三乃絕無何用與敗

出神入屍 青瑣高議長清縣有李主孝於其母傾貲以交先主先一日主忿歐破者至死求先主閉戶閉目主已被吏執依而死者起主行去甚速吏乃捨主先主閉目端坐一日乃開眼謂曰歐者固已死矣吾出神入其屍使走爲吾馳其屍令在寶岩山洞澗傍人不至矣

標識戰屍 資治通鑑太宗貞觀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屍俟軍還與之俱歸

堆梁死屍 百川學海許彥周詩話凡作詩若正爾填實謂之點鬼簿亦謂之堆梁死屍云

車載鹽屍 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四年時黃巢雖平秦宗權侵噉令將出兵殘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蕩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注以死人屍實之以鹽以供軍糧從才用翻）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至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

發棺無屍 抱朴子論仙篇武帝夢同少君登嵩高山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一請少君帝覺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屍唯衣冠在搜神記曰初鉤弋夫人有罪以譴死殯屍大臭而香及昭帝即位改葬之棺空無屍唯絲履存焉

掘冢無屍 相臺志佛圖澄既卒石季龍葬之於漳水西紫陌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屍又有佛調者澄之弟子也亡數年其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岩上姿儀儼然衆驚喜作禮曰和尚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因具問知舊可否良久乃去八人歸以語同學衆欲驗之乃共發冢開棺不復見屍惟衣履在焉

棄疾請屍 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楚王殺子南於朝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南屍於朝（棄疾子南子）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請屍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死亡傳屍 羅泌路史高辛記主亡之屍而死亡傳屍（拜中）

蒼頭赴屍 續後漢書董卓傳時呂布等斬卓於北掖門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屍布又殺之

不反其屍 東漢書周洽傳遺書勅子胤曰梁伯鸞父沒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屍（梁伯鸞父讓卒於北地而棄卷席而葬鴻復出關過其父卒葬於其墓辭家行）

勿歸其屍 孔叢子論勢篇齊攻趙圍廩丘趙使孔青帥師五萬擊之尅齊軍獲屍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屍將以困之子順謂趙閒王曰不歸屍其困何也曰其父子兄弟悲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宜歸屍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屍不得事農一費也歸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欲無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大夫聞子順之謀曰君子之謀其利博哉

蠅集其屍 棠陰比事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內忽聞哭聲懼而不哀問之乃曰夫遭火燒死遵敕爲令吏守之有蠅集于屍之首吏乃披髮視之得鐵釘焉因知其與奸人共殺其夫也即按伏其罪

蠅不集屍 倦遊雜錄皇祐末洞賊儂智高陷橫山寨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白郡守陳珙曰智高未要招宜敢作過也宗旦知其不用賊必來下遂以糧料院卯作移文具陳賊狀伴沿江一郡縣吏擯既而城陷賊執之宗旦叱罵不絕于口被斬于市時方盛夏暑然青蠅雪飛不集其屍賊亦異焉命瘞之

靈鷲食屍 臨邑圖記有靈鷲善知人言或覘人將死食屍肉乃盡去

引替覘屍 南史宋后妃列傳殷淑儀麗色巧艷寵冠後宮及薨孝武帝常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覘屍

井中有屍 棠陰比事張昇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井中有屍即往哭之曰吾夫也以聞于官昇命集鄰里驗之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衆皆不辨婦人獨知其爲夫何耶收之乃奸人所殺而婦人與聞其謀也

子夜之屍 山海經圖讚子夜之屍體分成七離不爲殘合不爲密苟以神御形歸于一

孔明之屍 抱朴子致士篇鄗都之衆向使幼膚振儐孔明之屍猶令大國寢鋒

殘刑之屍 羅泌路史因提紀東方有君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屍寢居直參人死爲屍宜得謂之無邪

叩頭謝屍 太平廣記烈女呂榮許升妻也升爲賊殺遂執干識榮求罪不聽遂見殺是日雷雨晦冥賊叩頭謝屍葬之

追蛇活屍 酉陽雜俎長壽寺僧譽言他時在衙山村人爲毒蛇所螫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昝老若在何處遂迎昝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

不至。皆大怒。乃取鈇數升。擣蚍形咀之。忽蝎動出門。有頃。鈇蚍引一蚍。從死者頭入。徑吸其脊。尸漸傾。蚍飽縮而死。村人乃活

群鳥鳴尸（訓女家來。晉書。陝有婦人年十九。䕫居事姑甚謹。姑病死。其叔姑女誣其殺母。有司不能察。誅之。時有群鳥悲鳴尸上。盛夏暴尸十。日不腐）

竹杖化尸（太平廣記。壺公嘗告長房曰。我某日去。卿能去乎。長房欲去之心不可復言。欲使親眷不覺知去。公乃取一竹杖與長房。戒之曰。卿以竹杖歸家。便可稱病。以此竹杖置卿所卧處。黙然便來。長房如公言。去後家人見房已死。尸在牀。乃向竹杖耳。乃哭泣葬之。仙傳。長房欲學道於壺公。家人憂之。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齊。使懸於舍。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衆莫之能見也）

異物咀尸（張氏可書。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墜護龍濠池。水垂盡之則已斃。蓋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之。以鈎方可救。有百餘口。咀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何物也）

用錦囊尸（荃翁貴耳集。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用錦囊其尸。東坡見而指之。欠一信物。字當寫作信物一角。遂上閤罪大王。東坡由是與伊川失歡）

以笥貯尸（唐書李少良傳。大曆八年。有晉州男子郇模。以麻總髮。竹笥葦席。行哭長安東市。人問之。曰。我言字三十。欲以獻上。一字言一事。即不中。以笥貯尸。席裹而棄之。京兆以聞。帝召見。賜以衣。館內閤。問狀。多譏切。載其言圖者領巡諸州團練使其言監者請巡諸道監軍。大抵類此）

買水浴尸（嶺外代荅。欽人始死。孝子披髮頂竹笠。携瓶甕。持紙錢。往水濱。號慟。擲錢于水。而汲歸浴尸。謂之買水。否則鄰里以爲不孝。今欽人日用。以錢易水。以充庖廚。謂之沽水。蓋避凶名也。邕州溪洞。則男女群浴于川。號泣而歸）

布帊纏尸（南史。梁元帝本紀。魏師尅城。帝在幽逼。梁王詧遣尚書傅準進土囊而殞之。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以車一乘。葬于津陽門外）

贈死不及尸（左傳隱公元年。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注。尸者未葬之通稱。言不及其尸在殯之時）

上書乞收靈尸（東漢書李固傳。大將軍梁冀。旣以誣罪誅固。乃露其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靈尸。不許。因往臨哭。遂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興造無端。卿曹負至。公犯詔書。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以死相懼。亮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跼。地厚不敢蹐。耳目視聽。口不可妄言也。大后聞而不誅）

燒屎煑尸（五代史李茂貞。昭宗時爲宦官刧幸鳳翔。梁軍圍之。城中食盡。至燒人屎煑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爭其肉）

號哭撫尸（晉書趙王倫害張華之時。洛中震慄。唯閻纘獨詣東市。號哭弔尸而撫之曰。早語君避位而不肯去。今果不免。禍畢。類燕書曰。初慕容暐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募人求虎殯所在。女子李菟告暐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尸僵不毀。暐蹋而罵之曰。死胡敢夢生天子。數撻毀尸。投之漳河。河流迅疾。終不移轉。暐後爲臣虎所執。乃借而偽烏。符堅以李菟無狀。少長悉坑之）

卧者爲尸（續後漢書。禰衡傳。曹操送禰衡與劉表。衆人爲之祖道者。皆坐卧不起以折之。衡乃坐而大哭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卧者爲尸。尸冢之間。能不悲乎）

吡噲尸（羅泌路史。發揮。老子化胡篇。然釋氏之無知者。歡譁其事。又從而誣同之。非吡噲尸之意。而老子者不知出此。乃復群起而效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爭之。祇見其弗能勝爾）

封殽尸（左傳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注。封。埋藏也。埋殽敗戰死士之尸而還。史記晉世家。秦繆公大興兵伐晉。渡河。取王官。封殽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又秦本紀。繆公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注。賈逵曰。封。識之。爲發喪。哭之三日）

女丑尸（山海經。海外西經。女丑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鄣其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又圖贊十日並熯。女丑以斃。暴於山阿。揮袖自翳。彼美誰子。逢天之厲）

女尸（山海經。山中經。中次七經。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爲䔄草。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

熒惑守積尸（隋書。帝紀。煬帝大業十三年。秋七月壬子。熒惑守積尸）

天尸（新唐書。天文志。建中元年十一月。歲星食天尸。天尸輿鬼中星占曰。有奴害。小人在位。君王失權。死者大半）

咒力起尸（華嚴經。佛子譬如死尸。以咒力故。而能起行。隨所作事。皆得成

訖（詳最字）**海不宿屍**（寶雲經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何以故海法爾菩薩法海一切結漏煩惱死屍及惡知識亦不同宿何以故菩薩法令故十卷）**鬼鞭死屍**（經律異相昔有人死魂還自鞭其屍傍人問曰是人已死何以復鞭報曰此是我故身為我作惡見經戒不讀偷盜欺詐不孝父母兄弟惜財不肯布施令死令我墮惡道中勤苦痛毒不可復言是故來鞭之耳）**孝子擎屍**（宗鏡錄昔有禪師在山坐禪見一孝子擎一死屍來向禪師前着便哭云何故殺我阿母禪師知是魔忍云此是魔嘖我將斧斫却可不得解脫便於柱上取斧遂斫一斧孝子走去復覺股上濕便看乃見血不期自斫詳股字）**餓鬼打屍**（宗鏡錄引論云有一沙門行諸禪觀時在塚間夜見餓鬼打一死屍問曰何以打此死屍答曰此屍困我如是是以打之道人曰何不打汝心打此死屍當樓何益詳鬼字）**天人摩屍**（翻譯名義云有人見一天人散花屍上以手摩之問言何謂散花此屍答云是我故身在生之日孝順父母忠信事君奉事三尊承受師教令我神得生天故來報之耳）**蠅樂臭屍**（法苑珠林十惡篇云惡夫逆使障重業三車而來卿滦淪苦海往燋爛而不瘉者蚤蠅之樂臭屍似飛蛾之投大聚詳忠字）**羅刹爭屍**（阿育王經摩偷羅國有一男子於其路中見一神廟即往寄宿見二羅刹共爭死屍各言我得是人見已出家修道詳王字）**屍化華鬘**（頻說第四祖優婆毱多隨方行化魔宮震動波旬竭力以害正法尊者持瓔珞伺尊者入定繫之于頸尊者取人狗蛇三屍化為華鬘以酬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變三種臭屍波旬盡其魔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及梵王求解王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即禮尊者哀露懺悔毱多曰汝可自唱歸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四祖化導家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石室縱十八肘廣二十肘充滿其內後得提多迦乃付大法眼藏）**萬兆行屍**（仙傳無上元君曰萬兆蠢蠢名曰行屍詳見老子）**度屍**（度人經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過以度尸形如法）**屍解**（抱朴子內篇論仙卷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

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屍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屍解仙今少君必屍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皆在郫縣其家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屍解者也頼說王母曰此子動心已久不遇良師屍解下方吾甚不惜令勾奴來攝還陰宮必令其登捨天下之尊使入林暗如其飽改吾六數來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謂王母曰阿母既有念故來心當賜與解屍之方耳又云保命君曰屍解者假形而示死非其真屍也雲路友議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所奇鄧仙客至建康四五代為國道師而錫紫服泊死自京歸葬是山是謂屍解也然悉為虬龍松栢相望詞人經過必當興詠數千首忽有一少年偶題一絕句不書姓字但云天嗇遊人耳後來觀其所刻無復為文且鄧氏之名因斯稍減矣詩曰鶴在起回鶴在籠上清那與世塵同以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墳宮江湖紀聞端平年間有道人到吉州書畫竹不泊店不掛搭道人居無定所嘗大雪中跌墜西街河岸復為雪所覆越七八日始齋廂吏摇雪將葬之方駒駒壁翻復在樓前劉屯倚壁立化壁上書一大水宇郎近衣錢買櫃葬于劉家塘上越十數年謝經暑日孫作為人發開棺視之滿棺皆水惟一條存復在吉州寄書謝吉州道友或云其尸解也延祐新安後續志金野仙梁之孝孝隆休寧人淳熙元年八月十二日死葬於城陽山後有自蜀中見之為男家問歸即其殯之厥或謂之屍解句容縣新志蜀洪主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屍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屍解得仙云）**屍異**（南史劉懷慎傳劉亮在梁州服食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服之而卒及欽歛屍猶如生北史李先傳李預字元凱服玉經年云有効驗而世事寢食皆不禁節又加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屍體必當有異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七旬長安毒熱預停屍四宿而體色不變太平廣記元和長慶間有郭齋者與劉軌謙友善二人每恨出顯不得通約先殁者當來告後軌謙寄齋居華陰一夕獨處聞戶外曰郭君無恙聆其音軌謙也引與語舊軌謙曰冥途禍福昭然不可欺夜分忽覺有異氣發於左右即以手捫之觸其軀大不類軌謙知為他怪因攫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動將曉求去曰不遣我禍且及子齋不答俄天曉見一胡人長七尺餘如卒數日者襟不可

近卽某郡外忽有數人來視曰某吾亡兄也亡已數日矣昨夕忽失其屍所在遂駈之而去又偽蜀寧江節度使王宗黙主日部主皆持物為賀獨巫山令與坦貧無慶獻宗黙大怒召與至鞭以他事主沈灧澦堆水中三日屍不流卓立波面宗黙頗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又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斂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止遂負而還小說家求直子文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子文驚引弋擊之俯而視之乃子喬之屍也須臾為大鳥飛去披遺祈說周助黃邑封女人年十七八風采甚美父為助約同邑孫氏為婦已問名納采一夕孫卧病謂其母曰料不起矣所不足者不得侍助之巾櫛雖死為泉下恨矣孫卒助聞其容色絕品又知其瞑目之說私心怏怏與閭里李生言以情告之李生庸人無識但其志戲然數為者也因謂助曰此易耳今方大冬孫死未數日屍固未變容色如舊破其棺視之何害助然之與李生挂飲暮出郭至其窆所掘之見其柩李生乃令助自起其蓋則屍欵然而起執助曰郎真有情者也我已化去而歸見遇夫婦之情盡矣乃起與助男子而行助初為之死也又疑其吏

主便見其顏色若桃李亦不懼乃共踰一垣助殿祖籍地與孫合既已助便詢之則不語以手舉之則不動奄然死矣助驚呼李生共舉其屍復還窆所蓋棺壟墳而去助不半年亦死夷堅支蜀人安自牧長晝之後買妾曰柔奴付以閫政侍主人寵愛尤積頗甚一婢妾兒產子方滿月用計殺之而逐其母乾道七年自牧以制置司幹官卒於成都其家歸常州寓居新興寺柔奴感水蠱疾歲餘而死所親盛子東及諸妾扶來弔以後大殮命僧修設薦嚴方呪亡位食屍忽自起而坐衆駭懼奔走惟一老僧獨留不去曰此屍變爾何足畏伸腳蹴之倒亟舁入棺斂以為積惡之報　又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及王師問罪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鬚髮蔚然初求屍不得人或見一丈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掘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國老談苑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櫃厝襄陽佛寺將易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中猶然墨客揮犀杜德死葬路傍僕為大水浮其屍出為耕夫立其屍於路傍扣之逢逢若空甕亦異人也能改齋漫錄滕待制宗諒請官秋滿時州吏有劉某者妻有美色俄病死浴粧在櫬未及釘蓋忽然化為異狀皮青髮紅若世所畫鬼將之

潁州吏悲而畏之既舁即棄家為道士入九華山不返宗諒後在北方猶寄以詩所謂九華劉道人是也又番哉多不勝紀也嘗記孔子云鄉人儺之翰者熙寧中充鄉薦至南省試不中會有詔旨慶曆二年舉子特與推恩而之翰兄之才實應此令然死久矣之翰若貧乃詐冒其兄遂受試得作監主簿人皆恨其不能少忍三年以用已應令取官而為是欺天事既而之翰選補封州司理參軍秩滿之日作詩數句言且死之意遂而病死其家初為之棺斂如世俗之常而屍輒起坐者再三封之官民歎異之乃用浮屠法泥傅其屍而寘佛屋焉蓋理如此者豈可從下士論之赤城續志道猷姓帛居赤城山卒於山室屍猶平生而舉屍体緑色義熙末隱士褚世採入山登岩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為雲霧所惑無得窺也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四　二支

屍

驗屍

墨客揮犀太常博士李處厚知廬州真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為政楷範檢驗屍首係關人命不可不慎如洗冤錄無冤等書常須檢閱過有屍首正官隨帶吏典仵作行人等前去所指去處照集應合登場人數并照用物件眼同檢驗定執致命根因須要親臨相視明白不得轉委人吏若有隣境覆檢牒至剋時前去檢驗兩縣官吏不得相見符同屍帳其死變發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不得違期致令難檢檢驗既定格目對讀無差繳申府牧民忠告故事承檢屍之報則剋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右時時焉而不親親焉而不精詳罪皆不與其檢屍之式又當編考置仕者不可不知呂氏家範舍人官箴貴兄剛中書為予言須為辯斜每遇驗屍雖盛暑亦必先飲少酒捉鼻親視人命至重不可避少臭穢使人横死無所申訴也温革瑣碎錄凡被傷致死者有血者是生被傷若死後中刀者則無血也無冤錄檢覆總説凡檢驗承牒之後不可接見在近官員秀才術人僧道以防奸欺及招謗訴隨即定立時刻速赴停屍處稍就相離里路檢驗日時處死搭遲約束行吏等不許輒離　凡檢驗官遇夜宿處須問其家是與不是先身血屬親戚方可安歇以別嫌疑　凡行兇器仗索之少緩則奸因之家藏匿移易莊成疑獄可以先死干繫甚重初定差委先當急急收索若早出官又可參照痕傷大小闊狹定驗無差　驗時子細看腦後項心頭髮內恐有火燒釘子釘入骨內其血不出亦不見痕損更仔細檢眼睛口齒舌鼻大小便二處防他物　凡定致命痕雖小當微廣其分寸定致命痕內骨折即聲說骨不折不須　言骨不折却重害也或行兇器仗未到不可分毫增減恐他日索到異同檢驗一事若有大段疑難須當廣布耳目以合之庶幾無誤如闘毆限內身死痕損不明若有病已曾使醫人師巫救治之類則多因病患死若不訪問則不知也雖廣布耳目不可任一人仍在善使如不然過足自誤凡檢覆後體訪得行兇人事因不可見之公文者面白官長使之曲折庶

易詢勘　隨行人吏及合干人多賣弄四隣先期縱其走避只捉遠隣或老人婦人及未成丁人塞責或不得已而用之只可參互審問終難憑以為實全在斟酌又有行兇人恐要切干證人直供有所妨礙故令藏匿自以親密人或地客佃客出官合套誣證不可不知　凡檢屍不過刀刃殺傷與他物闘毆拳手毆擊或自縊或勒殺或投水或被人溺殺或病患數者致命而已然有勒殺類乎自縊溺死類乎投水闘毆有在限內致命而實因病患身死人力女使因被拴縛在主家自害自縊之類理有萬端並為疑難臨時審察切勿輕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凡檢疑難屍首如刃物所傷透過者須看內外瘡口大處為行刃處小處為透過處如屍首觸須看其原衣服比傷着去處屍或覆卧其右手有短刃物及竹頭之類自喉至臍下者恐是酒醉攧倒自墜自傷如近有登高處或泥須看身上有無錢物有無損動處恐因取物失脚自傷之類　檢婦人無傷損處須看陰門恐自此入刀於腹中離皮淺則臍上下微有血沁深則無多是單獨人求食婦人　如男子須看頂心恐有平頭釘糞門恐有硬物自此入多是同行人因丈夫年老婦人年少之類　凡屍在身無痕損惟面色有青黯或一邊似腫多是被人以物搭口鼻及奄捣殺或是用手巾衣袋之類絞殺不見痕。更看項上肉硬即是切要者手足有無繫縛痕舌上恐有齒破痕大小便二處恐有路膿痕若無此類方看口內有無涎唾喉間腫與不腫如有涎及腫恐患纏喉風死宜詳被人以衣物或濕紙搭口鼻上死即腹乾脹若定得行兇人當來有殺謀事迹分明又已招伏方可檢出若無影跡即恐是酒醉卒死　凡檢因爭闘致死雖二主分明而屍上並無痕損何以定要害致命處此必是被傷人舊有宿患氣疾或是未爭闘以前先曾飲酒致醉至爭闘而有所觸犯致氣絕而死者也如此者多是胃子或一圍或兩圍攏上不見須用溫醋湯蘸軟衣服或綿絮之類罨一飯久令仵作行人以手揉挼小腹下其胃子自下即其驗也然後子細看要害致命處　有一鄉民令外甥并隣人子將鋤頭同開山種粟經再宿不歸及往觀焉到茅舍中乃二人俱死在山遂聞官隨身衣服並在縣官檢驗官到地頭見一屍在茅舍外後項骨斷頭面各有刃傷痕一屍在茅舍內左項下右腦後各有刃傷痕在外者衆曰先被傷而死在內者衆曰後自刃而死官司但以各有傷別無財物定兩相併殺驗官獨曰不然若以情度情作兩相併殺而死可矣其舍內者右腦後刃傷可疑豈有自用刃於腦後者手不便也不數日間乃緝得一人因讎併殺兩人　被殘害死

者須檢蓋古耳鼻內或手足指甲中應有簽刺筭害之類　凡檢驗屍首指定作被打後服毒身死及被打後自縊身死被打後投水身死之類最須見得親切方可如此定執世上多有打死人後以藥灌入口中誣以自服毒者亦有死後用繩吊起假作生前自縊者亦有死後推在水中假作自投水者一或有差利害不少今須子細點檢有可憑實跡方可辨明檢得與前驗些少不同還執改正果有大段違戾不可依隨不可據己見使變易　凡檢驗文字不得皮破血不出大凡皮破即血出常云皮微損血不出　仵作行人受賂多以茜（一作蒨）草投醋內塗傷損處痕皆不見以甘草汁解之則見　人身本赤黑色死後變動作青黯色其痕未見有可疑處先將水酒濕後將蔥白拍碎令開塗痕處以醋蘸紙蓋上候一時久除去以水洗其痕即見　昔有二人鬬毆俄頃一人仆地氣絕見證分明及驗出屍乃無痕損檢官甚技時方寒忽思得計遂令掘一坑深二尺餘依屍長短以柴燒熱得所置屍坑內以衣物覆之良久覺溫出屍以酒醋潑紙貼則致命痕傷遂出　凡驗屍須先責血屬及隣保識認是與不是本屍或屍首經久肨脹腐爛識認不真須先責問元着甚衣服色樣有甚記號及身上有甚痣認處物分明責狀訖方可檢驗　昔有叔姪兩人私爭姪僕因被叔趕打後而姪深藏其僕却誣叔以趕逐落水致死發覺于官無屍可檢其僕右手原有六指適江流中有死屍左手亦六指遂認爲已僕官亦憑此檢驗却有痕傷叔無以自明在獄誣伏將出案間叔之家人偶探知姪所藏原僕去所姪亦知叔家知之遂又將所藏僕置之水中後叔家人聞官姪竟伏罪前官吏並獲譴責此不可不鑒也　凡檢驗到地頭雖有血屬照條陳乞免檢亦須察其有無屍首在原地所方可須狀　昔有甲乙互爭甲死於山頭甲之家爲自來讐屍用爲幂之類遞覆甲發覺後於夜自然地將屍歸家殯殮却將一死犬置之原地蓋覆如初乙供以錢買甲求免初檢官吏受財而去覆檢官開覆蓋見一死犬其狀中間初檢官接責不可不鑒　凡體問必須先喚集隣證及覆審問如歸一則合款供或見聞參差則令各供一款或併責行兇人供吐大畧一併歛中憑此詳覆審勘或小有差互則受重責若憑吏卒問口即是私意須是多方體訪務令參會歸一即不可憑一二人口說便以爲信及備三兩紙供狀謂可塞責況其中不識字者多出吏人取責其隣證內或與兇身是親故及暗受買囑符合不可不察　行兇人虛實未定者不得已執被執人須下書填其畔然是實者須令書押於行兇人字下　無冤錄驗法

凡檢屍受牒且空鑿時辰如到檢所未得先自向前且於上風立定喚死人骨肉或地主競主審問事由所驗之屍還是與不是正屍責狀訖點數干繫人及隣保人應是合於驗狀上着字人及法物齊備　仍多備糟醋蔥椒鹽白梅防其痕損難見處藉以擁罨仍帶一沙盆挂以研上件物同吏人至屍所令燒皂角蒼朮降真以辟其穢之氣或用真麻油塗鼻孔還亦可或用蘇合香元塞鼻孔亦可驗畢約三五步外將醋潑炭火從上過去穢氣若未埋屍首或在屋內地上或床上或屋前後露天地上或在山嶺溪澗草木上並先打量頃屍所在四至高低遠近去離某處若干在溪澗之中上去至山腳或岸實計係何人地上地名某處若屋內係在何處及上下有無物色蓋罩或自縊在高處則先看吊處及項下繩痕更看繫繩所有無塵土移動及吊處高下元踏甚物而上更看項上繩帶垂下長短大小與痕闊狹相似細看是活套頭死套頭或是單掛十字繫或是纏繞繫各要分明若是臨高撲跌要看大腳處土痕踐踏若是落水淹殺亦要看大腳處土痕及量水深淺並抄劄形狀四至訖方可扛擡出平穩明淨地上用門扇草席襯墊不着泥土先剝在身衣服或婦人首飾自頭上至鞋襪等逐一抄劄有隨身行李亦具名件訖且乾驗一番次以湯水肥皂洗滌垢膩又以水衝蕩洗淨若有青黑去處將水滴在上是痕處則硬水住不流不是痕處則軟水便流去次用襯紙拿鋪襯屍紙惟有藤連白紙抄紙可用若竹紙見鹽醋多爛恐侵損屍體如法用糟醋擁罨屍首仍以死人衣服盡蓋用煮醋酒潑淋又以薦席罨一時久候屍體透軟即去罨物以水衝去糟醋方驗不得信行人說只將酒醋潑過痕損不出初春與冬月宜熱煮醋及炒糟令熱仲春與殘秋宜微熱夏秋之間糟醋微熱以天氣炎熱恐傷皮肉秋將深則用熱左右手肘相去三四尺加火喚以氣候差涼故也冬雪寒凍屍首僵凍糟醋雖極熱衣被重疊擁罨亦不得屍體透軟當掘坑長闊於屍深三尺取炭及木柴遍鋪坑內以火燒令通紅多以醋沃之氣勃勃然方連擁罨法物襯墊扛屍置於坑內乃用衣被覆蓋再用熱醋淋遍坑兩邊相去二三尺復以火烘約透去火移屍出驗冬殘春初不必掘坑只用火烘兩邊又看時候詳度從頭檢起解下頭髮量髮長多少擘開頭髮後頭上頂門連額門有無他故左右兩太陽穴有無他故兩眼擘開看有無他故鼻孔口齒有無他故左右兩耳有無他故撫大小字探行數或已用藥取痕跡點潑及成疤瘢可取竹削一尾子於痕處捷之即見兩耳連喉下有無他故左右兩大小臂連手指掌心手背十指

甲。有無他故。心背乳房至臍。有無他故。大肚連小腹下。有無他故。左右兩脇肋有無他故。陰囊外腎玉莖。有無他故。婦人產門處。左右兩大小腿連腳底板十指甲。有無他故。看轉死人合面。檢腦後來枕項後。有無他故。背看有無杖瘡及灸跡。腰脊有無他故。臀看有無新舊官杖瘡。有無膿血。糞門有無他故。其人約年多少。身長多少。屍首甚處有傷損磕擦痕。或青黑紫黯。赤腫黑黯。並量見大小深淺分寸。定執致命之因。甚處有擊青灰黯瘡瘢。開寫新舊有無膿血。甚處有見患疥癬癬瘡。甚處有黶記之類。並一一盡行聲說。如無亦用開寫。若傷損痕跡未甚分明。却再用醋糟攤罨。良久去糟。以水衝洗。於露天處。以新油絹或明油雨傘覆蓋。欲見處迎日隔傘看痕即見。若陰雨。以熱炭隔照。此良法也。或更隱難見。以白梅搗爛攤在上。欲見之處。再攤罨。看若尤未全見。以白梅取肉。加蔥椒鹽糟一處研拍作餅。火上煨令熱。烙損處。下先用紙襯之。即見其損。四縫屍首。切須子細影觀看。驗頭上頂顖門。耳枕。左右兩額角。太陽。鬢門。項下。及當心。左右兩脇。上下小腹。及陰囊。玉莖。腿後。左右兩肋處。並係緊切虛怯要害致命之處。應有他故。於內若一處有痕損。在要害致命處。或非致命處。並即令仵作指定喝起。方可押兩爭人。及親屬干繫見認了。各即令書押格目。

驗狀訖。就驗處概碑屍首上。侵以蘆席之類覆蓋。候畢。週圍用灰印記。責耆正副。鄰人看守。狀附案。候檢官檢訖。如無爭論。方可給屍與親屬。無親屬者。責付本都埋瘞。如有爭論。切未可給屍。即掘一坑。就所碑物掘死安頓坑內。上以門扇蓋。以土掩瘞。作堆。週迴用灰印印記。防備後來官司復檢。仍責看守狀附案。屍首無痕。惟頭面有青黑。或一邊似腫。多是被物搭口鼻及卷掩殺。或用手巾布袋之類絞殺。不見痕。更看項上肉硬。即是若究得行兇人。當來有窺謀事跡分明。如人將伏即可檢出。若無形跡。即是酒醉卒死。屍首無痕。即驗兩手腳有無縛痕。如有即驗項或口是用衣物掩口鼻而死。須有肉硬。舌尖上恐有脣破痕。大小便二處是不是踏腫痕。老年人被手掩死。亦無痕損。屍首肥壯。無痕損。不費力。不得作病患死。檢須子細驗定因何致死。惟此最誤。驗婦人不可避羞。驗是處女不是處女打量。剗下四至訖。擗出光明平穩處。令收生婆剪去中指指甲。用綿扎先勒死人母親。其血屬并鄰婦二三人同看。驗是與不是處女。令收生婆以中指入產門中。有黯血即是。無即非。次如前法。卷驗屍婦人有胎孕不明致死者。檢驗後。勒收生婆驗腹內委實有無胎孕。若有胎孕。心下至臍肚以手拍之。堅如鐵石。如無即軟。又勒收生婆定驗產門內有無他物有孕

婦人被殺或因產子不下身死。屍經埋地窖。檢後却有死孩兒。推詳其故。蓋屍埋頓地窖。因地水火風吹。死人屍首脹滿。骨節縫開。故逐出腹中胎孕孩子。亦有臍帶之類。皆在屍腳下。產門有血水惡物流出產門。血水惡物流出。驗是產子不下。致命身死。或是有娠。用毒藥墮胎。致命身死。當用銀釵入產門。試看如驗中毒。服毒法。若富家女使。先量死處四至了。便扛出大路上。檢驗有無痕損。令眾人見。以避嫌疑。

小兒屍首胞胎墮胎驗得所墮身孕。係幾箇月日。驗是因毆墮落。其母別無損傷。若初檢因打而落者。其母必有損傷。出結案。或四肢（未全不全）胎髮（未生未生已生六月有髮）有因爭鬭。將子跌殺。謀執或將子手足捉了。用腳跟於喉下踏死者。若究得始末殺情。可令仵作行人以手按其喉。必碎。方驗真偽。驗小兒胞胎。令收生婆定驗月數。定成人形或未成形。責狀附案。墮胎兒在母腹中被驚後死。胎下者衣胞紫黑色。血瘢軟弱。生下腹外死者。其屍淡紅赤無紫黑色。及胞衣白者。月未足者。其身體必有生未全處。仍具收生婆驗之（律云墮謂打而落）驗墮胎者。准律未成形像。杖一百。墮胎者。徒二年。胎子落者。按五臟論。胎一月如珠露。二月如桃花。三月男女分。四月形像具。五月筋骨成。六月毛髮生。七月動右手是男。於母左。八月動左手是女。於母右。九月三轉身。十月滿足。若檢作未成形像。只驗所墮胎作血肉一片或成一塊。若經日久壞爛。多化為惡水。若墮已成形像者。謂頭腦口眼耳鼻手腳指甲等全者。亦有驗臍帶之類。

勒死本屍口開眼瞪。項上勒痕黑色。圍圓長若干寸。深闊若干分。食氣顙嗓項痕交匝。委是被人勒死。（自縊者舌出項痕不匝出結案式）因患自勒死。其屍兩眼合。唇皮開。露齒咬舌出一二分。肉色黃。形瘦劣。兩手拳握。臂後有糞出。左右手內多是把自繫物色。至緊緊死後。亦只在手內。須量兩手拳相去幾尺寸。以來喉下。自緊痕跡（結案式云某色）週圍長一尺餘。結締在喉下。前面分數較深。當被教解則其屍多不咬舌。臂後無糞。被人勒死。則項下索子交過。并手指甲抓損。被人打損。以繩勒死者。其屍被勒處喉下黑跡。只可六七寸以來。即不至項後。臂後有糞出。多被人絞勒喉下。死者其屍口眼開。兩拳散。頭髻寬慢。喉下黑痕週圍一尺以來。自縊被人勒殺。或莽殺。假作自縊。甚易辨真自縊者。用繩帶索帛之類。繫縛處交至左右耳後。深紫色。眼合唇開。手握齒露。縊在喉上則舌抵齒。喉下則舌多出。胸前有涎末滴。臂後有糞出若被人打勒殺。假作自縊。則口眼多開。手散髮寬慢。喉下血脈不行。痕跡淺淡。無血瘢。黑跡舌不出。亦不抵齒。項上肉有指爪痕。身上別無要害

致命傷損去處凡被人隔物或愡搐或林木之類勒死僞作自縊則繩不交喉下痕多平過却極深黑淤色亦不起於耳後髮際紋勒喉下死者結締交在死人項後兩手不垂下縱垂下亦不直項後結交却有背倚柱等處或把衫襟揭着即喉下有衣衫領痕跡黑色是要害處氣閉身死凡檢被勒併死人將項下勒繩索或是諸般帶系臨時仔細聲說纏繞過遭數多是於項後當正或偏左右繫定須有繫不盡垂頭處其屍合面地卧為被勒時爭命須是揉撲得頭髮或角子散慢或沿身上有搕擦着痕凡被勒身死人須看屍身四畔有扎磨蹤跡去處死後被人用繩索繫扎手脚及項下等處其人已死氣血不行雖被扎繫其痕不紫赤有白痕可驗死後繫縛者無血癊繫縛痕雖深入皮即無青紫赤色但只是白痕有用火罨烙或痕但紅色或焦赤帶濕不乾主前未死間即時吊起詐作自縊此稍難辨

自縊死量得梁高幾尺以上其屍兩脚懸空舌出項痕不匝驗是主前自縊身死凡真自縊或在屋下自縊先看所縊處楣梁枋桁之類塵土衮亂至多方是如只有一路無塵不是自縊先以杖子於所繫繩索上輕輕敲如緊直乃是或寬慢即是移屍大凡移屍别處吊掛舊痕亦動使有兩痕凡檢自縊之屍先要見得在甚地分甚街巷其人家何人見本人自用甚物於甚處搭過或作十字死結繫定或於項下作活結套却驗所着衣新舊打量身四至東西南北至甚物面覷甚物看屍背向甚處甚死人用甚物踏上上量頭至所吊處相去若干尺寸下量脚下至地相去若干尺寸或所縊處雖低亦看頭上吊掛索處下至所離處並量相去若干尺寸對衆解下扛屍於露明處方解脫自縊套繩通量長若干尺寸量圍喉下套頭繩圍長若干項下交圍量到耳後髮際起處闊狹橫斜長短然後依法檢驗凡檢自縊人先問元申人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見時早晚曾與不曾解下救應申官時早晚如有識認即問自縊人年若干作何經紀家內有甚人却因何在此間自縊若是奴僕先問顧主討契書辨驗仍看上有無親戚年多少更看原吊掛蹤跡去處如曾解下救應即問解下有氣脉無氣脉解下約多少時死切須子細自縊不論吊掛高低間有踏地死者自縊處須高八尺以上兩脚懸虛所踏物須倍高如懸虛處或縊在床檔或火爐或船倉內但高二三尺以來亦可自縊而死亦量四至相離去處在睡床頭檔下及火爐下將繩自縊喉下身死床與火爐須高三尺以來即其屍懸頭項身橫身卧喉下自縊跡痕偏斜多不至腦後髮際下若經泡雨須看犯人或脚或看鞋其踏上處有無印下脚跡自

縊身死者兩眼合唇口黑皮開露齒若勒喉上即口閉牙關緊舌抵齒不出（一云齒微咬舌）若勒喉下則口開舌尖出齒門二分至三分面帶紫赤色口吻兩角及胷前有吐涎沫兩手須拳握大拇指兩脚尖直垂下腿上有血癊如火灸斑痕及肚下至小腹並墜下青黑色大小便自出糞有真出大腸頭或有一兩點血喉下痕紫赤色或黑淤色直至左右耳後髮際橫長九寸以上至一尺以來（一云丈夫合一尺一寸婦人合一尺）或作赤淤跡更可解下屍首看驗看死人所用物色同與不同自縊喉下痕跡脚則喉下勒深實則淺人肥則勒深瘦則淺用細緊麻繩草索在高處自縊懸頭頓身致死則痕跡深若用全幅勒帛及白練項帕等物又在低處縊則痕跡分寸較淺低處自縊身多卧於下或側或覆側卧其痕偏斜起橫喉下覆卧其痕正在喉下起於耳邊多不至腦後髮際有用火罨烙成痕但紅色或焦赤帶濕不乾被人拳踢毆打死後繫勒喉下懸掛假作自縊身死者其屍口眼多開兩手散頭髻寬慢身上有要害傷損及喉下有被人繫勒懸掛蹤由喉下即無血癊黑跡舌不出亦不抵齒被人隔物或愡或樹之類勒死僞作自縊則繩不交喉下痕多平過其深黑黯色亦不起於耳後髮際自縊有活套頭死套頭單繫十字纏遶縊須看死人脚踏甚物入頭在繩套內須垂得繩套寬入頭方是須有踏物上縊處跡由活套頭脚到地并跪膝到地亦可死死套頭脚地并跪膝到地亦可死單繫十字懸空方可死若脚稍到地亦不死單繫十字是死人先自用繩帶自繫項上後自以手繫高處須是先看上頭繫處塵土及死人路甚處物自以手拳繫得上向繩頭看方是若是上面繫繩頭處或高或大手不能攀及不能上則是别人吊起更看所繫處物伸縮須是頭墜下去上頭繫處一尺以上方是若是頭繫低上頭定是别人吊起纏遶繫是死人先將繩帶纏遶項上兩遭自踏高繫在上面垂身致死或是先繫繩帶在梁椽或樹枝上双襻垂下踏高入頭在襻內更纏過一兩遭其痕成兩路上一路纏過耳後斜入髮際下一路平遶項行吏畏避驗難必言檢官已只申一痕切不可信若除了上一痕不成自縊若除了下一痕正是致命要害去處或覆檢官不肯相同書填格目血屬有詞再差官覆檢為之柰何須是據實不可只作一條痕驗其相量與分開處作兩截量盡取頭了盡取樣子更重將遶繫處繩帶纏過比並闊狹並同任從覆檢可無後患凡檢驗自縊人不可便定驗作自縊致命未辨子細只可稱其人係是主前用繩索縊着咽喉下要害致命身死以防死人别有枉橫且如主前勒未死間吊

起假作自縊死捕捉縛或有人睡着被人將把索勒喉吊起身死其檢驗官司如何得見自縊身死的實宜子細之自刎亦如之凡因患在床仰卧將繩帶等物自縊者其屍兩眼合唇皮開露齒咬舌出一分至二分肉色黃形瘦兩手拳握臂後有糞出左右手內多是把自繫物色至紫黯死後亦只在手內須量兩手拳相去幾寸以來喉下自繫痕跡紫赤周圍長一尺餘結締在喉下前面分數較深曾被救解則其屍肚脹多口不咬舌臂後無糞死後繫縛者無血癊繫縛痕雖深入皮即無青紫赤色但白痕多有人家女使人力或外人於家中自縊其人不曉法避見其職反避檢驗遂移屍出外吊掛舊痕移動致有兩痕舊痕紫赤有血癊移動只白色無血癊移屍自理甚分明要公付根究開坐生前與死後痕蓋移屍不過杖罪若瞞落不具使檢官不相參應申作兩痕官司必反見疑益重干連人之禍屍首日久壞爛頭吊在上屍側在地肉潰見骨但驗所吊頭其繩若入槽及驗兩手腕骨頭腦骨皆赤者是

落水投河死者屍肉色潰白口開眼合肚皮肨脹指甲內有沙泥其水深八尺以上委是生前落井投河致命身死死後棄水中者指甲內無沙泥出路未或打死棄水中肉色帶黃不白口眼俱合兩指微屈腹肚不脹身有痕損指甲內無沙泥死後繩縛無血癊痕不紫赤初春雪寒經數日方浮與春末夏初不同身上無別故即是落水若患病溺死則不計其水之深淺可以致死水深三四尺以上可以致死若失腳須有失腳處土痕有放入井須腳在下若頭在上恐被人赴逼或他人推送入井落水落井屍肉色潰白口合兩手拳握眼微開肚皮微脹屍腳或着草鞋或着鞋其鞋內并手腳十指甲縫有沙泥上眼多鹹口鼻內白水沫出頭面仰腹肚脹兩腳底皺白不脹兩手兩腳供問前男仆卧女仰卧若在江河陂潭池塘間難以打量四至只看屍所浮在何處如未浮打撈方出聲說在何處打撈見屍池塘或坎井有水處可以致命者須量見淺深丈尺如坎井則量四至江河陂潭屍起浮或見處地岸井池塘坎井係何人所管地名何處量井之四至係何人地其井地名何處井深屍在底則不必量但約深若干丈尺方撈屍出屍在井中漏脹則浮出尺餘于外水淺則不出若出看頭或腳在上在下先量見尺寸不出亦以丈尺量到屍近邊尺寸亦看頭或腳在上下扛擲屍於岸上平穩處檢驗後檢過經風日吹曬遍身上屍必皮起或生白泡先剝屍衣看驗者肉色不白兩腳拳頭髻緊頭與髮際手腳爪縫或鞋內並有沙泥須有生擦損處被人毆打殺死推在水中內或致井中入水深則脹淺則

不甚脹其屍肉色帶黃不白口眼開兩手散頭髻寬慢肚皮不脹口眼耳鼻無水瀝流出指爪罅縫並無沙泥兩手拳縮兩腳底不皺白卻虛脹身上有要害致命打着傷損處其痕黑色屍有肥瘦臨時看驗若驗得損傷緣其痕跡雖是投水亦合推究生前溺水屍首男仆卧女仰卧頭向仰兩手兩腳俱向前口合眼開閉不定兩手拳握腹肚脹拍着響兩腳底皺白不脹頭髻緊頭與髮際手腳爪縫或腳着鞋則鞋內各有沙泥口鼻內有水沫及有些少淡色血污或有磕擦損處此是生前溺水之驗也蓋其人未死必須爭命氣往來搐水入腸故兩手自然拳曲腳罅縫各有沙泥口鼻有水沫流出腹內有水脹也水猛死身上無痕面色赤即是倒提水猛死淹水死者若屍面色微赤口鼻內有泥水沫肚內有水沫腹肚微脹是淹水身死因疾病身死若被人拋擲在水內即口鼻無水沫肚內無水不脹面色微黃肌肉微瘦因患病溺死則不計水之深淺可以致死身上別無他故諸自投井被人推送入井自失腳落井屍首大同小異皆頭目有被磚石磕擦痕指甲毛髮有沙泥腹肚脹則覆卧之則口內水出別無他故只作落井身死即投井推入在其間矣所謂落井小異者推入與自落井則手開眼微開腰身間或有錢物之類自投井則眼合手握身間無物自投河被人推入河若水稍深闊則無磕擦沙泥等事若水淺狹亦與投井落井無異大抵水深三四尺皆能淹殺人驗之果無他故只作落水身死則自投推入在其間矣若身有繩索及微有痕損可疑則宜檢作被人謀害置水身死當令若是如此定執致命根因上司疏駁利害匪輕切宜詳審諸溺河池行運者謂之河不行運者謂之池檢驗之時先問元申人早晚見屍在水內見時便只在今處或自淶流而來若是淶流而來即問是東西南北又如何流到此便住如何申官如稱見其人落水即問當時曾與不曾救應其人未出水時已死或救應上岸才方死或即申官或經幾時申官檢溺死之屍水浸多日屍首肨脹難以顯見致死之因宜申說頭髮脫落頭目肨脹唇口番張頭面連遍身上下皮血並皆一槩青黑褪皮驗是本人在井或河內死後水浸經隔日數致有此今來無憑檢驗本人沿身有無傷損他故又定奪年顏形狀不得只驗得本人口鼻內有淤腹脹驗得前件屍首委是某處水溺身死其水浸更多日無憑檢驗即不用申說致死因依凡溺死之人若是人家奴婢或妻女未落水先已曾被打在身有傷今次又的然見得是自落水或投井身死於格目內亦須分明具出傷痕定作被打後溺水身死投井死人如不曾與人交爭驗屍時

面目頭額有刃痕又依舊帶血似生前痕此須看井內有破瓷器之屬以致傷着人初入井時氣尚未絕其痕依舊帶血若驗作生前刃傷豈不利害

落渠死因患倒落泥渠內身死者其屍口眼開兩手微握身上衣裳并口鼻耳髮際並有青泥污者須脫下衣裳用水淋洗酒噴其屍被泥水淹浸即肉色微白肚皮微脹十指甲有泥諸溺井之人檢驗時問原申人如何知得井內有人初見有人時其人死未既知未死因何不救應其屍未浮如何知得井內有人若是屋下之井即問身死人自從早晚不見却如何知在井內凡井內有人其井面自然先有水沫以此為驗

相毆後落水死多有人鬪毆了各自分散後或去近江河池塘邊洗頭面上血或取水喫方相打了尚困乏或因醉相打後頭旋落水渰死落水時尚活其屍腹肚膨脹十指甲有沙泥兩手向前驗得落水渰死分明其屍上有毆打痕損更不可定作致命去處但一一到上驗狀只定作落水致死最便緣打傷雖在要害處尚有辜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毆傷法今既是落水身死則雖有痕傷其實是他故致死分明書有驗官為見頭上傷損却定作因打傷迷悶不覺倒在水中却將打傷處作致命招罪人雖異不絕大不可更有相打散未高撲下致死亦然但須驗失腳處高下撲損痕瘢致命要害處仍須根究曾見相打分散證佐人

棒毆死（附拳手脚）本屍眼開手散頭髮寬慢肚皮不脹除沿身輕傷外某處有傷一處長闊若干分寸此係要害去處驗是生前棒毆身死他物致死痕或青或赤或紫或黑腫黯或斜或橫或直量見大小分寸共計幾處傷處多只指定一痕係要害致命被打死屍口眼開髮髻亂衣服不齊整兩手不拳或有溺污內衣手足折傷亦有可死其痕周匝有血瘀方定是生前打傷子細辨驗棒木皮要成條痕打傷處皮膜相離以手按之則響以熱醋罨之則有痕打着頭面額角兩太陽穴腦頭并兩脇肋後如大段打破深重骨損時定是要害身死打折脚手限內或限外身死時要詳打傷處分寸闊狹後定是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微作打死將青竹篦火燒烙之只有焦黑痕淺光平不紫硬看其痕大小量見分寸又看幾處皆可致命只指一重處定作虛怯要害致命身死聚衆打人最難定致命痕如死人身上有兩痕皆可致命此二痕若是一人下手則無害若是兩人則一人償命一人不償命須於兩痕中斟酌最重者為致命檢驗文字不得作皮破血不出大凡皮破則血出當去皮微損血不出凡行兇人若用棒杖等行打多先在實處其被傷人或經一兩時辰或一兩日或三五以至七八日十餘日身死又有用堅硬他物行打便致身死者更看痕跡輕重若是先驅捽被傷人頭髻然後用散拳踢打則多在虛怯要害處或一拳一腳便致命若因腳踢着要害處致命切要子細檢認行兇人腳上有無鞋履見血為傷非手足者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諸他物是鐵鞭尺斧頭刃背木桿棒馬鞭木柴磚石瓦甕布鞋衲底鞋皮鞋草鞋之類若辜限內死須驗傷處是與不是在頭及因破傷風灌注致命身死他物及手足毆傷痕損須在頭面上胸前兩乳脇肋傍臍腰間大小便二處方可作要害致命去處他物及頭額拳手腳足堅硬之物撞打痕損顏色其至重者紫黯微腫次重者紫赤微腫又其次紫赤色又其次青赤色其出限外痕損者微青凡他物打着其痕即斜長或橫長如拳手打着即方圓如腳足踢比如拳手分寸較大凡傷痕大小定作拳足他物當以上件物比定方可言方寸凡打着兩日身死分寸稍大毒氣蓄積向裏可約得一兩日後身死若是打着當下身死則分寸深重毒氣紫黑即是向裏可以當下身死設以身就物謂之磕雖着無破處其痕方圓雖破亦不至深其被他物及手足傷皮雖傷而血不出者其傷痕有紫赤暈凡他物傷若在頭腦者其皮不破即損骨肉損也若在其他虛處即臨時看驗若是屍首左邊損即是兇身行右物數打順故也若是右邊損即損處在近後若在右前即非也若在後即又應兇身自後行他物致打責在審之與夫若將棒木皮卷成痕假作他物痕其痕內爛損黑色四圍青色聚成一片而無虛腫捺不堅硬死後以棒木皮卷者即苦無散遠青赤色只微有黑色而按之不堅硬者其痕乃死後卷之也蓋人死後血脉不行致捺不能拖其効更在審詳原情屍首痕損那邊長短能合他物大小臨時裁之必無疎誤凡驗他物及拳踢痕細認斜長方圓皮有微損未洗屍前用水酒濕先將葱白搗爛塗後以醋糟侯一時除以水洗痕即出

刃傷死本屍某處破傷一處長闊分寸若干其傷皮肉齊截認是刃傷致命身死凡驗是與不是刃刃快物所傷傷痕口皮肉有血遶膜肉間花文出捻有鮮紅血死後刀刃割損乾白無血捻是清水動屠行定驗結罪狀供證是與不是生前死後傷損在辜限內死須驗傷處是破傷風灌注致命身死大刃斧痕上闊內必狹大刀痕淺必狹深則闊鎗刺痕淺則狹深必透穿其痕帶圓屍口眼多開頭髻寬或亂兩手微握皮肉多捲凸若透膜腸臟必出洗淨了量長闊若干分寸深若干分寸或斜或亂衆指定要害去處致命其餘則據所傷被傷其被傷人見行兇人用刀物來傷之時必須爭競用手來遮截手上必有傷損或有來

後者亦必背上有傷着處若行兇人於虛怯要害處一刃直致命者死人手上無傷其瘡必重若行兇人用刃物斫着腦上頂門腦角後髮際必須斫斷頭髮如用刀剪者其頭項骨折即是尖物刺着須用手捏着其骨損與不損刀傷處其痕兩頭尖小無起手收手輕重或只用竹鎗尖竹擔斡着要害處瘡口多不齊整其痕方圓不等凡檢被快利物傷死者須看原着衣衫有無破傷處隱對痕血點可驗又如刀戳傷腸肚出者其被傷處須有刀刃撩劃三兩痕又一刀所傷如何却有三兩痕蓋凡人腸臟盤在左右脇下是以撩劃着三兩痕凡搶刀鎗刀斫戳須開説屍在甚處當着甚衣服上有無血跡傷處長闊深分寸透肉不透肉或腸肚出脊膜出作致命處仍檢刃傷衣服穿孔如被竹鎗尖物戳傷致命便說尖硬物戳傷致死死後刀刃割傷處更無血花蓋人死後血脈不行是以肉色白也活人被刃殺傷死者其被刃處皮肉緊縮有血蔭四畔若被支解者筋骨皮肉稠粘受刃處皮縮骨露死人被割戳屍首如舊血不灌蔭被割處皮不緊縮刃盡處無血流其色白縱痕下有血洗檢擦拭肉內無清血出即非生前被刃矣更有截下頭者活時斬下筋縮入死後截下項長並不伸縮凡檢驗被殺身死屍首如是尖刃物方說被刺要害若是齊頭刃物即不

說判字如被傷着肚上兩肋下或臍下說長闊分寸後便說斜深透內脂膜肚腸出有血汚驗是要害被傷割處致命身死若是傷着心前肋上只說斜深透內有血汚驗是要害致命身死如傷着喉下時說深至項鎖骨損兼周圍所割得有方圓不齊去處食系氣系並斷有血汚致命身死亦可說要害處如傷着頭面上或太陽穴腦角後髮際內如行兇人刃物大方說骨損若腦漿出時有血汚亦定作要害處致命身死如斫或刺着沿身不拘那裏若經隔數日身死便說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凡檢驗被殺傷人未到屍所先問原申人曾與不曾收捉得行兇人是何色目人使是何刃物曾與不曾收得刃物如收得取索看大小着紙畫樣如不曾收得則問刃物在甚處亦令原申人畫刃物樣畫訖令原申人於樣下書押字更問原申人其行兇人與被殺人是與不是親戚有無冤讎凡驗殺傷先看是與不是刀刃等物及生前死後痕傷如生前被刃傷其痕肉闊花文交出若肉痕齊截只是死後假作刃傷痕肉痕齊截之說與今之考試程式相違前論以及之矣如生刃傷即有血汁及所傷痕瘡口皮肉血多花鮮色所損透膜即死若死後用刀刃割傷處肉色即乾白更無血花也蓋人死後血脈不行是以肉色白　刺死驗得本屍口眼開頭髻亂兩手微握

驗是被人判中致命身死形證並在刃傷死門　屍首異處支解死屍截段對勘相同於分斷處肉色不紅雖有痕跡別無血髓驗是死後截血不行支解痕跡凡驗屍首異處勒家屬先辨認屍首務要子細打量屍首明處四至訖次量首級離屍遠近或左或右或去肩脚若干尺寸支解手臂脚腿各量別計仍各寫相去屍遠近却隨其所解肢体與屍相接捉接首級與項相接圍量分寸一般係刃物斫落者項下皮肉捲凸兩肩并聳破係生前斫落皮肉不捲凸肩并不聳彼係死後斫落　拳手足踢死痕紫黑點色看其大小量見分寸又看其處皆可致命只指一重要害處定虛怯要害致命身死屍口眼不閉兩手散髻鬆亂衣服毀破踢痕方圓或着靴鞋間有微損其痕周匝有痕瘀他物亦頭面項上胸前兩乳脇肋臍大小便處方可定驗致命要害去處踢打着項下當正或偏左邊踢着肋上肋下及陰囊小腹等處並說方圓分寸若口齒咬傷齒內有風（風字一本作毒字）着於瘡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其咬破處瘡口一遭周迴有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因此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其痕有口齒跡及有皮肉不齊去處額肘膝頭撞致死作他物靴鞋不堅硬難從他物之科不可用之於今宜礙結案前論已及之矣　中食果實金石藥毒死有類拳手傷

痕　毒內病死驗得原傷去處已是平復別無行風入瘡痕跡其屍肌膚瘦瘠肉色萎黃口眼俱合兩手舒展其處或有新汁灸盤痕在傍或有是何藥貼問得屍親或奴說稱曾請某醫看治勾問得委係患某病證曾用上件藥餌調治驗是毒內別曾餘患身死　自割死（剁十指千咬十指死）本屍口眼俱合兩手拳握肉黃髮聚項上有傷一處長若干寸深若干分食系氣系斷驗是生前以刃自割喉下身死者其屍口眼合兩手拳握臂曲而縮蓋死人用手把定刃物似作力勢其手自然拳握肉色黃頭髻緊若用小刀自割可長一寸五分至二寸以來用食刀即長三寸至四寸以來用硬兇器割分數不大逐項器刃自割並下刃一頭尖小但傷着氣喉即死看死人所用左右手各有割痕不同餘無他故即是自割將刀物自割斡死者其屍肉色黃口眼合兩手拳握頭髻緊自割斡着喉下心前腹上兩脇肋大傷項門處但傷着膜要害一處分數雖小即死割斡不深及不係要害及三兩處分數小淺未得致死臨時看驗形體肥瘦及原着衣衫有無破傷處用右手刃必起自左耳後刃過喉一二寸用左手刃必起自右耳後傷在喉下喉骨上難死蓋喉堅也在喉骨下易死蓋喉骨下虛而易斷也生前刃傷有血痕死後刃傷無血痕彼人將刀割割傷死者其屍口

眼開頭髻寬兩手微握被傷處要害分數較大多是腸胃脂出不用刀只用竹搶尖竹擦幹著要處身死被傷處痕口多不齊整自割痕起手重收手輕假如用左手把刃而傷則喉右邊下手處深左邊收刃處淺其中間不如右邊蓋下刃大重漸漸負痛縮手因而輕淺及左手須似握物是也右手亦然凡自割喉下只是一出刃痕若當下身死時痕深一寸七分食系氣系並斷如傷一日以下身死深一寸五分食系斷氣系微破如傷三五日以後死者深一寸三分食系斷須頭髻角子散慢更看其人面愁而眉皺即是自割之狀（凡亦難必系亦作繫端之然有之）若自用刀剌下手并指節者其皮頭皆齊必有欒對扎雖是刃物自傷必不能當下身死必是將養不較致死其痕肉皮頭捲向裏如死後傷者即皮不捲向裏以此爲驗又有人因自用口齒咬下手指者齒內有風或云有毒著於痕口多致身死少有生者其咬破處瘡口一道周迴骨折必有膿水淹浸皮肉損爛因此將養不較致命身死其痕有口齒跡及有皮血不齊去處驗自刑人即先問原中人其身死人是何色目人自刑時或早或晚用何刃物若有人來識認即問身死人年若干在生之日使左手使右手如是奴婢即先討契書更問有無親戚及已死人使左手使右手並須子細看驗痕跡去處

毒藥死本屍舌瞷口內紫黑手指甲青以銀釵探之口中少時取出其釵黑色證是生前中毒致命身死中蟲毒死遍身上下頭面胷心並深青色或肚脹或口內吐血或糞門內瀉血中食果實金石藥毒死其屍上下或有一二處青腫有類拳手傷痕或成大片青黑色并爪甲黑身体肉縫微有血或腹脹或瀉血中鼠莽草毒死亦頰中出口唇裂齒齦青黑色此毒經一宿一日方可驗九竅有血汁流出中砒霜野葛毒死春夏秋冬得一伏時遍身發一皰作黑青色身上亦作青黑色眼睛紋出舌上生小剌皰若亦綻出口唇破裂兩下脹大腹肚膨脹糞門脹綻十指甲唇有青黑色若飽服時上一半青飢服時下一半青外腎脹大中金蠶蠱毒死瘦劣遍身黃白色眼睛塌口齒露出上下口唇縮腹肚塌將銀釵驗作黃浪色用皂角水洗不去方是一云如是口身体脹皮血似湯火皰起漸次爲膿舌頭唇鼻皆破裂乃是中金蠶毒之狀服毒死驗時用銀釵以皂角水揩洗過探入死人口中喉內以紙密封良久取出作青黑色再用皂角水揩洗其色不去即是如無其色鮮白又驗時將白飯一塊入死人口中喉內用紙蓋一兩時辰取出飯與雞喫雞亦死即是服毒中毒人生前喫物壓下入腸臟內試驗無證即自穀道內試其色即見生前中毒屍遍身

作青黑色多日皮肉尚有亦作黑色若經久皮肉腐壞見骨其骨作黳黑色死後將毒藥灌入其口中假作中毒皮肉與骨只作黃白色中酒毒腹脹或瀉血凡服毒死屍口眼多開面紫黯或青色唇紫黑手足指甲俱青黯口眼耳鼻間有血出中毒亦然銀釵驗是黑色之甚者遍身黑腫面作青黑色唇捲發皰舌縮或裂拆爛腫微出唇亦爛腫或裂拆指甲尖黑喉腰脹作黑色生皰身或青班眼突口鼻眼內出紫黑血鬢髮浮不堪洗未死前須吐出惡物或瀉黑血糞門腫突出或大腸突出服毒藥或即時發作或當日早晚發作其藥慢或一兩日發作須是翻吐或吐不絕仍須於衣服上尋餘藥及身死坐處尋藥物器皿之類被藥死口眼開遍身黑腫口鼻眼內出紫黑血或手脚指甲黑色皮有折裂鬢髮浮不堪揩洗仍拘突未死前須吐出惡物或瀉下黑血穀道腫或大腸突出又中蠱毒頭面胷前深青黑肚脹吐血瀉血空腹服毒惟腹肚青脹而唇指甲不青飽後服毒惟唇指甲青而腹肚不青虛怯老病人服毒便死腹肚口唇指甲皆不青者卻須參以他故中藥毒菌蕈毒皮肉多裂舌與糞門皆露出手脚指甲及身上青黑色口鼻多出血飲酒相反如因吐瀉瘦弱皮膚微黑不破裂口內無血與糞門不出乃是凡檢驗毒死屍間有服毒已久蘊積在內試驗不出者須先以銀或銅釵探入死人喉訖卻用熱糟醋自下盦洗漸漸向上須令氣透其毒氣薰蒸黑色始現如便將糟醋自上而下則其熱氣逼毒氣向下不便可見或就糞門上試探則用糟醋當反是又一法用大米或占米三升炊飯用淨糯米一升淘洗了用布袱盛就於所炊飯上炊饋取雞子一箇鴨子亦可打破取白拌糯米飯令勻依前袱起着在前大米占米飯上以手三指緊握糯米飯如鴨子大毋令冷急開屍口齒外放着及用小紙三五張搭遮屍口耳鼻臀陰門之處仍用新綿絮三五條釅醋三五升用猛火煎數沸將綿絮放醋鍋內煑半時取出仍用糟盤罨屍卻將綿絮蓋覆若是死人生前被毒其屍即腫脹口內黑臭惡汁噴來綿絮上不可近後除去綿絮糯米飯被臭惡之汁亦黑色而臭此是受毒藥之狀如無則非也試驗糯米飯封起申官府之時分明開說此檢驗訣曾經大理寺看定廣南人小有爭怨類人自服胡蔓草一名斷腸草形如阿魏葉長尖條蔓生服三葉以上即死乾者或收藏經久作末食亦死如方食未久將大糞汁灌之可解其草近人則葉動將嫩葉心浸水滴滴入口則百竅潰血其法急取抱卵不生雞子細研和麻油開口灌水乃盡吐出惡物而甦如少遲無可救者

火燒死本屍皮焦肉爛手脚蜷縮口

鼻耳內皆有灰煤委是被火燒死已死棄火中者口鼻內無灰出結案或屍在灰火中先除掃周圍灰煤然後將屍番動觀看地處有無灰煤燒損先須子細集衆指定屍首去處取責隣人親戚骨肉等結罪文狀取開灰等物見屍骨令行人次第拾起白骨扇去灰塵先根究曾與不曾與人作鬧見得端的方可檢驗如在湯火內多時側卧或手腳并頭面胸前如鬪打或頭撞或腳踏手推多是兩後䐐與臀腿上若有打損處其胞不甚起與其他塗不同被人勒併身死拋擲在火內頭髮焦黄頭面連遍身上下並皆一槩燒得焦黑皮肉搐皺並無揞浆皷皮去處項下有被勒著處痕跡驗是死後燒看便將項後被勒處繩索或諸般帶帛物子細聲說繫入長短違數聯跡了便說令來無憑檢驗本人沿身上下別無痕損他故及定年顏形貌不得只驗得本人項下有被勒著處痕跡數匝圍轉去處分數驗得前件屍首委實被勒身死後拋擲在火內人屋或瓦或茅蓋被火燒其屍首則在瓦茅之下或因與人有讎被人衆勢推入燒死者則屍在瓦茅之上頭足亦有向至屍首全其人未死前被火逼奔爭口開入灰燼即看口鼻內有無黑灰煤有即是生前火燒死如無則非因老病在床失火燒死者其屍肉色焦黄或兩手拳曲在胸前兩膝亦曲口眼開或咬齒及唇或有脂膏黄色突出皮肉只有火燒損跡別無他故即是火燒死須先問生前宿卧所在先被刃殺死却作大火燒死者勒仵作拾起白骨扇去灰塵盡了於原屍首下掃潔地上用酸米醋酒潑若是殺死即有血入地而鮮紅色如無則是火燒死須問生前宿卧處本房在甚處却恐殺死後被移屍往他處則不可驗屍下有血色留毛髮等被燒有卷毛指甲焦黄如屍被火燒化盡只是灰無條段骨殖者勒行人與隣證供狀網述緣上件屍首或失火燒毀或被人燒毀即無骸骨存在委是無憑檢驗方憑保申凡生前被火燒死者其屍口鼻內有煙灰兩手腳皆拳縮緣其人未死前被火逼奔爭口開氣脉往來故呼吸煙灰入口鼻內若死後燒者其人雖手足拳縮口內即無煙灰若不燒著兩肘骨及膝骨手腳亦不拳縮凡檢驗被火燒死人先問原申人火從何起火起時其人在甚處因甚在彼被火燒時曾與不曾救應仍根究曾與不曾與人作鬧見得端的方可檢驗或驗頭髮焦拳頭面連身一槩焦黑宜申說令來無憑檢驗本人沿身上下有無傷損他故及定奪年顏形狀不得只驗得本人口鼻內有無灰煤委是火燒身死如火燒深重實無可憑即不要說口鼻內灰煤　湯潑死凡被熱湯潑傷者其屍皮肉皆折皮脫白色着肉者亦白肉多爛赤

如在湯火內多是倒卧傷在手足頭曰胸前如因鬪打或頭撞腳踏手推在湯火內多是兩後䐐與臀腿上或有打損處其胞不甚起與其他所塗不同　病患死本屍形體瘦弱肉色痿黄口眼俱合兩手微握沿身或有灸瘢驗是生前因病身死屍肉色痿黄形體羸瘦口眼多合腹肚低陷兩眼通黄兩手拳微握頭髮緊牙關噤唇盡焦黄唇不着齒邪魔中風卒死者其屍多肥肉色微黄口眼合頭髻緊口內涎沫遍身無他故即是卒死形狀中暗風死者其屍必肥肉多滉白色口眼皆閉髻髮整齊涎唾流溢卒死於邪祟者其屍不在肥瘦兩手皆握手足爪甲多青或暗風如發驚搐死者口眼多喎斜手足必有拳縮臂腿手足細小涎沫亦流三者大畧相似要在驗時子細分別傷寒死遍身紫赤色口眼開有紫汗流唇亦微綻手不握拳時氣死者眼閉口開遍身黄色畧有薄皮起手足俱伸卒中死眼開睛白口齒開牙關緊閉有口眼喎斜并口兩角鼻內涎沫流出手腳拳曲餘皆黄瘦中暑死屍眼合舌與糞門俱不出別無他故面黄白色多在五六七月是熱死定病死人須面色痿黄體肉羸瘦或卒死人經隔數日後有執搒打殺若身無痕損委是卒死病死值春夏秋初經隔兩三日肚上兩脇連臍下肋骨縫有微青色此是病人死後經日變動腹內穢汙發作攻注皮膚致有此色不是生前有他故切宜子細卒死肌肉不陷口鼻內有涎沫面色紫赤蓋是其人未死時涎壅於上氣不宣通故面色及口鼻如此凡有死屍肥壯無痕損不黄瘦不得作病患死又有屍首無痕損只是黄瘦亦不得據所見只作病患死檢了切須子細驗定因何致此唯此最誤凡檢病死問身死人來自何處幾時到幾時得病曾無申官責口詞有無人識認若有口詞曾問元患疾病年甲病幾日方申官責口詞後幾日身死若無口詞問如何不申告奴婢問契書有無親戚曾請何醫人喫甚藥對衆證定取醫藥人定驗疾狀　凍死本屍項縮腳拳兩手抱胷遍身寒栗肉色黄緊委是凍死病患飢凍求乞在路死者其屍形體瘦弱肉色黄白眼合兩手微握頭髮緊牙關噤唇不着齒凍死屍眼合舌與糞門俱不出別無他故面黄白色牙盡硬身直多在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是凍死最衣服單薄是凍死面色痿黄口內有涎沫牙盡身直兩手緊抱胷前驗時用酒醋洗得少熱氣則兩腮紅面如芙蓉色口有涎沫出其涎不粘此則凍死證兼衣服單薄　餓死本屍脾肚貼脛身躰黄瘦委因飢餓身死餓死渾身黑瘦硬直眼閉口開牙關緊禁手腳俱伸　杖瘡死本屍兩臀上各有破傷斜長數寸闊數分寸深至骨上有血痂委是杖決因

風邉事致命身死驗定所受杖處瘡痕闊狹是與不是限内身死如日淺則杖瘡周廻有膿水淹浸皮肉潰爛更看陰囊及婦人産門并兩脇肋腰小腹等處有無血蔭痕　罪囚被勘死本屍兩大腿外破傷長闊深淺各若干分寸圓圓赤腫多少認是主前因被拷勘痛氣攻心致命身死定所受杖處瘡痕闊狹看陰囊及婦人陰門并兩脇肋小腹等處有無血蔭痕是與不是限内身死有訊腿杖而剉杖侵及外腎而死者尤須細驗　驚唬死本屍目瞪口開兩手舒長猶若怕怖之狀委是主前驚唬致命身死　攧死本屍某處皮破骨損深淺長闊各各若干委是主前墜落崖下或墜坑中因傷致命身死自高撲地看失脚處土痕蹤跡高下凡從樹及屋臨高跌死者看枝柯掛撑所在并屋高低失脚蹤跡或土痕高下及要害處須有抵隱或物擦磕痕瘢若内損致命痕者口眼耳鼻内定有血出若傷重分明更當子細驗之仍量撲落處高低丈尺有因爭鬬將子跌殺謀執或將子手足捉了用脚踢於恢下踏死者若究得始末殺情可令仵作人以手按其喉必嚥方驗真僞相打散衆高撲下致死　壓死本屍舌出睛凸耳鼻口内皆有血出認是主前墻倒屋塌壓傷致命身死　爛壓死爛看要害處屍兩眼微出舌頭出兩手微握屍遍身死血於紫黑色或鼻有

血或清水出傷處皆血蔭赤腫皮破處四畔赤腫或骨并筋皮斷折樹木壓死亦然要見得所倒樹木料傷着痕吊墻壓死其屍若有痕損驗痕分寸作堅硬物壓着要害致命不壓着要害不致死死後壓即無此狀若無痕跡以銀釵物類頭口中數刻如黑色則是中藥死凡撿含墨及墻倒石頭脱落壓着身死人其屍沿身虚怯要害之處若有痕損須載長闊分寸作堅硬物壓痕仍看骨損與不損　馬踏死本屍肉色微黄兩手舒展頭髮寬慢某處有傷一處長闊深淺各若干口鼻耳内或有血出驗是馬踏身死肉色微黄兩手散頭髻不慢口鼻耳内有血出痕黑色被踏踏要害處便死或骨折或腸臓出若是踩倒或踏不着要害處即有皮破瘀赤痕色黑不致死驢足痕小半月闊着若皮不破傷亦赤腫闊着處多在心頭胷前或在小腹脇肋亦不可拘　車碾死本屍肉色微黄口眼皆開手握髮聚甚處有傷云云驗是主前被車碾傷身死凡被車輪撥死者其屍肉色微黄口眼開兩手微握頭髻緊車輪頭撥着處多在心頭背前并脇肋要害處便死不是要害處不致死　被人針炙當下致死須勾醫人驗針炙處是不是穴道須無意致殺亦須說顯是針炙殺亦可科醫人不應爲罪　雷震死屍肉色黄焦渾身軟黑兩手拳散口開眼㿉耳後髮際焦黄

頭髻披散被燒着處皮肉緊硬而攣縮身上衣裳被天火燒爛或不火燒傷損痕跡多在腦上及腦後腦縫多開鬢髮如焰火燒着從上至下時有手掌大片浮皮紫赤色肉不損胷項背膊上或有似篆文痕　虎咬死多咬頭面項上身上有小痕傷處成窠或見骨心坎胷前臂腿上有傷處地上有虎跡勒畫工畫虎跡并勒村甲及被傷人處隣人供責爲證屍肉色黄口眼多開兩手拳握髮鬆散亂糞出傷處多齊整有血試直咬痕跡一云月初咬頭項月中咬腰背月盡咬兩脚猫咬鼠亦然　酒食醉飽死先集衆并原同會首等人對衆勒仵作行人用醋湯洗浴畢先驗在身如無痕損即是酒醉飽過度脹滿心肺致死以手拍肚皮膨脹而響仍取本家的親骨肉狀述死人主前常喫酒多少可以至醉又取會首并所請喫酒家主人結連事狀當日喫酒多少數目以驗致死因依凡人喫酒食致飽致琴踏内損亦可致死其狀甚難明其屍外别無他故惟口鼻糞門有飲食并糞帶血流出遇此形状須子細体究曾與不曾與人交爭因而琴踏見人照證分明方可定死狀　外物壓塞口鼻死凡被人以衣服或濕紙搭口鼻死則腹乾脹被人以外物壓塞口鼻出氣不得後命絶死者眼開睛突口鼻内流出清血水滿面血蔭赤黑色糞門突出及便溺汚壞衣服

又有年老人以手搗之而氣亦絶是無痕而死也　硬物瘾籠死凡被外物瘾籠死者肋後有瘾籠着紫赤腫方圓三寸四寸以來皮不破用手搗捏得筋骨傷損此最爲虚怯要害致命去處　蛇虫傷死凡被蛇虫傷致死者其被傷處微有齧損黑痕四畔青腫有青黄水流毒氣灌注四肢身體光腫面黑如撿此狀即須定作毒氣灌着甚處致死　男子作過死凡男子作過太多精氣耗盡脱死於婦人身上者真僞不可不察真則陽不衰僞者則萎　白僵乾痒死先鋪炭灰約與屍長闊上鋪薄布可與灰等以水噴微濕卧屍於上上仍以布覆蓋頭面肢體訖再用炭火鋪擁令遍上再以布覆之候用水遍洒一時久其屍體肉必軟起乃揭所鋪布與灰看若皮肉軟起方可以熱醋洗之於驗傷處以葱椒同臼搗和糟研爛捻作餅子火内煨令極熱先於屍上用紙搭了次以糟餅罨之其痕損必見　虫鼠犬咬傷撿見身死人沿身有破處看幾道各方圓多少各深多少死後被虫鼠傷即皮破無血聚破處周廻有虫鼠齧破痕跡皮頭不齊去處可驗是本人死後虫鼠咬傷即不是主前時别傷若分寸較大時即大虫犬咬傷　死後仰卧停泊微赤黄色凡死人項後背上兩肋後腰腿内兩臂上兩腿後兩曲䏿兩脚肚子上下有微赤色驗是本人身死後一向仰

卧停泊並腰墜下致有此徵赤色即不是別致他故身死　壞爛屍若避其穢不親貼往往誤事量判四至訖用水衝去蛆虫穢污皮肉既淨方可驗不必用醋糟頭令浸析水洗潑屍首四面毆死者被傷處不至骨損則肉緊貼在骨上用水衝激不去指甲戳之方脫肉貼處有損即見屍首壞爛被打或刃傷處痕損皮肉作赤色深重久而作青黑色貼骨不壞虫不餂食人身本赤黑色死後遍動作青膗色其痕未見有可疑處先將水洒濕後將葱白拍碎令爛塗痕處以醋紙蓋上候一時久除去以水洗其痕即見切不可使作腐爛無憑檢驗因中以致冤枉不明　無憑檢驗凡檢驗無憑之屍宜說頭髮褪落曲鬢頭面遍身皮肉並皆一槩青黑皴皮壞爛及被蛆虫咂破骨殖顯露去處如皮肉消化宜說骸骨顯露上下皮肉並皆一槩消化只有些小消化不及筋肉與骨殖相連今來委是無憑檢驗本人生前沿身上下有無傷損他故及定奪平頻形狀致死因依不得兼用手搯捏上下並無骨損去處覆檢屍經多見頭面胖脹皮髮脫落唇口翻張兩眼迸出蛆虫咂食委實壞爛　墳內及屋下攢殯屍先驗墳係何人地上地名甚處土堆一箇量高及長闊並各計若干尺寸及屍在屋下及屋內攢殯者亦如前量次看屍頭腳所向謂如頭東腳西之類頭離

某處若干腳離某處若干左右手亦如之對衆爬開浮土或取出攢磚看其屍用何物盛貯謂棺木有無漆飾席有無沿緣及蘋葦之類拼出開拆取屍於光明處地上驗之　發塚驗是甚向墳圍長闊多少被賊人開劚墳土狼藉鍬劚開深尺寸見板及開棺見屍動所根人具出死人元來着衣服物色有甚不見被賊偷去　言行龜鑑陳公洎初爲開封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挾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屍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來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欲不自愛某曾不欲公復怒曰此卒冤死侍我而仲爾書依違禍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詣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遂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　宋會要真宗咸平三年十月詔今後殺傷公事在縣委尉在州委司理參軍如闕正官差以次官畫時部領一行人躬親檢驗委的要害致命去處或的是病死之人只仰命官一員畫時檢驗若是非理致命及有他故即檢驗畢畫時申州差官覆檢詣實

方可給與殯埋其遠處縣分先委本縣尉檢驗畢取鄰近相去一程以下縣分內牒請令尉或主簿一程以上只關報本縣令佐覆檢獨員處亦取鄰州縣最近者覆檢詣實即給屍首殯埋申報所隸州府不得推延　大中祥符六年二月一日詔曰京邑至大閭閻實繁每有喪亡重行檢視或在鬱蒸之候頗稽藏瘞之期爰觀奏對請從簡便然則民命至重刑政攸先官司所陳固軫畫傷之念命令將出獨增欽恤之懷宜令開封府自四月至八月死亡者不須覆檢餘月仍舊施行　天禧二年五月十三日權知開封府樂黃目言應有非理致命及諸般殺傷人屍首如檢驗覆檢官吏等定奪得致命去處大事得正或有小可聲說傷損去處不同別無妨礙不係要害致命去處者只從違制失科罪如是鹵莽不切定奪出入致命去處即從違制從之　先是本府官司檢定金刃殺傷屍它官覆檢則以爲垂撻所害初檢官主是差繆從違制徒三年科罪至黃目言其刑名頗重故條約之　三年九月十六日詔今後三月以後八月以前應有非理致命公事只本州縣差官覆檢九月以後一依元敕施行仁宗天聖元年四月十二日審刑院大理寺言諸道州縣分每有非理殺傷公事遇夏月請官覆檢去隣縣遥遠之處有所未便欲望自今應諸處覆檢屍首不

以冬夏並依咸平三年十月敕施行其天禧三年九月敕更不行用從之　二年四月十二日詔諸處有病患及非理致命身死者須候再差官覆檢方得埋瘞外州闕官處頗有淹滯炎暑多致傷壞因有異同枉典詞訟宜令今後所差官須集千連人分明檢驗具有無他故定上自四月一日後至九月更不覆檢春冬依舊制施行　三年十一月詔今後春冬月在京及畿內縣鎮除非理致命事有不明兩爭并干繫勘照死刑須合覆檢者即依前敕差官覆檢外其餘自縊割投水病患諸般致死事理分明者檢驗後屍首主別無詞說即給付埋殯更不覆檢　明道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河東路提點刑獄張仲尹言應刑獄司內有要切罪人病患者乞差不干礙官偏手看驗從之　景祐三年四月三十日開封府言舊制公私家婢僕疾病三申官者死日不須檢驗或有夾帶致害無由覺察望別爲條約詔今後所申狀內無醫人姓名及一日三申者差人檢驗餘依舊制　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大理評事林槩言伏覩編敕應殺傷及非理致命公事在縣委尉在州委司理參軍畫時躬親集衆檢驗委的要害致命去處申本屬州軍差官覆檢給與埋殯縣尉即檢驗訖於最近州縣有雙員處請官覆檢受請官不得推避竊詳諸縣只當於最近州縣有二員處

郡官覆檢令來不明上件敕意每有非理死傷公事縣尉檢驗纔畢多就近移牒本縣令佐便行覆檢欲乞今後縣尉檢驗訖於別州縣最近處請官覆檢不得一例移牒從之康定二年二月十七日詔自今諸縣令佐受到諸縣牒請覆檢者須本縣簿尉及監當官員闕縣令獨員在縣方聽依條免去　神宗元豐八年六月二十四日知河南府韓絳言山陵役兵病死方盛暑之際臣權宜與免檢覆然緣違詔條自劾以聞工部言人命所繫恐致欺弊詔特依絳所奏仍赦罪　哲宗元祐七年七月十一日殿中侍御史楊畏言在京刑獄蠹弊近聞封縣申李寶病瘫死及本臺牒府差官覆檢乃拷掠致死其糾察在京刑獄一司既歸臺察今後若有禁囚死亡乞從御史臺差官依條檢驗施行　徽宗政和七年十月十九日詔訪聞福建路州縣鄉村委官檢驗覆檢多不躬親前去只委公人同耆壯等事干人命應有冤枉仰提點刑獄申明條法行下州縣違者奏劾不以赦原　宣和六年六月十八日淮南西路提刑當壽松奏殺人公事有司推鞫以驗定數死之因爲據兩檢驗官吏多是規避並不即申驗狀動經旬月若所驗數死之因不實不盡而獄情疑貳未決或兩詞互有隙論雖欲再差官覆檢則其屍已是壞爛難以辨明往往遷就扶同結斷甚者受賂

請託以時增改蓋緣從來未有定申發驗狀條限今欲乞應驗屍官吏候驗限當日具驗狀申所屬仍於狀內分明書填驗畢申發日時如違限仍乞立斷罪刑名詔依所乞發違限從杖一百科罪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六日臣僚言在法檢驗之官州差司理縣差縣尉以次差丞簿監當若皆闕則須縣令自行至於覆檢乃於鄰縣差官若百里之內無縣然後不得已而委之巡檢三尺具在不可不守方今州縣之官視檢驗一事不肯親臨往往多以事辭免率委之巡檢蓋緣巡檢武人其間多出軍伍致有不識字畫者姦胥猾吏因得其便往往是非曲直顛到徇情乞申嚴檢驗之條其初驗官須委司理縣尉丞簿不許以事辭免至於覆驗如委無官可差仰所在州縣選差曉事識字巡前去如有不虔重真典從之　孝宗乾道元年五月二十六日臣僚言近日州縣所差檢驗官其間多有素昧書畫庸懦畏避之人乞今後遇有差檢驗官令守令選擇諳曉世務者內武臣仍差識字有心力人從之　九年十月四日臣僚言諸大辟同案五人及殺人應死而屍不經驗旁無證佐不應奏者監司一員審問如在三百里外則牒鄰州通判比者今也其間乃有視爲不急之務在近者固未必躬親審問而在遠者鄰州通判亦便託故不行甚至擇主簿監當無駐

之人州郡可殺者充大使冤濫何所伸訴欲望申敕刑寺檢舉施行詔御史臺覺察　淳熙元年五月十七日浙西提刑鄭興裔言檢驗之制自有成法州縣視爲閑慢不即差官或所差官遷延起發或因道里隔遠憚於寒暑部作不堪檢覆或承檢官不肯親臨合干人等情弊百端遂使冤枉不明獄訟滋繁今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並依格目內所載事理施行并繳格目一本令刑部鏤板頒下諸路提刑司依此施行從之　興裔措置格目云一某處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據某人狀乞驗屍首本案人吏某人承行於某日某時差某人賫牒某處官初檢本官廨舍至泊屍地頭計幾里人吏某人押批本案某官覆檢亦如之　一初檢官某時承受將帶仵作某人人吏某人於某日某時到地頭集耆甲某人保正副某人及已死人親（如是親兄即填云親兄如是堂兄即填云堂兄之類）某人初檢到已死人某人痕損數內致命因依的係要害致命身死分明各於驗狀親簽於當日某時差某人賫初檢單狀保明申某處仍於當時對證入某字號遞具狀繳連檢目申本司照會人吏某人押〻初於官職位姓名　一覆檢官某時承受將帶仵作某人人吏某人於某日某時

到地頭集耆甲某人保正副某人及死人親（如是親兄即填云親兄如是堂兄即填云堂兄之類）某人覆檢到已死人某人痕損數內致命因依的係要害致命身死分明各於驗狀親簽畢其屍即時責付血屬買棺木埋瘞若其家貧乏或無主之家即合勒行充人陪備或某人委實又無力可出且令耆保應錢買用本縣依價給還並不得燒化如違今來約束依前燒化日後數有詞訴其覆檢官與保正耆甲仵作人吏必有情弊定當根究施行仍於當日某時差人齎覆檢單狀保明申某處仍於當時對衆入某字號遞具狀繳連格目申本司照會人吏某人押批覆檢官職位姓名

慶元二年十月四日敕令局以淳熙令紹熙五年十月四日聖旨指揮參酌增聞修立下條諸驗屍州差司理參軍（本院囚別差官或止有司理一員準此）縣差尉闕即差簿丞（丞不得出縣不）監當官皆闕者縣令前去若過十里或驗本院囚牒最近其郭下縣皆申州應覆驗者並初驗日先次申牒差官應牒最近而百里內無縣者聽就近牒巡檢或都巡檢便（以覆驗應止牒本縣官而獨員者準此並謂非見出巡捕者）右入淳熙重修職制令（以淳熙令并紹熙五年十月十四日聖旨指揮修定）係衝改元條乞行下刑部先次遍牒遵守施行從之（以知長寧軍張子震有請故也）嘉

泰元年正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逼令自盡或使之說誘被死家賂之錢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左證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勘鞫結解上下蒙蔽欲知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為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者及為妻子親戚已錢之賞甚可痛也乞明指揮凡有殺傷人去處如都保不即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合從條究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更合計贓重行論罪從之　嘉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吏姦出入人罪弊倖不一人命所繫豈不利害伏見湖廣廣西憲司見行刊印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檢驗官司令於損傷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橫斜曲直仍仰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衆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衆無異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如或不同許受屈人徑經所屬詐告乞備下提刑司徑行關會樣式一體施行從之既而刑部取索所刊正背人形式樣參酌大理寺申撥湖南提刑司格式翻為詳備乞下諸路提刑司體倣施行　六年十二月六日臣僚言今縣邑檢驗偶本縣有據合牒鄰縣委官鄰縣多不相統屬或過移文不即

所屬官有假故則曰已差出無人或預有所聞則併與賊封不答如此數四往返累日雖即申聞憲司州郡亦非旦暮可畢旬月稽壞至不可驗由是姦胥黠吏因得並緣不得其情多基於此乞下諸路提刑司約束諸縣遇有檢覆公事合牒鄰縣差官者即於移牒封題明著其事有辭避不承稽遲時日者重與責罰從之經世大典諸檢屍有司故遷延及覆檢牒到不受以致屍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官吏各四十七其不親臨使人代之以致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及初覆檢官相符同者正官隨事輕重論罪黜降首領官吏各笞五十七罷之仵作行人杖七十七受財者以枉法論官吏但犯者雖會赦罷降記過本路仍別置籍合推官掌之遇所部申報人命公事隨時附籍撿舉駁問但因循不即舉問罪及推官無推官者令辰司首領官掌之廉訪司行部所至嚴加審察　元貞元年九月御史臺呈衡山縣王虎二打死陳大十七縣丞王立不親臨檢驗轉令司吏蔡朝用代之本吏受財以重傷為輕傷妄作風中而死議王立所犯擬笞三十七解見任都省準擬　大德六年三月刑部呈鄒平縣黃成告王伴兒因上樹蹬折樹枝掉下跌死縣尹張亨與典史宋甯不即躬問又不親臨檢屍仵作行人陳全部將王伴兒作跌死檢驗憑取訖黃成弟黃喜兒曾於

王伴兒右腮連耳并陰間踢傷身死招伏又移委袁州推問得王伴兒委因上樹蹬折樹枝掉下跌死縣尹張亨笞五十七降先職一等期年後敘典史宋甯司吏劉吾敬依例科斷罪過原免依上降罷都省准擬　大德六年三月中書所委官呈廬江路含山縣梅張保患丁腫而死梅聞先妄告趙馬兒踢死初檢官含山縣達魯花赤朶家奴覆檢官歷陽縣尉侯澤並不親臨監視止聽從仵作行人劉興王永興定驗梅張保作腳踢身死屈令趙馬兒虛招及趙文通稱冤委官緝問得梅張保卻係患丁腫身死具上其事中書下刑部議各官所犯罪經釋免合解見任別行求仕記過刑書都省準擬　大德七年正月御史臺呈廣西廉訪司申劉子聞告大德五年六月弟劉子勝買音貨至八月二十七日經過遠江務被大使吳謙將所執拄杖毆死初覆檢官臨桂縣尹張輔翼錄事司達魯花赤先哥俱作服毒身死取具各官招詞罪遇原免比例解見任期年後降先職一等雜職內敘記過刑書都省准擬　諸有司承告人命公事既獲正犯人取問明白却不檢屍縱令休和及受告免檢將正犯人疎放以致在逃者正官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敘首領官及承吏各笞五十七罷役通記過名　大德六年九月二十上日定襄縣張仲恩告禁山官達剌渾

男忻都伯用弓梢將姪男桃兒推落崖下致死縣尹杜行簡典史張世英司吏李茂同至王村王吾敬家將忻都伯等捉拿取訖招詞李仲寬孫德智等指證明白不即檢驗屍傷至二十七日卻聽往來等言受告免檢文狀縱令休和與苦主中統鈔一十六定三十兩取具張仲恩証告招詞省會將屍埋瘞及將忻都伯保放以致在逃今始到官河東廉訪司議杜行簡合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敘中書下刑部議杜行簡合準廉訪司所擬張世英李茂擬各笞五十七罷役通行記過都省準擬　諸有司檢覆屍傷正官有故輒令首領官吏代行卻作親身申報者雖無差誤正官仍笞一十七首領官吏並二十七通記過名　大德十年九月御史臺呈河東廉訪司申清源縣病死囚人劉黑子初檢官清源縣尹蔡伯要解因病止令典史彭世英司吏姚居禮代檢覆檢官交城縣尹任德中亦以使臣索簡當回止令司吏王克昌代檢俱作親身檢覆牒申中書下刑部議雖無增減不實終是不曾親臨檢視蔡伯要解任德中各笞一十七彭世英姚居禮王克昌各二十七通行記過都省準擬　諸有司在監囚人因病而死虛立檢屍文案及關覆檢官者正官笞三十七解職別敘已代會赦者仍記其過至大四年七月御史臺呈河南廉訪司申汴梁錄事司達魯

花赤晗都判忻於至大二年正月十九日張好義吉元顧入魏刃兒持去油錢中統鈔二百二十兩取其招詞鎖監追徵魏丑兒患病去鎖醫治身死高興丈撞兒蘇成地内傳放聽從司吏崔玉之言不曾親臨檢屍虛押文字并關祥符縣覆檢本官雖已得代終是事關人命擬合降敘中書下刑部議晗都判忻所犯比例合笞三十七解見任別行求敘罪既釋免又已得代記過相應　諸有司徹聽所部請於檢覆屍狀改毆死爲病死者正官及首領官各解職注邊遠一任大德十一年六月刑部奉省判惠州路總管陳祐於大德五年八月將歸善縣初檢毆死康酉文解與經歷薛瑜聽從本縣達魯花赤阿都赤稟覆改作因病身死本部議若依例降敘終非親臨檢覆正官似涉偏重若依廉訪司所議解職別敘記過相應都省議陳祐等所犯合注邊遠一任　諸有司檢屍徹下令仵作行人改易元檢定驗已照勘明白處斷會赦者元檢官解職別敘至大元年七月太宗正府蒙古文字譯真定路古城縣康滿德與秀兒康羊馬姦藥死其夫王黑廝康羊馬在禁身死康滿邊遊街棒死元問官縣尹冀聰不用心窮問及諸情節粘連在前中書下刑部議照得縣尹冀聰元檢王黑廝係作藥死定驗卻仰仵作行人趙進改作不係藥死暨真定路照勘康滿德藥死其夫姦康羊馬賣藥人田成招證皆明罪已斷遣據冀聰所犯係在革前合解見任期年別行求仕都省議解見任別行求仕　諸有司檢覆屍傷不親臨聽承吏仵作行人受財虛檢不關致命重傷以毆死爲病死者事發出首仍主之雖會赦解職降先一品等敘承吏罷役不敘仵作行人等革去過記過名凡人命重事不準首原　至大四年十一月御史臺呈右首縣許椎飛毆死許冬哥初檢官本縣主簿楊進覆檢官監利縣尹佟友直並不親臨監視以致司吏馮良趙榮貼書彭如珪行人馬文秀張勝等共受許椎飛賄錢至元鈔二定一十兩將兩背胛左後肋腋眼等處致命重傷並不開寫止作生前因病身死定驗及廉訪分司照出屍傷不明官吏方行出首中書下刑部議各人所犯即係人命重事雖准首原罪既[illegible]赦初覆檢官擬解見任降先職一等敘吏枉法受贓罷不敘貼書及仵作人等並行革去過記過名　諸幕職未入流者隨行公使人驚毆人致死承告遷延不即檢覆以致身屍發變無從定驗雖會赦罷職不敘承吏同罪長官容徇解職別敘吏屬移易屍帳長官幕職容徇者會赦同上科罪　皇慶元年刑部呈河間路申陵州吏目陳彥德下吏判梁聚至大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先令妻梁二嫂於李阿劉門外毀罵阿劉孔哺兩月新主

兒不應對梁聚直入推開房門將阿劉頭髮揪碎毆擊并兒帶拴車把棄床下口内出血日落身死告到本州陳吏目瞞騃不受分付押狀又行截匿不即檢屍卻令梁二嫂將鈔八定休和阿劉不從後十一日再告同知張也先不花方從陳索取出元狀押過陳優截匿不行十二月二十日再告方行檢驗已是身屍發變無從定驗又行勒取李阿劉不即申官文狀本路委自景州劉知州歸問會赦除先將梁聚杖七十七取到官吏招詞聞申本部擬各官所犯罪遇赦免張也先不花擬解職別敘陳彥德及承吏韓居敬並罷役不敘都省準擬皇慶二年八月御史臺呈廣東廉訪司申番禺縣梁伶奴因爭田土將木棒毆死蔡敬祖卻與番禺縣吏楊橡中統鈔二十定貼書昭仕明中統鈔十二定教令作蔡元鄉用木把頭毆死謝景德如此移易屍狀爲見情節未盡行據博羅縣中問出實情卻係梁伶奴於蔡敬祖右肋毆死中書下刑部議縣尹馬達懷典史孔鎮材所犯罪遇釋免合比例解見任別行求仕通記過名都省準擬　諸有司檢覆屍傷輕聽犯人稱說定驗不明雖會赦解職別敘首領官及承吏各註見役通記過名　延祐元年十月二日湖廣省咨梧州蒼梧縣李阿曾毆死李阿潘縣尹何海典吏吳顯祖司吏吳國瑞一同初檢傳沿身上下共十二痕內兩乳兩肋四痕爲要害致命去處卻據行兇人李阿曾狀稱主前與李阿潘交毆後服藥身死定驗不明中書下刑部議何海等所犯罪經釋免何海解見任別行求仕吳顯祖吳國瑞各罷役通行記過都省準擬　諸有司官檢覆屍傷不能御下致將聽檢無罪之人拷掠陵暴要其酒食錢物遂傷人命者各科本罪仍於死人徵燒埋銀給苦主　延祐元年十月湖廣省咨沅州路申黔陽縣胡七吉妻唐氏因胡亞晚稱去夫鈔三十兩自縊而死縣尉郭儀將聽驗人胡馬一胡亞晚等鎖項聽候除檢覆無罪不將各人疎放令祗候馬俊楊貴監當逐將各人打拷索取雞酒鈔物胡亞晚自縊而死取具郭儀等招詞已將馬俊楊貴斷罪徵燒埋銀給苦主送據理問所擬郭儀罪既原免合解見任別行求仕中書下刑部議依準行省所擬相應都省準擬　諸職官檢覆屍傷不即牒報而情不涉私者笞一十七記過　延祐元年十二月遼陽省咨太寧路申惠州同知太帖木兒初檢朱榮甫屍傷九日不行回牒別無贓私擬罰俸兩月或笞二十七日還職本省看詳依本路所擬還職誠恐差池中書下刑部議各笞一十七日還職記過相應都省準擬　諸職官覆檢屍傷屍已焚瘞止傳會初檢申報者解職別敘若已改除仍記其過　延祐四年十月御史臺

呈南臺次廣西廉訪司申梁當柱先將田壽四毆死欲毆重罪又同李大根隨人小楊毆死抵命証願却作其子梁住兒被田壽四互毆致死覆檢官恭城推尹崔遠凡至屍所其屍親各將狀化埋瘞止依初檢官周縣尹作互毆身死申府合量加黜降以警後來中書下刑部議平樂府知事推恭城縣尹崔遠不詳人命重事雖是無屍可驗緣行兇人見在亦當從實窮問致死根因不合止從屍親供詞即係刑名違慢合解見任別行求仕緣本人已除濤州路經歷依例記過相應都省準擬諸民告所願家重在迯家重親爲擬移他人屍相証願有司檢驗擬傳會書填屍狀以非法加刑過令屋招致死者初檢官杖六十七解職降先品二等叙追復行兇罪杖過令妄認者罪减一等降先品一等叙隨從狂勸者以次佐官罪减二等解職別叙末署官減四等遷職通記過名　至治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呈江西廉訪司申審因分司牒龍興路寧州戴章身死照得延祐五年五月十四日吟有數吉使喚人戴章在逃戴仁等扛擡不得名男子陳瀾身死稱是本清港內溧劉戴得五狀言認得右額右腳各有瘡疤右手短是其弟戴章身死知州孫理初檢得本屍除十傷輕傷外咽喉下一傷是刃傷致命右額右手並無瘡疤右手不短却聽從司吏鍾文諒符同元告增寫屍帳言右額右手各有瘡疤右手短一寸妄是戴章身屍又聞得地部祝九五等皆稱不是戴章戴章在逃是的郡令貼書周德孚除換供狀前懾改作識認得係是戴章以致本州興何同知卞州判等自五月二十七日爲六月二日爲始斷次將陳俊張福劉福十范清拷訊及將冷有數違法用皮掌摑兩腮竹散子夾兩手指木棍棘兩膝敲擊兩踝骨拘令虛招因捕獲戴章興次妻鳳哥姦使令陳俊等用斧斫死又委州判卞瑄下鄉追搜器仗責令陳俊等妄認將各人枷禁至七月二十二日黃宋捕獲戴章親身才將各人疎放議得知州孫理合比平江知州李廷芳枉問係虎宋毆死陳定二例杖六十七解見任降先職一等叙州判卞瑄等笞五十七同知何稱笞四十七並解見任別行求仕州判李羅俊典笞二十七還職叙後再議孫理平及致仕降先職二等叙令致仕卞瑄解見任降先職一等何稱李羅俊典並解見任別行求仕通記過名司吏鍾文諒等並罷役不叙諸司縣官初覆檢屍容隱不實符同申報者雖會赦正官各解職期年後降先品一等叙首領官及承吏罷役不叙　至治二年閏五月十七日刑部奉中書省劄付準陝西省咨涇州申涇川縣典史吳舜臣任內覆檢身死曹四脫漏緊關情節符同靈臺縣初檢屍狀申報移準中書省次

送部擬擬初覆檢官罪過釋免雖已得替各降先職一等期年後叙典史蕭讓吳舜臣司吏雖世榮鄭文珪俱各罷役於犯人名下倍追燒埋銀給付苦主本省看詳典史吳舜臣等元擬罷役未審合無叙用再下刑部議涇川縣典史吳舜臣覆檢曹四屍首明見沿身有傷二十七處及左耳青紫腫一處如拳毆形狀左耳前別無痕分八字却行信從司吏鄭文珪所說脫漏耳根青紫腫傷作口有涎沫符同初檢定作自縊致命及至推問却係劉子王毆容縊勒身死典史吳舜臣所犯即係親管業績文職不以人命爲重隱蔽重傷以無爲有以有爲無故將毆容縊勒致命符同初檢定作自縊身死情犯非輕既已呈準罷役難議別叙　諸告人命事不與聽理致檢覆失期身屍發變者正官笞三十七首領官吏笞四十七通記過名　至治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呈山東廉訪司申嶧州人戶盧驢兒口告延祐七年四月十六日徒溝村李師婆與男李二李四及二女婿等於已吐退興本家地內採斫桑樹兒父盧王遮當李師婆喝令李二手用挑擢於盧王左大股右腳膊右肋連脊背等處毆傷各逃社長蘇貴相驗過被傷去處當日晚身死自十七日爲始累赴嶧州陳告不肯受理致屍發變告奉益都路行下本州拖行本州使李二等不招毆死情由私路改變滕州董知州時間依前不根追照得嶧州文卷延祐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本州奉本路指揮移準初檢官達魯花赤馬哥關盧王皮肉消化頭髮脫落不堪檢驗及準捕盜司發到李師婆名徐行兇人李二名榮李四名回等內社長蘇貴狀結委與梁用等一同相驗得盧王左腳踝下破傷一處右腳膊腫傷一處脊背上青腫二處稱係李榮毆傷李榮李回不肯招伏已依本路指揮關發滕州歸問取具達魯花赤馬哥吏目姚公歡司吏徐彬等妄行踈駁不即受理檢驗罪狀除將典史司吏依例各笞四十七外據達魯花赤馬哥合笞三十七還職中書下刑部議擬馬哥所犯依準廉訪司所擬相應仍記過刑書都省準擬　檢屍式　諸檢屍古人至重須臨事詳情處置常以人命爲心十分致謹猶或失之況於責之胥吏行人不便臨視或故違延致發變圖以不堪檢覆爲辭故但苦主有詞已葬猶須問檢其或貧困無告私有隱憂病苦不禁風狂暴作又或懷私挾怨輕生刎頸以致投水自縊別無他故家屬自願收葬者免檢覆亦須審實而後從之有司所存具見成式置廉公詳慎物絕天理其覆檢無所附通州縣者令本屬巡檢檢之　至元五年六月中書右三部契勘隨路稱寬重因多爲初檢屍時諸司縣官不行親去監檢轉委巡檢或司吏弓手人

等到停屍處亦不親臨監視上憑仵作行人檢驗文狀覆檢官吏恐檢不同時行計問初檢人等抄錄初驗屍狀審同回報本處官司又不照管初檢實與不實憑準檢狀及元告指執并提事人涉疑輙將所疑人鍛鍊須要承伏本人不任勘問虛行招認申到本路總管府官吏看同常事又不子細照詳所指中間有無冤抑止依先招取訖招詞結案申部由此致有冤抑若不遍行緣定檢屍傷致命根因及鞫勘重刑係關人命其害非輕今後檢驗屍傷委本處管民長官隨時將引典吏諳練刑獄正名司吏慣熟仵作行人不以遠近前去停屍之處呼集屍親鄰佑人等躬親監視令仵作行人對衆一一子細檢驗沿屍應有傷損及定執要害致命根因仍取仵作行人重甘結罪並無漏落不實文狀檢屍官吏保明委的是實回牒本處官司覆檢官吏仵作行人迴避初檢人等依上檢驗亦取行人甘結文狀回報元委官司若長官有故委其次正官檢視如承檢屍公文本處官司照勘委的是實將捉執涉疑之人研窮磨問如有宿食下落召保疎放若殺人贓仗明白委有顯跡取犯人招伏追會完備對家屬審覆無冤申解本路總管府經歷知事司吏等將解子細參詳中間委無冤抑亦無可疑情節總府官先審過無冤再行取責所招情由府官公座將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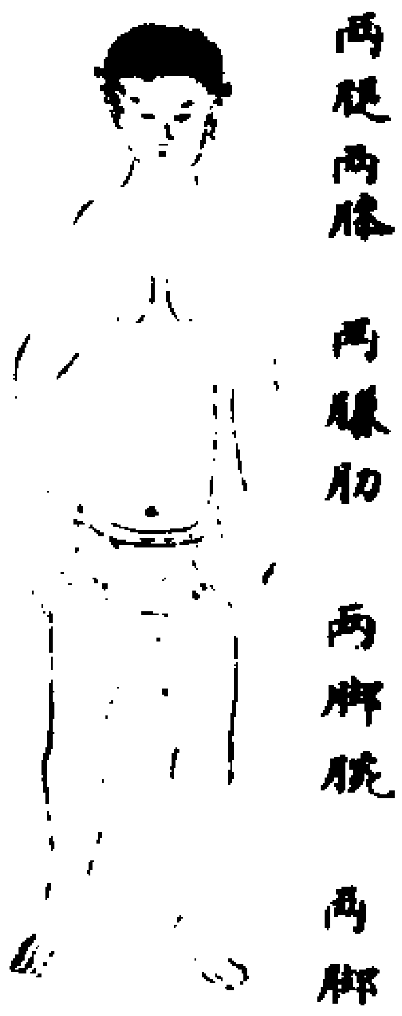
押領當面對家屬將所招情罪從頭一一讀示再三審覆委無冤抑取本人服辯家屬準伏結罪開申令立到檢屍文狀體式以後依式申報如違治罪　至元十年五月汴梁路申中牟縣樊閏吉男婦喜僊自縊身死初檢官主簿李伯英據喜僊毋阿白等告委是自縊身死別無他故情願收葬準告免檢責付屍親安葬取到本官不合準告違錯招伏省部相度既是自縊身死別無他故情願將屍安葬初檢官合從免罪　元貞二年七月江西行省咨上高縣劉二落水身死已行安葬趙縣尹却憑屍親劉阿黃告稱定執不明再行開棺檢驗本省參詳今後但有人命應苦主有詞者審問是實委官依例檢驗雖已安葬亦合開檢廢塋事有證驗情無疑似中書下刑部議人命至重合驗屍傷却緣葬有月日遠近時有寒暑不同兇人情萬狀所犯各別似難一槩定論擬合臨事詳情區處都省準擬　延祐元年二月陝西行省咨興元路申西鄉縣與金州地面相去懸遠檢驗屍傷往來不便中書下刑部議檢驗屍傷若致發變事必難明如無附近州縣須令廵檢親臨依例檢驗都省準擬　屍帳式　某官牒某處某月某時刻準某處某日時刻初覆檢某村坊身死男子婦人某姓名沿身有無傷損如有係某處要害如何致命分明指定保結回示今來某即

時將引典吏司吏行人（覆檢即云無干礙司吏人等）就去停屍處呼集屍親并鄰佑主首人等躬親監視勒令行人對衆眼同一一子細檢驗到沿身沿屍應有傷損及要害致命根因仍取到仵作行人某等重甘結罪並無遺漏不實文狀據檢定傷損要害致命去處保明並是端的執結是實除將屍首責付某人如法看管知在不致損失聽候施行外今逐一開立如後須至回牒者　一到某處見一（男子婦人）屍首令鄰人主首合干人某等辨認委是所指某人屍首或弔縊或在地床坑上頭南腳北或東西仰面或側卧屍傍開寫東西南北四至處所（謂門壁牆壁之類）各若干步尺（遠則去步近則去尺每營造尺五尺為一步）此處各云下項檢屍蹤跡自上至下翻轉檢驗傷損定執致命根因如后如見屍弔縊即云懸空高下弔縊處可與不可稱住屍首兩腳懸空或不懸空有無元蹬踏器物項下有是何繩索繫圍徑麄細闊狹長短尺寸將屍解下若已將屍解下即云項上有無元繫之物或在屍傍或在元弔某處懸空繫定比對元縊痕跡同異亦行聲說是何繩索物色　如在水中量水深淺水面至岸各若干丈尺或在溝澗上下丈尺　如在灰火中先掃除周圍灰塵然後將屍翻動觀看地處有無灰塵燒損被毆打傷死痕驗之類屍傍應有器仗物色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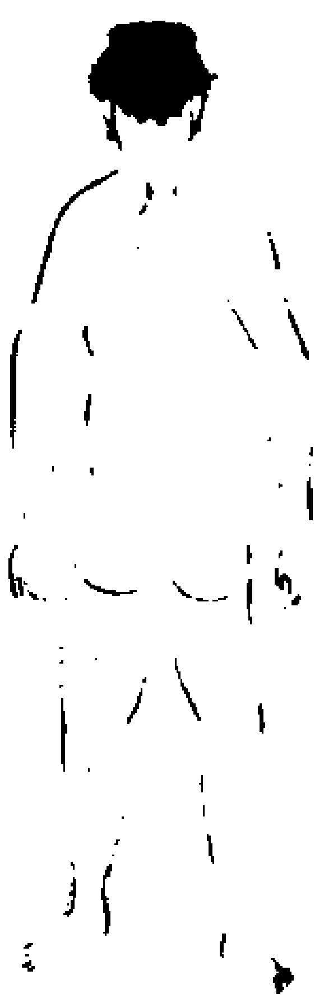
一子細聲說然後將衣服去檢驗若屍在水中或穿着處難以定驗者許移於近便處開說元停移緣由如須用酒醋水洗驗者聽其餘檢屍蹤跡依上云寫　一將屍仰面得本屍年約若干身長若干尺寸面體肉色如何髮長若干（項中髮直或髮稀禿各聲說）頭髻緊慢或散先從項驗如無傷即云無故如有瘡瘢痕之類並各聲說若有破傷即指定項心或偏左偏右有傷一處見血或青赤色或腫或浮破或骨損與不損長闊深淺圍圓腫高各各分寸係手足他物或磕擦隱覺所致其餘處（兩太陽穴左右額角兩眉眼兩頰顋鼻梁至唇舌齒頰咽喉胸至兩乳左右脅兩肋臍兩曲肘兩腕兩手掌並十指心及兩脇肋胯腰兩臂兩腿兩膝兩臁兩腳踝兩腳面十指甲）有傷（依上聲說）無傷（各云無他故）　一將屍合面（從顖後髮驗上項兩肩兩背兩肐膊兩曲肘兩手脊十指甲脊背至脊臀兩外肋兩臀并至穀道兩腳兩曲膕兩腿肚兩腳踝兩腳板十指肚）無他故傷損並依上聲說（如弔縊者驗至項後即去其痕匝與不匝如不匝聲說不匝分寸緣由）凡檢至穀道即云有無糞出　一驗得本屍沿身所傷除不係致命輕傷外據某處何物所傷長闊分寸若干驗得或無傷止有赤腫係最重要是此處如何致命仍指定是與不是要害去處若係數處被

傷中風身死即指定的囙是何傷處致命若因別病及他故或杖瘡死者（即執定的確致命根因）一件兇致命器物之類見在者比對傷處定驗有無相應關說名件大小長短丈尺分寸還周兵器或鋘刃或他物之類堪與不堪害人性命封記發去　一檢驗到沿屍脫下衣服名件如後（如有血汙或刺扎破者即云某衣物上有血汙及刺扎破某處長闊分寸係某物所破痕處檢過某處仵作即行無照用衣物狀使貞付合干人收管將合照用名件封記發付合屬官司）無照用衣物　開名件　合照用衣物　開名件　延祐元年十一月御史臺呈廣東廉訪司申屍帳上預隸正犯干犯名色事有窒礙中書下刑部議今後凡檢屍傷者致命傷痕無差行兇人等審問無疑者於正犯人下畫字事情未完首從未分止行兇或被告人畫字行兇人在逃屍親未到者聽將元檢屍帳權且入卷開仿後獲正賊召到屍親至日畫字給付庶不差池都省準呈　檢屍法

某路某州某縣某處某年月日某時檢驗到某人屍形用某字號勘合書填定執主前致命根因標注于後　一仰面　頂心　偏左　偏右　顖門　顖顙額角　兩太陽穴　兩眉　眉叢　兩眼胞　兩眼及睛　兩腮頰　兩耳　耳輪　耳垂　耳竅　鼻梁　鼻準　兩竅　人中　上下唇吻　上下牙齒舌　頷頦　咽喉　食氣顙　兩血盆骨　兩肩甲　兩腋胑　兩胳膊　兩曲脙　兩手腕　兩手心　十指　十指肚　十指甲縫　胷膛　兩乳　心坎　肚腹　兩肋　兩脇　臍肚　兩胯（男子莖物腎囊婦人陰戶）兩腿　兩膝　兩臁肋　兩腳腕　兩腳面　十趾　十趾甲



一合面　腦後　髮際　耳根　項頸　兩臂膊　兩肐肘　兩手腕　兩手背　十指　十指甲　脊背　脊膂　兩後肋　兩後脇　腰眼　兩臀穀道　兩腿　兩曲脙　兩腿肚　兩腳踝　兩腳跟　兩腳心　十趾　十趾肚　十趾甲縫



一對衆定驗得某人委因　致命　正犯人某　干犯人某　干證人某　地鄰人某　主首某　屍親某　仵作行人某　右件前項致命根因中間但有脫漏不實符同捏合增減屍傷檢屍官官吏人等情願甘伏罪責無詞保結是實　某年某月某日司吏某押　首領官某押　檢屍官某押　大德八年三月　日江西行省准中書省咨刑部呈奉省判送河南行省咨歸德府申切見各處有司不以人命為重凡有告毆傷身死者不行隨即飛申檢驗初驗官司雖有申到屍狀後檢官司不能即到屍前以致屍已發變不能復檢既見復檢官司不能復檢初檢官吏因而作弊捏合已死之人作自縊或投井焚燒自傷殘害身死中間別無堪信顯迹必須追究往來稱咎扣換州縣司吏通行捏合虛套元告詞因哄賺元告祀詞文狀不惟官吏通同如此使死者幽冥之冤何由得雪本省看詳檢驗屍傷或受差遣時不發或牒至應受而不受或不親臨親承他於官司請官檢驗或有官可那而稱闕或應牒隣近而牒遠者或因驗而不驗或不明定要害致死之因或定而不當或漏露所驗事狀或將初檢屍狀與復檢官司狀同檢驗等事情弊紛紜不能槩舉理宜明定罪例通行遵守施行間又據江西福建道奉使宣撫呈亦為此事奉都堂鈞旨送刑部議擬連呈奉此本部議得檢驗屍傷已有常式近年以來親民之官不以人命為重往往推延致令發變及不親臨監視轉委公吏行人與復檢官司通相扶同衆捏屍狀移易輕重情弊多端擬合設法關防若依奉使宣撫所言似為繁細本部今參酌定立屍帳圖畫屍身一仰一合令各路依樣板印編立字號勘合用印鈐記發下州縣置簿封收如遇檢屍隨即定立時刻行移附近不干礙官司急遣差人投下公文仍差委正官將引首領官吏慣熟仵作行人就即元降屍帳三幅連詣停屍去處呼集應合聽檢并行兇人等躬親監視對衆眼同自上至下一一分明子細檢驗指說沿屍應有傷損即於元畫屍身上比對被傷去處標寫長闊深淺各各分數定執端的要害致命根因檢屍官吏於上署押一幅給付苦主一幅粘連入卷一幅申連本管上司仍取苦主并聽檢一干人等連名甘結依式備細開寫當日保結回報明白標說各處相離里路承發檢驗日時飛申本管上司其復檢官吏依上復檢了畢亦將屍帳一幅給付苦主一幅入卷一幅申報上司如有違慢或牒到而不受致令屍變者正官決三十七下首領官吏各決四十七下其不親臨監視轉委公吏檢驗并增減不實移易輕重定執致命因依不明或初復官吏相見符同屍狀者正官取招量事

輕重、斷罪無隱、首領官吏各決五十七下、罷役、仵作行人決七十七下、受財者同枉法論。仕滿於解由內開寫。本路另置文簿、令推官收掌。如遇司屬申報人命公事。隨即附簿檢舉。但有違犯、依上究問、若因循不行糾問者、罪及推官。無推官者、掌司首領官。提調廉訪司、職在提刑、所在定處先行取會干礙人命事目、詳加照刷。元置文簿卷宗、體問若有似此違犯、或犯人招指不同、官吏作弊枉禁、并解由內隱漏者、隨事輕重理斷。庶望少革前弊。府家准呈、遍行照會相應。今將定擬屍帳式樣在前。其呈照詳、都省准擬。令將屍帳式樣錄連在前。除外合行移咨。請照驗遍行合屬依上施行

銘箴　政誠銘　令據刑律自人命至於斷獄九一十一段。人命中有二十條。蓋聖朝以人命至爲重者也。固宜盡心。如承牒後必須親詣屍場、精細定驗、行傷器仗、比對相同。更須詳驗虛實輕重、是否須見要害致死根因。肇說主前死後傷殘形相。若毫釐有差、則必使死者啣冤。主首被害。固不可不盡心也。其覆檢官吏、尤不可與初檢官吏相見、符同屍狀。以以數移易。輕重增減屍傷、是否不分。以至敗露。有犯律條也。區區受命以來常恐臨事乖張、不能洗冤雪恨、以負聖朝好生之大德也。故假律意作銘、朝夕以自警之。銘曰　人被仇死　痛恨終天　若不洗雪　其死何

憑。至有臨驗。惻然惻隱。一一詳驗。終得死緣。輕重真僞。中心慊然　主者免害　死者申冤　我今內懼　弗迨前賢　聊作斯箴銘于

主前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張秦愼

圈點監生臣袁沖揖

臣徐墉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一　二支

兒（小兒證治十四）

小兒慢脾風

論

幼幼新書茅先生分小兒生下有中慢脾風候時時吐嘔頻頻咬齒手足掣瘲舌卷頭低兩眼上視先頭低而尖弟高此候久瀉痢而下冷藥只止瀉痢不治得脾是以脾虛弱藏腑乗虛故此所治先用引氣散調一日後便下一醉膏通下後用治脾散夾鎮心丸建脾散常服之即愈若更喘吐五硬如角弓風死候不治　玉訣方小兒慢脾風候是傷寒疹子膚瞖未明表裏便即宣利臟腑更使冷熱藥相適故小兒發搐眼不倒睛困極不醒手足不收此病但回陽醒脾調治方愈若更吐瀉必定損命也　許叔微本事方治小兒有陽癇陰癇慢脾風三證皆搐搦上視陽癇者俗所謂急驚也陰癇者俗所謂慢驚也皆可隨證治之惟慢脾因吐瀉脾胃受風爲難治雖傳藥近世多用生附子及青州白丸子金液丹合用之如醒脾丸皆

要藥也　楊仁齋直指方慢脾風之候面青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困睡中搖頭吐舌頻嘔腥臭噤口咬牙手足微搐而不收或身冷或身溫而四肢冷其脉沉微陰氣極盛胃氣極虛十救一二蓋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療但脾間痰涎虛熱往來其眼合者脾困氣乏神志沉迷痰涎凝滯然爾世所謂慢風難療者慢脾風是也然慢脾一名虛風凡小兒或吐或瀉之後面色虛黃大勢虛損若因虛而發熱纔此必得慢脾風纔見搖頭斜視以手摸人昏困喜睡額上汗多身亦粘汗其聲沉小而焦即是脾風之證不必皆由急慢風傳次而至又當識之　治法大要生胃回陽黑附湯川烏散金液丹白丸子各半生附四君子湯可斟酌用胃氣漸復則異功散輩溫平而調理之　如蝎附散陰癇散靈砂震靈等亦可參用若其眼半開半合手足不冷證候尚在慢驚則勿用回陽　或已入慢脾而陽氣未甚脫者亦不可用硫黃附子凡服回陽湯劑手足漸煖者仍以醒脾散等繼其後以調之　慢脾下痰輕者神保既濟丹白僵蠶丸重者辰砂膏甚則七寶妙砂　灸慢驚慢脾逆惡證候諸藥不效者如有太衝脉則取百會穴灸之此治慢脾風之大要法也（灸百會穴詳具于後）慢脾身冷粘汗直卧如尸喘嗽頭軟大小便不禁汗搐口噤頭搖者最難爲力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慢脾風候（治法載要）議曰慢脾風候即是慢驚風所傳元由吐瀉脾虛驚與風傳入故曰脾風謂其脾家受風若更逐風無風可逐若也退驚無驚可療但有痰涎虛熱來去兒病至此所以難醫蓋由證與候驚與風傳經已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何故不曰胃風胃屬陽其病即傳陰臟故無胃候兒既尚有胃氣可以一向生胃無與回陽即漸甦醒若更一向攻擊驚風脾亦不受而又傳散諸經不可得而加藥若見眼合即是脾風宜服下項藥　議治慢脾風乃是不得已而設其疾危如燈無油漸見昏滅錢氏所用金液丹又青州白丸子各半細研和勻飯飲薄荷湯下一錢半錢許此乃截風回陽又一方以四君子湯加黑附子末四分之二腳手冰冷者用和對半生薑棗子煎與服此方古人用之豈不同常所較下項良方亦盡世之善也　議治慢驚慢脾須禁腦麝膩粉水銀粉霜之類又寒涼動臟腑等或以燥熱但不可用只宜回陽醒脾湯使與服議慢脾風候十簡救兒九簡以艾灸之須當斟酌病候有已未脉絕之理若也一臟絕即不可用藥謂如眼無光指甲黑四肢垂嚲五體俱冷並不可勉強下藥　議慢驚風候至於痰涎在膈之時諸臟皆虛喉中聲如拽鋸一二

日之間不散但只閉目此乃虛之盛也只是虛痰飽養其氣未有所知之者直便下去痰涎其兒隨時化去宜用下項妙砂丹服之乃良　議嬰孩所患急驚慢驚慢脾三者皆由風痰所作以漸傳及未有初得病而便慢脾或急驚傳來或即吐瀉而得久利其氣虛脫而得傷寒表裏俱虛傳入陰證亦成慢候久嗽成癇亦傳慢候霍亂吐利亦傳慢候脾困久睡亦作慢候吐血亦傳慢候蠱積衝心亦傳慢候肝風筋急亦傳慢候大小便閉亦作慢候心虛煩躁亦作慢候煩渴引飲亦傳慢候腹肚疗痛亦傳慢候睡裏咬牙亦傳慢候日夜汗出亦傳慢候走馬疳急亦傳慢候諸般丹毒亦傳慢候龍帶纏腰亦傳慢候膀胱弔疝卵腫堅曲亦傳慢候（莖曲陰莖勾）四體浮腫亦傳慢候以上小兒所患諸疾皆能傳作慢驚風候由慢驚乃傳作慢脾脾氣既絕胃氣已盡無可得而治療故也　議嬰孩五臟易冷易熱易虛易實醫方並不治腑受病曰脾不病耳曰非也小兒在腑有疾自愈者有之在臟不可不治臟者陰屬腑者陽屬謂小兒先陰而後陽又曰小兒乃純陽之氣在腑則順在臟則逆故前賢皆理其臟未言治腑也又腎一臟常主虛不可攻療若有腎臟患但清心肺緣心與腎即既濟也肺與腎乃子母也無與腎藥及諸補藥若治腎臟即他病發生故戒止

不可療　誤嬰孩慢候皆由臟虛陽虧陰盛慈小兒所患臟病陽虛陰盛者無不入慢候而𥪡惟吐與瀉利與積致入慢候其證逺也。慶又逺也宜用良方治法循其次第無不獲安然其慢驚慢脾無令逺。愈積療之理既和且平更用調脾養胃萬萬不可過劑用冷熱湯藥若失之。即吁哉切切

新書茅先生方小兒受慢脾風歌　四肢逆冷體沉迷困宜吐瀉補還遲脾胃冷而涎擁肺心生毒熱面青時如此呼為慢脾候更加喘嗽不通醫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慢驚傳慢脾歌　慢脾只因傷取轉吐瀉虛涎脾胃存四肢逆冷頻頻嘔沉困難醒豈易明唇紅目閉手微搐病行心藏及脾神醫者鎮心為上法更開關竅細詳論莫令加喘頭先軟眼白濛濛命不存　此病是驚風傳入胃胃無有虛涎下大青丹一二服更將搐鼻散開關（大青丹方見急驚風門搐鼻散方見本門）次用醒脾散（方見本門中）

又四十八候慢脾將死候歌　驚入風癇轉在脾直眠不動卧如尸搐搦已休牽掣定為他安好不生疑便通大小難收乳遍體如冰汗若泥瞑目不開長似睡睡中不覺赴幽期　又四十八候慢脾傳肺歌　慢脾多睡重重取吐瀉傳脾胃轉虛逆冷四肢多重困虛涎脾伏盛難除生風肺藏淶邪擁任㖞千聲氣不舒莫使目瞑無項軟十中難保一人甦湯民望嬰

孩妙訣　總要吐瀉成虛風歌　吐瀉才生便惡心胃虛脾弱汗相侵舌出唇緋雙眼閉搖頭髮直起如針膈悶氣麄兩脇動口生瘡白命難任未生此證宜先治有瘡胃閉命須沉　又歌曰　未發慢脾先要困睡中吐舌更搖頭吐㘈作腥生氣急額頭千顆汗珠流睡裏多驚驚哭起面黃脈細最堪憂醒脾助胃成功効傷㘈依前命也休　吐後生驚歌曰　吐乳從來胃氣虛㘈滿胃中生吐逆吐多遍身有風生驚邪本是從斯得吐定無過腦後温吐出㘈來無變色先與定吐後祛風如此醫流無費力　又歌曰　慢脾之候脈微微昏昏只睡難辯之或若搖頭并口噤萬中無有一能醫　凡有此疾先用奪命散青州白丸末煎如稀糊入家調控下涎然後服祛風醒脾等藥經濟小兒保命方書慢脾風證歌　脾風先要驗吐舌更搖頭面青毛髮直腳手曲如鈎吐㘈腥臊氣千顆淚珠流來汗通腸効只恐瀉不休　慢脾風證若是急驚傳來而尚有陽證其陽即虧不必回陽丈不可治陽只可截風調胃均平陰陽可冷可熱可緩可急是也。慢脾死證此病屬陰因吐瀉胃氣虛變成慢驚慢脾風四肢逆冷面色青黃沉困氣喘此是陰盛後了陽氣不舒脾胃空虛生涎肺藏受風氣青高脈滯此慢驚也不得下涼藥取吐先用發汗藥迴陽後下驚藥如加白殭

上眼睛若更氣急瀉下黑色。喘逆不治死候　慢驚慢脾二證歌　長吁多困面青黃哯乳痰生胃氣傷風盛涎多驚瘛瘲醒脾利膈藥為良　若有此等形證可下竹瀝散及通關梅花飲子兼與龍麝鵬砂膏小歸命散次與固氣調胃藥。

方

茅先生方活脾散治小兒慢脾驚風。

半夏（二十一箇泡）　丁香（一百粒）　胡椒（五十粒）

右為末每服半錢用多年東日照處壁土煎湯調下

醒脾散治小兒慢脾風

馬芹子　白殭蠶　丁香

右三味等分為末每服一錢用炙橘皮湯調下

一醉膏治小兒慢脾風

花蛇鼻　蝎尾　天南星心　川烏臍

大附子（側）　蜈蚣（[illegible]肚）

右六味各半錢生用使棗肉五十箇用前藥研成一塊子以臘廚滴水和丸黍米大每一丸用薄荷自然汁磨化下後通下可服依形候

用一串藥子調理。

四十八候醒脾散方

天南星（一箇去皮臍用朱砂入在南星臍內令滿以麵裹慢火煨令黃）　白朮（一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更入麝少許煎冬瓜子湯調下如為丸以生葱涎丸如粟米大每服十丸鵬砂湯下後與調胃散（方見積熱門中）

四十八候搐鼻散

瓜蒂（一錢）　細辛（一錢）

右為末用半字吹入鼻中打噴嚏下候眼開便將大青丹下積熱并下驚涎後調氣（大青丹方見急慢驚風門）

急眼觀證泼石散慢脾候此藥醒脾

泼石子（二兩）　朱砂（三錢）　滑石（研）　白礬

丁香（各二錢）　半夏（一兩）　生薑（三兩先爛同浸水一椀將半夏曝研又以水同煮乾取出以麵一錢乳鉢內捏爛便作餅子炙熟為末）

右為末每服半錢以冬瓜子煎湯調下不拘時候

劉氏家傳治小兒慢脾初生者皆可服其狀困睡不醒或啼不已

全蝎（兩箇以竹針穿微火炙香熟末之）　麝（少許）

朱砂　西壁土（西畔久年者壁泥各半錢細研）

右和勻乳汁調下一字二三歲已上量添至半錢或三字亦得又濃煎金銀湯調下人參湯亦得

胃虛餅子治小兒吐瀉後生風慢脾者多致久瀉者亦治

丁香（五十粒）　藿香葉（秤一分）　木香　韶粉

大附子（炮各一棗子大一云各二錢）

右為末攪勻生薑自然汁作餅子○用鹿燈盞內水煑軟化開服或要急用作散子入棗子一枚煎

羌活膏治小兒急慢驚風或因吐瀉後脾胃虛傳作慢脾之疾

羌活　獨活　人參　白茯苓

肉桂　木香　防風（已上各三錢）

水銀　硫黃　全蝎（各二錢）　金銀箔（各三十片）

真麝香（一錢）

右為細末蜜和為膏每服一黃豆大薄荷湯化下

張氏家傳醒脾去虛風

大附子（一錢去皮臍炮）　大全蝎（七箇）　大白附子（三箇炮）

天麻（二錢）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濃煎冬瓜子湯調下

鈎藤飲子治小兒因吐或瀉體虛發搐作慢脾魚口直視睡不醒眼目不開

鈎藤　防風　麝香　麻黃（各一分去節用）

蝎梢　蟬殼（各半分）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半錢一錢大小加減薄荷湯調入醋一滴調勻服如四肢厥逆入附子三兩片用水五分薄荷一葉煎二分熱服連進三二服或吐瀉體冷多睡用附子半錢炮去皮臍為末或作剉散白朮一錢肉豆蔻一箇甘草炙一寸棗一箇水六分慢火煎至三分溫二服作兩服體便暖只煎四君子湯加沉香橘皮喫五六分更喫暖驚藥三兩服乳母忌口不得再驚

莊氏家傳小續命丸治慢脾風

附子（大一枚）　硫黃（棗許大）　蝎梢（七枚）

右為末生薑麪糊丸黃米大量兒加減十丸至百丸治小兒大瀉危羸尤妙

治慢脾極妙黑散子

乾薑（半兩）　甘草（一分）

右剉於一瓷合子內用火煅存性為末（煅須恰好過則力大慢不及則性大熱）每服一錢或半錢濃煎烏梅湯調下臨時更看男女大小加減服之須是目無面白慢脾形候即與喫

孔氏家傳治小兒慢脾驚風

右以代赭石不拘多少細研水飛過研冬瓜仁湯調下量兒大小與半錢或一錢小兒因轉瀉後眼戴上三日不乳目睛通黃如金色氣將消絕止服三服全愈

王氏手集治小兒慢脾風萬安散方

厚朴（去麤皮以水一盞去生薑錢細切焙乾者每買毛大棗湯浸上用浸薑黃麻擘了依以薑十兩浸以竹前二味令取其氣黃色杏黃色）　乾蝎（七箇尾梢全）

白朮（湯浸半日切片子剉麥麩炒）

朱砂（各一分細研）　麻黃（半兩去節者以熱湯浸沃剉）

（笪[illegible]之[illegible]日）

右並擣羅極細再入乳鉢內與朱砂研十百遍每服半錢或一字煎金銀薄荷湯調下但小兒服藥後微汗出是效凡小兒欲作慢驚必先壯熱多睡頻吐若吐止即驚止吐不定作慢驚號為難治有此吐證以金液丹主之此方傳與人必不信但只與藥金液丹研開令細以滴水為丸黃米大用朱砂青黛為衣每服五十丸以上以下不濟事用米飲下定吐救生丹亦甚佳然有十三四不能止者此方百無一失若有雖止已成慢脾者萬安散救之亦無失者但費心力耳不然十有八九不救此二方不可具述千萬秘之非至誠好事者不可妄傳

吉氏家傳朱砂散治慢脾風

朱砂　天麻（各一錢）　殭蠶（七箇）　天南星（一箇）

白花蛇（酒下肉一塊皂子大）　麝（少許）　蜈蚣（一條）

右為細末每服一字薄荷湯下

活脾散治小兒脾困成慢脾風

天南星（去皮）　半夏　白附子（各半分）

右為末每服半錢一錢小者一字用冬瓜子七粒薄荷二片酒少許或入水少許同煎

朱氏家傳蝎積膏治小兒久病後或吐瀉生驚轉成慢脾候

蝎梢（不以多少為細末一兩用新好者）

右用石榴一枚開作蓋子去子以無灰酒半盞調蝎末入石榴以蓋子蓋定坐文武火上時時攪勿熱成膏子取出放冷每服一錢用金銀薄荷湯調下急驚勿服

治小兒慢脾風吐逆霍亂吐瀉

丁香一錢　藿香三分

右為末鍊蜜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三丸或大段吐瀉米飲下半錢

安師傳治小兒慢脾風藥方小兒衆醫不效用此藥全可

附子（炮裂去臍）　木香（不見火）　肉荳蔻（煨）　生硫黃（用漿水煮炙令黃不用其明夾石者須去）

右等分為細末每用冬瓜子四十九粒水六合煎至三合入藥一錢再煎至一合為一服治身冷汗出至虛暖搐者

長沙醫者毛彬傳銀白散治小兒胃虛吐瀉頻瀉成慢脾者

乾葛　人參（去蘆）　白茯苓　山藥

白扁豆（各半兩）　半夏（一分湯洗去滑薑製成餅炒黃）

糯米（一合用生薑汁浸一宿炒黃）

右件同為細末每服二錢水八分生薑二片同煎六分溫服

長沙醫者鄭愈傳醒脾散治小兒吐瀉脾虛生風（已上二十二方出幼幼新書）

藿香葉　人參　白茯苓（各一錢）　天南星（一箇重七錢者去心入蠍梢一錢丁香一錢在南星內上面卻用星心末封口慢火煨熟切焙）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入冬瓜子少許同煎至三五沸溫服

許叔微普濟本事方醒脾丸治小兒脾風因吐利後虛困昏睡欲生風癇

厚朴　白朮　舶上硫黃　天麻（各半兩）

全蝎　防風　人參　官桂（各一分）

右為末酒浸蒸餅和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捷研溫米飲下

又方

全蝎（二箇青薄荷葉包炙）　白朮（指面大二塊）

麻黃（長五寸十箇去節）

右細末二歲以下一字三歲以上半錢薄荷湯下量大小加減服

人參散治脾風多困

人參　冬瓜仁（各半兩）　天南星（一兩切片用漿水薑汁煮存性）

右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煎二三分溫服

蝎梢丸治小兒胎虛氣弱吐利生風昏困嗜臥或潮搐

全蝎（微炒）　白附子（煨炙各半兩）　通明硫黃（一兩）

半夏（一兩切片薑汁浸焙乾）

右為末薑汁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十粒荊芥湯下更看大小加減服

濟急捷用單方萬壹散治小兒吐瀉變為慢脾風百療不能治者但覺吐瀉即與服

右用天南星可一兩者先蒸地為一深坑子可數寸深以炭火二三斤煅令地赤以酒一椀許沃之乘熱置天南星於坑中急以椀覆令密候冷取出為末以防風煎湯調一字或半字量兒大小虛實與服

極有殊効須得天南星破裂乃可用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羌活膏治小兒胃虛吐瀉生風

羌活　天麻　防風（各半兩）　人參

白茯苓　蝎（用炒）　桂（各二錢）　朱砂（一錢研）

水銀（一錢）　硫黃（二錢重與水銀同研如泥）

右先將八味為細末入水銀硫黃同煉蜜為膏每服一皂子大用荊芥薄荷湯化下食前服更量度加減

楊倓家藏方銀白散治小兒吐瀉之後脾胃虛弱食睡露睛漸生虛風

人參（去蘆頭）　白茯苓（去皮）　白朮　山藥

全蝎（去毒微炒）　白稨豆（炒七味各一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六分盞生薑一片棗一枚同煎至三分去滓溫服乳食空

醒脾散治小兒脾困昏睡面色青白內生虛風不進乳食

人參（去蘆頭）　白朮　白稨豆（炒）　白附子（炮）

天麻　酸棗仁（去皮已上六味各等分）

右件爲細末每服半錢煎生薑棗湯調下乳食前

湯氏望嬰孩妙訣總要凡有此疾宜暫斷乳控令胃乾飢甚當用藥令乳母釀其奶與之十數一二眠乳法

人參　木香　藿香　沉香

橘皮　神麯　麥蘗　丁香（減半餘各等分）

右件㕮咀每服秤四錢水一椀薑十片紫蘇十葉棗三枚砂瓶內煮至半椀乳母食後捏去奶汁盡方澄服半盞許即仰卧霎時令藥入乳之路次令兒咂數口不過飽此乃良法也喂定一日了急宜截風宜服八仙散兩日後醒脾（方錄于後）

八仙散方治虛風

天麻　白附子　花蛇肉　防風（去蘆）

南星（炮）　半夏麯　冬瓜子　全蝎（各等分）

加川烏尤妙

右件㕮咀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二片煎至二分加棗子煎去滓有熱加薄荷

又方

真川烏一枚（生去皮臍）　全蝎（等分）　人參（二錢）

甘草（炙一錢）

右四件細切分三服水二盞生薑二十片煎至半盞逐旋服

吉州傳醒脾散方用之累驗

白术　人參（去蘆）　橘紅　甘草（炙）

白茯苓　全蝎（已上各半兩）　白附子（炮）

南星（二枚炮）　半夏麯（一分）　木香（一分）　倉陳米（二百粒）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二片棗子半枚煎至二分逐旋服之不可頓服之必吐

又方定吐

青州白丸子　金液丹（各半貼）　五靈脂（一錢）　青皮末（一錢）

右四件一處和剩餅糊丸如黍米大湯加減送下

又方治脾風

附子（炮一錢）　蝎（七枚）　白附子（五箇炮）

南星（炮二錢）

右末每服半錢水三分盞生薑一片冬瓜子五粒擘破同煎至半分

量大小加減

十便良方溫白丸治小兒脾胃氣虛泄瀉瘦弱冷疳洞利及因吐瀉或久病後成慢驚身冷瘛瘲

天麻（二分）　白殭蠶　白附子　乾蝎

天南星（各一分）

右爲末湯浸寒食麵和丸如菉豆大於寒食麵內養七日取出不暇養亦得每服七丸漸加至三十丸空心薑米飲下即效

魏氏家藏蝎附散治小兒吐瀉日久或大病後生風時發搐搦目睛邪視手足瘛瘲胃悶昏塞身體強硬角弓反張（又趁王枕大又文節）

天南星（一枚大者重二兩搥碎）　附子（一枚重七錢搥碎）

已上二味生薑四兩取汁及好酒一盞於銀石器中同煮令汁盡焙乾

白附子（七枚炮）　全蝎（七枚炮）　辰砂（半兩別研）　代赭石（二兩火煅研細）

右件爲末麝香腦子少許煎薄荷湯調下不拘時候少時再進一服小兒身上有小紅班點出即驗也

醒脾散治小兒慢驚脾困及大患後全不進乳食

大天南星（一兩每箇切作五六塊用生薑一兩切片厚朴一兩剉以水三升煮令南星透捩去厚朴生薑只用南星薄切焙乾）

冬瓜子（一百二十粒一郡愈方用三十粒）　白茯苓（半兩去皮）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水半盞生薑一片煎三分溫服或用螺殼煎湯調下亦得

郭端明方便集人參溫脾散治慢脾風大治脾虛胃冷作吐瀉此藥極溫調脾胃

人參　白茯苓　白术（炮）　肉豆蔻（炮煨）

木香　黃芪（剉）　白附子　藿香

陳皮（湯浸去白焙乾）　白殭蠶（直者佳）　防風

羌活　冬瓜子仁（微炒取仁）　山藥

芎藭（已上各半兩）　北南星（半兩每箇破作四分同醋以黃土煑內一塊黃豆大白爲度洗出泥用）　甘草（一錢炙微赤）

右爲細末三歲兒每用一錢水一盞薑三片淮棗一箇煎至五分去滓溫服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減又宜服四君子湯

楊仁齋直指方黑附湯治慢脾風纔四肢厥冷生胃回陽

附子（炮去皮三錢）　木香（一錢半）　白附子（一錢）

甘草（炙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字薑五片煎取其半以匙送下若手足煖而蘇省即止後劑

川烏散驅風回陽

真川烏（生一分）　全蝎　木香（各半分）

右爲末每服三字薑四片煎取其半旋滴入口中嘔吐者加丁香

金液丹（方見痼冷類）白丸子等分祛風回陽二藥爲末每服半錢陳米飲調下

生附四君子湯助胃回陽四君子湯加生附子末四分之一厥逆者對加每服半錢薑五片慢火熟煎以匙送下

蝎附散回陽氣豁風痰

全蝎（七箇）　附子（炮二錢）　南星（炮）　白附子（炮）

木香（各一錢）

右爲末每服半錢薑四片慢火熟煎旋服

陰癇散祛風豁痰回陽正胃

白附子　黑附子　南星　半夏（已上並生各一分半）

右爲末井水浸七日逐日换水浸訖控乾次入全蝎末二錢每服一字生薑湯調下

靈砂正胃回陽能止嘔吐溫利痰涎但瀉者宜用爲細末以少許米飲調下或用糕糊丸如粟米大兒兩三丸米飲灌下

震靈丹（方見痼冷類）治慢脾風吐瀉不止每服一丸研細人參南木香煎湯乘熱調下

已上諸藥溫熱並乳食前服

神保既濟丸（方見傳慢驚門）

白僵蠶丸方傳慢脾陽氣未甚脫者可用亦能截風

牛膽醸南星（二錢）　全蝎（焙）　直僵蠶（炒）

錢子地龍（乾）　五靈脂（各一錢）

右爲末水煑生半夏糊丸麻子大每服五丸薑湯下

辰砂膏治慢脾冷痰壅滯手足冷而微搐

黑附子（一枚八錢重者去皮臍頂上剜一孔入辰砂末一錢重用附子末蓋之以炭火三斤燒存性爲度）　南星（炮半兩）

白附子（炮）　川五靈脂　蝎梢（各一分）

右爲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生薑汁泡湯調下

七寶妙砂丹利痰奇效慢驚慢脾通用須以木香佐之開元通寶錢背後上下有兩月片者其色淡黑頗小諸錢以一箇放鐵匙頭於炭火內燒少頃四圍上下各出黄白珠子將出候冷傾入盞中只作壹服南木香煎湯送下人參煎湯亦得

本事人參散治慢脾風神昏痰盛

人參（半兩）　丸白天南星（一兩切片以生薑汁并漿水各半慢火煑帶性焙）

右末每一錢水一盞薑三片冬瓜仁擂細少許同煎取半盞作兩三次灌下

木香湯治慢風慢脾得效

南星（濕紙煨）　白附子（焙）　天麻　木香

橘皮　白茯苓　石蓮肉（各一分）　黄耆

白朮　石菖蒲　甘草（炙各半分）

右爲麁末每服半錢薑棗煎服

助胃膏治慢風吐瀉不進乳食

人參　白朮　石蓮肉（各二錢）　丁香

檀香　舶上茴香（炒）　白豆蔻　木香

甘草（炙各一錢）

右爲末粟米糊丸桐子大每一丸陳米飲調下脾困不醒用冬瓜子仁煎湯下

沉附湯治慢脾風厥冷吐瀉

沉香　丁香　木香　黑附子（炮）

白附子（焙）　全蝎（焙）　藿香　天麻（各等分）

右爲末每半錢炙甘草生薑煎湯調下身溫則去附子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白殭蠶丸治嬰孩慢脾風候痰涎潮盛不化宜與此方

製牛膽五味者（一分）　白殭蠶（去絲炒）　錢子地龍

五靈脂（川者）　全蝎（炒）　半夏末（各一錢用生薑汁浸）

右件爲末水煑半夏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十丸煎金銀薄荷湯下　議曰脾家有風乃虛所致驚搐所由生也痰涎是故作也陰癎不暴其有驗者若也意急投之衝烈愈見害重誠爲不可所以禁却腦麝通利關竅之藥悉無利益治者所宜者今選用妙方須以活命白僵蠶丸一味去痰尤能截風既已傳入慢脾則風痰混致驚無支臨時醫工有候藥用當權未敢決之可否候未脫去陽者直宜與服之若陽虧陰盛至危至急候變非常精神色脈駭於八情者當服下項良方

附纓丸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四肢冷厥服之尤佳

黑附子尖（二箇去皮生用）　蝎梢（七箇）　熟硫黃末（一錢匕）

右件爲細末生薑自然汁和丸如菉豆大每一歲二十丸米飲下

黑附湯治慢脾痰盛四肢逆冷

黑附子（炮取末二錢重）　白朮（一錢）　南星（炮一錢）

甘草（炙）　半夏（各一錢湯洗七次）

右㕮咀每服二錢水小小盞生薑三小片棗一箇煎至半去滓通口以匙挑與服所覺手足煖其候漸醒藥即止之

辰砂膏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傳慢脾風候有冷痰在膈潮作不散此疾虛久不可頓下其兒搐緩昏困至重者宜服此方

大黑附子（一箇八九錢重者去皮臍頂上剜一孔入粉霜硇砂各半錢內在孔中用附木塞燒灰存性）　天南星（炮半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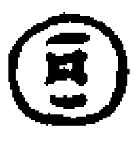
蝎梢　羌活（各一分）　朱砂（半兩飛過）

右爲末以朱砂和勻煉蜜爲丸雞頭子大每服一丸至兩丸煎金銀薄荷湯入酒五滴熟化與服　議曰此三方皆用黑附子直不可執謂性熱兒在切小疑與服之其兒患脾風脚手冷者有微有暴審其輕重輕即用湯盛即以丸重即以膏服之皆效須候手足煖陽氣回即爲之快矣既以溫煖更以醒脾正胃藥無服除是慢驚傳入慢脾候方可與服之硫黃其功甚速又且逐風化痰醒脾正胃溫煖臟腑補益腸胃奪命回陽有活危困至良至驗切不可倉皇妄投丸散或兩大過不及之時則致咎于後方宜爭受不至躁誕故也

七寶妙砂丹治嬰孩小兒慢驚風及慢脾候神情昏困鬲上有虛痰不能下得化不可服巴豆輕粉恐動臟腑只將神仙所留妙方與服其痰須臾自下良久神情已定服目微開漸與溫平藥調理胃氣無順理驚風藥與服

勿更攻擊其方乃一文開元通寶銅錢其錢背上下有兩月子只有一箇月子者不用錢色淡黑類小諸錢將錢頓鐵匙頭於炭火內燒霎時四維上下各出黃白珠子過弦都是將出候冷傾放茶盞中入朱砂末少許只作一服煎金銀薄荷湯送下多收此錢准備緩急或先燒成珠子收拾亦得此方陞下小兒虛痰別無它作證候者用之乃保十全功效無可疑訝

錢樣



議曰調治嬰孩小兒慢脾風候無過前件藥對證甚效須審慢脾已傳未傳之理其兒眼開未合尚在慢驚脚手不冷之時未可便與回陽且與七寶妙砂丹一二服眼合沉困陰證極盛者方可與服回陽凡服回陽醒脾湯制手足漸煖仍與觀音全蝎散及醒脾散兼服凡慢脾風候最爲急證只可全方調治雖曰緊急不得併雜用之泛泛不惟無益枉勞其功虛延其候開養其疾此疾傳陰陰重病盛如燈無油只見次第脫去若不助陽生胃只知截風去驚兒疾轉見增重且兒陰證未至十分與藥加其寒凉攻得陰重陽虧難以救療若也本其陽氣隨陰而化所謂制之在始無在於末醫慢脾風證候如其所

述用藥循可救治若鄙夫意見不同難以省活噫乎

備急基要方救小兒慢脾風及脾積灸方

黃連　草麻　乳香（各等分）

右三味爲末捻成餅子臍心內灸五七壯腹內響可治不響則難治也

又方來復丹十四粒　青州白丸子二十八粒　硃砂一雞頭大　麝香當門子一箇

右研爲細末燈子煑棗子二箇取肉爲丸如雞頭子大每服三十丸溫熟水下量大小加減之

經濟小兒保命方書治小兒嬰孩因驚而發吐瀉住後外證多睡眼慢不能開變成慢驚慢脾之候四稍微冷目睛碧色或因天弔急驚搐搦久則傳成慢候也若有前項形證宜便下竹瀝散

全蝎（十四枚每箇用薄荷兩葉裹定以黃麻酒浸軟纏定用竹筯夾在火上炙令黃去索只用蝎）　南星（一箇重二錢研碎用良薑一分青皮一分同南星炒令黃只用南星）　辰砂（一分）

犀角（一分）　鐵孜粉（好者二錢重）　牛黃（半錢）

腦子　麝香（各一字）

右作末以磁合收之凡小兒有前項形證半歲一字一二歲半錢燒

竹瀝散清涼湯荷湯放溫溫調勻灌下服此藥後目開四精溫煖可相
夾保壽散赤霞散勻氣散白术散與調理更下一二服通關梅花飲
子龍腦麝砂膏則痰自除不再作也
艾元英如宜方全蝎散治因吐利成驚風胃虛神昏因之搐搦欲成慢脾
黃耆（炙） 人參 天麻（各二錢） 木香
甘草（炙） 蓮肉（製各一錢） 稨豆（炒二錢） 茯苓（一錢半）
白芷 全蝎 防風 羌活（各一錢）
右㕮咀棗煎不拘時溫服
孫氏仁存方小朱復丹治小兒慢脾驚風似搐而不搐此名瘈瘲似睡而
四肢與口中氣溫合睫露睛或啼哭如鴉聲此病得之於大病之餘吐瀉
之後或誤取轉藥致脾胃虛損風邪乘之此證已危矣其脉遇命關難治
法當與通關散進乳食為先（方在吐瀉類）
太白再生丸治證如前
陽起石（火煅淬） 生硫黃 南星 大附子（炮去皮臍）
右等分為末用蒸餅為丸如菉豆大陳米飲下五丸至七丸
丁沉散治證如前
丁香 沉香 人參 白茯苓
白术（炒） 白稨豆（炒）
右等分為末每服半錢飯飲調下看大小加減
曾世榮活幼心書回真湯主吐瀉痢後胃虛脾慢四肢口鼻氣冷沉困不
省人事
人參（去蘆） 附子（湯浸炮裂去皮臍） 白茯苓（去皮）
白术（四味各二錢半） 山藥（去黑皮） 黃耆（蜜水塗炙）
肉桂（去麄皮） 甘草（溫紙裹煨過四味各二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七分空心溫服或無時
天麻飲治慢脾風搐不省人事
天麻（明亮者） 川烏（炮裂去皮臍二味各半兩）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三片慢火煎若稀糊無時勤與溫服
危亦林得効方黑附湯治慢脾風面青額汗舌短頭低眼合不開睡中搐
頭吐舌頻嘔腥臭噤口咬牙手足微搐不收或身冷或身溫而四肢冷其
脉沉微陰氣極盛胃氣極虛十救一二蓋由慢驚之後吐瀉損脾病傳已
極總歸虛處惟脾所受故曰脾風若逐風則無風可逐若療驚則無驚可

療但脾間痰涎虛熱往來其脈合者脾困氣乏神志沉迷痰涎凝滯而然
爾世所謂慢風難療者慢脾風是也
附子（炮去皮三錢） 木香（一錢半） 白附子（一錢）
甘草（炙半錢）
右剉散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五片煎取一半以匙送下若手足暖
而蘇省即止
川烏散驅風回陽
真川烏（生一分） 全蝎（去毒） 木香（各半分）
右為末每服二字生薑四片煎取其半旋滴入口中嘔吐加丁香
金液丹青州白丸子祛風回陽理痰二藥等分為末每服半錢陳米飲調
下（方見大方科痼冷類青州白丸子方見風科通治類）
生附四君子湯。助胃回陽
右以四君子湯加生附子末四分之一厥逆者對加每服半錢薑五
片慢火熟煎以匙送下
蝎附散回陽豁風痰
全蝎（七箇去毒） 附子（炮二錢） 南星（炮） 白附子（炮）
木香（各一錢）
右剉散每服半錢水一盞生薑四片慢火熟煎旋服
靈砂正胃回陽能止嘔吐溫利痰涎傷瀉者勿用研為末以少許米飲調
下或米糕丸如粟米大小兒兩三丸米飲灌下（方見大方科痼冷類）
震靈丹治慢脾風吐瀉不止每服一丸研人參南木香煎湯乘熱調下
袁當時大方濟生散治吐瀉後壯熱多睡眼目上視時發驚悸手足瘈瘲
成慢脾風膚醫華妄呂銀粉下之頃時作定復作如故十無一存
厚朴（去麄皮用甘草五寸拍破水二碗文火煮令水減半去甘草不用只用厚朴于术一錢） 白术（片切蜜炙黃色一錢）
人參（一兩） 陳皮（去白） 五味 紫菀
乾薑（炮） 杏仁（各七錢半去皮尖雙仁） 肉桂（去麄皮）
甘草（炙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薑三片棗子一箇煎至七分食前溫
服
人參散治脾風多困
人參 冬瓜仁（各半兩） 南星（一兩切片漿水薑汁煮存性）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沸湯調下

小兒慢肝風

論

切切新書治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慢肝風歌　孩兒眼澀羞明日春不宣兮夏不通秋被毒風傷肺得次傳肝腎刻尋眼光調五臟患方退還得肝風便有功蓋爲小兒元氣壯此名立號慢肝風　此病肺與肝相克兒日眼不開未出月有目膿者或出血者

方

甘膽湯四十八候慢肝風羞日目膿出血　甘草（一截以豬膽塗炙）

右爲末每服半錢米泔調下

四十八候云又欲去血目澀不開方

蒼朮不以多少入在膽中線縛定煮熟將藥氣衝眼後更嚼藥以汁咽吐津尤妙

小兒胎驚

論

和劑局方論小兒胎驚證胎驚風者因乳母腸胃寒暑邪氣傷入於胎中生兒之後洗浴當風冷觸於臍邪氣不除變成胎驚之候百日之內頻頻躁啼哭無時目睛上視睡中搐搦或身冷頭面赤囊如青黃水者可與保生散每服一字薄荷乳汁調下更用琥珀丸調理乳母更用服和氣藥調理張渙醫方妙選謹按嬰兒在母胎中之時臟腑未具神氣微弱動靜喘息莫不隨母母有所動胎必感之母若調適失宜食飲不節喜怒不常坐臥當風過酒房勞一切禁忌致生下兒形多怯弱頭顱開解或乳養失理洗浴當風則令兒壯熱吐哯心神不寧手足抽掣身體強直眼目反張此乃胎驚風病也藥仙論胎驚候說云凡母懷胎之日曾受驚氣傳入胎中致孩兒生下青紅色口唇時動夢裏多驚五心常熱顖門不合動多驚叫身體壯熱此胎驚候也楊仁齋直指方其有初生百日頻頻吐哯呵欠噴去睡裏多驚眼翻肚脹手足緩急煩躁多啼者當作胎驚風治之夫胎驚風以胎婦調適乖常飲酒嗜欲忿怒驚撲母有所觸胎必感之或外挾風邪有傷於胎故子乘母氣生下即病也其候月內溫壯縮眼握拳噤口咬牙身腰撐直涎潮嘔吐搐掣驚啼腮縮顖開或頰赤或面青眼合（胎風眼合不可誤作慢脾妄用溫藥）其有着噤撮口之類亦此一種之所發也視其眉間氣色紅赤鮮明者可治若黯黑青黑者不治虎口指紋曲入裏

者可治紋反出外者不治治法解散風邪利驚化涎調氣貼顖甚則以朱銀丸利之石壁經三十六種胎驚候歌　未出胎中一月來母驚成患子臨胎腰直哭時先口撮面青拳搐縮雙腮眼閉咬牙筋脈急（風髓經云眼閉腰生注云眼有腫此是受氣之時若陰氣損則胎多驚而落也陽氣弱則胎難驚而落也陽弱則手足細肌肉瘦陰弱則肉精甚黑者不能直其天年若日月滿因驚而落者使口撮腮臉起如拳鼻多塞口噤不開甚不可作驚風醫先當微發汗次治驚調氣乳母當服調氣藥孩兒貼顖門去邪）任喚千聲眼不開醫者見形須問母方知此患所從來退卻風涎爲治療涎去驚邪自不回（失次則目瞑不開若先治驚則作吐或瀉在秋夏必作脾風始知見之亦不可作脾風治恐汗不出而作別候也風髓經歌括一周內注云此爲牛青次與生銀丸二方與王訣同並見急慢驚風門中）

小兒形證論四十八候胎驚歌一周後說云此患在胎中時母受驚生下後二十五日發是也若不定或三十五日別日者不是胎驚醫人不識多作驚風俱失目閉腰直腮縮拳握只與蜣螂丸下涎（方見一切癇門中）或下半丸大青丹（方見急慢驚風門中）湯氏望嬰孩妙訣總要胎驚歌　嬈出胎中一月來母驚成患子臨胎面青拳搐牙關緊腰直身強哭泣哀身熱涎潮難得睡睛斜眼閉不伏開欲知病本源因母累及孩兒常得乘涎熱鎮驚爲妙手風涎墜下命須迴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胎中驚　憂懼胎中累受驚生來緣此病傳心身肌軟弱唇乾縮戰慄多啼睡不寧臉鼻淡青兼目若印堂浮紫患將深靈丹次第安心府免致孩兒性命傾　小兒胎中累受驚則心氣不足矣若有此候當用安神壓驚鎮心丸散輸方主之若有印堂浮紫痰涎吐沫上搐搦不時者皆爲惡候也

方

顱顖經牛黃丸治小兒胎驚及癇或心熱

牛黃　龍齒　馬牙硝　鐵焰粉各一分

右爲細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日乳食前熱水調破一丸灌下令母忌口

張渙醫方妙選聖星丹凡諸癇皆宜服之曾經大効

天南星揀四十九箇一般大者五月五日取活蝎四十九箇用瓦器內盛以鹽泥固濟干於淨室中至臘日取出揀天南星蝎蛻着處有小竅子者其餘不用只將蝎蛻天南星以酒浸一宿焙乾碾爲細末次用好辰州朱砂（一分細研水飛）真牛黃麝香龍腦各一

（錢研細）
右件再一處研拌勻。用生薑汁和如梧桐子大。每服一粒至二粒。煎人參薄荷湯化下。神驗

白金散治諸癇潮發不省者
好白殭蠶半兩揀淨湯洗。炒微黃色。擣羅爲細末次用
天竺黃（一分細研）　真牛黃（一錢）　麝香
龍腦（各半錢並細研）
右件同拌勻。每服半錢。用生薑自然汁調放溫灌之

烏金膏治胎癇潮發頻併
烏梢蛇（一條水浸去皮骨酒浸一宿焙乾）　蠶紙（一張燒灰）
蟬殼（半兩）　全蝎（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次用
好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龍腦　麝香（各半錢細研）
金箔（二十片細研）
右件一處研勻煉蜜和成膏如皂皂大每服一粒煎人參薄荷湯化
下

大一散凡胎癇癇屢。亦宜常服
天漿子（二十一箇乾者微炒）　乾蝎梢（二十一箇）
防風（半兩剉）　天麻（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次入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再研細。每服半錢。乳汁調下

天南星煎方治胎癇。潮發遲者
天南星（一兩微炮）　白附子（一兩）　乾蝎（半兩炒）
白花蛇（一兩。酒浸去皮骨。炙令黃。）　天麻（半兩）
已上擣羅爲細末。用好酒兩大盞。攪令勻。於慢火上熬。不住手攪。以酒盡爲度。次入
好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膩粉（一分）　牛黃（半錢）
麝香（半錢）　龍腦（半錢並細研）
右件都入膏子內一處和。看硬軟成膏。如皂皂大。每服一粒。取竹瀝化下。不計時候

祛風散治胎癇多啼叫

胡黃連（半兩取末）　全蝎（一分取細末）
犀角（一分屑取末）　天竺黃（一分別研）
麻黃（一分去節爲末）
右件。都研令勻細。每服半錢。研入麝香一字。乳汁調下

鐵粉散。驚風或多面赤口乾。大便不利。尤宜服
鐵粉（半兩研）　真珠末（一分別研）　鬱金（一分研）
胡黃連（取末一分）　牛黃（一分研）
右件拌勻研細。每服一字。溫蜜湯調下

羌活膏治胎癇。昏困不省
羌活（一兩）　烏蛇肉（一兩酒浸一宿焙乾）　獨活（一兩）
天麻（半兩）　全蝎（半兩）　白殭蠶（半兩微炒）
人參（半兩去蘆頭）
右件擣羅爲細末。煉蜜和成膏。每服一皂皂大。用麝香荊芥湯化下

麝香膏。治胎癇不得安臥
麝香（一分研）　牛黃（一分）　全蝎（二十一箇取末）
白附子（一分取末）　蠶蛾（一分微炒取末）
白殭蠶（一分微炒取末）
右件。都拌勻研細。煉蜜和膏。如皂皂大。每服一粒。煎人參荊芥湯化
下

銀珠丹治胎癇。昏困涎盛
乾蝎（一分微炒）　天漿子（一分微炒）　露蜂房（一分微炒）
已上三味擣羅爲細末次用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水銀（一分用黑鉛一分同結爲砂）
子（細研）　牛黃（一錢細研）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都一處拌勻研細。用白麪糊和如黍米大。每服五粒。煎金銀薄荷湯下。乳後

朱砂膏治胎驚
朱砂　粉霜　輕粉　水銀砂子（各一錢）
乳香　牙硝（各半錢）
右爲末。入麝香少許。棗肉爲膏。如皂角子大。前胡湯化下

幼幼新書孔氏家傳治小兒胎驚涎盛。不飲乳
半夏一枚。灰火內炮令黃色。研令細。生薑自然汁爲丸。如粟大。乳

汁下一丸無時服

王氏手集如聖消驚丸治新生兒在胎中之時其母宿挾驚憂喜怒舉動驚胎致兒生後常眈驚悸眠睡不穩精神恍惚搖頭上視溫壯多睡反折啼叫口眼相引

羚羊角屑　犀角末　麝香（各一分）　牛膽釀

天南星（四兩）　天麻　人參　白茯苓（各一兩）

白殭蠶（炒）　全蝎（炒各半兩）　朱砂（一兩三錢半）

龍腦（一錢）

右件為細末煉蜜為丸一兩作八十丸一方加朱砂一兩牛黃一分每服一丸麝香湯化下兒小塗乳上令吮之常服壓一切驚癇（石分）

（親切秘訢書）

湯氏嬰孩妙訣總要胎癇曰胎驚者兒在母腹中十相具足或妊婦驚怪顛撲失驚而心主血脉應之於胎故生下未滿月而發驚者是也初生嬰兒難以用藥凡有此候急取猪乳細研辰砂牛黃各少許調抹口中功效不可具述此法諸家方書並不曾載自余傳之始東宮吳觀察新得一子及一月病此因用之驗今已一周又入麝香當門子尤佳

又方胎癇驚風皆可服

全蝎頭尾全者用生薄荷葉裹外以麻線纏火上炙燥為度碾為末別研生朱麝香各少許煎麥門冬湯調下

楊仁齋直指方太一散治胎驚

天漿子（去殼微炒）　南星　白附子（各微炮）

天麻　防風　茯苓（各二錢）　全蝎

朱砂（各一錢）　麝（少許）

右為末每服半錢乳汁化下

參蝎散治胎驚定心神

天漿子　天竺黃　人參　朱砂

全蝎　天麻　蟬殼（等分）　麝（少許）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一丸金銀湯下

猪乳膏治胎驚最妙

琥珀　防風（一錢）　朱砂（半錢）

右為末猪乳調一字抹入口中

全蝎散治諸驚胎癇

全蝎（一箇焙）　琥珀　朱砂（各少許）

右為末每服一字麥門冬煎湯調下

獨活湯治胎驚發散風邪

羌活　獨活（各一分）　檳榔　天麻

麻黃（去節）　甘草（炙半分）

右剉散每服半錢水煎服於內加南星末蜜調可貼顖用

朱銀丸治胎風壯熱痰盛翻眼口噤取下胎中蘊受之毒亦治驚積但量用之

水銀（一錢蒸棗肉研如泥）　白附子（一錢半）　蝎（一錢）

南星（一分）　朱砂（一分）　天漿子　牛黃

蘆薈（各半分）　鉛霜（半錢和水銀研）　腦子（一字）

麝（半錢）　直殭蠶（炒七箇）

右為末棗米糊丸芥子大每一丸薄荷湯下如未通利加至二丸

千金龍膽湯治胎驚月中痰盛發熱凡臍風撮口壯熱皆可用

龍膽草　鈎藤　柴胡　黃芩

北梗　赤芍藥　茯苓　甘草（炙各半兩）

蜘蛛（二枚去頭足炙）　大黃（二分濕紙煨）

右為末每服一錢北棗煎服或加防風麥門冬以導心熱黃芩減半用

朱麝散治胎風心熱痰壅

人參　朱砂（各一分）　牛膽南星　天竺黃

牙硝　鐵粉（各半分）　麝（少許）

右為末每服一字生薑薄荷湯調下

危亦林得效方治兒在胎中受驚故生未滿月而發驚

右用朱砂研細同牛黃少許取猪乳汁調稀抹入口中入麝香當門子尤妙

小兒驚悸

論

太平聖惠方論曰夫小兒驚悸者由心藏壅熱為風邪所乘邪搏於心則令多驚不安驚不已則悸動不定也聖濟總錄論曰心藏神而惡熱小兒體性多熱若感風邪則風熱搏於府藏其氣鬱憤內乘于心令兒神志不寧故發為驚若驚甚不已則悸動不寧是為驚悸之病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恐悸喘息議曰驚悸屬心喘息得間而言否憲曰非心主之君心所受

其疾不作喘發是知肝臟虛肺臟虛虛不安恐悸傷乎肝肺肺受其驚而受其喘須求水飲肝受其驚發喘細細若張口大喘者肝肺俱不利鎮心安神調氣定喘必求盡善當於損益虛虛丸散瀉心補肝立見功效所述疑難是請採賾毋嫌高志經濟小兒保命方書驚悸客忤證歌　累累連驚恐心虛膽積憂額青浮碧色津液出唇沫目上牙微喋齒齒似搦搦安神兼正胃早治自然瘳　小兒驚悸客忤乃累遭驚撲氣虛而作也只是此證辨虛實檢方對藥調理若見四肢悚悶不止面色黑目上視無光涎沫不收牙噤氣冷此證不治

方

外臺必效方釣藤湯療小兒壯熱時氣驚悸并熱瘡出

釣藤　人參　蚱蟬（炙）　子芩（各一分）
蛇蛻皮（炙三寸）　龍齒（四分碎）　防風　澤瀉（各二分）
石膏（一兩碎）　竹瀝（三合）

右十味切以水二升并竹瀝煎取七合細細服之以差為度

又方

茯神（二分）　蚱蟬（炙二分）　人參（二分）　釣藤（一分）

牛黃（兩大豆許研）　杏仁（十六枚去皮研）
龍齒（碎）　麥門冬（去心各四分）　蛇蛻皮（三寸炙末之）

右九味切以水二升煎取六合去滓下牛黃末分六服消息服之令盡差

太平聖惠方茯神散治小兒心熱驚悸煩亂

茯神（三分）　龍齒（半兩）　寒水石（一兩）　川升麻（三分）
石膏（一兩）　麥門冬（一兩去心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入竹瀝半合更煎一兩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人參散治小兒驚悸情思不安

人參（半兩去蘆頭）　麥門冬（一兩去心焙）
龍骨（一兩）　茯神（三分）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犀角屑（半兩）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散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入地黃汁半合更煎一兩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溫服

蚱蟬散治小兒風熱驚悸

蚱蟬（半兩去翅足微炒）　茯神（半兩）　龍齒（三分細研）
麥門冬（半兩去心焙）　人參（三分去蘆頭）
釣藤（三分）　牛黃（二錢細研）　杏仁（二分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
微黃）　蛇蛻皮（五寸燒灰）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入研了藥都研令勻每服以新汲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遠志煎治小兒身體壯熱驚悸心神不寧宜安心神

遠志（去心）　羚羊角屑　茯神　甘草（炙微赤剉）
杏仁（湯浸去皮尖雙仁麩炒微黃）　紫菀（洗去苗土）
龍骨　防風（去蘆頭已上各半兩）　龍膽（一分去蘆頭）
蚱蟬（一分去翅足）　百合（一分）　牛黃（一分細研）
麝香（一分細研）　川升麻（三分）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酥（三兩）　蜜（半斤）

右件藥先研牛黃麝香二味為粉除酥蜜等二味麤搗用水三升合銀鍋內煎至半升以新綿濾去滓却入鍋內下牛黃麝香酥蜜等以柳篦不住手攪慢火熬如稠餳方止入瓷合內盛每服取兩豆許大用溫水調服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鐵粉煎治小兒心熱多驚悸晝差夜甚象鬼神所著

鐵粉（一兩）　牛黃（一分細研）　菖蒲（三分）　酥（三兩）
犀角屑　人參（去蘆頭）　茯神　百合
防風（去蘆頭）　川大黃（剉碎）　青黛（細研）　細辛
遠志（去心）　芎藭　麻黃（去根節）　薯蕷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半兩）　蜜（半斤）

右件藥先麤搗諸藥用水三升入銀鍋中煎至半升以新綿濾去滓却入銀鍋內入研了藥及酥蜜以慢火熬不住手以柳篦攪如稠餳收於瓷合中每服以溫水調二大豆許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金泥煎治小兒心熱多驚悸

金薄（七十五片）　水銀（一兩半）　遠志（一兩去心）　菖蒲（三分）
龍膽（三分去蘆頭）　龍齒（三分）　人參（三分去蘆頭）
赤茯苓（三分）　青黛（一分）　酥（四兩）　麝香（一分）
虎睛（一對微炙）　牛黃（一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蚱蟬（三枚去足翅）　蜜（半斤）　釣藤（二分）

右件藥水銀金薄同研如泥又別研麝香虎睛牛黃青黛四味如粉其餘藥擣篩爲散入銀鍋中先以水二升文火煎取半升以新綿濾去滓再入鍋內下酥蜜及金泥并研了藥等慢火熬不住手以柳篦攪如稠餳入瓷合內盛每服取二大豆許以溫水調服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驚悸壯熱黃瘦不思乳食

天竺黃（細研） 黃連（去鬚） 柴胡（去苗） 羚羊角屑
蔓荊子 犀角屑 防風（去蘆頭） 子芩
川升麻 麥門冬（去心焙） 甘草（炙微赤剉） 玄參
白蒺蔾（微炒去刺） 朱砂（細研） 木香（已上各一分）
龍腦（細研） 麝香（細研） 牛黃（細研已上各一錢）

右件藥擣羅爲末與研了藥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溫水化下五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丸治小兒驚悸壯熱黃瘦髮竪

牛黃（一錢細研）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犀角屑
天竹黃（細研） 白附子（炮裂） 茯神 黃連（去鬚）

羚羊角屑 防風（去蘆頭） 玄參 枳殼（麩炒微黃去瓤）
甘菊花 人參（去蘆頭） 黃耆（剉） 甘草（炙微赤剉）
黃芩（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入研了藥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淡竹葉湯研下五丸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天竺黃丸治小兒壯熱驚悸不得眠睡

天竺黃（細研） 黃連（去鬚） 川大黃（剉碎微炒）
牡蠣粉 黃芩 梔子仁 遠志（去心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羅爲末煉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新汲水下五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竹瀝磨犀角飲子治小兒心熱驚悸

竹瀝二合 犀角

右件藥將犀角於竹瀝內磨令濃量兒大小分減服之日三四服

嬰兒方抱龍丸解一切熱化風痰治大人小兒風癇驚癇陽毒狂躁及心熱驚悸夜卧不安胷膈壅痰厥頭痛心神恍惚等疾（翰林院方）

天南星（一斤生） 朱砂（細研水飛） 紫石英（研飛） 白石英（研飛）
犀角（錯末各一兩） 牛黃（研） 阿膠（剉碎炒如珠子）
藿香 麝香（研各半兩） 金箔（五十片） 雄黃（水磨通明者
四兩研）

右件一十一味擣羅細研爲末更入乳鉢內研如粉以黃牛膽四十五箇取汁和丸如櫻桃大每服一丸以鹽一捻和藥細嚼新水吞下如牛膽少以煎水相和諸疾服之心膈清涼如冰雪便覺精神爽快也

辰朱虎睛丸壓驚悸鎮心藏兼治小兒諸驚癇（此方柏溫恭進甚有功效）

辰錦朱砂 白茯苓 黃芩 山梔子仁
人參（各一兩） 虎睛（一對研入） 牛黃 腦麝
犀角屑（各一分） 鈎藤 大黃（用濕紙裹煨熟各四兩）

右件一十二味並擣羅爲細末以煉蜜爲丸如雞頭肉子大每服一丸至二丸用金銀湯下人參湯亦得（已上二方載幼幼新書）

聖濟總錄紫金散治小兒驚悸不安

鐵粉 龍腦 石膏 牛黃（並研如粉）

甘草（生用各一分）

右五味先擣龍齒石膏爲末與諸藥同研如粉每服半錢匕用淡竹瀝調服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日三服早晨午間日晚各一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鈎藤湯治小兒壯熱時氣驚悸并熱瘡出

鈎藤（一兩） 人參（一兩） 蚱蟬（微炙去翅足一兩）
黃芩（去黑心一兩） 蛇蛻皮（微炙令黃色二寸）
龍齒（研如粉一兩） 防風（去叉半兩） 澤瀉（半兩）

右八味麤擣篩一二歲兒每一錢匕水半盞入竹瀝半合石蜜少許同煎至四分去滓分溫二服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人參湯治小兒壯熱驚悸并熱瘡出

人參（三分） 茯神（去木半兩） 龍齒（研如粉一兩）
鈎藤（一分） 蚱蟬（去足頭翅微炙二枚） 麥門冬（去心焙一兩）
杏仁（去雙人皮尖麩炒令熟一兩半） 蛇蛻皮（微炙令黃
二寸）

右八味麤擣篩一二歲兒每一錢匕水半盞煎至三分去滓入牛黃

一豆許大分溫二服空心午後各一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牛黃散治小兒心熱驚悸

牛黃（研一分）　天竺黃（研半兩）　白茯苓（去黑皮半兩）　鉛白霜（研半兩）
玄明粉（研一兩）　人參（半兩）

右六味搗羅人參茯苓爲末同牛黃等研爲散一二歲兒每服半錢匕用薄荷湯調服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日三服早晨午間日晚各一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大丹砂丸鎮心神涼咽膈壓驚悸退壯熱化風涎

丹砂（研以水飛過）　甘草（炙）　白茯苓（去黑皮各二兩）
人參（一兩）　馬牙消（研一分）　蓬砂（研三錢）　牛黃（研半錢）
龍腦（研）　麝香（研各一錢）

右九味擣研爲末鍊蜜和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用竹葉湯化下食後臨睡服大小以意加減之

丹砂丸治驚悸退壯熱止涎嗽利咽膈除眠睡不穩

丹砂（二兩細研水飛）　半夏（湯洗七遍二兩）
乳香（研半錢）　人參　白茯苓（去黑皮各半兩）

天南星（泡裂一兩）　牛黃（研三錢）　龍腦（研一錢）

右八味擣研爲末用白麪糊和丸如麻子大三歲兒服十丸至十五丸不拘時用竹葉乳香湯下量兒大小加減

天竺黃散治小兒驚熱筋脉抽掣夜卧驚悸四肢煩熱

天竺黃（研半兩）　鬱金（漿水煮一分）　粉霜（研一分）
鉛白霜（研一分）　山梔子仁（半兩）

右五味擣研爲散一二歲兒每服半錢匕用新汲水調服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日二早晨日晚各一更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麥門冬湯治小兒虛熱驚悸睡中時叫

麥門冬（去心焙一兩半）　人參（半兩）　龍骨（一兩）
茯神（去木三分）　甘草（炙一分）　犀角屑（半兩）

右六味麤擣篩一二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七分入生地黃汁少許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日三四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茯神湯治小兒風熱驚掣心忪恐悸

茯神（去木一分）　龍齒（半兩）　寒水石（研一分）　升麻（三分）
石膏（研一兩）　麥門冬（去心焙三分）

右六味麤擣篩一二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七分入竹瀝少許煎至四分去滓溫服日三夜一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真珠丸治小兒風熱心神驚悸睡卧不安

真珠末　羌活（去蘆頭）　防風（去叉）　鈎藤
龍膽　天竺黃（研）　升麻　牛黃（各一分）
茯神（去木）　人參　羚羊角屑　犀角屑（各一兩）
鉛霜　龍腦　麝香（各一錢研）

右一十五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菉豆大每服用荊芥薄荷湯研下五丸日三四服常服化一切驚涎

大鎮心丸治小兒精神不爽寢寐多驚心忪恐悸四肢戰掉舉動欹側狀類暗風或煩躁多啼退驚風化痰涎壯心氣益精神

生犀角（鎊末一兩）　羚羊角（鎊末）　龜甲（鎊末）
赤箭（各半兩）　牛黃（研）　茯神（去木）　遠志（去心）
真珠末（研）　人參　桂（去麤皮）　天竺黃（研）
蛇脫皮（炙令焦黃）　龍腦（研各一分）　鐵粉（研一兩）
麝香（研）　菖蒲（各半兩）　丹砂（研半分）　金薄（研）

銀薄（研）

右一十九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至二丸食後臨卧薄荷湯化下更量大小加減

金薄丸治小兒驚悸眠睡不穩

金薄（四十九片）　丹砂　水銀　膩粉（各半兩）
麝香　牛黃　青黛　犀角末
白僵蠶（直者炒）　蟬殼（去土）　白附子　乾蝎（去土炒）
天麻（酒浸一宿焙乾）　麻黃（去節）　天南星（炮各一分）

右一十五味青黛已上七味研匀餘者擣羅爲末同七味再細研用生蜜和匀成劑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薄荷自然汁化下量兒大小加減

鄭端友全嬰方寧心膏治小兒精神不定恍惚不寧恐畏多哭如人將捕眠睡驚魘常服鎮心除百病

人參　白术　白茯苓　茯神
山藥　羌活　甘草（炙各一錢）　朱砂（二錢）
腦麝（各一字）

右爲末煉蜜丸如鷄頭大。二歲一丸薄荷湯化下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朱砂膏安神鎮心去痰熱。小兒常用
人參　茯神　防風　山藥
甘草（炙）　黄耆（蜜炙）　麥門冬（去心各半兩）
朱砂（六錢研）　麝香（半字）
右爲細末研勻煉蜜丸如櫻珠大金箔爲衣。每服半粒或一粒薄荷
湯化下不拘時候
七寶丹治驚悸安睡去風
人參（半兩）　紫河車（一分）　白茯苓（一分）　龍齒（一分）
甘草（一分炙）　麝香（一錢研）
右同爲細末煉蜜丸如雞頭大每服半丸薄荷湯化下不拘時候
楊倓家藏方百枝膏治小兒稟賦怯弱易感驚邪心神恍惚眠睡不安常
服安心神壓驚悸
人參（去蘆頭）　防風（去蘆頭）　天麻（三味各一兩）
白附子（炮）　麥門冬（湯浸去心焙乾秤）　白僵蠶（炒去絲首）
羌活（去蘆頭）　石菖蒲（五味各半兩）　朱砂（二錢別研）

麝香（一錢別研）
右件爲細末次入朱砂麝香研勻煉蜜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
一丸溫荊芥湯化下食後臨卧
酸棗仁丸治小兒心神不安眠睡不穩常服壓驚邪寧眠睡
酸棗仁（炒）　人參（去蘆頭）　朱砂（別研）　乳香（別研四味各
二錢）　白茯苓（去皮）　真珠末（二味各一錢）
右件爲細末煉蜜爲丸每一兩作四十丸每服一丸荊芥湯化下二
歲以上兒服二丸食後
魏氏家藏方安神丸治小兒驚鎮心藏熱化痰涎小兒常服永無驚悸之
疾
琥珀（如無以茯神代之）　人參（去蘆）　遠志（去心）
天麻　花蛇肉（酒浸去骨）　白附子（炮）
麻黄（去節）　羌活　大川烏（炮去皮臍）
蟬蛻（洗去土并去白脂）　南木香（不見火）　真珠末
白僵蠶（直者炒去絲）　全蝎（生薑汁炙。各半兩）
朱砂（二錢別研）　金銀箔（各三十片別研入）

麝香（一錢別研）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龍眼大。朱砂爲衣。一丸作四服用薄荷湯下
治小兒鎮心壓驚墜涎
朱砂（細研飛水澄過）　白僵蠶（炒去絲取直者洗淨用）
白附子（濕紙裹煨候冷取出切片）　天南星（炮。裂去臍
皮各半兩）　麝香（半錢別研）　乾蝎（一兩慢火炒令熱）
右爲細末麪糊爲丸如粟米大。每服十丸。煎金銀薄荷湯下。如遇驚
取下痰涎後且以此藥服一二服。無不効驗。或有虛汗用麻黄根煎
湯下
龍腦青金丸鎮心壓驚退潮熱。治盗汗。殺疳蛔療腹大。臀瀉痢安五臟益
顔色治瘡疥長肌膚
腦麝（一字別研）　青黛（別研）　雄黄（水飛別研）　朱砂（別研）
胡黄連　蘆薈　膩粉（別研各一分）
右爲細末豬膽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曬乾入瓷器內貯之每服二
丸至三丸一切驚悸體熱瘡疥薄荷湯下一切疳氣瀉痢蛔蟲米飲
下常服百病不生

辰砂安驚丸理風熱涎盛身體拘急睡中不穩鎮心止驚
天麻　甘草（炙）　白附子（炮各一分）
人參（去蘆）　防風（去蘆）　茯神（去木各半兩）
川芎（二錢）　朱砂（二錢半留爲衣子）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鷄頭大每服一丸至兩丸用薄荷荊芥湯下
大朱砂丸治小兒心氣不足不省人事多恐懼
朱砂（別研）　人參（去蘆）　石菖蒲　遠志（去心）
麥門冬（去心）　甘草（炙）　茯神（去木各半兩）
酸棗仁（去皮炒別研）　全蝎（石灰炒去毒）
杏仁（去皮尖各一分）　麝香（少許別研）
右爲末煉蜜丸如鷄頭大每服半丸煎木香麥門冬湯化下
八物參术丸平補心氣安神鎮驚除膈熱痰實
麥門冬（去心）　遠志（去心）　菖蒲　茯神（去木）
白茯苓（去皮各一兩）　白术（半兩炒）　人參（一兩去蘆頭）
牛黄（二錢別研）
右同爲細末次研入牛黄煉蜜丸如黍米大以朱砂爲衣每服二三十

丸熟水下

小定志丸治嬰孩稟賦不足心神睡臥不寧常服壓驚邪止夜啼

酸棗仁（去皮炒）　人參（去蘆）　白茯神（各二錢去木）

遠志（去心水洗微炒一錢）　乳香（半錢别研）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粟米大每服二十粒别研生朱砂爲衣人參湯下

陳自明管見大全良方金箔鎮心丸治小兒風壅痰熱心神不寧驚悸煩渴唇焦頰赤夜臥不安譫語狂妄

人參（洗去苗）　茯苓（去皮）　甘草（各五十兩）　山藥（白五十兩）

朱砂（研飛一百兩）　麝香（五兩研）　龍腦（十兩）

牙消（枯過一十五兩）　金箔（一千二百片爲衣）

紫河車（用黑豆水煑軟切片焙乾二十五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每一兩半作五十丸以金箔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化下含化亦得食後臨臥常服安心鎮神散邪熱涼咽膈止驚啼

五福化毒丹治小兒蘊積毒熱驚惕狂躁煩赤咽乾口熱生瘡夜臥不寧譫語煩渴頭面身體多生瘡癤

玄參（洗焙）　桔梗（各六兩）　茯苓（去皮五兩）　人參（去蘆）

牙硝（枯過）　青黛（研各二兩）　甘草（剉炒一兩半）

麝香（研半錢）　金銀箔（各八片爲衣）

右爲細末入研藥勻煉蜜爲丸每兩作十二丸一歲兒一丸分四服薄荷湯化下及瘡疹後餘毒上攻口齒涎血臭氣生地黄自然汁化一丸用鷄翎掃在口内熱瘡肌肉黄瘦雀目夜不見物陳粟米泔化下食後臨臥服

楊仁齋直指方溫膽湯治驚悸煩疾

半夏（製）　枳實（各二錢半）　茯苓（半兩）　橘紅

甘草（各一錢半）　酸棗仁（溫湯浸去殼二錢半）

右剉散每服一錢入竹茹少許用薑棗煎服

定心丸治驚悸煩躁

北參　遠志（薑製焙）　伏神　天麻

犀角（各一分）　防風　朱砂（一錢）　麝香（一字）

右爲末煉蜜丸皂子大金箔爲衣每服一丸薄荷湯調下

御藥院方安神丹治小兒心神不寧困臥多睡及痰涎壅塞恍惚不定

朱砂　人參（各二錢半）　南乳香（半兩）　酸棗仁（炒去皮一兩）

遠志（去心一錢半用草飲）

右五味爲細末蜜丸如櫧子大金箔爲衣每服一丸人參湯下每兩作三十丸

丹砂鎮心丸治小兒心神不寧有時驚悸目睛偏視痰涎不利甚則瘈瘲服之安鎮心神辟驚止搐

朱砂（一兩水研）　牛黄（一錢）　生龍腦　麝香（各一錢）

鉛白霜　天竺黄（各二錢並細研）　天麻（明者二兩）

人參　茯苓（白者去黑皮）　甘草（炙各半兩）

右一十味爲細末與研藥同研勻細煉蜜丸如鷄頭實大每服一丸煎金銀薄荷湯化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茯神湯治心氣不足虛而驚悸日常煩哭及嬰孩生下羸瘦多驚宜子母同服自然有效

茯神（去皮木根一兩）　人參（去蘆）　當歸（去蘆尾酒洗）

（二味各半兩）　甘草（炙三錢）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有微熱煩躁入麥門冬去心同煎

袁當時大方安神丸治上焦多熱驚悸不已

麥門冬（各半兩去心）　馬牙硝　白茯苓（去皮）

乾山藥　寒水石　朱砂（一兩）　甘草

龍腦（一字）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芡實大每服半丸砂糖水調下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十一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宣鶴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李耀文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三　二支

兒　小兒證治六十六

小兒衄血

論

巢元方病源鼻衄候。小兒經脉血氣有熱喜令鼻衄。夫血之隨氣循行經脉通遊腑臟若冷熱調和。行依其常度。無有壅滯。亦不流溢也。血性得寒。即凝澀結聚。得熱即流散妄行。小兒熱盛者。熱乘於血。血隨氣發溢於鼻者。謂之鼻衄。凡人血虛受熱。即血失其常度。發溢漫行。乃至發於七竅。謂之大衄也。孫思邈千金翼方脉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即衄。聖濟總録論曰。小兒體本挾熱。舍於經絡。血脉搏溢。則爲鼻衄。蓋血與氣偕行經脉。通於府藏。邪熱乘血。血得熱則妄行。隨氣上溢。出於鼻者。爲鼻衄。血虛受熱。散漫失度。出於七竅者。爲大衄。鄭端友全嬰方夫鼻衄者。是五藏熱結所爲也。血隨氣行。通流臟腑。冷熱調和。不失常度。無有壅滯。亦不流溢。血得寒而凝結。得熱而流散。熱乘於血。血隨氣發溢。出於鼻竅也。又有因傷寒溫疫。諸傷受病不得其汗。熱毒停聚五臟。紋從鼻而出也。

衄血立効

沈氏丁十歲鼻衄不止。召二三醫。或以茅花煎湯。或以犀角地黃湯。并龍骨末吹鼻。數法皆不効。其血注下。召愚視曰。愚以濃鹽水下龍腦丸一服減半。再進全除。主人曰。鹽水有何効。愚曰。夫血得熱而流溢。鹽水鹹冷。能凝其血。譬之屠猪就血。得鹽水而凝結。黃連龍膽味苦寒。能堅其血。所以知其鹹苦入口。即立効也。栖真子嬰童寶鑑小兒心熱肺氣實。血隨熱入肺經爲鼻衄。惠濟論小兒鼻衄候歌。欲衄之候脉弦洪。鼻中乾燥響如風。氣衝積血停留肺。臟腑煩寃邪脉攻。數合出紅猶可治。更加升斗命須終。明師若欲知調治。涼血清胷始有功。（清胷清肺也）

方

葛洪肘後備急方療人少小亟鼻衄小勞輙出

石用桑耳無多少熱令焦。擣下篩。每衄發輙以杏仁大塞鼻。數度即可斷。外臺法燒用爲丸。以内亦得

仙人水鑑方小兒百日内。鼻中出血方

葵花一字急吹之。白礬水浴更相宜。此是鼻風不消藥。莫教虛擲好頭兒。

外臺古今錄驗方療小兒鼻衄不止
以馬屎絹裹塞鼻孔中
又方
燒髮灰末吹鼻孔中亦佳本草聖惠嬰孺法同甚妙
又方
單服白馬屎汁三合甚良
太平聖惠方升麻散治小兒鼻衄或唾血
川升麻（半兩） 羚羊角屑 甘草（炙微赤剉） 黃芩
赤芍藥（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淡竹葉七片煎至五
分去滓入地黃汁半合更煎一兩沸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生地黃煎治小兒鼻衄不止
生地黃（半斤取汁） 剌薊（半斤取汁） 杏仁（一兩湯浸去
皮尖雙仁麩炒黃別研） 阿膠（半兩搗碎炒令黃燥為末）
蜜一合
右件藥都入銀鍋中以慢火熬為膏不計時候用新汲水調下一錢

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剌薊（半兩） 亂髮灰（一分） 蒲黃（半兩）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每服以冷水調下半錢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加
減服之
桂心散治小兒鼻衄心悶
桂心（一分） 亂髮灰（一分） 乾薑（半分炮裂剉）
右件藥搗羅為散不計時候以冷水調下半錢更隨兒大小以意加
減
梔子仁散治小兒卒熱毒氣攻腦鼻衄
梔子仁（一兩） 槐花（半兩微炒）
右件藥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用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治小兒鼻衄不止
亂髮灰（半兩） 伏龍肝（一兩）
右件藥都研令勻不計時候以新汲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
減

又方
剌薊汁（一合） 地黃汁（一合） 生薑汁（少許）
右調和令勻徐徐服半合仍將滓塞鼻中即差
又方
炒梁耳令焦熟搗細羅為散不計時候以冷水調下半錢亦吹少許
於鼻中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譚氏殊聖方小兒鼻衄數還噴顏色青黃漸改移忽爾發時饒奔蹶連忙
走起索東西只緣積熱三焦壅凝水川消貝母知更有荷衣煎五合蜜調
頻服定無疑
凝波散（聖濟總錄名玉屑散）
寒水石 貝母 知母（為末各一分半）
馬牙硝（細研川消亦得各一分） 荷葉（一兩以水一升煮五七沸曬
乾焙亦得）
右為末每服半錢蜜水調下
絳雪丹治小兒傷寒煩躁吐血衄血漸生赤斑
丹砂（研半兩） 焰消（研一兩）

右二味各研令細再同研鍊蜜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一丸沙糖水
調化服取下涎即安
張渙醫方妙選抵聖散治不以疾病鼻衄不止
盆硝（研） 亂髮灰（燒灰研） 紅藍花（取末各一分）
右用研勻細以綿纏揾藥塞鼻中湯調下
槐花散治衄血
槐花（一兩炒） 蒲黃（半兩） 川麵薑（一分）
右件搗羅為細末每服半錢新水調下
張銳雞峯方治衄血
右每用石榴花末一字許搐鼻內
又方
每用龍骨末少許吹鼻中
惠眼觀證方調榮散治衄血不止
血餘（父母首上者一團用綠竹刀截一片炙焦過）
右為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新汲井華水下（已上二方載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龍膽丸治小兒衄血不止

黃連　　龍膽草

右等分爲末，糊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或作散子，以濃鹽水送下。三黃丸亦效。一方研好墨滴鼻中。一方燒亂髮吹鼻內，茅花湯亦得

青苔散治小兒鼻衄吐血。亦治淋澀，小便不通

右以船底青苔日乾爲末。三歲一錢，藕節汁入蜜少許調下。淋澀，木通湯調下

桑皮散治小兒衄血至一二升悶絕

桑皮（一兩）　梔子（一兩）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三歲一錢，水半盞，煎三分，去滓服。一方剪金花葉陰乾，水煎服。又一方，白及末水調塗鼻上并顖門立止。又一方，草麻葉塗油炙熱，貼兒顖上血止

膠黃散治小兒大衄，口鼻耳出血不止，十五六歲兒陽盛多此病

阿膠（一兩，炒）　蒲黃（半兩）

右爲末，三歲半錢，生地黃汁微煎調下。以帛急繫兩乳頭，隨血左右，兩竅俱出，並繫兩乳

又方

𤍠寒水石（煅）　牡蠣（煅）

右等分爲末。三歲半錢，冷水調下，連進二服。一方人中白燒灰爲末，吹鼻立止。一方青竹茹燒灰，入麝香吹鼻並效。一方蒜去皮研細，攤餅子如錢大，厚一豆許，左鼻出血貼左足心，繫定。右亦如之。兩鼻出血，兩脚如之，血止急洗去

又方治衄　釜底墨，吹鼻即止

吉氏家傳黃蘗散治小兒鼻衄不止

右黃蘗一味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井水調下。（或細細新書）

李樫小兒保生要方治鼻衄　滑石（爲細末）

右用飯爲丸如雞頭子大，每服三五十粒，微嚼破，新水嚥下。未能嚼者，搥碎與之

又方

生蘿蔔（細研取汁）

右入酒相當，量兒大小，溫溫與之，立止

湯氏嬰孩妙訣此候乃血熱不循經，而壅從鼻出也。血隨其氣，而肺主氣，外竅鼻，故自鼻出而衄。春冬衄者，只用生地黃細研取汁，加生蒲黃少許，砂糖，井水浸服之愈。秋夏鼻衄，但用車前草一握洗淨，研取自然汁同生薑一處研取汁，入生蜜一匙，先用滓塞兩鼻，次用新汲井水和蜜并車前草薑汁飲之即愈。凡有此候，皆由榮熱，宜服涼血地黃湯

地黃湯治榮中有熱，及肺壅鼻衄生瘡，一切丹毒方

生地黃　赤芍藥　當歸（去蘆頭洗淨）

川芎（各等分）

右件㕮咀，水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鼻衄臨熟入生蒲黃少許。生瘡遍體加黃芩一處等分同煎。丹毒加防風去蘆等分同煎，用之累驗

又方

右用生蘿蔔取根，搗自然汁，仰頭滴入鼻管中取止。次以新汲井水和薑蜜蘿蔔汁飲之良

又方

右用車前草葉一握，生薑一塊，切研取自然汁，入蜜，新井水調和飲一盞許。仍用滓塞鼻中即止

袁當時大方治鼻衄，其捷擧傳。麁茅紙裹乾馬糞塞鼻中即止

演山省翁活幼口議治小兒心肺蘊熱，及心血妄行，鼻衄出血不止，良方

右將故紙藤被一片，作撚子，包麝燒熏入鼻，或吹入鼻中，又令患人吸呷尤佳。故藤紙被至舊亦得。或燒內小瓶中留性，每服二錢，入麝酒調服極妙

小兒吐血

論

巢元方病源吐血候：小兒吐血者，是有熱氣盛而血虛，熱乘於血，血性得熱則流散妄行，氣逆即血隨氣上，故令吐血也。聖濟總錄論曰：小兒陽氣盛壯，上焦有熱，伏於肝心二臟，播流脉中，血得熱則妄行，下入胃中，胃受之則脹滿，與氣俱上衝擊，故令吐血。錢乙小兒方論補下不同云：段齋郎子四歲病欬，身熱吐痰，數日而咯血，醫以桔梗湯及防己丸治之不愈，其涎上攻，吐喘不止。請錢氏下褊銀丸一大服，（方見痰涎門中）復以補肺散、補脾散治之。（方見胃氣不和門中）今段氏咯血肺虛，何以下之？曰：肺雖咯血，有熱故也，久即虛痿。今涎上潮而吐，當下其涎。若使不吐涎，爲甚便也。蓋吐涎能虛，又生驚也。痰實上攻，亦使發搐，故依法只宜下痰，後補脾肺。心涎止而吐愈，若先補其肺爲逆，先下其痰爲順，先下後補爲良也。鄭端友全嬰方病差後嘔血咯血下血者，此熱毒積聚，犀角地黃湯主之。福病亦宜服。夫吐血者由榮衛氣逆也。榮者血也，衛者氣也。榮衛相濟不失常

逆。一有所勝則致妄行。血者水也。火之東則東流。火之西則西流。氣之使血。其勢如此。巢氏云吐血者是有熱氣盛而血虛。熱乘於血。血性得熱則流散妄行。氣逆則血隨氣上。故令吐血也。又或飲食大飽之後脾胃內冷不能消化。忽吐所食之物。氣血相衝。因傷脾胃。亦令吐血。若久嗽氣逆。面目浮腫而嗽吐血者。是肺虛損也。歌部有方曾世榮活幼心書小兒九道出血何爲而然。蓋人之所有者血與氣也。心者血之主。肺者氣之主。氣主呴之。血主濡之。榮養百骸。灌溉孫脈。升降上下。榮衛諧和。自然順適。一或不調。疾由生矣。或外爲六淫所侵。內因七情所汨。氣乃留而不行。血乃壅而不濡。內外抑鬱。不能流注以榮於身。必有妄動之患。叔和以芤脈爲失血之義。在七表屬陽故也。陽明主乎多氣多血。未有不因熱而得。蓋氣血俱熱。熱鬱內逼。失其常度。是以妄行　有在襁褓患此證者。固非七情所傷皆因乳母執着不自寬釋。及啖辛辣之味。流於乳絡。兒飲之後。停滯不散鬱蒸於內。亦能動血　或居重幃暖閣。火氣熏逼。不令常見風日。積溫成熱。熱極則湧泄。或吐或衄。或大小腑亦多血來者　有氣虛而邪熱乘之則血不得循流故道。滲於諸經。亦生走失之證。其面皖白。脈沉微。血淡紫口氣緩是也　又況嬰孩脆弱。易虛易實。因熱內攻。血隨氣行。或壅而上逆。或下而忽逆。逆有吐血。衄與瀉血之證。然而血不自動。因氣使之。風不自生。因熱而起。由是而論。可以類推。治法先明虛實。審得病源。隨經施治。藥餌無差。不失其機要。實則小柴胡湯加生地黃、絲茅根。或苦參亦好吟。用水煎服。或㕮咀五苓散合五和湯。亦加絲茅根苦參煎。及投消毒飲。次用局方雞蘇丸。三黃丸間服　虛則理中湯及人參芎歸湯皆可服間有醫者見其血盛以爲熱極。過投涼劑。逆使血寒不能歸源而妄流。其色紫黯而凝滯。或成小塊。當服姜附之劑以溫之。自然流暢。毋致妄行。爲佳　栖真子嬰童寶鑑小兒吐血歌　血爲榮兮氣爲衛。二氣相隨無住滯忽然出被氣來侵。所以忽形不依位。血隨氣上奔心來。吐下如屠爭忍視便須服藥好看承。肺熱須令依次第。鄭端友全嬰方吐血氣逆詩曰　血虛氣盛不和同。熱毒流心引肺風。忽爾氣虛榮衛逆。吐出鮮明點點紅。曾世榮活幼心書失血詩曰。九道何爲血妄行。蓋因抑鬱熱邪生。隨經施治明虛實。氣順如常血自勻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吐血。燒蛇蛻皮末。以乳服之。并治重舌

又方　取油三分。酒一分。和之。分再服

簡要濟衆方治小兒吐血不止

右蒲黃細研。每服半錢。用生地黃汁調下。量大小加減進之

治小兒吐血不止

右用黃連一兩。去須擣爲散。每服一錢。水七分。入豉二十粒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進（已上二方。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犀角散治小兒四五歲已上非時吐血

犀角屑　梔子仁　生乾地黃　子芩

紫參　刺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蒲黃散治小兒吐血不止

蒲黃（一分）　伏龍肝（半兩）　亂髮灰（一分）

右件藥同研令勻細。不計時候。煖生地黃汁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茜根散治小兒吐血。心躁煩悶

茜根（半兩）　犀角屑　川升麻　川大黃（剉微炒）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黑豆三十粒。淡竹茹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溫服

又方

刺薊（自然汁。不限多少）

右件藥取汁一合。煖令溫。不計時候。調下玄明粉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右取生地黃汁一合。煖令溫。調下。麩塵半錢。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之

又方

右以亂髮燒灰細研。每服以溫水調下一字

嬰孺方治少小欬唾中有血。欬冬湯

欬冬花　乾薑　阿膠（炙各二兩）　吳茱萸（一升）

桂心（五寸）　艾（一雞子大）　鯉魚（一頭長一尺二寸）

右件細酒和置魚肚中。銅器中蒸熟。取汁。大人服一升。小兒一合。以

意散之

勝脾散治少小歛逆甚者血出鼻衄

右以勝脾好酒浸一宿平旦取炙乾為末。一服一撮飲下

升麻湯治小兒熱病鼻衄或唾血

升麻（八分）　淡竹青皮　羚羊角（各五分）　生地黃（七分）

甘草（四分）　芍藥（六分）

右以水三升煑一升一歲兒為三服

治小兒汗出如漿。衄血吐血。小便出血垂死者

都梁香　乾地黃（各二兩）　紫菀　桂心

人參　青竹葉　蓯蓉（已上各一兩）

右為末酒服方寸匕。日進三服。夜一服可至二匕（四方義切切新書）

聖濟總錄黃連飲。治小兒心肺有熱吐血

黃連（去鬚一分）　豉（二百粒）

右二味。將黃連麁擣篩。每服半錢匕。水七分。入豉二十粒。同煎取三分去滓溫服日三。更量大小加減

治小兒吐血不定方

刺薊（自然汁不計多少）　朴消（半兩）

右二味先研朴消為末。二百日兒及晬兒每服用刺薊汁調朴消末一字。至半錢匕。日再服。更量大小加減

大黃湯治小兒吐血

大黃（剉炒）　黃芩（去黑心各一分）

右二味麁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七分。入黑豆三十粒同煎至四分。去滓溫服。日三。更量大小加減

治小兒積熱攻脾咯吐血

飛羅麪（二兩）　生地黃汁（二盞）

右二味相和勻暴乾研為末。每服半錢匕。新汲水調下。日三。隨兒大小加減

又方

刺薊花（暴乾不拘多少）

右一味擣羅為末。每用黃牛乳調下一錢匕。日三

地黃飲治小兒吐血

地黃（一升研取自然汁）

右一味。一歲兒服半合。二三歲每服一合。量兒大小增減日三

張渙醫方妙選謹按小兒內有邪熱。流散妄行。若氣逆。即血隨氣上。或口中吐血。鼻中衄血。今有經効方治之

紫參散治吐血病

紫參（一兩）　山梔子（一兩）　生乾地黃（一兩）　刺薊（一分燒灰）

亂髮（一分燒灰）

已上擣羅為細末次用

蒲黃（一分）　伏龍肝（一分拉細研）

右件都拌勻。每服半錢至一錢煎竹茹湯調下

張銳雞峯方治吐血

右用伏龍肝末每服二錢水一盞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以時

治吐血衄血

右用白茅花。每服秤一錢水一盞同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以時

又方

右用新綿燒灰研細每服一錢。旋入少麝香溫酒調下米飲亦可

王氏手集青金散。治肺嗽喘息有音及熱搏上焦血溢妄行欬嗽血出咽嗌疼痛煩渴嘔吐。寒熱休歇。減食羸瘦方

白芨（末）　青黛（研各半兩）

右同研勻。每服半錢或一錢糯米飲調下

黃芩膏治小兒衄血。吐血下血

右以黃芩為末鍊蜜丸如雞頭大三歲一丸濃鹽湯下。一方栢葉石榴花為末吹鼻治衄血吐血。一方定州甆器末。治嘔血破血止血。又方鼻衄久不止。用剜耳許入鼻立效。又治小兒面目卒得黑丹如茶狀不急治遍身即死以猪脂調塗之即愈

栢枝散治小兒衄血吐血

栢枝（乾者）　藕節（乾者）

右等分為末三歲半大盞藕汁入蜜沸湯調下。一方白芍藥為末磨犀角汁調。治咯血衄血。又方龍骨為末吹鼻。治衄血。如咯血吐血。藕汁調下半錢。又方治吐血止及唾血。蒲黃冷水調。生地黃汁調下尤妙

獨聖散治小兒吐血欬血

右以赤芍藥為末藕汁入蜜少許調下。食後。又方桔梗煎湯調下及

治衄血下血

實黃散治小兒吐血百治不差十無一失

右以大黃爲末取生地黃汁微煎入蜜調下量大小加減服之三兩服立效又一方以白膠香爲末新汲水調下

桂心膏治十歲以上久吐血氣虛胃弱不利

右以桂心爲末取生地黃汁薑汁蜜等分熬稠爲丸如雞頭大十歲兩丸取藕汁入蜜白湯化下

辰膠散治小兒吐血

阿膠（炒）　蛤粉（半分）　辰砂（少許）

右爲末和粉紅色三歲一錢藕汁和蜜調下

一方藕節自乾爲末人參蜜湯調下能消瘀血

刺薊散治小兒九竅出血

右以刺薊一握絞汁入好酒合和服之如無青者乾者爲末冷水調下三歲一錢（十一方見幼幼新書）

楊仁齋直指方蒲黃散治小兒吐血咯血

生蒲黃　油髮灰（半分）

右研細每一錢煖生地黃汁調下或米飲亦得

地黃汁方治小兒吐血衄血

生地黃汁取一合調髮灰半錢分作兩服食後少頃灌下

曾世榮活幼心書人參芎歸湯治九道血妄行

人參（去蘆）　川芎　當歸（酒洗三味各半兩）

荊芥（二錢半）

右件㕮咀每服二錢水一盞煎七分無時溫服

小兒欬血

方

王氏手集解肌丸治外搏風邪內挾痰飲寒熱往來煩渴頰赤心忪減食熱在上焦欬嗽有血方

防風　地骨皮（各一分）

右件燒沙糖爲丸每服一丸食後煎紫蘇湯下

團參丸治欬血方

阿膠　皂兒黃　人參（各半兩）

右除膠爲細末湯少許洋膠和如雞頭大白湯化下

宋氏家傳雞清散治款嗽出血下涎

鬱金（半兩用皂莢漿水一盞煮乾菜汁亦得焙乾爲度）

滑石（半兩生）　雄黃（半兩醋煮半乾用）

右爲細末每服一字常服薄荷湯調下止嗽螺粉水下嗽血雞子清調下（二方載幼幼新書）

小兒大便血

論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大便血者爲心主於血脈心臟有熱熱乘於血血性得熱流散妄行不依常度其血流滲於大腸者故令大便血出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大便血者是大腸熱結損傷所爲也臟氣既傷風邪自入或蓄熱或積冷或濕毒傳於脾胃或宿食傷於臟腑因茲冷熱交擊宿濕互作致動血氣停留於內凝滯無歸滲入腸中故大便下血也又有或腹脹冷氣在內攻衝亦令大便下血又因風冷乘虛客入脾胃或瘀血腸胃濕毒下如豆汁又宿傷於臟亦能使血若上焦心肺積熱流注大腸亦令大便下血也亡血脾弱必渴久則血虛其人必肌體萎黃頭髮不黑矣郭獮明方便集一小兒年踰十歲夏月便血醫者以涼藥治之雖皆輕減然而下血不止近及一年每如臟毒涼藥愈進而其證自若醫無策處之忽有人來自遠方且云先乃熱疾今延日久又服涼多合是臟寒生風反下惡血血濁者五臟風毒也法當微溫去風則安矣遂令服四物湯旬日乃止蓋當歸地黃有溫性而勻散血氣使之不聚于臟而下也芎藥川芎有溫性而除去風血使之不溢于臟而毒去也醫療之術亦當窮理知變豈可執一偏之見乎演山省翁活幼口議議曰兒生七日之內大小便有血出者此由胎氣熱盛之所致也母食濃酒細麪炙煿醃臟等流入心肝兒在胎內受之熱毒亦傳心肺且女子之臟其熱即入於心故小便有之男子之臟其熱即入於肺故大便有之血出淡淡有似搯水盛則其血加鮮凡遇有此不可它藥盡以生地黃根研取自然汁五七匙一二匙蜜半匙和勻溫溫與服移時安愈男女皆効不精疑捎甘露飲宜兼與服不必它藥萬一無恙勿自忽還妄投丸散徒咎矣鄭端友全嬰方大便下血歌風冷腸間又熱攻交相繫作糞須紅痔腸臟腑令便血（錢氏云肺府濕血而反損氏云府傷心肺腸中下血）濕毒兼傳在胃中（古書云腸胃有濕毒血下如赤王汁）經濟小兒保命方書脫紅瀉血擻詩曰脫紅瀉血積因傷冷熱攻脾作滑腸消渴口乾焦上熱氣攻虛腫面青黃若有此等候可服槐仁散并

陳槐花藥或瀉後變作赤白顔色不一可服前項諸瀉痢等藥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大便竟出血方鼈頭一枚炙令黄黑爲末以飲下五
分乙多少量兒大小日三服外薑敷急作鼈甲

又方燒車釭一枚令赤内一升水中分二服

又方燒甑帶末傅乳頭上令兒飲

仙人水鑑小孩子遺血呼爲胎風宜使此方人多不識每因上厠扎之至
三歲以上解行後有少鮮血宜用此散子方

胎腸風最急日久殺孩兒如後有鮮血宜取一甘梨梨内安琥珀
并蜜封燒之直待交梨碎取研救孩兒

右取一顆好梨去心入少許琥珀末并蜜即以麪裹泥塗之火中煨
一伏時取出去皮研以水調服立效

子母秘録治小兒下血

右取蝉雞翅下血服之（已上二方出幼幼新書）

太平聖惠方羚羊角散治小兒大便出血體熱黄瘦不欲飲食

羚羊角屑　黄耆（剉）　川升麻　黄芩

地榆（剉）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生乾地黄（半兩）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苦竹茹半分煎至六
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之

槐花散治小兒大便出血腹痛黄瘦不欲飲食

槐花（微炒）　白术　熟乾地黄　芎藭（已上各半兩）

黄耆（剉）　木香　當歸（剉微炒）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卷栢丸治小兒大便出血久不止面色萎黄肌體羸瘦或時腹痛不欲飲
食

卷栢（半兩）　赤石脂（半兩）　阿膠（半兩擣碎炒令黄燥）

槐花（微炒）　黄牛角䚡（炙黄焦）　當歸（剉微炒）　黄耆（剉）

芎藭（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末鍊蜜和丸如麻子大三歲兒每服以粥飲下七丸
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大便後出血方

鼈甲一枚（塗醋炙令黄焦去裙襴）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
加減

又方

鹿角（燒灰）

右件藥細研以粥飲調下半錢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增減

太醫局沒石子丸治小兒腸虚受熱下利鮮血或便赤汁腹痛後重晝夜
不止遍數頻多方

沒石子　地榆（各半兩）　黄連（剉炒一兩半）

黄栢（剉微炒二兩）　酸石榴皮（一兩）

右件擣羅爲細末以醋煑麪糊和丸如麻子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丸
溫米飲下食前服

茅先生方治小兒大便下血

枳殼（去白麩炒）　荊芥穗　甘草（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用陳米飯飲調下

九籥衛生方紫參散療小兒下血腹痛

臭椿根皮　貫衆　紫參　酸石榴皮（燒灰存性各等分）

右同爲細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下腹痛煎艾湯調下

孔氏家傳神效散治小兒大腸有血上後有血如痢疾相似但不拘十歲
以上皆治之

芍藥　地榆　甘草（炙）　陳橘皮

黄連　乾薑（已上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用陳米飲調下日進三服

槐黄散治小兒便鮮血

黄耆（一兩）　當歸　槐花　白术

人參　芍藥（各三分）

右爲末米飲下一錢小兒半錢

朱氏家傳小兒熱氣攻大腸其病瀉血臟腑疼痛漸如茶色難治此病是
傷寒出汗不盡或因瘡子出不足令熱氣行於大腸所以瀉血如治先解
汗後下氣攻大腸散方

鬱金（一兩）　乾薑（半兩）　大腹皮（一兩半）
右爲末。每服半錢。陳米飲下
吉氏家傳治瀉血不定。是脾胃氣冷。大腸風毒。宜服此方
沒石子（一箇大者）　肉豆蔻（一箇）　茶末（一錢）
樗根白皮（二錢炙）
右件末。不計時候。以水如茶點一錢。灌服立差（已上六方。出幼幼新書）
鄭端友全嬰方桂心散。治小兒吐血。或便血
右以桂心去皮。不見火。爲細末。三歲半錢。藕汁同蜜半匙調下立效
胃風湯。亦治下血（方見瀉痢類）
箬葉散治小兒大便中有血。或純下血
右以茶箬燒灰存性。爲末。米湯調下。食前
五倍丸治小兒大便下血。如腸風臟毒
右以五倍子焙乾。爲末。鍊蜜丸如小豆大。三歲三十丸。米湯空心下
訶灰散治小兒因痢。大便有血
右以訶子燒存性。一半爲末。米湯調下。食前。三歲一錢。一方。橡斗子
合白梅。濕紙裹。燒灰存性爲末。米湯調下。食前服之

史載之方治小兒久便血
黃連（一錢炒半焦）　白蒺藜（去刺半兩）
槐花（炒焦）　獨活　訶子（炮取肉）　枳實（炒焦）
荊芥穗　蔓荊子（各一分）　木香（一錢半）　白芍藥（三錢）
甘草（二錢炙）
右爲細末。食後水一盞。煎三錢。乞取七分。和滓服。或鍊蜜丸如梧子
大。清湯下三四十丸。無時。日一服。或二服
魏氏家藏方梅連丸。治小兒大便下血
黃連（去鬚）　當歸（去蘆各二錢半）　烏梅肉（十兩）
右爲末。鍊蜜丸如菉豆大。粥飲下。不拘時候
袁當時大方胃風丸。治下血。不下乳食
人參　白茯苓　白术　天麻
防風（各半兩去叉）　乾蠍（一箇去毒）
右爲細末。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十丸。食後米湯下
小兒大小便血
論

巢元方病源。心主血脉。心臟有熱。熱乘於血。血性得熱。流散妄行。不依常
度。其流滲於大小腸者。故大小便血也。血性得寒則凝澀。得熱則流散。而
心主於血。小兒心臟有熱。乘於血。血滲於小腸。故尿血也。鄭端友全嬰方
夫小便者。蓋心主血。與小腸相合。血之流行。周遍經絡。循環臟腑。若熱聚
膀胱。血滲入脬。故小便血出也。郭獮明方便集。廖人之子。年十歲。許尿血
三載。嘗苦澀痛。醫作熱淋治之。竟未取效。不免相叩。予曰。夢寐驚悸否。曰然
每驚又甚。予曰。是其證也。本因驚而入心。心與小腸爲受盛。心通小便。心
因驚而有熱。熱隨小便而行。故尿血。血熱故澀也。此特輕耳。若使驚甚。則
外腎吊入。腸道萎蝸。小便或血或赤。而澀痛也。赤者血之餘。無非熱耳。人
徒知治熱淋。而不能鎮靜其心也。令投龍齒散以鎮心。心安而凉。水道自
無熱矣。是清其源也。又用石韋丸以寬滑水道。管淌自無澀矣。乃治其源
向日心安不悸。便乃滑矣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尿血　燒鵲巢灰。井花水服之。亦治夜尿牀
又方　尿血灸第七椎兩傍各五寸。隨年壯
姚和衆方治小兒尿血　用甘草五分。以水六合。煎取二合。去滓。一歲兒

一日服令盡
又方　用蜀升麻五分。水五合。煎取一合。去滓。一歲兒一日服盡
太平聖惠方阿膠散治小兒尿血。水道中澀痛
阿膠（一兩擣碎炒令黃燥）　黃芩（一分）　梔子仁（一分）
車前子（一分）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用新汲水調下半錢。日三四服。量兒大小
以意加減
又方
榆白皮（半兩）　生乾地黃（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苦楝子（一兩）　鬱金（二枚。一炮一枚生用）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煎葱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增減
又方
生乾地黃　黃芩（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半

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紫苑（洗去苗土）　黃連（去鬚）　甘草（炙微赤剉各一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豉三十粒。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葵子　車前葉　甘草（炙微黃剉）　川朴消（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又方

牛蒡根（洗去土）

右擣絞取汁一中盞。入生蜜一合。各相和令勻每服半合。日三四服量兒大小增減服之

又方

取蒲黃末。以溫水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車前葉（半斤擣絞取汁）　沙糖（一兩）

右件藥相和令勻每服半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以生地黃汁每服暖一合服之。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茅先生方治小兒小便下血方

生地黃汁（小半兩）　輕粉（半錢匕）

右作一服。用井華水下（我幼幼新書）

張渙醫方妙選車前散治熱盛積於小腸甚則尿血

牡蠣（半兩燒為粉）　車前子　甘草（炙微黃剉）

川朴消（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不拘時候

吉氏家傳尿血地黃散方

菉豆粉　滑石（各一兩）　生乾地黃（二兩）　甘草（半兩炙）

右本此病小兒是心藏積熱。并脾藏肝藏積熱如大人脾藏受病傳腎。有三陰三陽之脉。小兒八歲以下只有三陽之脉。無三陰脉。所以心脾肝三藏受病。不傳腎藏傳小腸。小腸屬熱之極所以尿血每服半錢新汲水下二錢二服止。忌熱食酸鹹

鄭端友全嬰方著尿散治小兒尿血陰莖中痛

右以多時茶節中箬。燒灰存性用一兩滑石末半兩並為末三歲一錢。燈心煎湯調下

十便良方雙金自然液療小兒尿血方

生地黃（汁一升）　生薑（汁一升）

右二味相和頓服不差更作。此法計令公處云極效

郭穉明方便集龍齒散

龍齒（半兩）　赤茯苓（三兩）　遠志（去心取皮半兩）

茯神（去木半兩）　半夏麴（半兩）　甘草（半兩）

右為細末和勻。每服一大錢水一小盞入薑三片熟水葱一莖同煎食後臨卧溫涼服

石韋丸

石韋（一兩刮去葉上毛用葉）　滑石（半兩。不用青黑者）

木通（半兩）　葥花（葥根可食者用花半兩）　豬苓（去皮半兩）

黃芩（二分）　茯苓（一兩）

右為細末水煮薄荷米糊為丸如菉豆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白湯下量歲數加減小便少者。加車前草湯下

楊仁齋直指尿血方

生蒲黃　生地黃　赤茯苓　甘草（微炙等分）

右剉每一錢水一小盞煎七分調髮灰食前服

小兒大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大便不通者。腑臟有熱乘於大腸故也脾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華化為血氣其糟粕行於大腸若三焦五臟不調和熱氣歸於大腸熱實故大便燥澀不通也聖濟總錄論曰水穀皆入於上焦至中焦而腐熟下焦而化出小兒腑臟挾熱。三焦壅澁津液枯少不能傳道實熱之氣歸於大腸。故大便燥澀而不通也

方

王燾外臺祕要方紫雙丸主小兒身熱頭痛飲食不消腹脹滿或小腹絞痛大小便不利或重下數起小兒無異疾唯飲食過度。不知自止哺乳失節。或驚悸寒熱惟此丸治之不差復可再服。小兒欲下是其蒸候哺食減少氣息不快夜啼不眠。是腹內不調悉宜用此丸不用他藥數用神驗千金不傳方

巴豆（去皮心熬）　蕤核仁（各十八銖別擣）　麥門冬（十銖去心）
甘草（五銖炙）　甘遂　真珠（各二銖）　牡蠣（熬）
蠟（各八銖）

右八味，以湯熟洗巴豆，研，以新布絞去油，別擣甘遂、甘草、牡蠣、麥門冬，細篩畢，擣巴豆、蕤仁令極熟，乃內諸藥散，更擣三千杵，如藥燥，入少蜜足之。半歲兒可服如荏子一雙；一二歲兒服如半麻子作一雙；三歲兒服如麻子一枚作一雙；四歲兒服如麻子二丸；五六歲兒服如大麻子二丸；七八歲兒服如小豆二丸；九歲十歲兒微大於小豆二丸。常以雞鳴時服，至日出時不下者，飲熱粥汁數合，即下，丸皆雙出也。下甚者，飲冷粥止之。

又方

療小兒大便不通

右用豬苓一兩，以水少許煮雞屎白一錢匕，與服，立差。

太平聖惠方大黃散　治小兒臟腑壅熱，心神煩躁，大便不通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犀角屑（半兩）　川升麻（半兩）
當歸（一分）　赤芍藥（一分）　紅雪（一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麄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三四歲溫服一合，量兒大小加減服之，日三四服，以利為度。

芎黃散　治小兒大便不通，腹脇妨悶

芎藭（半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溫水半盞調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以利為度。

又方

陳橘皮（一分湯浸去白瓤）　牽牛子（半兩微炒）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川大黃（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細羅為散，每服煎葱白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日三兩服，以効為度。

丹砂丸　治小兒大便不通，心神煩熱，卧忽多驚，腹脇妨悶

丹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續隨子（三分）　膩粉（一錢）

右件藥都細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每服以溫水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之。

通中丸　治小兒大便不通，心腹壅悶，卧即煩喘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巴豆霜（三分）　皂莢（一兩不蚛者去皮子燒令焦黑）

右件藥，大黃、皂莢擣羅為末，入巴豆霜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四五歲兒以溫水下二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犀角丸　治小兒臟腑壅滯，腹脇妨悶，大便不通

犀角屑（半兩）　當歸（半兩剉微炒）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巴豆（十枚去皮心研紙裹壓去油）　丹砂（半兩細研水飛過）

右件藥擣羅為末，入巴豆、丹砂同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以溫水下三丸，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大黃丸　治小兒大便不通，心腹壅悶

川大黃（一兩剉微炒）　枳殼（三分麩炒微黃去瓤）
梔子仁（三分）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熟水下五丸，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桃葉湯　治小兒大便不通，臍腹妨悶，宜用

桃葉（一握）　木通（二兩）　燈心（五莖）　川朴消（一兩）
葱白（七莖）

右件藥細剉，用醋漿水三大椀，煎十餘沸，去滓，傾向盆中，稍溫，便坐兒在盆內，將滓以手帕裹熨於臍下，冷即出之，後喫地黃稀粥半盞，良久便通。

走馬煎　治小兒大便不通，連腰滿悶，氣急困重

羊膽（一枚）　蜜（一合）　鹽花（半兩）

右件藥同煎如餳，撚如筋麄，可長一寸，內下部中，須臾即通。

牛黃丸　治小兒大便不通，心中煩熱

牛黃（一分細研）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擣羅為末）

右件藥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七丸，以利為度，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治小兒大便五六日不通，心腹煩滿，宜用此方。

右取青顆鹽末，於臍中以手摩，良久即通，大人用之亦得。

蜂房散　治小兒卒大便不通

蜂房（一枚炙令微焦）

右擣細羅爲散，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茅先生方治小兒大便不通

朴消（三錢）　大黃（一兩，生用）

右爲末，周歲一錢，半水五分，煎四分，溫服

治小兒大便不通，目赤，瘡癤癰腫，熱毒心熱，並宜服之，大人加用

大黃（一分）　黑牽牛（半分）　檳榔（一錢半）　朴消（二錢）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用蜜熱水調下

嬰孺方治小兒大便不得

周半夏一分，炒黃爲末，以蜜爲丸黍米大，乳服一丸，日再服，此方頻效，垂困功效不可具言

小兒大便不通方

杵白花胡葵子爲末，煮汁服之

又方　用豬脂一斤，水煮取一升，服五合，日三服，小兒量之

又方　煎蜜令可丸，丸之，捻如匕柄，內下部中二寸許，立通

又方　取羊膽汁灌下部中，須臾通

丹參湯治小兒大便不通腹滿

丹參　消石　甘草（炙，等分，粗杵爲末）

右以水二升，煮棗三顆，三沸，去滓，下末三方寸匕，又煮三沸，去滓，五歲兒服五合，不差再服

大黃丸治小兒腹大鳴及內熱堅，不得大便，更衣

大黃（七分）　葶藶（四分，炒）　牛黃（三分）　人參

厚朴（炙）　芫花（炒，各二分）　桂心　黃芩（各一分）

右爲末，蜜丸小豆大，飲下三丸，不知加之

治小兒胃中熱，更衣起，黃赤而難，或四五日乃大便，難方

大黃　甘草（炙）　萎蕤（各三分）　大棗（三十箇）

右以水二升半，煮一升，每服一雞子許，日進三服

牛黃丸治小兒調中利大便

牛黃　大黃　麝香

右三味等分爲末，蜜丸如小豆大，飲下二丸，日再，以利爲度

漢東王先生方金花散，治小兒大腸秘不通，糞血痢

郁李仁（一分，炒）　檳榔（一箇，生）　甘草（一分）

右爲末，每服一字或半錢，砂糖熱水調下（已上十二方出如如新書）

聖濟總錄大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

大黃（剉，炒，一兩一分）　枳殼（去瓤，麩炒）　梔子仁

郁李仁（炒，去雙仁皮，尖）　大麻仁（研，各三分）

右五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麻子大，一二歲兒每服五丸，熟水下，空心午後各一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滑石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滑石（研）　大黃（剉）　冬葵子　甘草（炙，各半兩）

右四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盞，入燈心七莖，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更隨兒大小加減

橘皮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陳橘皮（去白，焙）　牽牛子（炒）　甘草（炙）　大黃（剉，炒，各一分）

右四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入葱白一莖，擘碎，同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未通再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木通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木通（剉，炒）　大黃（剉，炒）　陳橘皮（去白，焙，各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橘皮湯治小兒大便不通

陳橘皮（去白，焙，一分）　大黃（剉，炒，半兩）

右二味麤擣篩，三四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二黃丸治小兒大便不通，調中

大黃（一兩，剉，炒）　牛黃（研）　甘草（炙）　人參（各一分）

右四味擣研爲末，鍊蜜丸如小菉豆大，每服二丸，米飲化下，日再服，得利即止

黃連丸治小兒風熱壅滯，大便秘澀

黃連（去鬚）　大黃（剉，炒，各一分）　巴豆（七粒，去心膜皮，出油，研）

右三味擣研爲細末，麵糊爲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至五丸，臨睡柳枝湯下

代赭丸治小兒大便

代赭（研）　丹砂（研）　大黃（剉，各二兩）

木香　當歸（焙各一兩一分）　桂（去粗皮一兩）

生犀角（鎊三分）　巴豆（炒熟去皮心研爛一兩半）

右八味擣研爲末，錬蜜丸如小豆大，每服一丸至二丸，空心米飲化下。六七歲三丸，二百日兒半丸，但得瀉利爲度。

鼈甲丸治小兒大便不通

鼈甲（醋炙黃去裙襴）　防葵　訶梨勒（煨用皮）

大黃（剉炒）　人參　當歸（剉焙）　郁李仁（湯浸去皮尖炒別研入）

右七味等分，六味擣爲細末，入郁李仁和勻，錬蜜丸如菉豆大，粥飲下五丸，微利即差。

牛黃散治小兒大便不通，口燥煩赤

牛黃（研一分）　大黃（剉炒）　甜消（研各一錢）　甘草（炙剉）

人參（各半錢）

右五味擣研爲細散，每服半錢匕，新水調下，乳食後服。

張銳雞峯方治大便秘結不通

用麻子以水研汁飲之

莊氏家傳治小兒大腸風熱秘不通

大黃（一兩）　防風（一兩）　朴消（二兩）

右件爲末，用蜜湯或葱湯調下。

孔氏家傳治小兒大便不通，於消風散中入膩粉一二寸遂通。蓋膩粉見小兒大便不通，多服涼藥與疎轉藥，積於中，涼轉藥一併發，則其人困矣。此方最佳。

危亦林得効方沒藥散治風與滯血留蓄上焦，胃膈高起，大便不通

沒藥　大黃　枳殼（炒）　北梗（各二錢）

木香　甘草（炙各一錢）

右剉散，每服一錢，薑二片，水一盞煎服。

曾世榮活幼心書寬腸丸治痢後裏急，大腑閉澀不通

枳殼（用上製，仍用清油浸過一宿，焙乾，五錢）　麻仁（去殼）

木通（去皮節）　大黃（半生半地犢擲）　大腹皮（淨洗焙乾）

（五味各二錢半）

右除麻仁用乳鉢極細杵外，五味犢擲，不過火，餘焙同研成末，入乳鉢中，與麻仁再杵勻，錬蜜丸菉豆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仍以枳殼甘草煎湯空心下，一二月嬰孩溫蜜湯化服。

枳殼丸治大腑虛閉，氣閉連日不通，痢後裏急用之亦効，及疎利小便熱閉

枳殼（不拘多少，剉片，麩炒過，仍以清油浸過一宿，焙乾）

右焙爲末，錬蜜丸作芡實大，兒小者用甘草糯米煎湯化下一丸至二丸，兒大者菉豆大，每服三十丸或五十丸，食前溫米清湯送下。小腑熱閉，用車前子煎湯，候溫空心投之。

通聖餅治大腑閉澀，連日不通，滿腹膨脹，氣逆悶亂，服藥罔效

淨黃連（三錢）　巴豆（和殼七粒）　生蒜（一個）　生鹽（半錢）

右以黃連剉碎爲末，同後三味石鉢內爛杵，捻作餅子，寸半闊，貼臍緊揩乾，灸切作菉豆大五枚，作五次安臍間餅子上，以火灸之即通。

小兒大小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兒大小便不利者，腑臟冷熱不調，大腸有遊氣，氣壅在大小腸，不得宣散，故大小便澀不流利也。翰林待詔楊大鄴問：小兒大便秘澀者爲何？荅曰：乳食失度，使之四大不調，滋味有貪，遂五藏受物，甘甜聚食，鹹醋滯涎，食滯留結，胃腸感壅，漬癖於心脾，氣脉不順，水穀不行，雖不逆於上焦，即秘結於下部。小兒不知疼痛，莫説因由，驚啼叫以頻頻，但怒脹而不乳，不知孩兒痛刺連臍，則面色青黃，但按脉息與治。若不見病源，只依外變用藥，必魁安效。田氏保嬰集：便難燥結，兒或服澀藥，腹脹悶亂，命在須刻，可用握宣丸，以男左女右手握之，不移時大小便自利也。張子和儒門事親書：凡小兒大小便不通，內經謂三焦約，約者不行也，可用長流水煎八正散，時時灌之，大小便利則止。若不因熱藥所攻而致此者，易治；或因多服熱藥而燥劇至此者，非惟難治，不幸夭耳，亦可用蜜水調益元散送通膈丸。鄭端友全嬰方尿難糞結歌：結熱在腸中，尿難糞不通，外加身壯熱，內必引驚風。湯氏嬰孩妙訣：熱氣還逢府氣衝，使成結毒在腸中，身體若須多燥渴，更兼尿糞不能通（此證宜利下，輕則利之，用四順飲；重則下之，用金花丸）。

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擣白花胡葵子末，煑汁服之

又方　右末雞屎白，服一錢匕

王燾外臺秘要方主小兒大小便不通妨悶
用白蜜一合，以鐺中煎為丸，內下部中即通。小便不通，嚼生葱，以綿
裹少許，內小便道中即通
子母秘錄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用蜂房燒末，酒服一錢（日再服）
錢乙小兒方郁李仁丸，治襁褓小兒大小便不通，并驚熱痰實，欲得溏動
者
川大黃一兩（去麤皮取實者剉碎酒浸半日控乾炒為細末）
郁李仁一兩（去皮）　滑石十兩（細研）
右先將郁李仁研成膏，和大黃、滑石，丸如黍米大。二歲服三二丸，更
量大小與之，以乳汁或薄荷湯下，食前
張渙醫方妙選芎黃散，治藏府有熱，小便澀，兼大便不通
芎藭一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郁李仁三分（湯浸去皮，微炒）
右件擣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溫水調下，量兒大小加減
朱砂丹

朱砂（半兩，細研水飛）　續隨子（半兩）　膩粉（一錢）
右件藥都研令勻，煉蜜和如黍米大，每服七粒，以溫水下，量兒大小
加減，乳後食
惠眼觀證芍藥散，治小兒大小便下藥不通者
芍藥　大黃　甘草（炙）　當歸
朴消（各一分）
右為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瓦器中煎至半盞，去滓服即通
吉氏家傳治大小便不通
甘草節（炮）　槐花（洗，各一兩）
右件末，每服一錢，茶半盞湯點下
又方
滑石（一大錢）　燈心（一握）
右以水二椀煎至一盞，溫服（已上二方載幼幼新書）
阮霖經驗良方治小兒大便不通
以甘草、木通、梔子仁等分為粗末，水一大盞，燈心十莖，連根葱白七
箇，煎半盞服之

田氏保嬰集推宣丸，治小兒大小便難，嘔吐藥食不下，命在須刻
巴豆（一錢半）　硫黃　良薑　附子
檳榔　甘遂（各等分）
右為細末，粟米飯和丸菉豆大，用椒湯洗小兒，男左女右手握之，用
綿裹定，看行數多少，置藥洗去，不用即止
劉智經驗普濟加減方捻頭散，治小兒大小便不通
延胡索　川苦楝（各三錢）　皂角子灰（三錢）
右為末，每服三二錢，捻頭湯調下，以意加減，自利効
曾世榮活幼心書通徹膏，治大小腑秘澀，投諸藥無驗，不拘老幼，並皆療之
穿山甲尾（足上者，炮過，二錢重）　五靈脂（淨者二錢重）
右二味焙為細末，次以巴豆二錢重去殼研碎，和前藥末，仍用大蒜
四錢重去上粗皮，三五瓣，於砂鉢內爛杵如泥，丸作一餅，納臍中，以
絹帕繫之，外以掌心火上烘熱熨至八九次，聞腹中微響即通
小兒大小便數
論
孫思邈千金要方：脾與胃合，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為血氣，以行經

脉。其糟粕水液行之於大小腸。若三焦平和，則五藏調適，虛實冷熱不偏。
其脾胃氣弱，大小腸偏虛，下焦偏冷，不能制於水穀者，故令大小便數也。
小兒大便青
論
太平聖惠方：夫小兒大便青者，因驚氣及脾氣不和，大腸虛冷，乳食不消，
冷氣搏於糟粕，故令大便青色也。鄭端友全嬰方：夫大便青，臟冷也。或初
出微黃，良久則青者，亦然也。靈蘭秘典云：瀉下如藍澱，胎中受積驚，蓋心
受驚，心主驚，心驚則膽怯，膽者與肝為表裏也，膽怯則肝冷，肝傳脾，脾受
邪，故大便初出微黃，脾之本色，良久後青，肝之本色也。肝熱則外發目赤，
肝冷則內作便青。又有不因驚而得此證者，蓋稟胎氣怯弱，內受風寒，故
也。有便青夾白濃稠粘如涎者，亦是腸寒，久則令兒面白形青，腹痛驚啼，
失治則變陰癇也。李樫小兒保生要方：小兒青糞者，冷也。亦是肝剋脾之
證也。肝屬木，其色青；脾屬土，其色黃。糞黃，脾家之本色也。若脾受肝剋，則
其糞青。肝木主風，宜早治之，不爾成脾風發癇也。然所謂青糞繞下便青。
若初下時黃，良久乃青。小兒安樂者，皆然，不可認為青糞也，可服白附子
丸、羌活膏。張渙醫說載小兒糞青，此脾虛生風之證也。脾屬土，其色黃，糞

黃則是脾家正色，今乃青，肝木剋脾也。肝屬木，其色青，肝盛脾虛，受肝之剋，故糞青也。當服益脾去風藥，如半硫丸加白附子、蝎梢，可以治之。雖然，小兒青糞，拋下便青者，是風冷也；良久然後青者，非病也，小兒糞自然如此。田氏保嬰集：便青因驚氣內感，脾氣不和，治法宜服白朮湯。鄭端友全嬰方：糞中雜色，詩曰：糞雜元因積醴酸，是食傷驚滲青穀沫，屠白臭非常。五臟糞色詩曰：肝冷傳脾糞綠青，焦黃脾熱土之形，肺腸寒積膿粘白，赤黑因心腎熱成。

方

太平聖惠方白朮丸治小兒大腸虛冷，乳食不消，大便青色。

白朮　白芍藥　木香　當歸（切，微炒，已上各一分）　麝香（一錢，細研）

右件擣羅為末，煉蜜和丸如菉豆大，每服以粥飲研下五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訶梨勒丸治小兒內冷，腹脇妨悶，大便青色，不欲乳食。

訶梨勒（一兩，煨，用皮）　白朮（半兩）　白茯苓（一分）

當歸（一分，剉，微炒）　陳橘皮（半兩，湯浸，去白，焙）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厚朴（半兩，去粗皮，塗生薑汁炙令香熟）

白芍藥（半兩）

右件擣羅為末，鍊蜜丸如梧子大，三歲兒每服以粥飲研下五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陳橘皮丸治小兒內冷，大便青，不欲食，皆是胎寒。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當歸（剉）　人參（去蘆）

芎藭（已上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白芍藥

右件藥擣羅為末，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三歲兒每服以溫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木香丸治小兒胎寒腹痛，大便青。

木香　蓬莪茂　白朮　當歸（剉，微炒，已上各半兩）

麝香（一分，細研）　白芍藥（一分）　人參（去蘆，半兩）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鍊蜜和丸如菉豆大，二歲兒每服以溫粥飲下七丸，日三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芎藭丸治小兒胎寒腹痛，大便青。

芎藭（二分）　黃耆（三分，剉）　牛黃（半兩，細研）　䗪蟲（三分，微炒）

麝香（一分，細研）　當歸（半兩，剉，微炒）　白芍藥（一分）

右件藥擣羅為末，都研令勻，煉蜜和丸如麻子大，每服以粥飲下五丸，日三服，看大小以意增減。

當歸丸治小兒大便青，不欲食，皆是胎寒。

當歸（剉，微炒）　人參（去蘆頭）　白芍藥　芎藭（已上各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擣羅為末，煉蜜丸如麻子大，每服以乳汁下三丸，日三，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吉氏家傳治小兒驚瀉青屎

用硃砂米粒大，細研，入輕粉少許，荊芥湯一茶腳調下。

李檉小兒保生要方白附子丸治小兒青糞及吐而有冷證多者。

白附子（二錢，末）　蝎梢（二錢，末）　舶上硫黃（半兩，研細）

半夏（半兩，生為細末，生薑自然汁和成劑，拍作小錢大餅，沸湯內下，候裏熱不麻人為度，取起研成膠）

右將前三味一處研勻，入在半夏膠內和得所，乾即添湯，丸如蘿蔔子大，每服三五十粒，米湯或乳汁下。

楊倓家藏方溫藏湯治小兒因驚滯乳，氣不宣導，冷搏腸間，下利青沫，或乳多傷脾，妳癖不化，常服溫藏府，暖脾胃，化宿冷，進乳食。

人參（去蘆，一兩）　白附子（炮）　白朮　陳橘皮（去白，各半兩）

丁香（二兩半）　神麯（炒黃）　麥蘗（炒黃）　甘草（炙黃，四錢）

右件為細末，每服半錢，煎棗湯調下，空心食前。

小兒小便不通

論

巢元方病源小便不通利候：小便不通利者，腎與膀胱熱故也。此二經為表裏，俱主水，水行於小腸，入胞為小便。熱氣在其臟腑，水氣則澀，故小便不通利也。聖濟總錄論曰：腎主水，與膀胱合為表裏。膀胱者，津液之府，其氣下通，故能滲泄而作小便。或胞絡有熱，津液內燥，氣不宣暢，故水道熱澀，甚則不通。十便良方治小兒小便赤澀不通者：小兒小便赤澀不通者，由膀胱與腎有熱故也。腎主於水，膀胱為津液之府，此二經為表裏，而水行於小腸，入於脬為小便。今臟腑有實熱，熱入於脬，故令小便赤澀不通

也演山省翁活幼口議議曰小腸乃心之府也水實流行隨其氣而利之心氣若壅小便不通心氣若冷小便多洒（音洗）謂洒淅也心氣若寒小便多旋心氣若熱小便澀心氣積熱小便白赤先赤而後白者是所言閉小便者腎謂下結腹肚脹緊膨滿不通其結熱盛用力努旋點滴而出乃是閉不通利干心疼痛精神昏悖速用生大地龍數條麝少許研傅莖卵仍燒蠶蛻紙灰留性米砂腦子麝香同研煎麥門冬燈心湯調與服移時見效鄭端友全嬰方大小便赤澀歌（并四順散八正散）氣壅生風熱大便不殊泄小水澀難通須刻成驚擊

方

顱顖經治孩子小便不通

茯苓　通草　冬瓜子　車前子（各等分）

右水四合藥半兩煎一合半作二服忌油膩

葛洪肘後方治卒不得溺　取垢灰二刀圭以酒若米飲服

又方　以髮灰酒下之又以雞子白亦佳

孫思邈千金要方地膚子湯治小兒熱毒入膀胱中忽患小便不通欲小便則澀痛不出出少如血須臾復出

地膚子　瞿麥　知母　黃芩

枳實　升麻　葵子　豬苓（各六銖）

海藻　橘皮　通草（各三銖）　大黃（十八銖）

右十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煑取一升一日至七日兒服一合為三服八日至十五日兒一合半為三服十六日至二十日兒二合為三服四十日兒以此為準五十日已上七歲已下以意加藥益水

治小兒小便不通

車前草（切一升）　小麥（一升）

右二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二合去滓煑粥服日三四

又方　以冬葵子一升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分服入滑石末六銖

仙人水鑑小兒百日忽患陰風疾多殺人尿不利若以熱治之其疾轉甚也何以知之孩兒在胎中時計父母之陰陽毒氣或犯孩兒生下百日而有斯疾醫者不辨根源必言是熱用冷藥轉之不安長大成人遂患陰癥之疾蓋由此也小兒因此招禍不亦難乎其疾多尿澀及痛一尿一餘節是也扁鵲多作淋疾遂與石韋草犀角之類全乖其志宜須用此方

詩曰附子燒灰使半枚水精一分力雖排父母手煎添水蛭（一分）

功加須得土衣臺（土衣是瓦屋上滿生瓦松取向陽者燒為灰用）

右量兒大小日數與服之立見神效

外臺劉氏方療小兒忽不得小便急悶

葱白（一莖）　通草（一兩）　冬葵子（一合）

右三味切以水二升煑取一升去滓量服

外臺廣濟方滑石湯療小兒熱極病小便赤澀或不通尿輒大啼呼

滑石（十六分）　子芩（十四分）　冬葵子（八分）　車前草（切一升）

右四味以水二升煑取一升一歲至四五歲服一合日再服甚良

太平聖惠方赤芍藥散治小兒小便不通心悶

冬葵子　赤芍藥　蓮參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微炒）　木通（剉已上各一分）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葱白一莖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梔子仁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妨悶心神煩熱

梔子仁（五枚）　茅根（半兩剉）　冬葵根（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

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又方

滑石（一兩半）　木通（三分剉）　川芒消（三分）　葵子（二合）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冬葵子散治小兒卒小便不通小腹急悶

冬葵子（一兩）　木通（半兩剉）

右件藥搗麤羅為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乳煎葱白飲子治小兒百日內小便不通心神煩悶臍下痞滿宜服之

葱白（一莖細）　乳汁（三合）

右一味同煎至一合半去滓分溫為三服相去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以利為度

浚駁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木通（一兩）　生薑（一兩）　葱白（七莖）　陳橘皮（一兩）

川椒（半兩）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二大椀煎五七沸去滓傾入盆内看冷煖坐兒於盆中浸之。將滓於兒臍腹下熨之立通

葵根散治小兒小便三兩日不通欲死者

葵根（一握剉）　壁魚（七枚研）

右以水一大盞煎葵根取汁六分後入壁魚同煎五七沸去滓放温量兒大小。臨時分減服之

地膚子散治小兒積熱小便不通

地膚子　遼參　冬葵子　知母

黄芩　川升麻　木通（剉）　川大黄（剉微炒）

猪苓（去黑皮。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服之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心腹滿悶坐卧不安

滑石末（半兩）　甘草（一分炙微赤剉）　葵子（半兩）

川大黄（半兩剉微炒）

右件藥擣麁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入葱白五寸燈心一大

束煎至六分去滓三四歲温服一合量兒大小不計時候加減服之

木通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堅滿喘急

木通（剉）　甘草（炙令赤剉）　葵子（已上各一分）

川大黄（剉碎微炒）　滑石　牽牛子（微炒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都細擣羅爲散每服煎葱白燈心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服之以利爲度

車前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車前子（切半升）　小麥（二合）

右以水二大盞煑取一盞去滓入少粳米煑作稀粥時時量力與服

又方

石韋（半兩去毛）　遼參（半兩）　小麥（一兩）

右件藥都剉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取汁一合調下滑石末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冬葵子　滑石　海蛤　蒲黄（已上各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末。每服以葱白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葱白飲子治小兒小便澁少。妨悶不通

葱白（二莖）　木通（半兩）　冬葵子（半兩）

右件藥都細剉以水一大盞煎至五分去滓量兒大小以意加減服

又方治小兒小便不通小腹妨悶

用葱白一斤。連鬚細切煑令熱。以綿裹於臍下熨之立通

又方

桑螵蛸（十枚炙令黄）

右件藥擣羅爲末。每服以粥飲調下半錢量兒大小。加減服之

又方

用頭垢半錢以温酒調服之。三歲已下服一字

譚氏殊聖方治小兒小便不通

右芥菜子爛研以紙花貼臍下。相次通妙

茅先生方治小兒小便不通

山梔子　滑石（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半錢濃煎燈心湯調下

嬰孺方通草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通草　甘草　滑石（各二兩）　葵子（三分）

右以水三升煑六合二百日兒服半合日三夜一服

瞿參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瞿參　石韋（去毛。各一兩）　滑石（一兩）

小麥（二合）

右以水三升煑一升服一合。日四服夜再

桃仁湯治小兒暴不得小便

右用桃仁二十箇去皮尖。以酒一升煑三沸。去滓量兒與之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滑石（杵末以水二升杵如薄米漿滑石末澄取上汁二件）

榆白皮（各一兩）　葵子（二兩）

右切取滑石上汁煑二味四沸。絞去滓調水中滑石服之。水中澄得者滑石也

麻黄浴湯治小兒小便不通。熱發腹滿

麻黄　苦參　石膏（各一把）　滑石（一升）

大黃（五兩）

右以水二斗煑一斗去滓放温浴兒妙先自臍淋之

治小兒小便不通泥臍方

右用滑石一升末以車前草汁和如泥泥臍方廣四五寸少覺乾即除之別上新泥冬月無車前草汁只以水和

治小兒小便不通方

葵莖（半升）　葵子一升

右以水四升煑取一升下滑石末一分研服半合日進三服

滑石湯治小兒熱病小便赤澀不通尿輙啼呼

滑石（十六分）　子芩（十四分）　冬瓜子（十八分）　車前子（升）

通草（十二分）　茯苓（五分）

右以水四升半煑一升二合一二歲爲三服百日一合已（上十吉。收）（以以新書）

錢乙小兒方捻頭散治小便不通

玄胡索　川苦楝（各等分）

右同爲細末每服半錢或一錢捻頭湯調下量多少與之如無捻頭湯即湯中滴油數點食前

聖濟總錄石韋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石韋（去毛）　瞿麥（各一兩半）　滑石（一兩）

右三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八分入小麥一百粒同煎至五分去滓温服如人行十里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治小兒小便淋閉不通神散方

石燕（一枚先爲細末再研）　石韋（去毛半兩）

右二味爲細散每服一字匕煎三葉酸漿草湯調下甚者三服差一方有海金沙（一兩）

冬葵子散治小兒小便不通臍腹急痛

冬葵子　滑石　海蛤　蒲黃（各半兩）

右四味擣羅爲散每服以葱白湯調下半錢匕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滑石散治小兒小便淋澀不通及小便血

滑石（研）　車前子（各半兩）

右二味細擣羅爲散如二三歲兒每服半錢匕空心食前粥飲調下日二服

萬安散治小兒小便不通欲死

海金沙　滑石　續隨子（炒各半兩）

螻蛄（七枚炒令黑）

右四味擣羅爲細末每服半錢匕煎燈心湯温調下空心食前服

木通黃芩湯治小兒熱極小便赤澀不通小便輙大啼呼疼痛

木通（剉一兩）　黃芩（二兩去黑心）　滑石（一兩半）

冬葵子（三分）　車前子（二兩）　赤茯苓（去黑皮二兩）

右六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一服更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瞿麥湯治小兒小便不通心悶

瞿麥（穗）　赤芍藥　陳橘皮（湯浸去白焙）

牽牛子（炒）　木通（剉）　冬葵子（各一分）

右六味麤擣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水一中盞入葱白一莖擘碎同煎至四分去滓温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量大小以意加減

茯苓湯治小兒小便不通

赤茯苓（去黑皮）　冬葵子　木通（剉）　車前子（各半兩）

右四味麤篩五六歲兒每服一錢匕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去滓温服如人行十里已來再服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鄭端友全嬰方治小便黃赤不通

用石韋車前子等分水煎去滓服

又方治小便不通及脬轉　梁上塵去烟遠者一撮水調服

十便良方子芩散治小兒壅熱小便赤澀不通水道中澀痛不可忍

子芩　冬葵子　車前子　茅根（剉已上各一兩）

滑石（二兩）

右件藥擣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以意分減服之

大青散治小兒臟腑壅熱心神煩躁小便赤澀不通

大青　川升麻　蘧麥　黃芩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半兩）　川大黃（三分剉微炒）

川朴消（三分）　滑石（三分）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每服不計時候以温水調下半錢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朱砂散治小兒心臟熱盛煩躁不安小便赤澀不通
朱砂（細研） 鉛白霜（細研） 黄芩
車前子 甘草（炙微赤剉已上各一分） 滑石（半兩細研）
川朴硝（半兩）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入研了藥令勻不計時候煎苦竹葉湯調下半錢看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冬葵子（三分） 滑石（三分細研） 梁上塵（半兩） 黄芩（半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細羅爲散不計時候煎葱白燈心湯調下半錢量兒大小以意加減

又方
生地黄汁（一合） 牛蒡葉汁（一合） 蜜（一合）
右件藥相和令勻每服一合調下滑石細末半錢臨時看兒大小加減服之

滑石散治小兒熱極小便赤澀不通尿輒大啼水道中痛
滑石（一兩） 子芩（半兩） 冬葵子（三分） 車前子
赤茯苓（半兩） 木通（三分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車前子散治小兒小便赤澀服藥即通無藥即澀宜服
車前子（一兩） 子芩（一兩） 滑石（二兩） 木通（三分剉）
赤茯苓（一兩） 琥珀（一兩） 甘草（半兩炙微赤剉）
右件藥擣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治小兒小便赤澀不通宜服此方
滑石（二兩） 木通（一兩） 葵子（二合）
右件藥麤羅爲散每服一錢以水一小盞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量兒大小分減溫服

張渙醫方妙選葵石散治小兒小便不通悶亂
葵根（一握） 滑石 木通（各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右件擣爲麤末每服一錢以水一大盞入燈心葱白各少許煎六分

去滓放溫服乳前食

朱砂丹治小兒心神煩躁小便赤不通
朱砂（一兩令研細） 滑石（半兩） 犀角屑
黄芩（一分） 車前子（一分） 甘草（一分）
右件藥擣羅爲散入朱砂同拌勻每服半錢煎竹葉湯調下食前

張銳雞峯方治小便不通
用大蒜不以多少研爛攤在紙上臍下貼之

聚寶方治小便不通
獨顆大蒜（一枚用頭） 鹽花（少許） 山梔子仁（三七枚）
右三味擣爛攤紙花子上貼臍良久通未間更塗陰囊上立通

莊氏家傳治小便不通
用白礬爲末每服一錢溫漿水調下

長沙醫者丁時發傳石韋散治小兒小便不通
石韋（去皮） 瞿麥 滑石 甘草（各一兩）
燈心（一小把）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八分小麥一百粒同煎五分去滓溫服量兒大小加減

湯氏望嬰孩妙訣凡此條皆因心經不順或伏熱或驚起心火上炎不降濟腎水故使小便不通溺血者由膀胱熱極故也家傳木通散方治小便不通腹痛
木通（一兩） 牽牛子（半兩炒） 滑石（一兩）
右爲麤末燈心葱白煎去滓大小以意加減服

王璆百一選方趙使君云其子年十餘歲因小遺爲犬所驚當時雖無事後旬日忽小便不通犬便初覺自利後復如常率半月餘方一小遺飲食起居間皆無所苦亦無腹脹肢體腫滿之患凡服通利水藏治淋澀藥並不効移書問一醫姓劉忘其名寄三方來第一方用地骨皮一兩防風半兩甘草一分爲細末煎麥門冬湯調下不四五日即通服之不已即三日一通終劑乙兩日一通矣再服第二方用青皮陳皮通草之類不能盡記數服即平愈第三方不曾用也

演山省翁活切口議犀灰散治小兒心經虚熱小便澀痛滴管內疼不可忍者宜服此方
蠶蛻紙（不拘多少）

右燒留性爲末入麝每服半錢匕燈心湯調

曾世榮活幼心書薑豉餅治久因濕氣中於膀胱復爲風邪客熱攻激小便不利臍凸腹脹食減作痛先投解表散

生薑一兩（碎切）生葱九莖（切碎）豆豉七錢（潤者）生鹽一錢

生蒜二箇（切碎）酒酵糟一燈盞（無以好酒代）穿山甲（同上製）

右件入石鉢内同杵爛捻作餅子二寸闊用微火烘熱帶温貼臍上外以綃帕兜住如冷依前法換帶温者貼之或再以火器烘煖亦好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八　二支

辭（繫辭四十二）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朱子本義易卦之形理之[illegible]也朱子語類林安卿問[illegible]）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亦然（義剛）易也者象也象也者象也只是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淵　方子錄同）陸德明音義象也者像也衆本並云像擬也孟京虞還作象孔穎達正義是故易者至德之盛也此第三章明陰陽二卦及日月相推而成歲聖人用之安身崇德德之盛也李鼎祚集解是者象也　干寶曰言是故又因總上義也　象也者像也　虞翻曰易謂日月在天卦象懸象著明莫大日月是也　崔憬曰上明取象器之義故以此重釋於象言易者象於萬物象者形[illegible]之象也司馬温公說易者象也[illegible]李衡義海撮要大

[illegible]者何也總言一卦之[illegible]外物以設名者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illegible]擬諸其形容大則包天地以貞觀小則備萬物以取類是故言不足多有遺也象不足異象有外也忘迹者行之適也合物者神之全也外其以求志而理可見矣遺其言以觀象而事可察矣夫貴言者則以文害[illegible]而存象者則以物妨情情之所適若循環之無窮理之所生若轉圓之方千變可爲之圖萬物可爲之容觸類而長之脩物而象之斯可以觀爲足不可以審象爲善也故或相傾以辯或相危以辭此貴口者之累不爲月辰錯順之候止求星曆妖異之占此存象者之責也獨不聞聖之言邪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是取動而不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聖人之言既自如斯分别明白自[illegible]外矣而好事者方始爲之辭爲卦有震坎之象爻又有離雷震百里諸上公之位也積爻累象有似高墉坎爲弓輪又爲隱伏離爲龍鳥又爲兵兵爲隱伏藏器之象兵及飛鳥獲之之義難者猶嫌其闕畧射必待[illegible]而艮象於類不通尋自疑惑則彼說滋章聖人攻乎異端而誣罔始[illegible]

[illegible]爲椅轉誼[illegible]易者象[illegible]

象也者像也像似也似物象侔相直說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易无形體所以著爲成書而告人者曰象如像乾坤之健順其象爲天之類也无非像其物宜此象所以爲像也張應珍解是故易者象也易无言寓言於象也　象也者像也因卦有象而取像於事物之狀陳深讀易編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因上言聖人制器本於易象故繼之易者象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象者像也又以解象字像人之影像言似之而已如十三卦之象亦僅似之爾吳澄纂言此章之首第一節總以起下文自包犧至書契十四節言制作之事而以是故總結之謂易皆器物之象象者像似之義聖人制器皆與卦象合也趙珪解易道蓋者卦象也觀象然後可見易象也者倣像其事理而畫之者也董真卿會通蔡氏（攸）上東鄉助周易物象釋疑而論之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始八卦而象在其中象與卦並生以寓天下之賾故曰易者象也蓋俯[illegible]觀遠近以取神明之德可通鬼神之情狀可得而況於人乎況於萬[illegible]及因而重之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則擬諸其形容者其變不一而象亦之滋矣故邑屋宮庭舟車器械服帶簪履下至鳥獸蟲魚金石草木之皆在所擬[illegible]諸此也其

書尚此以制器其在中古[illegible]後世之言易者乃曰像[illegible]象得象在忘言一切指爲魚兎筌蹄殆非聖人作易前民用以教天下意也朱祖義句解是故以此之故　易者象也易書以形象而爲之也者解釋易象之義　像也謂有所擬像趙孟壯講義易者象也象也像也　易之有象所以擬諸形容而象其物宜者也昔者聖人作易[illegible]立象以示人蓋以陰陽之理无形可見而使人因象以明理故曰易者也像形似之也謂象之示人指其形似者言之故曰象也者像也先[illegible]卦象之辭爲小象非也大象即伏羲所畫六十四卦小象即周公所[illegible]百八十四爻是也自六十四卦之畫既分而三百八十四爻之象繫[illegible]觀矣然象之爲象者不一有因卦爻立象者如陽九稱龍陰六稱霜之是也有因卦位立象者如初稱趾稱尾上稱角稱首之類是也有因卦[illegible]立象者如乾義取龍漸義取鴻之類是也有因卦體立象者如乾爲坤[illegible]離目坎耳之類是也有因卦形立象者如鼎初虛象足中三爻實象[illegible]虛象耳上橫象鉉是也有因卦畫立象者如豫五陰畫皆斷一陽爻[illegible]有橫簪貫髮之象也有因互體立象者如謙初前三爻互坎體坎爲[illegible]初曰涉川是[illegible]

畫爲一坎是也有因變卦立象者如[illegible]變三剛來而爲二[illegible]寵即遯之象是也有因變爻立象者如損六三三人行乾三陽也損九一爻而爲上九故曰損一人是也不特此也咸初拇二腓三股四思五上輔頰是合六爻爲一象也艮初趾二腓三限四身五輔是合五爻爲象也賁自三至上有順象須附順而生故賁之六二曰賁其須是合四爲一象也大畜下三爻屬乾乾爲良馬故九三曰良馬逐是合三爻爲象也大過二之枯楊生稊五之枯楊生華是合二爻爲一象也坤四括五黃裳觀初童觀二女觀是本爻止取一象也噬嗑六二之噬膚滅上六之徽纆叢棘是一爻兼取兩象也比上六本爻以爲無首三以[illegible]人五以爲前禽是一爻兼取三象也小畜上九取雨取月取婦是一[illegible]包三象也解六五本爻以爲小人二以爲狐四以爲拇上以爲隼[illegible]取四象也姤象以爲女初以爲羸豕四以爲魚爲民五以爲瓜是一爻取五象也睽上九言見豕載鬼張弧匪寇遇雨是一爻自包五象也剝九主一陽而言則爲君子爲碩果爲廬主五陰而言則爲小人爲輿爲是一爻兼取六象也同人初九[illegible]同人之始出即遇二門也故曰同人[illegible]

去三之拇則與二相孚而朋至是隔一爻取象也中孚二與五爲應[illegible]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五子也和之謂五應乎二也是隔二爻以正取象也大有六五曰厥孚交如初在卦下去五最遠无相得之義故曰交害是隔三爻取象也頤上九爲順主初剛本不待上之養故亦求養上是隔四爻取象也又不特此也渙二與初雖非正應以陰陽相比相則相賴者也故初謂二爲馬二謂初爲机是之謂比爻相對取象豐初之遇配主九四之遇夷主困九二之朱紱方來九五之困於赤紱是之應爻相對取象大壯三四爻取屋棟象小過初上爻取飛鳥象是之謂體相對象損益二五之言朋龜既未濟三四之言伐鬼方是之謂爻對換取象旅六二居位得中上承乎剛故曰懷其資下乘乎柔故曰得童[illegible]是也謂合承乘二爻取象解六三處二剛之間上負四下乘二頑然不乃爲上六爻之應所攻故有至寇至之象是之謂合承乘應三爻取象六三則兼言眇跛歸妹初二則分言眇跛既濟初九則兼言濡尾曳輪濟初二則分言濡尾曳輪是之謂卦爻分合取象履歸妹九二之稱幽泰初九否初六之稱茅茹小畜中孚九五之稱有孚攣如是之謂異卦而[illegible]

曰復笑言啞啞是[illegible]九二止言[illegible]解之初六止言无咎是又本爻有占而无象也大抵卦之有象或分取或合取或橫取或堅取或遠取或近取或反取或正取其爲象也不一其[illegible]變也屢遷聖人立象以盡意其大槩不越乎此愚也平日得於易象固[illegible]止是故每象各摭其一二嘉與同堂共講明

彖者材也

朱子本義彖言一卦之材韓康[illegible]註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illegible]者材也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孔穎達正義是故易也者但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也象也者像也 謂卦爲萬物象者法像萬物猶若乾卦之象法像也彖者材也者謂卦下彖辭者論此卦之材德也李鼎祚集解彖者虞翻曰彖說三才則三分天象以爲三才謂天地人道也司馬溫各言其本質李衡義海撮要夫彖者何也統其二象之材以言乎卦也卦有晦明則爻有陰陽之義位有剛柔故材有靜躁之宜二五多之宗也三四多懼爻失中也苟獲其中雖弱必治苟非其正雖強必以大有六五柔非其體在卦之宗[illegible]同人九三剛得其位[illegible]六雖剛猶危[illegible]

是其[illegible]之斷可識矣知其斷咎明乎[illegible]者也是故上天下澤謂之履此稱物而言者也見險而止謂之蹇此度理而言者也是以義有通塞則事形於出處才有躁靜則功見於語默若困之有言不信乖於時者也節之不出門庭違於世者也違世之怨怨不[illegible]細乖時之宜咎不在大匪言之難處言難也匪行之易知行易也是故物之雜而中爻備其義焉雖彖之衆而斷辭具其材焉必才之具名不寡必義之備爻不待衆卦之德乾名雖約也而六龍爲之御天品物爲流形位之在五爻雖一也而天下爲之感應群體爲之致用靜言其[illegible]在乎彖明者以之大觀其思豈云過半哉 夫彖者全論一卦之體而者各舉一爻之義一卦所无世之遺也爻或有焉才之所生也故才生世所不足觀其逆順以定得失之占察其乖合以明休咎之徵若小畜稱密雲不雨而上九云既雨既處在於不雨之時獨以能雨爲德者存物之所欲也若履卦稱履虎尾不咥人亨而六三爻云履虎尾咥人凶於履亨之時而獨以見咥爲凶者存乎衆之所忌也夫負世之才雖小易適時之塗雖大无難是以君子洗心知終將有爲也問焉而動每居[illegible]道可以[illegible]馮椅輯註[illegible]之材田疇學易[illegible]

彖象。大傳曰[illegible]以爲彖曰以下辭非吾夫子所作愚嘗思之。文王每卦之繇辭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牝馬之貞之類即夫子所謂言乎象之彖也孔子彖曰之辭乃是解一[illegible]之象如此大象之辭乃解一卦之象如此是故彖曰者解其彖而言也。曰者解其象而言也文王釋六畫之卦繫卦下之辭是以上大傳有彖言乎象者也有聖人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故謂之象之言大傳有象[illegible]像也彖者材也及觀其彖辭之既若六爻之象曰則亦釋周公易象之耳春秋之時韓宣子所見象而知周公之德周公爻辭既以象稱則[illegible]之象曰正是釋其象而言也尤可信矣故卦有上下則文王彖一卦而爲一卦之辭爻有正變則周公象六爻之辭而爲六爻之繇夫象也而彖者亦獸也彖之形如豕九竅雖存唯鼻不具其尾長過夜欲返其尾以遮鼻口開則肝膽皆見郭景純所謂雨即自垂於木以尾者是也故文王取之以總論一卦之義因命名爲彖易之有彖欲其之獸洞見肺肝無隱於人也象之爲獸若論其形則鼻垂而下蓋於觀象者皆見象之鼻而不見象之口若論其體則具百獸之肉文王欲其示人以象而不以[illegible]

彖[illegible]之材其彖曰健曰順之類无非隨其所長此彖所以爲材也斷也斷一卦之義以彖辭爲之材也趙珪解彖曰之辭總言一卦之材德也朱祖義句解易書有彖所以明諸卦所能爲之材[illegible]

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朱子本義效放也朱子語類易者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則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爻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象李鼎祚集解虞翻曰動發也謂兩[illegible]爲六畫則發揮剛柔而生爻也司馬溫公說舉措隨時 彖者材也[illegible]效也效天下之動者也何謂材材者天賦之分也何謂動動者感物也蘇軾傳是故易者象也（止）效天下之動者也孔子之述彖象也蓋一篇而題其首曰彖曰象也歟其初無彖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彖者蓋謂卦辭如乾元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大小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其小象指一爻潛龍勿用之類[illegible]也初不謂之所生者[illegible]學者[illegible]

其實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遠者固似以擬其不達則又見其似者而日以遠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謂折俎爲爻其爻蓋象折俎之形後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爲殽以别之彖則何爲取於豕也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體備是以爲豕也爻則何爲而取於折俎爻者效天下之動分卦之材裂彖之體而適險易之變也李衡義海撮夫體義者存乎彖變通者存乎爻大人者形與萬物接神與造化偕入乘潛龍出則乘飛龍遠以觀道邇以晞器其數无執而不可既也君子健以行志非以神明變通者也故自強不息以行其志君子之道也惟與於健之體義而未與於健之變通也故於象稱君子舉其體義者也爻稱大人叙其變通者也或有在彖而稱大人者義則盡於彖故也若之爲明其何不照變而通之无所不遇故其象云大人繼明照于四方或有在爻而稱大人者義有待於變故也若否卦全說君子避難不榮祿與時通塞可以適否而安其身未足以兼善天下在否而休也惟大爲能休天地之否達濟疑滯開闢幽隔斯謂變否而亨者也故六二云人否亨而九五云大人休否也大象贍而爻不足者離卦之類是也義於象而不濟於爻者[illegible]所[illegible]

以傷[illegible]其義所窮通之旨顯而闡之塗見矣（王弼）項安世玩辭象彖爻。象即卦也卦著全卦之象彖曰下兩卦之材爻貢六爻之動三者具而吉凶悔吝明矣此章首言包羲物制易中言數聖人觀易制物皆尚象之事也至此乃言尚辭尚變之事而易之四道備矣馮椅輯注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材之動纂言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既結一章之意矣因象而辭謂文王彖辭以六畫之象而論一卦之材質周公爻辭以一畫之效人之所作爲之事趙珪解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爻有剛柔動下事有通塞聖人因其動而變通之於剛柔爻之交錯以示其吉凶天下之動也鄭㬎解是故易者象也（止）效天下之動者也第一章言傚象之像是效上文乾坤之易簡也此言像則傚恐是傚上文十三用以利天下之事也不然言詞重復不足觀矣朱祖義句解爻也者卦爻之義　效天下之動者也辨其爻之尊卑當否所以傚倣天下事物之變動處

是故吉凶生而悔[illegible]著

（也朱子本義[illegible]而著。此第三章李鼎祚集解虞翻曰[illegible]故著司馬温）

說吉凶[illegible]所以稱而明[illegible]則自於聖人曰象也者像也言象之所從本諸天成諸人也且夫書不言言不盡意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其言是言必擬於象象必於意後之學者遽欲捨象以求言意之旨胡可得哉彖論一卦之體而之變動則效於文吉凶以生悔吝以著聖人同民之患捨是固无以行世也繫辭於十三卦制器之後發爻象之藴示吉凶之生蓋以明夫有作因時奉天以興大利初非任私智爲之茲其所以自天祐之吉利也歟郭雍解易之爲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象以設卦卦立復見於後故易之爲書象而已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彖出於卦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内明一卦之材爻所以外效天下之動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序也來漢上傳天地之大德曰生凶生而悔吝著也胡旦分天地之大德曰生爲一章陽卦多陰爲一之文義當從旦龔原本亦然乾大生也坤廣生也乾坤合而成德生已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亦天地之德也聖人乎兩間有其德无其位不能[illegible]其位[illegible]之重之在卦[illegible]也故曰[illegible]

[illegible]神武而[illegible]生也故曰何以守位曰仁仁被萬物取財於天地則財不可勝用其生喪死无憾可以保四海守宗廟社稷故曰何以聚人曰財理財者[illegible]以制度也節之類是也正辭者正邪說也六辭是也禁民爲非者禁其歸之于是也如是乃得其宜故曰義義所以爲仁非二本也故曰立人道仁與義莫非義也義至於禁民爲非盡矣自此以下明備物致用立器以爲天下利者无非有取於易皆仁也曰王天下者明守位也所高莫大乎富貴也鳥獸之文即天文太玄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鳥獸則龜見矣仰觀龍虎鳥龜之文其形成於地俯觀山川原隰之象見於天凡在地者皆法天者也近取諸身則八卦具於百骸而身物遠取諸物則八卦具於萬物而物无非我故神明之德雖異而可物之情雖衆而可類其道至於一以貫之此包犧氏所以作易一者也上古茹毛飲血故教之以佃魚蓋取諸重離巽繩離目罔目謂之目相連結繩爲之罔罟也離佃也巽爲魚漁也觀此則伏羲畫八因而重之明矣神農氏時民厭鮮食而食草木之實聖人因是以達其[illegible]

四之三成坎坎爲[illegible]木也入[illegible]土而巽於前斲木爲耜也於後揉木爲耒也耒耜之利其益无方矣是時民甘其食美其服至死不相往來故教之以交易蓋取諸噬嗑噬嗑否五之初也離日在上爲日坤衆在下爲市衆爲民離有伏兌爲羸貝坤往之乾致天下之民聚天之貨也以坤交乾交易也乾五退初而得位各得其所也佃漁不言利耒耜言利佃漁非聖人本心也佃有猛虎之害漁有蛟龍之害不若之利爲市不言利者聚天下之貨利在其中矣唐虞氏時洪水之患鮮食然後教民稼穡懋遷有无化居其道萬世一揆神農氏没民情黄帝堯舜作因其可變變而通之使民日用其道而不倦而又微妙化而无迹天下各得其宜蓋易道陽極變陰陰極變陽變則不窮不可久而不息善乎變通以趣時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聖人未故也神農氏時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至是尊卑定位君逸臣无爲六子自用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在上爲衣坤在下上古山无蹊澤无梁至是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渙否四之乾金刳巽木浮於坎上[illegible]爲楫[illegible]否塞[illegible]

乘馬也坤輿震輹上六引之引重也內卦近外卦遠上六在外卦之外遠也牛馬隨人而動否不通也上之初濟不通也上古外户不閉禦風而已至是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豫謙之反也謙艮爲門九三四又爲門重門也艮爲手坎爲堅木震爲聲手擊堅木而有聲擊柝爲闔户而坎盜逼之暴客也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蓋取諸小過小過明夷初之四也兌金斷巽木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也臼之象杵動於上臼止於四應初三應上上下相應杵臼之利也坎變巽股萬民濟也知門柝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蓋取諸睽睽反也家人巽爲木巽離爲絲坎爲弓弦木爲弓也兌金剡木而銳之剡爲矢也兌決乾剛威天下也聖人以百姓心爲心民之所欲不以強去之所惡不以強留然變而通之者亦因其典禮以損益之而已且上古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自黄帝而來夏后氏之世室商人之屋周人之明堂宮室之制有不同而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者

居也再變大[illegible]而止野處也二變大震木在上棟也乾天在下宇也巽風隱兌澤流待風雨也大壯則不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棺椁自堯舜以來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之堲周商人之梓棺椁之制不同而取諸大過者同也大過自遯四變一變訟乾見坤隱不封也再巽木而兌金毀之不樹也三變鼎離爲目兌澤流喪也上九變而應三兌爲節不變喪期无數也木在澤下中有乾人棺椁也葬則棺周於周於棺土周於椁大過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象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書契之制有不同而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取者同也夬自姤五變一變同人二變履三變小畜四變大有姤巽爲繩也巽變成離坤離爲文書也兌金刻木契也乾爲君坤爲臣民坤四上百官以治也離明上達萬民以察也以是決天下疑者夬也以之後世畋獵捕魚之器雖不同而取於離則同也井牧溝洫之事雖不而取於益則同也朝中夕市雖不同而取於噬嗑則同也餘卦可以類矣蓋動於人情[illegible]象易者象也易之有象擬諸

[illegible]是象必有是才以濟之時會斯足以成務矣然天下之動其微難知有同是一時同處一事所之位有不同焉則趨舍進退殊途矣故曰爻者效天下之動也是以卦爻異趣時之變不得而同然所歸則若合符節故自伏犧神農黄帝堯凡六萬一千四百有餘歲而行十三卦而已夫爻動則有吉凶悔吝言者所以生大業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其動可不慎乎李衡義海撮要易者象也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易者象也言其剛柔相易一奇一耦有見與天之象同也然未成形也象也者像也言人象之也擬諸其形象其物宜與人之象同也作卦以通神明之德制器以成天地之文皆謂像也有是像則有是材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以人言之股肱耳目方圓上下像也能視能聽能動能靜材也故象材也言易之成卦如此象者材也言卦之成德如此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言材之趨時如此集楊萬里傳韓氏曰象者成卦之才德以統卦張南軒說易者道也夫道也者臣不能告之於君父不能告之於子不可告之於人故象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其意是以易者象也言其

[illegible]而備之觸而推之。无適而非象也。至於彖則統論卦義。如木之有材。或主一爻所在。或言二體相與。其終始本末。兼該具備。知者思過半矣。至於爻則盡其[illegible]時之變。所以效天下之動。或以陽居陰。或以陰居陽。或以貞吉而征凶。以征吉而貞凶。其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君子動則觀其變者。雖然易[illegible]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謂之象則言其象之材而已。謂之爻則言其[illegible]變而已。至於吉凶則悔吝著也。故悔者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illegible]吝者又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故悔吝者小疵。而吉凶則言[illegible]得至於吉凶。乃悔吝之昭著。而不可掩者。馮林東集解。古者包犧氏[illegible]天下也。上言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前章既言象之所以像。爻之所以效[illegible]遂言聖人觀象以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也。包犧一曰伏羲[illegible]其姓氏之義。或言其年世之數。自漢以來。難之矣。要之古聖人始作[illegible]者也。觀象於天。觀其確然者。觀法於地。觀其隤然者也。觀鳥獸之文[illegible]鳥龜是也。觀地之宜。山川原隰是也。在天有其象者。在地有其法[illegible]其宜者。在天有其文。近取諸身。志氣形骸是也。遠取諸物。禽獸草[illegible]

[illegible]有靈昧之殊。類其情[illegible]神明之德。萬物之情。既以包括乎爻象之則備物致用。唯所取而已。此聖人得天下之至賾。取諸形容而不可[illegible]也。請遂言之。上目爲罔。下目爲罟。畋漁之象也。離爲目。爲飛鳥。爲魚[illegible]爲繩。兌爲澤。結其繩。張其目。高則飛鳥麗之。下則魚鼈麗之。蓋取諸[illegible]然後畋漁之象備矣。上木爲耒。下木爲耨。耒耨之象也。震爲動。坤爲土。爲堅木。巽爲入。而又有兌象。爲兌爲金。木用其堅。金致其銳。動而入土。乃發生。然後耒耨之象備矣。日麗乎上。足動乎下。日中爲市之象也。震動。艮爲止。坎爲通。離爲麗。動與止。易通與麗交。然後交易之象備矣。上爲衣。下卑爲裳。衣裳之象也。乾爲大赤。非坤則不爲玄。坤爲大黑。非乾不爲纁。乾坤成列。而後衣裳之象備矣。木行於上。水流於下。舟楫之象坎爲水。震爲足。艮爲手。巽爲木。兌爲金。金以制木。木以行水。人之手足乎其中。然後舟楫之象備矣。足共其事。口仰於人。牛馬之象也。震爲動爲止。巽爲木。兌爲金。金以爲銜。木以爲梏。隨人而作。隨人而止。然後服乘馬之象備矣。內闔其門。外鳴其柝。備豫之象也。坤爲夜。爲闔戶。爲徑[illegible]爲門闕。坎爲[illegible]木堅[illegible]動[illegible]於[illegible]

於大塗。或[illegible]門[illegible]柝之[illegible]土止於下。木動於上。臼杵之象也。艮爲土。又爲手。巽爲木。兌爲金。震爲斷木爲杵。掘地爲臼。木金以爲器。手足以爲用。然後杵臼之象備矣。[illegible]爲弧。戈兵爲矢。弧矢之象也。兌爲金。離爲火。爲電。爲矢。坎爲弓。巽爲[illegible]金治材以爲弧矢。以威天下。如火如電。然後弧矢之象備矣。下天爲木爲棟。宮室之象也。乾爲天。兌爲澤。震爲木。巽爲風。艮爲門闕。風行澤上於天。而巍然門闕不動乎上。然後宮室大壯之象備矣。木周其錮其外。棺槨之象也。巽爲木。爲入。乾爲人。兌爲金。爲剛鹵之地。木以金以爲固。內外周身。以入乎土。然後棺槨之象備矣。君用其剛。民從書契之象也。乾爲金。兌爲口。巽爲繩。又爲木。以金削木而爲契。以口而爲書記。久明遠。以代結繩之政。然後書契之象備矣。是故觀乎[illegible]見上罔下罟之象。觀乎益。則見上耒下耨之象。觀乎噬嗑。則見三陽三陰爲貨。交易之象。觀乎乾坤。則見六幅爲衣。十二幅爲裳。尊卑之乎渙。則見人動乎上。楫動乎下。而舟行之象。觀乎隨。則見服牛乘馬之象。觀乎豫。則見內外[illegible]門[illegible]之象。觀乎小過。則見臼杵雖[illegible]

[illegible]黃帝堯舜言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illegible]時未能通變也。或曰不然。所謂變化者。乾坤之道也。取諸[illegible]兼言乎變化也。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於他卦而[illegible]曰乾坤易之緼也。取諸乾坤。不得不兼言乎易也。其在他卦[illegible]之哉。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其形容也。彖者材也。材也者[illegible]爻者效也。效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既效其動。是故吉凶生而[illegible]氏曰。彖彖也。爻析爼也。義得之矣。或曰。伏羲始畫八卦。文王[illegible]其未重也。備物致用。於何而取之。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illegible]在其中矣。至於文王。實始作易。布其爻而繫之辭。前乎此者[illegible]四也。周官三易。蓋具之矣。然包犧作結繩爲罔罟。神農作[illegible]帝堯舜垂衣裳而作舟楫。服牛乘馬。重門擊柝。臼杵弧矢。[illegible]三易之前。蓋得其意云爾。非必即其書而取其義。因其象而[illegible]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illegible]然則未有書契以[illegible]

也易之卦本取乎象而[illegible]以說諸[illegible]之材而爻者各隨其爻之動而做效之者也此三者備而吉凶以之生[illegible]吝以之著悔吝本微故以著而稱之此章言爻象彖之異蔡節齋訓解[illegible]謂一卦之材吉凶在事已有形矣以象彖爻而定故觀此則可知其所生悔吝在心未有形以象彖爻而見故觀此則可知其所以著馮椅輯[illegible]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此一節結十三卦制器之事耿曰像十三卦象而制器材者成器者也動則用器者也毛曰畫而爲卦故謂之像王爲言故謂之彖彖者因其材而明其用也聖人既制爲是器以便天下生焉器與人相用而有利有鈍有成有毀所用之者有工拙所遇之者險易故彖論其材而爻別其所遇此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竊嘗觀之吾捕獸也而或獸傷耒耜殖稼也而或有水旱市以交易或以啓爭以辨分或以啓僭舟楫能載亦能覆弧矢能威亦能敗牛馬駕車有[illegible]譊輓書契防欺有時而僞作凡此之類皆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三章專論易本乎象凡有所動无非取象於易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易而曰易象則知易之有象猶詩之有賦比興也象之有[illegible]象則[illegible]易无賦比興則[illegible]

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夫十三卦之制作[illegible]已重而象已著乃知易在天下无適而非象也觸類而長之[illegible]卦哉易无適而非象是以聖人像其象之近似者以示諸人蓋六十[illegible]未重之前其道已備矣卦已重矣文王所以爲是彖者制器像象之彖已繫矣周公所以爲是爻者做傚天下之動用皆如是其不窮[illegible]易者因其材而效其動則吉凶悔吝豈不明白乎哉悔吝本微因言著故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易被總義此申言爻象之義姑以屯蒙也爲物之始生蒙爲物之童稚故曰易者象也屯之雲在雷上鬱結雨蒙之泉在山下盈科而後進故曰象也者像也聖人於是作彖以也言利建侯蒙言匪我求童蒙故曰彖者材也又以爻而效天下之以初之居貞爲主蒙以二之包蒙爲主其他爻則有得有失故曰吉凶而悔吝著也六十四卦之義可推矣徐相直說爻也者上言吉凶生而悔著也天下之動无常易之六爻或以陰居陽或以陽居陰其无常者所效天下之動也動有得[illegible]悔吝著也其生[illegible]

悔吝而使之有[illegible]也上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彖言一卦之材也爻則言乎變者也變生於動故言效天下之動吉凶悔吝生乎動故爻動則吉凶生而悔吝著也陳普解是故易者象也上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六十四卦萬象畢備十三卦舉其略也像肖似也材卦之質彖卦辭也爻三百八十四策之其象无窮天下之動萬殊各一[illegible]象故者出之以示人也丁易東象義天地之大德曰生上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因上章功業見乎變而明聖人之功業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天地之大德曰生也聖人之大寶曰位成位乎其中矣五位者也乾元坤元天地之所以生也元在人爲仁故聖人之守位曰也萬物者天地之所以生以養萬民者也財乃天地所生之物故聖人之聚人焉然萬物生於天地之間苟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節豈其義故必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乃可謂之義也正辭正理財之辭也財者人所爭苟不禁其非則財非所以生民反所以禍民矣將以明聚人理財事故以十三卦制器尚象者言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天日月風雲之類俯則觀法於地山澤水火之類也觀鳥獸之文與地宜鳥獸之文[illegible]爲白虎[illegible]爲玄武[illegible]

取諸物如乾爲馬之類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illegible]謂知吉凶[illegible]不通也以類萬物之情謂以遠近愛惡類其情也作結繩以爲罔罟以漁蓋取諸離者佃以羅鳥獸漁以網魚鱉明兩作離兩目相承之實中虛結繩爲目之象其體中虛爲物所麗之象上古結繩而治是已前已有結繩矣作爲罔罟者包羲也包羲既取重離則因而重之在包羲非文王矣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諸益耜者耒首耒者耜柄斲木木之削銳者揉木木之曲者因而爲其性也震巽皆木上動下入耒耜之象天下之益莫大於稼穡故取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illegible]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也離明萬物相見有聚貨之象震動有交易之噬與市同音嗑與合同音故取市合之象周禮有三市此獨言日中者古今不同歟此益與噬嗑二卦則神農氏之所取也蓋爲罔罟鮮食也耒耜艱食也艱鮮既奏於是有懋遷有无之事焉黃帝堯舜通其變使不倦者通其[illegible]使民不倦神而化之因時立政[illegible]

然々[illegible]通也易[illegible]通行而後永久黃[illegible]
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同此道也乾坤變化而无爲黃帝堯舜亦通變神化
而天下自治取諸乾坤者取其變也垂衣裳取乾坤取无爲象上衣乾而
下裳坤也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以下皆通變宜民之事然非專指黃帝堯
舜而言其曰後世聖人者統而言之也上言取乾坤者以時運變遷而
用之不可不備也體易之大全此言取諸他卦者則一器之各具一理
易中之一義其曰蓋取諸此者非必觀此象而後爲此器也亦以見聖
制作出自然之理而已刳木爲舟剡木爲楫取諸渙者刳木木之虛其
者因而爲舟剡木之上銳者因而爲楫渙卦木在水上舟楫之象以
不通濟渙之意服牛乘馬取諸隨者服牛乘馬因其性也下動上說隨
人意也重門擊柝取諸豫者豫備之意又坤爲闔户有重門象一陽動
中有擊柝象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取諸小過者斷木木之斷者掘地
之成窟者小過之卦下止上動臼杵之象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取諸
者弦木弦彎之木也睽之上爻有張弧說弧之義弧矢之用以睽離爲[illegible]
故也又睽乖然後[illegible]舜之所取也上古[illegible]
[illegible]而野[illegible]

[illegible]
覆下有上棟下宇象棟屋脊棟也直承而上故曰上棟宇謂椽兩垂而
故曰下宇也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即
子所謂其顙有泚之時衣之以薪則未有棺槨也封謂積土爲墳樹謂
木以標其處喪期无數者哀盡則止也後世聖人爲之制禮然後棺槨
度則喪期可知矣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故曰杵之
取於小過不敢過於厚也棺槨之利取諸大過寧過於厚也或曰棺槨
包刪之義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取諸夬者三皇以前
有文字大事結其大繩小事結其小繩姑以爲誌爾民淳事簡故如此
足造其後也非易之以書契不可言有所不能理則造書以記之事有
不能信則造契以信之皆明決之義也後世聖人不指言其名意失傳
未知所始乎孔安國謂伏羲造書契亦以意言之耳樸鄉呂氏之說如
以上十三卦皆通得類情之事也既陳十三卦復結之曰易者象也象
者像也言聖人取象於卦以制器因其象似而取之者也彖者卦之材
効其動也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先儒謂周書禍獸也而或爲獸傷耒耜
[illegible]也而或[illegible]以[illegible]以路僭[illegible]能[illegible]

能[illegible]亦能[illegible]書契防欺有時而僞作乃
此之類皆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或曰以象變言之離爲目罔罟之象
佃者取禽漁者取魚離爲雉佃也兌爲澤而巽爲魚漁也故取諸離也神
農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蓋取諸益者益下震上巽而互艮互坤震爲稼巽
爲木艮爲手坤爲土以手用木入土種稼耒耜之象故取諸益也日中爲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者震下離
上離日在上日中也震有伏巽震爲大塗巽爲近利市三倍爲市也本之
否來上乾下坤坤爲衆致天下之民也乾爲金玉聚天下之貨也乾之
五易坤之初九成噬嗑而初得位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也故取諸噬嗑也
黃帝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善用易者也神而化之乾也使民宜之坤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言黃帝堯舜之通其變默合乎易中用九用六
之理也垂衣裳而取乾坤者乾在上爲衣坤在下爲裳已見上文刳木
舟剡木爲楫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取諸渙者下坎上巽木在水上
舟楫之象而互艮手取運楫之象也伏有兌金所以刳之也服牛乘馬以
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者隨自否來乾爲馬爲遠坤爲牛爲重坤
之上爲剛[illegible]

[illegible]隨也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illegible]坤爲闔户艮爲門重門也坎爲堅[illegible]
[illegible]客也故取諸豫也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
[illegible]諸小過下艮上震互有兌巽兌金斷巽木而動於上杵也兌
[illegible]艮[illegible]而止於下臼也故取諸小過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蓋取諸睽者下兌上離而互有坎坎堅木也又爲弓離爲矢用[illegible]
金而弦剡之也故取諸睽也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
棟下宇以待風雨取諸大壯者下乾上震互有兌震木在上爲棟乾天[illegible]
下爲宇伏巽風而仰兌澤待風雨也故取諸大壯棺槨取諸大過者下
上兌而互有乾巽木在下而口向上乾人居中棺之象也又兌爲穴木
穴下而乾人居中槨之象也或曰大過无反對自爲反對上下反對皆
有棺槨之象故取諸大過也書契取諸夬者下乾上兌乾金而兌亦金
契也乾居亥而兌居酉奎主文章而居戌壁主圖書而居亥蓋乾兌間
書契之象也一曰夬以乾金爲言於內兌金爲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
刀決之故爲書契之象一曰乾爲天兌爲口舌書契者其代天之口舌
[illegible]帝治[illegible]

取諸夬也。此則以象變言[illegible]上古者。謂大壯自遯來。上古之時也。遯下艮伏兌。上乾伏坤。艮土兌穴。穴居也。天際之地。野處[illegible]大過亦自遯來。遯上古之時也。上乾爲衣。互巽爲木薪也。衣之以薪之天際之上。葬中野也。坤震俱伏。不封不樹。坤爲喪。无坎離日月。喪期无[illegible]也。夬自姤來。姤上古之時也。巽爲繩。乾爲上治。故結繩而治。其言象非可通。但章指言後世聖人制器尚象。非主上古而言。恐失之鑿。故不敢也。況十三卦如前取象。已近於鑿。但以象推求。不容不然耳。何可又以變言上古乎。　又按張文饒曰。十三卦始於離。自離至益十二位。自益[illegible]噬嗑四十三位。自噬嗑至乾四十四位。自乾至渙五十八位。自渙至隨十二位。自隨至豫六十三位。自豫至小過四十六位。自小過至睽四十[illegible]自睽至大壯六十位。自大壯至大過五十八位。自大過至夬十五位。自[illegible]至離五十一位。總五百十二位。此十三卦。蓋明律呂數也。陽爻四十二六律數也。陰爻三十六者。六呂數也。故太玄律呂本數。共七十有八也。五百一十二。則八卦各變六十四之數。故先天律呂聲音變數。極于五一十二位也。卦有十三。賁[illegible]十二[illegible]於乾也。蓋律呂之數十二當[illegible]

[illegible]兩論聖人[illegible]人之[illegible]哉。以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者明之。吳澄纂言。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又以是故結上文二句。謂彖爻如此。故生出吉凶而使人趨避。著明悔吝而使人警悟也。　字位曰人。舊本人作仁。陸氏曰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作人。耒耜舊本耜作耨。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或作耜。乃合上文。澄謂傳寫者訛。右傍目字爲辱也。今正之。通則久下舊本有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十字。係文言傳釋大有上九爻辭。錯簡重出以濟不通下。舊本有致遠以利天下六字。陸氏曰一本无。今按此六字見下文美文重出也。俞琰集說。是故易者象也止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也。愚謂易有畫乃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爲井。巽下離上而爲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謂。既謂像。則不過其理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過。過則必至於鑿也。彖乃卦之全材。爻則分而爲六。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也。其間有得有[illegible]是以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而[illegible][illegible]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illegible][illegible]小疵。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爲[illegible]也

原缺第十七葉

因其變而爲之也。夫[illegible]易聖人[illegible]其變而[illegible]於象。然不過象其變之形似耳。由是辭之彖以斷其材。又辭之爻以效[illegible]動。材者所以制變。天下之動。則因變而出者也。以是之故。吉凶以生。悔吝以著。而因變爲占。吁大傳此章四語。何莫非釋易之爲變易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朱子本義。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趙與迿易遺說。朱[illegible]語錄。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曰陽卦三畫所[illegible]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爲之說曰。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illegible]陰而反多陽。其故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三。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然而然。非人力之所參也。先生曰是。項安世玩辭。陽卦多陰章第三。　陽爲君。陰爲民。陽卦[illegible]陰二民也。陰卦多陽二君也。陽畫奇亦一君也。陰畫以二奇爲耦。亦二[illegible]也。上兩何也。並爲問目。下文總以君民一說答之。蔡節齋訓解。陽卦多[illegible]陰卦多陽。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故曰多陰。陰卦巽離兌也。皆二陽一陰。故曰多陽。陳埴木鍾集。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如何。　二耦一奇。即[illegible]爲主。[illegible]巽兌離是爲[illegible]

[illegible]多之所宗。故以少爲主。徐相直說。此[illegible]則一陽二陰。三女之卦則一陰二陽[illegible]即六子以論陰陽之理。當以致一爲貴也。震坎艮陽卦也。然其卦皆一陽而二陰。巽離兌陰卦也。然其卦皆一陰而二陽。趙珪解。乾坤二卦純陽純陰。朱祖義句解。陽卦多陰。凡陽卦一爻陽兩爻陰。震坎艮是也。　陰卦多陽。凡陰卦一爻陰兩爻陽。巽離兌是也

其故何也。

陽卦奇。陰卦耦。朱子本義。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韓康伯註。爻也者止陰卦耦。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奇紀宜反。註同。穎達正義。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謂每卦六爻。皆倣效天下之物而發也。吉凶生而悔吝著者。動有得失。故吉凶生也。動有細小疵病。故悔吝著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者。此夫子將釋陰陽二卦不同之意。故先發其問云。其故何也。陽卦多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也。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也。陽卦奇。陰卦耦者。陽卦則以奇爲君。故一陽而二[illegible]爲君。故二陽而一陰。陰爲君。陽爲臣也。[illegible]爲之主。司馬溫公說陽卦

[illegible]凡四蔡節齋訓解其故何也陽[illegible]奇陰卦耦。陽畫一。陰畫二。陽卦常五。故曰奇。陰卦常四。故曰耦。馮椅輯註其故何也。孔子設爲此問。以曉人。故者所以然也。　陽卦奇陰卦耦。奇聲朞單隻也。一畫是也。耦並配也。一畫是也。陰中有一奇畫者爲陽卦。陽中有一耦畫者爲陰卦。以少爲主也。徐相直説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illegible]多陰多陽。其所因者何也。三陽之卦皆資乾一體。而成其數奇。故以奇爲主。三陰之卦皆資坤一體。而成其數耦。故以耦爲主。陳深讀易編。陽卦多陰。止陰卦耦。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illegible]或疑而問其故。蓋凡陽卦皆五畫。所以多陰。陰卦皆四畫。所以多陽。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皆自然而然也。胡一桂[illegible]錄。愚因語錄。而推八卦奇耦之畫。每卦雖各得其三。而合之則爲六。乾坤爲六。震巽合亦六。坎離合亦六。艮兌合亦六。適符老陰揲扐之用[illegible]之則四六二十四畫。而成老陰過揲之數。若无與於老陽之數矣。然[illegible]卦五畫。陰卦四畫。觀之。奇耦之合。又皆老陽掛扐之用數。故乾坤合爲[illegible]合亦九。[illegible]離合亦九。艮兌合亦九。[illegible]數之實。成三十六。而爲老陽[illegible]之可離者[illegible]。雖出偶然

[illegible]二陰。離巽兌[illegible]易於義極短淺。朱祖義[illegible]解其故何也。其事故是何如。　陽[illegible]陽卦取於數之奇。故以爻之單者爲之。（奇音朞。）　陰卦耦。陰卦取於數之耦。故以爻之析者爲之。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朱子正義君謂陽民謂陰。　此第四章朱語類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甚模樣。（渊）韓康伯註。其德行何也。辨陰陽二卦之德行也。　行下孟反。同。　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陽君道陰臣道也。君以无爲統衆。无爲則一也。臣以有事代終。有事則二也。故爻畫奇以明君道必一。陰爻畫兩以明臣體必二。斯則陰陽之數。君臣辨也。以一爲君。君之德也。二居君位。非其道也。故陽卦曰君子之道。陰曰小人之道也。（畫音獲。下同。）陸德明音義（見前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德行何也。前釋陰陽之體。未知陰陽德行之故。故夫子將釋德行。先自[illegible]也。陽一君而二民

[illegible]下不司其事稱一也。臣則有事代終。各司其職。有職則有對。故稱二也。今陽爻以一爲君。以二爲民。得其尊卑相正之道。故爲君子之道者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者。陰卦則以二爲君。是失其正。以一爲臣。乖反於理。上下失序。故稱小人之道也。　註陽君至道也。　陽君道者。陽是虛无爲體。純一不二。君德亦然。故云陽君道也。陰臣道者。陰是形器。各有質分。不能純一。臣亦然。故云陰臣道也。案經云民。而註云臣者。臣則民也。經中對君。故稱[illegible]註意解陰。故稱臣也。要義陽奇君道必一。陰兩臣體代終。　陽卦多陰[illegible]卦多陽。分君子小人。（所引韓康伯註。孔穎達正義。並見前。）李鼎祚集解[illegible]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　崔憬曰。此明卦象陰陽與德行也。陽卦[illegible]陰。謂震坎艮一陽而二陰。陰卦多陽。謂巽離兌一陰而二陽者也。　陽[illegible]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　虞翻曰。陽卦一陽。故奇。陰卦二陰。故耦。謂德[illegible]何可者也。（所引韓康伯曰。見前韓康伯註。）張横渠説。陽一君而二民。[illegible]人之道也。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小人之理。（御一作禦。）陽遍體[illegible]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illegible]道也。一君而[illegible]二民。[illegible]道也。司馬温公説

[illegible]心。蘇軾傳。陽卦多陰。以小人之道[illegible]陽爲君。其曰陰二君而一民。何也。曰陽宜爲君者也。陰宜爲民者也。以民道而任君事。此所以爲小人也。張紫巖傳。陽者乾道也。天道也。君道也。父道也。夫道也。陰者坤道也。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婦道也。大而得專者爲陽。小而不得專者爲陰。得專故所治者衆。陰則反此。所謂小人之道。凡以明夫陽大陰小耳。觀夫陰陽之[illegible]而得失以明吉凶著見焉。是以陽貴剛貴健貴唱。陰貴柔貴順貴和。[illegible]幹傳燈奇耦君民。陽卦多陰。其陰之多。不以爲陰卦。而以爲陽。陰卦多[illegible]其陽之多。不以爲陽卦。而以爲陰。蓋陽卦畫奇。震坎艮之體雖多陰。而爲奇。故曰陽卦也。陰卦畫耦。巽離兌之體雖多陽。而畫爲耦。故曰陰卦[illegible]聖人論卦之陰陽。以明多陰多陽之故。而斷之曰。陽卦奇。陰卦耦。聖人即奇耦而明其德行。遂有陽一君二民。陰二君一民之辨。而明君子小之道。蓋陰陽卦畫皆不離於三。陽畫之三。一爲君道。二爲民道。聖人以一君二民。君尊治衆。爲君子之道。陰畫之三。二爲君道。一爲民道。聖人以[illegible]君一民。君衆治少。爲小人之道。蓋君子事君之一。治民之二。故陽畫一君一民[illegible]小人之

[illegible]明德行[illegible]人之道存焉故[illegible]知陽[illegible]之[illegible]民其畫之一君二民主一而治衆者非君子之道而何陰卦之巽離兌其畫之二君一民主雜而治少者非小人之道而何夫卦畫有君民之分人即奇耦以論德行分君民其明卦辨物正言深得易之緼也郭雍解卦多陰〻小人之道也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其故也陽以奇為主陰以耦為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陽二卦皆以陽為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為君子二君而一者其道逆也逆則為小人其故其德行以是而知也（所引横渠先生曰前張横渠說）李衡義海撮要震坎艮陽卦也以一奇為主故多陰巽離陰卦也以一耦為主故多陽所因之故也成卦之所主不同則德行同者所得之性也一則精君道也二則雜民道也陽卦以奇為主則一為君者也以一為君則所貴在一而所賤在二所主在一而所役在[illegible]可以為天下正者也君子之道也陰卦以耦為主則是以二為君者也二為君則離而不一乃小人之道也故孔子以九卦明之（龔所見韓康伯注見[illegible]）[illegible]其德行何也　張氏曰陽卦多[illegible]不[illegible]劉[illegible]一卦

之[illegible]陽卦多陰〻道也陽卦宜其[illegible]其多陰而反多陽故仲尼自問[illegible]其故何也於是自荅曰陽卦奇陰卦耦故也蓋衆者以寡者為之君寡[illegible]以衆者為之民一卦二陰而一陽則二陰相率而君一陽故陽卦奇謂耦以一奇為君也一卦二陽而一陰則二陽相率而君一陰故陰卦耦[illegible]二奇以一耦為君也王弼曰陰爻雖賤而為一卦之主者處至少之地[illegible]也仲尼又自問如此則陰陽二卦其德行何也於是又自荅曰陽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蓋一者奇之異名二者之異名陽一君而二民謂以奇為君以耦為民也如此則陰陽之理順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謂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此則陰陽之理悖而君民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張南軒說震坎艮皆卦也然其畫皆一陽而二陰巽離兌皆陰卦也然其畫皆一陰而二陽其所因者何也三陽之卦皆資乾之一體而成故其數奇以大而奇者之主也三陰之卦皆資坤之一體而成故其數耦以小而耦者為之主本其所得之德所行之行[illegible]則陽一君而二民以大者宜在上一[illegible]

小人[illegible]陽道行[illegible]退聽焉小人乘〻射利而君子伏焉是以為小人之道也李謙齋詳解震也坎也艮也皆一陽而二陰是陽卦也巽也離也兌也皆一陰而二陽是陰卦也陽卦二陰相耦而一陽獨奇陰卦二陽相耦而一陰亦自為耦奇耦之異德行之所以為不同也夫陽為君陰為民君以一而治民民以衆而奉君此天下之所以治也苟君多而民少則相淩而无以相統豈不為天下之亂乎故一君二民為君子之道以其順也二君一民為小人之道以其逆也此所以貴陽而賤陰也此章論陰陽奇耦之異蔡節齋訓解其德行何也〻小人之道也君謂陽畫民謂陰畫（馮椅輯注）其德行何也又設問以求陰陽奇耦之德行所謂卦之德與順道（仲德）行之德行也　陽一君而二民〻小人之道也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林黄中曰陽物乾君之象也陰物坤民之象也　右第四章鄭少梅曰陰陽之分以氣言也奇耦之分以數言也君子小人之分以勢位言也君子小人之道以德言也[illegible]之道雖本為天下治亂計所以喻之於君民而終歸於君子小人之分也（所引張子厚曰見前張横渠說）田[illegible]陽卦也陽卦當多

陽一奇二耦共為五畫此奇數也陰卦耦二奇畫一耦畫三畫之閒一耦共為四畫此耦數也其所得之德所行之行亦何也陽為君陰陽一奇為主則以一君統二民其道純一是君子之道也陰一耦為以二君統一民其道駁雜是小人之道也易袚總義陽卦以一奇為二陰從之多陰也陰卦以一耦為主而二陽從之多陽也見於德行者君也陰者民也陽卦非皆君子也一君而二民則陽專以上陰分君子之道也陰卦非皆小人也二君而一民則陽分於上陰專於下之道也徐相直說其德行何也〻小人之道也論陽卦陰卦其德行也易以奇耦之畫分陰陽陽之畫奇奇則純一之象君子之秉心精似之陰之畫耦耦則二而不一矣小人之懷二心者實似之故陽卦畫為君陰卦以二畫為君此君子小人之德行區別如此張應珍解多陰〻君子之道也此坎艮震以奇為君奇陽也君子也　陰二君民小人之道也此巽離兌以耦為君耦陰也小人也陳深讀易編其

皆君子之道也[illegible]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 又曰一者奇二者耦也陽一君而二民以奇為君而耦為民也則陰陽之理順而君民之分正故曰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以耦為君以奇為民也則陰陽之理悖而君臣之分亂故曰小人之道 陳普解陽卦多陰止小人之道也陽卦震坎艮陰卦巽離兌奇陽卦皆五畫耦陰卦皆四畫君陽民陰一君二民羊多牧少牧少羊多天下定于一與正出多門權移於下之類也 吳澄纂言陽卦震坎艮也皆一陽二陰陰多於陽陰卦巽離兌也皆一陰二陽陽多於陰故者其迹之粗德行者其理之精先粗後精兩設問而兩荅之也陽卦數奇多陰則一奇二耦合成五數陰卦數耦多陽則一耦二奇合成四數數分奇耦以荅其故之問陽畫為君陰畫為民陽卦一君統二民寡能治衆主必致一得理之正為君子之道陰卦一民事二君主无二王物不兩大非理之正為小人之道道分君子小人以荅其德行之問 俞琰集說震坎艮三男陽卦也曷為而多陰三男皆坤體乾交坤而得之也巽離兌三女陰卦也曷為而多陽三女皆乾體坤交乾而得之也陽卦皆一陽而二陰是為陽卦多陰陰卦皆一陰而二陽是為陰卦多陽所以然者何哉陽卦奇陰卦耦也陽卦奇者震坎艮皆五畫也陰卦

巽[illegible]卦一陽而二陰是[illegible]而二民陰多陽少以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陽是謂二君而一民陽多陰少以二君共守一民不一也故為小人之[illegible]也 右第四章僅兩節疑錯簡前一節當屬前章後一節當在貞夫一[illegible]下 李恕易訓震坎艮為陽卦而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而皆一陰其所因者何也三陽之卦其數皆奇三陰之卦其數皆耦自其德之何也陽卦一奇二偶是二民共事一君君子之道也陰卦二奇一二君共守一民小人之道也 張清子集註其德行何也止小人之道容臺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為之君陰陽故耦為之主 趙珪解陽一奇陰二耦也陽一在君位而二為民[illegible]道也陰二在君位而一為民乃小人道也 胡炳文通震坎艮陽卦也陰巽離兌陰卦也而多陽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陽與陰一分固如此論其德行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之扶陰又如此 董真卿會通徐氏曰君謂陽民謂陰君子之道以陽統陰小之道以陰統陽 錢氏曰陽卦君子之道陰卦小人之道亦衆大集[illegible]元非一[illegible]小人[illegible]君子

[illegible]之道 錢氏曰一[illegible]公君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illegible]人之道也卦體乎君子小人之道而象彖爻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為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道蓋此特借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同耳非可一例成卦也爻彖象乃是發明此道非發明此卦也 解蒙精蘊大義陽卦多陰止陰卦耦聖人之賛易始若疑于陽陰之不以類行終果信夫陰陽之各有定體 其德行何也止小人之道也一為衆所宗于以見陽德之盛寡以多為主于以見世道之衰此聖人以易而驗諸人事者如此也 先儒曰陽宜多陰陰宜多陽今則反是何耶蓋凡陽卦皆五畫其數奇陰卦皆四畫其數耦然陰陽之卦雖不同而皆以陽為君一君而二民其道順故為君子二君而一民其道逆故為小人又一說陽卦二陰故奇者為之主陰卦二陽故耦者為之主何則少者多所宗一者衆所歸此以卦之成卦言之也若論德行則不然何則以奇為君以耦為民則陰陽之理順故陰陽之卦皆以耦為民奇為君而以寡統衆者為君子之道此亦以大槩而言之也震坎艮不皆君子巽離兌不皆小人 象謂聖人以陰陽不從其類也既有見剛柔之[illegible]此賛易之旨也 右第四章先儒曰此章專

一奇畫為君是一君也[illegible]人為民此二民之義也一君四民以寡御衆上下之分定故曰君子之道倘一耦畫為君便是二君二奇畫為民是民也只是二箇人一人管一人便是二君一民辰模出多門故為小人之道也 朱祖義句解其德行何也陰陽二卦之德如何行（去聲） 陽一君而二民陽卦以單爻為君以拆爻為民則是統衆 君子之道也順理故為君子之道 陰二君而一民陰卦以為君以單爻為民則是以衆統一 小人之道也悖理故為小人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illegible]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illegible]

朱子本義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illegible]以思慮為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朱子語類天下何思何[illegible]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慮[illegible]

蛇之屈[illegible]不屈則亦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董楷集說朱氏附録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不先云殊塗百慮而後及一致同歸。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趙與迿易遺說朱子語録：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夔淵録）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illegible]往來之理。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

在天下无一[illegible]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盗皆不可无。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利欲膠漆盆中。（李閎祖録）　何基發揮朱氏附録問憧憧往來，只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人言往來于[illegible]否。曰否。下文分明言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illegible]說微倒了，所以致人疑。這箇只是對那日往月來底說，那箇是自然之[illegible]來，此憧憧是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是忙迫底，心猶助長，正心與計獲[illegible]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箇忙迫。　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著箇憧憧了，便是私意。又問明道云莫若[illegible]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illegible]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韓康伯註易曰：憧憧往[illegible]從爾思，天下之動必歸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憧本又作憧，昌容反。　重言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出咸卦。　子曰天[illegible]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少則得，多[illegible]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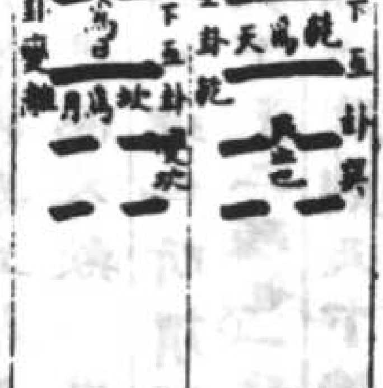
憧往[illegible]憧憧然役用思慮來，或往，然後朋從爾之所思。若能虛寂以純一感物，則不須憧憧往來[illegible]自歸也。此一之爲道得，爲可尚，結成前文陽卦以一爲君，是君子之道。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止）　天下何思何慮，子曰天下何思何慮者，言得之道，心既靜寂，何假思慮也。天下同歸而殊塗者，言天下萬事終則同於一，但初時殊異其塗路也。一致而百慮者，所致雖一，慮必有百，言慮百種，必歸於一致也。塗雖殊異，亦同歸於至真也。言多則不如少，動則如寂，則天下之事何須思也，何須慮也。李鼎祚集解易曰：憧憧往來，朋爾思。　程玄曰此咸之九四辭也。咸之爲卦，三君三民，四獨遠陰，思慮交也。　天下何思何慮　虞翻曰易无思也，既濟定六位得正，故何思慮。（所引韓康伯曰見前韓康伯註）　司馬溫公說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心動貌，朋類也。夫得失往來，物理之常也。苟能居正以待物，則往來不足爲之累。憧以往來動其心，則夫物之感人無窮，將惟爾所思，各以其類而至，所謂物至而人化物也。　天下何思何慮，皆正夫一。蘇軾傳易曰：憧憧往來（止）　何思何慮，致一也。一則一矣，其不一者，蓋未一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然之[illegible]得也。夫何思何慮。張紫巖

傳聖人[illegible]天地育萬物，一本諸此。究類從之鳴呼。咸感之道大[illegible]要自私念不起中來，是以大中至正之道，大明于天下，施及蠻貊，无[illegible]化。九四致思於二陽，固不失其爲正，而私狹之心，殆未足以盡咸感。天下雖大，理本同歸，道則一致，誠能以至公爲心，顧何所往而不通[illegible]安世玩辭十卦十一爻章第四　十卦以咸九四爲主意，大抵論感一心屈伸之一形，往來之一氣，出入之一機也。精義入也，乃所以利用出也；乃所以安其入。自此以下，困、解、噬嗑、否、鼎皆言利用之事；損、益皆言精義之事。困而不利，而解利；噬嗑初九福，而上六禍；鼎凶。言自一人一事而至於天下國家之用，皆盡於此矣。豫言知幾之早，省過之速。損言心之當一，益言道之當豫。精義入神之功，亦盡於此。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自日往月來至屈感而利生焉，言物理之同歸而殊塗也。自尺蠖之屈至於崇德也，言之一致而百慮也。自過此以往至德之盛也，言天下何思何慮也。日[illegible]於生明而往來之道則殊，寒暑同於成歲而往來之時則殊，其殊者一[illegible]

三句以解上六句也[illegible]也。自物言之。尺蠖之屈乃用此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乃用此以存其身也。自人言之。心之精者即其用之利用之利者即其德之崇。上段猶以彼此相成。此段即屈爲信。即信爲屈。愈入於約矣。此所謂一致而百慮也。然日月寒暑天道之自然者。固可以言何思何慮矣。其在人事則精義所以利其用。利用所以崇其德。其致利也。如尺蠖之求信。未可以言无思也。其入神也。如龍蛇之存身。未可以言无慮也。蓋猶有致有崇。有求有存也。必至於過此以往。而入於窮神知化之鄉。未之或知。而安於德盛仁熟之境。乃可以何思何慮。此夫子從心之時。孟子聖神之化也。蔡節齋訓解易曰。憧憧往來上何思何慮。憧憧之思以思慮爲感者也。且天下散殊。何思何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歸雖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致雖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紛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馮椅輯註。此總言天下之人不能思慮。而徒惑於往來之憧憧也。致極致也。往來雖異。而其歸則同。往來雖雜。而其致則一。天下之人。見其憧憧而殊塗以求之。不知其歸之同。見其朋從所思而百慮以索之。不知其致之一。故再言何思何慮。而深有感於天下之人也。其不未之川思其來。其説注也。羽又慮其往惑之甚也。往可久。曰天下之動貞

夫可何[illegible]

田疇學易蹊徑咸九四。[illegible]



艮下　互卦艮爲止。互卦乾爲天。艮在乾天

兌上　下。天下何思何慮之象。　互卦離爲

艮下　坎爲月。故有日月往來明生之象。

坎上　爲夏爲暑。坎爲冬爲寒。故有寒暑相

蹇咸之象。　巽位於尺蠖與蛇之象。　乾爲

坎爲穴。故有尺蠖之屈。龍蛇之蟄之象。

易曰。憧憧往來上天下何思何慮。聖人論陰陽之卦。而推究君子小人之道。故雖之以十有一爻之辭以證之。夫天下亦大矣。爲得人人而悅之。咸之六爻。初咸其拇。二咸其腓。三咸其股。五咸其脢。上咸其輔頰舌。各其所感。故於中心憧憧不定。或往或來。切於求吾之朋類順從吾之所而至。則其所以謂之朋者。其君子之朋歟。抑小人之朋歟。若欲感君子朋。則置爾邪思。屏爾智慮。在彼雖有小人。亦當隨逐君子革面而從。不以小人自處矣。今咸之九四。所以不言咸。是真无心於感物。但坐觀初至上[illegible]大以至公之心躰[illegible]

天下之大。亦不必尚思慮而求其[illegible]謂大道。其歸入也本同。而塗徑之殊耳。其理致也則一。而致慮之百耳。則天下亦何必勞思役慮也哉。徐相直説。聖人引咸之九四。以明人之不能致一也。初雖己之應。爲二三所隔。不能上通。四憧憧往來乎二三之間以求之。則所感者狹矣。故曰朋從爾思。聖人舉致一之理以明之曰。天下何思何慮。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復斷之曰。天下何思何慮。深明天下之理未嘗不致一也。陳普解。以咸九四而言。理本一原。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在天地間明如日星。不待思慮。再言天下何思何慮。見義理甚明。无難見也。張應珍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咸卦九四爻辭。下文演義。　子曰。天下何思何慮上天下何思何慮。此則无思无慮。知天下之理莫不同歸而一致焉。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又何足云哉。俞琰集説易曰。憧憧往來上天下何思何慮。此以下釋咸九四爻義。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何思何慮。謂天下萬事萬物之往來甚衆。若以思慮爲感。則是自取其憧憧也。如日月寒暑未嘗不往來。而其往來也。任氣之自運。何思何慮。又如尺蠖龍蛇。未嘗不屈伸。而其屈伸也。委形之自然。何思何慮。天下之理本同歸而殊其塗者自不同。天下[illegible]自不一。[illegible]往來皆人事之常。安能

使之存[illegible]言咸感之道[illegible]紛然。豈咸感之道[illegible]受人无所事乎慫慂之。龜山[illegible]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思。此何理哉。李恕易訓。聖人於咸九四極言感通之道。曰貞正則吉亡。若係應於初。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所感者狹。惟朋類所思矣。夫子申之曰。天下何思何慮。理本无二。途雖殊而其歸則同。百而其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何假思知也。張清子集註。橫渠曰。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能虛以接物。係着。非行其所无事也。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其朋是感其心也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虛以受人。乃憧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南軒地之道。日月寒暑。任氣之自運。初无思慮。萬事之理。尺蠖龍蛇。委形之然。初无思慮也。　朋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illegible]自相感也。　咸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蓋有心以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以待物。[illegible]能无所不感。　進齋曰。天[illegible]

[illegible]人於此但當以守之。不必自爲紛紛也[illegible]咸卦九四爻辭也。憧憧往來不絕以思則朋從者乃爾所思。思不及者不從也。夫子釋之曰天下之事有自然之理順道行之而已。何用多思而私慮乎。天下同歸者大道。如人歸于京都[illegible]從大道以往則无用思慮而自至。雖思由旁蹊曲徑而行其至也亦同安用憧憧多思乎。萬事一理而致。何必百用其私慮乎。反復言天下何[illegible]何慮者深明夫感道之不然也董真卿會通朱子語錄憧憧往來自不[illegible]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只着箇憧憧便鬧了（德明） 感應之[illegible]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僩） 真[illegible]曰按上繫對程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却云恰好着工夫上繫以爲善繳繞豈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遽及要必由思而入歟 柴氏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棄私欲而循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貫。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也。一致而百慮。天下无二心也。致謂極致明其所同歸極其所一致。則天下殊塗殊慮而无不應者何思何慮爲哉（所引柴氏曰見前蔡節齋[illegible]）[illegible]思。 蒙謂五之感

[illegible]惱曰。事[illegible]則私矣。慮雖百而致則一[illegible]然貞節守之。不必自爲紛也。 蒙謂人心不雜乎私則天下之事之而无疑矣。郭雍解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咸九四之爻辭義句解易曰。繫易辭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此咸卦九四爻辭謂絕而或往或來於心中。以朋類而從其心之所思慮。 子曰孔子下何思何慮。天下只有一理。何所思量何所顧慮。 天下同歸而下之理其歸會處則同。而所行之塗徑則殊而不一。 一致而百[illegible]極處只是一理。而人有百端之思慮。 天下何思何慮。再言其[illegible]陳憬經義天下何思何慮 天下之心猶有感於多事故聖人[illegible]決其无事蓋天下之事。不勝其多端而人之一心。惡狗乎多[illegible]者未至於寂然不動之域而[illegible]聖人[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人之生事有事也。斯人何足以生事。所以生[illegible]心也。有心於是乎有思有思於是乎有慮。非惟生事。而適所以多事。非惟多事而反所以敗事此有心之過者是其甚乎。嗟夫人之一心。不可有所忽宰制群動此心也酬酢萬變亦此心也思曰睿睿以作聖本何惡於思安而慮慮而後得亦何惡於慮自夫見理不明往往隨事而遷徙好惡之无節其爲心術之害此聖人所以拳拳於咸之九四而言之者以其未免於有心也今觀其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朋從爾思思而得朋也不知其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致則一猶之日月焉往來相推而明自生猶之寒暑焉往來相推而歲自成又何思慮爲哉所謂何思非不之思也抑无足思也所謂何慮非不之慮也抑无足慮也付之以无心安之以无事物不吾累而心與理一故聖人之所以過人者遠矣然則何思何慮聖人於繫易之際一言之不足而又再言之者吾以知聖人决天下於无事豈不於是而可見乎蓋嘗即詩而觀之詩人之言思初曰无疆又曰无期既曰无期又曰无斁而終之以无邪則无邪者乃其思之正也聖人恐學者惑於多思而不知一出於正故於論詩之際獨取无邪之一言以爲三百篇之詩是亦何思何慮之遺意

[illegible]天下何思何慮。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人能以无心感天下則以天下累其心夫人心寂然而能感者政以天下之理一本而萬殊也人而以何思何慮言之亦明夫感應自然之理而已天下之事无窮而心之理有定何以思慮爲哉然人知此心之感出於无心而不知天下理本於无二果同歸矣何患乎塗之殊果一致矣何患乎慮之百定心事必貞夫一是亦何思何慮之有天下之事豈足累其心哉聖人釋此四爻義首若設問而卒乃應之發明感應自然之理可謂至矣吳說之問向來聽講咸九四憧憧往來不指九四而指五爻不能无疑今詳觀子繫辭論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方得釋然 逍遥公曰如何釋然曰有往有來有屈有信是有思有慮憧憧也九四獨无所感而坐觀五爻之憧憧何思何慮之有公曰一往來一屈一信猶墮乎數過此以往則不墮於數斯爲德之盛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一百八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一千三百十　三微

儀

靈寶鐘磬威儀經

（爾時智德真人與諸仙衆同詣太上稽首請問集衆威儀太上曰衆有二）種一者聖衆二者凡衆若說法齋戒救度生死一切不問凡聖皆當來集咸聽擊鐘普天尊於色界天中教化說法時至不齊衆有前後於是放十種相光從口出徹照諸天五億世界無量國土普使聞知示大神力演真一妙氣合五和之精成無量寶鐘各隨方域同發靈音聲遍天地響若琳琅皆作洞章晝夜震動應十二時一切衆生聞悉歡喜煩惱皆除時不信者信未悟者悟鐘聲到處普遍十方汝今所請當爲聞悟智德稽首曰雖聞鐘聲未解威儀不審上天下[illegible]亦有等差否乎太上告曰三清上境三界十方大小名目亦有不同今但說之汝其聽焉大羅天中有九明華鐘七曜神鐘洞光浮鐘飛精空鐘大光雲鐘開天光鐘自然神鐘玉清天中有鳳笙天鐘華寶雲鐘霄巖靈鐘玉龍華鐘空明寶鐘九合光鐘萬變瑤鐘上清天中有十華寶鐘四華鳳鐘靈耀明鐘龍耀明鐘鸞翔華鐘太清天中有九精合成鐘百寶空明鐘結雲華鳳鐘天飛龍鐘九天中有自鳴華鐘九色光鐘萬寶花鐘大自然鐘皆結真精妙炁而成光明朗然洞徹神化無方千形萬象應變難名或大或小隨運自鳴音聲響亮和雅應神四梵天中有度命神鐘長生靈鐘濟生神鐘消魔神鐘返魂神鐘制魔神鐘降魔神鐘伏魔神鐘攝靈寶鐘集仙瓊鐘歸真和鐘三界天中有保生之鐘昌樂之鐘自鳴之鐘安國之鐘應命之鐘寶齡之鐘延和之鐘長壽之鐘護神之鐘皆以紫鳳翠龍之金照夜明霄之寶承九天之炁九泉之火合而成之宛利天中有蓮花之鐘翔雲之鐘宛鳳之鐘交龍之鐘遐齡之鐘消災之鐘度厄之鐘護國之鐘定生之鐘保命之鐘修期之鐘辟兵之鐘消魔之鐘皆以金銀銅鐵瓊瑤寶玉鎔鑄雕刻而成各有百千萬億或六時十二時悉有典鐘靈官玉童玉女金精猛獸獅子神兵辟邪神吏金剛神王防守侍衛晝夜考擊聞悟羣生於是智德真人受得威儀科戒告下三界十方令得見聞於是流傳焉太上曰非時不得妄擊鐘磬若不整法服清淨祝誦失其節度皆五帝考之死墮寒氷之中百劫受苦謹而慎之（平旦）六梵應天關萬帝朝雲宮飛香霧來日詠詠順清風神真

散瑤華靈音通太空衆聖赴期來遠近聽鳴鐘（日出）紫微發天光青華生琅音萬景照雲宮衆仙發玉答流響動長空餘聲振寶林慶此天真樂散我幽滯心（辰時）披雲登天軒環目矚九清遐想排雲窻倘聞空洞鐘衆動非所觀妙音良可聽發彼瓊瑤響解茲幽蔚情（巳中）玉女秉靈機金聲振遐響聞覺萬千人拔度九幽爽苦魂披雲出洗晛來運上神力頗思議法音被無象（正中）太虛包六義至道數一元梵聲綸逈絡法鼓出天端境空心自靜情舉志更論祭此六時響釋我百憂煩（日昳）負童轉空輪神女撫幽機晝夜天關盡循環星柱稀鳳鳴十二時龍翔百六歸擊以瓊華音暢我天尊威（晡時）四龍隨天運五帝推日車月女散寶香雲宮下瑤華十仙聆法鐘俱集太上家五苦長解脫恒吟空洞歌（日入）高抗萬天機晝夜相循環太上數聖教普告於世間應境立真王分職有司官仙童擊玉鐘衆聖朝天關（黃昏）未景控朝輝紫輪乘夜月二耀遞推遷四序無停驂玉童唱時至寶鐘鏗然發稽首無上尊攜駕登金闕（人定）陽輪下幽窟陰景照雲房珠臺鏗瑤音碧殿藹瓊香妙聲發空洞微響合幽章共美虛中曲清音風外揚（中外）靈童啓星扉聖母御雲龍日月相代謝晝夜更故新天下萬合香室降千品真玉音羅太虛金爐生紫煙（雞鳴）五億諸天境三千世界中方方列仙域處處有神鐘梵音生法宇妙韻起靈風因緣常不絕功德永無窮（常鳴鐘磬偈）盥潔披天衣端念陟雲臺時至當鳴鐘仙聖步虛來瓊音徹玄都金香藹紫微萬騎雲間逸九華空外飛鳳凰翩翻翔獅子縱橫騁玉女羅瑤饌仙人坐誦經稽首禮十方虛想在三清天尊住虛空恍惚本無形湛然自靈應常能感精誠西妃撫瑤琴齊和空洞讚地獄無罪魂天堂奏善名一振琅鐘響萬衆稽首聽太上曰此頌龍漢劫初諸天帝王誦之者魔神清暢衆真降庭鳴鐘祝之與響齊聞朗徹十方萬聖歡樂九幽赦魂男女歌詠國土安寧永享福祚世世無窮集衆聽三下鐘冠帶燒香長鐘晨夕擊之各有庠序詣座旋繞人天聖凡皆以之集當審察焉勿罹五帝之罰智德真人及諸仙衆一時稱善稽首而退

靈寶三元威儀經

（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威儀太上大道君以上皇元年九月一日西遊玉國）龍崛山中與太真王夫人共坐一蠕華林之下時有元始天尊忽來碧霞綠輿三素飛雲神仙羽蓋三十二天上帝玉真飛仙玉女千億萬人建九色之節十絕靈旛散花燒香浮空而來前導鳳歌後從天鈞師子白鶴嘯歌邕邕五老啓途太極參軒衆真並降於龍崛山中是時天朗氣清日月

停輪星宿洞耀璇璣不行河海靜默山嶽吞煙時和氣清風不揚塵天樂浮黎三景瀁漭五苦解脫長夜開惠枯樹生華死骸還人麟舞鳳翔飛鳴欣欣諸天踴躍並蒙妙音一日一夜山川溪澗一時緬平七寶派漫空生自然天人豐沃無有飢寒道在一國渾被十方天尊下教告太上道君曰令出一切懽樂難言是運始開三皇乘晨純真總氣先度靈人預以令生皆是宿慶福德所鍾男女純朴不生害心尊情信向敬待道真北極推數天地二交一會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五帝臨治福數之終玄元炁交六天運行其度當從人心破壞自相毀傷男女夭命非復本年三官疲於謹捲太陰頌於往還生死緣對種種相纏長夜搞積幽冤無親循覆翻樹足蹋刀山飛血萬里漸痛難言君受高皇之號居太山之侍局長所監豈不矜之哉今日同慶祈善無極哀念來生構不相告於是道君下席稽首上白天尊無極之劫因緣至令遭遇神真邈降空山惟懼懼靡知所陳昔蒙教誨晨夜敬念爰大任總掌羣衣任高任重愧所不稱運有推移時不常存禍福相從天炁相傾人隨運促生因運行三道上升六天方興人鬼交亂紛紜三官自來之數非可如何夙夜憂懼形慮無寧意經才氣罔知何方可得開度為諸來生解脫幽揹作善因緣伏願天尊賜垂哀憐賜所

未見教所未聞緣以大慈曲被衆心慶忭高上伏用匪懷天尊答曰大洞真經幽升之道所管一種拔度七玄福流一門靈寶大卷普度天人福逮一切生死獲恩皇文大字三洞寶經自然天書並是度身升玄之法修之者馳騁龍駕白日登晨未之者身度八難先諸苦塵七祖生天見之者精心信向世生善緣君令方當誠教三代授宗真人宜備天儀教導三乘使有心者得成神仙令當以靈寶金籙簡文三元威儀自然真經相授此法高妙不得輕傳舊科四萬劫一出世運既保道須賢人四十年有金籙宿名合真之人聽德二傳自無此人分藏之中樞不依年限而妄與人身形屠截七祖受殃風刀萬劫世生聾盲禍福對報慎之戒之道君稽首既蒙訓授奉承誠言於是天尊即命侍經玉郎立左監度司馬立右九天真王迴九色之節周天三匝諸天臨慶道君左轉南向長立天尊左迴北向而立侍經玉郎依舊告靈監度司馬執經在前道君九拜三起三伏奉受威儀自然真經天尊授度法事既竟諸天侍從於是解座道君依格奉行靈文至中皇四百年以授太真王夫人令下教五帝之君天尊授經之時諸天侍從東真臨軒西司五靈監度盟言東西二華南極北斗二聖真人侍立侍衛太真王夫人執十絕靈幡立上方太素元君執召神人之信

立下方侍經玉郎立左監度司馬立右九天真王執九色之節正於中者元君迴信三轉萬神衛對真王東向轉節三迴稱善諸天臨慶天尊起揖諸天大聖真人玉女一時同禮禮畢俱起左迴捻香散華三旋周匝復侍一時同伏玉郎告畢司馬東向讀經三遍以授道君付度事畢真王迴節諸天帝王大聖真人神仙玉女一時起禮太真夫人迴十絕右轉三遍解座眾真各去靈寶三元宮中有三部威儀上元總真中元總仙下元總神部有八十條三部合二百四十條上應二十四真中應二十四神下應二十四氣三部八景元始之宗三元宮中各以玉童玉女二十四人侍衛號書掌錄滿懽料罰功過依明真科者四十年聽傳二人三元下教有德自然威儀天典備足普告諸天日月星宿五帝五嶽三河四海九江八極三界神靈皆使一月三朝其身玉童玉女各二十四人侍衛出入營護一門其道尊重慎勿輕傳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修洞天威儀常清朝向本命迴心玄種三十二天禮畢搖頭以兩手指天厯翔各九過手摩額拭兩眉僕拭兩目按鼻兩邊上下兩孔事事各七過畢還東向閉眼思青雲之氣冠匝一身玉童玉女各三千人侍衛左右手執三七色節從羣神萬真前導麒麟後從玄鈞白虎啓路飛龍翼棘羅列分明而叩齒三十二通密

咒曰洞天飛景位登玉清威儀齋列衛我身形慚命響應威震八冥羣魔降伏東赫萬精神真斥穢三界太平天仙翼位地祇侍靈飛棘緑輿升入玉庭畢仰嚥三十二通止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修洞玄威儀正中當向玄迴心玄種十方畢使搖身九過兩手摠後龍伸九過次以兩手拭面髮兩乳房及心各三七過令百節解還向東閉眼思赤雲之氣冠匝一身玉童玉女各二千人侍衛左右手執紫旌之節從萬神千真前吹鳳鳴後奏天鈞玄龍啓道五帝參軒天儀羅列審定分明叩齒二十四通密咒曰赤明數真三道煥分靈書開度洞清八門五帝錄仙濯我形魂三八景神并心合羣天威翼翼羽服紛紛降致景輿策龍升雲抗足玉陛上謁帝君畢仰嚥二十四過止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修洞神威儀常當黃昏時向太歲迴心玄種五方畢使伸兩脚手著尻下解蹲搖身九過以次兩手摩臍下按兩足蹠心各三七過令上下氣通還向東閉眼思黃雲之氣冠匝一身玉童玉女各一十人侍衛左右手執五色之節從千真羣神前嘯九鳳後吹八鸞白虬啓道北極參軒天儀鬱勃羅列左右而叩齒十二通密咒曰羽儀洋洋天威翼翼仙童備衛玉女侍側玉文洞神威制巨有靈魔降伏清蕩三域道行正真非真翼測龍駕自然上升太極畢仰嚥十二

下原缺六葉

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然十燈以照十方、於燈下向天門十拜、咒曰天開地闢、玄陰不明、談上朱煙、爲我通實、十方尊神、玄監我形、魂魄洞輝、自然光精、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然二十八燈以照二十八宿、於燈下向東南二十八拜、咒曰明星大煥、光流十門、玄精下映、九幽不宣、我然華燈、乘光上闢、願得清蓋、照我形魂、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然三十二燈照三十二天、於燈下向天門三十二拜、咒曰龍漢蕩蕩、三氣乘玄、梵行七渺、攝羅大千、悠悠長冥、仰望綿綿、今日明燈、我願成仙、與我七祖、同升諸天、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然五燈於五方以照五嶽、於燈下拜、五方各一拜、咒曰五嶽靈山、安鎮五方、五帝尊神、神仙之宗、今日然燈、上照天王、記我命籍、度入仙宮。七祖解脫、同升太空、上元金籙簡文真仙品曰、然燈威儀、功德至重、上照諸天、下明諸地。八方九夜、並見光明、侍燈之官、魁爲用意、每令燈光明徹、竟夕不得中滅、半闇半明、令人短世、宜慎之焉、天尊告太上大道君靈寶上元宮中金籙簡文真仙品曰、自然威儀八十條、金格俯仰、諸天之玄範、得見之者、皆億劫因緣、先身宿有金名仙籙、數得披眄、修之者、即馳騁龍駕、白日登晨、奉之者、七祖即得出離長夜、上升天堂、逍遙無爲、上元金仙宮中門戶清肅

以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百一

六模

蘇

朱晦菴集讀蘇氏紀年程弟允夫雅好蘇學嘗以講於余而終不能無異同之論故其爲此書也用心甚苦而獨不以見視比其既沒乃得見之則有甚隱而可愧者恨不及與之反復其說也姑掇其尤者一二論之以爲死者有知尚當有以識余之意爾蘇黃門言吾暮年於義理無所不通蓋悟孔子一以貫之之言人曰夫子之道一以貫之惟一爲能萬變而不窮故諸弟子之問或仁或孝或從政或事君所問不同而夫子答之亦無窮焉以一以貫之故也然夫子不以一貫者告人何哉夫子中道而立彼由此而悟如顏子者其所得亦不過於問仁問爲邦爾而於與聖人交贊其它雖未大有所得苟日從事於行孝從政事君之間亦不失爲士君子故曰下學而上達蓋其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非有二也衆人未達謂之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故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道豈果若登天乎雖然又曰君子之教人不可以同科也譬諸草木大者使之遂其大小者使之成其小區別使各極其分量斯足矣故中人以下姑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可也苟比其大小而同于一科使學者躐等以爲進相誣以爲高豈善教者哉若乃聖人則其間端使自遠大及其至也亦不過是而已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有始有卒非自始以至於終惟聖人然後能始終一致也古史曰夫子子夏之教人也始於洒掃應對進退而不急於道使其來者自盡於學日引月長而道自至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譬如農夫之殖草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雨既至大小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也孔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達之有上下出乎其人而非教者之力也蓋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於夸世非性命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於洒掃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是而起此子夏所謂誣也又曰公言每夜熟寐至五鼓初即攬衣而坐此即所謂天下何思何慮之時也蓋天下本自無慮但人不具此眼目不能識之爾古史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舜之禪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人之欲以道相詔者至於一與中盡矣昔者孔子與諸弟子言無所不至然而未嘗及此也蓋嘗與子貢言之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雖與子貢言之而孔子之言之也難而子貢之受之也未信至於曾子不然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出門人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蓋孔子之告之也不疑而曾子之受之也不惑則與子貢異矣然曾子以一爲忠恕則知門人之不足告也及孔子既沒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因其說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既出而天下始知一之與中在是矣然子思以授孟子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烏乎孔子之所以不告諸弟子者蓋爲是歟前所段紀年所載皆其門人所

記語意闕略恐於蘇公之言有不能無失者不足以極余之辨故考諸古史以足之如此云聖人之所謂道者天而已矣天大無外造化發育皆在其間運轉流行無少間息雖其形象變化有萬不同然其爲理一而已矣聖人生知安行與天同德其於天下之理幽明巨細固無一物之不知而日用之間應事接物動容周旋又無一理之不當然非物物而思之事事而勉之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固非塊然以守一物於象罔之間如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妙道之極而陰祕藏之不以告人而時出其餘以愚學者之未達使姑爲善人君子而已也然夫子之告子貢蓋以知而言其告曾子則以行而論至於夫子言之之難易二子聞之之得失則古史之言雖若近之然謂曾子以門人不足告而姑以忠恕爲言則是不知忠恕之相爲體用正所以明夫一貫之實矣至於游夏之論洒掃應對之云云者乃謂小子之學所當由此而漸進非謂一告以此而遂一聽其所爲終身無復有所告語也觀夫子之與顏淵言至于終日而淵歎之以爲善誘循循博文約禮則聖人之所以教人有始有卒蓋亦可見但不躐等而已今曰教不可以同科姑使之從事於此而教者遂不復有所與則固昧於教學之序又謂顏子平生所問止於論語所記爲仁爲邦之二條則其考之又可謂不詳矣夫子之言下學而上達正謂下學於人事之卑近而上達於天理之精微爾今曰所學者此而其所達者亦此則是終身下學而未嘗上達也又以子貢爲未達而疑夫學之外別有形而上者以病其猶天不可階之言則夫子形而上下者雖不可以二物言然謂學之外別無形而上者則是但有事而無理但有下學而無可上達也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然謂其必可至而無難則是顏子未由也已之歎孟子大而化之之語皆爲未達也其言不急於道而待其自至如農夫區種而無所用巧皆非是獨其譏當世言道之失蓋指王氏而言則爲近之然所謂道者已亦莫之識而未免於誣也蓋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凡此皆其學之所不及而妄言之故其失如此至於天下何思何慮正謂雖萬變之紛紜而所以應之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今以中夜起坐斯須之頃當之則是日出事生之後此何思何慮者遂爲閑廢之物而無所用矣彼所謂得一貫之旨者殆不過此豈不陋哉古史所引舜禹授受之言亦非本義蓋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亦言精一則別於人心道心之間而守其道心始終不貳則其所行自無過不及而合中道耳非以一名道而寄之於中也又

謂孟子爲性善之論而一與中始枝尤爲謬妄今未暇辨後章詳之　前所論蘇潁濱正以其行事爲可法耳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爲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曾皙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縷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蘇黃門老子解蘇侍郎晚爲是書合吾儒於老子爲未足又并釋氏而彌縫之可謂舛矣然其自許甚高至謂當世無一人可語此而其兄東坡亦以爲不意晚年見此奇特其可謂無忌憚者歟因爲之辨　蘇謂孔子以仁義禮樂治天下皆器也而晦其道老子絕而棄之以明形而上之道先生謂示人以器則道在其中蘇氏離器而言不知指何物名道道者仁義禮樂之總名今曰絕仁義棄禮樂以明道是舍二五而求十也豈不悖哉　蘇又謂因老子之言以達道者不少而求之於孔子者常苦其無從先生謂因老子之言達道者何人何如其達而所達何道孔子循循善誘誨人不倦入德之途坦然明白而曰常苦其無從乃自狀其不知道而妄言耳

蘇又謂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先生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六度萬行吾不知其所謂然毀君臣絕父子以人道爲大禁達道固如是耶朱子語類子由古史論前後大槩多相背馳亦有引證不着是他老來精神短做物事都忘前失後了（淳）近見蘇子由語錄大抵與古史相出入它也是說要一以貫之但是他說得別他都只是守那一說萬事都在一然而又不把一去貫說一又別是一箇事物模樣（義剛　按陳淳錄同而略）　看子由古史序說聖人其爲善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不爲善也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此等議論極好據張以後文人無有及之者蓋聖人行事皆是胷中天理自然發出來不可已者不待勉強有爲爲之後世之論皆以聖人之事有所爲而然周禮纖悉委曲處卻以聖人有邀眷於天下之意大段鄙俚此皆緣本領見處低了所以發出議論如此如陳君舉周禮說有畏天命即人心之語皆非是聖人意因說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曾南豐議論平正耐點檢李泰伯之文亦明白好看來之問老蘇文議論不正當曰議論雖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達朱子語續錄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卻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來相見子由遜先尋得蔡京

舊曾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又請其人相見諸孫又之滿地子由患自取之曰其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　子由深有物作穎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楊畏來之邵等事皆不載了（當時有楊三變而未之號）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下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與矣遂攻之朱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授其風旨也　因說欒城集先生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然其間卻云天下以吾拙而以拙乘我以吾巧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卻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善惡故舉而歸之於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都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老蘇先生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也子由晚作待月軒記想他大段自說見得道理高而今看得甚可笑如說軒是人身月是人性

則是先生下一箇人身卻外面尋箇性來合湊着成甚義理黃氏日抄論蘇文定公遠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雖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之士蓋知所用力之地矣又作范景仁墓誌銘形容景仁之潔已與君實之救世同稱非蘇子其孰能察之蘇籀記欒城先生遺言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卻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脩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稱王介甫之說以爲已說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貢父書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旗承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溫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喪何可預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校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析衷典據甚

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年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伴坡公觀之以爲古人所未至蘇籀雙溪集稱于蘇詡記曰先公監丞樂城公長孫也在潁濱視炙教誨十五餘年建炎初南渡侍伯祖侍郎居婺女近三十載采其平昔所述古律論撰爲十五卷目曰雙溪集并所記樂城公遺言一卷因鏤板於婺之公帑庶廣其傳爲淳熙六年中秋日男朝奉大夫權知婺州軍州事詡謹誌老學庵筆記蘇子由晚歲遊許昌貴文元公園作詩云前朝輔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蓋謂方仁祖時士大夫多議文元然自今觀之豈易得哉其感槩如此容齋隨筆子由南窗詩云京城三日雪雪盡泥方深閉門謝還往不聞車馬音西齋書帙亂南窗朝日升展轉守床榻欲起復不能開戶失瓊玉滿階松竹陰故人遠方來疑我何苦心疎拙自當爾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時所作也東坡好書之以爲人間當有數百本蓋閑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許州志蘇轍元符三年歸自嶺海復官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觀轍有田在潁川乃卜居焉深藏自守不與世接逍遙嘿坐如是者十年號潁濱遺老作傳凡萬餘言按徐度卻掃編云子由南遷寓居許下多杜門不通賓客鄉人來自蜀中求見伺候於門踰旬不得見宅南有叢竹竹中爲小亭遇風日清美或徜徉於其間鄉人既不得見則謀之閽人閽人使侍於亭旁如其言後旬日果出鄉人因趨進子由見之大驚揖問久之曰子姑待我於此翩然復入迨夜竟不復出轍兄軾字子瞻亦嘗寓潁昌至今猶以坡偃名其坊後卒于常州蘇東坡集子由真贊心是道人形是農夫誤入廊廟還即里閭秋稼登場社酒盈缸頹然一醉終日如愚王十朋梅溪集蘇潁濱贊賢哉子由賢哉子由忠言嘉謀謇動見振擯身政府不避怨仇華萼聯芳皆第一流才不逮兄藐識俱優張舜民畫墁集（祭子由門下文）鳴呼請言其始憶昔髫中嘗親伯氏公佐兄兵邈在千里我掾峽府熙寧初年公與伯氏免喪山川連鑣而東道出峽山盤留累日貫晝聽泉人望入館稚如登仙無何南北已困屢遷仍未遠止於江黃不期江山助長文章文如綺繡璀璨芬芳行如珪璧溫潤堅緻星霜十稔江湖相望直至元祐再踐周行入隨鴛鷺出集僧房桂垤雙植白眉最良已領而晉嶽峙堂堂雲中日下二陸三張璜晃間作旗鼓相當每於文會爭勝稱穩未彈城府已運廟堂二言道合澤及萬方厲焚以炎玉折以剛斥冑一跌徑落海

康險阻艱難亦所備嘗五年海嶠一日許昌卻跡容室閉目面牆晏等筆進俟守發光嬰兒可使苦海生航豈期大數分甘難量奪常書未藏或一再止三數張今藏書來前後相望既論養生又關存亡疊疊不紀千百成行老仲爛零墨色未荒始疑瞻兆終底盡傷嗚呼衰哉傳聞治命返葬眉陽欲踐華言顛沛不忘杜陵遺老隻影孫吭寄哀千里莫此一觴時年未死丹旐西來再拜路傍蘇過斜川集（祭叔父黃門文）烏乎天無意於世者焉爲畀之以人未既畀之而又奪之理可疑於夫鈞昔者仲尼孟軻周流天下皇皇乎求君蓋欲拯生民於塗炭救將喪之斯文然身卒困於逆旅志畫鬱而莫信豈道大不容於世也抑天未欲平治於斯民烏乎哀哉雖我王父皇考以及叔父天祚有宋篤生良臣祖堯禹而陋秦漢談王道於一門公之在廟堂也則士人爭而嚮夷服懼樂正而朝廷尊排中商之允塞非仁義而莫陳庶幾乎虞夏之風反扑而還淳矣屬世故之迫隘乃一蕕而一薰横江津之鯉鮪豈溝瀆以容身竟中道而出走罹此郝之紛紛然公之脫身南荒而歸也則潔然箕山之下潁水之濱矣果由於千載進松喬於白雲蓋與世而相忘默淵潛而自珍託春秋以見志幾焱究於厥歷公雖不用也而天下愈尊之如泰山歸之如鳳麟意造物之有待使蘇然而獨存葱山頹而梁壞何蒼蒼之不仁豈吾宗之不祐天實禍於搢紳過也昔孫而歸公於許奉杖屨者十春雖二父之篤愛推其餘於子孫痛里門之一訣哭未訃於并汾悵易簀之不見猶及拜其冠巾恍高堂其如在狀謦咳之或聞嗟不專於教誨期可見於九原傾一奠而永已不得執紼挽公之歸葬於西岐也　三蘇周益公大全集（跋三蘇畫象贊）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某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門奇絕爲文忠公此圖藏行於廬陵宜也乾道丙戌五月十二日　二蘇江州寓公傳蘇軾字子瞻轍字子由眉山人師父洵爲古文同擢進士第又中制科軾自鳳翔判官入歷清要至判官告院上書論新法不合數補外元豐初言者摘軾詩多譏刺就臺鞫貶黃州躬耕東坡二年轍亦以抵王安石自南京判官謫監筠州酒稅并過南康愛廬阜而不敢駐爲玉淵三峽之勝與淹信宿遇隱者爲舉日月以諭性理曰人之性出爲焉身一生一死猶月之一盈一闕也轍悟其說至筠作待月軒以自省而記其事爲七年軾移汝州欲與轍别因遊廬阜乃自興國道瑞昌之市于山有賦題石芒鞋竹杖詩曰芒鞋青竹杖自掛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識故侯發意不作詩山谷奇秀應接不暇山中人曰蘇子瞻來矣詩

思不覺復出詩曰自昔憶清賞神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到廬山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山北圓通寺父洵舊遊也寺僧多識洵者因借竹軒居之詩曰澗外僕空中千千萬萬門夢師門此竹清是阿誰風僧夜夢寶蓋飛墜地詰旦乃洵忌日軾寫寶積佛獻蓋頌贈僧僧悟而謝軾作詩記之曰石耳峯頭路接天梵音堂下得臨泉此生初飲廬山水它日徒參雪竇禪袖裏寶書猶未出夢中飛蓋已先傳何人更識嵇中散野鶴昂藏未是仙自是歷二林訪濂溪過山房尋玉淵皆有詩先本條靈府休整疲止崔誠老庵預旬乃別有漱玉亭詩曰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亂沫散霜雪古潭搖清空餘流清無聲伏瀉變石欲我來不忍去月出飛橋東蕩蕩白銀闕沉沉水晶宮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持白芙蕖跳下清泠中又賦三峽橋詩吾聞太山石積日穿綫溜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鬭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右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竇跳波翻潛魚震響落飛狖清寒入山骨草木盡堅瘦空濛煙靄間頳洞金石奏彎彎飛橋出瀲瀲半月鼓玉淵神龍近雨雹亂晴晝垂瓶得清甘可嚥不可漱餘詩不可悉紀既至筠與轍別復沿彭蠡而下時軾已疏乞居常州因留盆城俟命城中天慶觀唐紫極宮

也松檜蒼蔚道士下揖迎之軾留連不能去終以廬阜景物不可窮再題一絕於西林寺壁詩云橫看成嶺直成峯遠近高低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遂達湖口焉未幾得旨許住常州明年轍亦起知績溪縣舟至南康阻風連旬詩曰莫發鄱陽市晚傍彭蠡口微風吹人衣霧遶廬山首舟人失高瞻此是風伯候伐舟未及源飛沙忽狂走晴空轉車轂漭水起岡阜衆帆落高張斷纜已不救我舟舊如山此日亦何有老心畏波濤歸卧塞窗牖土囊一已發萬竅無不奏初疑丘山裂復訝蛟蜃鬪鼓鐘相轟磕戈甲互磨叩囊覺黑旗展林木萬弩發又紫蕩人心張旅擁軍後或為鸛雌吟或作蒼兕吼衆音雜呼吸異出殊圈舊中宵變凝冽飛霰集紛揉蕭條蓬響乾晃蕩窗光透堅凝忽成隕澎湃珠未究釘縞鋪前洲環瑤瑛進岫山川莽同色高下齊一覆淵深窮魚驚野曠絕鳴脫孫舟四鄰斷餘食數升粳寒甕僅盈盎腊肉不滿豆彝求擁余服微火拾薪樵可憐道路窮坐使妻子詬幽奇雖云極奔寂頗未究一年行將除茲歲真浪費朝來陰雲剝林表紅日漏風投括已收江練平不皺兩槳舞夷猶連峯吐奇秀同行賀安穩所識問癯瘦驚餘自憐惜夢覺定真否舂陽看城邑屋危凍初溜鮮雞當有償爛熳醉醇酎徘徊東庵詩曰欲涉彭蠡湖

南風未相許扁舟厭掀蕩古寺憩行役重湖面南軒驚浪捲前浦寒傲雪陣散頹倒玉山氣一風舨沉日未息土囊怒百里斷行舟仰看飛鴻度歘入念征役一飯語平素竹色淨飛濤松聲亂秋雨我生足憂患十載不安處南北已兼忘遲速何足數遂偏遊山南北作十二詠山南開先瀑布詩曰山上流泉自作溪行逢石缺瀉虹蜺定知雲外波瀾闊飛到峯前本未齊人海明河驚照耀倚天長劍失提攜誰來卧枕蒼苔石一洗塵心萬斛泥漱玉亭詩曰山回不見落銀潢餘溜喧豗擊石塘自亂珠璣濺空谷足寒雷電逸飛梁入瓶銅鼎香茶白接竹齋厨午飯香從此出山都不弁滿田杭稻捧新秧三峽橋詩曰三峽波濤飽泝沿過橋雷電記當年江聲髣髴猩猩口石角參差洩瀨前應有夜猿啼古木已將秋葉作歸船老僧未省遊巴蜀松下相逢問信然萬杉寺詩曰萬本青杉一手栽滿堂白佛九天來消消石溜供厨足矗矗山屏繞寺開半榻松陰秋簟冷一杯香飯午鐘催安眠飽飯平生事不待山僧喚始迴白鶴觀詩曰五老相攜欲上天玄猿白鶴盡疑仙浮雲有意藏山頂流水無聲入稻田古木微風時起籟諸峯落日盡生煙歸鞍草草還城市慙愧幽人正醉眠簡寂觀詩曰山行但覺鳥聲殊漸近神仙簡寂居門外長溪淨客足山腰苦筍助盤蔬喬松

定有歲丹處大石猶存拜斗餘弟子蒼髯年八十養生世世受遺書歸宗寺詩曰來聽歸宗早晚鐘疲勞懶上紫霄峯墨池漫疊溪中石白塔微分嶺上松佛宇爭推一山冠僧厨坐待十方供欲遊山北東西寺巖谷相連更幾重　山北射蛟洲浪井庾樓東湖琵琶亭五詠各見本條而有不到東西二林之恨詩云山北東西寺高人永遠師來遊亦前定回首獨移轄社散白蓮盡山空玄鶴悲何年陶靖節溪上送行遲元祐初轍自右司諫至門下侍郎軾以禮部侍郎至端明翰林二學士知定州未幾黨禍作先弟後南徙軾過廬阜有出入巖巒千仞表較量筋力十年餘之嘆又過湖詩曰八月渡重湖蕭條萬象疏秋風片帆急暮靄一山孤許國心雖在康時術轉虛岷峨千萬里投老待歸無轍賦三詩皆不及時事焉詩曰當年五月訪廬山山翠溪聲寢食間藤杖復隨春色到寒泉須與客心閑巖頭懸布煎茶足峽口驚雷泛葉慳待得前村新雨遍扁舟應逐好風還　憶昔栖賢夜入城道傍蘭若一僧迎偶然不到終遺恨待地來遊慰昔情海外擊聞安在此堂中天鼓為誰鳴身多復向深山去一盞醍醐飽未覺此山巖谷不知重亦很淨團自一峯芒蹻隨僧踐黃葉曉光消雪壓長松石泉試飲先師錫午飯歸來下寺鐘勝處轉多渾恐惡此山惟見白雲濃

徽宗立皆得歸軾以提舉玉局觀致仕卒于常轍掛冠居許號穎濱遺老十餘年卒軾子邁通判從遊廬山邁赴官饒州軾送至湖口與乘舟夜至石鐘山下以究得名之由語在石鐘山記過侍軾南遷集中有白鶴觀觀棋詩爲過作也敘予素不解棋嘗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棋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隅坐竟日不以爲厭也五老峯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棋者戶外有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枰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遊哉聊復爾耳軾之初入南也湖口人李正臣蓄異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窻戶軾名之曰壺中九華約歸日以百金相售留詩爲約詩曰青溪曾轉失雲峯夢裏猶驚翠擁空五嶺莫愁千嶂外九華今在一壺中天池水落層層見玉女窻明處處通念我仇池太孤絶百金歸買小玲瓏北歸則正臣已來售郭祥正軾和詩以爲讖詩曰江邊陣馬走千峯問訊方知冀北空尤物已隨清夢斷真形猶在畫圖中歸來歲晚同元亮却掃何人伴敬通賴有銅盆修石供仇池玉色自璁瓏後黃庭堅亦南謫正臣持軾詩謁庭堅傷軾下世用和韻以寄感焉詩曰有人夜中持山去頓覺浮嵐暖翠空試問安排華屋處何如零落亂雲中能迴趙璧人安在已入南柯夢不通賴有霜鐘難席卷袖椎來聽響玲瓏

紀事本末二蘇非逆元祐八年三月戊子黃慶基言川黨侵盛（見蘇頌罷相）是月門下侍郎蘇轍奏臣近以董敦逸言川人太盛差知梓州馮如梅不當指爲臣過逐具劄子及面陳本末尋蒙德音宣諭深察敦逸之妄而以臣言爲信臣德望淺薄言者輕相詆罔若非聖明在上心知邪正所在則孤危之跡難以自安若敦逸所言果中臣病何惜使臣引去以謝朝廷若敦逸所言不實亦使臣略加別白然後出入左右粗免愧恥如不蒙聞允非所以爲愛臣也所有董敦逸言臣章疏伏乞早賜付三省施行敦逸又言近具奏乞減殺川人太盛之勢又乞廣爲體訪等事已歷聖覽乞令採衆言有合聞聖下項　一訪聞蘇軾蘇轍范百祿輩各有奏舉及主張差除之人惟蘇軾爲多或是親知或其鄉人有在要近有在館職有爲教官有爲監司爲知州軍不可以數考是致仕路有不平之歎中書省尚書吏部須藉姓名乞指揮供具使見員數之多寡事勢之如何　一高麗買書之事是陛下已降之命因衆臣共爲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軾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禮部國子監乞取索看詳　一黃河軟堰之事亦是陛

下已降之命亦因衆臣共爲之議得旨而後行尋以蘇轍見拒而罷見有文案在尚書省工部都水監乞取索看詳臣聞人君者制命者也人臣者承君之命而奉行者也命令重則君尊命令輕則臣強今陛下已行之命而軾轍違而拒之轍之拒命中外聞之已驚駭矣軾之拒命不惟中外知之夷狄亦知之矣異日醜虜生心邊防誤事臣未及議竊惟蘇頌范百祿以稽留制書及除授不當等事朝廷亦已施行若轍與軾豈惟斂恩作福朋黨不公而又拒違君命語其情犯又非頌與百祿之比擇而不治命令輕矣欲乞檢臣前奏并詳今來所陳事理斷自宸衷指揮施行　編類章疏係八年三月二十日特奏此令因蘇轍辨敦逸初奏不得其時係之三月末則敦逸此奏却不先見於二十日故亦係三月末蘇轍辨奏後敦逸初十日所奏獨檢討未得但得慶基所奏耳　四月乙亥門下侍郎蘇轍奏朝廷用人自有資格豈可爲臣一人忝預執政遂使川峽四路士人皆截抑令不得依本資差注敦逸又言馮如梅差除乃臣所言一事已敦逸言臣非一茲未蒙降出欲乞早賜行下令三省覆實其事若臣稍涉私邪乞正國法若所言無實亦乞辨明見臣僕抹之讒五月辛卯監察御史董敦逸罷爲荊湖北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罷爲福建路轉運判官坐言尚書右丞蘇轍禮部尚書蘇軾不當也　壬辰三省進呈敦逸四狀言蘇轍黃慶基三狀言蘇軾呂大防奏曰敦逸言轍事三省同簽文字皆以爲非轍之罪慶基言軾知潁州日違法置簿拘收賞錢不依條例妄行賞用及失入丁真配罪見係京西路提刑司按法取勘干繫官吏軾已移揚州又入爲兵部尚書矣乃敢越職申陳致朝廷徇其所請將監司按發公事指揮不得取勘致令違廷詔赦考軾之意將欲姑息小人蓋庇舊吏以沮壞法令而已軾前知杭州日有百姓顏益以受納官不肯領絹率衆人論訴非有大過也軾不遵法令判令刺配雖嘗自劾蒙朝廷放罪軾爲人臣乃欲恣喜怒而出入人罪原其不遵法令之意蓋有輕蔑朝廷之心其不忠之罪大矣軾自進用以來援引黨與分布權要附麗者力與爲揚遷進者公行排斥昨薦王鞏既除宗正寺丞近薦林豫自東排岸不問資敘遂差知通利軍前者除張耒爲著作郎近者除晁補之爲著作佐郎軾力爲援引遂至於此至於秦觀亦軾之門人也素號儇薄昨除秘書正字既用言者罷矣猶不失爲校對黃本書籍是以奔競之士趨走其門者如市惟知軾而不知有朝廷也近者高麗人使乞賜書籍此乃祖宗朝故事且屢嘗賜書與之矣軾乃拒違詔旨極言不可及都省批送禮部令吏人上簿固非

重責也軾乃蓋庇吏人力陳係辨期必務而後止軾在先朝至爲歌詩謗訕朝政有司推治實迹具存衆皆以爲罪在必死獨先帝憐之止從輕典送黄州安置軾不能感戴厚恩而乃内懷怨望二聖陛下臨政之初以軾爲中書舍人逆因制誥公然指斥先帝時事略無忌憚將欲刺譏先帝以攄平昔之憤耳軾行李之純除河北都轉運使誥云乃者俵錢貸息之弊民兵馬政之弊革於北方而天下不憒河溢爲災老幼奔走流離道路十年於此矣嗚呼其孰能爲朕勞來安集使復其舊乎夫宣王承厲王之後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安集之故見於鴻鴈之詩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厲王之亂相擬也軾行蘇頌除刑部尚書誥云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起獄市紛然惟漢武帝時泰征遠戍於是盜賊競起至遣直指之使以智捕之此乃可謂紛擾軾爲此言是以先帝方何代乎乃以武帝之暴相擬也軾行劉誼知韶州誥云爾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抱窮而不憫安知有今日之報乎夫劉誼得罪於先帝自以職在奉行法度有所不至當公論之而乃張皇上書用此罷江西提舉安得有盡言乎至於安知有今日之報此語尤不忍聞陛下奉承宗廟當有顯揚先帝之鴻業休德豈欲非先帝得罪之人乎軾行唐義問除河北運使誥云朕修賦役之法黜聚斂之吏去薄從忠務以養民夫先帝立法豈不欲養民邪先帝用人豈不欲去薄從忠邪今以爲務以養民是指先帝之不能養民也今以爲黜聚斂之吏是指先帝用聚斂之吏也軾行貶呂惠卿誥云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夫先帝立法乃欲與天下同利豈有先帝之聖神英睿冠絶百王如此而乃從蠹國害民之謀乎軾所行制誥皆在舍人院陛下試取而觀之蓋有肆述不盡者臣請以常人論對人之子罵人之父猶且義不勝誅況軾職代王言而實詆先帝挾之以法當如何哉至如結託常州宜興知縣李去盈強買姓曹人抵當田莊至其人上下論訴進狀者凡八年方與斷還臣義激於中不能自止望賜英斷上以釋先帝之謗議次以正今日之典刑又言曰治天下必先於正朝廷正朝廷必先於破朋黨自非明足以察微公足以兼聽睿足以獨斷者未有不爲奸邪所蔽也臣近言禮部尚書蘇軾已歷疏其所爲矣切見門下侍郎蘇轍懷邪徇私援引黨與恃勢曲法務與其兄相爲肘腋以紊亂朝政軾則外許人差遣而公薦之轍則内爲之應而引用之按軾與呂陶交結至厚昨有薦陶自代遂除爲起居舍人近日中書舍人陳軒緣管伴高麗人使請賜書籍事軾惡軒之不附己遂奏于朝力加排詆意欲使軒補

外乃遂陶爲中書舍人軾知穎州日趙令畤爲簽判軾與之往還甚密軾乃公薦于朝稱其才美訪聞蘇轍亦議除令畤差遣國子司業趙挺之爲御史日屢言軾不公事迹軾居禮部統轄國子監日務掊擊太學中事意欲沮抑挺之訪聞蘇轍見議除挺之爲轉運副使以同列商議未敢進呈太府寺丞文勛以篆字游於軾之門初不以公正吏才稱也軾既援引轍遂除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馮如晦爲夔州路轉運使日按發公事不當見係御史臺推治未結絶間轍以川人遂除館職差知梓州近斷敕方下如晦雖以法奪官而差遣與職竟不動也趙卨帥鄜延日欲棄熙河而不敢獻議乃以書抵大臣是時轍爲中丞得其書即與論列頃諫官劉唐老疏其交通誣罔之迹謀遂不行前日臣嘗言執政不務協和凡欲行一事除一差遣商量累日多不能合甚者戰於忿爭徑傷國體蓋轍欲進其黨與故衆論不肯相從耳軾嘗自言陛下稱其兄弟孤立以爲必不疑也是以敢交結黨與而無所忌憚又其黨言陛下許軾大用以爲必見信也是以士大夫莫不爭趨其門以圖進取上下唱和合爲一黨牢不可破且人臣事君惟有忠信耳一涉於欺罔則終身不可以誠信安之按轍薦王鞏累數百言陛下眞以爲可用也既而淮南提點刑獄鍾浚根究王鞏在任日臟惡狼藉實迹具存遂譎爲監當而轍亦恬然自若略不引咎程之邵轍之表弟也昨任夔州路轉運判官按知雲安軍孫拱拱與之互論見係推治未見曲直乃除之邵爲都大提舉茶事至如軾之罪惡因行制誥公肆刺譏以法論之指斥乘輿罪在不赦而況指斥宗廟乎陛下試觀軾轍所爲稍失控御則何所不至於是大防轍等奏曰慶基言軾所撰李之純等六人誥辭文涉譏毀先帝其間陸師閔誥一道係范百禄詞非軾所撰臣切觀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強兵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大過故事或失當及太皇太后與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救改蓋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採衆議多行蠲罷明帝尚察廣興條獄章帝改之以寬厚故當時天下悅服未有以爲謗毀先帝者也至如本朝眞宗皇帝即位弛逋欠以厚民財仁宗即位罷修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先朝闕政亦未聞當時士大夫以爲毀謗先朝者也近自元祐以來言事官有所彈擊多以毀謗先帝爲詞非惟中傷士人兼欲搖動朝廷意極不善若不禁止久遠不便蘇轍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誥觀之其言及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譏毀先帝者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

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初改正迹述先帝美意而已太皇太后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當時大臣數人其間極有不善不肯諫止呂大防曰聞先帝嘗曰兩府大臣略無一人能相勸諫然則一時過舉非出先帝本意明矣太皇太后曰此事皇帝宜深知大防曰皇帝聖明必能照察此事於是得旨敦逸慶基並與知軍差遣 丙申左朝請郎新京湖北路轉運判官董敦逸知臨江軍左朝請郎新福建路轉運判官黃慶基知南康軍敦逸慶基既有旨與知軍差遣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來之邵亦言二人誣陷忠良朝廷容貸止令出使臣恐後人覬望得仕私意輒肆狂誣欲邀責之黃慶基董敦逸既責蘇軾以劄子自辨曰臣自少年從仕以來以剛褊疾惡盡言孤立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見疾於群小其來久矣自熙寧元豐間為李定舒亶輩所讒及元祐以來光庭挺之賈易之流皆以誹謗之罪誣臣其間於義不可不辨臣先任中書舍人日適值朝廷竄逐數人所行誥詞皆是元降詞頭所述罪狀非臣私意所敢增損內呂惠卿自前執政責授散官安置誅罰至重當時蒙朝旨錄臺諫所言惠卿罪惡降下既是詞頭所有則臣安敢減落然臣子之意以為事涉先朝不無所忌故特於誥詞內分別解說令天

下曉然知是惠卿之姦為先朝盛德之累至於竄逐之意則已見於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如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碣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臣愚意以謂古今如鯀為堯之大臣而不害堯之仁宰予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聖又況再加貶黜深惡其人皆先朝本意則臣區區之忠蓋自謂無負矣今慶基乃反指以為誹謗指斥不以矯誣之甚乎其餘所言李之純蘇頌劉誼唐義問等誥詞皆是慶基文致附會以成臣罪只如其間有勞來安集四字便云是厲王之亂若一一以此羅織人言則天下之人使不敢開口動筆矣孔子作孝經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詩也不知孔子誹謗指斥何人乎此風始於朱光庭盛於趙挺之而極於賈易今慶基傚宗師之臣恐陰中之害漸不可長非獨為臣而言也（云云） 太皇太后令撫諭曰緣近來眾人正相捃摭且須省事軾乃具劄子稱謝曰天慈深厚如判子孫委曲保全如寮友體感恩之涕不覺自零伏念臣才短數奇性殊少慮半生犯患垂老困讒非二聖之深知雖百死而何贖伏見東漢孔融才疎意廣負氣不屈是以遺路粹之冤西晉嵇康才多識寡好善不忘

是以遇鍾會之禍當時為之扼腕千古為之流涕臣本無二子之長而兼有古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長之往來辨利害於疑似則臣已下從二子游久矣豈復有今日哉謹當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便須刻骨豈獨書紳庶全螻蟻之體以報丘山之德 六月甲寅禮部尚書蘇軾乞知越州詔不允 壬申禮部尚書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蘇軾知定州 按軾奏議八月十九日猶以端明侍讀禮書論漢唐正史則六月二十六日不應已除定州又實錄於九月十三日再書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書或誤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尋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除而實錄不能詳記所以也當考六月八日軾已乞越州詔不允故月於二十六日書蘇軾知定州 九月戊子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蘇軾知定州 紹聖元年三月太中太夫守門下侍郎蘇轍依前官知汝州凡紹述四月癸卯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吳安詩行蘇轍誥重輕止徇於私情竄貶不歸於公議詔安詩罷起居郎 壬午侍御史虞策言呂惠卿等指陳蘇軾所作誥詞語涉譏訕望劾實施行殿中侍御史來之邵言軾在先朝久以罪廢至元祐擢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軾凡作文字譏斥 先朝援古況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

怨之私行呂惠卿制詞則曰始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行呂大防制詞則曰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撰司馬光神道碑則曰其退於洛如屈原之在陂澤凡此之類猶在人口者非一當原其所犯明正典刑制曰云云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制詞中書舍人蔡卞所草也 范純仁言臣方在病假仍已罷免朝廷之事不合與聞然有未盡之誠上覬少裨聖聽竊見今臺言蘇軾行呂惠卿誥詞言涉訕謗伏緣熙寧法度出於建議之臣又州縣奉行之際多有過當不副神宗愛民求治之意及至垂簾之後惠卿方用諫官之言特行重竄蘇軾因撰辭之際遂至過詆惠卿今臺章攬歸先朝事體不便况今來言者多是垂簾時推擇言路之臣當時畏避不即納忠今日觀望始有彈奏若便施行其說亦恐垢垂簾之聖明妨陛下純孝之德三省進呈之際伏望聖斷特加容貸不惟可全國體亦可稍鎮澆風 甲寅侍御史虞策言蘇軾既坐譏斥之罪猶得知州罪罰未當詔軾降充左承議郎 閏四月乙酉監察御史劉拯言工部侍郎李之純前為御史中丞阿附蘇軾為其用御史黃慶基言軾誣詆先帝董敦逸言轍以國名罷私與所厚之純退以慶基等誣罔

原缺第十五葉

（慶延嗣世）

蘇舜欽（宋史文苑傳舜欽字子美參知政事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脩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俊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曰烈士不避鈇鉞而進諫明君不諱過失而納忠是以懷策者必吐上前蓄寃者無至腹誹然言之難不如容之難容之難不如行之難有言之必容之行之則三代之主也幸陛下留聽焉臣觀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晦未嘗少止農田被菑者幾於十九臣以謂任用失人政令多過賞罰弗中之所召也天之降災欲悟陛下而大臣歸咎于刑獄之濫陛下聽之故肆赦天下以爲禳救如此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天意也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火災見焉乃夏之氣發洩於玉清宮震雷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叠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殿責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及左右無狎昵諂者罷之竊弄權威者去之念政刑之失收骨鯁之論廢興所以變災爲福決日之間未聞爲此而將計工役以圖脩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聚首横議咸謂非宜皆曰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帑府流衍乃作斯宮及其畢功海内虚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内百姓勞於下内耗下勞何以爲國况天災之已著違之是欲競天無省己之意逆天不祥安己難任欲祈厚貺其可得乎今爲陛下計莫若求言士去佞人脩德以勤至治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寛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脩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譴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脩己之日豈可忽哉昔漢宣帝三年茂陵白鶴館災詔曰廼者火災降于孝武園館朕戰慄恐懼不燭變異罪在朕躬群有司又不肯極言朕過以至于斯將何寤焉夫茂陵不及上都白鶴館大不及此宮彼尚降詔四方以求己過是知帝王畏危念治汲汲如此臣又按五行志賢佞分别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敬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信道不篤或耀虚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燔宗廟燒宮室雖興師衆而不能救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

父臣之愚襄公九年春宋火劉向謂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奔魯之應今宮災豈亦有是乎陛下拱默内省而追章之罷再造之勞述前世之法天下之幸也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蓋以四海至遠民有隱患不可以偏照故無間愚賤之言而擇用之然後朝無遺政物無遺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臣觀乙亥詔書戒越職言事播告四方無不驚惑往往竊議恐非出陛下之意蓋陛下即位以來屢詔群下勤求直言使百僚轉對置匭函設直言極諫科今詔書頓異前事豈非大臣壅蔽陛下聰明杜塞忠良之口不惟虧損朝政實亦自取覆亡之道夫納善進賢宰相之事蔽君自任未或不亡令諫官御史悉出其門但希旨意即獲美官多士盈庭噤不得語陛下拱默何由盡聞天下之事乎前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雖改他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輔蓋不欲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正臣奪氣鯁士咋舌目視持禄口不敢論昔魯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禄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故漢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充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者踈隔之至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明國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英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肯獻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於念于茲可爲驚怛觀望陛下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下及芻蕘可以常守隆平保全近輔尋乘進士改光禄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湧水壞屋廬城堞殺民畜幾十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内外平寧戎夷交摧兵革偃息國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作反過之邪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天人之應古今之鑑大可恐懼豈王者安於逸豫怠任近臣而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禄竊弄威福而伏上事者乎又豈権狡之吏有不使民者乎深宮之中有陰教不謹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羌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民從遠方來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任者朝廷見此大異不脩闕政以厭天戒安民心默默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聞進牘請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横議咸有憂慘之色臣以世受君禄身齒國命涕濡惠澤以長此軀目覩心思驚怛流汗欲盡吐肝膽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

而牙衆論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臣不避權右必恐撗罹中傷無補於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既而孟春之初雷震暴作臣以謂國家闕失衆臣莫敢爲陛下言者唯天下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沛發明詔許群臣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狡慮言而不根實效也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令應天不以誠安民不以實徒以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弭災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聴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網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縷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知治家治家者先脩己脩己者先正心正心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適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旰方罷猶坐於後苑門有白事者立侍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間日視事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藏誅歛科率殆無虛日計度經費二十倍於祖宗特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脩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聴斷舍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其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而已陛下用人尚未慎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遷門下侍郎平章事超越十資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致疾纏其身災仍於國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詼諧自任士人或有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所以資笑噱今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災害屢降朝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也實恐遠人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援建置欲其緘默不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情相關說害人覓之甚可笑也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范仲淹爲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特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揺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逐出四方者十餘人世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於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蒙聞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爲外數千里自取愁苦于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安肯舍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摧屈不聞因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人無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宜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來者往往鉤牘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羇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團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徃使人人皆知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讓怨言喧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爲重也都無此事

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滓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饑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譏笑哀聞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尊以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笑覧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江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哀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于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以彼此較之孰爲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爲樂令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于窘迫勢不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以爲安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急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乎於持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刻雖古人所不能爲乎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得湖州長史卒舜欽上書

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及謫死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舜欽不能及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九朝長編紀事本末王拱辰等劾蘇舜欽　慶曆四年十一月甲子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並除名勒停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賢校理江休復監蔡州稅殿中丞集賢校理王益柔監復州稅並落校理降太常博士周延雋爲秘書丞太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監宿州稅校書郎館閣校勘宋敏求簽書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監丞徐綬監汝州葉縣稅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執政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舜欽仲淹所薦其妻又衍之女也少年能文章議論稍侵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前比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劉元瑜等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治於是舜欽及巽俱坐自盜洙等與妓女雜坐而休復約延雋延讓又服慘未除益柔并以謗訕周孔坐之同時斥逐者多知名士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王拱辰行狀云或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蓋益柔所作也延雋延讓皆起于獄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上曰昨聞宦者操文符捕館職甚急衆聽紛駭舜欽等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之何至是陛下聖德素仁厚獨自爲是何也上悔見于色自仲淹等出使讒者益深而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及輔臣進白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兩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上陳其實同列尤不悅上獨識之曰韓琦性直據正史蘇舜欽傳御史不載劉元瑜姓名元瑜傳亦不云嘗奏舜欽獨魏泰雜記載一網打盡乃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於周詢下然周詢七月爲知雜九月爲吏外十月爲省副不屬御史臺矣當考宋祁張方平同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爲

作一客不得食寢罷傷衆賓詩探舜欽坐責乃御史劾奏又嘗特借此以傾杜衍爾李定無與今不取歐陽公集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欽

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敘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惜字）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一有用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甲科改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一作而）困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婿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爲君携妻子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曰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而）此不

爲善百舉而不進兮。一蹶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昔雖知嗟子之中兮。有猛而無雄。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寘實以掩恨兮。不（一作直）昭昭其永矣。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美之心。胷蟠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遺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耶。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碎。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蔡端明集祭蘇子美文　謹以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子美之靈。世之推天者。謂仁賢宜壽而暴賊宜夭。茍反於是。禍福之應。則爲無有。子美之亡。俾惜者竟而或歸夫天。秋犬達鈞挽。校實小大兮。孰爲詩序。謂仁而賢行已過中兮。自期不朽。豈狡歲年。龜蛇木石兮。如是遠人。差嗟子美。其中則豐兮。其外則屯。文詞涵渚。海湯天旋兮。莫見涯垠。動作流行。麒麟鳳凰兮。指目於人。下視世俗。可惜而嗜兮。可悅而頫。衰力一來。謗言一發兮。羅致以文。用是以困。無尾不掉兮。天澤之清。世之所嗟。乎不見永兮。志不見伸。

行信於交。言行於後兮。斯其不泯。乎昔子居吳。余守於閩兮。相去無幾。音問之來。放意自廣兮。窮通一槪。慶曆之末。余罹大禍兮。退伏田里。子以書訊。尉唁諄諄兮。無或喪死。曾不隔日。閔予信音兮。痛徹肝髓。禮法之制。不行弔問兮。哀傷而已。今也吾服。道出吳門兮。子墳於此。有觴列前。曾不食飲兮。非平生。北眉向笑。言或髣髴兮。子其降止。予年四十。髮白生顏兮。朋友雕離。人豈不多。知我則少兮。子獨何之。殘者已矣。生者孑孑兮。誰樂誰悲。神乎來哉。薦以迭哀兮。侑之以詞。尚饗。

借秘演筆錄　子美有贈秘演詩中有垂頤孤坐若凝虎。眼吻開合猶光精之句。人謂與演寫真。演領額方厚。頤頰徐緩。喉中含其聲常若軒軒然。其始云眼吻開合無光精。演以濃筆塗去無字。自改爲猶。于美詬之。演曰。吾尚活。豈當曰無光精邪。又有一聯云。賣藥得錢祇沽酒。一飲數斗猶惺惺。又都抹去。蘇曰。吾之作誰敢點竄邪。演曰。君之詩出則傳四海。吾不能斷葷酒。爲浮屠罪人。何堪更爲君詩所暴乎。美笑而從之。

珍席救談　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瓌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是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特不自貴重顧藉者也。

清波雜志　奏邸祀神之獄。世但知蘇子美爲杜祁公婿。欲併以傾之。時同監進奏院右班殿直劉巽亦遣除勑。朝士自翰林學士王洙以降。連坐逐去者凡十人。衆皆惜之。然其間有脈絡。未除而與此獄，樂會者亦豈俱出於文致耶。

渠溪漫志　蘇子美與歐陽公書。蘇子美奏邸之獄。當時小人借此以傾杜祁公范文正。同時能進者皆名士。衆人至有一網打盡之語。獨韓魏公趙康靖論救之而不能回也。其得罪在慶曆四年之十一月。時歐陽公按察河北。子美貽書自辨於公。詞極憤激。而集中不載。今錄于此。以補文所遺者云。舜欽再拜。冬凛。伏惟按部外。起居安裕。前月嘗拜書甚疎略。少已遍至。舜欽不曉世病。陷此禍機。雖爲知己者羞。而內省實無所愧。恐流言未惑。不避縷述。自杜丈入相已來。群公日相攻讒。非一端也。九月末間。嘗與子漸勝之邸中小飲。之翰右眷見過。勝之言論之間。時有高庇。二諫因與之辨折。本皆戲謔。又無過言。此亦吾曹常事。不一二日。朝中讙然。以謂諺及時政。吁可駭也。鼓臺中奏疏（殖玷怒二）諫嘗論其不才故也。天子辨其誣。不下其劄。臺中憾然不快。無所洩憤。因本院神會。又意君舉預焉。擇君舉與處會諸右同出貲過邸門。於是再劄其劄。亦留中不出。諸臺益忿。思以纖漬之語上聞。列章論進。職必於君知二掾勝之薄長事必不敢開口。以辨說而起獄。震動都邑。又使判薄之吏當之。閩暴本丞長所來十人。這行府客。曾其之錯也。希望者蜀宗吉勝宗

張亢所用官錢鉅萬。後有入己。惟范公横身當之。皆得末減。非范公於此三人於朝廷大體實有所補。多矣。國朝本以仁愛撫天下。常用寬典。今一旦臺中蓄私憾。結黨繩小過以陷人。審刑持深文以逞志。傷本朝仁厚之風。當塗者待不疾首而歎息也。舜欽年將四十矣。齒搖髮蒼。才爲大理評事。廪祿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復不能與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脫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學教後生。作商賈於世。必未至餓死。玆當緘口遠遁。不復更云。但以遭此構陷。累及他人。故憤懣之氣。不能自平。時復嘆於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間無所赴愬。天子仁聖。必不容姦吏之如此。但衆朝無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故頃諸君同章論館中十人。此自古未有。惟永叔今不肯且有劄極言辨之。可重可重。）舜欽素爲永叔獎愛。故粗寫大槩。幸覽過而見察之。苦寒。伏望保重。不宣。舜欽再拜歐陽公書。其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爲之言。又聯書一行云。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蓋公已自諫省出矣。於近見子美墨迹一卷。皆自書其所作詩。行草爛然。龍蛇飛動。其中有獨酌一詩云。一酌滌腸俗慮奔。鵝微鶴大豈堪論。楚靈當日能知此。肯入滄江作旅魂。尾題云。慶曆乙酉十月書于姑蘇驛舍。考其詰識。深致其文。抑揚以人。無所不至。謗有自誣者。則肩宥皆遣汗辱矣。且進邸

神會比年皆然亦嘗上聞蓋是公宴壹也謂去端闕不遠以權貨務較之孰近。權務僅所下而自行會去處若請費用過當以商稅院比之孰多。舜欽武非特為會聚集不肖則是可責也原叔濟叔輩皆當世雅才朝廷遴用之人。因事燕集安足為過賣故紙錢舊已奏聞本院自來支使判官文記前後甚明況都下他司亦然。不係請央法官比之外郡雜收錢豈有異也。外郡於官地種物收利之類甚多。下至囊土柴蒿之物往往取之以助足會當時本意於胥吏輩。卑酥過多。遂與同官各出俸錢外吏於其錢中支與相兼皆是祠祭燕會上下飲食共費之。今以監主自盜定罪斷死一等科斷。使除名為民。與貪吏掊官物入己者一同。始用十枚斷近兩官罰銅二十斤後六日用中後遣吏來取出身文字。殊不使閣下觀其事。察其情。豈當然乎。舜欽雖不足惜為朝計者豈不惜法乎自有他條不用私貸官物。有文記平並論。不至除名。引若者五段。狀九十。其法甚輕審刑者自為重輕。不由二府。蓋務快意壞亂典刑了處怨京兆不逆之論之二相恐未長輸自係其住心知非是不肯聞言上有怨意皆不敢承當後令空客因飲食被刑。屏逐窮街憤激血無人哀矜名辱身寃為聽者所快筆餘之下尚闕速民寃濫執責吏為辭之近特蓋是被罪之明年居滄浪時所書。其詩語閑放精達如此。或謂流落幽憂以終非也。魏泰東軒筆錄子美謫居吳中欲遊丹陽潘師旦深不欲其來宣言於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調歌頭有擬借寒潭垂釣又恐鷗鳥相猜不肯傍青綸之句。蓋為是也。姓氏遺譜舜欽賣故紙祠神會客李定欲與會子美拒之。遂構大獄舜欽坐除名。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居二年。復湖州長史。初杜衍愛其才以女妻之。黃氏日抄蘇氏文集序。歐陽文忠公為子美而作。蓋傷其不遇也。玉照新誌歐陽文忠公詩云蘇子美挂龍泰邸獄寃誰與辨高橋客死世通悲。以為用事親切。而世不知高橋客死之義。後來紹興中。秦熺勢方鼎盛嘗托其客陸升之仲高下問明清。偶省記得見吳地記後漢梁鴻客食吳門死於高橋而子美亦然因以告之。熺甚以賞激未幾會之殂熺亦逐矣

蘇澄

宋范忠宣公集故朝奉大夫知華州蘇君墓誌銘　君諱澄字道淵。河南人也。曾祖諱易簡事太宗皇帝為禮部侍郎參知政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其先世爵里族望皆見於國史。祖諱耆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贈禮部侍郎。父諱舜賓大理評事。贈光祿卿。侍郎生三子。舜元舜欽及光祿俱以能文章善草隸得名當世。光祿不幸早亡。母夫人韓氏。參知政事忠獻公之息女。今丞相觀文殿學士南陽公之女兄也。生

君一子而癸。見其神意英異。曰。此子吾可託其終也。遂自誓不復嫁。教養勤至。盡養母之道。洎成童。以外祖參知政事忠憲公蔭補試秘書省校書參知政事康靖李公與忠憲公有管鮑之契見君於韓氏奇之妻以其子耶鄆公之女後封仁壽縣君。君既冠。奏為蔡州觀察支使。移曹州二州皆在錢脩懿公幕下。君雖尚少。凡參決政務。人服其平。獄訟者多願得蘇君決之。改錢脩懿公屢舉君於朝。移信陽軍羅山令。按歷代為令者之美政集為一編。目曰令長政事。常法而行之。用薦者遷大理寺丞知絳州太平縣。移河南府壽安縣。為教條約束簡而中理。後令罕能增損之者。知作永昭陵。近陵之邑。皆供其役。部使以為令者難其人。遂檄君攝偃師縣氏充船遁而事不愆。素謀為諸邑最。使者交薦之。以勞加騎都尉賜太子中舍。遷殿中丞。狀滿知同州澄城縣。改國子博士。既去而民思之。以邑與君同名。至今猶多稱為北縣。通判興元府。遷虞部員外郎。又移通判原州。未之官。丞相吳正獻公為三司使。薦君勾當京南排岸司。會朝廷更司農常平力役之法。議欲自西都為始而推行之。君被選為通判河南府。以司其事。遷比部。實就召還除提舉司勾當公事。改三司勾當公事。未幾擢為度支判官。出知絳州。賜對。上面加慰諭。改知真州。遷駕部。會歲饑。民之疲羸流亡者過其境。君發廩賑貸。或餉以糜粥。存活者不可勝計。朝廷擢為江東提點刑獄公事。兼常平農田水利差役鹽事。部占大江。公私舟船皆於風濤覆溺而莫知避免。君奏并江鑿小河數十以紓其患。人皆賴之。還朝。出知華州。會更官制。改朝請郎。又請知華州。遷朝奉大夫。時朝廷興師西討州當諸路之衝。調發供餉。名數浩繁。期會促急。君施為應接。皆得其宜。改先事而遣用平集。然君亦積勞成疾矣。以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卒于位。年五十有二。華民為之罷市。訃至都。君之叔舅今樞密韓公因奏事語及君之為不幸早卒。而老母在堂。上為之嗟惜。君事韓夫人篤於孝謹。非公事賓客未嘗去左右。承順養志。曲盡其方。庭闈之間怡怡如也。或太夫人辭氣小異。則不敢飯食。至復常乃安。晚喜禪學。深悟理性。雖家人不見喜慍之色。臨終神意不亂。君為人溫厚寡言。事朋友盡誠。久而益恭。接物有儀檢。見者皆嗟愛之。其家世姻戚雖多公相貴盛。而仕官升進。未嘗藉以為資。皆自以才選。所至學校。以教養士類為風化之本。有文集三卷。奏議二卷。男三人。長曰之純。婺州觀察推官。次曰之才。孟州司法參軍。次曰之武。早亡。女二人。未嫁。孫男一人。孫女三人。尚幼。其孤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于河南府河南縣太尉鄉尹樊村萬安山之原。以予與君殷等之未

忠良乞行竄逐慶基等再被降謫之純朋邪苟容望勝黜責詔之純寶文閣直學士降授寶文閣待制差知單州　拯又言前端明殿學士知定州蘇軾落職知英州按軾敢以私忿形於制誥厚誣醜詆軾於先帝不臣甚矣王得君憤其誣詆之甚上書言之旋被譴斥以死秦觀浮薄小人影附於軾請正軾之罪褫觀職任以示天下後世詔蘇軾合敘復日未得與敘復秦觀落館閣校勘添差監處州茶鹽酒稅　六月甲戌太中大夫知汝州蘇轍特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左承議郎新差知英州蘇軾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餘凡黨籍史子朴語或問蘇子瞻曰其稟資也明其受氣也剛其事君也直其牧民也惠曰其文何如曰炳炳乎冠於近世之作者矣問子由曰才不逮厥兄學則粹　鶴林玉露朱文公云二蘇以精深敏妙之文煽傾危變幻之習又云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余謂此文公二十八字彈文也自程蘇相攻其徒各右其師孝宗最重大蘇之文御製序贊特贈太師學者翕然誦讀所謂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蓋紀實也又公每與其徒言蘇氏之學壞人心術學校尤宜禁絕編楚詞後語坡公詰賦皆不取惟收胡麻賦以其文類橘頌編名臣言行錄於坡公議論所取甚少朱子語續錄兩蘇既無自致道之才又不曾遇

人指示就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指掌圖非東坡所爲古藤郡志二蘇先生軾轍紹聖初南徙瓊雷道經是州見其風景清致似錢塘故盤桓於此浮金亭流杯橋江月樓皆二公嘯傲之地其文章事業載在簡冊茲不必錄有詩見文翰類元一統志蘇軾自惠州再謫昌化弟轍亦貶雷州相遇于藤同途至雷坡有詩云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繫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濱江月夜夜好雲山朝朝新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四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七　八灰

崔

崔善爲

新唐書列傳。善爲貝州武城人。祖顥爲魏散騎侍郎。父權會齊丞相府參軍事。善爲好學。兼善天文算曆。明達時務。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仁壽中。遷樓煩司戶書佐。高祖爲太守。尤禮接。善爲見隋政日紊。密勸高祖圖天下。及兵起。署大將軍府司戶參軍。封清河縣公。擢累尚書左丞。用清察稱。諸曹史惡之。以其短而傴。嘲曰。曲如鉤。例封侯。欲沮罷所任。帝聞。慰之曰。昔齊末姦吏歆斛律明月。而高緯闇不察。至滅其家。朕雖不德。幸見是。因下令購謗乃止。傅仁均撰戊寅曆。李淳風詆其疏。帝令善爲考二家得失。多所裁正。貞觀初。爲陝州刺史。時議戶猥地狹者徙寬鄉。善爲奏畿內戶眾而丁壯悉籍府兵。若聽徙。皆在關東。虛近實遠。非經通計。詔可。歷大理司農二卿。坐與少卿不平。出爲秦州刺史。卒。贈刑部尚書。謚曰忠。初天下既定群臣居喪者。皆奪服。善爲建言其敝。武德二年。始許終喪。然猶時以權道不能充。如房玄齡褚遂良者眾矣。傴（於武切。僂也。）古今紀要。善爲才幹清察。定傅仁均李淳風二家曆。勸高祖圖天下。謀奪服。太宗聞讒言。搆謗之者。曲如鉤。例封侯。

崔敦禮

新唐書列傳。敦禮字安上。祖仲方在隋爲禮部尚書。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爲雍州咸陽人。敦禮涉書傳。以節義自將。武德中。爲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廬江王瑗。瑗已舉兵。執之。責問朝廷事。敦禮不爲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四遷兵部侍郎。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詔撫輯回紇鐵勒部姓。會薛延陀寇邊。與李勣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眾。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僞。其少慕蘇武爲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永徽四年。拜侍中。監脩國史。累封固安縣公。遷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兩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弟餘慶。時爲定襄都督府司馬。召使侍疾。卒。年六十一。高宗爲舉哀東雲龍門。賻布祕器。尤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謚曰昭。陪葬昭陵。餘慶位亦至兵部尚書。古今紀要節義功名之士。太宗朝來使稱職者。慕蘇武爲人。見其志之所存以終考之。亦非徒慕。廬江王執問朝廷事不言。有使之節。與李勣破薛延陀。綏定回鶻。立嗣而還。有使之功。通知四夷情僞。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有使之才。爲高宗執政。傳無可錄之事。

崔義玄

舊唐書列傳。義玄貝州武城人也。大業末。往依李密。初不見用。義玄見群鼠渡洛。又鞘刃有花文。謂所親曰。此王敦敗亡之兆也。時黃君漢守懷栢崖。義玄往說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群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撫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宜遵寇恂竇融之業。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玄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世充遣將高毗侵掠河內。義玄擊敗之。多下賊壘。君漢將分子女金帛與之。義玄皆拒而不受。以功封清丘縣公。後從太宗討世充。屢獻奇策。太宗頗納用之。東都平。轉隰州都督府長史。貞觀初。歷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行州府事。與友人孟神慶雖志好不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王並委任之。永徽初。累遷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人掩襲婺州。義玄將督軍拒戰。時百姓訛言碩真嘗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眾皆恍懼。司功參軍崔玄籍言於義玄曰。起兵仗順。猶且不成。此乃妖訛。豈能得久。義玄以爲然。因令玄籍爲先鋒。義玄率兵繼進。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夜有流星墜賊營。義玄曰。此賊滅之徵也。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楯蔽箭。義玄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餘悉許其歸首。進兵至睦州界。歸降萬計。及碩真平。義玄以功拜御史大夫。義玄少愛章句之學。五經大義。先儒所疑。及音韻不明者。兼採眾家。皆爲解釋。傍引證據。各有條流。至是。高宗令義玄討論五經正義。與諸博士等詳定是非。事竟不就。高宗之立皇后武氏。義玄協贊其謀。及長孫無忌等得罪。皆義玄承中旨繩之。顯慶元年。出爲蒲州刺史。尋卒。年七十一。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則天時。思其功。重贈揚州大都督。賜其家實封二百戶。

崔神基

舊唐書列傳。神基義玄之子也。襲爵。長壽中。爲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相月餘。爲酷吏所陷。減死配流。後漸錄用。中宗初爲大理卿。神基弟神慶。神慶明經舉。則天時累遷萊州刺史。因入朝。待制於億歲殿。奏事稱旨。則天以神慶歷職皆有美政。又其父嘗有翊贊之勳。甚賓慰之。擢拜并州長史。因謂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比日簡擇。無如卿者。前後長史。皆從尚書爲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因

自爲按行開。擇日而遣之。神慶到州。有豪冨偽作改錢文勅文書下州。發兵騎貴。百姓驚擾。神慶執奏以爲不便。則天下制褒賞之。先是并州有東西二城隔汾水。神慶始築城相接。每歲省防禦兵數千人。邊州甚以爲便。尋而元神基下獄當死。神慶馳赴都告事。得召見。則天出神基推狀以示之。神慶披狀申理。神基竟得減死。神慶亦緣坐貶授欽州司馬。長安中累轉禮部侍郎。數上疏陳時政利害。則天每嘉納之。轉太子右庶子。賜爵魏縣子。有突厥使入朝。準儀注太子合預朝參。先降勅書。神慶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龜者。比爲別勅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況太子元良國本。萬方所瞻。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防萌之慮。昨緣突厥使見。太子合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勅處分。今人稟淳化。內外同心。然古人慮事於未萌之前。所以長無悔吝之咎。況太子至重。不可不深爲誠慎。以臣愚見。太子既與陛下異宮。伏望每召太子。預報來日。非朔望朝參。應須別喚。望降墨勅及玉契。則天甚然之。尋令神慶與詹事祝欽明更日於東宮侍讀。俄歷司刑司禮二卿。神慶常受詔推張昌宗而竟寬其罪。神龍初。昌宗等伏誅。神慶坐流於欽州。尋卒。年七十餘。明年。敬暉等得罪。緣昌宗被流貶者。例皆雪免。贈神慶幽州都督。

崔琳

新唐書列傳。琳神慶子也。明政事。開元中。與高仲舒同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親禮之。每所訪逮。嘗曰。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尚何疑。累遷太子少保。天寶二年卒。祕書監潘肅聞之。泫然曰。古遺愛也。琳長子俶。諫議大夫。其群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騶映相望。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琳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開元天寶間。中外宗屬無緦麻喪。初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數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用。舊唐書列傳。史臣曰。周隋以來。韋氏世有令人。鬱爲冠族。而安石嗣立。克大其門。挺特才傲物。固非長者之風。賓王報之以不仁。雖與義乎君子矣。語曰。以堯舜有溢美。桀紂有溢惡。蓋以一爲亡德。則群惡所歸。楊素父子。傾覆隋祚。醜聲流聞。雖弘禮弘武之才去而元亨元弟。克以亡族寬遂。古人守死善道。不無爲也。德威奏議。諫刑名之要。俾長秋卿美哉。審禮仁孝治行可爲世範。平興禍會。悲夫。二閻曲學甚工。措思精巧。藝成而下。無識宜然。柳氏奉世稱淳。與澤有正人風彩。忠規獻納。抑有人焉。義玄附麗武后。神慶寬赦

職臣。奕世載邪。以至傾敗。宜哉。贊曰。韋子驕矜。終損功名。楊家積惡。宗門擯落。閻以藝辱。劉以孝懲。二崔能吏。行無取焉。

崔融

舊唐書列傳。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初應八科舉擢第。累補宮門丞。兼直崇文館學士。中宗在春宮。制融爲侍讀。兼侍屬文。東朝表疏。多成其手。聖曆中。則天幸嵩嶽。見融所撰啟母廟碑。深加嘆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自魏州司空功參軍擢授著作佐郎。尋轉右史。聖曆二年。除著作郎。仍兼右史內供奉。四年。遷鳳閣舍人。久視元年。坐忤張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昌宗怒解。又請召爲春官郎中。知制誥事。長安二年。再遷鳳閣舍人。三年。兼修國史。時有司表稅關市。融深以爲不可。上疏諫曰。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關市之賦。竊惟市縱繁巧。關通末遊。欲令此徒止抑。所以咸增賦稅。臣謹商度今古。料量家國。竊將爲不可稅。謹件事跡如左。伏惟聖旨擇焉。往古之時。淳樸未散。公田籍而不稅。關防譏而不征。中代以來。澆風驟進。桑麻疲弊。稼穡辛勤。於是各徇通財。爭趨作巧。求徑捷之欲速。忘歲計之無餘。遂使田萊日荒。倉廩不積。蠶織休廢。弊緼闕如。飢寒猥臻。亂離斯起。先王懲其若此。所以變古隨時。依本者恒科。占末者增稅。夫關市之稅者。謂市及國門關門者也。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來往之行人。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事不師古。法乃任情。悠悠末代。於何瞻仰。瞻仰盛朝。且取嗤哭。雖欲憲章姬典。乃是違背周官。臣知其不可者一也。臣謹按易繫辭稱庖羲氏作。日中爲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班志亦云。財者帝王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理國安人之本也。仕農工商。四人有業。學以居位曰仕。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聖王量能授事。四人陳力受職。然則四人各業久矣。今復安得動而搖之。蕭何云。人情一定。不可復動。班固又云。曹參相齊。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理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夫獄市兼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刑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爲而人自化。我好靜而人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臣知其不可者二也。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宗惡少。輕死重義。結黨連群。喑嗚則彎弓。睚眦則挺劍。小有失意。且猶如此。一旦變法。定是相驚。衆聚圍劫。致煩擾動。便恐南走越。北走胡。非唯流

逆夷人，亦自擾亂殊俗。又如邊徼之地，寇賊為隣，興胡之旅，歲月相繼，儻同科賦，致有猜疑，一從散亡，何以制禁。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識大體，徒欲益帑藏，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擾，帑藏逾空，臣知其不可者三也。孟軻又云：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今行者皆稅，本末同流。且如天下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河口，置鋪納稅，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主司僦賂，船有大小，載有少多，量物而稅，觸途淹久，統論一日之中，未過十分之一，因此擁滞，必致吁嗟。一朝失利，則萬商廢業，萬商廢業，則人不聊生，其間或有輕訬任俠之徒，斬龍刺蛟之黨，鄱陽暴謔之客，富乎悍壯之夫，居則藏鏹，出便竦劒，加之以重稅，因之以威脅，一旦獸窮則搏，鳥窮則攫，執事後何以安之哉。臣知其不可者四也。五帝之初，不可詳已。三王之後，厥有著云：秦漢相承，典章大備，至如關市之稅，史籍有文，秦政以雄圖武力，捨之而不用也，漢武以霸略英才，去之而勿取也。何則？關為禦暴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散，稅關則暴興，暴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夫人心莫不背善而樂禍，易動而難安，一市不

安，則天下之心搖矣。一關不安，則天下之關心動矣。况澆風久扇，變法為難，徒欲禁末遊，規小利，豈知失玄默，亂大倫，魏晉秒尖，齊隋誕戲，亦所不行，斯道存也。臣知其不可者五也。今之所以稅關市者何也？豈不以國用不足，邊寇為虞，一行斯術，冀有殷贍然也。微臣故借前箸以籌之，伏惟陛下當聖期，禦玄籙，洗璧于洛，刻石于嵩，鑄寶鼎以窮姦，坐明堂而布政，神化廣洽，至德潛通，東夷變驚，應時平殄，南蠻饒動，計日歸降，西域五十餘國，廣輪一萬餘里，烽堡清夷，亭候静謐。此為患者，唯苦二蕃。今吐蕃請命，邊事不起，即日雖尚屯兵，久後終成徒折。獨有默啜，假息孤恩，惡貫禍盈，覆亡不暇，征役日已省矣，繁費日已稀矣。然猶下明制，遵大樸，愛人力，惜人財，王侯舊封，妃主新禮，所有支料，咸令減削。此陛下以躬率先，先齊之用心也。且關中河北，水旱數年，諸處逃亡，今始安輯，儻加重稅，或慮相驚。况承平歲積，薄賦日久，俗荷深恩，人知自樂，卒有變法，必多生怨，生怨則驚擾，驚擾則不安，中既不安，外何能輯。文王曰：帝王富其人，霸王富其地，理國若不足，亂國若有餘。古人有言：帝王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庾，商賈藏於篋。惟陛下詳之。必若師興有費，國儲多窘，即請倍算商客，加斂平人，如此則國保富強，人免憂懼，天下幸甚。臣知其不可者六

也。陛下留神繫表，屬想政源，簡茲六議，早朝晏罷，一日二日，機務不遺，先天後天，盡心寧慮，時政得失，小子何知，輒陳瞽辭，伏紙惶懼。疏奏，則天納之，乃寢其事。四年，除司禮少卿，仍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文學之士，融與納言李嶠、鳳閣侍郎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等俱以文才降節事之。及易之伏誅，融左授袁州刺史。尋召拜國子司業，兼修國史。神龍二年，以預修則天實錄成，封清河縣子，賜物五百段，璽書褒美。融為文典麗，當時罕有其比，朝廷所須洛出寶圖頌、則天哀冊文及諸大手筆，並手勑付融撰。哀冊文用思精苦，遂發病卒，時年五十四。以侍讀之恩，追贈衛州刺史，謚曰文。有集六十卷。二子：禹錫、翹。開元中，翹次為中書舍人。新唐書列傳：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緦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謚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習學紀言。武后時，有諫稅關市疏，陳六不可，利害深切，不止以義理不應稅而已。又言魏晉齊隋所不用，蓋創事自韓爾。融號能文，此疏詳審可觀，新史節略太甚，乃無採，後人惟恐稅不重，宜（其輕視之也。）

崔從

新唐書列傳：融之曾孫也。字子義，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免，弟廬墓，手執松栢。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皐引為西山運務使。奏還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冤，縱不治。俄得真盜。皐卒，劉闢反，欲并東川，從以書諭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闢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為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為賕，從一限出之。徙遂為法。裴度為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為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脩以寵待京兆尹，為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不僅費為功。至不治道，輴車留渭橋，久不得進。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　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從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效，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王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用事者亦以從不肯合，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

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鄜部多神策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歷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官入宮城門。列戟衛。先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善。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貲產奴婢。有貫率錢。畜羊有口算。又貿麴牟其嬴。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俸帛。當加估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謚曰貞。從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隸階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仕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之。古今紀要。鄜坊繩驕軍。不受党項互市之遺。淮南除贏利。稜稜有風望。詳見憲宗。

崔能

新唐書列傳。從仲兄也。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與從皆秉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元大

一統志。長慶三年。李宗閔撰神道碑。能從第書碑云。御史中丞持節觀察黔中。仍賜紫衣金印。

崔慎由

新唐書列傳。從之子也。字敬止。聰警彊記。實端厚。有父風。舉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遷翰林學士。徙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刲適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隙。鄴輔政。引劉瑑。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慮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不答。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從華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謚曰貞。子胤。別傳。舊唐書列傳。慎由。太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守實端厚。有父風。擢補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戶部侍郎。歷方鎮。入朝爲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illegible]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雅其德門。承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右署。累歷清華。策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獎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參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

崔安潛

新唐書列傳。從之子也。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官軍數卻。賊圍宋益急。自勉狀南月賊。斬賊二千級。仙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狡態。必

狀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使有後患。何以戰。是勞不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駢領西川節度。吏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戮吏除繇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罪。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爲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爲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擅地。不得入而還。復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謚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舊唐書列傳。安潛。大中三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等使。黃巢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潛爲副。收復兩京。以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潛代敬武。子師範拒命。安潛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竟授之節鉞。安潛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子犹。犧。犹景福中爲起居郎。犧爲右拾遺。犹累官至尚書。元能少勵志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

長慶四年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唐翰林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犯罪未常屈法於廳前慮囚必郎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法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設司以麪及藕蒻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臑膾炙之屬皆逼真也時人比於武而頗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書預政以玷盛德唐摭言鎮西川李鋋爲小將廣明初駕幸西蜀鋋乃蜀帥帶平章事安潛乃具奏耳書趣夫人皆美之

崔彥曾

新唐書列傳能之子也咸通初繇大僕卿爲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卞急爲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理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戍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衆賜之請無發兵復留也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爲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衆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遂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過請至府解

甲自歸彥曾斬其使勛陷宿州發庫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舡千艘輿驛夫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衆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衆俄而勛傅城城中大駭知陷彥曾悉誅賊家屬勛衆四面超墉入囚彥曾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貴者不亟殺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且觀察使存爾勛乃殺彥曾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彥曾治第鄭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廷泱盈爲人一夕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豬水爲沱彥曾導清河灌之鑄石龍首注瀦厭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河崔望也爲吞望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曾知其能頗任之既遇害踰守卒歛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軍闢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復任嵐州刺史鄭畋謂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龐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曾官屬被囚鐸潛饋貲糧及死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石首令賜銀緋僖宗焦璐溫廷皓李鋭崔蘊鄭春盧崇閻華廷皓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楊玉衍音義碭（来利切）時主之石饒（如招切）債也攘（徐兩切）穰貫（卯未谷切）賕（未凡切）餘（戶沈切）膌（丑偸切）佃中鄜（芳無切）兜（多美切）遺（以醉切）贈也貿（莫候切）易也刲（傾哇切）刺也僭（郎廿切）騖（侍轄切）陴（頻彌切）賊上貨剽（匹妙切）劫也俳（皮皆切）雜戲也非紿（湯亥切）欺也儈（古外切）易業廠（蘇達切）鉛名瀦（陟魚切）水所停也嵐（盧含切）州近太原壘（洛水切）撓（奴巧切）

崔胤

舊唐書列傳乾寧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鎮河中辟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威樹朋黨外結藩帥胤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恃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遣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胤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戶部事昭宗出幸石門胤與同列徐彥若王摶等從卑駕還宮加禮部尚書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三年李茂貞犯京師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谿之枉懲昭緯之前惡罷胤政事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胤密致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顧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摶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爲南海節度又譖

王摶交結勅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摶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脩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己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怨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強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返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囚諸侯觀業有神策軍延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令中外大臣自廢立以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令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季述昭宗反正胤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遣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胤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胤怨帝廢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兵士迎駕及入京師人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迨事兩

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遇，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奈畫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赴闕庭，尋過京畿，遂迎車駕。初因暴史，面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遽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勅，令臣遽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睹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華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惧將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注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真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以副八紘懸望。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敢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俗還駕。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豈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擢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忍構傾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大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寵藏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尚。朕殊於群議，詢彼輿情，有其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危難滿，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驍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達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募，後則用度支使推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盼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指呼之際。令狐渙姦纖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願搆外兵，將圖不軌。朕以士庶流散，兵革繁興，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卧不來，拒召如此。况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騰，朕須避事，累見兵擁輦轂，火熱宮闈，煙塵漲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單輦未安，鐵騎獲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睹此阽危，咎將誰執。近省全忠章表，兼述暴史欺陳，言宰臣離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亂，執測邑藏，無功及人，為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負我何多，搆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官，但以宮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

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自安，故全誨等為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大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胤寓居華州，為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為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李茂真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為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內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內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內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為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戶，韓渥濮州司戶，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群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贄為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內官既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宮人寵顏等宣事。而欺君蠹國，所不忍聞，胤所悅者，闒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疑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思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茂真為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外本浮圖，取銅鐵為兵仗。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為汴軍所殺。胤傾險樂禍，外示寬弘，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戶，一旦終當為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胤為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胤之甚也。子有鄰。資治通鑑：昭宗天祐元年正月，朱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幷其黨刑部尚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丙午，下詔罪狀胤等。戊申，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幷胤所親厚者數人。通鑑綱目：唐昭宗乾寧三年，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貶陸扆為硤州刺史。（胤之罷，[illegible]韓建之志也。胤本求援於朱全忠，上救之，營東都宮闕，求迎車駕。全忠從之，仍請以兵迎駕，又言崔胤忠臣，不宜出外。是懼，復奏召胤為相，遣使詣全忠[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

光化三年六月以崔胤同平章事貶司空同平章事王摶。（上摶明達有器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以相傾。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姦變。胤聞之。譖摶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摶排己。恨之。遺朱全忠書。使表論之。上不得已。召胤復相之。貶摶崖州司戶。流道弼驩州。務脩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明八曰。昭宗在位十有二載。其人才可知已。又見王摶為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言。又以探其忌伏之禍。已為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摶亦精於危者。而自於有社矣。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卿。與世共國患者。無家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集覽傳決宜矣。時於處君情察狀也。及謀之。）光化二年春正月崔胤罷以陸扆同平章事

天復元年六月解崔胤鹽鐵使。（上之反正也。中書舍人令狐渙給事中韓偓預其謀。擢為翰林學士。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宦官側目。胤欲盡除之。韓偓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上獨召偓問之。對曰。東內之變。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為崔胤言之。對曰。陛下詔書云。四家之外。餘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既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已為不少。此其所以恟恟不安也。今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擇其忠厚者使為之長。有善則獎。有罪則懲。咸自安矣。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無不可為者矣。上深以為然。曰。此事終以屬卿。胤復請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乃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日夜謀所以去胤者。時胤領三司。全誨等教禁軍對上讙譟。訴胤減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胤知謀泄。事急。遺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

集覽令狐渙。元和姓纂云。周文王子畢公高之後。封令狐。因氏焉。左傳文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即此地。注。令狐在河東。王莽曰令亭。宋猗氏也。城在青州猗氏縣。處之當在正旦。正旦謂孫德昭斬劉季述等。今失其時。謂何不於彼時一就族置之。理而殺之。棼。扶分反。亂也。左

傳以治亂。猶治絲而棼之。）天復三年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車駕入長安。崔胤奏以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家。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司馬公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實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強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集覽寺。三公所居曰府。九卿所居曰寺。應劭曰。府。聚也。寺。嗣也。理事者嗣續其中。六軍十二衛。注見玄宗開元十三年。儇利。[illegible]也。儇。許緣反。徐廣曰。儇謂輕薄小才。荀子鄉曲之儇子。城狐社鼠。容齋隨筆曰。城狐不灌。社鼠不熏。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依。此古語也。故議論者率指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予嘗讀劉向說苑所載孟嘗君之客曰。狐人之所攻也。鼠人之所燻也。臣未見稷狐見攻。社鼠見燻。何則。所託者然也。巷伯之疾惡。巷伯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寺人孟子作是詩也。文公傳曰。巷是宮中道名。漢所謂永巷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巷官而為此

（言。孟子，其字也。投弃弃與之而不食不受。言僭讒之人，物所共惡。投弃其人，使豺其畏此，皆設言以見欲其死亡之甚也。故記緇衣篇：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寺人披之事君。寺人，內小臣也。名披。春秋作勃鞮。韋昭曰：晉獻公寺人，後字伯楚。於文公時爲勃鞮。史記晉世家作宦者履鞮。索隱注：履鞮即春秋勃鞮也。晉獻公子重耳遭驪姬之譖，走保蒲。獻公令寺人披伐蒲。重耳乃踰垣而走。寺人披追之，斬其衣袪。後重耳立，是爲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讓之。披對曰：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鄭衆之辭賞。漢和時，鄭衆首謀誅竇憲，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每辭多受少。呂彊之直諫。漢靈時，呂彊清忠奉公，封賞謀導行賞，謀退衆法。曹日昇之救患。肅宗時，魯炅圍南陽甚急。曹日昇請與十騎冒圍入城宣慰。賊不敢逼。城中大喜。馬存亮之討亂。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元明爲變。存亮遣神策將兵討韶及元明，皆死。楊復光之討賊。僖宗時，仲八都將以討朱溫。嚴遵美之避禍。昭宗時，左軍容使，嘆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復隱青城山。張承業之竭忠。僖宗時宦者，後唐莊宗時卽位。承業諫求而唐之復立之。莊宗不聽，遂不食卒。草薙而餘猶之。秋芟除其根之義。記月令篇：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注：薙，他計、直履二反。芟草也。獨息淺叉也。說文：秋，續日損。處殷歎也。）

見聞錄：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煥，簾幕俱垂。見左右二璫，然燭而坐，謂慎由曰：上不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后中旨，命學士草廢立詔。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縉紳，長行兄弟甥姪三百人，一旦聞此覆族之言，寧死不敢承命。況聖上高明之德，覆于八荒，豈可輕議。二璫默然良久，引慎由至一小閣，見文宗坐於殿上，二璫徑登階而疏文宗過惡，上唯俛首。又掬如爲此掬木枕措大，不復更在此坐矣。街談以如掬爲掬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璫自執炬送慎由出遶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去翰林。遂金縢其事，付儼。故儼切於勦絕北司者，由此也。誅北司後，儼方彰其事。新唐書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歿，以授其子儼。故儼惡中官，終討除之。案舊傳云：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爲翰林學士。蓋儼欲重宦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石林老人避暑錄：崔（缺二字）爲兒猶奇僧後身。崔慎由爲浙西觀察使時所生。故七歲猶未食肉。忽有僧見之，撫其口曰：既要他官爵，何不食肉。自是乃食葷。凡世間富貴人多自脩行失念中來，或世緣未絕，有必償之不可逃者焉。又傳爲永禪師後身，前固有言之者矣。第崔所爲略無脩行之證，何但官爵一念失差也。往在丹徒，常記與葉致遠會甘露寺，坐閒有舉此事者。致遠時有所懷，忽然作色曰：吾謂僧上來是明眼人，不食肉，安足道。何以不待其末年，執之十字路口，痛與百掴，方爲快意。聞者絕倒。

崔仁師

（舊唐書列傳：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應制舉，授管州錄事參軍。五年，侍中陳叔達薦仁師才堪史職，遷拜右武衛錄事）參軍。預修梁、魏等史。貞觀初，再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逆謀事發，州縣追捕友黨，俘囚滿獄。詔仁師按覆其事。仁師至州，悉去杻械，仍與飲食湯沐以寬慰之。唯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及奏報，詔使將往決。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此獄徒以極衆，而足下雪免者多，人皆好生，誰肯讓死。今既臨命，恐未甘心。深爲足下憂也。仁師曰：嘗聞理獄之體，必務仁恕。故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求身之安，知枉不爲申理。若以一介暗短，但易得十囚之命，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青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事無枉濫，請伏罪，皆無異辭。仁師後爲度支郎中，嘗奏支度財物數千言，手不執本。太宗怪之，令黃門侍郎杜正倫齎本，仁師對唱，一無差殊。太宗大奇之。時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毀孔、鄭舊義，上表請廢

舊注，行己所注者。詔禮部集諸儒詳議。玄度口辯，諸博士皆不能詰之。郎中許敬宗請付秘閣藏其書，河間王孝恭特請於孔、鄭並行。仁師以玄度穿鑿不經，乃條其不合大義，駁奏請罷之。詔竟依仁師議，玄度遂廢。十六年，遷給事中。時刑部以賊盜律反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奏請八座詳議，右僕射高士廉、吏部尚書侯君集、兵部尚書李勣等議請從重。民部尚書唐儉、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工部尚書杜楚客等議請依舊不改。時議者以漢及魏晉謀反皆夷三族，咸欲依士廉等議。仁師獨駁曰：自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不知禁。三代之盛，泣辜解網，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咸臻至理，俱爲稱首。及其世亂，獄訟茲煩，周之季年，不勝其弊，烈火原於子產，峭淵起於安于，韓李申商，爭持急刻，參夷相座，始於此也。秦用其法，遂至土崩。漢高之務寬大，未爲盡善，文帝之存仁厚，仍多涼德，遂使新垣族滅，信越菹醢。見譏良史，謂之過刑。魏晉至隋，有損有益，凝脂猶密，秋荼尚煩。皇上哀矜，垂仁念茲刑憲，酌前王之令典，探往代之嘉猷，革弊蠲苛，可大可久，仍降綸綍，頒之九區。故得斷獄數簡，手足有措，刑清化洽，未有不安。然以暴秦酷法，爲隆周中典，乖惻隱之情，反推行之令，進退參詳，未見其可。且父子天屬，昆季同氣，誅其父子，足累

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既欲改法。請更審量。竟從仁師駮議。後仁師密奏。請立魏王爲太子。忤旨。轉爲鴻臚少卿。遷民部侍郎。征遼之役。詔太常卿韋挺知海運。仁師爲副。仁師又別知河南水運。仁師以水路險遠。恐遠州所輸。不時至海。遂便宜從事。遣發近海租賦。以充轉輸。及韋挺以擁滯失期。除名爲民。仁師以運夫逃走不奏。坐免官。既不得志。遂作體命賦以暢其情。辭多不載。太宗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尋兼檢校刑部侍郎。太宗幸翠微宮。仁師上清暑賦以諷。太宗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時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訴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會赦還。永徽初。起授簡州刺史。尋卒。年六十餘。神龍初。以子挹爲國子祭酒。恩例贈同州刺史。挹子湜。唐舊書雜論仁師甚承恩遇。中書令褚遂良頗忌嫉之。會有伏閤上奏者。仁師不奏。太宗以仁師罔上。遂配龔州。　右崔仁師傳第二十四。太宗征遼時。劉洎嘗輕出言。太宗頗怪之。及太宗疾。又有憂懼語。故遂良之誣易入。因賜自盡。歐陽公疑無是事。然觀仁師事。史臣亦有忌嫉之語。何耶。語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人情大不美。雖聖人猶曰不保其往也。況利害之間哉。王荊公亦疑揚雄無投閣事。兩公意皆忠厚。然雄之學。惟未至於孟軻。或不幸至此。以劇秦美新觀雄意。愛懼深矣。後之君子。必有能辨之者。古今紀要。仁師仁恕重厚。按獄以情。罪止魁惡。仁恕因無異辭。王元度請廢侍書舊學。仁師條奏罷之。有司以反逆。兄弟緣坐法爲輕。仁師議不改。上清暑賦。翠微宮。曰陳務用費數千。名無一謬。亦強敏一事。知機務遂良忌之。

流連州。

崔湜

舊唐書列傳。仁師之子也。字澄瀾。少以文辭知名。舉進士。累轉左補闕。預脩三教珠英。遷殿中侍御史。神龍初。轉考功員外郎。時桓彥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湜爲耳目。使伺其動靜。俄而中宗疏忌功臣。於三思恩寵漸厚。湜乃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尋遷中書舍人。及桓敬等徙于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以絕其歸望。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表兄周利貞。先爲桓敬等所惡。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馬。湜乃舉充此行。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三思引利貞爲御史中丞。湜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挹爲禮部。父子同爲南省副貳。有唐已來未有也。時昭容上官氏屢出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遇湜甚厚。俄拜吏部侍郎。尋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知選事。銓綜失序。爲御史李

尚隱所劾。愔坐配流嶺表。湜左轉爲江州司馬。上官昭容密與安樂公主曲爲申理。中宗乃以愔爲江州司馬。授湜襄州刺史。未幾入爲尚書左丞。韋庶人臨朝。復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俄又拜太子詹事。初湜景龍中獻策開南山新路。以通商州水陸之運。役功數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禁行旅。所開新路。以通竟爲夏潦衝突。崩壓不通。至是追論湜開山路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俄爲太平公主所引。復遷中書門下三品。先天元年。拜中書令。與劉幽求爭權不協。陷幽求徙于嶺表。仍促廣州都督周利貞以追留殺之。不果而止。時挹以年老。累除戶部尚書致仕。挹性貪冒。受人請託。數以公事干湜。湜多違拒不從。大爲時論所嗤。玄宗在東宮。數幸其第。恩意甚密。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及帝將誅蕭至忠等。召將託爲腹心。湜弟滌謂湜曰。主上若有所問。不得有所隱也。湜不從。及見帝。對問失旨。至忠等既誅。湜坐徙嶺外。時新興王晉亦連坐伏誅。臨刑歎曰。本謀此事。出自崔湜。今我就死。而湜得生。何冤濫也。俄而所司奏宮人元氏款稱與湜曾密謀進酖。乃追湜賜死。初湜與張說有隙。說時爲中書令。議者以爲說構陷之。時湜與尚書右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冀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曰鏡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由。對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時年四十三。湜美姿儀。早有才名。弟液滌及從兄涖並有文翰。居清要。每宴賜之際。自比東晉王導謝安之家。謂人曰。吾之一門。及出身歷官。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以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也。是故進趣不已。而不以令終。液尤工五言之作。湜常歎伏之曰。海子我家之龜龍也。海子即液小名。官至殿中侍御史。坐兄配流。逃匿於郢州人胡履虛之家。作幽征賦以見意。辭甚典麗。遇赦還。道病卒。文人裴耀卿纂其遺文爲集十卷。液子論。以文幹稱。天寶中。自櫟陽令遷司勳員外郎。濮陽太守。乾元後歷典名郡。皆以理行稱。大曆季。元載以罪誅。朝廷方振起淹滯。遷同州刺史。未幾爲黜陟使。度何所據廢兄。議者以何奉奏涉於深刻。復用論爲衛州刺史。秩滿。寓於揚楚間。德宗舊族。舊年授大理卿。致仕卒。液弟滌多辯智。善諧謔。素與玄宗款密。兄湜坐太平黨誅。玄宗常思之。故待滌踰厚。用爲秘書監。出入禁中。與諸王侍宴。不讓席而坐。或在寧王之上。後賜名澄。從東封還。加金紫光祿大夫。封安喜縣子。開元十四年卒。贈兗州刺史。　史臣曰。

劉洎始以車蹤切直。以至位望隆顯。至于挨綱整帶。啓聖嘉猷。籍國士之誠體廊廟之器。處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一言不慎。竟陷誣奏。雖君親甚悔。而駟不及舌。良足悲夫。馬周道承際會。天有深沉。悟主諫微。實忠本孝。沖識廣度。它涉穹崇。詩曰。嘉樂君子。顯顯令德。惜其中壽。不憖遺乎。崔仁師以史材獲進。其判正褒貶。雅德詳明。至于本仁恕。申枉濫。其事可觀。洎穿鑿之注。止從重之刑。其言甚直。書曰。疑謀勿成。而以魏王為請。不亦惑乎。及參機務。竟致忌嫉。罔上之名。抑有由也。崔湜之德。去祖逾遠。挾勢可恃。謂進無傷。及位極人臣。而心無止足。覽海鷗賦。知而不誡。及荆州之貴。人知不免。易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贊曰。驥逢造父。一日千里。英主取賢。不拘階陛。賓王徒步。洎為賊吏。一見文皇。皆登相位。罹無咎濟北集桓彦範敬暉等。既知國政。懼武三思讒間。引崔湜為耳目。湜反以桓敬等計議潛告三思。及桓敬徒嶺外。湜又說三思盡宜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乃舉周利貞。桓敬等聞利貞至。多自殺。　桓敬等忠於唐。志必興復。繼以中宗之厲。患未艾也。故與武三思同列而不辭。夫與惡人處。欲不伺其動靜而務通行。則身易危而功不成。其不得而用耳目許之下也。夫仁厚者固不肯為人使。而可使者必皆小人。以敬桓二公之忠如日月。而妾情於小人之湜以貽禍。使世不以罪之者。特其不為身而為國。可以情恕耳。雖然亦足以為立功謀事者之深戒也。珊瑚鉤詩話。春四上林苑。花滿洛陽城。崔湜詩也。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父挹同省為侍郎。及登宰輔。始三十有七。容止端雅。文辭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吟此句。時張說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歎曰。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使湜令終。當時朝士。豈能出其右哉。故杜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或以此也。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八　八灰

崔

崔玄暐

（舊唐書列傳。博陵安平人也。父行謹。為胡蘇令。本名暐。以字下體有則天祖諱。乃改為玄暐。少有學行。深為叔父秘書監行功所器重。龍朔中。舉明經。累補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誡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常重此言。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多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俸祿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孟母不受魚鮓之饋。蓋為此也。汝今坐食俸祿。榮幸已多。若其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孔子云。雖日殺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又曰。父母惟其疾之憂。特宜修身潔己。勿累吾此意也。玄暐遵奉母氏教誡。以清謹見稱。尋授天官郎中。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超拜天官侍郎。每介然自守。都絕請謁。頗為執政者所忌。轉文昌左丞。經月餘。則天謂曰。自卿改職已來。遷司或有罪過。或聞令史乃設齋自慶。此欲盛為貪惡耳。今要卿復舊任。又除天官侍郎。賜雜綵七十段。拜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依舊知政事。先是來俊臣周興等誣陷良善。冀圖爵賞。因緣籍沒者數百家。玄暐固陳其枉狀。則天乃感悟。咸從雪免。則天季年。宋璟劾奏張昌宗謀為不軌。玄暐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玄暐弟昇時為司刑少卿。又請寘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是時則天不豫。宰相不得召見者累月。及疾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足可親侍湯藥。宮禁事重。伏願不令異姓出入。則天曰。深領卿厚意。尋以預誅張易之功。擢拜中書令。封博陵郡公。中宗將授方術人鄭普思為秘書監。玄暐切諫。竟不納。尋進爵為王。賜實封四百戶。檢校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知都督事。其後累被貶。授白州司馬。在道病卒。建中初。贈太子太師。玄暐與弟昇甚相友愛。諸子孤貧者。多躬自撫養教授。頗為當時所稱。昇官至尚書左丞。玄暐少時頗屬詞賦。晚年以為非己所長。乃不復構思。惟篤志經籍。述作為事。所撰行己要範十卷。友義傳十卷。義士傳十五卷。訓注文館辭林策二十卷。並行於代。子璩。頗以文學知名。官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璩子渙自有傳。曾孫鄲鄯咸三

年。自商州防禦判官。兼殿侍御史。入爲監察御史。

崔渙 新唐書列傳。渙博綜經術。長議論。十歲居父喪。毀瘠加人。陸元方異之。起家亳州司功參軍。選調。於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拖特稱。試奕等銘。謂曰。子清廟器。欲以題相命。累遷司門員外郎。揚國忠惡不附己。出爲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爲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韋見素等同赴行在。時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爲江淮宣諭選補使。收采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廣譏。吾不悉爲。然聽受不甚精。以不職。罷爲左散騎常侍。兼餘杭太守。江東採訪防禦使。入遷吏部侍郎。集賢院待制。簡渙自庭。時望允重。遷御史大夫。元載輔政。與中官董秀。締固寵。渙疾之。因進見。慨然論載姦。代宗曰。載雖非重慎。然協和中外無間然能臣也。對曰。和之爲貴者。由禮節也。不節之以禮。爲侍和。今干戈甫定。品物思義。載爲宰相。宜明制度。易海內耳目。而怙權樹黨。致法爲通。獨恐爲怒。附下苟容。乃幽國卑主。術臣所未喻。帝默然。會渙兼稅地青苗錢物使。以錢給百官。而吏用下直爲便。料上直爲百司料。載諷皇城副留守張

清。隨其非。詔尚書左丞蔣渙按實。且載所惡。由是貶道州刺史。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元。子縱。古今紀要。崔渙書其占奏。即拜相。肅宗立。與見素赴行在。以選補不精出。簡渙自庭。慨論元載奸。貶。元文苑英華崔公墓誌銘皇唐相國博陵公姓崔氏。諱渙。字某。佐玄宗。扶正危運。係維家極。載肅公紹復大業。底綏生人。事代宗朝。羽儀百辟。歷官二十三。享年六十二。以大歷三年冬十有二月二日。薨于道州刺史之寢。明年歸祔于洛陽北邙山。令上六年。追贈尚書左僕射。夫人滎陽鄭氏。華陰郡太夫人。子貴也。欽公三娶。前夫人生冢子常山公。公之清德重望。洎天官亞相之位。事後夫人滎陽鄭氏。恭公之理命。以無違爲大。而僶俛拘忌。出入街衢。推周公合祔之事。凡龜從事違者數。嗚呼。天不以西漢韋平之美息于吾君。使常山下世。永懷不集。欽有沒代之痛。著遺命焉。貞元元年秋九月。季子京兆府三原丞揚孫。前渭南尉元方。表奉常山之志。遷于在殯。是月壬午。啟博陵公之殯。明日丁酉。以華陰郡太夫人洎離夫人隴西李氏之喪歸祔也。公大父諱玄偉。（唐書作暐）中書令博陵王。與魏元忠趙貞固爲友。出處齊名。公則禮部之第二子也。天寶中。歷屯田左司二員外郎。出爲歙州刺史。撰錦州錫金印紫綬。尺駕南巡。以至誠大義感悟聖主。中興之業。見於言下。擢拜門下侍郎平事章。靈武即位。與上宰房公琯。奉冊書國璽。惟新景命。是時也。中原有豺虎之亂。東南有吳濞之釁。乃三分天下之一。以八柄付公。俾公仗節督護河南。山南。江淮南之地。凡更賑累秩作專征者由公以行。二千石已降。唯所遷置。公於是應用均賦。息人繕兵。外接四封。內叙多士。望高寄重。怙寵者排之。降左常侍。領杭州刺史。俄轉常州。徵拜祕書監。太子賓客。大理卿。坐夫繁囚。移信王府傅。轉尚書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大曆中。元載顓政。中外附之。公對敭內廷。數其不敬之罪。上含之未諭。公抗詞焉。寺人屬垣。漏言于載。未幾有道州之役。運憾故也。公操鑒遐明。姿度弘粹。松茂玉栗。風清雨潤。文以經邦爲用。學以篤己爲宗。承祖禰以付子孫者。清白孝友。其哲人哉。夫人磁州刺史冒之孫。潁川大守長裕之女。年若干。捐公之館。子曰縱。貴常山公。繼夫人舒州刺史紹之孫。左羽林錄事參軍晃之女。年若干。遺公之祿。子曰造。（世系表作伉）仕萬年尉。不幸早夭。二夫人地清天和。夫賢子孝。四者均有之。清之發祥。和之息壽。賢之用貴。孝之根蒙。四者皆違之。衰哉。孝孫元方。痛先人存沒不伸之志。其號反也。與吉凶俱咨于叔父揚。曰。先志未從。不敢以先祖。是日也。奉二夫人合于此室。既定而常山祔焉。爲常山門吏。見託銘石。其詞曰。

於穆先輔。

歸全致主。列樹已拱。清風悠悠。遐矣夫人。同澗上春。配忠生孝。翊聖懷氏。賴及於國。慶違其身。五入貴階。九泉同閑。遺厥吉祥。及爾昆裔。

崔縱 新唐書列傳。縱補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渙之貶。縱棄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乏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狀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處大體。不急細事。獄訴付成像屬而已。自兵興。內外官冗溢。時議併省。縱奏兵未息。仕進者多緒。在官則累遷。有功而褒賞。不可廢也。比選集乃擴關留人。怨望滋結。朝廷頻詔錄勞。而諸道叙優日廣。若停減吏員。非但承優者無官可叙。亦恐序進者無路。勝置矣。詔可。貞元元年。天子郊。見爲大禮使。歲旱用乏。縱搏截文物。儉而不陋。除吏部侍郎。尋爲河南尹。時兵雖定。民彫耗。縱治簡易。蠲略細苛。先是戍邊者道由洛。備餼取於民。縱始今官辦。使五家相保。自占發斂。以絕姦吏之私。又引伊洛溉高仰。通利里

開八善宦之。入爲太常卿。封常山縣公。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謚曰忠。初渙爲元載所抑。縱託載世。不求聞達。渙有嬖妾。縱以母事之。妾剛酷。雖縱顯官而數笞詬。然率妻子候顏色。承養不懈。時以爲難。孫碣。

崔碣

（新唐書列傳。）碣字東標。及進士第。遷右拾遺。武宗方討澤潞。碣建請納劉稹降。忤旨。貶鄧城令。稍轉商州刺史。擢河南尹。右散騎常侍。再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間。值龐勛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存亡。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紿占。陽驚曰。乃夫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收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贓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遂滌獄決而寬。都民相語。歌舞于道。徙陝虢觀察使。軍亂。貶懷州司馬。卒。楊正衡音義（璩強魚切。琯古滿切。樽祖本切。稱只。閉侯計切。閒也。膠渠尤。射相謝。）

崔日用

（舊唐書列傳。）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爲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祗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偏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爲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爲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脩文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己。知玄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納。潛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爲親。不爲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爲揚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荊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既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棄。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令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荅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壽。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道。探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想吳音之語。卿洽聞博見。溫故知新。逞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逐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周廟欹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信也。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勑曰。唐元之際。逆黨構亂。崔日用當時潛謀其事。及于戡夷。實預元謀。而所食之封。後以例減。以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謚曰昭。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日用才辯過人。凡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以後。復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通鑑綱目唐中宗景龍四年。崔湜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崔日用。薛稷罷。（日用與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崔宗之

（金陵志。）滑州靈昌人。黃門侍郎。齊國公。并州刺史。日用之子。襲父封。亦好學。寬博有風儉。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

崔日知

（通鑑綱目。）唐玄宗開元三年。冬十二月。貶崔日知爲歙縣丞。（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姦人得而恐愒。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令傑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集覽。瑒。[illegible]反。恐愒。愒與偈通。音許葛反。史記揚以秦權恐愒諸侯。師古曰。恐愒。相恐脅也。歙漢丹陽地。秦以鄣郡爲丹陽。而丹陽郡始分治歙。隋置歙州。宋改徽州。治歙縣。歙又涉反。）

崔無詖

（舊唐書列傳。）無詖者。京兆長安人也。本博陵舊族。父從禮。中宗韋庶人之舅。景龍中。衛尉卿。時中書令鄭國公蕭至忠。才位素高。甚承恩顧。初亡先女冥婚韋庶人亡弟。無詖娶至忠女。后爲女家。中宗爲兒家。供擬甚厚。時人謂之語曰。皇后嫁女。天子娶婦。及韋庶

人敗。王忠女亦死。無該生累。父貶在外。開元中爲益州司馬。會楊國忠爲新都尉。與之歡甚。國忠因事引用之。累轉陜郡大守。少府監滎陽郡大守。安祿山率衆南向。無該召募拒之。及賊陷陳留郡後。山處轉戰。戈矛鼓角驚駭城邑。而宿及滎陽東城者。自墜如雨。故無該及官吏盡爲賊所虜。賊以將武令珣鎮之。

崔沔

舊唐書列傳。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周隴州刺史士約玄孫也。自博陵徙關中。世爲著姓。父皚。庫部員外郎。汝州長史。沔純謹口無二言。事親至孝。博學有文詞。初應制舉。對策高第。俄被落第者所援。則天令所司重試。沔所對策又工於前。爲天下第一。由是大知名。再轉陸渾主簿。秩滿。調選吏部侍郎岑羲深賞重之。謂人曰。此今之郄詵也。將奏薦擢爲左補闕。累遷祠部員外郎。沔爲人舒緩。訥於進決。當官正己。未嘗撓法。睿宗時徵拜中書舍人。時沔母老疾。在東都。沔不忍捨之。固請閑官。以申侍養。由是改爲虞部郎中。無何。檢校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宋宜遠倚盧懷慎之親。頗犯沔。舉劾之。又姚崇之子光祿少卿彞。留司東都。頗通賓客。廣納賄賂。沔又將按驗其事。姚盧時在政事。遽薦沔有史才。轉爲著作郎。其實去權也。開元七年。爲太子左庶子。母卒。哀毀逾禮。常於廬前受弔。賓客未嘗至於靈座之室。謂人曰。平生非至親者。未嘗升堂入謁。豈可以存亡而變其禮也。中書令張說數稱薦之。服闋。拜中書侍郎。或謂沔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沔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方爲濟理。豈可俛默偷安。而惟祿仕也。自是每有制敕及曹事。沔多所異同。張說頗不說。焉尋出爲魏州刺史。奏課第一。徵赴朝廷。分掌吏部十銓事。以清直歷秘書監太子賓客。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籩豆之數。及服制之紀。太常卿韋縚奏請加宗廟之奠。每座籩豆各十二。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時又令百官詳議可否。沔建議曰。竊聞議禮樂之情者能作。述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汙鐏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爲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道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玄鐏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

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則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鐏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讌饗賓客。而周公制禮。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者也。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禮經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勑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祠典。無有漏落。皆鮮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肥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罇。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豈人升極宮之饌。又到其備。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可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按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令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者難。不可全依古文。由望稍須廣大者。竊據禮文。有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令式。據文而行。又按太常奏狀。外祖服請加至大功九月。舅服請加至小功五月。堂姨堂舅舅母請加至袒免者。竊聞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道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之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豈亡愛敬。宜存倫序。是以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前聖所志。後賢所傳。其來久矣。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但修新禮。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遵洙泗之典。及弘道之後。唐元之間。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亡徵兆。儻或斯見。天人之際。可不誡哉。開元初。補闕盧履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勑令僉議。于時群議紛

譬本失猶覺。大常禮說。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明。特降別勑。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時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楊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劉秩等。亦建議與沔相符。餘人今中書門下參詳爲定。於是宗廟之奠。籩豆每座各加至六。親姨舅爲小功。舅母加緦麻。堂姨舅袒免。餘依舊定。乃下制施行焉。沔既善禮經。朝廷每有疑議。皆取決焉。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孝。新唐書列傳。沔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至宰相。列傳。

崔隱甫

新唐書列傳。隱甫。貝州武城人。隋散騎侍郎儦曾孫。解褐左玉鈐衛兵曹參軍。遷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浮屠惠範倚太平公主脅人子女。隱甫劾狀。反爲所擠。貶邛州司馬。玄宗立。擢汾州長史。兼河東道支度營田使。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乞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杖之。有詔貰死。不及矣。賜隱甫百縑。孫佺敗績于奚。擢隱甫并州司馬。護邊。會佺死。遂甫奏甚未及行。詔責逗留。下除河南令。累拜華州刺史。太原入爲河南尹。居三歲。遷拜御史大夫。初

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政事。廢掘諸獄。其後患囚往來或阻漏。復繫之廚院云。臺中自監察御史而下。舊皆得顓事。無所承諮。隱甫始一切令歸稟。乃得行。有忤意。輒劾正。多貶絀者。臺吏側目。威名赫然。帝嘗詔校外官。歲考異時必委曲參審。充春未定。隱甫一日會朝集使。詢逮徐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謂曰。卿爲大夫。天下以爲稱職。張說當國。隱甫素惡之。乃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暴其過。不宜處位。說賜罷。然帝嫉朋黨。免其官。使侍母。歲餘復爲大夫。遷刑部尚書。兼河南尹。帝還京師。即拜東都留守。累封清河郡公。卒。贈益州大都督。謚曰忠。始帝欲相隱甫也。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卿嘗見否。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他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子弟或問故。答曰。吾不以其人微易之也。其材不逮中人。可與之對耶。隱甫所至。絜介自守。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云。　贊曰。嚴挺之拒宰相。不肯見李林甫。崔隱甫違詔不屈牛仙客。信剛者乎。二人生是皆不得相。彼亦各中其志也。嗟夫吾以編授諭之。信曲與直不相函哉。

崔圓

舊唐書列傳。圓字有裕。清河東武城人也。後魏左僕射亮之後。父景晊。官至大理評事。圓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搜訪遺逸。圓以鈐謀射策甲科。授執戟。自負文藝。復武職。頗不得志。蕭炅爲京兆。薦爲會昌丞。累遷司勳員外郎。宰臣楊國忠遙制劍南節度使。引圓佐理。乃奏授尚書兼蜀郡大都督府左司馬。知節度留後。天寶末。玄宗幸蜀。詔特遷蜀郡大都督府長史。劍南節度。圓素懷功名。初聞國難。潛使人探國忠深旨。知有行幸之計。乃增修城池。建置館宇。儲備什器。及乘輿至。殿宇供帳。咸如宿設。玄宗甚嘆賞之。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劍南節度。餘如故。肅宗即位。玄宗命圓同與房琯。韋見素赴肅宗行在所。玄宗親製遺愛碑于蜀以寵之。從肅宗還京。以功拜中書令。封趙國公。賜實封五百戶。明年。罷知政事。遷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會官軍不利於相州。軍廻過洛陽。所在剽掠。圓棄城南奔襄陽。詔削除階封。尋起爲濟王傅。李光弼表爲懷州刺史。除太子詹事。改汾州刺史。皆以理行稱。拜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觀察使。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轉檢校左僕射。知省事。大曆三年六月薨。年六十四。輟朝三日。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晉國志。圓字有裕。貝州東武城人也。系出清河。有名業者。字伯禽。仕漢。封東萊侯。八世孫密。生二子。霸。琰。霸曾孫遵。後燕太常卿。生撫。宋汝南太守。撫生辟。後魏冀州刺史。始居藍田。辟生稜。任隋爲

兵部尚書。撲二子。君撲。君據。君撲生文來。文來生登。相武后。自後無聞。琰字季珪。魏尚書。生諒。諒字士文。生遇。遇生瑜。瑜生遷。遷生偉。偉四世孫順。順子義玄。御史大夫。清丘貞公。義玄子神基。相武后。自後無聞焉。琰弟二子欽。欽生京。京孫瓌。慕容垂車騎屬。生輯。宋泰山太守。徙居青州。號青州房。輯二子。脩之。目連。脩之子元孫。宋尚書郎。元孫有子亮。字敬。後魏侍中僕射。貞烈公。亮生士泰。征蠻別將。士泰子肇師。北齊中書侍郎。遂居清河之武城。肇師三子。子布。子治。子叶。子布生道瀹。道瀹有子方壽。萬年縣主簿。即圓之曾祖也。貞固。武功縣主簿。其祖也。景晊。大理評事。其父也。古今紀要。圓銳功名。　元宗西幸。至河池。供帳皆備。咸陳蜀土豐稔。及甲兵之盛。即日相之。　肅宗召赴行在。爲製遺愛碑于蜀。留守東都。值相州之敗。委東都奔襄陽。守懷汾。以治行稱。鎮淮南六年。史氏已亡。韓雲卿文敘中書令（一作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公廟碑。　戊申年（一作歲）六月。尚書右（一作左）僕射趙國公圓薨。天子罷朝三日。喪禮贈賻加異常數。詔贈太子太師。謚曰恭（唐書謚昭襄）嗣子襄。遵荷先訓。教率舊禮。五月而葬。二十五日而祥。既祥（一無此二字）始立廟于（一無于字）洛邑。曰考廟。皇考廟。階二尺有七寸。（一作二丈有七）從四尋。衡八尋三尺（一作丈五一作五）楹。外無四

阿巧埴采絲。（一作絲紟一托一作純以）丹雘。齋室燮室。庭埋構之。（國述二字一作述）族氏。默躅諸路（一作清顯）銘其德曰（一無曰字）太師崔姓。（一作氏清一無此字）河東武城人也。系于齊。著於漢。荷先少師之教。純孝温重。（一作稟史）元和。緯武經文。為國梁柱。賊臣祿山。憑犯河華。玄宗順動。南巡（一作遊）蜀漢。公為居守。有扶翊再造之勳。西洛阻絕。人罹（一作惟）蠆毒。肅宗振旅朔陰。載（一作職）靜禍亂。公為宰衡。有翼贊匡（一作戕）復之謀。山越之難。河泗之亢。（一作淮泗之後）公領揚州。宣風淮楚。有戡撓戚鎮之績。於惟茂勳。莫為尤。（一作茂勳盛業鳴為公比）禮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宜廟食。以銘于鼎。以九月初朔之日。寢廟既成。庭除既平。備器撰服。粢儉中禮。（一作備器粢服儉而中禮）先享七日。致齋具物。水草陸產。醴酪牲牷之備。外盡物也。色温行恐。（一作充身黜一作盛）意愉。如恐不及。內盡志也。禮卒莫徹。齋莊之色。如存焉。歎息之音。如聞焉。君子曰。吾觀崔氏之享。有以知禘嘗之義焉。古者諸侯立五廟。廟有觴與樂。有國之制。侯伯有爵而無土。廟有觴祭有樂。不克立五廟而立三廟。不銘于鼎而銘于碑。其銘曰。　顯顯太師。天予鴻才。恢張頎默。光照台階。（一作輝之于台）惟昔姦兇。蝕息（一作狄息）孔順。乘（一作當）時無虞。匡域（一作字）駭震。玄宗南巡。功著已峨。肅宗載復。勳揚再造。獨廓（一作掃）氛殄。宣明日月。於惟大師。誰將比烈。爰自鼎司。出鎮淮炎。外有亂虜。內有疑師。欽和畏威。遠邇來思。於惟大師。為國藩維。功以戡災。勞以定國。詳考典和。禮存廟食。爰立寢廟。不忘儉畏。卑不狹陋。廣示踰制。眊眊（疑作芒芒之漢紀並傳崇芒之之思芒音沐注思非）孝子。愉愉其志。齋莊慈誠。庶物緣情。俎豆斯設。神將來塈。歲時迭移。霜露荐至。德流慶延。昌宬後嗣。（從庚日至此文辞無）

崔光遠

舊唐書列傳。光遠。滑州靈昌人也。本博陵舊族。祖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為房州刺史。中宗為廬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度。敬嗣獨以親賢待之。供給豐贍。中宗深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既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始知誤寵。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汪官。汪嗜酒不堪職任。且授洛州司功。又改五品慢官。光遠即汪之子。雖無學術。頗有祖風。勇決任氣。身長六尺餘。目睛白黑分明。少歷仕州縣。開元末為蜀州唐安令。與楊國忠以博徒相得。累遷至左贊善大夫。天寶十一載。京兆尹鮮于仲通薦光遠為長安令。十四載。遷京兆少尹。其載使吐蕃弔祭。十五載五月。使回。十餘日。潼關失守。玄宗幸蜀。詔留光遠為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充西京留守採訪使。駕發。百姓亂入宮禁。取左藏大盈庫物。既而焚之。自旦及午。火勢漸盛。亦有乘驢上紫宸興慶殿者。光遠與中官將軍邊令誠號令百姓救火。又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十數人方定。使其息東見祿山。祿山大悅。偽敕本官。先是祿山已令張休攝京兆尹。十餘日。既得光遠歸款。召休歸洛。八月。同羅背祿山。以廄馬二千出至滻水。孫孝哲安神威從而召之不得。神威懼而憂死。府縣官吏驚走。獄囚皆空。光遠以為賊且遁矣。命所由守神威孝哲宅。孝哲以光遠之狀報祿山。光遠聞府門斬為盜者落河二人。遂與長安令蘇震等同出。至開遠門。使人前謂門官曰。尹巡諸門。門官具器仗以迎。至則皆斬之。領府縣官十餘人於京西號令百姓。赴召者百餘人。夜過咸陽。遂達靈武。上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仍使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於僧寺中椎牛釃酒。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偵知之。率馬步二千。連夜趨其所。賊徒多醉。光遠須百餘騎持滿扼其要路。分命驍勇持陌刀呼而斬之。殺賊徒二千餘人。虜馬千疋。俘其渠首一人。賊中以光遠勇決。常避其鋒。及鑾駕還京。論功行賞。制曰。持節京畿採訪計會招召宣慰處置等使崔光遠毀家成國。致命前茅。可特進行禮部尚書。封鄴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元年。兼御史大夫。五月。為河南節度使。八月。代張鎬為汴州刺史。兼本州防禦使。十二月。代蕭華為魏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遂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逐處崟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眾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為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渡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襄州將士康楚元張嘉延率眾為亂。陷荊襄澧朗等州。以光遠兼御史大夫。持節襄荊招討。仍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三年。除鳳翔尹。充本府及秦隴觀察使。先是岐隴吏人郭愔等為土賊。掠州縣。為五堡。光遠使判官監察御史嚴侁召而降之。光遠至官。好濟蒟酒。晚年不親戎事。上元元年冬。愔等潛連党項及奴剌突厥。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擊黄戎。肅宗追還。以李鼎代之。二年。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營田觀察處置使。仍兼御史大夫。及段子璋反。東川節度李奐敗走。投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

刲刳婦女有金銀臂釧。兵士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肅宗遣監軍中使按其罪。光遠憂恚成疾。上元二年十月卒。古今紀要。光遠。元宗西狩。留爲京兆尹。斬衆大亂入宮闕者。斬賊將。擢祿山。奔靈武。上使復爲京兆。回至渭北。斬賊二千。自是賊常避其鋒。鎮魏州。潰圍走。孫斬良將李處崟。鎮劉襄洸。修賊郭恒約光須入寇。武都平李與而不能禁士卒之剽掠。

崔祐甫

舊唐書列傳。祐甫字貽孫。祖晊。懷州長史。父沔。黃門侍郎。謚曰孝。公家以清儉禮法爲士流之則。祐甫舉進士。歷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迸。祐甫獨崎危於矢石之間。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起居舍人。司勳吏部員外郎。累拜兼御史中丞。永平軍行軍司馬。尋知本軍京師留後。性剛直。無所容受。遇事不回。累遷中書舍人。時中書侍郎闕。祐甫省事。數爲宰相常衮所侵。祐甫不從。衮怒之。奏令分知吏部選。每有擬官。衮多駁下。言數相侵。時朱泚上言隴州將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爲害。以爲貞祥。詔遣中使以示於朝。衮率百僚慶賀。祐甫獨否。中官詰其故。荅曰。此物之失常也。可弔不可賀。中使徵其狀。祐甫上奏。言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記郊特爲曰迎貓爲其食田

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典。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兔。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貓不食鼠之目。以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溶至。紛綸雜沓。不絕書。今茲貓鼠。不可濫廁。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恐雖中命憲司。察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儆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代宗深嘉之。衮亦惡祐甫。代宗初崩。發喪於西宮。衮以獨受任遇。哀過常禮例。晨夕臨者皆十五舉音。而衮輒哀慟涕泗。或中塗送哭。顧慕若不能去。同列者皆不悅。及衮與禮司議群臣喪服。曰案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國家太宗崩。遺詔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約四月也。高宗崩。服絕輕重如漢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肅宗崩。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且當時遺詔雖曰天下吏人三日釋服。在朝群臣實服二十七日而除。則朝臣宜如皇帝之制。祐甫執曰。伏準遺詔。無朝臣人庶之別。但言天下人吏。勑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則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執事。誰非

吏。職則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當三日也。衮曰。案賀循注義。吏者。謂官長所署。則今胥吏耳。非公卿百僚之例。祐甫曰。左傳云委之三吏。則三公也。又稱備吏良吏者。豈胥徒耶。衮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業受殊寵。豈可與黔首同制。儻宿而除之。於爾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者可改。孰不可改。衮堅靜不服。而聲色甚厲。不爲禮節。又衮方哭於鈞陳之前。而衮使吏或扶之。祐甫指示於衆曰。臣哭於君前。有扶禮乎。衮聞之。不堪其怒。乃上言祐甫率情變禮。輕議國典。請謫爲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爲河南少尹。初肅宗時。天下事殷。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歷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進。遂爲故事。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臣。當署制勑。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衮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勑出。子儀及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詔上曰。向言可謫。今言非罪。何也。二人皆奏。實不嘗有可謫之言。德宗大駭。謂衮誣罔。是日百僚蓋經序立於月華門。立貶衮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應驛徵還。尋轉中書侍郎。修國史。仍平章事。時上初即位。庶務皆委宰司。自至德乾元中。

天下多戰伐。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之後。四方既定。而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齋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綱紀大壞。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衮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與匹夫等。非以辭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無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衮。薦延推舉。無復疑滯。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員。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官。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掌禁兵十餘年。權傾中外。德宗初登極。將令白琇珪代之。懼其生變。祐甫召駕鶴與語。留連之。琇珪已赴軍視事矣。時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德。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以計遣留。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錫賚諸軍人。且使深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慙。而心畏服焉。祐甫謀猷啟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爲可復貞觀開元之太平也。至冬被疾。肩輿入中

書。時而承旨。武休假在第。大事必令中使咨決。薨時年六十。上甚悼惜之。廢朝三日。冊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謚曰文貞。無子。遺令猶子植爲嗣。有文集三十卷。故事門下侍郎未嘗有贈三師者。德宗以祐甫秉審有大臣節。故特寵異之。朱泚之亂。祐甫妻王氏陷於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雅重其爲人。乃遺王氏繒帛菽粟。王氏受而緘封之。及德宗還京。具陳其狀以獻。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宜其事令名也。司馬溫公論爲相二百日。除官八百人。曰臣聞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己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人則罰之。皆衆人所共然也。己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崔植

舊唐書列傳。植字公脩。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植既爲相。上言出繼伯父。隱恩不及於父。詔贈嬰甫吏部侍郎。（新唐書列傳祐甫病。謂妻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及卒。護喪者以聞。帝惻然。召植使即喪次。服除。補弘文生。博通經史。於易尤邃。與韋處厚同時爲補闕。嘗賢宰相得失。帝問處有何失。而人者見疏論執。來坐蔚然。）植潛心經史。尤精易象。累歷清要。爲給事中。時稱舉職。時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內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榷酒鹽利匹段等加估定數。及近年天下所納鹽酒利抬估者。一切徵收。詔皆可之。植抗疏論奏。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諭之。物議罪鎛而美植。尋除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振綱紀。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嘗謂侍臣曰。國家貞觀中。文皇帝躬行帝道。治致昇平。及神龍景龍之間。繼有內難。玄宗平定。興復不易。而聲明最盛。歷年長久。何道而然。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間。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厲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稟上聖之資。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玄宗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

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奸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章往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虛心理道。亦望以無逸爲元龜。則天下幸甚。穆宗善其對。他日復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何太儉也。信有此乎。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殘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內凋弊。生人力竭。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猶遵此風。由是海內黔首。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粟至紅腐。上務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税及舟車六畜。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爲富人侯。皆漢史明徵。用爲事實。且耕蠶之勤。出自人力。既無用度。何由以至富強。擬武帝嗣位之初。物力阜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效也。上曰。卿言甚善。患行之爲難耳。憲宗皇帝削平群盜。河朔三鎮復入提封。長慶初。幽州節度使劉總表以幽薊七州上獻。請朝廷命帥。總仍懼部將構亂。乃籍其豪銳者先送京師。時朱克融在籍中。植與同列杜元穎素不知兵。且無遠慮。克融等在京。羈旅窮餓。日詣中書乞官。殊不介意。及張弘靖赴鎮。令克融等從還。不數月。克融因弘靖害賓佐。結王廷湊。國家復失河朔。職植元穎之由。乃罷知政事。守刑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大和三年五月卒。年五十八。植雖器量謹厚。而無開物成務之才。及喪師冀方。天下尤其失策。（新唐書列傳植以內愆。罷爲刑部尚書。徙岳鄂觀察使。未幾遷嶺南節度使。道拜戶部尚書。終華州刺史。贈尚書左僕射。）

崔倰

舊唐書列傳。倰字德長。祖渙。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渙生儀甫。終大理丞。即倰之父。以門蔭由大廟齋郎。調授太平東陽二主簿。李衡廉察湖南江西。辟爲賓佐。坐事沉廢久之。後以選授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衍奇其才。奏加章服。倰辭而不受。李巽鎮江西。奏爲副使。得監察裏行。又從巽領使。爲河陰院鹽鐵留後。入爲侍御史。尋改膳部員外。充轉運判官。入爲膳部郎中。充判表十道兩稅使。賜金紫。遷蘇州刺史。理行爲第一。轉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湖南舊法。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郡災荒不相恤。倰至。爲屬吏曰。此非人情也。無宜閉糴。重困於民也。自是商貨通流。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倰再從弟植爲宰相。倰性剛褊。恃其權寵。與奪任情。時朝廷以王承元帥國。命田弘正移帥鎮州。弘正之行。

以魏卒二千爲帳下。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人情易爲變擾。累表請留魏卒爲綱紀。其張賜請度支歲給。穆宗下宰臣議。使國書魏鎮各有鎮兵。朝廷無例支給。恐爲事例。不可聽從。弘正不獲已。遣魏卒還藩。不數日而鎮州亂。弘正遇害。穆宗失德。倰黨方盛。人不敢糺其罪。罷領度支。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鳳翔節度等使。不恭歲。召爲河南尹。時年七十。抗疏致仕。詔以戶部尚書歸第。明年春卒。輟朝一日。贈太子少保。謚曰肅。倰居官清嚴。所至必理。然介急。待僚屬不以禮節。恃己之廉。凡贓汙者如仇讎焉。于暴登進士第。辟襄陽掌書記。監察御史。方雅有父風。新唐書列傳贊曰。植輔政當有爲之時。無經國才。偷危防淺。撥不知其潰而發也。手弛羈縱虎狼焉。一日而亡地數千里。爲天下笑。倰吝財貲賊。卒不誅。天以河北亂唐。然君臣不肖。彷彿其謀。惜哉。唐元稹長慶集有唐贈太子少保崔公墓誌銘　公諱倰。字德長。以孝公爲從祖父。則其實族可知也。污弟濟嘗至大理少卿。濟生儀甫。嘗至大理丞。贈刑部侍郎。公即刑部之第某子。娶曰范陽盧氏。贈本郡太君。公再娶前夫人滎陽鄭之尚女。後夫人范陽盧國倚女。封范陽郡君。七女。三男。三女既嫁。鄭出也。兩男三女出於盧。遺子牛通明經。迁挽郎。公以長慶三年二月四日薨於洛陽時邕里。壽至七十一年。官至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階至正議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安平縣開國男。紫服金魚之賜。其尚矣。卒以其年十一月之某日於某地。公始以大廟郎。再任爲東陽主簿。轉文李衛一見自得。衛遷湖南。實置之府。罷父宣州錄事參軍。觀察使崔衍狀爲南陵。令南陵賦錢三萬。稅輸之戶。天地相遠。不可等度。由是歲累逋負。人被鞭迫。而又屠牛鑄錢。則殺吏卒。其敢禁止者。公始至。恬恬然無約束。適有屠牛鑄錢之徒。敗覺者。盡寘究誅之。辟道皆放走。一旦命負擔者三四人。悉以米鹽醯醬之具寘於擔。從十數單直抵里中佛舍下。因召集老叟十餘人。與之坐。適謂里中賦輸之租等者。善不後問。貧富高下之大不相當。並言之。不言罪且死。不實罪亦死。既言之。皆傳於書。然後取所負米鹽醯醬。飽所從而去。又一里亦如之。不數十日。盡得諸里所傳書。因爲戶輸之籍。有自十萬錢而降於千百者。有自千百錢而登於十萬者。卒事。懸於門。莫敢有語者。是歲前逋負盡入焉。宣使駭異之。嘗去倰留者凡七載。歙州闕刺史。府中賓皆願去。宣帥衍不遣去。以公攝理。理用能也。累遷京兆府司錄。拜侍御史。轉膳部員外郎。轉運判官。會朝廷始置兩稅使。俾之聽郡縣。授公檢校膳部郎中。泉州湖鄂之稅皆蒞焉。且主轉運留務於江陵。公乃取一大吏劾其贓。其餘秒小不

法者隸奏之。所蒞皆震竦。歲餘計奏。憲宗皇帝深嘉之。面命金紫。加檢校職方郎中。移治留務於揚子。仍兼淮浙宣建等兩稅使。尋拜蘇州刺史。遷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御史中丞。潭州刺史。破壞象熙。除去冗費。歲中廉歲皆羨溢。憲宗驛召至京城。擢拜戶部侍郎。判度支。不累月。會上新即位。頃掌內外。脩奉景陵。一日下詔移五鎮。幽州鎮州賜錢皆億萬。邠天也。上徽名太和公主。嫁可汗。吐蕃請降。使使者往返凡數輩。幽州因將帥。鎮州殺將帥。食祿半天下。兵自七月至十二月。一出於有司。則其供辦之能可知也。陛下特加部尚書以償之。會鳳翔闕節度。宰相奏名皆不可。上曰。得之矣。明出白麻書。以公爲檢校禮部尚書。兼鳳翔府尹。御史大夫。充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使。先是岐與諸山。多椽柱楹之材。薪炭果界之數。京師藉賴焉。負氣勢者。名爲相市。實出於官。公則求者無所與。由是負氣勢者相與皆怨恨。人無可爲毁。乃揚言曰。以崔之峭刻。屬隣好是乘。人士衆不願人爲帥。陛下一旦聞宰相。子雖心知其不然。然亦惑於衆口。卒不能堅辨上意。賴上仁聖不受譏。乃以公爲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是後岐下諸將北北有來者。予謂曰。公於里閭間。昔不使聞大軍怨乎。大怨乎。何爲謗。皆曰。衆其一二可知也。凡軍之怨。怨不均也。先是岐之軍食於府者同一斛。食於省者盈一一焉。公乃藏以六十四萬斛就其盈。由是言之。怨乎哉。吏之怨怨不厚也。先是鄭少師儋請於上。吏之俸有加焉。然而後鄭者。職以所加之俸。管於庫。其府吏以下。未嘗獲一錢。公乃悉出所餘。命科掾已下均取之。仍著令曰。自是加俸。貯於尹府。實信易取也。人人皆便之。言訖。歎憤多出。涉理河南不旬月。家家自謂有崔尹。卒吏無敢過其門。職事者皆云五十年無是尹都者。是歲七月抗疏云臣七十當致仕。詞意不可遏。朝廷嘉之。拜戶部尚書以遂之。近世未有心膂既强。聲勢方穩而能自引去者。明年春奉疾薨於家。予與公更相知善有年矣。公之爲性剛方。理家理身。廉儉峻直。頗有文章。考公之所尚。仁孝友愛。內外死喪婚嫁之不能自持者。莫不已任之。嘗以戶部侍郎爲其兄乞換一五品致仕官。天子憐其意。特以太子諭德與其兄。主於親戚朋友間無所闕。由是議論不能饒借所無者。而所無者亦以是畏避之。爲理尚嚴明。勤於舉察。吝吏單始皆難於公。然而終卒無大過。詞色朗厲。若不可又犯。然而下於己者。能以理干之。無不即時換己見。此其所多也。銘曰。

擊怯黎侯。直持勁正。很于性。抑厄病積。耆壽景載。由予命。我用其勁。衛與位併。銘于子孫。用我爲鏡。

崔寧

舊唐書列傳寧衛州人。本名旰。雖儒家子。喜縱橫之術。衛州刺史茹璋。授旰符離令。既罷。久不調。遂客遊劒南。從軍為步卒。事鮮于仲通。又隨李宓討雲南。宓戰敗。旰歸成都。行軍司馬崔論。見旰悅其狀貌。又以其宗姪。厚遇薦為衙將。歷事崔圓裴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旰。部下截耳稱寃。中使奏之。旰亦赴京師。授司戈。歷司階折衝郎將。將軍等官。寶應初。蜀中亂。山賊擁絕縣道。代宗憂之。嚴武薦旰為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由是知名。嚴武為劒南節度。赴鎮過利州。心欲報旰為部將。以利非屬部。難輒去。俾旰壽之。旰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且又好利。臧能重賂之。旰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劒南。遣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悅。武乃遣獻誠書求旰。獻誠然之。令旰移疾去郡。旰乃之劒南。武奏為漢州刺史。久之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磔。攻其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謀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吏前進。以犢畫還師。武大悅。裝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賞賚過厚。永泰元年五月。嚴武卒。杜濟為西川行軍司馬。權知軍府事。時郭英幹為都知兵馬使。郭嘉琳為都虞候。皆請英幹兄英乂為節度使。旰時為西山都知兵馬使。與軍衆共請大將王崇俊為節度使。二奏俱至京師。會朝廷已除英乂。旰便因見英乂。陳其事。英乂至成都。數日。誣殺王崇俊。又召旰還成都。英乂威將健犢賜。人心怨怒。旰在西山聞之大恐。乃託備吐蕃。不赴成都。英乂怒。出兵聲言助旰討吐蕃。其實襲之也。旰家在漢州。英乂遷之成都。適其妾媵。旰知之。轉入深山。英乂自率師攻旰。值天大寒。雪深數尺。英乂士馬凍死者數百人。衆心離叛。旰遂出兵拒敵。英乂與之接戰。英乂軍大敗而還。收餘兵纔千人歸成都。將卒因多逃散。初天寶中。劒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嘗建一使院。院宇甚華麗。及玄宗幸蜀。嘗居之。因為道觀。兼寫玄宗真容。置之正室。英乂因入觀行香。悅其竹樹。遂奏請以仲通舊院為軍營。乃移去真容。自居之。旰聞之。謂將士曰。英乂反矣。不然何得除毀玄宗真容而自居之。乃率兵攻成都。英乂出兵於城西門。令柏茂琳為前軍。郭英幹為左軍。郭嘉琳為後軍。與旰戰。茂琳等軍累敗。軍人多投旰。旰令降將統兵與英乂轉戰。大敗之。兵至于城。英乂單騎奔簡州。為普州刺史韓澄所殺。時邛劒所在起兵相攻。劒南大亂。永泰二年二月。乃以黃門侍郎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劒南東川西川南邛等道副元帥。

劒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者曰。公駐卒閬州。遣判劒南。數移牒述英乂過失。言旰有方略。旰腹心攜諸州刺史。皆奏正之。令旰及將校不疑懼。然後與東川節度使張獻誠及諸賊帥合從。數出兵攻旰。既數遇逆兵。未經一年。兵勢威耗。旰窮必來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決。會旰使至。卑辭厚禮。遺繒錦數千匹。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旰。仍連表聞薦。先時張獻誠數與旰戰。獻誠屢敗。旌節皆為旰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仍賜名曰寧。大曆二年。鴻漸歸朝。遂授寧西川節度使。恃地險人富。乃厚斂財貨。交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凡載及諸子有所欲。寬悉與之。故寬驟歷御史知雜事。御史中丞。寬兄審亦任郎中。琢議大夫給事中。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強。肆侈窮欲。將吏妻妾多為所淫汙。朝廷患之而不能易。累加尚書左僕射。大曆十四年入朝。遷司空平章事。兼山陵使。尋代喬琳御史大夫平章事。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諮及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炎又數讒毀劉晏。寧又救解之。寧既厚結元載已久。楊炎又出自載門。寧初附炎。炎因此大怒。其年十月。南蠻大下。與吐蕃三道合進。一出茂州。過汶川及灌口。一出扶文過方維白壩。一出黎雅過邛郲。寘誡其衆曰。吾要蜀川為東府。凡伎巧之工。皆送邏娑。平歲賦一縑而已。是蠻之入。連陷郡邑。士庶奔亡山谷。屬寧在朝。軍中無帥。德宗促寧還鎮。炎懼寧恣己入蜀難制。謂德宗曰。蜀川天下奧壤。自寧擅制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今寧來朝。尚有全師守蜀。貨利之厚。適自奉給貢賦所入。與無地同。始寧與諸將等夷。獨因叛亂得位。不敢自有。以恩柔煦育。威令不行。今雖歸之。必無功是徒遣也。若有功。義不可奪。則西川之奧。敗故失之。勝亦非國家所有。陛下熟察。帝曰。卿策何從。炎曰。請無歸寧。令朱泚所部范陽勁兵。戍在近甸。促令與禁兵雜往。舉無不捷。因是役得寘親兵內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換授他帥。以收其權。得千里肥饒之地。是因小禍受大福也。帝曰善。即止寧不行。乃發禁兵四千。范陽軍五千赴援。東川出軍自江油趣白壩。與山南兵合擊。蠻兵敗走。范陽軍又擊破於七盤。遂拔新城。戎蠻大敗。凡斬馘六千。生擒六伯。傷者殆半。飢寒隕於崖谷者八九萬。寧遂罷西川節度使。制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御史大夫。充京畿觀察使。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等使。兼鄜坊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託以重臣綏靖北邊。但令居鄜州。雖以寧為節度每道皆置留後自得奏事。

矣。悉諷命伺寧過犯。杜希全為靈州。王棲曜為振武。李建徽為鄜州。又戴休顏。杜從政。呂希倩等。皆矣所署置也。寧既至夏州。刺史呂希倩與寧同力招撫党項歸降者甚多。矣忌之。因奏希倩撫綏之功。才堪委任。召歸朝。除右僕射。知省事。以神武將軍時常春代之。朱泚之亂。上幸迫行者。百寮諸王。鮮有知者。寧後數日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規。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潸然出涕。杞黨聞其言。以告杞。杞乃潛與王翃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之夕。寧與翃及御史大夫于頎俱出延平而西。數下馬便液。每下輒良久。翃等促之不前。又懼賊兵追及。翃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翃具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偽除御渾軍相。署寧中書令。寧朔方掌書記康湛時為盩厔尉。翃遣湛作寧遺泚書。使寧無以自辯。翃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發慮向日之心。間於賊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後於百辟。令事累驗。使兇渠外遁。姦臣內謀。則大事去矣。因俯伏歔欷曰。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退。俄有中人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翰林學士陸贄草誅寧制。贄求寧與泚書。將以狀坐之。後亂書去其書已久。

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歸其資產。貞元十二年六月。寧故將夏綏銀節度使韓潭奏請以新加禮部尚書恩制。以雪寧之罪。詔從之。任其家收葬。初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瀘州楊子琳襲聞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麾聲頗盛。寧妻任氏。魁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間得千人。設隊五將校。手自麾兵以逼子琳。子琳懼城內糧盡。乃拔城自潰。子琳素有妖術。其夕致大雨。引舟至庭除。登之而遁。（新唐書列傳子琳者。本瀘南賊帥。既降拾緋節度。也瀘州。杜鴻漸表為刺史。既敗。收餘兵沿江而下。涪刺史康擇。備儀年以寨士。過黃草峽。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擬王。忽會之。乏入夔州。殺刺史張忠。據守以請罪。朝廷以其本謀近忠。故授峽州刺史。移澧州鎮遏使。）後拜鄂。岳名賦。寧季弟寨。寨子繪。父子皆以文雅稱。歷使府從事。繪生四子。蠡。黯。璀。顓。皆以進士擢第。蠡字越卿。元和五年擢第。累辟使府。寶曆中入朝。為監察御史。太和初。為侍御史。三遷戶部郎中。出為汝州刺史。開成初。以司勳郎中徵。尋以本官知制誥。明年。正拜舍人。三年。權知禮部貢舉。四年。拜禮部侍郎。轉戶部。上疏論國忌日設僧齋百官行香事無經據。詔曰。朕以郊廟之禮。嚴奉祖宗。備物盡誠。庶展昭格。恭惟忌日之感。所謂終身之憂。而近代已來。歸依釋老。徵二教以設食。會百辟以行香。將以有助聖靈。冀資福祚。有異皇王之術。頗乖教義之宗。昨得崔蠡奏論。遂遣討尋本末。禮文令式。曾不該明。習俗因循。雅當整革。其兩京天下州府。以國忌日於寺觀設齋焚香。起今已後。並宜停罷。蠡尋出為華州刺史。鎮國軍等使。再歷方鎮。卒。子蕘。

蕘字野夫。大中二年。擢進士第。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乾符中。自尚書右丞遷吏部侍郎。蕘美文詞。善談論。而馭事簡率。銓管非所長。出為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權移僕下。時河南寇盜蜂起。王仙芝亂漢南。朝綱不振。而蕘自恃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旱。蕘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笞之。吏民結怨。既而為軍人所逐。飢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為軍人所俘。翦其髭髮。再拜獲免。以失守貶端州司馬。復入為左散騎常侍。卒。子居敬。居儉。居敬終尚書郎。居儉中興。終戶部尚書。

黯字直卿。大和二年。進士擢第。開成初。為青州從事。入為監察御史。奏郊廟祭器不虔。請勑有司。文宗謂宰臣曰。宗廟之事。朕合親奉其禮。但以千乘萬騎。動費國用。每有司事之日。被衣冠坐以俟旦。比聞主者不虔。祭器勞弊。非事神蠲絜之義。卿宜勑有司。道吾此意。黯具條奏以聞。尋遷員外郎。會昌中。為諫議大夫。璀字岳卿。顓字希卿。即位皆至尚書郎。楊正衡音義。嵬（音隹。又徒泰切。落嵬。不餘也。恣。美畢切。篣。力之切。利也。謀。道偽切。吉也。閒也。拳。千茹切。半卑。卯。渠支切。盱。古巴切。鄣。家來切。地名。鄜。芳無切。翃。于萌切。兇。多貴切。潰師嘉切。涕流也。盩。厔。上張流。下陟日切。歔。欷。上音虛。下音希。涪。余身切。峽胡夾切。蠡。里弟切。侻。他括切。姓也。髯。如占切。頰須也。）

崔漢衡

舊唐書列傳。漢衡。博陵人也。性沉厚寬博。善與人交。釋褐授沂州費令。滑州節度使令狐彰署奏掌記。累遷殿中侍御史。大曆六年。拜檢校禮部員外郎。為和吐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改萬年令。建中三年。為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充和蕃使。與吐蕃使區頰贊至自蕃中。時吐蕃大相尚結息忌而好殺。以常侵敗於劍南。思刷其恥。不肯約和。其次相尚結贊有材略。因言於贊普。請定界明約。以息邊人。贊普然之。竟以結贊代結息為大相。約和好。期以十月十五日會盟於境上。戊申。以漢衡為鴻臚卿。四年。吐蕃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復使吐蕃。興元初。上居奉天。吐蕃遣師佐渾瑊敗朱泚兵於武功。以功轉檢校兵部尚書。兼秘書監。西京留守。無幾。真拜兵部尚書。兼東都[illegible]宣慰使。明年

烏幽州宣慰使。所至皆稱職。貞元三年，副侍中渾瑊與吐蕃會盟於平凉。吐蕃背約，瑊僅免。時無備預，在會免者什無一二。士卒死者以千數。漢衡與同陷者並至河州。綰贊命召之，以頻使於蕃，結贊素信重。與並日華中官劉延邕俱至石門，而遣五騎送至境上。四年七月，加檢校吏部尚書，晉慈隰觀察使，尋加都防禦使。十一年四月卒。（新唐書列傳贈尚書左僕射。）

崔造

舊唐書列傳：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為賓僚，累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為建州刺史。聞難作，馳檄諸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朋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為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以造敢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飢，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豪壽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素厚，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揚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揚子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掎摭琇鹽鐵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荒之歲，難為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造初奏太銳，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新唐書列傳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異能抗一切之制云。

崔戎

新唐書列傳：戎字可大，玄暐從孫也。（舊唐書列傳：高伯祖玄暐，神龍初有大功，封博陵郡王。祖巽，郎州刺史。父貞固，太原榆次尉。）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判入等，調藍田主簿，歸淮南李鄘府。衛次公代鄘，憲宗稱戎才，故次公倚成于職。裴度節度太原，署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承宗，至注下，乃聽命。入為殿中侍御史，擢累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劍南為宣撫使。奏罷稅外量等錢，當賦錢者率三之，以其一準繒布，優其估以與民，綏招流亡。凡廢若置，公私莫不便之。還拜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史以故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召羣吏曰：籍所置錢享軍，吾重矯激以奪後人也。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其鞾。時詔使尚在，民泣訴請曰：天子丐戎還，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滅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贈禮部尚書。子雍，字順中，由是居郎，出為和州刺史。龐勛以兵劫烏江，雍不能抗，遣人持牛酒勞之，密表其狀。民不知，訴諸朝。宰相路巖素不平，因是傳其罪，賜死宣州。錫正衛

音義（竿上追切。傳張世切。偉述。恚於迴切。恨也。）

崔元略

舊唐書列傳：元略，博陵人。祖渾之，父儆，貞元中官至尚書左丞。元略舉進士，歷佐使府。元和八年，拜殿中侍御史。十二年，遷刑部郎中，知臺雜事，擢拜御史中丞。元和十三年，以李夷簡自西川徵拜御史大夫，乃命元略留司東臺，尋除京兆少尹，知府事，仍加金紫。數月，真拜京兆尹。明年，改左散騎常侍。穆宗即位，命元略使党項宣撫，辭疾不行，出為黔南觀察使，兼御史中丞。初，元略受命使党項，意宰臣以私憾排斥，頗出怨言。宰相崔植奏曰：比以聖意切在安撫党項，乃差元略往使。受命之後，苦不樂行，言辭之間，頗本去就。豈有身忝重恩，不思報效，苟非便己，即不肯行。須有薄懲，以肅在位。請出為黔中觀察使。初，崔植任吏部郎中，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改京兆尹，物議以植有風憲之望，元略因入閤，妄稱植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進擬為中丞，中旨果授元略。植深銜之，及植為相，元略以左散騎常侍使於党項，元略意植之見

排辭疾不行，復謫出。踰年，轉鄂州刺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長慶四年，入爲大理卿。敬宗即位，復爲京兆尹，尋兼御史大夫。以誤徵畿甸經赦免放緡錢萬柒阡貫，爲侍御史蕭徹彈劾。有詔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兼大夫。初，元略有宰相望，及是事，望益減。寶曆元年，遷戶部侍郎。議者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時諫官有疏，指言內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雖被彈劾，而遽遷顯要。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昨府縣條流，臺司舉劾，孤立無黨，謗言益彰。不謂詔出宸衷，恩延望外，處南宮之重位，列左戶之清班。豈臣庸虛，敢自干冒。天心所擇，雖竊特進之恩；眾口相非，乃致因緣之謗。詔答之曰：朕加命官，豈非公選？卿能稱職，奚恤人言。然元略終不能逃父事潭峻之名。寶曆二年四月，京兆府以元略前任尹日，爲橋道使，造東渭橋時，被本典鄭位、判官鄭復虛長物價，擡估給用，不還人工價直，率斂工匠破用，計贓二萬一千七百九貫。勑云：元略不能檢下，有涉慢官，罰一月俸料。時劉栖楚自爲京兆尹，有覬覦相位之意，元略方在次對，又多遊裴度門。栖楚恐傾己，以計摧之，乃按舉山陵時錢物以汙之。大和三年，轉戶部尚書。四年，判度支。五年，檢校吏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畿汝等防禦使。是歲，又遷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使。十二月卒，廢朝三日，贈尚書左僕射。

崔鉉 舊唐書列傳：鉉字台碩，登進士第，三辟諸侯府，荊南、西蜀掌書記。會昌初，入爲左拾遺，再遷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累戶部侍郎承旨。會昌末，以本官同平章事，爲同列李德裕所擠，罷相，爲陝虢觀察使，檢校刑部尚書。宣宗即位，遷檢校兵部尚書、河中尹、博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大中三年，召拜御史大夫，尋加正議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門下侍郎、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博陵縣開國公，食邑至二千戶。七年，以館中學士崔瑑、薛逢等撰續會要四十卷，獻之。九年，檢校司徒、揚州大都督長史，進封魏國公、淮南節度使。宣宗於太液亭賦詩宴餞，有七載秉鈞調四序之句，儒者榮之。咸通初，移鎮襄州。咸通八年，徐州戍將龐勛自桂管擅還，道途摽掠。鉉時爲荊南節度，聞徐州軍至湖南，盡率州兵，點募丁壯，分扼江湘要害，欲盡擒之。徐寇聞之，踰嶺自江西淮右北渡，朝議壯之。卒於江陵。子沆、汀、潭、沂。新唐書列傳：鉉從李石荊南爲賓佐，入拜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學士承旨。武宗好蹴踘角抵，鉉切諫，帝褒納之。會昌三年，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鉉入朝凡五歲至宰相，而居猶在江陵。澤潞平，兼戶部尚書。與李德裕不叶，罷爲陝虢觀察使。宣宗初，擢河中節度使，以御史大夫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博陵郡公。鉉所善者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魯紹瓌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魯爲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爲河南尹。它日，帝語鉉曰：魯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懼謝罪。久之，出爲淮南節度使。帝餞太液亭，賜詩寵之。時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鉉出兵討勢，詔兼宣歙池觀察使。既平，加檢校司空，罷兼使。居九年，條教一下，無僥倖，民以順賴。咸通初，徙山南東道、荊南二鎮，封魏國公。龐勛叛，自桂管北還，所過剽略。鉉聞，大募兵屯江湘，邀賊歸路。賊懼，更踰嶺自淮而北。朝廷壯其忠。卒官下。古今紀要：鉉諫蹴踘角抵，荊南賓佐入朝，三歲至相。（上戒居中休草制拜之，外皆不知。與德裕不協罷。）

崔元戎 舊唐書列傳：元戎，會昌三年，檢校左散騎常侍、河中尹、河中晉絳觀察使。四年，檢校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六年，入爲刑部尚書。宣宗朝，以領度支，以本官同平章事。新唐書列傳：元戎始署帥府僚佐，累官湖南觀察使。會昌中，澤潞用兵，遷河中，拜河東、義成節度使。宣宗初，以刑部尚書判度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兼戶部尚書。以疾罷，卒，贈司空，謚曰莊。楊正衡音義：儆（居影切）。党（多曩切）。懱（莫結切，汚也）。蹴（子六切）。剽（匹妙切，劫也）。潰（下貴切）。訃（芳遇切，告也）。

崔元受 舊唐書列傳：元受與韋岵、薛巽、王湘等，皆爲皐謨判官，分督供饋。既罷兵，以皐謨隱沒贓罪，除名賜死，元受從坐，皆逐嶺表，竟坎壈不達而卒。子鈞、鉶、鉥，相繼登進士第，辟諸侯府。元儒，元和五年登進士第。元戎子鍇，仕至京兆尹。

崔沆 舊唐書列傳：沆登進士第，官至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坐事貶循州司戶。乾符初，復拜舍人，尋遷禮部侍郎，典貢舉，選名士十數人，多至卿相。乾符末，本官同平章事。遇京國盜據，從駕不及而卒。沂，後官亦隆顯。新唐書列傳：沆，鉉之子，字內融。累遷中書舍人。韋保衡逐于琮，沆亦貶循州司戶參軍。僖宗立，召爲永州刺史，俄拜舍人，進禮部、吏部二侍郎。乾符五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昕旦告麻，大寒塞廷中，百僚就班皆愛。大風雨雹，時謂不祥。俄改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時王景崇進兼中書令，讓其兄景儀，求易定節度。沆閒姻傳盧龍，直相後執

不可。盧攜專政。而黃巢勢寖盛。沆每建裁遏。多爲攜沮抑。賊陷京師。匿張直方第。遇害。

崔龜從

舊唐書列傳。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璀。父誠。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大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室。祝版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雖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孝。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緫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

尤宜示信。自項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違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殁。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妨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爲之禮變。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已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勲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曆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永樂大典卷之二千七百三十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寫書官序班臣吳繼善
圈點監生臣周荃
臣曹忠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二

九真

人

古今人表

西漢書古今人表（師古曰但次古人而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故也）自書契之作先民可得而聞者經傳所稱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輔佐不可得而稱矣（文穎曰古遠經傳不復稱舉也師古曰號謂列本以記事自唐虞以上帝王有號謚於經典具陳佐不可得而稱說）而諸子頗言之雖不考虖孔氏然猶著在篇籍歸乎顯善昭惡勸戒後人故博采焉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師古曰此孔子自謙不敢當聖與仁也）又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師古曰言能博施於今而濟衆者非止於仁乃為聖人也）未知焉得仁（師古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師古曰困謂有所不通也）又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言中庸之人漸於訓誘可以知上智之所知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師古曰言上智不染於惡下愚雖教無成自此已上皆見論語凡引此者蓋班氏自明所表先聖後仁及智愚之次皆依於孔子者也）

傳曰譬如堯舜禹稷卨與之為善則行（師古曰傳謂解說經書也）鮌讙兜欲與為惡則誅（師古曰以[illegible]也讙兜[illegible]也）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皆直諫而死也）于莘崇侯與之為惡則行（師古曰于莘桀之[illegible]人也崇侯紂之佞臣也）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師古曰豎貂即寺人貂也）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是謂中人因茲以列九等之序究極經傳繼世相次總備古今之略要云（張晏曰老子玄默仲尼所師雖不在聖要為大賢文伯之母達於禮典動為聖人所歎言為後世所則而在第四田單以即墨孤城復強齊之大魯連之博通忽於榮利藺子申威秦王退讓廉頗乃在第五大姬巫怪好祭鬼神陳人化之國多淫祀寺人孟子違於大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乃在第三嫪毐上烝昏亂禮度惡不忌聞乃在第七其餘差違紛錯不少略舉揚較以起失謬獨紀爲於數十歲之中貴謂于事業未覺而尋遇實氏之錄使之然乎師古曰六家之論輕重不同百行所存趣捨難壹張氏輒中所見特措班史然其所論人自是瞎且千代久遠情與褒示學者所駁師論今異是以表載古人名氏與諸書不同今則特有發明用暢厥旨自女媧以下帝鴻以前諸子傳記互有所說不同無所取正大要知其古帝之號而已諸人士見於史傳彰灼可知者無待解釋其間幽昧時復及焉）

上上	聖人	太昊帝 宓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號也作罔罟田漁以備犧牲故曰宓羲氏師古曰宓音伏字本作虙其音同耳）
上中	仁人	女媧氏（師古曰媧音古蛙反又音瓜） 共工氏（師古曰共讀曰龔下皆類此） 容成氏 大廷氏（師古曰廷讀曰庭） 柏皇氏 中央氏 栗陸氏
上下	智人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驩連氏

赫胥氏

尊盧氏

沌渾氏（師古曰，沌音大本反，渾音胡本反。）

昊英氏

有巢氏

朱襄氏

葛天氏

陰康氏

亡懷氏（師古曰，亡讀曰無。下皆類此。）

炎帝神農氏（張晏曰，以火德王、故號曰炎帝，作耒耜。故曰神農。）

黃帝軒轅氏（張晏曰，以土德王、故號曰黃帝。作軒冕之服、故謂之軒轅。）

東扈氏

帝鴻氏

悉諸（炎帝師）

少典（炎帝妃，生黃帝）

列山氏

歸臧氏

方雷氏（黃帝妃，生玄囂，是爲青陽。）

累祖（黃帝妃，生昌意，師古曰，累。音力

倉頡（黃帝史）

蚩尤

追反。）

形魚氏（黃帝妃，生夷鼓。）

嫫母（黃帝妃。生倉林。師古曰。嫫音暮。字或中即嫫母也。）

封鉅（黃帝師）

大填（黃帝師）

大山稽（黃帝師）

力牧

風后

少昊帝金天氏（張晏曰，以金德）

鬼臾區（師古曰。即鬼容區也，史容贊相遂。）

封胡

孔甲

岐伯

泠淪氏（服虔曰，泠音曆。始造十二律者。師古曰，音來倫）

五鳥

五鳩

昌僕（昌意妃，生顓頊。）

（[illegible]曰金天）顓頊帝高陽氏

女祿（顓頊妃，生老童）　嬌極（老童妃，生重黎）　吳回　后土　尊枚　玄冥　熙　柱　叶味　允格　臺駘（師古曰[illegible]）　窮蟬

九黎

帝嚳高辛氏（張晏曰、少昊以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

（顓頊子，生敬康）　大款（顓頊師）　柏夷亮父（顓頊師。師古曰，父讀曰甫，下皆同。）　綠圖（顓頊師）　僑極（玄囂子，生帝嚳）　姜原（帝嚳妃，生棄）　簡逷

（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地名也。顓頊與嚳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

（帝嚳妃，生禼。師古曰，逷音他歷反，即簡狄也。）　陳豐（帝嚳妃，生堯。師古曰，即陳鋒氏也。）　娵訾（帝嚳妃，生摯。）　祝融　陸終（祝融子）　女隤（陸終妃，生六子。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

帝摯陶唐氏（張晏曰，堯爲侯）

五曰曹姓，六曰季連。）　廖叔安（師古曰，左氏傳作[illegible]）　舟人　赤松子（帝嚳師）　柏招（帝嚳師）　句望（敬康子，生蟜牛。師古曰，句音鉤，蟜音矯。）　女皇（堯妃，散宜氏女）

朱（堯子）

共工

實曰允

義仲　義叔　和仲　和叔　倉舒　隤敳（師古曰隤音頹敳音五來反）　檮戭（師古曰戭音演）　大臨　龍降（師古曰降音下江反）　庭堅　仲容

閼伯　實沈　女志（鯀妃有莘氏女生禹師古曰莘音所巾反）

讙兜　三苗　鯀

叔達　柏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柏虎　仲熊　叔豹　季熊（師古曰即左氏所謂季貍者也）　尹壽（堯師）　被衣（師古曰被音披）　方回

帝舜有虞氏（應劭曰仁聖盛明曰舜舜之言充也）

王兒（師古曰兒音五奚反）　齧缺　許繇（師古曰即許由也）　巢父　子州支父　娥皇（舜妃）　女罃（舜妃師古曰即女英也罃音[illegible]）

敤手（舜妹師古曰敤音口果反[illegible]本作擊字者誤）

鼓叟（橋牛子生舜）　象（舜弟）

商均（舜子）

帝禹夏后氏

於絹反　姞人（舜妃師古曰姞音其乙反）　卨　垂　殳斨　柏譽（師古曰譽音弋於反）　柏益　龍　夔　女趫（禹妃塗山氏女）

董父　石戶之農　北人亡擇　雒陶　續身　柏陽　東大訾　秦不虛（師古曰雒陶已下皆舜之友也[illegible]見尸子）　昭明（卨子）　奚仲

啓（禹子）（生啓師古曰[illegible]音血逸反）

相土（昭明子） 六卿 不窋（弃子師古曰窋音竹出反）

胤

昌若（相土子） 根圉（昌若子） 有仍君（師古曰仍音[illegible]） 武羅 栢因

中康（太康弟師古曰中讀曰仲下皆類此） 相（中康子） 后緡（相妃生少康）

后夔 玄妻

太康（啓子昆弟五人號五觀） 羲和（師古曰即[illegible]時亂日之[illegible]者也） 逢門子

有扈氏（師古曰即與啓戰于甘者也） 羿（師古曰有窮君也） 韓浞

少康（相子） 二姚（少康妃） 芬（師古曰音紛） 芒（槐子） 泄

靡 女艾 冥（根圉子） 豷（浞子師古曰音技） 微（垓子） 鞠（不窋子）

熊髡 尨圉（師古曰武羅以下四人皆羿之賢臣也尨音[illegible]） 虞后氏 杼（少康子師古曰杼音大呂反） 槐（杼子） 報丁（微子）

斟灌氏 斟尋氏（師古曰二國夏同姓諸侯[illegible]所滅也） 殪（師古曰殪音許[illegible]反） 栢封叔

（師古曰羿之相也浞音士角反） 奡（師古曰奡音五到反楚詞所謂澆者也）

公劉（鞠子）

不降 劉絫（師古曰古累字）

扃（不降弟師古曰扃音工熒反） 廑（師古曰音勤又音覲）

報乙 報丙 主壬 主癸

孔甲（不降子） 臯（師古曰墓在殽者也） 發 韋（師古曰豕韋國彭姓） 鼓（師古曰即顧國己姓） 昆吾

癸（發子是爲桀） 末嬉（桀妃） 干辛

帝湯殷商氏（師古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古之質故是號之上皆以名爲號也）

有㜪氏（湯中妃生大丁師古曰㜪與莘同） 大丁 伊尹 咎單

仲虺（師古曰湯左相也） 老彭 義伯 中伯（師古曰義伯中伯湯之二臣） 卞隨 務光

虞公遂 慶節（公劉子） 逢公 栢陵 費昌（師古曰費音祕又[illegible]） 終古（夏太史令） 外丙（大丁弟）

皇僕（慶節子）

（師古曰韋顧昆吾三者皆湯所誅也） 推侈 葛伯（師古曰湯所征） 尹諧（師古曰書所謂見孔子家語）

太甲（太丁子）（師古曰：湯孫。[illegible]）大戊（雍己弟）巫咸（師古曰。大戊之

伊陟（師古曰。伊尹子也。）臣扈

中壬（外丙弟）沃丁（太甲子）大庚（沃丁弟）小甲（大庚子）雍己（小甲弟）孟獻（孟儀）中衍

差弗（皇僕子。師古曰：差音初宜反。）毀隃（差弗子。師古曰：隃音踰。）

臣也。）

（師古曰：[illegible]）

外壬（中丁弟）河亶甲（外壬弟）巫賢　祖乙（河亶甲子）

中丁（大戊子）

祖辛（祖乙子）沃甲（祖辛弟）祖丁（祖辛子）南庚（沃甲子）大彭

公非（毀隃子）辟方（公非子。師古曰：[illegible]）高圉（辟方子）夷竢（高圉子。師古曰：

盤庚（陽甲弟）武丁（小乙子）傅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武丁相也。）

豕韋　陽甲（祖丁子）小辛（盤庚弟）小乙（辛弟）祖乙

劉姓　豕韋

矦與侯同。）亞圉（高圉子）雲都（亞圉弟）公祖（亞圉子）

甘盤（師古曰：武丁師也。）大王　亶父（公祖子）姜女（大王妃）大伯　中雍　王季　大任

孝己　祖伊

祖庚（武丁子）

甲（祖庚弟）馮辛（甲子）庚丁（馮辛弟）

武乙（庚丁子）大丁（武乙子）

微子（王季歷 生文王） 紂兄 箕子 比干 伯夷 叔齊

大師摯 亞飯干（師古曰：飯音扶晚反。） 三飯繚（師古曰：繚音來） 膠鬲 微中 商容

乙（大丁乙）

辛（乙子，是爲紂） 妲己（紂妃。師古曰：妲音丁葛反。） 費中（師古曰：費音扶味反。） 飛廉 惡來 左強

文王周氏

大姒（文王妃） 大顛

（卿反）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鼗武（師古曰：鼗音徒高反。） 少師陽 擊磬襄 虢中（師古曰：自師摯已下八人，皆紂去紂奔，以爲周文王時人也。） 虢叔（師古曰：中、叔二人，皆文王弟也。）

師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梅伯 邢侯 鬼侯 伯達 伯适（師古曰：适音江。） 中突 中曶

考（文王子）

武王（文王子）

閎夭 散宜生 南宮适（師古曰：大顛以下，文王之四友也。） 榮公（師古曰：榮音州介反。） 師尚父 畢公（文王子）

鬻熊（師古曰：文王師。鬻音弋六反。） 辛甲 周任 史扁（師古曰：扁音翩。） 向摯（殷太史） 邑姜（武王妃） 大姬（武王妃）

（師古曰：賈與忍鳴） 叔夜 叔夏 季隨 季騧（師古曰：伯達以下，周之八士也。騧音瓜。） 成叔武（文王子） 霍叔處（文王子） 檀伯達（師古曰：武王臣） 蘇忿生

楚熊麗（鬻子。師古曰：鬻讀與育同。） 虞侯 芮侯（師古曰：二國訟，咈質於文王者。） 吳周章（中雍曾孫） 芮伯（師古曰：周同姓之國，在畿內爲當武王時作旅巢命。） 巢伯（師古曰：南方遠國。武王克商而來朝。） 杜伯

大師疵 少師彊 曹叔振鐸（文王子） 毛叔鄭（文王子） 虞閼父 陳胡公滿（舜後） 衛康叔封（文王子） 成王誦（武王子） 聃季載（文王子） 召公（周同姓）

（師古曰：武王司寇蘇公） 滕叔繡（文王子） 原公（文王子） 郜子（文王子） 雍子（文王子） 酆侯（文王子） 郇侯（文王子）

楚熊狂（麗子） 虞中（周章弟） 杞東樓公（禹後） 邘侯（師古曰：邘音于。武王子） 韓侯（武王子） 齊丁公伋（師尚父子） 魯公

季勝（惡來弟） 秦女防（惡來子） 楚子繹（狂子） 孟會（季勝子）

祿父（紂子） 管叔鮮（文王子）

周公（文王子）

史佚

君陳
芮伯（師古曰周司徒也）
師伯（師古曰周書顧命尚書作彤伯）
毛公（師古曰周司空也）
師氏（師古曰周大夫也）
龍臣（師古曰周武賁氏也尚書作武臣）

唐叔虞（師古曰[illegible]）（武王子）
應侯（武王子）
右史
戎夫
祝雍
邘叔
商子

伯禽（周公子）
凡伯（周公子）
蔣侯（周公子）
邢侯（周公子）
茅侯（周公子）
胙侯（周公子）
祭侯（周公子。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蔡中胡（叔度子）
衛康叔

蔡叔（文王子）

中桓
南宮髦（師古曰二人皆周大夫也。桓音丸。髦音毛。皆見周書顧命。自南宮以下皆見周書顧命。）
康王釗（成王子。師古曰釗音之遙反。又音工遙反。）

晉侯燮（唐叔子）
封子
陳申公（滿子）
秦旁皋（女防子）
楚熊艾（繹子）
宋微中（啓子）
蔡伯（胡子）
魯考公（伯禽子）
楚熊亶（艾子）
齊乙公（丁公子）
宋公稽（仲子）
晉武公（燮子）
衛孝伯（康伯子）
秦大几
衛父（孟增子）
蔡侯宮（伯子）
辛餘靡（師古曰餘讀與由同）
祭公

昭王瑕（康王子）
房后（師古曰昭王后）

穆王滿（昭王子）
呂侯（師古曰穆王司寇也。）
君牙（師古曰穆王司徒也。）
伯臩（師古曰穆王太僕也。臩音居永反）

[illegible]子
魯煬公（考公弟。師古曰煬音弋尚反。）
齊癸公（乙公子）
秦大雒（大几子）
楚熊盤（亶子）
衛嗣伯（孝伯子）

陳相公（申公弟）
陳孝公
造父（衛父子。師古曰造音千到反。）
徐偃王（師古曰僭稱王也。）
鈴陵
卑子
楚熊煬（盤子）

衛建（嗣伯子）
魯幽公（煬公子）
祭公
謀公（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秦非子（大雒子）
宋愍公（丁公子）
共王
伊扈（穆王子）
齊哀公（癸公子）
密母
衛靖伯（建子）
晉成侯（武侯子）
懿王堅（穆王子。詩作。師古曰鼓道說采薇所之詩始作也。）
宋煬公（愍公弟）
陳慎侯（孝侯子）
齊胡公（哀公弟）
楚摯紅（渠子）
蔡厲侯（宮侯子）
魯魏公（幽公弟）
魯厲公（魏公子）
孝王
楚熊摯（渠子）
衛貞伯（靖伯子）
辟方（共王弟。師古曰辟音璧。）
秦嬴（非子子）
晉厲侯（成侯子）
宋厲公（愍公子）
秦侯（嬴子）
魯獻公（厲公弟）
衛頃侯
夷王燮
齊獻公

宋弗父何　芮良夫

共伯和（師古曰共國名也伯爵也和共伯之名也共音恭而遷史以爲周召二公行政號曰共和無所據也）

史伯　宋父（何子）　秦中（伯子）　魯武公（慎公弟）　秦嚴公

燕惠公（邵公九世）　宋釐公（厲公子師古曰釐讀曰僖下皆類此）　曹夷伯（振鐸六世）　魯慎公（獻公子）　齊文公（厲公子）　晉釐侯（靖侯子）

（貞伯子）　楚熊延（摯弟）　蔡武侯（厲侯子）　衛釐公（頃公子）　楚熊勇（延子）　晉靖侯（厲侯子）　邾顏　夏父

（懿王子師古曰[illegible]音燮）　齊武公（厲公子）　杞題公（東樓子）　曹幽伯（夷伯子）　陳幽公（慎公子）　齊厲公（武公子）　魯懿公（武公子）

（胡公弟）　厲王胡（夷王子）　衛巫　楚熊嚴（勇子）

周宣　王靖（厲王子）

召虎　方叔　南中　中山父　中伯　尹吉父　韓侯　蹶父（師古曰蹶音厥）

嘉父　譚大夫　寺人　孟子　伯陽父　史伯　師服

（仲子）　楚熊霜（嚴子）　宋世　子士　蔡夷侯　奄父（造父六世孫）

楚熊絧（嚴弟師古曰絧音迥）　衛武公（釐公子）　宋惠公（釐公子）　燕釐侯（十世）　宋戴公（惠公子）

蔡夷侯（武侯子）　楚熊咢（絧子）　陳釐公（幽子）　晉獻侯（釐侯子）　晉穆侯（獻侯子）　齊成公（文公子）　魯孝公

叔衎肝　伯御（魯懿公兄子）　衛共伯（釐公子）

（衛氏）　張中　程伯休父（師古曰休音許糾反）

虢文公

鄭桓公友

（釐公子）　陳武公（釐公子）　蔡釐侯（夷侯子）　燕頃侯（十一世）　齊莊侯（成侯子）　陳夷公（武公子）

曹戴伯（幽子）　曹惠伯（戴伯子）

曹穆公（廢公弟）　幽王宮涅（宣王子）　褒姒　虢石父　皇父　卿士　司徒皮（師古曰詩十月之交所謂番維司徒）

秦襄公（嚴公子）

楚若敖（咢子）

陳平公（夷公弟）　魯惠公（孝公子）

（鄭司徒見之）　太宰　家伯　膳夫　中術（師古曰詩所謂中允膳夫也）　內史　棷子（師古曰棷音側流反）　趣馬蹶（師古曰趣音千後反蹶音居衛反）

宋正考父

文子

辛有

晉文矦仇（繆矦子）
趙叔帶（奄父子）
宋武公（戴公子）
衛嚴公（武公子）
陳文公（平公子）
宋宣公（武公子）
楚蚡冒

秦文公（襄公子）
楚霄敖（若敖子）
鄭武公（桓公子）
燕哀侯（十二世）
燕鄭侯（十三世）
蔡共侯（釐公子）
齊釐公

晉昭侯（文侯子）
潘父
曹桓公（繆公子）
蔡戴侯

師氏萬（師古曰萬讀與禹同為九[illegible]人）
申矦
平王宜臼
曹繆公（惠公子）
曲沃
桓叔（晉文侯弟）

（霄子　師古曰蚡音扶粉反）
（莊公子）
（共公子）
晉孝侯（昭侯子）

宋大金（考父子）
臧釐伯
石碏（師古曰碏音七若反）

宋繆公和（宣公弟）
蔡桓矦
封人（宣侯子）
頳考叔
邾儀父
鄭
呂

燕繆侯（十四世）
陳桓
侯鮑（文侯子）
展亡駭
宋司徒
公子皇父
司空牛

蔡宣侯（戴侯子）
鄭嚴公
寤生（武公子）
叔段
晉鄂矦（孝侯子）

曲沃
嚴伯（桓叔子）
魯隱公（惠公子）
公子翬（師古曰翬音暉）
衛桓
公完（嚴公子）
公子
州吁

宋孔父（大金子）
衛大子
伋
公子壽

臧哀伯

楚武王（蚡冒弟）
鄧曼（楚武王夫人）
魯施父
關伯比
熊率且

曹嚴公
亦姑（桓公子　師古曰亦讀[illegible]姑乙）
秦憲公（文公子）
宋嚴公
馮（穆公子）
燕宣公

父
公子敖
生
彤班（師古曰彤音丙）
桓王林（平王孫洩父子）
衛宣公（桓公子）
晉
虞公
虞叔

宰咺（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宋殤公（宣公子）
華督（師古曰華音下化反）
蔡哀侯（桓侯弟）
晉哀侯（鄂侯子）
晉小子
侯（哀侯子）

芮伯
魯桓公（惠公子）
末
文姜彭
生
陳厲公（桓公弟）

隨季良
魯申繻
楚保申

比（師古曰率音力出反且音子余反）
鄭祭足
楚文王（武王子）
騅甥
聃甥（師古曰聃音乃甘反）
養甥
謝丘章
辛甲

（十五世）
觀丁父
薳章（師古曰薳音于詭反）
嚴王佗（桓王子）
鄧祁矦
衛惠公
朔（宣公子）
公子黔
牟
左公子

楚瑕丘
隨少師
魯嚴公（桓公子）
同
鄭昭公
急

秦出公
曼
鄭厲公
突（嚴公子）
夫人哀
姜
周公黑

長狄僑
如

管仲

鮑叔牙　召忽（師古曰召讀曰邵）

齊寺人費（師古曰即徒人費也費音祕）　王青二　友　高傒（師古曰傒音奚）

石之紛如（師古曰紛音扶云反）　齊桓公小白（襄公弟）　蕭叔大心

泄　潘和　秦武公（出父兄）　燕桓侯（十六世）　齊公子糾　魯公孫　隱　顓孫（師古曰顓音上專反）

（襄公兄）　高渠彌　鄭子亹（昭公弟）　右公子職　王子克　紀侯　紀季　齊伯氏　寺人貂

庸　連稱　管至父　雍人稟　鄭里乙　宋愍公捷（莊公子）　南宮萬　子游

齊襄公諸兒　公子亡知

隰朋　甯戚　宋仇牧　魯曹劌（師古曰劌音居衛反）　楚鬻拳

王子成父　賓須亡　參立人　輪邊（師古曰輪扁也扁音編）　平陵老　息公　陳公子完

石祁子　原繁　息媯

曹釐公夷（莊公子）　宋桓公禦說（愍公弟師古曰說讀曰悅）　秦德公（武公弟）　秦宣公（德公子）

易牙　常之巫（師古曰齊桓時人也見呂覽）　衛公子開方　釐王胡齊（莊王子）　陳宣公杵臼（莊公弟）　息侯

猛獲　南宮牛　鄭子嬰齊（子亹弟）　曲沃武公（莊公子）　王子頹　蔿國

宰孔　魯公子季友　魯公子奚斯

（伯子）　虢史嚚　周內史過　楚屈桓（師古曰屈音九勿反）

虢叔　魯梁孫　召伯廖　齊中孫湫（師古曰湫音子小反）　許夫人

燕莊侯（十七世）　鄭文公捷（厲公子）　檀鉏　秦成公（宣公弟）　曹昭公班（釐公子作背）

惠王　母京　鄭高克　公孫素　陳轅濤塗　楚中侯　魯公子般　魯閔公啓（莊公子）

遼栢　楚杜敖（文王子師古曰即堵敖）　陳太子御寇　魯公子牙　圉人犖　公子慶父　卜齮（師古曰音蟻）

衛弘演（師古曰演音演）　荀息　宋公子目夷　宮之奇　百里奚　奄息

卜偃　辛廖　梁餘（師古曰[illegible]）　子養　罕夷　中生　狐突　秦繆公（成公弟）　秦繆夫人　公孫枝

先丹木　羊舌大夫　史蘇　曹釐公　楚達伯　衛甯嚴子　富辰　晉吳芮　慶鄭

衛戴公（昭伯子）　趙夙　畢萬（畢公子）　士蔿臣　猛足　井伯　衛文公（戴公弟）　宋襄公（桓公子）

史華　龍滑　奚齊　卓子（師古曰卓音敕角反）　趙衰（夙子生衰師古曰衰音楚危反）　蔡繆公　許釐公

衛懿公（惠公子）　晉獻公（武公子）　優施　梁五　東關五　虞公（爲晉所滅大王後）　虢公（爲晉所滅王季後）　鄭子華

晉驪姬

寗武子

中行（師古曰行音戶郎反） 鍼虎（師古曰鍼音其炎反） 狐偃

繇余（師古曰即由余） 蹇叔 燭之武 內史叔興 卜徒父 禽息 王孛（師古曰孛音佩） 晉文公（獻公子） 夫人姜

韓簡 鄭叔詹 皇武子 釐負羈 妻 曹豎侯 [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音乃良反） 楚子玉 鬬宜申 成大心 欒悼子

蔡嚴侯（釐侯子） 燕襄公（十八世） 梁卜招 父（師古曰招音上遙反） 衛元咺（師古曰咺音許遠反） 叔武 鍼嚴子

襄王鄭 晉惠公（獻公子） 里克 虢射 宋襄公（成公子） 齊孝公（桓公子）

曹共公（昭公子） 惠后 梁伯 晉懷公（惠公子） 衛成公（文公子）

王子帶 楚成王 惲（師古曰左傳作頵音於倫反） 潘崇

趙衰（師古曰衰音楚危反） 衰妻 介子推 推母 郤穀 舟之僑 荀林父 先軫 狼瞫（師古曰瞫音審）

氏 魏犨（畢萬子） 顛頡 胥臣 賈佗（師古曰佗音徒河反） 董因 豎頭須 齊國嚴子 周內史 叔服

晉李離 寺人披 曹文公 壽（共公子） 燕桓公（十九世） 秦康公（繆公子） 晉襄公（文公子）

倉葛 鄭繆公 蘭（文公子） 石㚟（師古曰㚟音丑略反） 陳繆公（宣公子） 陳共公（繆公子）

鄭子臧 周頃王 王臣

曹共公（昭公子） 齊公子 無詭（師古曰左氏作無虧） 齊昭公（孝公子）

陽處父 寗嬴 史騈（師古曰騈音步千反） 鄭弦高 叔仲惠伯 宋方叔 嘉子 欒豫

孟明視 西乞術 士會 繞朝 石癸 公孫壽 蕩意諸 公冉務人 卜楚丘 晉趙盾

邾文公 宋子哀 邾子貜且 魯公孫敖 蔡文公（莊公子） 單襄子 靈輒

魯文公 周匡王班 齊君舍（昭公子） 單伯 魯叔孫得臣 秦共公（康公子） [illegible]公

夏父不忌 宋昭公 胥甲父 狐射姑（師古曰射音夜） 魯宣公

邴歜（師古曰歜音觸） 閻職 晉趙穿

楚繆王 商臣 齊懿公 商人 晉靈公 夷皋

董狐 令尹子文 楚薳賈 申叔時 孫叔敖

（衰子） 鉏麑 宋伯 夏叔子 鬬伯比 楚嚴王（穆王子） 王孫滿 箴尹克黃 魏顆（師古曰顆音口果反） 五參

祁瞞明（師古曰瞞音上戶反） 鄭子良 士貞子 泄冶 孔達 王子伯廖（師古曰廖音聊） 晉解陽 荀尹 箕鄭

黑臀（襄公弟） 秦桓公（共公子） 衛穆公偷 速 逢大夫 王札子 魯公子 歸生 申舟 齊惠公

周定王 宋文公 鮑（昭公弟） 翟豐舒 召伯（師古曰召讀曰邵）

鄭靈公（穆公子） 公子 歸生 子公 晉先縠 楚子越

（襄公子） 陳靈公（共公子） 夏姬 孔寧 儀行父

陳惠　申公　申培（師古曰培音倍）　樂伯　優孟　鄭公子　弃疾　子反　逢丑父　賓媚人

公子雍　秦景公（桓公子）　楚鄭公　鍾儀　楚共王（莊王子）　晉郤克　辟司徒　妻（師古曰辟讀曰璧）

（悼公弟）　陳成公（靈公子）　燕宣公（二十世）　曹宣公　廬（文公子）　吳壽夢（中雍後十五世師古曰夢音莫鳳反）　鄭悼公（襄公子）

士壹　鄭襄公　堅（靈公子）　衛穆公（成公子）　周簡王　夫（定王子）　魯成公（宣公子）　齊頃公（惠公子）　衛定公（穆公子）

穀陽豎

曹劌時（師古曰即曹歲時也劌音許其反）

范文子（士燮）　臧宣叔　韓獻子　厥　程嬰　羊舌　公孫杵臼　劉康公

荀罃　鄭賈人　伯宗　伯宗妻　秦醫緩　桑田巫　呂相　郤至　姚句耳

申公巫臣　王孫閱　燕昭公（二十世）　趙朔（盾子）　郤犨　郤錡（師古曰錡音蟻）　中行偃　胥童

衛孫良夫　中叔于奚　宋共公瑕　晉景公（文公子）　宋平公（成公子）　叔孫僑如　公子偃

鄭公子班　曹成公　負芻（宣公子）　胥頯賁（師古曰即胥賁也賁音工下反）　宋蕩子　晉厲公（景公子）

單襄公　苗賁皇　叔嬰齊　宋華元　孟獻子　樂丘求　牧中　晉悼公周　鄭唐

呂錡（師古曰錡音蟻）　養由基　叔山冉　匠句須（師古曰句音具于反）　鮑國　晉解狐　祁午　韓亡忌　銅鞮伯

欒書　羊魚　向子　鄭成公　輸（師古曰輸音工顧反左傳作輸）　燕武公（二十二世）　鄭廖　楊干子　服佗　叔梁紇

長魚矯　羊斟　宋魚石　慶克　國佐

楚工尹襄　祁奚　羊舌職　魏絳　張老　籍偃　汝齊　宋子罕　白戍　范宣子（士匄）　晉邢蒯

華　晉匠慶　衛柳壯（師古曰壯讀曰莊）　吳諸樊　齊晏桓子　楚子囊　鄭師慧　衛大叔

（師古曰泄音先列反）　秦堇父　狄斯彌　士鞅　尹公佗　庾公差　公孫丁　無終　子嘉父

靈王泄心（簡王子）　曹襄公夫　齊靈公　環（頃公子）　衛獻公（定公子）　衛殤公（獻公弟師古曰）

楚公子中　公子壬　夫　鄭釐公（成公子）　程鄭　子駟　西鉏吾　孫蒯　朱廉其　鄭尉止

范武子（師古曰據今春秋說范武子即士會也而此重見豈別人乎未詳其說）　晉叔向

魯季文　子　樂王鮒　楚中叔

齊殖綽　鄭游販（師古曰販音普板反）　齊杞梁　殖妻　華州（師古曰即華周）　祝佗父（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中蒯　陳不占

儀　公子騂　曹武公　勝（成公子）　鄭簡公　嘉（釐公子）　晉陽　罕　行人子　負（師古曰一負音云）　子朱　楚湫舉

姜戎　駒支　楚令尹　子南　觀起（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燕文公（二十三世）　父　魯國歸　鄭公孫　夏　燕懿公（二十四世）

（春秋刺作剽）　孫文子（林父）　福陽子（妘姓）（師古曰即偪陽也妘音云）　楚屈建　魯臧堅　宋華臣　晉叔魚　齊崔杼

衛寗喜　巢牛臣　宋伊戾

仲尼

向母（師古曰[illegible]日貿貿）　蘧伯玉　吳季札　鄭子產　晏平仲　太子晉　左丘明

豫　齊太史　三人　南史氏　陳文子　卞嚴子　臧文中　宰我　子貢

士鞅　衛右宰　穀臣　廖成子　衛公子　荊　絳老人　史趙　士文伯　鄭卑諶（師古曰卑音脾諶音諶）　行人子

薳奄（師古曰即蔿掩）　趙武（烈子）　鬷蔑（師古曰鬷音子公反）　鄭子皮

楚康王（共王子）　晉亥唐　秦醫和　晉船人　固來（師古曰即固來也）

慶封　慶嗣　吳遒（壽夢子）　晉平公　彪（悼公子）　齊陳桓　子　衛襄公　惡（獻公子）　曹平公（武公子）

吳餘祭（師古曰祭音側介反）　景王貴（靈王子）　魯昭公　齊嚴公　光（靈公子）　捫（師古曰捫音直濮反）　楚夾敖（康王子）　晉昭公　夷（平公子）　蔡景侯　燕惠公　蔡靈侯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冉有　季路　子游　子夏　曾子　子張　曾晳　子賤

朋　馮簡子　子太叔　衛北宮　文子　魯叔孫　豹　狐丘子　林　晉趙文　子

劉定公　公孫楚　公孫黑　韓宣子　厥　魯叔孫　昭子　楚蘧罷

舟人清　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魯謝息　鄭定公（簡公子）　燕悼公（二十六世）　蘧啓疆　中子臺　左史倚　相

北燕伯　款　陳惠公（哀公孫）　鄭孔張　周原伯　魯

（二十五世）　陳公子　招　周儋括　伯　魯南蒯　莒子庚　輿　晉頃公（昭公子）　宋元公　佐（平公子）　蔡平侯（景侯子）

陳哀公　溺（成公子）　吳夷昧（餘祭弟）（師古曰昧音末）　宋寺人　柳　魯豎牛　楚靈王　圍　晉邢侯　雍子

南容（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　公冶長　公西華　有若　漆彫啓　澹臺滅　明（師古曰澹音大甘反）　樊遲　巫馬期

孟釐子　孟懿子　南宮敬　叔（師古曰南宮适）　郯子　老子　南榮疇（師古曰即南榮趎也趎音直俱反）

（師古曰釐讀曰僖）　吳厥由（師古曰即蹶由）　衛史鼂　師曠　屠蒯　子服惠　伯　晉荀吳

申亡宇　申亥（亡宇子）　晉籍談　子鉏商　周史大　彼　蜎子（師古曰蜎音一元反）

齊景公　杵臼（嚴公子）　梁丘據　曹栢公（平公子）

楚公子　樊頃子比　司徒醜　觀從（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子鼂　賓猛（師古曰即賓孟也）　周悼王（景王子）　猛　蔡悼侯（靈侯孫）

孝成子
司馬牛 稗竈 南宮極 敬王丐（景王子悼王兄）
齊虞人
子羔 公伯寮 里析 順子
原憲 越石父 裔款
顏路 公肩子 梓慎 胡子髡
商瞿 栢常騫 許男
（師古曰瞿音衢） 中須 沈子逞 楚平王
季次 子石 燕子干 棄疾
公良 林既 陳夏齧 （靈王弟）
縣成子
北郭騷 魏獻子（絳孫） 魯季平 費亡
子
顏剋 琴牢
達於何 燕共公（二十七世） 宋樂大 公
司馬穰 司馬彌 心 子
苴 牟 季公鳥

司馬犨（師古曰犨音尺由反戊音千余反） 公叔務 吳僚（餘昧子師古曰僚音聊）
魏戊 人
楚伍奢 楚太子
智徐吾 建 寺人僚 曹隱公
伍尚 祖（師古曰祖音側加反） 適
孟丙 平子
燕平公（二十八世）
曹師己 成鱄（師古曰音上兗反） 臧昭伯
厚昭伯（師古曰即郈昭伯也）
閭沒 專諸
子家羈
汝寬 秦哀公（景公子） 吳夫槩（師古曰夫音扶槩音古代反）
楚子西 吳王闔
吳孫武 楚司馬 廬

公子閭 子期 楚昭王（平王子）
申包胥 徐子章
五子胥 沈尹戌 楚郤宛 爲
江上丈 蔡墨 衛彪傒（師古曰傒音奚） 鍾建 越王允 衛靈公
人 常（夏少康後） 元（靈公子）
楚史皇 萇弘 鄭獻公（定公子）
史魚 爲 闞且（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南子
王孫由
公叔文 子 蒯聵（師古曰蒯音苦怪反）
員公辛（師古曰員讀曰鄖） 宋景公（元公子） 魯定公
于 鑢金（師古曰鑢音慮） 兜樂 宋昭公 宋朝
中叔圉
祝佗（師古曰佗音徒何反） 胥羊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王孫章 宋中幾 邾嚴公 彌子瑕
楚石奢 夷射姑 齊梁
王孫賈 莫敖 齊高偃（景子）（師古曰）

公父文 大心 劉文公 楚囊瓦（囊音乃余反）
伯母 巷（師古曰巷音[illegible]反） 榮駕鵝
陳逢滑
唐成公
衛公子 司馬狗 季康子 季桓子
遂（師古曰[illegible]）
秦惠公（哀公孫） 蔡昭侯（悼侯弟）
公父文
顏讎由 伯
觀射父（師古曰觀音工喚反） 晉定公（頃公子）
大夫選 曹靖公
東野畢 路（[illegible]子）
陳司城 陳懷公（惠公子）
貞子 鄭聲公
顏燭雛（師古曰即顏涿聚子也） 勝
（獻公子） 勝悼公

范蠡

鳴犢 竇犨 越句踐（允常子 師古曰句音鉤） 大夫種

郵亡卹 王良 栢樂 陽城 胥渠 扁鵲 董安于 田饒 仇氾

周舍 田累 燕簡公（二十九世） 嚴先生（師古曰即嚴駒）

趙簡子（武子孫） 韓悼子（宣子子） 齊國夏 桑掩胥

邾悼公 順子 胡子 薛襄子 小邾子

范吉射（師古曰射音食亦反） 中行寅（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杞隱公（悼公子） 杞釐公（隱公子） 曹伯陽（為宋所滅）

葉公子高

后庸 諸稽郢 苦成 皋如 計然

榮聲期（師古曰即榮啓期也聲或作啓） 楚芋尹文（師古曰芋音于具反） 濮斯彌 市南熊宜僚 大陸子方

（定公子也） 秦悼公（惠公子） 燕獻公 楚白公勝 巫固

魯哀公 齊晏孺子（師古曰即安孺子也） 高昭子 楚惠王章（昭王子） 中鳴 孔文子

齊悼公 陽生 鮑牧 田恒（陳乞子） 諸御鞅 衛大叔 遺 衛出公

公孫彊 田乞（完六世孫） 齊簡公 壬 子我 子行

朱張 少連

達巷黨人

儀封人 長沮（師古曰沮音千余反） 桀溺 丈人 何蕢

嚴善 魯太師 公明賈 陳亢（師古曰亢音剛又音抗） 子服景伯 林放

檀弓 公儀中子 皋魚 顏匹父 顏偷倫 顏夫

大叔疾 陳轅頗 蔡成公（昭公子） 齊平公 鷺（簡公子） 厥黨童 子

甑 渾良夫（師古曰渾音下昆反） 孔悝 石乞 狐黶（師古曰即孟黶） 衛莊公 蒯聵 原壤

（師古曰蕢音匱）

孟之反 大連 顏丁

楚狂接輿 師襄子 師己 賓牟賈 公肩瑕

陽膚 陳司敗 陳子禽 尾生高（師古曰即微生高也） 中棖 師冕（師古曰即師冕） 鄭戴勝 之 南郭惠

陳弃疾 工尹商陽 齊禽敖（師古曰即黔敖也） 餓者 陳子亢 陳尊己

芊子臧 衛公孫朝（師古曰即[illegible]子氏也） 周元王 赤（敬王子） 晉出公（定公子） 公之魚

叔孫武叔（師古曰即閔子宣子也） 衛侯起 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晦也晦古畝字） 石圃 陽虎 互鄉童子 佛肸（師古曰即佛肸也[illegible]） 陳愍公（為楚所滅）

子　公山不

（師古曰即公自[illegible]也）

顏柳　姑布子　狃（師古曰即公山不擾也音人九反）

卿　宋柏魋

周豐　衛祝夬宋子韋　秦厲共匡人

（師古曰即[illegible]夫也見呂氏春秋）　杞愍公（釐公子）

采桑羽　公輸般公　（悼公子）貞定王（元王子）

史留　離朱　杞釐公（師古曰此不當言釐公字誤也）

樂正子　豫讓　陳大宰

春　青荓子喜　鄭共公

（師古曰荓音步丁反）　吳行人毋　（哀公弟）

石䧳　儀　鄭鄖魋　晉定公（昭公孫）　鄭哀公太宰嚭

趙襄子衆（簡子子）　晉衰公易（聲公子）

（師古曰鄭人所傳也[illegible]）

子服子　忌　蔡聲侯

產

（成侯子）

知過（師古曰即知果）　燕孝公（三十一世）　智伯　蔡侯齊（為楚所滅）

惠子　鮑焦　魏桓子（獻子曾孫）　齊宣公（平公子）　杞簡公（為楚所滅）

墨翟　春

公房皮　翁丞蠽　韓康子（[illegible]子子）　蔡元侯（聲侯子）　思王叔

（師古曰即翁清[illegible]）　高赫　田襄子（悼子子）　衛悼公（出公叔）　（定王子）

我子　原過　周考哲　魯悼公（出公子）　衛敬公（悼公子）　王嵬（[illegible]）

任章

田俅子（師古曰俅音求）　中山武　燕成公（三十二世）　西周桓公

公　公

隨巢子（周桓公子）　（考王弟）　秦懷公（躁子立）

胡非子　韓武子（康子子）　秦躁公（厲公子）　魯元公（悼公子）　衛懷公（敬公弟）

段干木　魏文侯（桓子孫）　公季成（師古曰躁音子到反）　周威公（桓公子）　周威烈

田子方　司馬庚　趙獻侯（襄子兄孫）　王（考王子）

寗越　李克　司馬喜　趙桓子（襄子弟）

太史屠　魏成子　東周惠公　鄭幽公（共公子）

公　楚簡王（惠王子）　秦靈公（懷公孫）

黍　翟黃　躬吾君　宋昭公（景公子）

任座（師古曰座音才臥反）　牛畜　司馬期　燕愍公（三十三世）　晉幽公（懿公子）

趙公中　達　樂陽（師古曰即樂羊）　田大公

李悝

（師古曰訢音許斤反）　荀訢　和　趙烈侯（獻侯子）　衛慎公（[illegible]公子）

趙倉唐　徐越　秦簡公（厲公子）　楚聲王（簡王子）

屈侯鮒　韓景侯　燕釐公（三十四世）　元安王

西門豹　虔　秦惠公（簡公子）　駹（武侯子）

公儀休　魯穆公（元公子）　孫子　晉烈侯（幽公子）　鄭繻公

子思

泄柳　費惠公（師古曰費音祕）　南宮邊　趙武公（烈侯弟）　駘（師古曰駘音臺）

申詳　宋悼公（昭公子）

顏敢　列子　楚悼王（聲王子）

王慎　鄭相駟

韓列侯　子陽

孟子

長息 公明高 厳仲子 聶政 聶政姊陽成君 孟勝 徐衍 白圭 鄒忌 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 田忌 太史儋 趙良 商鞅 中子

魏武侯（文侯子） 吳起 （列侯子） 大監突 徐子 齊威王 （田和侯子） 章子 大成午 甘龍

（景侯子） 韓文侯 趙敬侯（列侯子） 魏惠王（武侯子） 齊栢侯（和子） 趙成侯（敬侯子） 燕栢公（三十五世） 秦獻公（靈公子） 趙肅侯（成侯子） 秦孝公（獻公子） 韓昭侯（懿侯子）

韓相俠 余 宋休公（悼公子） 晉孝公（烈公子） 秦出公（惠公子） 楚肅王（悼王子） 韓懿侯（哀侯子） 魯共公（穆公子） 龐涓（師古曰涓音工玄反） 宋辟公（休公子） 衛聲公（慎公子） 楚唐蔑 韓哀侯（文侯子） 周夷烈 王喜（元安王子）

齊康公（為田氏所滅） 鄭康公 乙

屈宜咎 鐸椒 鄭救子 華 史舉 閭丘光 閭丘卬 顏歜（師古曰歜音觸） 王升 尹文子 番君 唐易子 如耳 西周武

杜摯 子桑子 被雍 昭奚恤 江乙 沈尹華 馮赫 淳于髡 昆辯（師古曰齊人也） （戰國策[illegible]） 司馬錯 犀首公 中用 史起 蕩疑（師古曰即蕩疑也） 魏表王 韓襄王 蘇代

燕文公（桓公子三十六世） 安陵纏（師古曰纏即[illegible]字也） 蘇秦 張儀 齊宣王 辟彊（威王子） 靖郭君 於陵子 中 秦惠王（孝公子） 魏襄王（惠王子） 韓宣王（昭王子） 燕易王（三十七世） 周昭文 君 赧王延（慎靚王子）

衛成公（聲公子） 楚宣王（肅王子） 魯康公 魯景公（康公子） 唐向 楚威王 衛平公（成公子） 衛嗣君（平公子） 魯平公（景公子） 燕王噲（三十八世） 子之

周顯聖 王扁（夷烈王子師古曰扁音篇） 宋剔成 君（辟公子） 嚴蹻（師古曰蹻音居略反） 慎靚王 越王無 彊（自此十世為楚所滅）

屈原 漁父 肥義

昭廷 樗里子（師古曰樗音丑於反）

公 陳軫 占尹 應堅 秦武王（惠王子） 任鄙 公羊子 穀梁子 萬章 告子

蘇厲 宋遺 上官大夫 烏獲 札子 縣子（師古曰穀字也） 沈子（師古曰魯人也著春秋） 北宮子 晉子 公孫尼子

馬犯 周最 令尹子椒 子蘭 孟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咸子 根牟子 中子 慎子 扁鵲

楚懷王（威王子） 新尚 魏昭王（襄王子） 魯愍公（平公子） 楚頃襄王（懷王子） 衛懷君（嗣君子）

趙武靈王（肅侯子） 李兌 田不禮 代君章 齊愍王

夫人鄭袖

甘戊 滕文公 公孫丑 樂毅

薛居州 樂正子 高子 仲梁子 孔穿（子思玄孫） 王歜 燕昭王（師古曰噲音膾 三十九世噲子） 郭隗 白起 田單

尸子 捷子 鄒衍 田駢 惠盎 王孫賈 宋玉 嚴辛 范雎 蘇不釋 葉陽君 涇陽君

惠施 公孫龍 魏公子牟 狐爰（師古曰即狐咺也齊人見戰國策） 唐勒 景瑳（師古曰瑳音千何反即景差也） 秦昭襄王（武王弟） 穰侯

齊襄王（愍王子） 燕惠王（四十世昭王子） 韓釐王（襄王子）

（宣王子） 淖齒（師古曰淖音女教反字或作卓） 騎劫

宋君偃（為齊所滅）

魯仲連 藺相如

廉頗 虞卿 朱英

趙奢鯆 高 公孫弘（師古曰齊人也孟嘗君所使見戰國策） 侯嬴 平原君 毛遂 蒙恬

安陵君 唐雎 孟嘗君 魏公子 朱亥 春申君 秦孝文王（昭襄王子）

趙惠文王（武靈王子） 魏安釐王（昭王子） 陳筮 雍門周 范座（師古曰座音才戈反） 左師觸龍 龐煖（師古曰煖音許元反又音許遠反） 楚考烈

燕武成王（惠王子） 趙孝成王（惠文王子） 燕孝王（四十二世武成王子） 李園 趙括

韓王安（為秦所滅） 趙王遷（為秦所滅） 魯頃公（為楚所滅）

孫卿

王翦

韓非 燕將渠 樂閒 高漸離

華陽夫人 秦嚴襄王（文王子） 呂不韋 淳于越 李牧 燕太子丹 鞠武（師古曰鞠音居六反） 荊軻 樊於期

王（頃襄王子） 韓桓惠王（釐王子） 衛元君（懷君弟） 秦始皇 李斯 秦武陽 項梁

魏景湣王（安釐王子） 趙悼襄王 劇辛 衛君角

楚幽王（考烈王子） 燕眾脫 代王嘉（為秦所滅） 秦二世 胡亥

楚王負芻（為秦所滅） 燕王喜（為秦所滅） 魏王假（為秦所滅） 齊王建（為秦所滅） 趙高

孔襄（孔鮒弟子）

孔鮒（孔穿孫）

秦子嬰　項羽　陳勝　吳廣

（爲秦所武）　董翳　司馬欣

閭樂

王觀國學林古今人表列九等之序。而最下第九等。謂之愚人。班固以不道之君逆惡之臣皆置之九等。此貶惡勸善之意也。桀紂。妲己。管蔡幽厲州吁趙高之徒皆在九等宜矣。而鯀與周平王亦在九等之列。蓋鯀在舜之時。羣臣僉舉以爲可治水。則其才智固已素稱于朝。不幸而績用弗成。則智有所困。而力有所不足。故也。舜殛鯀。所以戒羣臣使後之治水者不可蹈鯀之無功也。然則。鯀非愚也。譬猶戰而敗績爾戰而敗績。豈遽謂之愚人耶。周平王爲西戎所逼。是時周室已弱。不能支梧。故平王東遷以避之。迫於不得已也。平王非不道之君。鯀非逆惡之臣。班氏列在愚人之等。則誤矣。又如荀卿居第二。而孔子弟子則居第三。老子嘗爲孔子師。乃居第四。列子者。有道之賢。莊周嘗師之。乃與師曠扁鵲同居第五。孔文子。爲孔子之所稱美。而反居第七。如此之類。升降不倫者。不可勝計。奚足以盡公議耶。表無漢人。則是有古人。而無今人。蓋書未成歟。王惲玉堂嘉話。許魯齋。說班固作古今人表。分九等。恐昔人心術行事。不易知也。如孔子稱四科。言語宰我子貢。至哀公問社。食稻衣錦曰安。皆爲夫對。稱管仲之器小哉。而曰如其仁如其仁。伊尹謂不以堯舜之道事君治民。是賊君民也。而佐湯伐桀。其前後不同如此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金憲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李輔文

十八　九真

門（說文）門聞也。从二戶。象形。（徐鍇曰）門。立之門上。圍下。（註）朝門

原缺

門（智果）門（徐嶠之）門（顏真卿）門（黃庭堅）門（米芾）門（趙子昂）（草書）門（章草）

門（皇象）門（智永）門（懷素）門（蘇軾）門（米芾）門（張鋅溪）門（蔡）門（鮮于樞）門（趙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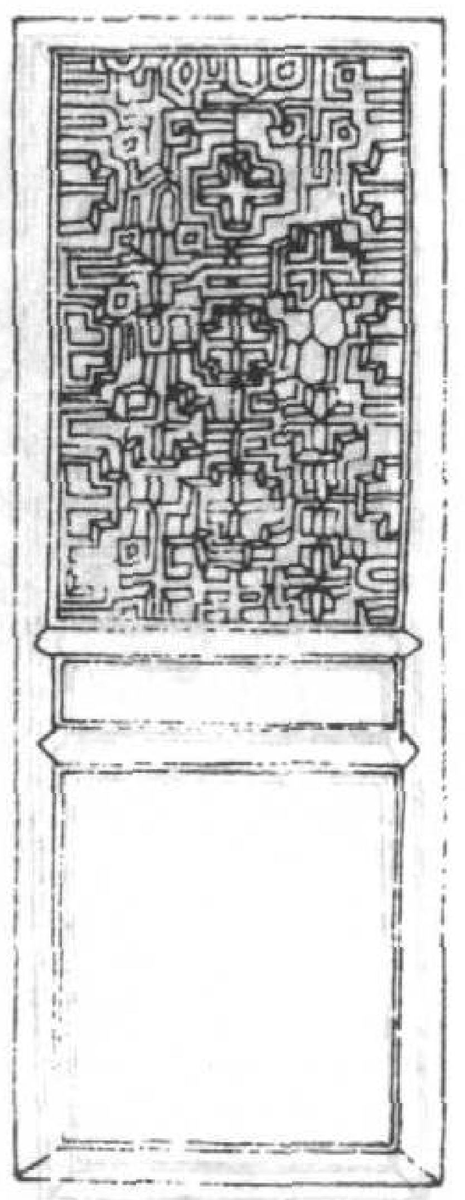
總叙

事物紀原易繫辭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皇圖要紀曰。軒轅造門戶。然則門戶之制。其在上棟下宇之後乎。陳祥道禮書爾雅。柣（于結）謂之閾。棖謂之楔。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爲固）落時謂之㕒。樴謂之杙。在地謂之臬。又曰橛謂之闑。（門樂）楣謂之梁。蓋界于門者楣也。亦曰柣。曰閾。中于門者閫也。亦曰闑。曰橛。旁于門者楔也。亦曰棖。所以開闔者樞也。亦曰椳。樞上之橫梁楣也。樞達北棟落時也。月令曰。以脩闔扇。爾雅曰。闔謂之扉。公羊曰。齒著于門闔。左氏曰。以枚數闔。越語曰。乃闔左闔。荀卿曰。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使睹九蓋。彼皆繼耶。蓋。耶闔也。則扇也。闔也。扉也。其實一也。鄭氏釋月令。謂木曰闔。竹葦曰扇。蓋對而言之然也。禮。君入中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蓋門以中爲貴。故君入中門。上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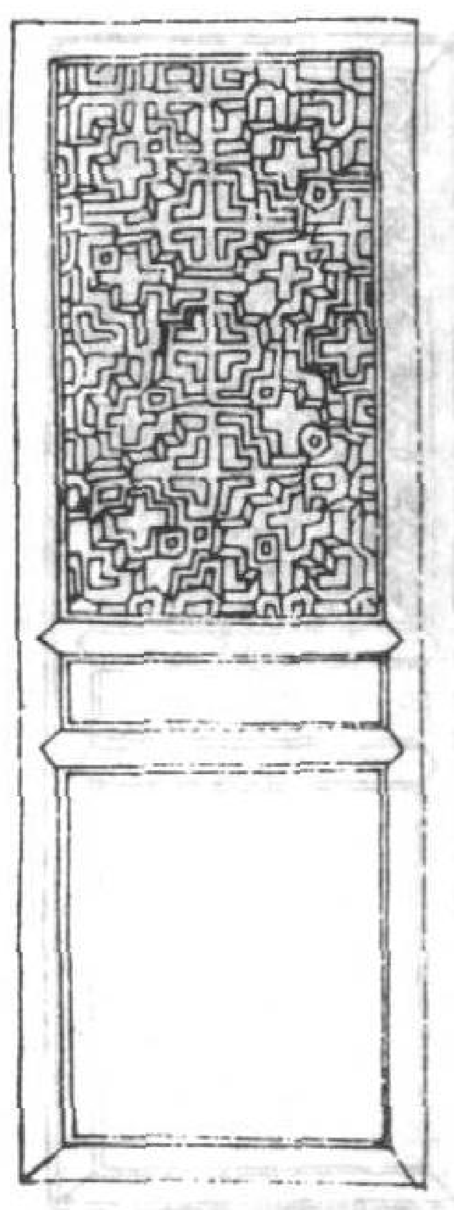
原缺第二葉後半葉

原缺第三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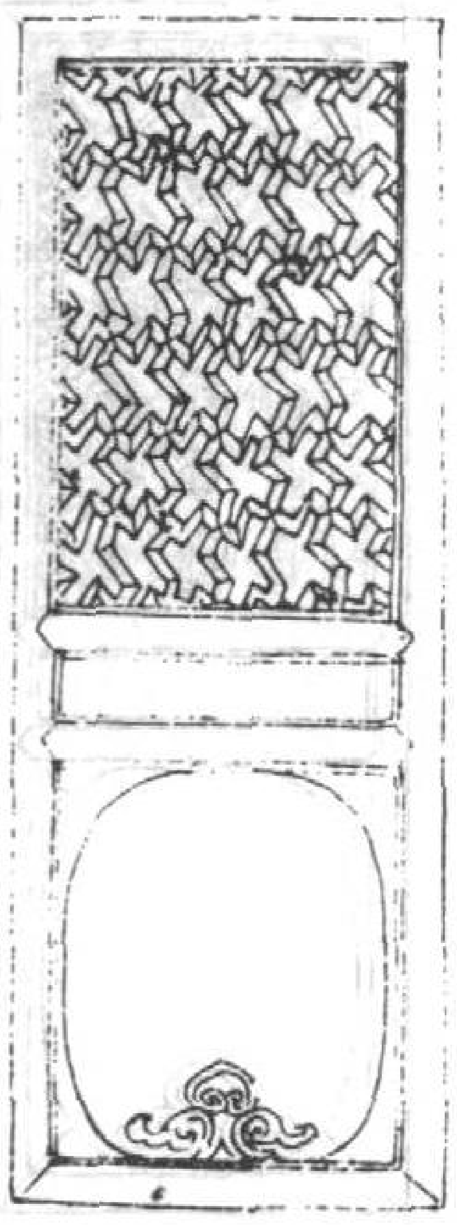
串勝簇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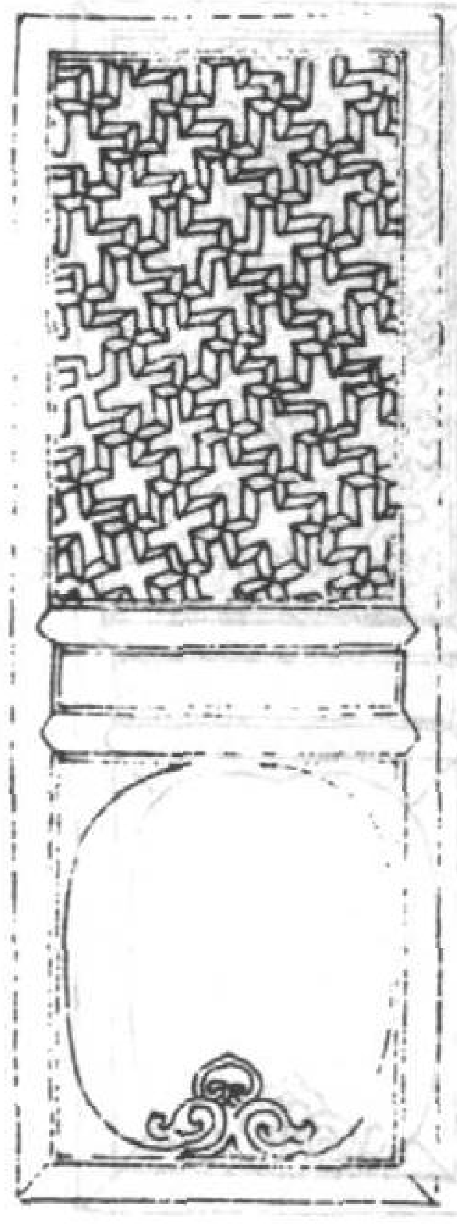
雙串勝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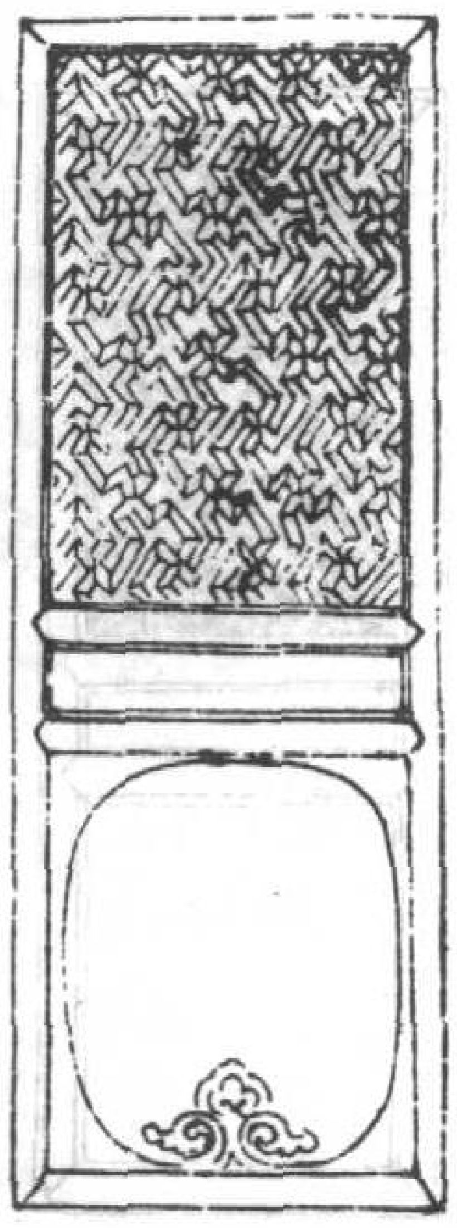
斜水文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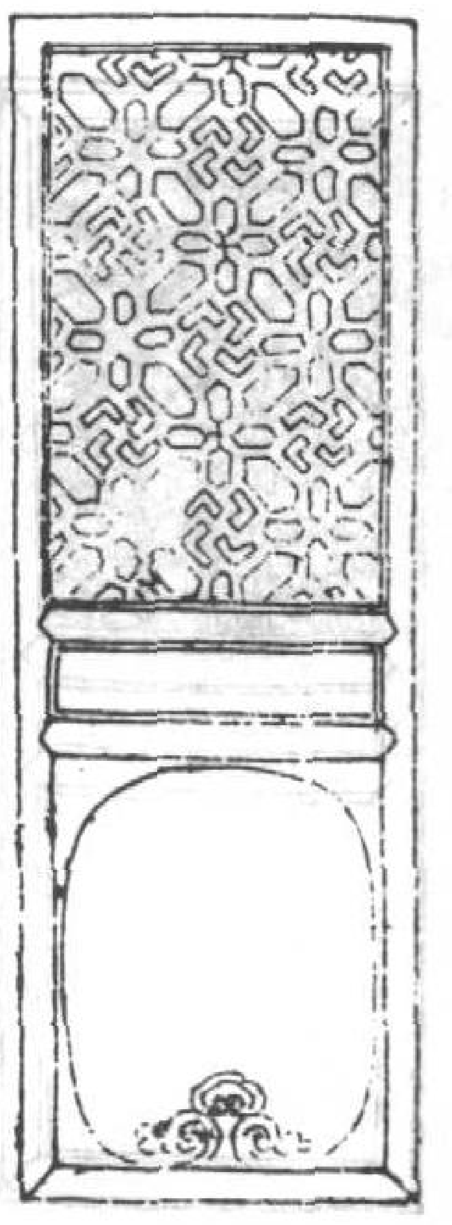
平水文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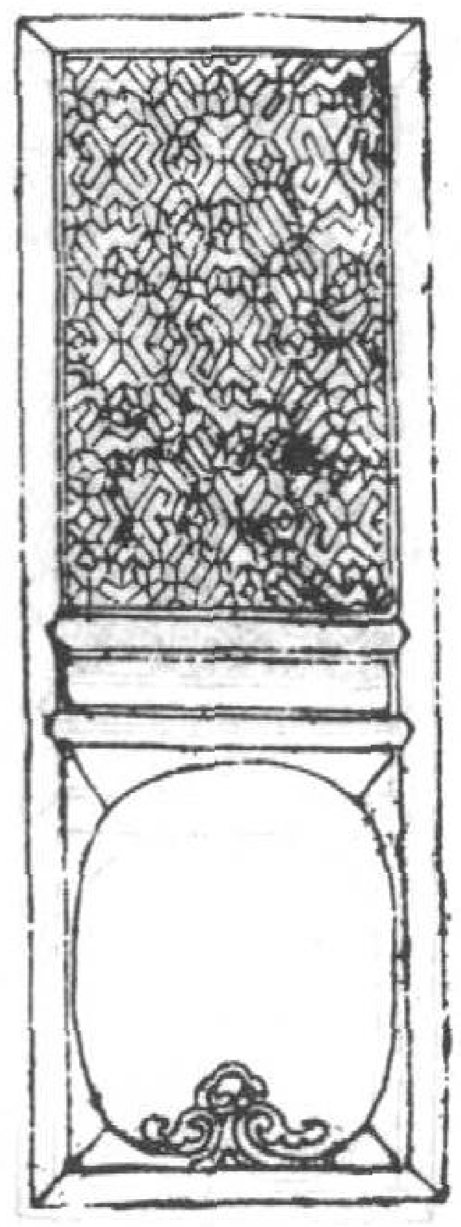
珊瑚枝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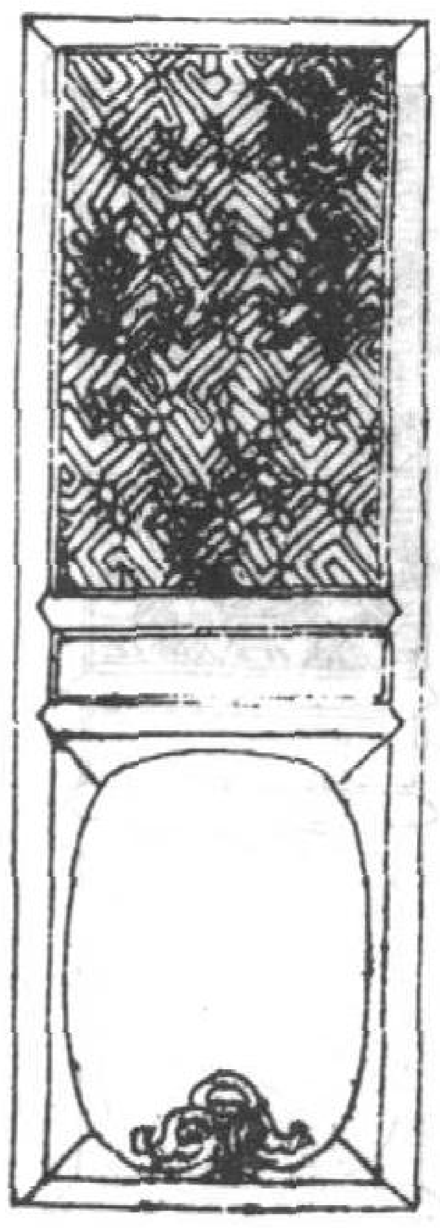
子母龜兒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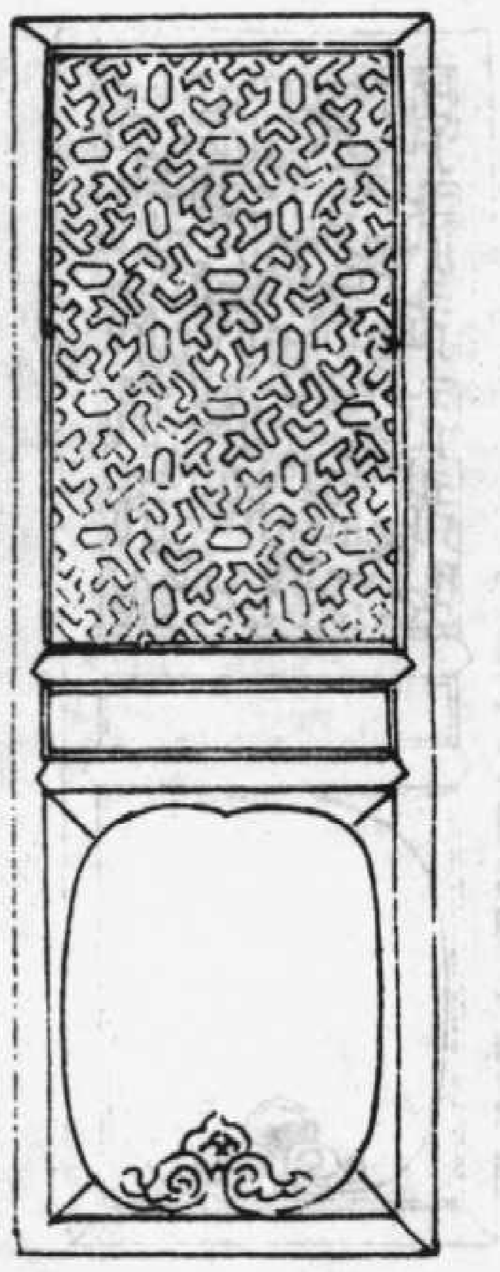
方勝斜亞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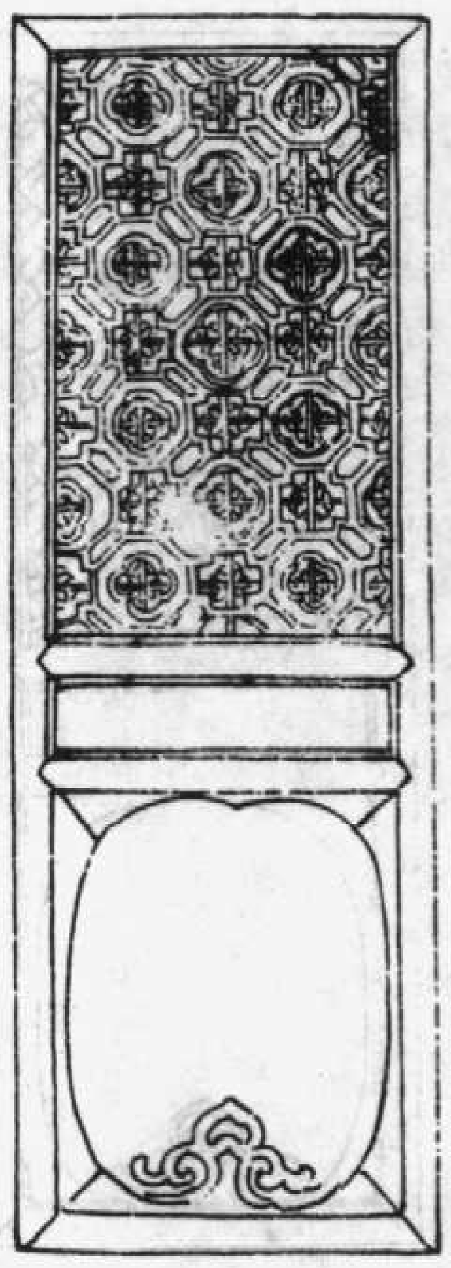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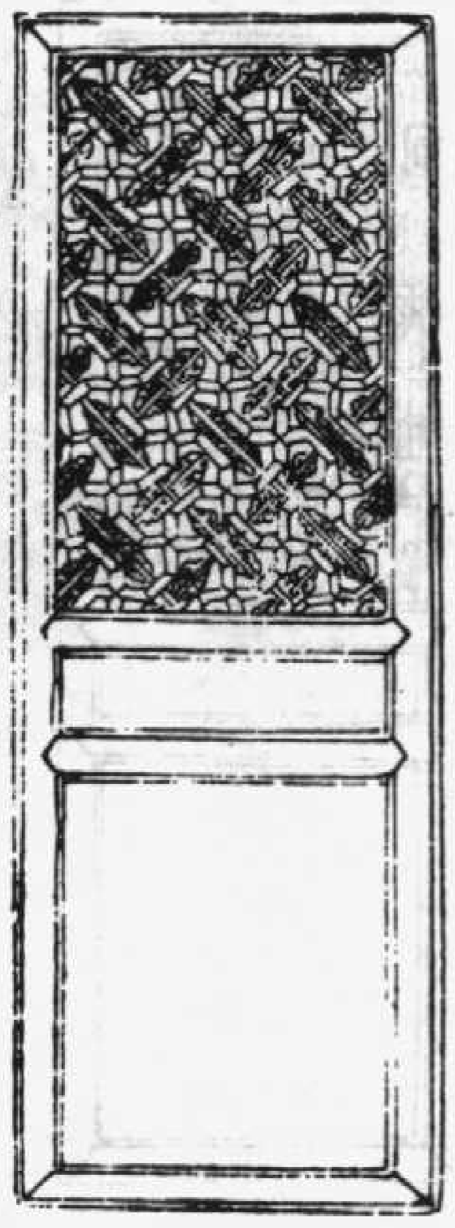
斜拐子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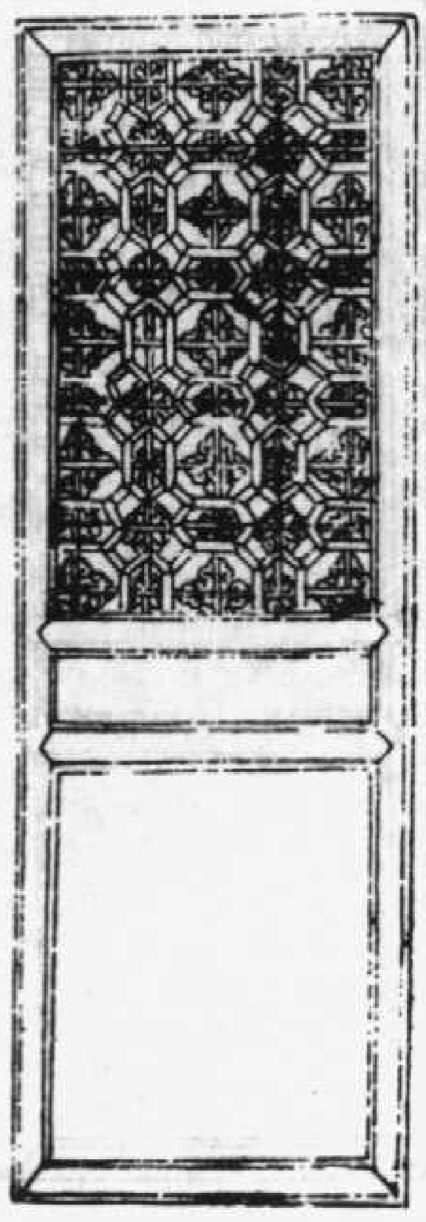


原缺第六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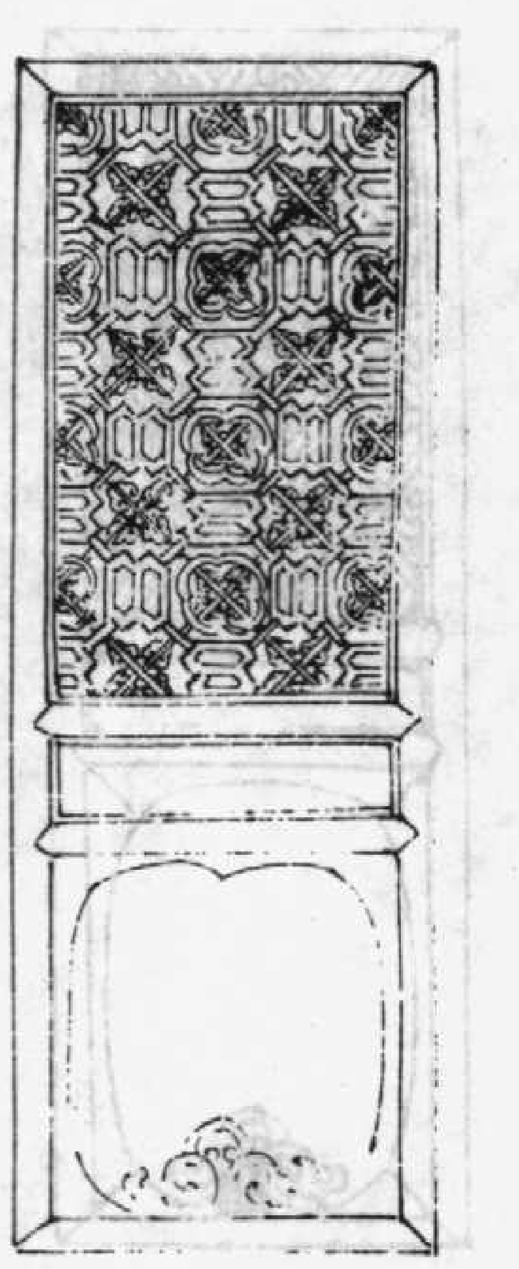

香藥龜背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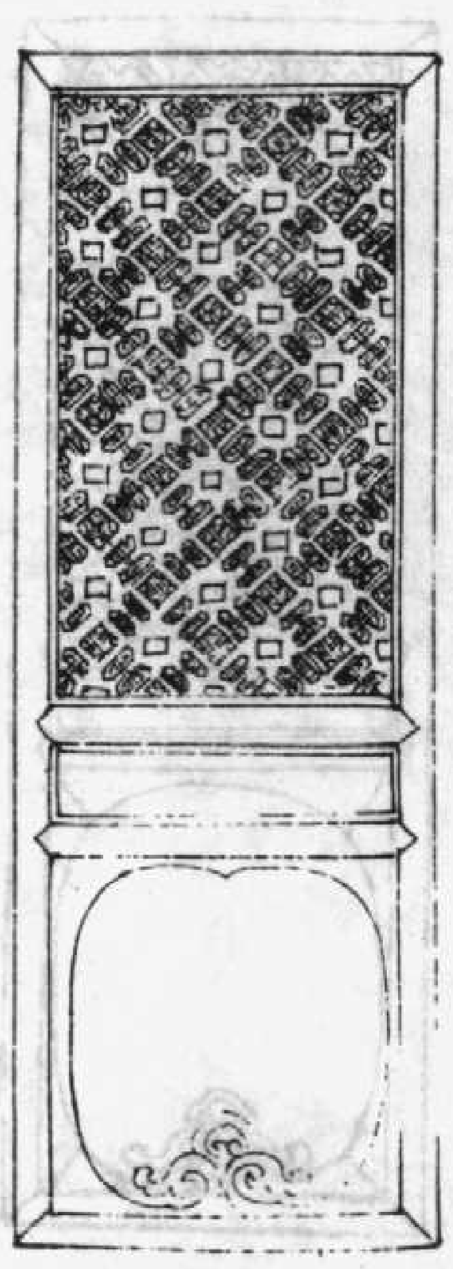

聚四龜嵌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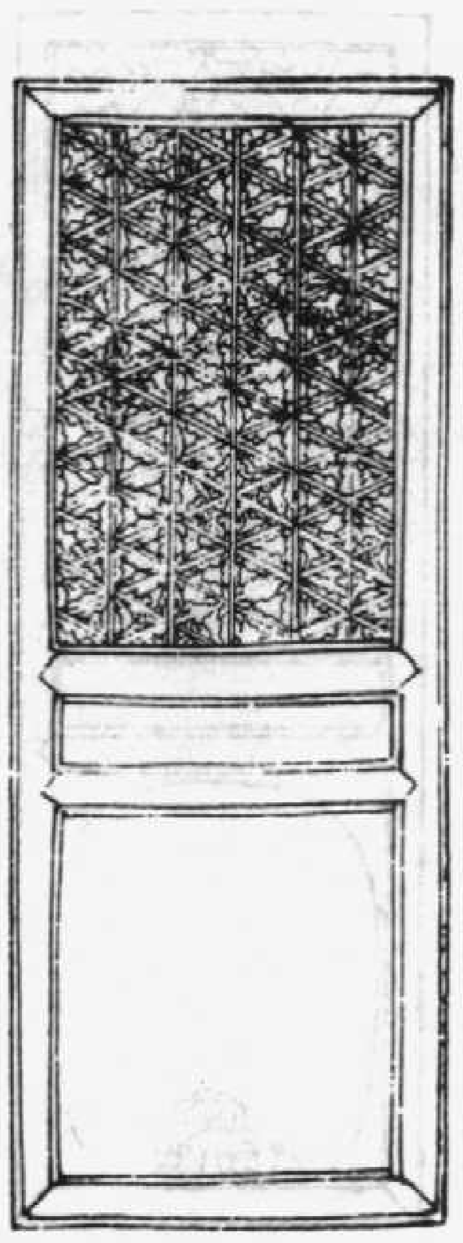

凌花亂銀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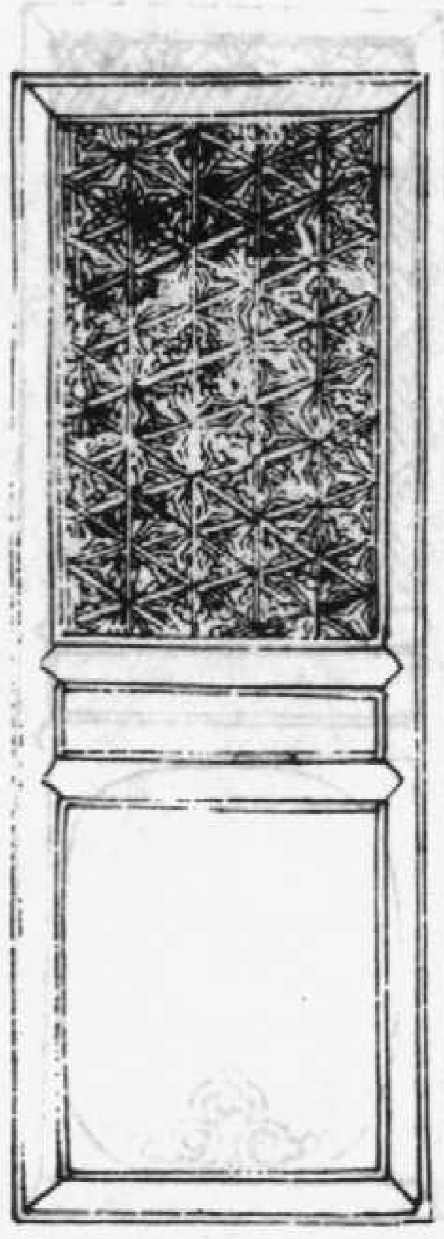

艾葉龜背

原缺第八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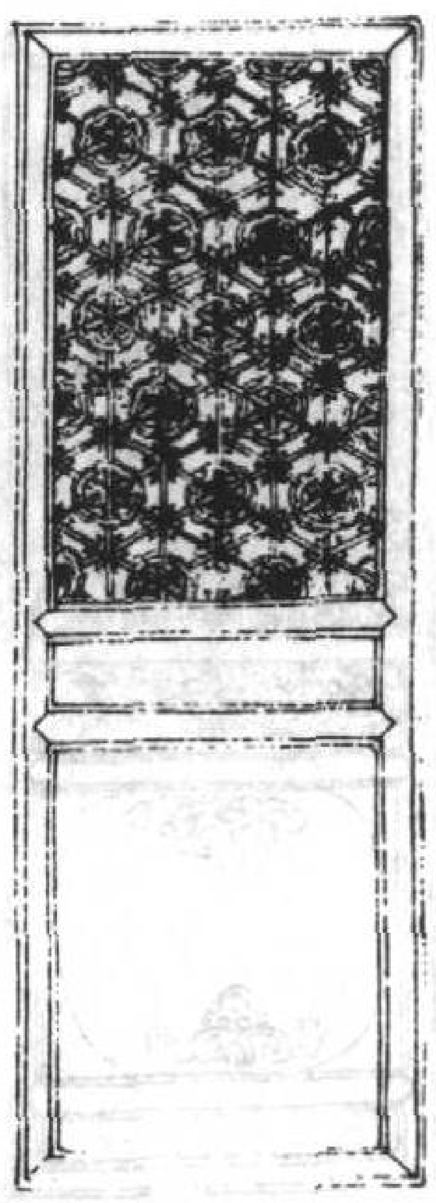

艾葉雙龜合子


凌花雙龜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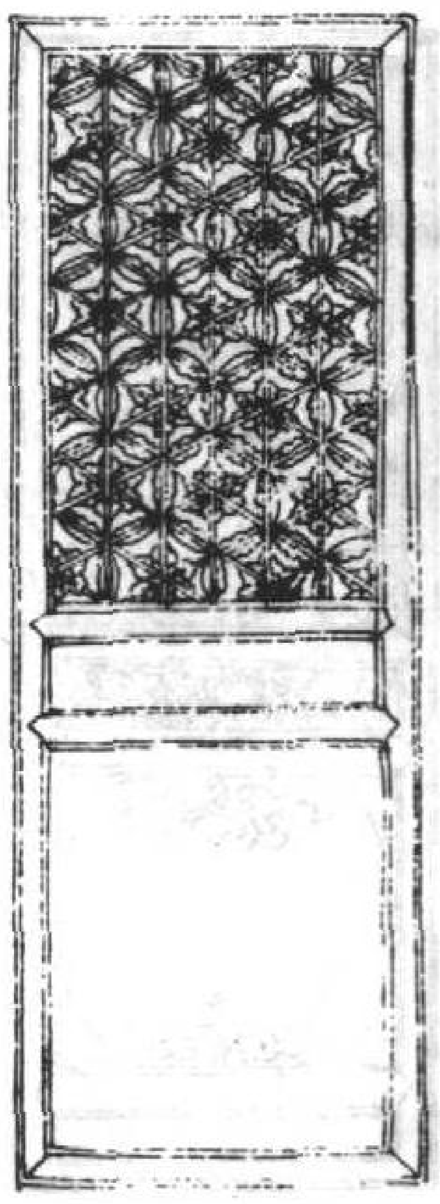

圓花艾葉


芙蓉艾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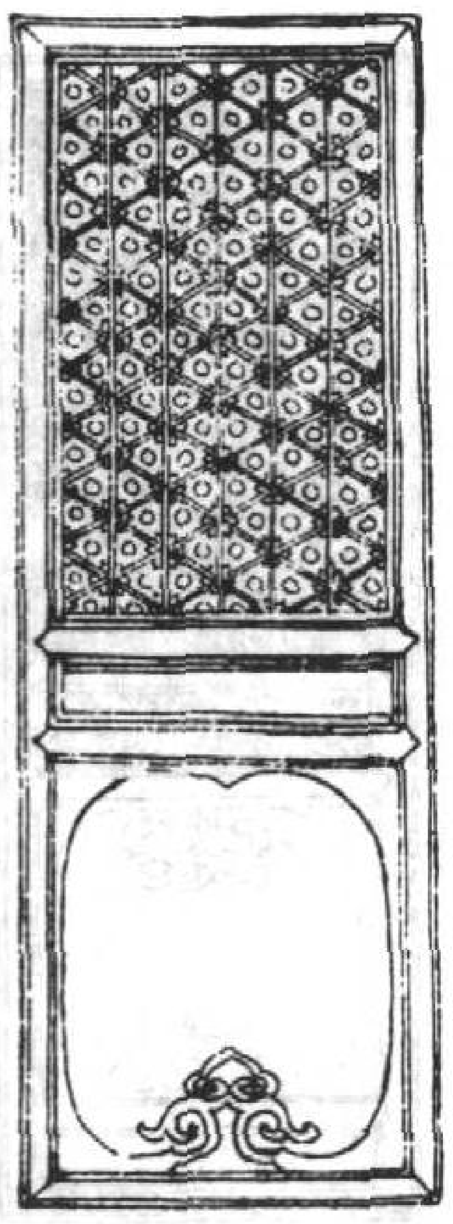
艾葉嵌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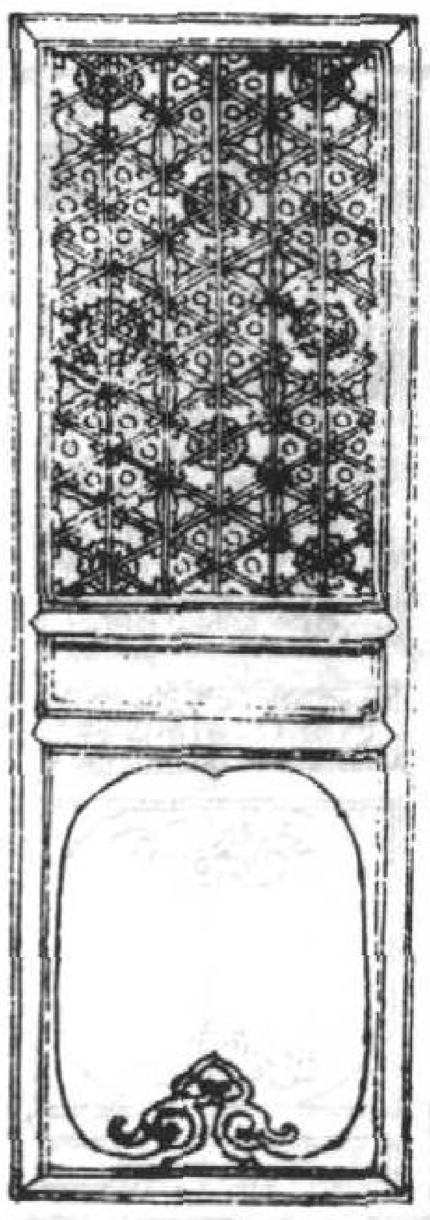
毬文艾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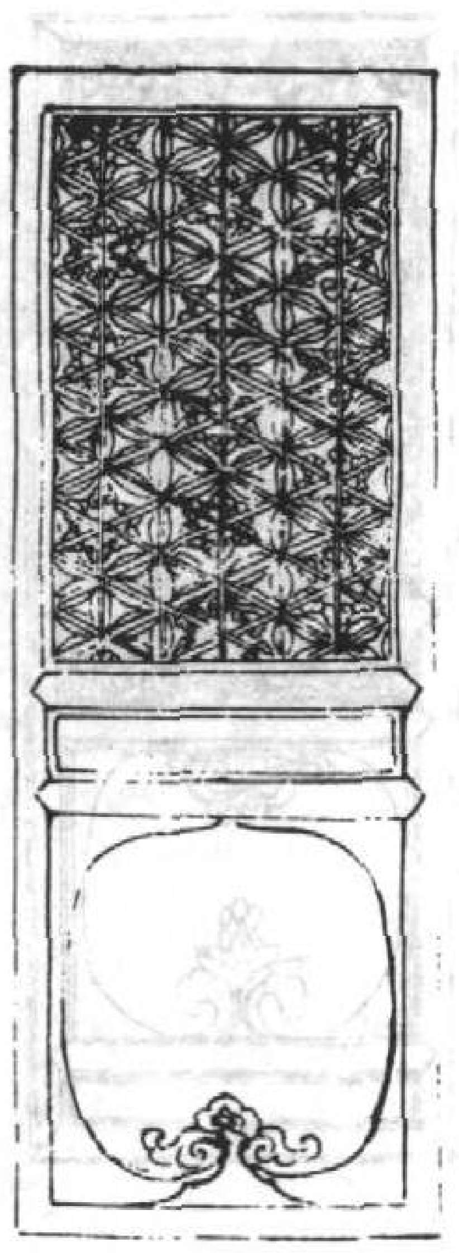
滿天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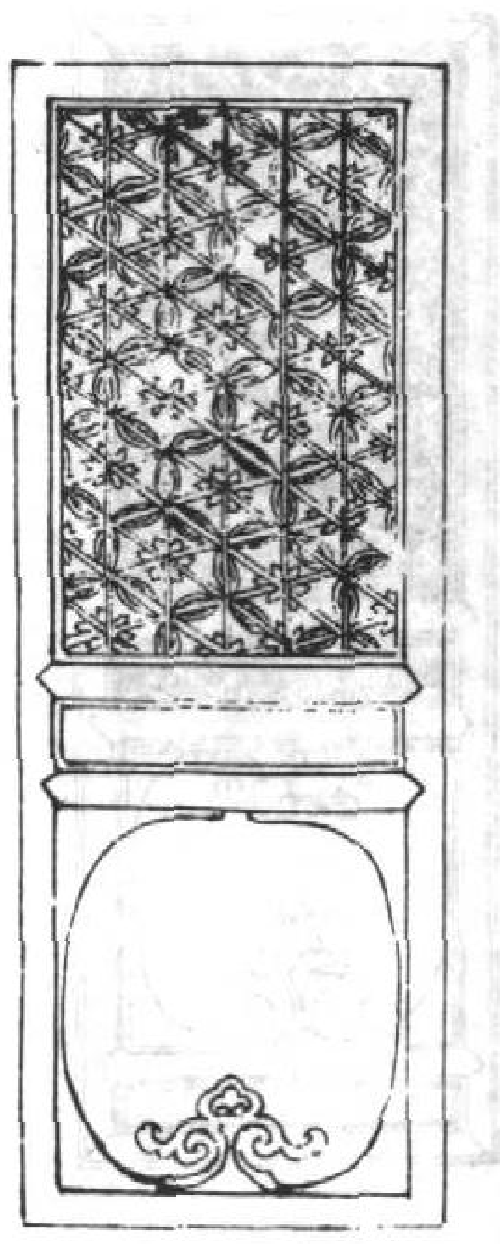
雙毬文聚六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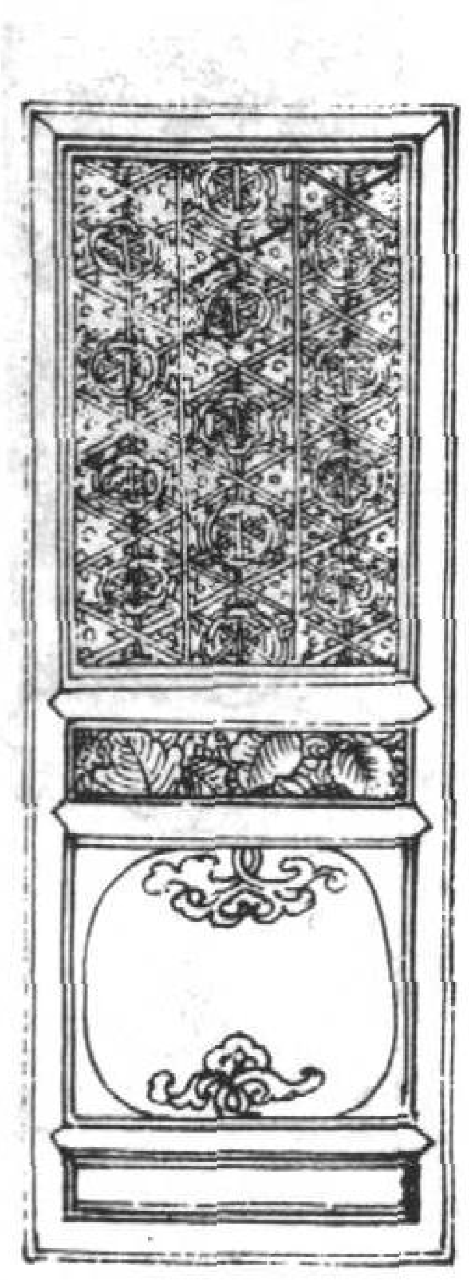
間材艾葉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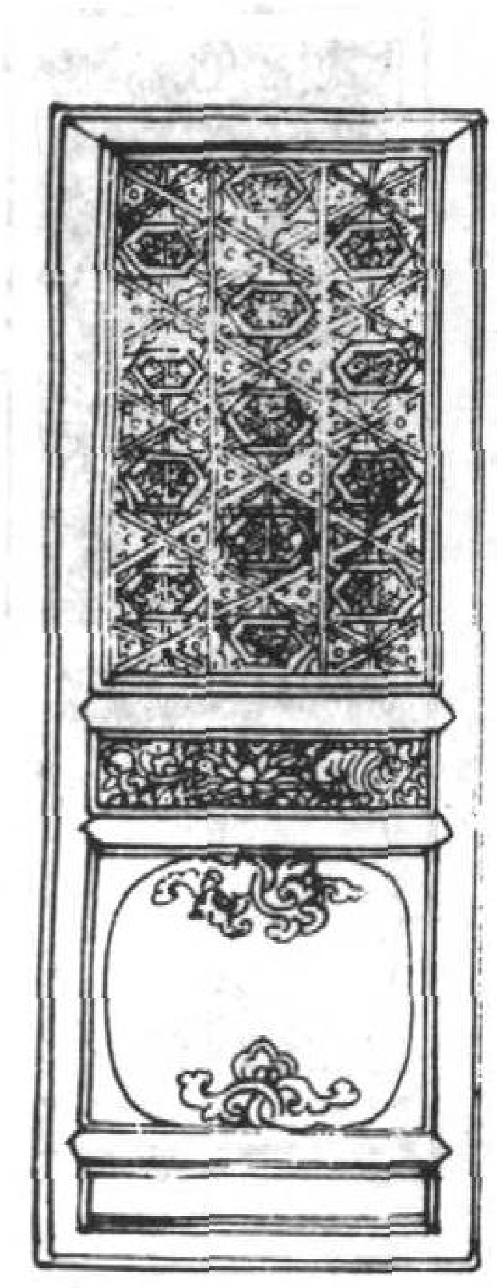
艾葉衮繡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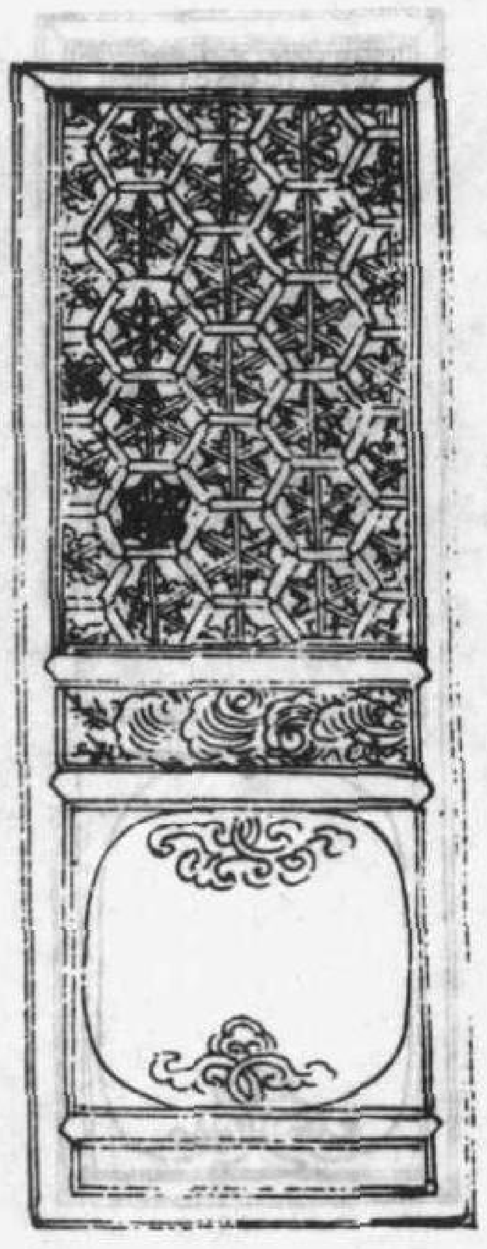
合子嵌滿天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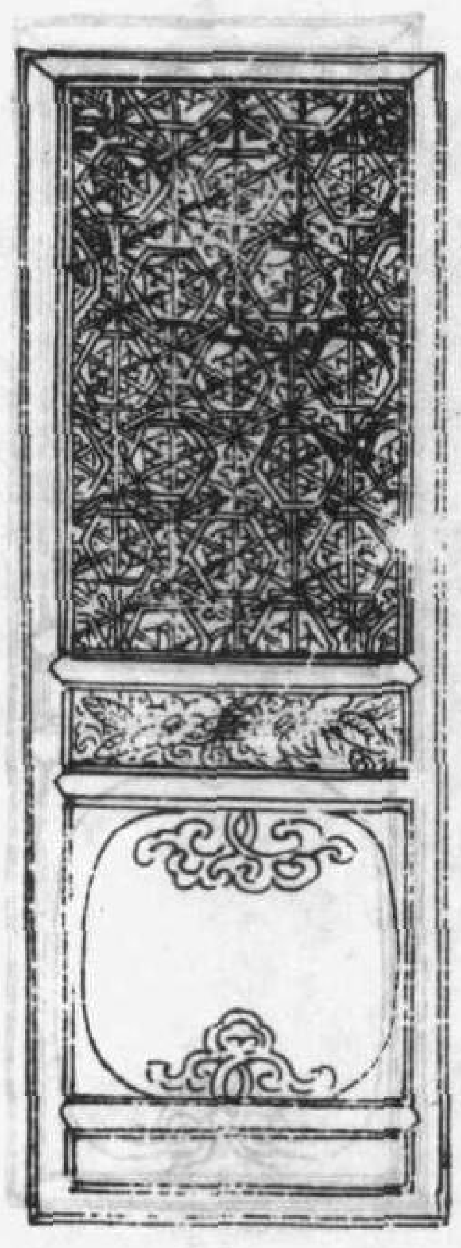
毬文龜背滿天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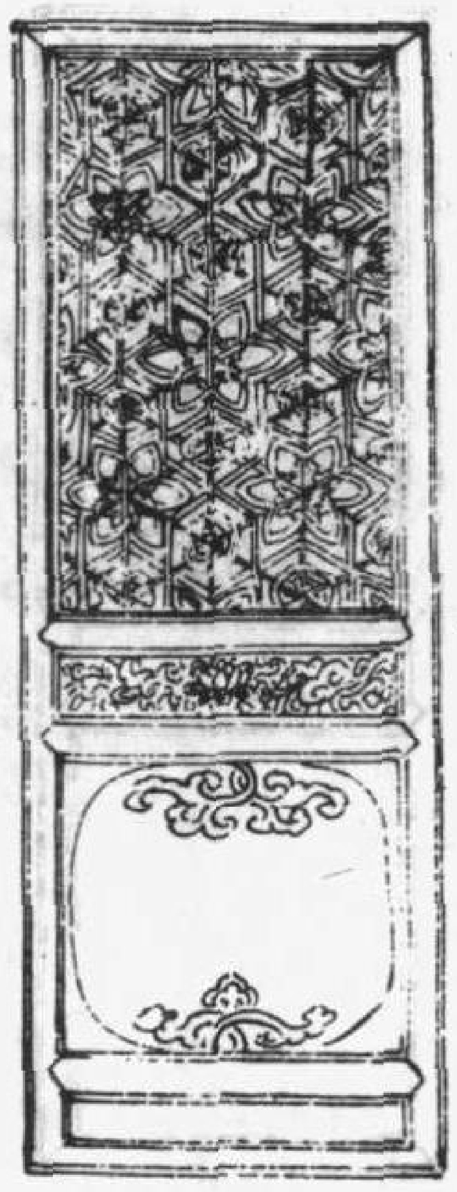
凌花叉葉龜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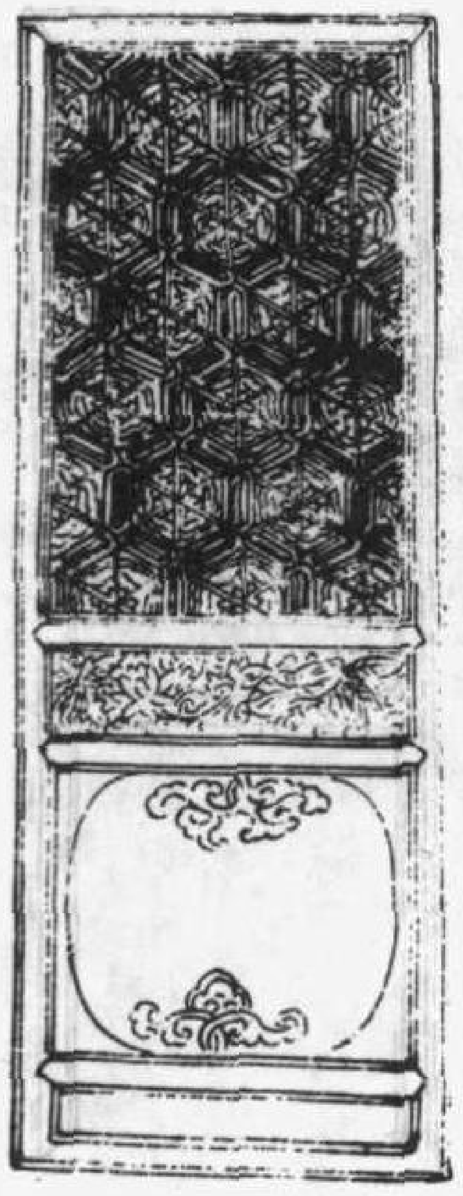
凌花單龜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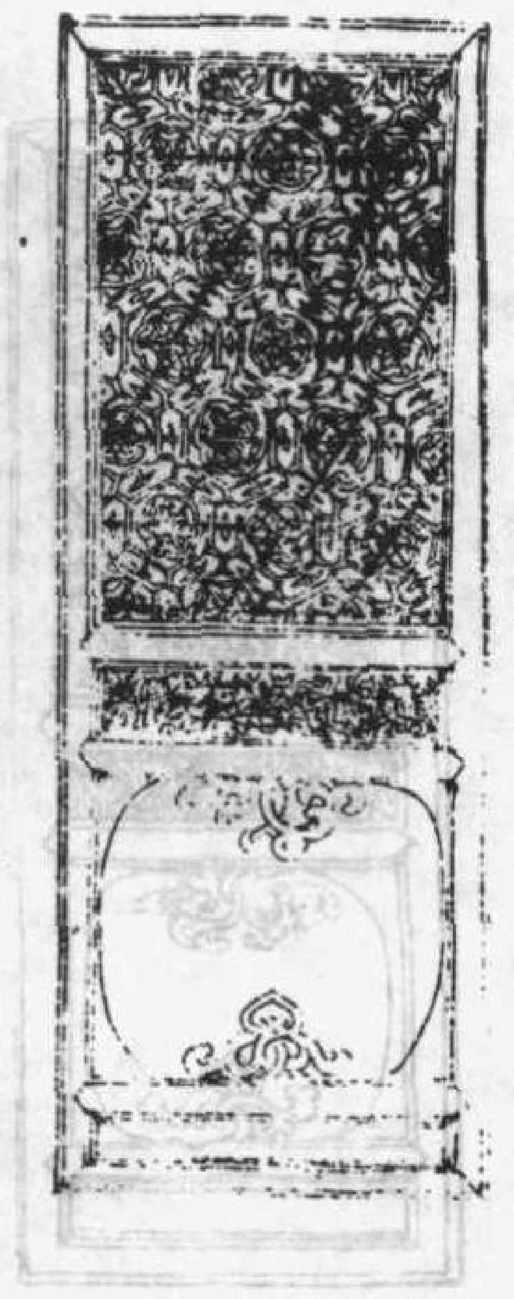
龜背嵌蒺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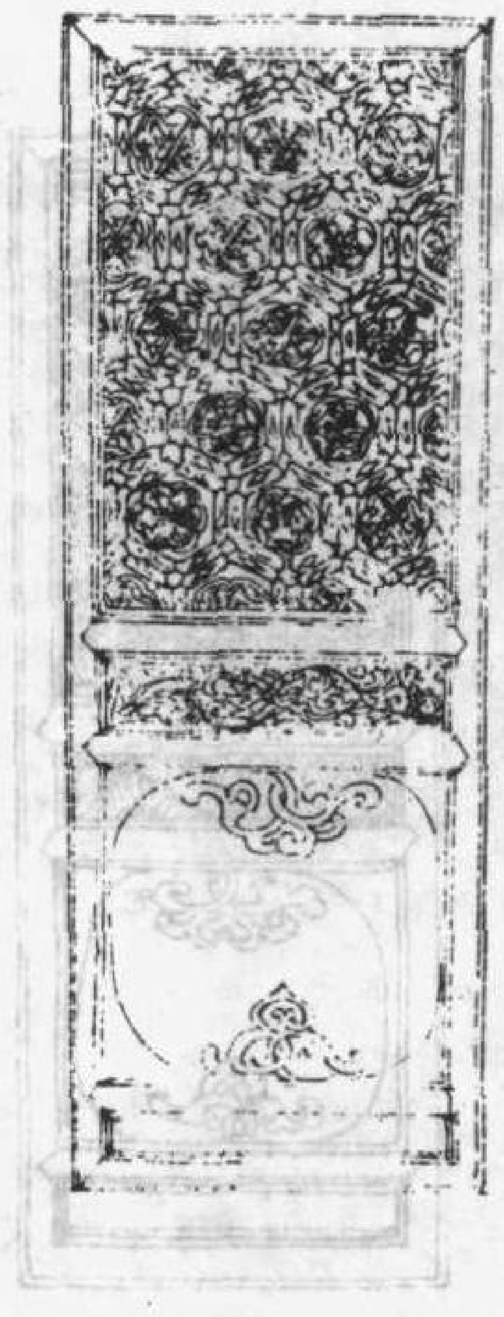
聚六龜嵌芙蓉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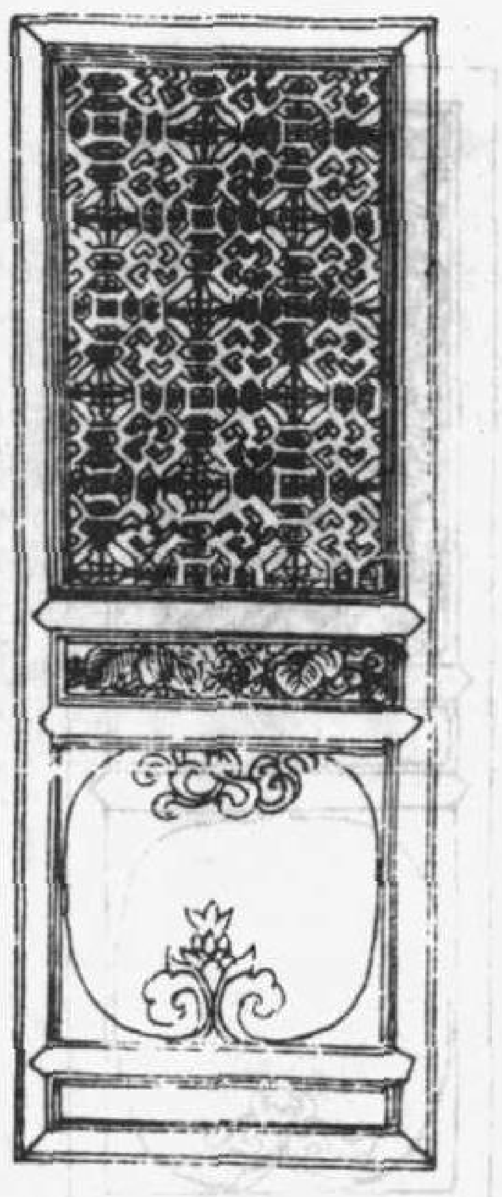
聚六龜嵌圓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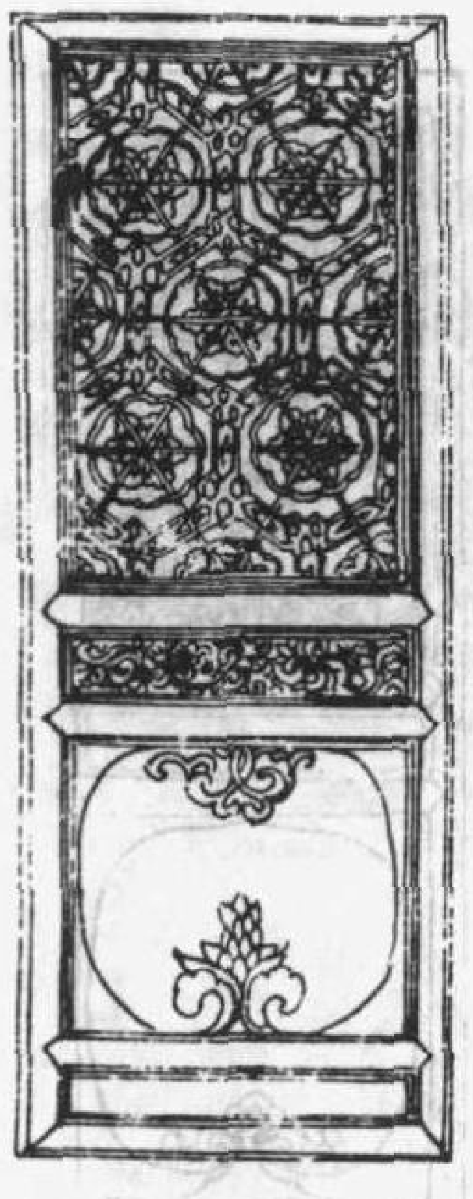
雙龜背嵌圓合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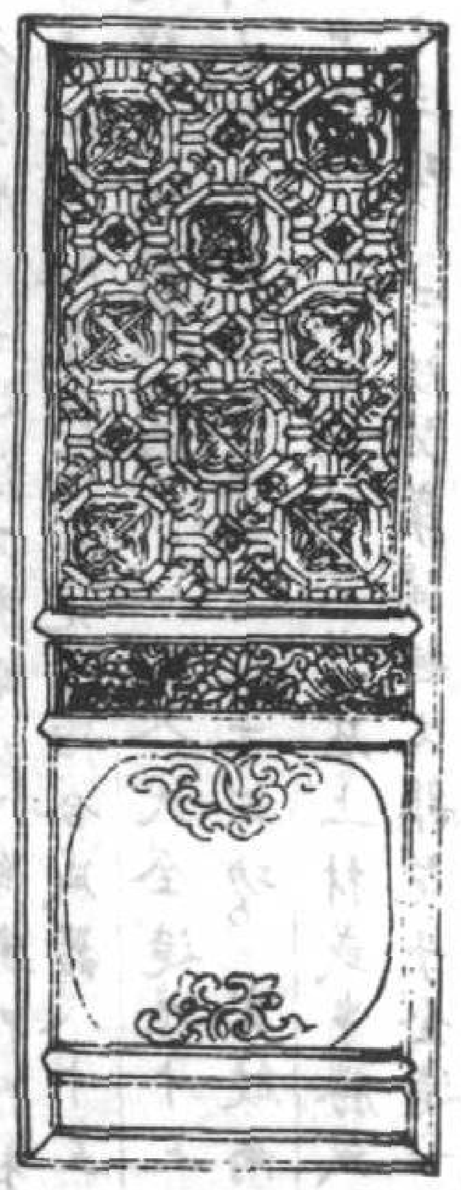
雙龜背萬字底上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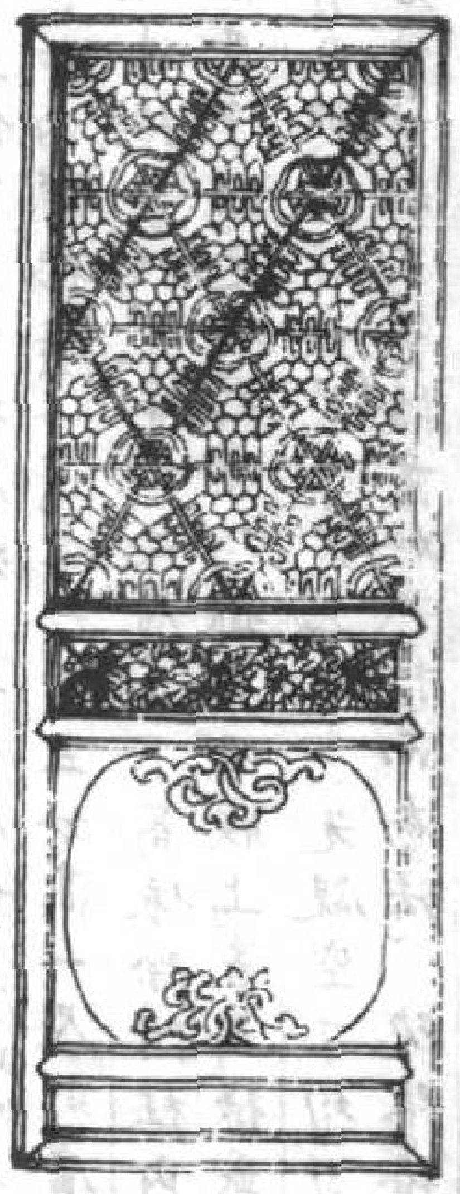
鬪二十四龜底上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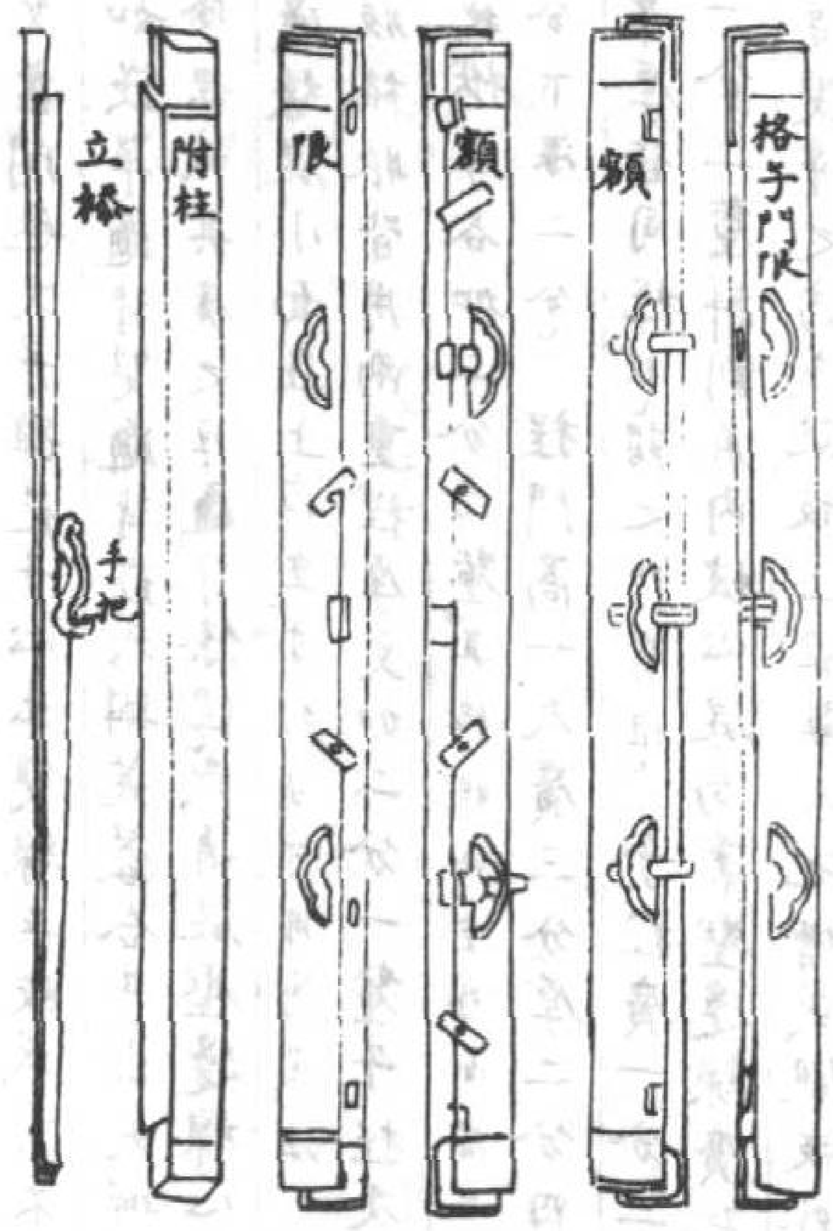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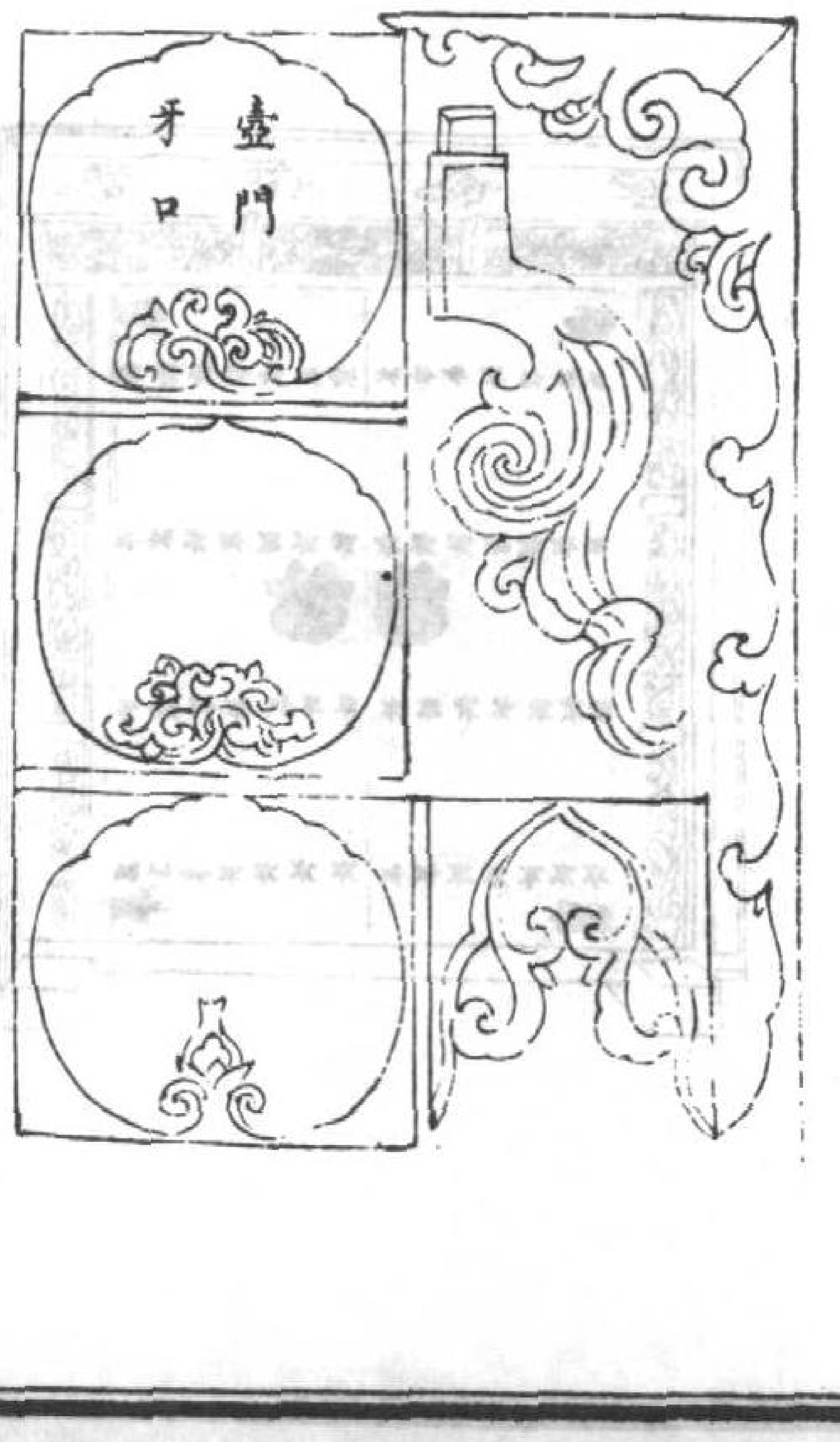
四銀鬭八面底上材



子母三十六底上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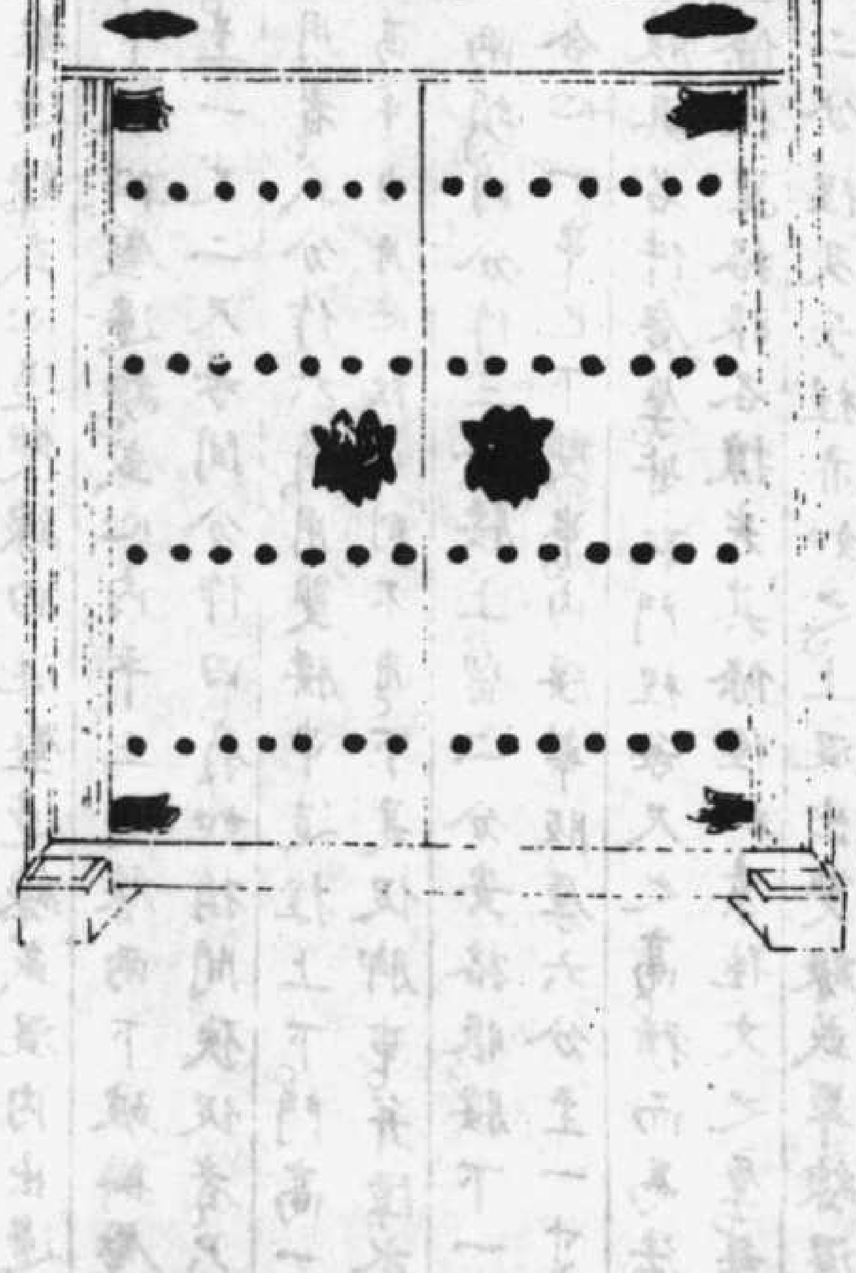


格子門。前門之遺也。與李誡法式內版門軟門大同而小異。上多刻鏤牙口華版壼門。蓋神佛堂殿。富貴之家廳館亦用之。 秦晉亦云。隔截其格子爲門。所以隔內外也。非實硬版所爲。故云軟門。 用材 造格子門之制有數等。混。或素通混壓邊線。或心通雙線四混壓邊線。或混內出邊線壓邊線。或心內素平兩下破瓣壓邊線。或心內平三通線兩下破瓣壓邊線。各攛尖。其門高六尺。至一丈二尺。每間分作四扇。如梢間狹促者。只分作二扇。或據額桚栿下用者。或分作六扇。用雙腰串造。桯上下。門高一尺心串下空廣五分。（如門高。串內用心柱。小則不用。）下是促脚串。并障水版每扇各隨其長。除桯及兩頭。內分作三分。腰上留二分安格眼。腰下一分安障水版。或分作二分合心一串。已下雙串。內腰華版厚六分至一寸。桯四角入池槽。下是障水版。其名件廣厚。皆取門桯每尺之高。積而爲法。四斜毬文格子上攛出條桱重格眼。各攛尖。其條桱加素毬文之厚。每毬文圜徑二寸。更加毬文二分。桯及子桯亦如之。上混出雙線。或單線混內破瓣。或叢口絞。准此加減。 四直方格子門。高一尺。條桱廣一分。厚八釐（或三空一實材。或兩空一實材。或通混不出線壓邊線。或起心線。混內破）瓣壓邊線。各四入尖爲之。小口絞。 兩絞萬字格子。長材夾短材。桯廣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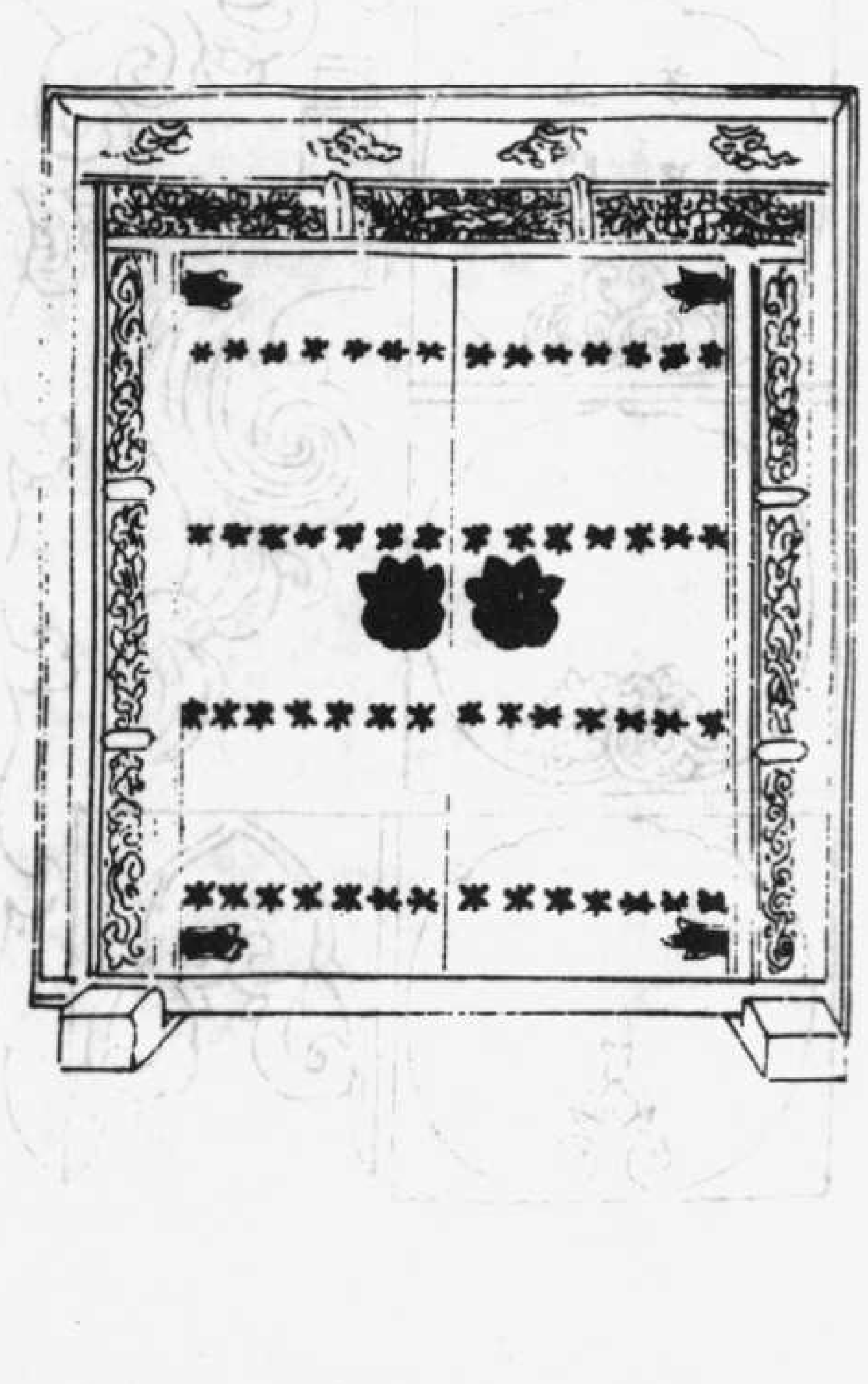
分一釐。厚八釐。或通混。或出心線壓邊線。混內破瓣壓邊線。並四入尖合角。卯口絞一寸。材空九分至八分。　兩絞艾葉底上材聚四龜嵌合子。艾葉條徑廣八釐。厚六釐。龜背條徑廣一分一釐至二釐。厚四釐（隨空加減約度）。　三絞格子艾葉間毬文并雜花子心出雙線平絞或素不嵌龜背條徑加其廣之厚。如嵌單龜背雙龜背嵌六瓣芙蓉合子出尖瓣合子底上材造者。（比艾葉條徑減其廣之厚。）龜背條徑。或通混壓邊線心出單線或雙線內破瓣壓邊線混小面在上（以空寸均勻可用爲定法）　兩明格子門。其腰華障水版格眼皆用兩重桯。厚更加二分一釐。子桯及條徑之厚各減二釐。額頰地栿厚各加二分四釐。（其格眼兩重外面者安定。其內者。上開池槽深五分。下深二分。）　桯門高一尺廣三分。厚二分四釐至六釐。腦串。腰串促脚串厚皆同桯。（桯謂之門扇框。）子桯廣一分二釐至一分四釐。厚一分至一分二釐。斜割角內破心混。向裏壓邊線廣取門桯厚之一半。　腰華版是雙串之內。或就版上雕華入池槽。或襯版外別安華版。各隨四周之廣。華版上壓難子。　障水版。長廣各隨其桯。四周入池槽正面用牙口。或直難子。後使結角羅文楅。（小則更不用）額長隨間之廣。廣八分。厚三分二釐。用雙卯下入柱心內。附柱立頰長同桯之餘。廣五分。厚同額。卯在外。兩頰廣狹。先量攤壁扇數。足加減二分中只取一分爲心卯。地栿長厚同額。廣則同立頰（廣五分至六分）。壁版上若長。（不安格眼。只用障水版同）。其名件並依前法。唯桯厚減一二分。肘如門高一丈。即肘廣二寸。厚一寸四分。長加兩蘂。桡廣二寸。厚一寸五分。高一尺則廣厚各加一分。減一如之。　凡造格子門。先量間之廣。上下高依除附柱內向裏分作四扇或六扇。大桯及子桯之內約量均攤在平版上。畫正樣或毬文或萬字。或艾葉單龜背。或雙龜背嵌艾葉芙蓉合子。先觀空寸均勻。然後取其條徑廣厚。解割名件材料不等。隨意加減積而爲法。　功限。格子門一間。高一丈廣一丈。四扇雙腰串表通混方格眼小口絞額限附柱桯并子桯障水版牙口立桡手把壁版事件等物完備。相合成器。八十五功。解割在外。　兩絞心通雙線內破瓣壓邊線小口四入尖全造。九十七功。　兩絞萬字心出線破瓣長材夾斷材全造一百三十四功。　方絞兩明出雙線破瓣全造。更加小口。六十五功　兩絞艾葉底上材或串勝或聚四龜背嵌合子全。二百四十三功。　三絞艾葉間毬文雜花子全造。一百五十功。　三絞單龜雙龜背華版。三百四十七功

素版門制

梓人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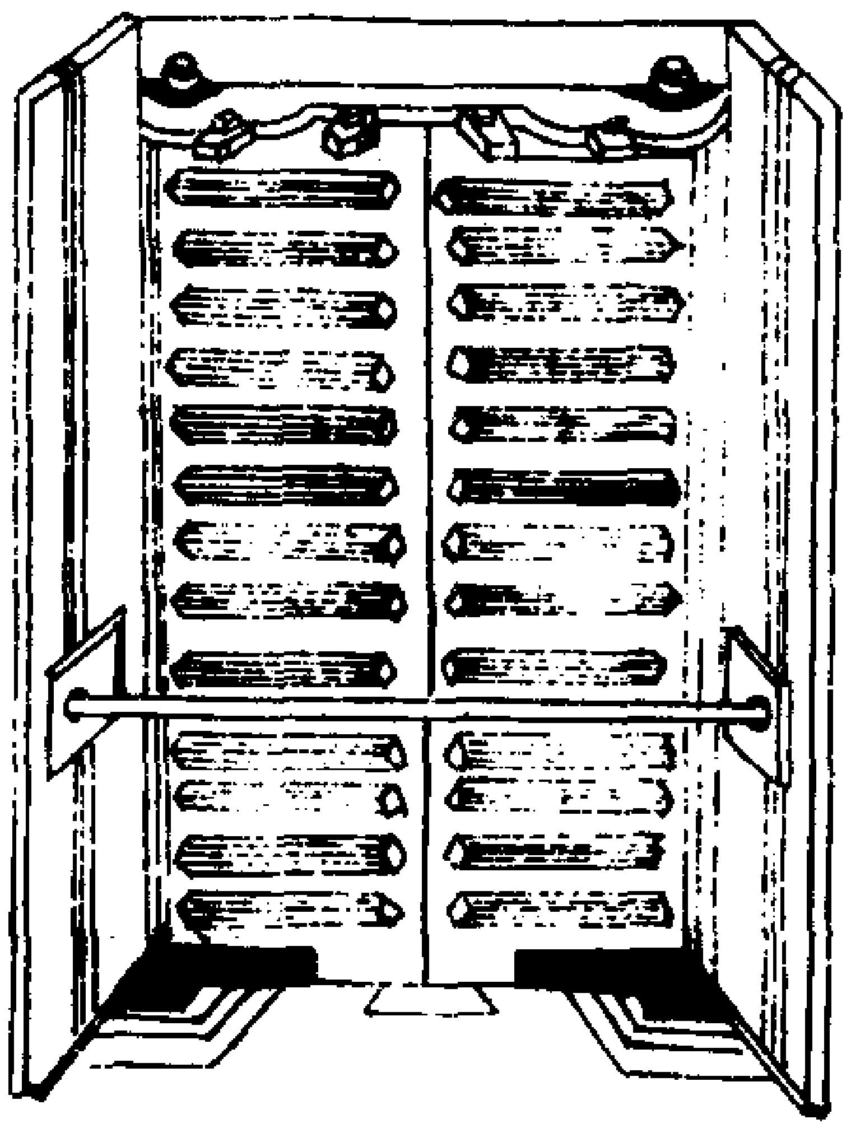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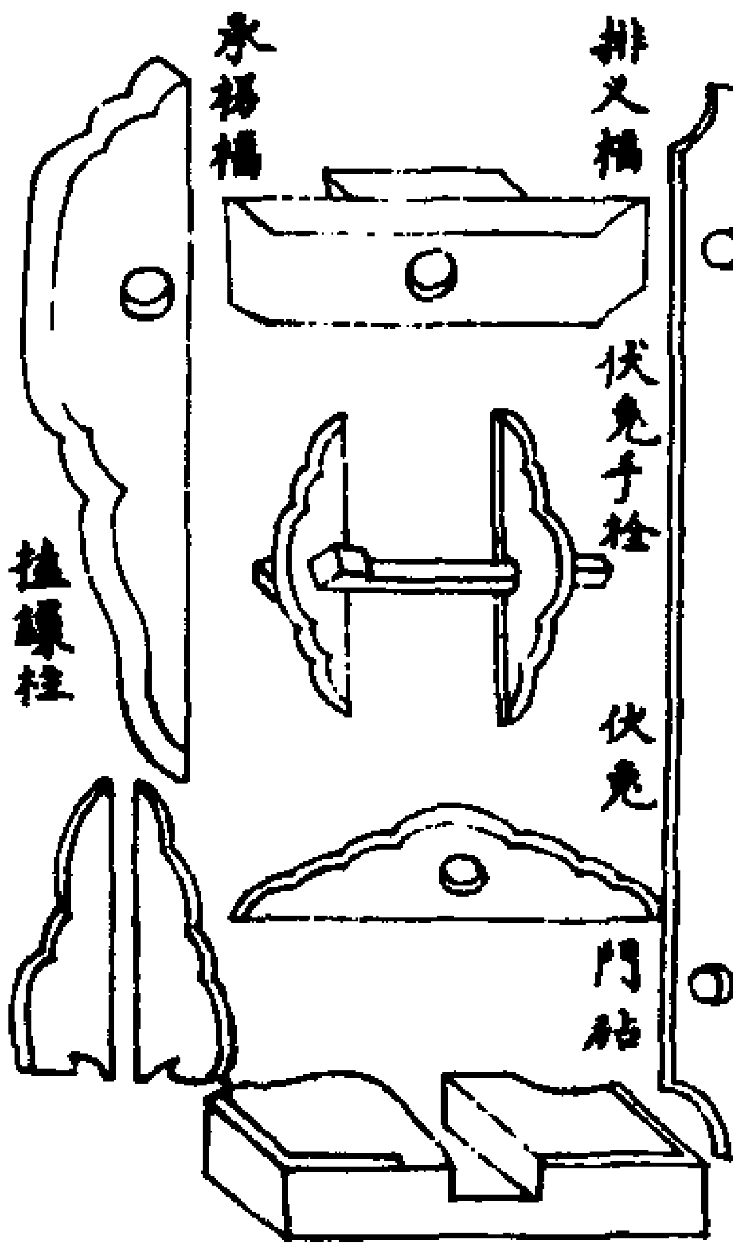
轉道門制



版門制

營造大木法式





梓人遺制用材　造版門之制，高五尺至二丈四尺，廣與高不過方停。謂門高一丈，則每扇之廣不過五尺，如減廣者不過五分之一、謂門扇合廣五尺，如減廣者不過四尺。其名件廣厚皆取門每尺之高，積而爲法。獨扇造者，高不過七尺，低不過五尺。門高一尺，桯廣八分，厚四分、（桯高之門扇）桯。　肘板長視門高一尺，則廣一寸，厚三分。謂門高一丈，則肘版廣一尺，厚三寸。此副肘版長更加兩纂。尺丈不得依此加減。　副肘版廣同上。厚二分六釐。高一丈二尺。已上用副肘版。其餘小門子，隨版廣狹成造。　身口版長同前。廣厚隨副肘版合縫計數，令足一扇之廣，如牙縫造者，每縫廣加五分有餘。　副長隨門扇之廣，每高一尺廣四分，厚三分四釐，爲處加減。三福至一十三福止。　額門高一尺，廣一寸六分，厚四分，長隨門扇兩頰之外。如額長一尺，則頰外引出一寸至一寸二分。　立頰加肘版之長。廣八分，厚同額。廣則減額之一半。　地栿（亦曰門限）長同額，廣厚同頰。若斷切不用長地栿，兩頰之下安短限，下入立扶木之內。　立楅長厚與立頰同，廣則加立頰之廣，門高一尺則廣加立頰一分之廣，割角混向裏。腦楅廣厚與立楅同，長則與門額齊。腦楅立楅減立頰之厚，不得加其立頰。　鷄棲木（又云昔桯）長厚同額，廣六分。如門高一丈以上，纂眼內用鐵釧。（小則不用）門簪高與楅同，式高方廣四分，內栓雞棲木兩楅之內分爲四分。兩壁各留半分。合心安簪二枚。如安四枚者，兩簪合心內再分爲三分。更安簪二枚。　門砧門高一尺，長二寸二分，廣取長之一半，厚八分。地栿木口外各留二分，餘並挑肩破瓣，棱向外砧之廣，限後順合心向裏鑿曰窩。　伏兔廣厚同楅。其手栓廣同楅，厚則減廣之一半。　凡版門制度內高一丈以上，所用關植鏁柱，柱門拐上纂上安鐵鐧子，雞棲木眼內安鐵釧子，下纂安鐵鞠子，內鐵鞾臼用石地栿，門砧鐵鵝臺。（小門子不用）　如斷切立扶卧扶。或用石地栿，雞棲木植其地扶版隨其扶門之廣。如一丈已下，只用伏兔手栓，其無楅門子，隨材用之。如是城門寨門院門，宜加其厚。其餘小門子隨意加減。

功限　獨扇版門一座，額頰限楅伏兔手栓砧完備全。　高五尺，三功二分。　高五尺五寸，三功八分。　高六尺，四功五分。　高六尺五寸，五功　高七尺，六功六分。　解割在外。　雙扇版門額頰限楅雞棲木手栓兩砧并簪完備皆全造者　高五尺，六功三分。　高六尺，七功八分　高七尺，九功二分。　高八尺，一十一功五分。　高九尺，一十六功　高一丈，一十九功三分。　高一丈一尺，二十三功。　高一丈二十九功八分。　高一丈三尺，三十五功。　高一丈四尺，四十一功。

高一丈五尺五十二功。高一丈六尺五十八功。高一丈七尺六十五功。高一丈八尺七十二功。高一丈九尺八十二功。高二丈九十二功。高二丈一尺一百二十功。高二丈二尺一百四十功。高二丈三尺一百五十功。高二丈四尺一百六十功。如是轉道破混㨾尖夾額華版細造更加素版門倍功。

周五門

周禮註王有五門皐雉庫應路路門一曰畢門　皐門詩大雅緜篇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註王之郭門曰皐門一云諸侯宮外門曰皐門明堂位註皐之言高也陳氏曰皐者始事之辭周官有皐舞五門始於此故曰皐陳詳道禮書左傳曰魯人之皐杜氏曰皐緩也皐鼓皐舞皆以皐爲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皐宜矣毛氏以皐門爲郭門非也　雉門周禮秋官朝士主五門雉門爲中門閽人幾其出入　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註中門於外內爲中也若今宮閣門鄭司農曰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曰中門於外內爲中者言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也書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則天子五門雉門亦爲中門有兩觀耳冬官匠人蹕門阿之制五雉謂高五丈禮記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正義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公羊傳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何休註雉門兩觀皆天子之制門爲其主觀爲其飾故微也陳祥道禮書春秋書新作雉門及兩觀公羊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蓋城雉之制在是也何休曰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然天子外闕於經無見魏鶴山渠陽雜抄周禮達窮民鄭氏曰五門雉門爲中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　庫門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獻命庫門之外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註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註庫門外雉門內之左右陳祥道禮書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爲文府西奎爲武庫漢書於府言財物之府於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應門詩大雅緜篇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註王之正門曰應門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註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

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禮冬官正門謂之應門二徹之內八尺參箇二丈四尺考工記匠人註以其應門內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主朝處君臣正治之所故謂此門爲應門禮記明堂位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註正門謂之應門二伯帥諸侯而入牧居外而糾察之正義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爾雅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應當也當朝正門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禮記玉藻朝辨色始入註群臣也入入應門也辨正也陳祥道禮書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蓋明堂之南門猶路門故南門之外門亦謂之應門周書作雒篇應門庫臺元閫　嘗麥篇王陟陛在東序乃北向繇書于內楹之門東漢書明帝永平八年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註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註曰應門聽政之處言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之儀以刺時中門守禁奇服不入嚴內治也應門擊柝鼓人上堂正燕處也文選張景陽七命應門八襲旋臺九重　路門又曰虎門周禮天官閽人蹕路門一曰畢門註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爲名言畢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爲終畢　又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註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箇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春官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註門謂路寢門　夏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註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　又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在路門之左　秋官朝士註在路門之內者或謂之燕朝　地官師氏掌以媺詔王居虎門之左司王朝註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疏言師氏之官既知三德三行故居路門之左畫虎之處司察王朝若有善事可行者則前告王所改爲之　又司士所掌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疏云司王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師氏守中門外保氏守王闈門　冬官匠人闈門容小扃參箇其廣凡六尺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註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　聘禮擯者擊于寢門外註寢門外朝也　明堂位疏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玉海書顧命逆子釗于南門之外註路寢門外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註路寢門一名畢門又畢門或謂之虎門或謂

之路門。路門指路鼓而言，虎門指虎賁而言也。陳祥道禮書：路，大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路鼓皆曰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於虎門，鄭子良代虎門，蓋末世諸侯之門亦僭其名耳。左傳昭十年，陳鮑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杜：寢門畫虎，故曰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陳祥道禮書：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司士：王族儀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王宮門阿之制五雉。詩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王之郭門曰皋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記曰：君復於庫門、四郊。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庫門，宮外門。君有喪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觀，闕也。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明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月令：季春，餧禽之藥，毋出九門。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　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郊、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皋、庫、雉、應、路也。諸侯外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天子之禮追大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皋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illegible][illegible]王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皋、庫、應、路者矣。特卜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蓋雉門。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詩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

名豈一端而已哉。皋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嘉石、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有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絰不入庫門。衛莊公繹於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又曰：君有喪，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以周公之故，但不可以稱皋門、應門，特為皋、應之制而已，況非魯者乎？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矢、鈞金于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又菜蕤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造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皋門、庫門者，然縣治於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閽人，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詞學題苑：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禁。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先謂雉門三門也。春秋傳曰：雉門災及兩觀。太宰之職，王眡治朝則贊聽治，註：在路門外，群臣治事之朝。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儀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王入內朝，皆退。註：入路門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大僕：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建路鼓于大寢之門，而掌其政。註：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政，鼓節與早晏。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註：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即後鄭所謂在庫門之外者也。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註：鄭司農云：王有五門，一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玄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

皐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制二兼四則魯無皐門應門矣 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皐門之內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有外朝周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 禮記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注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詩曰廼立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朝士疏後鄭云雉門為中門更欲破先鄭外朝在路門外之說雉門既為中門閽人幾出入者窮民蓋不得入也若外朝在路門之外中門內外朝有肺石達窮民中門既有閽人幾則何得度中門入路門乎以此知外朝在庫門外皐門內也舉漢法者況其義耳天子外朝一者即朝士所掌是也內朝二者司士所掌正朝大僕所掌路寢朝是也 地官槀人掌外內朝冗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所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是外朝之存者 疏天子三朝路寢庭朝是圖宗人嘉事之朝大僕掌之又有路門外朝是常朝之處司士掌之又有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朝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據之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鄭引司徒府蓋以漢法說之 賈公彥疏雉門為中

門雉門外有皐庫內有應路於外內為中路門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以大為名言皐門者從外而入路門為於畢康成謂雉門為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為二門必知雉門為中門者凡諸侯三門曰雉應路詩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則庫門向外皐門矣雉門天子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矣既言庫門向外兼皐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雉門有兩觀玉海大馭行以肆夏趨以采薺注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司士正朝儀之位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匠人廟門容大扃七箇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參箇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箇大寢門丈六尺五寸應門二徹參箇正門二丈四尺疏廟中之門曰闈門即雜記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路門以近路寢特小為之應門內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至朝處君臣正治之所故謂之應門鄭云謂朝門也

詩緜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毛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言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正義言大王本作郭門正門耳文王之興以為皐門應門致者由小致大之辭文王因其制度增而長之以為天子之制郭門者宮之外門正門朝門謂之應門皆宮門也書以應門為兩門爾雅曰正門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故以皐應為五門之名 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皐應衛亦有庫門或以褒康叔之謂應門為朝門寢門一曰路門以朝位在應門內路寢在路門內故名之檀弓魯有庫門 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以明堂位考之庫雉制如皐應成王特褒之使制二兼四餘諸侯不然襄十七年傳宋有皐門諸侯法有皐應大王自為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也以諸侯門不名皐應與郭制禮記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及莫亦如之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大寢路寢也門外則內朝之也天子諸侯朝位義天子路寢門有五其最外者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外則路寢也皐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左右各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之內有宗廟社稷雉門之內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之室九卿治事之所 方氏曰天子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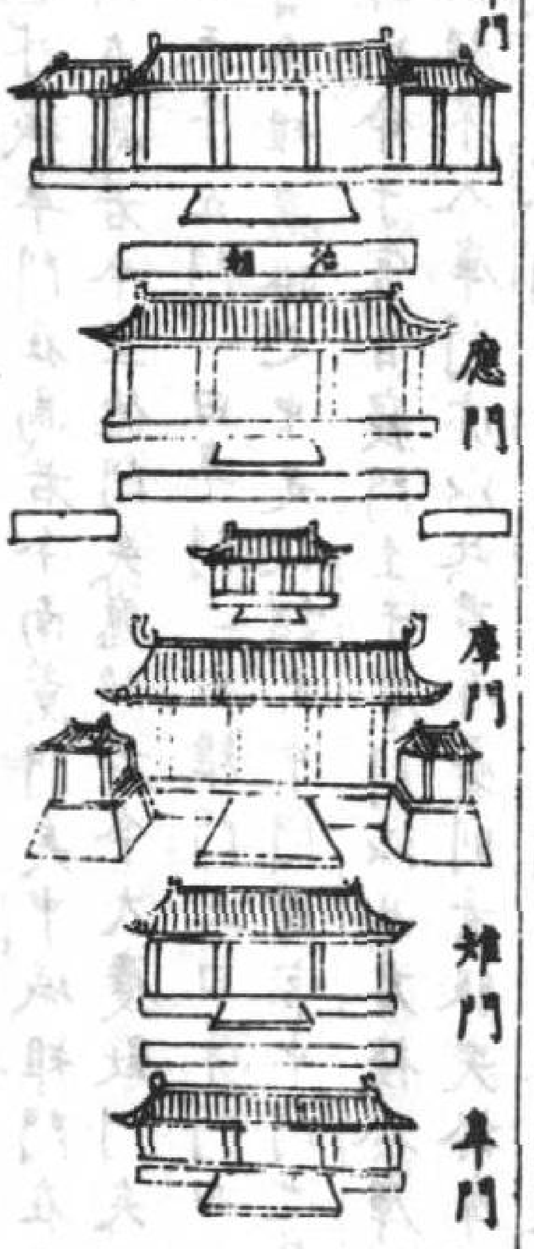
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門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禁於此四曰庫門器械藏於此五曰皐門皐緩也近則遠遠則緩皐門為五門之遠者 朱氏曰雉門之外垂治象所以待民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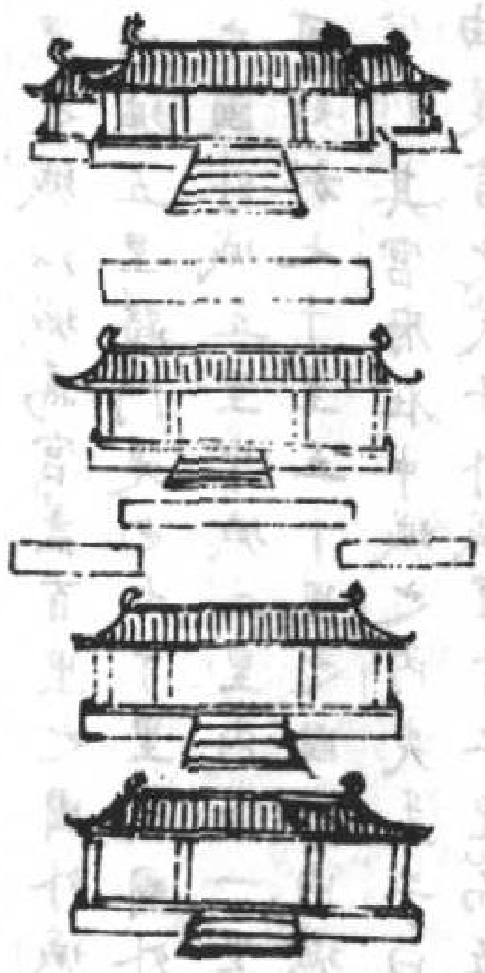
唐志顏師古曰周書叙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宋劉原父集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皐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皐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耶詩曰廼立皐門皐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通天子之禮者也無適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皐門或謂之虎門或謂之路門路門者建路鼓於此門之外大僕司之猶路鼓而言鼓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當是時呂伋為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實一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適皐門應門畢

門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皋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于兩社爲公室輔者也。禮說以謂廟于庫門之內誠然者。仲尼助祭于廟。事畢出遊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內。庫門在外。當言入遊。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遊。乃得主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繹當於廟。即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疏故戒之外朝。百姓親。故戒之太廟。此亦魯事也。魯之有庫門審也。天子無庫門也。何謂畢門。畢者趕也。王出至於此則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則四海之內莫不欲應也。何謂皋門。皋音也。王居外朝則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門雉門路門諸侯不敢戚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謂之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問子之所云宮室門戶之間道歟。曰然。圖正宮室門戶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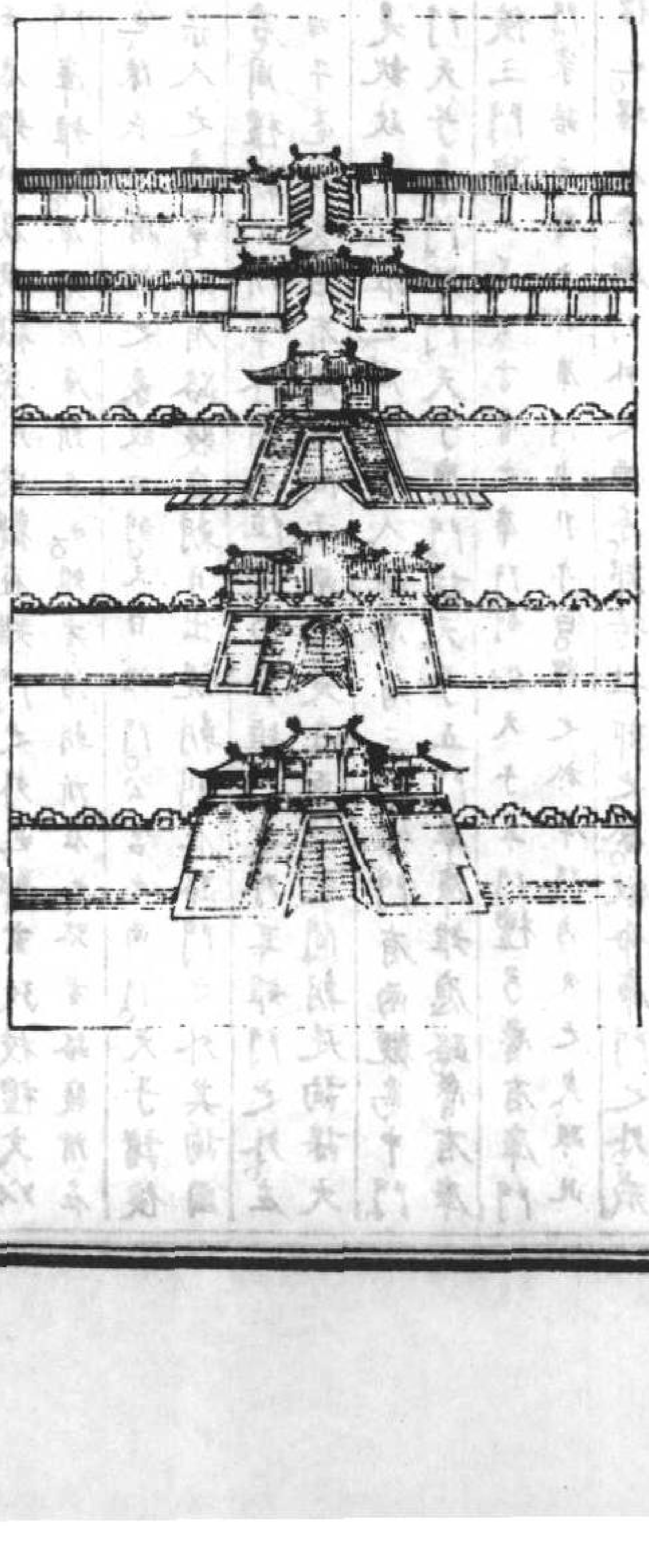
陳祥道禮書見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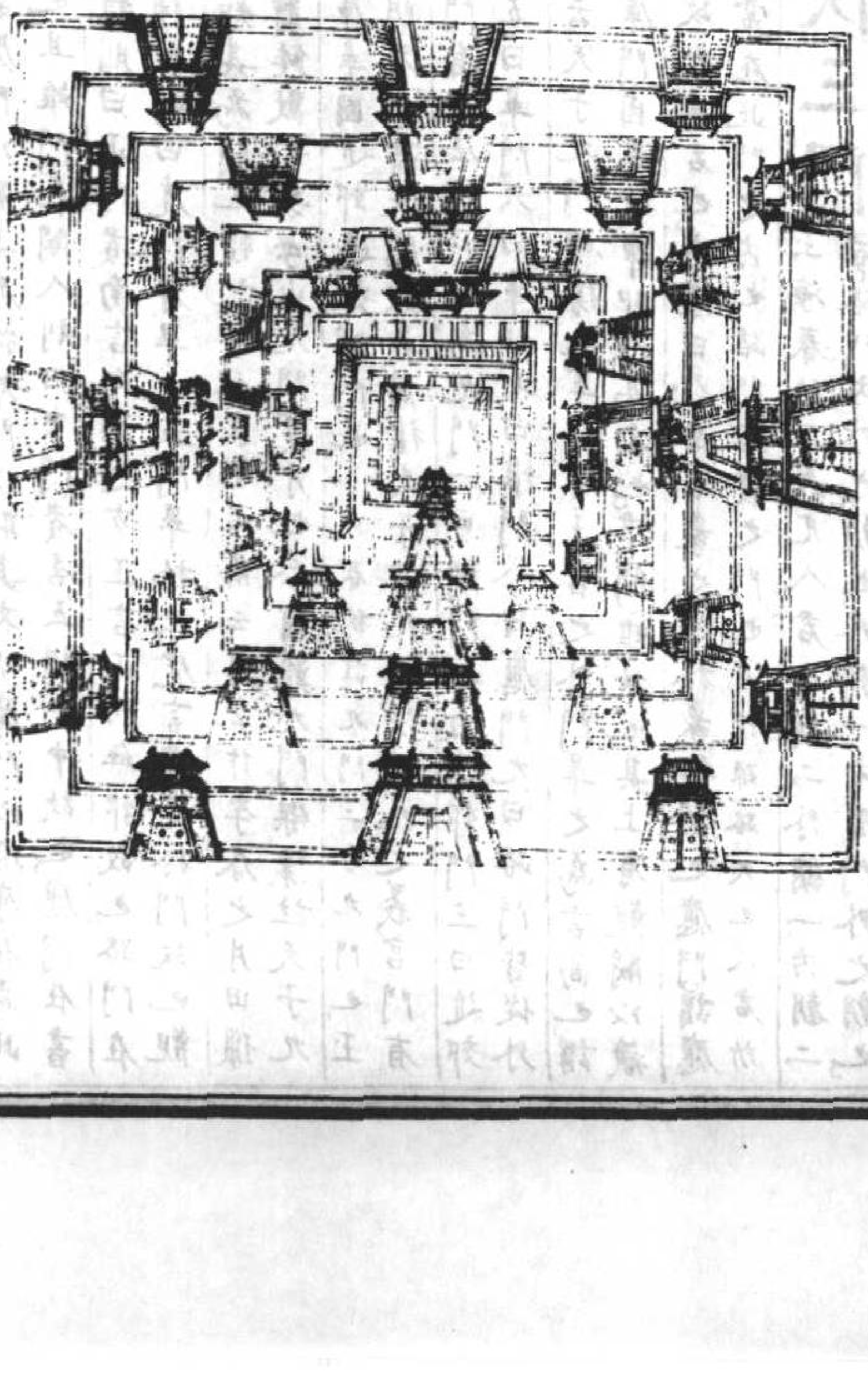


陸氏禮象

天子門



王城諸門



多士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於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王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由是言之天子外城宜十二里而匠人爲國爲城九里者蓋中城也外城皐門在焉若今南薰門矣中城雉門在焉若今朱雀門矣內城庫門在焉若今宣德門矣應門若今大慶殿門矣路門若今垂拱殿門矣　又天子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庫門適當皐雉應路之中是故謂之中門周官中門之禁蓋在是矣禮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以此君後於庫門亦以此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亦以此君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亦以此鄭氏謂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庫雉非是蓋諸侯之宮外門曰雉門朝門曰庫門內有路門天子加以皐應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此以言魯王禮故制庫門以皐門之制制雉門以應門之制則諸侯之門本無皐應矣先儒或引詩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以爲大王初非王國而門曰乃立皐應則諸侯無庫雉矣亦非是蓋此詩言皐門應門則猶言社云冢土也冢土大社也天子爲民立社曰大社大王實非天子而門以皐應言之社又曰冢土者蓋美大王積仁累行肇興王業作郛門以致皐門作正門以致應門其社遂爲大社也所謂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者此也說者申鄭氏說又謂宋有皐門之晳則諸侯宜有皐門按衛有庫門而魯以周公之故然後門故皐應則諸侯無皐應而有雉庫路明矣若宋來自二王後用王者禮何可以證諸侯之制也

九門

周禮天子有九門路應雉庫皐國近郊遠郊關　周禮圖說按諸說云天子門九極陽之數也自關以至國是爲外門外門有四於天子爲遠故也自皐以至路是爲內門內門有五於天子爲近故也遠則防閑宜少稍近則防閑宜加嚴故其門數如此且外門之名指其所也內門之名關其義也關門則種地之門司關所掌者是也國門則王城之門司門所掌者是也郊地百里近郊五十里故有近郊門遠郊五十里故有遠郊門此外門四之說也皐門以擬爲義

路門以大爲義應門以取其應物雉門以取其文明庫門以府庫在焉此內五門之說也且雉門在閽人則曰中門者居五門之中故也應門在書則曰南門爾雅則曰正門者南言向南之方正言正而無邪故也路門在書則曰畢門師氏則曰虎門者畢言五門畢於此虎言畫虎於門故也觀命名之意可知其爲門也　禮記月令（蔡邕王肅云周公作）季春之月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是月也命國難九門磔攘註天子九門者路應雉庫皐國近郊遠郊關門也（呂氏春秋註九門三方九門也）玉海三禮義宗明天子諸侯門數義周禮天子有九門法陽九之義宮門有五法五行外門有四法四時合爲九門一曰關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五曰皐門六曰庫門七曰雉門八曰應門九曰路門皆從外而數故月令云天子九門磔攘也皐門者王宮之外門皐之爲言高也謂其制高顯也庫門因其近庫即以爲名也雉門雉趡也其上有觀闕以藏法故以施布政教爲名也周禮曰乃垂治象之法於象魏闕之也應門謂接諸侯群臣常在此門之內也路門路寢之門也（周禮疏路大也人君所居皆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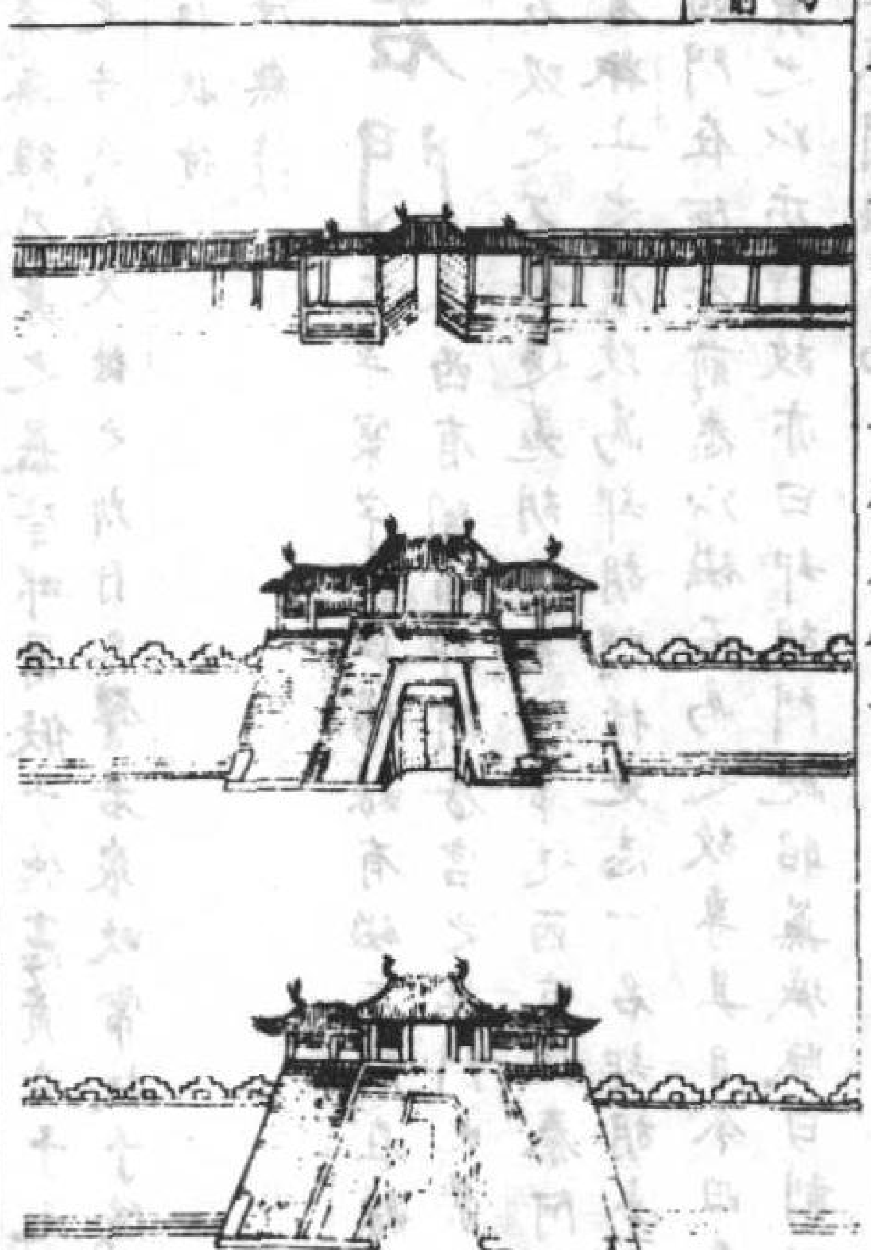
諸侯三門

玉海春秋正義凡人君內朝二外朝一內朝二者路門內外之朝也外朝一者庫門外之朝也若諸侯三門皐應路外朝則在應門外魯之三門庫雉路則外朝在雉門外（曲禮正義天子外朝在路門之外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外也鄭玄孜枝禮亦以爲魯制三門庫雉路（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路者路寢所在）也（雉猶治也陳氏曰有雉之象故曰制又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天子諸侯皆三朝圖宗人之嘉事則有路寢庭朝（日出視朝則在路門之外）其詢國危國遷立君周禮朝士所掌外朝之位者乃在雉門之外耳雉門之外左有亳社（哀四年亳社災）右有周社間于兩社是在兩社之間朝廷詢謀大事在此處是執政之所在也周禮閽人蹕魯有三門雉門有兩觀爲中門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註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正義云言魯之庫門制似天子皐門禮弓魯有庫門衛亦有庫門家語云繹之於庫門內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此）論魯之先禮也繹於當廟門外之西序郊特牲郊之祭獻命庫門之外戒百官也禮外傳諸侯因其門之制有三朝諸侯以庫門之內爲外朝路門之內曰內朝也朝夕正朝之位也註雉門外爲中朝也禮宰夫執鐸以令于宮自寢門至于庫門疏謀傳至王雉者必自公門出註公門朝之外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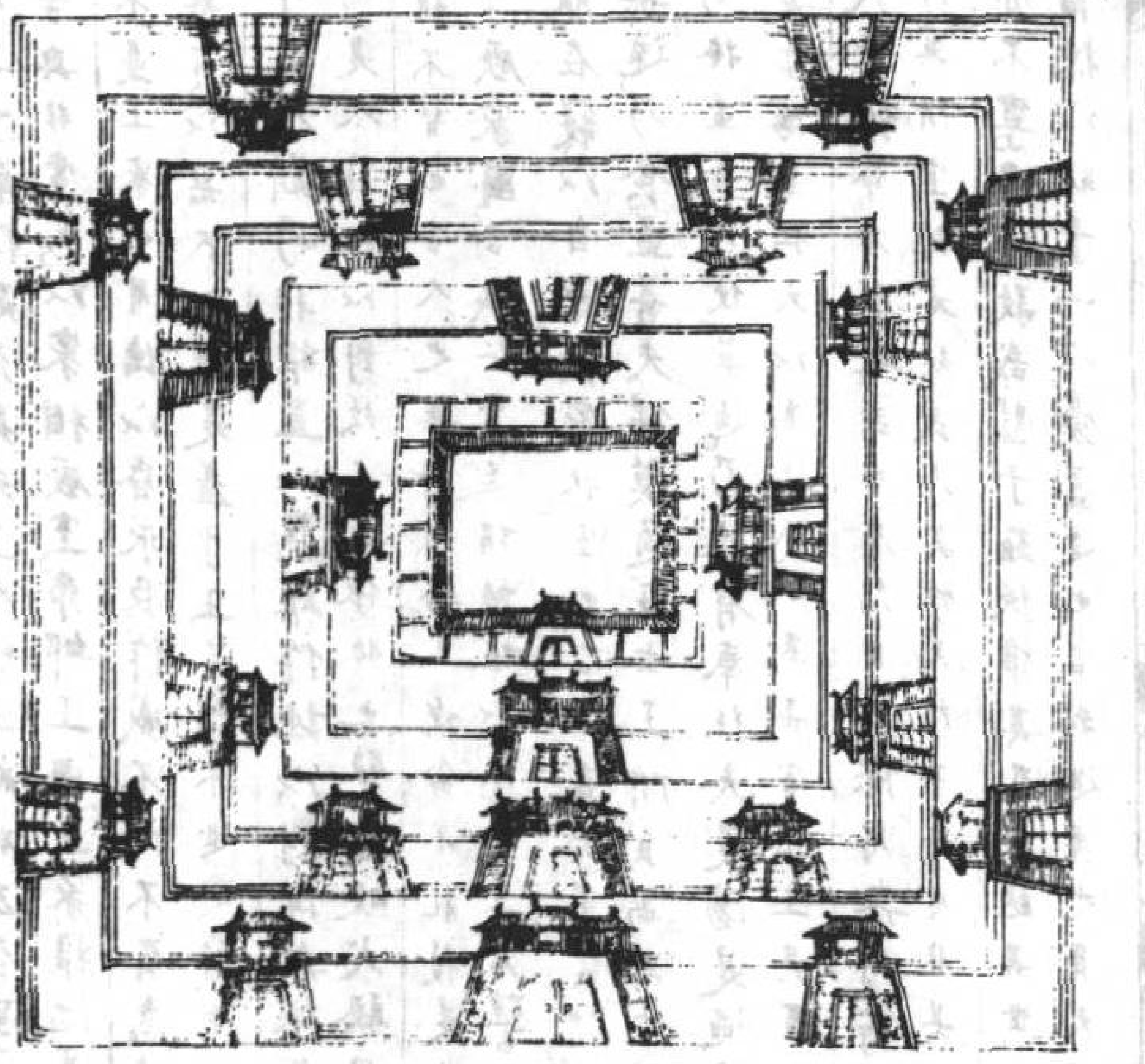
劉敞曰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皐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皐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天子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又曰。何謂畢門。畢者蹕也。王出至於此則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四海之內莫不敬應也。何謂皐門。皐告也。王居外朝。播告萬民謀大事也。

陸氏禮象

諸侯門（說見前）



諸侯城諸門



七門

周禮圖說諸侯之門外門有四。閫門遠郊門近郊門國門也。內門有三。庫門應門路門也。合而數之有七門。諸侯內門上視天子。宜降殺以兩也。玉海三禮義宗諸侯七門。一曰閫門。二曰遠郊門。三曰近郊門。四曰國門。五曰皐門。六曰應門。七曰路門。魯以周公之故。雉門象天子應門之制。庫門象天子皐門之制。案二月四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明魯雖得天子之禮。但立三門而名制象五。不得特立五門以同天子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正義曾失禮。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註。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朝門外矣。曾畢曰。諸侯有皐應路門。天子加庫雉。然春秋魯有庫雉。家語衛有庫門。或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

明堂四門

玉海皇氏曰。明堂有四門。玉藻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之外。註。謂國門。明堂在國之陽。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註。明堂門中。明堂位註。正門謂之應門。正義明堂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家語觀周篇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孔子曰。此周所以盛也。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皇門

玉海周公會群臣于閎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註。路寢左曰皇門。汲冢周書皇門解。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閎門。會群臣。格至也。閎音皇也。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耇老據屏位。建沈人。非不用明刑。耇老之賢人也。又建立沈伏賢人。不用明法。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言下邑所行而我法之。是開告我於善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于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小至于大者。小大邦君也。卹憂。言思治也。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大門宗子。適長。勢臣。顯仕。茂勉。肅敬。訖既也。孚信也。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言旁自羞進其善臣以至于王所也。其有分私子。苟克有常。罔不允通。咸獻言在于王所。私子。庶孽也。常謂常德。言皆信通於義以益王也。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言善人君子皆順是助法王也。王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監視。明此事法。故能承天命王天下也。百姓兆民用罔不茂在王庭。勉在王庭獻言王所也。先用有勸。永有口于上下。上謂天。下謂地也。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戮君也。謂大明衆子也。先人神祇報職用休。俾嗣在厥家。先人及天地報之。王用善昭家。王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咸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神祐之故。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承萬子孫。用末被先王之靈光。

去月。丕大。夲將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王維時及胥學于非夷時有胥相。爲是相學與非常也。以家相厥室弗卹王國王家維德是用言勢人以大夫私家。不憂王家之用德。以昏求臣作威不祥不屑惠聽無辜之亂辭善也。不察無辜以惡民也。辭是羞于王言嚾不進之辭于王。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誣以對故王無依助也。譬若畋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騎謂不習也。言人之無得猶騎犬逐禽不能獲是人斯乃讒賊媢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言賊仁賢忌娟嫉妬以不利其君。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自露厥家狀室也。言自露於家。言謂其好喻昏臣也。媚夫有邇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士王所。食爲野言。媢夫見近利而無遠慮利爲掩蓋善夫使莫通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是以爲上是授司事于正長。言陽舉狂夫以爲上入口爲長官正主其事也。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命者散也。率皆廣怨目也。保用無用壽亡以嗣天用弗保。媚夫之用無所宜從是故民夫其性天所不愛用非其人故也。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哉。監于茲朕維其及。殄絕其世也。及其人也。朕藎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憂。藎進也。言我進用之臣夫明明之德助我憂天下者。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假借。資用也。借我法用德之者。我大德之所行也。譬若眾畋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如眾令畋獵相扶持也。濟渡也。汝無作。

秦磁石門

太平寰宇記咸陽縣有磁石門在縣東南一十五里。東西有閣道即阿房宮之北門也。累磁石爲之著鐵甲入者磁石吸之不得過。羌胡以爲神。常述西京記秦阿房宮以磁石爲門。懷刃入者輒止之。漢改爲卻胡門。括地志一名卻胡臺長安志水經註曰。磁石門西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故專其目令四夷朝者有隱甲懷入門而脅之以示神。故亦曰卻胡門。鮑照蕪城賦曰制磁石以禦衝是也。潘岳西征賦門磁石而梁木蘭爲構阿房之屈奇。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五百十九　九真

門

兩漢端門

晉書天文志。太微三光之庭。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傍一星將位。註端門。太微正南。漢書襄楷上疏曰。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註云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執猶依也。又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切謂逼近也。　百官志。桓帝元嘉二年大將軍冀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　禮儀志。冬夏至太史令八能士坐于端門左塾左雄傳孝廉先詣公府副之端門練其虛實爲獻傳書請對策於北宮端門。　又洛陽宮有南端門東漢會要南端門。闕門也。南方正門。東京賦。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是也。雍錄備對凡宮中之正門皆可名端門。文帝初入未央宮有謁者持戟端門師古曰。殿之正門也。西京賦。立金人於端闈。註端闈正門也。黃圖曰。秦營宮室。端門四達。昌邑王傳。眾舞端門。師古曰。正門也。則是殿之四面凡其正出之門皆可名爲端門也。玉海周禮大僕大寢門外註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洛陽宮舍記洛陽有端門。薛綜曰端門南方正門。

掖門

晉書天文志。太微南四星執法中端門左右掖門。漢書呂后紀。劉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註非正門而在兩旁若人之臂掖。應劭云。在司馬門之旁掖也。　百官志北宮朱雀司馬主南掖門員吏四人。衛士百二十四人　又楊惲傳高昌侯車奔入北掖門　又成帝紀建始三年七月虒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曰。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北面西頭第一門。兩漢博聞服虔曰。掖門者正門之旁小門也。雍錄備對御覽曰出禁省爲殿門外出大道爲掖門。則不特夾立正門之旁乃爲掖門。雖殿門外他出之門皆可名爲掖門也。漢薛宣傳宣子況令楊明遮斫申咸於宮門外。廷尉直議曰。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與凡鬭無異。此則殿外有門可出通衢者。皆名掖門之證也。洛陽志洛陽有南掖北掖東掖西掖左掖右掖。虎賁掖門。漢宮記上西門一水自千秋門南流逕神虎門下。東對雲龍門。又南逕通門掖門。

司馬門

史記註。裴駰曰。凡言司馬門者。在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謂宮之外門

為司馬門也。索隱曰。按天子門有兵闌曰司馬門。并陽記司馬門之名起漢世。按列女傳趙群春諸齊司馬門。史記又云司馬欣請事咸留司門三日。是則名起戰國。非獨漢也。吳越春秋句踐歸國傳范蠡曰。天之卒號以著其實名東武。起游臺其上。東南為司馬門。立增樓（增與層同）冠其山巔。以為靈臺。至秦亦有之。賈誼新書天子宮門曰司馬門。雍錄備對宮門四面皆有司馬門。有入司馬門則為禁也。西漢書百官表。有公車司馬令丞。屬衛尉。註師古曰。漢官儀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書及闕下凡徵召皆總領之。令秩六百石。（將質才。遣章奏張釋之衛林等事見宮制。）紀。高帝七年二月。蕭何建未央宮。立東闕北闕。註未央宮雖南面。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門在焉。（是則宮正義其出入。鄭司農註。若今時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漢宮殿門。每門皆使司馬一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　東方朔傳。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引內董偃。朔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改之。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刁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誅管蔡而周室安。上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後更名東交門。　張釋之傳。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成帝紀。永始元年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如淳曰。陵中有司馬殿門。如土將則也。臣瓚曰。天子之藏。壙中無司馬殿門也。此謂陵上寢殿及司馬門也。時皆未作之。故曰尚未加功。師古曰。中陵。陵中正寢也。司馬殿門內。瓚說是也。）　又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襃衣絳衣小冠。帶劍入北司馬門殿東門。（師古曰。入北司馬門又入殿之東門也。）　成帝永始四年。未央宮東司馬門災。　漢書王莽傳。莽改公車司馬門曰王路四門。　郭祚作祚遷尚書右僕射。故事令僕中丞騶唱而入宮門。至於馬道。及祚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言於世宗。帝納之。詔御在太極。騶唱至公車門。御在朝堂。唱至司馬門。騶唱不入宮。自此始也。　漢宮殿名。洛陽有司馬門。　東漢書宗室傳。趙惠王乾居父喪。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註諸侯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　揚雄校獵賦。虎路

三嵕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註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門在內也。

公車門

三輔黃圖。未央長樂甘泉宮四面皆有公車。公車主受章疏之所。後漢書註。（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史記。東方朔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　西漢書杜延年傳。田千秋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法。　朱買臣詣闕上書。久之不報。待詔公車。（又東郭先生待詔公車。）　雋不疑。暴勝之薦詣公車。拜青州刺史。後為京兆尹。始元五年。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不疑叱從吏收縛。註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者。　丙吉為丞相。馭吏嘗出。見驛吏持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馭吏至公車刺取。　劉向云。章交公車。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　永始二年。舉淳樸行義詣公車。　谷永建始三年。舉直言對策待詔公車。　哀帝詔舉明兵法有大慮各一人。將軍二人詣公車。　孔光元壽元年正月召詣公車。問日食事。　又元始元年日食。舉玄詣公車對策。拜議郎。　平帝元始二年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公孫弘子度為山陽太守。詔召鉅野令史成詣公車。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詔召公孫弘子孫為後者詣公車。　師丹召詣公車。　西域傳。武帝詔曰。公車方士以為吉。　五行志。有公車大誰卒。註。主門非常之人。因以名官。有大誰長。（石顯譖張猛。令自殺公車。）　東漢書。光武建武七年四月壬午。舉賢良方正遣詣公車。　章帝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舉直言極諫遣詣公車。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丙寅。舉賢良直言遣詣公車。　靈帝中平元年三月壬子。詔舉列將子及吏民有明戰陣之畧者詣公車。　列傳。趙憙。光武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魯恭舉直言待詔公車。拜中牟令。　尹敏建武二年。待詔公車。拜郎中。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永平五年。坐法。吏民上書守闕。是時顯宗方按梁松事。亦多為松訟者。帝詔公車諸為梁氏及會稽太守上書者。勿復受。　樊準上疏曰。宜下明詔。如趙孝承宮者。召詣公車。　承宮。永平中拜博士。淳于恭。肅宗除議郎。崔寔。桓帝初對策為郎。舉淳樸對策。皆詣公車。　楊秉。賜。彪。黃瓊。揚厚。荀爽。左雄。張衡。李克。杜根。皇甫規。郭均。戴封。周舉。橋玄。法郁。侯瑾等。皆公車召。（安帝臨政之初。公車禮聘馬良周燮等。）　鄭玄公車再召。　薛包建光中。种岱桓帝時公車持召。　董扶公車三召。　毛義明帝時。鄭太靈帝時。公車召不就。　王符愛日篇。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遂蠲其制。　丁鴻稟食公車。　寒朗永初二年薦為博士。召詣公車。

郎顗陽嘉二年正月公車召乃詣闕拜章書奏帝復使對尚書條便宜七事 蘇不韋詣公車 吳英建光元年詣公車賜策書召英等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永建四年三月爲英設壇帝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禮 郎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餘見司馬門）

金馬門

西漢書公孫弘傳弘應賢良文學詔時對策者百餘人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註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爲金馬門 東方朔傳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 霍光傳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 藝文志有待詔金馬聊蒼三篇註趙人武帝時師古曰嚴助傳作聊蒼而此志作聊未知孰是 三輔黃圖金馬門宦者署在未央宮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象立於署門因以爲名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即此 史記滑稽傳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旁有銅馬故謂之金馬門 又東方朔行殿中郎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 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文選兩都賦序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註金馬門宦者署漢時有賢良並待詔於此 又金閨諸彥蘭臺群英註金閨金馬門也 華嶠書明帝生長安耽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故張平子東京賦曰平樂都場天馬半漢陸機洛陽記金馬門外聚群賢銅駝陌上集少年 高似孫緯略公孫弘徵賢良文學擢對第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 賈捐之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 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皆待詔金馬門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才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襃待詔金馬門元帝時鄭朋上疏言許史子弟章視周堪堪白令待詔金馬門 揚雄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文待詔金馬門 高氏緯略曰待詔金馬門漢盛選也以漢之大而屢此選者僅若此耳殊不輕畀之 李白詩晨趨紫禁中夕待金馬詔 劉禹錫詩藉通金馬門身在銅駝陌 李端詩漢主金門正召才馬卿多病自逍回 鄭谷詩貴爲金馬客雅稱水郎曹 班固西都賦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群狀發篇章校理秘文 又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 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 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 又公孫創業於金馬 玉堂云曰靜魯班門威輕董賢館三場文選元陳植金馬門賦序曰按漢書誌未央

宮四門金馬門其一也漢武帝得大宛馬鑄像立魯班門因改金馬或曰東門京作相馬法所鑄也公孫弘待詔金馬門在建元二年代宛之事乃在元狩之後非由宛馬明矣然屬書武帝好馬安知非得宛馬而使京鑄之耶馬史好奇又安知其不追書之耶予本得大宛馬作金馬門賦其辭曰玉關浩兮凱歌見明濬兮息波宛駒踏月以西入金馬倚空而嵯峨繫武皇之銳志奮拔山而誓河懷汗血於萬里涉滇溟而揮戈偉千毛之神異駭天精之至和躡業騎之精粹範屬異而摹抄於是東門京技獻其奇巧魯般門名易其傳訛此金馬爲待詔之署所以名千載而不磨也歟想夫是門也未央嬋聯轄軨旁午嶪峩摩空璇題刷霧道義蜮之往還儼屬鸞之軒翥聳牙撐拄瓦闔闈之中天洞谺唅呀闕峴峪乎太古思金馬之當前蹇踦躍而若顧磨橦射影於銅鋪鑄鬣浮光於璞戶天關曉闢騖槃水之出圖月殿夜輝與銅仙而共語獸環搖璧響之玲瓏魚鑰振連鐵之絡組爾其馴儀丹陛駐采黃扉匪銜杯之獻舞乃立仗而不嘶天矯九重之龍出昌熒兩觀之輦飛至若虎析嚴宵雞籌報曉朝鉤迎花春旗拂擺亂歸鷁之銀鞍恍瑤池之觴酒羌髻鬟乎殿後之鞭非逈旋乎左驂之轅通楷詰之嚴凝冠天渠之焜耀宜太撞禁蘖之清華爲諸賢之待詔若乃禁扃晴塞列署碧瓦駿戎馭群龍滿朝騁翠華於雙闕遺鸞韻於九霄佩繽紛兮璁瑀珽葳蕤兮蟬貂袖天香之馥郁隨雲駕之颯纚爾乃搢紳俊彥曰從曰倍公孫大庭之對相如詞賦之材主父嚴徐之雄辯以更倩之詼諧或朝奏而暮召或徒步而鼎台朝夕乎論思之獻揄揚乎盛德之培雖望之與更生亦相繼於後來盛展騁乎長途之驥而下視乎伏櫪之駘吁不榮矣哉然而武皇好賢固形於斯弛之恩與泛駕之論而多欲之害不免誇於天馬之歌與衰蹏之鑄雖麒麟天祿盛著於圖書之府而射熊蜀玉乃見於列宇之數不其欲賢之入而閉之門真士之主而塞之路耶刻騕褭之良不尚於天人三策之老而饒指之柔從取於曲學阿世之儒則吾於助也數子其又何尤也昔駿骨之市燕猶有金臺之崇千里之卻文帝惜露臺之費且范蠡之金尚或報功之誠于期之金亦嘆知音之意而世方慕乎漢世待詔之跡榮羨夫漢世金馬之名美也然金碑之選有觀於黃門之牧騄騎之群有得於馬前之與則武皇金馬之署詎可以過非而待詔之選又可以厚誣也哉嗚呼建章霧況未央煙滅露盤荒涼銅駝荆棘石龍鱗甲飛動於劫灰之墊而茂陵石馬感慨於秋風之客於是時也吾意天馬之在人間不爲龍媒之遁深淵則飛入乎天門之空

碧安得起相如之草挾東方之徒而相與訪金馬之遺跡也哉　又郭遐賦云太白之精房宿之英光芒相射妙合而凝方其麗水沉星麟州碎尾霞影初分電光乍掣摩尼網燗不足擬其容丹砂的的不足喻其色若乃海君獻瑞鴻夷效祥不沙而水自瀅不汰而石自揚碎秋菊而有聲眉天柱而無香歸鱗璀璨播袖焜煌匪煉乎鉛汞之仙無藉乎火劑之良爰蓋而筐爰襲而藏泣兔毋於秋郊挽白帝於西方借來賓於九牧離三品於荆揚于時火德方殷炎風乍肅遺黎河之孕瑞溯西極以來獻（此以下賦馬語）使進觀其渥洼異產月窟殊姿虎文隱見龍骨權奇目夾鏡之明臚雙鳧之飛飲河而水有聲涉道而塵不知朝濮乎閶風夕次乎咸池飄若驚鴻矯若游龍一嘶而驕氣肆再振而冀北空星流霆發珠濺汗血肆姿逸態難可備述既無圉駿之工孰駕黎河之骨（批此特巧）於是戒治氏命奚官像天地之爲鑪效陰陽之爲炭方青白之膠炭忽湧躍以自見慘淡經營神奇變幻斯須黃龍出乎九重不嘶而氣如虹不動而耳生風（批其氣彈然絕欲乘去）隨青玉之騘卻拳毛之騧蹴乎若奔跋乎欲前伯樂孰之駭其骨之殊王良遇之怪其神之存此漢人之所謂金馬而立夫來夫之門者也（批一語摘上有千鈞之力）是門也闔則象坤闢則象乾將相於比乎出入政令於此乎布宣蓋所以開天下之邪來天下之賢者也（批此賦待詔嚴寬得體）是宜嚴安上書徐樂陳萊給事乎其間待詔乎其側此時人所以貴金馬之登而慕金馬之客也吾嘗歷長安訪陳迹生禾黍之墟而重為金馬惜也是何江都老仲舒之賢河南擴汲黯之直而待詔是門者嚴徐之輩咸逢塞之功曼倩之倫談神仙之術逆使海上之童不返塞北之血塗地何一人之未悟致萬姓之憔悴想金馬於是時悵不為獬豸之當户關數子而遠去不然當為金銅之仙墮清淺之迍邅向非衆由天牧臏悔自嗟下輪臺之詔為富民之封則是馬也得不如晉宮之銅駝淚落荆棘之阿如唐宮之石馬淒涼絕壁之下又安得逆吾麗水之淵歸吾月氏之野哉（批此以下條古之意悠然於言外有思致有議論精之令人慨然　又批使金馬有知當不恨無知音）方今禮以為門仁以為宅匪金之金而取夫良金之質非馬之馬而取夫良驥之德又況披沙揀金有大冶之精執策臨馬有伯樂之明吾將利吾之金策吾之驥由乎禮門而求見如於擾龍氏也　又馮奘翁賦云采夫嶽嵩石渠崔嵬外有廣署東門洞開鎖雲煙於縹緲真日月而徘徊當關敞文石之玉啟輪響銅環之雷卻長夏而無暑納祥飆而不埃隣方壺於蓬島道閶闔於蕭臺乃有東

門之于伯樂是師慨良馬之不乏懼時人之未知鑄嚴道青山之産做渥洼瑶水之姿或鳧胃而鳳臆或虎脊而龍鬐隱隱蘭筋之脊亭亭竹耳之批勢歷塊以如躍意乘風而欲馳備倜儻之殊狀詣明廷而獻之詔立署門之外賁為索駿之儀此金馬所以得名而待詔者往往於斯也嗟夫燕昭重駿名馬四來漢皇好士蒙主奇才妙相求而相應果孰挽而孰推凡器能之卓拳及抱負之瑋瑰韜鉛藻而釋覊或秉筆而遺策或識量之宏達或見聞之博該或恤民於寬裕或寓諫於詼諧美氣炳長虹之吐當中耿列宿之排濟濟令儀兒睹色之霞蔚洋洋崇論動天顏之霽回置金馬之名署待玉音於九垓所可知者嚴安徐樂之輩方朔公孫之儔後來多士數不能枚逢厄雖而竄背項者蓋莫非人品之龍媒想其待詔斯門也曷言曷否斟酌論思孰可為民生之益孰可為聖聰之裨既經營於井鹿時獻納乎赤墀優游暇日暢叙襟期或據縱步容與自怡倘佯乎厦屋俯仰乎宏規摩挲金鑄撫既權奇鼓銅聲於駿骨擬削鐵於霜蹄且賞且惜載嗟載咨蓋與立杖不鳴者無異徒繫而不食之何為反躬自省余才不羈幸得試天門之步驟非使如鹽坂之低垂金石之心誓堅守於素節犬馬之報期輸忠於盛時試自出入是門之後即有功名建立之基（批自余才不羈以下數句有志不在溫飽之氣節魁之）嗚呼金馬待詔千古奇逢第人心所未慊者公孫曲學而取容欽惟　聖代四海文同奎章炳燿璧府穹窿招延人傑茂植儒宗上金堤而步玉堂者德行稱孔門之騏文章推學海之龍以正學為澤潤生民之本使天下由禮門義路之中踰顥嘉靖嘽嘽時雍則金馬待人之盛又何以蕭今日之高風　又劉夢龍賦云玉關遠域蔥嶺遐陬房宿垂耀靈虬安蔡鍾為神物駕風驅馳紫漢武之御極挺異禀之聖資慕龍駒之絕遠想天驥之權奇馳神思於異域狀奇獸之來歸於是詔巧匠擬良規熔麗水之奇瑤鼓赤煉之英輝範儀容於纖悉像形體於豪釐置班門之要劇若立仗而不嘶惟茲門之攸觀啄金馬而名焉吾想夫金馬之門也守非虎豹立有騊駼鑄鑿光浮於朱户磨礱影射於銅鋪月皎通輝與銅仙而更吊天開浮瑞悅榮水之出圖魚鑰映輝而靜不騁獸環撼響而神若驚暘鳥東升散驟形於棖闑素蟾西隤映騰影於馳穢適雨而疑其揩磨之色因風而想其鏗鏘之聲蓋驅馳乎君表之遺非逆旅乎左驂之捍執究夫陰陽闔闢之機莫覩乎杌杜纓黃之妙是宜掛麒麟之揭揭聯白虎之渠渠而千金之臺壽玉之館有不足以儷美而聯芳欸遇有博通碩士注濟鴻儒主父奏書之懇款相如獻賦

原缺第八葉、第九葉

日天馬去兮走滅沒鑄金馬兮輝奇貴藻飾色兮月方體倡群賢兮鎮高闕見方朔之詼諧欲避世而徘徊焉作賦於千古唯有獨乎賢之謀。人艾雲中騰（三輔黃圖云金馬門者舊署數也東門京以銅鑄大宛名馬像獻于武帝乃立之于魯殿門外遂更名馬官宦者其中廣以公孫弘東方朔主父偃嚴安徐樂等皆常待詔於此日馬賦之以見漢武有事于大宛之意云）其辭曰夫何大宛之神駿兮蹀奧精而爭金非禮檻之可羈兮實班門之所勝方屹立以觀美兮啓多欲之初心想其玉關唆雲金鋪耀日磨牙舉飛孫宇軒豁琳珉綵繳熙塈丹漆越九重之天祿當未央之山九逵桂宮而接昭陽踰建章而近長樂悠瑤墀之內轄儼雄姿之卓犖傳非涇注之產榮河之龍足立立兮踣趹耳批批兮削簡肉駿膈磈而欲動是猶天矯而含風引入骨之蘭筋炯夾鏡之雙瞳殆未數於纖貴又何羨乎青驄太僕睨之而神竦漢武信之而志雄焉不勞於汗血而冠乎十有二閑之中備一日而千里將氣吞於西戎惜乎乃天地四九之數而生成於大冶之工嗟夫廣宮室之弘麗極鎔鑄之英偉非公輸子不足以用其巧非東門京不能以獻其美正所以夸拓境之弘模豈特如立金人之十二至若天祿之與麒麟不過欲畫名而爲虛器然而並石渠之署接承明之廬雖宦官之攸止實公卿之所之俟綸音之渙發將免言而屏倚有若公孫之賢良方朔之詼諧嚴樂之藻思主父之多才宜何事之弗諧又何民之不懷猶土木之迭興事干戈之可哀於是貳師縶武大宛斬愁轄重再興兵行以援拾屠誠之無遺始遣鞍而歸獻騂駼犯之三千亦何償於貴羨適有以張夸大之心貴窮兵之戰顧其貴之有歸尚留心於封禪苟力行以修德若申公之可師日千里其安欠有祖訓之是儀何東門之匹夫乃美明之是述狀伏波之效尤章東都之盛時鄰荊棘兮荒凉撫銅駝兮戲竊吾將弔金馬於關中棄騂騮於帝鄉也筆書足用體題　延賢著作之庭內設枝文之所　賦偶　銅像旁設蘭臺外崇詔仍待於主父業爰創於公孫　外接於蘭臺之境傍聯乎承明之庭　賦偶　張衡賦此外爰設於蘭臺遂史遂之傳亦從於銅馬

魯班門（見上）

止車門（水經註未央宮東有蒼龍闕闕內有）止車門史記武安侯田蚡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安國共載怒曰何爲首鼠兩端洛陽宮名洛陽有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

閶闔門（水經註未央宮東有蒼龍闕闕內有閶闔止車諸門西京賦表嶢闕於閶闔註紫微宮門名曰閶闔宮門立闕爲表洛陽宮名洛陽有閶闔門魏明帝築閶闔諸門蓋因漢舊也）

長秋門（西漢書武五子傳長秋門漢皇后宮門。又列傳衛太子使舍人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發長樂宮衛卒

龍樓門（西漢書成帝紀帝爲太子好經書寬博謹慎初作桂宮桂宮在城居近北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來因以名）陸厥詩又照銅龍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太子得絕馳道云（長安城西出第二門曰直城門宮殿疏曰亦曰龍樓門上有銅龍本名直門）

銅龍門禁扁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因以爲名又東漢門名

作室門（見龍樓門下西漢書王莽傳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虜掠趨讙竝和燒作室門斧敬法闥

建禮門（玉海漢典職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夜更直於建禮門內見文選註　蔡質）漢官儀宮北朱雀門至止車門內崇賢門內建禮門禁扁云北宮門也文選任昉序曰出入禮闈註李善曰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省門一作下舍門二門名禮故曰禮闈　蜀都賦宣化之闥崇禮之闈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相輝

青瑣門（玉海宮閣簿青瑣門在南宮以青畫戶邊鏤中故名青瑣漢舊儀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洛陽）宮名又有青瑣門漢書赤墀青瑣西京賦青瑣丹墀李尤德陽殿賦青瑣禁門曼辭注文如連瑣　車服志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令續後漢書董卓傳少帝即位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官乃召卓將兵入朝既而中常侍張讓等反誅進虎賁中郎將袁術燒南宮青瑣門與袁紹共誅宦官讓等劫帝及陳留王走北宮夜至小平津乃止　又王允傳初平三年董卓被誅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先將兵在關東因不自安遂合謀爲亂攻圍長安城陷呂布將走駐馬青瑣門外呼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

禮城門（禁扁禮城門。西漢門名。）

却胡門（禁扁即秦之磁石門也）

龍華門（禁扁西漢門也續談助漢武故事望氣者言宮中有蠱氣上又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逐之弗獲上怒閉長安城諸宮門索十二日不得乃止

殿東門（西漢會要漢有殿東門）

堯母

門漢書外戚傳。孝武趙倢伃居鉤弋宮。大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迺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延壽門漢書孝平王后傳。平帝即位。王莽以女配帝。遣大司徒馬宮甄豐等。奉乘輿法駕。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豐等授皇后璽紱。登車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行禮。大赦天下。

小苑東門漢書蕭望之署小苑東門候。時王仲翁出入從倉頭廬兒。顧謂望之。不肯錄錄。反關爲。師古曰。錄錄。猶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使索以建杵執戟。不得大官而守門。望之曰。各從其志。

東交門漢書東方朔傳。武帝置酒北宮。引董偃從東司馬門入。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長安志。東交門。又曰東交掖門。案蘇過斜川集。東交門箴。漢武帝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以謂偃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爲更置酒北宮。而偃從東司馬門入。更其門曰東交門。而前史無識焉。作東交門箴。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驅之。道之以正。民俗固也。唱之以淫。實煩有從。帝子錞陶。在齊文姜。劉董外人。予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爲好。予欲予燕。宣室是儆。倖彼臣朔。辟戟趨陛。當拳是効。剛而有禮。攺錯儆懼。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雄藩雄戚。禮法遂怠。延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敢詰。矧茲王宮。姦人是納。昭示來世。有愍斯闕。黃也揚厲。杜舉得名。殿檻勿葺。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壁門三輔黃圖。正宮寢門曰壁門。註。未央宮正門曰壁門。有臺殿二十。又建章宮南有玉堂壁門。三層。臺高三十丈。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棲屋上。下有轉樞。向風若翔。椽首薄以璧玉。因曰壁門。　又建章宮閶闔門。亦謂之壁門。史記封禪書。武帝作太液池。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

高門漢書汲黯傳。匈奴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

應門班倢伃賦。應門閉兮禁闥扃。註。師古曰。正謂之應門。揚雄甘泉賦。前熛闕。後應門。晉灼曰。應門正在熛闕之內。東漢會要。應門中門也。東京賦。敞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

蠶室門漢書酷吏傳。咸宣爲右扶風。坐怒其吏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將吏卒闌入上林中蠶室門攻亭格殺信。射中苑門。宣下吏爲大逆。當族自殺。

政始

原缺第十三葉

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明德馬后紀。　漢宮殿名。洛陽有濯龍門。

鴻都門鼎譜。靈帝嘉平元年。鑄一大鼎。埋之鴻都門。文曰。儒鼎。古篆書。三足。洛陽志。靈帝命蔡邕書五經。刻石立于此。東漢書宦者傳。靈帝引諸生能爲文賦尺牘工書鳥篆者。待制鴻都門下。註。有未省闕。　來歷傳。歷要結光祿勳祋諷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通鑑綱目。靈帝光和元年。春二月。置鴻都門學。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列焉。既而詔鴻都文學樂松等圖象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俛眉承睫。徼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銷天下之謗。書奏不省。太平寰宇記。鴻都門。乃洛陽北宮門也。

朱雀門洛陽志。漢官典職曰。朱雀門在止車門內。

章臺門漢宮殿疏。洛陽有章臺門。洛陽志。章臺門在崇德殿前。禁扃在北宮。東漢書宦者傳。安帝崩。鄧太后徵諸王子簡爲帝嗣。孫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京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就斬京。

鐵柱門玉海。洛陽故宮名。有朱雀。白虎。蒼龍闕。北闕。南宮闕也。東觀記。北闕鐵柱門。即斯闕也。今閶闔門外夾建巨闕。以應天宿。闕前水南道右置登聞鼓以納諫。洛陽志。李私奉引吏始奔闕北宮鐵柱門。

平城門洛陽志。平城門。一作平門。古今註曰。建武十三年開。蔡邕曰。平城門。正陽之門也。與宮連。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漢官秩曰。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按靈帝紀曰。南宮平城門。當是宮在門之內。所以連言也。李尤銘曰。平城督司。午位處中。外臨僚侍。內達帝宮。正陽南面。炎暑赫融。漢書百官志。宮掖門。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漢官曰。員吏九人。衛士百二十人。

蒼龍門東漢會要。蒼龍門。即蒼龍闕。

白虎門漢書東蒼龍。西白虎。長安志。王莽自前殿南下椒除。西出白虎門。　又漢元后弟曲陽侯王根。作漸臺於西白虎。

玄武門漢書百官志。漢班固爲玄武司馬主玄武門。註。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秩比千石。漢官曰。員吏二人。衛士三十八人。

東門漢書百官志。南宮蒼龍司馬主東門。雒陽宮門名焉蒼龍闕門。又北宮東明司馬主東門。漢官曰。員吏十三人。衛士官八十人。

北門漢書百官志。南宮北屯司馬主北門。又北宮朔平司

原缺第十五葉前半葉

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冐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

樂成門（洛陽志南宮中門也）**定鼎門**（漢宮殿疏洛陽有定鼎門。古今地名曰河南定鼎門九鼎所寄）**春興門**（漢宮殿疏洛陽有春興門。一作奉興。禁扁春興門在南宮）**宜春門**（漢宮殿疏洛陽有宜春門。一作長秋）**飛龍門**（洛陽宮名洛陽有飛龍門。一作飛光）**泰夏門**（漢宮殿疏洛陽有泰夏門。一作泰厦）**西華門**（漢宮殿疏洛陽有西華門）**成饌門**（洛陽志東漢有成饌門。漢書五行志。又有成饌門閣）**登賢門**（禁扁南宮有登賢門）**盛德門**（洛陽志盛德門東漢門名也。東漢書宦者傳。安帝崩。鄧太后與車騎將軍閻顯徵諸王子。簡爲帝嗣。中黄門孫程等迎立順帝。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程等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鎮引劒擊景墮車。遂禽之）**德陽門**（洛陽志德陽門東漢門名也。東漢書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五月壬午。何人白衣欲入德陽門。辭我梁伯夏。教我上殿爲天子。中黄門桓賢等呼門吏僕射。欲收縳何人。吏未到。須臾還走。求索不得。不知姓名。時蔡邕以爲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其事不成。後張覺稱黄天作亂。竟破之）**長壽門**（禁扁漢有長壽門。東漢書五行志。延熹四年正月辛酉。南宮嘉德殿火。五月丁卯。原陵長壽門火）**金鎬門**（洛陽宮名洛陽有金鎬門。太平御覽漢宮殿長安門名有萬秋門。壽成門。洛陽志含德門。廣義門。東明門。皆漢門名。禁扁並北宮門也。漢宮殿疏洛陽有景福門。永巷門。丙舍門。金華門。不老門。洛陽宮名洛陽有明禮門。含章門。廣懷門。神仙門。敦法門。却非門。望舒門。金牙門。北闕門。洛陽志有宜秋門。盛興門。會福門。並東漢門也。禁扁有金青門。望鑪門。神龍門。東華門。廣德門。景陽門。明福門。永夏門。奉春門。光夏門。玉海西漢有宣德門。章義門。仁壽門。真成門。東漢有神龍門。神獸門。長秋門。青瑣門。金青門。恭夏門。丙福門。金牙門。又蜀漢有武義門。虎威門）

魏承明門（三國志魏本紀。黄初元年十二月。初營洛陽宮。戊午。幸洛陽。注。帝居北宮。以建始殿朝群臣。門曰承明。陳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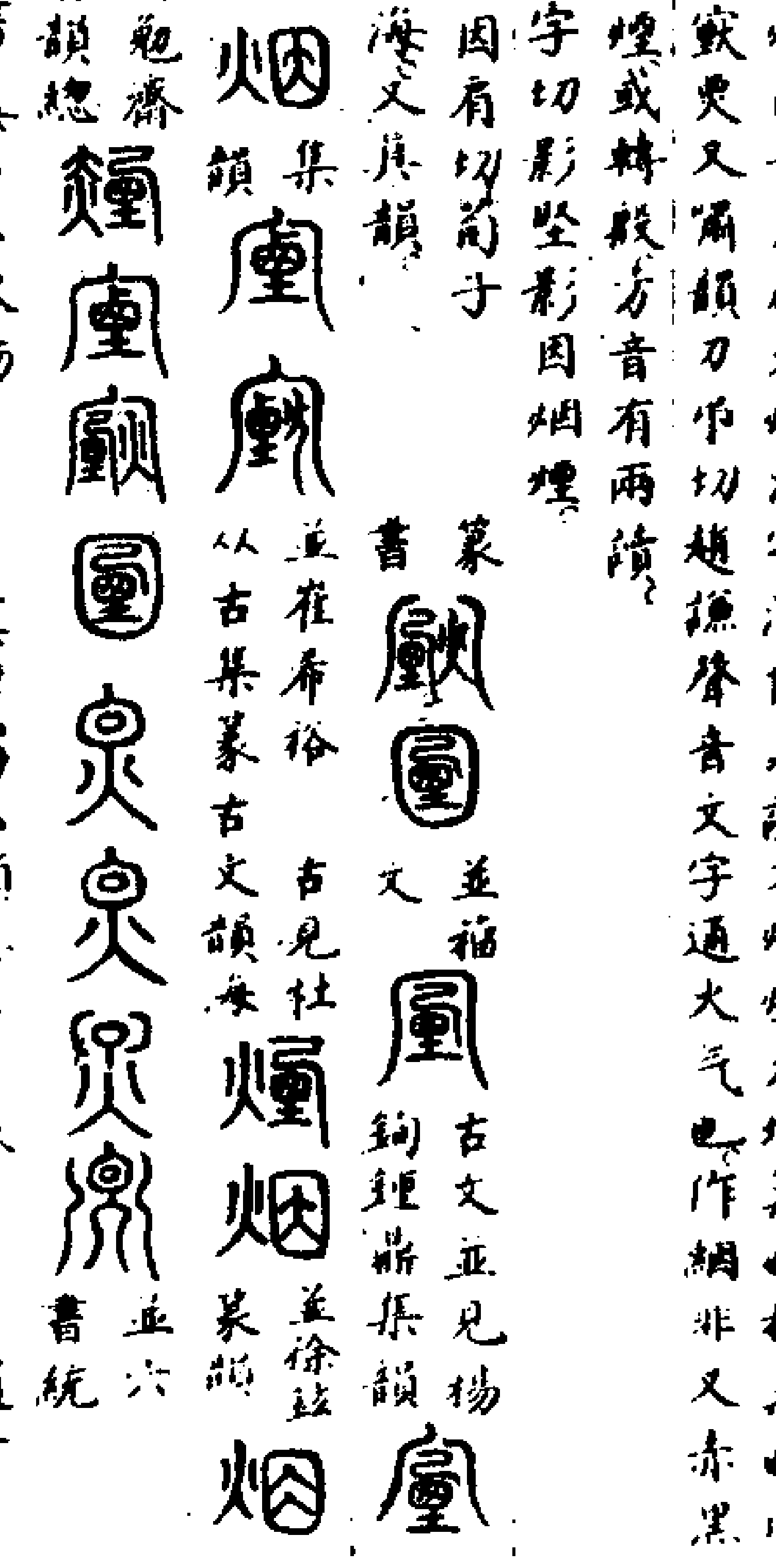
原缺第十六葉後半葉

以下缺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八　十二先

煙 洪武正韻因肩切火鬱氣亦作烟从西誤許慎說文𤎅火氣也从火垔聲烏前切烟或从因𡇄古文𡨄籒文从宀顧野王玉篇於賢切烟（同上）又音因歅（籒文）𡨄於田切古文煙字顏元孫干祿字烟煙（並正）徐鉉五音韻譜烏然切徐鍇通釋伊田反丁度集韻因蓮切籒作𡇄吳棫韻補叶音伊真切周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氏曰禋之言煙也柳宗元祭從兄文留連遊歗涉月摘句夜艾膏炬盡凌風煙劉楨魯都賦电茇編芸蔚若霧煙尤米灼鑠青藥紛繽郡守正紫雲韻作烟非釋行均龍龕手鑑烟（俗）煙（正）伊賢反臭也來也烟（義合作烟）韓道昭五音篇海噐音垔字義同者也。五音類聚俗用字烟火也烟並音因𡨄𡇄烔音煙義同揚桓六書統影母𤎅从火垔聲煙（非）煙（有）煙（所）煙煙炆而飾从炎垔㷑烟或从因㷑烟（非）𡇄从宀炊所有也垔聲與煙同（有文）𡇄（非）𡇄或从古𡇄（非）𡨄或从家𡨄（籒）或加宀炊煙也从大在又周上𡇄（非）𡇄或从口家垣也（非）𡨄（非）𡇄（古）𡨄餘見韓韻影母𡨄（非）𡇄災垔烏前切火氣也象自大上旋轉上起之形又音因作氤氳字通用𣶢（同上）熊忠韻會舉要羽清次清音因連切集韻或作烟荀子彪騰若烟海字滂傳義說文煙煴天地氣也精氣也通作烟絪縕欽史又漏韻刀弔切趙撝謙聲音文字通火气也作絪非又赤黑之色皆名煙或轉聲方音有兩讀韻會定正字切影堅影因烟煙

烟 洪武正韻因肩切荀子彪騰若烟海又見韻



篆書
並籒文
古文並見楊鉤鍾鼎集韻
古文
說文
集韻
並崔希裕古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並徐鉉篆韻
並高勉齋學書韻總
並六書統

隸書 煙（六書統）煙（歐陽詢）煙（虞世南）煙（顏真卿）煙（蘇軾）烟（趙子昂）

行書 煙（王羲之）煙 煙 煙 烟（並米芾）

草書 煙（謝靈運）煙（黃庭堅）煙 烟（並張樗寮）煙 烟（並鮮于樞）

總敘

淮南子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

禁煙

溫革瑣碎錄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乃謂之寒食昔介子推三月五日為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為不舉火謂之禁煙。犯之則雨雹傷田。葛勝仲丹陽集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而寒食有龍忌之禁有官龜鑑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體骨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宋邵子擊壤集禁煙留題錦屏山下滿川桃李弄芳妍不忍重為風所殘思伏一年春逢去盡兜高處與盤桓寒食風煙錦屏下况枚把酒興何如滿川桃李方妍媚不忍重為風破除。無涯桃李待清明經歲方能開得成不念化工曾著力狂風何故苦相凌。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恣摧殘可憐桃李性溫厚火盡都無一句言梅聖俞宛陵集次韻和禁煙近事之什　狂風暴雨已頻過近水棠梨着木多笳鼓陌路歌相把秧輕浮暗勝各飛浦開家白日將綠砌細添黃金舞帶拖小花芳菲花開藥華堂朝析鴛爭棠西川駿馬頭如削澁圖佳人頸自嗟桔客逍遥傾盡溫分月將樂藉青莎欺鞬挽打逍細草芳樂時開窮嫩羅我病亡火亦無心更聽竹枝歌元李庭寓菴集不賞從亡已負賢邪堪抱木死若前燒殘瑰魂千年後却向人間有禁煙

五色煙

類說賓封子為黃帝陶正嘗有神人過之為其掌火能出五色煙久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上下許遇列傳過少名映從高平閭慶等皆就映受業映曰閭君可服氣以斷穀彭君且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為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狼糞煙

太平廣記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南郡新書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為煙煙氣直上雖烈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故為候曰狼煙也錦繡萬花谷五代故史太主集諸侯將中國有事燒狼糞為煙以達諸侯唐薛逢詩三道狼煙過磧來受降城上探旗開傳聲報道邊無事自是官軍欲救回

驢糞煙

海錄碎事驢糞煙直上如狼煙也羅泌路史餘論驢煙救攻

牡蘜

煙（初學記淮南子周禮蟈氏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沽）松煙（温革瑣碎錄造墨者云正月所燒之煙最佳　墨取廬山之松煙岱郡鹿角膠元一統志封州土產墨煙别釋常談曹子建樂府墨出青松煙宋蘇東坡詩剡藤蜀繭照松煙）

石煙（宋江少虞類苑鄜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裛之乃採入缶中頗似淳漆又如麻油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爲墨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爲之其識文爲延川石液者是也此物必盛行於世自予始爲之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　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爲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卓穹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艾煙（孫公談圃秦州西溪多蚊使行者按左右以艾煙燻之唐項斯詩空窻出艾煙）

登遐煙（列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煙然後成爲孝子）

火含煙（顏延之庭誥火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吹杖出煙（三輔黄圖漢天祿閣蕭何造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黄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地圖之書曰余略授子焉至于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負淵出煙（王子年拾遺記岱輿山有負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黄煙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燋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

燒石出煙（王子年拾遺記負嶠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隨四時變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後有四燭時出爛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於冥昧當雨之時而光色彌明此石常浮於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燒之有煙數百里升天則成香雲香雲變潤則成香雨）

房壁出煙（廣古今五行記前涼御史宋翔房壁中煙出徧視之别柱日燋然謂弟澄曰柱爲字在木石主宋字含木木燃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後張邕誅宋混諸黨）

樓上出煙（辨疑志潤州城南隅有樓名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貶開元以來以潤州爲凶闕董琬爲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晝日煙出刺史皆憂懼狼狽愁憤至死乾元中忽然又晝日煙出闊可一尺餘直上數丈有史察伺之就視其煙乃出於樓角隙中史近而視之乃蚊子在樓中有井井中無水黑而且深小虫蛾蟓出煙之類色黑而小每晚晴自出於隙中作團而上遥看類煙以手攪之即蚊蚋也從此知非煙刺史亦無虞矣）

階隙出煙（五代史後漢史弘肇傳弘肇鄭州滎澤人累官至檢校太師兼侍中以罪被誅先是弘肇第數有異常一日於階砌隙中有煙氣蓬勃而出）

水中出煙（洛陽搢紳舊聞記洛陽甘露縣開寶中有布衣貌古美鬚髯策杖引一僕鬚眉皓白擔布囊隨之令僕叩院門既升堂院主相挹共語且久取一大盆置諸中庭日內滿盆添水又命僧焚香視水中有白煙自水中出起高丈餘漸成五色食頃方散院主曰恨爲僧不敢禮拜果謂之神仙耳布衣已出期年不至）

鴟吻出煙（太平廣記唐東都聖善寺鉢塔甲天下巢賊陷洛之前年僧寺鴟吻上有青碧靉煙衝達天漢如簡如幢煙中隱隱如有物明年盡滅於賊燧）

蟾口噴煙（墨莊漫錄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蟾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中噴出亦異物也）

咒棗起煙（百川學海桂苑叢談舊聞咒棗而起煙咒棗而然者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托名以咒然之則藥如煙起棗之然者藏藥於頃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然耳）

無火而煙（初學記晉書曰符堅之將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爲慕容沖所滅）

香爐自煙（長沙府志長沙府湘鄉縣來鳳凰寺中有何氏多尊者手所執爐故老傳云或見爐中有香煙如游絲宋王十朋梅溪集會稽風俗賦　石甕匪劈香爐自煙注會稽一峯狀如香爐）

水滅竈煙（漢書五行志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井水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滅陽竊有宮室之應王莽生元帝初元中成帝時爲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土銼無煙（太平御覽王褒家貧土銼經日無煙注土銼釜也蜀人呼釜爲銼亦方言也）

爨無盛煙（宋王之道相山集和州含山縣驅狼文　吏戎爲賊兵之

變無處數次所至荊棘焚無滅煙 **童子操煙** 晏子內篇晏子曰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 **晝則恒煙** 太平御覽西域諸國志屈茨國有山夜則有光晝則恒煙焉 **聽訟舉煙** 北史燕主慕容暐為苻堅所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煙又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及堅敗暐弟沖果據長安沖亦為其將所殺 **屋柱煤煙** 李肇國史杜羔有至孝性其父河北一尉而亡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來澤路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切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人老年八十餘歲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兵交縱煙**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秦王世民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王世充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

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賊衆皆披靡 **置候放煙** 唐史六典職方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若多少以為差焉 **內無暴煙** 孝友同風唐陳董陽三世同居外無暴閒內無暴煙語榜曰為行董氏之門 **亭舍不煙** 王之道相山集李孝先墓誌始淮西史李仲孫琪之變千里蕭條亭舍不煙 **金寶化為煙** 茅亭客話蜀州江源縣村民王啟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甲午歲掠益州援草補俄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鋌金若墨鋌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制尋將指引者殺之質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於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良人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贖之二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室遂潛往掘

有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竟妻溺多不為己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悉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如焚草煙** 杜佑通典太公曰兩軍欲戰視彼氣結氣亂如焚生草之煙者切必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 **醞能去煙** 春秋演繁露郊語篇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眯慈石取鐵頸（一作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禾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荑生於燕橘枳死於荊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怪非人所意也 **文火細煙** 溫革瑣碎錄顧況論茶云煎茶以文火細煙小鼎長泉 **山氣籠煙** 古三墳書山氣籠煙聖人以取金玉 **氣如火煙** 杜佑通典太公曰或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 **焚林成煙** 鍾會芻蕘論焚林成煙其似於雲 **咲傲風煙** 摭遺新書劉中明曰吾方放志雲水咲傲風煙以好山為所止用白雲為故鄉 **猿啼瘴煙** 吳泳鶴林集答王子實書去歲侍舍姪江陵書頻許入峽之役猿啼瘴煙鴈落別浦竟不能馳一字 **藥禦瘴煙** 仙傳韓湘韓文公猶子嘗謂公曰公往瘴毒之鄉雖於保育乃出藥一粒日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 **燻喉之煙** 仙傳昇悅芳馨命曰燻喉之煙也（并瀧字） **紫海凝煙** 度人陰陽生化經天波泛瑞紫海凝煙 **落紙雲煙** 高宗翰墨志後世或云怯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杜工部詩酒中八仙歌張旭三盃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煙 **兩足雲煙** 呂洞賓詩出入無蹤往來不定兩足雲煙（并斗字） **風采雲煙** 宋蘇仲滋集示徐濬啓 廓度量於河海鑠風采於雲煙敘主夏氏奉法循理 **龍輿飛煙** 雲笈七籤太上飛行九神玉經云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伯人建五色之節駕龍輿飛煙前薦九鳳後吹八鸞白虬啓道太極參軒（并九仲字） **滿室祥煙** 馬丹陽神光燦詞非常藹世滿室祥煙（并見詞字） **柳色槐煙** 宋胡寅斐然集答趙守賀年啓 柳色槐煙須餞餘

寒之氣椒花相稟欽崇嗣歲之儀。

不發煙爨東漢書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而不發煙爨

火盛煙滅初學記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亡也南郊柴燎焰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

望煙知竈呂本中官箴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爲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日所燒柴凡幾竈曰八十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盡晨起望窯中所出煙知之

隨煙上下王融新對博物志曰隨裹子狩於山中籍草燔林焚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裹子以爲物徐察之乃人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子夏曰和者同於物物無將而傷閡者遊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

以煙爲氣春秋演繁露以來新爲嵬以火煙爲氣感也

寸煙出突劉子愼隟篇鴻毛性輕積之沉舟僧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墻之崩頹者必因其隟劍之毀折皆由於瑩尺蚓穿隄能漂一邑寸煙出突致灰千室者怨之始也所以君子必謹乎微也

腥煙雷法道書此法主於雷霆律令大神霹靂腥煙使者鄧天君其法有二附有以鄧帥而策役五雷部者有主於鄧君副以辛張二帥而役五雷部者其法亦皆出於侍宸王真君傳于世以祈禱雨晴除邪馘祟（凡雷字）

積翠如煙蘇東坡詩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江上愁心三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

蒼梧煙李翰林集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

梅治煙劉文房詩郢者送池州程使君蒼日蕪湖邑空山梅治煙。

楊柳煙溫庭筠詩九重細雨蕙春色輕柔籠池楊柳煙。

生煙李義山詩倉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

頳谷煙劉文房詩雪濩淮南道春生頳谷煙。

廚煙賓手詩衣長磨邪寒無綻日安廚煙滅未炊

江煙沈佺期詩陽烏出海樹雲鴈下江煙

玄煙潘尼火賦玄煙四合雲蒸五色。

綠煙劉夢得詩引素香銀漢凝清洗綠煙。

寒煙文選陰谷曳寒煙謝朓詩桑柘起寒煙。

嬾煙林逋詩文翁相並映短草萃欲欲生浮嬾煙

非煙類說麗情集武公業咸通中仕河南功曹

愛妾曰非煙善秦聲好文學比隣趙象者窺見悅之因門媼題詩句寄非煙。非煙以金鳳牋答詩。象又以玉葉紙賦詩。非煙又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贈詩。象夜登梯踰垣入堂中。盡繾綣之意。明日象送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蘂宮仙馭來。非煙復贈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卻別君。願得化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　後煙以細過捶女奴。乘間以告公業。公業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得相親。死亦何恨。遂飲盃水而絕。洛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游。崔詩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不追桃李而零落過之。李詩云。艷魄詩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夢煙曳手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

草上煙海錄碎事河東爲鋪有驛騎善行者鋪卒名爲草上煙有努力使命嘗數程打過好事者作詩云過往唯尊草上煙數程打過苦尤偏。（人見過蟻時時）

思煙王子年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

凌煙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二月戊申圖功臣于凌煙閣事類合璧郭子儀嘗上奏於帝帝謂左右曰子儀國社稷臣也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煙氏千家姓羽音天竺郡

詩

梁簡文帝詩煙　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藤。乍如落霞發。頗類巫雲登。扶光飛百仞。從風散數層。欲持翡翠色。時出鯨魚燈。陳張正見詩浦狹村煙　茅簷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暗烏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椎華年共然。唐李嶠詩瑞煙　瑞氣凌青閣。（文化曰若煙非煙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即瑞氣也）空濛上翠微。（空濛桂乾釋曰華飲山氣青縹色）迴浮雙闕路。（唐太宗詩日暮叟風歸欠煙斂初曾）遙拂九仙衣。（列女傳曰齊子救伯陽九仙法仙人竟食）桑柘凝寒色。（謝玄暉詩曰桑柘起寒煙）松篁暗起暉。（謝玄暉詩曰松篁生暮煙）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江文通詩曰晝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唐高僧詩遠煙　翳翳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日。來閒意如何。宋宋景文公集輕煙　蒼蒼發龍首。漢漢暝林間。莫衛料陽晚。使欲蔽西山。　晚煙　煙生墟落上。或若百尋素

舟行亦未遠。已失溪頭樹。騎省徐鉉集奉和御製烟詩　春晴織霧映斜陽。暮暮偏能覆水鄉。濃似慶雲開鳳闕。薄如輕素日飛揚。堤橫斯柳真成畫。樓對遥山正好粧。誰見朝元香案上。龍拆交彩共騰驤。錢塘韋驤集咏煙。漠漠復霏霏。因風任所之。山家晨起後。漁舍晚歸時。散逺連雲沒。飄斜趁鳥隨。更堪紫塞恨。望若江瀕。梅聖俞宛陵集庖煙。暮歷庖煙出林油。欲通雲霧未能周。漁薪燒盡日亭午。試問霏霏何處浮。李公明詩曉煙。曉出倚溪亭。溪煙四面生。脩時山樣淺。濃處日紅輕。簇簇樹尤好。依依人未行。玄暉信蕭散。澄練有佳名。楊誠齋詩曉行山煙。曉煙橫抹碧山腰。只在松梢足練如。作意行前尋一看。遠濃近淡忽都無。雷愉雲莊集留煙。暝色蒼然至。浮烟漫不分。小留巖竇底。烹伴宿崖雲。劉後村集烹茶鶴避烟。吾鶴尤馴擾。俄如引避然。何曾嫌茅舍。多是為茶煙。沾計翁耒營枯腸老玉川。蒼頭猶爨下丹頂。已松頭。渴飲誰能免。高翔爾自賢。須史休若事。卻下竹房邊。李洞撫澹軒詩以油煙贈許尉因賦長篇（名徒能字子守）我有堅王熙而澤。曾從十八公處得蘭膝。尉篆積甚豐佛帳青燈掃何益。江南務官骨已朽。潘仙久矣壽李白。誰歟復此古膠法。持贈茅齋輕人壁。我非其人弗忍虐。織藏夜光侵几格。換鵝右軍肯輕示。五日京兆無人織。臨池學書水為黑。不救謝家清映元。風流解物遠山長。才粗木元遣剝貢。神仙中人許玉斧。手持補天筆五色。刼灰一尉聊復爾。磁碗留樣畫珠璣。張顛落筆說如雲。曾植波瀾韓通寶。逢時騰踔不作難。定庭遂山文字機。足物胡為遂乞屏。要與銘鋒彜相敵。珠森綾潛畫餘熏。吾道豈容邪學塞。不然黃屋永正峕。頗染當今治安策。元張弘範詩遠煙。䆳淡微風外。氛氳老樹顛。作鷗香靄薄。送樵斷雲浮。日落山腰暮。雨晴天際秋。分明藏不得。一片晉家羲。王景初詩晚煙。日長風順泊舟邊。想見舟中客子飢。不是逢窗煙數縷。晚炊爭得外人知。王禧詩客船晚煙。舳艫相接蔽長川。晚食誰舟起暮煙。賈客輕生胃蠙險。熙熙攘攘亦堪憐。吾子行詩暮煙炊韋蘇州。冉冉浮素空。悠悠隔秋樹。幽禽何處來。衝破忽飛去。張雨岩詩竹塢夕煙。歲寒高節若為容。落日蒼煙共鬱葱。龍精嘆陰歸變化。爲衝曉色入空濛。山陽伴境氤氳外。消上人家水墨中。恨失此君真面目。卻教桃李媚春風。炊煙。霧漠雲蒸老屋低。初如葱鬱漸熏微。炊迴黔突春生處。暖入黃粱夢熟時。附附無虬隨殘燼盡。騰空甘近太陽飛。祇今五鼎無消息。斷愧家人賦扊扅。鄒郢詩梅嶺寒煙。天涯一抹映山椒。丹竈猶疑火未消。輕拱精香氤氳淡。遠疏影冷光飄。冥冥遠似鶯風穩。漢漢

深藏翡翠嬌。可是解屋飛不到。倚空林宇景蕭條。僧文偉竹牕小藁茶煙茶豬留吟七品泉。竹籬遥認幾番煙。或生陸羽鼎鐺畔。時起盧仝井竈邊。北苑歌未沾草木。東吳散去遍山川。有時輕鎖幽人屋。別是林間一樣天。馬虛中霞外集貢酸齋余和蚊煙詩。竹頭木屑元有神。海涎萬斛徒氤氳。長虹淺水渴塵氣。老媼西郊愁注雲。晶晶蠛蠓迷迅掃。瑣瑣蚊蚋聲誰聞。厭飛煙滅等一幻。夢覺涼生湘簟紋。朱晞顏詩炊烟。數縷依微黯不分。相將暝色赴林梵。柳邊漁竈風初合。山崦人家日欲曛。散漫遠迷投嶼鳥。低回徐逐度溪雲。最憐極目蒼茫外。隔岸寒鍾迥不聞。汪濟詩村煙一抹孤煙起遠村。隔山依約似爐熏。歡勤史稽東風力。吹上青天作卿雲。隱顯翁詩望轉溪橋路不分。凭欄夢裏喚吟間。天低曉月籠蒼色。日淡晴山續斷痕。楊柳依稀藏野店。蒹葭髣髴隱漁村。滄浪歌外清風起。吹醒塵寰人醉魂。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廬阜晴煙。香爐峯尖插天外。一抹晴煙橫矮矮。初疑寶鼎起祥雲。復似珠林浮翠黛。香風不遠畫濛濛。深鎖松蘿如幾重。待我朝回携滿袖。重來此地禮禪宮。吳海詩蝶渚晴煙。渚煙春漠漠。紫翠鬱相連。遥看一抹碧樓觀。空中懸。遠近隸劉成。依依從蟬聯。隱約漁浦口。時聞市聲傳。斷續隔水鍾。咿嘎往來船。迴繞不相見。但愁失津孺別嶼。露初蒙江花紅欲燃。江妃曳素去。野色青連天。（煙橫浦）㵎間嗷若吳門。棟望望翠氤氳。渚宮微隱見。掩映巫陽丘。朝雲遠近向一（作是句）顧祿詩沙煙晴煙。江濤擁浮沙。十里漲平地。居人捐未築。沱屋若鱗次。晴炊雜煙光。晚望連霧氣。目送孤征鴻。翩翩沒雙翅。五龍煙樹誰家茅屋臨江皋。野煙時起長林梢。風生隴坂引晴素。日落洲渚浮寒瑤。冥冥白鳥雙飛去。泉泉啼猿樹深樹。分明好景畫中看。便欲脫冠從此住。

燕

洪武正韻因肩切。幽名。說文作郾。又叡韻。許慎說文（地名从邑燕聲）為國前切。劉熙釋名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為國都也。韻野王玉篇於田切。陸法言廣韻又於為切。徐鍇通釋一遣反。宋重脩廣韻又姓。邵公奭封燕。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漢有燕倉。司馬光類篇鄉因蓮切。又於殄切。關人名。春秋傳有曾孫鄭。又伊甸切。吳棫韻補叶音伊真切。易林涉仙列名。稟禮誅身成子。奔燕。要機廣十祿守音煙。又音宴。玄鳥也。楊桓六書統彰母鷰（亦各）燕（亦作）鄴本去聲。借充上義（从邑）鄢（非白）熊忠韻會舉要。羽清次音。詩云汴宗注。燕國幽州之域。今承郡蓟縣。又州名。秦上谷郡。唐置燕州。又燕故城在今滑川胙城縣。趙謙聲音文字通鄉彰堅切。地名。今但用燕燕見去聲。此特注又燕脂婦人面飾作臙脂煙

非韻會定正字切（影堅影因煙燕。）

（篆書）燕（汗簡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燕（徐鉉篆韻）燕燕（並六書統）

（隸書）燕（草書）燕（皇象）燕（宋靖）燕（王羲之）燕（張錦漢）燕（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高止奔燕

（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奔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且專。故難及之。）

蘇秦說燕

戰國策蘇秦將為從北說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湖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燕之所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敢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士爭趨燕

通鑑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政不修而襲之。孤極知其力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

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

樂毅去燕

通鑑赧王三十六年。初樂毅既下齊七十餘城。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遺所傳德澤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賢群臣招賓客以求報讎。有成功者。尚欲以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國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樂毅為齊王。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樂毅遂奔趙。

齊魏說燕

戰國策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而未有適予也。蘇代謂燕相曰。吾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得燕。齊遂北矣。

遣約降燕

戰國策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與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

香燕

宋史燕瑛在嶺南七年。括南海庫味香藥奉寧植內侍。人目之為香燕。

詩文

宋張慶東窻集代賀撫定燕城表　臣某言。神謨默授。遠宣中國之威。捷布上聞。卒定全燕之境。脫百年塗炭之苦。還諸夏衣冠之華。威惕獸心以歡盛事。中賀。竊以幽薊列郡。漢唐舊封。由石晉割以堅塢之盟。在宋氏僅能舉瀛漢之險。蛇豕所聚。連數終窮。天啓睿謀。勇於薄伐。侮亡取亂。顯帝王仁義之誅。偃武修文。混南北車書之會。肯大農無藝之費。革斯民舊染之汙。伐鬼方不淹三年。敵國何止百里。成功可告

蟻代未聞。恭惟皇帝陛下。惟斷乃成。以孫為驗。役不再舉。策出萬全。謂以國家觀國家本務可修之德。然用夷狄攻夷狄。自收不戰之功。親較輔臣坐康遠俗。遂奏凱旋之樂。仍棄弗用之兵。臣叨備承流。倍深舞手抄燕燕諸將之勤。實絕古初。奉都護萬年之觴。同深慶賀。葉水心集燕論上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古石晉割而不合。太祖征而不庭。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以志復幽薊為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為外物。不置撥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棄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為之拔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排埋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界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僅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信失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之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猶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財竭然。內潰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窮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屬。乘時以取全燕。收拾

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如女真一旦襲其踵以侵我當是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為不以析北不支女真之潰兵復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者如此遂犒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忠國事力以潰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之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於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味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　燕論中　何謂譏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斡离不粘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罪於取燕無是理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揚時則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切塞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浙則大

下之患亟急而昔者取燕之事亦已遠矣然士大夫猶反論取燕而不置徽宗追悔至光堯下哀痛之詔猶以海上之盟數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欲取燕之失而忘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欲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虜盡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用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讎恥曰此天變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救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雎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正之魏大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算耳作合屢敗忽未驟徙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燕論下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莫非所望是為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害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稟稟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餉之而後少安慶曆中仁宗謀欲叛盟范仲淹謂虜人必張死闕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見魏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亦主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北闕闕運之已試者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群臧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郛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闕閫也棄其郛郭而設扞禦於闕閫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實昧所謂非愁則謀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備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令雖使張王師返都邑耿侵廟蓋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復猶寢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畫天下之勢非可以長縮苟安立私說而坊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侍鴻溝以南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此而棄彼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不能知也文鑑叙燕/本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恃燕扶虜莫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彊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種類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

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楚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據尺寸地頃嘗以百萬衆駐趙魏抗敵退莫能抗世多欲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欲也原其弊在兵不分段兵為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衆聞失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縱則士怠二也前世名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懷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處根本虛弱識人易以干撓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忘內以擊外矣則衆所有以棄之苻堅肥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兵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往助他衆尚奮誼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者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聚綱未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弱士大夫循習積百世不

後用非甚妄者焉不祛矣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政迹其勝敗云。劉須溪集送人入燕序　往時吾州士行朝千七百里至長亭堠如畫衛侍之間華堂逆旅高屋蓋道憩車繫馬不見晴雨列肆青樓倚門成市行者如織然場屋之老人山林之退士有終身不出丘井閭東上而笑今燕臺萬里而又塵沙着汗野無流泉苦寒裂膚通𥳑僕貴賤選者群千百滿年歲固有使倅非常而流落者亦不少視無時郎都門儻承乏坐而待要津近次者難易相萬此冝衆足不敢望分寸顧鄉里小兒起白身徒步如蜒附驥如隔墻取果如雄犀臂見異國舉津津焉動其心亮無一人能安分白髮者豈昔之能者皆靜退而今之往者皆英妙耶意者科舉廢而九土鳴皆薄非而狗尾續也香林振從舉橈在今朝以當路係舉發身贊常歷任非鑿空說過此者獨家食有年欲一動不可得春半來別謂將北首予善其行也為言今昔之變以從史之以見太求者不當求而處者不當處也又以見香林時才之選而猶舊人之風也然則都之耳謹毋以吾說示人謹毋以示同進者須溪云。

古樂府燕歌行（晉曰秋錄曰燕地為損先死之損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清曰此婦人思夫之意也）秋風蕭瑟天氣凉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遥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宋梅聖俞宛陵集送貢仲章之燕　天啓文明泰運興漢庭來召魯諸生我嬰世網空役老君向容臺早著名　水闊風高鵬翼健沙乾雲暖馬蹄輕歸來衣錦看他日何用傳前唱渭城　張浚明詩送呂中奉入燕　西風颯颯吹征衣中原道上黃花稀揚鞭走馬渡易水金臺崔嵬雪打圍不知誰報深宮裏性奇尤得天顏喜明朝有旨放朝參賜袍璀璨金花團告身亦有崇儒意歸到江南作好官　王暐詩送梅叔章入燕　少年心力辦驅馳况看家聲世自知到闕可無梅叔疏贈人惟有宛陵詩行當塞鴈初來日歸約河魨欲上時堂上青衫稱壽罷一盃清酒柏山祠　陳杰詩送中齋過家入燕　江浙相望半月程燕雲萬里重行行幾多臨水登山賦不盡還家去國情三入換來金印大一歸贏得綵衣明東湖何似西湖好且對梅花捧壽觴　揚弘道小亨集過燕　正月到季月常厭風為政歸袍脫後看天氣殊未定花殘無奈何參短晨事病客驅長耳來道路方且迥故都廢木又所尚猶可敬懷慨憂人憂不但倚裳幼今茲歲逢酉古語廢有徵唯酒可忘憂。

朝來風色淨光明紙遍　紫山集送趙良卿門事畢還燕　老修歡忻不自持青雲人物出明時王褒已獻賢臣頌慶曆誰歌聖德詩戟帛償謠將雨識金珠市北去年過大千十二匝時篆從此河汾不費辭　好指先從市上來編衣直指使君趨問民疾苦哀思重去丈好貪贄路開書見青天懸日月頓將白髮老蒿萊吾家貧窶無紋銅畫與琴書錢一甌　生來不識昧時宜今歲何年拭目看蘇蹇從茲無失職老癃扶杖喜衢儕家資累能免飽歲晚單衣亦不寒執手送行無所贈一天和氣滿歸鞍　常時酌別總傷情此別歡忻不自勝四海蒼生思雨露一時使者盡才能只知與衆除冤苦不恤浮辭起愛憎史好都堂堂上挽太平有路直如繩　閩約萬物本無私桃李春風又一時再拜京師賜祖帳高歌田野感恩詞久陰忽霽誠堪喜野鳥爲驚尚可疑更次英姿似鵰鶚疾邪奮翼逐梟鴟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非熊兄弟餞于之燕再用張之韻　藝逢知己敢相羞幾夜論文喜氣生筆陣我甘三舍退詩壇君使四筵驚　公初傾蓋冬將半予擬東歸歲欲更特與幽人助行色一聲寒角隔煙鳴　和吳德明還燕　紛紛世態眩榮華肯衷乾坤本不譁斷沉生涯聊自適詩書事業更何那但期聖德澤天下敢惜餘生寄海涯可笑燕然舊遊客倚樓悲我客程吟　遺風集黄孝友送人入燕　迢遞朝京路西風北送君幾程過朔野一騎入寒雲岱色横齊遠河流到兗分登臨莫回首煙草正紛紛　陸子方集送趙季舒之燕　有客東南來白馬嘶北風問客將何之舉鞭指盧龍云是漢家子出入明光宮古宮今焉在廢堵生秋蓬　送經之偕義齋兩舍人入燕併呈善之待制　君馬三渡白溝河溝水東流青草多踞鞍顧將聊試耳伏櫪悲歌奈老何古人千金重然諾把臂況受生死託肯光中白獨辭楚且伴機雲雙入洛道遠始知離別苦地僻應思宦游樂榮名日久當日厭浮生花開又花落平世應無戰國材選賢何日化金臺寄聲玉堂老仙伯桂樹秋風歸去來　送節之衛之兩舍人入燕　龍駒鳳雛兩陸子並駕秋風鞭騄駬老眼一見失驚喜定知乃翁元不死生子真足慰人心景升諸兒豚犬耳滿朝譽翁不容口世祿尚應傳不朽爲官豈計多得錢取印終須大如斗我自韓家十八郎里中曾拜北平王碧梧停鵷已飛去玉雪娟娟金在傍往事傷懷淚如水矻矻窮年吾老矣欲追寢佩小頭頳手倦來書偈不起　寓齋集送陳外郎還燕　擾擾紅塵足是非古來賢達貴知幾休將腐鼠時相嚇且放冥鴻自在飛燕市霜寒蒸酒暖蘆溝漲渚鯉魚肥九原不作陶元亮遐想高風誰與歸　送梁貢父還燕　古來

名士出名門人物風流自不群闕下久稱三語掾關中初識五噫君畫樓煙月休回首汴蘭詩書要策勳望代選材先少俊竚看平步上青雲

送馬雲漢還燕二首（梁山汾水舊遊還）金粟崗頭賦別離玉關人老淚先垂廻思仲氏依劉日備識孤臣在鄴時誰倡五羊身自當悠成三虎世多疑會當相見須高問胥掩泉臺亦派知　梁苑追隨記五常季常及我偶還鄉大山汾水餘光焰匹馬虞林會興衣覽畫圖三嘆息恰如玉樹半存亡吏移詩史於田上目望寒雲過雁行

贈關仲秀還燕二首　游子別來久交情亂後知相逢濟水上猶話汴梁時秋氣衣單甚鄉心馬去遲未歸先寸日已要送行詩　船傳來辭我羈魂忍別君薊門黃閣在燕上白溝分行李寒秋淚平蕪接暮雲凝望久先達人書聞

送張孝純還燕　一鴈南來又北飛綠楊歸路雪霏霏此心盡日為形役世事從前與願違鄴陂疑臺秋草合薊門殘角曉生悲有時白壁關吟賦未害詞人杜紫微

劉中菴集送張君弼自沂水歸之燕　南轅指沂郊北轍望燕薊馬牛不相逮雲水信遙遞怪君事奔馳視若庭無際一別一相見但覺氣愈厲乃知國南心不為榆枌計望朝急賢後要援煙相繼君才誠有餘念此歲月邁努力務前猷飛英蓋當世

周恕渠菴集送侯譯史之燕　師學傳天諳關內獨有君乾坤斬甲子龍虎借風雲挺拔千林表超騰萬馬群唯應好消息鄉里得先聞

送雷季正之燕　飛花滿長安離情對樽酒持此鄉里杯飲我平生友夫子今名家風流衛閣右翰墨灑芳馨言論吐瓊玖三年鴻都遊英聲騰眾口儲端重文儒推置在樞紐請告覲庭闈程嚴後東首歡揚吾弗能贈言愧野醜嗟哉方寸微紛然應萬有聲色蕩其前貨利餌其後覺發失檢防駁駁入軀誘君實勇有餘扰志展斗永鉉精一傳肯使纖臂垢富貴非宿心事業期不朽慨彼羊野翁幡然謝畝畝

郝經陵川集送仁甫又還燕　一擲天地起孤愁高戴南冠賦遠遊濟瀆醉探殘海眼岱宗閒步望吳頭唐虞問學傳千古伊洛波瀾滚九州七十餘君皆不遇却揚漢月渡盧溝

入燕行詩　南風綠盡燕南草一桁青山草如障驪珠直擘滄海門王氣夜塞居庸道魚龍萬里入都會瀕洞合沓何摟摟黃金臺邊布衣客拊髀激歎肝膽裂塵埃滿面人不識骯髒能蹇虹虯結九原喚起燕太子一樽快與浇明月英雄豈以成敗論千古志士推奇節荊卿雖云事不就氣壓咸陽與俱滅何如石晉割燕雲呼人作父為人臣偷生一時快一己遂使王氣南北分天王幾度作降虜禍亂衮衮開其原誰能倒挽析津水與洗當時昔人耻崑崙直上尋田疇漢漢丹宵吟其尾

燕丹子（卷上）

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眾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丹為書與其傅鞠武曰丹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無毛之地未嘗得覩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垂覽之丹聞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劫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避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藏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秦貪我賂而信我辭則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為笑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耻也謹遣書願熟之鞠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悁悁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麋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有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鞠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為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隣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須也鞠武曰臣為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為良太子睡卧不聽鞠武曰臣不能為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

燕丹子（卷中）　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傅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覩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祐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眾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為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

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怪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言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為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為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荊君則燕國社稷長為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泄之光笑曰諾遂見荊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荊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

燕丹子卷下

荊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援不讓至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燕路歷險不以為勤望遠不以為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太子驚愕失色歔欷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戌日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為壽夏扶前曰聞事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為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稱良今荊君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焉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為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四三王下欲六五霸於君何如坐皆稱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捧盤金軻投盡復進軻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

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龜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太山但問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斂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恥與之俱生今荊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彊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燕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賞為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恥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荊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得將軍之首與燕督亢地圖秦必喜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椹其胷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讎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扼腕執刃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奈何遂函盛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易水上軻起為壽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意和之為壯聲皆淚流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辱之武陽欲擊軻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因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為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陛戟數百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鍾鼓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怪之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覲天闕願大王小假令得畢辭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把秦王袖右椹其胷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則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曉

青秦王從吉擊之絶超屏風貿劒而走軻拔匕首擿之決秦王刃入銅柱大出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倨罵曰業吾輕易爲豎子所欺燕國之不振我事之不立哉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八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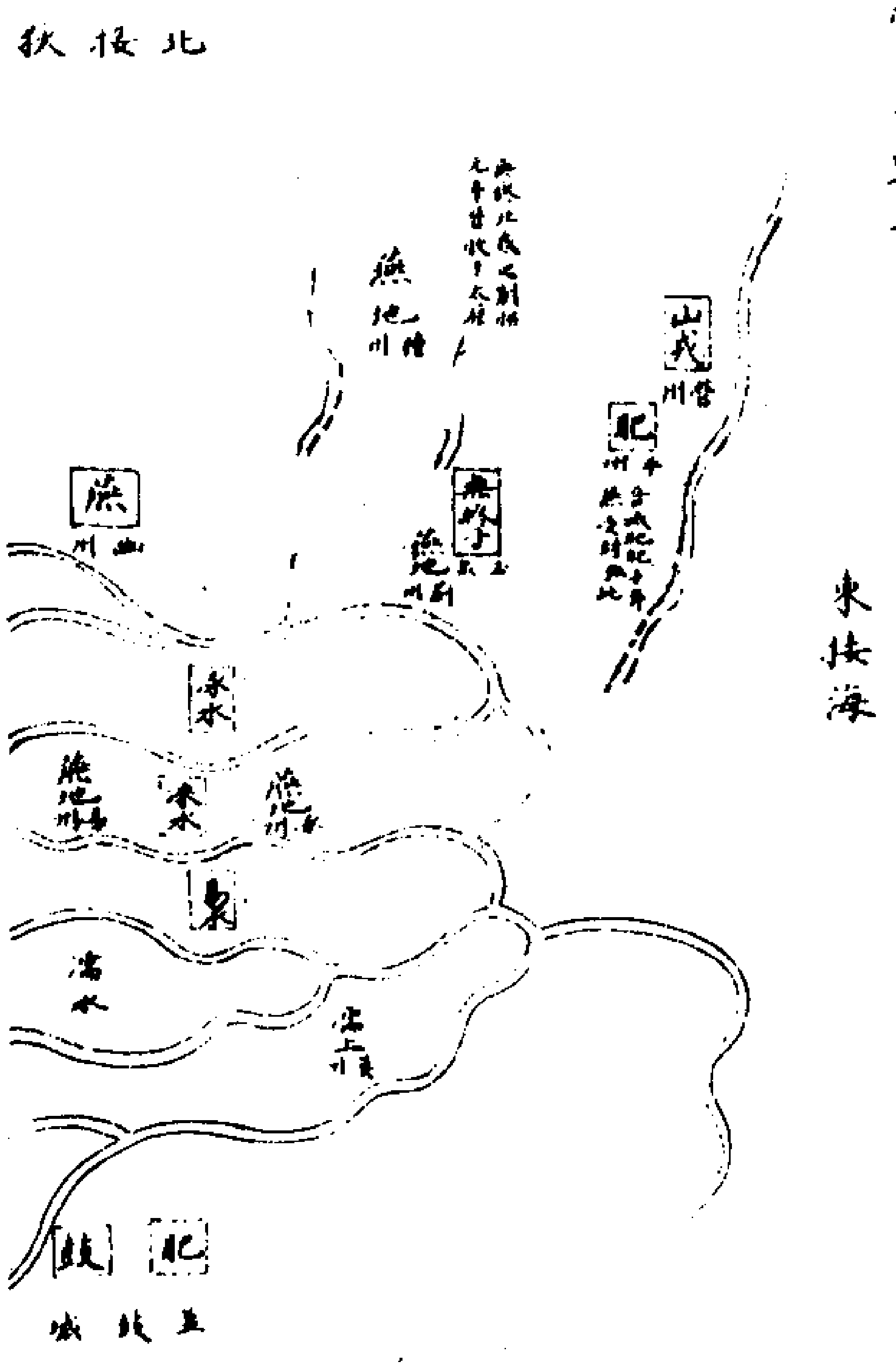
十二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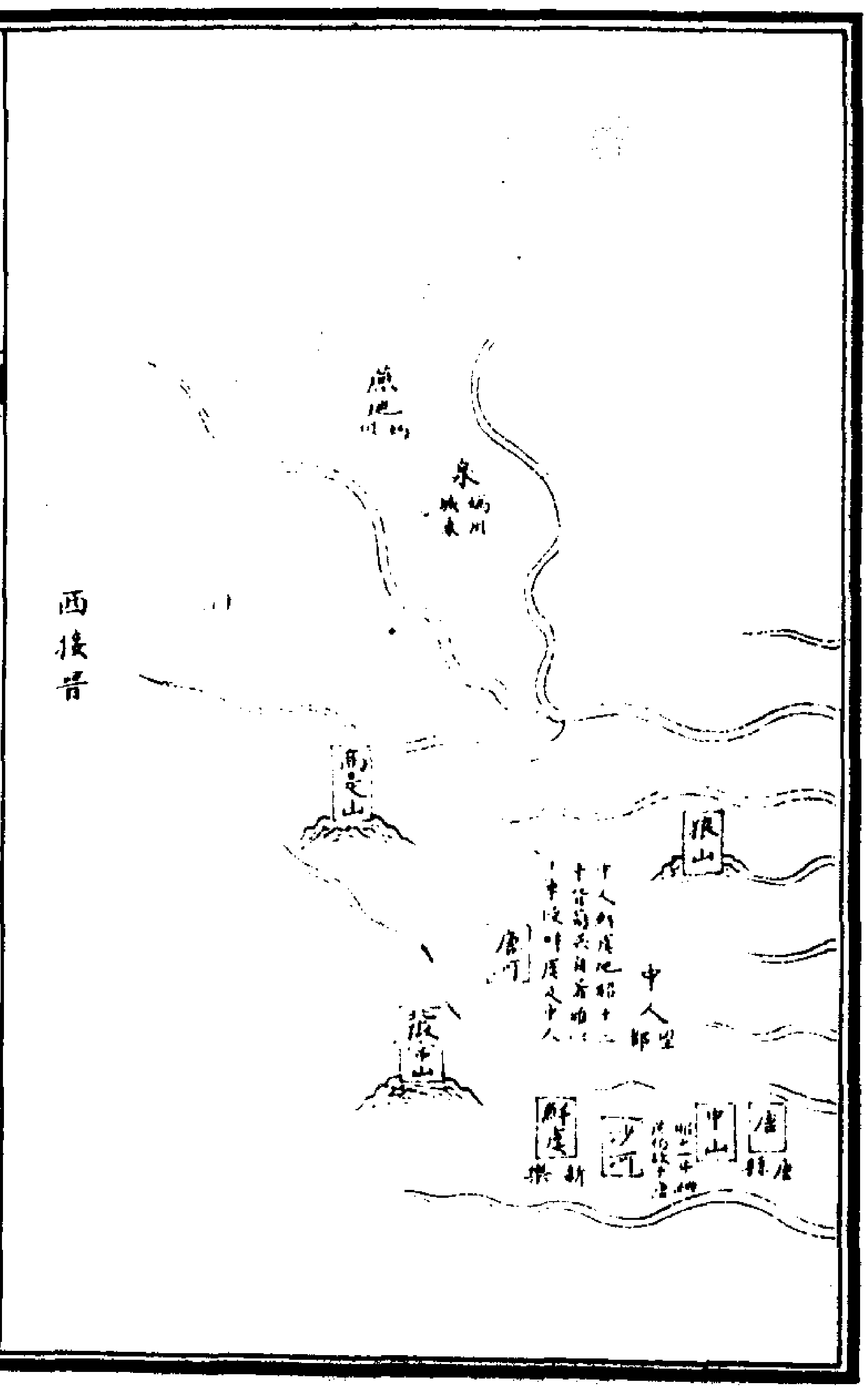
燕

燕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尾箕在寅自尾三度至十二度屬燕分幽州　今北平廣信信安乾寧永靜安肅保順永定保定順安）保雄莫立霸大遼之東倂與高麗皆燕分也今考唐天文志云尾箕析木津也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鹿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焉當九河之下流濱於渤碣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爲遼水之陽盡朝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南春秋分紀召公奭佐文武定天下至成王留之相周封其子爲北燕伯蓋古冀州地境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北方幽昧故曰幽顓帝都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後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在天文析木之次尾箕之分辰居寅宮曰人馬其境居天下北門鎖夷夏關戶右拒遼水左控忻代跨據常山之尾襟懸負海之險燕國鮮且遠不通中國其俗剛狠而好勇慷概而尚氣春秋說題辭云箕尾爲燕塗氣生俗貪利

燕國分野之圖





史記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之[illegible][illegible]以周[illegible]召[illegible]有二公政詩有周召二南[illegible]皆在岐山之陽故[illegible]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召穆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大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illegible]之）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率維茲有陳保乂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駰案上周曰循此故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弒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曰謚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譙周云系家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無及故稱子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始散佚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

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穨為周王（索隱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穨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姞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索隱曰燕周上職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救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紀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付又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姞姓故伐周納王之事君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共貢天子如成周事職使燕復脩召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周本系家襄公生宣公無桓今檢史記並有桓公者于六十入宋忠據此文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元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

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宋劉八云其父兄為執政故諸大夫共成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此時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以款為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廬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劭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譌聊記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十也）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徐廣曰一無莊字按燕史年紀及其君名長占莊猶闕字也）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釐公卒（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也徐上簡公先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誤耳）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曰系本已上文公為閔公則系與閔同而上諡公之人人諡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燕君即易王也云君稱以十年即稱王也上云王者易諡之後追書諡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曰

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人曰甲後趙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索隱曰以此紀正則益已是伯益而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也或注已謂於斷）而以啓人為吏（索隱曰人猶黨也謂以啓黨為益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illegible]）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illegible]）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illegible]本作顧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illegible]）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illegible]）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illegible]）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illegible]）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illegible]）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illegible]）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衍文也又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成安即惠王子則惠王為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略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謚法亦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鄗氏音火各反又音昊）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將官秦渠其名也國史變文而言遂失姓耳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曰戰國策曰廉頗以三十萬遇栗腹於鄗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閒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也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音况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燕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錯也人作錯對此士爭錯也）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敗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蘇子由古史召公奭周之同姓食采於召文王起於岐周而化行於南方江漢之國召公實掌其諸侯之政故詩曰文武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闢國百里召公之治諸侯甚得民和親聽男女之訟止於甘棠之下以決事及召公沒而民思之愛其甘棠不忍伐也故召南有甘棠行露之詩武王克商封召公於北燕而留為周太保西旅獻獒召公作旅獒以戒武王武王崩管蔡以殷叛周公東伐召公與太公聞成王明周公無罪成王乃逆周公於東及成王將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而周公至召公作誥以戒成王周公亦作洛誥而歸政為成王既涖政二公為左右相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詩周南召南以二公為名周南係后妃而召南係夫人以此知周南為周人之詩召南為諸侯之詩周公治內而召公治外無疑也及成王之世分天下以為左右二伯治之故公羊言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按書周公治殷頑民遷于洛邑君陳畢公繼之而召公亦猶伯相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

（分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然則二公在丈上世分治內外在畿上世分掌東西其事各異故）召公不說恐成王未能君天下周公作書諭之名之曰君奭召公復爲公劉泂酌卷阿之詩以戒成王周公沒召公與畢公終相成王主康王召公卒其長子在燕其次子留周爲召公世世輔周與周公比其顯者召虎佐周宣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世惠侯卒子僖侯立是歲周宣王即位僖侯三十六年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亦狄索莊公之十九年當燕莊公之十六年是歲衛燕伐周立王子頹明年鄭伯執燕仲父據伯曾吉王子頹者南燕姞姓南燕遂斷於事爲伯而太丈公以爲北燕姬姓故春秋書姬姓之燕當曰北燕爲別與燕者湖南燕一）二十七年山戎病燕齊桓公爲燕伐山戎歸燕使地使燕脩召公之法共貢天子莊公三十三年卒襄公立襄公四十年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四年卒子簡公款立（史記簡公作惠公）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六年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燕人立悼公以爲閔悼公雖立而未改元九年冬齊景公以兵納簡公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正月齊師次于虢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盟于濡上不克納而還悼公於是改稱元年六年齊高偃帥師納簡公于陽（又此書公在齊四年不入納之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立失之失以安于之書考之則簡公之出也燕既立悼公矣悼公雖立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公而不入知其必不得歸無後即位改元卒立悼公六年齊高偃人以共納簡公于陽豈有惠公八年至燕而死之後乎太史公之爲人粗而不計其於諸侯春秋皆不實究觀本末又爲偽戰國諸說先欲立其自成一家而於大夏之終紀于紀內書皆日古文而略繪明之重不異哉）悼公七年卒簡公立簡十二年卒獻公立獻公二十八年卒孝公立孝公十五年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時三晉始列爲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十一年文公立文公二十八年蘇秦來說燕與趙從親文公與之車馬金帛使至趙趙肅侯聽之因約六國爲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爲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爲易王易王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自趙入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我喪伐取十城蘇秦爲燕說齊使得十城十年燕君爲王蘇秦通文公夫人懼誅乃說王使齊爲反間欲以亂齊易王十二年卒子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先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於天而以啓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故爲臣三年國大亂民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弊邑雖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聚衆使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市被死搆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心齊王因令章子將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即位收破燕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使蘇代事齊爲間使樂毅交結諸侯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城之不下者獨莒即墨其餘皆屬燕三十三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郤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敗燕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史記趙惠文王二十八年書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即燕武成王之九年而燕世家不書殺故特之於此）韓魏楚共伐燕七年齊

田單伐我拔中陽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燕四十三君有二惠二僖二宣三桓二昭二文二簡二孝蟬升通少文悲不至此蓋諸系往牒年業左傳北燕公款奔明而史記以為惠公則其錄大實者可知也）孝王三年卒子王喜立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卿秦攻代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為乃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破栗腹於鄗使樂乘將破卿秦於代廉頗逐燕軍五百餘里圍其國樂間奔趙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圍去六年秦滅東西周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是時趙數困于秦而廉頗以讒去龐煖為將燕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遂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

滅韓二十七年秦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荊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

蘇子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從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矣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大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使荊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戰國策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而樂浪玄菟亦隸焉

文公（桓公子元年號上八年庚申）奉陽君（何李兌二字）李兌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 上）

（曰奉陽君李兌者趙封也此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傳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兩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矣也大事記以此合傳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人傳古史謂為誤將奉陽君公子成當不亡則未有郭之時其嘗擯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封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事如此為蘇代者其言曰燕約周也東不如齊而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曰亡之實之伐將王本改齊之時也文公賤合燕之威何倚若此言而史遷謂世古蘇秦事多異其時中有類者當州之秦則北須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則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晉入之至而卒止曰史年表燕惠公欵後公卿立季庄公卿誅季庄公恐出奔齊北卜在戰策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凡二百有五年本麗）

（遂舉此事此乃蘇秦破燕歸趙之時也以北言如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也任矣）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王謂齊曾王曰以歸王前謂燕破亡之餘大子十八以權宜上其勢微約必重外必事貴外與貴謂他國秦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謂之）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下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己秦說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宜王曰吾）疑蘇秦則君多資（疑其合燕於趙）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王曰北某非文公時）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補曰朝鮮其十州對今為麗國宗德云晉謝仙）遼東（平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補曰九趙筴）西有雲中九原（為上郡補曰五原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今在勝州）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東南流與滹沱河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閻鄉西山大事北引北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平州郡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東南鴈門山在代州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按趙）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illegible]）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illegible]）（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恆州真定北南故常山城）度呼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近齊趙（補曰一本[illegible]）齊趙強國（補曰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illegible]在燕諸國之初）之難（與秦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文公孫子）謂文公曰不如以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illegible]）（[illegible]）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illegible]）（[illegible]）易王（文公子[illegible]）

（[illegible]）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illegible]）（正曰文二十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illegible]）（[illegible]）齊王按戈而卻曰（[illegible]）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illegible]）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曰然則奈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illegible]）（[illegible]）韓獻開罪而交愈固（[illegible]）（[illegible]）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

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己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illegible]）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illegible]）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illegible]）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illegible]）燕王曰可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illegible]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餐（[illegible]）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illegible]孤竹[illegible]國漢屬遼西令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illegible]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illegible]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illegible]）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illegible]）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illegible]太公所封）足下不踰（[illegible]）楚（[illegible]）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illegible]）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illegible]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一本[illegible]妾一僵而覆酒上以云云）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也[illegible]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illegible]之字）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

（積參詳有兩本　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事同此中一段據古燕以代今事所其記者或有差互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亡之不信乃足下之編一凡出於無益謂實行義不成功亡之不足言也人曰其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人以自從公為人復以親得罪而莫有說之者也）

王噲（易王之子九十餘見上七年十五）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以敢欲伐也（言非如其讎以共伐代齊之不知代）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報齊（日念見之。正曰[illegible]以其後）身自削甲扎（扎牒也甲之事緣如之。正曰扎木簡牒之薄者）（甲用革如之凡成十六年食由甚煩甲而用之散也扎而以吉能似堅札）

（則當文）妻自組甲絣（絣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書字括綦組注組）（令紋盼除也證音以繩直物曰絣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時悲頑文能國）（狂十淸則統之又生我不知彼字與此不同）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自削甲札曰有大數矣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卽位至是）（補曰一本字人詳）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正）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秦陳故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曰自恃其強也）南攻楚五年畜積散（補曰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曰秦為所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陽君宋策齊宜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謂僅得其城邑五已盡而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卽之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

（后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illegible]補曰清濟之[illegible]）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illegible]以下況也泰[illegible]）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不以兵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齊西界以西為濟西河北謂齊[illegible]州在濮河之北者。正[illegible]）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則齊可亡矣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有子字此同）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寇猶亂也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拒敵）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齊。補曰為燕閒齊敗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此謂燕服之勢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為噲使噲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者論其世考其事當從鮑王之辭也據史記改）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頻也）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illegible]）（旋反同）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補曰欲當矣）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illegible]之字）（補曰一本無此同之）欲以駿馬見於王（為自衒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加）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飼為馬則此所獻為之食也。正曰獻凡以為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時說王噲已乃代一子質齊）（正曰鮑曰此為王噲事燕文云一子質秦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其時未可考）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焉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身之怨）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臞少肉）太后曰賴得先生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補曰姚本無者字）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地百里以為人之終也（終則女之身[illegible]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非之職也）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

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讋說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此燕篇蹈襲之[illegible]切所以人多稱之）

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illegible]）王而不能自恃（補國必傳後）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奈何合弱而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鰈）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韓趙魏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指三事）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合惟不在曰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下倣此　補曰姚當以三者字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北攻姚同）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　正曰秦時助中山者　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同姚　正曰按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又趙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稱楚與魏連兵中山失輔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連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也與世家異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略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邪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丘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逃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甚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

楚魏連兵無此事也齊策齊燕戰而趙取中山則史記之文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當因此策與齊策陳於合三晉事內而斷中山非亡也又二十始亡特遠其亡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之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疑謂此也補[illegible]從之後者也故雖子會魏王未能[illegible]朝[illegible]十吉猶未見而諸侯之亡也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蘇秦代親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宣（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宣王時事悉與孟子合甚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宣字）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秦蓋非鹿壽之所為　補曰徐廣云一作厝[illegible]後[illegible]本名[illegible]春秋後語亦作厝）（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一作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啟人為吏（以啟人而任之）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啟與支黨（補曰姚本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補曰一本無之字）其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秩始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齊策下　正曰何以知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此義上亦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燕人恫恐（元作怨　補曰姚本作恐）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

（者也使無五十之責則人時凡吉之伍才書之聖賢大無是事也非此則凡後世之江川貿貿而無徵者可知）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illegible]大邑）（補曰[illegible]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邊）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燕人立太（元作公補曰宮作大史有）子平，是為燕昭王。（此一年有死謂上曾也國之惡主也武蘇代之良說會尤之名息為之賓自今身元閉岐五而也昔齊閔所以清大十餘連於燕城而北矣而人下不以其言信其一五名莧者天下之公路也王可以虛損給事而衛敵故修閭之勝過足以對人下之與而遠臨淄之戰也　正曰大事記云之之書如所謂也守有武微子之之伐情是非以暴閒了噲將而說谷所惡耳才之本禮閒也利說之先條行由由不交有諸天下之名實不其天下會於是事以燕讓之子之功持國也則人從以為不如先為無而以傳人為之已而攻益會其亂會於是事伐三百石史以上而納之其患至此而是衡于後世因此亦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所是論非行則利從之外無非虛名好合什什者無本實禍人北瓜矣也君子之所謂以秋不成者其非如實理于）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秦亦燕保秦故）欲囚蘇厲。燕質

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元作侍）持（補曰史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以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故其合秦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三國無秦之交）伐齊之形成矣。（收齊魏相親故）（元）於是出蘇代，代（補曰史從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魏以下又見魏策段日為一章而複出此本新從從）鄒王曾子（補曰名十九年赧王四年庚戌）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元年）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補曰魏策載襄子謂襄子）即此類，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補曰句注見趙策）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當是云凡方者為斗若垂長柄則名斗尾斗十之柄其形若勺者是也○按續書十升量因常證云云）

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歠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斟注也　補曰即酒酣樂中擒進熱歠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句　正曰宋德云熱而歠之是也斟羹汁故名汁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污　補曰一本反十而擊之代王腦塗地正義云人十倒柄擊也）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昔晉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補曰蔚州飛狐縣東北百五十里　手本也趙世家大事記也亡七十四里趙無恒武代縣隨代北狄之利也其國在今蔚州之北從以為子卒在負定上十一年十二年武代令代外北吉大人云襄子是今之徒也史記作如虎狼五主於東方無親之而不顧子令各之地遂以為臨大利人大許非周仁義之所出）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甚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紀皆不言）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澠池，（補曰一本[illegible]）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illegible]）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補曰北盧注云水出[illegible]　正曰易水見前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史注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恆山之末）五城。（傳在北燕趙後也謂燕服背北之也北據此說然太易趙人之性暴有父子不相自養王武靈之入時矣而欲以其報反無親則之人至信之義然而燕昭之號之也早晝且附摩折附之以妬本可以有事又諸國敢之者殺為早辭以討其國是佊之損有天下也加之數十收兵絲台看其端則若云者因昭王之所來而責者史言蘇代復宣燕燕使以役如初北位主之素所蓄積也）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補曰正曰無考）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燕印也）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策未有此語本知卯此人言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陽王伐見之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補曰是客也以所因為堅者也使魏知其謂天下為度者十）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一本北百以）

（字他同）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罪反）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有少字他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已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奈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使役）詘指而事之（屈指也　正曰屈也補曰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而趨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補曰人趨己趨是他同）馮几據杖（[illegible]）眄視指使則廝（補曰音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睢仰目　正曰恣睢暴戾也後漢式傳注恣睢非草文原文合作）呴籍叱咄（呴吁籍践也當作又集韻吹吁也　正曰呴十供于具二反吹都活反下吉叱也上有呴字為復呴籍者亦不類當是叫符之伊來伊為跳躍兆跳踏籍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猶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涓者也　正曰見比）（家類人見用據車昭云今之中有是書侯注中有宮名居卑而消業也如漢云主通書揚出入分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北無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此同處惜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當恥君臣問對無他事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燕昭雖人之姓也欲無共術士我由役之對人下之將士乎馬之於萬世之美使太史公摘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則修之法矣　正曰主國用賢關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為三代之人太史公用為諒善燕北氏則修之法則不係此　補曰人事紀斷趙引國策說范立云今按說范文小異補逞子傳選為不用說吉此則所云見所謂論書取以見入者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即指國如鞭）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謂敝之也）故

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五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一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舉起之王　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衍）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正曰與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名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廁也當作屏匽路廁　補曰周禮宮人為其井匽所以受不潔鄭司農云匽路廁也　跨猶伐之長即後事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啟之引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與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此謂齊二事舉是蘇子所以告燕王天下之正理也齊用之不復理而報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已已無事而後可以休人之責已無實而後可以求人之實　正曰不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燕伐燕不行仁政而加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代之言特其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理哉）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為）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秦（補曰大作本高本加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亦殘　補曰此已秋事此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肥亦大也）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秦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讎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齊并之是益齊也北夷（齊之北國　正曰宋說云北夷謂山北狄州齊者云春秋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齊國衛宋上方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紫為貴）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

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貫秦而咬使秦之盟 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矢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 正曰此本長賓之秦史長有之欲反以待破○文為是按魏策有此文法皆即擯二字字○因爲字狀行）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令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時則以務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革履也○當作屣 正曰躧所行人跣之履鞋也○徐云謂之屣不正納履也 補漢志呼戰女躡跗填字與躧同後進）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

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必來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怨已 正曰心痛如刺然[illegible]然字小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貴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嘗來言纔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 正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則之事齊據秦而說秦以伐齊非時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文遂以此策皆誤據其下○且史記代事前後固多誤○此乘五十乘五五以為說士者之類代為燕閒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舉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重主此時而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時而史允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將有）蘇代為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鰌州于求）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

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於故多術）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未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人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地缺）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作筥）何為煩大王之廷耶（煩之也）昔者楚取章武（屬勃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去猶大也○上上地燕嘗攻得而不凡也 正曰此可本作恐北非）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執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向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於千切戟矛為於德戟低本所以飾也）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背秦）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

與（補曰與千秋姚本下復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背負床立○本作將也）不得（此為當不得不疾與乎○）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妻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曰此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僨而覆之（僨仆）於是宣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妻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此策說已有蘇秦章）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訑州 謂欺曰訑 補曰訑徒禾反亦作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燕人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訑謂訑言所爲而實不可復古者使明使通使智使忠五月可也夫已明矣　補曰材技謂也人以爲用此不立之論也次適之不損技恩使貧使富求謂御備其進導也此之謂也）蘇代謂（元作爲燕）奉陽君（比不具從變備　補曰抗見趙策）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爲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有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齊將　補曰無考）使不伐宋者（補）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道通導也言取本作收之與之也　補曰即此策下文所云自以爲不取道而去之以謀伐趙曰齊而爲之私於謀趙以私之）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言子當不當代請之使爲已請齊　補曰無此爲謂代奉我人吾奉陽君之言指有我人之猜爲趙言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必欲齊守加兵）吾必守子以甲（言子不聽則然　補曰謂古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會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言所以告奉陽之言於代爲惡然王善代必忠之故代言王以無患爲甚）

（亂齊趙所以材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見惡）代出爲之以成所欲（出言舍不齒也言如其有累而舍爲之故猶材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臣非張孟談也（持猶倚　補曰持字疑衍）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爲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燕二策趙人）齊人使公王曰（齊人姓名　補曰一本公王曰命說曰三字書三處中近上有方文三書句有屠狀處姓加燕以對人字折成有公王丹犬公王學則公王被也此皆有此技命說奉陽君　補曰說即丈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韓此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一作令）令不合燕今以燕爲上交吾所恃者順也（公王父名　補曰無考此且下言有甚於其父述前質諫趙策奏欲伐宋事以三晉攻秦使順也言之患即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爲讎見之知（元作如）無厲（補曰無害也）今賢之兩之（兩謂封與之　補曰賢之謂以代爲賢而與之並也）已矣吾無齊矣（此述奉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何王字）王（誤以爲字）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倍之爲小人）因是而倍之（倍背古無通　補曰吉當曰是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奈何也故齊趙之合

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不順燕今乃合而將之故有死逃之累　補曰言二國之合必有於燕苟順而無害則之利也然亡之死逃等事不足論）逃不足以爲恥爲諸侯不足以爲臣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補曰厲史書趙秦策死不足以爲臣患又堯舜之賢而死而斯與秦策范睢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欲則二國當惡代矣然二國卒不可因則代之患皆在所分交猶背）而後相效（效後人見其不可因而効也）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補曰一本此有爲字）不若進而去之（詐以其進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述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如秦以絕趙）深結趙以勁之（此欲趙以絕秦也結秦以斷趙自然結之勁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雖爲之不累燕（補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借之臣非爲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以有也吾猜奉陽）弗予相（予謂讙　補曰予謂代）又不予卿也（補曰一本不予卿○又不予卿也○十字爲蘇子自言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上言　代爲奉陽謂其怒燕者故也）故臣雖爲之不累燕（又其疑代爲燕故代此爲燕於二國二國不然燕也）又不欲王（欲猶損也）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爲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古今人表柏舉伯舉之類）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傳不書　補曰即儀去楚之事）白圭逃於秦（[illegible]）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薛公釋戴（[illegible]）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爲士（[illegible]）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爲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illegible]）

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

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此○倫今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合之之志。雖謂此少平收脩之行。小人志大之類。而燕卿為之。此其所以不立也。補曰當此以下北逆者之行）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古的字）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魏（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一作趙）趙（正曰上魏曰得趙燕因合於魏而得趙也）齊遂北矣。（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齊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十八年）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一作聞○閒間也○閒補曰一本作閒。正曰閒者發故作曰閒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晉兵也。晉今魏為陽狄以伐齊。正曰晉地在下文。亦曾下可見）令人（一作令）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故地也。（振救也。蓋欲復王曾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也）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原此也。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正曰此策則燕取之於齊當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陽狄字誤當作漁陽。據此文兩言陽城及狸。則正義未為可據）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此謂蘇代之於燕齊皆有謀。而復言其情狀也。而獨為燕間於之深何也。蓋王質也。非燕康嫻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不知其所質。仁者不為也。獨不念當其質於齊乎。補曰蘇代須行不為一主於此。其謀亦於彼後矣）

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讒之）故獻御書而行。（獻御猶勸者以言）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

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忠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吾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貿（一作鄮）鄮（補曰貿當作貿省之字增在他）臣。（貿猶賣）臣之所重處重留（一作卯）卯（正曰一本卯作卯姚同。撥此則當十擊重卯猶言累卯也乃危之也。上文忽多重字也重猶難也猶厄於齊為燕）燕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不待一本猶對列者也姚同能合于紐列句判子是謂即列字也則列也擲斷眾次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由）與之言曰。（王與之言）去燕之齊可也。期（一作其）其（補曰當作期字通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行代於齊。正曰以齊為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衍上字）王（正曰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疑上即不字之訛）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令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燕之謀。正曰此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齊犬馬而不言燕。（正辭也。犬馬言已疑齊如之人不測燕之謀。補曰一本犬馬作狀姚同字言無狀字恐即狀）今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姚本上句欲用之無中間五字大事而勝）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醳釋同。與舍也。補曰魏世家如耳云以來醳樹依持醳之。重猶云亦醳字）剸（元作剸）剸（補曰專字）任所善。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盈猶滿。謂為人臣者皆有此大志。非燕昭之明代其先成功成矣。請不能為此。是他人事代之諫齊亦其本據樣之於燕人。收我故齊。補曰此策上代在齊而為燕者。故之於上者。故代以書自白。文多不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又樂毅以趙亂適讎主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事其志齊之復志未遂也。蘇代之說為之間齊趙之交。獻秦之說。騙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事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欽何也。蓋欽之。為燕約縱伐秦厭人。今用此以勝何救乎。代之為策。代之術行。又復欲用於燕。未能上之質明。有以御之。非所以成功也）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而國亡。（已曾謂大盛秦昭此七八九年。燕伐楚取）齊得宋而國亡。（正曰此上十八年入臨淄。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凡有功者秦之所忌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於天下上告楚）

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曰汶[illegible]賓又[illegible]岷。）乘夏水（江夏以汚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音暇[illegible]夏汶之水既東將合下又東夏水南出可見。）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五渚在洞庭。正曰公引本之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失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鷙鳥也。正曰射隼見易解卦上六云隼今之鶻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我起乎少曲（韓地。范睢傳伐韓少曲。補曰今大少曲南十上真云相近為十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所近武遂韓境泰州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山閒。正曰索隱云繇音由動也人命下同。）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卷不連此四字。正曰安邑女戟見前太原在河東將府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illegible]斷絕軹見又太原當為太行五日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絕也。[illegible]來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郡又太原地上黨以秦為地據此。）下軹（元作枳。）軹（補曰姚本我下塗軹道即河內軹軹只字。）道道南陽封冀（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江行此。補曰南陽即修武州封陵杜預云在滎陽。）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索隱曰滎澤口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溝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又事北灌大梁之策戰因以水人皆知之秦年月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illegible]以北[illegible]山黎縣皆比。）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注河水舊在白馬縣南通濟陽黃溝白馬口本斷之濬已今濬州縣史作外黃丘陽又事北作責宿陽挽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紀。）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古象字作為訛也。）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人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illegible]事攻之也。）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補曰藺離石見趙策文恐有離字姚注石字三本因作居攻此當秩。）

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此是[illegible]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上人云均州北武在隨州西南有均陵也。）塞鄳隘（補曰已見宋策。）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補曰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屬齊故北[illegible]郡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王。）至（補曰當作質。）公子延（祭子。正曰魏十。）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二字又[illegible]宋使日[illegible]逆兵相[illegible]也[illegible]即又。）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補曰[illegible]見前史記離石作藺石馬陵索隱云[illegible]陵在趙[illegible]。）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秦[illegible]後舅謂[illegible]侯。）適燕者曰以膠東（[illegible]。補曰此上所謂自以為罪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也。）用兵如刺蜚（蜚負蟲名許易也。補曰[illegible]本[illegible]刺又上去二音一本刺作判姚注本余入此字。）母不能知（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illegible]五年秦敗我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十年大事記從十五年云魏惠王後二年。）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拔我封陵志有華陰縣北岸門封陵今不然則封陵亦屬韓地。正曰[illegible]當作陸封陸見封陸註。補曰岸門之戰魏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二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謂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上秦已作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誤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蘇代事後處損秦之所以王合諸侯又其用非當急事也而諸侯其為獨一燕昭知之燕策不久[illegible]又最故諸秦積之成人者也。補曰文書明伏。）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因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生。）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

（皆故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謂故患者。補曰一本道作適，下無者字。姚同。義是）而（無之作先）先（補曰上缺有缺文）使除患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作予。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是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忠人）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一作今）承（上曰此言來水過伐呂周召事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其紙一似是趙之仕姚而為燕者，為燕求所以為絕也）

（上曰於缺）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是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蜃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而鳴）蚌合而箝其喙（箝脅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注拾諺啗皆作使諺兒死蚌腊即多一字蚌文類聚引三蚌時雨結次兒蚌補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按蜀本讀雨作兩兩字絹兒恐誤有據然按類編作對沈上反鷸知將雨而鳴即解上兩不通作相字通韻音本亦有此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當與趙惠三相及此策作不可考惠王明上十九年按上三十七年癸未）

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五國謂趙楚韓燕魏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即墨。補曰以按傳惟莒即墨未下燕世家云獨莒即墨未下正曰燕時守聊城不下之事而此說說見齊策）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史趙封於觀津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來（元作水）承（正曰說見上）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暴曝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作郤，郤不合也）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主舉國至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後章）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先而故數無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猶言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愛也幸親寵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以循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作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假節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為魏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illegible]王[illegible]以[illegible]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去趙燕大事亦附見於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經。補曰一本作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先魏之所同願也（是欲得淮北地欲得宋地由齊）

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非已舉其遺民怨之。補曰一本約楚魏本盡力姚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具文為略）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又遂）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補曰此數語姚本無也）大呂陳於元英（大呂[illegible][illegible]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云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反乎曆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元鼎以上休數故歸之曆之室。正曰曆文作磨周禮遂師抱磨書曆史表磨侯漢表作曆古字通用說見秦策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宮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鼎今反歸之正曰本無）齊器設於寧臺（燕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幟之處）植於汶皇（汶水出泰山萊蕪皇竹田曰篁燕以齊為塞。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廣云燕之植移於齊之汶水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移植於汶上之竹索隱云一本亦旗鼎臺今文以殺書為[illegible]有萊國云燕門之植植為燕宮蓋因毅語也恐謂在汶以本宮之林歸為燕門之林）

（句法正同。補曰一本從之。）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爲慊于志。）以臣爲不頓命，（補曰嗛）故裂地而封之，（補曰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遡太公數之。）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主之庶當悉庶孽之亂。補王疏順之。）施及萌隸，（萌氓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鴟夷，榼名，馬革為其形似，雖貴。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韋昭曰：取馬革為鴟夷榼形。）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一本化。索隱云：子胥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離，罹也，補遺。正曰：離罹通。遺亡。）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補曰去義也不潔己也名技彼雖）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雖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補曰一本無十字並削。）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序有）

（補曰：大事記起十八年，樂毅之下齊也，止使燕寬武致除暴，令齊民各遂其願而權之。此桓公管仲於鄣人賞者之所封，上卿之墓也，可以悅其民為無不為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五歲，曰：吾不速來之，俟彼悔前之非，以遍恤下，而撫其民，則樂毅也。惟此言，則世之論毅者，宜其然矣。朱子曰：樂毅非戰國之士，何嘗見王者之師？人曰：毅初舍兼并之師，又國人思湣王之暴，故一舉而下齊七十餘城。湣王死，人心之怨已解，然王國分功，故急遠之以燕之身，求止於此。況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固不欲取。且身不能顧，後在當時，求忠志意之樂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國。愚謂樂毅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其傳聞某當然。微以毅之自言，蓋不但是，隙八百歲以上比，樂為美以本無其實也。秦以燕伐齊，燕以秦伐秦，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而為能用之乎？師有寬武除暴，是收燒寶獻器，不足以備其實也。故愚著朱子說，俾知孟子也。）

（日之論，以見其不為於敗如此，而敗陳人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張丑爲質於燕，（正曰：丑見齊策，非魏中山等策，與見威王田嬰公仲敗須相涉，恐非齊王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刲）及（補曰姚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補曰：韓非子說林同此。）王喜（惠王曾孫元十。燕王立十二年丁未。）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氏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子。補曰：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閒為昌國君，某使王閒北閒人。）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補曰史作卿秦，一本作慶，諸作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毅之族）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北九年有。正曰：史在上去四年，於此也。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休補去也。願欲使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自非而掩蓋之，王言所言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聞雖無出之，猶以明有怨）（於我人不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挑。）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故寡人之過，非君孰（凡作怨）怨（補曰字有誤，一本心所姚同）望之？令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郁薄我而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又忠之任用之。正曰：有過失當責，反順用之。）令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得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本此有補字，姚同。）家之有垣牆，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如字。）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

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爲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補曰此語指所記須不久）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後者必先有大而責論者不然補曰恰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絶智不簡功（所與共大偕業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絶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補遠之上可有）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意君曰（意度其無）余且慝心（得之以不占之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也（補曰主我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補謂過而不改然後爲過樂乘在於後依代趙其於閒未光有可絶之處而能保如此懼人亦其懼也可去長樹）

（也可食何閒地之深也柳與喜辭條達明義婉而敬復天下之得文也上曰貢其出乎以明燕薄也而揚過悔又無則之意少本見其衆可以擇識而又閒也補曰新序以此爲燕惠王遺樂毅書者又鮑本云惠王當云今之下使人獻之以策而史所載惠王張我無數篇之語前章燕王使人讓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以錯閒也且集以此爲樂閒答書而長閒來燕不用其計於東何與史見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閒則走閒而將而被虜燕也家則云秀趙人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樂史所記多舛故如此書非樂閒事而新序之說爲是又）秦并趙北向迎燕（補合也從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補曰皇）使者過趙趙王（補曰）繫之使者曰秦趙爲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燕補曰恐燕字訛）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爲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補曰本並作郄隙則）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爲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爲秦北下曲陽爲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秦趙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此并指果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爲王患之秦王以爲然起兵而救燕（是時秦九年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非救之比十八年）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本作鞠下同索隱云音麴人以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傳曰丹質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批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補曰一本批作排韓子作此字）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補曰姚本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爲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然）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以（補曰史作謂然以）委肉當餓虎之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己憂危皆以死須之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爲太至而情爲之自殺今亡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光名補曰一本作智深勇沈史作勇沈）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所曰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爲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下今太子所圖有國）所善荊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衍願字）願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起趨出姚本即起）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補曰上夫曰俛書俯俛即俯字漢書免諸傳俛仰俯俛出米方利俛伏頫江印佩）僂行見荊軻（欵款然一介而傳）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

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外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一本長者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言其死非為他欲激軻決死之事）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八字作明不言也姚同史同[illegible]）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世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而此其大辭或指僞嫡子亦借稱孤也人劉向曰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注引策作中天下之上）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此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闚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有破字姚同）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上來此分補言不知死所）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閒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掠地至燕南界（收趙地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今字）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涿郡方城縣有督亭注引此補此上反云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到向荊絲云督亢膏腴之地盖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

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補曰一本為之奈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揕刺也知鴆反　補曰揕一作抗改也一本進有一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振也人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腐者爛之極　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而已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刃也若淬刺成火焠同　補曰淬焠通取內文說文徐云淬劍燒而令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鍛而淬之也後漢注云以藥水鋻之首為淬鋻吉電反）以試人血濡縷（小水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行具也）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牾（一作悟牾

補曰悟作逆姚作忤忤元視本）視（狀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　補曰詩毛傳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疏軷謂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轢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比形例云變徵為商立意音　補曰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筑劉子云荊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荊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悲忼慨壯士不得志也　補曰一本慷慨作忼慨本子是謂後語作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上誤後語蒙頗註云蒙恬弟也）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作拒大王）願舉國為內臣

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事賓客之禮正曰大事九相加奉坐入秦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注引正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愚按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又嵕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荊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升高陛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之夷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慴懼也）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摻其室（摻把持也與操同音人多然以室劍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中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荊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提擲也補曰且即予反史提又中提矣太子諸同此）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提擲字本擿字也）擿（補曰說本為擿宜史無提字二字即上語說注衍之擿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值益反亦作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踞坐展兩足如箕補曰既斷秦股何云箕兩未）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約）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荊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衆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云十三年而）

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虛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失大矣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責侵地取質以歸此豈特己有之所可恃哉或曰操似矣大才不用不能自事其神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或賞為之荊軻之事遂以骨刺其所不可者劇從憤於一朝而軻亦誅於極威亡自衣社送者徐琛其不幽深而先收卿也吾矣軻不足道也燕役留侯亦似作為發北其人宜思或盡橫志使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逮漢中則不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李子忠且至一之行也惟軻於此則無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作之智寬很之威千騎萬衆之衆惟推奮擊就無覺者夫秦天下人不能得良日猶見其竟日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為政如置中矣何敢復之變犯以三人並論惡謂三人張仇之志則同以智略言之則與胡說當矣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春秋分釋北燕國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廉陽薊縣其國僻小不通諸

夏自召公至簡公歀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而秦滅燕矣容齋四筆北燕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事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侍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人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強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為趙所敗太子丹謂荊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廝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戡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度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為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人雖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

晉劉昫梁丹仍其舊閣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免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拔損以迄於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吳澄春秋纂言自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召公九世惠侯僖侯頃侯哀侯鄭侯繆侯七年莊公當魯隱元年在位十八年宣侯十三年桓侯七年莊公三十三年襄公四十年桓公十六年宣公十五年昭公十三年武公十九年文公六年懿公四年簡公款魯襄二十九年爲元魯昭三年奔齊始見經悼公魯昭七年爲元魯昭十二年齊納簡公于陽悼公七年共公五年平公十九年惠公十二年獻公二十八年孝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湣公三十一年僖公三十年桓公十一年文公二十九年易王十二年王噲九年昭王平三十一年惠王七年武成王十四年孝王三年至喜三十三年秦滅燕按燕世次多繆誤史記以簡公爲惠公以惠公爲簡公莫詳孰是北邊備對邵公封燕其在九州則幽州地也及在漢世即十三州中之幽州在唐世則幽州范陽郡也范陽郡即古涿鹿也其國之名燕者借燕山名之也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不在范陽也故知其名出於借用也秦滅燕其地爲上谷（易州）右北平平州遼西營州遼東（唐末入勃海）至契丹立晉得十六州

乃以幽州爲燕京風俗通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荊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荊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肥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惜也故閭閻小論飾成之耳燕丹荊軻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僇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匕首擅燕

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爲蛛蝥之靡聶政爲壯士之靡荊軻爲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晦菴語類燕丹知燕必亡故爲荊軻之舉（德明）唐宋名賢歷代確論燕國之興亡潁濱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謀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循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辟陋之中而會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戢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荊軻能害秦王亦何以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溫公曰燕在春秋時王常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受子之而敗死爲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強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南燕國

西漢書地理志南燕國姞姓黃帝後師古曰姞音其乙反縣名屬東郡國在今大明府滑縣。燕伯　伯儵　燕仲父白馬縣東郡志南燕即胙城縣也本古之胙國左傳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又爲古之燕國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是也漢爲南燕縣在後慕容德都之僭號東燕縣隋開皇三年廢東郡以縣屬汴州十八年文帝因覽奏狀見東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何東燕之有遂改爲胙城屬滑州唐武德二年於此置胙州領胙城又置南燕縣四年廢州胙城屬滑州宋熙寧五年隸開封府金明昌間河改南道胙屬於衛貞祐南遷以河爲固割故胙城之西境與汲縣之長樂鄉於宜村渡立胙城縣是爲新衛州此城遂廢故胙城之東境今在白馬境內大名舊章云今燕關是也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九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五　十四支

郊

郊祀配侑

郊祀配侑事實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其功德其殷盛以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玉海易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祖考配帝其來遠矣會與申郊祀禮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禮記祭法鄭氏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夏后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大時於禮異可用名也死屬為附大異其名嫁用之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曲禮疏孝經說云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后稷配天南郊人配以此郊則周人以嚳配圜丘亦當配方澤也）文獻通考禮記正義曰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為祀感生之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周為木德威仰木帝言以后稷配蒼龍精也王肅駁之謂漢世英儒自董仲舒劉向馬融之倫皆言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無如玄說配蒼帝也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昊天有成命郊祀上帝則郊非蒼帝通儒同辭肅義以為唯郊是祭天神者宗廟之殺祭郊即圜丘圜丘即郊以所在言之謂之郊以所祭言之謂之圜丘於郊築泰壇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也祭法所謂燔柴於泰壇則圜丘也郊特牲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此言冬至祭圜丘而謂之郊者以

圜丘在郊故也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妄釋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註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註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鄭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註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枝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二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為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煙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二祀常並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惑於鄭註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蓋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馬端臨按祀天莫大於郊祀祖莫大於配天四代之郊見於祭法經文簡略後之學者莫不求之鄭註而註之叢雜牴牾如此先儒謂其讀祭法不熟見序禘於郊之上於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為祀天然康成漢人也西漢之所謂郊祀蓋襲秦之制而雜以方士之說曰太一曰五帝叢雜而祀之皆謂之郊天太史公作封禪書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而必以舜類上帝三代郊祀之禮先之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曰郊祀志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是以天為有六以祀六帝為郊自遷固以來議論相襲而然矣康成註二禮凡祀天處必指以為所祀者某帝其所謂天者非一帝故其所謂配天者亦非一祖於是釋禘郊祖宗以為或祀一帝或祀

五帝各配以一祖其病蓋在於取讖緯之書解經以秦漢之事爲三代之事然六天之祀漢人崇之六天之說遂固忘之則其謬亦非始於康成也愚嘗著漢不郊祀論見所敘西漢事之後　郊特牲疏先儒說郊其義有二聖證論以天體無二　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爲天有六天丘郊各異圜丘之祭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謂之宗一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建寅之月也疏此易緯乾鑿度文左氏傳哀公元年伍員曰少康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杜預集解物事也）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牛二（注用牲告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多士王若曰天命罔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言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君奭周公曰成湯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保乂有殷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佐湯功至大致治有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呂刑三后（伯夷禹稷）成功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詩大雅文王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鑒于殷駿命不易　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鄭氏箋克能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孝經聖治章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唐玄宗注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謂圜丘祀天也周公攝政因行郊天之祭乃尊始祖以配之也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也君行嚴配之禮則德教刑於四海海內諸侯各修其職來助祭　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疏鄭玄以祭法有周人禘嚳之文遂變郊爲祀感生之帝魏王肅著論駮之馬昭抗章固執敕博士張融質之融稱周人祀昊天於郊以后稷配周禮圜丘則孝經之郊聖人因尊事天因下事地安能復得祀帝嚳於圜丘配祀稷於蒼帝之禮乎且周頌思文后稷配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則郊非蒼帝通說爲長王義其聖證論鄭義其三禮義宗）公羊傳宣公三年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祖謂后稷）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

與會合則不能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禮記郊特牲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言俱本可以配）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西漢　西漢書郊祀志漢文帝十六年用新垣平言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　武帝元鼎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二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　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又云王莽奏孟春正月上辛合祀天地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夏日至使有司奉祭北郊亦以高后配

東漢　東漢書祭祀志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配地　光武紀建武元年祭告天地未以祖配　杜林傳建武七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下公卿議侍御史杜林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乃定從林議依舊制以高祖配　祭祀志光武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三十二年遷呂太后于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是年四月改爲建武中元（元年當與甲按本紀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以呂太后不宜配食尊薄太后袁宏紀曰夫越人而戚否者非情於彼也親戚而加尊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爲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

魏南宋書禮志文帝南巡在潁陰有司爲壇於繁陽故城庚午登壇受禪降壇視燎成禮未有祖配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景初元年十月乙卯營洛陽南委粟爲圜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采摭殘闕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畤神祇兆位多不見經是以制度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繫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

帝舜配號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文獻通考馬端臨按北以郊與圜丘爲二處用鄭玄之說其時康成所註二禮方行王子雍雖著論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說然魏晉而後有天下者多起自匹夫其祖父未有可以配天之功德非如虞夏四代之比而康成之所謂配天者以爲周祀天於圜丘以嚳配謂之禘祀五帝於郊以稷配謂之郊又祀五帝及五人帝於明堂以文王配謂之祖祀五神於明堂以武王配謂之宗此三祭者必皆有祖考可配而後可以舉事是以魏文帝之時有郊祀而未有祖配直至明帝時復遠取舜以配圜丘然後以武帝配郊以文帝配明堂蓋拘於康成支離之說是以配天之祀必俟奕世之後又復上取之遠遠華冑以足之然後可以行禮耳　魏蔣濟爲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爲舜後推舜配天其後蔣濟著文以追詰隆謂舜本姓嬀其後曰田非曹之先著太以追詰遺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曹氏族出自邾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又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

胤周則非舜後明甚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濟曰夫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虎也如玄之說有虞以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自正始以後終魏代不復郊祀隆又上表云古來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配食於郊者也漢文初祭地祇於渭陽（漢武帝時始立汾陰后土祠孝文時無祭地祇於渭陽事）以高帝配孝武立后土宜依古典以武皇配天地

吳南宋書禮志孫權末年南郊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以配天

西晉晉書禮志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熹奉皇帝璽綬策書禪位于晉景寅武皇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貶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地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太康十年十月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且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以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所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東晉南宋書禮志　元帝大興二年三月辛卯帝親郊享祀之禮一依太始始郊故事　明帝咸和八年立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晉書禮志晉初以文帝配明堂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虞議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惟祭天帝案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詔從之

南宋南宋書禮志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奏高祖配天郊武敬皇后配北郊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玉海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享南宋書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遠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僞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爲允詔可

南齊南史齊本紀高帝建元二年春正月辛丑祀南郊無配建元四年三月武帝即位夏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高昭皇后配北郊

梁隋書禮儀志武帝即位南郊以皇考太祖文帝配閒歲北郊以德后配以正月上辛行事五年迎氣以始祖配（時明山賓議以始祖配五帝從之）

陳隋書禮儀志武帝永定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以皇考德皇帝配閒歲北郊以皇妣昭后配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南郊改以高祖配北郊以德皇帝配　三年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　廢帝光大元年又以昭后配北郊

後魏北史魏本紀道武皇帝即位二年正月親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　癸亥瘞地於北郊以神元竇皇后配

北齊隋書禮儀志制圓丘方澤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圓丘則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南郊祀感帝靈威仰以高祖神武皇帝配　夏至方澤神崑崙皇地祇以武明皇后配　北郊如南郊祀神州神亦以武明皇后配

後周隋書禮儀志孝閔帝元年正月詔曰予本自神農其於二丘宜作厥主始祖獻侯啓土遼海配南北郊文考德符五運受天明命祖于明堂以配上帝自後圓丘祀昊天上帝方丘祀后地之祇皆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南郊祀感帝靈威仰北郊祀神州皆以始祖獻侯莫那配並以正月上辛行事

隋隋書禮儀志文帝初受命再歲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夏至之日祭皇地祇於方丘以太祖配　孟春上辛祠感生帝赤熛怒於南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孟冬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以太祖武元皇帝配　五時迎氣祀其方之帝各配以人帝以太祖武元帝配五官及三辰七宿亦各依其方從祀　煬帝大業元年孟春祀感帝孟冬祀神州改以高祖文帝配其餘並用舊禮

唐舊唐書禮儀志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　孟春辛日祈穀祀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景帝配　夏至祭皇地祇于方丘孟冬祭神州於北郊皆景帝配　太宗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圓丘及明堂北郊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　高宗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議太祖景皇帝世祖元皇帝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為國始祖請奉祀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瀆請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配感帝從之中宗神龍元年九月五日親祠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以高宗天皇大帝配玄宗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饗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縚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二十年蕭嵩為中書令改撰新禮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圓丘高祖神堯皇帝配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夏至祀皇地祇于方丘皆以高祖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圓丘立冬祭神州于北郊皆以太宗皇帝配　天寶十載五月已前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故將祭郊廟告高祖神堯皇帝室武氏革命天冊萬歲元年加號為天冊金輪大聖皇帝親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為始祖文皇帝后考應國公追尊為無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禮其後長安年又親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諸郊丘並以配焉

五代會要中郊祀禮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郊天以皇考烈祖文穆皇帝配

宋宋會要祖宗配侑　國初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僖祖順祖翼祖宣祖迭配太祖建隆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詔以將親郊祀有司議配座之制請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並以僖祖配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順祖配雩祀以翼祖配大享明堂以宣祖配詔恭依曾鞏元豐類藁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圓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焉宋會要太宗即位七祭並以宣祖太祖更配太平興國三年親行郊祀始奉太祖升侑　九年禮儀使扈蒙建議引孝經嚴父配天之義請以宣祖配圓丘太祖配大饗從之罷封禪祀南郊遂行其禮（太祖受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因之而興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再郊並以太祖配天於禮為允及將東封召蒙定禮儀乃奏此議時論非之）淳化四年正月庚寅朔親享五室辛卯合祭天地於圓丘以宣祖太祖升配　真宗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即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圓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圓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咸平二年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於圓丘以太祖太宗配　天禧元年正月十一日奉天書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太宗並配　仁宗乾興元年真宗崩六月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景祐二年五月一日詔王者奉宗廟貴功德禮天祀地則有侑神作主之尊當諦合食則有百世不遷之重朕以寡昧獲承天序寔賴先烈迨臻治平懼不能揚祖

宗之丕休顯前人之懿鑠夙夜惟念弗遑寧居恭以太祖皇帝奮淳耀之精膺樂推之運屬五代之否中華剖裂黃戚一震罔不率俾炎精熙恭皇綱再張聿其業鶩納諸軌度規摹閎遠詒萬世法太宗皇帝紹上聖之資膺繼及之運未閱歲復汾晉方夏一統尉候萬里興文教拔羣材思皇政經憂勞庶務惠澤漸漬浹人骨髓真宗皇帝欽明孝熙恢纘鴻緒勤儉以率下衆矜以慎刑撫和二邊兵不復用民靡知役物遂其生因時昭泰憲章考古登封巡祭聲明焯燿享國多載仁恩溥博昔商周之際則長發大禘嚴父配天述於漢氏亦能尊二宗立廟樂朕甚慕之肆我藝祖之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二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稽按典籍辯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稱朕意焉　六月九日太常禮院言將來皇帝親祀以三聖皆侑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詔恭依　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此後遂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宋史胡宿傳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三帝並配明年大旱宿知制誥言五行大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比給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宋會要皇祐五年八月八日詔曰祇見天地莫重於親郊崇嚴祖考無先於侑帝朕以紹圖敷治慎祀講儀祖功存定配之規宗德有迭主之序自合宮藏事參變舊文今稽古奉神特伸廣孝尊列聖以皆侑對三后之在天因自孝心不爲常制今來南郊三聖並侑其後當復如舊禮　二十六日詔曰王者因郊反始無大於躬親本孝奉先莫尊於主侑且明堂之配以著定儀而景祐之文盖存甲令雖倫事親之愛猶慎緣情之舉載諏羣議述考舊典皆以謂祖功宗德宜對越於上靈文昭武穆亦並嚴於祀位息民昭禮定保永圖自今南郊三聖並侑布告內外宜體至懷　初太常禮院言奉詔再詳定三聖並侑事伏以配侑之法前代不同古則一主而後或兼配皆是變禮稱文廣申誠愛也國朝景祐二年嘗下詔書令後郊禋三聖並侑其後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明堂大禮亦三聖並侑今陛下濬發德音欽明大孝況是本朝舊禮已再躬行於義無爽故下是詔　皇祐五年詔南郊三聖並侑今請大慶殿設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以三聖並侑仍前一日享太廟詔恭依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禮儀言將來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詔恭依　五

年四月三日中書門下言伏請奉僖祖神主爲太廟始祖每歲孟春配祀感生帝已詔禮院詳定儀注詔恭依始罷宣祖配位　元豐三年七月二十六日詔朕惟先王制行以起禮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配天一也而屬有尊親之殊禮有隆殺之別故遠而尊者祖則祀於郊之圜丘而配天邇而親者禰則祀於國之明堂而配上帝天足以及上帝而上帝未足以盡天故圜丘祀天則對越諸神明堂則上帝而已故其所配如此然後足以適尊親遠近之義昔者周公之所親行而孔子以爲盛者也事載典籍其理甚明而歷代以來合宮所配既紊於經乃至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此皆因陋昧古以失情文之宜朕甚不取其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羣神悉罷五年七月丁未詔以十月丙午有事于南郊乙卯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于太祖太宗真宗廟室孝惠孝明孝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獻明肅章懿各以配繼先後爲次　六年十一月五日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吏部尚書呂大防等言謹按國朝之制奉僖祖皇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以配郊丘季秋大享自唐及本朝皆嚴父之義伏請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詔恭依　徽宗大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議禮局言國家崇奉赤帝爲感生帝以始祖僖祖配侑與迎氣之禮不同尋與之也　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皇帝祀昊天上帝圜壇以太祖皇帝配　紹興二年按太常寺每歲常祀夏日至祭皇地祇以太祖皇帝配　十三年十一月庚申冬至合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元太常集禮至大三年十月三日大傅左丞相田司徒醜閭司徒紐鄰參議癸去年十二月初一日尚書省奏南郊配位從祀北郊方丘及朝日夕月奉聖旨教行者臣等議南郊不先祭北郊難祭今年十一月冬至日祭南郊以成吉思皇帝配明年春朝日夏祭北郊以世祖皇帝配秋夕月制可仍勅有司合用物品速爲供具祇備元史郊祀志至正三年十月十七日親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皇帝配享

國朝大明集禮配帝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盖祀天莫大於郊而祀祖莫大於配天也自秦滅學舊禮寖廢漢至光武始以高祖配焉魏明帝用鄭玄周祀天於圜丘以嚳配之說遂推帝舜以配圜丘晉武帝用王肅之說始以其祖宣帝配宋及隋或以祖配或以考配唐高祖武

德初郊以其祖景帝配太宗以高祖配高宗以高祖太宗並配開元中以
高祖配寶應初又以景皇帝配宋太祖乾德初郊以其父宣祖配太宗時
配以太祖真宗時奉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神宗
以後止以太祖配元至成宗朝始定郊以太祖配

國朝洪武元年初郊議配祀
上謙讓不許親為文以告
太廟曰臣於今年十一月三日冬至祀
上帝于南郊敢先告
祖考鑒觀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蓋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
就政治或有闕失懼有責焉去年
上天垂誡有聲東南人雷火焚舟及禁殿吻早暮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生之德故不敢輒以
祖配天也惟
祖神與
天通恐
上帝有問以臣之所行數奏

帝前善惡無隱惟
上帝鑒之饒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
廟廷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謹告明年夏至將祀方丘羣臣復請奉配其
上堅執前志不允羣臣固請乃曰俟慶陽平議之八月慶陽平諸將凱還十一
月十四日冬至群臣復固請
上勉從衆議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天于圜丘　北郊配位　配地之神周禮無文鄭玄以孝
經緯云后稷為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矣其說無據至
漢平帝用王莽之說以呂太后配光武時改薄太后為高皇后以配後魏
道武以神元竇后配則愈不經矣隋始改用太祖武元皇帝配唐高祖時
以景皇帝配貞觀中以高祖配宋初以四祖迭配皇地祇太宗時以宣祖
太祖更配其後惟以太祖配
國朝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親祀北郊奉
皇考仁祖淳皇帝配
議論正書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

而郊鯀祖高陽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推后稷以配天推文王以配上帝自周公始也周以前
無有也生民之詩后稷肇祀是后稷肇配天也鄭氏以為祭昊天於圜丘
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夫祖宗者廟之不
毀者也周之文武是也非配食明堂也禘五年之祭也周禘嚳而以稷配是也
非圜丘之祭也郊者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稚魄寶也　祭法有虞氏郊
嚳而宗堯展禽則曰郊堯而宗舜祭法商人禘嚳展禽則曰禘舜凡此者
後儒推本周禮上而至於虞夏商所以夫具傳也周僑又曰昔堯殛鯀于
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鯀殛於堯實為尊以
配天天亦頻享之乎歷三代而祀之亦不見於詩書乎不見於詩書而見
於左氏者知其誣也長發大禘也禘五年之祭當禘嚳郊嚳也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祖嚳也契之所自出也禘嚳而契配之也非天祭也
兆五帝於四郊五帝者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高陽也兆於四郊配迎氣之
祀于上帝也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者天之佐播五行於四時者
也四郊之兆五帝配之明堂之祀文王配之事物紀原配天有虞為神郊
之禮以祀昊天上帝始有配食之事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是也虞

以上尚德用有德者夏商稍用其姓代之先後至周始嚴父配天故孝經
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
明堂以配上帝注謂以父配天之禮始自周公蓋配天備食饗于有虞而
明堂之嚴父配帝則自周公始也西漢書郊祀志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
王莽奏言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
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尊其考欲以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
之遂及始祖是以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禮
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
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
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
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詐誅廢不復自親
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
也於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
宜立泰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於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
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從甘泉泰時河東后土於長
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

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大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莽又頗改其祭禮曰周官天地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墜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墜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墜則墜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誼一也天墜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墜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事天墜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燎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燎南郊墜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饗萬福降輯此天墜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以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奏可三十餘年間天墜之祠五徙焉魯吳中郊祀禮後漢光武建武元年祭告天地未以祖配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曰臣聞營河雒以爲民刻肌膚以爲形封疆畫界以建諸侯井田什一以爲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髠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稅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羣臣僉薦鯀考績不成九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明當遵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祭故事上從之續後漢書禮樂錄配郊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配郊之始也萬物本于天人本于祖而尊無二上道祇一本故禘于廟中以祀祖宗必祀上帝以所出之帝配郊于圜丘以祀上帝必推父祖以配故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歌思文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歌我將於是天爲祖宗之天祖宗爲王者之天以人配天合爲一天大報本反始而尊祖敬宗之道至矣故曰嚴父莫大於配天（鄭玄曰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上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按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昊天上帝郊之天帝也非五方之帝也詩周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思文后稷配天也故曰歌思文歌我將矣）自周而下歷秦及漢不見配郊之典至武帝元封二年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座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室始以高帝對坐五帝亦無配天之文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之高皇帝因雍四畤起北畤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其清爲秦）孝文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以高皇帝配孝武皇帝立泰一祠亦以高祖配今宜復南北郊周官天墜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鐘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墜其義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墜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墜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如此則合天地合祀以祖妣配之義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墜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墜祇皆出天墜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於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墜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群陽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群陰皆以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此孔光平晏左咸劉歆等議而莽之旨也其以高祖配郊是已其合樂以高后配地祇等皆非也夫大司樂之大合樂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皆備傳所謂樂備徧舞也其用樂

則有序而不備故曰乃分樂而序之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分六律六呂以合六舞用於天神地示四望山川先妣先祖別爲六位謂之六樂非合祭天地配以祖妣也其日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於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言六樂之用於三禮皆可感格天神則在圜丘地示則在方丘人鬼則在宗廟亦非以祖妣分配天地也凡郊祀天地皆天子親之無遣有司之禮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莽等乃謂合祭則親之分祭則遣有司皆曲說也依放經文附會邪說所謂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者也鄭玄以先妣爲姜嫄亦非也第周之先妣如太姜太任皆是也按詩書禮經別男女辨內外其制甚謹如舜二妃啓母太姒邑姜皆有大德爲帝后配聖娠賢祇以其主祔于宗廟而無配食地祇之典莽等乃傅會鄭以高后列于郊兆位並天地特襃母后容悅孝元后以爲基禍之詐爾光武中興既定郊兆亦未以祖宗配建武七年大議郊祀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公卿大夫博士議議皆同帝亦然之獨侍御史杜林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初不緣堯宜以高皇帝配（東觀記載林疏曰今以平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也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喻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作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國之歡心）隴蜀平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南北上禮也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以呂后賊害三趙專王諸呂幾危漢室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高皇后配西面北上非禮也祖妣先后非子孫之所得廢置也且復遵莽僞制兼天地矣失古今之通議毋后配地漢氏之私也明帝永平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始移郊於明堂祇配五帝後率以爲常魏曹丕黃初二年春正月郊祀天地于明堂移郊明堂合祭天地而無配曹叡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帝以配天宗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復分郊明堂以父祖配如周制景初元年詔祀圜丘曰皇皇帝天以始祖帝舜配方丘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以太祖配地郊以卞后配明堂以文帝配上帝既爲圜丘方丘又爲天郊地郊明堂推遠祖凡

毋后分配緣不知生出本末武以爲夏侯氏之子而乃祖虞舜者之文王以配天皆僞制也晉武帝泰始初詔群臣議除先后配祀禮也南宋書禮志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主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爲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南齊書禮志高帝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祠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殷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祠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按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嘗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爲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畤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

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至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於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於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便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祇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潔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潔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曆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犢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尊禮無明文惟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傳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群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初詔奉高祖配圜丘及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帝自餘悉依武德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于明堂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與禮官等奏議曰臣等謹尋方冊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詔建明堂伏惟陛下天縱聖德追奉太宗已遵嚴配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率意定儀遂便著令乃以太宗皇帝降配五人帝雖從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深乖明詔之意又與先典不同謹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尋詔意義在於斯今

所司行令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惟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祖宗合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爲謬矣故王肅駮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義旨也又解宗武王云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武王降位失君叙矣又案六韜曰武王伐紂雪深丈餘五車二馬行無轍迹詣營求謁武王怪而問焉太公對曰此必五方之神來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職命焉既而克殷風調雨順豈有生來受職殁則配之降尊敵卑不然矣故春秋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祀於明堂也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同配於明堂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未足援據又檢武德時令以元皇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於明堂奉遷世祖專配感帝此即聖朝故事已有遞遷之典取法宗廟古之制焉伏惟太祖景皇帝構室有周建絕代之丕業啟祚汾晉創聖曆之洪基德邁發生道符立極又世祖元皇帝潛鱗韞慶屈道事周導濬發之靈源肇光宅之垂裕稱祖清廟萬代不遷請停配祀以符古義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昔者炎漢高帝當塗太祖皆以受命例並配天請遵故實奉祀高祖於圜丘以配昊天上帝伏惟太宗文皇帝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之塗炭協天造於上靈請準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請依武德故事兼感帝作主斯乃二祖德隆永不遷廟兩聖功大各得配天遠協孝經近申詔意乾封初高宗東封迴又詔依舊祀感帝及神州司禮少常伯郝處俊等奏曰顯慶新禮廢感帝之祀改爲祈穀昊天上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檢舊禮感帝以世祖元皇帝配神州令既奉勅依舊祭感帝令改祈穀爲感帝以高祖太武皇帝配神州又高祖依新禮見配圜丘昊天上帝及方丘皇地祇若更配感帝神州便恐有乖古禮案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鄭玄注云禘謂祭上帝以南郊又案三禮義宗云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謂王者

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此則禘須遠祖郊須始祖今若禘郊同用一祖恐於典禮無所據依其神州本祭十月以方陰用事也玄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靈恩謂祭神州北郊以正月諸儒所言猥互不明臣顧會奉常司成博士普議於是許子儒與博士陸遵楷張統師權無二等共白北郊月不經見漢光武正月建北郊咸和中議北郊以正月武德以來用十月請備武德詔書乾封二年十二月詔曰夫受命承天崇至敬於明祀膺圖纂錄昭大孝於嚴配是以薦鱣鮪於清廟集振鷺於西雍宣雅頌於大師明肅恭於考室用能紀配天之盛業嗣積德之鴻休永播英聲長為稱首周京道喪秦室政乖禮樂淪亡典經殘滅遂使漢朝博士空說六宗之文晉代鴻儒爭陳七祀之議或同昊天於五帝分感帝於五行自茲以降遞相祖述異論紛紜是非莫定朕以寡薄嗣膺王緒肅承禋祀明發載懷虔奉宗祧寤寐興感每惟宗廟之重尊配之儀思革舊章以申誠敬高祖大武皇帝撫運興期創業垂統拯庶類於塗炭寘懷生於仁壽太宗文皇帝德光齊聖道極幾神執鋭被堅櫛風沐雨勞形以安萬姓屈己而濟四方澤被區中恩覃海外乾坤所以交泰品物於是咸亨掩玄闕而開疆指青丘而作鎮巍巍蕩蕩無得名焉禮曰化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者非物自外至也自內生於心也是以惟賢者乃能盡祭之義況祖功宗德道冠百王盡聖窮神業高千古自今以後祭圜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大武皇帝太宗文皇帝崇配仍總祭昊天上帝及五帝於明堂庶因心致敬獲展虔誠宗祀配天永光鴻烈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七月五日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議曰謹案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既言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昊天是也物之大者莫若於天推父比天與之相配行孝之大莫過於此以明尊配之極也人易之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玄注上帝天也故知昊天之祭合祖考並配請奉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於圜丘義符孝經周易之文也神堯皇帝肇基王業應天順民請配感帝於南郊義符大傳之文又祭法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所以名祭為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言祖而云宗者亦是通武王之義故明堂之祭配以祖考請奉文武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法之文也大子右諭德沈伯儀曰謹案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

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為詳備虞夏則退顓頊而郊嚳殷人則捨契而郊冥去取既多前後乖次得禮之序莫尚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二主明堂宗祀始兼於兩配咸以文王父子殊別文王父上配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齊於配稱宗祀之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頻黷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嚴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為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共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總配五天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等議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鑿乾構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紹統披元循機闢極高宗天皇大帝弘祖宗之大業廓文武之宏規三聖重光千年接旦神功廣德盤圖謀而難稱盛烈鴻猷超古今而莫擬豈徒錙銖堯舜糠秕殷周而已哉謹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皇帝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辭殊失因心之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成志忠而順美竊以兼配之禮特稟先聖之懷爰取訓於前規遂申情於大孝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數尊厥旨本合斯義今若遠據遺文近乖成典拘常不變守滯莫通使先臣照於君遠見郊丘之位下非於上靡違弓劍之心豈所以伸太后衰感之誠徇皇帝孝思之德慎終追遠良謂非宜嚴父配天事當若是伏據見行禮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祠理當依舊無改高宗天皇大帝齊尊曜魄等遂含樞闡三業之宏基開萬代之鴻業重規疊矩在功烈而無差事帝郊天皇祠配之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歷配五祠制從萬頃議自是郊丘諸祠皆以三祖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中書令張說奏請以高祖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文獻通考馬端臨按並配之制始於唐自鄭康成有六天之說魏晉以來多遵用之以為曜魄寶亦天也感生帝亦天也均之為天則配天之祖其尊一也至唐人始以為曜魄寶五帝皆星象之屬當從祀南郊而不當以事天之禮事之善矣然儀

帝之祠既罷祓復雖復其祠而以爲有天帝之分尊卑之別（永昌元年勑天無二稱帝是通名承前諸儒互生同異乃以五方之帝亦謂之天假有經傳互文終是名實未當稱號不別尊卑相渾自今郊祀之禮惟昊天上帝稱天自餘五帝皆稱帝）遂於郊與明堂所配之祖不無厚薄之疑乃
至每祭並配而後得爲嚴父之禮然則周公亦豈厚於后稷而薄於文王
乎則曷若一遵初議若郊若明堂皆專祀昊天各以一祖配之而感帝之
屬則從祀於天於禮意人情爲兩得乎舊唐書禮儀志代宗寶應元年杜
鴻漸爲太常卿禮儀使員外郎薛頎歸崇敬等議以神堯爲受命之主非
始封之君不得爲太祖以配天地太祖景皇帝始受封於唐即殷之契周
之后稷也請以太祖景皇帝郊配天地告請宗廟亦太祖景皇帝酌獻諫
議大夫黎幹議以太祖景皇帝非受命之君不合配享天地廣德二年五
月幹進議狀爲十詰十難曰集賢校理潤州别駕歸崇敬議狀及禮儀使
判官水部員外郎薛頎等稱禘謂冬至祭天於圜丘周人則以遠祖帝配
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配昊天於圜丘等臣幹詰曰國語曰有虞氏夏后
氏俱禘黄帝商人禘舜周人禘嚳俱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一也詩頌曰長
發大禘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二也詩周頌曰雍禘太祖也又不言祭
昊天於圜丘三也禮記祭法曰有虞氏夏后氏俱禘黄帝殷人周人俱禘
嚳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四也禮記大傳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五也爾雅釋文曰禘大祭也又
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六也家語云凡四代帝王之所郊皆以配天也其所
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也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七也盧植云禘祭名禘者
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八也王肅云禘謂於五年
大祭之時又不言祭昊天於圜丘九也郭璞云禘五年之大祭又不言祭
昊天於圜丘十也臣幹謂禘是五年宗廟之大祭詩禮經傳文義昭然今
衆舉十詰以明之臣惟見禮記祭法及禮記大傳商頌長發等三處鄭玄
註或稱昊天或云祭靈威仰臣精詳典籍更無以禘爲祭昊天於圜丘及
郊祭天者審如禘是祭之最大則孔子説孝經爲萬代百王法稱周公大
孝何不言禘祀帝嚳於圜丘以配天而及言郊祀后稷配天是以五經俱
無其説聖人所以不言輕議大典亦何容易猶恐不悟今更作十難其一難曰周
頌雍禘祭太祖也鄭玄箋云禘大祭太祖文王也商頌云長發大禘也玄
又箋云大禘祭天也夫商周之頌其文互説或云禘太祖或云大禘俱是
五年宗廟之大祭詳覽典籍更無異同惟鄭玄箋長發乃稱是郊祭天詳

玄之意因此商頌禘加大傳云祭天如春秋大祀于太廟爾雅禘大祭雖
有大亦是宗廟之祭可得便稱祭天乎若如所説大禘即云郊祭天稱禘
即是祭宗廟又祭法説虞夏商周禘黄帝與嚳大傳不王不禘禘上俱無
大字玄何因復稱祭天乎又長發文亦不歆嚳與感生帝故知長發之禘
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五帝之大祭群經衆史及鴻儒碩學自古
立言著論序之詳矣俱無以禘爲祭天何棄周孔成康之法言獨取康成
之小注便欲違經非聖誣亂祀典謬哉其二難曰大傳稱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者此説王者則當禘謂
祭法虞夏殷周禘黄帝及嚳不王則不禘所當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夏出
黄帝殷周出帝嚳以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既無宗廟即是自外至者
故同之天地神祇以祖配而祀之自出之説非但於父在母亦然左傳子
產云陳則我周之自出此可得稱於太微五帝乎故曰不王不禘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
之祖只及太祖而已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此之謂也鄭玄錯亂分禘爲三
注祭法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一也注左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
箋商頌又稱郊祭天二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太
祖謂文王王也禘是一祭玄析之爲三顛倒錯亂皆率胸臆曾無典據何
足可憑其三難曰虞夏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昭然自漢魏晉已
還千餘歲其禮遂闕又鄭玄所説其言不經先儒棄之未曾行用愚以爲
錯亂之義廢棄之注不足以正大典其四難曰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者皆
是鄭玄之學請據鄭學以明之曰雖云據鄭學今欲以景皇帝爲始祖之
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玄云此周禮也七廟者
太祖及文武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
夏不以鯀及顓頊昌意爲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爲例其義又異
是爰稽邃古洎今無以人臣爲始祖者惟殷以契周以稷夫稷契者皆天
子元妃之子感神而生昔帝嚳次妃簡狄有娀氏之女吞玄鳥之卵因生
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大功舜乃命契作司徒百姓既和遂封於商故詩
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此之謂也后稷者其母有邰氏之女
曰姜嫄爲帝嚳妃出野履巨跡歆然有孕生稷長而勤於稼穡堯聞舉爲
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大功舜封於邰號曰后稷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故詩
曰履帝武敏歆居然生子即有邰家室此之謂也舜爲有天下稷契在其
間量功比德抑其次也舜授職則播百穀敷五教禹讓功則平水土宅百

按該國語曰聖人之制祀也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事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死皆居前代祀典子孫有天下得不遷而祖之乎其五難曰既遵鄭說小德配寡遂以后稷只配一帝尚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鄭義可乎其六難曰衆難臣云上帝與五帝一也所引春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訓衆則上帝是五帝臣曰不然旅雖訓衆出於爾雅及為祭名春官訓陳注有明文若如所言旅上帝便成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便是四鎮耶其七難曰所云據鄭學則景皇帝親盡廟主合祧却欲配祭天地錯亂祖宗夫始祖者經綸草昧體大則天所以正元氣廣大萬物之宗尊以長至陽氣萌動之始日俱祀於南郊也夫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質也器用陶匏性也牲用犢誠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禮也故白虎通曰祭天歲一何天至尊至質事之不敢褻黷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國家一歲四祭之黷莫大焉上帝五帝其事遂闕恩亦甚矣黷與恩皆禮之失不可不知夫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君子不以情變易國家重光累聖歷祀百數豈不知景皇帝始封于唐當時通儒議功度德尊神堯配彼天宗大宗以配上帝神有定主為日已久今欲黷神堯配含樞紐以太宗配上帝則紫微五精之帝佐也以子先父豈禮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已祖宗乖序何必上稱皇天祖宗之意哉若夫神堯之功大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臣以為郊祀宗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為始祖既非造我區宇經綸草昧之主故非夏始祖禹殷始祖契周始祖稷漢始祖高帝魏始祖武皇帝晉始祖宣帝國家始祖神堯皇帝同功比德而忽昇于圜丘之上為昊天匹夫曾如圜丘不如林放乎其九難曰昨所言魏文帝丕以武帝操為始祖晉武帝炎以宣帝懿為始祖者夫孟德仲達者皆人傑也擁天下之強兵挾漢魏之微主專制海內令行草偃服袞冕陳軒懸天子決事於私第公卿列拜於道左名雖為臣勢實凌君後主因之而業帝前王由之而禪代子孫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其十難曰所引商周魏晉既不當矣則景皇帝不為始祖明矣我神堯拔出群雄之中廓清隋室拯生人於塗炭則夏禹之勲不足多成帝業於數年之間而漢祖之功不足比夏以大禹為始祖漢以高帝為始祖則我唐以神堯為始祖法夏則漢於義何嫌今欲革皇天之祀易太祖之廟事之大者莫大於斯曾無按據一何寡陋不媿於心不畏於天乎以前奉詔令諸司各據禮經定議者臣幹忝竊朝列官以諫為名以直見知身以學見達不敢不盡

竭以裨萬一昨十四日具以議狀呈宰相宰相令朝臣與臣論難所難臣者以臣所見獨異莫不騰辭飛辯競欲碎臣理鉗臣口剖析毫釐分別異同序墳典之凝滯指子傳之乖謬事皆歸根觸物不礙但臣言有宗爾豈辯者之流也又歸崇敬薛頎等援引鄭學欲蕪祀典臣為明辯迷而不復臣輒作十詰十難按據墳籍昭然可知庶郊禋祀得其真嚴配不失其序皇靈降祉天下蒙賴臣亦何顏不陷鼎鑊謹敢聞達伏增悚越議奏不報

永泰二年正月十六日禮儀使杜鴻漸等奏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祀皇地祇請以太祖景皇帝配饗孟春祈穀祀昊天上帝孟冬祀神州請以高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配孟夏雩祀昊天上帝請以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配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請以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配饗臣與禮官學官憑據經文講求正義事皆明白理無可疑去年又與薛頎歸崇敬同見延英備承聖旨祖宗配祭宜以殷周為法昊天時祀一遵皇唐之禮德音詳定久未施行制曰可是年春夏言事者云太祖景皇帝追封於唐高祖實受命之祖百神受職合依高祖今不得配享天地所以神不降福以致愆陽代宗疑之詔百寮會議太常博士獨孤及獻議曰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謂太祖繼太祖已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代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大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唯漢氏崛起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周繼魏肇起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天地之號天所命也亦如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祀太祖宗祀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躋其祀是棄三代令典尊漢氏之末制黜景皇帝之大業同豐公太公之不祀反古違道孰莫大焉夫進尊景皇帝廟號太祖高祖太宗所以崇遵之禮也時更七聖載經二百名臣碩儒備經討論未嘗有獻同異於宗廟今將議其全典變更先聖制度曷知其可若配天之位既異則太祖之號宜廢祀之不脩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于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憲章未改國家方將敬祀事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言謹稽禮文參諸往制請仍舊典竟依歸崇敬等議以太祖配享天地

唐陳致雍曲臺奏議議祖宗配郊位

准中書門下牒

具奏適據脩撰高遠所奏三大祭祀內雩祀以烈祖配祭伏擬下太常禮院與衆官再定奏御批依奏　右臣伏聞禘郊祖宗配食之文其來有秩以遠祖而配者始封之君是也若皇唐奉太祖景皇帝冬至配圓丘夏至配方丘法周人郊后稷之義也以近祖而配者受命之君是也若高祖神堯皇帝孟春配祈穀法周人祖文王之義也太宗文皇帝孟夏配雩祀法周人宗武王之義也國家憲章三代尊配郊丘得禮之正也自開元中不用太祖景皇帝配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天地謂高祖受命之君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至永泰元年太常博士獨孤及議云太祖景皇帝於杜國之任異周稷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有天下之號天之所命也亦猶周后稷始封之祖若廢配天地是太祖之廟毀也二年禮儀使杜鴻漸與獨孤及議同自是相承復依武德正觀故事故不用開元禮文我烈祖再造區宇建七世之廟奉高祖居昭穆之上景皇帝不在太祖之位故以高祖配天地太宗配雩祀所以配雩祀者蓋興復已來未暇祈穀之祭故也切以高皇帝廟號烈祖功格上玄居百世以不遷繼中興而會統禮合躋升之義位崇昭配之文脩撰高遠所奏未協舊章然則國朝太祀歲只有三者上遵太宗文皇帝配皇地祇是祖宗皇帝之功有差父子之倫不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周人所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以后稷爲天地之主文王避祖之位今或依奏以太宗配皇地祇則於禮無謂未若建孟春祈穀一祭以太宗從下佐食然可奉烈祖高皇帝孟夏配雩祀使尊祖之禮得申先齊聖之食有黙考古沿酌庶論厥中伏請更下尚書省衆官

定議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六　十四爻

郊

郊祀配侑

宋會要建隆四年十一月八日吏部尚書張昭獻議曰伏尋漢魏以來追謚止於一世故郊天祀地即奉以配享惟光武追立四廟皆在南陽不加帝號而立高祖文帝武帝三廟於長安又立成哀平三廟號爲西廟曹操封魏王立三廟至文帝始追尊其祖爲太皇帝晉武受魏禪追尊宣景文三帝而立七廟其四廟亦無帝號宋武及南齊高帝梁武帝陳高祖受禪皆立七廟上追尊其父而陳氏正月上辛祀南北二郊以皇考配北齊文宣立六廟止加其父兄帝號隋文帝立四廟亦止追尊其父唐初立四親廟帝號但及於父祖其後咸亨中又追上上祖尊號前代追謚不過一世至二世無諸廟徧加帝號之文故郊祀天地必以皇考作配謹案郊禮用正月梁天監三年右丞吳操之議曰傳啓蟄而郊當在立春之後左丞何佟之曰周以建子祀天三月祭地商以建丑祀天六月祭地夏以建寅祀天七月祭地自近代以來南北郊爲允故梁陳南郊皆以開歲正月上辛行事用特牛祀皇天大帝於壇上配以皇考北齊圓丘三年一祭亦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以神武升配隋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皇考配唐正觀初以高祖配圓丘世祖元皇帝配感生帝高宗嘗親祀圓丘方澤明堂神州以高祖太宗並配中宗即位南北郊神州明堂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梁太祖開平三年郊天以皇考烈祖文穆皇帝配恭惟宣祖昭武皇帝積累勲伐肇基王業稱考歷代之禮咸以親廟升配伏請奉宣祖配享從之　太宗淳化三年十月一日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國朝親祀圜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義恭以太祖光啓丕圖恭臨大寶以聖授聖傳於無窮謹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又案唐永泰中禮儀使杜鴻漸奏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以太祖景皇帝配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以高祖配孟夏雩祀以太宗配季秋大享明堂以肅宗配當時之議以爲得禮欲望自今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圜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上辛祀感生帝以太祖崇配詔恭依　仁宗乾興元年十一月四日秘閣校理同判禮院謝絳言伏覩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稱尊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

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典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圜丘方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奉高祖配圜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圜丘太宗於明堂罷感生帝作主人以景帝元帝稱祖萬代不遷乃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為景帝厥初受封為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侔恭惟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載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創業既自太祖垂憲纘緒于茲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恐非往典之意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感生帝作主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因所感別祭遵之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武德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論者以為宣祖配坐亦周配祖之義竊又惑焉詳鄭之意非受命始封之祖不應配故引周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証惟太祖始造基業親受符命配侑感生帝據理甚明如恐太祖既配祈穀與感生帝祠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為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越禮祖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況配享乎事下兩制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議曰謹案

禮記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陽氏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陽氏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正義曰郊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此則宗配之文也鄭所陳以為宣祖非受命開統不當郊配則何以鯀冥非夏商受命之君而皆崇配感帝竊惟感帝止祈穀禮秩差輕宣祖比太祖功業有異請太祖配祈穀宣祖配感生帝稱情立文於禮斯協望依禮官所定從之

景祐二年五月一日詔欲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定崇配之序禮官言臣等聞王者建廟祏之嚴合昭穆之數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等謂之踈戚以為迭毀之制使後嗣雖有顯揚襃大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所以一統乎尊尊之道也皇帝陛下躬孝治發德音永惟三后之盛列際天接地而推奉之禮有所未稱明發悸懼圖惟厥終使攸司得稽舊章開群議攄懿鑠闡孫謀將脗合靈心垂榮無極非臣等孤陋所能及已竊以太祖皇帝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奨伐潛黜不端夷澤路之叛兼淮海之昧東焚吳與古冏蜀壘湘楚閩粵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去大殘蒙更生卜年長世丕闢洪業太宗皇帝敕受黑圖應運神武襲天之討底定太原由是慎九州之疆蒐四方之貢信貢類能重食勸分官無煩費人無恫怨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右文興三代同風真宗皇帝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重威撫和休寧北方順斗布度先天作聖遂考夏諺覲虞巡秩牒岱宗育數冀壤翕受瑞福普浹黎元肖翹鼓行周有不寧百度已備眷受明辟洪惟一祖二宗之烈歷選績詁未有高焉者也昔成湯為商之祖太甲太戊武丁實號三宗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肇建二祧高帝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崇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毀我皇伯祖經綸草昧遂有天下功宜為帝者之祖皇祖勤勞制作皇考財成治定德宜為帝者之宗三廟並萬世不遷宣布天下以示後世臣等請如聖詔並於升侑上帝冢對光讓本之周道克厭典禮昔太宗親郊奉宣祖太祖配焉真宗肇祀奉太祖太宗配焉自爾有司不敢輕議今二祖同躋不祧之位則禮無異等伏請自今以往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稱情適事理實無嫌其將來皇帝親祠伏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聖次中適追之感聖人之能事群臣之大願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昔唐高宗之上封也以太武皇帝文皇帝配昊天明皇之封也以高祖配天睿宗配地開元之著禮也高祖配方丘太宗配神州此二宗迭配之典也無拱開元之間高祖太宗高宗同配昊天真宗登介丘降社貢並以太

祖太宗崇配天地此三聖皆侑之明準其歲時常祀則至日圜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饗配以真宗伏請會如禮典中書門下言准詔及禮官所議臣等伏以禮之為大則必以宗祏居先德之所尊則不隨昭穆而毀此有國之丕律而饗親之大猷是嚴父配天因心之本惟聖饗帝至孝之宗非夫濬哲聰明曷能舉百王之闕佚恭惟國家膺神明之寶器馮積厚之鴻基源深流長本固枝茂祖宗之烈昭淳顧復之施綿延是以濂洛淵衷詳求懿範降發中之詔鼓動於溫辭戒執事之司誥諏於舊史仍俾丕疑之列重詳今古之文官抱施而論恭物有章而惟允若是則七世之廟成一德而可觀三后在天雖百代而不毀至於配侑之則並中寅奉之崇遠以聚商周之儀近以沿漢唐之制廣矣大矣無得而名真百王之稱首矣此蓋皇帝陛下纘承寶緒撫席瑤圖推尊於締構之初制禮於治平之日至德要道時定於祊祧長世善經風行於海域綏蕃而敷時敢弗祇其禮官所定伏望付外施行詔恭依

胡文恭公集論郊丘定配奏議　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其神屬禮漢書天文志曰大禮以此而言國家常須恭依典禮以順火性伏覩京師自秋不雨綿歷三時聖心焦勞臣下憂越

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伏惟陛下明德恤祀虔恭郊廟宜蒙福應乃遣災旱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尊一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三代兩漢之盛莫之敢易唐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請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饗圓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之事除此之外未有一代三帝同配昊天之禮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圓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已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令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布告中外咸體至懷未踰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此誠陛下至孝烝烝虞舜之用心也然有違典禮未合天衷致旱之由恐在於此臣愚欲望聖慈令後南郊乞且依去年八月八日詔書及景祐二年禮官所定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八月二十四日令後每次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大性必蒙福祉之降足消災旱之異臣若心知不可口不敢言即是長負陛下奬育之恩況有餘責宋會要康定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同判太常寺呂公綽言伏覩景祐五年南郊儀注設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座於壇南向西上設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座於東方西向北上又注云准大中祥符元年勅設太祖太宗配座位西北側向以表祖宗恭事天地之意臣案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云對越在天皆謂以祖宗之靈配順天地侑神作主之義考歷代郊祀之制設祖考配位無側向之經昔真宗將有事泰山以封禪壇圓圖宣示宰臣曰當郊禋日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座蓋有皇地祇次之今封禪大禮昊天上帝位當子位太宗皇帝配位北郊禋日稍斜置之此可明先帝以告誠報功酌宜變禮之意固知淵旨非為定規每南郊撰儀必引著祥符一勑事承先志體越舊章雖後來有司相承仍於東方宜設配座不從西北側向之文緣儀矩兩存未嘗折衷於上在有司藏事之際擇一而從此又非慎重大事之所宜也請詔有司撰郊儀設太祖皇帝配座只具東方西向之儀如此則增封建號自存希闊之文就陽配天不爽古先之法詔從之　舊禮配享神座在昊天上帝之東西向北上東封之歲詔以祖宗配座皆西北斜向置之用表祖宗恭事天地之意至天禧元年南郊遂因封禪故事側置配坐至是始改焉　嘉祐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諫官楊畋上言洪範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又曰聽之不聰厥罰常水去年夏秋之交久雨傷稼澶州河決東南數路大水為災陛下臨御以來容受直諫非聽之不聰也

以孝事親非簡於宗廟也然而災異數見臣愚殆以為萬機之聽必有失於審者七廟之享必有失於順者惟陛下積思而矯正之於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禮官乃言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然則天地之祭必有所配者皆侑神作主之意也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由宗而下功德顯著自可崇祧社之制百世不遷垂之無窮至於對越天地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遂罷之皇祐五年詔書令南郊且奉三聖並侑後復迭配如舊禮未幾復降詔三聖並侑以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事頗違經禮當時失於講求乃復下兩制議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推尊以享帝義之至也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推存事亡則非所以事神也請如禮官所議自今南郊以太祖定配詔恭依既而太常禮院奏議遷僖祖神主藏於西夾室乃下詔議定廟祧之序宋景文公筆錄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釋曰古者祭天於郊以其蕩蕩然蒼蒼然無乎不覆無乎不見故以至敬事之郊也者不屋者也達自然之氣也掃地而祭器尚陶匏不敢以人之所褻奉之尊之也遠而致之也人莫大乎祖祖一而已尊之無二上故曰率義而上至於祖祖尊而不親是所以配天也周推后稷配天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周公攝政仁乎其父欲配之於郊則抗乎祖欲遂無配則已雖有仁父之心不能見之天下非仁也於是乎名天以上帝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於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亦必圓顱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事天也引天以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如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者嚴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美周公能以是心達於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者也或曰經前曰天後曰上帝奈何曰天上帝一耳不通言則若兩物然故郊曰昊天明堂曰昊天上帝天人之分也明祖不可以在明堂文王不可以配郊矣宋景文公集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帝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帝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於圜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帝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

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按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達孔經以來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周之義，為不允。當為合祭五帝明堂，惟有一祭五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欲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名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為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三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體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武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歷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曇濟曰：按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氏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薦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尊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案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祀，良為臣諂。故王肅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當如鄭義，則經當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失君敘矣。故春秋傳

傳郊祖宗報五帝者，國之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帝。至正觀初，緣情革禮，奉高祖配明堂，遷世祖專配感帝，有追遷之典。高祖請配昊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之大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昊天上帝於圜丘，高祖配感帝於南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祖而云宗者，通武王之義，請太宗高宗配祭於明堂。沈伯儀曰：有虞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尋嚴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序，莫善於周。禘嚳郊稷，不聞於主，明堂宗祀，用兼於兩配。以文王武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不配五神。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未應侍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此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祭十祠，薦獻頻繁，瀆黷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正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請配圜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等議：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孝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今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差，並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代又以宣祖配；為真宗復奉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案鄭氏以文武二王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不待議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耶？余靖武溪集禘郊論：　先儒之所以解經者，蓋欲導前聖之淵源，啓後學之鈐鍵，援古有據，無世不惑者也。祭祀之儀，國之大典，今之禮經以鄭注為正，而康成釋禘祭之文，前後駁雜。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鄭云：謂祭感生帝於南郊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鄭云：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皆謂祭祀以配食也。觀鄭所釋，似有未悟，嘗試論之：夫禘者，宗廟大祭之名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虞氏之祖出

自黃帝不立廟祧故五年盛祭則及之夏亦禘黃帝商周禘嚳蓋姓氏所出是爲遠祖也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止祭始封之君不得禘姓氏所出之祖故曰諸侯及其太祖是也而鄭謂太微五帝遞王而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以尊之故以感生之帝祭於圜丘而祀上帝於南郊唯據緯書以釋經義太微旣爲星象昊天亦謂北辰蒼穹之號遂有六天郊丘之名分爲二祀斯皆舛繆深用矜惜何則郊與圜丘俱是祭天之所王肅所謂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也豈可郊丘分爲二祀祖宗合爲一祭于康成俱以禘文在郊祭之前其祀必尊當爲圜丘皆周所經意肆其臆說耳又以祖宗五帝五神於明堂小德配寡大德配衆鄭之此說殊爲失旨誤取孝經宗祀之名以解祖宗之義乃以二主泛配五帝若謂太微五帝耶則鄭說太微與昊天上帝爲六天矣天尚無二安得有六案天官書太微宮有五帝坐自是五精之神不在穹蒼之例若以爲太昊炎帝之屬耶則又非仲尼配天之意也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殊豈可混而爲一乎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若周人尊文武之功不毀其廟非謂配食明堂者也鄭引孝經而及建其首惜哉漢承秦滅學之後遂使儒者進無經據康成最爲明禮而於禘郊之義不能盡之故其釋祭法則云祀感帝解大傳則云祭昊天箋周頌又云大於四時之祭而小於祫注左傳稱郊配靈威仰箋商頌又稱郊爲祭天首尾紛拏自相矛楯孰爲辨之哉宋會要英宗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太常禮院言請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享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亦以考代宗配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本朝祀儀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今請以仁宗配備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案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竊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爲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也此二配者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

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亦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甚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之世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禮者有唐始在神龍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堂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感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儒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言欲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蔽乎後人願陛下深詔有司博謀群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議謹按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治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孝舉孝之大則謂莫大於嚴父而配天仲尼美周公以居攝而能行天子之禮尊隆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要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以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宣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推而上則謂明堂之祭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必配之以祖也臣等按易豫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並可配天者也茲又得於孝經之說亦不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帝郊與明堂不可同位亦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於武廢武配而移於成焉然則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固亦不爲無說魏明帝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郊祀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則亦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爲未嘗嚴父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求不爲少所不敢以異者捨周孔之道無所本統也今以爲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之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德之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爲後嚴父之大孝臣等參稽舊典博考公論秋

以前所定議為便。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竊以孝子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宗祖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矣。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荅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仍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進父乎。必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之意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詔從抃等議。以仁宗配享明堂。

十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王珪等言。殿中侍御史趙鼎奏。謹按本朝祀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並以太祖配。正月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舊以真宗配。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孟冬祭神州地祇。並以太宗配。循用周公嚴父之道。最為得禮。陛下純孝之誠。固已格於上下矣。臣聞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陛下祇紹大統。纂承洪業。固當繼先帝之志而述先帝之事也。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享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今一旦黜真宗之祀。廟而不配。非所以嚴崇祖宗尊事神明之義也。臣謹按易之豫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明此稱祖者。乃近親之祖。非專謂有功之始祖也。考易象之文。則一真宗配天之祭。亦不可闕也。臣竊詳有唐武德初以元皇帝配享明堂。兼配感生帝。至正觀中緣情革禮。奉祀高祖配明堂。遷世祖配感生帝。此則唐太宗故事。已有迭遷之典。最為治古之近。有足考驗。臣伏請迭遷真宗配孟夏雩祀。以太宗專配上辛祈穀。孟冬神州地祇。循用有唐故事。如此則列聖參侑。對越於昊天。厚澤流光。垂裕於萬祀。臣珪等按祀典。天地大祭有七。皆襲用歷代故事。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至於明堂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朝廷在真宗則以太宗配。在仁宗則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方仁宗始以真宗配明堂。罷太宗之配。而太宗先已配祈穀雩祀神州地祇。本非迭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難議更分雩祀之配。天章閣侍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昨於學士院會議。竊有愚見。與衆不同。不敢不以聞。竊惟自唐末喪亂。及五代陵遲。中夏分裂。皇綱大壞。我太祖太宗以神武英睿。一統海內。功業之大。上格皇天。真宗以盛德大明。纂承洪緒。恭儉御物。仁恕撫民。勤勞萬機。哀矜庶獄。綏懷二鄙。邊偃甲兵。因宇內之泰寧。興曠代之典禮。登封汾祀。烜赫聲明。臨御永年。仁恩普洽。則是二聖定天下。而真宗成之也。故先帝景祐詔書。令禮官議定以真宗與太祖太宗並為萬世不遷之廟。然則侑配之道。是宜與國無窮矣。豈可甫及陛下而遽闕其禮乎。且禮不由天降。不由地出。合于人情而已矣。今若以人情揆之。則仁宗臨御四十二年。配享真宗於上帝者四十一祭。又定為萬世不遷之廟者。孝道之大。可謂著明矣。今仁宗神靈在天。乃以配享代真宗之舊。而虛真宗之配。則仁宗以子而代父。使父不得與於配侑。豈神靈之孝心可得安乎。議者乃謂遵用嚴父配天之義。臣等竊以為所謂嚴父云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謂王父。亦曰大父。則知父者不專謂乎考也。議者又引唐制代宗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享明堂。以考肅宗皇帝配昊天上帝。德宗亦以考代宗皇帝配。又稱王涇郊祀錄注云。即孝經周公嚴父之道。夫杜鴻漸王涇一時之言。豈可使為萬世不易之議哉。臣等竊謂趙鼎之議。亦為得禮。若以太宗配雩祀既久。不欲一旦遷侑。乞以仁宗與真宗並配明堂。亦為合禮。謹案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按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武俱言宗者。則知明堂之侑。下及于武王矣。是文武並配於明堂也。故鄭氏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耳。國家祭祀既遵用鄭氏之義。固亦當稽鄭氏祖宗之說也。又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是亦以祖考並配上帝也。上帝之祭。正謂明堂宗祀耳

昔梁國子博士崔靈恩該通之士達於禮者也揔三禮諸儒之說而評之爲義宗論議洪博後世莫能及其中明鄭義亦謂九月大饗帝之時以大武二王氾配謂之祖宗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明祭爲尊始者明一祭之中有此二義稽于孝經祭法周易義宗之言則父子並侑可謂明著矣或者謂父子並座有乖禮制臣等竊謂不然昔唐朝故事已有並侑之禮况向來本朝祀典太宗親祀昊天奉太祖配眞宗親祀奉太祖太宗同侑歷五六十載之間本朝通儒不以爲非則於此獨何疑哉如是則太宗既不失雩祀之配眞宗又不遠明堂之舊傳周家祖宗之義合鄭氏九祭之說神明安之祖考事之而孝道盡矣臣等學術淺薄不足以議祖宗之事謹據前典條疏二義詔從珪等議神宗治平四年七月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準詔以太祖皇帝神主祔廟畢所有將來并南郊配座下兩制與禮院官同定臣等謹案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國朝典禮備唐之舊眞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秋大享明堂伏請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嚴父之議詔恭依郊廟奉祀禮文元豐元年正月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禮文二月六日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李清臣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庶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推古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大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以無舍請爲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行（按後漢因祠南郊即用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用太清宮及太廟謂之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南郊天景靈宮及太廟並因前制然每歲夏至於北郊日有常祀累歲有司攝事於南郊亦不合祭天地其合祭之意止緣親祠欲徧及甫者以親祠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郊日因舊儀亦不爲背違禮意近乎可行。伏乞史館參酌）文獻通考於是詔禮官講求翰林學士張璪以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

祀之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與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媼神蕃釐泰元天也媼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地同祀可以擧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地之義若有隆殺願陛下遇親祠南郊之歲以夏至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曾肇元豐類藁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禮官以爲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興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欲封泰山扈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宣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禮輟而雍熙之郊遂用蒙議學者病之至淳化之春合祭天地於圜丘遂以宣祖太祖同配如永徽故事自此孟春祈穀孟冬祀神州季秋大享明堂用宣祖配冬至祀昊天夏至祀皇地祇孟夏雩祀用太祖配如永泰之禮皆禮儀使蘇易簡所定焉王安石臨川集郊宗議（伏奉皇問撰議敕進）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二者皆配天也或於郊之圜丘或於國之明堂或以冬之日至或以季秋之月或以祖或以禰或曰配天或曰配上帝其義何也對曰天道升降於四時其降也與人道交其升也與人道辨冬曰上天與人道辨之時也先王於是乎以天道事之秋則猶未辨乎人也先王於是乎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宜遠人宜以自然故於郊於圜丘以人道事之則宜近人宜以人爲故於國於明堂始而生之者天道也成而終之者人道也冬之日至始而生之之時也季秋之月成而終之之時也故以天道事之則以冬之日至以人道事之則以季秋之月遠而尊者天道也邇而親者人道也祖遠而尊故以天道事之則配以祖禰邇而親故以人道事之則配以禰郊天祀之大者也徧於天之群神故曰以配天明堂則弗徧也故曰以配上帝而已夫天與人異道也天神以人事之何也曰所謂天者果異於人邪所謂人者果異於天邪故先王之於人鬼也或以天道事之蕭合稷黍臭陽達於牆屋者以天道事之也嗚呼天人之不相異非知神之所爲其孰能與於此此禮也

尚矣孔子何以獨稱周公曰嚴父配天者以得天為盛天自民視聽者也所謂得天得民而已矣自生民以來能繼父之志能述父之事而得四海之驩心以事其父未有盛於周公者也宋會要高帝皇帝紹興九年四月十一日刑部尚書兼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然而祀天地於丘郊天神地祇無不從祀祀上帝於明堂祫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惟仁宗皇帝在位之二十八年改元皇祐是時元昊納款王則伏誅四方無虞萬物盛多神祇祖考無不安樂明年九月辛亥大享于明堂時則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備禮百神故仁祖有禮緣人情之語而文彥博以仁祖為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由此觀之皇祐宗祀本為萬世不易之禮也國朝配祀而無定制自英宗皇帝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以為絀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謟辭其後神宗皇帝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對以誤引孝經嚴父之説惜乎不能將順上意以辨正其禮今或者曰后稷為周之祖文王武王是為二祧高祖為漢之祖孝文孝武特宗兩廟皆子孫世世奉承不絕太祖功宜為帝者祖太宗真宗德宜為帝者宗皇祐以二祖二宗並配議出於此竊惟太祖皇帝削平僭偽混一

區宇真宗皇帝丕承基緒保綏黎元二聖基命定命有德有功而謂當同為二祧並崇兩廟考之周漢禮不相侔直孺等聞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天統自真宗至于神宗均為祖宗獨躋則患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饗又從祀百神在於明堂本非典禮或升或黜便瀆為多今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于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致力於神明然後申飭攸司各揚乃職儀牲必成粢盛必潔衣服必備以稱致力於神之意則一朝大典重特於艱難之時情文粗稱雖萬代行之可也從之　二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王居正等言九月二日季秋祀昊天上帝前二日奏告神宗皇帝配侑居正等竊惟去歲明堂大禮是時禮官仰稽神宗聖順及取司馬光呂誨王安石等説皆以謂向者明堂配以近考失孝經

本旨遂請以太祖太宗配而朝廷參用侍從臺諫之議行之矣其九月四日祀昊天上帝實每歲季秋大饗明堂之禮今既不敢因舊配以神宗而去歲明堂緣奉詔書參酌皇祐故事有合祭並配之禮與今來每歲季秋祀上帝禮復不同乞令禮官合議取旨施行從之　已而權禮部侍郎趙子晝等言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説者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仰惟祖功宗德萬世不遷配帝配天禮無易此頃當三歲之親祠爰奉祖宗而並配雖為舊典其實權宜自令每歲季秋攝事臣等伏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侑詔依呂東萊辨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鄭康成以為天者所感之天神如周人木德所感靈威仰也以后稷配明堂通祭五帝以文王配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則以為禘者祭昊天於圓丘郊則以為祭上帝於南郊是則圓丘南郊為兩事禘與郊為兩祭禘大於圓丘大於南郊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皆為此説又以為春祈穀即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

夏祈穀即左氏龍見而雩及月令仲夏雩帝以祈穀月令誤言於仲夏雖禘太祖即祫禘之禘禘於宗廟者也長發大禘也即祭感生帝之禘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皆以祭感生之帝而以祖配也凡此皆誤妄不經之甚無足取信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如言國上帝如言其君也南郊所以祭天圓丘即南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則於太祖之廟而祭所出之帝故曰不王不禘祈穀言春夏之間祭天地其禮則亡矣月令之類皆不足信雩祭則非所以祭天也不得以祈穀為一春秋書大雩則通言祭天矣又祭法所記皆未可信也胡銓澹庵集祖考配天帝説孝經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祖配天以父配帝也然上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則父亦可以配天易言作樂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祖亦可以配帝方論尊尊親親之義則天尊也故配以祖帝親也故配以父若論聖人至孝盡誠則其於祖考一也故父亦配天祖亦配帝也山堂考索移郊為明堂配享不同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移郊為明堂天地合祭祖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又説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三歲一郊即通祭天地而百

神靡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令移郊為明堂宜合祭昊天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日月河海諸神從祀悉如圜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七年復以是月大享仁宗可謂適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猶循皇祐舊典惟末年大享用新樂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宗可謂達于禮之常曾不知移郊為明堂三歲一歲事天地百神皆不及祀而止祀上帝祖功宗德皆不以配而止於親禰其可乎（是時王珪相蔡確章子厚主執政也）馴至崇觀間冬祀圜丘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班正朔制度宏博煩文屢舉一歲再赦濫恩頻行天下不勝其弊而靖康之變作皆由常變兩失之也（太祖初上四廟高曾祖考也郊祀明以考宣祖配太宗郊則以宣祖太祖並配真宗朝郊以太祖太宗並配祈穀中以聖祖降乃祀上皇于朝元殿以聖祖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祀上帝以太祖太宗真宗三配猶漢家尊奉高祖孝文孝武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止以英宗配徽宗詔仁祖神祖永祀不祧人謂自冀祖至於哲宗是為九廟而已祧者盡復又類西漢之太宣後毀廟也除此後又廟二議訖）金史石琚傳世宗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享之禮左丞石琚奏曰按禮記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

祖配上帝也蓋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漢魏晉皆以一帝配之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玄宗開元十一年罷同配之禮以高祖配宋太祖以宣祖太祖配真宗時以太祖太宗配仁宗時有司請以三帝並侑遂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其後禮院議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當以太祖配此唐宋變古以三帝配天終竟依古以一祖配也將來親郊合依古禮以一祖配之上曰唐宋不合古不足為法止當奉太祖皇帝配之太常集禮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配天其禮儀樂章別有常典國家之事莫有重於此者若候至日聞奏誠恐怠遽之際有司難以供具儻有差誤關繫非輕十月十六日中書省奏自古漢人朝代祖宗配天饗祭者有之臣等與何平章衆人商議太廟祖宗依時祭享今初郊祀專一祭天似為得宜臣等伏取聖裁制若曰依汝等所議行之經世大典祖宗配侑　憲宗皇帝二年壬子秋八月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以太祖聖武皇帝睿宗景襄皇帝配享武宗皇帝至大三年冬十有一月丙申冬至祭享南郊以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崇配先是中書禮部移文太常禮儀院下博士定擬配位等事博士李之紹蔣汝礪呈略曰檢討歷代典故按

古制圜丘配位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殷人禘嚳而郊冥周人禘嚳而郊稷漢魏而下或以受命之祖或以始祖雖或少異然皆一事一配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昊天上帝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始罷同配之儀以高祖神堯皇帝定配宋真宗親郊圜丘奉太祖太宗並配仁宗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慶曆四年禋祀天地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嘉祐七年以臣寮言並侑違禮遂以太祖配圜丘金以太祖配圜丘太宗配方丘謹按春秋傳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云對越在天皆謂祖宗之靈配順天地侑神作主之義祖一而已始受命者也惟宗無數者待有德也夫功德顯著自可崇廟祏之制與之無窮至於對越昊天則神無二主所以奉上帝之尊示不敢瀆稱惟國家始受天命肇基王極實自太祖論其功德與周之后稷異世同符南郊配位宜依古制恭奉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侑神作主以副聖上尊祖配天之意其唐宋同配並侑之說違經背禮一切刪去誠為允當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上親祀南郊以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崇配先是秋九月有旨親祀南郊中書禮部移文太常禮儀院議行典禮二十八日太常禮儀院同僉宋巽博士李好文等

請西宮槩議神位配位及禮文等事按大德九年集議合祭天地非禮之正不足為法又天文從祀神名位次多寡不一考之典禮殊為乖謬合依周禮止祀昊天上帝一位至大三年乃以太祖聖武皇帝配享然有五方帝日月以下星辰等從祀數百餘位今次郊祀宜取聖裁十月初十日太師右丞相燕帖木兒平章赤烈赤參政姚庸參議馬祖常郎中佛住及太常禮儀院使教化同知太常禮儀院事補化僉太常禮儀院事錦州不花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孛羅院判亦憐真八經歷李慎言都事張起宗博士李好文王贊議配位于興聖宮門下議曰成宗皇帝大德九年專祀昊天上帝不設配位蓋為初立南郊禮未備也至武宗皇帝至大三年初以太祖皇帝配享其禮始備謹按春秋傳周之郊祭稷王者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歷代祀天皆以祖配今天子親祀南郊創行大禮雖事出聖衷宜從典禮以太祖皇帝配享議畢丞相及御史大夫帖木兒不華月魯不華平章亦烈赤御史中丞和尚參政脫因納姚庸太常禮儀院使教化參議馬祖常郎中佛住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孛羅等奏曰今月十四日皇帝親祀南郊臣等集議歷攷前代郊祀皆以始祖配享今之郊祭請以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又監察御史嘗有是請上曰然

其以十二日卿等與執事官奉香告廟者八月十二日太常寺言尊祖配天具禮儀樂章別有常典國家之事莫重於此若候至日開奏誠恐怱遽之際有司難以供具倘有差悞關係非輕十六日中書省奏自古漢人朝代祖宗配天享祭者有之臣等與平章何榮祖群臣議宗廟已依時祭享今行郊祀以祭天伏取聖裁制曰可王惲秋澗集郊祀圓丘配享祖宗奏狀　臣謹言伏念我國家列聖相承奄有天下六十餘載今海宇一統自堯舜漢唐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蓋陛下神聖天縱孝治日隆以不世出大有為之資臨御有道故也然所有未舉大典在臣子分禮宜建言所謂方今大典郊祀是也何則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自堯舜已來至于金宋上下二十餘代之間莫不郊祭天地及五方帝神以配父祖蓋尊之至也祖宗之聖重熙累洽郊祀之事未既舉行者緣禮文未備有不遑及者今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功成治定昭事天地尊禮百神略無虛歲若大禮一行將成秩之位合祔於圓丘豈不大通神明降福穰穰者乎又念自古偏方小國尚皆主行尊顯祖宗以為天地百神之主恭惟陛下大啓洪助除海內外盡付所覆而上帝簡在陛下之心人大可見矣不於此時報本顧祖以荅天休其於繼繼承承之道終為曠闕是舊有典章自金章宗一行之後湮沒遺逸不絕如縷即今就有三二老儒并收拾到古來典冊講究依呈一旦有成將萬倍於尋常使陛下垂統後家對越上帝與三五同功並接數千歲之統於上新萬方耳目於下使王道明而墜典天地察而上下順聖政聖教不待嚴肅以成以治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也豈不盛哉由是而觀自古聖帝明王纘承先業所任之責未有重於此者故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陛下裁察　國朝王廉交山迂論按諸儒郊天之說紛紜不一至信齋楊氏著為祭禮一書似為得之愚亦聞嘗竊取諸儒之緒餘而折衷之郊特牲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唯以日月為主配不合祭地亦并百神明矣司服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若云祀天并祀五帝則大裘而冕不假言矣司服不宜曰祀五帝亦如之既曰祀五帝亦如之則天與五帝不同祀又明矣但程子以五帝為五方帝不取五人帝五官神之說雖據理甚當然禮既有五人帝五官神之號分屬五方竊恐祀五帝時以五人帝為主五官神為配猶祀天以日月為主配也五人帝五官神皆人鬼也如祭社以句龍配祭稷以后稷配之類是已此自後世制禮者立法如此不可以五人帝五官神之前為無司四時者而論之也

永樂大典卷之五千四百五十六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張居正

書寫監生臣曹忡京

圈點監生臣壽洲

臣蘇表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　十八陽

江（九江府十二）

庵巖

江州志：限額曰寺觀，不限額曰庵巖。廬阜庵巖四百，（道觀者道雲道院之類，皆入此。）自山南隸南康，而山北存者獨百。主席不必皆僧，祠隸道釋，得居之，方外亦得居之，所奉不必專主一教。浮屠居則奉浮屠，道流居則奉老氏。所仰不必皆有田，近市者乞食以為資，山居者畫木以代耒。至若檜欉之事，梵唄之工，則有不屑者焉。入林愈深，則奉養愈薄，而人愈壽，昔之異僧至人，其始往往類是。比其彩迹彰，意度廣，故額一加，陞為寺觀，則人境俱遷，無復具淳之味。愚謂庵巖者，正古仙郎巖成館之意，故列為目焉。

德化縣清虛庵，在撥雲峯。方士皇甫坦之廬也。紹興戊寅置。有神泉。御書（時）凌丹亭。（宇壁隱。猶保見時共酒盞。今有壹貫頭蒼葛帆庵所化見非死。其一排空為戲來。曾杜仁。忽陵貫輸麗影明。關下金鐵大雲篋。試向浚井尋妙墨。何時其見白雲來。）高宗有手詔，御書諸經，及賛坦像等，并

賜徽宗御書道經。命作紹興煥文閣以奉之。（有□作記）兼藏孝宗光宗聖翰，外有汪應辰、張孝祥、唐文若、李塾、李璧、曾極等詩。（輿地紀勝，在德化縣南三十里。清虛，皇甫真人坦之隱居。乾道九年御書清虛庵額以賜之。）記詠。（陳天麟庵記）王士大麟書稱高士避世，何世無之。大路無忌於攀序者，判然退而不復顧，惟恐入山之不深，而其責任所付，可以應世者亦大見用時而出。先生避其節，體天子事親之意，不自新其姓名，遁于九重而小試於吹爐將捷之際，所以上承聖學之志，直往而不知返者，式宜其膺旳宣眷遇之厚如此云云。（應辰）至人閉世若雲浮，來本無心去莫留。應詔子徽聊一出，如龍挂史復西游。雨丹絲水霜天曉，天岸有颯澤闌扶。道想御香清絕，飛仙鸞鶴舞瑤玉草樓。（孝祥）石劍跌無路，山回別有天。神泉通上海，呼畫飛金璧紫闕維重判青瑤，郤來鸞鳳頂香案叟，為吟白雲篇。（文若）山光水色借春妍，金畫參差下九天。共看玉泉香案吏，畫來點檢白雲篇。（三藏真人片步飛飛過，廬岳佳衣我亦來。輪皆谷熱。）山南山北列清輝。（塾）實皇七分斷禁谷起然畳生寂怡神力静漠段從游樂已得康廬自在身。（真屋紀）習參廬從白衣備德借山人怨廬立局前頁夢杜下無材參世法。（璧）翠麓依然似夢中，撥雲軒檻正春風，要知松外雙飛鶴，不是桃花與白翁。（按）路轉峯回香霧中，石壇猶影衣真風透羅悅，取清虛老興對蕭淡大極翁。畫梁焚隨風馭到人間，衣來天香響楓璞貝闕，休言留不住，却得爐爐隱廬山。（安甫）石門汐徑緣回煙月挂虛屏，酒盡寒自有松風吹度曲，我琴高掛不須彈。（戴復古）曾聞曾向府南須暖，真仙駐蹕牋牆上結庵廬。早遣焚香觀御佑洗盂的神泉雨足侍晨日傳心乙百年。（方信孺）風馭來三峽，雲車下九天。名山開居宅，飛于納光，蹕木踐烟霞。約卿封藏月鶴神游，推復識空歸何雲篇。（陳澤）德乎卿心生煞雲真人得法此其真只緣露泄天機子肯身卻游帝上學，虛靜前知國事理丹丸，丸生首如此不曾驚動世間人須信是中丸溟事，松紋滴瀝可無聲己府銳羽頻丹陵激津覓字供陳跡猶有入山來乞雲。

古仙巖　在石柱峯西，即古仙所廬也。（愚遠紀：第三嶺種峽兩下十里，迸有雷獸上，有懸崖，傍有石室，古仙之所居也。）

靈泉道院　在赤松鄉南，唐置。（開寶三年）

佛手巖　在大林峯傍，吳置。（順義二年置。因石為屋，可容百眾。）僧行因之居也。有石渠，（鑿石引泉，以供漱盥。）嘉定間新殿巖（以殿而來）有聖燈亭。

寶積庵　在帽峯麓，楊吳置。（順義二年）有白雲亭。（陳舜俞記：松竹茂密，北望盆江，盤石可坐數人，為泉道其下，山北僧庵最佳處也。）

石盆蘭若　在香爐峯，南唐置，（保大十一年，隸禪師道場也。）有石盆。（非琢鑿所成，清泉雖旱不竭。）

藏經巖　在掛筆峯，本唐東林藏經地也。（會昌寺毀，經藏于此。）建隆二年置。

羅漢巖　在甘泉鄉，南唐置。（保大五年。愚遠紀：野夫見人著沙門服，凌空之處。）

新羅巖　唐置。（海東僧居之故名。巖可花風雨，泉可給烹濯。）

峯頂庵　在大林峯。本辟蛇行者耕處，南唐置。（保大七年）有盤石。（下視空闊，無復障蔽。依升紀：盤石可坐數百人也。）欽牛池

雲慶庵　在吳章山。（舜俞紀：因泉為也，多出蚌蚌。）建隆二年置。

餘庵巖　仁壽（縣東三十五里，唐天復二年置。）月輪（南五十五里，南唐昇元元年置。）報恩（南六十里，保大十四年置。）尊勝（東三十里，本朝建隆三年，南唐置。）資聖（南五十里，乾德三年置，安府改尼庵。）雲溪（南二十里，乾德四年置，以上並律庵。）看經（南四十五里，唐大和二年置。）聖僧（南三十七里，保大十一年置。）保興（南三十九里，南唐保大元年置。）雲頂（南八十里，本朝開寶八年置，並律巖。）壓庵　蓮花（縣南三十里，隋開皇十五年置。）香巖（南五十里，唐大和九年置。）觀音（南三十五里。）觀音（西北二十里，楊吳武義元年置。）清泰（南三十五里，楊吳大和五年置。）巖淨（南三十二里，南唐昇元元年置。）興國（南三十三里。）中城（南四十

里。一名中化。石柱（南六十五里，並保大元年置。）法華（南三十五里，三十年置。）東庵（南三十二里。）既濟（元庵，南六十五里。）大師（南三十五里，並八年置。）曉廬（南八十里，十一年置。）崇福（南三十三里。）新開（南六十里。）大興（南六十里。）評智（南五十里，並十三年置。）報國（南三十八里，羊泉市，十四年置。）廣福（南六十里，十五年置，以後本上國王潮。）香城（南三十五里，周顯德二年。）靈雲（南四十六里。）雙龍（南六十里，並顯德五年置。）護國（南四十里，初名仁王尊者道場，六年置。）廣濟（南三十三里，建隆元年回歸妙智。）雙峰（南三十三里。）永寧（南八十里，白塔。）雲慶（東三十五里，並建隆二年。）延慶（南三十五里。）長興（南八十里，白塔。）保慶（南六十里，乾德三年，以上並南唐置。）廣道者（南五十里，南唐置，無箴月。）婁臺（東二十五里，自此本朝置。）石頭（南三十七里，並四年置。）聖壽（南三十七里，五年置。）黃土（南三十二里，六年置。）月峯（南六十里，開寶二年置，有青石古井。）靈泉（南五十里，新坊回歸妙智。）招隱（南七十里，並三年置。）棲雲（南六十里，四年置。）國泰（南三十八里，八年置。）

雜詠（上化城，踏雲，劉禹錫。）（主公既法飛猊鷲，老彼空雲更不處，高生放聚座渠渠，一身明月可千尺。石室無名氏。庵頭仍聞舞鶴頸，鶴樺庵行果經修，石室不滅數升水，野藥愚添一筋油，童子而時天子對，老師心興社師僧，我來禮讚思萬獨，萬里雲横是何秋。保寧寺彭述作。貢所有遠心鳴鐘到，幽耳寺登入霧冤，緣源舟清洗清洗，舟泉轉生歡真息，師煙李半明藏雲，樹兩參差幽芳紛，孝薺蹊已古，四起隱如汀，曲井帆落半峯，裊宿宿排帶，關數數峰青。銀四首理究處，卸舟攸尉闕云云。范楠之南康南麓江州北，五百僧房殿峯碑，畫是廬山佳絶處，不知何處合題詩。）

附城道堂六　崇真堂在城南。本名朝真，淳熙間倅王守道建，後廢。嘉定中續建，改名有記。（寺陽崔淅之明快軒廬之觀軌書二洞賓嘗有詞曰：白蘋紅蓼，再游盆浦廬山。以是知神仙猶戀於是。歟五湖四海烟裏兩里。崖無可巢之地，淳熙間玄谷先生王參議守道倅九江，以龍虎永為心。每延方外之客，偶歷治側，竹爭變菊，旣談四望，意者異人所感化也。卜陽削之地為雲水憩息處。舍堂嵯峩，東狀閎闊，亦九江之佳境。未幾雲消水涸，事始中置，洪都劉道存一納東來，德殘道殺。為人所敬，扶玄綱之已頹，望道關之既廢，一寺日積，三食千家。由是從興，爲云云。混聖凡而為一，舍有無以歸真。斯堂其可不加之培樹也夫。）呂公堂（元在甘棠湖上，紹興本姜氏置，今在城北。慶元癸未置。郡人胡氏捐）有庵臨大江。善應堂（在城東官橋。郡人趙田沈三姓建。）真聖堂（在城北，嘉定十二年，道民孫氏建。）詠真堂（在城內萬安寺側。）朝真堂（在城南縣社壇側。）

德安縣諸鄉　白藤道院在白藤山，唐置，本名報國亭。（咸通中作皇盧山使者以祈禱。）南唐升道院（保大四年。）廢道院。株坊（唐置，縣西南。條天順義四年移縣北，仟仟作靈真院。）乾崙（見崙山，建炎四年置，後移元聖觀側。）

瑞昌縣　集仙道堂在通濟橋南，（紹熙五年。）置，有呂仙字迹，（猶在石巖。）

餘道院　金城（在大鄉，紹興四年置。）溫湯（在溫湯湖，紹興中置。）清潭　廢頭　赤松（道院在。）顯山（禪庵。）

湖口縣　中興廢道院（失所在。）

彭澤縣　道庵三所（皆未有名。一在貴聚洞，紹興間，凡道人置。凡地粗道真為縣官禱雨處。一在貴聚山，乾道間，道人李烏飛置，後廢。一在了髻山，道士姓呂者所居也。）論曰：廬山名義，盧潘辯之詳矣。然嘗思之，無亦崖竇嶔空，可以托廬者眾耶？不然，何巖棲之盛也？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僅民不被其利，而後世浮屠老氏乃尋之，何耶？國初廬阜栖止不禁，有（名山寺係當考，紹興經界寺觀，）遂奄斥壞而有之，然方外來者不問誰主。先誅茅而後輸稅，既墾既植，則寺觀不得奪，庶幾古之遺意焉。

神廟

江州志　郡縣祀莫重社稷，與孔子。社稷既列城社志，釋菜又見學校條，今不重述，姑舉之以明所先焉。

德化附城　東嶽行廟在開元觀，祠天齊仁聖帝。淳熙間重建。（廟本郡觀後地，入于民舍，大所觀道士楊沖和，訴諸郡，其地始復，即廟基建三清殿，而岳建廟有五嶽樓。）城隍廟（舊在州治東北隅。）祠漢潁陰侯灌嬰。（有傳。按吉州城隍廟記，嬰以將軍定豫章，皆郡城，蓋曰則江人祠之宜，至和二年修，宣和四年遷于城東南，淳祐中賈似道重修。）記述（毛杭廟記：城隍神經不書，也近世沿郡者廟而祭之，遵其原，蓋始城之神歟？太守視上之三日，必謁，春秋有常祀，歲水旱癘疫則禱，有志於民者必默為告。彼況公純交者之始通謁神祠，歎其殊守地。唐謂不足以稱明靈，且江南自古民巫俗鬼，淫祀相望，祀有益於民者，苟不能修舉，民其謂我何？乃鳩工治材，作新廟於北墉之隅，願然與嘗音倍，又塑其神，正以禮，昨既畢工，復觀軌祭堂下，落始成也。抑原侯意所舉，必以民為憂，廣而充之，於為政乎，孰加焉？張畐重修記：高城深池，所以設險阻而衛封守。官府有帑處兵甲器械倉廩帑藏於此，乎保固而軍旅之出也，必有告，水旱之不時，也

必有倚城隍常職盖在於是是能禦災捍患有功於民者秩文廟像與祀彼先聖皆得通祀於天下不為過矣江州古之盆口城漢潁陰侯所築也背臨大川標帶江湖面直廬阜秀出南干斷崖絶地而佳木茂修民隆虹而平湖漾云云東南漕運與夫蠻琛異珠入貢於京師者取道無虞日是誠吳楚之要津山川之會也廟食茲土而庇既斯民其威靈氣焰宜如何哉先是廟在府治東北隅湫隘不蔽風雨而城闉管闗之嚴非人所請不得朝暮至也者淮寇跳梁驚遑郡邦人禱祠寖僅城障復完則當徙而新之既而一方安堵群心祗懼耶相其址得爽塏焉撥高周衛闉闠鳩工度材率僕勤乎郡閣之頖其秋而扶焉殿宇門廡翬翼有序威儀設像嚴肅一新落成太守郡公紹密躬致虔焉以祈幽明佽相之意昌聞之傳曰神者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衆之所欲神之所與也是廟既得其所依邦人又賴之以安宜乎神人香保綿慶邦家百世無斁

縣城隍廟在縣治東偏

會濟廟在朝宗門內唐置（咸通四年陳臨置祠九江水帝江多風濤雖見道書有九江水帝遂立廟有李回代崔中丞若思祭九江神文曰此惟神包括乾坤平天地判三峽以中斷狀九道以爭奔綱紀南紀朝宗東瀉牲玉有禮祀典無虧今萬乘蒙塵五陵隳蹟蒼生悉為白骨有似泳於紫宮宇宙側慰撓抱未滅令熾結憤思翦元兇而況參判雅滄各當重寄專奉王命大舉天兵臨淮邑於虹續萬軍威於尔野而大清沙滴社稷撫驚北神使陽侯卷波羲和奉命樓船先濟士馬無虞掃妖孽於崗無斯緑蛻於河洛惟神佑我降休于民）

惠澤廟在城隍廟西嘉定壬午建以祠廣德軍橫山之神（曾主建記云王生西漢末自武陵來游吳家苕霅間久之自荊溪鑿河渠通桐汭桐汭之人思之立祠橫山梁大半將山神夢武帝而告之曰橫山實通于天帝如其說待之藏頻以黔自其歷數百載靈著不可殫述廟說祀嚴盛於浙右江左而江西嶺表多見于宋凡江几兩楊有禱應如響答試禱之未有其所適籍多史居近閭閭據季防之勝於是邦而廣之為行廟鳩工於壬午秋九月乎夏五落成為屋百二十楹費錢萬七千餘而民不知有神惟聖人所不諳惟聞進經神則與天地變化相為流通聖人特不欲性言之屬宣祀而不語哉神固已頌大也顯而時宗之事見昔此北山南不遠人皆能禱其祥則江人尊敬蓋非一日是廟之建適有以稱其職用宜奔然尊耀也云云按唐顏真卿重書漢碑載神姓張名渤其先佐禹治水有功故生異人血食吳土紀中所稱歸宗事昔智常禪師住歸宗神嘗為張居士度夏聽法臨別問其鄉里曰

橫山使人防之則廟也

龍王廟在盆江門外祠豫章吳城山小龍君也（豫章志然淨南封王師舟行泝江而上神顯其靈以翼舟順風日數百里神乃遣太常少卿致謝有靈蛇蟠香奩中吊百聽祝來坡南歸主廟覆古蹟天有感作靈應紀叢義同林防記載宣和賜御書宮牌舟行阻風卜熙有定日而風不順至俱其神來護舟風遂順七日達九江與期斷不失）

文孝廟在盆江門外祠梁昭明太子也（名統以愁卒江池皆祠之）

靈順廟（一在清風閣一在化洛西一在天慶觀前一在屠陽池上一在琵琶亭左）閭巷奉徽州婺源之神

郡圃後三廟曰土地五侯三郎（舊志復州治神）天王堂（在子城東北護城之神）

餘廟　四將軍（在軍資庫前）嘉應侯（在天寧坡）市曹（在天慶觀前）杏神（在子城南）

諸鄉　陶威公廟一在龍溪一在封家洲皆晉置祠故長沙威公（有傳楊殊題　四海生靈肉骨恭救扎瘥森匝寵社稷盟主會千戈百覺防休泥分陰責切堤岸天九重遠破賊一虫多貪丈蓋務鄉游民傀災赤毋肯逆訓擁反益頓漸屬罵化良家客龍乘古璧投南州渡餘澤東晉決頹波城堂樗蒲戲脊擲仕女歆中原力舉數白首湘濱沱）

孚惠行廟在白馬閘祠袁州仰山二神也（即韓文公所祭仰山神宜春志清村人徐嗜泥彭蠡適二蕭君附舟一名大分一名隆云居仰山石橋號秋滴村劉嗜曰汝殿訪我但大呼收李即出訪之未得見猶嗜曰水旱里山吉賊也直有狀耶嗜謝無田信宿大水蕩滴村為田亦明嗜異其事詣往視之則二龍也神發跡自彭蠡云）

顯濟聖母廟在孤山市（彭蠡湖中也）南唐重修（保大八年）本朝紹興十八年賜今額三十一年敕致祈謝有陳令舉王荊公晁無咎詩（維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十一月乙巳朔二十四日壬辰具官林昫恭奉聖旨祭告于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發爾陷胡虜據黃星經於養鼓南跳梁不虞五技之窮復有南淮之北舉鋭虐奉當寔之愁春暮無前而犬羊背天地之恩神實冥與伏望威靈瞔梳渠魁神除孽草不以為人覆此水靈祠之助震風雲而鳴鼓昭見陽天意之從率俾寰瀛悉皆殊尚饗　維年月日皇帝遣武經大夫江州南康軍都巡檢使臣惠致祭于大孤山顯濟聖母之神伏以國家祗奉神示載在祀典春秋時享罔敢不飭欽惟明靈答貺祐蠡茲全屬北戎違儀度堅王師正繫神助掃除妖孽至臻清平嘉與含生歸于仁壽尚饗　令舉詩　紀酒瑞山路行人求大孤滿朝無骨肉白髮秋江湖寒苔繡水雷眼雅截道逢相看幸相似可借便風無　荊公　茫茫彭蠡春無地白浪春風濕天際東西捩柁萬舟

（四十歲老坎時出戲少年艇事操南來水怒如山氾正闊中流嵌峴見吾足觀者礫壇于方哈衣冠今日龍山路廟下諸酒山前住老夫安能學秋蕉貫田不棄江湖去　無咎　江西湖巷義俠豪猶起秋峯百仞高歸為嬋娟貫絲像卻愚還我所忘刀　按奉陽記昔有二女在石所謂商人曰君下鄉為市絲像二綱必當相酬商人許諾逆得順風還日以箱盛絲像着石邊忘卻着刀在箱內去行數里忽有魚躍入舟中剖魚得所忘刀）

宮亭廟在縣南濱江祠宮亭湖神（正廟在南康軍字記周武王十五年置神即重帆特所謂能分風為二擧流成舟者也　千寶搜神記　晋吳郡守張公直經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其妻夜夢致聘俯而遂覺中流船不進闔船驚懼曰爰一女而闔門受禍耶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水中妻布席水上以亡也女代之公直怒曰吾何面於當世復下己女將度遠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曰吾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又山谷時語云有商人數過祠欽歡忽見將史相候曰青洪君以君有禮遺相見見必有饋然得它寶不若得如願也如願乃青洪君妾多所呈百需皆自獲商人如其說求之果得妾以歸又此神為安世高所度語在蛇門下）

有劉剛黃魯直晁無咎詩（翦回艫來泝水舉牌遂分風浪漲眼無際颿揚似渡空檣烏辨爲路船影沒河宮孤石潰波裏岸山古寺中寄言千金子安知萬里遠　黃　左手作圓右手方世人機巧使可爲天風分送南北舟斜的是神有此江津諸焙同濟僧他日求我於宮亭呼嗟人盖自有口獨有蠻公不舉酒蠻公千歲湖吳寅白茅縮酒無送迎來轄先黃表抱宿不聽靈君尊此屋帷鴨去季鶴引飛老巫莫歡空翁鄉其網珠宮闕水府兩依飛蓋望來處平生未往湖上舟一宿四十已已蓋靈君如領僕可乞收此朵腧老故丘　晁　同舟自古非胡越南北東西路不同不問言爭免如領只求四面與分風）

胡郎廟在圭薄山近祠董真君婿也（十道四蕃志載）　陳氏廟在太平宮南宮之土神也（按宮記陳氏施地爲使者廟陰宮錄之沒爲土地神）　孚澤廟在小五嶺（建炎初建）即德安楊鄧二將軍祠（詳在德安本條）

德安附郭　東嶽行宮在義豐山下　城隍廟在縣門右南唐置（有保大丙午歲碑刻延昌作文凡郡邑內云自梁暨地四計歲月迨己隍遷改場為縣頗足證隋縮隍縣之乜後爲）三將軍廟舊在苗倉東祠秦三武士（唐建武李德文宋云刀有傳今廟履像寓靈異觀）　孚澤廟在縣市西北五代時置改鄉豪楊鄧二君祠也（二君有保鄉井之功有大聖將軍傳祠）

（額嵬殊紀云王韶所作非）慶元二年賜額（傳曹翰）五年封靈潤靈濟侯

昭勇行廟在縣南祠吳折衝甘將軍（寧有功江淮周正廟在興國軍）　餘廟　龍王（在溪東段十水）　龍壇（在神林高　于建壇祈雨多應）

諸鄉　九郎廟在陽居山上祠王翦山避秦之士九人　十郎廟在山下王祠何仙也（按王翦比郎與三將軍同行者道經此故祠）　餘廟　伊王（在竹竹大歲軍始）　靈潤（在道顏山）

瑞昌附郭　東嶽行宮在永豐道院　城隍廟在縣衙左　顯濟廟在白龍泉龍祠也嘉泰初賜額神封孚澤侯（東鍾寧已待雨驗復居攻路會己人有請遂得鈇洪保政詣而到之　救江州瑞昌縣顯濟廟神潛龍在潤為守日禱隨時輒應賜今乃新已暇靈宇之其名盖龍元侯之顯嘅祇于茂渥怨彼與情時其雨暘無或害稼可特封孚澤侯　保水之北來指郎受約束太守王公出白龍泉封與授保曰昔大丞相京公寧已值旱遍走群祀獨斷泉靈答如響後登揆路已入其事來請于朝公慨然感舊奉下有司訪實論語乃頒于其奉今而至告之保既覩寶建新門于殿肖廟額平田係與士民具牲酒篆貴祠下既從雪唱泉書有瀕日清者三歲比弗通今下之日則有馨如雷晝發淋漓雲動山谷於戲神之格思抑何捷耶今歲仲夏亢陽爲沴保禱祇請禱甘雨連霔已入感之時游以實聞神之寵光始不止斯而已）　大聖將軍廟在通濟鄉南即楊鄧二君祠　餘廟　張康二王（在觀音院　與地紀勝在廬山西康王谷口）　董真君（在縣北）　游江大王（在通濟鄉南）　章湖王（在縣治西南並失所始）

諸鄉　謝侯廟在赤湖傍唐末神人謝君祠也（石如觀有傳）　程尚書廟在安泰五代時置祠赤烏場戍將程鋼（嘗為赤烏場制置使分安泰有城基其乜處也）　周押衙廟在清盆鄉祠五代時保護鄉井之豪也（清盆鄉石壁即其乜處）　餘廟　柯押衙（在洪陽鄉）　趙王（在崇溪　並不載所始）

湖口附郭　東嶽行宮在縣南（有鄭安靖紀覓之奉將縣天齊仁聖帝廟在爲朝廷歲時尊祀其廟貌甚嚴他鄉之民有欲依其神者患遠不得請往往因其地建行宮遂俟本廟之制湖邑之內由是興焉云云）有一仙亭（有來時記元豐五年六月既望邑民熊氏家誕女子有瑞鐙異光燭空細覩剝群屏帚羅食及昇吾跌休咎人皆異之崇寧中因以外氏寓東洛洲侍母往省中流風起浪湧同舟咸知彼濟女子神已自若曰吾非凡人必有陰相母慫但瞑目眾惟惟或竊窺之雙龍異舟以行眾大慫歸後曰岳帝之聖母欲吾爲女祝聖一緣厥父愈俚走里廟祝與之偕來女子仰前）

說、俾其定儀、立像聖母西偏。約七日再世。口授侍者筆示適斷、大略卑官隸民兵、動循正理、主則前一夕、置酒設樂於其舍。燕于群僚、望朝旅倚天地四方、拜決米燗鄉邨、逝而復甦。曰、聖母以時入鼓、爲命督還。即刻木肖形、代內諸祀而奉焉。於是辟穀、惟飲聖池之水。日、諸祠庭儀設神位、聞發手聲。聞者驚駭、迎仙之期、再清九月五日、約卜宅北、置獅昇櫃如初。是日祭服鉦鼓儀仗、鼓吹導前、由虹橋達祠下。雲霧滿地、主則受其託。虔起進起居、顧左右曰。岳帝有賓朝、來郎吳君明事已。策數居多、官路欽肅。迎報之已、命仟府君迎迓之。已而吳來致恭、堅一銀鐵由杯而終。已人欽仰。會賓斂僧、既四日、葬于廟右、遂治命也。以暴前亭爲一仙亭。所過之橋爲度仙橋、迨今過試日。士女相呼朝拜、凡請禱、已靈應答如響。埼北增新廟記、欲傳于紀之、詢諸故老、參以爲然、因次顛末。　城隍廟在縣治右。　龍王廟在下鍾山、郡共城龍祠。殿外爲雲平閣、有謝玗書扁、于華詩（若有天）九天風外萃靈氣、蚤水石間、繼更不客今日去。老夫無待片時間、嘶波翻子來由客。肅月鍾聲上下山。朝右具成龍物化、白鷗無數舞江灣。　龍君廟。在龍王廟右、洞是龍祠也。　餘廟。　陶威公。（在縣西。）　鐵山。（在縣北、其如所始。）

彭澤附郭、　東嶽廟在縣城內。　城隍廟在縣衙前。　餘廟。　龍王。（在縣西。）顯正行祠。（在縣內。詣在正廟下。）

諸鄉。　顯正廟在故城、乃唐贈狄梁公祠。（天授一年、分狀今彭澤、值旱、先孫已見一歲秋稅盡除。緩死囚三十八人、令歸度歲、如期日歸、奏與免死。由是人德之、爲生置祠、男子以謁、婦人以禮。邑上縣址建其與大廟、猶不毀。）本朝紹興七年、賜今額。（廟有古硯、方尺、鑴曰、劉洽上相公、莫知何時物。有竊取以得與夢、曾有已半傳而取之、舟至小孤、風濤暴作、急還之。舊有狄梁因碑不全。）嘉定十六年、封忠烈侯。（按公在唐已公爵矣。）廟有皮日休碑銘、黃庭堅詩。（元一統志、狄仁傑廟在彭澤縣東、賜名顯正廟。以唐狄仁傑嘗作爲彭澤令、邑人爲立生祠。范仲淹作碑、略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唯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得于日月。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大、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讜紳之中、頗而不撓、

悅而不侍者、亦何以哉。仲淹既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孝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記詠。（日休碑銘、略曰。嗚呼、天后專大命、害二十年、天下晏如、不讓貞觀之世、是遵何道哉。非以狄仁傑公乎。不然、有來俊臣之酷不能誣、諸武之猜不能害、房齡之謀不能逆。云云。進士皮日休將江左、至彭澤、當河東公觀察之四年、贊皇公判郡之二年。云云。其詞曰。惟唐中否、帝室如燬。　白將雅式、人媧委書、鐵乾犂易、禍蠡斁、大樹傳薛業臺欲墜、使蓄諸武、作我蟊賊、衆深乎東宮已矣。云云。此極館我、神璽媧望縶命呂君丞紀、用德才禾、条逆爲水社。云云。與化宜闕、致治、天將休唐、戚從忠良。云云。爲道如物、木強乃寫大辯、討彼明賊、一言句悖、使死如蟬。少海既凋、少陽既光。五公始昌、共叉玉璽。云云。　詰　惟侯在唐、再造王室、英風千載、凛然如生。故在天爲列星、在地爲河嶽。休右斯人、何所祀據、可特封忠烈侯。　碑陰謝說之賦。曰。　唐忠相梁國文惠狄公、長壽初爲彭

澤令、民立祠之。至今歲歲祭嘗、如公在時。公亦惠顧其民、水旱疾疫、有禱輒應。紹興七年、賜額顯正。嘉定十六年、縣以民之請聞于郡、郡上之朝、越明年二月、制封忠烈侯。從我朝寵錫也。守祠道士欲以封誥刊石、謂提之立職下方、從之。再拜言曰。忠者誠之發、烈者誠之著。大哉誠乎、通天地、貫古今、惟此而已。方僞周時、天下已無唐矣。公崎嶇其間、以興復自任、忠激於心、義形於色、萬死不顧。一主天后、猜也而實信之。諸武暴也而實畏之。陰章潛削、而天下復爲唐。此無他、誠故也。掌天下者與掌己同此理、愛國家者與愛民同此心。彭澤之民懷公之惠、感公之德、理必然也。今數百年、猶凜凜有生氣、蓋其通天地、貫古今、沒而不忘、久而不泯者也。提之以嘉定乙酉蒋碩是邑、明年夏旱、禱未入、上邑峯徹、提之禱雨祠下、齋宿之夜、夢公如在。此禱所爲、俄而震雷發於祠前、甘雨發瞳而至。公之至誠、其無間於所祀也。若此、今國家盛明、百神受職、公之忠烈、久而愈彰。民之報事、久而益謹。朝之褒表、益方來而未艾也。雖然、公視富貴如浮雲、視爵祿如弊屣。遠績忠徽、此殆邦人拳拳之意、公豈以是爲榮。　黃庭堅詩（在晉望亭毛抗。）　梁公剛鼓古人無、起正唐家六尺孤。讖論安將天地撥、精忠如有鬼神扶。俊臣縱臉甘先逐、李勣紆邪恨不誅。江水未窮名未滅、廟碑三讀

史嗟吁。（馬驍祖）九賢家世一綠危。惟恨忠臣片語遠。勁節戰答公事了。我人嗟嘆撫羸將（戲那佳）軒昂人物北斗南。天凡老氣同唐閒靈雷風雨實四海太宗基業安如山。

寧江廟在馬當山水府祠也。（小說王勃艤舟山下。見麻衣老人倚杖據石坐。即之忽不見。惟廟在山竹間。畫其神也。遂以質于夜夢神告曰。南昌閻都督將大開宴。會客作記。潤筆甚豐。子何不往。吾當助子一帆風。曾話里已致。決遂及作記。是唐已有祠矣。）南唐封廣祐寧江王。號上源水府。大中祥符二年。改封福善安江王。紹興二十六年。賜今額。三十一年加封靈濟佑順（逆亮之役。井神主神常見空中有馬當神王旗。而足山本忽見馬跡。時以陰靈助順。故增秩。諸祠廟曰。此張紅纛昇保安潮。有嘉南渡之恩。故據三元而助順。）慶元紹定中嘗再修。廟有續修庫華碼冠譽。備載之。鎮官李之。張孝祥書廟。（據道書書上元水府有馬跡亭。）記跡。（王自適建殿記。慶元六年夏。予被檄領郡。刑馬頭公謂予曰。頭前宋四瀆廟公子。興予有先契。適此非予。為修葺江水有後殿。環顧無以奉香。遂取廟所留俸五十千并片瓦。遂來廟以樑與視。則公任牛之官。再興祠下行為。今縣官東還。吁將始願。予於廟公貫有嘩笑。且寧江有功於國。而思利於民者多。欣然領令。歸即往視。則殿頁山西江豫宇倚瞰澎湃。凜然若壓。於是命匠者執而正之。取其撓折者新之。度材釘工。量錢為役。號畢攀群觀。酒以厲公之賜者子神思書堅紙以記歲月。時天久不雨。予及同寮為己氏乞靈者再。甘澍隨注。信神之靈。是以有感於厲公也。公名供入為丈部郎云　楊師緣建廟記長江西來洶湧澎湃。折旋而東以赴於海。其或飄風迭發。波濤怒驚。蛟蠹出沒。號怪萬狀。而風帆浪舸。逐順遊涯不知其所窮至無物可之哉。九江而下二百里。有山屹然。橫枕大江。曰馬當。或曰其形象馬。以是得名。山石羊確林木屏翳。望之隱然。是必神居之。上元水府有廟。而矣世傳有唐王勃嘗禱神蚩然佑。借助風帆。信簡遺豫章。而滕王閣記以成。是自唐以來廟貌已立國朝加封額。建炎兵燹中興累加修葺。關時浸久。椽宇傾圮。紹定中四明何公綱守江州。舟過祠下。觀香致禱。得安流以濟。既抵郡。首捐俸百千。命邑令姚君堆修葺廟宇。前此奉祀適江。欲階而越。乃攀捫而上。閣鑿山險艾除蔡蔡。通傳寬廣之地。若神欲其極者。於是徹而新之。異以兩廡。周以重門。睹瞰江漲浩渺。傾奇遠視。淮山參差環列。萬象軒豁。昔所未見。神之靈異於茲顯著。殆非偶然者云云。意神龍之居其在此歟　章幼時驚濤洶湧江勢急一山屹立真懷舒。正如巨角舊處。獻萬夫碑。易異致丈鼠）

盧山嶽雲氣聚環嶸廟貌神靈倍威。執浪將香火氣早鶴西屬斗牛則。三元水府各擁據。此實上元開府處。陰兵復甲將靈旗。紹興勤王竟此顧。塗金太廟才煳雷。八法森森更神獲。通身實帶龍鱗翠。歆繁繁嚴字散。戰曾一許王之廣。吹次拳鼓撞。酒際蕭條古木雲四合。路左任石蹲麒麟。人心傾止形響趾。區區馬蹄何屑神。欽風願借一帆便。笠澤正好尋鱸尋小

孤廟在小孤山。本朝封顯濟夫人。嘉定中重修。（章幼修）有陳簡夫詩。（山名孤獨字。廟塑女郎形。過客那知訣。行人但已靈。）（俗呼孤為姑。歐陽修云江南小孤山。則有彭郎磯。余過其山。廟像乃婦人。而勅額為聖母。豈止俚俗之訛哉　元一統志。惠濟夫人廟。在彭澤縣。詳見山川小孤山註。）

祠堂

九江志祠先賢。與廟祀異。廟祀人情之不容忽。先賢人心之不能忘。盡心於人情不容忽者。政也。盡意於人心之不能忘者。教也。九江居者。仕者。寓者。鉅筆相望。或去而思。或慕而祠。非必有功能之及物。禍福之動人。而人心拳拳不替。豈非修名令德。清風遺韻。足以廉頑而立懦耶。舉而儕之血食之間。過矣。

德化附郭。

三賢堂祠晉靖節陶徵士。唐梁國狄公。太子少傅白公也。舊在郡圃。今徙州學。（元一統志。陶狄二賢祠。按唐地城記。唐景龍中。彭澤縣南門置陶狄祠。馬澤撰記。其後縣移治。而碑莫知存廢。國朝正元十八年淮山周踏領江州尹事。命縣尹合而祠之。其為記略曰。梁公在邑。距靖節不肯折腰時凡二百八十有八年。流風相接。已入當合祠之廊。後邑改祠存。積歲頹圮。民忘弗鑑。至元十八年秋。臨蒙思守九月郡縣同行邑首謂為起敬起慕。比孤山以興其高。因命邑大夫新廟學。撤其傍淫祠。大為展宇以合專之。使夫後之君子。隱則當以淵明為式。仕則當以梁公為師。其揆一也。）

白傅祠舊在盆江門內。（典國八年梁蒯建轉運使張光平始塑像。）徐鉉記（見白司馬宅條。）今有三祠。一在通判廳。曰白傅堂。（諸在本廳條。）一在琵琶亭。一在城外之東林。（即草堂也。）

三先生祠在州學。（淳熙元年）祠濂溪周元公也。（諸在書院條。）以明道伊川配。有謝鍔記。（鍔為西江周史君記。濂溪祠堂之三年。史君判符九江。九江又濂溪之居也。前守表厥林公。嘗祠先生于學之廡。規模卑隘。非所以示敬。史君乃即學之隙地建祠宇。又以明道伊川配之。淳熙元年春正月。落成。乃屬鍔書豫章之本旨距九江三百里。知史君之訓民也。規規然致意於老師先生而祀祠之。君子之教也。不必家置一喙。使其致為可也。謂夫老師先生之嘗爽是治予此屋焉。而像之安妥之。勢舞乎見聞而迎送之。為豆籩俎豆。為牲酒醪饗

為厲歟。脫屣為貴，守躅視如是。凡以幹而納諸軌，軌則不忘，不忘則安，安則能化，能化則神，祠之義，庶可已矣。云云　林希記略。始予讀河南程氏遺錄，聞周茂叔先生道學之懿，其微與妙，明黃大史所作濂溪詩，而想見其為人。及來九江，武侍本素見嶧自建寧以書至曰：濂溪先生二程之師也。身沒而道顯，歲久而名尊。今營道、零陵、南安郡，皆已俎豆於泮宮，江獨未舉，願毋缺典。予聞之瞿然，適會先生之曾孫直卿來訪，欲繪其像與其遺文，傳道書諸賦而讀之。噫，此之謂立言者也。可無傳乎。立摹諸壁，而繪事於學宮，使邦人知所矜式云云。　**三賢祠在天慶觀**，祠李翰林白、蘇翰林軾、黃太史庭堅也。太白天寶間題詩，蘇黃元豐崇寧間來。初，嘉定十四年，吳人張震登書三賢詩，遺道士李惟實刻之。惟實聞西廡建祠，有實踐。李杜蘇黃詩罷今古岑陽天慶獨種，三絕亦奇觀矣。然兩隅仙所詠，皆在北廡山谷，謂其使齋由旁，松竹蒼蔚，位置氣象，蓋可髣髴，願乃易地西廡，室寒卑猶，以名勝舊游，浸為缺典。中奉李君實主斯觀，好文多藝，宜可勉進而像三賢，尸而祀之，豈非崇祀舊宮所獨有志。李君婉謝請從，因為考訂歲月，以盟之，祠成尚諸我來。

諸鄉　**靖節祠在楚城鄉**，即舊處晉置，相傳始於附康樂，本朝自元豐至

嘉熙間，四加修葺。元豐六年，邑人潘希繇修；重和元年，帥漕令邑宰趙係之修；乾道六年，符羅長康帥里人修；嘉熙二年，葛秉節修，再給田以共烝嘗。係之先，給諸節增之，名公頌詠甚衆。元一統志：淵明祠，勝覽載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詩：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覩得有酒，不暴琴無弦，柴桑古村路，桑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

記詠　徐勣　先生拂衣歸柴桑，桑視時富貴猶秕糠，義心恥食易代粟。皆卻於我何似邪。云云　五字高吟酒一瓢，壺山千載想風標。至今門外青青柳，似向東風嫩折腰。　僧祖可　靖節非傲世，帶恥為人未鬱然。霜髮姿史立如松，獨高歎歸去來。自種菊，與東籬意，琴書聞處已寄嘯，是傾觴三徑，醉頹然忘寵辱。江山有遺跡，庶以揉流俗。　潘希繇修祠記　予世居楚城，距甘山百餘里。甘山陶姓數百，先生之裔也。今同職科選布仕路者，惟將軍靖節公之家而已。自餘世次歷歷存譜牒，為予與陶氏世姻，視靖節公為第一。日經先生祠，見廟貌甚壞，喟然嘆曰：昔泰山孫明復過陳，見夫子像暴于風雨弗蔽，乃有負天多少事，生死厄於陳之句。先生平賢著節，自歸於詩酒，而歸於避世，其於死生之厄，又可知矣。予於是出私錢為新其宇，牆籬鉤闌無不備，又粉板以錄前後留題，靖節公名蹟于牆。姓希繇，名潰臣字也。　王必成修祠記　楚城號古柴桑，淵明故里也。邦人景企高躅，祠而祀之，經始年月不可攷。訂之石刻，由乾道庚寅上及元豐壬戌，凡九十年間，重修者三人，為曰：邑民潘希繇、邑尉羅長康、邑大夫趙君係之。下逮開禧，又三十八年矣。視漏忽頹，露使且驚。今令尹始徹而新之，俾以官地，首儒令屋，路用凡備，不移而具，繪事既飭，廟祀崇嚴，且命道流共司啟鑰，越月告成，士民知所依仰。郡曹掾王必成聞而異曰：世論淵明之去彭澤，以女弟喪，豈必為一督郵是怕。未知淵明者，研無斷暴，辭婁仕矣。五柳之笑，肯黔一，不合意，則棄去，雖餓困不望郵，何伏得仕晉朝。當隳羣時，能招之使來，屈之使去乎。婆娑晚歲，更始名號，以自見高風峻節，去之千載，使人落落有生氣。此祠之修，激貪起懦，又在言意之表矣。邦人士相與揭祀，適有會於予心，姑次所聞，使刻之云云。　林求偉重修記　先生柴桑故里有祠舊矣。今宰葛君襄因行役嘗揭其下，後十年來長斯邑，下車見士民，首問祠無恙乎。對曰：圮日甚。喟曰：茲其可廢，遂謀新之，計工度材，會其直以付園通主僧經營之云云。舊有公田二十餘畝，用贍於守者，後侵於豪民，復增給五十畝，春安有日。走書抵廬陵，俾記其事，乃言曰：令之為令，肯官府治辦，庶克斯稱賢矣。云云。况遷方孔棘，江西戒嚴，侯

所居當風寒急處，獨汲汲於此，成之亟而慮之遠，非職見異流俗，為政知先後者，其孰能之。仰惟聞世之高先生者，既知其不屑仕進，耋懷觴詠，避世無悶，如古逸民而已。其胸中所存，知之者少。以予觀於先生，非可以隱士論。自以世晉大臣，同國休戚，不忍代遷，遂事暴衰，高遯不汙其節。雖鴻飛冥冥，矰繳何慕，而中心憤慨，未始一日忘。豈以業身為高哉。莫齊其子之感變，集根其之思，其志深矣。云云。使先生得英主而輔之，則將無難，何遽傳志。人必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是宜以出處顧悔論耶。葛君名秉節，字開翁，觀其名字，可以知其志。予書此，復命且歌三章云：廬山之高兮，其上接天，雲煙含霧兮，疊嶂飛泉，有美一人兮，紉蘭結荃，倘佯其中兮，何有歲年。載歌曰：廬山之雲兮，朝出而暮歸，變化翕忽兮，明晦無時，至人御風兮，雲承其旗。有翩者鶴兮，來隨我歸。又歌曰：廬山之泉，涓涓其派，飛瀑濺濺兮，其淵幽幽，行吟醉卧兮，以濯以漱，游者如斯，而未嘗往兮，予望先生淹此留。　葛秉節題回刻　靖節先生千載一人，聞者孰不起敬。（葛本跋）　吾里乎。予頃遊廬阜，睹其祠圮甚，顧增太息。（葛本跋）　無而去此心，介介無若有所負於先生者。去春（葛本跋）此來十年，未遂之志，至是有不容緩，云云。遂以（葛本跋）　直指金重撰祠宇，專以園通主僧董役，無予民力不傷，亦遂公支

見遺意也。去武昌有田三十餘畝，水縱之，蒙民舉之，所存無幾。適有公田乃歸家所得用者計五十餘畝，輟之以奉歲時事祀之外，餘給守者，仍以圓通主其田，庶幾田與祠俱可以久。後之與我同趣者，稱有望焉。　陶先祿祠在西林。祠晉陶範（有州依傳）。　陳尚書祠在普照寺。祠故尚書陳恕有傳，參永時嘗遊，後過顯于號中泉，伏請錫即書藏之。　濂溪祠，即今書院是。輿地紀勝：濂溪書院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按道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隱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為建祠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又其後象之季兄觀之為德化宰，新建祠宇書院，講堂為屋數十間，扁曰尼書院，例作故名儒以為堂長，諸縣舉秀民以為生員，仍置田租以贍之，今不廢。　方輿勝覽：朱先生作記云：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遺其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茀不治則有年矣。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祀，書來屬熹記之。惟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廣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其不洞然畢貫于一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某頃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泛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病不得往，誠不自意乃今幸其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　趙福王祠在天池寺，慶元宗相汝愚也。

德安縣　五賢祠在無相寺，祠故郡守李公烱、湯公沂、王公柜、漕使二李公郛、憲若川也。（俱奏減德安重賦故祠）　陳氏祠在縣東義門陳氏廟也。（歷世孝友，被賞祠之，南渡子孫散處，惟祠在焉）

瑞昌縣　元禮部祠。二祠，唐元結，一在濂濱，嘉祐中建，（吳審禮立。熙寧中毀于水，逆遷今祠。）紹興二十四年再建。（李琥逆再建，僧慶以天王寺額歸之）有葉義問記、王十朋詩。一在雙溪，曰思賢堂，（官道旁，元祐中朱美材移蒼城舊祠之材建，有張隨記。）

記詠　義問記：唐禮部侍郎元公次山，學行文章，為一時聞人。縣之濂溪，乃元公遊地，有詩文載集中。　宋嘉祐五年，縣大夫吳侯因民之欲，結屋以祠。　久屋廢，未有能求其遺而成之者。今侯西美政成民聽，乃重建祠于蒼城，頌古之君子，生有循名，歿元必興祝。其次山之來濂溪也，人愛之；其去也，人思之。當時祇事咏詠，皆無遺佳僻之詩，遇事行己，有愛君愛民之心，可以風動天下，至今聞其名，人猶皆欽，雖仁人用意，固有若緩而甚急，侯與己之士，求于叙歲月于文，不知識

行，安能流傳。雖然，賢如次山，庶幾而知治道，如李西美，法皆當書。　張隨記：瑞昌縣地，横帶濂溪之源，蓋水之出也。唐元次山，乾元中避亂于此，自稱浪士，不鄙夷其民，與父老日相往來。後守九江，復有諭濂民之詩，民到于今思之。舊有祠在溪南蒼城之上，荒蕪翳沒，千年殘廢，不足以盡崇敬之道。縣令朱公楚材，因民之所思，撤舊材，移置雙溪通道之要，遂以思賢名之。次山文章忠義，有聞於前世，非特出處之迹見於此而已。名堂之意，亦所以同民之欲也。　十朋詩：蒼然山色冷然聲，次山之文蹟可驚。令君贈我有深意，欲以漫浪吏吾名。我畢為官具漫興，羣遷雙門辨刺史。聞君欲還于元子，元子堂清今濂溪水。　何求矣　濂溪水接濂湖水，小遠來訪次山古屋空，廊礙荒廢，短墻幽徑蔓花齊，平川科日千峯碧，萬里西風兩鬢斑，試問文星在何許，至今光射斗牛間。　元蘇二公祠在元蘇書堂，合次山與東坡並祠，蘇嘗經過亭子山留題，寶慶中建，趙汝馭建。春祠言上巳，新像合蒼城，既想文郎意，兼懷過客情，屯遺環水碧，碑帶古梅清，天上文星會，人間往瑞聲，何為遲。直截二君子，遺迹在花城，道合皆愛國，人懷無異情，詩留隣里誦，影石塵清，相對書堂上，欽風發省磬。　曹幽　兩公千載士，出處不須齊，好事題明府，合祠元濂溪，清芬蘭馥馥，往事算纍纍，新頌人瞻仰，知君乎自題。　翁卷　一時羈旅迹，圖志已皆傳，縣尹李前輩，春祠合二賢，清波流日月，老木聚風煙，閭里生新敬，常來此泊船。　張監丞祠，紹興間置，在觀音院後，徙城隍廟祠，故縣䍐張君德林也。建炎劉文舜化境，張䍐持見之，犒以牛酒，賊感悦而去。明日賊仵將王四郎又來，張潛遁，徒步請援于州，而張妻鬱賊衆，後且至，託如廁先出，賊解不能興，官軍合擊，盡殲之。四年冬，李成前鋒趨州，張恐其來，始賊從止，遇害，邑人感而祠之。

彭澤縣　靖節祠二：一晉置，在故縣，有山谷諸賢詩；一南渡後建，在縣東嶺上。　題詠　（山谷詩見於彭澤縣際）　（為榮祖）　（徑餘松菊未全貫，百畫新詩意甚具，束帶不因羞穉子，衣冠知是晉時人，何愚缺。）　（淵明高風不但詩，七百年來獨見我，我亦金華有丘壑，兩峯何日似公歸。）　論曰：郡縣之祠若廟，於先賢者有二：沒而能禍福以驚動其流俗也，生之有詞翰以藻績其風物也。夫知禍福而後敬者，其人處利害得喪之雜，無士大夫祇庶皆然；尊詞翰而表章者，則出於士大夫之心，謂能張吾軍立赤幟，抑高其趣尚以自見，祇庶無與也。噫，二者之外，抑有當致意者乎。江郡祠廟若士行、懷英、若樂天、次山，或勳或節在人心，固雖泯然闕於廟貌，赫奕則

無杼墾之勤人元白所以祠則大祭以詞翰重嗟夫孰知唐李補闕渤本朝呂御史誨未祠之爲缺典哉抗疏於朝謂臣州田二千頃旱死九百頃不當於旱歲責民十年逋賦卒得蠲免築堤七百步使盆廬諸水爲州湯池行旅不病涉居民飽鮮食至今沕之德宏矣乞修城池以絶姦萌者再建矣迨今恃以無恐乞增軍籍乞存砂錢以寬民力備緩急者各一誨之功亦鉅矣當時用心固無所冀郡之官民可與相忘於蒸嘗之外哉無亦驚動流俗與夫藻績風物者不足耶人固有篤内修則視詞翰爲可緩生不爲駭世絶俗之行則從必不行胷臆之私然祭祀者人心所自盡也豈當有所傾待耶夫二公氣節視陶狄盡優爲但遭時承平正不必有如是事尚論詞翰豈遜元白特不以是自名爾吾故表而出之以爲此非祇庶責士大夫其盡心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一　十八陽

江（九江府十三）

古蹟

九江志東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陶侃故居僧會慧遠建爲道場（元一統志云舊志載在州境晉武帝太和十年建唐號太平興龍寺最爲廬山之古刹寺有慧遠袈裟梁武帝鉢囊謝靈運翻經貝葉五六片潯陽志云東林寺自唐開元以來迄于保大顯德間文士碑誌游人歌詠題名班班猶在自淳熙乙酉回祿之後往往不存白樂天集云東林寺即雁門慧遠舊道場有甘露壇白蓮池在焉詩云東林北堂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慙塵垢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花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結綠成夜深眾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西林禪寺去城南三十里晉慧遠道場與東林寺相並（輿地紀勝晉太和二年建水石之美亦東林之亞白樂天詩云木落天晴山翠開愛山騎馬入山來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却便回　方輿勝覽云白居易詩下馬西林寺翛然進輕策朝爲公府吏暮是山中客二月康廬北冰雪始消釋陽叢抽茗芽陰竇洩泉脉又云是年淮寇作處處興兵革智士勞思謀戎臣苦征役獨有不才人山中弄泉石）大林寺與天池寺相近（輿地紀勝云樂天遊大林寺記云高地深時節絶晚初到恍若別造一世界因成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又曰此實康廬間第一境）圓通禪寺去城南七十里（輿地紀勝云在德化縣南五十里山北之大刹也寺於紹興癸丑甲寅間厄爲煨燼不數年嶄新勝於其舊）舍利寺在市東北豐儲坊　能仁禪寺在市東南清輪坊　高良般若禪寺在白鶴鄉　廣福寺去城南二十五里昔匡裕煉丹之所　天池寺去城南三十五里居廬山之上　報恩禪寺在市東　景德講寺在市北　龍覺寺在白鶴鄉　廣化寺縣南三十里　永濟寺縣南三十里　廣福寺縣東二十五里　定安寺縣南四十里　崇梵寺縣東五十里　安禪寺縣北七里　普明寺在縣市　興禪寺縣東四十五里　清涼寺縣北三十五里　集福寺縣北五十里在彭澤縣　濂溪書院宋道國周元公書院舊在濂溪港去城南五十里後遷至府

治東有山長領之其祠堂記見後（輿地紀勝：在州南五里。濂溪先生道州人也，於道州志先生所居名濂溪，及先生隱居廬山，有水經所居之前，亦以濂溪名之。後百餘年，象之先君子守九江，為建祠堂，及旁建堂於祠之側，入其後裔之孝先觀之為德化簿。新建祠于書院，諸堂為屋數十間，劫日復書院例。招鼓石儒以為堂長，諸縣舉秀民以為生員，仍置田租以贍之，至今不廢。元一統志云：昔有濂溪祠，朱晦庵嘗作記畧曰：先生家舂陵，而老於廬山之下，因取故里之號以名其川，曰濂溪，而築書堂於其上。今其遺墟在九江治之南十里，其荒蕪不治，則有年矣。宋淳熙丙申，潘侯慈明與通守呂侯勝己始復作堂其處，揭以舊名，以奉先生之祠。書來屬熹記之。惟先生不繇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于一。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與於此。熹竊嘗伏讀先生之書，而想見其人，嘗欲一泝九江，入廬阜，濯纓此水之上，以致其高山景行之意，而病不得往。茲不自意，乃今幸甚，獲因文字以附姓名於其間也。後又建拙堂及愛蓮堂於祠之側。）景星書院唐韓文公有書遺李渤曰：朝士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觀之為快。是後遂建書院于郡城之東，名曰景星，有記見後。（元一統志云：鼓山叟為作記。昔李渤為江州刺史。唐元和初，以石拾遺召不拜，韓愈以書起之，有景星鳳凰先觀為快之語，後人因建景星書院，救食為盛。）清忠書院縣東北山下，乃元時邑令王國輔取陶狄清忠之名奏建書院，今基址存焉。陶保廟一在城東，一在城北，一在楚城鄉。九江王英布廟在城北。龍溪廟在甘泉鄉。祖將軍廟輿地紀勝歐陽詹集云：晉國顏公頊為湖州牧，州產碑材石，公載石還次江州，蛟斧蜻引直至湖心，則茂林峭石，勢瑰氣勝，有神祠曰祖將軍廟。公捐金建亭，名曰祖亭。公製文勒碑以紀其事。九江志：狄仁傑廟去縣南二十五里。（元一統志：在彭澤縣，宋賜名顯正廟，以唐狄仁傑嘗貶為彭澤令，邑人為立生祠，范仲淹作碑，畧曰：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嚴嚴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于日月。公之熙德不可殫書，有纘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柏不夭，金石不衰，受於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縉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

人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危。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既臣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邦乎會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書。）輿地紀勝：康王廟在廬山西康王谷口。元一統志：惠濟夫人廟在彭澤縣，詳見山川小孤山註。太平寰宇記：使者廟在州南，唐玄宗夢神人曰：吾九天使者，請於廬山立廟。時開元十九年辛未歲立。九江志：九疊樓在府治後。齊雲樓在城之西北，下臨大江。（輿地紀勝：在州治東北子城上，皇祐至和間建立。）紫烟樓在府治後。庾樓在府治後，臨大江，晉庾亮字元規，守鎮是邦，因建此樓。（輿地紀勝云：在州治後。洪芻記曰：其下大為水亭月榭，涼廳峽室，山澗石泓，號此休院，言可以分東西二林之勝。方輿勝覽云：在州治後，庾亮領江州刺史，故名。白居易詩：嘗過西寺南井上，庾樓行郡人猶認，得月為珠詩集。）王貞白雨後從陶郎中登庾樓：

庾樓逢霽色，夏氣欲西曛。
虹截半江雨，風驅大澤雲。
江邊魚艇聚，天畔鳥行分。
此景誰堪畫，文翁請屬文。

高遠亭在城之東。（輿地紀勝云：在子城內東南隅，有名公詩甚多，王十朋詩刻存焉。）疊翠亭在城之西。（輿地紀勝云：在仟院，其下為白居易宅，然無所以紀，北上有北亭詩。）快觀亭在景星書院後。琵琶亭在城西甘棠湖之北，湓浦港之南。（方輿勝覽云：在西門之外，其下臨大江。）白居易貶江州司馬，自序云：送客湓浦，聞舟中夜彈琵琶，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年長色衰，嫁為商人婦。為作琵琶行：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索索。
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弦。
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行。
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把琵琶半遮面。
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斯語重喞喞。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蘇子由詩：

湓江暮雨晴，孤舟暝將發。
夜聞胡琴語，展轉不成別。
草堂寄東林，雅意存北闕。
潸然涕泗下，妄用無生說。

（並見江州縣志）浸月亭在琵琶亭後，南臨甘棠湖。煙水亭在城南，李渤甘棠湖堤上，碑刻尚存。虎渡亭在城北，虎由此渡河，故名。（輿地紀勝云：在北門外秋米內，為守虎渡之義。）攬秀亭在城南。（輿地紀勝云：取李白詩九江秀色可攬結，故名攬秀亭。郭祥正留題西林寺攬秀亭詩云：竹樓香爐峯，未出二林口。一區廣地如席平，誰作新亭名攬秀。）百花亭在城東，其基為都統司，前元改為萬戶府。（輿地紀勝云：郡號曰梁刺

（史邵俊王綸建梁元帝詩往日暖十里何由望楚津落花徧行路曲柳拂）堦層。 三笑亭。昔僧慧遠居。東林。每送客不踰虎溪。一日與陶元亮。陸修靜語合。偶過此溪因大笑焉。故名其亭 一息亭。後改為名參雲亭。在縣市東。大嶺上 仰高亭在星子嶺 觀瀾亭在星子嶺。 生意堂。在府治後。 草堂在東林寺後唐白居易讀書之所 二賢堂。縣前蒼城墩舊有元次山蘇東坡祠。堂在其上。故名 遺愛草堂。輿地紀勝鄭侍御史遺愛草堂韋應物詩。居士近依僧青山結茅屋。疎松映嵐晚。春池含苔綠。 白公草堂。在德化縣。唐元和中白居易建此堂於香爐峯北往來遊處焉。自有記。後改建於東林寺。樂天集草堂即事云。香爐峯北面遺愛寺西偏。其下無人居。終日空風煙。時有沈冥子。姓白字樂天。歠然意自足。箕踞於其間舍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 陳氏祠堂。在德化縣普照寺。陳尚書恕嘗遊此寺。其子升之秉政請立祠 五賢祠堂。在德安縣郡守李澗。湯沂。王拒。李邪獻。李若水。以五公奏請減德安積年重稅。邑人德之。為立五賢祠堂。元次山祠堂。在瑞昌縣前。縣令吳審禮立於濂溪之傍 濂溪祠堂。先生姪周。肆順立祠在州學。以明道先生伊川先生配。九江志 壽聖觀在城西通慧坊湓浦港畔。 清虛觀。去城南二十五里雙劍峯下。昔皇甫謐退居之所 太乙觀去城南二十五里。昔董仙種杏處。輿地紀勝 太乙祥符觀在德化縣南二十五里。即董奉植杏林之處。董奉上昇之所。唐天寶初為置太乙宮。宋祥符中改今名。治中有游魚。尤為蕃衍 開元觀在子城東二里。本晉昭隱觀。內有元宗金銅御容 玉清觀在瑞昌縣西四十里舊經云。蘇耽王喬赤松子並於此修道。後置觀。觀中有南唐碑。九江志 靈真觀。縣南五十里。 尋真觀舊志載在州境 景德觀在德化縣康王谷 玄妙觀。在城東隅福星坊。輿地紀勝 白居易宅為司馬時所居。有湖大江之勝 陶潛宅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今即其故居。為靖節先生祠堂。輿地紀勝 九江廢縣。尋陽志云晉元帝置。後省入尋陽 廣普廢縣尋陽志云。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楚城縣尋志在德化縣。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 盆城縣尋陽志云隋改柴桑為盆城。唐武德五年置。八年廢廢上甲縣尋陽志云晉元帝置。義熙中省入彭澤寰宇記廢和城縣在縣在縣東北二百二十里。按顧野王輿地志云和城縣江左立。屬汝南郡。齊之廬江南頓亦有和城。屬太原郡。至隋平陳併入彭澤縣 輿地紀勝 廢龍城縣類要在彭澤縣西二里。寰宇記在縣西二里。隋平陳後置。至開皇十八年又改為彭澤縣。 廢天水縣在縣東五十里。按顧野王輿地志云

天水縣梁武帝置以擬西水縣。隋平陳後廢。併入彭澤縣。 廢晉陽縣。在縣東北一百九十四里。顧野王輿地志云。晉陽縣梁武帝立屬太原郡。隋平陳併入彭澤縣 廢樂城縣。城在縣南三十九里。縣城傍山為之。南北高嶮。東西平下。隋大業十三年。賊帥張善安據嶮。唐武德五年。賊平。縣屬浩州。至八年省州及縣。併入彭澤縣。九江志 舊縣。縣南三十里。即古浩州狄仁傑生祠在馬前有古山茶一樹。相傳七百餘年 太平興國宮。去城南三十里在德化鄉。據採訪真君出相國叔云。始自唐開元年間。現夢於玄宗。吾當於江州廬山建祠。五百年後。福及生靈。繼有陳伯宣者。捨居為祠遂建宇于聖治峯下。號九天採訪祠。南唐更為通元府。宋改為太平興國觀。後改為宮。（元一統志云。紀勝載在德化縣南三十里。按縣異記云。唐開元中。玄宗夢一仙人謂曰。我九天採訪使者。備料人間。願於廬山西北置下一宮。俄有神降于庭。帝敕江州修奉。果有基迹。太平興國二年。賜名太平興國觀。宋宣和中。改為宮。繫年錄云。紹興二十八年。名太平興國宮。新建本作殿曰中殿。）輿地紀勝 董奉館。在德化縣南三十里。廬山記云。廬山第三嶺。後漢董奉于巖下。九江志 淵明祠。在縣治東。（元一統志勝覽載在德化縣西南九十里。柴桑里即其故居也。白居易詩。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弦。柴桑古村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烟。）輿地紀勝 狄梁公祠在彭澤縣。紹興七年名唐相梁國公狄仁傑廟曰顯正廟。繫年錄。元一統志 陶狄二賢祠。按唐地域記。唐景龍中。彭澤縣南門置陶狄祠。馬澤撰記。其後縣移治。而碑莫知存矣。國朝至元十八年。恒山周鍇領江州。尹事命縣尹合而祠之。其為記畧曰。梁公在邑距靖節不肯折腰。特凡二百八十有八年。流風相接。邑人皆合祠之。厥後邑改祠存積歲頹圮。民志弗墟。至元十八年秋。鍇蒙恩易守。九月郡録因行邑首謁焉。起敬起慕。託孤山以興其高。因命邑大夫新廟學。撤其傍淫祠。大為庭宇。以合享之。使夫後之君子。隱則當以淵明為式。仕則當以梁公為師。其揆一也。 楊八郎祠。在德安縣。詳見人物楊鎮註。輿地紀勝 白居易祠。在湓江門內。唐時以諫官言事宰相嫉其出位。左遷江州司馬。徐鉉為撰祠堂記。

人物

江州志 漢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謁郡太守袁術。出橘。績懷三枚。去拜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晉陶潛。字淵明。陶侃之曾孫。居德化楚城鄉柴桑里。為彭澤令。居官八十日。郡遣督

鄱至縣。史請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豈能為五斗折腰於鄉里小兒耶。遂解印綬。賦歸去來辭。著五柳先生傳。後世號靖節先生。　宋周淳。順道州營道縣人。仕宋為南安軍司理。後以病求歸。襟懷洒落。惟有高趣。尤樂行於世。卒年五十七。英德化鄉清泉社道有豐碑。大書曰宋濂溪周元公先生之墓。　岳飛字鵬舉。治春秋。學孫吳兵法。引弓百斤。善左右射。靖康年間。大小百戰未嘗敗。入覲。御書于旗曰精忠。官至少保。贈太師。謚武穆。有三子。長岳雲。手握兩鐵鎚重八十斤。穎昌大戰數十合。以功授左武大夫。次岳霖。帥廣州。其後子孫世居九江。　范芸軒。平樂府儒學教授。家傳一堂。五世同爨無異趣。元貞年間。郡邑達于省臺。聞于朝。遂旌表蠲役。家有義聚堂。　呂文德字景修。居九江城北。仕宋官至京湖安撫制置大使。衛國公。封和義郡王。謚武忠。弟文煥。仕宋歸元。徙居蘄州。子孫因家焉。　元呂師夔。仕至中書左丞。　呂師龍。仕至大司農。　呂師順。仕至淮西道僉事。　呂師讓。仕至江浙財賦總管。　呂師說。仕至廣德路總管。　呂元瑛。吉安路永新州知州。　呂德隆。江州管軍萬戶。壬辰城陷。與總管李黼同死於兵。　甘楚材。號梅坡。通五經。名重于時。元科舉興。累知江西江浙湖廣河南行省試官。致仕。武岡路武岡縣尹而終。

彭澤縣。石振。字仲宗。眉山人。宋時為彭澤尉。與黃山谷友善。　和裕。字仲寬。廣平人。元時以孝廉舉為彭澤尉。　王國楨。濟寧人。元時本縣尹。建清忠書院。

湖口縣。前代不可考。前元曹平野（謝疊山門人）。吳玉壺（其先出德安縣。後遷居本縣。傳學儒者）。劉光元（字行常。號網翁。進士劉癸之子。世居弘山里。光元遷居縣市。以性理之學教授其門人。登進士第者甚衆）。熊敬中（堅山熊氏。前元嘗言湖口水驛供待數事。糾從其言。先之民受其患。後兵興。父子並死於難。臨終其辭不屈）。李榮所（南安李氏。生四月而孤。及長。克孝。祖母及其母不求聞達。鄉里以李令伯方之。後其母譚氏以節孝旌表）。劉存中（堅山劉氏。家貧。能孝其母。治農事。常負母於田所。奉養甘旨。後旌為蘇呂鈴為之序）。

德安縣。唐鄭善果本傳云。鄭州滎陽郡公。刑部尚書。出為江州刺史。卒。今按治平中。鄭揚庭撰善果之孫良公墓碑。善果卒于官。葬本縣舊仙洞。自然衛。坐俊生良。有爵命。樂道丘園不仕。其後谷步東衛永泰南宅。小溪東坑。義豐瑞昌南北。同姓者僅五六千家。皆其裔也。　南唐江夢孫。字聿修。本縣下安社人。家世業儒。有詞藝。傳綜經史。孝悌高潔。先主輔政。召為秘書

郎。出為江都令。先是大廳陰為鬼物所據。前政之者必為鬼祟所擠。或入家暴疾。遣火焚。皆居小廳莅事。夢孫下車之日。升正廳受賀。訖。向夜具公案。端笏中坐。誦周易一遍。明日如常。自始至終。莫覩怪物。後稱疾歸耕。事繼母甚謹。每日晨起具棠服問安。侍膳退而易弊服操耒耜。以日中而罷。復易衣侍膳。卒。乃集生徒講禮傳。年八十五。後贈國子司業。初夢孫解職歸。有群盜至。夢孫巾帶迎候。致飲食與之食。盡家之物所有。既盡。既行。見一鼎。蓋尚在。夢孫曰。彼存遺此。乃為不具之器。遂遣與之。群盜驚嘆曰。吾輩小人。實輕凟君子。夜還至所刼之物于門外而去。一無所失。夢孫夜夢一直木生于庭。詰旦乃其子生一兒。遂名直木。字子建。偽吳順義七年以神童擢第。仕水部員外郎。事出徐鉉江南錄。　鄭文寶。義門陳氏胡旦撰義門碑。其略曰。按陳氏家譜。陳宜都王叔名之後五世孫兼。唐元宗時舉進士。為右補闕。兼生京。京進士及第。德宗朝官至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無子。以從子褒為嗣。生瓘。為高安縣丞。其後避難於泉州。生伯宣。隱居廬山。注司馬遷史記行于世。詔徵不起。就拜著作佐郎。孫旺。徙居德安縣之太平鄉常樂里。旺生機。機生感。感生藴。藴生青。青生六子。六而十七。十七而三十四。自是家益昌。族益蕃。仲子崇。以治家之道為人之本。乃撰家法。垂示將來。室無私財。廚無私饌。大小之教。內外

如一。於是為江州長史。家法之行。始於大唐大順元年庚戌也。至宋為司戶參軍。試太常寺奉禮郎。偶唐殘表。孝悌標揭門閭。於是陳氏特立義門。始於昇元元年丁酉也。至道中。宋太宗遣內侍裴愈賫御書散江表[illegible]其山寺。覩德義之家。皆賜之。陳氏所得凡三十三卷。藏之于家。愈復上陳氏家法二篇。太宗曰。天下有此人家。真良家也。始者陳氏二百人而家法行。三百口而義門名聞。實之來。計七百四十口。咸通三年。增至一千四百七十八人。徐鉉江南錄。鄭文寶江表志載陳氏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姻睦。人無間言。每食群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船共食。或一犬他適不至。則群犬亦皆相候不食。此義氣所感而然也。其陳崇有家法敘曰。易云家正則天下大定。是知治家之道。古猶病諸。故聖人垂五教。敦九族。使後之人倫勸而行之。自非聖人。可不庶幾乎。我家纂祖監之象。叨承著作之貽訓。代尊孝弟。業繼典墳。緜是子孫衆多。上下和睦。存沒一十代。曾玄二百合程削孫。孫致其餘慶。我聖人設教。孝治天下。振義風。賜以旌恩。表之門巷。勅為義門。幸與鄉民。僖不以知足宅心。患盈是懼。豈紊所感。者恐將來昆雲漸衆。愚智不同。苟無敦睦之方。慮乖負荷之理。今敘之以局務。垂之以規程。推功任能。懲惡勸善。公私出納之式。男女婚嫁之儀。蠶事衣裝。貲財飲食

必合均等。務要和同。掌令子子孫孫無間言。而守義範也。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守江州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姪崇議定。　陵溪劉氏日章。端拱二年及進士第。終太常博士。贈工部員外郎。其後子孫累登科第。具載進士條。本朝劉元龍。字遜子。寶祐年間及進士第。屢歷州郡。第九任監察御史。十任權禮部侍郎。十一任出知袁州。

名宦

江州志。後漢宋均。字叔庠。明帝時遷九江太守。時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多傷害。均下令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鷄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張捕。非優恤之本也。均務退姦貪。思進忠善。悉去檻穽。除削課制。後乃虎自北關三廂渡河。無復爲害。二書云。興地大統。其後蝗至界者輒散去。　庾亮。字元規。爲九江刺史。　唐狄仁傑。字懷英。貶彭澤令。官至內史。贈司空。封梁文惠公。後建祠於府治南蒲輪坊。范仲淹記其事。黃山谷書碑。至今存焉。　李渤。字濬之。九江太守。多有善政。　呂巖。號洞賓。開元間爲德化令。　元李黼。字子威。穎州人。由科第累官至江州路總管。壬辰二月城陷。同姪秉昭俱死於兵。後追封蔡國忠文公。今祠祀於市南。白居易。字樂天。憲宗朝以文章顯達。謫爲江州司馬。

湖口縣。蕭御史（名璟。宋平號四直。璟前）馬狀元（名適。宋太祖始開科第爲狀元）李侍郎（名景和。徙居南康。從朱文公學。宋理宗爲之親書松坡碑額）（劉登。字良翰。號平湖。居聖山。登宋咸淳進士第。授蘄水尉。後累仕至兩淮制置司僉）方叔高（名績。以文學顯。官至袁州南安縣主簿。盡忠王事。元於鋒鏑。表氏忠義爲）徐竹屋（字方叔。嗚深居先生門人。登宋進士第。前元以左史徙檢校之。不就。退而刊明經學。經二國也。於其上）

德安縣。夏文莊公遺像贊。九世孫夏瑩書。云。洪惟我祖。慶曆儒臣。乾坤間氣。岳瀆英靈。載瞻遺像。儼肅如神。文章冠冕。王度丹青。勲庸將相。華夏聲名。譽高毀來。讒言其興。術敗休哉。惟公德明。三千禮樂。淑我後人。憲前百餘年。而建炎之離亂。不火於兵。後百餘年。而開慶之焚蕩。不壞于塵。憲公之道。不可磨滅。垂之萬代。以貽典刑。於赫斯文。匪形則存。歸然炳然。卓彼崑崙。誰其似之。繄我子孫。　王襄敏公。字子純。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熙寧中。上平戎策。請復河湟。神宗用其言。委之甚專。六年之間。卒復河湟。洮泯等州。拓地三千一百里。降伏諸羌。七十萬一千餘口。進帥熙河。拜觀文殿學士。召爲樞密副使。出以舊職知洪州。薨。諡襄敏公。有廟在熙河。賜名忠烈。　王莊敏公。字康道。襄敏公之次子也。初襄敏公功詔除大理評事。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黜。崇寧中。起知河州。遷熙河帥。再復棄地。又取廓州。拜武勝軍觀察使。留後。能承上旨。專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寧五年。召還京師。卒。贈寧遠軍節度使。謚莊敏公。　吳元。字季誠。吳宏。字季剛。吳愈。字季隨。本縣淥水都車橋人。兄弟三人。毛自知榜聯中科第。有詩云。勒馬江干問玉京。百花頭上占梅英。雲霄萬里開鵬路。詩樂三章奏鹿鳴。拂朗笑談天下事。僊鼇隸光日還行。莒公兄弟誰先後。此事君王合與評。元官至判幹。累贈正議大夫。宏任饒州司戶。愈初尉信陽。金兵圍城。守令皆遁。愈提兵率邑民爲助。以帛十餘丈作大旗。一特書吳愈二字。建城上。將交兵。敵望而畏。謂有備。遂遁去。遂解重圍。閫帥趙方上功。朝廷偉之。方乃薦以改班。寧信陽。後歷官沿江制置使。謙知鄂州。八年鎮鄂。遷陸平康。入直翰苑。終兵部侍郎。謚文肅。累贈光祿大夫。又贈少師。　吳箕。字時表。號愨齋。元之子。三領舉于漕。肄業南康白鹿書院。理宗朝初歷撫之崇仁尉。三歷庫官。宰錢塘。倅杭。歷至華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行宮留守。知建康府。兼淮西總領。贈光祿大夫。謚清惠公。　吳觀。字賓夫。宏之子。宋兩請漕舉。官至朝散大夫。湖南提刑。兼知衡州。轉江西提

刑。兼知贛州。又轉江東提刑。知饒州。　宋胡旦。以咸平六年狀元。魁天下。其授誥曰。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胡旦。右可授朝奉大夫行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勅朝奉郎行太常博士上騎都尉賜緋魚袋。與張詠等。朕順風款拜尚賢。薦誠荷福。膺之斯臻。伻嘉惠而溥暢。以爾等並稱俊造。亟歷官常。咸有公材。聞於朝著。講禮曲臺之殿。職宜修升燎。兵圍之郊。慶賞滋洽。允宜茂遷。以嘉休思。贈以階資。書于勲籍。祇服明命。無忘飭射。可依前件。咸平六年三月日誥。令。　胡清旦之曾孫也。紹興十三年。授翊衛大夫。貴州防禦使。武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趙崇蘇。仕元。凡七任縣尹。授奉訓大夫。授留陽州知州。授中順大夫。松江府知府。致仕。

耆舊

江州志。九江人物淵海。耆舊著爲寓公門。爲儒學文藝隱逸孝友獨行列女構焉。以至方技仙釋。備焉。余既各舉其凡爲傳。而首之以耆舊。所以立人紀。崇風化也。寓公雖賢若貴。其事略。而耆舊於是必詳也。儒學文藝隱逸孝友獨行。不必皆郡士。而耆舊非郡士不與也。他傳或合或雜或附。而耆舊每傳皆列也。他傳事必關郡邑。乃書。而耆舊事無不書也。凡皆以尊

郡庄抑庶幾紀實之道焉

晉陶侃字士行其先自鄱陽徙丹陽父丹仕吳爲揚武將軍以功封柴桑侯食采地家焉生侃早孤貧爲縣吏范逵爲之郡守張夔署樅陽令語在侃母傳遷郡主簿會州從事到郡欲有所案侃閉門部勒諸吏謂從事曰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禦之從事即退夔妻疾迎醫遠方將大雪諸紀綱皆難之侃曰小君猶母也請行衆服其義舉孝廉至洛見張華與語異之除郎中楊晫見侃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共載見顧榮榮大奇之補武岡令以嫌棄官歸爲郡小中正荊州刺史劉弘之官辟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至謂曰子後必繼老夫以功封東鄉侯陳敏之亂弘板侃江夏太守敏弟恢來寇侃禦之以運船爲戰艦或言不可侃曰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遂破恢母憂去職服除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華軼表侃揚武將軍屯夏口軼不奉元帝命乃與軼絕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山夷劫掠江中侃遣將詐作商船誘之劫果至先獲數人則西陽王羕之左右也即遣兵逼羕令出賊親陣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亡皆復侃竭資振給立夷市於郡東大收其利詔封杜弢與周訪併力破之時周顗刺荊州留鎮尋水城賊掠其良口侃遣朱伺救之賊還退保泠口侃謂諸將曰賊必步向武昌吾宜晝夜還城三日可至誰能忍饑鬪耶吳寄言能忍十日飢晝擊賊夜捕魚以濟侃曰健將也賊果來攻侃命伺逆擊大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於王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伯仁入境便爲賊破不知那得刺史貢對曰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不可敦即表侃持節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沌口又移入沔江討定江夏諸賊王沖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道矯侃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斬沖侃召曾不到貢恐矯命獲罪遂同曾反破侃督護鄭攀於沌陽朱伺於沔口侃欲退入溳中部將張奕貳於侃詭說曰賊至而動衆不可侃惑之無何賊至爲所敗朱伺力戰僅免奕竟奔賊侃坐免官以白衣領職尋率周訪等進軍入湘大破杜弢侃之佐史列其功於敦乃奏復侃官王貢誘五溪夷向武昌侃使鄭攀陶延夜趣巴陵掩擊多所斬獲貢遁還湘城弢遂疑張奕而殺之弢衆多降貢復挑戰侃遣謂曰杜弢爲益州吏盜用庫錢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辭色稍順侃知其可動與截髮爲信貢遂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王敦忌侃功侃還江陵請敦荊將吏諫止不聽果見留左轉廣州刺史以荊州授王廙諸將鄭攀等不樂南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侃使之被甲持矛將殺侃屢出復回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因起如廁得敦參軍梅陶等說解語在周訪傳侃得脫使夜發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而迎長沙人王機未發會杜弢據臨賀機降之教弘同溫邵劉沈謀取廣州或勸侃駐始興以觀形勢侃不聽直入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之先於封口發石車弘果率輕兵至知侃有備而退侃追擊破之執沈斬機諸請乘勝擊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角紙足矣下書白邵邵果走追獲之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事平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不可過自優逸大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加都督交州王敦反授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表侃仍舊職加散騎常侍時賊梁碩陷交州侃遣將討平進兼交州刺史加征南大將軍開府敦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將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郢士女相慶侃性聰敏而恭勤終日危坐閫外事殷萬不漏一常曰大禹聖者尚惜寸陰衆人當惜分陰豈可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世邪參佐有以談戲廢事者命投其酒器蒲博之具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牧豬奴戲耳老莊非先王法言不可道君子當正衣冠攝威儀安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飲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少進則愴然曰少有酒失亡親見約不敢踰有餽必問所由出若出力作雖微必喜慰賜加倍得於非理則訶責還之是以百姓力穡家給人足造船木屑竹頭悉令收掌莫知其意後正會值雪庭中濕取木屑布地竹頭至桓溫造艦皆取爲丁嘗課諸營種柳有盜官柳植己門者侃駐車門曰此武昌西門柳因何在此其審察如此蘇峻之亂溫嶠推爲盟主至石城賊尚盛侃曰不可爭鋒當以計擒之時議築查浦壘部將李根請立壘白石侃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固可容數千人賊攻不便拔滅賊之術也侃從之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欲救之殷羨曰若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之遂斬峻初峻之禍成於庾亮峻平亮懼侃致討詣侃謝侃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庾亮輕進失利其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將王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侃旋江陵拜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督交廣寧凡七州後鎮巴陵封降五溪蠻聞郭默襲殺刺史劉胤輒領江州遣宋夏往據湓口而以大軍繼進默送妓婢絹百匹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若無詔豈敢爲此侃厲色曰國家年小不出胸懷雖

劉胤非才朝廷所任何得加刑蓋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騁姦爾表請討之且遣王導書曰黙殺方州則用爲方州若殺宰相便爲宰相乎導答以遵養時晦爲辭侃笑曰此遵養時賊爾侃至黙將侯宗縛黙父子降悉斬之黙在中原石勒嘗畏其勇聞黙擒益畏侃兼督江州領刺史移鎮武昌又分遣桓宣等伐樊城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若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蓋侃志在恢復也咸和七年疾篤表乞遜位歸長沙上節麾幢蓋印傳貂蟬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錄簿封印倉庫以管鑰付王愆期訖就與登舟明日薨年七十六成帝下詔表慟策謚曰桓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明斷數千里不拾遺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勸分兵鎮之侃不荅而言者不已侃乃渡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投險正在長江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寇乃致寇之由非禦寇也吳時守此用兵三萬今縱有兵守之無益江南若虜有可乘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敗梅陶嘗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及也謝安每言陶公用法得法外意少漁彭澤嘗網得一梭掛壁有頃雷雨化龍而去夢生八翼飛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季年懷止足之分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病篤出府門顧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將以爲美談侃十七子見史者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　洪辟丞相掾早卒瞻字道真少有才器歷廣陵相廬江建昌二郡守封都亭侯爲蘇峻將馮鐵所害追贈入鴻臚謚悼愍世子峻敗鐵奔石勒爲戍將侃既誅黙知畏己移書告勒勒遂殺鐵夏嘗繼爲世子坐與斌稱以財相圖廢卒詔以瞻子弘襲侃爵仕至光祿勳卒子綽之嗣綽之卒子延壽嗣入宋降爵吳昌侯琦司空掾旗歷散騎侍郎郴縣伯卒子定嗣卒子襲之嗣入宋國除斌尚書郎稱歷南平太守南蠻校尉性雄勇侃嘗遣同桓宣伐樊城走石勒將郭敬庾亮命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江夏相輕將二百人見亮亮見殺範最知名至光祿勳岱散騎侍郎　周訪字士達郡縣志潯陽人少有明略爲縣功曹薦拔陶侃爲主簿知有公輔之器相與結交爲中興名將江州志云其先自汝南徙家尋陽祖纂仕吳爲威遠將軍父敏左中郎將訪少沉毅有斷樂周窮之察孝廉著縣功曹上甲令皆不赴元帝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有大辟與訪同姓名吏誤收訪訪繫散收者自歸於帝帝不之罪將江州刺史華軼不奉命拜訪揚烈將軍屯彭澤備之訪曰彭澤江州西門

也華彥夏有憂天下之誠吾不可成其釁當屯尋陽又可捍禦北寇釁成討未晚也裨將丁乾與軼所部馮逸交通訪斬之逸遂攻訪所敗遁保柴桑訪進討之軼督逸戰盆口又敗之進敗軼水軍於彭澤軼將周廣燒城應訪遂斬軼平江州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會討杜弢弢作桔槔打戰艦訪作長岐棖距之弢將張彥陷豫章王敦遣督護繆蕤等受訪節度斬彥於石頭流矢激折訪二齒神色不變時賊尚衆而訪兵少乃夜則布火而食恭則縱兵若擬採結陣大呼而歸曰某軍至矣賊始疑之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雖退終知我無援必還掩我急渡港北既渡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前訪遂領兵造湘城達富口弢遣杜弘出海昏盆口復震訪步上柴桑偷渡斬賊數百人又追破於廬陵以粮少退屯巴丘粮既集後圍廬陵弘突圍走臨賀進龍驤將軍敦表受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尋陽縣侯初愍帝命第五猗監荊梁等州道爲賊杜曾摯瞻胡混所邀奉之以向江陵逆刺史王廙徑道沔口帝命訪擊之衆纔八千訪曰先人奪人可也使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甚訪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令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在甄力戰不支馳告訪訪叱令還戰自旦至申聞六鼓聲選精銳八百親行酒飲之勑聞鼓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踊出曾大潰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能戰其敗也彼勞我逸爾不及其衰而東之賊後振失鼓行而前遂定漢沔進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兼刺史賊保武當訪襲擊獲曾及將混瞻送王敦斬之進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初敦約擒曾表爲荊州及是忌訪勳名有詔授訪荊州敦從事郭欽曰荊州雖凋弊周武之國也不宜假人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怒敦手書慰釋且遣玉環玉捥訪投諸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務農訓卒守寧皆先補後表敦患之而莫敢沮訪威風既著志平河洛聞敦有異志嘗切齒敦終訪之世不敢發訪智勇過人善撫納士樂爲死而未嘗自伐人有頌功者則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陶侃窮時訪薦爲主簿深自結納以女妻侃子瞻後侃爲敦所留將加害參軍梅陶等容白敦曰訪侃聯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乎敦意解侃得脫見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其爲時重如此大興三年卒帝哭之慟贈征西將軍謚壯立碑本郡二子撫字道和強毅類訪而御將不及元帝辟丞相掾及襲爵除武昌太守王敦命監沔北諸軍光少有父風年十一歲見敦敦謂曰貴郡未有將誰可用者光曰明公不恥下問竊謂未見有勝者敦

笑以為尋陽太守敦舉兵徵撫光撫至而敦死光後至未會撫求見敦敦子應紿以在疾光退曰我遠來而不得見王公其死乎遽見撫曰王公已死光不可興錢鳳作賊衆得然其夕衆散撫時與鄧嶽俱光謀遣其光而陰取嶽撫不忍責嶽與俱亡西陽蠻中光即抵鳳詣闕自贖得不廢明年赦敦黨撫詣闕請罪詔網之咸和中王導用為從事中郎出拜江夏相蘇峻叛光弟俱隨溫嶠力戰峻平光賜爵曲江男卒撫遷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坐事免官尋遷振威將軍歷豫章太守益州刺史監巴東諸軍督梁州諸軍桓溫征蜀進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擊破隗文鄧定斬王誓王潤遷平西將軍進爵建城縣公蕭敬文作亂撫會司馬勳討降之斬首詣京師進鎮西將軍興寧三年卒贈征西謚曰襄子楚自有傳　評曰柴桑人品其兼南北之累邪典午再造下訌陸梁上通跋扈清大憝寧初基若陶侃周訪之功北方之士無先焉夫國其地則資其地之材未聞有國於南而必借材於北者昔之納豪附重北而輕南冀其用而卒受其禍者皆以七年之疾求三年之艾之過也若侃訪之沉毅雄爽豈避壯俗歟　陶臻字彥遐太尉侃兄子也有勇器賜爵當陽侯侃嘗遣同李陽攻新野克之華軼之表侃屯夏口也又以臻為參軍軼與元

帝不平臻懼難作託疾而歸白侃曰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人材不足且與瑯琊不平難將作矣侃怒遣歸軼臻遂東歸元帝帝見大悅命為參軍併加侃奮威將軍侃由是與軼絕侃之不貳於帝臻力也咸和中為南郡太守領南蠻校尉假節卒官贈平南將軍謚曰肅弟輿輿果烈善戰累遷武威將軍侃擊杜弢元帝使周訪趙誘受侃節度侃命二人為前鋒輿為左甄遂破之侃之獲賊張弈也諸將請并部曲殺之取其妻息輿曰此本官軍數經戰陣可赦為用侃從之以配輿果獲其用杜弢之以桔槔打戰艦也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上流擊之所向輙克賊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賊望見輿軍相戒曰且避陶武威後與弢戰被創卒侃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泣詔贈長沙太守　周邵字南侍中訪諸父也清心雅志文學超俊未嘗干請刺史庾亮深所禮敬密往候之值邵弋彈於園中因得見遂表徵為冠軍散騎常侍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周楚字元孫撫子也起家征西將軍從父入蜀父卒襲建城公監梁益二州假節甚得物情梁州刺史司馬勳之逆蜀賊李金銀李仏李高之亂楚皆討平之卒謚曰定從兄仲孫光子也興寧初為寧州刺史桓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除監益梁之三郡坐事免官後徵為光祿勳卒自訪以下四世為益

州云　評曰侃訪力力於晉也雖材智足以自奮抑亦賴允宗之子為臻稱見機使侃當陰疑之秋而識所去就與能通變釋肯從而卒收百戰之功楚不墜家聲翹定西土邵清修文雅見推於名勝陶周二氏安得不為時名閥信乎階庭玉樹所以為貴而故國非喬木之謂歟　陶淡字處靜襲長沙公夏子也少隨祖父食采地於長沙父以閑墻奪爵語附侃傳淡幼孤傷父被廢不欲仕因修導養之術年十五便服氣絕穀不娶雖家累千金僮僕百數終日默坐未嘗過而問也結廬湘濱之白鶴山讀易以養性遂造其卜筮多神驗養一白鹿以自隨有候之者輙移渡澗水人莫得近州高其操舉秀才淡聞之轉逃羅縣山中莫知所終後有至其處者見一井水味極甘且獲藥鼎始知淡煉藥于此因名之為神鼎山焉（見長沙志）　晉陶潛江州志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本名淵明後改（晉宋書字淵明一字深明某明皆非）侃曾孫也家柴桑博學能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住宅邊有五柳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輙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

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時人謂為實錄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旋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署彭澤令不以家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種秫妻子固請種秔乃使種半頃秔二頃半秫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候見嘆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鄉里小兒即日解印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之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以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

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皇皇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時義熙元年也（史傳三十今從祁寬年）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潛不營生產家事悉委兒僕絕州郡覲謁唯或至田舍及廬山遊觀刺史王弘欲識潛不能致乃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本因疾守閑非榮志茲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爲榮弘知潛當遊山密令其故人龐通之齎酒具邀之途潛有足疾使一門生二兒舉藍輿及欣然共酌俄弘至亦無忤也潛無履弘顧左右爲造履左右請履度潛就坐伸足度之弘要至州言笑賞適自若未嘗有羨於華軒也自是弘欲見潛輒於林澤間候之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訪潛臨別留二萬錢爲酒資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日無酒出宅邊坐叢菊中久之弘使白衣人送酒至便就酌醉而後歸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或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造者或載酒肴潛亦無辭鄉親張野等或邀共至酒席不識主人亦盡醉而返嘗郡將來候適其取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復着之其真率類此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則欣然有喜夏卧北牕遇清風時至自謂羲皇上人宅邊有大石臨懸瀑虎狼交跡潛每醉卧其上今號陶公醉石畜一琴無弦徽常撫玩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廬山僧慧遠與周續之劉遺民等結白蓮社邀潛入社以潛嗜酒至爲設杯酌潛終不赴潛屢從宦本非避世自以先世爲晉宰輔義熙以後宋業浸隆不肯復仕（宋書云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書晉年號永初以後惟書甲子亦不盡然）晚抱羸疾刺史檀道濟候之瘠卧有日矣道濟曰賢者處世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子生文明之代奈何自苦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梁肉麾而去之元嘉四年將復徵會卒年六十三後謚靖節徵士有文十卷五子儼俟份佚佟　許曰古稱世家鮮克由禮而陶氏廼有知道之士焉淚悲其父廢死棄千金如糞土讀易深山終身不返潛悼禮樂不自晉出杜門忍餓寄興詩酒至於識遲知命處死生如戲劇若賢者豈特隱淪而已哉求仁得仁庶幾似之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尋陽人也父法嵩仕梁爲始興太守羅睺年十五讀兵書善騎射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每戰冠軍千山賊十五洞尋除都督豫章十郡軍事獄以夜決不關吏手民懷恵立碑陳主入隋羅睺臨三日放兵散衆然後降歷仕兩朝治郡有聲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輕騎擊破之陳王卒羅睺請衰絰送至墓葬還方釋世稱其有禮焉朝廷聞晉絳隰

三州中流矢卒年六十四送柩還京忠烈不泯陰靈顯異終滅絳賊贈柱國左翊衛大將軍謚壯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唐楊發字至之隋越國公素之裔本居馮翊祖藏器爲江州都押衙因家德安父遺直德宗時上書補官仕濠州錄事參軍遊吳客死時發未冠三弟俱幼母長孫氏携歸廬山教之擢進士第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請改作神主著新謚詔百官議發獨議曰改作神主求古無文知禮者疑之改大常少卿爲蘇州刺史其治以敎長惠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聞拜嶺南節度使承前政寬弛欲矯以嚴軍怨而亂左遷婺州刺史卒弟假嚴收收自有傳假字仁之兄弟相友假未第收不肯舉進士假既解褐收乃應舉後收之擢監察御史也假方外遷收亦不肯拜宰相馬植嗟美爲止未幾假擢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時人榮之終常州刺史收與兄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凛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多貴胄詔獨取嚴周墀節度東川辟掌書記杜悰代墀仍留幕府時兄收爲節度判官兄弟同幕人以爲榮收之貶嚴亦貶邵州刺史從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二子涉唐末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注戶部侍郎涉子凝式有才名皆留寓偃師

收字藏之七歲通經能賦文吳人號神童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其敏類此既長博學強記尤禮樂尋陽耕得古鐘收扣之曰姑洗角也剡拭有識果然有琴工安說說知音收問五絃外二絃云何說曰世謂周文武所加也收請說作文王操說即以大絃爲黃鐘之宮而以少商應之收詰曰少商武絃也文世安得用武聲說大驚姑就收學收曰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鐘而以大蔟次之然則祭天者圜鐘爲宮黃鐘爲角大蔟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鐘爲宮大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也西京諸儒惑圜鐘函鐘之說故郊祀宗廟唯用黃鐘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韻也古無韻字猶言韻聲）始以其律爲宮某律爲商某角某徵某羽某少宮某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說說時年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擢進士第杜悰表授淮南推官悰領度支及節度劍南東西川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復爲悰節度判官悰鎮屯田

嶲州以省餉狀曰可致兵不可得餉夫地當蠻衝而戰也士耕之兵必賊得乘間益兵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熟亦資盜糧條乃止改太常博士建言漢制總群官而聽曰有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藏祈常之寺也今祈常隨卑飾藏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憂免歷侍御史度支判官長安令懿宗時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先是南蠻焚掠邕交調華人往戰多瘴死收議豫章募士三萬置鎮南軍教蹋弩以拒蠻蠻不能支又峙食泛舟餉南海上嘉其功進尚書左僕射初懿宗欲相收中尉楊玄价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為宣歙觀察使不數當兩使廉料但受判史俸留公藏錢七百萬而玄价揣收未已奪係衛劾收前以私意用嚴譔為江西節度受賂謝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曰禍行何用爾更小舸權官未幾道元詔死自作書謝天子丐赦弟嚴以奉先臣祀帝見書惻然宥嚴尋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鏻鑣少為江西從事郡遣狄祭大孤神有戲語回舟雲霧中見女子為婢希與其妹感禮鑣勿遽諾之既歸處家事訖而卒人以為不能致遠之戒鉅乾寧初為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鏻至戶部尚書卒評曰禮樂之學傳世無之周羅睺虓將也而能不失事舊之儀楊發健吏也而能抗改作神主之議楊收傳學精辨其議音律之變與祈常之職識不謬於古然運丁狀李制行出處皆不能盡合中道位愈高則禍愈大古稱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夫皆知禮樂之文歟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七百一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王

王敬蕘

五代歐史樸傳敬蕘穎州汝陰人也事州為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穎間刺史不能拒敬蕘遂代之即拜刺史敬蕘為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穎州與淮西為鄰壤數為秦宗權所攻力戰拒之宗權悉陷河南諸州獨敬蕘不可下由是穎旁諸州民皆保敬蕘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穎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穎州敬蕘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蕘治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穎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治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餔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蕘武寧軍留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為左衛上將軍太祖即位敬蕘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王延

五代薛史王延傳延字世美鄭州長豐人也少為儒善詞賦曾以鄉曲離亂不獲從鄉薦因客於浮陽隨滄帥戴思遠入梁嘗以所為賦謁梁相李琪琪覽之欣然曰此道近雖其人王生昇我堂矣遂延人士稱之尋薦為即墨縣令歷徐宋鄆青四鎮從事長興初鄉人馮道趙鳳在相位擢拜右補闕踰年以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清泰末以本官權知貢舉時有舉子崔頎者故相協之子也協素與吏部尚書盧文紀不睦及延將入貢院謁見文紀謂延曰舍人以謹重聞于時所以去冬老夫在相位時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用掌文衡然貢闈取士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即此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謂人曰盧公之言蓋為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年改御史中丞歲滿轉尚書右丞奉使兩浙吳人深重之復命授吏部侍郎改尚書左丞拜太常卿歷工禮刑三尚書以疾求分司西洛授太子少保既而連月請告為留臺所糺改少傅致仕廣順二年冬卒時年七十三

子德仕皇朝為殿中丞

王重師

五代歐史王重師傳重師許州長社人也為人沉默多智善劍槊秦宗權陷許州重師脫身歸梁從太祖平蔡攻兗

鄆為拔山都指揮使重師苦戰齊魯間威震鄆敵還頳州刺史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重師方病金瘡臥帳中諸將攬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重師身被八九瘡軍士負之而還太祖聞之驚曰吾何使我得濮州而失重師乎使醫理之逾月乃愈王師範降表重師青州留後累遷佑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年甚有威惠重師與劉捍故有隙捍嘗構之太祖太祖疑之重師遣其將張君練西攻邠鳳而不先請君練兵小敗太祖以其擅發兵挫失國威將召而罪之遣劉捍代重師重師不知太祖怒已捍至重師不出迎見之青門禮又倨捍因馳白太祖言重師有二志太祖益怒貶重師溪州刺史再貶崖州司户參軍未行賜死

王景仁

五代歐史雜傳景仁廬州合淝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於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為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逮明景仁度友寧兵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為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以歸景仁事行密為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于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為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軍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洺洛使者及之景仁不奉

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為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復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為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于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吳縝纂誤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子友寧死今按梁家人傳友寧乃梁祖兄祖之子其後中書上議亦皆謂之皇姪今此乃以子名之誤也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為之旰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今按梁太祖紀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丁亥王景仁及晉人戰于柏鄉敗績又司天考云乾化元年春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然則史之所紀者二事日食與戰敗也今司天考則云正月丙戌朔日食本紀則書正月丁亥戰敗而景仁傳則書正月庚寅日食是日戰敗三者所書皆不同未知何者為是蓋其間丙戌庚寅相拒五日而皆書日食此為其悞也祖帝命景仁伐淮南戰于霍山景仁敗令按楊隆演世家乃是徐溫與景仁戰于霍丘非霍山也　五代薛史論史臣曰劉鄩以機略自負賀瓌以忠狡見稱懷英以驍勇佐時景仁以貞純許國較其器業皆名將也然雖有善戰之勞亦有敗軍之咎則知兵無常勝豈虛言哉然鄩之拔兗州也盡誠於師範比跡於英公方之數侯加一等矣

王檀

五代薛史列傳檀字眾美京兆人也曾祖泚唐左金吾衛將軍隴州防禦使祖曜定難功臣渭橋鎮遏使父環鴻臚卿以檀貴累贈左僕射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唐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為小將四年汴將楊彥洪破巢將尚讓李讜於尉氏門外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為太祖所知稍蒙擢用預破蔡賊於斤溝淝河八角邊塔白都副將光啟二年從胡真擊淮西之眾解河陽之圍蔡賊張存敗來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搆邀其輜重存敗遁走胡真至陝州聞通貢路遣檀攻玉山寨降賊帥石令殷從擊蔡宗賢於鄭州西北河灘之上於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三年佐都指揮使朱珍敗徐戎於孫師破獲其將孫用和東翊以獻從擊蔡賊於板橋偏將李重裔追賊馬蹟僅為蔡人所擒檀奮取而旋獲賊將薛注太祖破朱瑾於劉橋檀盡收其軍實文德元年三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邵神劍以

歸補衛山都虞候是歲與諸軍平蔡州明年佐朱珍大破時溥之衆檀獲賊將何肱改左踏白馬軍副將預征兗鄆累立戰功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奪邵伯堰破高郵軍檀奮命擊賊刃傷左臂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以迎昭宗屢立戎功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於青丘檀以偏師收復密郡遂權知軍州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尋表授檢校左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率丁夫脩築羅城六旬而畢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柏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爲虜騎所追檀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上表請駕不親征而悉力枝梧竟全賊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進封瑯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賫詔慰諭賜絹千匹。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鄧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六月晉王入魏州分兵收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王門關以獻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趨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晉陽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二年二月師至晉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尋授天平軍副大使知節度事充鄆齊曹等州觀察等使先是檀招誘群盜選其勁悍者寘於帳下以爲爪牙至是數輩竊發突入府第檀素不爲備遂爲所害時年五十一節度副使裴彥聞變率府兵盡擒諸賊州城怡然尋冊贈太師謚曰忠毅葬於開封縣之皁門原有子六人皆升朝列　史臣曰夫大都偶國春秋所非當師厚之據鄆城也糧數萬之甲兵檀六州之興賦名既震主勢亦滔天逮其喪亡須議分割猶蓋以失河朔因是以啓晉人詩所謂誰生厲階者師厚之謂歟存節王檀俱出身事主底力圖功觀其方略皆將帥之良者也濟北先生雞肋集古姦雄擁地阻兵招納逋逃苟須其力以濟者多矣檀事梁無貳且納盜以爲爪牙斆則恩不足懷威不足制而養虎自遺患可爲世之姦豪戒也

王虔裕

五代歐史雜傳。虔裕瑯琊臨沂人也爲人健勇善騎射以弋獵爲主少從諸葛爽起青[redacted]間其後爽爲汝州防禦使率兵北擊沙陀遷入長安攻黃巢爽兵敗降巢巢以爽爲河陽節度使中和三年。孫儒陷河陽虔裕隨爽奔于梁是時太祖新就鎮黃巢秦宗權等兵方盛。太祖數爲所窘而梁未有佗將乃以虔裕將騎兵嘗爲先鋒擊巢陳蔡間拔其數栅巢走梁兵躡之戰于萬勝戍巢敗而東虔裕功爲多乃表虔裕義州刺史黃巢已去秦宗權攻許鄭與梁爲敵境。大小百餘戰虔裕常有功秦賢攻汴南境太祖遣虔裕拒賢於尉氏戰敗失一裨將太祖怒拘虔裕於軍中邢州孟遷降梁。爲晉人所圍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遲明。立梁旗幟于城上晉人以爲救兵至乃退已而晉兵復來。遷執虔裕降于晉見殺。吳縝纂誤太祖遣虔裕以精兵百人疾馳。夜破晉圍入邢州。今按孟遷傳云。梁太祖遣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二者不同。未知孰是。晁無咎雞肋集韓信用市人戰所以能變化若神者。其技惟不窮於拔旗立幟之間故也。虔裕以百人入晉圍。晉遂爲解去亦奇矣。傳其一說。而不知所以善其傳。至其復來。安坐而受縛。真兒戲哉。

王彥章

五代歐史死節傳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爲無人吾得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鬬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岩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

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岩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岩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茍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五代辥史王彥章傳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鎗登舡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尉搜訪

子孫錄用五代史補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求爲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敢且共汝等赤腳入棘針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皆以爲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効之者太祖聞之以爲神今遂擢用之歐陽公集王彥章畫像記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或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筭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呂本作後今從蘇本）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真也公（一有尤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

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兒童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為良將也一鎗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二字一作否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吳禮部文集彥章畫像記後題歐陽公著五代史書王彥章死節事且健其材壯其志奇其言深致意焉蓋亂世忠義之士少所以抑揚者不得不然然其事梁之罪不可揜也故又曰天下惡梁士不幸生其時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祿者則必死人之事若彥章可謂得其死矣此正論也異時記彥章畫像謂於五代書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太息恨舊史殘略不備善得家傳而知其詳反覆得勝之戰稱以天下偉男子夙昔想見其人而幸獲拜其像以為希慕之至焉者也嗟乎公於彥章何獨惓惓若是哉古之明將効死而不厭者不少矣豈以紀述之故而不能忘情耶然亦太諄複矣春秋之法深治亂賊之黨公之為史也自言有取於春秋此獨未之思耶子路死孔悝之難君子猶謂其徒知食焉不辟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夫子路特見義之不精豈若彥章黨逆賊而為之用乎

權其輕重則死難之美不足以盖黨賊之惡矣凡人有所明亦有所蔽歐公蔽於此故明有所遺韓通之不見錄也宜哉（國朝徐一夔始豐稾）歐陽公書彥章事古人為文非徒然也盖必有為而作宋至慶曆盖已四十年不用兵矣一旦趙元昊叛兵聚西陲歷四五年而攻守之計不決歐陽公獨持用奇取勝之議朝廷不以為然而邊將多失機會公以梁將王彥章之善於用奇也故於其事獨惓惓焉彥章姓王氏鄆州壽張人號王鐵槍事梁至宣義軍節度使梁晉交爭河上之戰凡數百合彥章戰輒勝至於德勝之戰尤奇末帝時小人段凝用事忌彥章功名唐兵攻兗州故與羸卒遂至於敗見執於唐死之歐陽公著五代史既列彥章於死節傳而加感憤歎息其後在河北又得其家傳并畫像以家傳補舊史之畧以畫像損壞重加補緝且為著畫像記至於德勝之戰傳既書之畫像記復申言之不厭於複其所以然蓋致其希慕不可及之意而警發當時用兵者之不尚奇也議者以謂古之良將多矣歐陽公何獨惓惓於彥章其意不不足於公也夫公不舉古之良將而獨舉彥章非謂古之良將不善用奇也盖舉近則人易知所謂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是也若謂彥章事梁為亂賊之黨而以其死為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則尤大非且自古亂賊莫甚於漢之莽操梁雖僭起乘唐衰而取之視莽操尤當末減且楊雄嘗事莽矣荀彧嘗事操矣彥章起自卒伍素不知書尚得而咎之哉彥章之事梁政如男以嫛婗為妻為之婦者何敢不以為姑乎苟其説行非特不知歐陽公之意有在且不知五季之世死節之臣為不多見使彥章之忠義不白於天下後世無以為人臣勸固著于篇

王宗弁

通鑑綱目梁太祖開平三年蜀蜀州刺史王宗弁罷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致位至此足矣而可求進乎蜀主許之

王令謙

五代薛史列傳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帳下之牙校也早事從進凡歷數鎮從進臨漢上所為多不法令謙知麟每諫之及萌逆節數形讜言會從進子弘超自宮苑副使省父在郡郡有山寺因率令謙登賞酒酣臨峭壁使人推落誣云令謙因酒醉墮崖而死皆從進之意也知麟相次遇害朝廷聞其事詔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旌其忠也時詔旨仍委高行周候收復城池訪尋兩家骨肉切加

安撫具以名聞當與敘錄

王晏球

五代歐史雜傳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耶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張延朗

也新樂自還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牧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奄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棄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横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鋤耰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為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讓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謂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禿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為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既因敗以為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逆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吳縝纂誤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討之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今按契丹附錄云定州王都反唐遣王彥球討之契丹遣禿餒等以騎五千救都與晏球傳不同未知孰是

王處直

五代歐史列傳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衞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逐入

城遂郜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闕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横乃籍管內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誅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請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籍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佼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郜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揕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烏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以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

方未防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李麟龍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李麟弘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閑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民佃佃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甘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濮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廷胤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舊土如何

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王都

五代薛史列傳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陘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於村落間養為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為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為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於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為處置之子其後應之閱白丁於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憂變在朝夕言既先其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屍衆不解甲乃逼牙帳請殺都處直堅靳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於廨內自隊長已上記於別簿漸以他事孥戮迨二十年別簿之記略無孑遺都既成長總其兵柄姦詐巧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尚幼乃以都為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天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於沙河明年正月來勝追虜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為皇子繼岌妻之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都來朝覲留宴旬日錫賚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机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以其奪據父位深心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奏部下將校為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舊既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間和昭訓為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建立偽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王晏球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為援洎王師攻城契丹將奚首禿餒率虜騎萬人來援都與虜合兵大戰於嘉山為王師所敗唯禿餒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伏之守城呼為餒王屈身避懟與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有備諸校或思歸鄉以其訪察嚴密殺人相繼人無宿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命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為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畫樂器

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於其府四年三月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於曲陽門都巷戰而敗奔馬歸於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唯擒禿餒并其男四人第一人獻於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略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於宮中故名曰得得天成初安重誨知其本末付民佃養之為兒佃知其不稱詐其就使王都素蓄異志潛取以歸呼為莊宗太子及都叛遂僭其服裝時俾乘墉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偽競詬辱之城陷晏球獲之拘送於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史臣曰王鎔據鎮冀以稱正治將數世處直分易定以為帥亦既重侯一則惑佞臣而覆其宗一則嬖孽子而失其國其故何哉蓋富貴斯久仁義不修目眩於妖妍耳惑於絲竹故不能防姦於未兆察禍於未萌相繼敗亡又誰咎也

王緘

五代薛史列傳王緘者幽州劉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筆直記室仁恭假以幕職令使鳳翔還經太原屬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緘堅辭復命書詞稍抗武皇怒下獄詰之謝罪聽命乃署為推官歷掌書記從莊宗經略山東承制授檢校司空魏博節度副使緘博學善屬文燕薊多文士。緘後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驟達燕人馬郁有盛名於鄉里而緘素以吏職事郁及郁在太原謂緘曰公在此作文士所謂避風之鳥受

賜於魯人也每於公宴但呼王緘而已十年從征幽州旣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緘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胡柳之役緘隨輜重前行殁於亂兵際曉盧質還營莊宗問副使所在曰某醉不之知也旣而緘凶問至莊宗流涕久之得其喪歸葬太原

王正言

五代薛史列傳正言鄆州人父志濟陰令正言早孤貧沙門學工詩密州刺史賀德倫令歸俗署郡職德倫鎮青州表爲推官移鎮魏州改觀察判官莊宗平定魏博正言仍舊職任小心端慎與物無競嘗爲間職司空頲所凌正言降心下之頲誅代爲節度判官同光初守戶部尚書興唐尹時孔謙爲租庸副使常畏張憲挺特不欲其領使乃白郭崇韜留憲於魏州請宰相豆盧革判租庸未幾復以盧質代之孔謙白云錢穀重務宰相事多簿籍留滯又云盧質判二日便借官錢皆不可任意謂崇韜必令己代其任時物議未允而止謙沮丧久之李紹宏曰邦計國本時號怨府非張憲不稱職即日徵之孔謙陰佃白崇韜曰邦計雖重在侍中眼前但得一人爲使即可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王正言操守有餘智力不足若朝廷任使庶幾與人共事若專制方隅未見其可張憲才器兼濟宜以委之崇韜即奏憲留守魏州徵王正言爲

租庸使正言在職主諾而已權柄出於孔謙正言不奈繁浩簿領縱橫觸事遺忘物論以爲不可即以孔謙代之正言守禮部尚書三年冬代張憲爲興唐尹留守鄴都時武德使史彥瓊監守鄴都廩帑出納兵馬制置皆出彥瓊將佐官吏顒指氣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趑趄聽命至是貝州戍兵亂入魏州彥瓊望風敗走亂兵剽劫坊市正言促召書吏寫奏章家人曰賊已殺人縱火都城已陷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僚佐謁趙在禮望塵再拜請罪在禮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受國恩與尚書共事但思歸之衆倉卒見迫耳因拜正言厚加慰撫明宗即位正言求爲平盧軍行軍司馬因以授之竟卒於任

王瓚

五代薛史列傳瓚故河中節度使重盈之諸子也天復初梁祖旣平河中追念王氏舊恩辟瓚爲賓佐梁祖即位歷諸衛大將軍兗華兩鎮節度使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瓌統軍駐於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饋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然機略應變則非所長十一月瓚率其衆觀兵於戚城明宗以前鋒擊之獲其將李立十二月還騎報汴之饋糧千計沿河而下可掩而取之莊宗遣徒兵五千設伏以待之下騎軍循河南岸西上俘獲饋役數千瓚結陣河曲以待王師旣而兵合一戰敗之瓚衆走保南城瓚以小舟北渡僅免是日獲馬千餘匹俘斬萬級王師乘勝徇地濮梁主以瓚失律令戴思遠代還及王師襲汴時瓚爲開封尹梁主聞王師將至自登建國門樓日夜垂泣時持國寶謂瓚曰吾終保有此者繫卿耳令瓚閱市人散使登城爲備洎明宗至封丘門瓚開門迎降翌日莊宗御玄德殿瓚與百官待罪及進帶馬詔釋之仍令收梁主屍備櫬櫝於佛寺漆首函送於郊社居數日段凝上疏奏梁朝掌事權者趙巖等並助成虐政結怨於人聖政維新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融張漢倫張希逸趙鵠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瓚閱諸族當法憂悸失次每出則與妻子訣別郭崇韜遣人慰譬之詔授宣武軍節度副使知府事檢校太傅如故瓚心憂疑成疾十二月卒贈太子太師瓚雖爲治嚴肅而傷酷有家世風自歷守藩鎮頗能除盜而明不能服下及尹正京邑委政於愛壻牙將辛廷蔚曲法納賄因緣爲奸初汴人駐軍於河上軍計不足瓚請率汴之富民出納軍錢賦取不均人靡控訴至有雉經者又有富室致賂辛而

免率者及明宗即位素知廷蔚之奸乃勒歸田里然瓚能優禮搢紳抑挫豪猾故當時士流皆稱仰焉

王建及

五代薛史列傳建及許州人父質建及少事李罕之爲紀綱光啓中罕之謁武皇於晉陽因選部下驍勇者百人以獻建及在籍中後以功署牙職典義兒軍及賜姓名天祐七年改匡衛軍都校栢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勍選精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劫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於部下選士二百挺槍大譟刺汴軍却之於橋下二月王師攻魏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縱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騷亂建及率銀槍効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追奔至其壘元城之戰建及首陷其陣授天雄軍教練使八月遷遼州刺史十四年從擊契丹於幽州破之十二月從攻楊劉自寅至午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塹率先登梯遂拔之胡柳之役前軍追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橫稍當前曰賊大將已亡衆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鎗效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衛

都將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竹作維之扼斷津路王師不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梓舡滿河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稍呼曰豈有一衣帶水縱賊如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竿又令上流具瓮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乃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其年十二月與汴將王瓚戰於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橫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槍效節帳前親軍善於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絕甘分少頗洽軍情又累立戰功雄勇冠絕雌劣者忌讒之時宦官韋令圖監建及軍每於莊宗前言建及以家財驟施其趣向志意不小不可令典衙兵莊宗因猜之建及性既忠藎雖知讒搆不改其操十七年三月授代州刺史八月與李存審赴河中解同州之圍建及少遇禍又從戰陣矢石所中肌無完膚復有功有疑私心憤鬱是歲卒於太原時年五十七

王思同

五代薛史　列傳思同幽州人也父敬柔歷瀛平儒檀營五州刺史思同母即劉仁恭之女也故思同初事仁恭為帳下軍校會劉守光攻仁恭於大安山思同以部下兵歸太原時年十六武皇命為飛騰指揮使從莊宗平定山東累典諸軍思同性疎俊粗有文性喜為詩什與人唱和自稱薊門戰客魏王繼岌侍之若子時內養呂知柔侍興聖宮頗用事思同不平之呂為終南山詩末句有頭字思同和曰料伊直擬衝霄漢賴有青天壓着頭其所為詩句皆此類也每從征必在興聖帳下然同光朝位止鄭州刺史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州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寨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兩川叛欲用之且留左右故授右武衛上將軍八月授西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九月授京兆尹西京留守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石敬瑭入大散關思同恃勇先入劒閣大軍未相繼援董璋兵逐出之及敬瑭班師思同以曾獲劒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三年兩川交兵明宗慮併在一人則朝廷難制密詔思同相度形勢即乘間用軍事未行而董璋敗八月復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力俱困欲希國士共濟急難乃令小伶女十人以五絃妓見思同因歡諷動又軍校宋審溫者請使於雍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昭府吏朱延乂以書徼起兵會副部署藥彥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於獄彥稠請誅審溫拘送昭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于岐下梯衝大集十五日進攻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五代歐史王思同傳（潞王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之皆悲）憐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南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犇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西城軍已入城受賞矣軍士可解甲弃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集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諫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亦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鈞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迓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國殘害骨肉非予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秉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救弱則禍速但惟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縲囚之常分也潞王為之改容徐謂之曰且憇歇潞王欲有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屢啓於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潞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及漢高祖即位詔贈侍中

王令温

五代薛史列傳令温字順之瀛州河閒人也父迪德州刺史累贈太子太師令温少以武勇稱初隸唐莊宗麾下稍遷厰直軍校明宗之爲統帥嘗與契丹戰於上谷明宗臨陣馬失爲虜所迫令温乃以所乘馬授明宗而自力戰飛矢連發敵兵爲之稍却及明宗即位歷遷神武彰聖都校晉初自淄州刺史遷洺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温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師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尋拜永清軍節度使屬契丹來寇時令温奉詔入朝契丹遂陷貝州其家屬因没於虜晉少帝憫之授武勝軍節度使未幾移鎮延州又遷靈武漢有天下復爲永清軍節度使尋改安州國初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世宗嗣位遷鎮安軍節度使罷鎮歸闕顯德三年夏以疾卒時年六十有二詔贈侍中

王建立

五代歐史列傳建立遼州榆社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嘗遣女奴之代州祭墓女奴恃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恙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即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叶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罪重誨羣臣左右諷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人徙上黨建立怏怏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請京師閒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己無罪爲重誨所損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攬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毋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廕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既去守恩因劫從恩家貲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即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留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即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留守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使馳報新留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於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吏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蓋未萌于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於喜怒頤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既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五代薛史列傳建立封韓王之鎮踰月而疾作大星墜于府署建立即召賓介竹岳草遺章又謂其子守恩曰榆社之地桑梓存焉桑以養生梓以送死余本爲壽宮刻銘石室死當速葬葬必從儉違吾是言非孝也旋以病篤而卒年七十册贈尚書令建立先人之墳在於榆社其崗阜重複松檜蔚然占者云後必出公侯故建立自爲墓恐子孫易之也吳縝纂誤建立爲右僕射同平章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乃出爲平盧軍節度使今按明宗本紀天成三年三月癸亥成德軍節度使王建立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一月甲午王建立罷自三月至是止八九月爾而傳中云歲餘誤也績世說石晉王建立位居方伯爲政嚴烈其刑失於入者不可勝紀時人目之爲王垜疊言殺人而積其屍也晚年歸心釋氏飯僧營寺戒殺慎獄民稍安之

王清

五代薛史列傳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父度世爲農清少以勇力端厚稱於鄉里後唐明宗領邢臺置步直軍清預其募漸昇爲小校同光初從戰於河上有功賜忠烈功臣明宗即位自天成至清泰末歷嚴衛寧衛指揮使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天福元年高祖建義入洛加

撿校刑部尚書改賜忠孝功臣三年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改奉國軍節度使六年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會有內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瘡有詔褒慰七年改賜推忠保運功臣加金紫光祿大夫領漢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詔勉諭錫之第宅虜進以千城功擢遷軍額開運二年春三月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撿校司徒是歲秋七月詔遣與皇甫遇援糧入易州十一月從杜重威牧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自其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五日軍不能解時戎王至留騎之精者以禦我分其羸者自故靈都城緣其山足涉滹沲之淺處引衆而南至趙郡凡百餘里斷我飛輓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謂重威曰軍去常山五百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濟矣重威可之遣宋彥筠與清偕行清一擊獲其橋虜為之小却重威猶豫不進彥筠已二於國矣彥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俱沒為時年五十三虜尋於所戰之地築一京觀及漢高祖即位使人平

之贈清太傅是歲清子守鈞於本邑義化别業招魂以葬之也

王傳拯

五代薛史列傳傳拯吳江人也父綰僞廣州節度使傳拯初事楊浦為黑雲右廂都指揮使領本軍戍海州唐長興元年傳拯殺海州刺史陳宣焚州城以所部兵五千人來歸明宗喜而納之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曹州刺史尋移濮州清泰中遷貝州防禦使秩滿有代會范延光叛以兵要傳拯入魏城疑而不用延光降高祖授傳拯諸衛將軍出為寧州刺史境接蕃部以前政滋章民甚苦之傳拯自下車除去弊政數十件百姓便之不數月移判虢州離寧州日衛門聚數千人折轎遮道以留之及赴虢略為理清靜蒸民愛戴如寧州焉開運中歷武州刺史受代歸洛遇疾卒傳拯家本多財尤好賓客及歷數郡不事生產將即世甚貧匱物論惜之

王宗衍

通鑑綱目梁均王貞明四年秋七月蜀以王宗衍為鉅鹿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遷除皆出於王宗衍納賂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王承休

通鑑綱目同光三年蜀以王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唐傳宗之世宦者雖盛未嘗有建節者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故有是命

王宗儔

通鑑綱目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衍謀廢立宗衍猶豫未決宗儔憂憤而卒宗衍謂宋光嗣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泣謝宗衍子承班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王延鈞

通鑑綱目唐明宗天成二年五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十八陽

王

王弘贊

五代歐史穕傳弘贊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為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即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也且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即馳騎前見弘贊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贊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贊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即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贊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宗愛子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贊奉帝居于州廨弘贊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鴆與弘贊初愍帝在衛州弘贊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殯于地久而蘇弘贊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憀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鴆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贊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五代薛史王弘贊傳閔帝崩於郡舍東閣覆以黃帕弘贊嗟嘆之徐謂方大曰吾前於秦川見魏王死於渭南驛殮於東閣黃帕覆之正如今日之事吾未明其理也

王周

五代薛史穕傳周魏州人少勇健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稍遷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晉天福初范延光叛於魏州周從楊光遠攻降之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涇州先是前帥張彥澤在任苛虐部民逃者五千餘戶及下車葺前弊二十餘事逃民歸復賜詔褒美後歷鄜陝二鎮陽城之役周時為定州節度使大軍往來供饋無闕未幾遷鎮州節度使周稟性寬恕人庶便之開運末杜重威降於虜引虜主臨城諭之周泣曰受國重恩不能死戰而以兵降何面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痛飲欲引決家人止之事不獲已及見虜主偽授鄧州節度使檢校大師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以疾卒於鎮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周性寬恕不忤物情初刺倩都州城西橋敗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飭刺史之過也乃償其所亡粟出私財以修之民庶悅焉

王權

五代薛史列傳權字秀山太原人積世衣冠曾祖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謚曰文懿唐史有傳祖龜浙東觀察使父莞右司員外郎權舉進士解褐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歷左拾遺右補闕梁祖革命御史司憲崔沂表為侍御史遷兼職方員外郎知雜事歲餘召入翰林為學士在院加戶部郎中知制誥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充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職拜御史中丞唐莊宗平梁以例出為隨州司馬會赦量移許州月餘入為右庶子遷戶兵吏三侍郎尚書左丞禮部尚書判銓清泰中權知貢舉改戶部尚書華資美級罕不由之高祖登極轉兵部尚書天福中命權使於契丹權以前世累為將相未嘗有稱臣於戎虜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今耄矣豈能稽顙於穹廬之長乎遂詔停罷亦所甘心由是停任先是宰相馮道使於契丹纔回權亦自鳳翔冊禮使回故責詞畧曰若以道路迢遞即鸞閣之台臣亦往若以筋骸衰減即鳳翔之冊使纔回既黷憲章須從黜云其實權以恥拜虜庭故堅辭之非避事以違命也踰歲授太子少傅致仕六年秋以疾卒年七十八贈左僕射

王松

五代歐史穕傳松父徽為唐僖宗宰相松舉進士後唐時歷刑部郎中唐末從事方鎮晉高祖鎮太原辟松節度判官晉高祖即位拜右諫議大夫累拜工部尚書出帝北遷蕭翰立許王從益於京師以松為左丞相漢高祖入洛先遣人馳詔東京百官嘗授偽命者皆焚之使勿自疑由是御史臺悉斂百官偽勑焚之松以手指其胷引郭子儀自謂以語人曰此乃二十四考中書令也聞者笑之後松子仁寶為李守貞河中支使守貞反松以子故上書自陳高祖憐之但使解職而已松有田城東歲時往來京師以疾卒吳縝纂誤今按漢本紀云乾祐元年正月丁丑皇帝崩（高祖也）二月辛巳皇帝即位（隱帝也）三月李守貞反又李守貞傳云高祖崩杜重威死守貞懼不自安以謂漢室新造隱帝初立天下易

以圖乃决計而反由此言之李守貞反時高祖已崩王松傳所云誤矣

王瑜

五代薛史列傳瑜其先范陽人也父欽祚仕至殿中監出為義州刺史瑜性兇狡然爲辯騎射刀筆之長亦稱於當代起家累爲從事天福中授左賛善大夫會濮陽郡秋稼豐衍稅籍不均命乘使車按察定計既至郡請校簿史胡蘊惠鴉曰余食貧久矣室無增貲為我致意縣宰且求假貸由是濮之部內五邑令長共斂錢五十萬私獻於瑜瑜即以書上奏高祖覽章歎曰廉直清慎有如此者誠良臣也於是二史五宰即時停黜擢瑜為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為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常山瑜乃以詭計干重威使奏己為恒州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歲餘入為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欽祚以老儒無謀欲屬邑數隸其父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杖劍而脅之曰老儒無謀欲趣絶路不即為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扼其川路將北趣番部假道而西與郡盜首長趙徽歃血為約以兄事之謂徽曰西土城郡余身為帥余父為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徽曰諾瑜慮其所貴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徽潛召其黨伺於郊外子夜瑜舉族而輜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覘備溝淪而進至馬峽路隅舉燧相應其黨起於伏莽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金帛萬計皆為賊所掠少長百口殺之殆盡瑜尚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無射捍其指流血及箭乃夜竄山谷落髮為僧月餘為樵人所獲縶送岐州為侯益所戮時年三十九始瑜有姑寡居來歸其家以前夫遺腹有子經數年不產每因事預告人吉凶無不驗者時契丹未犯闕前月餘謂瑜曰暴兵將至宜速去之苟不去亂必及矣又死之此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

王庭胤

五代薛史列傳庭胤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廷胤唐莊宗之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睨隼視喑嗚眦睚則挺劍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之朝累歷貝沂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宗以庭胤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賊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廷胤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虜庭虜納之至是虜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遷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虜怒稍息遂遣升廷胤伴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於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王進

五代歐史列傳進幽州良鄉人也為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為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軍衛指揮漢高祖為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為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應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嗚呼予述舊史至於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際皆武人拔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横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為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吏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况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王景崇

五代歐史列傳景崇邢州人也為人明敏巧辯善事人唐明宗鎮邢州以為牙將其後嘗從明宗隸麾下明宗即位拜通事舍人歷引進閤門使馳詔方鎮監軍征伐必用景崇使事晉累升左金吾衛大將軍常怏怏人主不能用其材晉亡蕭翰據京師景崇厚賂其將高牟翰以求用已而翰北歸許王從益居京師用景崇為宣徽使監左藏庫漢高祖起太原景崇從取庫金奔迎高祖高祖至京師拜景崇右衛

大將軍朱之奇也高祖攻鄴景崇不得從乃求留守起居表請行宮見高祖願留軍中効用為高祖畫攻戰之策甚有辯高祖乃奇其材是時漢方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贊皆嘗受命契丹高祖立益等內顧自疑乃陰召蜀人為助高祖患之及已破鄴益等懼皆請入朝會回鶻入貢言為党項所隔不得通願得漢兵為援高祖遣景崇以兵迎回鶻景崇將行高祖已疾召入卧內戒之曰益等已來善矣若猶遷疑則以便宜圖之景崇行至陝趙贊已來入朝而蜀兵方寇南山景崇擊破蜀兵追至大散關而還高祖乃詔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至鳳翔侯益未有行意而高祖崩或勸景崇可遂誅益景崇念獨受命先帝而少主莫知猶豫未決益從事程渥與景崇同鄉里有舊往說景崇曰吾與子為故人吾位不過賓佐而子已貴矣奈何欲以陰狡害人而取之乎侯公父子爪牙數百子毋妄發禍行及矣非吾誰為子言之於是景崇頗不欲殺益益乃亡去景崇大悔失不殺之益至京師隱帝新立史弘肇楊邠等用事益乃厚賂邠等陰以事中景崇已而益拜開封尹景崇心不自安諷鳳翔將吏求己領府事朝廷患之拜景崇邠州留後以趙暉為鳳翔節度使景崇乃叛盡殺侯益家屬與趙思綰共推李守貞為秦王隱帝即以趙暉討之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樂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明年守貞思綰相次皆敗景崇客周粲謂景崇曰公能守此者以有河中京兆也今皆敗矣何所恃乎不如降也景崇曰誠累君等然事急矣吾欲為萬有一得之計可乎吾聞趙暉精兵皆在城北今使公孫輦等燒城東門偽降吾以牙兵擊其城北兵脫使不成而死猶勝於束手也粲等皆然之遲明輦燒東門將降而府中火起景崇自焚

矣輦乃降暉

王仁裕

五代歐史列傳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為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為人雋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為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于蜀仁裕因事蜀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復為秦州節度判官王思同鎮興元辟為從事思同留守西京以為判官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自廢帝起事至其入立馳檄諸鎮詔書告命皆仁裕為之又

之以都官郎中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為郎中歷司封左司郎中諫議大夫漢高祖時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累遷戶部尚書罷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仁裕性曉音律晉高祖初定雅樂宴群臣於永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兩軍校鬬昇龍門外聲聞于內人以為神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江西水滌之頗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時稱其得人與地紀勝仁裕知貢舉時所取進士二十三人皆一時名公卿李昉王溥為冠時人以公事業類王仲淹得房杜王魏以輔太宗而開唐室有紫泥集西江集入洛記共百卷五代史補王尚書仁裕乾祐初放一榜二百一十四人乃自為詩云二百一十四門生春風初生羽毛成擲金換卻天邊桂鑿壁偷將榜上名陶穀為尚書素好詼諧見詩佯驚曰大哥哥哥不意王仁裕今日作賊頭也聞者皆大笑

王章

五代薛史列傳章大名南樂人也少為吏給事使府同光初隸樞密院後歸本郡累職至都孔目官後唐清泰末屯駐捧聖都虞候張令昭作亂逐節度使劉延皓自稱留後章以本職為令昭役使末帝遣范延光討平之搜索叛黨甚急章之妻即白文珂之女也文珂與副招討李敬周善以章為託及攻下逆城敬周匿之載于橐駝褚中竊至洛下匿於敬周之私第及末帝敗章為省職歷河陽糧料使高祖與侍衛親軍召為都孔目官從至河東尋委錢穀國初授三司使檢校太傅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明年高祖崩隱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居無何蒲雍岐三鎮叛是時契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與周太祖史弘肇楊邠等盡心王室知無不為罷不急之務惜無用之費收聚財賦專事西征軍旅所資供饋無乏及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然以專於權利剝下過當斂怨歸上物論非之舊制秋夏苗租民稅一斛別輸二升謂之雀鼠耗乾祐中輸一斛者別令輸二斗目之為省耗百姓苦之又官庫出納緡錢皆以八十為陌至是民輸者如舊官給者以七十七為陌遂為常式民有訴田者雖無十數戶章必令全州覆視幸其廣有苗額以增邦賦曾未數年民力大困章與楊邠不喜儒士郡官所請月俸皆取不堪資軍者給之謂之閑雜物命所司高估其價估定更添謂之擡估章亦不滿其意隨事更令添估章急於財賦峻於刑法民有犯鹽礬酒麴之令雖絲毫滴

遣。重寘極刑。吏緣為姦。民不堪命。章與楊邠同郡。尤相親愛。其與用遷拔者。其非鄉舊。常輕視文臣。曰。此等若與一把算子。未知顛倒。何益於事。後因私第開宴。召賓客。史弘肇蘇逢吉乘醉諠詬而罷。章自是怏怏不樂。潛求外任。邠與弘肇沮其意。而私第數有怪異。章愈懷憂恐。乾祐三年冬。與史弘肇楊邠等遇害。夷其族。妻白氏。禍前數月而卒。無子。惟一女。適戶部員外郎張貽肅。羸疾踰年。扶病就戮。

王繼弘

（五代薛史列傳。繼弘。冀州南宮人。少嘗為盜。攻剽閭里。為吏所拘。械繫於鎮州獄。會赦免死。配隸本軍。時明宗作鎮）致之麾下。晉高祖為明宗押衙。為帳中小校。天福中。為六宅副使。性貪氣不遜。禁中與同列分爭。配流義州。歲餘召復內職。遣領禁軍。開運末。虜犯中原。繼弘時為奉國指揮使。從虜主至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英為相州節度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遺甚厚。待若親戚。又給以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漢祖起洛。唐英遣使歸款。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未迴。繼弘與指揮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後。命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以為不可得志也。及漢祖杜重威立德清軍。

繼弘來朝。乃正授節旄。是歲。就加檢校太傅。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不法。必切言之。繼弘以為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殺之。易又害觀察推官張制。漢末。移鎮貝州。就加檢校太尉。廣順初。加同平章事。三年六月。移鎮河陽。會永壽節入覲。遘疾卒於京師。詔贈侍中。子永昌。仕皇朝。歷內諸司使。

王守恩

（五代薛史列傳。守恩。字保信。太原人。父建立。潞州節度使。封韓王。晉書有傳。守恩以門蔭。幼為內職。遷懷衛二州刺）史。後歷諸衛將軍。開運末。契丹陷中原。守恩時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于戎王。以守恩婿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為巡檢使。從恩既去。守恩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為昭義軍節度使。漢有天下。移鎮邠軍。加同平章事。乾祐初。遷永興軍節度使。時趙思綰已據長安。乃改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群小。以掊斂為務。雖病坊殘癃者。亦不免其稅。又率人甚苦之。洛都嘗有豪士。為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自為賀客。因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迴自河中。駐軍於洛陽。詔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嘗為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乾祐末。既殺史弘肇等。漢少帝召群臣上殿以諭之。時守恩越班

而颺言曰。陛下今日始驗覺矣。其出言鄙俚也如此。國初。受左衛上將軍。顯德初。改金吾衛上將軍。封許國公。二年冬。舁疾歸洛而卒。

王峻

（五代歐史雜傳。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弃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還軍向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為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為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引遣陳思讓康延沼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

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即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為隨駕都部署。率眾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為己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鄙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為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偏裨。太祖初即位。稍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為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遽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

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巖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儼從之峻聞太祖且至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鎭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於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自此始五代薛史王峻傳峻之爲樞密也以前事趙巖頗承寵愛至是欲希贈官立碑或謂峻曰趙巖以諂佞事庶破壞梁室今言者無不切齒苟如所欲必貽物議乃止巖之宗親屬於陳郡峻爲求官田宅以賜之太祖亦從之三年春修利河隄大興土功峻受賂放役而世宗自澶州入覲峻素憚世宗之聰明英果聞其赴闕即自河次歸朝居無何遽求兼鎭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受命求暫赴任奏借左藏綾絹萬匹從之是歲戶部侍郎趙上交權知貢舉上交嘗請峻峻言及一童子上交不達其旨榜出之日童子不第峻銜之及貢院中中書門下取日過堂峻知印判定過日及上交引新及第人至中書峻在政事堂厲聲曰今歲選士不公當須覆試諸相曰但緣已行指揮引過臨事不欲改移況未勑下覆試非晚峻愈怒詬責上交聲聞於外少頃竟令引過及罷上交詣本廳謝峻峻又延之飲酌從容翌日峻奏上交知舉不公請致之於法太祖頷之而已初峻降制除青州有司製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旌有聲甚異聞者駭之主者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焉又所居堂陛忽然隱起如堆又夢被官府追攝入司簿院既寤心惡之以是尤狂躁峻才疎位重輕躁寡謀聽人穿鼻既國權在手而射利者由爲指畫乃陷餌虎臣離間親舊加以善則稱己無禮於君欲求無罪其可得乎吳縝纂誤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澶州軍變太祖入京師峻遣馬驛率兵之許州伺變逐殺信　今按漢家人傳云信自殺與信傳不同疑家人傳誤也

王殷

五代薛史列傳殷瀛州人曾祖昌裔本州別駕祖光滄州教練使因家焉唐末幽滄大亂殷父咸珪避地南遷因投於魏軍殷自言生於魏州之開元寺既長從軍漸爲偏將唐同光末爲華州馬步軍副指揮使因家于華下天成中移授奮武都指揮使天之代遷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殷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尋改原州殷性遜謹好禮事母以孝聞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殷必不往雖在軍旅交遊不雜及爲刺史政事小有不佳母察之立殷於庭詰責而杖之晉天福中丁內艱尋有詔起復授憲州刺史殷上章辭曰臣爲末將出處無損益於國家臣本燕人值鄉國離亂少罹偏罰因母鞠養訓道方得成人臣不忍遽釋苴麻遽離廬墓伏願許臣終母喪紀晉高祖嘉而許之晉少帝嗣位會殷服闋召典禁軍累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乾祐末遷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夔州節度使會契丹寇邊遣殷領兵屯澶州及李業等作亂漢隱帝密詔澶帥李洪義遣圖殷洪義懼不克反以變告殷殷與洪義同遣人至鄴請太祖赴內難殷從至京師授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太祖即位授天雄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典軍如故殷赴鎭以侍衛司局從凡河北征鎭有戍兵處咸稟殷節制又於民間多歧聚斂太祖聞而惡之因使宣諭曰朕離鄴時帑廩所儲不少卿與國家同體隨要取給何患無財二年夏太祖征兗還殷迎謁於路宴賜而去及王峻得罪太祖遣其子飛龍使承誨往鄴令口諭峻之過惡以慰其心三年秋以永壽節上表請覲太祖雖允其請且慮殷之不誠尋遣使止之何福進在鎭州素惡殷之大橫福進入朝據其陰事以奏之太祖遂疑之是年冬以郊禋有日殷自鎭入覲太祖令依舊內外巡警殷出入部從不下數百人又以儀形魁偉觀者無不聳然一日遽入奏曰郊禮在近兵民大集臣城外防警請量給甲仗以備非常太祖難之時中外以太祖嬰疾步履稍難多不視朝俯逼郊禋殷有震主之勢頗憂之太祖乃力疾坐於滋德殿殷入起居即命執之尋降制流竄及出都城乃殺之衆情乃安是歲春末鄴城寺鐘懸絕而落又大光出幡竿之上殷之入覲也都人餞於離亭上馬失鐙翻墮于地人訝其不祥果及於禍太祖尋令澶帥鄭仁誨赴鄴殷次子爲衛內指揮使不出候謁仁誨誅之遷其家屬於登州

王重裹五代薛史列傳重裹陳州宛丘人父達歷安均洺三州刺史因家於洺重裹幼沉厚有勇善騎射年未及冠事莊宗爲驍直背契丹直從安汴洛累爲禁軍指揮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構兵指闕朝廷命杜重威率師拒之賊陣於宗城東晉之騎軍擊之再合不動杜重威懼謀欲抽退重裹曰兵家忌退但請公分麾下兵擊其兩翼重裹爲公陷陣當其中軍彼必狼狽矣重威從之重榮即時退賊遂敗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平遷深州刺史淮夷以李守貞叛數侵邊地以重裹爲亳州防禦使又令於徐州巡撿兼知軍州就加檢校太傅太祖踐祚加爵邑改功臣廣順元年夏以疾卒年五十三贈武信軍節度使

王環五代歐史列傳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即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退吾有愧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趨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玭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玭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是時周師以征淮即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檝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稹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吳縝纂誤孟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今按本史世家止有高彥儔無高處儔王環傳數處皆誤也

王敏五代薛史列傳敏字待問單州金鄉人性純直少力學攻文擧進士第後依杜重威凡歷數鎮從事漢初重威叛于鄴時敏爲

留守判官嘗泣諫重威懇請歸順重威始雖不從及其窮也納敏之言以其城降時魏之飢民十猶四五咸保其余生者敏之力也入朝拜侍御史世宗鎮澶淵太祖以敏謹厚遂命爲澶州節度判官及世宗尹正王畿改開封少尹世宗嗣位命權知府事旋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遷刑部侍郎敏嘗以子壻陳南金薦於曹州節度使李繼勳表爲記室其後繼勳債軍於壽春及歸闕而無待罪之禮世宗以繼勳武臣不之責也因遷怒南金謂其稱贊無狀乃黜之敏緣是連坐遂逸其官歲餘復拜司農卿顯德四年秋以疾卒

王饒五代薛史列傳饒字受益慶州華池人也父柔以饒貴累贈太尉饒沉毅有才幹始事晉高祖天福初授控鶴運使稍遷奉國軍校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運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逾年復入爲奉國都校加檢校司徒領欽州刺史未幾改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晉末虜陷中原漢祖建義于晉陽虜魁復擾諸夏唯常山郡爲虜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漢祖嘉之授鄭州觀察留後加光祿大夫賜爵開國侯復移授鎮國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傅國初就加同平章事賜推誠奉義翊戴功臣顯德初以郊丘禮畢加檢校太尉移鎮貝州世宗嗣位加兼侍中改彰德軍節度使滿歲受代入奉朝請顯德四年冬以疾卒於京都之私第年五十九追封巢國公饒性寬厚體貌詳雅所莅藩鎮民皆便之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王朴五代歐史列傳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曰唐失道而失吳蜀晉失道而失幽并觀所以失之由知所以平之術當失之時君暗政亂兵驕民困近者姦於內遠者叛於外小則制而至于僭大不制而至于濫天下離心人不用命吳蜀乘其亂而竊其號幽并乘其間而據其地平之之術在乎反唐晉之失而已必先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用能去不能以審其材恩信號令以結

其心實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其倉廩實器用備人可用而舉之彼方之民知我政化大行上下同心力彊財足。人安將和有必取之勢則知彼情狀者願爲之間諜知彼山川者願爲之先導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與天意同則無不成之功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惟吳易圖東至海南至江可撓之地二千里從少備處先撓之備東則撓西備西則撓東彼必奔走以救其弊奔走之間可以知彼之虛實衆之彊弱攻虛擊弱則所向無前矣勿大舉但以輕兵撓之彼人怯弱知我師入其地必大發以來應數大發則民困而國竭一不大發則我獲其利彼竭我利則江北諸州乃國家之所有也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揚我之兵江之南亦不難平之也如此則用力少而收功多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岷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蜀平矣。吳蜀平幽可望風而至唯并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須以彊兵攻力已竭氣已喪不足以爲邊患可爲後圖方今兵力精練器用具備群下知法諸將用命一稔之後可以平邊臣書生也不足以講大事至于不達大體不合機變惟陛下寬之還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歲中遷左散騎常侍。充端明殿學士。是時世宗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

於高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選文學之士徐台符等二十人使作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平邊策不在選中而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以謂平定僭亂在修文德以爲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爲可先取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爲奇引與計議天下事無不合遂決意用之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還拜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遷樞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師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顯德二年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世符天流俗不經之學設通經統三法以歲軌離交朔望周變率策之數步日月五星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雅樂朴以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真乃依京房爲律準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設柱用七聲爲均樂成而和朴性剛果又見信於世宗凡其所爲當時無敢難者然人亦莫能加也世宗征淮朴留京師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今京師之制多其所規爲其所作樂至今用之不可變其陳用兵之略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亡其後宋興平定四方惟并獨後服皆如朴言六年春世

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于坐上舁歸而卒年五十四。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叩地大慟者數四贈侍中吳縝纂誤治君之用能置賢知於近。　今按其上下文意此治君之用當是治國之君傳寫之誤。蘭。王禹偁闕文周顯德中朴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詣密院訴其無禮仁浦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檢校太尉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是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事傳于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之遺事今復補其大者太祖太宗在位每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王性之默記朴仕周世宗制禮作樂考定聲律正星曆修刑統百廢俱起又取三關收淮南皆朴爲謀然事世宗纔四年耳使假之年考安可量也嘗自謂朴在則周朝在非過論也王禹偁記朴在密院太祖時爲殿前點校一日有殿直衝節者訴於密院朴曰殿直雖官小然與太尉比肩事主且太尉方典禁兵不宜如此太祖聲然而出又周世宗於禁中作功臣閣畫當時大臣如李穀鄭仁誨與朴之屬太祖即位一日過功臣閣。風開半門。正與朴像相對太祖望見却立聳然上御袍襟領鞠躬

頂禮乃過左右曰陛下貴爲天子彼前朝之臣禮何過也太祖以手指御袍云此人在朕不得此袍著其敬長如此又聞談錄云朴直性剛烈大臣藩鎮皆憚之世宗收淮南俾朴留守時以街巷隘狹例從展拆朴怒廂校弛慢於通衢中鞭背數十其人忽然嗟云宣補廂虞候豈得便從決朴微聞之命左右擒至立斃於馬前世宗聞之笑謂近臣云此是大愚人去王朴面前誇宣補廂虞候宜其死矣經史百家制度王朴平邊之策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爲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於識先後之序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小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大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爲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自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爲內臣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卷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爲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爲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擾亂不能持久號爲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

東十面之地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鬬而爭死號為小國實強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器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剸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健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則虎將乘弊而至形所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僞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才其孰能與於此　王朴之材可取王朴之輔世宗其君臣皆以有為之才而思復古之事故世宗之時外事征伐攻取戰勝內修制度議刑法定律曆講求禮樂之遺文皆朴之功也故朴雖出於五代擾攘之際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蓋寡矣學者安可以五代之士論之乎宋秦觀淮海集王朴論　臣聞適用而不窮者天下之真材也材而不適用用而有所窮雖有高世之名難能之行實庸人耳何有補於世耶臣讀五代史見王朴為周世宗決平邊之策然後知朴者天下之真材也夫用兵之要在乎識序之先後而識先後之要在於知敵之難易天下之敵非大而堅則小而脆也其難易孰不知之所以不知者敵大而脆則疑於難敵小而堅則疑於易也昔漢兵圍宛丘光武以別將徇昆陽王邑欲攻之嚴尤以謂昆陽城小而堅宜進擊宛宛敗昆陽自服邑不聽盡銳攻之兵以大敗邑之所以不聽尤者疑於難而已朴嘗為世宗畫平邊之策其言曰攻取之道從易者始當今吳易圖得吳則桂廣皆為內閩蜀可飛書而召之如不至則四面並進席捲而平之必矣惟并必死之寇可為後圖蓋李氏雖據江南之地二十一州為桂廣閩蜀之脊然南帶江東距海可撓者二千餘里其人易動搖輕擾亂不能持久號為大國實脆敵也劉氏雖據河東十州之固與中國為境然左有常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契丹之援其人剽悍強忍精急高氣樂鬬而輕死號為小國實堅敵也是時中國欲取之也譬如壯士操利兵於深山之中左觸虎而右遇熊不可並剸則亦先虎而後熊矣何則虎躁悍易乘熊便捷難制舉虎困則熊必畏威而逃困於熊虎將乘弊而至形勢然也故朴以大而脆者為易小而堅者為難易者宜先難者宜後則所以先吳而後并也及皇朝受命四方僭偽次第削平皆如其策非所謂天下之真材而孰能與此朴雖出於五代擾攘傾側之中然其器識學術雖治世士大夫與之比者寡方世宗之時外事征伐內修法度而朴至於陰陽律曆之學無所不通所定欽天曆當世莫能異而其所作樂至今用之

而不可改其五策之意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以此推之朴之所知者蓋未可量也使遭休明之時遇不世出之主則其所就者將不出於此哉韓流澗泉日記歐陽公所錄王朴傳亦不甚見其經世之論尚有平邊一策可致爾宋薛季宣浪語集海嶠煎熬沸鼎時先生靜付一丈顧畢辭隱几三仁在大略平邊百世知判了數篇成底事由來用捨出先歎長槍不用毛錐子應使毛錐自用為

王會

南唐書列傳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戰升高冢望敵安捧唾壺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忽有卒持稍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於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弢中復捧壺立色不變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如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烈祖代吳用為百勝軍節度使虔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燕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王祖諱乃賜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二董衡音釋弢音叨弓衣也

王興

南唐書列傳興合肥人少與光稹俱事吳武王興初為小校從周本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旁山頂一小營謂興曰爾往為我取彼興唯唯而已不欲行本曰爾憚往耶興曰公必不以興為不武請待此柵破之捨而趨彼何為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為必爭之地耶五本自行令為爾功勞而遣之興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侯烈祖輔吳以腹心所寄進控鶴都虞侯持重有謀甚見倚任久乃出為光州刺史初興兄子為海州刺史叛附梁聞興在光山遣間使通問興執以歸金陵因求罷郡入為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留後金吾衛大將軍武昌節度使與監軍魏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詔告有貳志烈祖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興判知之密告廷堅因為謀曰今獨可即日乘輕舟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廷堅恐懼不暇為他謀即從其計至金陵遇赦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其長者元宗嗣位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興少從軍攻潤州為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又中旁一人猶立死興扶歸營卧百餘日復起耳至老不聵亦無瘢痍攻潁州倚營門伏劍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門及鏜之半皆糜碎而興不傷莫不異之光稹亦至虔州節度使馬令南唐書王興傳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興伏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柵及興鏜甲之半皆糜碎

（而興無傷興曰所夢流星是也由此自負）

王繼勳陳致雍曲臺奏議左威衛大將軍瑯琊太尉侍中王府君墓銘并序公諱繼勳字紹元瑯琊臨沂人因家爲泉州晉江人也其先自秦漢至隋唐累世名德冠冕蟬聯不絕國史家諜莫不詳爲啟所謂仁人之利本枝百世昭彰無窮若夫離翦佐時寧亂定功於前潭祥輔主濟民垂名於後歸刀示信誓水指期或關土肇基弘大功業近則我祖有之也別宗因地始封閩王諱審知族人尊之是爲太祖四世之親因之追贈故桂州陽朔縣令贈司徒諱王公之高祖也司空贈太師中書令諱僖曾祖也守泉州刺史贈侍中追謚武肅諱審邽皇父也福建管內三司發運副使檢校司徒贈太尉諱延禎皇考也崇國大夫人宋氏妣也公大昴炳靈祥麟叶趾弱齡襲爵黃亮秉躬我顯祖光宅閩區功格東表漢封三越奕世重熙脩貢職方不替獻命中間亦符木集作帝自娱雄彼哲人振振公族翊復閩疆殘孽乘釁肆凶公能刻日指期對天永誓桀見克殲猾竪大創馳驅再造邦家躋爵崇命英蕩華路鸞鈴飛驂加服九章踐登三事高陽舊里繁盛昔時行部晉安遺愛未泯保大四年諭順祐之理稽量遷之微實融通變而動公臆斷有爲帝嘉其誠允谷高秩拜侍中加特進賜推忠効節奉聖功臣食邑三千戶戴蟬珥貂入侍帝闥功冠群后位隆鼎司五年領池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守池州刺史秩滿考成績之狀居奏課之最再命陟膺不替厥位七年崇國大夫人奔閔至自傷行役旋興閔奉陟屺增望歎勞永思忽焉衰驚追將絕息羸病扶杖允莫能興萬石君純行篤孝人皆擬倫焉卒哭告祔金革從權起復視事共治七載宜民宜人無怨無惡忠政誕洽庶績咸熙朝拜左威衛大將軍屯守期門率厲士伍王頻鑒物溫言煦春遇士大夫有禮與小人有恩器度豁然貴而不佚兼以書善楷妙經誥墨迹餘戰手寫好學不倦爲善是稱指禮者儒弘廣經義適方之訓隆諸子弟堂構斯盛由公負荷有此之贇如此之觀嗚呼天不慭遺哲人其萎享年四十有五以保大十四年七月十二日薨于京師崇禮坊私第正寢皇上撫几增悼廢朝三日詔鴻臚護葬司儀禮賵賻加等啓殯右衛上將軍謚曰敬禮也以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葵江寧縣安德鄉安宜里往日卜窆於此鄉先夫人青陵原合祔禮也嗚呼祖庭徹奠遷柩靈轜素旐委以弔紼雲蔓翼而蔽驂茄鼓悲鳴霜風慘冽世嗣號而踊絕虞歌挽以縈紆嗚呼既葬皇皇求而不見親賓拜以復

土輿伏回而下蕭徽陽䟽林歸軒空蓋公娶清河郡夫人崔氏舊朝相國亂族孫女也姿發景胄訓承大家曹謝賢才維則是效裴王宗族作嬪可儷不幸先公而亡繼室榮陽郡夫人鄭氏性蔵名推賢淑翼贊宮闈王度有輝蘭儀誕茂作儷于王公從夫爵禮也長男傳嗣池州中軍使顯居右職是司皷鞞秉同律以聽軍聲陳旌旗以鞠師旅在昔宣任今爲具臣仁孝之行天誘其衷端己厲俗勤節苦學寡欲無玩懷瑋奇才或以德進而必待舉次男曰傳憲次男曰傳萌並冠而未就賢親師進德修業吾門以大其在茲乎有女二人長有適人爲姊之端次以少未笄既喪父天始無所怙蔵管右佩婉惠其儀致雍昔與嚴助同鄉入見諸任在列仰覩亮迹合紀殊庸拂琬琰以增悲愧銘頌之陋略辭曰惟閩有雄冠彼百越皇皇我祖昭昭丕烈景胄流芳維公則哲襲爵弱齡守命邦節伊昔故土濟竪肆逆放弑我君盜據我國世作中寥厥心否塞潛運神謀入剪兇慝衆山紆盤秀出高峙大荒東流禹迹攸紀帶海一隅膏壤千里疇昔賞功作牧於此崇徽九命踐登三事戴珥貂蟬帝闥入侍守郡池陽風化大洽兩地甘棠猶詠旌節執覲之衰杖寢在廬漢丈權制墨縗外除權從金革起制虎符期門總禁警衛宸居學業優備文武不墜分秩藏書未錫來嗣師禮耆儒論道就議皆軒柱揺墨迹猶記偉哉君子威儀堂堂蟬冕煦面王顧主光蘩蘭鬱茂高風須霜緬邈不見人懷永傷玄堂一閉兮寘寞幽魂江邊古路兮原頭新墳青陵松柏兮他年子孫碑存荒草兮傷嗟指人

王延稟通鑑綱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敗死初延稟聞閩王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僞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衆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王崇文南唐書列傳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史少爲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古稱難治崇文奉法循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夷曠時人觀重之福州之役迫於君命雖爲大將上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

從効跋扈崇文不能制及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冝政體備陳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王彥儔

南唐書列傳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為州軍校唐同光末諸郡多亂彥儔亦乘禍思竊會同列六人者來與謀曰四郊洶洶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為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盡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姦盜竊發幸已伏誅懼有伏黨為變願公亟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六家據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虜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烈祖輔吳以為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為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迹亢亂於是務為恭謹烈祖嘉之嘗陛堂拜其父開國以為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王建封

南唐書陸游傳建封上元人少從軍以任俠驍勇知名元宗取建州。建封為先鋒橋道使焚建州外郭克之王延政降何敬洙功最諸將建封忿曰我縱火先登克城諸軍乃能入我功當第一敬洙因推之曰君言是也具以聞諸朝第賞拜信州刺史人皆多敬洙而薄建封陳覺馮延魯魏岑攻福州李弘義圍之敗吳越援兵福州援絕危蹙且拔矣。而覺延魯岑各欲功在己不相應援。偏裨莫肯用命故未能克覺奏請建封濟師建封率五千人會之破福州販寨入東武門而建封亦與諸將爭功。遂斂兵先退弘義乘之我軍復敗遂潰而歸元宗深銜建封顧方治覺等擅興未及治也建封內不自安元宗懼其作亂召為天威軍都虞候付以親軍。建封遂恭然恃恩僭侈無復顧憚會戶部員外郎范仲敏疾魏岑鍾謨李德明用事擿建封上書歷詆岑等請更用正人元宗遂發怒謂建封武臣握精兵敢干國政謀進退柄臣其漸不可長流池州未至殺之仲敏棄市未幾岑見仲敏為厲請道士上章訴天數月竟死云稽神錄江南王建封築第淮南臨衢見媼引少女藍縷而姿色絕世。云孤貧無依王曰吾納爾女而養爾終身可乎媼欣然召入取新衣二襲衣之媼及女始脫故衣皆化疑血於地後王被誅玉壺清話王建封才死鍾謨魏岑等見建封為祟厲聲曰吾為國擊邪太惡欲誅君輩以肅朝綱嗣君反誅於我今奉候諸軍共辨於陰晝夜隨之岑等呼道士奏章告天竟不能脫不月餘二三子相繼卒

王感化

南唐書談諧傳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輟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沙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建安志感化建安人聰明捷急尤善滑稽本郡節帥更代感化獻詩云旌旆赴天臺溪山晚色開萬家悲復喜迎佛送如來入金陵教坊嘗侍宴有白野鵲在苑中主令賦詩感化應聲云碧巖深洞恣遊遨天與蘆花作羽毛要識此來棲宿處上林瓊樹一枝高他日唐主遊苑中適有牛繫枯析上令賦詩感化應聲云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如今問喘更何人因以諷時相云廬師張崇入覲主為張宴崇獻名馬為壽馬驚跳衆無以為計感化奮前云寳馬雕安貢紫庭渥洼神駿舊傳名四蹄蹀躞天階下乍對龍顏不敢行吔御者牽去君臣大悅崇私惠以金帛甚厚唐主從豫章舟至潯陽遇風龍舟幾漂至北岸得小舟馳救入渚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曰皖公山愈不懌時樂工皆從感化獨前云龍舟萬里駕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主大悅。

王其

真仙通鑑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長自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即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媼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傴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惰不好道今且老矣既而謂七娘曰爾為吾剪紙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辨先生與晦之觀訣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壓土瞋晦視其所居則崖谷萬仞叢林參天

前日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睹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為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即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王穀 袁州府宜春誌穀宜春人南唐初登第長於樂府有漁門謳苔熱行暑日觀道傍樹玉樹曲尤膾炙人口其玉樹曲云內宴明朝日玉樹新粧還嬌逸三閣霞明天上開靈鼉震疊神仙出天花數朵風吹綻對舞輕盈瑞香散金筦紅絃錡旎隨霓裳玉佩參差轉壁月夜瓊漿春鶯舌冷冷詞調新當時狎客盡尸祿直諫犯顏無一人歌未闋晉王戟上粘腥血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聖唐御宇三百祀濮上桑間宜禁止請停此曲歸正聲願雅樂調正氣穀未第時嘗負氣許人入欲毆之穀揚聲曰莫無禮我便是吟君臣猶在醉鄉中一面已無陳日月者其人歛衽慙謝而退泉州府清源誌王穀字虛中以歌詩著稱少遊豫章崔安潛為江西觀察使甚重之崔子字昌遐時在庠序與穀善將赴舉昌遐置酒餞之有日者在座謂穀曰君當侍此郎為相及登第後二十年昌遐入相穀始擢第釋褐校書郎唐亡奔淮南吳國建為右補闕以禮部郎

中致仕年八十九卒著歌詩二百餘篇號臨川集撰前代忠臣臨危不變圖一卷

王子邳 豐水誌子邳雲嶺里人南唐時為御史中丞屬時艱虞與弟兵馬使子卬子邦統保社民兵以衛鄉井已而寇果入境公獨與侍戰賊恚衆擒之救不至遂屈首雖殊猶挾之跨馬走五里許乃仆賊大駭相率散去鄉人至今奉祠于社

王承肇 輿地紀勝承肇五代時魏王宗佩之子也生於雅州其母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追其裙因生承肇後有僧自雅安至成都見承肇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藏半乃孕靈於此子耶

王昭遠 資治通鑑後漢高祖紀蜀主欲以茶酒庫使王昭遠為樞密使以其名位素輕乃授通奏使知樞密院事昭遠成都人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蜀高祖愛其敏慧令給事蜀主左右至是委以機務府庫金帛恣其取與不復會計

王仝 長沙府誌仝五代時為土軍指揮使與洞蠻戰鬭而死宋朝封加應侯

王二 古今事通臘州王二居累松林咆谷。以射生為業。名生王二。因逐鹿失道遇女子渡水來。身無衣被。見王而笑。王告以故。女曰隨我來。既行如飛。一石室不聞煙火氣。夜共摘畫採果與食。王二念母之供以情泣告婦送出。它日再訪。遂之同歸。王妻趙已三男女此女亦二子與趙甚睦。外人至輙避。或自入山。經月不返。終不大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五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胡行寧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裕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九百三十三　十八陽

唐（高祖六）

資治通鑑武德二年、春正月壬寅、王世充。悉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朝直遙翻、下同、）杜淹、戴胄。皆預焉。胄、安陽人也、（安陽縣帶相州、）隋將軍王隆。帥屯衛將軍張鎮周、（煬帝改左右領軍衛。為左右屯衛、帥讀曰率。考異曰。高祖實錄作鎮州、今從隋書陳稜傳。）都水少監蘇世長等。以山南兵始至東都、（義寧元年七月遣王隆會兵東都、今始至、少始照翻、）王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小、悉關太府、臺省監署、莫不闃然、（闃苦鶪翻、）世充立三牌於府門外。一求文學才識堪濟時務者、一求武勇智略能摧鋒陷敵者、一求身有冤滯擁抑不申者、於是上書陳事、日有數百、世充悉引見、躬自省覽、（省悉景翻、）殷勤慰諭、人人自喜、以為言聽計從、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世充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施式智翻、）隋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其從弟司隸大夫機、（煬帝置司隸臺、以大夫為之長、掌諸巡察、正四品、從才用翻、）與虞部郎、楊恭慎。（六典周禮地官、有山虞澤虞、蓋虞部之職也、魏始有虞曹郎中、晉因之、梁陳為侍郎、後周冬官有虞部下大夫、梁陳後魏北齊並祠部尚書領之、隋工部尚書領之、煬帝曰虞曹郎、）前勃海郡主簿孫師孝。（煬帝改滄州為勃海郡、）步兵總管劉孝元、李儉、崔孝仁謀召唐兵、使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悅下愚、而鄙隘貪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哉。圖讖之文。應歸李氏。人皆知之。（說輸芮翻、下同、讖楚譖翻、）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行、英雄景附。且坦懷待物、舉善責功。不念舊惡。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吾屬託身非所、坐待夷滅。今任管公兵近在新安。（任瑰以穀州刺史鎮新安、封管國公。任音壬。）又吾之故人也。若遣間使召之、使夜造城下、（間使、上古莧翻。下疏吏翻、造七到翻。）吾曹共為內應、開門納之。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恭慎達之子也。（達隋觀德王雄之弟、）癸卯命秦王世民出鎮長春宮、（長春宮在同州朝邑縣。後周宇文護所建、）宇文化及攻魏州總管元寶藏。四旬不克。魏徵往說之。丁未寶藏舉州來降。（魏徵本元寶藏官屬。說式芮翻、降戶江翻、下同、）戊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聊城縣時屬魏州、武德四年。分為博州、）神通拔魏縣。斬獲二千餘人、引兵追化及至聊城圍之。甲

子以陳叔達爲納言。 丙寅，李密所置伊州刺史張善相來降。（相息亮翻。降戶江翻。）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之間，（剽匹妙翻。）遷徙無常。每破州縣，食其積粟未盡，復他適，（復扶又翻，下同。）將去，悉焚其餘資，又不務稼穡，民餓死者如積。粲無可復掠，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啖之，（啖徒濫翻，又徒覽翻。）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於餒。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愍楚，（六典：著作佐郎修國史。宋百官春秋云：常道鄉公咸熙百官名，有著作佐郎三人。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之初，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後周春官府置著作中士，即著作佐郎之任。通事舍人，即秦之謁者。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晉儀注：謁者有缺，選郎中美鬚眉大音者補。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自此始也。隋初罷謁者官，置通事舍人。煬帝改通事舍人爲通事謁者。顏愍楚蓋大業前爲舍人。）謫官在南陽，（南陽，鄧州。）粲初引爲賓客，其後無食，闔家皆爲所啖。愍楚，之推之子也。（顏之推仕於高齊之季。）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諸城堡相帥叛之。（帥讀曰率，下同。）淮安土豪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後魏置東荊州於比陽，西魏改爲淮州，梁置淮安縣於桐柏，并立上川郡，隋開皇廢郡，改淮安爲桐柏縣，改淮安郡曰顯州，領比陽、平氏、桐柏等七縣。大業改顯州爲淮安郡。瓚，藏旱翻。）諸州皆應之。粲與戰于淮源，（水經注：淮水出平氏縣桐柏大復山，山南有淮源廟。唐州桐柏淮源縣，呼漢延熹六年立，其文曰：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行地中，見於陽口。）大敗，帥餘衆數千奔菊潭。（帥讀曰率。菊潭，舊曰酈縣，開皇初改焉，時屬鄧州。山有菊，人飲其水多壽，故以名縣。）士林家世蠻酋，（酋慈由翻。）隋末士林爲鷹揚府校尉，殺郡官而據其郡。（校戶教翻。）既逐朱粲，已，帥漢東四郡遣使詣信州總管廬江王瑗請降。（大業改隋州爲漢東郡，梁置信州於魚復，大業改爲巴東郡，唐復爲信州。使疏吏翻。瑗于眷翻。）詔以爲顯州道行臺。（宋白曰：後魏置東荊州於比陽，後改淮州，隋文帝改顯州，取界內顯望岡爲名。）士林以瓚爲長史。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元盧，元文都、盧楚。世充殺之，事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七月。）慮人情未服，猶媚事皇泰主，禮甚謙敬，又請爲劉太后假子，尊號曰聖感皇太后。既而漸驕横，嘗賜食於禁中，還家大吐，（横戶孟翻。吐土故翻。）疑遇毒，自是不復朝謁。（復扶又翻。朝直遙翻。）皇泰主知其終不爲臣，而力不能制，唯取內庫綵物大造幡花，又出諸服玩，令僧散施貧乏以求福。（施式智翻。）世充使其黨張績、董濬守章善、顯福二門，（東都皇

城南面三門：中曰應天，左曰興教，右曰光政。興教之內曰會昌，其北曰章善。光政之內曰廣運，其北曰顯福。）宮內雜物，毫釐不得出。是月，世充使人獻印及劍，又言河水清，欲以耀衆，爲己符瑞云。 上遣金紫光祿大夫武功靳孝謨安集邊郡，（靳居焮翻。）爲梁師都所獲，孝謨罵之極口，師都殺之。二月，詔追賜爵武昌縣公，謚曰忠。 初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梁陳齊周各有損益，唐制：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調，三十日者租調皆免，通正役不過五十日。調徒釣翻，下同。）自茲以外，不得横有調斂。（横戶孟翻。斂力贍翻。）丙戌，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其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張侯德至涼，（去年八月遣張侯德持冊李軌。）李軌召其羣臣廷議曰：唐天子吾之從兄，（從才用翻，下同。）今已正位京邑，一姓不可自爭天下，吾欲去帝號，受其封爵，可乎？（去羌呂翻。）曹珍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稱王稱帝者，奚啻一人。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且已爲天子，柰何復自貶黜？（復扶又翻。）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蕭詧事魏，事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軌從之。戊戌，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入見，（見賢遍翻。）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爵。帝怒，拘曉不遣，始議興師討之。 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奔党項，（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大業五年。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騎奇寄翻。）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質音致。）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還從宣翻。人如字。喪息浪翻。）伏允復還收其故地。（復扶又翻。）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煬帝既弒，順逃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爲後太宗立順以統吐谷渾之衆張本。遣使疏吏翻，下同。）閏月，朱粲遣使請降。（降戶江翻。）詔以粲爲楚王，聽自置官屬，以便宜從事。 宇文化及以珍貨誘海曲諸賊，賊帥王薄帥衆從之，（誘羊久翻。賊帥所類翻。薄叶讀曰率。）與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群下曰：吾爲隋民，隋爲吾君，今宇文化及弒逆，乃吾讎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趣七喻翻，又逡須翻。）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許。安撫副使崔世幹勸神通許之，（降戶江翻，下同。使疏吏翻。）神通曰：軍士暴露日久，賊食盡計窮，克在旦暮，吾當攻取以示國威，且散其玉帛以勞將士。（勞力到翻。）

若突其陣。將何以爲軍實乎。世幹曰。今建德方至。若紀及未平。內外受敵。吾軍必敗。夫不攻而下之。爲功甚易。（夫音扶。易以豉翻。）奈何貪其玉帛。而不受乎。神通怒。囚世幹於軍中。（去年十月遣神通安撫山東。言崔民幹爲副。今書世幹。當有一誤。）既而宇文士及自濟北饋之。（濟北郡濟州。濟子禮翻。）化及軍稍振。遂復拒戰。（復扶又翻。下同。）神通督兵攻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先登。（隋復以清河郡爲貝州。宋白曰。貝州清河郡。春秋爲晉東陽之地。亦爲齊境。秦爲鉅鹿郡地。漢分鉅鹿郡置清河郡。理清陽。石趙移郡理于貴城。即今博州清平縣。後周平齊。於清河縣置貝州。清河後漢之甘陵。清陽縣。又兼有漢貝丘縣之地。貝州以此得名。堞徒協翻。）神通心害其功。收兵不戰。君德大詬而下。（詬古候翻。）遂不克。建德軍且至。神通引兵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化及復保聊城。建德縱兵四面急攻。王薄開門納之。建德入城。生擒化及。先謁隋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及鹵簿儀仗。（璽斯氏翻。）撫存隋之百官。然後執逆黨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集隋官而斬之。梟首軍門之外。（梟堅堯翻。）以檻車載化及并二子承基。承趾。至襄國斬之。（煬帝改邢州爲襄國郡。杜佑曰。邢州古邢國。治龍岡縣。秦爲信都。項羽改襄國。隋改龍岡。考異曰。隋書。化及載之河間斬之。唐書云。至大陸斬之。河洛記云。建德將化及并蕭后南陽公主隨軍。于時襄國郡尚爲隋守。建德因其兵鋒攻之。營於城下。遣大理官引化及出營東南二里許。宣令數其罪。并二子一號魏王。一號蜀王同時受戮。蜀王乃士及所封。今不取。化及且死。更無餘言。但云不負夏王。夏戶雅翻。胡寅管見。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洛上頑民。服紂戎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蠢然舉動。及部屬叛。則未聞殷之賢臣爲紂斬衰。擗踊敬事妲己者也。隋煬之罪。視桀爲將。其虐疾戕辟逮於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實建德於是爲數宇文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匡救。親行弑逆。敢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爲亂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以分將士。身無所取。又不啖肉。常食蔬茹。粟飯。其妻曹氏不衣紈綺。（將即亮翻。啖徒覽翻。飯扶晚翻。衣於既翻。紈音丸。綺區几翻。）所役婢妾纔十許人。及破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之。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左僕射。掌選事。（選宣戀翻。）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郎。（考異曰。革命記作君秀。今從舊建德傳。）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尚書。（漢書百官表。少府秦官。至北齊不置少府。以其屬官併太府寺。隋煬帝大業五年。始分太府爲少府監。置監少監。其後改監爲令。少監爲少令。少始照翻。）右司郎中柳調爲左丞。（六典。左右司郎中。前代不置。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掌都省之職。正五品。諸曹郎從五品。司馬彪續漢書云。尚書丞一人。秦所置。漢因之。成帝置列曹尚書。更置丞四人。至光武減其二。惟置左右丞各一人。丞者承也。言承助令僕總理臺事也。）虞世南爲黃門侍郎。歐陽詢爲太常卿。詢。紇之子也。（歐陽紇見一百七十卷陳宣帝大建元年。紇下沒翻。）自餘隨才授職。委以政事。其不願留。欲詣關中及東都者。亦聽之。仍給資糧。以兵援之出境。隋驍果尚近萬人。亦各縱遣。任其所之。（驍堅堯翻。）又與王世充結好。（好呼到翻。）遣使奉表於隋皇泰主。（使疏吏翻。）皇泰主封爲夏王。建德起於群盜。雖建國。未有文物法度。裴矩爲之定朝儀。制律令。（爲于僞翻。朝直遙翻。）建德甚悅。每從之諮訪典禮。

甲辰。上考第群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伽求加翻。）因置酒高會。謂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惟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捨君臣之敬。極歡而罷。

遣前御史大夫段確使於朱粲。（使疏吏翻。）

初。上爲隋殿內少監。（少始照翻。）宇文士及爲尚輦奉御。（隋尚輦局屬殿內省。）上與之善。士及從化及至黎陽。上手詔召之。士及潛遣家僮間道詣長安。又因使者獻金環。（金環。言欲還長安。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化及至魏縣。兵勢日蹙。士及勸之歸唐。化及不從。內史令封德彝說士及於濟北徵督軍糧。以觀其變。（說輸芮翻。濟子禮翻。）化及稱帝。立士及爲蜀王。化及死。士及與德彝自濟北來降。（降戶江翻。）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詰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祕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范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擢用之。是使人之易進也。易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異。下同。小人易親。且君子難於進而易於退。小人不難於自售。所以不至於退也。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解上買切。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少之。胡寅管見曰。隋亂之臣。於興國無恩忠也。而不可不殺者。天下之忠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於我。而叛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泛泛之徒。舊乎主於我。爲大臣。處亂。又與殺逆諸罪其惡焉。猶比而不誅。又寵秩之。唐之官爵爲不足貴矣。縉紳者非由是之大計乎

（身之蹈是也必奇技淫巧取媚身惟之事有此四者損無耻者所僥爲也）甲寅隋夷陵郡丞安陸許紹帥黔安武陵澧陽等諸郡來降（梁置宜州於夷陵郡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曰硤州宋白曰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口改名隋煬帝改爲夷陵郡改安州爲安陸郡黔州爲黔安郡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改曰朗州大業復爲郡澧陽隋初置澧州大業改爲郡帥讀曰率澧音禮　考異曰舊書傳云世充篡位乃來降按世充篡在四月實録紹降在此今從之）紹幼與帝同學。詔以紹爲峽州刺史賜爵安陸公。　丙辰以徐世勣爲黎州總管（後魏置黎陽郡於黎陽縣復置黎州至隋州郡並廢以黎陽縣屬汲郡今復置黎州）丁巳驃騎將軍張孝珉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汜水城入其郛沈米船百五十艘（隋志汜水縣舊曰成皐即虎牢也後魏置東中府東魏置北豫州後周置滎州開皇初曰鄭州十八年改成皐曰汜水縣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汜音祀沈持林翻艘蘇遭翻）己未世充寇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爲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程知節爲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而多妄語好爲咒誓此乃老巫嫗耳（好呼到翻咒職救翻嫗威遇翻）豈撥亂之主乎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其地千里有坂九曲穆天子傳所謂天子西征升于九阿即是也洛水又東與豪水會豪水出新安縣密山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於洛舊志熊州壽安縣義寧元年移治九曲城）叔寶知節皆將兵在陳（將即亮翻陳讀曰陣）與其徒數十騎西馳百許步下馬拜世充曰僕荷公殊禮（荷下可翻）深思報效公性猜忌喜信讒言（喜許既翻）非僕託身之所今不能仰事請從此辭遂躍馬來降（降戶江翻　考異曰河洛記二月王世充將兵圍新安將軍程咬金帥其徒以歸義按新安乃穀州也而舊載言十道志九曲在壽安壽安乃熊州也或者世充亦寇熊州乎）世充不敢逼上使事秦王世民世民素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爲馬軍總管知節爲左三統軍時世充驍將又有驃騎武安李君羨（隋改洺州爲武安郡驍堅堯翻將即亮翻下守將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征南將軍臨邑田留安（隋臨邑縣屬齊郡）亦惡世充之爲人（惡烏路翻）帥衆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世民引君羨置左右以留安爲右四統軍。　王世充因李育德之兄厚德於獲嘉（獲嘉漢縣武帝過幸至此聞破南越獲呂嘉因以名縣隋屬河內郡）厚德與其守將趙君穎逐殷州刺史段大師以城來降以厚德爲殷州刺史（隋開皇十六年於獲嘉縣置殷州大業初州廢王世充復置今因以命李厚德）實建德

陷邢州執總管陳君賓　上遣殿內監竇誕（隋煬帝置殿內監諱中改爲內唐爲殿中監是時蓋未改隋官名也）右衛將軍宇文歆（秦漢始置衛將軍晉武帝分爲左右二衛下至隋初皆因之煬帝改左右翊衛唐復舊歆許金翻）助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守晉陽（誕抗之子也竇抗后兄也并卑盈翻）尚帝女襄陽公主元吉性驕侈奴客婢妾數百人好使之被甲戲爲攻戰（好呼到翻下同被皮義翻下同）前後死傷甚衆元吉亦嘗被傷其乳母陳善意苦諫元吉醉怒命壯士毆殺之（毆烏口翻）性好田獵載罔罟三十車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常與竇誕遊獵蹂踐人禾稼（蹂人九翻）又縱左右奪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射而亦翻）夜開府門宣淫他室百姓憤怨歆屢諫不納乃表言其狀壬戌元吉坐免官（爲元吉失守張本）癸亥陟州刺史李育德（按志是年育德以脩武縣濁鹿城降置陟州因武陟爲名）攻下王世充河內堡聚三十一所乙丑世充遣其兄子君廓侵陟州李育德擊走之斬首千餘級李厚德歸省親疾使李育德守獲嘉（李厚德蓋歸濁鹿省親而使育德守獲嘉也省悉景翻）世充併兵攻之丁卯城陷育德及弟三人皆戰死　己巳李公逸以雍丘來降拜杞州總管以其族弟善行爲杞州刺史（隋志梁郡雍丘縣後置陽夏郡開皇廢郡置杞州大業廢州爲縣李公逸因亂據之今復置州時邊要州置總管及刺史）隋吏部侍郎楊恭仁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魏州總管元寶藏獲之已已送長安上與之有舊拜黃門侍郎尋以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自葱嶺已東並入朝貢（按恭仁至長安時李軌尚據河西唐未得涼州也安能遽及葱嶺乎史終言恭仁事耳是年五月安興貴執李軌方遣楊恭仁安撫河西朝直遙翻）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夏州漢朔方之地赫連所都統萬也魏滅赫連以爲統萬鎮魏太和十一年置夏州因赫連改國名以名州隋大業改州爲朔方郡今復以朔方郡爲夏州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夏戶雅翻）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騎奇寄翻句音鉤又如字又音拘）會始畢卒（考異曰高祖實録六月己酉始畢可汗卒疑遣使告喪月日也今從舊書本紀列傳）子什鉢苾幼未可立（苾毗必翻）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俟渠之翻處昌呂翻）處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直當也尼女夷翻）先是上遣右武候將軍高靜奉幣使於突厥（使疏吏翻）至豐州（復以五原郡爲豐州豐州漢朔方臨戎縣地後周保定三年置永豐鎮隋開皇五年置豐州因鎮爲名大業廢州爲五原郡唐

（復為州大元以豐州置天德軍節度為大同府路）閏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為于偽翻賻音附貲財曰賻）突厥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三月庚午梁師都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遂要之州置總管刺史長史司馬長知兩翻）壬申王世充寇穀州刺史史萬寶戰不利　庚辰隋北海通守鄭虔符文登令方惠整及東海齊郡東平任城平陸壽張須昌賊帥王薄等並以其地來降（煬帝以青州為北海郡守式又翻文登縣屬東萊郡以海州為東海郡齊州為齊郡鄆州為東平郡須昌縣屬焉任城平陸二縣屬魯郡壽張縣屬濟北郡任音壬帥所類翻降戶江翻）王世充之寇新安也外示攻取實召文武之附己者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奔馳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中竹仲翻又如字）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遽正位號恐遠人皆思叛去矣世充曰公言是也長史韋節楊續等曰隋氏數窮在理昭然夫非常之事固不可與常人議之（夫音扶）太史令樂德融曰昔歲長星出乃除舊布新之徵（隋志大業十三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五帝座色黃赤長三四尺許）今歲星在角亢亢鄭之分野（晉天文志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之分野屬兗州陳卓范蠡

鬼谷先生張良諸葛亮京房譙周張衡並云角亢氐鄭兗州亢音剛分扶問翻）若不亟順天道恐王氣衰息世充從之外兵曹參軍戴胄（外兵曹隋官無之世充取魏晉以來官制而置之耳）言於世充曰君臣猶父子也休戚同之明公莫若竭忠徇國則家國俱安矣世充詭辭稱善而遣之世充議受九錫胄復固諫（復扶又翻）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使與兄子行本鎮虎牢（長知兩翻）乃使段達等言於皇泰主請加世充九錫皇泰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事見去年九月十月）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段達曰太尉欲之皇泰主熟視達曰任公辛巳達等以皇泰主之詔命世充為相國假黃鉞總百揆進爵鄭王加九錫鄭國置丞相以下官　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為化及督戰中流矢（為化于偽翻下何為同中竹仲翻）竇建德克聊城王琮獲善果責之曰公名臣之家（鄭善果父誠討尉遲迥以力戰死由是為隋名臣家）隋室大臣柰何為弑君之賊致命苦戰傷痍至此乎善果大慙欲自殺宋正本馳往救止之建德復不為禮乃奔相州（相息亮翻）淮安王神通送之長安庚午善果至上優禮之拜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隋室之臣若宇文士及鄭善果安可復用乎）齊王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甲申復以

元吉為并州總管（復扶又翻胡寅管見曰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嗜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眾乎元吉遽還是也復以從計得留詰謀不加訓戒不行是責之道而縱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也卒戮於并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淫湎而安於惡所自邪也）戊子淮南五州皆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辛卯劉武周寇并州　壬辰營州總管鄧暠擊高開道敗之（暠古浩翻敗補邁反）甲午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新志武德元年以衛州之汲新鄉置義州仍為齊舊州名也將即亮翻）東都道士桓法嗣獻孔子閉房記於王世充言相國當代隋為天子（嗣祥吏翻相息亮翻）世充大悅以法嗣為諫議大夫世充又羅取雜鳥書帛繫頸自言符命而縱之有得鳥來獻者亦拜官爵於是段達以皇泰主命加世充殊禮世充奉表三讓百官勸進設位於都堂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任音壬朝直遙翻）世充以威隋氏重臣欲以眩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冠古玩翻）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之上然後南面正位受之　夏四月劉武周引突厥之眾軍於黃蛇嶺（嶺在榆次縣北）兵鋒甚盛（盛丞正翻）齊王元吉使車騎將軍張達以步卒嘗寇（嘗試

也騎奇寄翻）達辭以兵少不可往元吉強遣之（少詩沼翻強其兩翻）至則俱沒達忿恨庚子引武周襲榆次陷之（榆次縣屬并州漢古縣也）散騎常侍段確性嗜酒奉詔慰勞朱粲於菊潭（是年二月段確以前御史大夫使今書散騎常侍且續命之散悉亶翻勞力到翻）辛丑乘醉侮粲曰聞卿好啖人人作何味（好呼到翻啖徒濫翻又徒覽翻下同）粲曰啖醉人正如糟藏彘肉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啖人乎粲於座收確及從者數十人悉烹之（朝直遙翻復扶又翻下同從才用翻）以啖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世充以為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王世充令長史韋節楊續等及太常博士衡水孔穎達（長知兩翻衡水縣屬冀州本漢桃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衡水縣）造禪代儀遣段達雲定興等十餘人入奏皇泰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皇泰主斂膝據按怒曰天下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禰乃禮翻）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顏色凜冽（言厲冷也）在廷者皆流汗退朝泣對太后世充更使人謂之曰今海內未寧須立長君（朝直遙翻長知兩翻）俟四方安集當復子明辟必如前誓（謂去年七月禁中被髮之誓也）癸卯世充稱皇泰主命禪位于鄭遣其

充世惲幽皇泰主於含涼殿，（惲於粉翻。）雖有三衣隊璩及勅書杖觀，皇泰主皆不知也。遣諸將引兵入清宮城。又遣術人以桃湯葦火祓除禁省。（將即亮翻，下同。祓敷勿翻。）隋將帥郡縣及賊帥前後繼有降者。（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詔以王薄為齊州總管。（齊州治歷城縣，古歷下城也。漢為歷城縣，劉宋僑立冀州於此，魏為濟南郡。隋立濟州，唐復隋初之舊。）伏德為濟州總管。鄭虔符為青州總管。綦公順為淮州總管。（濟于禮翻。宋白曰：濟州古碻磝城也。秦為東郡茌平地，宋置碻磝戍及濟北郡，後魏立濟州。按綦公順本起北海，新志云是年分青州之北海、營丘、下密置濰州，是以公順為濰州總管。淮當作濰。宋白曰：濰州取界內濰水為名。）王孝師為滄州總管。（宋白曰：滄州南臨九河，本北州界，漢置勃海郡，理浮陽，後魏置滄州。）甲辰，遣大理卿新樂郎楚之安撫山東。（舊志曰：新樂，古鮮虞子國，漢新市縣，屬中山郡，隋改為新樂縣，唐屬定州。宋白曰：隋開皇十六年置新樂縣。新樂者，漢成帝時中山孝王母馮昭儀隨王就國，建宮於西鄉，呼為西樂城，後語訛呼西為新，故曰新樂。樂音洛。）祕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乙巳，王世充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丙午，大赦，改元開明。　丁未，隋察衛將軍陳稜以江都來降，以稜為揚州總管。（揚州，漢廣陵、江都之地，自漢以來揚州所治不常厥已上。唐廣陵始專有揚州之名。）戊申，王世充立子玄應為太子，玄恕為漢王，餘兄弟宗族十九人皆為王。奉皇泰主為潞國公。以蘇威為太師，段達為司徒，雲定興為太尉，張僅為司空，楊續為納言，韋節為內史，（內史下當有令字。）王隆為左僕射，韋霽為右僕射，齊王世惲為尚書令，楊汪為吏部尚書，杜淹為少吏部。（少吏部，即吏部侍郎。惲於粉翻。少始照翻。）鄭頲為御史大夫。（頲他鼎翻。）世惲，世充之兄也。又以國子助教吳人陸德明為漢王師，（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助教，掌佐博士教授，後世因之。）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禮。（論語：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子曰：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後世師弟子之事，遂以為事師之禮。）德明恥之，服巴豆散，臥稱病。（巴豆有毒，能病人。散悉但翻。）玄恕入跪牀下，對之遺利，竟不與語。（德明名朗，以字行。陸德明過孔穎達遠矣。）世充於闕下及玄武門等數處皆設榻，坐無常所，親受章表，或輕騎歷衢市，亦不清道，（天子清道而後行。騎奇寄翻。）民但避路而已，世充按轡徐行，語之曰：（語牛倨翻。）昔時天子深居九重，（重直龍翻。）在下事情，無由聞徹。（徹敕列翻。）今世充非貪天位，但欲救恤時危，正如一州刺史，親覽庶務，當與士庶共評朝政。尚恐門有禁限，今於門外設坐聽朝，（朝直

遙翻，下同。坐徂臥翻。）宣令盡情。又令西朝堂納冤抑，東朝堂納直諫。於是獻策上書者日有數百，條流既煩，（上時掌翻。條流猶言源派。）省覽難遍，（省悉景翻。）數日後不復更出。（復扶又翻。）竇建德聞王世充自立，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下書稱詔，追謚隋煬帝為閔帝。齊王暕之死也，（謚神至翻。江都之難，齊王暕亦死。暕古限翻。）有遺腹子政道，建德立以為鄖公。（鄖音云。）然猶依倚突厥以壯其兵勢。（厥九勿翻。）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皇后及南陽公主，建德遣千餘騎送之，（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義成公主。丙辰，劉武周圍并州。齊王元吉拒卻之。戊午，詔太常卿李仲文將兵救并州。（將即亮翻。）王世充將軍丘懷義居門下內省，召越王君度、漢王玄恕、將軍郭士衡雜妓妾飲博，侍御史張蘊古彈之。世充大怒，令散手執君度、玄恕，批其耳數十。（散手者，散手仗也。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為五仗。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皆服鶡冠緋衫袂。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服緋絁裲襠，繡野馬，列坐于東西廊下。唐因之，衛內五衛皆置，因隋制也，世充亦因隋制也。妓渠綺翻。彈徒丹翻。散悉但翻。批蒲鱉翻，又音匹迭翻。）又命引入東上閤，杖之各數十。（東都置諸王，啟曰乾陽殿，殿左曰東上閤，右曰西上閤，閤各有門。）懷義士衛不問。蘊古帛百段，遷太子舍人。君度，世充之兄子也。世充每聽朝，殷勤誨諭，言詞重複，（朝直遙翻。重直龍翻。）千端萬緒，侍衛之人不勝倦弊。（勝音升。）百司奏事，疲於聽受。御史大夫蘇良諫曰：陛下語太多而無領要，（領要，猶漢人言要領也。）計云即可，何煩許辭也。世充默然良久，亦不罪良，然性如是，終不能改也。　王世充數攻伊州，（數所角翻。）總管張善相拒之，糧盡援兵不至，癸亥，城陷，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帝聞歎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賜其子襄城郡公。（相息亮翻。子下當有爵字，若本然。）五月，王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新志：濟源縣，武德二年，王世充將丁伯德以縣來降，置西濟州。復扶又翻。濟子禮翻。）遣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將兵救之。（驍堅堯翻。基將即亮翻，下同。）李軌將安脩仁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諭以禍福。（說式芮翻，下同。）上曰：軌阻兵恃險，連結吐谷渾、突厥，（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厥九勿翻。）吾興兵擊之尚恐不克，豈口舌所能下乎。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脩仁為軌所信任，子弟在機近者以十數。臣往說之，（說式芮翻。）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肘腋易矣。（腋音亦。易以豉翻。）上乃遣之。興貴至武威，軌以為左右衛大將軍。興貴乘間說軌曰：（間古莧翻。）涼地不過千里，土薄

民資。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必勝，攻必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不若舉河西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竇融事見漢光武紀。投款之翻）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彼雖強大，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為，于偽翻）興貴謝曰：臣聞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項羽之言。衣，於既翻）臣闔門受陛下榮祿，安肯附唐？但欲效其愚慮，可否在陛下耳。於是退與脩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出戰而敗，嬰城自守。興貴徇曰：大唐遣我來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就興貴。軌計窮，與妻子登玉女臺，（軌築玉女臺見上卷上年）置酒為別。庚辰，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上曰：汝為人使臣，（使，疏吏翻，下同）聞國亡不戚，而喜以求媚於朕，不忠於李軌，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是年二月李軌遣鄧曉入見）軌至長安，并其子弟皆伏誅。以安興貴為右武侯大將軍、上柱國、涼國公，賜帛萬段；安脩仁為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　隋末離石胡劉龍兒（唐志：云離石漢縣，後周改名昌化郡，隋為離石郡，唐為石州。離石胡，匈奴種也，即稽胡）擁兵數萬，自號劉王，以其子季真為太子，虎賁郎將梁德擊斬龍兒。（賁，音奔。將，即亮翻）至是，季真與弟六兒復舉兵為亂，（復，扶又翻）引劉武周之眾攻陷石州，殺刺史王儉。季真自稱突利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以六兒為拓定王。六兒遣使請降。（降，戶江翻）詔以為嵐州總管。（以樓煩郡置嵐州，宋白曰：因界內岢嵐山為名。嵐，盧含翻）壬午，以秦王世民為左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甘等九州諸軍事、涼州總管，（九州，涼、甘、瓜、鄯、肅、會、蘭、河、廓，皆李軌所據之地也）其太尉、尚書令、雍州牧、陝東道行臺並如故。（雍，於用翻。陝，失冉翻）遣黃門侍郎楊恭仁安撫河西。　丙戌，劉武周陷平遙。（平遙縣屬汾州，即漢平陶縣，魏避國諱，改陶為遙）癸巳，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陳政為麾下所殺，攜其首奔王世充。政，茂之子也。（隋書陳茂傳：政歸唐，卒於梁州總管，不言死於山東。通鑑當是據實錄諸書。但是時山東無梁州，或者政先為梁州總管，復安撫山東而死之。陳茂事隋文帝典機密）王世充以禮部尚書裴仁基、左輔大將軍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儒童弟尚食直長溫（隋制：尚食局屬殿中省，有奉御，有直長。長，知兩翻）散騎常侍崔德本謀殺世充及其黨，（黨，底朗翻。騎，奇寄翻）復尊立皇泰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皇泰主尚在故也。（復，扶又翻。惲，於粉翻。為，于偽翻，下同）不如早除之。世充從之，遣兄子唐王仁則及家奴梁百年酖皇泰主。皇泰主曰：更為請太尉，（為，于偽翻）以往者之言，未應至此。（指世充往有復子

明辟之言，既不能踐，今又不應遽殺之也）百年欲為啟陳，（為，于偽翻）世惲不許。又請與皇泰后辭訣，亦不許。乃布席焚香禮佛，願自今已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諡曰恭皇帝。（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諡，神至翻）

胡寅曰：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往非一日，至於日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為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蠢然而已。是養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壯者向於衰，盛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鈍，聰明遠，耗精漸衰，若冰釋，若火熄，其盡之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終以是死，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為嬰母所憎，而并惡其父，遂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云降神于天，託蔭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掩受之道為恥也。故其言明眾生各因業緣而立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受為報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或畜而為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脩行積善，不墮禽獸，免於報身，陷愈之苦，即生樂處。此其逆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喙息蠕動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為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為量矣；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日加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人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睹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此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果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寐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昧昧其識，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既離形，如光之既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自昔所積，皎皎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脩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數有生而不死。

（死而復生者也。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非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二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實證明達，已言人死為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實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之者，言人死則與朽壞之類等耳。然則託身於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闕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為他人之鬼所易。然則胚胎之久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儒善果果曰：不然。譬之假館，既有舍之者矣，賊而勢力者主，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則以鬼享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利權也。祖考往矣，為子孫者以為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為廟為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祀事者知之，僾然而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愾然如聽其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致愛則存，致愨則著，此所謂來格來饗者也。若封魯衆肆祀，則亦甚矣。五經均所以

教道也，或陳其善，或闡其微，無精粗微妙之味也。浮屠氏之類書，未有不讀易。其意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德，此因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因佛之教也。是譬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為全體，觀海者，認其一派以為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齋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與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為物為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孔佛不二，雖為慧辯析如柳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教人皆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為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勸之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為人，蓋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暗昧矣，讀者其非窮理何以知之？非盡性何以有之？此係乎學者功力之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世充以其兄楚王世偉為太保，齊王世惲為太傅，領尚書令。六月庚子，竇建德陷滄州。（滄州，隋之渤海郡。）初，易州賊帥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兒連結。（易州，上谷郡。宋白曰：易州，六國時燕地，秦并天下，是為上谷郡，漢置涿郡。今州即涿郡故安縣地。國經云：隋初自今遂城縣所理吳

郡城，移南營州居焉之後，臺仍改名易州，蓋州南易水為名。帥，所類翻。）刀兒為竇建德所滅，（去年十一月，建德滅刀兒。）金剛救之，戰敗，帥衆四千西奔劉武周。（帥，讀曰率。）武周聞其善用兵，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中分家貲以遺之。（遺，于季翻。）金剛亦深自結，出其故妻，納武周之妹，因說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說，輸芮翻。）武周以金剛為西南道大行臺，使將兵三萬寇并州。（將，即亮翻，下周將、將周同。）丁未，武周進逼介州。（義寧元年，以介休平遙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沙門道澄以佛幡縋之入城，（縋，馳偽翻。）遂陷介州。詔左武衛大將軍姜寶誼、行軍總管李仲文擊之。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新志：介休縣有雀鼠谷。將，即亮翻。）數以輕兵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兵纔接，子英陽不勝而走，如是再三，寶誼、仲文悉衆逐之，伏兵發，唐兵大敗，寶誼、仲文皆為所虜。（考異曰：舊書裴寂傳云：寶誼、仲文相次陷沒。按實錄二人敗處皆在雀鼠谷，賊將黃子英陽不勝以誘之，遇伏而沒，事迹正同，必一時共戰皆被擒耳。）既而俱逃歸。上復使二人將兵擊武周。（復，扶又翻。）己酉，突厥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厥，九勿翻。使，疏吏翻，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上舉哀于長樂門。（六典：長安宮城南面三門，中曰承天，東曰長樂，西曰永安。樂，音洛。）廢朝三日，（朝，直遙翻。）詔百官就館弔

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處，昌呂翻。賻，音附。）上以劉武周入寇為憂，右僕射裴寂請自行。癸亥，以寂為晉州道行軍總管，（晉州，曹魏之平陽郡，後魏真君四年置東雍州，孝昌中改為唐州，建義元年改為晉州，隋為臨汾郡，唐復為晉州。）討武周，聽以便宜從事。秋七月，初置十二軍，分關內諸府以隸焉，皆取天星為名，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以車騎府統之，每軍將、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騎，奇寄翻。將，即亮翻，下同。）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之地請降，（言徐圓朗擁數州，東至海，西距岱。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拜兗州總管，（兗州，隋之魯郡，禹貢之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封域廣矣。後漢以來，兗州所治不常厥邑，所部亦廣，至是始專以魯郡為兗州。）封魯國公。王世充遣其將羅士信寇穀州，士信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帥，讀曰率，下同。）先是，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先，悉薦翻。）世充厚禮之，與同寢食。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士信有駿馬，世充兄子趙王

遣詢欲之不與世充奪之以賜遣詢士信怒欲來降上聞其來甚喜遣使迎勞（伏琛史翻勞力到翻）廩食其所部（食祥吏翻）以士信為陝州道行軍摠管（陝失冉翻宋白曰陝州即周二伯分陝之地後魏太和十一年置陝州）世充左龍驤將軍臨涇席辯（新志臨涇縣屬涇州驤思將翻）與同列楊虔安李君義皆帥所部來降　丙子王世充遣其將郭士衡寇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俘斬且盡（任音壬瓌古回翻）甲申行軍摠管劉弘基遣其將种如願襲王世充河陽城（种音沖）毀其河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高昌王麴伯雅各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事見一百八十一卷煬帝大業七年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娑素何翻朝直遙翻）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按開元中以西州為金山都督府又突厥之先興於金山在高昌西北則知是山近高昌）西至海（北西海也）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龜茲音丘慈）射匱卒子統葉護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石國康居故康之分王者也治柘折城漢時大宛北鄙也）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監古銜翻）辛卯宋金剛寇浩州決旬而退（唐初改西河郡為浩州決子協翻）八月丁酉酅公薨（酅戶圭翻）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嗣祥吏翻）竇建德將兵十餘萬趣洺州（洺州隋之武安郡）淮安王神通帥諸軍退保相州己亥建德兵至洺州城下（將即亮翻下充將裨將同趣七諭翻下同洺音名帥讀曰率下同相息亮翻）丙午將軍秦武通軍至洛陽敗王世充將葛彥璋（敗補邁翻）丁未竇建德陷洺州摠管袁子幹降之（降戶江翻　考異曰實錄作甲子盖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乙卯引兵趣相州淮安王神通聞之帥諸軍就李世勣於黎陽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延州隋之延安郡騎奇寄翻厥九勿翻）行軍摠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摠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少詩沼翻伺相吏翻酣戶甘翻幟昌志翻）師都軍潰逐北二百里破其魏州（新志綏州城平縣置魏州因魏平關而名）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段孝先柄用於高齊之季）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環帥舟師上峽規取巴蜀（將即亮翻上時掌翻）紹遣其子智仁及錄事參軍李弘節等追至西陵大破之（夷陵縣之西陵世謂之步闡壘唐貞觀九年峽州徙治焉隋之峽州本治下牢戍在步闡

壘西南二十八里水經江水逕夷陵縣南又東逕流頭灘狼尾灘黃牛山之黃牛灘而後逕西陵峽出峽東南流而後逕步闡壘北置自下牢逕至西陵峽也）擒普環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荊門城（安蜀城在公安縣界荊門城在長林縣界皆荊州西南要地）先是上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略（巴東郡唐置信州是年改夔州杜佑曰避皇外祖獨孤信諱改之先悉薦翻）蕭銑（句斷）靖至峽州阻銑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留陰敕許紹斬之（不以明詔而陰敕以密誠敕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為于偽翻）己巳竇建德陷相州殺刺史呂珉（相息亮翻　考異曰實錄作庚辰蓋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民部尚書魯公劉文靜自以才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數侵侮寂（數所角翻下同）由是有隙文靜與弟通直散騎常侍文起飲酒酣怨望拔刀擊柱曰會當斬裴寂首家數有妖（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妖於驕翻）文起召巫於星下被髮銜刀為厭勝（被皮義翻厭於葉翻）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上時掌翻）上以文靜屬吏（屬之欲翻）遣裴寂蕭瑀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略同（長知兩翻）今寂為僕射擁甲第（甲第於諸第也）臣官賞不異眾人東西征討老母留京師風雨無所庇實有觖望之心（觖望怨望也觖古穴翻）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謂群臣曰觀文靜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事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為于偽翻）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令力丁翻）非敢謀反裴寂言於上曰文靜才略實冠時人性復麤險（冠古玩翻復扶又翻）今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上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卒子恤翻　考異曰高祖實錄唐書唐曆等皆以文靜之死由於裴寂今據實錄此年六月裴寂為晉州道行軍摠管討劉武周此月丁丑為宋金剛敗於介州去文靜死才七日此時不當在京師實錄曰高祖低回者久之蓋寂未行時先有此言高祖未忍殺至是乃決意耳）辛未文靜及文起坐死籍沒其家（胡寅曰見高祖以觖望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為不盡惟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懟然不服之心盡以為反逆而誅之桀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倡大謀賞不酬勳又有饒死竟戮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先欲斬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而撓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為是也歟在世民為子則當

（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抑獄逮鞫，使殺舊寵元，其責大矣。為文靜者，焉有高世之見？既已出力與虞，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達之退避，不與取競，甘於落度，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蔕悻悻然自取猜毒，其才智與高而識量淺矣。　孫之翰曰：恩與刑，人主之大權也。恩當其功，刑當其罪，則中外勸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劉文靜俱以佐命為大臣，文靜才略功名過寂遠甚，高祖任情親寂而踈文靜。文靜失律則除名，及與寂有隙，出怨言，遂聽寂讒殺之。寂當將相之任，怯而無謀，屢為賊敗，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顧待猶重，可乎？施恩於寂太優，用刑於文靜太暴，二者俱出於私，非聖子功德之大，人心安矣。　張唐英曰：自古佐命之臣皆無心於舊君，故志士仁人嘗恥之。若裴寂、劉文靜之進，故不在列，自然二子皆首為謀主，唱亂起義。及高祖登極，而裴寂賞賜無極，恩寵之厚，爵位至重，雖有罪惡之迹，皆原而不問。文靜出入征伐，義不享止，顧遇既以不厚，爵位復又不崇，以妾告厭勝之事，而遽加戮焉。雖太宗極力營救而不得免，復籍沒其家。且雨露之澤不私為物，仁義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於二子厚薄何其殊也？豈非以裴寂始監隋之宮人，客侍高祖之際，文靜嘗以此責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

功業知識皆不逮文靜，而高祖遇之獨厚耶？以此窺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愛，而恨文靜彰之於言，故歸之酷也。噫！嗜欲附己，移人之性，有如是哉。　晁無咎濟北集：世謂寂與劉文靜同輔唐起義，以比漢蕭曹，非也。沈毅有謀，初覩隋之亂，即有大志，惟文靜一人而已。且與秦王不謀而合，遂以宮人事脅寂，令啓高祖，師自此興耳。寂既無他長，高祖第使以副監歡昵之故，而私德之，倚以心腹，於佐命何有哉？文靜高才，獨秦王深知。高祖雖緣以起事，而所待文靜與寂薄厚有間矣。以踈遠嫌，卒被怨誣之戮，而寂又忌後而擠之，死。去蕭曹遠矣。嗟夫！惟太宗為知人善遇功臣哉。）

沈法興既克毗陵，（毗陵見一百八十五卷元年三月。）謂江淮之南指撝可定，（撝與麾同。）自稱梁王，都毗陵，改元延康，置百官。性殘忍，專尚威刑，將士小有過即斬之，由是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法興軍數敗，會子通圍稜於江都，稜送質求救於法興，（將即亮翻，下同。數所角翻。質音致。）及伏威。法興使其子綸將兵數萬與伏威共救之。伏威軍清流，綸軍揚子，相去數十里。（舊志：清流縣，漢全椒縣地，梁置南譙州，居桑根山之陽，在今縣西南八十里，南譙州故城是也。北齊自南譙故城徙治於新昌郡城，今滁州治清流縣是也。隋志：江都郡華江陽縣，有江都宮、揚子宮。唐永淳元年，始分江都縣置揚子縣，今真州治其地。宋白曰：清流縣因縣東清流水為名。隋文帝更梁新昌郡為清流縣。）子通納言毛文深獻策，募江南人詐為綸兵，夜襲伏威。伏威怒，復遣兵襲綸。（復扶又翻。）由是二人相疑，莫敢先進。子通得盡銳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因縱擊綸，大破之。伏威亦引去。子通即皇帝位，國號吳，改元明政。丹陽賊帥樂伯通帥眾萬餘降之。（丹陽郡，隋初之蔣州。賊帥所類翻。通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子通以為左僕射。杜伏威請降。丁丑，以伏威為淮南安撫大使、和州總管。（和州，漢歷陽縣地，元江都郡村治所。晉以南度，置戍守以防江。侯景之亂，江西皆入高齊，置和州於歷陽，以南北通和往來之津要也。大業廢州為歷陽郡，今復以歷陽郡為和州。使號史翻。）裴寂至介休，（介休，漢古縣，因介子推介山而名。時為介州。）宋金剛據城拒之。寂軍于度索原，營中飲澗水，金剛絕之。士卒渴乏，寂欲移營就水，金剛縱兵擊之，寂軍遂潰，失亡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先是劉武周屢遣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浩州，隋之西河郡。先悉薦翻。贍而艷翻。）李仲文引兵就之，與共守西河。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唯西河獨存。姜寶誼復為金剛所虜，謀逃歸，金剛殺之。（復扶又翻。）裴寂上表謝罪，

（上時掌翻。）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東。（劉文靜淺水原之敗，疑寂不隔，以至於誅；裴寂度索原之敗，位任如故。唐高祖以賞罰馭上下其手矣。　胡寅管見：為國而賞罰不稱，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尊，禍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群兒之相紛者哉？裴寂、劉文靜同建義功，文靜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斥行貶削，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大事豈不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狃於愛狎，專顧私昵，何以訓勵其臣？五德於是大庇矣。）劉武周進逼并州，齊王元吉紿其司馬劉德威曰：卿以老弱守城，吾以強兵出戰。辛巳，元吉夜出兵，攜其妻妾棄州奔還長安。（紿蕩亥翻。還從宣翻。）元吉始去，武周兵已至城下，晉陽土豪薛深以城納武周。上聞之，大怒，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弱，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歆許今翻。）晉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興王之基，一旦棄之。聞宇文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綱曰：王年少驕逸，竇誕曾無規諫，又掩覆之，（少詩照翻。覆敷又翻。）使士民憤怨，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悛，每皆聞奏，（事見上二月。悛丑緣翻。）乃忠臣也，豈可殺哉？明日，上召綱入升御座，曰：我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并誕赦之。衛尉少卿劉政會在太原為武周

所虜政會審表論武周形勢武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晉州拔之虜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既（竪竟翻）弘基逃歸金剛進逼絳州陷龍門（宋白曰絳州晉郡左傳所謂新田也後周武成二年置絳州龍門漢皮氏縣之後魏改為龍門縣隋唐屬蒲州）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突厥有怨曷娑那奉長安北突厥遣使請殺之（厥九勿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上不許群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為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禮部尚書李綱領太子詹事（漢書百官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應劭云詹省也給也言給事太子家晉宋及後魏周人斬重北齊總東宮內外衆事無大小皆統之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隋復置詹事唐統東宮三寺十率府之政令）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太子漸昵近小人（昵尼質翻近其靳翻）疾秦王世民功高頗相猜忌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之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長知兩翻邪音耶）且方使卿輔導建成而固求去何也綱頓首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即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為長史事見一百八十四卷義寧元年）陛下創業明主臣不才所言如水投石（言以水投石雖沾濕而不能受水言於太子亦然臣不敢久汙天臺辱東朝乎（天臺謂尚書省東朝謂東宮汙烏故翻朝直遙翻）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戊子以綱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少始照翻）綱復上書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疏骨肉（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慝吐得翻）太子不懌而所為如故綱鬱鬱不得志是歲固稱老病辭職詔解尚書仍為少保　淮安王神通使慰撫使張道源鎮趙州庚寅竇建德陷趙州（撫使疏吏翻宋白曰趙州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即此地後魏置趙郡隋大業初置趙州　考異曰實錄今年三月建德陷趙州此又云陷趙州蓋重複或三月是其州唐統紀唯有九月陷趙州今從之）執總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淩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為于偽翻）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群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力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將即亮翻降戶江翻）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乙未梁師都復寇延州（復扶又翻　考異曰太宗實錄云經數月師都又來寇按丙寅九月朔寇延州乙未九月晦也今從高祖實錄）段德操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師都以百餘騎遁去（騎奇寄翻）德操以功拜柱國賜爵

平原郡公鄜州刺史鄜城壯公梁禮戰沒（隋志上郡後魏置東秦州後改為北華州西魏為敷州大業二年改為鄜城郡後改為上郡唐為鄜州鄜音膚）冬十月己亥就加涼州總管楊恭仁納言賜幽州總管燕公羅藝姓李氏封燕郡王（自國公進封郡王唐制國公食邑三千戶郡王食邑五千戶皆從一品燕因肩翻）辛丑李藝破竇建德於衡水（衡水縣屬冀州宋白曰衡水縣本漢桃縣隋開皇十六年置衡水縣）癸卯以左武侯大將軍龐玉為梁州總管（時集州獠反新志武德元年析梁州之難江巴州之符陽長池白石置集州按晉志漢宕渠符陽之地也宋白曰後魏恭帝改梁之東巴州為集州以東北集川水為名獠魯皓翻）玉討之獠據險自守軍不得進糧且盡熟獠與反者皆鄰里親黨（近邊者為熟獠遠者為生獠）爭言賊不可擊請玉還玉揚言秋穀將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聞者大懼曰大軍不去吾曹皆將餓死其中壯士乃入賊營與所親潛謀斬其渠帥而降（帥所類翻下同降戶江翻）餘黨皆散玉追討悉平之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新志義寧元年以絳郡之翼城絳縣置澮州因澮水而名將即亮翻下同澮古外翻）軍勢甚銳裴寂怯懦無將帥之略唯發使驅虞泰二州居民入城堡焚其積聚（脉驛相繼不絶也新志義寧元年以蒲州之安邑虞鄉夏置安邑郡武德元年曰虞州又義寧元年以蒲州之汾陰龍門置汾陰郡武德元年曰泰州使疏吏翻驅讀曰從積聚上子賜下慈喻翻今人多讀如字非也）民驚擾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衆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夏縣古虞公之地後山虞城皆在縣界隋屬河東郡時屬虞州杜佑曰夏縣漢安邑縣地夏都安邑城在縣北十五里蓋以此名縣夏戶雅翻）寂討之為所敗（敗補邁翻）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侍郎唐儉等將兵討之（陝失冉翻將即亮翻下同）時王行本猶據蒲反未下亦與武周相應（去年十二月隋將堯君素死王行本據蒲反事見上卷）關中震駭上出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所謂蒲津關以西也）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上時掌翻）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華戶化翻）竇建德引兵趣衛州（衛州漢汲縣地東魏立義州後周改衛州治汲宋白曰其州城隋已前謂之陣城郡國縣道記武王伐紂於此列陣因名）建德每行軍常為三道輜重細弱居中央步騎夾左右相去三里許（趣七喻

（翻書直用翻騎奇寄翻下同）建德以千騎前行過黎陽三十里（黎陽縣本衛州東北百二十里）李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將三百騎偵之（偵丑鄭翻）孝剛驍勇善馬槊（驍堅堯翻槊色角翻）與建德遇還擊之建德敗走右方兵救之（右方用漢書語此謂建德兵之在右者也）擊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考異曰實錄黎陽陷在十一月丙子蓋亦奏到之日今從革命記）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父蓋魏徵及帝妹同安公主唯李世勣以數百騎走渡河數日以其父故還詣建德降衛州聞黎陽陷亦降（降戶江翻下同）建德以李世勣為左驍衛將軍使守黎陽（驍堅堯翻）（考異曰革命記使與其將高雅賢守新鄉按是時新鄉猶屬王世充使劉黑闥守之世勣既事建德乃為建德攻下新鄉虜黑闥耳今從唐書）常以其父蓋自隨為質（質音致）以魏徵為起居舍人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返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皆望風歸附（胡寅管見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竇建德殺奴之弑其主者而遣通歸附以順理也乃有執人之子使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論楚為夷之故歟居中國棄人倫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也聖人外之耳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摘發其子使證訐其父以滅天理乎害之無道之邪思克積慝開奴婢告主弟子告師之路猶未而又有極者為世衰道微久矣嗚呼悲夫）已未建德還洺州築萬春宮徙都置淮安王神通於下博（下博縣時屬冀州宋白曰下博漢舊縣應劭云泰山有博縣故此云下故縣在今縣南二十里今縣後魏移於衡水北俗謂之故縣城以開建德六年又移縣於今理也今理即後漢祭遵壘北枕衡水）待以客禮行軍總管羅士信帥勇士夜入洛陽外郭縱火焚清化里而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壬戌士信拔青城堡（五日青城宮為堡）王世充自將兵徇地至滑臺臨黎陽尉氏城主時德叡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汴州古大梁地戰國時為魏都漢為陳留郡東魏為梁州後周改汴州以城臨汴水因以為名宋白曰亳州春秋為東國之焦邑漢為譙縣魏為譙郡後周武帝置亳州蓋取古南亳之名以名州博即亳翻使疏吏翻）以德叡為尉州刺史要漢伯當之兄也夏侯端至黎陽（是年四月遣夏侯端安撫淮左夏戶雅翻）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隋開皇十六年置澶淵縣時屬黎州澶市連翻）傳檄州縣東至于海南至于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使疏吏翻）行至譙州（舊志亳州臨渙縣隋置譙州）會汴

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眾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端坐澤中殺馬以饗士因歔欷謂曰（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既翻）卿等鄉里皆已從賊特以共事之情未能見委（委棄也）我奉王命不可從卿卿有妻子無宜效我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眾皆流涕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某等雖賤心亦人也寧肯害公以求利乎端曰卿不忍見殺吾當自刎（刎武粉翻）眾抱持之乃復同進（復扶又翻）潛行五日餒死及為賊所擊奔潰相失者太半唯餘五十二人同走采豋豆生食之（豋豆野豆也音勞曹刀翻）端持節未嘗離身屢遣從者散自求生（離力智翻從才用翻）眾又不可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為于偽翻館古玩翻）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使疏吏翻遺于季翻）仍送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少始照翻）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於竿自山中西走無復蹊徑冒踐荊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宜陽唐熊州）從者墜崖溺水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從才用翻下同喪息浪翻）其存者鬢髮禿落無復人狀端詣闕見上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上復以為祕書監郎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郎楚之與夏侯端同時出使史言唐之興也使於四方者皆能不辱君命還從宣翻）王世充遣其從弟世辯以徐亳之兵攻雍丘李公逸遣使來救（從才用翻使疏吏翻）上以隔賊境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帥輕騎入朝（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朝直遙翻）至襄城為世充伊州刺史張殷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上以公逸子為襄邑公甲子上祠華山（新志華山在華州華陰縣有岳祠華戶化翻）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九百三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九百三十四　十八陽

唐

（高祖七）

資治通鑑武德二年十一月己卯劉武周寇浩州（武周復寇西河）秦王世民引兵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柏壁（柏壁在龍門關東北宋白曰柏壁在正平縣西南二十里正平絳州治所）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此河東通言大河以東非專指河東一郡）俘掠之餘未有倉廪人情恇擾（恇去王翻恇懼也）聚入城堡徵斂無所得（斂力贍翻）軍中乏食世民發教諭民民聞世民爲帥而來莫不歸附（此豈可以聲音笑貌致之帥所類翻）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漸收其糧食軍食以充（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民也信之足食足兵當知所先後也）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間古莧翻抄楚交翻）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下同）騎皆四散世民獨與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知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之面甲士驚寤遂白世民俱上馬（史言世民之有天命上時掌翻）騎百餘步爲賊所

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史言世民不惟有天命亦武藝絶人射而亦翻殪一計翻驍堅堯翻下同將即亮翻下同）賊騎乃退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吾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破之（是年閏二月王世充殺李育德取獲嘉）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建德由是親之初漳南人劉黑闥少驍勇狡獪（舊志貝州漳南縣漢東陽縣地後魏省東陽縣隋開皇六年分東陽清平二縣地復置東陽縣於東陽古城十八年改爲漳南宋白曰取地居漳水之南爲名少詩照翻驍堅堯翻獪古外翻）與竇建德善後爲群盜轉事郝孝德李密王世充世充以爲騎將每見世充所爲竊笑之世充使黑闥守新鄉（舊志隋分汲縣地於古新樂城置新鄉縣時爲義州後屬殷州宋白曰漢書武帝將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即此地新樂城十六國時燕樂安王臧所築）李世勣擊虜之獻於建德建德署爲將軍賜爵漢東公常使將奇兵東西掩襲或潛入敵境覘視虛實黑闥往往乘間奮擊克獲而還（間古莧翻還從宣翻）十二月庚申上獵于華山（華戶化翻）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說輸芮翻）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宋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未陳受敵軍遂大敗（將即亮翻舊志絳州夏縣漢安邑縣地有禹時禹邑城武周屋後魏置安邑郡隋大業初置夏縣尉紆勿翻今姓也姓苑晉有今曾相息亮翻是年十月呂崇茂據夏縣夏戶雅翻考異曰高祖實錄云戰于下邽非按下邽乃在關中去夏縣殊遠實錄之誤也今從舊書孝基傳）孝基懷恩筠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上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朝直遙翻敗補邁翻下遐嫁翻）既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澮古外翻）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反（騎奇寄翻下同）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趣安邑（安邑古縣時屬虞州將即亮翻間古莧翻趣七喻翻）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將即亮翻下同）武周據太原倚金剛爲扞蔽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汾隰隋龍泉西河二郡之地也孫愐曰汾州本漢西河郡地曹氏置西河郡今州城是也左傳曰重耳居蒲即隰川縣故蒲城是也漢爲蒲子縣後魏齊周之間爲汾州

隋爲隰州爾雅曰下濕曰隰以州帶泉泊下濕故以隰名）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永安壯王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　李世勣復遣人說竇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隋置曹州於濟陰戴州於成武大業初廢二州併爲濟陰郡大業亂復爲州復扶又翻說式芮翻）孟海公竊有其地與鄭人外合內離（王世充國號鄭）若以大軍臨之指期可取既得海公以臨徐兗（王世充將王世辯據徐州徐圓朗據兗州）河南可不戰而定也建德以爲然欲自將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考異曰實錄在來年五月今從革命記）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史炤釋文閒然（昌閑切安靜也）廝養（音斯廝析薪者也養養馬者也）恩施（去聲）景附（景讀曰影）閒使（古莧切下踈吏切）東走（走讀曰奏）贇（才貫切）菊潭（徒含切鄧州縣名荊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人飲此水者皆壽）顯州（本淮安郡武德四年置九年州廢屬泌州即唐州也）靳（姓也）租庸調（徒弔切此唐賦役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瞀（莫候切）党項（多曩切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也）質子（陟利切吐谷渾伏允之子名順始質於隋至是遣歸其國）趣鄉（讀曰嚮）攀堞（達協切城上垣）鹵薄（郎古切）

戈殺于出輿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字書鹵大楯也以甲為之所以扞敵甲楯部工之次皆着之簿籍儀衛皆其五兵獨以甲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言鹵簿也**化及**皆從煬帝江都其後僭號武德二年竇建德敗之聊城擒車送襄國斬之**忠款**苦管切誠也**殿內少監**居陷切隋曰殿內監武德元年曰殿中省少副貳也**尚輦奉御**力展切尚主也主天子輿輦之奉御即尚輦局官名尚輦等六局並屬殿中省**昭儀**唐制昭儀以下為九嬪昭儀者謂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誚責**說文作譙引周書亦未敢譙公**內史舍人**即中書舍人**黔安**巨金切郡名後更名黔中**孝珉**眉巾切**汜水**音凡左傳注鄭地也漢書注云汜水舊讀音凡今彼人呼之曰祀**穀州**本新安縣武德元年置貞觀元年州廢屬河南時有兩穀州其一在廢州龍丘縣非此也**呪誓**呪詛**巫嫗**女巫之老者**君羨**似面切**罔罟**公土切網總名也**蹂**忍九切踐也**陟州**見上卷武陟注**杞州**墟里切本雍丘縣李公逸以雍丘來降即以縣置杞州貞觀二年州廢屬汴州時又有杞州在青州北海縣非此也**蔥嶺**倉紅切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為名**句注**句音章句之句山名也本屬鴈門陰館**鉢苾**上北末切下滿必切又滿結切始

畢可汗之子**俟利**俟渠之切突厥謂大臣曰俟利發**尼步設**突厥謂列部典兵者曰設尼部即列部也**出塞**先代切邊塞**斂轡**拜遇切馭也所以轡於車上曰轡**角亢**苦浪居郎二切星名**王叢**才狀切**詭辭**古委切詐也**虎牢**周穆王獲鄭圃獲虎命畜之因名其地曰虎牢本鄭州汜水縣**任公**仕士瓚**黃鉞**王伐切以黃金飾斧**義州**唐初義州凡有五一本懷州武德縣一在衛州汲縣一在易州容城縣一本光州南城縣一本眉州洪雅縣武德之義州乃世充境內非所苞者**逾次**羊朱切太原縣名**遂屠**同都切屠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祖禰**祖祖廟也禰父廟也二廟所以尊祖而奉親**葦火**古有葦茭桃梗所以禳惡氣桃水葦火取此理也**祓除**除惡祭**郎楚**郎姓也**徹**直列切通也**蹕**壁吉切止行者**睞**音所賴切**鄭公政**道彝王睞之子**鄖**于分切國名**義成**隋宗女號義成公主嫁突厥處羅可汗**飲博**倚名切烏戲**批具**音逆切擊也**重複**方六切**西濟州**本濟源縣王世充將下倚德以縣降置西濟州四年州廢屬孟州**肘腋**上陟柳切下夷益切臂下也**乘間**去聲間隙之時也**函秦**胡甘切秦地有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為險固**衣襴**於既切貫羽之衿**嬰城**伊盈切嬰繞也言繞城以自守**李軌**起武威號梁為大涼

二年安興貴執之至長安伏誅河西悉平**慼**倉歷切憂也**離石胡**即石州也晉左賢王去卑之孫劉淵常據此**嵐**州名**解扶**古化切地也**寮贊**即刃切貨財**介州**武德元年以介休縣置浩州又更名介州貞觀元年州廢屬汾州**佛幡**符勿切幡音翻幟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來寇說**縋之**直偽切以繩而下也**雀鼠谷**音雀在汾州其處險固也**十二軍**初析關中為十二道又更為軍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幽州道為招搖軍西麟道為天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种**持中切**西突厥**厥九勿切西突厥其先土門伊利可汗之子室點密也其子達頭始分為西與東突厥抗**葉護**葉失涉切突厥謂大臣曰葉護統葉護嗣其兄射匱可汗位乃號統葉護可汗**高昌**西域國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麴伯雅其后長名**射匱**求位切射匱西突厥達頭之孫**龜茲**上祛尤切下牆之切西域國一日白國一日屈茲其國名**三彌山**民卑切在龜茲北統葉護建庭於此**鐵勒**歷德切匈奴苗裔種類最多自西海之北總號鐵勒其俗大抵與突厥同**烏孫**其國在西域與西域諸戎其形最異青眼赤須狀類

獼猴**石國**西域國名其先康居國也其枝庶分王之千泉其地名**吐屯**徒渾切突厥號大臣曰吐屯也**浩州**本介休縣又有江州彭澤縣置浩州非此**浹旬**即協切十日為旬干為日十日則一周浹也**伺**相吏切候閒也**旗幟**式志切幟標也旗旂之屬總稱焉**厭勝**益涉切伏也**屬吏**妾也**觖望**古穴切怨望也**送質**陟利切物相質**伏威**起淮南入據歷陽與陳棱拔李子通俱有窺江東之心後為子通所敗來降**衄**落實切敗也**鄜**芳無切州名**獠**音錄切又音老西南夷之屬**駱驛**上歷各切下夷益切亦作絡繹**虞泰**二州名虞州本安邑縣武德元年置貞觀十年州廢泰州本汾陰縣武德元年置泰廢開元十年汾陰獲鼎更名寶鼎屬河中**偵**丑正切窺伺也**馬槊**長矛用於馬上故曰馬槊**澶淵**春秋澶淵之地**譙州**即譙郡貞觀八年更名亳州屬河南道**纛立**郎刀切野立**節髦**莫袍切髮也以飾節顏師古云上下相重取象竹節足為使者持之**浩州**時浩州有二武周所置乃介休之浩州**偏裨**頻綿切裨將之副也**覘敵**敕豔切窺也**射**神夜切發矢也又神亦切指的命中也二音皆通**殪**殺之**其父**李世勣之父名蓋**狡獪**上古巧切狂狡也下古外切猾亂也**尉遲**紆勿切複姓**尋相**尋姓也相其名**滄州**本景城縣武德元年置二年昆薄

州四年州廢，屬隰州。汾隰上符分切，下似入切。二州名。曹戴二州名。曹州乃濟陰郡，戴州本城武縣，武德四年置，貞觀十七年州廢，屬曹州。胡三省辯誤二年竇建德收隋鹵簿儀仗　史炤釋文曰：夫敬子云，車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字書：鹵，大盾也，以甲爲之，所以捍敵。甲楯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儀衛皆具五兵，獨以甲楯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謂鹵簿也。費本同。人張文伯曰：五經精義云，鹵，大盾，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言鹵簿。宋敏求鹵簿圖記：有文事則有武備，故整法物之駕，嚴兵師之衛，總曰鹵簿。漢蔡邕獨斷曰：漢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注名曰甲楯鹵簿。余謂此皆言天子法從儀物之鹵簿也。然公卿儀從亦謂之鹵簿。顏竣稱用於宋孝建之初，其父延年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輒屏往道側，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沈慶之步引鹵簿入廁中，占者曰：後必富貴。此公卿儀從亦謂之鹵簿之明證也。唐制有皇后鹵簿，外命婦三品已上亦有鹵簿車駕。鹵簿固有甲楯，皇后鹵簿必不用甲楯，公卿及外命婦鹵簿爲得用甲楯乎？然則以鹵簿爲取甲楯爲義者，不學者受之說耳。二百二十三卷代宗永泰元年鹵簿釋亦誤　王世充遣其將高毗寇義州。　史炤釋文曰：義州凡有五：一在懷州武德縣，一在衞州汲縣，一在易州容城縣，一在光州商城縣，一在眉州洪雅縣。武德之義州，乃世充境內，非所寇者。余按通鑑是年五月書世充陷義州，復寇西濟州，西濟州置於濟源縣。新唐書地理志：武德二年改懷州安昌縣爲武德，置北義州，則武德之義州，正唐境內，非王世充境內也。高毗所寇即北義州。衛州汲縣之義州，武德元年置，亦唐境也。　六月丁未，劉武周進逼介州。七月辛卯，宋金剛寇浩州。　史炤釋文於介州則介州則註曰：武德元年以介休縣置浩州，又更名介州。於浩州註則曰：浩州本介休縣。又有江州彭澤縣置浩州，非此。余按此一年事也，自六月丁未至七月辛卯四十四日耳，州名更改，不應如是之遽。是年通鑑又書劉武周集兵攻西河，浩州刺史劉贍拒之；及裴寂敗，自晉州以北城鎮俱沒，惟西河獨存。又是年十一月通鑑又書劉武周圍浩州，炤註曰：是浩州有二，武周所寇乃介休之浩州。炤蓋守介休置浩州之說，殊不思通鑑於六月丁未已書武周陷介州，若浩州本是介休縣，則已歸武周矣。新唐書地理志曰：汾州治西河，本浩州，武德三年更名汾州。隋義寧元年以介休平遙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曰介州，則浩州置於西河，介州置於介休，明矣。　杜

伏威請降　史炤釋文曰：杜伏威起淮南，又據歷陽，與陳稜、李子通俱有窺江表之心，復爲李子通所敗，來降。海陵本曰：杜伏威起淮南，復爲李子通所破，來降。余按海陵本刪取史炤釋文以爲註，亦可以明其實蹈襲史炤而託之公休以欺世也。詳觀通鑑本文，李子通敗沈法興軍，既克陳稜，又破沈綸軍，而伏威引去，而伏威未嘗敗也。至武德三年伏威遣輔公祏、王雄誕等擊破子通，四年又遣雄誕擊擒子通，送長安，曷嘗爲子通所破哉？蓋是唐之威德暢洽，故伏威請降。五年秦王擊徐圓朗，賛衆淮泗，伏威於是懼而入朝。詳考事之本末，可以見矣。　趙宄壁源委闃然闃音苦狊反廝養解見秦二世元年本恩施下式豉切圖讖解見上卷盡也夷平除之任管公任瑑也見上年本閒使解見高帝三年寶藏音才浪反納言解見後漢淮陽王元年來聚事見煬帝十一年十一月掠音亮，抄奪也如積音子智反，委積譎音橘，責之閻家解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堡音保，堡障小城也細弱細小也攢音贊，又藏旱反菊潭宋唐地理志漢沮陽縣也，開元中改爲菊潭酋音自秋反，長也瑗音院元盧元文都、盧楚事見上年七月攢去贊下積欲則濬音浚武功縣名，屬古扶風河水清解見漢桓帝延熹九年梁師都事見隋恭帝上

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調法　調音徒弔反。案均田租庸調之法，始於魏，詳於唐。在魏則事見齊世祖永明二年六月、三年冬，在唐則高祖七年四月云：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庸，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又德宗建中元年春云：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貞元十年陸贄奏云：舊制賦役之法，租調庸。丁男一人受田百畝，歲輸粟二石，謂之租。每戶隨土宜出絹若綾二丈，綿三兩，不蠶之土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謂之調。每身歲役，則收其庸，日準絹三尺，謂之庸。又食貨志云：應徵庸調及資課，並限十月三十日。張俟德事見元年下八月李軌解見上年從兄解見漢高帝六年去音丘呂反，除也縻以爲帝任解見漢高帝十一年啻音翅，至也蕭詧音察，梁

武帝之孫。據江陵。事魏爲附庸國。）吐谷渾（解見晉簡文帝元年。）禪（去聲。）暴（音僕。）勞（去聲。）餽（音匱。餉也。）貝（音博蓋反。）堞（音牒。女墻。）詬（音吁漏反。罵也。）傳國璽（解見漢獻帝初平二年。）鹵簿（鹵音魯。蔡邕獨斷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小駕。有法駕。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祠天於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又通典所載鹵簿。則戰楯居外。刀楯居內。漢書注曰。楯大楯也。復古編所用于禮式作楯者千楯之義。漢書記籍之楯也。）梟（音澆。掛首於木也。）檻車（解見漢高帝九年。）夏王（夏上聲。）茹（茱茹。）不衣紈綺（衣音於既反。紈音桓。俗作水紈子細稱也。綺音起。文繒。）選（去聲。）詢（音荀。）諮（音咨。謀也。）高會（大會也。解見秦二世三年。）差（音叉。）歎（王誠。）塚（音之隴反。顏師古曰。冢也。）聞道（解見周赧王十八年。）蹙（音子六反。迫也。）爽（音爽。）昭儀（漢元帝加昭儀之號。顏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誚責（誚音才肖反。以辭相責也。解見秦二世二年。）澧（音禮。）峽（音狹。）驃騎（解見漢光武九年。）珉（音旻。記音杞。）郭（音敦。郭之沈（去聲。）艤（音蟻。船之總名。）呪（音職救反。）嫗（音衣遇反。老婦稱。）荷（上聲。）李育德（事見元年十月。）誕（音但。）罟（音古。）堡聚（堡。堡障聚邑也。解見周顯王三十九年。）廓（音苦郭反。）紘（解見周慎靚王四年。）雍丘（解見元年。）杞（音起。）

可汗（音寒。猶夏稱天子。）句注（句音鉤。解見漢高帝六年。）俟利弗設（突厥官號。解見元年。割利特勒注。俟音其。）直幽州（顏師古曰。直當也。）跗（音附。解見漢光武十二年。）王氣（王音于況反。）九錫（解見漢平帝五年。）虎牢（解見上年。）任公（言由汝。）相國（解見漢高帝九年。）黃鉞（解見魏明帝太和二年。）百揆（解見晉懷帝六年。）中流矢（飛矢曰流。）琮（音藏冬反。）痍（音夷。亦傷也。）暠（音古老反。）眈（音耽。）頸（音居郢反。項也。）不任（平聲。）眩（音縣。）暑（解見秦二世二年。）台鼎（解見元年下十月。）復子明辟（解見漢王莽初始元年。）入清宮城（解見漢高后末。）桃湯葦火（桃湯解見漢王莽地皇二年。）祓除禁省（祓音廢。解見漢高后八年。）綦（音其。姓也。）郎（姓也。）遺利（此指唐之文實華。音訓云。遺利棄舊唐利字作廟。）稱（音嗜。昧也。）清道（謂警蹕也。）語之（語音御。告也。）出警入蹕（解見漢景帝中二年。）暕（音簡。煬帝第二子。與煬帝同時被害。）隋義成公主（隋文帝十九年二月。突厥啓民可汗奔降於隋。至十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飲博（飲酒猶博。）散手（按唐儀衛志云。天子五仗。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爲之。）批（音普迷反。又白結反。擊也。）杖（去聲。）西濟州（釋文曰。本濟源縣。王世充將丁伯德以縣降。置西濟州。四年州廢。屬孟州。）阻兵（阻恃也。解見漢獻帝二十年。）弃世（解見漢獻帝建

安元年。）肘腋（解見漢獻帝十九年。）乘間（解見漢宣帝神爵元年。）函秦（函音含。秦地有函谷關。秦人恃之以爲險固。）賓駱（解見元年十月。）如衣（去聲。）闔門（解見漢武帝元朔元年。）嬰城（解見漢獻帝八年。）夷三族（解見漢獻帝五年。）鄧曉（事見二月。）上柱國（解見梁武帝大通二年。）離石胡（釋文曰。即石州也。昔左賢王去卑之孫劉淵嘗據此。）虎賁郎將（賁音奔。）拓（音托。）使持節（解見漢來帝元嘉二年。）行儀（上音下吏反。下音魚掩反。）酖（解見漢惠帝元年。）訣（音決。別也。）以遺（去聲。）沙門（僧也。解見後漢明帝八年。）誼（音義。）挑戰（解見元年上末。）（予畚傳要傳置來旗等十二軍。弃所定也。）鄃（音内。姓也。）瓌（音公回反。）种（音蟲。姓也。）西突厥（解見隋煬帝元年。）高昌王（解見宋文帝十九年。）并（音併。）鐵勒（解見宋文帝七年。）控（引也。）烏孫（解見漢武帝元鼎二年。）石國（康國枝庶也。解見下太宗十三年末。）酅公（酅音攜。唐受禪封隋恭帝爲酅公。）行（去聲。）洺（音名。）栢州（栢去聲。）伺（音寺。候也。）酣（音胡甘反。）熾（音式志反。解見高帝三年。）潰（音胡對反。逃散也。）遂北（解見秦二世二年。）蕭銑（事見隋恭帝下十月。）峽州（峽音狹。）珉（音旻。）之右（右上也。解見漢宣帝地節四年。）厭勝（厭音一涉反。解見漢武帝元光五年。）上變（解見漢高帝九年。）屬吏（屬音燭。委也。解見漢高帝元年。）踊（音勇。）甲第（解見漢武帝建元六年。）觖望（觖音決。解見漢高帝六年。）[illegible]（虎同。）貽（音遺。留也。）低回（解見隋文帝十二年。）沈法興（事見元年三月末。）攜尾（叫。）纂（音慕。廣招也。）義寶誼（於月嘗爲武周所獲。救日復。）曾無（曾音增。則也。乃也。）悛（音銓。改也。）昵近（昵音泥質反。近去聲。）何潘仁（事見隋恭帝下九月庚申。）慝（音式忍也。）懌（音亦。悅也。）祭酒（解見漢王莽始建國三年。）凌（音陵。姓也。）刀屈（音其勿反。盡也。解見漢高帝三年。）鄃（音孚。）徐（音老。西南夷名。）渠（大也。）澮（音膾。）駱驛（言不絕也。解見漢王莽地皇元年。）趣（讀曰促。）銷（音于勻反。）殷（盛也。大也。）冀（望也。）殄（音徒典反。絕也。）華陰（解見周顯王三十七年。）輜重（解見漢高帝三年。）驍（音澆。健也。）槊（音朔。矛長丈八者謂之槊。）傳（縣名。屬信都。解見後漢淮陽王二年。）拔（解見秦二世二年。）徇地（略地也。解見周赧王三十一年。）尉氏（縣名。屬汴州。）歃（音銑。）傳檄（音胡狄反。解見漢高帝元年。）所從（音才用反。）營豆（營豆皆野豆。實草曰。其實甚大。葉似葛。）離（去聲。）杞（音起。）除書（解見漢武帝建元四年。）節旄（解見漢高帝元年。）蹊（音奚。）雍丘（解見元年。）屬掾（屬解見元年上。）恇（音匡。怯也。）秣（音末。食也。解見漢元帝初元五年。）裨（音脾。）乘間（解見漢宣帝神爵元年末。）覘（音丑廉反。又丑艷反。窺也。）殪（音翳。死也。）其父名蓋。前爲建德所獲。見

詳卷末、獲嘉（縣名）闠（音類）獪（音古外反、）尉遲（尉音鬱複姓、詳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澮州（澮音膾說文曰在平陽）瀨（詳見周慎靚王四年）閒道（詳見周赧王十八年）捍（音翰衛也）挫（音則卧反摧也、）孟海公（賊帥也事見隋煬帝九年二月）徇（詳見上年末）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九百三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程道南
圈點監生臣敖河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八

十八陽

唐（憲宗十二）

通鑑綱目（壬辰）**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於承璀擢義方爲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爲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夏四月以崔羣爲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爲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爲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爲災事竟如何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耶此蓋御史欲爲奉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人按致其罪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爲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也**秋七月立遂王恒爲太子****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初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言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己也故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難以爲變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待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嚮者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不過數

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爲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爲節度使**初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illegible]大譟環拜請爲留後興驚仆久之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唯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由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涕士衆鼓舞**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以錢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度爲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行法令輸賦稅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恆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范氏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猶不遂於一傳而使失之繼穆宗卽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上無以保之也况不係之以德而臨之以兵者

尹起莘發明前書田興請吏奉貢詔以爲節度至此又書遣裴度宣慰矣當其恩機之敏捷也憲宗用人若此得非能聽李絳之忠謀

于置振武天德營田（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韓重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十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吐蕃寇涇州（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中尉，中尉命未至，其所駐營，虜去遠矣。縱有果銳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卻，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者所沮而止。胡氏曰：憲宗遣元和遣使，此承璀檄稷何其決也，至於分隸神策，乃國計之大者，反為宦官所止，由不能推其所為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王幼學集覽（名人上姓名）中厩籍（中，讀也。厩籍所以書戶口與地。）餘後一年（紀號見高祖武德四年）儀禮（音見漢高帝十一年屠推）鄂岳（鄂州本屬揚州域，今來十屬，鄂州鄂義揚州域，今江寧府是。經州武昌揚州域，今其定府是，野王同為。）經度（經營揆度也。度，達）

各矣。**掎角相應**（掎角注見漢光武帝建武二年）**尼止**（尼，女乙反，尼猶止也。孟子曰：止或尼之。）

（癸巳）**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融，興之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抶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將。）**權德輿罷**（貞元中為相，與李絳數爭論於上前，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故罷。）**賜田興名弘正**（劉友益書法：書賜名何？予田興也。前書請吏奉貢，此書賜名弘正，皆予之也。綱目賜名不書，書弘正善之也。書國忠，書全忠，惡之也。終綱目書賜名五，書賜姓三，書賜名三，賜人者九。）**貶于頔為恩王傅**（頔久留長安，鬱鬱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梁守謙同宗，頔使其子敏賂之，求出鎮。久之，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事覺，頔帥諸子請罪，左授恩王傅，絕朝謁，敏流雷州。事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自本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諭旨，至臺宣旨，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釋此僧，請先殺臣，不然，臣不奉詔。上嘉而從之。）秋，杖殺鑒虛。**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劉友益書法：入知政事何？本罷相之辭也。先是宋文請代以同平章事，武元衡為之本罷相也。於先徵還，故書曰：徵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後書某度使入知政事者，同。）**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illegible]）辛**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言：以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也。天德故城僻處磧南，據險不相應援，虜忽唐突，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預留聖意也。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胡氏曰：吉甫在位七年，言計雜糅，初塞宗必從其策何也？李絳忠鯁，立此條以厭服天下，吉甫媢嫉此，蓋以敗講矣。不寧惟是，絳謀議日論，君子恃焉。上始獻其立賞而盧坦用權義所見，遂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為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使吉甫之計，無論同者，上必曰：是朋主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憲宗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乎絳賢而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北見於此。劉友益書法：城來有書徙者，此其書徙何？非所徙也。終綱目城書徙二，是年受降城，戊戌書涇州城。）**秋九月，吐蕃作烏蘭橋**（初吐蕃欲作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吐蕃知節度王佖貪，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尹起莘發明：一橋何必書？一以著要害之地，為虜所恃，一以著邊將之貪，為虜所用也。劉友益書法：常失之後不書，吐蕃修月城何以書？修成而朔方無寧日也。綱目之法，尊有關於天下之故，雖微必書，是故吐蕃築原州城書，貞元三吐蕃作烏蘭城書。）**冬十月，回鶻擊吐蕃。振武軍亂，逐其節度使李進賢**（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使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士卒還攻進賢，進賢奔靜邊軍，詔以張煦為振武節度使，將夏州兵二千赴鎮，誅亂者二百餘人，貶進賢為通州刺史，監軍駱朝寬坐縱亂者，杖八十，配役定陵。）

王幼學集覽　**角射**（角，較也，謂角其射以較勝負。）**左授**（漢書左遷注：右尊左卑，貶秩位為左，故漢以降，以左授為降也。）**振武**（本雁門郡，隋置代州，金鳥秩武軍東受降城，隸焉。）**受降城**（唐中宗景龍二年）**天德故城**（中受降城西二百里，天德軍，天寶間置。乾元後徙屯永濟柵，故大同城地，宋）

與地要覽今大同路豐州秦為上郡之北境漢為五原郡地後魏置永豐鎮隋置豐州（州西北八十里有西受降城）天德軍治於此碩齋胡明仲及廣論此碩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塔浮土也不寧惟是（五傳明九年文朋云又不特如此）

（下中）九年春正月李絳罷為禮部尚書（上嘗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以為然又嘗問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蓋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以此目之則天下之賢人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之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胡氏曰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逆欲靳害邪說乘之遂欺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是以自陷於黨也而不自知也太宗以克己納諫親致太平觀而惰怠遠疑貌似何實憲宗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大甲師伊尹武王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而不遠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怠之失也（劉友益書法唐世宰相罷書其罷恒辭也唯賢宰相則雖罷為外官必書非是書罷而已）吐突承璀為神策中尉（初上欲相李絳先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召還以為左神策中尉）范氏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行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為國之重哉尹起莘發明六年十一月承璀出監淮南軍十二月以絳同平章事至今年正月甫踰再朞絳罷而承璀復入夫以李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得久於外帳憲宗自謂去承璀輕如一毛而不知其重若泰山去於絳之為相雖能輕擢用之終非所樂又豈當久[illegible]而知絳之去後如拔山者也此事詳觀則得之矣此憲宗之所以不克終（劉友益書法繼書承璀何著其私也絳與承璀不兩立者也絳在相位承璀無可入之理絳罷以出則承璀乃以入矣憲宗之季於承璀如此則前日出而言之亦以病憲宗也史稱上欲相絳先出承璀吾不信矣）夏五月復置宥州（李吉甫奏開元中置宥州以領降戶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備回鶻撫黨項上從之先是

回鶻屢請昏朝廷以貴價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強不可無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萬一北邊有警則以步騎數[illegible][illegible]抗衆而淮西遺醜復延歲月之命為國家費且將除[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李絳之說不見庸[illegible][illegible]而進可也天子而許夷狄雖有故典昔[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大主富貴而終懟怨言之於是辨華夷之別夫語默之宜矣）六月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秋七月以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權德輿之婿也上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婿帥我反不及郭先是尚主皆取貴戚或勳臣之家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子弟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佑孫悰不辭遂以悰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悰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劉友益書法書下嫁多矣未有書某官某者此其書何於茂帝美權德輿之得婿杜郎也命選公卿子居清貫者尚公主書司議郎帝意也自是郡顯書起居郎于琮書校書郎常保衡書右拾遺於唐世書下嫁皆清貫者帝啓之也閏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州茶山以實其軍既死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諭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殺兆囚惟清元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吉甫元濟殺其妻子而以董重質為謀主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支矣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不得入而還）以烏重胤為汝州刺史（李吉甫以為汝州捍蔽東都而河陽宿兵本以制魏博今田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地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以烏重胤兼汝州刺史使徙鎮之而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緡弘正曰吾不若移河陽軍之為愈也）冬十月李吉甫卒　十二月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王幼學集覽降主（下嫁公主也）深之（李深之）清貫（文昭曰貴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尊行不翅數十人（行戶[illegible]反[illegible]詩曰言輩尊長行輩其言數十之多）可制指者（可制御而伏聽指麾之人）亡命（注見漢文帝五年）輟朝（輟止朝見也猶言廢也）

乙未**十年春正月吳元濟反制削其官爵發兵討之**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東畿制削其官爵詔十六道進兵討之人[illegible]鄂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家給其喪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刺史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曰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材視制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廈既成則獨名其功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官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衒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善種樹其言曰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固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人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之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故不我若也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亦猶是已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兵助討淮西[illegible]上以魏博帥命令又遣兵助討淮西元為可嘉故特書以予之

盜焚河陰轉運院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吳元濟上不從師道使大將將二千人趣壽春聲言助官軍實以援元濟也師道素養刺客姦人數十人說師道曰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賦請潛往焚之自劫東都焚宮闕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遣[illegible]河陰轉運院焚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人情恇懼多請罷兵上不許

夏五月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上遣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既而光顏數敗賊軍上以度為知人初制治精合資言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亡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illegible]言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心意怯難以有[illegible]州[illegible]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鬬識賊深淺皆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令召募立可成軍已定罷諸道軍募土人以代之胡氏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及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illegible]名士苻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嫡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止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失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六月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首上悉以兵事委元衡師道客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資給遣之王承宗亦遣牙將尹少卿奏事且詣中書為元濟遊說辭指不遜元衡叱出承宗又上書詆元衡至是元衡入朝有賊自暗中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首墮溝中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賊遺紙於金吾

府縣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於是詔中外搜捕[illegible]甚急王士則告承宗遣卒張晏所為[illegible]斬出承宗表詔議其罪晏等具服[illegible]請以為數[illegible]之上不能竟誅之而師道客潛遣去[illegible]相謀入之國當化中外尊安社稷羣同百姓從風而嚮化四夷稽首而聽命者是則可以無負於經邦之職否則其位為耳武元衡身為上宰而盜賊殺諸道衛不能如[illegible]豈不有愧於代天理物之任耶嗚呼此亦可以求其故矣自大曆逋轉諸鎮連衡更歷四世制御不得其術治之愈急則其勢愈熾必至於智力俱困而後已幸而元和自立有志當世力以平賊為事於是遣將出師從然有守不以成敗利鈍而沮一定之謀然而賊窘圖窺而起亦可謂事變之極元衡將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為之動搖覩其此去將從之今不顧振救之禮與賊為仇誠足以害大臣之職故雖身死賊手而綱目大書其官盖言其無負股肱之位不失所守足為唐之相臣也國書法予之之意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illegible]忠肝義膽且與天地

相爲始終臣恐後人或以元衡死於盜賊而加擬議故特因綱目所書詳爲之說以告後之安於義命者云 引及爲書法唐世宰相其官平者三入書于之也於是見於[illegible]衛試賀相武 **以裴度同平章事** 度病瘡臥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恆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遂以度爲相度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爲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范氏曰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者也然而人君多挾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疑而政愈亂也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李光進卒** 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姒光進反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詔絕王承宗朝貢** **八月朔日食**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潛內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縱兵殺掠其小卒詣留守呂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望山而遁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東西南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爲生人皆趫勇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有山棚遇賊走召其儕引官軍共圍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淨爲師道買田伊闕陸渾山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捕獲伏誅實與死者凡數千人留守將及驛卒數人皆受其職名元膺鞫圓淨黨與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九月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遣裨將多立功故使鎮襄陽且督諸軍討吳元濟綬無他材能但傾府庫以賚士卒賂遺宦官以結聲援擁兵於境經年無尺寸功裴度屢言其軍無政乃以韓弘爲諸軍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欲淮西速平李光顏戰最力弘欲結之乃大求城中得一美人容色絕世遣使遺之光顏乃大饗將士謂使者曰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坐者皆泣乃即席厚贈使者并妓還之曰爲光顏多謝相

公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無貳矣 **冬十月盜焚柏崖倉** **十一月焚獻陵寢宮永巷** **吐蕃請互市許之** **十二月河東節度王鍔卒** 鍔家奴告鍔子稷匿所獻家財上命中使按括裴度諫曰臣恐諸將帥以身後爲憂上遽止使者以一奴付京兆杖殺之

王幼學集覽 **馬踶殺圉人** 踶大計反蹋也圉人養馬者被馬踶殺之 **夢得**（禹錫字） **狺狺於府庭**（杜甫詩狺狺國多狗注狺魚斤反犬吠聲又通作信楚辭宋玉九辯曰猛犬信信而迎吠兮）柳宗元作此傳以寓言以爲諷也 **淮西三小州**（申州義陽郡今信陽州是光州弋陽郡蔡州汝南郡三州皆在淮西屬彰義藩鎮） **心狐**（狐一名作狐又埤雅釋文曰謂心若狐之疑） **趫勇**（注見晉穆帝升平二年） **伊闕**（注見周安王十五年） **陸渾**（注見漢平帝元始二年） **舍山棚**（舍如字館之也）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爲河東節度使**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上欲許之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恆冀上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范氏曰張弘靖當不失爲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恆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能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宜本之世乎 **翰林學士錢徽知制誥蕭俛罷** 時群臣請罷兵者衆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 劉友益書法學士知制誥未有書罷者此其書何予斷也於是討蔡未克徽俛各請罷兵上不聽黜之然後異論息矣 **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鄆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欲太平之速成故也上不聽諸軍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壓其境大破承宗之衆於柏鄉 **盜斷建陵門戟** 尹起莘發明自淮西用兵盜賊縱橫綱目皆一一書之者所以著憲宗力於討賊不以人情動搖之故而爲之罷兵也下書高霞寓於兵長[illegible] 劉友益書法於是凡五書盜逆實賊也然則憲宗之斷誠不可及矣 **二月吐蕃贊普死** 新贊普可黎足立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南詔勸龍晟爲其下所殺** 勸龍晟淫虐不道其臣王嵯巔殺之立其弟勸利 劉友益書法凡書爲下所殺罪不在人也於是勸龍晟淫虐不道故書誠之與夷狄之君書爲下所殺四貞觀二十吐延度貞元六忠貞可汗是年勸龍晟大和六昭禮可汗 **三月皇太后崩** **夏四月以司農卿皇甫鎛判度支** 鎛始以聚斂得幸 **五月李光顏**

烏重胤敗淮西兵於陵雲柵六月唐鄧節度使高霞寓大敗於鐵城時諸將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復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秋七月貶高霞寓以袁滋為彰義節度使八月韋貫之罷為吏部侍郎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又數請罷兵故罷胡氏曰大計不定使士卒見也而丁度可寄難易之於進取宜善為帥者我況當用兵之時凡以君子在朝小人多用乃能去二相而并李逢吉王涯宜商將亦以聚斂侍幸皆如方欲決策淮蔡而已近酒色之甚所以四體疲必我先而頓并斃葬莊憲皇后九月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戶李光顏烏重胤拔陵雲柵加李師道檢校司空李師道聞拔陵雲而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檢校司空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尹輦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令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

此人朕亦畏之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討淮西諸軍近九萬上怨諸將久無功命梁守謙宣慰因留監軍先加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無功狀十二月義成節度使渾鎬與王承宗戰大敗渾鎬與承宗戰屢勝引全師壓其境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往中使又督其戰鎬進戰大敗奔還定州以王涯同平章事貶袁滋劉友益書法滋當書貶撫州刺史矣於是以撫州則易而不書削之也滋再命再貶以是為不足書也故削之以李愬為唐鄧節度使袁滋在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撫循爾曹至於攻戰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為備初置淮潁水運使楊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至項城入溵輸于郾城以饋淮西行營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

王幼學集覽甄別流品甄別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以討不庭注見漢[illegible]師旅率以入覲

而行者曰輦轂正行而守撫者田殺京師為天下師表舟車之所輻輳也故以表斯唐突[illegible]亦作搪揬杜甫課伐木序之利必奮黑撞突漢書北[illegible]須作意猶言當著心李愬已見揚子院米自淮陰泝淮入潁泝上作遡泝也今真州揚子縣南濱揚子江時兆發工轉運院故曰揚子院北入小河水去揚子橋經揚州北古邗溝入淮在漣水九千其城州泝通江淮注云寶應來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泝道郵北自淮水泝流西通淮陰入潁水至項城入溵山陳州項城西入溵水溵與澺同音於斤反即汝南溵強縣水經云溵水出鄧州陽城少室山東入潁郾城郾於建反許州縣也故城在今縣南五里與蔡信縣白亭相近

（丁酉）十二年春二月置淮西行縣淮西被兵數年竭倉廩以奉戰士民多無食采菱芡魚鱉鳥獸食之亦盡多降官軍故置行縣以處之劉友益書法書行縣何特書也行縣置而人知有唐淮西不足平矣故特書之三月淮西文城柵降李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人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吏使人有欲報之意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夏四月淮西郾城降官軍與淮西軍夾溵水而軍諸軍相顧無敢先渡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溵水據要地於是諸軍相繼皆度進逼郾城李光顏敗其兵三萬殺士卒什二三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重質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妻請為餘將順死質於是生汝者逆而至死為孝子也從之而吾生是殘吾也令官軍絕郾城歸路召餘乃舉城降光顏入據之元濟聞之甚懼時董重質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illegible]以[illegible]卒劉友益書法一柵一城降常事耳何以書關要也文城降而愬知蔡有李祐郾城降而後承兵盡軍於洄曲皆愬之所以成功者也故特書之五月罷河北行營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劉總出境五里不進月費度支錢十五萬緡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恆冀如拾芥耳上從之罷河北行

堂胡氏曰古之人有言天下可淩义無則順日於擇王師進奔行將宋若能行其志無蓋其義爪依於情宜之之當身遠淮而衆度使師二柏香内納降兵濟益不行以乎而承乎夫地從少之以文語之辭中之以播種之武河北叛自固特以往能命其有不秖然從武衆以儀成之益不止成德可乎也然之吾撫罷之無名為賊所擺傷寔求大夫

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愬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為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將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將將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得預聞諸將恐祐為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牒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為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耶何故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illegible]

判救皆依依愬獨言乃采欲死士三千八[illegible]為行備　劉友益書去年年後以為料不吉海[illegible]傳檄而降可得矣

六月吳元濟請降元濟見日悔上表[illegible]辭詔許之而為董重質等所制不得出

秋七月大水

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戣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人勞費中州[illegible]戣奏罷之[illegible]南牌帥半相承款人上皆不問日所不遠知如可矣也乃何[illegible]嶺南節度使

以裴度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弊民至有以驢耕者上[illegible]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illegible]主令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窘實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以刑部侍郎馬總為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為行軍司馬度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初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郾城為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

其軍事戰多有功

九月以崔羣同平章事李逢吉罷初上[illegible]張宿以辯口得幸及即位[illegible]以宿為諫議大夫[illegible]上不悅逢吉又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乃罷逢吉[illegible]王涯因缺不能有建恐賊政及萬行端方之功乃罷[illegible]之

李愬攻吳房入其外城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牀令曰敢退者斬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許引還

冬十月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李祐言於愬曰元濟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老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為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糒整羈靮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兵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不信起聽於廳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濟始懼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帥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單騎詣愬愬待以客禮攻牙城毀其南門[illegible]為馳之門壞元濟檻送京師且告于裴度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自元濟就擒愬不戮一人凡元濟官吏帳下廚廄之卒皆復其職使之不疑然後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illegible]

勝伍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背[illegible]私本已而主於行士知賞不敗先可能斷先其所以成功也

劉友益書法[illegible]衆何奇然功也淮西之功[illegible]人賊[illegible]降書[illegible]淮西行書入吳房外賊晝夜襲蔡州擒其元[illegible]**以李鄘同平章事**

裴度入蔡州裴度建彰義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李愬具櫜鞬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軍文城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除其禁令人始知有生民之樂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近賊四州免來年夏稅官軍戰亡者皆為收葬給其家[illegible]氏曰裴度代既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度之為仁試其效取淄青如反掌不煩大勝用兵之多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得物以試之效歟

十一月上御門受俘斬吳元濟上御興安門受俘以吳元濟獻于廟社而斬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人人得盡其才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范氏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二州四年而後克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

以宦者為館驛使舊制御史二人知驛至是詔以宦者為館驛使左補闕裴潾曰內外事職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戒於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上不聽

劉友益書法寵任宦閹憲宗之大病也於是淮蔡甫平中之病復作矣故書識之使大曆十四年各用御史為使

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貶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貶之

王幼學集覽

勇而輕輕去聲不持重也左傳杜預集解

既無一字一本誤作而

武不可黷亦見漢靈帝中平五年黷

武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詩酌篇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文公集傳曰於音烏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illegible]於鑠之

師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文語之辭注見高祖武德三年

福極之戒書洪範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注言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威德謂威德當慎王承宗

著散兵馬使著除也散上聲六院兵馬使

蛸蛉音[illegible]外屬[illegible]其理王水自兒蛉以外而關記月令爵入大水為蛤

吳房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注吳王闔廬弟夫概奔楚楚封於此為堂谿氏本房子國以其封吳故名吳房

往亡注見晉安帝義熙六年

不吾虞猶言不料我也左傳成八年其敢以我為虞注虞度也

運旐旐旗類也爾雅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旐用帛全幅長八尺又以帛續旐末為燕尾者曰旆左傳令尹南轅反旆

濟子禮反

兵非出奇不勝太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魏武帝曰先出合戰正後出為奇正者當敵奇兵擊其不備風后握奇經八陣以乾坤艮巽四閒地為天地風雲四正以水火金木四隅為龍虎鳥蛇四奇戰以奇為正或以正為奇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不可終窮也唐李靖為十二將兵四四奇四八正以少人為正多軍為奇四奇取衆於大將八正取衆於四奇奇常居前平居遇敵則隨處為首因敵變化循環無窮

鷙豹注見德宗建中四年

建彰義節彰義淮西藩鎮也凡大將出則賜節以專殺

具櫜鞬出迎此軍禮也以示尊敬左傳右屬櫜鞬注杜預曰櫜[illegible]也馬上曰鞬鞬建也言其天五建立其中也記樂記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鄭注曰干戈以虎皮明能以武服兵也建讀為鍵字之誤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櫜音[illegible]鞬音巨展居偃二反又史記樂書曰將率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注王肅曰所以能櫜弓矢而不用者將率之士力也故建以為諸侯謂之建櫜也今李愬具櫜鞬出迎蓋取此義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八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九

十八陽

唐

憲宗十三

通鑑綱目（戊戌）十三年春正月李師道奉表納質并獻三州（初李師道謀逆命幕僚高沐郭昈李公度屢諫之判官李文會孔目官林英譖沐殺之昈亦被囚及淮西平師道憂懼公度說之使遣子入侍并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師道從之上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詣鄆州宣慰）二月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上命六軍脩麟德殿龍武統軍張奉國大將軍李文悅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白宰相冀有論諫裴度言之上怒貶奉國等於是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尹起莘發明曰吳蔡沙之今未多久也元濟之冬才閑數月而土木之工已駸駸乎不可遏獨不思夫盜殺宰相謀襲都城與夫焚兵四條所在竊發出於李師道王承宗等所為者尚有遺誅此正焦心勞思藩未軌理之時豈宜高枕而肆宴安者哉事而上之不使諸與臣服河隴先清四海寧謐在聖人處此尤且兢兢業業圖惟厥終況十僅一二者乎書脩麟德殿浚龍首池則中興之衰已兆於此矣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君子得不為憲宗惜之。劉友益書法於是憲宗驕侈之心始熾矣故備書之。李鄘罷為戶部尚書（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鄘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鄘為相鄘恥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固辭相位上乃罷）劉友益書法唐世宰相罷書為某官者平辭也鄘則曷為予之鄘恥以宦官進稱疾不見固辭相位可謂遠人遠矣是故拔於猜恥承不行而去則罷書河東節度李鄘恥由宦官進而去則罷書淮西節度憲宗之世何多賢相也以李夷簡同平章事。橫海節度使程權入朝（權自以世襲滄景與河朔三鎮無殊內不自安表請舉族入朝許之將行軍士喧譁不聽權去掌書記林藴諭以禍福權乃得出詔以藴為禮部員外郎）夏四月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初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illegible]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正為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

原缺第二葉前半葉

貫王言有司歌師道者二與棣詠者一又書將戟擁車妻子聚東者以歌師道因之五月以元頹獎淄州誅討師道也六月朔日食。秋七月以李愬為武寧節度使。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八日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己非人之心於是引退以優[illegible]其自居於裴度也。八月王涯罷。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illegible]

衆所與益爲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繒帛付度支令賣鎛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繒帛朽敗隨手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之鎛於上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之堅完可久服度言不可信上以爲然由是鎛益無所憚程异亦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爲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終免於禍其後上謂宰相曰人臣當力爲善何乃好立朋黨度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爲徒謂之同德小人爲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爲邪正耳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蓋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惟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往而不克何爲而不成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至不行其要乎胡氏曰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汩之也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者猶止水於器不可以大投之窮大於是不可以水及之也持心如此聲色貨利莫侵邪僻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後之人君不知此道其初信用忠賢持以意義相合貞之興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主而寵恩移爲非迎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有忠賢爲朋黨而不知其陷於小人之黨也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冬十月五坊使楊朝汶伏誅朝汶妄捕繫人責其息錢轉相誣引近千人中丞蕭俛劾之裴度崔群亦以爲言上曰姑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處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退召朝汶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遂賜之死盡釋繫者

十一月以柳泌爲台州刺史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言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胡氏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反覆剴切諫人壽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爲言[illegible]其[illegible]然也漢武帝方士寵之以女妻之以書者有是云[illegible]亦從以擇[illegible]其群臣而不信其言不戮將令小所作爲然後禍生非意之未至哉

吐蕃寇夏州

十二月田弘正將兵度河逼鄆州先是田弘正請自黎陽度河討李師道[illegible]與光顏互相疑阻則必遷延之是與其渡而不進不若養威於河北宜且使之秣馬厲兵俟霜降水

落自楊劉度河直指鄆州則賊衆搖心矣上從之是月弘正將全師自楊劉度河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中大震既而魏博義成軍送所俘鄆州將吏夏侯澄等四十餘人上皆釋弗誅各付行營驅使曰若有父母欲歸者優給遣之朕所誅者師道而已於是賊中聞之降者相繼

王幼學集覽驢子古反**橫海**橫海治滄鎮有州四曰滄景德■**阻兵馮險**阻恃也馮讀曰憑依也**國兵駸駸**詩四牡篇駕彼四駱載驟駸駸[illegible]音楚金反子林音七林反馬行疾也**辟仗使**官名也辟[illegible]亦反胄君前漢李陵傳胄白君時言注胄其兆反兆也**其子繫累**繫累與係累孟子係累其子弟注係累結縛也累力追反**於逆帑**　**憝馭徐稀見之**既傷憝爲賊質辟馭徐稀爲監察御史事在四年七月之於此時可見其無是已非人之心**時內出**[illegible]下引待謂當待也內出銷於內庫於出繒帛令賣**柳泌**姓名之泌兵媚反**楊劉**城名也在鄆州之北劉或作留今東平府東阿縣楊留鎮是

十四年春正月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爲潮州刺史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將加以極刑裴度崔群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書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尹起莘發明以宦官爲館驛使書始於六年辟仗使印則宦人勢愈盛矣書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則宰相非其人矣書以[illegible]

中使迎佛骨則訟佛之合盡矣憲宗號為剛明而所為若此由其聖學不講事無理義以養心故外物皆足以移之爾未致全於諫諍不足以辱長年之欲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人皆貪人相與為道而卒相不能救諂以此欺惑更來者皆自為之而終自知之時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戒哉韓愈表諫戮於極刑愛之排斥其端正諫不屈至今崇儒有生氣納自且書既愈於迎佛骨之下蓋亦未共因是見終欲書而予之也

劉友益書法書至京師何達也於是自敗朔迎之終綱目書迎佛骨三而幽織之然無不亦見者惟憲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明年正月以國表書弒宗十四年正月書迎佛骨是年七月以國表書事佛求福反更得禍韓愈之言不誣矣

二月平盧都將劉悟執李師道斬之田弘正奏屢破平盧兵李師道發民治城塹役及婦人民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務為寬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或謂師道曰悟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暹令斬悟暹素與悟善懷帖示之悟召諸將謀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蹙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令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有猶豫者當立斬之衆懼皆曰惟都頭命乃令士卒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人未曉軍至城下城中擾擾動驚乎城門已開門中兵不滿數百皆投弓矢於地悟勒兵捕師道與二子斬之慰諭軍民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出李公度於獄收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田弘正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之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奏裴度秉進藩將用兵以泰事之憂勤撫喻由付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意非所欲也帝許

范氏曰憲宗有功而不矜宜不貴哉而卒能勝其驕伐之心今使小人以羅織業何邪蓋見則懼權則善心生安則奢泰則逸心生矣天下既平而侈心常生於所忽也明民曰恭遂立傳請付史官論敢者所為也朕度齋焉何也曰度所謂積常人之事而已智之遠者也孫對用兵文武任之功名之除人主所難及也此其於上亦非易及之[illegible]

敗之之難必出於亡之之不易乃文雖將順實則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以劉悟為義成節度使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詣悟以覘其所為悟得鄆州三日欲手持而庭觀之佐有操觽雖生以助其欲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為密表以聞上乃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悟將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素與李文會善亦召之及將移鎮所什孫曰文會佞人敗亂一道殺李司空之族不誅之何以雪三齊之憤書乃非為悟怡道使斬之比還則悟已去矣師道將狀聞賊動為衆皆疑有變羣鄆人親族妻孥反道路紛譁弘正悉除其黨或謀曰鄆人久為逆黨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戰焚倉場流天飛書以動京師有司皆忝善嚴然不能絕及弘正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察乃知前者皆吏卒受賂容其姦也弘正遣士元等十六人詣有司鞫之皆款服悉誅之

夏四月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曰河朔藩鎮所以能拒朝命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也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illegible]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故有是詔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范氏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古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臣大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藩者必關戰春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撫察撫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網之在綱如臂之使指相使為序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權兵之執而刺史無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強橫海一時處之得宜而欲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患亂之有哉

尹起莘發明曰自秦人郡縣天下後世因之舉四海之大其權悉制於天子太宗遣唐蓋嘗欲講封建而卒不行然自中世以後遂有藩鎮之禍肅代德順時食不為主元和號為中興亦且因仍不改故未數而兩河復叛太懲滑長者吠今貴方是之時事而成命後鎮則當隨宜區畫漸使易制使方鎮之權日以消損而不自知凡天下戰郡其縣有鎮者有鎮兵專者行之得一鎮則消一鎮之權我君入朝政我封以賢已其不可行者姑少緩之則不出十年天下無跋扈將吏而朋潰之勢為有[illegible]

夫任節除自龍紋單暫定一時而稱亂繼作其後卒以此亡主不深可痛哉綱自古治道夫兵易至今執又鎮之其實止行於供深一舉而已有七大而不見資者備之也程异卒裴度罷爲河東節度使（度在相位知無不言而肆之掌於之治度以平章事帥河東時專以指見取媚人無敢言者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耶鎛乃不敢言　史臣降供手刑工路思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車事偃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罷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壅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者何不爲其易者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說之辭任賢使正直之士與共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與不爲自謂大功之際遂致多生是古者必曰天下既平陛下可以高枕自逸則太平未可期也）秋七月

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十萬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二百萬斛）羣臣請上尊號。沂州從事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穀吏性狷急專以嚴酷爲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役卒王

諸將人多請其黨三千戶者令從十戶遷其所以然皆由以走戶抗衡於此鄆帥進供進聚斂之臣刊下婚上推恩稍遷不慮無患乞降詔書策紀討不默舉人皆從於衆矣執政九而患之尚逆謝病歸朝都以王弁爲開州刺史誘誅之（朝廷議與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既行所在戒其導從加以桎梏衣以練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遣兒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凶態未除以■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兵赴鎮討之時士從伏者辛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請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人皆出因闔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擅殺前使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三百人馬公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疾其誘也況于猶深疾其誘討也況爲天子而誘臣大于王者大業藏餘萬帥使人戮之者於大衆身何必以天子語書爲誘人之舉也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懷其將帥時將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猜猜得相親而禍亂何時而相猜大憲宗之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能大信故也　劉文五言法憲宗之爲言書諸將虔從又失於是從九誅也不少王部軍兵判其功此其爲謂何一伏年男上以重前謀而誅之不刑其天紀日書諸敗九誅林云許高祖十二以）田弘正兼侍中遣還鎮（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遂遣使弘正與一旦移以親入備以成下聚以兄弟子姪皆仕清朝上皆謂易姑刊米常通時人衆之）冬十月安南遣將楊清討黃洞蠻清作亂殺都護李象古（象古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爲蠻酋象古惡之令將兵討黃洞蠻清因人心怨怒夜還襲府陷之初黃氏黃少卿自貞元以下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倖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不足與論是非不勝入從江嶺兵二千八百人計士千戶庫死安南者又收部二千諸所有昇邦卽所部兵）吐蕃圍鹽州（吐蕃十五萬衆圍鹽州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出塞旬餘無聲問皆以爲沒矣忽自他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擊大破之）贈裴濟爲江陵令（柳公以主台州刺史尺木未承所部無所得而憐之入山中前）

北唐合人朱湯上言曰陛天下之主者矣天下之利州天下之最者豐天下之福自貴帝土於文武事國奇氣皆內外道也自古康以來所在多萬方士借令其有神仙伏山深灌叢至非長人知其候何植貴之門以大言自術奇伏鬱衆者皆不把何行之人豈可信其況而稱其華都表華以愈承非朝夕當鍊之物況金白騰則有委人無以火義始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乃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其偽可辨矣上然此清**竇羣罷爲湖南觀察使**初本所常紺玄采之玖光堪而復亂何也畫畢封曰玄宗用姚崇宋景直係倚諫山休於九於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伏惟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上再詩深休之第八日貰草之言宜從有識而思然其可採王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及群臣試上尊號皇帝有詩試增孝德子事曰言皆則皆在其中矣請言於上曰軍於陛下信孝德二字上然時欲追去不時入多殊狀之物軍士思恐求言欲爲亂手孔損費問欲自杖逐人許之上不信涼師恫懼軍其以聞神策言於上曰逐將皆如言則而入情恩如此者由軍歸有時以貴

亦引然於上也上以爲然罷宰於是中外相尚於時以狄兼謨爲左拾遺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兼謨才行擢左拾遺兼謨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爲人

王幼學集覽　**宣政一見**易文昌雅林曰今之文德殿唐之宣政殿也先謂王衡而出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禮賓一設**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唐太宗因隋之禮著爲貢賓禮其賓禮四篇謂外國朝貢之禮也**勝衣一葉**注見代宗大曆十四年勝葉參**還**忠衛**文顯將顯**謂長慶之大雖類於將順其美然其實則有匡君之意也胡氏曰孔子所謂將順者伏侍揚根之使臻于成也**戴陵戰**十一年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中葉**謂中代之主**驕兵**方鎮之兵也兵志曰府兵法壞而方鎮盛矣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王常侍**王遂**蠻首**首魁帥之稱**桂管**秦桂林郡唐置桂管觀察使今廣西靜江府**大容管**漢合浦郡唐置容管今廣西是**平一**武儒衡曾祖也

十五年春正月上暴崩於中和殿閏月太子即位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太子憂之密問計於其舅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他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至是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范氏曰憲宗代叛討逆威令復振而受生近習身危大禍由任宦非其人故也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然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曷史傳狀而已其後文宗誅陳弘志以靖亂而宣宗遂治逆黨戮之始盡其子孫皆以爲弒則何疑哉尹起莘發明憲宗之崩唐史書陳弘志等反與中宗易秦家敬宗劉克明之事無異而王守澄傳又載其與陳弘志弒憲宗則是弒逆明矣至范祖禹亦正名其弒令於注詳載于下者是也惟通鑑書爲暴崩然且謂時人皆言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則其事無可疑者綱爲綱目亦不敢正名其事耶夫使憲宗有疾則太子諸王與用事大臣皆當入侍萬一不諱以藥發則大臣亦當相率同列入視大行之狀而何嘗惟閹而寺專於之中則是其陽儀然在目而逆賊得矣既不能

然乃忘讎釋賊所爲何謂也且天子乃天下之天子非比有之天子也以天子權綱而其親明則天下事孰更有大於此者乎春秋之法當弒賊不討則深責其國爲無臣子穆宗位有象稱是時春秋已二十有六年豈乃上有歸今秋見畢綱目特書暴崩者一以著大臣不能究詰之罪二以著綱者不能討賊之罪所以深誅唐之臣子爲史賊罪以弒逆論也今而殊貴臣子則天下其有不討賊者乎是賊其有容足之地者乎欲曰綱目特爲亂臣賊子懼　劉友益書法弒也曷爲不書弒罪唐之有臣也弘志弒逆衆所共知然不能究得以正其誅而即位如常時綱目止曰暴崩所以深罪之也然則其與非賊何擇焉崩而書地其與其大所以異其事之是故書暴崩以著臣之奉書伏誅以正弘志之罪太和八合而觀之書時之獄其失賀善賀憲宗之僭賊所何有功其中與之立其偏天於水宗則以任承璀之且中有二病一任宦官二好奉佛綱目終憲之篇非先無頭將者不平待數其端身陷大禍主不豈可惜哉**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以**蕭俛段文昌同平章事**俛西宮觀臨集群臣於月華門外宣制尤時市井皆相賀上聞令相令俛見爲使使求時開平退士上以沐傳使從宮言故之傳先**柳泌伏誅杖殺進古爲[illegible]刑同爲**　劉友益書法然方士也綱

自柳泌進於方士必以伏誅書係道自泌之下所以示君子之道而戒深遠也終綱目方士書誅七斬絞于乎少有與大論從柳泌趙歸真李玄伯

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上不聽政召太子侍讀薛放丁公著入侍對中卒稱職欲以為相二人固辭）**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妃郭曖之女也為廣陵王妃憲宗即位群臣屢請立為后憲宗以妃門族盛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不許至是乃尊為皇太后）胡氏曰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人倫之大義也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德賢之後合淑之質以繼先寢為人之宗廟社稷之主今聞有事門御戚之廣後宮不得進之患而忍以身不立后者也憲宗身任觀明要沐浴數族王貺加為而又不能舍之以正以致舍度以觀舍修千鼓郭妃觀彼抵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劉友益書法有書立貴妃某氏為皇后矣未有為皇太后者也有書尊上曾尋貴妃為太后矣未有尊貴妃者也此中世也（貴本缺）不以尊尊而書書貴妃所以志憲宗不立中宮（貴本缺）　貴妃為皇太后終綱目一書而已矣**上與群臣皆釋服**　尹起莘發明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人更古以日易月然而後世之君亦有於宮中自終其禮者今憲宗之禍穆宗非不能為之討賊而人遽爾釋服其薄於大倫甚矣故綱目特筆於是月之下所以深著穆宗忌而疑之也不然他時何從而有書而此獨書何哉　劉友益書法特書之也自漢文遺詔短喪後喪者皆以日易月至此書之以誡後宗之君自己君親親不討而視如常待以日月為釋服也不書書此以誡後宗之君自己君親親不討而視如常且因非故而藏陳諸戲為人倫戒矣故特書上與群臣皆釋服而責之也自此二月書赦天下八月書浚魚藻池九月書大宴十月書幸華清宮戲

二月赦天下（上御丹鳳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丁亥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又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延開群臣患以救之使進忠者得利論政者近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胡氏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自居易直辭于赤墀事納忠而已十有能伯論大學今不修帝脈眉齊春而為大者也故不知學是不能擇人以救其子穆宗非有下愚不移之質吉憲宗知周公作戒王之道自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道言知今則豈不為賢主乎不能如是是以一王政作大道之也皆高宗之進也是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先而其言曰人主既學非止於言史覽古今而已而所謂輔導者又非必告語以言遂而假誅也在于意閑端奉而已矣此誠國家之急生切之[illegible]

翰林侍書學士上見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劉友益書法侍書學士不書此書者公權以書召也**夏五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以為知制誥朝野之人開像食人於閣下有喜嘆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劉友益書法知制誥不書書者疏源也於是從見其後見何所狀也稹為病之斯書致元稹為江陵士曹曹書也此書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書官官也前以降官書致今以閑官書用一元稹也前後相反如二人焉此綱目所以特書之也**六月葬景陵****以崔群為吏部侍郎**（上召群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太后居興慶宮**（太后居南內每朔望上帥百官詣宮門上壽上性侈所以奉太后者尤華靡）胡氏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至於侈靡狼淫則非所以為孝矣　劉友益書法后有何嗣詳也從詳有二書使其太后者從詳也書（本缺）從太后居者順詳也終綱目書太后從者二崇德補（本缺）是蕭氏書太后歸其宮一漢上官氏書太后居某宮（本缺）氏書太后遷居某宮二漢懿太后皆順詳也**秋七月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令狐楚罷**（楚為山陵使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以獻怨訴盈路故罷之）**八月浚魚藻池****以崔植同平章事****九月大宴**（上甫過公除即事遊畋聲色賞賜無節欲以重陽大宴拾遺李玨與其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俯從人欲而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歡內庭事恐未可上不聽群臣入閤諫議大夫鄭覃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妄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閤中論事者上始甚訝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沉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　劉友益書法綱目書宴於是十有一矣未有書大宴者此其書大何人也書赦賊不討本[illegible]

不繫士則書大寒秋冬十月而後宋故妄則書大旨非其無又也今之此書大妄者矣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詔以田弘正代之王承元爲義成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承宗之弟承元承元時年二十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使權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以遵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不稱留後衣請除所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者不聽詔以田弘正爲成德節度時承元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書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善矣然恢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爲師道則幸矣諸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承元斬以狥軍中乃定。　劉氏並書法承元請帥也田興請吏書請吏此則易爲不書不以書也田興請吏請命之不書請吏則其代德之始意何其日之所以著田興奉順之所蓋宋應牧之王也今以承元爲義成而承元奉詔則承元之節著矣不書可也）吐蕃寇涇州（涇州奏吐蕃入寇單州三十里吾息承移以探宇據爲神策行營鄰並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吐蕃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怨曰人給五十縑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耶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其自引者此何人耶可謂不止節度使于九原猶少間米大武號後來士忠懷而行將士涇州吐蕃懼而退）幸華清宮（上將十年清宮半相師兩有前謂從兵門三十表切諫皆不能止嘗次門下三省乃退明日上自復道出城中宮衛公主劉母中行兵十八色從明日還宮　六軍等於州所書作敗人書非教入書次池入皆大安至毛又書幸華清宮極矣打宋從情之禮天北敗城亦故久於其位而可行可）容管遣兵討蠻賊黃少卿破之（時黃少卿久不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當家城居無城郭依山傍險本書各當主當時此聚則保地緣生當經界使少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人不能臨制侵敗則驚以致兇狀其效初州將使各平人或聚或散終不能爲患近者衆行二陽黃遠遂功歡計征討邑皆而言經此損并於傷夜夜十室九空如此不已恐因而不得平息兼此既後亦其傷損殆弃情理成苦以求若因氏先大發歎其罪反遂使宣諭必望風降伏傷而選擇有威信者可往召使安存宣諭侍者損上不能用）

王初寮集覽

郭隱（之今將以日月訓記）公除（十九消傳帝大集元年狂典設冈自爲）易月之期（未及事送治令百官拉於以日易月侵雜子女紀典記爲及使休儒使襪于女不知久于注侵俗也休儒狂小）

人也後猾獄也言乃刀乃叉與絲網如絲之非戰也宜亂男女之尊卑也）聽事（注見前懿宗建典二年）不受命（注見河朔諸鎮不受史代以其子弟得襲邊命於朝廷爲故事）華清宮（唐之湯沐之宮也玄宗天寶六年始建初號名華清治湯井爲池環山列宮）複道（注見本始皇二十六年）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駙馬（因之婿也漢武帝初置駙馬都尉掌駙馬之官尚公主者並加之）中尉（案漢百官表中尉掌徼循京師）

群書足用事對　正直寬仁　聖德睿哲　事實　道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主薄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唐杜黃裳傳）　國無飢寒四夷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論文）　歷載二祖道德（光宗祖德）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見商州臣見聖德所不可及若淄青夏盛等陛下得之赦不誅賊衆莫不懷威德故不海日成大功也（子州侍勝兵使太千大參）李吉甫書威貫天子威德帝欣然（手作侍）田弘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度至州布修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見後海）立石紀聖德（見納沐）蠻夷聞臣所稱聖德惟知歎聲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錄制州判）大臣蒙被恩澤日與群臣序立案宸殿下親望龍樓之光見其祖業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誠宜奉光作歌詩以稱道威德擬作古作四言元和盛德詩指事實錄其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敬言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韓愈元和聖德詩序）　功德　陛下功業德耶天成北平宜加號於殊常昭示來世（師答乎汝木）功勳　憲宗號於立功（王言作詩）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　不海日成大功（手州侍從德頌群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韓平淮西碑）陛下赫然興起廟而指麾欽此巍巍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韓愈潮州謝上表）人見功以蔡功惟斷乃成　平淮成功（看人州川）祀　元和十二年秘書郎脩撰韋公肅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太常博士王彥威爲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條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聖孝　皇帝大孝慈祥仰及（…）寬仁　生而聰明長而仁聖（…）方今天子仁至小大之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凡所出而施者無不得宜（…）節儉　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時江淮大旱帝不敢令有所竊挽李絳言江淮流亡所貸米廣而宮人服積而怨曠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帝納之（李絳傳）皇帝儉勤皇遵闕尾斥遠浮華好此卑約勅戒四方

侈則有咎（元和聖德詩）明斷　憲宗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衆議卒收成功　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本紀贊）憲宗英果明斷（自刑）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吳元濟外連姦臣刺宰相及用事者沮駮朝議天子赫然排群議任裴度政事得以討賊遂平淮西韓愈頌其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其知言哉（裴度傳）十年諸軍討淮西不克韓愈奏言淮西殘弊困極之餘當天下全力其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中興　平夏剪濟滅蔡復兩河以機束遂宰相紀律紛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杜黃裳傳）撥衰奮正萬攘四方憲中興宰不謀傳人而致耶（見宰相）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驟至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之選彼焉足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為而言（王有）時傳唐室中興章武而已（舊史）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運（韓為裴相公讓官表）致治　天子新剪蜀亂屬精致治中外機務猶多所參與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倖人（崔群傳）韓愈遺渤書曰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蓋非太平世耶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屢熟符貺委至（李渤傳）武德正觀不難及太可復事而致（李絳傳）臣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

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近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如一（韓潮州謝表）皇帝陛下即位已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外斬楊惠琳劉闢已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海內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靈陛下聖明寬恕兆民欣戴（李絳傳）上嘗問政之寬猛權德輿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權德輿傳）憲宗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刑法志）寬大之政（見即位）天子慈（見恤人）歡喜風雨明晦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　天錫皇帝坐茲太平　乾清坤夷境落褰舉（元和聖德詩）史臣曰延英議政事漏下率五六刻方退（舊史）正元失馭群盜其張章武赫斯削平僭竊有宰衡維德觀其元和之政聞于頌聲（舊史贊）帝銳於治（刑法志）寬大之政（見即位）中外威理（見明斷）六者政之根本（見法制）國家憲章全其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堂兼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謳呼不勞施為坐以無事（韓潮州謝表）戒　帝詔李絳崔群白居易等撰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卿等當作意勿為此事（李絳傳）帝嘗語宰相昧命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為十諭各以自儆鑒（李絳傳）法祖　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可以至此乎

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德遠邪佞進忠良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無使不肖者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才能出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消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公吏治精矣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則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李絳傳）憲宗嗣位之初讀列聖實錄見正觀開元故事竦慕不能釋卷顧謂丞相曰太宗之創業如此元宗之致理如此既覽國史乃知萬倍不如先聖當先聖之代猶宰執臣僚同心輔助豈朕今日獨能為理哉自是延英議政率漏下五六刻乃退（舊史本紀）正心修身　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見道統）綱紀　權綱自出（李絳傳）紀律紛張（見中興）操執綱領（見道統）詔令　元稹拜左拾遺論為治本立虛靖等出為刺史閒引進遣語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上悅召問侍矣（本傳）守令承奉詔條（見致治）實刑　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藩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是時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負振飢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立中外懈怠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嘗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憲宗

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天人心也元和八年詔死非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強盜益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刑法志）帝問前古所以治亂（云云）黃裳曰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杜黃裳傳）訪問　帝嘗稱太宗元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乎　李絳遷戶部侍郎帝每有所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常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　又問元宗開元時治天寶則亂何以一君而相反也（李絳傳）元稹上疏條十事憲召問侍矣（元稹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十　十八陽

唐（憲宗十四）

群書足用納諫　河東節度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取筆滅宰相字抵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執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藩傳）時盛興佛祠律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李絳上言自立碑示人以不廣帝怒絳奏愈切帝悟曰微絳我不自知命百牛倒石　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彼其畫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刪而削其半故上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絳言方鎮進獻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府所上簿籍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俾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下忤貴幸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當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李吉甫言盛衰天子盛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望文帝絳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大木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加以水旱比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勤志不濟時之略渠使高枕而非我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秦康酒（並李絳傳）李渤累詔不起韓愈遺渤書曰方今天子仁聖樂善言如不得聞（李渤傳）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按鍔誅求百計號為羨餘以獻今若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言陛下得所獻與宰相秩凡十餘上益知名會王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制征討專委將帥責成功比年以來始以中人為都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不至罷之有以言會承宗請罪兵遂罷　居易復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必斥之絳曰陛下所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白居易傳）　憲宗使人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韓愈上表曰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在位纔十八年耳齊梁宋陳以下事[illegible]

代尤促乞以此骨付之水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群曰願少寬假以來諫諍戚里諸貴亦為愈言乃貶潮州刺史至以表哀謝帝得表感悔欲從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乃言愈終疏狂可且內移乃改袁州（愈傳）元稹為江左拾遺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因條奏十事一教太子正邦本二封諸王國皆石三出宮人四嫁宗女五時召宰相講庶政六次對群臣廣聰明七使正衙奏事八許方幅奏擬九禁非時貢獻十省出入畋游（稹傳）選舉　韓愈字退之為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曰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容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愈傳）薦舉　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裴垍曰比日人物吾皆不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　裴垍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為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踵躡為相號名臣自他進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稱朝無幸人（並見垍傳）宰相　杜黃裳同平章事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沈雅未始忤物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賄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克展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黃裳傳）帝器裴垍方李吉甫罷相乃拜垍同平章事垍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遣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垍獎勵使盡言選任罔不精明人無異言士大夫不以垍年少秉政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朝無幸人（並垍傳）　李藩遷給事中裴垍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忠謹好醜必言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藩傳）韋貫之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貫之沉厚寡言居辦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貫之傳）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垍能持法李藩駁提韋貫之忠實皆足持天維經國體憲宗中興寧不謂得人而致然耶杜黃裳雖以賄見疵至於世然黃裳則不可掩也已（並黃裳等傳贊）　李吉甫元和二年權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因乞免薦裴垍自代出為江淮節度使六年垍病免復召還執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復以起義烈及再輔相天下想望風采而稍脩舊怨罷李藩右相而裴度左遷皆其謀也帝亦知其專遂進李絳貫曰吉甫[illegible]

矣較正有愧於父云（李吉甫傳）裴垍以病免權德輿進同平章事德輿善下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自始學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可慕正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德輿傳）　李絳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每有詢訪隨事稱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爲相而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以短帝乃出承璀淮南監軍翌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絳律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質不肯太分憂爲讒邪所中（李絳傳）　武元衡同平章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勝禮信陡異於他相特爵新之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詔元衡代之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武元衡傳）　御史中丞裴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下輕重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裴度傳）　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皇甫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蔡平遂同平章事鎛既聚斂刻剝爲宰相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姦邪且言天下安危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君相職則四方歸服矣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畧平亦欲崇業治宮觀自肆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欲進羨財陰佐所欲故帝排衆論決任之贊曰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者乃天下選俄皆罷一切爲之勝任哉中興之不終有爲而言（皇甫鎛傳）　程异以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异以錢穀吏而至宰相自知非人望不敢當印秉筆（程异傳）　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乃尤遵禮大臣　帝嘗晚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李絳嘗諫我令可遂也其見禮憚如此（李絳傳）　裴垍同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待侍恩顧視遇承間欲開說帝憚垍誠使勿言　帝在殿中常呼垍官而不名（裴垍傳）　李吉甫入相上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傳）

遣使　憲宗初立詔潘孟陽馳驛江淮視財賦加鹽鐵轉運使并察諸使治否孟陽所至會賓客留連倡樂聲望大失後左司郎中鄭敬宣慰江淮帝戒曰朕宮中用尺寸物皆有籍惟賑民無所計卿是行宜諭朕意毋若潘孟陽擇財貨酣歌游山寺而已（孟陽傳）六年裴度遷司空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欲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爲天子高選故欽迎延悉以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度傳）

監司并令　元年李吉甫建言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二年吉甫爲相病方鎮強恣爲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州史十餘人爲刺史（吉甫傳）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罷八州冗食者收其財始民不知爲瓦屋丹召工教爲陶貲不能者畀以財身往勸督築堤捍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有吏主倉十年丹覆其後亡三千斛與期一月還之吏謝及期無敢違者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驚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九州殁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盧洪宣徙義武節度使洪宣政寬厚政事簡有人使安之然犯者不甚貸河朔故法偶語軍中則死洪宣始除之詔賜其軍粟五十萬斛貯飛狐洪宣計轉不能滿故吏守之明年春大旱發民隨力往聚時山既飢甚獨易定自如主秋悉收所貸軍食以饒（備文本傳）　守令[illegible]乞以名用人　議者欲罷度兵二鎮反側帝曰若罷之是賊謀遂得[illegible]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慨無死所自行營將知賊曲折帝益信仗　贊曰惟天子能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傳以討[illegible]督戰遂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裴度傳）　中惟令[illegible]任對曰宜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新[illegible]

帝嘗言公等惟無媚欲冗食者嘗爲朕惜官李吉甫擁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所聞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后命官頗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求至當而已李龐臣頓輔博聞遐覩以其左右佐我萬年無狀余倖續元和至[illegible]王者擇人任而責成功[illegible]貴親賢奏帝汗浹衣絳欲起出帝曰朕宮中所親者宦官女子乃其樂也（李絳傳）

官制　李吉甫爲相度吏員廣乃奏額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求官少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碩大曆時權臣月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衮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然有名在職廢俸存頗去閑劇之間厚薄頗異亦請員之李絳等參閱所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八后終度爲禮儀使帝不聽政並置冢宰度曰冢宰周王者諒闇有攝聽之制歷世官廢故國朝治否不常不

冗衛空名糧賜務乃詔百官權議中書門下詔可久矣淨恤民　今歲將中秀不收陛下示民之窮下明詔蠲賦十萬石群臣勤已百姓歌樂適映峰（州以八十六石）孩養無告仁洽施厚（元和皇德行）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兆人庶無有親踈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隈待之一如畿甸之內華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有不便得以上陳（斗食須州縣之）賦斂　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及裴垍爲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息　四年以久旱李絳白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上從之　十四年史館修撰李翱上疏請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見食貨志）　二年李吉甫作元和國計　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李吉甫傳）錢幣　憲宗以錢少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張武請禁之（食貨志）自京師禁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寖輕判度支盧坦判戶部王紹鹽鐵使王播請許商人於戶部度支鹽鐵三司飛錢每千緡增給百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禁富家錢過五千貫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于官以五人之賞告者京師區肆所積皆方鎮錢少亦五十萬緡乃爭市地宅然富賈倚左右神策軍官錢爲名府縣不敢劾問（食貨志）　帝之討淮西也度支使皇甫鎛加劍南東西兩川山南西道鹽估以供軍正元中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至元和中減死流天德五城鎛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驢能捕斗鹽者賞千錢觀察使判官州以司錄縣事參軍察私鹽漏一石以上罰課料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盜刮鹼土一斗比鹽一斗州縣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兵河北鹽法羈縻而已[illegible]

（食貨志）榷酤　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斂之（食貨志）理財　憲宗罷諸道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使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澣濯及討淮蔡而判度支楊於陵坐饋餉不繼貶以司農卿皇甫鎛代之由是益刻剝司農卿王遂京兆李翛號能聚斂乃以爲宣歙浙西觀察使予之富饒之地以辦財賦鹽鐵使王播言劉晏領使時自按租庸然後知州縣錢穀利病虛實乃以副使程异巡江淮覈州府上供錢穀异至江淮得錢百八十五萬貫其年遂代播爲鹽鐵使是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群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食貨志）　十三年皇甫鎛累遷爲戶部侍郎帝方伐蔡急於用度仍衆會嚴坐以辦濟帝回進同平章事領度支鎛既由聚斂刻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鎛又建言損內外官廩以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出內帑所餘詔度支評其估之以給邊兵故繒陳縑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鞾曰此內所出堅牢可服使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王播傳）　李巽領鹽鐵薦程异心計可任累遷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討蔡异使江表調度用因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獻异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以贍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十三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异以錢穀會而主筆擅自以非人望不敢當印秉筆出爲巡邊使（程异傳）營田墾田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仲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陸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重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用人七千以畫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在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食貨志）籍田　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事公爲言籍田禮廢久矣乃詳依經參酌開元禮元欽事草具其儀以水旱用兵而止（禮樂志）將帥　劉闢反宰相杜黃裳爲高崇文帝詔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以討闢時顯功舊將自謂人人當選及詔出大驚崇文自閬中

出邠州門兵解梓潼之圍至鹿頭山八戰皆捷賊將仇良輔舉鹿頭城降逆黨成都門走擒之檻送京師進西川節度使平南郡王　刻石紀功于鹿頭山（乃字文傳）　憲宗討吳元濟李愬不自試逆擒校左散騎常侍隨唐鄧節度使居半歲請濟師裴度復城禽某將丁士良不殺拜捉生將士良曰吳秀琳以陳光洽爲謀我爲公取之於是禽以獻秀琳舉文城柵降拜爲將秀琳曰非李祐無與成功祐健將也曹易富平愬候祐護于野遣史用誠禽以還拜六院兵馬使六院兵三千人皆山南奇材戰士由是始定襲蔡之謀元和十一年師夜起祐以突騎三千人爲前鋒李忠義副之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襲張柴戍愬分兵絕洄曲郎山道夜半至懸瓠城賊將吳房郎山戍無知者祐等坎墉先登衆從之愬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及聞號令始驚率左右登牙城請罪俘而下檻送京師賀曰平蔡功愬爲多（李愬傳）元和九年討蔡李光顔以陳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始裴度宣諭諸軍還爲憲宗言光顔勇而義必立功俄而與烏重胤破賊小溵十一年敗賊陵雲柵十二年敗賊于郾城初光顔與都統韓洪有隙韓洪惡光顔忠力思有以撓沮之乃遣使以名妹遺光顔光顔大合將校置酒引使者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奈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恩厚誓不與賊俱生因泣下將卒數萬皆濺涕士氣益振大敗賊于五溝由是賊悉銳當光顔而李愬乘虛得入蔡矣　贊曰世皆謂李愬將孤軍入蔡縛賊爲奇功殊不知光顔於平蔡功爲多也是時賊戰日窘盡取銳卒抗光顔憑壘以虛故愬得出賊不意然則無光顔之勝愬烏能奇哉（李光顔傳）時劉闢叛討闢杜黃裳奏罷中人監軍專委高崇文崇文擒劉闢黃裳使謂曰公不奮命澤潞代汝崇文懼一皆死力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功于機宜平帝曰時卿之功（杜黃裳傳）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監統自裴度建進度白罷之使將得專制號令一戰氣倍未幾李愬縛吳元濟（裴度傳）今僧奉使　九年以胡証爲和親使次豐州虜人欲屈辱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使遠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自將訖不奪命（胡証傳）八年回鶻請和親詔殷侑副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已怖侑徐曰可汗唐婿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侑傳）兵武　于時討蔡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累聖亦不應留賊付朕今江[illegible]付臣

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裴度傳）　韓愈遺鄂書曰干紀之姦不戰而拘衆強梁之凶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李翱傳）陛下撫剸天函夜張太平（宋[illegible]傳）　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四夫行誅元年俘惠琳璧闢封李平巢元濟及師道其他武析蘭而負武執珪請覲獻其石城割其從乎不可備舉（李文饒傳）陛下自即位以來平夏州取欽蜀取江東定河北今又發自天養光剪淮蔡而大雅不作不勝憤踊謹撰平淮夷雅二篇庶施諸後代有以佐唐之光明皇武命丞相度董師集大功也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醜以平淮夷（柳[illegible]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illegible]）天戈所麾莫不寧順（[illegible]）誅流姦臣（元和聖德詩序）削平藩鎮（同上）蜀蔡賊濟（[illegible]）　夷狄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illegible]）罷貢獻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河東節度使王鍔進獻甚厚李絳嘗諫曰方鎮進獻因緣爲姦以侈百姓非聖政所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隍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心不忘重斂於人也然誠不知進獻之取於人者重矣（同上）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謂之賀物（同上）崔群爲中書舍人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祠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卻之群爲丞相延州刺史苗稹進羨錢七百萬群以爲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紓下戶之賦（崔群傳）　李絳爲戶部侍郎帝以戶部故有獻而李絳無獻何哉答曰凡藩鎮有地則有賦斂畜用度易羨餘以爲獻臣爲陛下謹出納爲有羨贏哉若以爲獻是進官物結私恩帝嘆然悟絳爲丞相王播爲鹽鐵使重月進絳曰此案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播妄名羨餘不出稟祿承貿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詔降在位貢獻不入禁中（李絳傳）帝初即位判南獻毛龜二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凡有嘉瑞但準令申有司勿復以聞及珍禽奇獸皆無得獻三年救天下自今更諸關無得進奉四年李絳白居易上言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　韓洪獻女樂陛下不受送以歸之（李絳傳）道類　皇帝即祚物無違拒曰暘而暘曰雨而雨維是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鄙爲艱

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疆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皋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于廷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蒙命案文分年禁桀桀業文奉語進退規矩四筆贊作啟其如早戎伐其角武威其非長驅洋洋無有紐歸八月十千開禁城走是日策大入夷其宰分散逵擒獲原劉闢窮見竄呼天拜扣來獻闕下以告廟社優賞將吏扶疆微紐帛惟其察果泰其寧經戰伐之寬免社澤施於制切意庚如太天地中間莫不順序綏幽極靈求盡海濱南至徐蔡遠外雅虜極威赫德聲踐蹈齊伴索矢妄社贊直真來請來覲十百其屬正月元日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伏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于國南鱗筍毛簴寶升于丘奠璧獻斝鉄鞋脩節產祥降麟鳳皇應奏舒莫日揖赤騏貢龍達陀結斜御士庶人貢玉白叟頭躍歡呼失音咢呼乾清坤夷境落寒舉帝卑迎來日正書千年丹鳳門大赦天下滌濯剗磢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耆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爲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斥遣浮華好此綈紵敕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億載萬年有富無窶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剪既去盡逐群姦靡有遺侶天錫皇帝龐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億載萬年無敢余侮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浹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爲父爲母（曷會比擬）

今天子英武仁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光宋之慶（其武攸與元清書）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聽聰視明一似堯禹（群人和皇伯鏡）譬喻　雷厲風飛日月清照（群斷州謝有威想）如雷霆容覆如天地（群愈爲朱材公非官本）齊賢千衆度奉勝上壽鳴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反說近佛貴于鳳翔　十三年命山人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藥（於此）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壽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光善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欺國也不必悉昏暗之主雖明聖賢哲有威焉未有不爲患者也（不貫中興不終也中興頌）帝以天下喀千秋崇臺沼宮殿（汗見四時頌）程題所所其卷　乎借亂觀聽聽　中興太平　天造天功賦偶天一一（作清淦直憲全節一雅）兩河寨警　割平淮蔡　亂作群盜晉營神斷厥初四夷　英武敢出剛明有爲　開日月之明不凌日以光亂舍天遠之聲又[illegible]

易純寧大同　德儕于聖斷先以剛　如淮蔡三十年久負判陳之固而可謂狀于里不得靈寄之故　既亦至虜余今有詳視者中尺後令以偕明所自己功動作書　樸天子之聖而非謀于帳幄皇帝之武而江河淮平　狀併州狀蘇州徒錄破上平河西平京西再伏紐皇**賦陽**于孚迷平淮之罪於自其中遂之北伐蔡之辭成於淮斷**蕭金合璧事對**　**仁聖**本湘得湖景語不起釋盈達書日方今天子仁聖乘善言如不傳聞動儉之聲竟大之政幽邦婦女卑於小子紀聞和康道之**剛明**本紀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聖明**上李翱陛下聖明寬恕德兆叔威**睿聖**御于敵卒淮卻本狀唯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斷先清大慝金狀一動萬方平台太平之功中興之俟推技千古無所與誅**正直**韓文皇帝正直別白善否**英武**韓文誅佛骨表狀惟皇帝神聖英武數千百年以來未有倫比**神聖**上符貴來剿業以來判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於於蘇疏先然前後所由大狀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臣唐中興之君**仁孝**宮裴肯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果休剝祓啟使張太平貢賢貢後行以恢神功聖德前古所不及**勤勤**韓文王帝勤勤豐灌陶瓦人上仁聖之**英主**韓文表五行制皇帝卑華信英主文如太宗武如高祖**上聖**多先祖上天眷祐作我唐德陛下十一聖矣莫不生而神明英而仁聖今以上聖之姿學臨海內是天下之人傾耳注心之日願陛下思成王訓導之功念文皇將省之漸選重師傅慎擇官寮賢用博學弘深之儒而又明達機務者**兢兢業業**韓文潮州謝表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育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近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際待之如一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狀進刺史面聞百姓疾苦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太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英果明斷**上刑法志憲宗英果明斷然於用刑喜寬仁**威武慈仁**上號曰章業業註**睿謀英斷**唐本贊睿謀英斷近古罕儔**大聖主神**本紀憲宗皆文章武大聖主神**神謀獨得**柳子賀破東平表陛下光天不違與神合契使用宣中興之業恆濟九州之熟神謀獨得廟略無遺受任唯皇力之誠於皆有感心之化**廟謀必臧**上伏惟睿文聖武皇帝天降寶德於於大平自先奏疑罷平蔡休勝靖頒惟此先敕尚聞傳使殿祇晚傳廟謀心**感斷乃成功**韓平淮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以治之**歎於立功**唐會要憲

宋紀於立功業甫時以聚歛取事相為尺道哉。德　政行寬大。上仁聖注。刑書寬人。上天明不所止仁化普衆所于賢人欲未。伏惟陛下仁化普洽孝以弘開紀元亦布和之令。非肯先曲人之心。寵事附於幽明。澤必周於民夏。諸生喜豐登之慶。庶老加粥帛之優。重入所以備而德化必先。刑法患乎古而乎終為相喜甫言治天下必任實功。陛下頻降詔令。嗣選賢臘。飢民忘德生矣。終曰今天下郡未大治亦未無亂。乃古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生泰亂之世。專任刑書者有之。言過矣。嘉宗以為然。寬而厚物。上與吳元濟書。今天子英武。在賢用舊。太寬而厚物。有寸軍之度。仁以長人。群文。尊號表。陛下功業億為太平地成。作精與刑讀順人忘。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子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仁澤施厚。上聖德注。皇帝即位。物無遺役。日時而養。雨而兩乎。非其衆來。密其度吐。威聖蹤躍蹈舞。乾清中矣。摧養無害。仁澤肥厚。并已富養。無與細民。雲行雨施。上賀赦表。自伏承制書大赦天下。咸宗除罪。與之更始。今傳自新。恩决幽明。慶溢寰海。陛下文思聰明。神聖齊聖。號出令雷行雨施。慣刑政之民矣。偶棄琢之實。固恩號及於四海。和氣運先於八紘。困悴蘇寨。上仁政敘。庶上仁孝注。固恤黎人。唐元祿蓄濟積

聖策乃先。陛下念禮樂之久從世祭人之重。固慶溢寰海。上雲行雨施注。恩決幽明。上雲行雨施注。德合覆載。群文。賀雲本。陛下德合覆載。道光新度升平之符。視兆仁壽之域。已躋與天合德。上賀雲本。陛下深合聯邸蹇形詞覔與天合德。視人如傷。上注。恩諭慈母。上論天旱狀。陛下悲喻慈母。仁遇陽春。租賦之間。例皆蠲免。偶合黎元。同於赤子。仁遇陽春。上注。年臻高年。本紀。詔高年者米帛羊酒。稅寵諸道。上食貨志。憲宗罷除百貨代述矣。及諸道兩稅。果斷。天達神斷。上唐聖注。生知法式。群文。聖德詩。皇帝神聖。通達先書。聰睿視明。一似元禹。生知法式。動傳理所。權綱自出。唐于頔傳。御綱自出。用人。能用忠謀。上刑明注。誅滌奸良。群文。元和詩。今陛下誅滌奸良。親見清明。無有欺群。太平之期。進言令出。隨才授職。李朔傳。興復太平太易曰。陛下即位以來。像不庶良。誅飛賊。別立聖憤時。隨才授職。衆民之苟。下明詔繼賦十萬頃。百姓欣喜。授賢任舊。群文。聖德詩。績功臣綱授賢任舊。皇帝神聖。通達今古。聰睿視明。一似元禹。生知法式。動傳理所天驕皇帝應臣偃戰偉問退觀以直左右。授去凶邪。上進學解。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登用俊乂。上賀即位表。陛下承列聖之丕緒。當中興之

嘉遂敎成之美。實形四方英俊之姿。又劉群聽及初嗣位。進選英不敢心。表。降詔書老幼氏主士弟衆用從人求武奸邪。維虞齊去四凶。降十六相。不能逮也。天下祝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主化。四門登俊。群本具什。四門廣精賢俊。登諸郡貢英。群文。安河南詩。普皇紹祖烈。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國貢鄉曲英群俊。貢己才相賀商擇精。儒風復振。上請復生徒狀。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儒風重興。柳賀分溜青衿。天賦昌期。神開寶曆。復升平之無事。後妖孽之根源。衰弱武於將衰。儒風事與於往矣。朝無幸人。唐柴壎。憲宗還任情狀。故元和之治。百度維新。朝是無幸人。實無遺功。注。其武陵與吳元濟書。罰無貫悉。賞無遺功。群臣畫節。群文。果度禄祿。陛下英文武之德。有神聖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會。勤身以儉。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是群臣盡節之日。才智効能之時。才智効能。上仁聖注。得人致中興。社貴寀資。貴寀善諸業垍。能持法。李藩默捉。章貢之忠貴皆又繞天絆難國體。憲宗中興。亦不謂得人而致然。任直興大化。李翱。陛下安上皇。不感遺賢容說之靜。任賢致正直興之明後政事以興大化。次成敗之事。張孝建屏書李絳語。李絳與崔群奏伏次房臣成敗五十條為連屏依使上。帝常閱之。告切直之言。見勝良弟。上絳自知

言切直。李去惑取內著。所上疏。裴度之以俟命。帝未悅。絳曰。臣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帝動容曰。卿告伏以人所難言者。庶賦知功草。卿言之矣。遂賜金紫。親擇良弼。與之排誅議。任裴度。裴度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連奸臣。剖宰相及用事者。沮駭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群議。任度政事。倚以討賊。身督戰。逆平淮西。非度破賊之難。在度之為難也。以聚歛相商鑄。上訖於立功注。治平。登茲至平。群文。元和聖德詩。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至平。與其大化。上用人門任直興大化注。功治巍巍。群文。湖州謝表。陛下承天寶之亂。接開侑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功治之冥。定樂章。告神明。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功德赫赫。上神聖注。中外咸理。昌文贊軍國。祖模畫師之於宰相。由又中外咸理。紀律再張。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年穀衍熟。群文。與李劭書。年穀衍熟。賦役至。十紀之奸不戮而夠累據梁之咒猜[illegible]來遠風安伏。復張太平。上聖德注。莫不寧順。群文。潮州謝表。陛下自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勵精致治。裴垍傳。天子新剪亂。勵精致治。發憤平叛。上刑明注。咸令復振。本贊。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効順

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可覆事而歎**（事關係武德貞觀不難及太平可覆事而歎）**比古** **道德幾二祖**（令清中書稱太宗玄宗賦鈌唐幾二祖之德賦然）（高臣不擾 法度易紛壞紀綱易廢弛 幸唐祚之未終有憲宗之復起 天縱神聖性資聰明 其討叛也慨然而發憤其未治也渠然而勵精 於蔡柔純純之念威龐龐落落之功 今朕賦富之斷威宜日月之神）**德**（同性參人史如赤子 社稷不保取新元之例刑法雖用惟寬仁之書 我惟恩以為今戎休仁而長人 將高平之本以示其愛詩罷諸道之征以彰其施今 長人之道仁貴能體欲治之君德惟是先）惡廣賦眾之賦詔令遍負之鏹 德究同於慶戩寵無間於幽明 **用人** 授一職也各隨其器行一實也不遺爾功 實者盡為之資惟十人舉先於朝無 義不臧衆謀能用忠 古小善者年以錄為一藝者無不庸 禮賢仁而與太平任正直而成大化 事峰其實賊也侍以作相參度試賦能也命之董師 事策言治亂之意往州座休狀歸治當足之原誠從降遣 定罰相當大之吞平日詩參度之無不執詩紙納言於朕須擇賢侍任可委於宜牌 廣知人為難也此則德元於有虞而未嘗不勤也此則明如於大禹 元衡名重於公論事渤望

陰於王覊**雜對**（後十于之效予也而致之高然 自西自東未建於指頓我權我理我俳其出於 平叛皇登乃仰人備手朝廷清明乃歸牛休馬畫象紀伐蔡之雅戒於淮州于乎追平淮之本於自其表 充夏食兵平建太平之治戒淮蔡蔡始陰再造之熟）**屑律會元勤儉** **躬服澣濯**（食貨志是時國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於浣）**惡衣菲食**（通鑑七年脫傳觀師手峰諸於內帑錢百五十萬緡以備士卒上恍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於是遣裴度主兵傳望慰將之）**屑謀英斷**（舊史上自監周以至臨衡趙于元和軍國樞機盡歸之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紀律再振果能剪削亂階誅除群盜屑謀英斷近古罕儔唐室中興章武而已）**天造神斷**（惟大平之功中興之德注）**蔡功惟斷乃成**（平淮西碑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於代四年小大并從不敢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其本以大第未是間明書其以治之）**在斷與不斷**（惟愈傳十年諸軍討淮西不克碎金奏言淮西以其國利之餘當天下公力其敗可立而待在陛下斷與不斷爾）**選舉** **命舉材堪縣令**（手言有律書有建言利史不得權是本道使命有有舉材堪縣令者）**天下貪精傳人**（吳均便手書有始執政請裴端曰宰相職當選賢任能有精擇為我言之均卯

崔群縣三十許人吉甫籍為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元和朝無幸人**（同上吳均為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又引樊宗之時裴度知制誥乃惟閣御史中丞皆理務為輔相自他選任同不精明人無與李吉甫元和之治朝無幸人）**詢問** **詢訪道理**（通鑑五年是時上安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曰陛下詢訪道理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人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策問元宗治亂**（李絳傳憲宗問絳曰元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一何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諸紳）**延英講天下事**（同上帝嘗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訪問隨事稽益**（同上帝每有訪問隨事稽益所言無不聽八百召）**訪元稹得失**（元稹傳高洪事出為判官旬月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信天下憲宗悅召詔傳）**咨問前代所以治亂**（杜黃裳傳帝嘗問前代所以治亂 又李藩傳帝嘗問前代所以興衰給我庸之何紀而然將相）**問諸將才否**（裴度傳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郾城帝以度知人）**言賦得宰相**（同上但并上商蔣以言財賦幸我得宰相度因上書論不可

帝不納後人始侍於朝）**宰相委心任之**（通鑑德宗不任宰相由是朱延齡等得用事上在藩邸心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委心任之）**軍國樞機歸宰相**（元和謀英斷注及題）**迎佛骨**（本紀迎佛骨于鳳翔）**信用非人**（本紀贊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元善於德宗鳴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不有戒焉未有不為患者也）**中興不終**（李絳貢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鎛以聚斂取宰相夫宰相者乃天下選從費有一功焉凡勝大任我中興之不終有為而然）**命泌求棊**（本紀十三年命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以求藥）**土木浸興**（通鑑十三年上命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欽業臺沼宮觀**（皇甫鎛傳帝以天下略平欲業臺沼宮觀自娛鎛與程异知帝意欲遂其財陰徹所欲遂以鎛并同平章事）**體題**（神聖剛斷 神武 威武 文武 慈仁）**賦偶**（濟世戡亂勵精立功 有李藩乃西全誅討之 既有裴度乃復任征誅之奇 淮西逆虜讒日滿藏可比效將江以上惜 東威武聰明之斷成猶決淊偶之休 平淮之忠。發自我衷伐蔡之功成於獨斷 平庸蜀舉程吳取淄青定河北）**欄江綱體字**（聰明英睿 寬仁正直 睿謀神斷 英武明斷 聖德武功天造日）**鑑事實** **道德** **尊道德**（見法祖）**載道德**（同上）**議功靈臺**（改文昌

碑天子誅功書畫進美將帥**集大功**（術文皇武定命丞相度帥師大功也）**于廟告功**（同上方城作于廟告功人勛方）**中興之功**（見前斷）**寬仁**　**仁聖人**（群愈進于勃書方令人于仁聖）**仁牧黎庶**（某修傳陛下以孝安宗廟以仁牧黎庶）**勤儉**　**漏下五六刻**（百本紀制位之初章曰先聖之代猶須半執臣寮同心輔聖主朕今日得理我自是延英議政晝漏去下五六刻方退）**月華六七朝**（某廣傳帝紀紀日要出朝廣諫曰此陛下月華六七朝天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稱其進附　英蓋博悉萬機有所疑問帝每納爲歎視朝）**斥遠浮華**（元和聖德詩　許元通類）**天造**（柳子非未陛下天造神斷）**天日清明**（韓愈與崔群書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睿而果斷**（韓愈上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勤恤納諫抑內外侍以爲誅言）**朝廷清明**（元和聖德詩朝廷清明無有欺蔽）**日月清照**（見無或）**貴成**　**睿斷**（元稹）**霆馳以斷**（同上）**太子**　**元稹獻書**（元稹傳始王叔文王伾疾常太子害而晚國政稹請宜選正人輔導內獻書云云成王所蒞道德也所近聖賢也扶其蒞則與桂樂朝諸侯撲刑罰牧之其也大宋爲太子選知道德者十八人與之遊不三四年而白見成斷進退之所致也類今皇子伯諸王而皆諫臣行教即問道之樣）**正邦本**（見納諫內）**鑒戒**　**龜鏡**　**成十四篇**（通鑑大諸上脫開元貢錄見大宋撰金鏡書見宋開元訓誡帝道餘尚書春秋史記漢書三國晉書要于春秋新序說苑君臣行事可爲龜鏡者集成十四篇一曰君臣道合二曰辨邪正三曰戒權倖四曰戒微行五曰任賢臣六曰納忠諫七曰謹征伐八曰謹刑法九曰去奢泰十曰崇節儉十一曰獎忠直十二曰修德政十三曰諫畋獵十四曰錄勤賢爲上下卷上曰前代君臣事迹元和四年以其書寫於屏風則御坐之右通中使以屏出自至中書宣示宰臣李藩裴垍曰朕遂撰此屏風常所觀覽故以示卿藩等上表賀）**杜漸**　**亂萌**（元稹傳以職諫諷不得數召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疏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臣不進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群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云云陛下即位已一歲曾未有進一計效一言而入賞者亦未有奉封執諫而蒙勸者以陛下睿博洪深勵精於治觀正觀何如哉取朝上十事云云）**幾致昇平**（僖宗紀爲史臣曰章武當用命之不行借稍稍之時陛乃求賢佐理覓其雅米能任人盜之喉制奸臣之命五十年已伏之士彼入校封方萬户史升之珉重蘇景化元和之政幾致昇平）**孔戣四事**（孔戣四一多充官二丈不本去

三曰不盡舉曰惟人爲其憲宗與其言）**居易進拾遺**（白居易傳曰居易進左拾遺時于頔入朝悉以歌舞納禁中居易以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所由天子）**李渤三術**（李渤上千歲三術一曰慈二曰寸三曰戰）**國論**　**議論持異**（憎德與時宰書有異政人自用李絳群賢大臣見時帝切于治事臣細先貴宰相言宵降獄肆不視無行蒂事疑陛宣帝下德與從容不能有所糾正）**休師暫戰**（裴度傳宰相李逢吉建言論論頃且宜休師惟度請暫戰）**排群議**（同上貴天子銷兵排群議有度政事侍以獄賊）**盡寵議**　奮決李絳持于朝請盡寵以執天下之貴帝下其議裴李發十難以進　中秋傀偏**朋黨**　**可不戒哉**（李絳傳帝幾朋黨以問李絳曰吾古人常故思者朋黨小人抗知欺帝指口以激怒上心爲朋黨者之則無進言之則可欺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道至如則遇類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奸人所本夫聖人同道賢人求類夫同道之非黨也漢特名節賞歎上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故古天下可不戒哉）**以爲難辨**（裴度傳帝嘗語臣事君當勵善低公朕惡夫立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甚類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辯耳曰言者大抵若此朕直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爲難辨則易以爲易辨則難矣于小人行判矣已而于爲柱異皇甫鎛所陷）**牛李憾結**（見前　勃李吉甫相于李宗閔上直言策詆當路吉甫訴謂猪於帝有司皆得罪逮與爲怨吉甫子德裕與僧孺相嫉由是牛李之憾結矣）**上供輸度支**（今皆志李相異徇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鄰州送使之餘乃其上供皆輸度支）**藩鎮**　**凡易三十六鎮**（李吉甫相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承宗納質**（裴度傳初王承宗承宗懼度遣下士柏耆本明曾說承宗獻德隸二州承宗子質禮入覲始判滄景德隸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勢始離）**竟殄宿盜**（藝文德宗懲建中之禍始立誓且正元李年歲令兵削章武志擴宿憤廷諸未獻始得杜邠公用爲宰文沐對關中得武丞相迪判成資武廉斷終得裴晉公權武中歲竟殄宿盜雖我章武之果斷也晉公內不慮身許外不恤人言誠忖精之用固朋輔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明進焉）**賀尊號表**（韓文賀尊號表登遊以休僕交須丹天人合度日月揚光陛下于育德兆祝之如傳可謂體仁以長人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施令如行雨施可謂類而神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可謂經緯天地矣間無飢寒四夷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賦**　**句**（能斷我權聰明我全　清照

俾曰開休對天　削平潛方屯汴將溢　雪發神斷自清四夷　恆權柄於

乾坤之始　俾驕象於日照之初　風采番屬統令雪發日照月臨妖氛靖

清　虎天之飛騰開日月之清光從地之內平妖淮河之妖侵　請救之

順而兇剪之凱旋掌發之間而平淮之捷獻　開日照之感而赫赫烽德歸

貪天道之昭而潤于神爛　河淮如書傾則財力必聚侵陷有木傳則鎮

共始安　擢天于之聖而日月清照逢皇帝之神而風雷今行　三日破

湖南士衆百億半夜襲蔡城革齊四馳　奉命降

從豈惟河北之諸郡從中呼聲不於淮西之千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八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王九石

圈點監生臣林汝松

臣董仲樺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二　十八陽

郎

太子司議郎

沿革新唐書百官志左春坊司議郎二人正六品上（舊唐書職官志司議郎四人）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太子出入朝謁從祀釋奠講學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錄爲記注宮坊祥眚官長除拜薨卒歲中則錄送史館杜佑通典唐貞觀五年皇太子上表請置史職用司議郎四人精選名士以居之龍朔中分爲左右以左司議替司議郎以右司議郎替舍人咸亨初復舊分判坊事職擬給事中

事實唐書列傳正觀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來濟爲之仍兼崇賢館直學　敬播以撰實錄功遷太子司議郎時此官初置極爲清望中書令馬周歎曰所恨資品望高不獲歷居此職　貞觀中皇太子上表曰臣聞直筆記言諫司箴過蓋絕代之通訓乃垂裕於當今臣以暇日遊覽前志竊惟古之養德咸有史官所以補闕拾遺爲砥爲礪彰善癉惡如切如磋譬立準而端形猶琢玉而成器故大戴禮曰太子既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漢書云太子既冠成人乃有記過之史是知姬誦登兩肇建此官劉啓升儲憲章斯義故能道溫玉裕聲聞宸宮上有慰於皇情下無虧於物議臣地居聞寢齒在横經越以幼年夙蒙天奬趨紫宸以遵禮仰黃屋以承歡怙聖慈而益驕恃鍾心而取恣肅恭馳道恐或乖方晨昏視膳慮有違外家承始道必俟後乘之規離光未融懼虧前星之耀是以夙興夜寐內省非躬延首讜言與虛衷昧而觀晉已降不置此員杜絕箴規何期甚於伏惟陛下窮神稽古尚擇蒭蕘之言玄覽文明猶開登石之路況臣沖藐未涉藝文出自深宮便親監撫之重早從鼓篋時識絃誦之宜一德有愆貽憂睿念三朝登餕何以勝任所以冒敢陳聞請遵故實願開史職攻司箴誡是使綿載墜典復在聖朝資此正人少逮不逮於是門下坊置太子司議郎四人妙選名行之士爲之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并錄東宮記注分判坊事元讓有孝行則天朝中宗居東宮復徵拜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孝於家必能忠於國今授此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我兒也王元感濮州鄄城人也長安三年上表其所撰尚書糺謬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槀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詔曰王元感質性溫敏博聞強記手不釋卷老而彌篤掎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太子司議郎兼崇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所撰書曰信可謂五經之指南也徐浩元宗時爲太子司議郎肅宗即位詔令多出於浩元宗傳位誥冊皆浩爲之叅兩宮之文翰寵遇罕與爲比韋承慶遷太子司議郎爲諭善箴以獻南唐國志鍾謨爲禮部侍郎時太子冀參決庶政謨求兼春坊不獲乃薦其所知閻式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文苑英華授魏恕太子司議郎制　勑朝議郎前行洛州錄事參軍事魏恕措心和暢祇事清審擢選（一作衆推）殊尤早從毀劇司州總錄已揚郡吏之網望苑求賢宜在正人之列可太子司議郎　授張有太子司議郎制　勑朝議郎前守渭州司馬上柱國武城縣開國男張有公清衆知虛白已任政先慈惠理尚仁明每執効官之心必聞奏課之首承華佇儁傅望執才用推賢相之家宜在正人之列可行太子司議郎散官勳如故　授許誠感太子司議郎等制　門下朝散大夫行殿中侍御史上柱國許誠感朝議大夫守澤州別駕上柱國嘉興縣開國子姚昌渊等或持邦憲才幹稱舉或武藩條公勤允著青宮列侍玄闈講大筵拜職於兩司仍佐軍於三蜀誠感可行太子司議郎昌渊可守著作郎仍充劍南節度判官勳封各如故鄭絪節漢集太子司議郎制進善有桂誹謗有木記過有史徹膳有宰則尚何職於司議哉蓋道太子之善者欲其起居左右前後無不得其正也具官某致忠於國守節不傾慶更朝㒰人稱其能令以爲司議用典箴誡昔馬周恨不居此官今爾之被選可以無太息矣可

典膳郎

沿革東漢書百官志太子食官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飲食晉書百官志太子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宋書百官志同與晉同）魏書官氏志太子食官令第五品上南齊書百官志東宮職僚有太子食官令隋書百官志梁有食官局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北齊門下坊置典膳局監丞各二人（隋官制同）新唐書百官志典膳局典膳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進膳嘗食丞爲之二每夕更直於廚（龍朔二年改典膳監曰典膳郎）

事實職官分紀唐邢文偉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竊見禮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帝式稽

前興妙簡英俊自庶子已下至諮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邇者已來未甚延納獎接不得詢見尚稀三朝之後但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讒哲文明者乎令史難闕官掌當奉職恭備所司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藏腊太子答曰顧已屬虛早尚墳典每欲研精政術極意書林但在切年未閑將衛竭誠耽誦因即損心比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所以屢闕坐朝時乘學緒公潛中箴式薦忠規歎母來請良符宿志自非情思審諭義均獨諧豈能進此藥言形於簡墨撫躬三省感愧兼深文偉自此益知名

內直郎

沿革通志職官畧齊有太子內直兵局內直兵吏二人隋書百官志梁有齋內主璽主衣扶侍等局各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直監二人副直監四人　隋門下坊有內直局置監副監各二人新唐書職官志內直局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掌符璽衣服繖扇几案筆硯垣墻（龍朔二年改監曰內直郎）金史百官志內侍官隋有內直郎正八品下元史百官志內侍散官有內直郎從六品

典設郎

沿革通志職官志南齊置齋居局齋居庫丞一人隋書百官志梁門下坊有齋內局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領齋帥局有齋帥內閤帥各二人　隋門下坊有齋帥局置齋帥四人新唐書百官志典設局典設郎四人從六品下掌湯沐燈燭汎掃鋪設凡皇太子散齋別殿致齋正殿前一日設幄坐于東序及室內張帷前楹（龍朔二年改齋帥局曰典設局齋帥曰郎）

事實舊唐書哀帝本紀天祐二年伍月壬午勑洛陽令李光序責授左春坊典設郎

宮門郎

沿革西漢書百官表太子太傅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員郎）（只有五人秩六百石）東漢書百官志太子門大夫六伯石（屬郎以門大夫二人選四府掾屬）本注曰舊注云職比郎將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通志職官畧魏因漢制晉太子門大夫准公車令掌通牋表及宮門禁防宋書百官志門大夫二人魏書官氏志太子門大夫從第四品下南齊書百官志東宮職僚有太子門大夫隋書百官志梁門大夫一人視謁者僕射陳因之秩六百石北齊門大夫坊門大夫一人統伶官西京二部伶官清商二部　隋文帝時宮門置大夫二人煬帝改門大夫爲宮門監新唐書百官志宮門局宮門郎二人從六品下掌宮門管籥（唐書職官志東仕坂刻漏一如宮居之制也）凡夜漏盡擊漏鼓而開夜漏上水一刻擊漏鼓而閉歲終行儺則先一刻而啓皇太子不在則閤正門遂仗如常凡宮中唱時不鼓（龍朔二年以宮門監曰宮門郎）

事實西漢書文帝時鼂錯爲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三輔決錄桓帝以平陵晉寬爲太子門大夫

藥藏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梁門下坊有藥藏局置有司以承其事陳因之　北齊門下坊有藥藏局置監丞各二人侍醫四人（隋東宮制同）新唐書百官志藥藏局藥藏郎二人從六品下掌和醫藥丞爲之式皇太子有疾侍醫診候議方藥將進宮臣涖嘗如尚藥局之職

司直郎

國朝諸司職掌左右春坊左右司直郎從六品

朝議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朝議郎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朝議郎正六品上（杜佑通典顯慶五年判所公出考正六品下秩）

朝請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朝請郎（杜佑通典隋置散官並依晉及六朝並有奉朝請爲名）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朝請郎正七品上（杜佑通典注顯慶判秩出身正七品上以）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朝請郎易前行員外郎侍御史

事實赤城志李浩十二月六日以左朝請郎直秘閣知臨川爲政嚴明會禁卒以部轄貪殘欲謀變露刃庭下浩徐曰汝等敢爲亂乎推其首四人立斬之將校來請乃從速獄事聞進秘閣官至吏部侍郎永州志椿年望寶慶元年以朝請郎任明達政理檢核吏姦又置簿書不踰年財賦自裕人戶輸苗石減一斗以寬民力每歲發糴斛加二升以優運載船又增水脚錢以與之在任除本路倉使輿地紀勝趙崇模嘉定十六年二月二日以朝請郎知十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除知吉州續除嘉定府十二月十日離任剏朱文公楊考功祠于學又撥田以供釋菜　戴栩嘉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朝請郎知四年十二月一日滿替視學朔謁廟學泯慶峯

所以尊先聖刀丨學東射圃地建六齋又謂羅城築土不足恃請于朝乞砌以石始于頹條門政湖南樓功未就而扶滿歸之日行橐楞然有古廉吏風延平志黃埒守平之撫州人朝請郎紹定四年七月到任六年十一月奉旨再任端平元年六月除知建寧府置貢士莊立武備庫宋季崇禮北海集朝散郎充徽猷閣待制提領水軍沿江措置制使胡舜陟爲前知廬州日因群盜張琦攻城守禦有勞可特轉一官授朝請郎制　勅朕主意良翰分憂大邦有社有民既獲保安之効懋官懋賞可忘旌勸之規乃眷勞臣宜加褒典具官某性仁而勇氣俠而儒直節忠言皆憲臺之風采壯猷宏議偉從橐之論思頃闕師帥之良嘗倚藩宣之重念彼淮右鞠爲盜區惠政洽於一方親如父母威聲聞於四境畏甚神明騎射虎以逃竟冀金湯而自若載覩往績申進文階朕方嘉其守土之功付以保江之責因能而任堪事何疑惟爾慨然而有爲及此時我而勿失雖有殊寵佇觀厥成可彰汝瑀鄱陽集皇兄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香朝請郎制　勅某視聽飲食人之與物奚以異好惡動息士之與小人奚以異然君子在上在下皆能凜然自別以見於天下來世其不在學乎爾生於深宮乃能屏聲色而妖論說原遺外朝得以自試可不謂賢乎然六經之說大矣可以論

身可以治家可以治國蓋非獨出入口耳之間而已爾尚勉之哉可鄱道鄉先生集宗室令𢀶特贈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異姓之臣猶寵其生而貴其歿以全終始之恩以盡哀榮之意而況著在屬籍朕所先先文以致身扶于朝路既奄終於一世用超陟於三官尚其有知服此追命王震特追復朝請郎制　勅朕嗣位以來霈澤數下信有罪戾猶與自新而況左右侍從嘗爲大臣之所釋憾者乎事當昭明不問存歿故具官某被遇先帝擢司誥糠偶鞠治之弗阿罹中傷之深誣斥居遐外奄至淪亡惟孝子力訴其冤究惟憲府按見其無過用還初秩以闡大公九原有知服我新命張廣東窓集朱友仁轉右朝請郎　勅具官推塩之法具有成規惟推行之得人則卑通而無壅以爾風力強濟智慮疏明將命浙西聿屬無急歲終會課以增羨聞何靳一官庸示勸賞　湯琢將降左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頃者閩郡劇賊納款自新招懷之初事屬帥閫爾郡主事幾致紛紜其褫一官以示薄責服我明訓念咨無忘俛愈復左朝請郎勅[illegible]具官某早膺推擇服在近班濟劇撥繁有兼人之譽牧民御衆有分閫之才頃貽吏議之譏亦既歲時之久屬施寬大之澤宜從事叙之科朕命匪私爾其自勵　左朝散大夫充顯謨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休

致遠父然贈右朝請郎　勅[illegible]具官故父某秉德忠恕宅心謙虛蓄積於身而不遺屢延於後而有俟宜爾令子爲時名臣屬禎大賚之恩載厚追榮之寵肆增顯秩式慰營魂　鄭德平永祐陵攢宮復按使轉左朝請郎制　勅朕惟念祚宮之言歸獲備送終之禮乃眷越闕之在望爰興卜宅之工伻圖雖屬於有司復按必資於通列遂該第賞可後敗功具官某識照幾先智周物表探望哲書言之奧洞見是非考國家制度之祥灼知本末頃以經術入侍講帷每聽告后之猷尤見欽王之義[illegible]　王道轉右朝奉郎張存誠轉右朝請郎　勅具官某等川陝市馬入充航報道之阻脩尤艱調護驛舍其最急者也爾等臨事不苟檢校惟時使者以聞不可無賞用增爾秩式慰賢勞洪文安公小隱集權尚書工部侍郎劉章父昭右朝奉郎彥淵贈右朝請郎制　朕膺誠太室祇詔崇丘郊祀歆十九章靈承丕況符瑞上百千祈茂輯嘉祥眷惟侍從之英實與執遝之事宜推神惠追賁禰宮具官某藝文根源老矣猶郡履踐修聲殁然日華蔚爲太末之賢生此貳卿之貴屬時熙典蒙以誤書升二等之榮階發九原之潛懿規分不昧饗習其歆　左朝散郎權尚書刑部侍郎黃模牙轉左朝請郎制　十銓考課在睟貢以殊遷三載陟明蓋古今之常制朕率

循公道以詔臣隣若時近侍之聯猶課外郎之秩具官某器識端介風猷峯清恨香推闌著掌士禰綸之功贊筆持橐高秋官平允之稱贊其成勞應此褒典雖歷階而進未表於深思而錫命之榮少酬於大次充祇厥若勿替引之洪平齋集王道轉朝請郎制　勅具官某推務萬貨萃焉而擴山煑海之利居多羨入必資厥有著令爾材優於從政嘗司出納歲有羨利其知理財正辭之義乎一官懋賞益闡爾庸可權汝忠惠先生集戶部侍郎王華甫轉朝請郎　朕明用功伐以詔爵賞不敢遺於疏遠之臣而況侍從近列顯有成物者哉具官某沈靖有謀柔嘉維則含章而不耀有聞而無聲權貳邦計綱目咸舉乃以歲月叙進應于陟法詩曰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夫有德君子以樂易干祿而居寵無愧於汝有焉　吏部員外郎鄭縡轉朝請郎　爾以稱職受寵不懈益虔再加命秩申錫爾祉夫君子有勞而不伐得位而民悅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於爾以之　韓琚降授朝請郎制　朕垂意四方不遑暇食庶幾小大交修同底于治爾轄遣部令嘗不體國馭過之罰其可已乎劉後村集朝散郎知建昌軍魏峙職事修舉轉朝請郎制　朕嚴名實而嚴殿最於郡國長吏精汰其譽望而罷懦者其有以廉能自著見必尊顯之爾相家子投名城無厭刑咬令

而雄狡服不巧取豪奪而財用足其士皆曰待我有禮其民皆曰拊我有恩一郡之廢者舉蠱者飭朕聞而嘉之式陟明廷典也增秩漢制也爾既能善其始又能不倦以終之則可以對揚休命矣可范石湖大全集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鄭聞磨勘可左朝請郎制　五禮教萬民之中既分卿職三歲計群吏之治並舉國常具官某以卓躒不群之才當疏通知遠之學溫恭朝夕屢造辟以盡規務發文章方挾天而摛藻紬繹金華之業恭谷王前之班適會課於官成當陟明之功令用陞顯級其對明恩陳止齋集朝散郎煥章閣待制兼侍講來集登極恩轉朝請郎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閔焉惟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厥我周成子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學先聖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長不苟合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嘆而不忘也長於諫帥孫焉時起肆予初政式遄其歸處之次對於以勸講朕將虛己聽焉爰因大賚叙進厥秩雖曰舊章亦朕美意可鄭起潛立庵外制降朝散郎王埴復朝請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頃餉臣論爾沮擇恐得無罪今請臣為爾昭雪其復故官尚懲前事勉圖後效以答我扶植之意矣[illegible]集經降落直秘閣降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世祿之家罪克[illegible]

誠也爾澤主長從秦之門黎酣貴肯之習所至居官一切以治辦聞政以鷹擊民以狠牧吏以虎而冠不但越吾禮法而已惡聲既著公議弗容㮣職鐫官尚曰輕典可　年元龜降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守令民之師帥也爾忝自兩科行不素飭居亡鄉曲之譽仕亡循廉之政宰永康守涪陵俱以贖聞於大夫諸侯閒尚何以師帥元元哉姑上兩階毋忘三省可

全子材降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馬跡先之愛將而衛亭之功所不容元誤試之前鋒而潰壘之敗所不貸將爾節制於范師不以律既僨於洛辱奔於淮又以輜糧器械委棄於唐是再北矣范首以狀聞臺臣繼以章上貌官鐫秩俾侶于衡山之雲尚聖朝寬厚之典可　韓大倫降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朕聞廉吏興化之本也爾都賦輿以不賄聞於諸侯宜其可以化孫恭鎮戈矛矣共武州事曾不浹日悉起嶽卒之閑置亦遣將之不幸耶臺臣以否律告朕不得不行其言姑鐫一階毋使廉士夫職貪夫妄利可　張邦之降授朝請郎制、敕具官某朕惟古人不以一眚棄士汝屢眚矣朕以其為先朝執政之裔且才而藝故每洒濯而用之今臺評猶爾置迷復而不知返耶雖然書心畫也心正則筆正矣其鐫一秩式副爾心可　貴學行降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蘊發廣惠百姓夫職不

縣爾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無仁愛德惠以撫摩瘡殘而乃科丁鏹械搉價又從而槌剝之何紛然其擾也部使者以狀聞豈容不鐫秩罷官以謝循之百姓可　王埜特授朝請郎制　敕具官某世嘗謂儒者不知兵抑不思我戰則克好謀而成皆儒者事方盜發昭武汝以書生將兵唐石左剪右屠盡殄其首戰則克也既佩州印紋新軍不執姦伏未發而預防逆過卒翦其牙謀而成也朕既賞唐石之功矣則如本軍撫馭之勞何爰一秩不以為百吏勸可　洪咨夔磨勘授朝請郎制　敕朕制爵可以馭貴而不能以靡天下之異才限年可以勸功而不能以屬人臣之高節今有恬退之士拔諸廢閑之中不登周官計吏之書弗隸漢世考課之法蔽由朕志既別汝能具官某質美而材良氣剛而識正考文稽古當在言游之科守道安貧能尋顏子之樂一自直言而去國蓋嘗簡任之在心故於遷陟之間越厥拘攣之外十載不中磨勘在神宗時則有典禮之官終身不叙平勞在孝廟時則有勸講之士用加特命併理前階以消躁競之風以表方廉之操可　追官勒停人張宗濤叙復朝請郎制、敕具官某節義天下之大閑寬大聖朝之厚澤蕃川之變衣冠之被汙者不但汝一人也原咎責振滌瑕朕方與士大夫更始如爾元階可忘執叙可高著齋藏垣

類藁沿江制置司參議官李曾伯特轉朝請郎制　諸灘之截合肥為虜窺闖士大夫同心德以禦之爾素有康時之志聞命赴援至則從兵登陴盛士氣而沮敵謀勝勢一成虜鋒翔引去干城底績爾乃居多用進一階式昭懋賞王東牟先生集朝散郎直龍圖閣程昌禹朝復朝請郎　敕具官某兵興已來人懷自謀其有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者雖有小過爾當宥之以勸能者爾前自淮蔡徙于荊湖皆履涉艱危以身犯難斯亦勤矣比因敕省進叙舊階而有司謂爾尚在譴何法未當得特從寬典用視疏恩夫拯塗炭之民行勞徠之政因時施設爾所敢為亦能不尚威名豈急功利則讀書講蘄亦何畏哉其既乃心勿替朕訓可綦崇禮北海集朝請郎揭詞（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太子侍讀勝緋魚袋楊萬里朕妙柬耆儒列之儲禁若經若史敷繹發揮必期有補於聞見固不徒倣古具文而已唐臣諫篇登為徽卷嘀爾顧可後諸爾以淵源正大之學再召為郎登列屬於樞廷彷徐華於宮案凡請說講劘之次皆箴規為貴之言直諒不阿忠嘉可尚一官之賞未足以酬卿也惟替忱誠勤節論切事情道本仁義數十百篇之旨爾固知之執失諮欲見於舉行尚毋嫌於條奏可特授朝請郎蘇東坡集黃履磨勘改朝

請郎誥詞　勑漢孝宣帝厲精為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輙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為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奬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爰以叙階其益勉於於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衛後樂先生集　制請郎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會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澤依前官職特授龍圖閣待制封賜如故誥　日旬承流緬想六卿之風望河圖帙對首躋九關之崇職爰錫贊書式昭殊遇具官某天資端亮器度恢閎正色立朝風脈持衡之論至誠憂國每嘉謀策之忠遠晉長於七人遷疏榮於八座俄厭承明之直久從真館之游未登獻為采深簡注禁中吳之擇守起舊德以殿藩靡煩歲月之淹已載袴襦之詠俾還西清近侍之職增重右輔師帥之權均賦息民豈特銷歎愁於田里訓戎整備尚期壯屏蔽於京師庶幾憂顧之寬不負保釐之寄亟祗洪渥佇俟嚴閣可　鄭惠叔歷官表奏謝朝請郎表　臣某言准告為皇太子宮講春秋終篇臣曾充侍講蒙恩特轉一官臣已望闕遙謝祗受訖者鶴禁具僚耆叨進講麟經徹卷均沐疏恩祗拜訓詞之榮不勝僥倖之懼臣某中謝伏念臣起家寒遠涉世迂疎資不副於虛名學未聞夫大道頃以備員於太史雕而列屬于承華入侍經帷獨執春秋之一藝具陳當見何裨日月之重明甫浹周朞即塵外補歎意七八年之後尚媿萬一分之勞覽奏終篇蒙名進秩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神參宋述聖學高明立教宮庭本文王為世子之學推崇君父取孔子約魯史之書歷命儒臣勸講儲極畢該大義被以殊私臣敢不退省所蒙將何以稱鋪陳印綬掩漢儒稽古之功歌詠本支過周室卜年之曆臣無任張舜民畫墁集謝轉朝請郎表　有命自天無功受祿心非土木感極涕洟中謝竊以黜幽陟明虞舜所以熙載大比計治周室所以達衙故有三載考績之科八法馭吏之典迨夫炎漢尤重守臣有功則增秩而賜金無狀則免官而下吏洪惟昭代祗率舊章豈無不次之九恩以待非常之顯効自餘常調一準年勞如臣者樸樕散材望歸華簡望不踰於州縣任有愧於兵民已閱卅年未嘗報政攻堅採曲徒矜累月之勞掄紱升階動有垂堂之戒雖云序進實愈超資此乃伏遇皇帝陛下秉六御天登三協帝臨下御衆則得寬簡之要知人安民則體哲惠之資久淹之士悉歸諸福之物並格霖九霄之雨露澤萬里之桑榆待華長沙豈特土風之卑溼遊心魏闕若將老死於江湖陸佃陶山文集謝轉左朝請郎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蒙恩授臣左朝請郎依前充龍圖閣待

制差遣勳封賜如故者奏課上聞章叨於歲比叙官增峻誤被於階升閒命若驚撫躬罔措臣中謝伏念臣早緣雕篆獲際盛明以閭巷孤寒之跡生參朝廷採推之不次入持荷橐久忝星闈日月雖勤事功蔑著比丏居於藩輔方勉奉於詔條尚未報成復蒙進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光必照廣覆無遺不棄簿材曲矜舊物豈獨舉陟明之故典蓋將勸循業之厲官遂致庸微亦膺寵渥敢不銘肌淪髓擧堅頂踵之捐續短增長仰答靈天之賜臣無任洪平齋集謝特理磨勘朝請郎告表　臣某言恭奉告命特授朝請郎者課格三銓尚計升籍秩陛二等忽冒紫綸轉牒爭以光榮拔澤滲而魯屬臣中謝伏念臣學惟守僻志不量難明主樂忠雖異龍而不忤柄臣忌直竟編虎以冥逃投閑三祀之餘行盡百罹之外會恩不省引咎誰憐元成玷闕之詩動心有益泛濫黨錮之傳責命何辭浩日月之居諸欲乾坤之軒豁晨脫深宵夕趨要塗用撲疾以離危泰包荒而終吉鑒觀素履知無一朝泥滯之心考最踐更念有十年不調之歎俾還官簿與進文階歷觀大化之更無若微生之幸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惟皇作極觀過知仁謂靜者無營臣之靜猶安於拙而退者不競臣之退乃厄於窮通為華衮之褒昭示緇衣之好蠲除跡新渥一洗舊愆臣敢不懲迷復於前衍俄升於後終身不理磨勘因懲浮點勸講之官當制封還詞頭尚勉康定代言之職臣無任鄭惠叔歷官奏表謝皇太子朝請郎箋　某言准告為皇太子宮講春秋終篇某曾充侍講蒙恩特轉一官某已祗受訖者儲闈勸講舊之勞能魯史徹章新承寵渥得非所望居不自皇某中謝伏念某寔賴不靈單才自耆學古而見道遡遠反身而寡過未能發充中秘之負濫綴承華之屬博開道術無非左右之端人獨挹遺經莫究始終之大義每因侍學常竊慚顏自一去於宮墻已七周於歲籥敢意終篇之奏亦叨進秩之華茲蓋伏遇皇太子殿下仁孝日聞聰明天縱問安侍膳不忘朝夕之勤遵君奉親更達春秋之指篇章講究德業崇成凡預經帷悉沾恩紀某敢不益堅厥守思稱所蒙引唐士以討論尚想退朝之暇拜漢廷之賓賜愈知稽古之榮感懼併深敷宣罔既

朝散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吏部置朝散郎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朝散郎從七品上（[illegible]）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朝散郎易起居舍人及中行員外郎

事實輿地紀勝呂摭紹興十七年被左朝散郎貶梧州秦檜追恨呂頤浩不已故也　尤焴朝散郎寶慶元年二月到八月罷增給兵糧軍士為之立祠台州府赤城志王挺濡須人字叔長相山先生之道之孫樞密使藺之姪龜湖先生萊之子嘉定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該登極恩轉朝散郎寶慶元年二月三十日轉朝請郎十一月十七日除工部郎官刊龜湖集　王佖朝奉郎在任轉朝散郎淳祐元年三月十四日到任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去任救荒有大功修州學行鄉飲修釣臺書院始教養嚴氏子孫　章大任朝散郎淳祐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到任淳祐九年九月奉旨轉朝請郎通學溝導貢院水溝官渠修四門城重建南樓正壽漏增置備安庫除山寇懲狠竊均監船助募役田助威惠廟春祈秋報田建威惠廟魁星樓重新公使庫南康志劉漢傳朝散郎咸淳七年到郡首行淳熙荒政出鎮宅錢捐己俸以賑貧節用買田置惠民倉增請命得蠲省所折帛版曹緡錢撥惠日廢寺田穀七百碩助星子月解軍糧創白鹿洞貢士莊修流澌橋新英祐廟移創郡事廟復文公金夫容觀愛民重士興滯補弊政績難以具述劉攽彭城集朝奉郎試禮部侍郎陸佃可朝散郎制　勑以德詔爵以庸制祿朝廷所以登進材良求舉中

外采嘗遺於踈賤而況於廷臣乎具官某文藻華絢器宇夷曠直哉惟清是以典朕三禮婉而成章是以付之史筆逮于考績燁著善最宜因寓祿之資叙進陟明之寵敬服休命以永終譽可　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王震可朝散郎　勑考績之法所以摩礪多士乃自唐虞行之矣具官某文博志修材俊氣勝內參法從外領州寄民譽成服吏課處最有司舉歲月之效易以指口本朝崇明陟之典亟其詔祿俾從進秩用稱恪居可　朝奉郎權發遣建昌軍張升卿叙朝散郎　勑具官某向者奉使嶺表鎮撫蠻服盜賊之發不能檢察奪官貶秩退守私壘歲期當叙宜從事復爾前以謝洗風貫既還陞遍舊朝之予奪纖介不欺今此新恩是謂加等既被優渥思所報效可兼崇禮北海集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充兩浙西路安撫使葉焕降授朝散郎制　勑府師帥之託莫尚於循良制方面之雄尤先於鎮靜苟章奏遇宜抵讁何具官某夙有能名疑堪劇任爲代帥藩之寄俾增州牧之權邪能慎重以濟功乃爾狂躁而生事請不待報輒募兵於他邦用非其人幾召亂於屬邑顧京口要衝之地正江津備禦之狀輕舉若斯設施何賴聊示黜官之罰用懲失職之愆往悛前非尚圖後効可　轉朝散郎制（紹興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勑聯法從之遊

列雖無待於次升嚴攷績之奏章固必繇於叙進爰舉陟明之典式膺增秩之恩寶文閣學士左朝散郎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辭儷卿雲學窮游夏蚤持荷橐入踐玉堂顧相應以義理之文乃闕勞於侍從之事迄茲滿歲在法當遂通班內閣之華仍處珍臺之近併疇爵邑就峻文階祇服賚書毋亡欽納可特授左朝散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高密郡開國侯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潘良貴默成居士集祖秀實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爾將漕於外久稱強明聞者奪官乃坐淹緩有司稽狀謂已再期在法不忒宜還舊秩往其祇服尚慎旃哉可張廣東窗集鄭剛中復左朝散郎制　勑朕視仁壽郡既展蚤親之慶敢遺有罪用覃及物之恩凡麗丹書悉從昭洗具官某早脩器使服在通籍人則才華蔚為臺省之望出則威重遂專川陝之權頃緣微文時既久屬茲克大之澤宜從牽叙之科朕命悉休爾惟自勵　與特磨勘轉左朝散郎　勑言揚德進越等夷所以用人月要日成循資格所以計治從臣雖吾之親推考績必付於至公具官某識造幾微學通古今議論辭情敏高專對之能容止詳華式壯周行之觀頃自冬官之貳擢陞常伯之聯嘉乃靖共載稽閥閱用申頒於明命俾序進於文階雖有司存為恩

則寵洪遵小隱集左朝奉郎試給事中兼同修國史兼直學士院周麟之轉左朝散郎制　朕登用侍從求之如不及然於進律之際亦未嘗虛授所以示公道也具官某文章行義爲世聞人簡在朕心循都清切夫上玉堂夕瑣闈紬金鐀皆搢紳之妙選也而爾實兼之可謂寵矣至於歲成增秩厥有司存往其祇欽無怠默吿汪藻浮溪集給事中王綯復朝散郎制聖人之心如權衡之公法無私者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具官某頃服禁嚴職當獻納而失於詳慎至陷小文兹被湛恩宜除宿衍俟辭謹初豈有於他賜顧予庶幾尚何憂於貳過其悉纖介而廢激昂劉後村集朝奉郎行大理寺簿郎伋前任分司來石茶鹽所撿閱官賣鹽增羨轉朝散郎制　國家大計十之九取諸煑海故鈔引流通而無壅必為鞭畫算之有人爾前以才選分司來石榷息之入有增無虧爾不憚於宣勞予豈容於吝賞可　朝奉郎謝奕楙以前任都大解發新錢綱及數轉朝散郎制　冶鑄歲以十五萬緡為額反額者賞其來久矣爾建鉛臺善於其職新錢源源纍纍而至有司上其功狀如格乃還華秩以旌賢勞可　朝奉郎家遇以修浚靜江府城也轉朝散郎制　先朝既平儂寇首城桂州厥後承平日久城圯塹湮恃險不戒爾佐閫幕能與將士叶力疏浚

一旦猶至卒能與城俱全可以言智矣俾進一秩以酬前勞可鄖起潜立庵外集降朝奉郎陳集敘復朝散郎制　明禋肆眚滌瑕蕩穢而鏡至清爾以微文自累茲用洗丹書而歸皇極其復故官思稱朕祓拭之意衛後樂先生集朝奉郎行太常寺主簿劉彌正差出淮上相度驅磨措置事件有勞特授朝散郎差遣如故　朕操馭臣之柄有勞必錄所以存公道示激勸也日者兩淮貨泉壅滯出納隱欺重水潦之為災廸春和而議伻爾以儒者護練將指咨詢得其事情馳以歸報爰進一秩俾旌爾能其益勵於遠猷以對揚于休寵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朝奉郎吳絹可朝散郎　勑具官某新壘告成稽其功次汝以外臺屬官寄預供億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程忠惠先生集吏部員外郎鄭絳轉朝散郎　賢者務於事功志於職業毋以爵賞為也然朕賞賢者使夫喻者有所勸勉媿恥以為賢於馭從一舉而兼得豈徒然哉祇奉新命益率爾常　江西運副張根起發直達斛斗數多特轉朝散郎制　古者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夫尊以朝廷之爵位顯於國人之觀聽而衆不與可乎朕明用功伐詔于有衆使賦祿者其與有辭焉賞不濫而受祿者其食不浮於得無愧汝既安矣孰不汝安吳泳鶴林集龍遊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師行千里其誰不劬勞

叔子料敵之精也適者韃人犯我夷陵焚我郛壁爾為之守徼遁不敢為圖敘聞敵至則委民社倉廩府庫而去之朕何賴焉薄鐫二階用警列雉可　程植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茂林居亮之腹爾為郡將王丁赤籍缺而不補乃利粮估以為己貲脫有一騎落於邊關其何以寬朕顧憂乎即茲一責合議薄懲可　李知孝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官師不恭有常刑合正朋姦之罪司諫佐王用經典未孚衆論之公爰申忠讜以警頑愚以爾詞辯而行說外良而中深挑標朝紳顯濟權門之惡喉使臺擬陰為羣小之宗至於鼓弄是非之黃旦嘗天之月蓋盧杞延齡之裔而惠卿邢恕之儔如彼職凉豈宜式內朕方更新萬化收召諸賢謂艾草不除豈幽蘭之能殖而梟巢不毀何祥鳳之來儀亟於半夜之閒聲此二凶之罰疾雷破柱弗容漁號之稽留滄海納汚仍示鴻恩之寬大繼以中臺之論奏申之後省之封還僅鐫華階猶寘旁郡正卯之惡有五既寬兩觀之誅帝堯之宥曰三姑從崇山之放史深退省以蓋前愆可　黃埒落直秘閣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州郡官軍相挺為亂不但當抄冀虎也朕不敏明智弗能燭遠以銷未形之患爾幸得備郡守號曰主將妖御失策鞠成凶禍甚至縱火城閩衣冠華族俱為之墟藩汝安得不

其咎既難已臺評亦當以失職坐可　鄭揚祖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蓋獻子曰畜馬乘不察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言享民之奉者不當復與之爭利矣爾為牛判史又攝州事不能分其利以布之上下而低昂物價以取贏焉則幾以吏而商也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朱偫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漕江西之粟以實淮壖為此也爾俾隆興受和糴之令適值歉歲王人謂汝不能統一粟以應期會豈汝之辜耶然不可不存體統也姑鐫一階嗣有敘用可　王共亨降授宣教郎陸皇降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等郡有丞貳蓋欲與我良二千石共理吾民也爾共亨倅合兒爾皇倅兵門皆半判史不能同宣教化而厲民自養倚法以削豈朕加惠元元之意乎各鐫一階毋忽三省可　陳隆之敘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小廉曲謹不以貴英雄也爾少自慷慨馳騁戎馬閒數建奇績一官何足累汝耶然今汝顯矣廉以治民莊以涖眾思稱觀風之職可　馬光祖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歐率昌糴四百萬斛從邊賜爵關內侯後之以道難被賞者實昉于此爾以儒生守高沙郡雖於戎事非所閑習而木饑水毀之後迺能峙糧於倉儲芻於庾視舊將所耗乃倍蓰焉則亦為有勞矣晉陞一階以勸來績可　楊公説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

薦歲饑荒犯邊潰卒挺亂鄉衛要之道爾當使之那鄉守定子既以干城上功爾俾爾乃能明作城壯鄉丁屏蔽一州賊人睨之弗敢近則次於定子矣若錄其功故升二等尚慶殘風為守相焉可　王埜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頃者蘄賊衣兒不式王命爾攝昭武乃提兵守隘逆邀其衝官軍既會知略輻湊遂克殄殲醜類實惟汝能特升二階申勸列雄可　杜杲敘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六月出師古人所重千里饋餉戰有所乏資者三京之役爾既條其不便而主帥乃以糧道不繼為言是汝不能盡其辭也今覽來章陳義慷慨朕為之憮然盡復故官以伸冤結可　顏戣特授承議郎游一龍特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等蠢爾黎蠻干我王略爾一龍作于瓊山智略輻湊乃能設諭賊黨面縛以降爾戣起于廉藩蟻義如虹乃能殄殲渠魁斬首洗戮二人者亦可以為雋功矣各進二階體朕旌推之意可　劉純可特贈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蓋聞朝歌虞詡伏兵衛捕吏不延書以誇道其事況擊賊而死者歟爾昭武一令耳當官軍環逼坐視之時而乃能捐財募兵勵志平賊七戰七勝而亡身亦殞豈不甚可哀耶申贈二階以示忠魄可　黃炎孫追復朝散郎制　勑具官某坐法而貶會赦而敘郡之貳也爾貳郡洺川攝州宕渠職不思其居為帥

所幼伃下而汝死矣累經赦宥朕安得不惻然追復故官庸示哀恤之典可

馬様叙朝散郎制　勅具官某往歲蕃虜犯關控兵之將與扞敵守關之臣望賊而潰惟風而奔去者有相摩地相屬也爾以儒生守洋川郡當賊馬馳突無尺兵在手乃能結聚居民保於境上獎率將士同復漢沔可謂仁而勇矣當在封賞之科而反貽史議朕爲之憮然敷叙元階往其祇服可

制必端叙復朝散郎制　勅具官某昔盜起京西光化守臣棄城逃時當所欲罪之決范仲淹欲薄其罪我仁祖竟從仲淹議至仁也爾昭武之罪實類於此矧經赦宥可不以元階叙耶惟一乃心毋貳其過可

宋明遠叙朝散郎制　勅具官某糧道不繼蜀師所以還糴穀既豐羨人弗敢動二事古人所難爾之不稱其職是過也既以過而勅復以能而叙朕於爾明遠夫亦何心之有可

馬光祖叙復朝散郎制　勅具官某昔晁仲約爲高郵守賂賊猶欲重其罰仲淹欲薄其罪蓋仕於邊州者誤法有時而不同也爾守高郵恪謹侯度師不厭飽亦欲以廉律之辟矣然一眚何能揜大德耶還爾元階服吾新命可　高著齋薇垣類藁

淮西撫機趙希瀞催趣應援安豐人馬督辦錢粮有勞特轉朝散郎制　魏家內天豐閒不解者踰月城孤援絕其勢不支爾以幕府督餉濟師其動至大舉

聞爾勞用陞一級益闡來效以稱所蒙

通判真州劉集義應辦有勞特轉朝散郎制　虜衝淮濱饟備爲急匪得通材身任其勞罔克攸濟爾奮自儒科備諳疆場之事分劃儀真屬時孔棘糗糧芻茭無敢不供士馬得以無乏部使者以狀來上何惜一階而不懋功　蘇頴濱集

曾肇磨勘改朝散郎誥詞　勅上大夫有常秩者皆得以叙進至於近侍之列優以三歲之典非謂從官親近侍而特私之也進用賢才理有當爾具官某學術精博道詞甚工操履堅正遇事不苟比司國史煥乎筆削之華進領掖垣確然議論之正有司考績於法當遷稍陟崇階增重要職勉服寵光之厚益思報稱之宜可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誥詞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績朕兼此二柄以御群臣故雖六事之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恬於進退不以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既已重其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呂忠穆公集

謝特轉朝散郎表　救荒布惠方祗温詔之音撫賞遷官忽拜中天之命省循非據戰恐交懷（臣中謝）伏念臣本乏才能誤登科第橫經勸講首尾十年隨牒宦遊積逾二紀間蒙拔擢稍預使令惟高陽一路之衝總朔部十城之遠

河流橫亘稽事艱勤塘水淵漫地形卑下溥有雨潦之患頗多萊芑之廣上聖勃興邁禹湯之獨智匹夫不獲軼堯舜之深仁至乃親灑宸毫薦頒詔檢廣給散以惠細窮營居處以寓流移大開倉廩之儲蠲免稅租之入展閱借貸遵奉成書拯救撫存不拘常法精誠感格品類昭蘇舉無疾疫之災各保安全之慶羨藜茹粮變饑饉而爲豐年里頌塗歌改呻吟而成和氣於穆帝王之德克配乾坤孑然螻蟻之生何裨毫髮遽茲進秩尤懼瘝官此蓋皇帝陛下明協照臨功參化育敷德澤以厚下操威福以馭臣視民如傷既恤災而有政勸功以賞又録善以無私是致妄庸亦叨甄奬臣敢不夙興自勉夕惕載思永堅忠孝之心益厲報酬之節　韓駒陵陽集

謝轉朝散郎表　（臣某）言准告伏蒙淵聖皇帝覃恩轉（臣）朝散郎者爵秩方增寵章薦至義無虛受法不容辭（中謝）伏念（臣）拔光見牧坐狂中廢及靖康之臨御蒙任遇之非常兩修禁嚴之書三佩守臣之印復西垣之故步陛内閣之新班黃紙屢除方慶非常之遇翠華忽遠空懷欲報之思豈謂頓于喪亂之餘尚舉前日序遷之典初唯感涕久更慚顏伏惟皇帝陛下體文武之茂勤躬堯舜之孝悌毋緣義眷未棄孤蹤然臣朝烈炎高家居息伏平戎禦寇嗟綿力之已衰尊主庇民矢此心之猶在臣無任對給事集

謝磨勘合轉朝散郎表　一麾假手已分黜幽三載借勞乃蒙增秩拜恩知幸撫己增慙（中謝）伏念（臣）學不知方才非適用徒遭休明之運誤蒙神聖之知擢自冗僚首之言路訖無云補積媿空餐比緣抱疾之餘竊覬承流之效尹任未聞於涖勉循兵已抵於譏何方深竄極之憂敢冀褒嘉之及載循忝冒彌切驚惶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海涵至仁天育乎奪本馭臣之柄黜陟乃考績之公故雖至微亦不偏廢臣敢不仰承眷注祇畏明威貢館技閑庶獲夷瘳之福餘生未泯誓圖報塞之方　張紫微先生集

轉左朝散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二日准告磨勘轉左朝散郎依前充敷文閣待制知衢州封賜如故者分符出守愧乏休稱會課當遷誤蒙信賞被寵光之仍至顧瑣質以奚堪祗受靡遑凌兢罔措（中謝）竊以虞舜極無爲之治乃三考而陟明成周興泰和之風以六叙而正吏允備彝憲允屬熙朝伏念臣賦性迂踈遭時休運演綸罔任已叨鳳閣之詞臣試職承宣復縱甘泉之法俶才微任重器小恩隆敢意序陞深憂曠責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廣績其凝黎民於變乾健而寧萬國通追帝王之殊勳離明而照四方盡復祖宗之舊典誕敷湛露敦勸臣工是致庸虛亦霑異數臣敢不仰遵聖訓恪奉郡條誓殫撫字之勞期荅生成

之賜咸興夜寐戒伐檀食鄙之譏時和歲豊歌既醉太平之盛蘇穡雙溪集謝轉朝散郎㒺　右穡啓准告轉前件官者伏罪允倸庀工陳力偉中興儀典之舊課攸司棨觀之還委轉落成計功于爵濵綵綸之惻怛陟班叙于崢嶸微夫草木之生洪於雲天之澤偃僂祇命跼蹐衔恩竊以階太平而禮樂興觀會通而聖神作豈干戈倥偬之後廢文物聲明之聮誠習肄史始之秋副跂斧觀瞻之衆東觀曲臺之秩多得殘書總章衢室之間咨訪故實誠稽古制令之際聊息馬講藝於簽循技派而尋根源酌沿革而求通變順遂品彙統叶天人豈庸末之所知賴真儒之爰立鴻惟主上備雕玉之龍駕建虹霓之旍平三辰旂旗前殿正衙之仗衛五色比象太室親祀之文容俞九奏萬舞以祝南山天日澄廊製六樂三雍以納和氣遐邇允諧蓋叔孫綿蕝要務則漢高知皇帝之尊張純啓詔引經而光武定禘祫之議昔犹嘉會今固昌期典章著明英髦雜遝抱圖諜鈆槧而訂議者殆國僑向戌之儔執斷鍛窯鑰而情新者必歐冶工倕之侶栽成裁其允副責成殆將比三代而得同何特起二漢而馳赫稱絡督監掌展党恪恭懷敗材傷錦之羞祇注瓦鎔金之戒幾希慶扁鎟輪之斵敢萌爵祿徐疾之心幸無苦窳之嫌各竭精能之效恃上仁之陶沐俾下情之奔趨悉旹樂職之常站充鄙儒之賤近蒙奏薦遂玷恩光再惟太師公相粟高明磊落之姿佐濤哲皇極之主嘉謀猷之凝遠德美利之無窮大節大贊扶映前後一心一德致理清寧從容兩社之間進止弗失尺寸蒼狩萬機之會酬酢不改色聲貫穿流畧而諳涵師範群儒之視倣自得乎度數紀律之表研精乎載籍根本之元發端右文贊翊洪造緝熙鼎畫和洽光明搢紳孰不盡乃心砥度亦使同其利念稍瑣進跡之迹抹膺未育進之勸假借頗收庇燾迋拙猶方且激昂志見微宋事爲叩閣懷舊未爲報效孰經授道久願依歸上恃寬洪恕其腆懦張舜民畫墁集復拜朝散郎　曾爲朝散已多時起廢皇恩許再爲學得子文無愠色笑他白老强題詩雖無妄想追前境猶有貪心覬後期祗向今冬求致仕要將恩澤與孫兒

通議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通議郎煬帝罷事物紀原唐貞觀十一年定令改隋通議郎爲奉議郎

給事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給事郎煬帝移給事郎名爲門下之職位次黄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給事郎正八品上

承奉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承奉郎煬帝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承奉郎從八品上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奉郎易大祝奉禮郎[illegible]　[illegible]

事實瑞陽志雷作字天起新昌人爲均州録參有茶商十餘人捕訊者以爲真盜作爲理出之太守尹機參督府謀議選守遂一府事皆倚之方薦其材乃慨然求歸事上改承務郎致仕遇慶壽恩加承奉郎年八十六卒宋劉攽彭城集朝散郎王平可朝請郎朝奉郎宋㴐視康可並朝散郎奉議郎王叔憑可朝奉郎宣德郎李世南可通直郎承務郎大理評事錢孟可承奉郎餘並如故制　勑具官某等朕惟法令者所以爲天下共也而繁文奇請日至月增不惮刋改以求其中爾等俱以美材而應慎選則筆削用成新書皆其恪居推以懋賞進階一等是爲渥恩可　承事郎王仲煜可宣教郎承務郎孫積可承奉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令之下涉及在位如雷雨之於百穀草木無不甲坼者豈以其微小而遺之歟爾等預列縉紳齒于元士膺慈慶澤例進秩級勉恭立志用對休命可　賜同進士出身右班殿直子㴐可换承務郎左班殿直令緋可换承奉郎　勑具官某等國家開設科選詳求才諝能者取之無間疏逖制爾轄趾公姓天潢餘潤不以膏粱自逸而用經藝修己因其程文賜之名第俾遷優秩爰齒多士方今將厚邦族誘進初學故其課試之法異於寒素至其改官將責實用勉爾勤慎以集休譽可韓駒陵陽集承務郎石敦義郎夫特承奉郎　勑具官某汝調民兵護至塞下風霜溪澗山谷阻修而民無逃匿者汝有勞焉賞以酬勞不於汝吝可李壁鴈湖文集方瑜降承奉郎制　汝吏以貨易廉吏以行商抑宗元之論切矣况於盗販官物取贏自豐其賄貨商不亦甚乎爾弗循廉隅爲長所劾閱視其狀鐫兩秩而兄之往罔洗滌無卒自棄周益公大全集建寧軍節度使士列遣表男忠訓郎不能乙休士太男揀文質特换右承奉郎[illegible]　勑具官某祖宗時以儒科易武弁者多矣近世一切反之將門戚里朱紫蓋相望也豈於吾宗室之老獨有所靳而不徇其遺言乎寘爾東班尚識朕親親之意可吳泳鶴林集邵該贈承奉郎制　勑具官某三衢翁適幾可項者愚民盜弄兵於於山谷間爾以大冠黄綬里居淳安乃能捐家貲以募兵參畢議以厭衆勞於王事致殞元身則飾終之典朕何爱焉增秩五階可謂異數蓋徒賁於幽夕亦以勸於將來可慕容彦逢摘文堂集西頭供奉官賈理可特授

宣義郎右侍禁劉奎可特授承奉郎　勑具官某爾材質之美列于右銓命試以言條對可採宜陞厥序進易文階選用自茲往其祗服可　文思副使董宗師左班殿直吳本差使元玘西頭供奉官監貴充等池郡師中可各轉一官監安邑池儒林郎史安民可承奉郎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協力服事咸著勞能宜進厥官以示獎激往其祗服毋替恪勤可蘇頡濱集致仕馬充等以登極恩改承奉郎告詞　勑具官某等爾以耆年知止退安丘樊稍予續服均霈多士進秩之寵隱顯同之往服異恩以介眉壽可夏文莊公集謝加承奉郎表　（臣某）言今月某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伏蒙聖恩加臣承奉郎仍放朝謝者告瑞公朝獲三篇之秘牒畢恩麻品降五色之乾文龍雅踰淮驚惶失次（中謝）閒魏闕宸歷階琉炭分唐提帝闢散官攸設所以旁照等列下懋勲庸在我民時譽爲華貫恭惟尊位皇帝陛下元功無際盛睟存臻馭萬國以器名勵羣臣以祿位苟非久歷年所克荷官常則命不虛行恩無妄受如臣者學慚多士官忝爲丞素微擴草之功獲被如春之澤敢不盟心白水誓節青松請纓當効於終童求試頒布於賈傅庶傾塵露上答蒼穹

儒林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儒林郎（杜佑通典隋五散官品秩前史皆林仍之又）煬帝罷又改秘書監爲省置儒林郎十人正七品掌明經待問唯詔所使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儒林郎正九品上宋史職官志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又換選人七階以儒林郎換節察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儒林郎從七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儒林郎從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儒林郎從六品（[illegible]）

事實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滿琦循右儒林郎制　勑獲盜有賞所以報功輕重之差存諸格法今茲珍寇爾預有勞集秩疏恩益以示勸往思報稱可不勉哉可張擴東窓集張允蹈循左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江西群醜嘯聚倡師翦滅爲無之事爾與有勞肆頒濡恩以昭信賞　高舉循右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比者戕艦庀工如期而集爾以州掾協濟惟勤用頒濡恩以爲趨事者之勸　周淵循右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推鹽之利閫計是資推行有方允賴能吏爾善於其職以增羨聞俾進一官庸示信賞　任大方循左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間者西師野次饋餉惟艱軍無乏興爾亦協力進階二等用旌其勞　趙彥楨給左儒林郎　勑具官某間者宿儒閩中緝治營壘爾以縣令預有勞能賞典之頒尚稽真授申錫書賁其務欽承洪文安公小隱集右從事郎張翼循右儒林郎制　奉使大金賀生辰使宋之才下准備差使爾昔從信使言邁遐塗褒典未加可忘增秩其思勉懋以稱恩榮洪平齋集城固縣尉趙僎特轉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尉黃綬卑秩也苟志事功必露囊穎爾擊于遁瑣克賛戎捷進秩旌能益勉勿懈可　韓祥轉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江東荒政之講民無捐瘠夫豈一手足之力哉部使者第勞來上謂爾宜賞真進一列用勸守民可周益公大全集右從事郎國大同循右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前歲閩以吾兵環荊襄陳蔡之郊閱時甚久見功甚寡然不廢吏士之賞者所以憫其勞也例遷爾秩尚識朕恩劉後村集文林郎楊瀚南盜賞循儒林郎制　乃者盜起寧遠延及零陵二邑之民騷然失寧既而遂討平之雖閫臣之功亦幕僚之助爾瀚南與焉其進一資以獎爾勞可鄭起潛立庵外制歸朝人修職郎淮東制司書寫機宜文字李郎特授儒林郎制　慕諸夏則進之出世胄則俟之古之道也爾中原故家拔德歸義輸忠効節朕甚嘉之三進文階以勸來者爾尚一乃心力安遂立功爵賞非所吝也勉之哉洪适盤洲集歸正官張彥循儒林郎制　爾久淪異鄉心在王

室糾合義士分梨偽官幡然來歸宜有褒賞益恩秉勵以答恩休高著齋薇垣類藁循職郎鄭江爲泗洲司理任滿推過淮賞特授儒林郎制　泗淮越在淮北爲風寒劉處允隨牒是州始至及去之日咸有賞比爾爲理掾亦既終更用進三階式昭懋賞吳泳鶴林集朱應之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海瀕盜起于我王略爾海康一尉耳乃能奮躬鏖擊擒賊奴而獻之帥府亦可謂奇功矣進陛一級以勸百勞可　鍾鑑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逆全竊亂士大夫不能臣死城郭封疆者多矣爾一薄領耳無尺兵在手乃能防戰角之突以護逆滿奔馬口之麥以飼王旅豈不賢於扞城之夫也哉姑循華階嗣有醲賞可　趙汝猋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黃綬大縣追捕盜賊漢尉職也曩者唐石之民獷悍弗友弄兵山谷間爾尉于建陽能親率隅總取兇渠而生致之亦可謂不曠厥職矣特陞一秩以爲趨事赴功者之勸可　陳端章特授儒林郎　勑具官某黎人不共微擾海道頻年于茲矣爾以瓊州戶曹乃能深入其阻訓之誥言一矢不馳卒致者定忠信無邪而不可行也晉登二階以勸百吏　王雄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班超一布衣耳能輯和塞上之士椰洋一書生耳能諳曉軍戎之情金陵留守臣辟謂汝起自儒家習知軍務調和將

卒曲盡其情則是兼二長而爲一人也特擢二階以望游藝可　諸葛琰特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當七閩之冠弄兵於山谷篁竹閒溫陵以南爲之震動爾於東北隅授督隊伍器備兵精卒能式遏其德秀曾白其事則爾之忠勤亦可嘉矣姑進一階之華以伸六載之勞可　楊明遠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爾有行有文史而華者也方東朝慶壽七十歲晬內外錫命加恩同與祥風流轉詎可遺汝耶特陞二貲往服嘉命可　任公适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善吏不能爲治自漢然也爾爲諸侯上幕掾刀筆既愆不能察吏之諭致適飾所經賦計臣以膚謀聞此則徒善之過也鐫官一階蓋存體統可　萬悳降授儒林郎　勑具官某嘗舉之令自嘉祐始爾爲州從事而舉部判史之獄再三辭焉涉避事矣其上一階往其循省可　薛述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常平倉漢法也盜用尺少者有罰唐制也爾丞蕭山實掌厥事而啓封擅用積斛以百數計非鐫一秩何以示懲可　趙易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挾銅之禁殃民甚矣大者連艘入海不之問小者一錢之利必索也神皐之不澄而責樸府之滲漏豈理也哉然以言上入尹自引退汝不能無過也姑削一階以示彈壓之體可　趙崇呂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職

閒麟之趾振振公子言其信厚如祥麟也爾寶玉之親出佐幕府不以信厚著而以不才稱解組既歸百謫呈露昔人以去後見思爲美而今乃使人指摘其瑕於其後是得爲賢公子哉褫職罷官以警謾慝可　張先之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思不出位者易之誡職思其居者詩之箴爾餉臺一屬吏爾分司淮安於州郡自不相統屬而乃捷吏淫刑凌蔑州將甚至黃堂官吏皆趨而避之其得無妄作之愆乎鐫秩罷官尚曰中典可　趙烱夫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吏捕盜及七人者有賞令甲也爾爲常德斜掾獄有湖賊防閑不審而乃逸其八焉得不議罰歟一階之鐫薄乎云爾可　趙希絜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丞位高而通以燕不任事固非也然職思其外越受民詞而因以爲利焉則過矣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趙時恪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漢奏罷酒酤而鹽鐵官不興蓋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長山鹽場累政課入虧度說者謂隱瞞地以歸私室汝實致之夫地獻於未解褐之前額虧於已去官之後汝得不執契券以自明歟姑鐫一秩稍存風憲之體可　沈光庚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司理參軍專掌鞫勘不得預簿廩之事雍熙詔旨也爾典獄通川不靖共爾位而占領倉事因以爲利焉宜祖宗設官初意哉姑鐫

一秩爲彼官者之戒可　丘麟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刑之順額獄之教紛圖僑所恥也爾出宰建寧有獄戶之奇而無審克之心人命所係不可言誤也誤至於再矣則豈容佚罰哉其降一階以謝百里可　戴崇昭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獄人之大命也凡麗于辟者必加敬謹而況一命以上哉爾爲郢城斜掾折獄不良衡揚榜楚之苦施反覆弁不堪其虐遂殞厥身爾得無淫刑之過乎姑鐫一階尚曰輕典可　陶永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古之教者師嚴而道尊今則寬且慢矣爾永橫經滁陽齒於平邵弗能模楷多士易於威儀祀之日且崇飲無度其能先人之朔議歟鐫一秩罷官尚可退省可　沈端仁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獄人之大命也蘭溪人有獄罪其父而復孥其子是可憫者爾爲審克官不能察之又曲法以內之寃民何賴焉其謫一階可　袁宜中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晉有偷石頭米百萬斛而治督監者人以爲寃爾汝謂爾宜中一法曹掾爾武陵倉儲錢何而部判史以使盜告弊固不免也而盜之名何忍加汝哉各鐫一階退自三省可　趙時晬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若石洪爲河南從事吏治民寬效功爲天下第一爾爲會稽上幙不知鈐吏愛民而乃耗求羨餘以希進用是所謂剛利於大夫而

私使其身者也豈不有負祝規耶特上一階以警官邪可　朱夢應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適者建昌之亂請軍以搭魁廩給爲辭前車既覆後轍當戒如之何而復躬自鬻塩以毒吾民也既徼二罪合降一階可　施濆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國初置州司理不得兼治他職及預郡藏民法也爾有獄戶之寄而乃出試府幙外領雜事才則才矣而非先王之典況又以賄爲市哉削秩免官尚云薄罰可　趙彥伊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捉船使扶官爾爲留幕有國家之寶藏府庫在焉至則委而去之夫誰與守哉姑示薄鐫以懲百吏可　陳松龍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唐人通榜取士以杜牧之才而武陵必欲推之第一此猶以望選也松龍何能既何人而乃欲儌武陵爲牧之所爲乎其得罪於公議宜也然而名不可作而取學尚可勉而能姑鐫一階其思補過可　趙崇端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秦有揭竿之賦隸漢有採凡之惡于凡民之不獲遂其生者未有不盻盻然疾視其長也江西清邑民以塩爲利爾爲安遠宰督辦太苛不能使塩丁商販作務致令操戈於室是誰之過歟鐫秩罷官蓋令箴也可　錢謙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畔官離次國有常刑爾出宰翁源不能靖共爾位輕棄厥司銅章墨綬

將何所而託乎其上一階以懲其慢可　謀沭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縣令民之師帥也爾爲清流率道愛不聞而視民如仇寵利如刻吏無撫字之意奚用師帥爲哉薄鐫以警令歲可　趙希沛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獄奪於貨先王所戒爾爲郡獄掾而事無大小率以貨成豈朕庶謹庶獄之意乎姑奪一階往其三省可　徐棐降授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有百里之寄而鴻爲小民賊之如仇蠹賊猾吏昵之如親尚何足以爲政哉其上一階亦克用勸可　沈應丑降授從事郎陳叔峴降儒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獄者民之大命吏不奉法而以貨爲市朕甚惻焉爾應丑爲田會令邑有豪大家麗於死辟甘受其請託而不之問究者何所伸耶代以叔峴猶應丑也部刺史以失刑吉各鐫一階爲曰輕典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三　十八陽

郎

文林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文帝於吏部置文林郎（杜氏通典隋散官並取此每文林選擇文學之士以充之）煬帝罷又改祕書監爲省置文林郎二十人從八品掌撰錄文史檢討舊事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文林郎從九品上宋史職官志因刑部尚書鄧洵武請又換選人七階以文林郎換留守節察推官軍監判官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文林郎正八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文林郎正七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文林郎正七品

事實紹興志元徐天祐字一初宋景定壬戌科進士授文林郎國子監官爲人一循古道宋劉才邵杉溪居士集楊壽隆轉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楊壽隆朕祗率彝章恭修大報凡蒞事務爾與宣勤敘進階資以示褒勸往其祗服益勵猷爲可　易鈫充循右文林郎制　勑營田之設以豐軍儲推而行之責在得人今爾堅閑居多備見宣力進階示賞用旌爾勞可　李衍循左文林郎制　勑爾頃緣營造勤於董役有司第賞宜膺敘進寵旌示勸益勉事功可　宋許循右文林郎制　勑獲盜有賞所以報功輕重之差存諸格法今茲殄寇爾預有勞進秩疏恩蓋以示勸往思報稱可不勉哉可　丘翰循右文林郎制　勑凡因討捕有所興廢提兵給餉理實相資爾能宣勤用以不乏肆加敘進往服茂恩可　張廣東窓集富之彥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戈船之功責在近郡爾以掾屬監視有勞宜增厥官以爲爾寵　魏彥朴降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朕宿兵上流永欲時給爾乃慢令縱其滯留扶續之濫何賴焉其褫一官以示薄罰服我明訓益務省循　王杞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戈船之役不優而辦爾以幹敏嘗預有勞其陞一階以爲爾寵　蘇栝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王師在遠糗糧不乏爾與出納備著勤勞增秩之恩庸示勸獎益思懋勉以稱所褒　命召虎張關趙沂並循右承直郎傅侁循左儒林郎張大概俞俠並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比遣樞輔視師江淮爾從其行幹敏有譽宜進厥秩以旌爾勞往務欽承毋忘報稱　張允修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比者戰艦庀工如期而集爾以承屬協濟惟勤用頒渙恩以爲趨事者之勸　丁騤循右文林郎制　勑具

官某間者留都營繕百堵皆作爾以縣佐董役良勤陞秩示恩毋忘懋勉洪平齋集房應發轉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六騑復土五使置官凡倫驅馳悉露賞齎爾祗吏役例進一階　茂對恩榮尚思秉厲可　李璧鴈湖文集鹽官縣尉趙師羽特授文林郎　國家榷煑海之利以佐軍國之費犯者有刑蓋非得已而小人無知每冒吾法甚哉操戈拒捕漸不可長爾職在游徼乃能躬率部曲掩而獲之進秩二等益思報稱　周益公大全集右奉直大夫葉灼男右迪功郎葉均獻錢一萬二千貫循右文林郎　勑具官某入貲賜爵前世有所不免然非迫於養兵而重於加賦則吾亦安取此汝能體國費命進階往服寵章榮其里閈可　劉後村集從政郎德慶府端溪縣主簿趙斐夫特授文林郎制　世之為富者率率歲歉閉糴以自豐殖視鄉鄰損瘠終不肯拔一毛不仁甚矣爾未第時乃能傾囷賑荒費家貲至萬餘緡郡上其事於使者使者以上於朝爾雖已策名而仕前賞其可格而不下哉姑進一級以勸強於為善者可　從政郎廣東提刑司檢法官林祖恭以韶州築城賞循文林郎制　屬者蠻韃深入韶甚岌岌矣爾佐畫籌能與將士叶力增陴浚壕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憲臣言狀薄進一資以旌爾勞可　衛後樂先生集後省令史孫德顯循文林郎制　繫日

之書自朕纂服迄于嘉泰之初元奏篇來上奬録儒獻爾祗事其間名與賞藉俾進一階于以示信勉而共恪稱我思華　劉行簡苕溪集曹芬循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鄉者南安近邑狐鼠嘯呼旋踵就擒爾與有力進官一等其尚勉之可　吳泳鶴林集王梂特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盜起江右長民之官不能安之遂致持刃發廩殃及良善爾邑尉耳乃能殄渠魁散群黨卒底寧一何愛一資不以旌汝可　李說特授文林郎　勑具官某男爵以級論今之尉受捕盜賞亦以數推爾尉丞山功半於十格既應是序而進之可　褚南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為教授者須先正己然後可以率人高宗皇帝聖訓也爾與教維揚挺身不謹臨文則用君父之名而不知避懷利剝闒生員之俸而不知養己之不正何以師表青衿哉姑鐫一階以植五教可　陳亨祖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非託于威惟託于富典獄之大戒也爾為臨川科掾有犴戶之寄事無大小皆背是戒而行之豈朕廣謹庶獄之意哉姑鐫一階尚用中典可　趙希塈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沿江額外苛征紹興有檢察之詔州縣名色收税淳熙有寬恤之文爾司征九江素號廉謹不獲乎上乃以苛取挂於刑章紹淳科條汝豈不熟悉哉姑上一階以存統體可　趙希導降授修職

郎陳懋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昔孔子以冉求附益於季氏欲鳴鼓而攻之爾等為縣佐曹入州議舍不能公勤佐理而乃厚府庫之財豐倉庾之儲閱所言狀豈容佚罰姑從鐫秩往自省循可　趙崇玭特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賞罰軍國之權衡三衢盜起爾以宗英能團結民丁以保護鄉井前之倅以兩階來上後之守以一級審奏朕惟其人之是信也初亦何心之有可　鄧夢龍特授文林郎　勑具官某建邵盜起弄兵山谷間往往而群爾為三州提督官韜溪智略隨賊所發即行勦捕卒使其徒各正邦典亦可謂有勞矣超進三階為服異寵可　李陝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先役之法司馬光猶疑其不便於民也爾為永豐長無德美道愛以子其民而復創助役錢等第斂役既以錢免矣而又可以錢助乎其上一階以為作法於貪者之戒可　謝正叅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漢吏入粟拜爵卒有可稱爾以貲進得于淳安宜以不賄聞而郡疏來上取償於吾民者乃爾罰其可逭哉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吳昭嗣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蕙恩平縣南海郡去朝廷僻遠爾以元寮承攝州事不能敕謹侯度以治育病既屬吏漁民苛取之甚[illegible]使者以劾聞宜也姑止一[illegible]其三省可　陳植降授文林郎制　[illegible]

州戶曹使之專掌倉庾受納欲其平也永春德化盜起民不粒食不得已而賦于官爾又從而取盈焉濫刑肆行冤氣鬱結若據外銓劾上則其罪難催數也姑鐫一階尚曰中典可　李衎可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出納之吝謂之有司爾望誤府視人之攫金弗之問矣監臨之職矣鐫秩罷官姑示薄罰可　李木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吏以貪黷民久矣朕方嘉與士大夫吏始爾昔為天台戶曹有姦如山既弗之問今職究庫尚連復不改則是謂過矣其鐫一秩以飭二維可　馬樑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為人臣者無外交古之訓也爾攝景陵掌督運蔡城私以糗糧恃易寶玉爾曾思垂瓠城下宿師為寇亦有登首山而呼庚癸者乎鐫之二階以戒群慝可　韋于仁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始聽其言而失聿我孔子嘆取人之為難矣考其行而知琴張孟軻言得士之非易矧以才而受上賞復有過而麗常刑爾自為之侫賢朕何意於黜陟姑鐫二秩庸示三思可　趙汝靜孫德之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更化之初首戒貪吏欽恤庶獄詔勑非不嚴也爾汝靜為郡從事爾德之為州司寇一以賄聞一以富驚何奉吾詔不虔耶鐫秩罷官以謝千里可　葉直清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刑之煩類獄之枝蔓國僑所恥也爾出

宰衆山無豈弗近民之政而决罰出於法外估藉及於平人其為頗類放紛不以予命鑴二階毋怠三省可　孟繼勤宋𡚸孫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善事長官古人目以巧宦况逢迎其惡乎爾繼勤為郡紀綱爾𡚸孫為州司寇所職者何事而乃專剥吾民以媚其長元元何辜而罹此酷哉各鑴二階以謝千里可　朱𥇥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朕夙夜思救鋼楮之弊以通貨泉而州縣吏奉吾詔不虔至有並緣為姦者朕甚怫焉爾為醴陵丞弗務飭謹乃困抑堤之令市虛楮易實銅率十百之判於齊民不錢於吏而商者乎昔陸景倩為秩满丞人號貞清爾則太污矣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王塽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衡部田之獄而羊舌之罪彰韓綏陽之獄而魏舒之名顯爾為晉陵理掾不自歛審囹圄有重囚乃以賄聞從末減焉獨不思人命所關耶姑鐫兩秩毋怠三省可　林應龍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昔我高宗皇帝賔訓有曰為教授者先須正己乃可率人大哉王言乎真校官典法也爾掌教建安弗自檢飭殖貨誨淫以貽吏議青衿何所矜式哉其上兩階以猶五教可　汪希降授文林郎罷祠制　勑具官某書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又曰無曠庶官爾為州司寇閲三載而一日弗共其事罰其可逭哉奪祠鐫秩以警畔官可　趙汝扶降授儒林郎羅公著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等朕乃眷西顧咨以蜀師粮餉屬叚汝分命漕臣各率其屬以儲濟餉事汝扶奉西臺之令督餉軍前爾公著鋒利司之檄郵夫塞下不能盡瘁事國至愆軍期亦思貔貅萬竈登首山以呼庚癸者乎各鑴一階尚曰輕典可　曹國孫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為貴平令寬備謹愿民粗安之而宄夫之儒謹失之畏刻木之徒得以撓法其間則吏猶可欺以其方也外臺劾奏姑上兩階蓋存統體可　李鑾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叙其財以待邦之移用周之職內猶不敢以自專爾為成都法曹管常平倉旁緣出納攫支移米至五百餘石司法而違法尚何吏議之逃乎可　康珝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屯田實利也而括民以為田則有害存焉爾一曹掾爾乃能亢大掴之令而弗敢承豈真違事哉其上二階姑存統體可　林芑降授文林郎制　勑具官某賈誼曰為人臣者利不苟就害不苟去爾以儒生仕于西鄙當韃虜犯蜀不能誠死封疆寇未至而先去寇已退而不即還去就之間苟而已姑鐫兩秩尚寬二維可　洪适盤洲集陳大年循文林郎制　戎事既興邦有賞典爾能以轉漕助我邊防增秩之榮用以勸衆周益

公大全集謝循文林郎啓（六月）　繫官于朝誦儒規而未熟積日曰閲國選調而循遷功歸鉛槧之間感溢糠覈之外某聞大言則望大利賢者所以事君小才不離小官衆人所以策日故傑士必登於要路而庸流皆躓於常塗惟其兩適於器能是以各安於分義伏念某地寒身賤才薄志卑學昧淵源如斷港絕潢而焉用文無根柢惟分章摘句以自娛入仕十年沿官三考累貲罷軟既不能陳力以赴功受性昏蒙又不可彊心而為賀以戢斂板何所取材聖圖廣大之秋賢相招延之際遂辰如此忽自投於寂寞之濱摩鈍以須終不越拘攣之套誰謂化工之和暴力回冰谷之寒黃已容列籍於學宮更許陞資於銓部依流平進固小道之當然校短量長捨大鈞而異自此蓋伏遇某官儀刑姬旦左右周成如碩膚之公孫而無狼跋之虞贊太平之君子而享鳧鷖之治上則賞誅有序柄用八以招王下焉廢置何心歲歷三而計吏雖名一藝猶玷七階某敢不念寸進之難戴曲成之造無堪而等贄曠愧莫效於犬雞卑命而守階墀顧常陪於鴛鷺過此以往未到所裁

承務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廢諸司員外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承務郎正八品下事物紀原唐置同前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務郎易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承務郎從七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承務郎從六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承務郎從六品

事實韓淲澗泉日記靖康元年三月辛巳召南劍州進士鄧蕭通州進士任中充常州布衣鄒柄赴闕並補承務郎峽州志李孟堅繫年錄云紹興二十年右承務郎貶峽州與父光撰小史是時秦檜為宰相惡其譏己故有是貶金陵志張栻南軒先生宣公字敬夫以父蔭補右承務郎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其讀書之所名南軒宋韓駒陵陽集迪功郎王暇可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爾父昔以孤軍力捍郡寇義形於色視死如歸廟食嘉興至今不絕陰德之報在其後人朕聞鼓鞞而思將率排爾京秩實爲異恩尚思能仕之忠無替立身之業可張擴東窗集舉良史進春秋正辭并通例特改右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麟經之作乘法萬世言微而指遠文約而諠詳由漢以來諸儒紛紛各開戶牖積生戈矛其失聖人之意多矣廣文宗謂穿鑿之學徒為異同豈不信哉今觀爾所上正辭通例之書議論精深發明過半有嘉好古宜被異恩俾從

史秩之榮式示右文之勸孫覿鴻慶居士集朕延禧充康邸參謀補于人若承務郎制　侍從之臣宜勞萬里持一介之使修兩國之好雖人臣之義不以家爲恤而顧省其私朕何敢後以爾自拔於賢關禮義之地又挺生於大臣忠孝之門俾試一官以爲爾寵益思忠勵以稱恩休范石湖大全集歸正張　特補右承務郎　爾昔仕虜帳密嬰禍機奉身來歸其可選棄彌冠束帶祿廩隨之俛仰平生思報所遇許應龍東澗集與徽特授承務郎　官不及私固無濫予例所當得益舉彝章爾榮邸近親端凝和粹帥垣賛畫綽著休稱剡牘上聞盍示襃寵矧有舊比近已舉行宜渙明綸晉陞京秩益思信厚以稱恩榮劉後村集全允堅補承務郎直秘閣制

朕爲儲宮選嫡妃既吉且成禮矣加惠於妃之同產親親之義也爾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今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秘不試而推幕府是惟從恩益勉進修以基遠大可鄭起潛立庵外制武經郎閤門宣贊舍人淮東制司計議官舒滋換授承務郎制　武臣試換文班法也出乎常法之外異恩也蒙異恩而不濫異才也爾以右列久從東淮制臣游幕有上功謂爾理財佐用不但賛邊籌而已累舉不第恥冠鶡冠敢請守法者尚難之豈我從臣諭蜀辟從萬里行役援是以請吾何愛一京

秩不以勸功臣爾其佐而長經理我西土展異才成異功以報我異恩庶知名下之無虛士則予所以褒功者亦豈有既哉劉行簡苕溪集忠順郎閤門看班祗候監師稷換授右承務郎　勑具官某朕中遣信使遠適殊鄰被以寵光悉無所愛爾以從行之勞覩易文階有榮維爲其思稱此可洪平齋集王丙特改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巴蓬山高林深姦民淵藪嘯呼剽刼實繁有徒爾奮身書生思長鄉井招懷其脅從禽俘其不率一方安堵剬闕上功超授京秩宜塗方開亦克用勸可王魏公集故贈昭慶軍節度使曹佾門客進士主父寶臣可假承務郎制　勑具官某教授戚里緣恩請官錫以命書是循前比往膺新秩毋或弗祇　美人張氏親兄孫林可假承務郎制　勑某宗杞慶成澤均中外錫爾一命厥惟恩榮勉於自修然後能稱可任希夷斯庵集李樅特轉承務郎制　襃勑之典當錄其孤寧蜀之功多稱爾父有嘉懋績宜錫異恩爾志在承家時當筮仕錄選階而昇以京秩越冗詞而置之掾寮豈謂殊榮殆無前比其屬激昂之操以爲報塞之圖袁蒙齋集張賞甫會慶約父各封承務郎制　勑具官其茲禮九十曰有秩老老所以興孝也矧爾有子策名爲科宜均慶澤庸示褒榮服我命書永娛釜養李彌遜竹溪集王利見贈承務郎制　淒之秩

山以待士乘障致殞其身雖其自取亦用非所長也爾貫儒生以忠及難朕甚惻之肆頒命秩追貴九原覬其有知服我休寵蘇頴濱集陳旻卿父閤（旻任登州錄事父閤年九十一以赦封承務郎）誥詞　勑具官某父某綜章之慶凡通籍之士皆獲爵命其親朕惟子大夫沉於下僚家有耄期之養而寵榮不及念之惻焉錫爾一命以綏子孫之志可葉水心集薛子舒罷官無所校端明得謝始換承務郎詩　男子行藏地自求難問天

空多貫誕學突過馬周年願改京官後
常起犢來前太平如致了別造會昌船

散騎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於謁者臺置散騎郎從五品二十人

承議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承議郎三十人並正六品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承議郎正六品上（事物紀原唐武德七年改隋文騎尉爲承議郎）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承議郎易左右正言太常國子博士

事實衡陽志向子忞右承議郎直秘閣紹興五年八月到六年正月十七日奉祠秋荒有遺愛人爲立生祠桐汭新志趙彥械承議郎嘉定十一年

十月到十五年十二月滿作成學校行鄉飲酒禮以示風化仍立爲善齋教導宗子創置田產以資贍養重建桐川山光二樓移建橫塘　趙汝歷奉議郎在任轉承議郎淳祐十年六月初三日到任十二年四月除司農丞增創釣臺書院　季鏞承議郎淳祐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到任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替捍溺有大功修學舍舉鄉飲郡政綱目悉舉慶遠志韋庭堅任至承議郎宋劉攽彭城集朝散郎大理卿杜紘可朝請郎奉議郎試侍御史王覿可承議郎餘並知故制　勑刑罰所以輔治法令在於使民惟將明之材知所筆削而奉矜之澤由是布寬嘉其成書用推懋賞具官杜紘通知法意詳練時務具官王覿天資精敏儒業該茂而皆持心居厚觀物能察討論五刑之中究極三典之要輕重適宜簡易難犯新令肇布大綱粲明嘉其恪居錫之異數卯秩進等是爲寵光益圖報稱可　奉議郎陳向能可承議郎制　勑具官某郡邑被邊夷漢雜處加之達人新附應接多務爲吏者比及三年事整而無曠可謂能矣是以賞典及之爾參贊幕畫其效中率進秩一等以嘉勤勩可　綦崇禮北海集轉承議郎制（紹興五年閏二月九日）勑考績而陟明乃古今之成憲擧種而疏寵亦國家之美意逮眷從臣併昭恩數寶文閣學士左奉議郎知紹興軍府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兩浙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北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才猷宏遠學術深醇探六藝之淵源備百家之該洽北門視草西學上賢豈惟華國之文章實有嘉謀之啓沃言語妙天下偶厥承明之膺岳牧用詞人聊懷會稽之綬當三歲計群吏之治乃五壹嚴上帝之祠增貴官聯敘賢勞於積日進封侯爵衍多戶於爰田往服使蕃益思報稱可特授左承議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北海縣開國子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　韓駒陵陽集奉議郎馮晉提舉鹽事轉承議郎　敕具官某漢以博學術行郡國使民而利公上類非俗吏所能爲也自儒林權持使節茂迁居化邦用以窘士不知經界不足用議郎增秩往其懋哉可　張廣東窓集黃仁榮轉右承議郎　敕具官某朕惟梓宮北歸中外悲慕言念入疆之始實資應辦之勞幹敏得人事無不濟肆增厥秩用旌爾勤　李泳轉右朝散郎李光善轉右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等惟茶之務使於阜通僞文亂真實爲良法爾參驗精審灼見其姦何靳一官以勸來者　奉迎梓宮禮儀使司禮官吳棫轉左承議郎　敕具官某朕惟梓宮北歸中外悲慕言念入疆之始有資迎護之勞禮官在旁實備咨詢肆增厥秩用勸爾勤　王搽轉右朝請郎葛宗顏轉右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等闕者修奉祐陵實國大事鳩工庀役必欲及時爾等咸以郡倅疲心夙夜其增厥秩用旌爾勞　衛闕轉左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權茶有務以使阜通僞文亂真實害成法汝能驗獲備見究心其增一官以昭信賞　周聿復右承議郎制　敕朕孝通神明既舉非常之典澤覃中外用蠲一切之辜凡服官聯悉從牽敘具官某早膺器使等列從班省寺踐揚休有譽處頃貽吏議寢閱歲時屬誕布於渙恩其漸還於故秩往祗朕命自勵毋忘　孫覿鴻慶居士集秘書丞何常特授承議郎制　舜以九載而黜陟庶官周以三歲而誅賞郡吏褒善錄最序進厥位示天下至公之法不可以廢也爾以舉聞發身於承平之日又以忠義戮力於艱難之時有司第勞進官一等矣仁人志士爲善不求其報區區一賜何足以言在法應遷往祗厥服　洪文安公小隱集左奉議郎試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王剛中轉承議郎制　三載考績而陟明若稽虞典八柄詔王而馭貴參用周官雖予法從之賢不廢有司之制具官某以文章光多士以德行配古人十年自佚於林泉一節徑躋於臺閣比躋左仗權正西垣潤色內書能同風於五誥發揮信史又擅美於三長會第課之當遷宜進階而加寵尚其祗載嗣有褒陞　右承事郎軍器監丞吳楀轉承議郎賜紫章服制　朕

念汝父之功不一日忘也故萬里召汝寘諸中都顧汝官未稱優進五等而又以金章寵之勉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慎歟　李璧鴈湖集奉鎬轉承議郎制　乃者使旃出將汝實從行典祀禮物迄事而還悶悠于戚屬晉一階往其懋勉　劉後村集奉議郎何鑄以修葺廣州城轉承議郎制　曩者西寇寖陵東廣戒嚴城番禺乃所以援桂林衆郡而安狄胥黃木也爾佐閫幕倡率吏士躬板幹之勞成金湯之勢帥臣上其賢勞其可以不賞哉可　洪平齋集陳良驥轉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維揚翦寇之賞天閫第功無微不遂爾定役瓜州責伐授比以自請亦陞一列貴賞方嚴恩稱所蒙可　趙必濬轉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屬保陂山王師進封調度旁午陸運允繁爾贊畫於計臺備宣勞於供億進升一列益礪廉勤可　吳詠鶴林集梁成大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鄙夫而語事君孔子存患失之戒不仁而在高位孟軻有播惡之譏爾趣操庸回氣姿很愎肖載籍所彙之惡爲市人不恥之污擢緣肆臣干上憲府頗排衆正莫逭睢盱之姦陰比元凶弗省冰山之側蔑朕親政俾而革心夜抗一章之書明示二凶之罰而傾言交嘖公議弗容遂近徙於溫陵仍再鐫於顯秩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于尚監於斯亶明德謹罰戒爾以修汝圖惟於終譽可　潘晉孫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瑣瑣姻婭周興膴仕之譏坎坎輻輪魏有貪人之刺爾扳援相附凌蔑吏議姦贓如山酷稱其倖試小邑尚爾況居陪都之上幕哉其鐫二階宜自三省可　應奎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等子路治蒲夫子至其庭曰明察以斷矣夫有百里之地而無明以知之斷以行之是烏足與長民哉爾昭長于新淦益允於境內而弗及知夫察也爾皇宰于安福姦民黠胥縱橫於國中而莫之問無斷也有一于斯難逃吏議姑從鐫罷往自省循可　李瑀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獄民之大命也而令寔司之爾宰分寧邑有訟不能決推之彭澤彭澤不受推之望江宿松又不受郡將原其始事而以初聞雖去官亦何能辭其責哉姑上一階往其三省可　沈恕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達桑林之老委付留鑰俾夜馳赴填爾爲檄暴乃弄印不發以留務文書自任是不知體統即茲一責合議薄懲可　翟槩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官刑之警首以淫風天吏之罰蓋由遠德判爾分倅洪都暫攝州事不自謹飭耽于宴遊酗酒叱咤將吏爲之氣塞安知非職屬之階乎姑上一官以懲二過可　宋明遠王郢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等爾判官刑以儆有位士大夫之律也往者違令奸食官祀實應爾明遠爲令爾郢爲倅不能

誠死封疆又從而姻眡焉哉於逆忠比頑矣朕安得貸汝乎各鐫兩階尚曰輕典可　汪紱降授朝請郎張孝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等昔唐李兼在江西有月進常州刺史裴肅至以進奉遷浙西觀察使士大夫風俗至此亦可恥矣況賂權要以媒進我爾等士檢不修挾青銅以干節傳爾紱更鬻巳甚鑽求捐以希借留求則得之爲身計固善矣豈朕加惠元元之意乎各鐫一階罔蔵其行可　馬光祖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頃者州郡之兵相挺爲亂朕既不能訓齊明法式遏其虐與我共理者郡將也而忘其恩馭失其道致以不虞之衆賊無藉之兵欲其不登首山而吁難矣哉既知自訟其愆所以弃削其爵可　杜杲降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孔子曰毋意又曰非意之也必知其情夫以意而論天下之士難乎其知人矣今范按杲之章所論四事而皆以其意言之大抵謂巧於避事也然則情實固未可知而統體不可以不存鐫秩罷官宜體朕意可　卓樽特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宜城淺蠻不式王命結約醜類停掠省民爾爲帥幕能佐而長指授諸將盡殲賊徒雖曰將士之囊亦爾捍賛之功也陞之二階以勸有位可　陳滁特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頃者州冦慢防廬陵諸邑連被屠燬經理之任蓋難其人爾爲永新長葺壞補敝區畫有方流鴻盡歸狂猘不能使百里之聚復還舊觀可謂有勞矣特陞一級以勸百吏可　倪灼特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盜之發也甚微長吏不善調伏遂至滋蔓南豐蠻卒之亂紀尤其甚也爾爲邑長能亟起而撲之殃不及吾民而賊遂授首寧非汝之力歟陞之一秩以勸百吏可　祝夢良叙復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漢郡太守謂之郡將蓋於吏卒有階級法爾以儒生典玉山郡賀私塩益公智安能無過然一縣隸敢於誣告其主此風何可長也特還故官往服新命可　陳調一特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自州冦慢防文武大小之臣以功蒙賞者多矣爾以書生曉暢軍務訓娛將士駐藍峒之口遮蔽一方賊不能蔓延而南亦可嘉矣畀以一階以勸能吏可　朱商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漢毛萇以詩學爲河間獻王博士後之爲官像而說詩者蓋昉乎此爾以情性之正承禮義之澤凡所習聞於家庭者非邇之事父則遠之事君也掌教宮邸教繹雅言諷詠之間常使人有油然興起於善之意則爾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徹章轉秩朕其可後邪可　刁起授承議郎　敕具官某祖宗舊典諸公院教授率用樸學高行年五十以上充爾閑邃應科經明行飭典教宋邸爾宿意新人皆曰宗藩講官樣也詠歌上下既已卒章

式晉一階以厚風教可　鄧仲之特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漢詔郡國有茂材異等可使絕國者一科我孝宗皇帝亦嘗精擇使者之有材然專之奉使一司使乎使乎蓋難其選也久矣爾生西陲之古都負北客之奇氣收復關外曾上首功自是游逸隴驛沙漠間關草地之間殆與口代可汗者同一軌轍二階之賞豈足以償汝之勞耶然而使可能也戎之情不可測也汝毋薄敵賞可　杜幼節授朝奉郎應機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等周官一書河間獻王得之以上于冊府周家禮樂法度之不泯於後世河間力也然昔者宗臣猶能以禮淑多士而今乃藉多士以授經藩房則共是職者豈不道尊德貴也哉爾機也幼節也既誦斉章各增一秩可　林千之追復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昔爾父抒在孝廟朝爲廉監司聞其風者今猶使人興起也爾繼先世事業不以豈弟爲化廉傷於刻嚴傷於苛國人不便安之則有之矣無根之謗何得以加汝邪復爾元官歆我休命可　李中行叙復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士固以移之郊屏之遠方爲辱然蓋有受辱於一時而弗獲罪於公論者君子所貴也爾敏體而文廉係而辨孤立一意姻部弗容有司又曲而內之嘻其甚矣然劾之者欲墜諸深淵係之者欲藉諸衽席朕則何心盡復元階俾還故里蓋公論也可　葉味道授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昔司馬光有言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實訓述祖宗之聖謨經術典憲之相資不可缺也爾少也聞道得於朱熹說書金華剖析疑義蓋有集注之所未發者朕已得聞其微旨矣皇祖有訓世所寶傳及此終篇溥斯懋賞爾宜誦所學述所聞終以告我庶幾以繼往聖之業以篤前人之休可　高著齋厳垣類藁奉議郎提轄行在文思院知揚州江都縣洪若拙因隨軍運糧收復高郵有勞特轉承議郎制　師行而飢弗得食則有睊睊胥讒之憂高沙之役爾以輦運餉軍士得宿飽以充濟饗用闕爾勞復陞一秩賞從其厚昭予念功　陳止齋集故通直郎趙公廣昨知饒州因旱歉民流臣寮奏追元官勒停男彥俟訴冤特追復承議郎制　敕具官某左右諸大夫之言朕知其不如國人也爾守番中遭歲不淑能有惻隱之實而不爲文具而達于朝聽者皆反謗言者不置麗于佚罰而爾亦飲賷恨於地下今觀閩郡連編累牘哭汝甚哀蓋指論定莫公於此朕爲惻然盡還舊官不但慰汝亦以勸來者之勤民也可　韓駒陵陽集謝復承議郎表　臣某言准告復臣承議郎者郡守分符已叨於妄寄議郎增秩更冒於恩榮（中謝）伏念臣孤學背時疎才忤物少常坎壈壯益邅迴兩罷中都之官一隔使朝之對趨資越序已排同列之

先積久業芬尚落衆人之後嘗司秘籍亦坐微文臣猶太息以自傷世或相傳而幾笑怨逢新政咸洗舊愆伏惟皇帝陛下考績以待常材不次而收英俊將資衆力共致至平枯木巧株猥先蒙於雨露飛鳧乘鴈終自適於江湖臣無任高着壽蔽垣類藁經星赦叙承議郎謝表　臣某言准亳州永城縣牒送到誥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承議郎已於今月初一日祗受訖者上天垂象允昭仁愛之心聖主求端誕布滌除之澤盡蠲罪戾一洗危疑既紓永棄之悲遂有自新之路恩生非望感異常倫（中謝）伏念臣切慕義方長承師訓慕古人之仕道恥汎世之無稱每殫報國之忠蓋賦剛身之慮自投罪罟屢易平圭爲時遺論之人所存無幾今日既收之賜敍幸獨多伏遇皇帝陛下道契三無仁推一視函矜枯槁復俾發生名已削於丹書跡始班於庶士散群埃植率歸君子之途合異爲同共就當臣之列臣敢不慎終勉節益勵初心誓捐螻蟻之微軀少荅乾坤之再造臣無任

通直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通直郎從六品三十人（杜佑通典注置掾曹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爲下而通爲居）

（[illegible]）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通直郎從六品下事物紀原唐武德七年改隋屯騎尉爲通直郎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通直郎易太子中允贊善大夫洗馬

事實嚴州府志宋孝良臣字唐公敦厚有節操年七十二以特奏名爲處州縉雲尉方臘起歙嶺且犯處公以數十百人獨守或謂盍去諸公曰食焉不避其難吾官以逐盜爲名必死之力不敵被執賊脅降公怒罵賊賊恚恚劉公肉使自啖公吐而且罵垂死罵不止賊平追錄死事贈通直郎官其子孫三人時長子大方以仕後終簽書樞密院事慶遠志黎丕仕至通直郎鎮山志晉樓櫟通直郎淳祐十年四月至宋劉攽彭城集宣德郎曹暁可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朝有大慶賚于四海百官進秩雨露之澤也爾預於既叙通籍朝聞榮親顯家其賜盛矣服此休渥毋忘祗肅可恭業禮北海集復授通直郎制（紹興元年五月二十八日）　勑人誰無過觀其黨而知仁俗與爲新免乎陰而作解矧惟爾列宜錫寵章徽猷閣直學士降授宣教郎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節制管內軍馬賜紫金魚袋綦某學務師心文能輝道多言往行畜其德令聞廣譽旋請身同官爲綦但敎於私好致法訟義遂陷於小文適布湛恩乃還故秩無負天下劉向

指有過之臣有益公家王嘉推當免之吏魏齊前哲以副朕言可特授通直郎依前徽猷閣直學士差遣賜如故李彌遜竹谿文集胡銓保守吉州轉通直郎制　乗障之功非所以責腐儒之流或至於敗事爾以文藝擢寘甲科下帷窮經十年不調當胡虜亂華蹂踐郡邑而能率衆伏義壕其機牙使姦不得發一方以寧朕甚嘉之其進官資以示襃寵韓駒陵陽集故從政郎杜訶可特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朕澤及幽顯義均遐邇爾方盛年宦遊自喜不幸而殁遂以朝紳儻魂有知尚或爲慰可　故從政郎業義雅特贈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汝仕南方不幸而殞有司言狀覽之惻然遂以朝紳寵非常典庶我德澤漏于九泉可　韓之道特授通直郎賜紫章服制　勑具官某朕於爵祿或嚴叙進之法或推躐等之恩率非偶然也爾雖盡忠未有侵最通九門之朝籍被三品之服章一朝而受二榮可不謂殊寵乎可張廣東忠集買充民換給右通直郎制　勑具官某聞者川陜宿師饋餉尤急爾以從欲協濟惟勤承制選官既被優賞易以真命往哉惟欽翟忠惠先生集光祿寺丞韓球磨勘通直郎制　謀史之法悉稽閥閱汝以歲月叙應于彝典朝則預矣亦云休哉范石湖大全集皇姪孫右監門率府率子衍可换通直郎　勑某朕以教養之法推

于九族而通于訓者爾以父子繼爲可謂宗室之秀矣朕惟汝嘉律須明命弗循著格時乃異恩遠于成人則有終譽可　皇兄右監門率府率令衎可授通直郎　勑經明行修士之高選矧于宗子迪敎有聞寘我周行以需器使可　右宣敎郎奉使大金祈請國信所書狀官趙琥老回程可通直郎制　聞者遣使殊鄰少從多憚遠役爾以文儒有氣節慨然與俱朕既果遣而送之。還有餘賞俾通閣籍往益淬礪以趣事功鄭起潛立庵外制降宣教郎彭耕通復通直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爾頃以董試偶挂微文明禮肆青滌瑕而鏡至六將用洗丹書而歸皇極其復故官勉稱朕祓拭之意　降宣教郎特差充兩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鄭恩聞復通直郎差遣如故制　言事者許風聞辨雪者必覈實付是非於公論示予奪之無心爾頃掌武義人稱曰能嘖有煩言不得不貶既加考覈久而自明况肆青滌瑕之後乎其復故官勉圖來效以稱朕祓拭之意　降宣教郎新差通判淮安州李仲夔復通直郎差遣如故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頃捫川太守謂爾有關雜之過姑示薄懲茲方昇爾事任其可緩祓拭之恩哉其復故官勉圖來效洪文安公小隱集尚書兵部侍郎周麟之父興可贈右通直郎制　朕祭對國陽肇稱

禋禋誕布神明之澤徧覃幽顯之間眷言侍臣施及禰廟具官某績文種學庠序有聲蹈義居仁鄉閭歸重積祥在後生子而賢遹騁事之消成宜褫恩之追賁與靈不昧其克來歆劉行簡苕溪集郭仲荀男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及之换授右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父任得官升華上閤亦既寵矣時方右武爾獨慕文能徇厥私是爲異數可洪平齋集曾度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持虎關爲其蹈之謀養虎必有反噬之患山陽荼毒爾以華僚死事闕門不免爲念之慘惕追昇陛朝之秩仍録應門之孤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　宋昭遷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盛城之役飛蒭走粟以餉師亦既勞止又轉致于山陽宜兩馬瘠僕痡而卒於行迄官以升朝知子閔恤可　尤元龍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尉以警捕爲職盜發三衢爾能躬帥卒乃與其鋒而死之職不曠矣官之升朝仍錄厥孤尚紓九泉之悲可王魏公集太子中舍守本官致仕王沃可换通直郎致仕制　敕具官某爾率職宣勞序于朝位以疾得謝進遷秩名往服恩章永安譽處　大理寺丞王古可通直郎提舉京東西路常平事制　敕具官某材名行實有顯於時憂哀居廬克終喪禮進遷朝位將命一方祗服恩章求爲稱職可　宣德郎知磁州安武縣傅傅正可通直郎權發遣變

州路常平等事制　敕具官某爾材能操行比見推稱召對于朝聲中其實進遷厥位將命一方往服恩休勉思稱職可　宣義郎權發遣廣南西路常平等事劉誼可特授通直郎權發遣兩浙路常平等事制　敕具官某錄敢任能朝廷之政爾餘材諝祗事嶺南有賢有勞簡在時論進遷朝位改使於吳往服恩章愈思稱職可吳泳鶴林集馮天麟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誠死城郭封疆臣之節也當韃虜犯武休自帥臣以下奔然未知死所爾一記室耳無尺兵在手規守城壁逮賊兵既退乃與衣冠望族相挽於積骸之間亦可哀也矣贈官通籍乃錄其孤九原有知歆此休命可　錢嘗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往歲韃兵闖我淮右士大夫之望風而奔者肩相摩地相屬也爾霍立一尉耳乃能率十數羸弊之卒當百萬日滋之師衆寡不侔竟殞元軀於鋒鏑之下可謂死於義矣贈官陞朝以旌義魄可　程琳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往者海瀕遐遠不霑王化民之獷悍者弄兵於椎韶之間爾以法曹驅率將士討擒賊首迄正天誅方行賞而功而[illegible]淮煙瘴死矣贈官陞朝示我愍恤可　追官人蕭郯叙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長史風化之首也爾試邑漳浦不善學製而絃絕錦傷惡聲里露若挽帥閫之訓則不能免於大譴矣先叙一階庶知朝家不以一眚廢汝之意可　俞鐵叙復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昔貝辛之叛通判董允亨死之國史高其義爾倅章水睹棠兵亂當若罔聞知可以偷生矣豈不汙顏允亨耶坐法以鐫會赦而叙朕無終棄之典特還一秩以勵後圖可　徐郁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朕聞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爾長於溧陽粗號曉暢令茂弗謹致滋已于之訟外臺又從而發摘之爾何可臨民哉姑鐫一階以勸三善可　方燕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昔我孝宗皇帝撫卹淮民不間戰勾雖爲草木庚之徵不許科配重覺障也汝出宰興化德化莊閭而科取及於蘆竹重征逮乎蝦菜使在先朝何能免重罰哉姑鐫一階以勸三善可　潘自顯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懷羊而證其父夫子惡其訐直救虎而傷其掌孟子以爲拙誠鹿陽之獄獲其子而證之雖得其情亦太巧矣姑鐫令官以存哀矜可　楊爽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令以字民爲職而催科次之爾出宰吳門德脊不振民欲有常籍而創青冊以寵取粗舊有經賦而抑白丁以重科則遂歸矣撫字之心安在哉姑鐫一級以警令藏可　沈愿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令之爲令亦難矣一言動之頗而以三尺繩之皆罪也爾宰邑近戚來聞顧遇掛壁之榜民乃執之以爲令罪郡刺史劾章來上

其可惷罔耶姑鐫一秩以警其慢可　徐琢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禮之變喪服爲事金革也春秋之墨衰経爲從軍戎也非軍旅之事而輒闔起復豈刑章之所宜貸哉爾仕于州縣素以才稱允華爲州非遠郡比而乃奪情變禮冒虎竹之榮專魚稻之饒於汝得爲安乎嘖有煩言方請追服則亦已晚矣其鐫一階以示誅心之法可　李中行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仲子於齊國豈不爲廉士而孟子非之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禮之鄉國之評蓋有時而未定也爾嘗以文鳴東名進士仕垂三十載少所過愆而不善居鄉姻睦成訟飛言揚於國中然亦不如是甚也鐫以二秩移之遠方朕不得不伸帥守之權爾其退自省循可　周晉降授通直郎制　敕具官某等漢史傳州縣吏謂酷轉其侵貪不終發朕甚惑焉安有貪酷之吏而可使之長民也哉爾廣川晉爲近畿令不能奉法循理手執羅織之經口含饕餮之譜欲免於人言難矣乎降秩罷官等第行罰以示勸懲之公可高著齋藏垣類藁儒林郎利州路提刑司檢法官范辰孫殁于王事特贈通直郎制　漢中爲虜所陷衣冠併罹塗炭爾以故家子自致隨牒以佐司臬寇至不肯去以其官死之肆陞朝秩併錄厥孤式表遺忠庶其無憾　迪功郎萬巫特改宣教郎萬鎰特改通直郎

葰官六七考舉主五六人始得以通籍不亦艱乎爾抗章公車曉暢時務改陞京秩（陞秩作陞朝秩）以旌爾忠祗若茲毋怠 金有大以宜黃尉盜發汀邵伏入其境贈通直郎制 群盜之起守尉捕誅其來尚矣盜發汀邵提于宜黃令先殺而去復何愼焉爾以尉城能舉其職民得安業者一年矣猶以積勤致死傷哉其陞朝秩以示閔勞 宣教郎新知福州長溪縣譚谷前任江陵察推日以守城捍禦有勞減職司一員於見今官上理作轉一官权使特轉通直郎制 爾之判以佐幕也乃迭地戍城之時爾以衆威得受上賞易舉特以陞朝秩賞從其後用不汝靳蘇穎濱集令筆以奉府車講書授通直郎誥詞 勑某先皇帝厚於宗室勉以爲善有能通於經術平常試以吏事爾誦習典謨明其義訓往服通籍之寵以爲維城之

勸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四　十八陽

郎

宣德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宣德郎正七品四十人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宣德郎正七品下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宣德郎易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宣德郎從六品（吏才於出身）

事實宋劉攽彭城集潁州萬壽縣令充後省刪定官葉唐懿可宣德郎差遣如故制 勑具官某修令二省雖未成書而其平贊自當進秩俾其稍遷以循往例脫銓管之籍爲朝門之漸欽承光寵益自勉飭可蘇東坡大全集張績除宣德郎制 勑太學博士張績祖宗設賢良文學之科以網羅天下之豪俊聞得偉人爾蹤是選而沉默恬淡安於冗散學士臣溫伯與東西省從官列上奏狀朕嘉乃沖靜特俾遷秩益務敦尚將有試焉可特受宣德郎依舊太學博士元豐俵還集奉議郎劉戴可降授宣德郎勑某使者之任與護一方宜脩明以飭其屬而率情妄發踪于詆欺等而一官尚傚有位可 承事郎守都水監丞陳祐甫可宣德郎制 勑某爾服勅水官舊矣而屢以水失職然吾終不爾廢者惟其材也夫使過古之善志列功足以蓋前愆乎往踐故職益勵其効可王魏公集陳國長公主奏駙馬都尉王師約親兄光祿寺丞王公約可宣德郎 勑具官某宗祈慶成邦有大賚遭序爾位厥惟舊章矧於自脩然後能稱可蔡容彥達檇文堂集西頭供奉官夏大中可特授宣德郎 勑具官某惟爾務學不懈達於朕聞召試西垣辭理可采宜膺召命俾易文階往服茂恩務光忠恪可 通仕郎撰曆所參議官謝中美可宣德郎 勑具官某汝進由經術典教類林而博綜多聞明於象數刊定曆紀閱歲有勞薦章以聞并舉近例命汝祿秩往惟欽哉可蘇潁濱集石蒼略可宣德郎告詞 勑具官某朝廷因唐之故以六曹寺監綱紀百執事之治凡祖宗法令之舊合散出入有可有不能知者是以分命近臣條析爲書於茲歷年爾與有勞焉功雖未究而考厥於格舉自縣令真之通階毋郡邑之勞而被斯寵爾其勉之可鄒道鄉集（廾叙）授宣德郎表 忽由望外越在散中遷陟大階倍增感涕（中謝）伏念臣頃從荒遠獲賜旋歸郴居甫閱於三年瘴發屢瀕於九死賴裝太平之和氣得存垂絕之殘生暑往寒來不出衛門之下命定義

省用寬老母之憂爲幸已多復何所望豈謂非常之造曲加久廢之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貫兩儀躬脩八寶備帝王之多福集祖宗之大成政廣周仁施每先於無告澤深漢德猶下漏於重泉封溝壑之未塡曾軒蛙之風侍非令收叙俾與光榮臣敢不篤勵誠心堅完晚節無捐軀之路報莫報於隆恩和聲壞之音但永陶於至化劉元城畫言業八寶赦叙宣德郎謝表（臣某言）今月初一日遣人於大名府請領到告命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宣德郎者八寶告成永鎮安於萬國三朝受獻殊觀聽於四方爰推大賚之仁允協非常之慶顧慙蒲竊亦被洪私（中謝）伏念臣早以拐踪跡膺簡拔危言危行妄有意於古人寡悔寡尤曾莫虞於後患自貽厥咎夫復何言伏遇皇帝陛下道契乾圖誠參化育睠珍符之肇造述先志以丕承推合周文受珠秦制屬天庭之昭受仰聖作之惟新瀕霈澤恩用光盛節而臣尚緣舊譴未錮王府之名方伏窮閻乃肯庭臣之寵切審眉媿蓋敢爲榮生也有涯既迫桑榆之景死而後已徒傾葵藿之心臣無任

宣義郎

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於謁者臺置宣義郎從七品四十人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宣義郎從七品下（杜佑通典

隋汪謁將尉爲散官唐以爲宣義郎五散階從義郎卑之臣注曰順慶別異出身從七品下叙）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宣義郎易光祿衛尉寺將作監丞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宣義郎正七品（丈才拎出身）

事實雲谷雜記大學士入黃榜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閣廷試榜已之上有宣義郎三字揭在學舍素眉焉聲益以自喜意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榜標在第三甲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於彌遠名下書宣郎字偶連屬標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陸佃陶集奉議郎蕭國鎮可降授宣義郎　具官某朕順考舊典敘同官儀凡在臣工率從新秩爾那罪廢猶不沈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往其祗飭尚蓋厥愆可元豐條遇集勸侍人前通直郎劉誼可叙宣義郎　敕某爾自惟弗良用絕寵祿而歲月滋久弗忘終廢也還而故官其復就列永悼既往慎所守哉可張廣東窓集史保改右宣義郎　敕具官某朕恭惟祥宮言還中外興慕一時官屬迎護良勞爾在選中尤資幹畧肆命更秩式旌其勞　吳芑特改右宣義郎制　敕具官某聞者宿兵京口列護長江分營迫則侍次含以居蕎模糧則須倉庾以積庀工董役爾預有勞其從吏秩之華以重赴功之勸　王灌降右宣義郎制　敕具官某爾以民社之寄今于衞山縱夫罪入政刑安在罰汝曠職用鐫一官往祇免恩尚務循省　柴存換右宣義郎監周陵廟制　敕具官某朕存先代之後隆繼絕之恩所以彰國家之深仁奉祖宗之彝訓也爾周之裔孫於序應襲中錫書命俾易文階往虔蔡嘗毋廢厥祀李壁屬湖集前知吉水縣秦鑑特授宣義郎　朕惟先正大臣之家其子孫克自脩飭世載榮問代不乏人曾不知此自陷非彝厚夫而薄于民重欽以濟貪黷兩臺聞實罪狀昭然屬惟涉屺之來未正敗官之罰稍釋既畢其削兩階往圖自新不汝終棄洪文安公小隱集右奉議郎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王必中弟左朝奉郎充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剛中父憲贈右宣義郎制　朕親執珪幣以事上下神祇賴天降康覡被昭答其敷錫饗之式具官某耆名訓行表表鄉評濟遠抱材曾不充究階梓在後並列從臣實爾季子追兹霈澤寵昇榮階俾人知積善之報丈益光也鄭起潛立庵外制降承事郎劉晤復宣義郎制　爾嘗宰大治偶詿微文于今再敕抑何緩牧拭之恩邪其復故官尅剛後効吳泳鶴林集孔萬春特授宣義郎制　敕具官某三衞盜起朝廷設賞格以迪有功爾元聖裔孫能飭武備式遏寇虐既進秩二等矣新特乃核其功實以聞朕

安得私汝哉收回一階殉服新命可　趙汝俳降授宣義郎制　敕具官某以衰經從戎春秋之變禮也綰墨綬爲軍正國朝之權宜也爾爲宗英弗蹈典法無金革之事而乃營起復無義旅之訓而繫街軍使豈不亂舊章歟罷祠鐫官庶懲不恪可高著齋徵垣類藁　韃賊擁衆攻打廬州保守無虞在城文武官各特轉兩官承奉郎淮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杜庶特轉宣義郎制　合肥爲淮西鉅屏蠢彼韃蒙敢爲送死之舉爾父以帥鉞屬兵爾從其長授兵登陴折衝之鋒而奪之氣虜引衆東去幕府上功賞宜從優進陛兩秩用酬爾勞鄒道鄉集謝復宣義郎表　萬方咸赦已霑再叙之恩一候未移復拜初行之命榮光存及感幸彌多（中謝）伏念臣遭世休明奮身寒陋曾不量於智力乃自冒於典刑五嶺東西積涉七年之煙瘴重湖南北備更萬里之風波向非曲軫於眷慈何以獲存於餘息因逢盛事亦預還官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大難名仁深易感方廣民均蒙於錫福慮一夫猶切於向隅用推天覆之公旋及里居之賤臣敢不思謹前之莫逮知善後之可圖黽黽勉勉遙拱中天之觀闕勤勤懇懇倍殫祝聖之誠心永與含生仰依洪造

徵事郎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於謁者臺置徵事郎正八品五十人皆主出使量事大小據品以發之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徵事郎正八品下金史百官志文散官階有徵事郎從八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徵事郎從七品

將仕郎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將仕郎從八品五十人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將仕郎從九品下宋史職官志崇寧初刑部尚書鄧洵武請換選人七階以將仕郎換軍巡判官司理司法司戶簿尉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將仕郎正九品下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將仕郎正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將仕郎正九品

事實容齋肆筆薛氏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皇弟五男友雍封賀王及友璋褒位以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賀王友雍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以親王而階將仕郎仍試銜初品雖典章掃地之時恐不應爾也王之道相山集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省內府承局令則不間輸後建彭幽軍節度張廣東窓集韓宗顏永祐陵殯宮用過地改將爾將仕郎制　勑爾子忠恕以地臨陵寢願入于官嘉乃悃誠肆頒恩擇

而乃請地恩於汝朕益其志而從之寵及九泉庶以旌教忠之訓也慕容彥逢摛文堂集進士李公衍可將仕郎（日入分宜有官王中一陳也）　勑具官某宮省之臣出領使事惟爾謹恪往從其行併陳典御之恩已以回授錫茲命秩其克欽承可高著齋薇垣類藁知循州興寧縣顏公袞爲陳三槍等作過殁於王事特贈朝奉郎仍與一子將仕郎　姦猖蹈義以厲我民爾爲邑長於斯逆能誓死渠以大義不率則大聲詈之雖糜捐不䘏也有司以勤事聞肆加追命俾陟外郎仍錄其孤昭予于恤　故奉議郎通判漢州權州事劉當可於端平三年冬攝州日殁於王事特贈五官朝奉大夫兩子與將仕郎恩澤制　將死敵御死寇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一武遺此皆不得爲忠爾以郡丞攝守廣漢與民共守身膏虜鋒郡民併罹塗炭有司以狀轉聞深所悼嘆

追郎階併官二子國無吝賞人有公言

登仕郎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常從郎正九品五十人尋改爲登仕郎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登仕郎正九品下宋史職官志登仕郎崇寧初以爲選人階官政和末改爲脩職郎金史百官志文官階有登仕郎正九品上元史百官志文散官置登仕郎正八品

國朝諸司職掌文散官登仕郎正九品（將仕郎從）

奉信郎沿革隋書百官志煬帝置奉信郎從九品五十人尋改爲散從郎

奉議郎沿革新唐書百官志文散官有奉議郎從六品上（北仙至）（此法幽廣制待公止世從六品上以）事物紀原唐正觀十一年定令唯改隋通議郎爲奉議郎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奉議郎易太常秘書殿中丞著作郎

事實赤城志趙汝愚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以左奉議郎自信州改知上饒有惠政大修城壁十月二日除江西路轉判官紹熙中拜右丞相謚中定　趙思乾道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以左奉議郎知姑蘇人民有即山壘石以耕者或請籍其賦思奏除之詔簡卒赴在所有不樂者欲爲變思善誘其去徐物色爲倡者黥之孝宗諜措置得體記名御屏上六月除淮南路轉運判官七月二十九日替宋綦崇禮北海集轉奉議郎制（以以之）（十十月二十八日）勑自考績之法不行於漢唐至于我宋參酌古今之宜凡省闥侍從之臣不繇歲課以遷時推特恩是亦道揆及肇新官制則

有司存付之定法然猶三載考績之意焉徽猷閣直學士通直郎知漳州賜紫金魚袋綦某學識深敏溢於文詞入掌絲綸出宣政化年則淹矣勞亦有焉雖云序進之常是謂能緩之數服我休命益爲乃庸可特授奉議郎充徽猷閣直學士依前知漳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特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彭汝礪鄱陽集皇兄千牛衛將軍令珣奉議郎制　勑某生於深宮無綺紈驕侈之習長于宗室有布韋問學之風明試以言不悖義理推自環衛進登朝行匪朕汝私師言惟允益堅汝志以底于成可　皇兄右千牛衛將軍令琥奉議郎制　勑某爾長於宗室而能夙夜于學自同布衣韋帶之士試之經術亦有可觀推登朝行率勵宗室尚有休賞以俟爾成可陸佃陶集堂後官兼提點改繼除可承議郎特恢可奉議郎　具官某爾爲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錄朕於爵賞何所愛焉叙進厥官往祗乃服可洪平齋集史綸筆轉朝散郎爲不倚轉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究推國計所關甚利必賞爾庀職京口克懋厥官載入有常能溢其類俾進秩於一列庸獎勵於勞能可（不得以字以勸）（紀附）趙與貌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林粉頃爲不道犯我應山爾以戶曹攝邑奇勇於徇國率屬戍卒與虜迎擊之雖死於勞不勝衆而氣吞

此屬矣拄之華秩用慰忠魄可　賈似道特轉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朕建后於相家入又命妃於法從家而關雎之化行進封有叙推恩惟稱爾襲芳弓冶之傳承輝四星之首擢丞武監進秩二等弁弁光榮矣務學好脩用無多祉可　戴莫轉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涖發江右莫廷嶠南討平難伺於元戎奔奏抑資於羣吏爾抱材試邑竭力餉軍其進華階用旌勞效可　張廣東憲集郭旦降左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筦庫之利宂名浩繁檢校拘催賞賴能吏爾為郡丞謂不更事奉命怠忽從失關防使者以聞既從吏議鐫秩二等尚務省循　趙抗轉右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朕比遣侍從將使指於京畿之西爾為之屬充佐厥事宜顯信賞以旌其勞增秩之榮益思報稱　曹植損給左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聞者屯兵陝西取給蜀道爾以健敏與有勞能俾增厥官以為趣事者之勸　孟子棨轉右奉議郎王伯序萬俟允中並轉右承直郎王漢轉右文林郎制　勅具官某（上同同）幹敏得人事無不濟肆增厥秩用旌爾勤　李汝明轉右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朕比下墾田之令以佐國用汝能究心不擾而事集推此可以觀百里之政矣何愛一官以示旌勸　周聿復右奉議郎制勅（上同同）具官某早以才猷屢膺仕使為卿棘寺議刑高平允之稱贊治民曹裕財善阜通之術（上同同）劉後村集孟端換授承事郎孟棨換授奉議郎制　朕擇麟趾公子之佳者以繼近屬爾方乘髫知嚮學有成人之風其授京秩俾就外邸庶幾周以宗維之意可　孟奎換授奉議郎制成周公族皆知麟趾豈獨其質之美哉抑學力焉爾當佩觽之年知閨巷之樂其遷華秩俾就家塾爾益勉勵毋荒于嬉可　右通直郎權尚書刑部侍郎陝西宣諭使周聿磨勘轉右奉議郎制　勅朕以官職之事煩于大夫用之則以公待之則以恕故於三歲進階之典苟無過咎則不棄焉而況宣力四方者乎具官某執義甚堅從身有道服勤王事靡敢辭難載揚指日之勞乃應序遷之格雖非異數用示至懷尚體訓辭更思後效可鄭起潛立庵外制　降宣教郎徐佳臣復奉議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爾為令潤詿微文明理非當無瑕不滌其復故官稱朕拂拭之意衛後樂先生集　通直郎通判隆興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史定之特授奉議郎制　朕飭俗二途募徙諸道爾以名門之彥佐治帥閫閫猶有法朋會靡愆有可第勞進官一列益加懋勉以稱恩華可慕容彥逢摛文堂集　通直郎當紹榮可奉議郎充管勾南外宗室財用制　勅具官某朕建外宗正于別郡其財用共億皆命有司掌之今復孫發官以汝為屬

推擇擢進品階俾踐厥次往服恩命尚可勉哉可劉行簡苕溪集趙不退轉左奉議郎制（左迪功郎趙善侍循資同上）　勅具官某國家以三歲之舉網羅羣彥爾宗子之秀刻意藝文與寒畯等進厠勝第朕心嘉焉躐進官聯以為爾寵抑以為爾曹之勸可吳泳鶴林集　洪咨夔父越特授奉議郎賜緋銀魚袋制　勅朕顧瞻侍臣祇迪忠教予生孫孫生子莫榮四世之傳親而尊尊而親特貴五品之服天性所樂人情則同具官父具官某道韻沖夷德容嫺雅鯉庭詩禮之學自為唱酬鱣堂清白之風莫能回撓況身已登於八袠而兒方近於五塼欽此殊恩貤於嚴父延釐之於天墨願移華秩以承頒九成之於紹興乙改銀章而養志爰錫鳳銜之瑞用為駘背之光對揚王休保艾爾後可　朱復之特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得從代宜毋拘以文法而後龔遂得以弭渤海之盜顧假訾累勿有所拘閫而後虞詡得以殺朝歌之賊上下一心寸令一醞而賊不足平矣方昭武授撲吏回避不肯往朕以軍事付之遂以邑事分委之彼之戮力盡定卒擒渠兇是雖爾令之功亦我民二千石中勸之勤也其進一階副有褒擢可　應鎡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楚元王受詩於浮丘伯河間獻王學詩於毛公長漢諸王之文獻惟雅其源流蓋有自來矣矧爾氣和而識瑩詞賽而義精授經藩房性與教合從容涵詠之間能使人有猷動興起之意蘇也深於詩者也以三五百篇受一秩之賞不為忝可　薛季宣特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海瀕之民獷悍弗率俘我民眾焚我城邑嶺南諸司分兵討擊爾會漕幕能佐而長給足軍餉遂使官軍卒能辦賊汝亦與有勞焉特陞二階往服殊寵可　葉應輔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按唐制奉諸王講讀即今之宮僚也非自明經之科來者不能充之爾以昂藏聳壑之資為清明繁露之學粵從胄博興教藩房朕方資之以為宗盟重而奉伏詞庭矣徽章轉秩豈以內外為間耶勉闡令猷以稱殊渥可家楨授奉議郎　勅具官某漢毛萇以詩學為河間獻王博士後之為宮僚而說詩者蓋昉乎此爾以性情之正涵禮義之澤凡所習聞於家庭者非邇之事父則遠之事君也掌教宮邸敷繹雅言優游諷詠之間常使人有油然興起於善之意又豈待章解而句釋哉徽章特官式是彝典可林士吳特授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邕南溪洞之民獷悍弗率出入省地俘我民眾爾為州從事能輸湊智略結約土豪不煩朝廷一矢一粟之費取渠魁而戮之一隅奠安爾之功也特轉奉議郎以勸有位可　追官勅停人黎行之叙復奉議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寧考詔爾詰責逆曦奔陳

大誼爲難矣臺憲亡章傳以佗比一擬二十餘年人莫不爲汝究之特叙元階庶幾我寧考圖功之意可　趙彥惟叙復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爾家三歲大禮隷名丹書者靡不被配天之澤矧爾曩因出牢未及廷見吏民代者騰謗控于臺議抑何其宂哉既叙元階勉圖令譽可　趙汝魁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卓茂治密吏不忍欺爾有百里之寄而使姦民黥胥敢於凌慢其長尚何以爲政哉其上一階勉圖三善可　趙與邁降授承議郎傅舞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等宓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爾等幸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無道化及民政之奮胥獄之放紛使部民得訟其長之惡於有司視二子寧無愧哉削秩罷歸其發深省可　趙希𨶏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尚書以殉貨制刑周書以崇飲設戒爾爲江西漕官素以才稱而不自飭遂縱漕舟以賄關激武吏以酣閧望幕府有其如是哉其上二階毋忘三省可　孫逌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聞受人牛羊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爾倅房陵攝承郡事流潙之命宅食驚之弗禁吏俸弗給軍儲弗問豈不負千里之託哉姑削一階尚思經典可　梁該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昔何易于爲益昌令而獄無繫囚蔣沈爲高陵長而卑有供億唐史書之以爲良吏爾亦子男之秩耳邑有囚而趺敖於外非無繫囚也庾有儲而占壓不支非無供億也其視易于沈豈不醜面顏哉姑鐫一階以警二慢可　謝廷瑞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七十而謝事禮也應勵之有年限法也爾既文而既悖迎老而迎壯翔翱年判筋力尚強而隷也不職乃以艾服之齒冒中吏銓其抵於法宜矣而猶汝以不知禮之過朕亦憫焉姑鐫一秩以存法守可　趙傚夫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張湛在鄉黨而人儀表徐穉居里閭而人式化爾寓居里黨無恂恂之譽而撓政于民使縣官編戶皆得以訾之其視前脩當亦知愧矣姑上一階毋忘三省可　席芾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宕呂蕃漢雒居毋爲廬人援之爾佐于茗司爲之長史不知體恤逆詆而同以他比內以曲文羅以法外炮烙之刑不激變則幸矣部使者以狀聞寧得不薄示一階之罰可　王恪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迺眷西顧眷以蜀師糧餉爲憂故分命四路漕臣各率其屬協濟軸事爾爲屬東漕官督運沔陽當兵行驛騷餉道匱乏不部一丁不輸一粟斂身亟歸寧不誤我糧事于鐫秩罷官尚曰輕典可　蔡節降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昔高宗皇帝嘗謂但得官中常有一百萬錢稱提交子自得無弊今之州郡非高宗

時比也矧爾守於三衢屬當兵盜之後郡計之乏又非諸州比也然朕方議稱提之策擇流通壅滯之尤以示懲勸則如汝州以嚴閉寧得無罰耶其上一階體朕不得已之意王魏公集國子博士致仕郭祥正可落致仕特授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年方强仕自請退休守臣露章稱爾材質爰稽近比俾序於朝往迪命書勉之無斁可洪适盤洲集李詰贈奉議郎制爾嘗恨泉下嘗有郵章鄉邑陷菑不復告勞王師闢土有子自言復出絲綸尚其歆服宋章忠恪公集奉議郎章誼擬官奉勑　朕恭承聖訓嗣守丕業肆覃慶澤旁及萬方在服之臣階及寄祿畢進命秩庸示寵嘉往祗訓言毋忘夙夜可特授承議郎劉元城盡言集叙奉議郎謝表　臣某言今月初十日遣人於大名府請領到誥命一道伏蒙聖恩叙授臣奉議郎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者宗祀推恩初絕叙遷之望綸言中命繼蒙矜宥之仁稍復故官示不終棄寵來意外感溢情涯（中謝）伏念臣襲遇熙明早塵要顯迹微報稱自速顛隮去朝廷者十六年投荒服者萬餘里衰疲病質涓無歸骨之期瓢泊異鄉動有觸藩之悔敢圖豐澤普被孤根伏遇皇帝陛下獨運乾綱躬行[illegible]曲軫久幽之迹俾霑再造之恩涣發德音率從常典未吹暖律難回寒谷之春既舉覆盆均受陽和之賜惟自期於九死廢少答於萬分臣無任呂淨德先生集奏乞進擢奉議郎杜敏求狀　臣嘗被旨遠使詢察官吏之能否得善不薦有愧於心臣伏見奉議郎監成都府商稅杜敏求治身知義爲學知本從政知體良材嘉器可用於朝恭惟陛下虛心求賢尤善任使如敏求者伏請進擢以觀報効

朝奉郎

（沿革宋史職官志元豐寄祿格以階易官雜取唐及國朝舊制以朝奉郎易左右司諫及後行員外郎事物紀原宋）太平興國初改唐朝議郎爲朝奉郎

事實洞納新志趙案夫朝奉郎嘉定九年閏七月到十一年七月除軍器監丞　易清霜門曰通津　林業朝奉郎紹定四年七月到任修復經界蠲正版籍移建貢院改闢蒼廳增葺三堤創仁政閣修仁政橋請度牒四十道罷新廣惠顯應閣柔接獻臺從祠神像及東南兩門廨廡四帶奏蠲兩縣逃苗六千九百四十八石九升六合代輸積欠苗稅十一萬七百餘貫五年六月磨勘轉朝散郎九月處州中前任麗水經界推賞轉朝請郎六年三月本軍兩縣經界結局得旨特與轉行兩官六月授朝散大夫延平府志陳釋字子華福州人起復朝奉郎紹定三年正月到任五月除招捕使六月除提刑四年五月除知建寧府兼提刑招捕平寇有大功於民生

爲立祠（汴凡丁□仕）新昌志蔡志學字及之新昌人登淳祐進士第初調興國簽憲使李迪辟入幕秩滿調武昌節度掌書記就除湖北漕司準遣再調太和簿尋授清江倅未期淮閫印應飛辟制機改知高郵終朝奉郎自號如心有集傳　黃朴朝奉郎淳祐元年七月十一日到任淳祐三年正月奉旨召赴行在續與宮觀新闢貢院東西二門　王璞朝奉郎淳祐十年七月初三日到任淳祐八年正月奉旨召赴行在續與宮觀嚴州府志吳槃朝奉郎寶祐二年八月十三日到任三年三月劄兼節制軍馬寶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去任造貢院試卓重建單門造魁星樓奏贈貢額未允南康志咸淳三年郭囦朝奉郎經量建邑增築石匣分撥明心醫寺田產贍士畢修君子堂重建居養院宋綦崇禮北海集轉朝奉郎制（以下）（[illegible]）敕朕惟三載考績之法以馭庶工雖侍從之臣能應格法始以叙進所以示天下之公凡百庶尹考其殿最四歲一遷而法從之貴率以三載所以憂近臣之禮著爲定令付在有司吾何私焉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北海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賜紫金魚袋綦某文爲國華器適時用翺翔禁近譽望獨高有司考爾閥閲當用陟明之典往服新渥斷稱茂恩可特授左朝奉郎依前寶文閣學士進封開國伯

加食邑三百戶差遣賜如故洪平齋集李迺平黎賞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廣右平黎上功爾以猛敏宜勞于幕府進二秩以獎之甫通閫籍遂階首外異遷也試邑于虔益勵勿懈可　胡夢昱贈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朕訪落伊始首下詔來諫直蓋與誅鼓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峭緊志槩激壯錄廷尉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貫日之忠已墮眠月之計閒逢胥口訪事瀧頭曾無幾微見於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往視不可招淚霧墮爲悲悔何及陟階貟外仍官厥子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不朽矣可　王瓚轉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浮光于威巳濟之捷論者疑之然功疑惟重爾從身肅祐從事正國非微功爲利者關決于光書同調遣書生而知戎情何愛一官不以爲賢勞勸仕分乘障之符丞上安邊之策可衛後樂先生集通直郎充棗陽軍使兼知隨州棗陽縣黃叔温特授朝奉郎　將臣失律士卒奔亡羣小剽攘邊試驚擾爾以邑令還定勞來按堵如故戎帳第勞賞疑從于躐晉三秩望惟異恩益務撫摩以圖報稱可張廣東窓集莫將復左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服在近班居多令譽議論愷偉善專對于四方聲猷益孚遂陞華於

八座　張子儀轉右朝奉郎　敕具官某以爾婉畫與聞小心可倚周旋之久允謂賢勞宜頒增秩之恩以嚴弟功之賞　徽宗皇帝冊寶轉左朝奉郎制　敕具官某朕欽惟徽考謚號未稱無以光昭先烈乃稽故事奉上冊寶一時制作繫籍工是賴以爾彊識博聞練達國典在公夙夜帥勞惟勤迄茲禮成宜舉明賞增秩一等用勸爾能　王輅黃麾仗成吳特轉左朝奉郎　敕朕惟國家文物之盛時有車輅飾常之異制藏在官府用昭等威肆朕纂承禮文殘闕比詔采討稍新其儀揆日度材不愆于素匪我近列疇若予工具官某議論詳明風猷敏劭參酌今古以濟事宜善締造於一時幾筵新於百度爾彼在列入覲于庭衆志惟熙蓋上考周公之典舉目所視咸喜見漢官之儀用寵陟於文階以增華於從橐往祗朕命益勵乃心　孫覿鴻慶居士集陝西五路制置使錢益降授朝奉郎制　朕建非置守綏靖一方實惟尚謀經武之時非有蒐兵伐罪之事夏童弗率怙衆投邊鋒場多虞責在將帥具官某薦更仕使擢貳近班爲三陲內倚之初付五路折衝之寄當思戮力報稱所蒙遂達上閒卒敗吾事原情定罪當寘嚴誅稍屈刑章止從降黜益圖來効思補厥愆　洪适盤洲集吳益轉右朝奉郎制　朕惕奉慈謀光臨寶祚當覃中外之慶靡分大小之臣

具官某接物惠和宅心端果披好竹帛知師友之淵源怡養丘樊玩煙雲之舒卷頃階戚黨參綴從班復逢嗣服之恩實應遷官之典益思謙畏用保寵榮翟忠惠先生集監在京麴院韓容轉朝奉郎制　朕用爵列以爲賞罰衆功庸以勸能實之士顧於與人誰毀誰譽我汝舉所職能不之責苟應陟法則賞隨之周麟之海陵集楊椿磨勘轉左朝奉郎　仕宦惟賢功無彰於詳試積日曰閱法蓋許其序遷邇者銓衡之司來登侍從之最宜遵彝制用錫寵章具官某早負軼材受更華貫雍容在位幸若紬如之同時靜默爲心自期揚子之樂道久儀禁路具著賢勞武部聯華既資於整暇經帷勸講復賴其論思爰稽會課之書式賁懋官之渥往祇于謙尚遠乃猷李璧雁湖集歐陽伋轉朝奉郎制　朕遣使虜庭必有親屬留視其家所以恤勤勞廣恩厚俾將命者無內顧之憂一意專對之事爾大儒之後以才業聞茲時厥庸晉階一列尚其懋勉以稱所蒙范石湖大全集敷文閣直學士知明州趙伯圭磨勘可右朝奉郎制　四國于宣騰治聲於甸服三年大計中陟典於銓庭具官某以西周信厚之賢號兩漢循良之守農有餘粟德政格於要荒海不揚波威聲懾乎群盜雖備禁嚴之列亦皆計最之科閥閱宜陞絲綸有煥其對揚於茂渥益紓發於閫撫劉復

材集吏能之真州分推倍增轉朝奉郎制　宿師于邊財殫衆竭朕知究推之病民而未能弛也爾以選往涖其事所入倍徙然未嘗有折秋毫之誅可謂才矣晉秩外郎益勉事功可　承議郎范昌世牙契實轉朝奉郎制　中興以來養兵之費廣生財之道狹而牙契所入遂爲國之大利與究推並行爾浮照名執政之孫善於其職課以最聞豈非會計當而然歟俾進郎秩以旌賢勞可　奉議郎鄂州通判李澤民贈朝奉郎制　日虜掩我不備上流震驚爾以郡倅行邊能贊郡守效死勿去以待援師及宣威金鼓從天而下郡虜全城莫府上功而爾已不及見鄂人皆悲傷之朕於勤事之吏生榮死哀兩極其至進官澤子度越常格以慰宿草之恨以勸羽林之孤可　鄭起潛立庵外制降奉議郎應倎復朝奉郎制　着庭翰苑之臣以微罪行于今三散抑可緩拔拭之恩邪沈爾丹書歸于皇極復還故秩尚圖後庸　降承議郎趙與泳復朝奉郎制　是非久而自定予奪付之無心爾纂爲端倅偶詿微文明庭肆眚無瑕不滌其復故官勉稱朕拔拭之意　吳泳鶴林集曾式中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任尚以嚴急護塞而西域叛亂郅都以蒼鷹守邊而匈奴引去人遂謂都之智優於尚而不知其失人心則均也以爾皎厲而才峭深而健合泚重鎮出使長

之民以狼牧吏以鷹使軍以待犬羊之法用三者之心胥失矣其不厭于衆則章也臺評來上朕不敢私姑從三褫之文以示十懲之儆可　徐圭降授宣教郎趙與進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等析逆旅已著而斬以徇馬崇文之所以行三軍恐妨民耕蚕而身引舟何易乎之所以掌百里朕命遣樞臣視師江上爾等身爲邑宰職在字民不知軍令有嚴而乃困爲民擾其視易乎豈不欲愧哉姑鐫一階以警群愚可　董士元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鄭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其傷實多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夫子曰賊夫人之子朕不敏明不能親擇縣令使之長民爾號以科目進而貴游之習弗改抱琴江上荒樂是耽其傷且賊也多矣褫職罷官警乎有位可　黃崖降授通直郎李伯杏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等正人猶動植不附麗而自榮不正人如蔓草必依憑而後進爾崖倅于神皋粗有才具爾伯杏僉幕京府亦稱敏決未爲不了官事也而言者謂汝交游權貴之門巧爲自謀之計則詎容無罰哉易不云乎盱豫有悔汝其戒之可　宇文景達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古者君子之難仕也進退有義焉往代有時焉爾生於名門素自修潔閑廢之久急於祿仕代者以病還乎悖銓法而往法也而非其義也鐫秩罷官朕不得不從

帥臣之請可　張鎮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敬事而後食聖人所以語事君不探而取禾詩人所以刺在位爾掾紘禁近齒列仕林未嘗身服於官箴而乃歲糜於廩粟汙吾白簡合議薄懲其鐫一階以警百愿可　趙振玉降授朝散郎尚振竿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等軽賊潰防捍兵之將貔虎熊羆之士因緣煽亂者不知其幾領州麾護鄉井者静以填之可也爾振玉爲民望乃舍之而去爾震午邪之黨乃縱于弟爲援豈得無過歟賈誼所謂上有患立而觀之上有敗因而挻之斯二子之謂矣各鐫一秩以警二維可　林樞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往者峒賊嘯兇闖我嶺城之下鴟張豕突無有嬰其鋒者爾一州從事爾乃能領兵縋城出與賊鬪爲伏矢所射逐喪元身議功行賞豈容傷遺汝哉華之外郎澤及後昆焉未泯寵渥祗歆可　楊約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賓主交游之間有義存焉方元帥欲守原上汝以賓客舍之憲臣欲死城郭汝以交友去之或舍或去汝之志亦欲從容就義也而素心未明白簡來上朕安得不示薄懲耶少加省循即有褒叙可　連元特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遭者軍政不綱所在州縣兵相挻爲亂當沙冀虎尤其甚焉爾爲軍政乃能董督隅丁從制領以蕩平之亦可謂不失職矣晉陞一階庸勸百

雄可　韓杏降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漢吏主告緡義縱尚懲治之不少貸賞告豈盛世所宜有哉爾攝臨川道民亡術借稱提之名行泆入之令元元何辜而彼此酷也其鐫二階罷所居官可　家楨授承議郎刁起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等昔漢元榮以經學成業盛陳車馬印綬示諸生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後之爲王府講官徽章受賞者皆昉乎此爾楨文雅西州之彥爾起典刑東侯之儒一跡蓬山一白璧海處之朱邸之遴授以韋編之寄探玩研覈既記于成則進官一等朕又何愛焉可　起希遠特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島夷不恭干我王略爾丞郡紘智握機籌閫摯招降備彈畫諸生滌蠻方之瘴以寬南顧之憂晉之二階庸勸郡吏可　高崇追復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朕於人才如護嘉木封植長養將以俟其成也而橫風凌雨揉之寧不愍惜爾以屹峨穎出之英負燕趙嶔奇之氣每帥臣歲貢必與計偕言者弗察誣以它比遂使貪志以殁昔人謂善百興而不進一毀終世以顛隮斯汝之謂矣特叙元階官其一子庶知爲善者雖屈於生猶伸於死也可　黃幹特贈朝奉郎制　勅故具官某洙泗之斯文未喪得顏曾數子羽翼而其教大明伊洛之正學方興得楊尹諸人發揮而其傳益廣今有倡道武夷而門人之中卓然以扶世

立教自任是閒國家之所當尊尚也以爾紹興名御史瑞之子受元末傳講肄之塲潛察精思盡得師承之正篤行力踐發爲賢業之光明業於易資之時屬爾以傳道之託討論三禮敷繹四書朕今讀其書求其後思堅正洪弼如餘者既不得與之同時矣則追榮一秩燕及後昆朕又何吝焉可　熊允懋追復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昔爲高郵守臣以賂賄免爾而邑於龍泉以資冠敗爾之過浮於高郵矣然推鞫其狀無受賕之實而竟死囹圄寧不惻然盡還故官示朕悉恤之典可　趙崇賞叙復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論士以實不以華爾宗室之英文雅緣飾吏而華者也天潢庫金之事正坐以華勝然新將倸謂汝拘理無虧矣進叙一階益務其實可　李大同授朝奉郎制　勅具官某昔我先朝惟前獻是憲太祖聖略讀於慶曆仁皇訓典覽於元祐列阜陵大訓與六經並傳廣夏細氊之上可不知所以寶之耶爾鄉之壽雋平昔德明本之諸老之傳教作嘉猷之告天下之是非得失惟諫官能言之人主之動息起居惟經筵能知之交修之益於爾乎望朕方緝熙聖典濟進崇階則難講讀之分何有恩榮之異矧而仁義益輔光明可蘇潁濱集蔡卞處勤朝奉郎誥詞　勅朕伻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固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某脊由文藝久踐臺省欲效才賢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追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誥詞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謁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韓駒陵陽集謝覃恩轉朝奉郎表　臣某言准告轉臣朝奉郎者大賚臣工序遷祿秩列被訓詞之厚益知眷遇之隆（中謝）伏念臣持橐四年分符五郡心驚憂患力困道塗晚節倦游加有負薪之疾中原多故獨無橫草之功豈謂恩榮亦沾閑散伏惟皇帝陛下興隆漢祚振舉周綱仄席而求內責衆賢之輔推轂而遣外觀諸將之能而臣未獲望於清光已屢叨於明命但存餘息必報殊私臣無任　呂忠穆公集謝特轉朝奉郎表　繕修城壁慚無補助之勞陞進官資俄預褒嘉之典省循忝冒俯伏怔忪（中謝）伏念臣識謝通方器非適用泮宫十暑佔畢何功宗學三霜傳經甚陋間蒙推擇稍與選掄煮海摘山初除官於淛右飛芻輓粟俄易任於畿西荐被宸綸就更使節惟魏都之襟帶控朔部之吭喉望應防微念城隍之圮塞守臣祗命庀徒旅以興修樓櫓一新金湯四合虎貔齊力成

於日月之間雉堞凌空隱若雲霄之上載惟駑鈍綿力何施忽拜龍光誤恩俯及此蓋皇帝陛下堯仁廣大湯政中和好生以洽民心常德以立武事功惟從重用敦勸於群材賞不失勞示無私於庶類肆令庸賤亦沾寵榮臣敢不跂詠前脩激昂素節賞墉貫堅叨恩已愧於無功逭積逾衾率職尚期於小補　孫覿鴻慶居士集復左朝奉郎謝表（紹興丙子六月十二日告准八月十四日法下）萬里竄流幾徧大地山河之境一言感激復見中天日月之明發跡窮閻增光末路因恩不次撫已知慙（中謝）竊惟天下國家治亂之原實繫君子小人消長之勢部分南北朋列東西兩曹參之執是孰非一王尊之乍賢乍佞聽言固未易也知人豈不難哉臣與讒人初無纖芥遭權臣之怒遷興大謗扶獄吏之助遂中深文鑿空造端課無賁有驟齒徒鄉之惡旋奪編戶　八自惟斷斷之無他豈免詵詵而上訴方其心迹之未辨竊楚相之、　白口何以自明要之名實不可欺校郁塢之金而真盜然後乃見已自分此身賫恨於九泉之下不圖蒙大造起廢於一日之間公議既申冤狀自白孫蓋伏遇皇帝陛下堯仁天覆周道砥平殛鯀而舉皋陶忠邪已判烹阿而封即墨毀譽乃公凡顧一時無告之冤已動九重蓋高之聽念臣大難說黙曲賜辨明知臣已迫衰殘特加甄叙借判輸於敗獲出芝菌於枯株大恩不貲叨逾遇矣餘生向盡稱効茂然西方佛以謂人而爲鬼鬼復爲人歷三生而懷恩未泯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孫孫又生子累十世而圖報難忘曾文清公集謝史成受朝奉郎表　裁成二帝之書仰資聖訓褒錄諸儒之效備逮孤生謬進官榮併叨恩眷者循非稱胃昧爲慙竊以簡冊之傳因多帝王之書爲重文章之用非一述作之體爲難在昔有邦君時稽古自周而上其載百篇之言雖漢以還各成一代之史典謨之辭略而雅春秋之法謹而嚴子長雖繆於是非見稱事核孟堅頗推於詳贍或患文繁降及後人益艱是任或紀事乏離而失實或設辭覼縷而不工或昧略抵捂之相形或取舍抑揚之未當歷觀前載蔑謂材難烈兩朝功德之崇高而五世聲明之富有以至俊傑瑰奇之士儁抗嵬瑣之姦載在信書傳之後裔宜得貫穿馳騁之學溫純深潤之辭追二典之光華垂百王之軌範如臣之鄙擩分無堪幼聞道於父兄粗知好古長論文於師友竊慕著書然而植性疏頑受材淺落有淺見寡聞之累無屬辭比事之長遭世盛明脫身冗散天祿石渠之興忝預校讎金匱玉板之文得參論次茲儒林之盛選實仕路之殊榮特達既收莫非帝力周旋長育成出上恩自視庸虛固難報稱雖勤劬於夙夜謾淹歷

於歲時間發大猷豈敢希於作者整齊故事或可繼於前人甫臨汗簡之
終遽遘負薪之疾奏書天陛阻親望於清光拜賜宸庭莫與聞於褒詔豈
期推賞并及罔功養拙藏愚久已逃於常憲因人成事茲復玷於異恩遜
避弗容驚惶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務尊先烈祇紹永圖謂祖考之功
非形容之可既而子孫之孝在潤色之爲能深詔有司共成大典蓋廣資
於衆智不求備於一人每矜載筆之勤靡間吹竽之濫致資瑣質均被鴻
私螻蟻雖微素積愛君之志涓塵有補敢忘報國之忠蘇籀雙溪集謝韓
朝奉郎箋　右稱啓唯誥轉前件官者資品纖微惠澤沾被揆勞何取加
秩過優朝渥難勝衷情悚慄近者緝熙盛典光顯丕稱備嘉吉蠲之情文
起琢磨之工技恭惟徽宗皇帝詒謀施于罔極廣聲振乎無窮如日照臨
在帝左右蒼黔所以固結精祲所以燮和善繼述承威靈於赫以爲節以
壹惠豈足以飏鉅美而闡英猷加于衆名則可以紀閎圖而昭盛蹟蓋槐
府玉堂妙形容而評擬鸞臺鳳閣俱會議而欽崇頌述雲漢之章衆牒金
積昭格神祇之護寶璽玉函發册形庭指節命使於是珪幣縟帷誓之薦
廟祏度玉牒之儀作民恭先惟聖純孝章塵位著顧賤有司遭逢至榮豈
期嘉賜聰察不遺於早達責成自有於度程命日董功包荒濟務至於無

事之辦允賴公聽之明伏遇太師公相深喻誠明之原扶持禮樂之實不
以三公而易其介勸歆尤叙而俾其成前有之言無先知而應猝造膝之
語不離道而稽經傳如子產之擇能寬若巨源之多可勵精東推宏博湛
恩品彙自然得其宜百工安敢受其力服既放佚秉軺舞韶封懷望以柔
邊方賞叔孫之趨時務補苴罅漏興造發遣欽鳳鳥而出河圖皆平生之
素蘊珍神姦而投泗鼎亦次第而垂成福溢明錫予之階滿聽升平之頌
童昏蠢杖戚欣觀於降康軍旅國容頓從仍於舊貫上眷固尤爲卓越勲
累雖掩其觀義念惟睎驥之蹤踰若爲山之址苟聽其注務致思以竭才
必得其宜荷提攜而改
觀無任惟鴻感戴之至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二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呂鳴珂
圈點監生臣[illegible]
臣孫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九　十八陽

喪　喪禮四十九　國恤

飾棺周禮春官縫人掌縫棺飾焉孝子既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之屬疏曰幕人共帷幕鄭註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是存時居於帷幕而云加文繡者生時帷幕無文繡今死恐衆惡其親故加文繡即所引喪大記飾棺是也衣翣柳之材表於既夕必先纏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疏曰翣即方扇是也柳即帷荒是也二者皆有材縫人以采繒衣纏之乃後張飾於其上

禮記喪大記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僞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飾棺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用白布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爲黼文火黻爲列於其中耳僞當爲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

也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爲振容象水草之動搖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爲之形如瓜分然綴貝落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作緌讀如冠蕤之蕤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疏曰此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諸侯柳車邊障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池謂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爲雉縣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爲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爲兩己相背爲三行也素錦白錦也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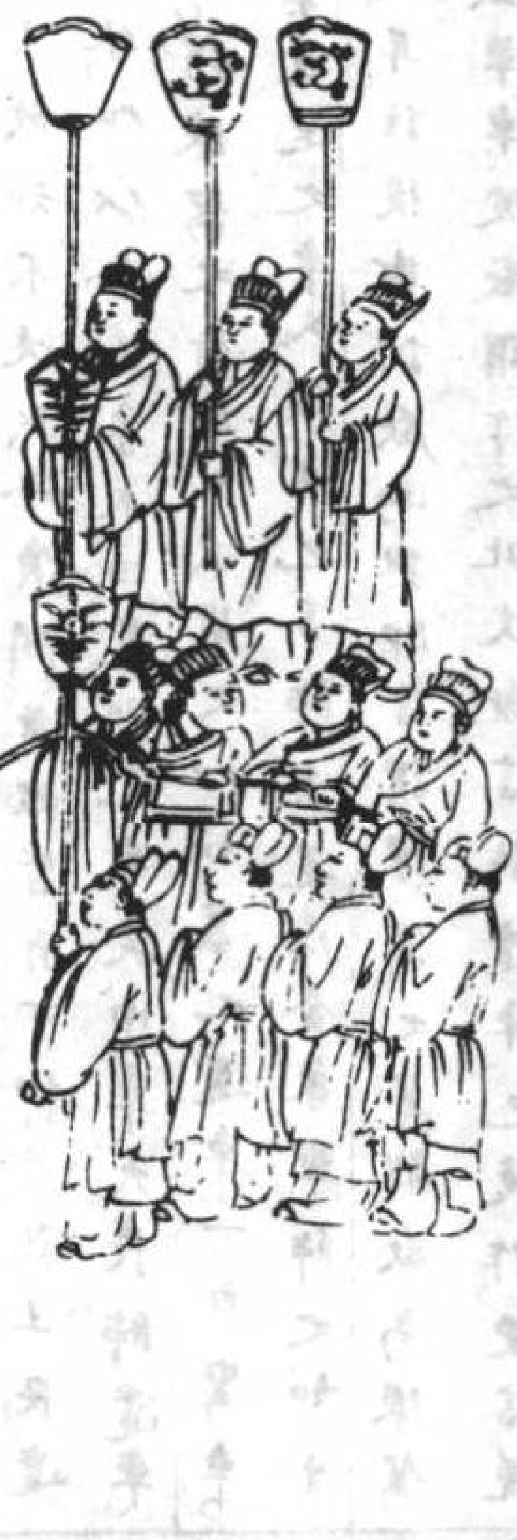
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僞荒者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爲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翣形似扇以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槨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爲黼二畫爲黻二畫爲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繒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閒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輒屈皮爲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有六也謂之披者若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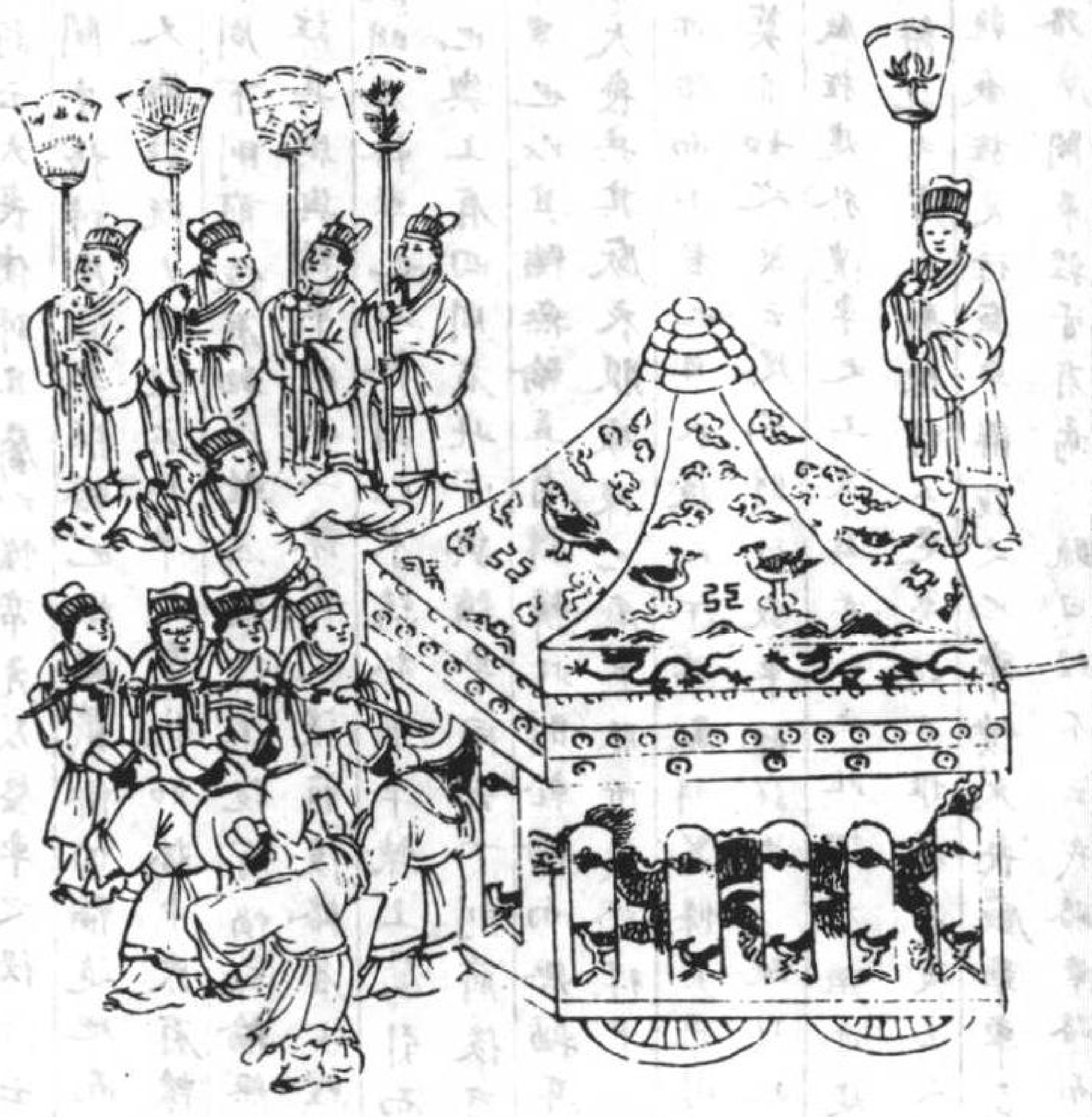
覆也天子七月而葬五重八翣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疏曰古者爲槨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槨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槨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云云者以士禮一重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爲之蓋如牀縮者三橫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茵者謂藉棺外下縟用淺色緇布爲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爲囊將茅莠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縟也而縮二橫三每爲一重也抗木上橫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橫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

玉藻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綏亦旌旗之緌也夏綢其杠以練爲之旒殷又刻繒爲重牙以飾其側亦飾彌多也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爲飾也此旌旗及翣皆喪葬之飾周禮大喪葬中車執蓋從車持旌御僕持翣旌從遣車翣夾柩路左右前後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侯六翣皆戴圭

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緌。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亦用此焉。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纁帛縿。素升龍於縿。練旒九。疏曰。此明魯布四代喪葬旌旗之飾。緌。注。旄竿頭也。夏則旣綢杠以練。又以練爲旒。周人尚文。更以他物釋之。引周禮。大喪葬。御僕持翣者。明葬有旌旂。亦翣之義。儀禮旣夕禮。商祝飾柩。一池。紐前頳後緇。齊三采。無貝。飾柩。爲設牆柳也。巾奠乃牆。謂此也。布帷柳有布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如小車笭。衣以青衣。一池懸於柳前。士不揄絞。紐所以結連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𧝄矣。以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設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也。翿。引翿者也。引。所引柩車在輴曰紼。古者人引柩。春秋傳曰。坐引右而哭之。三。

三禮圖





聶崇義集註曰。喪大記云。君飾棺。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大夫士皆戴緌。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又鄭註。喪大記。引漢禮翣以木爲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車。旣窆。樹於壙中。障柩。天子八翣。加龍翣二。其戴皆加璧垂羽。　柳車名有四。墳謂之精車。葬謂之柳車。以其迫地而行則曰蜃車。以其無精則曰輇車。案周禮縫人掌縫棺飾衣翣柳之材。後鄭以必先縫衣其木。乃以張飾也。柳之言聚也。謂諸飾所聚也。又上注云。孝子旣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旣載飾而行。遂以葬。若存時居于帷幕而加文繡。其帷荒畫火龍等是加文繡也。其生時帷幕則無此畫飾。故云加也。今柩入壙。遂以帷荒等加於柩上同葬之。故云遂葬。喪大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帷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披彼義反）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喪大記註云。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然則荒柳車上覆。謂鼈甲也。天子其荒緣邊畫龍。又畫雲氣。次畫白黑之黼文。又畫火形如半環。以畫兩己相背之黻文。又於其間畫錦白錦也。褚。即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爲屋。以葬車在道。象宮室也。褚外乃加帷荒。帷者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池者。織竹爲之。狀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挂著於柳上荒之爪端。象平生宮室承霤。然天子四注屋。四面各有承霤。今池亦四面象之也。諸侯屋雖四注而降。降一池。闕於後。故三池。振容者。振。動也。容。容飾也。謂以絞繒爲之。長丈餘。如幡。其上畫青質五采之揄翟。又懸銅魚於池下。車動爲容飾。魚躍拂池也。纁紐六者。以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爲紐連之。相著傍各三。凡六。用六紐也。齊者。謂在荒之上。當柳之中央。形圓。如車蓋上𧝄矣。蓋之中央。故鄭以爲說。漢時小車蓋上有𧝄。在以其當中如人之齊。故謂之齊。高三尺。徑二尺餘。又案旣夕禮注云。以三采繒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則人君以五綵繒爲之。亦著以絮。蒼下有黃玄二色。則五等相次。故云齊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結齊上。纁戴六。纁披六者。戴披皆用纁帛爲之。戴值也。於車輿兩廂各竪三隻軨子。各當棺束。用此纁戴貫棺束之皮紐出兩頭。皆絆結其軨子。各使相值堅固。方用纁披於棺上橫絡過。各貫穿戴之連結棺束者。乃于戴餘投出之於外。使人持制之。又棺橫束有三。每束有二紐。各屈皮爲之。三束兩旁共有六紐。故有六戴六披也。持披者若車登高。則前引以防軒車。適下則後引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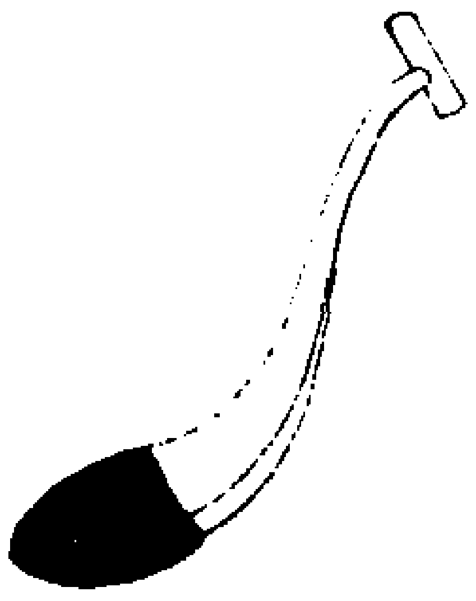
使車不傾覆也按阮氏圖云柳車四輪一轅車長丈二尺廣四尺高五尺周禮謂之蜃車故遂詩云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及蜃車之役注云幄帟先有為於葬窆之間先張神座蜃車柩輅也柩輅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又鄭註既夕禮記云其車之輿狀如牀中央有轅前出設前後輅上有四周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許慎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孔賈義云觀此註其輿與輴車同亦一轅為之設前後輅者上經唯云前輅言前以對後明有輅車也此輅謂以木縛於柩車轅上屬引而挽之故名此轅縛為輅也輿上有四周者此亦與輴車同云下則前後有軸以輇為輪此與輴車異也以其輴無輪直有轉轔此則輇輪而無輻耳陳明器周禮春官司服大喪共其廞衣服廞陳也廞衣服所藏於椁中　疏曰此則明器之衣服亦沽而小者也自衣服以下並廞明器條通用司常大喪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葬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　疏曰此謂在廟時陳建之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壙亦建之云建之則行廞車解說之者在廟陳時云建葬時亦惟有在道去之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廞旌是行廞車解說之也車僕大喪廞革車言興革車則遣車不使戎路廣闕革輕皆有焉　疏曰經不云戎路革路而云革車亦是五戎之總名故知不使戎路廣闕革輕皆有可知若然王喪遣車九乘除此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巾車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廞興也謂陳駕之行使人次舉之以如墓也遣車一曰鸞車　疏曰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壙者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麤細為之耳注後鄭訓廞為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廞為陳駕也按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此文既言飾遣車已是作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云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者當在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執其一以如墓也按冢人云及葬言鸞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鸞車天官司裘大喪廞裘飾皮車皮車遣車之革路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裘陳裘也言謂廞興也若詩之興謂相似而作之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耳　疏曰後鄭謂廞興也不從先鄭作陳者以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皆是興象所作明非陳設之禮若詩之興謂象似而作之者象似生時而作但麤惡而小耳夏官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　疏曰檀弓孔子云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謂為俑者不仁古者以泥塗為車芻靈謂以芻草為人馬神靈並周塗車

仍存但刻木為人馬皆古者芻靈令鄭云塗車之芻靈則是仍用芻靈與檀弓違者鄭但舉古之芻靈況刻耳非謂周家仍用芻靈也　定條內有冢人鸞車象人之此條通用當互考圉人凡喪紀廞馬詳見朝祖奠條禮記雜記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亦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　疏曰遣車從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遣奠所包牲牢之體貴賤各有數也一箇為一具取一牢載之也故云視牢具遣車所用無文因此視牢具故主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與者疑辭也云天子太牢包九箇以下者以既夕禮遣奠用少牢以上約之周禮夏官司兵大喪廞五兵廞興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士喪禮下篇有甲胄干笮　疏曰案既夕禮明器之用器有弓矢役器有甲胄干笮彼雖不具五兵此既言五兵明五者俱有也故鄭引士喪禮下篇為證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下篇曰用器弓矢春官司干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云云有及羽籥及其所廞廞干盾而已其羽籥籥師廞之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注樂官陳之　疏曰樂師謂笙師鎛師之屬廞樂藏之者也云往陳之謂如既夕禮陳器於祖廟之前庭及壙道東者也大司樂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涖臨也廞興也臨笙師鎛師之屬興謂作之也　疏曰鄭知臨笙師鎛師者按笙鎛師皆云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司干亦云大喪廞舞器此不言之即屬中兼之也此臨藏樂器還臨笙師鎛師等故彼皆云奉而藏之同眡瞭大喪廞樂器　疏曰大喪廞樂器謂明器故檀弓云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竹不成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是沽而小耳是臨時乃造之笙師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鎛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官所廞謂作晉鼓鼖鼓籥師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疏曰此所廞作惟羽籥而已不作餘器典庸器大喪廞筍虡　疏曰按檀弓有鍾磬而無簨虡鄭注云不縣之彼鄭注見此文有簨虡明有而不縣以喪事略故也儀禮既夕禮陳明器於乘車之西陳明器乘車之西則重北也折橫覆之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橫陳之為苞筲以下為精於其北便覆之見善面也折音之設反庋音居毀反精音側耕反下同抗木橫三縮二抗御也所御土者其橫與縮各足掩壙加抗席三席所以御塵也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也翦淺也幅緣之亦抗木

（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今文茵作淺也。翦，纁也。謂功布。）器西南上，綪。（器，目言陳明器也。以西行南端為上。綪，屈也。不容則屈而反之。）茵。（茵在抗上，陳明器次之。）苞二。（所以裹羊豕之肉。）筲三：黍、稷、麥。（筲，畚種類，其容蓋與簋同。）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甕，瓦器也。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甒二：醴、酒。冪用功布。（甒亦瓦器。）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庪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灸。謂以蓋按塞其口，無器異桁。）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匜實于槃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杅，盛湯漿。槃匜，盥器。流，匜口也。）無祭器。（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人器。）有燕樂器可也。（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役器：甲、冑、干、笮。（此皆師役之器也。甲，鎧。冑，兜牟。干，楯。笮，矢箙。）燕器：杖、笠、翣。（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竹䈴蓋也。翣，扇。）徹奠巾席俟于西方。主人要節而踊。（巾席俟于西方，祖其將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禮記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木工宜乾腊且豫成。材，樸材也。）說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人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人有疑也。（言使人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為也。（之，往也。死之生之，謂有知與無知為行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也。味當為沬，沬，靧也。靧音誨。）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無宮商之調。）有鍾磬而無簨虡。（不懸之也。橫曰簨，植曰虡。）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言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於用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芻靈，束茅為人馬也。謂之靈者，神之類。）明器之道也。（言與明器同。）喪服小記：陳器之道，多陳而省納之可也，省陳而盡納之可也。（多陳之，謂賓客之贈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杜佑通典：晉賀循云：明器：憑几一，酒壺二，（受六升，蓋以功布。）漆屏風一，三穀三器，（稻黍稷，內而乾。）瓦唾壺一，脯一篋，（以三牲之肉為一代。瓦俎所遷奠之俎，為藏物也。）履一，瓦罇一，屐一，瓦杯盤杓杖一，瓦燭盤一，箸自副，瓦奩一，瓦竈一，瓦香爐一，釜二，枕一，瓦甑一，手巾、贈幣，玄三纁二，博充幅，長尺。瓦鐙一，瓦盥盤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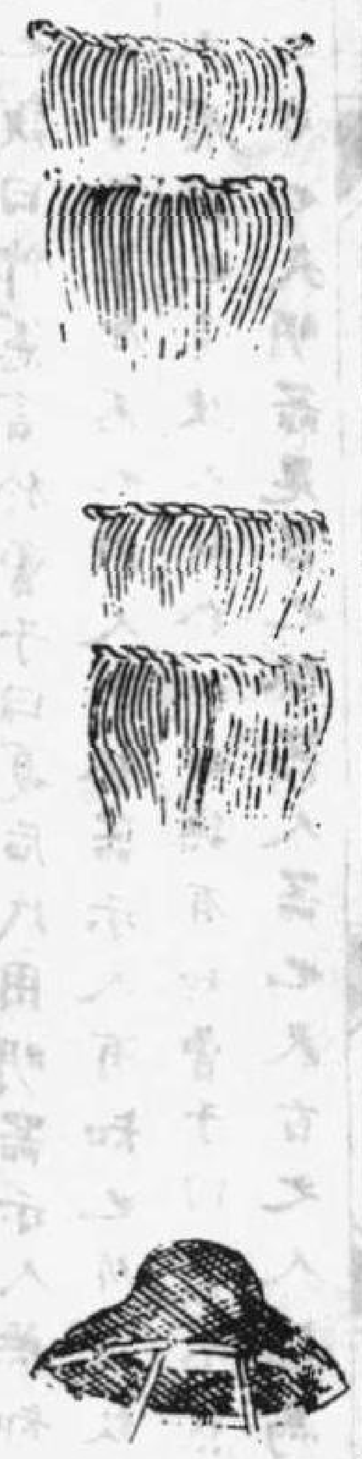
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所司設文武群官次於太極門外東西廊下。又設帳殿，庭帳內設吉幄，幄內設神座，南向。又設龍輴素幄於殿庭吉幄之右。前一日午正後一刻，除殿上華障及階下去庭幷帳城，少府所由移撤，附於壇北。未正後一刻，典儀設群官夜哭板位，如晨夕哭儀。又設挽歌席位於嘉德門內，設挽郎挽士席位於嘉德門外，並左右序，設北向相對。設鼓吹嚴警位於承天門外。晝漏未盡三刻，有司設庭燎終夜。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就版位，立定，禮官贊哭，哭畢，退就次。挽歌作，盡二點止。嚴警次發，盡五點止。二更，群官哭及挽歌鼓吹嚴警如上儀。其三更、四更、五更並准此。其一日前二刻，奉禮郎設御座所由設奠席，奉禮設盥洗及禮儀使、太尉版位於東階下。光祿卿具太牢饌，並如啓奠之儀。前一刻，侍中進外辦。禮官省饌，光祿卿引饌，禮生引太尉、禮儀使等，積陳再拜訖，升殿。通事舍人分引群官入就位，亦如啓奠之儀。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殿內止哭。太尉以醴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大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再拜哭踊，殿內及庭中文武官九品以上、皇帝諸親等皆哭，十五舉聲止。禮儀使跪奏獻畢，請皇帝退復位。禮官引太尉降復階下位。所由徹饌，執事官序降。內所由徹殿上帷帳，惟南北施素帷於舊帳座所，以為障蔽。前設常食。少府監進輴車於西階下。禮儀使跪奏皇帝奉辭龍輴，奏訖，降出。近侍扶皇帝就龍輴前，哭踊盡哀，乃復位。執事者以素施及重先導。禮官一人服朝服，贊尚輦奉御帥腰輿、繖扇至神座前，侍奉如常儀。內侍捧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殿庭帳殿下神座前，跪置座上。內謁者帥中官設香案於座前，繖扇侍奉如儀。禮官一人引符寶郎一人、主寶二人，以赤黃褥案進取謚寶。又禮生二人亦以赤黃褥案進取謚冊。禮官授之，並隨禮官先詣冊車，安置其舊寶冊，准次取置於車。侍中當龍輴南跪奏請龍輴降殿。太常卿帥執翣者升，以翣障梓宮。中官高品等侍奉其側。司徒帥挽士升，奉引龍輴降殿。禮儀使引近臣及宗子三等以上親進捧宮。梓宮、少府將作所由并挽士奉梓宮登于龍車。上遂詣帳殿下素幄。皇帝哭從，諸王等陪從。公主、內官等周以行帷，皆哭踊而從。群官立哭於庭中位以俟祖奠。

三禮圖耒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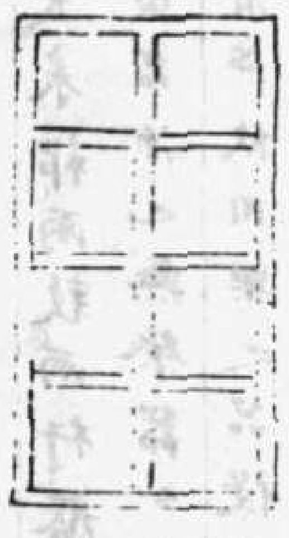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註耒耜變生時田器既夕禮耒耜在用器之中按周禮車人職云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鄭玄讀庇為剌（音七賜切）剌謂耒下前曲接耜者即耒面也故賈公彦云耒面謂之庇又云耒狀若今曲柄杴又案鄭下註云耜異材據鄭意耜即金也又易下繫云斲木為耜者謂斲木為受耜之處也然則除耜金也外總謂之耒經云自庇緣其外以至於首者謂據庇下至手執句者之端逐曲量之有六尺六寸又云以弦其內者謂據庇面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與步相中中應也故下註云耕者以田器為度宜所謂在野度以步以人步或大或小恐其不平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也若兼耜金則稍長故每量地周脫去耜而用之又匠人云耜廣五寸其庇亦廣五寸古者耜一金二耜為耦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至漢耜歧頭兩金象古之耦耕用牛引也又山虞職說耒耜之木須堅韌依時取季材少木以為之

蓑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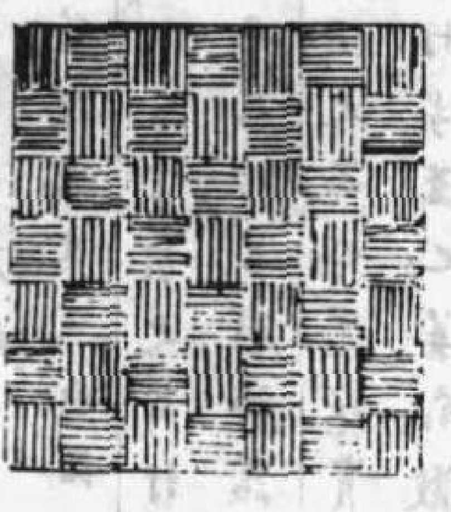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既夕禮記云稾車載蓑笠註云稾猶散也周禮司常遊車以田以鄙與此散車同是木輅也蓑笠備雨服笠亦以禦暑

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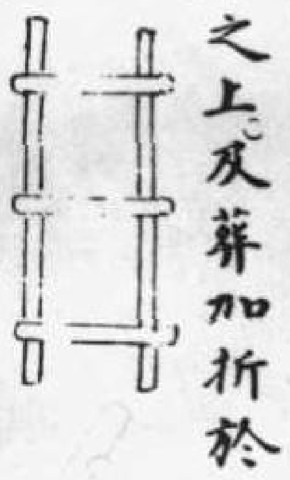
抗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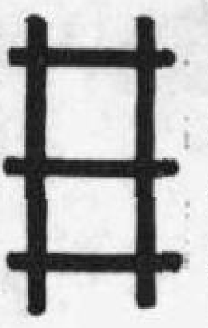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折橫覆之注云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簀窆事畢加以壙上以承抗席賈釋云橫覆之者加於壙時南北長東西短是知折如牀也陳時長者東西言覆者見其善面在上也加以壙上時則反善面向下云折猶庪藏物然加無簀者以其縮三橫五以當簀處也

既夕禮云加抗席三注云席所以禦塵賈釋云既陳抗木於折北又加抗席三領於抗木之上故云加抗席三知禦塵以抗木在上禦土其抗席在下隔抗木應有塵向下故云禦塵然則在陳列之時抗席加於抗木之上茵又加於抗席之上及葬加折於壙口次加抗席於折上次加抗木於席上

抗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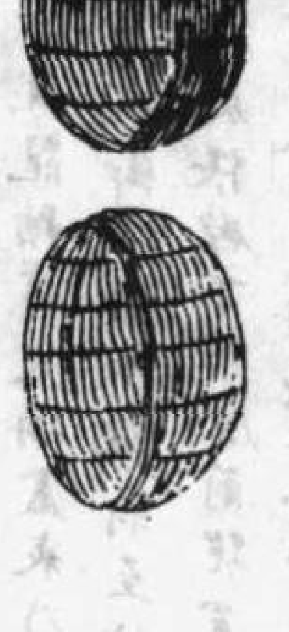


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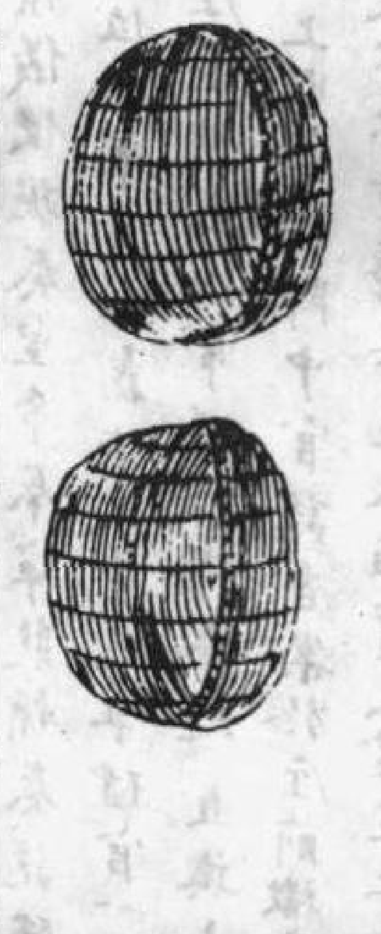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註既夕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註云抗禦也所以禦土橫與縮各足以掩壙　茵用踈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註云茵所以藉棺者也翦淺也幅緣之也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賈釋云緣之者每用一幅廣踈之布不去邊乃合縫之為袋實以茅秀又別用物緣此兩邊幅縫合之處使之牢固因為飾也

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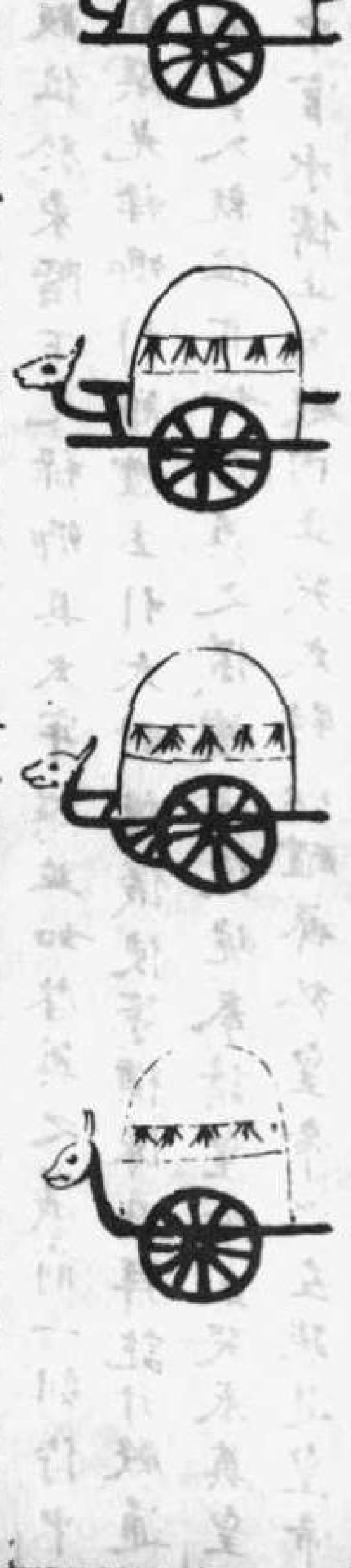


笣



聶崇義集註既夕禮云笣二所以裹奠羊豕之肉也下記云葦笣長三尺一編此羊豕之肉即遣奠所笣牲之下體也又註云用便易者謂以葦長雖用截取三尺一道編之用笣牲體為便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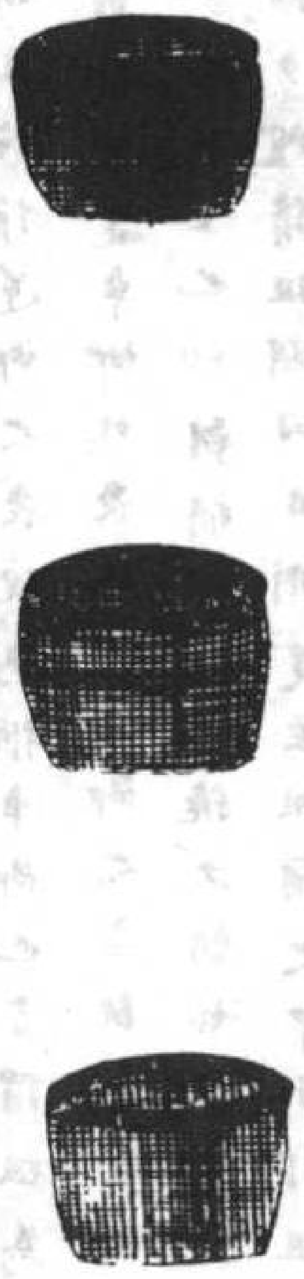
遣車



聶崇義集注巾車職云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一註云廞興也謂陳駕也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一曰鸞車用疏布為精鄭謂曰精四面有障置于四隅後鄭云精其蓋也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置于椁中之四隅孔賈義云遣車謂將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意取遣奠之牲體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遣送亡者之入壙也飾者還以金玉象革之如生存之車但麤小為之耳知小者以其人各舉一置于椁中之四隅故也後鄭訓廞為興即言陳駕者解廞為陳駕也謂下車僕云大喪廞革車彼廞謂作之也此之既言飾遣車已是作之義更言遂廞之故以陳駕解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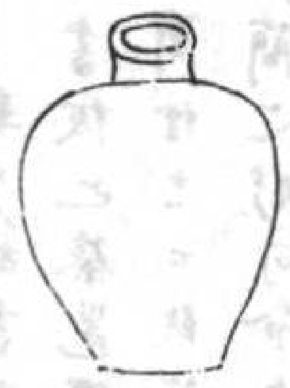
又云行之使人人以次舉如墓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如所苞牲體之數也天子大牢苞九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苞七箇遣車七乘大夫大牢苞五箇遣車五乘此謂當朝廟之時於始祖廟陳器之明旦大遣奠之後則以次抗舉之人各執一以如墓也一名鸞車者以遣車亦有鸞鈴故也按既夕禮苞牲取下體註云下體脛骨象行又祖實之終始也士三箇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音洛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體也分為二箇則一箇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為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苞凡為五苞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苞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苞蓋尊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箇數未詳此遣奠所苞皆用左胖又車僕疏說王遣車九乘除革車廣闕苹輕五乘之外加以金玉象木四者則九乘矣今遣車持以金飾以見餘制僕鄭云廣車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校人大喪則飾遣車之馬及葬而埋之則是塗車之芻靈與

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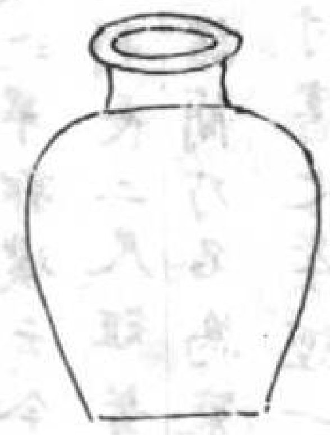


纂宗義集注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註云筲畚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一觳也賈釋云畚器所以盛種此筲與畚盛種同類故舉為況也又下記云菅筲三其實皆瀹音藥註云米麥皆湛之以湯未知神之所享不用食道所以為敬

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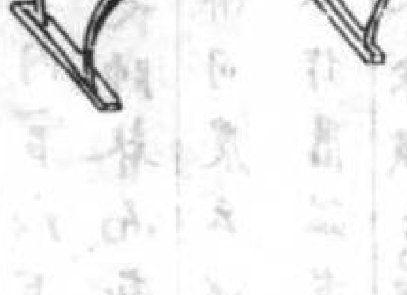


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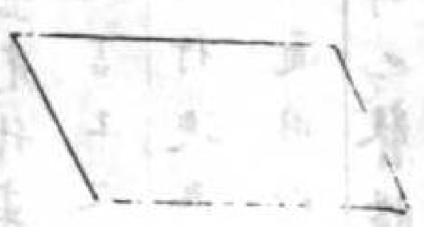


纂宗義集注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冪用疏布註云甕瓦器其容亦蓋一觳屑薑桂之屑也內則曰屑桂與薑冪覆同也賈釋云知甕瓦器者以甕甒二字皆從瓦故知是瓦器也云其容亦蓋一觳者亦上筲三註云其蓋與簋同一觳者也然豆實三而成三觳以豆實四升既三豆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則筲與甕俱容斗二升矣既夕禮云甒二醴酒冪用功布註云甒亦瓦器也容受宜與同中寬下直不銳平底其甕下銳與甒為異

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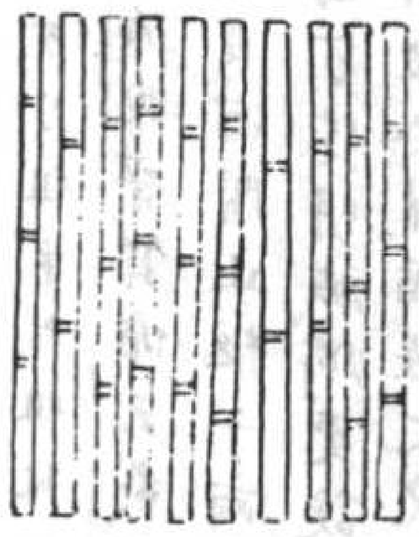


賵方



纂宗義集注既夕禮云皆木桁久之註云桁所以庋苞筲甕甒也久當為灸灸謂蓋塞其口每器異桁賈釋云皆木桁久之者謂自苞筲以下皆灸塞之置於木桁也然苞筲等燥物直苞塞之無冪甕甒濕物非直灸塞其口又加冪覆之又孔義云桁以木為之置于地所以庋甕甒也又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藏具實于見聞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註方板也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板每板若九行若七行若五行賈釋云以賓客所致有賵有賻有贈有奠直言書賵於方者舉首而言也但所送有多少故行數不同公羊穀梁皆云車馬曰賵禮志曰賵馬入廟門既夕禮云君賵玄纁束馬兩註云賵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則賵者施於生及送死者其下註亦云賵者生死兩施是也兩馬士制也謂士在家常乘兩馬若出使及征伐則乘四馬又賻之言補也助也謂補助主人之不足也公羊云貨財曰賻又下經云知生者賻然則賻者施於生者也贈者送也士喪禮下記云凡贈幣無常註云賓之贈也玩好曰贈在所有也玩好者謂生時玩弄之具與死者相知皆可以贈死者故經云若就器則坐奠於陳就猶善也善器則玩好之器也以所贈無常唯玩好所有奠于明器之陳也奠者謂賓致之物或可堪為奠祭者也然則四者或隨親疏或各主於所知也是故小功兄弟有服之親且賵且奠許其厚也贈奠於死生兩施也所知通問相知者也奠施於死者為多故不奠也知死者贈知生者賻以其各主於所知也

遣策



聶崇義集註士喪禮下篇云書遣於策註云策簡也遣猶送也賈釋云策簡也者編連為策不編為簡上云書賵於方此云書遣於策者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及百名書之於方上以賓客賵贈物名字少故書於方則盡也今主人自遣送亡者於苞筲以下明器用器之等并死者玩好之物名字數多故書於策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云簡牒也牘書板也蔡邕獨斷曰策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然則單執一札謂之簡（禮志云執簡記奉諱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司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之數不容者乃書之於策孔義云牘方板然則牘與方似同一物而異其名也祖奠周禮春官喪祝及祖飾棺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祖時喪祝主飾棺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言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飾當遣車御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為節度）（疏曰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禰次朝二祧次朝始祖后稷之廟至此廟中設祖祭按既夕禮請祖期曰日側是至祖廟之中而行祖祖始也為行始飾棺訖乃遣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翿卻行御止柩故云遂御之）小斂條有封人等七官大斂條有司几筵設葦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奠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遷人共蔦遷蓋薄外饗實鼎俎天子喪所襄者與諸侯喪齊衰者與啓條內有世婦濯溉為齍盛內豎為內人蹕（當祖奠所通用當五等儀禮）既夕禮柩既朝廟送賓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每一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曰日側（側昳也將謂遷中之時）將載祝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於柩西（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中）奠乃牆（牆飾棺）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筭卒束襲（祖為載變也乃舉柩卻而下載之束棺于柩車賓出遂匠納車階間謂此車）降奠當前束（下遷柩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腢亦在柩東西束有前後）商祝飾柩設披屬引陳明器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為還車為車節也）乃祖（還柩向外為行始）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則當前束南）婦人降即位于階間（為柩將去有時也位東上）祖還車不還柩（祖有行漸車亦向外器之陳自南上）視取銘置于茵（重不載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二人還重左還（重以車馬還相反由便）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祖可以為之奠也是之謂祖奠）

蜀譙周曰遷祖之奠升自西階如初及日載于車下奠設于西方乃陳遣物於庭訖徹奠以巾席俟于西方乃祖車既祖旋向外離於載處為行始也布席乃奠如初宵為燎杜佑通典晉賀循云載柩於輴未明而行遷于祖廟者乃將告辭於先君也登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北首納輴車於階下載之以適墓啓奠從設于西方質明滅燭更設遷奠如啓奠　大唐元陵儀注祖前一刻奉禮郎設御位於龍輴幄之東南西向所由設奠席於龍輴幄前奉禮郎設罇坫於帳幄東南又設太尉位於罇坫東南西向禮儀使在其下監察御史次之又設罍洗篚於太尉位西南北向光祿卿帥齋郎捧饌俟於橫街之北向西上禮官進省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饌隨列於席上禮生引禮儀使及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又一人贊群官哭久各贊止哭禮儀使導皇帝立於龍輴之東南西向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執詣罇坫所太祝舉冪酌醴齋以授太尉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奠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醴齋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齋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祝版進北面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再拜諸王妃主及群官在位者皆哭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訖禮儀使跪奏請復位俛伏興皇帝退復龍輴後位禮官[illegible]止哭通事舍人分引出就承天門外位以俟光祿卿帥齋郎省饌以出禮官一人朝服贊尚輦奉御帥所由以腰輿與繖扇詣神座前各以序立內謁者中官帥香案出內侍捧几置輿上內所由舉繖扇侍奉以出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從遂詣玉輅禮官於輅後立贊登車內所由進輿當輅復繖扇分蔽左右內謁者帥香案進於輅前內侍奉几登輅其腰輿亦進居輅前中官以衣箱校尚衣奉御置玉輅及副車內侍並乘馬從輅於是侍中進龍輴南跪奏稱請龍輴進發俛伏興退司徒帥挽士奉引次出執事者以太常先建之於車轝次之公主內官以下應合乘車者並先升車以俟扈從　謚議周禮春官大師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廞興也言王之行謂諷誦其治功之詩故書廞為淫鄭司農云淫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作謚）　疏曰帥瞽矇歌王治功之詩（廞作匶謚者匶即柩也古字通用以其興喻王治功之詩）為柩作謚是以瞽矇職云諷誦詩謂作謚時也瞽矇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玄謂諷誦詩主謂廞作柩謚時也諷誦王治功之詩以為謚世之而定其繫謂書於世本也雖不歌猶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　疏曰諷誦詩謂於王喪將葬之時則使此瞽矇諷誦王治功之詩觀其行以作謚葬後當

（呼之云世奠繫者奠定也謂掛其昭穆以世之序而定其繫繫即帝繫世本是也鼓琴瑟者詩與世本二者雖不歌誦猶鼓琴瑟而合以美之）小師大喪與廞（從大師 疏云大師廞作匶諡故小師從之也）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主為其辭也春秋傳曰孔子卒哀公誄之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故大祝主作六辭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大史大喪遣之日讀誄（遣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諡瞽史知天道使共其事言王之誄諡成於天道 疏曰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返則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後當稱諡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師又帥瞽廞之而作諡者瞽史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諡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諡乃遣之日讀之矣後則稱諡）凡喪事考焉（為有得失）小史大喪佐大史卿大夫之喪賜諡讀誄（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諡為節事相成 疏曰云事相成者諡法依錄為之故也）惟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諡法遂叙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名是諡號）壹民無為曰神（以至無為神道設教）一德不懈曰簡（一不委曲）靖民則法曰皇（靖定）平易不訾曰簡（無用訾悔）德象天地曰帝（同於天地）尊賢貴義曰恭（尊貴賢人就貴義士）仁義所往曰王（民往歸之）敬事供上曰恭（供奉也）立志及眾曰公（志無私也）尊賢敬讓曰恭（敬有德讓有功）執應八方曰侯（所執行八方應之）既過能改曰恭（言自知也）賞慶行威曰君（能行四者）執事堅固曰恭（守正不移）平正不阿曰君（民從之）愛民悌長曰恭（順長接下）揚善賦簡曰聖（得人所善得賞所敎得簡）執禮御賓曰恭（迎待賓也）敬祀享禮曰聖（既敬於祀能通神道）芘親之闕曰恭（修德以益之）照臨四方曰明（以明照之）尊賢讓善曰恭（不專己善推之於人）譖訴不行曰明（逆知之故不行）威儀悉備曰欽（威則可畏儀則可象）經緯天地曰文（成其道）大慮慈民曰定（思樹德）道德博聞曰文（無不知）純行不差曰定（行一不傷）學勤好問曰文（不恥下問）安民大慮曰定（以慮安民）慈惠愛民曰文（惠以成文）安民法古曰定（不失舊意）愍民惠禮曰文（惠而有禮）闢土有德曰襄（取之以義）賜民爵位曰文（與同升）甲胄有勞曰襄（亟征伐）綏士柔民曰德（安民以居安上以事）小心畏忌曰僖（知難而退）諫爭不威曰德

（不以威距諫）有伐而還曰釐（知難而退）剛強直理曰武（剛無欲強無撓直其正直理忠恕）質淵受諫曰僖（淵故能受）威強敵德曰武（與有德者敵）溫柔賢善曰懿（性能純善）克定禍亂曰武（以兵征故能定）心能制義曰度（制事得宜）刑民克服曰武（法以止義能使服也）聰明叡哲曰獻（有通知之聰）夸志多窮曰武（大志兵行多所窮極）智質有聖曰獻（有所通非僭道）安民立政曰成（政以安定）五宗安之曰孝（五世之宗）淵源流通曰康（性無忌）慈惠愛親曰孝（周愛親族）溫年好樂曰康（好豐年勤民事）協時肇享曰孝（協和肇始常如初）秉德不回曰孝（順於德而不違）安樂撫民曰康（無四方之虞）令民安樂曰康（富而教之）執心克莊曰齊（能有嚴）布德執義曰穆（中典四門得稱）輕輔供就曰齊（稍有所輕而供成）中情見貌曰穆（性心露也）甄心動懼曰頃（甄情）容儀恭美曰昭（有儀可象行供可美）敏以敬慎曰頃（庚於所敬）昭德有勞曰昭（能勞謙）柔德教眾曰靜（成眾使安）聖善周聞曰宣（通於善道聲教宣聞）恭己鮮言曰靖（恭己正平少言而中）治而無眚曰平寬樂令終曰靖（推萬樂義以善自終）執事有制曰平（不任意）威德剛武曰圉（禦亂患）布綱治紀曰平（施之政事）彌年壽考曰胡（久其年）由義而濟曰景（用義而成）保民耆艾曰胡（六十耆七十艾）耆意大慮曰景（耆強也）彊毅果敢曰剛（貴於義敢志固）布義行剛曰景（以剛行義）追補前過曰剛（勤善以補過）清白守節曰貞（行清白執志固）猛以剛果曰威（猛則少寬果敢行）大慮克就曰貞（於事能成）不隱無屏曰貞彊毅執正曰威闢土服遠曰桓（以武征四夷）治典不殺曰祁（秉常不衰）克敬勤民曰桓（敬以使之）大慮行節曰孝（言成其節）闢土兼國曰桓（兼人故啟土）治民克盡曰使（克上恩惠）能思辯眾曰元（別之使各有次）好和不爭曰安（生在少斷）行義說民曰元（民說其義）道德純一曰元（道大而德一）始建國都曰元（非善之長何以始之）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修）主義行德曰元（以義為主）外內思索曰思（言求善）聖善周聞曰宣（聞謂所聞善事）追悔前過曰思（思而能改）兵甲亟作曰壯（以數征為嚴）行見中外曰慤（表裏如一）共圍克服曰壯（其圍敵人能使服之）狀古述今曰譽勝敵克亂曰壯（勝敵故能克亂）昭功寧民曰商（商度事宜所以安民）死於原野曰壯（非嚴何以死難）克殺秉政曰夷（秉政不任賢）屢征殺伐曰壯（以嚴整之）安民好靜曰夷武而不遂曰壯（武功不成）執義揚善曰懷（稱人之善）柔質慈民曰惠（服柔懷加施恩）慈人短折曰懷（短未六十折未三十）愛民好與曰惠（與謂施）述義不克曰丁（不能立志義而弗能成）夙夜敬戒曰敬（敬身思戒）述事不弟曰丁（不悌弟）夙夜恭事

曰敬（敬以涖事）有功安民曰烈（以武立功）象方益平曰敬（法常而知）秉德尊業曰烈（業以通德爲而能尊今）善典法曰敬（非敬何以善之）剛克爲伐曰翼（伐功也）剛德克就曰肅（成其不欲使爲終）思慮深遠曰翼（好遠思不任亂）執心決斷曰肅（言嚴果）外內貞復曰白（正而後約始一）不主其國曰聲（主於外家）不勤成名曰靈（任本性不見思賢）未家短折曰傷（未家未娶）死而志成曰靈（志不懈爭）愛民好治曰戴（愛養其民天下戴仰）死見神能曰靈（有鬼不爲厲）興禮不僭曰戴（僭過）亂治不損曰靈（不能以治損亂）短折不成曰傷（幼稚而夭傷）好祭鬼怪曰靈（謂鬼神不致遠）隱拂不成曰隱（不以隱括改其性）極知鬼事曰靈（其智能聰徹之）不顯尸國曰隱（以王國）見善堅長曰隱（美過其令）殺戮無辜曰厲　官人應實曰知（能官人）慢很遂過曰刺（去諫曰愎反是曰很）肆行勞祀曰悼（放心勞於淫祀言不循德也）不思妄愛曰刺（忌其）中年早夭曰悼（年不稱者）早孤短折曰哀（早未知人事）凶年無穀曰康（不務稼穡）好變動民曰躁（好改舊以勞動民）外內縱亂曰荒（家不治官不知）不悔前過曰戾（知而不改）好樂怠政曰荒（淫於聲樂怠於政事）怙威肆行曰醜（肆意行威）在國遭憂曰愍（仍多大喪）壅遏不通曰幽（雖在權令政令不達）在國遭難曰愍（兵寇之事）早孤隕位曰幽（隕位即位而卒）禍亂方作曰愍　動祭亂常曰幽（易神之班）使民悲傷曰愍（苟政敗事）柔質受諫曰慧（受諫以爲惠）貞心大度曰匡（心正而容眾）名實不爽曰質（名實內外相應不差）德正應和曰莫　溫良好樂曰良（言其人可好可樂）施勤無私曰惠　慈和偏服曰順　思慮果敢曰趣　博聞多能曰憲（雖多能不至於大道）嗇於賜與曰愛　滿志多窮曰惑（自足者必不足）危身奉上曰忠（險不辭難）思慮不爽曰原（不差所思而得）克威捷行曰魏（有威而敏行）好內遠禮曰煬（淫於家不奉禮）克威順禮曰魏（雖威不逆禮）好內怠政曰煬（內則淫朋外則荒政）怠政外交曰攜（不自明而恃外交）去禮遠正曰煬　教誨不倦曰長　疏遠繼位曰紹　肇敏行成曰直　彰義揜過曰堅（亡淫）內外賓服曰正　華言無實曰夸　好廉自克曰節（廉儉不傷財不害民）逆天虐民曰煬（所尊大而逆之）好更改舊曰易（變改改常）名與實爽曰終　愛民作刑曰克（道之以政齊之以法）擇善而從曰比（比方善而從之）除殘去虐曰湯　亂而不損爲靈（貪亂宜亡而神靈之由也）隱哀之方也　景武之方也　施爲文　除爲武　辟地爲襄　服遠爲桓　剛克爲伐　柔克爲懿　履正爲莊　無過爲僖　施而不私爲宣（宣行而施日月無私）卿惠無內德爲獻（無內德謂惠不成也）由義而濟爲景　無志無補則以其明　餘皆象也（以其明所及爲謚象

其事也）謚法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讀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　疏曰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爲若使幼賤者爲之則各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爲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爲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　疏曰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之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死謚周道也（疏云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

大遣奠

周禮夏官大司馬大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春官司尊彝大喪存奠彝（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也　疏曰大喪之奠有彝尊盛鬱鬯惟謂祖廟厥明將向壙爲大遣時奠有之朝夕乃徹也者按檀弓云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則朝奠至夕徹之夕奠至朝乃徹其大遣亦朝設至夕乃徹言此者欲見所奠彝尊朝夕奠存者之意也）鬱人大喪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於此　疏曰葬將不用有設其之事祖祭已前奠小不合有彝器奠之大者唯有遣奠故知彝於始祖廟中厥明將葬之時設大遣奠有此祼器也司尊彝云大喪存奠彝是也以彝無尸直陳之於奠處耳言貍之於祖廟階間者此據曾子問無遷主者以幣帛皮圭以爲主命行反遂貍之於祖廟兩階之間此大遣奠在始祖廟事訖明亦貍之於階間也自此以前不忌奠於主設奠食象生而無尸自此已後奠設反日中而虞則有尸以神事之謂之祭與於主故云明奠終於此也）小祝大喪及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齎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分其牲體以祭五祀告王去此宮中不復反也王七祀祀五者司命大厲平生出入不以告　疏曰按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云分其牲體以祭五祀者謂包牲取下體之外分爲五處祭也月令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此五是人所由從之處且非四時合祭出入不宜告之司命泰厲則否）（小歛條內有封人等七官大歛條內有司几筵設几席朝夕奠條內有司服共其衣服朔月月半奠條內有遷人共遷外囊實簬紘天子喪斬衰者奠諸侯喪齊衰者奠啓條有世婦涖飯爲靈貳內豎爲內人蹕皆遷奠所通用當互考）禮記雜記遣車視牢具（言車多少各以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遣車載所包遣奠而藏之者與遣奠天子太牢包九箇諸侯太牢包七箇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士少牢包三箇大夫以上乃有遣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于四隅

（精其並也四面皆有郭旂以隱聽半向也四隅擇中之四隅也檀弓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儀禮既夕禮凡包牲取下體國君七個遣車七乘（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也不為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象既饗而歸賓俎者取下體者脛骨象行也人俎實之終始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前三日所司設皇帝奉辭次於承天門外之左西向其日金吾仗衛如常儀鹵簿使先進玉輅於承天門外東偏稍南與輦鼓吹吉駕鹵簿並序列於玉輅前又進轀輬車當承天門中稍南凶儀明器序列於轀輬車前與前一刻奉禮郎布文武群官位於承天門外與位重行如太極庭中儀光祿卿具遣奠之饌以俟執事官位並先俟於門外之東龍輴至承天門外禮官贊止哭內外皆止哭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升轀輬車俛伏興司徒帥掌梓宮官及所由奉梓宮升轀輬車所司設奠席於轀輬車東西奉禮郎設讀祝於席東南設罍洗又於其南設太尉版位又於東西向禮官進者饌訖禮生贊光祿卿捧俎進跪奠於席上諸齋郎捧俎隨列於席上禮生引太尉就位禮官贊哭在位者皆哭又贊止哭在位者皆止哭禮生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彝所太祝舉冪酌醴齊禮儀使就次奏請皇帝出就次皇帝

出次立於奠東西向大祝以醴齊授太尉訖禮儀使奏請皇帝去杖前進中官承傳止哭諸王妃主等皆止哭太尉以禮齊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齊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立太祝持版進西北向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退復位皇帝哭踊禮儀使贊皇帝再拜諸王妃主及在位群官等皆哭禮儀使跪奏請皇帝少退近侍扶皇帝少退於位少府監設讀哀冊褥於奠東禮官引冊案進舉冊官舉冊進至褥東西面以冊東向禮官贊太尉及群官止哭中官承傳諸王妃主等皆止哭禮官引中書令進跪讀冊訖俛伏興退復位舉冊者以授秘書監以授符寶郎皇帝哭踊禮儀使奏請皇帝再拜太尉群官諸王妃主皆哭再拜少府徹褥光祿徹饌訖禮儀使跪奏稱轀輬車將發皇帝前哭盡哀禮儀使稱請再拜奉辭俛伏興皇帝循賴哭踊再拜轀輬車發禮儀使又跪奏請皇帝還宮俛伏興近侍扶引皇帝入次太尉以下於次南橫行進各再拜奉辭訖各就本職如諸王有故不赴山陵者俟皇帝奉辭入次後諸王進至轀輬之左以南為上哭盡哀再拜辭妃主內官不去者於轀輬車後帷中哭再拜辭訖禮生贊侍中於轀輬車前跪請進發訖俛伏興　包奠周禮夏官量人掌喪祭奠竁之俎實（竁亦有俎實謂所包遣奠士喪禮下篇曰藏苞筲於旁　疏云此喪祭文連奠竁竁是壙內故鄭以喪祭為大遣奠解之是以大司馬喪祭亦為遣奠也又冢人云請度甫竁穿壙之名此言奠竁則奠入於壙是以云所包遣奠也引士喪禮云藏苞筲於旁者苞謂苞牲取下體苞二是也藏筲者即既夕禮云筲三黍稷麥並藏之於棺旁又曰苞奠者取遣奠牲下體苞裹之遣送行也）柩行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其餘司徒也幄帟先所以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帥以至墓也　疏曰大喪王喪也以幄帟先者謂使太宰官帥其屬以幄帟先行至壙也道野役者謂司徒導引野中之役以出國城至壙也太宰之屬幕人共帷幕帟綬故太宰帥之司徒主眾庶故令野役也先張神座者謂柩至壙脫載除飾柩則在地未葬窆之間須有神坐之所故知大幕之下宜有帷之小帳小帳之內而有帟之威儀以為神主也　陳壙其餘幕人事次此條適周朝祖條間骨聚眾庶大司徒帥六鄉屬六引遂人屬六紼小司徒帥邦役治政教鄉師帥其民而至又屬車馬及陳明器兩條並此章通周當互考）秋官鄉士大喪紀各掌其鄉之葬令帥其屬夫道而蹕（屬中士以下　疏曰大喪紀當喪所經鄉道並遍六鄉蹕以是故各掌其鄉之葬令當各帥其屬夫道而蹕知屬是中士

以下者鄉士乃是上士故云中士以下）夏官方相氏大喪先匶（先去聲匶音柩　葬使之道　道音導　疏曰喪所多有凶邪故使之道也）春官喪祝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疏曰及至也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卻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案序官云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小喪亦如之　地官鄉師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眾匠共主葬引翿羽葆幢也爾雅曰纛翳也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　行戶剛反　疏曰言及葬者及至葬引向壙纛謂葆幢也鄉師執葆幢卻在柩車之前以與匠師御柩謂在路恐有傾覆故與匠師御正其柩而治役者亦謂監督人也此經鄉師是司徒考明匠師亦是司空考冬官亡未聞其考此據匠師與鄉師相對以義約之匠師冬官考也）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披方奇反　作謂使之也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有紐以結之謂之戴鄭司農云披者扶持棺險者也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纁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　疏曰云六軍

也士者即六鄉之民以其鄉出一軍六鄉故名六軍之士也天子千人而云六軍者以天子千人出自六軍故號六軍之士非謂執披有七萬五千人也柩車則蜃車車兩旁使人持之若四馬六轡然故名持棺者為披也云有紐以結之謂之戴者喪大記云纁戴者是也先鄭云披者扶持棺險也先鄭意蜃車行恐是道險者有傾覆故云扶持棺險也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者無所依據後鄭不從玄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者謂蜃車兩旁皆有柳材其棺皆以物束之故云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彼喪大記不言天子此言者欲見天子無文約與諸侯同也

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勸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虧）　疏曰勸猶倡帥前引者即經御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卻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防謂執披備傾虧者鄭案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故以執披解防恐柩車傾倒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柩是也小喪亦如之

大史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巾車大喪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從才用反　從車隨柩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所執者銘旌）

夏官御僕大喪持翣（喪大記注引漢禮以木為匡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謂之畫翣畫之以黼謂之黼翣之類是也天子用八在路夾蜃車兩旁入壙則樹之四旁）

天官女御后之喪持翣（翣棺飾也持而從柩車　疏曰禮天子八翣后喪亦同將葬向壙之時使此女御持之左右各四人）

春官冢人大喪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也亦設鸞旗鄭司農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言猶語也語之者告當行若於生存者於是巾車行之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非作象人者不殆於用生乎　疏曰及至也謂至葬冢人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遣車有鸞和之鈴無有旌旗經直云鸞車不言鸞旗故鄭言之先鄭云象人謂以芻為人者後鄭不從以其上古有芻人至周不用而用象人則象人與芻靈別也鄭引檀弓者欲破先鄭以芻靈與象人為一若然則古時有塗車芻靈至周仍存塗車唯改芻靈為象人）　陳明器條用

夏官虎賁氏及葬從遣車而哭（遣車王之魂魄所憑依）　疏曰遣車者將葬盛所苞奠遣送者之車其車內既皆有牲體故云王之魂魄所憑依遣車多少之數天子無文鄭注雜記云天子太牢苞九個遣車九乘苞內皆取大遣奠之牲體天子太牢外更用馬牲皆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

苞由各九箇皆細分其體以充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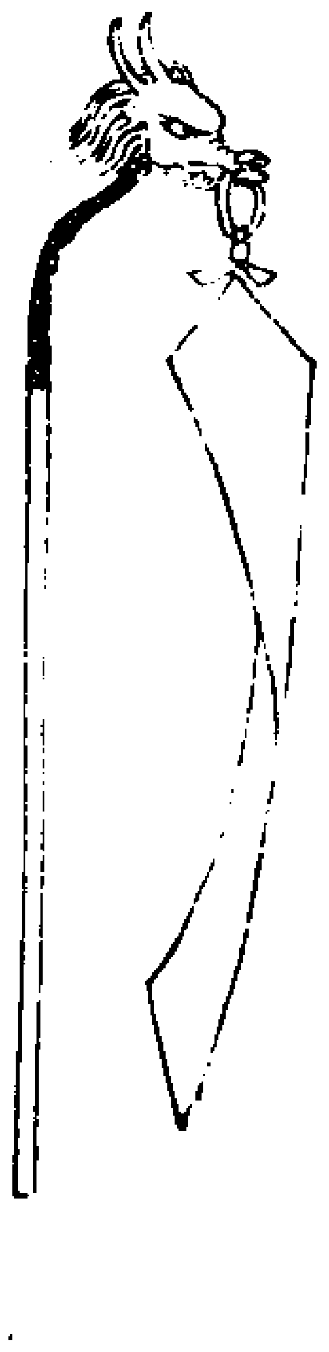
天官內豎王后之喪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褻器振飾頮沐之器）　疏曰從遣車者王時從后后之私褻小器唯有振飾頮沐之器故為此解也若然玉府云凡褻器鄭注以為清器虎子不為振飾頮沐器者彼據生時故與床笫等連文此注褻器以振飾頮沐之器者葬時柱為尸而有盤匜并有箪巾巾為振飾盤匜為盥手故既夕禮明器之中有盤匜是送葬之時有褻器也

禮記喪大記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輴音輇市專反）　輴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輇車柩車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車前為節度也　疏曰四綍二碑者綍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也天子則云綍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侯用匠人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麾為節度也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定時下棺之節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載以龍輴是天子壙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云碑桓楹也者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

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注見朝祖奠遣車馬下）

儀禮既夕禮士喪既遣奠行器（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　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先後車從次器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低仰傾虧則以布為仰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士執披者八人）　**主人袒乃行踊無筭**（袒為行變也乃行謂柩車行也凡從柩者遷于祖之序）**出宮踊襲**（素次）**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邦門城門也贈送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命賓由右**（柩車前路之左右也當時止柩車）**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復位反柩車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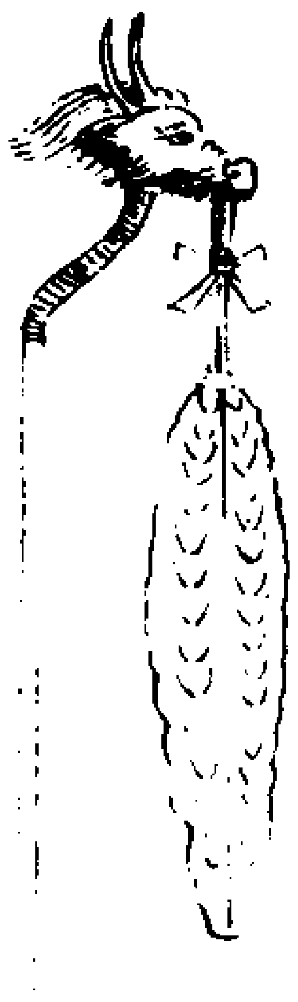
三禮圖功布



聶崇義集注喪大記云士葬用國車（音輇市專反或作團又誤作國）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注云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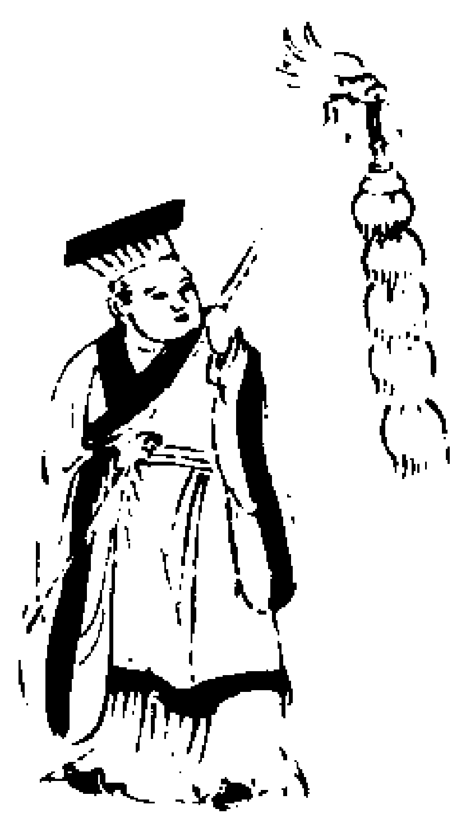
圖云功布謂以大功之布長三尺以御柩居前為行者之節度又隱義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則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既夕禮云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賈釋云謂以葬時柩車前執引者及在柩車傍執披者皆御治之又註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也道有低謂下坂時也道有仰謂上坂時也傾虧謂道之兩邊在柩車左右轍有高下也若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下坂也若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執引者知其上坂也若柩車左邊右邊或高下傾虧亦左右其布使知道有傾虧也假令車之東轍下則抑下其布向東使西邊執披者持之若車之西轍下則抑下其布向西使東偏執披者持之所以然者使車不傾虧也大夫御柩以茅諸侯以羽葆天子以纛指引前後左右皆如功布之施為也又既夕禮將葬啓肂音異也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註云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為有所拂芳勿反㧍芳罔反賈釋云拂㧍猶言拂拭也故下經云商祝拂柩用功布是拂拭去塵也此始告神而用功布拂拭謂拂㧍去凶邪之氣也（謂功布有此三用故廣述而辨之）

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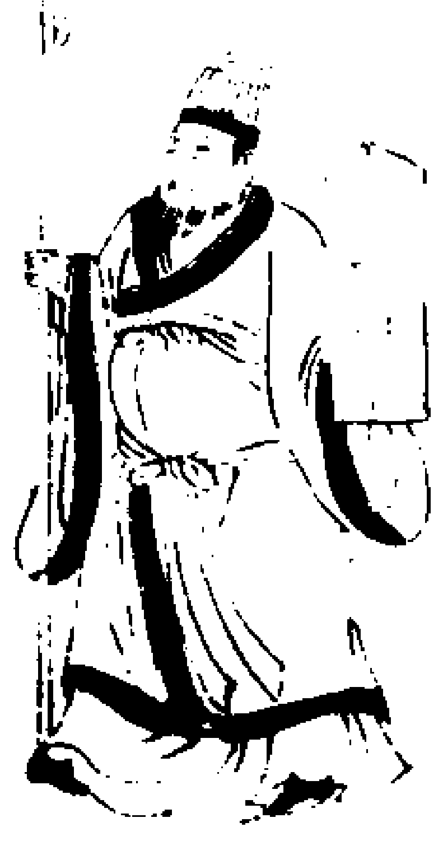
聶崇義集注喪大記云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周禮鄉師及葬執纛以佐匠師御柩註云翿羽葆幢也纛與翿義同鄭又引雜記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師執羽葆御柩孔義云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葆即蓋也雜記云執羽葆是諸侯禮故匠師執之周禮執纛是天子禮故鄉師執之（下有執之者相兼義備）

鄉師



地官鄉師乃葬執纛以與匠師御𨊶（古柩字）而治役註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纛翿也即羽葆也執以指麾輓柩之役正其行列進退也

方相氏



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大喪先匶謂葬使之前導以卻凶惡也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罔兩也　挽歌杜佑通典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元凱曰虞殯送葬歌曲也　公孫夏示必死故命其徒而歌之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啓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謂之挽歌漢高帝時齊王田橫自殺其故吏不敢哭泣但隨柩叙哀而後代相承以為挽歌蓋因於古也　晉成帝咸康七年有司聞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摯虞云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新禮以為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歌勞聲辭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不宜以歌為名按挽歌傳稱君子作歌惟以吉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停選挽郎　大唐元陵之制屬三綍練紼於輼輬車為挽凡六紼各長三十丈圍七寸執紼挽士虎賁千人皆白布袴褶白布介幘分為兩番挽郎二百人皆服白布深衣白布介幘助之挽兩邊各一紼挽歌二部各六十四人八人為列執翣品官左右各六人皆服白布褠衣白布介幘左右司馬各八人皆戴白布武弁服白褠布褠音溝謂袪長無領緣並執鐸代哭百五十人衣幘與挽歌同至時有司引列於輼輬車之前後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　十八陽

喪

喪禮五十　國恤

至壙周禮春官巾車大喪及葬序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　疏曰鄭知車是貳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案既夕陳明器在道東西北上此不言明器而別陳車是貳車可知天子二車象生時當十二乘也士喪禮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條乘車道車槀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二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二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禮不見首而言耳　此條朝祖薦車道用柩行條遂師以幄帟先朝祖條樂師帥樂器此條通用當互考夏官方相氏大喪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方良上音罔下音兩又如字　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　疏曰必敺方良為罔兩者入壙無取於方良之義故也云天子之椁柏黃腸為裏而表以石焉者欲見有罔兩之義故引漢法為證又檀弓云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言椁柏則

亦取柏之心黃腸為椁之裏故漢依而用之而表之以石蓋周時亦表以石故有罔兩也云國語者案國語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夔罔兩則知方良當為罔兩也　春官喪祝及壙說載除飾　鄭司農云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翣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翣　翣所甲反亦作篓　疏曰說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注云四翣之屬者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二翣大夫四翣諸侯六翣天子八翣周人之葬牆置翣者謂帷荒與柩為鄣若牆然故謂之牆翣在道柩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傍故云置也小喪亦如之　小喪王后以下之喪　地官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　互音户故反　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　疏曰按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壙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濕也稻人喪紀共其葦事　葦以闉壙禦濕之物　疏曰春秋左氏傳有井闉闉塞也　澤虞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闉壙蒲以為席　疏曰蒲以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苄翦不納者是也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共喪事　疏曰案既夕禮為茵之

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椁未入壙之時先陳於椁下縮三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窆　周禮春官冢人共喪之窆器　下棺豐碑之屬　朝祖條小司徒帥邦役遂人及窆陳役並此條通用當互考　禮記喪大記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君命毋譁以鼓封　疏曰當為窆之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綍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柩不正下棺之時別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君命毋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之時令令眾人無譁以擊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綍也天子則六綍四碑綍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重鹿盧每一碑用一綍前後用四綍其餘兩綍繫於兩旁之碑　柩行條君要四綍二碑此條通用當互考　周禮地官鼓人詔太僕鼓　詳見各篇戒臣民條太僕大喪始崩戒鼓窆亦如之　戒鼓擊鼓以警眾也司農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所謂日中而傰禮記謂之封皆下棺也音相似窆讀如慶封氾祭之氾　傰補鄧反氾芳劍反　詳見始死條　遂師大喪及窆抱磨共丘籠及蜃車之役　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役謂執綍者磨者適歷執綍者名

也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帥役之　疏曰云共丘籠者土曰丘謂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復而為丘壟皆須籠器以盛土也云適歷執綍者名也者謂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綍之上謂之適歷者分布稀疏得所名為適歷也云遂人主陳之者按遂人云及窆陳役是也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從行而校錄之以知在否故云抱磨也鄉師及窆執斧以涖匠師　匠師主豐碑之事執斧以涖之使戒其事故書涖作立立讀為涖涖謂臨視也　疏曰及至也窆下棺也至壙下棺之時鄉師執斧以涖匠師匠師主眾匠恐下棺不得所須有用斧之事故執斧以臨視之云匠師主豐碑之事按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彼注天子斲大木為之豐大也天子六綍四碑前後各一碑各重鹿盧兩畔各一碑皆單鹿盧天子千人分置於六綍皆背碑負引擊鼓以為縱舍之節匠師主當之　春官冢人及窆執斧以涖　疏曰案鄉師云執斧以涖匠師則此亦涖匠師兩官俱臨者葬事大故二官共臨　遂入藏凶器　凶器明器　疏曰因上文窆下棺訖即遂入壙藏明器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　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之次禁所為塋限　疏曰墓位即上文昭穆為左右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謂禁制不得漫入也云

業所爲塋限者謂業封以塋域爲限而業之司常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詳見陳明器條樂師凡喪陳樂器則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哭此樂器亦帥之 疏曰業小宗伯云及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注云至將葬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代之彼據未葬材時小宗伯哭之此序哭明器之樂器文承陳樂器之下而云序哭謂使人持此樂器向壙及入壙之時序哭之也大司樂涖廞樂器詳見陳明器條夏官校人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同上春官典瑞大喪共贈玉贈玉蓋璧也贈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疏曰贈玉者按既夕禮葬時棺入坎贈用玄纁束帛即天子加以玉是贈先王之物也注云贈玉蓋璧也者以既夕禮云士贈用束帛明天子亦有束帛也而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故知贈既用帛明以璧配之鄭言此者恐天子與士異士用帛天子用玉嫌不用帛故言之也天官大宰大喪贊贈玉助王爲之也贈玉既定所以送先王春官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爲位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神以安之冢人職曰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 疏曰云天子之冢蓋不一日而畢者案檀弓云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云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則虞祭在奠

墓後此上文既云詔相喪祭則虞祭訖矣於下乃云成葬祭墓爲位則虞祭不待奠墓有司來歸者由天子之冢高大蓋不一日而畢故設經喪祭在成葬之上也引冢人職者證祭墓爲位時冢人爲尸以祭后土也冢人凡祭墓爲尸祭墓爲尸或禱祈焉鄭司農云爲尸冢人爲尸 疏曰後鄭知此祭墓爲禱祈者是墓新成祭后土此文云凡故知謂禱祈也先鄭云爲尸冢人爲尸者上文祭墓謂始穿地時此文據成墓爲尸後鄭以此亦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是以禮記檀弓云有司舍奠於墓左彼是成墓所祭亦引此凡祭墓爲尸證成墓之事也左氏傳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隧王之葬禮闕地通道曰隧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所惡也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蜃市忍反翰戶旦反一音韓 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疏曰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玄云阿棟也四角設棟也是爲四注椁也士喪禮云抗木橫三縮二謂於椁之上設此木從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椁上平也今此椁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椁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釋詁云楨翰幹也又曰楨正也築墻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兩邊障土者也翰在墻之旁則知此翰亦在旁也詩云會弁如星鄭玄云會謂弁之縫中言其縫會之處也會在弁之上如此檜亦在上故以爲棺旁飾上言飾也言椁有棺者則本不當有宋公所僭必僭天子明此蜃炭四阿翰檜皆是王之禮也禮記檀弓公室視豐碑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紼繞天子六紼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三家視桓楹時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紼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紼二碑士二紼無碑 疏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爲碑也云於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紼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如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爲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爲羨道以蜃車載

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壙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杜佑通典春秋左氏傳曰魯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爲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重器備重猶多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柱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若言何用爲臣魯昭公十二年左傳曰鄭簡公卒將葬除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太叔族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故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避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補鄧反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晉賀循葬禮云至墓之位男子西向婦人東向先施幔屋於埏道北南向柩車既至當坐而住遂下衣几及奠祭哭

畢帷道即殯中神位既定乃下罷殯中腐棺以席緣以紺繒植翣於牆左右挾棺如在道儀　大唐元陵儀注山陵日依時刻吉兇二駕備列訖尚輦帥腰輿繖扇入詣神座前內侍捧几內謁者捧香爐各置輿上中官帥其屬舁衣箱以出神輿至玉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輅中輿等退就列中官以衣箱傳授尚衣奉御置於玉輅及副車中神駕動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禮生贊侍臣上馬侍臣上馬訖夾侍於前禮生在供奉官內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神駕動鹵簿官以黃麾麾之鼓吹振作警蹕如常當陵門以赤麾麾之鼓吹不作侍臣下馬步導於前神駕至吉帷宮廻車南向尚輦帥腰輿繖扇至輅後內常侍捧几置輿上繖扇侍奉至帳殿下內侍捧几置座上內謁者捧香爐置座前輿等退就列玉輅及鹵簿侍衛之官停列於帷宮門外吉駕引禮官贊侍中進輼輬車靈駕前奏請靈駕發引俛伏興退司馬執鐸挽郎執紼挽歌振作及挽以進內外哭從以赴山陵靈駕至陵門西南帷帳殿下廻駕南向公主及內官以下帷並降車障以行帷哭於南帳殿之西東向北上群官皇親哭者序立於帷門外東西相向北上哭十五聲音止各退就次前三刻奉禮郎於隧道東南量遠近設皇親諸親奉辭位又於其南設應從文武官五

品以下奉辭位又於其南設六品以下奉辭位皆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奉禮郎位於其北禮生二人立於其南並退內謁者於隧道西南稍北帷內設公主王妃及內官以下奉辭位東向北上前一刻所司設奠席於輼輬車前設罍洗於東南罍在洗西篚在洗東於是群官列位序立光祿卿帥其屬以饌具於席上禮官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太祝酌醴齋訖太尉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太尉之左跪讀文訖奠版俛伏興太尉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發引至南神門將作監進龍輴於靈駕之後禮官贊侍中進輼輬靈駕前跪奏稱請降靈駕御龍輴俛伏興退舁梓宮所由乃奉遷梓宮至龍輴舁梓宮官左右捧從司空以巾拭梓宮并梓夾衾少府屬紼於龍輴禮官贊侍中進龍輴前跪奏稱請引龍輴即玄宮俛伏興退挽郎執紼奉引龍輴左廻北首禮官贊司徒前導白幰翣素信幡大挽及翣皆依次而引近仗近侍夫退如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先導於龍輴之左主節官帥持節者脫節在太尉之前差退代哭者及挽歌皆序立於門外之西重行東向押官排比以俟皇親諸親群官等哭從公主王妃及內官等障以行帷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時妃主內官以下於羨道西南帷內就位東向哭通事舍人分引群官皇親諸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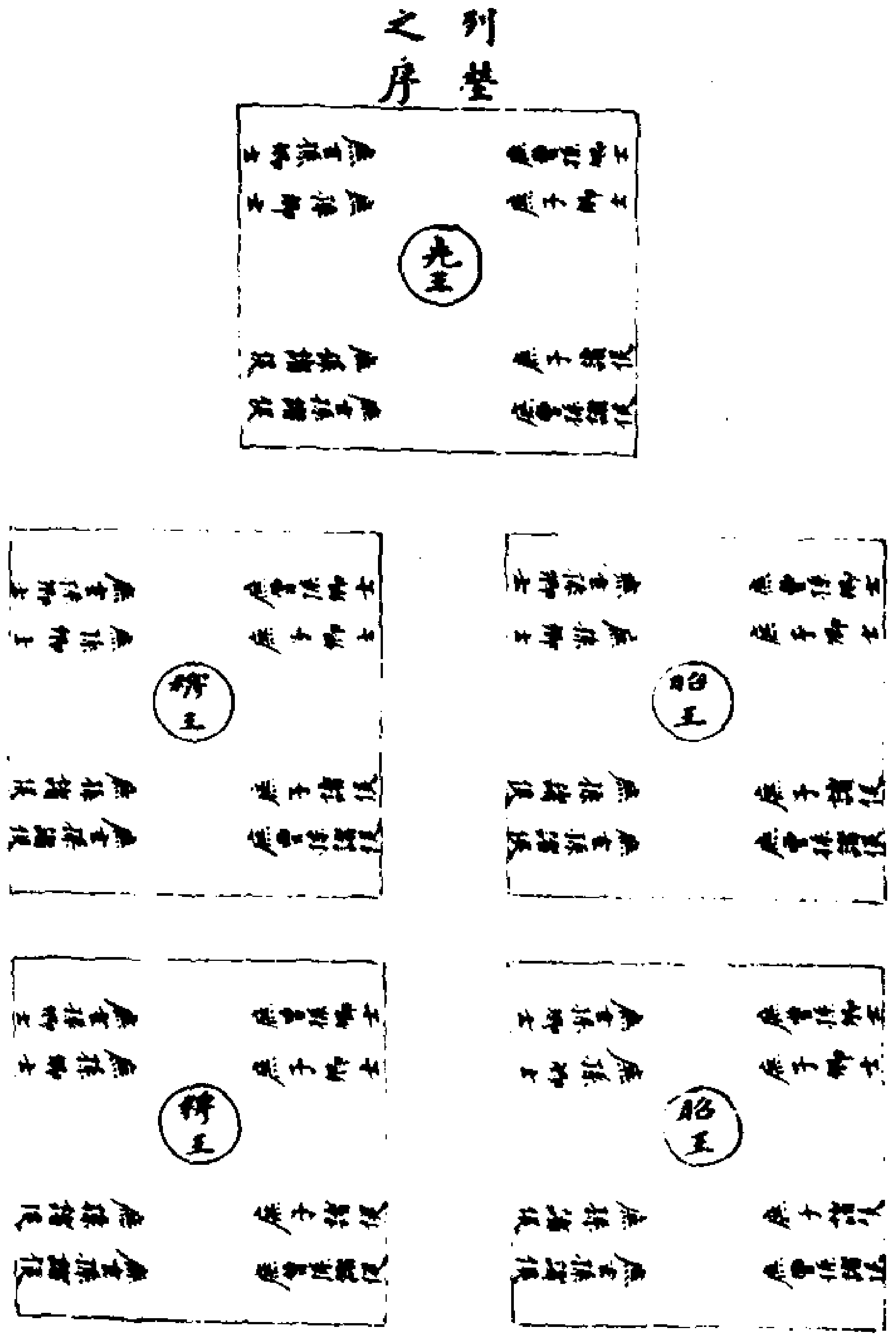
各就奉辭位所由各贊哭在位者皆哭其吉鹵簿侍奉官少前序立於門外之東西向北上哭皆三十舉音止再拜奉辭至時內官以下吉服奉遷梓宮入自羨道奉接安於御榻褥上北首覆以御衾龍輴退出其押吉鹵簿官並服白布巾衫就哭將掩玄宮並依前服吉服初梓宮降自羨道奉禮郎設太尉進寶冊贈玉帛位於羨道東南西向設禮儀使奉寶冊玉帛位於太尉之南又設秘書監位於其南禮官導通事舍人引太尉以下俱吉公服各就位又導持節者服節衣引太尉之前禮部侍郎奉寶綬案謚冊案哀冊案每案四人對舉（用九品以上清資官舁）立於太尉之西南少府監奉贈玉置於匣帥其屬捧立於禮部侍郎之西太府卿奉帛十三纁二置於篚帥其屬捧立少府監之西俱北面各立於寶冊玉帛之後（案元永徽禮因制也當時所服故以為常服近代及今則皆不用滯儒執古議注復存此非古所上不取纁遠皆爾其吉制非凡豈可悉行斯未達禮從宜及隨時之義也其昏禮篇不復重載）立定禮官導通事舍人引禮部侍郎取寶綬於案進授太尉又禮生一人引秘書監取謚冊哀冊進授禮儀使其冊如重則判官助舉又引少府監取玉於匣并篚帛又引太府卿取帛進授禮儀使以帛承巾玉禮部侍郎以下並退龍輴既出禮儀官分贊

太尉禮儀使奉寶冊玉帛並降自羨道至玄宮太尉奉寶綬入跪奠於寶帳內神座之西俛伏興退禮儀使以謚冊跪奠於寶綬之西又以哀冊跪奠於謚冊之西又奉玉帛跪奠於神座之東並退出復位禮生引將作監少府監入陳明器白幰翣素信幡翣等分樹侍於牖大挽置於戶內其缺竿燒之（自餘明器各以次進便陳之使有行列）陳布訖并內官以下並出羨道就位所由贊內外哭群官皇親諸親并吉儀侍奉官皆哭三十舉音再拜又再拜奉辭訖並退以出中官贊公主王妃並退出周以行帷至門乘車以屯從禮生導主節官帥持節者引太尉及司空山陵使將作監御史一人監掘閉玄宮司空復土九鍤（所司隨作土續以終事）其先除服者並改服出儀鹵簿解嚴退散輼輬車龍輴之屬於柏城內廣地焚之其道人臣用者則不焚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然以則天皇后卑於天皇大帝若欲開陵合葬即是以卑動尊事既違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玄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鐫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眾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玄宮即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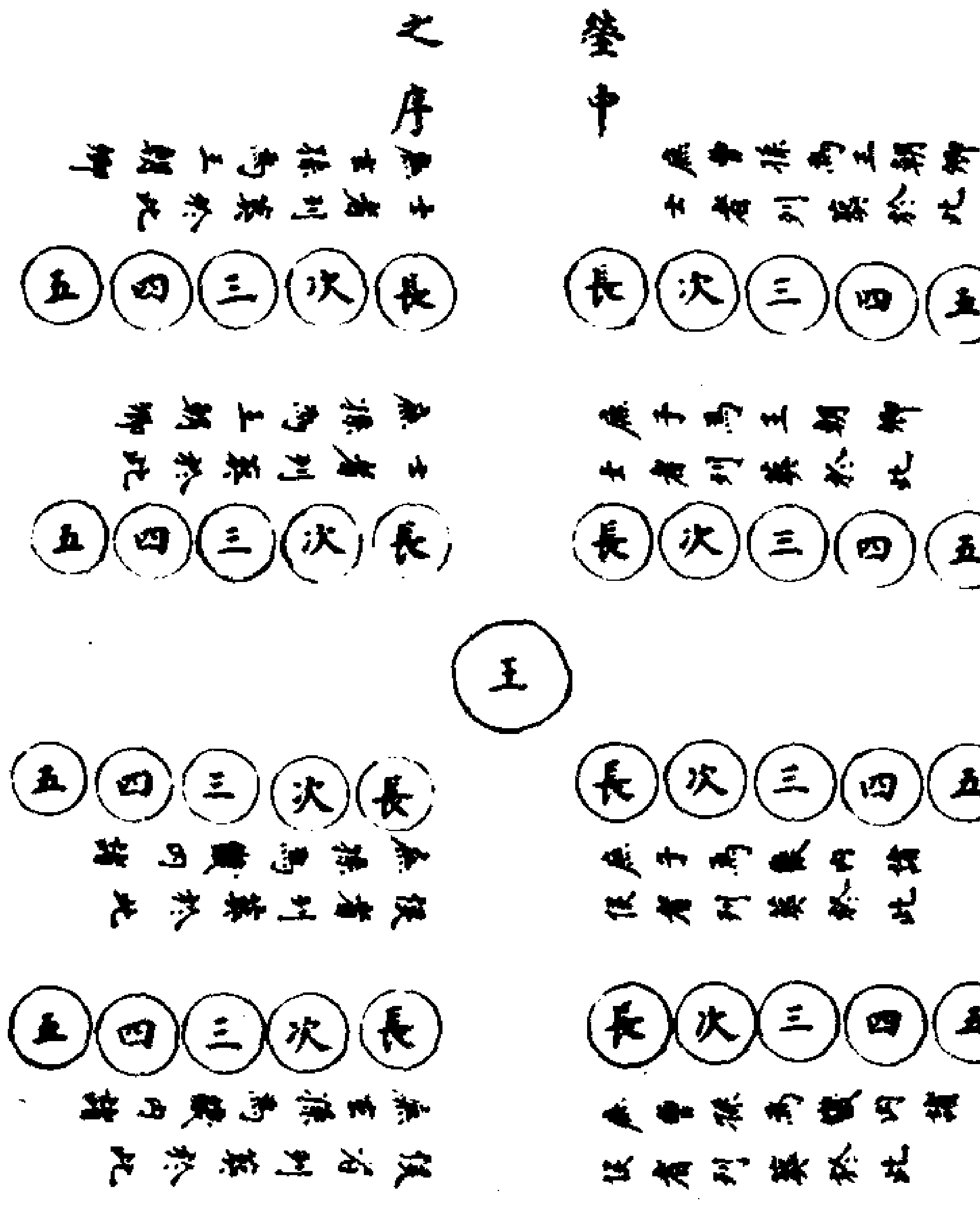
者莫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伏以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以降始有合者然以西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頹綱於乾陵之旁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循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又安疏奏今百官詳議尋有敕令准遺詔合葬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安定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敕旨依給事中夏侯銛駁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逝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玄天斷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式致不稽之誚結謬膺駁正敢犢司存請旁移禮官作尤指定下太常寺請議貞觀十一年十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陵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在冥書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喪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即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并給東園秘器喪葬

喪禮會凡王之墓域　葬祭會要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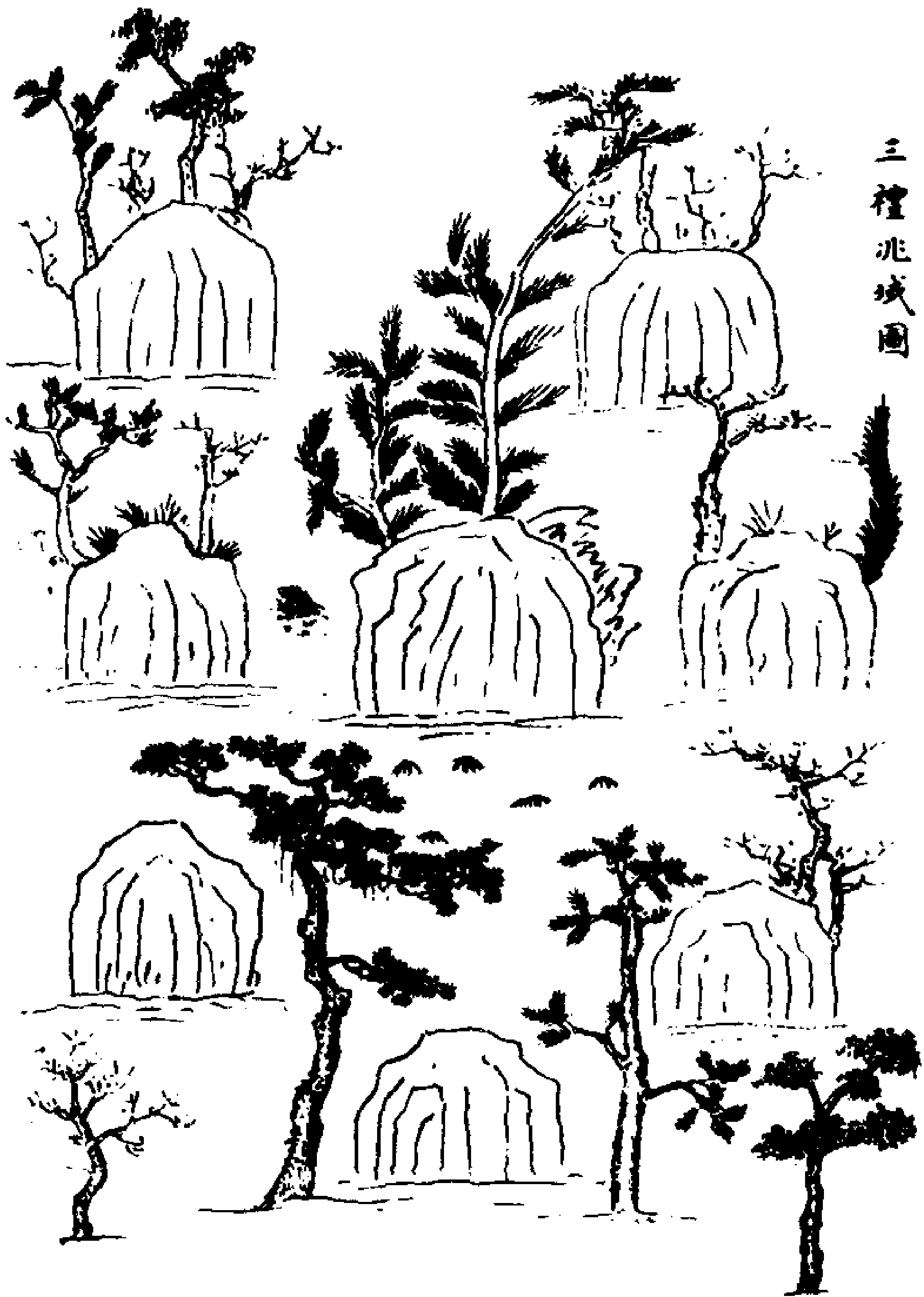
周禮先王及昭穆左右圖（凡為君者兄終弟及即序昭穆與父子同）



周禮諸王兆域庶子以下從葬圖（諸王卒一塋中庶子及孫以下祔葬之序）



三禮兆域圖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賈釋注云公君也訓君爲君者言公則諸侯之通稱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爲君也圖謂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預圖出其丘壟之處既爲之圖明藏掌之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云先王造塋者但王之都有遷徙之法若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平王居於洛邑所都而葬則是造塋者也若文王在豐葬于畢子孫皆就而葬之即以文王居中文王次第當穆文王第次第有穆以所遷居豐葬於畢地子孫是昭穆次度文王合居中央則以武王爲昭居左成王爲穆居右康王爲昭居左昭王爲穆居右穆王爲昭居左共王爲穆居右已下子孫若然以爵等爲丘封之度則天子亦是爵號也等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以别尊卑也鄭知王公曰丘諸臣曰封者此無正文案爾雅云土之高者曰丘高丘曰阜以丘是自然之物故屬之王公也聚土曰封人力所造故屬之諸臣若然公中可兼丘等鄭又引漢律列侯封高四丈以周禮丘封高下樹木之數無文故以漢法況之案春秋緯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藥草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鄭不引者春秋緯或說異代多與周禮相乖或者鄭所不見故不引也又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而春秋緯云庶人樹以楊柳者以庶人禮所不制故容楊柳也。

虞祭禮記雜記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尊卑恩之差也天子至士葬即反虞。疏曰知天子至士葬即反虞者以其不忍一日未有所歸尊卑皆然故知葬即反虞檀弓云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不顯尊卑是貴賤同然也。今按檀弓葬日虞以虞易奠疏曰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此可以補經文之闕故備録於此。檀弓說曰孔子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贈以其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於主人必降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日中將虞省其牲也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地神也舍音釋葬曰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忍其無歸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虞喪祭喪服小記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月而葬也既葬即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墓在四郊之外者曾子問曾子問曰並有喪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周禮春官小宗伯王崩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禮弓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疏曰鄭知喪祭是虞祔也以文承卜葬之下成葬之上其中唯有虞祔而已故以虞祔解之也葬之朝爲大遣奠反日中而虞是不忍一日使父母精神離散故云不忍一日離也司巫祭祀則共蒩館。蒩子都反。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杜子春讀爲蕭蕭香蒿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疏曰士虞禮束茅長五寸立於几東謂之苴者是也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蒩玄謂蒩士虞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墮是與刌音忖苴莊呂反祧他彫反墮呼恚反劉相恚反與音餘天官庖人共喪紀之庶羞喪祭喪事之祭謂虞祔也。疏曰凡喪未葬已前無問朝夕奠及大奠皆無籩豆之法今言共喪紀庶羞者謂虞祔之祭乃有之又曰天子九虞後作卒哭祭虞卒哭在從明日祔於祖廟今五六虞祔不言卒哭者舉前後虞祔卒哭在其中共庶羞可知地官囿人獸人共獸腊人共乾肉鼈人共蠯蠃醢人共豆實詳見陳小斂條籩人共籩詳見朔月半月奠條。

春官喪祝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杜佑通典後漢鄭玄云子爲父三月而葬首絰散帶如始時也葬日日中而虞反哭升自西階虞祭於堂杖不入室凡葬以平明日中反虞者安也棺柩已去恐父母精神彷徨無所依故祭以安之也蜀譙周云爲父至葬首絰散帶如小斂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祭於寢杖不入室射慈云爲父既葬日中反哭諸侯於太祖廟别子爲卿大夫亦於太祖廟其非别子爲卿大夫於皇考廟上士於皇考廟中士下士於王考廟皆升自西階東西哭踊虞祭於殯宮宋崔凱云子爲父三月而葬將啟出柩皆絻散帶垂既啟袒哭踊無數日中虞絕無時之哭矣。大唐元陵儀注將啟太祝捧主匱置於座啟匱於前捧出神主置於座上東向諸侍奉官各退就位與繖等亦退通事舍人引群官俱退於太極殿門外就次以俟虞祭所由陳仗衛如式典儀設太尉司徒宗正

卿禮儀使及諸行事官位於東階之東設太祝等位於公卿之前少南如不親行事中書門下差奉攝又少南設典儀位俱西向典儀帥禮生二人先就次立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祭服立於左延明門外之南北向西上光祿卿帥其屬捧饌立於太尉司徒之東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饌東立定禮生乃引太尉司徒以下入就位通事舍人分引群官皇親諸親皆素服各入就位侍中版奏中嚴皇帝素服就次諸王升就位如不親者並即次待行事如常光祿卿帥其屬捧饌入俟於東階之前太祝帥齋郎捧祝版立於其南光祿卿帥其屬升設醴醆酒罇於帷門外前楹中間之東北向西上設篚於罇西實爵一杓一皆有羃設罍洗於東階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一有羃執罍洗者立於其後侍中版奏外辦近侍扶引皇帝再拜通事舍人分贊群官在內外位者哭拜禮生引禮儀使着饌訖升就禮官升位後光祿卿帥進饌捧饌司徒捧俎光祿卿引饌及諸執事官並升自東階設於帷東門外席上訖降復位太祝捧祝版升立於罇所執罇篚者各立於罇篚之後禮儀使導皇帝於饌東西面禮儀使跪奏請皇帝止哭奉其承傳內外皆止哭太祝以解酌醴齋於皇帝之左跪進皇帝受醴齋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太祝持版進神座

之南北面跪讀祝文訖奠版俛伏興禮儀使導皇帝復位跪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禮生引太尉亞獻訖降復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分贊內外哭再拜禮儀使又跪奏請再拜俛伏興皇帝哭再拜奉禮郎傳贊內外再拜禮儀使跪奏禮畢俛伏興近侍扶皇帝還閤群官等俱退太祝乃跪匱神主遂闔帷門降出內侍之屬及行事者皆出祝版焚於左延明門外百寮乃於太極門外奉慰如常儀每虞日朝哭禮皆準此（如不親行事則宗正卿亞獻光祿卿終獻）作主禮記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　疏曰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繫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以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玄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又曰凡君卒哭而祔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後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

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遂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惟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異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左氏據祔而言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鄭以為人君之禮唯立尸木作主也春秋左氏傳魯文公二年作僖公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　疏曰主所用木終無正文公羊傳曰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左傳惟言祔而作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公羊之言不可通於此也作主非禮也元年四月葬二年乃

作主遂因葬文通譏之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於宗廟凡君者謂諸侯以上不通於卿大夫烝嘗禘於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也三年禮畢乃同於吉　疏曰君既葬反虞則免喪與葬不相遠共在一月之內故杜每云既葬卒哭衰麻除謂之卒哭者卒此無時之哭自此之後惟朝夕哭耳天子諸侯則於此除哭全不復哭也　勉齋黃氏曰按杜預天子諸侯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之儀見晉書本傳於左氏傳註遂有既葬反虞則免喪之說司馬公嘗言其失矣然其言乃曰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又謂杜預辨則辨矣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愚謂衰麻之制乃古先聖人沿孝子之情為人制服蓋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者豈專為庸人而設以勉其哀戚哉杜預違經悖禮淪斁綱常當為萬世之罪人豈以不孝貴大之法而特言其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非所以明世教也先師朱文公曰左氏所傳祔而作主則與禮家虞而作主者不合烝嘗禘於廟則與王制喪三年不祭者不合杜氏因左氏之失遂有國君卒哭

除之哉。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虞猶安神也。用桑者，取其名與其麤觕，所以副孝子之心。禮，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奠處猶吉祭。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為禘祫時別昭穆也。虞主三代同者，用意尚麤觕，未暇別也。用栗者，藏主也。藏於廟室中，當所當奉事也。質家藏於室。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奈何？欲久葬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日者，重失禮鬼神。穀梁傳立主，喪主於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檐以占反。）禮適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示有所加。疏曰：案莊公之喪已二十二月，仍譏其為吉禘；今方練而作主，惟是立服，而曰書主者，三年之喪至二十五月猶未合全吉，故公子遂有納幣之譏。莊公喪制未二十五月而禘祭，故譏其為吉。此言吉者，比之虞主，故為吉也。然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而傳連言之者，此主終入廟，入廟即易檐，以事相繼，故連言之，非謂作主壞廟同時也。或以為練而作主之時，則易檐改塗，故此傳云於練焉壞廟。於傳文雖順，舊說不然，故不從之，直記異聞耳。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納於西壁埳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何休、徐邈並與范注同，云天子尺二寸，諸侯一尺，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是與衛氏異也。白虎通亦云藏之西壁，則納之西壁中，或如衛說，去地高下，則無文以明之。卒哭禮記雜記：凡喪，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取妻。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為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喪大記：君既卒哭而服王事。曾子問：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疏曰：此實凶事，而云象者，以凶事主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象，故云象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者，禮

弓云卒哭曰成事，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注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檀弓：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卒哭言祭。卒哭而諱。諱辟其名。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鐸木舌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下之易命，疏可同名。自寢門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疏曰：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至朔月月半而殷奠，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于下室，又求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于下室，於理有疑。又曰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之易緯也。凡鄭之說者，皆緯候也。祔祭禮記雜記：婦祔於其夫之所祔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從其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於婦則祖姑也。）公子祔於公子。（不敢戚君。）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者，不言以其妃配某氏耳。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冠祔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也。進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以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且字也。尊神不名，謂之達字。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子為之者，以其祭于祖廟也。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由是祔於王父也。未練祥，嫌未祫祭序於昭穆耳。王父既祔，則孫可祔焉。喪服小記：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祖祔廟，尊者宜主焉。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者。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

輕而後重又曰反葬異而後辭於虞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侍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未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又及練祥皆然卒事父服重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祔廟前二日告遷其禮如常告之儀宗正起科中鏁所由祝文出秘書省所由先備腰輿等并舁人（帝以三衛充后以中官充）告訖太祝先捧代祖神主奉遷於西夾室埳中腰閣如式次腰輿遷第三室神主（二主各一腰輿九主出則帝主先出其入室則后主先入）入第二室宮闈令捧后主先置於埳室太祝捧帝主復置於埳室俱東向次遷第四室入第三室次遷第五室入第四室次遷第六室入第五室次遷第七室入第六室（室有二后緣成於前肅明於後）次遷第八室入第七室次遷第九室入第八室皆如上儀入埳室各鏁閉訖次所司移幄帳等物依次各遷入本室訖其九室應緣幄帳香案脊廉席褥等所司先遣其日陳設於室中其代祖室舊帳幄等物並移於西夾室中廬設鏁閉如式將遷代宗睿文孝武皇帝所司先擇日奏定敕下所由各供其職應用法駕鹵簿黃麾大仗前一日陳設及太廟四門量設方色兵仗如儀將作監先清掃廟之內外京兆府脩路從承天門向南至太廟寺南衙向東入太廟三門又向南又向東至廟南門宗正具祔饗料差三公及應行事官齋戒如常饗儀（其祝文具祔饗意出秘書省）又中太極殿告靈座料如常式（其祝文出秘書省）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並如常式尚舍於廟南門道西設神主幄座東向幄內設牀席褥綱床香案如式內中尚先造栗木主并匱及趺（其制度並如常儀）祔前一日盛以箱覆以帕置於舁輿詣廟南門幄帳中太祝捧置於座上乃下簾帷內侍者量差中官侍衛禮儀使奏請差題神主官即以饗前一日尚舍具香湯并題神主席褥內中尚具浴神主盆并白羅巾光漆筆墨等詣於幄帳所禮儀使與題神主官等其日質明詣幄下太祝以香湯浴栗主拭以羅巾題栗主官盥洗捧栗主就褥題云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神主墨書訖以光漆重模之遂捧授太祝受詣帳座置於匱中所侍衛如式前一日尚舍與西內使計會鴻臚除太極殿上白幕並以吉幕代之殿中省除腹械太僕進玉輅於承天門外當中南向及諸鑾輅羽儀仗衛繖扇陳列於玉輅前左右金吾引駕所由陳布如式太常奏前一日之先嚴警（於以）[illegible]外之兩皇城留守奏請饗日質明開朱雀門大內留守與內檢[illegible]勞閉太極殿門嘉德門承天門衛尉於太極殿門外廊下量設文武百官次又於太廟南門外

量設百官次於道東如在太極殿庭儀先饗靈座祔之日質明宗正卿帥執饌齋郎光祿卿帥太官良醞實罇俎籩豆并應行事官皆祭服序列於左延明門以俟至祭時應行事官詣太極殿東階下西向序立典儀於太極殿庭布文武官皇親諸親位如常儀俟祭官欲升殿行事將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寮等常服入就位禮生贊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尚輦帥胥輿香案繖扇入詣殿庭階下分東西立侍從官備侍中中書令以下並列位于左右序立太僕進玉輅於嘉德門外當中南向禮生引祭官等行吉禮如常儀告訖宗正卿光祿卿帥齋郎長祠徹饌禮官引侍中升尚輦帥胥輿升詣帳座前其繖扇侍臣等夾於階間侍中進跪於幄前西向奏請降座升輿附廟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匱神主捧置輿上几後扶侍降自西階繖扇侍臣夾引以出自太極殿門中門出在位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等便從神輿而出至嘉德門分左右序位神輿至玉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輿升輅內侍捧几置輅中太祝捧匱升輅（其太祝便於輅中侍奉）千牛將軍夾輅而趨出承天門五十步侍中進當輅前跪奏請敕侍臣上馬侍臣等皆上馬鼓吹振作其文武百官等俟玉輅出承天門各逐便路先赴太廟南門次以俟神輿鹵簿至廟門西三門鼓吹止分左右以俟饗訖退其儀仗等並於廟南門分左右列位俟饗禮畢退玉輅既發赴廟尚舍設拆殿上帷幄及殿械幕應合收者與內檢校使計會處置（西宮內人來實其日並贊之）其日太廟祔饗應緣齋戒蘇官陳設罇彝酒醴坫齋着牲告幣選署祝版陳設樂懸並如親饗常儀玉輅將至廟西門尚舍奉御設幕謁褥位於廟庭橫階南當中北向奉禮郎於廟南門外稍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如太極殿庭之儀又於廟庭橫階南設文武百官及皇親諸親位亦準此（其六品以下非常參官並列位於廟南門外）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等常服就南門外位禮生引應饗官俱祭服立於廟東門外北向西上位立又禮生引禮儀使御史以下執事官等先入當中階北向立於褥位之南禮生贊再拜禮儀使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引自東階升各就位次引司空入就位再拜行掃除訖降復位禮官與太祝自西第一室開埳室捧神主匱置於幄中近東啟匱出神主捧置於座几後趺上次宮闈令入室捧后主匱置於幄中近西啟匱出后主置於座几後趺上自第一室至第八室皆如上儀訖並齋郎室長各於本室依儀出入俱知次序太祝退立於罇坫所宮闈令退就階下執事位玉輅既至廟南門迴輅南向侍臣等序列於輅前神輿入幄則侍臣列於幄門外尚輦帥胥輿

進輅後。侍中跪。奏請降輅升輿詣幄座。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神主匱置輿上几後。進舁詣幄座。內侍捧几置座上。東向。太祝捧匱置几後。訖。禮生於廟東門引行事官太尉以下入就廟庭位。西向立。其殿上御史禮官太祝樂官等。各遂便自東西階下相向序立。候神主升殿。却復階上位。侍中進於幄座前跪。奏請降座升輿祔謁。內侍捧几置輿上。太祝捧栗木神主匱置几後。禮官引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百官皇親諸親自南門外分左右從入。就東西班位立。神輿至廟門。繖扇分左右立於門外。神輿至廟庭褥位。侍中各退就本班。（其侍中亦退。）太祝捧匱跪置於褥。啓匱出神主置於趺上。訖。侍中進於褥位西北南跪。奏稱以今吉辰。代宗睿文孝武皇帝祔謁。奏訖。俛伏興。退。少頃。侍中詣褥之西。東面跪。奏請升輿祔饗。俛伏興。退降就位本班。太祝進跪於褥位。捧神主匱於輿。（其匱並不置輿上近後。）舁輿既升。禮官舉引神輿詣玄宗室。太祝跪捧神主匱置於東壁下祔位褥上。西南退立戶外。少頃。太祝進就褥跪。捧神主置於輿。舉引入第九室。至幄座前。內侍捧几置於座。（如幄中制有几。其几留於輿而退。）太祝捧神主置於曲几後趺上。（以題處向北也。）其匱置於几東近後。舁輿退於幄座之西。近北。舁輿所由並降自東階。由廟東門出。神主置座訖。禮生贊

再拜。太尉以下及應在位官並再拜。禮生請太尉之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事。登歌奏永和之樂九成畢。禮生贊再拜。太尉以下及在位者皆再拜。禮生引太尉盥洗。訖。贊升詣。從西第一室酌獻。登歌作。太尉入室。神座前祼。訖。奠瓚於饌席。俛伏興。退出戶。北向再拜。次引詣第二室。次引詣第三室。以至第九室。皆如上儀。訖。登歌止。引太尉降復位。太祝奠毛血之豆。禮生引司徒陞入自正門。纔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升階。樂止。禮生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諸太祝取蕭蒿焚於爐炭。饌升設訖。齋郎降自東階由廟東門以出。禮生引太尉盥洗。訖。齋奏。自第一室至第八室。各奏本室樂。至第九室。奏保大之樂。行饗禮。亞獻並如常饗之儀。訖。降復位。登歌作。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登歌止。禮生唱賜胙。又唱再拜。衆官應在位者皆再拜。其三獻官不拜。永和之樂作。禮生又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禮生進太尉之左。曰禮畢。禮生引饗官自東門出。通事舍人引在位庫官南門出。太祝入室。各匱神主納於坮室。如常儀。禮官帥胥輿詣廟門南壁下。太祝捧栗木主并匱置於輿。遂自廟門南西偏門舁入詣廟殿北廉下。兩階之間。將作先具鍬钁。穿坎方深。令可容木主匱。遂埋之而退。明日百僚及皇親諸親。詣延英門進名。奉慰如常儀。其百官之制。如開元禮。

若祔曾祖祖妣。則不告祖。若父母不可遞遷祖。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別立一室藏其主。待後者同祔也。嫡殤者時享皆祔食祖。別無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向。獻一而已。以其從祖祔食。祝辭末云。孫某祔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嫡祔如嫡殤。小祥變禮記喪服小記。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辭曰。薦此常事。祝辭之異者。虞謂者也。言常者。期而祭禮也。古文常為祥。周之喪二年也。設周祭禮也。周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周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雜記。十三月而練冠。又云周之喪十一月而練。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皆啐之。嚌啐皆嘗也。嚌至齒。啐入口。喪大記。既練居外寢堊室。不與人居謀國政。大夫謀家事。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外寢中門之外。大門之內。壘墼為之。不塗墼。為之堊室。哭無時者。不復朝夕哭也。或數日哀至而哭。戴德云。哭時隨其哀。或五日十日可哭矣。間傳。寢有席。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除服者先重。易服者易輕者。婦人葛絰不葛帶。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

之。避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飾者黃之色卑於纁之類也。明外除也。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瑱充耳也。吉時玉人君有瑱也。鹿裘衡長袪。衡當為橫。袪謂為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也。袪裼之可也。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麻衣亦用絞衣也。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八升練布冠。練裳。腰絰等。光祿卿具大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一日之夕。殿廡為堊室。高七尺五寸。長丈二尺。闊一丈。將作監守宮尚舍奉御設滿廡於室內。內所由陳冠練於別次。其日依時刻。內所由先入。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前。內外及百僚俱服練服。去杖。通事舍人引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練裳絰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內外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近侍者扶皇帝就次。所司以練布冠練裳進內。服訖。內外及百僚各服其服。兩省五品以上。及御史大夫中丞。尚書省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正員長官。准官禮合除首絰。練八升而為冠。以六升布為衰裳。今則州布也。其幞頭及衫帶等亦准此。藏其所供初服。以俟山陵時即服。通事舍人引百僚入就位立定。近

侍扶皇帝就位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光祿卿引饌升設於靈座前太祝以爵酌醴酒禮儀使奏請止哭內外俱止哭太祝以酒爵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跪於饌前近南北向讀祝版曰維年月日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考大行皇帝天禍所鍾攀號無及以日易月奄及小祥煩寃荼毒觸緒靡潰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祗薦祥事尚饗讀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再拜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辭官退其奉慰如常儀

大祥變禮記喪服小記自小祥又周而大祥言服而爲尸祝曰爲此祥事（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雜記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爲期謂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又曰祥而縞（素冠縞紕）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祭猶縞冠未純吉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大祥有醯醬居復寢素縞麻衣（大祥除縗杖禮既祥白屨無絇素冠縞纓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譏其早也有子有若也）其祭時尸酢主人主人卒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卒當也卒入口也）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薦（脯醢也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之）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祭前二日內所司先具大祥服（淺黑絁幞頭幘子巾子大麻布衫白皮腰帶麻鞋）光祿卿具太牢饌宗正進署祝版前二日之夕將作除望室內所由陳大祥服於別次其日未明內所由先整拂几筵薦香燭於靈座前內外百僚俱服縗裳去杖至待漏時通事舍人各引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縗裳去杖近侍扶就位西向哭踊內外在位者皆哭踊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再拜訖禮儀使奏請止哭就次變服奏訖興禮儀使趨出近侍扶皇帝就次變大祥服內外百僚皆就次變服素服訖（墨絁幞頭腰帶白衫麻鞋）各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就位哭踊禮官贊饌光祿卿引饌升設靈座前太祝（五品以上供奉官一人攝）執爵酌醴酒禮儀使奏引皇帝稍進詣饌前禮儀使請止哭內外舉止哭太祝以酒授禮儀使禮儀使受酒跪進皇帝受酒跪奠於饌前俛伏興少退太祝持版於饌南北向讀祝文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踊再拜贊者承傳內外在位者皆哭再拜十五舉聲禮儀使奏禮畢與禮官等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辭官序出太極門其奉慰如常儀百僚奉慰訖以素服詣延英門起居（注按禮云大祥素縞麻衣又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今所司具淺墨絁此即吉之綬冠也按

禮云禫而纖黑經白緯曰纖則宜純之於禫今於大祥服之蓋從當時宜）

禫變禮記間傳既大祥中月而禫（鄭玄曰中猶間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禫而纖無所不佩（舊說纖冠者縿緣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黑經白緯曰纖）禮弓是月也禫徙月樂（言禫明月可以用樂）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也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孔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加猶踰也）周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爲母儀禮士虞禮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禫月也（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杜佑通典大唐元陵儀注其日百僚早集西內入就位侍中進辦並如大祥之儀皇帝服大祥服近侍扶就位哭十五舉聲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承傳百僚在位者皆再拜禮儀使奏請就次變服皇帝就次除大祥服服素服（細大麻衫腰帶細麻鞋黑絁幞頭巾子等）百僚趨入就位立定近侍扶皇帝入哭踊內外百僚皆哭踊禮官贊饌光祿卿引饌升陳設酌奠亦如大祥之儀太祝讀祝文祭訖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哭再拜贊者承傳內外百僚皆哭再拜訖禮儀使奏禮畢遂與禮官趨出近侍扶皇帝還次通事舍人引百僚序出至太極門外進名奉慰訖各服慘公服便詣延英門起居明日平明皇帝改服慘吉服（淺黃衫細黑絁幞頭巾子麻鞋吉腰帶伏准貞觀永徽開元故事服此服至山陵事畢則純吉服其中間朔望視朝及大禮並純吉服百僚亦純吉服自後朝謁如常儀）其百官慘公服至山陵事畢乃服常公服令上初欲禫服終制下詔曰朕聞禮貴緣情因心展孝高宗侍疾其代子言今朝有股肱濟爲舟楫出納惟允足以保邦況荼蓼在懷日時猶淺欲逆權奪抑就公除舉號痛心實所未忍朕將從禫服以終喪紀百辟卿士宜悉哀懷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曰哀戚在疚閑關所無越墨尚遺庶僚增懼伏見百辟並已釋除事既合權禮無獨異不可以吉凶兼制臣子殊儀伏乞奉顧命之文節因心之哀順時即吉臣已臨朝則萬姓心安四方事集臣與司儀注不敢輕議犯冒宸嚴無任懇迫又下詔欲以素服練巾聽政詔曰昔高宗諒陰三年舜爲堯崩禹爲舜亦服喪三年故禮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是知罔極之恩昊天難報朕虔奉遺詔又迫於羣議將欲從吉未忍剋哀其百僚宜以今月十七日釋服朕以素服練巾御哀聽政凡百在位知朕意焉禮儀使又奏曰孝德動天事踰前古德音俯降感咽載深臣伏守遺詔

禮從易月。祥禫變除。儀注皆備。若陛下未忍即吉。更服練中。則遺詔不得奉行。羣僚無以覲見。伏乞俯順人望。俯遵先旨。實大孝不虧。萬方幸甚。臣職在典禮。恩守如前。無任懇迫之至。其百官儀制。具開元禮儀曰。祥禫之義。按儀禮云。中月而禫。鄭玄云。以中月爲間月。王肅以中月爲月中。致使喪期不同。制度非一。歷代學者。議論紛紜。宗鄭者則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彈琴笙歌。乃省哀之樂。非正樂也。正樂者八音並奏使工爲之者也。（按鄭擧之使不云二十五月六月七月之中。無存省之樂也。但論非是禫以後言所作止樂耳。故鄭注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云爾。以存樂也。君子三年不爲樂。樂必崩。三年不爲禮。禮必壞。故祥日而存之。非有心取適而作樂。三年之喪。君子居之。若駟之過隙。故雖以存省之時。猶不能成樂。是以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禮記所云。二十五月而畢。蓋論喪之大事畢也。猶除衰絰與笙竽。餘喪衣裳。故服素縞麻衣著未吉之服。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周斷者。禫不在周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此時爲重喪加之以禫。非論其正祥除之義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宗王者）按禮記云。三年之喪再周。二十五月而畢。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又夫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又祥之日鼓素琴。以此證無二十七月之禫也。（按王肅之徒難曰。若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作樂。則二十五月。二十六月。二十七月。三月之中不得作樂者。何得禮記云。祥之日鼓素琴。孔子既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又喪大記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孟獻子禫懸而不樂。此皆禫月有樂之義。豈合二十八月然始樂乎。鄭學之徒。嫌祥禫同月。卜用遠日。無中月之義者。祥禫之祭雖用遠日。若卜遠日不吉。則卜近日。若卜近得吉。便有中月之義也。所以知卜遠不得吉。得用近日者。以吉祭之時。卜近不吉。得卜遠日。故禮記云。旬之內曰近某日。旬之外曰遠某日。特牲饋食云。近日不吉。則筮遠日。若吉事得用遠。則凶事得用近。故有中月之義也。禮記作樂之文。或在禫月。或在異月者。正以祥禫之祭。或在月中。或在月末故也。喪事先遠日。不吉。則卜月初。禫在月中。則得作樂。此喪大記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孟獻子禫懸而不樂之類。皆是也。祥之日鼓琴者。時見存樂之義。非禫後之樂也。夫人倫之道。以德爲本。至德以孝爲先。上古喪期無數。其仁人則終

身滅性。其衆庶有朝喪暮歌者。則禽獸之不若。中代聖人緣中人之情。爲作制節。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至重者斬縗。以周斷。後代君子居喪。以周若駟之過隙。而加崇以再周焉。禮記云。再周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至於祥禫之節。焚薙之餘。其文不備。先儒所議。互有短長。遂使歷代習禮之家。翻爲聚訟。各執所見。四海不同。此皆不本禮情而求其理故也。夫喪本至重。以周斷。後代崇加以再周。豈非君子欲重其情而彰孝道者也。何乃惜一月之禫而不加之。以膠柱於二十五月者哉。或云孝子有終身之憂。何須過聖人之制者。二十七月之制。行尚矣。遵鄭者乃過禮而重情。遵王者則輕情而反制。斷乃執爲孝乎。且練祥禫之制者。本於哀情不可頓去而漸殺也。故閒傳云。再周而禫。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中猶閒也。謂大祥祭後閒一月而禫也。據文勢足知除服後一月服大祥服。後一月服禫服。（今俗所行禫則以旬既祥縞麻閒而不服猶）諸制度失之甚矣。今約經傳求其適中。可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縞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徙月樂。無所不佩。夫如此求其情而合乎禮矣。）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三百九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陳以勤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何昫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生[illegible]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六　十九庚

形

洪武正韻奚經切體也容也常也現亦作侀古作刑許慎說文形象形也从彡幵聲戶經切徐鍇通釋彡以其再弱委曲象之也贊星反爾雅畫形也（郭璞注畫者為形像）劉熙釋名有形象之異也丁度集韻乎經切婁機廣干祿字書形例（上象形也下成也字通用）戴侗六書故仿象也釋行均龍龕手鑑形刑（二俗音形）楊桓六書統匣母形模象其形容也从彡从幵法度之器有法也又作彫圖井田也从彡彡畫文也（从井从土）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陰時夫韻府群玉餘輕切趙謙聲音文字通借凡有象者皆曰形又容體也又見也作侀非訖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俗字韻會定正匣經切形貭又著見也字切匣經匣形賢形

篆書形（並古老子）形（說文）形形（並華嶽碑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形（徐鉉篆韻）形（六書統）隸書形（唐狄頌見洪邁漢隸分韻）形（華山亭碑）形（貫鳳碑）形（高彪碑並見漢隸字源）真書形（王羲之）形（智永）形（智果）形（歐陽詢）形（虞世南）形（顏真卿）形（蔡襄）形（趙子昂）行書形形（並王羲之）形（歐陽詢）形（黃庭堅）形（並米芾）形（趙子昂）草書形（章草）形（皇象）形（智永）形（懷素）形形（並鮮于樞）形（趙子昂）

總敘

淮南子形者生之舍也莊子外篇天地留動而生物物生成理謂之形（跡留靜也陽動陰靜氣盛升降分布三才化生萬物物得成就生理具足謂之形也）天地篇形非道不生　至樂篇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　采真集形之所宗者道衆之所歸者一其事彌繁則愈滯乎形其理彌約則轉近乎道參在形之先不離乎形氣為形之母已在形外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能常能變天地鬼神日月欲與之合而不可得也　劉子形者生之器也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形靜而心和心和而神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故恬和養神則自安於內清虛棲心則不誘於外神恬心清則形無累矣　神識之翕張吾氣之屯動也天門之開合吾形之屈伸也或然而寐遽然而覺莫非至理飢則知食渴則知飲莫非正智　動之所動者滅矣而動動者過而不守形之所形者死矣而形形者全而不已性見皆妄性見皆真關尹子形之所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列子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　黃帝篇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荀子正論篇天子勢至重而形至逸　君子篇天子者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西漢書公孫弘策心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　楊王孫傳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反其真司馬遷論六家指要凡人所生者神所託者形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離則死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　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藏於中而表於外猶君昏而國亂也程氏遺書有形總是氣無形總是道性理字訓坤成萬物是之謂形大乙長生經積陽為神積陰為形抱朴子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韓洸淵泉日記形神情性一則明二則散

磐古化形

灌畦暇語舊說磐古之死也頭為五嶽目為日月脂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又云頭東嶽腹為中嶽左臂為南嶽右臂為北嶽足為西嶽又云泣為河海氣為風聲為雷目為電又云喜則為晴怒則為陰　老圃云信斯言也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海嶽江河草木於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於上也未有晦明陰晴於中也然則磐古氏何所運其想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而為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為春秋為說如此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始也覆燾祏坦廣大雖不可以為量要其大形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嶽海之遼絕亦尻背之間爾故曰無以則假為之辭猶之可也

守身鍊形

抱朴子內篇　微旨卷　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于幽關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難至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至理卷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illegible]大成集鍊形化氣鍊氣化神

鍊神合道吳筠步虛詞鍊形爲眞僊

眞火鍊形（度人經七星除祆品星精入腦眞火鍊形）

瓊華鍊形（度人經扶桑青陽品金光易骨瓊華鍊形）

太陰鍊形（酉陽雜俎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炁所謂太陰鍊形也茅亭客話道士黎海陽父子僞蜀時於川城東門外丁村古塚聞有香氣一日清明撥開見三小塊柳黃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問之曰語者鬼耶荅云非鬼某求人不樂名宦學道於楚丘興僧行勤入蜀罹禍潛懷朽骨憤憤不已海陽父曰君去世已遠何不還生人中而大處實寘應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景鍊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別墅深山濬谷選得一嶔室屬我祇持六年慎莫令諸物所犯截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則支體皃敗唯臟腑不變某遂依其教諭乃閉護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於嶔室之內髮盎而黑鬚直而麤顏貌光澤愈於初曰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此三迴乃度世畢矣某傳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却自無形而鍊成有形爾則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某之形雖未闕且飛行自出幽入明軒冕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今之死不念昔也生乎太平廣記周隱遙居焦山中學太陰鍊形之道死於崖窟中屬其弟子曰撿視我尸勿令他物所犯六年後若再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視之初則臭穢蟲壞唯五臟不變依言閉護之至六年往看乃身全却坐弟子備湯沐以新衣迎之髮鬒而黑髭麤而直若獸鬣焉十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此三度已四十餘年近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　集僊傳南眞曰若死經太陰暫過三官肉脫脉散血沉骨爛而五臟自生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者或三十年二十年十年三年當血肉再生復質成形必勝於昔日未死之容者此名鍊形太陰易貌三官之僊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雲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是也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墻掘地遇一石函發之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蓋道門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之馬明叟實賓錄唐申先生元之不知何許人也遊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常遊溫泉幸東都元之扈從善談清虛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容侍寢夜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藥聞乞藥以延生元之曰我無所惜且女不久於世復悲不已乃與絳雪丹一粒曰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含以珠玉疎而有風使魄不蕩空魂不淪骨則百年外可以復生矣此太陰鍊形之道即爲地僊復百年遷洞天雲容儀卒貴妃命中人陳元造如其言瘞之至元和末已一百年雲容果再生（神僊傳）

朱子語類人言僊人不死不是不死但他能鍊其形氣使查滓都銷融了唯有那些清虛之氣故能升騰變化漢書云學神僊尸解銷化之術看得來也是好則劇然久後亦須散了

服氣鍊形（太平廣記金可記性沉靜好道不尚華侈或服氣鍊形自以爲）樂（升僊）

五熏鍊形（太平御覽元日造五辛槃正元日五熏鍊形發五藏氣（風土記））

却粒鍊形（江州志梁楊保宗父母嘗以許聘保宗心有所悟乃出家入上霄峰之崇善觀却粒鍊形至老若孺子既沒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云南康志）

（南唐女僊楊保宗父母嘗以許人云云同）

嗇神鍊形（唐李衛公集方士論以神僊爲奇以方士爲詭亦歷武黃金可成青霄可上圖不在於嗇神鍊形矣）

太陰成形（黃庭經伏於太陰成其形五藏之中胃其精）

鍊氣成形（上陽子海蟾翁金丹歌鍊形成氣歸眞一鍊氣成形謁紫宸）

鍊氣服形（燕語考異晁文元公）天質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初學道於劉海蟾得鍊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常以二教相參終身力行之既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名其所居室曰凝寂燕坐肅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聲自言如樂中黃始隱隱如雷漸浩浩如潮或如行軒百子鈴或如風蟬曳緒每五鼓後起坐聞之尤清徹以爲學道靈感之驗今人靜極類亦有聞此聲者豈晁固自不云耶或云晚常見其形在前既久漸小八十後每在眉睫之間此尤異也

齋心服形（列子黃帝篇黃帝即位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於是放萬機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之國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疲而睡所夢若此（服形猶今人[illegible]服[illegible]也）

死後見形（南史豫章文獻王嶷薨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

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胷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泚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麾又嘗見形於第後園衆騣與指麾處分呼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乃失手板

天王見形

能改齋漫錄州郡置毗沙門天王之始按僧史唐天寶元年壬午西蕃五國來寇安西二月十一日奏請兵解援發師萬里累月方到近臣奏且詔不空三藏入內持念明皇秉香爐不空誦仁王護國陁羅尼方二七遍帝見神人可五百員帶甲荷戈在殿前帝問不空對曰此毗沙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心往救安西也其年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巳時後城東北三十里雲霧冥晦中有神可長丈餘皆被金甲至酉時鼓角大鳴地震動山崩經二日蕃寇奔潰斯須城樓上有光明天王見形謹圖樣隨表進呈因敕諸道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置天王像形至於佛寺亦敕別院安置

迦毗羅見形

王融新對高僧傳又曰曇摩密多此云法秀遂有慧解儀軌詳正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初密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衛送遂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見形告辭密多曰欲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住南方語畢即收影不見遂速主都即於上寺圖像於壁迄今猶有聲影之驗

岳神見形

太平廣記會昌中有王瑤祖者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嘗患背疽不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見形因叩頭流血祈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淫刑濫罰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報答之驗不可愈也天罰所被無能宥之洎歸主公已殂歿矣（見恠異）

小史見形

古今事通錢尚父小史于驍時以水添沸湯使無聲曰吾方欲以水添使無聲此史已先知殺之忽見形錢曰我殺人無數此小兒乃敢見身封汝為屬國侯水為臨安土地受彼血食

斬婢見形

陳纂葆光錄湖州高尭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讐高驚覺記之其妻是月有孕朞生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僕繼父之位殘害生民動作傷殺醉怒一婢因而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單中數烈皆無滯魄偶劉一婢彷佛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

溺鬼見形

太平廣記庾宗建元中於江州溺死是日即還家見形營殯斂事如平生多在妻室又持錢二百爲兒買食如此經年妻亡乃滅洋鬼琅琊諸葛覆宋永嘉中爲九真太守與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欲送喪還門生何法僧貪其資推元崇墮水死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述父亡及身被殺悲不自勝又臥窓下床上以頭枕窓陳氏驚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具疏夢發聞於官收行兇二人即皆欵伏遂殺之

石壁見人形

蘇東坡物類志邕管記邕州瀧水中流急若瀉油舟人至此慎其諠譁兩石壁上應鑾嬰君男女老幼死者不殯葬間壁有自然畫其形皆象其生時所作執物荷擔機織等狀顯然石上如洪朱筆畫成其相狀也

殿柱道人形

混元實錄蜀州新津縣典尼寺設齋有一道流後至就坐僧衆不爲設齋道流徐入殿中久而不出齋罷衆僧入殿尋求無復蹤跡忽見形殿柱中以刀削之益加精好眉鬚鬢髮細如圖畫雲冠霞衣冠上有物如鸞鳳覆下有蓮花花後有荷葉葉上有龜左肘後有雲片蓮焰光中有龍首右肩之前有虎形回顧於左周身光焰雲葉天花上有大花如蓋覆蔭其身

死後全形

唐柳常侍言旨顏魯公嘗於主人處求得名藥服之及懸車之年氣力壯健如三四十人奉使李希烈至蔡州責希烈反逆無狀臧遣宦豎縊之蔡帥陳仙奇舉魯公喪歸京師猶子頵峴啓棺瞋目如生兩手拳握十指稍掌爪出手背肌體完全悉無敗壞時隱士唐若山聞之曰道流中以形全爲上氣全次之顏公能全其形此後三二十年緘藏於鐵石中必能擘裂飛騰而去被羽衣來於山門間所謂地僊也

聖人靜形

老君實錄老君食氣固精受明玄經步道要妙出幽入冥上固雲門下固靈根知者甚易行之實難形動得散氣曰道類精消魂損日動魂亂是以聖人靜形固氣畜精收視則道德虛凝魂魄固守常以半夜之後偃卧握固鼻納清氣口徐吐之復守三一入室九思神定氣安僊道近矣

天魔遁形

唐獨孤及毘陵集佛頂陁羅尼幢讚讚持大力啓迪迷津天魔遁形地獄開門

魔王敬形

度人經有聞靈音魔王敬形勅制地祇侍衛送迎

隱形

抱朴子金丹卷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

匿聲隱形

吳越春秋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復之謀今

（咸歷聲隱形不聞其語厥所安在）遁甲隱形（太平廣記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玉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計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遁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變化隱形（仙傳劉政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丸年一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變化隱形一日之中行數千里忽老忽少太平廣記介象能隱形變化為草木鳥獸洋仙）置符隱形（太平廣記張卓遇大仙與一黑符云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洋仙）異術隱形

太平廣記唐羅思遠多祕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為之則隱沒人不能知若自試或餘衣帶或露幞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酉陽雜俎玄宗學隱形於羅公遠或衣帶或巾脚不能隱上詰之公遠極言曰陛下未能脫屣天下而以道為戲若盡臣術必懷璽人家將困於魚服也玄宗怒慢罵之公遠遂走入殿柱中極疏上失上愈怒令易柱破之復大言於玉碣中乃易碣觀之碣明瑩見公遠形在其中長寸餘因碎為十數段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為我謝陛下

左慈隱形（仙傳曹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左慈乃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欲收慈斬之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麒麟閣圖形（通鑑綱目漢宣帝甘露三年畫功臣於麒麟閣上以戎狄賓服）

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於世）雲臺圖形（通鑑綱目漢明帝永平三年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脩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凌煙閣圖形（通鑑綱目唐太宗貞觀十七年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坐右圖形（新唐書薛嵩傳初嵩好蹴踘隱士劉鋼勸止曰為樂甚衆何必乘危邀晷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刊石圖形（舊唐書林邑傳頭黎死子范真龍代立太宗崩詔於陵所刊石圖頭黎之形列於玄闕之前）命工圖形（宋江少虞類苑狄青初為延州指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凡八中前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令圖其形以進）感德圖形（有官通鑑倉慈）

遷燉煌太守西域諸國欲來貢獻諸豪族多逆斷絕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欲從郡還者官為平取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圖畫其形思其遺像）追思圖形（魏書劉道斌傳道斌為弘農太守修立學館建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之後民追思之乃復畫道斌形於孔子像之西而拜謁焉）憚勇圖形（兩漢蒙求公孫瓚字伯珪詔拜瓚降虜校尉復兼領屬國長史虜識瓚聲憚其勇不敢抗犯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遠遁塞外）挑女圖形（晉書顧愷之傳愷之嘗悅一鄰女挑之弗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去針而愈）勵官

圖形（南史張緬傳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武帝乃遣圖形於其臺省以勵當官）脚畫神形

太平廣記秦始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為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與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我形當與帝會始皇乃從石橋入三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前脚猶立後脚隨崩僅得登岸畫者溺死

墨暈人形（太平廣記後周宣帝即位宮掖禁忌相違以見有女子欠伸泪出因被暴劾謂有所思使拷訊之初擊其）

頭帶使頭痛遂大怒曰此冤家耳及所殺女子之處有墨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刷之旋復如故有司掘舊土以新土填之一宿如本未幾帝崩井（兒字下）妙寫人形（晉書顧愷之傳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愷之云手揮五絃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

妙絕於時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神明殊勝又為謝鯤象在石巖裏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仲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乃從之）如偶人形（東漢書馬援傳援嘗詣公孫述

賓容皆樂留接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檀弓曰爲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人也俑音勇）

樹變人形（晉書劉曜記佚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著裙之形唯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石像人形（太平廣記豫章戴氏久疾不差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便安漸差遂爲立祠山下）

老楓人形（溫革瑣碎錄楓子鬼有楓木之老者爲人形亦曰靈楓）

龍化人形（佛祖統紀曰南山道宣律師行般若三昧於清宮精舍九十日龍化人形）

豕犬變人形（太平廣記禹鑿龍關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岩深數十里幽闇不可復行禹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犬青色行吠於前禹行計十餘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向來豕犬變爲人形皆著青玄之衣）

蟲類人形（太平廣記漢光武建武六年山陽有小蟲皆類人形甚衆明日皆懸於樹枝死）

蛇頭人形（方仁聲泊宅編故老云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殺埋庭中澆以米泔令生菌因取以合藥後造宅築基掘得一蛇頭如人形捷不久而終）

刻木爲人形（南史齊高帝紀帝爲宋鎮軍將軍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帝形畫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莫能中宋史列傳胡寅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寔盡刻爲人形）

桐爲人形（太平廣記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從門而入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某命未合盡爲妖婢所厭以利盜竊某宅在河陰長官倘爲察選吏往捕必不漏網宅堂前從東第七瓦壠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其上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强卒捕得奴婢於堂檐下搜之果得人形長尺餘釘遶其身擊之啞然有聲盡獲奴婢皆棰殺之）

大象無形（老子同異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折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遯然無形又無形者物之太始也許魯齋心法思慮未萌鬼神莫測象所能知有形而不知無形）

大

虛無形（宋真集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耳）

至微無形（通玄經文子主微無形天地之始（詳然子））

至精無形（莊子秋水篇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小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音郛）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有也夫精粗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知北遊篇　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冥冥　武經七書孫子微乎微至於無形）

心本無形（佛祖統紀若訥法師宋孝宗詔令講圓覺至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有相師曰心本無形因塵有相塵滅心滅真心湛然上手書其語以賜大集經一切衆生心所緣處無有邊際騎達無形其性本淨於諸有中無能鄣得）

有情無形（通玄經有情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詳物字））

有迹無形（宋薛季宣浪語集鳳賦　有物營營有迹無形不喙而呀不趾而行得致而聲換地雷鳴一息不停千里其程時畏而寒時熱而清萬物以生庶品以零）

身入無形（蕭了真集心中無心念中無念身入無形與道爲一）

達觀無形（二俊集晉陸雲登臺賦　佽匪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本達觀於無形兮今何求而有實）

見於無形（西漢書司馬相如傳檄蜀文智者見危於無形　漢武帝長楊獵疏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未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也　揚雄傳雄諫許單于朝書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未然東漢書馮衍傳衍說師丹曰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哲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唐杜工部集南郊賦天子春然視於無形潛然若有所聽）

慮於無形（東漢書第五倫上書宗族臣願陛下察其未萌慮於無形）

形無其形（清靜經外觀其形形無其形）

制勝於無形（史記太史公自序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

是非無所形（淮南鴻烈解俶真訓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

四時無形（唐書律曆志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

水流無形（通玄經水流無形發泄乎太清）

（拝川子）風無正形（宋薛季宣浪語集風陣賛風無正形附之於天變而爲蛇其意漸玄風能鼓動萬物驚爲蛇能）
（圍繞三軍俱爲）棊無定形（李方叔文集奇正論　奇正猶弈之智也智無一定棊無定形）兵體
無形（薛季宣浪語集奇兵賛古之奇兵兵在陣内今人奇兵兵在陣外兵體無形形露必潰審而爲之百戰不昧）懸鏡
觀形（太平廣記宋子賢善術懸鏡於壁來謁轉其鏡使觀來生像或作蛇獸形子賢輙告之罪業當更禮念更轉移人形示之遠近）
（惑信宋齊丘化書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明
鑑照形（通鑑唐太宗好悦至言嘗謂群臣曰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玄宗千秋節群臣獻寶鏡張）
（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鏡錄上之群書足用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唐）
（魏元忠令將用兵封事察群材如用明鑑之形美惡是美惡無逃於明鏡晉唐元稹表劉子人目短於自見故借鏡以觀形又曰面之所以形明鏡）

（之力也通鑑本紀唐太宗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木皮
蔽形（新唐書南詔傳尋傳蠻其西有裸蠻亦曰野蠻漫散山中無田農以木皮蔽形）持刀蔽形（江淮）
（異人錄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白處士恬然居此必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
（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既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取家中一刀以往處）
（士持刀通以手折挾之復與之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無恙如教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店見其兄前）
（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兄乃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以劍
代形（太平御覽眞人去世多以劍代形五百年後劍亦能靈化仙傳）託劍化形（太平廣記王君褒與）
（魏華存成藥兩劑服之七日太一遣飆車來夫人乃託劍化形而去拝仙赤城續志華存任城人字賢安晉司徒文康公舒之女幼而好道志慕神）

（僊年八十三託劍化形而去）金馬託形（太平御覽李尤書刀銘巧冶鍊鋼金馬託形黄文錯鏤兼勒工名）帳
内龍形（太平廣記後唐太祖所居帳内或有龍形人皆異之）身似鶴形（五燈會元李翺問藥）
（山如何是道山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山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
（事雲在青天水在瓶）鶴步龜形（仙傳金門羽客譚紫霄一云子霄其先北海人生於金陵骨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
（鶴步圓目方喙日角有吉字人闊有井文衆以其殊相異之）人體變龜形（太平廣記唐咸通中岳州有村）
（人涸湖池取魚獲龜倍多悉刳其肉截龜板至江陵鬻之專得金帛後通身患瘡當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龜形逾年肉腐墜而死）
石類龜形（臨安志杭州府餘杭縣放龜亭其地居山帶湖巨石叢起有石類龜形因名亭曰放龜）鳥面
鵠形（南史侯景傳江南大飢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菱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其絶粒久者鳥面）

（鵠形）屑炭作獸形（晉書羊琇傳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温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鷙鳥匿形（宋蘇老泉集審敵策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唧咀之形（薛季宣浪語集蛆賦）
（唧咀之形蠢蠢其實無鼻之嚮無目之明）一犬吠形（歐陽公集論狄青劄子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
（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遇仙變形（燈下閑談楊内侍罷官歸綿竹縱步市中遇一）
（叟衣大帛衆揖楊曰覩子之貌憂色可掬楊具對之叟曰小事耳此如有舍可稅一七日然可他適錦露類狀無異乃拜而詢之曰令使可假舍爲）
（擗掠丈餘具紙三數百張凡孔隙悉令塞之不令通風内置榻取便不獨令來變其形兼俾他年獲其子息楊乃拜伸弟子禮遂書二十八字後云）
（五色雲英主海月能飲南方赤龍血主冷宮中住雌雄藥金臺上凝霜雪別有隱微不形于文默以口授取藥三粒付之曰入室服一粒經三日服）
（一粒七日服一粒渴即啜參苓湯力盡即思食楊依其言日滿將出見叟書門上云功滿他年青城相見楊乃自得路歸綿竹到家滿頷生髭妻僕不）

識役眾有數千。**趙廓變形**（太平廣記武昌趙廓齊人也學道於吳永石公三年廓求歸及齊行極方止息同息吏以爲犯法者將收之廓走百餘步變爲鹿東吏逐後之見鹿車走入曲巷中復變爲赤蓬吏既及蓬乃聚糞變爲鼠吏悟曰此人能變遂取鼠縛之則廓形復爲蓬以付獄法應棄市永石公聞歎曰吾之咎也乃往見齊王曰吾聞大國有因能變形者王召廓勒兵圍之廓化爲老鼠公從坐翻然爲老鴟攫鼠而去遂飛入雲中。）**真君變形**（三境圖論古修仙鄧真君者道滿出山路逢不孝子敺其母一念不平乎擎口咬逆子至死眞君即變爲頭鷹背令居雷部嗟乎得道之人眞不孝者尚變惡形况未修道及爲己私嗔恨忿乎）**五岳眞形**（太平廣記上元夫人語漢武帝曰阿母令以瓔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岳眞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玄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仙不見此文矣。）**坐天王形**（內翰談苑惡戒篇善相者田辨請王延範曰君是坐天王形頻伽眼仙人鼻雌龍耳虎望有大威德猛烈富貴之人從生謀不執業市。）**影象形**（史樂書天之與人有以相通如影之象形）

影隨形（荀子彊國篇天下之和上猶影之隨形也陸宣公奏議請數對群臣論事狀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菩薩處胎經云爲福生天堂。爲罪入地獄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小大異形**（西漢書鼂錯傳錯上言兵事曰臣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骨立異形**（東漢書韋彪傳彪孝行純至父母卒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異形醫療數年乃起）**變化易形**（漢武內傳元封元年七月七日武帝脩除宮掖之內設坐殿上以侯王母王母至殿上東向坐帝南面向王母王母曰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愛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血血化精精化液液化骨行之不倦神精充溢爲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脉四年易宍（音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變化易形變化則道成道成則位爲僊人。）**變受異形**（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猛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鶚鸞易形**（尚意譬喻論眾是非難辨章遂使烏鷺易色碔玉易位鹿馬易名鶚鸞易形甚矣忠邪之果難辨）**男女易形**（抱朴子論仙愈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許仙）**變易物形**（東漢書解奴辜傳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因物賦形**（敬齋汎說水因物而賦形者也故兵於道古之言兵者與知之然而因物賦形用兵云乎哉堯舜之讓湯武之伐周公之禮樂孔子之五經無外乎是者也元曾名禮養吾文集先生閒居終日更請交謂未嘗經意停筆譬之化工隨物賦形各極痛快未有不靡然服也。）**天與之形**（莊子德充符道與之貌天與之形。）**天有還形**（國語范蠡進諫於越王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爲之庸（注庸用也因天時以爲功用）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役也許越語））**天地和形**（采真集廣會節要才柔不卷形剛不折洪纖動植柔弱以生者此天地之和形也。）

月露之形（隋書李諤傳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戰審地形**（武經七書孫子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注）曹操曰此六者地之形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淮南鴻烈解兵畧訓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鼎足之形**（續後漢書曹操遣破昭烈昭烈遣亮說權曰此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逼兵勢爾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止水監形**（群書足用夫監形之美惡莫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亡國（魏徵刑書諷））**視水見形**（史記殷紀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記治。）**鏡水接形**（淮南鴻烈解原道訓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員曲直弗能逃也劉子人不照於昧金而照於瑩鏡者以瑩能明也不鑑於流波而鑑於靜水者以靜能清也鏡水以明清之性故能形物之形由此觀之神照則垢滅形靜則神清垢滅則內慾永盡神清則外累不入）**水一**

萬物形（米眞集。經世云。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不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

刻彫衆形（莊子天道篇。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

望遠不察形（穀梁傳。桓公十四年夏五月。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

紡績不益形（西漢書。伍被傳。被曰。往者秦爲無道。殘賊天下。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

才全德不形（莊子德充符篇。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宋汪藻浮溪集賓來驛非隱學傳而如晏。明古今治亂之原。才全而不形。傳天地沖和之氣。）

聞名不覩形（袁王事紀。齊子與適晉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覩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淵海之爲大。）

精神離形（西漢書。楊王孫傳。王孫報友人祁侯書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詳本傳））

審象求形（書說命。爲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岩之野。惟肖。唐王右丞集。爲畫人謝賜表。傳神寫照。雖非巧心。審象求形。或皆暗識。）

解指陷形（太平廣記。彭祖曰。吾先師初著九都節解指陷形。隱首無爲。開明四極。九室諸經萬三千首。爲以示始涉門庭者耳。）

流石成形（唐柳宗元集。柳州山水可遊者記。仙奕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屛。有室。有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

金玉露形（度人經。地藏發泄。金玉露形。）

行道紀形（度人經。老君謂尹喜曰。子欲修身養性。行道紀形。結氣成神。終始無窮矣。莫先乎靜。故天靜以爲定。神靜以爲變。人靜以爲生。將靜之時。反聽內觀。

心不妄念。口不妄言。形不妄動。無色之色爲之見。無聲之聲爲之聞。無味之味爲之甘。不言之言爲之教。神景爲之降。福德爲之臻。和氣爲之應。然後精鍊已身。䰟魄和平。乃可入室。千日之後。形神俱妙。）

度木隨形（宋歐陽公集。大匠誨人以規矩賦。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

瑞見祥形（唐歐陽詹集。曲江池記。至若嬉遊以節。宴賞有經。則纖埃不動。微波以寧。漢漢浮浮。瑞見祥形。）

豫圖未形（西漢書。息夫躬傳。公孫祿曰。臣爲國家計。數先謀將然。豫圖未形。（詳叶音）曰。圖謀之。未有形兆而謀之。爲萬世慮。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

無隱不形（荀子勸學篇。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

不形之形（莊子。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又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

毀瘠不形（禮記曲禮。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爲其廢喪事。疏。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爲人形之主。故謂骨爲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

喜怒不形（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注。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晉書。衛玠傳。玠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南史。蕭子顯傳。子顯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懷。喜怒不形於色。遼史。能文傳。蕭文字國華。篤志力學。喜慍不形。）

句後不藏形（禪林僧寶傳。九峯韶禪師曰。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詳禪））

林甫滅形（有官龜鑑。夷堅志。載龍城錄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倡女震死於市。背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主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熙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年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爲倡。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顯。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陸操科斗形（馬明叟。實賓錄。後魏宋游道。剛直伏氣。黨伏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本傳））

甥似舅形（世說新語。桓豹奴是王丹陽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豹奴。桓嗣小字。中興書曰。嗣字恭祖。車騎將軍沖子也。少有清譽。仕至江州刺史。王氏譜曰。混字泰正

（中軍特軍將丹。仕至丹陽尹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是形。時似是神。極邈不說。）**旋杖下形**（世說新語。祖士少見衛君長云。此人有旋杖下形。）**勞神苦形**（唐書太宗紀。上曰。隋文帝不明而喜察。事皆自決。天下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又謂房玄齡曰。隋文帝謂群下不可信任。雖勞神苦形。未能盡合於理。朕意不然。）**苦心勞形**（史記孔子世家。客有聞孔氏之所治於子貢。乃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任知勞形**（莊子在宥篇。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者。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無勞汝形**（莊子。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以靜以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隨心得形（經鉏堂雜誌。成實論諸書。生隨種種心。得種種形。）**觀神載形**（真誥。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詳象字。）**神寓於形**（采真集。神寓於形。形有殊而神則一。故一體動而四支應者。神本一故也。人能體神致一。則萬物應感如同一形。）**氣聚有形**（中和集。氣聚有形。一分為二。莊子至樂。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委和成形**（采真集。通天地一氣耳。類萬物一形耳。散精而受氣。均為橐籥之所鼓。委和而成形。均為大鈞之所播。）**大塊載形**（莊子大宗師篇。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異術分形**（抱朴子地真篇。守玄一。并思其身。分為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薊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坐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為真主人也。師言守一兼修明鏡。其鏡道則能分形為數十。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

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而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藏景化形**（類說。司馬季主入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太玄仙女。）**長短相形**（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須。）**得失累形**（莊子至樂篇。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灌養精形**（度人經。降真召靈。品延致妙氣。灌養精形。）**養志忘形**（莊子讓王篇。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流形**（禮記。風霆流形。易乾彖傳。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抱朴子任命篇。洪陶範物。大象流形。）**成形**（禮記樂記。

在地成形。注。山川草物之。形體貌也。）程氏遺書。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成物之時故也。莊子觀物篇。陽之類圓。成形則方。陰之類方。成形則圓。**踐形**（孟子。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龜山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性。則可以踐形矣。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如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又曰。色在形裏面。色猶言容貌也。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以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焉。莫不有所當然之則焉。是則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梏於氣稟之偏。狃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雜

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其形也　又曰踐形者本有是物而又能脩其實以副之如踐言之踐也　人有形必有性如耳形也必盡其聰之性然後踐耳之形目形也必盡其明之性然後踐目之形　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之理故有形雖人而心實禽獸是不足以踐其形矣惟聖人能全其形之理故可以踐其形也伊川充人之形充字極分明　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着來路也

諸儒鳴道集踐形篇　施而主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人也而孔子則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主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行仁也是行仁之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主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己哉惟聖人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己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諭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是為古人之大體於身為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者一

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安知真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畧不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怵惕狀人厚方苞之華稚子憫方離之雛當其情動於中蓋有所自以至烏獲后稷虎乳鬪穀騶虞義獸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其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洞覩妙體知其動靜語嘿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為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絜其偏既絜則彼己自徇而相須捨此既混為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産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徇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夫得之報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己於物而體物於己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己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己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毀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為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己於物者

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為大私物於己者徇己而已此其所以轉徙聖人之所為聖人唯公己於物而已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敬齋汎說主人能齋心服形惟聖人為能踐形服形者謂能厭其形者也耳欲極天下幼眇之聲吾厭服其耳使不欲聽目欲極天下靡曼之色吾能厭服其目使不欲視非不近於道也而終不免於用力若夫踐形則異於是矣踐形者謂能踐履其天之所與者也耳有聽於無聲之聽吾能踐履其耳之形而無遺聽目有視於無色之明吾能踐履其目之形而無遺明是與天為徒而與道為一者也優游逍遙自中理解無往而不安亦無往而不樂劉夫通言存性篇或問形色天性何如矣曰天命以人而不物之即天性也惟聖人為能踐形爾不能踐形者其形人其行禽滔滔天下皆是也米真集釋氏直曰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經學明訓至誠盡性充其形色是曰踐形元劉文貞公集安分踐形詩　天性即天分分安能踐形踐形無過惡成性通神靈集義充浩氣樹德揚芳馨香火南窻下洗心讀聖經

守形

仙傳蘇林受仙人涓子遺書曰但有三一長生不滅況復守之乎吾餌木精三百年服氣五百年精思六百年守三一三百年守洞房六百年守玄丹五百年守形思真總二千八百年今被召上補天位于勤爲之林謹奉法

術行後為中嶽真人

斂形

禮記檀弓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東漢書周磐傳斂形懸封（斂形謂人僂其身）

養形

莊子外篇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淮南鴻烈解俶真訓太上養神其次養形韓淲澗泉日記躬理家務省一積百庶足養形心思經旨聞一積百庶足養德形安德隆它何有哉會真記飲食有節可以養形

大形

荀子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支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

知形

管子人之衆寡士之精麤器之功苦盡知之此乃知形者也

解形

太平廣記王子年拾遺言漢武時因墀國侍南方有解形之民能先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澤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風飄於海外

忘形

鄭氏譚綺忘形謂明友相愛忘其形骸也莊子德充符篇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唐韓孟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宋秦少游心説目無外視耳無外聽遺物忘形在我而已唐杜工部集贈鄭虔詩忘形倒爾汝痛飲眞吾師

形氣

（采眞集）氣聚爲象散則爲形通運爲數布則爲質形麗於實質近乎虛也　物莫不有氣作其氣者其用在無物莫不有形成其形者其用在有雷動而風散所以作其氣者也非其用在無耶雨潤而日烜所以成其形者也非其用在有耶　乾資通而生氣坤資氣以營形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　以形傳生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　氣交而形生實本出於虛形見而氣藏虛復寓於實邵子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在則魄存形化則魄散程氏遺書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許魯齋語錄有形使有氣地爲形天爲氣江海山石草木之類日星風雷天地之類人形屬地氣屬天萬物各一天地胡五峯知言非性無物非氣無形

形數

（采眞）集人因八卦而受其形因五行以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其情有愛欲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

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然而天下之愚夫莫知爲以物累其形以形累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逐至違時悖理不能與數相爲盈虛相爲來去輕取禍患者不可勝計也

形器

（采眞集）形隱則器泯形顯則器彰象藏其體道冥其跡一形不覩孰爲器象闡其端道行其紀萬形畢露器與之俱象者肇形者也器者肇於形者也道者使形者也器者使於形者也四書章圖論形而上下道器之分　勉齋黃氏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口鼻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也語大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此人之所以與天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夷狄禽獸不遠矣

形陋

三國志鍾會傳博物記曰初王粲與族兄凱俱避地荆州劉表欲以女妻粲而嫌其形陋而用率以凱有風貌乃以妻凱凱生業即表之外孫也太平廣記唐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瑋身長露齒彥瑋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傍人怪問彥瑋曰既已短肉人復精遶豈不大有功德實即應聲答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實云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實云身長如許口齒齋崖豈不是長齋衆皆大笑（出啟顔錄）浩然齋雅談王伯厚文筆爲近世冠爲右轄兼兩制而貌形侏儒劉貢父嘗論之云識局於形志奪於藝衛人徐童亦苦形拘其爲太學博士也輪對甫登陛紹陵遙望見之即起入屏後笑不止久之始出坐受其奏後亦論去首言其形容詭異云近蜀人黄之純傴僂言者亦云未有枉己能直人者傳以爲笑放翁筆記有奉勅陋朝士之詩雖然以貌取人可乎

形體

（淮南鴻烈解精神訓）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内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

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肢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七

十九庚

形

墬形訓篇名淮南鴻烈解（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之故形以題篇）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六合說在原道四極四方之極無夏有外故謂之內也）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為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盛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水間）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隱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中土（中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起東北故曰中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

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謂東岳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弘農華陰山也是為西岳岐山今扶風漢陽北周家所起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吳起曰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口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荊阮方城殽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大汾在晉澠阨今弘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弘農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大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軍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間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弊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國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廣阿澤是也）燕之昭余（昭余今大原鄔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曰融風也）東風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

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凱風也）西南曰涼風（坤氣所以生也）西風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為經卯酉為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郵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大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短南北長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之名山大山也）掘崑崙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崑崙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是指地懷北蓋縱首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崑崙虛上也五尋長三丈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

其東（玕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也）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皆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面有十門也）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日中也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旋機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崑崙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崑崙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河出積石入渤出皆）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外也）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為漢陽或作養也）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丘或上倍之（倍今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

之居。（太帝。天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暘谷之南。曊。猶照也。過陽州東方也。曊讀無枝積之積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景。故曰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木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九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殥。猶遠也。殥讀如胤嗣之胤。）自北東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數名也。）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少海。澤名也。）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猶常也。人謂伯為元之元也。）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丹近丹穴國。其色丹。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為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丘。曰荒土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鄉日之南。當為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為金丘。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也。）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一目人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為名。積冰。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滅天下諸城東南月門。皆陽門。其是積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熟。將可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冰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

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天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弘農華陰山南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良見之珠。玉邑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是也。）西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鴈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為弓弩。）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作丘之斥。文皮。豹虎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納豹虎之皮。以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岳。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岳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形。東南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為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為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是也。）高者為生。下者為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為牡。谿谷。污下。陰也。故為牝。）水員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員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澄。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精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于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為衍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遲水也。）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水。（南方温。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水有不凍釋之。）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也。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斷割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臥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臥處夢恰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禍祟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為目。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元夢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故曰寢居直夢。）慈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像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指漢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指於南。故曰代飛之代。更也。）蛤蟹珠龜與

月盛衰（此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壤清緻緻之貌也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鷗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丘蚓之等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羆（熊羆之屬是也羆反頌物負狀也羆讀如于中附之儀定當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鵰鶚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謂細要之屬是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主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豕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猨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萬物之主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爲龜之屬也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齟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象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脂而無後（脂牛羊麋之屬也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主牝至陽主牡犬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謂磨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木猶外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猶旄犛之類至氐言僂之）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短頸（翕讀脅竹之脅）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惷愚禽獸而壽（惷讀人謂惷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其地宜

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水故禾春生而秋死（禾者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菽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宮在中央故爲主也）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六合之內故曰五行相生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慎民（脩長也股腳也天民肅愼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者以西方之國自復有之邪一曰肅慎也漠長之）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鬚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腳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鼻也三身民一頭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胸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腳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胸民胸前穿孔達背反舌民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也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東南嵎上故人大也君子國人訥在上皁也）黑齒民玄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也山海經曰）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也）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之國也）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雒棠武人在西北陬（皆山名人之所有名也）䗕魚在其南（䗕魚如鯉魚）

（也有神聖者乘以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讀如蚌也）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樝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也）和丘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丘實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衣褶或作攝以兩手攝其耳）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也山海經棄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大也一曰澤）昆吾丘在南方（昆吾是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榑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也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瀕涯也言在西王母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也）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

（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所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侖（龍門在河洲湍湍陽界也）玄耀不周（玄耀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國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萬高下之別名冀也都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北極之陰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訓其山泥其澤雕家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南方人死復更生或化為魚在都廣建木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理志曰於禹貢雷澤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出絕循過也開母山名也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荊山（河源出昆侖伏流地中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荊山所出北條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荊渠原雎州浸也）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桐柏山在上黨）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楬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云瞻彼洛矣惟水泱泱是也）汶出弗其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葬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南有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出東會于豐又入河雝州川也上魏山名也處則未聞）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上雒之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衽出濆熊淄出目飴（目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領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陽魯陽縣汝水所出北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也）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也）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

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魯平山名也呼沱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沱河是也）泥塗淵出樠山（樠讀人姓樠氏之樠）維濕北流出於燕（濕於北燕北塞外也）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為條風也）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通視天神也明庶風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為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為景風也）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為涼風也）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兌為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為不周風）窮奇廣莫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為廣莫風也）窔主海人（窔人之先也）海人生若菌（菌[illegible]之名）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容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鱗蟲之先蛟龍百鱗中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潭介蟲之先潭[illegible]之潭）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庶於龜煖濕生容（煖一說曰風煖濕之氣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

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各相似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閼（日馮木之主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中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　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容之狀）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華）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也）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惟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清澒清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也）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為青雲陰陽相薄為雲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清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乎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七百

歲而一化也）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為赤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金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者也）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為白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北土之氣御于玄天玄天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玄砥六百歲生玄鴻玄鴻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也）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為玄雲陰陽相薄為雷激揚為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道流之水有入于海也）

詩文

楚辭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而頭不知吉凶何為兮覺生而思巫咸上天兮識者其誰**元吳萊淵穎集形釋**　客有問曰主故倦游也頗有聞於今之世乎恭惟既平滄海不波仁漸八荒德被遐邇東陬渺蟠木西紀浙流沙麒麟鳳凰狳桄翕祀徵瑞乎山谷神芝朱草句萌甲拆納祥于水涯上又招賢良選廉茂訪遺逸舉孝弟闢承明廣內之廷設金馬石渠之署高者登公卿大夫次猶補文學掌故遠方鄙人瞻望歌詠以需進用之日者久矣又豈有卑污連蹇局縮齷齪不少遇乎主嘗竊志於是少始知學長又益加義理析秋毫辭章挾春華亦既絕江河略青徐東挎齊魯之郊北躧燕趙之都英豪閒出俊達交昵指南文苑擩嚌道腴蓋將追蹤乎三五而方駕乎羲遂然且名不躋仕版身不離樵蘇口不攻辨智足不利走趨識不能與世也豈術伎傾輕便儇汰者比數乃若此之拘也是何昔者元造肖形之過乎予則應曰唯唯否否若客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乾清坤濁交錯紛絪吹陰噓陽坱圠無垠洪纖高庳肥瘠異倫抽擻擘鍵軨化陶鈞則且或入於尭禹之聖與夫朱駱之不仁蟉蟜氣運雜遝形質鳧短鶴長烏黔鵠白卒不可變已尚能復逃其真乎然則大有所不及小有所不取材有所不任力有所不負腱曉眼睢顛倒鹵莽明足以察雖末或者泰山之不睹魁壘卓犖精悍壯武勇足以敵千鈞或者蟬翼之不舉王良扶輿造父執轡必將驂蜚黃馭騕褭犇騰追逐過都歷國然後知湏僮旄騎曾不得以供觴茉易牙調羹屠蒯侍酒必將截肥胾湛清醪淋滲醨

醆式歌且舞然後知兀盍爽味曾不得以俎鼎俎酇侯定律稷嗣制禮必將考圖籍列茅蕝奇瑋猗違乞詼抗論然後知窮鄉曲學曾不得以施廊廟予猶以是病也孟獨不觀夫世之務進而不已者乎峨高弁曳長緌從容而進擬堯行而舜步撡古文摘奇字穿鑿以附儷剽情而孔思屈原宋玉王楊司馬文雛輪囷綺績黼治言文辭者則或蜀而或楚詩書禮樂雖能矣緤公平正大浮淫參謝言道術者則或齊而或魯喑嗚則雷震指顧則雲聚立談則谷風發條遽怒則秋雨流潦頎然而長龐然而厚博然其肩背吻然其顙輔出材於山野升俊乎天府窮足僩黎民達足事聖主猶欲發乎汪罔之封守骹乎昭如之海濱軺車尚有所不能載三馬尚有所不能勝若是乎魁梧倜儻苞容厚鎗有異於恒人者乃足為國家之用稱天下之珍則予之不足也知已甚矣今夫予志氣不剛筋力不強容貌不適於世俗衣冠不合於康莊空洞紛塞而無統繆悠迂誕而不得當處閒閒則心勦形瘵望山林獸駭鳥斷忼慨而長嘯跰躚以自鑒且謂天元造肖形之過也則客將問宋人之苗而揠之使長乎不然世固有是者矣昧肩而千伎攘臂而百變筝椑則凌冰霜青車則犯雪霰蓋已前鼓金張之盛譽後舉許史之榮援王貢彈冠而肯慶蕭朱結綬以互薦是固先聲之

所及無論乎幺麼眇小血肉之軀而上不許之見也客乃適然笑暢然謝曰古之人不云乎形之尾也類有德聲之宗也類有能然卒以是致歎而不復振乎不敢復相天下士矣是故鯨鯢蕩而失水雖螻蟻之細微或為之制麋鹿介而離山雖文豹之拳捷或肆其嗤晏嬰短而臨當安趙武吶而故緯理沈尹瘠而屈折白公孟嘗眇而招俠多士斯豈非其人乎姑欲激生而使進於此也主令上希道德中劝儒豈巧匠之手無曲木而惟其器之用聖人之門無棄人而惟其材之得不究其學之是非乃使汝形之為蠢是且輕詩人之忠辱捲說士之喋吟捨託萌結梗於戰鬬之澤而不收榛楛械樸於成剛之林也不亦左乎

無形篇

王充論衡人禀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治者用銅為柈杅矣形器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增減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治者用銅為柈杅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簋人禀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治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使如大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地變化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地之化乎夫蟲地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地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一有先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來反）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強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年身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

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祑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燥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所御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

爲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晉陶淵明詩影荅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絶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宋胡山居士集和陶詩　行止每依人人皆笑我拙獨以相從久未能使棄絶縱君得顯榮亦恥事謏悅人情苦好乖會少常多別而我獨與君初不易生滅相親如一體亦不畏寒熱但我常自暇而君力常竭君以此比方孰優還孰劣蘇東坡集和陶詩　丹青寫君容常恐畫工拙我依月燈出相肖兩奇絶妍媸本自君我豈相媚悅君如火上煙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雖云附陰晴了不受寒熱無心但因物萬變豈有竭醉醒皆夢爾未用議優劣（廬山語錄云因讀來破和淵明影荅形去君如煙上人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代作者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須不滅）童中州集和陶詩　天地莫清濁陰陽行四時惟人生其中善惡與所之君看朝陽木曲直蔭在茲豈不希前哲聖賢以爲期生前乏憎名身後熟見思常恐隨物化念之淒漣洏萬物有終始妄順勿復疑且復對君飲盡醉不須辭元郝經陵川集和陶詩　萬象主道區受形各有時運會遂往來殺揚成壞之妙合我初凝爾亦即在茲隱見陰陽中幻化無了期窮穌一死生寂然匪爲思我勞爲有此爾若勿淒洏請看聲與響相隨復何疑大都本無有相贈獨貴辭宋姬知常雲山集形苦　本讀此髑髏常爲衣食因往來呈傀儡出沒販何樓醞釀生前若擠排分外憂封頭成底事封起一荒丘　形幻　有身紋大患忘我復何憂形骸最親切畢竟成土丘況茲身外物無物非何樓大塊勞以生死死不自由萬事素已定誰能分外求疑團自粉碎休休復休休莫爲空幻具還作頁圈因廓然自心安宜與化同遊於生無一爲姑置不復留穎脫出塵坌表裏絶綱繆亘古性月在輝輝天齊秋　妄形　天倪收妄質化物舞強陽擾擾是非海區區名利場百年身頃刻千古夢悠揚向上忽透脫元神歸帝鄉　形微　兩角蝸牛千古事一星石火百年身誰能眼孔車輪大見微漫天滾滾塵　幻形　幻形認有即拘墟跳出牢籠步坦途造物許饒光一着也勝猶執化人袪　形昧　元初樸入此形因死死勞生不暫休骰弄骨骸呈伎倆簸揚塵土販何樓是非叢裏爭開口人我山前競出頭只待鼻綿吹不動髑髏穿帖臥荒丘僧文珦集寓形　寓形宇宙間治身猶治木要在直而方毋使圓且曲直方圓違衆吾心以爲是圓曲雖適時吾心以爲恥人由圓曲富吾用直方貧吾心雖不移于以書諸紳元張伯雨詩形影　形影胡爲樂此留山川映發思綢繆歡長杯酒毋多酌世短何人第一流弟子咬經猶北面樵青分屋自西頭下方誤識金銀氣直倚空同一劍秋聲律大成寶字（長生主伏　天性天與　固有自然　可我有生）賦（句耳不息目不息已行皆中應言皆中倫行此九思必大于之從於則是五事惟貌五之見我聽則思聽則思恭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根於性命者無非天理之脈絡生於形氣者皆以人爲之轉移　傾斜兼形同此大直列于俊形生於無有　無體無臭皆丈上道正之道不勝不優建處舞由仍之域）

邪氣藏府病形

靈樞篇名（注時）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荅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濕中之也故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府中于陽則溜于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陰或中于陽上下左右無有恒常其故何也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于邪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項則下太陽中于頰則下少陽其中于膺背兩脇亦中其經黃帝曰其中于陰奈何岐伯荅曰中于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于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荅曰身之中于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于陰經則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脇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水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荅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于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爲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其氣之津液皆燻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

虛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存若亡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為之柰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為工知二則為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脈絃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黃帝問於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柰何岐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柰何岐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為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為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為下工下工十全六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為瘈瘲微急為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為狂笑微緩為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為喉吤微大為心痺引背善淚出小甚為善噦微小為消癉滑甚為善渴微滑為心疝引臍小腹鳴濇甚為瘖微濇為血溢維厥耳鳴顛疾　肺脈甚急為癲疾微急為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胷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為多汗微緩為痿瘻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為脛腫微大為肺痺引胷背起惡日光小甚為泄微小為消癉滑甚為息賁上氣微滑為上下出血濇甚為嘔血微濇為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痠矣　肝脈急甚者為惡言微急為肥氣在脇下若覆杯緩甚為善嘔微緩為水瘕痺也大甚為內癰善嘔衄微大為肝痺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為多飲微小為消癉滑甚為㿗疝微滑為遺溺濇甚為溢飲微濇為瘈攣筋痺　脾脈急甚為瘈瘲微急為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為痿厥微緩為風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無病大甚為擊仆微大為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為寒熱微小為消癉滑甚為㿗癃微滑為蟲毒蛕蝎腹熱濇甚為腸㿗微濇為內㿗多下膿血　腎脈急甚為骨癲疾微急為沉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為折脊微緩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為陰痿微大為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腄腄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為洞泄微小為消癉滑甚為癃㿗微滑為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為大癰微濇為不月沉痔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柰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針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針而淺內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針疾按其痏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針而調其甘藥也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為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于內屬於府者也黃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黃帝曰治內府柰何岐伯曰取之於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於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於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黃帝曰取之柰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竪膝予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

揄申而從之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魚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竪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胃病者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膈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　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　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流即為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于脈取委陽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委中央　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吤吤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針染（一作遊）于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寫反則病益篤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真相搏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針不審以順為逆也　中于膚背（一作肩背）亦中其經（一本作下其經）胕（户當切）淖澤（上代孝切下昔則中乙姓上音鬧下音液謹詳淖潤也澤）

以之入而不容（太作谷）瘛瘲（上治下從）吤（音戒）噦（一劣切）息賁（下音奔）疲（音皮）瘕（音賈）㿗（徒回切）仆（音付）蛕蝎（上胡恢切腹中長蟲下胡葛切蠹）之腫（竹勇切）痏（榮美切）揄（舂朱切）峯（音泉陰）也維厥（詳此經似有脫誤疑維厥有作欬）

寶命全形論

素問篇名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君王衆庶盡欲全形（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新校正云按太素慮作患）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柰何（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狀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新校正云按別本不度作不忍）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為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所同則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藏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外泄不止也凡鹹之為氣天陰則潤在上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絃絕者其音嘶敗（陰囊津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嗄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所嫁反）木敷者其葉發（敷布也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散於肝肝又合木也）病深者其聲噦（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府謂胸也以肺處胸中故也壞謂損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胸以納赤餅由此則胸可啓之而取病矣三者謂脈絃絕肺葉發聲濁識也）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病內潰於脈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　新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之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微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泄於外見津而知鹽

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舉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嘶識病深之候人有聲濁同三譬者是謂府壞之候中府壞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等註義方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貫穿王氏解鹽鹹器津義雖淵微至於註絃絕音嘶木敷葉發殊不與帝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柰何（殘謂殘害賊謂損劫言恐涉於不仁致慊於黎庶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恒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也）知萬物者謂之天子（知萬物之根本者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經常也言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脩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存謂心存達謂明達呿謂欠呿吟謂吟嘆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效明著速猶影響皆自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呿祛庶反謂露齒出氣）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長短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請說用鍼之意）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耳）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言鍼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蔑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真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鍼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注云黔首共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

（意。黔音鈐。）一曰治神。（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為主，故皆名神。欲為針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二曰知養身。（知養己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針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太素身作形。楊上善云：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濕，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凋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逆，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針布養形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註，專治神養身於用針之際，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為優。若必以此五者解為用針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為真，王氏亦不專用針為解也。）三曰知毒藥為真。（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真之道，其在茲乎。）四曰制砭石小大。（古者以砭石為針，故不舉九針，但言砭石爾。當制其大小者，隨病所宜而用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針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針，故名之針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小大之形，與病相當。黃帝造九針，以代鑱石。上古之治者，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石生於東方。）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少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寫萬全。）五法俱立，各有所先。（事宜則應者先用。）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隨應而動，言其效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真要，其在斯焉。）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先定五藏之脉，備循九候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衆脉不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衆脉謂七診之脉，衆凶謂五藏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已形之衰氣實，溫和病人之形氣，浪見於己也。故下文曰：）可玩往來，乃施於人。（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新校正云：按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者，誤也。）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瞚。（人之虛實，非其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如此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瞚作眴，全元起本及太素作駒。瞚音舜。）手動若務，鍼耀而勻。（手動用針，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針經曰：一其形，聽其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針耀而勻，謂針形光淨，上下勻平也。）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冥冥，言血氣變化之不可見也。故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所調適經脉之變易爾。雖且針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容，誰為其象也。新校正云：按八正神明論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烏，嘆其氣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針得失，如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脉盈虛而為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召遣爾。）伏如橫弩，起如發機。（血氣之未應針，則伏如橫弩之安靜；其應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氣既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留呼而可為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効而為約，不必守息數而為定法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無變法而失經氣也。）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言精心專一也。所針經脉雖深淺不同，然其補瀉皆如一，針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焉。新校正云：按針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針下熱，乃去針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

靈寶無量度人化屍受形

經　道經道言：昔於洞光天中空化飛歌，太玄育土，受元始度人化屍受形無量上品，元始天尊當說是經，周迴十過，以召十方，始當詣座，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化屍受形妙行真人、無鞅數衆，乘空而來，浩氣排還萊空，翁景紫與，黃蓋絳霄，環輪曲晨，垂陰卅精，靈光衆彩，騰耀蓊藹，勃洞

煥太空三日三夜諸天星根日華珠網月燿一時停輪和風郁煙彩雲布瑞天無浮翳四時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緬平一等無復高下土作琛碧交輝紋玉無有異色衆真侍座元始天尊玄坐空浮九氣梵光瓊臺之上說經一遍諸天大聖同時稱善是時一國男女屍穢殄絕受形受仙說經二遍雲華還虛金容爍日說經三遍花凝仙露翼蕊星珠說經四遍主神鍊骨屍化形完說經五遍大結開通神氣併會說經六遍名錄上清靈津灌體說經七遍靈儀擲大洞照洸九說經八遍天馬馳風易屍革故說經九遍三官命誥脫謝陰尸說經十遍神華定保生氣海澄是時一國是男是女莫不傾心皆受護度咸得長生道言是時元始天尊說經一遍東方無極無量品道寂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二遍南方無極無量品神力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三遍西方無極無量品攝精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四遍北方無極無量品玄運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五遍東北無極無量品屍魔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六遍東南無極無量品靈儀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八遍西北無極無量品撒用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九遍上方無極無量品化屍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說經十遍下方無極無量品受形大神無鞅之衆浮空而至十遍周境十方無極天真大神一時同至一國男女傾心歸仰明曉大道深契神源咸言得生皆有壽紀算歷千萬不死有期玄極威神施布大法使令一心關達根本知來生時復是何狀太空之中以何因緣急生知覺及以見聞五行寒暑無不備識生道將去氣散神離尸穢徒在元始神智蓋覆群生一感至靈化此尸朽受形更生上為真人必有妙蘊是當敷宣如是天人其衆無量扶携幼老若賢若愚若凡若聖皆願傾聞維彼天中尚繫愛欲所染輕微然於道妙未得虛明皆承聖化蓮繁雲集來者有如細雨密霧無鞅之衆進國一半土皆偏陷非可禁止於是元始普知衆念頂出祥光其光九色照徹十方無極國土三十二天三十二帝無不明燦於此光中普現億劫衆生迷妄癡習相為種展轉生滅不是道真無量業果無量報對無〻窮債一一時然如對心目元始俯觀大衆發言告曰玉清之道妙出萬天神氣回光尸滅形鍊形鍊為氣抱神含虛隱顯自由出沒無礙回觀世界細於一滴乃攝祥光所現境界摶為寶珠大如黍米在空玄之中去地七丈元始登引天真大神上聖高尊化屍受形妙行真人玄黙靈仙無鞅數衆俱入寶珠之中天人仰看惟見勃勃從口中入既入珠口不知所在國郭散地還平正無復欹陷元始即於寶珠之內說經都竟衆真監度以授於我當此之時喜慶難言法事粗迄諸天復位陜缺之間寂無遺響是時天人遇值經法普得濟度全其本年無有中傷傾土歸仰化屍受形不晦不明不伐不沒不淨不穢不用不驚不戒不分化除屍質受尸生形齊同慈愛異骨成親國安民豐欣樂太平經始出教一國以道預有至心宗奉禮敬皆得度世道言元始天尊說經中所言並是諸天上帝化屍內名隱韻之音亦是真王受形內諱百靈之隱名也非世之常詞上聖已成真人通玄究微化滌屍朽受易靈形能悉其章誦之十過諸天遙感陳故改新萬帝歡嘉付形稟真九海靜波五山吐雲日月雙景華芒運精幽蹤轉雄九變為仙群魔束形鬼魅滅爽化屍受形白骨成人至學之士誦之十過則五臟返生三屍逃奔魔精喪眼鬼祅滅爽濟度人死絕而得生所以爾者學士識氣未消體未洞真以主制屍咸未領天政德可伏御地祇束縛魔靈但知死而已不能降真輕誦此章身則被殃供養導禮門戶興隆世世昌熾與善因緣萬災不干神明護門斯經尊妙偕步玉京度人無量為萬道之宗巍巍大範德難可勝道言凡誦是經十過諸天齊到億僧萬祖幽魂苦爽皆即化屍受形上昇朱宮格皆九年受化更生得為貴人而好學至經功滿德就皆得神仙飛昇金闕遊宴玉京也上學之士脩誦是經皆即受度形鍊屍滅飛昇南宮世人受誦則延壽長年後皆得屍解之道鬼神暫滅不經地獄即得返形遊行太空此經微妙普度無窮一切天人莫不受慶無量之福生死蒙恩上天所寶不傳下世至士齋金寶効心盟天而傳輕泄漏慢殃及九祖長役鬼官侍經五帝玉童玉女各二十四人營衛神文保護受經者身道言正月長齋誦詠是經太清傳靈紫皇帝君為兆上世亡魂斷地逮役化屍受形度上南宮七月長齋誦詠是經上清三真太微帝君為兆化屍受形身得神仙書名紫籙金簡削死上生十月長齋誦詠是經玉清神素飛玄帝君為兆化屍受形得為飛仙國王帝主君臣父子安鎮國祚保天長存世世不絕常為人君安鎮其方民稱太平八節之日誦詠是經九天化屍受形帝君為兆解度真仙降庭得為九宮真人本命之日誦詠是經九天真王飛駕空洞為兆化屍滌潔魂神受形太玄百神飲丹至命澄正萬氣長存不經苦惱身有光明三界侍衛五帝司迎萬神朝禮名書上天功滿德就飛昇上清

元始無量度人化屍受形經（元始洞玄靈寶本章化屍受形妙感度人百魔隱韻離合自然元氣赤土火鍊成真元始祖劫）

化尸受形神去曰屍不覺不聞神附曰形動起屈伸是皆道教太上所尊無不化尸無不受形動尸靜神運至均化化尸成形精氣自生同本天地開明三景是為天根神無相狀以道為身五行之精神氣氤氳隨情感色因色賦形五色真氣結為五文開廓普植神霊無文不光無文不明無文不立無文不成無文不度無文不生招雲真符白骨成形人皇內書屍形更生鍊故反新真得其真化尸受形形〻能存小大無常飛登太清是為大梵天中之天鬱羅蕭臺玉山上京上極無上大羅玉清眇眇劫仞君亡若存三華離便大有妙庭金闕玉房森羅淨泓大行梵氣周回十方中有化尸受形之神中有南極虛和受生長生大君中有易質降精受形司馬大神中有玄丈化尸好生韓君丈人中有南上司命錄延壽益筭度厄尊神化尸受形無量度人今日校錄諸天臨軒東方無極福光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南方無極開明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方無極大氣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北方無極子育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北無極感德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東南無極慶生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南無極母道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西北無極元父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上方無極生尸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下方無極回形神王長生大聖無量度人十方至真飛天化尸受形神王長生度世無量大神並乘三素飛雲珠光洞霄霊輿華蓋羽葆騶駕白獸碧鳳麒麟俱化太微四黃之旗無英命霊珠旛前嘯洞章齊讚後奏內音洞和玄謌肯霄嘯歌唯唯七真導前八霊翊從千乘萬騎浮空而來天光朗耀洞徹重昏十方諸仙相南水左宮主生真宰太陽火官紀錄祀籍齊到帝前隨業攷校感使升遷籙書北帝太陰諸神九水侄理玄滋霊君雷電陰景谿落七元九映感制六天大魔司錄司命司察司功冥關幽府泉曲河源真王有命普度沉骸大玄起屍黃水浴魂流火蕩穢紫融鍊形施霊合氣仙化成人不歷胎垢澄淨光明因緣輪轉與天齊年永離欲刀塗炭魔試之難飛行逍遙上清上清之天天帝洞陽無色之境梵行東方八天利慶昭華天帝玉剛梢華浮興乘衛天帝紹升于宗泪沱灩流天帝保仙宜達少正除皇天帝辯宛通角滌聚蛤天帝每承符公記定猶休天帝綠方拔容道治區玄天帝樂慧昇洞幽沒微天帝晉希伯文南方八天錫華紫真天帝梵澤雲商盧藏文天帝貫滿究要壯技開芒天帝香維遲金銀遊陽彭天帝茂曹教玄火藏照沙天帝極道剛德黃雲剎湯天帝福攀決生谷羅應仙天帝八冥杜防觀伯幼明天帝甘都求邸西方八天鎮混洞杳天帝伯上果卿乾庇遊壺天帝紫雲仲枚烈命周隅天帝

緬璧條吁閭正雅樞天帝益佩慈恒灌幹紇化天帝梵閭阿巴沿回奉霊天帝常招顯重夜河司霊天帝倩侍衢瑞太紫輪真天帝閭俞至晨北方八天寶聚紫陽天帝玄方九霊暴映神變天帝燎庠燕元漬望昇持天帝霄智道開太始珍燁天帝璧明雲邃朝衢尊景天帝阿龍長妙禁霄址天帝極仙法王典教督紀天帝億宇始飛昭羅解屍天帝善勝祈門三十二天三十二帝諸天隱諱諸天隱名天中空洞自然霊章諸天隱韻移氣之音復命之尊回生之神化屍大魔受形之霊九散十合變化上清無量之奧深不可詳數落神真普度天人今日欣慶受度歷關諸天請滅三惡斬絕屍根飛真受形名列太玄真王監舉無拘天門東斗主筭西斗記名北斗落死南斗上生中斗大魁化屍之形青帝召魂白帝制魄赤帝還氣黑帝返血黃帝復命萬神持節速徵太一起屍復主形具神備調理三關神風入穴泉溢崑山玉童一呼六丁感南雙化恍惚登仙陽凡神境具前黃誌金類賜兆虎弁丹衣碧襴佩籙九霄仰視沉九三五斗綱紫雲流炯屍化形鍊飛昇太淵生鎮九戶孀攝百霊青天魔王斬絕遊屍赤天魔王金印玉璫白天魔王元海素龜黑天魔王玄光老師黃天魔王烽帳紫嬰屍令大初急急化屍天屍皇君泰帝寶章地屍皇君殺鬼伏藏人屍皇君載殘死殃屍作生形緑海霞櫱八萬四千華室曲房神霊畢至返一混沌胥有青霜髓如碧琅為其化屍比逐魔宛五帝大魔萬神之宗飛行鼓從總領神兵魔幢鼓節遊觀太空仗衛赫奕天祿數功化屍受形嚴攝北酆天機上相玉清神公恭受帝命普掃不祥雷雹激戾龍虎躑張天丁驅邪大帥柔風黑雲萬里雷火八衛敢有千試拒遏真魂金鉞前戮巨嶽吞精屠割鬼爽風火無停千千截首萬萬翦形魔無千犯鬼無妖精天中隱勅除籍勾名三官北酆明檢鬼營不得容隱金馬驛呈普告無窮萬神咸聽三界五嶽列言上清漬混昊曆龍漢儀康微台莽劫號渼之中上立無色下開九淵風鼓波蕩三萬六千外堅中虛金鎖流玄玄極上下無幽無冥無形無影無極無窮若有大神虎齒龍脣六目八角乘駕風雲手托混沌如卵形三寸五分圓白如銀內有三界日月乾坤山海草木老父幼孫生者受形滅者化屍往來輪轉氣常運機屍化為鬼鬼化為人是道還返秩轉為春帝吐玉符化屍斷死受形生真真無比倫大空浩氣北斗南辰合為圭無玄白不分溟涬大梵邃廓無光赤明開圖運度自然元始安鎮敎落五篇赤書玉字八威龍文保制劫運使天長存梵氣彌羅萬範開張元綱流演三十二天輪轉無色周回十方旋斗歷箕回度五常三十五分總氣上

元八景其合氣入玄玄中太皇上帝高真之景太霞嘯詠洞章金真朗郁鬱落擊摧死鬼奔逃飛來魄歸流響雲營虛寂聚氣律呂生神鳳舞鸞吟玉音雲熾風回雨施帝一在離羣真列位捧璧踐瑙龍虎伏像雲風聚嬰青真護肝紫虛對秀三官瓊堂輔翼萬仙千百相連千和萬合自然成真真中有神長生太君無英度籍白元執經太一案生司命主盟桃康好生合延育形執符把籙保命固根上遊上清出入華房八英之內細微之中下鎮人身泥丸絳宮中理五氣混合百神十轉回靈萬氣齊仙仙道貴生無量度人上開八門飛天法輪罪福禁戒宿命因緣普受開度死魂生身身得受生上開諸天諸天之上各有生門中有空洞謠歌之章真王靈篇詞參高真第一欲界飛空化屍之音聚氣因精變形因風風通玄智遣化之宗重開九膜實由道功生而為人巧笑雌雄仙聖鬼神來往其中戀海漫漫心波渺瀰意逐則往莫測所因生氣等秋毫結形如水漸蛹獨分斗光入兆雙目瞳見量出太虛主神一與同肯道數受增形死再重蒙數盡呼吸止委口但形容七鼻攜三彭六道循無窮真人自入妙化屍白日沖太一召百神稽首重冥空洞妙得天氣紫雲回九宮七祖出九霄保身如靈松第二色界真王受形之章梁空無色色化為空色化無常空即非

空未形名空受形為色形化色盡命謝歸空空亦無來形本不住形住色住空飛來去以妄見空妄緣名色是曰大道何可詮擇寓空成形香冥中精誰玄何受陽動而生空非陰陽陰陽非空認空為道網中死禽非道非空象外飛龍能知此者受形無窮受形化屍不合不離化屍無相恍惚有象此非業道生化長養是吾道玄真王靈篇吾爾羣氓非人物傳第三無色界玉清玉空洞歌曰梵氣無無玉清爵羅下真神兵環洄海波七劫金山萬天境柯日月雨晴浩劫經過吹則陰生呵乃陽至香風紅雨寶樸瑳玳元始流精豐雪積酥迸火成液鑄彼玉京巨山崇石比兆泥丸內蘊黃赤天潢奔注尾閭涸塞滔滔洪濤湛有天德比兆脊節內有九真白雲滔滔神風八回無英青中御氣成雷玉女吹笙五音勃興七情啼笑道有玉精無形無名化屍與受形仙籙書紫靈歌此空洞歌玉理升無名世不悟真道轉輪更復多去來何幾數水沉慾海河此三界之上飛空之中真王歌音音參洞章誦之百過名度南宮誦之千過天真保迎萬遍道備飛昇太空過度三界位登仙公有聞靈音魔王敬形勑制地祇侍衛送迎拔出地戶五苦八難七祖昇遷永離考官飛度朱陵受鍊更生是謂無量普度無窮有祕上天文諸天共所崇泄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道言此二章並

是諸天上帝及玉清真王隱祕之音皆是化易妄屍受度生形成道登真換氣回生自然大梵之言非世上常詞言無韻麗曲無華宛故謂玄奧難可尋詳上天所寶祕於神霄玉清王府東華玉堂應上帝詰命流傳若有至人齋金寶質心依舊格告盟十天然後而付焉道言夫違道則失生離精則散氣照寂神逝所遺肉骨盡髮形狀堪息屍居以其不能留神養照儲精但同木石無知覺動起挺遷于是則謂之屍至聖神人將還氣招神甚主於屍默爾而知既受故形若返故都百神來歸遊宴金堂玉室之內若見世緣情欲所生心意所感不知其由仰視三辰俯觀萬類欣然自得得道爲真化屍受形物理皆如是已九運度否終日月虧盈人有體否死亡疾傷凡有此災同然皆當齋心脩齋六時行香十過轉經福德立降消諸不祥無量之文普度無窮道言夫末學道淺或仙品未充運應滅度身經太陰臨過之時同學至人為其行香誦經十過化屍受形如法免神侵上南宮隨其學功計日而得更生轉輪不滅便得神仙道言夫化屍受形不但祇於人身可同等於天地迎生續氣致福請年與道無窮至若天地運終星宿錯度日月失昏四時失度陰陽不調國境有災疫毒流行兆民死傷師友命過皆當修齋行香誦經大齋戒誦經功德甚重上消天災保

鎮帝王下穰毒害以度兆民生死受賴其福難勝故曰無量普度天人道言凡有是經能為天地帝王兆民行是功德有災之日發心修齋燒香誦經十過滌滅死穢身獲飛仙皆諸天記名萬神侍衛右別主人魁侍為聖君金闕之臣諸天記人功過毫分無失天中真王亦保舉爾身得道者乃當洞明至言也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音（道君撰）元始靈書化屍受形玉篇東方八天潮瑜激瑛珍予交楝冠祕攸尚聯煥羨經緣原珞珂宛華耶陳樸乾那都興嵲方岷蔽婁詞歎鬱升儀迎使緑鄞佑祈斗遂森明撰芽合淋津濤淋馥廓阿奐司炎蚕雷南方八天烘炘烈光炯霞爛宿坪瑞韓司橄詮陰煜刀縉維南剛物燿逐魚柄連題萬嶽官笛隸正稽契眷龍慈職勉湯句沙鐸神廷擊備極指徐邀鬼遂篆化受消煙宅軫展澤西方八天翼衛星棟鍊化莫綿紗常遙羅蹟運巴廷電治拳零晶刎離田嶗疾乞池岵古登連忽息回大帝符靈玄承成拱風貫牢漬淵賁陽宣洽動龍朗端混鎖溢預道命空觀北方八天賜舒玄佳妻突灌生交精折蛇野鬱泛流昏淮湧嶽流洄想庚靈帶併火識覺轉周太虛玄漢素台冰澤熱交機印造育仙諜循軌綱高日馳妙虛屍毛山斬耳鬼東居道言此諸天中大梵隱語無量之音舊文靈祕琅函真王勑太玄司命上清靈虛真人以丹

筆書之佩服化屍受生疾癘殃禍應當減解如風揚塵世間異究屍怪一切不祥朱書火化服之或禁勑廟社立摧天書寶圖字皆廣長一丈天眞皇人昔書其文以爲正音有知其音能齋而誦之者諸天皆遣侍直靈官下參其身書其功勤上奏諸天萬神朝禮地祇侍門大功眞眞王保舉洞妙德廣執所遊行三界昇入金門此音無所不辟無所不禳無所不度無所不成天眞自然之音也故誦之致飛天下觀上帝遙唱萬神朝禮三界侍軒羣袄束首鬼精自亡琳琅振響十方肅清河海靜默山嶽吞煙萬靈震伏招集羣仙天無氛穢地無袄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

雲笈七籤五嶽眞形圖

五嶽眞形者山水之象也盤曲迴轉陵阜形勢高下參差長短卷舒波流似於舊筆鋒芒暢乎嶺崿雲林玄黃有書字之狀是以天眞道君下觀規矩擬從縱趣向因如字之韻而隨形而名山焉子有東嶽眞形令人神安命延存身長久入山履川百芝自聚子有南嶽眞形五瘟不加辟除火光謀惡我者反還自傷子有中嶽眞形所向唯利致財巨億願願克合不勞身力子有西嶽眞形消辟五兵入陣刀刃不傷山川名神尊奉何迎子有北嶽眞形入水却災百毒滅伏役使蛟龍長享福祿子盡有五嶽眞形橫天縱地彌綸四方見者懽悅人神攸同黃帝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之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是爲皇帝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常寧居東至于海登太山及岱宗西至崆峒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獯鬻登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從遷徙往來無有常處察四嶽並有佐命之山而南嶽獨孤峙無輔乃章詞三天太上道君命霍山潛山爲儲君奏可帝乃自造山躬寫形像連五圖之後又命拜青城爲丈人署廬山爲使者形皆以次相續此道始於黃帝耳　東嶽泰山君領羣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帥也血食廟祀所宗者也世俗所奉鬼祠邪精之神而死者皆歸泰山受罪考焉諸得佩五嶽眞形入經山林及泰山諸山百川神皆出境迎拜子也泰山君服青袍戴蒼碧七稱之冠佩通陽太平之印乘青龍從羣官來迎子

南嶽衡山君領仙七萬七百人諸入南嶽所部山山神皆出迎南嶽君服朱光之袍九丹日精之冠佩夜光天眞之印乘赤龍從羣官來迎子　中嶽嵩高君領仙官玉女三萬人道士入其中嶽所部名靈皆來迎拜中嶽君服黃素之袍戴黃玉太乙之冠佩神宗陽和之印乘黃龍從羣官而來迎子中嶽五土之主子善敬之太上常用三天眞人有德望者以居之

西嶽華山君領仙官玉女四千一百人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神並來迎華山君服白素之袍戴太初九流之冠佩開天通眞之印乘白龍而來迎子　北嶽恒山君領仙人玉女七千人道士入其所部之山川神皆來迎北嶽君服玄流之袍戴太眞冥靈之冠佩長津悟眞之印乘黑龍而來迎子　青城丈人黃帝所命也主地仙人是五嶽之上司以總羣官也丈人領仙官萬人道士入山者見丈人服朱光之袍戴蓋天之冠佩三庭之印乘科車從衆靈而來迎于廬山使者黃帝所命秩比御史主總仙官之位蓋五嶽之監司道士入其山者使者服朱緋之袍戴平華之冠佩三天眞形之印而來迎子亦乘科車　霍山南嶽儲君黃帝所命衡嶽之副主也領靈官三萬人上調和氣下拯黎民閱校衆仙制命水神是峻險之府而諸靈之所順也道士入其境儲君服青錦之袍戴啓明之冠佩道君之玉策而來迎子或乘科車或駕龍虎潛山儲君黃帝所命爲衞嶽儲貳時參政事令職似輔佐者也道士入其山者潛山君服紫光繡衣戴參靈之冠佩朱宮之印乘赤龍之車而來迎子　諸佐命山君並精翊嶽君預於位政道士入其山佐命山君服朱袍戴仙華之冠佩太上眞形之章而來迎子所乘無常東方朔言古書五嶽眞形首目者乃是神農前世太上八會羣方飛天之書法始於鳥跡之先代也自不得仙人譯注顯出終不可知也凡道士欲飛圖進取山象及書古文卷畢以此題外面

五嶽眞形神仙圖記

神仙圖曰一切感到妙應備劇或天或人或山或水或飛或沈或文或質皆是眞精之信有字總號爲符符驗證感皆由善功功無妄應其路莫因因立功其符必現現而未得兼者由功行未充方應修戒積精存神常想眞形受符佩服妙入身智慧通達達士道人懃密遵崇消災厭惡精則有徵徵則神降所願必諧是以三五傳用至今但後人善少得之偏頗或時遇值皆訣不明明之者希希故爲貴貴不可妄得得不可妄行臣擇君而奏君卜臣而傳傳奏非人兩受災咎下未達者上行之宜奏未通者下修之宜潛密則各保元吉諧和則俱亨剝貞君臣父子男女師朋更相曉喻疑則勿行了然無惑正信同心上下和睦必通神明玉帛鍾皷禮樂外形三牲百味嗜慾之事日損之教止殺之科明者驚悟不復曲言今錄古迹記時不固風移俗易三牲可停觀妙之徒勿拘文以翳理緣本取悟必守源以究流源一生二二爲父母不可忘常當存念老君中經曰東王父者清陽之氣也萬神之先治東方下在蓬萊山姓無爲字君解人亦有之在頭項精氣

爲日在左目中名伏戲字偃昌西王母者太陰之氣也姓自然字君思下治崑崙之金城九重雲氣五色萬丈之巔上直北斗華蓋紫房北辰之下人亦有之在右目中姓太陰名玄光字偃玉人須得王父母兩目中護之乃能行走視瞻聽明別知好醜下流諸神如母念子子亦念母精明相得萬世常存人之兩乳萬神精氣陰陽之湊液左乳下有日右乳下有月王父母之宅上治目中遊戲頭上止於乳下宿於絳宮此陰陽之氣人欲長生神仙務陰陽之氣氣中有神神驗有符符次於神神爲符本本是誰乎太一父母也太一祖宗源本之主父爲東帝母爲西君應感赴救隨念而來來無所從而來去無所至而去衆主大感都應有方方嵩崑萊並立宮殿大會集乎大嶽位居五嶽之端符信之始始於此方元氣周迴北斗分下天地交泰父母轉居人能得者混合玄黃驅使六甲正定五行常以歲暮三元之朝諸王之辰拜訴父母殊符建德上參玄元制化一切賞罰分明始氣蕩滌正之以符常起天初受符施行應當拜者皆迴向日叅五嶽眞形神仙圖記並出太玄眞人漢初有司季主師事太玄仙女（太玄仙女號西靈子都右秦劉向主大有宮中有治妙法五嶽儒[illegible]）諧受五嶽以奏孝文帝帝不能勤行又教賈誼誦誼未殊習祖諧本源文帝受釐坐於宣室（未央殿前正室也祠還致福祚曰釐）因問鬼神事誼具道之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雖有此言猶斥遠誼誼既失志法遂不行後好武好道少君薦之王母感降圖文宣朋不能專修俄復散逸李主同學道士李守及西門君惠圖讖兼精知劉季當爲天子光武中興諧上此科帝務未遑信用疎略建武七年（此年日蝕[illegible]而爲天陰陽變怪四方多妖孫述擬構風雲八年[illegible]自而[illegible]隴川蜀既可東收巴[illegible]阡駭物水福神明方上道術微妙信者）乃徵道士郭憲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委以祭事通熙五嶽行戒立功後不能從茲法又絶主極帝時仲甫責算遂刀城市上以供酒脯爲百姓祈福外人齋醮即皆設之遠近歌恩昏朝所思李公嘉道左生微行葛孝先爲孫權修之多諸效驗李方回爲晉武修之亦有休徵世塵難蕩善妙少終元帝過江範太玄頻奏王丞相雖重之範爲廣州長史南海太守化行丹天傳授葛洪洪傳滕叔叔傳樂玄眞條流稍廣約在至誠修行唯密也

天地配形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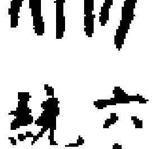
（太玄寶典天生地氣生形命以氣爲主形以血爲根知天者養命知）地者養氣眞人導自丹田上行不使散漫自右臂循腰及下足足後上行腦下右脾循右手復上肩井入耳上腦後下左耳過肩井下左脾循左手後邑玄腸交腰下左足復上還丹田凡自半夜守定心息氣覺頂門冷氣透華池兩耳如流水聲時止主氣也此氣自然行天地交（[illegible]本[illegible]）之脉凡動處左以右手按之右以左手按之主氣流源使不住滯則天地配形形同天地日得功多爲最三千功後自然通流不老不死長年返嬰童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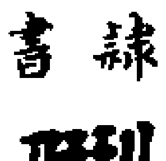
韜形晦迹章

（太玄寶典天地賦其形氣生則居生絶俗愛死則既殺斷塵緣生滅形藏於影死則集神構於）眞宮有法爲形滅後者冬至日月初出何日行登東方山大松下手從赤之必有鬼物相迎呼天狼七遍其鬼必自身後收黑氣向西自一此則陰消則無影神鬼不可犯之死則集神神不散精不移也

例

洪武正韻要經切向上又成也記例者成也顧野王玉篇例（音列）張參五經文字户經反司馬光類篇子經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形（或作）例（上）例（今）韓道昭五音類聚禮記刑者例也例者成也楊桓六書統匣母例（篆）例（隸）熊忠韻會舉要羽濁音禮記一成而不可變疏云形體是人成就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韻會定正匣經切刑已見於形也故曰例者成也字切匣經匣形野例

篆書

六書統

隸書

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七千七百五十七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吳寬

圈點監生臣傅光和

臣歐陽衢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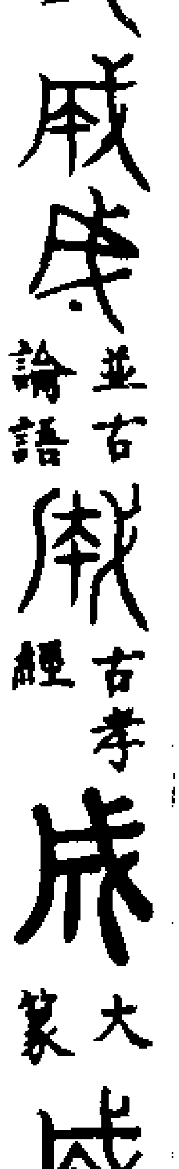
十九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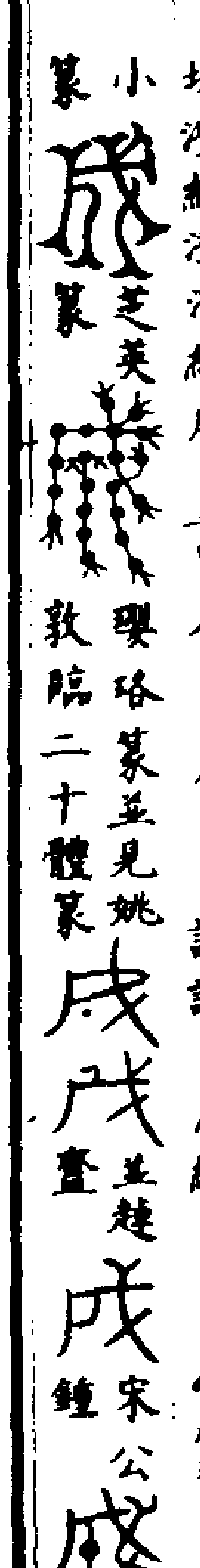
成

洪武正韻馳征切畢也就也平也善也又姓又樂奏一終曰一成又方十里曰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許愼說文𢦩从戊丁聲氏征切𢦩古文成从午徐鍇通釋戊中宮成於中也丁成也會意𢦩古文午南方亦物成之義爾雅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郭璞注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民人禮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曉亦成實也邢昺疏釋曰謂成濟也此功績質皆有成也事有分明亦成就也并異云二義考績周頌以月抑將皆言成功也注云詩曰質爾民人者大雅抑篇文云禮記曰年穀不登者曲禮之文穀梁傳曰平者成也者宣十五年文也）又秋為收成小爾雅要捷集載成也劉熙釋名成盛也顧野王玉篇市征切陸法言廣韻持征切宋重修廣韻亦州名古西戎地州南八十里有仇池山晉改為仇池郡後為南秦州梁廢帝改為成州又姓出上谷東郡二望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又漢複姓十五氏莊子有務成子廣成子顏成子游伯成子高韓子有容成子列子有考成子國語晉郤犨食采苦成叔因以為氏世本曰宋有大夫老成方釜成括仕於齊晉有英成僖子濮

有廣漢太守古成雲古音枯高祖功臣有陽成延後漢有密縣上成公白日升天晉戊己校尉燉煌車成將古成氏之後史記有形成氏丁度集韻時征切司馬光類篇辰陵切地名張有復古編𢦩成（筆迹小異）吳棫韻補叶音辰羊切范蠡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龜筴傳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戴侗六書故卒功謂之成（伯曰崇望大告武成成之義）也王楨正始音又謚法解安民立政成（故以安定）楊桓六書統釋毋成草木之實堅也从戊从丁戊土也丁火也土生之火長之則草木之實皆成矣時則夏盡也又曰天地陰陽化工畢也𢦩古文从午亦丁之意𢦩隸成隸省成為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又樂奏一終為一成書簫韶九成又州名古西戎白馬氐國西魏置成州唐同谷郡倪鏜六書類釋成从丁古文作𢦩从午午與丁皆中未詳趙謙聲音文字通釋經切从戊中宮土萬物成就之候从丁萬物成就之時會意𢦩古文从午亦物成之方夏時也韻會定正字篆

切澄經澄澄樓成書





成（季娟鼎）成（古文並見楊鉤鐘鼎篆韻）成（厚趠父壺）成（季娟彝）成成（並歆敦）成（秦詛楚文）成成（並泰權）成（古孝經）成（古老子）成（王庶子碑）成成（並唐韻）成（道芍宫鼎鑑）成（度世古元歆）成（辥碧落文）成（澤碧落文）成（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成成（並徐鉉篆韻）成成成成成（並六書統）

隸書　成（老子銘）成（劉寬碑）成（魏臣奏）成（唐仙人碑）成（青衣尉碑）成（西狹頌）成（張公神碑）成（孔耽碑）成（成王畫像並洪邁漢隸韻）成（並郙碑）成（華山廟碑）成（羊竇道碑）成（周憬銘）成（梁相碑）成（熊君碑並漢隸字源）

真書　成（智永）成（歐陽詢）成（顏真卿）成（柳公權）

行書　成成（並王羲之）成（王獻之）成（智果）成（顏真卿）成（褚遂良）成（蕭瑀）成（蘇軾）成（並米芾）成（趙子昂）

草書　成成（並章草）成（皇象）成成成（並王羲之）成（王獻之）成（智永）成（張旭）成（蘇軾）成（鮮于樞）成成（並趙子昂）

地平天成（書大禹謨帝曰俞地平天成注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詳謨）

天下化成（易恒卦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程傳謂聖人以常久之道行之有常而天下行之以成美俗也詳見恒卦）

輔相裁成（易中天述考上參天兩地非天地之本數數倚此而起於是謂之倚數曰幽贊曰生蓍曰圖而神此之謂也所以扶陽抑陰聖人輔相裁成之事也）

六位時成（易乾彖傳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詳見乾卦）

變化久成（易恒卦彖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　程傳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常久不已。詳見恒卦）

垂拱仰成（書畢命　予小子垂拱而成注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　王之道相山集賀秦楚材啓垂拱仰成上倚畢公之弼亮）

弗為胡成（書太甲篇　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百穀用成（書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注歲月日之者而能順其寒暑不失其時則其功如此休徵所成也春秋左傳成十一年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注合晉楚二國之平）

屢省乃成（書益稷屢省乃成欽哉注屢數也屢省乃成則有課功最責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詳益稷）

疑謀勿成（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注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訖之也）

訟不可成（易訟彖傳終凶訟不可成也詳訟卦）

永觀厥成（詩周頌有瞽篇永觀厥成注觀觀也成樂闋也詳瞽）

王釐爾成（詩周頌臣工篇王釐爾成注釐賜也成成法也詳工）

不潰于成（詩小旻篇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詳旻）

夙知莫成（詩誰夙知而莫成注雖早有所知而夭晚成知者智莫者暮）

展也大成（詩車攻篇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要聞其聲言至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矣詳攻宋來）梅菴大全集伊川贊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小大相成（禮記樂記小大相成疏云小大相成者互為宮角角徵羽而相成者）

樂其所自成（禮記）禮器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護代而作濩武）

三年有成（論語子路篇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年政成（有官箴鑒圖朝太常徐公名世隆除東昌路總管專務以德率下不事鞭箠吏不忍欺民亦化服期年而政成民不知勞郡人頌之）

七年天成（莊子雜篇寓言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而從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

無為而成（張子正蒙不見而章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成為物不貳也）

爲無不成（宋薛季宣浪語集上殿劄子人主之爲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欺夫使天下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爲無不成自昔覩有志之君其所欲爲非不甚盛甚美然卒有齟齬之嘆蓋欺之者多耳

有志早成（文中子中說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曰通也於聖人之道可謂有志焉又爲早成也叔達出遇程元竇威於塗以告之程元曰夫子亦成矣吾儕之慕道久矣而未嘗不充其欲也自遊夫子之門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不云乎實獲我心固天啓之非積學所不能致子而不成又誰成乎子聞之曰元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事業捷成（荀子事業捷成捷速也）

大器晚成（老子同異章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夷堅志李德元六十三歲作狀元七年參政史越王浩五十八歲登第不十年登相位七十日罷七十八歲再相逾年罷八十八歲再相太師召賜第湖上九十三薨大器晚成斯言大矣晏元獻公類要馬援嘗授齊詩意不能守章句乃辭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同道相成（黃石公素書同道相成漢承秦後海內彫弊蕭何以清淨涵養之何將俱喜功好動不足以知治道惟曹參在齊嘗治蓋公黃老之術不務生事故引曹參以代相位耳）

事以寄成（韓非子說難篇夫事以寄成語以泄敗）

玉女於成（宋張橫渠集西銘貧賤憂戚玉女於成也）

不爲而成（道德經聖人不行而至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以脩而成（金丹大要聖人仙佛以脩而成）

道隱小成（莊子道隱於小成言隱榮華詳物字）

道虧愛成（莊子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詳物字）

所作必成（太上感應篇李昌齡註曰世間無不成之事天下皆可作之人苟有其志無不成也昔張仲賓之祖本一善謀利者但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子仲容仲賓果皆登第明年仲安又登第于令儀本一市井小民亦以翻然改圖篤意教子其次子傑姪子傚亦皆登第然則有志之士欲有所作是有不成者乎況能力行衆善者乎竇公之事便可見也竇公禹鈞者燕山人也初夢其祖謂曰汝無子又不壽曷不早脩陰德以回造化禹鈞惟懼於是內外姻婭有喪未舉有女未嫁皆助成之乃至焚券嫁僕夫之女得金還去失之人苟可脩德無不爲者又於所居建四十間屋聚萬卷書延文行師儒居之師席有志之士聽其自至由是英俊四集由公門而貴者前後接武公之身官至左諫議大夫年八十無疾而卒令爲洞天真人晚得五子皆登第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侃左補闕偁參大政僖起居郎嗚呼欲長壽而得長壽欲得子而得五子欲官爵而有官爵好修德而得登真然則世間所作是有不成者乎）

形神生成（老子神生形成形不得神則不能自生神不得形則不能自成故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成出無上秘要人品）

彼不自成（文始經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

脩好結成春秋左傳成九年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修好結成（注請與晉修好結二國之成）

秦晉爲成春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爲成晉韓起如秦蒞盟秦伯車如晉蒞盟成而不結

專欲難成（春秋左傳襄公十年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詳專字）

國實交成（戰國策武）安君曰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厚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詳見秦昭襄王）

黍稷無成（國語晉文公去齊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爲榮黍不爲黍不能蕃廡稷不爲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詳見晉類）

闕黨速成（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李曾伯集上趙蘷漕啓不虞冒昧輙致皈依非敗壞闕黨之速成所冀予互鄉之潔己

民可樂成（史記闕文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民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以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詳滑稽列傳）

可與樂成（史記商君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孝公曰善（詳本傳）

有志事成（東漢書耿弇傳　建武五年弇在臨淄破張步兵追）

擊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群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進則事成　東漢書段熲傳建寧元年春熲時為都鄉侯將兵萬餘人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熲衆恐乃合張鏃[illegible]矛三重挾山強弩列輕騎為左右翼激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國大呼皆應聲頓馳騎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

有物混成　東漢書老氏乃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徒列禦寇因之乃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宋文鑑王曾有物混成賦　妙物難摸先天有諸著自無名之始生乎立極之初不觸不蓋賦象罕窮於廣狹匪雕匪斵流形罔滯於盈虛原夫未辨兩儀中含四象雖欲兆於形質曾莫知夫影響閟洪纖而莫得自契胚渾考上下以都忘孰分天壤及夫大樸將散三光欲韻清濁待兹而一判昏明由是以相生然後品彙咸觀用作有形之始渾和外發或知至道之精是何小不隱於纖介大不充於衆海配一氣以冥運亘終古而斯在縱陰陽之推遷我質難移任變化之紛紜斯形不改豈不以有者真有之筌物者生物之先真搜而兆朕斯顯寂聽而音容莫傳得我之小者散而為草木得我之大者聚而為山川視焉且無訝深蟠於厚地持之不得疑上極於高天本自彊名誠難取類其始也既出無而入有其終也亦規天而矩地既不可指掌而窺又不可因人而致明君體之而成化則所謂無為而為君子執之而立身亦同乎不器之器無反無側神之聽之諒潛形於恍惚委化於希夷倘然何由固象持之在我剛柔有體將用捨以隨時令我后掌握道樞恢張天紀將窮理以盡性思反古而復始巍巍乎執大象而撫域中達妙有之深旨

妃以五成　西漢書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詳行）

才譽蚤成　唐書孔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才譽蚤成

白首無成　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二年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道宗等四十三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為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司士參軍道宗等皆年踰五十嘗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十嘗應八舉上因謂輔臣此雖卒業非工然憫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錄之

蜡報歲成　羅泌路史後紀炎帝神農氏每歲陽月盡百種率萬民蜡報于國中以報其歲之成

萬物始成　羅泌路史陶唐氏紀萬物使之而成戶之而止

神悟夙成　晉書王融新對曰謝尚神悟夙成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莫不歎異

天地生成　易通變八卦之數自生成而言一二三四為天五六七八為地生成之中奇偶各半所謂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是也易述衍總正對二圖實數天地不用五十位正得五佰五十與蓍數相應天地用二百二十位正得二千四百二十四卦數相應然則天地孕育生成之理煥然明矣宋楊誠齋集致仕奏狀乞聖慈施天地生成之仁推父母鞠育之愛許臣引年仍栽成恩數特與降職名一等守本官致仕榮寵未栽災疾必輕萬一餘生未塡溝壑皆君父更生之恩危悃發中衰涕交下臣不勝祈天望聖惶懼懇迫之至謹錄奏聞伏惟聖旨

父友生成　鄭氏諱綺父母生我朋友成我故曰生成

大德生成　宋張方平樂全集謝致仕表至慈鞠育大德生成始終為之保全進退免其咎悔

治化有成　魏書常林傳林字伯槐判史梁習薦州界名士林及楊俊王凌王象荀緯太祖皆以為縣長林宰南和治化有成超遷博陵太守

德化之成　宋汪藻浮溪集官吏於常賦之外以秋毫及民者輒論之是宜父老扶杖往聽顧小須臾死思見德化之成如書傳所載也

文詞天成　宋史列傳王安國幼敏悟未嘗從學而文詞天成年十二出所為詩銘論賦數十篇示人語皆驚拔遂以文章稱于世士大夫交口譽之於書無所不通

渾然天成　宋朱晦庵大全集明道程先生贊揚休山立玉質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華鎮雲溪居士集上侍從書至於融結二氣發為英榮渾然天成小大具體意新語工不蹈陳迹自成一家之言

神會天成　元劉將孫養吾集須溪先生行狀先生之熟為賦論義理精趣神會天成豎之本心沉浸融快論事闡闢截應置本末次第必可施於用不但妙言語而已

舊德老成　馬明叟實賓錄晉何曾進位太傅曾以年老屢乞遜位詔曰太傅明爽高亮執心洪毅可謂舊德老成國之宗臣也

一德老

成（宋歐陽公集回呂太傅書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黃閣之居姑正紫樞之位）

學海老成（宋范石湖大全集資政殿學士王之望致仕轉官制　學海老成政塗耆舊氣高嵩岱頭領議論之宗風動關河磊落功名之意）

夢想老成（宋楊誠齋集煥章閣待制告詞　勑朕權輿治道夢想老成出召節以趣還莫回雅尚早祠官而均秩式遂忱辭更侍從班以敷命綍）

騏驥老成（唐杜牧樊川集李明遠脩身等制　流雖少好騏驥老成宜念幸脩慎無欲速）

龍頭屬老成（坦明故事梁顥年八十二為狀元有龍頭屬老成詩）梁顥（姓梁名顥）狀元及第（為狀元及進士第）年八十二（時年八十二歲）謝啓云（為狀元作謝恩啓而言）皓首窮經（白首而窮覽經書）少伏生之八歲（伏生者漢時濟南人年九十少者八十二）青路得路（言得路如步青雲之上）多太公之二年（太公是周文王時姓呂名望此人遇文王之時年八十）謝恩詩（梁顥謝天子之恩其詩曰）天福三年來應舉（天福乃五代時晉年號於是年來應舉）雍熙二載始成名（到本朝雍熙二年方為狀元雍熙太宗年號）饒他白髮巾中滿（梁顥白髮已生滿於頭巾中）且喜青雲足下生（且歡喜青雲已在腳下生矣）觀榜更無朋輩在（觀看狀元之榜更無朋友輩在言盡老登科無朋友在矣）到家惟有子孫迎（梁顥歸家惟有子孫迎接）也知年少登科好（梁顥言我也知得少年登科為好）爭奈龍頭屬老成（爭奈龍頭第一人屬我老成）官至秘書閣（梁顥後官秘書閣職）年九十五（年九十五歲方卒）

西方業成（宋蘇潁濱集辨才法師塔碑辨才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止言語飲食若其常與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成）

何功不成（宋楊誠齋集宋故左丞相節度使雍國公贈太師諡忠肅虞公神道碑　夫大忠可以貫日月何人不感至誠可以動金石何人不懷感一而萬從懷一而萬順惟吾所嚮何敵不克何難不濟何功不成哉）

功效易成（宋薛季宣浪語集朝辭劄子蓋地分則人自為守勢連則氣脉相通權重則功效易成賞明則人知盡力視古經制方而最為有法承平二百年事扞城之利而無前世方鎮之患者以此）

功妙裁成（宋范石湖大全集賀正旦表陛下道參覆載功妙裁成敬授人時播昊天而欽若乃參治象謹正月之始和）

治定功成（元王惲秋澗集祀廟樂章文經武暢治定功成禋祀無期昭喬頌聲）

援筆立成（魏書陳思王植傳　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善屬文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操筆立成（南史劉丸傳丸字之遴學優未仕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任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　宋朱晦庵大全集王公神道碑公讀書郊外精舍鄉先生潘舍人義榮見而異之指庵前竹命賦詩公遂謝一再操筆立成　金史胡礪傳礪字元化磁州武安人少嗜學天會間大軍下河北礪為軍士所掠行至燕亡匿香山寺與傭保雜處韓昉見而異之使賦詩以見志礪操筆立成思致清婉昉喜甚因館置門下使與其子處同教育之自是學業日進群書類對事苑杜正元舉秀才會林邑獻白鸚鵡僕射楊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操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下筆即成（宋范忠宣公集尹判官墓誌君天資英爽讀書一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者遊為文章下筆即成不加點竄）

文辭立成（宋歐陽公集觀文殿大學士晏公神道碑銘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喜賞賜同進士出身）

軍陳立成（東漢書耿秉傳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後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為死）

賦詩先成（南史王曇首傳曇首太保弘之弟也嘗詣梁武帝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荅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

詩獨先成（宋歐陽公集遊大字號院記　歐陽公遊大字號院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大素最少飲詩獨先成生者欣然繼之）

叉手韻成（唐書温庭筠傳　李義山嘗得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温對曰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温每作賦一叉手一韻成令狐綯多託為文惡其漏語疏之誚曰中書堂坐將軍處耶譏其不學也）

七步詩成（事類蒙求曹植字子建魏文帝同母弟帝令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植應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切磨相成（宋韓魏公安陽集無友不如己解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

中

和乃成（張行成述衍五行之理。不反則不能生化，必賴生我者焉。太過則不能生化，必賴制我者焉。生氣既盛，力能克之。克生反制中和乃成。）惟斷乃成（宋晁無咎雞肋集論北事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心推仰成（宋歐陽公集賜富弼乞退批荅詔。以純一忠亮之誠，蘊宏深遠大之業。朕虛己以聽，心推仰成。）紀綱夙成（宋清江三孔集孔文仲賀發運學士。累拜嘉於宸誥，特正位於使華。綱紀夙成，豈後勞於餘刃；功膚愈茂，佇陟用於近司。）大禮告成（宋張魏公奏議明堂赦書。以明堂大禮告成，頌恩宇內。霈澤下流，仁德均被。神人胥慶，遐邇同歡。）雅量自成（宋華鎮雲溪居士集上吏部尚書書。尚書閣下雅量自成，全材異禀，術高經濟，學貫天人。）熙事休成（宋吳泳鶴林集明堂貴妃賀表。吻華星拱宸，戴蹇恩覩熙事之休成。同嘉師而慶類。）丕烈告成（宋王與鈞藍儀藁代謝表。丕烈告成，庶叶三千臣之大願；中興光輔，散布四七將之盛名。）孚實獲成（度人祈襍水旱品嘉。茂克遂孚實獲成。）

尊任責成（宋薛季宣浪語集上殿劄子。異人有言：同舟遇風，一物不牢，俱受其敗。今日邊鄙之勢，惟詳按輿地，分置鎮守，尊任責成，悉知祖宗陝右之法，則守禦之具無闕，而進取之計固存。）終爲之成（回溪史韻。齊張充寧請王倹言論放逸。一生盡倆。及聞武帝欲以父緒為僕射，倹執不可。充以為恨，與倹書云云。使以為晚暮弗之重，仍以示緒，緒杖之百，坐免官。沈約見充書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學貴大成（胡五峯知言。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於天地之謂也。小用者，謀利計功之謂也。）集厥大成（宋朱晦庵集告先聖文。恭惟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治功大成（曾鞏元豐類藁教論。教義深者治功大成，教義小行者治功小成，皆教逆義者亂亡。）集大成（孟子萬章篇。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忠惠先生集宋翟者試孔子集大成論。論曰：古之事道者，非役身涉世之為難也，至於道有興廢隱顯，時有去就用捨，欲其從容中道而周旋中禮，與物推移而不凝滯於物，若是者雖聖人以為天下之難能也。昔者伯夷、伊尹、柳下惠制行矯世，伯夷名之以清，伊尹名之以任，柳下惠名之以和。夫三子者，皆聖人役身而涉世者也，而孟軻獨以孔子為集大成者。孔子之集大成也，豈非所謂聖人之時者乎。睠周之衰，去先王之澤未遠也，其故家遺俗猶在也，天下仰而待治，所謂同室之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時也。而一於清可乎？樂天之命，為有憂之大一一君，無所遇合也。一於任可乎？盡其身殿其道，而似不肯己也。一於和可乎？然則孔子者，將若之何哉？亦曰：視道之廢興，與時之升降，毋固毋必毋我而已。故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國君未餽，則去不旋踵，君子以為禮也，而清有餘矣。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欲以羇臣匹夫之微，而復周公文武之治於俯仰期月之間，不幾於大而無當，而任有餘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事道之重，而同乎流俗，而和有餘矣。任不可為也，激之以清；清不可為也，揚之以和。嗚乎！其不可尚也。融乎其金聲而玉振也，茫乎前顧已遠之聖人，是以考之而不繆也；質乎後顧無窮之來者，是以俟之而不惑也。是故將之判充之以身有中之以于夏，君子不以其道為急也。陋而欲居乎九夷，遠而欲乘桴于海，君子不以退為固也，豈非所謂聖之時者乎。若夫任近於不肖者也，清堅而不可磨者也，和涅而近於淄者也，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然則非孔子所以自見者歟。雖然，孔子之道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而門人弟子之賢有不能知也。故見南子，從佛肸之召，而子路有不悅者，曾不知屈身將以伸道，而時者聖人之權也。不然，則晨門、荷蕢、長沮、桀溺者是己，而可為哉。故獨於顏子則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其餘子貢、有若，皆不足以語此。以至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三代之忠質文，猶造次不忘所尚，況於制行應物者，其可以偏而不救歟。軻之言曰：禹、稷、顏回同道，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由此觀之，三子之行，蔡其一偏而不可少；孔子之行，集其大成而不以自以為多也。故曰：是以君子尚論其世也。而或者以為三子者之異孔子者之不同也，將以追蠡而尚文王之聲，豈不惑歟。）

大成（禮記學記。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正義曰：謂九年考校之時，視此學者言知義理事類，通達無疑；強立謂專強獨立，不有疑滯；而不反謂不違失師教之道，謂之大成。新唐書選舉志。上元二年，國子監置大成二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為之。鄭樵通志職官畧。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貢舉及第人聰）

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日試業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散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有直講定為四員宋陳默堂集廷試策仲尼之道覆燾如天持載如地錯行如四時代明如日月原其法之備則比堯舜為遠過要其德之至則視三聖為大成道德經大成（若缺其用不敝）

小成

禮記學記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正義曰謂之小成者比六年已前其業稍成比九年之學小故曰小成

老成

列子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經鉏堂雜誌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舊不老不成綠鼓不老不可割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積在仕塗者老而後可以平進今年猶未老甫在中年而欻淹滯可乎孫公談圃元祐初呂申公欲以張問為給事中張老甚外議恟恟公上言朝廷欲用老成者謂其有成人之德豈特蒼頡白髮而已乎人有譏於申公申公亦皓首宋史曾公亮論曰公亮靜重鎮浮躁近與蹇與韓琦並相號稱老成黃公度知稼翁集賀慶劉守啓當羽翼於中朝乃著宣於外屏蓋九重不忽於幽遠借重於老成陳默堂集夫學然後知其不足經歷既久然後知其誤謬方少年恃其天資過人盛氣以待物更事之後未有無悔者也悔而知改猶足以為善悔而不改然於敗國亡家者有之矣故學不可以已也若乃學焉而未至事不素練則老成之人可尋而不可忽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稼穡艱難之未知而能應天下方來之變者知此而已昔者孫權年未及冠而能使曹操望其營壘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此可謂一時豪傑之主矣然其母嘗以屬張昭故昭每諫之必以太后為言我太祖皇帝英偉之資無與倫比而杜太后常令趙普輔之夫孫權之智不減張昭而太祖之聖豈趙普所可跂及乎取其經變之多歷事之久而已況於不及二君而欲棄老成之人未見其可也元史安童傳至元四年安童奏內外官須用老成人宜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帝曰此輩雖閑猶優養其令入省議事

西成

書堯典平秩西成（注。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時）史記五帝本紀帝堯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注。孔安國曰秋西方萬方成也）

思成

詩商頌烈祖篇賚我思成（注賚與也）那篇綏我思成（注綏安也）

官成

周禮天官太宰五曰官成以經邦治

（注。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小宰職曰以官府八成經邦治。疏曰。官成者謂官自有成事品式依舊行之。以經紀邦治也。）

獄成

禮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

利成

禮記曾子問祭殤不舉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注。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正義曰。謂祭畢令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儀禮特牲饋食禮祝東面告利成（注云。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不言禮畢於尸間之嫌。疏云。禮畢於己間暇無事有發遣尸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也。）士虞禮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注。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畢於尸間嫌。）西漢書地理志利成（注。莽曰。流泉縣名。屬東海郡）

行成

管子小匡鮑叔曰夷吾事君無二心桓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注。成平也。）與魯平。國語晉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陴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注。反撥也。陴城上女墻。觀狀。切鄭使觀公之駢脅也。）越王句踐興師伐吳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詳越語）左傳莊公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注。楚行人求楚為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眾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

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通鑑外紀敬王二十六年越伐吳吳敗越越王命諸稽郢行成於吳吳不許文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夫差告諸大夫曰孤有大志於齊將許越成伍子胥諫曰吳越仇讎敵戰之國也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無及句踐聞之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之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乃飾美女八人納之於嚭曰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嚭諫吳王曰古之伐國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伍子胥曰越非實中心好吳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吾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乃許之成

請成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敢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

不察盛德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注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詳吳語）史記越世家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可乎對曰未可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通鑑外紀越入吳吳師自潰上姑蘇越圍王臺吳使王孫洛肉袒膝行請成於越曰孤臣夫差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意者欲如會稽之事敢布腹心

求成

（國語）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於三軍曰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句踐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士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詳越語）左傳宣公元年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亦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襄公三年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隱公元年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取成

春秋左傳莊公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注宋人聽命諸侯取成而還）

拜成

春秋左傳宣元年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文公三年衛侯如陳拜晉成也（注二年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故往拜謝）

教成

吳子治兵吳子曰用兵之法教戒為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

成三軍（詳兵字）

武成

唐柳宗元集請復尊號表五兵不試七德咸宣殊方者知歸負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

曲成

宋韓公安陽集判大名府再任滿乞郡第一表　公幹之卧漳濱稍延視息子牟之居海上敢忘朝廷斯惟洪造之曲成維盡餘生之曷報王珪華陽集乞退表推帝仁之廣育體天造之曲成聽還印於上臺許投身於散地韓淲澗泉日記水火金木土穀惟脩因天與人也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因人而天矣上律天時範圍也下襲水土曲成也祖述堯舜人道也憲章文武王道也西漢書地理志曲成（注有參山萬里沙祠陽丘山治水所出南至沂入海有鹽官縣名屬東萊郡）

六成

小學紺珠始而北出　再成而滅商　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六成復綴以崇（綴丁劣反樂記注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

八成

小學紺珠邦汋　邦賊　邦諜　犯邦令　撟邦令　為邦盜　為邦朋　為邦誣（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注行事有八篇）聽政（音征）役以比居　聽師田以簡稽　聽閭里以版圖　聽稱責以傅（音背）別　聽祿位以禮命　聽取予以書契　聽賣買以質劑（子隨反）聽出入以要會（同上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玉海秋官大司寇凡諸侯

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六典）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八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注八成也罪所不貸有一定之法故曰成以官成待萬民之治若今時決事比也　士師（下大夫四人）掌士之八成曰邦汋邦賊邦諜犯邦令撟邦令爲邦盜邦朋邦誣（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時決事比）周禮秋官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疏此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　注邦汋謂斟酌盜取國家密事邦賊謂逆亂者邦諜爲異國反間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撟邦令謂稱詐以有爲者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邦誣誣罔君臣使失其實

九成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注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故樂以九成也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文中子

文中子賛曰夫樂象成者也被於形而流於聲王化之始終所以可見也故韶樂九成則有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守成

貞觀致要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帝王之業草創與守成孰難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降戰勝乃剋由此言之草創爲難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亂覆彼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乃不爲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欲靜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殘而侈務不息國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文則難太宗曰玄齡昔從我定天下備嘗艱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踐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所當思與公等慎之

馬令南唐書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持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爲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獨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獨非周公征之則求其鳧鷖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臣失父之政卒至大亂殆不及於太宗者乎元宗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己慎刑勤政如一獨非任用群小屏棄忠良國用不單於閩楚師旅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以新造之唐而守之非道不幾乎朝蒔而夕拔其亡也不旋踵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掇如也悲夫

元王惲秋澗集元貞守成事鑑　古稱繼體之君猶持盈守成盈者器之滿成者物之聚既成既盈乎執身護一或怠則墮其成一或側則溢其盈可不慎哉伏惟陛下聰明睿智足以保臨即位之初追崇祖考尊禮大臣息兵愛民慎官節用固以得守成之道臣所以孜孜爲言者蓋以治安難恃驕怠易生故也昔唐太宗問創業守成孰難魏徵對昔之興乘亂覆昏殆天授人與既得則鮮不怠驕有國之弊常由此起守成爲不易太宗以徵言爲然司馬光亦曰夫民有十金產者猶思先世所致必善身謹守惟恐失墜況享祖宗奄有四海之業將傳於無窮如何哉伏望　陛下以司馬光言爲鑒唐太宗之問爲法豈惟宗社之福實天下幸甚若夫聖子神孫既明其體不可不新其用輒畧以四者爲言纂武功平禍亂而一統者垂統之祖也尚文德以柔遠而爲理者守成之君也仁義禮樂乃治之具也仁者政之德所以固億兆易動之心義者事之制所以明政務當然之宜禮者萬事之節所以革去僭越定上下之分樂者聲音之和所以蕩滌淫邪決天人之氣也此四者先王致治要道正在用之何如耳惟陛下垂察

持盈守成

宋張方平樂全集用人體要論經綸屯昧之時則有不次急用之權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劉忠肅公集又免右僕射表以威德紹天地以至孝承祖宗恭默無爲方在持盈守成之日左右同體宜得秉道明義之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三

十九庚

成

樂象成（類說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 **明師象成**抱朴子崇教變于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 **秋獻成**（周禮夏官槀人春獻素秋獻成注皆治弓為成） **陽慶其成**（宋張文潛宛丘集禮論先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 **衆論易成**（尚意譬喻論纂衆噓漂山聚蚊成雷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形本無也吠者多則無可為有一人傳虛百人傳實事太虛也傳者衆則虛可為實） **佛道難成**（宋蘇東坡集中和勝相院記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荊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鳥鳶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年而後成）

印壞文成（涅槃經中陰五陰亦非自生不從餘來因現陰故生中陰陰如印印泥印壞文成） **五穀數成**（大智度論佛入合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以佛數數到其家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曰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成福業數數受果報婆羅門聞以慙愧取鉢盛食奉佛懺悔出家得阿羅漢。） **一斧斫成**（宗門統要雪峯存禪師因洞山問什麼處來師云斫槽來洞云幾斧斫成師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汾陽昭代云某甲早是困也。） **以字不成**（頌古聯珠經首題八字昔有僧問地藏琛和尚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地藏曰看取下註脚又有問披雲寂師荅以頌曰以字不是八字不成森羅萬象此中明直饒巧說千般妙不是渠和不是經　汾陽昭曰以八不成只目前經中未識註中看會意不爲多知解切要參玄達本源佛印元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拈起經題皆擬議下所註脚任君看却是入門先問諱　佛慧泉曰以字不是八不成龍門風浪若雷霆多少遊魚迷去路依前和尚落滄溟　雲居祐曰我佛金言義海深開遮唯要悟真心首標妙在當頭劄家使泥牛晚夜吟　地藏恩曰拈起題標不着却看下頭註脚了知字義炳然大藏潛通廣略　覺範洪曰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法身騎着無遮閑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萬人前呼不起　羅漢南曰以字不成八字非滿琅函載絕毫釐看經到此後開眼玉軸分明兩畔題　疎山常曰經題滿目孰知元點畫分明白義全佐國欲知功力大蕭何元是漢朝賢。　開福寧曰以字不是八字不成無言童子笑忻忻優曇華現人間世鼻孔遼天鼻不聞　徑山杲曰以字不成八字非㘞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語忌十成**（禪林僧寶傳九峯玄禪師曰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汚詳本傳） **丹有三成**（傳道集修鍊還丹三轉曰小成服之延壽六轉曰中成服之長生九轉曰大成服之上昇故謂丹有三成） **懶與慢相成**（回溪史韻音嵇康與山濤書曰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又縱逸來久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 **作舍三年不成**（回溪史韻後漢曹褒為博士肅宗欲制定禮樂褒知帝旨上疏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

許褒後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玄武司馬班固問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受命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制度奏上會帝崩和帝立。以新禮冠拜褒射聲校尉太尉張酺奏褒擅制漢禮宜誅帝寢其奏而禮不行注呂氏春秋魯哀公問孔子曰樂正夔一足矣） **治道非禮樂不成**（回溪史韻漢禮樂志河間王有雅才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因獻所集雅頌） **不雄成**（莊子不雄成不恃其成而處物先） **法令成**（回溪史韻唐袁天綱謂王珪曰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出十年官五品） **肺字虛成**（黃庭經肺神皓華字虛成謂肺為心之華蓋西方金色其質清虛） **爲壇三成**（周禮秋官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注為壇于國外以命事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三成為昆侖丘謂三重也詳於下） **恒山四成**（山海經西山經西次三經槐江之山東望恒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曰再成曰英） **水到渠成**（宋蘇東坡集與章子厚書俗謂水到渠成至時亦必自有處置禪林僧寶傳福昌善禪師問僧什麼處來對曰遠離兩浙近離

鼎州曰夏在什麼處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詳本傳）**累臺增成**（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纍臺增成注增重也一重爲一成也）**其葉胥成**（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姑媱之山䔄草其葉胥成言華相重也）**員葉三成**（山海經中山經中次七經鼓鍾之山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葉三重也名曰焉酸可以爲毒爲治也）**戚里織成**（太平廣記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孔針宣帝被收繫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係身毒國寶鏡一枚後宣帝即位常以虎魄笥盛之緘以戚里織成一曰斜文織成宣帝崩不知所在詳針下）**濟南推成**（回溪史韻後漢韓棱肅宗時爲尚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俱以才能稱帝嘗賜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手署名曰韓稜楚龍淵鄧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成論者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外見故得推成）**慶成**

郊祀禮（詳郊）明堂禮（詳宣）梅亭四六標準代回廖宣義慶成啓　共阿戎談獨未見其父耳作靈光賦果有異於人乎申之雖蔓衍也厚意恭惟某官清門有寒素學甚都要在何見曉耶小淹賢業幸哉有子如此是表義方頗聞及瓜已戒行李顧念江湖之賜號亦勤煙霧之勤移想象朝雲已覺鋪張之巧扶持夜燎更勞駢儷之工某無以報瓊重於辭壁靈椿一而儷桂五枝予望之胡琴四而鹿鳴三聊相侑也宋歐陽公集南郊慶成詩

祀報民昭孝天惟德是親太宮嚴大饗吉土兆精禋禮樂三王盛梯航萬國賓思治羣動洽慶與一陽新奉冊尊長樂均釐及衆臣不須雲物瑞和氣浹人神　明堂慶成詩　辰火天文次皋門路寢開奉親昭孝德惟帝饗精誠禮以三年講（舊作誦今依家本宣蘇本作講）時因萬物成九逵嚴太室六變導和聲象魏中天起風雷大號行歡呼響山岳渙澤浹根荄賓墨飛雲動金文耀日晶從臣才力薄無以頌休明韓魏公安陽集恭謝天地慶成五言六韻　世積皇基厚天扶帝極安宸心思報重靈荅展誠難躋潔齋居敵凝嚴路寢寬二儀通聖饗三后接神歡恩澤開秋惨和聲破曉寒南山薦君壽曉闕聳群觀蘇魏公集恭謝慶成詩十韻（嘉祐元年九月代劉相作特二府皆有詩議者云皆不逮劉公者公聞之曰某久不事筆硯此親情蘇校勘所作也人嘉其不掩善）　聖孝當天世繼明兩全能饗禮交行路朝躬款三年報齋從先端七日誠穹厚博臨通盼饗祖宗

嚴祀極尊精見章從質更新製鍾虡鉦純後舊聲（先是命禮官重定宗廟制度務從簡質仍詔用舊樂舞佾）前陳徽烈茂燎煙升達上儀成不祈厚福歸諸己務達龐恩及庶氓還御端闈孚大號載頌元歷慶鴻名歡謠沸渭盈都輦協氣旁流浹海瀛百辟旅庭紛獻抃四方延首致葵傾帝心虔畢常無怠億萬斯年享治平江湖後集王志道和丰庵慶成詩韻　重屋祇承敬勿休前星主鬯貳凝旒虔迎九尺陳黃目助祭諸王未白頭精意已知通烈祖儀文元不戒圜丘兩階屢舞苗民格何況金穰歲有秋江湖續集武衍恭謝慶成詩十闋　二載明禋帝意專瓣香直謝祖宗前願前戚典從頭數紹述應須億萬年　蔚蠟籠紗翠玉階珠簾齊撤九門開一天星斗明如月法駕徐擎出殿來　宮監推簾探曉星景陽鐘動已妝成夙興陛續衡車馬黃道青濃尾駕行　禮成列聖宴群工浩蕩春風到竹宮傳旨簪花俄侶錦信知天子是天公　大官宣勸禮優寬中殿妃嬪各盡懽和氣滿城天色好不妨直際晚回鑾　樂奏傳詔進壽觴觚稜風細賓香清隔簾微見龍顏啓緣是優人有笑聲　宮前儀衛尚敷遲花裏唇傳午漏殘見說御園才放水聖心游泳正觀瀾　染羅彤草幹天撲簇戴工夫關出奇唯有近臣恩數異尚方別賜細纓扶　小白長紅十里春歸來天仗擁香塵翩翩黃屋彤霞裏輦上無花止一人　士廉重重閶闔羅齋光熏作小春和御街兩行瞻天表比似前回人更多任希夷斯庵集慶成五首　國重明禋預戒期九逵宏敞肅宗祈階前萬旅皆花帽庭下千官盡錦衣三日齋心嚴殿宿一聲清蹕響簾幃聖躬齋恃皇天眷夙夜寅恭但長成　芝房羽駕倚通宵昧爽天輿輦路遙原廟出遊畢漢祀太清先獻鏗唐朝冕旒穆穆陞前殿鐘石鏘鏘達九霄謁恭侍臣分奏告嘉觴肅薦福宗祧　合宮三歲縟儀收太室先期肇自周玉瓚黃流躬祼鬯大圭元冕薦嘉羞靈臺畢舉三千禮鑾路安行十二游導從却歸齋殿去詰朝壯壁對天休　仲辛肆事展明堂磬管鏘鳴更令芳蒼璧肅陳尊聖主二觴嘉薦薦儲皇雲車天上紛紛下月鑑庭中穆穆光八拳靚祠俱響荅吾皇誠意感穹蒼　紫宸朝罷御端門天宇澄清景氣溫丹鳳樓中黃纛立金雞竿上綵旗翻萬人聳聽風雷號四海均霑雨露恩須信畢宮勤肆祀君王本意在元元　陳杰自堂存藁元旦南郊慶成詩　熙朝政化謹三元有事都南典禮全嗣聖萬年初見帝小臣十起夜瞻天想回玉輅紅雲曉更揭金雞膏雨前但願慶成天下福賦詩豈必從甘泉**示成**（圓悟語録師示成脩造曰將山門下無禪可說無道可傳雖衆平千衲

子唯以箇金剛圈栗棘蓬跳者着力跳吞者用意吞莫作無滋味太嶮峻或若驀地體得如畫錦還鄉千人萬人只仰羨得要且覓他所從來不得所謂人人本分事也才生心動念承當擔荷早不本分了也直得萬機休罷千聖不携亦猶有依倚在快須擺撥遺脫那邊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纖毫即是塵舉意便遭魔所撓成就一切總只由他破壞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勝緣恒沙功德藏無量妙莊嚴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貪憎嫉情識執着有為有漏垢染雜亂解路名相知見妄想皆所破壞也唯他能轉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轉他雖無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虛含凡育聖若有取之即墮見刹卒摸索不着諸佛開示祖師直指唯心妙性徑截承當不起一念透頂透底無不現成於現成際不勞心力任運逍遙了無取舍乃真叅印也大慧語錄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趣令心所向皆無礙決有此志學無上菩提常令方寸虛豁豁地不着言說不墮空寂無言無說兩頭俱勿依怙善惡二事無取無捨日月二六時中將思量計較之心坐斷不於空寂處住着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如空中雲如水上泡瞥然而有忽然而無只向這裡翻身一擲抹過太虛當恁麼時安排他不得餖飣他不得何以故大法本來如是非是強為不見釋

迦老子有言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為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着無言說今時士大夫學此道者平昔被聰明靈利所使多於古人言語中作道理要說教分曉殊不知枯骨頭上決定無汁可覓縱有聞善知識所訶肯離言說相離文字相又生在無言無說處黑山下鬼窟裡不動欲心所向無礙無窒不亦難乎既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決定有志直取無上菩提世間種種虛妄不實底事一筆勾下却向不可取不可捨處護覷捕者是有是無直得無用心處無開口處方寸中如一團熱鐵相似時莫要放却只就這裡看箇話頭僧問雲門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時却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若有決定志但只看箇露字把思量分別塵勞中事底心移在露字上行行坐坐以此露字提撕日用應緣起或喜或怒或善或惡侍奉尊長處與朋友相酬酢處讀聖人經史處盡是提撕底時節驀然不知不覺向露字上絕却消息三教聖人所說之法不着一一聞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佛不云乎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古德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箇道理也只怕無決定信決定志耳無決定信則有退轉心無決定志則學不到徹頭處且那箇是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

處者昔牛頭山第二世智巖禪師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常以弓掛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方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為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巖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又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巖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脩善後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巖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謂巖曰郎將狂耶何為住此巖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貞觀中歸建鄴入牛頭山謁懶融禪師發明大事懶融謂巖曰吾授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長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於汝遂為牛頭第二世祖師此乃有決定信而無退轉心有決定志而學到徹頭處底樣子也三教聖人所說之法無非勸善誡惡正人心術心術不正則姦邪唯利是趨心術正則忠義唯理是從理者理義之理非義理之理也如尊丈節使見義便為逞非常之真勇乃此理也圭峯禪師云作有義事是惺惺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心臨終能轉業亦此

理也清涼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亦此理也佛云理則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亦此理也李長者云圓融不礙行布即一而多行布不礙圓融即多而一亦此理也永嘉云一地具足一切地一法徧含一切法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亦此理也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其差別在人不在法也忠義奸邪與生俱生忠義者處姦邪中如清淨摩尼寶珠置在淤泥之內雖百千歲不能染污何以故本性清淨故姦邪者處忠義中如雜毒置於淨器雖百千歲亦不能變改何以故本性濁穢故前所云差別在人不在法便是這箇道理也如姦邪忠義二人同讀聖人之書聖人之書是法元無差別而姦邪忠義讀之隨類而領解則有差別矣淨名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是也忠義之士見義則本性發姦邪之人見利則本性發如磁石遇鐵而火逢燥薪雖欲禁制不可得也如尊丈節使雄烈過人唱大義於萬衆之中聳動而聽亦本性忠義而見義則發非造作非安排教中所謂譬如摩訶那伽大力勇士若奮威怒於其額上必生瘡疱瘡若未合閻浮提中一切人民無能制伏佛以此喻發菩提心者菩提心則忠義心也名異而體同但此心與義相遇則世出世間一網打就無少無

剩矣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書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季恭志趣不凡春秋鼎盛正是奔走塵勞之時能以此時回來學無上菩提非夙植德本焉能信得及把得定作得主宰顧堅固此心終始如一觸境遇緣不變不動方名有力大人無常迅速生死事大君念念以此一段大事因緣為未了未說直下超證凡省得日用因緣處許多障道底惡業況一念相應轉凡成聖耶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古來自有為善底樣式博極群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污矣季恭亦志學儒須是擴而充之然後推其餘可以及物何以故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卧便是這箇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亦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呵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行看尊丈節使立大功勳旋而歸季恭一躍青雲

之上成氏之門有武有文無可疑者季恭勉之

孝弟集成

宋史和㠓傳㠓少有俊才父奇之後擢進士累官至太子中允淳化初㠓補注疑所撰令孝弟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

朱子集成

序　吾友黃觀樂取晦庵朱氏諸書在四書外者粹為十加傳註增說名之曰朱子成書俾予序嗚呼是可以言成矣朱子前蓋未嘗有成書也傳註繁蕪雜著偏駁至通書而後粹然出於正然自為書與諸子相望非述而不作意也朱氏始而後六經之說粲然復興諸子百家之可傳者亦各有論著始終條理可以言大備矣昔者吾夫子蓋未嘗著書書定詩刪春秋筆削而已今誦四書者六經如可後尊集註者他書皆可略甚不然也余少不佞自為時文時每欲窮索古人心習趣味不但雷同是非止嘗盡讀朱氏書漫試語同輩朱氏於熈寧元祐孰主介父君實孰右無不謂玄元祐右君實乃殊不盡然繇是觀之議論之不可盡如此況學問哉四書外攻大有事此成書之不容已也今成書為太極圖通書此所為異象山而貫論辨者也正蒙繇易以起而啓蒙又本義之所以本也西銘則天地萬物之同體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之道也皇極指要則西山相與況潛超悟天人之要而門弟子之不得聞者也冠昏喪祭折衷三千年之異同而歸之一莫備於家禮陰陽水火流行造化之妙度量權衡統和天人之本莫博於參同契律呂書君陰符之說所以祐世感而反之正者皆不可以不之知也嗟乎曰書者天地也是十書者二氣五行也微是十者無以發四書之用不觀於此者亦無以集朱氏之成學者試以予言思之豈不足以矯然而有省矣乎不然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觀樂是編緝語錄全集披同時往復跋涉閩訂質確又將類詩話雜說於此外如予種未愁也觀樂學於先子有年往從廬山西坡家有異聞得遺墨今為此書與勉齋西坡皆嘗家盡力於朱門六大德乙巳冬至廬陵劉將孫謹書

大司成

禮記文王世子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也）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席間函丈（注請問所容也）四六叢珠唐常袞授魚朝恩撿校國子監判大司成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所以明詩書禮樂之宗立忠信孝友之本使方領矩步敬業樂群繫於化成者選尤重以其達俎豆之禮嘗亦委膠庠之事能以德義導其諸生也鄭氏譚綺稱國子監祭酒曰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宋史職官志崇寧三年詔辟雍置司成一員四年詔辟雍待四方貢士在國之郊太學教養上舍生在王城之內內外既殊高

下未倫辟雍有司成在侍郎之次國子有祭酒司業列於卿少事體不順合行釐正改辟雍司成為大學司成總國子監及內外學事凡學之事皆許專達仍立學官禁謁宋李忠定公集給事中除大司成誥　朕樂育天下之材恢庠序於海隅發明先聖之教合儒道於學宮必資雅望之臣以總成均之政歷選在位爰得其人具官某直諒多聞靖共有守智足以知聖人之道文足以為學者之宗頃被明揚荐躋華要代言西掖訓辭有灝噩之風列職東臺讜論極忠嘉之益方師儒之重席非老成而曷居莫如汝宜其為朕往惟京師首善之地而學校賢士之關英俊並游道藝焉考法令（欽宗諱）具皆朕制作之規賢能賓興資爾推行之力務稱圖任嗣有寵褒劉才邵杉溪居士集賀葛司成啓　伏審顯膺綸綍榮領膠庠陞禁從之華資處儒宮之極任既頒成命允協師言洪惟熈朝欽若成憲期道化周流於宇內而賢能悉萃於敎中遠追三代之風肇建十學之法觀而化者騰雲漢之成章推而行之宜紀綱之具舉東求名德之碩輔俾總內外之師儒顧非邦賢孰膺隆眷恭以司成先生際天蘊識名世標才懷經濟之遠猷秉柔嘉之懿德英辭川湧既源深而流長將彩星陳獨芒寒而色正會逢華旦自結深知飛逸步於亨衢騰休聲於輿論遂亟膺於新渥

爰峻陟於近班多士聞風達遁再聆於木鐸嘉猷入告姓名行優於金甌其稟質無膚受知有素迯轄思館思伏砌以未由倍積慶悰第依風而結戀許景衡横塘集賀盧司成啓。　伏審光被渙恩峻更新命專論說於東序自昔有聞流道德於西雝于今乃見朝廷屬望師儒得人傳聞四方鼓舞多士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通聖閫名重賢關群居講磨不獨發明於經術一特操履固已矜式於朋游偵自謙垣撝于穀省休有譽處爾在聖神方壁水之侯儒領絳帳之虛席數求其可宜屬諸誰划復三代里選之文而革千載科舉之弊天子樂育德音見於日新海宇欽承賢能舉皆雲集自非學校之先進篤可模範於後來三年有成高辭選之一變至道庶幾可也惟懋非常之績上神至治之功言謝諸生入贊大政某下辭舊勝仲舟陽集辭免大司成劄子　臣准東上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試大司成者虎賤之臣驟膺褫擢聞命震怖不知所爲恭惟陛下大興庠序以興斯文肇教之遠外薄海表而成均辟廱之長實總中外學政非宿德名儒豈稱任使伏念臣孤愚一介經學淺薄徒知安分守義而行能器識無以逾人昨拔選除專貳國子夙夜逗勉顗有毫髮之效而訖未有聞方懷曠官以奸刑史被猶天慈不遺微品特加因任就進從班雖曲澤所加在

臣至榮幸而公議可畏不敢輒冒非據之寵伏望睿明特行還令追寢誤恩豈惟示名器之公亦以增學校之重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干冒天威臣無任屛營俟命之至。

訓成　北史后妃列傳序齊孝昭置八十一御女四十九曰訓成

任成　馬明吏實實錄齊長沙成王晃少有武力爲高第所愛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樹上令數人引之銀纏皆卷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拔應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調試之帝常曰此我家任成也。　梁盧陵王續膂力絕人馳射遊獵發命便中高祖嘗曰此吾家任成西漢書地理志任成縣名屬東平國注故任國太昊後風姓笄曰延就手。

馬成　四漢史韻後漢虞延字子大爲洛陽令陰氏客馬成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陰就乃譖延多所寃枉世祖親錄囚徒延陳其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欲回趨東延前執之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當伏法成大呼稱枉帝知延無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可使遠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

王成　四漢史韻後漢李燮父太尉固爲梁冀所害二兄亦死郡獄燮年十二姊文姬審告父門生王成將燮入徐州界令變姓名爲酒家傭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十餘年梁冀誅詔求固後嗣乃還南鄭追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後王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相成　羅泌路史後紀黃帝者有熊氏即神牧於相成（注莊云牧馬童子相成即襄城公蘭玉字云受襄城小童步六紀之法黃景小童步三綱之法三材云襄城小童授軒皇七毛六紀天綱之經四杜明升云帝封一通於太山一於勞盛山）

道成　高僧傳道成不知何許人居于天邑演彼律乘戒月揚光圓而不缺德瓶吉實滿而不傾顯慶中數四方一宗有同霧市（詳明律僧）　字明範姓陶氏丹陽人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樓楷罕有其儔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巖寺春秋六十有八（詳明律僧）雪竇語錄送道成禪者　曹溪流非止水一點忽來千波自起直須釣鼇釣鯨莫問得皮得髓君不見石頭有言分聖不慕他靈不在己成禪成禪誰家之子

法成　高僧傳法成姓王氏出家苦節勤于化導聲發嚮隨行高質直成行激勸多以崇福爲己任焉（詳興福僧）五燈會元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穀唯食松柏枝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後小疾便告衆云亡侍疾人咸在空中有紺馬背負金牀升空而去（詳習禪僧）　法成禪師嘉興崇德人也（詳禪僧）

無成　高僧傳姓馬氏扶風人履業清正神悟絕倫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於淮南中寺涅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詳義解僧）

慧成　五燈會元姓殷氏澧陽人受業於十住寺聞南岳闡化之盛即往依之岳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三昧歷試諸行以消宿障得解衆生語言三昧又於荊州枝江創造籃寺陳後主聞師名召之鼓然不往後令江總往迎之帝躬請戒法賜所居曰禪慧寺

繼成　五燈會元表之宜春劉氏子師赴太尉陳公良弼齋時徽州皇帝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師曰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嗣智海平禪師（詳禪僧）

後成　西漢書匈奴傳西域狐蘭支將人衆二千餘已降匈奴單于之狐蘭支與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樂成　西漢書地理志樂成縣名屬河間國（注侍也則）

（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莽曰陸信　又侯國縣名屬南陽郡）**安成**（西漢書地理志安成注侯國莽曰至成縣名屬汝南郡　又安成縣名屬長沙國注廬水東至廬陵入湖漢莽曰思成）**文成**（西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曰文成顛歌注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莽曰言虜）**高成**（西漢書地理志高成注都尉治縣名屬勃海郡　又本志高成注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莽曰言程師古曰洈音危繇讀曰由縣名屬南郡）**北新成**（西漢書地理志北新成縣名屬中山國注桑欽言易水出西北東入滱莽曰朔正）**新成**（西漢書地理志新成注侯國縣名屬北海郡　又本志新成注惠帝四年置蠻中故戎蠻子國縣名屬河南郡）**建成**（西漢書地理志建成注蜀水東至南昌入湖漢莽曰多聚縣名屬豫章郡　又本志建成注侯國縣名屬沛郡）**鐔成**（西漢書地理志鐔成注康谷水南入海玉山潭水所出東至阿林入鬱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應劭曰潭水所出東入鬱音滛玉康曰鐔音譚師古曰直音是縣名屬武陵郡）**良成**（西漢書地理志良成注侯國莽曰承翰師古曰左氏傳所謂晉

侯會吳子于良即此是縣名屬東海郡）**肥成**（西漢書地理志肥成注應劭曰肥子國縣名屬泰山郡）**遂成**（西漢書地理志遂成縣名屬樂浪郡）**宜成**（西漢書地理志宜成注侯國縣名屬濟南郡）**石成**（西漢書地理志石成縣名屬右北平郡）**義成**（西漢書地理志義成縣名屬沛郡）**隰成**（西漢書地理志隰成縣名屬西河郡注莽曰慈平亭）**陸成**（西漢書地理志陸成縣名屬中山國）**昌成**（西漢書地理志昌成注侯國縣名屬信都國）**驪成**（西漢書地理志驪成注大揭石山在縣西南莽曰揭石師古曰揭音桀縣名屬右北平郡）**抱成**（隋書地理志抱成縣舊名抱弁置郡平郡發十八年改曰抱成）**梧成**（西漢書地理志梧成縣名屬琅邪郡）**景成**（西漢書地理志景成注侯國縣名屬勃海郡）**穀成**（西漢書地理志穀成注禹貢瀍水出替亭北東南入雒師古曰即今新安替音潛縣名屬河南郡）**南成**（西漢書地理志南成注侯國縣名屬東海郡）**廣成**（西漢書地理志廣成縣名屬右北平郡注莽曰平虜）**信成**（西漢書地

理志信成注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東北至蓨入漳水縣名屬清河郡）**郚成**（西漢書地理志郚成注侯國莽曰郚成縣名屬山陽郡）**告成**（舊唐書地理志陽城縣武德四年割陽城嵩陽陽翟置康城縣　又置嵩州治陽城貞觀元年割陽翟隸許州三年省嵩州及康城縣以陽城嵩陽屬洛州登封元年將有嵩山改為告成縣）**成州**（五代史職方考成州秦亭後唐置）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四

十九庚

成

詩文

廣成頌廣成頌者漢南郡太守馬融之所作也是時鄧大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謂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云

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頤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主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来遭値危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大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絶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来雨露時澍祥應將

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来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圃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垌場區宇恢胎曠蕩藐夐勿罔寥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矕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溠貫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嶉嶉隆穹槃回嵬峨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茈其芸蒩昌本深蒲芝荋菫荁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柏柜柳楓楊豐彤對蔚崟頗㩼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悉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網頓八紘擊斂九藪之動物繯橐四海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中山敦雲

務群鳴膠膠鄙駭譟讙于野聽矕離朱目眩隸首筭亂陳子籌昏於時營圍恢廓充斥川谷罦罝羅羉彌綸阬澤皐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己爲堅秉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大常棲招搖與玄弋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髟鼬揚金㲋而拖玉瓖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清氛埃埽野場誓六師搜儁良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鐘獵徒縱赴搖書徽嫭霍奕別騖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礚隱訇黃塵勃滃闇若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猥蹠鏷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毛族梏羽群然後乘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轊投足狂擊頭陷顱碎獸不得猭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蟬蟬充衢塞隧葩華瀞布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黔口大匈哨後緄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刺裸袒冒樾柘揵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鬻熊抶封豨或輕訬趬悍瘦疏婁須犯歷嵩巒陵喬松

履修橫蹈踶枝抄摽端尾蒼蜼犄玄貘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署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群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霅爾乃兢覩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䕢川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蟲翬終葵揚關斧刊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渀薄汾橈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於是流覽偏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蒼柳被以綠莎瀇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獐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鴈鷿鷉乃安斯寢戢翮其涯魴鱮鱏鮪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

撼既攻。然後擬牲班會於陽犒功群師壘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旁俎無空酒王索隊。騰夫趣行清醪垂淡燔炙騎特鼓駭峯鈞鍾鳴既觴若乃陽阿襄曼之晉制開龍華羽之南音所以潤蕩匈聰發明耳目踰越疆情駭惆底伏鍾鍾鐻鐻奏于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曜乎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秘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源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拔幽荒察溪修之華英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群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覽鼎俎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寗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常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攫鳳凰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闡北狄反旆至自新

城皆伊闕天洛京宋李忠定公集議責成狀。　臣竊以廢最實之政捨大任之法而欲事功之成雖堯舜有所不能故唐虞之際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以鯀治水。至於九載績用弗成。然後竄殛加焉。此所以允釐百工而庶績咸熙也今以州縣之間任一官效一職者數改易之猶不足以為治況於朝廷之上艱難多故之秋而欲收功於旬月之間哉以靖康一歲中考之宰相易者七人自知樞密院事至簽書樞密院易者二十餘人宣撫制置使副易者十五人進退將帥大臣未有如是之速者是以措置施設議論取捨人各不同先後舛逆首尾衡決紛然無所適從至其甚也大臣莫肯任事而坐觀勝負者攘臂於其間反為得策故其禍變不可勝道且以今人觀之自用兵以來。其謀議任用之人亦寧有所改易否乎所謂黏罕斡離不者皆握兵十餘年。其威信足以用其眾而吾驟進亟罷之將帥大臣當之宜乎不能取勝也譬猶奕者置棋不定不足以勝敵況於用人不知信任之道而欲撥亂反正以捍大患以圖中興豈可得哉伏望陛下於選任將帥大臣之際精加考擇得其人則久任而責成功勿為細故之所搖勿為小人之所間則天下之事庶乎可為也元李庭寓庵集故嵩州安撫使成公墓表　孝莫大於顯親此前哲之格言也蓋人子有不幸

不能終養其親而於既歿之後揚親之功實行義懇求當世立言之士發揚論撰著之金石傳於後世使不與草木俱腐以自慰其嚮昔養親不足之心亦可尚也已長安成氏子幼從予遊年甫其冠而喪其父自痛生之晚而親沒之亟不獲伸於終養之志故然衰絰之中拳拳求予文以表其墓惟之再三而請益堅為之銘曰火辰匿輝金祚終中原鹿走兵叢叢公乘其時起蒿蓬手提長劍隨元戎指麾萬騎疾於風剪除強梗蘇疲癃捷書飛報達九重玉麟剖符酬膚功杞人一夕憂天崩簣土莫障洪流東運開朔野飛真龍四方豪傑如雲從老鵰垂翅倦摶空一枝甘與鷦鷯同入以富貴災厥躬知止不殆孰如公年登八秩資用充奉祀有子續其宗天之報施亦已豐樂遊原西卜幽宮高墳前直終南峯鐫詩翠琰傳無窮陳氏家塾聱隅子歔欷瑣微論　天生萬業為茲人用紛紜交蔓將焉牧之有條有綱統宗會元故作文成篇聱隅子曰文成而道存道存而事協事協而功易有不由於此者猶捨舟而渡淵其能濟乎嗚呼順道而不順人者少矣順人而不順道者衆矣聱隅子曰弗人斯人之行也邇道而心遠臨利而忘親有愚而發怨或問成人聱隅子對曰備爾三至崇爾五反曰何謂三至曰患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為至言不在勝以破特之惑為至行

不在元以鎮特之俗為至。何謂五反曰時未遇則反之於命聲未尊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光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或者譽人於予曰彼之道不其至歟聱隅子復之曰吾昔臨於溪澗沼沚見其泉清源洸欲狎而玩之及臨乎江河淮瀆見其巨浪滔天則慄然有畏之之色至於弗至則吾弗知之矣或問子貢之辨與蘇張為孰愈聱隅子對曰義存魯國則子貢之力也治利六王則蘇張之術已辨與不辨則吾弗知之矣聱隅子曰女不恥其身之不正而恥其色之不偶士不恥其才之不充而恥其祿之不厚亦不思之甚矣聱隅子曰君子之於己也薄矣其於人也厚矣小人之於藝也廉矣其於人詳矣聱隅子曰猛虎不傷其類而傷其非類謗者不聞於自己而聞於他人也聱隅子曰君子哉報德不報怨先跡而後觀先危而後安或問堯舜之壽考生民之壽考耳又曰漢之黨錮曰非人實黨錮而主之自錮也嗚呼因道德械忠信適足以殄絕不亦悲乎聱隅子曰秦漢而下才不必於朝廷道不謀於草野此生民所以未乂也聱隅子曰大僞若真大邪若正大私若公大害若利聖人不啓人以為賊而奸人迹聖人以為賊聱隅子曰生不能仁人死不遇明主亦士之恥也或問出處之道聱隅子曰民不富士不榮君不勝國不壯勃

然而耻者三代之人焉飽於道醉於德狃於仁饜於義卑然而宅善者五帝之人也。非五帝之人靜而三王之人躁蓋君子之時行矣聱隅子曰堯舜不以天下量其位而以天下量其德桀紂不以天下量其德而以天下量其欲或曰有金張之貴王石之富爭之以理義何如曰可也未若榮道以貴而貴足尚知道以富則富有餘唐杜工部詩漫成詩（三首）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江皐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知余懶是真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剌鳴岑參詩鳳翔府行軍送程君赴成州 程侯新出守好日發行軍拜命時人羨能官聖主聞江樓黑塞雨山郭冷秋雲竹馬諸童子朝朝待使君錢起詩偶成詩 含臺意不淺微月上朧櫳門靜吏人息心閑囹圄空繁星入疎樹驚鵲倦秋風始覺衙平劇宵眠亦在公李商隱詩漫成詩 不妨何范盡詩家未解當年重物華遠把龍山千里雪將來擬並洛陽花 沈約憐何遜延年毀謝莊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詠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 沈宋裁辭矜變律王楊落筆得良朋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 李杜操持事略齊三才萬象總端倪集仙殿與金鑾殿可是蒼蠅惑曙雞。 生兒古有孫征虜嫁女今無王右軍借問琴書終一世何如旗蓋仰三分 代北偏師銜使節關東裨將建行臺不妨常日饒輕薄且喜臨戎用草萊。 郭令素心非黷武韓公本意在和戎兩都耆舊偏垂淚臨老中原見朔風宋王安石臨川集詩 文成五利老紛紛方丈蓬萊但可聞（言方士之虛誕神仙但可聞不可見）萬里出師求寶馬飄然空有志凌雲（李斯傳公子高上言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大宛之役耗損中國最甚公言武帝役人之多乃徒有欲仙之意蓋譏之也神宗嘗曰漢武帝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此天下戶口所以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宋景文公集偶成詩 不用真如鼠胡膚亦有鵝田園未歸客天地一畸人京邑風霜苦江鄉薇蕨春可能逃鬼笑長送左朱輪 漫成 日烈花休樹結陰紅芽貪得萬黃金伯松不學陳遵飲爲識鳩夷是酒箴詩海繪章劉景文偶成詩 每過楊子宅時醉庾公樓黃鵠雲霄志白蘋江海流讀書非世用種樹是吾謀自識文章貴多尋潚洒侯孔武仲詩偶成 翦斷長縚入網羅十年光景忽蹉跎欲提長劒爲游說且卧空山學揣摩砧杵夜寒醒醉

夢風霜秋緊後詩魔不須計校當時事黃卷書中寵辱多陳古靈詩和運使兵部秋成 重湖收積潦多稼結盈疇貸息移書藏適租禁籍求民情寬歲頻歲計上參謀寄語昆臺老生初早晚修夏文莊公集御製恭謝天地禮成 元真寄誨惟疇德耀昭靈獻務降衷僊里肇禋尊妙道國陽嚴配報層穹百神右序儲蕃祉群后寅威仰聖風聲震山淵踰日際澤流根葉徧區中考熙茂範登虞舜積累遐源舊帝鴻柔遠九垓書軌混疑休千載地天通賡歌紫禁唐文盛第頌青緗漢德融盛業巍巍心翼翼古今能事集皇躬蘇穎濱集西成。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讓酒客過傾留饋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偶成 年來衰病正相兼薄宦奔馳尚未厭詩句空多渾漫興俗緣已重不須添贅牙向物知難合踈懶憐公猶未嫌時聽淵明詠歸去猶應爲我故遲淹曾鞏元豐類藁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迕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江湖前集鄭介夫謾成 衲帽麻衣君勿輕有如華袞貴難名人須自力方能立事若無誠斷不成倚物蔓條終嫩脆冐霜寒栢始堅貞男兒一幅黃金骨莫學伊阿浪死生鄭俠西塘集漫成 琴雖古意元無取詩近虛名亦懶吟不是將心就無事都緣無事可關心風送微涼來小虎月回清影向疎簾不知人世何珍麗可與詩書氣味雙綦崇禮北海集漫成 生平雅志在林溪故里塵昏未定棲晚向瓊臺陪問舍書當淮塞聽鳴鞞出郊勝喜園亭勝累扙應須酒榼攜隨意一觴兼一詠醉言無次亦無題。 書遂今古懶不讀搏列聖賢時一中顧我本無當世志愛君真有古人風賜環忽恐歸期促放蓋常嗟樂事空山鹿野麋便戎草鳳凰終合止梧桐劉龍雲先生集安成道中作（六首）故家楚尾臨三湘祖有精地麻與桑利機未判身輕審在涯寄將一葉上歸釣顛尾秋滄浪 翠篠娟娟摟暗蒼半隱半見誰門墻分曹戲兒嶷鴈行令我垂垂老景適竹馬鳩車憐汝狂 波面擲鱗銀作刀波裏陟釐紛暗毛清秋駛觸吳兒擲會待長風十萬里躍入雲海翻鷲濤 愚智紛紛同一朽翦斷愁根莫如酒誰是親齋不離手但令秋秫登我場不應他日羞牛後新里當南義鎮北一水中飛抹山鼻吳歈楚俚愁征客十年仍作嘍啞遊羞拾靈棋問通塞 酸然欽雨吹空濛忽掛萬丈橫霄虹陰晴回互倏翕中由來天意不可測惜哉庶物終鞠窮張文潛詩偶成詩 官事一消覽寢齋低竹蓊朝昏聽過半老病醉相兼樓晚雙旗鼎城昏疊鼓嚴隅江吹笛處空碧貼新蟾 馬啼宮直散歸舍日猶長暗樹殘春綠回風欲丙涼

又知癡有絕瑞爲酒成忭可是嘲須解平生一漫郎　祿適長安樹春歸空隔年愁多落花地情違倚樓天河漢崑崙外蒼龍北極邊老知玄有味

姜更賦

神仙

成氏　千家姓成　商　上谷羅泌路史高辛氏紀成氏高辛氏之後　古今姓纂姓纂周文王第五子成叔之後子孫以國爲氏後爲楚所滅于孫去邑爲成成肅公、桓公並爲周卿士左傳楚大夫成得臣若敖叔也成大心成熊並其後也　左傳僖二十六年夔子不祀祝融楚成得臣帥師滅夔定八年晉師將盟衛侯於專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者成何曰我能盟之成十三年劉肅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文五年成大心帥師滅六姓氏遂華廣陵上谷弘農姓苑周文王第三子封成爲成伯成肅公桓公入爲周卿士　楚滅郕子孫去邑爲氏　漢複姓十五氏　莊子有務成　廣成　頹成子游　伯成子高。　韓子有容成　列子有考成　晉郤犨食采苦成　苦成叔　宋大夫老成方　盆成括仕齊　晉芙成傳子　漢古成雲廣漢太守　高祖功臣陽成延　後漢上成公白日升天　晉車成將爲戊己校尉古成氏後也史記有形成氏是爲複姓

成得臣楚大夫子玉（僖二十三年傳）　成大心帥師滅六（文五年）　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十三年）　成覸（孟子）　成封（東漢儒林傳）　千姓編周文王成叔之後漢南太守成瑨望書出上谷廣陵亦有郕姓同古今姓氏辨證出自羋姓楚若敖之孫令尹得臣字子玉以王父字爲氏得臣生大心字孫伯及子西子孔名嘉與孫伯皆爲令尹其後成虎字熊爲大夫裔孫歆仕他國者周以爲大夫成愆恭成差米成讙晉成何成鱄是也漢成雄居上谷縣奚後周常山公唐中書令成汭五代有軍將成美　謹按春秋時周魯皆爲成邑當時大夫之食其邑者未必不以爲氏羋姓成氏自王孫伯而下皆以名顯諸侯後嗣又不乏人則王父字爲氏在理不疑而周大夫宜亦楚人之裔也

成荆　史記范雎傳成荆勇焉而死（成荆古勇士）

成慶　西漢書廣川惠王傳殿門有成慶畫短衣大絝長劍（晉灼曰成慶荆軻也衛人謂之慶卿燕人謂之荆軻師古曰成慶古之勇士也事見淮南子非荆卿也）

成方　西漢書雋不疑傳夏陽人姓成名方詐爲衛太子。

成信　史記酷吏傳王溫舒爲河内大守郡中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内徒諸名禍猾吏與從事關中楊贛成信等。　成宣爲右扶風生怨成信騶柰（漢書音義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　宣使郿令格殺信

成得臣　蘇子由古史陳世家十一年楚成得臣代我。取焦夷城頓。

成瑨　元一統志成瑨弘農人以清名見知舉孝廉拜郎中遷漢南太守舊多豪強中官盤牙境上瑨下車振威嚴以撿攝之漢桓帝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怙貴不法功曹岑晊勸使捕之付獄笞殺之桓帝徵瑨獄死。

成翊世　元一統志成翊世字季明平原人爲郡吏少好學深明道術東漢延光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上書訟之又言王聖樊豐誣罔狀帝不從而豐等又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以順帝司空張晧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受任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虞詡雅重將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爲議郎後尚書尤雄等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成公英　東漢書成公英傳成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其將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手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爾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須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可有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嗚嗟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初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

成淹

魏書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自言晉侍中粲之六世孫祖昇家於北海父洪名犯顯祖廟諱仕劉義隆為撫軍府中兵參軍早卒淹好文學有氣尚劉子業輔國府刑獄參軍事劉彧以為員外郎假龍驤將軍領軍主令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之月欲巡漢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淹上接輿釋遊論顯祖覽之詔尚書李訢曰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勑停行太和中文明太后崩蕭賾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執之云弔有常式何得以朱衣入山庭昭明等言本奉朝命不容改易如此者數四執志不移高祖勑尚書李沖令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沖奏遣淹昭明言未解魏朝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吉凶不同禮有成數玄冠不弔童孺共聞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遠自江南奉慰不能式遵成事方謂議出何典行人得失何其異哉昭明言二國交和既久南北皆須準望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於時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那得苦見要逼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而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即吉彪行弔之時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貂璫耀目百寮內外朱服煥然彪行人不被主人之命使何容獨以素服間衣冠之中來責雖高未敢聞命我皇帝仁孝之性侔於有虞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插膝而言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為非也昭明遂相顧而笑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奉主人裁以弔服使人唯齎袴褶比既戎服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帢以申國命今為魏朝所逼違貴指授還南之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命折中還南之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使非理見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既而高祖遣李沖問淹昭明所言淹以狀對高祖詔沖曰我所用得人仍勑送衣帢給昭明等賜淹果食明旦引昭明等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侍郎高祖以淹清貧賜絹百疋十六年蕭賾遣其散騎常侍庾蓽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朝貢值朝廷有事明堂因登靈臺以觀雲物高祖勑淹引蓽等館南矚望行禮事畢還外館賜酒食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既久而比棄信絕好為利而動豈是大國善鄰之義淹言夫為王者不拘小節中原有菽工採者獲多豈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荷恩積世富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蓽及行者皆相顧失色何意知淹昔從南入而以手掩目曰卿何為不作于禁而作晉蕭

淹言我捨危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歸國也高祖以淹曾官江表詔觀是非乃造肅與語還奏言實時議紛紜猶謂未審高祖曰明日引入我與語自當知之及鑾輿行幸肅多扈從勑淹將引若有古蹟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民也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乃隨司馬東渡肅知淹寓於青州乃笑而謂淹曰青州間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而笑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者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奏聞高祖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為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高祖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前朝歌為淹所困不謂此事仰聞聽覽臣爾日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皆大笑高祖又謂肅曰淹制卿其才亦不因肅言淹才詞便為難有聖朝宜應叙進高祖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己達人正可顯臣之美高祖曰卿既為人所屈欲求屈己之名使於卿太優肅言淹既蒙進臣得屈己仲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乃賜淹龍廐上馬一疋幷鞍勒究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高祖以淹家無行資勑給事力送至洛陽幷賜假日與家累相隨行次靈丘屬蕭鸞遣使勑驛馬徵淹車駕濟淮淹於路左請見高祖輟駕而進之淹曰蕭鸞悖虐幽明同棄陛下俯應人神撫劫江淡然猷不可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深願聖明保萬全之策詔曰此前車之轍得不慎乎淹曰伏發洛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下之義高祖曰此是我命耳卿不得為干斧鉞淹曰昔文王詢於芻蕘晉文聽輿人之誦臣雖卑賤敢同匹夫高祖優而容之詔賜絹百匹高祖幸徐州勑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檝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碻磝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乃上疏陳諫高祖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勑賜驊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構經始務廣兵民材日有萬計伊落流澌苦於厲涉淹遂啓求勑都水造浮航高祖賞納之意欲榮淹於眾朔旦受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匹知左右二都水事世宗初司徒彭城王勰曰先帝本有成旨淹有歸國之誠兼歷官著稱宜加優陟高祖雖崩詔猶在爾乃相聞選曹加淹右軍領左右都水仍主客令後拜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都水主客如故淹小心畏法典客十

年四方貢聘皆有秋遺毫氂不納乃至衣食不充遂啓乞外祿景明三年出除平陽太守將軍如故還朝病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謚曰定　子霄字景鸞亦學涉好爲文詠但詞彩不倫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遊相好詩賦閒起知音之士共所嗤笑閭巷淺識頌諷成群乃至大行於世歷治書侍御史而卒　史臣曰成淹等身遭際會俱得効其所能以至於顯達苟曰非才亦何可以致

成公綏

晉書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彩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異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烏奮翼於注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駱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跱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流滯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崑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阯扶桑高於萬仞尋木長於千里崐崘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荊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畧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陽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崆峒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棵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廣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也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毀鍊玉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奓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群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踌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熛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洿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騖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騁望喟仰抃而抗首嘈長引而憀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濞而奔壯橫鬱鳴而滔涸冽飄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飆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群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飆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蜎乃吟詠而發散聲駱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悱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磞硠震隱訇磕聊嘈發徵則隆冬熙烝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恒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嚁而清厲信自然之

極麗兄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儛而抃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推重騭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薦之太常徵為博士歷秘書郎轉丞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為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法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搆新情豈常均之所企太沖含毫歷載以賦三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於古鄒湛之持論棗據之緣情賓南陽之人傑蓋潁川之時秀季雅摛鬱邁遺風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彥伯未能混迹光塵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誕一時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濤發神府仲初之女風流可尚權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秘籍跡足下寮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充之學識信清壯也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贍筆削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

榮觀也君章擢湘中之寶挺荊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過實譎詐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通敏延譽清濁德與西代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文彖齊法宮徵流音美哉群彥揚蹤翰林俱諧振玉各擅鏘金子安太沖遒文綺爛袁庾充擅縟藻霞煥彩彼辭人共超清貴

成公簡

晉書成公簡字宗舒東郡人也家世二千石性朴素不求榮利潛心道味因有干其志者默識過人張茂先每言簡清靜比揚子雲默識擬張安世後為中書郎時後已為司隸校尉遷鎮東將軍簡自以才高而在顗之下謂顗曰揚雄為郎三世不徙而王莽董賢位列三司古今一揆耳後甚懸之官至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永嘉末奔苟晞與晞同沒

成景儁

南史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為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內附景儁謀復讎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為鄱陽內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為屈法景儁家讎既雪每思報效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累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成軌

魏書成軌字洪義上谷居庸人少以罪刑入事宮掖以謹厚稱除中謁者僕射高祖意有所欲軌睹候容色時有奏發輒合帝心從駕南征專進御食于時高祖不豫常居禁中晝夜無懈車駕還賜帛百匹景明中嘗食典御丞僕射如故轉中給事中步兵校尉勅侍東宮延昌末遷中常侍中嘗食典御光祿大夫賜始平伯統京都將轉崇訓太僕少卿遭母憂詔遣主書常顯景弔慰又起為本官進安東將軍崇訓衛尉卿久之超遷中侍中撫軍將軍典御崇訓如故尋除中軍將軍燕州大中正孝昌二年以勤舊封始平縣開國伯食邑三伯戶肅宗所幸潘嬪以軌為假父頗為中官之所敬憚建義初軌迎於河陰詔令安慰宮內進爵為侯增戶三百并前六百戶遷衛將軍其年八月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孝惠

成汭

唐書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入秦賊中為賊帥假子更姓名為郭禹嘗戍江陵亡為盜保火門山後詣荊

南節度使陳儒降署裨校久之張瓌囚儒以禹為山標（俾少切）之欲殺之禹結千人奔入峽夜有蛇環其所祝曰有所負者死生唯命既而蛇亡禹乃襲歸州入之自稱刺史招還流亡訓士伍得勝兵三千秦宗權故將許存奔禹禹以青州剽（匹妙切）卒三百畀之使討荊南部將牟權于清江禽權取其眾禹又破其將王建肇建肇奔黔州昭宗拜禹荊南節度留後始改名汭復故姓宗權餘黨常厚攻夔州是時西川節度使王建遣將屯忠州與夔州刺史毛湘相脣齒厚屯白帝汭率存乘二軍之間攻二軍使人許蘇（對切告九）降汭歸楚言尤劇汭恥之曰有如禽賊當支解以逞會存夜斬營襲厚破之厚奔萬州為刺史張造所拒走綿州存入夔州楚言妻李語夫曰居常辱單且支解不如前死楚言不決李礪刀席下方共食從語之夫曰未可知李取刀斷其首并殺二子乃自剄汭畏其烈禮葬之刻石表曰烈女即使司馬劉昌美守夔率存泝江略雲安建將皆奔存救兵渝州盡下瀕江州縣時王建肇據黔州自守帝以建肇為武泰軍節度使汭遣將趙武率存攻之建肇走汭乃以武為留後存為萬州刺史存不得志汭遣客伺之方蹴鞠汭曰存必叛自試其力矣遣將襲之存夜率左右趨壕走與王建肇皆降於王建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楚江賊陰救

令其主簿疑小吏導之訴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下踰月吏暴死汭聞益詳於獄。始治州民販無幾未再春自占者萬餘帝數詔劃石頌功輒固辭時鎮國節度使韓建亦以治顯號北韓南郭汭進累檢校大尉中書令上谷郡王雲安榷鹽本隸鹽鐵汭擅取之故能畜兵五萬初任賀隱隱賢者也故汭所舉少過脫得妻父任之譖害諸子汭皆手殺之至絕嗣澧郎本荊南隸州爲雷滿所據列爲節度汭數請之宰相徐彥若不許及彥若罷道江陵汭出怨言彥若曰公專一面自視桓文一賊不能取而怨朝廷乎汭大慙曉音術士餌藥瀕死而蘇天復三年帝詔淮南節度使楊行密圍鄂州朱全忠使韓勍（渠京切）救之諷汭與馬殷雷彥威犄（舉綺切）角內外自將而行下知汭不足亢行密無敢諫惟覘吏楊師厚勸之汭爲巨艦（切）（限切）室皇悉備行至公安下不言欲還師厚曰公舉全軍中道還何以見百姓汭乃行彥威潛師略江陵汭諸將念私無鬭志淮南將李神福壁沙播望汭軍曰戰艦雖盛首尾斷絕可取也擊汭君山敗之大其船衆大潰汭投江死士民皆爲彥威所劫韓勍走還王建遂取夔施忠萬四州天祐中全忠表汭死國事

請與杜洪皆立廟云

成三朗

唐書成三朗幽州漁陽人也光宅年爲左豹韜衛長上累從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與賊戰於高郵官軍敗績被擒送于江都賊黨唐之奇給其衆曰此是李孝逸也將斬之三朗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朗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圍爾數重破爾在於朝夕我死妻子受榮爾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之奇怒斬之敬業平贈左監門將軍謚曰勇時曲河令尹元貞亦死敬業之難

成知禮

文苑英華唐贈荊州刺史成公神道碑　成氏之先有周之後姬文受命三十八王郕伯象賢二十一代漢之少府

國家雄城音之廣揚主室藩屏公諱知禮其先上谷人也子孫避地徙于

曾祖休擧後魏汾州刺史齊特進左右衛大將軍宇文朝江州刺史隋城陽郡公謚曰武熙格皇天澤充臣域該備龍榮兼包命賜祖少退北齊民曹郎中宇文朝地官上士龍城陽公建國之舊以訓五品以親百姓父君瞻隋金紫光祿大夫唐深州刺史上柱國天子大夫金章紫綬天王使者皁蓋朱輪公誕保靈和受茲介福講之以學合之以和純粹以積其中文明以宣其外出於口者必是先王之言萌於心者莫非君子之德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豈時止時行左宮右徵在朝濟濟在家雍雍秖服弘業克丕堂構襲城陽公歷冀州平城洛州郡鄢二縣令武衛里開。捨社隱封公宰平城日宣三德悲歌相聚秖服戒群分宰郡鄢雷震百里儀刑嘉誨範乎人倫令聞廣譽塞乎天壤將陷九列平三階豈意一（作群生戒作茂豈天奪）太和交薄而天道難諶降年不永春秋若干以某年月日終於某所夫人宜城縣主聖神皇帝之堂姊王姬外館之長女夫人道峻於閨房名耀於邦國我大周叙洪範作武成大賚而萬姓悅禽拱而天下理發號惟舊制贈荊州刺史生則唐堯不用沒則周武追封爲龍爲光有始有卒立名於後以顯其親反葬於周不忘其本以某年月日歸葬於某碣石恒山燕南趙北禮儀光備宗族相臨大夫弔祖子之喪天子歸惠公之贈蓬瓊之葬不害良田孔丘之塋不生荊棘長子司衛少卿兼檢校魏州刺史太僕中子左鷹揚將軍太方少子朝儀大夫行司農主簿太晩等門承四代德盛三賢有終身之憂盡生人之本罔極愛贈宜宣無窮景鍾勒銘若古有訓嗚呼哀哉其銘曰神岳之英大川之精如山之峻如濱之清行之斯立言之斯成登車發耀在邦有榮傳於舊國舊國惟平宰于二縣二縣惟寧余聞舊說天鑒孔明誰謂靈誕長落淑貞永錫不厭克揚其名爾書光寵沒有餘榮其曰列星會象兮輛天光白露爲霜兮霑人衣從蒼天兮臧我辰列星會象兮輛天暉白露爲霜兮霑人衣九原可作兮吾與歸

成及

臨安志成及字洪濟錢塘人祖克評爲唐嘉王府長史父正幽子博古及性篤厚爲鄉里所重咸通間捍山賊遂齊慈擊名遂振乾符間八都駿盛閭人宇卒而及代之遂以富春鎮稱靖江都將劉漢宏作亂與鏐同討平之北關鎮將劉孟安謀亂即屠斬將杷鏐及舉胡床剏之偏將盛造因執孟安就戮以功奏遷散常侍從爲靖江鎮光啓中啓潤州薛明叛命及征之夏五月進圍常州克之尋平潤州奏授兵部尚書充本州防禦副使潤州阮結卒命及代之累遷檢校司空尋爲蘇州刺史乾寧三年淮人圍姑蘇常熟鎮將陸郢巡檢郭周等以城應寇城陷及以禮見淮帥楊行密行密閱及府庫私實皆藥物圖書而已由是重之至淮南辟爲行軍司馬及拒之曰及以百口託于錢塘不幸城陷以至於此豈宜以本道符竹換苗賁於隣境及引佩刀自剌行密遽止之因厚禮而歸之累授鎮海節度副使奏授司徒至太傅天復中鏐游衣錦軍使武勇都將士治溝洫軍中多怨言及請罷役不聽俄而作亂鏐回至北郭徽賊將入城及乃代來鏐事行興賊鬭鏐遂得入鏐性嚴急每有檢發必亟

加新次武及王。雖武怒必為之釋。其寵遇皆此類。累勑授保大彰義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卒。年六十七。及在閩平中。嘗避梁室廟諱改姓成。今從其本姓。

以資治通鑑吳越備史本傳修。

成象（宋史）成象渠州流江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刲股肉食之。詔賜粟帛醪酒。淳化中李順盜據郡縣。象父母驚悸而死。殯訖寄浮圖舍。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於墓側。以衰服襍扶篩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感愴。未嘗食肉衣帛。或贈之亦不受。虎豹猱鹿而卧象無畏色。鶩百餘集廬中。木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以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成閔（宋史列傳）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劉鞈為真定帥。募勇士捍金兵。閔在麾下。高宗即位。閔領數百騎至揚州。會上南度。韓世忠進苗傅及擊兀术討范汝為。閔皆在戎行。又以力戰卻敵。積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從世忠入見。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自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歎勞勉。旋以取海州功。擢瀛州團練使。召見。賜袍帶錦鞍。加贈玉束帶。時方與金盟。世忠罷兵入為樞密使。詔進閔鄧州防禦使。保殿前遊奕軍統制。歷遷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尋丁母憂。詔起復。贈其母鄭國夫人。金主亮將敗盟。詔閔提禁旅三萬鎮武昌。命湖北守漕創營屋三萬間以待之。發折帛米錢券引共百四十餘萬緡。義倉和糴米六十三萬石備軍用。仍賜金器劍匣臨遣之。閔至鄂未幾。進屯應城縣。八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兼京西河北招討使。十一月。詔回援淮西。閔喜於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士卒多道死。朝廷所給犒師物。悉歸己。不及士卒。士卒有怨言。閔斬之。未幾。除淮東制置使。駐鎮江。既而言者論諸軍皆聚鎮江。恐敵出不意擣上流。於是詔閔發鄂州。張成華旺軍回駐鄂。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金人自盱眙渡淮北去。閔列兵南岸。軍士噪聲相聞。金人笑之曰。哥聲成太尉有勤護送。時虜氣已奪。日虞王師之至。委棄戈甲粟米山積。諸軍多仰以給。惟閔軍多浙人。素不食粟。死者甚衆。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充侍從御。監閣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殿前司公事。尋使為御史論列。罷太尉。婺州居住。尋復慶遠節。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詔使節都統鎮江諸軍。九年。請祠致仕。治園第于平江。淳熙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儀同三司。子十一人。

成彥質（宋馮檝雲先生集成彥質墓誌）紹興丙辰。余令丹稜。被詔旨。邑之父老成天啓屬其子某以借發帳噫。下已滄歷判楚至吳越。凡跋涉之險艱事理之是否。某實經紀之。周旋既久。益稔其人。蓋天資純質孝謹人也。心甚喜之。後二十二年。余以事至臨邛。其子某來謁。泣拜且言。父不幸棄諸孤。蓋若干年矣。鄉人某為狀其行。重惟先君獲事君子。蒙雖持護卹之恩。知先君介介無他。冀其踰門下。願乞銘章。用幹先生之恩。追維疇囊。為之泫然。屬老病不任叙載。又不可無一言於故人舊交。姑繫狀以銘曰。堯舜周孔。與天同極。邈不可及。顧其下惡是為柴躋。上下之間。為善宮墻。繹然以寬。充其大端。質知是班。小以成小。其擴是觀。伊雖其趍。以善為徒。不逕不愚。用大成拘。以小則餘。善以為址。浚身不貽。以遺其子。洵洵濟濟。嗚呼彥質。亦以不死。銘幽畫石。永貴萬里。

成鏜（興國州志）成鏜。字肇之。號修室。

成大亨（赤城志）成大亨。河間人。字正仲。元符三年中第。官至左朝散大夫、直秘閣。紹興初寓天台。

成彪（眉州志）成彪。輿地紀勝。在眉州。元符上書。

成偉（東郡志）成偉。滑州錄事。子信。字信之。由吏員入。仕轉輝州判。郡鄄縣尹。子詹開州務副。

成進（古藤郡志）成進。字士累。鐔津人。登宋重和元年第。仕至宣義郎。

成遵（元史）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年十五。喪父。家貧。勤苦不廢學問。二十能文章。時郡中先輩無治進士業者。遵欲為之。以不合程式為患。一日憤然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逾於史漢韓柳。區區科舉之作。何難哉。會楊惠初登第。來尹穰。遵乃書所作數十篇見之。惠撫卷大喜。諸之曰。以此取科第。如拾芥耳。至順辛未至京師。受春秋業於夏鎮。遂入成均。為國子生。時陳旅為助教。書其文歎以語于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集亟欲見之。旅令以己馬俾遵馳詣集。集方有目疾。見遵來。迫而視之曰。適觀生文。今見生貌。公輔器也。吾老矣。恐不及見。生當自愛重也。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明年。預修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年。升應奉翰林文字。五

年辟御史臺掾至正改元擢太常博士明年轉中書檢校尋拜監察御史扈從至上京上封事言天子宜慎起居節嗜慾以保養聖躬聖躬安則宗社安矣言甚迫切帝改容稱善又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思盡言備叙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蹟不實賢否混淆帝皆嘉納之諭臺臣曰遵所言甚善皆世祖風紀舊規也特賜上尊旌其忠遵又言江浙火災當賑卹及劾火魯忽赤不法十事皆從之復上封事言時務四事一曰法祖宗二曰節財用三曰抑奔兢四曰明激勸奏入帝稱善久之命中書速議以行是歲言事幷舉劾凡七十餘事皆指訐時弊執政者惡之三年自刑部員外郎出為陝西行省員外郎以母病辭歸五年丁母憂八年擢僉淮東肅政廉訪司事改禮部郎中奉使山東淮北察守令賢否得循良者九人貪懦者二十一人奏之九人者賜上尊幣帛仍加顯擢其二十一人悉黜之九年改刑部郎中尋遷御史臺都事時臺臣有嫉贓吏多以父母之憂免者建論今後官吏凡被案劾贓私雖父母死不許歸葬須竟其獄庶惡人不獲幸免遵曰惡人固可惡然與人倫孰重且國家以孝治天下寧失罪人千百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御史大夫是其言陞戶部侍郎十年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辜未幾無遺事時有令輸粟補官有匿其姦罪而入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遵曰賣官鬻爵已非盛典況又賣官與姦濫之人其將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乃可省臣從之除工部尚書先是河決白茅鄆城濟寧皆為巨浸或言當築堤以遏水勢或言必疏南河故道以殺水勢而漕運使賈魯言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廷議莫能決乃命遵偕大司農禿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以聞十一年春自濟寧曹濮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形之高下測岸以究水勢之淺深遍閱史籍博采輿論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得復其議有八而丞相脫脫已先入賈魯之言及遵與禿魯至力陳不可且曰濟寧曹鄆連歲飢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後日之憂又有重於河患者脫脫怒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辨論終不能入明日執政者謂遵曰脩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矣公其毋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也由是遂出為大都河間等處都轉運鹽使初汝汴二郡多富商運司賴之是時汝寧盜起侵汴境朝廷調兵往討括船運糧以故舟楫不通商販遂絕遵隨事處宜國課皆集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沔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心遑遑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船載兵境上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衆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唯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十五年擢江南行省治書侍御史召拜參議中書省事時河南之賊數渡河而北焚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持其牘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塹黃河為之限賊兵雖多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椎髓以供軍儲而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已下皆為之揮涕乃以入奏帝詔即遣使督守河將帥而守禦自是亦頗嚴先是湖廣倪賊俘威順王之子而遣人請降求為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衆遵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或曰王子世皇嫡孫也不宜棄之與賊非視親之道也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高祖高祖乃以分羹荅之柰何今以王子之故棄天下大計乎衆皆韙其論除治書侍御史俄復入中書為參知政事雖省僅六日丞相每決大議則曰姑少緩之衆莫曉其意及遵拜執政喜曰大政事今可決矣十七年升中書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彰德是時太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皇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有以發以為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十九年用事者承望風旨嗾寶坻縣尹鄧守禮弟鄧子初等誣遵與參政趙中參議蕭庸等六人皆受贓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等官雜問之鍛鍊使成獄遵等竟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臣辯明遵等皆誣枉詔復給還所授宣勅

成連（仙傳成連善琴嘗與伯牙遊蓬萊山作天妙操後仙去）

成君平（仙傳成君平長沙郡人嘗遇仙翁授以道要後於東華山仙去）

成武丁（仙傳成武丁桂陽人嘗遇神人賜藥一粒服之得道。）

成延昭（茅山志成延昭字懷玉潤州人氣稟純素精通道法謚冲虛先生茅山第二十代宗師）

成氏（唐王右丞集汧陽郡太守王公夫人安喜縣君成氏墓誌銘并序）夫人字某某郡人也其先周成王之後古之錫姓命氏或以先父之職官或因始祖之名謚漢魏以降史諜詳焉曾祖休寧某官祖某某官襲封常山公贈公執帛調護儲闈九伯剖符典日方兵滂雄左輔賓拜翁歸周命僕臣惟兹伯冏夫人即太僕府君之第二女也世有明訓家無遺德蕙心紈質豈曰師成螓首蛾眉抑雅天與同雲降雪常聞抑絮之詩獻歲發春即賦椒花之頌言事姑舅宜其家室寢門纔闢笄六珈而問安擊鍾未騰具八籩而獻饋棻朱與綠不懈公子之衣采蘩及蘋有甚季姜之祭魚軒翟茀爲諸侯之夫人鳴珮垂環對有國之君子綺疏萬目助選賢人青帳藩身用酬高論善持門戶能睦族姻誠良人之從畋不曾原獸訓愛子之爲政遂返池魚言成大家之書行爲衆婦之法至於彈琴製賦纂組攻書具舉百事之能仍居四德之外嗚呼降年不永春秋五十以某載月日薨於長安平康里之私第某月日祔于咸陽洪瀆原之先塋禮也不獲偕老空傷奉倩之神术始有生誰達莊周之理長子濡前某官次子歷某官次曰某某官及女等違連泣血晃晃在疚哀纏聖善痛七子之無依文叙寒淵冀九原之可識乃爲銘曰 齊侯之子兮衛侯之妻膚如凝脂兮手如柔荑奉初之嘉訓兮淑德日躋供養兮姑舅賛珮問安兮先夜濯製三衣兮玄纁具五獻兮籩豆翟茀兮錦衣駕魚軒兮來歸從如雲兮滿中閨悲形洸兮影絶夫傷神兮子泣血悲餘澤兮猶在惑迴紋兮未滅送葬兮咸陽寒天暮兮渭水長嗟梧桐兮半死無雙飛兮鳳凰

盆成氏（晏子外篇晏子曰盆成括父之孝子兄之順弟又嘗爲孔子門人）

上成氏（羅泌路史高辛氏紀上成氏高辛氏之後元和姓纂後漢書家傳上成公白日昇天）

武成氏（羅泌路史小昊紀武成氏小昊之後風俗通趙平原君勝武成因氏焉）

茅成氏（羅泌路史高陽氏紀茅成氏高陽氏之後）

祈成氏（羅泌路史陶唐氏紀祈成氏帝堯之後）

上成（元和姓纂後漢書家傳上成公白日昇天）

大成（元和姓纂晉公子成之後因氏焉代本云大成教昭原大夫）

梁成（元和姓纂漢昭帝時梁成恢善天文）

庸成氏（羅泌路史發揮同名氏辯篇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容成列仙傳穆王時容成公自稱黃帝即此又後世赤松子也）

顏成氏（元和姓纂莊子有顏成子游）

庫成（元和姓纂風俗通曰本亦苦成也方言音變爲庫成燉煌實錄廣平太守庫成防從孫雁）

務成（元和姓纂呂氏春秋務成子堯師 新序子夏學於務成跗）

空成（元和姓纂古空成子達膺日神仙傳有空成公）

廣成（元和姓纂神仙傳廣成子古仙人官崆峒山黃帝造焉）

廣成子 莊子在宥篇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桐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

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莊，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以上莊子）

（山。京州北界）

（廣成。即老子。）

栢成 元和姓纂：風俗通：栢成胥渠，晉隱士。諫議大夫栢成衡。功臣表：吾侯栢成延，傳封六代。成或作城。王莽時栢成脩獻符命。

苦成 元和姓纂：晉卿郤犨食菜苦成，因氏焉。潛夫論：苦成，城名，在鹽池東北。

士成 元和姓纂：莊子有士成綺也。

老成 元和姓纂：老成子，古賢人，裔孫老成方，仕宋為大夫，著書一篇，言黃老之道。

考成 元和姓纂：考成子，古賢人也，著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可成子，幼學於尹先生。

古成 元和姓纂：風俗通，即古成之後。隋陰改馬。漢有廣漢都尉古成雲，姚興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右將軍古成知，晉衆宏集有南海太守古成彪，開元雲陽尉古成首政。

郁成 西漢書紀騫傳：郁成王遮殺漢使。亦西域國名。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二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編修臣陶大臨

書寫儒士臣金琦

圈點監生臣徐浩

臣曲成學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十九　十九庚

城

奉天城

資治通鑑唐德宗建中元年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非常辛丑命京兆發丁夫數千雜六軍之士築奉天城元一統志唐書曰建中元年五月築奉天城四年十月德宗避難于奉天初術士桑道茂請城奉天為王者居外龜形而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兆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土工大起人莫知其故逮播遷都倚乃驗朱泚之亂離城東北至于城西門外有北三面有城墻闊一十一里崇二丈二尺上闊五尺下闊一丈二尺濠深一丈八尺闊三丈長安志子城周五里四十步城上闊一丈下闊二丈二尺崇二丈二尺濠乾祐中重修元王仲賢詠史詩奉天城（德宗朝有術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數年暫有離宮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築城四年朱泚叛上思道茂言乃幸奉天）此如段秀實居有實不幾此皆依休事識擇中多秀

實爭休戾多學此中顆古富九之變及孤城果知尼如何道茂有前知段公一笏決生死不肯俯臣叛逆兒

好畤縣城

長安志好畤縣城周三里二百步崇一丈二尺闊一丈按漢好畤故城在縣東北七里本陽鄉周二里五十步崇三丈唐好畤故城在縣西北六里又按好畤古城古漢縣屬右扶風孟康曰畤因止神靈之所依止也以雍州積高明之隈故立畤以郊祀上帝及諸神今縣東南四十三里奉天縣界有好畤古城

醴泉縣城

長安志醴泉縣城周二里餘一百步

谷口城

長安志谷口城在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縣也屬左馮翊溝洫志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即此城也郊祀志公孫卿言黃帝昇仙於塞門水經注曰九嵕山東仲山西謂之谷口即古塞門也按雲陽縣谷池水所出謂之谷口未詳孰是

武功縣城

長安志武功縣城周三里二百二十步崇九尺上闊一尺五寸下闊四尺五門唐姚合詩罷武功縣將入城二首　作拋衫笏覺身輕依舊還稱學道名欲泥山僧分（一作求）屋住羞從野老借牛耕妻兒盡怕爲逋客親故相邀遣到城無奈同官珍重意殷勤臨路却休行　青衫脫下便狂歌種薤一（作韭）栽莎一（作花）斸古坡野客相逢添酒病春山暫上著詩魔亦知官罷貧還甚且喜閑來睡得多欲與九衢親故別明朝拄杖始經過

美陽故城

長安志美陽故城在武功縣西七里漢書曰美陽縣屬右扶風注周太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所起太平寰宇記城南有周原後魏太和十一年移廢縣於古斄城中後改武功為美陽縣周天和四年武功復還舊理建德三年省此邑今縣餘址遂盡漢書注云岐山在美陽西北

故斄城

類編長安志故斄城一名武功城在今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有邰國堯封后稷於邰周平王東遷以其地賜秦襄公作四十一縣斄其一也太平寰宇記故斄城漢爲斄縣後漢省復自渭水南移武功縣於斄故城因謂之武功城後魏孝文太和十一年改武功爲美陽縣仍於此置武功郡周武天和四年美陽還舊理建德三年省郡別立武功縣於中亭川即今縣理也晉地道記云省斄以併郿蓋取斄之南境渭之南以併郿非省縣也唐武德三年於此置稷州貞觀元年廢史記樊噲傳噲從沛公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索隱曰斄音邰即扶風有邰縣康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章平即章邯子是也）

周城

長安志周城在美陽城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居邑也詩曰古

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契我龜築室于茲帝王世紀曰周太王避狄循漆水踰梁山徙邑於岐山之陽今扶風美陽西北有岐陽城舊周地也東漢書郡國志扶風美陽有周城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南函故城

郡縣志南函故城後魏末所築在永壽縣北據山其東西南三面險阨實控禦之地

齊難故城

太平寰宇記齊難故城齊難即姚興將名也屯軍築壘在永壽縣西其南西北三面一如南函之險阻

華州城

長安志華州城周二里二百八十四步上闊七尺下闊二丈崇二丈一尺羅城周七里十步上闊七尺下闊三丈崇二丈五尺夾城壕闊二丈八尺羊馬城上不通人行下闊二丈五尺崇二丈五尺外城壕深二丈五尺闊六十尺唐白居易長慶集華城西北雉堞最高崔相公首創樓臺錢左丞繼種花果合爲勝境題在雅篇歲暮獨遊悵然成詠（時華州不除刺史）高居稱君子瀟灑四無鄰丞相棟梁久使君桃李新凝情看麗句駐步想清塵況是寒天客樓空無主人

祋祤故城

太平寰宇記祋祤故城在華原縣東北一里漢縣也宣帝神爵二年鳳凰

（集棫栩是也長安志清城有故同州城即漢棫栩城也）**沈陽故城**（太平寰宇記沈陽故城在華州東北十五里驛路南石橋東有沈陽城扶此城與故武城二縣並後漢省扶漢京兆尹渭南郡所管諸縣多在渭水之南北二縣並是馮翊屬縣據三輔地界言之皆合在渭北當在同州及高陵涇陽之北界蓋因後漢安順間西羌擾亂關中人移於渭水南鄭縣界權僑壁壘以居年代綿遠因而稱爲漢縣焉）**上邽城**（太平寰宇記秦州記曰天水郡治上邽城前有湖中水冬夏中停無增減天水取名由此湖也）**廢下邽城**（太平寰宇記廢下邽城在下邽縣東南三十五里地志云秦下邽縣也自漢及晉不改魏初移於權霸城注水經云渭水注下邽故城南即此也）**故甘泉城**（郡縣志故甘泉城在下邽縣東南四十里以北地水多鹹苦城中井泉美遂名亦謂之夏王城俗傳赫連勃勃所築）**古蓮勺城**（太平寰宇記古蓮勺城在下邽縣北二十二里蓮音輦勺音酌以草爲名晉地道記云蓮勺縣屬馮翊後秦姚萇廢後魏太和三年改馮翊爲延壽郡蓮勺縣仍舊隋開皇十年罷郡以蓮勺屬州今縣城是也大業二年省蓮勺入下邽漢張敞爲自河内徙家於此城也）**定城**（長安志定城是生逵記云或云段煨所逵未詳夾道各一城城下有泥泉水出馬扶風在漢爲鎮遠將軍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於城中置定城縣）**平舒城**（太平寰宇記史記云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我遺鎬池君春秋後傳華山君託書致鄗池君云子過鄗池見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款叩梓當有應者以書與之言入擇聲言祖龍死扶注水經云渭水又東經平舒城北昔始皇之將亡江神返璧於華陰平舒道即此是也在今縣西南元一統志王舒故城在大同東南一百五十里）**長城**（太平寰宇記長城在今華陰縣西二里即春秋時秦晉分界處注元豐湖山類叢長城外　飲馬長城窟馬緊草枯竭水竭狩桑阿馬嘶不育歌君者長城中盡是骷髏骨骷髏幾千年猶且未滅沒空對千年寃此寃何時寃祖龍去已遠長城又遭毀歎息此骷髏夜夜泣秋月）**敷西城**（太平寰宇記敷西城郭是生逵征記云即敷西縣更狄所馬稍將皇城其時有敷西縣哥有之在華陰縣西南）**渭南縣城**（長安志渭南縣城周三里餘二十步崇九尺括地志曰隋煬帝大業九年築故城在縣城北周一里餘二百八十步崇一丈渭南故城在縣治東南四里西魏文帝大統十六年築按縣故城見存里所里渭南縣也括地志所引當是南朝舊縣）**古倉堡城**（長安志古倉堡城在渭南縣東三里）**張堡城**（長安志張堡城在渭南縣東南三十里）**嚴堡城**（長安志嚴堡城在渭南縣西南三十五里）**青原堡城**（長安志青原堡城在渭南縣西南二十五里）**姚堡城**（長安志姚堡城在渭南縣南二十里）**胡城**（長安志胡城在渭南縣南十里舊說匈奴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居因名胡城）**市丘城**（長安志市丘城在渭南縣西南三十里）**休屠城**（太平寰宇記休屠城休音許虬反屠音除即漢休屠王所理之地漢亦爲縣漢書北部都尉治休屠城元一統志休屠王城在渭南縣南十里舊說休屠王部落降漢築此城以居之）**山洛故城**（元一統志山洛故城本漢上洛縣地竹書紀年云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即此）**蒲城縣城**（長安志蒲城縣城周八里一百八十步崇七尺壕深四尺）**重泉故城**（長安志重泉故城在蒲城縣南五十里）**賈城**（長安志賈城在蒲城縣西南一十八里古之賈國左氏傳謂芮伯梁伯賈伯伐曲沃是也）**蒲城**（長安志蒲城在蒲城縣東三十里晏元獻公類要蒲城子路爲孔子問津之所魏初青崖集自同之蒲城次商台符見寄詩韻　袖裏行行有鐵搊鏡中點點是霜華潭深雨過添滑山好雞陰不是遮鞍馬鷄愁如有約田園歸夢尚無涯落花流水山前驛無復仙人問客槎）**魯王宮城**（長安志魯王宮城在蒲城縣西南四十里大統記曰即魯恭王城也視其餘迹尚有宮城板築之象今在內政村）**晉城**（長安志晉城在蒲城縣東南五十里未詳所出）**同州城**（長安志同州城即漢祋祤城）**三原縣城**（長安志三原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二十步崇一丈）**三原古城**（陝西志三原古城二直亘南北一在縣東五里一在縣西一里南抵華山北逾渭河直抵郃陽韓吏少梁西党相傳戰國時秦晉界地）**黃白城**（長安志黃白城在三原縣西南十五里後漢李傕亂獻帝幸長

安三輔叛歙欲使帝於池陽黄白城

永安故城 太平寰宇記永安故城亦名洪賓栅在三原縣北五十里即後魏北雍州城是也周地圖記明帝孝昌二年蕭寶寅逆亂關右洪賓立義栅以捍賊永安元年於此置北雍州以洪賓爲刺史故俗呼爲洪賓栅其年又割北地郡之三原縣於此置建忠郡屬北雍州又按後魏書毛遐洪賓兄也寔有功於魏故肅宗詔曰改三原縣爲建忠郡以旌其兄弟功也孝武帝永熙元年移北雍州於今宜州仍於城中置永安鎮

同官縣城 長安志同官縣城周一里無城壁

富平縣城 長安志富平縣城周三里一十二步崇一丈五尺壕深八尺闊八尺太平寰宇記富平故城後漢富平縣今廢

秦務公城 長安志秦務公城在富平縣南三十里南面西面崇一丈五尺東面北面無墻

直市城 長安志直市城在富平縣西南一十五里

懷德故城 長安志懷德故城在富平縣西南一十五里周三里漢書懷德縣屬左馮翊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彊梁原洛水東南入渭雍州浸莽曰德驩太平寰宇記懷德故城在今富平縣西南十一里非漢懷德縣也

蓋後漢末及三國時因漢舊名於此立縣爲名今有廢城存

故豳州城 元一統志故豳州城在今邠州城之南有姜嫄廟碑銘金正大甲申即子城之西南相接岡嶺展築爲城有山城在焉周圍四十餘里太平寰宇記古豳城在三水縣西南三十里有古豳城在龐川水西蓋古公劉之邑即此城也圖都城記豳國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始都焉豳谷名也與故栒邑城相去約五十餘里漢志注云豳鄉是也宋會要熙寧四年二月四日環慶路經略司言已修完邠州城壁樓櫓了當御筆勘會昨以麟府城壘守具頗弛曾指揮陝西諸路令沿邊次邊州軍城寨各用心葺修完今邠州首能奉法了當可特旌賞之既而賜官吏銀絹有差

古公故城 元一統志古公故城在邠州今有古公鄉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熏鬻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予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立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予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爲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携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其後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即文王文王崩武王立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

撒離曷番家城 長安志撒離曷番家城在邠州東南五里

折墌城 太平寰宇記唐武德元年薛舉寇涇州屯兵於新安縣折墌城太宗親征相守六十餘日會舉其子仁杲統其衆并羌胡十餘萬衆挑戰上遣總管龐玉自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因高而陣上率大兵自原北出其不意斬首萬餘級賊大潰仁杲惶而請降俘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故城猶在今宜祿縣北五里

長武城 太平寰宇記長武城在宜祿縣西五十里隋開皇中築在涇河南岸唐武德初廢大曆初郭子儀置兵以備西戎王海唐列傳李懷光爲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虞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爲要防　渾瑊以朔方兵馬使屯宜祿大曆七年擊吐蕃破之自是歲防長武城　韓全義爲長武城使貞元三年吐蕃犯長武城全義拒之　高崇文從韓全義鎮長武城治軍有聲崇文以長武城使討劉闢練卒五千常若寇至　高霞寓元和初代高崇文爲長武城使張芸叟雜記涇州東長武城在唐漆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太宗親征薛舉寨駐蹕門樓十三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臨涇水即高墌折墌二城樓亦完

栒邑故城 太平寰宇記栒邑故城在三水縣東二十五里即漢栒邑屬右扶風有豳鄉應劭注云左氏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荀侯賈伯伐晉也漢爲縣

爰得城 太平寰宇記爰得城漢書地理志云爰得縣屬安定郡後漢省即此城也

淳化縣城 長安志淳化縣城周二里餘一百一十步崇九尺壕深二尺漢故縣城在縣西北六十里元一統志淳化故城本雲陽縣金龜鄉雲陽宮記曰車箱坂下有黎園漢武帝築之大一頃樹數百株青翠繁密望之如車蓋宋淳化四年建爲淳化縣屬耀州以雲陽金龜威遠三鄉屬焉按太子中舍人黄觀言此地山林深僻多聚盜賊遂建爲縣以鎮之金省入雲陽

雲陵城 元一統志雲陵城在邠州淳化縣北有漢武帝碑刻云於城北二十餘里立雲陵縣有廢城舊址猶存若甘泉宮遺蹟亦在雲陵於其縣之南立黎園鎮宋始爲淳化縣

延安故城 元一統志延安故城按後魏志以東夏州爲延州在延水東蓋以管內延水爲名也至宋慶曆五年改卜延水西今路城是與舊城相直人呼故城爲東州按圖經地產具膩黍脒司馬光延安道中詩有暮煙凝塞上候火落天涯之句宋會要元豐六年閏六月十五日權發遣陝府西

路轉運副使公事范純粹言，見修治延州城，計今用軍須金帛錢糧，如不足，以朝廷所賜入使錢支用，其他城若雖被旨修治，若不係延州已得指揮，即無由辦集，欲望朝廷詳酌從之。七年正月二十六日，賜陝西轉運司度僧牒二百修延州城。**延水故城**（元一統志）延水故城在延安路東北一百一十里，元七鄉，本秦臨河縣地，秦滅六國，使蒙恬將兵十萬北擊匈奴，悉取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漢因之，在今廢縣理北十五里臨河故城是也。後魏於其中置安民縣，并安民鎮，屬東夏州，隋文帝廢鎮置安民戍，唐武德二年，復置安民縣，屬延州，貞觀二十三年，改爲弘風，神龍元年，更爲延水縣，取吐延水爲名，後遷在縣西胥胡川。宋熙寧八年省爲鎮，入延川。舊圖經（云延水豐林門山產麝香。）**西和州故城**（元一統志西和州故城在延水縣本曰安民唐武德二年析延川置縣）卯縣置西和州，并置修文、桑原二縣，貞觀二年州廢，省二縣入安民，隸北基州，州廢，來屬延州。**廢永州城**（元一統志）武德二年，於金明縣東境置永州，并置洛盤、新昌、三堤三縣。貞觀四年，以州治洛原，遷州廢，省洛盤、新昌、三堤三縣入金明。**龍安古城**（陝西志龍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北五十里）**招安古城**（陝西志招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南四十五里）**塞城古城**（陝西志塞城古城在膚施縣北一百五十里）**萬安古城**（陝西志萬安古城在膚施縣西四十五里）**金城**（陝西志金城在膚施縣西南五十里已上龍安招安塞城金城五城俱係前代守邊處江少虞類苑）延州今有五城，說者以爲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高萬興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予因讀杜甫詩云：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赫連城**（宋類苑延州故豐林縣城赫連勃勃所築至今謂之赫連城堅密如石斸之皆）火出。其城不甚厚，但馬面極長且密。予親使人步之，馬面皆長四丈，相去六七丈，以其馬面密，則城不須太厚，人力亦難兼也。予曾親見攻城，若馬面長，則可反射城下攻者，兼密則矢石相及，敵人至城下，則四面矢石臨之，須使敵人不能到城，乃爲良法。今邊城雖厚，而馬面極短且疏，若敵人可到城下，城雖厚，終爲危道。其間更多剗其角，謂之團敵，此尤無益，全藉倚樓角以發矢石，以覆護城腳，但使敵人備處多，則自不可存立，赫連之城，

（深可爲法也）**金湯古城**（陝西志金湯古城在安塞縣北五十里唐書敬暉傳暉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是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續通鑑長編：元符二年五月庚戌，詔鄜延路金湯新寨賜名金湯城。宋會要：金湯城舊金湯新寨，元符二年改。元史楊大淵傳：大淵兄子文安築金湯城，以積屯田之儲。**原林古城**（陝西志原林古城在安塞縣北五十里）**杏子古城**（陝西志杏子古城在安塞縣西六十里）**德靖古城**（陝西志德靖古城在安塞縣西六十里）**順寧古城**（陝西志順寧古城在安塞縣北七十里已上金湯原林杏子德靖五城俱係前代守邊處）**保安故城**（元一統志保安故城本延州之永康鎮宋太平）興國二年置軍，管二鎮一十九寨。東至蕃部急遏族七里，至延州金明縣界七十里，西至蕃部急遏族一十里，至慶陽府金湯鎮界三十里，南至延州敷政縣界一百一十里，至延州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蕃部厥都族一十里，至古宥州八十里。土產羊，地宜畜羊，不宜五穀。九城志云：土貢毛氈、蓯蓉。金升爲州。（正大兵亂戶口彫殘今復爲縣）**黑城**（太平寰宇記黑城在甘泉縣東二十五里庫利東流川交口赫連勃勃置大象）二年於此置郡，其城緣山坡，崎嶇不正，遂名黑城。元一統志：黑城在西安府桓州西南九十里。**廢咸寧城**（太平寰宇）記：廢咸寧城在丹州東四十五里一鄉，本秦上郡之地，後魏太和十八年於縣南白水川置永寧縣，屬義川郡，至大統十三年改爲太平縣，隋開皇三年罷義川郡，以縣屬丹州，十八年改太平縣爲咸寧縣，以界內鎮爲名，仍舊屬。宋太平興國九年併入宜川。**丹州廢城**　元一統志：丹州廢城爲貢雍州之域，春秋時爲白翟所居，秦屬上郡，漢因之。魏文帝省上郡，晉陷於戎狄，苻姚待爲三堡鎮，後魏大統三年，割鄜延二州地置汾州，理三堡鎮，廢帝以河東汾州同名，改爲丹州，因丹陽川爲名，領義川、樂川郡，隋大業三年，廢丹州，於義川縣置延安郡，十三年爲羣賊劉步祿所據。義寧元年，於義川縣置丹陽郡，唐武德元年改爲丹州，領縣五。二年，於州置總管府，管北連、北廣二州。貞觀元年罷府爲州，永徽二年，徙於赤石川，天寶元年改爲咸寧郡，乾元元年復爲丹州，本朝至元六年併州入宜川縣，屬延安路。**汾川故縣**

城

元一統志汾州故縣城在丹州東北七十里二郷職方考云本漢上郡地魏大和八年置安平縣在辟河川屬北汾州其州在河西三堡鎮東更有南汾州魏大統十八年省北汾州乃取丹陽川號立汾川縣初理高樹山南善多村周保定三年移龍庫利川北甚寒原隋大業十年蕃賊郝仁朗攻陷又移於土壁堡唐開元二十二年移於甘泉坊圖經云縣西有殺狗嶺西黃河在縣東北四十五里從北延州門山廢縣來經縣界七十里南流入鄜州鄜城縣河岸頰狹狀肖犢形郷人呼為石犢蓋為理水鑿石導流之處宋熙寧三年省汾川縣為鎮入宜川屬丹州金因之。本朝至元六年同宜川屬延安路。

北連州城

元一統志北連州城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於延長縣分置此州并置義郷齊明二縣以隸之貞觀三年州廢省二縣入延長。

延昌故城

元一統志延昌故城唐地理志云武德二年置北仁州。貞觀三年州廢十年以其地置洛交縣。天寶元年更今名其北蘆子關唐莊宗避諱省入延長。

高奴城

陝西志高奴城在鄜州東五里。項羽封董翳為白翟王於此。

翟道故城

太平寰宇記翟道故城在中部縣西北四十里故城是也周三里基有餘址後漢省宇文周曾於此城置利人縣尋廢

僞夏太后城

太平寰宇記僞夏太后城在洛交縣南三十六里赫連勃勃間劉裕滅姚泓令其子義真等守自將兵入長安留太后於此築城以居之。

故坊州城

元一統志故坊州城禹貢雍州之域古白翟國秦屬內史漢書云朔方為西部都尉休屠為北部都尉渠搜為中部都尉故此為中部郡馬又郡國志云鄜城本秦高奴縣地翟道故城是也俗稱高樓城即春秋白翟所居魏晉陷于戎羯劉石苻姚時於州西七里置杏城鎮恒以重兵守之後魏文帝改鎮為東秦州孝明改為北華州廢帝改為鄜州後周天和七年世祖元皇帝作牧鄜州於州界置馬坊結構之處尚存唐武德二年高祖為幸於此置情永感因置坊州取馬坊為名天寶元年分為中部郡乾元元年復為坊州元領中部宜君升平鄜城四縣割鄜城入鄜州宋熙寧元年又廢升平為鎮中部宜君富有藥材魏泰東軒筆錄云古詞芳洲漸生杜若蒲芳香之洲渚生此香草宋天聖間朝省下坊州取杜若雖一時文移之誤亦牽相不學故也宜君有蓉場此州地產龍鬚席弓弦麻。非他郡所及金因之。國朝至元六年併州入中部縣屬鄜州。

赤沙城

太平寰宇記赤沙城在中部縣西七十里古戍城也。

杏城

陝西志杏城在中部縣西北八十里秦姚萇所築太平寰宇記故杏城在中部縣西五里漢將韓胡伐杏木為柵以抗北狄因名

昇平縣故城

陝西志昇平縣故城在宜君縣北八十里

綏德州城

太平寰宇記綏德州城在龍泉廢縣唐貞觀元年築四面石崖東面高八十尺西面高一百四十尺南面高四十尺北面高百二十尺周廻四里二百步宋會要綏德城在陝西鄜延路熙寧二年廢綏州置城平四年閏十二月十日令北部員外郎直史館洪遘侍禁閤門祗候程順奇乘傳按視城綏州利害以聞初帝與輔臣謀修此州兩府議不一至是詔中書樞密院會議而呂蒙正王旦王欽若以為修之不便李沆言修之便然恐勞民向敏中周瑩王繼英馮拯陳堯叟皆以修之便帝以境土迫邇未能周知其事命遘等往視之十九日詔築綏州城時程順奇使還言於石隰州沿邊相度建城詢於吏民其利有七而害有二帝召宰臣於便殿出遘等奏曰利害昭然卿等所見如何蒙正曰利多害少已行興修故命築之。五年正月十日以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石隰州兵馬鈐轄屯綏州經度修城事二月十一日詔曰昨議修復綏州已興力役詢于從衆猶或異同因令知天雄軍工部侍郎錢若水與并代州駐泊陳興乘傳詳度之儻有所便利即令施功如其不然可且罷之四月七日若水言奉詔與陳興詳度重修綏州利害尋領兵過河徧視荒廢城壘用工計百餘萬材植難致又須廣屯田兵百姓渡河運糧艱阻又長計之有害無利所有防兵役夫及所運糧悉已停罷詔從之一時言事者請城綏州屯兵積穀以遏党項及邊臣互言利害前後遣使數輩按視不能決時已大發丁夫將興其役帝以其地夐絶難守特命錢若水馳往規度事有不可即罷其役近臣有執前議者帝曰太宗鑒四海之力克平河東近靈武失守今如更城綏州又須輦運芻糧重費民力河東大安不可虛致困匱既而若水上言綏州須為內地民賦登集尚須旁郡轉餉自賜趙保忠以來人戶凋殘令復城之即須廣屯戍兵倍于往日則芻糧之給全仰於河東其地隔黃河大小鐵鍋二山又城下有無定河緩急用兵輸送艱阻且其地險若修葺未備蓄聚奔衝即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毁無尺椽片瓦所過山林無巨木不堪采用使為頑援絶無所利若水即罷其役復詣闕西陳其事帝嘉納之。元豐七年正月十九日陝西漕臣范純粹言綏德城當寇衝請立軍以七城砦隸焉在

州東北一百二十里涑水記聞种諤取綏州韓魏公築城以戍兵　种諤之謀取綏州兩府皆不知之及奏得綏州文路公爲樞密使以爲趙諒祚將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請歸之時韓魏公爲右相方求出上乃以韓公判永興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度其可受可却以聞韓公至陝西言可受文路公以朝旨詰之曰若受之則當饋之以糧戍之以兵有急當救之此三者皆有備乎韓公對不必饋戍及救彼自有以當諒祚移書鄜延經令勿給粮追還戍兵若諒祚攻嵬名山勿救也時宣徽使郭逵爲鄜延經略使以爲不可韓公使司封郎中劉沆往督責之逵固執不從曰如此則降戶無以自存皆潰去矣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因命之曰綏德城擇降人壯健刺手給粮以爲戰兵得二千餘人　綏州城錄

河北轉運使張問權度支副使詔閤門令薛向更兩次上殿然後朝辭詔呂公晦攜來傳至延州候先得安遠塞門二寨蕃土然後以綏州還夏國時夏國既受策而不肯歸二寨疆土又欲先得綏州故也詔依誅官例聽直赴閤門上票來自辰漢趙高曰趙元昊初納款有密剳下鄜延經略司以安遠塞門二寨地賜與夏國仰改立烽堠又曰治平之末有密剳下鄜延令招誘橫山之民以兵迎接占據生地非种諤擅興也及嵬名山來降种諤築綏州城申帥府索錢糧陸介夫乃驚奏諤擅興綏州錢糧當與不當應副詔介夫與薛向極力應副又曰郭宣徽之行詔曰國家萬里豈與犬羊爭尺寸之地其綏州剋日立行毀棄劉航知文公之志亦欲毀之薛公不肯毀尚力勸郭逵留之總管賈逵惡以兵驅降民出塞外云悉已逃去尚勸郭帥招集之使還守綏州不然且爲邊患郭帥從之得勝兵六七千人并老弱萬餘人薛公又使日給糧二升降民乃安今則使分耕綏州旁地不復給糧矣又諒祚夏虜欲遣使告哀以揚定之死莫肯爲使者薛宗道有罪懼之来宗道甚懼朝廷遣韓縝劉航詰其所以使之意宗道稱告哀耳無它也及至京師朝廷使縝因問之宗道對如初縝因言朝廷欲綏州還夏國宗道喜曰如此則感朝廷之大恩朝廷因令縝語宗道還我安遠塞門二寨又分歲賜萬以遺國中諸酋豪宗道曰此非某之所決也請歸白之夏虜復使宗道來曰不知所謂因縱送殺楊定者二人以來朝廷留二人而遣宗道來并貢物皆不受宗道復來縝因責之曰君在西驛時已許我矣今更易言何也宗道由是得罪更遣都羅重進來曰主上以孝治天下而更獻夏國以臣叛其君何哉朝廷乃命更不分賜物但還二寨稟遣凡三返議之不合更遣罔萌訛以誓書來言謹奉詔以二寨易綏州

朝廷乃遣劉航冊命秉常爲夏國王航至郭帥遣高交二寨定地界虜乃言朝廷本欲得二寨耳地界非本約也高曰若不得地但得此二增塢安用之郭帥乃留歲賜奏乞詔高赴闕詢之朝廷乃命綏州曰綏德城不復以易二寨高既對言於上曰綏州與之亦用兵不與亦用兵邊備未可弛也薛昌朝曰治平四年种諤直奏云銀州監軍嵬名山請以所部數萬衆歸款上召薛向指闕詢之使還與延州知州陸詵議詵向乃畫三策以爲使名山直取橫上也不能取守其地以拒之次也不能守則退保兩界不耕地下也詵意以爲朝廷必不行無何朝廷降宣從其策及諤出兵據綏州而城之詵乃大驚故以擅城罪之耳降民初及五六萬口後凍飢死及逃歸今存者十之一耳自始及城屯兵饋餉凡百軍須所費約三百萬緡其城地形險要若守之虜必不能取也今歲糴數已有三年之備皆降民耕城旁田所收也子埋曰城南門一逕通延州出門取城境人不敢耕種民逃歸者十七八名山母今在西人亦不誅也弟來數月即亡去漕司使冀虜感動綏州所費六百萬貫趙高曰楊定左右賞國受趙諒祚金珠甚厚爲沿邊郡縣檢私出塞見諒祚稱臣拜之又有上諒祚表其子常往來諒祚所及种諤誘綏州諒祚以定賣己故因議擅塲誘殺之及械送其子以來使其言定情故朝廷編管其子南方楊傳延州人程戡奏補齋郎使掌機宜定奏來疑傳所爲遣繫京師以無驗免　劉述上神宗論种諤薛向城綏州罪狀　臣切聞趙瞻劾到种諤詐稱得密旨擅發兵馬城綏州公事止斷追官安置而已奏內亦不一就劾到薛向張穆之高遵裕王中正等人外議喧然皆謂未得公當夫矯制發兵人臣之罪無大焉蠹國上國家之法不容一則見不忠於主茲實叛亂之漸爲天下者不可不深懲也昔漢馮奉世矯制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震西域宣帝欲加爵土蕭望之以爲不可恐後奉使者爲國生事武帝時王恢用馬邑豪聶壹計欲舉兵攻匈奴與韓安國轉難往復數四武帝從恢議復無成功下恢廷尉廷尉以爲當斬太后以田蚡之言謂武帝曰恢爲馬邑事今無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武帝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乃自殺恢當時稟命於朝廷而舉事不成武帝猶謂不誅無以謝天下蓋慮後來狂易之人妄興邊事殺傷士卒疲弊中國故以爲戒爾今种諤詐稱密旨擅發兵馬以致邊境騷然公私勞費此而不誅孰爲可誅者所幸賴者陛下仁聖之心克格天地天地神靈擁佑聖德故致諒祚死不然兵連禍結百姓受弊於今已不淺矣伏望陛下深思宗社

之計早絕禍亂之源發於聖斷斬諤以謝邊民以誡後來負職興事以邀國家之患者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其次降向臣採諸衆論其人本爲擘畫用鹽將馬事今來鹽鈔布滿中外賣之折錢而復不顧其法已弊失向功欲擺脫未有緣由故於上前妄陳橫山可取之議欲作邊帥以邀己利耳非忠於朝廷也洎過本路逆將公文并手語與諸將稱待密旨圖取橫山以致种諤狂妄貪功恐爲他人所先輒作此事迹其所由首惡者乃向也今种諤既議追官安置而已向乃猶不失爲州臣恐用法未適輕重之宜衆伏陛下當時曾許向經營此事乃爲向以甘言厚利眩惑之故所謂懷姦罔上者非向而誰漢武帝所以不赦王恢者正爲此爾中外皆謂向險巧之人善結權貴致位至此意用此道陛下既爲此人面欺當須覺悟而怒之不當曲爲主張掩蓋其罪也臣恐今後姦邪之人窺見此意則生事徼誑誤陛下以爲朝廷招天下之患陛下又將主張掩蓋之耶將不然耶臣聞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言從衆也仁宗皇帝未嘗私意喜怒天下之人謂之善則用之天下之人謂之惡則棄之是以天下稱其聖此陛下所宜法而行之者也今降向之罪惡中外切齒關陝之人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而陛下獨未悟臣所未諭也其勘官趙贍既勘得种諤辭連降向等入使合追請勘證直待再取朝廷旨揮顯見黨庇懷姦首惡之人伏請選差公正強明臣僚并趙贍一處勘鞫以正罪惡以厭人心臣前已具奏乞不差趙贍作勘官恐用與降向鄉里之舊曲爲黨庇今乃果然臣恐兩府大臣中亦有黨庇降向如趙贍者陛下不可不察也臣職在糾姦敢輒觸冒忌諱昧死陳誠惟陛下念之

舊石城

元一統志（舊石城在綏德縣東三十里故寬州是也今按圖冊書曰舊石城）

吳兒城

元一統志（吳兒城在龐泉縣西北四十里赫連勃勃破劉裕子義真於長安遂虜其人築此城以居之）

上郡古城

太平寰宇記（上郡古城在龐泉縣東五十里始皇使扶蘇監蒙恬之處）

故匡州城

太平寰宇記（故匡州城隋置此州在延福縣西北五十里故城南存唐武德六年與六胡州人同置祿山之亂陷入西蕃界）

永洛故城

元一統志（永洛故城浮休居士張舜民字芸叟作事記曰乙丑歲西客有以永洛語余者言初經略使沈括建言本路既獲米脂寨以橫山勢壓距宥州近三舍下瞰銀夏平川千餘里皆沃壤可耕爲屯田計請於米脂間城永洛也勁兵以抗賊則河南地盡可以種蒔靈武）

猷危不日而復朝廷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馳驛至延體量利害時元豐五年七月也禧等至延與括同相度意合即奏言如括奏議朝廷許之然永洛者在米脂川之西宥州之東附橫山之脊二面皆重岡複嶺惟一路可通車馬蓋夏人必爭之地又城中無井泉惟城有無定河汲積之餘可以汲食時諸將頗以爲不然而禧括等貪功生事決意城之及禧等承親授御劄自經略安撫使种諤而下盡受制方大會府庭出御劄以示諸將皆駭然失色總管曲珍而下惟唯不敢異議惟种諤抗言不可禧怒以語諤曰君不畏死而敢誤國事耶諤曰城之則必敗敗即死拒節制亦死死於此猶愈於使國師而淪異域也禧弗可屈即奏諤跋扈異議不可與偕往有詔留諤守延州八月甲子禧舜舉及括等率蕃漢十餘將凡八萬兵役夫將粮者倍之於是李清將前軍本路將官呂政佐之曲珍將中軍高永能佐之王湛將後軍景思誼佐之李稷主運餉治販集謀畫進退悉決於禧括及舜舉與聞而已戊辰至永洛擁兵外向旬有二日而城立乃留珍等諸將以守募護役作劃樓櫓而禧括舜舉及其幙府官屬率千兵八萬人先歸至米脂珍遣人來告夏人至矣初賊聞王師之城也其用事者以爲此城不爭則橫山盡爲漢有靈夏爲存亡所係要害當以死拼之又如諤不在軍中益無所憚於是悉發境內引弓之民號召吐蕃諸處兵以爲不足又乞於契丹步騎三十萬欲以全兵取勝以報朝廷五路之役前歲大舉兵將鄜延兵隸惟諤麾下最有功克米脂取白豹襲金湯破蘆等戍斬首數千既屢勝兵將驕甚視大敵如兒女累教弗怯而禧輕佻常自擬古名將遣間賊至笑謂報者曰黠羌敢送死乎因語括曰公帥臣萬一不可貽國憂僕與李常侍蒙上所遣願屬以邊事義當往彼拒敵死生以之遂令左右鞁馬率舜舉以行舜舉不欲往強之即與俱且約括曰緩急相救括諾即行時九月癸巳也禧至永洛賊兵尚遠翌日凌晨與諸將會于西門觀賊諸將請擊之以挫賊而高永能者語尤切曰羌性猶犬不意而驟加箠也則氣折而不能害人若遲疑不斷以作其狂突則噬摶齧無所不至今其先來者皆精兵欲以當我可速與戰戰則獸駭鳥散後有重兵亦不敢駐步進此賊之常勢也其塵坌障天必有數十萬使其俱至則衆寡不支大事去矣永能者屬部蕃將年七十餘結髮以來幾百戰沈重謀略四男皆拳健善騎射羌人常畏之諸將頗以永能言爲善惟禧不聽永能快快而退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日亭午賊騎稍逼禧令出戰於是王師七萬陣於城下禧與舜舉坐譙門自執大黃旗謂諸將曰

望吾旗麾而進袒而止軍中往往竊笑賊大至鐵鷂騎五十涉無定河永能又進前曰此羌人鐵鷂子騎過河得平地其鋒不可當乘其未濟擊之可使殲焉若使之畢濟我師殆矣禧又不聽已而鐵騎過河衝踐王師陣遂動賊以大兵乘之珍等大敗奔歸城中者三百人禧回顧不知所爲即圍城以守賊分兵圍之厚數重乙亥游騎掠米脂括退保綏德州賊知王師兵援困盡銳來攻城中將士晝夜戰無不流血永能歎曰事至於此必無幸矣因拄弓於堞絕脰而死三軍皆泣被圍數日乏水以至裂馬糞而飲會天微雨將士露立以衣承焉吮之而止渴稍稍殺役夫哭之禧令士工鑿數井始有汲澗士卒渴甚爭急至者斬之不能止尸蔽井傍有至挾子井中飲者賭判而塡塞其渴如此凡八日賊遣使呼城上議和諸將來結盟意欲詐曲珍斬之禧等遣呂文思應命文思至賊所賊令坐呂政于地曰爾乃小將不可議約當令曲太尉來呂文思乃還禧以珍總軍政不可遣景思誼自請行禧曰爾小將不可思誼曰今事已急倘能以口舌說之使罷攻以待外援不亦可乎苟能活數萬人之命豈顧一身卿遂入賊中賊見之曰若遣蘭會來議即當解去思誼曰此係朝廷非邊臣所得專賊知無益度珍不可得因髡思誼囚之城中兵愈窘舜舉擬坎于前謂左右曰賊陷吾自刎汝當以此尸瘞此中初思誼去禧舜舉寨中有水兩壺將士絕飲已三宿賊不知而攻之稍緩是日思誼於賊下呼曰漢人何不速降爾無水已三日禧以壺中水揚于外示之曰若無水此何物也賊笑曰止此耳夜半賊兵四面急攻先梯穴而入士卒飢羸不能拒因各潰散舜舉自殺禧殁馬亂兵所殺將校惟曲珍王湛李浦獲免逃歸者數千人千人身皆被創賊視利見有衣甲者窮剮不置殺之奪其物故能脫者大抵皆裸袒被髮至有蕃落指揮使馬貴者驍勇絕倫城陷不肯逃持刀大呼出入賊陣中殺數百人而後死初珍之失馬危甚忽有老人牽馬以授之曰此曲太尉步因得馳去是役也正兵及粮卒死者凡十餘萬人官吏將校數百人賊欲進寇延州會諸賊爭所掠不平賊將懼變乃罷兵米脂城下而還涑水記聞 詔罷涇源之役更命修永洛寨　高遵裕既敗歸元豐五年李憲請發兵自涇源築寨稍前直抵靈州攻之可以必取詔從之先是朝廷知陝西困於夫役下詔諭民更不調夫至是李憲牒鄜轉運司復調夫以鎖粮以和雇爲名官日給錢二百仍使人迫之云受密詔若遣軍令斬鄜運使以下民間騷然百姓不能堪一夫相聚立擁於山澤不受調吏往鞭歐之解州枷知縣以督之不能集知州通判自詣縣督之亦不能

集。今延撿縣尉追之。則執挺欲鬪。州縣無如之何。士卒出前塞來餓死者什五六。存者皆悍行無鬪志。倉庫蓄積皆竭。羣臣莫敢言。獨西京留守文潞公上言。師不可再舉。天子遜辭謝之。樞密副使呂晦叔亦言其不可。上不懌。晦叔因請解機務。即除知定州。會內侍押班李舜舉自涇原來。爲上注言。若再出師關中必亂。上始信之。召晦叔慰勞之。舜舉退謁執政。王禹玉迎以好語悅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宜供禁庭灑掃之職耳。豈可當將帥之任耶。聞者代爲玉發慙。六月。詔罷涇原之役。衆更命鄜延修六寨以包橫山之地。遣舜舉與承議郎直龍圖閣徐禧往視之。乃命禧節制軍事。八月。禧舜舉鄜延經略使沈括。轉運使李稷將步騎四萬。及諸路役兵。始修永洛寨。永洛與米脂綏德。皆在無定川中。永洛北倚山。南臨無定河。三面皆絕崖。地誠險要。虜騎數來爭之皆敗去。先是夏虜發國人十丁取九以爲兵。近二十萬人。齎百日粮屯於涇原之北。候官軍出塞而擊之。既聞城永洛。即引兵趣鄜延。邊人來告者前後十數。禧等皆不之信。且曰。虜若大來。是吾立功遷官之秋也。上賜禧等貴櫟。曰。將士立功受賞。當倍於米脂。禧等恐沈括分其功。乃曰。城略已就矣。與存中歸延安。九月乙酉。留守李稷就步兵三萬餘人於永洛。括舜舉以八千餘人還米脂。是日。永洛遣人走告虜騎且至。丙戌。禧括留屯米脂。舜舉復如永洛。丁亥。虜騎至城下。禧命鄜延總管曲珍帥城中兵陳於崖下水際。舜舉稷植黃旗坐於城上臨視之。虜自未明引之。過陣前食時未絕。裨將高永能曰。吾衆寡不敵。宜及其未陣擊之。庶幾可破。不然虜與官軍夾水而陣。前後無隙。將士皆有懼色。曲珍曰禧今衆心已搖不可復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柰何遇敵不戰先自退耶。俄而虜爲苗於陣。虜騎爭渡水犯官軍。先是選軍中勇士良馬謂之選鋒使居陣前。來敵選鋒先敗。退走蹂踐後陣。虜騎乘之。官軍大潰。偏將死者數人。士卒死及棄甲南走者幾半。曲珍與殘兵萬餘人入城。崖峻逕狹。騎兵棄馬緣崖而上。戰馬八千餘疋。虜遂圍之。將援堞皆未備。水寨爲虜所據。城中乏水。至絞馬糞食死人腦被圍累日。曲珍度城必不守。白徐禧請昧爽突圍而出。南走猶愈於坐而待死。禧怒曰。君已敗軍。又欲棄城耶。戊戌。夜大雨。賊遂陷。珍帥衆數百人踰城走免。禧舜舉稷皆沒。命官死者三百餘人。士卒得免者十無一二。沈括聞曲珍敗永洛城被圍。退保綏德。遂歸延州。時有詔令李憲將環慶兵數萬救永洛。比至延州永洛已陷矣。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十九庚

城

清澗城

（陝西志清澗城宋康定元年鄜州判官种世衡措置故寬州右控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范仲淹然之詔世衡戰且城之初若無水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獲甘泉遂置營田以備邊警歐陽公集范公神道碑銘　公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墾營田復承平廢寨羌歸業者數萬戶涑水記聞种世衡修延州城鑿井以拒元昊　初元昊既陷安遠塞門寨朝廷以延州保塞多徙分兵力共遠不足守者悉棄之而虜益內侵爲邊患大理寺丞簽署保大軍節度判官事种世衡建言州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修之東通河東路北可以扼虜要衝詔從之命世衡帥兵董其役且戰且攻城中無井鑿地百五十丈始遇石而不及泉工人告不可鑿衆以爲城無井則不可守世衡曰安有地中無水者即命工鑿石出之得石屑一畚酬之百錢凡過石數重水乃大發。既清且甘城中牛馬皆足自是邊城之無井者劾之皆得水。詔名城曰清澗以世衡爲內殿承制知城事。　世衡清澗城倉廩皆實吏民習射。　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以入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以徭役輕重亦使之射射中則釋由是人人皆能射士卒有病者嘗使一子視之戒以不愈必笞之撫養羌屬親入人得其歡心爭爲之用廷王屢破之部落待遇如家人禮有功者或解所服金帶或徹席上銀器以與之數年清澗城遂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水洛城

（郡縣志慶曆二年正月范仲淹奏云如進修水洛城斷賊於秦亭之路其利甚大涑水記聞韓琦奏乞罷修水洛結公二城　慶曆三年十二月八日韓琦奏竊以元昊叛逆朝廷未能誅討欲爲守禦之計則莫若修完城寨賊來則堅壁清野以待之使其不戰而困此經久之策也臣前至涇原見緣邊堡寨聚積處修及應增置者甚衆今計度修築其山外弓箭手等今年已來役作甚苦又聞來春欲令興修水洛結公二城以通秦州涇原救應之路其間自涇原章川堡至秦州床穰寨一百三十里並是生戶所居只於其中通達一徑須作二大寨十餘）

小堡乃可通計其土工何啻百萬更須采伐林木作樓櫓營廨又須分土兵三四千人屯守積蓄芻糧所費如此只求一日通進援兵及救應山外比即自儀州黃石河路只省得兩程況劉滬昨已殺降水洛城一帶生戶李中和降隴城川一帶蕃部各補署職名充熟戶將來若進援兵動不下五六千人小小蕃族安敢為梗則知不須城寨已可往來今近裏要害城堡尚多闕漏豈暇於孤遠無益之處枉勞軍民事之緩急當有先後伏乞只作朝廷指揮下陝西緣邊四路部署司涇原經略司將涇原路弓箭手等來春且令修築邊地分未了堡寨其水洛結公二城權住修向去城寨修完了畢別奏取旨如朝廷未以為然乞選差親信中使至涇原秦鳳路詢問文彥博狄青尹洙等即知修水洛城即今便與不便詔如琦議罷修先是內殿崇班渭州西路巡檢劉滬建策修二城陝西四路招討都部署鄭戩主其事知秦州文彥博知渭州尹洙等皆不欲修會琦自陝西宣撫還奏請罷之又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戩固持言築三城之利不可罷遣滬與著作佐郎董士廉依前築修之議者紛紜不決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洙召滬士廉令罷役蕃部皆遮止滬等請自備財兵卒修二城滬士廉亦以熟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之意引致生變請遂城之洙以滬士廉違節度命狄青往斬之青因之以間於羌賊中蕃漢之民皆逃潰而生戶及亡命等爭據其地韓琦又言鄭戩奏乞令臣不預商量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迹遂致賞罰間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在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之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迹則是臣偷安不忠有誤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責趣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詔劉與周詢等及陝西都轉運使程戡等奏二城修之於邊計甚便況水洛城今已修畢惟女墻少許未完棄之可惜議宜遂令訖役五月十六日詔戡等卒城之紀事本末修水洛城　慶曆三年九月甲子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若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賊實為封疆之利從之十二月辛丑陝西宣撫使韓琦言請令下陝西四路部署司涇原路經略司且并力修葺邊處未了城寨其水洛城向去別奏聽旨四年正月戊辰詔陝西四路都署司涇原經略司罷修水洛城從宣撫使韓琦奏請也然劉滬時已興役鄭戩又遣著作佐郎董士廉將兵助之矣三月甲戌命鹽鐵副使戶部員外郎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

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為不便奏罷之鄭戩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即罷戩四路都部署戩既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為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行視戩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為修城之援及戩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變日增版築趣役洙再召之不從洙亟命尾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燒積聚殺吏民為亂又詔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按（尹洙乞與師戩下獄狀劉滬董士廉先送德順軍獄復有旨送邠州獄人復奏事東劉子狀士廉繫獄二十餘日但不知是何月日耳）參知政事范仲淹言涇原路走馬承受趙正奏內殿崇班劉滬著作佐郎董士廉被狄青枷送司理院劾緣此二人元稟四路都部署鄭戩節制往修水洛城即非是二人擅興及四路罷後本路部署司抽下軍馬其人即合依稟罷修不合堅執非執臣料其情蓋本人在彼相殺得功降下周回蕃部又已下手修築城寨偶見中輟之後本路責見其經畫不當故以死捍拒一面修興意望成功亦求免罪始末可見非有他意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數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恐狄青因怒輒行軍法則邊上將佐必皆銜怨謂國家負此有勞之臣人人解體誰肯竭力邊事其董士廉是朝廷京官即非將佐亦將一例枷勘蓋狄青麤人未知朝廷事理萬一二人被殘邊家骨肉必來訴于闕下亦更多有臣僚上言素煩聖聽雖知將帥行得軍法即非用兵進退之際有違節制自是因爭利害致犯帥威昔陳湯矯詔命以破虜王濬違節制以下吳皆釋罪封侯以勸將列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所犯因依情罪聞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旨一則惜得二人不至因公被殘二則惜得狄青尹洙免與二家骨肉結冤致訟儻允臣所奏事可兩全彰陛下保庇邊將之恩使武臣効死以報聖德四月丙申諫官孫甫言略曰滬本以一方利害初集朝廷之命領千餘兵在數萬生蕃中亦嘗戰鬬殺獲而終使之服屬亦其勇略之可尚也今以主將之言而罪之不惟勞臣不勸其招來蕃部得不驚懼乎雖然狄青為一道帥下有不從令而朝廷釋之青不無怏怏心況今之將臣如青之材勇者不可多得此固難處置惟朝廷兩全之余靖言

略曰令為朝廷計當功責滉罪而推恩恕之使其城守責以後効仍詔青等共體此意滉等所築之城業已就將軍既因之失恕之令其自守此邊鄙安危之計非私於滉儻有緩急通其策應勿以謀之異同事其有急而不救也仍乞不候奏到滉等公案特與疏放無使羌戎因此覘覦（此據今青洙章附見實錄無有也）丁酉歐陽脩言近遣魚周詢定奪利害臣謂宜令一中使令周詢諭狄青曰滉城水洛非擅役衆蓋初有所稟且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滉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令不欲直釋滉以挫帥之威宜自釋之後若出師臨陣而違節制者自當以軍法從事然後又諭滉曰汝違大將命自合有罪今以汝城水洛有功故使青赦爾責爾卒事以自贖俟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卒其失城臣遂偏見如此則水洛之利可固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也庚子知永興軍鄭戩言尹洙使狄青帶領兵馬趨德順軍追捕知水洛城劉滉及本司勾當公事董士廉枷項送獄移洙累令住修水洛城不稟節制緣臣昨移永興軍被詔令一面興修已移文報洙洙等既知築城已就又聞朝廷專委魚周詢定奪更難以利害自陳便欲陷滉等一旦用兵擒青下獄必恐蕃漢人民驚潰互相讎殺別生邊患惟深察之始狄青械劉滉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移邠州既而釋二人令住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脩言近差魚周詢等相度修水洛城如聞蕃族見狄青械繫滉等因致驚擾令周詢却將滉住以此可見滉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之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滉守之不可然滉與狄青尹洙難共了此事臣謂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劉滉尚慮議者謂不可因滉而動大將今但移尹洙而不動狄青若洙更以恩徙他路即不是因滉而屈大將乞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滉得令其功於邊防之體無不便三者皆獲其利否則有害五月先是鄭戩奏修水洛城乞令韓琦不須商量琦言臣常患臣僚臨事多避形跡致賞罰間或有差誤因退思之臣任西邊及再任宣撫首尾五年只在涇原秦鳳兩路於水洛城事比他人知之甚詳今若隱而不言復事形跡則是以偷安不忠有悞陛下委任之意臣是以不避誅戮輒陳所見利害凡十三條大略言水洛左右皆小小種落不屬大朝今奪取其地於彼置城於元昊未有所損於邊亦無益。一也緣邊禁軍弓箭手邊年借債修葺城寨尚未完備今又修此城堡大小六七計須二年方可得成物力轉見勞弊二也將來修成上件城堡計須分屯正軍不下五千人所要糧草並須入中和糴所費

不小三也自來涇原秦鳳兩路通進援兵只為未知得儀州黃石河路所以議者多欲修水洛城一帶城寨自近歲修成黃石河路秦鳳兵往涇原並從腹內經過逐程有驛舍糧草若救靜邊寨比水洛城遠一程若救鎮戎德順軍比水洛却近一程今水洛勞費如此又多昧虜比於黃石河腹內之路遠近所較不多四也陝西四路自來只為城寨太多分却兵勢每路正兵不下七八萬人及守城寨之外不過三萬人涇原秦鳳兩路更分兵守水洛一帶城寨則兵勢單弱衆元昊每來入寇不下十餘萬人若分三四千人於山外靜邊章山堡以來出沒則兩路援兵自然阻絕其城寨內兵力單弱必不敢出城不過自守而已如此枉費功力臨事一無所濟況自來諸路援兵極不過五六千人至萬人作節次前來只是張得虛聲若為賊扼其來路必應援不及若自黃石河路則賊隔隴山不能鈔截五也自隴州入秦州由故關路山阪隘險行兩日方至清水縣清水北十里則床穰寨自清水又行山路兩日方至秦州（由此觀之秦州去在裏邊之外）最為孤絕其東路限隔水洛城一帶生戶道路不通秦州恃之以為籬障只備西路三都公一帶賊馬來路今來開水洛城一帶道路其城寨之外必漸有人煙耕種蓄聚等更不敢當道住坐姦細之人易來窺覘賊若探知此路平快將來入寇。分一道兵自床穰寨扼斷故關及水洛則援兵斷絕秦州必危所以秦州人聞官中開道皆有憂慮之言不可不知六也涇原路沿邊土地最為膏腴自來常有弓箭手家人及內地浮浪之人請城寨官哥青唐城一帶種類莫知其數然族帳分散不相君長故不能為中國之患又謂元昊為草賊素相仇讎不肯服從今水洛城乃其一也別是若欲開拓邊境須待西北無事財力強盛之時當今取之實為無用凡也今修水洛城本要通兩路之兵其隴城川等大寨須藉秦鳳差人修置今秦州文彥博累有論奏稱其不便顯是妨礙亦合勸移十也凡邊上臣僚圖實効者特務選舉將校訓練兵馬修完城寨安集蕃漢以備寇之來而已貪功之人則不然惟務興事求賞不思國計故昨來鄭戩差許遷等部領兵馬修城又差走馬承受參知做作都大照管名目若修城功畢則皆得轉官酬獎之人不期與尹洙狄青所見不同遂至中輟希望轉官者不如意今若水洛城復修則隴城川等又須相繼興築其逐處所差官員將校人人只望事了轉官豈肯更慮國家向去兵馬糧草之費十一也昨者涇原路抽回許遷等兵馬之時只築得數百步例合二尺以來其劉滉憑恃鄭戩輕視本路主帥一面興工不止及至差官交割又不聽從此狄

青等所以救援送渠。奏告朝廷。今來若以滬全無過犯。只是狄青尹洙可罷。乃是令不許修水洛城。經久利害。只聽鄭戩等爭氣。加罪則遣上使臣。自此節制不行。大害軍事。十二也。陝西四路。惟涇原一路所寄尤重。蓋川原平闊。賊路最多。欲朝廷委尹洙狄青以經略之任。近西界雖遣人議和。自楊守素回後。入經月餘。寂無消耗。環慶等路不住有賊馬入界侵掠。今已五月。去防秋不遠。西賊姦計。尤未可量。朝廷當與屬邊路帥臣。預作支擬。今乃欲以偏裨不受節制爲無過。而卻加罪主帥。實見事體未順。十三也。詔劉與魚周詢程戡等。而周詢及戡已先具奏修城之便。且言水洛城今欲畢工。惟女牆未完。業之誠可惜。宜遂令訖役。乃詔戡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韓琦十三條。據司馬光記聞。琦得令乃五月。必是五月初所書。而五月六日丁卯。已遣陳惟信往又條催修城。蓋魚周詢程戡等先言修城之利。奏到在琦言後一兩日間。故然。是雖以琦言別有魚周詢等。及周詢等奏到。即從其請。遣惟信催修城也。記聞稱五月十六日詔戡等專城水洛。蓋誤以初六日爲十六日。今改之。）六月癸卯。改新知渭州孫沔復知慶州。新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爲難。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在陝西最爲重地。雖范仲淹不敢獨當。蓋青處累所缺專任。章凡四上。尋有詔使青權并代部署。甲辰。涇原路經略安撫司所言修水洛城畢。庚戌。淮南都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王素爲刑部郎中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兼知渭州。七月壬申。賜修水洛城禁軍及弓箭手緡錢。乙酉。降渭州西路巡檢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爲東頭供奉官著作佐郎新知洛陽縣董士廉罰銅八斤。朝廷雖使滬士廉卒城水洛。仍以滬權水洛城主。然坐違本路帥命。故貶及之。八月辛丑。右正言直集賢院知晉州尹洙爲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舊制。諫官御史補外無待闕者。洙自慶移晉。會前守未滿歲。有旨令洙待闕。洙心疑鄭戩譖己。奏乞與戩俱下御史獄辯水洛事。且言戩交結走馬承受友知微。於是遂被改命。而所乞竟不從。戊申。陝西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程戡言。昨遣三司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與臣同體量興修水洛城。臣等昨離永興軍日。涇原部署狄青已部領軍馬至德順軍。仍令閤門祗候崔宣指揮使謝貴等領軍馬就水洛城收捉劉滬董士廉。欲誣以違節制斬之。賴滬等不敢抗對。由是止械送司理院。初令本軍監酒周頌就劾。又差平涼知縣李充規代頌。而受其意。不謂朝廷遣魚周詢周惟德來。劉滬等生得出獄。自後臣奉旨帶劉滬董士廉再往興築。臣以蕃部疑變。乃慮狄青尹洙等故壞此城。無以就功。果聞朝廷續差內殿崇班陳惟信令臣與狄青應副興修。今卒滬等城水洛已就。而蕃部帖然。其初本路兵馬鈐轄高繼元著作郎石略大理寺丞李仲昌等皆贊諫狄青謂水洛不便。今既共事。其如一黨之人。自懷疑忌。兼聞既城之後。猶欲力遂前非。石略雖已離此。繼元仲昌多陰獻計畫。務在間諜。今除王素知渭州。未必不爲鬬亂。雖水洛城不足惜。奈何動蕃部。兼去漢土不惟爲與額報怨。兼欲將徼臣縱過。臣所操心。粗能知分。雖城百水洛。固非臣邀功掠美之地。乞候王素過京師。特賜宣諭此事。庶到邊不爲群小所惑。其高繼元李仲昌乞早移別路一差遣。不爾。沮撓邊事。必起後虞。詔權并代部署狄青爲惠州團練使。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涇原部署。（青自涇原徙并代。當在六月十三日以後。則是不欲令青與劉滬亡。但實錄不得其水洛既城。劉滬人青官涇原已別命帥。則青可復還。特此亦足見其反異與仇人之意云爾。）年三月。董士廉詣闕訟水洛城事。朝臣多主之。韓琦不自安。懇求補外。七年五月。水洛城都監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劉滬卒。其弟淵將護喪東歸。居人遮道號泣。請留葬水洛。立祠城隅。歲時祀之。經略司言。熟戶蕃官牛奨遺等願得滬子弟主其城。乃復令滬弟淳爲水洛城都監。皇祐二年正月戊寅。涇原經略司言。自修德順軍水洛城。底石門堡。而生戶蕃族多出內附。請遞補職名。仍月給俸錢。使爲屬戶以扞邊。從之。元一統志水洛城。在州西南一百里。領王家一城。石門一堡。（宋慶曆二年十月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鄭戩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寧等以水洛城來獻。其地西占隴坻。隴水環流。地帶河渭。山紀沃壤數百里。雜氐十餘落。無所役屬。曾遣靜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就其地築城。人得蕃兵三五萬人。弓箭手共捍西賊。從之。劉滬先以右侍禁充寨監押。權靜邊寨主。擊破党留等族。斬一魏騎。時任福敗也。城畫閉門。氏畜產多爲所掠。滬獨閉門納之。章人請爲劉閤門。爲左侍禁。特保時先。仲淹爲授閤門祗候。又欲併章丘氏。西南去渭陽二百里中有城。曰水城川平。又有水輪銀銅之利。環數萬帳漢氏之逃逸者歸之。數其百工商賈自成定。因曾嘗在秦州嘗經營不能得。滬使城事叫放善回數百頭以益也矣。家使人說城主鐸厮郎公內附。會鄭戩行邊。滬遂召鐸厮郎。又爲易表獻地以水洛寨羅甘地。願爲屬戶。戩即令滬將兵受之。既至而氐情中變。滬坐明來逆進一戰。氐即令潰。遂至石門。前措頗請服。因益驅其衆隸屋于）

以遏秦渭之路。遣內殿崇班、十二月。陝西宣撫使韓琦言鎮戎軍入平益使已帶普今更修生戶所獻水洛城。順為不便。明年正月相度修水洛城。使時秦皆已然滬時已與使戩人遣著作郎董士廉將士助之。四月諫官孫甫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不可罷。滬由是使滬而得滬諫官余靖言滬等所築之城已就今不可罷以起邊人疑貳之心。歐陽修亦云滬等城等平地城為國利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等是使順獻吾有難移邠州既而釋之。今任水洛城就使劉滬董士廉遣京用搗住地利害又明洞見是我疑邊使滬慶州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原路催修水洛城）

王家城

（宋會要慶曆四年。置管石門堡名王家城。）

龍竿城

（宋會要龍竿城。大中祥符七年修築天禧元年五月）

二月。權涇原路駐泊都鈐轄郝榮等言摭龍竿城壞自上石門至鎮戎軍功畢。詔獎之。仍賚器帛。賜將士緡錢。

羊牧隆城

宋會要羊牧隆城。天禧元年修築。在涇原路。

晉卧龍城

玉海晉書。涼州城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三里。本匈奴所築也。太平寰宇記卧龍城。郡城異名。其城枕道鸞土以成之。有若盤龍。城形四方。有頭尾兩翅。一名鳥城。一名翅城。

舊麟州城

元一統志舊麟州城。按秦武王時徙東民以實邊土。久用遊寇因以新秦名。唐開元中草蕃擾邊。張燕公說致討清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周顯德末。北漢弗庭。揚侯（亡其名）使城小堡所以遏寇兇也。宋乾德元年又遷于吳兒堡。土產與振武同。昔有敕撥甘松。蕪有麻黃甘草升麻當歸卷閭柴胡荆楸遠志及白角單。端拱元年又治新秦。金為夏人所奪地遂荒。宋韓魏公安陽集次韻和運使楊畋舍人登麟州城見寄　關河皆我舊。羌虜豈吾儔。未決廟中算。可傷山後民。戍兵關自貴。勝某然難除。世論安無事。吁哉老塞臣

故府州城

元一統志故府州城。本河西廢地界。東過河至大山軍四十里。西至麟州一百五十里。南過河至岢嵐軍一百四十里。北至二十六府勒浪馬尾直蕩毀娘等蕃族四百八十里。東南過河至火山軍桔槔寨四十里。南至麟州界約枝谷三十里。西北至沒兒雀悉命女奴越都等蕃族三百五十里。東北至唐龍鎮一百五十里。按輿地廣記府州府谷縣北至豐州羅泊川掌地一百二十五里。以羅泊川為豐州治是宋嘉祐七年謂此川掌地方圓百餘里如掌之平故於此置治其西五十里有沙井嶺三十七里有煖泉峯又六十里有龍尾房又西北九十里有超沒堆並府州所

隸。今所具圖冊乃云府谷西京豐州一百五十里。西京即大同路也。按舊豐州宋慶曆元年七月始陷于西夏不知後來何以屬西京。嘉祐七年再置豐州。在府州管內。據宋志云。折從阮刺史日取契丹城堡十餘。羅泊川在中。今具到圖冊云府谷北至西京豐州界六十里則又似說羅泊川地界。不能無惑。更須考詳而圖志皆闕。始存舊書所云

舊雲州城

（元一統志舊雲州城。即古麟州神木寨地也。本朝初置州隸延安路後廢為縣隸葭州）

五原塞城

（元一統志五原塞城。漢書云。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列）障至盧朐山即銀城廢縣正北所謂光祿塞是也。後魏曾於此立石城縣後改為晉太康地理志云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遠陽即此。宋九域志銀城縣有五原塞。方輿据要云舊麟州倉西關漢武帝徙山東貧民居之即此也。寰宇記云。唐龍朔二年析豐勝二州界置瀚海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西大都護府。北至陰山七十里至回紇界七百里。去洛陽二千九百里。在黃河北。領陰山一縣。屬銀州。天寶元年置其州與縣至宋並廢。方輿据要云。陰山暑月尚有雪積不消。唐歐陽詹詩有五原東北晉。千里西南秦（注云秦晉之間）又宋沈括詩五原愁殺起秋風雪壓陰山山不融之句。又同賦五原行峪云羌人鈔暴為常事見敵不爭牧若西自高倉勢立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翻是不知但推責。玉海漢五原塞外列城　武紀元封元年冬十月帝歷五原出長城。登單于臺。太初三年夏四月遣光祿勳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盧朐（山名）遊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　匈奴入定襄雲中行壞光祿諸亭障　匈奴傳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為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名）而使遊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鮮鳥傳太初中也五原外列城通典注榆林縣西有漢五原城）

光祿城

西漢書宣帝紀甘露三年二月單于呼韓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五原日朔光祿徐自為所築城）

曼頭城

隋書宇文述傳吐谷渾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等追之至曼頭城拔之斬三千餘級地理志。河源郡置在古赤水城有曼頭城太平寰宇記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魏真君六年遣高涼王那討吐谷渾軍

王受頓城。即此。邑在國西南五百里。隋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

范夫人城

（西漢書匈奴傳）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數百人。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注。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夫。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

遮虜城

（新唐書沙陀傳）乾符六年。詔昭義李鈞爲北面招討使。督潞太原兵。屯代州。沙陀李克用分兵抵遮虜城拒鈞。天大雪。士瘃（瘃音竹）仆。鈞衆潰還代州。軍還亂。鈞死于兵。玉海關驛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於居延城。李陵傳。天漢二年。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通典。肅州酒泉。漢福祿縣地。古長城。漢遮虜障也。

統萬城

（太平寰宇記）統萬城。水經注。赫連勃勃於無定河北黑水之南築此城。勃勃書曰。古人制起城邑。或因山水。或以義立名。今都城已建。宜立美名。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國。宜以統萬爲名。其城土色白而牢固。有九敵。峻險非人力可攻。酈元云。統萬城蒸土加功。雉堞雖久。崇墉若新。其城南門曰朝宋。北門曰平朔。東門曰招魏。西門曰服涼。其子城在羅城東。門曰鳳陽。本有三門。夷人多尚東。故東向開。元一統志。統萬城在麟州東。按北史。元魏太武赫連氏據河西。稱大夏。發嶺北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南。蒸沙築城。號曰統萬。取一統天下君臨萬國爲意。即此城也。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長興四年。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斵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李彝超兄弟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爾孤城。勝之不武。何足煩國家勞費如此。幸爲表聞。若許其自新。或使之征伐。願爲衆先。上聞之。壬午。命從進引兵還。宋會要。淳化五年四月四日。詔夏州舊城宜令廢毀。居民並遷於綏銀等州。分以官地給之。長吏倍加存撫。先是。帝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竊據之地。欲隳其城。遷民於綏銀。以來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昔赫連勃勃僭號。魏道武末。僭稱大夏天王。自云徽赫與天連。又號其支庶爲鐵伐氏。云剛銳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號曰統萬。言其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已來頗與關右爲患。今遷於內地。斯萬世之利也。帝從之。

朔方城

（玉海。詩。出車。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注。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朔方。北方也。（朱氏曰。今靈夏等州之地。王氏曰。城朔方而玁狁之難除。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也。）漢武紀。元朔二年。（甲寅）春正月。匈奴入上谷漁陽。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或曰塞名。在朔方北。）西至符離。（塞名）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三年秋。罷西南夷。城朔方城。五年春。大將軍青將六將軍兵出朔方高闕。衛青傳。元朔二年。青至隴西。捕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師古曰。當此郡之北。貴河之內。）封青爲長平侯。使青校尉平陵侯蘇建築朔方城。上曰。匈奴逆天理。造謀籍兵。故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詩出車之篇。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三千三百級。車輜畜衆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執訊獲醜。全甲兵而還。其益封三千八百戶。（注。如淳曰。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漢書畢此塞而行。河邊塞名也。又北出大抵榆谷舊河塞。是也。今榆林縣東四十里。）地理志。朔方郡縣十。三封。沃壄。（並九行上）

（半戎。臨戎。元朔五年戎。）食貨志。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云云）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注。師古曰。築城又守衛之。主父偃傳。偃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遂置朔方。公孫弘諫以罷弊中國奉無用之地。上使朱買臣等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謝曰。願罷西南夷蒼海。專事朔方。上許之。伍被傳。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注。師古曰。長榆在朔方。匈奴傳。諸侯畔秦。匈奴復稍度河南。冒頓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復收蒙恬所奪地。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元朔元年。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首虜數千。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元朔二年也。其明年。右賢王侵擾朔方。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明年春。再出定襄。明年秋。昆邪王降。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云云）票騎封狼居胥山。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元鼎六年）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

見武節。（紀。元封元年冬十月。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匈奴數使奇兵侵肥。漢邊。漢廷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備東胡。（元封四年。）甘露三年。遣長樂衛尉董忠、將騎發邊郡士馬。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注。師古曰。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地理志。窳渾有道西北出雞鹿塞。候。然。雞。陵禹國下郡處。復北。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稒陽塞。注。稒陽縣屬九原。）贊曰。孝武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宋夏文莊公集。主父偃請城朔方論　夫儒者立言措意。訓世垂範。布在方策。播之無窮。非隨時之義也。漢武待學者以不次之位。揚雄、司馬相如、平津侯、董仲舒之徒。以大材擇貴。東方朔、吾丘壽王。朱買臣。主父偃之流。以上書被用。雖昧國朝規制。而左右經義以折將弊。故主父偃上書極諫伐匈奴之事。排兵革。去戰爭。謂得其地不足利。得其民不可用。秦竭天下之力。卻地千里。澤鹵不生五穀。暴兵露師以守北河。飛芻輓粟。不足種餉。邊境靡弊。而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言世務之急甚中。治道故。上數其見說。歲有四遷之榮。極言之祿亦厚矣。求諫之賞亦重矣。是時上方蹟武事於夷狄。北欲城築朔方。固用不足。而權船筭緡鹽鐵之利並行。民苦其弊。平津侯議罷四邊無用之郡。偃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廣中國。滅胡之本也。於戲。何忘本之甚歟。前言澤鹵。而此言肥饒。豈地變歟。前言不足。而此言有用。豈事之變歟。人之無常。不可以爲賢。況士乎。其進也。危言高論。傳經致諫。以合人望。言其害也如彼。其貴也。甘言邪說。希旨苟合。以自固位。言其利也如此。語不于常。然始逢迎。豈可以聖人之道而進身。以小人之邪而固位。得非日暮塗遠。倒行逆施。令色亂偽。以謫一人。書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不常其德。或承之羞。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傳曰。善人吾不得見也。得見有常者斯可矣。求哉聖人之塗。而戒小人之私。負乘致寇。宜其不逸矣。當朱買臣之十難。平津侯不得其一。史籍不載。莫知其辭旨。欺舉此以難建策者。固將詘服矣。

靈武城

（太平寰宇記。靈武城）在靈武縣東北。隔河一百里。其城本蒙恬築。元一統志。靈武城在白馬嶺之北。漢地理志云。靈武縣屬北地郡。又云。故城在葭州西南。漢懷渾都尉理所。後魏太和初平壽。徙歷下人於此。有歷城之名。後周置歷城郡。天和三年。廢爲胡城鎮。唐武德五年。移治靈武縣。至德元載。肅宗即位於靈武。即此地也。宋初廢。

典農城

（太平寰宇記。典農城。按注水經云。河水又東朔方郡弘靜縣。典農城是此也。玉海。水經。河水又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薛瓚曰。上河在西河富平縣。即此也。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尉所治也。）

什賁故城

（太平寰宇記。什賁故城。即漢朔方縣故城。詩所謂王命南仲。城彼朔方是也。漢武帝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公孫弘數諫。以爲疲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使朱買臣難弘。發十策。弘不得一。由是卒城之。自漢至今。常爲關中根柢。）

呉城

（太平寰宇記。呉城在朔方縣北一百二十五里。赫連昌因山所築。隋置白城鎮。後廢。）

赤城

（元一統志。按山林地志集略云。赤城乃古蚩尤所居之處。在奉聖州東一百五十里。舊望雲縣。即今雲州。）

古長城

（元一統志。按山林地志集略云。望雲縣有古長城。六國時在此。唐長城廣袤接於捨籽山嶺。在奉聖州之東六十里。）

白馬騮城

（太平寰宇記。十六國春秋云。赫連勃勃有駿馬死。即取毛爲號。故名其城爲白馬騮。）

榆溪城

（新唐書回紇傳。奚賀啜死。子何力尚祖率其部來歸。時貞觀六年也。詔處之甘涼間。以其地爲榆溪城。）

三封故城

（太平寰宇記。三封故城。即漢縣。廢城在今神木縣界。）

銀川城

（宋會要。銀川城在今神木縣。崇寧五年。以銀州改。）

古烏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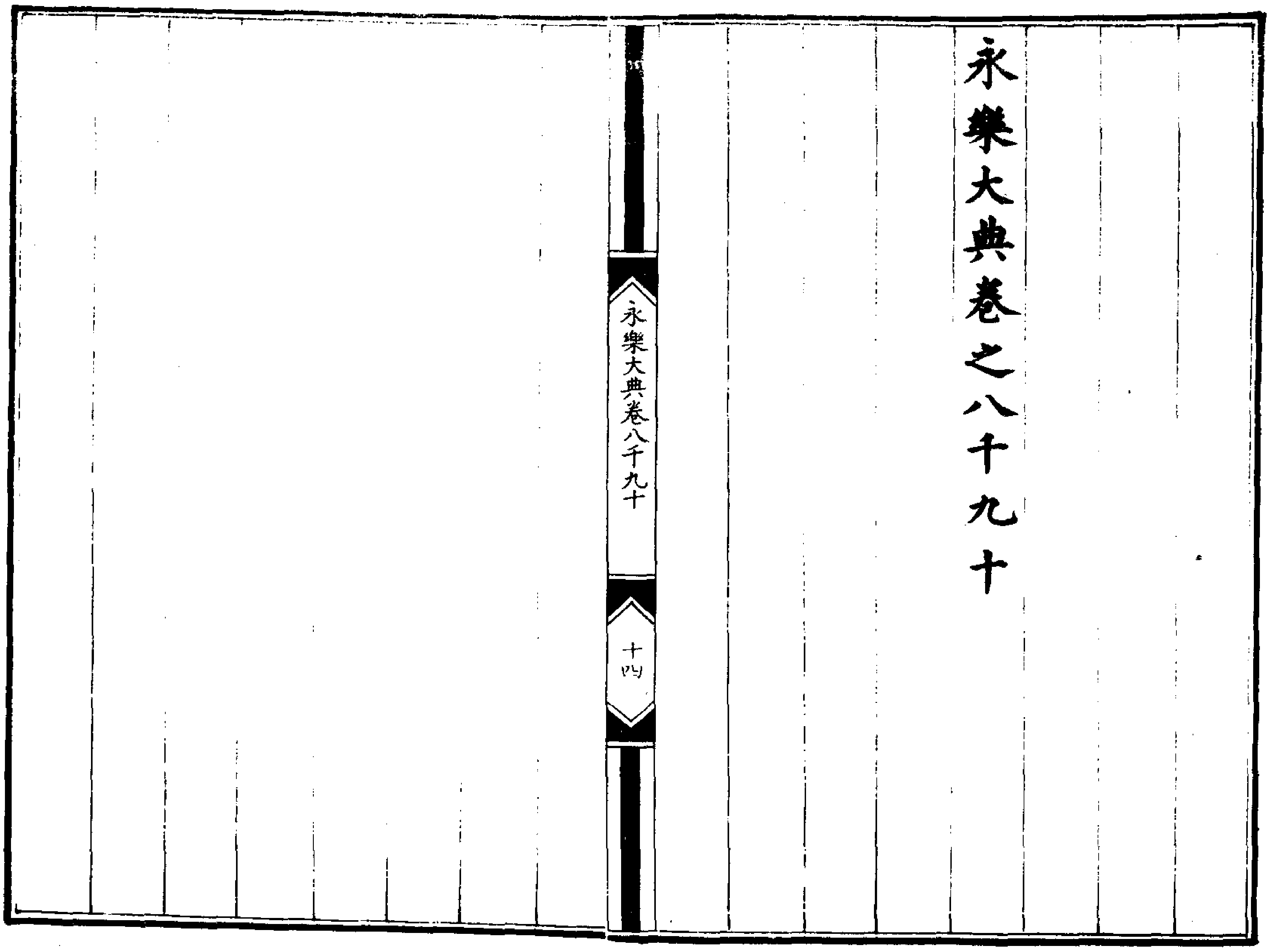
（唐會要。長慶四年三月。夏州節度使李祐奏於塞外築烏延城。宋會要。烏延城正據山界北垠。舊依山作壘。可屯士馬。東望夏州且八十里。西望宥州不過四十里。下瞰平夏。最當要衝。土地膏腴。依山爲城。形勢險固。欲乞移宥州於此。舊宥州地平難守。兼在沙磧。土無所出。先於華池、油平築堡以接兵勢。川路稍寬。可通車運。般積糧草器具。事事有備。併力烏延。先積山城。山城畢。乃築平城。此地膏美。去鹽池不遠。其北即是牧地。它日當爲一都會。鎮壓山界。併蕃部。使其銀夏州及可置鹽監鐵冶錢監。馬牧困蹙。控扼。俟烏延功畢。漸次計置。）

震威城

（宋會要。震威城在府州舊鐵爐胥堆斬寨。宣和六年改爲震威城。）

葭蘆城

（續通鑑長編。哲宗紹聖四年。知太原府孫覽遣復取葭蘆。遂敗夏兵。虜師度不能支。遁去。覽曰。可矣。乃遣王愍、折克行將兵出麟府。張世永、王舜臣出嵐石。遂城。改葭蘆。未就。虜數萬猝至。覽按兵不動。而使張世永將輕騎由麟州道出其後擊之。虜前不能進。而後爲世永所擊。遂大敗。卒城葭蘆而還。）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九十

永樂大典卷八千九十

十四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諭德臣殷士儋

書寫監生臣黃中宗

圈點監生臣陳于廷

臣[illegible]緝宗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二　十九庚

僧　襍錄諸僧四

齊朗續廬山記西林寺水閣院律大德齊朗和尚碑（并序）大師號齊朗繇報身于尋陽陶氏氏大司馬侃之後侃捨宅作西林寺其孫景有人繼前志故大師幼有覺心事峯頂寺律大德法真為和尚出家受具皆目其下傳七支四分學精進勇猛所治如官之典憲海其徒肅而不敢犯故自山發其風行諸道流若鈎衛繩墨所化之處無不斷斷爾所居水閣院水閣之稱天下知重長講律叢無適無量壽淨名等經復手自為義記以示後學貞元三年從峯頂本大師陪荊州慶門寺靈裕台州國清寺法脩同受為使李公無龍興壇場之請洎七年賴史崔公衍置方等於當州開元寺請來林大德熙怡天竺法粲興果神清同莅壇會十四年郡守李公康與甘露之會請宣州開元寺大德惪岳撫州景雲寺上昇吉州龍居寺道華當州貴稱寺智滿開東獨唐至元和初鄂岳觀察使郗公士美建法會于顯芝寺以命[illegible]

[illegible]七十[illegible]月十六日[illegible]是年閏月二十一日奉葬于峯頂大師[illegible]遺命也嗚呼凡與大師游者自童年及春齒未嘗以言色高下月賤于人人之聰明觀此知猷雖庭户之近必擬跡而後行或饑寒之來必審分而後取所謂斧為律身為度其殆庶乎或人來以持律相難者對之曰吾聞四十不惑以至無邪正當師之我法只尔聞者降伏知言要理深自洪州升龍興寺壇轄至耳靈頭陁惣一十有四會承羯磨者數盈千萬計故江西以為佛法鍾皷皆自水閣出考功員外郎李公渤中書舍人白公居易嘗視郡事得之精微每至道場膜拜起敬門人元超元諫元膺元廷元皓清銳元惣智明等懼先師之德光不留於金石乃以本隊實行付雲皋比丘草具狀稽門弟子大德道建如達沖奧宗一等處請碑銘于滎陽鄭氏予素卿辭不能免乃強起筆應之曰釋之徒有持律猶官之徒有持法二者謹嚴則教立而道尊惟大師以惪覺心以心治身秉佛憲書為佛翰垣馴馭諸根不生一塵提導携孩出離火燒昇我漸堦入我便門惑覆軒軒法灑龜髓骨々々之清滿長之茂蓄故自匡廬散與叢聞受教比丘知廣玄開或坐道場或登戒壇景我之山派我之川珠貫大千即可無遺来也不爵去之偶然吁嗟乎西林佛日實在此兮已焉大和六年歲次壬子三月甲午朔六日己巳門人元諫等樹

志忠唐黃御史集龜洋靈感禪院東塔和尚碑　三教之垂萬古也咸以師弟子授獨釋氏之師弟子削姓以名別為父子之流葉東塔和尚葉真身大師其道僧繼不可思議以父子言先盡引衆之善和尚法號悉惠俗姓陳世居仙遊祖諱璿父諱筠雅以好尚山水崇佛友僧生和尚年乳抱鼻逆羶年九歲詣真身大師為童子一見之兩如宿契年十五歲受初太師之卜龜洋也雲木之深藤蘿如織猿虎有穴樵採無逕傒值六畔之巨龜足躡四龜俯仰其首如作禮者三遶冢而失遂挈錫卓菴名真地曰龜洋焉龜洋之洎也孟不及村侖不及畜山產菜号苦益以之充御而齋惟大師與和尚俱歲移月更名馳遠漏禮估尋而趣漁獵役而事時稍之二菩薩僧其地或來人之禍乎嚴潔則立有蛇虎驚吼之怪及武宗皇帝乙丑之否衆之而倏俏潛匿大師先禮佑之近隱於數家和尚棲於巖穴之內不離茲山相伍者麋鹿馴伏者虎狼既而靡耕菌杜被号還取苦益之外至今茲院之遵歐歲一卯之風不泯宣宗皇帝復寺之始議者以靈巖之寺隸禪載菩薩僧不可以宏就由是郡人環乞大師以居故和尚獨

莽龜洋之址焉松堂揭而覺路喧天金磬敲而道花滿地誠以上昇道士不受籙成佛沙弥不具戒和尚且不之然旋將西遊受具足戒於襄州龍興寺大中十二年東還由廬陵與草菴和尚值草菴曰來自何山曰六胜山曰六通乎曰惠非重瞳和尚蓋行高而言寡是日對答如流既及本山人地愈盛院落則不營而峻供捨則不化而來咸通三年靈岩力圖乃近大師返于茲八年大師坐亡法身不壞南北歸敬闃然無時和尚以之頫十三年遂南五步里之山得峯之秀宝而禪焉即今南菴也廣明元年弟子智朗惠朗玄鑒歲輝景開弘幹鴻超志以植性祇園分光惠炬以謂我大師承法馬祖親得心印則和尚馬令以宿曉而悔辭煩即靜不可使六胖靈感之地留形示滅之異葉其葉而不之大乎於是迎乞歸于院將以弘張法論式救迷津其如感通雖然現沒有數中和三年龍集壬寅三月十日示滅壽年六十有六僧夏二十有五後二旬之一日建窣堵波於東岡焉馬寺和尚之道不粒而午不宇而禪與虎狼雜居所謂菩薩僧信矣其三月之朔語其衆曰至道之有顯晦師弟子不欲雙立昔大師之去也留形為之顯今吾之行矣速歲為之晦故將儀觀若生然盖循晦朔不逾而啓土從付囑也其上足景開弘幹以允紀道名須資詞華憑貫行實扣

思求又某早訪蓮扃令悲松嶺猷辭抒思用刻貞銘為之銘曰六時獻山二業開蓮宇及菩薩正真自然雲林匪遠猴虎參禪仙花撲地智月懸天示滅之滅頭晦岐焉本金左開建塔開阡寶歸上界卑曰下泉松風栢雨空悲歲年

大明和尚唐柳宗元集大明和尚碑　儒以禮立仁義無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於仁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於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是道者惟大明師師姓歐陽氏號曰惠開唐開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壇為大律師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命高道僧靈嘒為行狀列其行事願刊之茲碑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師先因官世家潭州為大姓有勳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圖也（不序其官蓋所以尊大浮圖之道）凡浮圖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經大明恐焉於是從峻洎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從秀洎昱以通經教而奧義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隱顯後學以不惑來求以有得廣德二年始主大明寺於衡山詔選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乾元元年（一今作某年蓋乾元在廣德前疑誤）又命衡山主毗尼藏詔選講律僧七人師應其數凡其來服具[illegible]言諸行止皆為物軌軌甲臣重（大曾之移不二切）戶骨來反次奠華狀猶為特者數百剪鬢髮被毅戒為學者數萬侍眾若獨居尊若畢勝而光介而大顯顯焉（張敦頤音辯義同）無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其辭曰儒以禮行覺以律興一歸真源無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至矜經教為法出世化人無禮無俗無勝語尊頑德嚴儀有耀道綱大洲徽音勿替祝融西麓（重大音鹿山足曰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辭彌億千歲　碑陰　凡葬大浮圖無窆究（窆事用切葬也）其用於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禮得用碑以葬其後子孫因宜不去遂銘德行用圖久於世及秦刻山石號其功德亦謂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則雖浮圖亦宜也凡葬大浮圖其徒廣則能為碑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圖未嘗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泣以求其志益堅又能言其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師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峘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又言師始為童時夢大人縞冠素舄（縞音杲白色舄音昔履也）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爾也已而信然將終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若是類甚眾以儒者所不道而無染勤以為請故不傳焉無染韋氏女世顯貴今主衡山戒法

無姓和尚唐柳宗元集岳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　維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終於聖安寺凡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胄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墉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且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眾無涯（涯五音牙明切鹿桑蜀切）（佛書云菩提薩埵唐言覺有情也從簡稱菩薩）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番（大數般北末切若而也切般若譯智慧也）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動趨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歸和尚勤求端愨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惑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場於楞伽北峯（楞音稜伽音加）不越閫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僧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葬岳州既受戒事因道巖師湛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岳戒法嚴承侍師會其終遂以某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銘曰道本於一離為異門以性為姓乃歸其根無名而名師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鄉不居大族不親淵懿內朗沖虛外仁聖有遺言是究是勤惟動惟默逝如浮雲教久益微世罕究陳爰有大智出其真門（一本作論）師以顯示俾民惟新情動生變物由湮淪爰授樂國參乎化原師以誘導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無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後學施之無數（夫益切厭也）葬從我師無忘真宅為是昭銘刻茲貞石　碑陰記　無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動矣弘農楊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宜居京師強以行不可將以聞曰願間嚴乃往明年楊公相位竄謫南海上終如其志趙郡李公舟悟人也為岳州嚴表欲屈其道開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戒京兆尹弘農楊公某居以其隱地為道場眾和州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不可還紀受之言無言將終命其大弟子懷遠授以道妙終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為之傳李吉長沙謝某為行狀律陵崔行儉為性守一篇凡以文辭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數弘農公自餘杭（[illegible]杭州刺史）命以行狀來懷遠師自長沙以傳來使余為碑既書其辭故

又假其陰以記

海禪師唐柳宗元集龍安海禪師碑。　佛之生也，遠中國僅二萬里。其沒也，距今茲僅二千歲，故傳道益微，而言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故今之空愚（一作空虛矣）失惑縱傲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冒于嚚昏（嚚，魚巾切），放于淫荒。其異是者，長沙之南曰龍安師。師之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漕云。迦，居牙切。葉，書涉切。是釋迦大弟子，一名飲光。達摩，摩當作磨，是西天第二十八祖。東來此土謂之初祖）。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神秀，姓李氏，隋不出家事弘忍，弘忍卒，秀乃居當陽山。同學僧惠能，姓盧氏，弘忍卒，往韶州寶林寺，天下號傳其道，謂秀為北宗，能為南宗）。南北相訾（音紫，毀也），反戾鬬狠，其道遂隱。嗚呼！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惑（胡國切）。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乎中，乖離而愈同，空洞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

去于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磐寢居以益其居（磐音盤），又為龍安寺。馬尚書裴公某、某李公某、侍郎呂公某、楊公某（某：裴胄、李巽、呂渭、楊憑），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師之道，執弟子禮。凡年八十一，為僧五十三春。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沒。其弟子玄覺、湞懷、直浩、初等，狀其師之行，謁余為碑。曰：師周姓，如海名也。世為士，父曰擇交，同州錄事參軍。叔曰擇從，尚書禮部侍郎。師始為釋，其父遠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尋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岣嶁山（衡大。岣嶁，苟嶁二音。岣又音古后切，嶁力后切），終龍安寺，葬其原。銘曰：浮圖之脩，其奧為禪。殊區異世，誰傳其道？隱乖離浮游，散迭異微，旁行（旁，步郎切），徒聽浮言。空有互鬬，南北相殘，誰其會之？是有龍安。龍安之德，惟覺是則。苞并絕異，表正失惑。貌昧形靜，功流無極。動言有為，深寂而默。祠廟之嚴，我居不飾。貴賤之來，我道無得。道耶匪遠，至耶誰抑？惟世之幾，惟道之微。既陳而明，乃去而歸。象物伏設，真源無依。後學誰師？嗚呼茲碑（一作勒言事為）。

通公唐文粹嚴綬撰唐宣州禪定寺故禪宗大德通公之碑。　世界之內，愛河苦浪，浩然橫流，蹟紛衝環，未嘗暫息。首冒暴鋼，沉溺相因，遂妄想顛拔芽之征，結煩惱甚，已暴之園，求息焚之慈照，焉破暗以持尼，故佛教為

萬法之宗，禪心為一乘之最，精可微之於大師通公見之矣。大師俗姓朱氏，蘇州吳縣人也。生知大化，該閱真乘，鸞鳳之性，本殊樧桂之芳，特異始為居士，脩學踰三十年，然後受具戒，遂乃歷抵覺筵，鐫磨心印，識三車之次第，知五蘊之根源。其始也，結廬於宣城郡敬亭山之北趾，栖遲深林，馴狎猛獸，履險以堅其精進，阽危以激其脩持，歲月滋深，功行兼著，道俗懇請，移居於宣城禪定寺之中院，遂乃息念於止水之兼，澄心於無轍之跡，以希真之正性，得罔象之玄珠，冰釋萬緣，鏡圓方寸，不生不滅，唯一唯精，鄙天簌之猶煩，以救靜而自樂，故絜焉炯焉，霈然乎無學之境，然後慈雲廣覆，慧日傍臨，儕百千燈，度億萬眾，人有扣請，虛往實歸，已離念乎心，澄波浪綫以象淺，風尚真宗，多年反門，殊雲涸霧清，霽朗月別，為方外之遊，冀露醍醐，不是眾中之味，旋奉恩詔，徵赴闕庭，遂與大師入于南清，屢易寒暑，遂馳夢思，何山庭之不恒，忽遷化以示變，以貞元十四年謝於宣州溧陽縣之唐興寺，春秋七十二，僧臘三十八，應往定方，別有善後之號，空令舊里同僧戀慕之深，上足弟子超席無言等，虔奉楷模，遵承罔極，悉心合力，脩建塔于於溧陽縣之南鄉，鍾靈幽深，景物清勝，且大師之所記焉，大師禪定寺之舊院，綬比承之，俾我之且持捨祿選勝，創脩當山巔之旨，是控城邑之氣象，弟子無言擦紹大來，後來之傑，義足南國，望馳北來，以余嘗忝大師之門人，固請建碑，置之舊院，旌大師之高躅，永昭示於將來。余以戎務方殷，勣於文墨，經時扣寂，方始就焉。謂吉布三界之內，五濁紛焉，愛河湧浪，毒火騰煙，群生盲冥，觸類拘牽，孰知至道，中有皎然，於昭大師，叶順前哲，燈燭傳心，松筠表節，開法弘濟，高車大牛，鏡分群象，海納眾流，南國主靈，方休大化，如何不庸，奄即長夜，達人無繫，至道不常，應以真性，別遊他方，禪關永謝，後學憬傷，寂寞幽院，巍我法堂，弟子無言，師之上足，固請揮毫，發揚高躅，方務戎機，愍未金玉，紀事述書，法然盈目。

曇玭廬山記唐栖霞寺故大德玭律師碑（并序）。世說城中四名剎，栖霞其一，以其高僧世出，自齊梁間大小卹主大師，繁簡相繼，故江左重呼其名，謂栖霞大師焉。大師諱曇玭，俗王氏，晉瑯琊文憲公後，自永嘉南遷，為司曲人。王父師虔，會稽守；父生智高，而不仕，州里號處士。生大師，自孩抱，紀不為兒弄，屢能言，操顯聰後，群言秘旨，過耳必了。及長，不茹葷血，乃曰：天其或者捋滌吾器耶？既落髮于金陵希瑜律師，受戒於通海鑒真大師，後與友人高陵恩律師追遠永之游，乃偕隱匡廬之東林，雖欲遺名而名已高矣。於是奔走吳楚青徐之學者，始五臘，講律於豫章龍興，環座摳衣者

麻華明年登明寺壇主德二載初隸於明寺復累莅事于甘露壇端肅儼恪儀形梵衆大曆初乃歸栖霞其莅壇傳戒一十五會講訓經律三十七座州牧蘭陵蕭公高其人謂操望風度非獨鄒衛松栢耶乃命爲僧正紀綱大振雖壹公怗四輩之望無以尚也十四年忽昌言於衆曰吾以律從事自謂無媿於篇聚矣然猶未去聲聞之縛既而探曹溪牛頭之旨況研覃思朗然内得乃曰大丈夫了心當如此建中元年禪坐空谷雖野焉飄鼓是辰凌歷云云自彼我何事焉後光楮寺其徒聚謀而請曰光楮衆中之名刹也大師乃江左之碩人也捨是而不居吾屬安仰始出山居焉從八欲也無衆何謂弟子志識海潮等吾休矣立升步雷之榭必然關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六日丁亥坐化于光楮寺律堂是月景中茶毗塔于新亭之後崗春秋七十五僧臘五十一門人臨壇者有若廬陵龍興寺明則廣陵定山寺道興郇邑寺行銓臨淮開元寺登觀元江寶稱寺智滿常州敏城寺惠興光楮寺靈津鶴林寺常靜天鄉寺日曜龍興寺惠登甘津梁後進爲世燈燭贊七十子而後知仲尼大聖瞻栖霞第十子得不謂師氏名焉今寶稱領摩訶菴易衆禪歷廬岳大江西南卑然首出若商鄒之後雞以掬多得不謂釋氏之郁子軻民承寶稱之知光命叙述且曰吾得于銘吾大師吾無慚矣文曰有晉世家地高瑯琊產栖霞兮寓植有自許身佛氏爲釋子兮結史鏗蓋忽羽中洋誰何對兮璞琢金玉浮登月映本清淨兮尸羅毗尼開遮止持作律師兮摛深匠高以進以邀鏗鏘牢兮光行既立薪傳火襲光茂寔兮大和四年七月十一日建

雲禪師文苑英華李華撰潤州天鄉寺故大德雲禪師碑　東南藩翰之上首曰長老雲公報年若干僧夏若干永泰二年某月日涅槃于潤州丹徒天鄉寺人天痛慕江漢寂寥御史中丞韋公元輔（文作甫）頃臨潤州雲申號禮無何韋爲觀察領浙西按部至京江來備謁問長老曰如來遺教付囑仁賢貧道有禮像一龕敬以相奉意深言簡聞者悚然韋公致則之明日長老繩床跏趺無病而滅嗚呼至矣哉昔支遁與謝公爲山水下交什之進生法師與王度爲死生之約古今同道如見其人長老每言曰釋天師於牧馬求善法於獵者不可不敬樂羊以食子見疑惡翦以草繫戒忍不可不仁智猛死於大縣須生退於釋宮不可不慮留侯見朝而責石悅玄謀懇之而觀音降不可不信擧此四者以爲教端内訓緇褐外化群品其餘闢類而長遁遊恒沙長老法號法雲獲度於神龍之歲俗姓申氏其先魏郡之望出於姜姓左右宣王詩所謂惟岳降神者也曾祖皇朝

考功員外郎祖靖滕州遂昌縣令父倫不仕以復熒之忠烈栢韓之熏戢書靈輪曜鐘美後人長老童丱入道誦法華經景龍歲受具於本州龍興寺玄杷律師由是萬計供圖名題同列與鶴林絢律師偕往高穎求法於大照和尚以心眼視教見無邊界界在掌中隨心舒卷瑜伽羅然然當自知此其端也道在無安設無妄物有志於道來問長老曰欲其害者當淨其身有涉道未弘來問長老曰菩提爲寶耶無智無德涅槃爲空耶常樂我淨由是江景及禪教有大照之宗焉至若願力所熱莊嚴佛教像錦同日月之照厨供盡人天之福積若山川流於他方凡聖去來緇素皆以天鄉爲中路之化城也夫三界爲牢鬼神同役桎梏轉輪無解脫時佛性在煩惱之中佛身即衆生之體夫法平等無所不同雪山滿月是爲真檢同音半字孰爲妄說如來已相婦於東土菩薩求法迺在西方慈悲之間國非一致若乃昆明劫灰夏時同學化來周錫之歲至隕昏莊之年其來默金之人祀伊蒲浮圖之說謂之爲妄則常情不測謂之爲實則達聞難明立定衆之疇昔隱栢時事忽舊史之文獨存之祥元超乎視聽之外出于名言之域固宜然也國史傳録往往合符者則宣尼稱西方有聖黃老志吾師生威感亂後步壽明漸于中國是五矣光教此道[illegible]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圖之仁祠當齋三月與神爲誓甚盛以勸伊洲塞桑門之盛饌浮圖仁祠即塔廟也當齋爲誓即禮懺也伊蒲塞則優婆塞也至魏受禪洛陽宮中有浮圖既除之沙門以佛舍利擲水上光明走移於道東廣開禪室僧會揚化於三吳慈持演教於三蜀寶林習禪無代無之法衰也因蓋吳同亂之積其後也賴曇休堅持之誓崗菩提達摩降及大照禪師七葉相承謂之七祖心法傳示爲最上乘南方以教言爲事北方多豪右犯法教大通在北能公在南至惠能與照曲無不主其餘則並公感神止石羯之虐惠始見刃恨赫連之暴浮檢尼部之初靈何律藏之始道安喬羅什詮譯惠遠遁生聞教於廬岳採實禱者異於江浙公之慈靈鎮稱智者之遺揚真樸法屠畢寺在焉畢乘稠公之衣而定真儀驗仲尼之記而崇建立廣撫運同符聖覺中州徵外人智如林玄奘無長繼興夷夏（疑作袁）不可悉數暴甚（疑作甚）林危矣長老既滅門人僧某等戒還本原智人無擧以某月十六日遷定於鶴林寺西江湖陽真道路悽惻初史部侍郎齊澣採訪江東見天鄉故寺傾圮數尺光華乃請禪師與潤公謂當寺僧乳敬得堅固力求真實智乾元初奉請天下一（一作二）十五寺長講戒律天鄉即其一焉尔後寧同心願善緣理禮部員外郎崔令欽

常爲丹徒宗仰不息。于何異趣寰後繼侶寶袟。長老挺身於戎觚之間。宴坐於虎豹之口。大浸不溺。大火不焚。天卿獲全。其長老之力也。韋中丞以司容令田少文。號長老之風。弘無生觀。致託司客。護辦募事。刺史韋公損奉善逝甚深之旨。行菩薩廣大之慈。大理司直兼丹徒令史坦性淨道周。如潤州之耆老長之兄弟之子曰堂構。爲當代詞人。修在家梵行。與門人佛華贊德於萬斯年。其文曰。至哉玄德。高標法源。法而不著。行而不求。輪王自在。象寶飄乘。黑夜出月。驚波起洲。洲淪大浸。日落中夜。方外常在。人間代謝。性不遷易。法無高下。億萬人天。從吾更化。從更化已。妄顚知時。諸佛如是。我今傳之。清江朗月。古木仁祠。以我遺法。爲人導師。

懷仁文苑英華。李華撰揚州龍興寺經律院和尚碑。　菩薩調伏身心。異一切智。調伏心者爲定慧。調伏身者爲律儀。煩惱而後有身心。有身心而後聞知見。權衡互用。何莫由之。如來於鹿野苑中。爲五俱輪始聞此法。待律第一有優波離。如來滅戒爲住源。因定見性。定爲慧本。因慧得常。不依科數。無所成實。乃重告四衆。攝護身心。令以優波長老集毗尼藏。以優波無緣此土。摩訶迦葉啓迪當來而付囑之。與禪同祖。者數世。世去聖滋遠。枝剖條分。今學者所宗四分爲盛。此間有數息諸觀。以攝亂意。是蓋禪那

之澄觴也。夫沙門奉律。猶世間行禮。若循中和易直之心。而無升降周旋之節。於爲義非爲義。非爲聖人。恭作世間。皆歸佛性。體無分別。俱會一乘。勝妙法藏。夏傾海水。明徹寶器。方貯醍醐。禪律二門。如左右翼。和尚執持戒律。兼脩定慧。因制落染。爲人式瞻。六十年矣。和尚法號懷仁。其人也。惟天寶十載十月十四日晨起盥漱。繩床跏趺。心奉西方。既隱託滅於龍興寺。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二。緇素弟子。北拒泗沂。南踰嶺徼。望哭者千族。會葬者萬人。其上首曰越州開元寺僧曇一。福州開元寺僧宜一。常州興寧寺僧義宣。杭州譚山寺僧恩鸞。東京敬愛寺僧瑤光。潤州栖霞寺僧法瑜。僧軌印。潤州天卿寺僧法雲。揚州崇福寺僧明幽。延光寺僧靈一。龍興寺僧慧遠等。天下甘露正味。調柔人中象王。利根夙熏。普樂樹下。長流福慧之泉。雪山峰頂。仰見清涼之日。金剛決定。煩惱無餘。優曇開敷。香潔蓋滿。罔不成實。樂說辯才。得法華三昧。衆所知識。物之依怙。法施之恩重。群居之感深。哀奉色身。經始靈塔于某原。像設也。華自幼及長。所親侍。靜言玄覺。俯託斯文。試言之曰。先陀波者。分於一名。摩醯目者。天於三點。衆法歸善。群緣休無。道豈遠人。弘之在我。外彝諸相。獨行邪道。周度四生。方爲自覺。至若調十良田。唯待天雨。渡駛巨海。祈護行舟。大靈藥。毒草同

在林中。其泉於泥。共生地下。時能了達。惟我宗師和尚。大原郭氏。厥後遷於淮左。孩抱之歲。誓齒道門。親慈所鍾。志不可奪。因瑤臺戒律師受具戒。律文有往哲所疑。時賢感誤。一言由分於象表。精理自得於環中。聲振京師。如睹日月。諸寺固請綱領。乃默而東歸。既還揚郡。脩乃群願。常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如意輪陁羅尼。般若佛心。我得此心。衆生亦如。謂天台止觀。色及作。是一切經義。東山法門。是一切佛乘。色空兩亡。定慧以照。不可得而稱也。寒不加服。暑不攝齋。食不求飽。居不易坐。四方施捨。歸於大衆。一身有無。均於最下。朝廷之士。銜命往復。路出維揚。於轍百數。不踐門閾。以爲大義。仰承一賜。如洗飢渴。和尚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教。佛教儒行。合而爲一。應學者漸誘。故親校經論。延來者聽受。故大起僧坊。將警群迷。故廣圖菩薩同地。善護諸命。故曲濟衆生。毒量以文字度人。故工於翰墨。法皆佛法。兼采儒流。以我慢爲防。故身貿衣鉢。以規範爲任。故綱正緇林。發揮道素。故上行齊禮。以感慕遺跡。故不遠他邦。以能象參議。故再至京國。以軌度端明。故研精律部。黃門侍郎盧藏用。才高名重。罕有作把。一見和尚。慕味脩環。不能辭去。退而歎曰。宇宙之內。信有當人。黃門於院內置經藏。嚴以香燈。天地無據。象法常存。太子少

保陸象先。吏部尚書畢構。少府監陸餘慶。吏部尚書崔日用。秘書監賀知章。禮部尚書裴寬。中書侍郎嚴挺之。河南尹崔希逸。太尉房琯。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渙。禮部尚書李憕。詞人氾水尉王昌齡等。皆所瞻奉。願同酒掃。建塔之地。廣袤如素。高卑得中。周臨四衢。平觀千里。門人張蒔列栢爲以名。肯空曠寂寥。以哀以慰。天子門人輕重諸侯之國。如來弟子。皆爲釋梵之師。敬悅其風。以偈銘曰。佛境無二。佛心皆一。隨其根源。乃起禪律。持戒外獎。觀空內證。是藏秘耶。衆僧秘要。昏醉德焉。求醒者歸。如來戒定。與國爲師。性空因戒。垢重初微。使上人者。深于道機。真空不生。妙果無得。開明戒定。洗去怨賊。衣乘波利。卑闍屠葡。白月正圓。如何昏黑。昏黑既已。四羣號咷。不見金體。空圍白毫。月明江闊。木落山高。遠野孤塔。群心鬱陶。誠迴眞子。森然郎達。阿難迦葉。迴業菩薩。仙聖永足。諸天奉鉢。智火遠燃。獨留緇指。月吉淮甸。風悲楚川。千株茂樹。百道春泉。佛日長晦。浮圖歸然。哀哀龍象。大洗群緣。

體公。文苑英華。李華撰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　器爲外物。把求者器有以濟飢渴也。身爲妄聚。奉道者身有以成大覺也。求下離器。道不離身。器存飢渴洗除。身脩則大覺無疑。故律爲知見根本。開入扃戶。持其要

得其宗者有若長老體公盖毗尼之堂室尸羅之蛭蛹三昧之舟航也信安有名山名川山秀川清家爲蔣宗母曰徐姓地靈閒秀降神而生徐氏既孕夢婆羅門告曰妳當生男紹興大法長老既亂好聚沙起卒堵波嬰草爲香採花爲供年十有五瓔章鶴嬰兄爲淨安寺上首乃往從學日誦萬言兄歎曰吾祖父兄弟六人出家受習之速無其比也年二十一通大乘小乘十紙如意年中配度淨安寺遊閒會稽遇光律師受具戒誦戒堂三日屬衆僧布席登座宣說無有遺文往洛京五年與本州某律師東陽起志法師同講聞爲法門儀表萬歲元年歸信安衆受者千人由是江南律範端嚴第一衲衣杜肩既足行乞手蒔松竹躬造僧房苦行貫天地大慈包世界於辯才得自在於文義得解脫於人法得無我與觀照得甚深刺史徐嶠之舉參佐縣吏耆艾以降請居龍興寺迎供者多不知同日紛然辨鬪聞於長老曰吾修無諍三昧不唯自利弘須利人繇因吾身生彼嗔恨乃別立一室室纔方丈晏然安居不跋門閾刺史手暢疏請移居大方至于涕泣俯如其請因入法華三昧口不息誦身不親席大事因緣我得心證請左溪大師講止觀鑄鐘七千斤隋州長史稽首廻積餘羅淨川隍盖獨望赭禮萬計行無住慈建講堂門樓廚庫房床畫諸佛刹塞戒立池聞者敬觀者信聽者悟日月無私之照江湖不言之潤如來種胄之門其至矣哉投材江湖方橋佛殿群盜潦州寺平爲墟止如鳥巢形若枯木山猶棄身猶首歸仁寶應二年六月九日自升繩床趺坐而滅享齡九十二僧臘七十一緇素號慟楚越悽悲至廣德元年十二月三日葬于州西某原起塔安神諸佛之遺教也唯長老貌清神逸仁深行獨卑爲道器注爲法源謙非外儀質乃内（一作衣）生若調伏住持之閫權誦疏續之勤耄期不衰寒暑如一學窮必究理精必詣猶自以爲功微道淺未足爲師真金純金萬寶之最也趺滅之夕則異香滿室閉塔之日則群鶴翔鳴信安王精趙太常顧負鄭庶子傳寺中登丹前相國李梁公睨昔爲此州刺任劉饒趙太常敬因長老立文殊萬聖之像李梁公增感光人泣下雙林之間長老在世靈徵繁多日輪降照於梁端大龍俯獻於池上寒滿（一作尸）既躍於冰下彩芝炫瑩於禪室慶雲覆會仰歎千人此其盛者弟子僧惠藏炭自童蒙服勤左右四十年矣慈命阿難結集如來之言顏氏之子鑽仰素王之道杭州靈隱寺大德慈達婺州開元寺大德清辨本州六度寺大德惠炬（一作炬）大衆寺主浩然本寺上座惠達寺主法惠都維那神英等輪王之住我敬奉之妙光之法我敬行之夏請伽陀式備玄烈銘曰

付囑戒藏遵行威儀光還性靜翼旦禽飛止法根本源仁得之蓮花不濡性本清淨彼上人者無是非定定不離儀儀不離性色身雖滅此滅皆寂寂然不動斯爲正真鎔金起塔哀斷門人

曇真文苑英華王縉撰東京大敬愛寺大證禪師碑　體衆源而洞疾微炬然而破闇蓮花無染而獨淨夜光不係而自得其惟上智乎夫上智之身曲隨世界上智之心密游聖境或肩植德本大乘頓復其或意生人間用弘開示耳慧見然能知之大德號曇真姓陳留開封人也啟初者殘衆於特異亦既有識用勝如懸家有耕桑未嘗聞鄉有學校未嘗顧則曰處豈屋何如方丈馳良馬何如振錫珪組耀世不如被褐金玉滿堂不如虛白衣少石室覩飯衆香積聽衆者蓋聞梵唱云何戰勝矣出門絕迹潛高少聞弃於讀誦年至二十遍萬太原受聲聞戒習根本律性喜聽敷演涉經論時同學者仰之爲師久而歎曰大聖垂道所存解脫不入其門未佛之子乃頂落技葉澄清泉源請長老大照瞻迷解縛開心地如毛頭稀意塵於色界從此日益唯師能知於四威儀之中無一剎那有忘不住以至於大寂無作以至於恒用我工無所虛空不爲廣我聰能通日月未爲明震雷殷山聞不聞者然夙拔樹見在（一作不足）見弟是身無主與四大假合方寸無生於一切彈指猶以爲未出心景鐵勒漸入大照既沒又尋廣德大師一見而拱手再見而分座聞之於了答之以默俱諸等妙冥合自他兜衲之行楞伽之心密契久矣廣又謝學徒散教相顧靡依來求於我嗣續前教皆以寶歸出宅諸子俾林所乘渡河三獸自止於分天寶季年祿山作逆陷我洛陽亂兵蜂聚大德澹然獨在本處天龍衛衛於左右猜狼仰德而讚嘆施財獻供然朝盈門於善惡等以慈於苦厄久以忠言說不得無畏故也動靜皆如自在故也度（一作度）衆無邊大願力也依報無量遍種福也天脩行之有宗旨如水不之有本源始自達摩傳付慧可可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大通大通傳大照大照傳廣德廣德傳大師一一授手一一摩頂相承如嫡密付法印唯聖智所證非思議能測也大德既捨眷屬稱爲沙彌身不顧名志在成道摩杯渡遠歸向如林天寶八年緇侶領袖奏以上聞乃蒙正度初隸東都衛國寺旋爲敬愛寺請允大德遠彼與住此有緣非無因也静人天之會演如雲門之施衆有塵勞之惱奇蓋河渕之福令學與其進當學起其信善誘不倦得賢則喜利往者導之以鐵觀與者辨之以正在定者誠於貪恡所覺者使之以視（一作逆）違（一作視）彼來學如養摩勒采蓋其出世如優曇鉢花希有者歟

故我責笑實應二年正月十四日。趺坐如生。薪盡火滅。年六十。夏四十。其經門人悲及塵衆。樹爲之變色。獸爲之失聲。棟折航沉。佛土肅宗。其年九月葬於嵩岳寺之北阜。大曆二年。有司奏謚。上聞。勑然乃賜號曰大証禪師。縉雲官登封。因學於大照。又與廣德素爲知友。大德弟子正順即十哲之一也。規縉捐文心。月歲焉。以諸因緣。爲之強述。銘曰。上德不德。與慈遣悲。現於濁界。備爲人師。以我無思。破彼盡思。開方厭俗。我則隨時。由多分別。安知垢淨。根不緣塵。象盡業鏡。法不可看。空即是病。無得之得。絕靈而聖。文字非文字。言語非言語。云何以解脫。云何而語法。隨宜說方便。究竟非我與。舍利依嵩山。寂寞松栢所。

大光大師文苑英華李紳湖州法華寺大光大師碑　　賢劫千佛生於後世。法輪逾轉。應現隨相。或國王大臣。宰官居士。降生有地。不以色相。故如來言以色見我。音聲求我。爲行邪道。故不以金色瑞相。蓮花化生。降胎示報。以替靈聖。上人姓唐氏。生于邑之安吉。母接氏。寄孕而夢。備靈祥。在娠而不茹葷血。既生能言。不爲戲弄。未齔之歲。思求佛乘。發念法華。三月通貫。傳乃音於性泉。精讓念於神奘。經序一發。而穎悟第心。晝集夜持。而七部關焉。從容音響。觸觸閑雅。非唯捷口利辯者。皆隨慕念。又登戒之歲。儀首冠西遊長安。祥氣達於幽關。瑞相通于帝夢。上人以持經爲國。詣闕請見。肅宗皇帝召對禁中。上拱而嘆曰。昔夢吳僧口念大乘。五光隨發。首容皃若協我嘉徵。因錫名大光。以瑞唐姓。肅宗元年降誕之辰。會齋于定國寺。因賜上人墨詔。許以天下名寺。持意往者住持。令內臣趙思溫送于千福寺持經道場。經日四七。而吳音清亮。常達（一作通）聖聽。上表異其事。令高力士以宣諭焉。後居藍田精舍。光期而寺僧夢天童來降。稱曰大光經聲達（一作通）于帝頂。師既宴坐。則見神手從天而降。撫光之心。師遷憶光達抱王大師。常志斯言。今高其法者。嘗有神輔。夕夢神僧乳光於心。命光口欽。自是功力願陽。神形不勞。尋山探幽。偶墮窮谷。龍來冥衛。淪溺其間。心靈了然。無所惑亂。因以本經多寶塔爲識。願持十萬遍。既然出。來者有神。降後詔住資聖寺。大師以悲觀在吳。求荅慈力。表乞歸養。恩未許還。猶繫煩惱之念。遂生無妄之疾。業變強力。將技于梟。虛伏不前。群烏拂頂。心脫時覺疾。乃隨瘳。首如來雙鶴。巢頂而定。息監明。大師群鳥。摩首而頻疑解脫。迺以寶軸加飾首。戴法華于十福寺行道。日夜事（一作侯）命。有詔許還。既止烏程宗儕寶塔。日持法華偈。以成往願焉。永泰元年。浙西廉察使韋元甫表大師爲六郡別駕道場將念之首。大曆癸丑歲。文忠公顏真卿

領郡。余先人至邑烏程。余生未眷歲。乳病暴作。而不啼不鹽者七辰。師至命乳母洗滌。焚香乃即念法華至功德品。遂起府而坐。扶而開目。師欽以盃水。遂命乳哺。疾乃隨愈。大師視而笑曰。汝何顧遇之遠乎。因以法師易余幼名。已及成童之歲。貞元中。余齊翦冠再遊雲上。升泊之次。大師以貯于溪側而笑曰。戲撫如兒童焉。余爲州將飲醉于館。大師引宿於道場。夜分祖醒。白光滿室。朗然如晝。覩大師宴坐。妙音方闡。者開毫相經音。既息光亦隨歛。余是歲西邁。辭大師于法筵。撫予頂曰。爾得徑山之言。我則無以爲諭。行矣自愛。去留有時。空王教平等者護念。大師以永貞元年十二月黑月既夕。示滅于法華寺經之院。獸號鳥墜。山木驚振。異香飄馥。二日不息。是月吉。判史顏防曰。去矣人世。無常夢泡。大師照和暢達。無入而不自得焉。隨機見教。經行無閡。維摩詰之儔也。知機（一作幾）洞如。藏往察來。照而不顯。晉寶之之倫也。經通梵界。瑞降天童。靈（一作佛）相神光。胎融顯見。雲上人之徒也。大哉明德。慈悲護世。通興相於王者。示法輪之貴。重昏外識。於衆庶懼法相之速妄。是以居若長橋。動如浮雲。隨觸自覩。入獸不亂。一衲四十歲無況。雅而誠者芬馥。一餅七十載。滅禪悅而膚體溫然。余遭大師留駐于世而不覩大師斂滅之日。年逾耳順。昏齊塵勞。無法輒以濟河悲火宅之達室。恭門徒者。（一作勝恭門者）追書梵宮。刻于烏臺。舊條天官郎敬。君守郡吳興。寄言刊石。銘曰。多寶如來。開經踊塔。仲尼闡教。以弘正法。受持三世。以成賢劫。或降忉利。或生人天。金相不顧。真如默傳。明燈繼焰。水月分圓。示抱金（玖）德。資于上賢。躰寶戒珠。心惟法鏡。懷寶不達。含光不竟。希夷妙法。凝清淨。發瑜闡象。藏機歷聖。瑞協皇夢。功欽天童。聲宣覺界。響達宸聰。降靈神手。捧溺龍宮。迹隱三昧。心符六通。念衆分身。普賢馳象。譬喻言詞。光明顯揭。仁滋一雨。功歸無量。法性天高。慈門海曠。我青嬰兒。遠蒙疾痛。靡曰沉綿。逐年師駐。梵音耳聽。神光目覩。白馬光臨。迷津奚沂。鼓音已息。慈雲不浮。寶樹摧葉。祥來凋流。鋼林喪斧。苦海沉舟。色相歸空。法身無際。莫測來往。誰分顯晦。三表聞仁。滌于宴諦

沖照宋徐鉉騎省集。故唐慧悟大禪師墓誌銘（并序）士有佩服聖道。闡揚師訓。進不累於軒冕。退不滯於丘樊。務勤身於濟衆。不養高以絕俗。其唯仁人矣。大禪師名沖照。字文明。姓和氏。昔者帝先光宅天下。我祖世掌天官。保姓受氏。冠冕百代。在漢則調鼎之重。在晉則尊卑之賢。求業遭沉徙居圃。始光君從郡豪王氏南撤閩方。今爲晉安人也。大禪師生秉異氣。幼挺玄機。年十有五。詣鼓山興聖國師出家。即具戒品。博覽經史。雅好文詞。

郡多俊秀感見推仰證無為之理演不言之教辭為先達端然妙門居城北之昇山于時王氏乘海亂臣專恣濫刑飛語虐及善人大禪師杖策去之適臨川郡中書令宋公齊丘作鎮南奠頗尚空玄聞師之來遣加延納言意不合拂衣而行下至池陽郡守王公繼勳鄉國之舊資禮甚渥時李唐二葉像教方興嗣君聞其名召與之語移晷而罷眷矚殊優命居光睦禪院復遷長慶道場俾無備貳游處實羽翼也後主即位恩旨加隆特賜法智禪師之號廬山開光禪院者嗣君所創真容在焉命大禪師居之精嚴脩奉之儀以申罔極之感居數年召還建康止報恩禪院加號慧悟大禪師名其所化曰智度堂精廬搆此選勝而處禮秩之數有踰於前出則居舉光道場入則居淨德內寺開寶七載夏六月寢疾旬餘乃命大衆與論生死之理十九日清旦上蹝吉辭復上遣使問之至則化矣享年五十有九住法四十四年即其月二十五日從西域之禮收靈骨葬于鐘山之陽禮物官給中使監護至某年月日弟子省才遷于廬山某所遵理命也大禪師風骨秀整機神穎悟博該衆藝緣以玄談王公大人咸所欽尚鍾涉學釋氏者不能言其道業徒以傾蓋之分久要不忘今京師復興才公骨會才公以文藝精熟見重於時求惟嚴師之義類刊不朽之迹嘉其偉志為作斯銘銘曰慧悟禪師釋師之奇有文飾己有道庸將生延世龍没有遺恩歸舟翩翩九江之湄廬峯勝境蓮社餘基門人秉訓遷神于茲表翁懷舊勒銘誌之蒯菊無能高深與期

光涌宜春志者立仰山光涌長老塔銘（并序）夫衆生者直則共一明夜則共一精明不為之缺暗不為之分蓋衆生同一智而共一見也佛佛相授祖祖密傳以茲為法實無法也仰山心偈天下詠之正為此也然其化導大綱祖教專用傳襲源派謂石亭仰山之宗則涌公嗣其後也公法號光涌豐城縣張氏也誕生之夕神光照庭鄰人以為珠璧之祥聞而伺之生男子也七歲請學儒詩書禮樂有若素習十三請學佛經論禪智悉如生知一旦請遊方求師父母器而從之于時石亭之禮風行四海乃往禮之石亭為之剃度復訖開元寺真公傳淨名經畢首十九詣襄州奇山寺戴公受大戒遂攜錫遍禮有德以有間斷意契無間斷心以有生滅身得無生滅體石亭有似驢之問涌公有非佛之對（石亭嘗見諸方學人來從問于來作麼學人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亭曰見和尚何似驢學人無對石亭轉此語每問新到學人未有能對者石亭乃問涌公汝于來作麼對曰禮拜和尚來石亭曰還見和尚否對曰見石

亭曰是和尚何似驢對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石亭曰既不似佛似箇甚什麽對曰若有所似與驢何殊石亭曰凡聖兩亡情盡體露吾有此語來道二十年無人决了汝子大利根當自保任吾不能無子只日可加而自行矣）嗇大奇之頂之內佛可以化人矣石亭歸寂公然第三指以報法入然第四指以報親皆不群之事也仍歸止于仰山棲隱寺紹祖風也洪帥南平鍾王聞其名若禪師象麟鳳無有其德者遣使迎止於府下使者至師不起於是州牧邑尹至亦不起已而士民皆來又不起乃共請之曰師如不起貽郡縣之咎由是不得已而後從之既至館師於石亭繼美名也是時為人說法明色空一相人佛同種皆士者捨書劍農者棄耒耜工者忘針縷賈者散金玉萬務夫諸官不能兼師之教化明白也如是天祐十四年秋還如舊隱昇元二年夏領化于禪寢僧臘七十俗齡八十有九門人具梵禮塔于山之西南隅表至德也嗚呼涌公王者國君不就因慈悲而後就之真天人也將來者多方求知猶有弗獲見涌公不泯其能盡力救末法之弊爾入室弟子彥新既古之士也任彼內耳聆余虛聲不遠千里自來而來以行狀授余請銘然不知人不勝名文不勝德然哀其誠懇強而應之其辭曰佛佛傳乃真紹有達情無得失曹溪陵

中號日顧和尚征討有功嘗圍淮將秦裴於崑山裴援絕不降全武自為書徵以諭裴封書納款全武盡召諸將觀之發函乃佛經一卷蓋以全武嘗為僧也諸將失色全武大喜曰爾不憂死何暇相謔也及裴降乃為言錢鏐全活之時稱長者（九國志）

阿闍梨五代史李從昶傳從昶唐秦王李茂貞第二子篤信釋氏時岐下有僧曰阿闍梨通五天竺語為士人所歸從昶延於公舍久而彌敬每以偈問答動合玄旨深得桑門之秘要焉

道姝和尚元一統志道姝和尚撫州長谿人也受度於廬峯院具戒游方至延平西芹觀一山如鳳形乃即其中創精舍其徒翕然從之時梁開平三年也後侍請以開平為院額至偽閩通文初遷寂葬之次日塔上生青蓮花觀者駭異郡人黃業有絕句云兩臂雲林鳳翅開不知埋但有樓臺昔人不是觀珠士曾把青蓮作證來

達岸禪師南海縣志姓梁法名志清新州新興人梁貞明四年生先一夕父夢神人告曰明日當有神僧來此遂生師幼而知善年九歲日誦孝經因白其母曰孝經何似佛經母曰但且讀書何用此佛經乎曰孝經只事父母佛經定求成佛它時必獲功德父母驚嘆因許出家十三念維摩諸

感通院事曾延所得聖容觀音甚嚴觀音時復飛去唯看真知其所即迎以歸嘗詔僞唐臨川牧齊王達贈以詩道還南豐道稱而不應對真謂曰遺我豚酒時可得而衆如其請遂飲酒食豚浴于橋下而即大至見本寺碑刻

仁禪師開化志仁禪師亦五季人不知姓氏有問如何是南臺境答云不知貴又問畢竟如何答云闍梨只今在什麽處（南臺在衢州）嘗有頌云南臺靜坐一爐香終日蕭然萬慮忘不是有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僧韶五代史補僧韶者通於術數居兩浙大爲錢塘錢鏐所禮謂之國師一旦謁鏐有宮中小兒嬉于側墜下錢數十文鏐見之曰速收應人爲踏彼汝錢韶師笑曰汝錢欲踏破須是牛即可鏐喜以爲社稷堅牢之義後至曾孫俶舉族入朝因而國除俶年是丑爲牛可謂牛踏而錢破矣

還鄉和尚元一統志（杭州路）侯鯖録云錢氏時有還鄉和尚歌唱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掛征帆水陸通路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納土之應

顧和尚馬明叟實賓録五代吳越顧全武餘姚人少嘗爲僧將通外學機警有才略錢鏐每延接與語甚器之及八都建因辟令從戎以爲稗將畢

仰山出曹溪觀仰山貫曹溪處仰山貫佛兮滿滿兮佛

普安清波雜志五代時有僧某卓庵道邊藝蔬丐錢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黃龍食所藝萵苣數畦僧寤驚且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所取萵苣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飽食甚勤頃刻告去僧囑之曰富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曰公他日得志願爲老僧只於此地建一大寺偉丈夫乃藝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安都人稱爲道者院則壽皇聖帝王封之名已兆於此

遇緣禪師信安志南禪遇緣禪師五季時人不知姓氏號鐵脚

志聰古今事通五代時二僧號志聰脩行于祝融峯十年自以爲戒行具足一日下山于道旁見美人紅蓮者一瞬而動遂與合懽至明起沐浴與婦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志聰十年不下祝融峯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

契盈臨安志閩僧契盈陪吳越王登綠波亭王喜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盈曰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爲切對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出故云三千里

省真禪師建昌府志感通院省真禪師姓王氏五代之季居廣昌縣聖容

經漸通大義唐清泰二年師年十八祝髮往南華受戒巡禮至雲門山依文偃長老遂於言下深達性宗雲門謂曰汝嶺南漢主猶害生靈盍往化之紹隆佛法及回廣州謁漢主嚴賜寶光寺（今崇報寺）以居焉因勸漢主除生地獄等刑數載辭還新興漢主不許遂於大通鎮東平陸上結草爲庵以安禪衆及攜佛舍利漢主遣使往助其役一日師謂其徒曰可辦早齋吾往新州取水松種之衆曰新州去此五伯餘里豈能速回師曰汝等勿言吾即行矣卯往而巳回以其松植於院前祝之曰汝生兮虛其心庚其文衆怖之曰松之爲性豈虛心者耶師曰庶幾不爲材木而免斧斤之患因請院額漢主賜明月山覺通禪院仍賜玉環金襴袈裟銀鉢盂等宋太平興國三年戊寅歲正月十一日師忽告別府官及諸檀越謂其門人曰吾今入滅汝等好護持院門所奉恩賜之物與汝等以爲法信奄然坐化有靈光燭於方丈數刻乃散弟子以師遺語白之官遂龕漆化身鎮于伽藍凡遇水旱疾疫禱無不應至道元年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董敍貞因主僧有請記其事于石文繁茲不盡録政和六年經略使陳覺民請于朝勅賜大通慈應禪院號達岸慈通證覺禪師至元戊寅征南舟師過寺執行童二人于師前已斬其一忽有一人緋衣執刀大呼云留此一人以供護持舟師顧視乃本寺護救靈官也釋而不殺次年廣西征進戰舟復至衆僧棄寺而遁師化身爲徒卒所毀是夕風雨驟作戰舟覆沒者十八九後寺僧迎師化身入城寓光孝之風幡像飾如故師一夕見夢于按察使脫歡公云某乃大通寺僧遭難流離賴公見念因語師像儼如夢中所見乃於西廳以奉焉又數年邦人始於舊基建寺迎師以歸新州

新昌志達岸禪師九歲出家十九往南華受六祖戒後至廣州結草於大通鎮之東以安禪師今爲大通正覺院在廣州西南二里地隔一水師化身在焉每遇旱迎請祈雨必應古成之詩一真雖有相萬法本無生興寧間經暴程孟孟有詩云達去千年骨尚靈鄉人無一不虔誠卻將舊識歸何處留得全身化有情花落豈知春自在雲開方見月長生前時救旱曾相見一過江來兩入城

從展清漳志僧從展福州人俗姓陳幼不茹葷年十六師事雪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雪峯以杖拄之師當下頓悟作禮而退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延紅（漳州志作延彬）創保福院迎請開堂師曰須起箇笑端作麼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麼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郡西北距城二里有鷲峯山師領徒弟造之曰此可爲吾之兆域矣天成

三年歸寂。賜號大覺禪師。塔額曰靈慶。塔在鷲峯法堂之後。

鏡青温州志鏡青。後梁末帝龍德二年。自閩雪峯跨虎而來。庵于黔羊山。每跨虎與羅漢遊。憇石上。至今名羅漢庵。

德倫温州志德倫。雲遊至西山。即所居名雲居院。嘗以鋒刃自隨。入郭必由北市。以歸未嘗南領。或問鋒刃何用。答云打殺。進問何不慈悲。答曰我慈悲不少。有丐其鋒刃者。則嘆曰。汝無鋒刃。從我覓耶。因以與之。且曰隨地則天下太平。未幾錢氏納土。識者謂刀墮地之驗。

惠球清源志惠球。得法於玄沙。梁開平二年。閩帥王氏命居於卧龍山。安國院。謚寂照禪師。

頭陀禪師元一統志金華府頭陀禪師。先是山傍一僧。年可六七十。眉長六七寸。狀若天竺沙門。自稱頭陀。循獸路而下。指曰可於此置禪定院。僧忽不見。梁大同二年立。在金華縣東七十里。

證空禪師臨川志禪師姓郭。名居遵。撫州人。年十四。入嵩岳為僧。參華嚴德山不悟。復謁洞山价。一日問如何是祖師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遂悟。在洞山八年。受王馬殷請。住龍牙山妙濟院。號證空。嘗自寫半身影。法嗣藏嶼贊之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户。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後唐同光元年秋夜。有星隕方丈前。遂趺坐而化。

清化全付禪師紹興府志清化全付禪師。抵宜春仰山。禮南塔。為涌和尚印可。安福縣為建禪苑。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後還故國。吳越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錢氏戍將。師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為名。

玄英清源志玄英。吳氏。五代末。卓庵於青陽山。二十年。陳洪進之子文顥為漳州刺史。創院曰報劬。命師居之。宋初賜紫衣。謚定慧禪師。

法脩清源志法脩。陳氏。生有梵相而長耳。居杭州西湖上。不拘細行。吳越王嘗命駕見師。師聞其至。以草履戴頭上。走去。杭人呼為長耳相。至今祠焉。

永明寺禪師元一統志（杭州路）師本鄭人。名延壽。號抱一子。七歲誦經。感群鷲聽。所著宗鏡録百二十卷。吳越王請住永明寺。聚徒衆二千人。高麗王遣使賫書叙弟子禮。又有圓照禪師。及大通禪師。皆住淨慈云。奉化縣志智覺大師。名延壽。錢塘王氏子。周廣順二年。住雪竇。吳越錢氏崇信之。陳忠肅公瓘贊其真曰。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土。捨刹歸朝。周大師之勸誨也。善誘文永明寺壽禪師坐化。塔于峰下。有僧每日遶塔禮拜。人問其故。答曰。我撫州僧也。因病至陰府。命未盡放還。見殿角有僧畫像一軸。閻王自來頂禮。余問之。王曰。此杭州永明寺壽禪師也。

聖和尚桂林志延恩院。在郡東北羅城外。聖和尚真身。和尚青州人。姓馬。唐天福中遊來五子山結庵。遠近有病。咒水飲之立愈。歲旱吸水噀日。雨即降。出入未嘗扃户。一日以棘塞門而出。曰吾不返矣。至蘭若院。趺坐而化。

道寂元一統志（金華府）道寂。在金華縣南五十里。晉天福二年。有一僧坐草庵中。光自口出。皆成白蓮華。僧名道寂。始自天台來。誦法華經。日喫草根野蔬三十年矣。近之下山。建刹名法華院。

法本太平廣記晉天福中。考功員外郎趙洙言。近日有僧。自相州來云。貧道於襄州禪院內。與一僧名法本。同過夏期。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常言曰。貧道於襄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泊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遥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杖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遂見法本自内而出。見之喜。問鄉中之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illegible]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適。頃之。覺在竹叢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涯。豈金粟如來獨能化見者乎。（出玉堂閑話）

師晉元一統志（寧波府）五代乾祐中。於慈溪之白龍慈化院結宇而栖。日誦法華經。嘗有白龍蟠首室外。因號白龍院。

道奇禪師建昌府志慶隆寺道奇禪師。姓曹氏。閩人。後周顯德中。至南城縣地名蠻王。結草為庵。入禪定。日月不瘠。草虫蜘蛛網羅遍體。里巖禱雨輙應。及化。滅鄉人至今奉事之。在慶隆寺。

麻衣和尚錦繡萬花谷周太祖時。有麻衣和尚者。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居。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周世宗與太祖太宗同行。

王菩提元一統志王菩提。無字。不知何代人。或云即王禪師也。今萬春鄉仙君山有其祠。相傳菩提有神通。能致晴雨。化後里人祠祀之。歲旱禱雨必應。

寶禪師續相臺志磁峪寶嚴寺寶禪師。姓武氏。磁州人。慧性超絶。嘗次不凡。大定初。起仰山寺於滏陽。殿宇弘敞。極其華麗。柱皆以木漆之。上鼓金

龍像，又作轉輪經藏，裹以淨金。忽有一人大題詩於金像上，墨汁淋漓。師聞之不勝其怒，趨而視之，不覺自失。其詩曰：人笑班鳩拙，我道班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忱挺神筆，遂經出寺門，直入西山，結茅以居。既得幽趣，作居山好十首。自此遍歷諸山。大定中，來住鐵峪寶嚴寺。二十三年十一月，晏坐而逝。是夕大風張地。法嗣雲老復住此寺，有王黃華請疏。（古佛家風隨撲刹，妙道人活計到處為家。兄鐵峪天下之名山，寶嚴山中之古刹。蔬水可取於掬，脚田園足供於歲時。舉一物之不充，皆乞師之所建。鐘於是，粥於是，未復異熟。又作之，于述之，有何不可。伏惟雲老和尚，傳得白足家印，令成畢竹實如。不下蒲團，月遍恒沙界。試拈拄杖，驚倒野狐羣。骨聳皆成十二年，擁頭添市三十尺。冰猴歷曳界，栗鳥待新花。深山最好商安身，閙市中忌須側足。恭繼擇稱，結今日之因緣；松蘿彭康，成昔年之夢想。）

玄寂　南唐書。僧玄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早元中受元性奇，爽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使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衆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廣于刑憲，法司情其才，輒釋之。召入閤華嚴經，玄寂口說見行一品，多賜金帛。自是益自恣，日以狂飲爲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秃酒秃，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興群兒相應和，嘗若無人。坐是落僧籍，出居長千寺。常與狂生爲地酣飲，醉死於石子崗。

脩睦　臣白　九江府志。南唐僧脩睦、臣白，皆以詩應制者。睦爲賜紫沙門。山南簡寂觀詩：正同高士坐烟霞，忽看閑忙又是嗟。碧岫觀中人似鶴，紅塵路上事如麻。石肥滯雨添蒼蘚，水膩長松落翠花。莫道此間無我分，遺民長在慧持家。落星寺詩：是岳皆遊遍，南來吳楚間。偶登湖裏寺，疑是海中山。獨樹清蘿濕，遙汀白鳥閑。終須謝浮世，高卧听潺潺。山北東林詩云：欲去不忍去，徘徊吟遶廊。水光秋淡蕩，僧好語尋常。碑石苔文疊，山晴鐘韻長。翻思南岳上，久此白蓮香。二林來興往，幾日見歸杠。有翼便飛去，何勞更此生。川長雲遶遶，路靜月分明。果熟僧相待，庭閑鶴自行。猶厭種樹擷，遠夢石床平。是院水皆到，無慮書不盈。登樓雙眼飽，倚檻片心清。夜永蓮花漏，殿高神運名。參空寒嶠色，壓雨古松聲。早晚携瓶入，孤吟猿鳥情。白賜號文通大師。詩云：東林佳景一何長，爾慕生多地亦香。堪歎世人來不得，便隨雲樹老何妨。倚天蒼翠晴當戶，落石潺湲夜遶廊。到此揔除塵結社，自餘閑事莫思量。又東林雜四絕：物象更清幽，社客去不返，鐘來雲已秋。

松枯群犹散谿。大藏槎流待卜歸休計，重來卧石樓。

元寂大師　龍泉志。大師隱微，新淦人，姓楊氏。邑宰季孟俊請居十善道場。（今慈雲寺。）南唐中主召至建鄴，居龍光禪苑，主遵豫章以隱微住大寧。一日升堂別衆，晏坐而逝。歸葬吉水。歐陽熙載銘其塔云：吉自龍泉來歸鳳閥者，謂此也。（又見於吉水志。）

處默　若虛　九江府志。處默、若虛，皆廬山僧，遊方皆賦詩。憶舊隱，默詩：衣鉢食老烟霞，兒把裹頭情藏華。獨鶴只爲山客伴，閒雲長在野僧家。叢生嫩蕨沾松粉，自落乾柴帶蘚花。明月清風舊相得，十年歸恨可能賖。虛詩：九疊嵯峨倚着天，悔隨塵土下嚴煙。秋深猿鳥來心上，夜靜松杉到眼前。書架想遺苔蘚長，石窓應被薜蘿纏。一枝筇杖游江北，不見爐峯二十年。

木平和尚　南唐書。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鍾都諸禮閣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帥度宏壯。木平猶曰：置望氣。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南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處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乙字乎之。保大九年，處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離之，以乙字書方乙其九十而爲十九也。世說：木平初見後主手煜，挂木瓶杖頭，煜出獄不見，問曰：和尚何在。木平引瓶自蔽，說曰：某在此。澡浴煜拜之。木平曰：陛下見群臣勿言某在瓶中。浴煜笑曰：和尚見人亦勿道吾拜汝。後爲建寺宮側，本名木瓶寺，蓋類誌公持刀鑷尺拂之意云。黃庭堅集木平和尚真贊：一尺三寸汗脚草鞋，掛龍床角。他日清涼半座，果然木忘禮樂。一一漏泉木平，稽首一漏前覺。

應之　南唐書。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黙，于有司投冊，曰：吾不能以區區之章句取程於庸人。遂爲浮屠。保大中，以文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爲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悉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頤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爲大賚四方，未爲盛德，普濟一書，始曰至仁。哉啓佛乘，以歸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也。者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而之陷客，今効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圓辭不居。彙先西唐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善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梵音，讚

念佛偈。自應之始。

小長老南唐書。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來。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大奢。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國用漸虛。財用耗竭。又請於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又有北僧就采石磯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淨凡俗。後主遣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剋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衆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尼八十餘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將陷。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淨德遂觀其煙燄。遂舉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來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無殷瑞陽志　翠巖澄源禪師名無殷。俗姓唐。吳連江人。得法於九峯。南唐保大中。李璟迎請住翠巖。禪學尊高。道成叢林。徐文公集。洪州西山翠巖廣化院故澄源禪師碑銘。　聖人設教。賢者學之。有能極深研幾。剖疑析滯。不背本以矯激。不沿波而流宕。世人宗仰。時君褒異。斯可以為君子矣。禪師名無殷。姓吳氏。連江人也。昔泰伯讓攀啓南濱。至德所及。流光百代。子孫蕃衍吳越為多。至今為著姓焉。累世隱德。鄉曲推重。道泉鍾粹而生。禪師幼異常童。不染俗態。年七歲。從晉安雪峯真覺禪師出家。二十詣開元寺受度。真覺之道見重於時。禪師黙識微言。盡得要旨。而復博考往行。幽尋勝迹。江浙諸郡。靡不經遊。先達推稱。後生請益。結轍連袂。虛往實歸。禪師以道貴沖用。性復虛靜。所止之處。學徒倩千人。輒復捨去。晚歲止廬陵之禾山。其名益彰。李唐先主召見之。特加禮遇。俾居廣陵之祥光院。嗣君踐祚。優禮有加。賜號澄源禪師。命移處豫章之上藍。西山之翠巖院。是皆都邑之勝聚。高人之選集。自非盛行淳德。不能鎮服群情。師之居之。綽有餘裕。雖身在巖谷。而恩注帷扆。存省問道。使者相望。享壽七十有七。建隆元年春二月五日。終于翠巖院。其寢殿樹數日不睹。諸鶴盤空三周而去。門弟子用西域之禮。葬于院之巽隅。封于其上。思育象錄。名其丘曰大醫。道俗儒泰會其葬者萬數。銘也乾捨異衍。脩塵致餘。于時釋氏方盛。師門弟降嗣君。宴語從容。上言曰。古稱千里一賢。猶比肩也。今號長老者十數。無乃多乎。嗣君深以為言。因曰。惟澄源禪師。其殆庶矣。無幾何。以家門情禮請歸豈山。會師已沒。賜御遺像。參述行事。乃信名不虛得。亦表君之知臣。今來京都。復與師弟子鑒琮相遇。琮師志性端慤。修習精勤。嚴奉威規。特總衆務。慈悲救物。時人稱之。明詔賜號慧覺大師。錫以紫服。朝恩洪于累世。實教門之榮觀也。予時禪師委順三十年矣。琮也思廣銘頌。庶永遺風。以鉉實學書史。直筆。若夫衆善稱伐。騎墨彼先。載揚西山。實寄松楸。敢抽松思。以告九原。銘曰。芃芃東越。武夷之區。時生異人。與古為徒。禪師出焉。俊邁且都。顯顯南發。西山作鎮。真靈所宅。教法斯振。禪師居之。九矣。今聞道無不在。法非可名。理超言象。俗仰風聲。豐碑載勒。勝氣長生。倚嗟來者。同此為程。

自隆元一統志　僧自隆。俗姓陳。南唐時人。受業醴泉院。常自稱曰。豬頭和尚。年八十。雍熙中坐化。其徒以胎骨塑像。至今尚存。祈禱有應。

聰公聖者廣州府志　東林寺聰公聖者。俗姓譚。名聰。新州新興縣人。生於南漢時。自幼慕佛持齋。徑往韶州南華寺。參禮六祖。遂為沙彌。守戒律甚肅。寺僧皆禮敬之。忽一日夢祖師語之曰。今夜三更有難。汝能救救。千其夜遣火焚至塔殿。乃六祖圓寂之地。衆畀師佛動。惟公獨力舁至曹溪門。衆皆駭異。一日欲往補陀山。忽夜夢六祖云。我昔有難。荷汝護持。汝今南行。當為汝說偈。遇東則住。遇林則止。又曰。但結善徒緣。能救衆生苦。聰公寤記夢中語。翌日挑包南來。至清遠東林寺。日砍蘆葦造筏。凡數百。維於江滸。踰旬。湖南郴州洞賊暴起。入境。邑民奔走。皆賴此筏渡于邑之南岸。得以免難。寇退民歸。有將金帛酬公之勞。公於寺東竹林內已坐逝矣。留偈云。我本免難後。易苦行誰人。辯別去住。何曾去住。生滅何曾生滅。僧遂塑金命工。以香泥塑其化身。奉于本寺。

貫禪師元一統志　夔州府貫禪師與峨眉山黑水花嚴寺行朗禪師同所傳授。蜀王建武成元年開卧龍山。係第一代祖師。有肉身在本寺祖宗堂。屢顯靈異。

惠寬汀州府志　惠寬勅賜威濟靈應普惠妙顯大師。葉姓。法名惠寬。寧化縣人。幼通悟。善根夙植。長得業於本郡開元寺。遍遊諸方。悟旨而返。州境山谷深窈。虎豹出沒為害。師以解脫慈悲力為之訓誘。柔服。衆異之。號伏虎禪師。南唐保大三年。憩于平原山麓。見左石有龜峯獅石。遂卓錫于此。斵其巔。以開元錢七百為開山兆。有樵者拾其一以歸。詰朝復返。故所齎

老譚傳戚起敬慕捏力皆工為構庵名曰普護庵側一嶺刺天號乎筆巔道過其上苦渴水師於盤石上頤錫出水至今不竭七年汀苦旱靡神不宗郡將聞師道行結壇於龍潭側延師致禱師云此方旱氣積甚實衆生罪業自速其辜今當普為懺悔七日不雨願焚其軀及期旱如故師跏趺坐命積火于薪衆駭愕火未及然油雲四起甘雨傾注師曰未也水流未薪乃已未幾果然見聞讚嘆國朝建隆三年九月十三日亦寂塑其不壞身于庵凡所祈禱應如響答熙寧三年郡列狀以聞賜庵為壽聖精舍延平之庵曰油灘曰小岸曰白砂紹興七年勅封淨戒慈應大師時在汀者猶未封聖院乾道三年改賜廣福師所經從鄉戚也至十二年乃賜號于汀曰威濟乾道三年加賜靈應淳熙十一年復加普惠皆以救旱功自淳熙元年郡守迎均慶院定光真相入州後庵復於廣福院迎師真相差肩為賓主以便祈禱紹定群盜犯城多方保護顯大威力師與定光實相叶贊嘉熙間州人士列狀于郡已申奏加賜師號復加妙顯累封至八字今為威濟靈應普惠大師元一號忘淨戒慈蔭禪師惠寬汀州人幼出家開元羅漢院既受具戒游諸方求宗旨遂至大悟初臨汀大旱郡將邀請祈雨乃結壇於龍潭側發大誓願云此方亢旱實衆生罪業所招謹為懺悔冀於七日內大霈甘雨若不應祈願焚幻軀七日驕陽愈熾惠寬乃坐積薪令衆舉火忽陰雲四合青雨滂霈郡將請之下惠寬曰俟雨足溪漲乃歸已而果然是時汀郡聞猛虎為害惠寬挈錫遍往虎見之蹲踞震懾馴若家畜不復為暴乃南唐保大中也建隆四年圓寂南安巖白衣和尚嘗至普護菴謂其徒弟曰吾滅後一百二十年伏虎師見道化當盛行熙寧三年詔以長汀平原普護庵為壽聖長老院汀郡之人崇信香火奉之甚嚴崇寧三年部使者奏勅滴油灘庵祈禱靈應勅封淨戒大師紹興七年小芹士氏又以為請郡以聞勅賜慈蔭通濟顯應慧利大師

洞山嗣和尚瑞陽志洞山嗣和尚俗姓周高安人住淨業寺南唐李主召見金陵深加敬信禪慧敏大師住洞山宋乾德二年卒塔于延禪師惠光塔之北

行勤茅亭客話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人以其精於脩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挈錫展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牀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昇牀而坐夜則入棺而卧衣服未嘗更換人間之襖然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麪益醇則受以一大甕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飽偃息

自若不狂流俗其清尚如此時年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即日行化命以木棺置於薪草之上以火焚之老僧李夫登朝休其教諭於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于塔中時有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掀將湊濟作家風未肯衆迎相箇且向他禪宗盡徧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大藏是鮮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居蘭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假賓齋午睡樂咍咍檀越供須都不謝沿身不直五分銅一句玄玄直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畫鶴性雲情本自然生死無心全不怕縱遭刧火未為災晴裏龍神應嘆訝張道者不說禪不容話盡謂人心難諦化盡奔名利競驅驅爭何曾有般若分明與說迷休心供家却道也懶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洒不結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常真行因九江府志常真行門皆庵僧真居雙溪耕植以待四方游者時稱田道者南唐時二林監寺僧睦以官命發者庵舍謂真曰今撤子所守將何歸乎真曰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睦異其言因贈曰入門空寂寂真箇出家兒有行見不識無心人謂癡古巖寒栢對流水落花隨欲別一何懶相逢所恨遲由是雙溪為山中之表宇元宗賜田使給諸庵岩無因者歲取其糧者二十六庵因居佛手岩三十年因岩為屋鑿石為渠引泉盥濯禽鹿馴于傍不度門人隣僧為之供侍中主三召不起移住栖賢勉從之一夕乘大雪復歸岩一日自煑茶延隣僧曰日午吾去矣僧方對因下床行數步托岩扉竦立而化岩上松同日枯死年七十中主命寫真而葬之有華嚴別論十卷時有淨悟者住永安院僧問脫籠頭卸角駄來時如何答曰洗腸投紫塞切忌更衝蘆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答曰黃帝不曾游赤水珠呈罔象也徒然語入傳灯

緣德道旻九江府志緣德道旻皆圓通主僧德杭州黃氏南唐初主洪之上藍本齊丘游寺堂僧趙迎德閱經自若齊丘覩之不顧問有其經德舉經示之齊丘異焉數請住名刹德所至默坐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補以繩貫諸處夜則伸之以當被後主延住金陵時貽息后建圓通寺于廬山命居焉曹翰討江州部曲入寺禪者驚走德禪定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不聞有殺人不貶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奇之曰禪者何為而散德曰擊鼓即集翰令評校擊之無至者德曰公有殺心故不至德自擊禪者皆集翰問決勝之策德曰非所知也興國二

年一日升堂曰脱離世縁乃在今日遂逝壽八十興國中謚道濟大師有南唐手詔及脊丘書并序吴興化恭氏得法泐潭乾乾曰汝縁在廬山遂諸歸宗居首坐尋住圓通錫號圓機政和中示衆曰泥牛昨夜大哮吼驚得須彌藏北斗南北東西無處尋拈得鼻孔失却口遂寂二百餘術滕一下而逝門人既葬之火平時所剃鬚髮皆獲舍利州上其事賜號寶雲塔（徳季身錄）

道明嚴州府志道明郡人姓陳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逮長入開元寺爲僧（開元寺名龍興今名景德）契法於黄蘗斷際禪師晦跡藏用常自織草屨鬻以養親及陰施行路之人因號陳蒲鞋黄巢兵壓境郡人洶懼請于明明告以勿憂爲大草屨命標之三十里外不抄巢見之即舍去自是郡人益尊禮之號陳尊宿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荅詞語險峻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深學性敏者欽伏焉雲門林際禪宗兩派皆出於明故揚傑爲之頌曰猶將林際參黄蘗接得雲門嗣雪峯今摭傳鐙錄及郡人宋異所著嚴州事跡參録于此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二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三　十九庚

僧（諸錄諸僧五）

法天宋會要開寶七年法天姓剎地利遍通三藏與其兄達理摩攀又多西印度僧尼囉嚩中印度僧尼汲馱計哩帝等四人同達中國惟法天與其兄得達餘皆殁於路元一統志鄜州法天者本中天竺摩伽陀國僧也唐自元和後不復譯經江南始用兵之歲法天來至鄜州與河中梵學僧法進共譯經義始出無量壽尊勝二經七佛贊法進撰筆綴文知州事王龜從潤色之遣法天同法進獻經闕下宋太祖召見慰勞賜以紫方袍法天請遊名山許之

光信魏泰東軒筆錄慶曆中和世衡守青澗城時有悟空寺僧光信者落魄耽酒邊人謂之王和尚多往來元昊蕃部中世衡嘗厚給酒肉善遇之一日用之以間元昊左廂將野利遇乞而殺之後得歸改名嵩仕終左藏庫副使

德琳建昌府志太平興國禪寺德琳禪師姓倪氏閩人也道行峭峻始解

雅後住頭源院南唐李氏嘗賜以袍與太平興國中以年號改院額太宗皇帝後因武寧節度岐國公之薦詔以椹袍賜之有語要二編行于世史館殿丞錢熙爲之序金州觀察判和州錢儼爲塔銘石刻存焉

遇賢蘇州府志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口中可容雙拳間有異事每出人群聚觀之能自圖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而有理致有云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遇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心關增道氣忌事敵突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如此類甚多不具錄令其真身塑於院中元一統志遇賢宋建隆初來居長洲縣之明覺禪院嘗以酒肉自縱酒家或遇其飲則售酒數倍於他日人稱爲酒仙能語人禍福多驗以符治病必瘥創佛舍用錢數百萬雖稱丐於人而不知其所自來

行雲江少虞類苑陳洪進與張漢思爲劉從効左右押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爲此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狀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鎡與留務至秋洪進絀紹鎡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思爲留後爲副使漢思老且懦洪

進實身邸政行雲果來謂洪進曰。凡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況將相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臨下。子孫蕃盛。尚懷疑殺人。衆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漠思幽于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漠思竟以壽終。行雲亮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衫。束帶。懸銀魚。爲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言而不懟。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顥牧漳州。將歸。邀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月乃得棺歛。明日文顥至。並哭之。行雲遽起坐。執手謀至暮。乃入滅。衆人疑所當二州何以容五侯。嘗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顥通州團練使。文顓文顗文項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爲五侯。王師入城。壺衆作茄鼓爲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師泉十六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覺稱楊內翰談苑。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稱來。館於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丁謂延見之。嘉其敏惠。遣人送至余處。與譯偈來設茶果。問之。譯云。入此國見者殺豬羊。懸肉市肆。甚不忍觀。見此方人心頗慰。彼西土或一國人不食肉。予問能留此土否。覺稱云。願至五臺謁文殊。即還。乃心思戀本國。不樂居此。因索紙。以竹筆作梵書。橫行數十字。謂淨公譯云。稽首推伏諸魔力。我智者本名覺稱。出家至今十九臘。俱胝偈句義能說。從復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上問其所欲。但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坐而已。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酤蘭左國人。剎帝利姓。善書。於譯堂北壁畫譯迦面。與此方絕異。

道隆潮州府志。道隆。不知何許人。余襄公靖作永興華嚴院記云。潮州海陽人。俗姓黃氏。得心印於汝州建禪師。至和初。遊京師。客景德寺。宋仁宗夢黃龍蟠地。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隆奏對詳允。上悅。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王公貴人爭願見。見。未與廬外履滿矣。康定元年。京師左街永興華嚴禪院。始賜重陽。繼賜大乘頌。師即箋註進呈。上覽之大悅。特賜紫方袍。賜號圓明大師。頻入化成殿。昇座說法。前後賜御書衣幣不一。尋以聖藻宸翰溢於居室。因創閣以藏之。不敢褻慢。賜琉璃元度之。并賜御飛帛書。頒曰龍金之閣。後出水陸畫像五百軸以賜。師遣堂爲供設之所。再蒙御飛帛書。賜名洪濟之殿。宣中使押左右街僧道威儀。教坊班樂導卒衛兵奉迎至院。加賜明悟大師。自宋朝以來。以緇素見上者。趨丹墀聽讚

宸。則有之。至若對萬衆升高座。談性相之實。指佛祖之心。使人主敬信之深。無如師之比者。吁。佛氏之言。允爲道理歟。

光度寺道者撫州府志。道者誦妙法蓮華經。晝夜不輟。有老僧來言。譯陂神七郎君願毅峨頃。客假道至當國報。道者如其言。是夕雷雨大作。平明棟梁孫楠堆疊寺基。五萬山木伐遶華現（譯陂廟名七郎居其神也）之萬山。在縣南十里。後道者順寂。立塔于寺。祥符中。塔生七蓮華。上其事。改名華藏。

演公元一統志。演公。俗姓白。巴州恩陽人。本士族。與趙清獻公爲禪友。

智緣宋史方技傳　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皆驗。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時。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醫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結吳叱臘主部族甚衆。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此輸欵。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爲右街首座。卒。魏泰東軒筆錄。僧智緣嘗以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

志言宋史方技傳　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胝院。事清璲。初璲誦經勤苦。志言忽遣璲。璲前願爲弟子。璲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璲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取供。溫州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青始及岸。遽來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遒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三郎。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太宗守節請書。言不顧。遣之。得潤州字。未幾。守節薨。贈丹陽郡王。光寺童義懷。撫其背曰。德山臨濟。懷既落髮。住天衣。說法大爲學者所宗。其前知多類此。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近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之。則言在焉。有具齋膳者。方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絚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過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

記其貌眞引舟者也與曹州士趙棠善後棠棄官隱居番禺人傳棠與言數以偈頌相寄萬里間歘數日而達棠死亦盛夏身不壞言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至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眞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厚者禮之見顙上煥然有光視之得舍利

懷丙宋史方技傳　懷丙眞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眞定構木爲浮圖十三級勢尤孤絶既久而中級大柱壞欲西北傾他匠莫能爲懷丙度短長別作柱命衆工維而上已而卻衆工以一介自從閉戶良久易柱下不聞斧鑿聲趙州洨河鑿石爲橋鎔鐵貫其中自唐以來相傳數百年大水不能壞歲久鄉民多盜鑿鐵橋遂欹倒計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衆工以術正之使復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絶梁牽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紫衣尋卒

惟湜輿地紀勝贛州府僧惟湜福唐人住州之崇慶院有禪行能詩黃太史嘗贈之詩云擘開華岳三峯手參得浮山九帶禪之句東坡亦與之唱和作眞贊宋蘇東坡集道輿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眞法

隱何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天執非幻忽然而成此畫清隱可謂雨晴

智賢赤城志智賢寧海人慶曆間遊錢塘傳智顗教又事明靜師儒佛皆得趣後歸崇教寺卒

處嚴溫州府志處嚴樂清人賈氏子明慶僧博涉經籍喜屬文凡諸寺碑碣每屬處嚴爲之而行業甚高有潛淵集見于世梅溪王十朋母萬氏有娠產之夕夢處嚴來惠以金環夢覺而師訃音至翌日王公生人皆謂嚴後身嚴舊書石橋寺碑王公初僉判紹興道經石橋寺僧先一夕夢迓嚴闍黎翌日公至寺僧異其夢因以告有詩云人喚我爲嚴首座前身曾寫石橋碑魏能友和公雙峰詩云詩老前身法號嚴蓋用此事宋王十朋梅溪集潛淵嚴闍梨塔銘　師諱處嚴字伯威姓賈氏溫州樂清人也父靖居鄉以長者稱母萬方娠一夕夢黑龍自天躍而下俄化爲道人入其家及產師有異相幼警悟不凡經史過目輒成誦曷東平先生賴邑之名儒也試以對隨口應荅大奇之少長忽不茹葷母強之卒不從一日游精舍歸白其母曰兒厭食居俗非所宜願出家學佛惟夫人割愛遂往里之明慶院禮僧知性爲師既落髮受具游歷郡刹初學律未幾習天台教觀慨然歎曰吾邦僻在海隅見聞不廣遂之錢塘依南屏臻公聽天台大部明法華諸經時學者尚輪錄務相詰難師聽法罷端然默坐同輩問之發明師說了無遺誤因謂之曰文字分別學者法相吾不能爲遂遠遊禪林訪光單老宿叩擊玄旨師志節高學識超邁杖錫所至道眼相契爲多會有以座首命之者師曰吾宅心名利外冀道遣自適詎能爲人役耶於是西游帝都覩伊洛南周旋江淮間凡名山水叢林巨刹靡不至時道潛思聰二僧與東坡居士游舉名籍甚咸與師善數以篇章往來師博學詩文尤典重且工書有晉宋法式勤以所作謁縉紳求知已師笑曰古之桑門上首與士大夫游非求之也道自合焉爾故終身不以一字干謁識者高之元祐間還永嘉寓淨光大雲開元諸寺其徒翕然歸之扣門請益者履相躡也師訓以本業外復以詩書子史導之凡經指授者咸見頭角時開元建護國天王殿命師作記文辭雄偉太守范公見之稱歎良久命刻石行于世元符初歸故山誅茆結廬偕隂蓄泳自號潛淵賦詩鼓琴以自娛有古人林下風師有辭辯長於講釋鄉里巨室欲屈師講經莫能致因具法筵集廣衆預設巍座伏師至與衆迓之師勿遽就席闡揚奧旨緣飾以文音吐鴻亮聽者驚悅明慶自創建幾七百年無文蹟可攷師首爲撰記并書之時稱二絶郡守張公平聞其名以禮致之躬受楞嚴大義初以僧正

命師又命主禪席皆力辭之毎詣府手携一笠未嘗有與人以師爲府座所厚因屬以事師正色峻拒府政有不便於民者委曲以告守改容聽之瑞安令呂公勤自號湖海道人邀迎師甚篤與俱還邑築庵於廳治後圃命師居焉留三宿而去邑令丁公湛每訪師談道終日忘返晚景絶人事惟精修淨業晝諷誦楞嚴圓覺維摩光明法華等經精熟如流靜夜趺坐焚香稽誦琅琅之聲出于林表嘗手書法華光明二經以報母德又書華嚴經八十卷首末不斷字法益工弟子宗要游學姑蘇識以書督其歸未幾師得疾遂終政和壬辰正月二十日也享年五十四僧臘三十九至三月闍維得舍利數百顆明瑩如珠明年九月植塔於故廬之側以遺骨并舍利葬焉師於佛學無不通曉尤深於禪而接物以敎故以闍梨著名平生製述甚多甞隨覽失圓寂後弟子收拾遺文編成三卷人有得其片紙皆寶藏之其文翰見重於人如此弟子宗要師號寶印傳天台教住永嘉之妙果光世其業法孫德純亦傳法于郡之龍翔其大母氏師之同母姊也寶印師旦某之叔父師致之叔而某始生自兒時稔聞德名恨不逮見今四十餘載矣始獲以叔父之命銘師塔不敢以鄙陋辭銘曰師之道儒律禪教咸臻其要師之技能詩文翰咸極其致師之節公卿大夫不屈而

謁師之訓予傳敎觀縧傳心印師之廬左筌右書山高澗遠師之塔明珠遺骨千古不滅

文祐爽堅志文祐贛州信豐縣僧文祐本姓吳落髮出游結庵於贛縣虬嶺久而去之客雩都妙淨寺之僧伽院遂主院事故因目為吳僧伽佯狂市廛人莫能測每日必詣松林以杖扣之而歌曰趙家天子趙家王不曉其意遇善人于釜甑扶揖致敬貪暴不仁者奉抵以狗彘不少屈悉少年不樂主群箪譟逐之嘗走于某家園竹中疾呼求鉄且拊其竹曰大大竹林成掃帚不日決萬竹悉枯此家圍一山鉄自是衰替寺後竹叢一竿最巨忽夜半遺其下考擊而歌聲徹四遠達夕如是他僧為之廢寢怒而伐之既而紫芝徑尺生槃上邑民曾德泰老無子與妻議飯吳以祈未及召旦而排闥來曾大驚謹饋之食將去曰當何為報唯有二珠而已果連生二子縣市舊集于南洲而縣地外但曠野吳遇門必言曰錢將平腰矣及洲沒於水市遂徙于邑門之陽嘗求菓于民婦戒使多為具婦許諾夫歸怒其妻費吳至已醞主吠之若欲輒而強食者再三婦曰食飽則已何必盡曰欲免如夫婦貴言耳民驗謝學佛者孫德俊往汀州武平謁虔巖定應師曰雩川自有佛禮我何為孫曰佛為誰曰吾法弟僧伽也為吾持一扇寄之并纖塵吳已至曰我師寄扇何在孫以汀扇數十雜示之徑取本物而去由是狂名日減多稱為生佛一夕遍詣同寺諸刹門鋪坐具作禮曰珍重珍重皆寂無應者中夕趺坐而逝時大中祥符己酉六月六日也是日已大商在蜀遇之於河梁問吳僧何往病僧急趨曰少幹少幹商歸乃知其亡其亡也異香滿室數日不絕僉議殯火化而塑其全體事之元豐乙丑冬亡僧來郡城訪桂安牙家求木作龕桂曰師為何人曰雩都妙淨寺明覺院吳僧也桂許之送之踰閾遂不見後乃審其故云明覺即僧伽也真身至今存輿地紀勝贛州府雩都之明覺寺宋初有吳僧伽事甚異人以為生佛祥符中忽示寂而同日邑民作商于蜀乃遇之於蜀云

自順陝西洋州志興道縣人姓雍氏受業本縣開化院弱冠南游嘗師佛印禪師了元住南康雲居師為侍者一日元與東坡游某寺讀某碑師執拂在旁歸坡問左右能記憶所讀碑否師獨誦十七坡奇之因問何名曰自順坡曰逆則煩惱順則菩提自是一經品題叢林盛稱為順菩提晚歸鄉結庵名實光院手時雍以菩提書其榜云

惠洪瑞陽志寶覺圓明大師德洪一名惠洪字覺範號冷齋俗姓彭新昌人年十三出家依三峯靘禪師為童子年十九試經於東京寺得度落髮受具足戒聽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真淨禪師七年盡得其道儒學超詣釋注金剛楞嚴圓覺法華四經傳通儒書尤工於詩名動京華與陳了翁黃山谷游山谷贈以詩稱其韻勝不減秦少觀氣與絕類徐師川韓子蒼宰分寧惠洪從高安來館之雲巖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紙求詩於洪洪運筆立就子蒼見之不懌曰詩嘗以加思豈若是易易乎洪笑曰取快吾意而已子蒼與別十年覽其遺編追記平生不覺殞淚惠洪詩多奇句如已致一宴桂龍雨忽起千巖瀑鷗鳳暴句妙於天下句高才俊似海東青文如水行川氣若春在花昔古人未嘗道也年五十八卒於南安軍子蒼為銘其塔有合論易傳僧寶傳智證傳法王武庫林間錄天厨禁臠冷齋夜話甘露集石門文字禪注十明論證道歌行於世九江府志惠洪高安人以文如水行川氣若春在花得名入江西詩派住廬山竹林有讀淵明祠碑云武王既伐紂乃不立微子雖有去惡仁終失存商義夷齊不肯臣甘作首陽死下視莽操輩欺孤奪幼稚汗赤亦戴天特向西風耳桓玄弄兵權劉裕竊神器先生於此時抽身良有以袖手歸去來雙眼飽山翠道懷聖人清太虛絕塵滓長恨千載心絕絃揮流水與君讀此碑相視一笑耳晚歸高安有寄故山詩云風棗鳴御夜色精陽雲椒月稍分明下康陵覺衣家濤拂搦空驚挑草清病眼得扶還少睡壯心於世似多情何時卻作廬山去度水穿雲取次行時又有道潛與曾肇蘇軾兄弟賡和有廬山雜興其一云高巖吐奇雲倏忽起千丈獲筆欲名貌卷縮非一狀飛仙或邀遊隱隱出其上驚飈忽吹滅轉盻惟青嶂山中勝事多彼俗誰能亮太平府志惠洪以能詩名蘇軾黃庭堅諸公與進之嘗與李之儀自金陵過姑溪賦云東坡坐中醉客讓君翰墨風流竟作羊曇哳意暮年淚眼山丘又云月下一聲漁笛穩前萬頃雲濤玉堂他年圖畫卧看今日漁舠它詩甚多今錄其在當塗所賦云吳垌五總志覺範雖以詩名而荒唐不學世無其比求易一二聚也如四更月實公塔還合妙齋病卧松下石上其詩云露眠不管牛羊踐我是人間無事僧初不知牛羊下來為底時節而用於四更事中以吾法議之嘗斷不愿為從重能改齋漫錄洪覺範本名德洪俗姓彭筠州人始在峽州以醫劉養娘識張天覺大觀四年八月覺範入京而天覺已為右揆因劉傳祠部一道為僧叔丈因彭几在郭天信家作門客遂識天信因往來於張郭二公之間政和元年張郭得罪而覺範決脊杖二十刺配朱崖軍牢城後改名惠洪韓駒陵陽集寂音尊者塔銘　建炎二年五月甲戌寂音尊者寶覺圓明大師殁於南康

單同安寺門人智供等崇石爲塔葬之寺北五里卒事智供來武寧求余銘朞年不去曰先師之志也乃序而銘之師初名慧洪字覺範姓喻氏高安人少孤受學辯悟能緝文性簡亮年十四出家依三峯靘禪師十九試經東都落髪受具從宣秘律師講華嚴經一旦不樂歸事眞淨克文禪師七年盡得其道始自放於湖湘之間荊州張丞相聞其名請傳法於峽州天寧寺師以二詩辭焉已而杖策謁公公見之喜曰今世融肇也給事中朱彥知撫州以師住持北景德寺久之謝去住持江寧府清涼寺坐爲狂僧誣告抵罪張丞相當國復度爲僧易名德洪款延入府中與論佛法有詔賜號寶覺圓明一時權貴人爭致之門下執弟子禮且將住持黃龍山矣會丞相去位制獄窮治蹤迹尚書郎趙賜等皆坐貶官師竄海南島上三年遇赦自便名猶在刑部雖毀形壞服律身嚴甚所至長老避席莫敢亢禮其同門友希祖居谷山反其嗣法在諸山者皆迎師居丈室學者歸之是時法禁與黨人游而師多所厚善誦習其文重得罪不悔爲蔡丞相及郭陳尤盡其力其在東都也臧琰道人尚交通權貴那師笑謂人曰是安知吾意大臣廉知之故及於難及靖康初大除黨禁諫者謂師前日遭衆趨義裏瀕於死既還僧籍且有以寵異之語聞執政欲上其事僧多故不果明年師殁志竟不伸世以爲恨壽五十八臘三十九著論數萬言皆有以佐世圓悟克勤禪師嘗曰筆端有大辯才不可及也至他文皆俊偉不類浮屠語始黃太史見其所作竹尊者詩手爲書之以故名顯既老自號寂音尊者予識師久嘗戒之使遠禍師黙然曰行吾志爾刻吾法中本無死生禍福尚奚卹子言予心不善之口弗能屈也銘曰　維古高僧廣學多聞在秦融肇傳法以文後皆昧陋佛法變壞師獨著書至老益勤維古高僧名士並游在晉安深孫許賓衛後皆伏匿釋儒相仇師獨反賢雖遠必求好文致憎反賢招怨曾是不虞數蹈大難維師之言世既多有別其行事以告永久

文捷江少虞類苑異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迹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爲知制誥知杭州禮爲上客屢嘗學誦揭帝咒都未有人知捷一日相見曰舍人誦咒何故闕一句既而思其所誦果少一句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爲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爲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揚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綠絰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夢揚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爲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矣明年秋文捷忽使人與予言此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文捷驚曰公大期此月何用更來耳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文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捷嘗持如意輪咒靈變尤多瓶中水咒之則湧立畜一舍利晝夜常轉於琉璃瓶中捷行道遶之捷行速則舍利亦速行緩則舍利亦緩士人鄒忠厚事之至謹就捷乞舍利捷遂與之封護甚嚴一日忽失所在但空瓶耳忠厚齋戒延文捷加持少頃見觀音像衣上一物蠢蠢而動疑其蟲也試取乃所亡舍利如此者非一忠孚以予愛之持以見歸予家至今嚴奉蓋神物也孫公談圃吳僧文捷戒律精至孫莘老知湖州日問呂吉甫如何時吉甫在潤州侍服捷曰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更有一人白皙而肥一人美鬚而長後三年吉甫果參大政同列韓子華馮當世皆如捷所言

清順可久杭州府志石林葉公夢得云錢塘西湖舊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詩其最知名者熙寧間有清順可久二人順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約介靜不妄與人交無大故不至城士大夫多往就見時有饋之米者所取不過數斗以瓶貯几上日取其三二合食之雖蔬茹亦不常有故人尤重之同時有思聰者亦似之而詩差優元一統志（杭州府林縣）清順有生行亦工於詩崇寧初章惇自海外謫所遇赦量移過南山盛暑憩于縣惇知其詩筆問道作順時已七十餘即答之曰甘寂不與濁塵衆日日火雲蒸肉山大地蒼生都受苦有誰肯庇得數類惇知其譏己即升車去冷齋夜話西湖僧清順頎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高人種竹只十莖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階前綠苔破又有林下詩曰久服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荊公遊湖上愛之爲稱揚其名東坡晚年亦與之遊亦多倡詶

惠勤元一統志（杭州路）東坡蘇軾有贈錢塘勤上人詩集序杭州府志慧勤餘杭人歐陽文忠公有送僧慧勤詩黃氏日抄送惠勤詩敘東南宮居飲食山水之勝捨之而從我求仁義容齋五筆我朝承平之時四方之人以趨京邑爲喜蓋士大夫則用功名進取係心商賈則貪舟車南北之利後生嬉戲則以紛華盛麗而悅夷致其實非南方比也讀歐陽公送僧慧勤歸餘杭之詩可知矣曰越俗僭宮室傾貲事雕牆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懸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爲棄不居棲身客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菌筍比羔羊飯以玉粒

稅澗之甘露漿一缽貴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昃不敢嘗乃茲隨北谷枯果充飢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數萬家日夕笑清杳煙霏四面起實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觀詩中所謂吳越宮室飲食山水三者之勝昔日固如是矣公又有山中之樂三章送之歸勤復識東坡為作詩集序者

道潛杭州府志道潛姓何氏於潛浮溪村人受業於西菩寺善吟詩東坡聞其臨平道中一絕書之師袖長篇謁坡于彭門遂為世外交元祐間師自晉寧還居智果寺坡與門下客十六人用圓覺經中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分韻賦詩坡得心字詩云張水送舊盤飛雲忽散岑念若家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間得幽寂數步藏清深攢金盧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筍盡禪味松杉真法音雲崖有淺井玉醴常半尋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積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潛自號參寥子賜妙總太師有詩集行於世元一統志杭州府宋元祐四年參寥子住智果寺寺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冷齋夜話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姑蘇歸湖上經臨平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官錢

塘過而見之大稱賞已而相尋於西湖一見如舊及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遙堂士大夫爭欲識面東坡餞客罷俱來而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前乞詩潛援筆而成曰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一坐大驚自是名聞海內然性褊尚氣憎凡子如仇嘗作詩云去歲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蘂浮花懶問名士論以此少之甕牖閒評僧參寥者蘇東坡與之甚熟疑參寥二字乃道號故東坡云維參寥子身貧而道富又云維參寥子往莫必躬又云寓參寥子以書遺子然東坡一帖乃以為參寥字若果字參寥又不應作參寥子此余所未曉者當更重考之

懷賢宋秦觀淮海集圓通禪師行狀　師諱懷賢字潛道俗姓何氏溫州永嘉人也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父母異之時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白蓮淨觀行甚高衆歸之勑號嗣仁社主乃以師從社主出家天禧二年恩度天下僧遂落髮受具戒時年四歲也師既得法器又幼得高僧為之依歸藝行日進同輩無與比者有講肆輒往聽未幾盡傳其學及長慨然有游方之志即辭社主去遍參知識所至處延居上游最後見達觀禪師曇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潤守王公琪雅聞師名乃具禮請

傳法於甘露而太平之繁昌亦以隱靜居師以甘露近城邑而隱靜僻在深山中遂從太平繁昌之請開堂於邦之瑞竹院初師從瑞新禪師遊十有二年具知宗門衆集賓主之事自謂無以復加矣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頗皆世緣俗諦或辯以嵬瑣誒諧之言又嘗以事斥一僧去每升堂輒追罵且累日猶不已師心陋之乃潛詣丈室謂達觀曰為人天師嘗只說法柰何預以世俗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矣何足追罵至累日乎達觀頷而不答師因此有悟至是以信香嗣達觀法去居隱靜七年王公枋守金陵復召師以清涼辭不赴明年達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州人乃以雪竇召師既行道過龍游留一月會達觀示寂潤州之衣冠緇素因以狀請郡守請止師繼焉而龍游主者故事當奏於朝廷郡守以白部使者上之報可龍游自火災之後棟宇灰燼瑞新禪師實中興之功未既而宅師至修新公故事大興土木積八年殿堂廊廡皆具今宮室之盛冠絕淮海者蓋始於新而成於師然其地嘗孔道峯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去隱於金牛山去丹陽縣數十里人迹罕至事委其徒覺澄主之師一切不問庭養猿鶴孔雀鸜鵒白鷳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為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三年劉公述謫守九江以圓通召

師師素聞匡廬山水之富常以未至為恨得疏欣然從之題詩壁間而其卒章云歲晚當期返竹門至圓通一年累辭去復還金牛明州復以雪竇來請固以疾辭史館刁公約謂師曰雪竇東南名山明覺達觀嗣居其地二十年間請者三至可謂勤矣今又不赴無乃孤其望乎師素厚刁公心善其說遂登舟由海道去比轉海門遇大風卒起風檣摧敗夜深至慈溪之東岸舟破從者百餘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從者還救之乃免居雪竇一年復謝去還金牛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寂俗壽六十七僧臘六十三覺澄等即以其月丁未葬師于金牛之西塊累墳建塔焉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無施所得金錢繒帛率緣手盡其徒以此歸之又多材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絕口不掛事事雖天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一篇號輯瑩典記以自見云謹狀

惠詮 蘇州志 惠詮吳僧佯狂垢汚而詩絶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屨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文忠公和於後曰唯聞烟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詮遂以詩知名（冷齋夜話）

寂照 楊內翰談苑 景德三年予知銀臺通進司有日本僧入貢遂召問之僧不通華言善書札命以牘對云住天台山延曆寺寺僧三千人身名寂照號圓通大師國王年二十五大臣十六七人郡縣百許人每歲春秋二時集貢士所試或賦或詩及第者常三四十人國中專奉神道多祠廟伊州有大神或託三五歲童子降言禍福事山州有賀茂明神亦然書有史記漢書文選五經論語孝經爾雅醉鄉日月御覽玉篇蔣魴歌老子列子神仙傳朝野簽載白氏六帖初學記本國有國史秘府略日本記文觀詞林混元錄等書釋氏論及疏抄傳集之類多有不可悉數寂照領徒七人皆不通華言國中多習王右軍書寂照頗得其筆法召見賜紫衣束帛其徒皆賜以紫衣復館于上寺寂照頗遊天台山詔令縣道續食三司使丁謂見寂照甚悦之謂姑蘇人爲言其山水奇見寂照心愛因留止吳門寺其徒不願住者遣數人歸本國以黑金水瓶急須寄謂并詩曰提攜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春爐釋夜澌都緣難免役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君應可知謂分月俸給之寂照漸通此方言持戒律精至通內外學三吳道俗所歸禦寂照東游予遺以印本圓覺經并詩送之後寄書與予詩中兩句云身隨客槎遠心與海鷗親不可忘也圓覺願目不暫捨去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呼絶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繫心懷非便風不傳音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云云）後題寬弘四年九月又左大臣藤原道長書略云商客至通書誰謂宋遠用慰馳結廷禮天台更可攀五臺之遊既果本願甚悦懷土之心如何再會胡馬猶向北風上人莫忘東日後題寬弘五年七月人治部卿源從英書略云所諳唐曆以後史籍及他內外經書未來本國者因寄使官爲望商人重利唯載輕貨而來上國之風絶而無聞學者之恨在此一事末云分手之後相見無期生爲兩鄉之身死會一佛之土書中報寂照俗家及墳墓事甚詳悉後題寬弘五年九月凡三書皆二王之迹而野人若愚章特妙中土能書者亦鮮及紙墨尤精左大臣乃國之上相治部九卿之列

能光 茅亭客話 瓦屋和尚名能光日本國僧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

初入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虔扆捨碧雞坊宅爲禪院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壽一百六十三歲丹居士有歎禮瓦屋和尚塔偈云大空無盡劫成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林下過逢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

道寧 舒州志 僧道寧舒州人出家白雲山海會寺落髮受具後至尤溪保安寺遂駐錫焉善施藥人賴以活者甚衆邑有居士林蔚與寧爲忘形交一日蔚卧病寧候之蔚寤見其首有光影後約蔚及同邑薛仲偉游九座山中途值夜露宿山間寧曰今夜或偷見至請仲偉架之若猛獸至則有老僧在頃之虎至寧呼曰斑斑汝來何爲可速去虎聞聲而遁皇祐五年別邑官云盈虛有數去住無常風火相催形影難避儼然順寂

洪蘊 宋史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巴求出家習方伎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大師太平興國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戚大臣有疾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法堅 宋史 有廬山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大師後還山景德二年以雍王元份久被疾召赴闕至則元份已薨法堅復歸山而卒

奝然 楊內翰談苑 雍熙初日本僧奝（音彫）然來朝獻其國職貢令年代紀奝然契錄自云姓藤原氏爲真連國五品官也奝然善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館閱所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啓一卷因得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歸國附商人船奉所貢方物爲謝某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爲名或言惡倭之名不雅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亦累有使至多求文籍釋典以歸

法秀 金陵志 僧法秀姓辛氏母夢有僧托宿曰我麥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年十九通經爲大僧尤講大經句章分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落後舒王以禮致之蔣山號秀鐵後住公主之法雲神宗爲之降香秀疾日吾有疾當死耳求治之是以爲可樂也與地紀勝陝西咸州法秀姓辛

氏請大經章句旁穿直貫擬鋒不可觸住眞州長蘆叢林號秀鐵壁其嗣大長公主造法雲寺成有詔秀爲開山第一祖開堂之日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雲門宗風自是興於西北士大夫日夕問道元祐五年八月卧疾曰平生生死夢三者無所揀安坐說偈而化祖月結茅戚州部落山使趙孝博爲之贊曰開悟語衆生及我與一切秀雅堂勝記圓通禪師法秀在鍾山寺元豐二年王荆公居金陵以禮邀師居鍾山之興國寺此寺乃荆公捐私財以治書也寺之事一聽於公而後行師至之日告於衆曰以財營寺則宜歸王氏以寺聽命則宜歸老僧一日公以所著佛書解義示師師曰文章之妙所不敢議然不可以智知殆非義學所能盡也公甚不悅師遂弃去

妙應杭州府志祐陵時有僧妙應者江南人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其說初不言五行形神止不在人之求而告之佯狂奔走初無定止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尚元長提戰居錢塘一日忽直造其堂書詩一絕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張牙劈口喫衆生又書其下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紹興初猶在廣中歿于柳州（本書紀聞金陵有僧耆酒佯狂時書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即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請之曰我決不得可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王明清投轄錄僧妙應能言人未來事名重上國吳元仲登相在掖垣日忽造之曰天下將亂予作相矣吾欲南適俟見子於嶺外吾其死時矣公是時亦將不免言訖而别宣和末元仲以內禪功自給事中兩月至相位未逾年即南竄建炎中起家爲宣撫使力辭不拜避地柳州再與妙應遇因語之曰師之前言殆將驗矣柰何與之奕棊罷妙應歸所寓寺翌日訪之已蟬蛻矣未幾元仲亦薨胥仲豹云王明清揮麈錄初余舉宣和中在上庠有僧妙應者能知人休咎語余舉云君不得以令終候端午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余舉初任監杭州稅在任三載足迹不敢登吳山將赴江山也自其諸暨所居趨越來訪師既歸出城數里值大風雨亟憩路旁一小廟中見庭下榴花盛開妍甚可愛詢祝史云此伍子胥廟其日乃五月五日余舉悵然登車未幾遂罹其酷

契嵩江少虞類苑吾友契嵩師熙寧四年歿於餘杭靈隱山翠微堂火葬訖不壞五物睛舌鼻耳毫數珠時恐厚誣以烈火重煅煅之愈堅嵩之文僅參韓柳間治平中以所著書曰輔教編詣闕下大學者若今首揆王

相歐陽諸巨公皆低簪以禮焉王仲儀公素爲京尹持上殿以其編進呈許附教藏賜號明教大師嵩晝体究實至死無犯火訖張器不壞此節可高天下之士余昔狎其累夕講談音若清磬未嘗少變及然方得其驗嵩字仲靈藤州人元一統志（原西藤縣）契嵩居東山七歲出家十二得度十九遊方得道慶曆間遊吳樂錢塘湖山之勝遂稅駕焉博通經史詩類杜少陵楊公濟蟠深伏其才答嵩詩有十年猶可照吳邦之句宋釋契嵩鐔津集寂子解（五師少時所得而後更覽者子）寂子者學佛者也以其所得之道寂靜與妙致命曰寂子寂子既治其學又喜習儒習儒之書甚而樂爲文詞故爲學者所辯學佛者謂寂子固多心耶不能專純其道何爲之駁也學儒者謂寂子非實爲佛者也彼竒迹於釋氏法中耳寂子竊謂此二者不知言者也不可不告之也因謂二客曰吾之喜儒也蓋取其於吾道有所合而爲之耳儒所謂仁義禮智信者與吾佛曰慈悲曰布施曰恭敬曰無我慢曰智慧曰不妄言綺語其爲目雖不同而其所以立誠修行善世教人豈異乎哉聖人之爲心者欲人皆善使其必去罪惡也苟同有以其道致人爲善豈曰彼雖善非由我教而所以爲善吾不善之也如此焉得謂聖人耶故吾喜儒亦欲睎聖人之志而與人爲善也又吾佛有以萬行而爲人也今儒之仁義禮智信豈非吾佛所施之萬行乎爲吾萬行又何駭哉又謂之曰客無以吾喜儒爲寄迹苟容於佛氏法中耳寂子雖無大過人豈不能爲抱關擊柝魚鹽版築之事以苟容其身耶且落髮悉所愛口不啖葷血以奉佛者誠以其教廣大其道真奧以之修身則清淨齋戒以之脩心則正靜無妄以之推於人則悛惡爲善善者爲誠以之死生終始則通於鬼神變化雖飢羸枯槁委於草莽而不悉移者止以其所存如此也夫市井小人以市道相師有一言利其所爲尚能終身戴其師之德寂子雖陋寧不賢於市井輩耶得人之道而俛伴以負其教而奴隷之人不忍爲也寂子其爲乎仰天俯地吾不欺於聖人也客幸無以此爲說也二客者嘗以其教相辯寂子亦從而諭之曰客無諍也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爲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爲者也有爲者以治世無爲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善惡惡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惡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情性真正則與夫禮義所導而至之者不亦會乎儒者欲人因教以正其生佛者欲人由教以正其心（或云欲人正心以行其教）心也者徹乎神明神明也者世不待

闕見故語神明者必諭以出世今牽於世而議其出世也是亦不思之甚也欲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二客復相辯其教之末者云云寂子又諭之曰君子於事豈繫其本以齊其末則志常得而言不失也今也各不詳其所以為教而辯其所奉教吾未見其得之者也苟辯其末孰不可辯也二客且止然寂子與人游也不校其勢不奉其象不要其譽惟其達道與己合者與之視其眾眾相訾者悠然不樂從之或問寂子子似善於佛蓋獨子之道以示於世寂子曰吾道難言也言乎邇則常不可極言乎遠則常自得存乎人適乎神達乎聖歷乎死生變化而不失未易一一與俗人語也識欲求之當探寂子所著之內書

寂子解傲

寂子為鄭氏之隱者也其性簡靜不雜凝事肯推故為俗所謗惜然以傲誕譏之寂子初以流俗之說且不足顧雖朋儔規之亦未始奉教及壯道業且修而其謗益甚來相規者愈勤寂子撫然歎曰世真無知我者也乃坐規者與之語曰俗謂我傲豈非以吾特立獨行與世不相雜乎又豈非以吾不能甘言柔顏而與世順俯仰乎規者曰不出是也寂子曰言道德禮樂者大要在誠非直飾容貌而事俯仰言語也吾惡世俗之偽禮者但貌恭而身倔傲考其誠則萬一無有內則自欺外實欺人故吾於人欲其誠信不專在言語容貌俯仰耳所謂人者孰不可以誠信接之誠信之道雖卑貌拜謙不亦末乎昔嚴子陵於漢乃卧見盧鴻於唐輒不拜正謂以誠信待天下也子謂二子其非乎是耶必以為傲則吾無如之何也今俗謂之恭取而不問仁鄙義與不義權利所存則遽落佩俛馳走於其下苟役身而不弟苟為權與利不在雖賢與義與坐必倨與跡必蹬施施然驕氣凌人書曰傲狠明德正此之謂也嗚呼俗之所為如是且不自引其過而反譏我亦猶蒙塗汙而笑不潔乎任矣無更規我

陳舜俞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之靈隱）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是月八日以其法荼毗斂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又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舜俞擊談死生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陟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塘

樂其湖山始抵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為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聱隅李泰伯尤為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為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亹亹至於終日客非修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武卿郎公非年謝歸最為物外之友嘗欲同遊徑山有行色矣公亦厭邑豪預焉冀其見仲靈而有以事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以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為初祖推而下之至于達磨為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欽其高名奏錫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季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自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留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語而恥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為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諸而許其寬大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眾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論議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辯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己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為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家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禮善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懸愈洞肖洞光所著書自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澄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蘇文忠公集敘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荼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眾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

衆門塔基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基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擧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爲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爲明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名衆異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興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法安大師黄庭堅集法安大師塔銘　禪師號法安出於臨川許氏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恭嗣年二十誦經通投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憚山川寒暑初依止雪竇重顯顯沒則依天衣義懷雖豪天衣印可猶栖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禪師法秀尤與之友善以經論入微爲同業參玄入不二爲同門故也辭天衣又探頤鉤深靡不經歷年三十有七歸在臨川初受請住黄山之如意院破屋壞垣無以蔽風雨師住十年大厦崇成僧至如歸乃謝去下江漢抗二浙上天台四明浮淮汶而還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大言亦未嘗失人白首懐道蕭然無侶倚杖於南昌又受請住武寧之延恩寺延恩父子傳器貧不能守之初以爲十方始至草屋數楹敗牀不賁師處之超然縣尹秉士章欲亂合泰石爲師一新之師曰禮法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衆以師苦口因止不爲師亦住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燠而夏涼鐘魚而粥鐘魚而飯來者息焉以元豐甲子歲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勿復料簡畧爲聚如共住僧數人與其一一則示微疾其八月辛未終于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年坐四十有一夏弟子普觀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師平生常教勸人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師之居延恩人視之不堪其憂於是法雲秀常有衆千數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云云師發書一笑而已余聞禪師爲有道而陸沉者每歎息其無傳晚得友道人惟清清之言曰我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掛刹養實不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公可作石置安公道場使來者知住山規矩當如道於是追跡行李想其化緣起滅如此而繫之以詞詞曰三際十方心田一契感音以來諸音所印其中種子皆本來法東西相傳唯證乃知證得祖契如是而住爲萬物主是故無爭若有造作無印之契妄認界畔如空如海維此契心有無根樹問其所在則伏冐佪由初不知自本自根懷歲偽契算其丘角一九非九謂傳家記日有爲幻幾窮子悵被如來衣作大妄語見地不直與萬物訟光境崢嶸故多諍論土牛耕石終不得稲堂堂安公是大田主絶學無爲終日修行出入生死無作無違法住法位無有爭地布慈悲雲雨一味法飛蝗蔽天赤旱千里而我境界萬物有年鑿井耕田不荷帝力安公法爾一切亦爾安公道場來者敬禮

文惠大師臨川志師姓彭氏名惠嚴金谿人出家于寶應寺韓度陽客寓此寺每賦詩師從旁竊聽韓呵之曰小子何知師言竊亦參慕因進數篇後所進益多稍進而教之曰須吟盡麁惡而後可施鉛槧自是有能詩聲鄉人李侍郎浩時爲中都官朝士問曰斷橋積雪略彴文選入招提此臨川嚴上人詩耶李曰是特虎豹一斑耳後悟曰文字特術語業耳乃弃置筆硯淳熙中常平使者陸公游延師于臺治問其詩笑而不答至今人稱文惠而不名有詩集刊章貢

無相臨川志無相姓胡名妙明臨川樂家子遇大善知識教其面壁靜坐遂有悟頓能文名公多與之交象山一日講易無相在坐象山問理會得否無相荅曰三畫未分消息露六爻纔動錯商量李侍郎嘗與偈曰會桑道人還姓胡身披直裰入緇徒休論釘鉸空虛事還把空虛染得無晩年結庵常清觀之西趺坐而逝

常監盧子遷史宋師儒者能預知吉凶淮南有僧常監者言事亦中師儒謂僧曰和尚有重厄厄在歲盡常監曰有何事冀相恐嚇師儒曰和尚厄且至但記取去歲數日莫出城莫騎駁馬乎常監勃然而起去後數日從事鄭侍郎新買一駁馬豪駿將迎常監常監曰非宋師儒之言駁馬乎且要騎來行數里下橋會有負竹來者擲之於地上正當馬前驚走入陰巷中常監身墜於地足懸於鐙內行數里人方救之腦破血流被體

道詮宋歐陽公集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銓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屠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髪入禪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銓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其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

耕日積有餘則蓄而藏之平十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甚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僭并為雄求平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遺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鬭鏃單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偽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坐不見干戈長不親耒耜衣不麻食不耒室不土力不播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誌歲月云爾

道信王魏公集明仙和尚記　明仙和尚名道信者以淨行勝業調伏一鄉傳法招徒四眾瞻仰鄉明王公以舊德偉望來殿晉之鎮撫餘暇召至齋館留寓信宿寵以三頌辭義奧妙深達實相圓寵天之所讚嘆大乘之所印可者也說者以謂生滅無住何法可言語默兩忘方能證道此諸佛如來所以無示無識離諸門答也然而文殊師利從無住本一切法法兩應立並常無言自非主人孰與於是由此觀之王公之召明仙之來一句一偈至理存焉若夫斷分別想現清淨藏大千妙界聞之者咸離塵勞不二法門悟之者頓超覺路則慈悲誓願之力可量也哉年月日臨川王某記

文奧呂淨德先生集聖興寺僧文奧壽塔記　僧文奧請予而言曰文奧之先居濟南姓朱氏方少時去父母來成都學浮圖道得聖興寺庵中而棲之會真宗皇帝吳國長公主為報慈正覺大師以普恩落髮今六十九載矣自為童讀佛書以至隸僧籍登講坐主讚識長戒壇居副纖衣紫方袍無一不足者行年八十復何為哉惟嚮然澄靜日俟終化有為我穴西郊之地他日以瘞骨藏其間而謂之壽塔者敢請文以誌焉陶伏聞家君言師早鑿之相從最舊知其為人有律行該通教典終日演講僅五十年就壇乘戒者無慮千數嘗委棄金新護淨門闕求所利益天章侍制李公為記其事年雖耄意氣不少衰陶向遭先妣喪數為水陸大供觀享冥福師夜誦真詮亹亹達旦聲韻遠暢愈於壯夫蓋諸經所載佛語者常總而記之故多且不遺也悲夫世之妄人卑聰馳突於利欲之塗窮愚所適以自封殖伐賊天和徒墜罪境不知其神魄之長拿固已久矣而猶蚤夜惕惕恍恐浮軀之思壞凡如此者又安能知釋氏之於死生甚近而易乃有往來彼此之論哉然以師之經清悅豫不夸能不役智則未可以歲月期也曰仲倪仲昂惟賢士要士獨立人者是繼其後云元豐戊午歲季秋朔日

觀禪師宋劉龍雲先生集觀禪師碑　閩粵右浙左番禺寰迪而氏網男子資秀穎力揮自好則起而為士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之一焉然佛之徒自其童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纔一祝髮即扶錫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縛脫梏躍出界表異時臣廬瀟霍布金之肆請以禪擅天下多閩粵人至閩粵則其里僧反不選化處而數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菴之妙應興夫福唐存備之徒蓋無幾顧寂寥不詔之後能踵武到佛是其尤偉而有如師者出矣師諱令觀俗姓黃氏莆田人生不茹葷年十三隸廣化寺禮師繼隆十八受具戒略通易並老莊諸書已而發去聽講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駭然大悟曰世徒傳當年圓覺之主峯何知不有今日楞嚴之我耶未幾得寺之安養院折節杯戶而居之釋尚賢素語終日不妄出口非有進致或竟歲未嘗時闚閱大藏經累數遍雖老且力又天性慈甚衣病者而急阨窮吮食救生無不為者實不遠必解衣脫質無難色佛事手朝擔夕蹬者五十年不擊蚊不揮蠅蠡不以臣衣為已任人或戲之曰德于觀公奚事爾為師曰吾非德者正恐坐此待德耳其蘇意警人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當過我亟具茗果茶疑師屬疾語迷謬既而人有貴像自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傳金羅漢也暮沐浴黎明更衣敷座集眾若辭世者曰勉矣毋負吾佛語已抵掌就寂是日慧雲膧空群鳥鳴悲實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頂猶溫其首益俛而復正者再用天竺法荼毗于寺之北岡大行異香狀燼得舌根不壞觀者駭歎其徒塔之夜有光炯然自荼毗所屬塔中如往還狀又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悉發光輝㢠石拍土無不得者而不窮也旁近民至取以售用於是長老禪諸狀其事請余曰凡剃而緇者汲生平功行每在於臨行猶繳之一覺最後灼肌之寸燼耳張吾佛氣既得之觀矣抒彰觀之傳使夔于後乎則不可以徒然凡三請益堅既而曰觀之事詳然可喜如此而諸之請也不徒知觀又知余則彰觀之傳當自諸始而余其一也係以偈言曰金剛寶王秘密藏寶甚希有首楞嚴了知一切於剎那如大壯士屈伸臂衆生盲龜趣浮孔不發聚識取泥洹無漏智妄長佛封礙疑網知有此老不退轉得妄隱於伎無生忍法中妙湛圓明大總持時取感者樂其病及七十載閱僧臘當示順日屯雲空云何舌根歷熾然猶紅蓮華出道爐況復得大堅固力

神光去來窣堵波贊現舍利山與閒。凡草寸木皆發色取如泉源無有竭。

瞰石相土仍得之獻未曾有齋之人一切有情悉擎跽雕大禪伯曰法海。

伏請偈言為證明傳不思議有如師告彼未者庶無愧。

慈應大師宋劉學易先生集慈應大師政公之碑　鄆須城大谷山昭善崇報禪院住持賜紫慈應大師文政姓令狐氏生須城令孫村其家相傳唐彭陽公楚是其上世再從父頌天聖中為殿中丞族子相如今為朝奉大夫大師幼不戲弄踰冠度為僧護持戒律以謹密稱通大乘經論入諸請律老師宿學善其咨叩故丞相河間劉公葬三世大谷西山之陽以恩置寺賜額昭善崇報度靜人如令歷選於衆乃以大師住持為第一代披榛棘立基址種藝樵汲惟日不足已而緇素信報赴者接踵寺圮圮向有成今林樾蔽虧宇像輝煥薰脩供養報國恩已亦報佛恩又受鄉人勸請造天尊大像建開元三門訾皆十萬而施者樂輸如付之權衡概董洞無纖介既成咸懽然喜得未曾有性寬多恕雖不忍言人過失犯而不校未嘗以色加僮侍議者謂慨然長者衆中舉無與比鄉人士大夫下逮里巷老稚胥受之重之一無間言允住持二十七年政和三年五月辛卯示疾[illegible]齋全孫氏兄子之子賁嗣寺八年二月壬申與諸弟子新播等共二十八人歸全身建塔大谷東山下去寺東百弓占地縱橫十有一肘乃勒銘石永伸哀慕其辭曰衆稽首慈應師歲三九獲依止天華姿法泉潤乳我覺導師度結集建茲塔使時日赴山谷忽奮厲如復生又號慕如始亡藐我等懷罄欵守護此剎利羅維願力所加持續慧命永無盡大

宋政和八年二月壬申立

永樂大典卷之八千七百八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一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一

中興聖政草建炎元年五月庚寅上以四方勸進群臣固請即皇帝位于南京（以汪伯彥中興日曆狀廷椿中興記參修）臣等曰堯舜所以獨高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慚德武未盡善況於後世乎漢高帝唐太宗號爲盛主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爲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群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帝閣甚盛之際哉　六月甲子詔徽猷閣待制邢煥授觀察使時諫官衛膚敏論煥后父不當除待制孟忠厚隆祐太后兄子不當除直學士煥即有是命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於是給事中劉珏中書舍人汪藻引故事極論之膚敏改中書舍人言所論不行不敢就職明年正月丁未辛授忠厚承宣使且詔后族勿任侍從官著於令（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爲待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爲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臣是以詳著之　辛亥赦書拘籍天下神霄宮貲產錢穀付轉運司以充省計先是即位赦書已罷神霄宮至是復申論焉丙午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貲令溫處州籍沒（以汪藻所記修入）臣等曰晉以老莊清言亂天下車轍既東而君臣莫知創艾卒以不振建炎中興首黜方士之害丁寧切至如救焚拯溺然非上聖其孰能之乃者方士稍稍以附託干恩澤特旨冠其徒至數十人使害度牒法藏給婚錢以千數而齋醮祈禳猶不與也雖聞采近臣之議寢而弗行然此門要不可啓臣等敢論著本末以備覽觀焉　辛巳詔以知南康軍李定通判韓璹便宜誅許高許亢特轉一官先是臣僚論靖康末折彥質爲宣撫副使錢蓋爲制置使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何以使人詔彥質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宮觀高亢編管海外會南康奏高寓其境上欲誅變定璹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宰相李綱奏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甚衆賊將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

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有是命（以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古之守封疆者皆知進未必死於敵而退必死於法故援枹而鼓之士爭致命以爲進猶或生而退必死也況受命爲大將任安危成敗之寄者乎三代聖人仁民愛物忠厚惻怛至矣然其出師不用命者必戮弗敢赦也太上皇帝之英斷後世可忽忘哉　丙戌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南兩浙荊湖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爲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僚屬依帥臣法也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以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暨我太上皇帝親見靖康以來群盜充斥郡邑無備之患故也兵諸郡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可謂各適其時矣乃者郡邑安於無事武備寢闕一有非常且復蹈前日之害故臣具述其詳以待制詔行焉　十月丁巳駕自南京登舟巡幸淮甸戊辰宰執登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內侍至自京師進內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矣右僕射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先是六月丁亥上諭宰執東京有司發到內庫寶器有玻璃碼碯之屬皆遐方異物內侍陳列以進朕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於殿庭（以李綱汪伯彥時政記參修）臣等曰方承平無事時陳寶玉飾珠琲以爲玩耳嗚呼安知是物之足以敗天下而召寇戎也太上皇帝身履艱難撥亂中興其視是物猶蝮蛇鴆毒肯復親之耶碎寶器棄珠玉臣知出於至誠惻怛非如唐明皇焚錦繡姑以飾一時虛譽而止也　十二月丁巳詔朕側身寅畏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罔貴奇玩罔好畋游罔昵近習使干政事罔有斜封黑敕以濫名器夙夜正心持誠祈天助順聞小人爲姦或欺誕請屬以鬻官爵或臂鷹走犬以事畋獵而率以御前爲名使朕之好惡何以昭示四方格于上帝其令三省樞密院榜諭戒約言事官覺察彈奏敢有違者重寘于法並許人告賞錢一千貫內畋獵之人輒稱御前鷹犬者杖治得實配沙門島（以汪藻所記修入）臣等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天下王者家也善乎諸葛亮之言曰宮中

國中當為一體往者閹寺與姦臣相表裏動扶御前之名以脅制上下卒成天下之禍。臣讀是詔至于大息流涕嗟乎此建炎紹興之政所以赫然有祖宗風烈也。　建炎二年四月己未詔惟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陜西係已降指揮置巡社餘路悉罷時杭溫州已就緒奏乞存留亦弗聽（以江湶所記修入）臣等曰唐中葉以後府衛之制盡廢至采謹人為軍於是兵民遂分雖以周世宗之善治兵我太祖太宗之神聖英武且去唐未遠而兵民已不可復合矣治平以來學士大夫乃始欲追古制而復之識者固知其難矣一變而為義勇再變而為保甲三變而為巡社。法非不古而習俗已成。復之無由此太上皇帝所以不憚改令以安元元也　庚申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遣綾錦院令依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謨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為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寧逆志咈心弗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萌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太上皇帝覺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法廢其舊而制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乙丑上諭宰執曰昨日有內侍輒奏曰比侍講筵竊聞講讀官某數陳甚善陛下必亦謂然臣輒撰獎諭詔書進呈朕曰臣僚一時恩禮當出朕意非小臣所得預若降詔書自有學士汝等各有職事豈宜不安分如此況此詔書詞既未工又不知體取笑外人上因曰朕每退朝過屏風後押班以下欲奏事者朕亦正衣冠再御座聽其所陳未嘗與之款昵性亦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在殿旁閣子垂簾獨坐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合行大事或省閱四方章奏左右止留小黃門二人一執事一磬門至於內中掌文書亦多是前朝老宮人有來奏事者朕亦出閤子外處分畢卻入閤子坐無一日不如是也（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閹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扶隙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才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慕其情狀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

論著之詳焉。　七月丁亥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因繫此輩久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燾間皆吾赤子也朕欲發諸郡拘囚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古之王者蓋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弗為者矣彼姦雄悉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淵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蝟窮荒絕漠狼子野心之人錯處郡縣有司為之禁防或未過也而太上皇帝惻然哀矜形於聖訓不以防亂備患而忘濫刑之戒不以艱危多事而廢好生之心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遺風矣是豈秦漢以來所能髣髴哉　八月癸丑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之十月壬戌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知有公私不便當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繫甚大非他司兼領故復置提舉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致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斂散法永勿復行其餘條制令葉夢得孫覿張徵討論以聞（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曰常平之法尚矣穀賤則糴穀貴則糶無散斂之煩而有救災之實公私俱便農末皆利天下之良法也孟子譏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使孟子而為政於天下常平之法必在所取矣彼青苗出於近世蓋非常平之舊建炎之初廢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指至侵耗常平之積此詔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寢弛法具而吏貴虔意者朝廷仁愛之心雖至而責實之政尚寬歟臣故著初詔于篇願有稽焉。　乙亥上御殿策進士九月庚寅賜李易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司欲以上十人所對策進呈且請以上意定名次上卻之曰朕委主司取士必不錯乃悉從所擬不復更易（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恭惟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于廷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神明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建炎三年三月辛巳臣僚上言宜倣唐制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輪日於禁中看詳條陳具奏使是非與奪盡從公論左右小臣不得妄言利害既委臣僚乞不差內臣轉送只實封往復庶免黨與交結之弊詔從之（以洛允迪時政記修入）臣等曰人主親決天下事而不以假臣下未為甚害也然天下之亂往往輒生於此秦始皇隋文帝唐德宗皆是聰明過人無待輔助於是疎間群臣厭忽公論而不知近習小人

已陰竊其柄矣太上皇帝深鑒前代之禍悖米在廷之議以看詳章奏專責儒臣使左右小臣無所投其隙防微杜漸至矣今天子即位之初首詔兩省分閱公車之奏條流來上實遵建炎故事也聖聖相繼出於一道蓋多類此嗚呼盛矣　四月乙卯赦書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恩結民心社稷長久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元祐大臣雖累降處分盡還官職恩數尚慮未盡霑恩其令本家自陳有司疾速施行先是元年六月赦書舊係籍及上書人悉還其元任官職及贈謚碑額等至是復申敕焉臣等曰臣竊觀三代以來風俗忠厚莫若我宋世世修德澤被天下最久莫若仁宗皇帝此太上皇帝所以慨然發德音也天監在上克相聖志海內又安年穀屢豐於萬斯年無疆惟休則亦躬享仁宗貴畏之福可謂盛矣元祐大臣熟德相望中更黨錮之禍其死於紹聖崇寧之前者嘗被恩數固可還之矣其間不幸沒於論籍之後者謚所以易名而或未盡議贈官所以念功而或未盡舉碑額所以旌賢而或未盡賜意者太上皇帝之心將以啟迪嗣聖歟略而未行以俟今日歟此議郎博士之責也　五月辛巳巡幸次鎮江府上謂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議卹其家　癸未中書舍人張燾被

旨引對甲申上謂頤浩等曰張燾謂朕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自古人君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燾諂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可黜之於是詔燾落職宮觀（以呂頤浩張浚時政記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曰武王克商有下車而為之者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建炎中太上皇帝櫛風沐雨日不暇給而汲汲於褒忠直去佞諛辛壬癸甲未越信宿聖政可以傳後世者三焉抑可謂明所先後矣然臣伏觀是時上方勵精政事躬行勤儉張燾稱述以為無纖毫之失亦未為甚過也而聖斷赫然屏遠斥絕之惟恐少緩臣知欺罔諛佞之姦固無所容矣是誠中興之本也　丙戌詔曰建康之地古稱名都既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繇代邸光膺寶圖載惟潛藩之名實符建啟之義蓋天人之允屬況形勝之具存興邦正議於宋規繼夏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觀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之泣江寧府可改為建康府其節鎮舊號如故臣等曰建炎初載重違汴都父老之意是以車駕所臨止曰巡幸示不忍去故都耳然自古未有為國數十年而無定都者江左之必居建業猶中原之必居雍雒天造地設無可更議矣王師北討非盡復燕趙并代雖得河南未可以舍建業而北也自古披草萊立都邑不數年遂致富盛者多矣況經營如是之久乎臣

故具載初詔冀天子有感焉　八月戊申上曰昨日吳國長公主入內以畫及小玉山玉管筆為獻朕對以平生不識畫因而不好長主可惜錢買此遂并玉山等復還之（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昔宋高祖未備音樂湯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爾蓋耳目之玩解生於好好生於解惟澹然清靜則物莫能入太上皇帝體堯蹈舜固非區區宋高祖所能仰望然其言有適用者臣是以著之以見開國治謀之君躬履艱難崇尚儉約大抵皆如此也　閏八月丙戌上與宰執論借補官資之弊曰三十年來爵秩冒濫日甚一日政和宣和則以應奉花石之類補授官爵遂輕自宣和末以來軍興借補猥冗不可勝計小使臣闕止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借補猶前代假版之類爾雖甚冗濫一旦朝廷澄清之猶可為也而太上皇帝已慮之如此乃者軍興賞功至五十萬有奇往往貿亂相乘又皆真命一予不可復奪天子雖當守太息思有以革其弊而有司安常習故終未能仰承上意也臣誠竊憂之敢論著于篇以備省覽　丙申主管頓遞官奏迎幸日迫饗饋器皿不備請惟給衛士蒸餬熟豬肉上曰今來巡幸豈可擾擾如朕昨勿

遂渡江被褥亦不以自隨偶攜得一豬皮披肩蓋各半未嘗取索一物而有司借湯瓶至四百枚不知何用只今可出黃榜告諭所過州縣除蒸餬外皆勿供如違當重寘之法（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前代當多故時人主務行姑息之政往往反以階亂獨太上皇帝神武英睿深鑒茲弊以為人主猶暴衣露蓋寡犯霜露宿衛之士得飽餅餌多矣其可重困吾民哉故戎寇雖深而軍律愈整艱危雖極而民心不離卒以中興大業垂裕萬世聖矣夫游被命修光堯皇帝聖政草創凡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間未嘗置也然不敢以稟留私篋暇日偶追記得此（紹興辛巳親征錄）命兒輩錄之隆興二年十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游記周益公紹興辛巳親征錄紹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辛丑朔陰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兩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遣將彭清劫金人大寨於寶雞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陝界杜海皆朝等二萬餘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三戰於正陽兩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劉寶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衄也　庚申陰

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洶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樞幹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犒軍金帛絡繹于道邵宏淵黃旗走報與金人戰于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輒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書省揭黃榜於通衢不移刻摹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聞虜陷揚州百官宅遷徙一空　十一月己巳朔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阜角林大捷先是錡提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而元顏亮親率大軍到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遇之即遁遂與王權戰于盧于和權退舍屢敗亮自滁入真邵宏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繞出錡後錡知不敢即捨清河歸維揚焚盧舍翁種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阜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上大喜遣中使賜與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洲初劉錡既捷即臥病與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橫後夾攻我師橫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為虜得橫亡失都統印匣旱聞獲異哉云是日中軍將劉汜臨陳先遁故敗汜錡之姪也　庚辰采石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洲江闊難渡而采石淺狹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

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容載甲士南渡會滁人諜知其期走白顯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衝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死鬭盡殺之不然幾殆　辛巳聞采石北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北師聚於淮東真揚間　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時以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張真父戲云欲知敵情但視堂叉軍興以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間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云欲占凶吉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元顏亮為其下所戕亮之將敗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劉河壯壯丁雜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為之帥其謀為我以大兵踰淮渡江中國必悉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擣腹心腹心震駭難抽江上援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翔以弊吳璘又命劉蕚攻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萬由淮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知約無何朝廷遣李寶（武云劉錡須謀）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諜者用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櫂未手敗降實縱火焚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圖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泰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亂亮驚起為攢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二揆楊參黃樞首揆有還白滯之語夜錄學士院何適達疾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廵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泰州剗剔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謀故說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有天下迄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騤時上披氊裘乘馬出北關門宰執建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

進發留司百官班辭于東倉以泥淖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金挍節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御監王普史浩郎官曾汪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兼數職餘不書　乙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於執政府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和州李顯忠禦之　辛酉雨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之殘兵屯和州雞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失兩將虜兵繼嚮徐歸顯忠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歲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車馬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蝕甚於申復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德音赦淮南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省中聞車駕此月三日發鎮江　丁丑吳珙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實入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糧運不繼且疫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二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

十三日聖旨差洪邁張掄充接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　二、、癸卯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五更出餘杭門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駐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後殿問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闕落三萬而隱冐不預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內人月支米十四萬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寶鷄盡得關隘樞密院編修官鄭樵卒字漁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為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札歸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繳其書來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虜正隆官制比附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殺其事至是欲進通志而病病數日卒年五十九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麗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閤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時仆于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改用他日行禮又呼館伴責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今乃紊煩聖聽何也徐嚞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寘書兩臂間嚞從旁掣以進國書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宋帝粤自皇統以來修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數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畧曰淮甸使軺率先期而克復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留荊襄也虜正窺采石瓜洲朝廷屢以金字牌趣閔解圍閔聲言倚陳蔡其實畏避既而日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是歸闕懼人之議已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乙未洪景盧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木鸛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

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候而醫者誤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朱邸奏請也　辛未上為永嘉郡主輟視朝聞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合十具騾子龍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類匹物二千（綿撚金線紫綵背以上各二百綾羅樸滿綾清綵綾已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許高麗遣使來賀俟復疆土蓋綱首徐德榮為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為請於朝衆論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畫七不可之說其議遂閣洪州言三月二十一日資政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進士第調弁徒尉移遂昌令召為勑令所刪定官擢尚書郎北虜遣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魏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笥中卒飲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晚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和虜營其副將聶耳孛堇有和意勑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諜知虜已弛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大怒謂良臣賣己麾衆佯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使倖一旦功何苦蹈萬死來見將軍哉聶耳稍悟命輜軿驅良臣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頤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外郎進檢正擢吏部侍郎兀朮寇邊遂結好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析地盡江歲遣匹兩皆五十萬良臣曰被命以淮為界非江也兀朮陽許而答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日勞入詰兀朮背約兀朮辭窮為取璽紙易書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任事久士大夫異己者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為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銳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廚官貫瑜罪流之人頗畏憚然學術空疎舉措多輕從內外譁誚不三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讓殯宮干擾府縣良臣摘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甚剗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沇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當有蔡襄無口使成衆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避口字惟子平從之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

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酹顯仁皇后神御前沾濡久之在廷泣然神御出麗正門皇帝奉辭宰執並禮官皆騎導赴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甚凉初出麗正門細仗布列鼓吹振作衆馬驚跳戶部汪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膂皆損　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酹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申節道場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秘書少監已先在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使請過界　丁巳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頃之再追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佑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瑋字或謂近唐昭宗名有旨别擬定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詔自內出外廷不知也自去歲修秦檜舊府賁近密語人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進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籍籍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吕廣問以陳康伯姻嫌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可付社稷徑欲行內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父上殿擊朱倬仍納副本倬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系厚非有大惡勢不能去五月間倬聞內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辦府以狀申太府寺去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曆爲證會有密告臺諫者以謂國學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蓋臆料將來覃恩國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擇文專指此事并而奏大臣懷姦覬幸非常不可想上聞之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

一官賞出戍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官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偁并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偁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冒昧進呈上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偁贈秀王追謚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别取旨改稱皇太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旨云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禮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聞奏於是諸公倣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後無以加且服屬雖絶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見著姓惟徐敦立汪聖錫吕仁甫堅欲稱宗室子與辯論久之乃肯書奏是日奉旨子偁贈太師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元係左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拜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了畢同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父仲誠同對促罷朱倬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罷右僕射時內禪日逼宰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故就假日殿院張真父之具藁也察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相衆服還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言之解之者曰衆服者白身也端厚正白身事故爲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暨告廷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甫當直以審爲倬薦在假規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雨楫止禁衛閤門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興班退須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閤門官南向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側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榻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雨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遙車幸德壽宮儀衛及從駕臣寮並如常制百司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王牒載紹興初令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賛太上聖德真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則脫屣之意蓋素定於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繖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渾没膝不能成列初定議注皇帝率百官朝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儀有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從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中興備覽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顏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孫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况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責望於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之斥去邪佞登崇善良以福四海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雖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號令改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曩為冨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為戒也　議駕御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至於亡豈非有以啟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瀆尊矣

至於詢之芻蕘以問利害茲又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姑息　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傒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以死効力焉　議間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本以為之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偽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而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敵矣臣願異時遣擊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鮮矣　議指揮諸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恐君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微而忽之幸也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小大功臣以千百計豈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力也夫賞章乎私徇情納賄此可為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總攬英豪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

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嘗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嘗時從邦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偽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治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嘗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嘗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

是人斯是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捨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間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為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嘗為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於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過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嫁娶時其飲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為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為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員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為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嚴責戒約使不為過可矣使其間固有秉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嘗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為之計而不知虛養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之非旬月可辨也　議民兵　臣竊謂

往歲妖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祇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為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間內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惡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內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起曷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褒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為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罰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衆敗豫何能為故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虜莫能敵為朝廷之所甚憂然而金人譬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窮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饕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

西顧之憂而日坐待其斃其說蓋已疎矣況豫之乘機因間以整其人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嘗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復用之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定矣　議假竊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內而欲徧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殆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遵理。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

之也雖妃子之貴為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託其捍禦疆場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理道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玉之純粹無瑕污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為將帥者忠義之質出乎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議讒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冥疑然後乘間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讒間之為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聞諸論者曰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破一豫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為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為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為我敵乎況其釁隙既開怨讎交起衆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為吾之計者是終

無適而可矣且將來乎而待盡乎　論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環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尚存也向使朝廷已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顛覆且國家自創業之初江淮兩蜀舉皆來下秦晉之地尚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習中有所廢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議論之議惑聽疑心一有驚患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為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貴友欺友而得寵於君上者風俗何為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殽澠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在他岐捷徑不能踰越也試太原未平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屬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

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亦踈謬乎　議出使　近者日親遠者日踈人之情也況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為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闕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俾闕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釜耳我乃捐之以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劒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忌刀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何間投好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謹也　議練兵　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

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歌衆初斂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弓良矢雖董之以粘罕輔之以偽太子臣知其易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苟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患非君臣同德一心既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略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況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賤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茲豈不倒

置已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夫推薦者之不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瞶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忍立事　臣嘗觀漢祖困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皋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困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賴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為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為鑑而況不為樂毅孟明者耶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循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其論之　議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

日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惟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況於不忠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材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畧寖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疎遠此無他蓋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衰亡天下大亂初以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其後威福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伐桀百姓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遠達大小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為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歛可以給軍須請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之不思及此也幾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憂慮倍積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憚譊譊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 議祿廩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非特百姓為然令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獎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

人情而為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仕宦不為利祿計者鮮矣懷夷齊之操人人為之則天下之士盡為山林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浸漁細民之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損臣謂不若省其貟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茲有天下國家之大計人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己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歸仁上天眷祐故用師為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反則遂非恣欲寖失天下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帝王之治豈難成哉張魏公奏議論車駕進止利害 臣昨日幸侍天光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知當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遽退遠處而能靖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付在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定循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與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乎臣請以恭諭善奕者先圖基本次定算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者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御儻還則有職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始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虜叛之勢寖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

扼淮而戰破敵有餘况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爲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此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年年爲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憂望難乎其立國矣人不過曰賊居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乎旁叛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水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則惟陛下遣兩宮之大恥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爲而去成天下猶拱揖而歸心陛下也不爲而坐待其盡爲禍可勝言耶夫爲將帥之某者恐臣導陛下而前皆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士馬不能遽盛也賊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則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爲心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度事而爲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爲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爲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意施爲爲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爭止焉爲或人之謀疑其安己爲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詭隨此適彼所不戀

馬謂子爲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謬哉今臣侍陛下以還爲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爲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惟陛下裁赦　貼黃臣輒盡己見仰塵聖覽臣臣聽說未知當否願陛下因此閑暇更加聖思齋戒沐浴以告于宗廟謀之鬼神此大事也臣豈敢固執一己之見異日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心腹不貽萬世之論　論車駕進止事宜　臣昨日得呂祉私書以建康宮室未備意望車駕少留鎮江庶幾事集臣反復計之容有可議今天氣尚熱恢圖是時大駕儻有定居人情自當振作有司措置錢糧亦須以時而辦臣意只欲於鎮江暫駐三兩日間來此情明便行進發更乞聖裁（三月）上奏乞降車駕至江上指揮狀　臣契勘日近事宜警急正當鼓作士氣以圖戰守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車駕至江上指揮未須進發庶幾將士聞風各圖效命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范太史集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

知政事魯宗道薨殁兩宮亦不並出臨奠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讀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彥若劄子　貼黃臣等三人今在實錄院更不及與范百祿吳安詩同共聞奏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　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遇亡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熙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來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大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假街巷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張守毘陵集車駕經由常州乞上殿劄子　臣恭聞警蹕時巡經由常州臣乍違天陛竊願一瞻穆穆之光少慰犬馬戀軒之誠伏望睿慈許臣

候御舟艤泊上殿一次取進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一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二

宋員興宗西陲筆略虜初命將窺蜀　虜初發難叛盟賊亮謂衆曰誰能爲我收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令專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和引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爲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再命合喜字董合喜恐懼受命　遺民驚徙狀　虜將初議窺邊遺民懲艾建炎初禍難之餘復議驚徙成鳳間有女婦嬰幼危墜淵谷者有掠郡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強盜淺淺自北谷不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令不剪恐爲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勦之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賊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促行賊素傲以驕今縣以兵取之以湯沃雪耳先是偽守及將領皆流湎荒宴不儆素狎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軍乞求闕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爲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綻綴者復盡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虜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厄塞

積粟虜聚甚衆諜者云虜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及臘家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臧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給非人力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虜令賊將韋果者守焉韋亦驍武本蕃族數爲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某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賊屢敗兵輕且羸易與耳汝攻之慎勿逼邏某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虜營立柵其夜虜劫之餘兵纔馬議者謂將分輕兵于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歟（某將姓傅）虜出令遣間諜　虜既與官軍相持時遣遊走軍爲諜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虜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爲則）獲正軍一級傅軍一級賞以錢人叁拾阡雖以此激衆未有爲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虜之久餘民居止千一虜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最徑險虜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適掩不備得之所謂先人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招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爲副將與馬仲希聯戍岷宕間上司令賫旗牓招臨洮守將偽守趙鈐轄者稍知義理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牓大呼曰虜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鞏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虜援騎大至宗聞之殄殲不甲而馳舞稍自衛虜喧咽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腦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爲勇而無謀者也　賊將楊鎮國死役　賊將楊鎮國者癈其名亦爲洮大將洮兵素狎楊常飼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曰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熙蘭求爲邊患而竟不能也　熙蘭蕃族爲虜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熙蘭等處蕃族部落村奔等多爲之用或爲虜人鄉導或爲虜人輦重官軍所介往往群聚嘯笑戎狄畏服大種蓋其天性也及河隴既下部落村奔大震走語謂酋豪爲敦又爲村奔敦者村奔之反音村奔者其義爲一村所奔走耳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溪嶺勢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戶溫狄哥者（狄哥一名滑家字董）賊

驍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鞭鍪甲葉墮者三馬左右騎皆驚辟易海伏馬鬣以槍貫賊洞胷墮馬海顧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賊睨視猶手前者三僵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賊注射兩騎皆斃因折弓于膝瞋目受誅次日漢軍因堵進虜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算馬海字朝宗山東人（屯州）紹興初爲馬軍副將名字壇徽金冠折合字董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三百前導覘索至石壁寨（在鳳州管下三十五里）忽與虜遇虜軍三千餘伐鼓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虜幾殲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五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海以遊騎三百而屠賊三千何從得此頃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爲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傅軍子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鷙者能出力諸軍縣官爲給復賞皆如律因命曰義軍亦曰傅軍衆推曰小大子既得旗牓或能牽制敵人間捷虜勢亦傅軍力也然西民陷虜之久必欲鄉義河右郡縣往往財物積見掠奪千里蕭條遂無舍煙此皆傅軍之爲也上司見爲要束耳　諸將議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晦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逢蕃兵總領李進鈐轄榮某張某（未知果皆）會或曰我倚河州而賊兵單務以牽制務何

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虜軍盡在熈官軍若直擣河勢必來援吾表裏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虜將忿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擒也熈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浴口（一名閣子峡）正月十九日己而虜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浴口忽遇令贏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虜兵薄贏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會天風起人馬不辨李進為兵在旁山上若闇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進令左右下山用平等旁射虜大亂鈐轄榮恭手殺賊數十賊望風奔靡遂大敗死者無筭擒活兵三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處置記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虜　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為功疾行則不知虜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虜之怠乃可擊也即令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虜兵怒合呼聲隱地庠恃怡令一騎還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令若出軍救之亦無及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者盡殲未戰者益沮敘不可復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虜遇遂破之　官軍疑虜援兵遂去治平　官軍既攻治平敗虜衆虜謀欲遁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適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大城寨為疑

軍如此走未晚也因大大城柵散朔如實官軍以為援軍大至亦引去數十百里虜因遂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五日傳秦州城虜不虞南軍之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諍所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賈士元主中正計曰秦城險而堅未易攻也令城守似怠當攻以大煙甚則蔽物賊雖有耳目何施耶是天以賊賜我也遂積槀蘇大煙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馬夜中偽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虜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弱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徼巧　蕃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或間出遇虜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謂茶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返進所至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為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為軍鋒之冠將士多譏之進為人長行日二百里不給邊人號為鐵脚鷄云　馬仲希虜謬遂失熈鞏　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為人妄庸丁巳冬都統司命仲希進兵取熈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熈州城外十數里或為虜將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擒也即遣間宣言曰北軍今夕當大至衆共切齒南兵之來衆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遁去初熈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衆歸附者心大喜及望日仲希去皆大失仲希既去熈傍邊無所適聞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時鄭宗李進榮其等已誘虜將龍虎（任龍虎上將軍名滿察烏也）方議拜降城下龍虎者故虜大將黑燕子也（一名黑風）以父死事虜主貴而壻之命以兵守鞏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殽相饋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虜誠偽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願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密衷甲以待少選虜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虜鈐轄榮恭從後斫之不殊宏繼刺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仲希再失二郡械會梟首以令諸軍　傅軍為僧徒所誘致沒　武都安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姪請旗牓使司卒鄉民往有力者四百餘人俱時時剽掠為事一日衆至徒順野次有僧舍曾居李即稱兵以入一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來觸戈矛取爾財帛吾僧徒拱

手託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為大夫具醪飲如何李曰如此大善僧出衆因弛甲環坐間有熟寢者虜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之也　曹建有季父風　官軍將攻治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娃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為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為虜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威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怙懾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虜驍騎突來建揮刀人馬拆而為二虜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舟家學令諸子羣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劄刀峯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偽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虜寧河寨官者幽冀人堅為虜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户裂其尸舁首詣官軍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逆地人心去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門香卑花與糧道皆曰我曹華人也衣冠禮樂之舊前日被髮左衽實非我願今覩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編户願為王民類如此　虜潰將招西蕃部落為軍　熈州虜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閻家峽之戰為官軍破殲者殆半虜將小郎君退救潰卒併招西蕃部落

子爲正兵有賊將李節使楊鎮國趙鈐轄者皆敗敗虜衆兵與之合大略不過萬人遣將常曰虜兵易與十不敵部落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虜無能爲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眩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富嚮賞軍主將令人夫錢十餘時食物貴踊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下河州今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屯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爲將者柰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虜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貴有原曰萬頃餘種粳秫民藪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虜軍大至衆欲棄城固守主將患建曰不可虜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柰何即勞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何爲去我鈐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患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直去汝將返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鄯監王娃者及博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一名通會）是日李進亦棄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鏃以入今不挾一文以出因鞭馬亦去居數日虜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明之禍相與死守　虜再取寧河（寨名）快意殲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再傳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計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者虜盡屠膾我脫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守死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十百尺衆因撤木爲礮械虜悉力來攻木礮少遲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榮鈐轄先登并諸將追虜曲折　虜自熙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遇於閻家峽軍交有榮鈐轄者乘駮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賊遂潰虜主至令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賊有數十百騎遁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爲之久故將敗有一賊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賊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虜問曰孰爲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右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爲虜屠戮　患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距守閏二月辛未（初六）虜劫熙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虜將曰官人者虜少却癸酉賊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爲南

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爲一潰軍乘虛入熙則熙又爲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熙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賊脈遍上賊驅鐵騎倚城斯須傢州民尚有不知賊至者翌日賊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選壯者數千隸軍先是上司命患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虜乞師者已再頃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爲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再潰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虜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緩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揜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閱州亦已潰虜焚蕩餘城趾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輒忌娼之過也聞昔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牽帥異心則秖足生事蓄寇難平斯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兼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隨郡也康恭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極其深淺既可涉也冬十月乃運舟艫軸相銜以上若大潦方漲焉悲夫賊金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周諸公方議奏此事得之矣虜人詐爲旗牌誘博軍　陝西博軍既逸出逸入時剌劫故邊民有桑田里耕鑿爲之者相接也洮峽間常有博軍數株徑出或遇賊騎卒千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爲虜大集議擊之一賊實前軟語曰汝曹無乃博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我曹亦博軍也汝脫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牌乎衆乃就視旗牌曰真是也因益現形須臾塵揚虜騎張翼擊博軍得脫者十一二又武都自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爲虜所詐無遺餘焉　鞏民思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擔具米麪鞏以餉軍至軍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虜今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輜重者數級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礌幾百餘座衝梯如之城中亦回砲不息砲怒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進云城中危甚勢且不敵太尉旦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蕃兵幾何蒸軍幾何曰城中甲軍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輜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戶也頃之又有縋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州山寨天設之險　虜以冬十月寒盟邊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阨之

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砦有仇池城堝有馬嶺堡秋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爪上有良田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也山徑仰空如擲緣雖悍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東老謂萬古仇池穴潛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僞事　賊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兇狡猾賊紹興初（是年建炎四年）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觖望會金寇婁宿犯邊將至熙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曰我欲驅州吏北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驅大衆耳獨餘李三行行未知人意也（原本缺三字）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爲人尤悉庚喜闘以故忠孚畏之主是因呼累來忠孚即開關杖劍于膝責之曰汝欲不畜吾劍不若聽吾令不然令不得活彥奇曰統制所以命之忠孚曰人生共覔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吏陷逆地同時有年二者亦熙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虜復歸西夏當權用事以謀叛爲夏人誅死年常須金冠遑將畏之謂之金冠年二云　賊亮虐用西民　初賊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來活我耶凡

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至立馬戶外索錄曰立馬錢賀事胥吏劇若星火曰了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饋送曰撞蓋錢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怨始入骨其政目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也　白常不肯仕虜　紹興十五年僞青來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仕荊南總管巢亦位將領兩人至賊所即爲効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而死耳不能爲反覆士每自樹頭銜曰前熙河安撫使白某虜撒海見之不悅也後欲強官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產在德順熙河女真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我家而尚宋官乎械繫數十日不爲屈又欲蕩其產撒海憐而釋之今尚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宏歸順起於王去惡見剝章　蘭州王宏者本名家子父陷虜即悒悒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虜帥鎖以地牢凡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劫蓄挾以歸上司命爲熙河路統領官權鈐之役宏奮曰吾赤手歸明縣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賊至椅注飛天如蝟宏不動虜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知同州欲劫賊皇弟郎君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爲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爲王發也王明清揮

臺錄明清前年風底百僚夏日訪九丈廷之諱（明清）云中興以來省中文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險至次年庚戌三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蹕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曰自昔以來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爲丞僕射范覺民爲參知政事張全真爲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平晚簽衛于舟中着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各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劉丈廷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廷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目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掖從行航海所記頗備明清所撰後錄取王顏彥錢狩記錄其間於此亦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九丈先生不及見之耳其曰云中書舍人李正民乘桴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宮外洎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閣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國守建康或趨鄂岳或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

又慮車駕一動即江北群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爲左僕射杜充爲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守建康府沿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爲江南荊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來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爲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于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錄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僞已召王璵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傳崧卿爲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

發往處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招韓世忠兵以為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説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為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晚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陳谷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豬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宮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諸班直囚之十三日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為御史中丞十四日臺諫請對上諭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溫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偹執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戶部貟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宜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趨嵊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溫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曉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漳安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為與李承造肯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彥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鎮就粮欲俟散人之歸為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釆石濟師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御筆召之上曰

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來於是遣中使齎詔世忠聞釆石失守已離鎮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荅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為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屋盡焚之矣然其意亦欲來赴行在也曉得康允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為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來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戶部尚書李梲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二十九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齎到二級上命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為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紅林顆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粮草收金銀稍渡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趨行在意恐金人小㓜濟師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州既得此奏甚以為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為巢穴其經營未已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滕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議者乃云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為憂遂命劉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遣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蘄黃間賊寇遣兵迎擊既知其為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是知州王子猷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乃知信州陳机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於散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戮之知邵武軍張琵奏有光澤縣弓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

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殿脩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載兵抵錢塘江下燒爇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爲胡人所得皆以爲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人兵以十三日一使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質已遁趨台州朝廷方見三官令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而洪撫建昌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綦延世凡八日而回延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乃止謂此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蓋行在諸軍並皆精甲全裝精整齊爾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曉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溫州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間安除祐官自後不復記錄聞行在已駐溫州矣已上李所記云（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降通判曾忠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縣李穎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繇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航海事平詔特贈忠直祕閣命其弟忱子寔以官穎士遷兩官權通判州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艘已涉巨浸即運米十萬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與御舟遇百司正闕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輝與穎士者亦可謂奇績而忠之忠節皆恨世人未多知之穎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爲刑部郎中輝字元實敏求之孫後爲祕閣脩撰知臨安府忠南豐先生之孫寔即所逃嬰兒也嘗知南安軍揮麈後錄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　高宗以困於酒偃甚小偈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呼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甫入即返驚愕默然內侍請于上上云適偈簾之次但見金龍丈餘蜿蜒覆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繇是異待焉（趙士彧老云）高宗嘗語呂頤浩云朕在宮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諭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拜賀即以上旨諭之（長安捷辰恭云）曹功顯勛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泊宮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劍擁衛上體

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肅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是令奏上宜嚴崇奉以答景貺。高宗復駐蹕臨安即詔於西湖建觀象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上即位嘗用象戲局子裹以黃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宮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宮他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符昭應異常可無慮矣　王廷秀字穎彥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發薦爲臺屬高宗即位擢登言路著書號閑世錄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時宰輔如朱呂二張俱有記錄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穎彥之明白無偏今錄于左　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爲相罷葉夢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即閤外雙宮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同宿留於翰林院（前翰林院以臨安府使院爲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爲內翰從官王綯孫覿都司葉份亦在少頃聞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內侍且欲必得康履曾擇藍珪有一閤走入學士院自刎不死卧前廊間駡卿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內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擒得於小亭仰座上擒以付苗劉。即時斬首梟之。宣諭以內侍有過當爲治之二將與將官具下對我等若欲轉官秖用牽兩疋馬與內官何必來此。已而復召侍從百官廷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坐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衛士百官皆侍立左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居前出不遜語。謂上不當即大位將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兇挾以脅制。欲上爲內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諭之使退不從左右言。請太后出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宮監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幄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輿中傳音下諭亦不肯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勵兵選將欲復讎雪恥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兇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決不可行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諭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負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衆甚駭之時有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

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浙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顔翰林學士李鄴令草詔鄴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強横當退避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兇兵退上亦徒步歸内中時已未刻百官方出見道傍臥尸枕藉皆内侍也是日凡官者非入直在内皆爲其所殺而財物盡刦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執政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官監宣諭乃出。自是二兇更至朝堂道間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強虜兇焰可畏行者聞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初一劉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遣士人馮轓來議欲以上爲元帥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使除張浚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泰州遣人賫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浙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廷秀入張止之時吕頤浩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又加康允之待制劉蒙直閣吴説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衆特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沖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賓客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官紳雅五日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顔岐薦上殿除省郎言凡臺諫章疏乞審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宫以顯忠寺爲之也内人六十四人有與過二兇遣人偵伺恐匿内侍故也擒到内官曾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守睿聖宫挾天子幸徽宣并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以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狄人以睿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爲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爲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宫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會得復聞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瑴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當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瑴對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

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顔岐王孝迪路允迪張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持服人奉議郎宋邴書次即張俊奏言睿聖皇帝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覩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畧同廷秀語朱相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爲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于外必召變而張澂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瑴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瑴遂遣西掖以中書舍人張守爲中丞頤浩等會兵剋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官睿聖宫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户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班次忽有戎裝紫衫帶子也官員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繇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繫犀帶今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遷人知鄭州榮澤縣虜兵偪不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爲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上馬百官捲班先行迎於内東門外（杭州大寺宗兒亭在大殿之北）至是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爲淮西制置使劉正彦副之使其避張韓之兵别路而往又須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間韓將前軍至臨平爲二兇設伏捍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繇富陽而去明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俊簽書樞密頤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澂知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晚有文字至臺中差察官執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審與二兇語閹官恣横而劉允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吴江左右宦者以射鳴爲樂至杭州日群閹游湖山世修以劉子示正彦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爲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後殺内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捽下馬斬之繼遣人圍康履家分兵捕内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吴湛以輔二兇領中軍寨於官

門前中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誰何至毆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闌入法理會僅以章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坐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戢至是湛亦戮馬并貶王元左言皆殿門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畧誰何故也六日廷秀對蹕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爲暫都計上亦知此非處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蒙吳說范仲熊請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乃曰范仲熊莫不知是對曰臣不知其他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門下又入文字言希孟上初怒甚使欲責者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秀章上遂貸希孟流嶺南而責諸兩官　顏彥又記　高宗六龍幸海事云己酉十一月駕幸會稽覘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黃州過興國軍渡釆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小捷奏乞上請親征二十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閘虜人十九日已渡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侍從百官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辛企宗領中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即爲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群噪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索城中猜亂者戮其爲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

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已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遣人賫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賊先而恣掠鹵時城中人家少遷出城以清野爲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劫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則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光毆其卒卒走籲衆來痛擊盡死積稻稈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膚躰已焦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藍溪入黃劉車廐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卻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因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扣西門時俊與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擒獲二酋虜奔走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壓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畧相當僅能卻之而已且張皇奏凱而果熙其後肆赦文云鄞水勳絕其太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駐餘杭治攻具請於臨安之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月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從

屯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過從夜飯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衆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紿曰予當數剋敵而勝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遷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備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复洪道擇其大者留供官虜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鑠鑿之而實於簏與帑藏備張載之海舶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橫肆乘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揭浮橋之版居人扶携泣經宿而渡卒復邀奪其所賫擁排遏抑墮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中惟崇節作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甲伏使臣并監酒務李本者將之凡此皆欲僥倖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瓦礫塡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奏東南縋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起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過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叢榛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絕洋劫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碕頭風雹大作（俗謂碕頭海道最險處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長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拔山撿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揚州例皷自二月初遣人四

面放火城中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攘劫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遇有將安義張翔者受虜人僞命蔣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換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銜出牓自命其子知鄞縣歛不選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遣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廣自象山郡官稍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籍粮料兵遂之越不知倚恃而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橫而肆已人蔣璉兇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強梁會洪道卒而有毆其黨者一夕歛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斷民居窖藏逃遁之家偶脫死鋒餓甚矣歸故址取其藏給朝夕則群卒擾奪之雖焚餘椽楹藩籬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數百輩持長竿大鈎撈攘河陂池井間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苛配強歛併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溫航海至明時州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顏彥家居四明

之海濵冝知其詳　建炎己酉　高宗暫駐蹕于建康閣中擒苗傅劉正彥獻俘于朝檻車與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子槀詣對以陳云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願賜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兇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歡呼而出揮麈第三錄逆亮篡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庭有畏讐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僉刷以壯人為兵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兩軍堅壁不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腳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逐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內有紫傘往來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來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云虜將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說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那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呌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算軍馬渡江有殺後者必為虜騎所追會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為殿後保全軍馬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為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也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衆下馬來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筭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權為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為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憧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東眷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寂輕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揮麈餘話建炎己酉以葉夢少蘊為左丞纔十四日而為言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聖語備列于後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截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勅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訓驚曰苦哉民何

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視祖宗時不同卻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八千有零數臣等奏陛下至誠卹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即從中出曰訪聞婺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熙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伍倍近歲無本錢皆出科配又為民病源可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貳萬八千疋并零數者為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即施行　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潤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但早濕潤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審候將士官司各得所居遷徙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權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適閣請處章奏未嘗閑令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僚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踈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伸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伸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可復召為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一人并詔所居優卹其家　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臣等言戶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卻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緡矣今卻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前已納還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聞風富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揀甲冑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臂射幾不可引以當冑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千副一一以新樣為之臣等皆言陛下

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剗退內出新様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他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澈俱贈秘撰各有官其二子仍賜田千頃朱子語類僩問趙忠獻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爲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爲重今且得豫遁殺虜人我之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先生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又云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在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个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張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會勝劉豫殺得一兩番贏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某從兀朮征蒙國因記征蒙時事）云兀朮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悉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

府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朮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爲也遣下又不令知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朮大喜遂得還是兀朮不可望和自以爲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在順昌府一勝是時劉以孤軍在順昌兀朮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非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糧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朮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朮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玘先戰敗遂至於敗　僩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僩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勝然飛亦横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

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藝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人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先生因論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有可用者先生云他本將家子（云云）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嗾趙忠簡公是時趙鼎爲相折彥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府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知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騃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祉董其軍及呂安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擧劉光世爲將便是事都筭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後擧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横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算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

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畧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乃令退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爲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己乃得免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爲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也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个又投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度）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

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按王庶云先蒸書和議文字劉郎貢云契勘臣前項所上章奏及與王倫議實有妨嫌今若不自陳劉則人如趙鼎劉大中輩前來兩塲論陛下問事何為）使當國久時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卻須有些計較如藏帶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老草地和了後來秦檜之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卻十分送个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愜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慮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酈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供乘轎褰簾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未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廢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也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代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蹉脫遂止（人云如呂英甫才氣偏自過人難其議論亦甚精確）問酈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于虜曰虜人後來亦用他為將他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卻疑豫擁兵大張或疑與我為內應遂有發豫之謀酈瓊叛（了洪所會錄無此七年於戊午一使既得劉豫令人叉其罪判逆叛偽齊其部有云如謂爭類因之中其封則不能為於了之反非等而亡也大本成齊景也定偽然）問靖康之禍若得如前輩之賢者一二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云使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他這說得極公道（道夫）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以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按黃卓錄有詳畧今附云問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自是高宗不能立眾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是有幾个人才朝廷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惜可惜宗澤在東京點相收得諸路豪傑盜賊力請高宗還都汴以圖恢復被汪黃讒譖一向放散了皆去而為盜賊當初高宗能就宗澤李伯紀輩須有些進步底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怪他不得他既不能用他又無糧食與他要教他如何得其勢只得散為群盜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材可惜可惜問今日事）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史真翁薦被召如廟堂不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舜徒為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卻能勸邦昌收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為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令人合下便如此卻不得雍牖閑評余嘗謂高宗乃太祖之後身也曲洧舊聞載五代間有一狂僧謂人曰汝等望太平須待定光佛出世既而太祖即位當時之人莫不以為定光佛至丙午年春有宗室趙居許下忽夢梵僧告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矣子有難當日誦千聲可免是年高宗即位則知二帝皆定光佛無疑而洧宅編又載豬頭和尚為定光佛而太祖屬豬高宗亦屬豬已云異矣余家宣政間以先大父為郎曹方留京師聞高宗聖貌天材種種過人遠甚人皆以小太祖目之又况太宗在周朝為歸德軍節度使後遂改歸德軍為應天府即南京也高宗亦即位於南京以至太祖上仙之歲在亥月高宗亦以亥月上仙每事皆同如此故余獨謂高宗誠太祖之後身焉嘗試思之太祖之所以再出世者殆天命也其意深且遠矣蓋自五代之君多以幼沖而嗣位其國祚往往皆絕無長久者太祖既受禪杜太后獨憂之至其臨終勸太祖兄弟相繼而立令趙普作為誓書置之甚詳姑立太宗未立太祖之子魏王懼有五代之禍也至太宗時秦王已斃矣後太宗復欲立太祖之後為趙普者乃云昔太祖已錯陛下豈宜又錯遂竟立真宗迨遷至于高宗前後八世皆太宗之後若高宗之子魏公尚在則天下他日仍歸太宗之後矣豈不重負於太祖乎欽天復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是矣高宗皇子魏公已夭天不免別求聖嗣而立之而壽皇乃秀王之子正太祖直下諸孫壽皇即位天下於是復歸于太祖之後使天不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復求壽皇以立其誰能以天下復歸于太祖之後而謂高宗非太祖後身可乎此事余每以為然他人無有能知之者獨恨身微言輕不能一

諸朝廷顯明之故閱識其事使後世皆知本朝二帝事體如此亦非偶然者耳庚申宋趙太祖以庚申受周禪改元建隆高宗中興遷都臨安亦以庚申建國自秦漢以來一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朝高宗聖算亦八十一夫武帝壽數雖高然未幾遭侯景之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耶而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年甫及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聖性恬養道真所樂者文章字畫琴棊書畫而已若其他子女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此所以五福兼全獨過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詎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陳大吉
圈點監生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一送

衆

四衆

佛書大藏一覽集四衆（在家二衆優婆塞優婆夷出家二衆比丘僧比丘尼）塵勞迫迮猶牢獄。 法門寬廓若虛空。 要集舉涅槃云。在家迫迮猶如牢獄。一切煩惱因之而生。出家寬廓猶如虛空。一切善法因之增長（張字函第四卷）法苑舉婆沙云。於此家中。父母兄弟妻子眷屬車馬等物。唯增貪求。無有厭足。家是難滿。如海吞流。家是無足。如火焚薪。家是無息。覺觀相續。家是苦性。如冤詐親。家是障礙。能妨聖道。家是鬬亂。共相違諍。家是多瞋。呵責好醜。家是無常。雖久失壞。家是衆苦。馳求守護。家是顛倒。貪著假名。家是伎人。種種妄飾。家是變異。貪必離散。家是假借。無有實事。家如臘蜜。富貴則失。家如朝露。須臾變滅。家如蜜滴。其味甚少。家如棘叢。欲刺傷人。如是等患。不可具載。是故在家菩薩。當如是觀。知其家過。妻子眷屬。一切財物。不能作救作歸。非我善友。宜當捨之（書字函第二卷） 一朝暫掛福田衣。 多劫不經諸苦趣。 要集舉大緣經云。以一日夜出家。故二十劫不墮三惡道。出家偈曰。流轉三界中。恩愛不能脫。棄恩入無爲。真實報恩者（張字函第四卷） 四十二章經云。佛言除髮爲沙門。受道法。去世資財。乞求取足。日中一食。樹下一宿（辟字函第七卷） 要覽舉五德福田經云。一者發心出家。懷佩道故。二毀其形好。應法服故。三委棄身命。遵崇道故。四永割親愛。無適莫故。五志求大乘。爲度人故。 三千威儀經云。出家人所作務業。一者坐禪。二者誦經。三者勸化衆事。若具足作三業者。是應出家人法。若不行者。徒生徒死。唯有受罪之因（據字函第七卷） 若乃爲僧苦受戒。 不事神天不拜親。 要覽舉梵網經云。出家人法。不合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 又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求受五戒者禮。如國君至尊。亦不求比丘禮拜。懼損福德及壽命故（張字函第二卷） 要覽云。父母返拜者。以其出世而爲禮。抑又拜其法服戒體故也。本起經云。父王淨飯禮佛足者。又摩耶經云。摩耶佛母長跪佛前。五體投地。而說偈言。稽首頭面禮。無上大法王。 能受出家并勸首。 超於造塔與餘功。 出家功德經云。佛說自出家。受人出家。勸人出家所得功德。勝布施等一切功德。以諸功德中。此功德爲上。 又云。若放男女奴婢人民出家。功德無量。 又如起七寶塔。高至三十三天。不如出家功德（甚字函） 愛道出家初不聽。 阿難再請乃方容。 大愛道白佛。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佛言且止。無樂（去聲）以女人入我法中。服我法衣者。當盡壽命。清淨潔已。究暢梵行。無邪念。心空寂爲樂。時大愛道即復哀求。願佛見度。如是至三。佛不聽之。退於門外。淚出如雨。自悔惡態有八十四。迷亂丈夫。使失道德。天下男子無不爲女人所惑者。佛知深諦。故不度爾。阿難即爲白佛。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得沙門四道。令大愛道居家。有信曉知無常。自審欲態。深知已諦。今欲出家。願佛許之。佛言止止。所以者何。必危清高之士。故譬如族姓之家。生子多女少男者。當知其家欲微不盛。今使母人入我法律。必令佛法清淨梵行不得久住。佛言阿難是大愛道多有善意。於我有大恩。我生七日母亡。育我。我令成佛。念彼恩重。假使母人作沙門者。有八敬法。當盡形持。一者比丘持大戒。女人比丘尼。當從受正法。不得輕慢調戲故。二者比丘持大戒半月以上。比丘尼當禮事之。無亂新學之意。三者比丘比丘尼。不得並居同止。四者自相檢校。若有邪語。受而不報。聞若不聞。見若不見。五者自省過惡。不得高聲大語。現其欲態。六者得問比丘經律之事。不得共說世間不急之事。七者若犯法律。當於半月請衆懺悔。八者比丘尼雖百歲持大戒。當處新受大戒比丘下坐。謙敬作禮。是八敬法。盡壽行之。聽爲沙門。 吾佛正法千年久。 尼母爲徒減半長。 又云。佛之正法當住千歲。興盛流布。廣度一切。今以女人爲沙門故。減五百歲。法稍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不得作沙門。何等五處。不得作佛。不得作轉輪王。不得作梵天王。不得作天帝釋。不得作魔天王。如是五處。丈夫得作。復次女人。譬若毒蛇。人雖殺之。是蛇已死。復有人見。心中驚怖。如此女人。雖作沙門。惡露故存。一切男子爲之因縛。令不得道（秦字函第一卷） 毗尼母經云。女人不出家者佛之正法。應住千年。今減五百年。一百年中。得聖固解脫。一百年中。得堅固定。一百年中。得堅固持戒。一百年中。得堅固多聞。一百年中。得堅固布施。（初百年中。有解脫堅固法）（尤字函第三卷） 女雖五礙知本空。 佛記多生成正覺。 超日明經下云。有慧施等五百女。白佛。我今女身。願發無上道意。欲轉女像。疾成正覺。度脫十方。時上度比丘。謂慧施曰。不可以女身得成佛道。所以者何。女有三事隔。五事礙。何謂三。少制父母。出嫁制夫。不得自由。長大難子。是爲三。何謂五礙。一曰女人不得作天帝釋。所以者何。勇猛少欲。乃得爲男。雜惡多態。故爲女人。不得作天帝釋。二曰不得作梵天。所以者何。奉清淨行。無有垢汙。脩四等心。若遵四禪。乃升梵[illegible]婬恣

無罪故為女人不得作梵天三曰不得作魔天所以者何十善具足尊敬三寶孝奉二親乃得魔天輕慢不順毀失正教故為女人不得作魔天四曰不得作轉輪王所以者何行菩薩道慈愍群萌乃得作輪王無有淨行故為女人不得作聖帝五曰不得作佛所以者何行菩薩心慈念一切群無我人乃得成佛而著色欲身口意業故為女人不得作佛時慧施女報上度曰吾植諸本用獲果實本有男女及報應耶本有五處釋梵輪王小道大道乎上度答曰無也上無造者何所成立以是之故吾取佛者有何難乎取無所取成無所成覺無所覺無取無捨乃號為佛亦無名號假有字耳佛言善哉誠如所言云一切無隨行而成不合不散不興不衰無見無聞無念無知無言無說乃成正覺於時慧施及五百女當如所願轉成男身佛受彼決却後十劫作佛名慧見如來世界曰除冥劫曰光明　本無女相如何轉　豈是女流當是觀　維摩詰經云室中有一天女說法舍利弗言汝何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人為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寸字函）　寶積經云阿闍世王女名無畏德與諸大聲聞辯論皆不能及爾時舍利弗白佛此女奇哉佛言此女已於過去九十億佛發菩提心舍利弗言能轉女身不耶佛言汝見彼女豈是女耶汝今不應作如是見何以故以是菩薩發願力故示現女身為度衆生於是無畏德作是誓言若一切法非男非女如我今者現丈夫身說此語已即滅女身現丈夫身佛為受記復過七千阿僧祇得成正覺號曰離垢如來世界名曰光明（制函九卷）　不知佛性成男女　識得家珍女即男　涅槃經云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涅槃經常應呵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乘經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何以是男子不能自知有佛性故我說是等名為女人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我說是等即為男子（適字函第九卷）　沙門故以道為號　長老良由德乃稱　要覽舉寶積云沙門者寂滅故調伏故受教故身淨故如實義故得解脫故離世八法故堅心不動如地故護彼我意故於諸形相無染着故空中動手無所礙故成就多法故名沙門又婆耆尊者偈曰若能反本源乃名曰沙門　梵語比丘秦言乞士謂上於諸佛乞法資益慧命下於施主乞食資益色身涅槃云能破煩惱故名比丘　梵語苾芻乃西天之草名能具五德一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身語

麁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芬馥故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斷煩惱毒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佛日故　梵語具云僧伽唐言衆今略稱僧以和合故有其六義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口和無諍六意和同悅以和為上亦云和上　梵語闍梨唐言軌範　大莊嚴經云長老者不在髮白面皺所貴能修福德滅去衆惡淨修梵行是名長老（居字函第一卷）　念他粒飯非容易　付己無功作麼當　要覽引教云佛弟子受食時先誦五觀（去聲）端想自警然後方食一計工多少量彼來處（智度云此食墾植收獲舂磨淘汰炊煑及成用工甚多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食少汗多僧祇律云施主減其妻子之分求福故施）二忖己德行全缺應供（毗尼母云若不坐禪誦經營三寶事及不持戒受人信施為施所墮故缺則不宜全則可也）三防心離過貪等為宗（明了論疏云出家先須防心三過謂於上味食起貪下味食起瞋中味食起癡以此不知慚愧墮三惡道）四正事良藥為療形枯（形枯者即飢渴為主病四百四病為客病故須以食為醫藥用扶持之若食則可云不正良藥）五為成道業應受此食（不食成病道業何從增一偈云多致苦患少食乏力衰處中而食者如秤無高下）

（飲食時非時聽不聽已收入第二卷十善品可參照）　有德萬金何足道　不求四事自然隨　永嘉云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恒沙也無極四事供養不辭勞萬兩黃金亦消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　宗鏡云若學大乘佛法者受施主搏食如須彌山受施主衣可敷大地如不學者若未墮僧數十方無唾地處（賀字函第四卷）　苟若度人身未度　不獨沉他和我沉　智度云行者先求自度然後度人若未能自度而欲度人者如不知浮人欲救於溺相與俱沒　休求師者長中短　但取泥龍假上真　又云汝於法師莫念其短常生敬畏法師好惡非是我事我所求者唯欲聞法以自利益如泥像木像無實功德因發佛想故得無量福德（立字函第九卷）　古德云供養泥龍必有真龍降雨供養凡僧必有真僧降福　比丘聽與二親供　分衛宜知五處遮　五分律云陵伽婆告比丘父母貧窮欲以衣物供養而不敢也以是白佛佛告諸比丘若人百年之中右肩擔父左肩擔母於上大小便利極世珍奇衣服供養猶不能報須臾之恩從今聽諸比丘盡心盡壽供養父母若不供養得重罪（上字函第十卷）　要覽舉善見律云分衛此云乞食　僧祇云乞食分施僧尼衛護令脩道業故云分衛　根本毗柰耶云佛說比丘乞食但遮五處

一唱令家。二婬女家。三酤酒家。四旃荼羅家。五王家。　多事若求無厭聚　諸禽因以亦相離。　僧祇律云佛告誓事比丘汝莫復爲房舍惱亂世人。錢財難得。布施亦難。過去世時。有跋處比丘。止住林中。時有釋軍多鳥亦集此林。晨夕鳴亂。惱彼比丘。不得入定。佛告比丘欲令此鳥不來耶。答言願爾。佛告比丘汝於日暮衆鳥歸時。各乞一毛。晨朝去時亦如是乞。比丘依教早晚就乞。各患一毛。爾時衆鳥。作是念言。令此沙門常乞恐我等不久毛衣都盡。不能復飛。當如之何。即別求棲。佛告比丘鳥獸上惡多求況復世人。汝等比丘莫爲勞事。多欲多求。令彼信心居士。苦捨財物。（倶字函第六卷）　僧癡俗協俱無識　生惱成冤自取殃。　法苑衆人集云有盲龍女。而白佛言。我於因地曾作農夫。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乃至十文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然我後時因住寺林盜取十菴羅果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作餓龍身。常爲諸虫食噉膿血苦惱。又彼比丘以瞋恚心惡業緣故。作小毒龍生我腋下。咂於我血。不可堪忍。伏佛解脫。佛爲說法。小龍即出。同白佛言。久近脫此。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如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施物。或業果樹

園飲食湯藥林褥敷具一切所須私自費用心乞親知此罪重於阿鼻果報（涤字函第六卷）　無欲分上恚瞋毒　清冷雲中霹靂火　遺教經云白衣受欲非行道人無法自制瞋猶可恕出家行道無欲之人而懷瞋恚甚不可也譬如清冷雲中尚霹靂起火非所應也（宜字函）　持戒辛菜尤成猒　在道邪偷豈可爲（附不捨遺等）　楞嚴經云是諸衆生求三摩提當斷五辛（蒜葱韭薤椛）熟食發婬生啖增恚是食辛人縱能宣說十二部經十方天仙嫌其臭穢咸皆遠離福德日銷魔爲眷屬　復告阿難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此是先佛第一決定明誨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終不能得復次殺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神道上品爲大力鬼中品飛行夜叉下品地行羅剎是佛第二決定明誨若不斷殺修禪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聲大叫求人不聞復次偷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禪智必落邪道上品精靈中品妖魅下品邪人是佛第三決定明誨若不斷偷修禪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巵欲求其滿終無平復阿難如是衆生雖則身心無殺盜婬三行已圓若大妄語未得謂得未證謂證言我已得聲聞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佛記是人永殞善根

沉三苦海我滅度後勅菩薩等應身末世度諸輪轉。或作沙門。白衣居士。人主宰官婬女寡婦姦偷屠販與其同事稱讚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終不自言我真菩薩真阿羅漢泄佛密因。唯除命終陰有遺付是佛第四決定明誨若不斷大妄語者如刻人糞爲旃檀形欲求香氣無有是處。（染字函第六卷）　如金剛經云如來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不誑語者不異語者　如楞嚴經云比丘不蹋生草況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諸生主血肉充食。　如正法念經云若見道邊遺落之物唱是誰者若有人言。此是我物問其相實乃還若無人認七日持行唱之又無主認懸高顯處令人見之若言他物問何處失相應者與終無識者停至三月若塔園中得即作塔用僧園中得四方僧用（孤字函十四卷）　如戒品經云菩薩當淨法與人況起人婬（發四則問治罰之妄殺盜婬也）　眠狂入定遭行染　初中後樂罪何逃　摩訶僧祇律云若比丘尼共二種婬人與非人畜生。復有三種若覺若眠若死皆波羅夷罪比丘尼若眠若心狂若入定有人就上行婬比丘尼覺若初中後受樂者波羅夷罪若眠狂定被婬覺已初不受樂中後樂者若初中不樂於後樂者。皆波羅夷若初中後俱不受樂無罪云何受樂不受樂者。譬如人飢得種種美食彼以食爲樂受欲樂者亦

復如是不受樂者譬如好淨之人以種種尸繫其頸上不受樂者亦復如是（摭字函第六卷）　狂病行欲那爲犯　散亂無心亦復然　五分律云有一比丘狂病行婬狂差生疑問佛佛言狂者不犯若散亂心病壞心亦如是（和字函第八卷）　常住護持猶眼目　衷私輙取失人身　要集問云何故盜用僧物罪偏重耶答曰施主本捨一毫一粒擬供十方鼓鍾一響遐邇同聞聖凡受用俱成道業然資施主得益無邊招善既多獲罪寧少今見愚癡衆生苟貪福物將用資身或食噉僧食或受用花果或以僧畜乘騎或將僧奴隨逐或私借貸僧物不還或以官勢伺求僧過如是等損具列難盡靜思此咎豈不痛心今護不與者非是慳惜不惠蓋愍白衣虛受來苦若將與者非直損俗亦及知事未來主處同受其殃　又舉寶印經云佛法二物不得互用由無與佛法物作主復無可諮白不同僧物常住招提互有所諮若用僧物修治佛塔者依法取僧和合得用不和合者勸俗人修若佛塔有物乃至一錢已上以施主重心故捨諸天及人於此物中應生佛想塔想乃至風吹爛壞不得貿寶供養以如來塔物無人作價也　罪福決疑經云或施主本擬作釋迦改作彌陀本作大品改充涅槃本作僧房改供僧食本施二衆改入一衆本擬十方回入現前皆違反

施主計錢多少滿五成重減五得蘭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乃與彼處皆犯罪也准此文檢校佛像有餘彩色不得作菩薩聖僧等形以師徒立別故不得互用乃可作餘莊嚴具還將供養佛不犯若施主情通一鋪佛像任意莊嚴通作無罪　五百問事律云用佛彩色作鳥獸形得罪除在佛前供養不犯問曰今時齋上有佛錢未審此錢入何等用荅曰若施主本心造像只得造像不得別用（猛字函十四卷）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釐利第二日夜利上又長利（同前三分七厘算之）來世作牛馬償之（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所以云作一生之容易為萬劫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福亦爾（第九篇）　莫謂僧財欺可取　須知閻老不相饒　法苑衆十誦律云官吏工匠惡賊於僧有損益者佛聞知事出僧物看待並得無犯此非俗人合消但聞知事不看待者於佛僧有損（壓字函第二卷）　僧祇律云若比丘知僧物有應與不應與云何應與若損者若益者云何損者有賊來寺索種種食若不與之則起燒劫雖不應與畏作損事雖多少與云何益者若治衆僧房等泥木畫工應與前食後食非時漿等若勢力者應與飯食是名益者應與（優字函第三卷）（此二段節畧本經備詳）　僧離能合生天樂　僧合令離陷獄憂　五分律云調達作是念言我既不能害佛唯當破其和合僧耳佛語調達若僧已破能和合者其人生天一劫受樂若僧和合而破之者墮地獄中一劫受苦（半字函第三卷）　護僧不許加刑譴　治者從而獲罪殃　要集衆十輪經云佛言若諸比丘依佛法出家一切天人阿修羅等皆應供養若護持戒不應謫罰閉繫刖其手足乃至奪命若有破戒比丘為諸煩惱結使所壞猶能開示天龍人非人等無量功德珍寶伏藏是以依我出家若持戒若破戒我悉不聽輪王大臣謫罰繫閉加諸鞭杖乃至斷命況復餘輕犯小威儀破戒比丘雖犯禁戒其戒勢力猶能利益無量天人譬如燒香香體雖壞熏他令香破戒比丘亦復如是自墮惡道能令衆生增長善根以是因緣一切白衣皆當守護尊重供養不應輕蔑謫罰奪命佛說偈言薝蔔華雖萎勝於諸餘華破戒諸比丘猶勝諸外道又衆薩遮尼揵經云若破塔等若取佛物若有沙門持戒破戒或繫閉打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土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諍競水旱不調劫賊縱橫人民飢餓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悵字函第二卷）　為僧雖聽二親許　作母曾遭累世貧　五分律云淨飯王聞佛已度羅睺羅

出家便大懊惱白佛言佛昔出家上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復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情何可忍王又推已而白佛言子孫之愛徹過骨髓何諸比丘誘以為道願佛從今勑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出家佛為王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仍戒比丘從今父母不聽不得度（上字函第七卷）　老女人經云時有貧窮老女人問佛生老病死因緣聞之開解阿難白佛是老女人何以智慧乃爾佛荅是我前世發意學道時母也阿難問是母何貧乃爾佛言拘留秦佛時我欲作沙門是母慈愛不聽我去我愁一日不食由是五百世貧今者壽盡當生彌陀佛國後六十八億劫當作佛號波健國名化華（毀字函）　捨后為尼由證果　障翁在俗罰為鳥　雜寶藏經云昔優陀羨王有一夫人名曰有相王甚愛敬國法王者不自彈琴爾時夫人侍於王寵遣王彈琴自起為舞王素善相觀其夫人死相已現不過七日王即擲琴長嘆夫人求問王不肯荅殷勤不已王以實告夫人憂懼即白王言我聞石室比丘尼說若能信心出家一日必得生天願王聽許王愛情重言至六日當聽汝去至六日已語夫人曰若得生天必來見我我乃聽去作是誓已便得出家受八戒齋其日命終來是善緣得生天上故來見王王問何天荅云王婦王命就生天荅觀王具識巨近但以先誓故來一見王即歎言彼本我婦出家一日便得生天神志高遠而見鄙賤我今何故而不出家我曾聞說天一爪甲直閻浮地我此一國何足可貪捨位與子出家修道得羅漢果（恢字函第四卷）　付法藏經云闍夜多尊者將諸弟子詣德叉尸羅城慘然不悅次見一鳥欣然微笑弟子問之尊者荅之曰我初至城見一鬼子稱母入城為我求食經五百歲尚自未出飢虛不濟若見我母願語早來果見彼母直說子意母言入城七反城壞未嘗得人一唼今遇少唼欲得出城共子分食城門多有大力鬼神畏不敢出我即將他同出見子共食我聞鬼言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彼鳥者過去劫中我欲出家父母不聽強為娉妻得子已年六歲我復欲父母教兒抱住我脚啼哭而言父若捨我依誰養活先當殺兒然後可去由彼兒故不得出家從是九十一劫流轉五道未曾得見今以道眼觀見彼鳥乃是前子愍其愚癡久處生死是以微笑若復障人出家罪報惡道復生人中生盲無目是故智者見人出家方便成就勿作留難（恢字函第四卷）　兒孫反謗吾家法　此輩無慚真闡提　涅槃經云純陀問佛一闡提者其義云何佛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發麄惡言誹謗正法心無慚愧如是等人名為趣向一闡

提道（遺字函第十卷） 出家雖勝在家者 在家修勝出家兒 優婆塞戒經云在家之人發菩提心勝於一切辟支佛果出家之人發菩提心此不爲難何以故在家之人多惡因緣所纏繞故發菩提心諸天皆大驚喜作如是言我今已得人天之師（勉字函第一卷） 身披緇服心猶俗 頭帶烏巾念乃僧 法蘊足論云一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衆法侶心猶顧戀所愛諸欲是名身出家心不出家二有一類補特伽羅雖畜妻子受用上妙衣食珍寶而於諸欲不生耽染是名身在家而心出家三有一類補特伽羅正信出家身衆法侶於諸欲境心無顧戀是名身心俱能出家四有一類補特伽羅富養妻子上妙受用深生耽染是名身心俱不出家（白字函第六卷） 白佛出家何得果 令渠斷結自成功 雜阿含經云釋摩男白佛如佛所說優婆塞義在家白衣具丈夫志歸命三寶自言我是優婆塞者云何而得須陀洹果乃至阿那含耶佛言斷除身見戒盜及疑網等三結已成須陀洹更不復受三塗之身於無上道生決定信人天七返盡諸苦際入於涅槃又問云何而得斯陀含果佛言斷三結已薄婬怒癡名斯陀含又問云何而得阿那含果佛言若斷三結及五下分成阿那含時釋摩男等五百人聞斯法已而白佛言諸在家者獲此勝利一切咸

應作優婆塞（淵字函第八卷） 但發修行正覺心 便是出家苾芻性 無垢稱經云諸童子言我聞佛說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無垢稱言汝等童子但發無上正覺等心勤修正行是即出家即是受具戒苾芻性（白字函第二卷） 菩提豈易紅塵證 如來應不雪山修 長慶注楞嚴云在家菩薩又不得錯會經旨將謂不勞諸佛戒法但悟無功用道也且看如來爲太子時須往雪山修行身心寂靜方得悟道若是在家作得佛者如來終不雪山去也所以如來爲汝衆生起箇樣子令人若拋似無垢稱龐居士則不勞出家其或未然也須轉身始得（第四卷） 由作二因善不善 乃爲八部人非人 舍利佛問經云八部鬼神以何因緣生於惡道而常聞正法佛言以二種業一以惡故生於惡道二以善故受於快樂又問善惡二異可得同耶佛言亦可得耳 天神者先以車牽合宅飲食供養三寶父母賢勝之人猶懷慳嫉故 虛空龍神者修德行檀不依正念恚性好瞋故 夜叉神者好大布施或先損害後加饒益隨功勝負故在天上空中地下 乾闥婆者好施有瞋獻伎樂故 阿脩羅神者志強善施不隨善友所作淨福好逐幻僞作諸邪福故 迦婁羅神者先修大捨高心凌物故 緊那羅神者昔好勸人發菩提心未正其志遂諸邪行故 摩睺羅

伽神者布施護法性好瞋恚故 如是皆由依附邪師以邪亂正俱謂是道以自建立（更出八卷） 外道異立從茲始 調達仇刪自爾稱 央掘魔羅經云佛告文殊世間建立外道因緣往劫有佛名拘孫陀跋陀羅出世無外道名唯一大乘法欲滅時有一比丘名曰佛慧時有善人施無價衣獵師見之生劫盜心夜將比丘至深山中壞身裸形懸手擊樹有採花婆羅門見彼比丘先着袈裟而今裸形必知袈裟非解脫因自懸苦行是真學道彼人即捨衣拔髮作裸形沙門從爾而起爾時比丘自得解縛即取樹皮赤石塗染以自鄣蔽結草作佛用拂蚊虫又有婆羅門見已念言是比丘捨先好衣着如是衣提如是拂當知是解脫道即學彼法出家婆羅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暮入水浴因洗頭瘡即取水衣以覆瘡上取牧牛人所棄弊衣以覆其身時有獵者見已念言是比丘先着袈裟而今循捨必知袈裟非解脫因披髮弊衣日夜三浴修習苦行當知是解脫道即學彼法苦行婆羅門從是而起比丘浴已身體多瘡蠅蜂唼食即以白灰處處塗瘡水夜覆身時有見者謂言是道即學彼法灰塗婆羅門從是而起時彼比丘然火炙瘡瘡轉苦痛不能堪忍投岩自害時有見者作是念言是比丘先着好衣今乃如是當知然火投岩是解脫道投岩事火從是而

起如是九十六種皆因是比丘種種形類起諸妄想各自生見猶如鹿渴於炎水想追逐之死正法滅時因彼比丘非法法想亦復如是（量字函第四卷） 宗鏡云外道派出枝流至佛出時有六大師謂富蘭那迦葉姓也計不生不滅末伽梨拘賒梨子計衆生苦樂無有因緣自然而爾刪闍夜毗羅胝子計衆生時熟得道八萬劫苦盡自解脫阿耆多翅舍欽婆羅麁衣也計罪報之苦以投岩拔髮代之迦羅鳩馱迦旃延計亦有亦無揵陀若提子計業所作定不可改犢子計色是我離色有我色中有我我中有色合二十身見（篤字函第六卷） 華嚴會上第二十一位知識遍行外道告善財言閻浮提內九十六衆各起異見而生執著我悉於中方便調伏令其捨離所有諸見乃至普及十方世界悉亦如是（首字函第七卷） 經律異相云諸比丘咨佛調達有何重嫌懷結乃爾佛云不但今生世世如是往世有梵志女端正姝妙諸梵志法凡欲處女與明經者請諸同學五百之衆供養三月察其所知時五百中一人博達而年衰老面醜眼青父母憂愁女亦懷惱於時遠方有一梵志少俊姝妙聞彼欲處於女尋往難問五百梵志皆窮無詞父母與女喜納爲婿年尊梵志曰傷我年高又奪其婦但我所得施遺之物悉回與卿年少荅曰不可越法以從人情我應

納之其手老耄心懷毒恶即相毀辱世世所在與卿作冤佛告諸比丘爾時老梵志今調達是少梵志我是女瞿夷是　又云昔有比丘調達聰明廣學十二年中坐禪入定復意轉退漸生恶念着世利養至世尊所禮足白言願說神足之道佛告神足且置何不學四非常義調達次往舍利弗及目連所求神足道亦皆語曰止止始行之人先學四非常復修四禪乃得神足道耳調達怒不見教問弟阿難乃與說之調達聞已專心一意以麁入微復從微起還至於麁以心舉身以身舉心身心俱合漸漸離地初如胡麻轉如胡桃漸離地階從地至床從床至屋從屋至空在虛空中作十八變滿汝自由化作嬰兒在阿闍世太子膝上作諸變化日給五百釡食時諸比丘以此白佛佛答汝等勿貪調達供養調達自陷亦陷他人二俱墮罪如芭蕉樹愚人求實不能執獲（舍字函第一卷）調達害佛而反傷暴志加佛而自敗　舉法句經云調達與阿闍世王共議毀佛即勑國人不得奉佛調達白王明日請佛入城飲五百象醉令蹋殺之吾當作佛教化世間王仕請佛佛知其謀答言大善明日食時佛領衆入城是時醉象搪控牆壁折敗樹木一城戰慄象齊趣佛佛舉五指為五師子同聲俱吼震動天地醉象伏地悉淚悔過王及臣民莫不驚肅王白佛言稟性不明

信彼讒言興逆造恶願垂大慈佛告王言世有八事興長誹謗皆由名譽以致大罪何等為八利衰毀譽稱譏苦樂自古及今斯不為惑（同上卷）舉出生經云佛遊舍衛國波斯匿王請佛及僧有比丘尼名曰暴志木杅繫腹猶似懷妊乃牽佛衣汝為我夫從得有娠不給衣食天人四衆無不驚愕三界之尊降伏諸邪明超日月不可汙染時天帝釋化作一鼠齧波杅繩墮地衆會觀之瞋喜交集怪其所以王瞋此尼謗於大聖掘地倒埋佛諭勿爾是吾宿罪過去世時有客賣珠而且明一女就買欲成有一男子倍價爭之女復從求畢竟不與心懷瞋恨願我在在所生當報汝冤時男子則我是女者暴志是此自往緣非特今也（同上函第三卷）　調達難逆陷泥犂　如來復讚為知識　智度論云提婆達多（調達異名）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而徒衆尠少提婆達多自念我有三十相減佛未幾其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遶與佛何異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恶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遥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恶毒着指爪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

車來迎生入地獄（鹵字函第二卷）　大乘十法經云淨無垢妙淨寶月王光菩薩白佛言云何可取提婆達多是善知識復是如來久遠親近是慈家者佛告善男子若無提婆達多善知識者不顯如來諸佛功德（鹵字函）

波旬魔處作威來　使倆盡時歸向去　因果經云菩薩將成道時魔王恐諸衆生皆歸空我境界持箭以射菩薩不動箭化成花復令三女供給以亂定意菩薩不納三女忽然成變隨形不能自復魔王前白菩薩汝若不樂人間受樂我捨天位及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脩少施因今故得為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非我所須我昔曾以頭目髓惱國城妻子而用布施不可稱計求無上道汝今不應惱亂於我魔王慚愧還宮（鹵字函第三卷）　月藏經云佛在大集會上說法魔王波旬亦作神變復無能為即說偈曰　我今皈依佛世尊從是終不起恶心瞿曇心定容恕我我當守護佛正法（闕字函第二卷）婆沙論問何故名魔答曰斷慧命故名魔復次常行放逸害自身故名魔（魔恭言）　何故名波旬答曰常有恶意成就恶法故名波旬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一送

衆

示衆

禪林類聚示衆門云六祖大師示衆云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麼時荷澤神會乃出云是諸佛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師乃打一棒云這饒舌沙彌我喚一作物尚不中豈況本源佛性此子向後設有一把茅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　槃山積禪師示衆云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　南泉願禪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闍乃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又恁麼去　南泉示衆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　南泉示衆云我十八上便會作活計　趙州云我十八上便會破家散宅　南泉示衆云江西馬大師說即心即佛王老師不恁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　馬頭藏禪師示衆云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　後南泉云與麼依師道始得一半　黃檗運禪師示衆云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與麼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

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麼生師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　潙山祐禪師示衆云今時人但直下會取不會底正是你佛正是你心若向外求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你心田所以不是道　大慈寰中禪師示衆云山僧不解答話只是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大慈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趙州諗禪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云比來拋甎引玉引得箇墼子　趙州示衆云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云何必僧回舉似師師云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云請和尚舉師纔舉僧便指傍僧云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甚麼語話　趙州示衆云不得閑過念佛念法僧便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念師云念者是誰云無伴師叱云這驢　牛頭微禪師示衆云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也　洞山价禪師示衆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臨濟玄禪師示衆云但有問訊不虧欠伊總識得伊來處與麼來者恰似失却不與麼來者無繩自縛一切時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分明與麼道一任天下人眨剎　臨濟示衆云夫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一本小異）睦州蹤禪師示衆云你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不得辜負老僧　睦州有時示衆云忽然忽然　睦州示衆云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迴首又云是甚麼有甚共語處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迴首又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睦州示衆云列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有僧問如何是列開師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汝道你又作麼生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盞子落地楪子成七片云如何是捏聚師斂手而坐　睦州示衆云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　三聖然禪師示衆云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興化聞云我逢人即不出出則便爲人　三角印禪師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便掀倒禪牀師便打　白水仁禪師示衆云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時有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云喚作色得麼云如何是色不是色師云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云且道爲汝說答汝話若人辨得有箇入處　曹山

本寂禪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一轉語教伊不疑去雲門便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云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云此人如何親近師云莫向密密處親近云不向密密處親近時如何師云始解親近雲門云諾諾　雪峯存禪師示衆云三世諸佛是草裏漢三經五論是繫驢橛八十卷華嚴是村草步頭博飯喫底言語十二分教是蝦蟆口裏事還知麼所以道如今千百人中若有一人大省去我作驢駝物供養他有甚麼過　本空禪師示衆云只這箍爲動轉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成茶話去師云你識得口也未云如何是口師云兩片皮也不識云如何是本來祖翁師云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云大衆忻然去也師云你試點大衆性看僧禮拜師云伊住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云牽了平生行脚眼便下座　乾峯禪師示衆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雲門出衆云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云典座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　洞山庋禪師示衆云祖師門下鳥道玄微功窮皆轉不究難明汝等諸人直須離心意識參出聖凡路學方可保任若不如是非吾子息　夾山會禪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　夾山

示衆云明不越戶。宂不摸業。目不顧他位。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徹。不假鉗鎚。事到這裏。有箇甚麼事。闍梨牢頭綿綿。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雲門偃禪師示衆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麼生是諸人自己光明。自代云廚庫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 雲門示衆云你若不相當。且覓箇入頭處。微塵諸佛在你舌頭上。三藏聖教在你脚跟底。不如悟去好。還有人悟得麼。出來對衆道看。 雲門示衆云直得觸目無滯。達得名身句身一切法空。山河大地是名身。非不可得喚作三昧性海俱備。猶是無風匝匝之波。直得亡知於覺。覺即佛性矣。喚作無事人。更須知有向上一竅在。 雲門示衆云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雲門示衆云只這箇帶累殺人。 雲門示衆云擧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金峰志禪師示衆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莫有人道得麼。若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云相見易得好。久住難為人。便下座。 金峰示衆云我若擧來。又恐遭人脣吻。如不擧來。又恐遭人作笑。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有僧請益云。和尚今日垂語。有僧問為甚麼

不答。師云大似失錢遭罪。 金峰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出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云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 保福展禪師示衆云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時有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云遭來且致。闍梨還搆得麼。云若搆不得。未免大衆笑怪。師云作家作家。云是甚麼心行。師云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 玄沙備禪師示衆云常將汝等諸人放頂顆上。不放錯誤諸人一絲毫子。 長慶稜禪師示衆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雲居膺禪師示衆云孤迴迴峭巍巍。却僧云會麼。云不會。師云汝面前案山子也不會。 雲居示衆云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則貧寒。從地湧出則富貴。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拔當時。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 棗山仁禪師示衆云不辜負平生眼目。致箇問來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後有僧請益云。和尚陞座云負我且從大衆何也。意旨如何。師云齋時有飯與你喫。夜間有牀與你眠。一向煎逼我作甚麼。僧作禮。師云苦苦。云乞師指示。師垂一足。云舒縮

一任老僧。 法眼益禪師示衆云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同安察禪師示衆云洪音不罰。其理不彰。設使不言。且道是分不分。時有僧出云不分。師云若不是闍梨。老僧不曉。云同安風采。瓦解冰消。師云養由弓矢。不射田蛙。僧作禮。師云將謂是得便宜。 同安示衆云賓臃飲啄。無處藏身。你道有此道理麼。僧云和尚作麼生。師打一拂子。僧云撲手征人。徒誇好手。師云握鞭側帽。豈是闍黎。云今古之道。何處藏身。師云闍黎作麼生。僧珍重便出。師云未在。 大陽玄禪師示衆云嵯峨萬仞。鳥道難通。劍刃輕冰。誰當履踐。宗乘妙句。語路難隳。不二法門。淨名杜口。所以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大陽今日也大無端。珍重。 敷山岳禪師示衆云我若全擧宗乘。汝向甚麼處領會。所以向汝道古今常露。體用無妨。 寶應顒禪師示衆云欲得易會麼。第一莫將問來問。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你若擬議。老僧在你脚底。 雙峰禪師示衆云。進一步則迷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時有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云動靜施為。云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師云進一步退一步。僧禮拜。師云向來有一僧恁麼會。老僧不肯伊在。僧云請師直指。師便打。 道吾禪師示衆云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

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香嚴端禪師示衆云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為汝說得。 百丈恒禪師示衆云百大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若承當。知君猶未徹。 風穴沼禪師示衆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貼。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山僧。於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迷却天下人。要識闍黎麼。左邊拍一拍云這即是。要識老僧麼。右邊拍一拍云這裏即是。 你奇愚禪師示衆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檻外雲生麼頭。雨滴澗水。湛如染。野花開似織。此時若不究根源。謾向當來閒猶勤。還會麼。不勞久立。 首山念禪師示衆云第一句薦得。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僧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云月落三更穿市過。 汾陽昭禪師示衆云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玄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或先用後照。也須是箇人始得。或照用同時。你又作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浮山遠禪師示衆云欲得鷹俊麼。仍須四事俱備。方顯宗師蹤徑。何謂也。一者祖師巴鼻。二具金剛眼睛。三有獅子爪牙。四得衲僧殺活

原缺第五葉前半葉

麽出來看時有僧纔出師云不是作家出去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云要頭便斫將去佛書語録麟附華嚴長老示衆佛法事在日用處在你行住坐卧處喫茶喫飯處言語相問處所作所為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會麽若會得即今無礙自在真人若也未會則是箇擔枷帶鎖重罪之人何故如此佛汝不遠隔塵沙劫你一念中見得在你眉毛鼻孔上你若不見得如按竹點月在處切莫思惟不可言語你時中承何恩力若知得你須有箇歡喜處古人道常寂寂常歷歷諸佛不求覔衆生斷消息你會得麽一切諸法本無情一切諸佛本自靈混然同太虛無欠亦無餘會麽若不會直是箇觸途成滯不知箇身落地處茫茫劫劫只是戀物着境認色為實不捨恩愛癡迷財寶立我爭人一團子意氣些子箇違情面青面赤說強道弱我不受人欺瞞我是大丈夫兒養妻養子你豈知在業海之中罪坑之內喫肉如似餓鬼吞屍喫酒如餓狗飲水變色如渴蠅咂血不知此身是大禍患恣縱無明愚養意氣不久敗壞浪死虛生枉經千劫徒然出沒何不識取金剛堅固之體長生不滅之道在世頭耕耕地口子吧吧地眼子貶貶地無常殺鬼到來向牀上猶似使心用行戀財戀境驀然驅去見閻老子一詞不措鐵爐火炭銅柱刀山盡是戲翫慈時追悔大段難為免

離你如今病未來尋身何不於十二時中求一毫善利辨取津梁幻化色身憑何為實諸佛過去留經造論一切善法與你初學底人懺滅罪障漸漸增長利益求善知識開示解脫法門向無明性中認取箇真實主人於萬劫中得箇人身也不容易你還知箇身本性與佛同時本無欠少有一大事在你尿囊裹糞堆頭光爍爍地團陀陀地還信得及麽若信不及也從你深坑罪海永墮沉輪你若廻光返照於一剎那間即心念息時中迷惑煩惱癡暗狂情頓息消滅諸緣境界轉為甘露醍醐安樂國土豈不是好否聖人道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皆由你心善惡也只由你心地獄天堂也只由你心只今相應與佛合智即是佛也更無相誑直下奉信無疑心即正覺又何必歷僧祇大劫。此身今生甚大難過莫道你是凡夫自家退屈千經萬論皆為衆生迷亂不識本性你暫時間那取些子貪物底工夫看經上義理只言衆生被一切境攝著戀之故山僧苦口實為切切你還肯麽你還信麽尋常著寒著熱些子違情喫辛受苦不得却於日用時中自不醒悟整頓取心好為取身好百年如罰富貴如夢恩情也只不久百年無多日頭白是病未病是業債未業債是死未死是地獄未你莫道我為人平生好心吉善只依本分不作惡事我無罪過别教你有箇好生處我即今朝未信你在何故你平等在甚處你還知否不依佛法一切法皆是邪法外道見解更莫說攢人攢我貪色貪財飡魚喫肉妄言綺語日費上事罪業極深你莫道我捨財造塔起殿設僧轉經便為長久功德以此為實未可託倚衆中老和尚也為你不得你還知麽你有千般萬種無明罪業佛亦為你不得須是你自家着力前程自辦你若作一切有為功德只是造業增長頑福不生箇清淨知見山僧雖然永德供養日夜不安為慮未是在還知麽一任你說向諸方耆宿笑我也嬾山僧不得欲問你施主得錢處想你應不濟潤於人不救拔貧苦者了得了取喫休了取著休早修行休度此身休悔取心休悔取心休伏惟珍重　石門聰禪師示衆云學般若菩薩須具般若眼不具般若眼即被般若謾却你去作麽生是上座般若眼出來對衆道看良久云沉却也珍重　又云一句為君說諸法及時節冬月是冬寒夏熱是夏熱甚處不周旋何勞苦施設施設言詞盡須決更擬問如何舶底用鎖鐵　龍門遠禪師退院離褒禪辭衆上堂舉六祖大師示衆云汝等遠理舟檝吾欲歸新州去弟子曰和尚去後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是什麽說話去了却更來做什麽不見東山先師道大小大祖師猶欠悟在呵呵大笑云諸人還會得

麽聽取一頌歸根得旨復何論洞口秦人半掩門花落已隨流水遠空留纍纍野雲屯　首山念禪師小叅示衆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麽人隨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麽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麽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麽生師云迷子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箇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麽時節却回師云不去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麽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麽生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邊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逍遙竹拂枝問如何是梵音師云驢鳴狗吠問如何是截住一路師云或在山問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云看看冬到來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即便春風至問遠闍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為什麽有山可守師云道什麽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云放你三十棒久立衆慈伏惟珍重　佛果勤禪師示衆云鈎頭有餌句裏無私已泛扁舟放行綸線還有衝浪錦鱗麽僧出云有師云高着眼僧擬議師云若問錦官龍釣澤國重游方為萬壽之賓又作碧巖之主流水下山即不問白雲歸洞意如何師云舊店新開進云好音在耳人皆聳一句無私亘古今師云大家在這裏進云萬丈白雲藏不得一輪光透照無私師云到家一句作麽生道僧擬議師云了師乃云目前無異草徧界絕遮攔域中日月斬新方外乾坤獨露直得龍天釋梵動地雨花妙德空生目瞪口呿行棒行喝拈向一邊雲月溪山放過一著一處透脫千處百處該通一機洞明千機萬機圓轉碧岩不離此處此處不離碧岩攝大千於毫端融芥塵於剎海銜花鳥過抱子猿歸湛寂凝然應真不借則且致只如無陰陽地上成得箇什麽邊事萬卉正資和氣力碧嵓先發一枝春復舉馬大師問藥山子在此許多時本分事作麽生山云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云據汝所見可謂協於心體而布四肢何不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山云某甲何人敢言住山祖云不然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由是住山師云大衆古人得意之後不忘利生直入深山提持宗要山僧暗昧豈敢仰攀如是則更不用篾束肚皮却有箇折脚鐺子與方來若守寂寥若信得及不在忉忉或未諳詳聽取箇末後句高峰突兀倚天門青嶂虛開可躡跟折脚鐺兒幸然在不妨携去隱深雲雖然如是也須是大家出一隻手始得且道畢竟如何妙舞應須

誇徧拍三臺須是大家催因示衆　辨道應須辨自心心真觸處是通津直明格外無生忍端作區中解脫人吸盡西江龐老只搏將妙喜淨名身八風五欲莫能轉解向塵中轉法輪　佛鑑和尚忌辰示衆　去年正今日泥牛鬪入海今年正今日徧界舒光彩虛空無相身佛鑑儼然在非色亦非心不小復不大刦石可移動箇中無變改要知佛鑑恩各人明主宰一句逗群機志心常頂戴且道是那一句喫飯咬著沙　又云十虛同一漚寧分彼此大千同一塵豈有去來若能各人明見本心顯發妙用通天作略動靜一如匝地風光彼此無二住也浮雲凝於幽谷去也虛舟泛於長江去住本自圓成解脫更無異路如是則全起全滅全動全靜全去全來全收全放且出門一句作麽生道頭頭物物皆成現正眼當陽廓太虛復云三年承乏韋叅陪道業荒虛愧不材赴詔直從天外去何時相與復徘徊退院歸群衆上堂云未有長行而不住未有長住而不行為無為益無益梯航三有津濟四生是衲僧家本分事雖然時節到來一刀兩段要且鼻孔不在別人手裏所以道動若行雲止猶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動靜不以形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且道臨行一句作麽生道本是林下人却歸林下去下座　又云德山小叅不答話打鎖敲枷趙州小叅要答話將杖探水崇寧今夜也不管答話亦不管不答話偶然向衣單下拾得箇千年桃核舉似大衆乃橫拄杖云尒諸人若也恁麽坐斷天下人舌頭復以拄杖卓地云尒諸人若也恁麽入地獄如箭射且道利害在什麽處若不同床臥焉知被底穿下座　又云終日相逢長背面終朝背面却相逢途中不是途中事不動巍然達九重這箇消息唯許作家明暗同途主賓互用雖去似去而不去雖來似來而不來卓爾超然動靜曾無兩種所以道動若行雲止若谷神既無心於彼此亦無象於去來如是則去來不以象而確然去來動靜不以心而超然動靜在彼在此殊無間然一道清虛廓周沙界是以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入城而舍利佛問云聖姊向什麽處去月上女云如舍利弗恁麽去舍利弗云我方入城汝已出城云何言如舍利弗恁麽去女云諸佛弟子當住何所舍利弗云諸佛弟子當住如來大解脫女云諸佛弟子既住大解脫所以我云如舍利弗恁麽去既得如來大解脫去而無去去迹入九重城裏毗贊聖化住而無住住蹤在深山白雲中坐斷天下人舌頭既住如來大解脫安有動靜去來之意正當恁麽時作麽生道九重城裏真消息一句無私遍九垓復云憶得曹山和尚辭洞山山云向什麽處去山云向不變

異處去洞山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山云去亦不變異師云大凡衲僧佩肘臂下符具頂門上眼。向一切萬境萬緣當頭坐斷豈不是箇無變異何故金剛正體湛寂凝然曹山雖得此意爭奈洞山憐兒不覺醜若是山僧待他道向不變異處去只向他道這漢未出門早變了也。　明覺顯禪師一日小參示衆云須菩提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尊者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我是梵天尊者云汝云何讚歎天云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尊者云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云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波羅蜜多又復動地雨花師云避喧求靜處世未有其方他在巖中宴坐也被者一隊漢塗糊伊更有者老把不住問云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早見敗闕了也。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蜜多惡水驀頭澆我於般若未曾說一字草裏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識甚麼好惡總似者般底何處有。今日師復召大衆雪竇幸是無事人爾來者裏見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趂下　大慧杲禪師小參示衆云僧中有奇人俗士中亦有奇人聖朝揚億侍郎有頌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藏身北斗中應須合掌南辰後師云要會麼一偈播諸方塞斷衲僧口。下座　法華舉禪師小參示衆云諸上座佛法有什麼事也莫

見老和尚道無事便無事去法身無為不墮諸數古德道不信佛菩提是則解空第一所以道說佛說祖談玄談妙皆屬增藏語既然如是諸人又向什麼處參須具行脚眼始得乃拈拄杖云有人道得麼出來相見有麼有麼衆無對師云老僧今日失利　真淨文禪師云最初一句子便要衆人知還會麼良久云符到奉行維那宣帖罷師乃云大衆諸佛出興於世總祇赴箇時節且道貧道今日赴箇什麼時節遂指法座召大衆云今日應無墜分明在目前便陞座乃云還有問話者麼時有僧問承古有言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為觀自在如何是自在底事師云透七透八進云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瞎進云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師云閑言語問燃主懸懸伸三請今日當筵事若何師云新豐洞裏水潺潺進云若然者得聞於未聞去也師云且道聞底事作麼生僧提起坐具師云杜撰禪和進云大衆證明學人禮謝師乃噓噓　復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乃喝云昔日大覺世尊起道樹詣鹿苑為五比丘轉四諦法輪唯憍陳如最初悟道貧道今日向新豐洞裏只轉箇拄杖子遂拈拄杖向禪床左畔云還有最初悟道底麼良久云可謂丈夫自有衝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喝一喝下座。　師在筠州九峯辭衆晚參遂舉拂子云昔日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今夜歸宗舉拂大衆寂然為復寂然者是微笑者是又是箇什麼只如歸宗舉拂與世尊拈花是同是別若言同法無同相若言別豈有兩般久參先德聞舉便了後進初機卻須子細良久云法法總歸宗臨機要變通靈源明妙處平等主人翁問遠離九峯丈室已屆歸宗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云鷓鴣啼處百花香進云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師云今也如是古也如是進云若然者將為少林消息斷如今蹤跡宛然存師云如何是少林消息僧禮拜師云點即不到師云佛法要妙但歸其宗前歸宗也自然無可不可一切成現海印發光今與大衆同已歸宗住平等本際敢問何者是宗何者是要妙良久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大慧杲禪師宗衆恁麼恁麼針劄不入不恁麼不恁麼匙挑不上恁麼中不恁麼鬼面神頭不恁麼中卻恁麼披毛戴角呵呵呵。且道笑箇甚麼我笑昔日雲門大師有時云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觀世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云元來只是饅頭乃喝一喝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又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拈拄杖左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左邊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右邊卓一下云且拈向右邊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中間卓一下云且拈向中間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

二分無別無斷故昨日有人從淮南來不得江西信報道下江盜賊已平雲門山頭種田博飯喫問著禪道佛法口似磉盤乃喝一喝云適來許多葛藤向甚麼處去也又卓一下云有利無利不離行市　又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項門具眼衲僧到此如何趣向然光有頭債有主雲門今日和泥合水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炷要與馬師相見遂以拂子面前畫一畫云還見麼折東籬補西壁眼見則親手攬不及釋迦彌勒換手推背文殊普賢連聲叫屈喝一喝云馬面夜叉纔稽首牛頭獄卒便擎拳

又云永嘉道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釐失千里是則龍女頓成佛非則善星生陷墜永嘉親見六祖來要且只在是非裏雲門即不然非不非是不是你面看天低頭覷地惺惺時真是惺惺懵懂時一向懵懂也無佛法可商量亦無塵勞可迴避有時睡裏驚覺來元是貓兒捉老鼠　又云古人道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喝一喝云猶有遮箇在雲門即不然他人住處我亦住他人行處我亦行皆喜皆瞋無理會新羅夜半日頭明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定當看

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南泉老人和身放倒至今數百年來其間無數善知識出世未曾有一人為他扶起雲門今日擬將燈心拄須彌山試

為扶起看遂拈拄杖云南泉放倒雲門扶起放倒扶起有賓有主明眼衲僧商量切忌別作道理既許商量為甚麼不許作道理良久云相罵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卓一下　又云諸法本來絕待觸目且無拘礙只因斷臂覓心便有人求懺罪無文卯子既成付法傳衣厮賴致令盧老黃梅墜石腰間舂碓將謂有法與人間着卻言不會引得後代兒孫盡作韓獹逐塊雖欲扶豎宗乘奈何東倒西儡仔細撿點將來直是令人叵耐若也盡令而行一擊須教粉碎有時靜坐思量就中也有可愛且道有甚麼可愛深沙共脩羅結親金剛與土地揩背喝一喝　又云拈拄杖卓一下云細不通風大通車馬突出當陽孰辨真假虛空有欛柄無手人能把跛驢蹋倒摘茶輪草菴漏下瑠璃尾又卓一下　又云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拈起拄杖云遮箇是拄杖子那箇是本來法又云遮箇是本來法那箇是拄杖子只令莫有斷得出底麼若斷得出非唯自有出身之路亦乃不受人謾若斷不出雲門饒古去也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如是如是遂卓一下云一推兩當復舉起云看看寒山撿得掃地倒轉苕帚柄把露柱一撼勃跳上兜率陀天觸破非非想天人鼻孔吡盧遮那如來忍痛不禁走入雲門拄杖子裏藏身雲門一衆呵呵大笑云料

掉沒交涉正當恁麼時露柱與燈籠畫眉又增得多少光彩良久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又云路開正眼千聖罔測其由一句全提萬別千差路絕識不可識智莫能知非聖非凡非心非法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不見毗耶示疾文殊問言居士所疾為何等相維摩詰曰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師云身相既離心亦如幻誰是示疾者誰是問疾者還證明得麼若證明得則諸人身病心病俱銷佛病法病齊遣便能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回六識為六神通回煩惱為菩提回無明為大智便恁麼去猶是止啼之說未為究竟且究意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喝一喝　又云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潙山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遂舉拂子云遮箇只是犛牛尾拂子不得作是非逆順商量作麼生識作麼生測良久云無人過價打與三百擊禪牀一下　又云入水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虎兕獵夫之勇也白刃臨前視死若生者將軍之勇也作麼生是衲僧之勇良久云大膽駕頭衝突過小膽衣喝告所由喝一喝　又云有一人一生為善有一人一生造惡為善者一旦犯不與取戒造惡者一念了悟自心善人犯不與取戒

即名為賊惡人了悟自心即名為佛二人同到雲門着那一人即是着善人而卻惡人則是着賊而卻佛着惡人而卻善人則是怕惡而欺善若二人俱着則佛賊不分若二人俱不着則善惡不明若決定指佛是惡人則招謗佛之愆入地獄如箭射若指賊是善人未有善人而做賊者當人未具智眼在到遮裏還有斷得者麼若斷不得雲門為諸人斷卻賊是善人為佛是惡人做佛賊善惡人不出遮兩箇還會麼驀拈拄杖面前畫一畫云建昌紙貴一狀領過　又云荆棘林中善卷舒更於驪頷探神珠南山鱉鼻活拈得乘興猶來將虎鬚如斯操縱未是作家若到雲門不勞拈出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坐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方有少分相應正當恁麼時不傷物義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但將飯向無心盆自有人提折腳鐺　又云拈拄杖云休誇捧下無生忍擬置當陽掣電機未嗣已前驀提得遂卓一下云一擊自然亡所知喝一喝　又云繞沙脣吻便落言詮不落言詮即沉寂默沉寂默則成誑滯言詮則成謗不語不謗不默不誑須知向上別有一路子明眼底知有只是難近傍遂拈拄杖云拄杖子卻近傍得只是不知有敢問大衆近傍得底不知有知有底近傍不得正恁麼時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只令衆中莫有不受人謾底麼試出

來定當看良久云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卓一下　又云多時不說禪口邊生白醭大衆苦相煎便登曲彔木匪論五家宗不引傳燈錄纔開兩片皮業因招薄福釋迦乾屎橛達磨老臭充一人曲說直一人直說曲彼此大丈夫肯受你沸屎罵佛謗祖師定入拔舌獄佛祖生冤家魔王眷屬心地黑漫漫口裏水濺濺似恁出家兒定滅瞿曇族臘月三十朝大笑卻成哭召大衆云還識雲門村叟麼曾聞一飽忘百飢今日山僧身便是喝一喝　又云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云枯木裏龍吟僧云如何是道中人嚴云髑髏裏眼睛僧又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云猶帶喜在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云猶帶識在又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云血脈不斷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云乾不盡遂有頌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老人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師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不惜眉毛為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　又云舉提婆達多在地獄中世尊令阿難傳問云汝在地獄中可忍受否云我雖在地獄中如三禪天樂世尊又令阿難傳問你還求出否

云侍世尊入地獄我即出阿難云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云世尊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師云既無出分又無入分與甚麽作釋迦老子與甚麽作提婆達多與甚麽作地獄還委悉麽自携瓶去沽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　又云舉招慶問羅山有人問巖頭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羅裏滿盛油意作麽生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卻問明招或有人問你作麽生招云箭穿紅日影師云還會麽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箇老古錐擔雪共填井喝一喝　又云舉招慶普請擔泥次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慶打一棒又問一僧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下窟泥慶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招慶便休師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甘雲門當時若見僧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又云舉睦州問僧近離甚處僧云河北州云河北有箇趙州和尚上座曾到彼麽僧云某甲近離彼中州云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遂舉喫茶話睦州乃云慚愧卻問僧趙州意作麽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睦州云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後來雪竇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師云雪竇只知一杓屎潑他趙睦二州殊不知這僧末上被趙州將一杓屎潑了卻到睦州又遭一杓只是不知氣息若知氣息甚麽處有二員古佛

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門云餬餅師云雲門直是好一枚餬餅要且無超佛越祖底道理　又云舉洞山云須知有佛向上事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山云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師云二尊宿恁麽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遮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探根　又云舉石門聦和尚云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遮裏若離我遮裏我有鉤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遮裏若住我遮裏我有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師云恢張三玄三要扶竪臨濟正宗須是恁麽人始得雖然如是雲門即不然十五日已前諸佛本不曾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本不曾滅十五日已前你若離我遮裏我也不用鉤鉤你一任横擔拄杖緊峭草鞵十五日已後你若住我遮裏我也不用錐錐你一任拗折拄杖高挂鉢囊且道正當十五日合作麽生乃云十五日前後鉤錐徒爾爲今朝是十五正好用鉤錐且作麽生用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又云舉白雲祥和尚問僧不壊假名而談實相作麽生僧云遮箇是倚子白雲以手撥云將鞵

鞵來僧無對白雲云遮虛頭漢雲門聞云須是祥兄始得師云雲門扶強不扶弱爭柰撲兄不覺醜遮僧當時若是箇漢待佗道將鞵來便與掀倒禪牀直饒白雲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也分疎不下　又云舉石頭問長髭甚處來髭云嶺南來頭云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髭云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頭云莫要點眼麽髭云便請頭垂下一足髭便禮拜頭云子見箇甚麽便禮拜髭云如紅鑪上一點雪師云衆中商量甚多或云無眼功德有甚點處或云莫要點眼麽待佗道便請好劈脊便打若恁麽未免穢汚遮功德雲門即不然待遮老漢垂下一足但道起動和尚　又云舉王大王向雪峰會裏請異監寺住鼓山雪峰與孚上座送出門回至法堂上乃曰一隻聖箭直射入九重城裏去也孚云和尚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孚云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往路中把住云師兄向甚麽處去鼓山云九重城裏去孚云忽遇三軍圍閉時如何山云佗家自有通霄路孚云恁麽則離宮失殿去也山云何處不稱尊孚便回謂雪峰曰好一隻聖箭折卻也遂舉前話峰云渠語在孚云遮老凍膿畢竟有鄉情在師云衆中商量道甚麽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荅佗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說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麽批判非唯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場敗闕懡㦬而歸卻來雪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遮賊向甚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卻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麽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麽處是聖箭折處

又云舉明招向火次僧忽問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未審此四句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明招撥開火云你向遮裏與我拈出一莖眉毛看僧云非但某甲盡大地人喪身失命招云何故自把髻投衙師云遮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若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又云舉南泉坐次一僧問訊叉手而立泉云太俗生僧合掌泉云太僧生僧無語師云合掌太僧生叉手又俗氣總不恁麽時尊體無損處無損處有巴鼻唵蘇嚕蘇嚕悉唎悉唎喝一喝云是甚麽近來王令稍嚴不許攙行奪市　又云三十年來弄馬騎今朝卻被驢兒撲就地拾得麗水金拈起卻是新羅鐵報諸人別不別夜來雪壓雲門凍得烏龜成鼈　又云夜來兎子趕大蟲天明走入無何有月下珊瑚長數枝萬象森羅齊稽首驀拈拄杖云拄杖子不唧𠺕渠儂卻善分妍醜李公爛醉絕倒時元是張公喫村酒報諸人急回首切忌痴狂外邊走　又云舉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

綱打就生鐵鑄成敬云是是師云錦上鋪花三五重谷又持錫到南泉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已納敗闕了也泉云不是不是師云枷上更著杻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麼道不是師云愁人莫向愁人說泉云章敬則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師云試把火照看南泉面皮厚多少復召大衆云雲門恁麼批判且道肯他不肯他　又云舉南嶽和尚遣僧問馬祖云作麼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云雲門即不然夜夢不祥書門大吉　又云俊鷂不打籬邊兎猛虎終不食伏肉毛頭星現北斗前把斷天關并地軸　又云舉僧問雲峯如何是心地法門峯云不從人得僧云不從人得時如何峯云此去衡陽不遠師云雲門即不然如何是心地法門不從人得不從人得時如何看脚下　又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忿怒那吒失却威　又云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門有三要路臨濟小厮兒只具一隻眼四方八面來只打中間底卒風暴雨時向古廟裏避得過興化老凍膿全未夢見在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趙州古佛直得五年分疎不下灼然魏王擇乳素非鴨類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揭卻腦蓋換卻眼睛汝等諸人不用鑽龜打瓦百丈被馬祖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作麼生圖度切忌停囚長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含元殿裏休問長安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既然如是向遮裏說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得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得麼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得麼既不許恁麼如今不免且作死馬醫驀拈拄杖卓一下云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超佛越祖之談已為撦來填溝塞壑了也且道清平木杓笊籬井索錢貫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畢竟向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還委悉麼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已反為讎復卓一下喝一喝　善友請示衆心空及第無階級直下忘懷罪性空一念廓然三際斷千差萬別盡圓通　又云針鋒頭上透天關著意忘懷兩不堪直下早踰千萬劫即今成佛未同參所以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若是靈利漢聊聞舉着剔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還委悉麼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又云雲門昨日晝寢夢乘一葉輕舟泛東大洋海騎新修佛殿入螻蟻穴中遍遶行到十字街頭萬人叢裏見一隊擡項衲僧口裏談玄演妙舉古明今說靈雲見桃花悟道香嚴聞擊竹明心雪峰連年輥毬禾山長時打鼓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方作此夢忽然被人驚覺元來卻是春

通聚三上座鞠履作覺雲門雖然眼開猶在夢中未惺三上座近前作禮曰請和尚來日為衆說禪雲門夢裏應渠曰諾今日擊動法鼓大衆上來且道說箇甚麼即得昨日夢說禪如今禪說夢夢時夢如今說底說時說昨日夢底昨日合眼夢如今開眼夢諸人總在夢中聽雲門復說夢中夢良久云驢脣先生開口笑阿修羅王打鼓跳海神失卻夜明珠擘破獨盧穿七竅三人上座請談禪平地無風浪拍天禪禪不用思量卜度非干文字語言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嚴頭劃之則曰是句非句臨濟用之則曰三要三玄禪禪吞卻栗棘蓬透出金剛圈休論趙州老漢庭前栢樹子莫問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但請一時放下着當人本體自周圓召大衆云且作麼生說箇周圓底道理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喝一喝　又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遇貴則賤遇賤則貴弄著磕著沒處回避南嶽天台去路通君向西方我向東風從虎兮雲從龍喝一喝云拈起蘿蔔別處春熨斗煎茶銚不同　又云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道門云透出一字師云透出一字卻不相似急轉頭來張三李四下座　又云舉教中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師云真生無可生真滅無可滅寂滅忽現前蝦蟇吞卻月　又云舉僧問趙州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時如何州云今朝又風起師云今朝又風起閙處莫挿觜觸著閻羅王帶累陰司兆　又云舉法眼問覺鐵觜近離甚處覺云趙州眼云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覺云無眼云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上座何得道無覺云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師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又云舉青原思和尚問六祖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云汝曾作甚麼來思云聖諦亦不為祖云落何階級思云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師云莫將閑話為閑話往往事從閑話生　又云舉龐居士問靈照女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麼生會照云遮老漢頭白齒黃作遮箇見解居士云你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師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卻且道過在甚麼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又云舉雲門云百草頭上道將一句來衆無語自代云俱圓悟老師云劄師云普俱云劄普日輪午李將軍射石虎雖然透過那邊枉發千鈞之弩　又云舉僧問趙州四山相逼時如何州云無路是趙州師云無路是趙州老將足撚鬚閑

南并塞北當下一時收　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僧云和尚莫將境示人州云我不將境示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庭前栢樹子師云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持地為言語既是打破關為甚麼卻為言語當初將謂茅長短燒了元來地不平　後上座請示衆拈拄杖卓一下云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又卓一下云迦葉阿難寒山拾得又卓一下云只恁麼全是中全非又卓一下云不恁麼全非中全是如來說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放過一著文後上座好與三十棒且道是賞佗是罰佗擲下云具眼衲僧試定當看

又云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外道去後阿難問佛外道有何所證而言得入世尊云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云邪正不分過由鞭影師云邪正兩分正由鞭影　又云即心即佛莫妄求非心非佛休別討紅爐㷔上雪花飛一點清凉除熱惱　又云行不到處說不難說不到處行不難行說難到不難到拈卻門前大案山所以道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進前則喪身失命退後則瓦解氷銷不進不退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正當恁麼時作麼生是衲僧轉身一路還委悉麼好手手中呈

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又云舉僧問趙州如何是趙州州云東門南門西門北門僧云不問遮箇州云你問趙州聻師云遮僧問趙州趙州答趙州得人一馬還人一牛人平不語水平不流會麼受恩深處宜先退得意濃時便好休　善友請示衆妄心顛倒造諸業回趣真乘即懺摩真妄兩頭俱透脫海南東畔是新羅　又云舉百丈凡參次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人退老人亦退忽一日不退丈遂問面前立者復是何人老人云某甲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對云不落因果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老人遂問大修行底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便脫野狐身師云不落與不昧半月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五百生前箇野狐而今冷地謾追呼喝一喝云座中既有江南客休向罇前唱鷓鴣　又云舉道吾與漸源至一家弔慰源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麼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師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公案兩重一狀領到露刃吹毛截斷網要脫卻鶻臭衫拈了炙脂帽大生當軒氣浩浩喝一喝下座　又云舉僧問睦州一言道盡時如何州云老僧在你鉢囊裏又問雲門一言道盡時如何門云裂破師云或有人問山僧一言道盡時如何遮漆桶　又云舉僧問雲門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門云念七師云念七念七全無消息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既是正觀為甚麼難識可知禮也　又云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昧本來身請師高著眼大師直下覷士云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大師直上覷居士禮拜大師歸方丈居士隨後至方丈云適來弄巧成拙師云且道是馬大師弄巧成拙龐居士弄巧成拙還有緇素得出者麼若緇素不出癩馬繫枯樁直饒緇素得出也是蝦蟇口裏一粒椒　又云舉龐居士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師云的的的清寥寥水不能濡火不能燒是箇甚麼切不得問著問著則瞎卻你眼以拄杖擊香臺一下　又云舉古德云佛法也大有只是舌頭短師云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　蔡春卿薦考請示衆舉洛浦示衆云孫賓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時有僧出曰請和尚一卜浦云汝家爺死僧無語法眼代拊掌三下師云遮僧沒興死卻爺又被佗人拊掌信知禍不單行福無雙至然洛浦善卜法眼善斷若仔細思量文彖吉凶二老一時漏逗既占得火風鼎卦何故斷作地火明夷雲門即不然驀拈拄杖云孫賓

門下死卻郎罷連卓三下云會麼內屬艮宮再求外象又卓三下云千靈萬聖萬聖千靈莫順人情復卓一下云吉凶上卦　入菴示衆恁麼恁麼理隨事變不恁麼不恁麼事得理融恁麼中不恁麼寬廓非外不恁麼中卻恁麼寂寥非內寂寥非內也觀法界於一塵之中寬廓非外也見一塵徧法界之內無始無終無前無後無古無今一時清淨便恁麼去止宿草菴且在門外何故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本分事直須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直下便捏到遮裏直得三世諸佛諸代祖師天下老和尚無摸𢱢處更說甚麼內說甚麼外說甚麼理說甚麼事說甚麼法界說甚麼一塵以拂子擊禪牀一下云若向遮裏證得去在內不寂在外不常在無不滅在有不增不住兩頭不居中位乾峯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睦州蓋子落地楪子成七片有甚麼過良久喝一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更高爭奈有天何　復舉僧問巖頭三界競起時如何頭云坐卻着僧云未審師意如何頭云移取廬山來即向汝道師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鑪炭裏横身蓋為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佗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即向汝道　徑菴林司法為考大祥請示衆福城東有大長者居福

城東海嶼上於不思議塵劫中承事供養無數佛善哉長者世希有如優曇華時一現發啓廣大真實心剏無佛處阿蘭若若皆智人建梵刹折草挿地即成就此心堅固等須彌或讚或毀不撓動魔王軍衆數甚多觀兹殊勝自摧伏長者視身如浮雲變滅須臾不長久當生佛國時節來撒手便行不回顧有子遵義起其家志願身心俱及第仁者則壽語不誣當知今亦未嘗死我來居是阿蘭若不見長者生遺恨故說此偈聊發揚同住如來寂滅海

小溪雲門菴示衆舉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答曰汝於過去龍光佛所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亦無聞無說無聞是名一義二義師云大小釋迦老子被箇俗漢等閑拶轉鼻孔直得分疎不下今日或有人問雲門勝義諦中還有世俗諦否若言其有智不應一若言其無智不應二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且作麼生支遣良久云挿一枝草建梵刹破妄想塵出經卷饒益廣大諸有情成就無邊希有事驀拈拄杖卓一下云梵刹已建妄想塵已破大經卷已出頓漸偏圓權實半滿一一分明種種法門種種方便種種知慧種種因果種種殊勝種種行願種種莊嚴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以妙明心印一印印定還信

得及麼若信得及即今成佛不假修治非但檀越給事如是乃至過現未來微塵諸佛諸代祖師古往今來一切知識天下老和尚舌頭亦以此印印定無異無同一一妙明一一具足脩如是行成如是事滿如是願獲如是福無古無今無終無始無成無壞無悟無迷如是了達如是證入如是究竟亦只在檀越給事一毛端上下具善財入彌勒樓閣塵沙法門一時頓證無量功德徧處莊嚴如帝網交光互相融通互相攝入互爲主伴一一周帀一一無偏普令無數善心不善心衆生觀諸殊勝皆發無上正等菩提之心生希有想非但檀越給事如是雲門今日亦如是非但雲門與給事如是現前僧俗大衆一一平等一一無差一一如是正當恁麼時且道是勝義諦耶是世俗諦耶是有耶是無耶是一義耶是二義耶是說耶是無說耶是智耶是無智耶是聞耶是無聞耶試斷看若斷得出檀越給事建大寶坊作大佛事功不唐捐若斷不出雲門爲蛇畫足去也擲下拄杖拍禪牀云透過鐵圍山北斗面南看

陳氏爲考妣職塔請示衆普賢身相無有二八萬四千毛孔刹一一毛孔一如來一一如來一塔廟舍利堅固金剛身虛空可壞此不朽女子陳氏報劬勞一一塔廟一體禮滿足八萬四千拜盡諸毛孔無有遺所獲功德不可量正與普賢行願等用嚴慈父及慈母徧及法界諸有情永離苦海證菩提悉得心空超彼岸中峯本禪師聖節云聖節示衆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一氣含容萬有民無得而名焉功高則聖之上德邁羣王之光蕩蕩乎用大巍巍乎體堅龍抱九重天上日真光無照萬斯年大衆還知麼即日瑞分刹土春滿寰區大毘盧頂分身優曇鉢華吐馥以故天下稱之爲聖人之佳節也但生植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被其澤惟我釋氏之流被其澤之尤者也何以爲然蓋孤虛乖猗而不能自立也言孤則遠離親族不營世家言虛則寄食檀門栖遲林麓言乖則潛心空寂守節備規言猗則守護住真不與物競自非聖人不忘佛屬曲無外護則僧園資具安敢自稱常住而不遭陵奪於他人之手乎由是吾儕安居暇食一時一刻咸出聖恩雖天覆地擎不足云喻使盡形求法終身向道至若忘軀畢命亦不足以酬其萬分之一豈容懈怠懶墮虛延白晝而更馳情於利欲者乎茲遇聖節曲引微忱以相勉勵記得後唐莊宗皇帝問興化和尚云朕收中原獲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化曰請陛下寶看帝乃引手舒幞頭脚化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則不無莊宗興化若曰酬中原寶價至竟未曾定奪臣僧遂對天庭輙成一偈蓋天蓋地中原寶無古無今塞太虛價重乾坤酬不得佇看皇化越唐

虞又云瞻在前忽在後竹鷄晝啼華鯨夜吼未了聽一言如今誰動口嗟夫學人將此一等言句作箇相似底道理商量把自家一片潔白田地添這般野狐涎沫野污了也卻不思古人開口處如大火聚如大風輪無儞湊泊處又如吹毛利劍等閑拈出直欲要斷人命根此豈可以心意識卜度而爲得哉若然則阿難不假再修二祖不勞斷臂何則彼阿難二祖聰慧過人意識明了如汝所解者彼豈未聞耶蓋是心不妙悟見地不脫若見地不脫則動是情意識粘作一團在處依草附木承虛接響致使上味醍醐經在伊不淨器中變成毒藥一切時中如箇不解脫鬼相似見人說心說性便乃扶籬摸壁湊泊將去纔見有人舉起沒巴鼻捩轉面皮突出牙爪處未免意識不行便乃渾侖吞棗如此等人日用一心中常有二主互相起滅有時緣般若則忘世諦或緣世諦則忘般若自不知是脚跟下蹉過卻謂我工夫未熟履踐未純而然便乃精修白業作有漏因以爲資助又有一等顢頇佛性儱侗真如者日用遇一切境界只作一箇道理硬自排遣乃至破律儀犯禁戒皆無忌憚及乎弄到差別境中排遣不行處自不知是當面着謾卻謂我力量未充聞見不廣而然便乃叅求古教該博見聞又或忘形死心停機息念以資狂慧如上二種學者蓋爲自無正

念况是打頭不曾遇着箇咬猪狗手脚底宗師與之滌蕩生在病中不自覺知終日肆口而談縱舌而辯總是隔靴抓癢如此參學要與生死岸頭。一念相應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也近世為人師者往往不能窮其源底但欲學人速得知解煖熱門庭多將箇瑞巖主人公。臨濟無位眞人即心是佛。他是阿誰等語與人打交輥亦不顧他立脚未穩生恐他不能領觧又向他道參底是誰學底是誰。要見本性底是誰六欲他便向這裏認箇光影使其擎拳竪指進前退後。不離當處便是西來本意。殊不知學人不識好悪墮地窠臼如油入麵不得出頭識可哀憫良由不知衆生心中圓淨湛然元無汚染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一妄瞥興萬緣各立外則妄見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内則妄見四大五蘊見聞知覺乃至八萬四千塵勞及與菩提眞如涅槃佛性等相皆不出此一妄而有然此妄念若欲去除直須是工夫純熟脱落根蔕坐斷聖凡劃然開悟。不則直饒儞見超二祖慧過阿難正是坐在第八識中以識去識以妄遣妄如避身影於日中滅眼華於空裏徒自勞神轉成差別所以從上諸老宿不柰伊何拈出一把折柄刀剗在伊命根上待伊捱到轉身不得處奮命一揆卒地斷爆地折妄消想滅見謝執忘便見森羅萬象廓爾平沉聞見覺知當處解脱乃至併百千世界融歸一心自然法法全眞頭頭顯露然雖如是若要向衲僧面前開口吐氣更須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待伊死枯髏上活眼重開方有語話分。大都是無量刧中生死根本今日要與一期和盤翻轉豈易事哉如其不爾儞但以妄想心生妄想見怱怱草草認箇目前鑑覺昭昭靈靈喫飯著衣開口動舌底喚作自己又妄認山河大地鵲噪鴉鳴風動塵起處喚作法身却不思命根未斷見地不脱坐在六塵緣影裏不肯知非有時被人說箇不是便乃牽引古人談玄說理處從頭印過只與麼茅纏紙裹依稀彷彿輥過一生逗到臘月三十日四山交逼眞境現前换却眼睛從前認底總昏不是了也到這裏甘聽處分噬臍何及然後招妄談般若欺罔聖賢之報百刧千生受諸苦楚如此等事從古至今賺人多矣豈不見古人有偈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刧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本上座到這裏事不獲已更為伊與古人翻款去也學道之人不識眞用識作麼只為從前認識神也不較多生死本即不問如何是本來人喝一喝切忌錯下註脚

湖州弁山幻住禪菴云生從何處來崑崙騎象舞三臺這裏見得便見四大已具來實無來四大分離去實不去乃至苦樂逆順是非得失皆是現行三昧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總是自

己家珍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更有甚麼生死去來之相而可分別者哉雖然如是儞若不曾眞箇和桶子底打脱一番開兩眼睛向威音王那畔冷地一覷覷破則未免被他山河大地四大五蘊是非苦樂一罩罩住不得自由便乃捏目生華妄陳異見即此便是生死大海中頭出頭沒不得解脱底種子直饒儞隨人道得箇不來不去底道理爭柰儞目前有箇情見不忘動步生塵觸途成滯者何所以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然而生死習氣大都是無量刧中熏陶成熟不同小小若非眞參實悟焉得有徹頭徹尾底時節兄弟家各各帶一箇口欵道生死事大既知是一種大事因甚麼只向他禪床角頭故紙堆裏漁獵得一言半句蘊在八識田中見人問着便乃揚眉瞬目做模打樣以為究竟若謂大事只消恁麼了得拈華微笑斷臂安心只成戲劇耳又安得遺光百世照映叢林諸仁者儞若眞實要洞明此一段大事直須發大心立大志將平生見聞情解虛妄覺知之心拈向一壁待他胷次中空半牢無依倚時驀提起箇崑崙騎象舞三臺是甚麼道理這裏須是把做一件無大極大底一等大事猛著精神與之厮捱晝夜六時不得放舍然參禪要具三種心第一具大信心第二具了生死心第三具不退轉心信得及則始終不惑生死切則用心。必至不退轉則決定成就三心既具則十二時中無虛棄底工夫既不虛棄則念念爾心心爾塵塵爾刹刹爾忽然向用心不及處着力不得時和箇信得及底了生死底不退轉底一時打失當體洞明如十日並照間不容髮說甚麼崑崙騎象舞三臺縱饒一千七百則葛藤不直一笑而冰釋矣即此便是眞參實悟底時節恁時不妨於山河大地四大五蘊中如香象王擺脱鐵鎖獨步大方遊行自在豈不暢哉是則是矣更須知有祖師門下衲僧面前换轉眼睛突出牙爪一着子猶隔天涯在

平江路鴈蕩幻住禪菴云慧劒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遍野横屍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内無如是刀嗟夫參學之士不知此心空寂本來清淨於一切法元無取捨只貴翻身一擲抹過太虛脱體無依隨處自在更說甚麼生死涅槃眞如煩惱猶如昨夢何有於我哉到這裏却不妨從空放下更就他尊宿痛鉗錘下煆鍊一回等閑伸出三頭六臂將從上差別因緣聱訛公案縛作一束拋在他方世界之外便乃索空雙手向鬧市門頭孤峯頂上。現神通十八變使他依門傍戶者斫額有分所以達磨西來謂之單傳直指初無委曲後來法久成弊生出異端或五位君臣四種料揀三關九帶十智同眞各立門庭互相

提唱雖則一期建立却不思賺他後代兒孫一箇箇渾身墮在叅天荊棘中技上攀枝莫上引但見葛藤遍地無有出期逗到頭白齒黃忽然命根于於欲斷未斷之際返思從前知解毫髮無靈甘赴死門悔將奚及近代叢林如此叅學者波蕩風靡十八而九矣於戲望他法社之興叢席之盛其可得哉間有真叅實悟底尊宿出興于世欲拯救此弊無處發藥不得已於第二門頭別開一路將箇無義味話頭放在伊八識田中只待伊奮起根本無明發大疑情猛利無間縱致喪身失命亦不放捨久久純熟自然入法空心境寂能所忘情識盡和箇話頭一時忘記嚮爾向不知不覺處豎口一敲百雜粉碎轉得身來信口道信步行覿體純真初無揀擇全主殺於一莖草上空古今於三寸舌頭豈與他順朱填墨者同日而較其得失哉然則恁麼為伊亦是作死馬醫了也倘不更向這裏磨礱志氣抖擻精神一往直前以求真脫是自棄也中間多有一等好兄弟不能發決定志因做到不奈何無下手處著脚下牢便生退屈正此擬議驀地被人牽引向冊子上論量經教中引喻不待悟明自立知見直饒倘論得諦當喻得明白殊不知正是依他作解障自悟門雜毒入心佛亦難救更有人謂我根器狹劣卒不可到先且發善提心興普賢願兼脩白業以為由漸者此等謂之孤負己靈埋沒先德又有人謂道無言而不顯體無用而不彰便乃漁獵見聞博求勝解者此等謂之癡狂外邊走又有人謂昏沉散亂似難屏除便乃息慮停機枯心死志坐在蒲團上如一堆朽木相似忽然忘四大虛六情以為極則者此等謂之解脫深坑死水裏浸又有人認箇昭昭靈靈鑑覺者為自己法身便謂山河大地不礙眼光明暗色空元非他物一認認定此等謂之喚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又有人向他古人去手處妄生穿鑿謂一句是半提兩句是全提揣摸不行處喚作向上機坐脫立亡喚作末後句中間又將古人語言透漏處從頭註解口耳相傳以為究竟者此等皆是西天九十六種之數中間差別異端不可枚舉總而言之無他蓋為當人元無正念不發真心又不曾實為生死大事無之又不具叅學眼目別白邪正師法所以坐在裏許不肯知非遂致紅紫亂朱使他晚學初機難於趨向於是勞他先聖千緒萬端說出方便持不過為伊解其黏去其縛耳今則我這裏也不敢自出見更遠引古人入道因緣為伊證據去也要知一踏到底更無回互者但看僧問古德云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德云我說恐儞不信僧云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德云即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德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僧遂領悟這箇豈不是一

踏到底底樣子這僧自非真箇懸崖撒手直下承當安得便恁麼勦絕當時儻存毫髮許心意情識於其間便是百劫千生也無他領悟處諸人還知麼且看從頭註破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合取狗口我說恐儞不信作賊人心虛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猶自不知非即汝便是將謂有多少奇持如何保任脚跟下好與三十痛棒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脫賺閑浮多少人僧遂領悟三生六十劫倘諸人還知落處麼也須學這僧向己弱下一路到底始得要知持經論教談名說相者但看良遂座主見麻谷閉門不接遂次日再往谷復閉門遂乃扣門谷問阿誰遂擬應名忽然有省乃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乃印可遂歸罷講謂同學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鄉使談經論教可以了得則良遂不必扣麻谷之門倘看他末後道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且不知底是何事更為伊從頭註破良遂見麻谷棄却黃金抱碌甎麻谷閉門不接將謂別有長處遂乃扣門劒去久矣汝方刻舟谷問阿誰拋糠引狗擬應有省已遲八刻我若不來見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更叅三十年谷乃印可胡麻廝繳良遂知處諸人不知依舊可憐生這裏豈是倘循行數墨依文解義底道理也須親見良遂悟處始得要知自負知見下視諸方者但看黃龍和尚請益慈明老人。明問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龍曰有喫棒分明色莊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龍罔措遂炷香作禮明復舉趙州勘婆話詰之龍汗下不能加答次日又詣見明詬罵不已龍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耶龍於言下大悟呈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讎明以手指沒字龍即易以有字明頷之黃龍未見慈明時領衆行脚氣吞湖海後禀峯悅和尚知其未到一夜激發令見慈明所以顯如是之機用也倘諸人還知麼更聽從頭註破有喫棒分無喫棒分點火開門照賊歸有喫棒分依舊扶牆摸壁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合喫棒拖不入了也炷香作禮墮坑落塹看趙州勘婆話且作死馬醫詬罵不已猶自口切切罵豈慈悲法施耶氣急殺人慈明當時見他恁麼道便與索性一頓痛棒打出不惟正令全提亦要使他光前絕後無端便向他道倘作罵會耶致使黃龍復墮泥水便道傑出叢林是趙州少賣弄老婆勘破沒來由便是有來由也只道得一半而今四海清如鏡那裏消行人莫與路為讎猶欠悟在所以道纖毫不透如隔鐵圍自非向他毒惡鉗鎚下楷磨淬盡豈有了辦底時節倘更要知多聞博覽

口耳傳受者但看香嚴叅溈山。山問曰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此是汝意解識相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嚴茫然無對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嚴即焚棄平昔所看文字自誓此生作箇長行粥飯僧乃入山結茅自處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作聲有省遂遥禮溈山讚云。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述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偏看他出詞吐氣處豈是勉強做作得來又豈是記持學解口耳傳受得來今日索性不惜口業更為諸人註破溈山道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賊無種相鼓聾香嚴。茫然無對不欠一絲毫屢乞說破胡餅裏討甚麼汁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將謂將謂元來元來。嚴乃焚棄文字結茅自處錯擊竹有省邪法難扶遥禮溈山面皮厚多少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如何是今日事。一擊忘所知那裏學得來更不假修持遠在動容揚古路礙塞殺人。不墮悄然機未敢相許。處處無蹤跡要眼作麼聲色外威儀莫謗他好諸方達道者那箇是咸言上上機承虛接響所以道向自己胷中流出蓋天蓋地回觀見聞學解者又何翅以十較百以千較萬矣。乃至聖賢應世所有遺言住行。皆歷代之元龜百世之師法於此可不發深省哉是明是矣須知男兒自有衝天志不向古人行處行且作麼生是衝天志。咄不是知音徒勞側耳。

示衆雲門話墮。趙州勘婆。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焦尾錦鱗。躍開地網摩空俊鶻遠過天羅不動一塵知落處二千年事不爭多還會麼如或不然更為偏重下註脚記得雪竇和尚頌為道日損有偈云。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柰何折東籬補西障回地軸轉天關在雪竇則不無爭柰此四句遺人檢點三分光陰二早過向甚處去也靈臺一點不揩磨無偏下手處貪生逐日區區去何處不稱尊喚不回頭爭柰何直得分疎不下高高峯頂行撞脚不起深深海底生打衣不濕雪竇平地上把人埋沒撚指二百餘年今古之下之人點檢幻住也有一偈還有檢點者麼須早出來不然則就與拈出去也。三尺黑蛇眠暗室。一雙白鼠嚙枯藤家山咫尺無行路有底閑情逐愛憎

師于正宗禪寺示衆所起之因既的所期之果必親所操之志惟真則其所詣之地不期實而實矣教中謂三世如來咸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欲令衆生開示悟入佛之知見謂佛知見者乃破生死根塵之利具也佛祖諦觀三界諸微塵剎滿中衆生無一

剎那而不受生無一剎那而不變滅浩浩乎不可以數計也而況妄情起滅剎那不住生死之理豈細事哉由是佛祖哀之於大寂定中隨其迷妄為轉法輪依處依緣多立名字謂之華嚴法華謂之楞嚴圓覺乃至菩提涅槃真如般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等一依此心建立名常異而體常同也名異故方便善權體同故不離本際必欲衆生悟本際越生死情妄而後已凡學者跨門扉有不以為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而為辭者遂扣其所以或者茫然無所加對或者謂自出母胎至命光遷謝其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也又或指終日竟夜念慮遷流後念倏生前念忽滅取舍去來紛然無緒寢興變化未嘗暫歇皆生死也。是說不越分段變易二種生死極理原之皆枝葉爾非根本也謂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教中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蓋根乎迷而本乎妄也楞嚴會上富樓那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此問蓋迷真起妄成立生死之因佛荅以大地山河皆如來藏乃逐妄旋真破除生死之要旨也以迷故引妄入心積集倒見圓覺喻之如四方易處迷妄在眼下惟所見之色是生死以至離種種色象純見於空空亦是生死迷妄在耳不惟所聞之聲是生死乃至離聲即寂當知其湛寂無聞亦是生死以至意緣善惡不惟惡是生死善亦未嘗不是生死積為念慮非惟動念是生死至于息念亦是生死以緣配之不惟染緣是生死其淨緣亦是生死以覺論之不惟不覺是生死其念起即覺亦是生死仰而觀之之謂天俯而視之之謂地廣而窺之之謂法界大而量之之謂虛空總不出見分皆生死也。當知此心未即了悟使其立地成佛要且亦在生死網中原夫生死之大欺凡聖罹古罕今未有一法不遭其淪溺者以故目之曰大事因緣有等閑提漢聞說箇生死乃掉頭不顧遽引經書文字中相似語言謂法性情淨猶若虛空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圓滿湛寂迥絕動搖聲色全真見聞不昧所謂佛身無為不墮諸數何處更見生死去來之跡有問生從何處來便道水流元在海死向何處去遽謂月落不離天似此等見解與作與鐵棒陷鐵圍之張本倘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於生死岸畔立得脚牢苟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古所謂努力令生須了卻莫教永劫受餘殃又云八十公公八場屋真誠不是小兒嬉惟有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一切時中卓卓地單提此事蘊之方寸向三根椽下淹浸三十年二十年死同一日於

大方之外闊跨三千里五千里不間絲毫廢寢食忘寒暑耐寂寞禁熱煉泯凝滑離順逆空能所融是非死盡偷心方堪湊泊古人謂參禪一着要敵生死不是說了便休前輩參禪大有樣子一一皆是竿頭進步撒手懸崖豆爆冷灰死中得活備嘗艱苦不憚勤勞杜絕解紛埋光雜彩不肯以小成近効而生自足之心蓋知生死根塵大於虛空廣於法界況是歷涉多生熏鍊成熟纖毫不盡便是鐵圍所以立志如敵萬人一步要跨千里盡形骸面皮鐵石窮歲月肝膽冰霜忘利養於念端空名位於世表無念尚虞滯跡有佛安得肯為非效學而能蓋真實為生死者曾不期然而然矣今人反是才跨門來立腳未穩以聰明之資打頭違得箇自性離生滅真身絕去來底規式說話以為本柄自己腳跟下未曾卒地折爆地斷底一條生死命根置之無事甲中取性向佛祖頂顙上高揮大抹自謂禪學理應如是柰何實地上工夫未曾親到不知據廣床說大話打圓相卓馬蹄一一皆與生死根塵交光接影而況心塵易壅識馬難調發見之習潛興貪妄之情默運輪回未斷而益熾生死未空而愈滋叢林衰替法社荒涼未有不本於此者所謂不是說了便休斯言豈欺人哉蓋實有如是事也爾不思為生死根塵籠絡在塗炭中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形飄紛戰業

墜火湯改頭換面備嘗楚毒這箇都是墮生死惡道底家常茶飯無量劫來不是不曾經歷今日要將此根深帶固底生死牢關一回翻轉豈易事哉更若顧利害較得失擇甘辛存取舍則生死根塵又將接續去也或者謂展轉流浪且置之不問輪回生死不由超悟還有休息之時節也無對曰譬如猛風吹海欲其波浪自息豈可得乎其生死苟有自息之時則佛祖不須興慈運悲曲施方便一至於此也是故塵沙可數而生死莫知其數量滄溟可飲而生死莫知其邊涯當知無量劫來為生死流轉至于今身於苦於樂以昇以沉竟莫知其幾矣以迷妄所蔽不自覺知只據現量較之却似今日方從頭起當知未來汨没浩無邊涯推其所因非天降非人與一由迷妄所致好趂今日身強力健提起箇無義味話頭猛奮精神一踏到底恁時說有生死也得說無生死也得回古風於剎那播玄機於當念如壯士屈臂師子遊行豈小根劣器者所能擬哉傳燈錄大寂道一禪師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汙染何為汙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汙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無聖經云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為萬法之根本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真如盡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法盡是事舉一千從理事無別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真而有立處立處即真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即解脫解脫者即真如諸法不出於真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礙迹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名大法身法身無窮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栽不盡有為不住無為有為是無為家用無為是有為家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真如義心真如者譬如明鏡照像鏡喻於心

像喻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緣即是生滅義不取諸法即是真如義聲聞聞見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為識在悟為智順理為悟順事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冥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無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脩道坐禪不脩不坐即是如來清淨禪如今若見此理真正不造諸業隨分過生一衣一鉢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諸人珍重　洛京荷澤神會大師云夫學道者須達自源四果三賢皆名調伏辟支羅漢未斷其疑等妙二覺了達分明覺有淺深教有頓漸其漸也歷僧祇劫猶處輪迴其頓也屈伸臂頃便登妙覺若宿無道種徒學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無別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無去來前後際斷故知無念為最上乘曠徹清虛頓開寶藏心非生滅性絕推遷自淨則境慮不生無作乃攀緣自息吾於昔日轉不退輪今得定慧雙脩如拳如手見無念體不逐物生了如來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質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來無相既達此理誰怖誰憂天地不能變其體心歸法界萬象一如遠離思量智同法性千經萬論只是明心既

不立心即體真理都無所得告諸學衆無外馳求若最上乘應當無作珍重重實語録丫角女子白頭絲報你諸方作者知借問住山何境界春風颷颷春鳥喧喧翠峯不能助發心印却是他傳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一百九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　二寘

侍

近侍　金史百官志。金近侍局提點正五品。泰和八年詔設從五品制使從六品。掌侍從，承勅令，轉進奏帖。直長正八品。大定十八年增二員。奉御十六人，舊名入殿小底。奉職三十人，舊名不入寢殿小底，又名外帳小底。皆大定十二年更。　世宗紀大定二十七年二月己丑，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用之。朕雖不聽讒言，使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劉祁歸潛志：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於宮中，職雖五品，其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貴戚世家恩倖者居其職，士大夫不預焉。南渡後，人主猜忌，大抵親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館饋，蓋以其親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妝飾體樣相誇，膏面鑷鬚，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逸樂導人

主，妒其才，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爲不法，至於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因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載餘亦罷。又於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於進士中亦選一二人，乞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爲榮，亦陋也。唐李衛公集近侍論：自古中主以降，皆安於近習，疎遠忠良。其主非不知君子可親、小人可去，而不可改者，其蔽有二：一曰性相近，二曰情欲深。桓靈之主，與小人氣合，如水之走下，火之就燥，皆自然而親，結不可解也。侯覽、張讓所以得蔽。若漢元成二后，皆有所嗜，吹簫撾鼓之娛，微行沈湎之樂，非倖臣無以承意，非近習無以共歡，石顯、金敞所以得盡政矣。唯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文帝雖有鄧通、趙談，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弘、倪寬、卜式，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脩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事兼爲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知漢之文、武及開元政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　**請署近侍**　新唐書董昌傳：昌即僞位，以次拜置百官，監軍與官屬皆西北嚮拗，天乃北面臣昌。臧請署近侍，昌曰：吾儼處此位，安得如宮禁？不許。　**七世內侍**　事類合璧：竇氏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閣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椎擽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然尤不學無術，闇於大理，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勒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出漢書霍光金日磾贊）　**五世內侍**　南史列傳：齊陸慧曉，本吳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父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吳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也。　**八區內侍**　晏元獻公類要：梁簡文書曰：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　**貨結內侍**　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乙未，以苗晉卿爲太保，裴遵慶爲太子少傅，並罷政事，以宗正卿李峴爲黃門侍郎、同平章事。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結內侍董秀，使主書卓英倩潛與往來，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

益愛之。　**製藏賜內侍**　宋史宦者傳：閻承翰，大中祥符四年，遷內園使。上製內侍箴賜之。承翰表請刻石著中。　**不畏內侍**　宋史程頤傳：頤知扶溝縣，內侍王中正案閱保甲，權焰章震，諸邑競侈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頤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取於民，法所禁也。獨有令故青帳可用爾。　**諫召內侍**　宋史豐稷爲刑部侍郎兼侍講，哲宗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習，恐上累大德。　**疏論內侍**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尹京日，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公抗疏列其罪，疏上，家所藏書有言兵者悉焚之，仍戒其子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爲業。疏奏，嘉納其言，罷黜內侍。　**遠竄內侍**　宋史紹興八年，遠竄內侍羅豊于海島。　**縊殺內侍**　東漢書宗室傳：樂成靖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諸妾，哀，姓，置，名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懼，乃遂路哀置姊焦，使殺之，初事覺，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　**錄**

爲殿侍（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元年。錄故監乾寧軍獨流寨田務殿直耿遵子信超並爲下班殿侍。以遵捕賊鬬死也。）

乞補殿侍（續通鑑長編仁宗慶曆五年。鄜延路經略司言蘇尾九族巡檢右班殿直李延遇子德明。累擊西賊有功。乞補殿侍。從之。）

六歲殿侍（宋史列傳夏守恩。襲父蔭。纔六歲補下班殿侍。給事襄王宮。累遷東頭供奉官。）

御樓侍（類說唐制御樓賜赦。學士得升丹鳳樓侍立。五代以後因而廢之。蘇易簡奏。自今上御樓畢恩。與樞密使侍立御樓之側。）

神人侍（五代史列傳馬殷。梁貞明中封楚王。殷微時。隱隱見神人侍側。因默記其形像。及貴因謁衡山廟。觀廟中神人塑像。宛如微時所見者。）

小親侍（高麗圖經小親侍紫衣頭巾。後被其髮。蓋宮幃中所使小僮也。王之貴戚與從臣。時亦給之。麗人大率未娶者。皆裹巾而被髮。既娶而後束髮。其爲小親侍。皆纔十餘歲。稍長則出宮焉。）

須卜入侍（西漢書匈奴傳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代。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

遣子入侍（西漢書西域傳郅支單于嘗殺漢使者。西阻康居。元帝建昭三年。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嫚。不肯與諸國相望。）匈奴傳神爵四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甘露元年。郅支單于擊敗呼韓邪。左伊秩訾勸呼韓邪入朝漢求助。遂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建始二年。匈奴呼韓邪死。復株絫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致盧兒王醯諧屠奴侯入侍。元延元年。搜諧若鞮單于來朝。二年發行。未入塞病死。弟車牙若鞮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撣王烏夷當入侍。綏和元年。車牙死。弟烏珠留若鞮單于立。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明年歸莽。復遣子左於駼仇撣王稽留昆入侍。後天子遣稽留昆隨單于去到國。單于復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幼。王莽秉政。東漢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二十五年三月。匈奴南單于遣子入侍。二十六年。復遣子入侍。　西域傳明帝永平十六年。乃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通鑑綱目漢明帝永平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覩未萌。況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德。自今以後勿復與

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彊。如有不虞。多益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張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騧馬。急求取以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即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集覽假司馬注見武帝天漢二年。從事大將軍之屬官也。從事職參謀議。鄯善王廣。鄯善注見武帝元鳳二年。廣其王之名。文俗吏謂郭恂也。拘泥文法。未既流俗。故曰文俗吏。初夜猶言初更時。質注見周赧王四十一年。貿爲軍司馬。大將軍之屬官有司馬一人。雄張。張。上亮反。心自侈大也。騧馬。騧。姑華反。淺黃色而黑喙者。

泣請入侍（新唐書列傳阿史那忠者。字義節。蘇尼失

子也。贊清謹，以功擢左屯衛將軍。會立阿史那思摩爲突厥可汗，以忠爲左賢王。及出塞，不樂，見使者必泣，請入侍，許焉。封薛國公，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

挺身入侍（資治通鑑：僖宗光啓三年六月己酉，天威都頭楊守立與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戰於通衢，昌符兵敗，帥麾下走保隴州。杜讓能聞難，挺身步入侍，韋昭度質其家，於軍中誓誅反賊，故軍士力戰而勝之。

執金入侍（唐杜牧樊川集：紫纓趨朝，執金入侍。免除一貫，忠勞兩蕪。）

左言入侍（海錄碎事：左言入侍，侮食來王。二千者豐免圍也。）

虎賁扶侍（東漢書：五官中郎將江革，性至孝，每朝會，帝嘗使虎賁扶侍，及進拜，目禮）焉。

給人扶侍（新唐書方技傳：張果懇辭還山，玄宗詔可，擢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賜帛百匹，給扶侍二人。至）恒山蒲吾縣，未幾卒，或言尸解。帝爲立棲霞觀其所。

孔子六侍（數類：尸子曰：仲尼志意其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仲尼曰：吾以六子自厲也。

齊桓六侍

數類：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寗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禮義不忠，信行衰微，則管子侍。君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故諸侯朝其德，天子致其胙。

五十立侍（儀禮鄉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

四真列侍（唐會要：天寶八載閏五月五日，制文宣王與聖祖同時，俱爲教首，雖考言比德，理在難名，而闕禮序，趾跡彰親，授思廣在三之義，用崇德）一之尊，宜於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遺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道士籍每一載一造，永爲恒式。至十一月十八日，勑：道士女冠籍，每十載一造，永爲恒式。

三子列侍（澠水燕譚錄：諫議大夫陳省華，生三子，皆登進士第，而伯仲皆）爲天下第一。晚年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長子堯叟知樞密院，次子堯佐直史館，少子堯咨知制誥。每對客，三子列侍，客不自安，求去。省華曰：學生輩立侍，常也。士大夫以此爲榮。

屏去姬侍（舊唐書盧杞傳：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及聞杞至，子儀）

悉命屏去，獨隱幾以侍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

單身隨侍（三國蜀志：後主既降魏，鍾會作亂，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舉動無闕，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

梁主留侍（兩漢蒙求：梁孝王武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爲，廼分梁爲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爲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廼說，爲帝壹餐。

登輿夾侍（唐書李多祚：中宗時祠太廟，特詔多祚與相王登輿夾侍，御史王覿謂多）祚夷人，雖有功，不宜共輿輦。帝曰：朕推以腹心，卿勿復言。文苑英華：王覿諫李多祚充夾侍表（中宗）臣覿言：竊惟郊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獨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共（唐書作夾）。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唐書作侍）帝弟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乘輿（二字唐書作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乍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讓，宣國之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袁盎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行掖坐侍（禪林僧寶傳：道吾智禪師將化，以石霜諸爲正）傳，委其衆，從諸迎居正寢，智行必掖，坐必侍。（作本傳）

天童給侍（佛祖統紀：智琰法師日誦法華至三千部，育爐）未爽自起，爐芬夕罐，繞室潛加溢水，蓋天童給侍之驗焉。唐書道宣傳：貞觀中隱沁部雲室山，人覩天童給侍左右。

迎侍（宋史劉昌）言傳：時光祿丞何亮家果州，秘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史臺糾舉以聞。吳育在二府時，父侍問以列卿奉朝請，育不自安，請罷去，不聽。及出師永興，侍問尚無恙，自與迎侍，時人榮之。李虛己傳：虛己父寅，爲衛州司理參軍，以母老棄官歸養。虛己後以使親請通判洪州，時寅春秋高，寅如尚無恙，虛己雙舉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矣。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字以居焉。宋陸佃陶山集：赴江寧府乞給假迎侍狀：臣伏蒙聖恩，移知江寧府，竊念臣本貫越州，臣弟傳胙自鄧州侍偏親，先

歸契勘趣州去江寧府不至迂遠欲乞暫給假至鄉里迎省前赴新任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伏候勑旨北磵禪師詩集華亭孫丞迎侍道州使君老人端似老人星五馬精明舊典刑故事新書廳壁記華堂舊有德威銘歙州宗樹慶無比四世萊衣又過庭騷雅故家仍大手可無清警賦華亭宋李芸菴集叔賜迎侍以詩餞之且趣其來　折檻雲孫挫俊聲暫棲蓮幕不談兵論詩更欲塵饒病痛飲何須分濁清東閣梅殘宜旅夢北堂萱茂動歸情重來肯效韶光晚叱馭加鞭莫計程徐安國西窓集餞周昭禮迎侍部綱　水落前溪一夜霜順流催促發歸艎解官仍了官中事載酒因成酒後章解后語離雖草草殷勤祈祝豈尋常情知老大須扶挽無惜同觀上國光元藍靜之藍澗集送董德興迎侍兼東三山諸友　花屏一春戚絲袖廻雲飛秋水錦帆開山中令尹憂官瘦江上慈親望子來遠道不違甘旨願清朝未之孝廉材三山故舊煩詢問歲晚相思肯寄梅

歸侍

宋景文公集送連氏昆仲還省侍　酥酪君家伯仲賢相從費舍惓經年三危酒薄難爲聖一腹書空但喜眠庚信到筍懷舊塢隱侯題壁有新篇摽甘調滑思歸養道握蘭埃照露鮮强祠郎集送呂監簿歸淮南侍下　花遶杞絹幾春暉春去花空興盡歸白髮親庭寬北望青簾不妨喜南飛京埃家家休回首淮月娟娟好振衣年少身名富白立不須衆爲事輕肥詩海繪章宋端明祁滕寺丞彙導江寧還家侍大夫人　戴罷華星較帳僕默蘭芳意徧南坡人思孟母三鄰養聿避王陽九折回漸北征鞍多楊柳猶西官驛尚傳梅板輿素有家園樂早趁新年進壽杯鄧道卿先生集世美歸侍政府以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作詩送之沉沉蓮花池日月幾賓送乳鶯辭故窠征途亦飛輕會合要可常萬事驚殘夢何以寬我愁風流在民眾　妙年公卿子可人逢此君退然數尺耳氣節凌青雲從今奉親暇蔄萊陪朝鱣應憐四傑流勤勤但空文　巖廊拱真人好與天地參政教似寒暑豈罪譙失談求鋒久不振相府方渾渾公子飽見聞歸獻北斗南　忠孝非兩心事君如事父事君貴以人事父孰爲念真賢絶驊騮胄相未易取顧子繼法真母令老江浦　前年可羅雀求輸出濠梁今年可炙手家衣登廟堂公家本金玉何曾變炎涼公子不展眉端爲斯人傷　卞氏稱六龍公家宛相如父作風雨散子今共詩書山前猶製錦江上方趨與迎想侍側心夙夕鴈與魚　猶子知幾人子猶欣白眉風霆破春曉慈翼鳴天池未從南昌行還爲竹間期儀及馬伏波一書重示之　燕城兆嘉雪頓川凋芙荷昔別情已矣今別情奈何要

英二三子行亦卑懸轄後日知誰同蟬聲猶暮多曾文清公集送蘇伯益提幹代還侍下（伯光之孫伯業之子）幕下官曹寄王溪溪邊野老借光輝盞餽校尉衡寒去府枕郎君蘭熟歸大父正扶靈壽杖尊公更著老萊衣贈行未說功名事此事如公世上稀趙蕃淳熙稾送趙詠道還侍康蘭然道昆仲　既見章江水重逢懷玉山忽忽成履職草草僅判班送想獻觴後應多對雨閒期君好兄弟並響古人間呂祖儉大愚集太常簿吏同叔捐之奉祠歸侍以十章言別（壬子季大中句）家庭素業益樞趨師友聽依作楷模性學淵源那得似默成尺度又相扶　萬目欣欣重世科君侍家學擅交柯歸來何以爲親壽滿腹詩書要講摩　魏公好善似緇衣收拾名流壯九圍歸臥湖山猶眷念又生叔子使家肥　兩載相從豈偶然寅清堂上聞遺編清池高水留餘思羅君勞節意又使　太壇太室秋精禋同作祠官意倍親寂憶鄧前好風月登雲山頂氣如春　家廟堂中志念深要卑趨駕盡吾心扶持几杖無他事風滿歸帆作好音　白雲駐目使思歸不愛它官只綵衣九曲武夷祠宇闊齋心直欲脫塵羈　壯齡聲譽在朝端惠度幽閑似呪蘭竹裹深深香自發更滋雨露長琅玕　大門榮寵遜湖光保得無名付肯堂伯氏績經今已矣容臺歸去欲成章　君今東波奉親歡我獨依徊夜又聞歸拜魏公應問我爲言心事尚如丹王與鈞藍縷稾送熊蘭皐還侍　熙寧七載老元戎本抄龜趺氣吐虹除掃烟雲不貶眼主今朧畝驅重重冀裘方治馨香在碣未封胡志榮雄趣我急椿强健日翩翩刷羽迅冥鴻程公許滄州塵缶編送家歸侍帚　隨牒走千里攜家恰二年送君歸戲綵笑我覓行纏恩話關山遠須憑信息傳把持嬌小女悲索老人憐　送別彥威姪西歸侍　先集載行橐叩閽書萬言風雲乘快便雨露沐殊恩客裏仍分袂天涯想倚門去留文喜戚情不盡離尊　況自宦情薄未忘楚緯憂聖知非我責君要盡心隴牛隴松蘿月鷗汀水竹秋丁寧與將護侍我賦歸休　宇宙暗矛戟吾當何處歸故山幾年兒暮景儼同依若見親知問愁無羽翮飛一華元自足底用帶金圍天均頤堂集送馮仲壬歸侍下　論文最許使君先傳子仍如世學傳醉眼方愁江上雨歸心已望峽中天豈無智略堪乘障猶有科名取力田寄語德公炊黍飯相從一飽送餘年鄭伏西塘集和老人令寂歸侍之什　法有歸寧詞於情且順人矧茲無一夜不夢侍慈親戲綵令忘念勤王欲致身詩新道何古聞者凜精神江湖續集葉景文餞友歸侍　閣江閣山相對青照人肝膽寒如冰路旁修松夾古桂風鼓吟鶯月隨袂君

有萊衣我獨無此樂不能與之俱老夫耄矣君年少喜見功名將遠到歸歟歸歟盍歸歟長途玉汝千金軀未秋未作廣寒客相携醉舞紅塵陌徐安國西窓集楊信伯以優校作吉還侍得長句叙別因以為慶憮然有客賦歸歟拌手從看得意初蠖屈自憐猶爾爾鵬飛欣羨得如如交親誤問留着空傾誦應塵厲稱書珍重驚頭有餘地為君從此惜居諸　錢李仲智待郡歸侍　欲板追從屬史如忘懷學優聞親踈鄰墻不替通家舊盛鎮常思會食初哭指北堂供戲綵遊辭來再換除書重来簡注應廊廟倚重肩門愧老徐鄭彥昭摶庵穎藁送彥斌弟還侍　我方避地貪尤甚子獨還鄉歲又闌浮世風塵妨孝節平生事業負儒冠空懷鶴禁陪趨步遠愧鴒原救急難千里長途當自愛北堂珍重慰加餐元陸子方集送於慎與歸涪陵侍旁二首　湖風吹柳絮記別一年餘君出當歸養吾窮久索居乍違論縫綣欲別又躊躇一葦長江隔時時卜鯉魚　英才銷落盡世事一凭欄以我相思切知君欲別難暮雲南國暝早鴈北江寒獨羨萊衣樂春風鬢未殘宋方秋崖集謝吳總侍啓　伏以身落邊城又失思鯉之步名聯故府忽然騎鶴之遊所憂負臨賀之知敢曰失郎罷之步亦云幸甚請具陳之伏念某起山林無伴之餘極場屋推頹之久抱璞而泣其我

知予鼓鑄雖工其詳好者懷不遇天下第一人之傑將復有千將日五色之迹善利實忠孝之文前華猶疑其門下士而寘之次惟有物混成之賦識者始覘為公輔器而擢之魁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奇然主對殿廬則當路介子由之直方抖擻田間之襆被竟低回塞上之兜鍪所賴王人實維座主揖衣半既傳於衣鉢豈春風不寘於襟懷達人而訖項斯何惜才齒之潤下車而為文舉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勒回大負公車之到進乃與司於金櫃仍畫諾於玉垣芍藥揚州歎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来前度之劉郎第懷毛恩欲報無所蓋恭遇興權樂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差將為他日股肱之倫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於履屐之間毋亦觀人於筆墨之外遂還去馮毋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矣模被所考試去理為宰相當不愧權德輿之知聞無恙外貨得主人幸自致李中丞之側求言稱塞惟有好修　賀吳總侍啓　伏審虎節建臺藩府眠擒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圖盛事於衣冠東西總之迭為茲用公顧憂於紙承有美江山之第一共圖國士之無雙試神骨舞於鷄肴春氣攀闈於鵠甲歌謠載道想續劃常尊之碑香火滿城當封寫凌煙之像斯民樂只

於帝念哉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顧言思伯訪戴之興勃然豈無他人俅劉之忘遠矣式復鏘瓊之佩時言浮玉之山進數千年無踰此喜　答吳總侍劄　某伏讀講畢有日相踈未有如此時為之寒采趣來蓋某之為人平不能如世俗之事上無時而書焉以為恭無謂而謁焉以為褻此某情狀當與巧言令色者同科某既不敢以此事先生而又前月二十四日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所居禮有大焚其前人之弊廬三日哭盍至今懷居之淚未乾思親之心欲馳也近遣迎老人許以正月為此來方將弓一舟於先生而台輪至如之何其不愧李兄者某嘗接納之杯酒之懇懇亦欲急移書徐鵬舉畀之數百縷言其所以識媒者大略謂相公與之莞庫非其意也而怒之而据之所賴素行頗修相公不以為怨不然殆矣人固難知如此哉某始欲寘之于理又念或者其必謂某不能容士二召而質責之而已今猶有數項官錢未了雖非某所得專然敢不仰體先生之盛心也義夫以二十日至安豐遣與長侯持泚水以殺賊矣攻城之銳春且近矣此城當保可也相公節制淮西諸郡叔獻以為朝廷處置得宜某獨爭以為不可無故而騷一樁在朝廷既已非矣此等負荷有過無功亦是敗樂古今一律今日數子華之怯者即前日季子華之勇者也先生以為如

何某今無家可歸而數月間當滿欲就先生隸所以居者十數日聞拜狀懇晉又十數日當迎老人於境上欲上牘以請其杖惟先生進之　代與吳總侍劄　某示既頒積欲數滯龜之貢矣惟某無似受知於當世則門墻為最受知於門墻則執事為最情分之密交好之舊蓋異姓而兄弟也制之於總往往為諸軍錢未動戒來尙今幸吾兄實臨之而弟得以盡布其心腹庶幾兄于憂國如兄愛邊如兄不特某以為喜而三軍皆以為喜不特三軍以為喜而兩淮數十州之民皆以為喜賊印之始其必有大規模大施設以大恍吾軍恍吾民者矣側耳前騶之至當走江滸以道情素壽邊防而累要求不腆芥贄種光致于隸人惟台慈俯受之　回吳總侍劄　某奇蹇之跡盖自四月迄於今不能出門戶每招醫士則揖之左診其父揖之右診其兄煑藥之爐日夜不停火而呻吟愁嘆之聲悲憂慼頓之容雖行路見之為某不寧處也七月朔日家兄竟不起手足之痛何啻如之老人病中罹此禍患又恐感傷懷抱舊疾愈增嘗見事生頃刻難度所以先生之移鎮不能送履齋之建臺不能迎待罪門墻竊自憫歎故謂賜之札輪蓋有頌要邀江以南感塞而已　與吳總侍劄　某竊聞先生龜揭江淮表裏之樣雖視南北甚願操觚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人

趍度之說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用應爾耶。然既約而爽。不辭而歸。宜得罪於謁者。敢謂馳一介之使追至維揚而勞賜之。燕及父兄。盡蠶臺鎖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書。惟相對歎息以佩感心耳　某比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猥以姓名聞于上。會某切入帥幕。日與司帑者唱壽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治歸。日以衰衰。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咸感也。感不言感而言咸。咸兑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兑。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為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于賓贊矣。魏曹子建集侍太子坐　白日曜青春。時雨靜飛塵。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清醴盈金觴。肴饌縱橫陳。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翩翩我公子。機巧忽若神。唐錢起詩送嚴士良侍奉詹事南遊　賦侍獨知止。曾參善愛親。江山侍行邁。長幼出蒿廬。握手想千古。此心能幾人。風光滿長陌。草色傍征輪。日夕望荊楚。鶯鳴芳杜新。漁烟月下淺。花與水中春。點翰遙相憶。含情向白蘋。錢塘韋驤集思侍　旅宦經秋厭路塵。家書累日寂無聞。勞身江左馳畢侍。極目淮東望白雲。但聽難將王音恍。天知不學衆人笑。趨庭往往違寒律。吹歇迴鍼兩未分。徐節孝先生集謝呼延禁侍　有客從京南來

吾淮上叟。氣貌良肅雍。辭令亦溫厚。如此已可喜。遺我故人書。須臾四千里。恍惚游江湖。張祠部集送子立榮侍南歸　有客就征驂。風前別酒醺。慈顏依膝下。歸意滿江南。去路草初歇。到家梅正含。短書無惜寄。別後抵清談。黄山谷外集子瞻去歲春侍立邇英。子由秋冬間相繼入侍。作詩各述所懷。予亦次韻四首。（仁宗乾興初。日御崇政殿之西廡。詔孫奭馮元等勸講祖宗故事。以雙日延見儒臣。至此雖隻日亦令就經入侍。景祐二年正月癸丑。詔置邇英延義二閣。書無逸篇于屛。邇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事具寶錄。東京記曰。崇政殿西有邇英閣。東有延義閣。講讀之所。又按國朝春二月至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遇隻日。邇英閣輪官講讀。）赤壁歸來入紫清。堂堂心在鬢彫零。（太白春日行曰。深宮高樓入紫清。按上皇玉帝吟。玉清之隱書曰。上景發晨暉。金宵對紫清。輪休志云。時以居輪也。皆謂凌玉清遊紫霄。漢書蕭望之贊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歐公表曰。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江沙踏破青鞋底。却結絲絇侍禁庭。（寒山子詩。浪行朱雀門。路破麻鞋底。老杜有鞋布襪從此始。周禮屨人注曰。屨有絇有繶有純者。飾也。絇謂之拘。著爲屨之頭以爲行戒。按經筵中皆禁絲鞋。故云樂天詩。却著青袍侍玉除。）胸蟠萬卷夜光寒。筆倒三江硯滴乾。（言筆力有餘。傾倒三江之水。不足以供其翰墨。如漢書朱安世所謂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也。易賁曰。三江既入。西京雜記曰。以玉為硯。以酒為滴。隋書鄭譯傳。上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熲戲譯曰。筆乾。劉禹錫詩。美俠詩成無淚滴。盡傾東海也須乾。）大似不蒙稽古力。只今猶著侍臣冠。（言其猶未大用。後漢桓榮為太子少傅。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對掌絲綸罷記言。職親黄屋傍堯軒。（絲綸謂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取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之意。記言謂起居郎及舍人。即古之左右史。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又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東坡自右史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相繼。子由自左史為舍人。唐昭宗時。封舜卿從子渭對掌內外制。文選范曄詩。黄屋非堯心。杜牧之詩。几席延堯舜。軒墀立禹湯。）雁行飛上獨回首。不受青雲富貴吞。（劉禹錫寄楊給事詩曰。青雲且上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回。盧仝月蝕詩。奈何萬里光。受此吐吞厄。）樂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無富貴心。只欠小蠻樊素在。我知造物愛公深。（東坡詩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自注曰。出處老少。大略似樂天。雖淺殊我。樂天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蓋其家二妓名也。）再次韻四首

隆儒殿閣對橫欄。咫尺清都雨露寒。（春明退朝錄曰。隆儒殿在邇英閣後叢竹中。謝承後漢書曰。董奉積桂株子。李白上來長史書曰。積桂指書。左傳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列子曰。穆王及化人之宮。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雨露見上注。詩曰。零雨其濛。又曰。零露泥泥。）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老杜詩。北斗離文星。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曹子建詩。衆星環北辰。漢書揚雄解嘲曰。未仰天庭。又法言曰。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風檣倒影日光寒。晃日當中露正乾。（退之詩。暮夕眠風檣。揚雄甘泉賦曰。歷倒影而絶飛梁。注云。在日月之上。日月逆從下照。故其影倒。史記堯紀曰。就之如日。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注云。晞。乾也。諸侯唯天子賜爵。則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殿上給扶鳴漢履。螭頭簪筆見秦冠。（兩句皆紀述經筵事。給扶謂當時元老。簪筆謂左右史。退之作韓弘碑曰。進見上殿。拜跪給扶。漢書鄭崇傳。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唐百官志云。起居郎及舍人。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即坳處。時號螭頭。漢書趙充國傳曰。故安世持橐簪筆。秦冠見柱後惠文注。後漢志。法冠一曰柱後。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此借用耳。）萬國歸心天不言。諸儒爭席異臨軒。（魯論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

天下之民歸心焉。後漢戴憑傳：光武正旦朝會，羣臣說經者更相難詰，有不通者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莊子曰：含之與之爭席矣。吳臨軒言辭通典：察舉者軒陛之嚴分也。漢書史丹傳曰：天子自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又晉書輿服志曰：臨軒大會，則陳乘輿車輦於殿庭。聖功典學形歌頌，更覺曹劉不足誇。書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歌頌偕二雅詩。曹植劉楨皆魏文帝時文士。元稹作老杜墓銘序曰：言奪蘇李，氣吞曹劉。老杜詩：只衣何足誇。　延和西路古槐陰，不隔朝宗夙夜心。宋京記曰：崇政殿西有延和殿。宋成作延和殿春新樂賦曰：通英傍臨，念改亡之不奉。又謝賜御書詩注云：通英閣前有雙槐，枝扶疏如龍形。書曰：江漢朝宗于海。詩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詩意謂擇延魏近，可傾盡忠赤之心也。公有胷中五色線，平生補袞用功深。杜牧之郡齋獨酌詩曰：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近之書曰：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張文潛宛江集紹聖甲戌侍立集英殿臨軒試舉人作此兩絕　春來小殿雪初殘，曉日曈曨木破寒。贊嶽當軒公事退，君王緩步侍臣閑。　猜歲千名輪墨場，春寒搖筆試西廂。茫然二十年間事，還著春衣侍玉皇。程公許滄洲塵缶編清明日侍親與遊海雲寺　和風釀日又清明，茶事驚呼探火新。堂頭安與扶

鶴骨，晴郊滿意賞青春。　琴鶴清風久寂寥，谷居忠憤納銀鉤。龕中片石貫韭鐙，還為兩翁須點頭。（寺有清獻像忠定詩刻。）　休問霜林鶴頂丹，空庭三尺綠新攢。從渠五老欺雙笑，我自與師盟歲寒。　倫倫竹色蘸清尋，史借陰風蕩干瞳。情得親顏開一笑，佳名須記壽星軒。吳仲孚詩集呈雲巖丈侍　若教儘儘說深沉，却恐無端老不禁。百拙難隨今日巧，一貧方識古人心。斗平歸盡荒郊閑，猿鶴愁多放國深。亦欲以詩為活計，世間何許覓知音。李洪芸庵類藁比至武原省侍叔父二兄因成二詩　拉海風烓古，重來歲月侵。竹林追勝具，宗[illegible]接清陰。酒聖連宵醉，詩魔鎮日吟。風難欣執契，家學豈藏金。　越角倦游客，勸渠行腳僧。畏寒使白氍，尋盤倚爲藤。是處記遊釣，老來無友朋。求田兼問舍，其後愧陳登。俞良能香山集侍太孺人由女國過瞥沙至鳳池　板輿多樂事，沙路及晴時。却卷唐龍卧，遙遙到鳳池。馳搏細斟酌，華髮足遨嬉。此意要仁解，熙酣更賦詩。　侍太夫人拜祢先塋季弟有詩次韻一首　東郊雲氣曉球球，十里相移齎色初。林惺畫頭聞杜宇，荇綠深處見王餘。提壺相勸仍沽酒，扶老來觀或荷鋤。不向如皐曾射雉，真成一笑粲潘輿。（是日制帥不同行，唯本枝與甬。）徐安國西窻集聞韓無咎自推中會遷史侍　進兼西掖不容閒，況復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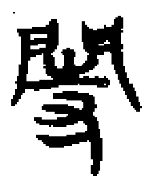
邊侍從班。獨有冷官無一事，飽食終日看君山。元丁復檜亭藁送能生事父之都司　江體海舶插如雨，北貢南商秋似雲。新制建官專抑末，萬乘自燬已超羣。從親游宦平生樂，今子才贊早歲聞。公退高堂調膳後，書簷江夜月紛紛。王惲秋澗集八侍行贈董符寶　君家大兄吾故識，君家三兄乃友執。游諳仰止有歲年，只有八郎初未覿。八郎內侍五雲深，五雲宮闕何沉沉。此時密邇司獻納，夙夕忠謹餘丹心。人如掌中金窠纂，屈蟠蝙重豈識雨柚中，有蒼生寒。探聽民瘼懷惻怛，細至孩孺艱苦歌謠情。　聖皇達聰豈有既，天語夜久何叮嚀。御併香暖代鳴玉，高枕要寢神遊清輪。忠壯往採時弊，華諫下數公權識。君不見西漢元封神爵間，兩朝貢章旅與金。長楊道勺滿宮館，正以世閒遊從列。九卿何如董侯則方見，持立大廷，嗂鈞明月舊。日華光動黃金袍，鳴鳳翔集朝陽木。一從通籍愈忠懇，四海知有萬石，不為富貴之所淫。書生薄游不足惜，風化正爾基周南。夫燕幽朔今一執，好承清閑之燕。請君一敘解慍南風琴。

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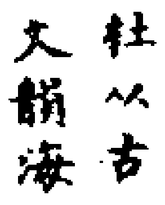
洪武正韻：時至切，同上。又寺人奄宦，亦作閽。見下陸法言廣韻閽人。丁度集韻：寺亦从門作閽。妻機廣干祿字書：侍。又祥吏切，廷也，有法度者。歐陽

德隆押韻釋疑：寺，時吏切，亦作閽也，與寺監字即不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閽音寺。閽閽寺門人也。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周伯琦六書正譌：寺，古侍字，承也，从寸㞢聲。寸，手也。會意。故奄官謂之寺人。又借為官寺字。張子敬經史字源韻略：侍吏切。周禮有寺人。詩寺人之令，內小臣也。李璽存古正字：寺，監官所也。从㞢从寸，有法度也。又閹寺也。作寺非。字漆侍義，又昌志切，守也。又法度所守也。

篆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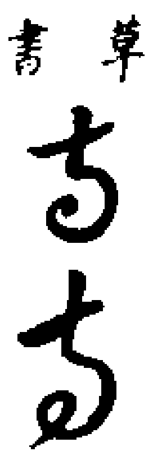
集韻見杜从古　集篆古文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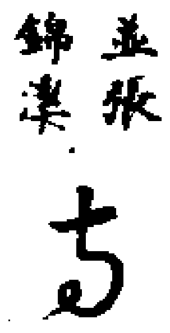
徐鉉篆韻

隸書　寺　楊著碑見　楊益隸韻

草書



並張錦集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官寺

周禮天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王內路寢外曰業，其職云掌王之內人及宮女之戒令。）齋王

林野客叢書：史謂石顯聞眾人匈匈言己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己病之，乃薦貢禹歷位九卿。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譖望之矣。儒謂使顯不殺望之，則已使其果有此事，豈以薦一貢禹而能免天下之譏哉。殺與不殺，而天下之公議自存。今謂眾人匈匈言殺蕭望之，是天下皆知

顯為敎望之美又言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妬諧望之何當時公論無定論如此。僕恐不然。史氏飾詞之過耳宋類苑中貴帶將仕郎　祥符以前中貴人盡帶將仕郎階若太尉秦翰者左璫之名將累立戰功始以將仕郎內侍者內府丞局。今則不問翰後建彰國軍節度（並見湘山野錄）仁宗時宦官雖有蒙寵信甚者臺諫言其罪輒斥之不吝也由是不能弄權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古原州自唐以來陷於羌項從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藩部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於廳堂曰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心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慕忠直好談論知治體令為入都內領郡能改齋漫錄洪王父云祖宗時非特士大夫能立節義亦自上之人有以成之耳張乖崖再任成都日夜分時城北門中有中貴人到要請鑰匙開門公令開既入見公請曰朝廷遣知張詠在西川否見川中兩經兵寇差詠來治亂今中貴入川比欲中地主之禮如何須得中夜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切幹當中貴曰。朝命往峨眉山燒香公曰待要先斬後奏或先奏後斬耶中貴悚懼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公曰若如此道即是却令出北門宿來早入衙下膀子云奉敕往峨眉山燒香入內內侍省王某恭公判膀子既銜王命不敢奉留請於川南出去其嚴正如此　又曾魯公以侍讀守鄭州有廢疾中貴人在郡寄居多沽私酒恃結連內侍輕州縣不法公始善諭之俾自悛戢擻出大言公命吏搜捕盡得酒及釀具依法盡行遂奏乞中官老廢者不得家外郡朝廷嘉之　真宗朝黃震知亳州永城縣瀕汴河例至冬涸朝廷遣中官促州縣料民間浚時中官多任喜怒非理簽撻役民黃憤然毆之。中官即捨役赴闕自訴帝問曰黃震言何毆汝中官奏云言是我百姓汝安得亂打帝嘉其言即敕中官赴黃門杖二十黃復為才吏任轉運發運使文正王公遺事內殿劉承規病上諭政府曰承規忠勤宣力不少今人告朕乞一節度使公曰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乞令有司檢詳有則可除翌日上曰承規言死在朝夕願聞在廷之告則瞑目無恨矣公曰今承規若越此命後有邀朝廷乞登樞府者奈何必不可遂改殿使除節度觀察留後上將軍致仕上言承規得此命亦喜公曰帶殺使領留後亦遙郡矣專秉旄越臣恐於久未便宋朝大事記仁宗時王曾劾武臣王崇勳英宗初韓琦責內侍任守忠周官冢宰一職不惟外統六御亦且內統六官是以無宦寺之亂無女子之變漢初大臣申屠嘉猶得

以斥鄧通是後日則康衡與石顯相表裏矣國初大臣皆得以斥內侍至章子厚則用郝隨蔡京則奉梁師成王黼則事童貫矣人言內外朝當合為一。然必公是以勝私。外足以統內。斯可矣。（子厚蔡京王黼小人者交結內侍為腹心）淳化五年李順反蜀命王繼恩討之。（宦官）繼恩有平蜀功中書擬為宣徽使上曰朕不欲以宦者與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因置宣政使以授之（太宗惜名器）乃以張詠知益州時城中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苦鹽貴而廩有餘積聽民以米易鹽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上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憂矣繼恩捕賊數十人請行法詠縱之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化賊為民不亦可乎蓋莫難於除盜又莫難於盜已去之後故既命繼恩以討之復命張詠以撫之始感終患兩得之矣抑繼恩宦者使之專兵得無蹈李唐之弊政耶然繼恩雖有功而不驕雖不與宣徽而不敢怨太宗蓋有以處之也其與童貫擁重兵在外而朝廷無以制之之道異矣使當時不知所以制之患恐無夷狄之禍亦必有宦狄之禍耳　元符三年斥郝隨劉友端以先朝禁中修造華侈也陳瓘言裴彥臣等交通內外十月蔡京罷上曰瓘有言論其交通近習之狀却有簡於裴彥臣崇寧元年童貫如杭州監製器　二年王厚童貫合諸道兵十餘萬復湟州　十二月置措置邊事司以王厚及童貫領之　四年童貫為熙河等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大觀四年加童貫節度使內侍臣建節始此其後梁師成等皆踵之後洮州貫自此恃功稍握軍政選置將帥不關朝廷　政和元年童貫使遼　四年童貫領樞密院事時貫遣人使上海約女真　宣和元年朱勔以花石綱媚上太學生鄧肅進十詩　二年。加梁師成太尉凡號令御筆皆出於梁師成王黼以父事之。　三年童貫討方臘　四年命童貫巡邊　五年童貫入燕　上之即位其始自修造華侈而斥內侍郝隨劉友端。其後則以童貫監製器以朱勔領花綱其始因陳瓘之言暴裴彥臣交通內外之迹以逐蔡京其後則以童貫而用蔡京以梁師成而用王黼。則知人君之心未始有不善而小人蠱惑其心者其罪多矣。一童貫也。使之監製器之役猶可也蔡京乃使之領西師西事未畢。而北事復起既命之使遼以覘其國適為遼人所覘又繼之通女真反為女真所侮甚至於方臘不能討命童貫以討之。是以童貫可以任內脩外攘之責矣夫宦官者腹心之患也夷狄者手足之患也宦官根本之禍也夷狄者枝葉之禍也當時伯雨之言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德為陽兵為陰愚謂崇觀以來

陰氣甚盛矣小人宦官夷狄同一氣類也此有所感則彼有所應必然之理也縱使當時無夷狄之禍亦有宦官之禍也故翁家世舊聞先君陸元鈞使淮南被命與廉訪使鄧成章鞫常州制獄。成章雖宦者然有直氣每爲先君言童貫梁師成輩以家奴爲公師雖自古大亂之世亦不至是彼趙高稱中丞相僕從樞稱內太師猶不敢爲丞相太師也今貫輩豈不過之又指其顛曰成章輩不幸自幼爲內臣它時必隨例斫頭矣。先君言問貫師成事用之由成章言貫自中宮爲房院時給事閤內（某中謂宮女侍中者爲房院）元符建中之間蔡京以宮觀居杭中宮遣貫請天竺禱觀音求嗣。京素與內臣交通然不識貫也後見之於天竺山中邀與歸置酒甚歡因問禱聖嗣以何爲佛事貫以實告京陽驚曰富人家求子亦不至如此之薄貫乃曰宮中何從得錢京又歎曰朝廷乃如此不應副耶因家用庫如山如海皆上物也貫既歸大播此語於是宮人近習人人恨不得蔡內翰即日爲相矣京既大用因言舊嘗聞李憲言憲輩已老西事當得信臣有童貫者雖年少奇才也於是遣貫使陝西措置邊事矣師成自幼警敏知書。敢爲大言始自言母。本文潞公侍兒生已子外　者或言以師成說頗肆疑谷因又稱韓公子又之有老女醫言蘇內翰有妾出外舍生子

爲中書舉氏所乞歸藏於是又益變其說曾謂真蘇氏子每侍上言及公軌曰。先臣聞者莫不笑之故事內臣不拜節度使京乃請降貫有邊功者毋用故事。蓋爲貫地已而攀緣者多。即又曰。繼鄭府建明堂鑄九鼎治大河制禮作樂。皆大勲勞。豈藏遣功耶。於是得節鉞者益衆矣成章又歎曰今通侍大夫。乃昔日內客省使也。累朝未嘗除授。張茂則宿衛回朝當宣仁同聽政爲兩省都知尋責其比病篤欲求內客省使宣仁終不許召其子宣諭曰無慮時不欲開此端。非獨太皇見人議論汝父死後亦做得簡十全好內臣。其子泣拜而去。今爲通侍大夫者比肩往往猶有滯留不遷之歎。天下安得不亂乎。坦齋通編慶元間。鉅璫王德謙。干涂朝政京鏜公欲去之。未發間忽報宣鏁次早入朝乃德謙除節鉞公不立班知院何公澹不押麻文武皆退公上疏諫止。御扎屢頒不奉詔翌日奏事上曰閽祖宗時有此典故。公奏真宗以此語王旦旦力爭乃別置使以處之至徽宗朝童貫以先後河湟特令建節中原淪沒實基於此上曰又聞非止童貫一人。公曰其後譚稹藍熙從援例得之陛下曾不知三人者皆不得其死。乃寢此命庶保全德謙上從之未幾竄之遐陬畢麻要宗旦且有南康之行

閽寺

禮記內則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注云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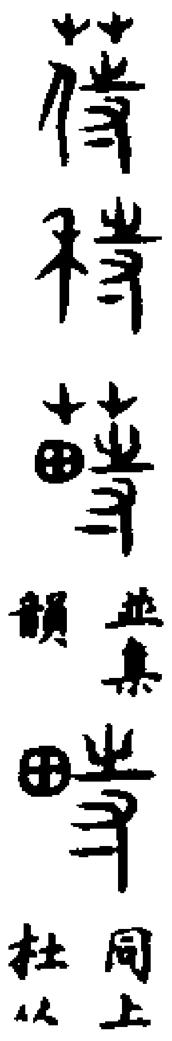
省閽寺

宋夏竦鄭國公文集臣聞天地交而陰陽和陰陽和而萬物生。故牝牡之分。雌雄之配。鳥獸魚蟲咸以遂性。夫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易以咸卦爲下經之首。詩以關雎爲國風之始。周官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故聖人法天地之體。行陰陽之化。一物失所以爲不可。臣聞古者因下脈之刑。制閽寺之官周禮寺人五人內臣倍之漢初置中常侍二人。今之宦者何踰古制。又皆平民子姓韶齔丐養無妻遂遭殘毀受刀鋸之苦夫男女之性阻夫婦之配絕繼嗣之道上傷和氣何虐如之。出入殿廷不減百數稽之天道。考之古義臣切惑之夫夏后泣辜傷教化失所湯武解網懼鳥獸罹害西伯葬枯骨天下歸心漢文去肉刑。百世稱仁豈有今非罪之民受腐割之刑自生至死不可復完伏願陛下廻兩曜之鑒推二儀之恩布造化之惠順慘舒之氣爰立憲章一切禁絕則漢唐之弊革于公朝堯舜之心感于天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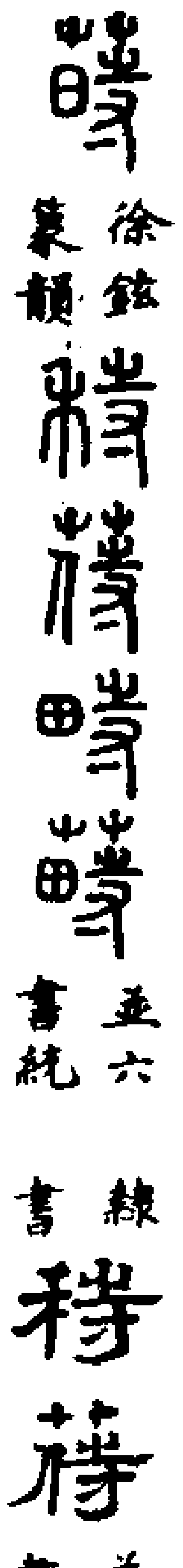
蒔

洪武正韻時吏切。植立也更種也又支韻許慎說文蒔更別種从艸時聲時吏切。徐鍇通釋若扶秘也。食至反。揚雄方言蒔更也（謂更種也音侍）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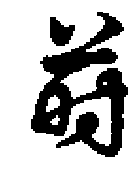
野王玉篇石至切又音時。亦作持丁度集韻蒔或作持時時蒔揚桓六書統种蒔余見支韻䕭（或从木時省聲）特（或从侍聲）蒔（从）時同上余見紙韻䏤蒔或加艹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倪鏜六書類釋種植之通名又平聲䎽柔克正字韻綱蒔別作持時蒔並非趙謙聲音文字通俗音平聲不出韻會定

篆  並集韻　同上並見

正字切禪計禪神禪蒔　書　韻　杜从古集

纂古文  徐鉉　並六書統

韻海　纂韻　書統　隸書　並六書統

草  鮮于樞見

書　草書集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一　二寘

豉

洪武正韻時至切鹽豉以豆从支劉熙釋名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豉聲如嗜也顧野王玉篇市眞切豆豉亦作敊光義切苦李作豉宋重修廣韻是義切司馬光類篇豉敊或从豆亦作踶婁機廣干祿字豉敊（上正下通）釋行均龍龕手鑑豉俗豉正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說文配鹽幽尗也本作敊从尗支聲徐曰尗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徐曰俗作豉史貨殖傳鹽豉千合蓋漢以來始有豉字爾雅翼云楚詞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五十先生韻寶豉作豉非豉充句切韻會定正字切禪計釋神釋豉

敊

洪武正韻時至切說文豉亦作敊蓋尗古菽字豆一名尗故字亦从尗許愼說文敊配鹽幽尗也从尗支聲是義切豉俗敊从豆徐鍇通釋幽謂造之幽暗也時翅反顧野王玉篇市眞切以調五味令作豉丁度集韻敊或作豉亦作踶戴侗六書故翅豆也楊桓六書統禪毋敊統聲敊隸豉或从豆踶敊或从是聲踶隸周伯琦六書正譌俗作豉非趙撝謙聲音文字通豉从尗支聲俗从豆史貨殖傳鹽豉千合作踶非

篆書　敊踶敊（並林罕集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豉敊（並徐鉉篆韻）　踶敊敊（並六書統）

隸書　豉踶（六書統）

草書　敊敊敊（並張錦漢）　敊（鮮于樞竝草書集韻）

總敘

劉熙釋名豉嗜也五味調和須之而成乃可甘嗜也故齊人謂豉聲如嗜山居備用豉本性大冷只辟麵毒傷臟腑傾元氣宜忌之。又鴨不可與木耳胡桃豉同食野鴨亦然

豆豉

農桑撮要六月做豆豉　大黑豆淘淨煮熟漉出篩麵拌勻攤於席上放冷用楮葉盦成黃子候黃衣上遍曬乾用瓜茄切片二件每一斤用淨鹽一兩入生薑橘皮紫蘇蒔蘿小椒甘草切碎同拌一宿次日將豆黃簸去黃衣同入甕內次元汁勻拌上取箬葉覆蓋瓶石壓定紙泥密封曬半月後可開取豆瓜茄曬乾略蒸氣透再曬收貯山居備用造豆豉法　黃豆不以多少水浸一宿蒸爛候冷以少麵摻豆上拌勻用麩再拌掃淨室鋪席上攤約厚二寸許將穰草麥稈或青蒿蒼耳葉蓋其上待五七日黃衣上搓接令篩去麩皮走水淘洗曬乾每用黃豆一斗物料一斗先洗淨甕候下　鮮菜瓜（切作二寸大塊）　鮮茄子（竹刀劃作四塊）　蓮肉（水浸軟切作片）　生薑（切作厚片）　陳皮（去白）　川椒（去目）　茴香（微炒）　甘草（剉）　紫蘇葉　蒔蘿（帶皮）　右拌勻先鋪黃豆一層下物料一層摻鹽一層再下豆黃物料鹽各一層如此相間以滿為度納實箬密口泥封周列日曬之候半月取出倒一遍拌勻再入甕密口泥固晒七七日為度却不可入水瓜茄中自然鹽水出也用鹽相度斟酌多少用之抑豉食中之常用春夏天氣不和蒸炒以酒漬服之至佳是齋售用豆豉法　黑豆一十蒸極爛攤微冷以白麵一斤拌和如醬法罨黃薄作餅子頻看勿使青黑候黃衣生先眼乾日中曬令極乾用鹽四斤大瓜子三十條去穰子切嫩茄子伍十箇切並乘露摘者橘皮半斤湯浸四五日逐日換水不爾則苦生紫蘇去梗切一斗川椒半斤生茴香苗切二升生薑二斤切蒔蘿馬芹各半升一處拌和入小甕中以蒻覆用竹篾以石壓之日中曬半月拌和過仍舊再曬半月臨收時用好酒一升拌勻入瓶收貯食之大佳齊民要術作豉法　先作煖蔭屋坎地深三二尺屋必以草蓋瓦則不佳密泥塞屋牖無令風及蟲鼠入也開小戶僅得容人出入厚作藁籬以閉戶四月五月為上時七月二十日後八月為中時餘月亦皆得作然冬夏大寒大熱極難調適大都每四時交會之際節氣未定亦難得所常以四孟月十日後作者易成而好大率常欲令溫如人腋下為佳若等不調寧傷冷不傷熱冷則穰覆還煖熱則臭敗矣三間屋得作百石豆二十石為一聚常作者番次相續恒有熱氣春秋冬夏皆不須穰覆作少者唯至冬月乃穰覆豆耳極少者猶須十石為一聚若三五石亦自煖難得所故須以十石為率用陳豆彌好新豆尚濕生熟難均故也淨揚簸大釜煑之申舒如飼牛豆掐軟便止傷熱則豉爛漉著淨地撣之冬宜小煖夏須極冷乃內蔭屋中聚置一日再入以手刺豆堆中候有如人腋下煖便翻之翻法以杷枚略取堆裏冷豆為新堆之心以次更略乃至於盡冷者自然在內煖者自然居外還作尖堆勿令婆陀一日再候中煖更翻還如前法作尖堆若熱湯人手者即為失節傷熱矣凡四五度翻內外均煖微著白衣於新翻訖時便小撥峯頭令平團團如車輪豆輪厚二尺許乃止復以手候煖則還翻翻訖以杷平豆令漸薄厚一尺五寸許第三翻一尺第四翻厚六寸豆便內外均煖悉著白衣豉為粗定從此以後乃生黃衣復撣豆令厚三寸便閉戶三日自此以前一日再入三日開戶復以枚東西作壟耩豆如

鼓龍形令掃撰均調。扠劃法必令至地。豆若着地即便爛矣。耩偏以杷耩豆常令厚三寸間日耩之。後豆着黃衣色均足出豆於屋外淨揚簸去衣布豆尺寸之數蓋是大率中平之言矣冷即須微厚熱則須微薄尤須以意斟量之揚簸訖以大瓮盛半瓮水內豆着瓮中以把急抨之使淨若初煮豆傷熟者急手抨淨則漉出若初煮豆微生則抨淨宜少停之使豆少軟則難熟太軟則豉爛水多則難淨是以正須半瓮耳漉出着筐中令半筐許一人捉筐一人更汲水於瓮上就筐中淋之急斗擻筐令極淨水清乃止淋不淨令豉苦漉水盡委着席上先多收穀䕸於此時內穀䕸於蔭屋窖中掊穀䕸作窖底厚二三尺許以蘧蒢蔽窖內豆於窖中使一人在窖中以脚躡豆令堅實內豆盡掩席覆之以穀䕸埋席上厚二三尺許復躡令堅實夏停十日春秋十二三日冬十五日便熟過此以往則傷苦日數少者豉白而用費唯合熟自然香美矣若自食欲久留不能數作者豉熟取出曝之令乾。亦得周年豉法難好易壞必須細意人常一日再看之失節傷熱臭爛如泥猪狗亦不食其傷冷者雖還復煖豉味亦惡是以又須留意冷煖宜適難於調酒如冬月初作者須先以穀䕸燒地令煖勿燋乃淨掃內豆於蔭屋中則用湯澆黍穄穰令煖潤以覆豆堆每翻竟還以初用黍穰周帀覆蓋若冬作豉少屋冷穰覆亦不得煖者乃須於蔭屋之中內微燃煙火令早煖不爾則傷寒矣春秋量其寒煖冷亦宜覆之每人出皆還謹密閉戶勿令泄其煖熱之氣也

食經作豉法　常夏五月至八月是時月也率一石豆熟澡之漬一宿明日出蒸之手捻其皮破則可便敷於地地惡者亦可席上敷之令厚二寸許豆須通冷以青茅覆之亦厚二寸許三日視之要須通得黃爲可出黃又薄搉之以手指畫之作耕壟一日再三如此凡三日作此可止更煑豆取濃汁并秫米女麴五升鹽五升合此豉中以豆汁灑溲之令調以手持令汁出指間以此爲度畢內瓶中若不滿瓶以矯桑葉滿之。勿抑乃密泥之中庭二十七日出排曝令燥更蒸之時煑矯桑葉汁灑溲之乃蒸如炊熟久可復排之此三蒸曝則成

作家理食豉法　隨作多少精擇豆浸一宿旦炊之與炊米同若作一石豉炊一石豆熟取生茅臥之如作女麴形二七日豆生黃衣簸去之更曝令燥後以水浸令濕手挼之使汁出從指其間出爲佳以著瓮器中掘地作埳令足容瓮器燒埳中令熱內瓮著埳中以桑葉蓋豉上厚三寸許以物蓋瓮頭令密塗之十許日成出曝之令浥浥然又蒸熟又曝如此三遍成

道僧刹諭做豆豉以大豆煑熟用少麯盦成黃子用生瓜茄切片三件每一觔用鹽二兩。入生薑橘皮紫蘇蒔蘿茴香青椒甘草末同拌一宿次日以豆用湯洗去黃衣一同入瓮內以元汁灌之。上用竹箬或荷葉蓋用泥封之。又用碗蓋之晒日中十四日開取豆將晒瓜茄再晒乾更蒸氣透再晒即收

本草名醫別錄　豉味苦寒無毒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惡毒煩躁滿悶虛勞喘吸兩脚疼冷又殺六畜胎子諸毒

陶隱居云豉食中之常用春夏天氣不和蒸炒以酒漬服之至佳。依康伯法先以醋酒溲蒸暴燥以麻油和又蒸暴之凡三過乃末椒乾薑屑合和以進食勝今作油豉也。患脚人常將其酒浸以滓傅脚皆差。好者出襄陽錢塘香美而濃取中心者彌善

宋嘉祐本按藥性論云豆豉得醯良殺六畜毒味苦甘主下血痢如刺者豉一升水漬纔令相淹煎一兩沸絞汁頓服不差可再服又傷寒暴痢腹痛者豉一升薤白一握切以水三升先煑薤內豉更煑湯色黑去豉分爲二服不差再服熬末能止汗主除煩躁治時疾熱病發汗又治陰莖上瘡痛爛豉一分蚯蚓濕泥二分水研和塗上乾易禁熱食酒菜蒜又寒熱風胷中瘡生者可擣爲圓服良

陳藏器云蒲州豉味鹹無毒主解煩熱熱毒寒熱虛勞調中發汗通關節殺腥氣傷寒鼻塞作法與諸豉不同其味烈陜州有豉汁經年不敗大除煩熱入藥並不如今之豉心爲無鹽豉也

孟詵云豉能治久盜汗患者以一升微炒令香。清酒三升漬滿三日取汁令暖任人服之。不差更作三兩劑即止

日華子云治中毒藥蠱氣瘧疾骨蒸并治犬咬

圖經（文具大豆黃卷條下）

豉和本食療云陜府豉汁甚勝於常。豉以大豆爲黃蒸每一斗加鹽四升椒四兩。春三日夏兩日冬五日即成半熟加生薑五兩。既潔且精勝埋於馬糞中黃蒸以好豆心代之

聖惠方治口舌生瘡胷膈疼痛用焦豉細末含一宿便差

外臺秘要治蠱刺螫人方好豉心以足爲服但覺刺即熱嚼豉以傅之。少頃。見豉中毛即差。不見又嚼傅之晝夜勿絕見毛爲度

千金方治酒病豉葱白各半升水二升煑取一升頓服

又方治被毆傷瘀血聚腹內豉一升水三升煑三沸分服不差再服

又方治喉痺卒不語煑豉汁一升服覆取汗亦可末桂着舌下漸嚥

又方四肢骨破及筋傷蹉跌以水二升豉三升漬之攪取汁飲止心悶

又方蠼螋尿瘡杵豉傅之

又方發背癰腫已潰未潰方香豉三升少與水和熟擣成泥可腫處作餅子厚三分已上有孔勿覆孔上布豉餅以艾烈其上炙之使溫溫而熱勿令破肉如熱痛即急易之患當減快得安穩一日二度炙之如先有瘡孔中汁出即差

肘後方中緩風四肢不收者豉三升水九升煑取三

升分爲三服日二作亦可酒漬飲之　葛氏方治重下此即赤白痢也熬豉令小焦杵服一合日三無比又豉熬令焦水三升淋取汁令服冷則酒淋日三服有驗　又方舌上出血如針孔取豉三升水三升煑之沸去滓服一升日三　梅師方傷寒汗出不解已三四日胷中悶吐方豉一升鹽一合水四升煎升半分三服當吐　又方辟瘟疫法熬豉和白木酒浸常服之　又方治傷寒服藥捨心煩熱以豉一升梔子十四枚劈水三升煎取一升分三服　孫真人治頭風痛以豉湯洗頭避風即差　食醫心鏡主風毒脚膝攣急骨節痛豉心五升九蒸九暴以酒一斗取浸經宿空心隨性暖飲之　又方小兒寒熱惡氣中人以濕豉爲圓如雞子大以摩腮上及手足心六七遍又摩心臍上旋旋祝之了破豉圓看有細毛弃道中即差　勝金方治小兒頭上生惡瘡以黃泥裹豉煨熟冷後取出豆豉爲末以純菜油傅之差　王氏博濟治藏毒下血不止用豉大蒜等分一處杵勻圓如桐子大每服鹽湯下三十圓血痢亦治　簡要濟衆主傷寒後毒氣攻手足自體虛腫豉酒方豉五合微炒以酒一升半同煎五七沸任性稍熱服之　姚和衆治小兒丹毒破作瘡黃水出焦炒豉令煙絕爲末油調傅之　傷寒類要治傷寒熱病後攻目生翳者燒豉二七枚末以管吹之　子母秘錄華陀安胎豉汁服之妙　又方治墮胎血下盡煩滿豉一升水三升三沸煑末鹿角服方寸匕　楊氏產乳療惡瘡熱豉爲末傅之不過三四次　茅亭客話蝦蟆小者有毒主人小便秘澁臍下憋疼痛至死者以生豉一合投新汲水半椀浸令水濃頓飲之愈　紹興本草云豉乃大豆製而所成本經及諸方各具主至之宜但世之食品多用以近世驗之即非必起疾之物惟入方服餌致嘔者頗然當云味苦甘醎平無毒是矣金張潔古真珠囊豉苦醎純陰去心中懊憹元尚從善本草元命苞豉苦寒無毒通關節發汗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療煩躁滿悶喘吸虛勞治兩脚冷痛殺六畜胎毒炒黃酒漬醫盜汗久而不差薤白同煎除傷寒暴痢腹疼口舌生瘡豉末含之立愈酒病未安葱豉煎湯頓飲襄陽豉香美而濃浦州豉味醎而烈凡作諸豉烏豆者佳胡仕可本草歌括豉本食中常用物頭疼發汗必須加解煩止痢除諸毒酒浸和滓傅脚差

醎豆豉

山居備用醎豆豉法　用黑豆一斗略蒸熟取出晒一日用瓜二十條茄四十箇先切下小塊用紫蘇陳皮各切碎拌和用茴香四錢炒鹽四兩拌和得所罨至三日然後用好酒適洒令勻再略蒸過再用鹽四兩拌之又用好酒微晒之日中攤晒一日却入磁小甕內緊築用紙數重封之泥封又好置三伏日晒爲度　又法　黑豆一斗淨洗過蒸以豆爛爲度傾出候令攤開用楮葉覆三兩日以上黃衣爲度成塊者以手索碎水澆洗曬乾用生姜一觔四兩切作絲上件料物各放一處令乾鹽一觔先一宿煎百沸湯泡鹽盛令冷次日却以新淨缸甕先將豉黃并料物拌和次入鹽水浸取豆面上深一寸以椒葉蓋曬一月　事林廣記造鹽豆法　大豆一斗水浸二三日淘蒸熟攤簟上令勻以楮葉罨蓋候發黃上取出篩去黃水淘瀝乾每四升用鹽一觔姜半觔薄切仍用橘皮紫蘇花椒蒔蘿杏仁桂皮丁香藿香同剉作鹽湯候溫拌勻入甕上面水深一寸以葉蓋封口晒一月方好　宋梅聖俞宛陵集裴直講得潤州通判周仲章醎豉遺一小餅　金山寺僧作醎豉南徐別乘馬不肥大溪貢人與年少紅泥罌盎鳥歸飛我今老病寡肉食廣文先生分遺微

淡豆豉

山居備用淡豆豉法　大黑豆不拘多少𩟔蒸香熟爲度取出攤置宋蘭內乘溫熱以架子每層盛宋蘭頃在無風處四圍上下用青草穰緊護之如是數日後取開見豆子上有黃衣已遍然後取出晒一日次日溫水淘洗以紫蘇葉切碎拌和勻烈日中曬至十分乾然後用磁罐收貯密封固　事林廣記淡豆豉法　六月內造黑豆不限多少三二斗亦得淘淨浸經宿濾出瀝乾蒸之令熟於簟上攤候如人體蒿覆一如做醬黃法三日一看候黃衣上遍即得又不可大過簸去黃衣晒乾以水浸拌之不得令太濕又不得令太乾但以手捉之使汁從指間出爲候安甕中實築桑葉蓋覆厚可三寸以物蓋甕口密泥於日中晒七日開之曝一時許又以水拌却入甕中一如前法六七度候顏色好即蒸過攤去火氣又入甕實築之封泥即成矣是齋售用淡豆豉法　黑豆不限多少三五升亦可淘淨浸一宿濾出控乾蒸熟攤在蘆席上約厚二寸許候如人體溫蒿或桑楮葉覆蓋之三五日纔候黃衣上不可太過簸去黃衣曝乾以水浸拌不得太濕又不得大乾以手捏之使汁從指間出爲度入甕中少作者入瓶又以葉覆之築實蓋器口日中曝七日開取曝乾又以水拌如前法却入甕又如前法約五七度候好顏色即蒸過攤却火氣入甕中築封泥要用取之此豉可以合藥亦可作豉湯用

瓜豉

食經諸品造瓜豉法　菜瓜大者二十條去穰不可經水切作厚二寸長條間一寸許用鹽八兩淹二宿漉出曬乾次用頭醋五升鹽豆豉一升同煎四五沸去豆豉只用所煎之醋放冷入糖四兩蒔蘿茴香川椒紫蘇橘皮熱同瓜兒并入於醋內浸一宿漉出曬待乾又浸又曬以泥盖糖醋曬

乾爲度如蒔蘿茴香川椒紫蘇橘皮絲先用鹽少許浸一宿採乾然後入豉先內先去其水氣防蒸白醭造時三伏中立秋前可也

麩豉

裛桑撒晏造麩豉　麥麩不限多少以水勻拌熟蒸出放溫蒿艾盦出黃水曬乾以水勻拌帶潤却入缸甕實捺定倒合庭中地上以小灰圍之七日外取出攤曬若顏色未深又拌依前法色好爲度色黑又蒸熟入甕捺實泥封至不取食溫暖是齊皆用造麩豉法　小麥不以多少淘淨磨破麩勿篩去麵以冷水拌捜乾濕得所鋪蘆席上下用蒿如造醬黃法候成黃子曬乾簸去黃衣煎紫蘇甘草熟水放冷拌和更入好茶末尤妙先於罈底鋪桑葉一寸許厚次下拌了黃子又以桑葉隔之如此層層至甕八分滿用桑葉實其口却以箬葉密封札之於向陽地上安磚石覆壓口日中曬至三七日取出別換桑葉於甕內重疊裝了蒸半日許爲度日中曬乾却以罈內貯之自然其色如角如造升斗只用楊毬底熟易熟造也　又法　頭破麩隨缸甕大小斂先以湯化麩或只用漯麩湯亦可拌上件麩令乾濕得所攤於蘆席上用楮葉蓋候黃衣生取起又以麩湯再拌又再卷如前葉蓋候黃衣生取出曬令乾再用麩湯拌勻可得成團入乾甕先將桑葉襯底方下麩一層又用桑葉隔之若一斗約作四五層每層令葉厚約可三五寸許層層按令極實用竹作簽簽定面上令甕滿側覆於日中下用博間以灰圍定缾口四十日可熟每三五日一番轉缾子向日要得四周勻有日氣也取出時觀內仍用桑葉相間蒸半日日中曬乾以手按令碎不要成團入乾甕收之須用斗競造食經諸品造麩豉法　七八月中造之餘月則不佳舂治小麥細磨爲麵以水拌浥浥入甑蒸之候氣溜好熟乃下攤之令極冷手挼令碎而置覆蓋待七日黃衣上乃攤去熱氣却裝入盛甕中盆蓋於穰糞燠之二七日黑色氣香味美便乘熱持作餅子如神麴樣繩穿貫心屋內懸之無以紙袋盛之又佳防青蠅塵垢污用時全餅着湯中黃之色足漉出削去皮一餅可數用熟香美全勝豆豉只打破湯浸研用亦得然汁濁不如全者汁清也

鹽豉

齊民要術鹽豉古來未有也禮記內則炮豚之法云調之以醯醢尚書說命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左傳晏子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是古人調鼎用梅醢也而言不及豉古人未有豉也止用醬耳禮記內則是鮮招𩾽備論飲食而言不及豉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事物紀原廣志曰善恭豉則豉自一物爾謝承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鹽豉共器三輔決錄曰南陽舊語曰前隊太守范仲公鹽豉蒜果共一筒史記貨

殖傳曰櫱麴鹽豉千合蓋四物也今京俗謂豉曰鹽豉或因此云然晉世已爲此名續後漢書王裒傳　裒隱居教授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也四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十餘人齊東埜語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爲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深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行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酢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豉至史游急就篇乃有蕪荑鹽豉漁隱叢話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蓴羹待鹽豉尤美故子美詩豉化蓴絲熟梅聖俞詩剩持鹽豉煑紫蓴又紫豉羹蓴香味全山谷詩鹽豉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遠或言蓴羹不必鹽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拌豉故云但未下鹽豉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則千里爲湖名可知昌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臈豉

事類全書收臈豉法　取香好豉於臈日用橘皮絲生薑薄切片酒洒蒸乾收之永久不壞常如新

油豉

齊民要術豉三合油一升醋五升薑橘皮葱胡芹鹽合和蒸蒸熟更以油五升就氣上灑之訖即合甑覆瀉甕中

乾鹹豉

孝氏食經乾鹹豉精羊肉每斤切作塊或鋌子鹽半兩酒醋各一盞砂仁良薑椒葱橘皮各少許慢慢火煑汁盡曬乾可留百日

筍鹹豉

事類全書造筍鹹豉　筍一斤生切片子豉四兩煎汁用煑筍熟次入鹽二兩生薑二兩片切爆過馬芹紅椒橘皮各用半兩一齊入拌勻焙乾收之其味最佳宋吳可藏海居士集友人惠筍豉野𥺌那知筍豉香伊蒲淡泊善初嘗自憐老去能忘肉（謂肉豉）誰謂朝來已徹薑（謂臭）膾玉有名汙淨供蓴絲無味詎枯腸此君苗裔風流在三韭何須學庾郎

肉鹹豉

食經諸品肉鹹豉　精肉一斤骰子切鹽一兩半拌醃去膻生薑四兩薄切爆過用猪胭剔炒過豉一斤取濃汁兩桃馬芹半兩椒子一錢先下肉於銚內炒次下豉薑橘皮尾下馬芹椒

候炒乾焙之收取可食佳老學庵筆記宋集羙醼宴金國人食品有肉鹹豉水鉡鹹豉 **九老鼓**（李氏食經九老鼓猪肉精）肥遂項塊切同羊脂微炒以酒醋水椒杏鹽阿魏木香橘砂甘草同煑頻焯去沫候熟取供色味兩奇 **經年法鼓**

李氏食經經年收停不䐈損法豉冬至前採小者烏豆淘淨入鍋料水羙令多匠匠煑熟放冷攤蘘盛用黃茅盖覆下亦著些茅候至臈日傾出華上家合入瓮鉢內實壓封泥口候寒食間撒去䐈以酒料蒸曝乾又拌又曝第三次入黃橘皮碎片切椒芳蒔主薑薄切更洒酒蒸曝令極乾收停経年要

胡鼓（南史張暢傳魏大武南征上戲馬臺遣使送胡豉）

外國鼓（張華博物志外國有豉法以苦）酒漬豆曝令極燥以麻油蒸蒸訖復曝三過乃止然後細擣椒屑篩下隨多少合投之中國謂之康伯以是胡人姓名傳此法者云下氣調和

賣鼓（西漢書貨殖傳樊少翁王孫大卿爲天下高訾師古曰樊少翁王孫大卿賣豉亦致高訾高訾謂多資財）豫章列士傳羊茂爲東郡太守止賣鹽豉老學庵筆記成都士大夫家法嚴席帽行有鄧氏自先世貧而未仕嘗賣豉一日得官止不復賣大抵皆不肯爲市井商賈或舉貸營利之事

造鼓汁法（居家必用造豉汁法九月後二月前可造好豉三斗用清麻油三升熬令煙斷香）熟爲度右取一升熟油拌豉上甑熟蒸攤冷曬乾更依此一升熟油拌豉再蒸攤冷曬乾更依此一升熟油拌豉透蒸曝乾方取一斗白鹽勻和搗令碎以釜湯淋取三四斗汁淨釜中煎之　川椒末　胡椒末　乾薑末　橘皮（各一兩）　葱白五斤　右件並搗細和煎之三分減一取不津磁器中貯之須用清香不得濕物近之香美絶勝

以鼓爲藥（袁宏漢紀李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妻懼與傕婢妾私）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傕送饋汜妻乃以豉爲藥汜將食妻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明日傕請汜大醉汜疑傕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是遂相疑猜也

草鼓（陳藏器餘味辛平無毒主惡氣調中益五臟開胃令人能）食生已西諸國草似韭豉出花中人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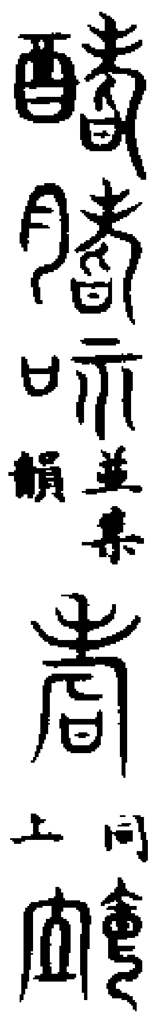
玉鼓（金樓子志怪篇地榆一名玉豉可以煑石[illegible]溫革瑣碎錄茄名金鹽地榆名玉豉）二物可以煑石齊民要術神仙服用食經云地榆其實黑如豉故曰玉豉西域真人曰何以支長久食石畜金鹽何以得長壽食石用玉豉

詩（宋王東牟先生集以倣黨豆豉送鄭顧道）黃巖貢籬魚祖責浮玉僧盤豆醬寒走送似呈花下客看花容易別花難又以豆豉送叔父　吳楚家山一水分金山僧飯飽知聞椒羔煑菜無消息鹽豉聊供舊使君胡銓澹庵集憶青原法豉　青原不到一年強久渴齋廚法豉香澹老筆端還有口憑君說似虎頭岡（虎頭岡青原小山名）

嗜

洪武正韻時至切欲也好也亦作耆許慎說文嗜嗜欲喜之也从口耆聲常例切顧野王玉篇食例切丁度集韻嗜時例切或从食作饍从酉作[illegible]从肉作䏔亦作嗜婁機廣干祿字孟子耆秦人之炙史記耆酒漢書臧耆欲與嗜同釋行均龍龕手鑑饍音視貪食也揚桓六書統禪母嗜（原聲嗜）隸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次濁次音趙謙聲音文字通嗜禪計切亦轉耆記耆欲將焉作饍醋膳嗜㖷韻會定正字切禪計禪神禪耆

篆書



並集韻　同上　並古尚書光杜从古某篆古文韻海

徐鉉篆韻　隸書 嗜 六書統　真書 嗜 顏真卿 嗜 蔡襄　草書 嗜 張錦漢 嗜 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總叙（孟子告子章故龍子曰口之於味有同嗜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嗜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嗜皆從易牙之於味也

日具所嗜（言行龜鑑徐節孝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其側日俱太夫）人所嗜或不獲即奔走闤市若有所亡人或慕其純孝損直以售之親戚故人或致甘毳識不至禮不答弗受也所奉饌皆自調味太夫人飲食時先生率家人在左右爲兒戲或謳歌以謔之故太夫人雖在窮巷而奉養與富貴家等無須臾不快也夫人以疾終先生號慟嘔血絶而復蘇哭不輟聲呂滎遣廬下聞其號哭曰想見鬼神中夜聞此聲亦須爲公泣也

澹然無嗜（輔教編勸書序送高閑序曰今）閒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

何必多嗜（漁隱叢話苕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商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嗜好（冊府元龜屈到楚人嗜芰芰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家曰老为人）

宗者。曰，祭我必以芰。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魏文侯嗜晨鳧，好北犬，太子擊在中山，遣倉唐緤北犬，奉晨鳧獻之，文侯曰，擊愛我，知我所嗜好。齊王食雞蹠數千百跖足。公儀休為魯相，嗜魚，一邦皆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曰，夫唯嗜魚，固不受也。宋劉邕嗣封南康公，所歡食每異於人，性嗜瘡痂，以為味似鰒魚，常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牀上，邕因取食之，靈休大驚，邕答云，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貽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勖書曰，邕向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痂常給邕膳。　辛紹先為下邳太守，母性嗜羊肝，常呼子少雍共食，及紹先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隋劉臻為儀同，父名顯，臻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　後唐李鏻嘗為鎮州王鎔判官，善飲茶，嘗呼喫茶郎中。太平御覽禮記檀弓上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喪尚右，陰也。吉上左，陽也。又祭義曰，先生之孝也，心志嗜欲不忘乎心。　又祭統曰，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耳不聽樂。　東觀漢記，更始韓夫人嗜酒，每侍飲，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酣，何此時持事來乎。起褫破書

案。鄴子曰，陸士衡初入雒，張公云，宜詣劉道真，於是二陸既往，劉尚在哀制，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不，陸兄弟殊失望，乃云，悔往。宋王性之默記，歐陽公為西京留守推官時，富鄭公猶為舉子，每與公從秦時晉夫人乳媼善為冷淘，鄭公喜嗜之，每晨起，戒中廚具冷淘，則鄭公必來，公惟問之，乳媼云，我老不勝，每夜聞繞宅丁馬聲，則富秀才明日必至，以此驗之，歐公故知富公必貴，識畫跨龍先生曰，木槃李守正趨思，雅其從簡，嗜嗜人肉，殺而食之，果堪乎。綦端明集嗜箴。　靡曼之色，寔蠱而德，淫泆之音，寔害而心，婚媾之美，衣服何恥，琅玕之羞，草食何憂。姜特立詩，嗜好　平生嗜好老方定，何物最關今日情，李杜蘇黃好詩卷，秪應相伴送餘生。

耆

洪武正韻時至切，孟子耆秦人之炙，又支紙二韻。揚桓六書統渠年耆時利切，欲也。本見支韻。群書耆與有耆䬡饋饋（並仝）呩（或从口示聲）味與周伯琦六書正譌耆嗜欲之也，从老省，老人耆味，會意，旨聲，又借為耆老字，魁移切，隸作耆，通趙謙聲音文字通見支韻，此轉同耆

篆書　耆　六書統

隸書　耆　老子銘

耆　武梁碑並洪邁隸韻

耆　呩　並六書統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劉賛
圈點監生臣李莊纂
臣俞仕懋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　二寘

士

勇士 公羊傳宣公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户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何休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尚儉之衛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此之謂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史記魯仲連傳魯仲連遺燕將書曰勇士不怯死而不滅（詳見）通鑑周外紀楚白公作亂申鳴以兵圍白公謂石乞曰鳴天下之勇士也乞曰鳴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鳴聞之必來白公曰善三字冢求史記聶政以屠為事濮陽嚴仲子與韓相

俠累有郤求人可以報者至齊或言聶政勇敢士也仲子具告歧使劒至韓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者甚衆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自屠出腸遂死孟子滕文公篇勇士不忘喪其元（注元首也）勇士輕生常念戰鬭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詳解）經子法語莊子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馬明叟實賓錄漢田延年方昌邑王淫亂霍光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時為大司農按劒廷叱群臣即日議决後延年有罪田廣明謂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言之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本傳）宋王之道相山集晉武帝時鮮卑木樨能為邊患攻陷涼州帝臨朝歎曰請為我討此虜者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資治通鑑唐太宗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進兵白巖將軍契苾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既克白巖何力瘡重上自為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為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初與之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

力士 公羊傳宣公六年晉靈公欲殺趙盾於是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

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韓非子外儲說少室周者古之貞廉絜慤者也爲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入言之襄主以自代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爲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爲罪也一曰少室周爲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舊唐書敬宗紀　寶曆二年九月出內庫錢萬貫令內園召募力士資治通鑑僖宗光啓三年畢師鐸兵奄至廣陵城下城中驚擾呂用之引麾下勁兵誘以重賞出城力戰師鐸兵少却用之始得斷橋塞門爲守備是日高駢登延和閣聞諠譟聲左右以師鐸之變告駢驚急召用之詰之用之徐對曰師鐸之衆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隨宜區處計尋退散儻或不已正煩玄女一力士耳願令公勿憂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使吾爲周侍中（侍中謂周寶也）言畢慘沮久之用之慙懼而退北盟録靖康中有還俗僧傅臨政者謂之傅先生獻策啗自言能止敵及商賈伎術之人言兵機退敵募兵而爲將帥者甚衆或稱六丁力士或稱北斗神兵或稱天關大將也

騎士

西漢書趙充國傳　發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韓延壽傳　延壽爲左馮翊御史大夫蕭望之遣御史案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紈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棨等上僭不道隋書楊義臣傳　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數騎陷陳義臣患之募能當拔者車騎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陳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義臣復選騎士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下泣所從騎士皆要斬資治通鑑唐肅宗乾元二年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北牙文武區分以相伺察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忽有非常之變將何以制之乃止東齋記事元昊叛時楊侍讀偕進神楯劈陣刀嘗以步卒五百人試

于殿廷其法外環以車內比以楯楯刻獸狀設機使開闔所以驚馬亦以禦箭當時人皆非笑之其後王吉陣于兔毛川賊以鐵鷂子衝陣弓弩不可以施故乃以劈陣刀披其甲鈴馬膝馬奔逆墮崖墊死者不可勝計自陜西用兵惟兔毛川勝捷者由劈陣刀也鐵鷂子賊中謂之鐵林騎士以索貫穿于馬上雖死不墮以豪族子親信者爲之

武士

西漢書惠帝紀　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注云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縛韓信是也）宋史葉衡傳　衡爲樞密都承旨時有言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灑宸翰賜之十朝綱要徽宗崇寧三年九月壬辰詔諸路州學別爲齋舍教養武士並依進士法其考選升補以今武學條制倚立額下五年九月辛未以五路餘剩解額留二分專以貢武士餘均撥東南諸州充貢是年九月乙卯御筆諸州學校置武士齋以所給解額一分充貢宋陳止齋集贈東陽呂望孫周登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安得壯士久所患求之市隱戎行間紛不當意鬢已斑逆胡未討憂萬端此得兩君聊自寬有石堂坳立饋碗百夫睨之欲舉難兩君挾起如弄丸舞空一葉風團團呂君忽作胡衣冠灑酒於地盟血殷長劒久倚燕然山義欲爲漢誅樓蘭九重深窈虎守關竟以劒器博一餐語未良已聲珊珊兩蛟出淺萬馬攢夜闌月暗天汙漫滿堂悲憤泱欲潸嗟爾兩君誠義肝我方乘障荆之蠻五營諸將皆豢安脟肉久不堪征鞍誰能嘆與百辟看但得汝等一解吾君顏書生老死不足歎

将士

續後漢書鮑勛傳　勛父信雖遭亂起兵家本儒素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詳將字下）晉書庾亮傳　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蘇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北盟録欽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入寇圍汴京攻城甚急虜箭集于城上如蝟毛上遣中使勞問降御筆褒諭給內庫錢酒銀椀彩絹等以激賞將士人皆懽呼自卯至未申間殺賊數千人賊乃退隋書五行志　後齊後主爲周師所迫至鄴集兵斛律孝卿親勞將士宜流涕慷慨以感激之人當自奮孝卿授之以辭後主然之及對衆嘿無所言因赧然大笑左右皆哂將士怒曰身尚如此吾輩何急由是皆無戰心俄爲周師所虜資治通鑑隋紀　開皇九年庚戌帝御廣陽門（廣陽門大興宮城正南門也唐六典曰隋曰廣陽門開皇二年作仁壽元年改曰昭陽門唐武德元年改曰順天門神龍元年改承天門）宴將士自門外夾道列布帛之積（將卽亮翻積子賜翻凡指所積聚之物曰積則）

（大饗取物而精丞之則入饗）達于南郊班賜各有差凡用三百餘萬段故陳之境內給復十年（復方目翻）餘州免其租賦舊唐書太宗長孫皇后傳武德元年冊為秦王妃時太宗功業既高隱太子猜忌滋甚及難作太宗在玄武門方引將士入宮授甲后親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資治通鑑唐代宗廣德元年郭子儀恐吐蕃逼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行收兵并武關防兵合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為糧料使給軍食　元和十五年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重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命留之通鑑綱目唐代宗大曆十四年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己

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穆宗長慶二年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馬令南唐書嗣主保大十有二年春三月劉旻乞師于契丹以窺潞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五代薛史後唐康思立傳思立本出陰山諸部性純厚善撫將士明宗素重之故即位之始首以應州所生之地授焉其後歷三郡三鎮皆得百姓之譽資治通鑑後漢隱帝紀（乾祐三年）侍中郭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讎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踴躍劉元城語錄宋太祖與群臣未嘗文談蓋欲激厲將士之氣若自文談則將士以武健為恥不肯用命此高祖溺儒冠之意也澶淵之役章聖既渡大河至浮橋一半高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蓋當時宰相王欽若陳堯佐輩

好詩賦以薄此輩故平日憾之而有此語宋周麟之海陵集論守應策當朝廷閑暇脩明政刑振舉綱紀簡練將士此不可一日忘者吳泳鶴林集賜魏了翁督視江淮便宜施行詔必賞用命戮不用命而後可以簡練將士金史烏古論長壽傳納蘭記僧出洮州鐵城堡屢敗宋人完軍而還詔賞屬翔泰鞏伐宋將士長壽遷授隴安軍節度使同知通遠軍提控如故中興政要兩朝優惜將士（臣升之）釋曰太祖之征河東衛士願乘城死力以圍攻取太祖曰吾寧不得太原城不欲令汝輩冒鋒鏑陷必死衛士皆感泣再拜其愛惜將士之意固曉然足以暴白矣而加御之嚴自有凜然不可犯者嘗謂朕撫養士卒固不吝爵賞茍犯吾法惟有劒爾富弼之釋所謂聖人執誅賞之柄以令天下在於必行賞必行則能者勸誅必行則惡者懼所以恩無不決威無不讋太祖能執誅賞之柄而必行之所以定天下高宗孝宗真可謂能用家法者其不以將士事營繕其不許諸軍編憤暴虐其申飭主帥體國優恤以養士氣其約束私役戰士其禁將帥通勒官吏營私圖利其詔戒將帥剝膏血以充苞苴其警厲三衙諸將不公有害軍政無非愛惜將士之一念所推也然建炎二年之詔曰士卒有犯並依軍法乾道八年諭輔臣以諸軍許兵將官除竊發事許受理外餘並

不得受淳熙中浙東提刑張詔奏溫州衆兵無禮乞將為首唱率有犯軍律之人先次究治以示懲戒知州汪義端亦取聖裁上曰禁卒鼓譟於法當斬杖脊編配已是輕典治義端恐他時長小人之惡張詔奏更不施行執誅賞之柄並行之豈非善用太祖之家法哉臣因是以考慶曆中朝廷降旨與諸路轉運使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知諫院歐陽脩奏謂尤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合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吏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仁宗甚嘉納焉夫惟上有誅賞必行之令而謀國慮事者人皆如是則愛惜之恩不流於姑息而將士無不用命矣王漢濱先生集論四川將士銳於立功劄　某竊見四川諸軍士氣甚振人有奮心諸將銳於立功可以決勝非尋常之比虜政殘虐關中百姓不復聊生皆思內附必有土崩瓦解之變間東南彼已之勢亦然誠千載之一時此間將帥士卒惟恐賊勢沮縮自憂內亂復有通好之請而朝廷從之仰惟廟堂成筭素定而遠方人情事勢必所欲知故敢輒以上稟乞於軍須應辦目今並無闕乏枝梧調護之難不敢具述若涉大水未知攸濟伏望鈞慈特垂矜察凡所申明如或可采乞早賜施行

軍

士

續後漢書种劭傳　中平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詳軍字下）資治通鑑隋紀　開皇九年春正月庚午賀若弼攻拔京口執南徐州刺史黃恪（南徐州治京口）弼軍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遣（勞力到翻）付以勑書令分道宣諭（分方丁翻）於是所至風靡新唐書段秀實傳　秀實試光祿少卿時軍士褰京師代宗幸陝勸白孝德即日鼓行入援孝德從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匹妙切劫也）孝德不能制秀實曰使我為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為涇州刺史續通鑑長編神宗帝紀　元豐四年沈括言种諤報官軍大捷士卒奮戰甚力非逾常獎之不足以厲其忠勇詔除九月辛亥當戰漢蕃軍士朝廷已有恩賞外本路住營家屬可因告諭之際以經略司封樁錢辦牛酒均行慶犒庶士氣益壯賊之來業易於蕩滅金史衛紹王紀　大安二年九月遣使慰撫宣德行省軍士　哀宗紀　正大六年十一月遣使鈞許軍士陝西歸順人得軍二千以藝優者充忠孝軍次充合里合軍元史寧宗紀　至順元年行樞密院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當死詔曰臨陣而逃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宋洪文安公小隱集論軍士展俸劄子　臣聞漢高祖初興所下之令有曰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於是歸心史氏以為美談故能覆秦殪楚數載而有帝業則此舉誠有補哉仰惟陛下奮發剛斷舉戰中精兵十數萬移戍金陵威武之聲震懾華夷豈特以繫中原之望而已然臣聞諸道路軍行非時溽暑之所陶鬱涸流之所濡滯瘞得善達而閭廬瘴溼之不戒疾疹相乘死亡不絕甚可憫也臣涖官之始精治藥劑括責醫工僅百輩差官監督巡門診視又使胥徒籍其數通來安愈浸多惟是軍校既亡月俸隨而倚閣貧者皆有饑莩之憂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採西漢羽林孤兒之制酌聖朝軍士暴露之法令後死者量展一月之俸其子十五六歲以上雖未及等仗許令押板招刺以須其長孤幼無主者官給錢米撫養庶幾轅門之中人人感恩一旦驅之鋒鏑視死如歸而死者亦將結草於地下矣臣顧冒宸嚴惟陛下裁擇取進止

兵士

續通

鑑長編宋哲宗紹聖二年十月乙亥樞密院言接送人應差兵士者知州及兵官路分都監已上許差禁軍路分總管副總管路分鈐轄仍許差馬軍總管毋得過二十八人鈐轄毋得過二十五人所差禁軍通計毋得過三分之一餘數及他官並差廂軍先盡差本城次屯駐駐泊又不足即依條點刷差軍剩員薄以剩員或禁軍皆廂軍若實無可替廂軍即支與顧錢內文武官係知州鈐轄以上並貼差近下禁軍通判都監已上及依通判都監資序差人者亦許貼差近下禁軍毋得過所闕之半其餘闕數亦支顧錢已上並量人數剩差將校節級部轄即有廂軍可差而輒差禁軍者以違制論從之吳自牧夢梁錄宋明禋行禮駕出宿齋殿是夜殿前儀之外衛吏有累錦緣小帽服錦絡縫寬衫兵士十餘人作一隊各執銀裹頭黑漆杖子謂之喝探兵士

衛士

西漢書百官公卿表　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東漢會要衛尉卿一人本注曰掌宮門衛士　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南宮衛士　北宮衛士令一人本注曰掌北宮衛士（詳衛字下）饗遣故衛士（見禮類）胡廣曰衛尉循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宮外相為表裏（百官志注）　饗遣故衛士儀　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蔡邕曰見客千乘饗衛士隄作壯觀也）孔平仲雜說舊史張易之傳則天殘害諸李自戕其子以惡其母故公主幽閉至年四十不嫁以配當上衛士其悍驁亦無比馬數類唐史李石相文宗三年正月將朝騎正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辭位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禍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徇國不卹近倖彊權綱欲振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為之遂罷去都闕士人恨憤新唐書讓皇帝傳　憲常從帝按舞萬歲從複道上見衛士已食棄其餘實中帝怒詔高力士杖殺之憲從容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恐士不自安且失大體豈以性命輕於餘殘乎帝遽止謂力士曰王於我可謂有急難也不然且誤殺士江少虞類苑車駕行幸前驅謂之隊則古之清道也其次衛仗衛仗者視闌入宮門法則古之外仗也其中謂之禁圍如殿中仗天官掌舍無宮則供人門令謂之殿門天武官極天下長人之選八人上御前殿則執鉞立于紫宸門下行幸則

為禁圍門行于仗馬之前又有衛門十人隊長一人選諸武力絕倫者為之上御後殿則執檛東西對立于殿前亦古之虎賁人門之類也程大昌演蕃露今衛士危篤清道者其著籍名為等子誤矣東方朔傳夏育為鼎官顏籀注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然則今衛士當為鼎子不應為等子也（并子字）北盟録靖康初虜騎既犯闕又取大鹿數百千頭殺以啗衛士金史儀衛志　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弩手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金初國制凡朔望常朝日殿下列衛士元史泰定紀泰定元年七月丙午中書省臣言東宮衛士先朝止三千人今增至萬七千請命詹事院汰去仍依舊制從之

壯士

史記仲尼弟子傳　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　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高漸離擊筑荊軻歌之宋如意和之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士髮皆衝冠為哀聲士皆流涕　平原君朱建傳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誅不義敬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足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謝先生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　淮陰侯傳　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　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之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詳本傳）馬明叟實賓錄漢高祖起豐沛縱所送徒驪山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劒擊斬蛇（本紀）　漢高祖與項羽會鴻門亞父謀殺高祖樊噲居營外持盾直撞入帳下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是日微噲奔入營譙讓項羽高祖幾殆（本傳）　漢韓信初淮陰少年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劒刀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於是熟視俛出跨下一市

皆笑信以為怯信為楚王召辱己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之而就此（本傳）　漢季布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又季布初匿朱家朱家謂滕公曰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本傳）　漢彭越謀反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后許諾詔與俱東至雒陽呂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自此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反夷越三族（本傳）　漢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大灌傳）　蜀諸葛亮謂孫權曰田橫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安能復為曹操之下乎（本傳）　晉西涼張駿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李淳將於東峽淳曰寡君使小臣萬里表誠者誠以陛下矜戮力之臣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瑯琊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亦不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豈為人留厚禮遣之隋書史萬歲傳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資治通鑑唐肅宗至德元載饒陽城陷史思明擒張興立於馬前謂曰將軍真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唐書盛彥師傳彥師討徐圓朗戰敗為賊所執圓朗待之厚命作書招其弟使舉虞城叛彥師為書曰吾奉使無狀為賊擒誓死報國若宜善侍母勿以我為念圓朗笑曰將軍壯士也置之韓滉潤泉日記德宗之幸奉天也山南節度使嚴震使其牙將馬勛奉表詣行在所時所遣大將張用誠為李懷光所誘馬勛請壯士五人往擒之刻時日而去至傷其首而不顧又能撫其衆而不亂其才智亦壯矣大似戰國人謂度予故喜而錄之以此知天下未嘗無壯士也特在上之人能用之如何爾壯哉資治通鑑唐文宗太和九年乙未以太府卿韓約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棓懷其斧以為親兵是月戊辰王守澄葬於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

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渡水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為名多募壯士為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已而并注去之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他人皆莫之知也新唐書張巡傳　巡率兵攻睢陽時士卒食盡乃遣將南霽雲告急於御史大夫賀蘭進明進明曰睢陽存亡已決兵出何益霽雲曰城或未下如已亡請以死謝大夫許叔冀者進明麾下也房琯本以掌制進明亦兼御史大夫勢相將而兵精進明懼師出且見襲又忌巡聲威恐成功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為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將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今主將之命不達霽雲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為出涕卒不食去馬令南唐書李章傳　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為騎將與朱瑾相悅瑾殺徐知訓自剄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已斬次至章戾聲曰四郊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馬明叟實賓錄五代吳壽州團練使鍾泰章諸子及其壻皆縱恣為郡人患有告泰章侵市官馬徐知誥稱王命使徐

州刺史王稔巡霍丘因為壽州團練使以泰章為饒州刺史召至金陵徐溫使陳彥謙三詰之皆不對或謂之曰公自壽徙饒乃左遷也胡不自明泰章曰吾在揚州十萬軍中號為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千苟有他志豈王稔單騎代我義不負國雖黜為縣令且行況刺史乎何為自辯彰朝廷之失聞者嘉之（國紀年）宋史沈作賓傳　作賓知平江府時募郡城內外惡少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鬬過之雲谿友議李相公紳督大梁日聞鎮海軍進健卒四人一曰富倉龍二曰沈萬石三曰馮五千四曰錢子濤悉能拔撅角觝之戲既召至其然趫徑也翌日於毬場內犒勞以駕車老牛筋皮為炙狀瘤魁之臠魁（酒罇也或一斗二升多以補槐瘤為之或銅鑄也）坐四背於地茵大柈令食之萬石等三人視炙堅麄莫敢就食獨五千瞋目張口兩手捧炙如虎嗜肉丞相曰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域健胡又令試於觝戲倉龍等亦不利獨五千勝之十萬之衆為之披美晉張華詩壯士篇（燕荊軻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壯士篇蓋出於此）天地相震蕩回薄不知窮人物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倏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劒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吒起清

風震響駭八荒奮威曜四戎濯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唐賈島詩壯士不曾悲悲即無回期如何易水上未歌先淚垂劉禹錫詩陰風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燒地連吼出黃茆壯士走馬去鐙前彎玉弰叱之使人立一發如鈹交悍睛忽星墜飛血濺林梢彪炳為我席羶腥充我庖里正欣害除賀酒紛號呶明日長橋上傾城看斬蛟鮑溶詩西方太白高壯士著病死心知報恩處對酒歌易水砂鴻嗥天末橫劒別妻子蘇武執節歸班超束書起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施肩吾詩一斗之膽撑臟腑如礫之筋礙臂骨有時誤入千人叢自覺一身横突兀當今四海無烟塵胷襟被壓不得伸凍梟殘蟇我不取汚我匣裏青蛇鱗宋劉後村集博浪壯士詩　殿上餓流血沙中竟脫身乃知燕刺客有媿漢謀臣㩗菴類藁紫髯碧眼誰家郎白金鏁甲亂亂光通來不復事刀劍手持花棍勝長槍去年破陣如破竹今年跨海如平陸生駒局促不敢馳頷下紅纓大於蘇李流謙澹齋集身長七尺面一尺眼若電光鬚若棘腰間大羽不妄發長空弦落鳥隨踣漢家天子方少年東平月窟西酒泉不須武陽兵十萬不用都尉卒五千願得君王一寸鐵斷取樓蘭獻北闕笑提金印歸去來五湖茫茫波浸月陸游劍南續藁士厭貧賤思起家富貴

何在鬢已華不如為國戍萬里大寒破肉風卷沙誓捐一死報天子兜鍪如箕鎧如水男兒墮地射四方安能山棲效園綺塞雲漠漠黃河深涼州新城高十尋風餐露宿寧非苦且試平生鐵石心元王惲秋澗集壯士吟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覰望占成虧不知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為宋塔凜風槩天馬不受羈拘隔一館間激之見建雖事久變乃生勢去心惘疑奄奄十六年憔悴甘湘纍內關既首鼠外侮宜紛拔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睨柱欲碎首忍見王人微松嚴操愈厲草綠秋更萎蕭艾隱霧豹脫略觸藩羝老賊主一殺幾憤將何施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貲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期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王逢梧溪集壯士歌　明月皎皎白玉盤大星燁燁黃金丸壯士解甲拔馬鞍蒺藜草深衣夜寒翻頭飲血何時乾元遺山集征西壯士謠三十未有二十强手內蛇矛丈八長總為官家金印大不須百死向沙場捉却賀蘭山下賊金鞍繡帽好還鄉張思廉玉笥集次韻壯士歌　春來塞草青秋來塞草黃草黃馬肥弓力勁邊聲徹夜交鋒鋩直上媽霄漢壯士目炬與之相短長王師十年厭追逐朱粲黃巢食人肉天津誰弔杲卿

痛秦庭慟舉包胥哭壯士怒翻海百川皆可西巍巍鸞鳳鬪肯使鴟鴞栖漫漫長夜久未旦一聲啼白須椎雞君不見淮陰跨夫餓不死一劒成名有如此斬蛇未覩隆準公沐猴寧數重瞳子國朝周巽泉性情集壯士歌君不見荊軻辭易水飛蓋過秦宮一去不復還白日貫長虹又不見樊噲入鴻門瞋目髮衝冠立飲斗巵酒狂言敵膽寒秦王絕袖環柱走沛公間行脫虎口兩雄事與壯心同擁盾何慚持匕首近代羽林如虎貔黃金瑣甲玄武旗三石琱弓百發中千鈞寶鼎獨力移時危此輩盡奔散如噲如軻知是誰落日高臺大風起安得守邊皆猛士力挽天河洗戰塵功名圖畫麒麟裏

戰士

資治通鑑後晉齊王紀　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五年鄜延路總管曲珍等言四月己卯官軍出界至囉兀城相直背罔川劉泰全軍夜驚已即時撫定手詔本路諸軍自用兵以來未嘗因出界寨中夜呼譟慮人情或有憚勞不欲行者可急體量人情愉舒欣息依詳去年出兵之始朝命處分士卒止合效力勿使費財每還舉動常令薄有沾潤不得誑習以為細事有傷軍中樂於公戰之心或致請張朝廷至時必有深責又詔洗括體簡士眾須令心自奮勵樂於戰鬬若未便人情且須安養鼓勵或作番休出入毋得頻有牽驅別致生事其修葭蘆寨軍馬更加應接照管宋史列傳岳飛宣和四年真定宣撫劉韐募敢戰士時飛遂以應募焉　孫益傳　益天資忠勇每傾貲以賞戰士能得人死力溫州府志潘安固平陽人熙寧間入太學得伊洛之傳紹興初王師討寇道經平陽官民駭避安固散財粟資戰士邑賴以安

練士

太平御覽通典搜才曰（凡為將於戎在知士器用當設日差等優異應撰而任以收其效）選士之科沉謀密略出人者詞辯從衡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遲路迂直鄉導者巧思出人制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強敵撇剔戈鋋劒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陣者趫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

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欲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故贅聟人虜欲昭迹揚名長短經曰夫王者帥師必簡練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職各取所長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後萬事畢矣腹心一人（主潛謀應卒揆天消變總攬計謀保國全命者也）謀士五人（主圖安危豫慮未然論才能明賞罰授官位決嫌疑定可否者也）天文三人（主占星曆候風氣理時日考符驗效災異知天心去就者也）地形三人（主軍行止形勢利害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者也）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凡軍陣所用刺舉非法者也）通糧四人（主度飲食畜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食也）奮威四人（主擇材士論兵馬風流電擊不失所由奇狀也）鼓旗三人（主伏鼓旗符節號令倏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出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四精守禦者）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集會術數周流並會應偶賓客議論談語消息結解也）權士三人（主奇譎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也）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語覘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偽日列於前也）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冒難死攻令三軍勇猛也）羽翼四人（主飛名譽震遠近動移四境以弱敵心也）游士八人（主伺候詐設間闚覘敵人為謀者也）偉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敵心）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領理萬物也）方士二人（主為藥以全傷病也）軍中有大勇敢死樂傷者聚為一卒（名曰冒刃之士）有銳氣壯勇暴強者聚為一卒（名曰陷陣之士）有學於奇正長紉琱弧接武齊列者聚為一卒（名曰銳騎之士）有破格舒鉤強梁多力能潰破金鼓絕滅旗旌者聚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故王臣失勢欲復見其功者聚為一卒（名曰死鬬之士）有死下之人昆弟為其將報讎者聚為一卒（名曰死憤之士）有貧窮忿怒將快其志者聚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贅聟人虜欲昭迹揚名者聚為一卒（名曰厲鈍之士）有辯言巧辭善毀譽者聚為一卒（名曰間諜飛言的敵之士）有故胥靡免罪之人欲逃其恥者聚為一卒（名曰幸用之士）有材伎過人能負重行數百里者聚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夫卒強將弱曰陁（音豕）吏強卒弱曰陷兵無選鋒曰北必然之數矣故曰兵眾孰強士卒孰練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不可忽也

撫士

太平御覽孫子曰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理（恩不可專罰不可獨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軍讖曰軍無財則士不來軍無賞則

士不往故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曰禮者士之所歸也賞者士之所死也昭其所歸示有所死故曰禮有後悔則士不止賞而後悔則士不使禮賞不倦則士進矣　説苑曰楚莊王賜群臣酒多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絶纓者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絶冠纓者不懽群臣百有餘人皆絶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懽而罷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之莊王恠而問之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暴而誅也臣終不敢以蔭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腦塗地用頸血濺敵久矣臣乃夜絶纓者也遂斥晉軍楚得以強此有陰德必有陽報也　説苑曰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患之甚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廚粮餘粱肉士民兵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鍾磬自恣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作之家所有盡散以饗士方其危苦時易惠耳於是平原君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李談死封其父為侯　左傳曰冬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也）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士悅以忘寒）聲子詣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兵閲）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去而逸楚因（欲使楚知）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戰國策曰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贏糧與士分勞（贏負也）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疽七余反）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矣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呂氏春秋曰勾踐苦會稽之恥欲深得民心必致死於吳有酒流之江與人同有甘肥不分不敢食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四馬車兩馬在中為服詩曰兩服上襄

兩在邊為驂）繆公自往求馬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還飲酒余恐其傷汝也偏飲而去之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扣持）晉惠公之右路右會投而擊繆公其甲之拉者已六扎矣（拉者配甲也文有所失也）野人之嘗食馬肉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此詩所謂子正以行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人主胡可不務行德愛人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皆樂為其死　符子曰秦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　三略曰夫將之為帥者必同滋味共安危人有遺一簞之醪者使投諸河令士衆向流而挹之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然而三軍之士思為之死者何也以滋味及己也用兵之要在於崇禮而重祿（崇高也祿粟食也）崇禮則賢士至重祿則戎士輕死（賢士至謂若燕禮郭隗而樂毅之徒歸集也故曰重賞之下必有死夫）良將之統軍也恕己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河決　淮南子曰古人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陽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已償其二責而失其三望國雖大兵猶且弱也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揮琴瑟聲鍾竽敦六博（敦投也）投高會兵猶且使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上視下如子則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事上如兄夫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冠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吳王闔閭之將也）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佚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　列女傳曰楚子反攻秦軍絶粮使人請於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曰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豢黍粱子反破秦軍而歸母閉門

不內使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卒飲下流味不加嗛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橐糒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嗌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何也　史記曰楚人有饋一簞醪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　趙括爲將母上書曰始妾事其父王所賞賜者盡與軍吏令括一日爲將所賜金視便田宅買之父子異心不可用王不聽遂請曰有所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　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地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隝中（隝音島同）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大者謂橫耳小者謂從屬）不來發兵加誅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之驛馬之所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祖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書曰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

食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也　竇嬰拜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輒令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司馬遷與任少卿書曰愚以爲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　袁盎字絲爲中郎以數上諫爲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爲致死　後漢書曰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皇甫嵩平黃巾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馬援討西羌中流矢貫脛帝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千頭援盡班諸賓客　董卓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疋卓曰爲者則已有者則士（爲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吏兵無所留　王霸常與臧宮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脫衣以斂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光武遣太中大夫賜征西吏士死傷者醫藥棺斂大司馬已下親弔死問疾以崇謙讓　耿恭在疏勒遣軍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　袁紹攻臧洪糧盡主簿啓內廚米三斗稍爲

饘粥洪曰何能獨此耶使爲薄粥遍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司馬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及宋受禪規欲報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聞謙疾果自齎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所失謙遂委身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心皆此類也　魏書曹公令曰趙奢竇嬰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故能濟大功永代流聲吾讀其文未嘗不慕其爲人也　魏志曹真傳曰真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　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世擅權遂舉兵稱臣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云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吳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尅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乃免冑冒陣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吳志曰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先是陳留濮陽逸沛郡朱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瑁割少分甘與共豐約　蜀志曰鄧艾爲大將二十餘年賞罰明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

於官素儉終不治私妻子不免飢寒　晉書曰祖逖居丹徒之京口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飢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祖逖據太丘樊雅攻之陳留太守陳川使李頭救之頭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　載記曰周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善於撫納晉衆皆爲致死　段灼追理鄧艾表曰留兆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強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爲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身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避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劉曜將陳安善於撫納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驤驄父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槃十蕩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驤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傷命樂府歌之　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鎧每得分餉未周遍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　北史曰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撫納所獲賞物

分賜麾下故每戰敵場咸得其死力　北齊書曰蘭陵武王長恭其為將也躬勤細事每得甘美乃至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琛覺子叡嗣為定州刺史詔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先有氷每歲藏氷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與氷追送正值日中炎赫叡乃對之歎息云三軍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氷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悅遐邇稱歎　三國典略曰北齊斛律光雖居大將未嘗戮人軍士未安終不入幕寒不服裘夏不操扇所得稟稍偏分麾下號令不過數句言皆切要每戰居險為士卒先有士卒中蠱親嘗其嘔三軍感之樂為致命　後周書曰侯莫陳順於渭橋與賊戰頻破之魏文帝還親執順手曰渭橋之戰卿有殊力使解所服金鏤玉梁帶賜之　史寧為凉州刺史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使人曰為我謝凉州孤解衣以衣公推心以委公公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武帝勝齊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人二千人班賜將士　武帝勞謙接下自強不息以海內未康銳情教習至於治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脫鞾以賜之武帝善於撫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伐之處

躬在行陣性又果決能斷大事故能得士卒死力以弱制強　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常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之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塹北列陣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申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太祖平侯莫陳悅整兵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太祖知而罪之即剖賜將士衆大悅　隋書曰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王充募江都萬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為用功最居多　煬帝在藩嘗觀獵遇雨左右進油衣上曰士卒皆霑濕我獨衣此乎乃令持去　唐書曰王世充未平太宗奏請圍東都高祖謂使人宇文士及曰歸報尒王今取東都者止欲兵甲休息耳破城之日其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子女玉帛皆分賜將

士　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疾苦仍勅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疾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詔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議其臧不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尅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也　秦叔寶隨太宗戰於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最多高祖遣使賜以金瓶而勞之曰卿不顧妻子遠投於我又立功効朕肉可為卿用者割以賜卿耳況子女玉帛乎卿當勉之尋授秦王右統軍　太宗征遼東駕次遼澤下詔曰日者隋師渡遼時非天贊從軍士卒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掩骼之義抑惟先典其令並收葬之　建中二年田悅攻臨洺守將張伾以軍事連戰已苦府藏已竭私產亦罄而賞之不闕乃飾其愛女出示於衆曰室家所有一女而已請佑而給焉軍中感之曰願以一死鬭不敢言賞遂大破之　馬燧既敗田悅以功加右僕射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

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上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償還其家財尋加魏博招討使　李晟以神策軍討朱泚時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妻子僅百口亦同陷泚左右或有言者晟曰乘輿何在而敢言乎泚又間日使人至晟軍則晟小吏王無忌之壻也因無忌以謁晟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以此誘晟晟怒曰尒敢為賊傳命耶立斬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涕流感悅卒無離叛者於是軍士皆角力馳騎超踰為戲晟知可用　德宗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上亦御裌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李光顏為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為用每戰甚苦及賊將鄧懷金以郾城兵三千人降光顏益堅平賊之志時韓弘為汴師驕矜倔強常恃賊勢索朝廷姑息且惡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凡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賫書先造光顏戰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愛憂

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恩深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顏柰何獨以女色為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來使俾令領其妓自席上而迴仍謂使者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光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明日遂大戰兵士無不一當百終殄蔡孽光顏功冣居多　令狐楚為汴州刺史汴軍素驕累逐主帥前使韓弘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鎮河陽代烏重胤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為牙卒咸不願從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櫜弓解甲用為前驅卒不敢亂及蒞汴州解其酷法以仁惠為治去其太甚軍民感悅翕然從化後竟為善地　柳公綽鎮鄂州時吳元濟叛公綽請討之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軍士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為我輩知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尅捷　鄭從讜為北都留守舊府城都虞候張彥球者前帥令率兵三千逐沙陀於百井中路而還縱兵破鈴殺故帥康傳圭及從讜至捜索其魁誅之知彥球善有方略召之開諭坦然無疑悉以兵柄委之　烏重胤為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未嘗矜伐而善待賓佐禮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歿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重胤古之良將無以加也新唐書烏重胤傳　重胤改節天平軍出行伍善撫士與下同甘苦蔡將李端降重胤蔡人執其妻殺之妻呼曰善事烏僕射得志大抵如此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復州防禦使吳巒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宋史郭永傳　時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孤城無援攻圍益急永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北盟錄靖康元年十二月康王統河北兵入援汴京以耿延禧寒取所常服綿裘畀之又以汪伯彥不耐寒解所服墨綠蕃羅戰袍并絛以賜之

饗士

太平御覽左傳　曰宋華元將戰殺羊食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史記　曰樂毅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皆城守樂毅攻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號為昌國君　李牧為士卒費日日擊數牛饗習射騎　東觀漢記　曰上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隗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諸將未飲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賜歙縑千疋　後漢書　曰吳漢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合戰大破之劉盆子既降帝令縣廚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　鄧禹至長安軍昆明池大饗士卒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遣使來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通鑑　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夏六月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後周書　曰若干惠於諸將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太祖嘗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歎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太祖聞之即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　淮南子曰員中規方中矩動成戰止成文可以愉衆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　黃石公記　曰動為事機舒之彌四海卷之不盈懷柔而能剛則其國彌光弱而能強則其國彌章一簞之醪投之於河令士衆迎飲三軍為其死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香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晉史愍懷太子傳　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北史斛斯椿傳　孝武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月烹一頭以饗軍士資治通鑑隋紀王世充軍士有亡降李密者密問世充軍中何所為軍士曰比見益募兵再饗將士不知何故密謂裴仁基曰吾幾落奴度中光祿知之乎吾久不出兵世充芻糧將竭求戰不得故募兵饗士欲乘月晦以襲倉城耳宜速備之新唐書顏真卿傳　真卿為平原太守安祿山反時平原有靜塞兵三千真卿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刀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

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動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曄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柳氏新語張巡許遠之守睢陽被圍日久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己肉以啗衆寧惜一妾而坐觀士飢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强令食之遠亦殺僮僕口以哺卒吏資治通鑑後唐明宗紀　天成四年王晏球討敗王都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辛巳晏球入朝帝美其功晏球謝久煩饋運而已宋史韓浩傳　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建炎二年金人攻城中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卓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　劉汲傳　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汲添差副使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可速進兵公純難之不得已俱至南陽不進汲獨馳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代公純攝師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

食士

蘇子由古史宋微子世家　四年鄭公歸生以楚令伐我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及怒而入鄭師師大敗鄭人因華元樂呂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贖之

國語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二　二寘

士

三侍學士

唐語林文宗在藩邸好讀書王邸無禮記春秋史記周易尚書毛詩論語雖有少成部帙宮中內官傳周易一部密獻上即位後捧以隨輦及朝廷無事覽書目閱取書使殿讀之乃詔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爲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爲侍讀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爲常時謂三侍學士恩寵異等於是康佐進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善之問康佐曰吳人伐越獲俘以爲閽使守舟餘祭觀舟閽以戈殺之閽是何人殺吳子復是何人康佐持疑久之對曰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遽解上笑而釋卷

三朝學士

石林燕語王禹玉歷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爲翰林學士其家自太平興國至元豐十榜皆有人登科熙寧初葉尚書祖洽榜聞喜宴席上和范景仁詩云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傳家有姓名此事他人所無有也

金馬玉堂三學士

江少虞類苑少師趙公槩字叔平爲人寬厚長者留滯內相十餘年晚始大用參貳大政治平中退老睢陽而歐陽文忠公亦退居東潁時呂正獻公以翰林學士出守潁一日文忠同叔平訪之呂公喜二公之來特爲展宴文忠乃自爲口號一聯云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兩閑人謂公與文忠也漁隱叢話許彥周詩話云會老堂口號曰金堂玉馬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閑人所謂清風明月古今通用語後讀南史謝譓傳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文忠公文章固優辭亦精緻如此

蘇門四學士

漁隱叢話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者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人之著故無己作佛指記云余以詞義名次四君而貧於一代是也而無咎詩云黃子似淵明城市亦復貞陳君有遺舉化行閭井淳張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難及淮海一髯秦當時以東坡爲長公子由爲少公無己答李端叔書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則次公之客也又次韻黃樓詩云一代蘇長公四海名未已又云少公作長句班馬安得擬謂二蘇也然四客各有所

長魯直長於詩辭秦晁長於議論魯直與秦觀書曰庭堅心醉於詩與楚辭似若有得乎於議論文字今日乃當付之少游及晁張無己足下可從四君子一一問之其後文潛贈李德載詩亦云長公波濤萬頃海少公峭拔千尋麓黃郎蕭蕭日下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峥嶸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長雖蘇門不能兼全也宋史黃庭堅傳庭堅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

後四學士

（韓淲澗泉日記廖正一明畧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時號後四學士明畧有竹林集文叔有濟北集膺仲武子文字未之見也）

五人同拜學士

（舊聞證誤太宗時宋白賈黃中呂蒙正李至蘇易簡五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蒙正爲宰相黃中至易簡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爲名臣　按國史此太平興國八年五月事也實李文恭穆與宋賈呂李五公同入翰林後二年蘇太簡始爲學士

六學士

（容齋續筆白樂）天分司東都有詩上李留守相公其序言公見過池上汎舟舉酒話及翰林舊事因成四韻後兩聯云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

一漁翁此詩蓋與李絳者其詞正紀元和二年至六年事余以其時考之所謂五相者裴垍王涯杜元穎崔羣及絳也紹興二十八年三月予入館明年八月除吏部郎官一時同舍秘書丞虞雍公并甫著作郎陳魏公應求秘書郎史魏公直翁校書郎王魯公季海皆至宰相汪莊敏公明遠至樞密使恩數與宰相等甚類元和事云

八學士

（馬明叟實賓錄唐陳子昂爲昭夷子趙氏碣云昭夷諱元本居河間爲大儒至祖）拔尤博雅明道隋徵八學士與同郡劉焯俱至京師補黎陽郡長

十學士

（數類　王錫　張纘　陸倕　張率　謝舉　王）規　王筠　劉孝綽　到洽　張緬　梁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秘書郎王錫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遊狎情兼師友又敕陸倕張率謝舉王規王筠劉孝綽到洽張緬爲學士十人盡一時之選

十八學士

（唐史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旣平天下銳意經籍）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以杜如晦房玄齡等本官兼文學館號曰十八學士（詳文學館學士）數類唐開元十八學士　張說　徐堅　賀知章　趙冬曦　馮朝隱　康子元　侯行果　韋述　張會真　趙玄默　毋煚　呂向　咸冀真　李子釗　東方顥　陸玄泰　余欽　孫季良（詳）

（見集賢殿學士）資治通鑑後晉高祖紀楚王希範武穆之嫡子旣嗣位乃依故事始開天策府置護軍中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若李鐸潘起拓跋恒李皐李莊徐牧彭繼英廖匡圖徐仲雅鄧懿文李松年韋儼彭繼勲蕭洙裴頎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等十八人並爲學士（五代史補凡國志當時學士十八人惟徐仲雅拓跋恒李皐廖匡圖知名）五代辭史列傳　晉天福六年襄州安從進反江南諸道都統天策上將軍馬希範督樓船屯夏油襄州平加守太傅七年營天策府於潭州開學館貯書萬卷私署十八學士

二十四學士

（數類　李嶠　宗楚客　趙彥昭　韋嗣立（大學士）　李適　劉憲　崔湜　鄭愔　李乂　盧藏用　岑羲　劉子玄（學士）　徐堅　韋元旦　薛稷　馬懷素　宋之問　杜審言　徐彥伯　沈佺期　劉允濟　閻朝隱　武平一（直學士））

唐史中宗置脩文館選大學士四學士八直學士十二以象四時八節十二月凡二十四人以象二十四氣每宴饗游豫唯宰相與學士得從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屬和然皆猥狎佻佞忘君臣禮唯以文華取幸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賜細柳圈辟癘夏宴蒲桃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

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當時人所歆慕其後被選者不一

真學士

（言行錄蔡襄禮字叔厚章思於學問文章彊記默識錄唐虞三代以暨國朝之隆君臣事迹如指諸掌視唐燕許常楊爲不足道上每曰蔡某之文有秫真學士也）

童子學士

（馬明叟實賓錄梁宋懷少有夭材好學不倦鄉里號稱童子學士）

小兒學士

（北史周宗懍南陽涅陽人也少聰敏好讀書晝夜不倦每語輒引古事鄉里號爲小兒學士）

隆儒殿學士

（春明退朝錄邇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遵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爲隆儒殿學士）

高齋學士

（南史庾易傳易子肩吾八歲能賦詩爲兒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西班學士

（陸游南唐書刁彥能）傳彥能爲撫州節度使好讀書在鎮委文吏頗有治稱好作詩嘗與李建勲相鼎贈建勲因燕見及之元宗笑曰殊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

修書學士 唐繪馬懷素等並爲修書學士

視草學士 類說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髦西去漢將軍時人榮之

步行學士 夢溪筆談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爲館職始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嘉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紅軟學士 曲洧舊聞曾布在相位日其子紆通賓客受賕餉饋所不至曾誠存之同姓通家往還誠妻呂嘉問女也每內集未嘗與席當時有妻鎖之說其後布貶而臺章有紅軟學士之語蓋以誠爲館職故也

青錢學士 續世說張薦祖鷟爲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采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明廷因名鷟蘇味道嘗賞之曰此生天下無雙矣凡應八舉皆登甲科員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錢萬簡選中未聞退時時目之爲青錢學士能改齋漫錄崇寧元年修神宗史除秘書丞曾誠爲史官言者以誠門調之子全不知經狡健諂媚善奉權貴緣冨於財巧於進取向除館職道路目之爲青錢學士因罷誠史職

斗酒學士 新唐書王績傳績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

八塼學士 唐繪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詞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德宗時召爲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爲候程性嬾（古懶字）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近事會元翰林志云學士院北廳前有花塼道冬中以日影及塼爲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常過八塼乃至衆呼爲八塼學士

石學士 冷齋夜話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着鞭謂馭者曰賴我石學士也若是學士則固不破碎乎

汗淋學士 魏泰東軒筆錄王平甫學士體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決衣劉攽見而笑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雨中林學士 澠水燕談錄顏臨學士魁偉好談兵館中戲謂之顏將軍一日同館諸公遊景德寺既至寺前柏林雨暴作顏戲同館林希曰雨中林學士遽荅曰相下頗將軍諸公大噱以爲捷對

大小鬍孫學士 宋李方叔濟北集師友談記孫巨源內翰從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取姓孫而爲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馬劉曰何不取其鬚爲別吏曰皆鬍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鬍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爲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爲大鬍孫學士巨源爲小鬍孫學士

爭薦學士 唐繪韋表微字子明敬宗時李紳等皆謫去學士闕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

增選學士 新唐書韋表微傳表微爲翰林學士知制誥後與韋處厚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奈何荅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

開館置學士 唐繪玄宗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張說倡之時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張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尚道躬自講論詳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者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蓋未達邪帝遂薄堅

父子學士 唐書蔣乂字德源性銳敏博覽羣記有史才常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頹剝題文漫缺無能知者人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口誦補不失一字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訪求不獲乂條陳甚精宰相高選歎曰集賢有人哉乂父子繼爲學士儒者榮之唐繪于休烈爲工部尚書二子益肅及休烈時相繼爲翰林學士玉壺清話劉溫叟父岳退居河陰溫叟方七歲嘗謂客曰吾老矣他無所覬但得世難息與此兒皆爲溫洛之叟耕釣煙月爲太平之漁樵平生足矣後紀父語因名焉岳後唐爲學士溫叟晉少帝時又爲學士世盡榮之

舅甥學士 四明志舅甥三學士汪大猷甥陳居仁樓鑰

弟兄學士 新唐書吳通玄傳唐德宗立通玄弟兄俱召爲翰林學士頃之通微遷職方郎中通玄起居舍人並知制誥凡帝有譔述非通玄筆未嘗慊與陸贄吉中孚韋執誼並位贄文高有謀特爲帝器遇且更險難有功通玄等特以東宮恩舊進昵而不禮見贄驟擢頗媢恨贄自恃勁正屢短通玄於帝前欲斥遠之即建言承平時工藝書畫之徒皆待詔翰林而無學士至德以來命集賢學士入禁中草書詔待進止於翰林院因以名官今四方無事制書職

分宜歸中書舍人請罷學士帝不許

詔罷學士

新唐書王叔文傳叔文爲太子侍讀累拜起居郎翰林學士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己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户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

坐奪學士

新唐書蕭瑀傳蕭俛元和六年爲翰林學士凡三年進知制誥會張仲方以李吉甫數調發疾天下訾其謚憲宗怒逐仲方而俛坐與善奪學士下除太僕少卿

鞭韃學士

隋書段文振傳文振弟文操大業中爲武賁郎將性甚剛嚴帝令督秘書省學士時學士頗存儒雅文操輒鞭韃之前後或至千數時議者鄙之

書求學士

宋史范杲傳杲字師回宰相質從子也刻志於學嘗致書相府求爲學士且言於宰相李昉曰先公嘗授己制誥一編謂杲才堪此職因出示昉昉驚閱解之未幾太宗飛白書玉堂額以賜翰林杲又上玉堂記因請備職太宗惡其躁竟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

貶求學士

太平廣記唐孟弘微爲郎中誕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對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今不知有卿上謂宰臣曰此人躁妄欲求翰林學士大容易哉於是宰臣歸中書貶其官示小懲也

固辭大學士

新唐書張說傳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崔圓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

聞呼學士

建安志宋熙寧間范鏜嘗醉酒自邑歸寢於溪橋上夜半微醒聞有呼者曰某處有會可同往有應者云學士在此吾當訶護不敢往拂明公起行前路訪居民廼知昨宵某處作水陸會以此頗自負後果爲龍圖閣直學士乃符橋上所聞云

知除學士

三槐王氏雜錄梅侍讀詢以文雅自任久在侍從忽求爲濠州既被命見先文正文正曰何以求此曰聊以溫故爾文正曰待差一通判去伴舍人讀書梅既去怏怏益不平未幾差博士呂夷簡通判濠州梅語人曰何處得箇呂夷簡來也會讀書梅辭文正適與王沂公同坐堂上王因以梅語白文正曰君善待呂公呂公他日與王公同作相舍人方作學士梅愈不平其後梅適除學士如其言

真拜學士

宋史列傳開寶二年以李昉直學士院三年知貢舉五年復知貢舉秋預宴大明殿太祖見昉坐盧多遜下因問宰相對曰多遜學士昉直院爾即令真拜學士居多遜上

引內官爲學士

宋史列傳張洎善事內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政爲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慙而退

作詩賜學士

宋江少虞類苑蘇內翰爲學士最被恩遇初與賈黃中李沆同時上擢黃中沆參知政事以易簡爲中書舍人充承旨並賜白金三千兩諭旨曰朕之待卿非必執政而爲重矣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爲真草行三體刻於石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本院今龕於堂南門之上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修撰江陵公洎梁周翰知制誥柴成務呂祐之錢若水王旦直秘閣潘慎修翰林侍書王著侍讀呂文仲等凡十五人及召至等宴于翰林以觀神筆之迹上遣內司供擬坐客各賦詩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易簡悉以奏御上謂昉等曰易簡以卿等詩來上有以見儒墨之盛而學士之光也可別錄一本進入以其本賜易簡

寫歌賜學士

樂史廣卓異記右拾唐書郭元振家狀元振爲通泉縣尉前後掠買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召見大挾聖旨并令口占古劒歌進天后奇之命繕寫賜諸學士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鑄作寶劒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咨嗟歎奇絶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俠子亦曾親得英雄人何言中路遺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袍帶見學士

聖賢言行故事宋太祖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儀對上時無服儼至屏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不出笑曰豎儒以我無服爾遽命袍帶儼遽趨出祥符中予叨爲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承明直崇政之南每崇政殿晚朝罷至此謂之則坐御榻畢復坐謂之再坐）亦方無服對回至院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遺忘袍帶卿無惟否予惶恐降階將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爲愧勿俾稱謝及具奏來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近侍不亦至乎（故事對舍人以下即無服學士以下必袍帶而後見）

作賦

詔學士（事文類聚）昭宗嘗金鑾作賦詔學士皆和獨陸扆先成帝覽之歎曰貞元時陸贄吴通玄兄弟善内廷文後無繼者今朕得之

步輦召學士（開元天寶遺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為翰林學士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三館可稱學士（能改齋漫錄）學士惟三館可稱他則否按唐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故筆談云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自徽宗以前州縣官莪有以學士稱至渡江後苟有一官未有不稱紹興末臣僚有論列者時有旨禁之然今習俗猶爾也

金蓮燭送學士（唐語林）宣宗夜幸含春亭召學士令狐綯對畫蠟燭一炬方許歸院仍賜金蓮炬送之院使忽見金蓮燭驚報院中曰駕來矣俄然綯至院使謂綯曰金蓮花引駕燭學士用之得安否頃刻有丞相之命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内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御從江外來彼中黎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適來朝廷皆未觀其忠藎綯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為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床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御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為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為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壼奥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頗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職官分紀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内庭恩澤無二常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使已下謂是駕來皆鞠躬堦下俄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異金蓮花燭柄耳惟至尊方有之

引燭照學士（山堂考索）宋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宫嬪自窻櫺引燭入照之令不欲更易火燃處以為玉堂學士一盛事

后問學士（邵氏聞見錄）東坡在翰苑薄暮中使宣召已半醉遽汲泉以漱意少快入對内東門小殿簾中出除目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既承旨宣仁后曰學士前年為何官曰臣前年為汝州團練副使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陛下曰不關老身事曰遭遇皇帝陛下曰亦不關官家事曰豈出大臣論薦曰亦不關大臣事東坡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宣仁后曰久欲令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帝飲食停匕箸看文字宫人私相語必蘇軾之作帝每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學士上仙耳東坡不覺哭失聲后與上亦泣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宣仁后又曰學士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東坡下拜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東坡為王鞏云

乘輿幸學士院（事文類聚）唐憲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輒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學士侍游宴（職官分紀）中宗景龍三年春正月宴侍臣及近親於梨園亭秋七月幸梨園亭宴侍臣學士八月幸安樂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又幸九曲亭子宴侍臣學士四年春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下供奉官五品已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毬場分明拔河上帝與皇后公主親往觀之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禊飲賜羣臣柳棬（一本作賜侍臣細綵棬一本作綵）辟惡丙辰遊宴桃花園壬戌賜宰臣已下内様巾子夏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摘置酒為樂乙未幸隆慶池結綵為樓宴侍臣泛舟戲象

學士兼官（唐繪）賀知章字季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為間也元一統志白居易元和元年對制策乙等調盩厔尉為集賢校理後以學士兼京兆尹戶曹參軍以便養

學士宣召（程大昌雍錄）沈氏筆談曰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内臣宣召無因得入予案學士宣召特禮也開元前北門本無學士亦無職守如李白輩供奉翰林乃以其能文持許入翰林不曰以某官供奉也俗傳白衣入翰林者此也又曰上數欲

命白以官為中宮所揖而止是白在開元竟無官也後至二十六年初置學士院乃始判為官稱是為翰林學士此時得為學士者固與前以白身供奉者不同然向來尚以詔召之禮加乎無官之士則今之在院而明命以為學士者安得獨廢特召之禮也然此之宣召乃是院中熟例而不可輒減耳非為院在禁中乃加宣召也按銀臺門內直紫宸殿西閤在禁中然而中書門下兩省官分居日華月華門其日華月華亦在宣政殿之東西廊是亦同在禁中矣若謂學士體重當加宣召耶為學士而得知制誥入滿年乃遷中書舍人不應職任輕時加宣召以為禮及其進官位望益重反無宣召也故謂宣召之禮自待詔無官時有之其後循襲不復減殺耳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此又失也承明玉堂皆漢殿耳唐無此名也沈氏又曰學士院北扉其為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召此又誤也學士院在紫宸蓬萊殿之西浴堂殿自在紫宸之東不在學士院南也

學士備顧問新唐書韋貫之傳貫之為中書侍郎時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

學士出入禁門程大昌雍録李肇記曰學士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謂之大三昧三昧者釋氏語也言其去纏縛而自在也用此言之則學士自出院門而至右銀臺門則皆步行（今朝名步行學士亦本此直至九出宮城）銀臺門外乃得乘馬也然此亦學士未為承旨者體制如此耳若為承旨則有別禮故元稹自言為承旨時得從內朝乘馬扈從又有詩自言得於太液池邊乘馬以行此則承旨特禮也為學士者無之

學士久次事文類聚學士久次者晁文元（迥）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抃）楊內翰（偉）皆十一年陶尚書（穀）丁文簡（度）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抃）胡文公（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迥）宋宣獻（綬）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翰）李相州（維）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率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高宗朝湯慶公孝宗朝周益公始皆六年（朝野雜記）　學士再入三入者宋文安兩入凡二十年李相州孫文懿皆十二年楊文忠公范文忠公皆九年曾宣靖馮文簡皆七年葉道卿張文定皆六年宋景文楊宣懿皆三入而止五年渡江後周益公再入凡九年胡端明二入跨六年久次者此二公而已（同

上）

學士三入事文類聚學士三入李文正劉中山子儀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侍詔宣獻公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邯五入而一不拜　渡江後三入者二人胡端明（文修）王端明（曮）兩入者十六人張文靖（守）綦寶學（崇禮）沈忠憲（與求）陳資政（與義）孫資政（近）劉閣學（才邵）李侍郎（椿年）洪文安（遵）錢給事（周材）洪文敏（邁）劉忠肅（珙）鄭資政（聞）周益公（必大）王魯公（淮）倪侍郎（思）

學士不著姓舊聞證誤往時學士入劄子不著姓但云學士臣某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皆著姓以別之其後遂以為故事（出歐陽公歸田錄）　按學士年表盛文肅景祐二年已遷參知政事明年丁文簡始入翰林二公未嘗並直也

學士如神僊事文類聚劉麟之為學士姿儀洒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神僊中人

學士登瀛洲唐史太宗既平寇亂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以杜如晦房玄齡等三番遞宿太宗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號十八學士畫像為贊藏之書府食品珍饈以章禮賢之重天下所慕向時人謂之學士登瀛洲

學士真國器宋史邵亢傳亢為穎王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群玉殿英宗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

學士詞才敏速事文類聚杜讓能以學士從僖宗在蜀關東用兵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帝嘉之（本傳）

學士文思如泉事文類聚唐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填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同舍皆服其能嘗啓德宗令盜遍天下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以言謝天下使詔書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詔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多贄所為也（本傳）

學士號下水船唐摭言姚洎為學士一日梁太祖問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

學士和詩事文類聚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每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

學士對來資治通鑑唐元和五年六月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則得矣如陛下何

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三殿麟德殿也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即翰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之語

學士不草麻

新唐書韓偓傳偓遷兵部侍郎進翰林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後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艴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奏入吾等議赦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

學士不肯草制

山堂考索舍人學士之選自唐以來最為儒者之盛事唐人謂之西掖北門之榮于今舍人為文章之盛選學士為天子之私人實切疑之今人與給事中預聞兩省事押敕事黃封還詞頭皆以駁正為職然舍人獨草勑何也夫草勑既有舍人而降詔付中書施行又須學士則是詔命可得而私也其可乎熙寧初學士王禹偁不肯草制以為夫職乃命知制誥蘇子章數代絲綸皆王命也而區別如此必有謂焉

學士垂簾草制

事文類聚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垍畫紙筆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夜召學士草制

資治通鑑唐武宗會昌三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崔鉉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鉉元畧之子也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此由劉楊懦怯墮敗舊風故也琮乾度之子也

賜學士帶服

宋江少虞類苑李西樞憲成為知制誥尚衣緋出守荊南召為學士閤門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衣乃并賜三品服

賜學士繒纊

事文類聚德宗章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衣賜否餘慶云往時賜衣不須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

召學士還玉堂

邵氏聞見錄宋子京在翰林時同院李獻臣以次有六學士一日張貴妃詞授下議行告庭之禮未決子京遽以制上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子京出知安州以長短句詠燕子有因為啣泥污錦衣垂下珠簾不敢歸之句或傳入禁中仁皇帝覽之一歎亟召還玉堂署

視學士改書

三槐王氏雜錄寶元康定間西人犯邊遣使求關南地富文忠既行疑時相與己不協發國書觀之果與授詞不同馳歸請對詔文忠詣學士院視學士改書乃行

女學士

南史張貴妃傳陳後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複道相接與貴妃及龔孔二貴嬪等游宴于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畧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云唐書后妃列傳穆宗尚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詞章生五女皆聰惠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倫憲若荀莘昭文尤高性皆素潔鄙薰澤靚粧不願歸人欲以學名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為傳申釋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試文章經史悉留宮中帝每與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人高其風操不以妾侍命之呼為女學士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南郡君若昭尤通練穆宗拜為上宮若莘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諸王公主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南唐書儒者傳高越少舉進士清譽有才思文價籍於北土時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惠喜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太平御覽唐書曰女學士尚宮宋氏者名若昭貝州清陽人父庭芬世為儒學至庭芬有詞藻生五女皆聰惠庭芬始教以經藝既而課為詩賦年未及笄皆能屬文長曰若華次曰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華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尚芳華之飾嘗白父母誓不從人願以藝學揚名顯親若華教誨四妹有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其言模倣論語以韋逞母宣文君宋氏代仲尼以曹大家等代顏閔其間問答悉以婦道所尚若昭注解皆有理致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

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相屬亦令若華姊妹應制每進御無不稱善嘉其節槩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爲學士先生庭芬起家受饒州司馬習藝館內教賜第一區給俸料元和末若華卒贈河內郡君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華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姊妹中若昭尤通曉人事自憲穆敬三帝皆呼爲先生六宮嬪媛諸王公主駙馬皆師之爲之致敬進封梁國夫人寶曆初卒將葬詔所司供鹵簿敬宗復令若憲代司宮籍文宗好文以若憲善屬文能論議奏對尤重之大和中坐駙馬沈議事幽若憲於外第賜死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威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聰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宋劉後村集贈女學士

女子談天世有之福唐吳媛獨神奇語多中的疑明慧心自通靈不問龕閒道膝邊隨李主定傳肘後與文姬未知誰是吹笙侶玉鏡臺前要畫眉

南方博士 戰國策鄭同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

八世博士 數類後漢歐陽歙字思樂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禮震上書曰大司徒歐陽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千乘歐陽生字和伯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字子陽爲尚書歐陽氏學歙亦傳業）

二張博士 號名數類北齊張彫武爲武成侍講入授經書帝甚重之與侍講張景仁並被尊禮同入華元殿共讀春秋與張景仁號二張博士

新安三博士 號名新安後續志吳太傅過龍字子雲婺源人與同郡方公岳程公元鳳齊名淳祐間號爲新安三博士

瘦羊博士 號名東漢書甄宇傳注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耻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詔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號之

蓮花博士 號名溫州府志劉修真號靜癡自幼通經史諸子年二十餘始有入道志師橫舟虛白二真士受東華方諸上道愛飛霞洞煙水之勝即蓮渚構屋以居水蓮萬柄周遭環繞因號蓮花博士

老博士 號名類說裴惲進詩有太康字宣宗曰太康失邦何以比我宰執奏晋平吳改元太康上曰天子須博覽不然幾錯罪惲由是耽味經史觀書不休宮中目爲老博士

窮博士 張思廉詩詠窮博士　五日張京兆猶能殺故人一年窮博士不救歸柴貧深冬未衣絮坐席長凝塵愁吟蒼蠅畔怒作蝦蟆嗔冷撥豆稭大倦卧黃茆茵飢來捕雀鼠夢裹騎麒麟不知貧作柴猶道詩有神商歌滿天地聲響驚毘鄰歌罷自激勵慷慨豪氣伸揩摩惟髀咯棄捨貧賤身左挽祖士推右招周伯仁往殺諸賊奴救我飢餓民出門復歸來撫劍一長嚬天狼大如月七將空橫陳

羌博士 號名北史李業興傳業興少耿介志學晚乃師事徐遵明時有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業興乃詣靈馥黌舍類受業者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及靈馥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馥不能對曰羌弟子乃如此耳遂便徑還

何能作博士 續後漢書曹彰傳振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爲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爾何能作博士耶

何能爲博士 册府元龜後周宇文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嘆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爲博士也

不作老博士 談藪北齊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采殊異父求嚴師教之昂不遵師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

歐書博士 號名金華子李節得道之士通三禮學甚精少工歐率更書自稱山東道歐書博士

判詩博士 號名馬明叟實賓錄五代王仁裕少不知書因夢吞五色小石無數遂有文章敏速甚異於人與賓屬和不問多少韻數立命筆和送題云走筆猶自矜謂人曰某官詩輒已批回漢丞相兵部尚書李濤素滑稽戲目之爲判詩博士

吳兒博士 號名古今事通冀州司戶魏崇裕送司士入京曰崇裕有幸會得入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曠野哭聲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爲誰曰吳兒博士教此聲韻司功曰師明弟子哲

彈琴博士 號名馬明叟實賓錄唐左拾遺魏光乘目袁輝爲王門下彈琴博士

茶酒博士 東京夢華錄宋東京凡店內賣下酒廚子謂之茶飲量酒博士入店內小兒皆謂之大伯

算博士 號名朝野僉載唐駱賓王爲文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離宮三十六時人號爲算博士

小州醫博士 號名朝野僉載唐左拾遺魏光乘目蔡孚爲小州醫博士

女博士（號名績後漢書曹丕甄后傳魏書后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爲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爲學當作女博士耶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爲己誡不知書何由見之）

步打進士（角力記唐僖宗弱齡）登位爲官者所抑多以蹴踘鬪鴨吹游做行內園恒排角觝之徒以備卒召能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曰或遇堯舜禹湯知舉陛下不免落第帝笑而已

一代高士（王子年拾遺記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爲帝王所崇後文帝與夏講論終日不息應對如流無有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爲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夏之儔不能過也若仲尼在魏復爲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秘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爲一代高士

御前高士（溫州府志王張鵬字明梅瑞安人善丹青界畫天曆間至都下畫大安閣）閣圖紙稜毫分縷析飛甍華棟曲盡其妙文宗嘉賞之賜號御前高士

陳摶遇處士（宋史隱逸傳陳摶自）

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

花精求處士　太平廣記唐處士崔玄微住洛苑有數女稱陶氏楊氏李氏石氏來謂處士曰每歲被風撓求處士見庇亦有微報處士於歲歲日作朱幡上圖日月之狀於苑東立之是日東風震地而苑花不動玄微乃悟前諸女衆花之精也

虎逐處士（太平廣記有處士姓）文者不記其名居漢中以燒煉爲業但留意於爐火者咸爲所欺華陽坊有成太尉新造一宅未居遂求主者賃而燒藥因火發延及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出門便爲驚獸所逐而不得西去遂入王子山谷中驚獸隨之不離趾步既窘急遂攀枝上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其虎繞樹咆哮及曉官司捕逐者已及樹下獸則徐退就擒之斬于燒藥之所

斬麴處士（太平廣記葉法善有道術燕國公張）說嘗詣觀謁法善命酒稱月既無他客法善曰此有麴處士者大隱山林性謹而訥耽於酒鍾召之可也說請召之斯須而至其形不及三尺而腰帶數圍使坐於下拜揖之禮頗亦曾撲酒至盃盡皆盡而神色不動燕公將去法善忽奮劍叱麴生曰曾無高談虛語唯耽酒於酒亦何用哉因斬之乃巨榼而已

斑特處士（太平廣記大中祥符中有寓茵秀才飫大寮莊于南山下夜因風清月朗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斑特處士相訪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畎畝而卑勤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詳牛字）

二士　數類孔奐　沈炯　梁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孔奐沈炯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奐及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教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

三士　玉海荀子堯問篇周公謂伯禽之傅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而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明擇士不廣無由得賢也）馬明叟實賓錄晉傳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晉卿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三士謂狐偃趙衰賈佗數類樂毅　鄒衍　劇辛　晉虞預曰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三士謂樂毅鄒衍劇辛也（戰國策燕昭王收破燕後卑身重幣以招賢者欲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孫國之亂而襲破燕孤

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者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郭隗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拘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人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遂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齊兵敗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莒即墨而已）小學紺珠牛畜　荀欣　徐越（公仲連三人）子夏　田子方　段干木（新序白圭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三士翊之）王彥章　裴約　劉仁贍（五代史全節之士三）抱朴子黃白篇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咽氣長生者中士也飧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

四士　書林事類管子曰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理后稷爲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尚猶精一德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在官皆兼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臣不立亦易知也數類子胥　輔果　犢生　鄒陽　阮元瑜　爲

曹公作書與孫權曰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擒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包融　賀知章　張顛　張若虛　唐包融與賀知章等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

五士

數類狐偃　趙衰　顛頡　魏武子　司空季子左氏傳叔向曰先君文公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以為腹心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杜預曰狐偃子犯也趙衰子餘也魏武子犨也季子胥臣臼季也晉文公重耳從亡五人賢而有大功也文選曰無觀狐趙有與五臣故又稱五臣又袁宏曰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是也　魏志劉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太祖辟曄為司空倉曹掾初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也每舍亭傳未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光賢槩賦圍守行軍進退之宜而曄獨卧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曄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以四人為令而授曄以腹心之任

六士

數類王粲（字仲宣）　徐幹字偉長　陳琳字孔璋　阮瑀字元瑜　應瑒字德璉　劉楨字公幹　魏志曰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山陽王粲與北海

徐幹廣陵陳琳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並見友善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王粲特處常伯之官遂與一代之制

七士

數類伊尹　管仲　百里奚　甯戚　司馬喜　范雎　太公望　說苑曰伊尹故有湯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管仲故成陰之狗盜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賣五羊之皮秦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之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政司馬喜髕腳於宋而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中野矣

八士

論語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數類太師摯　亞飯干　三飯繚　四飯缺　鼓方叔　播鼗武　少師陽　擊磬襄　論語曰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漢表曰八士皆紂時奔走分散鄭氏以為周平王時孔氏以為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故樂人皆去也羅泌路史禪通紀葛天氏八士捉拚投足搖尾叩角亂之以歌八終宋方秋崖集題八士圖　雅聞八士春俱秀未覺三賢迹已陳枝分不論曾識面此圖到手便情親飛絮遊絲芳草路淡煙疎雨落花天偶然畫出尋詩意未必新詩待畫傳

假士

西漢書鼂錯傳錯曰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

蒙士

書伊訓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注童蒙始學之人）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四百五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胡正蒙

分校官修撰臣諸大綬

書寫儒士臣胡邦寧

圈點監生臣林試松

臣董仲格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四　四霽

嚏

洪武正韻丁計切○悟解氣噴鼻也○關通則嚏○詩願言則嚏○舊音竹利切○非○亦作嚔○許慎說文嚏从口疐聲○都計切○徐鍇通釋腦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故云悟解氣○的替反○劉熙釋名嚏疐也○聲作疐而出也○陸法言廣韻鼻氣也○嚏（俗）○張參五經文字嚏嚏多計反○見詩風○丁度集韻嚏或作嚔○司馬光類篇又陟利切○礙不行也○婁機廣干祿字書嚏嚔（上平下俗）○戴侗六書故气悟口鼻歆嚏也○亦單作疐○釋行均龍龕手鑑嚏嚔（二俗）嚏（正）嚏（或作）嚏今音帝○人所甲反嗌音氏作嚏丁計反鼻噴也丘音嚏然累丸表人口音無孫氏字說以嚏爲替○楊桓六書統端母嚏○（亦見集韻知母）嚔（或作）早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詩注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趙謙聲音文字通悟解气軌嚏也○人气感傷閉鬱○關通則嚏○又爲風霧所襲○有是疾○韻會定正端計切○嚏噴風塵也○發也○字切端端丁顛嚏○

篆書 嚏 古文 嚏 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嚏 徐鉉篆韻 嚏 六書統 草書 嚏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噴嚏

釋名曰嚏聲作嚏而出也○詩終風篇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注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爲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上音求○謂鼻塞也）○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也○（噦於越切○噫於介切○嚏丁計切）○容齋隨筆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說我○婦人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風自古以來有之○李濟翁資暇集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按邶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爲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符其願言者○非祝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坦齋通編人之常談○多有所本○如噴嚏○此詩終風願言則嚏○說文以知爲疑○此王制西方曰狄鞮○（注鞮之言知也）○小說家木青州孫元亨舉進士不第○爲雲水遊○一日至衡山中○飢甚○澗邊見一茅舍○門無扉○遂一僧侍白衛○一盂食之如酪○忽二虎至○元亨無懼色○僧曰○子可託矣○吾奉碧虛君約○同赴金母會○期不可失○然吾以誤殺七人○膽有禍斗○吾種此花七株○將去藥合丹○以除膽禍○因付金筦子○泊石金子各一枚○曰日服一花○藥盡則已○七日可畢○吾不過十日歸矣○他之無息○花落藥散○丹不可得而成○切祝切祝○僧去○元亨取花至第五株○忽起疑心○花妍麗如此○何暮不嘗耶○因嗅之○藥粉吸入鼻○失聲噴嚏○餘粉飛颺○散爲烈焰○因焚其舍○元亨驚走○火熄○遂失故處○元亨歎異○逸選復歸○元亨自此不食五穀○惟啖果實而已○後年百餘歲卒○（出遊記聞）

占嚏

事林廣記子日有酒食○丑日主憂疑○寅日有外事○卯日主大吉○辰日婚會言○巳日主口舌○午日有喜事○未日主爭常○申日只平平○酉日有客至○戌日女思念○亥日有人思○

願嚏

宋梅聖俞宛陵集願嚏（上丁計反）（馬欽實）○猛虎不獨宿○鴛鴦不隻棲○虞舜遊蒼梧○帝子夜向瀟湘啼○時既禪禹○妃亦老○老淚洒竹無高低○流根及筍皺紅鮮○此情乃與天地齊○我今齋寢泰壇下○佗僚願嚏未顧妻○

頻嚏

宋蘇東坡集白髮蒼顏誰肯記○曉來頻嚏爲何人○

疐

洪武正韻丁計切○本也○又與蔕同○禮記○棗李疐之○削瓜○士疐之○亦作疐○又寘韻○爾雅棗李曰疐之○（郭爲挑作仁○棗李曰疐之者○謂治去其尖○疐者○柲也）○丁度集韻疐去本也○或从竹作䇽○釋行均龍龕手鑑疐（俗）○又陟利反○韓道昭五音類聚疐都計切○楊桓六書統端母○从竹疐聲（同上）○余見寘韻○知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疏云○謂脫菓蔕○俗作疐○非○韻會定正字切端計○端丁顛疐○

篆書 疐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疐 疐 並六書統 草書 疐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柢

洪武正韻丁計切○根柢○亦作氐○又齊濟二韻○許慎說文柢木根也○从木氐聲○都禮切○徐鍇通釋華萼之根曰蔕○樹之根曰柢○音同也○的替反○陸法言廣韻木根柢也○丁度集韻柢根也○或作楴○毛晃禮部韻略元祐新制○許於薺霽二韻通押○其都黎切○亦合通用○周禮衆庶○貫者各從其柢○字从手○傳寫誤也○當从木○郭守正紫雲韻續興新制○許與薺韻抵字通押○私試文章教六藝芳潤賦○題二押執字○云植詞林之根柢○次名皆然○可見通押○釋行均龍龕手鑑抵柢都計反○下又都奚反○訓同○楊桓六書統端母○柢說見齊韻端母楴（或从中）聲○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柢耑蔚切○見上聲○此方音○古作氐○

篆書 柢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柢 徐鉉篆韻 柢 柢 並六書統 草書 柢 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氏

洪武正韻丁計切。同上。又齊濟二韻。丁度集韻東方宿名。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與齊薺韻者注同。詩維周之氐。上聲。此非。楊桓六書統端母。氐（氐）余見薺韻端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又都黎切。（篆書）氐（大篆）氐（集韻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氐（六書統）（草書）氐（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泜

洪武正韻丁計切。水名。在常山。又支紙二韻。楊桓六書統端母。泜說見支韻澂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字滏博義音帝。即陳餘死處。漢書斬餘泜水上。泜（同上）。趙謙聲音文字通泜嵩蔚切。見支韻。此方音。晉灼云聞其方人音。（篆書）泜（六書統）

締

洪武正韻丁計切。結不解也。許慎說文締从糸。帝聲。特計切。小爾雅締閉也。司馬光類篇又大計切。又田黎切。又丈尒切。又徒二切。歐陽德隆押韻釋疑大條居此。是平聲者非。韓道昭五音類聚徒計切。楊桓六書統端母。締結也。（从糸）。說見薺韻定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舊韻注引通泰論締字無此。誤。今正。趙謙聲音文字通嵩蔚切。方音。先定睽韻。韻會定正字切端計端丁顛締（篆書）締（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締（徐鉉篆韻）（草書）締（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締觀說

元王惲秋澗集吾鄉黃冠師房公體鴻處見古心通讀儒書。書營誥。嘗作吳殿於華菴故址。締構日。予與亡友李武子文往觀。見工人數十。附立楹顛。方納拱爲梁爲事。其枘鑿縫縮。有略不相認者。衆工爭左右睨材分繩墨曰。不少繆。即繩驅鏈捩。呼號半空。鍾以刀相下。良久終無柰木何。一工者舉手招衆曰。聽無譁。衆瞪目東北隅。率弭耳受旌。予二人從所向顧之。見一老道士傴僂擁敗絮。曝日坐短垣。俛其首捫虱略不一仰睇。第抗聲騰言。以手畫空而已。云東西行若干寸。南北起若干尺。此蹇傲者彼之所撐也。彼拗捩者此之所走側也。上工即如教。歙衆材軋然作聲。若相辱而契。果妥貼停穩。不踰若所料。予問道士於虖。此殆謀畫宮於堵斷手載名其上者也。予因有感於中。迺知天下之事。有大有小。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俾細大不捐。區處適當。此宰相之職也。君人者何憂乎不治。苟明大者反知其小。任小者反貶其大。是上下錯繆牴牾。衡貫欲求功成理定難矣哉。持衡者曾梓人體要者之不若也。師嘅然曰。宰之可也。於是予作締觀說。

蔕

洪武正韻丁計切。根蔕果㼌綴當也。亦通作柢。又泰韻。許慎說文蔕瓜當也。从艸帶聲。都計切。顧野王玉篇艸木綴實本也。徐鍇通釋按當底也。故韓子云。玉巵無當也。的替反。司馬光類篇又當蓋切。艸木根也。又丑邁切。蔕芥刺鯁也。或作慸。張有復古編別作蒂非。婁機廣干祿字音帝。又音帶。戴侗六書故艸木華實之附也。又作蔕。（郎注卄九九中下）郭守正紫雲韻又泰內。注根蔕。又大內。注芥蔕。今賦家多用深根固蔕。如老子出處是深根固柢。非蔕字。其下無音。但柢字韻許通押。解在薺內柢字下注。孫氏字說芥蔕之蔕。讀當曰蔕。俗曰帝。楊桓六書統端母。蔕系也。从艸从帶。如帶之相連也。（篆注）蔕（古文）。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倪鏜六書類釋蔕本作帝。趙謙聲音文字通嵩蔚切。亦从艸意。帶聲。老子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今但識此。俗作泥柢。借柢作蔕非。王莽傳蔕慘。（篆）俗字。方音見本韻。韻會定正字切端計端丁顛蔕。（書）蔕（並大篆）蔕（古老子）蔕（石經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蔕（徐鉉篆韻）蔕　蔕（並六書統）（草書）蔕（張錦漢）蔕（鮮于樞並草書集韻）

深根固蔕

老子是謂深根固蔕。長生久視之道。幽冥錄巴國人收兩大橘如三斗盎。剖之有二叟相對。身長尺餘。象戲。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恨不得深根固蔕爾。一叟曰。僕飢矣。須龍脯食之。食訖。以水噴地。爲二白龍而去。晉書劉頌傳頌謂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蔕。則祚延之無窮。宋黃庭堅集足下氣宇甚裕。切揣量之。但從取師之功少。讀書未及根本爾。深根固蔕。然後枝葉茂。道源去塞。然後支流長。沈與求龜溪集立政進事而成功。免以加矣。深根固蔕而掌握。無能其名焉。

雙荷同蔕

元雲麓文叢題太乙宮瑞荷圖序。至順初。天子以海內寧一。和氣蓊臻。建太乙宮於京城之北。歲時禋祭以斂福錫民祈天永命。四年夏。水濆菡萏盛開。有雙荷同蔕。發於盆池。翠艷特異。觀者咸謂禎祥。真人呂君圖狀以進。命曰瑞荷。賢士大夫皆託詠風雅。以頌盛德。

烏蔕

西溪叢語建州龍焙面北有一泉。名御泉。用其水造茶。即壞茶味。唯龍團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蔕。

甜瓜蔕

補筆談藥議。甜瓜蔕吐人。唯其肉能解之。一物而性理相反。有如此。

雙仁兩蔕

山居備用杏桃

（及一切菓覆仁瓜兩蔕皆害人。）

織綾誇柿蔕　韻府羣玉：杭州趁花時酒熟，號梨花酒。詩云：紅袖織綾誇柿蔕，青旗沽酒趁梨花。

霜中蔕　韻府羣玉：蘇東坡和黃山谷詩：令君已度世，坐閱霜中蔕。

飄如秋蔕　史記：齊謝朓爲隋王子隆文學。後除新安王記室。朓以牋辭子隆。略曰：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如秋蔕。

蔕惲　氏族言行錄：王莽傳有中常侍蔕惲。

螮　洪武正韻：丁計切。螮蝀，虹也。詩：螮蝀在東是也。許慎說文：螮，从虫帶聲。都計切。顧野王玉篇：蝃蝀（並同上）。丁度集韻：螮或作蝃。司馬光類篇：又當蓋切，蟲名。韓道昭五音類聚：蝃音螮，義同。楊桓六書統端母：螮（从蟲帶聲）蝃（或从叕聲）蝃（或从折聲）䗖（同上。亦見又韻徵母）。熊忠韻會舉要：徵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端蘭切。螮蝀，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侌昜之淫氣也。今以水噴日，亦成青紅之暈，蓋日映雨氣則生。作蝃非。今詩蝃蝀在東。合正。韻會定正：端計切。注見蝀字。字切端計。端丁顛螮。

篆書　螮　螮　螮（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螮　螮　螮　螮　螮（並六書統）　草書　螮（張錦溪見草書集韻）

摕　丁計切。許慎說文：摕，撮取也。从手帶聲。讀若詩曰螮蝀在東。都計切。摕，或从折从示。兩手急持人也。顧野王玉篇：取也。陸法言廣韻：提也。徐鍇通釋：的替反。司馬光類篇：㯰亦作摕。又大計切。又尺制切。又當蓋切。又施隻切。擊也。又徒結切。捐取也。又之石切。拾也。楊桓六書統端母：摕（从帶聲）㯰（或从示折聲）㯰（或从木）。字灋傳義：㯰音帶。趙謙聲音文字通：摕，端蘭切。㯰亦从示从折，呈示而折取之意。

篆書　摕　古文　摕　摕（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摕　摕（並徐鉉篆韻）摕（六書統）

趆　丁計切。許慎說文：趆，趨也。从走氐聲。都禮切。顧野王玉篇：都替反。陸法言廣韻：趨走貌。徐鍇通釋：的替反。釋行均龍龕手鑑：趆（俗）趆（正）。趧（今一曰作也）。又趧（都計反）。楊桓六書統端母：趆（說見氐韻端母）。字灋傳義音帶。趙謙聲音文字通：隸端蘭切。見上聲。此方音。

篆書　趆　徐鉉篆韻　趆　六書統

⿺辶氐　丁計切。許慎說文：⿺辶氐，怒不進也。从辵氐聲。都禮切。徐鍇通釋：一曰驚也。的替反。顧野王玉篇：驚不進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辶氐（俗）⿺辶氐（正）。楊桓六書統端母：⿺辶氐（說見氐韻端母）。韓道昭五音類聚：⿺辶氐音帶。字灋傳義：都計切。駭也。趙謙聲音文字通：⿺辶氐，端蘭切。

篆書　⿺辶氐　徐鉉篆韻　⿺辶氐　六書統

偙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計切。偙僀，又偙倈也。與偙同。宋重修廣韻：偙僀，並子計切。丁度集韻：困劣貌。又他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偙僀並音帶。又俗音帶。楊桓六書統端母：偙（帝聲）僀（或从帶聲）。

篆書　偙（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偙　偙（並六書統）

奃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又丁奚切。大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奃（說見氐韻端母）。

篆書　奃　六書統

怟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替切。悶也。釋行均龍龕手鑑：怟音帶。楊桓六書統端母：怟（从心氐聲）。

篆書　怟　六書統

⿰革氐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計切。⿰革氐，鞋也。陸法言廣韻：構履下也。丁度集韻：⿰革氐或作軧。楊桓六書統端母：⿰革氐（或从氐聲）靪（从革丁聲）。

篆書　⿰革氐　靪（並六書統）

⿰舟氐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舟氐艢，戰船也。宋重修廣韻：⿰舟氐艢，水戰船。出字林。釋行均龍龕手鑑：⿰舟氐⿰舟氐（二俗）⿰舟氐（正音帝）⿰舟氐（通用上）。韓道昭五音類聚：⿰舟氐（音帝）。

腣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多計、徒黎二切。腣胿。陸法言廣韻：胅腹貌。又當今切。丁度集韻：腣或从帶，作䏲。韓道昭五音集韻：都計切。楊桓六書統端母：腣（从肉帝聲）䏲（从肉帶聲）。

篆書　腣　腣（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腣　腣　腣（並六書統）

⿰鼻帝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都計切。鼻噴氣。⿰鼻帝（同上。本作嚏）。丁度集韻：鼻疾。太玄：決其⿰鼻帝。或作齂，亦作齸。釋行均龍龕手鑑：齂，都厲反。噴齂也。楊桓六書統端母：⿰鼻帝（从鼻帝聲）齂（或从疐聲）。

篆書　⿰鼻帝　⿰鼻帝（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鼻帝　⿰鼻帝　⿰鼻帝（並六書統）

骶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背曰骶。又臀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骶骶（二音帝）。楊桓六書統端母：骶（今見濟韻端母）。字灋傳義：骶，都計切

篆書骶六書統

䟡 丁計切。顧野王玉篇丁戾切，䟡蹢也。陸法言廣韻溫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䟡（俗）。䟡適䟡（正音帝。又俗胡故反。）楊桓六書統端母䟡（氐聲。）字溯博義䟡（䟡同上。正都計切。）篆書䟡六書統

瓰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甋瓰大瓮。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韓道昭五音類聚都計切。

蝭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寒蜩。又音啼。丁度集韻蝭蟧蟲名。蛁蟟也。或从帝。作螮。司馬光類篇又田黎切。楊桓六書統端母蝭（說見濟韻文。母）螮（从虫帝聲。）字溯博義都計切。又杜奚切。篆書蝭（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蝭螮（並六書統）

渧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渧灕漉也。丁度集韻泣貌。一曰滴水。楊桓六書統端母渧（帝聲。）字溯博義都計切。篆書渧六書統

媞 丁計切。陸法言廣韻婦人安祥之容貌。又啼是二音。丁度集韻媞娓無媚。一曰婦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媞。余見支韻禪母。又齊韻定母。字溯博義又徒里切。篆書媞六書統

遰 丁計切。宋重修廣韻姓也。漢書王莽傳有中常侍遰惲。司馬光類篇又丑例切。一足行也。又當蓋切。又徒蓋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隨函音帝。顛遰天名。又華經音義音帝。與遰同。應法師作遰同。又隨經音式。出兜沙經。韓道昭五音類聚又之世切。楊桓六書統端母遰（義闕。帶聲。）篆書遰六書統

胝 丁計切。張參五經文字音帝。見禮經。丁度集韻牲體之本也。楊桓六書統端母胝（氐聲。）字溯博義胝都計切。篆書胝六書統

⿸疒帝 丁計切。丁度集韻劇也。一曰下病。司馬光類篇又竹利切。痢病。一曰牛頭瘍。又直例切。又當蓋切。字溯博義都計切。下部病也。

疐 丁計切。丁度集韻丁易切。躓也。司馬光類篇又進革切。路也。楊桓六書統端母疐（統聲）疐（隸。）篆書疐六書統　隸書疐六書統

阺 丁計切。丁度集韻阪也。楊桓六書統端母阺。說見濟韻端母。篆書阺六書統

掋 丁計切。丁度集韻趆也。楊桓六書統端母掋。余見濟韻端母。字溯博義都計切。篆書掋六書統

媂 丁計切。丁度集韻圍室神名。一曰黠媂女貌。楊桓六書統端母媂（从女帝聲。）字溯博義都計切。篆書媂六書統

詆 丁計切。丁度集韻呵也。韓道昭五音集韻呵也。楊桓六書統端母詆。說見濟韻端母。篆書詆六書統

惿 丁計切。丁度集韻切閒上易也。

底 丁計切。丁度集韻至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底。余見紙韻。字溯博義又知義切。說文致也。篆書底六書統

邸 丁計切。丁度集韻本也。周禮四圭有邸。楊桓六書統端母邸。余見濟韻端母。篆書邸六書統

僀 丁計切。丁度集韻恃傺。僀偞也。一曰疾也。楊桓六書統端母僀（从人帶聲、）僀（隸）字溯博義都計切。

篆書僀六書統　隸書僀六書統

鯑 丁計切。丁度集韻魚名。大鯷也。楊桓六書統端母鯑（从魚帝聲。）字溯博義都計切。篆書鯑六書統

眡 丁計切。鄭樵六書略列眡。轉注。韓道昭五音類聚又都黎切。目也。

鍗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器也。

⿱⺈氶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古文音帝。

⿸广疌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广疌拯也。又衆李曰⿸广疌也。又尼輒反。職⿸广疌也。或作捷拯。音同上。韓道昭五音類聚⿸广疌⿺廴疌（二音帝。）

⿱艹⿺辶疌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人姓也。

⿱艹⿱冖⿱吕大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帝。

呟 丁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illegible]二俗字。滌悌義。呟音帝。呵也。

㤄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悶也。

𠰢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經音義作嚏。鼻噴也。在普曜經第五卷。俗音血字。

𩋳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弟帝二音。

鞬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鞮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睼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螮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螮蝀。

踶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底帝二音。

䟡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蹄足也。

疉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帝。

吞 丁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多係切。輕言也。

○**替** 洪武正韻他計切。代也。廢也。滅也。委靡也。又音鐵。許慎說文暜廢。一偏下也。从竝白聲。暜或从曰。朁或从兟从曰。徐鉉等曰。今俗作替。非是。徐鍇通釋並立而一下也。白音自。他計反。爾雅替廢也。替滅也。（郭璞注亦為滅絶。邢昺疏釋曰。皆謂廢已也。小雅楚茨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是也。）又替待也。顧野王玉篇吐麗切。唐玄度九經字樣暜替。音涕。（上說文。下隸省。）張有復古編暜。从竝白。或从曰。或作替同。鄭樵六書畧暜。今作替。接从竝一上而一下也。从曰。告也。會意。吳棫韻補叶音渠巾切。屈原騷經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艱音勤。又叶他吉切。張衡東京賦。忘好惡之于命。怨皇統之見替。潘岳西征賦。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戴侗六書故。替廢也。書曰。無替朕命。傳曰。王替隗氏。又曰。上陵下替。韓道昭五音類聚替廢也。書曰。帝欽替上命。楊桓六書統透母。朁有所去取也。从曰从兟。兟並先也。曰論也。二者並先。論其善否。存一而去一也。替或从竝。義同。上暜从白从竝。二人並進。吕詞去一而取一也。與替同。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本作暜。或作替。亦作朁。从兟曰。兟音七感切。今文作替。趙謙聲音文字通。替透㐫切。廢一偏下之詞。从竝。物竝則有可廢者。白聲。作替非。左傳兄其替乎。俗字因為替代字。又訓極。用即廢之義。作㬱㬱非。朁亦从兟。亦取竝意。方音兄入替肩韻。替（亦从曰。為意與替不同。彼自从日月之日。韻會定正字切透計。透汀天替。）

篆書 朁（大篆）朁（唐古韻）暜（石經）暜 朁（並說文）暜（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暜 朁（並徐鉉篆韻）

隸書 替（帝堯碑）朁（三體書）替（周憬銘並洪邁漢隸分韻）替（楊震碑見漢隸字源）

真書 替（顏真卿）

行書 替（王羲之）替（顏真卿）替（米芾）

草書 替 替（黃庭堅）替（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獻替 易臨卦九二。咸臨吉。無不利。象曰。未順命也。（疏象曰未順命者。釋無不利之義。未可盡順五命。須斟酌事宜。有從有否。故得無不利。則君臣上下獻可替否之義。）左傳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同與和異乎。曰異。和如羹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晉書虞嘯父少歷顯位。至侍中。為武帝所親愛。常侍飲宴。從容問卿初不聞有所獻替邪。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鯯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史臣曰。龍袞為出納之端。鯯魚非獻替之術。嘯父之對。一何鄙哉。世說新語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按王隱晉書侃以[illegible]上表[illegible]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先朝歷世殊恩。且年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餘寇未誅。山陵未復。所以憤慨兼懷。唯此而已。猶冀犬馬之齒。）

而可少延。欲爲陛下北扼石虎。西誅李雄。今逆不振。良國永息。臨書流悅。淪洄頹流。伏願速選代人。必得良才。足以叅王猷。遂成臣志。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有表若此。無非獻替。冊府元龜夫獻可替否。弼違藏闕。竭慮以盡規。犯顏而無隱者。眞遍臣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列位兩閬。備門清宴。而能蘊直方之節。勵忠藎之誠。罄其志慮。思有云補。或削牘爲奏。極於敷陳。或乘間以言。冀其感悟。嘉話溢於前籍。英風聳于來裔。自非秉彝有守。持正無撓。以謇諤爲己任。靡循嘿而取容。不苟貪於寵靈。期有利於社稷者。又孰能批逆鱗之威。進苦口之說哉。　裴漼爲中書舍人睿宗太極初。亢旱。寺觀興役。漼上疏曰。臣謹按禮經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以興土工。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役之危。國有水旱之變。此五行之應也。今自春將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近日以來。雨雖不多。僅得下種。若不勸以農桑。恐棄本者多。故書云雖有鎡基。不如遂時。言在乎時。不可失也。今春告期。衆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工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桑婦。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

行傳以爲不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廣音殷勤。安國濟人。防深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處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假黎元之弊哉。帝覽而善之。　蘇源明爲考功郎中知制誥時。肅宗乾元二年十月。詔以十七日幸東宮。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爲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賀蘭進明爲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諫。帝以制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曰。臣等今月四日及七日上言。車駕幸東京不便。籲天而訴。稽首而祈。竊識不精。留中不下。臣等自咎自責。若惛若狂。以爲兩涉益冬。霖積季秋。道路且泥。甚不可一也。從春大旱。方始秋苗。田農之間十已耗半。方且飲獲。猶未收入。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秪頓之苦。水欲澄而撓之。人欲靜而勞之。甚不可二也。臣等每立廊下。竊見旌旗之下。盡是餓夫執殳。仆于行門者。日見一二。市井之中。半是餓人。或求食死于路傍者。日見四五。甚不可三也。奸人連牆。盜兒接棟。磨礪以須陛下出爾。前魔凌于灞上。兇人肆于城中。御史大夫必不能能偪而禦之。甚不可四也。臣等伏料之。殷鑒不遠。近在天寶十五年季夏。兩聖皇迴蜀後。大都內府財貨。朝臣富民資産。盡在道路之手。有乘馬駛驢入宣政紫宸殿者。擾亂

如此。二聖於是况陛下復二都。有四海。日淺。錢穀滿蓄。不及曩時者。必爲利而行。此賊臣作計。誘掠給陛下而已。詩曰。三星在罶。臣不勝嗚咽。爲陛下痛之。宜速下詔書。罷東幸。不然。窮隸懼禍。已扼腕矣。甚不可五也。方今犯王誅者。河洛驛騷。侮俠服者。江湖叛換。詩曰。中原有菽。庶人采之。伏思明康楚元者。采菽之庶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而媒孽速成之邪。甚不可六也。自河南北。盡爲盜境。淮東江西。又見修阻。王公已下。未給廩祿。將士已來。且支日月。陛下中官冗食。不減往年。梨園雜伎。有盛今日。陛下未得穆然高枕。用此奚爲。中官指使。太常正樂外。一切放歸。仍給長牒勿事。待五六年後。隨事進退。令聚而仰給。甚不可七也。司空李光弼能拔河陽。尚書王思禮應下晉原。中丞衛伯玉勁卒接馬耆。遇析支。不日且至。大夫王玄志壓巫閭。臨幽都。汝州刺史田南金乘關口。道二室。揚州長史鄧景山凌長淮。鎮梁汴。然而狂賊夫夷。竄于滕氏山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覺子。只待反接耳。陛下不出而受之。而欲親征徇一朝之怒。甚不可八也。王者於天地神祇。衆付之有司事之牲幣則已。夫何求哉。記曰。不祈土地。今方士蠹惑。巫祝淫瀆。妄有闚覦。甚不可九也。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不幸之謂虐。臣等見陛下否而弗聽。聯伏赤墀之下。

頓顙流涕而出。陛下或容而免之。或戮而罪之。凡百之臣。如昌言于朝。有萬之口。必錯諺于外。甚不可十也。臣聞子不諍於父。且爲孝乎。臣不諍於君。又爲得爲忠乎。不孝不忠而苟蒙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臣等至賤不能委身圈牢之中。不使樵夫共指而笑之。不勝大願。願陛下留神省察。養和淡泊。天下幸甚。帝省表遂不東幸。　常袞代宗永泰中爲中書舍人。時內侍魚朝恩恃權寵兼領國子監事。袞上疏以爲不可。時朝廷多事。西邊北邊連爲寇盜侵逼。袞累上表章。陳其利害。代宗甚優遇之。　令狐峘爲中書舍人。德宗初即位。將厚奉元陵。峘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幸偶昌運。謬叅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詳察焉。臣嘗讀漢書。見劉向抗疏論王者山陵之戒。良史稱歎。爲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於畢陌。無丘隴之處。漢文葬於霸陵。因山谷之制。爲非不忠也。啓非不順也。周公非不友也。景帝非不孝也。其葬君親。皆守儉薄。至宋文公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爲不臣。秦始皇葬於驪山。魚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故桓魋爲石椁。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

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是以漢修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德者葬逾薄無德者葬逾厚昭然可觀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估利於人也遠方底貢唯供祀事薄於已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度節文云應緣山陵制度務取優厚當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緣仁孝之德切於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於合禮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皆比蹤唐虞超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目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不得以金銀為緣飾陛下恭順先帝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邪伏惟陛下遠鑒虞夏周漢之儀深惟夫子釋之之戒更奉先旨俯遵禮經為萬代法天下幸甚今赦書雖頒行諸條猶未出因之奉遺制敎聖理國其時也伏望速詔有司悉從古禮臣聞愚夫之言聖主擇焉况臣忝職史官親述睿德恥同華元樂舉之為臣也願以舜禹之理紀聖猷也夙夜懇迫不敢不言祇犯聰明實憂罪譴言行身黜雖死猶生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為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禮非唯中朕之病兼亦成朕之身令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從救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姜公輔建中初為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對見言事德宗多從之四年涇原兵反帝將出自苑使門公輔前諫曰朱泚嘗總涇原兵以朱滔故坐奪其兵權常憂憤不得志不如使人捕之陪鑾駕恐群兇立以為帥恐必為後害臣昔嘗陳奏云陛下不能寬懷待之當殺之養猛獸自為患悔且無益帝卒將不遑聽且曰已無及矣　陸贄建中初為祠部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性忠藎既居近密感人主重之思有以效報故或有缺巨細必陳四年涇原兵叛從幸奉天其年冬欲以新歲改元而卜祝之流皆以國家數鍾百六凡事宜有變革以應時數德宗謂贄曰往年群臣請上尊號聖神文武四字今緣寇難諸事並宜改更衆欲於朕舊號之中更加兩字其事如何贄奏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鑾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尚愆禮祀中區多梗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宜深自懲勵收覽群心痛自貶損以謝靈譴不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帝曰

卿所奏陳雖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卿更思量贄曰古之人君稱謂或稱皇或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暴秦乃兼皇帝二字後代因之及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自稱崇其號無補於徽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運也否事屬艱危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符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衷煥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帝納焉但改興元年號而已初德宗蒼黃出幸府藏委棄凝烈之際士衆多寒服御之外無尺縑丈帛及賊泚解圍諸藩貢奉繼至乃於奉天行在貯貢物於廊下仍題曰瓊林大盈二庫名贄諫曰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耆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區分賦稅當委於有司以給經費貢獻宜歸於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禍於茲迨夫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出豈其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儉約斥遣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近以寇逆亂常鑾輿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下牓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者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忌懷竊揣軍情或生觖望或恚形謗讟或醜肆謠言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悖忠之意是知甿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沮豈不以勇夫常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無能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豈其效歟陛下天資英聖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寇永垂鴻名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帝嘉納之令去其題署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先是鳳翔衙將李楚琳乘涇帥之亂殺節度使張鎰歸款朱泚及奉天解圍楚琳遣使貢奉時方艱阻不獲已命為鳳翔節度使帝惡其弒逆心不能容既至漢中楚琳使來絕不召對贄諫曰楚琳之罪固不容誅但

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宣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駱谷復爲賊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便成隔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洶洶群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病哉帝釋然開悟乃善待楚琳使優詔安慰其心時帝又欲以谷口已北從臣賜號曰奉天定難功臣谷口以南隨扈者曰元從功臣不選朝官內官一例俱賜贄奏曰破賊扞難武臣之效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員僚但馳走從行而已恐與介胄奮命之士俱號功臣伏恐武臣憤惋乃止李晟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具錄先散失宮人名字令草詔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爲限仍量與資裝送赴行在贄不時奉詔進狀論之曰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薦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壤於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不如此自古何嘗有捐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聳肩想聞德聲覬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列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殘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爲戒以居上爲危以務理爲憂以復言爲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懼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爲號蓋是中壼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少翦除元惡曾未浹旬奔賀往來道途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闚覘眾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輯黎蒸優問耆老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爲將士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閱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群情未

下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藝人何必獨在於此所令撰賜渾瑊詔書未敢順旨帝遂不降詔但遣使而已自車駕播遷贄奏云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己以感動人心昔湯武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昭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君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帝之勉復寇難旋復天邑不唯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亦文德廣被腹心有助焉貞元初李抱真來朝因前賀曰陛下之幸奉天山南時赦書至山東士卒無不感泣思奮者臣時見之即知諸賊不足平也　衛次公貞元末爲左補闕充翰林學士順宗在諒闇外有王叔文輩操權樹黨無復經制次公與鄭絪同處內廷多所規正李吉甫憲宗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中書小吏滑渙與知樞密劉光琦暱善頗竊朝權吉甫請去之及劉闢反憲宗誅討之計未決吉甫密贊其謀兼請廣徵江淮之師由三峽路入以分蜀寇之力事皆允從由是甚見親信　李絳元和初爲主客員外郎充翰林學士以孜孜規諫爲己任憲宗初即位叛臣李錡阻兵於浙右錡既誅朝廷將輦歸其家私財絳上言曰李錡兇狡叛戾僭侈誅求刻剝六州之人積成一道之苦聖恩本以判亂致討蘇息一方今輦運錢帛播聞四海非所謂式遏亂略惠綏困窮也伏望天慈並以賜本道百姓今年租賦則萬姓欣戴四海歌詠也帝覽狀嘉之時中官吐突承璀自藩邸承恩寵既爲神策軍護軍中尉常欲於安國佛寺建立聖德碑大興工作且上聞令翰林爲之文加之厚賂絳即上言曰陛下布惟新之政剗積習之弊四海延頸日望德音今忽立聖德碑以示天下不廣太易稱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執契垂拱勵精求治豈可以文字而盡聖德又安可以碑表而贊皇猷若可叙述是有分限乃反虧損盛德豈謂敷揚至道哉故自堯舜禹湯文武並無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煩酷之政然後有之果嶧山之碑揚誅伐之功紀巡幸之跡適足爲百王所笑萬代所譏至今爲失道亡國之主豈可擬議於此陛下嗣高祖太宗之業舉貞觀開元之政思理不遑食從諫如順流固可與堯舜禹湯文武方駕而行安得追秦皇暴虐不經之事而損聖政近者聞巨源請立紀聖德碑嚴勵請立紀聖功碑陛下詳盡事宜皆不允許今忽令立此與前事頗乖此碑既在安國寺即不得不叙載遊觀崇

述之事。述遊觀且乖理要。敘崇飾又匪政經。固非哲王所宜行也。其碑伏乞聖恩特令寢罷。帝覽狀即時不令建立。先是軍中已建碑樓。猶延候帝旨不令毀去。帝知之。令以牛數十拽倒。絳又嘗因浴堂北廊奏對。違忤帝旨。指切時病。及論中官縱恣。方鎮進獻事宜。帝怒甚。厲聲曰。卿所論事何太過也。絳前論不已。曰臣所陳豈臣身之利。是國家之利。陛下不以臣愚使處腹心之地。豈可見事虧聖德。致損清時。而惜身不言。仰屋竊歎。是臣負陛下也。若不顧患禍。盡誠奏論。旁忤倖臣。上犯聖旨。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嫌隙。祇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聖朝。臣所以不敢不論爾。使臣緘默。非社稷之福也。帝見其誠切。不迴怒色。卻散宥慰諭曰。卿盡節於朕。人所不言者。卿悉言之。使朕聞所不聞。真忠正誠節之臣也。他日南面。亦須如今日。絳拜恩而退。帝還宣宰臣。命與改官。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翌日面賜金紫。帝親為絳擇良笏。前後朝臣裴武、柳公綽、白居易等。或為姦人所排陷。將加貶黜。絳每以密疏申論。得獲寬宥。及鎮州節度使王士真死。朝廷將用兵討除。絳深陳以為未可。絳既盡心規益。憲宗每有詢訪。多叶事機。　崔群。元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常以讜言正論聞於時。憲宗嘉賞。降宣旨云。自今後學士進狀。並取崔群連署。然與進來。羣以禁密之司。動為故事。自爾學士或惡直醜正。則其下學士無由上言。羣堅不奉詔。三疏論奏。方允。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璀獨排羣議。屬意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及將冊拜太子。（即穆宗也。）詔羣代澧王作讓表。羣奏曰。凡事已合當而不為。則有退讓。澧王非嫡。不當立。復何讓焉。憲宗深納之。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進絹五千匹。充助脩開業寺。羣以為事實無名。體尤不可。請止絕所進。羣前後所論。率多聽納。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監察御史元稹謫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學士李絳、崔羣於憲宗前抗論稹無罪。居易累疏切諫曰。臣昨緣元稹左降。頻已奏聞。臣內察事情。外聽眾議。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來。舉奏不避權勢。祇如奏李公佐等事。多是朝廷親情。人誰無私。因以挾恨。或假公議。將報私嫌。遂使誣謗之聲。上聞天聽。臣恐元稹左降已後。凡在位者。每欲舉職。必先以元稹為誡。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守法。無人肯為陛下嫉惡繩愆。內外權貴親黨。縱有大過大罪者。必相容隱。陛下從此無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雖徇公。事稍過當。既從重罰。足以懲違。況經謝恩。旋又左降。雖引前事。以為責辭。然外議

喧喧。皆以為稹與中使劉士元爭廳。因此獲罪。至於爭廳事理。已具前狀奏陳。況聞士元蹋破驛門。奪將鞍馬。仍索弓箭。嚇辱朝官。承前已來。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聞處置。御史無過。卻先貶官。遠近聞之。實損聖德。臣恐從今已後。中官出使。縱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縱有被凌辱毆打者。亦以元稹為戒。但吞聲而已。陛下從此無由得聞。此其不可者二也。臣又訪聞元稹自去年已來。舉奏嚴礪在東川日枉法。沒入平人資產八十餘家。又奏王紹違法給券。令監軍神柩及家口入驛。又奏裴玢違勅徵百姓草。又奏韓皐改軍將。封杖打殺縣令。如此之事。前後甚多。屬朝廷法行。悉有懲罰。計天下方鎮。皆怒元稹守官。今貶為江陵判司。即是送與方鎮。從此方便報怨。朝廷何由得知。臣伏聞德宗時有崔善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與李錡。錡掘坑熾火燒殺善貞。曾未數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為之痛心。臣恐元稹貶官。方鎮有過。無人敢言。陛下無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無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誤左降一御史。蓋是小事。臣安敢煩瀆聖聽。至于再三。誠以所損者深。所關者大。以此思慮。敢不極言。疏入不報。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絹為魏徵子孫贖宅。居易諫曰。徵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嘗賜殿材。成其正室。尤與諸家第宅不同。子孫典貼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收贖。而令師道掠美。事實非宜。憲宗深然之。帝又欲加河東王鍔平章事。居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臣。非賢良不可當此位。鍔誅剝民財。以市恩澤。不可使四方之人謂陛下得王鍔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拒命。帝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詞情切至。既而又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難言者。帝多聽納。　李德裕。穆宗長慶初為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旨。與權臣往來。德裕上疏曰。臣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並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等。輒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輩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漏洩禁密。交通中外。羣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已後。有公事任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焉。　韋處厚。穆宗時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詼諧。佗門捷進。自京兆尹為鴻臚卿。判度支。不數月。宜授戶部侍郎。平叔以征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權鹽舊法為弊年深。欲官自糶鹽。可富國強兵。勸農積貨。疏利害十八條。詔下其奏。令公卿議。處厚抗論不

可以平叔條奏不周經慮未盡以為利者反害以為簡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發十難以詰之時平叔傾巧有恩自謂言無不允及處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示平叔平叔詞屈無以答其事遂寢處厚以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居納誨之地宜有以啓道性靈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獻之錫以繒帛銀器仍賜金紫以憲宗實錄未成詔處厚與路隨兼充史館修撰實錄未成許二人分日入內仍放常參處厚俄又權兵部尚書敬宗即位李逢吉用事素惡李紳乃搆成其罪禍將不測處厚與紳皆以孤進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竊聞朋黨議論以李紳貶黜尚輕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聽不合不言紳先朝獎用擢在翰林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得志讒嫉大興詢於人情皆甚嗟駭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又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太平者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使縱有罪愆陛下猶宜洗滌瑕念舊忘過以成無改之美今逢吉門下故吏遍滿朝行侵毀加誣何詞不有所貶如此猶為大輕蓋曾參有投杼之疑先師有拾塵之戒伏望陛下斷自聖慮不惑姦邪則天下幸甚建中之初山東向化只緣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不平伏乞聖明察臣愚懇帝悟其事紳得減死貶端州司馬處厚正拜兵部侍郎謝恩於思政殿時昭愍狂恣屢出畋遊每月坐朝不三四日處厚因謝從容奏曰臣有大罪伏乞面首帝曰何也處厚對曰臣前為諫官不能先朝死諫縱先聖好畋及色以至不壽臣合當誅然所以不死諫者亦為陛下此時在春宮年已十五今則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得更避死亡之誅帝深感悟其意又山南東道節度牛元翼家屬為鎮州節度王庭湊所害敬宗既聞元翼一家無辜併命深歎宰輔之無才致使姦兇久未率化處厚因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反干木在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億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庭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況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策此所以馮唐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存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前君臣之厚也今逢吉負四海責望退亦不失六曹尚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私嫌臣被裴度無辜貶官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群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泗伏乞鑒臣愛君狥臣體國則天下幸甚初度為逢吉所排罷是復無相位皆處厚與李程內以公議贊成寶曆元年四月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是時宰臣李逢吉與端州司馬李紳不叶所撰赦文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宜與量移不言未量移者蓋欲使紳不霑恩例也處厚上疏曰伏見赦文節目中新左降官不該恩澤大宥之體有所不弘臣竊聞物議皆言逢吉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若如此則應是近年流貶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事體至大豈敢不言李紳先朝獎任曾在內庭自經貶官未蒙恩宥古人云人君當記人之功忘人之過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治長縲紲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湯滌無辜豈可終累況鴻名大號冊禮盛儀天地百靈之所鑒臨億兆八紘之所瞻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與李紳且非親黨所論者全大體所陳者存至公伏乞聖慮察臣肝膈儻蒙允許仍望宣付宰臣應近年左降官並編入赦條令准舊例得量移近處帝覽奏深悟其事乃追赦文令添改由是紳得移為江州長史　高釴為翰林學士敬宗初遷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治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嘉深納其言　柳公權文宗大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文宗因便殿對六學士語及漢文恭儉帝舉袂曰此澣濯者三矣學士皆贊詠儉德唯公權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股慄公權詞氣不可奪累遷諫議大夫工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嘗入對帝謂之曰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自郭旼除授邠寧物議頗有臧否帝曰旼是尚父之從子太皇太后之季父在官無過自金吾大將軍授邠寧小鎮何事議論耶公權曰以旼勲德除鎮攸宜人情議論者言旼進二女入宮致此除拜此事信乎帝曰二女入宮參太后非獻也公權曰瓜李之嫌何以戶曉因引王珪諫太宗出廬江王妃故事帝即令南內使張日華送二女還旼公權忠言裨益皆此類也　韋澳大中中為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僚蕭寘深為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務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李蔚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懿宗咸通十二年賜安國寺講唱僧重謙僧澈沉檀木講經

唱經座各一。仍設萬人齋。蔚以常造寺捨施不已。上疏曰。臣聞孔丘聖者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憑王猛之說。事求師古。詞貴達情。臣伏觀陛下。自纂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今歷考本朝名臣。有忠直裨于上者。輒思陳敘。以備盛明。臣聞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踰百萬。狄仁傑上疏云。夫寶鈸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損百姓。將何以求。生之則有時。用之則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其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至二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況近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不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錢。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救之。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度僧。姚崇奏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趙。羅什多藝。不救于亡秦。何充苻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慈悲。行利益事。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公主造大觀。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不熟。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賙賑。今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塼運木。載土填砂。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萬餘貫。伏惟陛下聖人也。遠無所不知。

陛下明君也。綱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此切當之言三也。又諫造寺曰。夫釋教以清淨為基。以慈悲為主。故常體道以濟物。不利欲以損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經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琱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矣。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高宗朝上公也。元崇。先天開元中賢哲也。替否。中宗睿宗時直臣也。每覽斯文。則未嘗不廢卷長歎。而感慕之。臣幸居近侍。叨職貳卿。胷臆之間。雖寡秋毫之智。肺腸之內。厚涵春露之濡。既自昧讜言。又不稽故事。靦顏順旨。其何以安。願迴日月之明。少鑒芻蕘之歉。

帝備看加歎。竟未能罷其事。　後唐趙鳳。同光中為翰林學士。莊宗命劉皇后拜張全義為養父。母傳教令草謝全義書。鳳以國后無拜人臣為父之禮。乃密上疏陳其失曰。臣叨被膺慈。獲親密勿。在可言之地。居掌誥之司。其或事異常規。禮闕草創。程式先謀於國體。封章然貢於天聰。庶顯公忠。免貽錯失。今月九日。中宮傳命。令修張全義書題。將行父事之儀。有玷君臨之道。既形文翰。難決臧否。奉行則罔叶國經。違命則恐虧臣節。遂修記事。敢則宰臣。貴動合於楷模。期永垂為規範。以茲奉職。庶顯致君。臣聞覆萬物者天。載萬物者地。非聖主無以體乾道。非賢后無以法坤儀。百代攸同。二儀無改。伏況陛下恢張九五。統馭玄黃。外設明廷。內崇陰教。言動而華夷知仰。施張而幽顯欽承。張全義雖位極於王公。而名不離於臣校。承陛下曲旨。受皇后重儀。致紊彝章。不防興議。臣又聞纂洪基者。真主行直道者。忠臣不可務一時之臧。藏夫久長之體。制得不恭陳手疏。瞽露血誠。庶裨益於神聰。免隳張於王度。伏乞皇帝陛下俯容狂瞽。動畏簡書。時開睿敬之懷。永守文明之訓。使聖后式全其內則。元臣可保於今圖。永揚日月之光。載重乾坤之體。臣職叨侍從。名忝論思。儻避事以不言。是偷安而冒寵。疏奏。帝雖加其直誠。而劉后已拜全義。追改無及。　劉贊為比部

郎中知制誥。明宗天成二年八月。贊上言曰。臣聞信者使民不惑。義者使民知禁。非信無以彰明德。非義無以顯聖猷。此乃三代英風。百王令則。伏惟陛下恭臨寶位。虔紹鴻圖。握金鏡而照萬方。運璇璣而調四序。邁敷至德。廣納忠言。凡判周行。許陳封事。雖皆聽覽。而尚寡依行。縱所依行。亦未遵守。自此或有益國利人之術。除姦去弊之謀。可以擇其所長。便為永制。仍乞特頒詔令。峻立條章。豈惟示信義於域中。抑亦振威風於海內。既遵法度。必致治平。　張文寶為中書舍人。天成二年十一月。文寶上言曰。爬狩省方。唐虞之舊典。弔民伐罪。湯武之前功。陛下親統貔貅。盡除梟獍。剗蕩瑕纖。殄息氛埃。天威已震於華夷。霈澤又沾於幽顯。動植蘇泰。遐邇歡康。所宜旋軫神都。凝旒紫禁。居中土而表正。來萬國以均輸。允叶億兆之心。共樂雍熙之化。　于嶠為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天成二年。嶠上言請邊上兵士起置營田。數趙充國諸葛亮之術。庶令且戰且耕。望致輕徭。三年。嶠又上言曰。有國有家。既定君臨之位。無偏無黨。方明王者之心。苟少虧於同軌同文。則微損於盡善盡美。竊知河朔令錄。須候本道薦揚。朝廷就加真命。況今萬國諸侯。猶請行而貢職。豈使一方令長。獨端坐以邀官。未敦革故之風。深缺惟新之化。覩茲闕政。敢貢直言。乞宣付中書。委於銓管。

此後並從常調。七月。嵩上言曰。協和萬邦。明主所以安社稷。平章百姓。哲后所以保黎民。將延七百載之洪基。須安億兆衆之黔首。臣幸遇聖明之代。敢傾愚直之誠。伏以朝廷先有指揮。令年不更通括苗畝。宜從特旨。頒作濬恩。且屬夏秋已來。霜雨頻降。在山川高去。則必有豊年。想數澤下田。非無水涔。既或已作瀆汙行潦。猶徵青苗地頭。不唯損邦國化風。兼恐傷天地和氣。儻或皇帝陛下念茲狂直。哀彼災祥。特於淹浸之田。別示優隆之澤。重委鄉村父老通括。不令州縣節級下鄉。如或檢驗不虛。即日豁減租稅。或有司以軍糧未濟。兵食是虞。即請卻於山川之田。豊熟之地。或於麻鞋稈草鹽地頭攙其本分價錢。折納諸色斛斗。所謂公私俱濟。苦樂皆均。捨其短以從其長。將有餘而補不足。臣每因急務。方敢上言。前後所奏十件。有司未行一件。伏乞陛下念臣。若思察臣盡心。或可施行。不令停滯。　晉程遜。初仕後唐。爲中書舍人。上言。以民間織纖。多有假偽。虛費絲綫。不堪爲衣。請下禁止。庶歸朴素。後爲翰林學士。與學士和凝張昞等上十三事。其一。前代帝王親觀風俗。訊民利病。其後不暇親行。亦遣使巡行風俗。唐朝於十道置採訪使一員。請如舊制。亦與民病蘇紓。其二。天成已來。久不括田。自水旱累年。民戶疾苦不均。令歲夏秋或總於常歲。播行檢

括。庶獲均輸。其三。中原邊上率多閑田。可令近下軍都興起屯田。舊時鋼冶鐵冶。亦令軍人興置。不費於民。其四。人君求理。欲廣視聽。須羣臣上言。然則人材有短長。智畧有能否。其於聽用之間。乞留睿鑒。伏恐失人。其五。朝野官吏人數衆多。若不行黜陟之科。何以察其能否。望准考課。令凡中外官。歲終較考。以行進退。其六。古人得位相讓。所冀不掩賢能。傳其美。後請依建中故事。群官授命後。舉人自代。其七。沿道既知損益。務貴去華。伏見自中興已來。或於邊境權立州縣名目。戶口不多。虛張吏員。枉費祿食。其權置名目。望一切停省。以賑邊軍。臣伏見徐宿州管內有泗濱院徐山院市丘院白土務。所管人戶共數千家。請罷廢名額。其戶稅請還州縣。其八。請止游墮。勸農桑。減冗食之員。停不急之務。其九。君上置諫諍之官。此期聞過。況間官給諫。祇虛佇讜言。時政有所不便。請諫官陳論。詔書有所依違。請給事中封駁。其十。國朝承平時。諸監鑄錢不輟。尚不能給。今國家所鑄絕少。而市人銷錢貴賣銅器。累行止絕。尚未知禁。伏乞嚴下條法。其銅除鏡鞍轡帶外。不許市賣銅器。犯者以贓論。其十一。沿邊鎮戍。請明斥候。習戰陣。謹烽候。令夷狄知懼。戰必有功。其十二。每年給散蠶鹽。不教斤兩。雜之以硝土。請給散之時。命清強官止絕。其十三。伏聞關西河東人

民饑饉。殍殕者多。其城市鄉村積粟之家。望令官司通指姓名。俾令出糶。以濟飢民。中書門下覆奏。程遜等十三事。其置採訪使。難擇公清之吏。却生僥倖之門。問疾苦則未能勞供。須則轉貴。況刺史廉使自合訪求。不勞別置。其累年水旱。欲與檢田。以均勞逸。令年夏苗已多災旱。秋稼今未及時。請下三司可否聞奏。其屯田冶務興造之初。所費不少。今國力未辦。可俟他時。其吏官舉代。劉鼎近已上聞。其餘九件並可施行。擇良善爲心腹。群官書考。併省州縣。止游墮。勸耕桑。諫官論事。給事封奏。斷用銅器。邊城習武備。差官散蠶鹽。均糶以濟飢民等事。詔曰。程遜等所陳時務。並關王道。兼雜霸圖。益國利民。無所不至。成仁去害。悉在其間。數時病以良多。比忠言之更切。封駁詔勑。尤可施行。餘擬事條。下所司。　周張昭遠。初仕後唐爲都官員外郎。知制誥。明宗長興元年。昭遠奏。古者聖帝明王。愛民恤物。先要察其利病。悉其山冕既黈纊以垂旒。雖家至而戶曉。其間疾苦。安測細微。臣每見諸處奏報。今春已來。穀價絕賤。如聞梁益。抱鄉生之歎。登萊有餓殍之人。方當盛明。深不宜稱。臣必恐下民疾苦。理道未周。長吏既不上聞。百姓無由自訴。嚴霜積雪。威福臨人。僻郡遠藩。慘舒自我。苟無廉問。何表推恩。竊觀本朝二十聖之規模。三百年之基構。事皆師古。政在安民。一

歲不登。則命輶軒之使。三農或歉。則覃賙賑之恩。所以國祚延長。生靈推戴。上布務清之化。下無愁歎之聲。詢於舊章。其道猶在。唯聖主行之。臣請依本朝舊事。選擇郎官御史清強幹事者。每歲分行天下。省問風俗。求瘼恤遠。凡人間疾苦。巨細盡許上聞。朝廷詳其利害。則皇風遠洽。貪吏革心。庶幾明時。盡除弊政。疏奏不報。　和凝。初仕後唐。末帝清泰二年爲翰林學士。上言。當貞觀之朝。則廣開醫學。及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爰在明朝。宜遵故事。方今暄煖。在近疫癘。是虞言念軍民。宜加矜閔。其邊遠戍卒。及貧下農人。既難息於苦辛。或偶縈於疾疹。地僻既無藥物。家貧雖召醫師。遂致疾深。多罹物故。荷戈執耒。皆展力於當年。問疾賜醫。宜覃恩於此日。其諸處屯戍兵士。令太醫署修合傷寒時氣瘧痢等藥。量事給付大軍主掌。以給有病士卒之家。百姓亦准醫疾。令合和藥物。救其貧戶。兼請依本朝州置醫博士。令考尋醫方。合和藥物。以濟部人。其御制廣濟廣利等方書。亦請翰林醫官重校定。頒行天下。　王易簡。仕晉爲中書舍人。天福三年。易簡進漸治論曰。臣聞天地之道。起於漸。夫天之高。畜雷霆之威。雨露之恩。覆於萬物。必從漸而生。以地之厚。負江海之滋。淮濟之潤。載於萬物。亦從漸而長。況人者無天之功。乏地之力。勞方寸之心。豈可忽速而治天

下也惟我后膺圖復運握鏡臨人縕勤儉之風秉弘厚之德內無軼跡外絕奢華信任股肱委伏將帥自有仰成之化固多定亂之功今者所以尙撓聖懷親勞御札者何直以庫藏稍虛士卒懈惰使天威之莫震令王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下之無謀豈君上之有過蓋承僞廷之困弊遇數歲之亂離今國家宜靜以圖功不可躁而取利或欲急徵暴斂則百姓愈逃或以峻法嚴刑則三軍益叛莫若制治於未亂求安於未危者也凡止亂危者應上玄則以好生惡殺為心接諸侯則以含垢匿瑕為念夫如是則水旱無由而興干戈何門而動者也考諸政教則禮樂咸在刑賞具存任四輔提其綱達百司舉其目必見梯航常貢士馬日精所謂強其幹而弱其枝深其根而固其蔕於是天地有清和之氣星辰無譎見之災可以薄賦恤萬民足以虛懷馭群后或思正名於中夏問罪於殊方人皆同心兵必戮力寡臣既定帝道自隆靖元首為膺聖之君列四輔作贊明之相主則社稷無患臣則子孫永安此則顯漸之功見治之驗矣紉王易簡守濮王言心資帝業當開創之運以遠大而論天不能變四時地不能躁咸萬物況當革夏盡已從周化未可以驟行事只宜於漸治不疾而速其在茲乎所貴論宜付史館。

竇貞固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天福三年貞固奏曰臣伏覩先降御札令文武百寮各進封事臣聞舉善為明知人則哲聖君在位藪澤莫有於隱淪明代用才政理自無於紊亂求賢若渴從諫如流鄉所以譽子皮晉所以譏文仲為國之要進賢是先庶遵理治之風宜舉仁人之器臣今欲請降勑命指揮文武百寮每一司之內共集議商權一士奏薦述其人有某能某解堪為某官某職使請朝廷採奏薦任用若能符薦果謂當才即請量加獎賞或有乖違共舉無涉徇私亦請量加殿罰所貴官由德序位以才昇三人同行尚聞擇善十目所視必不濫知臣職在論思位忝近侍每謝匪躬之節常慙濡翼之譏將贖貪功聊陳狂猖勑曰進賢受賞備有前文得士則昌斯為急務竇貞固名忝閣籍職在柴庭貢章疏以傾心請班行而薦士於可否之際分賞罰之科所貴當行無或曠職今後宜許文武百寮於搢紳之內草澤之中知灼然有才器者列名以奏納其章疏記彼姓名否臧盡達於予懷用捨免私於公議仍付所司。

李詳為中書舍人上疏曰臣聞除舊布新故順天而設教惟名與器不假人以樹恩所以示寓縣之至公所以仰朝廷之大柄今則既達英主未革前蹤是敢聊舉一端輕塵四達酌其損益幸補消埃伏覩南衙兩班內庭諸局或有不文不武非舊非勳論伎術則固有所長語才行則罕聞其異但思月限以冒官常俾五細以在庭使四方而何則有虛華綴仍蔭私門忝榮更及於子孫祿利徒銷於府庫況今方興戎事久困生民頗無用之官寮具負無厭計有限之財力帑藏正虛若不去留定成耗蠹伏望略加澄汰精辨幽明則支分盛減於殷憂內外庶成於通濟又覩十年已來肆赦頻降諸道職掌一例獎酬藩方不守於規程奏薦罔論其高下僕隸則動逾數百絲綸則皆示特恩所以倉場管鑰之徵人曹局簿札之小吏至於伶倫賤類洒掃廝奴初命便假於貴階銀章青綬拜賜遍被於法服牙笏紫袍乃致貴賤不分寵榮濫被雖雷雨作解湛澤恐遺於萬物而衣裳在笥貞規何法於百王此後或有霈恩應諸道職員並兵將校外其衙前職列伏乞明示條章俾循事體節度州只許奏都押衙都虞候教練使客將孔目官及有朱記大將十人仍取上名支郡則只許薦都押衙都虞候孔目官其諸色人並委本道量轉職次則得之者感恩有異受之者與衆稍殊家臣仰天子之尊藩后知王澤之貴名器之重治亂是資伏惟陛下俯迴宸覽略照愚衷勿謂小善不行勿謂舊弊難改失之在漸謀之在初儻或因此留神自可觸類而長宰臣奏李詳才光鳳閣志秉龍圖聰明有作諧之方名器無假人之理以茲留意是與上章乃是大綱且非小善既叶聖人之教可嘉君子之言所奏節度刺史州衙前職員等事望賜施行從之。

竇儼世宗顯德末為翰林學士上疏曰臣伏覩御札應內外臣寮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議論者臣非才寡識備位曠官仰承綸綍之言聊貢芻蕘之說其一曰伏以設官分職授政任功欲為政之有倫在命官之無曠今朝廷多士省寺華資無事有員十乃六七止於計月侍俸計年待遷其中廉幹之人不無愧恥之意如非歷試何展公才伏請改兩畿諸縣令及外州府五千戶上至縣令為縣大夫昇為從五品下畿大夫見府尹如赤令之儀其諸州府縣大夫見本部長官如賓從之禮郎中員外郎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光祿少卿以下四品太常丞以下五品等並許衣朱紫為之滿日當在朝一任約舊官遷二等自拾遺監察除授週日即為起居侍御史中行員外郎若前官不是三署即罷後一年方得求事如此則士大夫足以陳力賢不肖無以駕肩各繫否臧明行黜陟利民益國斯實良規其二曰為國為家之方守穀守帛而已二者不出於國而出於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蓄阜增積失其理者耗蠹煩勞民之類家宜有勤穀伏請於齊民要術及四時纂要韋氏月錄之中采其關於田蠶園囿之事集為一卷下司彫木版廣印頒下

諸州。流布民間。疏奏。雖不即行。物議韙之。兼金合璧獻替。 賦偶。（剏事捨奏安危據隊。 諫而止之者。謂背理傷道。順而行之者。謂康國寧人。 啟有美成也。以美而易成。理有是非也。若非而從是。 論文對否君。謂本黑甌之製。晏子謂丘據。云如琴瑟之專。 用臣者。不取其非而取其正。事上者。不貴其同而貴其和。 君曰否亦曰否。則爲以臣從。君曰可亦曰可。則涉于諂阿。 傳註適和羹之喻。與使存補衰之思。非不能諂己以怜愉。 耳君書而唯唯。念良臣諫過而賞善。君子臣愚而順美。 論又不聞有之丘據亦曰同也。 取威臨之言。不取於甘臨。求角亮之言。不求於承言。救理昧可否。言惟順旨。 如水之專也。食則不可。如琴之專也。聽焉孰能。攻乃平而不干。休功茂立。時所爭而靡有歎頌文興。 引君當道者臣之爲。致主無過者臣之領。 有非則與之格。見可則與之獻。 所謂不良者没賦深鬱。議多所排者王珪之柔。 執心切幼於金玉。滌味每同於水火。）賦偶身務芳容。清懷森之林。月未嘗敢諫。郁何意之千津。群書足用獻替。

事實 名君 唐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唐百官志）太宗正觀時。有房杜王魏輔翊之智。日有獻可替否者。（元稹諫諍牌）元宗昌言嘉謨。日聞於獻替。（高丈贊。又見日事要內。）降及宋璟。亦諫元宗。溫顏聽納。獻替從容。（白居易獻續虞人箴。）代宗願陛下日降清問。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也。（猾奸反職。）范甯居拜中書侍郎。身掌西省。職在樴近。多所獻替。有益治道。（晉本傳。）安陸王獻替帷扆。贊掌喉脣。（還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夏侯湛獻替盡規。媚茲一人。（潘安夏侯常侍誄）魏謨弼違替否。日月不蝕。（唐本傳。）太宗曰。唐儉事朕二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通鑑。）史臣曰。獻可替否。靡聞姚宋之言。（唐書）蘇頲宋璟書曰。若獻可替否。事上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令丞相爲過之。（本傳。）盧懷謹矛諫曰。公位上衮。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本傳）諸子故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獻可替否諷諫之文。（劉子貴信篇）諸史。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後胡廣傳）大臣者。獻可替否之謂也。（魏志高柔傳）古之爲人臣者。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晉江統傳）明主馭臣當使獻替之臣。罄主握圖。必資鹽梅之佐。（隋唐文字志）傳記事君者諫過而賞善。獻可而替否。（國語）體題從違可否。 列晉爲忠。賦偶曰吁咈（曰都俞吁咈。 放諒誠切。繇思恵勤。 升承補闕。宜衷貞諫。 訪問下逮。箴規上聞。 諫以盡美。則回以拂順。事或未可。則從而存爭。 嘉則告后。非斷格君。 一謀可進。則披衷膽以入告。一政或失。則罄迓解而力爭。）賦偶（上貫土病叉之言。即登漢道。違細旦躲碑之訓。是亦月基。）

唐李衛公集文武兩朝獻替記。 大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守本官平章事。時樞機不密。二十六日。京師已盛傳明日有麻。二十七日寂然無事。皆言留中不行矣。余對廻。樞密使崔談峻王士玫至中書。以文宗與樞密使手詔示諸相。其詞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明日日辰非佳。且封麻二十八日放下。去冬至今春。久無雨雪。京師昏霾尤甚。是日甘澤霈然。樞密使謂余曰。禁中喜此兩呼相公名。向下字訛音曰李德內矣。三月暮。高品閹從約。押賜含桃。謂予曰。不鏁櫃坊也。余未諭。曰。自相公入相。京師細婢良馬無價。兩市不鏁櫃坊。 先是宗閔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辦。兩縣令官吏因緣求取。除羊酒外。每行又率見錢。所欽至厚。至是余與王相（涯）相約。向後有宴。錢出使宰相。及看花觀稼。宰相於宅中置宴。皆取冬至歲夜寒食三節假日。亦不邀故相及三十已上官。宰相皆先取旨。然後敢赴。會牛僧孺出鎮淮南日。閑六七處坊門。夜宴至三更而散。又過李聽宅。令出妓樂。每宴與平康坊娼妓同席酣飲。至是並不令兩縣吏置娼妓上聞之。甚悅。 先是兩省及中書。以江淮留人給文牒。周遊天下。稱堂廚食利。方鎮皆令預宴。居諸道大將之上。余判向後所給文牒。並不得以堂廚食利爲名。令有影占。先給文牒者。便仰追收。訖報。至是襄陽帥裴公謂給事中高銖曰。令宴席且免有堂廚食利人矣。 會昌二年四月。宰臣奏曰。河陽切要得人。側近惟陳許王茂元堪。且於河陽用之。但比來曾有微累。用後不免議論。上云。不然。但得才堪。些些已過之事。豈足吏言。及授茂元河陽。仇士良甚怒。樞密使至中書。面如土色。謂德裕曰。緣相公用茂元。適軍容於浴堂詬怒。稱樞密使與宰臣相連。令大和中罪人領重鎮。近東都來欲有何意。德裕對曰。茂元若當時受文宗意旨。便合誅翦。聞茂元江陵有一宅。南中所得庫象貨物。盡在宅中。此時全家送出興軍容。既受他物。豈得更有此說。於是謗讟遂止。 右鈔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其已爲史官所取。與挾黨情者。皆略之。 文宗惡朋黨。指楊虞卿爲頭首。實李相宗閔所引。上令出知常州。宗閔見上怒。即順旨云。外人指虞卿所居南亭子爲行中書。每日聚議。所以臣不與好官。德裕曰。給事中中書舍人不是好官。更何官是好官。宗閔失色。 德裕初作相。兩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予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送宜停。

隆替

王義之傳。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

興替

黃氏日抄。陸象山文。 人家之興替。在義理。不在富貴。假令貴爲公

相富等崇愷。而人無義理。正爲家替。若簞食瓢飲。時見繆絕。而人有義理。正爲家興。吾人爲身謀。爲子孫謀。爲親戚謀。皆當如此。然後爲忠。景行錄觀朝夕起臥之早晚。可以卜家之興替。

陵替（春秋文公十一年。下陵上替。記纂淵海陵替。絓　遭家不造。詩閔予小子。史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左昭三年。）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同上）魏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通鑑唐紀五十三年。）帝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其家衰矣。（唐魏徵傳。）某門衰祚薄。（選李令伯陳情表。）承先人之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韓氏兩世。惟此而已。（韓文祭兄十二郎老成文）

衝替（伊洛淵源楊文靖墓誌銘。文靖知潭州瀏陽縣。接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漕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歲饑方賑）濟。劾以不催積欠。坐衝替。

胡不自替（詩大雅召旻篇。胡不自替。註替廢也。詳見）

兆亂兄替（文選西征賦。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

兄其替矣（同漢史韻北齊）李孝貞與孝基同見陸昂。戲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曰。孔雖不肖。請附子臧。昂曰。士固不妄有名。吾賢必當達生。

通替

棺（南史殷淑儀傳。孝武帝之貴妃也。有寵而薨。帝思見之。遂爲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覩屍。）

勝業弗替（梁高）僧傳。宋曇摩密多。有弟子定林達禪師。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業崇而弗替。蓋密多之遺烈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四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

四霽

鬀　洪武正韻他計切。鬀髮亦作剃。大人曰髡。小兒曰鬀。盡及身毛曰鬄。鬄音剔。許慎說文。鬀。鬄髮也。从髟。弟聲。徐鉉等曰。今俗別作剃。非是。顧野王玉篇。削髮也。又作剃。除髮也。司馬光類篇。或作剃。鬄。又徒結切。又施隻切。又土益切。治也。又他歷切。婁機廣干祿字。鬀剃鬄。（上正中下通）戴侗六書故。剪髮也。又作鬄。亦作鬀。說文。髮也。孫氏先彳切。又大計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蹄。（鄭氏曰。鬄解也。四解之。殊肩髀也。按鄭康成曰彼鬄馬髮鬄鬣）剃其實一字。釋行均龍龕手鑑。鬀。鬄。（俗）鬀。（通）鬀剃。（正）楊桓六書統。透鬀。（非）鬄。（或从刀）剃。（非）鬄。（並从力）剔。（非）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或作鬀。前司馬遷傳。其次鬀毛髮。趙謙聲音文字通。透母切。或混用鬀。韻會定正字切。透計。透汀天第。

剃　洪武正韻他計切。同上。

篆書 鬀（集韻）鬄（同上）鬀（古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鬀（徐鉉篆韻）

鬀鬄（並六書統）隸書 鬀剃（並六書統）草書 鬀剃（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剃法　淨髮須知上卷　羅真人活計。陳七子家風。淨髮處士大關城子論　執雲爲活計。削月作生涯。非誇學識精專。自得神仙快樂。優游閑散。坐間皆明月清風。肆浪踈狂。歌處總陽春白雪。參禪學道細曲填詩。手藝獨擅無雙。至當歸爲第一。緩執掠鬢。積新月之彎彎。寶刀整容。請寒霜而蕭蕭。會整紅顏不老。能執綠鬢長春。整頓粉容。眉舒三春綠柳。削開粉面。臉如二月紅桃。漱龍耳。摘龍鬚。曾對君王施妙手。圓僧頂。落僧髮。嘗經佛子整慈容。這工夫通聖通凡。問來歷有宗有祖。世尊釋氏度阿難。乃摩頂之初。仙聖羅公傳七子。乃發端之次。後學者莫不是神仙弟子。做作處果然道得家風。人物不凡。風流倬相。利頻伶牙難比。並錦心繡口不尋常。白曲吟詩。曾在勾欄爲活計。追歡買笑。每游烟粉度生涯。攀陪公子王孫。穿無限花衢柳陌。管伴佳人美女。撰幾多明月清風。肩搭紅巾。艷色照人金閃爍。指彈清躡響聲入耳玉玲瓏。道人口攙直從洞裏而神仙七子親傳。常在叢中消日月。生涯安分。不理是和非。光景蹉跎休爭人共我。休加妄動。落得清閑。粉面剃時。使嬌美更添嬌美。木梳掠處。數精神又爽精神。使錢都使倬家錢。每常撒鏝。游者共游浮浪者。總是知音。攜托相知。攀陪行院。遇賈茶使一片唇鎗舌劍。逢知識用滿面春風。辦得歡

跷。有步能騂叅侍得來。總是老郎師父。据邀出去。每同神首排頭深學淺淘。見識到社家行徑。逢場作戲。幾番去問道叅禪。動使把頭。都管道莫排第一。工夫結尾。珠聲清耳。美無雙。皮製鑷釵袋稱如意。更連十件。各有異名。照子二尊。閃爍團圓秋月皎。鑷兒三位。玲瓏清徹曉鶯吟。四加湯石取鋒鋩。五是替皮鋒粉尾。六數古顏盛水。七添眉子威嚴。八有蜂腰更搆燕尾（半槽）。九般鍬子。併號黃龍。木梳條亂奐精神。宜該第十。鳳光鉻偟消息好。排過五鑿。道自仙傳到處。總一般稱號。藝從師得。傳來有幾樣安排。髩髮鬅鬆抓巧妙。散施真手段。鬢髭鍬搯輕奇。眾有好工夫。士貴門應副有功。僧道院供需無失。古人有言。達者為先。他時等侍金馬門。指日降頒丹鳳詔。

動使出處　問刀是甚人置。答云。釋迦如來置。問云。搯是甚人置。答云。孫臏先生置。問云。照子甚人置。答云。玄宗皇帝置。問云。木梳甚人置。答云。月宮嫦娥置。請得曾班親手鏨留在世間解青絲。問云。鬆搽夾排甚人置。答云。判龍將軍置。問云。手巾甚人置。答云。龍女置。把龍鬚織成。問云。水盂甚人置。答云。東海龍王置。問云。剪刀甚人置。答云。須彌王置。問云。竹蓖甚人置。答云。葉靖先生置。問云。鍬子甚人置。答云。勑覓先生置。問云。耳搥甚人置。答云。珠璣小娘置。問云。滴水甚人置。答云。判龍將軍置。問云。磨石

甚人置。答云。懸壺先生置。問云。鑷是甚人置。答云。陳七子置。問云。夾板甚人置。答云。胡提先生置。人問刀為小青。　鍬為青子。　手巾為都攔。　木梳為綠鬃。　水盂為珠龍。　剪刀為卧虎。　滴水為攢龍。　竹蓖為淨耳為玲瓏。又為磨石為雙頭。又為見降。夾板為玄塵。　問刀鑷。問云。你道面有幾路刀。答云。剃面有三路。刀由在人能排布。問云。那為天門。那為地户。剃面那裏是面。答云。男女左右鬢。却為開天門。項下却為閉地户。眼下三分是剃面。問云。仙刀十二般。從來三十六福子。　為教問師父刀從何落。答云。太陽起。太陰落。問云。你刀有幾路。上幾路。下幾路。翻幾路。覆。答云。我使刀時有三路上。四路下。兩路翻。四路覆。問云。幾路直。幾路橫。答云。六路直。六路橫。問云。共有幾路刀。答云。六六三十六路刀。問云。幾路正。幾路快。答云。六路正。四路快。問云。眼下三分。名做甚麼樣刀。答云。眼下三分名做三寸刀。問云。額上八路。名做甚麼刀。答云。額上八路。名做八仙聚會刀。問云。眼下掠刀。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仙人歸洞刀。問云。面上四路上。四路下。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流星刀。問云。耳珠上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朝天刀。問云。耳葉上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仙人下山刀。問云。覆剃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仙人迴山刀。問云。耳後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關門刀。問

云。耳內名做甚麼刀。答云。名做八峰遊岩刀。問云。刀是甚人置。鐵是甚人鍛。答云。刀是釋迦佛靈山會上。剃十代弟子。得刀一柄。剃落青絲髮。弟子令傳在世。萬古流傳。南山置爐。北山出鐵。火煉成鋼。匠人把在手中。磨煉如霜。問云。要知刀鑷出處。何年起。答云。五傷二年七月十三日。共釋迦佛住靈山會上說法之時。因此判火得刀一柄。在玄宗手內。問云。鑷刀因何有三口刀。因何有兩月。一半在拳。一半在手。分四時有餘。鑷子有幾名。鑷子當來甚人置。甚人收得送玄宗。答云。鐵是元陽殿出。無極世尊收。孚廣元來會。　盤古仙人送玄宗。問云。刀有三角。救出那上。　刀鑷有三口。那為第一。鏡有四面。那為第一。答云。刀有三角。鏡為第二。鏡有四面。日月第一。問云。靠甚為師。甚為父。答云。以水為師。石為父。水石相逢。乃為師父。問云。水從那裏來。石從那裏得。答云。石是海內將軍傳出。浮水岩前出。本師羅隱親授得。本動當行休要說。此是神仙指教得。　行院應答　問幾時離家。答云。除了當行。都是戾家。問云。今日要行那裏路。答云。卯時出門。酉時相隨。日月走東西。三十六行遊遍了。將身隨我本師歸。不覺中途逢着你。言聲叫道我是誰。我則姓羅。我則姓李。來問因由便說向伊。詩曰。羅真住江東。七歲學藝通。丙戌年中起。刀鑷動玄宗。　日日嬉遊街市上。朝朝

常遊郭城中。今日先輩來問我。此人便是我先翁。問云。幾人同行。答云。有三人同行。問云。是雙行單行。答云。雙行。問云。人口重。答云。只戚七八分裏。問云。不戚七八分外。人問云。船行步行。答云。船行西半。問云。門裏師門外師。答云。賣子戚父爭。問云。拜甚為師。答云。水石為師。問云。水深幾多。石重幾斤。答云。水無丈尺。石無斤兩。問云。刀有幾刀。答云。刀有兩月。問云。何為兩月。答云。陰陽兩月。問云。刀有幾眼。答云。刀有三眼。問云。何為三眼。答云。一為刀眼。二為鳳眼。三為佛眼。問云。刀有幾快。答云。刀有三快。問云。刀何為三快。答云。刀快。手快。眼快。問云。刀有幾不剃。答云。你醉不剃。我醉不剃。曉了不剃。問云。開眼磨刀。答云。閉眼磨刀。問云。師父把刀幾年。詩答。若問把刀得幾年。磨卻江南幾片磚。使盡黃河多少水。走盡江湖不記年。問云。師從那裏來。答云。荷花山上來。問云。何為荷花山上來。詩答。荷花底邊水頭自小為人學剃頭。三歲哥哥也剃面。四歲哥哥也剃頭。問云。師從那裏去。詩答。白雲去了紫雲來。方有神仙降下來。身着挑包手把鑷。口裏喃喃叫道我也會燒丹并煉藥。神仙刀鑷去遊街。　問鑷子源流。　問鑷子那裏響。答云。有名到處響。問云。鑷子那裏鳴。答云。到州州裏鳴。到縣縣裏鳴。問云。鑷子幾不打。答云。鑷子三不打。問云。如何三不打。答云。第一過本

衍面前不打。第二過神廟前不打。第三過橋不打。（問云）如何不打。（答云）過本衍店前禮數不專不敢打。過神廟前恐驚鬼神不敢打。過橋恐驚動海龍王不敢打。（問云）鑷子有幾般名。（答云）鑷子有十七名。（問云）如何有十七名。（答云）一名鑷子。二名喚頭。三名錫器。四名鬧街。五名吧子。六名螺螄頭。七名杖鼓頭。八名馬鞭節。九名淨瓶兒。十名寶塵。十一名玉丁。十二名如意頭。十三名鉤跡。十四名鉤尾。十五名孩兒肚。（問云）如何只有十五名。更有二名。（答云）師長道時我也道。（一名　二名元宗三名忘諱本取就）問鉗子有幾口。（答云）鉗子有三口。（問云）如何有三口。（答云）一名鉤口。二名龍口。三名虎口。（人問詩）響鑷玲瓏百事新。朝朝日日見真情。不知響鑷何人置。相煩師長說源因。（詩答）響鑷聲高處處新。行盡諸州見盡今。昔日三皇并五帝。如今傳度幾千春。

小行程問答。

問十二件本事。那个為上。那箇為下。（答云）操箭為上。帮皮為下。（問云）操箭有詩。（答云）有詩四句。半烏半白兩頭尖。生在深林里啾鬼。鬧時插在青草裏。急速擎來頂上分。（問云）帮皮有詩。（答云）有詩四句。說道帮皮軟如綿。帮起金刀整少年。祖師說下人不識。生在青龍左膓邊。（問云）十二件本事。那箇打頭。那箇打尾。（答云）磨石打頭。鉗子打癢。水打尾。（問云）開眼磨刀。閉眼磨刀。（答云）開眼磨刀。（問云）拜甚人為師甚人為父。（答云）磨石為師水為父。（問云）刀子有幾分快。（答云）刀子有十二分快。（問云）如何為十二快。（答云）人有三分快。口有三分快。手有三分快。刀子有三分快。共十二分快。（問云）你刀子有幾角幾層幾眼。（答云）刀子三角。兩層兩眼兩刃。（問云）且問你崖高幾丈。地闊幾方。（答云）崖高無丈數。地闊無有方。（問云）且問你肯陽那裏剃面。（答云）肯陽須獨山剃面。（問云）剃面有幾路刀。（答云）剃面有三十六路刀。（問云）快分三十六路刀。（答云）六路上。六路下。六路横六路直。六路翻六路覆。六六三十六路剃面。（問云）鍍耳有幾貟。有幾光。有幾定。（答云）鍍耳麼還有兩貟。須用三光兩定。耳用兩貟。一眼光。二外光。三耳光。一脚定。二手定。（問云）你祖師陳七子。羅真人當在衛州。親度得一人姓甚。（答云）祖師陳七子。羅真人當在衛州。親度得一人姓李。名為處士。流傳後代。遍行天下。抓剃為活。

詩曰三尺欄盤搭左肩。天下雲遊是散仙。有人問我攻何藝。會整紅顔悅少年。（人云）一要惺惺伶俐。　二要眉目分明。　三要口訣舌辯。　四要出言尊重。　五要經師稍學。　六行院皆善。　七識得本事。　八明智信得。　九手段周圓。　十輕抓細剃。

大行程詩話。

四海閑遊十二春。今朝方可遍行親。未說本事并手藝。且說行程出入因。

住居城郭長在街坊。不學買賣營生。只靠

羅陳手藝。非為誇逞門庭。又學剃面為生。許不是虛言。曾得老郎指教。自小伏事家門。士宦通閑。剃面時刀不亂。剃梳頭後篦不亂行。真箇是篦處無纖毫漏落。拂梳即不虛花。有分數樣角。有數名。有二正面角。須要圓圓角。娥梨搭角。又名網羅角。名數無盡期。且說剃眉多樣。棹刀眉。鮑老眉。柳葉眉。新月眉。八字眉。都分兩下。能令玉女添嬌。會使蒼顔不老。剃刀手中使時。隔拂第耳時一似風捲露。一條鋼筋點眼成涼。解使聾人聽高。只憑取出耳中釘。全可篦除頭上垢。漬言濤藝隨身手。作經歲曾得　皇玉宣詔。

詩曰　自小經師學剃頭。　師父今日問蹤由。　先學磨刀後打鑷。　十分精細往他州。　能剃僧頭并羅漢。　會剃胎髮與鬍鬚。　剃眉八字分柳葉。　棹刀鮑老最為嬌。

詩曰　黑雲聚散白雲開。一朵仙花空裏來。今日得逢師長面。請當小弟一盃茶。

又詩答。茶留三島客。湯待五湖賓。都是羅家子。何須問元因。

學藝學羅真。從師藝本專。曾師陳七子。今是五千年。飢則食松栢。閑來會八仙。優游三島客。棹五湖煙。本藝傳來是八仙。通流今古幾千年。休道世間無敵手。且容師父問源流。（問云）茶分幾枝。茶分幾葉。茶有幾名。住在何方。甚人得契達仙茶。（答云）茶分幾枝。茶分數葉。枝枝生葉。葉葉生花。住在蓬萊。仙人留下。天子接來。村院得契。（問詩曰）師長到此好行游。不知行到那单州。住在甚州并那縣。有甚明師到此來。（答詩）南州走遍北州游。三千里外也曾游。七千草鎮留蹤跡。無過刀鉗最風流。（問詩）因甚出來學剃頭。刀鉗傳來得幾秋。你拜甚人為師父。甚人與你置行頭。（答詩）晚進當行不識羞。儘自學來知幾秋。曾拜神仙為師父。羅真與我置行頭。（問詩）你今行來到此間。未知高下不威尊。軟請你門歸茶座。十二動使把來看。（答詩）行盡天涯并海岸。只把行頭為侶伴。來到貴州來恭參。動使何須與你看。（又答詩）自小元來學剃頭。撞見村人問因由。相你只是賣柴漢。恰似彈琴對水牛。

問動使詩曰。

我問處士三五言。十二動使那為尊。照頭元是甚人置。攔盤元是甚人安。甚人為你揩磨洗。甚人安排在那邊。本師元是甚人做。祖師元是甚人傳。（答詩）有勞處士三五言。要將本事說根源。照頭元是李靖鑄。攔盤元是我師安。衆人與我揩磨洗。萬古流傳在世間

又問詩。

處士回頭我問你。每日何處作經紀。拜得甚人為師父。四海之中不見你。（問云）頭戴甚人天。脚踏甚人地。背靠甚人山。口喫何方水。手持甚物。座下甚底。（答云）頭戴阿修羅天。脚踏盤古仙人地。背靠乾巽之山。口喫五方之水。手持蔚雲物。座下有五角毒蛇。為你言說。子細斷處。（問云）要知刀鑷出處。不知何年起發。（答云）五

傷二年七月十三日在靈山會上說法因此置刀一柄。（川云刀是甚人置）鍼是甚人栽。（荅云刀是釋迦佛在靈山會上說法之時置下刀一柄。今古流傳。南山置爐。北山出鐵。火煉成鋼。置處士手中。磨煉如霜。）　鑷鈫詩　三尺牛皮作鑷鈫。仙人留下有名來。都管動使十二件。從頭一一與君排。　刀詩　一柄賓刀刃如霜。仙人分付與本行。借問造時是寶鐵。巧匠鍛煉使純鋼。　手巾詩　四尺龍鬚作手巾。將來拂掠待賢賓。此布不是非凡布。天真利女贈羅真。　鐵刀詩　鐵刀方說刃如霜。轉轉如風實不常。鐵掃試將街市去。官人那箇不傳揚。　消息詩。　耳作蟬鳴似有琴。身無氣脉不通風。妙手精玄輕一鑷。教人快樂自玲瓏。　木抓詩　木為抓子世間稀。上界婆婆第一枝。嫦娥却將來整髮。五色雲光散紫微。　十二件動使總詩。　皮總銅鈫為第一。鑷子玲瓏第二般。盡裏取刀第二件鏡子名為第四般。爐將粉石為第五。掩水僕鬢第六般。第七名為金鑷子。把剪交加第八般。牛皮帮皮為第九。解亂木抓第十般。十一名為鳳凰尾。耳內將來十二般。　又詩　都總銅鈫為第一。彈家水刷第二般。玲瓏鋗子第三件。背後取刀第四般。第五呼為金鋗子。第六住在岩崖山。日月粉瓦為第七。解亂呼為第八般。兩刃交加第九件。金鑷名為第十般。十一鬅鬅鳳凰忍。十二蟬鳴耳內安。　排十二件動使詩。　銅鈫第一。　銅鈫初置自羅真。四海排來第一人。元是軒轅親妙手。其中淚剃應時辰。　鏡第二。　圓圓似月絶纖塵。士女纔拈便現身。問我風光遊四海。知人肥瘦白紅顏。　鋗子第三。　打鋗奇巧自內丁。玲瓏巧樣合精神。才方打動幾般響。剃處聞聲便識名。　刀第四。　柄按四寸刀三角。剃耀風霜色帶金。惜髮修眉成耀相。人貪美貌變相尋。　水盂第五。　水盂當日出波心。貯得沉檀水便香。付與溪人皆得用。烏峰石畔遇龍王。　抓第六。　抓子當初使得他。或使婆婆與象牙。付與世人通理髮。流傳仙客作生涯。　篦第七。　緑纏竹齒最綢繆。解上嫦娥貴士頭。理髮成絲能去垢。得人清爽愛耽留。　磨石第八。　生在岩崖石洞邊。得來此片自神仙。可磨寶劍諸般刃。起利明光到處傳。　剪子第九。　蜂腰燕尾用時開。彎彎曲曲巧身材。莫言剪斷青絲髮。紅錦綾羅也會裁。　鑷第十。　金眼銀身如鶴觜。入耳街傳旋旋歸。會使凡人聽聰遠。更能輕手巧心機。　撩亂第十一。　或使銀牙作此般。綢繆巧利十分全。從他亂髮都能解。快活人頭抻兩邊。　消息第十二。　形如箭幹似鶴毛。細軟由能入耳曹。響鋗相依似蟬噪。得人清爽意惶惶。　問銅鈫荅詩。　四片龍皮作銅鈫。十二仙人裏面排。道還問我吾

宗祖。元是羅真置下來。　鷓鴣天。　銅鈫起致自羅真。七子初傳本姓陳。仙藝不凡奇手段。道差結束把頭名。雙六件。若珠珍。箇中色色有來因。若能會得真消息。便是江湖物外人。　又　始自羅真所置時。銅鈫如意用犀皮。兩邊搭颯承當得。二六條科任使披。　堪造作。妙施為。輕輕拈起百般宜。有人識得撒開透。名姓從教四海馳。　問盂子出處詩。　咯問師長三兩句。盂子元來甚處樹。那箇神仙置下來。裏面藏得甚家事。　荅詩。　盂子元使黃楊樹。曾般仙人親手做。本是羅真置下來。十二散仙裏面住。（又詩荅。）說着盂子是黃楊。曾般做得兩頭方。本是羅真親置下。十二神仙裏面藏。　又問詩。　攔盤元是甚人置。水刷元是甚人穿。盂子元當有幾層。幾位神仙裏面安。　荅詩　攔盤元是羅真置。水刷元是曾般穿。盂子元當有四層。十二神仙裏面安。（問云。）接甚經典。（荅云）卸接四時八節。十二時辰。　作箱有三名。　一名作箱。　二名藥箱。　三名經箱。　詩曰。　月裏婆婆樹。嫦宮第一枝。狂風吹落地。曾般作箱兒。（又詩。）作得箱兒四角方。十二神仙裏面藏。內中常有攔盤鏡。羅漢借與作威光。　說道籃。　一名道籃。　二名藥籃。　三名胡禮籃。　詩曰。　天竺將來作道籃。仙人都來裏面藏。曾在雲山赴仙會。衆人叢裏整容光。（又詩。）呂公賣墨竺籃裝陳公處士借我時。留與世人皆得用。不是衍院怎敢攜。　鷓鴣天　都管道箟籃本道。三千世界總包羅。竹絲巧織翔龍鳳。刀鑷光寒凜雪冰。　時樣好。古今興。神仙能解罕人能。持來塵市拘攔遇。處士先生作草明。　說鏡　說此鏡。得人怕。閃爍光明照天下。似月團圓不曾缺。十二星辰摟背下。或時將。或時掛。照見顏容長不謝。不因洞賓賜我時。怎得在此門前掛。　鷓鴣天　好把青銅鑄瀉全。團圓秋月皎當天。收藏寶匣塵埃每向粧臺辨醜妍。　會破後。又重圓。樂昌公主好團圓。佳人拂拭當嬌面。巧畫娥眉着掠蟬。　問鏡詩。　三十餘年海上遊。路逢知己但相求。尊兄問事休相問。照子元是甚人留。　荅詩　一把菱花古鏡青。盤容相貌一齊新。明師指教非凡有。起取當初呂洞賓。　問詩。　此物元來一片銅。鑄鎔出自巧良工。藥來磨出如秋月。照見人顏總一同。　荅詩。　或有方形或有圓。神仙鑄造古今傳。光明賽過中秋月。照出蓬萊洞裏仙。　刀石詩。　住在岩崖碧水波。君王曾把劍來磨。饒君剃落青絲髮。無我為頭怎柰何。　鐵子詩。　說着鐵子甚堪誇。書簡引出小揪花。是人莫道些兒鐵。刀鑷門中便用他。　鑷子詩。　山川取土煉爐成。打鑷之時接丙丁。金木水時泥用土。五指彈動一枝鳴。（又詩。）一把鑷子白如銀。高士將來手上輪。師長今日

來問我。彈動上有鳳凰鳴。　說鑷子。　鑷子瀟洒。身材玲瓏。格範金花鏤錯別。翻騰時樣巧工夫。銀葉鬪腰。是皆匠良工真手段。雙股樣銀清且潔。一張口是合還開。製自妙工。用由巧匠。手中纔撚。悠揚聲遠碧霄空。指上授彈。滴釘韻和清叮耳。街方過處。把來做響底招牌。鬢鬚芟時。使是少年容貌。鼻毫輕摘。眼睫相關。這些兒莫道無功。有好處。使教曾得仙家所置。本來推在第三宮。行院得知。直要把為頭算件。　鷓鴣天　鑷子當來自撚工。喚頭異號玉玲瓏。芟鬚改老疊年少。聲韻教人豁聽聰。　推位坐第三宮。箇中別是一家風。每隨訪道江湖客。響出招牌有大功。　鉗子元來却有名。有功有角有數聲。昔日羅真曾教我。五湖四海盡知名。（問云。）敢問先生五湖在那裏。四海在何方。（答云。）滄滄四海。身掛五湖。刀鑷為生從遊天下。上至巴河下至平海。日守江頭。月守江尾。（又詩。）造化爐中打煉成。敲時使作幾般聲。是人借問真端的。此鑷從來十七名。一名鑷子。二名喚頭。三名鬧街。四名錫器。五名彈子。六名螺螄旋。七名杖鼓腰。八名馬鞭節。九名淨瓶。十名玉丁。十一名寶座。十二名如意頭。十三名鉤脊。十四名鉤尾。十五名鐵裏。（問云。）道有十七般名。如何只有十五名。（答云。）師長道時我也道。　又問鑷子。　問鑷子有幾般名。（答云。）有五般名。（問云。）因何有五般名。（答云。）一名鬧市。二名淨街。三名銷鑷。四名喚頭。五名元宗。（解）一名鬧市。為之引倬。二名淨街。為之鑷子響。三名銷鑷。為之整容。四名喚頭。為之指聲。五名元宗。為之開祖。　問彈鑷詩。　不覺聽聞鑷子聲。問君鑷有幾般名。彈時莫向蟾宮路。月裏姮娥側耳聽。　粉石詩。　兩片團圓似月圓。仙人留下巧人傳。鑯中秀氣都指盡。遣刃須還定起先。　又　生在岩崖石洞波。龍王曾把角來磨。饒君會剃青絲髮。無我之時怎奈何。　鐓刀詩。　一把鐓刀白如銀。鋼作眼睛鐵作身。他隨動口去爭戰。且歸耳內作蟬鳴。　鐓耳鷓鴣天。　一用鐓子刃如鋒。二用起頭不見蹤。第三挑痍須還筆。四用鶴背取教通。　觀裏面。了然空。真珠撞子頓其中。輕輕敲作蟬聲響。六般消息耳內攻。　鐓刀詩。　七子曾將此藝傳。白雲深處遇神仙。自從鐓了淳王耳。留在人間不記年。　鐓子一把曲如弓。幾度將來在耳中。昨夜三更尋不見。元來東海斬蛟龍。　耳筅詩。　三分兔毫在尾頭。入人耳內鬧啾啾。生老不長三寸短。皺眉縮眼是風流。　撞子。　撞子元來不惹風。歸時無跡去無蹤。未入耳時休鬧耍。入耳雷鳴一陣風。　問發刀處。　久聞師長高難比。因何得到吾這裏。莫怪我門先怪問。剃面發刀何處起。答詩。　師長休說高難比。四海雲遊到這裏。自從盤古分天地。剃面發刀

太陽起。　解亂撩箭詩。　半烏半白兩頭尖。生在山中野豕肩。高士拈來為動使。與人掠鬢髮平分。　鶴背詩。　鶴背先時鐵作身。紅爐打出兩邊平。道還問我吾宗祖。會作蟬聲耳內鳴。　消息詩。　鳳凰落了一枝禁。高士取來在手中。此箇神仙藏妙用。為人淨耳見聞聰。　水刷詩。　說此刷時棲北方。高士曾把紫毫裝。上棲五湖并四海。恰似九龍吐珠光。　木梳詩。　吾今說此木梳兒。元是婆婆寶木枝。姮娥掠上鬢邊髮。而今正是粧束時。　繳線詩。　兩指交加拈一線。我師將來繳粉面。是人莫道為兒戲。刀鑷門中第一件。　粉石詩。　粉石團圓似月容。將來磨石費良工。試挑手上輕輕用。幫得金刀刀似鋒。　收手巾詩。　七尺龍鬚作手巾。是誰叫你去攔人。手巾落地千千眼。有眼何曾識好人。　又詩。　一條白龍渡江南。口啣明月照四方。路上逢人皆不識。將來扯破又何妨。　剃和尚頭祝香。　此一瓣香。價重如山。人多不識。信手拈來。一丈不長。今承當某院。某人沙彌剃頭受戒。金爐纔爇寶鬪俱臨。仰答皇恩。上資佛蔭。禪院雲集。望作證明。（詩云。）爇起爐中戒定香。消除煩惱得清涼。叢林獨有真檀秀。永在空門志法王。　脫帽鷓鴣天。　昔日誰將皂染紗。林宗製造當生涯。謫仙露頂推唐李。菊景登高醉孟嘉。　時節至。帽休遮。重新換出戴僧迦。自今脫俗離塵垢。莫問桃花與李花。　又詩。　青紗帽子稱風流。幾度明窗取裹頭。從此今朝除去却。一齊分付我門收。　昔日毗盧去出家。投師拜佛作生涯。當場剃落青絲髮。永鎮龍宮念法華。　幾年冠帶俗人身。今日緣何得出塵。頂上放光從此始。去除烏帽禮金身。　剪髮鷓鴣天。　剪髮須當舉話頭。受之父母甚人留。歸僧脫俗門徒異。敬佛辭親釋教求。　分八卦。又依周。結纏小髻有來由。從教坎位金刀剪。次第祥雲頂上游。　又詩　金刀剪髮手須輕。剪出岡山一聖僧。玉印在身無價寶。身邊法重鬼神欽。　一剪天地和合。二剪父母生天。三剪自家知慧。四剪本師慈賢。　五剪斷除煩惱。六剪法輪常轉。七剪飽學參禪。　水詩。　源遠流而長。不可得而測。一口吸盡西江此水從何得。九龍吐出浴金身。留得些兒到今日。　搭巾洗詩。　水母降魔明覺巾。木叉手裏借來親。懇懇搭在田衣上。去盡凡間一點塵。　檢點都來一丈長。志公尺子莫能量。見衫窄袖都收了。快使淋頭一杓湯。　洗頭鷓鴣天。　灩灩金盆細浪花。九龍此日降恩波。八功德水蠲塵垢。大衆叢中濯齒牙。　除熱惱。寂波羅。昏蒙蕩滌薩摩訶。頂頭透徹清涼境。洗出圓光在剎那。　再搭巾鷓鴣天　織女天仙擲世間。龍鬚造作透機關。金梭擲出花紋巧。玉指裁移剪股攀。

遮愛慾隔羃頑披來不染六塵環。管教時節當圓頂。願師秋紫赴朝班。（木土）終。過刀詩。　寶刀一柄捧香臺。處士將來未敢開。度與本師親手剃。現出毗盧本相來。　度刀鵰鵠天。　梵宇祥烟藹棟鸞。昇堂獅子吼金高。傳來神出維摩手。付度冰清智慧刀。　拈起處。任持操。五方謹接此時遭。東西南北無遮障。圓頂光中放玉毫。　使刀詩。　一把寶刀掛金臺。高士將來使敢開。兩畔神人齊拱手。妙法堂前剃如來。　一把金刀接香案。禾出流傳不敢閑。大覺世尊留淨髮。此刀曾剃阿難來。　圓頂鵰鵠天。　抖擻凡塵脫俗居。果然拂拭不留餘。佛緣有分趨時節。業障無根悉剃鋤。牢把根。莫躊躇。性天澄淨妙如如。一輪明月當天皎。腦後圓光爍太虛。又鵰鵠天　剃髮辭親不記年。要明剃草大因緣。親違塵老攀緣熟。未白經師在眼前。　燈續焰。相聯。頂上圓光爍大千。煩惱根苗俱剃盡。一毫孔現一金仙。　剃面詩。　幾年學道與參禪。今日方登佛海船。父母在堂如玉惜。菩提心印豈能傳。　寶刀一歃剃寒烟。曾剃明師五祖禪。十指拈來光皎潔。幾番成就善人緣。　一把寶刀光閃爍。行盡天涯并海角。剃了靈山五百僧。禪機透悟皈正覺。　更衣詩。　自從佛地昇仙地。脫却凡衣掛聖衣。鍍髏黑雲風掃散。青天皎潔一蟾輝。　祝語。　伏願吾師披剃之條。皇恩新受。謝知三界圓成。衣鉢初傳。便教一生自在。削髮披緇。洗心種行功德。至今日之間。覺悟向此時之內。并更俗貌而作僧徒。幻化人身以為法體。成諸法事。以斷禪宗。永除煩惱囊中。不問貪嗔境內。不發衣自獲無窮之福。行佛法常備有積之功。眼前但執釋迦。妄外行歸羅漢。祝願以光。吟儀和畢。讚附一言。請施三拜。　初拜謝恩。當今　皇帝聖壽萬歲。二拜祝文武清和。邊塵肅泰。　三拜祈禱太平。萬民樂業。（未）茲者伏願新戒。新恩祝髮事。以周貞大衆證明。共惟讚歎。　道者剪髮詩。　焚香東竭吉金仙。天眼遙觀天耳聞。要識頭陀親面目。看齊眉處且圓全。（未後祝）〃五祖六祖現金身。皆是栽松舂米人。箇裏因緣因不昧。流通宗派永欽承。　頭陀道者腹心圓。煩惱根苗要出塵。盡情剪斷蓬鬆髮。達果圓成福果新。　剃行者詩。　自從煩惱和根採。好看新除頂相圓。釋迦弟子都成佛。燃燈祝願早名傳。　使刀詩。　手把金刀耀日光。淨頭處士到僧堂。輕輕拂下青絲髮。二六神王鎮十方。　使水詩。　此水元來一點泉。過方成象又還圓。今朝洗罷新恩頂。浪作波濤入洞天。　使手巾詩。　是箇龍鬚不是麻。或青或白一團花。搭在沙彌肩背上。恐怕濕水污袈裟。中卷　藝在人頭上。名揚衆耳中。　剃胎入門詩。　懇懇今日到高門。

鵲噪庭間分外懽。剃掠人來何以獻。光將參榜上尊官。　抱兒出詩。　君家積善產英孩。不比尋常小秀才。且請攜人親抱出。勝如孔釋送將來。又詩。　錦帳抱出一嬰孩。輕輕移步下堦來。不知是男并是女。將來必是兩賢材。是男到大為卿相。是女神通菩薩才。手巾定抱娘孫子。急卒天工降下來。　使手巾。　七尺龍鬚作手巾。今朝搭放小兒身。此布不是非凡布。將來遮却絕埃塵。　水詩。　九龍吐出水清冷。曾浴當來釋迦身。把向神童頭上洗。管教四季永長清。　一把金刀未展開。二尊等待剃嬰孩。傳語府堂諸貴眷。請將香水洗頭來。　一洗朱髮不老。　二洗綠鬢長春。三洗長大冠帶。　四洗孝順雙親。　五洗壽如彭祖。　六洗福海彌深。七洗為官作相。　八洗光顯門庭。　九洗聰明智慧。　十洗掌上珍珠。祝刀語。　一剃東方甲乙木。智慧聰明添福祿。二剃南方丙丁火。多撒犀錢并玉果。三剃西方庚辛金。子孫枝葉轉數榮。四剃北方壬癸水。掌上明珠圓莫比。五剃中央戊己土。廣買田庄光父母。　使刀詩。　一把金刀接寶臺。處士將來手內開。昨日靈山剃弟子。今朝又剃一嬰孩。　來揭金門柱石人。真珠簾捲玉樓春。好孩兒遇風流子。輕動金刀落髮新。　胎髮落在手中安。雙親收向畫堂前。起家貴子由茲得。富貴榮華五福全。　一剃聰明智慧。　二剃綠髮常青。　三剃日見長大。　四剃孝順雙親。　五剃東斗五宿星君主宰。　六剃南斗六宿星君長生。　七剃北斗七宿星君注祿。　八剃周天二十八宿星君注權。　九剃九經諸史精通。　十剃他日為官位至公卿宰相。　祝香。（未剃先用）時當春景夏景寶香一炷。祝華堂胎月三旬。今已當（未）藝拈刀鑷。約有釘金手。淨瑞盆巾披錦陵寶刀拈來輕削。就接金水木火土之髮。綠狀處好珍藏。鎮南北東西中之位。略奉三聯之杜句。敢祈他日之榮昌。　又鵰鵠天。　岳瀆鍾英席上珍。滿堂喜氣藹如春。佳祥已協熊羆夢。抱送師從孔釋親。　胎月滿。展花巾。寶刀輕削髮胎新。伏犀貴骨非凡表。長作皇朝宰輔臣。　又詩。　焚起金爐百寶香。願君福祿納千祥。兒孫此日除胎髮。富貴雙全壽命長。　一捻香兒童剃後壽延長。　二捻香。雙親福壽在高堂。　三捻香。聰明智慧習文章。四捻香。從此君家得盛昌。　五捻香。滿堂金玉富田庄。　剃頭畢念詩。剃頭喜事已云周。恰似獅兒抱綉毬。三月桃花兩邊長。陽春綠柳拂眉頭。圓胎髮詩。　胎髮輕揉旋結圓。銀針絲線把來穿。團圓日月形無二。照耀光明福祿全。　抹信門。　今朝貴子使朱砂。天下鬼神都怕他。父母親恩身長大。田庄百萬壽榮華。　龍王頭上一朱砂。今日將來頭上搽。一切

邪神皆怕懼。恰如錦上再添花。 覔利市。 此日兒孫剃胎頭。花箱利市不須愁。有人借問何處去。蓋良門下剃頭來。 髮落金刀衮一圓。分明認作掌珠看。榮看紫誥金花貴。利市花紅乞重頒。 致語。 伏願剃頭之後。易爲看養。利益爹娘。堂上高明。大作起家之子。多招兒弟。壽命延長。祝願有三。聰明第一。只此云周。伏惟歡慶。 問行院詩。 詩語回頭我問你。你在何州作經紀。你拜甚人爲師父。四海之中不見你。 答詩。 今日無事出街遊。偶遇村人問蹤由。我有蹤由向你說。恰似彈琴對水牛。 問詩 老鼠江邊走。蝦蟆井裏浮。試將明月照。空作剃頭人。 答詩。 雲山過了千千萬。踏遍天涯數百州。到處不將金玉去。只憑抓剃度春秋。 志公詩。 志公仙子名志真。姓馬亦身在禮樂。自在仙宮多快樂。刀鉗爲師事至今。 羅真詩。 羅真實字作志全。此是仙蹤實可傳。入道本師誰得法。吾今學得是因緣。 陳七子詩。 陳七先生名志堅。受學金刀事大賢。呂公也是神仙客。同行四畔不記年。 紫雲岩洞事誰言。傳下凡間數百年。羅真傳與陳七子。凡間教得萬萬千。 使鉗子詩。 說是鉗子不堪誇。引動五湖四海家。吾師今日來借問。禮樂爲尊且喫茶。 問喚頭出處。師長適來借問喚頭出處。小生博覽。略知鉗子根源。鍾離遣出喚頭兒。陳七子得來途路使。 猜摘一名釵棒喚頭兒。行路過橋。行院門前終不響。鉗子口。手中只。隨身只。分明帶得走。途中口岸頭。市井頭。街坊頭。真箇任從游戲要。才方敲動。端然做得百般聲。手裏拈來真箇堪爲十樣使。或作金鷄報曉。或作龍鳳嬌聲。或作黃鶯調舌。或作孔雀彈經。或作蟬聲搖曳。或作鵲鵲報鳴。引出佳人美女。整出容貌稀奇。引出僧人落髮剃了。恰似菩提。引出小兒來剃。端如彌勒下生。仙賢留下喚頭兒。小子把來游戲。使諸路刀話霸。師長須知。更不多言。只此回覆。（又問云）刀路喚頭有問有答。事有根原。學父學師方知出處。（答云）昔日羅真使刀前賢度陳七子方傳在世上。凡人盡是仙賢事跡。太陽第一。六路朝天。太陰第二。四般落地。金刀開頂。恰如仙子下蓬萊。玉手開唇相似瓊仙歸洞府。展開綉幞頭。角相貌稀奇。倒捲珠簾。真箇顏容迥別。分開兩路。鼻中使得幾般刀。宜看後來耳內分明刀數。呂公歸洞。鐵拐尋岩。餓虎奔村。更有黃龍擺尾。鳳凰展翼。燕子歸巢。眼中刀路是清涼。眉上刀來真可羨。烏鴉落地。剃出綠鬢長青。白鷺泊林。整開未顏不老。盡是前賢起置。後學施呈。諸般刀路盡熟。各照古賢刀數路開端。自古流傳至今。師長須知。只此是話。 本行外行。普同三喏倚師。長買茶。若論得來小弟先當買茶之時。須當買與朝山拜岳。替業二十七路。社頭賣與小弟。何足之道。十人打底。九人未下。師長是有名底社榪略買草茶。還唐家禮數。不敢多言。只此回覆。 問買茶根源。 倚蒙師長買茶。光陰小弟。若論買茶禮數。須知茶錢出處。生在何山。幾枝幾葉。何人摘得。何人將來。子細說來。 答詩。 聖人天子賜此茶。真箇蒙山初發芽。如是人前賜一盞。恰如仙藥好丹砂。 雲題仙女曾置茶。石輪碾出早春芽。甌中粧出祥雲朶。盞裏浮開二月花。朶朶元來生七葉。二月春風發此芽。風世因緣今得遇。尊師略坐領盃茶。 索下茶椀。 萬萬年香火在上。正賽社頭。在山來賽神首。正帶花神首。副帶花神首。社評知客先生索下合千人等。普通三喏。小弟在末之間。浪拈三寸寶鐵。攛入先生教門。叢爲浪遊途旅之間。近探恭奉先生。恭背香火。抄題利物不與。二時斗膽。不得不來索下。拈一炷草香。次倚諸位朝山拜岳。老人先生帶協無不知感。愜在賽朝香火。又得早晚二時趨侍。欲待更提兩句。有勞清聽。只此是話普同三喏恭侍本行。 上覆師長在上。小弟在末。一雙賤足攛路部封馬足之下。又無人引進。一時膽壯。不及具榜恭倚。或有緣法。十朝八日。早晚二時。別當上謝。（具家榜）適來儀禮有失。具榜攛遣。喈咩萬乞台恕。 接索茶。 萬萬年香火在上。萬萬年貴地在上。前賽神首。帶花神首。正賽神首。

七首端公。諸位知識。掌教先生。各各在上。南北兩山。老爺叔伯。本行外行在上。小學生在末之門。幼年不近父母。掌教浪玷三寸寶鐵。攛入先生門庭。在於部封之下。閒及府地神首。滿賽清風明月。小弟一雙賤足。到於金業之前。各還心願。平安荷得諸位神首。先生帶協無不知感。適來荷得神首頒賜江盃。難以當禮。何勞消受。又荷先生買其明茶。提得好話。難以當克。下山之時。敬當拜謝。本欲之間。用得兩句下來。還唐家禮數。樣七子家風。又見先生提破賤言。古人道。班門休獻斧。老將識兵機。小學生言語淺短。幸乞台恕。

下卷 縱有良田萬頃。不如薄藝隨身。 走途中。 晚生身在他鄉。總是途旅之客。藝雖各局。皆爲箋上之人。共惟先生久遊途旅。慣走江湖。三山兩岳占無雙。行院叢中推第一。明同日月。高而不危。久願識荊。無緣得見。茲因天幸得拜台光。永別耳聞。朧便是撥雲見日。論着買茶之禮。班門不敢戲斧。畧持數句。少報重言。得家帶挾。晚輩豈不受恩。人承待挈。他日見行院把來做誇談之本。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把師長台銜便請師稱說言語不敢多喋。尚容請教。只此是話。 大元新話。（普通一喏）上覆諸位師長在上。小弟在末之間。按唐家禮數。陳七子家風。三歲孩兒。誰不理會。得

皆是古言先語、古人言雷聲之下。布鼓難鳴、接大元體例、世圖改變。別有數名。還有一答頭。二答頭。三答頭。二字額。大開門、花鉢蕉、大圓額、小圓額、銀錠、打索綰角兒。打鮮綰角兒。三川鉢浪。七川鉢浪、川着練槌兒、還那箇打頭那箇打底。花鉢蕉打頭　七川鉢浪打底　大開門打頭　三川鉢浪打底。小圓額打頭。打索兒綰角兒打底、銀錠樣兒打頭、　打鮮兒打底。一字額打頭。練槌兒打底、　泊壚市、人烟稠密、市井繁華。聚皇都於碧玉盤中。簇市井在畫堂帳裏。一年四季。動多少客旅經求、十月兩爐。百萬貫錢。買賣門面鋪席、家家務本賽公平。酒肆茶坊。日日招商圖旺相。真箇衆中得數。分明四遠傳揚。眼前總是富豪家。天下彰名花錦地。　泊州府　萍蹤浪跡。况在江湖披星帶月、時人錯認作征夫。全靠步兒薄藝。今日幸瞻貴府。勝似小皇都。最好追游處、柳陌共花衢。地繁華、人慷慨。景難圖。駢闐鼓樂。四時歌舞。慶歡娛、真箇地靈人傑。又且酒平肉賤。富貴恤貧徒、端的人間少。分明別地無。對孫吳休講兵書戰策。對孔孟休講經史文談。此乃是班門戲斧。淺短之間。尚容請教。　出途茶椀　高名達士。先生在上。小弟在末之間。玷辱鑷青二字。浪走江湖。擅入師長教門。此日到於座下。甚有衝撞。一來無人引進。二來衣衫藍縷。一雙賤足擅入貴地。甚有得罪。以望師長看鑷青二字之面。莫責小人之過。論要買其明茶。伏事師長。更提數句。有勞清聽。或有到處不到處、萬望師長一條錦被都遮。更不敢多喋。只此是話。　桒前茶椀。　普同三喏。萬萬年香火在上。萬萬年貴府在上。七色端公前賽神首。正賽神首。在上本行外行爺父叔伯、高名達士先生在上。桒前親執先生在上。小學生在末之間。近年間叅學諸位先生教門。論則有玷門庭。在於旅。况近年間聞及福地一覽。正賽清風明月教門宗緣淺短。無緣瞻仰。此日賤步到於金桒之下。答還一壚平安心愿。一則恭惟神首。前往它方。多多抄題上壽利物。周圓不易。二則來拜見諸位掌教先生。倚賴。諸人福力協帶。還其心愿。下山欲當拜謝本合欲待更提兩句。恐勞清聽。淺短之間。幸乞台恕。　尋常茶椀對主人家。　未敢對本行先生提話。少座片時。別有取覆上覆諸人在上手作人在末之間。久聞主人開館不易。小手作人無緣趨侍。今則擅踏貴地。馬足之下。尚得主人收留盛館安下。無不知感。適來荷蒙主人指開眉眼。得見本行先生。如雲開見日。本合要買一盃草茶。答還主人禮數。恐勞本行先生久坐不當穩便。少坐片時。暑借主人風福。對本行先生亂談數句。言到語不到。幸乞台恕。　答還茶話　上覆高名達士先生在上。小弟在末。此

日到於座下。起居。荷蒙尊師賜酒。無不知感。難以當受。前當拜謝。只此是話。　久聞未相見茶話。　即日恭惟老先生法候起居動止多福。久聞大名掌教先生。無緣拜見。不及瞻仰。（到代鄉里則云）有失迎迓。尚望台恕。（到他鄉里則云。）此日小弟擅到貴地。不及具榜叅見。甚得其罪。暮晚進箴。有是不是處。萬望山藏海納。片雲望先生都蓋。　下程茶椀　啓覆師長在上。小弟在末之間。幼年家門有幸。浪玷三寸寶鐵。在旅。况旋撰二時衣飯。居常聞先生大譽。無緣瞻仰。比者雲開見日。得見台顏。歡喜無限。一時賤步到於貴境。不取自揮。甚得其罪。可望師長看鑷青二字。小弟在於部封之下。住得三朝兩日。十朝半月。自當謹切伏事。目今淺短。切望恕罪。　小行程。　夫刀鑷者乃神仙之術。號曰羅真先生。居在人世。善能梳剃。曾蒙獻宗宣詔。整頓龍顏。龍顏大悅。賜與金玉真珠。不敢拜受。遂辭墀下。再往天宮。獻宗求教乞度一人為弟子。羅真答曰。觀文武兩班。看無人可度。只有我王殿下有一人。呼為陳七子。乃是神仙之骨。　詩曰。　山藏寶貨紅鸞聚。水裏明珠岸草芳。樹下有根枝葉旺。泥中有寶土須黃。　買茶提話　上覆尊師老人在上。常聞尊師大名。無緣請見。今荷蒙尊師雲臨光訪。幸乞台恕。小人在末。難以受此。晚生別無飲芹。略有三盃淡酒。非為侍賢之禮。聊以準茶。筵前冷落空踪。無物可獻。亦望尊師莫為見責。小人適來非是買茶提話。亂談數句。還我尊師禮數。或有言到語不到。說中話不中。先生休為檢點。先生在於小人寒舍。三朝兩日。別有明茶伏事。幸望尊師一見如故。只此是話。亦望笑留。　行院到我家相見提話　有勞尊師賞步到來。有失迎接。常聞師父端公老人廣游江湖。小人無緣傳見。今日天有之幸。得遇師父老人。小人夙世有緣。無不知感。　到不相識行院家相見提話。　即日恭惟高士先生尊候動止多福。（稍）久聞名譽。無由瞻仰。此日賤足衝撞。雲步之前。得觀尊顏。天與之幸。（稍）本當致備榜子叅拜。念小弟在於旅。况書寫不辦。敢蒙一見如故。　相識久不相見提話　即日恭惟高士先生尊候動止多福。（稍）自別（身長則云事頓。千文則云千妥。）僥恩已經（數我計久）常切瞻仰。（稍）但小未緣分淺薄。匪匪無由再會。今日得觀（尊顏千妥。）實是天幸。是有不是。敢望一條錦被都遮。（稍）買茶提話　四海馳名高士先生。术藝小人不敢遂一標名。普同三喏。喏喏喏喏。今來小弟賤足衝突諸位高士。（坐步之前。部封之下。）叅拜不及。甚是得罪。敢蒙尊恕。（稍）敬當備榜子前來叅見。念小弟在於途旅之間。紙筆不專。想高士先生不以此怪責。重蒙觀當。小弟略有一杯淡酒。惟茶有勞諸位高士。

雲步久駐。得罪至甚。迓蒙諸位高士置杯禮數相待。受恩無不知感。本合略待數句還唐家禮數。念是晚進小生。十字九乖。不敢提詐班門。不敢弄斧。漢言笑語不接陳七子家風。切恐傍人所哂。污沾人耳。恥辱行情。言多阻步。只此是話。伏望山藏海納。片雲都遮。（告）下程茶梳。　師長先生在上。小弟在末之間。居常在於山市。聞及師長清德。無緣瞻仰。今者一時賤步到於貴市。不敢旨揮。甚是得罪。望先生乃翁鑑青二字。揚帶小人在於貴市。住得十朝半月。周年半載。早晚二時。自當別有聽教。欲待更提數句古人言。行河而把水。對夫子難言。施甚禮樂。淺短之間。幸乞台恕。（告）取覆師長先生在上。小弟在末之間。行情買盃淡茶。還唐家禮數。接陳七子家風。恐有提不到處。望賜一手兜籠。只此是話。（告）其自幼年間。有失大人訓誨。望賜不外淺陋之恭。敢托四海高人為福。甚是得罪。已自不勇。幸望至人不責。（行院還禮則云）此來重蒙諸位先生法步到於弊店。還禮難以受賜。欲待更提四句。言不接舉。非君子之所談。淺短之間。幸乞台恕。　回茶梳

回茶用。（者則三告）重承貴禮。既不先施。極荷厚饋恩蒙。不可有來無往。古云謂之後翁先發。駝驅後飛。茲承教誨。受惠已多。略待數句拙訥。有餘假如先生有高談闊藝。博古聞今。途旅中間。尚容請教。只此是話。

披剃

廬山記　披髻接剃落髮。委命受業。記纂淵海　吳夷狄之國祝髮。（穀梁范甯曰。祝。斷也。）後趙石虎奉佛。國人剃髮出家。（通鑑九十五卷）。魏主覩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以師賢為道人統。（宋文帝紀）祝髮事浮圖。（晉志）集　行行入幽荒。既駱從祝髮。（梁簡文帝詩）暮道尊懷削之儀。（削有客）西晉已上。不許中國剃髮。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事物紀原）

宋朝　覆以慚愧之衣。落其煩惱之髮。宋晁無咎集。為杜氏小五娘披剃疏詞（并序）濮陽女子杜氏小五娘。（法名）故朝散郎集賢殿脩撰提舉西京崇福宮故真寧縣君閻氏。今安平縣君晁氏之孫。今宣義郎知穎昌府陽翟縣丞故晁氏八姐。今晁氏二十一姐之女。年十八歲。其家議以從人矣。念其前母以產歿。已當為娣而悲。思自截髮如頭陀。儀類粉澤屏棄。見請於親。冀他日為比丘尼。以報生身之恩。學出世之法。其尊屬重然傷而聽之。其媼氏悵然悵而捨之。自歲丙子至歲戊子。十有二年。其志益堅。行益熟。而朝請郎監西京中嶽廟晁補之之妻。永嘉縣君杜氏。修撰公之女。而宜長君之姉也。伶其姪之意。以錢一百三十千輸諸官。得祠部度牒施之。命以善月日。享佛飯僧。落髮受具。又以告補之曰。子為作文。讚其事成。此女子願且普慶懺。使杜晁兩宗往者居者向佛菩提。獲大饒益。其詞曰。伏聞山河大地。尚因睽發而生。血肉幻身。寧是金剛之法。為泡為沫。為無量腥臊聚。為苦為惱。為百一疾病纏。為火宅已燒。為丘井將墜。晝作猖狂而不暇。夜夢怵惕而自驚。無常大鬼之所驅。有情更生而何往。所宜厭患出離而反欣喜控持。乃清淨童女杜氏小五娘（法名）賢公之孫。信士之子。初聽結縭之議。便萌落髮之誠。至於視姑姊妹之行。譬若觀雀歟冀之過。蓋戒定宿脩於前世。故因緣適會於此生。覩杜姓中咸從本起之願。姑晁氏配為營披剃之資。解紛著盤。諸天八部而皆歎。登壇受具。大覺六師而現前。當有無舌瘖啞人教汝讀經。生盲聾聵人指汝見性。滋長聖種。斷除愛根。用以加持晁杜兩族。俱來勝因。回向幽明。二途永脫苦趣。及此會中。盡未來際。助緣隨喜。男子女人。證明此比丘尼。令得不退轉。同悟無生忍。某

撲。圓悟語錄　披剃小參。因僧問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宗風建立。毫髮無差。時節因緣。願聞舉唱。師云。只是舊時面目。進云。漸漸處乞師再示。師云。披却遍來處。進云。法輪再轉於閻浮。道光重映於千載。師云。誰不恁麼。進云。只如無邊身菩薩。為什麼不見如來頂相。師云。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進云。如何是和尚頂相。師云。錯。僧禮拜。師云。果然果然。　師乃云。稟圓僧相復方袍。優鉢羅花未易遭。恩重丘山何以報。擲移網要一秋毫。盡十方世

界。若長若短。若縱若橫。以至香水海不可說不可說無邊刹海。盡在箇一秋毫。有時現無邊身。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作無量無邊神通變化也。只不出此一秋毫。有時冷湫湫地。如枯木朽株。寒灰死火。一念萬年。萬年一念也。只不出此一秋毫。乃至作為無量無邊殊勝奇特難行苦行轉化一切成佛作祖。亦不出此一秋毫。諸人還知此一秋毫麼。若知去未開口已前。未舉意已前。生佛未兆已前。空劫已前。好薦取。既薦得。則卷而懷之。任任運運。如兀如癡。不妨是一箇沒量大人。如或未然。却須返照回光。若動若靜。若住若行。若坐若臥。須是究他根源。始得父母未生已前。父母既生之後。六根四大。三百六十骨節。究其寒時知寒。熱時知熱。飢時知飢。飽時知飽。以至頂天履地。含齒戴髮。盡承此箇恩力。且道此恩力如何趣向。還知麼。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　又衆道友為李道山披剃上堂云。頂門開金剛正眼。始辯大機。發人不貶眼底漢。立地成佛。方明大用。直得如此。猶只是吾門建法幢立宗旨。趣向在。且向上還有事也無。若知有向上事去。設使盡乾坤大地。草木叢林。一一現千百億釋迦身。不消一捏。至於傾懸河辯。用喻崖機。盡四聖六凡。一時軒露。提得將來。不消一撥。且道據箇什麼便恁麼。所謂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何無明處

子裏便放無量寶光。向衆生境界中。使作不思議事。如丹霞相似。才方舉起。便知落處。更不涉唇吻。更不落言詮。始似過他一箇贊頭。便乃十分領畧。只如未剗草時在什麼處。既要剗草。與挽戒兩手掩耳。又落在什麼處過量人有過量事。只如當機一句。作麼生道。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復頌云丹霞剗草燒木佛。宫使搶緣吹布毛。鷺群散勝真師子。一鈞須連十二鼇。

小兒剃髻

（太平廣記廣韻）宋京師訛言。冥間要數萬丫髻小兒。由是人家小兒有髻子者。皆剃之。識者曰。小兒剃元首者。新君之兆。未幾世宗嗣位。

楴

洪武正韻他計切。整髮釵。从木从帝。陸法言廣韻楴枝整髮釵也。丁度集韻笄屬。司馬光類篇徒二切。簪屬。又丁計切。根也。又大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又弋志切。木名。楊桓六書統遠母。楴从木帝聲。字潒傳義音替。所以摘髮。詩詁云。女子着楴於首。男子佩之。詩象之楴也。詩疏云。以象骨搔首。若今箆兒。楴（同上）又典禮切。韻會定正遠計切。分髮掠髮箆也。字切遠計。遠汀天楴。

篆書　楴（六書統）

薩拘盧楴

（翻譯名義）梵語薩拘盧楴。此云賢姓也。

涕

洪武正韻他計切。淚也。詩傳自目曰涕。素問涕之與泣。譬人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據此則泣為淚。涕為鼻液也。今俗亦謂鼻液為涕。又目漬。又濟韻。許慎說文涕。泣也。从水弟聲。他禮切。洟从水夷聲。顧野王玉篇耻禮切。目汁出也。𪖙鼻𪖙。本作涕。陸法言廣韻洟鼻洟。張參五經文字涕洟上音禮。下音替。自目曰涕。自鼻曰洟。今人多以涕為鼻洟。誤矣。見易及春秋。司馬光類篇天以切。又土禮切。又待禮切。戴侗六書故洟。洟也。歐陽德隆押韻釋疑與上聲注同。賈策可為流涕者二。下無音。郭津文帝愛民如赤子。賦六押帝字云。無復少年之流涕。在此。未柏王始音旁啓切。又音采。鼻汁也。楊桓六書統遠母涕。說見濟韻。遠母𪖙同上。餘見濟韻𪖙。古文涕从水夷聲。从夷不得聲。从弟乃得聲。弟夷相近。疑誤。易曰。齎咨涕洟。當音弋支切。熊忠韻會舉要徵次清音。或作洟。禮記不敢噦洟。注與涕同。吐細切。又詩。燕燕泣涕如雨。注。泣無聲出涕。又潸然出涕。史記。泫然流涕之無從。易。涕洟。禮記。遇於一哀而出涕。並音體。字潒傳義通作鏑鏑轉鞮洟皺嚏嚏嚔嚏懶趙謙聲音文字通洟。透叫切。鼻液也。俗但用涕。易曰。齎咨涕洟。涕自汁。洟鼻液。豈宜以洟為涕。而又有俗淚字也。今正諸韻。不究其說。於王聲涕曰。自目曰涕。於此音曰目泣。人鼻液未嘗。俗讀洟音夷。尤非涕。又遠已切。又來蘭切。亦方音。俗作洟。但知有洟而不知涕。正洟字也。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涕。

篆書　洟（說文）洟（朱育集字）𪖙（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洟　洟（並徐鉉篆韻）𪖙（六書統）

草書　洟（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總敘

許慎說文。涕。鼻液也。易。齎咨涕洟。無咎。出涕沱若。詩。眷言顧之。潸焉出涕。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國語魯語無洵涕。注無聲涕出為洵涕也。

泫然流涕

禮記孔子合葬於防。封之崇四尺。雨甚至。孔子問門人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劉向說苑。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周曰。夫千秋萬世之後。高臺既已壞。曲池既已毀。墳墓既已下。嬰兒豎子樵採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夫以孟嘗君尊貴。乃若是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涕流曰。令人立君破國亡邑之人。晉書桓溫自江陵北伐。經金城。見

少為瑯琊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

士皆流涕

春秋後語荊軻將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二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流涕。

可為流涕

西漢書賈誼傳。臣竊惟事勢。可為流涕者二。

讀文流涕

漢書揚雄傳。恠屈原。不容於世。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

縞素流涕

續後漢書滕修傳。修字顯先。南陽西鄂人也。以材勇為將。封西鄂侯。孫晧時代熊陸為廣州刺史。甚有威惠。徵為執金吾。進位司空。未拜。廣州郭馬等為亂。以修宿有威惠。為嶺表所服。乃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之。未得前。而晉伐吳。脩率衆赴難。至巴丘。而晧已降。乃縞素流涕而還。

噫嗚流涕

東漢書袁安為司徒。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

思親流涕

兩漢蒙求光烈陰皇后。諱麗華。七歲失父。雖已數十年。言及未曾不流涕。帝見常歎息。

諫夫流涕

兩漢蒙求許升妻者呂氏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輙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減膳流涕

吳志凌統病卒時年二十九權聞之拊牀而起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張承為作銘誄。

敎世子流涕

魏書吳質魏王出征世子及臨菑侯並送植稱述功德太子自失質曰王當行流涕可也世子拜而泣王以為誠。

言輙流涕

蜀志龐統中流矢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輙流涕。

聞樂流涕

南史龔穎傳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為勸學從事璩為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跡逆亂乎。劉瓛傳瓛父駿幼為外祖臧質所養質家嘗有音樂質亡後母沒十許年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

覽書流涕

北史賀拔允弟勝傳勝臨終手書與周文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若死而有知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周文覽書流涕久之。

戀舊流涕

北史傳齊孝昭崩黃門侍郎王松年護梓宮還鄴諸舊臣迎形迹無敢盡哀唯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情切雖重之。

新亭流涕

晉書晉南渡周顗等登新亭相視流涕王導曰何至作楚囚對泣邪。

投弓流涕

晉書長沙王傳長沙厲王乂字士度武帝第六子也武帝崩乂時年十五濡慕過禮會楚王瑋命乂獨至陵所投弓流涕。

忌日流涕

隋書列傳燕王倓字仁安敏慧美姿儀煬帝於諸孫中特所鍾愛常置左右性好讀書尤重儒素非造次所及有若成人良娣早終每至忌日未嘗不流涕嗚咽帝由是益以奇之。

士女流涕

隋書隱逸傳李士謙趙郡平棘人也家富於財每以振施為務年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麋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恩也開皇八年終於家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

見石流涕

舊唐書薛收傳收子元超高宗時為弘文館學士兼

脩國史中書省有一盤石初元超祖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問疾流涕

新唐書高儉傳。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儉攝太傅同掌機務太子令曰寡人資公訓道而北聽政擾接對公情所未安所司宜別設接奉傅士廉固辭還至并州有疾帝即所舍問之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卒年七十一

讀詔流涕

新唐書李靖傳。靖五代孫彥芳為鳳翔司錄參軍家故藏高祖太宗賜靖詔書數函上之權德輿嘗讀太宗手詔至流涕曰君臣之際乃爾邪。

顧望流涕

新唐書藩鎮李全忠傳匡威自將救王鎔其弟匡籌據城自為留後匡威無所歸鎔迎館于鎮匡威引其衛李抱真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矣其山川乃共圖鎔。

武夫流涕

唐書陸贄傳贄請帝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夫悍卒無不感動流涕。

去官流涕

魏鄭公諫錄瀘州刺史龐相壽貪濁追還解任自陳幕府舊太宗矜之賜絹百疋即還向任公進諫太宗忻然納之引相壽於前謂之以我昔為王與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既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向欲令爾重任侍臣云爾若重任必使為善者皆不用心侍臣所執既是使不得申我私意乃賜物而遣之相壽默然流涕而去。

姚崇流涕

唐書姚崇傳崇出為靈武大總管誅二張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俄為亳州刺史。

懷友流涕

唐書戴冑傳冑歿房玄齡魏徵與冑善每至生平故處輙流涕。

讀史流涕

唐會要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於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仍遣編之秘閣并賜皇太子及諸王各一部京官三品已上欲寫者亦聽。

頓首流涕

資治通鑑昭宗天復三年正月甲子車駕出鳳翔幸朱全忠營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偓扶起之上亦泣建中四年上在奉天召公卿將吏謂曰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家室。

羣臣皆頓首流涕。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懇欵流涕（資治通鑑唐僖宗中和元年王鐸以高駢為諸）道都統。無心討賊。自以身為首相。發憤請行。懇欵流涕。至於再三。上許之。

覽書流涕（宋史錢若水以工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詔修太宗實錄。若水引柴成務宗度吳淑楊億同修成八十卷。真宗覽書流涕。錫賚有差。

撫背流涕 宋史列傳云。侯益初從莊宗與梁人戰河上。益挺身出鬬。擒其二將還。馬前直指揮使。莊宗入汴。為本直副都校。從明宗討趙在禮於鄴。會諸軍推戴明宗。益脫身歸洛。莊宗撫其背流涕。明宗立。益面縛請罪。明宗曰。爾盡忠節。又何罪也。

惜賢流涕（遼史刑法志天）祚末年。元妃兄蕭奉先誣告謀立晉王。賜文妃自盡。敖盧斡以不與謀得免。又天祚西狩奉聖州。又以耶律撒八等欲刼立敖盧斡。遂誅撒八。盡其黨與。敖盧斡以有人望。即日賜死。當時從行百官諸局承應人及軍士。聞者皆流涕。

感德流涕（有官龜鑑蘇景瑞知）福建閩州。遇饑歲。捐己俸以賑濟之。活者甚衆。民感其德。相與立生祠。及去官。攀送數十里。莫不流涕。

羅拜流涕 有官龜鑑。袁滋為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專以慈惠為本。召為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父老流涕（趙希循會心錄劉裕伐復長安留次子義真守秦雍決意）東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時裕有篡謀故不肯少留。秦雍復失。

臣凝流涕（續蒙求雜傳趙臣凝蔡州人梁太祖表臣凝荆襄節度使）以弟臣明為荆南留後。太祖已弑昭宗。將謀伐唐。畏臣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臣凝對使者流涕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他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

天下流涕（漢書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弗知皆為流涕彼其心誠信於士大夫也）

道路隕涕（東漢書楊震傳震被樊豐等所譖既死弘農太守移良承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舉營隕涕（續後漢書范慎傳孫皓移都甚重之詔曰慎勳德俱茂朕所敬憑宜）

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隕涕。

扶轂泣涕（續後漢書張嶷傳嶷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

釋服泣涕（顏氏家訓江左朝臣子孫初釋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為之改容。若顏有膏色。充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訊武帝。肥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不死也。

元后垂涕（兩漢蒙求孝元皇后生成帝成帝立尊皇后為皇太后以弟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京兆尹王章言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遂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於是鳳起視事。

垂涕見殺（韻府羣玉後袁術納馮方女國色諸姊紿曰將軍志節當時時涕泣悲愁馮氏見術輒垂涕術益哀之諸姊因共絞殺懸之廁）溷。術厚殯斂之。

垂涕受詔（隋書列傳許善心字務本高陽北新城人也父亨在陳歷羽林監太中大夫衛尉卿領大）著作。善心起家除新王法曹。太子詹事江總舉秀才。對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轉侍郎。補撰史學士。禎明二年。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遣使告之。善心衰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復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段。草馬二十疋。

受吊垂涕（言子內篇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攀轅垂涕（溫州府志元趙全至元十六年為監郡時民困劉萬奴殘害之後瘡痍凋瘵呻吟未息賴全與石興祖撫綏安輯始有生意任）滿。士民詣行省請留再任一期而怯。闔郡扳轅垂涕。思之不已。

一哀出涕（禮記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六鍾出

涕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三年，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臨奠出涕 宋續通鑑長編：仁宗天聖三年，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冀國公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卒。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

憂國出涕 經鉏堂雜志：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婁不仕，僕子思不仕，不受國恩，故以身為重。君人已出身而仕，受國恩深，雖在田野亦當憂國可也。）

臨別出涕 趙希循會心錄：道鄉鄒至完，浩諫哲宗立劉后，得罪除名，新州羈管。有田晝者，與浩善。初浩除言官，晝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媿謝晝。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后，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浩以書約晝會潁昌中塗，自云得罪，晝亟往。浩具言諫立皇后時，我之言懇矣，上于時覬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

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浩茫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

得髮揮涕 太平廣記：唐太真妃嘗因妬媢有語侵上，上怒甚，召高力士以輜軿載之，送其家。妃悔恨號泣，抽刀剪髮授力士曰：珠玉珍異皆上所賜，不足充獻，惟髮父母所生，可達妾意，望為申妾萬一之誠。上得髮揮涕憫然，遽命力士召之歸。

閣筆揮涕 宋史：徐元杰權中書舍人，每載書王宗社隱憂慮，輒閣筆揮涕。書就隨削藁，雖子弟無有知者。

得魚而涕 戰國策：魏安釐王時，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何為涕出？對曰：臣始之得魚也，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惡，而得為王拂枕席。四海之內，間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亦猶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

惰而多涕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反袂拭涕 公羊傳：西狩獲麟，非中國獸。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也。

省書攬涕 東漢書：來歙傳：建武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遣刺客刺歙。歙之被刺，自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傷，賊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投筆抽刃而絕。帝聞之，大驚，省書攬涕。賜歙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羌、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遺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羌侯印綬，謚曰節侯。

哭泣無涕 莊子：太宗師：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慼，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名者乎？（疏：姓孟孫，名才，魯之賢人。體无為之一道，知生死之不二，故能適同方內，心遊物表。居母氏之喪，禮數不闕，威儀詳雅，甚有孝容，而涕不滯泥，心不悲感，聲不哀慟，三者既無，不名善孝，而鄉邦之內，悉皆善之，云其處喪深得禮法。）

后妃沾涕 契丹志：聖宗太平十年，宋真宗上仙，帝集番漢大臣舉哀，后妃以下皆沾涕。

日休雨涕 玉泉子聞見錄：皮日休嘗遊江漢間。時劉允章鎮江夏，幕中有獲判官者，允章親也。或譖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判官乎？君知其身之所來否？

鸚洲在此，即黃祖杖殺禰衡所也。一席為之懼，日休雨涕而已。

高僧不拭涕 事類家求：唐高僧懶瓚隱居衡山。德宗遣使召之，寒涕垂膺，未嘗答。使者勸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為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

涕泗歔欷 晉書：繆播傳：播字宣則，蘭陵人也。播才思清辯，有意義。懷帝即位，以播為中書令，專管詔命。時東海王越威權自己，帝力不能討，心甚惡之。以播等有公輔之量，越懼為己害，因入朝，以兵入宮，執播等於帝側。帝歎曰：姦臣賊子，無世無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哀哉！起執播等手，涕泗歔欷，不能自禁。越遂害之。

涕淚成冰 事文類聚：羊祜卒，武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天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皆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士亦為之泣。仁德所感如此。

垂涕纍鼻 大玄經：垂涕纍鼻，纍然相連。

生徒雪涕 宋子京集祭呂祖謙文：才也何多，命也何戾。生徒滿門，相嚮雪涕。

野狐鼻涕 酉陽雜錄：野狐鼻涕，蠑螈也。俗呼為野狐鼻涕。

涕竹 太平廣記：南方荒中有涕竹，長數百丈，圍三丈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為船。其笋

也羨羹食之可止

瘖瘍。（出神異經）

褅

洪武正韻他計切。褅也。亦作裼。許慎說文褅緥也。从衣啻聲。詩曰。載衣之褅。徐鍇等曰。緥。即襁緥也。今俗別作褓非是。顧野王玉篇褅。敕細切。司馬光類篇裼。又先的切。說文袒也。婁機廣干祿字褅裼（上正下通）。釋行均龍龕手鑑音替。小兒衣也。韓道昭五音類聚小兒褓裼。杴六書統遺毋褅（見）。褅或从帝聲。裼或从易聲。熊忠韻會舉要徹次清音。詩疏云。褓兒被。齊人名褓。或作褅。釋詩載衣之褅。趙謙聲音文字通遠幻切。作褅裼非。誤混裼。今文詩載衣之裼。今正。又覆中篇。亦曰褅。作屜非。一說。裳下飾。用緣。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褅。

裼

洪武正韻他計切。同上。又與鬄同。婦被裼。又音韻陰時夫韻府羣玉裼與鬄鬄三字皆同。篆書　裼　古文　裼　集韻　裼　同上。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裼　徐鉉篆韻　裼　裼　並六書統　草書　裼　裼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鬄

洪武正韻他計切。髮也。亦作髢。許慎說文髲也。从髟易聲。又先彳切。髢。鬄或从也聲。徐鍇通釋鬄。春秋左傳衛公出見呂氏之妻髮美以爲呂姜髢。顧野王玉篇鬄。又先歷切。髢。達計切。髲髮也。陸法言廣韻髲也。張參五經文字鬄髢二同。並徒計反。宋重修廣韻特計切。丁度集韻鬄或作髢。鬄。髲。髢。又徒二切。司馬光類篇鬄髢。又並思積切。鬄。又施隻切。剔也。又他歷切。戴侗六書故。來他髮以飾髻也。寡髮者必用之。詩云。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益髮稠美。不假髢以增飾也。記曰。斂毋髢。（鄭氏曰。髢也。毋本除如髮）傳曰。衛莊公見呂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爲呂姜髢。莊子曰。禿而施髢。列（作髢非。說文鬄髲也。或作髢。鬄鬄也。郭氏釋禮被錫衣。曰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因名髲鬄。凡說非錫。錫乃於之）也。跛。刖髢也。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弟。儀禮云。主婦被鬄。玉篇人剔。釋二音同。剔。翦髮也。韓道昭五音集韻髢鬄髢。錫鬀（本同上）。楊桓六書統定毋髢。此外髢或从世聲。鬄或从夾聲。髢或从它聲。錫同上。本先的切。（假借紀祭）熊忠韻會舉要徹次清音。趙謙聲音文字通鬄定計切。俗音錫。紋或混用裼。又髢。記斂髮毋髢。用此二字方音見質韻。篆書　髢　鬄　並大篆　鬄　說文並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鬄　鬄　並徐鉉篆韻　髢　鬄　鬄　錫　髢　並六書統　草書　鬄　髢　並鮮于樞見草書集韻

薙

洪武正韻他計切。芟也。又見寘字韻。許慎說文薙。除艸。明堂月令曰。季夏燒薙。从艸雉聲。張參五經文字燒草也。見周禮。丁度集韻大計切。去艸曰薙。戴侗六書故。鬄前艸莽也。郭守正紫雲韻。禮薙氏掌殺草。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注。芟草先薙。其草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停於其中。則草不復生。而地美可稼。又直履反。韓道昭五音類聚。託計切。謂以鉤鐮迫地芟之也。楊桓六書統遺毋薙。余見紙韻。徹母。熊忠韻會舉要徹次清音。魏柔克正字韻綱。又丈几切。義同。趙謙聲音文字通遠幻切。亦轉雉夷方音。見紙韻。又見向韻。此古之方音也。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薙。篆書　薙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薙　徐鉉篆韻

殢

洪武正韻他計切。極困也。又直計切。顧野王玉篇殢。喘也。殢。困極也。司馬光類篇博雅極也。或作摕。又大計切。又顯計切。毛晃禮部韻畧又呼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殢（俗）。殢（正）。殃也。楊桓六書統遺毋殢。或从帶聲。殢（俗）。殢。从歹大聲。殢（非）。熊忠韻會舉要徹次清音。字樣傳義皆殢。（上去音皆韻）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殢。篆書　殢　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殢　殢　並六書統

屜

洪武正韻他計切。屧中薦也。陸法言廣韻亦作屟屜。宋重修廣韻亦作屟屜。鄭樵六書畧併轉注。韓道昭五音類聚屜。鞍屜也。又作屉。屉他厲切。楊桓六書統遺毋屜。从尸兒聲。屜。丁計切。與屟同。从復省。世聲。屧或从葉。又蘇協切。熊忠韻會舉要徹次清音。韻會定正字切遠計。遠汀天屜。篆書　屜　並集韻見杜从古集篆古文韻海　屜　屜　屜　並六書統

睼

他計切。許慎說文睼。迎視也。从目是聲。讀若珥瑱之瑱。顧野王玉篇土奚徒奚二切。迎視也。楊桓六書統遺毋睼。（視聲）趙謙聲音文字通遠幻切。方音如題。篆書　睼　徐鉉篆韻

緆

他計切。許慎說文緆。細布也。从糸易聲。先擊切。緆。緆或从麻。戴侗六書故緆。劉氏羊豉切。士喪禮曰。明衣裳縓綼緆。（鄭氏曰。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注今文錫爲緆。見錫下）篆書　緆　緆　並說文　緆　六書統

达

他計切。顧野王玉篇达也。足滑也。丁度集韻丁計切。字林滑也。又佗達切。博雅。逆也。一曰行不相遇。又陀葛切。韓道昭五音類聚他計切。達也。逆也。

亦與達同。又作迏。行貌。楊桓六書統溯源迏从辵大聲。篆書迏六書統

嚃

他計切。顧野王玉篇他市切。遝。謂不齊等。司馬光類篇不齊也。又吐內切。又託合切。大歠也。禮毋嚃羹。楊桓六書統溯源嚃（从口眔聲）。篆書嚃六書統

笶

他計切。顧野王玉篇車節也。司馬光類篇車聲。竹也。釋行均龍龕手鑑作笶笑。楊桓六書統溯源笶从竹大聲。笶（有犬）。篆書笶笶並六書統

軟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嗟聲。釋行均龍龕手鑑軟（俗）。歎（正）。楊桓六書統溯源軟（[illegible]聲）。歎（正）。字彙博義又呼計切。通作歎。歎。篆書軟六書統

㤴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寧㤴。心安。楊桓六書統溯源㤴从心笶聲。㤴（从心）。字彙博義音替。篆書㤴六書統

𧚊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補也。釋行均龍龕手鑑衩。𧚊（正）。𧚊（上）。手取也。韓道昭五音類聚𧚊。又袖也。楊桓六書統溯源𧚊从衣笶聲。𧚊（有大）。𧚊（隸）。篆書𧚊𧚊並六書統

𦓝

他計切。陸法言廣韻不耕而種。丁度集韻種也。或從啻作𦓝。司馬光類篇又丁歷切。楊桓六書統溯源𦓝丁計切。从耒啻聲。𦓝（隸）。篆書𦓝集韻見杜从古篆古文韻海𦓝六書統

醍

他計切。張參五經文字他弟反。又齊韻。

䵹

他計切。丁度集韻㵱麴也。楊桓六書統溯源䵹从麥替聲。䵹（隸）。篆書䵹六書統

戾

他計切。丁度集韻大計切。𢃇車旁推戶。楊桓六書統溯源戾（从聲）。篆書戾六書統

𨛃

他計切。丁度集韻亭名。楊桓六書統溯源𨛃（从聲）。篆書𨛃六書統

鶙

他計切。丁度集韻鶙鵜。鳥名。楊桓六書統溯源鶙从鳥帝聲。篆書鶙六書統

𥠗

他計切。丁度集韻𥠗𥠗。易曲也。或從弟作。篆書𥠗集韻見杜从古篆古文韻海𥠗六書統。楊桓六書統溯源𥠗（从聲）。𥠗或從弟聲。

𩋠

他計切。丁度集韻馬鞁具。楊桓六書統溯源𩋠丁計切。从革夷聲。篆書𩋠六書統

𢧵

他計切。丁度集韻國名。在三苗東。楊桓六書統溯源𢧵本他結切。（𢧵借為聲。）𢧵（隸）。𢧵（隸）。篆書𢧵六書統

蛈

他計切。丁度集韻蛈蝪。蟲名。楊桓六書統溯源蛈（从聲）。篆書蛈六書統

挮

他計切。丁度集韻物拭也。韓道昭五音類聚他弟切。去涕涤。楊桓六書統溯源挮余見濟韻。篆書挮六書統

鍦

他計切。釋行均龍龕手鑑音剃。

㨹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剃。手取。

𨂽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替。行止貌也。

𨻻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㩸𢗷。

𤩢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替。

𧝓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補褅也。

𧷿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吐祭切。困懸也。

㴆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音涕。水裂。

𥇍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土例切。

㸘

他計切。韓道昭五音類聚土例切。

滯（他計切。字潾傳義音替水滯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四千一百二十五

重録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張四維

書寫儒士臣章必遠

圈點監生臣傅道立

臣許汝孝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二百十七　十翰

冠

諸侯大夫冠禮

（周史記孔子世家魯定公四年邾隱公[illegible]位将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於孔[illegible]）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illegible]諭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illegible]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将之以金石[illegible]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illegible]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illegible]之冠異天子與孔子[illegible]

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畢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為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大古冠不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冠而敝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弁殷冔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積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左傳魯襄公九年晉侯宴公于河上問公年大夫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家語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又冠頌云諸侯之子冠同於士通鑑外紀趙武冠見欒武子曰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榮矣請務實乎見范文子曰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見郤駒伯曰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成人在始與善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事君必濟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智子之道善矣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杜佑通典按大戴禮有公冠篇云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擬諸侯之冠天子之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諸侯之子同於士據此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蕩滅其周制士冠禮頗備王者時採行焉

漢政和五禮新儀後漢何休冠儀約制云將冠子者具衣冠冠者父兄若諸父宗族之尊者一人為主主人告所素敬僚友一人為冠賓必自告其家告曰某長矣將加冠於首願吾子教之賓既許主人自定吉日先冠一日宿告賓曰請以明日行事賓曰敢不從命主人洒掃內外皆肅執事者於兩楹間為冠者設北向筵又設賓東嚮筵兩筵相接授冠以篚器設于兩筵又設樽爵于東方冠者如常服待命于旁夙興賓到迎延揖遜如常坐定執事白請行事主人跪告賓曰請勞吾子賓跪答曰敬諾賓起立西序東面聽命之禮賓冠者與西嚮拜賓賓答拜訖命就筵賓主各還坐冠者北嚮[illegible]賓跪曰吾子之使請將命主人跪答曰勞吾子賓起就東向筵執[illegible]

惟祺介爾景福冠者即坐賓跪加冠訖冠者執爵跪祭然後啐酒訖賓與還復本坐主人亦起乃俱坐冠者還房自整飾出拜父父為起若諸父群從及兄應答拜者答拜如常入拜母母答拜其餘兄弟姑姊妹皆相拜如常主人命冠者出便設醴為勸乃罷異日有祭事白告祖考者自如舊祭禮常儀

晉政和五禮新儀晉王堪冠禮儀云永平元年正月戊子冠中外四孫立于步廣里舍之阼階設一席于東廂引冠者以長幼次于席南東上賓宗人立于西廂東面南上堪立于東軒西南面西上陳元服于席上宗人執儀以次呼冠者各應曰諾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載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欽慎威儀惟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各自著而興再拜從立于賓南上酌四杯酒各拜醮而飲事訖上堂向御史府君再拜訖冠者皆東面坐如常燕禮時賓宗人東平王隆叔祚王循道安王業建始此皆古禮也但以意斟酌從其簡者耳新唐書禮樂志若諸臣之嫡子三加皆祝而冠又祝而酌又祝而字庶子三加既加然後酌而祝之又祝而字其始冠皆緇布再加皆進賢其三加一品之子以衮冕二品之子以鷩冕三品之子以毳冕四品之子以絺冕五品之子以玄冕六品至於九品之子以爵弁其服從之其即席

而冠也。嫡子西面。庶子南面。其筮日筮賓贊遂戒之及其所以冠之禮。皆如親王。　唐政和五禮新儀唐開元禮。三品已上嫡子冠。將冠。筮於廟門之外。無廟者筮於正寢之堂。主人（謂將冠者之父兄。）公服立於門東西面。無廟者於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東面北上。無廟者立於楹間近西東面。俱北上。布筮席於閾西閾外西面。無廟者於主人之西西面。筮者開櫝出筴。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爲嫡子某某日加冠。庶幾從之。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櫝擊筴。遂述曰。假爾大筮有常。某人爲嫡子某某日加冠。庶幾從之。乃釋櫝坐筮。訖。興。降席東面。稱占曰從。筮者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前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前二日。主人戒賓及贊冠者。主人至賓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主人公服出次。立於門外之西東面。賓公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公服進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之子某將加冠。請某子教之。（相稱名隨官爵。）儐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之[illegible]子教之。賓曰。某不[illegible]事。以辱於[illegible]敢辭。[illegible]主人迎賓拜送。主人戒贊冠者亦如之。（亦通使子弟戒之。）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其日夙興。贊者設洗於正寢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巾一。於篚加冪。席於東房內西墉下。（無房者張帷爲之。）陳服於席。東領北上。冕服青衣纁裳。（一品衮冕服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二品鷩冕服七章。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三品毳冕服五章。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四品絺冕服三章。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五品玄冕。衣無章。裳刺黻一章。六品已下爵弁服。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黼領。（四品以下青領。）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一品二品素帶。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三品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四品五品素帶。紕其垂。外以玄。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六品以下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用青組也。）韍。（隨裳色。山火二章。四品五品絺冕山一章。玄冕無章。）劍。（飾以金玉。四品五品飾以金。）雙珮。（一品山玄玉。五品以上水蒼玉。）雙綬。（一品綠綟綬。四綵綠紫黃赤。純綠質。長一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一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

首半之。一品施二玉環。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一丈四尺。一百三十首。廣七寸。五品墨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一丈二尺。一百首。廣六寸。皆有小雙綬。長一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六品以下爵弁而已。無劍綬。）朱韈赤舄。（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白韈赤履。庶人介幘服。絳公服。方心。革帶鉤䚢。假帶。履。）進賢冠服。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亦裙衫也。）革帶鉤䚢。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黑舄。（八品以下去中單曲領蔽膝。黑履。庶人黑介幘服。白裙襦。青領。革帶。襪履也。）劍。雙珮。雙綬。（六品以下無劍綬也。）緇布冠服。青衣素裳素韠。（中單。革帶。大帶。劍佩綬與冕服同。韈舄與進賢冠服同。六品以下中單革帶大帶與爵弁服同。韈履與進賢冠服同。庶人帶襪履與介幘服同。去韠。）緇纚犀簪同箱。在服南。幞。（今同皁巾。方六寸。屬帶於前兩隅。）莞筵四。紛純。加藻席四。緇純。又在南。側[illegible]設坫。（四品以下設篚。）在樽北。實角觶角柶各一。加冪。饌陳於坫北。（四品以下於篚。四品五品蒲筵四。緇布純。加莞席四。玄帛[illegible]

籩。六品以下用特牲一俎二籩二豆。）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北肆。實以巾。明。賓贊至於主人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illegible]一梁。庶人則黑介幘也。[illegible]各一人執之。待於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設主人之席於阼階上西面。賓席於西階上東面。冠者席於主人東北西面。主人公服立於阼階下。當東序西面。諸親公服。（非公服者常服。）立於罍洗東南。西面北上。儐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將冠者雙童髻。空頂幘。雙玉導。金寶飾。綵褶。錦紳。烏皮履。（六品已下導不以玉。無金寶之飾。）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儐者進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子有嘉禮。命某執事。儐者入告。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illegible]）主人揖贊冠者

贊冠者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入賓及贊冠者次入及內門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與賓入贊冠者從之至內霤將曲揖賓賓報揖至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階西東面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備將事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向賓升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於洗升自西階入於東房立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庶子之禮則自北以下不同如别儀）主人將冠者引將冠者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箱跪奠於冠者筵南端興席北少東西面立賓揖將冠者賓主俱即席坐將冠者進升席西面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立賓主俱興賓降盥主人從降賓東面辭曰請吾子不降主人曰吾子降序敢不從降賓至盥洗盥手訖諸西階賓主一揖一遜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illegible]面主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illegible]主俱坐[illegible]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進賢冠（庶人則皂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庶人則北向以下皆倣此）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遐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庶人則白紵襴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則皂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受爵弁庶人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纚櫛簪箱及筵入於房又筵於室戶西南向冠者著冕服（六品以下著爵弁之服庶人則降公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主人贊冠者盥手洗觶於房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立賓揖冠者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於室戶東加柶面柄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西拜受觶賓復西階上東面荅拜執饌者奉饌薦於冠者筵

前冠者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胏一以授冠者奠觶於薦西興受郤左手執本坐右維末以祭左手嚌之興以授贊冠者加於俎冠者坐帨手取觶以柶祭醴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面跪奠觶再拜執觶興賓荅拜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觶於薦東興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席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庶子之禮與此上一節不同自此以下皆同）初冠者入見母賓主俱興賓降當西序東面立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既見母出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冠者曰某雖不敏夙夜祗奉賓出主人送於內門外主人西面請賓曰吾子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人入初賓出冠者東面見諸親諸親拜之冠者荅拜冠者西面拜賓之贊冠者賓之贊冠者荅拜訖見諸尊於別室賓主既釋服改席訖賓與衆賓俱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門東西面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賓及衆賓從之至階一讓升各就坐主客俱升[illegible]（品以下則賓主與[illegible]）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衆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掌事者以幣篚升授主人於序端賓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向賓受篚退復東面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出主人送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五品以下陳馬之儀賓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衆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掌事者以幣篚升授主人於序端主人執篚少進西面立入掌事者奉幣篚升立於主人之後於幣篚升牽馬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賓還西階上北面贊冠者立於賓左少退賓贊俱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贊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篚賓受之退復東面位於主人授幣掌事者又以幣篚授贊冠者贊冠者退復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從者訝受幣賓當庭實東面揖出牽馬者從出從者訝受馬於門外於賓降主人降送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孤子則諸父諸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如冠主冠於阼階醴之及禮賓拜送皆如上儀明日見廟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於正寢冠者公服（庶人則常服）贊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面贊再拜訖引出（品官庶子筮日筮賓衣服冠

佩之制行事之儀皆如嫡子惟於加冠之際自主人贊冠者引將冠者出立於房外以後一節爲異焉主人贊冠者引將冠者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箱跪奠於冠者筵東端（適子則筵南）興席東少北南面立（適子則席北少東西面）賓揖將冠者賓主俱即席坐將冠者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適子則東面）跪脫雙童髻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立賓主俱興賓降盥主人從降賓東面辭曰請吾子不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至盥洗盥手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遜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進將冠者筵前北向（適子則東向即祝祝辭不同）跪冠興復西階上席後東面立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向（適子則東向）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青衣素裳之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立於席後（適子則進升席西向坐）南面賓降盥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盥手跪取爵於篚興洗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遜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詣酒樽所酌酒進冠者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前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於冠者筵前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四品五品子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六品子右執爵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訖興筵末坐啐酒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跪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爵賓揖冠者冠者進升筵南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進賢冠（庶人則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庶人則白裙襦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樽所取爵酌酒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冠者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爵賓揖冠者冠者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則脫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受爵弁庶人則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

冠者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櫛箱入於房冠者著冕服（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服公服）出房立於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冠者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樽所取爵酌酒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壽福無疆冠者筵西拜受爵賓復位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設俎於籩豆之南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贊冠者取肺一以授冠者冠者奠爵於薦西興受郤左手執本坐右執絕末以祭上左手嚌之興加於俎冠者坐帨手執爵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興降筵西南面坐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降席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席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自此以下見母禮賓見廟皆如嫡子之儀

宋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嫡子冠儀

告廟

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廟無廟者爲位于廳事兩楹之間南面主人公服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其甲子冠吉賓某官某贊某官某不泯先君之嗣微福於我先君實辱臨之以始卒冠事謹告（凡廳事如非南向並各因所向陳設以後惟此）

戒賓

前三日主人戒賓[illegible]主人辭出門左西面[illegible]不[illegible]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illegible]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賓遂[illegible]前一日主人擇賓可使冠子者一人而宿之如戒賓之儀[illegible]某將加冠於子某之首願吾子將蒞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賓贊冠者亦如之（賓贊者主人有故聽以書戒宿）

行事

質明執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水在洗東箱實巾一在洗西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無房者張帷爲之）平冕金鍍鍮石稜角簪青羅素大袖緋羅素裙蔽膝白綾中單緋白羅大帶金鍍銅革帶緋羅履韈（五品以上五旒冕青羅生色大袖緋羅領裙蔽膝皂綾紋紬環餘同平冕服）二梁冠朝服金鍍銀稜角簪銀立筆緋羅大袖裙紗中單皁褾白羅方心曲領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銀褐綾勒帛金鍍銅束帶佩方勝練鵲錦綬青絲網鍮石環（五品以上四梁冠金鍍銀稜角簪銀束帶銀佩錦四盤鵰錦綬餘同二梁冠服）折上巾公服巾總二梁冠箱平冕笄組紘實于篚平冕二梁冠折上巾各一箱執以待于西隅南東面上賓升則東西設洗於房中之東水在洗東箱實巾一在洗西贊明主人公服立於東階下西面兄弟各服其服立於洗東西面北上將冠者立於

房中南面賓贊如主人服立于外門之外主人出迎揖先入三揖至于階三遜設主人之位於東階上西面賓贊位於西階上東面主人與賓升就位贊冠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設冠席于主人東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贊冠者奠巾總于席南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席坐贊冠者坐設巾總賓降主人從降賓辭請毋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既盥一揖一遜升主人復初位賓即將冠者席前跪正巾興降西階一等執折上巾者升東西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將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粤惟初冠考禮之稱正爾容體順爾辭令盡革童心永膺天慶乃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正折上巾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折上巾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者跪脫折上巾設笄賓降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前跪正巾興降西階二等執二梁[illegible]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illegible]祝曰載[illegible]

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冠者席前東向立祝曰投時之吉迎天之休抗以高明援其進修三加彌尊百禄是遒乃跪冠興復位贊冠者卒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平冕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徹折上巾二梁冠席入于房執事者席于西階上南面設酒饌如常儀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揖冠者即席西南面立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載嘉殽斯阜既曰克家亦惟繼祖孝友慈祥受天之祜冠者席西拜受爵賓東西面荅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易服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賓降當西序東面主人降當東序西面立冠者出立於西階東南面賓少進字之曰卜筮云吉禮儀孔明爰字爾德嘉爾有成其成伊何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賓出主人西面請賓曰吾子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如別儀冠者廟見及見請父諸兄姑姊如常儀（若以巾幘折上巾爲三加者聽）

禮賓　冠訖主人釋服改席賓與贊冠者如主人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東西面主人揖賓先入賓及贊冠者從之至階揖遜升各即席衆賓皆與執事者[illegible]賓會訖賓主俱興主人再拜賓荅拜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孤子冠即諸父諸兄爲主如上儀品官子孫三舍生冠併品官儀折上巾服用綠）

品官庶子冠儀　告廟　如嫡子之儀　宿賓　如嫡子之儀　行事　質明執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水在洗東篚實巾一在洗西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無房者張帷爲之）平冕金鍍鍮石稜角簪青羅素大袖緋羅素裙蔽膝白綾中單緋白羅大帶金鍍銅革帶緋羅履襪（五品以上五旒冕青羅生色大袖緋羅繡裙蔽膝皁綾被銅環綬）二梁冠朝服（同平冕服）金鍍銀稜角簪銀立筆緋羅大袖裙白紗中單皁褾白羅方心曲領緋羅蔽膝緋白羅大帶銀[illegible]金鍍銅革帶儀方勝練鵲錦綬青絲網鍮石環（五品以上四梁[illegible]）[illegible]

贊冠者出房南面贊冠者奠巾總于席東端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席坐贊冠者坐設巾總賓降主人從降賓辭請毋降主人曰吾子降辱敢不從降賓既盥一揖一遜升主人復初位賓即將冠者席前跪正巾興降西階一等執折上巾者升東西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將冠者席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正折上巾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折上巾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立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穀旦既涓言設其醴助爾成德洽此嘉禮既熙于初服受多祉冠者再拜受爵賓東面荅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者跪脫折上巾設笄賓降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前正巾興降西階二等執二梁冠者升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冠者席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卒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二梁冠服）出房內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立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有脯斯設有酒斯盈載加爾服聿觀其成革爾幼習保茲令名冠者再拜受爵賓東荅面拜贊冠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降席再拜賓荅拜賓揖冠者即席坐贊冠

者跪脫二梁冠設笄賓降主人從降對如初賓既盥揖遜升賓即冠者席前正巾興降西階三等執平冕者升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冠者席前北向跪冠興復位贊冠者跪卒紘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服（平冕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冠者即席立執事者盥手洗爵于房中贊冠者以酒注于爵賓受爵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思柔殽核維旅受言顯之三加具舉爾德既成有秩斯祜冠者再拜受爵賓東西答拜贊冠者爲饌冠者即席飲食訖降席再拜賓答拜執事者徹冠席酒饌反折上巾二梁冠入于房中冠者易服拜父父爲起入拜母母爲起賓降當西序東面主人降當東序西面字冠者出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曰卜筮云吉禮儀孔明爰字爾德[illegible]有威其成伊何[illegible]冠者[illegible]畢不敏敢承祇奉賓出主人[illegible]賓曰[illegible][illegible]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郊特牲曰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內則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皆始冠之冠也）小記曰丈夫冠而不爲殤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

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已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子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妻必偕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衰之親除喪而後可一爲昏禮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之也）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詩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加冠爲成人也）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之外也）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厥明夕爲期于廟門之外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夙興設洗陳服側尊一甒醴在服北主人迎賓乃行三加之禮既冠乃[illegible]以一獻之禮[illegible]賓[illegible]賓出主人[illegible]子曰[illegible]

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武子曰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左氏襄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享祭先君）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又曰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成二年楚救齊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賈公彥曰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是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左傳云冠而生子禮也是商之諸侯亦十二而冠故禮記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已下皆爲殤故二十乃冠矣士既三加爲大夫早冠者亦依士禮三加若天子諸侯禮則多矣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公冠四加者緇布皮弁爵弁後加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矣案下文天子元子猶士天下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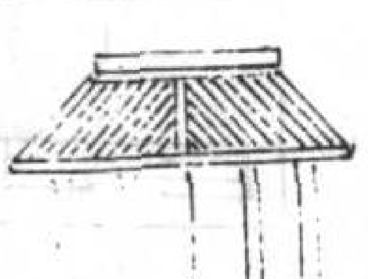
而貴者則天子之子雖早冠亦用士禮而冠。案家語冠頌云王太子之冠則天子元子亦擬諸侯四加。若然。諸侯之子不得四家與三加可知。孔穎達釋冠義云。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家語冠頌。邾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子曰。其禮如世子之冠。冠於阼者。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其有成。三加彌尊。導喻其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祼享之禮以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太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illegible]

主。何也。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無介。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醴也則如吉。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降自作。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酬幣于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冠而幣之。可也。漢孝惠即位四年而冠（十七即位）。孝昭即位十年加元服（八歲即位）。五行志曰。上加元服。後漢志曰。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日。加元服。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擒顯先帝之光曜。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勝兼侍中。假貂蟬如濟北王

給之。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作。醮於客位。祝之以成德。字之以伯仲。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爲子而孝。爲弟而悌。爲臣而忠。爲少而順。然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其可不重歟。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則十二而冠。故春秋傳曰。十二年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考之經傳。文王十三生伯邑考。成王十五而弁。則十二而冠可知。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夫之矣。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則大夫不待五十而爵者亦不待二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諭其志者。如是而已。若夫諸侯則始緇布冠繢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袞冕[illegible]冠繢緌。諸侯[illegible]心無識。而[illegible]

矣。王太子四加。而禮記言天子之元子猶士者。非謂加數也。儀禮士冠無祼享之禮。無金石之樂。而季武子曰。君冠必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而家語之說亦然。此蓋國君之禮歟。國君自冠有享禮。大夫士自冠亦然。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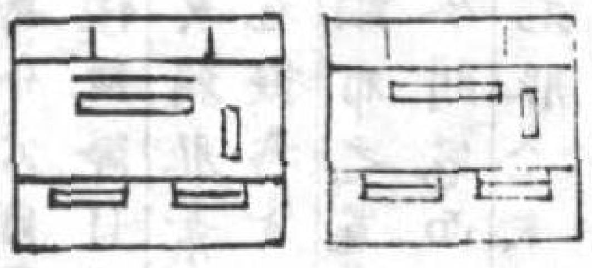
士冠筮日之儀



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于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于西方。東面北上。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布席于門中闑西閾外西面。筮人執筴。抽上韇。兼執之。進受命於主人。宰自右少退贊命。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主人受眡。反之。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徹筮席。宗人告事畢。然則筮必於廟。尊其親也。廟必於禰。親其親也。士筮於門而不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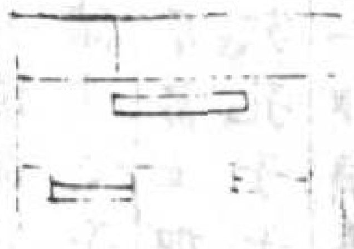
堂避其君也筮必面西求諸陰也卦者必居筮之左上其江也聘禮君受聘于先君之祧卿受問于祖廟士冠士昏皆止言廟則凡言廟者禰廟也記曰凡行事受於禰廟是也若諸侯則冠於祖廟左氏曰以先君之祧處之是也少牢筮旬有一日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特牲士冠不言旬有一日而特牲若不吉則筮近日者以士筮旬內大夫以上筮旬外也特牲筮祭同服玄端少牢筮與祭同朝服而士冠主人筮日服朝冠日服玄端者特牲少牢祭事也筮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士冠非祭事也筮可尊於子孫故異服也天子諸侯筮于廟堂大夫士筮於廟門此尊卑之辨耳鄭氏謂筮不於堂嫌筮之靈由廟神其說誤也

陳服設筵及加冠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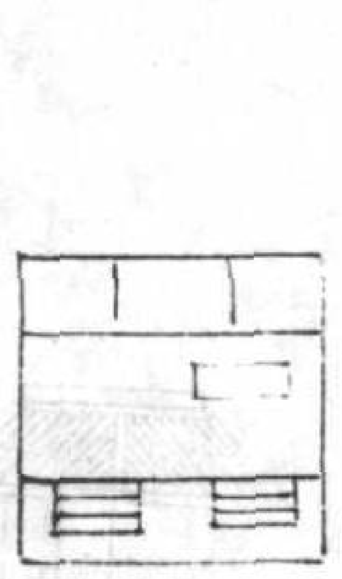
服陳于房東領上北贊者立于房西面上南[illegible]設于房[illegible][illegible]筵立上南冠弁執于西坫南上東主人立于東序面西賓立于西序面答冠者未冠既冠面南卽席加冠面西醴之西南其降而見母面北其始也賓揖冠者卽筵坐贊者坐櫛設纚賓降盥升正纚降受弁進容祝而冠之既冠揖之適房服其服又揖之卽筵坐櫛纚祝加如初蓋賓盥所以致絜降盥降受冠弁所以致敬始加受冠降一等執者升一等再加降二等三加降二等以服獨尊故加獨下也始祝弃爾幼志順爾成德再祝敬爾威儀淑愼爾德三祝兄弟具在以成厥德以順成德然後愼德愼德然後能成德也禮記曰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冠禮既冠而字之曰伯某甫仲叔季者唯其所當賈公彥曰殷質二十爲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其說是也

孤子冠



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然則孤子戒宿以父兄而迎拜揖讓不以父兄者以戒宿者非冠日之事冠日迎拜揖讓者冠日之事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鄭氏曰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賈公彥曰凡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也在內者家私之禮也父在陳鼎不於門外是在外者爲盛也

庶子冠



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鄭氏曰[illegible]

揖冠者[illegible]筵西南面賓受醴于戶東加柶面枋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卽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拜冠者奠觶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若不醴則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洗有篚在西南順始加醮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徹薦爵筵尊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醮攝酒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儀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其他皆如初若不醴謂國有舊俗不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亦當爲醴正義曰此已上說周禮冠子之法自此已上至取籩脯以降如初說夏殷冠子之法云若不醴則醮用酒者案上文適子冠於阼三加訖一醴於客位是周法今云若不醴則醮用酒非周法故知先王法鄭解無酬酢曰醮案曲禮云長者舉未釂鄭注云盡爵曰釂是醮不專於無酬酢若然醴亦無酬酢不爲醮名者但醴太古之物自然質無酬酢此醮用酒酒本

（有酬酢。故無酬酢。得名醮也。）記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醮。夏商之禮。）士昏禮贊醴婦。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庶婦使醮之。醴側尊一甒。無禁。無玄酒。設于房中。而醴冠者於三加之後。每加必祝。故醴辭祝辭三。其薦則脯醢而已。醮尊兩甒。有禁。玄酒。設于房戶之西。而醮冠者於每加之後。而每加不祝。故醮辭三。無祝辭。其薦則始醮脯醢。再醮攝酒。其他如初。三醮有乾肉折俎。嚌之。若殺。特豚載合升。始醮如初。再醮兩豆葵菹蠃醢。兩籩栗脯。三醮。加俎嚌之。如初嚌肺。而醴用觶。醮用爵。醴尊之篚亦在房。醮之篚則在庭。醴則贊者酌授賓。賓不親酌。故無升降。醮則賓親酌酒。先爵。故有升降。蓋冠必用醴。若不用醴則醮焉。以醴者。太古之物。故其禮簡。所以示質。酒者。後世之味。故其禮煩。所以示文。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適婦有醴與饗。庶婦使人醮之。不饗。諸侯大夫受賜脤於天子。歸設奠脤賜脤。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是醮輕於醴也。士冠者不醴則醮者。則冠適子或醴或醮。惟其所用耳。記曰[illegible]子之[illegible]醮焉[illegible]

禮賓。既冠乃醴賓以一獻之禮。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饗送者。鄉飲司正。祭禮賓尸。冠禮醴賓。其義一也。士醴賓以一獻之禮。公醴賓則三獻之禮。故家語曰。以鄉為賓。其禮則如士。以三獻之禮也。司馬溫公書儀。男子年十二至二十皆可冠。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成人之道者。將責成人之禮焉也。責成人之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吾少時聞村野之人尚有行之者。謂之上頭。城郭則莫之行矣。此謂失禮（一作禮失）求諸野者也。近歲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魯襄公年十二。晉悼公曰。君可以冠矣。今以世俗之弊。不可猝變。故且徇俗。自十二至二十。皆許其冠。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已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必父母無期已上喪。始可行之。冠昏皆嘉禮也。曾子問冠者至聞齊衰大功之喪。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如冠者未至則廢。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然則大功之初。亦不可冠也。曾子問有因喪服而冠者。恐於今難行。其禮主人盛服。主人謂冠者之祖父及諸父諸兄。凡男子之為家長者皆可也。凡盛服。有官者具公服靴笏。無官者具幞頭靴襴。或衫帶。各取其平日所服之最盛者。後昏祭儀盛服皆準此。親臨筮日於影堂門外。西向。古者大事必決於卜筮。灼龜曰卜。揲蓍曰筮。夫卜筮在誠敬。不在蓍龜。或不能曉卜筮之術者。止用杯珓亦可也。其制取大竹根判之。或止用兩錢擲之於盤。以一仰一俯為吉。皆仰為平。皆俯為凶。後昏喪祭儀卜筮準此。　開元禮自親王以下。皆筮日筮賓。不用卜。此云西向。據影堂南向者言之。私家（一本作人家）堂室不能一一如此。但以前為南。後為北。左為東。右為西。後昏喪祭（一本無昏喪祭三字。有一諸字。）儀中凡言東西南北者皆準此。若不吉則更筮他日。凡將筮日。先謀得暇可行禮者數日。屢筮。取其吉者用之。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凡賓當擇朋友賢而有禮者為之。[illegible]賓[illegible]不及筮日筮賓。則但擇[illegible]可者而[illegible]

名。即稱官位。或云某親。有子某（子名）將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賓名）不敏。恐不能供事以病吾子。敢辭。（辭而猶辱也。此禮辭也。）禮辭一辭而許曰敢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不敢從。凡賓主之辭。或不以書傳。慮有誤忘。則宜書於笏記。無笏者為掌記。昏喪祭儀皆準此。唯納采必用書。前一日又遣人宿賓。曰。某將加冠於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古又有宿贊冠者一人。今從簡。但令賓自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之。前夕又有請期告期。今皆省之。其曰夙興。賓主人執事者皆盛服。執事者謂家之子弟親戚或僕妾。凡預於行禮者皆是也。後稱執事者準此。執事者設盥盆於廳事阼階下東南。有臺。帨巾在盆北。有架。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故冠亦在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今私家無罍洗。故但用盥盆帨巾而已。盥。濯手也。帨巾。手巾也。廳事無兩階。則分其中央以東者為阼階。西者為賓階。無室無房。則暫以帟幕截其北為室。其東北為房。此皆據廳堂南向者言之。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公服靴笏。無官則襴衫靴。次旋襴衫。次四䙆衫。若無四䙆

衫止用一衫腰帶擳篦總幧頭總頭䌘（幧頭掠頭也幧七遥切）席二在南公服設於椸（椸音移衣架也）靴置椸下笏腰帶擳篦總幧頭置卓子上酒壺在服北次盞注亦置卓子上幞頭帽巾各承以盤蒙以帕主人執事者三人執之立於堂下西階之西南向東上賓升則東向主人立於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立于盥盆東西向北上親戚預於冠禮者皆謂男子也尊卑共（一本共作世從祭儀中亦然）為一列若有僮僕預於執事則立於親戚之後並立行列皆倣此擯者立於門外以俟賓主人於子弟親戚中擇習禮者一人為賓將冠者雙紒童子紒似刀鐶今俗所謂吳雙紒也袍今俗所謂褸子是也夏單冬複勒帛素幼時多躡朱將冠可以素在房中南向賓與贊者從之立於門外東向贊者少退擯者以告主人主人迎賓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與贊者相揖不拜又揖賓乃先入門賓並行少退贊從賓後入門賓主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立于阼階上少東西向賓由賓階繼升立於階上少西東向贊者盥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擯者取席於房布之於主人之北西向[illegible]之西[illegible]于房外

南端衆子置于席東端與席北少東西向立衆子則席東少北南向立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坐衆子則南向坐贊者進席前東向坐衆子則北向坐為之擳合紒施總加幧頭賓降主人亦降立于阼階下賓禮辭賓盥手畢主人一揖一讓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皆復位賓降西階一等執巾者升一等授賓古者階必三等故於中等相授今則無數但三分其階升降每分為一等可也賓執巾正容徐詣將冠者席前東向衆子則北向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為之著巾興復位贊者為之取篦掠髮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四䙆衫無四䙆衫止用衫勒帛腰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士冠禮注曰復出房南面者一加禮成觀衆以容體賓揖之即席跪賓盥如初降二等受帽進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儀禮注中重也）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永年享受胡（一本作遐）福加之復位如初興賓揖之適房服旋襴衫腰帶正容出房南向良久賓揖之即席坐賓盥如初降三等受幞頭進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加幞頭復位如初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改服公服若執襴正容出房立南向主人執事者受帽徹擳篦席入于房擯者取席布於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

仍故席贊者取盞斟酒于房中出房立於冠者之南西向賓揖冠者就席冠者立于席西南向賓受盞于贊者詣席前北向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但改醴辭甘醴惟厚為旨酒既清甘所以從簡冠者再拜於席西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荅拜冠者即席南向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酒（啐子對切少飲酒也）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荅拜冠者入家拜見于母母興受之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一本無母字）為之起立可也下見諸父及兄皆倣此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立於西階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古雅反）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祗奉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禮辭許乃入設酒饌延賓及擯贊如常儀酒罷賓退主人酬賓及贊者以幣端匹丈尺臨時隨意凡君子使人必報之至於[illegible]以酬之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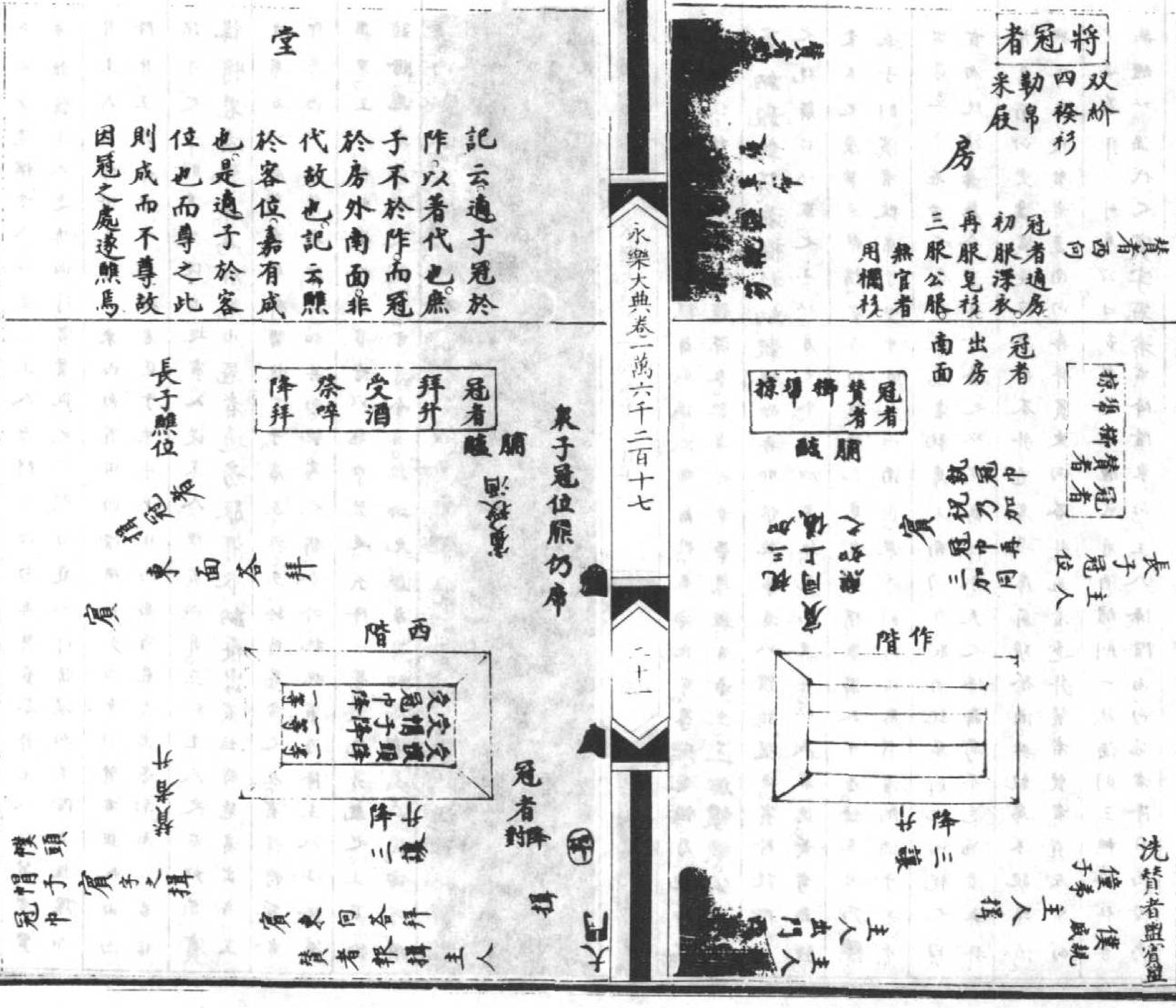
曰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illegible]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又曰贊者皆與贊冠者為介注贊者衆賓也介賓之輔以贊為之尊之飲酒之禮賢者為賓其次為介又曰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注使人歸諸賓家也今慮貧家不能辦故務從簡易於賓之請退也冠者東向拜見諸父諸兄諸父為一列諸兄為一列每列再拜而已下見諸母姑姊倣此西向拜贊者贊者荅拜入見諸母姑姊諸母姑姊皆為之起遂出見於鄉先生（鄉里耆德）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荅拜若有誨之者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荅拜若孤子冠士冠禮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開元禮亦然恐於今難行故須以諸父諸兄主之則明日量具香酒饌於影堂冠者北向焚香跪酹酒俛伏興再拜而出曾子問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此謂自為冠主者也開元禮孤子冠之明日見於廟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於寢贊明贊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賓贊再拜訖引出今參用之

（原本空）

文公家禮行冠禮圖

行冠禮圖

筵于東序少北此冠義所謂冠於阼也少北者主人位在東序端辟主人也


將冠者
雙紒四揆衫勒帛采履
房
贊者西向
冠者適房
初服深衣
再服皂衫
三服公服
無官者用襴衫
冠者出房南面
冠者
贊者
揖
醮
長子冠位
主人
賓
阼階
降二等
升
洗
贊者盥
主人
主人出門
衆子冠位服仍席
冠者
拜升
受酒
祭啐
降拜
長子醮位
拜
東面
賓
西階
冠者
降三等
升
賓東向答拜
主人
揖
賓字之
幞頭
帽子
冠巾
堂

記云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庶子不於阼而冠於房外南面非代故也記云醮於客位嘉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也而尊之此則成而不尊故因冠之處遂醮焉

筵于堂少西堂西乃賓客之位此冠義所謂醴於客位也賈疏云必以西為客位者地道尊右故也。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必父母無朞以上喪。始可行之。（大功未葬。亦不可行。）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古禮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主人謂冠者之祖父。自為繼高祖之宗子者。若非宗子。則必繼高祖之宗子主之。有故則命其次宗子。若其父自主之。告禮見祠堂章。祝版前同。但云某之子某。若某之某親之子某。年漸長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若族人以宗子之命自冠其子。其祝版亦以宗子為主。曰使介子某。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亦自為主人。祝版前同。但云某將以某月某日加冠於其首。謹以後同。）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illegible]

[illegible]

則書[illegible]之[illegible]。遣子弟致之。所[illegible]書曰。吾子有命。某敢不從。若宗子自冠則戒辭但曰。某將加冠於首後同。前一日宿賓。（遣子弟以書致辭曰。來日某將加冠於子某。若某親某子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某上某人。答書曰。某敢不夙興。某上某人。若宗子自冠。則辭之所改如其戒賓。）陳設。（設盥帨於廳事。如祠堂之儀。以帟幕為房於廳事之東北。或廳事無兩階。則以堊畫而分之。後放此。司馬公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厥明夙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掠。皆卓子陳於房中。東領北上。酒注盞盤。亦以卓子陳于服北。幞頭帽子冠笄巾。各以一盤盛之。蒙以帕。以卓子陳于西階下。執事者一人守之。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北西向。衆子則少西南向。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程子曰。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著。却是偽也。必須用時服。）主人以下序立。（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阼階下少東西向。子弟親戚僮僕在其後。重行西向北上。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儐。立於門外西向。將冠者雙紒四揆衫勒帛采履在房中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立於主人之右。尊則少

進。畢則少退。宗子自冠則服如將冠者。而就主人之位。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自擇其子弟親戚習禮者為贊冠者。俱盛服至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儐者入告主人。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荅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讓而至階。又揖讓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繼升少西東向。贊者盥帨由西階升。立於房中西向。擯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若非宗子之子。則其父從出迎賓。入從主人。後賓而升。立於主人之右如前。賓揖將冠者就席。為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賓揖將冠者出房立于席右向席。贊者取櫛掠置于席左。興立於將冠者之左。賓揖將冠者即席西向跪。贊者即席如其向跪。為之櫛。合紒施掠。賓乃降。主人亦降。賓盥畢。主人揖升。復位。執事者以冠巾盤進。賓降一等。受冠笄執之。正容徐詣將冠者前祝之曰。吉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無

吉月令辰。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乃跪加之。興。復位。揖冠者適房。釋深衣。服皂衫革帶繫鞋。出房立。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禮如再加。惟執事者以幞頭盤進。賓降沒階受之。祝辭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贊者徹帽。賓乃加幞頭。執事者受帽。徹櫛入于房。餘並同。乃醮。長子則儐者改席于堂中間少西南向。衆子則仍故席。贊者酌酒于房中。出房立于冠者之左。賓揖冠者就席右南向。乃取酒就席前北向祝之曰。旨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再拜。升席南向受盞。賓復位東向荅拜。冠者進席前跪祭酒。興。就席末跪啐酒。興。降席授贊者盞。南向再拜。賓東向荅拜。冠者遂拜贊者。贊者賓左東向少退荅拜。　司馬公曰。古者冠用醴。或用酒。醴則一獻。酒則三醮。今私家無醴。以酒代之。賓字冠者。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曰伯某父。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對曰。某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賓或別作辭命以字之之意亦可。出就次。賓請退。主人請禮賓。賓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于祠堂。如祠堂章內生子而見之儀。但改告辭曰。

某之子某。若某親某之子某。今日冠畢。敢見。冠者進立於兩階間再拜。餘並同。　若宗子自冠。則改辭曰。某今日冠畢。敢見。遂再拜降復位。餘並同。　若冠者私室有曾祖祖以下祠堂。則各因其宗子而見。自為繼曾祖以下之宗則自見。冠者見于尊長。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兩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母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起。同居有尊長。則父母以冠者詣其室拜之。尊長為之起。還就東西序。每列再拜。應荅拜者荅。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其宗子及諸尊於父者於堂。乃就私室見於父母及餘親。　若宗子自冠。有母則見于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於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司馬公曰。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今則難行。但於拜時。母起立可也。諸父及兄就此。乃禮賓。主人以酒饌延賓及儐贊者。酬之以幣而謝之。幣多少隨宜。賓贊有差。

于房中南面。贊者引將冠者出房。即筵南鄉立。贊者取冠具櫛[illegible]網于置冠席側卓子上。賓揖將冠者即席坐。贊者與櫛合髻加網。賓盥。取紗巾。右執項。左執前。進容乃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乃冠紗巾。冠者興。賓揖進房中。服衆衫。引冠者如初位南鄉立。賓揖冠者再即席坐。賓盥。取帽子。執進如前。再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謹爾德。眉壽永年。以受胡福。乃加帽子。冠者興。賓揖進房中。服皂衫腰帶。引冠者如初位南鄉立。賓揖冠者再即席。解衫帶。坐。徹帽子。賓盥。取幞頭。執進如前。再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乃加幞頭。冠者興。賓揖進房中服襴衫腰帶。引冠者如初位南鄉立。執事者徹櫛帽衫帶置房中。贊者取醮具卓子。置冠南鄉位東。冠者拜賓。禮荅。執事者捧盞。賓酌酒。賓自置瓶于卓子上。執事者以盞授賓。賓北面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咸加爾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受盞。跪左執酒。右祭脯。祭酒。興。卒酒。與盞卓子上。冠者再拜。賓禮荅。贊者引冠者就南方南面位。賓字之。祝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某甫。（某甫者。其字也。）冠者揖賓退。贊者引冠者入見長上及尊屬。禮畢。醴

賓程氏遺書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已朱子語類因言冠禮或曰邾隱公將冠使孟懿子問於孔子孔子對他一段好曰似這樣事孔子肚裏有多但今所載於方冊上者亦無幾爾　張敬夫嘗定諸禮可行者乃除冠禮不載問之乃云難行某答之云古禮惟冠禮最易行如昏禮須兩家皆好禮方得行喪禮臨時哀痛中少有心力及之祭禮則終獻之儀煩多長久皆是難行看冠禮比他禮却最易行敬夫在廣西刊三家禮除却冠禮某問其故敬夫曰冠禮難行某曰冠禮却易行只一家事昏禮却難行礙兩家如五兩之儀須是兩家一樣人始得　永嘉張忠甫所跋儀禮甚子細然却於日錄中冠禮言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曰吉既無筮而卜禮畧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家之意莫是冠禮甚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看且從省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父母戒語止有其辭而不言於某處之類　寓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illegible]是三次加初[illegible]緇布冠以緇布為之次[illegible]白某為之[illegible]

服周禮爵弁見在五冕之下又問致美乎黻冕注言皆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琫有珌內則端韠紳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言吉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加緇布冠少頃又更皮弁少頃又更爵弁然後成禮如溫公冠禮亦做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又問黻冕黻蔽膝也以韋為之舜之畫衣裳有黼黻絺繡不知如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黻在裳之前亦畫黻於其上　陳重蔚問冠儀先生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尋常亦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之禮雖兄亦還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　冠者見母見兄弟而母兄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亦拜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所謂以伯仲者蓋古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仲某父三字了乃到得五十即稱伯仲除子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為幾丈之類今日偶看儀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權以此三字加之實未稱也到五十方才稱此三字某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兩人做故不相照管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呂氏鄉約古者未

冠為童子緣衣紒執事服勞以事長者所以教之遜弟也今自齠齔皆具衣冠與先生抗禮此孔子所謂欲速成者豈養德之道哉今欲年未二十者雖未能不冠止以帽加首凡有聚會皆立侍執事以聽命庶幾稍知事長之禮至二十則父兄擇日命賓略如古禮加冠而字之亦助風教之一端也　豫章熊朋來集紒即髻字緣衣者緇衣錦緣錦紳錦束髮要亦具廢者如此張南軒語錄論冠昏喪祭曰如今昏喪祭尚有存者惟冠禮全廢者既冠則責以成人之事禮最為重故嫡子冠于阼以著代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只不坐受其禮皆謂之拜今人家小兒往往便穿裹是以名器為戲玩既冠而穿裹可也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曰弱冠則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可冠之年曰壯有室則自二十以至三十皆可娶之年孔子蓋十九而娶山堂考索嘉禮之重冠禮著於儀禮記於戴經夫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所以正容體所以齊顏色亦所以順辭令也容體不正則觸亂之智生顏色不齊則誠敬之實泯辭令不順則[illegible]心[illegible]禮之不可不謹[illegible]此故古之[illegible]有字[illegible]以定辭

遂於[illegible]成王之祝辭也[illegible]遂沖孺之[illegible]積文[illegible]德則漢服帝之祝辭也韓獻子告之以義范文子告之以戒武告以實武告以忠則卿大夫告晉武子之辭也不特此耳夏商周醮於客位周人用醴於客位曰醮曰醴其敬賓之意一也商以二十字伯仲周以五十字伯仲或二十或五十其稱字之意一也奈何周轍不西是禮幾泯晉襄公可冠而未冠故晉悼公有盍為冠具之問是冠禮始廢於晉也母見其子不拜酒脯是冠禮再廢於唐也孫嗣昌雖能發憤而行之然曳笏却立外庭大笑是冠禮三廢於唐之縉紳矣噫嗟後之欲行冠禮者請依周公之冠禮戴記之冠義顏氏達龍自納錦古之冠[illegible]有醴辭有字辭有祝辭又有鄉大夫相告之辭後之冠禮始變於魯再變於唐三變於唐之搢紳槐庭齊美集前人每子弟及冠必置盛饌會鄉黨之德齒使將冠者行酒其巾裹如唐人之草裹但繫其腳於巾者酒行父兄起而告客曰某之子弟僅于成人敢請將冠者再拜右席者焚香善祝辭其繫而伸之冠者再拜謝而出自是齒于成人冠服遂同長者故謂之巾裹其由是矣此風廢亦百年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二百十七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六千二百十八　十翰

冠

庶人冠禮

（政和五禮新儀庶人嫡子冠儀　告禰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為位于廳事南面主人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某甲子冠吉乃速賓某以始卒冠事庶幾臨之謹告（凡臨事如非南向並各因所向陳設以後准此）行事　前期主人戒賓曰某日將加冠於子某之首願吾子涖之賓許諾其日夙興張帷為房于廳事之東陳服其中（謂每加所易之服）東領北上酒饌在服北帽一折上巾一陳于西階之西為賓主位如常儀為冠者席于主人東少北西向將冠者待于房中賓至主人出迎揖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執事者白請行事主人曰敢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帽者升賓降受之進冠席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首服棄爾幼志茂爾成德俾壽而臧以介多福乃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易服出即冠席復坐賓跪脫帽執[illegible]上[illegible]賓降受之進冠席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申加爾服敬

爾威儀秉[illegible]則壽考不忘以終厥德乃跪冠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執事者徹冠箱冠席入于帷中為醴席于西階南向冠者易服出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琖賓揖冠者即醴席西向立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爾酒既湑爾殽伊旅拜受祭之以求多祜冠者席西拜受賓答拜執事者薦饌于席前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再拜賓答拜冠者興離席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爾服既莊爾儀既備兄弟偕止爰告爾字永保受之令德是似冠者拜賓答拜冠者廟見如常儀拜父父為起入拜母母為起拜諸父羣從之尊者主人享賓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孤子冠即諸父諸兄為主如上儀戒賓告主人有故聽以次者）

庶人庶子冠儀

告禰將冠主人諏日擇賓告于禰為位于廳事南面主人北面再拜乃告曰某子某年若干矣卜以某甲子冠吉乃速賓某以始卒冠事庶幾臨之謹告（凡臨事如非南面並各因其所向陳設以後准此）行事　前期主人戒賓曰某日將加冠於子某之首願吾子涖之賓許諾其日夙興張帷為房于廳事之東陳服其中（謂每加所易之服）東領北上席一在南酒饌在服北帽一折上巾一各一箱陳于西階之西為賓主位如常儀設冠者席于房戶外之西南面將冠者待于房中賓至主人出迎肅而入坐定冠者出自房

執事者白請行事主人曰敢勞吾子賓揖將冠者即席坐執帽者升賓降受之進冠席前跪加帽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琖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涓吉戒賓初加首服旨酒嘉薦用綏爾福飭行謹身毋俾作慝冠者再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執事者徹酒饌于房中賓跪脫帽執折上巾者升賓降受之進冠席前跪加折上巾興復位賓揖冠者適房服出房南面立賓主俱興執事者以酒注于琖賓受琖進席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乃申爾服成爾令儀綏受多福永言保之冠者再拜受爵賓北面答拜執事者薦饌冠者即席坐飲食訖執事者徹酒饌于房中冠者興離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容服既莊禮儀有序茂爾成德爰告爾字[illegible]言孔[illegible]向克是似冠者拜賓[illegible]拜父父[illegible]拜諸父羣從之尊者主人享[illegible]主人送于門外

[illegible]

爲之冠

（南史范雲傳范縝少孤貧年未弱冠從沛國[illegible]甚奇之親為之冠在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

七十不冠

（南史宋華寶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父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長安陷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荅也

安可復冠

（西漢書貢禹字少翁）為河南令以職事為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可復冠也遂去官

沐猴而冠

（西漢書項羽屠咸陽收其寶貨）婦女而東或說項王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烹之　伍被傳淮南王曰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虎而冠

（史記世家呂氏）作亂朱虛侯太勃丞相平等誅之大臣欲議立齊王琅琊王等不可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遂不果乃迎立代王為文帝　西漢書酷吏傳王溫舒為中尉其爪牙虎而冠（師古注言其殘暴之甚非有人情也）

王而冠

（馬明史實）

（賓錄唐崔澹河中節度使聘之子也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六王之冠（韓非子難篇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

百王之冠（宋孫覿鴻慶居士集乞宮祠狀竊惟明天子在上聖學高妙爲百王之冠）

百行之冠（東漢書江革傳革鄉里稱曰江巨孝元和中天子思革至行詔曰夫孝百行之冠衆善之始）

一時之冠（晉書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息風流爲一時之冠南史謝靈運問謝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諂於權門士衡遨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多福公閒默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方之公閒本自超紀驃欽容曰弗廢貴而遺權斯則是非不得而生矣唐書徐文遠傳文遠博通五經隋開皇中遷太學博士大業初許善心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士徽等爲太學博士世稱左氏有文遠禮有褚徽詩有魯達易有陸德明皆一時之冠[illegible]則李[illegible]）

[illegible]

（爲一時冠唐書崔信明鄉人高孝基嘗語人曰崔生才富爲一時冠但恨不到耳魏泰東軒筆錄陶穀自五代至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縉紳莫不畏而忌之）

一朝之冠（五代史晉景延廣傳延廣陝州人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

當世之冠（言行龜鑑呂正獻公於講讀尤精語約而義明可以爲當世之冠與司馬光同侍經筵光退語人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己語煩）

後進之冠（馬明叟實賓錄後漢陳遵少與張竦伯松俱爲京兆史竦博學通達以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之末俱著名字爲後進之冠並入公府（注云爲士人之冠首也））

同僚之冠（吳志薛瑩爲選曹尚書太子太傅而學問該博文章雅善同僚之中瑩爲冠首）

文士之冠（晉書孫綽爲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文才稱時文士綽爲之冠北史魏邢邵詞致宏遠獨步當時與濟陰溫子昇爲文士之冠世論溫邢鉅鹿魏收亦天才艷發年事二人之後故子昇死後方稱邢魏）

詞賦之冠（晉書郭璞傳學高材洞五行天文卜術詞賦爲中興之冠）

詞章之冠（耆舊續聞周益公久在禁林詞章爲一時之冠）

辭人之冠（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宰相張說常曰後出辭人之冠）

士人之冠（宋史列傳張洎判吏部銓嘗引對選人太宗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

士族之冠（新唐書崔珙傳崔遠有文而風致整峻爲尚書右僕射時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

鄉賢之冠（宋韓魏公安陽集鄭國魏公贊唐距本朝爲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閎大超然獨出得不爲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

風流之冠（南唐書韓熙載傳熙載才氣逸發多藝能善談笑爲當時風流之冠）

表儀之冠（宋胡寅斐然集賀沈漳州啓藩宣嶺表帖華疾遠過之[illegible]林馬步得情夫[illegible]中作師帥表儀之冠[illegible]月生少僕）

[illegible]

（畢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詔營肆太廟判度支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出莎城獨知柔從乘輿器用庖廚皆主之大細畢給性儉約雖位通顯無居第未幾出拜清海軍節度使在鎮廉潔貢獻時入進檢校大傅兼侍中仕凡四紀常爲宗室冠）

琳宮之冠（汪藻浮溪集金山神霄宮碑高真所廷遠士所處天闕地藏餘千百年一朝巋然爲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無待）

七閩之冠（宋蘇穎濱集知福州告詞長樂大藩七閩之冠衣冠之盛甲于東南）

蕭曹爲冠（西漢書丙吉傳贊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魯肅爲冠（三國志吳魯肅爲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爲之冠）

古賢作冠（盧子諒贈劉琨詩　威威撫軍右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注威威武貌撫軍謂匹磾爲撫軍將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

解名首冠（唐摭言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送肇啓謝曰巨鰲屭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慙名第奉浼爲得首冠之語肇

曰。碩石虞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冠德百王**前漢書儒林傳序。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冠古之美**唐韓昌黎集。請上尊號表以冠古之美。屈守文之名。**德冠三代**唐書牛僧孺策。禹治水功成。德冠三代。**功冠二代**唐柳宗元集塗山銘。禹功冠于二代。而商周遜德焉。**崇冠二后**西漢書司馬長卿封禪文。故軌跡夷易。易遵也。湛恩龐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於都攸卒。注。言成王即位於襁褓。而周公攝政以致太平。崇盛之功。出於文武二君也。度其發始之理。終見美德盡歸於周公。冠古也。**卓冠千古**唐書長孫無忌傳。陛下神聖武文。卓冠千古。**義冠千古**唐書裴垍賢良策。伏惟陛下使科條不獨用。禮樂以相成。則宥赦之等差[illegible]重之與遷事更八聖。義[illegible]千古[illegible]也。[illegible]唐陸宣公[illegible]宗可謂盛極矣。然[illegible]者。

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德冠本朝**東漢書陳蕃傳。靈帝即位。太后優詔蕃曰。忠孝之美。德冠本朝。**文冠天下**西漢書地理志。景武間文翁爲蜀守。後有王褒楊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勇冠三軍**文選李少卿答蘇武書。李廣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梁丘希範與陳伯之書。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注。冠首也。言勇可以爲三軍首也。**功冠諸將**唐書王處存傳。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美冠將來**唐文粹柳禮部賀冊尊號表。大禮既建。鴻恩遂行。歡呼遠布於九圍。滲漉普周於八裔。慶超遠古。美冠將來。**侯封冠軍**西漢書霍去病傳。上曰。票姚校尉霍去病斬首捕虜。比再冠軍。以二千五百戶封爲冠軍侯。**詩文**杜佑通典。大功小功末冠議。周制。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子。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此皆謂可以用吉禮之時。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矣。晉傳純難曰。按雜記本文。己

在小功則得冠。在大功不得冠也。鄭氏云。己大功卒哭。以冠與本文同。何耶。又要記不見己冠。不知己冠當在何條。賀循答曰。禮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冠娶。道父爲子嫁。但施於子。不施於己。故下言己雖小功著己與子亦同也。俱同則大功之末己可以冠。以理推之。正自應爾。非爲與本文不得要記不見己冠。直是文句脫耳。高崧重問范汪曰。按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己雖小功卒哭可以冠。而鄭孫二家注竝云。己大功卒哭可以冠。求之於禮。無可冠之文。范汪答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此於子己爲無服。又云父小功可以冠子。疑與上章俱有末語。特於下言己雖小功卒哭可以冠。是爲小功卒哭。皆得行冠娶之事也。大夫三月而葬。葬而後虞。虞而後卒哭。是爲父雖小功。子服盡也。大功許冠婚。則小功使無所不可也。高崧重問范汪曰。下殤小功則不可。而云小功之末可以冠婚。何。范汪重答曰。下殤小功。此是周服之下殤。不可以服輕而恩疏也。或曰。因喪而冠。亦禮之明文。何以服於大功小功喪中。每言冠子。答曰。在喪冠而已。不行冠禮也。於大功小功之末。故可行冠禮。因喪而冠。與備行嘉禮[illegible]問者曰。禮[illegible]

鄭氏注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未解經文云大功之末。而注云卒哭。不知此言末。便是卒哭爲非卒哭耶。答曰。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而注又云己大功卒哭而可以冠。小功卒哭而可以冠娶妻者。冠而後娶。今既云冠嫁其子。則於文不得復自著己冠。故注家合而明之。以小功得娶妻。則大功亦可以得冠。冠輕婚重。故大功之末得自冠。小功之末得自娶。以記文不備。故注兼明之。注之有此。比禮三月既葬卒哭。於小功則餘有二月。是末也。於大功則正三分之一。便謂之末。意常以疑之。然鄭氏注喪服經云。葬喪之大事既畢。故謂之末。鄖重問曰。省及申釋注意。甚爲允也。然猶僕有所未了。禮小功卒哭可以娶者。婚禮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明婚雖屬吉而有嗣親之感。小功餘喪不重祖考之思。故可以娶也。大功可冠猶有疑焉。夫吉禮將事。必先筮賓。然後成禮。大功之末可以冠嫁其子者。以己大功之末。於子則小功。服已過半。情降既殊。日算浸遠。故子可以行吉事。至於己身親有功布重制。月數尚近。而便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禮。於此稱情。無乃薄耶。且非禮正文。出自汪義耳。若有廣比。想能明例以告之。答曰。齊縗之喪。則冠婚皆廢。大功則廢婚而行冠。冠吉輕而婚吉重故也。冠吉輕。故行之於大功之末。婚吉重。故行之於小功之餘。但以大功

未云可以冠子而自著已冠之文不便賢者以三隅反之推小功得自娶則大功得自冠以身有功服月數尚近釋親重之服行輕吉之事令正以小功大功之末俱得行吉禮故施輕吉於重末行重吉於輕餘重服不可以行重吉故許其輕者輕服可以通重吉故因得行之若大功之冠則行吉冠之禮而反喪服若服在齋縗不得行吉則因喪而冠以冠禮貴及不可踰時而齋縗之服崇重則大功之末差輕則行以吉重則因以凶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門有齊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內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冠矣）若將冠子未及其日而有齊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用喪冠得成人之服也及主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讓曰冠者表成人之容正尊卑之序而令母兄姑姊與之交拜豈非混淆長幼瀆亂人倫者乎所言答拜之文未必周公之旨東周衰末王室已卑諸侯踰僭削去典法重以秦皇焚蕩十無一餘漢後[illegible]傳寫訛謬[illegible]後學[illegible]歎在理非奏使同匹敵竊謂不然（本制冠禮正長幼之序鄭康成注云欣其成人與為禮者令母兄交拜豈非崇虛而損其實）宋劉攽彭城集冠有記過之史賦（成人之使宜此示戒）禮崇上嗣冠責成人受記過而置史期寡尤於治身元服既加思主器之增重官箴御側俾載筆以維寅自昔明王建茲元子謂夫豫儲貳所以恢壯於基構早教諭所以輔成其德美故適生則使吉士負之暨少長而與正人處矣迨春秋之甫盛弁兮有容免保傅之至嚴史焉居此將使夫言也無違行也無疵漸仁義以中立釋溫文而允宜毓德少陽由三加而諭志紬書莊士參衆臣而盡規非天子不得備夫官聯惟聖人是以尚乎冠事著代于阼重名而字著代所以壹繫於大本重名所以使棄其幼志惟命兮靡常修身兮匪易是宜繩愆糾繆無隱惡以成章廣記備言職思憂而相示且夫事莫大於無悔過莫先於改為故不耻於有欲而甚病於弗知不有史也其誰詔之結佩以朝念服備而能謹執簡識失將文勝以無遺是知教義方者愛子而常然悖孝弟者既冠之所守位逾尊而事逾重德彌盛而養彌厚或過之于前或相之于後纖介而必書周旋乎善誘故得學宮齒胄責四行而何訛寢門問安日三至而奚恭火哉德茂明兩材由少成正萬邦於大中隆永世之英馨

彼望苑延賓以方術而互進洞簫作頌資燕樂以娛情是皆不踐於典奏蔑聞於警戒漢道所以未善世嫡於焉有敗夫豈若信臣書過而日新焉此易所謂憂悔吝者存乎介矣彭止堂集鄒道鄉公冠子文　二十而冠禮固有儀十五而冠義亦從宜未冠則列以童子之品目既冠則責以成人之作為吾自汝總角爰迨今茲聽汝言而察汝貌必能卓然建立稱吾所期方吾棄損表也則曰父為國事耳何足動及吾斥湖外也則曰父坐前事耳何足耽念祖母之省侍阻念諸叔之音問稀念諸兄諸弟不得相與處以學則每咨嗟而涕洟凡孝弟忠順之端固已見於此矣所以充擴成就則惟汝篤誠而弗移彼合抱之木非不大然生於毫末之細彼九層之臺非不高然始於累土之卑汝其尊六經以為本博羣籍以為輔有可友者取以為友有可師者奉以為師積日月而不已年逾至于期頤雖將聖之耳順從心且庶幾其可及而況孝弟忠順之實又安有不孚于上下格于神祇俾世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以暢吾父吾祖之澤於無所於窮豈不自於斯時乎汝其勉之汝其勉之　吉齋[illegible]以冠為首後[illegible]

記辭義廢存古也既醴而字之曰節曰鉉汝來其聽我[illegible]鼎易用鉉鉉胡玉為大易有訓義匪易知鼎為器重惟鉉舉之鼎既舉矣匕載畢持委鉉于西若無所為以鼎用舍匪我斂施為鉉以玉其德實宜其德維何廉而不劌萬物芸芸所賦不齊太剛則折柔亦不支不中其節均與用違美哉玉鉉無偏無陂謂汝剛耶始勤終懈謂汝柔耶抗志不卑或佩爾弦或易以韋不中爾性故以鉉規字之曰節汝其審思　嘉泰玄黓閹茂娃孫漸冠為辭以祝之長至日止堂辭　初加　一陽來復加爾元服如陽之初初周不毅顧爾角羈倏焉已冠棄爾幼志視爾之元　再加　再加皮弁益縟其儀凡厥庶民孰不冠而進汝于士詩書禮樂永膺胡福勿墮爾學　三加　於焉三加爵弁峩峩天爵既修人爵靡它敬爾威儀謹爾言語永終厥德受天之祜　字辭　名汝以漸字之曰巽厥義維何易有明訓于尋之木長於膚寸溝澮暴盈其落亦迅躁言數窮仁者則訒疾趨而蹶不遠相償躐等之學雖敏弗遜巽以入之千里發軔余謙一文安家集吳氏二子冠辭同年吳翔父冠其二子而命以字長曰德馨本諸書次曰德進本諸易既為之說而又徵予言東萊呂氏嘗為潘自厚冠辭潘亦同年子也於是援呂氏例釋翔父說為辭以申之　男子始冠禮有冠辭余為父

執爰致祝。規周書孔翼。大訓元龜。父命爾字。言玆出玆。維德馨甫。熏祓自持。藹然而馨。如春樹菲。不馨即臭。共器薰移。維德進甫。策厲自期。奮然而進。如鼓晨師。不進即退。潢潦夕虧。馨乎進乎。具聽予咨。成人有德。二子其勉之。

國朝宋濂集鄭柏加冠追補祝辭　浦陽江上有旌義之家曰鄭氏。其子姓多從余游。有名湑者。執經爲最久。近又携其子柏請曰。柏加巾時。賓字之曰叔端。而祝辭尚闕。願先生追補之。余聞記禮之家。以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蓋喻人之得禮。則內諧而外無怨。旨哉言乎。今柏之門內外邕穆。且十葉聚食矣。非禮有以管攝之。惡克無乖戾哉。夫端者本也。釋者謂四物最得氣之本。用此而不變。傷以端爲字。配名實宜。於是申之以辭。辭曰　齊家之道。人情爲田。脩禮以耕。耒耜用宣。耨其蕪穢。灌以淵泉。時功既施。逮彼有年。連其大備。食之肥鮮。稽類取譬。柏號最堅。墍乎松筠。同得氣原。青貫四時。柯葱葉芊。外柔內澤。本固末繇。我挈其綱。物莫敢先。藉禮爲政。孰謂不然。民則底定。天和斯全。釋回增美。植正斥偏。情通上下。曾無間言。餘錯矯事。孰不少偏。爾生鄭柏。醮辭[illegible]由醴迄義。世已十傳。[illegible]自[illegible]

配名[illegible]爾致虔。當爲宅[illegible]。與[illegible]回旋。勿隨[illegible]范。術奇競妍。此謂[illegible]確執弗遷。循名責實。夙夜乾乾。祝辭止斯。爾其勉旃。

宋鄭俠西塘集冠義序付嘉正。　記曰。仲月吉日。加爾元服。棄爾幼志。就爾成德。此萬世爲父兄者所同志也。以爾幼而岐嶷。自舞勺以前。能通誦五經。學爲詩篇。小而趣向由此。更更勤學。與世兒童不相類。不幸早失汝父。號慕良甚。三五年來。觀志意深有可賞嘆。今玆甫及二十。在禮合加冠。汝首古之人。自此乃謂爲成人。以改服改行言之。則童幼時無戲玩。已與蒙稚者異。固無幼志之可棄。自今以往。惟汝成德之可就者。舉家以望汝。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精勤晝夜。不廢藝業。謹慎出入。明白內外。厚人薄己。凡此等事。在汝之自勉。中道而立。雖闇室而不以欺。則天神地祇日月星辰嶽瀆廟社。至于翼飛蹄躍之有靈者。皆來助汝。非乃翁之甚禱矣。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自勝之謂也。曰性曰情。或善或惡。皆自其心。而可欲之謂善。以可欲之爲善。則所不可欲是爲惡。而靈鑒在我。凡出於心。而不可欲者。皆人之所不欲也。以所可欲勝所不可欲。一求於己身。知不在他人。此古今賢聖所以下學而上達。如此而已。故名汝以嘉正。而字汝以叔張。深思而力行。其何所不可哉。戒之慎之。行坐服之。

黃勉齋集

答林公度書　承垂諭以今從子加冠。冠禮之廢久矣。欲舉而行之。甚善甚善。幹愚不敏。何足以知此。但頃從朱先生遊。見其家所行冠禮。全依司馬公所定。而公之書即儀禮之節略也。亦嘗獲預於賓贊之末矣。初習其儀。雖若繁縟。然行之頃刻可畢。且冠禮在六禮中最爲易行。蓋人家閨門父子所自行。不與他人相干涉。而賛明行事。不數刻而禮成。亦初無艱難辛苦之事。但得一莊重好禮者爲賓。則登降揖遜。自然中節。不可先憚其難。樂爲簡便也。幹嘗謂古人處事。全是煩碎中方有深意。且如揲蓍分二掛一。以四揲之。四營成易。十八變而成卦。誠不若擲珓杯者之一舉而知吉凶也。然揲之愈煩。而心愈專。意愈誠。蓋不專且誠。則將誤數而錯置之矣。此其所以問焉以言。而應命如響也。幹頃嘗爲童子加冠。至於禮儀繁縟之際。儼然正色而臨之。自覺此心惻然有感於父兄所以教愛子弟之意。彼童子質朴畏謹。見其父兄賓客待我者如此。亦豈不惕然動其心乎。正不可先求簡便。以啟其驕惰。但衣服之制。自司馬公虔之。已不能盡如古。則今亦當用今人之所常服。至於三加之禮。乃古人丁寧懇到之意。則不可略也。妄意謂未冠而紒者宜冒子。始加小冠（今市中所賣黑漆或竹皮爲之）。[illegible]

（中襴衫。再加帽子衫帶。三加襴幞。公裳亦可用。）堂室之制。不能如古。則但於一廳事之上行之。陳服與將冠者位。只於廳之東北隅。用屏風或帷幙障截。門外向。或人家廳偏門之後。自有室房與廳相連。自可一依古制。此則古今異宜。不容不斟酌而行之者。其他如筮日筮賓。乃古人不敢自專之意。若能行之固善。今人父兄多拘忌吉凶。例用歲旦或春日。而賓尤不擇。苟有人焉。亦不暇筮其可否。則亦當前期三日告廟。以孝子某某日爲子某加冠。敬以某人爲賓。敢告。然後馳書戒賓。或道遠不能親訪。及期宿賓。則書中便言某之子某將以某日加冠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也。賓以期至。庶者往復也。執事者須是子弟中嚴重者爲之。恐亦難得如此三人。執冠立於西階下者。若可以備數尤善。無則一人捧箱盛三冠亦可也。觀此兩三節。稍從簡易。便覺失古人嚴肅詳審之意。況於其它。豈可略乎。試斷然行之。然後知其非難也。但司馬公書儀。難得善本。而建本尤多錯誤。更以儀禮參校而是正之爲佳。幹承下問之勤。不敢不竭其愚。恐不能自免於僭易之罪。尚幸亮之。命名之意。出於尊意。所不當言。謂土能生木。則非五行相生之正。蓋土之所生者金。而金之所尅者木。今以五行支干六位皆木。而欲以土生木。不知土者乃尅木之母也。若正相生。則當從水。此固

皆無義理。然亦見陰陽家之不足信乃如此也。承垂問併及之。張南軒集荅呂伯恭書　承教以禮書中不當去冠禮事。甚當。是時正欲革此間風俗。意中欲其便可奉行。故不覺跡略如此。見已改正。如冠禮乃區區久欲講者。當時欲留此一段。候將來商議定耳。比者長沙亦畧考究為之說。其間固多未安。今謾錄呈。顧兄裁定示誨。此事乃入道之始。所係甚重。所謂冠禮廢。天下無成人也。惟早留意幸幸。啓劄　青錢賀新冠啓劄。　某雖時曾雲書至。趙日御冬。共惟某人稱呼。茂對剛辰。肇新嘉事。人神環衛。福祿駢臻。某伏審令嗣舍人。適當妙齡。榮加元服。鍾磬禮備。俎豆儀陳。入道既成。天慶宜受。雖不預贊賓之列。亦當效祝辭之忠。伏念一獻之儀。而執禮不急。戢勇早陪於弁玉。珥貂丞侍於冕旒。貴為陶葛齋扉。要看來衣拜舞。其為頌禱。圃既數宣。秩鄉手箋。曆代而慶。台闥星聚。景福日增。敬附拜於之君。[illegible]式劃[illegible]宣。　荅　某酌金星占正鼎。氣復[illegible]以小[illegible]賓載惟[illegible]遙。仰[illegible]共想鴻杜川增。某未奉違。[illegible]徒切仰[illegible]。言平律兵衛精調翠簽。式副前須。無任下忱。　賀冠代劄。　某伏以祥雲協吉。愛日舒長。共惟某人稱呼。喜事鼎來。神人交相。台候作止多福。某阻奉光儀。屢更歲籥。邇風瞻仰。第積寸丹。某茲承令嗣稱呼。榮戴戢冠。望嚴厚表。已謹體容之正。喜看頭角之新。慶慨何多。歡宣罔既。某辱在葭莩之末。阻趍慶賀之儀。敬飭手牋。仰干巖史。伏祈台照。令嗣稱呼不敢別拜書。侍次乞伸賀臆。下里或有委令。以聞命為寵。　荅　某伏以梅信傳春。楓容醉曉。敬惟某人稱呼。燕處中。如鴻休鼎至。神以百福。千祿為台候介。某一別星摽。幾經月瑄。政切冰壺之想。忽壓瑤翰之頒。披味以還。銘心有感。某小兒年踰志學。未有所知。濫加首服。何足多道。過蒙慶語。益重愧容。某未卜晉拜之期。敬憑泓穎。聊復主書。百千謝悰。他容嗣貢。小兒某伏辱賜問。謹附此申起居。仰干涵貸。應有委役。敢不拱承。太平御覽　蕭子範冠子歲日是月惟令。敬擇良辰。式遵士典。諮筮于賓。嘉宇爰錫。醮酒方陳。禮莊實質。德成國身。沈約冠子祝文曰。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學。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後漢應亨贈四王冠詩曰。永平四年。外弟王景系凡弟四人。並冠。故

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今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雖無兕觥爵。杯醮傳旨酒。

冠縣

（東昌府志沿革）冠縣在禹貢兗冀二州之域。漢為清淵縣。屬魏郡。晉改為陽平。屬陽平郡。宋及後魏因之。隋改為冠氏縣。屬武陽郡。唐武德四年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後為魏郡。屬河東道。領縣十。而冠氏居其一。宋屬魏州。金屬大名府。元因之。至元十三年陞冠氏縣為冠州。隸中書省。至國朝復改為冠縣。屬東昌府。（詳見昌字）

永樂大典　卷一六二一八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秦鳴雷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編修臣孫鋌

書寫儒士臣倪塤

圈點監生臣林民表

臣葉大輪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　一屋

錄（沙門灌頂國清百錄）

皇帝敕皇帝敬問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法師等僧使智璪臣付書具至懷天台福地實爲勝境所以敬爲智者建立伽藍法緣既深尊師義重欲使宗匠遺範本而弗墜菩薩淨業久而彌新然則去聖久遠學徒陵替規求利養不斷俗緣滋味甘腴違犯戒律此乃增長眾垢豈謂福田師等離有爲法求無上道業俗諸漏鑑在權懷由須獎訓未學修淨行俾夫法門等侶咸歸和合諸佛禁戒畢竟遵行又此寺嘉應事表先覺既理由冥感即號國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隨喜冬序甚寒道體清豫朕巡省風俗爰屆江都瞻望山川載深勞想故遣兼通事舍人盧政力往指此不多具使人盧政力到寺宣敕賜寺物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敕度四十九人出家薰陸香二斛絹四周土墻造門屋五間設一千僧齋物二千段米一千斛柱國內史令筥國公臣未上大都督兼內史侍郎臣虞世基大都督朝散大夫兼內史舍人臣張乾威敕度四十九人出家判落竟使人令僧作法名灌頂奉僧令依六事立名使人錄奏瑞相感徹應驗光昇右八名依國清瑞悉用靈字標首寂靜真實空如遠來右八名依出家事悉用道字標首由戒定慧眼智開覺右八名依設齋事悉用淨字標首命力辯喜安住墻樂右八名依賜米事悉用惠字標首基業宗本因果儼淨右八名依脩治事悉用正字標首侍妙德願遵普賢行右八名依敕識事悉用私字標首最後一人呼爲吉祥　國清寺謝啓　天台山國清寺沙門智越一眾啓兼通事舍人盧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敕云天慈訓誨眷寺瑞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薰陸香二斛千僧法齋度四十九人出家脩治寺宇即集眾燒香宣唱化惟聖治德合乾坤子養萬邦安撫四海助佛教化度脫眾生光大之恩識無等等越等雖披法衣行不稱照乃侍先師每承宗範日夜克責無地除處伏奉敕旨頂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識菩薩大聖音陳世之時親聞師說三國爲一有大力勢人當爲造寺寺若立國土即清必爲國清寺于時中書未一不識何言自爾以來抱疑永曉奉敕眷寺國清之名還符本瑞山僧山民載欣載喜始知諸願菩薩史相祿發或作五品或統萬機光顯三尊利益國土慶此含情本門沐瑞仰睨寺額即如悟道但慈恩普傳日下聞寄西天台一方何感引譯名未上服相次

光臨妙物秩粃前後降集越等三學無功一藝難收況米物盈積豈可恭弘深慚不堪處延罪過庶藉慈育展竭愚誠奉酬天極但天台幽遠自昔以來草榛獨行今泰平在運國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髮落障消實爲希有冀其心力增進學行日新念念功熏奉資皇國又千僧結齋凡聖雲集日色華明僧徒欣戴仰惟先師妙德不可思議感應神通必當鑑降午後對使人開發靈龕希有聖瑞備是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見越等悲喜交至謹以啓知謹啓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括州國清寺沙門智越等啓使人盧政力還奏聞先師龕情不見舍利又上行状一卷百司並賀敕語諸公云智者是我菩薩戒師先多靈異恒語我云必若得道得道之後擁護閻土利益蒼生正於涅槃坐於石室容範不變我以仁壽元年遣張乾威往看儼然如舊昨更令盧政力往親開龕門開塞無有開迹遂不見靈體既已變化得道非虛擁護利益之言必應無爽今有行狀一卷許公等具觀之諸州考使各寫一通還所部流布僧智璪以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引入殿內辭口敕賜幡一千二十五張　天台國清寺智者禪師碑文　兼祕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臣柳顧言奉敕撰臣聞在天成象（[illegible]）之法存爲在地成形匠方之均微矣二儀既闢三才同業上聖明王所以敎敎光覺授道契會方乃昇仙是故命駕崆峒紆光善卷錄闕宣業赤誦弘風綠贊九府之間勝虛六合之內斯並推其汲引暫係遊赴於覆蔽於苦空辛遺廻於生死未殊夫不生不滅無去無來匪實匪虛非如非異常樂我淨凝寂恬愉不可思議之解脫也粵若我大隋皇帝法濟總持載融佛日瑞發淨宮利見法王應開浮主以封唐入紹業繼高辛立聖與能祚龍躍發自天攸纘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膺期內文明而外柔順知微知彰鑑窮玄覽廼武廼文能事斯畢自永嘉失馭海內分崩將除拉強各樹君長禮樂論於非所龜玉毀於殊方書軌靓分殆三十紀天將悔禍捨惡有展皇上道揚汾陽迹光代邸地隆分狹神功潛著于時高祖靈基深思統一專征扶鉞帝曰斯哉惟君惟觀知臣知子乃揚於萬里問罪九伐一舉而定江左再駕而潛餘燼浮天爭貢海外有截雖高岛之備五臣周旦之君十亂未扶盛績喟昔多慙盤石寬衡契莫不於是三能宗社九命惟揚本之以仁慈施之以聲教行之以要道淵之以無爲姑射杳然尚想淵順滄波社災思濟舟航以爲能仁種覺降茲忍土信相入道淨戒居先梵網明文深傳涯璪國師僧寶必兼禪慧有會稽天台山大禪師者生而神光照室兩目重瞳禪師法諱智顗穎川陳族太立道遠季伯風延

典午喪亂播遷華容父起祖梁使持節散騎常侍封益陽縣開國侯禪師風彩韶悟鄙亂肴有年過少學便誦法華父為求娵方便祈上儒門史館多所暫明杜下漆上獨所深得諸宮廢汝便即薙非及笄弱冠於長沙之果願寺出家護戒如明珠安心若止水歷聽經論但使一聞得之於心傳之于口以湘潭句狹未發大機拂跡衡陽安步積汝往大蘇山請業慧師禪師禪師見便歎曰憶昔靈鷲同聽法華今進我昔賢道場為說四安樂行侍二七日誦藥王品至諸佛同讚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發起而白師師曰非爾佛感非我莫識所入定者法華三昧之前方便及聞持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群億品尋汝慧辯所不能窮於說法人中最為第一常約仁王瓔珞龍樹馬鳴立三觀四教述師本宗以為大乘探鍵得下御內碩學流通智以藏往徵育王之初建正教仲以知來鑑周武之滅大法乃高蹈豫二翔集天台歷遊名山言造廬嶽秦孝王作鎮淮海遣信迎屈對使者曰雖欲相見終恐緣差即累旬大風妖賊競起水陸俱阻安坐匡岫既而龍於龕難仍代孝王發石邦城潔誠延請順流背風數日遂到亦既觀止使定師資等善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傅說再三固請乃可與讓以開皇十一年歲次辛亥月旅黃鐘二十三日辛丑於揚州大聽寺設無礙大齋受菩薩戒法降作伯之尊由宗師之興釋龍象而披恩服去桓珪而傳戒香圓發初心諸佛致禮於時天地交泰日月載華庭轉和風空浮休氣林明七覺之華池瀲八淨之水化覃內外事等阿輸之城教轉法輪理符寶冥之密文武寮寀俱蔭慈雲欣欣焉濟濟焉肅肅焉雍雍焉經所謂攝律儀戒攝善法戒攝衆生戒願發三願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謂歟法事云畢士珍備捨出居于城外禪衆之精林四事供養曆情猶缺未滿以為師氏禮極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呂望之稱尚父檢地持經智者師目謹依金口虔表王裕便克良辰躬出頂禮雖有熊之登具茨漢文之適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以內行外獎諸佛之深訓實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常適檀那既包信解仁王攝受遠能博益遂以告退言歸舊山殷勤請留重遣高意猶四皓之餌术南山二疏之散金東海振錫離塵始稱出世瞻言儒者未足為榮鶴以四明天台剡東北王岫兩謠雲岬鄞南之金庭峻極于天仰捫白日盤鎮于地俯鏡滄海雲霞沆瀣霏拂輕樑虹霓駕雲勝承飛馬華果競發常迷四時藥草森羅執分億品道獸住而證果興公賦不能申寺基本屬始豐峯名佛隴先有定光禪師隱顯變現光居此峯常謂弟子云不久當有勝善知識將領徒衆俱

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來華忽聞鐘聲聲振山谷即問光師歎之所以答云此是揵椎集僧得住之相頗憶曾經舉手相引時不智者即悟年至十五稽顙禮佛恍焉如夢見極高山臨大海曲有僧如今光師舉手接上云汝當居此處汝當終此焉拜言悲喜滄池沸泗仍於佛隴之南尋行寺域使見五峯圍遶等書聞之山兩溪夾瀉若晉雲之潤披榛開逕茸用節次功德叢林常熏瞻蔔恩尋擒悅無勞關捷猿嘯蛙吟衆禽響雜飛走聽法馴伏軒墀西南有永豐江派與浙源分嶺東會于海潮東往還數百里閭村人常以漁捕為業陶漸迴向焚罝廢梁墾田種果翻成富實深信解者多作沙門慈化所覃皆此連類及光師無常已後欲大修立忽覩一僧如光師年素語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時三國成一有大勢力人能為起寺寺若成國即清當呼為國清寺此言杳漫孰當信者豈期侍應冥契在茲逮于我君臨遐歲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謁旋返江都登令舟楫迎來鎮所使乎至彼使事裝束謂大衆曰在上意重佛教致辭然往而不反因此長別語弟子云當成就隴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圖侍者咨云若無師在豈能成辦重謂之曰當有皇太子為我建造汝等見之吾不見也行百餘里到剡東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績石像梁大宰南平元襄王蕭創自有靈迹因此現疾右脇而臥忽然風雲變色松桂森聳究如天樂來入房戶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顧侍者云觀音來迎不久應去弟子智朗請曰佛許聖賢臨終說位行得乞垂曉示方思衆慕答云我只是五品弟子位耳來五品即是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究與思師昔語冥一仍命筆作偈口授遺書辭理切詣深陳勝緣潛來密往警當影護為撰淨名義疏一部俱時送來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迴身西向端坐遷神春秋六十旬日建齋加趺流汗珠圓鬟際露法身間欲示諸法本自不在今則無滅龕林與還佛隴輕舉有若浮空爾時聞香龕都不異昔群使初計震慟于宸心爰捨淨財隨由功德郵傳相望剏起塔廟寺雖本地且舊維新瓊宇紺堂憑國靈而撲切刹鷲頭猿跡因寂默而為道場班倕鈎繩競逞名匠庶民子來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歘同踊現背高就下白與岳石基鼓堂仰眩俯臨信玲瓏而勝畫繢多寶分座俱受瓔珞天冠表刹如連梵幢金函玉牒常數講肆禪誦律儀無違師法斯可謂頭陀之極地彌陀之淨方與阿耨而常盈同須彌之永固暨乎重光參曆天藏地平以今大業元年九月鑾輿幸巡淮海眺臨江南惆悵台嶽集揚州名僧咸問之曰智者立寺權因山名且各述所懷朕當詳擇累日未奏會事僧智璪銜狀而

來具條昔年光師國清之稱太史奏此語時代乃周建德之初八表來同三方鼎峙今四十餘年聖證斯符明時徵應詔付著作書之左史仍敕皆摛篆題寺門即遣舍人送緊幷施基業起十一月二十四日光師忌齋使于集僧晚開石室唯見空牀虛帳蘚苔蛛網法侶號咷等初滅度公私扼掔若無朋體又法會千僧各有籌籍造齋默定忽盈一人有司再趣還滿十數及臨齋受嚫便成千一執事驚愕出沒難辨豈非光師化身來受國供王臣及命具奏一條當衆睟容深洞靈跡百司拜賀四海馳聲至矣哉象法末淪佛種常續迴聖載感大師應變妙力難思神用方永祥基瑞閫雜沓蔵誰缺乎斯之盛者也皆金龍尊王讚佛功德寶積長者獻蓋稱揚范武子聲由在民臧文仲言無不朽刻乎道樹勝由師門福地而建崇雲碣表除金剛俾命緣淪織義辭理若大記言記事史官之成則散華貫華法藏之鴻資敷重述宣地作頌曰

龍圖畫卦感萌五典金輪拯溺止弘十善豈若我皇揭功宏綱還源本淨歸遠令顯鏡鑑先諸簽蹤何淺天造草昧日月斯昇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嘯風起龍躍雲興至人我漸養正遵承讓尊本俗師範惟賢更誰光矣具曉克勝熏禪觀寂如冬晴凝精義來涌如春洋水我有匠石止直從繩我有津濟舟檝斷惡度賊拳拳悅受競競能資萬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動十方歎稱同聲相應信而有徵至誠感神道合符契淵于智者波瀾廓際帝師既沃天台還想于山之門于川之滋滄溟浩瀚峯崖遐遠日浴扶桑月穿叢桂上蹤發來傍通爲計素湍風激赤城霞起仁智肥遯山林虧蔽無言不酬既符聲響無德不報有均景象初卜菴羅歸誠戀仰顯允光師久要長往非徹若昧境形如囊寺號國清靈扉潛啟執意我師遠緣安養龍攫風記鷲闕無爽宸居在昔良搆祇園今終如始師嚴道尊授日方晝硯星正參寶繫崇址削疊成垣嚴分蓮萼泉瑩挑源仙窟夏冷禪室冬溫玉階馴豹金刹棲鵲風和寶鐸空轉珠幡百穀時秀萬果林繫靈芝之神悅甘露天錫玉趾按地淨域驚魂金布貿苑天宮儀存創造之福胡可勝原輪煥洞徹莊嚴備設波斯融冶隱填剎刷金容月滿玉毫霜潔衆詳翻度龍宮披閱法何說黑端心障滅泰階既平王道既清休述同致無慮何營皇恩春贖遙達忘情有本空淨空常有并壇戒度重定慧貞精乾臨朗鑒遠供懸誠大衆香潔拜閣龕擁金身座開嚴向網縈迦葉佛隴背翅齊餐飯僧敷遊瑞我陰乎身田雨潤心樹華榮現在同植將來共成有如懸鏡反照今生有如來異曾不虧蓋神力自在遊戲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明

玉泉寺碑　當陽縣令皇甫毗撰

蓋聞乾元資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資生萬物動形于地皇王於是建國聖賢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儀而有別至如畫卦觀文蓋取隨時之象綜經織緯會通爲政之辭大禮同和大樂同節安上治民移風易俗斯乃生前之事略夫可言死後門知仲尼佛語繼使絳雪縈空玄霜拂樹餌金丹而九轉吞玉髓而千年未云也駕九色之玄龍游漢馬控三山之素鶴道邁瑤臺之上容與瓊闕之間未窺解脫之門終趣蓋纏之境唯正覺淵沖真如妙有不生不滅無相無言隨緣應質則假色成形隨類觀音則因聲示說故有白銀千尺之體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種悉檀之義神通自在慧力無窮因導化行開示悟入歸依者盡發菩提迴向爲善登常樂是以獼猴建塔遂生忉利之天野鴈啣花後往彌陀之國豈直日藏沙門孤遊正道月光童子獨見如來四生因茲度脫六道藉此將蘇寶火宅之高車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奪恒星漢朝明帝之時光夢如日使被西窮化漸東都置像南宮中心北面自摩騰入洛羅什遊秦明教更弘道風斯熾經臺像閣寶塔香山鬱溢巖阿彌盈都邑豈期後魏自君之歲後周建德之年靈廟一除伽藍再滅形容廢毀文字散遺響落殘鐘聲沉寶鐸僧禪書舊卷其舌而不誅瀆戒先賢改其形而晦影世絕調心之路時虧汲引之途無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大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鏡披圖父覺蒼生君臨赤縣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除暴亂致太平張四維朝萬國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正道無爲區宇有截闢泥洹之路開般若之門宣十二分之經演四千年之法精勤耆舊人捨俗歸僧淨住初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輪再轉法鼓還鳴四海於是無虞兆民同而有賴委羽來毛之國慕風化以來庭靈龕嘉瑞之祥應闡書而華究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蕩蕩乎豈言談而能盡玉泉寺者蓋此山爲智顗禪師之卜居也故吉正名著顯其山嵬嵒崖峩崎嶇前蔭峯疑僊嶽巒似覆船巨力竊奇之象洪崖詭譎之形崗曲抱而成規水縈迴而結亂青楓動葉遠映金霞翠柳搖枝低臨玉沼猨吟白雲之上鸎啼碧樹之間日月爲之蔽虧霄液由之散聚前臨江路郁望荊峯左帶昭丘右通巴峽禪師本姓陳氏潁川人也少稟生知童真剃落從師南嶽蘊道天台睿智洪才之響非直播於江南知識妙擬之聲固亦聞於河朔皇帝外子太尉公晉王性稟孝慈情包隱惻能臣能子匡國匡家蘊揔神之智垂汎愛之心布君子之風偃生民之草往以偽陳納叛爰律行師衆妙指機威枝江海遂剋定金陵化平銅柱三吳席卷百越塵

清。師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師受戒師王此而挾陀王奏聞而起寺於是異域才情之容慕其道而雲臻他鄉鍊行之僧味其風而雨集師乃精言導理盡意談玄語證禪支心開定本幽宗博義若挹海而無窮辯句清辭似懸河而自瀉居賓之友雖盈量而爭歸處少之徒從窮崖而莫反爾乃信心檀越積善通人咸施一林俱扶一飛憑茲眾力事神功管之不日而成飾天經時而就疊臺迴聞複殿連房寒暑異形陰陽殊制雕甍繡拱與危岫而爭高鑿礎鎸基共磐巖而等固風光出其戶牖雲霧生其棟梁華炫耀於金盤氣芬芳於玉樹工圖相好湛若金山匠寫真容疑如滿月獻起三層之柱懸於自響之鐘堂開千葉之華蓮捧飛來之座燈光不滅灌海瑜明刹柱俱低承幡自舉吉祥柔滑之草嫻娓依庭送風和氣之香氤氳滿院斜通洞穴直注疑衆色似瑠璃味同甘露波扶鼎沸瀉階堂飲腹消痾流體愈疾名柱銅標之狀影入蓮池桃源菊浦之華香浮椋苑可謂山類耆闍寺同雜越似龍宮而出現疑鹿野以飛來竊以前王鑿鼎唯論體國之功今共刊碑永記著扶之道余任軍鳥城寺居山部文雖寫意書不盡言其詞曰　二儀開廓四氣氛氳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通賢通聖明后明君題榜鼓數觀化垂文樂章既遠禮儀方制定被親殊夫茲疑滯披

圖辯物屬辭明例唯化一座不論三世玄都玉簡紫閣銀經解尸遣骨飲液吞精乘龍萬紀控鶴千齡終非實相猶是塵情唯有大雄湛然長往不生不滅無來無去十門妙旨一音演諭度脫衆生涅槃雙樹夢通劉后感應漢王恒心捧雖滿月澄光寫形東園指聖西方慈悲願海善逝津梁法顯還晉摩騰入洛花散經臺香流像閣禪教鬱起朵門盛作寶法珠幡風吟寶鐸真君建德運鍾滅道論沒四生致除三寶我皇啓聖德侔蒼昊妙法更弘貞儀再造陳氏借號王赫斯征勾吳寢卷開越廓清因進智者廷謁山庭珠生浮溪王出深荊華峯峙屹石洞淵懸芬芳菊滴滴瀝瓊泉盤道似谷覆嶺疑船來儀宴坐觸地蕭然妙辨悉擅深窮般若緬素雲會挹其河瀉或施之林或扶之尾經始不日翻成大廈更起龍宮還開鹿野山連貳蓋江抱黃牛西臨月峽旃檀圍繞琳碧環周水殿山樓東接照立春總夏隨座吐芙蓉龕懸石鏡白毫相好紺髮揮映銀鸞徘徊錦鱗游泳勝猴心對怖鴿影定猗獸皆王命也蕃屏自天主德孝誠俱隶且奧非侍聞平詎並出總連香入調鍾鼎構此伽藍實貲力請魔殄嚏唯須彌儕律修觀初終儀首焼訖直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卜儲勒巖阿永垂想實　後梁主蕭琮書　遠欽高風來獲承侍撫然風顧以日易年承遊

止王泉創構坊宇名僧雲會門道遠集山林佳勝有助禪悅即事條然風雲永歎涼暑珍裔續附承修神足今還故申訊謁信驛有會方願祇承肅琮和南　前陳領軍蔡徵書　自江東拔破弟子前預送京不獲虔禮于茲五載丹誠懇結豈筆札所宣山川永遠無因諮述遺師奉命爰到闕廷天子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傾心可謂使乎使乎仲尼是以興歎仰陳勝託有魁廷欽天高氣清願道體康愈棲真千佛寂處四禪梁穗煙雲餐悅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稱讚徵年衰事迫可以意求弟姪兒孫隨時過日撫塵挈壞用畢餘齡既違於將適之數亦不常以賤實自恥但觀奉修然實增馳欽伏願珍重繼後下承脫值行人賜訪存沒開皇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前陳侍中安右將軍中書令領軍將軍南雍州大中正新豐縣開國侯弟子濟陽蔡徵稽首和南。　長安曇遷禪師書。　開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師興國寺曇遷和南天台山禪師足下仰惟鑒高道邈疑和上之來儀德遠智深想彌天之再託言思頂禮中接足於丹誠佇望東山戀光儀之若渴將未寒重願善起居眾生難調化弘勞念仰承遠遊荊鎮利物弘多栖思青溪足暢懷抱冀德光更被用長悃誠化導周行棠沾勝益願珍道德特結祇承謹和南半奉晚翻願損徵書　導因寺惠恭等

致書　竊以妙理沖玄隔言象之外應機濟物寄真俗之談自鶴樹潛儀金棺晦迹微言託於傳授密教假於弘通故有五種法師四依開士遞後連踪繼踵數百年中雖復慧炬潛輝而法流恒溺加以專思碩學並願盡性窮源然性不可窮源何易盡廢羊之文既惑免馬之說猶疑若不假以大心終歸永蔽仰惟禪師盛德清高跨眾流之表奇才內蘊越詞人之上雖不衣錦還鄉且見懷珠反本蜀以天清地肅王道康貞四眾傾心民氓忻仰各願諮受咸思秉聽幸以慧雲之潤忘寂悵於未聞師子之吼廣宣揚於渴仰暫移猴迹之步權啓滅定之門俯就群心哀憐祈請書云朝聞夕殞法說一句滌神必不累月經年縈勞視聽庶曾聞一實者決了衣珠未發菩提心並知廻向賢愚善趣凡聖歡愉豈不弘法棟梁含生舟渚不任引領謹遣十住寺臻法師歸依座下普述眾心鶴望泉涌之資側遲洪鍾之響輒以塵聞咸懷喜躍　荊州道俗請講法華疏九十五　導因寺東巖菩薩戒弟子陳子秀等稽首和南竊以法門不二理絕言忘應病隨機假名相說雖復常君寂滅而廣示威儀不起道場躬昇自在義袟廣袟遞現淺深普是有識津梁含生舟渚論其汲引莫不方便為先語其抖擻無非譬喻為本定中童孺識三車而競出傭賃窮子知糞穢之可除仰惟禪

師居不測之位懷普洽之心道貫三空智階百法欽承屈宣揚法華一部長念邵伯術小功微尚後布政崇陰宣風柳下況復親承三懸高僧六度必顧俯就傾誠留心鑽仰漢皇白水由昌大風桑井可嘉無容黙已庶令貴賤上下咸識一乘大業小枝等蒙慈潤幸使高源鑿井速見洪泉酬卧懷遂退知普實鄉述衆情同知陳具謹請開皇十三載八月十日　將山棲霞寺請疏　棲霞寺衆保恭等和南竊以瞻慕明德厥誉屢遷伏覩以來炎凉甫隔伏承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清而無崖詞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文莫不窮其理屈究其沖妙恭雖不敏少遊講席寬覩南北經論法師三十餘年求其奧旨不悟觀諸法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蓋揖欣飽饜然道安之遇澄之人使稱北面慧永之違遠上首即刹東林是知得奉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珠薄竊欽往彥但所居棲霞寺寺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攝山現像踈巖巘欹似若飛來無媿踊出若其林泉奧艷房宇縈紆桂嶺春芳雲窻晝臥自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衆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表慈哀降彼居依經受用必垂納感所有國田基業其在別脩謹共開府士柳顧言證成斯誓庶金剛之域與鷲嶺而長存法寶斯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　秘書監柳顧言書　弟子柳正善具威乾稽首和南暄和不審尊體起居何如伏願禪法喜悅去歲經蒙一旨至今保持本實十卷玄義往仁壽宮服讀八徧竊疑略盡細開難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軸爲莊淶本竟少日鑽研大王令遣使人蕭通國恭承書意自當仰簡頻被顧問本卷必來伏願夏竟便侍舟檝冀此殘生盡心聽受懺悔住日懶情昏況啓吉藏法師書　吉藏啓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熱不審尊體何如伏願信後寢膳勝常誨授無乃上損吉藏粗蒙隨衆升覲未即伏增懸結願珍重今遣智照還啓不宣謹啓吉藏啓景上至奉師慈旨不勝踊躍久願伏膺甘露頂戴法輪吉藏自顧慵訥不堪指受但佛日將沉群生眼滅若非大師弘綱何以扶興伏願廣布慈雲啓發滕澤吉藏謹當竭愚奉稟誨誘窮此形命遂至未朝伏願大師慈垂加被夏亦竟即馳謹今行遣智照諮問謹啓　吉藏啓景上未至數日之間便兩感夢又景上至已後仍復得夢一二智照口述景上尋既亦因委諮謹啓　吉藏法師請講法華經疏吳州會稽縣嘉祥寺吉藏稽首和南伏聞山號崇嵬道安登而就法峯名匡岫慧遠棲以安禪未若慈嶺宏嶽接漢連霞潛壑飛流衝天灌日赤城丹水仙宅與區佛龕香爐聖果福地後經檀美孫賦稱奇智者棲憑二十

餘載禪慧門徒化流遐邇昔同壽英彥繞解通經法淨俊神正得禪業若非道恭窮學德伴稱寔豈能經論洞明定慧兼照至如周旦沒後孔丘命世馬鳴化終龍樹繼後如內外不墜信在人弘光顯大乘開發秘教十年之興五百實後在於今日南嶽叡聖天台明哲昔三業住持今二尊紹係豈止灑甘露於震旦亦當振法鼓於天竺生知妙悟魏晉以來典籍風謠實無連類釋迦教主童英發疑盧舍法王善財訪道散脉前達睎想崇誠謹共禪衆一百餘僧奉請　智者大師演暢法華一部此典衆聖之喉襟諸經之關鍵伏願開佛知見釋此重昏示真實道朗茲玄夜庶以三千國土來稟未聞百劫後生奉遵大義築場成節折木將臨揺落山莊玄黃均野杜嚴玉藥萄岸華榮彌切聲聞之心頗傷緣覺之抱吉藏仰謝前達倂愧詢求執懼唯深但增戚悚謹請開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智者遺書與臨海鎮將解拔國述放生池　貧道少懷靜志願屏囂塵微悟苦空得從閑曠是以去西陝之舊里將循門徒遊憩天台十有二載但此山溪接江源連巨海際魚捕滬業交橫基水無戢既多夭炙無非直夭傷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來頻遭沒溺以此死亡不可稱數貧道不惟虛薄顧言拯濟仍率勵山僧貨衣資什物就土民孔玄達等買茲故業永作放生之池變此魚梁翻成法流之水故臨海內史計尚兒啟法心重仍請講說金光明經至流水品擅越羊公賀等聞斯妙句咸舍滬業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陸沾濡人蟲荷澤蓋聞雨花滿室答長者之恩明珠照夜報隨侯之德斯固植妙行於前脩播芳風於末代福不唐損善無虛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陳　敕云此江若無爲賊珍味宜依所請永爲福池國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無美聞斯集善請樹高碑冀此洪基與嶽同固願茲勝業將日月俱全昔陳氏江東地不過數千里猶若此慕善忘懷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輪而御八表握寶鏡以臨四民風雨順時馬牛內向信以道高堯舜德邁軒羲加後躬行十善等赤子於群分自運四弘總下生而普濟且不覺不卯著自外書救蟻救魚聞之內典豈有留天下而悋惜一江源恩洽宇內而獨隔數百里改蓮花之地興燒煮之業使軍民恣其傷殺水族嬰其酸楚身首分離骨肉糜潰以貧道意度皇帝之心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但晉王殿下道貫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藝兩獻無以齊其德茂績振於山西英聲馳於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吳會之民不以貧道不肖曲垂禮接躬非世範謬荷人師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違越假令別有嚴使的奉教符致所樹之碑使民滬業者貧道

即振錫披衣擔簦躡屩遠遊京輦詣闕上書頓首碎身以全物命况今上旨總使江南牧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魚撥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為欲是非毀壞放生興殘害業當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遺若恣罪民牧羅採捕則是奪人現財公行劫道若以至尊欲令軍民豐沃不許放生者去貧道西遊路經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結香火稟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農桑專行殺捕之業學士曇捷請講遂即停留一州五縣咸捨其業凡一千餘所以事表臺降敕聞許自是岳州頻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賞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應豈容為罪民口味奪人善業縣尉此啓恐成僻見且江溪狹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雜魚本無海族至尊以晉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偏加委任江南諸州事無大小皆由決判今若不得注意王教不聽者則是是非由於縣裁斷不聞晉王如此之言豈可聞於王耳且大王親有符旨聞許放生何容在所私行羅邏貧道辭還幽谷有二因緣一為大王功德治葺舊寺二為奉行江漢修營福會共諸檀越遠建善根拔啟存亡莊嚴永願一人有慶保磐石之基使十年之魚恣相望之樂貧道至止已久頻荷優任供給資須人功影響每思往彼未展來遊逆聽所聞頗傳息化境有三異之德民謳五袴之歌飡味高風誠深隨喜

但君臨精舉毓反非賒唯希善始令終以全嘉譽樂棘卧轍無媿昔賢貧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壽長有福豈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齡東海民庶多夭殤漁獵所以短命貧窶乃是世間現見可為鑒誡者也今若斷三歸之命養五陰之身斯則穢淨土之花業起無邊之重過事既反常恐非養生之術餘州鎮防不邊江海既處高源採捕無地未聞亡身他境帶病還鄉豈復必須水族以資身命直令採捕尚乃非宜況有毀他放生以給軍士明府在鎮清嚴遠近稱歎一錢不納一犢方留噲恭養鵠卒獲實珠孔愉放龜終佩金印檀越若不逆　晉王符旨不乖貧道之言則是再潑法派奉宣帝道有德必酬無善不報　王珮彤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綬應念便來今遣弟子普明資舊事往簡但明府總此邦之務執一鎮之兵機有教必行如風靡草願以貧道此書宣示百姓訓誨軍民使遵九言之教無為始福改十惡之心永符元吉事事信人口具不復委陳沙門智顗白　吾祖智者大禪師實靈山再來之人也道傳三觀悟自一心抗張龍猛正宗幽贊法華秘典判釋以五時八教歸趣以三觀十乘縱辯宣揚不立文字章安結集留遺後緣其如解行證入之人不知其幾千萬衆諸部板刻布在諸方唯國清百錄昨因魔火燔毀直至于今彌歷年深所未譜圓就今令行者曇巻遍求道俗不憚苦辛誠心不虛遂圓部帙庶得以廣見聞傳諸永遠則可以知吾祖道大名重皇臣化迹始終究如目擊遂畫禮至恭敘覧始末云爾時聖宋淳熙十二年歲次乙巳結制日白蓮居山戒應謹題國清百錄序　丹丘沙門有嚴述　夫事無鴻纖但有補於見聞使人驚寤而趨善道者則不可以不錄而貽諸後也昔我祖智者禪師本靈山聖衆之一人也陳隋朝出現世間代佛宣秘為人天眼目六十餘州直指人心具佛知見加修圓行則妙果不遠復其所談教法外餘事委積章知尊者據其可錄者凡一百條以國清為目天聖年中伏蒙聖朝編入大藏既緘以函帙故世人罕得而見之禪師自開皇十七年丁巳入滅至紹聖四年足五百歲明年春四明陳宗逸始謀鏤版印行累冠見法俗因得以讀之有以知禪師釋部中豪傑之士也雖不得而見其面讀其文亦得以見其心見心愈見面也奉命序述以冠首云　新添智者大禪師年譜事蹟　梁武帝大同四年戊午禪師一歲父姓陳閒國僑荊州華容人母徐氏夢香雲并吞白鼠而孕生時神光滿室目有重瞳至七歲喜往伽藍僧口授普門品一遍其餘文句未聞者自能通達父母不許數往梁元帝承聖元年十五歲欲出家二親不聽乃刻檀像禮誦一日正拜佛時恍

夢山臨大海僧居上招手　梁敬帝紹泰元年十八歲二親既訖堅辭兄出家乃依湘州果願寺僧法緒為師名智顗字德安陳高祖永定元年二十歲受具足戒依慧曠律師精通律藏而未受具前嘗北面依學方等陳文帝天嘉元年二十三歲光州大蘇山依思禪師師認靈山同會示普賢道場二七日誦法華經寂然大悟陳廢帝光大元年三十歲辭師出金陵居瓦官寺八年講大論說次第禪門并法華玄義　陳宣帝太建七年三十八歲入天台宣帝敕留不住初止石橋還佛隴次年華頂降魔太建九年四十歲宣帝勑賜修禪寺大建十三年四十四歲講金光明經漁人捨扈梁立放生池次年永陽王請講陳少帝至德二年四十八歲奉詔出金陵太極殿開大論講仁王經次年太子受戒至真明元年五十歲於金陵光宅寺講法華經章安其時方年二十七歲始聽經文　大隋開皇九年五十二歲陳亡之荊歲夢止匡山次年隋帝敕問五十四歲晉王請至揚十一月為晉王受戒方號智者五十五歲傳往荊湘再經匡山度夏畢先至潭五十六歲至荅地恩造玉泉寺章安奉蒙玄義五十七歲玉泉寺講摩訶止觀五十八歲自荊下金陵受晉王請製淨名疏五十九歲春再還天台。次年冬晉王遣書虔召六十歲赴召至石像前端坐入滅開皇十

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未時善臧自入臧至大宋淳熙十二年乙巳得五百九十二歲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一屋

錄

南渡錄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造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鞭而碎之此常儀也是月初五日夜守殿人聞殿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朴之聲移吏乃止泊明觀之其句芒神面有淚痕滴瀝襟袖猶濕其牛首墜於地有刀斧痕吏白有司遂吏修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吉兆也初九日邊報金兵留屯河朔猶豫兩持似欲侵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敗河淮梁師成棄城南走兵已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為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躪蹂於道間有強壯劫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聶昌為都太守樂扶衆司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立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法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初金人退兵北去至獲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畧曰今南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以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遺此計之上上也於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南未審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渝河濟洛直犯汴京已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誘和以俘其主比間使上皇南幸可便北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係頸以帛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壹貫持載以伏既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殲殲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圖也尚能興滅陳蔡我師威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拉腐衆勢不恥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勤王之師俟其後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以河為界實所未當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繒及車輅鹵簿儀式及請移文河北諸郡日下罷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屯駐蔚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金繒以犒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智幸喜姑息於是上下苟安不復有邊虞之慮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

己及河界十九日傒圍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面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檄挈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和九日又遣人檄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鍾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擄奪富家有一將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劉坐甲士百有餘人民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肶而殺之婦女美艷者留之往往城中閉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兄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兄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扶行後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兄為定物遂於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哭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將兄所得蓋粘罕之父弟也粘罕兄第三人長粘罕為金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部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祚者而其人也又野利為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於京師中選擇十八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祗應於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子往往為金人淫污留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為禮初九日北主下令粘罕曰比聞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可速擇異姓立以為主以慰民望況我素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令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上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有云輔美佐運應道法古聖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桓南宋皇帝又於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泣下且曰朕上失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惟禍萬民今幸兩國和好為屈己以存孝道朕復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少頃後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

者云北國王一勤請皇帝自愛太上皇吁嗟不得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遼無道殺代無上朕既殲滅以寧人民以爾皇國大有華夏比緣奸臣童貫蔡京詿誤兩朝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抹將帥代以遂和好叔姪是諸進幣是行汝可應令保育天耙以撫萬民以河為盟萬載一決吾無偽言汝其知矣天輔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偽皆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請一切生疑仍可縣兵令將到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令獻上皇帝請收領良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曰令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異姓如天皇王故實我元帥諸貴人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大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令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令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㮚分廂拘括民戶金銀數釧環鈿等星銖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北書曰令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仰元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面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貴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復居宜於族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公於東宮外棊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中奏少帝曰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況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辭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郎遊豫將甲兵騎七百餘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郎遊豫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將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非已有盟在前不欲倉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令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面見元帥說及國且退郎遊豫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復白帝曰我眾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犒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

帛並已罄竭乃於宮中需索得金釵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抱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事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挾劍愁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己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怒爭罵挾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並攀輅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單車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於此客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使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臣遠國番老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西向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乃祇應王副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君者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曰敢不從命為利生靈以息兵革顧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既朝幕等候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聞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令吾歸宮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進表請皇帝同發來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嗟不能食。時夜聞寒甚帷幙風急坐不能寐侍衆悲坐左右勸勉。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元帥發表介人引至帳下旋次升階惟有一桌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觀之其詞曰臣趙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集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敢不遵從令同元帥中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候允從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緘畢帳下馳一騎黃旗書馬前去訖方命左右設椅粘罕南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與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復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者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面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揖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回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復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綠衣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令入虎穴並無由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之人庶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來手持羊肉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綠衣者曰汝何姓名今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安今為國相親吏並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令臣為親從以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

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為十七軍都統位在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三兩日復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可辨別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紫衣人帝與之揖坐語不可曉帝但加禮吉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紫衣者舉大盃連四五盞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並言語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三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候北國皇帝回命到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名衆牘者示粘罕階下刀斧簇一紫衣貴人帝視之乃宗正士倪也粘罕使人謂士倪曰令命汝入城說與你南朝宰相於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密地中發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賢君長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指揮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安使得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復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宋人今日照好公事笑而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毋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綠衣者來謂帝曰元帥有令。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遂見其衛列於外車駕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霓城中金人標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日金人引火焚戴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便要用也帝唯唯曰一面議論時衆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軍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擷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臣不孝不道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害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逼日以擇賢為君臣與陛下吉凶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韋妃侍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狡計必未止於

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宮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膳粘罕遣人入城餽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先至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爲主遣人持詔書帝遂遠不復可辨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雜落殊缺守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泣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使可即具來救父母押九字於衣領付宰相何㮚以召康王興兵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爲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內有酒一瓢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寢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窗外數間兵甲聲時天氣寒凜帝達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日夜不

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鄭后朱后相從其他王姬帝姬各爲金虜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扼但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復爲范瓊所執今更不著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行止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執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爲奢侈忘公徇欲以至結釁外國禍起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處宜擇異姓以代宋後令元帥府責開封府吏以下保明某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今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語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食一飲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穰作焰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特以南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與彼同寢戶兵甲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令遣汝趙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金南細以張邦昌爲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泣下時鄭后因此長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臥於木凳欲絕朱后爲其撫摩四人相對泣下時吏怒曰元帥命

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爲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要救以詐爲某失孝道父母至此倘或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衛吏稍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叱左右取沸湯一盃進后后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匹令太上及帝二后乘之共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扶而乘之鄭后痛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傍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奏上飯羹二小盂太上及帝朱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騎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阜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況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汝有湯藥否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滯住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朱后復恣無禮書路行之次朱后下唾聞旋溺骨碌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朱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挾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閒閣宗一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掇火烹食以哄二帝於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粥以飼之曰汝婆婦休惱我保護你四

簡到燕是夕鄭后與朱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痛骨碌都以手撫腹曰病已病已三祝之曰爾強之爾強之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爲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爲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於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煙百里有屋一二所而后疾愈而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貌者爲人所取何獨眷一朱皇后不以結識諸曹以作前程之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將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改之耳吾本姓王河州人也汝父子爲官家嘗連花石綱役使天下人苦害不堪言今至此天報再尚何怨耶少帝於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噓而已二十一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齧草而相矚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椅桌時雨霽泥滑路濘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蹲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皆傍有其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碌都拯而出之驚失雖傷鄭后之足朱后手紋太上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遲船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北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數以目視朱后

且酉之紫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祿都汝本一冗賤吾見待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私而搢紱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顧謂帝曰爲我挑此婦人爲何人也帝曰某妻米氏其骨祿都數有無理使我苦無告處將軍今殺之無乃雪我之耻乎紫衣曰汝識我乎我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焉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并舊騎史兵共二千人劉寨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應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盃飲汝二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爲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貿賣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爲金人所閑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窻隙中令人饋以飲食或又爲守戶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復出城外二十餘里宿於安國鎮之北明王奇少帝以飲食不節驚悸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爲監者所詬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持酒無禮二后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時遣人剽劫酒食財帛子女以自娛又常撻提下

人是夕帝渴甚告監者以水食偶澤利過前見之遂手殺其人於帝前帝大驚溢甚顧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莫得生事若還不是郎主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大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滌面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濯滌相視哽咽不勝情俄有人獻斗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喫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食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朱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乘醉命朱后勸酒唱歌朱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行擊之后不勝泣涕乃持盃作歌曰幼富貴兮厭綺羅裳長入宮兮奉尊觴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爲强歌畢兩手持盃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盃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拽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手格之力不及爲澤利所擊手足頓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復舉盃付后手中曰勸將軍酒后曰妾

不能矣須將軍殺我死且不憾復回身欲自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曰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其柱毀罵百端惟待朱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也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煙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中時自北而軍馬三百餘人首令見澤利下馬作禮語言鄙褻不可辯認其中一句可辯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朱后又欲投水鄭后止救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貫脫用馬夫於馬隊中引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林弓弩徑來衛擊澤利與之合戰流矢中太上傍一番人之背太上甚懼其衆后乃河北鄉民强壯聚集保護鄉民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爲澤利打圍稍稍敗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謂曰這四箇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北連真定南接懷衛約有三十餘里此是鄉兵强壯者日日舉首南望

妾見南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令官家被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入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面來所執鄉兵今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爲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雨息皆水泥遍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於馬上食乾粮肉及有擄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微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遍令朱后就野水中洗濯朱后不能舉首鄭后二人洗之二帝亦於水邊自洗身中泥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北有一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轍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此催促急行不得少緩是日不住行飲食令止於馬上喫乾糧及肉少麵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宗族內有柔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着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哭左右催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又如前有馬軍簇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

奔來行不駐足又少刻如前馬軍有一馬軍人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送皇族皆二帝二皇后但傷痛涕泗不止不復形容至日旹猶催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北寺中屯駐澤利吒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又將軍馬前去迎戰之夜半令人回報殺得人兵皆四散得糧食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傳其中殺倒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嚛嚼尸肉見人驚散烏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曠野中天氣稍熱無水可飲帝渴甚不供甘旨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便溺必使持刃隨從自初五日已後不復能記月日蓋行廣野大途日以饑渴為念不復記憶也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弟也或日至一鄉村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褐衣前拜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腆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戕拜矣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朱后為孃孃曰前日為馬軍擁過至此其皆領方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見為將奴嫁與他令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知縣中諸皇孫兒一十七人皆為諸金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東西南北矣拜訖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妻數人出勸酒於庭上命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使溺洗之不能匹匹勸酒婢人皆美色艷服良久酒酣澤利與豪家趨別館矣妻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猶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薄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淚為人所呼入庭幃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郭內人煙稍寂於他州郡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者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驛中問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淚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南京有官家張邦昌係是金國差立才做官家使呼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收復也時隔窗聞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嚥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烈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傍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挈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遇乃拜曰帶取奴奴去后不敢留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令左右扶上馬上而行是夕宿於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

與女子分食謂朱后你不如他也或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番兵二千餘人並無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去帝及冠幘衣帶如囚狀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引留懷愍及孫皓劉禪石少主故事及尊大金為湯武比滅契丹而又滅南家功德巍巍及請罪免死之意持文書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速寫帝不得已乃作表書云亡國囚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妻鄭氏朱氏謹稽首再拜大金輔天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為國不能上順天命下撫人民聽讒臣之言結怨外國循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興弔伐之師下將作向明背暗之行令一家被虜百口分飛父子二妻聽命檄下伏惟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以滅當立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赦原云云文成多為敗删其中假借不欲具錄其末句有云懸哀懇屬來知今日之借湯武文高罵敵此時之嗤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澤夜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遺牌曰收復新問仄列兵刃二十餘人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少立庭下堂上金狀人朝服侍衛甚多中坐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曰將他二人去見海濱侯是日入城見耶立言畢趨出大門復入小門至庭中見人朝服無巾幘立庭砌若有所伺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巾幘揖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為之奈何且曰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鵝卵上有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絳羅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沸湯沃之取其汁洒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歇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皆降天人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家貴人美貌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又有甲士擁一番囚至者見卑咽短單于被俘至此其人不遜言語不可制主者乃命以刃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貌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

人。并令鼓鞞主者令引帝出其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同行至通衢。斥令上馬而去。遂復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息足二十餘人來往不止。曰鄆王君見四子于江南。今日使令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傍。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了位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攘不知如何。餘語俗不可辨。少刻路間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道著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蟣虱不可勝著。頭無巾幘。究若囚徒。行三日不曾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左右時時詬責。言語不甚能辯別。行數可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太王軍至。汝可見之。路傍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於臺上。引二帝二后拜於臺下。四太子且詬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柰何不順天命。與契丹二賊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猶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慈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伏。瞽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古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威內則奢侈。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與四太子所責。俛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再拜而已。續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復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盃。令左右於金瓶中斟酒四盃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擊鼓鐘鉦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復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為左右監者詬責鞭扑。欲死無路。金人衣服共相結縛。夜臥不相捨。二后及帝與番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路五六日。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膝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傳呼令左右賜巾幘。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來日入傳。遂出赦書。引帝入都堂。見宋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數來宇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宇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赦。其文不復載。後曰赦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巾幘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紫貴人。國主自殿上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止。左右唱令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吏引帝并太上二后入

一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第。至中庭有一褐衣番人至於堂上。曰燕京元帥。帝乃再拜。皂衣吏呈文字於元帥。畢署其來。令引去。皂衣吏引帝出門。使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帷幕。傳石三四枚而已。帝終日下拜。又飲食不進。驚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右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有者粗飯四盂。米飲四盂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疾。臥冷地上。連日呻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曰。汝等可憫念我國破家亡。取些湯水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謹言。犯者過如殺人。汝呼側宇。已該死罪。尚敢呼索湯水。再怒一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人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令帝再拜。左右唱喝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監人皆負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之夜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二十歲。帝大慟。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羞如之何。左右曰於官。良久有皂衣吏引數人扶后尸而出。用席為卷之。共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宣曰。天水郡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指揮。來日便行。令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吏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便行。帝曰。我母鄭氏積病未愈。略緩晚行如何。吏怒曰。我北朝不比你南朝。令在必行。你若守正不至。今日到此尚不遵法令。叱罵。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一日時甚暑。行沙漠中。每風起塵埃如霧。面目皆滿。又乏水。求監者二十餘人為首曰阿計替。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無驛。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疾漸愈。初一日行至十一日。所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替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息於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二十六歲。形容枯黑。不復有貴人形貌。若此行非阿計替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臍腹間亦不免。搜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衛始至官府。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唱名。令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衣吏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令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令帝后飲啜。阿計替從外至。語帝若相別安慰。遂引去。自此帝封固室中如前時帝后自

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蟣虱。以至循行。苦楚不勝言。獨有一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曾厮離左右。時時為帝洗濯。但言語不辯。時至晚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白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復以舊紗褐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裁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飲漿水各三盂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聞外有喊聲。衆大驚。火連天。殺人大亂。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知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投西夏結連。易定一路。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難從。一奴奴去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其火燒連屋宇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至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為火燒死。蓋拘索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圍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首人在。你不得胡說。恁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復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至。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困憊愈甚。至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卻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死。更令往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讀訖。令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你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令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使行。至晚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寺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草野木扳布于地上。令二帝臥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無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雨。或大風狼狽萬狀。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圍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番人。手持鑰匙開上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教汝再往燕京。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圍。復入一室。如前囚閉之。日間得飯一木盆。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食漿水飯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禁。

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得其相補。十月戊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將補千戶者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室前。携衣數件自牖中與帝曰。與你與你。吾曹三人。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復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數人。斬之於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城中方定。先是監人中有阿計替者相從帝已半年。稍得侍護之力。帝謂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反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放出此門。柰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於死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人來人二千餘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識我否。曰不識。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之。乃韋妃也。太上俛首。韋妃亦俛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大人面。蓋韋妃為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善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累備。似此經一冬。衣服以稍可禦寒矣。天輔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太京例以是日赦放囚禁。雖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有一婢婢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遣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且忍耐。且密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想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素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佯言曰。是何婢。婢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未相報也。阿計替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吏不復出。初三日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付物金寶官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於刑法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器。將五器與監者食之。三器使人賫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肉并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后食未已。已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凡善人惟設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賫來此也。帝又問此家何人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夜而已。

胡婦胡女携手於酒肆中遇人即使賭合而歸官中及父母皆欣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大宴罷皆赴燕京上壽是夜吏闕阿計替賭引向來送餅食奴婢至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使來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將息言已悉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哄鵠凡領人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室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緊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知得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勘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閑不可少緩自此帝復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庇縱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曰聞之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及冬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所望矣儀有持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中報主首哄鵠凡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黑五路財寨別有文字差凡西喃近來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吏人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詬罵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樂狀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桓同男趙諶與母親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令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凡西喃達乃是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殺去了今來恨南家將汝三人苦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呔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凡西喃途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忍奈寧心我去燕京一道與官人探問南國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內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汙州聽候指揮蓋緣新同知奏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轉騎行至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日其所行地皆坑窪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日行五七十里或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為時役所使不能行困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途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四千首領衣紫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緑衣吏若漢臣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與乾糧於皮囊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曰是得此食之肢體稍甦緑衣語帝曰我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鈴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將交戰為西人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郡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臣今為雲州總管郎主命臣安炎國節制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吉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與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見在昌合州牧管況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稍失利金國中盛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酋吹笛其聲鳴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琶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羗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能賡否少帝乃繼韻曰宗傳四百舊京華仁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忍聽搊琶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遠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曉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日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霧日出尚煙霧動經五七十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翠又如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汙州護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非復人煙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因高麗王王俔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頹弊廊廡若寬離落殊虜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停經兩三日乃遣兵逵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敢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别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香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王時要中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拜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雲州

又從雲州到此處住後一千餘里不勝艱苦於懷中取出一紙金二帝看視其書上云今年南事未定苗傅劉下廢了官家（本是劉正彥傳之訛也）立明受太子又云已傳建康府車駕入備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趙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四川吾國作可知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吾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煞好快活二帝吁嘆曰到此寧復話此耶言訖有甲士四五十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盡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立語曰其事帝自窻牖中望之兩手足俱戰積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訪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於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奴而出付首立者殺之携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神始定尚未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替曰此自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於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佯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以裹熟喫之使之布福帝曰若非汝唱言不關你三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因驚得病七日方痊或日首力持人頭去者以肉一臠詣帝前曰布福肉可食之帝聞其氣臭纔不可近解之欲不受阿計替在旁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力舞蹈而去或日秋風大起冷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鴈聲嘹嚦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弓矢乎射鴈以卜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祝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鴈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鴈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稽顙曰誠如此卜死且無憾阿計替以微笑取茅草爇火破鴈炙而分食之或日阿計替入家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道四太子盡得江南追還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近使人往北國起人兵前向江南廝戰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為襤褸垢膩時時得阿計替渠嗇婆胡婦浣濯或日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顛膝相抵聲顫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披氈蓋三人之首稍覺安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無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判頭相類是日極冷人乏糧食止得鴈一隻於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日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於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王之

辱惟吾儕愁及石少主與吾父子耳或日天氣稍和日色晴暖阿計替曰今日觀春此間使有少和氣阿計替執羊乳一盃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膻遂強飲之或日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至矣帝后皆以極冷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鴈歸矣空中鴈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及寒必掘地作穴以居數月帝家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日午間傳聞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後喜怒不常帶刀劒宮人有忤己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者曰有有女子否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怨念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以手劒殺肅王女以復后讎鄭后聞之肅王女王箱也此女自小多奇怪異於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王箱日夜夢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鉄綠箱內有王印二紐曰天錫爾王后妃驚而寤思曰吾天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後為后乎閱數歲戲于水次得王印一大曰金妃之印究其從來於宮中池畔泥中得之亦頗常玩佩不去體金人之擄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元顏樹所得每醉酒欲淫之必中宮胃絕不許乃以其女進呈於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淚李宇進夏國李氏女為妃兩人爭寵金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耻偶皇后死妃因侍奉間多以移意欲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嘗以冰雪調腦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於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所生子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咨金主因問趙妃曰汝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候后福薄以你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此西汙州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敗於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妾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思陛下還有父兄也將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方及小胡胡奴侵凌上國南滅炎宋北滅契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夷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日阿計替手持文字至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錢箇去五國城來早走行次日阿

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汙州。至既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使將我骸骸。何故只管般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替在。天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因病甚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太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慟。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詬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汙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四唄羌西部黑人吐蕃奚國酋長處。城中有居民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戴衣番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是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扉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鎖封而去。日晏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凡居七八月。大槩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弟金金里爭一番中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疾疾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正月元宵。此處亦有少燈。皆於磁碗中貯羊脂以草為炷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嘗視官家福

祿萬壽。帝問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幾千里。曰。已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漢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日中老番人以乳酪一甌使人持之。時苦雨。舍屋崩壞。墻壁圮裂。有蝎數十枚走出。螫太上之臂。疼痛移日。其餘蝎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日庭中列香案。庭上戴衣褐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帝生日。飲五七盃。皆有食次。復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啞鹹。至晝。問於阿計替。乃塞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四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日上皇因哭鄭后。一目失明。不能觀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羅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為奴婢。雖韋妃為蓋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復如何。上皇不時泣淚。目疾轉甚。月餘一目枯矣。或日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少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願速死。南則願中興。北則願早達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持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地方神。天皇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上皇

曰。吾之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日中有貴人坐庭上。與老番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荊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知的實。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所取。相尚在。何不檢閱。皇后子細合對。使見是何族屬位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是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師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未時自燕京係是娘娘私自遣來。中路逢蓋天大王夫人韋夫人為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冊立皇后矣。書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今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珠款。小曰青款。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日有中貴坐庭下。與老番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旨揮。許令持鄭太后來皇后同葬。與五國城官給棺木儀。有人以擔荷二竹蓆裹二喪。皆索縛骨殖。復合入取二木函斂之。乃許令天水公隨葬于淺山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皆為夫人。以皇后恩澤時放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往來。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而市中民家且話南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中間音耗。其中人民亦少。知此居民見二帝衣服破弊。亦有少遺贈者。（南燼紀聞終）

南渡錄大畧

靖康元年
丙午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割遂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十七日帝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到虜營。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令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人女服易二后之服。侍衛番奴以南家子呼帝。十七日金國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并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到泉鎮。四月初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朱后死（年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軍。穩傳。六月末移居到雲夢。紹興二年。鄭后崩（年五十七歲）。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缺孫寬顏宣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死。同年移少帝往源昌州。八年戊午。金人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州。十月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契丹耶

律延禧同拘管鴆冀府帝移安普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於燕京之北紹興十八年岐王完顏亮弑金國主亶并弑后亮即位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居城東弑田觀紹興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紹興二十二年春帝崩年六十一歲南渡人[illegible]終至治集[illegible]盛世持盈安靜功四方多事可能同中原政有貍奴過不落肥兒一就中　格天閣上老姦雄偷得人間兩地功磊磊千年出師表不曾半夜請平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修撰臣馬自強
書寫儒士臣楊士時
圈點監生臣李蔭春
臣蘇祉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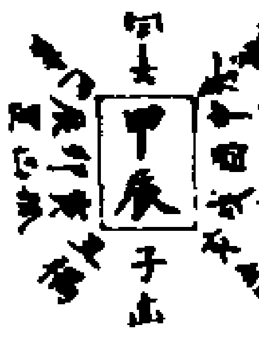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八十一

二質

日

諸家選日六十七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覆鑑大（鍾木紀上）本命孟非卿男元辰麗明心女元辰孔利公　此日（巳亥時并方吉妹大）宮羽（大墓）微（小墓）商角（吉）鶴神（在天）牛黄（在廁）土公河神（中宮）鬼怪（主病）人神（在腰）（甲不治頭）空亡（正月）天狗（正月下千時食）七聖云此日百



事言大殺入中宫　秋（天喜）夏（天德）春（天貴）冬（四相）冬（伏尸）春（殺中）秋（四敗）夏（天賊不反）秋（天敗）夏（天富）五道后帝洗宅起土祀竈安門移徙作竈經絡安床基地納采裁衣針炙修倉下鞅買馬作田栽竹豬牢雞栖已上並吉　生產（西家吉子吳姓）祭祀賽願先人社山土地出財（並凶）魚鳥會（日張捕吉）十惡　起屋（從宅長）凶祭（吉食戊地折坊東家）泥蓋（吉）娶婦（殺夫）夢（主患注不祥）死者（坊西南西北方取老人及中子星入北家殺五本人五百日至）煞（伸辦俱出南一家殺長子卯四長家殺六畜）中地受死戌地受破死祥葬的方（典辰主人）

入棺（利甲丁時）殯（利寅申酉時）殯鬼（出北家殺宅長又陰女子）葬（會天上甲子地下甲子上合天時下合吉時神藏殺沒出貴子代代昌盛）葬父（此日明地虎不食）五音正呼（宮徵利山商角吉）除服（千家凶）陰陽大曆云（此日只宜安葬招財寶吉元旦值此日主水旱五月五值之大吉）正月滿（天實）黄道曲星天福玉堂天賊天狗口舌財離地雄九空九焦九坎葬犯重喪呼凶　二月除（寶光）上吉　幽微月德黑道受死朴星句絞獨火葬犯地中白虎呼女　三月建（天官）黄道玉堂文德龍德　滿德解星月刑五鬼天瘟葬犯人建人皇呼凶　四月閉（天將）次吉黄道曲星　吉慶月空福生天醫天符月殺天羅八風葬犯地吞地啉呼人　五月開（天岳）要安生氣黑道死氣朴星八風破敗天殃刑獄葬犯天鬼地虎呼凶　六月收（天牀）天德月德普護陽德福德黑道禍星解星天罡八風勾絞葬犯地啉呼凶　七月成（天貴）黄道曲星母倉續世四廢凶星飛廉陰錯血忌月厭天埤葬犯呼二人　八月危（寶光）不將敬心母倉　活曜月空六合黑道朴星四廢月殺天羅葬犯月吞呼凶　九月破（天官）黄道益後四廢解星（主二）敗主忌交加上帝殺害葬犯天皇呼凶　十月執（天將）黄道月德曲星（忌月耗）土符神后葬犯地建呼不止　十一月定（天岳）天倉

聖心黑道朴星官符死氣殺星葬犯呼不止　十二月平（天牀）月空黑道龍虎河魁大禍地火天刼天羅朴星月殺葬犯月吞呼子（與覆成書並同）

施伯進編魁擇全書甲辰日（覆鑑大鍾木枝土辰戌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云只宜安葬招財寶官書大明七聖吉）生死病甲（辰戌丑未年此日內日爲生甲出入吉孟年爲病甲仲年爲死甲日並凶）年忌（中巳亥年此日凡修營葬婚嫁娶針建出入遠行並忌戌年歲破辰年爲歲刑亦忌）生日（出入吉）赤帝生（宜作百事）土公殺（動土吉）神不在（祭祀山鼓齋吉又云此祭竈吉宜用卯辰時）十惡大敗（百事大凶）魚鳥會（作網張捕吉）上帝殺害（凡月此日百事不宜）吉德曆（娃竹不娃木）甲日（不開倉不治頭不針炙頭人神在腰亦忌春甲不伐木三月十二月甲忌動土）辰日（不哭泣正月收修倉吉秋後忌修千半又微猶吉七月辰忌起土）凡起土基地修倉入宅耕田下種遷亡入學沐浴買馬動土作竈修庫移居撒穀插秧造係安床會客買豬豬牢買雞鴨鵝行船針炙經絡納財安門求婚羊棧作雞鴨鵝栖下鞅問病裁衣納采冠帶入殮（並吉）種植醞酒合財買奴婢一云買六畜（凶）夏此日逢倉（吉）起屋（山從宅長涿吉食戊地折吉坊東家泥蓋吉）嫁娶（主夫妻見）死者（入非利丁甲時殯利寅甲時殯鬼出北一家殺宅長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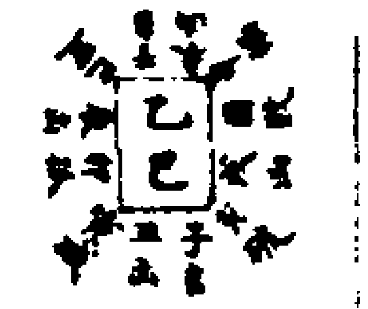
女）長葬（小吉上服吉除服山）死祥葬（呼庚辰也）天牛守墓（不宜修改）天狗（五月甲卯時食忌祭）空亡（正月）牛黄（在廁忌犯）生産（西東南吉）天門方（庚）地戶（丁）日德（寅）枝德（酉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離坤震巽兌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從酉餘方可會修）偷方（神在酉餘可修）土箭（運位宅內不可犯）鶴神（上天地下無忌）日遊神（在東方內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巳午造作及掘地犯之山）五將（正南遠行山修作損長）日建（辰）破（戌）罡（未）魁（丑）日刑中枝刑（辰）六害（卯）金殺（丑）三殺（巳午未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丑）赤虚（西方巳上出行山）孤辰（寅）寡宿（申）六孤（艮）五黄（艮）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戌辰巳上百事山）正月滿（金匱黄道曲星福德天王金堂天財星天寶明星鷩興天喜天富六儀元天狗地啉主瘟空亡財離焦坎厭對重喪乙天賊爭衡復日天狗骸骨九空官符日四季忌）其日（宜修飾宅舍築垣墻請醫求藥栽種不宜鋪縫種蒔東舍上官葬埋嫁娶并開犯神）二月除（上吉天喜兵寶月德吉期天刑黑道天乾折中寶光黑星天擭牢日遊神受死吉母朴星地網當大四季忌骸骨天禍天賊月害獨火天狀並上屋忌）其日宜攻伐起土上梁療病合藥不宜上官赴任牧養開庫受納畜問掛服）三月建（天堂龍德六福天貴母德青龍黄道天赦普衛天富

黑星、天牢、土府、少時、殺貫、羅虎、守日、戰敗、三不達、四手忌、月刑、五鬼、陽錯、天溫、歸忌、白頭星。其日止只宜教兵、養射，不宜開庫藏珍、出納、動土、興工、牧養、興發、詞訟、平開、來長。四月閉：月令、黃道、天官、次吉、陽德、福生、天府、四時天德、天府、明星、鳳輦、曲星、月空、天持、天醫、祿庫、聖血、支月、熟、八風、刑獄、會者、狹佇、又月破敗、辰罪、刑天、蝗、五虛、戰敗、月虛、天賊、不達。其日宜修飾、定舍、築壘垣墻、安置產室、開塞孔穴，不宜受納、倉庫、收船、針刺、出血、臨政親民。五月開：次吉、時陽、旺相、生氣、四時天德、天岳、明星、天倉、伏要安、太陽、天常、人陜、刑獄、會者、雷來、五虛、天狗、不食、又月破、黑道、破敗、罪刑、朴星、天暫、八風、天實、不達、又八座星。其日宜修飾、定舍、開井、導泉、每呼傳、遠出征行。不宜乘舟、開倉受納、臨政、拜官、上書、獻策。六月收：天德、福德、普護、天馬、四時天德、月德、天倉、太陽、天陽、陽德、白虎、黑道、天刑、天棒、黑星、天哭、天罡、地破、刑獄、會鬼。兵禁、與敗、害者、斬星、又月破、滅門、八座、罪刑、五虛、八風、陰殺、天聾、天不達、天殺星、天實不達。其日只宜施恩、放散、賞財，不宜攻討、嫁娶、納親、安移、徙上官、動土、開倉受納。七月成：金櫃、黃道、天寶、曲星、成對、續世、天財星、天實、明星、驚與、天寶、天喜、母倉、五祥、地天、月厭、死耕、五術、四廢、陰錯、陰日、五不遇、天牢、血忌、天賊、脫聚、蛟龍、受死、三不逢、中火、血忌。其日

宜修飾、定舍、伐樹、開墻、取土、興工、會合、觀禮，不宜攻伐、平開、安墳、針刺、遠行、嫁娶、開庫。八月危：不將、截路、時戰、心、六合、月空、天喜、母倉、五祥、天刑、黑道、天耗、蚩尤、黑道、天獄、月虛、四擊、天禍、朴星、無翹、朽服、天殺星、月殺、四廢、龍虎、天敗、五衛、死刑、十大血。其日宜修飾、定舍、涂補垣墻、和會交關、安置產室。不宜攻討、遠出、經國、平門、來表、登陵。九月破：天府、五侵、兵吉、天喜、解神、青龍、黃道、天長、天官、黑星、天牢、大耗、土忌、大敗、蛟龍、斬星、豐至、戰服、往亡、天刑、天敗、地會、四擊、墓魔、乜頭星。其日只宜壞垣墻、折屋舍，不宜攻伐、遠出征行、搬服、聚衆、開倉出納、結親、付嫁、葬墓。十月執：司命、天府、天官、上吉、陽德、貴前、解神、月枝德、六合、明星、鳳輦、曲星、月德、四相、兵吉、祿庫星、寶至、獄日、伏尸、地軸、土符、大耗、罪至、龍忌、五虛、地伏。其日宜教軍、門吹、攤鼓、金貴財、發補化息。不宜築墻取土、開庫遠行、平開、來表、臨民、視事。十一月定：上吉、歲前、聖心、四相、兵吉、天天倉、月恩、時陰、三合、五富、天兵、明星、天牢、官符、龍忌、破敗、刑獄、上屋、長朴星、黑道、臨日、天狹、伏尸、斗栗、廉破敗星。其日宜築地、出師、選將、習戰、營建、郵第、結交、親姻。不宜赴任、上官、來表、郵服、請求、豐樂、興詞訟。十二月平：月空、天馬、兵吉、五富、四相、白虎、黑道、天刑、河魁、鼓死、天擊、黑星、天哭、大禍、死神、月虛、獄日、龍虎、陰殺、伏尸、人地、大牛、乘

廉、月殺、六禁、句絞、地狹、龍忌、天殺星、罪星。其日只宜修產室、理道塗，不宜習戰、出軍、並宅、動土、築室、開倉、聚斛、平門、牧養、栽豐。以上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甲辰日：係大吉門，離坤兌喜方，寅卯時同。截路空：申酉。赤帝生大明：十惡、白虎、入殺，入中宮，三七月是錯崖，最太歲：進四。倫方：未申中，庚酉辛戌乾亥吉。瞎金水星：貴年是胎神：門。遊神：東。憂忌向東南吉。伏斷。四元：此日是土。箭：復位。吉日：正二四五七八十十一月。占夢：孝服。牛黃：麻。不將：八月。占帳：病。冠婚：嫁娶、大死、冠帶吉。仕學：入學吉。農功：作田、下秧、納禾、種作並吉。女功：經絡、栽衣吉。財產：納財吉，合財出。倉囷：修倉入穀、夏造並吉，甲不開倉。土功：起土吉。木功：起屋、修宅長宗吉。食戍、祈禱、求宅、浴並、作門、作竈吉。內事：入宅、移居、安床、沐浴、會客並吉，造酒山。外事：遠行、千行船、下載吉。煞鳥會日：結網、張捕吉。蒔佈：栽竹吉。水利。治病：針灸、問病，人神在膝，甲不治頭。祭祀：申不在祭，山流、社、祀、醮、造、帳、祭竈吉。喪葬：安葬小吉，上梁吉，辰不哭泣。畜養：買馬及豬、雞吉，一云山作豬牢、伐木、網獵吉。白星。冬至：六白。雨水：九紫。穀雨：三綠。夏至：四綠。處暑：一白。霜降：七赤。帝星、天乙：坤申。太乙：乾亥。金帝：乙辰。天定：辛戌。玉帝：艮寅。水帝：巽巳壬。勝光：艮寅。傳送：乙辰。神后：坤申。功曹：辛戌。時：八。祿：寅。奇

丑寅卯亥。馬：寅。貴：丑未。唐符國印：丙戌。白：陽道寅辰丙亥，陰道卯巳未。棺厂甲。驗：寅申。的呼：庚辰，命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甲辰日：修木伐上覆燈火。此日陰陽曆葬大吉，富貴生貴子。七聖云：大明吉，生日吉，本年生甲吉，丑年病，甲仲年死，甲山。冠婚：嫁娶，找丈夫死，帶吉。仕：入學吉。祭：神不在祭祀，山五道后帝、地土、濱宅、乞願、造像吉。土地、丈人、社稷、山林、山祭、灶吉，至月卯辰時設齋大吉，又云大山總聖同。土木起造：起屋、修宅、造架屋吉。倉戍。地、析屋、修東宅、泥並又作門並大吉。內事：入宅、移居、安床、沐浴、會客吉。造酒山。外事：遠行、千手行船、下載吉。煞鳥會日：作網、張捕吉。女功：經絡、裁衣。財：納財吉，合財出。耕種：作田、下秧、納木、種作、栽竹吉。倉：修倉入穀、夏造並吉，甲不開倉。水病：人神在膝，甲不治頭，針灸問病吉。畜：買馬及豬雞作豬牢、伐雞、網吉。一云買六畜凶。喪：葬并上服吉，辰不哭泣。與萬曆會同並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甲辰日：大煞：中。鶴神：天。四元。伏斷。神不在：牀，畫不吉。起屋：毀宅長退財。祈並祭吉。上服、小葬吉。除服、斬草：山遇種娶：凶。煞鳥會日：張捕利。雜用：安門、作竈、裁衣、針灸並吉。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覆燈火：斡木伐。大本命：唐文卿男元辰：龐子江女元辰：王文卿。此日：子午時并方吉，餘凶。宮羽：絕。商角徵：吉。鶴神



在天東方牛黃奏厨土公河神中宮人以在子乙不占夜空七十二月天狗二月下夜時食刀砧伏七聖云此日百事吉生產向東南吉主子多病天福春天貴冬西柏冬伏尺秋生宅夏天敗春前吉夢行人至見凶使吉城隍后帝起土入宅裁衣經絡納財造門移徙安碓行船出蠶張捕安床投書下栽穿牛入學耕田合婚買馬下鉄修井穿井牛馬豬欄已上並吉祭祀賽願柱山土地五道並凶十惡起屋故宅母移疾退財祭吉食亥地折故宅長泥墨吉娶婦宜子孫大富貴姊妹立山死者於中亥有取長子又孕婦星入大門母中西主又陰人賊作出兵家竈下旋小兒入四北二家殺六畜亥地受破西地受死死穽葬內中兩子生人入棺寅卯時除付亥子時除見凶西北三家殺宅長將廢之吉葬合天上乙乙地下乙亥上下不可立十年大凶葬父此日不明地虎食五音正呼官利可孫商可長徹可子月可家人除服可子陰陽大曆云此日又利婚姻葬埋並人口十馬不宜起造山元黑值此日長平草積五禾五月五值山正月平天斜黃道活曜獄鑰朴星天罡戒門句絞獨火龍虎地火月刑葬祀天寃地虎呼孫二月滿最凶次吉天富獄鑰聖心黑道死氣解星往亡地辨

土符土忌葬祀重喪呼忌三月除（純用）次吉黃道傳星母倉天符王福玉堂獄鑰天罡神后劫殺葬祀地皇呼凶四月建（土字）月合龍德枝傳黑道凶星受死大敗朴星葬祀天皇人建呼凶五月開（陰私）天賞玉堂黑道天劫解星葬祀天建呼吉六月閉（天貴）次吉黃道傳星母倉福生生氣天賊交加月厭葬祀地虎呼不止七月收（天對）黃道幽微不將要安陽德五富六合福德朴星河魁四廢天罡天福句絞劫殺葬祀呼吉八月成（天祖）上吉月合普護黑道四廢解星天牢殺星五墓葬祀天寃呼凶九月危（伏去）次吉黃道傳星母倉吉慶續世四廢血忌空宅天瘟葬祀地建天建呼凶十月破（土勿）天德敬心天倉黑道口舌朴星大耗天牢葬祀天皇呼吉十一月執（陰私）上吉五富益後黑道福星解星天牢小耗天罡劫殺葬祀呼二人十二月定（天貴）上吉黃道傳星滿德月合母倉葬至官符死氣天牢九焦九空九坎葬祀呼父母與寡成吉並同施伯達編魁擇全書乙巳日餘本教大覆燈火中夜支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云天利婚姻葬埋並人口牛馬不宜起屋凶七聖大明吉生甲甲辰日明上朔六妻年不可合家嫁娶出行上官凶只宜派職年忌寅年凡修營葬並從內嫁娶封建出入造行皆忌之有年歲破寅年歲刑亦忌死日並

入凶田主死忌種植土公死忌起土葬埋凶土公赦動土吉神不在祭祀山又云在吉祭宜凶捉審吉一云凶利為吉事此日作吉事宜用天福厚宜入宅出行進禮百事吉十惡大敗百事大凶古德曆竹木不旺乙日不成植不治帳不針灸子人神在手亦忌春乙不伐木四月乙忌動土巳日不出行二月巳時吉吉八月巳起土凶秋巳忌修井牢凡作竈作門修井耕田置倉穿井移居撒秧插秧經絡安蠶買馬買鴨豬牢鵝棲行船針灸求婚放債出蠶裁衣穿牛買雞買鵝雞棲鴨棲下栽冠帶納財入學安床張捕並吉上官出財買奴婢入宅沐浴上並凶遠行此日商賈車破馬死造倉夏此日吉起屋凶殺宅長退牛羊吉食亥地折殺長一云吉並泥修並吉嫁娶宜子孫春不用死者入棺利乙庚時除利亥時除服出西北二家殺宅長喪葬小吉除服凶死祥葬呼兩子主入天牛在墓不利修作天狗六月下辰時食忌祭祀牛黃奏厨忌祀生產面西北吉天門方庚地戶壬日德中枝德酉乙上百事向吉紫白辰戌申寅凡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遷往忌祀倫方神在西除可修土葬遷往忌祀鶴神上天宅外無忌日遊神東房井遊之又忌祀之五墓寅午造作掘地祀之招山五將亡並造行出修作損長日建巳破亥罡寅魁申日刑自支刑中六害寅金

赦日三殺寅卯辰巳上出行嫁娶凶遊禍去赤虛正北巳上出行凶孤辰寡宿戌五黃見六孫辰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戌辰巳上百事凶正月平天德黃道天時天貴獄鑰地財星天對明星已從相日前陰天罡致死戒門死神月刑月害龍虎天禍獨火大富大朴星四季忌重日五虛句絞實音天媽遊禍之地大其日山不用只宜祀神求福不宜造宅舍與土工營葬開倉庫求藥納六畜造行移徙栽種二月滿次吉福德天巫月合相日獨馬穴天狗天貴天富聖心獄鑰前陰天后未看乘溫天獄地雌土溫重喪飛廉土忌五虛天賊黑道黑星戒地卷衛復日重日往亡土符天狗實音小殺星四季忌五不遇其日宜罪思修德施恩請醫服藥結親會友不宜開倉庫祀神破土葬埋修葬堤防道寇遠行栽植種蒔三月除明堂敬衛貴人次吉天貴兵寶天符陰德黃道明星紫微傳星吉期合堂母倉五富相日獄鑰吉入星又天府重日貫害劫殺天罡游殺天刑要折五虛折衛四手忌其日宜修築堤防導壚墓修飾宅舍泥補經墻開運貨財攻伐不宜營葬遠行開庫受納栽植種木四月建龍德兵富月德合支德豐旺又天寶與陳土動不禍害衛天賊重所八座大敗三不逞朴星黑道黑星葬祀土府天門不時重日雷震死賊星其日凶不宜封建襲爵藏武祀神

請藥。臨政親民。不宜聚官、赴任、針刺、埋日、興訟。五月閉。玉堂、天寶、寶經、
五陽、玄武、陰私、地耗、血支、使伴、黑道、黑星、地陽、破敗、辰重日、天賊、大敗、書光、
游禍。解星。大殺星。其日宜覩民、視事、開塞孔穴、祀神、裁衣服。不宜結會、
嫁娶、營葬、針刺、埋日、遠行、種蒔。六月開。玉堂、天正、天庫、次吉、時陽、歲德、福
生、母倉、黃道、明星、少微、傳星、旺相、王氣、月合、豐旺、天后、驛馬、五陽、天成星、
地火、地獄、天賊、又天賊、天狗、不食、月厭、重日、天獄、又八座、三不遂。其日宜修
宅舍、築垣墻、服藥、療病、祀神、臨官、視事、裁衣。不宜種蒔、嫁娶、營葬、
埋葬。七月收。天德、天罰、天財、不將、天倉、六合、太陰、地財星、黃道、明星、九從、
福德、聚會、五富、天陽德、河魁、地破、血忌、伏罪、無翹、句絞、天羅、龍虎、三不遂、
大禍、八座、重日、四廢、天罰、天禍、空宅、刀砧、朴星。其日山、只宜祭祀、飲貴財。
不宜興土工、上梁、立柵、豎柱、安葬、免喪、聚會、姻求、種蒔。八月成。王吉、三歲斛、
五合、月德合、天醫、普護、太陰、兵吉、來道、黑道、天賊、天雄、復日、四廢、刀砧、陰
日、五鬼、小殺、飛廉、黑星、減、絕、鬼、大重日、空宅、伏罪、朴星、斷星。其日宜造
倉庫、修築城隍、務學、求師、成親、納禮、穿穴、動土、築室、訓兵、祀神、裁衣。不宜
出行、視事、營葬、出行。九月危。明堂、執儲、青人、次吉、天斛、母倉、吉人星、貴道、
明星、豐殺、侍星、續世、陰德、兵吉、歸嫁、五墓、刀砧、四廢、五衛、產日、伏罪、天羅、

天賊、空宅、五鬼。斗大血。其日宜求嗣、續祀神祇、修宅舍、基址、墻。不宜置動、
經求、聚官、視事、葬送、針刺、登高。十月破。天德、天府、月合、驛馬、文天寶、月恩、
聚心、四相、天后、兵吉、句陳、土勃、小耗、黑道、黑星、葬耗、徒隸、五衛、天門、大耗、
大四廢、斗大血、鬼賊星、伏尸、天艫、朴星、重日、又天牢、斗勾絞。其日山、只宜
服藥、避病、壞垣墻。不宜開庫、出納、安葬、嫁、植種、蒔聚、官庶、貿移、居赴任、遠
行。十一月執。上吉、益後、四相、月支德、歲前、五富、兵吉、玄武、陰私、地耗、使隸、
黑道、黑星、地傷、天罰、離窠、地軸、伏尸、小耗、大殺星、又天牢、天羅、勾絞、重日、
解星、地獄、大四廢、斗勾絞。其日宜訓兵、捕執、捉怨、吹獵、祀神、求福、築壘垣
墻、更造門戶。不宜遠行、營葬、開庫、五盲。十二月定。玉堂、天玉、天庫、上吉、天歲
前、母倉、四相、天德合、天成、貴道、明星、少微、傳星、時陰、三合、六儀、月德合、死
氣、重日、谷離、空亡、厭對、罪至、伏尸、岐龍、大四廢、上屋、官符、擂擾、焦坎、九空、
使隸、天門、離窠、時離、斗勾絞、忌天牢。其日宜選擇良、求事、動修、基宅、舍、結
親、祀神。不宜針刺、伐種、蒔葬、埋、聚舟、遠行、嫁娶。與萬曆大全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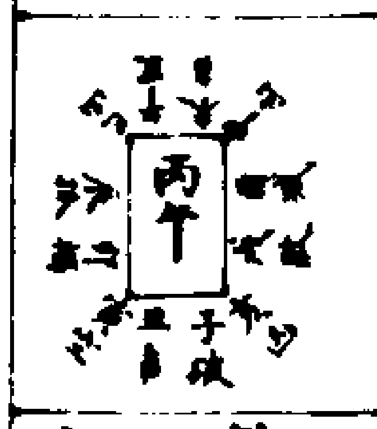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乙巳日。辰大吉。門（離坤乾）喜方（戊亥時同）
歲路空（甲未）天福大明（甲忌六甲年上利）蛙（無）太歲（本位）偷方（未坤申寅
因甲戊乾亥吉）晴金太陽（直年是）胎神（唯唐）遊神（東產忌向西北吉）伏斷

三元。此日是上黃、復位。吉日。二三五六八九十一……月。占夢。行人山。牛
黃。用不將。七月。占候。吉。冠笄。嫁娶置子孫大吉。求婚……仕學。上官山。
入學吉。農功。下種耕田吉。四主死日種作凶。乙不栽植。女功。出蠶經絡裁
衣吉。財產。納財放債含財吉。出財凶。倉囷。蓋倉吉。土功。土公死起土凶。木
功。起屋栽宅安造財招病。蓋梁泥修作門作灶吉。內事。入宅移居安床入
奴婢吉。沐浴凶。外事。行船下載求捕吉。遠行商賈大凶。時佈。水利。穿井
修井吉。治病。針灸吉。人神在手乙不治病。祭祀。神在祭吉。財福吉。祭灶凶。
喪葬。葬小吉。除服凶。德聖女、五公死日忌葬。畜養。納牛穿牛買馬作豬牢
畔為雞栖吉。白星冬至。五黃。雨水。八白。穀雨。二黑。夏至。五黃。處暑。二黑。霜
降。八白。帝星天乙。甲卯。太乙。壬子。金帝。丁未。天定。癸丑。玉帝。庚酉。水帝。丙
午。金勝光。癸丑。傳送。甲卯。神后。丁未。功曹。庚酉。時。祿。卯。奇。酉戌亥子丑。
馬。亥。貴。子申。唐符國印。戊亥。白。陽遁子卯巳未。陰遁丑午申戌。權。乙庚。禽
亥子。的呼。丙午年華同。紅延翰撰三曆會同乙巳日。轄木殘。天覆地載。此
日。陰陽用起造出嫁娶葬大吉。七聖大明吉。死日凶。六甲年上朔日大
山。生氣死甲與甲乘同。冠笄。嫁娶宜子孫大吉。求婚吉。仕。上官山。入
學吉。祭。座日祭祀大吉。滅陀白中起床解福吉。土地五道社稷山林祭灶

山。設齋吉。一云大凶。醮。云同。又云土公死日起土凶。土木起造。起屋架宅
安造財招病。架屋吉。拿交地修屋被宅。長一云吉。蓋屋泥屋修屋修門作
灶吉。內事。入宅吉。一云凶。移居安床入奴婢吉。沐浴買奴婢凶。外事。行船
下載求捕吉。遠行商販大凶。女功。裁衣出蠶吉。蠶經絡吉。財。納財放債合
財吉。出財凶。耕種。下秧種田吉。又四主死日種植凶。乙不栽木。倉。蓋吉。水。
穿井修井吉。病。人神在手乙不治喉。針灸吉。畜。納牛穿牛納馬作豬牢買
雞為鴨作栖吉。喪。葬小吉。一云忌除服凶。與萬曆會同。無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乙巳日大殺。乾。鶴神。天。三元伏斷。神不
在。祭祀凶。起屋。凶。殺。長。架蓋。吉。拆。殺。長葬。小吉。遇禮。吉。娶。七月不吟吉。雜
用。入學出蠶穿井作灶五吉遠行凶。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天河水。修大杖大本命魏文卿男元辰趙
子玉女元辰張文通。此日。丑未時并方吉。餘凶。七聖云。首中吉。宮羽。白



虎商角徵。吉。牛黃。在廟。土公、河神。中宮。人神。在心，丙不治。足
鶴神。在天。空亡。丑月。見怖。凶。天狗。五月下未時食。夏。天轉。春。
天德。夏。天貴。春。四相。春。四郎。春。天敗。秋。天賞。不反。冬。病吉。刀
砧。春秋。八專日。生產。向西北吉子巧。

祭祀。齋醮。五道。星壽。奏章。后帝。床神。祀竈。拜謁。會客。入宅。移徙。安床。出囂安穩。造行。送聘。耕田。種作。蓋地。納財並吉。土地先人並凶。　夢（竈不安求謝吉。主人患女凶。）起屋（主大火。）架（凶。）折（妨北家。）蓋（吉。）娶婦（凶。）死者（子孫才取長子。星入戶內。忌卯酉生女人。）熱（此牌偶出南廚下。殺行人。卯酉長家殺女子。）戌地受死。子地受破。死祥葬（的呼子亥生人。）入棺（利丁癸時。）殮（利寅卯人。定時。）殮見（出象二星殺小男。）葬（合天上西寅地下兩辰。金鳴玉吠。上下不呼七人安。子孫皆貴吉。）葬父（此日明堂虎不食。）五音呼（宮商利吉。角徵呼凶。）除服（大吉。）陰陽大曆云（此日所作無災有財安葬利益吉。）歲旦（此日主水災。五月五日值之大水木淹。）正月定（天祿上吉。）月德。黑道。解星。官符。死氣。罪至。殺星。五鬼。葬祀。天寵呼凶。　二月平（天寶。）黃道。傳星。天符。益後。河魁。大禍。地火。大敗。天刼。葬祀。地皇凶。　三月滿（黃亡次吉。）母倉。天富。月空。黑道。口舌。飛廉。龍虎。天窮。天火。章星。刑獄。地雌。天狗。很藉。葬祀。月殺呼吉。　四月除（天官。）幽微。黃道。天時。聖心。解星。咸池。歲博。葬祀。重時。殺三人。　五月建（天符。）滿德。黃道。龍德。傳星。月德。支德。金堂。月刑。月厭。（土地。）天瘟。陰陽很藉。葬祀。人建。人皇呼凶。　六月閉（天岳吉。）慶上吉。六合。天壁。母倉。黑道。章星。地吏。受死。往亡。土忌。葬祀。天禁呼吉。　七月閉（天休次貴。）月空。玉堂。生氣。黑道。死氣。很藉。解星。刑獄。天火。天窮。葬祀。天吞呼吉。　八月收（天寶。）黃道。傳星。富生。大時。天德。福德。福星。天罡。滅門。句絞。九焦。九空。九坎。葬祀。地建呼三人。　九月成（黃亡。）上吉。天德。月德。要安。天倉。母倉。黑道。凶星。章星。天雄。葬祀呼吉。　十月危（天富。）活曜。黃道。普護。五富。四廢。解星。葬祀。重時呼吉。　十一月破（天符。）黃道。傳星。月空。四廢。災加。很藉。大敗。天火。天賊。續世。天窮。土忌。陰陽衝擊。上帝救害。葬祀天皇呼吉。　十二月執（天岳。）母倉。大時。殺心。黑道。章星。四廢。咸池。小耗。葬祀。天寵呼吉。（與寶成書同。）施伯遵編魁擇全書丙午日（天河水鍊火。吐太千千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云（所作無災。福財富貴。大宜安葬。七聖凶。大明吉。）生甲（與甲辰日同。）年忌（辰戌丑未年。凡修營葬埋嫁娶上官出入遠行忌此日。子午歲破。午年歲刑亦忌。）生日（入吉。）土公敗（動土凶。）上帝救害（十一月此日百事大山神不在。）（祭祀山集五具注云。在設齋山。祭竈吉。宜用中時。又祭祭山。）吉德曆（竹大益娛。）丙巳（不作竈。不治病。不針灸肩心。人神在心。亦忌。更丙不可作炭。十月丙忌起土。）午日（不蓋屋。養子宜患。入物。養子忌。修牛牢。二月午修倉。吉。戌午忌牢牛。又忌割猪。秋午又忌外牛牢。九月午忌起土。凡）基地移居。種作。撒秧。栽果木。入宅。耕田。種四下種。插秧。栽竹。出蠶。針灸。問病。

送禮。奏章。拜謁。會客。送亡。栽種。取犬。合藥。冠帶。納財。入學。安床。吊問（並吉。）沐浴。洗頭。合伴。上官。入奴婢（凶。）又此日乘船入海妨害。正月此日買牛（吉。）冬此日修倉吉。春此日忌開倉。此日遠行商販（主水火死。）起屋（大火凶。祭山折妨北家。泥吉。）嫁娶（凶。又四月六月十月十一月並凶。）死者（入棺利丁癸時。殮寅卯人定時。殮見出象三家妨小男。）喪葬（吉。上服除服吉。）死祥葬（叶丁亥生人。）天牛去基（修改吉。）天狗（七月下巳時食忌祭。）空亡（八月。）牛黃（在廚忌犯。）生產（西西南吉。）天門方（壬。）地戶（辛。）日德（巳。）支德（寅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中宮坎震巽乾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運位忌犯。）偷方（神在西除可修。）土箭（運位宅內忌犯。）鶴神（上天宅內無忌。）日遊神（東方房婦避之。又忌遠作。）五鬼（子丑不可犯地造作犯之招凶。）五將（坤宮遠行凶。遠作損長日。）建（午。）破（子。）罪（卯。）魁（酉。）日刑（子。）支刑（午。）六害（丑。）金殺（巳。）三殺（亥子丑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寅。）赤虛（丑未巳上出行凶。）孤辰（亥。）寡宿（戌。）六殺（寅。）五黃（轉。）旬中空亡（辰巳。）大小墓（辰戌丑上百事凶。）正月定（上吉。月忌。歲前。天喜。天馬。四時。天德。月德。時陰。三合。五降。四相。白虎。天祿。天刑。死氣。天賊。罪至。四部。刀砧。牛飛廉。黑道。黑星。天哭。官符。空日。五鬼。蛇會。解星。天狀星。）其日（宜祭祀。鋪砌。嫁娶。遠作。嫁櫃。尊埋。祭祀。遷居。破土。出行。結會。姻和。會交易。聖主。與不宜上官赴任修竈服藥。）二月平（金櫃。天寶。天實。傳星。天符。五降。又天府。四時。天德。黃道。明星。驚與益後。民日。四相。天財星。死神。勾絞。地火。天吏。四部。河魁。又致死。天敗。蛇會。致死。大敗。刀砧。大禍。牛飛廉。）其日（凶。只宜祀神理道塗不宜並造宅舍理竈求醫赴任遷居牧放納口。）三月滿（次吉福德。天巫。四相。四時。天德。月空。天富。民日。母倉。穴天狗。天刑。血忌。天瘟。黑道。黑星。天純。地雌。土溫。很藉。天獄。天狗。天窮。四部。刀砧。天殺星。章星。奏衛。飛廉。天火。天敗。龍虎。地網。官日。陽刀。又刑獄。章星。）其日（宜施德求醫不宜並造宅舍祭祀鬼神興詞訟理竈納畜。）四月除（天貴。兵寶。天德合。吉期。聖心。官日。青龍。天富。天喜。衛復日。黃道。黑星。天摩。游禍。重喪。轉殺。大敗。解星。章光。伏龍。乞頭星。咸池。官日。大時。天寡。又天獄。四季忌。）其日（宜封建。母贈。令將運師。臨民視事。聚會。良。不宜嫁娶乘船營葬遠行。改戌。）五月建（明令。天府。天官。陽德。傳星。兵福。支德。祿庫星。黃道。明星。厭對。月德。天貴。龍德。金堂。官日。地火。土府。轉殺。地獄。土符。天寡。雙收。又天獄。陰陽俱錯。負衡。小時。月厭。月刑。兵禁。陰錯。吃龍。四季忌。三不逃。龍忌。）其日（不可用。只宜賞功褒賢封建。不宜築牆運居出兵野戰泥竈蓋屋嫁娶征行。）六月閉（上吉。天貴。母倉。又天璧。天岳。明星。六合。官日。天寶。天狀。血支。使俾。受死。往亡。無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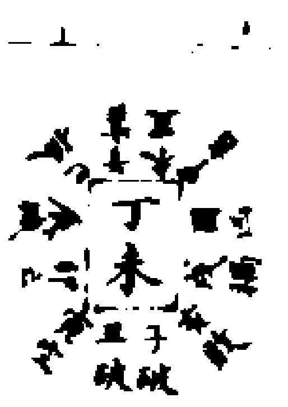
天瘟、又天獄、黑道、破敗、殺辰、天吏、轉殺、土忌、天寡、毀敗、又致死、重倉、蛇龍、章星、四耗、忌龍虎、龍忌、逆陣、破敗星。**其日**宜泥飾宅舍、築垣墻、安葬、祀神祇，不宜嫁娶、出行、親民、視事、上官、遠行、穿井、針刺、理目、修造、乘官。**七月閉**次吉、時陽、歲德、王堂、兵吉、又天倉、白虎、黑道、月空、旺相、生氣、太陽、天馬、天赫、黑星、天刑、狼藉、天火、天窮、刀砧、解星、又刑獄、天殃星、天雷、不遂、天哭、天獄、不舉、龍忌、傷刀、八座、斧頭煞、天狗下食、天狗食害。**其日**不可用，只宜乘政、教兵，不宜苫蓋屋舍、聽政、乘官。**八月收**金櫃、黃道、天實、福德、福生、兵吉、天陽德、天寶、明星、鶴興、天倉、太陽、傳星、天財星、天罡、滅門、破地、不舉、咸池、五道、九空、大敗、伏龍、斧頭煞、天賊、不遂、八座、大時、黑煞、空亡、句絞、龍忌、財離、土不遂、天狗食害、刀砧。**其日**止宜市易、求貨財、捕捉，忌不宜動土、修蓋、造舍、乘兵、理蓋、上官。**九月成**上吉、月德、歲對、母倉、五祥、又天倉、天德、天醫、要安、三合、兵吉、天刑、黑光、天耗、飛廉、天激、不舉、天殃星、天狗食害、黑道、黑星、章星、五衛、天賊、刀砧、斧頭殺、天雷、不遂。**其日**宜章忌、教育罪、令將出師、發號令、拓地土、擇醫、銓錄、親姻、安葬、祭祀、立契、求和、文關，不宜赴任、上官、理蓋、蓋屋。**十月危**次吉、普護、五祥、歲對、守成、兵吉、青龍、黃道、天喜、復日、四廢、天富、黑星、天牢、天吏、五虛、地囊、五衛、寶普、解神、大四廢、天罡、又敗

地、平、句絞。**其日**宜執兵、選將、乘官、視事、伐木、安床、祀神，不宜受納倉庫、五屋、竪高。**十一月破**司命、黃道、天官、陽德、天府、守日、祿庫星、天府、明星、鳳輦、月空、續世、六儀、解神、殘精、天火、合對、五虛、天耗、陰殺、地網、大四廢、平、火血、天獄、招搖、四廢、厭對、血忌、天窮、實害、五四廢、平、句絞、天賊、傷刀、兵禁、地囊、倉庫忌日、陰陽衝殺。**其日**止只宜服藥、破墻、拆屋，不宜出軍、安營、乘官、安船、立苫屋舍、針刺、理蓋、行嫁、開倉。**十二月執**天兵、歲前、殺心、月支、德、明星、母倉、守日、解神、天中、天殃、小耗、咸池、黑道、破敗、地軸、大時、月煞、五虛、地囊、實害、蠶倉、獨火、大四廢、五四廢、平、句絞、四廢、大敗、雷震、豐星、伏龍、天哭、上屋忌、牛火血、破敗星。**其日**宜祭祀神祇、安葬、墻墓，不宜教兵、攻伐、會合、親姻、出納倉庫、行船、蓋屋、納財。與萬曆大全同

雷吳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丙午日屬水**吉門**（乾坎）**喜方**（中酉時同）**截路空**（辰巳）**大明鳴吠**（五月是）**錯蛭**（竹木）**太歲**（本位）**偷方**（本坤中乾亥辰）異方吉**暗金木星**（直年是）**胎神**（倉後戶）**遊神**（東彥忌向向西南吉）**伏斷二元**（此日是）**土蔚**（復位）**吉日**（正四六九十二月）**占夢**（寬）不安**牛黃**（餇）**不將**（無）**占候**（凶）**冠婚**（冠笄吉，嫁娶凶，選禮吉，四上官凶，葬墓入學、拜謁吉）**農功**（耕田種田耘田雜種並吉）**女功**（且害安蠶織吉）**財產**（納財吉）**倉園**（冬忌作倉忌開）**土功**（上公敗日基土吉）**木功**（起屋大架山，拆妨北泥屋作蓋吉，牛不蓋屋）**內事**（入宅、移居、安床、會客吉，沐浴、入奴婢凶）**外事**（遠行商販合伴凶）**請佛**。**水利**。**治病**（合藥、問病、針灸吉，人神在心，兩不治眉）**祭祀**（神不在，集五異注云，在設齋山，祭竈吉）**喪葬**（安葬大吉，上服、除服、開塚並吉）**畜養**（取犬吉）**白星**（冬至）**四綠**（雨水）**七赤**（穀雨）**一白**（夏至）**六白**（處暑）**三碧**（霜降）**九紫**（帝星）**天乙**（艮寅）**太乙**（乾亥）**金帝**（丙午）**天定**（壬子）**玉帝**（申中）**水帝**（巽巳）**壬勝光**（壬子）**傳送**（艮寅）**神后**（丙午）**功曹**（坤申）**時**。**祿**（巳）**奇**（木中）**馬**（中）**貴**（亥酉）**唐符國印**（子丑）**白陽道**（丑午申戌）**陰道**（子寅辰酉亥）**榜**（丁戊）**殺**（寅卯）**的呼**（丁亥令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丙午日**（幹火枝火天河水）**此日**（陰陽云：所作無災，招財大利，安大吉，大明吉，生日吉，生死病甲與甲辰同）**冠婚**（冠笄吉，嫁娶凶，七四六十十一月大凶，又選禮吉）**仕**（上官凶，祭葬、入學、入財吉）**祭**（神在祭祀吉，又云神不在凶，五道、土地、后帝、床神、城隍大吉，先人入宅凶，設齋大凶，祭竈吉，宜用中時，春祭竈凶）**土木**（土公敗日基土吉）**起造**（大架屋凶，拆屋妨北家，泥屋作蓋吉，午不蓋屋）**內事**（入宅、移居、安床、會客吉，沐浴、入奴婢凶）**外事**（遠行商販合伴凶）**女功**（出蠶、安機吉）**財產**（入財吉）**耕作**（耕田種田、下種、耘田種作吉）**倉**（冬忌作倉忌開）**治病**（人神在心，兩不治眉，合藥、問病、灸吉）**畜**（取犬吉）**喪**（安葬大吉，上服、除服吉。與萬曆會同，並同）

僧善請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丙午日大煞（兌）**鶴神**（天）**二元伏斷** **神在**（春申謝宅吉）**起屋**（妨大）**架蓋**（吉）**折**（殺宅長）**上服除服**（吉）**葬**（五音大利）**遍禮**（吉）**娶**（凶）**土公敗日**（基土吉）**雜用**（入宅、安床、出蠶、取中馬並吉，遠行凶）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天河水（幹火枝火）**本命石叔通男元辰鄧孫卿女元辰張仲節** **夢**（主大吉，忌夫亡）**此日**中時并方吉，餘凶。七聖（一云百事吉）**宮徵羽**（吉）**商**（小凶）**角**（大凶）**牛黃**（在廁）**土公河神**（中官）**人神**（在手，丁不治心）**鶴神**（在天）**空亡**（丙月）**見怖**（凶）**天狗**（七月下戊時合）**夏**（天貴）**春**（四相）**夏**（救命）**秋**（五虛）**冬**（四激）**冬**（天赦）**秋**（天實不反）**冬**（天喜）**秋**（窮苦）**天空亡** **生產**（向東北吉）



祭祀賽願奏章后帝善事拜謁入宅遠行種作基地下秩造倉入山出蠶契券選聘（並吉，土地、五道、經絡、服藥、八事並凶）**起屋**（防長子，主后吉）**架**（吉，食五地）**折**（妨長婦）**蓋**（吉）**娶婦**（主人妻，恢云凶）**死者**（丑戌方取老母長婦星，入中十步方，辰戌生人）**煞**（雌雄出南二家，殺女人，六十日四喪家，殺小口）**亥地受死丑地受破死祥葬**（的呼巳未生人）**入棺**（利申時）**殮**（利亥子時）**殮**

鬼出西北三家殺奴婢六畜葬上下大呼殺六人凶葬父此日不明地虎食五音呼官寸兄南有呼弟弟呼子微言除服大吉陰陽大曆云此日天娶日宜出行婚姻造作吉歲旦此日五木大熱五月五用正月執天實上吉黃道天德傳星天狩殺心小耗禍星天澤葬祀地皇呼凶二月定天針滿德上吉黃道續世章星益忌官符死氣葬祀呼二人三月平乘流活曜月合黑道葬星天罡滅門句絞月殺寡至地火葬祀呼家四月滿仇系黃道天官傳星益後乘廉天狗九焦九坎九空月厭天賊死氣地曜葬祀地虎呼男五月除土劫六合黑道神后章星龍虎八專葬祀重時呼子六月建陰私枝德龍德聖心黑道凶星葬星陽錯八專葬祀天建天皇呼五人七月閉天官上吉黃道傳星金堂母倉月合天醫天刼月殺八風葬祀地嫌地鬼呼二人八月開天對次吉黃道生氣母倉天富章星交加土符受死葬祀地吞地鬼呼子九月收飛流幽微玉堂福德陽德黑道葬星河魁勾絞八殺大禍月厭葬祀天吞天鬼凶十月成伏系黃道傳星福星四廢殺星往亡土忌天雄葬祀呼忌十一月危土劫吉慶月合要安黑道章星四廢月厭獨火五鬼葬祀馬吞白虎凶十二月破陰神普護黑道日吉章星四廢天耗陽破陰衝大敗上帝殺害葬祀天

皇呼吉施伯選編魁擇全書丁未日將大殺上天河水凡戊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天娶日只是遠行商賈之不利起造婚姻大明七聖云凶坐甲寅甲辰日同年忌五年歲破戌年歲刑忌用死日出入山田父葬忌四方土公敗鉤土見神不在祭祀山林立具注盛祭置山路橋天山天上大空亡忌嫁娶求財出八專大忌嫁娶古德曆娃竹不娃木上帝殺害此日百事不宜丁日不利頭不作灶不治心不針灸背人神在手又云頭亦忌灸丁不為灶丁不作灰八月丁忌動土未日不服藥四月未修倉冬未忌修牛亭冬未徵債吉十月未忌起土凡入山入宅立架撤秩戴種種累基地貫四柱四神扶下教移竹種木安葬上官合樂納財見貴入謁沐浴遠倉下教種出墓背駒出行選種雞犇奏章入學修宅善事入奴婢立吉服樂針灸栽衣作竈問病經絡帶問漁捕山春與秋此日遠倉吉此日遠倉凶此日遠行收利十倍六月此日貫串吉起屋妨宅長少忌害復富貴報吉食五地折妨長女呈山修吉嫁娶山主殺夫死者入棺利乙辛時餘利亥子時餘鬼出西北三家殺六畜奴婢喪葬凶除服凶死祥葬呼已未生人天牛安葬大利修改天狗十月下半時食忌祭空亡四月半黃旛厭忌祀生產西東南吉天門方壬地戶辛日德戊支德子巳上百事向之吉紫

白虎民離吹凡嫁娶出行作事大吉太歲羅位忌犯偷方神西遊餘可修土書宅位宅內不可犯鶴神上天宅內四方無忌日遊神東方之內產孕避之又忌造作五鬼戌亥造作掘地犯之招凶五將丑東出行凶造作損喪日建巳破亥罡辰魁戌日刑亥支刑丑六害子金殺丑三殺申酉戌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巳赤虛南方巳上出行凶孤辰巳寡宿亥六孤鬼五黃中官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辰戌巳上百事凶正月執玉堂天未天牛上吉天德成心天倉月德黃道明星少微傳星歲前月合四相又天府小耗咸日離轉龍會十大血地軸天溫蛟龍蛇會其日宜修宅舍修垣墻祀神祇六合交易捕魚田獵收索財貨不宜上官赴任開倉種作合藥剃頭避人納畜二月定天德天對天財上吉歲前續世除德地財星黃道明星已從月忌時陰三合四相死氣續神守日義書星血忌蛇龍伏日明星中大血其日宜營葬舍宇修飾垣墻求嗣請祀神祇不宜詞訟上官結會觀種剃頭服藥入畜三月平前陰天德合明堂月德合朱雀飛流天獄天罡天獄死月虛章光地大耗星小殺星黑道星滅沒滅門死神月殺單星獄日句絞其日山只宜理道塗修祀修牆下宜嫁娶會人營葬詞訟臨民歸種會親姻會藥納畜遠人四月滿明堂成蠶貴人天貴天富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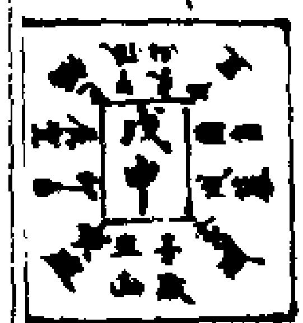
復傳星吉入星黃道明星紫微福德天醫前陰攻天狗月厭飛廉骸骨空亡天狗腹聚了戾四孚忌三不遇地獄半日黑坎九空地網財離天賊五不遇斧頭殺蠶衛陰錯其日宜安葬拋忌忌赴任遇貴出入遠行不宜嫁娶求婚渡水渡河掘詩出財五月除人倉兵寶六合吉期月合四陝土動小禍折衝復日會星黑道黑星葬祀游殺重喪守日殺骨無翹龍走四孚忌罪賊墓龍虎走折骸斧頭殺大屋忌其日宜訓罪安葬祀祈福修飾宅舍泥補垣墻不宜營葬嫁娶赴任上官剃頭詞訟六月建天貴龍德聖以兵福天德兵吉玄武陰私地耗貴衛小耗黑道黑星地陽東南守日獸青童折齋星四東忌斧頭殺天禍腹脹陽錯三下建大殺星其日凶只宜殺兵攻封受官封修祭祀求福不宜興役土工建造宅舍結會郡禮合藥剃頭七月閉玉堂天寶天庫上吉金堂正陽月德合天武星黃道明星少微傳星母倉兵吉又天醫血支殺辰月殺五盜罪刑八風天蠶天雪不遇伏伊月虛天賊刑獄五虛會吉蛇龍又月殺其日宜修建宅舍教軍呼祀神祇治城郭不宜開倉庫求妻車針刺理目聚官臨民八月開天德天對天財次吉旺相歲德陰德兵吉地財黃道明星已從時陽生氣母倉正陽天倉星受死罪刑五虛雷寡天蠶盜虛又月殺天雪不遇刑徵土符八風

會害破龍章星天八座天狗下食其日宜修蓋倉庫營造宅舍移學求師祀神請福開倉理財日運動營求不宜乘官臨民求身結親姻九月收福德玉堂太陽天陽德天倉月合兵吉朱雀飛流天獄河魁黑道黑星滅絕大禍地破月刑罪刑八風地網天聾天月殺天雷不遂八坐刑獄五虛句絞寶會彝星三不遂小耗星其日凶只宜祀神捕捉不宜蓋屋造宅取土築牆還居趁徙投水求身合藥興訟十月成明堂執儲貴人傳星藏對福生大陰吉人星黃道明星紫微天醫天喜三合六儀天解指揮往亡死別天敗四廢地網腹眼死氣大會罪五忌四擊臨日黑星龍會其日宜修蓋宅舍改換門牆祀神安碓磑立綱羅成婚親姻不宜攻擊征行乘官視事求身服藥剃頭十一月危歲對月德合普安天喜句陳土勃小耗復日月殺章星黑道黑殺葬親月虛月害死刑四擊五鬼雷火四廢天賊鬼賊星天敗觸火天敗腹眼五衛其日宜安床帳祀神祇不宜冢地出師教戰服藥造病安葬結親運動遠行登高十二月破天瘟普護天喜玄武陰私地耗四擊黑道黑星地傷死刑天賊大敗腹眼五衛倉庫忌日四廢五衛大殺星陽破陰衛其日凶只宜壞垣牆拆屋舍不宜出軍討擊修建郵驛結會親賓和會丈夫剃頭服藥以上與萬曆大全同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丁未日屬水吉門乾坎喜方午未時間截路空寅卯白虎八宇四六月差錯天空亡蛭無太歲未位偷方未坤申乾亥伏冥方吉暗金太陽亥年是胎神廚竈遊神東產忌向西南吉伏斷三元此日是土箭復位吉日正二四五七八十十一月占夢天大牛黃辭不將無占惟凶冠婚冠帶吉嫁娶裁衣遠禮吉仕學上官奏章齎拜謁入學並吉農功下種栽田種作吉田父葬日一云凶女功出蠶吉裁衣短路凶財產納財立契吉求謀後吉倉囤造倉吉一云凶春秋造吉冬凶山秋開凶土功土公敗日基土吉入山吉木功起屋先患宜後皆貴架吉食五折妨長婦蓋凶修吉內事入宅沐浴入奴婢吉丁不剃頭外事遠行牧利十倍漁捕吉蒔倖水利治病合藥吉服藥問病凶入神在手丁不治心祭祀神不在集正具注云在家宴凶啟葬吉一云凶喪葬安葬除服凶開啟吉畜養習駒吉白星冬至三綠雨水六白穀雨九紫夏至七赤處暑四綠霜降一白帝星天乙乾亥太乙艮寅金帝丁未天定癸丑玉帝巽巳水帝申中壬騰光乾亥傳送戌神后巽巳功曹丁未時祿午奇巳午未馬巳貴貴酉唐符國印丑寅白陽遁寅辰酉亥陰遁卯巳未棺乙辛陰亥子的呼巳未命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丁未日靜大殺土天上水此日陰陽曆起造婚葬六宜遠行商賈吉七聖大明凶鬼日凶生氣死甲與甲辰同冠婚冠帶吉嫁娶裁衣大凶又道禮吉仕上官奏章見貴拜謁入學吉祭神不在家凶集正具注云神在自后帝吉土地五道祭竈凶設齋大山土木土公敗日基土吉入山吉起造起屋散宅長多患害後卻富貴架屋吉食五地折屋妨長婦蓋屋凶修屋吉內事入宅沐浴入奴婢吉丁不剃頭外事遠行牧利十倍漁捕吉女功出蠶吉裁衣短路凶財入財立契吉求謀後吉耕種下種栽田種作吉田父葬日種植凶倉造倉吉一云春秋造吉冬造凶秋開凶水病入神在手丁不治心合藥吉服藥問病凶畜習駒吉喪安葬除服凶以上與萬曆會同並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丁未日大煞凡鶴神凡一元伏斷神在參吉起屋大大折蓋吉祭凶葬凶除服吉娶煞大離用遠倉開庫納財遠行出蠶合藥並吉

呂茂明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大驛土歸土位金本命范伯陽男元辰石文



陽女元辰范和卿此日卯酉時并方吉除凶七聖云下申吉宮商徵羽吉角絕牛黃在欄土公河神西方人神在頭戌不治成鶴神在天空亡六月見雄災大天狗四月下亥時食秋天獄

夏四柱春秋冬春宅火秋大敗夏彩害刀砧冬天空亡夢不利征行商羽大吉生產向西北吉生子少亡祭祀賽願五道先人城隍社山床神開山裁衣送聘作塘移徙入學決水出蠶注河納財書契買田下秋雜種牛欄並吉土地安床並凶百歲不食物日宜下種子吉起屋大富貴又天禁日凶架吉食寅時拆牲宅長蓋吉娶婦妨夫公姑死者子酉方取老母小女星入子上妨寅巳生人煞神在東家妨巳亥生人雄南二家妨婦人奴婢寅地受破子地受死死祥葬的呼庚戌生人入棺利甲癸時殯利巳中時陰兇出南一家妨宅長及六畜葬上下大呼不通用凶葬母此日不明地虎食五音正呼宮商徵羽吉角呼女除服四十年大富貴陰陽大曆云此日起造遭積財入口十馬六十年平安大吉歲旦此日田蠶少人多病五月五同正月破天岳普護黑道章星文加大耗天牢葬杞天皇呼忌二月執天赦要安黑道齋星神后小耗天牢劫殺葬杞天建呼吉三月定天寶黃道敬心火星往亡官符死氣土忌解星孤辰月厭天牢葬杞重時呼家四月平實光不將玉富續世六合獄鑰黑道天刼章星河魁月刑地火大禍並忌句絞葬杞呼凶五月滿天富上吉黃道不將獄鑰齋星龍至天狗天罡地雄葬杞呼忌六月除天符幽微黃道不將獄鑰並

復火星刼殺葬犯重喪呼家　七月建（天岳）滿德天赦天倉天德木將黑道章星天溫龍虎大敗葬犯鳥呑人建呼凶　八月閉（天棒）吉慶次吉天赦天璧木將聖心五富黑道齋星葬犯呼吉　九月開（天岳上）吉天赦黃道金堂不將生氣天星死氣天賊葬犯重喪呼吉　十月收（宜元）母倉陽德福德黑道章星福星受死天罡滅門句絞刼殺獨火葬犯天建呼吉　十一月成（天富）黃道玉堂母倉飛廉土符凶星齋星天雄九空九焦九坎葬犯呼吉　十二月危（天符）活曜次吉黃道天符五富福星大星葬犯重喪呼吉（以上與寶成書同）施伯進編魁擇全書戊申日（鉢上枝金大驛本寅巳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云起造横財利入富六十年千安大吉七聖吉大明凶）生甲（與甲辰日同）年忌（子午卯酉年凡修造築墻嫁娶封建出入造行忌用寅午戌破巳午歲刑忌用）生日（出入吉）四逆（中日不行土公）赦（動土吉）神在（坐犯吉誤齋吉坐塞與）天上大空亡（大忌嫁娶求財）人民離（忌嫁娶出行）雜寨殺（大忌移徙出行嫁娶）天田（此日買田收利十倍）衆竭（忌穿井池）古德曆（炷木不炷竹戊日不受田不治腹不針灸腹脾人神在頭又云背亦忌六月戊不興工動土九月五月戊忌動土中日不安岑三月中忌動土五月中修倉庫冬中忌修十一月中忌起土凡開山）

作墻種田種麻栽絲出蠶栽竹牛牢針灸作陂移居撒秧種芋種秧栽基栽木豬牢服藥入畜決水栽衣下種作取絲寫立契注河沐浴治病着新衣（並吉）納財安床問病捕捉送禮吊喪送亡（並凶）又此日忌買馬六月此日買牛（吉）起屋（吉大富貴一本云天柴日凶撮要云如值黃道吉神亦可用報吉食實地拆妨宅長浞並吉）嫁娶（凶殺人及公姑）死者（入棺科甲癸時餘利寅中時餘鬼出南一家殺宅長六畜）喪葬（凶陰服吉服凶）死祥葬（吉庚戌生人）天牛去墓（修改吉）天狗（八月下未時食忌祭祀）空亡（十一月）中黃（在綱忌犯）生產（面西吉）天門方（在地）戶（甲日）德（巳）支德（中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中宮忌長離凡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運值忌犯）倫方（神在西餘可修）土符（此日酉時進西方忌造作）鶴神（上天宅內四方無忌）日遊神（丑東方內產婦宜避又忌造作）五鬼（中西不可造屋開櫃犯之招山）五將（巽宮造行山造作損長）日建中破實罡（寅）魁（巳）日刑（寅）支刑（寅）六害（亥）金殺（酉）三殺（巳午未巳上出行嫁娶山）遊都（中）赤虛（西方巳上出行山）孤辰（午）寡宿（子）六孤（艮）五黃（巽）旬中空亡（子上）大小墓（辰戌巳上百事凶）正月破（天岳天府驛馬削神明星普護天后天牢天狹大耗天賊伏尸豐至大四廢又天牢黑道破敗徒隸空宅天倉章星本勾絞破敗星異

日（凶）只宜專豐療病解除服藥破屋壞垣不宜修倉庫雜覿棺掃屋宅安床振視事臨官立契券二月執（歲前天馬月支德要安解神白虎天棒天刑小耗黑道黑星天哭地軸刼殺齋星空宅伏尸大四廢牛勾絞章光捷疎重主絞龍又天牢天殺星）其日宜解除沐浴捕捉畋獵不宜赴任進行嫁娶開庫掃舍宅合安產室納人口栽植種三月定（金櫃天寶天貴歲前娶心天財星黃道明星驚與時陰三合五降地天官符死氣復日重喪地獄土忌夜煞空宅天星大四廢三不達牛飛廉月厭往亡臨日天門伏尸孤辰又天牢中火血牛勾絞）其日宜修飾垣墻栽種祭祀祈求和會交關不宜嫁娶入宅出行視事掃舍宅合安置產室四月平（不將六合細日五降續世五富獄論四相天刑負尤天耗河魁敗亡黑道黑星天激大禍惡大死神血忌兵禁天狗天福天罪蛟龍游禍又地火上屋患月刑五虛無翹句絞陰殺貪害龍虎章星牛飛廉）其日（凶）只宜布惡福德設赦令封贈修害不宜行嫁（並定）築墓開倉受納五月滿（上吉月恩天富細日四相天后穴天狗不將福德天壬賊論驛馬兵吉龍貴復天良地哮主溫天狗天福會普光顯星天富黑星天座令衛五座罪至天賊富日齋星）其日罡遁處虛息土本土冢暴豐埋墻詞訟沐浴嫁娶經求問醫藥不宜安牀

掃室遠行赴任行六月除（司令天府天官不將吉期並復獄論天德合兵吉黃道明星驛馬陽德兵寶相日四相祿庫星吉折衝重喪五虛游禍劫殺大星天賊官日復日五虛）其日宜習武攻戰並造宅舍興工動土嫁娶祭祀赴任求官不宜遠出經商安床掃室立契受田開庫營葬七月建（不將龍德又德豐旺又天倉天獄明星兵福天赦天德合天牢天狹負泊小時天門章星龍虎敗狀黑道破敗土府大耗天豐天敗雷震三不達）其日（山）只宜赦刑遷呼聞武不宜穿穴取土掃舍安牀遠出離家受田破券八月開（次吉聖心豐旺天馬又天醫不將五富天赦兵吉白虎天棒天刑血支俠呼天罰天溫臥敗天狹星黑道黑星天哭旋袁天獄天罪天豐游禍凶星）其日宜尋思釋刑習武祀神迎娶修築堤防開塞孔穴不宜掃宅舍導井衆遠行安產室九月閉（金櫃天貴天寶上吉旺相生氣豐旺天赦天財星黃道明星驚與時陽厭復金堂太陽驛馬六儀重日招接天賊天后天星天狗下食復日合對厭對天豐八座又天賊）其日宜行慶賞功立木上梁安棚櫃修碑碣祀神祇不宜嘗藥墳墓求每雖覲會賓掃舍安牀十月收（福德母倉天陽德天倉太陽天刑負尤天耗天罡地破黑道黑星天瘟滅門入座受死伏罪立葬陰殺刀砧天竭章星三不達毋拔月害句絞蛟

龍（獨火、雷火、天賊星）其日（凶。只宜祀神捕作惡，不宜攻伐、蓋造屯倉、掃室、安床、遠行赴任、安產室、放牧、生財）十一月成（次吉。歲對、母倉、五符、天寶、玉堂、三合、青龍、天富、天喜、天雌、黃道、黑星、天岸、鬼火、飛廉、土符、空亡、天門、刀砧、財離。五不遇、伏罪、焦坎、九空、五衝、齋星、紅頭星）其日宜（受倉庫、禱祀神祇、務學、求師、專壁、沐浴，不宜穿地、取土、出行、經求、鼓鑄、受四衆、官視事）十二月危（司命、天府、天官、次吉、歲對、天符、又天府、五禪、黃道、明星、鳳輦、陽德、福生、五富、祿庫星、復日、伏罪、天罪、刀砧、火星、重喪、天罰、五衝、游禍）其日宜（修飾宅舍、泥補垣墻、祭祀鬼神、施布恩惠，不宜獻書上狀、聽政、衆官、營葬、歸室、登險、遠出行、貨。以上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戊申日（爲上吉）門（乾坎）喜方（辰巳時同）截路空（子丑離寅人只離招鬼、時亡、天空亡）蛀（竹木）太歲（本位）偷方（未坤中乾貴辰巽方吉）暗金金星（宜年是）胎神（房）遊神（東產忌向西吉）伏斷（七元。此日）是土箭（酉旺遊西吉日二三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占夢（忌行人）牛黃惘不將（二五六七八月占怯，大大）冠婚（嫁娶，嫁夫及翁姑）仕學（入學吉）農功（種田種麥雜種吉）女功（出蠶裁衣吉）財產（立契納財吉。一云忌納財，云四日買田吉，戊不受田）倉園土功（開山吉）木功（起屋大富貴，又大案山值黃道可用，架泥蓋吉，拆坊宅

長）內事（移居、沐浴、試衣吉，安床凶，卑不安床）外事（張捕凶）詩佈（發子吉）水利（作陂塘、注河、決水吉，泉竭日穿池井凶）治病（針灸、服藥吉，開病凶，八神在頭戊不治腹）祭祀（神在祭吉，已福設齋吉，祭竈凶）喪葬（安葬上服凶，除服、開塚吉）畜養（作豬牛牢吉）白星冬至（二黑）雨水（五黃）穀雨（八白）夏至（八白）處暑（五黃）霜降（二黑）帝星天乙（壬子）太乙（甲卯）金帝（坤申）天定（艮寅）玉帝（丙午）水帝（庚酉）壬、勝光（辛戌）傳送（壬子）神后（乙辰）功曹（丙午）時祿（巳）奇（卯辰巳）馬（寅）貴（丑未）唐符國印（子丑）白（陽遁子卯巳未，陰遁丑午中戌）棺（甲癸）殺（寅申）的呼（庚戌命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戊申日（斜五枝金大驛土。此日陰陽曆起造進横財利六畜，六十年中安大吉，七聖吉大明山生日吉，生死病甲與甲辰同）冠婚（嫁娶，嫁夫及翁姑）仕（入學吉）祭神（在祭祀吉，五道城隍、先人后帝、社稷、山林、床神、七祖吉，設齋大吉，祭竈凶）土木（開山吉）起造（起屋大富貴，又云天禁日凶，嫌要云值黃道吉抽赤可用，架屋吉，倉庫地拆屋坊宅，長泥蓋屋吉）利內事（移居沐浴裁衣吉，安床凶）外事（張捕凶）女功（出蠶裁衣吉）財（立契入財吉，又財吉，又云忌入財天。四日買田吉，又戊不受田）土木（下秧種田麻芋種作吉）倉水（作陂塘注河決水吉，泉竭日穿池井凶）病（八神在頭戊不治腹，針灸服藥吉，開病凶

書（作中宮猪牢吉）喪（安葬上服凶，除服大吉。以上與萬曆會同五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戊申日大煞（雌）鶴神（天）七元伏斷。神不在（祭祀不吉）起屋（吉，進橫財）架蓋（吉）拆（妓長）上服安葬（凶）除服（吉）遇禮（吉）娶（嫁夫）天田日（買田收利十倍）雜用（出蠶作竈吉）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大驛土（鋒上枝金）本命成文長男元辰廣子張女元辰手楚卿）夢（士人吉，商進財）此日（酉日并方吉，餘凶，七聖云百事良）宫商徵羽（吉）角（絶）牛黄（在南上）公河神（西方）人神（在手）己不治腹）鶴神（在東）空亡（八月）見怯（主官事）天狗（十月

下戊用）食（夏四相，春伏尸，冬四廢，夏天賊，春胃音，刀砧，冬天）忌土鬼九醜不歸生產（向西北吉，生子貴）祭祀賽願五道土地先人司命城隍社山床神寨章祀竈解福沐浴移徙納采裁衣送聘作商服藥種作田土作竈造作下秧治病（已上並吉）經絡會客蓋山土鬼九醜不歸。起屋（宜利子孫田蠶富貴）架（吉）倉（卯地）拆（吉，妨壯家長）蓋（吉）娶婦（主分離，嫁夫，死者於丑戌方，取女人墓，入大門十五步，忌子酉生女）煞（卯堆在東，家西屋，主殺子，酉生小女）卯地受破，丑地受死。死殡葬（的呼庚申生人）入棺（利子時）陰（利巳申時）陰鬼（出東一家殺小女）

葬（合天上己巳，地下己丑，金雞鳴，玉犬吠，大利，宜子孫，利人口，富貴大吉，此日大明，地虎不食）正呼（富利吉，角凶，商呼女，徵呼子）除服（吉）陰陽大曆云（此日起造安葬，益宅長，田蠶牛馬旺，子孫吉）歲四（此日未少，是舊五月五木大熟，人多病）正月危（陰私）吉慶福生黑道齋星八風九醜葬犯呼吉　二月破（天寶）黃道月合玉堂火星天賊大耗月厭口舌八風葬犯天皇呼吉　三月執（天對）黃道不將六合普護大時福星利星咸池小耗八風葬犯重時呼吉　四月定（飛廉）滿德要安黑道齋星狼籍天窮官符死氣五鬼刑獄天火葬犯呼吉　五月平（伏斷）活曜黃道殺心大星天罡滅門勾絞天賊地火葬犯地建呼吉　六月滿（土勃）天倉續世月合天富黑道死氣利星五鬼血忌天狗地雌葬犯重時呼吉　七月除（陰私）黑道齋星罪至往亡土忌神后咸池天時九焦九空九坎葬犯地吞天禁呼吉　八月建（天賞）黃道天德龍德益后火星凶星狼籍天窮天火月刑刑獄天瘟陰道使陽葬犯人皇人建呼吉　九月閉（天拆）黃道天壁利星天劫猶太龍虎九醜葬犯重時呼吉　十月開（飛廉）月合母倉生氣聖心黑道齋星交加葬犯呼吉　十一月收（伏斷）幽微黃道母倉天狩福生大星咸池河魁金堂大時天禍勾絞九空葬犯地吞地皇呼吉　十二月成（土勃）黑道

利星、乘康、受死、天瘟、狼藉、散星、天火、天窮、刑獄、葬犯、重喪、呼言（以上與實
成書同）施伯道編魁擇全書己酉日（辭土、找金、大殺土、卯酉生人不用此
日。陰陽曆起造進損財、利人口牛馬吉。七聖大明吉）生甲（與甲辰日同。）死
日（出入山）四達（日不）華（土公殺由土吉。）神在（祭祀設齋吉。祭竈吉。宜用
寅午時）天恩（宜單忌非赦行慶赦）九醜（大忌嫁娶移徙）九土鬼（忌受職
造宅動土嫁娶）五不歸（出行凶）人民離（忌嫁娶出行）古德曆（竹木不蛀）巳
（日不立契不討負債賬。季夏巳日不興兵動土水治賬人神在背亦忌十
月六日亦忌動土酉日不會客不出葬夏酉以忌人物六月酉終虐吉冬
田忌牛十又忌刳猪十二月酉忌起土）凡作竈種作撒秧坤秧背駒移居
種田下種買馬出行服藥與販入倉解禍道作作網作碓入庫納火伴作
田栽衣養蠶沐浴治病納財作碓作取綠竈（並吉）求婚經絡（山）起屋（吉宜
子孫田蠶富貴旺吉會卯地折吉坊北家且吉）嫁娶（凶人民離死者入作
利丁女時陰利巳中時陰凶出東家損少女）夜葬（吉鳴吠陰服吉）死祥葬
（呼庚中女人）天牛去墓（天利修改）天狗（下月下中時會忌祭）空亡（七月牛
黃）（殺刑忌犯）生產（西西南吉）天門方（甲位）地戶（癸）日德（寅）支德（寅）紫白（乾
兌艮巽兑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運爲忌犯）倫方（神在西係可修土

箭（庚西宜方無忌）鶴神（此日下遊人間居民宜大忌起造嫁娶出入百事
山日）遊神（民宜產婦避之人忌造作）五鬼（巳午不可造作掘地犯之損山
五將（申宮不可修作損長日建酉）破（卯）罡（午）魁（子）日刑（卯）支刑（酉）六害（戌
金殺（巳）三殺（寅卯辰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卯）赤虎（北方巳上出行凶）孤
辰（未）寡宿（丑）六孤（辰）五黃（寅）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辰戌巳上百事凶）正
月忌（歲對陰德福生守日玄武陰私地耗天吏五虛地囊會昔黑道黑星
地傷章光八風地網伏尸五衙大四廢十勿絞殺星又致死大殺星）其日
（宜宣政事思祭祀神祇葬埋破土不宜會親納禮嫁娶行船赴任移居種
蒔堅高）二月破（玉堂黃道天庫天府天成星守日天王明星少微玉堂月
德合地火月厭地囊五衙伏尸五虛三不遂十勿絞大耗地獄貪昔天賊
火星八風大四廢月厭忌日）其日（山不用只宜布政單忌破屋壞垣祀神
求福不宜求昔嫁娶種植開庫納婚會客掃舍築室）三月執（天德黃道天
財不將普護守日地財星天對明星巳從歲前六合月支德小耗地軸復
日大時五將大敗無翹貪昔絲將伏龍大四廢重喪咸池五虛八風地寨
伏尸龍走利星十勿絞）其日（宜章思賞功上官臨政請福祀神不宜攻戌
衆細納禮會親掃舍種蒔）四月定（月恩歲前要安四相時陰三合天日兵

（吉來虎黑道天獄死氣飛流黑星地賊官符狼藉天窮鎖時大敗小耗星
傷刃天火天獄痴星五鬼天刑獄）其日（山不用不宜結會親客遠行經求
移居種蒔蓋屋）五月平（明堂黃道貴人歲心前陰兵吉執儲明星紫微民
日四相吉人星天星殺死天吏五墓大敗蠱虐天致死牛大血忌門死神
天賊天敗四廢火星天地火）其日（山不用只宜布息理道塗不宜破屋開
倉庫會客築室臨官道出服藥理病）六月滿（福德天巫民日四相天德合
六天狗天將鱗世前陰兵吉月德合天倉陽陰黑道小耗地啼五漏畫
喪天獄五鬼牛大血五勤黑星小禍番衡復日五忌天狗利星鬼賊星）其
（日宜章慶賜賞功運嫁動土土宅經絡開倉安葬沐浴納畜栽衣不宜
嫁會親宥五嘗遠出經圖針刺安床）七月除（吉期陰德兵吉書武黑道地
賊將衛將乘咸地陰蝕黑星地傷遊殺大時往亡五忌空亡大殺天寡重
將時勝天獄上屋忌熊吹九宮罪至天溫伏龍齋星大殺星）其日（宜坤
禪鐸刑詞無遇牌修飾宅舍安葬衆官爲賢祀神請福不宜攻伐東經種
蒔經行會客破券）八月建（玉堂黃道天庫德兵福官日天成星天王明
星少微支德五復六儀吉衡大時月刑天火狼藉厥對天窮重喪傷刃五
將踏狼藉天獄合對天寨地網蛇龍三不遂又天獄又刑獄上屋忌陰

（道衛陽）其日（山不用只宜封建襲爵賞功勲不宜穿穴取土置宅造會會
客衆女遣官遠出五契牧餅畜）九月閉（天德黃道天財官日又天醫天對
明星巳從正陽天財星血支陳傳支伐死氣復日又天獄轉殺龍虎忌
天竭利星天吏月害天寨穢火宙大康表）其日（宜修飾宅舍安置碓磑泥
垣塞穴祀神築堤不宜埋日會客分養市估針刺掃室安床出行迎娶赴
任）十月開（時陽歲後聖心月德合旺相生氣母倉正陽木雀黑道天獄四
耶蛇龍不舉天狗下食飛流黑星滅絕刀砧都星天實不遂天狗食）其
（日宜章思釋刑遣宅修宮室倉壁康求嗣孫學營葬祀神不宜會親納積
赴任乘官詞訟遠行安床破券）十一月執（明堂黃道貴人聖德金堂母倉
又天倉吉人星執儲明星紫微天倉天將太陰又陽德河魁地破不舉咸
池句絞四耶伏龍天星天實不遂大禍八座大時大敗雷震蠱虐刀砧三
不遂天狗食害）其日（山只宜祀神攻索財質不宜攻伐結會親賓衆駕每
細營造宅舍赴任上官）十二月成（天醫歲對三合大陰句陳黑道小耗天
牌復日土勃黑星葬耗鬼火重喪受死飛廉天火臨日地網刀砧利星五
不遂天雷不反天獄狼藉不舉天窮四耶陽刃刑獄黑賊星天狗食害）其
（日山只宜布德放囚求醫祀神不宜蓋屋上梁營造欄櫃入獄詞訟臨政

（乘官結交安床破屋。以上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己酉日（屬土）吉門（坤艮乾）喜方（寅卯時同）截路空（申酉）天恩大明鳴吠（土鬼入民離兀眠）蛭（竹）大歲（本位）偷方（巽巳本中戌乾方吉）暗金大星（直年是）胎神門遊神（民產忌西向西南吉）伏斷六元（此日是土府）道西吉日（正三六七九十月）占夢（女人吉）牛黃攔不將（吉三月）占惟（官吉）冠婚（嫁娶大凶）仕學（拿暴吉）農功（耕田種田納禾陸種吉）女功（裁衣吉經絡凶）財產（入庫吉己不安床）倉囷（入穀吉）土功。木功（起屋豎子孫四營富貴安倉卯於蓋作竈作廁凶吉）內事（移居沐浴吉酉不會客）外事（遠行商販吉作網吉五不歸忌遠行）詩佈。水利（修井吉）治病（治病服藥吉入神在背己不治眼）祭祀（神在祠福我齋祭竈凶吉）喪葬（除服安葬大吉開眼吉）畜養（習駒吉圖不出雞）白星冬至（一白）雨水（四碧）穀雨（七赤）夏至（九紫）處暑（六白）霜降（三碧）帝星天乙（癸丑）太乙（乙巳）金帝（庚酉）天定（甲寅）土帝（丁未）水帝（辛戌）壬。勝光（庚日）傳送（乾亥）神后（甲卯）功曹（巽乙時）祿（甲寅）奇（丑寅卯亥）馬（亥）貴（子申）唐符國印（丑寅）白（陽遁丑子申戌陰遁子寅卯亥）權（丁壬）殺（己申）的呼（庚申今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己酉日（辟土收金大明土）此日陰陽曆起造安葬大吉七聖大明吉見日山

冠婚（嫁娶大凶）仕（奏章吉）祭（神在祭祀吉土地五道城隍司命先人社稷山林床神解福吉設齋大吉祭竈吉宜用寅午時）土木起造（起屋豎子孫四營富貴大吉架屋吉食卯地修屋吉姑壯家蓋屋作竈作廁吉）內事（移居沐浴吉酉不會客）外事（遠行商販吉一云五不歸日凶作網吉）女功（裁衣吉經絡凶）財（入庫吉己不安床）耕種（作田下秧種田納禾種作吉）倉（入穀吉）水（作井吉）病（人神在頭己不治眼治病服藥吉）畜（習駒吉酉不出雞）喪（葬除服吉）以上與萬曆會同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己酉日大熱（收）鶴神（艮）六元伏斷　神在（奏章吉）起屋（利四營大凶）折架蓋（吉）斬草（山）葬（五音大利）除服（吉）娶（凶）雜用（上官遠行入庫祀竈並吉）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釵釧金（鉢金枝土）本命史子仁男元辰楊仲公女元辰郭子良夢（男大吉女口舌）此日（子午時並方吉餘凶）宮羽（小墓）徵（大墓）商角（吉）牛黃（在欄）土公河神（西方）人神（在腰）鶴神（東北）空亡（五月）見惟（小口不安）天狗（十月下亥時食）春（天喜）秋（天貴）秋（帝旺）秋（殺電）春（四耗）春（天吠）冬（天賞不近）冬（對吉）天恩　庚不治腰　生產（向東南吉生子聰俊）

祭祀賽願五道先合城隍土地五廟社山奏章司命后帝床神洗宅沐浴

納財買牛作塘出財謁貴人已上並吉嫁娶死日不宜出嫁安葬經絡並凶土鬼日凶起屋（大凶）架（吉食辰地）折（妨南家）蓋（吉）娶婦（妨公姑妨姊妹妨夫凶）死者（於辰未丑方取衣子及女人星入巽十五步妨丑未生人）煞（雌不出雄西北去三家妨丑未生女人）辰地受破午地受死（死祥葬的呼辛丑生人）入棺（利丙壬時）殯（利己時）殯鬼（出東家妨父母將擒吉）葬（上下大呼壬戌人貴穴）葬孫日地虎食五音呼（宮羽呼父角呼子徵呼兄弟商吉）除服（大凶）陰陽大曆云（此日不宜遠行興工婚姻起造安葬只宜上官吉）歲旦（此日天大熱五月五日同）正月成（天狩）黃道天星月厭四廢飛廉受死天雄血星陰錯葬犯呼三人　二月危（天岳）活曜不將月空金堂六合黑道利星四廢句絞月殺葬犯月忌呼凶　三月破（天杵）顯星福生黑道大耗四廢災加大敗九空九焦九坎上帝殺害葬犯天亮呼子　四月執（天寶）上吉黃道月德玉堂火星神后小耗葬犯地建呼父母　五月定（出尤）次吉天倉普護黑道利星官符死氣殺星葬犯呼兄　六月平（天富）黃道月空驪星要安河魁天劫地大天溫句絞天禍土符月殺葬犯月忌呼三人　七月滿（天狩）上吉黃道孤心母倉天富天賊火星口舌地火地雄葬犯呼孫重時　八月除（天岳）幽微上吉月德續世母倉黑道利星血忌

獨火葬犯地中白虎呼子　九月建（天棒）滿德顯星支德龍德黑道陽錯罪至葬犯人皇人建呼吉　十月閉（天寶）吉慶次吉黃道天醫月空天符蓋後地囊火星月殺葬犯呼弟　十一月開（出杞）次吉生氣黑道死氣利星龍虎往亡血忌葬犯地寃呼吉　十二月收（天富）黃道天德月德顯星福德福星五鬼天罡聖心陽德臧門月刑句絞葬犯地皇呼吉（以上與寨成書同）施伯進編尅擇全書庚戌日（釵釧金丑未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不宜興工遠行婚姻起造安葬只利上官七聖凶大明吉）生甲（與甲辰同）年忌（乙亥年凡修營葬從嫁娶封建出入遠行忌用來年歲破丑午歲刑亦忌）生日（出入吉）白帝死（鉢缽作冨凶）蠶姑死（治蠶出蠶凶）土公殺（動土凶）神在（祭祀吉祭竈設齋山）天恩（宜章敕有九）土鬼（忌受職遠宅動土嫁娶）八絶（忌出財置業）天三殺（遠行商販凶）上帝殺害（此日百事不宜）古德曆（蛭竹不妊木）庚日（不經絡不治腰不針灸時暖人神在頭亦忌秋庚不鎔鑄十一月庚忌動土戊日不取狗正月戊忌起土七月戊修倉吉春戊忌修牛牢惟徵債吉）死作陂耘田買牛上官結交裁衣納財作塘種麥牛牢見貴沐浴出財修宅冠帶結友着新衣造像奏章納弟子並吉）出牛基地（凶）正月此日買牛謁貴人吉起屋（山土刀兵見栄吉折妨南

家泥蓋屋補漏吉、嫁娶凶、殺公姑、又殺親夫、死者入棺、利庚　時、餘利已中時、餘凶、出東家、妨父母、喪葬凶、主代代貧窮、除服亦凶、死祥葬吉、甲辛丑生人、天牛在墓、修伐山、天狗、十一月下酉時食、忌祭、空亡、二月、牛黃在欄忌祀、生產、西東南吉、天門方、甲、地戶、癸、日德、申、支德、卯、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離坤震巽、凡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運位忌祀、偷方、坤、運忌祀、土箭、本西忌祀、鶴神、下遊艮宮、起造移徙出行嫁娶凶、忌取吉日、遊神、艮宮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卯、寅、造作掘地祀之招凶、五將、未、造行山修作損長、日建、戌、破、辰、罡、丑、魁、未、日破、子、支刑、未、六害、酉、金殺、丑、三殺、亥子丑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子、赤虛、東方巳上出行凶、孤辰、申、寡宿、寅、六孫、辰、五黃、辰、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丑未巳上百事凶、正月成、司命黃道、天官、陽德、歲對、五祥、祿庫星、天府、明星、鳳輦、天醫、天喜、三合、地火、天雄、鬼入、受死、地獄、死別、天賊、天監、龍忌、大星、五不遇、復日、月厭、飛廉、四擊、四廢、五衙、腹肚、陰錯、三不進、其日宜、宜收行慶、修造宅舍、祭祀、裁衣、尊師、傳入文學、不宜攻伐、嫁娶、修寺、安葬、死喪、經絡、赴任、二月危、不將、天岳、歲對、食堂、五祥、月空、明星、天喜、六合、天市、天獄、月虛、死別、天賊、無翹、天溫、龍走、龍會、破敗、星黑、遺破、敗、月殺、四擊、四廢、天盤、五衙、龍忌、腹肚、利星、其日宜布政、

豐廚、修造宅舍、築壘垣墻、祀神、市估、安產室、不宜攻封登高、除受納畜庫、牧、牧養吉、三月破、月忌、天喜、天馬、驛星、天府、福星、兵吉、解神、白虎、黑道、天刑、大耗、四擊、天棒、黑星、天哭、死別、破敗、大敗、焦坎、空亡、陰殺、天盤、蛟龍、蛇龍、龍忌、天獄星、四廢、九空、兵禁、雷震、豐至叢虎、蛇會、腹肚、其日凶、只宜拋患祀神、壞城墻、拆屋舍、不宜討伐、嫁娶、經絡、赴任、造行、開倉、種蒔、四月執、金櫃、黃道、天寶、上吉、歲前、解神、月支德、玉堂、明星、鸞輿、月德、玉堂、天財星、小耗、獄日、龍忌、豐星、火星、五盜、蛇龍、地軸、蛇會、其日宜宜政、行賞、封拜、饗犒、奏書、衆賀、不宜禱祀、求福、嫁娶、結親、捕逐、交易、五月定、次吉、歲前、三合、天、天倉、時陰、普護、五降、兵吉、天刑、冰道、天耗、官符、獄日、蛇會、臨日、天殺星、宜、九黑星、天激、死氣、勾絞、刑星、蛟龍、其日宜宜攻事、忌修造宅舍、興土工、攻伐、祀神、不宜經絡、詞訟、衆官臨民、六月平、月空、五祥、麒星、要安、兵吉、青龍、黃道、天長、河魁、殺心、天雷、黑星、天庫、大禍、死祥、月虛、土符、地火、勾絞、毛、頭星、月殺、龍會、獄日、蛇會、其日凶、只宜拋患祀神、訓兵、平道塗、安庫室、不宜興動土工、牧牧畜養、經絡、詞訟、臨政、衆官、七月滿、司命黃道、天官上吉、天貴、天巫、殺心、六、天狗、六儀、天府、明星、鳳輦、陽德、福德、天富、母倉、祿庫星、地峰、復日、截貫、害日、天狗、厭對、又天賊、牛大血、火星、土溫、重喪、福祿、合對

伏尸、害日、四季、忌上屋、忌、其日宜、宜恩賞功、益屋、立架、上欄、豎舞、補理城郭、受納財貨、不宜遠葬、未命上官、論訟、八月除、上吉、月德、天貴、兵寶、母倉、天喜、明星、吉期、續世、天牢、黑道、行陰、害日、利星、權貴、獨火、牛大血、天狗、破敗、陽殺、六害、害大血、忌伏尸、天煞、破敗星、其日宜單恩、放牢、造庫、蓋倉、上樑、立木、拜神、宅舍、求嗣、祭神、服藥、療病、合交易、不宜上官、赴任、經絡、牧養、九月建、月忌、龍德、兵富、驛星、天貴、支德、天馬、白虎、黑道、天刑、看衛、小時、天棒、黑星、天哭、五府、牢日、截貫、驛星、伏尸、叢虎、四季、忌五不遇、兵禁、雷殺、賊、敗、龍忌、天獄星、陽錯、其日凶、只宜封建、祀神、請福、不宜攻伐、動土築墻、經絡、遷居、衆官、赴任、豎造、欄廄、立公、十月開、金櫃黃道、天寶、次吉、益後、天德合、又天醫、天實、明星、鸞輿、月空、天將、又天府、天財星、土文、使俾月殺、軍刑、五虛、賊、狹、火星、天雲、不遇、殺辰、月虛、刑獄、地囊、雷音、蛇會、又月殺、其日宜政事、忌衆官、遷居、婚姻、祀神、請福、塞穴、安床、不宜經絡、納財、地破、取土、針刺、曜日、親事、衆官、十一月閉、次吉、旺相、生氣、時陽、歲德、太陽、天刑、黑道、天耗、灶亡、刑獄、冥、九黑星、天激、土忌、軍刑、龍虎、龍會、會音、月殺、天寶、不遠、天殺星、蛇、龍、蛇會、利星、又八座、天狗下食、其日宜軍恩、釋刑、運貨、販賤、樹立、求師、學業、請教、祀神、救生財、處接、種蒔、不宜衆官、上書、出行、經絡、十

二月收、天德、福德、聖心、又陽德、月德、母倉、大陽、驛星、青龍、黃道、天喪、人星、天雷、黑星、天庫、滅門、地破、月刑、刑獄、五虛、勾絞、蛇龍、又月殺、天實、不遇、八座、軍刑、重喪、會音、五鬼、三不遠、毛、頭星、其日凶、只宜抛患祀神、不宜嫁娶、結親、上書、臨政、經絡、納畜、營葬、出行、興詞訟、種植、木、興萬曆大合同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

庚戌日爲金、吉門、坤兌乾、喜方、戌亥時向、截路空亡、午未、天恩、大明、土鬼、福生、敗亡、正九月、星錯、蛙無、太歲、本位、偷方、巽巳未坤戌乾方吉、瞎金土星、辰午是、胎神、廚灶、遊神、艮方忌向、向木、向吉、伏斷、五元、此日是、土箭、遊西、吉日、正二四五七八十十一月、占夢、主喜、牛黃欄不將、二月、占帷、小口不安、冠婚、冠帶吉、嫁娶殺公姑、秋殺夫、仕學、上官、章奏、見貴、納文、納弟子、並吉、農功、耘田、種木、並吉、女功、蠶織、元日浴蠶、出蠶、經絡、並凶、財產、出木、納財、並吉、倉囷、土功、築土凶、木功、起屋大凶、飯食、食地、並泥修補安碓、並吉、內事、沐浴吉、外事、天三殺日、進行舟、販大凶、白帝元日、鉻鑄作、蓋並凶、畤佈、水利、作陂塘吉、治病、人神在面、庚不治、醫祀、神在祭吉、境宅造作吉、祭竈、設齋、設齋凶、喪葬、葬除服並凶、畜養、買牛吉、忌納牛、戊不乞、物、又買六畜凶、白星、冬至、九紫、雨水、三綠、穀雨、六白、夏至、一白、處暑、七赤、霜降、四碧、帝星、天乙、辛戌、太乙、丁未

金帝（辰寅）天定（坤申）至帝（乙辰）水帝（癸丑壬）勝光（坤申）傳送（辛戌）神后（辰寅）功曹（乙辰）時（乙）祿（申）奇（酉戌亥子丑）馬（申）貴（丑未）唐符國印（卯辰）白（陽遁寅辰酉亥陰遁卯巳未）棺（庚壬）殮（巳申）的呼（辛丑命葬同）

丘延翰編三曆會同庚戌日（幹金枝土）欽釧金此日（陰陽曆起造及葬凶七聖山大明吉生日吉）冠婚（嫁娶吉嫁娶妨公姑伐殺夫）仕（上官奏事見貴錄文納弟子吉）祭（祭祀神在吉土地五道城隍司命先人后帝社稷山林五廟床神境宅遠儀吉祭祀凶設齋大凶）土木（基土凶）起造（起屋大凶架屋吉食廠地拆屋妨南家）蓋屋（泥壁修屋補漏吉安碓凶）內事（沐浴栽衣吉）外事（天三殺日遠行商販大凶白帝死日一云作五凶）女功（經絡凶蠶姑死日浴蠶出蠶凶）財（出財入財吉又五月下四妝麥吉）倉水（作陂塘吉）病（人神在西方不治膝）富（實中吉戊不亡大）喪（葬及除服凶　與萬曆會同並同借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庚戌日大煞（坤）鶴神（艮）五元伏斷神在（奏事吉）起屋（凶）拆架蓋（吉）上服安葬（凶）除服（吉）娶（妓公姑）天三殺日（遠行凶）蠶姑死日（出蠶凶）雜用（作竈作陂賈牛耕田並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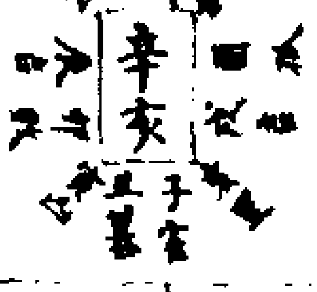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八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八十二　二質

日

諸家選日六十八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欽釧金（幹金枝水）本命尹佳卿男元辰左子行女元辰馮仲卿夢（吉酒食星两吉）此日（辰戌時并方吉除凶天聲）



（地西進作吉）官商角羽（吉）徵（絕凶）牛黃（在欄）土公河神（西方）人神（在頭）鶴神（東北）空亡（三月）見惟（主夫大）天狗（八月下辰）（時食）八絕四耗秋（天貴）秋（伏尸）冬（空宅）冬（大敗）秋（窮昔）天恩壬年上朔四窮辛不治勝　生産（向西北吉生十夫熱）

五道司命先人五廟祀竈拜謁入學納財穿井修井經絡入宅移徙作竈出財納牛教牛賣牛已上並吉天地不收日種作祭祀賽願土地並凶不歸離日　起屋（三年内刀兵死凶）架（吉）拆（吉坊東家）泥蓋（吉）娶婦（男貴妨夫）死者（於巳亥方取女人凡奴婢亦吉星入大門二十五步妨下木生女人凶）煞（雌雄俱出西北家被小女及奴婢）巳地受破卯地受死死祥葬的（時丁亥生人）入棺（利辛時）殮（利巳未時）殮畢（出北去三家被長子）葬（合山）神殺三人凶葬空日（地虎食）五音呼（宮呼父角呼妻徵呼婦商吉）除服（大吉）陰陽大曆云（此日宜婚姻大富貴益子孫吉不宜興工凶）歲旦（此日早澗不旬五月五不熟）正月收（土勃）幽微毋倉聖心不將六合黑道四廢利星福德陽德月合河魁劫殺（均）絞葬犯土禁呼女　二月成（陰私）顯星母倉黑道殺星四廢龍虎天雄天羅葬犯土禁呼家　三月危（天實）吉慶黃道幽星四廢受死葬犯天建人建呼家　四月破（天對）黃道天德天倉金堂利星往亡口舌土忌天耗天牢葬犯呼凶天皇天吞　五月執（飛流）上吉顯星月合王富福先黑道福星小耗劫殺天牢葬犯呼吉　六月定（伏斷）滿德次吉黃道幽星玉堂官符死氣天羅天牢葬犯天吞呼子　七月平（土勃）治曜獄鑰普護黑星天罡利星滅門地火（均）絞獨火葬犯天冤地虎呼不出　八月滿（陰私）顯星獄鑰天富要安黑道飛廉地雄天狗死氣葬犯重時呼不止　九月除（天實）上吉黃道幽星月合殺心天符五富獄鑰神后土符劫殺葬犯地皇天赫呼凶　十月建（天對）黃道天德龍德天富續世利星月刑天羅天敗九空九焦凶星五鬼天瀆葬犯人皇人建呼三人　十一月開（飛流）顯星天醫黑道天劫罪至葬犯天建呼四人　十二月閉（伏斷）黃道幽星益後生氣天賊交加月厭葬犯天建呼母（與寡或

（書同）施伯遺編魁擇全書辛亥日（斡金枝水飲釧金巳亥主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不利興工只宜婚姻大明七聖凶）天聾地啞（修作吉）生甲（甲戌同）上朔（六壬年不可會客上官嫁娶出入只宜漁獵）年忌（寅申年凡修營葬要嫁娶封建出入遠行並忌用之巳午歲破亥子歲刑亦忌）死日（出凶）田夫葬（又云田婦死並不宜種）土公殺（動土吉）神不在（祭祀凶設齋凶祭竈吉用辰甲）天恩（宜畢忌飲宴）五不歸（大忌出行）四耗（忌出財買物起造移徙）天三殺（忌行凶）八絕（忌出財置業）離窠煞（忌移徙遠行）天地不收（種作凶）田蟲不食（十一月此日種作吉）古德曆（竹木不蛀）辛日（不合醬不治膝不針灸膝股人神在頸又云項亦忌秋辛不鍼肆十二月辛忌動土）亥日（不嫁娶二月亥忌起土八月亥修倉吉）凡作竈修井移居種麻教牛開病出財經絡帛開修築入宅耕田納牛納財拜謁入學送亡造像送禮作取絲竈（並吉）基地買奴婢合伴買六畜（凶）夏此日（忌作倉）起屋（凶主刀兵祭吉並吉祈吉姑東家從吉）嫁娶（凶殺公姑主刑）離死者（入棺利乙辛時殮利巳未時殮忌出北三家殺長子）喪葬（凶上服除服吉）死祥葬（呼辛亥主人）天牛在墓（不利修改）天狗（十一月下戌時食忌祭）空亡（十月）牛黃（在欄忌犯）生產（西西北吉）天門方（甲）地戶（丙）日德（巳）支德（辰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艮坎坤震兌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遷徙忌祀）偷方（諸神遷徙忌祀）土府（在西起造嫁娶出入百事凶）鶴神（在艮起造移徙出行嫁娶凶又忌取畜）日遊神（在房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子丑造作掘地犯之招凶）五將（在兌遠行出修作損長）日建（亥）破（巳）罡（申）魁（寅）支刑（亥）六害（申）金殺（酉）三殺（申酉戌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寅）赤虛（在南巳上出行凶）孤辰（酉）寡宿（卯）六孤（艮）五黃（兌）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丑未巳上百事凶）正月收（福德、聖心、六合、太陰、月德合、天倉、母倉、五富、不將、又陽德、句陳、黑道、小耗、土勃、黑星、葬耗、河魁、地破、劫殺、伏罪、句絞、龍走、三不進、斜星、大耗、八座、重日、四廢、天聾、腹脹、鬼賊星）其日（凶只宜收斂財貨捕捉漁獵不宜營葬取土上官遠行經求合醬種植）二月成。（天喜、母倉、太陰、兵吉、歲對、三合、歸忌、玄武、黑道、地耗、天賊、陰私、黑星、地隔、鬼火、復日、四廢、天門、伏罪、龍虎、大殺星、重日、天罪、腹脹、臨日、天聾）其日（宜畢忌宵招賢良訓軍修營起土葬埋降沐浴裁衣不宜殯葬嫁娶詞訟上官）三月危。（玉堂、黃道、天庫、歲對、天成星、天雷、明星、少微、曲星、兵吉、受死、伏罪、五虛、龍會、天聾、五衛、重日、天賊、四廢、遊禍、腹脹）其日（宜畢忌宵訓師振修飾宅舍開通溝渠不宜視事臨官營葬遠出閻運復高陰）四月破。（天德、黃道、天財、天德合、堂、驛馬、又天倉、兵

吉、人對、明星、危候、天府、月合、天后、地財星、大耗、利星、土忌、天候、龍會、大四廢、倉庫忌日、重日、往亡、徒隸、蠶倉、五衛、又天牢、十句絞）其日（凶只宜畜息教兵破壞垣墻服藥療病不宜遠出經營受納倉庫營葬墳墓臨民上官）五月執（上吉、福生、兵吉、月德合、歲前、五富、顯星、月支德、朱雀、飛流、天獄、地軸、黑道、黑星、歲絕、劫殺、重日、天罰、結綍、大四廢、千斤廢、倉庫忌日、徒隸、地破、小耗、又天牢、十句絞、小殺星）其日（宜教有貴功禁封付慶訓兵修築宅舍不宜安葬增墓殺收嫁娶）六月定。（明堂、黃道、貴人、次吉、月恩、歲前、三合、吉人星、鐵衡、明星、紫微、曲星、時陽、玉堂、陰德、六儀、死氣、重日、合斜、使隸、天罪、鐵綍、又天牢、十惡大敗、官符、招搖、大殺、歲對、天門、雷霆、大四廢、十句絞）其日。（宜收畢忌祿德賞功修葺垣屋堅立契券不宜驚舟擇安葬墳墓嫁娶臨官合醬服藥）七月平。（天貴、普護、蔭陰、相日、獄輪、利星、句陳、土勃、小耗、天罡、殺死、黑道、黑星、葬耗、歲門、死符、重日、五虛、貧耆、四窮、傷火、雷火、四季忌鬼賊星、月害、句絞、伏尸、滅禍、天禍、九虎、天地火）其日。（凶只宜施恩理道塗不宜開庫受納嫁娶結親取土基埋出兵攻伐修造收斂進口）八月滿（次吉、天貴、天富、要安、相日、普陰、驛馬、顯星、福德、天醫、月合、獄輪、天后、玄武、黑道、陰私、黑星、地耗、地亭、五墓、重喪、飛廉、天狗、天獄、伏尸、四季忌、大殺星、地隔、蠶衛、復日、重日、五虛、九焦、貧耆、四窮、五不遇、上屋忌）其日（宜教有出使征行上官請封納人造畜修葺宅舍收捕門墻不宜嫁娶出軍祭祀收斂安葬合醬爭訟）九月除（玉堂、黃道、天庫、上吉、天貴、兵寶、天符、相日、天德合、天玉、明星、少微、曲星、吉期、致心、五富、獄輪、月德合、天成星、術衡、劫殺、土符、天罰、伏尸、財離、四季忌、殃禍、重日、九虎、貧耆、重所、四窮、十大血）其日（宜畢忌宵賞功試賢良擇將勤修宅舍飾屋宇不宜取土出行安葬開庫）十月建（天德、黃道、天財、龍德、兵寶、地財星、天對、明星、巴從、支德、續世、豐旺、貴衛、小時、上府、月刑、血忌、天賊、黑坎宮、亡、天罪、空宅、重所、三不進、重日、大敗、九空、天門、天瘟、五鬼、刹星、十大血）其日（凶不用只宜還將母功不宜穿地取土聖水上梁放故遷居營葬種植鑄鑄爐冶嫁娶）十一月開（次吉、五陽、又天寶、豐旺、顯星、朱雀、黑道、天獄、血支、伏符、天敗、章光、遊禍、飛流、黑星、滅絕、獄辰、重日、罪星、空宅、小殺星）其日（宜臨官視事開塞孔穴裁衣沐浴泥補墻埋墻不宜嫁娶結親葬送墳墓針刺理日穿井鑿泉）十二月閉（明堂、黃道、貴人、月恩、時陽、歲德、益後、陰德、豐旺、執儲、明星、紫微、曲星、旺相、生氣、月合、五陽、驛馬、吉人星、天后、地火、地獄、大敗、天僥、又天賊、三不進、月厭、重日、天禍、空宅、又八座、天狗下食）其日（宜施恩出使征行修飾宅舍築壘垣墻臨政上

（宜開店市修裁衣沐浴導井泉不宜嫁娶合醬醸醋安墳與萬曆大全同）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辛亥日（属金）吉門（坤宮）乾喜方（申酉時同）
截路空（辰巳天恩大明）聾啞（猖鬼敗亡四耗）妊（無）太歲（未位）偷方（巽巳未
坤戌乾方吉）晴金水星（直午是）胎神（廚竈）避神（民産忌西向西北吉）伏斷
四元（此日吉）上蔣（遊西）吉日（二三四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占夢（大吉）牛黄
（捌）不將（正月）占帷（吏大）冠婚（嫁娶大富貴不行嫁執為天地雜技大又
大破日凶）仕學（入學拜師吉）農功（天地不收四乏田大葬田耕死主凶十
一月四血不食種植吉）女功（經絡吉）財產（納財出財並吉）倉囤（夏忌作倉）
土功（春主凶）木功（起屋主刀兵祀祭吉拆坊東家泥墓作竈吉）內事（入宅
移居買奴婢吉牛不合醬）外事（天三鼓日五不歸日遠行凶一云行船下
載吉）禱佛　水利（穿井修井並吉）治病（合藥治病問病並凶入神在頭不治
勝）祭祀（神不在設齋並凶造像懸竈吉）喪葬（葬凶上服除服吉）畜養（買牛
納牛教牛並吉又買六畜凶）白星冬至（八白）雨水（二黑）穀雨（五黄）夏至（二
黑）處暑（八白）霜降（五黄）帝星天乙（庚丙）太乙（丙午）金帝（癸丑）天定（丁未癸
帝甲卯）水帝（子）壬滕光（丁未）神后（癸未）傳送（庚酉）功曹（甲卯）時祿（酉
奇乙未申酉）馬（乙巳）貴（貴十）唐符國印（庚巳）白（陽進子卯巳未陰進丑午申戌）

梓（乙未）陰（未巳）的呼（辛亥今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辛亥日（幹金枝水
叔飼食此日陰陽會起造凶婚姻大富益子孫七聖大明凶死日凶天降
地啞吉六壬年上朔日大凶）冠婚（嫁娶大富貴又云妨夫宰吉秋為天地
離日鼓夫又亥不行嫁振要吉）仕（入學拜師吉）祭（神不在祭凶天道司命
先人山林五廟造像吉土地凶設齋大凶祭竈吉用辰申時）土木（基主凶
起造（起屋主刀兵死祭屋吉拆屋妨東家泥屋並屋作竈吉）內事（入宅移
居安床買奴婢吉不合醬）外事（天三鼓日遠行凶一云行船下載吉）女功
經絡吉）財（納財出財吉）耕種（種麻耘田吉天地不收日四大田主死日一
云田婦死日並種植凶十一月四蟲不食種植吉）倉（夏忌作倉）喪（葬凶上
服除服吉）水（穿井修井吉）病（入神在頭不治勝合藥治病問病凶）畜（買
牛納牛教牛吉）　（與萬曆會同並同）價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辛亥
日大煞（寅）鶴神（辰）四元伏斷　神不在（祭祀不吉）起屋（殺人）拆蓋架（吉）上
服安葬（凶）娶（正月不將吉）不歸日（遠行凶）天地不收日（耕種凶）雜用（入宅
入學作竈穿井買牛教牛並吉）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彙栢木（幹水枝水）本命宿上卿男元辰呂
咸明女元辰丈公夬夢（吉主酒食）　此日（申時并方吉餘皆凶七聖六百

（中吉）宮商角羽（吉）徵（白虎）牛黄（在廟）土公河神（西方）人神（在
手壬不治服）鶴神（東北）空亡（四月）見帷（父母病公事凶）天狗
（十一月下十時食）冬（天將）秋（天喜）冬（天貴）秋（四相）夏（五虛）秋
（四部）春（天雲不遂）秋（天恩）夏（利若）刀砧（春）天恩天禍四敗五
帷八專九醜生產（西南吉生子主疾）后帝奏章五道土地城隍司命鎮
宅社山先人床神經絡遠聘貨馬馬坊作塘基地造門納財作廁教牛張
捕種作牛欄買猪羊雞栖又百蟲不食物日下種子（並吉）祭祀賽願放
債出財（並凶）不歸（忌出行）起屋（主富貴宜四營架吉食年地拆妨長子）蓋
（吉）娶婦（夏寫二十富貴吉冬夏嫁多妨害大凶）死者（於卯十方取吉母又
孕人星入中宮妨卯酉生人）煞（雌在門殺小口雄出東三家殺女子）午地
受破辰地受死死祥葬（的呼乙未生人）入棺（利甲庚時）殮（利辰戌未時）殮
鬼（西去三家殺女子）葬（上下大呼當年殺宅長三年內殺六人後殺師八
山）葬空（地虎食山）五音呼（宮呼兄商呼父徵呼家羽呼子）除服（大富）除
陽大曆云（此日宜起造婚姻並財祿子孫大吉）歲旦（此日更早損禾五月
五姓之大凶）正月閉（天富）黃道生氣顯星月空益後母倉狼籍死氣夫離
土符天窮天大刑殺葬犯月吞呼凶　二月收（天符）黃道福德天德幽星天

天時母倉罪至禍星天殺滅門天溫月刑咸池葬犯地吞馬吞呼　三月
成（天岳）天德月德聖心天倉黑道凶星朴星歸忌天雄葬犯呼家　四月
危（天林）活曜顯星黑道四廢龍虎葬犯呼子　五月破（天賁）黃道曲星月
空四廢交加受死刑獄天賊殺星大耗天火天窮上帝殺害陽併陰衝葬
犯天吞月吞呼凶　六月執（歲位）金堂大時黑道四廢朴星神后歸忌小
耗咸池九焦九坎獨火葬犯地中白虎呼子　七月定（天當）黃道月德（細）
生顯星官符死氣殺星葬犯呼父母　八月平（天符）黃道（玉堂）曲星（天付）
往亡天劫土忌河魁勾絞大敗天禍地火葬犯地皇呼凶　九月滿（天）
月空普護黑道口舌朴星歸忌飛廉狼籍天富地雄刑殺天火天窮（五墓）
天狗葬犯月吞呼凶　十月除（天林）幽微顯星大時要安黑道咸池九醜
葬犯重喪呼子　十一月建（天寶）滿德黃道月德曲星敵心龍德月厭五
帷支德陰陽俱錯葬犯天禁呼三人　十二月閉（歲位）吉慶天醫六合續
世黑道朴星歸忌血忌土符葬犯天禁呼凶（與[illegible]同）
施伯進編魁擇全書壬子日（幹水枝水忌婦木卯酉生人不用此日修營）
（曆起造婚姻吉七聖大明吉）天聾地啞（修作吉生甲與甲辰同年忌辰戌
丑未年九修營娶嫁封建出入遠行忌用壬午年歲刑亦忌）

生日（出入吉）黑帝生（宜作百事）神不在（祭祀凶祭竈凶投壽吉總聖云凶）天恩（宜覃恩赦宥）天瑞（宜上官佩印納禮受賀）九醜（大忌嫁娶移徙）陰陽五帷（用之大凶）五不歸（大忌出行）四耗（忌出財貴物起造移徙）古德曆（叶木不娃）魚肉會（張捕吉）田蟲不食（正月此日種作吉）上帝赦害（五月此日百事不宜）壬日（不決水不治腔不針炙背腴人神在日亦忌正月壬忌動土冬壬不穿溝渠）子日（不問卜春子不穿井又忌剝豬又忌修牛牢夏子不祭竈三月子忌起土夏子忌開倉秋子宜患入物九月子修倉吉凡基地造門修廁牛欄種菓種禾買馬買豬針炙送禮作廁種作納財鯉絡雞栖種教教馬猪牢合財鵞栖納奴婢鴨栖栽竹馬坊釀酒奏章入畜取綠竈並吉沐浴栽衣出財遠行合帳寄受凶又夏此日開倉凶起屋吉宜田蠶當貴祈婦長子架吉食千地泥蓋吉）嫁娶（吉五男二女及大富冬夏好吉）死者（入棺利甲庚時餘利辰戌時餘鬼出四二家破少女）喪葬（凶破亡長六人後殺印人除服吉）鳴吠對（斬草破地發殺殊積權曆吉）死祥葬（吽乙未生人）天牛在墓（不利修改）天狗（正月下亥時食忌祭）空亡（六月）牛黃（在屋忌祀）生產（西西南吉）天門方（丙）地戶（乙）日德（戊）支德（巳已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中宮坎震巽兑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北避忌方可修）偷

方（諸神在上界四方並可修土）符（在內忌犯）鶴神（艮害起造移徙出行嫁娶凶又忌取吉日）遊神（在艮方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戌亥不可造作採土犯之招凶）五將（艮宮遠行凶造作損長日）建（子）破（午）罡（卯）魁（酉）日刑（未）支刑（卯）六害（未）金殺（巳）三殺（巳午未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巳）赤虛（正西巳上出行凶）孤辰（戌）寡宿（辰）六狳（艮）五黃（離）旬中空（寅卯）大小墓（未丑巳上百行凶）正月閉（月空旺相守氣母倉兵吉百蟲不食時陰藏府並復太陽顯星天德合青龍黃道天害黑星天喪狼藉天火天窮九隔星上屋忌陽刀天狗食害天摩天獄不眾刀砧又八座又刑獄天離天實不遠其日山不宜開庫藏興詞訟決獄臨官視事）二月收（司命天厨天官陽德福德母倉祿庫星兵吉黃道明星雌雄天君太陽天陽德天罡地破月刑大時天賊大敗三不遠天寶不遠滅門八座下東盛池五盗兵盜刀砧天狗食害羅星陰殺句絞伏龍其日山只捕獵收盜賊不宜眾兵嫁娶求母起作準溝渠出行納人口）三月成（天岳天德天醫聖心五祥又天倉明星月德藏對三合兵吉天常天殃天雄不眾庶法刀砧天狗食害破敗星黑道破敗鬼火歸忌五衛計星天實不遠其日宜室破碑殺雞戒訓兵集壘堤防結會親姻修造宅舍興土工開故修積土築茶求醫問藥不宜遠

行嫁娶乘事赴任）四月危（歲對五祥兵吉守日天馬顯星勾陳黑道天刑復日四廢天棒黑星天哭天吏五虛龍虎地殃九衛大四廢又敗死地墓實者天殃五四廢牛勾絞其日宜修德施恩賞軍戒不宜並造屋興土工開渠觀民視事登高履險娶室遷居）五月破（金櫃黃道天實月空守日解神天財星天實明星鳴吠天府六儀曲星大耗陽符天獄招搖四廢厭對天窮大四廢又天賊受死陰衛天大合對五虛地墓地網五四廢天刑獄天溫豐至十勾絞貪害陽刀狼籍其日止只宜捷德解忠壞垣墻服藥療病不宜並造宅舍和合交易導溝渠乘舟楫）六月執（歲前守日月天德金堂解神天刑黑道天耗小耗大時空亡歸忌月害黑坎地墓歲光黑星天瀫地軸盛池火敗屠法五虛九空地殃貴者蠶倉財離天嗣牛勾絞大四廢豐至伏龍獨火當大天狱星五四廢其日宜收積發故捕逃怨他不宜興師旅攻城築室遷居乘船開基開庫嫁娶遷出）七月定（月德歲前福生民日四輔四時天德月恩時陽三合五降顯星青龍黃道天喪地氣天敗乙顯星四部天害黑星天摩官符臨日牛飛廉其日宜常渾鍵刑殺胜賢貴將帥修橋城廟並造郵會結會親姻收積破土不宜決水開渠乘官赴任）八月平（司命黃道天官陽德天將五降又天廚四時天德天廚明星

鳳輦玉堂民日四相綠庫星曲星河魁致死天吏五忌大敗勾絞又地火牛飛廉大禍死神陸亡天敗兵禁陰殺又致死四部其日止只宜布惠理道途不宜興師征行嫁娶遷居築室決水開渠臨政上官避病服藥）九月滿。（天岳月空天富普護四時天德明星福德天巫民日四相天常天快土溫地雌飛廉天火歸忌天狗五不遇黑道破敗天敗奏衛狼籍天獄屠法天窮破敗星五鬼害日外星上屋忌四部傷刀刑獄其日只宜行惡宥罪破土除積貨衣不宜並宅舍興詞訟迎婚祭祀決水）十月除（天貴兵寶官日顯星吉期要安天馬白虎黑道天刑拆衛復日轉殺大時大敗又天獄天棒黑星天哭遊禍重喪滅沒重光六蛇四季忌天寡害日斧頭殺歲薄四忌害寡伏龍天賊星其日宜布恩懷刑賑民赴任請醫求藥不宜征伐婚嫁。會賓客安葬墳墓乘舟決水築室遷居）十一月建（金櫃黃道天實月德支德天財天寶明星鶯與曲星龍德兵福官日陰陽供錯地火土符轉殺天寡雙殺四忌又天獄地獄牛火血負衛小時六蛇天禍伏龍月厭四季忌三不遂斧頭殺其日只宜封建爵賞視事拜官不宜穿地取土並宅上樑。嫁娶結親導築遷居築室收養）十二月閉（天貴官日又天醫六合續世天刑黑道天耗血支天吏血忌屠法六蛇四季忌蠶光黑星天瀫殺朱轉

（殺時忌土符天寡斧頭殺賊敗龍虎逆陣文銳兇牛火血無翹叢名朴星伏罪又天獄天殺星具日宜畢忌市政泥補墻壁開塞孔穴不宜逐家嫁娶出使征行淨溝渠針灸理目　與萬曆大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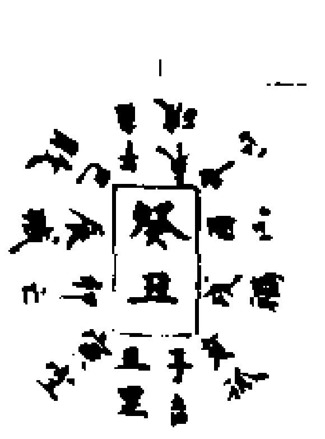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壬子日（屬木）吉門（坎艮震）喜方（午未時同）截路空（寅卯）黑帝生天恩天瑞聾啞鳴吠對（九醜十一月星蛀無四耗）太歲（巡北）偷方（乾亥壬子癸丑艮寅亥）暗金太陰（直年是）胎神（廚竈）遊神（民産忌向向西南吉）伏斷三元（此日是）土荊（遂西吉日三四六七十十一月）占夢（酒食）牛黃（倉囷）不將（無）占怪（父母病公事）冠婚（嫁娶五男二女大富貴冬夏多妨害選禮吉）仕學（章奏吉）農功（種植種果吉正月四孟不食）女功（經絡吉裁衣出）財產（納財合財吉出財受寄出）倉囷（夏閉出）土功（基土吉）木功（起屋旺四墓大富貴架屋吉拆坊長子泥蓋作門修廁吉）內事（沐浴出入奴婢吉）外事（五不歸日遠行出子不開卜魚鳥會日張捕吉）蒔傳水利（作陂塘吉壬不決水）治病（針灸吉人神在日壬不治膿）祭祀（神不在娶內）喪葬（葬山除服吉）畜養（教牛買馬納入畜吉作豬牛牢馬坊雞栖吉）白星冬至（七赤）雨水（一白）穀雨（四綠）夏至（三碧）處暑（九紫）霜降（六白）帝星天乙（乙丙）太乙（丁亥）金帝（壬子）天定（丙午）土帝（甲戌）水帝（癸丑壬）滕光

（丙午）傳送（坤申）神后（壬子）功曹（艮寅）時祿（亥）馬（寅）奇（巳午未）貴（卯巳）唐符國印（午未）白（陽遁丑午申戌陰遁子寅辰酉亥）棺（甲庚）燥（辰戌）的呼（乙大命黃同）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壬子日（幹水枝水桑柘木）此日（陰陽曆起遂婚姻吉心聖大明吉主日吉天聾地啞吉）冠婚（嫁娶五男二女大富貴冬夏多妨害又選禮吉）仕學（章奏吉）祭（神不在祭祀山土地五道城隍司命先人后帝社稷山林川神鎮宅並吉祭竈設齋功德聖六大吉）土木（基土吉）起造（起屋開四墓大富貴架屋吉修牛地拆屋坊長子泥蓋屋作門修廁吉）內事（沐浴出入奴婢吉）外事（遠行出子不開卜魚鳥會日張捕吉）女功（經絡吉裁衣）財（納財合財吉受寄物凶忌出財）耕種（種作種果吉正月四孟不食種植吉）倉（夏閉出）水（作陂塘吉壬不決水）病（人神在日壬不治膿針灸吉）畜（教牛買馬納入六畜作牛牢馬坊豬牢雞鴨栖吉）喪（安葬出除服吉）與萬曆會同至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壬子日大煞（畏）鶴神（艮）三元伏斷　神不在（奏章不吉）起屋（子孫富貴吉）架蓋（自）折（凶）上服安葬（凶）除服（吉）遷禮（吉）娶（五男二女春秋大吉冬夏稍凶）難用（蓋土教作牛欄耕種出不食並吉）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桑柘木（幹水枝土）本命注虞卿男元辰傌子明女元辰侯傳卿夢（女口吉宮羽吉）



此日（子午時并方吉餘凶七聖六百步吉）宮徵羽（吉）商（大衆）角（小衆）牛黃（在倉）土公河神（西方）人神（在手癸不治足）鶴神（東北）空亡（八月）見怪（妨長子）天狗（二月下寅時食）夏（天貴）冬（天貴）秋（四相）夏（伏尸）春（五虛）冬（殺亡）夏（四激）夏（天敗）春（胃害）天恩八專大殺入中宮生產（向西北吉主子巧智）后帝奏章五道土地城隍司命先人斬草起土祀竈經絡移徙入宅納財沐浴合婚送聘作竈裁衣耕田種田穿井修井行舟修倉下栽種作基地買豬已上並吉祭祀賽願（凶）天聾地啞日造作吉　起屋（吉子孫出）架（吉食東地）拆（吉妨西家）泥蓋（吉）娶婦（無子）死者（於辰方取人星入卯十步妨東戌生人）煞（雌不出殺家殺長子雄北去三家殺害女六畜）巳地受死未地受破死穿葬（的呼子亥生人）入棺（利乙辛時）殮（利丑未時）殮畢（西大二家殺女子）葬（亥下大呼殺三人）葬婦日（地虎食）五音（呼宮呼弟徵羽呼子商呼父角呼兒）除服（大吉）

陰陽大曆云此日（星婚姻禮會不宜興工埋葬）歲旦（此日多火五殺少救五月五夏早大小雜飲）正月閉（伐雌）次吉黃道曲星天醫續世歸忌天劫血忌土符月殺葬祀地建天味呼吉　二月開（土勃）救心生氣天倉黑道地囊朴星受加財鞶九焦九空九坎葬祀地咻不止　三月收（陰私）

幽微並后福德陽德黑道解星河魁天禍勾絞葬祀天吞呼吉　四月成（天寶）黃道曲星罪至殺星四廢歸忌天雄葬祀天禁呼凶　五月危（天對）吉慶黃道聖心朴星月殺四廢獨火葬祀地中白虎呼不止　六月破（飛廉）黑道解星四廢龍虎口舌大耗月刑大敗陽破陰衝上帝殺害葬祀天童呼吉　七月執（伐雌）次吉黃道天德天符曲星母倉福星小耗五墓受死歸忌葬祀天吞天皇呼吉　八月定（土勃）滿德金堂母倉黑道朴星官符死氣葬祀呼吉　九月平（陰私）活曜福生黑道解星天罡滅門地火月殺勾絞葬祀馬吞不止　十月滿（天寶）黃道玉堂曲星天賊死氣飛廉歸忌月厭地雌天狗陰錯上帝殺害葬祀呼凶　十一月除（天對）黃道六合普護朴星神后天溫葬祀重喪呼吉　十二月建（飛廉）要安龍德天德天富黑道解星往亡土忌凶星六合葬祀人皇建呼（與選成書同）

施伯進編尅擇全書癸丑日（幹水枝土桑柘木未戌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只選婚姻禮會不利起造安葬亡七聖大明吉）天聾地啞（宜作吉）生甲（甲辰日同年忌太年歲破又為咸刑忌用）生日（出入吉）神不在（祭祀設齋山祭竈吉用辰卯時）天恩（宜章忌敘省）伐日（不可娶妻攻伐）八專（大忌出軍嫁娶）觸水龍（忌乘舟渡水）古德曆（竹木不旺）上帝殺害（六月此日百事）

忌宜。田蠶不食。二月此日種作吉癸日、不論訟。不治手足不針灸手足人
神在膝又云月亦忌二月癸忌動土。冬癸忌穿溝渠丑日、不冠帶。象丑忌
閉寅。四月丑忌起土十月丑作倉吉。夏丑忌修牛申。又微倩吉凡起土作
竈。穿井作陂、入宅耕田雜種種菓基地蓋倉、修井作塘移居種田種穀栽
竹針灸栽木問病納財栽衣合婚吊問服藥買豬奏章沐浴經絡修倉送
亡。並吉受寄行船納牛並凶起屋山吉子孫聚吉食未地折吉婦西家泥
並吉嫁娶吉、宜子孫並田蠶又云無子病夫冬太陰日嫁敗夫六月此日
陰陽衝破嫁凶死者入棺利乙辛時、餘利丑未時、餘兇出南二家敗女子
喪葬山殺三人斬草上暇陰服破地吉死評葬呼丁亥生人天牛在墓不
利修改天狗丑月下子時食忌癸空亡二月牛黃在倉忌犯主產西東南
良天門方西地戶乙日德巳支德午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乾艮離坎凡
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北遊空方可修偷方諱神朝上界地下四方
修無忌土符。在西忌犯鶴神在艮起造嫁娶凶百事凶犯忌取吉日遊神
在艮震坤避之又忌造作五鬼申自造作損地犯之凶五將正南造行山
造作損長日建丑破未罡戌魁辰日刑戌支刑戌六害午金殺丑三殺寅
卯辰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申赤虛在北巳上出行凶孤辰寅寡宿巳六

儀。艮中黃中宮旬中空亡寅卯大小墓未丑巳上百事凶正月開明堂黃
道。貴人、次吉續世。兵吉。吉人星紫微明星紫微凶星五陽又天醫血支妖
辰。狹伴。月虛歸忌、刑獄五符貧耗。又月建斧頭殺蛇龍血忌月殺五盜居
法。罪刑五虛十大血。天雷不還其日宜出政事有求祠禱。累扎六不宜攻
伐。嫁娶上官針灸求嗣庫動土。牧養。修井理日二月閉時陽。歲復敗心
又天君。驛刑生氣五陽兵吉與陳黑道小福刑獄地囊黃坎九空實書又
月殺。土動。黑星葬耗罪刑五虛空亡雷霹蠶官又八座財離鬼賊星牛大
血。天雷不還。朴星斧頭殺天離天狗下食其日宜出政獻章服藥療病畢
傳不宜攻伐訓軍動土求醫種蒔鍼灸三月收福德並復又陽德天倉太
陰。兵吉玄武黑道地耗河魁地破陰私黑星地傷大禍八座刑獄五虛地
琰。霹靂三不還天雷不還罪刑勾絞實書月殺大殺星斧頭殺其日山只
宜施德補捉惡伏不宜攻伐結會親姻臨政上官求醫遠行四月成上堂
黃道天庫曲星歲對王合天成星天王明星少微天醫天喜六陰六儀天
雄播福。歸忌死別天獄四廢罪至腹脹鬼火合對厭法四擊臨日厭對伏
尸。其日宜章表、有尋師傳修飾含宇結觀市估不宜攻伐遠出遷家冠帶
求醫與詞訟。五月危。歲對聖心天德天對天財地財星天喜陰德黃道明

星。巳從復日月虛月害四擊四廢龍會獨火害火上屋忌扑星月殺死別
天敗伏尸腹脹天賊五衛其日宜行恩釋刑祀竈神祇陰德不宜征伐求
無救救群害無葬遠行登高險興詞訟六月破天角天喜來雀黑道人獄
大耗死別大敗飛流黑星滅絕月刑四擊四廢天敗蚊龍解星腹脹陰破
陰衛龍虎五衛伏尸小殺星其日凶只宜施德壞垣墻不宜訓兵攻討求
無結會親姻遠出經闘詞訟冠帶七月執明堂黃道貴人次吉歲前無倉
吉人星曲星紫微明星紫微天德天符四相月支德小耗居法結縛歸忌
五鬼蛇會受死地狹地軸獄日龍會其日宜行慶冊功選賢賞將修營理
第墓疊埋墻不宜討攻伐取求無起任乘官遷家冠帶八月定次吉時陰
金堂四相月恩歲對無倉三合與陳黑道小禍死氣結縛扑星蠶倉土勃
黑星葬耗天符蛇會獄日鬼賊星其日宜有罪星庫修倉築壘郭城結會
姻親入學求師祭竈市估不宜攻伐求無臨政上官冠帶服藥九月平福
生四相玄武黑道地耗天罡致死前陰陰私黑星地傷滅門死神月虛獄
日章光又地火龍會月殺解星勾絞大殺星其日凶只宜遷顧祀神不宜
闘庫請醫嫁娶會親救飢濟水遷居詞訟十月滿玉堂黃道天庫曲星福
德天巫天成星天德明星少微天貴天富土堂前陰地火遊衛飛廉地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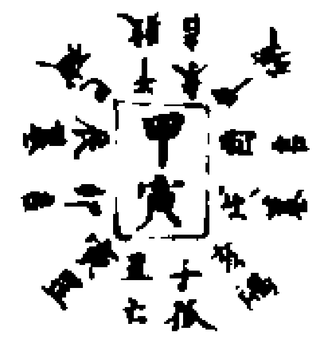
骸骨。居法。天獄又天賊三不遠。了戾地雌土瘟月厭。半日歸忌天狗陰錯
四季忌五不遇其日宜宣布德省皺釋禁刑不宜出師攻伐嫁娶祀神上
官結親求無冠帶種蒔詞訟十一月除天德黃道天財次吉吉期普護地
財星天對明星危復天貴兵寶陰德六合折衝復日守日無翹曹所四季
忌避殺重喪骸骨天溫龍虎扑星其日宜申指令選賢歛蓋宅上梁豎柵
禮五廢罪確碓支易不宜行嫁結親求無濟水營葬起任冠帶詞訟十二
月建。天貴支德要安龍德兵福兵吉朱雀黑道天獄貴衛小時飛流黑星
滅絕土府宰日骸骨土忌重所四季忌三不遠往亡解星陽錯小殺星其
日山只宜封建襲爵拜官不宜築室遷居論訟入獄征行出使命將
發軍求無冠帶。
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癸丑日
爲木吉門坎艮震喜方辰巳時間截路空子丑天恩聾啞八專大殺入中
宮十十二月星錯蛙木太歲遊北偷方乾亥壬子癸丑艮寅方吉瞎金金
星。直日是胎神床遊神艮產忌西向東南吉。伏斷二元此日是土符遊西
吉日五二四五七八十十一月占夢口古牛黃倉囿不將無占帷坊良十
冠婚。丑不冠帶嫁娶宜子孫田蠶冬太陰日敗夫仕學書春吉農功耕田
種田陰種吉二月四蠶不食女功財產納財受寄物並凶倉囤修倉並

宜忌吉土功（起土基土並吉）木功（起屋宜子孫嫁吉食未祥妨西家泥蓋作竈並吉）內事（入宅移居沐浴並吉）外事（行船下載吉娶不詞訟張富日行船山）祈禱（禳眾吉）水利（修井吉）治病（針灸服藥問病吉入神在臍癸不治足）祭祀（神不在疑山）喪葬（葬山祈草上服除服並吉）畜養（買猪吉忌納）午白星冬至（六白）雨水（九紫）穀雨（三碧）夏至（四綠）處暑（一白）霜降（七赤）帝星太乙（巽巳）太乙（坤申）金帝（癸丑）天定（丁未）玉帝（乾亥）水帝（艮寅）壬勝光（巽巳）傳送（丁未）神后（乾亥）功曹（癸丑）時　祿（子）奇（卯辰巳）馬（亥）貴（卯巳）唐符國印（未）中白（陽道寅辰酉亥陰道卯巳未）棺（乙辛）殺（丑未）的呼（丁亥）

（會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癸丑日（修水枝土桑柘木）此日（陰陽曆婚姻吉起造安葬山七聖大明吉生日吉天聾地啞吉）遁婚（並不忌帶嫁娶宜子孫田蠶吉冬太陰日赦天六月陰衝陽破凶）仕奏事（吉）祭（神不在祭祀山土地五道城隍司命竈人后帝起土吉修竈吉並用辰卯時設齋大凶）土木（基土吉）起造（起屋富子孫）嫁屋（吉食未地折屋吉妨西家泥屋蓋屋作竈吉）內事（入宅移居沐浴吉）外事（行船下載吉京本云張富日行船凶祭不論訟）女功（紅絡裁衣吉）財（納財吉受寄物凶）耕種（耕田種田築巳上並吉工月田蠶不會日種植吉）倉（修倉蓋倉並吉）水（修井吉）病（人神在臍娶不治足針灸服藥問病吉）畜（買猪羊牛馬驢犬雞鵝鴨並吉忌納牛）喪（安葬山祈草上服除服吉與萬曆會同並同）

僧善請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癸丑日大煞（中）鶴神（艮）二元伏斷　神不在（祭祀不吉）起屋（竪五）人拆架蓋（吉）上服除服（吉）葬（山）娶（春秋吉冬夏凶）天神下降（日奏書吉）雜用（出行酬貢修造作竈並吉）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大溪水（修木枝木）本命明文章男元辰孔利公女元辰杜仲卿夢（官加職拜吉）此日（卯酉未時作方吉修山七聖一云百事吉）官角徵羽（吉）商（犯）牛黃（每吉）土公河神中宮人神在（胃甲不治頭）鶴神（東北）空亡（三月）見怪（主疾病凶）天狗（正月下卯日食）冬（天德）春（天貴）冬（四相）夏（狀月）夏（空亡）冬（五虛）



春（天赦）冬（萌者）刀砧（夏）日月合八專生產（向東南吉子心書）后帝先人五道土地城隍起造社山入宅立契經絡遠行安床詞訟納財作田起倉買田納牛基地受官冠帶安碓出蠶教牛造門作竈已上並吉祭祀賽願（凶）破羣日出六畜頭牲（凶）起屋（殺宅長破北家）架（食中地）拆（山）泥蓋（吉）娶婦（殺夫及公姑凶無子）死者（於西北上取中男長婦星入西十二步妨己亥生人）煞（雌去北二家殺男六畜雄東去三家殺男）中地受破

午地受死死祥葬（的呼癸亥生人）入棺（利癸乙時）殮（利申酉時）殮鬼（呼長子凶）葬（諸書不載通凶）葬母日（地虎食）五音呼（吉徵利吉商呼卜角呼母）除服（呼吉）陰陽大曆（云此日宜上官遠行平安利益十倍）歲只（此日五不大煞五月五日同）正月建（歲之）滿德龍德次吉天倉黑道朴星陽錯八專支德往亡土忌大敗九焦葬犯重喪呼凶　二月閉（天富）吉慶普護次吉黃道天醫月德五富解星歸忌五鬼葬犯呼凶　三月開（天符）黃道不將傳星續世生氣天賊地囊血忌天離死氣葬犯地竈呼吉　四月收（天岳）母倉月空福德黑道朴星天罡福星天牢敬心陽德天瘟劫殺土符滅門句絞葬犯月吞土禁呼凶　五月成（天倉）次吉後益母倉黑道解星飛廉歸忌天罡天雄山星獨火葬犯天建土禁呼凶　六月危（天貴）活曜黃道天德月德傳星天符五富罪至葬犯土禁地皇呼吉　七月破（出九）聖心黑道朴星四廢大耗交加月刑天牢陰陽衝破上帝殺害葬犯人皇呼忌　八月執（天富）上吉黃道月空解星四廢神后龍虎歸忌小耗劫殺天牢天瘟葬犯天建月吞呼凶　九月定（天符）黃道傳星四廢口舌官符殺星月厭天罡九空死氣天牢狼籍葬犯呼凶　十月平（天岳）上吉月德金堂獄輪黑道天劫朴星河魁五富地火八風大禍句絞葬犯天咮呼家　十一月滿（天賊）上吉福生獄輪黑道解星歸忌八風天狗口舌葬犯地竈呼家　十二月除（天寶）幽微次吉黃道傳星獄輪月空玉堂劫殺八風天罡葬犯地建月吞呼吉（與寶成書同）

施伯進編魁擇全書甲寅日（修木枝木大溪水巳申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上官遠行利益十倍大明山七聖吉）生死病甲（四立年此旬內日為生甲吉仲年為病甲季年為死甲凶年忌子午卯酉年死禁登修營嫁娶封建出入遠行忌用此日中年為歲破又馬歲刑亦忌）生日（出入吉）四順（寅日宜住田）祖死（忌田事）神不在（祭祀凶祭竈山枝斬山總聚大吉）天良（春為天良上官吉生百事吉）日月合（造作嫁娶吉）泉閉（忌開池穿井）破群（出入六畜凶）八專（大忌嫁娶出軍）上帝殺（害七月此日百事凶）土公食（宜祭土神）土公赦（動土吉）古德曆（栽竹不栽未甲日不開倉不針灸不治頭人神在背亦忌春甲不伐木三月十二月甲忌動土寅日不祭祀五月寅忌起土夏寅忌修牛牢冬寅忌開倉十一月寅修倉吉凡）動土作竈作門買田耕田安蠶納牛習駒受職出行基地起倉入宅立契出蠶安碓殺牛上官到官冠帶納財詞訟入學沐浴栽衣入奴合藥受官商販送禮安床經絡修宅剃頭買賣入婢治病（並吉）買馬漁獵（凶）又稱此日忌作倉正月此日買牛吉起屋（凶殺宅長家吉食中地

折山殺宅長且泥修合嫁娶殺公姑無子死者入棺刑乙癸時餘鬼中丙時餘鬼吁長子長葬山猪書不通吠對斬草破土發鼓除攢權暦吉死祥葬吁癸巳生人天牛守墓不利修改天狗三月下丑時食忌祭空亡九月牛黃在倉忌祀生產面西北吉天門方西地戶東日德坎支德未巳上百事凶之吉紫白離坤震巽兌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北方進餘可修偷方四方忌不可修土箭運住宅內忌犯鶴神在艮起造入宅嫁娶出入忌犯又忌取畜日遊神在艮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巳午不可造作掘地犯之指山五將丑北造行出修作損長日建寅破申平巳收亥日刑申支刑巳六害巳金殺酉三殺亥子丑巳上出行嫁娶山遊都丑赤虛東方巳上出行山孤辰子寡宿午六孤乾五黃艮旬中空亡子丑大小墓辰戌巳上百事凶正月建天貴支德豐旺吉又天倉龍德五富要安天良天刑罡乞天獄黑道黑星天瘟貴衛土府重喪土忌大敗陰稜天罰賊敗四手忌小時復日往亡天敗兵禁天門雷霆忌病大殺星陽錯扑星三不返其日不可用只宜和合交關受納財物不宜動土工主搆柱出兵教戰造行運衰閒倉祭祀會親移徙二月閉次吉天貴五富天良又天醫月恩普護豐旺兵寶青龍天雷天良黃道黑星天摩血支使伊扁法天罰天窮敗敗斷星乞頭星殺辰歸忌天敗地敗五鬼瘟瘸四手忌其日宜修造宅舍倫土鑿鼓除攢和合交易賤破上官赴會親姻不宜祭祀積福遣出運家針剌出血修井竈日三月開司命天府天官次吉陽德時陽益後續世太陽黃道明星驛單傳星天貴旺相生氣豐旺驛馬天后六儀天良祿庫星血忌合尉地囊天賊又天賊四手忌天狗下食招搖天敗厭對天雞又八座十大血其日宜成親姻封建襲封爵遠出求醫請藥不宜動土穿掘乘船開倉祭祀針剌嫁娶四月收空亡月空天倉母倉又陽德明星福德聖心太陽天牢天快天罡黑道破敗賊門扑星地破劍殺月害勾絞空宅刀砧天媽三不進破敗天吏八座伏罪土符天瘟伏尸獨火雷火十大血星其日凶不用只宜補逮坑悠不宜祭祀求姻興土工臨政上官試技群書遠行國運論訟興詞五月成次吉歲對母倉三合天醫益後五祥天馬白虎天棒天刑天牢飛廉黑道黑星天哭鬼火伏罪歸忌空宅解巽財離伏尸天快星天門五衛刀砧扁法天罪五不遇其日宜修飾宅舍立木上梁發鼓除攢安置欄犢賣呼傳立契券不宜赴任運家開倉祭祀六月危金櫃天寶天德歲對五富傳星天財星黃道明星鸞輿月德天將五符又天府察星空宅刀砧天罰伏尸五衛天窮天庫伏罪地網游禍其日宜布

政臨民針剌畋獵修理宅舍築垣墻市估經求啓攢發掀不宜開倉庫祀神赴任來官登高除七月破天府驛馬解神聖心天后天獄天刑貫索大耗月破陰錯黑道黑星天獄四廢地網兵禁豐至徒隸大四廢陰陽衝破天獄扑星區倉五四廢又天牢其日不可用只宜施遠解怨壞墻垣拆宅舍不宜教軍攻伐破土送葬赴任來官開倉庫納人口八月執上吉歲前月支月空解神月支德青龍黃道天快小耗劫殺天雷黑星天摩地勢歸忌扁法龍虎天吏徒隸又天牢大四廢倉庫忌四曹死豐至解星地囊十勾絞乞頭星其日宜破土除攢徵捕執緝不宜興建宅舍嫁娶運家出遠經求祀神種蒔開庫來官臨民九月定司命黃道天官傳星時陰三合解庫星天府明星驛單陽德歲前五降官符月厭臨日焦坎九空天門孤辰地火大四廢受死地獄四廢空亡徒隸天罪陰錯死氣五四廢又天中十飛廉勾絞三不進倉庫忌其日宜權攢大斂釋服破地斬草不宜封建冊曜拜官出師入學祭祀開倉庫出納來壽種植果木十月平上吉天岳金堂五富獻輪四時天德月德明星六合福日五降四相天中天快河魁致死五虛冰魁勾絞貴客龍虎黑道破敗大禍死神八風天罰天窮天壁遊禍扑星又地火十飛廉破敗星上屠忌其日凶只宜捕惡理道塗不宜開倉庫受青祭祀栽種興造宅舍營葬死喪十一月滿上吉福德天醫相日天馬驛馬四時天德月恩天富福生獻輪四相天后兵吉白虎黑道天刑地呼土瘟扁法天狗天賊天壁天快星天棒黑星天哭五衛歸忌五虛八風貴害害日解星其日宜置宅造倉破土拆攢訓軍裁衣納奴婢結會親姻不宜受青祭祀嫁娶運家遠出十二月除金櫃天寶次吉吉朝止豐獻輪兵吉四時黃道明星鸞輿月空兵寶福日四相傳星天德天財折衝劫殺五虛八風天壁地會遊禍天賊五虛貴害害日天吏其日宜訓卿族單德澤破土拆攢歸親市估修飾宅舍不宜視事臨民上策獻書斛陰陽顧　與萬曆大全同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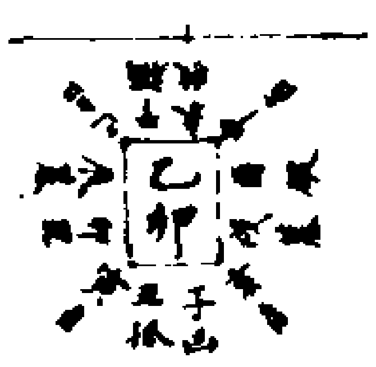
甲寅日爲水吉門坎艮震喜方寅卯時同截路空中國日月合鳴吠對八專五九月是錯姪叶太歲遊北偷方乾亥壬子癸丑艮寅方吉聽金大星五年見胎神門遊神艮產忌向向西北吉伏斷三元此日是土箭復往吉日二三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古夢大吉牛黃倉用不將無古堆病冠婚冠帶吉嫁娶殺公姑殺夫無子送禮吉仕學上官投官入學吉農功耕田吉田但元日主耕種並凶女功凶蠶母蠶經絡裁衣並吉財產納財買田立契吉倉囷起倉造倉吉收作馬丁不開倉土功基土吉木功起屋豎宅長架食中斬殺

長生（煞修作門吉）內事（入宅安床沐浴剃頭入奴婢吉）外事（遠行商販漁獵吉）詩備 水利（泉開日忌穿池井）治病（問病出入神在胃甲不治頭）祭祀（神不在祭出土公食日祭土吉）喪葬（葬小吉）畜養（納牛教牛習馬破群日出入六畜凶）白星冬至（五黃）雨水（八白）穀雨（二黑）夏至（五黃）處暑（二黑）霜降（八白）帝星天乙（丙午）太乙（庚申）金帝（戊寅）天定（甲申）土帝（壬子）水帝（甲卯壬）勝光（乙辰）傳送（丙午）神后（辛戌）功曹（壬子）時。祿寅 奇（丙寅卯）玄馬 中貴（丑未）唐符國印（酉戌）白（陽德子卯巳未陰德丑午申戌）棺（乙癸）陰（中酉）的呼（癸巳亥）

明丘延翰撰三曆會同甲寅日（納音水枝木）大溪水 此日陰陽曆上官遠行利十倍（七聖吉大明出生日吉此旬四孟年生甲吉四仲年病甲四季年死凶）冠婚（冠帶吉嫁娶從公姑敗夫無子又送禮吉）仕（上官授官入學吉）祭（神不在祭祀凶土地五道竈入城隍后帝社稷山林安床吉祭竈設齋大山總聖云吉土公食日宜祭土神）土木（基土吉）起造（起屋蓋宅食架屋會中地折屋蓋宅長生屋泥修屋作門吉）內事（入宅安床沐浴剃頭入奴婢吉）外事（遠行商販漁獵吉）女功（出箱安置機經絡裁衣吉）財（納財買田土架吉）耕種（耘田吉又田祖死日開田種植耕耘）出倉（起倉造倉吉收買畜用甲不開倉）水（泉開日忌穿池井）病（人神在胃甲不治頭治病凶）畜（納牛教牛習馬又破群日出入牛馬大畜凶）喪葬（小吉無馬曆會同丑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甲寅日大煞（此）鶴神（艮）三元伏斷 神不在（祭祀不吉）起屋拆屋（凶）架蓋（吉）安葬（吉）娶（凶）求婚冠帶（吉）土公食（日謝土吉）雜用（遠行作竈枚卜吉穿井凶）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大溪水（納木枝木）本命（戴公）陽男元辰（庵）文長女元辰（辰子）江夢（遠信至立財吉）此日（寅中巳亥時方吉餘宫一凶）宫（吉）徵羽（吉）角（白虎）斗黃（在吉）土公 河神（十）宫 人神（在膀乙不治病）鶴神（東方）空亡（四月）鬼 惟（父母疾官哭）天狗（二月下食時食）春（天時）春（天賁木四相）夏（四郎）冬（大耗）秋（省者）夏（天雪不遠）刀砧 夏日月合 師曠死日 不合藥 生產（向東吉子少亡）



祭祀賽願五道土地后帝司命先人斬草作竈祀竈移徙安床納財遠行冠帶種作求婚遠聘穿井作塘裁衣入學下秧修廁泥倉基地納奴婢浸五穀（巳上並吉）八專不歸（凶）起屋（子孫富貴坊東家）架（吉食田地）拆（吉坊東家）泥蓋（吉）娶婦（大富貴春秋吉冬天地宜日凶）死者（亡西亡北方取母長男星入卯上十二步坊子酉生人煞雌雄在長家不出找長男向北方找女子）未地受死 酉地受破 死祥葬（時呼戌子生人）入棺（何時陰利）

日入時 陰鬼（出北家殺宅長）葬（不合吉將上下大呼山）葬父日（不明地虎食五音呼官音山殿角呼吉）除服（大富）陰陽大曆云（此日宜起造婚姻遷移人口牛馬旺相）歲旦（此日五來熟蠶少人多病五月五日）正月除（飛流）玉堂大時黑道解星咸池神后九醜葬犯天吞呼吉 二月建（地中黃）道傳星福生龍德天德狼藉刑獄天火凶星葬犯重喪呼吉 三月閉（土劫）要安天豐黑道凶星獨大章星陽錯葬犯白虎呼凶 四月開（陰私母倉）普護生氣月合黑道解星交加五離葬犯地魂吞呼不止 五月收（天賁）幽微黃道傳星天符福德河魁五鬼血忌往亡母倉續世大時土忌咸池勾絞天空葬犯土禁呼凶 六月成（天對）黃道救心章星狼藉飛廉刑獄殺星天火天窮天雄葬犯天吞呼二人 七月危（飛流）吉慶益後黑道解星四廢土符葬犯呼吉 八月破（地啞）黃道傳星月合四廢天賊大耗月厭狼藉口舌罪星上帝殺害葬犯天皇呼吉 九月執（土劫）聖心六合大時黑道章星四廢福星咸池小耗葬犯呼凶 十月定（陰私）滿德天德解星黑道龍虎狼藉官符死氣刑獄天太葬犯天嗦天吞呼凶 十一月平（天賈）治喉黃道傳星受死月刑大敗地火天罡勾絞葬犯天魂地建呼凶 十二月滿（天對）黃道月合金堂章星死氣天狗地雄天瘟葬犯天吞呼吉（與寫成書同）

施伯進編尅擇全書乙卯日（納木枝木）大溪水（子固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起造婚姻吉七聖吉大明凶）生甲（甲寅同年忌同年歲破子午歲刑忌用）生日（出入吉）四順（卯日宜師）師曠死（忌遷移）篤神在（祭祀吉總聖云神在地用祭祀福百倍設齋吉祭竈吉宜用卯辰時）日月合（造作嫁娶吉）九醜（大忌嫁娶移徙）伐日（不可舉兵攻討）土公殺（動土吉）土公食（宜祭土神）上帝殺害（八月此日百事不宜）古德曆（竹木不蛀乙日不栽木不治喉不針灸人神在脾又鼻亦忌灸乙不伐木四月乙忌動土卯日不穿井夏卯忌穿井又忌修牛牢六月卯忌起土冬卯宜患人物十二月卯修倉吉）凡動土作竈作陂修廁浸穀下種種果栽種針灸冠帶基地泥倉作塘移居撒秧種秧種瓜安葬納奴婢合婚送禮出財裁衣設會出行安床入學交財裁衣（並吉）弔問送亡（六月此日）買牛吉 合藥（並凶）秋此日（忌造倉）起屋（吉宜子孫大富貴坊東家架吉坊西家拆吉坊東家泥蓋吉）嫁娶（吉大富貴春天塞母日秋地塞母日主殺夫）死者（入棺利丙壬時陰利中酉時陰鬼出北家殺奴婢六畜）喪葬（山上服山除服吉）鳴吠對（斬草破地啟攢權厝吉）死秤葬（呼丙庚生人）天牛在墓（不利修改）天狗（四月下實時食忌祭）空亡（四月）牛黃（在倉忌把）生產（西西南吉）天門方（庚地）

戶丁日德中支德中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艮坎坤震兌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坐進修方可修偷方坤選位忌祀土符選位宅內忌祀鶴神在東忌起造移徙嫁娶出行百事凶尤忌取畜日遊神在東產婦避之大忌造作五鬼寅卯不可造作掘地犯凶五將在坤造行凶修作損長日建卯破酉罡子魁子日刑酉支刑子六害辰金殺巳三殺申酉戌巳上出行嫁娶凶遷都子赤虛南方巳上出行凶孤辰丑寡宿未六孤乾五黃兌旬中空亡子丑大小墓辰戌巳上百事凶正月除天貴兵寶官日吉期王雲兵吉朱雀黑道天獄天衡轉殺咸池河魁黑星滅沒遊禍大時大敗天塞畫所解星天天獄地狹狀龍小殺星四季忌其日宜封拜視事營造屋室結會親友破土除攢祭祀殺開師旅不宜嫁娶求婚攻戰種植事并忌二月建明堂驛馬貴人傳星龍德兵福官日吉人星黃道明星紫微天貴天德福生六儀負衡復日轉殺天火招搖厭對重所陽錯又刑獄三不遠土府重喪飛搖天獄合對天塞傷刀又天獄四季忌上屋忌其日凶不但只宜封建襲爵不宜蓋造宅舍營葬立喪種植開井求嗣嫁娶三月開天貴月合又天喜要安官日勾陳土勃小耗血支天吏黑道黑星栽紀殺長月害天禍轉殺獨火章星毛賊星又天獄天燭天寡雷火伏俾又致死四季

忌其日宜結會親禮和合交關破土除攢祭祀窆穴不宜開導泉放牧畔畜臨民視事針刺理目四月開時陽殿後普護陰德月德合旺相生氣母倉五陽玄武黑道地耗陰私黑星地陽不舉刀砧天瘟大殺星天雷不遠天狗下食斷星八座四部上屋忌天狗食畜其日宜興土工營宅舍母師傳送行國運破土除攢祭祀不宜舉官赴任栽接樹五月收玉堂黃道天庫傳星蓋屋天符天賊星又天府天喜明星少微福德續世母倉太陰又陽德河魁地破血忌大時往亡焦坎空亡大殿天瘟羅倉刀砧大禍八座不舉咸池土忌九空勾絞五鬼四部伏龍三不遠十大血其日凶不可用只宜畫像負衡慈慎不宜攻伐出遠經國事導井泉東舞針刺種蒔鎔鑄赴任六月成天德黃道天財天醫敬心地財星天對明星已從歲對三合太陰天雄天狗食畫鬼天天實不遇臨日四部傷刀天大飛廉五不遇又刑獄不舉天瘟刀砧天獄狼藉十大血章星其日凶不用只宜結親和合交易不宜營蓋宅舍開井泉視事舉官築室七月危歲對月合益後守日朱雀黑道天獄天吏土符飛濂黑星滅絕四廢章光解星地寡大四廢又殺死貪晉五虛五衡牛飛廉小殺星其日宜求嗣續修築除攢不宜穿井開倉登高種蒔嫁娶任行舉官赴任獻書此營八月破明堂黃道貴人天

府月德合傳星毛驛明星紫微守日吉人星地火復日四廢貪書地獄地寡土不遠大四廢大耗月厭罪星陰錯五虛龍會十勾絞又天賊其日凶只宜祀神塚墻屋不宜興工蓋宅嫁娶營種遷居築室開井導泉九月執歲前六合月支德聖心守日勾陳黑道小禍小耗大時土勃黑星暴華紀地軸咸池四廢大敗無翹天禍雷寡絲綃龍走十勾絞倉庫忌日五虛章暴地寡地狹貪晉伏龍大四廢鬼賊星其日宜祭祀道場齋醮破服開地營井不宜蓋屋造宅論訟導通水泉遷居避病鎔鑄十月定月恩前陰四相民日歲前天德兵吉陰德玄武黑道死氣地耗解星陰私黑星官符地傷狼藉天火絲綃天賊天瘟又刑獄龍虎陽刃天獄財離大殺忌其日凶不可遠作不宜蓋屋興土工論訟上書穿井泉遷居避病十一月平玉堂黃道天庫傳星民日四相天成星天玉明星少微月合前陰兵吉天罡受死天賊羅倉月刑大敗致死又致死滅門天賊勾絞天吏五虛天瘟死神又地火其日凶不用只宜祀神理道路不宜蓋宅動土征行服藥臨政事導井泉種樹牧養納財十二月滿天德黃道天財福德天醫民日四相天德合天對明星已從天官金堂前陰兵吉月德合又天倉地財星地雌土曝天狗天瘟奏衡天賊天溫龍會其日宜擇將申冊功勳蓋屋築室臨視事

債安碓磑黑殺土瘟納貨財入奴婢臨民上策獻書不宜開井祀神種蒔以上與萬曆大全同雷霆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乙卯日屬水吉門巽維坤喜方戌亥時用截路空甲子未日月合鳴吠對八專紐無太歲進北偷方丙子丁未申中庚酉辛吉晴金土星宜午是胎神床磨遊神東產忌西向西南吉伏斷三元此日是土蓋復仕吉日正二四七九十二月占夢信至牛黃宜圍不將無占保日病官災冠姻嫁娶大富貴春事妻母日殺大山視事合婚造種吉仕學入學山農功浸種下種堆種自乙不載木女功裁衣吉財產出財交財吉倉困造倉泥倉吉土功春生自木功起屋豎子豬春起山架蓋泥作竈吉拆坊東內事移居安床沐浴裁衣會客入奴婢吉婢嘛兒忌作樂外事遠行吉張宿日行船凶詩佈水利作塘吉卯不穿井治病針灸吉合藥問病山人神在脾乙不治服祭祀神在乙頭殺齋祭竈吉上官食日祭吉喪葬安葬上服山斬草除服吉畜養寅午吉白星冬至四宮雨水七赤穀雨五白夏至六白處暑三碧霜降九紫帝星天乙巽巳太乙艮寅金帝庚酉天定甲卯玉帝乾亥水帝坤申壬勝光丁午傳送巽巳神后庚酉功曹乾亥時祿卯奇酉戌亥子丑馬巳貴子申磨符閻印戌亥白陽遺丑午申戌陰遺子寅辰酉亥棺丙壬陰申酉的呼丙辰

今集同又上會異三曆會同乙卯日（鈇木枝木大淸水）此日（陰陽曆起造婚姻大吉七聖吉大明凶土日吉）冠婚（嫁娶大富貴春天富母日秋地富母月並嫁殺夫亂帶合婚吉又送禮吉）仕（入學吉）祭（神在祭吉總聖六神在地府祭祀吉福百倍土地五道司命見人在中亡解除齋大吉祭竈吉宜用卯辰時上公食日宜祭土神）土木（基土吉）起造（起屋宜子孫大富貴春起屋凶架屋吉妨田家拆屋吉妨水家蓋屋泥修作竈作厠吉）內事（修居安床沐浴試衣會客入奴婢吉師喚見日合藥作樂凶）外事（遠行吉振宿日行船凶）女功（裁衣吉）財（出財交財吉）耕種（浸種下秧種瓜果種作吉二不栽木）倉（造倉及泥倉吉飲作吉凶）水（作陂塘吉卯不穿井）病（人神在脾乙不治喉針灸吉服藥凶）畜（穿中吉）長（齊上服凶除服吉以上與萬曆會同並同）

僧善請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乙卯日大煞（元）鶴神（東方）二元伏斷　神在（春牽大吉）起屋架蓋（大吉）拆屋（凶）上服安葬（凶）除服（吉）娶（五男二女春月大凶）土公食日（謝土吉）雜用（入宅遠行作竈吉中五吉）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沙中土（鈇大枝土）本命霍叔英男元辰張文通女元辰職文公夢（五書吉求食凶）

此日（卯酉午巳亥時并方吉餘皆凶）宮羽（大墓）徵（小墓）商角（吉）牛黃　土公河神（中宮）人神（在脾）鶴神（在東方）空亡（七月）

見帷（主夫大）天狗（三月下巳時食）秋（天吉）夏（天德）夏（天赦）春（四網）冬（伏尸）春（破帝）夏（天賊不廷）秋（四激）秋（天收）夏（月害）八絕　天聾地啞（造作吉）生產（西南吉主子巧性）祭祀賽願城隍后帝床神授官入宅納財裁衣行船安梭作門移徙經絡買猪種栽詞訟送聘作雞栖（五吉）五道社山土地（並凶）神栖日忌出財放債蓋馬會日宜張捕忌開倉庫（主虛耗）不歸（凶）起屋（失火退財官事俟吉）架（舍戍地）拆（妨北家）泥蓋（吉）娶婦（妨呈子孫復主孫春嫁主殺人）死者（西南北家取忌人又中子星下死家殺五木生人煞雖臨去南二家殺長子卸田長家殺宅長）戍地受破中地受死死祥葬（的呼甲中生人）入棺（利丁癸時）殮（利巳亥時）殮鬼（出丑北殺女）葬（上下不呼宜子孫六十年無災大吉）葬父（此日大明地虎不食）五音呼（宮呼妻徵呼孫羽呼女商角大吉）除服（呼西家）陰陽大曆云（此日災修作動土安葬並子孫田蠶牛馬大吉）歲旦（此日五來少牧災蠶五月五大熱人多病）正月滿（天貴）上吉黃道傳星月德金堂天富天賊天空九焦九坎天狗地雌口舌財離葬祀呼凶　二月除（貴兄）幽微次吉黑道章星勾絞受死獨火葬祀白虎呼五人　三月建（天富）滿德黃道支德龍德玉堂月空齋星月刑五鬼天溫葬祀人呈人建呼滅　四月閉（天符）吉慶次吉黃道傳星天醫天符福生月殺天罡葬祀重時呼凶　五月開（天岳）上吉月德要安生氣黑道章星死氣天離葬祀地魂凶　六月收（天梓）福德陽德普護黑道齋星勾絞禍星天罡滅門葬祀地魂呼滅　七月成（天寶）次吉黃道傳星續世月空母倉飛廉血忌凶星月厭天雄葬祀月呑呼滅　八月危（寶光）活曜母倉六合敬心黑道章星月厭天羅葬祀呼滅　九月破（天富）黃道益後天德月德齋星交加空亡大敗土忌人耗葬祀氐星呼凶　十月執（天符）次吉黃道傳星四廢罪至小耗土符神后葬祀重時呼凶　十一月定（天岳）月空聖心天倉黑道章星四廢殺星官符死氣葬祀月呑呼三人　十二月平（天梓）不將黑道齋星龍虎天刦河魁勾絞天罡四廢大禍月殺地火葬祀馬吞呼四人（以上與寶成書同）

施伯達編魁擇全書丙辰日（鈇大枝土沙中土辰戌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只宜動土安葬七聖大明吉）天聾地啞（修作吉）生甲（甲寅同年忌巳亥中年凡修營築堤嫁娶封建出入遠行忌用戌年歲破辰年歲刑亦忌）生日出入吉土公欺（動土吉不避）伏龍神在（祭祀吉舊曆云不在竈齋吉祭竈凶）剃頭吉事（凡作吉事宜用此日）八絕（大忌出財建置物業）

古德曆（竹木不生）蒸馬會（飛禍吉）五不歸（大忌遠行）丙日（不作竈不治病不針灸有心人神在腰亦忌夏丙不作炙七月丙巳無土）辰日（大哭注五月辰修會吉秋辰忌修牛牢又徵債吉七月辰忌起土）凡作門移徙調駒取犬作雞鴨栖入宅耘田買猪到官授職行船下載出財造像納財治病詞訟碓磑納弟子針灸上官安床經絡入倉下殺修牛牢（並吉）此日開倉庫（主虛耗凶）起屋（凶主失火公事後吉）架（舍戍地）拆（妨北家、六凶）泥蓋（吉）嫁娶（初吉終凶春嫁殺夫）死者入棺（利丁甲時）殮（利巳亥時）殮鬼（出北一家殺宅長女子）喪葬（小吉辰不哭注除服妨近隣）死祥葬（呼甲中生人）天牛在墓（不利修改）天狗（五月下卯時食忌祭）空亡（正月）牛黃（在脾忌祀）生產（西東南吉）天門方（庚）地戶（丁）月德（巳）支德（西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中宮坎寅巽凡嫁娶作事向之吉）太歲（北進餘方可修）偷方（皆仰朝上界四方無忌）土箭（還位宅內忌犯）鶴神（在東忌遺作出行百事凶入宅移徙嫁娶凶忌忌取六畜）日遊神（在東產婦避之又忌遺作）五鬼（子丑遺作伍地犯之招凶）五將（在東忌遺作損長遠行大凶）日建（辰）罡（未）厭（丑）破（戌）日刑（子）支刑（辰）六害（卯）金殺（丑）三殺（巳午未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寅）赤虛（在西巳上

出行山孤辰（寅）寡宿中六孤（乾）五黃離句中空亡（子丑）大小墓（辰戌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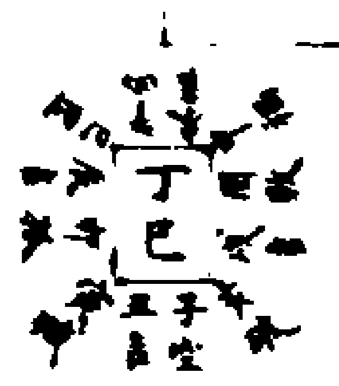
出行凶 正月滿（金匱黃道天寶上吉月恩天富金堂六儀天育天寶明星鸞輿月德福德天醫四相傳星地雌土瘟戰晉合對空亡天狗財離又天賊長衡牢日招搖黑狀九空害日厭對）其日宜修造宅舍築壘垣牆求醫請樂遣書裁衣下宜鼓鑄種蒔祭祀東寺上官嫁娶理葬吊問 二月除（次吉兵寶吉期四相天刑黑道天耗折衝受死戰骨害兆黑星天激游禍半日月害天禍天獨地瞻害火官日章星獨火天賊星）其日宜修葺宅舍泥補垣牆閱武練兵祀神納禮合藥解除豎立架蓋不宜上官視事理葬吊問納奴婢牧養 三月建（月空四相支德玉堂龍德兵福青龍黃道天赦貴衛小時天雷黑星天牢上符月刑牢日敗收戰骨三不進蠶官天瘟癖星五鬼。毛頭星）其日不可用只宜畢思訓兵祀神不宜興造穿掘築室修營理葬遣書納口 四月閉（司命黃道天官傳星陽德福生天德合又天喜天府明星咸華大吉天貴天符又天符祿庫星四時天候血支伏俘月殺刑獄貪吾戰敗又月殺天雲不退殺氣復日月虛耗刑五虛天塹四擊忌）其日宜修葺宅舍築壘垣牆祀神塞穴不宜臨民視事破土啓攢針刺埋日修寡弔問 五月開（上吉月德天貴旺相主叢四時天德天喜明星時陽歲德嘉母。太陽天牢。天賊罪刑章星雷震天壁又月殺四季忌天狗下食黑道破敗刑獄五虛貪昔又八座破敗星天雲不退）其日宜章思敵開拓封疆尊呼傳置城寨造宅動土穿井祀神不宜聚官赴任理葬吊問 六月收（天貴天倉太陽四時天德福德普護天馬又陽德白虎黑道天刑天罡天棒黑星天哭城門地破刑獄章光五虛的敗實昔又月殺三不進天雲不退八座軍刑齋星兵禁陰錯天塹四季忌天賊星）其日山不用只宜缺肯封祀鬼神不宜訓兵出師嘗革嫁娶上官赴任開庫受納理葬吊問 七月成（金匱黃道天寶次吉月空天醫續世三合天財星天寶明星鸞輿傳星歲對天喜母倉五祥地火鬼火地獄飛廉四擊五衝腹脹五不遇天雄月厭血忌死別天敗青龍年火血三不進）其日宜章思慶選將命師出將補理城郭修建宅第祭神求嗣就師入學不宜攻伐吊問針灸遠行理葬種蒔 八月危（上吉天喜母倉五祥歲對敬心六合天願天刑黑道天耗月虛安允黑星天激月殺章星天敗龍虎無翹牛火血腹脹死別天禍四擊五衝天賊星）其日宜修飾宅舍結頭鬼神市估埋炊安置床榻不宜攻伐遠行弔問嫁娶舉哀泥飾陰 九月破（天德天符益後兵吉月德天喜解神青龍黃道天赦大耗天雷黑星天牢陸亡四擊死別豐至腹脹大敗蛇會

土忌天敗蠶官歸星蛟龍毛頭星）其日山不用只宜張捕殺伐祭祀不宜喪兵甚地閉庫出財上官遠行栽衣 十月執（司命黃道天官次吉陽德解神月支德天府明星鳳輦傳星歲前兵吉祿庫星小耗復日四廢伏尸六賊土符豐至地軸五虛罪至龍忌獄日地賊）其日宜教獵牧捕惡逐戰吃獵祀神請福不宜動土穿地赴任臨官理葬閉倉吊問掛服 十一月定（天嘉明星成前三合又天倉月空時陰聖心五降天牢黑星死氣臨日四廢龍忌破敗星上屋忌天殃破敗官符伏尸章星獄日牛飛廉）其日教軍教令蓋造宅舍築壘垣牆結交親姻祭祀鬼神不宜上官赴任掛服舉哀 十二月平（不將天馬五降兵吉白虎黑道天刑河魁致死月虛天棒黑星天哭大禍死神月殺獄日兵禁歸忌地賊齋星牛飛廉天殃星四廢龍虎陰錯伏尸龍忌又地火。）其日凶不用只宜祀神理道塗不宜出師攻伐開倉庫興訟掛服舉哀安塔動土納奴婢造屋（以上出萬曆大全同）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丙辰日為上吉門（巽離坤）喜方（中酉時同）截路空（戌亥）大明 聾啞 蛀（無）太歲（進北）偷方（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吉）暗金。水星。（五年是）胎神（東產忌西向東南吉）伏斷 一元（此日是土）前復拉吉日。（正二四五七八十十一月吉）夢（中吉）牛黃（所）不將（十二月吉）惟丈夫 冠婚（嫁娶宜子孫復孤寡來殺丈夫妨妻云不可用）仕學（授官納學子吉一云上官吉）農功（下五穀種田吉）女功（經絡裁衣吉）財產（納財出財吉）倉閣（造倉入穀吉開倉出）土功（土公敗日動土吉）木功（起屋失火官事還財復吉泥蓋安吉內不作）內事（入宅移居安門吉）外事（五不歸日出行凶鳥鳥會日張捕吉行船下載詞訟吉）詩佛 水利 治病（針灸治病吉人神在腰內不治肩）祭祀（神不在其上其往云在內領遠很彼齋吉）喪葬（安葬小吉辰不哭泣）畜養（買駒買豬取犬作雞鴨栖並吉）白星 冬至（三碧）雨水（六白）驚蟄 雨（九紫）夏至（七赤）處暑（四綠）霜降（一白）帝星 天乙（乙辰）太乙（癸丑）金帝（坤中）天定（艮寅）玉帝（辛戌）水帝（丁未壬） 勝光（艮寅）傳送（甲辰）神后（坤中）功曹（辛戌）時 祿（巳）奇（未中）（酉）馬（寅）貴（亥酉）唐符 國印（子丑）白（陽遁寅辰丙亥陰遁卯巳未）棺（丁）（甲）燥（巳亥）的呼（甲中今華同）

丘延翰撰三曆會同丙辰日解大林土砂中土。此日陰陽曆只宜動土安葬（七聖大明吉生日吉天聾地啞吉）冠婚（嫁娶先宜子孫後孫貴來猶丈擾婆云不可用）仕（授官納學子吉又云上官吉）祭（神不在祭祀凶禁不具法云神在祭主城隍后帝床神已領遠很彼齋吉土地五道先人社稷山林祭竈凶）土木（土公敗日動土吉）起屋（起屋主丈夫公事退財復吉架屋

（食戌地析屋妨北家。一云析屋凶泥盖屋安門吉丙不作竈）內事（入宅妙）（居安床吉）外事（行船下幾網訟吉煞鳥會日張補吉）女功（經絡裁衣吉）財
（納財出財吉）耕種（下五穀經田吉）倉（造倉入穀吉閉倉凶）水病（人神在眼）（丙不治病針灸治病吉）畜（留物取犬買猪羊牛馬六畜吉作醉鳴御吉）長
（安葬小吉辰日不哭泣　以上與萬曆會同並同）
僧善晴編年月集要尅擇一覽丙辰日大煞（民）鶴神東一元伏斷。神在
（基章吉）起屋（吉）析架（吉）葬（吉）娶（宜不將吉。）土公敗日（基土吉）煞鳥會（日張補吉）醉用（上官入宅詞訟遠行行船針灸下五穀買猪牛並吉）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沙中土（辭大枝大）本命崔巨卿男元辰車元弁女元辰邪元仲夢（女人山商吉）此日（辰戌丑未時并方吉餘方凶）



宮羽（地）商角徵（吉）牛黃（在欄）土公河神（中宮）人神（在手丁不治心）鶴神（東方）空亡（六月）見旌（大大公訟）天狗（九月下中時）
（食）夏（天貪）春（四相）冬（伏屍）秋（空宅）夏（天敗）春（前香刀）砧（秋祭）年上朔　孔子死日（不宜入學）九土鬼生產（向西北吉生子多智）
祭祀塞願土地社山后帝藏衣奏章設齋安床移徙作田出財修井冠帶祠馬沐浴上官入宅選聘牛欄雞栖（並吉）入學五道兒人經絡（並凶）魚鳥
會（日）張補（吉）起屋（殺宅長主失大。）架（食亥地。）析（吉妨西家）泥蓋（吉）娶婦（妨夫及公姑凶。）死者（於中亥方取長子及孕婦里下大門妨丁酉生人。）煞（唯不出長家殺小口又妨西北二家殺六畜）亥地受破酉地受死死拜葬（妨寅子生人）入棺（利中時）殮（利亥子時）殮鬼（出正北二家殺宅長）葬（上下大呼。十年內殺九人大凶）葬父（此日不明地虎食）五音（呼宮吉商呼長利呼妾月呼子）除服（呼丑寅二人）陰陽大曆云（此日不宜起造婚姻安葬凶）歲旦（此日五木大熟五月五同）正月平（人對）活曜黃道天德獄鑰章星月刑龍虎天罡獨火滅門句絞地火葬犯天建呼凶。　二月滿（飛流）上吉聖心獄鑰天富黑道死氣齊星飛廉土府天狗往亡土忌地雌葬犯呼五人凶。　三月除（伏斷）上吉黃道月合金堂母倉天符火星神后獄鑰五富天罡劫殺葬犯地皇呼凶。　四月建（土勃）支德龍德凶星黑道章星受死大敗陽錯葬犯人皇人建呼。　五月開（陰私）天醫玉堂黑道天劫齊星亡贏葬犯重肆呼二人。　六月開（天寶）黃道生氣母倉福生火星交加天賊月厭大敗陰錯天離葬犯呼凶地魂。　七月收（天對）幽微黃道福德陽德月合五富要安六合章星河魁劫殺句絞天羅葬犯土禁呼一人。　八月戍（飛流）次吉普護黑道齊星天雄地囊殺星五鬼葬犯馬吞土禁呼凶

九月危（寶光）吉慶黃道母倉續世火星血忌天瀆葬犯月建天吞呼家。十月破（土勃）天倉敬心黑道章星四廢陰陽夫耗月破天牢口舌葬犯天皇呼家。　十一月執（陰私）上吉不將益後月合五富黑道齊星劫殺福星小耗四廢天牢葬犯呼家。　十二月定（天實）滿德上吉黃道支德大星官符死氣罪至母倉四廢天牢九焦九坎葬犯呼三人凶（以上與賽成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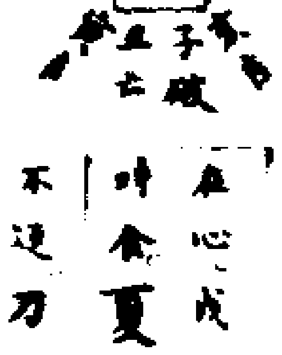
施伯進編尅擇全書丁巳日（歸大吏火沙中土中亥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不宜遠行商販不利起造婚姻葬埋七聖大明凶）生甲（與甲寅日同）上朔（六戊平此日不可會客嫁娶出入上官凶只宜漁獵）年忌（寅平凡修營基上嫁娶封建出入遠行忌用亥平歲破寅平歲刑亦忌）生（日出入吉）赤帝死（忌蓋屋遠行）孔子葬（忌入學）土公敗（動土吉不避伏）龍神不在（祭祀凶。葬五具注云在設齋吉竪竈凶）利為吉事（凡作吉事宜用此日）天福厚（宜入宅進權出行百事吉）九土鬼（忌動土造宅受職嫁娶）八絕（忌出財置業）上帝殺害（十月此日百事不宜）煞鳥會（作網張捕吉）古德曆（竹木並妊）丁日（不剃頭不作竈不治心不針灸背入神在手亦忌春丁不竪竈夏丁不作房。八月丁忌動土。巳日不出行二月巳修倉吉八月巳起土凶秋巳忌修牛牢）凡穿牛入宅作田耘田安碓買牛上官冠帶修井移居耕田種聚牛牢修蓋雞鴨栖納弟子定禮安床入財裁衣奏章沐浴出財（並吉）弔問遠行針灸選亡經絡問病（凶）春此日進倉（吉）冬此日不祭竈總集無此
起屋（凶殺宅長夫大。架吉食亥地析吉妨西家泥蓋吉）嫁娶（凶主殺公姑并夫）死者（入棺利乙庚時殮利亥子時殮鬼出西北二家殺宅長）喪葬（凶上服凶）死拜葬（呼庚子生人）天牛在墓（不利修改）天狗（六月下辰時食忌祭）空亡（十二月）牛黃（在廝忌犯）生產（向西西北吉）天門方（庚）地户（安）日德（亡）支德（戊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艮離坎乾凡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運往忌犯）倫方（諸神朝上界四方無忌）土府（運往忌犯）鶴神（在東起造移徙出行嫁娶百事凶。又忌出畜）日遊神（在東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戌亥不可作屋攝地犯之損凶）五將（在巽造行山修作損長）日建（巳）破（亥）罡（寅）魁（中）日刑（亥）支刑（中）六害（寅）金殺（酉）三殺（寅卯辰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巳）赤虛（在北巳上出行凶）孤辰（卯）寡宿（酉）六孤（乾）五黃（中宮）旬中空亡（子丑）大小墓（辰戌巳上百事凶）正月平（天德黃道天財相日前陰地財星天斛明星巳從獄鑰四相天罡致死月刑月害五虛天禍貪苦富大進禍滅門死神重日龍虎勾絞獨火天燭章星又地火）其（日凶不用只宜祀神求福不宜嫁娶葬埋求醫理病遠行剃頭牧養開庫）二月滿（上吉福德天

嘗月合獄綸四相天后月恩天富聖心相日前陰驛馬朱雀黑道乘淚黑星天獄地錐土瘟釋星往亡土符天狗實害五不遇歲絕無衡重日飛廉上忌五虛天候小耗星其日宜上冊獻書請謁避病求醫服藥還田栽衣不宜穿掘動土遠行運家葬埋嫁娶判頭論訟三月除明堂黃道貴人上吉兵寶天符陰德月德合皎鏡明星紫微吉朝金堂母倉五富天德合相日四相吉入星獄綸又天府遊禍天罰劫殺天羅重所重日實害五虛大星其日宜施恩肆赦行賞褒封築壘堤防關津濬溝洫修壁倉庫兵攻伐祀神服藥不宜開庫判頭遠行安葬四月建天貴天德豐旺龍德兵福勾陳黑道小禍貴衡小時土勃黑星尊耗土府受死重日雷霆天賊重坊惡賊星大敗章星天門三不遠四季忌其日凶不用只宜祀神請福封建襲爵不宜營養墳墓興發土工築室遷居判頭遠出五月閉天貴豐旺天天喜玉堂正陽玄武黑道地耗復日重日陰私黑星地傷重喪天敗章光血人七嬴四季忌殺辰避禍使律釋星大殺星其日宜臨政上官祀神塞穴補垣墻修豐道路不宜遠行埋日營葬墳墓嫁娶結親針刺出血六月開玉堂黃道天庫時陽旺相歲後正陽月合驛馬天上明星少微天貴土府豐旺福生母倉天后天成星地火地獄天敗火星又天賊四集忌天狗下食月厭重日天獄陰錯又八座土不遇其日宜服藥療病祀神安宜遷居臨政視事和合交易修補垣墻不宜葬埋嫁娶遠行運動判頭埋葬七月收天德黃道天財福德要安五富月德合地財星天對明星已伐天倉六合太陰又陰德河魁地破劫殺大耗天罰天禍空宅刀砧三不遠大禍八座重日無翹勾殺天罪龍夫章星其日凶不用只宜施恩斂財不宜征行赴任葬送死喪視事臨民破土啟土呈遠入獄爭論八月成次吉歲對三合兵吉天醫普護太陰朱雀黑道天獄釋星鬼火地囊刀砧伏罪五鬼天淚黑星賊絕天羅重日空宅臨日天門小殺星其日宜講兵祀神修學求師結觀會客和合交關請求醫藥不宜穿地取土遠行營葬視事臨官判頭詞訟九月危明堂黃道貴人歲對母倉吉入星執儲明星紫微續世陰德兵吉血忌重日五虛五衝天賊刀砧大星伏罪空宅遊禍天瘟牛大血其日宜祀神奏章裁衣修補立社不宜動土遠宅開庫嫁娶出行安墳墓官赴任十月破天府月合天后又天富聖心驛馬兵吉勾陳黑道小禍大耗土符黑星尊耗重日復日伏尸五衝大四廢又天牢牛勾絞陰陽交破天賊叢倉章星五四廢牛火血兕賊星其日凶不用只宜壞垣墻祀鬼神不宜動土修宅開庫遠行嫁娶安墳塚官赴任結會交易詞訟十一月執上奉

厭前五富月支德不將益兵吉月德合玄武黑道地耗小耗陰私黑星地傷地軸復日重日天罰天羅絆綽大四廢大殺星十勾絞劫殺伏罪地殘伏尸釋星五四廢又天牢其日宜補遣斂恩祭祀神祇不宜興造屋舍葬墻遠出征行開庫受納臨視事任上表獻書十二月定玉堂黃道天庫上吉歲前三合天成星天巫明星少微歲陰母倉六儀天星福德重日合對其日宜施陰陽祀鬼神不宜興造治渡船安墳墓倉庫臨政事會親姻出行服藥以上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丁巳月屬土吉門巽離坤喜方午未時同截路空寅卯天福土鬼六癸午上朔四六月星錯蛙叶木太歲本位偷方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吉賭金太陽直午是胎神廚竈遊神東產忌向西北吉伏斷七元此日是土箭復任吉日二三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占夢行人凶牛黃斷不將十一月占慎失大公事冠婚冠帶吉嫁娶教公姑及夫權突吉赤帝死嫁凶仕學上官章春吉孔子葬日入學凶農功耕耘種栽並吉女功經絡凶財產入財出財凶吉倉園春作倉吉土功土公收日動土吉木功起屋救宅長吏大破家修渠吉赤帝死日並凶內事入宅移居安床沐浴吉丁不剃頭外事已不遠行付船下載吉黑馬會日除補吉禱佛水利穿井吉治病問病凶人神在子丁不擔凶祭祀神不在安並具註云在歲齋吉祭竈凶安葬安葬上服五凶畜養買驢買羊作牛牢修作雞鴨栅並吉白星冬至二黑雨水五黃穀雨八白夏至八白處暑五黃霜降二黑帝星天乙庚日太乙壬子金帝巽巳天罡乾亥玉帝甲卯水帝丙午壬滕光癸丑傳送甲卯神后丁未功曹庚酉時祿午奇巳午未馬寅貴亥酉唐符國印丑寅白陽道子卯巳未陰遁五平申戌揩乙庚陰亥子的呼庚子今算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丁巳日斡犬枝太否砂中土此日陰陽用起造婚葬凶七聖大明凶土日吉六癸午上朔日大凶冠婚冠帶吉嫁娶教公姑及夫定種吉仕上官奏章吉孔子葬日入學凶祭神不在祭祀凶具並具註云神在祭吉土地后申社稷山林吉設齋大吉五道鬼人祭竈凶土木土公啟日動土吉起屋起屋救宅長吏大破家架屋吉食貴地拆屋自好西蠹一云拆屋塞門凶修泥並屋吉又赤帝死日並屋凶內事移居入宅安床沐浴吉丁不剃頭外事巳不遠行又赤帝死日遠行凶黑馬會日除補吉京本云行船下載吉女功經絡凶財入財出財吉耕種耘田作田種栽並吉倉春作倉吉水修井吉病人神在手丁不治心問病凶畜買馬買羊作牛牢修作雞鴨栅吉長安葬上服凶以上與萬曆會同並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趨擇一覽丁巳日大夢（雜）鶴神（東）七元伏斷。神在（集書）起屋（忌長）拆架基。（宜）安葬除服（凶）上服（嫁）子娶（凶）上公赦日（喜土）（書）雜用。（入財外書張備遂牛欄並書）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天上大（修土執大）本命從元先男元辰兆和卯女元辰節都卯夢（五書傳吋）此日（寅中巳亥時并方徐山）七聖云（百事吉）宮羽。（吉）虎商角徵（吉）牛黃（在欄）主公河神（中宮）人神



（在心。戌不治腹）鶴神（東方）空亡。（三月）見煞（凶）天狗（五月下西）（時食）夏（至後時春天德夏四相春四卯春天赦冬寄旺秋天赦）不遂。刀砧。（春）秋四耗。五惟九醜。九土鬼離窠（並凶）生產（向東）（南吉子多晚）祭祀賽願先人后帝起土社山床神安植沐浴行船針宴會客出叢起倉種田安床移徙治廁詞訟造門買牛穿牛雞鴨栖（並吉）五道上地服藥（並凶）魚鳥會（日張備書忌）開倉庫（主凶耗）起屋（多病害子）採（積血財山）探析（捕取三家）泥。（日）娶婦（被公姑及被夫孤寡大凶）死者（甲西方取長子及孫婦星入戶內忌卯酉生陰人）煞（嗶雞俱凶南檐上披行）人（卯田夜家被女子凶）子地受破。成地受死。死祥葬（的呼事未吉人）入棺（利丁未時）陰（利巳申時）陰鬼（出姓王家被婦六害凶）葬（合天上戊寅地）

（下戊辰上下大時殺九人凶）葬父（地虎食）五音呼（宮呼家商角徵羽並呼）（米）除服（此日呼一人凶）陰陽大曆云（此日不宜婚姻起造葬遠服田蠶人）（口百事凶）歲旦（外日早潤不調吃食收五月五日同住之大熱）正月定（天除）黑道齋星罪至官符死氣殺星五鬼葬犯天魂呼凶　二月平（天曹黃）道益後天符火星河魁大禍地火天劫大敗葬犯地皇呼凶　三月滿（炎尤）母倉天富黑道利星飛廉天狗地雌龍虎口舌天窮天殺狼籍地大刑獄葬犯重時呼家　四月除（天吉幽微黃道大時聖心齋星咸池歲博葬犯驛騎天桑並凶　五月建（天符滿德玉堂天德黃道龍德火星地囊土符月厭月刑天溫葬犯人皇人建呼吉　六月閉（天赦吉慶六合不將母倉天瞽黑道利星受死往亡土忌逐陣葬犯重時呼凶　七月開（天椿生氣不將黑道齋星狼籍刑獄天火天窮死氣天雜葬犯天禁地魂呼吉　八月收（天實黃道福德陽德不將安星福星天罡勾絞福生咸池滅門葬犯天吞地建呼不止　九月成（黃尤不將要安母倉天倉黑道利星地囊天罪凶星葬犯重時呼忌　十月危（天富活曜黃道普護齋星天麻天雷天空亡葬犯呼吉　十一月破（天符黃道續世大星大耗天窮天賊天罡天火歸忌狼籍葬犯天皇呼家　十二月執（天赦敬心母倉大時黑道利

墓咸池小耗神后禍大葬犯重時呼二人（以上與寶書同）

施伯達編趨擇全書戊午日。葬（土枝大天上大子午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起造婚姻葬送凶七聖書大明山）生甲與甲（寅同平忌辰戌丑未年凡修營葬主婚娶剋建出入造行忌用子午歲破午年歲刑亦忌）死日（出入山）黃帝死（忌起土蓋屋）土公赦（動土吉）神不在（祭祀山集五具注云在祭宜四散齋吉）九醜（大忌嫁娶移徙出軍）九土鬼（忌動土造宅變職嫁娶）陰陽五惟（忌之凶）四耗（忌出財移徙起造買物）天地相去（嫁娶生離）魚鳥會（作網張捕書）雜窠殺（大忌嫁娶移徙及出行凶）古德曆（竹木宮娃戊日不受田不治腹不針灸腹呼人神在心亦忌六月戊不興兵動土二月九月五月戊忌動土午日不蓋屋三月午修倉吉秋午忌修牛牢又忌穿牛又忌穿井春午忌修牛牢）凡起土。起倉作門修倉修廚修廁移居栽竹種蔬浴蠶安碓買牛穿牛買羊雞鵝鴨栖醞酒種田栽果栽木出叢安磑納牛買馬取犬行船造禮安床詞訟合藥穿井會客針灸治病種作（並吉）開倉平開選亡納婦（凶）此日作取絲蠶（吉）正月此日買牛（吉）起屋（凶忌子孫禍曲損財折婦西家一本無家字泥蓋吉）嫁娶（凶被公姑產死一云被夫死）者入棺（利丁癸時陰利巳申時陰鬼出姓王家被六畜）長葬（凶上服造墳

（書）死所葬斗（牛東生人）天牛奄墓（不利修收）天狗（七月下巳時食忌修空亡。八月）牛黃（在廁忌犯）生產（西東南吉）天門方（壬地）戶（辛）日德（己）天德（貢乙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中宮見辰雜見嫁娶出行作事向吉）太歲運位（忌犯）倫方（不可修造）土符運位（忌犯）鶴神（在東起造移徙嫁娶出行百事吉忌故書日）避神（在東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中酉不可造作招地犯之禍凶）五將（中宮修作損長日）建（午）破（子）罡（酉）魁（卯）日刑（寅）支刑（午）六害（子）金殺（巳）三殺（亥子丑巳上出行嫁娶凶）孤辰（辰）寡宿（戌）六孫（乾）五黃（巽甸）中空亡（子丑）大小墓（戌辰巳上百事吉）正月定（戊前三合五降四時天德時陰陽日天馬白虎黑道天刑死氣天賊臨日四部刀砧牛飛廉天棒黑星天災官符罪至五鬼地會齋星天賊星）其日（宜修飾宅舍泥補垣墻道門戶。祀神祇。不宜嫁娶蓋屋造人納畜收養生財禮事臨官）二月平（金櫃大實益後民日又天倉四時天德）黃道。明星。驚與（天符五降天財星致死。天吏天敗四部刀砧又地火牛飛廉死神天敗勾絞地會天罡又致死）其（日凶不用只宜施恩平道塗祀神不宜造居築室蓋屋掃舍嫁娶殯埋凶行起往）三月滿（福德天瞽四時天德天富母倉民日天刑黑道天耗地雌春衛災尤黑星天瘟天溫重長復日狼籍天文天敗龍虎地網官日傳勿

又利微、飛廉、天獄、天狗、天窮、血刃、刀砧、利星、五不遇、天賊星。**其日**、凶不用。只宜施德、結親睦。不宜蓋造宅舍、築室、還皆、掃宅、營葬、死喪、出行、詞訟、安產室。**四月除**。吉期、聖心、四相、兵寶、官日、青龍、黃道、天喜、折中、轉殺、天富、黑星、天牢、遊禍、大時。咸池、大敗、害日、舞星、又天獄、章光、天寡、伏龍、藏、博已、顛星。**其日**、宜修飾宅舍、泥補垣墻、臨政親民、解除、祭祀。不宜攻伐、蓋室、乘舟、嫁娶、會親、安產室。**五月建**。司命、黃道、天官、陽德、龍德、兵福、官日、祿庫星、天府、明星、感輦、月恩、天德、金堂、四相、地火、小時、轉殺、地獄、地囊、兵禁、陰殺、蛇龍、又天獄、火星、負衡、土府、月厭、月刑、土符、天囊、毀敗、龍忌、三不進。**其日**、凶。只宜襲爵受封、祀神。不宜出軍動土、嫁娶、蓋宅、牧養、掃舍、安產室、會親。**六月閉**。不將、母倉、六合、四相、又天醫、天獄、明星、官日、天願、天牢、黑道、血支、使伴、天殃、破敗、殺、長、復日、重喪、受死、往亡、無翹、天禍、蓋倉、蛇龍、利星、又敗、死、破敗星、天吏、轉殺、土忌、天囊、毀敗、龍虎、龍忌、逆陣、又天獄。**其日**、宜泥補垣墻、閉塞孔穴、禱祀、祈恩、上官、臨政。不宜出行、蓋屋、針刺、理日、葬埋、納畜、掃舍、安床。**七月開**。不將、旺相、生氣、太陽、天德合、時陽、歲德、玉堂、天馬、兵吉、白虎、黑道、天刑、非魯、天棒、黑星、天哭、天火、天獄、不舉、龍忌、藏空、舞星、又八座、蓐、顯殺、天狗下食、天窮、刀砧、陽刃、天刑、獄、天殃星、天雷、不遇、天狗食畜。**其**

日、凶不用。只宜豐甲、修營、和親、支關。不宜苫蓋宅舍、衆買、館論訴、受田、掃宅。**八月收**。金櫃、黃道、天醫、不將、天倉、太陽、又陽德、天寶、明星、鸞輿、福德、福生、兵吉、天財星、天罡、地破。咸門、八座、不舉、咸池、五虛、空、七大敗、伏龍、刀砧、財離、斧頭殺、大時、天賊、焦坎、九空、勾絞、龍忌、藏空、火星、三不進、天雷、不遇、天狗食畜。**其日**、凶不用。只宜祭祀、斂貨財。不宜蓋造宅舍、掌坂取土、攻伐、乘舟、赴任、受田、開庫、鎔鑄。**九月成**。不將、天醫、母倉、兵吉、又天喜、歲對、要安、三合、五符、天刑、黑道、天牝、天雄、死氣、大煞、光、黑星、天敵、復日、利星、重喪、不舉、刀砧、五虛、藏空、斧頭殺、天殺星、天雷、不遇、天狗食畜。**其日**、宜臨政視事、祭祀、伐木、泥補垣墻。不宜作竈、穿井、聚兵、婚娶、立屋、開倉庫。**十月危**。歲對、守日、兵吉、普護、五符、青龍、黃道、天貴、天史、地寡。五衛、天雷、黑星、天摩、五虛、貴世、舞星、又致死、大四廢、十勾絞、乞頭星、倉庫忌日。**其日**、宜開訓武兵、祭祀神祇、伐樹木、泥補垣墻。不宜開倉出納、蓋屋、登高、臨政、上官、受田、掃舍。**十一月破**。司命、黃道、天官、次吉、天府、守日、祿庫星、天府、明星、感輦、陽德、續世、六儀、解神、大耗、狼藉、天火、合對、厭對、地囊、天窮、貴書、傷刀、血忌、天獄、祖植、五虛、兵禁、陰殺、地網、豐至、火星、大四廢、又天賊、天刑、獄、中勾絞、十大血。**其日**、只宜服藥、壞垣墻。不宜攻伐、蓋造宅舍、乘舟船、針刺、築室、納財、禮拜

安葬、行嫁。**十二月執**。天獄、明星、母倉、月支德、歲前、救心、守日、解神、天牢、黑道、小耗、復日、大時、天殃、破敗、地軸、重喪、咸池、月害、五虛、地寡、貪書、蓋倉、獨火。天雷、大四廢、十勾絞、利星、大敗、雷震、豐至、伏龍、天燭、十大血、上屋忌、破敗星。**其日**、宜田獵、祀神、捕執、怨仇、伐樹木。不宜攻戰、蓋屋、乘舟、葬墳、受納倉庫。

以上與萬曆大全同。

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戊午日屬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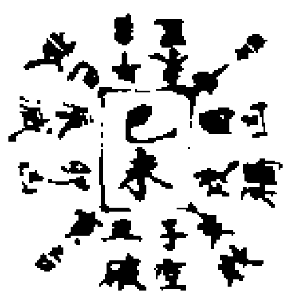
吉門（乾坎艮）**喜方**（辰巳時同）**截路空**（子丑。土鬼、華蓋、九醜、陷鬼、敗亡、四耗）**蛀**（竹木）**太歲**（木位）**倫方**（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吉）**暗金** **木星**（直年是）**胎神**（床）**避神**（東。產忌向、向東南吉）**伏斷** **六元**（此日是）**土箭**（復位吉日、正四六九十十二月）**占夢**（大吉）**牛黃**（斷）**不將**（六七八九月）**占怯**（山）**冠婚**（嫁娶綫公姑、產死、一云妨夫。道禮吉）**仕學** **農功**（種田吉）**女功**（浴蠶、出蠶、安蠶鏈吉）**財產**（開庫、山戊不受田）**倉囷**（造倉吉、修造山、開山）**土功**（起土吉）**木功**（起屋妨子孫、招病、損血財、泥屋、作門、修廁吉、午不蓋屋）**內事**（移居、安床、會客吉、貴奴婢山）**外事**（行船、詞訟吉）**魚馬會**（日張捕吉）**種植**（種果吉）**水利**（作井吉）**治病**（合藥、服藥、針灸吉、人神在心、戊不治）**祭祀**（神不在、集正具注云在巳。願造僱吉、黃帝死山）**喪葬**（葬山、上服、造墳吉）**畜養**（買牛羊、穿牛欄、馭犬、下鞭細吉、一云取馬入坊山）**白星**（冬至一白、雨水四綠、穀雨七赤、夏至九

紫、處暑六白、霜降三碧）**帝星** **天乙**（申戊）**太乙**（癸丑）**金帝**（丙午）**天定**（壬子丑）**帝**（乙辰）**水帝**（丁未）**壬**。**勝光**（壬子）**傳送**（辰寅）**神后**（丙午）**功曹**（中中）**時** **祿**巳。**奇**（卯辰巳）**馬**（申）**貴**（丑未）**唐符** **國印**（子丑）**白**（陽道丑午中戌、陰道子寅辰酉亥）**權**（丁戌）**鎮**（巳申）**的呼**（辛未。今集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戊午日屬土。納音天上火。此日、陰陽曆起造、婚姻、安葬山、七聖吉、大明凶、死日凶）**冠婚**（嫁娶犯公姑、產死、一云妨夫、又送禮大吉）**仕**。**祭**（神不在、祭祀凶、集正具注云、神在祭吉、凡人后帝杜殺山林、起土凶、須造僕吉、五道土地、祭竈凶、設齋吉、又云大凶）**總聖**（云同黃帝死日、祭祀、起土凶）**土木**。**起造**（起屋妨子孫、招病、損血財、架析屋、妨西家、一本無架字、泥屋、作門、修廁吉、午不蓋屋）**內事**（移居、安床吉、買奴婢、山會客吉）**外事**（行船、詞訟吉、魚馬會日張捕吉）**女功**（浴蠶、安蠶、出蠶吉）**財**（開庫、山戊不受田）**耕種**（種田、種果吉）**倉**（造倉吉、開山、春造山）**水**（作井吉）**病**（人神在心、戊不治、服合藥、服藥、針灸吉、一云山、又開病山）**畜**（買牛羊、納牛、穿牛、取犬、作雞栖吉、取馬及入坊山）**喪**（葬山、上服、造墳吉）以上與萬曆會同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撰一覽（戊午日）

大煞（坎）**鶴神**（東）**六元伏斷**。**神在**（祭祀吉、集會山）**起屋析架蓋**（凶山）**安葬** **除服**（山）**上服**（吉）**娶**（山）**雜用**（造倉、穿井、針灸、出蠶、買牛、張捕並吉、造行山）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天上火（幹土枝火）本命時道卿男元辰樂石陽女元辰庚子張夢（五音得財商山）此日（寅午中時并方吉餘凶七十吉）人神（在手）鶴神（東方）空亡（二月）見怪（五大火）天狗（四月）（下戊時食）冬（天喜）夏（四相）夏（絞中）秋（五庄）冬（四相）冬（天敗）秋（大雷不道）秋（前吉）八專（凶）巳不治腹　生產（向西北吉王子）



（聖心官事吉）宮徵羽（吉）商（小凶）角（大凶）牛黃（在廁）土公河神

（多病）祭祀賽願五道土地廟神司命設齋作竈會客移徙耕田燒田行船修倉治廁穿井道聘安床帳下五穀（已上並吉）先人服藥（並凶）天地相去日不宜嫁娶（凶）起屋（大富貴）架（吉又云九月十二月凶）折（妨南家）娶婦（主大喜俱亡）死者（林丑戌方取夫母長婦星入牛地十一步妨辰戌生人熟嶂排俱出南三家殺女郎四長家殺小口）亥地受死丑地受破死祥葬（的呼丙戌主人）入棺（例中時吉）殮（例中時吉）殮鬼（出西北三家殺奴婢）葬（上下不呼七年內主生男子孫五十年後至公卿吉）葬空（地虎不食吉）五音呼（富利自如兩爾子子徵呼孫）除服（大富）陰陽大曆云（此日宜起造安葬並子孫田蠶旺相）歲旦（此日單陽五火五月五胜之山）正月執（天寶）黃道天猜獄心禍墓火墓小耗天瘟葬犯地皇呼弟　二月定（天對）滿德黃道月令續世官特死氣利星血忌葬犯天魂呼三人　三月平（飛流）活曜顯星黑道天罡罪至月殺勾絞地大葬犯重喪呼四人　四月滿（伏斷）黃道天害五復飛廉死氣孤辰天賊地雄大星九空天狗月厭九坎九焦葬犯呼女　五月除（土勃）次吉六合神后黑道利星龍虎重析葬耗析衝小禍葬犯呼三人　六月建（陰私）顯星聖心月合天德龍德黑道地囊山星葬犯重喪地皇呼子　七月閉（天寶）黃道母倉金堂天醫火星月殺天刼刑獄血支葬犯地吞地建呼不止　八月開（天對）黃道生氣天倉母倉利星土符天雄受死交加葬犯地魂呼六人　九月收（飛流）幽微顯星玉堂福德陽德黑道月刑河魁天禍勾絞葬犯重喪呼忌　十月成（伏斷）上吉黃道福生月合火墓殺星天雄往亡土忌葬犯呼妻　十一月危（土勃）吉慶要安黑道利星五鬼月殺獨火葬犯白虎馬吞呼吉　十二月破（陰私）顯星普護黑道口舌大耗大敗重喪四敗葬犯重喪呼父（以上與審歲書同）

施伯遺編蒐擇全書己未日（幹土枝土大上火丑戌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起造安葬吉七聖大明並吉生甲與甲寅日同年忌（辰戌丑未年凶修普請土嫁娶封建出入遠行並忌丑年歲破戌年歲刑亦忌）死日（凶入山）土公殺（勾土吉）神不在（祭祀凶其五月注云在設齋吉於宜凶）八專（大忌）

（嫁娶凶單）天地相去（嫁娶凶主生離）古德曆（竹木皆蛀）巳日（不土娶不治腹不針灸瞬腹人神在手又云頭亦忌六月巳不興兵六月十月巳忌動土）未日（不服藥四月未修倉吉秋未忌開倉十月未忌起土冬未忌修中牢惟徵倩吉凡）作竈作倉修廁耕田撒秧下穀栽果栽竹行船針灸選禮修倉作庫移居種作種果播秧栽禾安葬買馬合藥問卜安床入蚦沐浴漁獵會客入宅剃頭穿井（並吉）遠行興販水火盜賊（凶）六月此日（買牛吉）秋此日開倉（凶）起屋（主大富貴架吉又云九月十一月凶）折（妨南家）娶（山大喜俱死）死者（入棺列乙辛時殮中時殮鬼出西北三家取六畜）長葬（自除服山）死祥葬（呼丙戌生人）天牛守墓（不利修改）天狗（八月下午時食忌祭）空亡（四月）牛黃（在廁忌犯）生產（西東南吉）天門方（壬）地戶（辛）日德（寅）支德（子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乾兌艮巽凡嫁娶出行作事向吉）太歲（運位忌犯）倫方（諸神運位忌犯）土箭（運位宅內忌犯）鶴神（在東起造移徙嫁娶出行取喜百事忌）日遊神（在東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巳午不可造作擁地犯凶）五將（在乾遠行山修作損長）日建（未）破（丑）罡（辰）魁（戌）日刑（卯）支刑（丑）六害（子）金殺（丑）三殺（申酉戌已上出行嫁娶凶）遊都（丑）赤虛（在南已丑出行凶）孤辰（巳）寡宿（寅）六孤（乾）五黃（震）旬中空亡（子丑）大小墓（戌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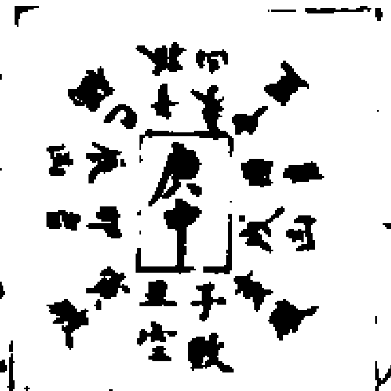
（已上百事凶）正月執（玉堂黃道天赦歲前月合月支德天武星天玉明星少微敬心天德又天府小耗獄日結時龍會達徹中大血地軸天溫蛇龍蛇會大星）其日（宜修宅會祀神祇補遺收獵收斂貨財不宜起任開倉合麥種鋤掃舍安產室）二月定（天德黃道天財上吉歲前三合月德合天對明星邑從時陰續世地財星死氣獄日蛇會血忌蛇龍牛大血官符蠶倉利星絡時運徹）其日（宜修宅會整梁柱祀神祇求嗣續和合交易立契券不宜上官詞訟針刺出行掃宅舍安產室）三月平（顯星前陰朱雀黑道天獄天罡致死復日月虛飛流黑星滅絕滅門死神重喪獄日單五月鼓小殺星勾絞運徹章光又地火）其日（凶不用只宜祀神理道塗不宜興工豎立造作嫁娶葬埋論訟捉捕服藥治病開倉起任）四月滿（明堂黃道貴人月忌人專五復吉人星地火執備明星紫微福德天醫前陰四相地皞奄衛月厭飛廉獄骨空亡天狗腹脹大星又天賊三不達土溫地獄牢日焦坎九空地網財離孫辰五不遇斧頭殺）其日（宜施德布惠經絡栽衣不宜掃宅舍安產室修鋪爐冶訢訟臨官栽植嫁娶破土分米）五月除（次吉天寶六合吉期月合四相勾陳黑道小禍折衝牢日無翹土勃黑星葬耗瘟敗微骨龍走利星重析斧頭殺上屋忌龍虎腹脹黑賊星）其日（宜訓兵習

戌歸會親友祀神祇不宜臨政興官嫁娶論訟豎立架屋安置產室六月
建。龍德。兵福四相顯星月德合。天聰。聖心。兵吉。天德合玄武黑道地耗陰
私黑星。地隔。土府。負衝。重喪。重坼。三不進。市日。大殺。星復日。小時。龍背腹
服。斧頭殺。天禍。其日宜訓兵襲爵。其餘凶。不可用。不宜興發土工安葬墳
墓服藥。破。歲禧。金安床。七月閉。上。重。黃道。天庫。金堂。五陽。又天醫。天上明
星。少微。母倉。兵吉。天成。星血支。陝傳月殺。五墓。羅刑。食香。蛇龍。又月殺。天
賊。殺。辰月。虛。刑獄。五虛。天瞽。歲空。大星。天雲。不遷。其日宜訓兵。築理。堤岸
補墻塞穴。請福祀神。不宜運動。征行。萬貨。視事。針刺。理目。穿井。上書。八月
開。天德。貴道。天財。時陽。歲復。母倉。兵吉。地財。星。天財。明星。已從旺相生氣
五陽。又天倉。受死。罪刑。五虛。貪耆。蛟龍。歲空。又月破。天雲。不遷。刑獄。土符
雷震。天聾。豐倉。針星。又八座。天狗下食。其日宜閱武訓戎。求師務學。直遣
倉庫。遠出征行。不宜穿掘。動土。結會親姻。舉官視事。掃舍宇。九月收。福
德。玉堂。太陰。又陽德。天倉。月合。兵吉。顯星。朱雀黑道。天獄。河魁。飛廉。黑星
成。沒。大禍。地破。復日。日刑。罪刑。句絞。貧苦。又月殺。三不進。歲空。八座。重喪
刑獄。五虛。地網。天聾。小殺。星。天雲。不遷。其日凶。不用。只宜祀神。捕盜。除服
不宜出軍。還居。爭訟。赴任。服藥。取畜。開倉庫。十月成。明堂黃道。貴人。上吉

歲對。福生。太陰。月德合。徵衞。明星。紫微。天醫。天喜。三合。六儀。吉。人星。天牌
招搖。土忌。四擊。賊日。地網。腹脹。鬼火。往亡。死別。天殺。厭對。龍會。大星。其日
宜修飾宅舍。泥補垣墻。和合交易。祭祀鬼神。不宜出軍攻伐。征行。赴任行
船。視事。服藥。拆屋。十一月危。歲對。要安。天喜。句陳黑道。小禍。月虛。月害。四
擊。五鬼。五物。黑星。葬耗。月殺。死別。天賊。禍火。雷火。肩肢。天竭。五衞。利星。鬼
賊。星。其日宜施布恩惠。禱祀神祇。不宜出師攻伐。舉官上任。捉牧開倉。結
會親姻。掃飾宅舍。十二月破。天特。顯星。天喜。普護。玄武黑道。地耗。大耗。重
喪。天賊。大賊。陰私。黑道。地隔。復日。死別。四擊。腹脹。五衞。大殺。星。其日凶。不
用。只宜祀神。毀屋舍。不宜攻討。安葬。死喪。結會。婚禮。上官。赴任。破墓。安床
已上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已未日屬大吉門乾
坎艮喜方。寅卯時同。截路空。申酉。大明。八專。蛭。竹木。太歲。本位。偷方。丙午
丁。天神中。與丙辛日。暗金。太陰。直午是。胎神。門。避神。東。產忌向西。東南
吉。伏斷。五元。此日是土箭。復位。吉日。正二四五七八十一月。占夢。大吉。牛
黃。解不得。無。占候。吉。冠婚。天地相喜日嫁娶夫妻俱死。送禮吉。仕學。上
官。山。裝功。耕耘下種種聚吉。女功。財產。合財來吉。已不納畜。收蓄倉囤。修吉
造。山。秋。開山。土功。木功。起屋。大富貴。架吉。九月十一月凶。作竈。修作廁。吉

內事。移居。安床。會客。入奴婢。並吉。入宅。沐浴。剃頭。山。外事。行船。合伴。捕獵
吉。行外爲賊大。山。蒔佈。種巢吉。水利。穿井吉。治病。針灸。合藥吉。服藥。山。人
神在手。已不治腹。祭祀。神不在巢。正具注云。覓福。設齋吉。祭竈。山。長葬
葬吉。除服大吉。畜養。牙牛買馬吉。白星。冬至。九紫。雨水。三碧。穀雨。六白。夏
至。一白。處暑。七赤。霜降。四綠。帝星。天乙。乾亥。太乙。辰寅。金帝。丁未。天定。癸
丑。玉帝。巽巳。水帝。坤申。壬。勝光。乾亥。傳送。癸丑。神后。巽巳。功曹。丁未。時
祿。午。奇。丑寅卯亥。馬。巳。貴。子申。唐符國印。丑寅。白。陽遁。寅辰酉亥。陰遁卯
巳未。棺。一。申。殮。午中。的呼。丙戌。今兼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己未日。幹土
枝上。天上大。此日陰陽曆云起造安葬大吉。死日。凶。冠婚。天地相喜日嫁
娶夫妻俱死。又送禮大吉。仕。上官。山。祭。神不在。祭祀。山。集正具注云神在
祭吉。土地。五道。司命。后帝。設齋解福吉。先人祭竈。山。設齋大吉。土木起造
起屋大富貴。架屋吉。又云九月十一月山。拆屋。始南家作竈。修廁。治廁吉
內事。移居。安床。會客。入奴婢吉。入宅。沐浴。剃頭。山。外事。行船。合伴。捕獵吉
遠行。商賊大山。女功。財。合財來吉。已不納畜。耕種。下五穀。耕田。耘田。種
作。收。倉庫吉。造山。初開山。水。一本云穿井吉。病。人神在手。已不治腹。針
灸。合藥吉。服藥。山。畜。穿牛買馬吉。長葬大吉。除服吉。已上與萬曆會同同

僧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己未日。大煞。坤。鶴神。東。五元伏斷。神在
集會吉。起屋。值貫道吉。拆屋。蓋山。葬山。除服吉。娶山。雜用。入宅。行船。穿井
畋捕。下五穀吉。遠行合伴山。
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魁擇成書。石榴木。納金。往金。本命華文陽男元辰。郭
子良。女元辰林衛公夢。主婚內室。此日卯酉時所方吉。餘山。七聖云百
事吉。宮商徵羽吉。角山。牛黃在欄。土公河神中宮。人神在頭。
鶴神。東方。空亡。十月。見怪。山。天狗。五月下卯時食。秋。大轉。秋
天貴。春。伏尸。春。空亡。秋。天敗。刀砧。冬。天福。金石離。庚不



治牒。生產。向西南吉。生山。六巧
五道。土地。祀竈。城隍。司命。社山。洗宅。奏章。謝宅。納財。會客。入學。耕田。種作
移徙。下載。開井。買馬。基地。牛欄。已上並吉。八專。山。先人行船。經絡。祭祀。賽
願。並山。破碎。忌出六畜。起屋。主子孫富貴吉。架吉。食實地。拆。穀衣子。山。墓
吉。娶婦。殺夫大山。死者。於卯酉方。取老母小女婦人。子亡。坊寅巳生人。煞
雄不出。長家取巳亥人。雌南去二家。殺婦人奴婢。子地受死。寅地受破。死
祥葬。的呼。辛巳生人。入棺。利乙甲癸時。殮。利辰巳未時。殮畢。去南家殺宅
長。將吉。葬。合天上戊辰地中庚寅金鳴上吠下年後生貴卜買田蠶富

貴（吉）葬孫（此日明地虎不食）正呼（宮徵利吉商角呼母）除服（大吉）陰陽大曆云。此（日宜起造葬送。宜四季。益牛馬。子孫官祿不絕）歲旦（此日水多禾少。五月五禾大熱。夏大水）正月破（天獄）普護。黑道。利星。四廢。大耗。天牢。天加。上帝。殺害。葬祀天皇呼吉。　二月執（天棒）顯星。月空。要安。黑道。四廢。劫殺。小耗。天牢。神后。葬祀月吞天建呼吉　三月定（天寶）黃道。曲星。殺心。四廢。殺星。孤辰。往亡。官符。死氣。土忌。月厭。天牢。葬祀呼子　四月平（安充）上吉。月合。六合。天富。黑道。天刼。利星。四季忌。獄鑰。續世。河魁。地火。勾絞。月刑。葬祀呼吉。　五月滿（天富）黃道。顯星。天富。獄鑰。非至。天狗。地雌。口舌。葬祀呼吉。　六月除（天符）幽微。次吉黃道。月空。曲星。益後。獄鑰。刼殺。八風。葬祀天建月吞呼凶。　七月建（天獄）滿德。天倉。支德。龍德。黑道。陽錯。利星。龍虎。天瘟。大敗。葬祀皇時人皇呼凶。　八月閉（天棒）吉慶。上吉。顯星。五富。聖心。天瞽。月德。黑道。葬祀地吞天吞呼吉。　九月開（天寶）次吉黃道。曲星。金堂。生氣。天賊。死氣。天雌。葬祀地吞呼吉　十月收（安充）月空。母倉。福德。陽德。黑道。利星。禍星。地火。受死。天皇。勾絞。刼殺。葬祀月吞天建呼吉　十一月成（天富）次吉黃道。顯星。母倉。玉堂。飛廉。凶星。土符。天雌。九焦。九空。葬祀天棒呼三人。　十二月危（天符）活曜。上吉黃道。天德。月德。曲星。福生。天符。五福。葬祀

跪皇上梁呼吉。（以上與賽成書同）施伯進編魁擇全書庚申日（葬金殺金石猶未。寅巳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起造安葬吉。七聖大明並吉）生甲（甲寅）兩單忌（子午卯酉年。凡修營葬埋。嫁娶。封建。遠行。出入忌用寅午歲破。巳午歲刑。齋忌）死日（出入山）四逆（中日不行）上公赦（動土吉）神不在（祭祀祭竈。披齋吉）天福厚（宜入宅。進禮。出行。百事吉）八專（大忌嫁娶出軍）五不歸（出行凶）金石離（忌鎔鑄）破群（出入六畜凶）古德曆（竹木並姓）上帝殺害（五月此日百事大凶）庚日（不經絡。不治腰下針灸。肝腰人神在頭。又云背赤忌。秋庚不經絡。十一月庚忌動土）中日（不安床。不開倉。三月中忌動土。五月中修屋。冬中忌修牛牢。十一月中忌動土）凡動土安碓耕田種田種蒸牛牢。豬牢。求官。奏章。基地。移徙。耕田。種麻。下種。買馬。問病。呈狀。入學。會客。穿井。鍋對。作取。錄竈（宜吉）裁衣。經絡。行船。取馬。合帳。造倉。洗頭。入婦（凶）又六月此日買牛（吉）起屋（吉。宜子孫。四墓主大富貴。祭吉。食貨地。祈山。救長子。凝屋吉）死祥葬（呼亭。酉生人）天牛去墓（大利修改）天狗（九月下卯時食忌祭）空亡（十一月）牛黃（在欄忌祀）生產（面西北吉）天門方（壬地）甲日德（中）支德（丑巳上百事向之吉）紫白（雖神衆巽凡嫁娶出行作事向之吉）太歲（避位忌犯）偷方（諸神朝上界。四方可修造）上籍（避位忌犯）鶴神（在巽凡

起造。移徙。嫁娶。出行凶。尤忌取六害日）避神（在巽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寅卯不可造作。埋地。犯之招凶）五將（在西出行凶。造作損長日）建（中）破（寅）罡（亥）飛（巳日）刑（午）支刑（寅）六害（亥）金殺（酉）三殺（巳午未已上出行嫁娶凶）避都（子）赤虛（在西已上出行凶）孤辰（午）寡宿（子）六孤（亥）五黃（辰）旬中空（子。丑）大小墓（未。丑。巳。上百事凶）嫁娶（凶。殺夫）死者（入棺。利甲癸時。陰利辰巳時。余光出東北一家殺宅長）長葬（大吉）正月破（天獄。明星。驛馬。解神。天府。普護。天后。天牢。黑道。大耗。四廢。天旄。伏尸。置倉。牛勾絞。又天牢。天火破敗。復日。披棘。空宅。豐至。利星。大四廢。破敗）其日（凶。不用。只宜尋醫。解除壞墻。毀屋。不宜修造。開倉庫。經絡。遠行。視事。臨官）二月執（月空。歲前。天馬。月支德。顯星。要安。解神。白虎。黑道。天刑。小耗。天棒。黑星。天哭。地軸。刼殺。復肆。蛟龍。五四廢。牛勾絞。重光。伏尸。空宅。天火。黑星。又天牢。豐至）其日（宜破土葬埋。補漏。四獄。不宜基造宅舍。和合交關。嫁娶。結婚。遠行。上官。經絡。安床。開庫）三月定（金櫃。天寶。月恩。時陰。三合。天財。星貴道。明星。驚興。歲前。殺心。五降。曲星。地火。官符。地獄。土忌。天門。大四廢。三不進。牛飛廉。死氣。月厭。往亡。臨日。使神。空宅。又天牢。牛火血。牛勾絞。伏尸。陰錯）其日（宜安葬。墳墓。裁衣。沐浴。不宜行嫁。臨政視事。結會親賓。和合交易。基造宅舍。經絡遠行）四月

平（月德。六合。相日。五降。續世。五富。獄鑰。天刑。黑道。天耗。利星。大禍。尤黑星。天獄。河魁。敗亡。死神。血忌。無翹。兵禁。陰殺。貪耆。龍虎。牛火血。天棧星。月刑。五虛。天罰。勾絞。天羅。蛟龍。避禍。又地火。牛飛廉。上屋忌）其日（不可用。只宜理道塗。不宜攻伐。嫁娶。遠行。納口。進人。針刺。出血。貯納倉庫。築室。遷居）五月滿（福德。天富。相日。驛馬。兵吉。顯星。天醫。獄鑰。天后。青龍。黃道。天表。地雌。五虛。天賊。土瘟。天禍。毛頭星。天富。黑星。天庫。參衡。罪至。富日。天狗。貪耆）其日（宜教軍師。營建宅舍。作土工。安葬墳墓。尋醫。請藥。進人。納畜。不宜和合交關。遠行。祭祀。經絡。安床。開庫出物）六月除（司命。黃道。天官。次吉。月官。兵寶。相日。兵吉。曲星。天府。明星。聖華。陽德。吉期。益後。獄鑰。祿庫。星避。殺五盜。祈衛。五虛。天賊。貪耆。刼殺。官日）其日（宜訓練兵師。修飾宅舍。安葬。破土。臨政。上官。脫服。解除。療病。不宜開庫。遠行。經絡。結親。安床。立契）七月建（天藏。明星。龍德。豐旺。又天倉。天貴。兵福。支德。兵吉。天牢。黑道。貴衡。天火。破敗。上府。天敗。雷震。陽錯。大敗。天聾。小時。四季忌。龍虎。毀敗。重喪。天門。利星。復日。三不進）其日（不可用。只宜選師。行慶。封拜。襲爵。不宜興發土工。並達禁。宜遷居。安床。經絡）八月開（上吉。天貴。五富。天馬。又天醫。月德。聖心。豐旺。兵吉。顯星。白虎。黑道。天刑。血支。天敗。毀敗。伏尸。天聾。四季忌。天棒。黑星。天哭

救廢天罪天狀天罰遠禍其日。宜教兵營葬墳墓修飾定倉築墓堤防。不宜遠出。遷國經路安床針刺理日市估結親九月關。倉櫃黃道天寶決良月忌時陰歲損金堂太陽天寶明星鶯與曲星天貴旺相生氣豐旺驛馬天后。天財星六儀招搖天敗天獄又天賊天狗下食含針厭對天誓又八虛。四季忌其日。不宜乘官赴任嫁娶會親宜奏事謝宅起屋祭竈移徙穿井築地安葬除服十月收月空天倉太陽天德合福德母倉陽德天刑黑道天乾天巫皇恩。黑星。天獄滅門地破交死伏罪兵禁陰殺刀砧刹星天瘟土不遠八座細殺。月害勾絞蛟龍歲空獨火天雷天火天殺星其日山不可用。只宜祀供息啟償財不宜出兵攻伐嫁娶赴任經絡葬埋造宅結會親友。十一月歲收日歲對天堂玉祥顯星天醫母倉三合青龍黃道天貴天修。壞厭天富星星天厚鬼天伏罪空亡刀砧九空歲破毛頭星黑煞坎天門財祿。五衛五府五不遇其日宜崇呼傳結親姻請替求藥解除脫服不宜經路種蒔理事乘官鑄安床出行動土十二月危司令黃道天事上吉天德歲對天將又天府天府明星鳳輦陽德月德福生玉宮祿庫星玉祥曲星。伏罪刀砧天罰歲空天罪遠禍五衛其日宜修蓋宅舍取土築墻營葬墳墓沐浴脫服不宜上官赴任遠出征行結會親姻登高履險以上

與爲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庚申日。屬木吉門乾坎艮喜方。戌亥時間截路空甲木天福大明嗚吠八專金石師福鬼敗三七月墓龍蛭。木太歲木位倫方。女子癸丑艮寅甲卯乙吉晴金金星直平是腦神。雁鹿遊神。運虛忌向西北吉伏斷四元此日是上觜復位吉日。二三五六八九十一十二月吉夢酒食牛黃綱不將無占僻山湛媾嫁娶殺火山仕學上官山章奏入學求竭吉農功下五穀耕耘陸種吉女功經絡裁衣立山財產納財吉倉國造倉吉土功上公殺基土吉木功起屋宜子孫田蠶大富貴術林長架蓋泥安碓磨吉內事移居會客吉沐浴入奴婢山中不安床外事呈狀吉行船山五不歸日遠行凶詩佈水利穿井吉治病開病吉人神在頭者不治腰祭祀神不在祭窗山洗宅謝宅設齋吉喪葬安葬大吉上服除服開塚並吉一云山畜養買馬吉作牛牢吉破照日出入牛馬五山白星冬至八白雨水二黑穀雨五黃夏至二黑處暑八白霜降五黃帝星天乙壬子太乙庚丙金帝乙庚天定辛戌玉帝丙寅水帝甲卯壬勝光辛戌傳送壬子神后乙辰功曹丙午時祿中奇丙戌亥子丑馬寅貴丑未唐符國印卯辰白陽道子卯巳未陰道丑午中戌棺甲癸殮辰巳的呼辛酉令葬同丘延翰撰三曆會同庚申日斜金

執金。石榴木。此日。陰陽曆。起造安葬大明吉。七聖吉。死日山。冠帶。嫁娶殺天大山仕。上官山奏章入學求官許調吉。祭神不在祭祀凶土地五道滅陰司令山林社稷謝宅洗宅吉見人祭竈山旅齋大吉土木土公殺日墓土吉起造起屋宜子孫田蠶大富貴架屋吉食實地折屋殺夫子一云吉蓋屋泥屋安碓磨吉內事移居會客吉沐浴入奴婢山中不安床外事呈狀吉行船山女功經絡裁衣山財納財吉耕種下五穀耕田耕田種作種春吉倉。造倉山水穿井吉病入神在頭者不治腰問病吉畜買馬作牛牢吉又吠那日出入牛馬六畜山喪葬大吉上服除服吉一云山以上與萬曆會同同

僧善請編年月集要剋擇一覽庚申日大煞鶴神未四元伏斷神不在天神下降葬會大吉起屋大富貴折屋蓋吉上服安呂茂明編陰陽備用選擇成書石榴木。葬金枝金木命卯丑王男元辰滅葬除服大吉娶嫁大雜用入宅作竈安碓穿井造中屋作豬牢並吉遷卸女元辰尸佳卸夢。主酒食至吉此日辰戌時并方吉餘山七聖云百事吉宮商徵羽吉角凶虎牛黃在欄土公河神中宮人神在胃吏不治眼鶴神東南空亡六月見鬼山天狗十月下旬時食殺天貴春。伏八冬四相夏天賊冬天雷不遠春罰者刀

破伏五鬼八專九醜。五山主產。山東吉子心吉五道上地社山城隍后帝河神見人祀竈書磬洗宅入宅耕田蠶衣行船舟綁穿井基地耕田下秧安床帳巳上並吉祭祀齋願會客經絡並山不歸忌遠行山起屋砍宅長并決子立大官事探會卯地折坊西衣泥蓋吉娶婦秋夏不同主枝夫又主分別山死者。於五戌方取陰人星入大門忌子酉主人煞雌雄俱命食衣西屋上乾巳西主女子卯地受破五地受死死祥葬者時寅辰主人入棺利丁壬時殮利寅中時殮鬼出東二家妨宅長葬合天上辛巳地中辛丑合鬼出戌上下不呼亡人安四象無子孫官祿不絕大吉葬婦地虎不食正呼。宜利商微子子角子女除服呼父陰陽大曆云此日宜婚姻葬選並人口旺田蠶千馬吉歲旦。此日五未大熟五月五同正月危。陰煞吉應麟星月合福生黑道西廢地網地耗葬犯地雄呼吉二月破天實黃道玉堂曲星四廢口舌天賊大耗月厭葬犯天皇呼吉三月執天時黃道六合普護大時朴星禍星咸池陰錯四廢小耗主待葬犯馬吞呼四人。四月定聚溫滿德麟星要安天德黑道狼藉天窮五鬼天火官符見葬明獄葬犯天吞呼吉。五月平仇雌活曜黃道曲星月合敬心天罡天太地大勾絞天敗滅門葬犯呼三人。六月滿上相天蔭續世天富黑

道朴星血忌死氣五鬼天狗地火葬犯天魂呼不止。 七月陰（陰私）顯星大時黑道羅至神后。往亡咸池。九焦。九坎。九空葬犯天禁地吞呼不止。 八月建（天寶）黄道幽星益後支德天火凶星天窮天溫龍德月刑陽錯刑獄狼籍葬犯重時呼吉 九月閉（天對）黄道月合天醫朴聖天刼龍虎獨火葬犯地呼呼吉 十月開（飛濂）顯星母倉聖心生氣黑道交加天離葬犯地魂地皇呼弟。 十一月收（帆獸）幽微黄道幽心母倉福德天刑金堂天財咸池河魁勾絞天福葬犯地吞地皇呼吉 十二月成（土勃）黑道朴星散星受死飛廉天窮刑獄狼籍天火葬犯天建天吞呼吉（與寅成書同）

施伯進編魁擇全書辛酉日（辛金枝金石榴木卯酉生人不用）此日陰陽（曆婚嫁安葬吉七聖大明吉）天聾地啞（修作吉）生甲（與甲寅日同）年忌（卯年歲破日午歲刑忌用）死日（出入山）四逆（酉日）不離土公敗（動土吉不避）伏龍土公殺（動土吉）神在（祭祀吉祭竈吉用辰戌時設齋山總聖云吉）九醜（大忌嫁娶移徙出軍）陰陽五怪（用之山）五不歸（出行凶）金石離（大忌鑄鑄）上帝殺害（二月此日百事不宜）古德曆（竹木不妊）辛日（不合醬不治賬不針灸臨敗人神在背赤忌扶辛不鑄鑄十二月辛忌動土酉日不會客不出軍夏國宜意人物六月酉修倉吉冬酉忌害牛又忌修牛牢十二月）

（山忌起土又忌封窖）凡動土穿井立契耘田獵狩神犾上官服藥貢責基地買田耕田種田下種習驅出財行船入郵拜謁入學栽衣修宅沐浴入宅安床冠帶見貴剃頭作取緣竈（並吉）追亡經絡造倉吊喪送禮問病會客捕魚（山）起屋（山鼓宅長又良子夫火公訟架吉食卯地折坊西家並修吉）嫁娶（多子富貴又云秋夏鼓夫總聖云嫁鼓夫擬要無此日死者入作利丁壬時繪利寅申時繪鬼東去二家鼓宅長）喪葬（大吉除服出）死祥葬（于庚辰生人）天牛長墓（大利修改）天狗（十月下中時食忌祭）空亡（七月）牛黄（在欄忌犯）生產（西西南吉）天門方（甲）地戶（祭）日德（巳）支德（寅乙上百事向之吉）紫白（艮坎坤震嫁娶出行向之大吉）太歲（運位忌犯）偷方（諸神朝上界四方無忌）土箭（運位宅內忌犯）鶴神（在巽凡起造移居嫁娶出行百事凶尤忌取土）日遊神（在巽產婦避之又忌造作）五鬼（子丑造作掘地犯之損凶）五將（在艮出行凶造作損長）日建（酉）破（卯）罡（午）魁（子）日刑（巳）支刑（酉）六害（戌）金鼓（巳）三殺（寅卯辰巳上出行嫁娶凶）遊都（寅）赤虛（在北巳上出行凶）孤辰。（未）寡宿（丑）六孤（乾）五黄（兌）旬中空亡（子丑）大小墓（未丑巳上百事凶） 正月危（歲對陰德月德合福生守日顯星玄武黑道地耗天吏事凡地寡貴吉五衝大四廢陰私黑星地錯五虛地賊伏尸）其日（宜安葬

祭祀祈福不宜修造嫁娶出行上官會客登高開庫納口累室遷居和合交易） 二月破。（玉堂黄道天庫天府玉堂天成星天上明星少微曲星守日地火復日伏尸五虛五衝大四廢天敗大耗月厭地寡陰錯貪昔地獄辛勾絞三不遠）其日。（山不用只宜毀屋舍壞垣墻服藥療病不宜築室遷居嫁娶種植修倉庫。視友） 三月執（天德黄道天財歲前六合月支德天對明星巳從普護守日地財星小耗大時地軸咸池五虛無翹貪昔賭能走午勾絞土符大敗地寡伏尸伏龍朴星正四廢）其日（宜施德布也捕逃忌伐祭神祇專噴墓不宜詞訟攻伐嫁娶來舟立契歛遷居築室會友開倉） 四月定（顯星時陰要官兵吉天德歲前天日未雀黑道天獄死氣狼籍天窮大敗小殺星傷刃飛濂黑道滅絕官符天大鑄時五鬼又刑獄）其日（宜訓教兵戎泥補宅舍修飾垣墻營葬墳基禱祀神祇不宜苫蓋宅舍納會親客臨官赴任遠出經求） 五月平（枕麟明星貴人曲星民日兵吉明堂黄道紫微我心前陰吉人星天罡狀元天賊勾絞五道又致死又地火滅門死神天獄天吏大敗牛大血蠶倉）其日（山不用只宜市德理道塗開罪沐浴祀神不宜嫁娶遠出結會親姻和合交易來官赴任） 六月滿（月恩天富時德前陰天倉福德天醫民日兵吉勾陳黑道吞衝天狗地睢天敗蠶

耗。午火血土勃黑星血忌朴星土溫五鬼小耗鬼賊星）其日。（宜罪忌宵。殺軍師。請藥。納人。餘道。破土。經絡。沐浴。服藥。來官不宜築室結親針刺出血） 七月除（顯星官日吉期陰德兵吉兵寶玄武黑道地耗祈衛轉殺咸池陰私黑星地傷殃殺大時往亡土忌空亡大敗天寡重所對離四季忌上屋忌九焦九坎九空罪至天溫伏龍天獄大殺星）其日（宜練兵祭祀營葬修葺宅解除服藥不宜來官攻伐結親姻求船遠行修鑄種蒔和合交關） 八月建。（玉堂黄道天庫曲星龍德兵福官日天成星天玉明星少微天貴支德益後六儀負衡小時重喪月刑天獄指掻厭對天窮重折土府復日轉殺狼籍天大合對天寡地網地龍傷刃天獄上屋忌陽錯刑獄四季忌）其日（山不用只宜施恩嬲功不宜蓋宅舍乘船動土築墻會親遠出興詞訟牧養解害） 九月閉。（天德黄道天財天貴月德合地財星正陽天對明星民從官日又天醫天德血支天燭龍虎獨火天寡當火又致死四季忌致辰轉殺地龍月害朴星伏伴又天獄天吏）其日（宜起屋裁衣祀竈穿井蓋地安葬立契不宜出行來官赴任會客娶婦經絡） 十月開。（顯星旺相生氣母倉時陽歲復聖心正陽朱雀黑道天獄不棄刀砧歲空天寶不遂小殺星飛濂黑星滅絕四部地龍又八座天狗下食天狗食畜）其日（宜修建宮室並遠

（吉。修、安葬、營墓、祭神、請福、牧養、畜、種蒔造井泉不宜架官赴任、嫁娶會客）十一月壯。（明堂、黃道、貴人、福德、金堂、母倉、天府吉人星、執儲、明星、紫微、天倉、天將、太陰、天陽德、曲星、河魁、地破、不舉、咸池、大敗、雷震、蠶倉、刀砧、三不進、大禍、八座、大時、地囊、勾絞、四部、伏龍、歲空、天雲不遂、天狗食晝）其日。（凶不宜只宜祀神歆資財不宜穿地取土蓋宅安葬命將攻討會客乘船赴任上書遷居、築室）十二月戒。（月忌、天瞽、太陰、歲對、三合、勾陳、黑道、小禍、天雄、朴星、飛廉、土符、黑星、葬耗、鬼火、受死、狼藉、天獄、不舉、天窮、四部、歲空、人刑戮、鬼賊星、天狗食晝、天火、臨日、地網、刀砧、傷刀、五不遇、天雲不遂）其日。（凶不開、只宜祀神求醫、布德不宜蓋屋、上梁入獄論訟會親友和合交關以上與萬曆大全同。）雷英發編萬曆錦囊拾遺備用辛酉日。（屬木）吉門（雜中元）喜方。（中國時同）截路空（辰巳）大明　鳴吠。聾啞（九醜金石雜二八月蓋蝳）蛙。（無）太歲（本位）偷方（辰巽巳丙午丁方吉）暗金、大星（直年是胎）神。（倉復戶）遊神。（其虛忌西北西南吉）伏斷。三元（此日是）土符（復位吉日正三六七九十月吉）夢（吉）牛黃。（鋼）不將。（無）古依（山）冠婚（冠帶吉嫁娶多子又云夏狄欽天監無此日。）仕學。（上官見貴入學拜師並吉）農功。（下種耕織吉）女功。（裁衣吉經絡凶）財產。（出財主耗買賣吉）倉囤。（造倉凶）土功（土公敗日蓋土吉）木頭（起屋豎宅長夫大耗訟祭吉會卯地蓋修吉）內事。（入宅安床沐浴納財入奴婢吉會客凶辛不合）外事（行船吉取魚凶五不歸日遠行凶）歸伸　水利。（穿井吉）治病（服藥吉問病凶人神在目辛不治眼）祭祀（神在境宅祭竈吉設齋凶總聖云吉）喪葬（安葬大吉除服凶開喉移塚吉）畜養。（買駒凶不出雜）白星（冬至七赤雨水一白穀雨四綠夏至三碧）處暑（九紫）霜降（六白）帝星天乙（乾亥）太乙（坤中）金帝（中卯）天定（庚酉）玉帝（巽巳）水帝（艮寅）壬。勝光（寅日）傳送（乾亥）神后（甲卯）功曹（巽巳）時祿（國）奇（水中國）馬（寅）貴（羊寅）唐符國印（辰巳）白（陽遣丑午中戌陰遣子寅辰國亥）轄（丁丑）陰（寅中）的呼（庚辰今華岡）丘延翰撰三曆會同辛酉日（鉢會校金石鐵木此日陰陽曆起造安葬大吉七聖大明吉凶日天聾地啞吉）冠婚（冠帶吉嫁娶多子又云夏秋殺夫總聖云吉此日住上官見貴入學拜謁吉）祭（神在祭祀吉土地五道城隍后帝先人社稷山林河神境宅吉設齋山總聖云吉祭竈吉宜用庚戌時土杀上公敗日蓋土凶切忌）起造。（起屋豎宅長子夫大凶拆架屋吉會卯地折屋妨西家蓋屋修屋吉）內事（入宅安床沐浴納財入奴婢吉會客凶辛不合會福不會客）外事（行船吉不宜出行取魚凶）女功（裁衣吉經絡凶）財（出財主耗買賣

吉）耕種（下秧種田耕田耘田吉）倉（造倉凶）水（穿井吉）病（人神在背辛不治眼。服藥吉問病凶）畜（牧馬吉不出雜）喪（葬大吉除服凶以上與萬曆會同。）僧善靖編年月集要魁擇一覽辛酉日大煞。（黑鶴）神（東）三元伏斷神在表（吉起屋凶拆蓋架吉上服安葬吉除服呼又娶凶土公敗日蓋土吉）雜用（入宅土架冠帶吉）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一百八十二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陳以勤
學士臣王大任
分校官侍讀臣呂旻
書寫儒士臣白壽卿
圈點監生臣秦永華
臣包解沐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二　二質

積（大寶積經十）

淨居天子會第四之二　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自見被縛將殺此菩殺魔業增盛非業障彼應修無礙定修於慈心以此淨除業障此菩薩是見六地初地若夢見被繫在死屍中是見五地若被縛至親里圍遶是六地是魔業不勤修初地羸劣爲無上道應修增上進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自知在刀中此菩薩是初地五地多惡知識多艱難應靜無忿怒無障礙心一向勤利他人以此淨除業障前曾在上位惱亂持戒人見人持種種刀自見在中此菩薩初地見若見人持一刀在中是第二地見捉杖在中是見三地若見捉石在中此見四地見在空手衆中住是五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夢自見在空中此菩薩在信地得無生法忍此菩薩諸天所念應修好威儀應常修精進勤發衆生求無上道不應常住一處如是清淨此菩薩是初地七地見處處地若見虛空中行施此是初地若空中見仙人此見第二地若見沙門此見第三地若見龍第四地若見天第

五地若見梵天是第六地若見菩薩如來是第七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自見捉炬應勤修明慧此菩薩是初地五地此菩薩應不顧身命不顧飲食應行禪不生疑悔如是趣向住初地樂修對治住二地樂修禪住三地樂修慈住四地樂修悲住五地樂修捨住初地應修念佛爲明見住二地應修放解住三地應修聞住四地應修持住五地應修空如是應得明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菩薩踰宮出此菩薩初地六地處處見增加精進得不退轉在菩提記界疾近無上道若見步出是見初地見乘牛車出是見二地見乘馬車出是見三地見乘象車出是見四地若見乘人車出是見五地若見乘空中車出是見六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經此菩薩是初地三地處處地見此人多諸因緣多諸謗毀數數多諸艱難應一心修悔過常修精進若夢得世俗典籍聲聞經法此是初地夢得擅相應經是見二地夢得甚深相應是見三地不勤修乃至七地若諸天與若菩薩與如來與法藏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聞得法功德聲此菩薩是初地六地見處處地見前得佛總持此菩薩少於業障魔業增盛應施於辯才不求人過如是清淨聞出香陀羅尼聲此菩薩是初地聞文字陀羅尼是第二地聞書寫陀羅尼是八地初地見處處地此不

應受著三界勤修獨處彼少於業障少於魔業煩惱增盛應聽種種法應修多觀如是相應有覺觀三昧是初住地無覺少觀是三住地無覺無觀是四住地梵處空處三昧是五住地現一身三昧是六住地大通三昧是七住地出生佛莊嚴三昧是第八住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聞方廣經聲此菩薩是六地初地應修信解法決定忍此菩薩少於障緩趣無上道勤問持戒之相應尊重師長如是趣向菩提聞檀波羅蜜經聲是初地聞戒經聲是二地聞忍經聲是三地聞精進經聲是四地聞禪經聲是五地聞般若波羅蜜聲是六地除不勤修人佛所持善心成就者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聞說法比丘字聲此菩薩是四地初地此應依止善知識此菩薩多諸艱難多諸疑悔少於智慧應修無礙心應方便勸一切衆生修無疑悔心如是清淨若見前所聞法師名此初地若聞不見法師名是第二地若聞他異世界法師名是第三地若聞一生補處菩薩若聞樂上地聲是第四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信辯此菩薩是初地三地此菩薩是辯畧若遠離三法疾得明何等三見他得利心生嫉妬為利養故奸詐親近如是三法當遠離然後趣向說少偈頌是初地能說種種偈是二地說甚深偈是三地多說上地偈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得經

辯是初地八地見此有多功德因緣當勤依修戒當修勝供養供養淨行人不應修智慢如是夢中當受業障少受苦報彼出初地四辯說方等經是說二地說種種經是三地說前因緣是四地說三世是五地說波羅蜜是六地說甚深經是七地說一切決定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聞陀羅尼聲彼是七地此菩薩受諸煩惱少業障應問智者修靜默處趣解脫如是趣向夢在村中是初地在房中是二地在僧房中是三地在阿練若處坐是四地若夢坐是五地若園觀中是六地夢在山頂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聞他方世界未曾聞如來名此菩薩是受記初地八地憍慢自在故不趣向道多魔業為供養故修不淨威儀然後趣向修慢是初地夢戒慢是二地聞慢是三地方便慢是四地疑慢是五地智慢是六地所說慢是七地受持慢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聞其世界其菩薩聲此菩薩是五地初地此菩薩為菩薩所憶念少煩惱應離憍慢勤多人修智如是相應得陀羅尼是聞初地夢出家是聞二地夢苦行是三地夢道場降魔是四地夢覺道是五地聞見上多聞見不定贏劣善心是見初地住於疑心是二地退心放逸是三地增上放逸是四地多定是五地復次金剛摧菩薩夢在海中此菩薩精進是八地見處

處地應修多聞精進慧解若夢中無所依止是初地若在海際是二地若在船衆是三地夢往去是四地夢上船是五地夢水中坐是六地在船中坐是七地夢船中滿寶在上坐欲出海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集寶此菩薩是初地三地見處處地此菩薩多逢苦惱應樂修淨業不求人短於說法者知恩如是趣向夢掘地中得寶初地雜土得寶是見二地雜草得寶是見三地是不勤進相是魔業若六地若四地不勤方便魔業業障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有須彌山頂此人不退轉是見初地五地彼有少功德親近惡友因緣奸詐無信親近善知識今應修不奸詐多修信解如是趣向若夢在須彌山當知上六住夢住須彌山是七地夢四顧望是八地夢坐者是九地夢山動是十地此初地乃至見五地勤進修善心在善知識乎是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自見上山此菩薩是初地五地害一切煩惱業障於說法人不生恭敬應修不諂曲淨除業障如是趣向菩提初地增長三時勤進二地勤修念佛三地修空四地修大悲五地修慧夢自上山是初地在山中是二地在山上是三地夢觀有是四地坐者是五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上山此菩薩見是七地初地此菩薩少於業障魔業增盛應捨一切所愛物供養智慧者於智慧人邊應自伏憍

慢若夢度七大山乃至須彌山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夢上樹此菩薩是初地四地處處地見應覺業障魔業應親近依止善知識得於慧明時時當決斷法義覺知如是趣向見樹枝葉具足陰涼是初地見香樹是二地見華樹是三地見果樹是四地是勤進相若不勤進是魔業若見高處樹枝葉華果具足除業報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龍象此菩薩是初地六地處處地見此菩薩行施不行慧困乏善根應當修信當修善念如是相應彼初地見不清淨龍象二地見白龍象三地見六牙白龍象四地見莊嚴龍象五地見步捉幡蓋龍象六地見歡戲龍象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自夢上龍象此菩薩是見初地七地一生當得如來應供有入法智多希望應修恭敬勸發菩薩離於幻偽奸詐應處處知足修適意施如是清淨夢上象是初地夢自著白衣上象是二地若夢染衣是三地若夢種種色衣是四地若夢香染衣具足莊嚴是五地若夢著冠是六地若夢捉莊嚴蓋是七地除魔業不勤進上地相見一切具足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上馬此菩薩是初地四地此應修依止戒波羅蜜度彼魔業增盛少於業障當多修空慈勤修生信如是清淨自夢上住馬是初地夢上行馬是二地夢上走馬是三地上莊嚴馬第四地除上地魔業此菩薩

增上慢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作成實誓此菩薩一切地十地處處地見彼於業障多增盛魔業多諸方術行善修出生三昧應正修威儀不多積聚如是淨業障作成實施誓此是初地為解繫縛是二地為解病是三地為城池是四地為王是五地為閻浮提是六地為四天下是七地為千世界是八地為三千世界是九地日出時地遊雨天花是十地除魔業初地六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見樂樹是菩薩是見初地七地滿足成就受記法應修不望報施正直不求人過如是清淨夢見少果樹是初地若見多果樹是二地若見苦果樹是四地見藥樹是五地若見天樹是六地若見甘果樹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見花樹此菩薩是七地初地應作種種善根不親近四衆如是趣向見多花樹無香是初地見香花樹是二地夢見多香花樹是三地見雜花果樹是四地見無葉花樹是五地見天花樹是六地若見菩提樹是七地除在惡知識手慢緩不勤精進魔業上地一切成就見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未曾有城此是六地初地此菩薩有業障此無生法忍先修堅固三昧空三昧無礙心極苦行如是清淨夢見初起城是初地見作竟城是二地見城中街市成就是三地見遊戲處成就是四地見池水成就是六地除在惡知識手慢緩不精進魔業上地具足見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中見阿耨龍王池此是八地初地少衆煩惱彼疾出生明若無奸詐勤修進行不顧身命一切所須滿適他意如是清淨若見阿耨龍池岸際此是初地若見池中是二地若一切見是三地若手觸水是四地若洗是五地若岸際坐是六地若見阿耨龍王是七地若入龍宮增與氣力是八地除魔業九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夢見天子此菩薩上地五地見處處地彼少業障少魔業循如微滴應三月勤修寂靜除業障得明淨如是入應念十方佛應修不愁惱彼若見四大天王衆是見六地見三十三天是七地見兜率天是八地見梵天衆是九地見淨居天是十地初地相應一切見魔業成就善心見一切十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見龍此是見八地處處見當成就順忍雖勤精進數數廢墮勤修方便數復放捨彼所有財封當以供給法師乃至所愛之物悉以捨與然後趣向若山上見龍是見初地若曠野見是二地若池岸上見是三地若林中見是四地若人衆中見是五地若王城中見是六地若多人衆圍遶見是七地若空中見是八地除魔業業障初地六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自見向餘方閻浮提是初地六地若得忍彼少於障若不勤修不得於明若懈怠奸詐親近彼若生信如是

請淨若不樂見閻浮提是初地若樂見是二地若見村落城邑可愛是三地若見園觀雜花是四地若見大衆喜樂是第五地若相娛樂是六地除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夢著白衣此菩薩是見八地初地此業障清淨魔業增盛彼生樂法心數復退滅功德多諸艱難一切物不應慳惜如是清淨若自見一切所須一切數具人所喜者不惜身命多聞修善根若著久故好衣是初地若見長領新衣是一地若見長領衣是三地若見打治衣是四地若見打治摩衣是五地若見染衣是六地若見象色衣是七地若見天衣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得寶鬘此是初地九地彼無業障無魔業當自責己過不責於他求修聞法不作鬪訟如是清淨若一種寶鬘是初地如是二種乃至七種寶鬘是七地若得轉輪王摩尼寶鬘是八地若見天寶鬘是九地除魔業是見初地起業相若戲笑懈怠親近戲笑懈怠不省錄人應當覺知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見頭著華鬘是八地初地此寶有業障若初中後生定善心捨一切物不生愁惱如是清淨若得一色鬘是初地若得惡色鬘是二地若得種種色鬘是三地若得一切華鬘是四地若得龍華鬘是五地若得天華鬘是六地若得天種種華鬘是七地若得雜天人華鬘是八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取得亂華此菩薩是見六地初地此菩薩應勸化菩薩若有自在力執不侵枉餘人若取有色無香華是初地若取有色香華是二地若取金色華是三地若種種色華是四地若取水陸華是五地若水陸種種雜華是見六地如是相勤修精進若魔業若上地若四地一切適意龍所持來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打鼓作技彼是九地見處處業障魔業增盛此應勤修多聞精進於一切衆生生平等心如是清淨若夢空中打鼓是初地若平地見是二地若村中見是三地若大城中見是四地若大衆中見是五地若屋上見是六地若山中見是七地若須彌山頂見是八地若虛空中見是九地除勤修智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日月蝕是菩薩初地六地毀滅善法多諸煩惱成就惡業應以一切物施不望業報如是清淨見日月初出是見初地二地見雲三地見聚雲四地見散雲五地見無塵露六地見日月中時除魔業業障復次金剛摧菩薩夢中見不淨塗身是菩薩見初地三地於前身毀罵賢聖修惡行菩薩此菩薩應三年中晝夜三時勤修懺悔自後更不於餘人生輕慢心應多修信解如是清淨以青淤泥自塗身者是初地若塗半身是二地若處處被塗是三地乃至六地應覺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見作王此菩薩一切十地見處處地有多善根亦有厚艱難不應於他希望供養於他不起奸詐修

質直施所有持戒與他共不自讚不毀於他如是以覺道若在村中恐怖者是初地若在僧房中是二地若在園觀中是三地若天祀中是四地若在大城中是五地若在山中是六地若作閻浮提王是七地若作轉輪王是八地若在海中是九地若在須彌山頂是十地除魔業不勤精進應念諸佛菩薩也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王前若輔相前若大眾中是菩薩是八地見此雜煩惱彼應教化眾生應修供養自修清淨如是清淨彼初地施雜眾煩惱二地戒三地聞四地定五地持六地通七地說法八地眷屬成就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騎乘在園林中此菩薩是九地初地見此菩薩不知是世間利養飲食為魔所牽縛少於業障應供給法師供養所須應習寂默如是趣向彼初地無智行二地無慧三地無決定智四地無禪智五地無無礙智七地無出生智八地無莊嚴智九地無願智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見所未見有村落僧坊人眾此菩薩是初地六地彼多艱難應修念佛如是清淨修信心施修一切信解見如是行相者是初地若卒有所作是二地若莊嚴是三地若見莊嚴竟是四地若見四眾聚會是五地若見天眾是六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蓋是初地七地見佛所持多艱難不為所屈彼於說法人不應起惡意如是清淨若見華蓋是初地若見琉璃蓋是二地若見華及蓋是三地若見物蓋是四地若見畫蓮蓋是五地若鈴網蓋是六地若見寶網蓋寶網垂覆是七地除魔業不勤精進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菩薩自夢與多人說法此菩薩一切十地見彼地地應覺知魔業業障欲得決定辯當出推求於一切物不應愛著於求法人生清淨信心修六和敬戒如是清淨若夢說云何修行施此是初地云何十善法是二地云何聞是三地云何頭陀德是四地云何說空是五地云何說呵責習是六地云何說無染著是七地云何說莊嚴定是八地云何說莊嚴佛是九地云何說妙時是十地初地施財二地戒財三地方便財四地具七財五地奉給財是六地決斷財七地決定財八地通無礙財九地行財十地得財彼初地善根增上二地戒增上三地方便增上四地所作增上五地十二因緣增上六地甚深忍增上七地壞智增上八地壞教化眾生增上九地調伏增上十地壞淨國土增上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見初立城郭此菩薩是八地受不退轉記應親近供養甚深信解人多決定疑悔法障彼應供養法師得除疑悔如是清淨彼中住初地疑道為得佛為不得佛是二地教化眾生智疑是三地出生定疑是四地應作智疑是五地道果疑是六地出生疑是七地遊戲疑是八地復次金剛摧

菩薩若夢縛筏濁水中過彼是七地初地業障魔業增盛應生增上欲心堅固不壞和合相應無生明淨若智方便艱難是初地若欲修勤善身懈怠是二地若心非時是三地或時明是四地若少無畏是五地若教化艱難是六地若佛法艱難是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乘船此菩薩是六地若平等行六波羅蜜有艱難當行無依六波羅蜜如是清淨若夢作船未竟是初地作船竟是二地若夢二船並是三地若並縛二船是四地見大眾上船是五地見入船去是六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見雲雷放電是菩薩五地初地彼魔業增上少於業障當多思善念捨所愛物集陀羅尼如是清淨若見雲雨電驚怖是初地若不驚怖是二地若憶念法是三地若住山頂憶念是四地若空中念是五地除魔業若上地龍來集會眾事所作不生驚怖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莊嚴得刀此菩薩是初地三地此魔業業障增盛彼應親近忍波羅蜜毗梨耶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如是清淨若是垢膩刀是初地得無垢刀是二地得利刀是三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器物此菩薩是七地如是相應當修行彼不定有魔業業障應勤行四攝法如是清淨應淨除六地退法得增上七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夢示眾生道此是一切十地相此如是初相應覺業障煩惱障應供養親近法師捨一切物勤修精進如是趣向若見來在道轉動是初地示趣園觀道是二地示趣城道是三地示阿練若道是四地示山道是五地示趣海道是六地示天道是七地示聲聞道是八地示菩薩道是九地示佛道是十地說示道竟示地初地覺魔業覺煩惱業此前六地無過也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入園林中此菩薩八地初地彼夢中受魔業煩惱業夢驚怖悟已生愁苦此應當修空聽甚深法應當默然離於睡眠應親近決定說道法若如是清淨若自夢退失王位心生驚怖是初地夢破戒驚怖是二地夢法沒盡驚怖是三地夢法師無常驚怖是四地若夢為火所燒驚怖是五地夢被驚怖是六地夢墮山驚怖是七地夢見世尊入涅槃驚怖是八地不勤進六地覺魔業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五穀聚此菩薩是八地上地住初地第二地如是見不勤進見魔業不要訣說前身曾供養諸佛多諸艱難不依一切世間不觀於捨守護三業如是清淨夢見聚穀是七地夢聚三千大千世界穀是八地若夢五穀聚熟是九地若夢刈穀是十地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見治眾生病此菩菩是八地少於業障魔業增盛應修大悲勤勸化不生疑悔如是相應夢治小兒是初地若夢治女人是二地若夢治大人是三地若夢治熱病是

四地若夢治白癩病是五地若夢治自殘病是六地若夢治乾痟病是七地若夢治鬼病是八地除魔業應修集忍行成就菩薩大悲善心復次金剛摧菩薩若自聞授菩提記此菩薩是見十地此受記魔業業障應覺知受十地記初地受道記二地受菩薩行記三地受忍記四地受願記五地受三昧記六地受慧記七地受方便記八地受出過聲聞辟支佛地一切智記九地受一生補處記十地受佛灌頂記彼修大悲般若波羅蜜善權方便親近如是趣向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覺道此菩薩是初地應覺大悲應勤修精進應信善心如是趣向覺知是八地動三千大千世界是九地夢放光諸天大聲歌頌喜笑是十地初地十地不勤進魔業如是損復次金剛摧菩薩若夢中得滿瓶此菩薩見一切十地當如是知若村中得是初地若門中得是二地若道中得是三地若樹下得是四地若住得是五地若坐得是六地若山頂頭得是七地若空中得是八地若食時得是九地若莊嚴乘騎若園觀是十地此地地魔業業障應覺如是清淨趣向尒時世尊而說偈言　如是相所得決定無有疑大士應如是莫見他少短人德難可量大海可燋火火中可生水此一一有相若退於菩提終無有是處若以於兩肩頂戴於須彌遊至於十方恒河沙世界如是之相貌此事猶可作如此菩提心終無有退轉大地可反覆菩提心退轉終無有是處此中少功德若有善心人以向無上道有四法無量世間無智者虛空界難知如是衆生界佛知菩提心過者應當知諸菩薩所行不應生輕毀可以一小草測量於大海衆生之所行不可得思議假使大海水盡融為洋銅為己身命故猶尚可飲盡於諸菩薩行終不可輕毀如飲洋銅苦其苦不可數或有業障礙或為魔所亂彼人受生處終無有憂悔若人為樂故於惡色愚癡破戒可猒惡不可恭敬者如是等人所不應生輕慢衆生之所作甚難可得知猶如舍利弗寂默入禪定能於一心中唯知五十心猶如諸世尊一念知無量不應於諸佛而生於疑心猶如阿羅漢不知自境界況復當能知衆生之境界是故一切人不應作是言我能知衆生心中之所念我見染服人須臾著白衣如是念念間念念有變異況誰能復知其實者愚惑譬如阿闍世殺害於己父又於如來所而生惡逆心還於一念中深悔過罪心即能除罪根脫於惡道苦況有能自生清淨善心者此心或時縛此心或時解此身是無記亦無有所知云何令此身而有於過惡是身亦不應親近於己己亦復所不應殺害他人身譬如眞淨金墮於不淨中本性常清淨不淨不能損彼人雖貪樂行於世間法使人

實功德善心無損滅王子長者子衆中作戲笑一切諸大王見者悉喜樂此衆生中行或在天人中或食毒不死或投火不燒況於知覺者世間愚癡人不能斷疑行緣覺及聲聞不如施菩薩清淨心福田平等猶如佛菩薩等如佛見善心甚深譬如恒河沙諸佛世界中滿中七寶施若書持此經欲比其功德倍數無比踰善得於大利菩提心不失若人為財故入於大海中必當獲大利若持一切經能為多人說不聞於此經不知衆生行以是因緣故應當知勝知不自讚己德不應謗毀他善心行淨行若欲速覺悟第一菩提道樂阿練若處常護諸情根勤修於精進遠離於親里修第一義慈如是當速疾得於菩提道　爾時世尊說此經時六萬天人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十八那由他天人未發心者今發菩提之心聞此經故除捨八十劫生死之罪是故若欲不捨菩提者當受持此經讀誦通利善思念之勤於方便忍受歡喜奉行爾時衆中十千菩薩欲退菩提心生於疑悔欲還歸家不知障及魔業過聞說此經捨除罪過於世尊前生少信心於此世界當與彌勒菩薩一時成佛淨除二十劫魔業不起此坐住一生補處當生他方世界彌勒成佛時當一時成佛彼除二十劫魔業及煩惱故若菩薩但聞此經尚能多作利益況受持讀誦顯說佛說此經已天人阿修羅歡喜奉行

無量壽如來會第五之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衆萬二千人俱皆是諸大聲聞衆所知識其名曰尊者阿若憍陳如馬勝大名有賢無垢須跋陀羅善稱圓滿憍梵鉢提優樓頻蠡迦葉那提迦葉伽耶迦葉摩訶迦葉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迦旃延摩訶劫賓那摩訶注那滿慈子阿尼樓馱離波多上首正住彼岸學俱羅難陀有光善來羅睺羅阿難陀等而為上首復有菩薩摩訶薩衆所謂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及賢劫中諸菩薩摩訶薩衆前後圍遶又與賢護等十六丈夫衆俱所謂善思惟義菩薩慧辯才菩薩觀無住菩薩善華神通菩薩光幢菩薩智上菩薩寂根菩薩慧願菩薩香象菩薩寶幢菩薩等而為上首咸共遵修普賢之道滿足菩薩一切行願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到諸佛法究竟彼岸願於一切世界之中成等正覺又願生彼兜率陀天於彼壽終降生右脅見行七步放大光明普佛世界六種震動而自唱言我於一切世間最為尊貴釋梵諸天咸來親奉又現習學書計曆數聲明技巧醫方養生符印及餘博戲擅美過人身處王宮厭諸欲境見老病死悟世非常捐捨國位踰城學道解諸纓絡及迦尸迦被服袈裟六年苦行能

於五濁剎中作斯示現順世間故浴尼連河行趣道場龍王迎讚諸菩薩衆右遶稱揚菩薩爾時受草自敷菩提樹下結加趺坐又現魔衆合圍將加危害菩薩以定慧力降伏魔怨成無上覺梵王勸請轉於法輪勇猛無畏佛音震吼擊法鼓吹法螺建大法幢然正法炬攝受正法及諸禪定雨大法雨澤潤含生震大法雷開悟一切諸佛剎土普照大光世界之中地皆震動魔宮摧毀驚怖波旬破煩惱賊隳諸見網遠離黑法生諸白法於信施食能受能消為調衆生宣揚妙理或現微笑放百千光昇灌頂階受菩提記或成佛道現入涅槃使無量有情皆得漏盡成熟菩薩無邊善根如是諸佛剎中皆能示現譬如幻師善知幻術而能示現男女等相於彼相中實無可得如是如是諸菩薩等善學無邊幻術功德故能示現變化相應能善了知變化之道故示諸佛土現大慈悲一切羣生普皆饒益菩薩願行成就無攝無量義門通達平等一切善法具足修成諸佛剎中平等趣入常為諸佛勸進加威一切如來識知印可為教菩薩作阿闍梨常習相應無邊諸行通達一切法界所行能善了知有情及土亦常發趣供諸如來現種種身猶如影象善學因陀羅網能破魔網壞諸見網入有情網能超煩惱眷屬及魔侶魔人遠出聲聞辟支佛地入空無相無願法門

而能安住方便善巧初不樂入二乘涅槃得無生無滅諸三摩地及得一切陀羅尼門廣大諸根辯才決定於菩薩藏法善能了知佛華三昧隨時悟入具一切種甚深禪定一切諸佛皆悉現前於一念中遍遊佛土周旋往返不異其時於難非難遍能了諸邊敷演實際差別善知得佛辯才住普賢行善能分別衆生語言超過世間一切之法善知一切出世間法得資具自在波羅蜜多荷擔有情為不請友能持一切如來法藏安住不斷一切佛種哀愍有情能開法眼閉諸惡趣開善趣門普觀有情能作父母兄弟之想又觀衆生如己身想證得一切讚歎功德波羅蜜多能善了知讚歎如來一切功德及餘稱讚諸功德法如是菩薩摩訶薩衆無量無邊皆來集會爾時尊者阿難從座而起整理衣服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白言大德世尊身色諸根悉皆清淨威光赫奕如融金聚又如明鏡凝照光輝從昔已來初未曾見喜得瞻仰生希有心世尊今者入大寂定行如來行皆悉圓滿善能建立大丈夫行思惟去來現在諸佛世尊何故住斯念耶爾時佛告阿難汝今云何能知此義為有諸天來告汝耶為以見我及自知耶阿難白佛言世尊我見如來光瑞希有故發斯念非因天等佛告阿難善哉善哉汝今快問善能觀察微妙辯才能問如來如是之

義汝為一切如來應正等覺及安住大悲利益群生如優曇華希有大士出現世間故問斯義又為哀愍利樂諸衆生故能問如來如是之義阿難如來應正等覺善能開示無量知見何以故如來知見無有障礙阿難如來應正等覺欲樂住世能於念頃住無量無數百千億那由他劫若復增過如上數量而如來身及以諸根無有增減何以故如來得三昧自在到於彼岸於一切法最勝自在是故阿難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爾時佛告阿難往昔過阿僧祇無數大劫有佛出現號曰然燈於彼佛前極過數量有苦行佛出興于世苦行佛前復有如來號為月面月面佛前過於數量有栴檀香佛於彼佛前有蘇迷盧積佛盧積佛前復有妙高劫佛如是展轉有離垢面佛不染汙佛龍天佛山聲王佛蘇迷盧積佛金藏佛照曜光佛光帝佛大地種性佛光明熾盛琉璃金光佛月像佛開敷華莊嚴光佛妙海勝覺遊戲神通佛金剛光佛大阿伽陀香光佛捨離煩惱心佛寶增長佛勇猛積佛勝積佛持大功德法施神通佛映蔽日月光佛照曜琉璃佛心覺華佛月光佛日光佛華瓔珞色王開敷神通佛水月光佛破無明暗佛真珠珊瑚蓋佛底沙佛勝華佛法慧吼佛有師子吼鶖鷺聲佛梵音龍吼佛如是等佛出現於

世相去劫數皆過數量彼龍吼佛未出世前無央數劫有世主佛世主佛前無邊劫數有佛出世號世間自在王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師佛世尊阿難彼佛法中有一比丘名曰法處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堅固不動福智殊勝人相端嚴阿難彼法處比丘往詣世間自在王如來所偏袒右肩頂禮佛足向佛合掌以偈讚曰　如來無量無邊光舉世無光可能喻一切日月摩尼寶佛之光威皆映蔽世尊能演一音聲有情各各隨類解又能現一妙色身普使衆生隨類見戒定慧進及多聞一切有情無與等心流覺慧如大海善能了知甚深法惑盡過亡應受供如是聖德唯世尊佛有殊勝大威光普照十方無量剎我今稱讚諸功德冀希福慧等如來能救一切諸世間生老病死衆苦惱願當安住三摩地演說施戒諸法門忍辱精勤及定慧庶當成佛濟群生為求無上大菩提供養十方諸妙覺百千俱胝那由他極彼恒沙之數量又願當獲大神光倍照恒沙億佛剎及以無邊勝進力感得殊勝廣淨居如是無等佛剎中安處群生當利益十方最勝之大士彼皆當往生喜心唯佛聖智能證知我今希求堅固力縱沉無間諸地獄如是願心終不退一切世間無礙智應當了知如是心　復次阿難法處比丘讚

佛德已白言世尊我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惟願如來爲我演說如是等法令於世間得無等等成大菩提具攝清淨莊嚴佛土佛告比丘汝應自攝清淨佛國法處白佛言世尊我無威力堪能攝受惟願如來說餘佛土清淨莊嚴我等聞已誓當圓滿爾時世尊爲其廣說二十一億清淨佛土具足莊嚴說是法時經千億歲阿難法處比丘於彼二十一億諸佛土中所有嚴淨之事悉皆攝受既攝受已滿足五劫思惟修習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世間自在王如來壽量幾何世尊告曰彼佛壽量滿四十劫阿難彼二十一俱胝佛剎法處比丘所攝佛國超過於彼既攝受已往詣世間自在王如來所頂禮雙足右遶七帀却住一面白言世尊我已攝受具足功德嚴淨佛土佛言今正是時汝應具說令衆歡喜亦令大衆皆當攝受圓滿佛土法處白言惟願世尊大慈留聽我今將說殊勝之願若我證得無上菩提國中有地獄餓鬼畜生趣者我終不取無上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衆生有墮三惡趣者我終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若不皆同真金色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形貌差別有好醜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不得宿命乃至不知億那由他百千劫事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若無天眼乃至不見億那由他百千佛國土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不獲天耳乃至不聞億那由他百千踰繕那外佛說法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無他心智乃至不知億那由他百千佛國土中有情心行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不獲神通自在波羅蜜多於一念頃不能超過億那由他百千佛剎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起於少分我我所想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有情若不決定成等正覺證大涅槃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光明有限下至不照億那由他百千及筭數佛剎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壽量有限乃至俱胝那由他百千及筭數劫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聲聞無有知其數者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有情及諸緣覺於百千歲盡其智筭亦不能知若有知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有情壽量有限齊者不取菩提唯除願力而受生者若我成佛國中衆生若有不善名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彼無量剎中無數諸佛不共咨嗟稱歎我國者不取正覺若我證得無上覺時餘佛剎中諸有情類聞我名已所有善根心心迴向願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菩提唯除造無間惡業誹謗正法及諸聖人若我成佛於他剎土有諸衆生發菩提心及於我所起清淨念復以善根迴向願生極樂彼人臨命終時我與諸比丘衆現其人前若不爾者不取正

覺若我成佛無量國中所有衆生聞說我名以己善根迴向極樂若不生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菩薩皆不成就三十二相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於彼國中所有菩薩於大菩提咸悉位皆一生補處唯除大願諸菩薩等爲諸衆生被精進甲勤行利益修大涅槃遍諸佛國行菩薩行供養一切諸佛如來安立恒沙衆生住無上覺所修諸行復勝於前行普賢道而得出離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菩薩每於晨朝供養他方乃至無量億那由他百千諸佛以佛威力即以食前還到本國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於彼剎中諸菩薩衆所須種種供具於諸佛所植諸善根如是色類不圓滿者不取菩提若我當成佛時國中菩薩說諸法要不善順入一切智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彼國所生諸菩薩等若無那羅延堅固力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周遍國中諸莊嚴具無有衆生能摠演說乃至有天眼者不能了知所有雜類形色光相若有能知及摠宣說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具有無量色樹高百千由旬諸菩薩中有善根劣者若不能了知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衆生讀誦經典教授敷演若不獲得勝辯才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菩薩有不成就無邊辯才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土光淨遍無與等徹照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佛世界如明鏡中現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界之內地及虛空有無量種香復有百千億那由他數衆寶香爐香氣普熏遍虛空界其香殊勝超過人天珍奉如來及菩薩衆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周遍十方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界衆生之輩蒙佛威光所照觸者身心安樂超過人天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無量不可思議無等界諸佛剎中菩薩之輩聞我名已若不證得離生獲陀羅尼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周遍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量諸佛國中所有女人聞我名已得清淨信發菩提心猒患女身若於來世不捨女人身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佛剎菩薩之衆聞我名已得離生法若不修行殊勝梵行乃至到於大菩提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周遍十方無有等量諸佛剎中所有菩薩聞我名已五體投地以清淨心修菩薩行若諸天人不禮敬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衆生所須衣服隨念即至如佛命善來比丘法服自然在體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諸衆生類纔生我國中若不皆獲資具心淨安樂如得漏盡諸比丘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國中群生隨心欲見諸佛淨國殊勝莊嚴於寶樹間悉皆出現猶如明鏡見其面像若不爾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餘佛剎中所有衆生聞我名已乃至

菩提諸根有闕德用非廣者不取菩提若我成佛餘佛剎中所有菩薩聞我名已若不皆善分別勝三摩地名字語言菩薩住彼三摩地中於一剎那言說之頃不能供養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諸佛又不現證六三摩地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餘佛土中有諸菩薩聞我名已壽終之後若不得生豪貴家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餘佛剎中所有菩薩聞我名已若不應時修菩薩行清淨歡喜得平等住具諸善根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他方菩薩聞我名已皆得平等三摩地門住是定中常供無量無等諸佛乃至菩提終不退轉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國中菩薩隨其志願所欲聞法自然得聞若不爾者不取正覺若我證得無上菩提餘佛剎中所有菩薩聞我名已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退轉者不取正覺若我成佛餘佛國中所有菩薩若聞我名應時不獲一二三忍於諸佛法不能現證不退轉者不取菩提爾時佛告阿難彼法處比丘於世間自在王如來前發此願已承佛威神而說頌曰

今對如來發弘誓當證無上菩提日若不滿足諸上願不取十力無等尊心或不堪常行施廣濟貧窮免諸苦利益世間使安樂不成救世之法王我證菩提坐道場名聞不遍十方界無量無邊異佛剎不取十力世中尊方趣無上大菩提出家為求捨欲境於彼念慧行無有不作調御天人師願獲如來無量光普照十方諸佛土能滅一切貪恚癡亦斷世間諸惡趣願得光開淨慧眼於諸有中破冥暗除滅諸難使無餘安處天人大威者修習本行已清淨獲得無量勝威光日月諸天摩尼火所有光暉皆映蔽最勝丈夫修行已於彼貧窮為伏藏圓滿善法無等倫於大衆中師子吼往昔供養自然智多劫勤修諸苦行為求最勝諸慧蘊滿足本願天人尊如來知見無所礙一切有為皆能了願我當成無與等最勝智者真導師我若當證大菩提如斯弘誓實圓滿願動三千大千界天衆空中皆雨華是時大地咸震動天華鼓樂滿虛空并雨栴檀細末香唱言未來當作佛

佛告阿難彼法處比丘於世間自在王如來及諸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等前廣發如是大弘誓願皆已成就世間希有發是願已如實安住種種功德具足莊嚴威德廣大清淨佛土修習如是菩薩行時經於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億那由他百千劫內初未曾起貪瞋及癡欲害恚想不起色聲香味觸想於諸衆生常樂愛敬猶如親屬其性溫和易可同處有來求者不逆其意善言勸諭無不從心資養所須取支身命少欲知足常樂虛閑稟識聰明而無矯妄其性調順無有暴惡於諸有情常懷慈忍心不詐諂亦無懈怠善言策進求

諸白法普為群生勇猛無退利益世間大願圓滿奉事師長敬佛法僧於菩薩行常被甲冑志樂寂靜離諸染著為令衆生常修白法於善法中而為上首住空無相無願無作無生不起不滅無有憍慢而彼正士行菩薩道時常護語言不以語言害他及己常以語業利己及人若入王城及諸村落雖見諸色心無所染以清淨心不愛不恚菩薩爾時於檀波羅蜜起自行已又能令他行於惠施於尸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起前二行皆悉圓滿由成如是諸善根故所生之處有無量億那由他百千伏藏自然涌出復令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等無邊諸衆生類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無邊諸菩薩衆起諸妙行供養奉事諸佛世尊乃至成佛皆不可以語言分別之所能知或作輪王帝釋蘇燄摩天兜率陀天善化天他化自在天大梵天王皆能奉事供養諸佛及能請佛轉於法輪若作閻浮提王及諸長者宰官婆羅門剎帝利等諸種姓中皆能尊重供養諸佛又能演說無量法門從此永棄世間成無上覺然彼菩薩能以上妙衣服卧具飲食醫藥盡形供養一切如來得安樂住如是種種圓滿善根非以語言能盡邊際口中常出栴檀妙香其香普熏無量無數乃至億那由他百千世界復從一切毛孔出過人天優鉢羅華上妙香氣隨所生處相好端嚴殊勝圓滿又得諸資具自在波羅蜜多一切服用周遍無乏所謂諸寶香華幢幡繒蓋上妙衣服飲食湯藥及諸伏藏珍玩所須皆從菩薩掌中自然流出身諸毛孔流出一切人天音樂由是因緣能令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諸衆生等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難我今已說法處菩薩本所修行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彼法處菩薩成菩提者為過去耶為未來耶為今現在他方世界耶佛告阿難西方去此十萬億佛剎彼有世界名曰極樂法處比丘在彼成佛號無量壽今現在說法無量菩薩及聲聞衆恭敬圍遶阿難彼佛光明普照佛剎無量無數不可思議我今畧說光照東方如恒河沙等國土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唯除諸佛本願威神所加悉皆照燭是諸佛光或有加一尋者或有加一由旬乃至億那由他百千由旬光者或普照佛剎者阿難以是義故無量壽佛復有異名謂無量光無邊光無著光無礙光光照王端嚴光愛光喜光可觀光不思議光無等光不可稱量光映蔽日光映蔽月光掩奪日月光彼之光明清淨廣大普令衆生身心歡樂復令一切餘佛剎中天龍夜叉阿修羅等皆得悅悅阿難我今開示彼佛光明滿足一劫說不能盡復次阿難彼無量壽如來諸聲聞衆不可稱量知其邊際假使比丘滿億那由他百千數量

皆如大目揵連神通自在於晨朝時周歷大千世界須臾之頃還至本處彼經億那由他百千歲數欲供計算無量壽佛初會之中諸聲聞衆盡其神力乃至滅度於百千分中不知其一於千分百千分乃至鄔波尼剎曇分中亦不知其一阿難譬如大海深八萬四千由旬以目極觀不知邊際若有丈夫折一毛端為五十分以其一分於大海中霑取一滴阿難彼之水滴比於大海何者為多阿難白言假使取千由旬水猶以為少況以毛端一分而可方之佛告阿難假使比丘滿億那由他百千數量皆如大目揵連經百千億那由他歲皆共算數彼無量壽如來初會聲聞所知數量如彼毛端一滴之水餘不測者猶如大海諸菩薩摩訶薩衆亦復如是非以筭計之所能知阿難彼佛壽命無量無邊不可知其劫數多少聲聞菩薩及諸天人壽量亦爾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佛出世于今幾時能得如是無量壽命佛告阿難彼佛受生經今十劫復次阿難彼極樂界無量功德具足莊嚴國土豐稔天人熾盛志意和適常得安隱無有地獄畜生及琰魔王界有種種香周遍芬馥種種妙華亦皆充滿有七寶幢周布行列其寶幢上懸諸幡蓋及衆寶鈴具足百千諸妙雜色阿難彼如來國多諸寶樹或純黃金白銀琉璃頗梨赤珠碼碯玉樹唯一寶成不雜餘寶或以二寶乃至七寶莊嚴阿難彼金為樹者以金為根莖白銀為葉及以華果白銀之樹銀為根莖黃金為葉及以華果碼碯之樹碼碯根莖美玉為葉及以華果美玉樹者玉為根莖七寶為葉及諸華果或有金樹黃金為根白銀為身琉璃為枝頗梨為條赤珠為葉碼碯為華美玉為果或有銀樹以銀為根黃金為莖餘枝果等飾同金樹琉璃樹者琉璃為根黃金為莖白銀為枝玻瓈為條赤珠為葉碼碯為華美玉為果玻瓈真珠碼碯等樹諸寶轉飾皆若琉璃復有玉樹玉為其根黃金為莖白銀為枝琉璃為條玻瓈為葉赤珠為華碼碯為果無有無量摩尼珠等寶莊嚴樹周遍其國是諸寶樹光輝赫奕世無能比以七寶羅網而覆其上其網柔軟如兜羅綿復次阿難無量壽佛有菩提樹高十六億由旬枝葉垂布八億由旬樹本隆起高五千由旬周圓亦爾其條葉華果常有無量百千種種妙色及諸珍寶殊勝莊嚴謂月光摩尼寶釋迦毗楞伽寶心王摩尼寶海乘流注摩尼寶光輝遍照超過人天於其樹上有諸金鎖垂寶瓔珞周遍莊嚴謂盧遮迦寶末瑳寶及赤白青色真珠等寶以為瓔珞有師子雲聚寶等以為其綱飾諸寶柱又以純金真珠雜寶鈴鐸以為其網莊嚴寶鎖彌覆其上以玻瓈萬字半月寶等互相映飾微風吹動出種種聲令千世界諸衆生等

隨樂差別於甚深法證無生忍阿難彼千世界諸有情等聞此音已住不退轉無上菩提及無量無數有情得無生法忍復次阿難若有衆生見菩提樹聞聲嗅香嘗其果味觸其光影念樹功德由此因緣乃至涅槃五根無患心無散亂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復由見彼菩提樹故獲三種忍何等為三一者隨聲忍二者隨順忍三者無生法忍此皆無量壽佛本願威神見所加及往修靜慮無比喻故無缺減故善修習故善攝受故善成就故

無量壽會第五之二

復次阿難彼極樂界無諸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妙高山等阿難白佛言世尊其四天王天三十三天既無諸山依何而住佛告阿難於汝意云何妙高已上有夜摩天乃至他化自在天及色界諸天等依何而住阿難白佛言世尊不可思議業力所致佛語阿難不思議業汝可知耶答言不可也佛告阿難諸佛及衆生善根業力汝可知耶答言不也世尊我今於此法中實無所惑為破未來疑網故發斯問佛告阿難彼極樂界其地無海而有諸河河之狹者滿十由旬水之淺者十二由旬如是諸河深廣之量或二十三十乃至百數或有極深廣者至千由旬其水清冷具八功德濬流恒激出微妙音譬若諸天百千技樂安樂世界其聲普聞有諸名華沿流而下和風微動出種種香居兩岸邊多栴檀樹修條密葉交覆於河結實開華芳輝可玩群生遊樂隨意往來或有涉河濯流嬉戲感諸天水善順物宜深淺寒溫曲從人好阿難大河之下地布金沙有諸天香世無能喻隨風散馥雜水流芬天曼陀羅華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勿頭華芬陀利華彌覆其上復次阿難彼國人衆或時遊覽同萃河濱有不願聞激流之響雖獲天耳終竟不聞或有願聞即時領悟百千萬種喜愛之聲所謂佛法僧聲止息之聲無性聲波羅蜜聲十力四無所畏聲神通聲無作聲無生無滅聲寂靜聲邊寂靜聲極寂靜聲大慈大悲聲無生法忍聲灌頂受位聲得聞如是種種聲已復得廣大愛樂歡悅而與觀察相應厭離相應滅壞相應寂靜相應邊寂靜相應極寂靜相應義味相應佛法僧相應力無畏相應神通相應止息相應菩提相應聲聞相應涅槃相應復次阿難彼極樂世界不聞諸惡趣名邊無障礙煩惱覆蔽名無有地獄琰摩畜生名邊無八難名亦無苦受不苦不樂受名尚無假設何況實苦是故彼國名為極樂阿難我今畧說極樂因緣若廣說者窮劫不盡復次阿難彼極樂世界所有衆生或已生或現生或當生皆得如是諸妙色身形貌端正神通自在福力具足受用種種宮殿園林衣服飲

原缺第十八葉

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廻向願生無量壽國者隨願皆生得不退轉乃至無上正等菩提除五無間誹謗正法及謗聖者阿難若有衆生於他佛刹發菩提心專念無量壽佛及恒種植衆多善根發心廻向願生彼國是人臨命終時無量壽佛與比丘衆前後圍遶現其人前即隨如來往生彼國得不退轉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願生極樂世界欲見無量壽佛者應發無上菩提心復當專念極樂國土積集善根應持廻向由此見佛生彼國中得不退轉乃至無上菩提阿難若他國衆生發菩提心雖不專念無量壽佛亦非恒種衆多善根隨己修行諸善功德廻向彼佛願欲往生此人臨命終時無量壽佛即遣化身與比丘衆前後廻遶其所化佛光明相好與真無異現其人前攝受導引即隨化佛往生其國得不退轉無上菩提阿難若有衆生住大乘者以清淨心向無量壽如來乃至十念念無量壽佛願生其國聞甚深法即生信解心無疑惑乃至獲得一念淨心發一念心念無量壽佛此人臨命終時如在夢中見無量壽佛定生彼國得不退轉無上菩提阿難以此義利故無量無數不可思議無有等等無邊世界諸佛如來皆共稱讚無量壽佛所有功德佛告阿難東方如恒河沙界一一界中有如恒沙菩薩爲欲瞻禮供養無量壽佛及諸聖衆來詣佛所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亦復如是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東方諸佛刹數如恒河沙如是佛土中恒沙菩薩衆皆現神通來禮無量壽佛三方諸聖衆禮覲亦同歸彼於沙界中道光諸辯論住深禪定樂四無所畏心各賫衆妙華名香皆可悅并奏諸天樂百千和雅音以獻天人師名聞十方者究竟威神力善學諸法門種種供養中勤修無懈怠功德智慧景能破諸幽溟咸以尊重心奉諸珍妙供彼觀殊勝刹菩薩衆無邊願速成菩提淨界如安樂世尊知欲樂廣大不思議微笑見金容告成如所願了諸法如幻佛國如夢響恒發誓莊嚴當成微妙土菩薩以願力修勝菩提行知土如影像發諸弘誓心若求遍清淨殊勝無邊刹聞佛聖德名願生安樂國若有諸菩薩志求清淨土了知法無我願生安樂國　復次阿難極樂世界所有菩薩於無上菩提皆悉安住一生補處唯除大願能師子吼擐大甲冑摩訶薩衆爲度群生修大涅槃者復次阿難彼佛刹中諸聲聞衆皆有身光能照一尋菩薩光照極百千尋除二菩薩光明常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難白佛言世尊彼二菩薩名爲何等佛告阿難汝今諦聽彼二菩薩一名觀自在二名大勢至阿難此二菩薩從娑婆世界捨壽量已往生彼國阿難彼極樂界所生菩薩皆具三十

二相。膚體柔軟諸根聰利智慧善巧於差別法無不了知禪定神通善能遊戲皆非薄德鈍根之流彼菩薩中有得初忍或第二忍者無量無邊或有證得無生法忍阿難彼國菩薩乃至菩提不墮惡趣生生之處能了宿命唯除五濁刹中出現於世阿難彼國菩薩皆於晨朝供養他方無量百千諸佛隨所希求種種華鬘塗香末香幢幡繒蓋及諸音樂以佛神力皆現手中供養諸佛如是供具廣大甚多無數無邊不可思議若復樂求種種名華華有無量百千光色皆現手中奉散諸佛阿難其所散華即於空中變成華蓋蓋之小者滿十由旬若不更以新華重散前所散華終不墮落阿難或有華蓋滿二十由旬如是三十四十乃至千由旬或等四洲或遍小千中千乃至三千大千世界此諸菩薩生希有心得大喜愛於晨朝時奉事供養尊重讚歎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及種諸善根已即於晨朝還到本國此皆由無量壽佛本願加威及曾供養如來善根相續無缺減故善修習故善攝取故善成就故復次阿難彼極樂界諸菩薩衆所說語言與一切智相應於所受用皆無攝取遍遊佛刹無愛無厭亦無希求不希求想無自想無煩惱想無我想無鬪諍相違怨瞋之想何以故彼諸菩薩於一切衆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有柔軟無障礙心不濁心無忿恨心有平等調伏寂靜之心忍心忍調伏心有等引澄淨無散亂心無覆蔽心淨心極淨心照耀心無塵心大威德心善心廣大心無比心甚深心愛法心喜心法善意心捨離一切執著心斷一切衆生煩惱心閉一切惡趣心故行智慧行已成就無量功德於禪定覺分善能演說而常遊戲無上菩提勤修敷演肉眼發生能有簡擇天眼出現鑒諸佛土法眼清淨能離諸著慧眼通達到於彼岸佛眼成就覺悟開示生無礙慧爲他廣說於三界中平等勤修既自調伏亦能調伏一切有情能令獲得勝奢摩他於一切法證無所得善能說法言辭巧妙勤修供養一切諸佛摧伏有情一切煩惱爲諸如來之所悅可而能如是如是思惟作是思惟時能集能見一切諸法皆無所得以方便智修行滅法善知取捨理非理趣於理趣非理趣中皆得善巧於世語言心不愛樂出世經典誠信勤修善巧尋求一切諸法求一切法增長了知知法本無實不可得於所行處亦無取捨解脫老病住諸功德從本已來安住神通勤修深法於甚深法而無退轉於難解法悉能通達得一乘道無有疑惑於佛教法不由他悟其智宏深譬之巨海菩提高廣喻若須彌自身威光超於日月凡所思擇與慧相應猶如雪山其心潔白光明普照無邊功德燒煩惱薪方之於火不爲善惡之所動

揺心靜常安猶如大地洗滌煩惑如清淨水心無所主猶如火不著世間猶如風養諸有情猶如地觀諸世界如虛空荷載衆生猶如良乘不染世法譬之蓮華遠暢法音猶如雷震雨一切法方之大雨光蔽賢聖猶彼大仙善能調伏如大龍象勇猛無畏如師子王覆護衆生如尼拘陀樹他論不動如鐵圍山修慈無量如彼恒河諸善法王能爲前導如大梵天無所聚積猶如飛鳥摧伏他論如金翅王難遇希有如優曇華最勝丈夫其心正直無有懈怠能善修行於諸見中善巧決定柔和忍辱無嫉妬心論法無猒求法不倦常勤演說利益衆生戒若琉璃内外明潔善聞諸法而爲勝寶其所說言令衆悅伏以智慧力建大法幢吹大法螺擊大法鼓常樂勤修建諸法表由智慧光心無疑惑遠衆過失亦無損害以淳淨心離諸穢染常行惠施永捨慳貪稟性溫和常懷慙恥其心寂定智慧明察作世間燈破衆生暗堪受供養殊勝福田爲大道師周濟群物遠離憎愛心淨無憂勇進無怖爲大法將了知地獄調伏自他利益有情拔諸毒箭爲世間解爲世間師引導群生捨諸愛著永離三垢遊戲神通因力緣力願力發起力世俗力出生力善根力三摩地力聞力捨力戒力忍力精進力定力慧力奢摩他力毗鉢舍那力神通力念力覺力摧伏一切大魔軍力并他論法力能破一切煩惱怨力及殊勝大力威神具足相好端嚴智慧辯才善根圓滿目淨修廣人所愛樂其身清淨遠離貢高以尊重心恭事諸佛於諸佛所植衆善本拔除憍慢離貪瞋癡殊勝吉祥應供中最住勝智境赫奕慧光心生歡喜雄猛無畏福智具足無有滯限但說所聞開示群物隨所聞法皆能解了於菩提分法勇猛勤修空無相願而常安住及不生不滅諸三摩地行遍道場遠二乘境阿難我今畧說彼極樂界所生菩薩摩訶薩衆眞實功德悉皆如是阿難假令我身住壽百千億那由他劫以無礙辯欲具稱揚彼諸菩薩摩訶薩等眞實功德不可窮盡阿難彼諸菩薩摩訶薩等盡其壽量亦不能知爾時世尊告阿難言此是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汝應從座而起合掌恭敬五體投地爲佛作禮彼佛名稱遍滿十方彼一一方恒沙諸佛皆共稱讚無礙無斷是時阿難即從座起偏袒右肩西面合掌五體投地白佛言世尊我今欲見極樂世界無量壽如來并供養奉事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佛及菩薩衆種諸善根時無量壽佛即於掌中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俱胝那由他佛剎所有大小諸山黑山寶山須彌盧山迷盧山大迷盧山目眞隣陀山摩訶目眞隣陀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叢薄園林及諸宮殿天人等物以佛光明皆悉照見譬如有

人以淨天眼觀一尋地見諸所有又如日光出現萬物斯覩彼諸國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悉見無量壽如來如須彌山王照諸佛剎時諸佛國皆悉明現如處一尋以無量壽如來殊勝光明極清淨故見彼高座及諸聲聞菩薩等衆譬如大地洪水盈滿樹林山河皆沒不現唯有大水如是阿難彼佛剎中無有他論及異形類唯除一切大聲聞衆一尋光明及彼菩薩摩訶薩踰繕那等百千尋光彼無量壽如來應正等覺光明映蔽一切聲聞及諸菩薩令諸有情悉皆得見彼極樂界菩薩聲聞人天衆等一切皆覩娑婆世界釋迦如來及比丘衆圍遶說法爾時佛告彌勒菩薩言汝頗見具足清淨威德莊嚴佛剎及見空中樹林園苑涌泉池沼不耶汝見大地乃至色究竟天於虛空中散華樹林以爲莊嚴復有衆鳥住虛空界出種種音猶如佛聲普聞世界是諸衆鳥皆是化作非實畜生汝見是耶彌勒白佛言唯然已見佛復告彌勒菩薩言汝見此諸衆生入踰繕那百千宮殿已遊行虛空無著無礙遍諸剎土供養諸佛及見彼有情於晝夜分念佛相續不耶彌勒白言唯然盡見佛復告言汝見他化自在天與極樂諸人受用資具有差別不彌勒白言我不見彼有少差別佛告彌勒汝見極樂世界人住胎不彌勒白言世尊譬如三十三天夜摩天等入百由旬若五百由旬宮殿之内遊戲歡樂我見極樂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處於宮殿又見衆生於蓮華内結加趺坐自然化生時彌勒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彼國衆生有胎生者化生者佛告彌勒若有衆生墮於疑悔積集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不思議智無等智威德智廣大智於自善根不能生信以此因緣於五百歲住宮殿中不見佛不聞法不見菩薩及聲聞衆若有衆生斷除疑悔積集善根希求佛智乃至廣大智信己善根此人於蓮華内結加趺坐忽然化生瞬息而出譬如他國有人來至而此菩薩亦復如是餘國發心來生極樂見無量壽佛奉事供養及諸菩薩聲聞之衆阿逸多汝觀殊勝智者彼因廣慧力故受彼化生於蓮華中結加趺坐汝觀下劣之輩於五百歲中不見佛不聞法不見菩薩及聲聞衆不知菩薩威儀法則不能修習諸功德故無因奉事無量壽佛是諸人等皆爲昔緣疑悔所致譬如剎帝利王其子犯法幽之内宮處以華觀層樓綺殿妙飾奇珍寶帳金牀重敷茵褥名花布地燒大寶香服御所資悉皆豐備而以閻浮金鎖繫其兩足佛告彌勒於意云何彼王子心寧樂此不答言不也世尊彼幽縶時常思解脫求諸親識居士宰官長者近臣王之太子雖希出離終不從心乃至剎帝利王心生歡喜方得解脫佛

告彌勒如是如是若有墮於疑悔種諸善根希求佛智乃至廣大智於自
善根不能生信由聞佛名起信心故雖生彼國於蓮華中不得出現彼等衆
生處華胎中猶如園苑宮殿之想何以故彼中清淨無諸穢惡一切無有
不可樂者然彼衆生於五百歲不見佛不聞法不見菩薩及聲聞衆不得
供養奉事諸佛不得問於菩薩法藏遠離一切殊勝善根彼等於中不生
欣樂不能出現修習善法往昔世中過失盡已然後乃出彼於出時心迷
上下四方之所若五百歲無疑惑者即當供養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佛
并種無量無邊善根汝阿逸多當知疑惑與諸菩薩為大損害爾時彌勒
菩薩白佛言世尊於此國界不退菩薩當生極樂國者其數幾何佛告彌
勒此佛土中有七十二億菩薩彼於無量億那由他百千佛所種諸善根
成不退轉當生彼國況餘菩薩由少善根生彼國者不可稱計阿逸多從
難忍如來佛國有十八億不退菩薩當生極樂世界東北方寶藏佛國中
有九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無量聲如來國中有二十二億不退菩
薩當生彼土從光明如來國中有三十二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龍天
如來國中有十四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天力如來國中有十二千
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師子如來國中有五百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離

塵如來國中有八十一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世天如來國中有六十
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積如來國中有六十億不退菩薩當生彼土
從人王如來國中有十俱胝不退菩薩當生彼土從勝華如來國中有五
百菩薩具大精進發趣一乘於七日中能令衆生離百千億那由他劫生
死流轉彼等亦當生極樂界從發起精進如來國中有六十九億不退菩
薩當生彼土到彼國已供養禮拜無量壽如來及菩薩衆阿逸多我若具
說諸方菩薩生極樂界若已到今到當到為供養禮拜瞻仰無量壽佛等
者但說其名窮劫不盡阿逸多汝觀彼諸菩薩摩訶薩善獲利益若有聞
彼佛名能生一念喜愛之心當獲如上所說功德心無下劣亦不貢高成
就善根悉皆增上阿逸多是故告汝及天人世間阿修羅等今此法門付
囑於汝應當愛樂修習乃至經一晝夜受持讀誦生希望心於大衆中為
他開示當令書寫執持經卷於此經中生導師想阿逸多是故菩薩摩訶
薩欲令無量諸衆生等速疾安住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及欲
見彼廣大莊嚴攝受殊勝佛刹圓滿功德者應當起精進力聽此法門假
使經過大千世界滿中猛火為求法故不生退屈諂偽之心讀誦受持書
寫經卷乃至於須臾頃為他開示勸令聽聞不生憂惱設入大火不應疑

悔何以故彼無量億諸菩薩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門尊重聽聞不生違背
是故汝等應求此法阿逸多彼諸衆生獲大善利若於來世乃至正法滅
時當有衆生植諸善本已曾供養無量諸佛由彼如來加威力故能得如
是廣大法門一切如來稱讚悅可若於彼法攝取受持當獲廣大一切智
智隨意所樂種諸善根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於彼法中廣大勝解之者當
能聽聞獲大歡喜受持讀誦廣為他說常樂修行阿逸多無量億數諸菩
薩等求請此法不曾厭背是故汝等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於今來世能於
是法若已求現求當求者皆獲善利阿逸多如來所應作者皆已作之汝
等應當安住無疑種諸善本應常修學使無疑滯不入一切種類珍寶成
就牢獄阿逸多如是等類大威德者能生廣大佛法異門由於此法不聽
聞故有一億菩薩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逸多佛出世難離八難
身亦為難得諸佛如來無上之法十力無畏無礙無著甚深之法及波羅
蜜等菩薩之法能說法人亦難開示阿逸多善說法人非易可遇堅固深
信時亦難遭是故我今如理宣說汝等修習應如教住汝阿逸多我以此
法門及諸佛法囑累於汝汝當修行無令滅沒如是廣大微妙法門一切
諸佛之所稱讚勿違佛教而棄捨之當令汝等獲不善利淪沒長夜備衆

危苦是故我今為大囑累當令是法久住不滅應勤修行隨順我教爾時
世尊而說頌曰　若於福德初未修終不聞斯微妙法勇猛能成諸善利
當聞如是甚深經彼人曾見諸世尊能作大光拯濁世多聞總持如巨海
彼獲聖賢喜愛心懈怠邪見下劣人不信如來斯正法若曾於佛植衆善
救世之行彼能修譬如盲人恒處闇不能開導於他路聲聞於佛智亦然
況餘有情而悟解如來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開示天龍夜叉所不及
二乘自絕於名言若諸有情當作佛行超普賢登彼岸敷演一佛之功德
時踰多劫不思議於是中間身滅度佛之勝慧莫能量是故具足於信聞
及諸善友之攝受得聞如是深妙法當獲愛重諸聖尊如來勝智遍虛空
所說義言唯佛悟是故博聞諸智士應信我教如實言人趣之身得甚難
如來出世遇亦難信慧多時方乃獲是故修者應精進如是妙法已聽聞
常念諸佛而生喜彼人往昔真吾友善能樂欲佛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
經已天人世間有萬二千那由他億衆生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二十億衆
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諸漏已盡心得解脫四十億菩薩於無上
菩提住不退轉被大甲冑當成正覺有二十五億衆生得不退忍有四萬
億那由他百千衆生於無上菩提未曾發意今始初發種諸善根願生極

樂世界見阿彌陀佛皆當往生彼如来土各於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有八萬億那由他衆生得授記法忍成無上菩提彼無量壽佛昔行菩薩道時成熟有情悉皆當生極樂世界憶念曩昔所發思願皆得成滿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并現種種希有神變放大光明普照世界無量億那由他百千天人同時音樂不鼓自鳴雨天曼陀羅華沒至于膝乃至阿迦膩吒天皆作種種微妙供養佛說經已彌勒菩薩等及尊者阿難一切大衆聞佛所說皆大歡喜

永樂大典卷之二萬五百七十二

耶鄘以葛屨等五篇刺儉爲一君伐檀碩鼠刺貪爲一君蓋魏風非一世之作自桓王之時秦人圍魏（癸酉魯桓四桓王十二）其國迫而侵削久矣故譜以爲平桓之世也曹氏曰魏晉皆有儉嗇之風然其詩若作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於晉以前也（濮氏曰見讀詩記）林岊講義德者何中正不偏之謂也李恕音訓水經謂魏國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故其土地迫隘李公凱句解葛屨（詩篇名）刺褊也（刺魏君之褊急也）魏地陿隘（魏國之地陿隘而儉）其民機巧趨利（其民巧於智術奔趨求利）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吝而儉嗇褊而躁急而無德以將之而無德以將大之也）蘇潁濱集傳葛屨刺褊也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朱子集傳此未必爲其君而作崔靈恩集注其君作君子義雖）稍通然未必序者之本意也（輔廣童子問詩中只說公路公行公族之官而已初不曾言及其君也）孔穎達正義汾沮洳三章章六句至得禮正義曰作汾沮洳詩者刺儉也其君好儉而能勤躬自采菜刺其不得禮也陸德明釋文汾沮洳（汾音扶云反水名也沮音子預反洳音如預反沮洳漸洳也）其君子（一本無子字）李迂仲黃實夫集解李曰此詩言其君能節儉而且勤勤且儉非可刺也但刺其勤儉之過不中乎禮故曰刺不得禮也東萊呂氏讀詩記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業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華谷嚴粲詩緝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汾水又出於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季札觀樂邶鄘衛同爲衛風而魏唐異識知魏風非晉矣園有桃十畝之間皆言國之侵削非晉事也（疏曰見讀詩記）林岊講義此詩自言公族之儉詩人謂雖化其君之儉勤而不知本於禮度耳非謂魏君之采莫采藚也李簡詩學備忘詩刺公路公行公族而序刺其君者亦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也李公凱句解汾沮洳（詩篇名）刺儉也（刺魏君儉不中禮也）其君儉以能勤（魏君節儉又能勤苦）刺不得禮也（惟不中禮所以刺之）蘇潁濱集傳汾沮洳刺儉也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國小而迫日以

（輿地紀勝吳羊城在蘄州廣濟縣治南武山湖之淺或云淮南王黥布所居或云淮南王劉安所居二者未詳孰是城壁尚存傍有布母墓存）

荊州府城

（荊州府圖經志本府城垣周圍二十八十丈五尺南紀門至公安門城連垛頭高二丈二尺五寸公安門至新東門城連垛頭高二丈四尺五寸新東門至犀城門城連垛頭高二丈四尺五寸犀城門至龍山門城連垛頭高二丈三尺五寸龍山門至南紀門城連垛頭高二丈五尺正城樓八座月城樓五座沿城窩鋪一百三十七座沿城垛頭三十八百二十三個門柴五座新東門公安門南紀門龍山門犀城門南紀門至公安門壕闊一十六丈深二丈公安門至新東門壕闊一十六丈深二丈新東門至犀城門通湖水深八尺犀城門至龍山門通湖水深九尺龍山門至南紀門壕闊一十六丈深一丈五尺止海荊州五城

晉羊祜傳都督荊州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祜以詭計令吳罷守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石城以西盡爲晉有

水經注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羊祜鎮荊州立漢諸葛孔明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

吳赤烏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

江陵城

（郡縣志水經注云江陵城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宮舊城關羽所築吳朱然增築守之後桓溫鎮江陵治城甚麗會賓僚於江津望之梁元帝建都插木爲柵周圍六十里後梁時高季興築外郭增廣之後又建八門環以敵樓六十皇朝因之府城自靖康後圮敗日甚前後守者以役衆費廣無敢建議淳熙十二年衛國公趙雄得請於朝且給以錢三十五萬緡米四萬石遂興此役始於是歲之九月成於十三年之七月爲磚城二十一里樓櫓戰棚之屬一十三間厚墉崇埤上派增重元一統志古江陵府城元和郡縣志云州城本有中隔以北舊城也以南關羽所築羽北圍曹仁於樊留糜芳守城逮呂蒙襲破芳羽還救城關芳已降退住九里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退保麥城今江陵城廣十八里輿地廣記云郡城桓溫所築又案通鑑陳臨海王光大二年吳明徹攻江陵周總管高琳與梁僕射王操守江陵三城晝夜拒戰十旬不克明徹退保公安則通鑑所載則梁已有三城矣世說新語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盛弘之荊州城臨漢江臨江王所治王被徵出城北門而車軸折父老泣曰吾王去不還矣從此不開北門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爲客在坐目曰遙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米

食忌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獲獸鷙鳥之發**節用廉取**經鉏堂雜誌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為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以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直哉斯言至哉斯言錄之時以自省**貧觀所取**宋咸駁中說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予竊謂貴觀其所舉窮視其所取如是等語傳記稱之多矣通之說亡殊義復著為之書噫駢指附疣乎**一介不取**孟子伯夷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宋史卓行傳曾叔卿建昌南豐人鞏族兄也家苦貧而心存不欺居鄉介潔非所宜受一介不取隱逸傳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命之奉祀言行龜鑑劉道原恕家貧不能自給一毫不妄取於人其自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寒具司馬溫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褥贐之固辭強與之

行及潁州悉封而還之司馬溫公曰於光不受他人可知王惲秋澗集趙公神道碑人有以瓜菓獻公者謝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嘗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如此**天與不取**晉書羊祜傳祜上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嘆曰天下不如意事恒十居七八故當有斷天與不取詳本傳**棄金不取**齊丘子化書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者天下之至公也**不事進取**宋史范鎮傳范祖禹幼孤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脩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秘書省正字**俗無妄取**北史高車傳其俗書產自有記識雖闕縱在野終無妄取**暴客無取**胡安定先生言行錄陳宗道江陰人喪父事母兄以孝弟聞鄉閭市側以給晨夕所居之門無扃鐍出入慢藏暴客無取服其德也**貪可攻取**文子貪者可以攻取不可令分財**突厥六可取**新唐書張公謹傳公謹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署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俄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為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北方霜旱稟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踈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知魏可取**宋薛季宣浪語集上宣諭論北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屬之所畏耶漢王聞魏將之名即知魏之可取今之諸將知復如何**乘勝直取**舊唐書薛舉傳武德元年舉軍取高墌又遣其子仁杲進圍寧州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將帥並擒京師騷動可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臨發而舉疾召巫視之巫言唐兵為祟舉惡之未幾而死**家至日取**五代史吳越世家錢氏兼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為怯弱而俗淫侈偷生功巧自鏤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鷇必家至而日取之**文采可取**續通鑑長編神宗元豐七年詔太學外舍

生周邦彥為試太學正寄理縣主簿尉邦彥獻汴都賦上以太學生獻賦頌者以百數獨邦彥文采可取故擢之邦彥錢塘人**善惡自取**元王惲秋澗集陳宣尉碑公為京君屬吏惲公乃諭之曰汝昔為顏令昏吾以法繩之昔為昏令顏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於其間**空無執取**月喻篇尒時世尊舉手把空告苾蒭衆言於汝意云何虛空有著不有縛不有執取不諸苾蒭言不也世尊若苾蒭以無著無縛無執取心入白衣舍亦復如是**貨取**孟子公孫丑下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財取**西漢博聞竇嬰傳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四取**入一切佛境界經文殊師利何者無取謂離四取何等為四謂欲取見取我取戒取以此諸漏衆生為無明所闇愛水所潤共相取着**春秋書取**杜預春秋釋例取者乘其衆亂或受其潰叛或用小師不頓兵勞力則直言取如郛如攜言易也傳四發取例者郛以師取鄟以叛而來根牟東夷郭附庸國各不同故也郛為小國非邑非夷故以凡例附

位八八六十四不出乎文王之八卦爻象三百八十四不出乎周公之六虚合三聖而為一不出乎聖人之十翼可以道可以天可以地可以人真乎夫子神人也可以皇可以帝可以王可以伯至乎夫子聖人也可以仕可以止可以速可以久時乎夫子知人也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文乎夫子正人也立一天之陰陽等萬世之陰陽立一地之柔剛等萬世之柔剛立一人之仁義等萬世之仁義大哉聖人無所成名天欲覆之以仁不可得而容神地欲載之以德不可得而容質日月臨之以誠不可得而容明人欲感之以深不可得而容心天地不能私其大日月不能私其明人物不能私其用聖人之至公也得見聖人至公之道者其唯商瞿楊鄧乎能承至公之道統者其唯玉賓先生乎動靜乎伏羲一圖而奇耦三百六十五度體用乎文王八卦而生成八八六十四位周流乎天地六虛而變動三百八十四爻原始反終乎聖人十翼而忠恕一貫之道以天地為準至乎性命以聖人為準攻乎異端冐天下之物識復萬世之公論抗古今之衡軛正羣儒之得失孤乎哉為人邪艱乎哉為力邪重乎哉為任邪然論至音者不合衆聽録大事者弗詢衆情古人有作則今人為之古人今人有作則後人亦為之古人矣而又何愧乎吾玉賓先生同門高弟也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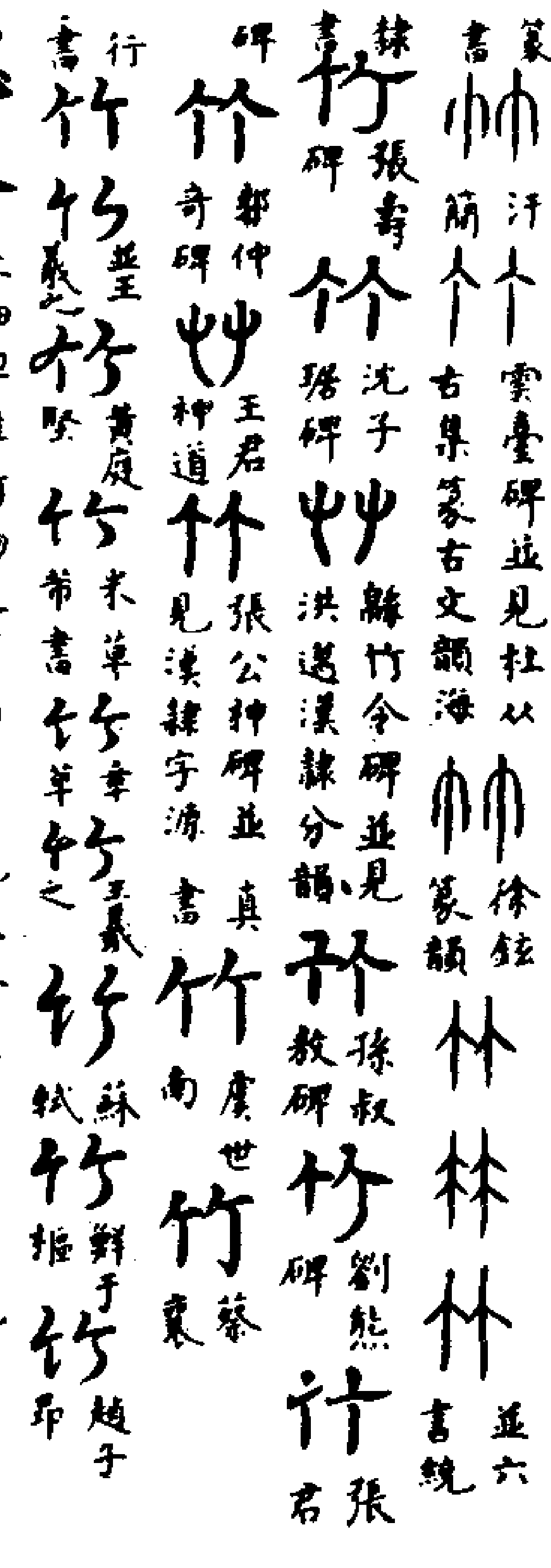
述大易圖説論語正義三解道德凡五十五萬言以明天地聖人大道而能始終其事散各一序而不為之贊襄哉雖不能狀其實庶盡己之為誠也世之君子必又有能倡其道者焉大德二年戊戌秋七月既望王屋道人單明光甫謹序鄧錡大易圖自序鄧錡大易聖人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聖人言吾道神無方之道也一易無體之一也以貫之者謂無方之道無體之一貫乎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吉凶大業也先後二天之易道義之書也苟非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則必不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夫天地神道皆由聖人義理而明之義理不明輙造大道而以至於命者不其難乎或言一以貫之以字當在上如是則無體之一乃有作為之用非自然之一也曾子曰唯曾子直曉聖人大道生於無體之一以貫乎天地萬物之理故曰唯不有疑辭也其在語中聖人凡呼弟子名者俱言也字如回也賜也柴也由也師也商也之類是矣唯此一曰參乎乎者感歎之辭深長之意也曾子是時侍側已久觀見聖人情狀特異平昔談道乃至予欲無言處遂呼參名辭氣深長態而不定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此其所以有曾子唯向使七十子卒然聞之有何關涉曾子以是知聖人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者上忠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五　一屋

竹

洪武正韻之六切竹箭又姓許慎說文𥫗冬生艸也象形下垂者箁箬也凡竹之屬皆从竹陟玉切徐鍇通釋冬生者冬不死箁箬竹皮籜之屬也陟柷反又桔妄篇陽冰云謂之草非也鍇以為竹類於草近於木遠今言草之冬生者即當矣若不言冬生草可謂之冬生木乎非木非草復是何物陽冰之妄劉熙釋名竹吹吹推也以氣推發其聲也顧野王玉篇知六切竹木也宋重脩廣韻史記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亦姓本姜姓封為孤竹君至伯夷叔齊之後以竹為氏今遼西孤竹城是後漢有下邳侯相竹曾司馬光類篇又勑六切又張六切篇竹艸名戴侗六書故竹陟六切象形兩之象其垂坐也與艸同楊桓六書統知母竹有節處中大寒不凋之艸也象脩葉對而下垂之形林古文熊忠韻會舉要次商清音字書云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側種竹譜云竹類六十有一陸佃云竹六十年一易即華實而枯死實落之復生六年成竺又孤竹國名。史記注在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括地志在平州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姓黙氏。漢書沛國竹邑侯字滌傳義又許竹切。趙據

聲音文字通竹照羽切冬生艸也象二本竹形下垂者箁箬也借國名俗用竺通又姓後人用竺無義韻會定正字切知羽知真體竹



總敘

陸佃埤雅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故蒼史制字筋節皆从竹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今竹性亦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法云斸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當滿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生來也易曰方以類聚竹引東南則以卦推之巽為竹矣震東方也故震為蒼筤竹而已蒼筤幼竹也今人穿沐叢竹芟其繁亂不使分拏然後枝幹茂擢俗謂之洗竹第如洗華例非用水也傳

曰淇衛箘簬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曰伐淇州之竹以為矢蓋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興美武公之德也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瞻彼淇奧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盛也且曰如簀則又以明其為竹矣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蓋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則禮至於器矣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故詩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國語曰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然則武公其殆聖矣乎爾雅曰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言其本茂言其末竹性叢生行鞭深遠故曰苞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干言原流之長也山言基址之固也竹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衍蓋不如是雖有室豈足樂哉故考室之詩首章如此竹譜曰北方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為是故也禮斬衰杖竹齊衰杖桐說者以為竹圓效天桐方法地又曰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竹外節桐內節喪禮以壓於父故為母朞則其節有不得達於外矣且桐削杖亦以明其吉禮夫父不可亢也然母亦豈可略哉故齊衰杖桐削之使勿亢而已禮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竹言用瓦言味木言斲相備也竹曰不成用主其罰言之木曰不成斲主其文言之其曰瓦不成味則言以受飲食又不足以成味也荀子曰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變味言物變用言內其義一也說文云竹从倒艸竹艸也而冬不死故从倒艸一曰竹倒種故从倒艸其筍曰筍筍从勹从日勹之日為筍解之日為竹一日从旬旬內為筍旬外為竹今俗呼竹為妒母草言筍有六日而齊母雲仙雜記說文曰竹節曰約治遺箭矢竹也水經注長泉水徑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書禹貢曰荊州厥貢惟箘簬楛箘簬美竹又禹貢揚州曰篠簜既敷（篠竹箭簜大竹可為節玉為治水敷布也）厥貢瑤琨篠簜左傳襄公三年曰晉伐齊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也周禮周官大師樂孤竹之管（注竹特生者）孫竹之管（注竹之枝根末生者）陰竹之管（注竹生於山北者）禮記仲冬之月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注陰盛則竹木皆堅）禮之於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注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傷也人之德禮亦猶然也竹箭四時蔥翠由於外有筠）汲冢周書王會曰成王時路人獻大竹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

上乃奏廣樂三月而終是曰樂池乃樹之竹是曰竹林述征記仙陽縣城東北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康宅今悉為田墟而父老猶種竹木淮南子又曰槁竹有火弗鑽不爇（音然）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穿也）又曰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也）金樓子立言上潤竹者水而竹不可以得水降守居園池記栢曰蒼官竹曰青士自號錄竹（為龍圖寶主梅評業他父）唐李益詩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後人以竹為故人亦猶王猷以竹為此君孝經河圖少室之山大竹堪為釜甑事類合璧竹中虛白膜外皮青綠色或黃或紫或斑駁文或小或大或長或短種族最多未易枚數也大抵皆自根而莖莖皆有節莖間節處生枝枝每兩枝亦有節枝間節處生葉葉每三之然初出地為筍節節有籜包之及成莖抽枝而籜遂漸次脫落脫落處自然有粉歲久而茂茂則成林蔥翠交加最為可愛至於雪霜摧壓不改也按山海經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必生花生花必結實結實必枯死及實落土又復生此言諒為不妄離騷草木疏按爾雅竹有蕩有荼有桃枝有鄰有簡有篠有箭戴凱之竹譜有篁有棘有簡有簬有籬有篁節有篇有雞脛廣志有擲竹蔥竹蔓竹聖母竹漢竹利竹永嘉譜有慈竹石竹貓笙竹茅竹菌葉竹

璽竹粘翠竹苦油竹蘆栖竹大藏竹一曰公孫竹方竹紫竹江南[illegible]斑竹湘江竹本草有筀竹苦竹甘竹而篁竹在衆竹中最其下者昆虫草木畧竹之類不一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竹也唐人有桃竹杖詩以其宜為杖也又云鄰堅中此竹類而中實者今人謂之木竹也又云簢筡中此竹類而中虛薄者又云仲無笐今之篔簹竹也又云篙箭萌此箭筍凡筍類惟箭筍為美故會稽竹箭有聞焉又云篠箭今箭竹小而希節者然竹之良者惟有筀竹謝靈運所游之澗今在鴈蕩其自死筍則謂之仙人杖秋浦竹志竹之品以斑為貴匠人曲而為器亦頗雅潔又有象牙竹正月即得筍有杜鵑竹二月有之味甚佳自九華翠峰上十里為栢庵有逕筀筍味如杜鵑八九月方有蓋地高寒出土遲故也又有南天竹盧中踈節叢生如竹葉如苦練覆密不凋春青夏碧秋丹冬紫臨安志於潛縣大陽嶺高峻山四圍石甃如小城嶺頂一池深不可測四岸竹覆池上鄉人或縱野燒惟此竹存能改齋漫錄趙德麟侯鯖錄云綠沉事人多不知皮日休新竹詩云一架三百本綠沉森冥冥始知竹名矣王羲之筆經云有人以綠沉漆竹及鏤管見遺藏之多年寔可愛玩詎必金寶雕琢然後為貴乎蓋竹以色形似綠沉槍而得名耳皮日休所以引以為竹事而德麟

尋以為竹則非矣猗覺雜記蔡興宗作杜詩考異嬋娟碧鮮靜蕭摵寒籜聚鮮字從別本蓋字畫小缺而釋者云嬋娟碧鮮皆竹也尤謬非釋者謬興宗謬也按碧鮮出文選吳都賦玉潤碧鮮正謂竹也乃以為璫鮮兒童之見也拾舊集而從別本何也五代扈蒙作碧鮮賦得名嬋娟美貌以言碧鮮之美豈以碧鮮為蘚哉文選成公子安嘯賦云蔭脩竹之嬋娟注云嬋娟美貌趙德麟侯鯖錄劉劭趙都賦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注古弓名杜詩皆卧綠沉槍皮日休一架綠沉三百本始知為竹名韓昌黎集昌黎城南聯句瀟碧遠輸委司為竹名楚詞七諫曰便娟之竹寄生江潭上葳蕤而防露下泠泠而來風江逌竹賦曰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古詩曰種竹深井中三年乃成竿錦繡萬花谷五代扈載進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書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刻錄許敬宗竹賦曰嶰谷著着稽山見知衛稱淇澳梁賦夾池吳筠竹賦曰濟川千畝山陽數林會稽潤玉羅浮色金竹在會稽尚矣封左右沙村最宜竹古今事通叙曰生氣起於東故木産于東東方生物之始也所謂木非扶桑若木肸茫怳外日由以昇照者也山海經生日浴日之說吾翊之日旋天而轉海際天而浮果有大木矢何預大抵天一生水地二生火陰陽之金氣也天三生金地四生木氣之散而質成矣由漸而著金猶从革惟木堅實不變朽腐而已竹則別出一種凡木中實而竹中虛員貞色而耐歲寒空之為管則律呂節八風與天地之氣相通焉松栢豫章特荷重耳易以震為蒼筤竹是與木同出東方第所賦不相類歟嗟乎天地間一艸一木根實華葉皆可入藥而竹之品最繁獨得稱為君子亦以是夫戴凱之竹譜種物之中有名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小異空實大同節目或茂沙水或挺巖陸條暢紛敷青翠森蕭質雖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繪按助注九河即禹所導之河在平原郡五嶺之說各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及訪故老及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為北嶺臨漳寧浦為南嶺五都界內各有一嶺以隔南北之三水俱通南越南康贑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趙佗所通或馬援所并其遠在馬徐廣雜記以剡溪松陽建康樂為五嶺其擇甚矣命益與鮮康伯以番禺所說南移大營九岡為五嶺之數又擇也九河鮮育忌寒也五嶺實繁好溫也）箭筍苞籜夏多春鮮根幹將枯花䈙（音稍竹實也）乃懸（注竹生花實其年便枯死也䈙音紂謂死為䈙必）六十復亦六年（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實落土復生六年遂成

（竹蔚蔚蒲蒲根也負丘常棄之竹一節為船巨細已關形名未聞竹之通月互名鵝體學斗與稽人之所知事主純獨未辯之外為可詳錄聽之筆之產遂伊噫）李衎竹譜全德品竹之為物非草非木不亂不雜錯出蘗不同蓋皆一致散生者有長幼之序叢生者有父子之親密而不繁疎而不陋沖虛簡靜妙粹靈通其可比於全德君子矣故作全德品

筀竹　李衎竹譜筀竹出江浙河南北湘漢兩江之間俱有之凡六種有黃筀綿筀早筀晚筀石筀櫟筀節葉枝幹皆同但筍出時無班花者名黃筀劈開柔韌者名綿筀筍出早者名早筀筍出晚者名晚筀早筍出三月晚筍出五月都城北堽城山中者筍出四五月河南亦有筍出三月者石筀竹筍出時班花一同晚筀但其節促密竹性甚柔韌難用又勝於晚筀以其有石地中偏宜栽植故名櫟筀筍出四月其竹性櫟烈不堪劈篾全用甚堅山海經云丙山多筀竹南陽人名為李竹取茹入藥其皮縢乾可照夜新安志云筀有甜筀有苦筀凡竹之雄者體質不堅不堪為篾於筀為尤多會稽續志筀竹越中俱有剡為多字書曰筀竹名也有早竹晚竹綿竹梅聖俞詩使天筀竹溪西東古今事通沈括云筀筍二月生有四月生者又有五月方生謂之晚筀　筀竹堅而促節體圓皮白如粉大者中篙小者可笛葉夢石林老人暑録話山林園圃但多種竹不問其他景物望之自使人意消然竹之類尤多可喜者筀竹蓋色深而葉家吾始得此山即散植竹略有三四千竿雜衆色有之意數年後所向皆竹矣九江府志樂天潯陽三題內桂竹曰吾聞汾晉間竹少重如玉胡為取輕賤生此西江曲宋鄧紳伯詩雷雨屢春茁筍時盡競生怕小童癡十餘丈地今將過一二年間定更奇節勁雪霜休睥睨心盧風月許追隨子猷洪後知音少未敢知言許貫詩

蕩竹　爾雅蕩竹郭璞（注竹別名儀禮曰蕩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邢昺疏釋曰蕩則竹之別名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蕩孫炎曰竹闊節者曰蕩為貫箨蕩既數孔安國云蕩大竹郭氏即云竹別名無大小之異故引禮經為證也儀禮曰者大射禮文也彼云樂人宿縣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鄭注云蕩竹也謂笙簫之屬倚於堂笙簫之屬固非大竹故郭氏引之也鄭又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故謂之建鼓云謂簫管之屬者郭用鄭玄之說也）

三月竹　李衎竹譜三月竹生（衡陽山中比筀竹差細瘦三月出筍甘脆異常或云此名瘦筀竹）

澹竹　李衎竹譜淡竹處處有之凡三種南方者高二丈許大槩與筀竹相類但節疎皮薄節下粉白甚多葉差小筍籜上有細紋理無斑花北方者止高丈許葉入藥為良筍食亦佳醫方用竹瀝唯此竹者最妙筍出土正墨色者名為烏花淡沈內翰存中筆談云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澹筍即淡竹也以今考之亦恐未盡然也竹品雖多各有名色淡竹自有此三種豈可一槩云爾竹嫩時可造紙也田洧舊聞筆談載淡竹葉謂淡竹對苦竹凡苦竹之外皆淡竹也新安郡界中自有一種竹葉稍大於常竹枝莖細高者尺許土人以作熟水極香美可喜方藥所須恐用之有効豈存中未之見耶肉薄節間有粉曉以取瀝葉可入藥張廣負青士集譜解香根一種寒試宰爽帝作錫餐余生備遇祥櫟渴一任清涼露肺肝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別錄淡竹葉味辛平大寒主胷中痰熱欬逆上氣　瀝大寒療暴中風風痺胷中大熱止煩悶　皮茹微寒主嘔啘溫氣寒熱吐血崩中溢筋　嘉祐本注藥性論云淡竹葉味甘無毒主吐血熱毒風壓丹石毒止消渴竹燒瀝治卒

中風失音不語若煮治眼赤　又云青竹茹使味甘能止肺痿唾血鼻衄治五痔　日華子云淡竹并根味甘冷無毒消痰治熱狂煩悶中風失音不語壯熱頭痛旋并懷妊人頭旋倒地止驚悸溫疫迷悶小兒驚癇天弔莖葉同用　食療淡竹上甘竹次主咳逆消渴痰飲喉痺鬼疰惡氣殺小蟲除煩熱苦竹葉主口瘡目熱瘖瘂苦竹茹主下熱壅苦竹根細剉一斤水五升煑取汁一升分三服大下心肺五藏熱毒氣苦筍不發痰竹瀝大寒主中風大熱煩悶勞復淡竹茹主噎膈鼻衄竹實通神明輕身益氣蘖淡苦甘外餘皆不堪冝入　外臺秘要療凡脫折骨諸瘡腫者慎不可當風及多自扇若中風則發痙口噤殺人若已中風覺頸項強身中急束者急服此方竹瀝飲二三升若已口噤者以物強開內之忌冷飲食及酒竹瀝卒煩難得可合十許束併燒中央承取投之可活　千金方凡飲酒頭痛竹茹二兩水五升煑取三升去滓令冷內破鷄子三枚攪調更煑三沸飲之　又方治齒齗間津液血出不止苦竹茹四兩以酢漬一宿含之　又方齒血不止刮生竹皮酢漬之令其人解衣乃別令一人含噀其背上三遍并取茗草濃煎汁適寒溫含漱之差　又方治時氣五六日心神煩躁不解用竹瀝半盞新水半盞相和令匀非時服　又云竹筍味甘微寒

無妄患冷人食之心痛（此條新入）　千金翼方種竹法欲移竹先掘坑令寬下水調細土作泥如稀煎餅泥即掘竹須四面鑿斷大作土科連根以繩周下抨舁之勿令動着竹動則損根多不活掘訖舁入坑泥中令泥周匝總滿如泥少更添土着水以物勻攪令實其竹根入坑不得埋過本根若竹梢長者以木深埋入土架縛之恐風搖動即死種樹亦如此竹無時樹須十二月以後三月以前宜去根尺五寸留栽來年便生筍泥坑種動搖必不活（此條新入）　肘後方治霍亂轉筋心腹脹痛濃煮竹葉湯五六升令灼止轉筋處　又方傷寒五六日已上者作青竹瀝少煎令減數數飲之厚覆取汗殺小蟲惡瘡　淡竹葉甘平主胷中痰熱止消渴證壓丹石毒淡竹瀝性大寒苦者治眼赤主中風失音不語療胷中大熱虛煩淡竹茹微寒嘔啘聖藥止肺痿唾血鼻衄療寒熱崩中益筋　淡竹筍味甘寒無毒治消渴利水能除熱不可多食爲不載所産今處處有之胡仕可本草歌括竹葉解煩除欬逆胷中痰熱更能消若還止嘔皮堪刮如欲攻風瀝可燒

清宴竹

（李衎竹譜清宴）竹枝葉大似篁竹竿節如淡竹筍極早出味尤珍美江浙之間多有之大者亦中雜用蓋篁竹之下品者

篁竹

（李衎竹譜篁音皇又音横）竹處處有之大似淡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勁節下粉白如霜大者最宜爲船篙細者亦中雜用或云用作簟不溯汗閩鄭樵通志畧云竹之良者惟有篁竹新安志云篁竹古之勁爲用甚佳其筍類紫筍不可食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别録篁竹味苦平　大寒無毒　主欬逆上氣溢筋急惡瘍殺小蟲除煩熱風痓喉痺嘔吐　根作湯益氣止渴補虛下氣消毒　汁主風痓實通神明輕身益氣生益州

硬殼竹

（李衎竹譜）硬殼竹生浙東山間或村落處處有之大槩如篁竹但節稍疎堅硬不堪劈篾惟大者宜爲屋椽筍硬無味不堪食

苦竹

（李衎竹譜）苦竹處處有之其種凡二十有二北方有二種一種節稀而堅厚叢生枝短葉長一種與淡竹無異但筍味差苦江西及谿洞中出者本極大筍味甚苦不可食浙西出者筍微苦可食廣西山中一種散生每節間生三枝葉長如篁竹色深緑瑩淨婆娑極可人意筍味苦病積熱者煑食之甚良或云亦可生食黄休復云蜀川鄨昌祐家有苦竹葉眼多陰筍爲之時粉香釋翠孝經河圖注曰安思縣多苦竹之醜有四有青苦者白苦者紫苦者黄苦者戴凱之竹譜謝靈運山居賦曰竹則四苦齊味注與上同黄苦土人亦曰金竹又名蠟竹筍大而短狀似馬蹄又以黄苞爲第一故謂之黄鶯苦又有緋苦竹新安志云本大末銳與釣緡竹相似而釣絲筍味甘今越州亦有此四種又有墳地苦堅中可以爲矛又梓穎苦節頗疎又湘潭苦節疎宜爲簟又油苦石斑苦烏末苦又有高苦竹名曰青蛇枝各有用處然嘗見越人多煑烏末苦爲紙但堪作寓錢不堪印書寫字夔州山中有長筒苦一節有數尺者人多取爲筆竿最妙筆竿即幨杠也又塞苦竹長實勁韌可爲鎗榦僰道苦竹出僰侯國在馬湖江古叙州也竹無用筍甚美山谷賦云僰道苦筍冠冕兩州者是也廬山苦竹江州圖經云陸脩靜所植筍苦而甘陳舜俞記云春筍初出其味甘美相傳詩云簡寂觀中甜苦筍海物記云越人以苦毒竹爲棆中虎即斃永嘉郡記樂成孫氏張薦者隱居順志不應辟命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爲屋恒居其中王右軍聞而造之薦逃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爲高士戴凱之竹譜苦竹促節薄齒束物體柔殆同麻枲安南人以斷青苦竹火燒一頭使熟瀝汁於鐵片上入膽礬少許漬牙縫甚黑永無疾溫革瑣碎録油污衣用苦竹蛀末糝之陽物屢火熨之尤更妙本草神農本經名醫别録苦竹葉及瀝療口瘡目痛明目利九竅　竹笋　蜀本作諸笋味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服　陶隱居云竹類甚多此前一條云是篁竹次用淡苦爾

又一種薄殼者名甘竹葉最勝又有實中竹篁竹並以笋爲佳於藥無用凡取竹瀝惟用淡竹苦竹爾竹實出藍田江東乃有花而無實而頃來斑有實狀如小麥堪可爲飯　宋開寶本按陳藏器本草云苦竹筍主不睡去面目并舌上熱黄消渴明目解酒毒除熱氣健人諸筍皆發冷血及氣淡竹根煑取汁主丹石發熱渴　日華子云苦竹味苦冷無毒不睡止消渴解酒毒除煩熱發汗治中風失音作瀝功用與淡竹同　孟詵云筍寒主逆氣除煩熱又動氣冷癥不可多食越有蘆及箭笋新者稍可食陳者不可食其淡竹及中母笋雖美然發背悶脚氣　圖經曰篁竹淡竹苦竹本經並不載所出州土今處處有之竹之類甚多而入藥者惟此三種人多不能盡别謹按竹譜篁字其所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勁皮白如霜大者宜刺船細者可爲笛苦竹有白有紫甘竹似篁而茂即淡竹也然今之刺船者多用桂竹作笛者有一種亦不名篁竹苦竹亦有二種一種出江西及閩中本極麤大筍味甚苦不可噉一種出江浙近地亦時有肉厚而葉長闊筍微有苦味俗呼甜苦筍食品所最貴者亦不聞入藥用淡竹肉薄節間有粉南人以燒竹瀝者醫家只用此一品與竹譜所說大同小異竹實今不復用亦稀有之　政和本陳藏器序久渴心煩服竹瀝　千金方

卒失聲聲咽不出濃煑苦竹葉服之　又方日愈孫真人食忌卒得惡瘡不食者燒苦竹葉和雞子黃傅　梅師方治產後身成痓直口噤面青手足強反張飲竹瀝一二升醒　又方主妊娠恒若煩悶此名子煩竹瀝湯茯苓三兩竹瀝一升水四升合竹瀝煎取二升分三服不差重作亦時時服竹瀝　又方治目赤眥痛如刺不得開肝實熱所致或生障翳苦竹瀝五合黃連二分綿裹入竹瀝內浸一宿以點目中數度令熱淚出　食醫心鏡云理心煩悶益氣力止渴苦筍熱煑任性食之又苦竹筍主消渴利水道下氣理風熱脚氣服煑食之又篁筍主消渴風熱益氣力發氣脹蒸煑炒任食　簡要濟衆頭瘡大筍殼葉燒為灰量瘡大小用灰調生油傅入少膩粉佳　兵部手集治發背頭未成瘡及諸熱腫水煑青竹筒角之及掘地作坑貯水卧以腫處當坑子上角之如菉豆大戢然出不止遍匝腰肋　又方治瘡慈竹筍籜灰油和塗之妙　又方治中風口噤服淡竹瀝一升　又方治湯火灼爛竹中蠹蚛末傅之良　又方小兒口噤體熱者竹瀝二合暖之三四服兒新生切不可加針灸忍痛動其五脉因之成癎是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皆無此疾可畜之　又方治小兒大人欬逆短氣胷中吸吸咳出涕唾嗽出臭膿涕粘淡竹瀝一合服日三五服大

人一升　廣利方治金瘡中風口噤欲死竹瀝半大升微煖服之　姚氏方卒齒痛取苦竹燒一頭一頭得汁多揩齒上差　傷寒類要治交接勞復卵腫腹中絞痛便欲死刮青竹皮一升以水三升煑五沸絞去滓頓服梅師方同　子母秘錄治胎動取甘竹根煑汁服　又方安胎取竹瀝服之　又方治妊娠八月九月若墮損或牛馬驚傷得心痛青竹茹五兩切以酒一升煎取五合頓服不差再服之　又方小兒癎刮青竹茹三兩醋三升煎一升去滓服一合兼治小兒口噤體熱病　又方小兒頭瘡耳上生瘡竹葉燒末和猪脂塗上又以雞子傅之妙　產書云治妊娠惧有失墜忽推築著疼痛新青竹茹三合好酒一升煑茹三五沸分三度服　產寶治妊娠因夫所動困絕以竹瀝飲一升立愈　又方治產後血氣暴虛汗出淡竹瀝三合微煖服之須臾再服　楊氏產乳療疥瘡竹葉為末以雞子白和塗之不過三四次立愈　又方妊娠苦煩此子煩故也竹瀝不限多少細細服之又方療胎動安胎方刮竹根煑取濃汁飲之　姚和衆小孩夜後狂語竹瀝每一歲兒連夜二合服令盡之　李畋該聞集爆竹辟妖氣鄰人有仲叟家為山魈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以佛經報謝而妖祟彌盛畋謂其叟曰翁旦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

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別說云謹按舊稱竹實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開花小白如棗花亦結實如小麥子無氣味而澀江浙人號為竹米以為荒年之兆及其竹即死信非鸞鳳之所食也又有江南餘千人來言彼有竹食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涼生深竹林茂盛蒙密處頃因得之但日久汁乾枯而味尚存爾乃知鸞鳳之食必非常物也冠宗奭衍義曰竹葉凡諸竹與筍性皆微寒故知葉其用一致本經不言筍與苦竹性苦取瀝作油亦不必強擇也張仲景竹葉湯用淡竹筍難化不益脾鄰家一小兒方二歲偶失照管壯熱喘麁不食多睡仰頭呻吟微嘔逆瞋目多驚凡三五日醫作慢驚治之治不對病不愈忽然其母誤將有巴豆食藥作驚藥化五丸如麻子大喂之良久吐有物噎於喉中乳媼以指摘出之約長三寸麁如小指乃三日前臨堦所喂者乾筍筍是夜諸證皆定次日但以和氣藥調治遂安其難化也如此經曰問而知之者謂之工小兒不能問故為難治醫者當審謹也紹興本草竹種類不一但性味主治亦無大遠矣本經止載三種唯淡竹葉多入于藥其諸主療已載經注亦非大寒之物今當作味苦甘微寒無毒為定又根瀝皮茹筍亦各分主治唯竹瀝則古今萬家治中風頑熱著療

多用之近世醫家或取竹節中水為竹瀝竊詳多是天雨浸漬入之即不及火燒逼得之者乃竹瀝之精矣其根及皮茹亦時入藥用但竹筍人常作茹菜食之不入于方蘇沈良方論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因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淡竹也陳衍寶慶本草折衷篁竹葉生益州苦竹生閩中及江浙一名篛金並處處有之苦竹葉及瀝味苦冷無毒　續說云有一種細竹而生大葉謂之篛葉其性寒楷述方篛葉散治心經蘊熱小便赤澀用裹茶篛壹兩燒灰入滑石末半兩沸湯點二錢服亦單取此灰米飲量酌調下療小兒大便出血及以熟水和服療諸淋疾又是齋方治湯火瘡使包麥酒瓶篛燒灰而傅悉有其效但乾篛葉皆可燒用不必以裹茶麥酒為拘也　淡竹葉味辛甘平大寒無毒　續說云圖經載諸竹謂醫家止用淡竹一品故局方紅雪通中散及活人書諸方以至入患淋中著之劑皆須淡竹葉也然此竹不問大小其餘莖瘦直其稜節平正白粉凝於節中其葉淺綠而細薄者是矣沈存中又云苦竹之外餘竹悉為淡竹近世多從其說別更有一種淡竹夏開青花如婦人螺子之樣葉似竹葉張松雖謂此種尤佳而未嘗見用或云即草部之鴨跖

草又恐易也而所稱者不同今不詳及　諸竹筍爾雅云一名竹萌其細者名簕筍宜春志云大者名猫頭筍味甘苦寒有毒　續說云竹類繁矣故筍之類亦不一矣本條雖云味苦然筍苦者更多也老杜詩遂有味苦夏蟲避之句蒸煑既久秖柔軟而不糜爛履氏備言其難化則性之毒也明矣凡春血冷氣瀉痢瘡癤諸疾食之必致發動産婦小兒尤當忌馬屋端方本草類要敗船茹平主婦人崩中吐痢血不止陶云此事大輪艙刮竹茹担漏處取乾煑燒作屑服難方婦人遺尿為末酒服又治無故遺血溺船中故竹茹乾末酒服三錢已敗天公平主鬼疰精魅陶云此人所戴竹笠之敗者取上竹燒酒服之金張潔古真珠囊竹葉味苦辛平大寒陰中微陽涼心經陰煩熱治心狂消渴壓丹石毒李東垣試放方心法竹葉辛平陰熱緩脾而益元氣元朱丹溪本草衍義補遺竹瀝本草言大寒泛觀其意以與石膏苓連等同類而諸方治産後胎前諸病及金瘡口噤與血虛自汗消渴尿多皆是陰虛之病無不用之産後不碍虛胎前不損子夫何世俗因大寒二字棄而不用縮手待盡哀哉內經云陰虛則發熱夫寒而能補正與病對著損寒而能補世或用之惟竹瀝因大寒而寘疑是猶因盜嫂受金而棄陳平之國士也竹瀝味甘性緩能除陰虛之有大熱者大寒言其功也非以氣言也韋相與評可否若曰不然世人喫筍自幼至老何無一人因筍之寒而病瀝即筍之液也況假於火而成者何寒如此之甚尚從善本草元命苞竹葉苦平大寒無毒主欬逆嘔吐除胷中熱煩治風痙筋急唐杜工部詩苦竹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幸近幽人屋霜根結在茲中州集高內翰苦竹密葉脩莖雨後新肯因憔悴損天真清如南國紉蘭客瘦似西山採蕨人張廣負青士集苦竹稚萌初露童牛角味苦猶能避夏蟲稱是早枝總摧緑任他高節半欺風

甜竹（李衍竹譜甜竹）生河內衛輝孟津皆有之葉類淡竹亦繁密大者徑三四寸小者中筆管尤細者可作掃帚筍味極甘美以司竹監禁制故人罕得而食又名笛竹戴凱之云下節味甘宜入湯劑

筆管竹（李衍竹譜筆管竹出廣右山中節長圍正一如苦竹大者正中筆管作火炮者取為）爆大之筒

壽竹（李衍竹譜壽竹出湘全衡永間大槩一似篁竹但竿色差白不甚光淨節稍疏而葉差短筍味甘又且堅實寰）宇記曰昭州多産壽竹元一統志壽竹在平樂縣

白眼竹（李衍竹譜白眼竹出廣州山中大槩類淡竹大者徑三二寸節密且）高餘圓而瘦中作椽柱性脆不可作篾枝葉婆娑可愛

綿竹（李衍竹譜綿竹生漢州之綿竹縣今延平後山及永州全州山中皆）有之叢生節稀圓正有長三尺六寸者道家魚鼓惟此有聲葉小一如淡竹作篾甚良又為擲篾之最客旅往往販至江上作船䌫纜收束紋縛極筋韌西漢書地理志綿竹注紫巖山綿水出東至新都北入雒都尉治縣名屬廣漢郡唐杜工部詩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綿竹三數叢夢弼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産於此山也華軒藹藹他年到綿竹亭亭出縣高江上含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史浩鄮峯真隱漫錄宋史浩和從帚明府覓綿竹詩　縣以竹名佳致在今君節與竹俱高何妨乞取千竿翠月影翻風似碧濤

刧竹（李衍竹譜刧竹）出浙東類淡竹節差遠越人煑以為紙多此竹也

篌竹（李衍竹譜篌竹江南兩浙有之節稀枝葉短少生道邊水次一叢止三五）竿或一二竿筍與常竹不同　篌竹古人少畫之者惟崔白子母猫圖側畫兩竿絕佳

簕竹（李衍竹譜簕竹江浙閩廣之間處處）有之凡二種大槩與篌竹相類差勻細皮薄深綠色但可作篾用甚堅韌他無所宜筍未與篌竹不同安南呼為小竹生浙東山中者肉厚最中可

為簝說文云物之多簕者也婺州蘭溪山中有一種長二三丈身如篁竹筍如猫頭竹色不甚綠斑花隱然不甚明劈篾織籮笥皆可亦名簕竹竺法真登羅山疏云嶺南道無簕竹惟羅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堅貞疎節或云簕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為矛其筍未成竹時可鍾作弩絃故名簕竹又云夷人名為史簝竹戴凱之以為即日南簝竹也張揖之云賀州俚人削為箭以巢羽之名曰笙黎筍能止渴僕謂此二說皆簝竹非今之所謂簕竹者也簕竹為矛稱利海表槿仍其榦刃即其抄生於日南別名為簝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曰筝竹厥毒若斯彼之同異余所未知　永嘉郡記云陽興去安固江口六十五里有仙石山頂上有平石壁方丈餘名為仙壇壇有一簕竹凡有風來動音自成宮商又東隱劉道先元嘉四年簕竹林忽生連理野人無知謂為禍祟斫殺之剡錄羅浮山疏曰皮日休詩烏紗任岸穿簕竹白袷從披趁肉芝元張廣負青士集材稱為矛節日奇日南名業本同支豈惟專海表稱利威武均能勇出師

叢竹（李衍竹譜一叢生之）竹根皆如此如苦竹慈竹黃竹桃枝竹簜竹刺竹由衙竹董竹釣絲竹之類是也能改齋漫錄叢竹當封瀟洒侯張右史文潛竹詩　裊裊藹陰竹

數竿秋風盡日舞青鸞平生愛爾緣瀟洒莫作封君渭上看　潘卯老問張曰渭川千畝竹皆與千户侯等非作此耶張曰非也陸龜蒙詩云叢竹當封瀟洒侯宋景文公集玉堂北欄叢竹　玉署疑嚴霰朱欄封殖恩其誰當高節祇自保孤根密幹青杠矗危梢翠蠢翻故林兹地陽新實幾時繁細籟供風枕斜陰疊月軒雀鶴銜葉墮蟬靜抱枝喧戴氏當年譜梁王自古園對容金馬客深在玉堂門本以瀟瀟擢還由冉冉存煙腴留暝色粉解記春痕拾釋題吟墨披叢失醉魂愛君同省樹不敢為人言唐郎士元詩和王相公題中書叢竹寄上元相公　多時仙掖裏色並翠琅玕幽意含煙月清陰庇蕙蘭枝繁宜露重葉老愛天寒竟日雙鸞止孤吟為一看李咸用詩題友生叢竹　筍華寒露濃蘭愁曉霜重指佞不長生蒲萐令無種安如植叢篁他年待棲鳳大則化龍騎小可釣璜用留煙伴獨醒廻陰冷閑夢何妨積雪凌但為清風動乃知子猷心不與常人共柳宗元集清水驛叢竹天水趙云余手種一十二莖　簷下疎篁十二莖襄陽從事寄幽情祇應更使伶倫見寫盡雌雄雙鳳鳴（黃帝使伶倫取竹解谷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宋劉忠肅公集御史臺栢下有叢竹久荒穢啟中劉中更洗之監察孫君乎有詩知雜事劉某次韻　老栢寒昴歲叢篠下紛列未須論晦明均敢犯霜雪塵埃深蔽埋蕪蔓圍蘢結槁悴屈子容飢癯伯夷節敍中衆高義利刃勇分別病殺除蔓根蝕月枝吞齧還君歲寒姿清風自交徹念昔繞荒欄三嘆出簌忧重來十五年笑我壯心折幽懷耿相對欲語不得說梅聖俞宛陵集縣齋叢竹　最是幽庭竹團團自結叢寒生綠罇上影入翠屏中陶柳應慚弱潘花祇競紅方持雪霜操不敢倚春風北磵禪師集石上叢竹　斗石森微幹杯泓託茂林不多獨絕俗雖小亦虛心風喧纖纖玉聲低瑣瑣金胷中涉千畝尺許對曹陰劉公是先生集題閣後叢竹寄直儒院長時退居南陽　蕭蕭庭偶竹亦有凌雲意遇此高閣陰秋來更憔悴憐君陰中卧不見拔直心歲晚霜露繁蟪蛄正悲吟華彥清黃楊集移得渭川竹栽為屋外林未成三逕杳已作半漢陰倚月疑鸞舞聆風想鳳吟試看春雨後滿地玉森森楊誠齋南海集雨中道旁叢竹　竹色豈不好道旁端可嗔只教寒雨裏將冷洒行人孫祠部集開元寺仁王院見叢竹偶書　一别琅玕數畝陰七年飛夢繞家林北僧好事猶能種偶向塵埃洒寸心中州集郭長倩表師院叢竹　南軒移植自西巖瘦玉亭亭十數竿得法未應輸老栢植根兼得近幽蘭雖無穠艷包春色自許貞心老歲寒百草千花盡零落請君

來向此中看錢塘韋驤集廳前叢竹　軟枝輕翠近簷垂朝暮清風不失期明月滿庭無隱伏夜深惟有此君知宋元憲公集西齋雜詠　粉籜煙膏秀可憐森森庭際闕檀欒誰交節目生皮外都解虛心保歲寒藍性之藍澗集余家草堂前手植叢竹已生二筍别來三載今想成林矣客中感物而作　叢竹新移澗水西喜添雙筍迸堦泥春雲繞屋蒼龍起夜月臨軒翠鳳棲石上琅玕當並長壁間科斗待重題他年五柳歸來好三逕清風獨杖藜　又憶故園叢竹　舊栽叢竹蔭衡門想見春風長子孫書閣無人栽盡簡清池科斗共黃昏詩海繪章句子西題許公望屋底叢竹　屋底栽叢竹幽聰露大明煙籠一家潤風入四鄰青直出古人節深藏君子名渭川千百畝爭似枕前聲　又東園小井叢竹歌　謝云小井淺為古紅塵飛不滿誰云叢竹裹千頃紫煙薰不散井分竹分君子名塵分煙分小人情有塵不玷露華清有煙不隔琅玕聲願將數尺無波水澄源養活蛟龍子長與皇家致雲雨赫然鱗鬣挈空起願將數竿有節枝長與皇家作祥瑞軒然雨翼磨天飛井水洗竹青森森竹枝覆井寒陰陰何為井竹善相濟各有扶持龍鳳心井之港兮能可歸竹之高兮鳳可棲龍之不渴鳳不飢塵煙滿月空爾為唐岑嘉州集范公叢竹歌（并序）職方郎中兼侍御史范公廼於陜西使院內種竹新製叢竹詩以見示美范公之清致雅操遂為歌以和之　世人見竹不解愛知君種竹府庭內此君托根幸得地種來幾時聞已大盛夏翛翛叢色寒閑宵槭槭葉色雖能清案牘廉下見宜對琴書牕下看為君成陰將蔽日迸筍穿堦踏還出守節偏凌御史霜虛心願比郎官筆君莫愛南山松樹枝竹色四時也不移寒天草木黃落盡猶似青青君始知

水竹

李衎竹譜水竹凡二種一種出黔南管內或生巖下潭水中其筍隨水深淺以成節若水深一丈則筍出水面為一節蠻婆採以為食一種江廣處處有之多生水邊及道傍下濕處形狀與筋竹相同人取劈篾雜用皆可謝靈運山居賦注云水竹依水而生甚細密吳中亦有宅援新安志云水竹柔韌可為篾饒州府餘干縣志水竹李誠鄉黃丘步習泰鄉樓步德化北鄉半山所出生水傍可為筐筥杞篳　水竹最適用嫩枯者可為紙　水竹叢生水際宜為篾類說拾遺魏野構艸堂有水竹之勝有竹梧筅詩云吉凶終在我反覆漫勞君宋史蘇過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宋范石湖大全集水竹贊（并序）昆山石奇巧如雕鎪縣人采寘水中種花草其上謂之水寘而未聞有能種竹者家第至存遺余水竹

一瓮婥淨清絕衆窠皆靡竹固不俗然猶須土壤栽培而後成此獨泉石興俱高實不群是又出乎其類者贊曰竹君清癯百昌之英偉兹狐根又過於清尚友奇石帶麗乎土濯秀寒泉亦徹雨露辟穀吸風姑射之人徹步凌波洛川之神蟬蛻泥塗同於絕俗直幹高節此君之獨渠凡明德不变一塵徹列仙儒其孰能賓之蒲壽宬心泉學詩藁磊磊澗底石泠泠澗中泉脩廊度曲折綠篠環漪漣湍流决細響礎蘚含新研閒誦紀禊篇感慨思此賢瀛州集水竹詩　誰家脩竹兩三竿勝似紫紅欄幔看爲報主人勤護筍春來日日報平安（城中無竹惟陳子新樓下有叢竹爲閒雪壓請扶之）　誰家傍郭水成陂十里環城僅見之爲報主人多種柳成陰異待十年遲（城內無水常通劉君之見也復成水鷗鷺集其間但欠樹木陰庇故云）　袁起岩東塘集拳石環清沚龍鬚細屈蟠兩峰低碑峯一莖小琅玕森葉颭前影疎枝水底寒相從此君爾着意問平安張廣貞青士集鳳節梭層只自冝溪頭倒洗玉虬枝波光翠影清無澤意味人應少傳知李衎竹譜（似是而非竹品）水竹生河間將陵今處處有之人家種者其莖圓直根如紫河車葉如冬青草每相去二寸許周圍生五葉高三五尺無花不實至冬即死明年筍出如初本草陳藏器餘云水竹葉如竹葉而短小

生水中能去虱人取其葉生食之是又別種與此不同

還味竹

（李衎竹譜還音旋味竹生福州以南大類水竹春生筍人）煑食甚苦澁停久則味還甘可食故名一名苦伏竹一名苦蒲竹

四季竹

（李衎竹譜四季竹出浙東慶元山中浙西亦或）有之高不過八九尺節如苦竹筍如箭笴枝上節間叢密小葉亦隨生節間不脫落葉長細而柔媚甚宜圖畫又名四時竹以四時生筍故冬春筍大夏秋筍小張廣貞青士集四季竹詩　綠筍何時出茂叢從春歷夏更秋冬古來物性有如此林下猶聞泣孟宗

秋竹

（李衎竹譜）秋竹生七閩山中大者不過脚指許枝幹柔弱葉長細大槩如四季竹輿化軍尤多析為箋耐濕而遲腐宋晁無咎鷄肋集秋竹詩　秋風多煩冤竹是嚴寒物朔寒皆玲瓏暮寒皆蝍勿翻然下一葉未覺瘦崗峯豈無陳根旁寂寞衆頭蟊何時當填填看爾射地出歐陽徹飄飄集　森然庭列碧琅玕瀟灑陰清透膚寒落落已成搖鳳實團團俱是化龍竿夜深篩月疑金碎曉色籠煙認戟攢勁節剛持君子操王猷休把等閑看張廣貞青士集霜葉翕翻曙色分西風粉落玉痕存蒼梧猪柳凋零盡獨愛重陰翠滿門梁謝宣城集秋竹曲　娟娟綺窻北結根未參差從風既裊裊映日頗

離離欲求裊下吹別有江南枝但能凌白雪貞心蔭曲池

節竹

（李衎竹譜節音卯竹生天台鴈蕩樂清諸山中形狀類水竹但葉稍）尖似桃李作笺柔靭雖用亦佳俗名笆籬竹

陀笣竹

（李衎竹譜陀笣竹生安南山中春出筍味苦亦可煑食節高而密類）淡竹葉稍長中屋椽雖用亦可

陀嬰竹

（李衎竹譜陀嬰竹生安南作音只陵山中比苦竹差薄可開作蕭笛）

陀買竹

（李衎竹譜陀買竹生安南山中平陸亦有之筭如筀竹葉如簜竹可雜用筍味甘美）

慈竹

（李衎竹譜慈竹又名義竹又名）孝竹兩浙江廣處處有之高者至二丈許叢生一叢多至數十百竿根窠盤結不引（去声）他處四時出筍周生外經歲始成竹子孫齊榮前抱後引故得此名漢章帝三年子母竹生白虎殿前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唐明皇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外出顧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天寶遺事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牙筍未甞相離帝與諸王閒步於竹間曰人世父子兄弟尚有離心離德此竹宗本未甞相疎人有讒二心生離間之意者覩此可以爲鑒焉諸王皆唯唯帝因呼爲義竹又名紫）雲蓋任昉述異記云南中生子母竹慈竹是也酉陽雜俎云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已痢王勃慈竹賦曰如母子之鉤帶喬琳慈竹賦曰類宗族之親比晉安海物記云義竹亦曰兄弟竹秋叢生曰秋竹注云其筍叢生俗謂之兄弟竹筍味不中食也新安志云慈竹叢生不離母四時有筍裊裊如釣竿一名四季竹今秋竹四季竹別見茅亭客話驟處士園中有慈竹藂生根不離母故名之也任昉述異記南中有子母竹生不離本今之慈竹是也王勃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紀鎮江志叢生冬稚筍在外夏則處中莖圓節踈明皇謂之義竹又名公孫竹又名子母竹又名攢竹金陵志丹陽記江寧縣南三十里有慈母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竿見珎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鼓吹山今慈湖戍常禁採之孝友同風宋楊德裕永康軍青城縣人五世同居母疾割股肉者再及葬土成墳慈竹冬生於墳孟詵云慈竹瀝療熱風和食飲服之良　蜀本圖經云竹節間黃白味甘名竹黃尤制石藥毒發熱唐陳拾遺集爲朝官及岳牧賀慈竹再生表臣等言臣聞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故克臣放命降震怒之災媸聖尊仁愛昭事之福先王乃以恭畏上下祗奉天人於是有昭德塞違懲忽勸善所以明枉直正典刑一昨伏奉恩勅宣示司農卿宗晉卿所奏曰

者王德壽等承使夫旨虛徼無辜災感蝗蟲毒扁慈竹寧歲為之饑饉此庶以之流離究冤冥中玄感上測乃降明制發德音恤深刑蠲虛典於是幽魂雪憤遺噍昭蘇枯竹由其再生蝗蟲為之韜責祥鑾動色庳瘴收氣當夭札之凶年致昇平之稔歲非夫聖靈昭感天人合符何吉凶之徵報同影響天下幸甚臣等聞聖人法天所以順物小人違道則必亂常故虞稱欽明嚴四凶之罪魯有仁義正兩觀之誅所以抑家用昌荀匿不作王某等色厲內荏心僻行堅弄措刑之文為商鞅之法以訟受服同惡自尤惠招函寬之　允覈刑政之序今者蒼鷹斂翼乳虎含牙朝廷無腹誹之憂天下有措手之頌信可以懲殘創酷誘善旌完永清侮弄之階共登仁壽之域臣等謬贊臺閣忝守藩維實思仰奉大猷以稗中興幸屬至聖崇德小人勿用凡在庶品實百恒歡雖戚康頌聲文景默化刑清政簡曾何足云伏乞書之國經頒示天下使四方風動萬國歸仁垂範後昆以為炯誡無任慶抃之至宋周益公平園續藁慈竹詩跋慈竹亦名桃枝竹唐王勃喬琳皆嘗為賦勃云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鉤帶似閨門之悌友琳云九族睦叙孝友威儀是竹必滋五服相殘骨肉攜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觸類而增思其於纂寫諷諭固已暴備

又得本朝留臺樂公此詩然後懲勸之旨粲然畢陳于前凡在士庶自當家傳而人誦之况公苗裔乎刻之宜矣宋景文公集贊曰根不它引是得慈名中實外堅筍不時萌未或下垂籜弱解縈性叢產根不外引其竇間不容筍筍生夏秋閱歲枝葉乃茂別有數種節間容八九寸者曰龍竹二尺者曰苦竹弱梢垂地者曰釣絲竹或取節脩膚緻者用為筆筦尤佳文苑英華王勃慈竹賦（并序）廣漢山谷有竹名慈生必自內示不離本脩莖巨葉攢根杳柢叢之大者或至百千株焉而縈結蹠乎咫步好事君子徙為階庭之翫焉吁嗟非此土所有乃有厭流俗之識動鄉關之思者蓋撫高節而興感覽嘉名而思歸遂為賦曰有竹猗猗生于高陂左連瑤帶右雜瓊枝恨幽容之方賞嗟君侯之不知徙蔚丹谷還榮綠池氣凜凜而猶在色蒼蒼而未離壓巖壑之容貌充階庭之羽儀爾其劃地（一作縫）分域駢陰抗趾疊幹龍迴攢根鳳峙防碧霧於宵末翳紅光於夕始棠柯振而煙霜生繁葉動而風氣起擁涼砌之晨蕭屏炎扃之晝澤至若白藏戒謝玄英擊切塞北河堅江（一作湖）南地裂睹衆茂之咸悴驗貞輝之獨潔抽勁緣以垂霜總嚴青而負雪蓋同類之常稟非殊方之異節若乃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柢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鉤帶似閨門之悌友恐孤秀

而成危毋群居而自守何美名之天屬而和氣之寡受嗟乎道之存矣物亦有之不背仁以貪地不藏節以遁時故其貞不自炫用不見疑保夷險之無易哂榮枯之有期我遂轉於岷徼遂萍流於江氾分兄弟於兩鄉隔晨昏於萬里撫貞容而骨媿伏嘉號而心死庶因感而長懷遂纂情而勵已　許敬宗慈竹縈結此下（集有不字）所有此下（集有也字）乃有（集作奉）有動鄉關動（集作懷）不知（集作未知）抗趾（集作桃趾）鳳峙（集作此時）晨肅（集作晨清）屏炎扃（屏集作肅）載謝（集作相謝）擊切（集作肇發）垂霜（集作垂霜）心死（集作心恥）　喬琳維竹稱慈猷乎有知九族敦叙孝友威儀是竹必滋五服相殘骨肉攜離是竹必衰苟自家而刑國亦觸類而增思萃葦固護攢欒擲（一作擲）比如束之綢如捧之叢勁節中聳攢根內實聲唯晏風影不透日類宗族之親比同朋友之遠腧至若暮歲窮律霜凝雪霏陶鈞無發生之理松栢有後凋之期是竹也叢篁劈開牙筍怒長紫籜連枝青箹粉上有偕老之情感鎮親之養如受制於藩界不旁侵於土壤雨露之澤謝爾衆芳細葉未吐貞心已長耻高標而迥出期衆曲而不揚匪翹時於律候寧隨餌於星躔疑保無用而以道自持愧不才而與物俱昌苟成陰於隙地作蘇景之清涼重曰夫綿綿介瓞兮知有子母邕邕鴻（一作

鳴）鴈兮如次弟兄於家則胥附傃侮於國則盤石維城田氏不分庭之荊陳家則應（一作聚）天之景莫不韡映棠　急難鶺鴒斯竹也共根連茹一本千莖年深轉密歲晚彌榮一可以厚骨肉一可以敦友生於靈臺而莫信性彰慈孝（一作愛）而感通神靈蔡端明集種植至多強名萬彙物援其華族乃當天地之正氣有美竹兮特稟挾慈名而榮植宜有懷於本根兮何千千翦然而環侍若夫吳郡名園王家新第遠閣斜欄橫塘靜水或薰風晝來或秋露宵墜日邊留兮簷外陰移人悽情兮屏間竊起方且濯峭拾而清舉足團欒之生意或翹而舉者若堂有高年兮勸壽風而講議或亞而側者若家有令子兮閱話言而沉思儼如出門而事遠避兮滋宿雨之清淡擁如奉色而介眉壽兮羃春煙而怡醉紫芽嬌黳馨兒季稱去者奔進迎者嬉戲趺者如招並者如倚雖復貫千狀於巧筆曾莫形其放恣借如秋晚霜重兮萬木臨臨而僵悴朧褕盡兮寒月高堤楓丹兮楚江紫此君也來藍田之苗玉到炎洲之精翠固節虛心兮雖大鈞不能奪其志於是搢三荊於堂下結萱蕞於河溪髮氣同根之豆交驩承尊之　顧感鳳之時下亦孝烏之來寄設有用於律筩天聲發兮太和備覩此芳物悲哉遠人昔我從君兮南之海濱今我辭家兮西遊洛塵惕然於舊國舊都

感莊生之論恭止乎惟桑與梓諷周傳之陳指白雲兮天遠株幽蘭而露新嗟碧鮮之傳地乃叢節（莫保反）而相親吾議爾德豈止乎千畝之渭侯當封萬石之封君者也唐元稹長慶集和東川李相公慈竹十二韻（次本韻）慈竹不外長密比青瑤華矛攢有森束玉立無蹊跎纖粉妍膩質細瓊交翠柯亭亭霄漢近靄靄雨露多冰碧寒夜聳簫韶風晝羅煙涵朧朧影月泛鮮鮮波鸞鳳一已顧燕雀永不過幽姿媚庭實顥氣爽天涯峻節高轉露貞筠寒更佳託身仙壇上靈物神所呵時與天籟合（音閤）日聞揚春歌應憐孤生者撞折成病痾宋項安世悔菴後編二十六日慈竹二絕句　慈竹村村種難行不出林吾親在何許回首白雲深　郁郁帶春陰依依繞故林何人化南畝草木有仁心許綸涉齋集慈竹　母子惟慈孝心胥無棘荆班衣供孺子深覺負平生王逢原廣陵集慈竹　不求丹鳳食不學景龍吟自有慈仁意相依歲月深潛符君子道可愧世人心徒爾秋郊外青青數畝陰黃公度知稼翁集慈竹　慈竹陰初合新梢翠欲流晚搖千尺影冷撼一堂秋筍迸苔痕拆葉蒙山色幽鳳凰棲息穩端為此君留洪适盤洲集慈竹　義居傳九世瑞物記三荆何似同根竹春風一死生陳古靈集慈竹　天生爾慈竹恩義不相分直節雖然勁虛心所以群兒孫同約束霜雪共辛勤我願坐中客結交同此君宋景文公集慈竹　東露攢煙綠玉莖茂根蟠結慈叢生便同葛藟繁宗族不愧荆枝作弟兄錢塘韋驤集慈竹　羽毛飛走中冥冥較之植物為有情世稱慈烏已可尚況復竹得慈其名此君麗地同木石非有心智兼聰明傑然氣格出類萃不止歲晚長青青春萌夏籜則鈞一所異天性如精誠本支藂聚不可間宛矣子母而弟兄高卑中外若定序戢戢相亞無攙搶暴雨顛風孰為害衆力扶助忘欹傾繁霜大雪冷不慎一門清白攢瑤瓊豈無陳土足分布寧或厚載慳其生由來資稟確不變始終結愛相依憑吁嗟天地間肖貌最為靈慕親與事長不學可自能淳厚久漬散至戚交怨憎節義乃其常一有衆反譏里閭孝友廣或守束帛榮耀來朝廷族居累世不離析門閭往往亦見旌（時所謂義門者）在人宜爾猶獲貴重念此竹真難輕固知不獨賢於烏時俗面之當色赬臨川志慈竹　蜀中何物靈有竹慈為名一叢聞數步森森數十莖長莖復短莖枝葉不崢嶸去年筍已長今年筍又生高低相倚賴渾如長幼情孝子侍父立順孫隨祖行居然抱慈孝根柢信天成吾聞唐之人孝行常欣欣鄆州張公藝九代同一門天帝聞其名斷茅降至尊馮宿卅歲時隨父廬祖墳父子相隨孝靈芝特地生北海呂

元簡四世同家主以至牛馬羊與母皆相乳虞卿董恭直鞠養諸孤遺鷄鴿與鷄雀同巢而共枝孝行動天壤鳥獸皆隨時又聞猓然獸死不相棄離散媽與鮫魚子母長相隨獸面而人心此獸信有之獸心而人面其人誠可悲李鈞為侍御棄母在溫州母因饑莩死甘旨何悠悠光祿李盱者亦是斯人流有母不侍養異居經十秋唐家法網寬貸死流遐陬崔浼為侍郎天子賜亦青携歸與愛妾老母不得奮一旦惡貫盈致之於路傍越公鍾紹京至孝何殊常小時得亦果先解進高堂長大遇元宗榮華不可當孝者名常新逆者汚人倫人既不如竹乃是一埃塵夫為人子者莫若事尊親夫為人父者莫若教兒孫積善行其孝可以立於身我願移此竹栽之率土濱使彼行人見皆為慈孝人樵童見此竹切莫伐為薪張子淵詩慈竹　石壇日日覆春陰彷彿陵陽翡翠林養得兒孫如玉立斑衣歲歲舞來禽陳舜俞集和劉凝之慈竹　慈竹慈竹森青倚綠結根不相離歲久叢以衆為君陰墻屋烏雀不敢宿為君護籬落犬彘不可觸晴日明月中清影上簡樽風搖雨洒時幽響薦吟屬主人愛惜意不比閑草木群龍相讓非朋黨幼春七世長親睦（舜允長記幼春七世）苟非斯人徒荊棘蹤平陸高標久疾世對此尤不足指我致驗吟亦用俾頹俗何為言少錢白酒閒正熟元張廣負青士集慈竹　恩深動入禁闈裏一簇包籠義可嘉玉葉金枝同節操皇風千古淨無瑕　江島叢深夜氣清水仙分曉裂龍聲試將急管吹明月縹緲雲霄鳳曲鳴唐李翰林集慈竹　野竹攢石生含煙映江島翠色落波深虛聲帶寒早龍吟會未聽鳳曲吹應好不學蒲柳凋貞心常自保（齊賢曰馬融笛賦龍吟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漢志伶倫取竹嶰谷制十二筩以聽鳳鳴顧愷之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士贇曰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慈姥山山上出竹堪為簫管李善文選注曰慈姥山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文字為鼓吹山）宋郭祥正青山集慈竹　一種碧琅玕攢根繞蒼島濃陰不透日密陸得春早笙隨緱氏仙釣入磻溪好欲識化龍蛇唯應雪霜保金正叔集慈竹　欲知慈姥心有此磯上竹四時無改易一節念幽獨蟠根石罅牢倒影潭心綠直恐霜雪姿化為水蒼玉蕭立詩慈竹　舊將義竹擬諸王太液池邊夢事長此語不知誰記省可憐南內刺淒涼

順竹

（李衎竹譜順竹生宜春與慈竹大同而小異澤脆無所用）

黃竹

（李衎竹譜黃竹出江淮間叢生與慈竹大同但比慈竹差肥踈節稍長枝葉少可作笙簧故名大者亦可間作）

長笛廣志云任作笛

籚葸竹

李衎竹譜籚葸竹一名蘆栖竹出揚州東北諸郡及江浙間大同簧竹可以為虎處州青田縣蘆栖溪有洞廣數丈唐時道士姓盧者栖其中洞旁多筍鄉人以為佳味亦號盧栖筍事見圖志未審異同廣韻注蘆西竹出會稽會稽續志云蘆栖竹嵊縣嶀山有蘆栖灣宋景文公蘆仙竹贊曰弱筆近節籜與蘆類綠葉纖長尊蕣而概注云生山澗中大抵若篠蘆仙字音與蘆栖稍近附見于此以俟考證紹興府會稽續志王十朋嶀山賦靈翕忽萮於蘆栖竹譜曰竹膚是蘆浙江以東以為荒坐於掌

笄竹

（李衎竹譜）笄竹出廣右安南大槩類葸竹性甚易活雖六月盛暑移植不瘁欽州峯越志易植葉大且密啗如蘆葦秋深已筍出宜和間笄竹成米貧者食之充一月糧

篁竹

李衎竹譜篁竹又名麻竹出兩廣兩浙枝葉一如笄竹節長可作細篾織笠筍甘可食僧貧寧謂篁竹生浙東節稀八月生筍待來年正月成竹稍弱時便斷取以火燎之每重起之為條而柔韌謂之竹麻象州以往路旁多有之每節可八九尺堅捺之青皮纜爆內白肉便為麻即不見火謂之麻竹南中轉高長節踈其筍皮黑紫色其心實文選注向曰竹叢生曰篁戴凱之竹譜篁任篙笛體特堅圓踈竹斷深一叢為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

簝竹

李衎竹譜簝竹亦名箭竹出江廣兩浙齊魯之間亦有之大者止如箭幹許小者中指筆高不過五七尺葉長尺許闊一二寸促節體柔筍無味人亦不食古今事通古人多於閣檻湖石旁彩畫之全待詔隆冀珪等尤喜作以粧點

箭竹

李衎竹譜箭竹又名箴竹即書所謂箘簵也浙間及兩廣皆有之凡二種一種葉小如四季竹每節長二三尺餘秋筍香脆可食者名笄箭竹一種葉大如簝竹節亦許長亦有黑紫色者名箬箭竹二種皆細小而勁實通幹無節可作箭用故名謝靈運山居賦云二箭殊葉注曰箬箭大葉笄箭細葉者是也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利金錫竹箭鄭氏云箭篠也山海經竹山其陽多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郭氏注皆云箭篠也又爾雅釋草篠箭疏云篠一名箭尚書禹貢篠蕩既敷孔氏云篠竹箭今考篠與箭若同而異篠竹已別見戴凱之竹譜會稽之箭東南之美古人嘉之因以命矢剡錄戴凱之竹譜曰會稽箭是精節間三尺堅勁中矢字統曰箭竹之別形小身大葉曰箭黃太史箭筍詩會稽竹箭天下聞青蒨霜筍摧紫雲巽中詩過越長憶冬箭美遊吳未數箏綠滑范石湖桂海虞衡志箭竹山中悉有諸郡治戎器各自足用不求之嶺北也桂林市賣羽箭一把十二枝為錢二百官陌則其餘全不直錢矣古今事通夷陵遠安縣清溪寺仙居洞箭竹叢上多嘉蒙文俗云鬼谷子遺跡文苑英華李程竹箭有筠賦　喻人守禮如竹有筠俾將已以自守同周疑作周本而相因持操（二字詳注九十卷同）而賦彰於歲暮疑勤德貫乎日新所以取彼後凋之色戒夫行道之人將以禦冬且見禮樂而守節比於藏器拒可須臾而去身若乃清霜飄玄律改彼衆卉之俱落同受氣於真宰何翦背而自異嬋娟有待筠常其推寒竹何患於時移不易其心志士當懷於道在豈不以和澤自潤表裏相資竹無筠不能固其節人捨禮易以法於時伊先哲之善喻作後代之元龜企於禮者勤而行之苞本之時已周身之防踈堇之勢更叶淩雲之斯疑當其冒霞侍霜雲披風靡諒青青而斯在何苒苒而居彼是知禮之於己如有我徒筠之於籜如我有膚理無特立義必相須堅剛自持雖貫四時而莫改實就不足異可一日而或無嗟乎皮之不存何以具其體心之不固何以謹其禮所以大戴之記足徵相鼠之詩是啓君子之道斯其象諸示外以固執中而虛閑寒暑之不變齊榮辱之所如天損不侵地利空鑄包綠籜而未改交翠葉而不易君子察於此者可學禮而受益唐錢起考功奉使株箭篠竹谷中晨興赴嶺　孤客倦夜山間緣來早發背溪已斜漢登棧尚殘月重峯轉森爽幽步更超越雲木僧鶴巢虬羅掃虎穴人羣徒自遠世從終難歇入山非買山采竹異采蕨誰見子牟意悄勞書魏闕宋許綸涉齋集筍有堅種美材無矯揉悝胡危將破竹射虎英西山徐恢月臺集輸溪箭竹　霜根分破會稽名一味可人煙雨萌放著殘圍成好夢夢成誅災下聊城洪造盤洲集美箭東南出成林地不慳禽胡如有待寄興定天山劉公是先生集庭前箭竹　冉冉東南美託根邪在旅鳳凰不可待嚴月方屢移非復山林意空餘霜霰姿清風有時至獨與幽人期元張廣貞青士集矢幹均負大逼真翠華惟貴四時春會知獨擅東南美武庫精脩歲貢新清漳集劉仲常採箭竹行　採箭竹採箭竹朔採暮採山已充老弱負戴踵相隨官輸未供被驅逐嗟爾編氓忍然尤虜寇未殄吾其憂今年輸竹猶自可明年輸竹何所求憶昔塞垣清泰日男知耕耘婦知織連山瀰漫稻麥餘斧斤所赦長茂斎自從軍興器械新弧矢之利戡遠敵捷羅直至窮海涯果若有材難閑展鳴呼安得辭將軍天山三箭立奇勲

燕竹

李衎竹譜燕竹與箭竹同類但此竹以燕來時作筍因以為名嘉興在處生一種與筋竹相同亦以燕來時作筍而名其笆繁

王梅溪詩云龍孫初迸日燕子却来時者是也紹興府會稽續志華鎮詩云竹箭黄芽欲老時杏梁日暖燕初歸他林尚欑千竿翠此筍先抽一握肥王十朋在剡有詩云問訊東墻竹佳名始得知龍孫初迸處燕子正来時張廣貟青士集香泥隨觜帶蒼苔傍尾栽煙翠剪開月夜曾留丹鳳宿春風不入晝堂来

䈪竹 李衎竹譜䈪音裡竹大槩與篡竹相同但節葉差密耳戴凱之竹譜曰䈶䈪二族亦甚似徽象苦竹促節薄藂束物柔韌殆同麻枲蕃禺志南海煎鹽以䈪竹編為鼎韌而耐久他竹莫敵䈶䈪二族亦甚相似張廣貟青士集亭亭高節擁鉛粉淡淡清光繡碧柯拔類喜看霄漢近凌寒渾欲雪霜何

篃竹 李衎竹譜篃竹或作郿或作䈍又名䈼（苦怡切）竹枝葉與篡竹同但每節止長五七寸根深耐寒夏秋出筍可食節長者名媚竹戴凱之竹譜曰篃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䈽根深耐寒茂彼淇苑太平御覽云䈼音蒯恐即蔽字之訛韻書蔽竹箭也山海經英山其陽多箭䉋牡山其下多竹箭䉋箘簬郭氏云今漢中郡出䉋竹厚裹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廣志曰篃竹可以為屋椽恐非一種然余未之見俟別考太平御覽竹譜曰篃竹江漢間謂之箭竿一尺數節葉大如扇可以衣蓬江漢之間謂之䈼竹音（蒯）張廣貟青士集蕭蕭密節耐祈寒雅性惟便江漢間借問蒼顏林下客何年分翠拂南山

石龕竹 李衎竹譜石龕竹出同慶府宜為箭杜詩云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五歲供梁齊皆云直餘盡無以充提攜是也

箬竹 李衎竹譜箬竹又名篛竹出江浙及閩廣處處有之葉類篡竹但多生傍枝榦如箭竹高者不過五七尺江西人專用其葉為茶罨云不生邪氣以此為寶福州西鄉安樂林有箬竹一種葉大長三尺廣六寸餘新安志云箬竹羅生葉大可以苴裹書顧命數重筍席鄭氏云筍篛竹正義謂取筍竹之皮為席則又非此篛竹也

籚竹 李衎竹譜籚竹生廬州形狀亦如箬竹葉稠而利可用劃物筍苦戴凱之竹譜有竹象蘆因以為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勻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篙䉛蒻不鳴張廣貟青士集東甌海氣何清淑秀結蒼筠瑩陸離玉振金聲從汝叶重鑄還復問壎篪

桃枝竹 李衎竹譜桃枝竹一名蒲葵竹一名赤玉脂出江浙兩淮處處有之叢生形如慈竹節長二尺許差薄魏志云倭國有桃枝竹山海經謂嶓冢之山嶲水之上多桃枝今蘄人批取摽皮作簟滑淨可人禮所謂冬虎皮夏桃枝者是也

書顧命篾席黼純孔安國云篾桃枝竹周禮春官司几筵畫純次席鄭氏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張得之云桃枝竹葉如椶櫚節四寸皮黃滑可為簟郭子厚謂之桃笙唐志合州土貢桃枝竹著石虎造桃枝竹扇筍叢生皮毛聚蟲蟻不可食或云桃枝竹出海南番中如椶櫚其皮作簟如竹又紅紫色如桃枝皮故云今作簟者非也兩浙謂之桃絲竹衡湘間謂之桃笙竹方言曰簟謂之筵戴凱之云桃枝竹皮滑而黃可以為席即今日之蘄竹也廣中一種好生石上葉如椶櫚膚色黃紫大者可為杖留其根削作虬螭蒂角之狀小者可為馬箠膚色黃紫性堅緻重實與蜀產無異相傳其刺有毒忌以搘撻恐損折刺或入肉難療削治者須加工始可用損折處查刺有毒破人手則難療東坡云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柱杖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派傳四方視其端有眼者蓋自東坡出也今蜀中亦以此為桃枝竹北人謂之柴藤併記於此以待知者戴凱之竹譜桃枝長爽纖葉清肌薄皮千百相亂洪纖有差相繇既戮厥土維腥三壇斯沮裴氏廣州記曰有桃竹太平廣記東官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為司鹽都尉東有蕪地西接臨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馬顗語陽秋竹固多種所謂桃枝竹者叢生而節踈亦謂之慈竹言生不離本也王李所謂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根爭盤千株競糺者梁簡文答獻簟書云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皆言桃枝竹也若桃竹則異是矣老杜桃竹杖引云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根削皮如紫玉則其色正紫今桃枝竹不然東坡拔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初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宋魏之間謂簟為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坡又云桃竹葉如椶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豈非以此竹為簟耶梅聖俞云誰知廣文直桃簟冷如水恐亦是用此竹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劉夢得云盛時一失難再得桃笙葵扇安可常東坡云楊雄方言以簟為笙則知桃笙者桃竹簟也南史顧憲之傳疾疫死者裹以笙席蓋知笙即簟也左太沖吳都賦云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李善注云桃枝簟也東坡不喜文選故不用吳都賦嶺外有桃竹堅勁可作柱杖善謂是桃枝則恐桃枝不能為杖當從坡為桃竹劉錄梁簡文帝竹賦曰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雲母之名梁元帝詩柯亭臨絕澗桃枝夾細流皮日休詩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覆翠嵐溪蘭陽志班桃枝竹　一曰界金竹又曰黃金間碧玉竹林譜記云閩人呼其筍為黃筍亦名黃竹

桃竹 李衎竹譜神異品桃

竹涪陵相思崖生此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悦之投以桃竹叙童子報之以簧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即梓潼使君章彝贈杜工部雙杖者杜詩云江心磻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古今事通靜江城外千峯觀有桃葉如竹不勁利名桃竹宋史五行志太中祥符八年四月開元寺桃竹一莖上分十八節皆相對廣州南海志物産即坡詩云已從子美識桃竹更向安期覓棗瓜坡自註云蒲澗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子美詩遺之又志林云桃竹葉如棕身如竹密節而實中蓋天成柱杖也宋朱翌潛山集桃竹　名字疑稱竹形模正類棱觚參君子類並叢嚴寒功正直少陵杖虚圓太白筒亭亭立荒寂斜日古祠中魯文清公集寓居北牕桃竹　天氣昏沉醉夢中坐牕何以慰衰翁怡顏雪後猗猗綠暖眼春來灼灼紅報答元無歌與酒破除但有雨和風來妨結子成陰事況復新梢翠拂空華鎮雲溪居士集桃竹　我竹不栽桃非關閬花逆桃花半春落竹葉無時凋照水靜蒼翠吟風冷飄蕭歲寒鑄更綠雨雪護濕濕王東牟先生集乞桃竹于令尹　小結幽棲事靜宜爲無花竹不成村在君百里鳴絃地成我一方濯錦園敢接威名知破膽乞花詩句是招魂桃蹊竹徑如成趣柳岸梅洲却未論方輿勝覽杜甫桃竹杖詩　江心磻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嘆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劍或與蛟龍爭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變化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元張廣負青士集桃竹　江深盤石生奇節分得仙妃一兩莖湖上青峯來應去天邊擎路漫同行張獻武王弘範集嫦中桃竹詩　竹同君子操花勝麗人粧洞裏神仙客誰教嫁阮郎李衎竹譜有名而非竹　桃竹廣西靜江府城外十峯觀前有桃一本其葉絶類竹但不勁利揉之可以橫斷他處未之見也

笙竹

（李衎竹譜笙竹）出會稽卧龍山云樂部中取此竹作笙爲最貴今無之紹興府會稽續志今樂部作笙率以會稽卧龍山竹爲貴劉敞公是先生集鳳凰山笙竹　仙山不記鳳鳴時瑲篠空含玉潤姿海外雖傳有嶰谷人間似未悟孫枝道家正覓知音少野處還於靜節宜千歲重尋樂談傳悠悠更覺使心悲（樂談語中稱汝笙此書是已然今人無以汝笙爲用者）

觀音竹

（李衎竹譜觀音竹江浙兩淮俱有之一種與淡竹無異但）葉差細瘦彷彿楊柳高止五六尺婆娑可喜亦有紫色者永州祁陽有一種止高五七寸人家多植於水石之上數年不凋瘁彼人亦名觀音竹張得之云進道有一斛之中至有盈萬竿者洒洒可愛宜植拳石之上筍必倒垂而下吸水氣及其長也根鉤而幹直即此竹也　有名而非竹　觀音竹　生南嶽熊湘山中衡州花藥山報恩寺方丈後有一叢數莖如水中草狀高五七寸其葉尖細有三勒道大者有五勒道春暮葉下開花紅紫色亦結實其莖無節有小穰浙東溫處人家亦有之

菩薩竹

（李衎竹譜異形品菩薩竹生西蜀峨嵋山中結花於節外）之枝葉皆如毯周侍郎端朝峨嵋山行記云菩薩竹者亦常竹以纖解故節有一髻似佛面取而炙熨之以爲杖

雷竹

（李衎竹譜）雷竹生浙東山中人家園圃亦有之大槩與常竹不異始聞春雷即發筍故名

篲竹

（李衎竹譜篲竹生衡陽山中高有二三丈者節）平而又勻長皮膚滑淨劈篾爲椽編箱織籠無不宜枝葉稀疎筍味甘美

油篲竹

（李衎竹譜油篲竹出湘潭山中高二三丈）葉與時竹少異節差高堅厚端直宜作弩箭筍亦甘脆

朱藤竹

（李衎竹譜朱藤竹生湖州山中與常竹不異但枝葉細長）垂下拴拴如垂藤之狀又節間順長條折之柔韌不折尤宜織藤故名

竻竹

（李衎竹譜竻竹生金來山中道傍水傍皆有之高不）過一丈二三尺葉細而長四月出筍極柔嫩而甘脆寶慶生者筍出初春又出湖南

篠竹

（李衎竹譜篠竹凡四種一出江浙間善生）山岡之上連延數十畝高不過七八尺大不踰指枝葉勁細爲掃箒最良戴凱之竹譜曰篁篠蒼蒼接町連篁性不畢植必也叢岡廣志曰篁篠中掃箒細竹也一出晉郡鄒縣嶧陽形色與他篠不殊質特堅潤宜爲笙簧諸方美及戴凱之竹譜曰又有族類爰挺嶧陽懸根百仞竦榦風生爲笙之選有聲四方一出海島上內實外堅拔之不曲枝葉稀少狀若枯箭名爲海篠又曰亦有海篠生於島岑節大盈尺榦不滿尋狀不田生色如黃金徒爲一異莫知所任注云交州海石林中偏饒此竹一出姑蘇靈巖山中極短高者不過二尺一枝三葉冗細可玩土人呼爲趣篠山海經云中次四經釐山之首又西有三十里曰杜山其上文石其下多竹箭䉋又云求山多䉋注云篠屬又云暴山多竹箭䉋箘亦篠類中箭張廣負青士集篠竹　細榦籠葱茂嶧陽懸根踈節在高岡不隨俗類供揮掃獨奏笙簫出上方

䈬竹

（李衎竹譜䈬竹出溫處建寧諸郡最）

生如苦竹長節而薄可作屋椽春生筍可食後漢哀牢夷傳云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見華陽國志**支竹**李衎竹譜支竹水經注定陽縣夾岸緣溪悉生支竹定陽今衢州常山及芳枳木連雜以霜菊金燈**秀竹**李衎竹譜秀竹出上黨叢生人家庭院植之葉如淡竹差細小莖如箭竹**筀竹**李衎竹譜筀竹生浙東縉雲以南多有之自七月生筍至十月味苦而節踈筍大於箭筍土人採剝以灰汁熟煑之都為金色然後苦味滅而甘味出食之甚美竹亦中雜用**晉竹**李衎竹譜晉竹吳越春秋吳王聞越王盡心自守賜之以書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中十萬狐皮五雙晉竹十瘦以答封禮**桂竹**李衎竹譜桂竹山海經云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郭璞注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戴凱之竹譜曰桂實一族同稱異源注云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圍闊節大葉狀若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渚宮故事曰竹林堂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庭前有竹名桂竹茅亭客話滕處士園中有桂竹扶疏蘙茂瀟洒亭臺太平廣記蘇仙公傳仙公仙去後母死郴人葬之仙公來哭其後哭處有桂竹兩枝無風自掃其地

極淨拜仙子張廣負青士集月中仙友青齋名不獨文林製汗青食養豆邊資孝敬頌歌清廟薦芳馨**中母竹**李衎竹譜中母竹出廣東龍孟說云中母筍雖美而能發痼疾**素竹**李衎竹譜素竹出五嶺王彪之云閩中素筍苦無多**籠竹**李衎竹譜籠竹戴凱之竹譜云籠植于宛**筀竹**李衎竹譜筀竹戴凱之竹譜云筀一本作篁竹似桂而纖節其筍可食**⿱𥫗邪竹**李衎竹譜⿱𥫗邪竹齊民要術云筍無味**檳榔竹**李衎竹譜檳榔竹生南海見杜臺卿淮賦云賓郎之筍蘇冬所育**籠葱竹**李衎竹譜籠葱竹生羅浮山因名羅浮竹茅君內傳云洞曰朱明耀真天山有洞房七十二所有巨竹皆十圍杜詩謂之籠竹惠陽志籠葱竹産於羅浮有鸞鳳棲宿其上山東有漢曰羅陽偶溪瀨有竹葉派出如芭蕉大長及一丈蓋籠葱竹也番禺志籠葱竹葉大如手徑二三尺兩節相去丈餘産羅浮山採藥者深入諸嶺時或見之予嘗遇一羅浮道士為予言中閣寺南廊下有小井彼僧以此竹一節為欄僅六七尺厚三二寸人呼為籠葱竹初甚不信後有僧至試問之一如道士之說惠州府惠陽志籠葱竹土産（産於羅浮有鸞鳳棲宿其上山東有　曰羅陽偶　瀨有竹葉派出如花蕉大長及一丈蓋籠葱竹也）**蘇竹**李衎竹譜蘇竹見南都賦又見洞簫賦文選注云蘇小竹也**雕園竹**李衎竹譜雕園竹出江州大孤山及紫桑里見罷橘之九江志**砂竹**李衎竹譜砂竹生處州山溪傍砂上高不過三二尺彼人移入盆檻中置几案上為雅玩**天目竹**李衎竹譜天目竹出於潛天目山五月筍色黃早歲則無**陰江竹**李衎竹譜陰江竹出峽郡峽程記云瀘合遂蜀四州皆峽之郡凡江會於此前者非一如大江中江北江之水又自峽下荊州北江即陰江也其竹淩雲而葉婆娑影氣寒涼故杜子美移種萬竿於浣花草堂詩云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耿浮雲端**嘉竹**李衎竹譜嘉竹出建寧府天柱峯南一隅種類可愛故名嘉竹國朝張志道翠屏集題信州弋陽周竹牕嘉竹圖　弋水徵君周竹牕傳家累葉尚敦龐高門即見朱輪十瑞節先看碧玉雙翠鳳並巢依積雪蒼龍分影踊清江徐公對此尤能賦予欲東遊共酒缸**筤山竹**李衎竹譜筤山竹出黎州前筤山後筤山竹無用春筍甚美**港竹**李衎竹譜港竹出益陽縣廣法寺莊正月

出筍**柔竹**李衎竹譜柔竹祥符圖經所載未詳**⿱𥫗盡竹**李衎竹譜⿱𥫗盡（七忍切）竹僧神珙云小竹也**蘄竹**蘄州志在本州赤東湖土名沙境烏石塘所産可為簟元一統志蘄竹生羅田山中取其色瑩者為簟以節踈者為笛以帶鬚者為杖韓昌黎詩云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爭看黃琉璃白居易詩云笛愁春盡梅花裏簟冷秋生薤葉中宋梅聖俞宛陵集題肥節腯瘦蘄水長笛材洛陽袁氏塢此竹舊移來雪霰飽已久竅呈誰為開與君作龍吟吹發江南梅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八百六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　一屋

竹

（竹名）

李衎竹譜異形品　凡竹生於石則體堅而瘦硬枝葉多枯焦如古烈士有死無二挺然不拔者生於水則性柔而婉順枝葉多稀疎如謙恭君子難進易退巽懦有不自勝者惟生於土石之間則不燥不潤根餘勁固枝葉暢茂如志士仁人卓爾有立者雖少有不同相去亦不遠矣其有曲節方莖中通外滋或擁節邪對直榦岐分抄生細襌腰出橫枝類如虞舜重瞳高辛廣額河目海口隆準龍顏蓋皆特異於常不容不當故作異形品雲谷雜記竹之異品頗多成都古今記云對青竹黃竹黃而溝青故每節若間出云此竹今浙中亦有之唯會稽頗多彼人呼為黃金間碧玉辰州有一種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無不具前輩詩有小竹如針能具體即此也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四面平整如削堅勁可以為杖予頃在湖湘間見有以竹根為桶者其徑幾二尺羅浮山記云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節長丈二葉若芭蕉謂之龍公竹松總雜錄有異竹葳長二百餘尺玉篇云䈥竹其大可為舟龍公竹及䈥竹雖未覩觀以前所見推之詎不信哉

瑞竹

（稽瑞錄蔓竹常生珊）瑚連理檀揩命曰王者禮德其宜則蔓竹爰藹生於廟句容縣新志國氏寔通記曰梁天監乙未年五月周所住屋南步廊下竹根生一筍三寸以上分為二條並抽筠簳齊長九寸寰宇記連理竹梁天監起居注云十六年連理竹生益州郫縣王家園外連理並餘臨江郡志唐歐陽處士宅有竹色如爛銀名瑞竹山　唐正元十九年富陽縣招義鄉安州倉曹許儉家生蔓竹一本合歡郡守白之廉使畫圖表進太平志唐姑孰崔氏有駢竹之瑞觀察使崔準奏因建寺名瑞竹今報恩寺是也赤城志臨海縣楞伽院唐乾符元年僧道悅卓庵有兩瑞竹生其前賜名乾符五代少帝晉開運二年十一月鄂州奏穣縣和平鄉竹合歡畫圖進之宋史五行志太平興國二年八月青城縣民家竹一本上分雙莖　五年五月眉山縣竹一莖十四節上分二枝長丈四尺　八年十月乙酉蜀州獻瑞竹一本十六節上分兩枝　淳化二年二月射洪縣安國寺竹二莖同本六月舒州竹連理知州樂史以聞　淳化二年十一月陵州民趙棠家慈竹二莖長六尺許其上別有根抵莖分十枝長丈餘又一本三莖並聳　至道元年十一月潭州監軍廨生竹一本長二尺許枝葉萬余尤為殊異　二年六月處州龍泉縣合龍院一莖分兩枝　咸平元年十一月宣化縣保聖山瑞竹生一本二枝玉海景德瑞竹圖　景德四年十二月庚申蓬州上瑞竹圖古今事通景德中蜀州出合歡竹宋史五行志　大中祥符元年四月温州獻瑞竹圖　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江陵縣民張仲家竹自根上分餘其一餘又分三莖　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江陵府永泰寺竹出地七節分為兩莖長丈餘二月古田縣僧舍竹一本上分三莖　大中祥符四年八月知信州李放獻瑞竹圖三本　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彭明縣民家竹一根上分二本十三節　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晉原縣民李彥韜家竹一本雙莖對節知州王世昌圖以獻武岡縣民何文化園竹生兩株同本上分四莖玉海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庚寅温州獻瑞竹靈芝圖　大中祥符九年正月癸亥蜀州獻合歡竹圖宋史五行志　天禧元年七月漢陽軍太平興國寺異竹一本生二莖節皆相對玉海天聖九年七月永康軍青城生雙竹一本十一月滎州言生瑞竹　景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辛未幸後苑觀稱賞瑞竹宴太清樓十一月滎州言竹一本上分兩歧雲齋廣錄皇祐三年二月中後苑生雙竹宣宰臣兩制觀瑞竹賦詩知制誥李

絢有日圍龍並影風過鳳聯聲之句衆嗟賞者久之玉海皇祐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甲戌召輔臣兩制館閣官觀後苑瑞竹其竹一本兩莖退多為賦頌以獻（宋宣克偁獻瑞竹頌）是年後苑產雙竹召從臣與觀皆賦詩頌美米芾獻賦曰彼神苑之嘉竹挺雙簳而呈美交繁枝之蕭森等塞葉焉悤翠遂並節以自高乃聯莖而告瑞梢紺縻以儷倚䕺綠玉而均直既內附以無外蓋不孤而有德詔飛綾以業觀列佩荷以賦詩若曰所以倉良持兆慶予震維雙者衆多且繁衍乎本支一以為群情協恭一以為四表共規願截嘗乎伶倫期汴簡於良史胡宿後苑觀雙竹詩瑞植貽天產祥枝感帝臨均孫元化力同抱歲寒心葵潤非煙近含滋御水深及代謝瑞竹圖表翠本交枝駢生禁囿細紬爭鮮青玗對聳慶昭縣徵瑞等并柯劉敞瑞竹詩應將古人比孤竹有表齊毛詩雙竹替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無物姿傲風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踈簡亦合蒼龍並躍丹鳳和鳴雲日下臨風雲莫悴天光玉色仍照寒翠涑水記聞嘉祐七年十二月庚子上幸天章閣召部臣觀瑞物十三種一瑞文石曰趙二十一帝二瑞文石曰真君王萬歲三瑞木大運宋字皆隱起成文四七星珠五金山重二十餘斤六丹砂山重十餘斤七馬蹄金八軟石九白石乳花十瑞

木左右異色十一瑞竹一節有二莖並生腹中十二瑞龍卵有紫斑而小十三鳳卵色白而大古今事通嘉祐七年上幸天章閣示近臣竹斷兩節直剖之雙胏屬其上下命曰君臣合歡竹群玉殺記宋史五行志 元符二年正月處州民田生瑞竹 崇寧四年七月瀘州瑞竹生 政和五年十一月癸酉越州承天寺瑞竹一竿七枝幹相似其葉圓細生花結實詔送秘書省仍拜表賀台州府志政和五年黃岩趙占龜家生瑞竹二其一解釋十節其一蛇蚹累樫然後各分雙幹詳本志宋史五行志 元豐二年四月眉州生瑞竹四年十月鄞縣天慶觀生瑞竹一本自第九節分莖雙起玉海乾道元年七月三日池州守魯㕘以圖上瑞竹 罷唐王勃慈竹賦疊幹龍迴攢根鳳跱宗生族茂天長地久萬枝爭盤千株競糾如母子之鈎帶似閨門之悌友恐孫秀而成危每群生而自守何美名之天屬而和氣之冥受不背仁以貪地不藏節以遁時 李嶠賀瑞筍表緑籜含霜紫苞承雪陵九冬而擢穎冒重陰而發翠 陳子昂賀慈竹再生表晉江逌竹賦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別類有六十一宋史孝義傳 王林以孝謹稱居父憂墓側植竹以為栰復生柯葉再罹母憂復有雙竹之祥 黃巖志趙占龜瑞竹其一解釋十節其一地蚹累然合各分雙幹合竹子孫間嚴循有雙竹吉水志王珠字仲淵居父憂有芝數本生墓側倒植竹為栰復生枝葉詔興中丁母憂復產雙竹靈芝繪為瑞慶圖瑞陽志勅取瑞竹异元觀在高安縣隸東賢鄉舊傳云其地有許旌陽仙迹壇嘗生瑞竹一竿自根至三尺分為兩竿宋政和七年勅取竹入京李衎竹譜駢竹一根數節之上分為兩竿各生枝葉別無標韵特常竹之變猶連理木並蒂蓮之屬故亦罕有揚州焦太易招討家一株纔高數尺玉泉山撲翁和尚贈予一株杖甚妙後轉贈廉庭臣都運今姑蘇東李博提舉家園怡老堂有一株高五尺餘呂瑞明園中亦有一株是董竹之駢生者高約七八尺園丁采折作葫蘆形枝葉葺細可愛予官嘉禾後圃亦得一株兩節之上分為三餘枝葉敷榮是叢竹之變者尤奇特 瑞竹生洛陽司馬溫公獨樂園中竹一本去地二尺分為二幹並生六節節間容線復合為一 冬生竹宋朱道誠字信中幼喪父事母俞氏至孝俞多病道誠截髮求醫俞卒葬於湘山景德寺之左廬守墳側感冬生瑞竹以蓋其墳父老以狀聞於州州聞於朝景祐四年有旨賜道誠絹十疋米一斛仍令本州存恤 合歡竹出南嶽下諸州山溪間郴州尤多其筍初生便有合歡形勢及成竹時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紋竹皮或斑點

紋彼中儒人斷取作針筒黃裳演山集宋黃裳賀陽德觀瑞竹表 脩竹未載偶勞睿念至神已感遠引芳根豈惟上下之同流乃見天人之相與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造化在手本根自天梯航之鑾希期而自至儀昌之俗不令以胥然萬寶誰尸百嘉或使歲次政和之夏駕臨陽德之宮餘景雖佳此君未易碧桃溪上方聞天子之青丹鳳林中已協羽人之夢五百未離於天國三千已產於龍孫豈在人為實惟神化猗猗有相尤可比於封侯蕩蕩無名又安知於帝力 故文恭公集代中書密院謝瑞竹圖表 今月二十二日使至中書蒙恩賜臣瑞竹圖一軸者擘本交枝駢生於禁園緗圖設色首降於叢霄啓鈿軸以相鮮閱青玕之對聳圭衡兼映中衍增榮祗賀恩頒獨鶴寵睠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惠孚動植化洽平成朱華不絕於史書行葦見歌於詩雅生物咸遂本貲始於至仁沖氣為和乃薦榮於祥植瞻言平圃蔚產脩篁擢豐壤以同根出珍叢而異幹扶疎並秀知造物之有功託寓致靈表太平之無象慶昭辨紀瑞等并柯有穆宸襟興憐妙物降丹興而留覽集華組以臨觀命繪事以傳模徽德音而錫與臣等豫瞻秀發仍拜章施雖違旦暮之亨交易歲寒之守永惟秘奉益切昭銘王初寮先生集賀瑞竹柏花表 臣某等言云云庭幹復凋異聊騈辯苞筠森立有實離離祥發厚坤慶同綿宇中賀竊以拃擷斯拔擕知周德之興篠蕩既敷亦紀尚功之人地建新甫壤則會稽植之九九忽吐花之百數竹之籊簧出同節之七枝欝霜藥之清香製翠房之味粹神祇借巧造化回春曾草木之何知蓋天人之相與恭惟皇帝陛下虛心順則體道行仁政叶陰陽極萬物之高大恩濃雨露無十廿之暴寒乃降嘉生以綏多福或承其茂更容宿葉之鸞方食有餘可及儀韶之鳳臣章陪熙運親覩休符其類維何貫四時而不改有本如是瞻萬壽之無疆臣等無任劉漫塘集西崗李氏瑞竹贊 一餘二枝本同末齊由下而觀若龍之角而上騰由上而觀若鳳之翼而下栖彼兩岐之麥方著而秋並蒂之蓮未秋而萎而斯竹也貫四時而不改則其為瑞也奚疑維唐李氏於赫厥高枝葉之蕃厥本不二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能親睦其族而不忘其祖之所自歟惟兄若弟少長相嬉雁伊異人同氣連枝則斯瑞也豈非以李君諸子能相友愛以娛其親而不愧其良能良知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斯竹之瑞夫豈徒云繼自今邑之西郊有連名桂籍並蹟金門者必李氏之弟昆也矣綦崇禮北海集宋綦崇禮代宰執賀壽獻生芝草雙竹表 靈華蔓蔓擢重英累葉之祥綠竹猗猗聳共本雙萌之異協此千齡之運見

於萬壽之峯兆實有開懽均無外臣某（中賀）臣聞天地並貺乃興絕異之祥草木無知亦感太平之應賢愚同信圖諜可觀維寶嶽之蟠基萬宸居而作鎮維周實岱萬之配穹崇疑霄漢之逵神運天成宛峙蓬山之宮闕雲奔電擊屢瞻仙馭之龍鸞宜上帝之還資肆元精之回復併鍾瑰產用告珍棋形叢聚柯挺煌煌之三秀駢枝偶節殊冉冉以孤生美諭漢殿之九莖奇壓渭川之千畝蒼虬下蔭同呈蕭森之姿翠綠相輝共對嬋娟之色自今創見訂古無倫恭惟皇帝陛下紹堯虞之純風承祖宗之休典發于至治絜六合以同文洽此太和擁萬靈而薦祉肆及無情之類共彰有道之期五色可餐度年齡而有永四時並義因苞本以無疆天意在茲物生其驗臣等親逢華旦日覩成功帝省其山既獲非常之瑞神降之福尚觀滋至之休

毛東堂先生集

雙竹讚（并序）

政和甲午臣某蒙恩佩嘉禾章得治其民當主上以清淨臨海宇而天下無事臣某素不知吏道幸茍安之亦卒無可治者是幾與百姓相忘於千里之內獨覽觀日月淑清山林膏潤風祥露甘鳥獸魚鼈咸若守臣無功飽食閒閒自處於太和一物之數而已州之嘉興縣尉臣丁某來告曰尉舍東有竹其榦合生此國家之祥願以上聞臣某既以圖聞竊自惟念傳記所載歷代休祥蓋時有之然

非若今日之盛也側聞四方所上仁木可集而為林嘉禾可斂而充庾芝秀成田黃金馬磁波湧而山積鳥獸雪翰素膺麏致以獻者不絕於道恭以主上德至大也其大在天地而其細不遺草木蟲魚故休氣充塞乎四維八荒之間況浸薰蒸爭和競秀蔚為休祥殆不可以數計非若傳記所載么麼眇小而已唐叔得禾異畝同穎遂作嘉禾書主上寬明仁恕克享天心長發其祥膺受多福故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今祥至如雨將書之則亦不勝書矣臣某伏覽太師魯國公蔡京奏曰臣被恩殊尤前後非一自夏涉秋於累之勝不可勝計內雙頭並華者臣謹記得李實五百六十有七柰一百八十有三林禽七十桃四十有二皆宣和殿內禁苑所生自昔得其一二以為上瑞今盈畚實籯其衆若此非聖德感格克享上帝之心陰陽協和孰能與此臣某舞手永歎曰此禁苑所生太師被賜者如此爾而天下瑞物新新相續未易勝言也而雙竹何足道哉臣謹昧死為讚以廣其意云皇天無親災祥在德祥為福先若合符節究觀前王瑞載於史筆載么麼為國大喜和氣被物今無不在物莫非祥史曷勝載聖人清淨其道如天近隱疏續天天何言發為至德薰為太和散為休祥諸物盛多其和惟一四海一心祥其在茲餘不足云國家忠厚堯舜性仁湛恩汪

瀸與物為春惟此君子雲儀玉骨勁秀有節空洞無物姿傲冰霜韻含風月沖和所被蹼簡亦合蒼龍並躍丹鳳和鳴內向夷狄同體君臣江湖荒塞蕭艾相倚青鸞不游白鷺群飛章列瑞物奉圖赤墀庭同茂累托根禁衛獨立蓬山抗節白虎雲日下臨風雪莫摧願奉清閒坐閱千歲天光玉色俯照寒翠

國朝胡仲子集

瑞竹贊（并叙）

上人仁公居智者之明年得瑞竹於山中命工即雷音堂之南植之一本雙榦其高不過數尺而雲儀雪操離立對聳脩然君子之風上人乞余贊余笑曰上人視天下一切物無所好也何取於是乎而已余言為也按戴氏譜凡竹之別類六十有一而瑞竹不常有也由其不常有故人異之人異之則不謂之瑞不可也古者王政升平則福草生於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露生於庭今不復見而於上人獲是竹觀之亦豈有致之者乎然非有也吾聞懷盛德者其心潛天而天潛地而地雖有鬼神莫測其際故能無迎也無將也無為而無不為無感而無不感無不感而無不應動者有知而自化之植者無知而自生之有知無知生生化化皆吾性中物爾果何取於是乎此上人之所以寓意也乃為之贊曰有篁者植在堂之下高節對聳其美無度泠然清風戲沐甘雨唯是德人永保真固

宋景文公集

後苑雙竹賦（并狀表）

右臣近傳進奏院狀報後苑產雙竹皇帝召兩制以上臨觀群臣獻詩頌美臣在外任晚聞瑞應不勝欣喜之至謹撰成賦一篇斐然狂簡誠不足采刀誦上德臣子常情其賦謹繕寫隨狀上奏皇祐三年後苑產雙竹藥者以聞皇帝臨視召從臣與觀皆賦詩頌美臣在遠側聞瑞應自以籍通學士職又論譔不應嘿嘿取捐謹獻賦一篇以抒泄至情謹繕寫昧死上惟后皇之降祥不擇物以儲異彼神苑之嘉竹挺雙箇而呈美解斑箬之以對擢澤綠筠以偕蔚交繁枝之蕭森等密葉焉蔥翠遂並節以自高乃聯堅而告瑞本夫和氣之勃鬱兮薄層壤而上躋一植不足以獨稟兮乃合茂而齊滋不於它而在圃兮示崇紅之得宜觀其梢紺矗以儼脩藝綠玉而均直既內附以無外蓋不孤而有德寫寶月以共陰界靈風以偶碧於是藥人走白諸朝兮駭前譜之所稀紆華帽而臨幸延清覽之游嬉詔飛綾以縈觀裂佩荷以賦詩惟天意之所然殆顯顯而可知君曰竹為蒼筤將兆慶乎寰維雙者衆多且繁衍乎本支一以為群情協恭一以為四表共覲然天子臨福自警愈畏畏而祇祇伊檀欒之嘉生寓至應乎茲世蒙封殖之大造方歸謝於降惠願裁管乎伶倫期汗簡於良史實爲可使儀鳳舒馬可使栽矢況翦伐之不妄託嚴澤而茂遂彼霜雪其何傷保同心而

勿替元許有壬至正集瑞竹詩序　蓂莢之生於世也代不壹見華以瑞稱匪誇也竹常植爾何歲茲所謂瑞者穹壤之間有血氣斯有知人獸是也寔然無知者草木是也而共生戒商同穎美周棠之興劉蒲之兆符謂無知可乎歐陽子之稱惟竹也有知不宜生廡下無知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以人譬蓍龜蚓水參綠極言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辨則辨矣特為惟竹發耳愚於瑞竹則必其有知焉夫竹之為植本固性直心虛節真白氏與其似賢非常植之可儗也矧有出於四德之外者乎隸齋經歷監縣石首政平恩周秩滿深居新竹樂圃明年春附柏出新枝葉日茂當時觀者靡不訝其不根而罰也居無何拜南臺監察御史又數年則蔚乎成林而公復召入內臺出僉兩道遂佐南臺憲斷不復生寔然無知竹之常也而生于已斷楨祥聰合人力能之乎公之先世樹德惟滋吉事有祥竹之有此天道之有知也抑公之雅操直節以同相順以類相應有孚而見又理之常以瑞名之蓋無遺也歐陽子謂惟竹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愚直以瑞竹為有知將無不可續卷徵題俾相人許有壬序其首王濮南先生集瑞竹賦并序東垣有孝友之家曰許氏者兄弟輯睦為一鄉最其屋室之南得瑞竹焉由地而上十二節而分為二又六節而復合君子謂其有以致之也許氏圖之以求文于作者僕辭不獲亦漫賦云天何為者耶視之蒼蒼詰之冥冥不可得而名日月五星風雨雷霆寒暑晦冥此雖有所必至而其參乎人者固可感也孰知其徵萬物何為者耶隨氣而生不擇其地紛綸雜沓殊狀異類惟奇偉麗非常可喜蓋無所不有焉孰知其為瑞然感召之說自古人不廢也不唯擧之于其口而又筆之于其書跡推類附毫釐纖悉以為不啻如合符雖自信不惑者時出而辨之然亦不敢決其無何哉人有是行天有是應二者適稱足以據而為證也蓋出於物理之當然合于人情之至公而其論乃定許氏之瑞何為而出吾嘗考其素而得其實兄弟相好閨門相輯鄉黨稱其德誰無兄弟曾是不率妬忌忿嫉以相撿拾陰營私積以自植立至其既極乃絕以析者皆是也此則上友下敬壎箎其翕始終以之有死無易我心既孚閒言莫入可謂純正篤實一出于自然而非夫矯飾以求名跡者之所及也唯其同氣而異體雖異體而卒同心故斯竹也始于一而終為二既二矣而復合于一也噫許氏之家宜獲報者而報又相似則天意所在猶不可必乎雖然天之于許氏不應如是而遂已許氏之為善不應以是而自足亦何必圖寫鐫刻俾述記錄以自美而夸末俗耶吾為之說曰人有因物而知勉

興庠數郡之豪與五方之錯處雜沓魚鱗蓋不可以毛數也封圻廣輪延袤千里。連蹤荆楚亡足以儗其陽則廣谷大川源泉衍溢翠篠綠其限緣淨漪其足盤渦回洑絡脉交屬梨柿栗棗珍果嘉木雲山剡錦原野綺縟其陰則祝融隱天嶷龍雀龜七十二峯翠屏天開隱鱗鬱律作鎮于南林岑嶔嶽崒嶂嶄巖文命之所碑昌黎之所詩皇甫之所銘歐虞之遺蹤於是乎存焉顛有沃野塗泥襄桑芬芬溝塍衍別原隰昀昀東郭則舳艫相銜沿流轉粟百尋之艤千斛之艤大艦廣艘艋舺艄艑若艆若舫若艒若䑺艤商粵賈輻輳舳艫若吳之艅艎艀艐若楚之艅艎迅鷁萬艘千艘汎湖達淮與漢滔滔西郊則有陂湖靡迤瀰漫平野積潦所瀦水族容與唼呷鳧鷖或翔或下其棣宇也黌堂耽耽精舍岌岌横經有槐市之古而肆業有芹水之樂法上庠下庠之制準東序西序之舉遵左學右學之規儀東膠西虞之盧追瞽宗以導和慕米廩以崇孝傅以十倫而申以四教三雍璧漢六館紹唐澤宮郁而知禮學省設而向方若夫頖本於班泮取其半辟海流道德之富而壁池表文章之煥豈特如洙泗誇禮義之宮子昂矜政教之地徒用空言而為一時之觀哉其嶽神之宮與桑門之宇也廣殿巖巖嵯峨嶫嶫上儗紫宮直表峣闕蒂倒蓮於藻井鷂狎儼以下按玉

碣戢搖雲楣綉栭雕欄文甲映帶彩桄爾乃駁娑厚谿隱厓棧齴岻崿叢彝駘蕩蹇嵯仰福帝宇旋題含章見氏施巧愁鐻趨趯力鼎負而賁勇似鼓翮而欲驤斵崖啓闔瞰歘衡搆熿赫戲以焜煌巘巘鍔鍔上飛闥而遐眺覽造天而直䗖霓于太紫而咮峙翔鸐仰而猶愕森翩翻之威鳳翔松稜而騫金爵重欒翻其翬擢噍嘵曨乎折風軼天梁而越杪諳激流景而倒揮疊百增之井幹何綺谿以交疏既懸駭於隮眺降回遶而少休晚積閣以卻倚又穿寵而意迷排霓標而復上若天閶而雲臥恍失據而亡依青駕特盛陰崇洪數裹以綸連斧藻列錢絡以火齊之玫瑰綴以夜光之璘彬若夫周之砥砢魯之龍輔鄭之玉環宋之結綠梁之懸黎楚之和璞隋之明月晉之垂棘趙之連城齊之拱璧龍淵之璞日南之珷激汝水之兆狀諸山之瓊小華山之琈米石山之琝平津之珠新室之琥東京之瓌西都之瑊醫無閭之玕萇弘之碧錯落瑱委流耀旁爛瑟瑟駭默璀璨纖縟珍惟羅列煥若崑崙之精至若地秀雪山之草峯多蘊玉之石蓋億十歲之松虬贊百圍之木雄偉傑特是為火維之喬嶽下睨重湖獨望廣濠倪滄溟與渤澥濤蹙天以洴瀁澈濟澎湃蕩空無垠際山廣馬驚藹翁沄轟霆響石駕雲沃日折帆檣橦崩濤捲雪畫灑雲夢而濺斗城渺日谷而

薄月蜉。飛流濺沫次背股累濫岱與輿前嶠沃漸叢而瀲方臺闐風別隤亞靠邑齡吞舟之鱣橫空之鱣突杌孤游鬐鬣刺天水豹潛牛邀蹤蹇港戕風起怒舞河滽而飛倜像提封之內鄉縣肢脈右極零陵欽無吐湘左界宜春逆豎萍江林麓川澤蹊谷彌罔木則白桵并閭枏梓豫章機棐楔楓櫧栗橘椮灌叢森陰蔚若颸榮魚則有鯉鱣魴鱮鮎鯆鯈鯪鱒鯇鱅鯌紋鮯騰鱉鮫鮒鱺鯏又如鰤似鼈而無甲鱺似鯽而無鱗魤鳥首而魚尾鯉準翼而魚身詭類殊不可具云羽蟲則有黃鵠玄鶴鴟鵂鷲鵓鴻鷂鴒鵠屬王鳧鷖沉浮往來雲集霧飛候鴈之群鷀鳥攸聚形擬鶼鶼性殊鶴驚動心以時行必以序賓取秋北而春南臣取秋朝而春去銜蘆見幾謀稍遠慮離網豈欲隨軒匪慕墮摩月之哀響警雲表之玉露櫂開贄幣之肅清入水鳥之句色皎霜前之白璧斷鷥寒之滴沸齊耕旬不可殫舉於是若動若植物物遂生叶氣橫流薰為太平雖枯耕朽株猶能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而況乎脩竹之萌宜其挺挺對並猗猗並蔚儼若蜀道之兩笋宛如仙掌之雙莖周異槐龍之交翠豈同檜麼之俱青若夫同穎之禾共桴之米草有合歡木多連理松武交柯蓮乃並帶木藥雙頭金芝合砌至若比目之鱗相依之魚俱飛之蝶雙翔之鳧共命之鳥比翼之鳥徵瑞牒以

求比非此君之與俱若僕者徒頌於盛美。百分未究其一偏蓋莫能悉數也。老人躧然而咍曰荒哉結習之累德也。子實楚人稱誦符瑞論無說有信斷漢唐之末俗而熟五季之衰緒矣烏識唐虞三代之盛德乎天三五之興也。以至仁而得天下詳人事而略符命蓋禎祥所未嘗言史官靡載書焉。于斯之時鳳凰儀廷載鳴岐山嘉禾合穗符應斑斑歌於詩詠於書時豈諄而異之哉直紀其事常爾先生曾不是思顧耀流俗之么麼無乃左乎予將曉子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德和順寂漠儉直素朴之治以移子之浣志粤若稽古勳華立制繼天而作以復帝位文命接統興王所自握乾符以御極闢坤珍以善世蒸人乃粒萬國作人黎民於蕃德博而化方茂椽笑。湯陽王靈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順其生湯堯寬仁彰信兆民。大德懋昭建中于人惟盤之銘德日日新萬邦惟懷諸福存臻案典謨而校業。妙在昔而論勳暨蒼蘇之興起以迄成康之際上恬下嬉重熙而累洽盛倉廩之儲播仁澤潛孚草木鋪景鑠揚偉績人神之和允決刑蓋措而不試豈特參一草一木之菡一虫一魚之異以為觀美云爾哉令來納舜大麓陰陽和而風雨時斯乃天之所以瑞神堯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斯乃天之所以瑞舜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斯乃天之所以瑞大禹也。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斯乃天之所以瑞成湯也。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斯乃天之所以瑞文武也時也。昭太素示敦朴也。鏡太清棄末作。篤耕蠶之本務損麗靡之奇飾四民安土而樂業。闢邪而存誠。復汙樽抔飲之質賁黃桴土鼓之真飯用土簋歠尊土鉶采椽不斲服御無文金玉弗珍珠犀可捐於是黔黎淪塵洗垢返朴還淳含和而嬉優游形神機巧之源息禮讓之風行咸怡愉而自得擊壤歌曰樂哉厚斯世而議者徒味典謨訓誥之空言罕究勳華三王之高致唯先生好古博雅又徒漱芳潤而咀英華不入於道德而放縱於韻波也哉且夫天降甘露孰與雨則霡霂雪則優渥地出醴泉曷若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朱草生孰與庶草蕃廡百穀用成金芝九莖曷若九穀如雲麟鳳在郊藪孰與牛羊被野麀鹿麌麌龍游於沼曷若洿池無數罟魚鱉不可勝取山出器車孰與大路越席昭其儉歟山車垂鉤曷若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山得銀甕孰與田家老瓦之適於用山出丹甑曷若野人土銼之為正野獸併角孰與爾羊來斯其角戢戢衆枝內附曷若桑無附枝麥秀兩岐東平木連理孰與枝茅而連茹南郡白虎仁曷若奸吏不暴民黃龍見成紀孰與朝廷多君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曷若三光全寒暑

平虎渡河執興守令之政無苛蝗不入境蜀若潢池無桴鼓之警稽穀生禾野露成繭執興男務耕耘女脩織紝而全家之飽暖也予徒參尤物之可珍而未諭唐虞三代之尚德也知美竹之為祥而不知六籍之無有也若夫握河紀之錄命曆序之翔斗威儀之紀楚靈均之問顧野王之博柳宗尤之漫譚陶唐有河圖之文虞有白琯之獻夏有應龍之畫商有玉女之薦周有魚烏之慶而成康有醴泉之沃皆出於瞽言亂喝豈聰職之宜聆矣哉老人之談未終鵬城先生范李氣聲揚然自失踏堦而走老人曰復所僕請規于以正符之篇賓既受業喟然歎曰猗歟郁歟班馬之所美如豈惟老人之崇正蓋乃會達乎昭代也緬生固陋未聞大道敬承嘉言敢書紳以識之其詩曰於赫正符正符煌煌唯德是徵匪物為祥沐浴膏潤至仁汪濊云誰之思唐虞三代爰鋪鴻藻典謨風雅猗歟緝熙作鑒千古劉公是先生集瑞竹（雙幹同本江東者司以瑞名）簪節偶相並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梅聖俞宛陵集業中瑞竹同本異莖 孫竹二君子聖人知獨清但將奇節並何用首陽名李俊民鶴鳴集德老瑞竹 主人本望風來摟遂把孤根特地移不念平安猶未報誰教節外強生枝 彈龍日日斧斤間可惜孤根託廢難傳傳上番成竹後一根還作

兩枝看 胡銓澹菴集張道人所居池上瑞竹一莖雙尾生客有詩次其韻 瑞煙一抹著人濃好竹猗猗水允溶雙尾欲飛蕭裹鳳孤標終作笛中龍葉寒靜夜工延月筍美凌霜巧御冬大禹不勞空扇暍清陰遮斷大雲峯 項安世悔藁後編十月初還至潭州題王氏瑞竹圖 王君手持瑞竹圖要我作詩仍自書我書不慳詩亦易政坐此君難位置我欲援毫寫作雙竹吟卻見數節一幹非商參我欲援瑟撫作孤竹曲又見二妙同升異榮獨卜子夏子可為我謳一桴二米秬黍秋清人一脈攢雙手肥泉同本末異派觀射父子可為我釋一少二多何卦策以奇承耦震初爻以耦乘奇允三索我為二子書此言請君持歸君家看展卷一問青琅玕是易是詩然不然沈繼祖梔林集瑞竹歌為黃端臣作 康成山下草閒元宮裹花草閒誦經威書帶花鸞鶴鼓鬧紅霞誰言草木生無知是理感通形影隨況乎虛心物乃應允矣此君不吾欺湘之淚成斑泣之筍生山哭之為篇鳳凰下擲之在江蛟龍化此君真有靈天瑞關諸人連理柯合穎禾比之瑞竹未足多子黃子使我歎聯聯雙雙閒門和黃香扇枕古稱孝傳之雲仍能則效黔川竹茁十三莖風梢霜幹篩月明上庠小試先群英如此竹數榜此名我知造物不相戲天啓其衷或在此食蓮有所感藝萱有所思

君對此竹將何為移孝為忠當自期伯夷叔齊甘采薇程嬰杵臼扶孤危始終一節斷不移汗青所載是男兒司馬溫公傳家集草木類同而種殊者竹為多杭州廣嚴寺有雙竹相比而生舉林皆然其尤異者生枯樹臘中自其頂出森然駢殊樹如龍蛇相縈蟠首矜然予見而賦之 雙幹標枯臘青青凡幾霜龍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詎欲尋支遁安能問碎種屢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 上苑通丹禁脩林繞玉堂周阿紆鏤檻並幹擢新篁蕭灑駢娑笑連翩拂壁璫虬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曉泊煙華重晴留雨氣涼分音成律呂齊秀待鸞凰碧借雲霞潤清依日月光物情知有頌天造固無方比節群誠合虛心至道彰吾君愈勤德不敢有嘉祥章甫自鳴集卜燠之求雙竹 結屋清江上脩君雅趣深自移雙竹種分得半蒼陰特立夷齊節相看管鮑心秖應風雨夜聽此兩龍吟胡銓澹菴集次韻揚文明雙竹二首 脩脩各直節凜凜唯虛心定自古慈竹化為今義林梢雲駭抽翠臨池疑釣金天衢期對躍馬用水中吟 霜臺瑞自異露雨思非偽影與月鏃碎梢因風折旋語應飛二節馭請執雙鞭忠孝知無愧君家為兩全 次韻答揚即尉文雙竹詩 孝悌通神明精誠塞天地至和被萬物枯朽有生意合蜒本各雕連葉產幽砌一桴或二米異體乃

同志附枝感殊方併角格非類朗為貧書君書發憲甚銳對翅鳳尾新畔聽龍鱗碑非偶異鄭賁其睦如覃衛空遺三代直未受五月醉如君家弟兄凜凜能世濟不愧孝哉言更盡友于美永肩相依心邪得惜別淚兩青峯莫並雙玉筍可比當宁方賢賢聯譽定偕許同榮追咸寧繼美踵貫呈（韓文公孚王尹涌本連理） 余家有故園園中可圖錄天然一派根一根生兩竹一長復一短比之如手足長者似乃兄短者弟相逐我見人兄弟少有相和睦竹分長幼情人豈無尊宿將竹比人心人貽賴翁書常記五六歲不見還啼哭及至長大時妻孥相親族咫尺不相見相對何太遠不顧父母生同胞又同腹旦夕慕歡歡幾能思骨肉枉安人鬚眉而食天五穀靜思若斯人事及圃中竹 和揚提幹雙竹韻 君不見兩天不教鄒陵再由基漫誇射穿七札蹲又不見兩莖紫陌生高稜夫發李賀妙作怨懟贈豈如此竹關新詩凜凜霜臺俱一時並抽筍積水玉操對挺蒼龍風雪姿嵗方大旱當陰暑望霓人快爭先覩此君儻有意作霖朝來似覺煙雲吐 城西寓舍生雙竹用溫公雙竹韻 境似筼簹谷寒筠澹野塘一泓滋靜節雙幹並幽篁未歇依文砌還曾傍飾璫並抽新雨後俱欲拂雲長外直影不曲中虛心自涼交應羞管鮑淚不染英皇確守猗猗操終覩

穆穆光不孤端合德有與誰同方好異誠非偶思齊義益彰勉旃符瑞應孝友學王祥葛立方歸愚集葛立方子直宗丞細香亭產雙竹　君家旨陂能生子獨空山騎頭玉嬰兒半眺虎豹斑異哉竹連理下俯蒼雲灣誰為小擬削如合雙髻鬟直上兩股分蕭瑟青霞端湘浦列英娥香山飄素鸞懸知直節公未肯甘獨縣衆床瑚璉姿瑞落閒仙官未為尺一挽枯藤且盤蹦我亦閒處着嗜好同醎酸摩挲此雙榦容我俱躋攀恐便踏龍尾枳棘難栖鸞　蕭蕭洪園姿也作三詠陰草木臭味同憂憂難同心中有拂雲餘對峙鏘瑯琳楚越自肝膽異體成同操雨過兩龍吼風來雙鳳吟膠漆有隙雷參商無間況心期等無二其利乃斷金鍾之赤玉欄寫以末綠琴雙竹祭調主人有內美忠誠鑒明智此君為君出無知乃如音我詩何足紘閒美不得情安得河中文為君告來今樓攻媿先生集考功直舍窻前雙竹　窻外脩篁共一根亭亭雙榦為誰分夷齊二子清相似本是同生孤竹君清江三孔集孔武仲題勝師堂雙竹　累石為峯太謹嚴故排雙竹鬭脩纖天風似亦喜清淨時摲枝梢為掃簷宋元憲公集從章儀鳳閣觀雙竹奉御　曲密叢植地種樂瑞植場靈姿紛並秀圓節儼相當聯景知宗茂同根識榦離翠浮眭苑日寒待帝圖霜合響天供顯分枝玉

為蒼〻郎看舊實〻儀鳳翩翔趙清獻公集題杭州雙竹寺　紛霏雙雙亂脩篁兩兩高同心齊管鮑並節漢蕭曹寒歲霜威禦炎天暑氣迸此君真可異吟遠不知勞胡文恭公集後苑觀雙竹　瑞植昭天產祥枝感帝臨均承元化力同抱歲寒心異稟莖叢質全包律呂音孫根皆出地勁節約成林黍潤非煙近含滋御水深風前交吐籟月底互翻陰秋實思威鳳春條宿綺禽留觀傳翠葆託賞集華簪蒼震猶來卦角叢近作霖天更從此茂長覆王山岑王文憲公集得全翁惠雙竹謝之　湯非萬茅土孤竹壤最微培植五百載一朝生夷齊讓國各遠引大義高一時叩馬不能止甘餓山之西尼父屢歎息確以仁歸之英氣塞宇宙化此封國奇亭亭同一本矗矗分雙枝伶傳千古操不受霜雪欺況逃叢薄下何意求人知全翁尚幽討一見開兩眉霜鉏斷清曉急遣蒼頭馳移來適莊前臺楚培新泥配以雙石友尚聲歌米癡異物不虛出或為當世規紛紛衆卉謹媿死夫美疑我老復多難斬有今原悲伯也壽且康幸得相娛嬉朝夕對此君再拜祝以祈願爾生意茂子孫達蕃蘇同保歲寒節無媿淨信庵中題又和書隱詠雙竹韻　庭前有雙竹來從信義里得全實惠于欽成人之美陋巷老兄弟栖栖不足比配以歲寒交殷勤祝清祉我無淇奧姿何以

谷深旨一朝書隱仙晚步枉珠履袖中出長篇光芒照屛扆僕喜不云乎弟子今服矣欽齋語益精使我顏有泚竹本獨之操忽有雙榦峙此種不常出偶爾一根止若使竿竿然人心必玩弛並蒂與雙實歧木連理皆以罕見奇竹豈異於是其類三十九束手就風痺七賢與六逸清狂尤可鄙一心師夷齊行己當有恥所以聖之清凜凜七篇表未仁得仁又何怨斯言敬誦吾夫子紫隱詩集題留君所居雙竹　夷齊千載上英風常凜然那知清臞骨不隨物變遷化為雙琅玕離立碧雲邊風枝自酬答月影相迴旋下視凡草木碌懦殊未悛嵐光一拔拂氣欲吞渭川緬懷昔詩人曾歌相府蓮形容比妖媚擁背爭乞憐何如兩龍孫清廟圭璧連君看嵗寒姿正色儼霜天相對聳高節猶差採薇肩我聞富貴徒列屋堆金錢盈車買奇艷池館誇芳妍堂前植姚魏堂後脈瀾漣人非日月逝削跡蒙荒煙君家亦豪華嗜好一何偏千畝不過眼愛竹心獨堅天工遣尤物傳待供詩篇大賢對此君端能較愚賢鄧紳伯詩賦何仲徽雙竹送其往上庠粉節纔高二尺盈長竿故故作雙生夷齊骨相飡風瘦岳湛精神洗露清三嘆古來罕有種一朝君得不無情會看變化乘風浪頭角嶄然世共驚曾勉松隱集千巖萬壑碧嶙峋密有雙成瑞此君破籜淋淋聯綠玉並精

裊裊舞清薰巧穿怪石嵌空地色映盧亭窈窕雲比節合心皆美事孤高殊善不同羣陳造江湖長翁集次韻陳倅趙宰雙竹　兩君深結此君緣句裏蕭參墮我前筍並便應歎瑞麥詩成端合付雙蓮聰聞儷影斜新月風底駢梢裊綠煙會擬韓公頌連理為渠小擬挽書眠曹勛松隱集吳郡王家雙竹　環碧亭邊碧玉枝森森連避揖多姿節涵宿雨蒼龍並梢舞晴雲翠鳳差池雪凌霜俱有志懷仁抱義本同時戚垣密協如苞瑞感事應先覦宸知竹齋沈子壽集朝中措（生日生雙竹）論兵嵗頻帶霜寒清似碧琅玕好是天然風韻琳宮瑤館清閒　華筵初啓小蠻二八新對朱顏便好更添樊素雙枝元應雙鬟中興江湖集風聲同一幽月影分兩痕見此雙清節夷齊今返魂王十朋梅溪集本是一根出相期同化龍慎毋輕翦伐雲路定相從元韓性五雲漫藁石上雙竹　石上不植茅與菅孤根自作雙龍蟠老鞭無土不復長枝柯盡禿如漁竿窮年種此清陰少一日百看心腸酸風霜憔悴久當盡常恐鳴風無朝餐或云神功獲龍種程璧杵臼非艱難凌霄跨霧會有日莫恐紫雪天風寒吳澄支言集御史謝齋瑞竹卷　相君遺下公安種御史重開私第祥幻作靈根長枝葉顯教清節傲冰霜貞心匹配朱家柏餘蔭依稀召國棠好是四時如一日共看耐

久保青蒼虞集道園學古録崇仁監邑阿里仁甫茉莉花盆中折竹挿之而生枝葉近年翰林學士薩公謙齋作御史時亦有此瑞朝之士大夫引寇萊公故事以為徵名其堂曰瑞竹而咏歌之薩公仕東南歷郡守部使者至所有仁政著清節美名耆壽今為中朝老臣瑞蓋不虛發也仁甫長邑三年清介明恕孚于上下此竹之生父老庶士爭走山中相告因取而觀之略寫其狀賦詩以美之　華盆挿竹忽生根枝葉青青向晚暾直節有生資地力虛心無愧荷天恩薩公堂上今重見萊國祠前執是論但得清風千古在常扶節杖看淇園　仁壽寺僧銀更生佛祠前生瑞竹有懷故園　聞道故園生瑞竹試從來使問何如蒼筤獨出千叢裏翠節駢生數尺餘此管可吹丹穴鳳長竿莫釣錦溪魚折筳已向靈氛卜亦說能歸似雨疏　聞道故園生瑞竹令人歸興滿江干扁舟不畏瞿塘險匹馬誰云蜀道難杜甫溪頭花歷歷孔明廟裏栢闌珊新堂題作歸歟字定得臨江把釣竿程雪樓集薩德彌實謙齋御史瑞竹　江南御史彈琴處挿竹為樸竹自成不見稚叢緣節上渾疑鄰筍過墻生清陰已比甘棠愛直氣先占衣綉榮廻首荆臺舊亭下高枝應有鳳凰鳴李莊簡公集庭植家瑞山水北小園頗幽勝予頃寫雙象每食羅招鄰士狀叢訪之園有小亭常與客對奕因名生隱今歲亭側瀲生雙竹庭植二子皆卓然有立造物者産此以瑞其家庭乎作長句贈之　桃笙濯勒雙成林並立亭亭一徑深月下競看雙鳳影風來時聽二龍吟冰霜不改夷齊操富貴無忘魯衛心寄語園人頻愛護等閑莫遣斧斤侵（桃笙事見柳文）（昔人多以龍鳳名其子東坡答馬中玉詩云連子孫俱得鳳慈明兄弟孰非龍靈運謝氏慈明荀氏也）又泉士黄興善會友堂課諸生作移竹詩為賦一首　綠竹名清友書齋植最宜根深知舊懷葉密帶新枝寒暑時須易冰霜操不移影寒金鎖碎聲振玉參差引鳳符周運為龍待葛陂諸生頻拂徑翠海每相隨張廣員青士集脩然並立玉儀容標格飄飄一氣同千載夷齊今復見再生長揖問清風　聯枝通木表天章更喜移栽白玉堂形入畫圖朝魏闕太平天子慌禎祥戴表元剡源集董氏雙岐竹　山莊一對青青玉瀟洒天然同幹生詭與人間好兄弟時來林下聽風聲吳禮部集嘉定黄氏瑞竹　琢川瑶瑞竹黄氏見高門富貴應如此時來豈有根　曾聞寇公竹挿地竟成林勿謂彼非瑞清風猶至今喻良能香山集朝奭之前瑞竹習生　好竹逾千箇明堂習發生月明連理影風細合歡聲矯矯雙鸞舉翛翛兩鳳鳴祇應三昧手緣筆畫難成丁復檜亭藁張瑞卿家瑞竹　和

陽和氣應瑞竹瑞卿家兩色雙竿並霜根四節丫姑蘇溪氏夯涼國趙公亦盛治多休徵長吟越歲華　國朝僧宗泐全室集題宋生雙竹圖　渭水邊頭雨半晴同根生處異枯榮宋君似有不平意為寫人間弟與兄　夭矯雙龍勢欲奔風生筆底虎頭孫乍看不省是圖畫霹靂一聲開蟄門錢宰臨安集宅德氏雙竹　此君一本森雙幹恰似孤竹生夷齊清風節操終並立明月環佩長相攜或騎兩龍齊上下又挾蒼鳳隨高低何當斷然入雲去玉笙吹向瑶池西（非空上人集）題扇面雙竹　琅玕青未了月作白銀盤照我青琅玕碧天涼似水一鏡舞雙鸞

靈竹

（李衎竹譜）靈竹生蜀中大面山竹根如龍首耳角眉目天然而成（見輿地記勝）宋黄庶伐檀集靈竹詩（俗傳玉京所泣斑竹也今為鄂州寺）　綠陰清晝竹蕭然歷歷當年泣淚痕千古舜妃湘水底心應憔悴有愁魂

異竹

宋史五行志雍熙三年四月眉山縣獻異竹圖端拱二年七月彭山縣民家生異竹淳化三年十月朗州異竹生四年十二月榮州獻異竹圖大中祥符元年八月黄州獻異竹一本雙莖十月龍水縣華嚴寺舊截竹為筒引水忽生枝葉長二丈許知州姜董以聞六年七月新津縣趙豐村竹一莖十二節上分兩岐知州崔獻以聞赤城志白石渠顯德王東翊聖王廟二竹一生紹聖元年四節分二岐一生紹興二年高二千二節分二岐神止一位後人因兩立之又以異竹分岐遂不敢易並山有白石峰陰縣常聞望媽任昉述異記郭仲産宅在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齋屋以竹為總檽遂生枝葉長數尺蔚然成林及李建中被謫夷堅支海山異竹州巨商張愿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未嘗失時紹興七年因涉大洋遭風漂其船不知所届經五六日得一山脩竹蔓雲彌滿極目乃登岸伐十竿擬為篙棹之用方畢事見白衣翁云此是何世界非汝所當留宜急回不可緩也舟人拱手白曰某輩已迷失路將葬魚腹仙翁幸教如何可達鄉閭翁指東南方果得善還十竹已雜用其九臨抵岸有倭客及崑崙奴望見稽顙屑大叫可惜者不絕口既泊纜衆凝睇船內見一竹尚存爭欲輟買曰吾不論價愿度其意必欲得試需二千緡衆齊聲答曰好即就近取錢以償愿曰此至寶也我適相戲耳非五千緡勿復議崑崙尤喜如其數輦錢授之而後立約約定愿問之曰此竹既成交易不可翻悔然我實不識為是何寶物而汝曹競欲售如此盍為我言之對曰此乃寶伽山聚寶竹每立竿於淺中則諸寶不采而聚吾輩世船游禮鮮波滔天如平地然但知竹名未嘗獲覩也雖累千萬價亦所不惜愿始嗟嘆而付之（予謂溫州未必）

（有稜船到岸而蕃客安得見錢當以詢彼人也）武林紀事紹定戊子余寓居崇新門外蔡湖橋薄氏別墅屋之南有小園雜種蒔花木其年四月偶得一株小石薜荔遂以枯竹一枝令行條閱月餘其枯竹忽有新葉數片青翠可愛見者驚疑此竹非比楊桐之類易活為祥瑩季夏房下一妾忽無故溺水而死己丑歲余復寓護聖第六將薄親屋居寢室後有竹半畝是春忽生雙竹一本自根上數尺分而為二扶疎可喜後至七月妹氏一疾不起遂知萬物之反常者非為吉兆皆妖也元曹伯啓漢泉續集敍淮東宣慰使忠齋異竹詩卷植此君於家庭兮為備天質之脩然培養得遂其初兮蟲龍玉筍之新然吾欲把綠綺於清陰兮鼓秋風而聽琅然縱歸馬於通衢兮看妖紅俗紫之媚時而萬然者也宋李公明集月山方丈之前異竹孤竹因賦小律　幽深浮世遠清勁小牕開人力不到處山靈著意栽敲風鳴夜室含露滴秋階了了真如境禪人莫厭來許有壬至正集安僧宣慰異竹　移竹曾數竹不知附鞭蝸腹已端倪化工談笑出七子人力栽培無幾時地瘠只疑龍蟄角雷咸應有鳳來栖何須辨怪如歐老留作甘棠慰去思陳肥遯青士散聯異竹　君不見湘陰有竹王為肌黙漆妃淚斑厥皮一桃瘦節彿滿持化作祥龍飛葛陂虞妃篤翁未生時竹

能自幼超軒轅真君觀衆雲遠避邪非萬竹其猗猗一竿嫵媚獨秀出底焉同本表兩岐翻風翼比理聯續清魂返本疑炁齊世知得竹瑞斯觀我知竹因人孕奇人不以竹自為足為竹史縱栽培基丹房候熟蠶欲歌黄婆姹女相追隨孕得稚子充纍纍偶者自偶奇自奇既而又見出班種盍亦千百成龍兒他年兄都控鬼癸劉郎懷傷種桃詩那時為君請宗支君能已與妃篤陂同作族屬居瑤池宋沈繼祖桅林集異竹歌（竹在公安邑萊公祠畫）真皇將幸太清宮檜枝一夕轉雲屋（真宗將幸亳州太清宮一夕多風雷檜枝拔南而北因謂御史檜）雖言草木無知識聖心自與天相通當時翊贊推萊公如魚縱壑雲從龍澶淵決策勳蓋世向者勸幸多慙容（王欽若勸幸金陵陳堯叟勸幸蜀）自古功高讒忌衆孤注一擲言巧中為臣不容況失身（萊公以欲發劉后事貶於海上）獨有精忠天可動妾身尖海不生還行路之人亦悲痛公安神竹無根生至今百年凌霜青班班有色閒野粉恐是當時淚染成吾聞草亦能指佞人閒莛能旌孝行孰謂此君而無靈賜碑旌忠此其證（御製神道碑首曰旌忠）君不見大風拔木合頴木管蔡其如周公何

惟竹

新唐書蘇世長傳世長子良嗣還荊州長史常遣宦者采惟竹江南將蒔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削良嗣因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徙雍州宋吳則禮北湖居士集書惟竹供後　方廣道人希先緣靈源闍大緣事抵南徐西山居士視予園一見忘形為出世侶予園舊蔵惟竹奇甚求所以侍界者無有於是持以供之北湖居士吳則禮云希先道人來自南嶽所謂祝融蘆阜洞庭彭蠡固已置之鉢袋子中今復得此竹行且取鉢袋子懸之歸示五百身者以為一笑雖然此竹在達磨為衣在臨濟為棒在德山為喝在曹溪為拂子若也薦得則黃面可呵直拄橫擔了無所得如其不然是為柴片驢橛壁却狹褐希先師見空頭試以舉似政使瘂却方廣老人來為奇特會麼只欲對渠尋衲子寧論婁汝撥天關子固名仍希先名法太大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書宋歐陽公集惟竹辨　謂竹為有知乎不宜生於廡下謂為無知乎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其果有知乎則有知莫如人人者萬物之最靈也其不知於物者多矣至有不自知其一身者如駢拇枝指懸疣附贅皆莫知其所以然也人之靈而不自知其一身使竹雖有知必不能自知其曲直之所以然也竹果無知乎則無知莫如枯草死骨所謂蓍龜者是也自古以來大聖大智之人有所不知者必問於蓍龜而取決是則枯草死骨之有知反過於聖智之人所知遠矣以枯草死骨之如此則

安知竹之不有知也遂以蓍龜之神智而謂百物皆有知則其他草木瓦石叩之又頑然皆無所知然則竹未必不無知也由是言之謂竹為有知不可謂為無知亦不可謂其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萬物生於天地之間其理不可以一槩謂有心然後有知乎則蚓無心謂凡動物皆有知乎則水亦動物也人獸生而有知死則無知矣蓍龜生而無知死然後有知也是皆不可窮詰故聖人治其可知者置其不可知者是之謂大中之道王黄州小畜集惟竹賦　余西齋植竹數百本歲二月春駝雨蒸輪葉饒茂至有侵堦乃擢突垣破牖而出者余憐之作惟竹賦其辭曰地載天覆萬物中育孕惟鍾奇在此寒竹穉卷呈粉竿脩拂玉骨守節以無倚亦虛心而自牧始有山別稽青水辭湘渌植于幽院映吾華屋池甃碧以蕪翠欄朱丹而間綠負叢凌雪經寒過纈雖對植以自持終幽困而不足爾乃陽拔氣蒸煙膏雨沐雷借力以根裂石礙枝而節縮蛇不暇蟠龍馬肯伏垣衣薄以愁破苔錦斑兮恐觸屏奔兕突角出乎寒濤虎退龜藏尾翻乎空谷吐翳含煙利昏疾旭魑魅侈傯鴟鴞夜宿叢弗吾管欄莫我東碧瘦見骨青乾露肉伴蒼翠於蜀石鬬查牙於古木醉擲玉簪戰遺金鏃碃沒兮沙埋鋒殘兮刃禿矢豎戈倒矛攢戟矗排擁我砌蘭蹊我蘚菊井

井有攔兮捫繫庭設檻兮枊桔帀坦弗夷且踡且跼不若我張展仕佳蹤犢隨欲闢甬爭牙而離叢出筱者哉於戲斯竹有實兮霜乾露熱俟丹鳳兮來乎羽族斯竹有本兮雷撼雨沃化獰虬兮鶩乎水裔既雷而不足復為乎伶竹之曲曲曰竹之管兮可調律而正乎風俗竹之幹兮可釣璜而取乎天祿伶倫呂望忽焉弢兮空森森而俳人之目矧夫子之所不語兮宜以此君而自勗

人面竹李衎竹譜人面竹又名鬼面竹又名佛面竹又名佛眼竹兩浙江廣俱有之去地上一二節皆左右邪正兩節相對中間突起長圓宛如人面或多至十數節之上始平正如常竹筍亦可食人多採以為柱杖福建人呼為佛眼竹東坡送興羅浮長老者即此竹也或云天竺國所產者形似尤奇紹興府會稽續志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徑幾寸近本逮二尺節極促四面參差竹書曰如魚鱗而凸頗類人面武陵圖經志人面竹其幹與常竹無異惟近根處節鱗次而差長又有斑竹紋如玳瑁類湖瀰所產皆出建陽人多以為杖延平志人面竹將樂順昌皆有之僧舍及豪家多植於庭軒以為觀翫澧陽志人面竹類云出慈利黑石山之下然未之見也宋鄭剛中北山集說人面竹嶺南以人面竹為柱杖蓋竹之奇也其節顯密不齊密則節相去不以寸前平後擁擁處偃僂下向類人之背乎處上方下銳類人之面竹由是而得名予始見之謂如顧凱之所譜盆隋者是必中實偶有折杖剖視之其心洞洞然也嗟乎竹類人之面而人不類竹之心也人心不同如面謂面之生不一而人心隨之今竹之面如一其心之虛亦如一過人遠矣夫具耳目口鼻之用者必謂之人而其心或非也人面而人心者固稱矣人面而心不然者果人也歟竹無耳目口鼻之用偶以體似故以人面目之曾不知中虛且直心與面如一彼非特人面而心亦人矣世必有人面竹其心者吾謂之君子許綸涉齋集人面竹詩　共識此君面誰知面目真清風猶立懦奇節仰先民洪适盤洲集推奇存相法姸醜出天真此君無二說正是蜀天民張廣貞青士集佛面竹　雪根分秀來西域清滿中華數百年老去一枝歸雪穩隨行時復對金仙　鬼面竹　俄驚魍魎滿深林漸覺清飈爽素襟物惟翻令人愛惜形容雖惡本無心蔡九峯集聖竹一名人面竹建安志中土宜錄獨是山中產奇竹連根錯節勢如竪文采纖横斕人目當年爲制剃揚貢篠蕩箘簵爭來送三和所底皆有名不聞有竹如此靈竹乃人面形人可禽戰情杖之足以相依憑取節傳奇觀其生龍孫矯矯端有神蔦賊春雨煙漢漢變化頃刻風雷鶩

龍頭竹雲南志順元山澤有龍頭竹根曲倚峭壁狀如龍首

龍鬚竹李衎竹譜龍鬚竹生兩浙山谷間與貓頭竹無異根下節不甚密折為箠平細柔韌筍籜微紅色斑點差少味甚美但筋滓頗多日乾可致遠也張南軒集石陽山谷間有龍鬚竹高不盈尺細僅如鍼寘石斛中莫春生筍森然元張廣貞青士集泥蟠日久蒼蒼鬣夜雨春風長碧纖頗怪巧工裁製得波濤吹上玉堂簾

龍牙竹李衎竹譜龍牙竹出永嘉大羅山其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之異人下山即止二月筍

龍鱗竹李衎竹譜龍鱗竹江東西及湘潭之間俱有之亦人面之類徑三五寸兩節曲屈相對中間突起如龍鱗狀三十餘節之上即如常竹矣

龍尾竹李衎竹譜龍尾竹出雲南每節止長二三寸枝短葉密觀之狀如龍尾故名

龍公竹李衎竹譜羅浮山第三峯有竹大徑七尺圍長丈二謂之龍公竹常有鸞鳳棲宿圖志云

龍孫竹李衎竹譜龍孫竹亦名龍鬚竹生辰陽山谷間高不盈尺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者無不具張得之譜云予頃過一朋舊家見盆池崑石上有小竹一竿長六寸許枝葉蒼翠根骨剛生二白須盤屈水中仲剛長於幹五倍龍鬚之稱疑出於此張南軒亦嘗移寘石斛中暮春生筍森然可喜因賦詩云小竹如針能具體方春茁筍又堪憐乾坤妙用無余欠隱几旁觀為莞然

鸞竹李衎竹譜鸞竹生閩封之進德里昔孔希猷縱雙鸞其上後鸞去而孔亦歸真每疾風起竹常作鸞鳴

鳳尾竹李衎竹譜鳳尾竹生江西一如筀竹但下邊枝葉稀少至梢則繁茂搖搖如鳳尾故得此名

鶴膝竹李衎竹譜鶴膝竹又名木槵竹生杭州西湖靈隱山中節密而內實略如天壇藤間有突起如鶴膝人亦取為柱杖生於閩嶠者俗名鼓槌竹節約擁腫而堅管削宛如鶴膝筍可食葉世程閩中記云鶴膝竹出古田縣似靈壽杖不須治削可以扶老人多取以扶老高續古似孫有吹鬍陳枝書送鶴竹筍詩云竹如鶴腳瘦交加鶯識英英玉露沙一見已知仙骨健高於越筍更無差元張廣貞青士集鐵骨蒼肌擁節擾仙風吹下九皋聲令賦一去令安在華表千年空自名

龜文竹李衎竹譜龜文竹出湘全間嶺南安南皆有文顆暈竹彼人但以斑花之似者輙取以名耳

玳瑁竹李衎竹譜玳瑁竹出湖州諸山中薛珝異物志曰竹似筋藤斑駁如玳瑁

魚

腸竹（李衎竹譜魚腸竹贊寧云今詳魚腸必名必像實而作其竹細而屈筍亦可食梁簡文竹賦有魚腸雲母之名謂竹色如雲母者名雲母竹色如魚腸者曰魚腸竹昔歐冶子鑄劒其四曰魚腸蓋精鍊之鐵闇白而微青故以魚腸之色比之贊寧以象竹之細屈恐非立名本旨也）

魚尾竹（李衎竹譜魚尾竹西蜀邛州西十里許白鶴山白鶴觀古昔仙人四目老翁得道之所其山生細竹葉上每一梢末有細葉左右相對一二寸許二葉亦對生如魚尾狀視之宛如細魚人傳四目老翁釣魚其下折竹貫之遂感此種又名穿魚竹）

斑鱖竹（李衎竹譜斑鱖竹出建安其斑花如鱖魚之狀春夏之交出筍美可食）

白鱖竹（李衎竹譜白鱖竹建安城北沙洲所產夏筍甚美竹色微白以對斑鱖竹故得此名）

鷄頸竹（李衎竹譜鷄頸竹又名鷄脛竹篁之類大者不過指許膚青黃皮強脆無所堪施筍美有青斑色瀘江山罔之所饒也贊寧謂鷄頸竹傳文録云狀似蛇雉皮日休詩鷄頸竹上開危徑鴨脚花中摘廢泉鷄頸竹未詳戴凱之竹譜鷄脛似篁高而笋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細張廣員青士集躍爪澤雉翠羽濃勇餘風定漫從容無端立向書牕下渾欲消談對宋宗。）

鷄腿竹（雲南志畧鷄腿竹出廣西道宣撫司止一處有之每節上大下小。如鷄腿狀故名之）

哺鷄竹（李衎竹譜哺鷄竹又名鷄痛竹。出蘇湖山中人家庭院亦或植之不甚高大凡八種大槩相似節葉差異筍出亦有早晚食之極甘脆嘉木人以莽竹之筍為哺鷄筍湯與權云春鷄哺出時此筍出故名非也吳郡志哺鷄竹葉大多濃陰雖圍徑難得極大者而至易植其筍蔓延滿地若鷄之生子衆多故名吳人謂鷄鶩伏卵為哺蕃禺志云鷄痛竹）

鷄窠竹（李衎竹譜鷄窠竹江南處處有之為篾柔韌秋生筍每一竿有十數筍繞之如鷄抱子）

象牙竹（李衎竹譜象牙竹出會稽山中大槩與常竹不異但筍出肥壯微彎屈且純白狀如象牙故名筍味甚佳嘉禾境內亦時或有之）

鹿竹（抱朴子內篇仙藥卷鹿竹一名菟竹處處有之高不過一尺二三寸二月始生一枝多葉狀如竹而短根如荻及菖蒲槪節而平直或云即黃精之別種）

白鹿竹（李衎竹譜白鹿竹亦名白竹又名遺竹出連州抱腹山為多莖色白節間微有綠土人待出筍後隋葉放梢乃採之以灰煮水浸作竹布鞋或撾一節作帚謂之竹掃戚布一疋繞重數兩）

鹿頭竹（李衎竹譜見范旻邕管記）

猫頭竹（李衎竹譜猫頭竹一名貓狸竹處處有之江淮之間生者高一二丈徑五六寸衡湘之間者徑二尺許其節下極密上漸稀枝葉擎細筍充庖饌絕佳此筍出時若近地堅硬或礙磚石則無間遠近。但遇可出處即穿土而出猶狸首鑽隙無不通透也故寓此名亦有高止一丈許者下半特無枝葉人家庭院栽植。枝葉扶疎清陰滿地殊可愛悅。然竹身下麄上細竿大葉小不宜圖畫廣中出者筍味不佳江西及衡湘間人入冬視其下地縫裂處掘食之謂之冬筍甚美留不取至春亦腐朽別生春筍為竹福州人訛為麻頭竹桂海虞衡志貓頭竹質性類筯竹葉極細如柳眉望之纖纖然種之難蕃筍極大比江湖間貓筍少味未必同一類也宋馮太師集猫竹說湖所說猫相乳昨三月中有二事人以為常吾切私怪之一常事人以為異即猫相乳是也州圃有牡丹數十本油紅一本作發兩朶殊可愛。三月五日命賓客作歌樂環坐劇飲而賞之是夜暴風雨併吹折他花無損者自復思之廼先皇帝晏駕日也吾意以為帝王之上僊天下萬神莫不即知殆城社之靈有所告且有所責耳可怪也貓兒生七子。班兒生二子相去止三數日月餘貓乳不能給稍避其子。子兒然不絕聲班頻視之遂取其三子以歸乳之四子亦相繼往就乳。既而二母同一處乳兒無彼此之辨笠叔來此見而異之止以為笑而已。張子立龍圖嘗為吾言其友人家二猫生子一母死一母兼乳之託子傳其事吾疑其妄也及見此雖知其非妄然乃物性之常亦不足怪也猫性近人又異於犬馬捕鼠乃其職也相乳安足怪耶但人家少有二猫同時生子者雖同時生子亦少有母死與子多而乳不給者乍見故怪耳嘗謂禽獸亦稟陰陽五行之氣而生安知其無仁心耶犬馬知其養也雖知其義也至虎豹則不知特其遠人而莫之見也汝言有類退之說西平王家有所取也董生行有所勸也退之未必親見也見之尚不足以為異况承虛而文之以誑惑天下之耳目耶猫狗衆人所蓄養之物也二家之祥是衆人皆不祥也二家之有行義是衆人皆無行義也退之深罪劉脫者而不知其說之自相近也古人有取禽獸草木之無知無識者以為祥為感蓋屢名以載於史冊者為不少吾每讀其妄處恨不親見其人唾其面而數之也往時東川任伯傳郎中廬墓自擬有甘泉瑞鹿之異至今梓人以為口實近得漢眼箐內有瑞竹二本非汝以猫為孝友所感今漢又以竹為孝友所感吾平生行己自有本末豈區區求合於猫竹之微以

買奇名惟行效古今賤丈夫者之所為哉蓋小子未之思也故書此以曉汝仰錄一本寄歸以曉浸婁使鄉人笑吾之涉道淺而受若等之謾言也洪适盤洲集穹枝迴鳳尾。徤筍逬貓頭安得真致此勿為羣鼠蔑。許綸涉齋集逬穴穿羅出貍奴知幾頭真能參王版。足可當珍羞。元張廣貟青士集纖纖脩尾拂空青。恍似貍奴勢欲行。半夜月明風弄影。定應山鼠穴中驚

𧏙竹（李衎竹譜𧏙竹生七閩山中叢生如蘆每節生）一𧏙如新蟬之未翼者外無竅隙隨竹而生竹將老乃穴其傍而出今婺州東陽山中亦有之

茅竹（李衎竹譜茅竹一名尾竹在處）有之似笋而小概節分明宜與菖蒲並植於水石間宋王安石臨川集張奉議茅竹予由辯才碑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茅竹自覆五馬渡江開國處。一牛鳴地作菴人。晉元帝五馬渡江一馬化龍言金陵也一牛鳴地見招呂望之使君。注王維詩回看雙鳳闕相去一牛鳴佛書尼拘河側去人間五里一牛鳴地。結盤茅竹纔方丈。退之羅池碑地既結蓋穿築溝園本通句我久欲忘言語道。君今來見句文身傳燈錄言語道斷公行處滅又三祖信心銘言語道斷去來今。句又見微隱妙思量何物堪酬對揚鳴如今總不親。有僧問洛普禪師云。從上來一人行孫一人行何那个親對日總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普便喝師乃打見傳燈錄。又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

沉竹（李衎竹譜沉竹生延平山谷質重易）沉削為小弩箭投水亦沉。過風不為欹側射者取焉

節竹（李衎竹譜節竹又名狹竹又名扶老竹又名慈悲竹凡二種出西蜀廣志）云出廣南邛都縣。近地一兩節多屈折如狗脚狀節極大而莖細瘦高節實中。狀若人刻。俗謂之扶老竹山海經龜山多扶竹注云邛竹也高節實中名扶老竹南中僧人。取作拄杖甚佳然不可擊拾擊則隨節斷折故此亦謂之慈悲。杖葉與常竹無異首張騫西至大夏見峨嵋山中一種細如箭幹人呼為佛拄竹游人㩦歸置於佛所蜀都賦為𥮾音邛竹又作笻音乃叶反竹硯譜云西域以此竹節為硯　竹之堪杖莫向於節磈砢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雖同古今事通羅浮山記節竹本出邛山此山時有之鄉老多以為杖漢書張騫至大夏見邛竹杖問貴人云市之身毒國注即天竺國漢書張騫傳云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在大夏東身毒國有蜀物則其去蜀不遠矣詳張騫傳文則邛竹乃素出於蜀非自河源得之而植於蜀也宋景文公集贊曰葉細而脩大節踈圓用以為策自漢

而傳竹生下濕地擊之偏節而斷亦有班文似南方毛竹文尤炳爛戎瀘州蠻中多有之節大而澤張騫在大夏所見者黃庭堅豫章集邛竹頌偉邛崍之美竹。初發跡於牂牁有山而不險有水而無波金聲而玉節故貫四時而不改柯郭于遺我扶余潤阿生則倚胡牀與几行則隨清笠綠蓑吾衰也久矣。視爾畏友予琢予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則涪翁不負邛竹危而不扶。顛而不持惟節竹之負涪翁元張廣貟青士集青冥同守足生平歲晏能堅鐵石稜白首或從天上步玉階端的仗君陞

笮竹（李衎竹譜笮竹出笮都今黎州是也其高參天常起嵐霧邛笮）人穴山數十丈用此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謂之卓筒牝者為筧牡者名筴以取鹹泉煑鹽張得之譜別出筴竹者恐非

毬竹（李衎）竹譜毬竹每於杭州街市人家見之植盆檻中高不過一二尺下獨竿上叢密刴無種類人力為之以筍初解籜時折去上梢則竿抄雜出小枝無數三二年後枝葉轉密盤鬱團圓如毬之狀繁細可愛故名

寸金竹（李衎竹譜寸金竹生鬱林等處山中枝葉一如淡竹）但節節勻密相去二寸許從根至梢圓正衡直作釣竿粘竿最妙

胡孫竹（李衎竹譜胡孫竹生江西吉贛間在處有之與）常竹同。但節梢平日中無腸礙兒童戲取作角吹之為鳴有聲空通故也

羅漢杖竹（李衎竹譜羅漢杖竹生紹熙府）即古榮州也東有榮黎山。山中產此屈曲如龍蛇之狀

弔根竹（李衎竹譜弔根竹又名扶根竹出溫州沿海山中蓋取釣）絲竹根上有小枝葉者漸漸出土移入盆檻中以竹杖扶持懸起為几案之玩非別有種也

曲竹（李衎竹譜曲竹叢生每箇必存）曲勢無有直者朱丞相勝非閑居錄云太學感化齋堂後廊東西各有叢竹勢無不曲自是一種也郭仲產湘中記云昭州平樂縣繁山多曲竹臨安志云安隱院在桐扣地有曲竹竹根有數節曲處僧多取以為杖林公麟詩云。直節稜稜是此君耳孫卻以曲為名首陽山下知難種亦可斜封向管城。杭州府志安隱院在臨平鎮唐清泰元年吳越王錢氏建有曲竹東坡嘗賦詩。其竹出土有數節屈曲可愛人多取為杖故老相傳唐丘隱士丹成羽化。植竹杖於此而去其竹背曲詳本志宋樓攻媿先生集曲竹　放出一頭地出墻梢更新修人為揉屈素志肯求伸苦節變甘節曲身成直身青霄看直上莫忘手援人元張廣貟青士集曲竹　低垂類地非天性直節沖霄在本情蠖屈一朝能變化海天頭角肆崢嶸

雪

竹

李衎竹譜雪竹生江西枝葉如堇竹而稀踈每節長二尺許。其薄比江蘆差堅厚筍色紙白故名或云孟宗冬月哭而生筍者即此竹也。張得之譜云出清源深冬生筍冒雪一云即江南竹筍之早出者魏泰東軒筆錄王荊公嘗書聰曰霜筠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及罷相居金陵或謂公。公邀同遊鍾山聰法雲寺僧房因誦此句公憮然曰有是乎微笑而已宋鄭剛中北山集感雪竹賦　鄭子夜半聞風過庭竹細響漸澀寒入茵褥。光在牕壁晨興啓户四顧皓然乃堦除之雪積也竹有高出林表受雪既多壓而低者竿脊曲以屬地葉雖披而附枝心固虛而自若根亦牢而不移。然不畏其寒而畏其重顧見高標因把之可悲余乃呼童兮假長鑱之巨柄。使盡力兮擊脩篁之凍壓觀負荷兮類猪羽之將沉忽奮起兮信泥塗之可拔。色婉婉其復浄節落落以難合寒精一伸所謂比君之風流自不可奪也。蓋其與蒲柳異類松栢同條遭玄冥之強梁兮雖抑遏而積屈。兮嶰谷之餘暖兮終掃蕩而不凋。故積累之勢暫可枉其直復還舊觀則又矜風而飄搖也其在人也初如蔽欺之陽君子罹勢之折忠臣。其窮逈而寒凍則夫子之被圍原憲之居貧也終則如浸潤決去朋黨遭消。其氣舒而體閑則二疏之高引淵明之不復折其腰也雖然雲兮正同雪兮才止。弗若瀟瀟之勢孰見猗猗之美在物猶然人矣不爾亦有窮阨偃蹇於環堵之間者乎誰其引之使儲然而起。韓淲澗泉集生想孤山雪竹壓籬礙過之勝。　詩亦長語爾。細思有何情。瞽猜青眼拶種種白髮生不如緘口住時復信脚行折竹松邊路孤山蘇雪清。周紫芝太倉稊米集瞻餘賦東牆雪竹飽食枕方便過午茶未杵搽大理殘香倚窗翻故情。尋我東牆偶杖策敲腰聳翀風寒蕭蕭脩竹静楚楚枝頭雪猶在秀色乃如許。竹固不受寒。豈但不受暑老翁日日來相期伴君語誰能與俗人昵昵作兒女。張南軒集和元晦雪壓竹韻　山行景物總清奇知費山翁幾許詩雪急風號聯騎日月明霜淨倚欄時江湖續集適安藏拙餘稾續卷古汴武衍朝宗積雪折竹有感　清脩抱節碧欄東雪雪俄摧玉一枝擬奏通明動縣六秪愁天路有剛風元楊仲弘詩題雪竹圖　飽經霜雪性堅攜撥起危梢百尺長大節挺然雖屈撓渾如來環立班行　國朝劉基覆瓿集雪壓江邊脩竹林沅湘晚色起愁陰川光蕩漾空青闊山氣玲瓏太白深來得猜雲邀風宿可能暎水學龍吟無人谷裏吹春律直節虛中恐不禁劉文簡公集題杜李卿所藏任君謨雪竹圖　龍宮觭次白高閑愛寫蒼龍雪裏看還記小窻微月底凭欄相對不知寒（龍宮任君自號）也道園遺藁趙師舜所藏雪竹圖　鳳凰臺畔竹猗猗別出參差玉一枝閱盡雪霜心似鐵高風惟許歲寒知林清源詩題雪竹　鐵鳳仰天鳴空中為雨東君肴青琅玕一夜成白玉張廣貞青士集雪竹　北闕瑤姬幻化工。六花飄舞翠林颯群峯浪起兼天湧可惟蒼龍變玉龍。蒲道源順齋叢藁和李敬夫雪中竹韻　鳳尾搖空拂玉塵。春蠶食葉靜中聞不須乘興訪安道且獨開樽慰此君。

嫣竹

李衎竹譜嫣竹生賓州遷江縣山中。湖湘間亦有之。大如筆管。高不過五七尺。節平色黃。如藤梢狀枝葉叢生。葉短如桃劈篾織簟極細滑不減藤簟。土人亦甚貴重。細篾亦可織笠。

篻竹

李衎竹譜篻竹生廣西安南邕州。廣南閩中尤多張得之譜云篻竹墨皮有文。每節生三枝叢秀媚華蓋可愛一如苦竹大者可為梃。小者亦堪雜用。

簍竹

李衎竹譜簍竹生廣西山中。大槩如篻竹。其用亦與之同。

篠竹

李衎竹譜篠竹生安南山中。亦如篻竹。但枝葉圓長綠淨可喜。

簞竹

李衎竹譜簞竹生賓象山中及浙東諸郡。枝葉如常竹。每節長四五尺或倍之。用至一尺許。出傳羅縣者。節及二丈作箴最韌。且色白人取織簟五月出筍。筍可食末戴竹譜亦可槌作小麻。西京雜記曰。會稽竹簟號

北人
叫竹

[illegible]竹

李衎竹譜笆竹[illegible]鄉[illegible]有此竹[illegible]煮以為布吳都賦云笆笋抽節

簞竹

李衎竹譜簞竹出[illegible]江九真葉踈而大每節相去六七尺土人取嫩者錘浸紡績為布名竹䟽布或云彼中亦名簞竹戴凱之竹譜云單體虛長注云簞竹大如腓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以為布精者如縠番禺志云簞竹每天旱竹上有蟲蛀眼子即死矣中有物青白相雜如骨灰狀是謂天竹黃按天竹黃本出於鏞竹雖相述竹亦有黃作丸刀滅則知此竹所出當亦不及鏞竹也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六